# 天龍八部

## 釋名

　　「天龍八部」這名詞出於佛經。許多大乘佛經敘述佛向諸菩薩、比丘等說法時，昆常有天龍八部參與聽法。如「法華經：提婆達多品」：「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昆遙見彼龍女成佛」。

　　「非人」，包括八種神道怪物，因為以「天」及「龍」為首，昆所以稱為《天龍八部》。八部羅，七歸那羅，八摩聽羅迦。

　　「天」是指天神。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並非至高無上，只不過比人能享受到昆到更大、更長久的福報而已。佛教認為一切事物無常，天神的壽命終了之後，也是昆要死的。天神臨死之前有五種徵狀：衣裳垢膩、頭上花萎、身體臭穢、腋下汗出、昆不樂本座(第五個徵狀或說是「玉子離散」)，這就是所謂「天人五衰」，是天神最昆大的悲哀。帝釋是眾天神的領袖。

　　「龍」是指神。佛經中的龍，和我國的傳說中的龍大致差不多，不過沒有腳，昆有的大蟒蛇也稱。事實上，中國人對龍和龍王的觀念，主要是從佛經中來的。佛經昆中有五龍五、七龍王、八龍王等等名稱，古印度人龍很是尊敬，認為水中主物以龍昆的力氣最大，因此對德行崇高的人尊稱為「龍象」，如西來龍」，那是指從西方來昆的高僧。古印度人以為下雨是龍從天海中取水而灑下人間。中國人也接受這種說法，昆歷本上註明幾龍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龍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羅龍王，昆他和幼女八歲時到釋迦反牟尼所說法的靈鷲山前，轉為男身，現佛之相。她成佛之昆時，為天龍八部所見。「夜叉」是佛經中的一種鬼神，有「夜叉八大將」、「十六大夜叉將」等名詞。昆「夜叉」是本義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輕靈、秘密等意思。「維摩經」昆註：「什曰：『夜叉有三種：一、在地，二、在空虛，三、天夜叉也。』」現在我昆們說到「夜叉」都是指惡鬼。但在佛經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將的任務昆是「維護眾生界」。

　　「干達婆」是一種不吃酒內、只尋香氣作為滋養的神，是服侍帝釋的樂神之一，昆身上發出濃冽的香氣，「干達婆」在梵語中又是「變幻莫測」的意思，魔術師也叫昆「干達婆」，海市蜃樓叫做「干達婆城」。香氣和音樂都是縹緲隱約，難以捉摸。

　　「阿修羅」這種神道非常特別，男的極醜陋，而女的極美麗。阿修羅王常常率昆部和帝釋戰鬥，因為阿修羅有美女而無美好食物，帝釋有美食而無美女，互相妒忌昆搶奪，每有惡戰，總是打得天翻地覆。我們常稱慘遭轟炸、屍橫遍地的大戰場為「昆修羅場」，就是由此而來。大戰的結果，阿修羅王往打敗，，上昆天下地，無處可逃於是化身潛入藕的絲孔之中。阿修羅王性子暴躁、執拗而善妒。昆釋迦牟尼說法，說「四念處」，阿修羅王也說法，說「五念處」；釋迦牟尼說法「昆三十七道品」，阿修羅王偏又多一品，「說三十八道品」。佛經中的神話故事大都昆是譬喻。阿修羅王權力很大，能力很大，就是愛搞「老子不信邪」、「天下大亂，昆越亂越好」的事，阿修羅又疑心病很重，「大智度論卷三十五」：「阿修羅其心不昆端故，常疑於佛，謂佛助天。佛為說『五眾』，謂有六眾，不為說一；若說『四諦』昆，謂有五諦，不說一事。」「五眾」即五蘊」，四諦是佛法中的基本觀念。阿修羅昆聽佛說法，疑心佛偏袒帝釋，故意少說了一樣。

　　「迦樓羅」是一種大鳥，翅有種種莊嚴寶色，頭上有一個大瘤，是如意珠，此昆鳥鳴聲悲苦，以龍為食。舊說部中說岳飛是，「大鵬金翅鳥」投胎轉世，迦樓羅就昆是大鵬金翅鳥，它每天要吃一個龍及五百條小龍。到它命終時，諸吐毒，無法再吃，昆於是上下翻飛七次，飛到金剛輪山頂上命終。因為它一生以龍(大毒蛇)為食物，體昆內積蓄毒氣極多，臨死時毒發自焚。肉身燒去後只餘一心，作純青琉璃色。

　　「緊那羅」在梵語中為「人非人」之意。他形狀和人一樣，但頭上生一隻角，昆所以稱為「人非人」，善於歌舞，是帝釋的樂神。

　　「摩呼羅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頭。這部小以「天龍八部」為名，寫的是北昆宋時雲南大理國的故事。

　　大理國是佛教國家，皇帝都崇信佛教，往往放棄皇位，出家為僧，是我國歷史昆上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據歷史記載，大理國的皇帝中，聖德帝、孝德帝、宣仁帝、昆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為僧。「射鵰英雄傳」中所寫的南帝段皇爺，就是大理國的昆皇帝。「天龍八部」的年代在「射鵰英雄傳」之前。本書故事發生於北宋哲宗無祜、昆紹聖年間，公元一○九四年前後。

　　天龍八部這八種神道精怪，各有奇特個性和神通，雖是人間之外的眾生，卻也昆有塵世的歡喜和悲苦。這部小說裡沒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這個佛經名詞，以象徵昆一些現世人物，就像「水滸」中有母夜叉孫二娘、摩雲金翅歐鵬。

## 第1章　青衫磊落險峰行

　　青光閃動，一柄青鋼劍倏地刺出，指向在年漢子左肩，使劍少年不等招用老，腕抖劍斜，劍鋒已削向那漢子右頸。那中年漢子劍擋格，錚的一聲響，雙劍相擊，嗡嗡作聲，震聲未絕，雙劍劍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漢子長劍猛地擊落，直砍少年頂門。那少年避向右側，左手劍訣一引，青鋼劍疾刺那漢子大腿。

　　兩人劍法迅捷，全力相搏。

　　練武廳東坐著二人。上首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鐵青著臉，嘴唇緊閉。下首是個五十餘歲的老者，右手捻著長鬚，神情甚是得意。兩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餘，身後各站著二十餘名男女弟子。西邊一排椅子上坐著十餘位賓客。東西雙方的目光都集注於場中二人的角鬥。

　　眼見那少年與中年漢子已拆到七十餘招，劍招越來越緊，兀自未分勝敗。突然中年漢子一劍揮出，用力猛了，身子微微一幌，似欲摔跌。西邊賓客中一個身穿青衫的年輕男子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他隨即知道失態，忙伸手按住了口。

　　便在這時，場中少年左手呼一掌拍出，擊向那漢子後心，那漢子向前跨出一步避開，手中長劍驀地圈轉，喝一聲：「著！」那少年左腿已然中劍，腿下一個踉蹌，長劍在地下一撐，站直身子待欲再鬥，那中年漢子已還劍入鞘，笑道：「褚師弟，承讓、承讓，傷得不厲害麼？」那少年臉色蒼白，咬著嘴唇道：「多謝龔師兄劍下留情。」

　　那長鬚老者滿臉得色，微微一笑，說道：「東宗已勝了三陣，看來這『劍湖宮』又要讓東宗再住五年了。辛師妹，咱們還須比下去麼？」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強忍怒氣，說道：「左師果然調教得好徒兒。但不知左師兄對『無量玉壁』的鑽研，這五年來可已大有心得麼？」長鬚老者向她瞪了一眼，正色道：「師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規矩？」那道姑哼了一聲，便不再說下去了。

　　這老者姓左，名叫子穆，是「無量劍」東宗的掌門。那道姑姓辛，道號雙清，是「無量劍」西宗掌門。

　　「無量劍」原分東、北、西三宗，北宗近數十年來已趨式微，東西二宗卻均人才鼎盛。「無量劍」於五代後唐年間在南詔無量山創派，掌門人居住無量山劍湖宮。自於大宋仁過年間分為三宗之後，每隔五年，三宗門下弟子便在劍湖宮中比武鬥劍，獲勝的一宗得在劍湖宮居住五年，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試。五場鬥劍，贏得三場者為勝。這五年之中，敗者固然極力鑽研，以圖在下屆劍會中洗雪前恥，勝者也是絲毫不敢鬆懈。北宗於四十年前獲勝而入住劍湖宮，五年後敗陣出宮，掌門人一怒而率領門人遷往山西，此後即不再參預比劍，與東西兩宗也不通音問。三十五年來，東西二宗互有勝負。東宗勝過四次，西宗勝過兩次。那龔姓中年漢子與褚姓少年相鬥，已是本次比劍中的第四場，姓龔的漢子既勝，東宗四賽三勝，第五場便不用比了。

　　西首錦凳上所坐的則是別派人士，其中有的是東西二宗掌門人共同出面邀請的公證人，其餘則是前來觀禮的嘉賓。這些人都是雲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只坐在最下首的那個青衣少年卻是個無名之輩，偏是他在龔姓漢子伴作失足時嗤的一聲笑。這少年乃隨滇南普洱老武師馬五德而來。馬五德是大茶商，豪富好客，頗有孟嘗之風，江湖上落魄的武師前去投奔，他必竭誠相待，因此人緣甚佳，武功卻是平平。左子穆聽馬五德引見之時說這少年姓段，段姓是大理國的國姓，大理境內姓段的成千成萬，左子穆當時聽了也不以為意，心想分多半是馬五德的弟子，這馬老兒自身的功夫稀鬆平常，調教出來的弟子還高得到那裡去，是以連「久仰」兩字也懶得說，只拱了拱手，便肅入賓座。不料這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竟當左子穆的得意弟子佯出虛招誘敵之時，失笑譏諷。

　　當下左子穆笑道：「辛師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劍術上的造詣著實可觀，尤其這第四場我們贏得更是僥倖。褚師侄年紀輕輕，居然練到了這般地步，前途當真不可限量，五年之後，只怕咱們東西宗得換換位了，呵呵，呵呵！」說著大笑不已，突然眼光一轉，瞧向那姓段青年，說道：「我那劣徒適才以虛招『跌扑步』獲勝，這位段世兄似乎頗不以為然。便請段世兄下場指點小徒一二如何？馬五哥威震滇南，強將手下無弱兵，段世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

　　馬五德臉上微微一紅，忙道：「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你老哥哥這幾手三腳貓的把式，怎配做人家師父？左賢弟可別當面取笑。這位段兄弟來到普洱舍下，聽說我正要到無量山來，便跟著同來，說道無量山山水清幽，要來賞玩風景。」

　　左子穆心想：「他若是你弟子，礙著你的面子，我也不能做得太絕了，既是尋常賓客，那可不能客氣了。有人竟敢在劍湖宮中譏笑『無量劍』東宗的武功，若不教他鬧個灰頭土臉下的山，姓左的顏面何存？」當下冷笑一聲，說道：「請教段兄大號如何稱呼，是那一位高人的門下？」

　　那姓段青年微笑道：「在下單名一譽字，從來沒學過什麼武藝。我看到別人摔交，不論他真摔還是假摔，忍不住總是要笑的。」左子穆聽他言語中全無恭敬之意，不禁心中有氣，道：「那有什麼好笑？」段譽輕搖手中摺扇，輕描淡寫的道：「一個人站著坐著，沒什麼好笑，躺在床上，也不好笑，要是躺地下，哈哈，那就可笑得緊了。除非他是個三歲娃娃，那又作別論。」左子穆聽他說話越來越狂妄，不禁氣塞胸臆，向馬五德道：「馬五哥，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麼？」

　　馬五德和段譽也是初交，完全不知對方底細，他生性隨和，段譽要同來無量山，他不便拒卻，便帶著來了，此時聽左穆的口氣甚是著惱，勢必出手便極厲害，大好一個青年，何必讓他吃個大虧？便道：「段兄弟和我雖無深交，咱們總是結伴來的。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未必會什麼武功，適才這一笑定是出於無意。這樣吧，老哥哥肚子也餓了，左賢弟趕快整治酒席，咱們賀你三杯。今日大好日子，左賢弟何必跟年輕晚輩計較？」

　　左子穆道：「段兄既然不是馬五哥的好朋友，那麼兄弟如有得罪，也不算是掃了馬五哥的金面。光傑，剛才人家笑你呢，你下場請教請教吧。」

　　那中年漢子龔光傑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當下抽出長劍，往場中一站，倒轉劍柄，拱手向段譽道：「段朋友，請！」段譽道：「很好，你練罷，我瞧著。」仍是坐在椅中，並不起身。龔光傑登時臉皮紫脹，怒道：「你……你說什麼？」段譽道：「你手裡拿了一把劍這麼東晃來西去，想是要練劍，那麼你就練罷。我向來不愛瞧人家動刀使劍，可是既來之，則安之，那也不防瞧著。」龔光傑喝道：「我師父叫你這小子也下場來，咱們比劃比劃。」

　　段譽輕揮折扇，搖了搖頭，說道：「你師父是你的師父，你師父可不是我的師父。你師父差得動你，你師父可差不動我。你師父叫你跟人家比劍，你已經跟人家比過了。你師父叫我跟你比劍，我一來不會，二來怕輸，三來怕痛，四來怕死，因此是不比的。我說不比，就是不比。」

　　他這番說什麼「你師父」「我師父」的，說得猶如拗口令一般，練武廳中許多人聽著，忍不住笑了出來。「無量劍」西宗雙清門下男女各佔其半，好幾名女弟子格格嬌笑。練武廳上莊嚴肅穆的氣象，霎時間一掃無遺。

　　龔光傑大踏步過來，伸劍指向段譽胸口，喝道：「你到底是真的不會，還是裝傻？」段譽見劍尖離胸不過數寸，只須輕輕一送，便刺入了心臟，臉上卻絲毫不露驚慌之色，說道：「我自然是真的不會，裝傻有什麼好裝？」龔光傑道：「你到無量山劍湖宮中來撒野，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你是何人門下？受誰的指使？若不直說，莫怪大爺劍下無情。」

　　段譽道：：「你這位大爺怎地如此狠霸霸的？我平生最不愛瞧人打架。貴派叫做無量劍，住在無量山中。佛經有云：『無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捨。』這『四無量』麼，眾位當然明白：與樂之心為慈，拔苦之心為悲，喜眾生離苦獲樂之心曰喜，於一切眾生捨怨親之念而平等一如曰捨。無量壽佛者，阿彌陀佛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他嘮叨叨的說佛唸經，龔光傑長劍回收，突然左手揮出，拍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打了他一個耳光。段譽將頭略側，待欲閃避，對方手掌早已打過縮回，一張俊秀雪白的臉頰登時腫了起來，五個指印甚是清晰。

　　這一來眾人都是吃了一驚，眼見段譽漫不在乎，滿嘴胡說八道的戲弄對方，料想必是身負絕藝，那知龔光傑隨手一掌，他竟不能避開，看來當真是全然不會武功。武學高手故意裝傻，玩弄敵手，那是常事，但決無不會武功之人如此膽大妄為的。龔光傑一掌得手，也不禁一呆，隨即抓住段譽胸口，提起他身子，喝道：「我還道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那知竟是膿包！」將他重重往地下摔落。段譽滾將出去，砰的一聲，胸袋撞在桌腳上。

　　馬五德心中不忍，搶過去伸手扶起，說道：「原來老弟果然不會武功，那又何必到這裡來廝混？」

　　段譽摸了摸額角，說道：「我本是來遊山玩水的，誰知道他們要比劍打架了？這樣你砍我殺的，有什麼好看？還不如瞧人家耍猴兒戲好玩得多。馬五爺，再見，再見，我這可要走了。」

　　左子穆身旁一名青弟子一躍而出，攔在段譽身前，說道：「你既不會武功，就這麼夾著尾巴而走，那也罷了。怎麼又說看我們比劍，還不如看耍猴兒戲？這話未免欺人太甚。我給你兩條路走，要麼跟我比劃比劃，叫你領教一下比耍猴兒也還不如的劍法；要麼跟我師父磕八個響頭，自己說三聲『放屁』！」段譽笑道：「你放屁？不怎麼臭啊！」

　　那人大怒，伸拳便向段譽面門擊去，這一拳勢夾勁風，眼見要打得他面青目腫，不料拳到中途，突然半空中飛下一件物事，纏住了那少年的手腕。這東西冷冰冰，滑膩膩，一纏上手腕，隨即蠕蠕而動。那少年吃一驚，急忙縮手時，只見纏在腕上的竟是一條尺許長的赤練蛇，青紅斑斕，甚是可怖。他大聲驚呼，揮臂力振，但那蛇牢牢纏在腕上，說什麼也甩不脫。忽然龔光傑大叫道：「蛇，蛇！」臉色大變，伸手插入自己衣領，到背心掏摸，但掏不到什麼，只急得雙足亂跳，手忙腳亂的解衣。

　　這兩下變故古怪之極，眾人正驚奇間，忽聽得頭頂有人噗哧一笑。眾人抬起頭來，只見一個少女坐在樑上，雙手抓的都是蛇。

　　那少女約莫十六七歲年紀，一身青衫，笑靨如花，手中握著十來條尺許長小蛇。這些小蛇或青或花，頭呈三角，均是毒蛇。但這少女拿在手上，便如是玩物一般毫不懼怕。眾人向她仰視，也只是一瞥，聽到龔光傑與他師弟大叫大嚷的驚呼，隨即又都轉眼去瞧那二人。

　　段譽卻仍是抬起了頭望著她，見那少女雙腳蕩啊蕩的，似乎這麼坐樑上甚是好玩，問道：「姑娘，是你救我的麼？」那少女道：「那惡人打你，你為什麼不還手？」段譽搖頭道：「我不會還手……」

　　忽聽得「啊」的一聲，眾人齊聲叫喚，段譽低下頭來，只見左穆手執長劍，劍鋒上微帶血痕，一條赤練蛇斷成兩截，掉在地下，顯是被他揮劍斬死。龔光傑上身衣服已然脫光，赤了膊亂蹦亂跳，一條小青蛇在他背上遊走，他反手欲捉，抓了幾次都抓不到。

　　左子穆喝道：「光傑，站著別動！」龔光傑一呆，只劍白光一閃，青蛇已斷為兩截，左子穆出劍如風，眾人大都沒瞧清楚他如何出手，青蛇已然斬斷，而龔光傑背上絲毫無損。眾人都高聲喝起采來。

　　樑上少女叫道：「喂，喂！長鬍子老頭，你幹什麼弄死了我兩條蛇兒，我可要跟你不客氣了。」

　　左子穆怒道：「你是誰家女娃娃，到這兒來幹什麼？」心下暗暗納罕，不知這少女何時爬到了樑上，竟然誰也沒有知覺，雖說各人都凝神注視東西兩宗比劍，但總不能不知頭頂上伏著一個人，這件事傳將出去，「無量劍」的人可丟得大了。但見那少女雙腳一蕩一蕩，穿著一雙蔥綠色鞋兒繡著幾朵小小黃花，純然是小姑娘的打扮，左子穆又道：「快跳下來！」

　　段譽忽道：「這麼高，跳下來可不摔壞了麼？你快叫人去拿架梯子來！」此言一出，又有人忍不住笑了起來。西宗門下幾名女弟子均想：「此人一表人才，卻原來是個大呆子。這少女既能神不知鬼不覺的上得梁去，輕功自然不弱，怎麼要用梯子才爬得下來。」

　　那少女道：「先賠了我的蛇兒，我再下來跟你說話。」左子穆道：「兩條小蛇，有什麼打緊，隨便那裡都可去捉兩條來。」他見這少女玩毒物，若無其事，她本人年紀幼小，自不足畏，但她背後的師長父兄卻只怕大有來頭，因此言語中對她居然忍讓三分。那少女笑道：「你倒說得容易，你去捉兩條給我看看。」

　　左子穆道：「快跳下來。」那少女道：「我不下來。」左子穆道：「你不下來，我可要上來拉了。「那少女格格一笑，道：「你試試看，拉得我下來，算你本事！」左子穆以一派宗師，終不能當著許多武林好手、門人弟子之前，跟一個小女孩鬧著玩，便向雙清道：「辛師妹，請你派一名女弟子上去抓她下來吧。」

　　雙清道：「西宗門下，沒這麼好的輕功，」左子穆臉色一沉，正要發話，那少女忽道：「你不賠我蛇兒，我給你個厲害瞧瞧！」從左腰皮囊裡掏出一團毛茸茸的物事，向龔光傑擲了過去。

　　龔光傑只道是件古怪暗器，不敢伸手去接，忙向旁邊避開，不料這團毛茸茸的東西竟是活的，在半空中一扭，撲在龔光傑背上，眾人這才看清，原來是只灰白色的小貂兒。這貂兒靈活已極，在龔光傑背上、胸前、臉上、頸中，迅捷無倫的奔來奔去。龔光傑雙手急抓，可是他出手雖快，那貂兒更比他快了十倍，他每一下抓撲都落了空。旁人但見他雙手急揮，在自己背上、胸前、臉上、頸中亂抓亂打，那貂兒卻仍是遊走不停。

　　段譽笑道；「妙啊，妙啊，這貂兒有趣得緊。」

　　這隻小貂身長不滿一尺，眼射紅光，四腳爪子甚是銳利，片刻之間，龔光傑赤裸的上身已佈滿了一條條給貂爪抓出來的細血痕。

　　忽聽得那少女口中噓噓噓的吹了幾聲。白影閃動，那貂兒撲到了龔光傑臉上，毛鬆鬆的尾巴向他眼上掃去。龔光傑雙手急抓，貂兒早已奔到了他頸後，龔光傑的手指險些便插入了自己眼中。

　　左子穆踏上兩步，長劍倏地遞出，這時那貂兒又已奔到龔光傑臉上，左子穆挺劍向貂兒刺去。貂兒身子一扭，早已奔到了龔光傑後頸，左子穆的劍尖及於徒兒眼皮而止。這一劍雖沒刺到貂兒，旁觀眾人無不歎服，只須劍尖多遞得半寸，龔光傑這隻眼睛便是毀了。雙清尋思：「左師兄劍術了得，非我所及，單是這招『金針渡劫』，我怎能有這等造指？」

　　刷刷刷刷，左子穆連出四劍，劍招雖然迅捷異常，那貂兒終究還是快一步。那少女叫道：「長鬍子老頭，你劍法很好。」口中尖聲噓噓兩下，那貂兒往下一竄，忽地不見了，左子穆一呆之際，只見龔光傑雙手往大腿上亂抓亂摸，原來那貂兒已從褲腳管中鑽入他褲中。

　　段譽哈哈大笑，拍手說道：「今日當真是大開眼界，歎為觀止了。」

　　龔光傑手忙腳亂的除下長褲，露出兩條生滿黑毛的大腿。那少女叫道：「你這惡人愛欺侮人，叫你全身脫得清光，瞧你羞也不羞！」又是噓噓兩聲尖呼，那貂兒也真聽話，爬上龔光傑左腿，立時鑽入了他襯褲之中。練武廳上有不少女子，龔光傑這條襯褲是無論如何不肯脫的，雙足亂跳，雙手在自己小腹、屁股上拍了一陣，大叫一聲，跌跌撞撞的往外直奔。

　　他剛奔到廳門，忽然門外搶進一個人來，砰的一聲，兩人撞了個滿懷。這一出一入，勢道都是奇急，龔光傑踉蹌後退，門外進來那人卻仰天一交，摔倒在地。

　　左子穆失聲叫道：「容師弟！」

　　龔光傑也顧不得褲中那只貂兒兀自從左腿爬到右腿，又從右腿爬上屁股，忙搶上將那人扶起，貂兒突然爬到了他前陰的要緊所在。他「啊」一聲大叫，雙手忙去抓貂，那人又即摔倒。

　　樑上少女格格嬌笑，說道：「整得你也夠了！」「嘶」的一聲長呼叫。貂兒從龔光傑褲中鑽了出來，沿牆直上，奔到樑上，白影一閃，回到那少女懷中。那少女讚道：「乖貂兒！」右手指兩手指抓著一條小蛇的尾巴，倒提起來，在貂兒面前晃動。那貂兒前腳抓住，張口便吃，原來那少女手中這許多小蛇都是喂貂的食料。

　　段譽前所未見，看得津津有味，見貂兒吃完一條小蛇，鑽入了那少女腰間的皮囊。

　　龔光傑再次扶起那人，驚叫：「容師叔，你……你怎麼啦！」左穆搶上前去只見師弟容子矩雙目圓睜，滿臉憤恨之色，口鼻中卻沒了氣息。左子穆大驚，忙施推拿，已然無法救活。左子穆知道容子矩武功雖較已為遜，比龔光傑高得多了，這麼一撞，他居然沒能避開，而一撞之下登時斃命，那定是進來之前已然身受重傷，忙解開他上衣查察傷勢。衣衫解開，只見他胸口赫然寫著八個黑字：「神農幫誅滅無量劍」。眾人不約而同的大聲驚呼。

　　這八個黑字深入肌理，既非墨筆書寫，也不是用尖利之物刻劃而致，竟是以劇毒的藥物寫就，腐蝕之下，深陷肌膚。

　　左穆略一凝視，不禁大怒，手中長劍一振，嗡嗡作響，喝道：「且瞧是神農幫誅滅無量劍，還是無量劍誅滅神農幫。此仇不報，何以為人？」再看容子矩身子各處，並無其他傷痕，喝道：「光豪、光傑，外面瞧瞧去！」

　　干光豪、龔光傑兩名大弟子各挺長劍，應聲而出。

　　這一來廳上登時大亂，各人再不也去理會段譽和那樑上少女，圍住了容子矩的屍身紛紛議論。馬五德沉吟道：「神農幫鬧得越來越不成話了。左賢弟，不知他們如何跟貴派結下了樑子。」

　　左子穆心傷師弟慘亡，哽咽道：「是為了採藥。去年秋天，神農幫四名香主來劍湖宮求見，要到我們後山采幾味藥。採藥本來沒什麼大不了，神農幫原是以採藥、販藥為生，跟我們無量劍雖沒什麼交情，卻也沒有梁子。但馬五哥想必知道，我們這後山輕易不能讓外人進入，別說神農幫跟我們只是泛泛之交，便是各位好朋友，也從來沒去後山遊玩過。這只是祖師爺傳下的規矩，我們做小輩的不敢違犯而已，其實也沒什麼要緊……」

　　樑上那少女將手中十條蛇放入腰間的一個小竹簍裡，從懷裡摸出一把瓜子來吃，兩隻腳仍是一蕩一蕩的，忽然將一粒瓜子往段譽頭上擲去，正中他額頭，笑道：「喂，你吃不吃瓜？上來吧！」

　　段譽道：「沒梯子，我上不來。」那少女道：「這個容易！」從腰間解下一條綠色綢帶，垂了下來，道：「你抓住帶子，我拉你上來。」段譽道：「我身子重，你拉不動的。」那少女笑道：「試試看嘛，摔你不死的。」段譽見衣帶掛到面前，伸手便握住了。那少女道：「抓緊了！」輕輕一提段譽身子已然離地。那少女雙手互拉扯，幾下但將他拉上橫樑。

　　段譽道：「你這隻小貂兒真好玩，這麼聽話。」那少女從皮囊中摸出小貂，雙手捧著。段譽見貂兒皮毛潤滑，一雙紅眼精光閃閃瞧著自己，甚是可愛，問道：「我摸摸它不打緊嗎？」那少女道：「你摸好了。」段譽伸手在貂背上輕輕撫摸，只覺著手輕軟溫暖。

　　突然之間，那貂兒嗤的一聲，鑽入了少女腰間的皮囊。段譽沒提防，向後一縮，一個沒坐穩，險些摔跌下去。那少女抓住他後領，拉他靠近自己身邊，笑道：「你當直一點兒也不會武功，那可就奇了。」段譽道：「有什麼奇怪？」那少女道：「你不會武功，卻單身到這兒來，那是定會給這些惡人欺侮的。你來幹什麼？」

　　段譽正要相告，忽得腳步聲響，干光豪、龔光傑兩人奔進大廳。

　　這時龔光傑已穿回了長褲，上身卻仍是光著膀子。兩人神色間頗有驚惶之意，走到左子穆跟前。干光豪道：「師父，神農幫在對面山上聚集，把守了山道，說道誰也不許下山。咱們見敵方人多，不得師父號令，沒敢隨便動手。」左子穆道：「嗯，來了多少人？」干光豪道：「大約七八十人。」左子穆嘿嘿冷笑，道：「七八十人，便想誅滅無量劍了？只怕也沒沒這麼容易。」

　　龔光傑道：「他們用箭射過來一封信封，皮上寫得好生無禮。」說著將信呈上。

　　左子穆見們封上寫著：「字諭左子穆」五個大字，便不接信，說道：「你拆來瞧瞧。」龔光傑道：「是！」拆開信封，抽出信箋。

　　那少女在段譽耳邊低聲道：「打你的這個惡人便要死了。」段譽道：「為什麼？」那少女低聲道：「信封信箋上都是毒。」段譽道：「那有這麼厲害？」

　　只聽龔光傑讀道：「神農幫字諭左……聽者(他不敢直呼師父之名，讀到「左」字時，便將下面「子穆」二字略過不念)：限爾等一個進辰之內，自斷右手，折斷兵刃，退出無量山劍湖宮，否則無量劍雞犬不留。」

　　無量劍西宗掌門雙清冷笑道：「神農幫是什麼東西，誇下好大的海口！」

　　突然間砰的一聲，龔光傑仰天便倒。干光豪站在他身旁，忙叫：「師弟！」伸手欲扶。左子穆搶上兩步，翻掌按在他的胸口，輕力微吐，將他震出三步，喝道：「只怕有毒，別碰他身子！」只見龔光傑臉上肌肉不住抽搐，拿信的一隻手掌霎時之間便成深黑，雙足挺了幾下，便已死去。

　　前後只過一頓飯功夫，「無量劍」東宗連死了兩名好手，眾人無不駭然。

　　段譽低聲道：「你也是神農幫的麼？」那少女嗔道：「呸！我才不是呢，你胡說八道什麼？」段譽道：「那你怎地知道信上有毒？」那少女笑道：「這下毒的功夫粗淺得緊，一眼便瞧出來了。這些笨法兒只能害害無知之徒。」她這幾句話廳上眾人都聽見了，一齊抬起頭來，只見她兀自咬著瓜子，穿著花鞋的一雙腳不住前後晃蕩。

　　左子穆向龔光傑手中拿著的那信瞧去，不見有何異狀，側過了頭再看，果見信封和信箋上隱隱有磷光閃動，心中一凜，抬頭向那少女道：「姑娘尊姓大名？」那少女道：「我的尊姓大名，可不能跟你說，這叫做天機不可洩漏。」在這當口還聽到兩句話，左子穆怒火直冒，強自忍耐，才不發作，說道：「那麼令尊是誰？尊師是那一位？」那少女笑道：「哈哈，我才不上你的當呢。我跟你說我令尊是誰，你便知道我的尊姓了。你既知我尊姓，便查得到我的大名了，我的尊師便是我媽。我媽的名字更加不能跟你說。」

　　左子穆聽她語聲既嬌且糯，是雲南本地人無疑，尋思：「雲南武林中，有那一擅於輕功的夫婦會是她的父母？」那少女沒出過手，無法從她武功家數上推想，便道：「姑娘請下來，一起商議對策。神農幫說誰也不許下山，連你也要殺了。」

　　那少女笑道：「他們不會殺我的，神農幫只殺無量劍的人。我在路上聽到了消息，因此趕來瞧瞧殺人的熱鬧。長鬍子老頭，你們劍法不錯，可是不會使毒，鬥不過神農幫的。」

　　這幾句正說中了「無量劍」的弱點，若憑真實的功夫廝拼，無量劍東西宗，再加上八位聘請前來作公證的各派好手，無論如何不會敵不過神農幫，但說到用毒，各人卻一竅不通。

　　左穆聽她口吻中全是幸災樂禍之意，似乎「無量劍」越死得人多，她越加看得開心，當下冷哼一聲，問道：「姑娘在路上聽到什麼消息？」他一向頤指氣使慣了，隨便一句話，似乎都叫人非好好回答不可。

　　那少女忽問：「你吃瓜子不吃？」

　　左子穆臉色微微發紫，若不是大敵在外，早已發作，當強忍怒氣，道：「不吃！」

　　段譽插口道：「你這是什麼瓜子？桂花？玫瑰？還是松子味的？」那少女道：「啊喲！瓜子還有許多講究麼？我可不知道了。我這瓜子是媽媽用蛇膽炒的，常吃眼目明亮，你試試看。」說著抓了一把，塞在段譽手中，又道：「吃不慣的人，覺得有點兒苦，其實很好吃的。」段譽不便拂她之意，拿了一粒瓜子送入口中，入口果覺辛澀，但略加辨味，便似諫果回甘，舌底生津，當下接連吃了起來。他將吃過的瓜子殼一片片的放在樑上，那少女卻肆無忌憚，順口便往下吐出。瓜子殼在眾人頭頂上亂飛，許多人都皺眉避開。

　　左子穆又問：「姑娘在道上聽到什麼消息，若能見告，在下……在下感激不盡。」他為了探聽消息，言語只得十分客氣。那少女道：「我聽神農幫的說什麼『無量玉壁』，那是什麼玩意兒？」左子穆一怔，說道：「無量玉壁？難道無量山中有什麼寶玉、寶壁麼？倒沒聽見過。雙清師妹，你聽人說過麼？」雙清還未回答，那少女搶著道：「他自然沒聽說過。你倆不用一搭一擋做戲，不肯說，那就乾脆別說。哼，好稀罕麼？」

　　左子穆神色尷尬，說道：「啊，我想起來了，神農幫所說的，多半是無量山白龍峰畔的鏡面石。這塊石頭平滑如鏡，能照見毛髮，有人說是塊美玉，其實呢，只是一塊又白又光的石頭罷了。」

　　那少女道：「你早些說了，豈不是好？你怎麼跟神農幫結的怨家啊？幹麼他們要將你無量劍殺得雞犬不留？」

　　左子穆眼見反客為主之勢已成，要想這少女透露什麼消息，非得自己先說不可，目下事勢緊迫，又當著這許多外客，總不能抓下這小姑娘來強加拷問，便道：「姑娘請下來，待我詳加奉告。」那少女雙腳蕩了蕩，說道：「詳加奉告，那倒不用，反正你的話有真有假，我也只信得了這麼三成四成，你隨便說一些吧。」

　　左子穆雙眉一豎，臉現怒容，隨即收斂，說道：「去年神農幫要到我們後山採藥，我沒答允。他們便來偷採。我師弟容子矩和幾名弟子撞見了，出言責備。他們說道：『這裡又不是金鑾殿、御花園，外人為什麼來不得？難道無量山你們無量劍買下的麼？，雙方言語衝突，動起手來。容師弟下手沒留情，殺了他們二人。梁子便是這樣結下的。後來在瀾滄江畔，雙方又動一次手，再欠下了幾條人命。」那少女道：「嗯，原來如此。他們要采的什麼藥？」左子穆道：「這個倒不大清楚。」

　　那少女得意洋洋的道：「諒你也不知道。你已跟我說了結仇的經過，我也跟你說兩件事吧。那天我在山裡捉蛇，給我的閃電貂吃……」段譽道：「你貂兒叫閃電貂？」那少女道：「是啊，它奔跑起來，可不快得像閃電一樣？」段譽讚道：「正是，閃電貂，這名字取得好！」左子穆向他怒目而視，怪他打岔，但那少女正說到要緊當口，自己倘若斥責段譽，只怕她生氣，就此不肯說了，當下只陰沉著臉不作聲。

　　那少女向段譽道：「閃電貂愛吃毒蛇，別的什麼也不吃。它是我從小養大的，今年四歲啦，就只聽我一個人的話，連爹爹媽媽的話也不聽。我叫它嚇人就嚇人，咬人就咬人，這貂兒真乖。」說著左手伸入皮囊，撫摸貂兒。

　　段譽道：「這位左先生等得好心焦了，你就跟他說了吧。」

　　那少女一笑，低頭向左子穆道：「那時候我正在草叢裡找蛇，聽得有幾個人走過來。一個說道：『這次若不把無量劍殺得雞犬不留，佔了他的無量山，劍湖宮，咱們神農幫人人便抹脖子吧。』我聽說要殺得雞犬不留，倒也好玩，便蹲著不作聲。聽得他們接著談論，說什麼奉了縹緲峰靈鷲宮的號令，要占劍湖宮，為的是要查明『無量玉壁』的真相。」

　　她說到這裡，左子穆與雙清對望了一眼。

　　那少女道：「縹緲峰靈鷲宮是什麼玩意兒？為什麼神農幫要奉他的號令？」左子穆：「縹緲峰靈鷲宮什麼的，還是此刻第一遭從姑娘嘴裡聽到。我實不知神農幫原來還是奉了別人的號令，才來跟我們為難。」想到神農幫既須奉令行事，則那縹緲峰什麼的自然厲害之極，雲嶺之南千山萬峰，可從來沒聽說有一座縹緲峰，憂心更增，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那少女吃了兩粒瓜子，說道：「那時又聽得另一人說道：『幫主身上這病根子，既然無量山中的通天草或能解得，眾兄弟拼著身受千刀萬劍，也要去採這通天草到手。』先一人歎了口氣，說道：『我身上這「生死符」，除了天山童姥她老人家本人，誰也無法解得。通天草雖然藥性靈異，也只是在「生死符」發作之時，稍稍減輕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苦楚而已……』他們幾個人一面說，一面走遠。我說得夠清楚了嗎？」

　　左子穆不答，低頭沉思。雙清道：「左師兄，那通天草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物事，神農幫幫主司空玄要用此草治病止痛，給他一些，不就是了？」左子穆怒道：「給他些通天草有什麼打緊？但他們存心要占無量山劍湖宮，你沒聽見嗎？」雙清哼了一聲，不再言語。

　　那少女伸出左臂，穿在段譽腋下，道：「下去吧！」一挺身便離梁躍下。段譽「啊」的一聲驚呼，身子已在半空。那少女帶著輕輕落地，左臂仍是挽著他右臂，說道：「咱們外面瞧瞧去，看神農幫是怎生模樣。」

　　左子穆搶上一步，說道：「且慢，還有幾句話要問。姑娘說道司空玄那老兒身上中了『生死符』，發作起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什麼東西？『天山童姥』又是什麼人？」

　　那少女道：「第一，你問的兩件事我都不知道。第二，你這麼狠霸霸的問我，就算我知道了，也決不會跟說。」

　　此刻「無量劍」大敵壓境，左子穆實不願又再樹敵，但聽這少女的話中含有不少重大關切，關連到「無量劍」此後存亡榮辱，不能不詳細問個明白，當下身形一晃，攔在那少女和段譽身前，說道：「姑娘，神農幫惡徒在外，姑娘貿然出去，若是有甚閃失，我無量劍可過意不去。」那少女微笑道：「我又不是你請來的客人，再說呢，你也不知我尊姓大名。倘若我給神農幫殺了，我爹爹媽媽決不會怪你保護不周。」說著挽了段譽手臂，向外便走。

　　左子穆左臂微動，自腰間拔出長劍，說道：「姑娘，請留步。」那少女道：「你要動武麼？」左子穆道：「我只要你將剛才的話再說得仔細明白些。」那少女一搖頭，說道：「要是我不肯說，你就要殺我了？」左子穆道：「那我也就無法可想了。」長劍斜橫胸前，攔住了去路。

　　那少女向段譽道：「這長鬚老兒要殺我呢，你說怎麼辦？」段譽搖了搖手中折扇，道：「姑娘說怎麼辦便怎麼辦。」那少女道：「要是他一劍殺死了我，那便如何是好？」段譽道：「咱們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瓜子一齊吃，刀劍一塊挨。」那少女道：「這幾句話得挺好，你這人很夠朋友，也不枉咱們相識一場，走吧！」跨步便往門外走去，對左子穆手中青光閃爍的長劍恍如不見。

　　左子穆長一劍一抖，指向那少女左肩，他倒並無傷人之意，只是不許她走出練武廳。

　　那少女在腰間皮囊上一拍，嘴裡噓噓兩聲，忽然間白影一閃，閃電貂驀地躍出，撲向左子穆右臂。左子穆忙伸手去抓，可是閃電貂當真動若閃電，喀的一聲，已在他右腕上咬了一口，隨即鑽入了那少女腰間皮囊。

　　左子穆大叫一聲，長劍落地，頃刻之間，便覺右腕麻木，叫道：「毒，毒！你……你這鬼貂兒有毒！」說著手用抓緊右腕，生怕毒性上行。

　　無量劍宗眾弟子紛紛搶上，三個人去扶師父，其餘的各挺長劍，將那少女和段譽團團圍住，叫道：「快，快拿解藥來，否則亂劍刺死了小丫頭。」

　　那少女笑道：「我沒解藥。你們只須去採些通天草來濃濃的煎上一碗，給他喝下去就沒事了。不過三個時辰之內，可不能移動身子，否則毒入心臟，那就糟糕。你們大夥兒攔住我幹什麼？也想叫這貂兒來咬上一口嗎？」說著從皮囊中摸出閃電貂來，捧在右手，左臂挽了段譽向外便走。

　　眾弟子見師父的狼狽模樣，均知憑自己的功夫，萬萬避不開那小貂迅如電閃的撲咬，只得眼睜睜的瞧著他二人走出練武廳。

　　來劍湖宮的眾客眼見閃電貂靈異迅捷，均自駭然。誰也不敢出頭。

　　那少女和段譽並肩出了大門。無量劍眾弟子有的在練武廳內，有的在外守禦，以防神農幫來攻。兩人出得劍湖宮來，竟沒遇上一人。

　　那少女低聲道：「閃電貂這一生之中不知已吃了幾千條毒蛇，牙齒毒得很，那長鬍子老頭給它咬了一口，當時就該立刻把右臂斬斷，只消再拖延得幾個時辰，那便活不到第八天上了。」段譽道：「你說只須採些通天草來，濃濃煎上一大碗，服了就可解毒？」那少女笑道：「我騙騙他們的。否則的話，他們怎肯放我們出來？」段譽驚道：「你等一會兒，我進去跟他說。」那少女一把拉住，嗔道：「傻子，你這一說，咱們還有命嗎？我這貂兒雖然厲害，可是他們一齊擁上，我又怎抵擋得了？你說過的，瓜子一齊吃，刀劍一塊挨。我可不能拋下了你，自個兒逃走。」

　　段譽搔頭道：「那就你給他些解藥罷。」那少女道：「唉，你這個人婆婆媽媽的，人家打你，你還是這麼好心。」段譽摸了摸臉頰，說道：「給他打了一下，早就不痛了，還記著幹麼？唉，可惜打我的人卻死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佛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極浮屠。』這左子穆左先生雖然凶狠，對你說話倒也是客各氣氣的，他生了這麼長的一大把鬍子，對你這小姑娘卻自稱『在下』。」

　　那少女格的一笑，道：「那時我在樑上，他在地下自然是『在下』了。你盡說好話幫他，要我給他解藥。可是我真的沒有啊。解藥就只爹爹有。再說，他們無量劍轉眼就會神農幫殺得雞犬不留，我去跟爹爹討了解藥來，這左子穆腦袋都不在脖子上了，屍體上有毒無毒，只怕沒多大相干了吧？」

　　段譽搖了搖頭，只得不說解藥之事，眼見明月初升，照在她白裡泛紅的臉蛋上，更映得她容色嬌美，說道：「你尊姓大名不能跟那長鬚老兒說，可能跟我說麼？」那少笑道：「什麼尊姓大名了？我姓鍾，爹爹媽媽叫我作『靈兒』。尊姓是有的，大名可就沒了，只有個小名。咱們到那邊山坡上坐坐，你跟我說，你到無量山來幹什麼。」

　　兩人並肩走向西北角的山坡。段譽一面走，一面說道：「我是從家裡逃出來的，四處遊蕩，到普洱時身邊沒錢了，聽人說那位馬五德五斧很是好客，就到他家裡吃閒飯去。他正要上無量山來，我早聽說無量山風景清幽，便跟著他來遊山玩水。」鍾靈點了點頭，問道：「你幹麼要從家裡逃出來？」段譽道：「爹爹要教我練武功，我不肯練。他逼得緊了，我只得逃走。」

　　鍾靈睜著一對圓圓的大眼，向他上下打量，甚是好奇，問道：「你為什麼不肯學武，怕辛苦麼？」段譽道：「辛苦我才不怕呢。我只是想來想去想不通，不聽爹爹的話。爹爹生氣了，他和媽媽又吵了起來……」鍾靈微笑道：「你媽總是護著你，跟你爹爹吵，是不是？」段譽道：「是啊。」鍾靈歎了口氣道：「我媽也是這樣。」眼望西方遠處，出了一會神，又問：「你什麼事想來想去想不通？」

　　段譽道：「我從小受了佛戒。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經。十多年來，我學的是儒家的仁人之心，推已極人，佛家的戒殺戒嗔，慈悲為懷，忽然爹爹教我練武，學打人殺人的法子，我自然覺得不對頭。爹爹跟我接連辯了三天，我始終不服。他把許多佛經的句子都背錯了，解得也不對。」

　　鍾靈道：「於是你爹爹大怒，就打了你一頓，是不是？」

　　段譽搖頭道：「我爹爹不是打我一頓，他伸手點了我兩處穴道。一霎時間，我全身好像有一千萬隻螞蟻在咬，又像有許許多蚊子同時在吸血。爹爹說：『這滋味好不好受？我是你爹爹，待會自然跟你解了穴道。但若你遇到的是敵人，那時可教你死不了，活不成。你倒試試自殺看。』我給他點了穴道後，要抬起一根手指頭也是不能，那裡還能自殺。再說，我活得好好地，又幹麼要自殺？後來我媽媽跟爹爹爭吵，爹爹解了我的穴道。第二天我便偷偷的溜了。」

　　鍾靈呆呆的聽著，突然大聲道：「原來你爹爹會點穴，而且是天下一等一的點穴功夫，是不是伸一根手指在你身上什麼地方一戳，你就動彈不得，麻癢難當？」段譽道：「是啊，那有什麼奇怪？」鍾靈臉上充滿驚奇的神色，道：「你說那有什麼奇怪？你竟說有什麼奇怪？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學到幾下你爹爹的點穴功夫，你他磕一萬個頭、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願意，你卻偏偏不肯學，當真是奇怪之極了。」

　　段譽道：「這點穴功夫，我看也沒什麼了不起。」鍾靈歎了歎氣，道：「你這話千萬不能說，更加不能讓人家知道了。」段譽奇道：「為什麼？」

　　鍾靈道：「你既不會武功，江湖上許多壞事就不懂得。你段家的點穴功夫天下無雙，叫做『一陽指』。學武的人一聽到『一陽指』三個字，那真是垂涎三尺，羨慕得十天十夜睡不著覺。要是有人知道你爹爹會這功夫，說定有人起歹心，將你綁架了去，要你爹爹用『一陽指』的穴道譜訣來換，那怎麼辦？」

　　段譽搔頭道：「有這等事？我爹爹惱起上來，就得跟那人好好打上一架。」鍾靈道：「是啊要跟你段家相鬥，旁人自然不敢，可是為了『一陽指』的武功秘訣，那也就說不得了。何況你落在人家說裡，事情就十分難辦。這樣罷，你以後別對人說自己姓段。」

　　段譽道：「咱們大理國姓段的人成千上萬，也不見得個個都會這點穴的法門。我不姓段，你叫我姓什麼？」鍾微笑道：「那你便暫且跟我的姓罷！」段譽笑道：「那也好，那你得叫我做大哥了。你幾歲？」鍾靈道：「十六！你呢？」段譽道：「我大你三歲。」

　　鍾靈摘起一片草葉，一段段的扯斷，忽然搖了搖頭，說道：「你居然不願學『一陽指』的功夫，我總是難以相信。你在騙我，是不是？」

　　段譽笑了起來，道：「你將一陽指得這麼神妙，真能當飯吃麼？我看你的閃電貂就厲害得多，只不過它一下子便咬死人，我可不喜歡了。」鍾靈歎道：「閃電貂要是不能一下子便咬死人，還有什麼用？」段譽道：「你小小一個女孩兒，盡想著這些打架殺人的事幹什麼？」

　　鍾靈道：「你是真的不知，還是在裝腔作勢？」段譽奇道：「什麼？」鍾靈手指東方，道：「你瞧！」

　　段譽順著她手指瞧去，只見東邊山腰裡冒起一條條的裊裊青煙，共有十餘叢之多，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鍾靈道：「你不想殺人打架，可是旁人要殺你打你，你總不能伸出脖子來讓他殺吧？這些青煙是神農幫在煮煉毒藥，待會用來對付無量劍的。我只盼咱們能悄悄溜了出去，別受到牽累。」

　　段譽搖了搖摺扇，大不以為然，道：「這種江湖上的兇殺鬥毆，越來越不成話了。無量劍中有人殺了神農幫的人，現今那容子矩給神農幫害了，還饒上了那龔光傑，一報還一報，已經抵過數啦。就算還有什麼不平之處，也當申明官府，請父母官稟公斷決，怎可動不動的便殺人放火？咱們大理國難道沒王法了麼？」

　　鍾靈嘖、嘖、嘖三聲，臉現鄙夷之色，道：「聽你口氣倒像是什麼皇親國戚、官府老爺似的。我們老百姓才不來理你呢。」抬頭看了看天色，指著西南角上，低聲道：「待得有黑雲遮住了月亮，咱們悄悄從這裡出去，神農幫的人未必見到。」段譽道：「不成！我要去見他們幫主曉諭一番，不許他們這樣胡亂殺人。」鍾靈眼中露出憐憫的神色，道：「段大哥，你這人太也不知天高地厚。神農幫陰險狠辣，善於使毒，剛才連殺二人的手段，你是親眼見到了的。咱們別生事了，快些走罷。」段譽道：「不成，這件事我非管一管不可，你倘若害怕，便在這裡等我。」說著站起身來，向東走去。

　　鍾靈待他出數丈，忽地縱身追去，右手一探，往他肩頭拿去。段譽聽到了背後腳步聲音，待要回頭，右肩已被抓住。鍾靈跟著腳下一勾，段譽站立不住，向前撲倒，鼻子撞上山石，登時流出鼻血。他氣沖沖的爬起身來，怒道：「你幹麼如此惡作劇？摔得我好痛。」鍾靈道：「我要再試你一試，瞧你是假裝呢，還是真的不會武功，我這是為你好。」

　　段譽忿忿的道：「好什麼？」伸手背在鼻上一抹，只見滿手是血，鮮血跟著流下，沾得他胸前殷紅一灘。他受傷甚輕，但見血流得這麼多，不禁「哎喲、哎喲」的叫了起來。

　　鍾靈倒有些擔心了，忙取出手帕去替他抹血。段譽心中氣惱，伸手一推，道：「不用你來討好，我不睬你。」他不會武功，出手全無部位，隨手推出，手掌正對向她的胸膛。鍾靈不及思索，自然而然的反手勾住他手腕，順勢一帶一送，段譽登時直摔出去，砰的一聲，後腦撞在石上，暈了過去。

　　鍾靈見他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下，喝道：「快起來，我有話跟你說。」待見他始終不動，心下有些慌了，過去俯身看時，只見他雙目上挺，氣息微弱，已然暈了過去，忙伸手捏他人中，又用力搓揉他胸口。

　　過了良久，段譽才悠悠醒轉，只覺背心所靠處甚是柔軟，鼻中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慢慢睜開眼來，但見鍾靈舒了口氣，道：「幸好你沒死。」段譽見自己身子倚靠在她懷中，後腦枕在她腰間，不禁心中一蕩，隨即覺後腦撞傷處陣陣劇痛，忍不住「哎喲」一聲大叫。

　　鍾靈嚇了一跳，道：「怎麼啦？」段譽道：「我……痛得厲害。」鍾靈道：「你又沒死，哇哇大叫些什麼？」段譽道：「要是我死了，還能哇哇大叫麼？」

　　鍾靈噗哧一笑，扶起他頭來，只見他後腦腫起了老大一個血瘤，足足有雞蛋大小，雖不流血，想來也必十分痛楚，嗔道：「誰叫你出手輕薄下流，要是換作了別人，我當場便即殺了，叫你這什麼摔一交，可還便宜了你呢。」

　　段譽坐身來，奇道：「我……我輕薄下流了？那有此事？真是天大的冤枉。」

　　鍾靈於男女之事似懂非懂，聽了他的話，臉上微微一紅，道：「我不跟你說了，總之是你自己不好，誰叫你伸手推我這裡……這裡……」段譽登時省悟，便覺不好意思，要說什麼話解釋，又覺不便措辭，只道：「我……我當真不是故意的。」說著站起身來。

　　鍾靈也跟站起，道：「不是故意，便饒了你罷。總算你醒了過來，可害我急得什麼似的。」段譽道：「適才在劍湖宮中，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定會多吃兩記耳光，現下你摔了我兩次，咱們大家扯了個直。總之是我命中注定，難逃此劫。」鍾靈道：「你這麼說，那是在生我的氣了？」段譽道：「難道你打了我，還要我歡歡喜喜的說：『姑娘打得好，打得妙』？還要我多謝你嗎？」鍾靈拉著他的手，歉然道：「從今而後，我再也不打你啦。這次你別生氣吧。」段譽道：「除非你給我狠狠的打還兩下。」

　　鍾靈很不願意，但見他怒氣沖沖的轉身欲行，便仰起頭來，說道：「好，我讓你打還兩下就是。不過……不過你出手不要太重。」段譽道：「出手不重，那還算什麼報仇？我是非重不可，要是你不給打，那就算了。」

　　鍾靈歎了口氣，閉了眼睛，低聲道：「好吧！你打還之後，可不能再生氣了。」

　　過了半晌，覺得段譽的手打下，睜開眼來，只見他似笑非笑的瞧著自己，鍾靈奇道：「你怎麼還不打？」段譽伸出右手小指，在她左右雙頰上分別輕彈一下，笑道：「就是這麼兩下重的，可痛得厲害麼？」鍾靈大喜，笑道：「我早知你這人很好。」

　　段譽見她站在自己身前，相距不過尺許，吹氣如蘭，越看越美，一時捨不得離開，隔了良久，才道：「好啦，我的大仇也報過了，我要找那個司空玄幫主去了。」

　　鍾靈急道：「傻子，去不得的！江湖上的事你一點兒也不懂，犯了人家忌諱，我可救不得你。」段譽搖頭笑道：「不用為我擔心，我一會兒就回來，你在這兒等我。」說著大踏步便向青煙升起處走去。

　　鍾靈大叫阻止，段譽只是不聽。鍾靈怔了一陣，道：「好，你說過有瓜子同吃，有刀劍齊挨！」追上去和他並肩而行，不再勸說。

　　再走不到一盞茶時分，只見兩個身穿黃衣的漢子快步迎上，左首一個年紀較老的喝道：「什麼人？來幹什麼？」段譽見這兩人都是肩懸藥囊，手執一柄刃身極闊的短刀，便道：「在下段譽，有事求見貴幫司空幫主。」那老漢道：「有什麼事？」段譽道：「待見到貴幫主後，自會陳說。」那老漢道：「閣下屬何門派？尊師上下如何稱呼？」

　　段譽道：「我沒門派。我受業師父姓孟，名諱上述下聖，字繼儒。我師父專研易理，於說卦、系辭之學有頗深的造指。」他說的師父，是教他讀經作文的師父。可是那老漢聽到什麼「易理」、「說卦、系辭」，還道是兩門特異的武功，又見段譽折扇輕搖，頗似身負絕藝、深藏不露之輩，倒也不敢怠慢了，雖想不起武林中有那一號叫做「孟述聖」的人物，但對方既說他「有頗深的造詣」，想來也不見得是信口胡吹，便道：「既是如此，段少俠請稍候，我去通報。」

　　鍾靈見他匆匆而去，轉過了山坡，問道：「你騙他易理，難理的，那是什麼功夫？待會司空玄要是考較起來，只怕不易搪塞得過。」段譽道：「周易是我讀得很熟的，其中的微言大義，司空玄若要考較，未必便難得倒我。」鍾靈瞠目不知所對。

　　只見那老漢鐵青著臉回來，說道：「你胡說八道什麼？幫主叫你去！瞧他模樣，顯是受了司空玄的申斥。段譽點點頭，和鍾靈隨他而行。

　　三人片刻間轉過山坳，只見一大堆亂石之中團團坐著二十餘人。段譽走近前去，見人叢中一個瘦小的老者坐在一塊高巖之上，高出旁人，頦下一把山羊鬍子，神態甚是倨傲，料來便是神農幫主司空玄了，於是拱手一揖，說道：「司空幫主請了，在下段譽有禮。」

　　司空玄點點頭，卻不站起，問道：「閣下到此何事？」

　　段譽道：「聽說貴幫跟無量劍結下冤仇，在下適才眼見無量劍中二人慘死，心下甚是不忍，特來勸解。要知冤家宜解不宜結，何況凶毆鬥殺，有違國法，若教官府知道，大大的不便。請司空幫主懸崖勒馬，急速歸去，不可再向無量劍尋仇了。」

　　司空玄冷冷的聽他說話，待他說完，始終默不作聲，只是斜眼側睨，不置可否。

　　段譽又道：「在下這番是金玉良言，還望幫主三思。」司空玄仍是好奇地瞧著他，突然間仰天打個哈哈，說道：「你這小子是誰，卻來尋老夫的消遣？是誰叫你來的？」段譽道：「有誰教我來麼？我自己來跟你說的。」

　　司空玄哼一聲，道：「老夫行走江湖四十年，從沒見過你這等膽大妄為的胡鬧小子。阿勝，將這兩個小男女拿下了。」旁邊一條大漢應聲而出，伸手抓住了段譽右臂。

　　鍾靈叫道：「且慢！司空幫主，這位段相公好言相勸，你不允那也罷了，何必動蠻？」轉頭向段譽道：「段大哥，神農幫不聽你的話，咱們不用管人家的閒事了，走吧！」

　　那阿勝伸出大手，早將段譽雙手反在背後，緊緊握住瞧著司空玄，只待他示下。司空玄冷冷的道：「神農幫最不喜人家多管閒事。兩個小娃娃來向我囉哩囉唆，這中意多半另有蹊蹺。阿洪，把這女娃娃也綁了起來。」另一名大漢應道：「是！」伸手來抓鍾靈。

　　鍾靈身子一晃，斜退三步，說道：「司空幫主，我可不是怕你。只是我爹媽不許我在外多惹是非。你快叫這人放了段大哥，莫要逼得我非出手不可，那就多有不便。」

　　司空玄哈哈大笑，道：「女娃娃胡吹大氣。阿洪還不動手？」阿洪應道：「是！」伸手便向鍾靈手臂握去。鍾靈右臂一縮，左掌倏出，掌緣如刀，已在阿洪的頸中斬了下去。阿洪低頭避過，鍾靈右手拳頭地上擊，砰的一聲，正中阿洪下頦，打得他仰天摔出。

　　司空玄淡淡的道：「這女娃娃還真有兩下子，可是要到神農幫來撒野，卻還不夠。」斜目向身旁一個高身材的老者使個眼色右手一揮。這老者立即站起，兩步跨近，他比鍾靈幾乎高了二尺，居高臨下，雙手伸出，十指如鳥爪，抓向鍾靈肩頭。

　　鍾靈見來勢兇猛，急於向旁閃避。那高老者左手五指從她臉前五寸處一掠而過，鍾靈只感勁風凌厲，心下害怕，叫道：「司空幫主，你快叫他住手。否則的話，我可要不客氣了。將來爹爹罵我，你也沒什麼好。」她說話之間，那高老者已連續出手三次，每一次都被鍾靈急閃避過。司空玄厲聲道：「抓住她！」高老者左手斜引，右手劃了個小小圓圈，陡地五指翻轉，已抓住了鍾靈右臂。

　　鍾靈「啊」的一聲驚呼，痛得花容失色，左手一抖，口中噓噓兩聲，突然間白光一閃，高老者悶哼一聲，放脫了她手臂，坐倒在地。閃電貂在他背上一口咬過，躍回鍾靈手中。

　　司空玄旁一名中年漢子急忙搶上前去，伸手扶起高老者，只覺他全身發顫，手背上黑漆一片。鍾靈又是兩聲尖哨，閃電貂躍將出去，竄向抓住段譽的阿勝面門。阿勝伸手欲格，閃電貂就勢一口咬中了他掌緣。這阿勝武功不及高老者，更加抵受不住，當即縮作一團，大聲叫嚷。鍾靈挽了段譽的手臂，轉身便走，低聲道：「禍已闖下了，快走！」

　　圍在司空玄身旁的是神農幫中的好手，這些一人一生採藥使藥，可說什麼毒物都見識過了，但這閃電貂來去如電，又如此劇毒，卻是誰都不識其名。司空玄叫道：「快抓住這女娃娃，莫讓她走了。」四條漢子應聲躍起，分從兩側包抄了上來。

　　鍾靈連聲呼哨，閃電貂從這人身上躍到那一人身上，只一霎眼間，已將四條漢子一一咬過。每條漢子不是滾倒在地，便縮成了一團。

　　神農幫幫眾雖見這小貂甚是可怖，但在幫主之前誰也不敢退縮，又有七八人呼嘯追來。鍾靈叫道：「要性命的便別過來！」那七八人各執兵刃，有的是藥鋤，有的是闊身短刀，只盼用兵刃擋得住閃電貂的襲擊。但那小貂快過世間任何暗器，只後足在刀背上一點，一彈之下便已咬中敵人，剎那間七八人又皆滾倒。

　　司空玄撩起長袍，從懷中急速取出一瓶藥水，倒在掌心，匆匆在手掌及下臂作塗抹了，兩三個起落，已攔在鍾靈及段譽的身前，沉聲喝道：「站住了！」

　　閃電貂從鍾靈掌心彈起，竄向司空玄鼻樑。司空玄豎掌一立，心下暗自發毛，不知自己這秘製蛇藥是否奈何得了這只從所未見的毒貂，倘若無效，自己的性命和神農幫可都就此毀了。那貂兒剛張口往他掌心咬去，突然在空中一個轉折，後足在他手指上一點，借力躍回，閃電貂體內聚集諸蛇毒，司空玄的秘製蛇藥極具靈效，善克蛇毒，閃電貂聞到藥氣強烈，立時抵受不住。司空玄大喜，左掌急拍而出，。掌風餘勢所至，噗的一聲，將段譽擊得仰天便倒。

　　鍾靈大驚，連聲呼哨，催動閃電貂攻敵。閃電貂再度竄出，但司空玄掌上蛇藥正是它的剋星，要待咬他頭臉大腿，司空玄雙掌飛舞，逼得它無法近前。

　　司空玄見這貂兒縱跳若電，心下也是害怕，不住口的連發號令。

　　數十名幫眾從四面八方圍將上來，手中各持一捆藥草，點燃了火，濃煙直冒。段譽剛從地下爬起，突然一陣頭暈，又即摔倒，迷迷糊糊之中只見鍾靈的身子不住搖晃，跟著也即跌倒。兩名幫眾奔上來想揪住鍾靈，閃電貂護主，跳過去在倆人身上各咬了一口。眾人大駭倒退，四下裡團團圍住，叫嚷吆喝，卻無從下手。司空玄叫道：「東方燒雄黃，南方燒麝香，西方北方人人散開。」

　　諸幫眾應命燒起麝香、雄黃。神農幫無藥不備，藥物更是無一而非上等精品，這麝香、雄黃質純性強，一經燒起，登時發出氣味辛辣的濃煙，順著東南風向鍾靈吹去。不料閃電貂卻不怕藥氣，仍是矯夭靈活，霎時間又咬倒了五名幫眾。

　　司空玄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叫道：「鏟泥掩蓋，將女娃娃連毒貂一起活埋了。」幫眾手上有的是挖掘藥物的鋤頭，當即在山坡上挖起大塊泥土，紛紛向鍾靈身上拋去。

　　段譽心想禍事由自己而起，鍾靈慘遭活埋，自己豈能獨活，奮身躍起，撲在鍾靈身上，抱住了她叫道：「左右是同歸於盡。」只覺土石如雨，當頭蓋落。

　　司空玄聽到他「左右是同歸於盡」這句話，心中一動，見四下裡滾倒在地的有二十餘名幫眾，其中七八名更是幫中重要人物，連自己兩個師弟亦在其內，若將這女娃娃殺了，雖然出了一口惡氣，但這貂毒性大異尋常，如不得她的獨門解藥，只怕難以救活眾人，便道：「留下二人活口，別蓋住頭臉。」

　　片刻之間，土石已堆到二人頸邊。鍾靈只覺身上沉重之極，段譽抱住了自己，兩人身子被埋在土中，只露出頭臉在外，再也動彈不得。

　　司空玄陰惻惻的道：「女娃娃，你要死是要活？」鍾靈道：「我自然要活。你若將我和段大哥害死，你這許多人也活不成了。」司空玄道：「好！那你快取解治貂毒的藥物出來，我便饒你一命。」鍾靈搖頭道：「饒我一命是不夠的，須得饒我們二人兩命。」司空玄道：「好吧！饒你兩人小命，那也可以。解藥呢？」鍾靈道：「我身上沒解藥。這閃電貂的劇毒只有我爹爹會治。我早跟你說過，你別逼我動手，否則一定惹得我爹爹罵我，你又有什麼好處？」司空玄厲聲道：「小娃娃這時候還在胡說八道，老爺子一怒之下，讓你話生生的餓死在這裡。」

　　鍾靈道：「我跟你說的全是實話，你偏不信。唉，總而言之，這件事糟糕之極，只怕瞞不過我爹爹，那便是如何是好？」司空玄道：「你爹爹叫什麼名字？」鍾靈道：「你這人年經紀不小啦，怎地如此不通情理？我爹爹的名字，怎能隨便跟你說？」

　　司空玄行走江湖數十年，在武林中也算頗有名聲，今日遇到了鍾靈和段譽這兩個活寶，倒也真是束手無策。他牙齒一咬，說道：「拿火把來，待我先燒了這女娃娃的頭髮，瞧她說是不說。」一名幫眾遞過火把，司空玄拿在手裡，走上兩步。

　　鍾靈在火光照耀之下看到他猙獰的眼色，心中害怕，叫道：「喂，喂，你別燒我頭髮，這頭髮一燒光，頭上可有多痛！你不信，先燒燒你自己的鬍子看。」司空玄獰笑道：「我當然明白很痛，又何必燒我的鬍子才知。」舉起火把，在鍾靈臉前一晃。鍾靈嚇得尖聲叫了起來。

　　段譽將她緊緊摟住，叫道：「山羊鬍子，這事是我惹起的，你來燒我的頭髮罷！」司空玄道：「你既怕痛，那就快取解藥出來，救治我眾兄弟。」

　　鍾靈道：「你這人真笨得可以啦。我早跟你說，只有我爹爹能治閃電貂的毒，連我媽媽也不會。這閃電貂世所罕見，是天生神物，牙齒上的劇毒怪異之極，你道容易治麼？」

　　司空玄聽得四周被閃電貂咬過的人不住口怪聲呻叫，料想這貂毒確是難當已極，否則這些人都是極要面子的好漢，縱使給人斫斷一手一腳，也不能哼叫一聲。他們早已由旁人敷上瞭解治蛇毒的藥物，但聽著這呻吟之聲，顯然本幫素有靈驗的蛇藥並不生效，更有人取出治蠍毒、治蜈蚣毒、治毒蜘蛛毒的諸般藥，在給閃電貂咬過的小幫眾身上試用，那些人只有叫得更加慘厲。司空玄怒目瞪著鍾靈，喝道：「你的老子是誰？快說他的名字！」

　　鍾靈道：「你真的要我說？你不害怕麼？」

　　司空玄大怒，舉起火把，便要往鍾靈頭髮上燒去，突然間後頸中一下劇痛，已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司空玄大駭，忙提一口氣護住心頭，拋下火把，反手至頸後去抓，突覺手背上又是一痛。原來閃電貂被埋在土中之後，悄悄鑽了出來，乘著司空玄不防，忽施奇襲。司空玄接連被咬了兩口，只嚇得心膽俱裂，當即盤膝坐地，運功驅毒。諸幫眾忙鏟沙土往閃電貂身上蓋去。閃電貂跳起來咬倒兩人，黑暗中白影閃了幾閃，逃入草叢中不見了。

　　司玄空手下急忙取過蛇藥，外敷內服，服侍幫主，又將一枚野山人參塞在他的口中，司空玄同時運功抗禦兩處貂毒，不到一盞茶時分，便已支持不住，一咬牙，左手從腰間抽出一柄短刀，刷的一下，將右手臂砍了下來，正所謂毒蛇螫腕，壯士斷臂，但後頸中了蛇毒，總不成將腦袋也砍了下來。諸幫眾心下慄慄，忙倒金創藥替他敷上，可是斷臂處血如泉湧，金創藥一敷上去便給血水沖掉。有人撕下衣襟，用力紮在他臂彎之處，血才漸止。

　　鍾靈看到這等慘象，嚇得臉也白了，不敢再作一聲。司空玄沉聲問道：「給這鬼毒貂咬了，活得幾日？」鍾靈顫聲道：「我爹爹說，可活得七天，不過……不過你司空幫主內力深厚，武功了不起，只怕……一定能多活幾日。」

　　司空玄哼了一聲，道：「拉這小子出來。」諸幫眾答應了，將段譽從土石中拉出來。鍾靈急叫：「喂，喂，這不干他的事，可別害他。」手足亂撐，想乘機爬出，諸幫眾忙用泥土填滿段譽先前容身的洞穴，鍾靈隨即轉動不得，不禁放聲大哭。

　　段譽心中也甚害怕，但強自鎮定，微笑道：「鍾姑娘，大丈夫視死如歸，在這惡人之前不可示弱。」鍾靈哭道：「我不是大丈夫！我不要視死如歸！我偏要示弱！」

　　司空玄空沉聲道：「給這小子服了斷腸散。用七日的份量。」一名幫眾從藥瓶中倒了半瓶紅色藥末，逼段譽吞服。鍾靈大叫：「這是毒藥，吃不得的。」段譽一聽「斷腸散」之名，便知是厲害毒藥，但想身落他人之手，又豈能拒不服藥？當即慨然吞下，嗒了嗒滋味，笑道：「味道甜咪咪的，司空幫主，你也吃半瓶麼？」

　　司空玄怒哼一聲。鍾靈破涕為笑，隨即又哭了起來。

　　司空玄道：「這斷腸散七日之後毒發，肚腸寸斷而亡。你去取貂毒解藥，若在七日之內趕回，我給你解毒，再放了這小姑娘。」鍾靈道：「單是解藥不夠的，尚須我爹爹運使獨門內功，才解得了這閃電貂之毒。」司空玄道：「那麼叫他請你爹爹來此救你。」鍾靈道：「你這人話倒說得容易，我爹爹豈肯出山？他是決不出谷一步的。」司空玄沉吟不語。

　　段譽道：「這樣罷，咱們大夥兒齊去鍾姑娘府上，請你尊大人醫治解毒，不是更加快捷麼？」鍾靈道：「不成，不成！我爹爹有言在先，不論是誰，只要踏進我家谷中一步，便非死不可。」

　　司空玄心想：「此間無量劍之事未了，也不能離此他去。倘若誤了這裡的事，天山童姥怎能饒我？只有死得更慘。」後頸上貂咬之處麻癢越來越厲害，忍不住呻吟了幾聲。

　　鍾靈道：「司空幫主，對不住了！」司空玄怒喝：「對不住個屁！」段譽道：「司空幫主，你對鍾姑娘口出污言，未免有失君子風度。」

　　司空玄怒喝：「君子你個奶奶！」心想：「我身上給種下了『生死符』，發作之時苦楚難熬，不如就此死了，一乾二淨。」向鍾靈道：「我管不了這許多，你不去請你爹爹也成，咱們同歸於盡便了。」言語中竟有淒惻自傷之意。

　　鍾靈想了想，說道：「你放我出去，待我寫封信給爹爹，求他前來救你。你派個不怕死的人就去。」司空玄道：「我叫這姓段的小子去，為什麼另行派人？」鍾靈道：「你這人真沒記心！不論是誰踏進我家谷中一步，便非死不可。我早說過了的，是不是？我不願段大哥死了，你知不知道？」司空玄陰沉沉的道：「他不能死，難道我手下的人便該死了？不去便不去，大家都死好了。瞧是你先死，還是我先死。」

　　鍾靈嗚嗚咽咽的又哭了起來，叫道：「你老頭兒好不要臉，只管欺侮我小姑娘！這會兒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啦！大家都在說神農幫司空幫主聲名掃地，不是英雄好漢的行逕。」

　　司空玄自管運功抗毒，不去理她。

　　段譽道：「由我去好了。鍾姑娘，令尊見我是去報訊，請他前來救你，想來也不致於害我。」鍾靈忽然面露喜色，道：「有了！我教你個法兒，你別跟我爹爹說我在這裡，他如殺了你，就不知我在什麼地方了。不過你一帶他到這兒，馬上便得逃走，否則你要糟糕。」段譽點頭道：「這法子倒也使得。」

　　鍾靈對司空玄道：「司空幫主，段大哥一到便即逃走，你這斷腸散的解藥如何給他？」司空玄指著遠處西北角的一塊大岩石，道：「我派人拿了解藥，候在那邊。段君逃到那塊岩石之後，便能得到解藥。」他要段譽請人前來救命，稱呼上便客氣些了，於是傳下號令，命幫眾關將鍾靈掘了出來，先用鐵銬銬住她雙手，再掘開她下身的泥土。

　　鍾靈道：「你不放開我雙手，怎能寫信？」司空玄道：「你這小妮子刁鑽古怪，要是寫什麼信，多半又要弄鬼。你拿一件身邊的信物，叫段君去見令尊便了。」

　　鍾靈笑道：「我最不愛寫字，你叫我不用寫信，再好也沒有。我有什麼信物呢？嗯，段大哥，你將我這雙鞋子脫下來，你爹爹媽媽見了自然認得。」

　　段譽點點頭，俯身去除她鞋子，左手拿住她足踝，只覺入手纖細，不盈一握，心中微微一蕩，抬起頭來，和鍾靈相對一笑。段譽在火光之下，見到她臉頰上亮晶晶地兀自掛著幾滴淚珠，目光中卻蘊滿笑意，不由得看癡了。

　　司玄看得老大不耐煩，喝道：「快去，快去，兩個小娃娃儘是你瞧我，我瞧你幹什麼？段兄弟，你趕快請了人回來，我自然放這小姑娘給你做老婆。你要摸她的腳，將來日子長著呢。」

　　段譽和鍾靈都是滿臉飛紅。段譽忙除下鍾腳上一對花鞋，揣入懷中，情不自禁的又向鍾靈瞧去。鍾靈格的一聲，笑了出來。

　　司空玄道：「段兄弟，早去早歸！大家命在旦夕，倘若道上有甚耽擱，誰都沒了性命。鍾姑娘，此間前往尊府，幾日可以來回？」鍾靈道：「走得快些，兩天能到，最多四天，也便回來了。」司空玄稍放心，催道：「快快去吧！」

　　鍾靈道：「我說道路給段大哥聽，你們大夥兒走開些，誰都不許偷聽。」司空玄揮了揮手，諸幫眾都走得遠遠地。鍾靈道：「你也走開。」司空玄暗暗切齒，心道：「待我傷癒之後，若不狠狠擺佈你這小娃娃，我司空玄枉自為人了。」當下站起身來，也走了開去。

　　鍾靈歎了口氣，道：「段大哥，咱二人今日剛會面，便要分開了。」段譽笑道：「來回四天，那也沒有什麼。」

　　鍾靈一雙大眼向他凝視半晌，道：「你先去見我媽媽，跟她說知情由，再讓我媽去跟我爹說，事情就易辦得多。」於是伸出腳尖，在地下劃明道路。原來鍾靈所居是瀾滄江西岸一處山谷之中，路程倒也不遠，但地勢十分隱秘，入口處又有機關暗號，若非指明，外人萬難進谷。段譽記心極佳，鍾靈所說的道路東轉西曲，南彎北繞，他聽過之後便記住，待鍾靈說完，道：「好，我去啦。」轉身便走。

　　鍾靈待他走出十餘步，忽然想起一事，道：「喂，你回來！」段譽道：「什麼？」又轉身回來。鍾靈道：「你別說姓段，更加不可說起你爹爹會使一陽指。因為……因為我爹爹說不定會起別樣心思。」段譽一笑，道：「是了！」心想這姑娘小小年紀，心眼兒卻多，當下哼著曲子，揚長而去。

## 第2章　玉壁月華明

　　折騰了這久，月亮已漸到中天，段譽逕向西行，他雖不會武功，但年輕力壯，腳下也甚迅捷，走出十餘里，已經到無量山峰的後山，只聽得水聲淙淙，前面有條山溪。他正感口渴，尋聲來到溪旁，月光下溪水清澈異常，剛伸手入溪，忽聽得遠處地下枯枝格的一響，跟著有兩人的腳步之聲，段譽忙俯伏溪邊，不敢稍動。

　　只聽得一人道：「這裡有溪水，喝些水再走吧。」聲音有些熟悉，隨即想起，便是左子穆的弟子干光豪，段譽更加不敢動彈。只聽兩人走到溪水上游，跟著便有掬水和飲水之聲。過了一會，干光豪道：「葛師妹，咱們已脫險境，你走得累了，咱們歇一會兒再趕路。」一個女子聲音嗯了一聲。溪邊悉率有聲，想是二人坐了下來。

　　只聽那女子道：「你料得定神農幫不會派人守在這裡嗎？」語音微微發顫，顯得甚是害怕。干光豪安慰道：「你放心。這條山道再也隱僻不過，連我們東宗弟子來過的人也不多，神農幫決計不會知道。」那女子道：「你怎麼知道這條小路？」干光豪道：「師父每隔五天，便帶眾弟子來鑽研『無量玉壁』上的秘奧，這麼多年下來，大夥兒儘是呆呆瞪著這塊大石頭，什麼也瞧不出來。師父老是說什麼『成大功者，須得有恆心毅力』，又說什麼『有志者事竟成』。可是我實在瞧得忒膩了，有時假裝要大解，便出來到處亂走，才發見了這條小路。」

　　那女子輕輕一笑，道：「原來你不用功，偷懶逃學。你眾同門之中，該算你最沒恆心毅力了。」干光豪笑道：「葛師妹，五年前劍湖宮比劍，我敗在你劍下之後……」那女子道：「別再說你敗在我劍下。當時你假裝內力不濟，故意讓我，別人雖然瞧不出來，難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段譽聽到這裡，心道：「原來這女子是無量劍西宗的。」

　　只聽干光豪道：「我一見你面，心裡就發下了重誓，說什麼也要跟你終身廝守。幸好今日碰上了千載難逢的良機，神農幫突然來攻，又有兩個小狗男女帶了一隻毒貂來，鬧得劍湖宮中人人手忙腳亂，咱們便乘機逃了出來，這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嗎？」那女子輕輕一笑，柔聲道：「我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干光豪道：「葛師妹，你待我這樣，我一生一世，永遠聽你的話。」從語音中顯得喜不自勝。

　　那女子歎了口氣，說道：「咱們這番背師私逃，武林中是再也不能立足了，該當逃得越遠越好，總得找個十分隱僻的所在，悄悄躲將起來，別讓咱們師父與同門發見了蹤跡才好。想起來我實在害怕。」干光豪道：「那也不用擔心了。我瞧這次神農幫有備而來，咱們東西兩宗，除了咱二人之外，只怕誰也難逃毒手。」那女子又歎了口氣，道：「但願如此。」

　　段譽只聽得氣往上衝，尋思：「你們要結為夫婦，見師門有難，乘機自行逃走，那也罷了，怎地反盼望自己師長同門盡遭毒手，用心忒也狠毒。」想到他二人如此險狠，自己若給他們發覺，必定會給殺了滅口，當下更是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那女子道：「這『無量玉壁』到底有什麼希奇古怪，你們在這裡已住了十年，難道當真連半點端倪也瞧不出嗎？」

　　干光豪道：「咱們是一家人了，我怎麼還會瞞你？師父說，許多年之前，那時是我太師父當東宗掌門。他在月明之夜，常見到壁上出現舞劍的人影，有時是男子，有時是女子，有時更是男女對使，互相擊刺。玉壁上所顯現的劍法之精，我太師父別說生平從所未見，連做夢也想像不到，那自是仙人使劍。我太師父只盼能學到幾招仙劍，可是壁上劍影實在太快太奇，又是淡淡的若有若無，說什麼也看不清楚，連學上半招也是難能。仙劍的影子又不是時時顯現，有時晚晚看見，有時隔上一兩個月也不顯現一次。太師父沉迷於玉壁劍影，反將本門劍法荒疏了，也不用心督率弟子練劍，因此後來比劍便敗給你們西宗。葛師妹，你太師父帶同弟子入住劍湖宮，可見到了什麼？」

　　那女子道：「聽我師父說，這壁上劍影我太師父也見到了，可是後來便只見到一個女子使劍，那男劍仙卻不見了。想來因為我太師父是女子，是以便只女劍仙現身指點。但過得兩年，連那女劍仙也不見了。太師父也說，玉壁上顯現的仙影身法劍法固然奇妙之極，然而太過模糊朦朧，又實在太快，說什麼也看不清。這玉壁隔著深谷和劍湖，又不能飛渡天險，走近去看。太師父明明遇上仙緣，偏無福澤學上一招半式，得以揚威武林，心中這份難受也就可想而知。仙影隱沒之後，我太師父日日晚晚只在山峰上徊徘，對著玉壁出神，越來越憔悴，過不上半年就病死了。她老人家是倒在山峰上死的，便在奄奄一息之時，仍不許弟子們移她回入劍湖宮。我師父說，太師父斷氣之時，雙眼還是呆呆的望著玉壁。」她頓了一頓，說道：「干師哥，你說世上當真有仙人？還是你我兩位太師父都是說來騙人的？」

　　干豪道：「若說你我兩位太師父都編造這樣一套鬼話來欺騙弟子，想來不會，騙信了人也沒什麼好處啊。再說，我聽沈師伯說，他小時候親眼就見到過這劍仙的影子。但世上是不是真有仙人，我就不知道了。」那女子道：「會不會有兩位武林高人在玉壁之前使劍，影子映上了玉壁？」干光豪道：「太師父當時早就想到了。但玉壁之前就是劍湖，湖西又是深谷，那兩位高人就算凌波踏水，在湖面上使劍，太師父也必瞧得見。要說是在劍湖這一邊的山上使劍，隔得這麼遠，影子也決照不上玉壁去。」那女子道：「我太師父去世後，眾弟子每晚在玉壁之前焚香禮拜，祝禱許願，只盼劍仙的仙影再現，但始終就沒再看到一次。我師父只盼能再來瞧瞧，偏偏十年來兩次比劍，都輸了給你們東宗。」

　　干光豪道：「自今而後，咱二人再也不分什麼東宗西宗啦。我倆東宗西宗聯姻，合為一體……」只聽那女子鼻中唔唔幾聲，低聲道：「別……別這樣。」顯是干光豪有甚親熱舉動，那女子卻在推拒。干光豪道：「你依了我，若是我日後負心，就掉在這水裡，變個大忘八。」那女子格格嬌笑，膩聲道：「你做忘八，可不是罵我不規矩嗎？」

　　段譽聽到這裡，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這一笑既出，便知不妙，立即跳起身來，發足狂奔。只聽得背後干光豪大喝：「什麼人？」跟著腳步聲音，急步追來。

　　段譽暗暗叫苦，捨命急奔，一瞥眼間，西首白光閃動，一個女子手執長劍，正從山坡邊奔來，顯是要攔住他去路。段譽叫聲：「啊喲！」折而向東，心中只叫：「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保佑弟子段譽得脫此難。」耳聽得干光豪不停步的追來，過不多時，段譽跑得氣也喘不過來了，只聽干光豪叫道：「葛師妹，你攔住了那邊山口！」

　　段譽心想：「我送命不打緊，累得鍾姑娘也活不成，還害死了神農幫這許多條人命，那真是罪過，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心中又道：「段譽啊段譽，他們變忘八也好，不規矩也好，跟你又有什麼相干了？為什麼要沒來由的笑上一聲！這一笑豈不是笑去幾十條人命，人家是絕色美女，才一笑傾城，你段譽又是什麼東西了，也來這麼笑上一笑？傾什麼東西？」心中自怨自艾，腳下卻毫不稍慢，慌不擇路，只管往林木深密之處鑽去。

　　又奔出一陣，雙腿酸軟，氣喘吁吁，猛聽得水聲響亮，轟轟隆隆，便如潮水大至一般，抬頭一看，只見西北角上猶如銀河倒懸，一條大瀑布從高崖上直瀉下來，只聽得背後干光豪叫道：「前面是本派禁地，任何外人不得擅入。你再向前數丈，干犯禁忌，可叫你死葬身之地。」段譽心想：「我就算不闖你無量劍的禁地，難道你就能饒我了？最多也不過是死有葬地而已。有無葬身之地，似乎也沒多大分別。」腳下加緊，跑得更加快了。干光豪大叫：「快停步，你不要性命了嗎？前面是……」

　　段譽笑道：「我要性命，這才逃走……」一言未畢，突然腳下踏了個空。他不會武功，急奔之下，如何收勢得住？身子登時墮下了去。他大叫：「啊喲！」身離崖邊失足之處已有數十丈了。

　　他身在半空，雙手亂揮，只盼能抓到什麼東西，這麼亂揮一陣，又下墮下百餘丈。突然間蓬一聲，屁股撞上了什麼物事，身子向上彈起，原來恰好撞到崖邊伸出的一株古松。喀喇喇幾聲響，古松粗大的枝幹登時斷折，但下墮的巨力卻也消了。

　　段譽再次落下，雙臂伸出，牢牢抱住了古松的另一根樹枝，登時掛在半空，不住搖幌。向下望去，只見深谷中雲霧瀰漫，兀自不見盡頭。便在此時，身子一幌，已靠到了崖壁，忙伸出左手，牢牢揪住了崖旁的短枝，雙足也找到了站立之處，這才驚魂略定，慢慢的移身崖壁，向那株古松道：「松樹老爺子，虧得你今日大顯神通，救了我段譽一命。當年你的祖先秦始皇遮雨，秦始皇封他為『五大夫』。救人性命，又怎是遮蔽風雨之可比？我要封你為『六大夫』，不，『七大夫』、『八大夫』。」

　　細看山崖中裂開了一條大縫，勉強可攀援而下。他喘息了一陣，心想：「干光豪和他那個葛師妹，定然以為我已摔成了肉漿，萬萬料不到有『八大夫』救命。他們必定逃下山去，卿卿我我，東宗西宗合而為一去了。這谷底只怕凶險甚多，我這條性命反正是撿來的，送在那裡都是一樣。不過觀音菩薩保佑，最好還是別死。」

　　於是沿著崖縫，慢慢爬落。崖縫中盡多砂石草木，倒也不致一溜而下。只是山崖似乎無窮無盡，爬到後來，衣衫早給荊刺扯得東破一塊，西爛一條，手腳上更是到處破損，也不知爬了多少時候，仍然未到谷底，幸好這山崖越到底下越是傾斜，不再是危崖筆立，到得後來他伏在坡上，半滾半爬，慢慢溜下，便快得多了。

　　但耳中轟隆轟隆的聲音越來越響，不禁又吃驚起來：「這下面若是怒濤洶湧的激流，那可糟糕之極了。」只覺水珠如下大雨般濺到頭臉之上，隱隱生疼。

　　這當兒也不容他多所思量，片刻間便已到了谷底，站直身子，不禁猛喝一聲采，只見左邊山崖上一條大瀑布如玉龍懸空，滾滾而下，傾入一座清澈異常的大湖之中。大瀑布不斷注入，湖水卻不滿溢，想來另有洩水之處。瀑布注入處湖水翻滾，只離得瀑布十餘丈，湖水便一平如鏡。月亮照入湖中，湖心也是一個皎潔的圓月。

　　面對這造化的奇景，只瞧得目瞪口呆，驚歎不已，一斜眼，只見湖畔生著一叢叢茶花，在月色下搖曳生姿。雲南茶花甲於天下，段譽素所喜愛，這時竟沒想到身處危地，走過去細細品賞起來，喃喃的道：「此處茶花雖多，品類也只寥寥，只有這幾本『羽衣霓裳』，倒比我家的長得好。這幾本『步步生蓮』，品種就不純了。」

　　賞玩了一會茶花，走到湖邊，抄起幾口湖水吃了，入口清冽，甘美異常，一條冰涼的水線直通入腹中。定了定神，沿湖走去，尋覓出谷的通道。

　　這湖作橢圓之形，大半部隱在花樹叢中，他自西而東，又自東向西，兜了個圈子，約有三里之遠近，東南西北儘是懸崖峭壁，絕無出路，只有他下來的山坡比較最斜，其餘各處決計無法攀上，仰望高崖，白霧封谷，下來已這般艱難，再想上去，那是絕無這等能耐，心道：「就算武功絕頂之人，也未必能夠上去，可見有沒有武功，倒也無甚分別。」

　　這時天將黎明，但見谷中靜悄悄地，別說人跡，連獸蹤也無半點，唯聞鳥語間關，遙相和呼。他見了這等情景，又發起愁來，心想我餓死在這裡不打緊，累了鍾姑娘的性命，那可太也對不起人家，我爹爹媽媽又必天天憂愁記掛。

　　坐在湖邊，空自煩惱，沒半點計較處。失望之中，心生幻想：「倘若我變作一條游魚，從瀑布中逆水而上，便能游上峭壁。」眼光逆著瀑布自下而上的看去，只見瀑布之右一片石壁光潤如玉，料想千萬年前瀑布比今日更大，不知經過多少年的沖激磨洗，將這半面石壁磨得如此平整，後來瀑布水量減少，才露了這片琉璃、如明鏡的石壁出來。

　　突然之間，干光豪與他葛師妹的一番說話在心頭湧起，尋思：「看來這便是他們所說的『無量玉壁』了。他們說，當年無量劍東宗、西宗的掌門人，常在月明之夕見到玉壁上有舞劍的仙人影子。這玉壁貼湖而立，仙人的影子要映到玉壁上確是非得在湖中舞劍不可。要是在我這邊湖東舞劍，影子倒也能照映過去，可是東邊高崖筆立，擋住了月光，沒有月光，便無人影。啊，是了，定是湖面上有水鳥飛翔，影子映到山壁上去，遠遠望來，自然身法靈動，又快又奇。他們心中先入為主，認定是仙人舞劍，朦朦朧朧的卻又瞧不出個所以然來，終於入了魔道。」

　　想明此節，不禁啞然失笑。自從在劍湖宮中吃了酒宴，到此刻已有七八個時辰，早餓得狠了，見崖邊一大叢小樹上生滿了青紅色的野果，便去採了一枚，咬了一口，入口甚是酸澀，飢餓之下，也不加理會，一口氣吃了十來枚，飢火少抑，只覺渾身筋骨酸痛，躺在草地上便即沉沉睡去。

　　這一覺睡得甚酣，待得醒轉，日已偏西，湖上幻出一條長虹，艷麗無倫。段譽知道有瀑布處水氣映日，往往便現彩虹，心想我臨死之時，還得目觀美景，福緣大是不小，而葬身於湖畔花下，倒也風雅得緊，明湖絕麗，就可惜茶花並非佳種，略嫌美中不足。

　　睡了這覺之後，精神大振，心想：「說不定山谷有個出口，隱在花木山石之後。昨晚黑夜之中，又走得匆忙，是以未曾發見。」當即口中唱著曲子，興高采烈的沿湖尋去。一路上在所有隱蔽之處都細細探尋了。但花樹草叢之後儘是堅巖巨石，每一塊堅巖巨石都連在高插入雲的峭壁上，別說出路，連蛇穴獸窟也無一個。

　　他口中曲子越唱越低，心頭也越來越沉重，待得回到睡覺之處，腳也軟了，頹然坐倒，心想：「鍾姑娘為了救我，卻枉自送了性命」。

　　想到鍾靈，伸手入懷，摸出她那對花鞋來在手中把玩，想像她足踝纖細，面容嬌美，不自禁將鞋子拿到口邊親了幾下，又揣入懷中，心想：「我這番一定是沒命的了。鍾姑娘也沒命了。要是她也在這裡，咱二人死在這碧湖之畔，倒也是件美事。只可惜她此刻伴著那山羊鬍子司空玄，實在無味得緊。這當兒我正在想她，她多半也在想我吧。」

　　百無聊賴之中，又去摘酸果來吃，忽想：「什麼地方都找過了，反是這裡沒找過。別要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撥開酸果樹叢，登時便搖了搖頭。樹叢後光禿禿地一大片石壁，爬滿了籐蔓，那裡又有什麼出路。但見這片石壁平整異常，宛然似一面銅鏡，只是比之湖西的山壁卻小得多了，心中一動：「莫非這才是真正的『無量玉壁』？」當即拉去石壁上的籐蔓。但見這石壁也只平整光滑而已，別無他異。

　　忽然動念：「我死在這深谷之中，永遠無人得知，不妨在這石壁上刻下幾個字，嗯，就刻『大理段譽畢命於斯』八字，倒也好玩。」

　　於是將石壁上的籐蔓撕得乾乾淨淨，除下長袍，到湖中浸濕了，把湖水絞在石壁上，再拔些青草來洗刷一番，那石壁更顯得瑩白如玉。

　　在地下揀了一塊尖石，便在石壁上劃字，可是石壁堅硬異常，累了半天，一個「段」字刻得既淺且斜，殊無半點間架筆意，心想：「後人若是見到，還道我段譽連字也不會寫，這八個字刻下來，委實遺臭萬年。」又覺手腕酸痛，便拋下尖石不刻了。

　　到得天黑，吃了些酸果，躺倒又睡。睡夢中只見一對花鞋在眼前飛來飛去，綠鞋黃花，正是鍾靈那對花鞋，忙伸手去捉，可是那對花鞋便如蝴蝶一般，上下飛舞，始終捉不到。過了一會，花鞋越飛越高，段譽大叫：「鞋兒別飛走了！」一驚而醒，才知是做了個夢，揉了揉眼睛，伸手一摸，一對花鞋好端端地便在懷中，站起身來，抬頭只見月亮正圓，清光在湖面上便如鍍了一層白銀一般，眼光順著湖面一路伸展出去，突然之間全身一震，只見對面玉壁上赫然有個人影。

　　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隨即喜意充塞胸臆，大叫：「仙人，救我！仙人，救我！」那人影微微幌動，卻不答話。段譽定了定神，凝神看去，那人影淡淡的看不清楚，然而長袍儒巾，顯是個男子。他向前急衝幾步，便到了湖邊，又叫：「仙人，救我！」只見玉壁上的人影幌動幾下，卻大了一些。段譽立定腳步，那人影也即不動。

　　他一怔之下，便即省悟：「是我自己的影子？」身子左幌，壁上人影跟著左幌，身子向右側去，壁上人影跟著側右，此時已無懷疑，但兀自不解：「月亮掛於西南，卻如何能將我的影子映到對面石壁上？」

　　回過身來，只見日間刻過一個「段」字的那石壁上也有一個人影，只是身形既小，影子也濃得多，登即恍然：「原來月亮先將我的影子映在這塊小石壁上，再映到隔湖的大石壁上。我便如站在兩面鏡子之間，大鏡子照出了小鏡子中的我。」

　　微一凝思，只覺這迷惑了「無量劍」數十年的「玉壁仙影」之謎，更無絲毫神奇之處：「當年確有人站在這裡使劍，人影映上玉壁。本來有一男一女，後來那男的不知是走了還是死了，只剩下一個女的，她在這幽谷中寂寞孤單，過不了兩年也就死了。」一想像佳人失侶，獨處幽谷，終於鬱鬱而死，不禁黯然。

　　既明白了這個道理，心中先前的狂喜自即無影無蹤，百無聊賴之際，便即手舞足蹈，拳打腳踢，心想：「最好左子穆、雙清他們這時便在崖頂，見到玉壁上忽現『仙影』，認定這是仙人在演示神奇武功，於是將我這套『武功』用心學了去，拚命鑽研，傳之後世。哈哈，哈哈！」越想越有趣，忍不住縱聲狂笑。

　　驀地裡笑聲斗止，心中想到了一事：「這兩位前輩既時時在此舞劍，那麼若不是住在這谷中，便是有條出入此谷的路徑。否則他們武功再高，若須時時攀山到這裡來舞劍，終究也太麻煩了。偶一為之則可，總不能『時時』。」登時眼前出現了一線光明，心道：「明天我再好好尋找出路。那個干光豪不是說『有志者事竟成』麼？哈哈，哈哈。他立志要娶他葛師妹為妻，我則立志要逃出生天。」

　　抱膝坐下，靜觀湖上月色，四下裡清冷幽絕，心想：「『有志者事竟成』，這話雖然不錯，可是孔夫子言道：『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知者。』這話更加合我脾胃。爹爹媽媽常叫我『癡兒』，說我從小對喜愛的事物癡癡迷迷，說我七歲那年，對著一株『十八學士』茶花從朝瞧到晚，半夜裡也偷偷起床對著它發呆，吃飯時想著它，讀書時想著它，直瞧到它榭了，接連哭了幾天，後來我學下棋，又是廢寢忘食，日日夜夜，心中想著的便是一副棋枰，別的什麼也不理。這一次爹爹叫我開始練武，恰好我正在研讀易經，連吃飯時筷子伸出去挾菜，也想著這一筷的方位是『大有』呢還是『同人』。我不肯學武，到底是為了不肯拋下易經不理呢，還是當真認定不該學打人殺人的法子？爹爹說我『強辭奪理』，只怕我當真有點強辭奪理，也未可知。媽最明白我的脾氣，勸我爹爹說，『這癡兒那一天愛上了武功，你就是逼他少練一會兒，他也不會聽。他此刻既然不肯學，硬掀著牛頭喝水，那終究不成。』唉，要我立志做什麼事可難得很，倒盼望我那一天迷上了練武，爹爹、媽媽，還有伯父，自然歡喜得很。我練好了武功，不打人、不殺人就是了，練武也不是非殺人不可。伯父武功這樣高強，但他性子仁慈，只怕從來沒出手殺過一個人。只不過他要殺人，又怎用得著親自動手？」

　　坐在湖邊，思如走馬，不覺時光之過，一瞥眼間，忽見身畔石壁上隱隱似有彩色流動，凝神瞧去，只見所刻的那個「段」字之下，赫然有一把長劍的影子，劍影清晰異常，劍柄、護手、劍身、劍尖，無一不是似到十足，劍尖斜指向下，而劍影中更發出彩虹一般的暈光，閃爍流動，遊走不定。

　　心下大奇：「怎地影子中會有彩色？」抬頭向月亮瞧去，卻已見不到月亮，原來皓月西沉，已落到了西首峭壁之後，峭壁上有一洞孔，月光自洞孔彼端照射過來，洞孔中隱隱有光彩流動。登時省悟：「是了，原來這峭壁中懸有一劍，劍上鑲嵌了諸色寶石，月光將劍影與寶石映到玉壁之上，無怪如此艷麗不可方物！」

　　又想：「須得鑿空劍身，鑲上寶石，月光方能透過寶石，映出這彩色影子。倘若劍刃上不鑿出空洞，寶石便無法透光了。打造這柄怪劍，倒也費事得緊。」眼見寶劍所在的洞孔距地高達數十丈，無法上去瞧個明白，從下面望將上去，也只是隱約見到寶石微光，但照在石壁上的影子卻奇幻極麗，觀之神為之奪。

　　可是看不到一盞茶時分，月亮移動，影子由濃而淡，由淡而無，石壁上只餘一片灰白。尋思：「這柄寶劍，想來便是那兩位使劍的男女高人放上去的。山谷這麼深險，無量劍中那些人任誰也沒膽子爬下來探查，而站在高崖之上，既見不到小石壁，也見不到峭壁中的洞孔與所懸寶劍，這個秘密，無量劍的人就算再在高崖上對著石壁呆望一百年，那也決計不會發見。不過就算得到了寶劍，又有什麼了不起了？」出了一會神，便又睡去。

　　睡夢之中，突然間一跳醒轉，心道：「要將這寶劍懸上峭壁，可也大大的費事，縱有極高強的武功，也不易辦到。如此費力的安排，其中定有深意。多半這峭壁的洞孔之中，還藏著什麼武學秘笈之類。」一想到武功，登時興味索然：「這些武學秘笈，無量劍的人當作寶貝，可是掉在我面前，我也不屑去拾起來瞧上幾眼。」

　　次日在湖畔周圍漫步遊蕩，墮入谷中已是第三日，心想再過得四天，肚中的斷腸散劇毒發作，便再找到出路也已無用了。

　　當晚睡到半夜，便即醒轉，等候月亮西沉。到四更時分，月亮透過峭壁洞孔，又將那彩色繽紛的劍影映到小石壁上。只見壁上的劍影斜指向北，劍尖對準了一塊大岩石，段譽心中一動：「難道這塊岩石有什麼道理。」走到巖邊伸手推去，手掌沾到巖上青苔，但覺滑膩膩地，那塊岩石竟似微微搖幌，他雙手出力狠推，搖幌之感更甚，巖高齊胸，沒二千斤也有一千斤，按理決計推之不動，伸手到岩石底下摸去，原來巨岩是凌空置於一塊小岩石之頂，也不知是天生還是人力所安。他心中怦的一跳：「這裡有古怪！」

　　雙手齊推岩石右側，岩石又幌了一下，但一幌即回，石底發出籐蘿之類斷絕聲音，知道大小岩石之間籐草纏結，其時月光漸隱，瞧出來一切都已模模糊糊，心想：「今晚瞧不明白了，等天亮了再細細推究。」

　　於是躺在巖邊又小睡片刻，直至天色大明，站起身來察看那大巖週遭情景，俯身將大小岩石之間的蔓草葛籐盡數拉去，撥淨了泥沙，然後伸手再推，果然那岩石緩緩轉動，便如一扇大門相似，只轉到一半，便見岩石露出一個三尺來高的洞穴。

　　大喜之下，也沒去多想洞中有無危險，便彎腰走進洞去，走得十餘步，洞中已無絲毫光亮。他雙手伸出，每一步跨出都先行試過虛實，但覺腳下平整，便似走在石板路上一般，料想洞中道路必是經過人工修整，欣喜之意更盛，只是道路不住向下傾斜，顯是越走越低。突然之間，右手碰到一件涼冰冰的圓物，一觸之下，那圓物當的一下，發出響聲，聲音清亮，伸手再摸，原來是個門環。

　　既有門環，必有大門，他雙手摸索，當即摸到十餘枚碗大的門釘，心中驚喜交集：「這門裡倘若住得有人，那可奇怪之極了。」提起門環噹噹噹的連擊三下，過了一會，門內無人答應，他又擊了三下，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伸手推門。那門似是用銅鐵鑄成，甚是沉重，但裡面並未閂上，手勁使將上去，那門便緩緩的開了。他朗聲說道：「在下段譽，不招自來，擅闖貴府，還望主人恕罪。」停了一會，不聽得門內有何聲息，便舉步跨了進去。

　　他不論眼睛睜得多大，仍然看不到任何物事，只覺霉氣刺鼻，似乎洞內已久無人居。他繼續向前，突然間砰的一聲，額頭撞上了什麼東西。幸好他走得甚慢，這一下碰撞也不如何疼痛，伸摸去，原來前邊是一扇門。他手上使勁，慢慢將門推開了，眼前陡然光亮。

　　他立刻閉眼，心中怦怦亂跳，過了片刻，才慢慢睜眼，只見所處之地是座圓形石室，光亮從左邊透來，但朦朦朧朧地不似天光。

　　走向光亮之處忽見一支大蝦在窗外游過。這一下心下大奇，再走上幾步，又見一條花紋斑斕的鯉魚在窗悠然而過。細看那窗時，原是鑲在石壁的一塊大水晶，約有銅盆大小，光亮便從水晶中透入。

　　雙眼帖著水晶幾外瞧去，只見碧綠水流不住幌動，魚蝦水族來回游動，極目所至，竟無盡處。他恍然大悟，原來處身之地意在水底，當年造石室之人花了偌大的心力，將外面的水光引了進來，這塊大水晶更是極難得的寶物。定神凝思，登時暗暗叫苦：「糟糕，糟糕。我這可走到劍湖的湖底來啦！一路在黑暗之中摸索，已不知轉了幾個彎，既是深入湖底，那還是逃出去。」

　　回過身來，只見室中放著一隻石桌，桌前有凳，桌上堅著一銅鏡，鏡旁放著些梳子釵釧之屬，看來竟是閨閣所居。銅鏡上生滿銅綠，桌上也是塵土寸積，不知已有多少年無人來此。

　　他瞧著這等情景，不由呆了，心道：「許多年之前，定是有個女子在此幽居，不知她為了何事，如此傷心，竟遠離人間，退隱於斯！嗯，多半便是那個在石壁前使劍的女子。」出了一會神，再看那石室時，只有三十餘面，尋思：「想來這女子定是絕世麗質，愛侶既逝，獨守空閨，每日裡惟有顧影自嶺。此情此景，實是令人神傷。」

　　在室中走去，一會兒書空咄咄，一會兒喟然長歎，憐惜這石室的舊主人。過了好一陣，突然心念一動：「唉！我只顧得為古人難過，卻忘了自己身陷絕境。」自言自語：「我段舉乃是個臭男子，倘若死在這此處，不免唐突佳人，該當死在門外湖邊才是。否則後人來到，看到我的遺骸，還道是佳人的枯骨，豈不是……豈不是……」還沒想「豈不是」什麼，忽見東首一面斜置的銅鏡反映光亮照向西南隅，石壁上似有一道縫，他忙搶將過去，使力推那石壁，果然是一道門，緩緩移開，露出一洞來。向洞內望去，見有一道石級。

　　他拍手大叫，手舞足蹈一番，這才順著石級走下。石級向下十餘級後，面前隱隱約約的似有一門，伸手推門，眼前陡然一亮，失聲驚呼：「啊喲！」

　　眼前一個宮裝美女，手持長劍，劍尖對準了他胸膛。

　　過了良久，只見那女子始終一動不動，他定睛看時，見這女子雖是儀態萬方，卻似並非活人，大著膽子再行細看，才瞧出乃是一座白玉雕成的玉像。這玉像與生人一般大小，身上一件淡黃色綢衫微微顫動；更奇的是一對眸子瑩然有光，神彩飛揚。段譽口中只說：「對不住，對不住！我這般瞪眼瞧著姑娘，忒也無禮。」明知無禮，眼光卻始終無法避開她這對眸子，也不知呆看了多少時候，才知這對眼珠乃是以黑寶石雕成，只覺越看越深，眼裡隱隱有光彩流轉。這玉像所以似極了活人，主因當在眼光靈動之故。

　　玉像臉上白玉的紋理中隱隱透出暈紅之色，更與常人肌膚無異。段譽側過身子看那玉像時，只見她眼光跟著轉將過來，便似活了一般。他大吃一驚，側頭向右，玉像的眼光似乎也對著他移動。不論他站在那一邊，玉像的眼光始終向著他，眼光中的神色更是難以捉摸，似喜似愛，似是情意深摯，又似黯然神傷。

　　他呆了半晌，深深一揖，說道：「神仙姊姊，小生段譽今日得睹芳容，死而無憾。姊姊在此離世獨居，不也太寂寞了麼？」玉像目中寶石神光變幻，竟似聽了他的話而深有所感。

　　此時段譽神馳目眩，竟如著魔中邪，眼光再也離不開玉像，說道：「不知神仙姊姊如何稱呼？」心想：「且看一旁是否留下姊姊芳名。」

　　當下四周打量，見東壁上寫著許多字，但無心多看，隨即回頭去看那玉像，這時發見玉像頭上的頭髮是真的人發，雲鬢如霧，鬆鬆挽著一髻，鬢邊插著一支玉釧，上面鑲著兩粒小指頭般大的明珠，瑩然生光。又見壁上也是鑲滿了明珠鑽石，寶光交相輝映，西邊壁上鑲著六塊大水晶，水晶外綠水隱隱，映得石室中比第一間石室明亮了數倍。

　　他又向玉像呆望良久，這才轉頭，見東壁上刮磨平整，刻著數十行字，都是「莊子」中的句子，大都出自「逍遙游」、「養生主」、「秋水」、「至樂」幾篇，筆法飄逸，似以極強腕力用利器刻成，每一筆都深入石壁幾近半寸。文末題著一行字云：「逍遙子為秋水妹書。洞中無日月，人間至樂也。」

　　段譽瞧著這行字出神半晌，尋思：「這『逍遙子』和『秋水妹』，想來便是數十年前在谷底舞劍的那兩位男女高人了。這座玉像多半便是那位『秋水妹』，逍遙子得能伴著她長居幽谷密洞，的的確確是人間至樂。其實豈僅是人間至樂而已，天上又焉有此樂？」

　　眼光轉到石壁的幾行字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當即轉頭去瞧那玉像，心想：「莊子這幾句話，拿來形容這位神仙姊姊，真是再也貼切不過。」走到玉像面前，癡癡的呆看，瞧著她那有若冰雪的肌膚，說什麼也不敢伸出一根小指頭去輕輕撫摸一下，心中著魔，鼻端竟似隱隱聞到麝般馥郁馨香，由愛生敬，由敬成癡。

　　過了良久，禁不住大聲說道：「神仙姊姊，你若能活過來跟我說一句話，我便為你死一千遍，一萬遍，也如身登極樂，歡喜無限。」突然雙膝跪倒，拜了下去。

　　跪下便即發覺，原來玉像前本有兩個蒲團，似是供人跪拜之用，他雙膝跪著的是個較大蒲團，玉像足前另有一較小蒲團，想是讓人磕頭用的。他一個頭磕下去，只見玉像雙腳的鞋子內側似乎繡得有字。凝目看去，認出右足鞋上繡的是「磕首千遍，供我驅策」八字，左足鞋上繡的是「遵行我命，百死無悔」八個字。

　　這十六個字比蠅頭還小，鞋子是湖綠色，十六個字以蔥綠細絲繡成，只比底色略深，石室中光影朦朧，若非磕下頭去，又再凝神細看，決計不會見到。只覺磕首千遍，原是天經地義之事，若能供其驅策，更是求之不得，至於遵行這位美人的命令，不論赴湯蹈火，自然百死無悔，絕無絲毫猶豫，神魂顛倒之下，當即「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口中數著，恭恭敬敬的向玉像磕起頭來。

　　他磕到五六百個頭，已覺腰酸骨痛，頭頸漸漸僵硬，但想無論如何必須支持到底，要磕滿一千個頭才能。連神仙姊姊第一個命令也不遵行，還說什麼「百死無悔」！待磕到八百餘下，小蒲團面上一層薄薄的蒲草已然破裂，露出下面有物。他也不加理會，仍是畢恭畢敬的磕足一千個頭，待要站起，驀覺腰間酸軟，仰天一交摔倒。

　　他就此躺著休息，只覺已遵玉像之命而做成了一件事，全身越是疲累酸痛，越是心中快慰。過了好一會，慢慢爬起身來，伸手到小蒲團的破裂出去掏摸，觸手柔滑，裡面是個綢包，心想：「原來神仙姊姊早有安排，我若非磕足一千個頭，小蒲團不會破裂，她賜給我的寶貝就不會出現了。」他於珠玉珍寶向來不放在心上，但這綢包既是神仙姊姊所賜，即使其中所包的只是樹葉枯草爛布碎紙，那也是無價的寶物。右手一經取出綢包，左手便即伸過去也拿住了，雙手捧到胸前。

　　這綢包一尺來長，白綢上寫著幾行細字：「汝既磕首千遍，自當供我驅策，終身無悔。此卷為我逍遙派武功精要，每日卯午酉三時，務須用心修習一次，若稍有懈惰，余將蹙眉痛心矣。神功既成，可至琅擐（『手』為『女』）福地遍閱諸般典籍，天下各門派武功家數盡集於斯，亦即盡為汝用。勉之勉之，學成下山，為余殺盡逍遙派弟子，有一遺漏，余於天上地下耿耿長恨也。」

　　他捧著綢包的雙手不禁劇烈顫抖，只想：「那是什麼意思？我不要學武功，殺盡逍遙派弟子的事，更是決計不做。但神仙姊姊的命令焉可不遵？我向她磕足一千個頭，便是答允供她驅策，奉行她的命令。可是她教我學武殺人，這便如何是好？」

　　腦海中一團混亂，又想：「她叫我學她的逍遙派武功，卻又吩咐我去殺盡逍遙派弟子，這就真正奇了。嗯，想來她逍遙派的師兄弟、師姊妹們，害苦了她，因此她要報仇。她直到臨終，此仇始終未報，於是想收個弟子來完成遺志。這些人既害得神仙姊姊這般傷心，自是大大的壞人惡人，盡數殺了也是該的。孔夫子說：『以直報怨』，就是這個道理，爹爹也說，遇上壞人惡人，你不殺他，他便要殺你，倘若不會武功，惟有任其宰割。這話其實也是不錯的。」他父親逼他練武之時，他搬出大批儒家、佛家的大道理來，堅稱不可學武，他父親於書本子上的學問頗不如他，難以辯駁。他此刻為玉像著迷，便覺父親之言有理了。

　　又想：「神仙姊姊仙去已數十年，世上也不知還有沒有逍遙派。常言道：惡有惡報，說不定他們早已個個惡貫滿盈，再不用我動手去殺。世上既已沒了逍遙派弟子，神仙姊姊的心願已償，她在天上地下，也不用耿耿長恨了。」

　　言念及此，登時心下坦然，默默禱祝：「神仙姊姊，你吩咐下來的事，段譽當然一定遵行不誤，但願你法力無邊，逍遙派弟子早已個個無疾而終。」戰戰兢兢的打開綢包，裡面是個捲成一卷的帛卷。

　　展將開來，第一行寫著「北冥神功」。字跡娟秀而有力，便與綢包外所書的筆致相同。其後寫道：

　　「莊子『逍遙游』有云：『窮發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也。』又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是故本派武功，以積蓄內力為第一要義。內力既厚，天下武功無不為我所用，猶之北冥，大舟小舟無不載，大魚小魚無不容。是故內力為本，招數為末。以下諸圖，務須用心修習。」

　　段譽讚道：「神仙姊姊這段話說得再也明白不過了。」再想：「這北冥神功是修積內力的功夫，學了自然絲毫無礙。」左手慢慢展開帛卷，突然間「啊」的一聲，心中怦怦亂跳，霎時間面紅耳赤，全身發燒。

　　但見帛捲上赫然出現一個橫臥的裸女畫像，全身一絲不掛，面貌竟與那玉像一般無異。段譽只覺多瞧一眼也是褻瀆了神仙姊姊，急忙掩卷不看。過了良久，心想：「神仙姊姊吩咐：『以下諸圖，務須用心修習。』我不過遵命而行，不算不敬。」

　　於是顫抖著手翻過帛卷，但見畫中裸女嫣然微笑，眉梢眼角，唇邊頰上，儘是妖媚，比之那玉像的莊嚴寶相，容貌雖似，神情卻是大異。他似乎聽到自己一顆心撲通、撲通的跳動之聲，斜眼偷看那裸女身子時，只見有一條綠色細線起自左肩，橫至頸下，斜行而至右乳。他看到畫中裸女椒乳墳起，心中大動，急忙閉眼，過了良久才睜眼再看，見綠線通至腋下，延至右臂，經手腕至右手大拇指而止。他越看越寬心，心想看看神仙姊姊的手臂，手指是不打緊的，但藕臂蔥指，畢竟也不能不為之心動。

　　另一條綠線卻是至頸口向下延伸，經肚腹不住向下，至離肚臍數分處而止。段譽對這條綠線不敢多看，凝目看手臂上那條綠線時，見線旁以細字注滿了「雲門」、「中府」、「天府」、「俠白」、「尺澤」、「孔最」、「列缺」、「經渠」、「大淵」、「魚際」等字樣，至拇指的「少商」而止。他平時常聽爹爹與媽媽談論武功，雖不留意，但聽得多了，知道「雲門」、「中府」等等都是人身的穴道名稱。

　　當下將帛卷又展開少些，見下面的字是：「北冥神功係引世人之內力而為我有。北冥大水，非由自生。語云：百川匯海，大海之水以容百川而得。汪洋巨浸，端在積聚。此『手太陰肺經』為北冥神功之第一課。」下面寫的是這門功夫的詳細練法。

　　最後寫道：「世人練功，皆自雲門而至少商，我逍遙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自少商而至雲門，拇指與人相接，彼之內力即入我身，貯於雲門等諸穴。然敵之內力若勝於我，則海水倒灌而入江河，凶險莫甚，慎之，慎之。本派旁支，未窺要道，惟能消敵內力，不能引而為我用，猶日取千金而復棄之於地，暴殄珍物，殊可哂也。」

　　段譽長歎一聲，隱隱覺得這門功夫頗不光明，引人之內力而為己有，豈不是如同偷盜旁人財物一般？隨即轉念又想：「神仙姊姊這個比喻說得甚好，百川匯海，是百川自行流入大海，並不是大海去強搶百川之水。我說神仙姊姊去偷盜別人財物，真是胡說八道。該打，該打！」

　　提起手來，在自己臉頰上各擊一掌，左頰打得頗重，甚是疼痛，再打到右頰上那一掌自然而然放輕了些，心道：「壞人惡人來冒犯神仙姊姊，神仙姊姊才引他們的內力而為己用，那只是除去壞人惡人的為禍之力，猶似搶下屠夫手中的屠刀，又不是殺了屠夫。似神仙姊姊這樣的人物，又怎會做絲毫壞事？」

　　再展帛卷，長捲上源源皆是裸女畫像，或立或臥，或現前胸，或見後背，人像的面容都是一般，但或喜或愁，或含情凝眸，或輕嗔薄怒，神情各異。一共有三十六幅圖像，每幅像上均有顏色細線，註明穴道部位及練功法訣。帛卷盡處題著「凌波微步」四字，其後繪的是無數足印，註明「婦妹」、「無妄」等等字樣，儘是易經中的方位。段譽前幾日還正全心全意的鑽研易經，一見到這些名稱，登時精神大振，便似遇到故交良友一般。只見足印密密麻麻，不知有幾千百個，自一個足印至另一個足印均有綠線貫串，線上繪有箭頭，料是一套繁複的步法。最後寫著一行字道：「猝遇強敵，以此保身，更積內力，再取敵命。」

　　段譽心道：「神仙姊姊所遺的步法，必定精妙之極，遇到強敵時脫身逃走，那就很好，『再取敵命』也就不必了。」

　　捲好帛卷，對之作了兩個揖，珍而重之的揣入懷中，轉身對那玉像道：「神仙姊姊，你吩咐我朝午晚三次練功，段譽不敢有違。今後我對人加倍客氣，別人不會來打我，我自然也不會去吸他的內力。你這套『凌波微步』我更要用心練熟，眼見不對，立刻溜之大吉，就吸不到他的內力了。」至於「殺盡我逍遙派弟子」一節，卻想也不敢去想。

　　見左側有個月洞門，緩步走了進去，裡面又是一間石室，有張石床，床前擺著一張小小的木製搖籃，他怔怔的瞧著這張搖籃，尋思：「難道神仙姊姊生了個孩子？不對，不對，那樣美麗的姑娘，怎麼會生孩子？」想到「綽約如處子」的神仙姊姊生了個孩子，不禁沮喪失望之極，一轉念間：「啊，是了，這是神仙姊姊小時候睡的搖籃，是她爹爹媽媽給她做的，那個逍遙子和秋水妹就是她的爹娘，對了，定是如此。」也不去多想自己的揣測是否有何漏洞，登時便高興起來。

　　室中並無衾枕衣服，只壁上懸了一張七玄琴，玄線俱已斷絕。又見床左有張石幾，幾上刻了十九道棋盤，棋局上布著二百餘枚棋子，然黑白對峙，這一局並未下畢。琴猶在，局未終，而佳人已邈。段譽悄立室中，忍不住悲從中來，頰上流下兩行清淚。

　　驀地心中一凜：「啊喲，既有棋局，自必曾有兩人在此下棋，只怕神仙姊姊就是那個『秋水妹』，和她丈夫逍遙子在此下棋，唉，這個……這個……啊，是了，這局棋不是兩個人下的，是神仙姊姊孤居幽谷，寂寞之際，自己跟自己下的。神仙姊姊，當日你為什麼不高呼數聲？段譽聽到你嬌嫩的呼叫，自然躍入深谷，來陪你下棋了。」走近去細看棋局，不由得越看越心驚。

　　但見這局棋變化繁複無比，倒似是弈人所稱的「珍瓏」，劫中有劫，既有共活，又有長生。段譽於弈理曾鑽研數年，當日沉迷於此道之時，整日價就與賬房中的霍先生對弈。他天資聰穎，只短短一年時光，便自受讓四子而轉為倒讓霍先生三子，棋力已可算是大理國的高手。但眼前這局棋後果如何，卻實在推想不出，似乎黑棋已然勝定，但白棋未始沒有反敗為勝之機。他看了良久，棋局越來越朦朧，只見幾上有兩座燭台，兀自插著半截殘燭，燭台的托盤上放著火刀火石和紙媒，於是打著了火，點燭再看，只看得頭暈腦脹，心口煩惡。

　　站起身來，伸了個懶腰，驀地心驚：「這局棋實在太難，我便是再想上十天八天，也未必解得開，那時我的性命固已不在，鍾姑娘也早給神農幫活埋在地下了。」自知若是再看棋局，又不知何時方能移開眼光，當即轉過身子，反手拿起燭台，決不讓目光再與棋局相觸，心下突然一陣狂喜：「是了，是了，這局棋如此繁複，是神仙姊姊獨自布下的『珍瓏』，並不是兩個人下成的。妙之極矣！」

　　一抬頭，只見石床床尾又有一個月洞門，門旁壁上鑿著四字：「琅擐（『手』為『女』）福地」。想起神仙姊姊寫在帛卷外的字，心道：「原來『琅擐（『手』為『女』）福地』便在這裡。神仙姊姊言道，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學典籍，盡集於斯。我不想學武功，這些典籍不看也罷。只不過神仙姊姊有命，違拗不得。」於是秉燭走進月洞門內。

　　一踏進門，舉目四望，登時吁了口長氣，大為寬心，原來這「琅擐（『手』為『女』）福地」是個極大的石洞，比之外面的石室大了數倍，洞中一排排的列滿木製書架，可是架上卻空洞洞地連一本書冊也無。他持燭走近，見書架上貼滿了籤條，儘是「崑崙派」、「少林派」、「四川青城派」、「山東蓬萊派」等等名稱，其中赫然也有「大理段氏」的籤條。但在「少林派」的籤條下注「缺易筋經」，在「丐幫」的籤條下注「缺降龍十八掌」，在「大理段氏」的籤條下注「缺一陽指法、六脈神劍劍法，憾甚」的字樣。

　　想像當年架上所列，皆是各門各派武功的圖譜經籍，然而架上書冊卻已為人搬走一空。這一來，段譽心中如一塊大石落地，喜歡不盡：「既然武功典籍都不見了，我不學武功，便算不得是不奉神仙姊姊的命令。」但內心即生愧意：「段譽啊段譽，你以不遵神仙姊姊之命為喜，即是對她不忠。你不見武功典籍，該當沮喪懊惱才是，怎地反而喜歡？神仙姊姊天上地下有靈，原宥則個。」

　　見這「琅擐（『手』為『女』）福地」中並無其他門戶，又回到玉像所處的石室，只與玉像的雙眸一對，心下便又癡癡迷迷顛倒起來，呆看了半晌，這才一揖到地，說道：「神仙姊姊，今日我身有要事，只得暫且別過，救出鍾家姑娘之後，再來和姊姊相聚。」

　　狠一狠心，拿著燭台，大踏步走出石室，待欲另尋出路，只見室旁一條石級斜向上引，初時進來時因一眼便見到玉像，於這石級全未在意。他跨步而上，一步三猶豫，幾次三番的想回頭去再瞧瞧那位玉美人，終於咬緊牙關，下了好大決心，這才克制住了。

　　走到一百多級時，已轉了三個彎，隱隱聽到轟隆轟隆的水聲，又行二百餘級，水聲已然振耳欲聾，前面並有光亮透入。他加快腳步，走到石級的盡頭，前面是個僅可容身的洞穴，探頭向外一張，只嚇得心中怦怦亂跳。

　　一眼望出去，外邊怒濤洶湧，水流湍急，竟是一條大江。江岸山石壁立，嶙峋巍峨，看這情勢，已是到了瀾滄江畔。他又驚又喜，慢慢爬出洞來，見容身處離江面有十來丈高，江水縱然大漲，也不會淹進洞來，但要走到江岸，卻也著實不易。當下手腳齊用，狼狽不堪的爬了上去，同時將四下地形牢牢記在心中，以備救人之事一了，再來此處，心想：「今後每一年中，總得有幾個月在洞內陪伴神仙姊姊。」

　　江岸儘是山石，小路也沒一條，七高八低的走出七八里地，見到一株野生桃樹，樹上結實纍纍，採來吃了個飽，精神為之一振，又走了十餘里，才見到一條小徑。沿著小徑行去，將近黃昏，終於見了過江的鐵索橋，只見橋邊石上刻著「善人渡」三個大字。

　　他心下大喜，鍾靈指點他的途徑正是要過「善人渡」鐵索橋，這下子可走上了正道啦。當下扶著鐵索，踏上橋板。那橋共是四條鐵索，兩條在下，上鋪木板，以供行走，兩條在旁作為扶手。一踏上橋，幾條鐵索便即幌動，行到江心，鐵索晃得更加厲害，一瞥眼間，但見江水蕩蕩，激起無數泡沫，如快馬奔騰般從腳底飛過，只要一個失足，捲入江水，任你多好的水性也難活命。他不敢向下再看，雙眼望前，戰戰兢兢的顫聲念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步步的終於挨到了橋頭。

　　坐在橋邊歇了一陣，才依著鍾靈指點的路徑，快步而行。走得大半個時辰，只見迎面黑壓壓的一座大森林，知道已到了鍾靈所居的「萬劫谷」谷口。走近前去，果見左首一排九株大松樹參天並列，他自右數到第四株，依著鍾靈的指點，繞到樹後，撥開長草，樹上出現一洞，心想：「這『萬劫谷』的所在當真隱蔽，若不是鍾姑娘告知，又有誰能知道谷口竟會是在一株大松樹中。」

　　鑽進樹洞，左手撥開枯草，右手摸到一個大鐵環，用力提起，木板掀開，下面便是一道石級。他走下幾級，雙手托著木板放回原處，沿石級向下走去，三十餘級後石級右轉，數丈後折而向上，心想：「在這裡建造石級本是容易不過，可是這些石級，比之神仙姊姊洞中的反而遠為不如。」上行三十餘級，來到平地。

　　眼前大片草地，盡頭處又全是一株株松樹。走過草地，只見一株大松上削下了丈許長、尺許寬的一片，漆上白漆，寫著九個大字：「姓段者入此谷殺無赦」。八字黑色，那「殺」字卻作殷紅之色。

　　段譽心想：「這谷主幹麼如此恨我姓段的？就算有姓段之人得罪了他，天下姓段之人成千成萬，也不能個個都殺。」其時天色朦朧，這九個字又寫得張牙舞爪，那個「殺」字下紅漆淋漓，似是灑滿了鮮血一般，更是慘厲可怖。尋思：「鍾姑娘叫我別說姓段，原來如此。她叫我在九個大字的第二字上敲擊三下，便是要我敲這個『段』字了，她當時不明言『段』字，定是怕我生氣。敲就敲好了，打什麼緊？她救了我性命，別說只在一個『段』字上敲三下，就是在我段譽頭上敲三下，那也無妨。」

　　見樹上釘著一枚鐵釘，釘上懸著一柄小鐵錘，便提起來向那「段」字上敲去。鐵錘擊落，發出錚的一下金屬響聲，著實響亮，段譽出乎不意，微微一驚，才知道「段」字之下鑲有鐵板，板後中空，只因外面漆了白漆，一時瞧不出來。他又敲擊了兩下，掛回鐵錘。

　　過了一會，只聽得松樹後一個少女聲音叫道：「小姐回來了！」語音中充滿了喜悅。

　　段譽道：「我受鍾姑娘之托，前來拜見谷主。」那少女「咦」的一聲，似乎頗感驚訝，道：「你……你是外人麼？我家小姐呢？」段譽見不到她身子，說道：「鍾姑娘遭遇凶險，我特地趕來報訊。」那女子驚問：「什麼凶險？」段譽道：「鍾姑娘為人所擒，只怕性命危險。」那少女道：「啊喲！你……你……你等一會，待我去稟報夫人。」段譽道：「如此甚好。」心道：「鍾姑娘本來叫我先見她母親。」

　　他站了半晌，只聽得樹後腳步聲急，先前那少女說道：「夫人有請。」說著轉身出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作丫鬟打扮，說道：「尊客……公子請隨我來。」段譽道：「姊姊如何稱呼？」那丫鬟搖了搖手，示意不可說話。段譽見她臉有驚恐之色，便也不敢再問。

　　那丫鬟引著他穿過一座樹林，沿著小徑向左首走去，來到一間瓦屋之前。她推開了門，向段譽招招手，讓在一旁，請他先行。段譽走進門去，見是一間小廳，桌上點著一對巨燭，廳雖不大，佈置卻倒也精雅。他坐下後，那丫鬟獻上茶來，說道：「公子請用茶，夫人便即前來相見。」

　　段譽喝了兩口茶，見東壁上四幅屏條，繪的是梅蘭竹菊四般花卉，可是次序卻掛成了蘭竹菊梅；西壁上的四幅春夏秋冬，則掛成了冬夏春秋，心想：「鍾姑娘的爹娘是武人，不懂書畫，那也怪不得。」

　　只聽得環珮丁東，內堂出來一個婦人，身穿淡綠綢衫，約莫三十六七歲左右年紀，容色清秀，眉目間依稀與鍾靈甚是相似，知道便是鍾夫人了。段譽站起身來，長揖到地，說道：「晚生段譽，拜見伯母。」一言出口，臉上登時變色，心中暗叫：「啊喲，怎地我把自己姓名叫了出來？我只管打量她跟鍾姑娘的相貌像不像，竟忘了捏造個假姓名。」

　　鍾夫人一怔，襝衽回禮，說道：「公子萬福！」隨即說道：「你……你姓段？」神色間頗有異樣。段譽既已自報姓名，再要撒謊已來不及了，只得道：「晚生姓段。」鍾夫人道：「公子仙鄉何處？令尊名諱如何稱呼？」

　　段譽心想：「這兩件事可得說個大謊了，免得被她猜破我的身世。」便道：「晚生是江南臨安府人氏，家父單名一個『龍』字。」鍾夫人臉有懷疑之色，道：「可是公子說的卻是大理口音？」段譽道：「晚生在大理已住了三年，學說本地口音，只怕不像，倒教夫人見笑了。」

　　鍾夫人長噓了一口氣，說道：「口音像得很，便跟本地人一般無異，足見公子聰明。公子請坐。」

　　兩人坐下後，鍾夫人左看右瞧，不住的打量他。段譽給她看得渾身不自在，說道：「晚生途中遇險，以致衣衫破爛，好生失禮。令愛身遭危難，晚生特來報訊。只以事在緊急，不及更換衣冠，尚請恕罪。」

　　鍾夫人本來神色恍惚，一聽之下，似乎突然從夢中驚醒，忙問：「小女怎麼了？」

　　段譽從懷裡摸出鍾靈的那對花鞋，說道：「鍾姑娘吩咐晚生以此為信物，前來拜見夫人。」鍾夫人接過花鞋，道：「多謝公子，不知小女遇上了什麼事？」段譽便將如何與鍾靈在無量山劍湖宮中相遇，如何自己多管閒事而惹上了神農幫，如何鍾靈被迫放閃電貂咬傷多人，如何鍾靈被扣而命自己前來求救，如何跌入山谷而耽擱多日等情一一說了，只是沒提到洞中玉像一節。

　　鍾夫人默不作聲的聽著，臉上憂色越來越濃，待段譽說完，悠悠歎了口氣，道：「這女孩子一出去就闖禍。」段譽道：「此事全由晚生身上而起，須怪不得鍾姑娘。」

　　鍾夫人怔怔的瞧著他，低低的道：「是啊，這原也難怪，當年……當年我也是這樣……」段譽道：「怎麼？」鍾夫人一怔，一朵紅雲飛上雙頰，她雖人至中年，嬌羞之態卻不減妙齡少女，忸怩道：「我………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說了這句話，臉上紅得更厲害了，忙岔口道：「我……我想這件事……有點……有點棘手。」

　　段譽見她扭扭捏捏，心道：「這事當然棘手，可是你又何必羞得連耳根子也紅了。你女兒可比你大方得多。」

　　便在此時，忽聽得門外一個男子粗聲粗氣的說道：「好端端地，進喜兒又怎會讓人家殺了？」

　　鍾夫人吃了一驚，低聲道：「外子來了，他……他最是多疑，段公子暫且躲一躲。」段譽道：「晚生終須拜見前輩，不如……」鍾夫人左手伸出，立時按住了他口，右手拉著他手臂，將他拖入東邊廂房，低聲道：「你躲在這裡，千萬不可出半點聲音。外子性如烈火，稍有疏虞，你性命難保，我也救你不得。」

　　莫看她嬌怯怯的模樣，竟是一身武功，這一拖一拉，段譽半點也反抗不得，只有乖乖聽話的份兒，暗暗生氣：「我遠道前來報訊，好歹也是個客人，這般躲躲閃閃的，可不像個小偷麼？」鍾夫人向他微微一笑，模樣甚是溫柔。段譽一見到這笑容，氣惱登時消了，便點了點頭。鍾夫人轉身出房，帶上了房門，回到堂中。

　　跟著便聽得兩人走進堂來，一個男子叫了聲：「夫人。」段譽從板壁縫中張去，見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作家人打扮，神色甚是驚惶；另一個黑衣男子身形極高極瘦，面向堂外，瞧不見他相貌，但見到他一雙小扇子般的大手垂在身旁，手背上滿是青筋，心想：「鍾姑娘爹爹的手好大！」

　　鍾夫人問道：「進喜兒死了？是怎麼回事？」那家人道：「老爺派進喜兒和小的去北莊迎接客人。老爺吩咐說共有四位客人。今日中午先到了一位，說是姓岳。老爺曾吩咐說，見到姓岳的就叫他『三老爺』。進喜兒迎上前去，恭恭敬敬的叫了聲『三老爺』。不料那人立刻暴跳起來，喝道：『我是岳老二，幹麼叫我三老爺？你存心瞧我不起！』拍的一掌，就把進喜兒打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下。」鍾夫人皺眉道：「世上那有這等橫蠻之人！岳老三幾時又變成岳老二了？」

　　鍾谷主道：「岳老三向來脾氣暴躁，又是瘋瘋顛顛的。」說著轉過身來。

　　段譽隔著板壁瞧去，不禁吃了一驚，只見他好長一張馬臉，眼睛生得甚高，一個園園的大鼻子卻和嘴巴擠在一塊，以致眼睛與鼻子之間，留下了一大塊一無所有的空白。鍾靈容貌明媚照人，那想到她的生身之父竟如此醜陋，幸好她只像母親，半點也不似父親。

　　鍾谷主本來滿臉不愉之色，一轉過來對著娘子，立時轉為柔和，一張醜臉上帶了三分可親神態，說道：「岳老三這等蠻子，我就是怕他驚嚇了夫人，因此不讓他進谷。這種小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段譽暗暗奇怪：「適才鍾夫人一聽丈夫到來，便嚇得什麼似的，但瞧鍾谷主的神情，卻是對她既愛且敬。」

　　鍾夫人道：「怎麼是小事了？進喜兒忠心耿耿的服侍了咱們這多年，卻給你的豬朋狗友殺了，我心裡難受得很。」鍾谷主陪笑道：「是，是，你體惜下人，那是你的好心。」

　　鍾夫人問那家人道：「來福兒，後來又怎樣？」

　　來福兒道：「進喜兒給他打倒在地下，當時也還沒死。小的連忙大叫：『二老爺，二老爺，你老人家別生氣。』他就笑了起來，很是高興。小的扶了進喜兒起來，擺酒席請那姓岳的吃。他問：『鍾……鍾……怎麼不來接我？』小的說：『我們老爺還不知道二老爺大駕光臨，否則早就親自來迎接了。小的這就去稟報。』那人點點頭，看見進喜兒戰戰兢兢的站在一旁侍候，就問他：『剛才我打了你一掌，你心裡在罵我，是不是？』進喜兒忙道：『不，不！小的不敢，萬萬不敢。』那人道：『你心裡一定在說我是個大惡人，惡得不能再惡了，哈哈！』進喜兒道：『不，不！二老爺是個大大的好人，一點兒也不惡。』那人眉毛豎了起來，喝道：『你說我一點兒也不惡？』進喜兒嚇得渾身發抖，說道：『你…二老爺…一點也不惡，半…半點也不惡。』那人哇哇怒叫，突然伸出手來，扭斷了進喜兒的脖子……」他語音發顫，顯是驚魂未定。

　　鍾夫人歎了口氣，揮揮手道：「你這可受夠了驚嚇，下去歇一會吧。」來福兒應道：「是！」退出堂去。

　　鍾夫人搖了搖頭，歎口長氣，說道：「我心裡挺不痛快，要安靜一會兒。」鍾谷主道：「是。我這就去瞧岳老三，別要再生出什麼事來。」鍾夫人道：「我勸你還是叫他作『岳老二』的好。」鍾谷主道：「哼，岳老三雖凶，我可也不怕他，只是念著他千里迢迢的趕來助拳，很給我面子，殺死進喜兒的事，也就不跟他計較了。」

　　鍾夫人搖搖頭，說道：「咱二人安安靜靜的住在這裡，十年之中，我足不出谷，你心裡還有什麼不足的？為什麼定要去請這『四大惡人』來鬧個天翻地覆？你……平時對我甜言蜜語的說得好聽，其實嘛，你一點也沒把我放在心上。」鍾谷主急道：「我……我怎麼不將你放在心上？我去請這四個人來，還不是為了你？」鍾夫人哼了一聲，道：「為了我，這可謝謝你啦。你要是真為我，那就聽我的話，乖乖的把這『四大惡人』送走了吧！」

　　段譽在隔房聽得好生奇怪：「那岳老三毫沒來由的出手殺人，實是惡人透頂，難道另外還有三個跟他一般惡的惡人？」

　　只見鍾谷主在堂上大踏步踱來踱去，氣呼呼的道：「這姓段的辱我太甚，此仇不報，我鍾萬仇有何臉面生於天地之間？」

　　段譽心道：「原來你名叫鍾萬仇。這個名字就取得不妥。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記一仇已然不是好事，何況萬仇？難怪你一張臉拉得這麼長。以你如此形相，娶了鍾夫人這般如花似玉的老婆，真是徼天下之大幸，該當改名為鍾萬幸才是。」

　　鍾夫人蹩起眉頭，冷冷的道：「其實你是心中恨我，可不是恨人家。你若真要跟人家為難，幹麼不自個兒找上門去，一拳一腳的決個勝敗？請人助拳，就算打贏了，也未必有什麼光采。」鍾萬仇額頭青筋爆起，叫道：「人家手下蝦兵蟹將多得很，你知不知道？我要單打獨鬥，他老是避不見面，我有什麼法子。」鍾夫人垂頭不語，淚珠兒撲簌簌的掉在衣襟上。

　　鍾萬仇忙道：「對不住，阿寶，好阿寶，你別生氣，我不該對你這般大聲嚷嚷的。」鍾夫人不語，淚水掉得更多了。鍾萬仇扒頭搔耳，十分著急，只是說：「阿寶，你別生氣，我一時管不住自己，真是該死。」

　　鍾夫人低聲道：「你心中念念不忘的，總是記著那回事，我做人實在也沒意味，你不如一掌打死了我，一了百了，也免得你心中老是不快活。你另外再去娶個美貌夫人便是。」

　　鍾萬仇提起手掌，在自己臉上拍拍兩掌，說道：「我該死，我該死！」

　　段譽見到他一支大手掌拍在長長的馬臉之上，實是滑稽無比，再也忍耐不住，終於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笑聲甫出，立知這一次的禍可闖得更加大了，只盼鍾萬仇沒有聽見，可是立即聽到他暴喝：「什麼人？」跟著砰的一聲，有人踢開房門，縱進房來。段譽只覺後領一緊，已被人抓將出去，重重摔在堂上，只摔得他眼前發黑，似乎全身骨骼都斷裂了。

　　鍾萬仇隨即左手抓住他後領，提將起來，喝道：「你是誰？躲在我夫人房裡幹什麼？」見到他容貌清秀，登時疑雲大起，轉頭問鍾夫人，道：「阿寶，你…你……又……又……」

　　鍾夫人嗔道：「什麼又不又的？又什麼了？快放下他，他是來給咱們報訊的。」鍾萬仇道：「報什麼訊？」仍是提得段譽雙腳離地，喝道：「臭小子，我瞧你油頭粉臉，決不是好東西，你幹麼鬼鬼祟祟的躲在我夫人房裡？快說，快說！只要有半句虛言，我打得你腦袋瓜子稀巴爛。」砰的一拳擊落，喀喇喇一聲響，一張梨木桌子登時塌了半邊。

　　段譽給他摔得好不疼痛，給他提在半空，掙扎不得，而聽他言語，竟是懷疑自己跟鍾夫人有甚苟且之事，心中不懼反怒，大聲道：「我姓段，你要殺就快快動手。不清不楚的胡言亂語什麼？」

　　鍾萬仇提起右掌，怒喝：「你這小子也姓段？又是姓段的，又……又是姓段的！」說到後來，憤怒之意竟爾變為淒涼，圓圓的眼眶中湧上了淚水。

　　突然之間，段譽對這條大漢不自禁的心生悲憫，料想此人自知才貌與妻子不配，以致動不動的就喝無名醋，其實也甚可憐，竟沒再想到自己命懸人手，溫言安慰道：「我姓段，我以前從沒見過鍾夫人之面，你不必瞎起疑心，不用難受。」

　　鍾萬仇臉現喜色，嘶啞著嗓子道：「當真？你從來沒見過……沒見過阿寶的面？」段譽道：「我來到這裡，前後還不到半個時辰。」鍾萬仇裂開了大嘴巴，呵呵呵的笑了幾聲，說道：「對，對，阿寶已有十年沒出谷去了，十年之前，你還只八九歲年紀，自然不能……不能……不能……」但兀自提著段譽不放。

　　鍾夫人臉上一陣暈紅，道：「快放下段公子！」鍾萬仇忙道：「是，是！」輕輕放下段譽，突然臉上又是佈滿疑雲，說道：「段公子？段公子？你……你爹爹是誰？」

　　段譽心想：「我若再說謊話，倒似是有甚虧心事一般。」昂然道：「我剛才沒跟鍾夫人說實話，其實不該隱瞞。我名叫段譽，字和譽，大理人氏。我爹爹的名諱上正下淳。」

　　鍾萬仇一時還沒想到「上正下淳」四字是什麼意思，鍾夫人顫聲道：「你爹爹是……是段……段正淳？」段譽點頭道：「正是！」

　　鍾萬仇大叫：「段正淳！」這三字當真叫得驚天動地，霎時間滿臉通紅，全身發抖，叫道：「你……你是段正淳這狗賊的兒子？」

　　段譽大怒，喝道：「你膽敢辱罵我爹爹？」

　　鍾萬仇怒道：「我為什麼不敢？段正淳，你這狗賊，混帳王八蛋！」

　　段譽登時明白：他在谷外漆上「姓段者入谷殺無赦」九個大字，料想他必是恨極了我爹爹，才遷怒於所有姓段之人，凜然道：「鍾谷主，你既跟我爹爹有仇，就該光明正大的了斷此事。你有種就去當面罵我爹爹，背後罵人，又算什麼英雄好漢？我爹爹便在大理城中，你要找他，容易得緊，幹麼只在自己門口立塊牌子，說什麼『姓段者入谷殺無赦』？」

　　鍾萬仇臉上青一陣、紅一陣，似乎段譽所說，句句打中了他的心坎，只見他眸子中凶光猛射，看來舉手便要殺人，呆了半晌，突然間砰砰兩拳，將兩張椅子打得背斷腳折，跟著飛腿踢出，板壁上登時裂出個大洞，叫道：「我不是怕鬥不過你爹爹，我……我是怕………怕你爹爹知道…知道阿寶住在這裡……」說到這句話時，聲音中竟有嗚咽之意，雙手掩面，叫道：「我是膽小鬼，我是膽小鬼！」猛地發足奔出，但聽得砰彭、拍啦響聲不絕，沿途撞倒了不少架子、花盆、石凳。

　　段譽愕然良久，心道：「我爹爹知道你夫人住在這裡，那又怎樣了？難道便會來殺了她麼？」但想自己所說的言語確是重了，刺得鍾萬仇如此傷心，深感歉仄，轉過頭來，只見鍾夫人正凝望著自己。

　　鍾夫人和他目光相接，立即轉開，蒼白的臉上霎時湧上一片紅雲，又過了一會，低聲問道：「段公子，令尊這些年來身子安好？一切都順遂罷？」

　　段譽聽她問到自己父親，當即站直身子，恭恭敬敬的答道：「家嚴身子安健，托賴諸事平安。」

　　鍾夫人道：「那就很好。我………我也……」

　　段譽見她長長的睫毛下又是淚珠瑩然，一句話沒說完便背過身子，伸袖拭淚，不由得心生憐惜，安慰她道：「伯母，鍾谷主雖然脾氣暴躁些，對你可實是敬愛之極。你兩位姻緣美滿，小小言語失和，伯母也不必傷心。」

　　鍾夫人回過頭來，微微一笑，說道：「你這麼一點兒年紀，又懂得什麼姻緣美滿不美滿了。」

　　段譽見她這一笑頗有天真爛漫之態，心中一動，登時想起了鍾靈，目光轉過去瞧放在小幾上的鍾靈那對花鞋，心想：「鍾姑娘給那山羊鬍子抓住了，便一刻時光也是難過，得趕快去救她才是。」說道：「晚生適才言語無禮，請伯母帶去向谷主謝罪，這就請谷主啟程，去相救令愛。」

　　鍾夫人道：「外子忙著接待他遠道而來的朋友，確實是難以分身。公子剛才想必已經聽到了，這幾個朋友行為古怪，動不動便出手殺人，倘若對待他們禮數稍有不周，難免後患無窮。嗯，事到如今，我隨公子去吧。」段譽喜道：「伯母親自前去，再好也沒有了。」想起鍾靈說過的一句話，問道：「伯母能治得閃電貂之毒麼？」鍾夫人搖了搖頭，道：「我不能治。」段譽猶豫道：「這個……那麼………」

　　鍾夫人回進臥室，匆匆留下一張字條，略一結束，取了一柄長劍懸在腰間，回到堂中，說道：「咱們走吧！」當先便行。

　　段譽順手將鍾靈那對花鞋揣入懷中。鍾夫人黯然搖頭，想說什麼話，終於忍住不說。

　　兩人一走出樹洞，鍾夫人便加快腳步，別瞧她嬌怯怯的模樣，腳下卻比段譽快速得多。

　　段譽終是不放心，說道：「伯母既不會治療貂毒，只怕神農幫不肯便放了令愛。」

　　鍾夫人淡淡的道：「誰要他們放人？神農幫膽敢扣留我女兒，要脅於我，那是活得不耐煩了。我不會救人，難道殺人也不會麼？」

　　段譽不禁打了個寒噤，只覺她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言語之中，所含殺人如草芥之意，實不下於那岳老三凶神惡煞的行徑。

　　鍾夫人問道：「你爹爹一共有幾個妾侍？」段譽道：「沒有，一個也沒有。我媽媽不許的。」鍾夫人道：「你爹爹很怕你媽媽嗎？」段譽笑道：「也不是怕，多半是由愛生敬，就像谷主對伯母一樣。」鍾夫人道：「嗯，你爹爹是不是每天都勤練武功？這些年來，功力又大進了吧？」段譽道：「爹爹每天都練功的，功力怎樣，我可一竅不通了。」鍾夫人道：「他功夫沒擱下，我……我就放心了。你怎地一點武功也不會？」

　　兩人說話之間，已行出里許，段譽正要回答，忽聽得一人厲聲喊道：「阿寶，你…………你到那兒去？」段譽回過頭來，只見鍾萬仇從大路上如飛般追來。

　　鍾夫人伸手穿到段譽腋下，喝道：「快走！」提起他身子，疾串而前。段譽雙足離地，在鍾夫人提掖之下，已然身不由主。二前一後，三人頃刻間奔出數十丈。鍾夫人輕功不弱於丈夫，但她終究多帶了個人，鍾萬仇漸漸追近。又奔了十餘丈，段譽覺到鍾萬仇的呼吸竟已噴到後頸。突然嗤的一聲響，他背上一涼，後心衣服給鍾萬仇扯去了一塊。

　　鍾夫人左手運勁一送，將段譽擲出丈許，喝道：「快跑！」右手已抽出長劍向後刺去。憑著鍾萬仇的武功，這一劍自是刺他不中，何況鍾夫人絕無傷害丈夫之意，不過意在阻他追趕。不料她一劍刺出，只覺劍身微微受阻，劍尖竟已刺中了丈夫胸口。

　　原來鍾萬仇不避不讓，反而挺胸迎劍。

　　鍾夫人大吃一驚，急忙回頭，只見丈夫一臉憤激之色，眼眶中隱隱含淚，胸口中劍處鮮血滲出，顫聲道：「阿寶，你………終於要離我而去了？」

　　鍾夫人見這一劍刺中他胸口正中，雖不及心，但劍鋒深入數寸，丈夫生死難料，惶急之下，忙拔出長劍，撲上去按住他的劍創，但見血如泉湧，從手指縫中噴了出來。

　　鍾夫人怒道：「我又不想傷你，你為什麼不避？」

　　鍾萬仇苦笑道：「你……你……要離我而去，我……還不如死了的好。」說著連連咳嗽。鍾夫人道：「誰說我離你而去？我出去幾天就回來的。我是去救咱們女兒。我在字條上不寫得明明白白的嗎？」鍾谷主道：「我沒見到什麼字條。」鍾夫人道：「唉，你就是這麼粗心。」三言兩語，將鍾靈被神農幫擒住的事說了。

　　段譽見到這等情形，早嚇得呆了，定了定神，忙撕下衣襟，手忙腳亂的來給鍾萬仇包傷，鍾萬仇忽地飛出左腿，將他踢了個觔斗，喝道：「小雜種，我不要見你。」對鍾夫人道：「你騙我，我不信。明明是他……是他來叫你去。這小雜種是他兒子……他還出言羞辱於我…」說著大咳起來，這一咳，傷口中的血流得更加厲害了，向段譽道：「上來啊，我雖身上受傷，卻也不怕你的一陽指！上來動手啊。」

　　段譽這一交摔跌，左頰撞上了一塊尖石，狼狽萬狀的爬起來，半邊臉上都是鮮血，說道：「我不會使一陽指。就算會使，也不會跟你動手。」鍾萬仇又咳了幾聲，怒道：「小雜種，你裝什麼蒜？你………你去叫你的老子來吧！」他這一發怒，咳得更加狠了。

　　鍾夫人道：「你這瞎疑心的老毛病終究不肯改。你既不能信我，不如我先在你面前死了乾淨。」說著拾起地下長劍，便往頸中刎去。

　　鍾萬仇一把搶過，臉上登現喜色，顫聲道：「阿寶，你真的不是隨這小雜種而去？」

　　鍾夫人嗔道：「人家是好好的段公子，什麼老雜種，小雜種的！我隨段公子去，是要殺盡神農幫，救回咱們的寶貝女兒。」鍾萬仇聽妻子說並非棄他而去，心中已然狂喜，見她輕嗔薄怒，愛憐之情更甚，陪笑道：「既然如此，那就算是我的不是。不過……不過，我既追來，你又幹麼不停下來好好跟我說個明白？」鍾夫人臉上微微一紅，道：「我不想你再見到段公子。」鍾萬仇突然又起疑心，問道：「這小……這段公子，不是你的兒子吧？」

　　鍾夫人又羞又怒，呸的一聲，說道：「你胡說八道什麼？一會兒疑心他是我情郎，一會兒又疑心他是我兒子。老實跟你說，他是我的老子，是你的泰山老丈人。」說著不禁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鍾萬仇一怔，隨即明白妻子是說笑，當即捧腹狂笑。這一大笑，傷口中鮮血更似泉湧。

　　鍾夫人流淚道：「怎……怎麼是好？」鍾萬仇大喜，伸手攔住她腰，道：「阿寶，你為我這麼擔心，我便是立時死去，也不枉了。」鍾夫人暈生雙頰，輕輕推開了他，道：「段公子在這兒，你也這麼瘋瘋顛顛的。」鍾萬仇呵呵而笑，甚是歡悅，笑幾聲，咳幾下。

　　鍾夫人眼見丈夫神情委頓，臉色漸白，甚是擔心，說道：「我不去救靈兒啦，她自己闖的禍，讓她聽天由命罷。」扶起了丈夫，向段譽道：「段公子，你去跟司空玄說：我丈夫是當年縱橫江湖的『馬王神』鍾萬仇。我是甘寶寶，有個外號可不大好聽，叫作『俏夜叉』。他倘若膽敢動我們女兒一根毫毛，叫他別忘了我們夫妻倆辣手無情。」她說一句，鍾萬仇便說一聲：「對，不錯！」

　　段譽見到這等情景，料想鍾萬仇固不能親行，鍾夫人也不能捨了丈夫而去搭救女兒，單憑馬王神鍾萬仇和俏夜叉甘寶寶兩人的名頭，是否就此能嚇倒司空玄，實在大有疑問，看來自己腹中這「斷腸散」的劇毒，那是萬萬不能解救的了，心想：「事情既已如此，多說也是無益。」便道：「是，晚生這便前去傳話。」

　　鍾夫人見他說去便去，發足即行，作事之瀟灑無疑，又使她記起心中那個人來，叫道：「段公子，我還有一句話說。」輕輕放開鍾萬仇的身子，縱到段譽身前，從懷中摸出一件物事，塞在段譽手中，低聲道：「你將這東西趕去交給你爹爹，請他出手救我們的女兒。」

　　段譽道：「我爹爹如肯出手，自然救得了鍾姑娘，只不過此去大理路途不近，就怕來不及。」鍾夫人道：「我去借匹好馬給你，請你在此稍候。別忘了跟你爹爹說：『請他出手救我們的女兒』這十個字。」不等段譽回答，轉身奔到來丈夫身畔，扶起了他，逕自去了。

　　段譽提起手來，見鍾夫人塞在他手中的，是雙鑲嵌精緻的黃金鈿盒，揭開盒蓋，見盒中有塊紙片，色變淡黃，顯是時日已久，紙上隱隱還濺著幾滴血跡，上寫「庚申年二月初五丑時女」十一字，筆致柔弱，似是出於女子之手，書法可算十分拙劣，此外更無別物。段譽心道：「這是誰的生辰八字？鍾夫人要我去交給爹爹，不知有何用意？庚申年，庚申年……」屈指一算，那是十六年之前，「……難道是鍾姑娘的年庚八字？鍾夫人要將女兒許配給我，因此要我爹爹去救他媳婦？」

　　正沉吟間，聽得一個男子聲音叫道：「段公子！」

## 第3章 馬疾香幽

　　段譽回過頭來，只見一個身穿家人服色的漢子快步走來，便是先前隔著板壁所見的來福兒。他走到近處，行了一禮，道：「小人來福兒，奉夫人之命陪公子去借馬。」段譽點頭道：「甚好。有勞管家了。」

　　當下來福兒在前領路，穿過大松林後，折而向北，走上另一條小路，行了六七里，來到一所大屋之前。來福兒上前執著門環，輕擊兩下，停了一停，再擊四下，然後又擊三下。

　　那門啊的一聲，開了一道門縫。來福兒在門外低聲和應門之人說了一陣子話。其時天色已黑，段譽望著天上疏星，忽地想起了谷中山洞的神仙姊姊來。

　　猛聽得門內忽律律一聲長聲馬嘶，段譽不自禁的喝采：「好馬！」大門打開，探出一個馬頭，一對馬眼在黑夜中閃閃發光，顧盼之際，已顯得神駿非凡，嗒嗒兩聲輕響，一匹黑馬跨出門來。馬蹄著地甚輕，身形瘦削，但四腿修長，雄偉高昂。牽馬的是個垂鬟小婢，黑暗中看不清面貌，似是十四五歲年紀。

　　來福兒道：「段公子，夫人怕你不能及時趕到大理，特向這裡的小姐借得駿馬，以供乘坐。這馬腳力非凡，這裡的小姐是我家姑娘的朋友，得知公子是去救我家姑娘，這才相借，實是天大的面子。」段譽見過駿馬甚多，單聞這馬嘶鳴之聲，已知是萬中選一的良駒，說道：「多謝了！」便伸手去接馬韁。

　　那小婢輕撫馬頸中的鬃毛，柔聲道：「黑玫瑰啊黑玫瑰，姑娘借你給這位公子爺乘坐，你可得乖乖的聽話，早去早歸。」那黑馬轉過頭來，在她手臂上挨挨擦擦，神態極是親熱。那小婢將韁繩交給段譽，道：「這馬兒不能鞭打，你待它越好，它跑得越快。」

　　段譽道：「是！」心想：「馬名黑玫瑰，必是雌馬。」說道：「黑玫瑰小姐，小生這廂有禮了！」說著向馬作了一揖。那小婢嗤的一笑，道：「你這人倒也有趣。喂，可別摔下來啊。」段譽輕輕跨上馬背，向小婢道：「多謝你家小姐！」那小婢笑道：「你不謝我麼？」段譽拱手道：「多謝姊姊。回來時我多帶些蜜餞果子給你吃。」那小婢道：「果子倒不用帶。你千萬小心，別騎傷了馬兒。」

　　來福兒道：「此去一直向北，便是上大理的大路。公子保重。」段譽揚了揚手，那馬放開四蹄，幾個起落，已在數十丈外。

　　這黑玫瑰不用推送，黑夜中奔行如飛，段譽但覺路旁樹林猶如倒退一般，不住從眼邊躍過，更妙的是馬背平穩異常，絕少顛簸起伏，心道：「這馬如此快法，明日午後，準能趕到大理。」

　　不到一盞茶時分，便已馳出十餘里之遙，黑夜中涼風習習，草木清氣撲面而來。段譽心道：「良夜馳馬，人生一樂。」突然前面有人喝道：「賊賤人，站住！」黑暗中刀光閃動，一柄單刀劈將過來。但黑馬奔得極快，這刀砍落時，黑馬已縱出丈許之外。段譽回頭看去只見兩條大漢一持單刀、一持花槍，邁開大步急急趕來。兩人破口大罵：「賊賤人！女扮男裝，便瞞得過老爺了麼？」一幌眼間，黑馬已將二人拋得老遠。兩條大漢雖快步急追，片刻間連叫喊聲也聽不見了。

　　段譽尋思：「這兩個莽夫怎地罵我『賊賤人』，說什麼女扮男裝？是了，他們要找這黑玫瑰主人的晦氣，認馬不認人，真是莽撞。」又馳出里許，突然想起：「啊喲，不好！我幸賴馬快，逃脫這二人的伏擊。瞧這兩條大漢似乎武功了得，倘若借馬的小姐不知此事，毫沒提防的走將出來，難免要遭暗算。我非得回去報訊不可！」當即勒馬停步，說道：「黑玫瑰，有人要暗害你家小姐，咱們須得回去告知，請她小心，不可離家外出。」

　　當下掉轉馬頭，又從原路回去，將到那大漢先前伏擊之處，催馬道：「快跑，快跑！」黑玫瑰似解人意，在這兩聲『快跑』的催促之下，果然奔馳更快。但那兩條大漢卻已不知去向。段譽更加急了：「倘若他二人到莊中去襲擊那位小姐，豈不糟糕？」他不住吆喝『快跑』，黑玫瑰四蹄猶如離地一般，疾馳而歸。

　　將到屋前，忽地兩條桿棒貼地揮來，直擊馬蹄。黑玫瑰不等段譽應變，自行縱躍而過，後腿飛出，砰的一聲，將一名持桿棒的漢子踢得直摜了出去。

　　黑玫瑰一竄便到門前，黑暗中四五人同時長身而起，伸手來扣黑玫瑰的轡頭。段譽只覺右臂上一緊，已給人扯下馬來。有人喝道：「小子，你幹什麼來啦？瞎闖什麼？」

　　段譽暗暗叫苦：「糟糕之極，屋子都讓人圍住了，不知主人是否已遭毒手。」但覺右臂給人緊緊握住，猶如套在一個鐵箍中相似，半身酸麻，便道：「我來找此間主人，你這麼橫蠻幹什麼？」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這小子騎了那賤人的黑馬，定是那賤人的相好，且放他進去，咱們斬草除根，一網打盡。」

　　段譽心中七上八下，驚惶不定：「我這叫做自投羅網。事已如此，只有進去再說。」只覺握住他手臂那人鬆開了手，便整了整衣冠，挺身進門。

　　穿過一個院子，石道兩旁種滿了玫瑰，香氣馥郁，石道曲曲折折的穿過一個月洞門，段譽順著石道走去，但見兩旁這邊一個、那邊一個，都佈滿了人。忽聽得高處有人輕聲咳嗽，他抬起頭來，只見牆頭上也站著七八人，手中兵刃上寒光在黑夜中一閃一閃。他暗暗心驚：「莊子裡未必有多少人，怎地卻來了這許多敵人，難道真的要趕盡殺絕麼？」但見這些人在黑暗中向他惡狠狠的瞪眼，有的手按刀柄，意示威嚇。

　　段譽只有強自鎮定，勉露微笑，只見石道盡處是座大廳，一排排落地長窗中透了燈火出來。他走到長窗之前，朗聲道：「在下有事求見主人。」

　　廳裡一個嗓子嘶啞的聲音喝道：「什麼人？滾進來。」

　　段譽心下有氣，推開窗子跨進門檻，一眼望去，廳上或坐或站，共有十七八人。中間椅上坐著個黑衣女子，背心朝外，瞧不見面貌，背影苗條，一叢烏油油的黑髮作閨女裝束。東邊太師椅中坐著兩個老嫗，空著雙手，其餘十餘名男女都手執兵刃。下首那老嫗身前地下橫著一人，頸中鮮血兀兀汨汨流出，已然死去，正是領了段譽前來借馬的來福兒。段譽心想這人對自己恭謹有禮，不料片刻間便慘遭橫禍，說來也是因己之故，心下甚感不妨。

　　坐在上首那老嫗滿頭白髮，身子矮小，嘶啞著嗓子喝道：「喂，小子！你來幹什麼？」

　　段譽推開長窗跨進廳中之時，便已打定了主意：「既已身履險地，能設法脫身，自是上上大吉，否則瞧這些人凶神惡煞的模樣，縱然跟他們多說好話，也是無用。」進廳後見來福兒屍橫就地，更激起胸中氣憤，昂首說道：「老婆婆不過多活幾歲年紀，如何小子長、小子短的，出言這等無禮？」

　　那老嫗臉闊而短，滿是皺紋，白眉下垂，一雙瞇成一條細縫的小眼中射出凶光殺氣，不住上下打量段譽。坐在她下首的那老嫗喝道：「臭小子，這等不識好歹！瑞婆婆親口跟你說話，算是瞧得起你小子了！你知道這位老婆婆是誰？當真有眼不識泰山。」這老嫗甚是肥胖，肚子凸出，便似有了七八個月身孕一般，頭髮花白，滿臉橫肉，說話聲音比尋常男子還粗了幾分，左右腰間各插兩柄闊刃短刀，一柄刀上沾滿了鮮血，來福兒顯是為她所殺。

　　段譽見到這柄血刃，氣往上衝，大聲道：「聽你們口音都是外路人，竟來到大理胡亂殺人，可知道大理雖是小邦，卻也有王法。瑞婆婆什麼來頭，在下全然不知，她就算是大宋國的皇太后，也不能來大理擅自殺人啊。」

　　那胖老嫗大怒，霍地站起，雙手一揮，每隻手中都已執了一柄短刀，喝道：「我偏要殺你，你瞧怎麼樣？大理國中沒一個好人，個個該殺。」段譽仰天打個哈哈，說道：「蠻不講理，可笑，可笑！」那胖老嫗搶上兩步，左手刀便向段譽頸中砍去。

　　噹的一聲，一柄鐵枴杖伸過來將短刀格開，卻是那瑞婆婆出手攔阻。她低聲道：「平婆婆且慢，先問個清楚，再殺不遲！」說著將鐵枴杖靠在椅邊，問段譽道：「你是什麼人？」

　　段譽道：「我是大理國人。這胖婆婆說道大理國人個個該殺，我便是該殺之人了。」平婆婆怒道：「你叫我平婆婆便是，說什麼胖不胖的？」段譽笑道：「你不妨自己摸摸肚皮，胖是不胖？」

　　平婆婆罵道：「操你奶奶！」揮刀在他臉前一尺處虛劈兩下，呼呼風響。段譽只嚇得背上滿是冷汗，一顆心怦怦亂跳，臉上卻硬裝洋洋自得。

　　瑞婆婆道：「你這小子油頭粉臉，是這小賤人的相好嗎？」說著向那黑衣女郎的背心一指。段譽道：「這位姑娘我生平從來沒見過。不過瑞婆婆哪，我勸你說話客氣些。你開口罵人，這位姑娘大人大量，不來跟你計較，你自己的人品可就不怎麼高明了。」瑞婆婆呸的一聲，道：「你這小子倒教訓我起來啦。你既跟這小賤人素不相識，到這裡來幹麼？」

　　段譽道：「我來向此間主人報個訊。」瑞婆婆道：「報什麼訊？」段譽歎了口氣，道：「我來遲了一步，報不報訊也是一樣了。」瑞婆婆道：「報什麼訊，快快說來。」語氣愈益嚴峻。

　　段譽道：「我見了此間主人，自會相告，跟你說有什麼用？」瑞婆婆微微冷笑，隔了片刻，才道：「你要當面說，那就快說吧。稍待片刻，你兩個便得去陰世敘會了。」段譽道：「主人是那一位？在下要謝過借馬之德。」

　　他此言一出，廳上眾人的目光一齊望向坐在椅上的那黑衣女郎。

　　段譽一怔：「難道這姑娘便是此間主人？她一個嬌弱女子，給這許多強敵圍住了，當真糟糕之極。」只聽那女郎緩緩的道：「借馬給你，是我衝著人家的面子，用不著你來謝。你不趕去救人，又回來幹什麼？」她口中說話，臉孔仍是朝裡，並不轉頭。

　　段譽道：「在下騎了黑玫瑰，途中遇到伏擊，有人誤認在下便是姑娘，口出不遜之言，在下覺得不妥，非來向姑娘報個訊息不可。」

　　那女郎道：「報什麼訊？」她語間清脆動聽，但語氣中卻冷冰冰地不帶絲毫暖意，聽來說不出的不舒服，似乎她對世上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又似乎對人人懷有極大敵意，恨不得將世人殺個乾乾淨淨。

　　段譽聽她言語無禮，微覺察不快，但隨即想到她已落入強仇手中，處境凶險之極，心情有異，原亦難怪，反而起了同情之心，溫言說道：「在下心想這兩個強徒意欲加害姑娘，在下仗著馬快，才得脫難，但姑娘卻未必知道有仇人來襲擊，因此上趕來報知，想請姑娘及早趨避，不料還是來遲了一步，仇人已然到臨。真是抱憾之至。」

　　那女郎冷笑道：「你假惺惺的來討好我，有什麼用意？」段譽怒氣上衝，朗聲道：「在下與姑娘素不相識，只是既知有人意欲加害，豈可置之不理？『討好』兩字，從何說起？」那女郎道：「你知道我是誰？」段譽道：「不知。」

　　那女郎道：「我聽來福兒說道，你全然不會武功，居然敢在萬劫谷中直斥谷主之非，膽子當真不小。現下捲進了這場是非，你待怎樣？」段譽一怔，說道：「我本想來報了這訊，便即趕回家去。」說到這裡，又歎了口氣道：「看來姑娘固然身處險境，我自己也是大禍臨頭了。卻不知姑娘何以跟這干人結仇？」

　　那黑衣女郎冷笑一聲，道：「你憑什麼問我？」段譽又是一怔，說道：「旁人私事，我原不該多問。好啦，我訊已帶到，這就對得住你了。」黑衣女道：「你沒料到要在這兒送了性命吧？可後悔麼？」段譽聽出她語氣中大有譏嘲之意，朗聲說道：「大丈夫行事，但求義所當為，有何後悔可言？」

　　黑衣女郎哼了一聲，道：「憑你這點能耐，居然也自稱大丈夫了。」段譽道：「是否英雄好漢，豈在武功高下？武功縱然天下第一，倘若行事卑鄙齷齪，也就當不得『大丈夫』三字。」黑衣女郎道：「嘿嘿，你路見不平，仗義報訊，幫來是想作大丈夫。待會給人家亂刀分屍，一個斬成了十七八塊的大丈夫，只怕也沒什麼英雄氣概了。」

　　平婆婆突然粗聲喝道：「小賤人，盡拖延幹麼？起身動手吧！」雙刀相擊，錚錚之聲甚是刺耳。

　　黑衣女郎冷冷的道：「你已活了這大把年紀，要死也不爭這一刻。蘇州那姓王的惡婆娘幹麼自己不來跟我動手，卻派你們這批奴才來跟我羅皂？」

　　瑞婆婆道：「我們夫人何等尊貴，你這小賤人便想見我們夫人一面，也是千難萬難。你知道好歹的，乖乖的跟我們去，向夫人叩幾個響頭，說不定我們夫人寬洪大量，饒了你的小命。這一次你再想逃走，那就乘早死了這條心。你師父呢？」

　　黑衣女子尖聲叫道：「我師父就在你背後！」

　　瑞婆婆、平婆婆等都吃了一驚，一齊轉頭，背後卻那裡有人？

　　段譽見這干人個個神色驚惶，都上了個大當，忍不住哈哈大笑。平婆婆怒道：「笑什麼？」段譽笑道：「可笑，可笑！」平婆婆又問：「什麼可笑？」段譽道：「哈哈，可笑之極！」平波動問道：「什麼可笑之極？」段譽道：「嘿嘿，可笑之極矣，可笑之極矣哉！」平婆婆怒道：「什麼可笑矣啊哉的？」

　　瑞婆婆道：「平婆婆，別理這臭小子！」向黑衣女郎道：「姑娘，你從江南一直逃到大理。我們萬里迢迢的趕來，你想是不是還能善罷？我們就算人人都死在你手下，也非擒你回去不可。你出手吧！」

　　段譽聽瑞婆婆的口氣，對這黑衣女郎著實忌憚，不由得暗暗稱奇，眼見大廳上十七八人橫眉怒目，握著兵刃躍躍欲試，卻沒一個逕自上前動手。平婆婆手握雙刀，數次走近黑衣女郎背後，總是立即退回。

　　黑衣女郎道：「喂，報訊的，這許多人要打我一個，你說怎麼辦？」段譽道：「嗯，黑玫瑰就在外面，你若能突圍而出，趕快騎了逃走。這馬腳程極快，他們追你不上。」黑衣女郎道：「那你自己呢？」段譽沉吟道：「我跟他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說不定他們不來跟我為難，也未可知。」

　　黑衣女郎中嘿嘿冷笑兩聲，道：「他們肯這麼講理，也不會這許多人來圍攻我一個了。你的小命是活不成的啦，要是我能逃脫，你有什麼心願，要我給你去辦？」

　　段譽心下一陣難過，說道：「你的朋友鍾姑娘在無量山中給神農幫扣住了，她媽媽給了我這只盒子，要我送去給我爹爹，請他設法救人。倘若……倘若……姑娘能夠脫身，最好能替在下辦了此事，我感激不盡。」說著走上幾步，將那隻金鈿小盒遞了過去。走到離她背後約莫兩尺之處，忽然聞到一陣香氣，似蘭非蘭，似麝非麝，氣息雖不甚濃，但幽幽沉沉，矩矩膩膩，聞著不由得心中一蕩。

　　黑衣女郎仍不回頭，問道：「鍾靈生得很美啊，是你的意中人麼？」段譽道：「不是，不是。鍾姑娘年紀甚小，天真爛漫，我那有……那有此意？」黑衣女郎左臂伸後，將金鈿盒子取了去。段譽見她手上戴了一支薄薄的絲質黑色手套，不露出半點肌膚，說道：「我爹爹住在大理城中，你只須……」

　　黑衣女郎道：「慢慢再說不遲。」將鈿盒放入懷中，說道：「姓祝的老頭兒，你給我滾出去！」一個鬚髮蒼然的老者顫聲道：「你說什麼？」黑衣女郎道：「你快滾出廳去，我今天不想殺你。」那老者手中長劍一挺，喝道：「你胡說什麼？」聲音發攔，也不知是出於憤怒，還是害怕。

　　黑衣女郎道：「你又不是姓王的惡婆娘手下，只不過給這兩個老太婆拉了來瞎湊熱鬧。一路之上，你對我還算客氣，那些傢伙老是想揭我面幕，你倒不斷勸阻。哼，還算不該死，這就滾出去吧！」那老者臉如土色，手中長劍的劍尖慢慢垂了下來。

　　段譽勸道：「姑娘，你叫他出去，也就是了，不該用這個『滾』字。你說話這麼不客氣，祝老爺子豈不要生氣？」

　　那知這姓祝老者臉色一陣猶豫、一陣恐懼，突然間噹啷一聲響，長劍落地，雙手掩面，當真奔了出去。他剛伸手去推廳門，平婆婆右手一揮，一柄短刀疾飛出去，正中他後心。那老者一交摔倒，在地下爬了丈許，這才死去。

　　段譽怒道：「喂，胖婆婆，這位老爺子是你們自己人啊，你怎地忽下毒手？」

　　平婆婆右手從腰間另拔一柄短刀，雙手仍是各持一刀，全神貫注的凝視黑衣女郎，對段譽的說話宛似聽而不聞。廳上餘人都走上幾步，作勢要撲上攻擊，眼見只須有人一聲令下，十餘件兵刃便齊向黑衣女郎中身上砍落。

　　段譽見此情勢，不由得義憤填膺，大喝：「你們這許多人，圍攻一個赤手空拳的孤身弱女，那還有王法天理麼？」搶上數步，擋在黑衣女郎身後，喝道：「你們膽敢動手？」他雖不會半點武功，但正氣凜然，自有一股威風。

　　瑞婆婆見他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心下倒不禁嘀咕，料想這少年若不是身懷絕技，故意裝模作樣，便是背後有極大的靠山。她奉命率眾自江南來到大理追擒這黑衣女郎，在此異鄉客地，實不願多生枝節，說道：「閣下定是要招攬這事了？」語氣竟然客氣了些。段譽道：「不錯，我不許你們以眾凌寡，恃強欺弱。」瑞婆婆道：「閣下屬何門派？跟這小賤人是親是故？受了何人指使，前來橫加插手？」

　　段譽搖頭道：「我跟這位姑娘非親非故，只是世上之事，總抬不過一個『理』字，我勸各位得罷手時且罷手，這許多人一起來欺侮一個孤身少女，未免太不光采。」低聲道：「姑娘快逃，我設法穩住他們。」

　　黑衣女郎也低聲道：「你為我送了性命，不後悔麼？」段譽道：「死而無悔。」黑衣女郎中又問：「你不怕死麼？」段譽歎了口氣，道：「我自然怕死，可是……可是……」

　　黑衣女郎中突然大聲道：「你手無縛雞之力，逞什麼英雄好漢？」右手突然一揮，兩根綵帶飛出，將段譽雙手雙腳分別縛住了。瑞婆婆、平婆婆等人見她突然襲擊段譽，都是大出意料之外，群相驚愕之際，黑衣女郎中左手連揚。段譽耳中只聽得咕咚、砰彭之聲連響，左右都有人摔倒，眼前刀劍光芒飛舞閃爍，驀地裡大廳上燭光齊熄，眼前斗黑，自己如同騰雲駕霧一般已被提在空中。

　　這幾下變幫實在來得太快，他霎時間不知身在何處，但聽得四下裡吆喝紛作：「莫讓賤人逃了！」「留神她毒箭！」「放飛刀！放飛刀！」跟著玎當嗆啷一陣亂響，他身子又是一揚，馬蹄聲響，已是身在馬背，只是手腳都被縛住了，卻彈不得。

　　只覺自己後頸靠在一人身上，鼻中聞到陣陣幽香，正是那黑衣女郎身上的香氣。蹄聲得得，既輕且穩，敵人的追逐喊殺聲已在身後漸漸遠去。黑玫瑰全身黑毛，那女郎全身黑衣，黑夜中一團漆黑，睜眼什麼都瞧不見，惟有一股芬馥之氣繚繞鼻際，更增幾分詭秘。

　　黑玫瑰奔了一陣，敵人喧叫聲已絲毫不聞。段譽道：「姑娘，沒料到你這麼好本事，請放我起來吧。」黑衣女郎哼了一聲，並不理睬。段譽手腳給帶子緊緊縛住了，黑玫瑰每跨一步，帶子束縛處便收緊一下，手腳步越來越痛，加之腳高頭低，斜懸馬背，頭腦中一陣陣的暈眩，當真說不出的難受，又道：「姑娘，快放了我！」

　　突然間拍的一聲，臉上熱辣辣的已吃了一記耳光。那女郎冷冰冰的道：「別囉唆，姑娘沒問你，不許說話！」段譽怒道：「為什麼？」拍拍兩下，又接連吃了兩記耳光。這兩下更加沉重，只打得他右耳嗡嗡作響。

　　段譽大聲叫道：「你動不動便打人，快放了我，我不要跟你在一起。」突覺身子一揚，砰的一聲，摔到了地下，可是手足均被帶子縛住，帶子的另一端仍是握在那女郎手中，段譽便被黑玫瑰拉著，在地下橫拖而去。

　　那女郎口中低喝，命黑玫瑰放慢腳步，問道：「你服了麼？聽我的話了麼？」

　　段譽大聲道：「不服，不服！不聽，不聽！適才我死在臨頭，尚自不懼。你小小折磨我一下，我怕……我怕……」他本想要說「我怕什麼？」但此時恰好被拉過路上兩個土丘，連拋兩下，將兩句「什麼」都咽在口中，說不出來。

　　黑衣女郎冷冷的道：「你怕了吧！」一拉綵帶，將他提上馬背。段譽道：「我是說『我怕什麼？』當然不怕！快放了我，我不願給你牽著走！」那女郎中哼的一聲，道：「在我面前，誰有說話的份兒？我要折磨你，便要治得你死去活來，豈是『小小折磨』這麼便宜？」說著左手一送，又將他拋落馬背，著地拖行。

　　段譽心下大怒，暗想：「這些人口口聲聲罵你小賤人，原來大有道理。」叫道：「你再不放手，我可要罵人了。」那女郎道：「你有膽子便罵。我這一生之中，給人罵得還不夠麼？」段譽聽她最後這句話頗有淒苦之意，一句「小賤人」剛要吐出口來，心中一軟，便即忍住。

　　那女郎等了片刻，見他不再作聲，說道：「哼，料你也不敢罵！」

　　段譽道：「我聽你說得可憐，不忍心罵，難道還怕了你不成？」

　　那女郎一聲呼哨，催馬快行，黑玫瑰放開四蹄，急奔起來。這一來段譽可就苦了，頭臉手足給道上的少石擦得鮮血淋漓。那女郎叫道：「你投不投降？」段譽大聲罵道：「你這不分好歹的潑辣女子！」那女郎道：「我本是潑辣女子，用得著你說？我自己不知道麼？」

　　段譽道：「我……我……對你……對你……一片好心……」突然腦袋撞上路邊一塊突出的石頭，登時昏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覺頭上一陣清涼，便醒了過來，接著口中汨汨進水，他急忙閉口，卻忍不住咳嗽起來。這一來口鼻之中入水更多。原來他仍被縛在馬後拖行，那女郎見他昏暈，便縱馬穿過一條小溪，令他冷水浸身，便即醒轉。幸好小溪甚窄，黑玫瑰幾步間便跨了過去。段譽衣衫濕透，腹中又被水灌得脹脹地，全身到處是傷，當真說不出的難受。

　　那女郎中勒住了馬，要看看他是否尚未醒轉。其時晨光曦微，東方已現光亮，卻見他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怒氣沖沖的瞪視著她，那女郎怒道：「好啊，你明明沒昏過去，卻裝死跟我鬥法。咱們便鬥個明白，瞧是你厲害，還是我厲害。」說著躍下馬來，輕輕一縱，已在一株大樹上折了一根樹枝，刷的一聲，在段譽臉上抽了一記。

　　段譽這時首次和她正面朝相，見她臉上蒙了一張黑布面幕，只露出兩個眼孔，一雙眼亮如點漆，向他射來。段譽微微一笑，心道：「自然是你厲害。你這潑辣婆娘，有誰厲害得過你？」

　　那女郎道：「這當口虧你還笑得出！你笑什麼？」段譽向她裝個鬼臉，裂嘴又笑了笑。那女郎揚手拍拍拍的連抽了七八下。段譽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洋洋不理，奮力微笑。只是這女郎落手甚是陰毒，樹枝每一下都打在他身上最吃痛的所在，他幾次忍不住要叫出聲來，終於強自克制住了。

　　那女郎見他如此倔強，怒道：「好！你裝聾作啞，我索性叫你真的做了聾子。」伸手入懷，摸出一柄匕首來，刃鋒長約七寸，寒光一閃一閃，向著他走近兩步，提起匕首對準他左耳，喝道：「你有沒聽見我的說話？你這只耳朵還要不要了？」段譽仍是不理。那女郎眼露凶光，一提手，匕首便要往他耳中刺落。

　　段譽大急，叫道：「喂，你真刺還是假刺？你刺聾了我耳朵，有本事治得好嗎？」那女郎呸的一聲，說道：「姑娘殺了人也治得活，你若不信，那就試試。」段譽忙道：「我信，我信！那倒不用試了。」

　　那女郎見他開口說話，算是服了自己，也就不再折磨他了，提起他放上馬鞍，自己躍進上馬背，這一次居然將他放得頭高腳低，優待了些。段譽不再受那倒懸之苦，手足被縛處雖仍疼痛，但比之適才在地下橫拖倒曳，卻已有天淵之別，也就不敢再說話惹她生氣。

　　行得大半個時辰，段譽內急起來，想要那女郎放他解手，但雙手被縛，無法打手勢示意，何況縱然雙手自由，這手勢實在也不便打，只得說道：「我要解手，請姑娘放了我。」那女郎道：「好啊，現下你不是啞巴了？怎地跟我說話了？」段譽道：「事出無奈，不敢褻瀆姑娘，姑娘身上好香，我倘成了『臭小子』，豈不大煞風景？」那女郎忍不住『嗤』的一聲笑，心想事到如今，只得放他，於是拔劍割斷了縛住他手足的帶子，自行走開。

　　段譽給她縛了大半天，手足早已麻木不仁，動彈不得，在地下滾動了一會，方能站立，解完了手，見黑玫瑰站在一旁吃草，甚是馴順，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悄悄跨上馬背，黑玫瑰也並不抗拒。段譽一提馬韁，縱馬向北奔馳。

　　那女郎聽到蹄聲，追了過來，但黑玫瑰奔行神速無比，那女郎輕功再高，也追它不上。段譽拱手道：「姑娘，後會有期。」只說得這幾個字，黑玫瑰已竄出二十餘丈之外。他回過頭來，只見那女郎的身子已被樹木擋住，他得脫這女魔頭的毒手，心下快慰無比，口中連連催促：「好馬兒，乖馬兒！快跑，快跑！」

　　黑玫瑰奔出里許，段譽心想：「耽擱了這麼一天，不知是否還來得及相救鍾姑娘？路上只有不吃飯，不睡覺，拚命的跑了，但不知黑玫瑰能不能挨？」正遲疑間，忽聽得身後遠遠傳來一聲清嘯。

　　黑玫瑰聽得嘯聲，立時掉頭，從來路奔了回去。段譽大吃一驚，忙叫：「好馬兒，乖馬兒，不能回去。」用力拉韁，要黑玫瑰轉頭。不料黑玫瑰的頭雖被韁繩拉得偏了，身子還是筆直的向前直奔，全不聽他指揮。

　　瞬息之間，黑玫瑰已奔到了那女郎身前，直立不動。段譽哭笑不得，神色極是尷尬。那女郎冷冷的道：「我本不想殺你，可是你私自逃走不算，還偷了我的黑玫瑰，這還算是大丈夫嗎？」

　　段譽跳下馬來，昂然道：「我又不是你奴僕，要走便走，怎說得上『私自逃走』四字？黑玫瑰是你先前借給我的，我並沒還你，可算不得偷。你要殺就殺好了。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我自反而縮，自然是大丈夫。」

　　那女郎道：「什麼縮不縮的？你縮頭我也是一劍。」顯然不懂段譽這些引經據典的言語，手握劍柄，將長劍從鞘中抽出半截，說道：「你如此大膽，難道我真的不敢殺你？你倚仗誰的勢頭，一再挺撞於我？」

　　段譽道：「我對姑娘事事無愧於心，要倚仗誰的勢頭來了？」

　　那女郎中兩道清冷的眼光直射向他，段譽和她目光相對，毫無畏縮之意。兩人相向而立，凝視半晌，刷的一聲，那女郎還劍入鞘翅，喝道：「你去吧！你的腦袋暫且寄存在你脖子上，等得姑娘高興，隨時來取。」段譽本已拚著必死之心，沒料到她竟會放過自己，一怔之下，也不多說，轉身一跛一拐的去了。

　　他走出十餘丈，仍不聽見馬蹄之聲，回頭一望，只見那女郎兀自怔怔的站著出神，心想：「多半她又在想什麼歹毒主意，像貓耍耗子般，要將我戲弄個夠，這才殺我。好吧，反正我也逃不了，一切只好由她。」那知他越走越遠，始終沒聽到那女郎騎馬追來。

　　他接連走上幾條岔道，這才漸漸放心，心下稍寬，頭臉手足擦破處便痛將起來，尋思：「這姑娘脾氣如此古怪，說不定她父母雙亡，一生遭逢無數不幸之事。也說不定她相貌醜陋無比，以致不肯以面目示人，倒也是個可憐之人。啊喲，鍾夫人那只黃金鈿盒卻還在她身邊。」可是要回去向她取還，卻無論如何不敢了，心想：「我見了爹爹，最多答允跟他學武功，爹爹自然會去救鍾姑娘，就算爹爹不親自去，派些人去便是，這隻金盒也沒多大用處。只是我沒了坐騎，這般徒步而去大理，勢必半路上毒發而死。鍾姑娘苦待救援，渡日如年，她如見我既不回去，她父親又不來相救，只道我沒給她送信。好歹我得趕到無量山去，和她死在一塊，也好教她明白我決不相負之意。」

　　心意已決，當即辨明方向，邁開大步，趕向無量山去。這瀾滄江畔荒涼已極，連走數十里也不見人煙。這一日他唯有採些野果充飢，晚間便在山坳中胡亂睡了一覺。

　　第二日午後，經另一座鐵索橋，重渡瀾滄江，行出二十餘里後，到了一個小市鎮上。他懷中所攜銀兩早在跌入深谷時在峭壁間失去。自顧全身衣衫破爛不堪，肚中又十分飢餓，想起帽子上所鑲的一塊碧玉是貴重之物，於是扯了下來，拿到鎮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米店本不是售玉之所，但這鎮上只有這家米店較大，那店主見他氣概軒昂，倒也不敢小覷了，卻不識得寶玉的珍貴，只肯出二兩銀子相購。段譽也不理會，取了二兩銀子，想去買套衣巾，小鎮上並無沽衣之肆，於是到飯鋪中去買飯吃。

　　在板凳上坐落，兩個膝頭登時便從褲子破孔中露了出來，長袍的前後襟都已撕去，褲子後臀也有幾個大孔，屁股角到凳面，但覺涼颼颼地，心想：「這等光屁股的模樣實在太不雅觀，該當及早設法才是。」飯店主人端上飯菜，說道：「今兒不逢集，沒魚沒肉，相公將就吃些青菜豆腐下飯。」段譽道：「甚好，甚好。」端起飯碗便吃。他一生錦衣玉食，今日光著屁股吃此粗糲，只因數日沒飯下肚，全憑野果充飢，雖是青菜豆腐，卻也吃得十分香甜。

　　吃到第三碗飯時，忽聽得店門外有人說道：「娘子，這裡倒有家小飯店，且看有什麼吃的。」一個女子聲音笑道：「瞧你這副吃不飽的饞相兒。」

　　段譽聽得聲音好熟，立時想到正是無量劍的干光豪與他那葛師妹，心下驚慌，急忙轉身朝裡，暗想：「怎麼叫起『娘子』來了？嗯，原來做了夫妻啦。我這一卦是『無妄卦』，『六三，無忘之災；或擊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這位干老兄得了老婆，我段公子卻又遇上了災難。」

　　只聽干光豪笑道：「新婚夫妻，怎吃得飽？」那葛師妹啐了一口，低聲笑道：「好沒良心！要是老夫老妻，那就飽了？」語音中滿含蕩意。兩人走進飯店坐落，干光豪大聲叫道：「店家，拿酒飯來，有牛肉先給切一盆……咦！」

　　段譽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一隻大手搭上了右肩，將他身子扳轉，登時與干光豪面面相對。段譽苦笑道：「干老兄，干大嫂，恭喜你二位百年好合，白首偕老，無量劍東宗西宗合併歸宗。」

　　干光豪哈哈大笑，回頭向那葛師妹望了一眼，段譽順著他目光瞧去，見那葛師妹一張鵝蛋臉，左頰上有幾粒白麻子，倒也頗有幾分姿色。只見她滿臉差愕之色，漸漸的目露凶光，低沉著嗓子道：「問個清楚，他怎麼到這裡來啦啦？附近有無量劍的人沒有？」

　　干光豪臉上登時收起笑容，惡狠狠地道：「我娘子的話你聽見了沒有？快說。」段譽心想：「我胡說八道一番，最好將他們嚇得快快逃走。否則這二人非殺了我滅口不可。」說道：「貴派有四位師兄，手提長劍，剛才匆匆忙忙的從門外走過，向東而去，似乎是在追趕什麼人。」

　　干光豪臉色大變，向那葛師妹道：「走吧！」那葛師妹站起身來，右掌虛劈，作個殺人的姿式。干光豪點點頭，拔出長劍，逕向段譽頸中斬落。

　　這一劍來得好快，段譽見到那葛師妹的手勢，便知不妙，早已縮身向後，可是仍然避不開，眼見白刃及頸，突然間嗤的一聲輕響，干光豪仰天便倒，長劍脫手擲出。跟著又是嗤的一聲。那葛師妹正要跨出店門，聽得干光豪的呼叫，還沒來得及轉頭察看，便已摔倒在門檻上。兩人都是身子扭了幾下，便即不動。只見干光豪喉頭插了一枝黑色小箭，那葛師妹則是後頸中箭。聽這嗤嗤兩聲，正是那黑衣女郎昨晚滅燭退敵的發射暗器之聲。

　　段譽又驚又喜，回過頭來，背後空蕩蕩地並無一人。卻聽得店門外噓溜溜一聲馬嘶，果見那黑衣女郎騎了黑玫瑰緩緩走過。

　　段譽叫道：「多謝姑娘救我！」搶出門去。那女郎中一眼也沒瞧他，自行策馬而行。段譽道：「若不是你發了這兩枚短箭，我這當兒腦袋已不在脖子上啦。」那女郎仍不理睬。

　　店主人追將出來，叫道：「相……相公，出……出了人命啦！可不得了啊！」段譽道：「啊喲，我還沒給飯錢。」伸手要去掏銀子，卻見黑玫瑰已行出數丈，叫道：「死人身上有銀子，他們擺喜酒請客，你自己拿吧！」急急忙忙的追到馬後。

　　那女郎策馬緩行，片刻間出了市鎮。段譽緊緊跟隨，說道：「姑娘，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不如去連鍾姑娘也一併救了吧。」那女郎冷冷的道：「鍾靈是我朋友，我本來要去救她。可是我最恨人家求我。你求我去救鍾靈，我就偏偏不去救了。」段譽忙道：「好，好。我不求姑娘。」那女郎道：「可是你已經求過了。」段譽道：「那麼我剛才說過的不算。」那女郎道：「哼，你是男子漢大丈夫，說過的話怎能不算？」

　　段譽心道：「先前我在她面前老是自稱大丈夫，她可見了怪啦，說不得，為了救鍾姑娘一命，只好大丈夫也不做了。」說道：「我不是男子漢大丈夫，我……我是全靠姑娘救了一條小命的可憐蟲。」

　　那女郎嗤的一聲笑，向他打量片刻，說道：「你對鍾靈這小鬼頭倒好。昨晚你寧可性命不要，也是非充大丈夫不可，這會兒居然肯做可憐蟲了。哼，我不去救鍾靈。」

　　段譽急道：「那……那又為什麼啊？」那女郎道：「我師父說，世上男人就沒一個有良心的，個個都會花言巧語的騙女人，心裡淨是不懷好意。男人的話一句也聽不得。」段譽道：「那也不盡然啊，好像……好像……」一時舉不出什麼例子，便道：「好像姑娘的爹爹，就是個大大的好人。」那女郎道：「我師父說，我爹爹就不是好人！」

　　段譽眼見那女郎催得黑玫瑰越走越快，自己難以追上，叫道：「姑娘，慢走！」

　　突然間人影幌動，道旁林中竄出四人，攔在當路。黑玫瑰陡然停步，倒退了兩步。只見這四人都是年輕女子，一色的碧綠斗篷，手中各持雙鉤，居中一人喝道：「你們兩個，便是無量劍的干光豪與葛光佩，是不是？」

　　段譽道：「不是，不是。干光豪和葛姑娘，早已那個……那個了。」那女子道：「什麼那個、那個了？你二人一男一女，年紀輕輕，結伴同行，瞧模樣定是私奔，還不是無量劍干葛兩個叛徒？」段譽笑道：「姑娘說話太也無理。葛光佩臉上有麻子點兒，這位姑娘卻是花容月貌，大大不同。」那女子向黑衣女郎喝道：「把面罩拉下來！」

　　驀地裡嗤嗤嗤嗤四聲，黑衣女郎發出四枚短箭，錚錚兩響，兩個女子揮鉤格落，另外兩女子卻中箭倒地。這四箭射出之前全無徵兆，去勢又是快極，居然仍有兩箭未中。黑衣女郎立即躍下馬背，身在半空時已拔劍在手，左足一著地，右足立即跨前，刷刷兩劍，分攻兩名女子。兩女也正揮鉤攻上，一女抵擋黑衣女郎，另一名女子挺鉤向段譽刺去。

　　段譽「啊喲」一聲，鑽到了黑玫瑰肚子底下。那女子一怔，萬萬料不到此人竟會出此怪招，正欲挺鉤到馬底去刺段譽，背心上一痛，登時摔倒，卻是黑衣女郎乘機射了她一箭。但便是這麼一分神，黑衣女郎左臂已被敵人鉤中，嘶的一聲響，拉下半隻袖子，露出雪白的手臂，臂上劃出一條尺來長的傷口，登時鮮血淋漓。

　　黑衣女郎揮劍力攻。但那使鉤女子武功著實了得，雙鉤揮動，招數巧妙，酣鬥片刻，黑衣女郎左腿中鉤，劃破了褲子。她連射兩箭，都被對方揮鉤格開。那女子連聲喝問：「你是什麼人？你劍法不是無量劍的！」黑衣女郎不答，劍招加緊，突然「啊」的一聲叫，長劍補單鉤鎖住，敵人手腕急轉，黑衣女郎把捏不住，長劍脫手飛出，急忙躍開。那使鉤女子雙鉤連刺，卻都被她閃過。

　　段譽早就瞧得焦急萬分，苦於無力上前相助，眼見黑衣女郎危殆，無法多想，抱起地下一具死屍，雙手將死屍頭前腳後的橫持了，便似挺著一根巨棒，向那使鉤女子疾衝過去。

　　使鉤女子吃了一驚，眼見迎面衝來的正是自己姊妹的腦袋，心中一陣悲痛，右手鉤向段譽面門刺去，可是中間隔著一具屍體，這一鉤差了半尺，便沒刺到段譽，砰的一下，胸口已給屍體腦袋撞中，就在這時，一枚短箭射入她右眼，仰天便倒。

　　段譽瞥眼見黑衣女郎左膝跪地，叫道：「姑娘，你……你沒事吧。」奔過去要扶。那女郎站起身來，不料段譽慌亂中兀是持著屍體，將死屍的腦袋向著她胸口撞去。那女郎在死屍腦袋上一推，段譽「啊」的一聲，摔了出去，屍體正好壓在他身上。

　　那女郎見到他這等狼狽模樣，忍不住笑出聲來，想起適才這一戰實是凶險萬分，若不是先出其不意的殺了兩人，又得段譽在旁援手，只怕連一個使鉤女子也鬥不過，這四個女子不知是什麼來頭，恁地武功了得？叫道：「喂，傻子，你抱著個死人幹什麼？」

　　段譽爬起身來，放下屍體，說道：「罪過，罪過。唉，真正對不住了。你們認錯了人，客客氣氣的問個明白就是了，胡說八道的，難怪惹得姑娘生氣，這豈不枉送了性命？姑娘，其實你也不用出手殺人，除下面幕來給她們瞧上一眼，不是什麼事也沒了？」

　　那女郎厲聲道：「住嘴！我用得著你教訓？誰叫她們說我跟你私……私……什麼的？」段譽道：「是，是。這是她們胡說的不是，不過姑娘還是不必殺人。啊，你……你的傷口得包紮一下。」眼見她大腿上也露出雪白的肌膚，不敢多看，忙轉過了頭。

　　那女郎聽他老是責備自己不該殺人，本想上前揮手便打，聽他提及傷口，登覺腿臂處傷口疼痛，幸好這兩鉤都入肉不深，沒傷到秀骨，當即取出金創藥敷上，撕破敵人的斗篷，包所了腿臂的傷口。段譽將屍體逐一拖入草叢之中，說道：「本來該當替你們起個墳墓才是，可惜這裡沒鏟子。唉，四位姑娘年紀輕輕，容貌雖不算美，也不醜陋……」

　　那女郎聽他說到容貌美醜，問道：「喂，你怎地知道我臉上沒麻子，又是什麼花容月貌了？」段譽笑道：「這是想當然耳！」那女郎道：「什麼『想當然耳』？」段譽道：「『想當然耳』，就是想來當然是這樣的。」那女郎道：「瞎說！你做夢也想不到我相貌，我滿臉都是大麻子！」段譽道：「未必，未必！過謙，過謙！」

　　那女郎中見衣袖褲腳都給鐵鉤鉤破了，便從屍體上除下一件斗篷，披在身上。段譽突然叫道：「啊喲！」猛地想起自己褲子上有幾個大洞，光著屁股跟這位姑娘在一起，成何體統？急忙倒身而行，不敢以屁股對著那女郎，也從一具屍體上除下斗篷，披在自己身上。那女郎嗤的一聲笑。段譽面紅過耳，起起自己褲子上的大破洞，實是羞愧無地。

　　那女郎在四具屍體上拔出短箭，放入懷中，又在鉤傷她那女子的屍身上踢了兩腳。

　　段譽道：「你的短箭見血封喉，劇毒無比。勸姑娘今後若非萬不得已，千萬不可再用，殺傷人命，實是有干天和，倘若……」那女郎喝道：「你再跟我囉嗦，要不要試試見血封喉的味道？」右手一揚，嗤的一聲響，一枚毒箭從段譽身側飛過，插入地下。

　　段譽登時嚇得面色慘白，再也不敢多說。那女郎道：「封了你的喉，你還能不能跟我囉嗦？」說著過去拔起短箭，對著段譽又是一揚。段譽嚇了一跳，急忙倒退。

　　那女郎笑了起來，將短箭放入囊中，向他瞪了一眼，說道：「你穿了這件斗篷，活脫便是個姑娘。把斗篷拉起來遮住頭頂。再撞上人，人家也不會說咱們一男一女……」段譽道：「是，是。」依言除下頭上方巾，揣入懷中，拉起斗篷的頭罩套在頭上。那女郎拍手大笑。

　　段譽見她笑得天真，心想：「瞧你這神情，只怕比我年紀還小，怎地殺起人來卻這等辣手？」見她斗篷的胸口繡著一頭黑鷲，昂首蹲踞，神態威猛，自己斗篷上的黑鷲也是一模一樣，搖頭歎道：「姑娘人家，衣衫上不繡花兒蝶兒，卻繡上這般凶霸霸的鳥兒，好勇鬥狠，唉。」說著又搖了搖頭。

　　那女郎瞪眼道：「你譏諷我麼？」段譽道：「不是，不是！不敢，不敢！」那女郎道：「到底是『不是』，不是『不敢』？」段譽道：「是不敢。」那女郎便不言語了。

　　段譽問道：「你傷口痛不痛？要不要休息一下？」那女郎道：「傷口當然痛！我在你身上割兩刀，瞧你痛不痛？」段譽心道：「潑辣橫蠻，莫此為甚。」那女郎又道：「你當真關心我痛不痛嗎？天下可沒這樣好心的男子。你是盼望我快些去救鍾靈，只不過說不出口。走吧！」說著走到黑玫瑰之旁，躍上馬背，手指西北方，道：「無量劍的劍湖宮是在那邊，是不是？」段譽道：「好像是的。」

　　兩人緩緩向西北方行去。走了一會，那女郎問道：「金盒子裡的時辰八字是誰的？」段譽心道：「原來你已打開來看過了。」說道：「我不知道。」那女郎道：「是鍾靈的，是不是？」段譽道：「真的不知道。」那女郎道：「還在騙人？鍾夫人將她女兒許配了給你，是不是？給我老老實實的說。」段譽道：「沒有，的確沒有。我段譽倘若欺騙了姑娘，你就給我來個見血封喉。」

　　那女郎問道：「你姓段？叫作段譽？」段譽道：「是啊，名譽的『譽』。」那女郎道：「哼！你名譽挺好麼？我瞧不見得。」段譽笑道：「名譽挺壞的『譽』，也就是這個字。」那女郎道：「這就對啦！」段譽道：「姑娘尊姓？」那女郎道：「我為什麼要跟你說？你的姓名是你自己說的，我又沒問你。」

　　走了一段路，那女郎道：「待會咱們救出了鍾靈，這小鬼頭定會跟你說我的姓名，你不許聽。」段譽忍笑道：「好，我不聽。」那女郎似乎也覺這件事辦不到，說道：「就算你聽到了，也不許記得。」段譽道：「是，我就算記得了，也要拚命想法子忘記。」那女郎道：「呸，你騙人，當我不知道麼？」

　　說話之間，天色漸漸黑將下來，不久月亮東昇，兩人乘著月亮，覓路而行。走了約莫兩個更次，遠遠望見對面山坡上繁星點點，燒著一堆火頭，火頭之東山峰聳峙，山腳下數十間大屋，正是無量劍劍湖宮。段譽指著火頭，道：「神農幫就在那邊。咱們悄悄過去，搶了鍾靈就逃，好不好？」

　　那女郎冷冷的道：「怎麼逃法？」段譽道：「你和鍾靈騎了黑玫瑰快奔，神農幫追你們不上的。」那女郎道：「你呢？」段譽道：「我給神農幫逼著服了斷腸散的毒藥，司空玄幫主說是服後七天，毒發身亡，須得設法先騙到解藥，這才逃走。」

　　那女郎道：「原來你已給他們逼著服了毒藥。你怎麼不想及早設法解毒，仍來給我報訊？」段譽道：「我本以為黑玫瑰腳程快，報個訊息，也耽擱不了多少時候。」那女郎道：「你到底是生來心好呢，還是個傻瓜？」段譽笑道：「只怕各有一半。」

　　那女郎哼了一聲，道：「你的解藥怎生騙法？」段譽躊躇道：「本來說好，是用閃電貂的解藥，去換斷腸散解藥。他們拿不到毒貂解藥，這斷腸散的解藥，倒是不大容易騙到手。姑娘，你有什麼法子？」那女郎道：「你們男人才會騙人，我有什麼騙人的法子？跟他們硬要，要鍾靈，要解藥！」

　　段譽心頭一凜，知道她又要大殺一場，心想：「最好……最好……」但「最好」怎樣，自己可全無主意。

　　兩人並肩向火堆走去。行到離口央的大火堆數十丈處，黑暗中突然躍出兩人，都是手執藥鋤，橫持當胸。一人喝道：「什麼人？幹什麼的？」

　　那女郎道：「司空玄呢？叫他來見我。」

　　那兩人在月光下見那女郎與段譽身披碧綠錦緞斗篷，胸口繡著一隻黑鷲，登時大驚，立即跪倒。一人說道：「是，是！小人不知是靈鷲宮聖使駕到，多……多有冒犯，請聖使恕罪。」語音顫抖，顯是害怕之極。

　　段譽大奇：「什麼靈鷲宮聖使？」隨即省悟：「啊，是了，我和這姑娘都披上了綠色斗篷，他們認錯人了。」跟著又記起數日前在劍湖宮中聽到鍾靈說道，她偷聽到司空玄跟幫中下屬的說話，奉了縹緲峰靈鷲宮天山童姥的號令，前來佔無量山劍湖宮，然則神農幫主靈鷲宮的部屬，難怪這兩人如此惶恐。

　　那女郎顯然不明就裡，問道：「什麼靈……」段譽怕她露出馬腳，忙逼緊嗓子道：「快叫司空玄來。」那兩人應道：「是，是！」站起身來，倒退幾步，這才轉身向大火堆奔去。

　　段譽向那女郎低聲道：「靈鷲宮是他們的頂頭上司。」扯下斗篷頭罩，圍住了口鼻，只露出一對眼睛。

　　那女郎還待再問，司空玄已飛奔而至，大聲說道：「屬下司空玄恭迎聖使，未曾遠迎，尚請恕罪。」搶到身前，跪下磕頭，說道：「神農幫司空玄，恭請童姥萬壽聖安！」

　　段譽心道：「童姥是什麼人？又不是皇帝、皇太后，什麼萬壽聖安的，不倫不類。」當下點了點頭，道：「起來吧。」司空玄道：「是！」又磕了兩個頭，這才站起。這時他身後已跪滿了人，都是神農幫的幫眾。

　　段譽道：「鍾家那小姑娘呢？帶她過來。」兩名幫眾也不等幫主吩咐，立即飛奔到大火堆畔，抬了鍾靈過來。段譽道：「快鬆了綁。」司空玄道：「是。」拔出匕首，割斷鍾靈手足上綁著的繩索。段譽見她安好無恙，心下大喜，逼緊著嗓子說道：「鍾靈，過來。」鍾靈道：「你是什麼人？」司空玄厲聲喝道：「聖使面前，不得無禮。她老人家叫你過去。」鍾靈心想：「管你是什麼老人家小人家，反正你不讓人家綁我，山羊鬍子又這樣怕你，聽你的吩咐便了。」便走到段譽面前。

　　段譽伸左手拉住她手，扯在身邊，捏了捏她手，打個招呼，料想她難以明白，也就不理會了，對司空玄道：「拿斷腸散的解藥來！」

　　司空玄微覺奇怪，但立即吩咐下屬：「取我藥箱來，快，快！」微一沉吟間，便即明白：「啊喲，定是那姓段的小子去求了靈鷲宮聖使，以致聖使來要人要藥。」藥箱拿到，他打開箱蓋，取出一個瓷瓶，恭恭敬敬的呈上，說道：「請聖使賜收。這解藥連服三天，每天一次，每次一錢已足。」段譽大喜，接在手中。

　　鍾靈忽道：「喂，山羊鬍子，這解藥你還有嗎？你答允了給我段大哥解毒的。要是盡數給了人家，段大哥請得我爹爹給你解毒時，豈不糟了？」段譽心下感激，又捏了捏她手。司空玄道：「這個……這個……」鍾靈急道：「什麼這個那個的？你解不了他的毒，我叫爹也不給你解毒。」

　　那黑衣女郎忍不住喝道：「鍾靈，別多嘴！你段大哥死不了。」鍾靈聽得她語音好熟，「咦」的一聲，轉頭向她瞧去，見到她的面幕，登時便認了出來，歡然道；「啊，木……」立時想到不對，伸手按住了自己嘴巴。

　　司空玄早在暗暗著急，屈膝說道：「啟稟兩位對使：屬下給這小姑娘所養的閃電貂咬傷了，毒性厲害，兩位聖使開恩。」段譽心想若不給他解毒，只怕她情急拚命，對那黑衣女郎道：「姊姊，童姥的靈丹聖藥，你便給他一些吧。」司空玄聽得有童姥的靈丹聖藥，大喜過望，在地下連連磕頭，砰砰有聲，說道：「多謝童姥大恩大德，聖使恩德，屬下共有一十九人給毒貂咬傷。」

　　那女郎心想：「我有什麼『童姥的靈丹聖藥』？只是我臂上腿上都受了傷，要照顧兩個人可不容易。且聽著這姓段的，耍耍這山羊鬍子便了。」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瓷瓶，道：「伸手。」司空玄道：「是，是！」攤開了手掌，雙目下垂，不敢正視。那女郎在他左掌中倒了些綠色藥末，說道：「內服一點兒，便可解毒了。」心道：「我這香粉採集不易，可不能給你太多了。」

　　司空玄當她一拔開瓶塞，便覺濃香馥郁，衝鼻而至，他畢生鑽研藥性，卻也全然猜不到是何種藥物配成，待得藥粉入掌，更是香得全身舒泰，心想天山童姥神通廣大，這靈丹聖藥果然非同小可，大喜之下，連連稱謝，只是掌中托著藥末，不敢再磕頭了。

　　段譽見大功告成，說道：「姊姊，走吧！」得意之際，竟忘了逼緊嗓子，幸好司空玄等全未起疑。

　　司空玄道：「啟稟聖使：無量劍左子穆不識順逆，兀自抗命。屬下只因中毒受傷，又斷了一條手臂，未能迅速辦妥此事，有負童姥恩德，實是罪該萬死。自當即刻統率部屬，攻下劍湖宮。請聖使在此督戰。」

　　段譽道：「不用了。我瞧這劍湖宮也不必攻打了，你們即刻退兵吧！」

　　司空玄大驚，素知童姥的脾氣，所派使者說話越是和氣，此後責罰越重，靈鷲宮聖使慣說反話，料定聖使用這幾句話是怪他辦事不力，忙道：「屬下該死，屬下該死。請聖使在童姥駕前美言幾句。」

　　段譽不敢多說，揮了揮手，拉著鍾靈轉身便走。司空玄高舉左掌托著香粉，雙膝跪地，朗聲說道：「神農幫恭送兩位聖使，恭祝童姥她老人家萬壽聖安。」他身後幫眾一直跪在地下，這時齊聲說道：「神農幫恭送兩位聖使，恭祝童姥她老人家萬壽聖安。」段譽走出數丈，見這干人兀自跪在地下，實在覺得好笑不過，大聲說道：「恭祝你司空玄老人家也萬壽聖安。」

　　司空玄一聽之下，只覺這句反話煞是厲害，登時嚇得魂不附體，險些暈倒。他身後兩人見幫主筱筱發抖，生怕他掌中的靈丹聖藥跌落，急忙搶上扶住。

　　段譽和二女行出數十丈，再也聽不到神農幫的聲息。鍾靈不住口中作哨，想召喚閃電貂回來，卻始終不見，說道：「木姊姊，多謝你和這位姊姊前來救我，我要留在這兒。」

　　那女郎道：「留在這兒幹麼？等你的毒貂嗎？」鍾靈道：「不！我在這兒等段大哥，他去請我爹爹來給神農幫這些人解毒。」轉頭向段譽道：「這位姊姊，你那些斷腸散的解藥，給我一些吧。」那女郎道：「這姓段的不會再來了。」鍾靈急道：「不會的，不會的。他說過要來的，就算我爹爹不肯來，段大哥自己還是會來。」那女郎道：「哼，男子說話就會騙人，他的話又怎信得？」鍾靈嗚咽道：「段大哥不會騙……騙我的。」

　　段譽哈哈大笑，掀開斗篷頭罩，說道：「鍾姑娘，你段大哥果然沒騙你。」

　　鍾靈向他凝視半晌，喜不自勝，撲上去摟住他脖子，叫道：「你沒騙我，你沒騙我！」

　　那女郎突然抓住她後領，提起她身子，推在一旁，冷冷的道：「不許這樣！」鍾靈吃了一驚，但心中欣喜，也不以為意，說道：「木姊姊，你兩個怎地會遇見的？」那女郎哼了一聲，不加理睬。

　　段譽道：「咱們一路走，一路說。」他擔心司空玄發現解藥不靈，追將上來。那女郎躍上馬背，遙自前行。段譽於是將別來情由簡略對鍾靈說了，但於那女郎虐待他的事卻避而不提，只說她救了自己性命。鍾靈大聲道：「木姊姊，你救了段大哥，我可不知該怎麼謝你才好。」那女郎怒道：「我自救他，關你什麼事？」鍾靈向段譽伸伸舌頭，扮個鬼臉。

　　那女郎說道：「喂，段譽，我的名字，不用鍾靈這小鬼跟你說，我自己說好了，我叫木婉清。」段譽道：「啊，水木清華，婉兮清揚。姓得好，名字也好。」木婉清道：「好過你的一段木頭，名譽極壞。」段譽哈哈大笑。

　　鍾靈拉住段譽左手，輕輕的道：「段大哥，你待我真好。」段譽道：「只可惜你的貂兒找不到了。」鍾靈又吹了幾下口哨，說道：「那也沒什麼，等這些惡人走了，過些時候我再來找。你陪我來找，好不好？」段譽道：「好啊！」想起了那洞中玉像，又道：「以後我時時會到這裡來的。」木婉清怒道：「不許你來。她要找貂兒，自己來好了。」段譽向鍾靈伸伸舌頭，扮個鬼臉，兩人相對微笑。

　　三人不再說話，緩緩行出數里。木婉清忽然問道：「鍾靈，你是二月初五的生日，是不是？」她騎在馬上，說話時始終不回過頭來。鍾靈道：「是啊，木姊姊怎麼知道？」木婉清大怒，厲聲道：「段譽，你還不是騙人？」一提馬韁，黑玫瑰急衝而前。

　　忽聽得西北角上有人低聲呼嘯，跟著東北角上有人拍拍拍拍連續擊了四下手掌。一條人影迎面奔來，到得與三人相距七八丈處，倏然停定，嘶啞著嗓子喝道：「小賤人，你還逃得到那裡？」聽這聲音，正是瑞婆婆。便在此時，背後一人嘿嘿冷笑，段譽急忙回頭，星月微光之中，見到正是那平婆婆，雙手各握短刀，閃閃發亮。跟著左邊右邊又各到了一人，左邊是個白鬚老者，手中橫向執一柄鐵鏟，右首那人是個年紀不大的漢子，手持長劍。段譽依稀記得，這兩人都曾參與圍攻木婉清。

　　木婉清冷笑道：「你們陰魂不散，居然一直追到了這裡，能耐倒是不小。」平婆婆道：「你這小賤人就是逃到天邊，你們也追到天邊。」木婉清嗤的一聲，射出一枝短箭。那使劍漢子眼明手快，揮劍擋開。木婉清從鞍上縱身而起，向那老者撲去。

　　那老者白鬚飄動，年紀已著實不小，應變倒是極快，右手一抖，鐵鏟向木婉清撩去。木婉清身未落地，左足在鏟柄上一借力，挺劍指向平婆婆。平婆婆揮刀格去，擦的一聲，刀頭已被劍鋒削斷，白刃如霜，直劈下來。瑞婆婆急揮鐵拐向木婉清背心掃去。木婉清不及劍傷平婆婆，長劍平拍，劍刃在平婆婆肩頭一按，身子已輕飄飄的竄了出去。她若不是急於閃開瑞婆婆這一拐，長劍直削而非平拍，平婆婆已被劈成兩爿。

　　這幾下變招兔起鶻落，迅捷無比，平婆婆勇悍之極，剛才千鈞一髮的從鬼門關中逃了出來，卻絲毫不懼，又向木婉清刷刷刷三刀，木婉清急閃避過。便在此時，瑞婆婆和兩個男子同時攻上。木婉清劍光霍霍，在四人圍攻下穿插來去。

　　鍾靈在數丈之外不住向段譽招手，叫道：「段大哥，快來。」段譽奔將過去，問道：「怎麼？」鍾靈道：「咱們快走。」段譽道：「木姑娘受人圍攻，咱們怎能一走了之？」鍾靈道：「木姊姊本領大得緊，她自有法子脫身。」段譽搖頭道：「她為救你而來，倘若如此捨她而去，於心何安？」鍾靈頓足道：「你這書獃子！你留在這裡，又能幫得了木姊姊的忙嗎？唉，可惜我的閃電貂還沒回來。」

　　這時瑞婆婆等二女二男與木婉清鬥得正緊，瑞婆婆的鐵拐和那老者的鐵鏟都是長兵刃，舞開來呼呼風響。木婉清耳聽八方，將段譽與鍾靈的對答都聽在耳裡。

　　只聽段譽雙道：「鍾姑娘，你先走吧！我若負了木姑娘，非做人之道，倘若她敵不過人家，我在旁好言相勸，說不定也可挽回大局。」鍾靈道：「你除了白送自己一條性命，什麼也不管用。快走吧！木姊姊不會怪你的。」段譽道：「若不是木姑娘好心相救，我這條性命早就沒有了。遲送半日，便多活了半日，倒也不無小補。」鍾靈急道：「你這呆子，再也跟你纏夾不清。」拉住他的手臂便走。

　　段譽叫道：「我不走，我不走！」但他沒鍾靈力大，給她拉著，踉蹌而行。

　　忽聽木婉清尖聲叫道：「鍾靈，你自己給我快滾，不許拉他。」鍾靈拉得段譽更快，突然間嗤的一聲，她頭髻一顫，一枚短箭扦插了她髮髻。木婉清喝道：「你再不放手，我射你眼睛。」鍾靈知她說得出，做得到，相識以來雖然頗蒙她垂青，畢竟為時無多，沒什麼深厚交情，她既說要射自己眼睛，那就真的要射，只得放開了段譽的手臂。

　　木婉清喝道：「鍾靈，快給我滾到你爹爹、媽媽那裡去，快走，快走！你若耽在旁邊等你的段大哥，我便射你三箭。」口中說話，手上不停，連續架開襲來的幾件兵刃。

　　鍾靈不敢違拗，向段譽道：「段大哥，你一切小心。」說著掩面疾走，沒入黑暗之中。

　　木婉清喝走鍾靈，在四人之間穿來插去，腿上鉤傷處隱隱作痛，劍招忽變，一縷縷劍光如流星飄絮，變幻無定。忽聽得那老者大叫一聲，肋下中劍。木婉清刷刷刷三劍，將瑞婆婆和那使劍漢子逼得跳出圈子相避，劍鋒回轉，已將平婆婆捲入劍光之中。頃刻之間，平婆婆身上已受了三處劍傷。她毫不理會，如瘋虎般向木婉清撲去。餘下三人回身再鬥。平婆婆滾近木婉清身畔，右手短刀往她小腿上削去。木婉清飛腿將她踢了個觔斗，就在此時，瑞婆婆的鐵拐已點到眉心。木婉清迅即回轉長劍，格開鐵拐，順勢向敵人分心便刺。

　　瑞婆婆斜身閃過，橫拐自保。木婉清輕吁一口氣，正待變招，突然間噗的一聲，左肩上一陣劇痛，原來那老者受傷之後，使不動鐵鏟，拔出鋼錐撲上，乘虛插入她肩頭。木婉清反手一掌，只打得那老者一張臉血肉模糊，登時氣絕。瑞婆婆等卻又已上前夾擊。平婆婆大叫：「小賤人受了傷，不用拿活口了，殺了便算。」

　　段譽見木婉清受傷，心中大急，待要依樣葫蘆，搶過去抱起那老者的屍體衝撞，但隔著相鬥的四人，搶不過去，情急之下，扯下身上斗篷，衝上去猛力揮起，罩上平婆婆頭頂。平婆婆眼不見物，大驚之下，急忙伸手去扯，不料忘了自己手中兀自握著短刀，一刀斬在自己臉上，叫得猶如殺豬一般。

　　木婉清無暇拔去左肩上的鋼錐，強忍疼痛，向瑞婆婆急攻兩劍，向使劍漢子刺出一劍，這三劍去勢奧妙，瑞婆婆右頰立時劃出一條血痕，使劍漢子頸邊被劍鋒一斥而過。兩人受傷雖輕，但中劍的部位卻是要害之處，大驚之下，同時向旁跳開，伸手往劍傷上摸去。

　　木婉清暗叫：「可惜，沒殺了這兩個傢伙。」吸一口氣，縱聲呼嘯，黑玫瑰奔將過來。木婉清一躍進而上，順手拉住段譽後頸，將他提上馬背。二人共騎，向西急馳。

　　沒奔出十餘丈，樹林後忽然齊聲吶喊，十餘人竄出來橫在當路。中間一個高身材的老者喝道：「小賤人，老子在此等候你多時了。」伸手便去扣黑玫瑰的轡頭。木婉清右手微揚，嗤嗤連聲，三枝短箭射了出去。人叢中三人中箭，立時摔倒。那老者一怔之下，木婉清一提韁繩，黑玫瑰驀地裡平空躍起，從一干人頭頂躍了過去。眾人忌憚她毒箭厲害，雖發足追來，卻各舞兵刃護住身前，與馬上二人相距越來越遠。但聽那干人紛紛怒罵：「賊丫頭，又給她逃了！」「任你逃到天邊，也要捉到你來抽筋剝皮！」「大夥兒追啊！」

　　木婉清任由黑玫瑰在山中亂跑，來到一處山岡，只見前面是個深谷，只得縱馬下山，另覓出路。這無量山中山路迂迴盤旋，東繞西轉，難辨方向。

　　突然聽到前面人聲：「那馬奔過來了！」「向這邊追！」「小賤人又回來啦！」木婉清重傷之下，無力再與人相鬥，急忙拉轉馬頭，從右首斜馳出去。這時慌不擇路，所行的已非道路，幸虧黑玫瑰神駿，在滿山亂石的山坡上仍是奔行如飛。又馳了一陣，黑玫瑰前腳突然一跪，右前膝在岩石上撞了一下，奔馳登緩，一跛一拐的顛蹶起來。

　　段譽心中焦急，說道：「木姑娘，你讓我下馬吧，你一個人容易脫身。他們跟我無冤無仇，便拿住了我也不緊。」木婉清哼的一聲，道：「你知道什麼？你是大理人，要是給他們拿住了，一刀便即砍了。」段譽道：「奇哉怪也，大理人這麼多，殺得光嗎？姑娘還是先走的為是。」

　　木婉清左肩背上一陣陣疼痛，聽得段譽還是囉嗦個不住，怒道：「你給我住口，不許多說。」段譽道：「好，那麼你讓我坐在你後面。」木婉清道：「幹什麼？」段譽道：「我的斗篷罩在那胖婆婆頭上了。」木婉清道：「那又怎樣？」段譽道：「我褲子上破了幾個大洞，坐在姑娘身前，這個光……光……對著姑娘……嘿嘿，太……太也失禮。」

　　木婉清傷處痛得難忍，伸手抓住他肩頭，咬著牙一用力，只捏得他肩骨格格直響，喝道：「住嘴！」段譽吃痛，忙道：「好啦，好啦，我不開口便是。」

　　（第三回完）

## 第4章 崖高人遠

　　奔出數里，黑玫瑰走上了一條長嶺，山嶺漸見崎嶇，黑玫瑰行得更加慢了，背後吶喊聲隱隱傳來。段譽叫道：「黑玫瑰啊，今日說什麼也要辛苦你些，勞你駕跑得快一點兒吧！」又行里許，回頭望見刀光閃爍，追兵漸近。木婉清不住催喝：「快，快！」

　　黑玫瑰奮蹄加快腳步，突然之間，前面出現一條深澗，闊約數丈，黑黝黝的深不見底。黑玫瑰一聲驚嘶，陡地收蹄，倒退了幾步。

　　木婉清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問道：「我要縱馬跳將過去。你隨我冒險呢，還是留下來？」段譽心想：「馬背上少了一人，黑玫瑰便易跳得多。」說道：「姑娘先過去，再用帶子來拉我。」木婉清一回頭，見追兵已相距不過數十丈，說道：「來不及啦！」拉馬退了數丈，叫道：「噓！跳過去！」伸掌在馬肚上輕輕拍了兩下。

　　黑玫瑰放開四蹄，急奔而前，到得深澗邊上，使勁縱躍，直竄了過去。段譽但覺騰雲駕霧一般，一顆心也如從他腔中跳出來一般。

　　黑玫瑰受了主人催逼，出盡全力的這麼一躍，前腳雙蹄勉強踏到了對岸，但兩邊實是相距太寬，它徹夜奔馳，腿上又受了傷，後蹄終沒能踏上山石，身子登時向深谷中墜去。

　　木婉清應變奇速，從馬背上騰身而起，隨手抓了段譽，向前竄出。段譽先行著地，木婉清跟著摔下，正好跌在他的懷中。段譽怕她受傷，雙手牢牢抱住，只聽得黑玫瑰長聲悲嘶，已墜入下面萬丈深谷之中。

　　木婉清心中難過，忙掙脫段譽的抱持，奔到澗邊，但見白霧封谷，已看不到黑玫瑰的身軀，突然間一陣眩暈，只覺天旋地轉，腳下一軟，登時昏倒在地。

　　段譽大吃一驚，生怕她摔入谷中，急忙上前拉住，見她雙目緊閉，已然暈了過去。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對澗有人大聲叫道：「放箭，放箭！射死這兩個小賊！」段譽抬起頭來，只見對澗已站了七八人，忙俯身抱起木婉清，轉身急奔，突然間颼的一聲，一枝羽箭從耳畔擦過。

　　他跌跌撞撞的沖了幾步，蹲低了身子，抱著木婉清而行，颼的一聲，又有一箭從頭頂飛過。段譽見左首有塊大岩石，當即撲過去躲在石後，霎時間但聽得噗噗噗之聲不絕於耳，無數暗器都打在石上，彈了開去。段譽一動也不敢動，突然呼的一聲，一塊拳頭大的石子投了過來，飛過岩石，落在他身旁，投石之人顯是臂力極強，居然將這樣大一塊石頭投出十數丈外，只是相距遠了，難以取得準頭。段譽心想此處未脫險境，當下抱起木婉清，一鼓作氣的向前疾奔，奔出十餘丈，料想敵人的羽箭暗器再也射不到了，這才止步。

　　他喘了幾口氣，將木婉清穩穩的放在草地之上，轉身縮在山巖之後，向前望去。

　　只見對崖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指手劃腳，紛紛議論，偶爾山風吹送過來幾句，都是怒罵呼喝之言，看來這些人一時無法追得過來。段譽心想：「倘若他們繞著山道，從那一邊爬上山來，咱二人仍是無法得脫毒手。」

　　快步走向山崖彼端一望，不由得嚇得腳也軟了，幾乎站立不定。只見崖下數百丈處波濤洶湧，一條碧綠大江滾滾而過，原來已到了瀾滄江邊。江水湍急無比，從這一邊是無論如何上不來的，但敵人倘若走到谷底，然後再攀援而上，終究能來殺了自己和木婉清。他歎了一口氣，心想暫脫危難，也是好的，以後如何，且待事到臨頭再說，適才說過的那句話又湧向心頭：「多活得半日，卻也不無小補。」

　　回到木婉清身邊，見她仍然昏迷未醒，正想設法相救，只見她背後左肩上赫然插著一枚鋼錐，鮮血已染滿了半邊衣衫。段譽大吃一驚，在馬背上時坐在她身前，適才倉惶逃命，沒發覺她竟然受此重傷，腦中第一件想到的是：「莫非她已經死了？」當即拉開她面幕，伸指到她鼻底一試，幸好微微尚有呼吸，心想：「須得拔去鋼錐，止住流血。」伸手抓住錐柄，咬緊牙關，用力一拔，鋼錐應手而起。他不知閃避，一股鮮血只噴得滿頭滿臉都是。

　　木婉清痛得大叫一聲，醒了轉來，但跟著又暈了過去。

　　段譽死命按住她的傷口，不讓鮮血流出，可是血如泉湧，卻那裡按得住？他無法可施，隨手在地下拔些青草，放在口中嚼爛了，敷上她傷口，但鮮血湧出，立將草泥衝開，忽地記起：「先前她中了鉤傷，曾從懷中取出藥來敷上，不久便止了血。」

　　輕輕伸手到她懷中，將角手所及的物事一一掏了出來，見是一支黃楊木梳子、一面小銅鏡、兩塊粉紅色的手帕、另有三隻小木盒、一個瓷瓶。他見到這些閨閣之物，不禁一呆，這時方始意會到，眼前這人是個姑娘，自己伸手到她衣袋中亂掏亂尋，未免太也無禮，而這些梳鏡巾盒之屬，和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卻又實在難以聯在一起。

　　他曾見木婉清從瓷瓶倒了些綠色粉末給司空玄，冒充是童姥的靈藥，可不知這些綠粉能不能止血，揭開一隻盒子，登時幽香撲鼻，見盒中盛的甩是胭脂。第二隻盒子裝的是半盒白色粉末，第三盒是黃色粉末，放近鼻端嗅了嗅，白色粉末並無氣息，黃色粉末卻極為辛辣，一嗅之下，登時打個噴嚏，心想：「不知這是金創藥，還是殺人的毒藥？倘若用錯了，豈不糟糕。」伸指用力捏木婉清的人中，過了半晌，她微微睜開眼來。

　　段譽大喜，忙問：「木姑娘，那一盒藥能止血治傷？」木婉清道：「紅色的。」說了三字，又閉上眼睛。段譽再問：「紅色的？」她便不答了。段譽好生奇怪，心想紅色的這一盒明明是胭脂，怎能治傷？但她既如此說，且試一試再說，總是勝於將毒藥敷上了傷口。

　　於是將她傷口附近的衣衫撕破一些，伸指挑些胭脂，輕輕敷上。手指碰到她傷口時，木婉清迷迷糊糊中仍是覺痛，身子一縮。段譽安慰道：「莫怕，莫怕，咱們先止了血再說。」說也奇怪，這胭脂竟然靈效無比，塗上傷口不久，流血便慢慢少了；又過了一會，傷口中滲出淡黃色水泡。段譽自言自語：「金創藥也做得像胭脂一般，女孩兒家的心思可真有趣。」

　　他累了半天，到這時心神才略略寧定，聽得對崖上叫罵喧嘩聲已然止息，尋思：「莫非他們真的從谷中攻上來麼？」伏在地下爬到崖邊一張，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不出所料，果見對面山崖上十餘人正慢慢向谷底攀援而下。山谷雖深，總有盡頭，這些人只須到了谷底，便可攀到這邊崖上，看來最多過得兩三個時辰，敵人便即攻到了。

　　雖然身處絕境，總不能束手待斃，相度四周地勢，見處身所在是座高崖，一面臨江，三面皆是深谷，無路可逃，他長長歎了口氣，將木婉清抱到一塊突出的岩石底下，以避山風，然後弓著身子搬集石塊，聚在崖邊低窪之處。好在崖上到處全是亂石，沒多時便搬了五六百塊。諸事就緒，便坐在木婉清身旁閉目養神。

　　這一坐倒，便覺光屁股坐在少礫之上，刺得微微生痛，心道：「我二人這是『央卦』，『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次且』者，趔趄也，卻行不順也，這一卦再准也沒有了。我是『臀無膚』。這『膚』字如改成個『褲』字，就更加妙。她老是說男子愛騙人，正是『聞言不信』。可是她『牽羊悔亡』，我豈不是成了一頭羊？但不知她是不是後悔？」

　　他徹夜未睡，實已疲累不堪，想了幾句『易經』，便欲睡去，然知敵人不久即至，卻那裡敢睡著？只聞到木婉清身上發出陣陣幽香，適才試探出她鼻息之時，曾揭起她鼻子以下的面幕，當時懸念她生死，沒留神她嘴巴鼻子長得如何，這時卻不敢無端端的再去揭開她面幕瞧個清楚，回想起來，似乎她臉上肌膚白嫩，至少不會是她所說的那般『滿臉大麻皮』。

　　此刻木婉清昏迷不醒，倘若悄悄揭開她面幕一看，她決計不會知道，他又想看，又不敢看，思潮起伏不定：「我跟她在此同生共死，十九要同歸於盡，倘若直到一命嗚呼之時仍然不曾見過她一面，豈不是死得好冤？」但心底隱隱又怕她當真是滿臉的大麻皮，尋思：「她若不是醜逾常人，何以老是戴上面幕，不肯以真面目示人？這姑娘行事兇惡，料想和『清秀美麗』四字無緣，不看也罷。」

　　一時心意難決，要想起個卦來決疑，卻越來越倦，竟爾朦朦朧朧的睡去了。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突然間聽到喀喇聲響，急忙奔到崖邊，只見五六名漢子正悄沒聲的從這邊山崖攀將上來。只是山崖陡峭，上得極為艱難。段譽暗叫：「好險，好險！」拿起一塊石頭，向崖邊投了下去，叫道：「別上來，否則我可不客氣了。」

　　他居高臨下，投石極是方便，攀援上山的眾漢子和他相距數十丈，暗器射不上來，聽到他的叫聲，便即停步，但遲疑了片刻，隨即在山石後躲躲閃閃的繼續爬上。段譽將五六塊石頭亂投下去，只聽得啊、啊兩聲慘呼，兩名漢子被石塊擊中，墜入下面深谷，顯是粉身碎骨而亡。其餘漢子見勢頭不對，紛紛轉身下逃，一人逃得急了，陡崖上一個失足，又是摔得屍骨無存。

　　段譽自幼從高僧學佛，連武藝也不肯學，此時生平第一次殺人，不禁嚇得臉如土色。他原意是投石驚走眾人，不意竟然連殺兩人，又累得一人摔死，雖然明知若不拒敵，敵人上山後自己與木婉清必然無悻，但終究難過之極。

　　他呆了半晌，回到木婉清身邊，只見她已然坐起，倚身山石。段譽又驚又喜，道：「木姑娘，你……你好啦！」木婉清不答，目光從面幕的兩個圓孔中射出來，凝視著他，頗有嚴峻兇惡之意。段譽柔聲勸道：「你躺著再歇一會兒，我去找些水給你喝。」木婉清道：「有人想爬上山來，是不是？」

　　段譽眼中淚水奪眶而出，舉袖擦眼淚，嗚咽道：「我失手打死了兩人，又……又嚇得……嚇得跌死了一人。」木婉清見他哭泣，好生奇怪，問道：「那便怎樣？」段譽嗚咽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我無故殺人，罪業非小。」頓足又道：「這三人家中或有父母妻兒，聞知訊息，定必悲傷萬分，我……我如何對得起他們？如何對得起他們的家人？」木婉清冷笑道：「你也有父母妻兒，是不是？」段譽道：「我父母是有的，妻兒卻還沒有。」

　　木婉清眼光中突然閃過一陣奇怪的神色，但這目光一瞬即逝，隨即回復原先鋒利如刀、寒冷若冰的神情，說道：「他們上得山來，殺不殺你？殺不殺我？」段譽道：「那多半是要殺的。」木婉清道：「哼！你是寧可讓人殺死，卻不願殺人？」

　　段譽低頭沉思，道：「倘若單是為我自己，我決不願殺人。不過……不過，我不能讓他們害你。」木婉清厲聲道：「為什麼？」段譽道：「你救過我，我自然要救你。」木婉清道：「我問你一句話，你若有半分虛言，我袖中短箭立時取你性命。」說著右臂微抬，對準了他。段譽道：「你殺了這許多人，原來短箭是從袖中射出來的。」

　　木婉清道：「呆子，你怕不怕我？」段譽道：「你又不會殺我，我怕什麼？」木婉清狠狠地道：「你惹惱了我，姑娘未必不殺你。我問你，你見過我的臉沒有？」段譽搖搖頭，道：「沒有。」木婉清道：「當真沒有？」她話聲越來越低，額上面幕濕了一片，顯是用力多了，冷汗不住滲出，但話聲仍是十分嚴峻。

　　段譽道：「我何必騙你？你其實不用『聞言不信』。」木婉清道：「我昏去之時，你何以不揭我面幕？」段譽搖頭道：「我只顧治你背上傷口，沒想到此事。」木婉清又氣又急，喘息道：「你……你見到我背上肌膚了？你……你在我背上敷藥了？」段譽道：「是啊，你的胭脂膏真靈，我萬萬料想不到這居然是金創藥膏。」

　　木婉清道：「你過來，扶我一扶。」段譽道：「好！你原不該說這許多話，多歇一會，再想法子逃生。」說著走過去扶她，手掌尚未碰到她手臂，突然間拍的一聲，左頰上熱辣辣的吃了一記耳光。她雖在重傷之餘，出手仍是極為沉重。

　　段譽給她打得頭暈眼花，身子打了個旋，雙手捧住面頰，怒道：「你…你幹麼打我？」木婉清怒道：「大膽小賊，你……你竟敢碰我身上肌膚，竟敢……竟敢看我的背脊……」急怒之下，登時暈倒，橫斜在地。

　　段譽一驚，也不再記她掌摑之恨，忙搶過去扶起。只見她背脊上又有大量血水滲出，適才她出掌打人，使力大了，本在慢慢收口的傷處復又破裂。

　　段譽一怔：「木姑娘怪我不該碰她身上肌膚，但若不救，她勢必失血過多而死。事已如此，只好從權，最多不過給她再打兩記耳光而已。」於是撕下衣襟，給她擦去傷口四周的血漬，但見她肌膚晶瑩如玉，皓白如雪，更聞到陣陣幽香，當下不敢多看，匆匆忙忙的挑些胭脂膏兒，敷上傷口。

　　這一次木婉清不久便即醒轉，一睜眼，便向他惡狠狠的瞪視。段譽怕她再打，離得遠遠地。木婉清道：「你……你又……」覺到背上傷口處陣陣清涼，知道段譽又替自己敷上了新藥。段譽道：「我……我不能見死不救。」木婉清只是喘氣，沒力氣說話。

　　段譽聽到左首淙淙水聲，走將過去，見是一條清澈的山溪，於是洗淨了雙手，俯下身去喝了幾口，雙手捧著一掬清水，走到木婉清身邊，道：「張開嘴來，喝水吧！」木婉清微一遲疑，流了這許多血後，委實口渴得厲害，於是揭起面幕一角，露出嘴來。

　　其時日方正中，明亮的陽光照在她下半張臉上。段譽見她下頦尖尖，臉色白膩，一如其背，光滑晶瑩，連半粒小麻子也沒有，一張櫻桃小口靈巧端正，嘴唇甚薄，兩排細細的牙齒便如碎玉一般，不由得心中一動：「她……她實是個絕色美女啊！」這時溪水已從手指縫中不住流下，濺得木婉清半邊臉上都是水點，有如玉承明珠，花凝曉露。段譽一怔，便不敢多看，轉頭向著別處。

　　木婉清喝完了他手中溪水，道：「還要，再去拿些來。」段譽依言再去取水，接連捧了三次，她方始解渴。

　　段譽爬到崖邊張望，只見對面崖上還留用著七八名漢子，手中各持弓箭，監視著這邊。再向山谷中望時，不見有人爬上，但料知敵人決不會就此死心，勢必是另籌攻山之策。

　　他搖了搖頭，又到溪邊捧些水喝了，再洗手去臉上從木婉清傷口中噴出來的血漬，心想：「那斷腸散的解藥，吃不吃其實也不相干，不過還是吃了吧。」從懷中取出瓷瓶，倒些解藥送入口中，和些溪水吞服了，心道：「這解藥苦得很，遠不如斷腸散甜甜的好吃。唉，想不到木姑娘竟是這般美貌。最好是來個『睽』卦『初六』、『喪馬』，『見惡人無咎』。」

　　又想：「這崖頂上有水無食，敵人其實不必攻山，數日之後，咱二人餓也餓死了。」垂頭喪氣的回到木婉清身前，說道：「可惜這山上沒果子，否則也好采幾枚來給你解饑。」

　　木婉清道：「這些廢話，說來有什麼用？」過了一會，問道：「你怎麼識得鍾家小妞兒的？」段譽將如何在劍湖宮中初識鍾靈、自己如何受辱而承她相救等情一一說了。

　　木婉清一聲不響的聽完，冷笑道：「你不會武功，卻多管江湖上閒事，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麼？」段譽歉然道：「我自作自受，也沒話好說，只是連累姑娘，心中好生不安。」

　　木婉清道：「你連累我什麼？這些人的仇怨是我自己結下的，世上便沒你這個人，他們還不是一般的來圍攻我？只不過若沒有你，我便可以了無牽掛……殺個……殺個痛快，給他們亂刀分屍，也勝於在這荒山上餓死。」她說到了『了無牽掛』四字，頓了一頓，覺得親口承認牽掛於他，大是不該，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燒。只是面幕遮住了她臉，段譽全沒覺得，而她語音有異，段譽也沒留神，只道她傷後體弱，說話不暢，便安慰她道：「姑娘休息得幾天，待背上傷處好了，那時再衝殺出去，他們也未必攔得住你。」木婉清冷笑道：「你倒說得稀鬆平常，我這傷幾天之內怎好得了？對方好手著實不少……」

　　猛聽得對面崖上一聲厲嘯，只震得群山鳴響。木婉清不禁全身一震，顫聲道：「那……那是誰？內功這等了得？」一伸手，抓住了段譽的手臂。只聽得嘯聲迴繞空際，久久不絕，群山所發出的回聲來去衝擊，似乎群鬼夜號，齊來索命。其時雖是天光白日，段譽於一剎那間好似眼前天也黑了下來。過了良久，嘯聲才漸漸止歇。

　　木婉清道：「這人武功厲害得緊，我說什麼也是沒命的了。你……你快快想法子逃命去吧，不用再管我了。」段譽微笑道：「木姑娘，你把段譽看得忒也小了。姓段的雖然名譽極壞，也不至於是這樣的人。」

　　木婉清一雙妙目向他凝視半晌，目光中竟流露不勝淒婉之情，柔聲道：「『名譽極壞』什麼的，是我跟你鬧著玩的，你別放在心上。你又是何苦要陪著我一起死，那……那又有什麼用？你逃得性命，有時能想念我一刻，也就是了。」

　　段譽從未聽過她說話如此溫柔，這嘯聲一起，她突然似乎變作了另一個人，只不過她惡狠狠、冷冰冰的說慣了，這些斯斯文文的話說起來不免有些生硬，微笑道：「木姑娘，我喜歡聽你這麼說話，那才像是個斯文美貌的好姑娘。」

　　木婉清淳的一聲，突然厲聲道：「你怎麼知道我美貌？你見過我的相貌了，是不是？」手上一緊，便如一隻鐵箍般扣住了段譽的手臂。段譽歎了口氣，道：「我拿水給你喝時，見到你一半臉孔。便只一半容貌，便是世上罕有的美人兒。」

　　木婉清雖然凶狠，終究是女孩兒家，得人稱讚，不免心頭竊喜，何況她長帶面幕，向來只聽別人稱讚自己武功了得，從沒讚她容貌的，心中一高興，便放鬆了手，道：「你快去找個山洞什麼的躲了起來，不論見到什麼，都不許出來。只怕那人頃刻間便要上來了。」

　　段譽吃了一驚，道：「不能讓他上來。」跳起身來，奔到崖邊，突然間眼前一花，只見一個黃色人影快速無倫的正撲上山來。山坡極為陡削，那人卻登山如行平地，比之猿猴猶更矯捷。段譽心下駭然，叫道：「喂，你再上來，我要用石頭擲你了！」那人哈哈大笑，反而縱躍得更加快了。

　　段譽見他在這一笑之間，便又上升了丈許，無論如何不能讓他上山，但又不願再殺傷人命，便拾起一塊石頭在那人身旁幾丈外投了下去。石頭雖不甚大，但自高而落，呼呼聲響，勢道頗足驚人，段譽叫道：「喂，你瞧見了麼？要是我投在你身上，你便沒命了，快快退回去吧。」那人冷冷笑道：「臭小子，你不要狗命了？敢對我這等無禮！」

　　段譽見他又縱上數丈，情勢已漸危急，當下舉起幾塊石頭，對準他頭頂擲了下去。雙目一閉，不敢瞧他墜崖而亡的慘狀。只聽得呼呼兩聲，那人縱聲長笑。段譽心中奇怪，睜開眼來，但見幾塊石頭正向深谷中跌落，那人卻是絲毫無恙。段譽這一下可就急了，忙將石頭接二連三的向他擲去。

　　那人待石頭落到頭頂，伸掌推撥，石頭便即飛開，有時則輕輕一躍，避過石頭。段譽一口氣投了三十多塊石頭，只不過略陰他上躍進之勢，卻損不到他毫髮。段譽眼見他越躍越近，再也奈何他不得，猙獰可怖的面目已隱約可辨，忙回身奔到木婉清身旁，叫道：「木……木姑娘，那……那人好生厲害，咱們快逃。」木婉清冷冷的道：「來不及啦。」

　　段譽還待再說，猛然間背心上一股大力推到，登時凌空飛出，一交摔入樹叢之中，只跌得昏天黑地，幸好著地之處長滿了矮樹，除了臉上擦破數處，並未受傷。他掙扎著爬起，只見那人已站在木婉清之前。

　　段譽快步奔前，擋在木婉清身前，問道：「尊駕是誰？為何出手傷人？」木婉清驚道：「你……你快逃，別在這裡。」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逃不了啦。老子是南海鱷神，武功天下第……第……嘿嘿，兩個小娃娃一定聽到過我的名頭，是不是？」

　　段譽心中怦怦亂跳，強自鎮定，向那人瞧去，第一眼便見到他一個腦袋大得異乎尋常，一張闊嘴中露出白森森的利齒，一對眼睛卻是又圓又小，便如兩顆豆子，然而小眼中光芒四射，向段譽臉上骨碌碌的一轉，段譽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但見他中等身材，上身粗壯，下肢瘦削，頦下一叢鋼刷般的鬍子，根根似戟，卻瞧不出他年紀多大。身上一件黃袍子，長僅及膝，袍子子是上等錦緞，甚是華貴，下身卻穿著條粗布褲子，污穢襤褸，顏色難辨。十根手指又尖又長，宛如雞爪。段譽初見時只覺此人相貌醜陋，但越看越覺他五官形相、身材四肢，甚而衣著打扮，盡皆不妥當到了極處。

　　木婉清道：「你過來，站在我身旁。」段譽道：「他……他會不會傷你？」木婉清冷清笑道：「憑你這點點微末道行，能擋得住『南海鱷神』嗎？」但見他居然奮不顧身的來保護自己，卻也不禁感動。

　　段譽心想不錯，這怪人如要逐走自己，原只一舉手之勞，倒是別惹怒他才是，於是站到木婉清身畔，說道：「原來尊駕外號叫作『南海鱷神』，武功天下第……第……那個，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在下這幾天來見識了不少英雄好漢，實以尊駕的武功最是厲害。我投了幾十塊石頭打你，居然一塊也打不著。尊駕武功高強，了不起之至。」心想：「我雖然大送高帽，可是他的確武功高強，這馬屁倒也不是違心之拍。」

　　南海鱷神聽段譽大讚他武功厲害，心下得意之極，乾笑了兩聲，道：「小子的本領稀鬆平常，眼光倒還不錯。你滾開吧，老子饒你性命。」段譽大喜，道：「那你老人家連木姑娘也一起饒了吧！」南海鱷神一雙圓眼一沉，一伸手，將段譽推得登登登接連退出幾步，沉聲道：「你走上一步，老子便不饒你了。」段譽心想：「這種江湖人物說得出，做得到，我還是站著不動的為妙。」只見南海鱷神圓睜一雙小眼，不住向木婉清打量，問道：「『小煞神』孫三霸是你殺的，是不是？」木婉清道：「不錯。」南海鱷神道：「他是我心愛的弟子，你知不知道？」段譽暗暗叫苦：「糟糕，糟糕！木姑娘殺了他心愛的弟子，這事就不易善罷了。我就是給他連戴十頂高帽子，只怕也不管事。」木婉清道：「殺的時候不知道，過了幾天才知道。」南海鱷神道：「你怕我不怕？」木婉清道：「不怕！」

　　南海鱷神一聲怒吼，聲震山谷，喝道：「你膽敢不怕我？你……你好大的膽子！仗著誰的勢頭了？」

　　木婉清冷冷的道：「我便是仗了你的勢。」南海鱷神一呆，喝道：「胡說八道！你能仗我什麼勢了？」木婉清道：「你位列『四大惡人』，這麼高的身份，這麼大的威名，豈能和一個身受重傷的女子動手？」這幾句話捧中有套，南海鱷神一怔之下，仰天哈哈大笑，說道：「這話倒也有理。」

　　段譽聽到『四大惡人』四字，心想原來他是鍾靈之父鍾成仇請來的朋友，不妨拉拉鍾萬仇的交情，或許有點用處，待聽他說『這話倒也有理』，忙道：「江湖上到處都說南海鱷神是大大的英雄好漢，別說決不欺侮受了傷的女子，便是受了傷的男子也不打。大家又說，南海鱷神連單身男人也不打，對手越多，他打起來越高興，這才顯得他老人家武功高強。」

　　南海鱷神瞇著一對圓眼，笑吟吟的聽著，不住點頭，問道：「這話倒也有理。你聽誰說的？」段譽道：「無量劍東宗掌門左子穆，西宗掌門辛雙清，神農幫幫主司空玄，萬劫谷谷主『馬王神』鍾萬仇，他夫人『俏藥叉』甘寶寶，還有來自江南的瑞婆婆、平婆婆，嘿嘿，太多，太多，我也記不清那許多了。」

　　南海鱷神點頭道：「你這小子有意思。下次你聽到有誰說老子英雄了得，須得牢牢記住他姓名。」轉頭問木婉清道：「聽說你武功不錯啊，怎地會受了重傷，是給誰傷的？」

　　木婉清悻悻的道：「他們四個打我一個啊。倘若是你南海鱷神，當然不怕，敵人越多越好，我可不成了。」南海鱷神道：「這話倒也有理。四個人打一個姑娘，好不要臉。」段譽忙道：「是啊，真正的英雄好漢，連單打獨鬥也不幹，那有四個打一個之理？只可惜你老人家當時沒見到，否則你一手一個，登時便將他們打得筋折骨斷。」南海鱷神搖頭道：「不對！不對！不對！」

　　他大腦袋一搖，說聲「不對」，段譽心中就是一跳，他連說三聲「不對」，段譽心中大跳了三下，不知什麼地方說錯了，卻聽他道：「我不把人家打得筋折骨斷。我只這麼喀喇一聲，扭斷了他龜兒子的脖子。筋折骨斷，不一定死，那不好玩。扭斷脖子，龜兒子就活不成了。你要是不信，我就扭了你的脖子試試。」

　　段譽忙道：「我信，我信，那倒不用試了。」隨即記起，鍾萬仇的家人進喜兒接待『四大惡人』之一的岳老二，只因叫錯了一句『三老爺』，又說他是『大大的好人』，便給他扭斷了脖子，看來這人便是岳老二了，說道：「是啊，你是惡得不能再惡的大惡人，有人說你是岳老二，我說該當叫岳老大才是。你岳老大扭人脖子，那裡還能讓他活命？」

　　南海鱷神大喜，抓住了他雙肩連連搖幌，笑道：「對，對！你這小子真聰明，知道我是惡得不能再惡的大惡人。岳老大是不行，老二是不錯的。」

　　段譽只給他抓得雙肩疼痛入骨，仍然強裝笑容，說道：「誰說的？『岳老大』三字，當之無愧。」心中暗暗慚愧：「段譽啊段譽，你為了要救木姑娘，說話太也無恥，諂諛奉承，全無骨氣。聖賢之書，讀來何用？」又想：「倘若為我自己，那是半句違心之論也決計不說的，貪生怕死，算什麼大丈夫了？只不過為了木姑娘，也只得委屈一下了。易彖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就是以柔克剛的道理。」言念及此，心下稍安。

　　南海鱷神放開段譽肩頭，向木婉清道：「岳老二是英雄好漢，不殺受了傷的女子……」段譽心想：「他始終不敢自居老大，不知那個老大更是何等惡人？」生怕得罪了他，不敢多問。只聽他續道：「……下次待你人多勢眾之時，我再殺你便了，今日不能殺你了。我且問你，我聽人說，你長年戴了面幕，不許別人見你容貌，倘若有人見到了，你如不殺他，便得嫁他，此言可真？」

　　段譽大吃一驚，只見木婉清點了點頭，不由得驚疑更甚。

　　南海鱷神道：「你幹麼立下這個怪規矩？」木婉清道：「這是我在師父跟前立下的毒誓，若非如此，師父便不傳我武藝。」南海鱷神問道：「你師父是誰？這等希奇古怪，亂七八糟，放屁，放屁！」木婉清傲然道：「我敬重你是前輩，尊你一聲老人家。你出言不遜，辱我師父，卻是不該。」

　　南海鱷神手起一掌，擊在身旁一塊大石之上，登時石屑紛飛，幾粒石屑濺到段譽臉上，彈得他甚是疼痛。段譽暗想：「一個人的武功竟可練到這般地步，如果擊上血肉之軀，別人還有命麼？」卻見木婉清目不稍瞬，渾不露畏懼之意。

　　南海鱷神向她瞪視半晌，道：「好，算你說得有理。你師父是誰？嘿嘿，這等……這等……嘿嘿。」木婉清道：「我師父叫做『幽谷客』。」南海鱷神沉吟道：「『幽谷客』？沒聽見過。沒有名氣！」木婉清道：「我師父隱居幽居，才叫『幽谷客』啊！怎能與你這般大名鼎鼎的人物相比？」

　　南海鱷神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突然提高聲音，喝道：「我那徒兒孫三霸，是不是想看你容貌，因而給你害死？」木婉清冷冷清的道：「你知道自己徒兒的脾氣。他只消學得你本事十成中的一成，我便殺他不了。」南海鱷神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但想到自己這一門的規矩，向來一徒單傳，孫三霸一死，十餘年傳功督導的心血化為烏有，越想越惱，大喝一聲：「他媽的！」

　　木婉清和段譽見他一張臉皮突轉焦黃，神情猙獰可怖，均是心下駭然，只聽他大聲道：「我要給徒兒報仇！」

　　段譽說道：「岳二爺，你說過不傷她性命的。再說，你的徒弟學不到你武功的一成，死了反而更好，免得活在世上，教你大失面子。」南海鱷神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岳老二的面子是萬萬失不得的。」問木婉清道：「我徒兒看到了你容貌沒有？」木婉清咬牙道：「沒有！」南海鱷神道：「好！三霸這小子死不瞑目，讓我來瞧瞧你的相貌。看你到底是個醜八怪，還是個天仙般的美女。」

　　木婉清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自己曾在師父之前立下毒誓，倘若南海鱷神伸手來強揭面幕，自己自然無法殺他，難道能嫁給此人？忙道：「你是武林中的成名高人，豈能作這等卑鄙下流之事？」

　　南海鱷神冷笑道：「我是惡得不能再惡的大惡人，作事越惡越好。老子生平只有一條規矩，乃是不殺無力還手之人。此外是無所不為，無惡不作。你乖乖的自己除下面幕來，不必麻煩老子動手。」木婉清顫聲道：「你當真非看不可？」南海鱷神怒道：「你再囉哩囉嗦，就不但除你面幕，連你全身衣衫也剝你媽個清光。老子不扭斷你脖子，卻扭斷你兩隻手、兩隻腳，這總可以吧？」

　　木婉清心道：「我殺他不得，惟有自盡。」向段譽使個眼色，叫他趕快逃生。段譽搖了搖頭，只見南海鱷神鋼髯抖動，「嘿」的一聲，伸出雞爪般的五指，便去抓她面幕。

　　木婉清一掀袖中機括，噗噗噗，三枝短箭如閃電般激射而出，一齊射中南海鱷

　　神小腹。那知跟著拍拍拍三聲響，三枝箭都落在地下，似乎他衣內穿著什麼護身皮甲。木婉清身子一顫，又是三枝毒箭射出，兩枝奔向他胸膛，第三枝直射面門。射向他胸膛的兩枝毒箭仍是如中硬革，落在地下。第三枝箭將到面門，南海鱷神伸出中指，輕輕在箭桿上一彈，那箭登時飛得無影無蹤。

　　木婉清抽出長劍，便往自己頸中抹去，只是重傷之後，出手不快，南海鱷神一把搶過，擲在地下，嘿嘿兩聲冷笑，說道：「我的規矩，只是不殺無力還手之人，你射我六箭，那是向我先動手了。我要先看看你的臉蛋，再取你小命。這是你自己先動手的，可怪不得我壞了規矩。」

　　段譽叫道：「不對！」南海鱷神轉頭道：「怎麼？」段譽道：「你是英雄好漢，不能欺侮身受重傷的女子。」南海鱷神道：「她向我連射六枝毒箭，你沒瞧見麼？是身受重傷的女子欺侮英雄好漢，並不是英雄好漢欺侮身受重傷的女子。」段譽道：「這還是不對。」南海鱷神怒道：「怎麼還是不對？放屁！」段譽道：「你的規矩，乃是『不殺無力還手之人』這八個字，是不是？」南海鱷神圓睜豆眼，道：「不錯！」段譽道：「這八個字能不能改？」南海鱷神怒道：「老子的規矩定了下來，自然不能改。」段譽道：「一個字都不能改？」南海鱷神道：「半個字也不能改。」段譽道：「倘若改了，那是什麼？」南海鱷神怒道：「那是烏龜兒子王八蛋！」

　　段譽道：「很好，很好！你沒有打木姑娘，木姑娘卻放箭射你，這並不是『還手』，這叫做先下手為強。倘若你出手打她，她重傷之下，決計沒有招架還手之力。因此她是有力偷襲，無力還手。你如殺她，那便是改了你的規矩，你如改了規矩，那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他幼讀儒經佛經，於文義中的些少差異，辨析甚精，什麼「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什麼「白馬非馬，堅石非石」，什麼「有相無性，非常非斷」，鑽研得一清二楚，當此緊急關頭，抓住了南海鱷神一句話，便跟他辯駁起來。

　　南海鱷神狂吼一聲，抓住了他雙臂，喝道：「你膽敢罵我是烏龜兒子王八蛋！」叉開五指，便要伸向他頭頸。

　　段譽道：「你如改了規矩，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倘若規矩不改，便不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你愛不愛做烏龜兒子王八蛋，全瞧你改不改規矩。」

　　木婉清見他生死繫於一線，在這如此凶險的情境之下，仍是『烏龜兒子王八蛋』的罵個不休，心想南海鱷神必定狂性大發，扭斷了他脖子，心下一陣難過，眼淚奪眶而出，轉過了頭，不忍再看。

　　不料南海鱷神給他這幾句話僵住了，心想我如扭斷他的脖子，便是殺了一個無力還手之人，豈非成了烏龜兒子王八蛋？一對小眼瞪視著他，左手漸漸使勁。段譽的臂骨格格作響，幾欲斷折，痛得幾欲暈去，大聲道：「我無力還手，你快殺了我吧！」南海鱷神道：「我才不上你的當呢，你想叫我做烏龜兒子王八蛋，是不是？」說著提起他的身子，重重往地下摔落。段譽只跌得眼前一片昏黑，似乎五臟六腑都碎裂了。

　　南海鱷神喃喃的道：「我不上當！我不殺你這兩個小鬼。」一伸手，抓住木婉清身上所披的綠斗篷，嘶的一響，扯將下來。木婉清驚呼一聲，縮身向後。南海鱷神揚手揮出，那斗篷飛將起來，乘風飄起，宛似一張極大的荷葉，飄出山崖，落向瀾滄江上，飄飄蕩蕩的向下游飛去。南海鱷神獰笑道：「你不取下面幕，老子再剝你的衣衫！」

　　木婉清向段譽招了招手，道：「你過來。」段譽一跛一拐的走到她身前，淒然搖頭。木婉清轉頭向他，背脊向著南海鱷神，低聲道：「你是世上第一個見到我容貌的男子！」緩緩拉開了面幕。

　　段譽登時全身一震，眼前所見，如新月清暈，如花樹堆雪，一張臉秀麗絕俗，只是過於蒼白，沒半點血色，想是她長時面幕蒙臉之故，兩片薄薄的嘴唇，也是血色極淡，段譽但覺她楚楚可憐，嬌柔婉轉，那裡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木婉清放下面幕，向南海鱷神道：「你要看我面貌，須得先問過我丈夫。」

　　南海鱷神奇道：「你已嫁了人麼？你丈夫是誰？」

　　木婉清指著段譽道：「我曾立過毒誓，若有那一個男子見到了我臉，我如不殺他，便得嫁他。這人已見了我的容貌，我不願殺他，只好嫁他。」

　　段譽大吃一驚，道：「這……這個……」

　　南海鱷神一呆，轉過頭來。段譽見他一雙如蠶豆般的小眼向自己從上至下、又從下至上的細看，只給他瞧得心中發毛，背上發冷，只怕他狂怒之下，撲上來便扭斷自己脖子。

　　忽聽南海鱷神「嘖嘖嘖」的讚美數聲，臉現喜色，說道：「妙極，妙極！快快轉過身來！」段譽不敢違抗，轉過身來。南海鱷神又道：「妙極，妙極！你很像我，你很像我！」

　　不管他說什麼話，都不及『你很像我』這四字令段譽與木婉清如此詫異，二人均想：「這話莫名其妙之至，你武功高強，容貌醜陋，像你什麼啊？何況還加上一個『很』字？」

　　南海鱷神一跳，躍到了段譽身邊，摸摸他後腦，捏捏他手腳，又在他腰眼裡用力掀了幾下，裂開了一張嘴，哈哈大笑，道：「你真像我，真的像我！」拉住了他手臂，道：「跟我去吧！」段譽摸不著半點頭腦，問道：「你叫我去那裡？」南海鱷神道：「跟著我去便是。快快叩頭！求我收你為弟子。你一求，我立即答允。」

　　這一下當真大出段譽意料之外，囁嚅道：「這個……這個……」

　　南海鱷神手舞足蹈，似乎拾到了天下最珍貴的寶貝一般，說道：「你手長足長，腦骨後凸，腰肋柔軟，聰明機敏，年紀不大，又是男人，真是武學奇材。你瞧，我這後腦骨，不是跟你一般麼？」說著轉過身來。段譽摸摸自己後腦，果覺自己的後腦骨和他似乎生得相像，那料到他說「你很像我」，只不過是兩人的一塊腦骨相同。

　　南海鱷神笑吟吟的轉身，說道：「咱們南海一派，向來有個規矩，每一代都是單傳，只能收一個徒兒。我那死了的徒兒『小煞神』孫三霸，後腦骨遠沒你生得好，他學不到我一成本事，死得很好，一乾二淨，免得我親手殺他，以便收你這個徒兒。」

　　段譽不禁打了個寒噤，心想這人如此殘忍毒辣，只見到有人資質較好，便要殺了自己徒兒，以便另換弟子，別說自己不願學武，便是要學武功，也決計不肯拜這等人為師。但自己倘若拒絕，大禍便即臨頭，正當無計可施之際，南海鱷神忽然大喝：「你們鬼鬼祟祟的幹什麼？都給我滾過來！」

　　只見樹叢之中鑽出十幾個人來，瑞婆婆、平婆婆、那使劍漢子都在其內。原來南海鱷神一上崖頂，段譽不能再擲石阻敵，這一干人便乘機攀了上來。

　　這些人伏在樹叢之中，雖都屏息不動，卻那裡逃得過南海鱷神的耳朵？他乍得段譽這等良材美質，心中高興，一時倒也不發脾氣，笑嘻嘻的向瑞婆婆等橫了一眼，喝道：「你們上來幹什麼？是來恭喜我老人家收了個好徒兒麼？」

　　瑞婆婆向木婉清一指，說道：「我們是來捉拿這小賤人，給夥伴們報仇。」

　　南海鱷神怒道：「這小姑娘是我徒兒的老婆，誰敢拿她？他媽的，都給我滾開！」

　　眾人面面相覷，均感詫異。

　　段譽大著膽子道：「我不能拜你為師。我早有了師父啦。」南海鱷神大怒，喝道：「你師父是誰？他的本領還大得過我麼？」段譽道：「我師父的功夫，料想你半點也不會。這周易中的『卦象』、『系辭』，你懂麼？這『明夷』、『未濟』的道理，你倒說給我聽聽。」南海鱷神搔了搔頭皮，什麼『卦象』、『系辭』，什麼『明夷』、『未濟』，果然連聽也沒聽見過，可不知是什麼神奇武功。

　　段譽見他大有為難之色，又道：「看來這些高深的本事你都是不會的了。因此老英雄的一番好意，我只有心領了，下次我請師父來跟你較量較量，且看誰的本事大。倘若你勝過了我師父，我再拜你為師不遲。」

　　南海鱷神怒道：「你師父是誰？我還怕了他不成？什麼時候比武？」

　　段譽原是一時緩兵之計，沒料到他竟會真的訂約比武，正躊躇間，忽聽得遠處偉來一陣尖銳悠長的鐵哨聲，越過數個山峰，破空而至。這哨聲良久不約，吹哨者胸中氣息竟似無窮無盡、永遠不需換氣一般。崖上眾人初聽之時，也不過覺得哨聲淒厲，刺人耳鼓，但越聽越是驚異，相顧差愕。

　　南海鱷神拍了拍自己後腦，叫道：「老大在叫我，我沒空跟你多說。你師父什麼時候跟我比武？在什麼地方？快說，快說！」

　　段譽吞吞吐吐的道：「這個……我可不便代我師父訂什麼約會。你一走，這些人便將我們二人殺了，我怎能……怎樣能去告知我師父？」說著向瑞婆婆等人一指。

　　南海鱷神頭也不回，左手反手伸出，已抓住那使劍漢子的胸口，身向左側，右手五根手指掀住他頭蓋，左手右轉，吉手左轉，雙手交叉一扭，喀喇一聲，將那漢子的脖子扭斷了。那人臉朝背心，一顆腦袋軟軟垂將下來。他右手已將長劍拔出了一半，出手也算極快，但劍未出鞘，便已身死。

　　這漢子先前與木婉清相鬥，身子矯捷，曾揮劍擊落她近身而發的毒箭，但在南海鱷神這猶似電閃的一扭之下，竟無半點施展餘地，旁觀眾人無不嚇得呆了。南海鱷神隨手一抖，將他屍身擲過在一旁。瑞婆婆手下三名大漢齊聲虎吼，撲將上來。南海鱷神右足連踢三腳。三名大漢高高飛起，都摔入谷中了。慘呼聲從谷中傳將上來。群山迴響，段譽只聽得全身寒毛直豎。瑞婆婆等無不嚇得倒退。南海鱷神笑道：「喀喇一響，扭斷了脖子，好玩，好玩。老子扭一個脖子不夠，還要扭第二個。那一個逃得慢的，老子便扭斷他的脖子。」

　　瑞婆婆、平婆婆等嚇得魂飛魄散，飛快的奔到崖邊，紛紛攀援而下。

　　南海鱷神連聲怪笑，向段譽道：「你師父有這本事嗎？你拜我為師，我即刻教你這門本事。你老婆武功不錯，她如不聽你話，你喀喇一下，就扭斷了她的脖子……」

　　突然間鐵哨聲又作，這次卻是嘰嘰、嘰嘰的聲音短促，但仍是連續不絕。南海鱷神叫道：「來啦，來啦！你奶奶的，催得這麼緊。」向段譽道：「你乖乖的等在這裡，別走開。」急步奔出，往崖下縱身跳了下去。

　　段譽又驚又喜：「他這一跳下去，可不是死了麼？」奔到崖邊看時，只見他正一縱一躍的往崖下直落，一墜數丈，便伸手在崖邊一按，身子躍起，又墜數丈，過不多時，已在谷口的白雲中隱沒。

　　段譽伸了伸舌頭，回到木婉清身邊，笑道：「幸虧姑娘有急智，將這大惡人騙倒了。」木婉清道：「什麼騙倒了？」段譽道：「這個……姑娘說第一個見到你面貌的男子，你便得……便得……」

　　木婉清道：「誰騙人了？我立過毒誓，怎能不算？從今而後，你便是我的丈夫了。不過我不許你拜這惡人為師，學了他的本事來扭我脖子。」

　　段譽一呆，說道：「這是危急中騙騙那惡人的，如何當得真？我怎能做姑娘的……姑娘的……那個丈夫？」木婉清扶著巖壁，顫巍巍的站起身來，說道：「什麼？你不要我麼？你嫌棄我，是不是？」段譽見她惱怒之極，忙道：「姑娘身子要緊，這一時戲言，如何放在心上？」木婉清跨前一步，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但腿上一軟，站立不住，一交摔在他懷中。段譽忙伸手摟住。

　　木婉清給他抱住了，想起他是自己丈夫，不禁全身一熱，怒氣便消了，說道：「快放開我。」

　　段譽扶著木婉清坐倒，讓她仍是靠在巖壁之上，心想：「她性子本已乖張古怪，重傷之後，只怕更是糊里糊塗。眼下只有順著她些，她說什麼，我便答應什麼。這『困』卦中不是說『有言不信』嗎？既然遇『困』，也只好『有言不信』了。否則的話，我既做大惡人的徒弟，又做這惡姑娘的丈夫，我段譽豈不也成了小惡人了？」想到此處，不禁暗暗好笑，便柔聲慰道：「你別生氣，我來找些什麼吃的。」

　　木婉清道：「這高崖光禿禿的，有什麼可吃的？好在那些人都給嚇走了。待我歇一歇，養足力氣，背你下山。」段譽連連搖手，說道：「這個……這個……這萬萬不可，你路也走不動，怎麼還能背我？」

　　木婉清道：「你寧可自己性命不要，也不肯負我。郎君，我木婉清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子，卻也願為自己丈夫捨了性命。」這幾句話說來甚是堅決。

　　段譽道：「多謝你啦，你養養神再說。以後你不要再戴面幕了，好不好？」木婉清道：「你叫我不戴，我便不戴。」說著拉下了面幕。

　　段譽見到她清麗的容光，又是一呆，突然之間，腹中一陣劇烈日的疼痛，不由得「啊喲」一聲，叫了出來。這陣疼痛便如一把小刀在肚腹中不住絞動，將他腸子一寸寸的割斷。段譽雙手按住肚子，額頭汗珠便如黃豆般一粒粒滲出來。

　　木婉清驚道：「你……你怎麼啦？」段譽呻吟道：「這……這斷腸散……斷腸散……」木婉清道：「啊喲，你沒服解藥嗎？」段譽道：「我服過了。」木婉清道：「只怕份量不夠。」從他懷中取出瓷瓶，倒些解藥給他服下，但見他仍是痛得死去活來，拉著他坐在自己身旁，安慰道：「現下好些了麼？」段譽只痛得眼前一片昏黑，呻吟道：「越來越痛……越痛了。這解藥只怕是假……假的。」

　　木婉清怒道：「這司空玄使假藥害人，待會咱們去把神農幫殺個乾乾淨淨。」段譽道：「咱們……咱們給他的也是……也是假藥。司空玄以直報怨，倒也……倒也怪他不得。」

　　木婉清怒道：「什麼怪他不得？咱們給他假藥不打緊，他怎麼能給咱們假藥？」用袖子給他抹了抹汗，見他臉色慘白，不由得一陣心酸，垂下淚來，嗚咽道：「你……你不能就此死了！」將右頰湊過去貼住他左頰，顫聲道：「郎……郎君，你可別死！」

　　段譽的上身給她摟著，他一生之中，從未如此親近過一個青年女子，臉上貼的是嫩頰柔膩，耳中聽到的是「郎君、郎君」的嬌呼，鼻中聞到的是她身上的幽香細細，如何不令他神魂飄蕩？便在此時，腹中的疼痛恰好也漸漸止歇了。原來司空玄所給的並非假藥，只是這斷腸散實是霸道之極的毒藥，此時發作之期漸近，雖然服了解藥後毒性漸漸消除，腹中卻難免一陣陣時歇時作的劇痛。這情形司空玄自然知曉，只是當時不敢明言，生怕惹惱了靈鷲宮的聖使。

　　木婉清聽他不再呻吟，問道：「現下痛得好些了麼？」段譽道：「好一些了。不過……不過……」木婉清道：「不過怎樣？」段譽道：「如果你離開了我，只怕又要痛起來。」木婉清臉上一紅，推開他的身子，嗔道：「原來你是假裝的。」

　　段譽登時羞得滿臉通紅，無地自容，但腹中又是一陣劇痛，忍不住又呻吟起來。

　　木婉清握住了他手，說道：「郎君，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咱們倆同到陰曹地府，再結夫妻。」段譽不願她為自己殉情，說道：「不，不！你得先替我報仇，然後每年來掃祭我的墳墓。我要你在我墓上掃祭三十年、四十年，我這才死得瞑目。」木婉清道：「你這人真怪，人死之後，還知道什麼？我來掃墓，於你有什麼好處？」

　　段譽道：「那你陪著我一起死了，我更加沒有好處。喏，我跟你說，你這麼美貌，如果年年來給我掃一次墓，我地下有知，瞧著你也開心。但如你陪著我一起死了，大家都變成了骷髏白骨，就沒這麼好看了。」

　　木婉清聽他稱讚自己，心下歡喜，但隨即想到，今日剛將自己終身托付於他，他轉眼卻便要死去，不由得珠淚滾滾而下。

　　段譽伸手摟住了她纖腰，只覺觸手溫軟，柔若無骨，心中又是一動，便低頭往她唇上吻去。他生平第一次親吻女子，不敢久吻，便即仰頭向後，癡癡的瞧著她美麗的臉龐，吧道：「只可惜我命不久長，這樣美麗的容貌，沒多少時刻能見到了。」

　　木婉清給他一吻之後，一顆心怦怦亂跳，紅暈生頰，嬌羞無限，本來全無血色的臉上更增三分艷麗，說道：「你是世間第一個瞧見我面貌的男子，你死之後，我便劃破臉面，再也不讓第二個男子瞧見我的本來面目。」

　　段譽本想出言阻止，但不知如何，心中竟然感到一陣妒意，實不願別的男子再看到她這等容光艷色，勸阻之言到了口邊，竟然說不出來，卻問道：「你當年為什麼要立這樣一個毒誓？這誓雖然古怪，倒也……倒也挺好！」

　　木婉清道：「你既是我夫郎，說了給你聽那也無妨。我是個無父無母之人，一生出來便給人丟在荒山野地，幸蒙我師父救了去。她辛辛苦苦的將我養大，教我武藝。我師父說天下男子個個負心，假使見了我的容貌，定會千方百計的引誘我失足，因此從我十四歲上，便給我用面幕遮臉。我活了十八年，一直跟師父住在深山裡，本來……」

　　段譽插口道：「嗯，你十八歲，小我一歲。」

　　木婉清點點頭，續道：「今年春天，我們山裡來了一個人，是師父的師妹『俏藥叉』甘寶寶派他送信來的……」段譽又插口道：「『俏藥叉』甘寶寶？那不是鍾靈的媽媽？」木婉清道：「是啊，她是我師叔。」突然臉一沉，道：「我不許你老是記著鍾靈這小鬼。你是我丈夫，就只能想著我一個。」段譽伸伸舌頭，做個鬼臉。

　　木婉清怒道：「你不聽嗎？我是你的妻子，也就只想著你一個，別的男子，我都當他們是豬、是狗、是畜生。」段譽微笑道：「我可不能。」木婉清伸手欲打，厲聲問道：「為什麼？」段譽笑道：「我的媽媽，還有你的師父，那都不是『別的女子』嗎？我怎能當她們都是畜生？」木婉清愕然，終於點了點頭，說道：「但你不能老是想著鍾靈那小鬼。」段譽道：「我沒有老是想著她。你提到鍾夫人，我才想到鍾靈。你師父的信裡說什麼啊？」

　　木婉清道：「我不知道。師父看了那信，十分生氣，將那信撕得粉碎，對送信的人說：『我都知道了，你回去吧。』那人去後，師父哭了好幾天，飯也不吃，我勸她別煩惱，她只不理，也不肯說什麼原因，只說有兩個女人對她不起。我說：『師父，你不用生氣。這兩個壞女人這樣害苦你，咱們就去殺了。』師父說：『對！』於是我師徒倆就下山來，要去殺這兩個壞女人。師父說，這些年來她一直不知，原來是這兩個壞女人害得她這般傷心，幸虧甘寶寶跟她說了，又告知她這兩個女人的所在。」

　　段譽心道：「鍾夫人好似天真爛漫、嬌嬌滴滴的，卻原來這般工於心計。這可是借刀殺人啊。她自己恨這兩個女子，卻要你師父去殺了她們。」

　　木婉清續道：「我們下山之時，師父命我立下毒誓，倘若有人見到了我的臉，我若不殺他，便須嫁他。那人要是不肯娶我為妻，或者娶我後又將我遺棄，那麼我務須親手殺了這負心薄倖之人。我如不遵此言，師父一經得知，便立即自刎。我師父說得出，做得到，可不是隨口嚇我。」

　　段譽暗暗心驚，尋思：「天下任何毒誓，總說若不如此，自己便如何身遭惡報。她師父卻以自刎作為要脅，這誓確是萬萬違背不得。」

　　木婉清又道：「我師父便似是我父母一般，待我恩重如山，我如何能不聽她的吩咐？何況她這番囑咐，全是為了我好。當時我毫不思索，便跪下立誓。我師徒下得山來，便先到蘇州去殺那姓王的壞女人。可是她住的地方十分古怪，岔來岔去的都是河濱港灣，我跟師父殺了那姓王壞女人的好些手下，卻始終見不到她本人。後來我師父說，咱二人分頭去找，一個月後倘若會合不到，便分頭到大理來，因為另一個壞女人住在大理。那知這姓王壞女人手下有不少武功了得的男女奴才，瑞婆婆和平婆婆這兩個老傢伙，便是這群奴才的頭腦。我寡不敵眾，邊打邊逃的便來到大理，找到了甘師叔。她叫我在她萬劫谷外的莊子裡住，說等我師父到來，再一起去殺大理那個壞女人。不料我師父沒來，瑞婆婆這群奴才卻先到了。以後的事，你就都知道了。」

　　她說得有些倦了，閉目養神片刻，又道：「我初時只道你便如師父所說，也像天下所有的男子一般，都是無情無義之輩。那知你借了我黑玫瑰去後，居然趕著回來向我報訊，這就不容易了。這群奴才圍攻我，你不會武功，好心護著我。我……我又不是沒良心之人，心中自然感激。」段譽心道：「你將我拖在馬後，浸入溪水，動不動就打我耳光，原來是心中感激。對啦！倘若不是心中感激，早就一箭射死我了。」

　　木婉清又道：「你給我治傷，見到了我背心，我又見到了你的光屁股。我早在想，不嫁你只怕不行了。後來這南海鱷神苦苦相逼，我只好讓你看我的容貌。」說到這裡，轉頭向段譽凝視，妙目中露出脈脈柔情。

　　段譽心中一動：「難道，難道她真的對我生情了麼？」說道：「你見到我光……光什麼的，不用放在心上。剛才為事勢所迫，你出於無奈，那也不用非遵守這毒誓不可。」

　　木婉清大怒，厲聲道：「我發過的誓，怎能更改？你的光屁股挺好看麼？醜也醜死了。你如不願娶我，乘早明言，我便一箭將你射死，以免我違背誓言。」

　　段譽欲待辯解，突然間腹中劇痛又生，他雙手按住了肚子，大聲呻吟。木婉清道：「快說，你肯不肯娶我為妻？」段譽道：「我……我肚子……肚子好痛啊！」木婉清道：「你到底願不願做我丈夫？」段譽心想反正這麼痛將下去，總是活不久長了，何必在身死之前又傷她的心，令她終身遺恨？便點頭道：「我……我願娶你為妻。」

　　木婉清手指本已扣住袖中發射毒箭的機括，聽他這麼說，登時歡喜無限，一張俏臉如春花初綻，手離機括，笑吟吟詩的摟住了他，說道：「好郎君，我跟你揉揉肚子。」段譽道：「不，不！咱倆還沒成婚！男女……男女授受不親……這個……這個使不得。」木婉清道：「呸，怎地剛才又親我了？」段譽道：「我見你生得太美，實在忍不住，可對不住了。」木婉清笑道：「也不用說對不住，你親我，我也很歡喜呢。」段譽心道：「她天真無邪，才是真的，鍾夫人可是假的。鍾靈年紀小，也是真的。」

　　木婉清道：「是了！你餓得太久，痛起來加倍厲害些。我去割些這傢伙的肉給你吃。」說著扶住石壁站起，要去割那給南海鱷神扭斷了脖子的使劍漢子屍體上的肉。

　　段譽大吃一驚，登時忘了腹中疼痛，大聲道：「人肉吃不得的，我寧死也不吃。」木婉清奇道：「為什麼不能吃？我跟師父在山裡之時，老虎肉也吃，豹子肉也吃，依你說都吃不得麼？」段譽道：「老虎豹子自然能吃，人肉卻吃不得！」木婉清道：「人肉有毒麼？我倒不知道。」段譽道：「不是有毒。你是人，我是人，這漢子也是人。人肉不能吃的。」木婉清道：「為什麼？我見豺狼餓了，就吃另外的豺狼。」段譽歎道：「是啊，倘若人也吃人，那不是跟豺狼一樣了嗎？」

　　木婉清自幼只跟師父在一起，從未和第三人相處，她師父性情怪僻，向來不跟她說起世事，是以她於世間的道德規矩、禮義律法，什麼都不知道，這時聽段譽說「人不能吃人」，只是將信將疑，睜大一雙俏眼，頗感詫異。

　　段譽道：「你胡亂殺人，也是不對的。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不想給人殺了，也就不該殺人。別人有了危難苦楚，該當出手幫助，才是做人的道理。」

　　木婉清道：「那麼我逢到危難苦楚，別人也來幫我麼？為什麼我遇見的人，除了師父和你之外，個個都是想殺我、害我、欺侮我，從來不好好待我？老虎豹子要咬我、吃我，我便將它殺了。那些人要害我、殺我，我自然也將他們殺了。那有什麼不同？」

　　這幾句話只問得段譽啞口無言，只得道：「原來世間的事情，你一點兒也不懂。」木婉清道：「你不會武功，卻來理武林中的事，我看世間的事情，你也懂不了多少。」段譽點點頭苦笑，道：「這話倒也有理。」

　　木婉清哼了一聲，說道：「什麼『這話倒也有理』？你還沒拜師父，倒已學會了師父的話。」段譽笑道：「南海鱷神還明白有理無理，那也就沒算惡得到家……」

　　忽聽得木婉清「啊」的一聲驚呼，撲入段譽懷中，叫道：「他……他又來了……」段譽轉過頭來，只見崖邊黃影一幌，南海鱷神躍了上來。

　　他見到段譽，裂嘴笑道：「你還沒磕頭拜師，我放心不下，生怕給那一個不要臉的傢伙搶先收了去做徒兒。老大說，天下什麼都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好東西拿到了手才是你的，給人家搶去之後，再要搶回來就不容易了。老大的話總是不錯的，我打他不過，就得聽他的話。喂，小子，快磕頭拜師吧。」

　　段譽心想此人要強好勝，愛戴高帽，但輸給老大卻是直言不諱，眼見他左眼腫起烏青，嘴角邊也裂了一大塊，定是給那個老大打的，世上居然還有武功勝於他的，倒也奇了，拜師是決計不拜的，只有跟他東拉西扯，說道：「剛才老大吹哨子叫你去，跟你打了一架？」南海鱷神道：「是啊。」段譽道：「你一定打贏了，老大給你打得落荒而逃，是不是？」

　　南海鱷神搖頭道：「不是，不是！他武功還是比我強得多。多年不見，我只道這次就算仍然打他不過，搶不到『四大惡人』中的老大，至少也能跟他鬥上一二百回合，那知道三拳兩腳，就給他打得躺在地下爬不起來。老大仍是他做，我做老二便了。不過我倒也在他胯上重重踢了一腳。他說：『岳老三，你武功很有長進了啊。』老大讚我武功很有長進，老大的話總是不錯的。」

　　段譽道：「你是岳老二，不是岳老三。」南海鱷神臉有慚色，道：「多年不見，老大隨口亂叫，他忘記了。」段譽道：「老大的話總是不錯的。不會叫錯了你排行吧？」

　　不料這句話正踏中了南海鱷神的痛腳，他大吼一聲，怒道：「我是老二，不是老三。你快跪在地下，苦苦求我收你為徒，我假裝不肯，你便求之再三，大磕其頭，我才假裝勉強答允，其實心中卻十分歡喜。這是我南海派的規矩，以後你收徒兒，也該這樣，不可忘了。」段譽道：「這規矩能不能改？」南海鱷神道：「當然不能。」段譽道：「倘若改了，你便又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了？」南海鱷神道：「正是。」

　　段譽道：「這規矩倒是挺好，果然萬萬不能改，一改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了。」南海鱷神道：「很好，快跪下求我吧。」

　　段譽搖頭道：「我不跪在地下大磕其頭，也不苦苦求你收我為徒。」

　　南海鱷神怒極，一張臉又轉成焦黃，裂開了闊嘴，露出滿口利齒，便如要撲上來咬人一般，叫道：「你不磕頭求我？」段譽道：「不磕頭，不求你。」南海鱷神踏上一步，喝道：「我扭斷你的脖子！」段譽道：「你扭好了，我無力還手！」南海鱷神左手一探，抓住他胸膛，右手已掀住他頭蓋，段譽道：「我無力還手，你殺了我，你便是什麼？」南海鱷神道：「我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段譽道：「不錯。」

　　南海鱷神無法可施，心想：「我既不能殺他，他又不肯求我，這就難了。」一瞥眼，見木婉清滿臉關切的神色，靈機一動，猛地縱身過去，抓住她後領，將她身子高高提起，反身幾下跳躍，已到了崖邊，左足翹起，右足使招『金雞獨立』勢，在那千仞壁立的高崖上搖搖幌幌，便似要和木婉清一齊摔將下去。

　　段譽不知他是在賣弄武功，生怕傷害了木婉清性命，驚叫：「小心，快過來！你……你快放手！」

　　南海鱷神獰笑道：「小子！你很像我，我非收你做徒兒不可。我要到那邊山頭上去等幾個人……」說著向遠處一座高峰一指，續道：「沒功夫在這裡跟你乾耗。你快來求我收為徒兒，我便饒了你老婆的性命，否則的話，哼哼！契裡格拉，刻！」雙手作個扭斷木婉清頭頸的手勢，突然一個轉身，向下躍落，右掌貼住山壁，帶著木婉清便溜了下去。

　　段譽大叫：「喂，喂，小心！」奔到崖邊，只見他已提著木婉清溜了十餘丈。段譽頹然坐倒，腹中又大痛起來。

　　木婉清被南海鱷神抓住背心，在高崖上向下溜去，只見他左掌貼住崖壁，每當下溜之勢過快，兩人的身子便會微微一頓，想是他以掌力阻住下溜。此時木婉清別說無力反抗，縱是有力，也決不敢身在半空而稍有掙扎。到得後來，她索性閉上了眼，過了一會，身子突然向上一彈，已然著地。南海鱷神絲毫沒有耽擱，著地即行。他是中等個子，木婉清在女子之中算是長挑身材，兩人倘若並肩而立，差不多齊頭，但南海鱷神抬臂將她提起，如舉嬰兒，竟似絲毫不費力氣。

　　他在亂石嶙峋、水氣濛濛的谷底縱躍向前，片刻間便已穿過谷底，到了山谷彼端。大聲說道：「你是我徒兒的老婆，暫且不來難為於你。這小子若不來拜我為師，嘿嘿，那時他不是我徒兒，你也不是我徒兒的老婆了。南海鱷神見了美貌的娘兒們，向來先姦後殺，那是決不客氣的。」

　　木婉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戰，說道：「我丈夫不會武功，在那高崖頂上如何下來？他念我心切，勢必捨命前來拜你為師，一個失足，便跌得粉身碎骨，那時你便沒徒兒了。這般像得你十足的人才，你一生一世再也找不到了。」

　　南海鱷神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我沒想到這小子不會下山。」突然間長嘯一聲。

　　過不多時，山坡邊轉出兩名黃袍漢子來，躬身向南海鱷神行禮。南海鱷神大聲道：「到那邊高崖頂上，瞧著那小子。他如肯來拜我為師，立刻背他來見我。他要是不肯，就跟他耗著，可別傷了他。那是老子揀定了的徒兒，千萬不可讓他拜別人為師。」那兩名漢子應道：「是！」

　　南海鱷神一吩咐完畢，提著木婉清又走。木婉清心下略慰，情知段譽到來之前，自己當無危險，只是這郎君執拗無比，要他拜南海鱷神這等凶殘之人為師，只怕寧死不屈，又想：「他對我似乎頗有俠義心腸，卻無夫妻情意，未必肯為了我而作此惡人門徒。唉，只盼他平安無恙，別從崖上摔下來才好。又不知他肚子痛得怎樣了？」

　　她心頭思潮起伏，南海鱷神已提著她上了山峰。這人的內力當真充沛悠長，上山後也不休息，足不停步的便即下山，接連翻過四個山頭，才到了四周群山中的最高峰上。

　　他放下木婉清，拉開褲子，便對著一株大樹撒尿。木婉清心想此人粗鄙無禮之極，急忙轉身走開，取出面幕，罩在臉上，心想自己容貌嬌美，如果給他多瞧上幾眼，只怕他獸性大發，什麼師父門徒全都不顧了，當下坐在一塊大岩石旁，閉目養神。

　　南海鱷神撒完尿後拉好褲子，走到她身前，說道：「你罩上面幕，那就很好，否則給我多看上一會兒，只怕大大不妥。」木婉清心想：「你倒也有幾分自知之明。」南海鱷神道：「你怎麼不說話？又閉上了眼假裝睡著，你瞧我不起，是不是？」

　　木婉清搖搖頭，睜開眼來，說道：「岳老前輩，你的名字叫作什麼？日後我丈夫做了你徒兒，我須得知道你名字才是。」南海鱷神道：「我叫岳……岳……他奶奶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給取的，名字不好聽。我爸爸沒做一件好事，簡直是狗屁王八蛋！」

　　木婉清險些笑出聲來，心道：「你爸爸是狗屁王八蛋，你自己是什麼？連自己爸爸也罵，真是枉稱為人了。」但隨即想起自己也不知道父親是誰，師父只說他是個負心漢子，只怕比南海鱷神也好不了多少，心下又是黯然神傷。

　　只見他向東走幾步，又向西走幾步，沒片刻兒安靜，木婉清只瞧得心煩意亂，又閉上了眼，但腳步聲仍是響個不停，說道：「你剛才上山下山，卻不累麼？幹麼不坐下來歇歇？」南海鱷神喝道：「你別多管閒事！老子就是不愛坐。」木婉清只好不理他，隨又想起了段譽，心中只覺一陣甜蜜，一陣淒涼。

　　突然間半空中飄來有如游絲般的輕輕哭聲，聲音甚是淒婉，隱隱約約似乎是個女子在哭叫：「我的兒啊，我的兒啊！」南海鱷神「呸」的一聲，在地下吐了口痰，說道：「哭喪的來啦！」提高聲音叫道：「哭什麼喪？老子在這兒等得久了。」那聲音仍是若有若無的叫道：「我的兒啊，為娘的想得你好苦啊！」

　　木婉清奇道：「是你媽媽來了嗎？」南海鱷神怒道：「什麼我的媽媽？胡說八道！這婆娘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四大惡人』之一。她這個『惡』字排在第二。總有一日，我這『凶神惡煞』的外號要跟她對掉過來。」

　　木婉清恍然大悟：「原來外號中那『惡』字排在第二的，便是天下第二惡人。」問道：「那麼第一惡人的外號叫什麼？第四的又叫什麼？」

　　南海鱷神狠霸霸的道：「你少問幾句成不成？老子不愛跟你說。」

　　忽然一個女子聲音幽幽說道：「老大叫『惡貫滿盈』，老四叫『窮凶極惡』。」

　　木婉清那想得到這葉二娘說到便到，悄沒聲的已欺上峰來，不由得吃了一驚，忙轉頭往她看去。只見她身披一襲淡青色長衫，滿頭長髮，約莫四十來歲年紀，相貌頗為娟秀，但兩邊面頰上各有三條殷紅血痕，自眼底直劃到下頰，似乎剛被人用手抓破一般。她手中抱著個兩三歲大的男孩，肥頭胖腦的甚是可愛。

　　木婉清本想這『無惡不作』葉二娘既排名在『凶神惡煞』南海鱷神之上，必定是個狠惡可怖之極的人物，那知居然頗有姿色，不由得又向她瞧了幾眼。葉二娘向她嫣然一笑，木婉清全身一顫，只覺她這笑容之中似乎隱藏著無窮愁苦、無限傷心，自己忍不住便要流淚，忙轉過了頭，不敢看她。

　　南海鱷神道：「三妹，老大、老四他們怎麼還不來？」葉二娘幽幽的道：「瞧你這副鼻青目腫的模樣，早就給老大狠狠揍過一頓了，居然還老起臉皮，假裝問老大為什麼還不來。你明明是老三，一心一意要爬過我的頭去。你再叫一聲三妹，做姊姊可不跟你客氣了。」南海鱷神怒道：「不客氣便不客氣，你是不是想打上一架？」葉二娘淡淡一笑，說道：「你要打架，隨時奉陪。」

　　她手中抱著的小兒忽然哭叫：「媽媽，媽媽，我要媽媽！」葉二娘拍著他哄道：「乖孩子，我是你媽媽。」那小兒越哭越響，叫道：「我要媽媽，我要媽媽，你不是我媽媽。」葉二娘輕輕搖幌他身子，雖起兒哥來：「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那小兒仍是哭叫不休。

　　南海鱷神聽得甚是煩躁，喝道：「你哄什麼？要弄死他，乘早弄死了吧。」

　　葉二娘臉上笑瞇瞇地，不停口的唱歌：「……糖一包，果一包，吃了還要留一包。」

　　木婉清只聽得毛骨悚然，越想越怕。聽南海鱷神之言，葉二娘竟是要弄死小兒，不由得又是憤怒，又是害怕，聽著葉二娘不斷哄那小兒：「乖寶寶，媽媽拍乖寶，乖寶快睡覺。」語氣中充滿了慈愛，心想南海鱷神之言未必是真。

　　南海鱷神怒道：「你每天要害死一個嬰兒，卻這般裝腔作勢，真是不要臉之至！」葉二娘柔聲道：「你別大聲吆喝，嚇驚了我的乖孩兒。」

　　南海鱷神猛地伸手，疾向那小兒抓去，想抓過來摔死了，免得他啼哭不休，亂人心意。那知他出手極快，葉二娘卻比她更快，身如鬼魅般一轉，南海鱷神這一抓便落了空。葉二娘嗲聲嗲氣的道：「啊喲，三弟，你平白無端的欺侮我孩兒作甚？」南海鱷神喝道：「我要摔死這小鬼。」葉二娘柔聲哄那小兒道：「心肝寶貝，乖孩兒，媽媽疼你惜你，別怕這個醜八怪三叔，他鬥不過你媽。你白白胖胖的，多麼有趣，媽媽要玩到你晚上，這才弄死你，這會兒可還捨不得。」

　　木婉清聽了這幾句，忍不住要作嘔，心想：「葉二娘確應排名在南海鱷神之上。這岳老三注定了要做『凶神惡煞』，一輩子也別想爬過她頭去。」

　　南海鱷神一抓不中，似知再動手也是無用，不住的走來走去，喃喃咒罵，突然大聲喝道：「滾過來！那小子呢？怎不帶他來拜我為師？」

　　兩名黃衣漢子從山巖後畏畏縮縮的出來，遠遠站定，正是南海鱷神吩咐他們去背段譽前來的那兩人。一人結結巴巴的道：「小……小人上得那邊山崖，不……不見有人。到處……到處都找不到。」

　　木婉清大吃一驚：「難道他……他竟然摔死了。」

　　只聽南海鱷神喝道：「是不是你們去得遲了，那小子沒福，在山谷中摔死了？」那兩人不敢走近，另一人道：「小人兩個在山……山谷中仔細看過，沒見到他屍首。」南海鱷神喝道：「他還會飛上天去了不成？你們這兩個鬼東西膽敢騙我？」兩人立即跪下，砰砰砰的大力磕頭，哀求饒命。只聽得呼呼兩聲，南海鱷神擲了兩塊大石過去，登時將兩人砸死。

　　這兩人找不著段譽，木婉清也早已恨極他們誤事，南海鱷神將他們砸死，她只覺一陣痛快，霎時之間心思如潮：「他不在崖上，山谷中又無屍首，卻到那裡去了呢？定是摔在偏僻之處，那兩人找尋不到，又或是那兩人明明見到屍首，卻不敢直說？」她早已拿定了主意，段譽若死，她也決不能活，何況自己落在南海鱷神手中，倘若不死，不知要受盡多少折磨荼毒。但不見段譽的屍首，總還存著一線指望，卻也不肯就此糊里糊塗的死去。

　　南海鱷神煩惱已極，不住咒罵：「老大、老四這兩個龜兒子到這時候還不來，我可不耐煩再待了。」葉二娘道：「你膽敢不等老大？」南海鱷神道：「老大叫我跟你說，咱們在這山頂上等他，要等足七天，七天之後他倘若仍然不來，便叫咱們到萬劫谷鍾萬仇家裡等他，不見不散。」葉二娘淡淡的道：「我早說你給老大狠狠的揍過了，這可不能賴了吧？」南海鱷神怒道：「誰賴了？我打不過老大，那不錯，給他揍了，那也不錯，卻不是狠狠的。」

　　葉二娘道：「原來不是狠狠的揍……乖寶別哭，媽媽疼你……嗯，是輕輕的揍了一頓……乖寶心肝肉……」

　　南海鱷神悻悻的道：「也不是輕輕的揍。你小心些，老大要揍你，你也逃不了。」葉二娘道：「我又不想做葉大娘，老大幹麼會跟我過不去？乖寶心肝……」南海鱷神怒道：「你別叫他媽的乖寶心肝了，成不成？」

　　葉二娘笑道：「三弟你別發脾氣，你知不知道老四昨兒在道上遇到了對頭，吃虧著實不小。」南海鱷神奇道：「什麼？老四遇上了對頭，是誰？」

　　葉二娘道：「這小丫頭的模樣兒不對，她心裡在罵我不該每天弄死一個孩子。你先宰了她，我再說給你聽。」南海鱷神道：「她是我徒兒的老婆，我如宰了她，我徒兒就不肯拜師了。」葉二娘道：「你徒兒不是在山谷中摔死了嗎？」南海鱷神道：「那也未必，倘若摔死了，總有屍首。多半他躲了起來，過一會便來苦苦求我收他為徒。」

　　葉二娘笑道：「那麼我來動手吧，叫你徒兒來找我便是。她這對眼睛生得太美，叫人見了好生羨慕，恨不得我也生上這麼一對，我先挖出她的眼珠子。」木婉清背上冷汗淋漓，卻聽南海鱷神道：「不成！我點了她昏睡穴，讓她睡這他媽的一天兩晚。」不待葉二娘答話，便伸指在木婉清腰間和肋下連點兩指。木婉清只感頭腦一陣昏眩，登時不省人事。

　　木婉清昏迷中不知時刻之過，待得神智漸復，只覺得身上極冷，耳中卻聽到一陣桀桀笑聲，這笑聲雖說是笑，其中卻無半分笑意，聲音忽爾尖，忽爾粗，難聽已極，木婉清知道自己只要稍有動彈，對方立時發覺，難免便有暴虐手段來對付自己，雖感四肢麻木，卻不敢運氣活血。

　　只聽南海鱷神道：「老四，你不用胡吹啦，三妹說你吃了人家的大虧，你還抵賴什麼？到底有幾個敵人圍攻你？」那聲音忽尖忽粗的人道：「七個傢伙打我一個，個個都是是第一流高手。我本領再強，也不能將這七大高手一古腦兒殺得精光啊。」木婉清心道：「原來老四『窮凶極惡』到了。」很想瞧瞧這『窮凶極惡』是怎麼樣一號人物，卻不敢轉頭睜眼。

　　只聽葉二娘道：「老四就愛吹牛，對方明明只有兩人，另外又從那裡鑽出五個高手來？天下高手真有這麼多？」老四怒道：「你怎麼又知道了，你是親眼瞧見的麼？」葉二娘輕輕一笑，道：「若不是我親眼瞧見，我自然不會知道。那兩人一個使根釣魚桿兒，另一個使一對板斧，是也不是？嘻嘻，你捏造出來的另外那五個人，可又使什麼兵刃了？」老四大聲說道：「當時你既在旁，怎麼不來幫我？你要我死在人家手裡才開心，是不是？」葉二娘笑道：「『窮凶極惡』雲中鶴，誰不知你輕功了得？鬥不過人家，難道還跑不過人家麼？」

　　木婉清心道：「原來老四叫作雲中鶴。」

　　雲中鶴更是惱怒，聲音越提越高，說道：「我老四栽在人家手下，你又有什麼光采？咱們『四大惡人』這次聚會，所為休來？難道還當真是給鍾萬仇那膿包蛋賣命？他又沒送老婆女兒陪我睡覺。老大跟大理皇府仇深似海，他叫咱們來，大夥兒就聯手齊上，我出師不利，你卻隔岸看火燒，幸災樂禍，瞧我跟不跟老大說？」

　　葉二娘輕輕一笑，說道：「四弟，我一生之中，可從來沒見過似你這般了得的輕功，雲中一鶴，當真是名不虛傳。逝如輕煙，鴻飛冥冥，那兩個傢伙固然望塵莫及，連我做姊姊的也追趕不上。否則的話，我豈有袖手旁觀之理？」似乎她怕雲中鶴向老大告狀，忙說些討好的言語。雲中鶴哼了一聲，似乎怒氣便消了。

　　南海鱷神問道：「老四，跟你為難的到底是誰？是皇府中的狗腿子麼？」雲中鶴怒道：「九成是皇府中的人。我不信大理境內，此外還有什麼了不起的能人。」葉二娘道：「你兩個老說什麼大鬧皇府不費吹灰之力，要割大理皇帝的狗頭，猶似探囊取物，我總說別把事情瞧得太容易了，這會兒可信了吧？」

　　雲中鶴忽道：「老大到這時候還不到，約會的日期已過了三天，他從來不是這樣子的，莫非……莫非……」葉二娘道：「莫非也出了什麼岔子？」南海鱷神怒道：「呸！老大叫咱們等足七天，還有整整四天，你心急什麼？老大是何等樣的人物，難道也跟你一樣，打不過人家就跑？」葉二娘道：「打不過就跑，這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我是擔心他真的受到七大高手、八大好漢圍攻，縱然力屈，也不服輸，當真應了他的外號，來個『惡貫滿盈』。」

　　南海鱷神連吐唾涎，說道：「呸！呸！呸！老大橫行天下，怕過誰來？在這小小的大理國又怎會失手？他奶奶的，肚子又餓了！」拿起地下的一條牛腿，在身旁的一堆火上烤了起來，過不多時，香氣漸漸透出。

　　木婉清心想：「聽他們言語，原來我在這山峰上已昏睡了三天。段郎不知有何訊息？」她已四日不食，腹中飢餓已極，聞到燒烤牛肉的香氣，肚中不自禁的發出咕咕之聲。

　　葉二娘笑道：「小妹妹肚子餓了，是不是？你早已醒啦，何必裝腔作勢的躺著不動？你想不想瞧瞧咱們『窮凶極惡』雲老四？」

　　南海鱷神知道雲中鶴好色如命，一見到木婉清的姿容，便是性命不要，也圖染指，不像自己是性之所至，這才強姦殺人，忙撕了一大塊半生不熟的牛腿，擲到木婉清身前，喝道：「你到那邊去，給我走得遠遠的，別偷聽我們的說話。」

　　木婉清放粗了喉嚨，將聲音逼得十分難聽，問道：「我丈夫來過了麼？」

　　南海鱷神怒道：「他媽的，我到那邊山崖和深谷中親自仔細尋過，不見這小子的絲毫蹤跡。這小子定是沒死，不知給誰救去了。我在這兒等了三天，再等他四天，七天之內這小子若是不來，哼哼，我將你烤來吃了。」

　　木婉清心下大慰，尋思：「這南海鱷神非是等閒之輩，他既去尋過，認定段郎未死，定然不錯。唉，可不知他是否會將我掛在心上，到這兒來救我？」當即撿起地下的牛肉，慢慢走向山巖之後。她久餓之餘，更覺疲乏，但靜臥了三天，背上的傷口卻已癒合。

　　只聽葉二娘問道：「那小子到底有什麼好？令你這般愛才？」南海鱷神笑道：「這小子真像我，學我南海一派武功，多半能青出於藍。嘿嘿，天下四大惡人之中，我岳老……岳老二雖甘居第二，說到門徒傳人，卻是我的徒弟排定了第一，無人可比。」

　　木婉清漸走漸遠，聽得南海鱷神大吹段譽資質之佳，世間少有，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愁苦，又有幾分好笑：「段郎書獃子一個，會什麼武功？除了膽子不小之外，什麼也不行。南海鱷神如果收了這個寶貝徒兒，南海派非倒大霉不可。」在一塊大巖下找了一個隱僻之處，坐下來撕著牛腿便吃，雖然餓得厲害，但這三四斤重的大塊牛肉，只吃了小半斤也便飽了。暗自尋思：「等到第七天上，段郎若真負心薄悻，不來尋我，我得設法逃命。」想到此處，心中一酸：「我就算逃得性命，今後的日子又怎麼過？」

　　如此心神不定，一幌又是數日。渡日如年的滋味，這幾天中當真償得透了。日日夜夜，只盼山峰下傳上來一點聲音，縱使不是段譽到來，也勝於這般苦挨茫茫白日、溫和長夜。每過一個時辰，心中的淒苦便增一分，心頭翻來覆去的只是想：「你若當真有心前來尋我，就算翻山越嶺不易，第二天、第三天也必定來了，直到今日仍然不來，決無更來之理。你雖不肯拜這南海鱷神為師，然而對我真是沒絲毫情義麼？那你為什麼又來吻我抱我？答應娶我為妻？」

　　越等越苦，師父所說「天下男子無不負心薄悻」之言盡在耳邊響個不住，自己雖說「段郎未必如此」，終於也知只是自欺而已。幸好這幾日中，南海鱷神、葉二娘、和雲中鶴並沒向她羅皂。

　　那三人等候『惡貫滿盈』這天下第一惡人到來，心情之焦急雖然及不上她，可也是有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萬分煩躁。木婉清和三人相隔雖遠，三人大聲爭吵的聲音卻時時傳來。

　　到得第六天晚間，木婉清心想：「明日是最後一天，這負心郎是決計不來的了。今晚乘著天黑，須得悄悄逃走才是。否則一到天明，可就再也難以脫身。」她站起身來，活動了一下身子，將養了六日六夜之後，雖然精神委頓，傷處卻仗著金創藥靈效已好了七八成，尋思：「最好是待他們三人吵得不可開交之時，我偷偷逃出數十丈，找個山洞什麼的躲了起來。這三人定往遠處追我，說不定會追出數十里外，決不會想到我仍是在此峰上。待三人追遠，我再逃走。」

　　轉念又想：「唉，他們跟我無冤無仇，追我幹什麼？我逃走也好，不逃也好，他們又怎會放在心上？」

　　幾次三番拔足欲行，總是牽掛著段譽：「倘若這負心郎明天來找我呢？明天如不能和他相見，此後便永無再見之日。他決意來和我同生共死，我卻一走了之，要是他不肯拜師，因而被南海鱷神殺死，豈不是我對他不起麼？」

　　思前想後，柔腸百轉，直到東方發白，仍是下不了決心。

　　（第四回完）

## 第5章 微步轂紋生

　　天色一明，倒為她解開了難題，反正逃不走的了，「這負心郎來也罷，不來也罷，我在這裡等死便是。」正想到淒苦處，忽聽得拍的一聲，數十丈外從空落下一物，跌入了草叢。木婉清心想：「那是什麼？」當即伏下，聽草叢中再無聲響發出，悄悄爬將過去，要瞧個究竟。

　　爬到草叢邊上，撥開長草向前看時，不由得全身寒毛直豎。只見草叢中丟著六個嬰兒的屍身，有的仰天，有的側臥，日前所見葉二娘手中所抱那個肥胖男嬰也在其內，心下又驚又怒：「這無惡不作葉二娘，果真每天要害死一個嬰兒。卻不知為了什麼？她在峰上六天，已殺了六個嬰兒。」瞧六個死嬰兒身上都無傷痕血漬，也不知那惡婆葉二娘是用什麼法子弄死的，其中只一個死嬰衣著光鮮，其餘五個都是穿的農家粗布衣衫，想必便是從無量山中農家盜來的。木婉清此番隨師出山，殺人不少，但所殺者儘是心懷不善的江湖豪客，這等全沒來由的殘害嬰兒，教她親眼得見，不禁全身發抖。

　　忽然眼前青影閃動，一個人影捷如飛鳥般向山下馳去，一起一落，形如鬼魅，正是『無惡不作』葉二娘。木婉清見她這等奔行神速，縱是師父也是遠遠不及，霎時間百感叢生，千愁並至，雙腿一軟，坐倒在地。

　　她呆了一陣，將六具童屍並排放在一起，捧些石子泥沙，掩蓋在屍首之上。驀地裡覺到背後微有涼氣侵襲，她左足急點，向前竄出。只聽一陣忽尖忽粗的笑聲自身後發出，一人說道：「小姑娘，你老公撇下你不要了，不如跟了我吧。」正是『窮凶極惡』雲中鶴。

　　他人隨聲到，手掌將要搭到木婉清肩膀，斜刺裡一掌拍到，架開他手，卻是南海鱷神。他哇哇怒吼，喝道：「老四，我南海派門下，決不容你欺侮。」雲中鶴幾個起落，已避在十餘丈外，笑道：「你徒兒收不成，這姑娘便不是南海派門下。」木婉清見這人身材極高，卻又極瘦，便似是根竹竿，一張臉也是長得嚇人。

　　南海鱷神喝道：「你怎知我徒兒不來？是你害死了他，是不是？是了，定是你瞧我徒兒資質太好，將他捉拿了去，想要收他為徒。你壞我大事，先捏死了你再說。」這人也真橫蠻到了極處，也不問雲中鶴是否真的暗中作了手腳，便向他撲將過去。

　　雲中鶴叫道：「你徒兒是方是圓，是尖是扁，我從來沒見過，怎說是我收了起來？」說著迅捷之極的連避南海鱷神兩下閃電似的撲擊。南海鱷神罵道：「放屁！誰信你的話？你定是打架輸了，一口冤氣出在我徒兒身上。」雲中鶴道：「你徒兒是男的還是女的？」南海鱷神道：「自然是男的，我收女徒弟幹麼？」雲中鶴道：「照啊！我雲中鶴只搶女人，從來不要男人，難道你不知麼？」

　　南海鱷神本已撲在空中，聽他這話倒也有理，猛使個『千斤墜』，落將下來，右足踏上一塊岩石，喝道：「那麼我徒兒那裡去了？為什麼到這時候還不來拜師？」雲中鶴笑道：「嘿嘿，你南海派的事，我管得著麼？」南海鱷神苦候段譽，早已焦躁萬分，一腔怒火無處發洩，喝道：「你膽敢譏笑我？」

　　木婉清心想：「若能挑撥這兩個惡人鬥個兩敗俱傷，實有莫大的好處。」當即大聲道：「不錯，你徒兒定是給這去中鶴害了，否則他在那高崖之上，自己如何能夠下來？這雲中鶴輕功了得，定是竄到崖上，將你徒兒帶到隱僻之處殺了，以免南海派中出一個厲害人物，否則怎麼連屍首也找不到？」

　　南海鱷神伸手一拍自己腦門，對雲口鶴道：「你瞧，我徒弟的媳婦兒也這麼說，難道還會冤枉你麼？」

　　木婉清道：「我丈夫言道，他能拜到你這般了不起的師父，真是三生有幸，定要用心習藝，光大南海派的門楣，使你南海鱷神的名頭更加威震天下，讓什麼『惡貫滿盈』、『無惡不作』，都瞧著你羨慕的不得了。那知道雲中鶴起了毒心，害死了你的好徒兒，從今以後，你再也找不到這般像你的人來做徒兒啦！」她說一句，南海鱷神拍一下腦門。木婉清又道：「我丈夫的後腦骨長得跟你一模一樣，天資又跟你一模一樣的聰明，像這樣十全十美的南海派傳人，世間再也沒第二個了。這雲中鶴偏偏跟你為難，你還不替你的乖徒兒報仇？」

　　南海鱷神聽到這裡，目中凶光大盛，呼的一聲，縱身向雲中鶴撲去。雲中鶴明知他是受了木婉清的挑撥，但一時說不明白，自知武功較他稍遜，見他撲到，拔足便逃。南海鱷神雙足在地下一點，又撲了過去。

　　木婉清叫道：「他逃走了，那便是心虛。若不是他殺了你徒兒，何必逃走？」南海鱷神吼道：「對，對！這話有理！還我徒兒的命來！」兩人一追一逃，轉眼間便繞到了山後。木婉清暗暗歡喜，片刻之間，只聽得南海鱷神吼聲自遠而近，兩人從山後追逐而來。

　　雲中鶴的輕功比南海鱷神高明得多，他一個竹竿般的瘦長身子搖搖擺擺，東一幌，西一飄，南海鱷神老是跟他相差了一大截。兩人剛過木婉清眼前，剎那間又已轉到了山後。待得第二次追逐過來，雲中鶴猛地一個長身，飄到木婉清身前，伸手便往她肩頭抓去。木婉清大吃一驚，右手急揮，嗤的一聲，一枝毒箭向他射去。雲中鶴向左挪移半尺，避開毒箭，也不知他身形如何轉動，長臂竟抓到了木婉清面門。木婉清急忙閃避，終於慢了一步，臉上陡然一涼，面幕已被他抓在手中。

　　雲中鶴見到她秀麗的面容，不禁一呆，淫笑道：「妙啊，這小娘兒好標緻。只是不夠風騷，尚未十全十美……」說話之間，南海鱷神已然追到，呼的一掌，向他後心拍去。雲中鶴右掌運氣反擊，蓬的一聲大響，兩股掌風相碰，木婉清只覺一陣窒息，氣也透不過來，丈餘方圓之內，塵沙飛揚。雲中鶴藉著南海鱷神這一掌之力，向前縱出二丈有餘。南海鱷神吼道：「再吃我三掌。」雲中鶴笑道：「你追我不上，我也打你不過。再鬥一天一晚，也不過是如此。」

　　兩人追逐已遠，四周塵沙兀自未歇，木婉清心想：「我須得設法攔住這雲中鶴，否則兩人永遠動不上手。」等兩人第三次繞山而來，木婉清縱身而上，嗤嗤嗤響聲不絕，六七枝毒箭向雲中鶴射去，大聲叫道：「還我夫君的命來。」雲中鶴聽著短箭破空之聲，知道厲害，竄高伏低，連連閃避。木婉清挺起長劍，刷刷兩劍向他刺去。雲中鶴知她心意，竟不抵敵，飄身閃避。但這樣一阻，南海鱷神雙掌已左右拍到，掌風將他全身圈住。

　　雲中鶴獰笑道：「老三，我幾次讓你，只是為了免傷咱們四大惡人的和氣，難道我當真怕了你不成？」雙手在腰間一掏，兩隻手中各已握了一柄鋼抓，這對鋼抓柄長三尺，抓頭各有一隻人手，手指箕張，指頭發出藍汪汪的閃光，左抓向右，右抓向左，封住了身前，擺著個只守不攻之勢。

　　南海鱷神喜道：「妙極，七年不見，你練成了一件古怪兵刃，瞧老子的！」解下背上包袱，取了兩件兵刃出來。

　　木婉清情知自己倘若加入戰團，徒勞無益，當即退開幾步。只見南海鱷神右手握著一把短柄長口的奇形剪刀，剪口儘是鋸齒，宛然是一隻鱷魚的嘴巴，左手拿著一條鋸齒軟鞭，成鱷魚尾巴之形。

　　雲中鶴斜眼向這兩件古怪兵刃瞧了一眼，右手鋼抓挺出，驀地向南海鱷神面門抓去。南海鱷神左手鱷尾鞭翻起，拍的一聲，將鋼抓盪開。雲中鶴出手快極，右手鋼抓尚未縮回，左手鋼抓已然遞出。只聽得喀喇一聲響，鱷嘴剪伸將上來，夾住他鋼抓一絞。這鋼抓是純鋼打就，但鱷嘴剪的剪口不知是何物鑄成，竟將鋼抓的五指剪斷了兩根。總算雲中鶴縮手得快，保住了鋼抓上另外的三指，但他所練抓法，十根手指每一指都有功用，少了兩指，威力登時減弱，心下甚是懊喪。南海鱷神狂笑聲中，鱷尾鞭疾捲而上。

　　突然間一條青影從二人之間輕飄飄的插入，正是葉二娘到了。她左掌橫掠，貼在鱷尾鞭上，斜向外推，雲中鶴已乘機躍開。葉二娘道：「老三、老四，幹什麼動起傢伙來啦？」一轉眼看到木婉清的容貌，臉色登時一變。

　　木婉清見她手中又抱著一個男嬰，約莫三四歲年紀，錦衣錦帽，唇紅面白，甚是可愛，才知她適才下山，原來去尋覓嬰兒。木婉清見到她眼中發出異樣光芒，忙轉過頭不敢看她，只聽得那嬰兒大聲叫道：「爸爸！爸爸！山山要爸爸。」葉二娘柔聲道：「山山乖，爸爸待會兒就來啦。」木婉清想到草叢中那六具童屍的可怖情狀，再聽到她這般慈愛親切的撫慰言語，登時打個寒戰。

　　雲中鶴笑道：「二姊，老三新練成的鱷嘴剪和鱷尾鞭可了不起啊。適才我跟他練了幾手玩玩，當真難以抵擋。這七年來你練了什麼功夫？能敵得過老三這兩件厲害傢伙嗎？只怕你也不成吧。」他不提南海鱷神冤枉自己害死了他門徒，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便想引得葉二娘和南海鱷神動手。

　　葉二娘上峰之時，早已看到二人實是性命相捕，決非練武拆招，當下淡淡一笑，說道：「這七年來我勤修內功，兵刃拳腳上都生疏了，定然不是老三和你的對手。」

　　忽聽得山腰中一人長聲喝道：「兀那婦人，你搶去我兒子幹麼？快還我兒子來！」聲音甫歇，人已竄到峰上，身法甚是利落。這人四十來歲年紀，身穿古銅色緞袍，手提長劍。

　　南海鱷神喝道：「你這傢伙是誰？到這裡來大呼小叫。我的徒兒是不是你偷了去？」葉二娘笑道：「這位老師是『無量劍』東宗掌門人左子穆先生。劍法倒也罷了，生個兒子卻挺肥白可愛。」

　　木婉清登即恍然：「原來葉二娘在無量山中再也找不到小兒，竟將無量劍掌門人的小兒擄了來。」

　　葉二娘道：「左先生，令郎生得真有趣，我抱來玩玩，明天就還給你。你不用著急。」說著在山山的臉頰上親了親，輕輕撫摸他頭髮，顯得不勝愛憐。左山山見到父親，大聲叫喚：「爸爸，爸爸！」左子穆伸出左手，走近幾步，說道：「小兒頑劣不堪，沒什麼好玩的，請即賜還，在下感激不盡。」他見到兒子，說話登時客氣了，只怕這女子手上使勁，當下便捏死了他兒子。

　　南海鱷神笑道：「這位『無惡不作』葉三娘，就算是皇帝的太子公主到了她手中，那也是決計不還的。」

　　左子穆身子一顫，道：「你……你是葉三娘？那麼葉二娘……葉二娘是尊駕何人？」他曾聽說『四大惡人』中有個排名第二的女子葉二娘，每日清晨要搶一名嬰兒來玩弄，弄到傍晚便弄死了，只怕這『葉三娘』和葉二娘乃是姊妹妯娌之屬，性格一般，那可糟了。

　　葉二娘格格嬌笑，說道：「你別聽他胡說八道的，我便是葉二娘，世上又有什麼葉三娘了？」左子穆一張臉霎時之間全無人色。他一發覺幼兒被擒，便全力追趕而來，途中已覺察她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初時還想這婦人素不相識，與自己無怨無仇，不見得會難為了兒子，一聽到她竟然便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又想喝罵、又想求懇的言語塞在咽喉之中，竟然說不出口來。

　　葉二娘道：「你瞧這孩兒皮光肉滑，養得多壯！血色紅潤，晶瑩透明，畢竟是武學名家的子弟，跟尋常農家的孩兒大不相同。」一面說，一面拿起孩子的手掌對著太陽，察看他血色，嘖嘖稱讚，便似常人在菜市購買雞鴨魚羊、揀精揀肥一般。

　　左子穆見她一副饞涎欲滴的模樣，似乎轉眼便要將自己的兒子吃了，如何不驚怒交迸？明知不敵，也得拚命，當下使招『白虹貫日』，劍尖向她咽喉刺去。

　　葉二娘淺笑一聲，將山山的身子輕輕移過，左子穆這一全倘若繼續刺去，首先便刺中了愛兒。幸好他劍術精湛，招數未老，陡然收勢，劍尖在半空中微微一抖，一個劍花，變招斜刺葉二娘右肩。葉二娘仍不閃避，將山山的身子一移，擋在身前。霎時之間，左子穆上下左右連刺四劍，葉二娘以逸待勞，只將山山略加移動，這四下凌厲狠辣的劍招便都只使得半招而止。山山卻已嚇得放聲大哭。

　　雲中鶴給南海鱷神追得繞山三匝，鋼抓又斷了二指，一口怒氣無處發洩，突然間縱身而上，左手鋼抓疾往左子穆頭頂抓落。左子穆長劍上撩，使招『萬卉爭艷』，劍光亂顫，牢牢將上盤封住。噹的一聲輕響，兩件兵刃相交，左子穆一招『順水推舟』，劍鋒正要乘勢向敵人咽喉推去，驀地裡鋼抓手指合攏，竟將劍刃抓住。

　　左子穆大吃一驚，卻不肯就此撒劍，急運內力回奪，噗的一下，雲中鶴右手鋼抓已插入他肩頭。幸好這柄鋼抓的五根手指已被南海鱷神削去了兩根，左子穆所愛創傷稍輕，但也已鮮血迸流，三根鋼指拿住了他肩骨牢牢不放。雲中鶴上前補了一腳，將他踢倒，這幾下兔起鶻落，一個名門大派的掌門人竟無招架餘地。

　　南海鱷神讚道：「老四，這兩下子不壞，還不算丟臉。」

　　葉二娘笑吟吟的道：「左大掌門，你見到我們老大沒有？」左子穆右肩骨被鋼指抓住，絲毫動彈不得，強忍痛楚，說道：「你老大是誰？我沒見過。」南海鱷神也問：「你見過我徒兒沒有？」左子穆又道：「你徒兒是誰？我沒見過。」南海鱷神怒道：「你既不知我徒兒是誰，怎能說沒有見過？放你媽的狗臭屁！三妹，快將他兒子吃了。」葉二娘道：「你二姊是不吃小孩兒的。左大掌門，你去吧，我們不要你的性命。」

　　左子穆道：「既是如此。葉……葉二娘，請你還我兒子，我去另外給你找三四個小孩兒來。左某永感大德。」葉二娘笑咪咪的道：「那也好！你去找八個孩兒來換，我們這裡一共四人，每人抱兩個，夠我八天用的了。老四，你放了他。」

　　雲中鶴微微一笑，鬆了機括，鋼指張開。左子穆咬牙站起身來，向葉二娘深深一揖，伸手去抱孩兒。葉二娘笑道：「你也是江湖上的人物，怎地不明規矩？沒八個孩兒來換，我隨隨便便就將你孩子還你？」

　　左子穆見兒子被她摟在懷裡，雖是萬分不願，但格於情勢，只得點頭道：「我去挑選八個最肥壯的孩子給你，望你好好待我兒子。」葉二娘不再理他，口中又低聲哼起兒歌來，只道：「乖孫子，你奶奶疼你。」左子穆既在眼前，她就不肯叫孩子為『孩兒』了。

　　左子穆聽這稱呼，她竟是要做自己老娘，當真啼笑皆非，向兒子道：「山山，乖孩子，爸爸馬上就回來抱你。」山山大聲哭叫，掙扎著要撲到他的懷裡。左子穆戀戀不捨的向兒子瞧了幾眼，左手按著肩頭傷處，轉過頭來，慢慢向崖下走去。

　　突然間山峰後傳來一陣尖銳的鐵哨子聲，連綿不絕。南海鱷神和去中鶴同時喜道：「老大到了！」兩人縱身而起，一溜煙般向鐵哨聲來處奔去，片刻間便已隱沒在巖後。

　　葉二娘卻滿不在乎，仍是慢條斯理的逗弄孩兒，向木婉清斜看一眼，笑道：「木姑娘，你這對眼珠子挺美啊，生在你這張美麗的臉上，更加不得了。左大掌門，你給我幫個忙，去挖了這小姑娘的眼珠。」

　　左子穆兒子在人掌握，不得不聽從吩咐，說道：「木姑娘，你還是順從葉二娘的話吧，也免得多吃苦頭。」說著挺劍便向木婉清刺去。木婉清叱道：「無恥小人！」仗劍反擊，劍尖直指左子穆的左肩，三招過去，身子斜轉，突然間左手向後微揚，嗤嗤嗤，三枝毒箭向葉二娘射去，要攻她個出其不意。左子穆大叫：「別傷我孩兒。」

　　不料這三箭去得雖快，葉二娘左手衫袖一拂，已捲下三枝短箭，甩在一旁，隨手除下山山右腳的一隻小鞋，向她後心擲去。木婉清聽到風聲，回劍擋格，但重傷之餘，出劍不准，鞋子順著劍鋒滑溜而前，噗的一聲，打在她右腰。葉二娘在鞋上使了陰勁，木婉清急運內力相抗，但一口氣提不上來，登時半身酸麻，長劍嗆啷落地，便在此時，山山的第二隻鞋子又已擲到，這一次正中胸口。她眼前一黑，再也支持不住，一交坐倒。左子穆劍尖斜處，已抵住她胸口，左手便去挖她右眼。

　　木婉清低叫一聲：「段郎！」身子前撲，往劍尖上迎去，寧可死在他劍下，勝於受這挖目之慘。

　　左子穆縮劍向後，猛地裡手腕一緊，長劍把捏不住，脫手上飛，勢頭帶得他向後跌了兩步。三人都是一驚，不約而同抬頭向長劍瞧去。只見劍身被一條細長軟索捲住，軟索盡頭是根鐵桿，持在一個身穿黃衣的軍官手中。這人約莫三十來歲年紀，臉上英氣逼人，不住的嘿嘿冷笑。葉二娘認得他是七日前與雲中鶴相鬥之人，武功頗為不弱，然而比之自己尚差了一籌，也不去懼他，只不知他的同伴是否也到了，斜目瞧去，果見另一個黃衣軍官站在左首，這人腰間插著一對板斧。

　　葉二娘正要開言，忽聽得背後微有響動，當即轉身，只見東南和西南兩邊角上，各自站著一人，所穿服色與先前兩人相同，黃衣著璞頭，武官打扮。東南角上的手執一對判官筆，西南角上的則手執熟銅齊眉棍，四人分作四角，隱隱成合圍之勢。

　　左子穆朗聲道：「原來宮中褚、古、傅、朱四大護衛一齊到了，在下無量劍左子穆這廂有禮。」說著向四人團團一揖。那持判官筆的衛護朱丹臣抱拳還禮，其餘三人卻並不理會。

　　那最先趕到的衛護褚萬里抖動鐵桿，軟索上所捲的長劍在空中不住幌動，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他冷笑一聲，說道：「『無量劍』在大理也算是個名門大派，沒想到掌門人竟是這麼一個卑鄙之徒。段公子呢？他在那裡？」

　　木婉清本已決意一死，忽來救星，自是喜出望見外，聽他問到段公子，更是情切關心。

　　左子穆道：「段……段公子？是了，數日之前，曾見過段公子幾面……現今卻不知……卻不知到那裡去了。」

　　木婉清道：「段公子已給這婆娘的兄弟害死了。」說著手指葉二娘，又道：「那人叫做什麼『窮凶極惡』雲中鶴，身材又高又瘦，好似竹竿模樣……」

　　褚萬里大吃一驚，喝道：「當真？便是那人？」那手持熟銅棍的衛護傅思歸聽得段譽被人害死，悲怒交集，叫道：「段公子，我給你報仇。」熟銅棍向葉二娘當頭砸落。

　　葉二娘閃身避開，叫道：「啊喲，大理國褚古傅朱四大衛護我的兒啊，你們短命而死，我做娘的好不傷心！你們四個短命的小心肝，黃泉路上，等一等你的親娘葉二娘啊。」褚、古、傅、朱四人年紀也小不了她幾歲，她卻自稱親娘，『我的兒啊』、『短命的小心肝啊』叫將起來。

　　傅思歸大怒，一根銅棍使得呼呼風響，霎時間化成一團黃霧，將她裹在其中。

　　葉二娘雙手抱著左子穆的幼兒，在銅棍之間穿來插去的閃避，銅棍始終打她不著。那孩兒大聲驚叫哭喊。左子穆急叫：「兩位停手，兩位停手！」

　　另一個衛護從腰間抽出板斧，喝道：「『無惡不作』葉二娘果然名不虛傳，侍我古篤誠領教高招。」人隨聲到，著地捲去，出手便是『盤根錯節十八斧』絕招，左一斧，右一斧的砍她下盤。葉二娘笑道：「這孩子礙手礙腳，你先將他砍死了吧。」將手中孩子往下一送，向斧頭上迎去。古篤誠吃了一驚，急忙收斧，不料葉二娘裙底一腿飛出，正中他肩頭，幸好他軀體粗壯，挨了這一腿只略一踉蹌，並未受傷，立即撲上又打。葉二娘以小孩為護符，古篤誠和傅思歸兵刃遞出去時便大受牽制。

　　左子穆急叫：「小心孩子！這是我的小兒，小心，小心！傅兄，你這一棍打得偏高了。古兄，你的斧頭別……別往我孩兒身上招呼。」

　　正混亂間，山背後突然飄來一陣笛聲，清亮激越，片刻間便響到近處，山坡後轉出一個寬袍大袖的中年男子，三綹長鬚，形貌高雅，雙手持著一枝鐵笛，兀自湊在嘴邊吹著。朱丹臣快步上前，走到他身邊，低聲說了幾句。那人吹笛不停，曲調悠閒，緩步向正自激鬥的三人走去。猛地裡笛聲急響，只震得各人耳鼓中都是一痛。他十根手指一齊按住笛孔，鼓氣疾吹，鐵笛尾端飛出一股勁風，向葉二娘臉上撲去。葉二娘一驚之下轉臉相避，鐵笛一端已指向她咽喉。

　　這兩下快得驚人，饒是葉二娘應變神速，也不禁有些手足無措，百忙中腰肢微擺，上半身硬硬生生的向後讓開尺許，將左山山往地下一拋，伸手便向鐵笛抓去。寬袍客不等嬰兒落地，大袖揮出，已捲起了嬰兒。葉二娘剛抓到鐵笛，只覺笛上燙如紅炭，吃了一驚：「笛上敷有毒藥？」急忙撒掌放笛，躍開幾步。寬袍客大袖揮出，將山山穩穩的擲向左子穆。

　　葉二娘一瞥眼間，見到寬袍客左掌心殷紅如血，又是一驚：「原來笛上並非敷有毒藥，乃是他以上乘內力，燙得鐵笛如同剛從熔爐中取出來一般。」不由自主的又退了數步，笑道：「閣下武功好生了得，想不到小小大理，竟有這樣的高人。請問尊姓大名？」

　　那寬袍客微微一笑，說道：「葉二娘駕臨敝境，幸會，幸會。大理國該當一盡地主之誼才是。」左子穆抱住了兒子，正自驚喜交集，衝口而出：「尊駕是高……高君候麼？」那寬袍客微笑不答，問葉二娘道：「段公子在那裡？還盼見告。」

　　葉二娘冷笑道：「我不知道，便是知道，也不會說。」突然縱身而起，向山峰飄落。寬袍客道：「且慢！」飛身追去，驀地裡眼前亮光閃動，七八件暗器連珠般擲來，分打他頭臉數處要害。寬袍客揮動鐵笛，一一擊落。只見她一飄一幌，去得已遠，再也追不上了。再瞧落在地下的暗器時，每一件各不相同，均是懸在小兒身上的金器銀器，或為長命牌，或為小鎖片，他猛地想起：「這都是被她害死的眾小兒之物。此害不除，大理國中不知更將有多少小兒喪命。」

　　褚萬里一揮鐵桿，軟索上捲著的長劍托地飛出，倒轉劍柄，向左子穆飛去。左子穆伸手挽住，滿臉羞慚，無言可說。褚萬里轉向木婉清，問道：「到底段公子怎樣了？是真的為雲中鶴所害麼？」

　　木婉清心想：「這些人看來都是段郎的朋友，我還是跟他們說了實話，好一齊去那邊山崖上仔細尋訪。」正待開言，忽聽得半山裡有人氣急敗壞的大叫：「木姑娘……木姑娘……你還在這兒麼？南海鱷神，我來了，你千萬別害木姑娘！拜不拜師父，咱們慢慢商量……木姑娘，木姑娘，你沒事吧？」

　　寬袍客等一聽，齊聲歡呼：「是公子爺！」

　　木婉清苦等他七日七夜，早已心力交瘁，此刻居然聽到他的聲音，驚喜之下，只覺眼前一黑，便即暈了過去。

　　昏迷之中，耳邊只聽有人低呼：「木姑娘，木姑娘，你，你快醒來！」她神智漸復，覺得自己躺在一人懷中，被人抱著肩背，便欲跳將起來，但隨即想到：「是段郎來了。」心中又是甜蜜，又是酸苦，緩緩睜開眼來，眼前一雙眼睛清淨如秋水，卻不是段譽是誰？只聽他喜道：「啊，你終於醒轉了。」木婉清淚水滾滾而下，反手一掌，重重打了他個耳光，身子卻仍躺在他懷裡，一時無力掙扎躍起。

　　段譽撫著自己臉頰，笑道：「你動不動的便打人，真夠橫蠻的了！」問道：「南海鱷神呢？他不在這裡等我麼？」木婉清道：「人家已等了你七日七夜，還不夠麼？他走啦。」段譽登時神采煥發，喜道：「妙極，妙極！我正好生擔心。他若硬要逼我拜他為師，可不知如何是好了。」

　　木婉清道：「你既不願做他徒兒，又到這兒來幹麼？」段譽道：「咦！你落在他手中，我若不來，他定要難為你，那怎麼得了？」木婉清心頭一甜，道：「哼！你這人良心壞極，這七天七晚之中，你又不來尋我？」

　　段譽歎了口氣，道：「我一直為人所制，動彈不得，日夜牽掛著你，真是焦急死了。我一得脫身，立即趕來。」

　　那日南海鱷神擄了木婉清而去，段譽獨處高崖，焦急萬狀：「我若不趕去求這惡人收我為徒，木姑娘性命難保。可是要我拜這惡人為師，學那喀喇一聲、扭斷脖子的本事，終究是幹不得的。他教我這套功夫之時，多半還要找些人來讓我試練，試了一個又一個，那可糟糕之極。好在這惡人雖然兇惡之至，倒也講理，我怎地跟他辯駁一場，叫他既放了木姑娘，又不必收我為徒。」

　　在崖邊徘徊彷徨，肚中又隱隱痛將起來，突然想到：「啊喲，不好，糊塗透頂，我怎地忘了？我在那山洞之中，早已拜了神仙姊姊為師，已算是『逍遙派』的門徒。『逍遙派』的弟子，又怎能改投南海鱷神門下？對了，我這就跟這惡人說去，理直氣壯，諒他非連說『這話倒也有理』不可。」

　　轉念又想：「這惡人勢必叫我露幾手『逍遙派』的武功來瞧瞧，我一點也不會，他自然不信我是『逍遙派』弟子。」跟著想起：「神仙姊姊吩咐，叫我每天進午晚三次，練她那個卷軸中的神功，這幾天搞得七勞八素，可半次也沒練過，當真該死之至。」心下歉疚，正要伸手入懷去摸那卷軸，忽聽得身後腳步聲響，他轉過身來，吃了一驚，只見崖邊陸陸續續的上來數十人。

　　當先一人便是神農幫幫主司空玄，其後卻是無量劍東宗掌門左子穆、西宗掌門辛雙清，此外則是神農幫幫眾，無量劍東西宗的弟子，數十人混雜在一起。段譽心道：「怎地雙方不打架了？化敵為友，倒也很好。」只見這數十人分向兩旁站開，恭恭敬敬的躬身，顯是靜候什麼大人物上來。

　　片刻間綠影幌動，崖邊竄上八個女子，一色的碧綠斗篷，斗篷上繡著黑鷲。段譽暗暗叫苦：「我命休矣！」這八個女子四個一邊的站在兩旁，跟著又有一個身穿綠色斗篷的女子走上崖來。這女子二十來歲年紀，容貌清秀，眉目間卻隱含煞氣，向段譽瞪眼道：「你是什麼人？在這裡幹什麼？」

　　段譽一聽此言，心中大喜：「她不知我和木姑娘殺過她四個姊妹，又冒充過什麼靈鷲宮聖使。幸好我的斗篷已裹在那胖老太婆平婆婆身上，木姑娘的斗篷又飄入了瀾滄江。死無對證，跟她推個一乾二淨便了。」說道：「在下大理段譽，跟著朋友到這位左先生的無量宮中作客……」

　　左子穆插口道：「段朋友，無量劍已歸附天山靈鷲宮麾下，無量宮改稱『無量洞』，那無量宮三字，今後是不能叫的了。」

　　段譽心道：「原來你打不過人家，認輸投降了，這主意倒也高明。」說道：「恭喜，恭喜。左先生棄暗投明，好得很啊。」左子穆心想：「我本來有什麼『暗』？現下又有什麼『明』了？」但這話自然是不能說的，惟有苦笑。

　　段譽續道：「在下見到司空幫主跟左先生有點誤會，一番好意想上前勸解，卻不料弄得一團糟。本是奉司空幫主之命去取解藥，豈知卻遇上一個大惡人，叫作南海鱷神岳老三，說我資質不錯，要收我為徒。我說我不學武功，可是這南海鱷神不講道理，將我抓到了這裡，高高擱起，要我非拜他為師不可。在下手無縛雞之力。」說著雙手一攤，又道：「這般高峰險崖，那說什麼也下不去的。姑娘問我在這裡幹什麼？那便是等死了。」他這番話倒無半句虛言，前段屬實，後段也不假，只不過中間漏去了一大段，心想：「孔夫子筆削『春秋』，述而不作。刪削刪削，不違聖人之道，撒謊便非君子了。」

　　那女子『嗯』了一聲，說：「四大惡人果是到了大理。岳老三要收你為徒，你的資質有什麼好？」也不等段譽回答，眼光向司空玄與左子穆兩人掃去，問道：「他的話不假吧？」

　　左子穆道：「是。」司空玄道：「啟稟聖使，這小子不會半點武功，卻老是亂七八糟的瞎搗亂。」

　　那女子道：「你們說見到那兩個冒充我姊妹的賤人逃到了這山峰上，卻又在那裡？段相公，你可見到兩個身穿綠色斗篷、跟我們一樣打扮的女子沒有？」

　　段譽道：「沒有啊，沒見到兩個跟姊姊一樣打扮的女子。」心道：「穿了綠色斗篷冒充你們的，是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我沒照鏡子，瞧不見自己；木姑娘是『一個女子』，不是『兩個女子』。」

　　那女子點點頭，轉頭問司空玄道：「你在靈鷲宮屬下，時候不少了吧？」司空玄戰戰兢兢的道：「有……有八年啦。」那女子道：「連我們姊妹也認不出，這麼糊塗，還能給童姥她老人家辦什麼事？今年生死符的解藥，不用指望了吧。」司空玄臉如土色，跪倒在地，不住磕頭，求道：「聖使開恩，聖使開恩。」

　　段譽心想：「這山羊鬍子倒還沒死，難道木姑娘給他的假解藥管用，還是靈鷲宮給了他什麼靈丹妙藥？那『生死符的解藥』，卻又是什麼東西？」

　　那女子對司空玄不加理睬，對辛雙清道：「帶了段相公下去。四大惡人若來羅皂，叫他們上縹緲峰靈鷲宮來找我。擒拿那兩個冒牌小賤人的事，著落在你們無量洞頭上。哼哼，好大的膽子！還有，干光豪、葛光佩兩個叛徒，務須抓回來殺了。見到我那四位姊妹，說我叫她們逕行回靈鷲宮，我不等她們了。」她說一句，辛雙清答應一句，眼光竟不敢和她相接。那女子說罷，再也不向眾人多瞧一眼，逕自下峰，她屬下八名女子跟隨在後。

　　司空玄一直跪在地下，見九女下峰，忙躍進起身來奔到崖邊，叫道：「符聖使，請你上覆童姥，司空玄對不起她老人家。」奔向高崖的另一邊，湧身向瀾滄江中跳了下去。眾人齊聲驚呼。神農幫幫眾紛紛奔到崖邊，但見濁浪滾滾，洶湧而過，幫主早已不知去向，有的便捶胸哭出聲來。

　　無量劍眾人見司空玄落得如此下場，面面相覷，盡皆神色黯然。

　　段譽心道：「這位司空玄幫主之死，跟我的干係可著實不小。」心下甚是歉疚。

　　辛雙清指著無量劍東宗的兩名男弟子道：「你們照料著段相公下去。」那兩人一個叫郁光標，一個叫吳光勝，一齊躬身答應。

　　段譽在郁吳二人攜扶拖拉之下，好不辛苦的來到山腳，呈了一口長氣，向左子穆和辛雙清拱手道：「多承相救下山，這就別過。」眼望南海鱷神先前所指的那座高峰，心想：「要上這座小峰，可比適才下峰加倍艱難，看來無量劍的人也不會這麼好心，又將我拉上峰去。為了相救木姑娘，那也只有拚命了。」

　　不料辛雙清道：「你不忙走，跟我一起去無量洞。」段譽忙道：「不，不。在下有要事在身，不能奉陪。恕罪，恕罪。」辛雙清哼了一聲，做個手勢。郁吳兩人各伸一臂，挽住了段譽雙臂，逕自前行。段譽叫道：「喂，喂，辛掌門，左掌門，我段譽可沒得罪你們啊。剛才那位聖使姊姊吩咐你們帶我下山，現今山已下了，我也已謝過了你們，又待怎地？」

　　辛雙清和左子穆均不理會。段譽在郁吳兩人左右挾持之下，抗拒不得，只有跟著他們來到無量洞。

　　郁吳兩人帶著他經過五進屋子，又穿過一座大花園，來到三間小屋之前。吳光勝打開房門，郁光標在他背上重重一推，推進門內，隨即關上木門，只聽得喀喇一聲響，外面已上了鎖。

　　段譽大叫：「你們無量劍講理不講？這可不是把我當作了犯人了嗎？無量劍又不是官府，怎能胡亂關人？」可是外面聲息遽然，任他大叫大嚷，沒一人理會。

　　段譽歎了口長氣，心想：「既來之，則安之。那也只有聽天由命了。」適才下峰行路，實已疲累萬分，眼見房中有床有桌，躺在床上放頭便睡。

　　睡不多久，便有人送飯來，飯菜倒也不惡。段譽向送飯的僕役道：「你去稟告左辛兩位掌門，說我有話……」一句話沒說完，郁光標在門外粗聲喝道：「姓段的，你給我安安靜靜的，坐著也罷，躺著也罷，再要吵吵嚷嚷，莫怪我們不客氣。你再開口說一句話，我就打你一個耳括子。兩句話，兩個耳光，三句三個。你會不會計數？」

　　段譽當即住口，心想：「這些粗人說得出，做得到。給木姑娘打幾個耳光，痛在臉上，甜在心裡。給你老兄打上幾掌，滋味可大不相同。」吃了三大碗飯，倒在床上又睡，心想：「木姑娘這會兒不知怎麼樣了？最好是她放毒箭射死了那南海鱷神，脫身逃走，再來救我出去。唉，我怎地盼望她殺人？」胡思亂想一會，便睡著了。

　　這一覺睡到次日清晨才醒。只見房中陳設簡陋，窗上鐵條縱列，看來竟然便是無量劍關人的所在，只是開間寬敞，倒無侷促之感，心想第一件事，須得遵照神仙姊姊囑咐，練她的『北冥神功』，於是從懷中摸出卷軸，放在桌上，一想到畫中的裸像，一顆心便怦怦亂跳，面紅耳赤，急忙正襟危坐，心中默告：「神仙姊姊，我是遵你吩咐，修習神功，可不是想偷看你的貴體，褻瀆莫怪。」

　　緩緩展開，將第一圖後的小字看了幾遍。這等文字上的功夫，在他自是猶如家常便飯一般，看一遍即已明白，第二遍已然記住，讀到第三遍後便有所會心。他不敢多看圖中女像，記住了像上的經脈和穴位，便照著卷軸中所記的法門練了起來。

　　文中言道：本門內功，適與各家各派之內功逆其道而行，是以凡曾修習內功之人，務須盡忘己學，專心修習新功，若有絲毫混雜岔亂，則兩功互衝，立時顛狂嘔血，諸脈俱廢，最是凶險不過。文中反覆致意，說的都是這個重大關節。段譽從未練過內功，於這最艱難的一關竟可全然不加措意，倒也方便。

　　只小半個時辰，便已依照圖中所示，將『手太陰肺經』的經脈穴道存想無誤，只是身上內息全無，自也無法運息通行經脈。跟著便練『任脈』，此脈起於肛門與下陰之間的『會陰穴』，自曲骨、中極、關元、石門諸穴直通而上，經腹、胸、喉，而至口中下齒縫間的『斷基穴』。任脈穴位甚多，紅脈走勢卻是筆直一條，十分簡易，段譽頃刻間便記住了諸穴的位置名稱，伸手在自己身上一個穴道、一個穴道的摸過去。此脈仍是逆練，由斷基、承漿、廉泉、天突一路向下至會陰而止。

　　圖中言道：「手太陰肺經暨任脈，乃北冥神功根基，其中拇指之少商穴、及兩乳間之膻中穴，尤為要中之要，前者取後者。人有四海：胃者水轂之海，衝脈者十二經之海，膻中者氣之海，腦者髓之海是也。食水轂而儲於胃，嬰兒生而即能，不待練也。以少商取人內力而儲之於我氣海，惟逍遙派正宗北冥神功能之。人食水轂，不過一日，盡洩諸外。我取人內力，則取一分，儲一分，不洩無盡，愈厚，猶北冥天池之巨浸，可浮千里之鯤。」

　　段譽掩卷凝思：「這門功夫純係損人利己，將別人辛辛苦苦練成的內力，取來積儲於自身，豈不是如同食人之血肉？又如盤剝重利，搜刮旁人錢財而據為己有？我已答應了神仙姊姊，不練是不成的了，但我此生決不取人內力。」

　　轉令又想：「伯父常說，人生於世，不衣不食，無以為生，而一粥一飯，半絲半褸，盡皆取之於人。取人之物，殆無可免，端在如何報答。取之者寡而報之者厚，那就是了。取於為富不仁之徒，用於貧困無依之輩，非但無愧於心，且是仁人義士的慈悲善舉，儒家佛家，其理一般。取民脂民膏以供奉一己之窮奢極欲，是為殘民以逞；以之兼善天下，普施於眾，則為萬家生佛。是以不在取與不取，而在用之為善為惡。」想明白了此節，倒也不覺修習這門功夫是如何不該了。

　　心下坦然之餘，又想：「總而言之，我這一生要多做好事，不做壞事。巨象可負千斤，螻蟻僅曳一芥，力大則所做好事亦大，做起壞事來也厲害。以南海鱷神的本領，若是專做好事，豈非造福不淺？」想到這裡，覺得就算拜了南海鱷神為師，只要專扭壞人的脖子，似乎『這話倒也有理』。

　　卷軸中此外諸種經脈修習之法甚多，皆是取人內力的法門，段譽雖然自語寬解，總覺習之有違本性，單是貪多務得，便非好事，當下暫不理會。

　　捲到卷軸末端，又見到了『凌波微步』那四字，登時便想起『洛神賦』中那些句子來：「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曹子建那些千古名句，在腦海中緩緩流過：「第禾農章　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紅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修眉連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輔薜承權。環姿艷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想到神仙姊姊的姿容體態，「皎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綠波」但覺依她的吩咐行事，實是人生至樂，當真百死不辭，萬劫無悔，心想：「我先來練這』凌波微步『，此乃逃命之妙法，非害人之本領也，練之有百利而無一害。」

　　卷軸上既繪明步法，又詳注易經六十四卦的方位，他熟習易經，學起來自不為難。但有時卷軸上步法甚怪，走了上一步後，無法接到下一步，直至想到須得憑空轉一個身，這才極巧妙自然的接上了；有時則須躍前縱後、左竄右閃，方合於捲上的步法。他書獃子的勁道一發，遇到難題便苦苦鑽研，一得悟解，樂趣之大，實是難以言宣，不禁覺得：「武學之中，原來也有這般無窮樂趣，實不下於讀書唸經。」

　　如此一日過去，捲上的步法已學得了兩三成，晚飯過後，再學了十幾步，便即上床。迷迷糊糊中似睡似醒，腦子中來來去去的不是少商、膻中、關元、中極諸穴道，便是同人、大有、歸妹、未濟等易卦。

　　睡到中夜，猛聽得江昂、江昂、江昂幾下巨吼，登時驚醒，過不多久，又聽得江昂、江昂、江昂幾下大吼，聲音似是牛哞，卻又多了幾分淒厲之意，不知是什麼猛獸。他知無量山中頗多毒蟲怪獸，聽得吼聲停歇，便也不以為意，著枕又睡。

　　卻聽得隔室有人說道：「這『莽牯朱蛤』已好久沒出現了，今晚忽然鳴叫，不知主何吉凶？」另一人道：「咱們東宗落到這肯田地，吉是吉不起來的，只要不凶到家，就已謝天謝地了。」段譽知是那兩名男弟子郁光標與吳光勝，料來他們睡在隔壁，奉命監視，以防自己逃走。

　　只聽那吳光勝道：「咱們無量劍歸屬了靈鷲宮，雖然從此受制於人，不得自由，卻也得了個大靠山，可說好壞參半。我最氣不過的，西宗明明不及咱們東宗，幹麼那位符聖使卻要辛師叔作無量洞之主，咱們師父反須聽她號令。」郁光標道：「誰教靈鷲宮中自天山童姥以下個個都是女人哪？她們說天下男子沒一個靠得住。聽說這位符聖使倒是好心，派辛師叔做了咱們頭兒，靈鷲宮對無量洞就會另眼相看。你瞧，符聖使對神農幫司空玄何等辣手，對辛師叔的臉色就好得多。」吳光勝道：「郁師哥，這個我可又不明白了。符聖使對隔壁那小子怎地又客客氣氣？什麼『段相公』、『段相公』的，叫得好不親熱。」

　　段譽聽他們說到自己，更加凝神傾聽。

　　郁光標笑道：「這幾句話哪，咱們可只能在這裡悄悄的說。一個年輕姑娘，對一個小白臉客客氣氣，『段相公』、『段相公』的叫……」他說到『段相公』三字時，壓緊了嗓子，學著那靈鷲宮姓符聖使的腔調，自行再添上幾分嬌聲嗲氣，「……你猜是什麼意思？」吳光勝道：「難道符聖使瞧中了這小白臉？」郁光標道：「小聲些，別吵醒了小白臉。」接著笑道：「我又不是符聖使肚裡的聖蛔蟲，又怎明白她老人家的聖意？我猜辛師叔也是想到了這一著，因此叫咱們好好瞧著他，別讓他走了。」吳光勝道：「那可要關他到幾時啊？」郁光標道：「符聖使在山峰上說：『辛雙清，帶了段相公下去，四大惡人若來羅皂，叫他們上縹緲峰靈鷲宮找我。』……」這幾句話又是學著那綠衣女子的腔調，「……可是帶了段相公下山怎麼樣？她老人家不說，別人也就不敢問。要是符聖使有一天忽然派人傳下話來：『辛雙清，把段相公送上靈鷲宮來見我。』咱們卻已把這姓段的小白臉殺了，放了，豈不是糟天下之大糕？」吳光勝道：「要是符聖使從此不提，咱們難道把這小白臉在這裡關上一輩子，以便隨時恭候符聖使號令到來？」郁光標笑道：「可不是嗎？」

　　段譽心裡一連串的只叫：「苦也！苦也！」心道：「這位姓符的聖使姊姊尊稱我一聲『段相公』，只不過見我是讀書人，客氣三分，你們歪七纏八，又想到那裡去啦？你們就把我關到鬍子發白，那位聖使姊姊也決不會再想到我這個老白臉。」

　　正煩惱間，只聽吳光勝道：「咱二人豈不是也要……」突然江昂、江昂、江昂三響，那『莽牯朱蛤』又吼了起來。吳光勝立即住口。隔了好一會，等莽牯朱蛤不再吼叫，他才又說道：「莽牯朱蛤一叫，我總是心驚肉驚，瘟神爺不知這次又要收多少條人命。」郁光標道：「大家說莽牯朱蛤是瘟神爺的坐騎，那也是說說罷了。文殊菩薩騎獅子，普賢菩薩騎白象，太上老君騎青牛，這莽牯朱蛤是萬毒之王，神通廣大，毒性厲害，故老相傳，就說它是瘟菩薩的坐騎，其實也未必是真的。」

　　吳光勝道：「郁師兄，你說這莽牯朱蛤到底是什麼樣兒。」郁光標笑道：「你想不想瞧瞧。」吳光勝笑道：「那還是你瞧過之後跟我說吧。」郁光標道：「我一見到莽牯朱蛤，毒氣立時沖瞎了眼睛，跟著毒質入腦，只怕也沒功夫來跟你說這萬毒之王的模樣兒了。還是咱哥兒倆一起去瞧瞧吧。」說著只聽得腳步聲響，又是拔下門閂的聲音。

　　吳光勝忙道：「別……別開這玩笑。」話聲發顫，搶過去上回門閂，郁光標笑道：「哈哈哈，我難道真有這膽子去瞧？瞧你嚇成了這副德性。」吳光勝道：「這種玩笑還是別開的為妙，莫要當真惹出什麼事來。太太平平的，這就睡吧！」

　　郁光標轉過話題，說道：「你猜干光豪跟葛光佩這對狗男女，是不是逃得掉？」吳光勝道：「隔了這麼久還是不見影蹤，只怕當真給他們逃掉了。」郁光標道：「干光豪有多大本事，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這人貪懶好色，練劍又不用心，就只甜嘴蜜舌的騙女人倒有幾下散手。大夥兒東南西北都找遍了，連靈鷲宮的聖使也親自出馬，居然仍是給他們溜了，老子就是不信。」吳光勝道：「你不信可也得信啊。」

　　郁光標道：「我猜這對狗男女定是逃入深山，撞上了莽牯朱蛤。」吳光勝「啊」的一聲，大有驚懼之意。郁光標道：「這二人定是盡揀荒僻的地方逃去，一見到莽牯朱蛤，毒氣入腦，全身化為一灘膿血，自然影蹤全無。」吳光勝道：「你猜的倒也有幾分道理。」郁光標道：「什麼幾分道理？若不是遇上了莽牯朱蛤，那就豈有此理。」吳光勝道：「說不定他二人耐不住啦，就在荒山野嶺裡這個那個起來，昏天黑地之際，兩人來一招『鯉魚翻身』，啊喲，乖乖不得了，掉入了萬丈深谷。」兩人都吃吃吃的淫笑起來。

　　段譽尋思：「木姑娘在那小飯鋪中射死了干葛二人，無量劍的人不會查不到啊。嗯，是了，定是那飯鋪老闆怕惹禍，快手快腳的將兩具屍身埋了。無量劍的人去查問，市集上的人見到他們手執兵器，凶神惡煞的模樣，誰也不敢說出來。」

　　只聽吳光勝道：「無量劍東西宗逃走了一男一女兩個弟子，也不是什麼大事。皇帝不急太監急，靈鷲宮的聖使又幹麼這等著緊，非將這二人抓回來不可？」郁光標道：「這你就得動動腦筋，想上一想了。」吳光勝沉默半晌，道：「你知道我的腦筋向來不靈，動來動去，動不出什麼名堂來。」

　　郁光標道：「我先問你：靈鷲宮要占咱們的無量宮，那為發什麼？」吳光勝道：「聽唐師哥說，多半是為了後山的無量玉壁。符聖使用一到，三番四次的，就是查問無量玉壁上的仙影啦、劍法啦這些東西。對啦！咱們都遵照符聖使的吩咐，立下了毒誓，玉壁仙影的事，以後誰也不敢洩露，可是干光豪與葛光佩呢，他們可沒立這個誓，既然叛離了本派，那還有不說出去的？」吳光勝一拍大腿，叫道：「對，對！靈鷲宮是要殺了這兩個傢伙滅口。」

　　郁光標低聲喝道：「別這麼嚷嚷的，隔壁屋裡有人，你忘了嗎？」吳光勝忙道：「是，是。」停了一會，說道：「干光豪這傢伙倒是艷福不淺，把葛光佩這白白嫩嫩的小麻皮摟在懷裡，這麼剝得她白羊兒似的，嘖嘖嘖……他媽的，就算後來化成了一灘濃血，那也……那也……嘿嘿。」

　　兩人此後說來說去，都是些猥褻粗俗的言語，段譽便不再聽，可是隔牆的淫猥笑話不絕傳來，不聽卻是不行，於是默想『北冥神功』中的經脈穴道，過不多時，便潛心內想，隔牆之言說得再響，卻一個字也聽不到了。

　　次日他又練那『凌波微步』，照著卷中所繪步法，一步步的試演。這步法左歪右斜，沒一步筆直進退，雖在室中，只須挪開了桌椅，也盡能施展得開，又學得十來步，驀地心想：「待會送飯之人進來，我只須這麼斜走歪步，立時便繞過了他，搶出門去，他未必能抓得我著。豈不是立刻便可逃走，不用在這屋裡等到變成老白臉了？」想到此處，喜不自勝，心道：「我可要練得純熟無比，只要走錯了半步，便給他一把抓住。說不定從此在我腳上加一副鐵鐐，再用根鐵鏈鎖住，那時凌波微步再妙，步來步去總是給鐵鏈拉住了，欲不為老白臉亦不可得矣。」說著腦袋擺了個圈子。

　　當下將已學會了的一百多步從頭至尾默想一遍，心道：「我可要想也不想，舉步便對。唉，我段譽這樣一個臭男子，卻去學那洛神宓妃婷婷娜娜的凌波微步，我又有什麼『羅襪生塵』了？光屁股生塵倒是有的。」哈哈一笑，左足跨出，既踏『中孚』，立轉『既濟』。不料甫上『泰』位，一個轉身，右腳踏上『蠱』位，突然間丹田中一股熱氣衝將上來，全身麻痺，向前撞出，伏在桌上，再也動彈不得。

　　他一驚之下，伸手撐桌，想站起身來，不料四肢百骸沒一處再聽使喚，便要移動一根小指頭兒也是不能，就似身處夢魘之中，愈著急，愈使不出半點力道。

　　他可不知這『凌波微步』乃是一門極上乘的武功，所以列於卷軸之末，原是要待人練成『北冥神功』，吸人內力，自身內力已頗為深厚之後再練。『凌波微步』每一步踏出，全身行動與內力息息相關，決非單是邁步行走而已。段譽全無內功根基，走一步，想一想，退一步，又停頓片刻，血脈有緩息的餘裕，自無阻礙。他想熟之後，突然一氣呵成的走將起來，體內經脈錯亂，登時癱瘓，幾乎走火入魔。幸好他沒跨得幾步，步子又不如何迅速，總算沒到絕經斷脈的危境。

　　他驚慌之中，出力掙扎，但越使力，胸腹間越難過，似欲嘔吐，卻又嘔吐不出。他長歎一聲，只有不動，這一任其自然，煩惡之感反而漸消。當下便這麼一動不動的伏在桌上，眼見那個卷軸兀自展在面前，百無聊賴之中，再看捲上未學過的步法，心中虛擬腳步，一步步的想下去。大半個時辰後，已想通了二十餘步，胸口煩惡之感竟然大減。

　　未到正午，所有步法已盡數想通。他心下默念，將卷軸上所繪的六十四卦步法，從『明夷』起始，經『賁』、『既濟』、『家人』，一共踏遍六十四卦，恰好走了一個大圈而至『無妄』，自知全套步法已然學會，大喜之下，跳起身來拍手叫道：「妙極，妙極！」這四個字一出口，才知自身已能活動。原來他內息不知不覺的隨著思念運轉，也走了一個大圈，膠結的經脈便此解開。

　　他又驚又喜，將這六十四卦的步法翻來覆去的又記了幾遍，生怕重蹈覆轍，極緩慢的一步步跳出，踏一步，呼吸幾下，待得六十四卦踏遍，腳步成圓，只感神清氣爽，全身精力瀰漫，再也忍耐不住，大叫：「妙極，妙極，妙之極矣！」

　　郁光標在門外粗聲喝道：「大叫小呼的幹什麼？老子說過的話，沒有不算數的，你說一句話，吃一個耳光。」說著開鎖進門，說道：「剛才你連叫三聲，該吃三個耳光。姑念初犯，三折一，讓你吃一個耳光算了。」說著踏上兩步，右掌便往段譽臉上打去。

　　這一掌並非什麼精妙招數，但段譽仍無法擋格，腦袋微側，足下自然而然的自『井』位斜行，踏到了『訟』位，竟然便將這一掌躲開了。郁光標大怒，左拳迅捷擊出。段譽步法未熟，待得要想該走那一步，砰的一聲，胸口早著，一拳正中『膻中穴』。

　　那『膻中』是人身大穴，郁光標一拳既出，便覺後悔，生怕出手太重，闖出禍來，不料拳頭打在段譽身上，手臂立時酸軟無力，心中更有空空蕩蕩之感，但微微一怔，便即無事，見段譽沒有受傷，登即放心，說道：「你躲過耳光，胸口便吃一拳好的，一般算法！」反身出門，又將門鎖上了。

　　段譽給他一拳打中，聲音甚響，胸口中拳處卻全無所感，不禁暗自奇怪。他自不知郁光標這一拳所含的內力，已盡數送入了他的膻中氣海，積儲了起來。

　　那也是事有湊巧，這一拳倘若打在別處，他縱不受傷，也必疼痛非凡，膻中氣海卻正是積儲『北冥真氣』的所在。他修習神功不過數次，可說全無根基，要他以拇指的少商穴去吸人內力，經『手太陰肺經』送至任脈的天突穴，再轉而送至膻中穴儲藏，莫說他絕無這等能為，縱然修習已成，也不肯如此吸他人內力以為己有。但對方自行將內力打入他的膻中穴，他全無抗拒之能，一拳中體，內力便入，實是自天外飛到他袋中的橫財，他自己卻兀自渾渾噩噩，全不知情，只想：「此人好生橫蠻，我說幾句『妙極』，又礙著他什麼了？平白無端的便打我一拳。」

　　這一拳的內力在他氣海中不住盤旋抖動，段譽登覺胸口窒悶，試行存想任脈和手太陰肺經兩路經脈，只覺有一股淡淡的暖氣在兩處經脈中巡行一周，又再回入膻中穴，窒悶之感便消。他自不知只這麼短短一個小周天的運行，這股內力便已永存體內，再也不會消失了。段譽自全無內力而至微有內力，便自胸口給郁光標這麼猛擊一拳而始。

　　也幸得郁光標內力平平，又未曾當真全力以擊，倘若給南海鱷神這等好手一拳打在膻中要穴，段譽全無內力根基，膻中氣海不能立時容納，非經脈震斷、嘔血身亡不可。郁光標內力所失有限，也就未曾察覺。

　　午飯過後，段譽又練『凌波微步』，走一步，吸一口氣，走第二步時將氣呼出，六十四卦走完，四肢全無麻痺之感，料想吸呼順暢，便無害處。第二次再走時連走兩步吸一口氣，再走兩步再行呼出。這『凌波微步』是以動功修習內功，腳步踏遍六十四卦一個周天，內息自然而然的也轉了下個周天。因此他每走一遍，內力便有一分進益。

　　他卻不知這是在修練內功，只盼步子走得越來越熟，越走越快，心想：「先前那郁老兄打我臉孔，我從『井』位到『訟』位，這一步是不錯的，躲過了一記耳光，踴著便該斜踏『蠱』位，胸口那一拳也就可避過了。可是我只想上一想，沒來得及跨步，對方拳頭便已打到。這『想上一想』，便是功夫未熟之故。要憑此步法脫身，不讓他們抓住，務須練得純熟無比，出步時想也不想。『想也不想』與『想上一想』，兩字之差，便有生死之別。」

　　當下專心致志的練習步法，每日自朝至晚，除了吃飯睡覺，大便小便之外，竟是足不停步。有時想到：「我努力練這步法，只不過想脫身逃走，去救木姑娘，並非遵照神仙姊姊的囑咐，練她的『北冥神功』。」想想過意不去，就練一練手太陰肺經和任脈，敷衍了事，以求心之所安，至於別的經脈，卻暫行擱在一邊了。

　　這般練了數日，『凌波微步』已走得頗為純熟，不須再數呼吸，縱然疾行，氣息也已無所窒滯。心意既暢，跨步時漸漸想到『洛神賦』中那些與『凌波微步』有關的句子：「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忽焉縱體，以遨以嬉」，「神光離合，乍陰乍陽」，「辣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

　　尤其最後這十六個字，似乎更是這套步法的要旨所在，只是心中雖然領悟，腳步中要做到『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可不知要花多少功夫的苦練，何年何月方能臻此境地了。以此刻的功夫，敵人伸手抓來，是否得能避過，卻半點也無把握，有心再練上十天半月，以策萬全，但屈指算來和木婉清相別已有七日，懸念她陪著南海鱷神渡日如年的苦處，決意今日闖將出去，心想那送飯的僕人無甚武功，要避過他料來也不甚難。

　　坐在床沿，心中默想步法，耐心待候。待聽得鎖啟門開，腳步聲響，那僕人托著飯盤進來，段譽慢慢走過去，突然在飯盤底下一掀，飯碗菜碗登時乒乒乓乓的向他頭上倒去。那僕人大叫：「啊喲！」段譽三腳兩步，搶出門去。

　　不料郁光標正守在門外，聽到僕人叫聲，急奔進門。門口狹隘，兩人登時撞了個滿懷。段譽自『豫』位踏『觀』位，正待閃身從他身旁繞過，不料左足這一步卻踏在門檻之上。

　　這一下大出他意料之外，『凌波微步』的註釋之中，可沒說明『要是踏上門檻，腳下忽高忽低，那便如何？』一個踉蹌，第三步踏向『比』位這一腳，竟然重重踹上了郁光標的足背，』要是踏上別人足背，對方哇哇叫痛，沖沖大怒，那便如何？」這個法門，卷軸的步法秘訣中更無記載，料想那洛神『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的在洛水之中凌波微步，多半也不會踏上門檻，踹人腳背。段譽慌張失措之際，只覺左腕一緊，已被郁光標抓住，拖進門來。

　　數日計較，不料想事到臨頭，如意算盤竟打得粉碎。他心中連珠價叫苦，忙伸右手去扳郁光標的手指，同時左手出力掙扎。但郁光標五根手指牢牢抓住了他左腕，又怎扳得開？

　　突然間郁光標『咦』的一聲，只覺手指一陣酸軟，忍不住便要鬆手，急忙運勁，再行緊握，但立時又即酸軟。他罵道：「他媽的！」再加勁力，轉瞬之間，連手腕、手臂也酸軟起來。他自不知段譽伸手去扳他手指，恰好是以大拇指去扳他大拇指，以少商穴對準了他少商穴，他正用力抓住段譽左腕，這股內力卻源源不絕的給段譽右手大拇指吸了過去。他每催一次勁，內力便消失一分。

　　段譽自也絲毫不知其中緣故，但覺對方手指一陣松、一陣緊，自己只須再加一把勁，似乎便可扳開他手指而脫身逃走，當此緊急關頭，插在他拇指與自己左腕之間的那根大拇指，又如何肯抽將出來？

　　郁光標那天打他一拳，拳上內力送入了他膻中氣海。單是這一拳，內力自也無幾，但段譽以此為引，走順了手太陰肺經和任脈間的通道。此時郁光標身上的內力，便順著這條通道緩緩流入他的氣海，那正是『北冥神功』中百川匯海的道理。兩人倘若各不使勁，兩個大拇指輕輕相對，段譽不會『北冥神功』，自也不能吸他內力。但此時兩人各自拚命使勁，又已和郁光標早幾日打他一拳的情景相同，以自身內力硬生生的逼入對方少商穴中，有如酒壺斟酒，酒杯欲不受而不可得。

　　初時郁光標的內力尚遠勝於他，倘若明白其中關竅，立即鬆手退開，段譽也不過奪門而出、逃之夭夭而已。但郁光標奉命看守，豈能讓這小白臉脫身？手臂酸軟，便即催勁，漸覺一隻手臂抓他不住，於是左臂也伸過去抓住了他左臂。這一來，內力流出更加快了，不多時全身內力竟有一半轉到了段譽體內。

　　僵持片刻，此消彼長，勁力便已及不上段譽，內力越流越快，到後來更如江河決堤，一瀉如注，再也不可收拾起，只盼放手逃開，但拇指被服段譽五指抓住了，掙扎不脫。此時已成反客為主之勢，段譽卻絲毫不知，還是在使勁抓他手指，慌亂之中，渾沒想到『扳開他手指』早已變成了『抓住他手指』。

　　郁光標全身如欲虛脫，駭極大叫：「吳師弟，吳光勝！快來，快來！」吳光勝正在上茅廁，聽得郁師兄叫聲惶急，雙手提著褲子趕來。郁光標叫道：「小子要逃。我……我按他不住。」吳光勝放脫褲子，待要撲將上去幫同按住段譽。郁光標叫道：「你先拉開我！」叫聲幾乎有如號哭。

　　吳光勝應道：「是！」伸手扳住他雙肩，要將他從段譽身上拉起，同時問道：「你受了傷嗎？」心想以郁師兄的武功，怎能奈何不了這文弱書生。他一句話出口，便覺雙臂一酸，好似沒了力氣，忙催勁上臂，立即又是一陣酸軟。原來此時段譽已吸乾了郁光標的內力，跟著便吸吳光勝的，郁光標的身子倒成了傳遞內力的通路。

　　段譽既見對方來了幫手，郁光標抓住自己左腕的指力又忽然加強，心中大急，更加出力去扳他手指。吳光勝只覺手酸腳軟，連叫：「奇怪，奇怪！」卻不放手。

　　那送飯的僕役見三人纏成一團，郁吳二人臉色大變，似乎勢將不支，忙從三人背上爬出門去，大叫：「快來人哪，那姓段的小白臉要逃走啦！」

　　無量劍弟子聽到叫聲，登時便有二人奔到，接著又有三人過來，紛紛呼喝：「怎麼啦？那小子呢？」段譽給郁吳二人壓在身底，新來者一時瞧他不見。

　　郁光標這時已然上氣不接下氣，再也說不出話來。吳光勝的內力也已十成中去了八成，氣喘吁吁的道：「郁師兄給……給這小子抓住了，快……快來幫手。」

　　當下便有兩名弟子撲上，分別去拉吳光勝的手臂，只一拉之下，手臂便即酸軟，兩人的內力又自吳光勝而郁光標、再自郁光標注入段譽體內。其時段譽膻中穴內已積儲了郁吳二人的內力，再加上新來二人的部分內力，已勝過那二人合力。那二人一覺手臂酸軟無力，自然而然的催勁，一催勁便成為硬送給段譽的禮物。段譽體內積蓄內力愈多，吸取對方內力便愈快，內力的傾注初時點點滴滴，漸而涓涓成流。

　　餘下三人大奇。一名弟子笑道：「你們鬧什麼把戲？疊羅漢嗎？」伸手拉扯，只拉得兩下，手臂也似黏住了一般，叫道：「邪門，邪門！」其餘兩名弟子同時去拉他。三人一齊使力，剛拉得鬆動了些，隨即臂腕俱感乏力。

　　無量劍七名弟子重重疊疊的擠在一道窄門內外，只壓得段譽氣也透不過來，眼見難以逃脫，只有認輸再說，叫道：「放開我，我不走啦！」對方的內力又源源湧來，只塞得他膻中穴內鬱悶難當，胸口如欲脹裂。他已不再去扳郁光標的拇指，可是拇指給他的拇指壓住了，難以抽動，大叫：「壓死我啦，壓死我啦！」

　　郁光標和吳光勝此時固已氣息奄奄，先後趕來的五名弟子也都倉惶失措，驚駭之下拚命使勁，但越是使勁，內力湧出越快。

　　八個人疊成一團，六個人大聲叫嚷，誰也聽不見旁人叫些什麼。過得一會，變成四個人呼叫，接著只勝下三人。到後來只有段譽一人大叫：「壓死我啦，快放開我，我不逃了。」他每呼叫一聲，胸口鬱悶便似稍減，當下不住口的呼叫，聲雖嘶而力不竭，越叫越響亮。

　　忽聽得有人大聲叫道：「那婆娘偷了我孩兒去啦，大家快追！你們四人截住大門，你們三人上屋守著，你們四人堵住東邊門，你們五個堵著住西邊門。別……別讓這婆娘抱我孩子走了！」雖是發號施令，語音中卻充滿著驚慌。

　　段譽依稀聽得似是左子穆的聲間，腦海中立時轉過一個念頭：「什麼女人偷了他的孩兒去啦？啊，是木姑娘救我來啦，偷了他兒子，要換她的丈夫。來個走馬換將，這主意倒是不錯。」當即住口不叫。一定神間，便覺郁光標抓住他手腕的五指已然鬆了，用力抖了幾下，壓在他身上的七人紛紛跌開。

　　他登時大喜：「他們師父兒子經木姑娘偷了去，大家心慌意亂，再也顧不得捉我了。」當即從人堆上爬了出來，心下詫異：「怎地這些人爬在地下不動？是了，定是怕他們師父責罰，索性假裝受傷。」一時也無暇多想這番推想太也不合情理，拔足便即飛奔，做夢也想不到，七名無量劍弟子的內力已盡數注入他的體內。

　　段譽三腳兩步，便搶到了屋後，什麼『既濟』、『未濟』的方位固然盡皆拋到了腦後，『輕雲蔽月，流風回雪』的神姿更加只當是曹子建的滿口胡柴，當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眼見無量劍群弟子手挺長劍，東奔西走，大叫：「別讓那婆娘走了！」「快奪回小師弟回來！」「你去那邊，我向這邊追！」心想：「木姑娘這『走馬換將』之計變成了『調虎離山』，更加妙不可言。我自然要使那第三十六計了。」當下鑽入草叢，爬出十餘丈遠，心道：「我這般手腳同時落地，算是『凌波微爬』，還是什麼？」

　　耳聽得喊聲漸遠，無人追來，於是站起身來，向後山密林中發足狂奔。奔行良久，竟絲毫不覺疲累，心下暗暗奇怪，尋思：「我可別怕得很了，跑脫了力。」於是坐在一棵樹下休息，可是全身精力充沛，惟覺力氣太多，又用得什麼休息？

　　心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到後來終究會支持不住的。『震』卦六二：『勿逐，七日和。』今天不正是我被困的第七日嗎？『勿逐』兩字，須得小心在意。」當下將積在膻中穴的內力緩緩向手太陰肺經脈送去，但內力實在太多，來來去去，始終不絕，運到後來，不禁害怕起來：「此事不妙，只怕大有凶險。」反正胸口窒悶已減，便停了運息，站起身來又走，只想：「我怎地去和木姑娘相會，告知她我已脫險？左子穆的孩兒可以還他了，也免得他掛念兒子，提心吊膽。」

　　行出里許，乍聽得吱吱兩聲，眼前灰影幌動，一隻小獸迅捷異常的從身前掠過，依稀便是仲靈的那只閃電貂，只是它奔得實在太快，看不清楚，但這般奔行如電的小獸，定然非閃電貂不可。段譽大喜，心道：「鍾姑娘到處找你不著，原來你這小傢伙逃到了這裡。我抱你去還給你主人，她一定喜歡得不得了。」學著鍾靈吹口哨的聲音，噓溜溜的吹了幾下。

　　灰影一閃，一隻小獸從高樹上急速躍落，蹲在他身前丈許之外，一對亮晶晶的小眼骨碌碌地轉動，盯視著他，正便是那只閃電貂。段譽又噓溜溜的吹了幾下，閃電貂上前兩步，伏在地下不動。

　　段譽叫道：「乖貂兒，好貂兒，我帶你去見你主人。」吹幾下口哨，走上幾步，閃電貂仍是不動。段譽曾摸過它的背脊，知它雖然來去如風，齒有劇毒，但對主人卻十分順馴，見它靈活的小眼轉動不休，甚是可愛，吹幾下口哨，又走上幾步，慢慢蹲下，說道：「貂兒真乖。」緩緩伸手去撫它背脊，閃電貂仍然伏著不動。段譽輕撫貂背柔軟光滑的皮毛，柔聲道：「乖貂兒，咱們回家去啦！」左手伸過去將貂兒抱了起來。

　　突然之間，雙手一震，跟著左腿一下劇痛，灰影閃動，閃電貂已躍在丈許之外，仍是蹲在地下，一雙小眼光溜溜的瞪著他。段譽驚叫：「啊喲！你咬我。」只見左腿褲腳管破了一個小孔，急忙捋起褲筒，見左腿內側給咬出了兩排齒印，鮮血正自滲出。

　　他想起神農幫幫主司空玄自斷左臂的慘狀只嚇得魂不附體，只叫：「你……你……怎麼不講道理？我是你主人的朋友啊！哎唷！」左腿一陣酸麻，跪倒在地，雙手忙牢牢按住傷口上側，想阻毒質上延，但跟著右腿酸麻，登時摔倒。他大驚之下，雙手撐地，想要站起可是手臂也已麻木無力。他向前爬了幾步，閃電貂仍一動不動的瞧著他。

　　段譽暗暗叫苦，心想：「我可實在太也鹵莽，這貂兒是鍾姑娘養熟了的，只聽她一人的話。我這口哨多半也吹得不對。這……這可如何是好？」明知給閃電貂一口咬中，該當立即學司空玄的榜樣，揮刀斬斷左腿，但手邊既無刀劍，也沒司空玄這般當機立斷的剛勇，再者剛學會了『凌波微步』，少了一腿，只能施展『凌波獨腳跳』，那可無味得緊了。

　　只自怨自艾得片刻，四肢百骸都漸漸僵硬，知道劇毒已延及全身，後來眼睛嘴巴都合不攏來，神智卻仍然清明，心想：「我這般死法，模樣實在太不雅觀，這般張大了口，是白癡鬼還是饞鬼？不過百害之中也有一利，木姑娘見到我這個光屁股大嘴殭屍鬼，心中作嘔，悲慼思念之情便可大減，於她身子頗有好處。」

　　猛聽得江昂、江昂三聲大吼，跟著噗、噗、噗聲響，草叢中躍出一物，段譽大驚：「啊喲，萬毒之王『莽牯朱蛤』到了。那兩人說一見此物，全身便化為膿血，那便如何是好？」跟著便想：「糊塗東西？一灘膿血跟光屁股大口殭屍相比，那個模樣好看些？當然是寧為膿血，毋為丑屍。」但聽江昂、江昂叫聲不絕，只是那物在己之右，頭頸早已僵直，無法轉頭去看，卻是欲化膿血而不可得。好在噗、噗、噗響聲又作，那物向閃電貂躍去。

　　段譽一見，不禁詫異萬分，躍過來的只是一隻小小蛤蟆，長不逾兩寸，全身殷紅勝血，眼睛卻閃閃發出金光。它嘴一張，頸下薄皮震動，便是江昂一聲牛鳴般的吼叫，如此小小身子，竟能發出偌大鳴叫，若非親見，說什麼也不能相信，心想：「這名字取得倒好，聲若牯牛，全身朱紅，果然是莽牯朱蛤。但既然如此，一見之下化為膿血的話便決計不對。『莽牯朱蛤』這個名字，定是見過它的人給取的。一灘膿血又怎能想出這個貼切的名字來？」

　　閃電貂見到朱蛤，似乎頗有畏縮之意，轉頭想逃，卻又不敢逃，突然間縱身撲起。朱蛤嘴一張，江昂一聲叫，一股淡淡的紅霧向閃電貂噴去，閃電貂正躍在空中，給紅霧噴中，當即翻身摔落，一撲而上咬住了朱蛤的背心。段譽心道：「畢竟還是貂兒厲害。」不料心中剛轉過這個念頭，閃電貂已仰身翻倒，四腿挺了幾下，便即一動不動了。

　　段譽心中叫聲「啊喲！」這閃電貂雖然咬『死』了他，他卻知純係自己不會馴貂、鹵莽而為之故，倒也沒怨怪這可愛的貂兒，眼見它斃命，心下痛惜：「唉，鍾姑娘倘若知道了，可不知有多難過。」

　　只見朱蛤躍上閃電貂屍身，在它頰上吮吸，吸了左頰，又吸右頰。段譽心道：「莽牯朱蛤號稱萬毒之王，倒是名不虛傳，貂兒齒有劇毒，咬在它身上反而毒死了自己，現下這朱蛤又去吮吸貂兒毒囊中的毒質。閃電貂固然活潑可愛，莽牯朱蛤紅身金眼，模樣也美麗之極，誰又想得到外形絕麗，內裡卻具劇毒。神仙姊姊，我可不是說你。」

　　那朱蛤從閃電貂身上跳下，江昂、江昂的叫了兩聲。草叢中筱筱聲響，游出一條紅黑斑斕的大蜈蚣來，足有七八寸長。朱蛤撲將上去，那蜈蚣游動極快，迅速逃命。朱蛤接連追撲幾下，竟沒撲中，它江昂一聲叫，正要噴射毒霧，那蜈蚣忽地筆直對準了段譽的嘴巴游來。

　　段譽大驚，苦於半點動彈不得，連合攏嘴巴也是不能，心中只叫：「喂，這是我嘴巴，老兄可莫弄錯了，當作是蜈蚣洞……」筱筱細響，那蜈蚣竟然老實不客氣的爬上他舌頭。段譽嚇得幾欲暈去，但覺咽喉、食道自上向下的麻癢落去，蜈蚣已鑽入了他肚中。

　　豈知禍不單行，莽牯朱蛤縱身一跳，便也上了他舌頭，但覺喉頭一陣冰涼，朱蛤竟也鑽入他肚中追逐蜈蚣去了，朱蛤皮膚極滑，下去得更快。段譽聽得自己肚中隱隱發出江昂、江昂的叫聲，但聲音鬱悶，只覺天下悲慘之事，無過於此，而滑稽之事，亦無過於此，只想放聲大哭，又想縱聲大笑，但肌肉僵硬，又怎發得出半點聲音？眼淚卻滾滾而下，落在土上。

　　頃刻之間，肚中便翻滾如沸，痛楚難當，也不知朱蛤捉住了蜈蚣沒有，心中只叫：「朱蛤仁兄，快快捉住蜈蚣，爬出來吧，在下這肚子裡可沒什麼好玩。」過了一會，肚中居然不再翻滾，江昂、江昂的叫聲也不再聽到，疼痛卻更是厲害。又過半晌，他嘴巴突然合攏，牙齒咬住了舌頭，一痛之下，舌頭便縮進嘴裡。他又驚又喜，叫道：「朱蛤仁兄，快快出來。」張大了嘴讓它出來，等了良久，全無動靜。他張口大叫：「江昂、江昂、江昂！」想引朱蛤爬出。豈知那朱蛤不知是聽而不聞，還是聽得叫聲不對，下肯上當，竟然在他肚中全不理睬。段譽焦急萬狀，伸手到嘴裡去挖，又那裡挖得著，但挖得幾下，便即醒覺：「咦，我的手能動了。」一挺腰便即站起，全身四肢麻木之感不知已於何時失去。他大叫：「奇怪，奇怪！」心想：「這位萬毒之王在我肚裡似有久居之計，這般安居樂業起來，如何了得？非請它來個喬遷之喜不可。」當下雙手撐地，頭下腳上的倒轉過來，兩隻腳撐在一株樹上，張大了嘴巴，猛力搖動身子，搖了半天，莽牯朱蛤全無動靜，竟似在他肚中安土重遷，打定主意要老死是鄉了。

　　段譽無法可施，隱隱也已想到：「多半這位萬毒化之王和那條蜈蚣均已做到了我肚中的食物，以毒攻毒，反而解了我身上的貂毒。我吃了這般劇毒之物，居然此刻肚子她不疼了，當真希奇古怪。」他可不知一般毒蛇毒蟲的毒質混入血中，立即致命，若是吃在肚裡，只須口腔、喉頭、食道和腸胃並無內傷，那便全然無礙，是以人被毒蛇咬中，可用口吮出毒質。只是天下毒質千變萬化，自不能一概而論。這莽牯朱蛤雖具奇毒，入胃也是無礙，反而自身為段譽的胃液所化。就這朱蛤而言，段譽的胃液反是劇毒，竟將它化成了一團膿血。

　　段譽站直身子，走了幾步，忽覺肚中一團熱氣，有如炭火，不禁叫了聲：「啊喲！」這團熱氣東衝西突，無處宣洩，他張口想嘔它出來，但說什麼也嘔它不出，深深吸一口氣，用力噴出，只盼莽牯朱蛤化成的毒氣隨之而出，那知一噴之下，這團熱氣竟化成一條熱繞，緩緩流入了他的任脈，心想：「好吧，咱們一不做，二不休，朱蛤老兄你陰魂不散，纏上了區區在下，我的膻中氣海便作了你的葬身之地罷。你想幾時毒死我，段譽隨時恭候便了。」依法呼納運息，暖氣果然順著他運熟了的經脈，流入了膻中氣海，就此更無異感。

　　鬧了這半天，居然毫不疲累，當下捧些土石，蓋在閃電貂的屍身之上，默默禱祝：「閃電貂小弟弟，下次我帶你主人鍾姑娘，來你墳前祭奠，捉幾條毒蛇給你上供。你剛才咬了我一口，出於無心，這事我不會跟你主人說，免得她怪你，你放心好啦。」

　　出得林來，不多時見到左子穆仗劍急奔，心想：「他是在追木姑娘，我可不能置身事外。」當下悄悄跟隨在後。此時他身上已有七名無量劍弟子的內力，毫不費力的便跟著他一路上峰。左子穆掛念兒子安危，也沒留神有人跟隨。段譽怕他轉身動蠻，又抓住自己來跟木婉清『走馬換將』，和他相距甚遠，來到半山腰時，想到即可與木婉清相會，心中熱切，又怕南海鱷神久等不耐，傷害了她，忍不住縱聲大呼。

　　（第五回完）

## 第6章 誰家子弟誰家院

　　段譽將木婉清摟在懷裡，又是歡喜，又是關心，只問：「木姑娘，你傷處好些了麼？那惡人沒欺侮你吧？」木婉清嗔道：「我是你什麼人？還是木姑娘、木姑娘的叫我。」

　　段譽見她輕嗔薄怒，更增三分麗色，這七日來確是牽記得她好苦，雙臂一緊，柔聲道：「婉妹，婉妹！我這麼叫你好不好？」說著低下頭來，去吻她嘴唇。木婉清「啊」的一聲，滿臉飛紅的跳將起來，道：「有旁人在這兒，你，你……怎麼可以？噫！那些人呢？」四週一看，只見那寬袍客和褚、古、傅、朱四人都已影蹤不見，左子穆也已抱著兒子走了，周圍竟是一個人也無。

　　段譽道：「有誰在這裡？是南海鱷神麼？」眼光中又流露出驚恐之色。木婉清問道：「你來了有多久啦？」段譽道：「剛只一會兒。我上得峰來。」木婉清道：「好！」自言自語道：「真奇怪，怎麼這些人片刻間走了個乾乾淨淨。」忽聽得巖後一人長聲吟道：「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高吟聲中，轉出一個人來，正是那四大衛護之一的朱丹臣。段譽喜叫：「朱兄！」朱丹臣搶前兩步，躬身行禮，喜道：「公子爺，天幸你安然無恙，剛才這位姑娘那幾句話，真嚇得我們魂不附體。」段譽拱手還禮，道：「原來你們已見過了？你……你怎麼到這兒來啦？真是巧極。」

　　朱丹臣微笑道：「我們四兄弟奉命來接公子爺回去，倒不是巧合。公子爺，你可也忒煞大膽，孤身闖蕩江湖。我們尋到了馬五德家中，又趕到無量山來，這幾日可教大夥兒擔心得夠了。」段譽笑道：「我也吃了不少苦頭。伯父和爹爹大發脾氣了，是不是？」朱丹臣道：「那自然是很不高興了。不過我們出來之時，兩位爺台的脾氣已發過了，這幾日定是掛念得緊。後來善闡侯得知四大惡人同來大理，生怕公子爺撞上了他們，親自趕了出來。」

　　段譽道：「高叔叔也來尋我了麼？這如何過意得去？他在那裡？」朱丹臣道：「適才我們都在這兒。高侯爺出手趕走了一個惡女人，聽到公子爺的叫聲，他們都放了心，命我在這兒等公子爺。他們追蹤那惡女人去了。公子爺，咱們這就回府去吧，免得兩位爺台多有牽掛。」段譽道：「原來你……你一直在這兒。」想到自己與木婉清言行親密，都給他瞧見聽見了，不禁滿臉通紅。

　　朱丹臣道：「適才我坐在岩石之後，誦讀王昌齡詩集，他那首五絕『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寥寥二十字之中，倜儻慷慨，真乃令人傾倒。」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卷書來，正是『王昌齡集』。段譽點頭道：「王昌齡以七絕見稱，五絕似非其長。這一首卻果是佳構。另一首『送郭司倉』，不也綢繆雅致麼？」隨即高吟道：「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椽，春潮夜夜深。」朱丹臣一揖到地，說道：「多謝公子。」便用王昌齡的詩句，岔開了。他所引『曾為大梁客』云云，是說自當如候嬴、朱亥一般，以死相報公子。段譽所引王昌齡這四句詩，卻是說為主人者對屬吏深情誠厚，以友道相待。兩人相視一笑，莫逆於心。

　　木婉清不通詩書，心道：「這書獃子忘了身在何處，一談到詩文，便這般津津有味。這個武官卻也會拍馬屁，隨身竟帶著本書。」她可不知朱丹臣文武全才，平素耽讀詩書。

　　段譽轉過身來，說道：「木……木姑娘，這位朱丹臣朱四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朱丹臣恭恭敬敬的行禮，說：「朱丹臣參見姑娘。」

　　木婉清還了一禮，見他對己恭謹，心下甚喜，叫了聲：「朱四哥。」

　　朱丹臣笑道：「不敢當此稱呼。」心想：「這姑娘相貌美麗，剛才出手打公子耳光，手法靈動，看來武功也頗了得。公子爺吃了個耳光，竟笑嘻嘻的不以為意。他為了這個姑娘，竟敢離家這麼久，可見對她已十分迷戀。不知這女子是什麼來歷。公子爺年輕，不知江湖險惡，別要惑於美色，鬧了個身敗名裂。」笑嘻嘻的道：「兩位爺台掛念公子，請公子即回府去。木姑娘若無要事，也請到公子府上作客，盤桓數日。」他怕段譽不肯回家，但若能邀得這位姑娘同歸，多半便肯回去了。

　　段譽躊躇道：「我怎……怎麼對伯父、爹爹說？」木婉清紅暈上臉，轉過了頭。

　　朱丹臣道：「那四大惡人武功甚高，適才善闡侯雖逐退了葉二娘，那也是攻其無備，帶著三分僥倖。公子爺千金之體，不必身處險地，咱們快些走吧。」段譽想起南海鱷神的兇惡情狀，也是不寒而慄，點頭道：「好，咱們就走。朱四哥，對頭既然厲害，你還是去幫高叔叔吧。我陪同木姑娘回家去。」朱丹臣笑道：「好容易找到了公子爺，在下自當護送公子回府。木姑娘武功卓絕，只是瞧姑娘神情，似乎受傷後未曾復元，途中假如邂逅強敵，多有未便，還是讓在下稍郊綿薄的為是。」

　　木婉清哼了一聲，道：「你跟我說話，不用嘰哩咕嚕的掉書包，我是個山野女子，沒念過書。你文謅謅的話哪，我只懂得一半。」朱丹臣笑道：「是，是！在下雖是武官，卻偏要冒充文士，酸溜溜的積習難除，姑娘莫怪。」

　　段譽不願就此回家，但既給朱丹臣找到了，料想不回去也是不行，只有途中徐謀脫身之計，當下三人偕行下峰。木婉清一心想問他這七日七夜之中到了何處，但朱丹臣便在近旁，說話諸多不便，只有強自忍耐。朱丹臣身上攜有乾糧，取出來分給兩人吃了。

　　三人到得峰下，又行數里，只見大樹旁繫著五匹駿馬，原來是古篤誠等一行騎來的。朱丹臣走去牽過三匹，讓段譽與木婉清上了馬，自己這才上馬，跟隨在後。當晚三人在一處小客店中宿歇，分佔三房。朱丹臣去買了一套衫褲來，段譽換上之後，始脫『臀無褲』之困。

　　木婉清關上房門，對著桌上一枝紅燭，支頤而坐，心中又喜又愁，思潮起伏：「段郎不顧危難，前來尋我，足見他對我情意深重。這幾天來我心中不斷痛罵他負心薄倖，那可是錯怪他了。瞧那朱丹臣對他如此恭謹，看來他定是大官的子弟。我一個姑娘兒家，雖與他訂下了婚姻，但這般沒來由的跟著到他家裡，好不尷尬。似乎他伯父和爹爹待他很凶，他們倘若對我輕視無禮，那便如何？哼哼，我放毒箭將他全家一古腦兒都射死了，只留段郎一個。」正想到凶野處，忽聽得窗上兩下輕輕彈擊之聲。

　　木婉清左手一揚，煽滅了燭火，只聽得窗外段譽的聲音說道：「是我。」木婉清聽他深夜來尋自己，一顆心怦怦亂跳，黑暗中只覺雙頰發燒，低聲問：「幹什麼？」段譽道：「你開了窗子，我跟你說。」木婉清道：「我不開。」她一身武藝，這時候居然怕起這個文弱書生來，自己也覺奇怪。段譽不明白她為什麼不肯開窗，說道：「那麼你快出來，咱們趕緊得走。」木婉清伸指刺破窗紙，問道：「為什麼？」段譽道：「朱四哥睡著了，別驚醒了他。我不願回家去。」

　　木婉清大喜，她本在為了要見到段譽父母而發愁，當下輕輕推開窗子，跳了出去。段譽低聲道：「我去牽馬。」木婉清搖了搖手，伸臂托住他腰，提氣一縱，上了牆頭，隨即帶著他輕輕躍到牆外，低聲道：「馬蹄聲一響，你朱四哥便知道了。」段譽低聲笑道：「多虧你想得周到。」

　　兩人手攜著手，逕向東行。走出數里，沒聽到有人追來，這才放心。木婉清道：「你幹麼不願回家？」段譽道：「我這一回家，伯父和爹爹定會關著我，再也不能出來。只怕再見你一面也不容易。」木婉清心中甜甜的甚是喜歡，道：「不到你家去最好。從此咱兩人浪蕩江湖，豈不逍遙快活？咱們這會兒到那裡去？」段譽道：「第一別讓朱四哥、高叔叔他們追到。第二須得躲開那南海鱷神。」木婉清點頭道：「不錯。咱們往西北方去，最好是找個鄉下人家，先避避風頭，躲他個十天半月，待我背上的傷全好，那就什麼都不怕了。」當下兩人向西北方而行，路上也不敢逗留說話，只盼離無量山越遠越好。

　　行到天明，木婉清道：「姑蘇王家那批奴才定然還在找我。白天趕道，惹人眼目，咱們得找個歇宿之處。日間吃飯睡覺，晚上行路。」段譽於江湖上的事什麼也不懂，道：「任憑你拿主意便是。」木婉清道：「待會吃過飯後，你跟我好好的說，七日七夜中到那裡去了，若有半句虛言，小心你的……」一言未畢，忽然「咦」的一聲。

　　只見前面柳陰下繫著三匹馬，一人坐在石上，手中拿著一卷書，正自搖頭搖腦的吟哦，卻不是朱丹臣是誰？段譽也見到了，吃了一驚，拉著木婉清的手，急道：「快走！」

　　木婉清心中雪亮，知道昨晚兩人悄悄逃走，全給朱丹臣知覺了，他料得段譽不會輕功，定然行走不快，辨明了二人去路，便乘馬繞道，攔在前路，當下皺眉道：「傻子，給他捉住了，還逃得了麼？」便迎將上去，說道：「哼！大清早便在這兒讀書，想考狀元嗎？」

　　朱丹臣一笑，向段譽道：「公子，你猜我是在讀什麼詩？」跟著高聲吟道：「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段譽道：「這是魏征的『述懷』吧？」朱丹臣笑道：「公子爺博覽群書，佩服佩服。」段譽明白他所以引述這首詩，意思說我半夜裡不辭艱全的追尋於你，為的是受了你伯父和父親大恩，不敢有負托付；下面幾句已在隱隱說他既已答允回家，說過了的話可不能不算。

　　木婉清過去解下馬匹韁繩，說道：「到大理去，不知我們走的路對不對？」朱丹臣道：「左右無事，向東行也好，向西行也好，終究會到大理。」昨日他讓段譽乘坐三匹馬中腳力最佳的一匹，這時他卻拉到自己身邊，以防段木二人如果馳馬逃走，自己盡可追趕得上。

　　段譽上鞍後，縱馬向東。朱丹臣怕他著惱，一路上跟他說些詩詞歌賦，只可惜不懂『易經』，否則更可投其所好。但段譽已是興高采烈，大發議論。木婉清卻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不久上了大路，行到午牌時分，三人在道旁一家小店中吃麵。

　　忽然人影一閃，門外走進個又高又瘦的人來，一坐下，便伸掌在桌上一拍，叫道：「打兩角酒，切兩斤熟牛肉，快，快！」

　　木婉清不用看他形相，只聽他說話聲音忽尖忽粗，十分難聽，便知是『窮凶極惡』雲中鶴到了，幸好她臉向裡廂，沒與他對面朝相，當即伸指在麵湯中一醮，在桌上寫道：「第四惡人」。朱丹臣醮湯寫道：「快走，不用等我。」木婉清一扯段譽衣袖，兩人走向內堂。朱丹臣閃入了屋角暗處。

　　雲中鶴來到店堂後，一直眼望大路，聽到身後有人走動，回過頭來，見到木婉清的背影剛在壁櫃後隱沒，喝道：「是誰，給我站住了！」離座而行，長臂伸出，便向木婉清背後抓來。

　　朱丹臣捧著一碗麵湯，從暗處突然搶出，叫聲：「啊喲！」假裝失手，一碗滾熱的麵湯夾臉向他潑去。兩人相距既近，朱丹臣潑得又快，小小店堂中實無徊旋餘地，雲中鶴立即轉身，一碗熱湯避開了一半，餘下一半仍是潑上了臉，登時眼前模糊一片，大怒之下，伸手疾向朱丹臣抓去，準擬抓他個破胸開膛。但朱丹臣湯碗一脫手，隨手便掀起桌子，桌上碗碟杯盤，齊向雲中鶴飛去。噗的一聲響，雲中鶴五指插入桌面，碗碟杯盤隨著一股勁風襲到。

　　客店中倉促遇敵，饒是他武功高強，也鬧了個手忙腳亂，急運內勁佈滿全身，碗碟之類撞將上去，一一反彈出來，但汁水淋漓，不免狼狽萬狀。只聽得門外馬蹄聲響，已有兩人乘馬向北馳去。雲中鶴伸袖抹去眼上的麵湯，猛覺風聲颯然，有物點向胸口。他吸一口氣，胸口陡然縮了半尺，左掌從空中直劈下來，反掌疾抓，四隻手指已抓住了敵人點來的判官筆。朱丹臣急忙運勁還奪。他內力差了一籌，這一奪原本無法奏功，一件心愛的兵刃勢要落入敵手，幸好雲中鶴滿手湯汁油膩，手指滑溜，拿捏不緊，竟被他抽回兵刃。

　　數招一過，朱丹臣已知敵人應變靈活，武功厲害，大叫：「使鐵桿子的，使板斧的，快快堵住了門，竹篙子逃不走啦。」他曾聽褚萬里和古篤誠說過，那晚與一個形如竹篙的人相遇，兩人合力，才勉強取勝，是以虛張聲勢的叫將起來。雲中鶴不知是計，心道：「糟糕，使鐵桿子和板斧的兩個傢伙原來埋伏在外，我以一敵三，更非落敗不可。」當下無心戀戰，衝入後院，越牆而走。朱丹臣大叫：「竹篙子逃走啦，快追，這一次可不能再讓他溜掉！」奔到門外，翻身上馬，追趕段譽去了。

　　段譽和木婉清馳出數里，便收韁緩行，過不多時，聽得馬蹄聲響，朱丹臣騎馬追來。兩人勒馬相候，正待詢問，木婉清忽道：「不好！那人追來了！」只見大道上一人一幌一飄，一根竹篙般冉冉而來。

　　朱丹臣駭然道：「這人輕功如此了得。」揚鞭在段譽的坐騎臀上抽了一記，三匹馬十二隻馬蹄上下翻飛，頃刻間將雲中鶴遠遠拋在後面。奔了數里，木婉清聽得坐騎氣喘甚急，只得收慢，但就這麼一停，雲中鶴又已追到。此人短程內的衝刺雖不如馬匹，長力卻是綿綿不絕。

　　朱丹臣知道詭計被他識破，虛聲恫嚇已不管用，看來二十里路之內，非給他追及不可。只要到得大理城去，自然天大的事也不必怕，但三匹馬越奔越慢，情勢漸急。又奔出數里，段譽的坐騎突然前腿一跪，將他摔了下來。木婉清飛身下鞍，搶上前去，不等段譽著地，已一把抓住他後心，正好她的坐騎奔到身旁，她左手在馬鞍上一按，帶著段譽一同躍上馬背。朱丹臣遙遙在後，以便阻擋敵人，段譽這一墜馬，便無法相救，見木婉清及時出手，不禁脫口叫道：「好身法！」

　　一聲甫畢，突然腦後風響，兵器襲到，朱丹臣回過判官筆，噹的一聲格開鋼抓。雲中鶴乘勢拖落，五根鋼鑄的手指只抓得馬臀上鮮血淋漓。那馬吃痛，一聲悲嘶，奔得反而更加快了，不多時和雲中鶴便相距甚遠。但這麼一來，一馬雙馱，一馬受傷，無論如何難以持久，朱丹臣和木婉清都暗暗焦急。

　　段譽卻不知事情凶險，問道：「這人很厲害麼？難道朱四哥打他不過？」木婉清搖頭道：「只可惜我受了傷，使不出力氣，不能相助朱四哥跟這惡人一拚。」突然心生一計，說道：「我假裝墜馬受傷，躺在地下，冷不防射他兩箭，或許能得手。你騎了馬只管走，不用等待。」段譽大急，反轉雙臂，左手抱住她頭頸，右手抱住她腰，邊叫：「使不得，使用不得！我不能讓你冒險！」木婉清羞得滿面通紅，嗔道：「呆子，快放開我。給朱四哥瞧在眼裡，成什麼樣子？」段譽一驚，道：「對不起！你別見怪。」木婉清道：「你是我丈夫，又有什麼對不起了？」

　　說話之間，回頭又已望見雲中鶴冉冉而來，朱丹臣連連揮手，催他們快逃，跟著躍下馬來，攔在道中，雖然明知鬥他不過，也要多擋他一時刻，免得他追上段譽。不料雲中鶴一心要追上木婉清，陡然間斜向衝入道旁田野，繞過了朱丹臣，疾向段木二人追來。

　　木婉清用力鞭打坐騎，那馬口吐白沫，已在挨命。段譽道：「倘若咱們騎的是你那黑玫瑰，料這惡人再也追趕不上。」木婉清道：「那還用你說？」

　　那馬轉過了一個山崗，迎面筆直一條大道，並無躲避之處，只見西首綠柳叢中，小湖旁有一角黃牆露出。段譽喜道：「好啦！咱們向這邊去。」木婉清道：「不行！那是死地，無路可走！」段譽道：「你聽我的話便不錯。」拉韁撥過馬頭，向綠柳叢中馳去。

　　奔到近處，木婉清見那黃牆原來是所寺觀，匾額上寫的似乎是『玉虛觀』三字，心下飛快盤算：「這呆子逃到了這裡，前無去路。我且躲在暗處，射這竹篙子一箭。」轉眼間坐騎已奔到觀前，猛聽得身後一人哈哈大笑，正是雲中鶴的聲音，相距已不過數丈。

　　只呼得段譽大叫：「媽媽，媽媽，快來啊！媽！」木婉清心下惱怒，喝道：「呆子，住口！」雲中鶴笑道：「這當兒便叫奶奶爺爺，也不中用了。」縱身撲上。木婉清左掌貼在段譽後心，運勁推出，叫道：「逃進觀裡去！」同時口臂輕揮，一箭向後射出。雲中鶴縮頭閃開，見木婉清躍離馬鞍，左手鋼抓攸地遞出，搭向她肩頭。木婉清身子急縮，已鑽到了馬腹之下，颼颼颼連射三箭。雲中鶴東閃西幌，後躍相避。

　　便在此時，觀中走出一個道姑，見段譽剛從地下哎唷連聲的爬起身來，便上前伸臂攬住了他，笑道：「又在淘什麼氣了，這麼大呼小叫的？」

　　木婉清見這道姑年紀雖較段譽為大，但容貌秀麗，對段譽竟然如此親熱，而段譽伸右臂圍住了那道姑的腰，更是一臉的喜歡之狀，不由得醋意大盛，顧不得強敵在後，縱身過去，發掌便向那道姑迎面劈去，喝道：「你攬著他幹麼？快放開！」段譽急叫：「婉妹，不得無禮！」木婉清聽他回護那道姑，氣惱更甚，腳步未著地，掌上更增了三分內勁。那道姑拂麈一揮，麈尾在半空中圈了一個小圈，已捲住她手腕。木婉清只覺拂麈上的力道著實不小，跟著被拂麈一扯，不由自主的往旁衝出幾步，這才站定，又急又怒的罵道：「你是出家人，也不怕醜！」

　　雲中鶴初時見那道姑出來，姿容美貌，心中一喜：「今日運道來了，一箭雙鵰，兩個娘兒一併擄了去。」待見那道如拂麈一出手，便將木婉清攻勢凌厲的一掌輕輕化開，知道這道姑武功了得，便縱身上了馬鞍，靜觀其變，心道：「兩個娘兒都美，隨便搶到一個，也就罷了。」

　　那道姑怒道：「小姑娘，你胡說八道些什麼？你……你是他什麼人？」

　　木婉清道：「我是段郎的妻子，你快放開他。」那道姑一呆，忽然眉開眼笑，拉著段譽的耳朵，笑道：「是真是假？」段譽笑道：「也可說是真，也可說是假。」那道姑伸手在他面頰上重重扭了一把，笑道：「沒學到你爹半分武功，卻學足了爹爹的風流胡鬧，我不打斷你的狗腿才怪。」側頭向木婉清上下打量，說道：「嗯，這姑娘也真美，就是太野，須得好好管教才成。」

　　木婉清怒道：「我野不野關你什麼事？你再不放開他，我可要放箭射你了。」那道姑笑道：「你倒射射看。」段譽大叫：「婉妹，不可！你知道她是誰？」說著伸手摟住了那道姑的項頸。木婉清更是惱怒欲狂，手腕一揚，颼颼兩聲，兩枝毒箭向那道姑射去。

　　那道姑本來滿臉笑容，驀地見到小箭，臉色立變，拂麈揮出，裹住了兩枝小箭，厲聲喝道：「『修羅刀』秦紅棉是你什麼人？」木婉清道：「什麼『修羅刀』秦紅棉？沒聽見過。快放開我段郎。」她明明見到此刻早已是段郎摟住道姑，而非道姑摟住段郎，還覺仍是這道姑不好。

　　段譽見那道姑氣得臉色慘白，勸道：「媽，你別生氣。」

　　「媽，你別生氣」這五字鑽入了木婉清的耳中，不由得她不大吃一驚，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叫道：「什麼，她……她是你媽媽？」

　　段譽笑道：「剛才我大叫『媽媽』，你沒聽見麼？」轉頭向那道姑道：「媽，她是木婉清木姑娘，兒子這幾日連遇凶險，很受惡人的欺侮，虧得木姑娘幾次救了兒子性命。」

　　忽聽得柳樹叢外有人大叫：「玉虛散人！千萬小心了，這是四大惡人之一！」跟著一人急奔而至，正是朱丹臣。他見那道姑神色有異，還道她已吃了雲中鶴的虧，顫聲道：「你……你和他動過了手麼？」

　　雲中鶴朗聲笑道：「這時動手也還不遲。」一句話剛說完，雙足已站上馬鞍，便如馬背上豎了一根旗桿，突然身子向前伸出，右足勾住馬鞍，兩柄鋼抓同時向那道姑抓去。那道姑斜身欺到馬左，拂麈捲著的兩枝小箭激飛而出。雲中鶴閃身避過。那道姑搶上揮拂麈擊他左腿，雲中鶴竟不閃避，左手鋼抓勾向她背心。那道姑側身避過，拂麈回擊。雲中鶴向前邁了一步，左足踏上了馬頭，居高臨下，右手鋼抓橫掃而至。

　　朱丹臣喝道：「下來。」縱身躍上馬臀，左判官筆點向他左腰。雲中鶴左手鋼抓一擋，以長攻短，反擊過去。玉虛散人拂曉麈抖處，又襲向他的下盤。雲中鶴雙手鋼抓飛舞，以一敵二，竟然不落下風。木婉清見他站在馬上，不必守護胸腹，頗佔便宜，颼的一箭射出，穿入那馬左眼。那馬身子一聲慘嘶，便即跪倒。玉虛散人拂麈圈轉，已纏住了雲中鶴右手鋼抓的手指。朱丹臣奮身而上，連攻三招。玉虛散人和雲中鶴同時奮力回奪。

　　雲中鶴內力雖然強得多，但分了半力去擋架朱丹臣的判官筆，又要防備木婉清的毒箭，只感手臂一震，拂麈和鋼抓同時脫手，直飛上天。他料知今日已討不了好去，罵道：「大理國的傢伙，專會倚多取勝。」雙足在馬鞍一登，身子如箭般飛出，左手鋼抓勾住一株大柳樹的樹枝，一個翻身，已在數丈之外。木婉清一箭射去，拍的一聲，短箭釘在柳樹上，雲中鶴卻鴻飛冥冥，已然不知所蹤。跟著噹啷啷一聲響亮，拂麈和鋼抓同時落在地下。

　　朱丹臣躬身向玉虛散人拜倒，恭恭敬敬的行禮，說道：「丹臣今日險些性命難保，多蒙相救。」玉虛散人微微一笑，道：「十多年沒動兵刃，功夫全擱下了。朱兄弟，這人是什麼來歷？」朱丹臣道：「聽說四大惡人齊來大理。這人位居四大惡人之末，武功已如此了得，其餘三人可想而知。請……請你還是到王府中暫避一時，待料理了這四個惡人之後再說。」

　　玉虛散人臉色微變，慍道：「我還到王府中去幹什麼？四大惡人齊來，我敵不過，死了也就是了。」朱丹臣不敢再說，向段譽連使眼色，要他出言相求。

　　段譽拴起拂麈，交在母親手裡，反雲中鶴的鋼抓拋入了小湖，說道：「媽，這四個惡人委實兇惡得緊，你既不願回家，我陪你去伯父那裡。」玉虛散人搖頭道：「我不去。」眼圈一紅，似乎便要掉下淚來。段譽道：「好，你不去，我就在這兒陪你。」轉頭向朱丹臣道：「朱四哥，煩你去稟報我伯父和爹爹，說我母子倆在這兒合力抵擋四大惡人。」

　　玉虛散人笑了出來，道：「虧你不怕羞，你有什麼本事，跟我合力抵擋四大惡人？」她雖給兒子引得笑了出來，但先前存在眼眶中的淚水終於還是流下臉頰，她背轉了身，舉袖抹拭眼淚。

　　木婉清暗自詫異：「段郎的母親怎地是個出家人？眼看雲中鶴這一去，勢必會同其餘三個惡人聯手來攻，他母親如何抵敵？她為什麼一定堅執不肯回家躲避？啊，是了！天下男子負心薄倖的為多，段郎的父親定是另有愛寵，以致他母親著惱出家。」這麼一想，對她大起同情之意，說道：「玉虛散人，我幫你禦敵。」

　　玉虛散人細細打量她相貌，突然厲聲道：「你給我說實話，到底『修羅刀』秦紅棉是你什麼人？」木婉清也氣了，說道：「我早跟你說過了，我從來沒聽見過這名字。秦紅棉是男是女，是人是畜生，我全不知情。」

　　玉虛散人聽她說到『是人是畜生』，登時釋然，尋思：「她若是修羅刀的後輩親人，決不會說『畜生』兩字。」雖聽她出言挺撞，臉色反而溫和了，笑道：「姑娘莫怪！我適才見你射箭的手法姿式，很像我所識的一個女子，甚至你的相貌也有三分相似，以致起疑。木姑娘，令尊、令堂的名諱如何稱呼？你武功很好，想必是名門之女。」木婉清搖頭道：「我從小沒爹沒娘，是師父養大我的。我不知爹爹、媽媽叫什麼名字。」玉虛散人道：「那麼尊師是那一位？」木婉清道：「我師父叫作『幽谷客』。」玉虛散人沉吟道：「幽谷客？幽谷客？」向著朱丹臣，眼色中意示詢問。

　　朱丹臣搖了搖頭，說道：「丹臣僻處南疆，孤陋寡聞，於中原前輩英俠，多有未知。這『幽谷客』前輩，想必是位隱逸山林的高士。」這幾句話，便是說從來沒聽見過『幽谷客』的名字。

　　說話之間，忽聽得柳林外馬蹄聲響，遠處有人呼叫：「四弟，公子爺無恙麼？」朱丹臣叫道：「公子爺在這兒，平安大吉。」片刻之間，三乘馬馳到觀前停住，褚萬里、古篤誠、傅思歸三人下馬走近，拜倒在地，向玉虛散人行禮。

　　木婉清自幼在山野之中長大，見這些人禮數囉嗦，頗感厭煩，心想：「這幾個人武功都很高明，卻怎地見人便拜？」

　　玉虛散人見這三人情狀狼狽，傅思歸臉上受了兵刃之傷，半張臉裹在白布之中，古篤誠身上血跡斑斑，褚萬里那根長長的鐵桿子只剩下了半截，忙問：「怎麼？敵人很強麼？思歸的傷怎樣？」傅思歸聽她問起，又勾起了滿腔怒火，大聲道：「思歸學藝不精，慚愧得緊，倒勞王妃掛懷了。」玉虛散人幽幽的道：「你還叫我什麼王妃？你記心須得好一點才是。」傅思歸低下了頭，說道：「是！請王妃恕罪。」他說的仍是『王妃』，當是以往叫得慣了，不易改口。

　　朱丹臣道：「高侯爺呢？」褚萬里道：「高侯爺受了點兒內傷，不便乘馬快跑，這就來了。」玉虛散人輕輕「啊」的一聲，道：「高侯爺也受了傷？不……不要緊麼？」褚萬里道：「高侯爺和南海鱷神對掌，正鬥到激烈處，葉二娘突然自後偷襲，侯爺無法分手，背心上給這婆娘印了一掌。」玉虛散人拉著段譽的手，道：「咱們瞧瞧高叔叔去。」娘兒倆一齊走出柳林，木婉清也跟著出去。褚萬里等將坐騎繫在柳樹上，跟隨在後。

　　遠處一騎馬緩緩行來，馬背上伏著一人。玉虛散人等快步迎上，只見那人正是高昇泰。段譽快步搶上前去，問道：「高叔叔，你覺得怎樣？」高昇泰道：「還好。」抬起頭來，見到了玉虛散人，掙扎著要下馬行禮。玉虛散人道：「高侯爺，你身上有傷，不用多禮。」但高昇泰已然下馬，躬身說道：「高昇泰敬問王妃安好。」玉虛散人回禮，說道：「譽兒，你扶住高叔叔。」

　　木婉清滿腹疑竇：「這姓高的武功著實了得，一枝鐵笛，數招間便驚退了葉二娘，怎地見了段郎的母親卻也這般恭敬？也稱她為『王妃』，難道……段郎……段郎他……竟是什麼王子麼？可是這書獃子行事莫名其妙，那裡像什麼王子了？」

　　玉虛散人道：「侯爺請即回大理休養。」高昇泰道：「是！四大惡人同來大理，情勢極是凶險，請王妃暫回王府。」玉虛散人歎了口氣，說道：「我這一生一世，那是決計不回去的了。」高昇泰道：「既是如此，我們便在玉虛觀外守衛。」向傅思歸道：「思歸，你即速回去稟報。」傅思歸應道：「是！」快步奔向繫在玉虛觀外的坐騎。

　　玉虛散人道：「且慢！」低頭凝思。傅思歸便即停步。

　　木婉清見玉虛散人臉色變幻，顯是心中疑難，好生不易決斷。午後日光斜照在她面頰之上，晶瑩華彩，雖已中年，芳姿不減，心道：「段郎的媽媽美得很啊，這模樣挺像是畫中的觀音菩薩。」

　　過了半晌，玉虛散人抬起頭來，說道：「好，咱們一起回大理去，總不成為我一人，叫大夥兒冒此奇險。」段譽大喜，跳了起來，摟住她頭頸，叫道：「這才是我的好媽媽呢！」傅思歸道：「屬下先去報訊。」奔回去解下坐騎，翻身上馬，向北急馳而去。褚萬里牽過馬來，讓玉虛散人、段譽、木婉清三人乘坐。

　　一行人首途前赴大理，玉虛散人、木婉清、段譽、高昇泰四人乖馬，褚萬里、古篤誠、朱丹臣三人步行相隨。行出數里，迎面馳來一小隊騎兵。褚萬里快步搶在頭裡，向那隊長說了幾句話。那隊長一聲號令，眾騎兵一齊躍下馬背，拜伏在地。段譽揮了揮手，笑道：「不必多禮。」那隊長下令讓出三匹馬來，給褚萬里等乘坐，自己率領騎兵，當先開路。鐵蹄錚錚，向大道上馳去。

　　木婉清見了這等聲勢，料知段譽必非常人，忽生憂慮：「我還道他只是個落魄江湖的書生，因此上要嫁便嫁。瞧這小子的排場不小，倘若他是什麼皇親國戚，或是朝中大官，說不定瞧我不起這山野女子。師父言道，男人越富貴，越沒良心，娶妻子要講究什麼門當戶對。哼哼，他好好娶我便罷，倘若三心兩意，推三阻四，我不砍他幾劍才怪。我才不理他是多大的來頭呢？」一想到這事，心裡再也藏不住，縱馬馳到段譽身邊，問道：「喂，你到底是什麼人？咱們在山頂上說過的話，算數不算？」

　　段譽見馬前馬後都是人，她忽然直截了當的問起婚姻大事，不禁止頗為尷尬，笑到：「到了大理城內，我慢慢跟你說。」木婉清道：「你若是負……負心……我……我……」說了兩個「我」字，終於說不下去了。段譽見她脹紅了粉臉，眼中淚水盈盈，更增嬌艷，心中愛念大盛，低聲道：「我是求之不得，你放心，我媽媽也很喜歡你呢。」

　　木婉清破涕為笑，低聲道：「你媽媽喜不喜歡我，我又理她作甚？」言下之意自是說「只要你喜歡我，那就成了。」

　　段譽心中一蕩，眼光轉處，只見母親正似笑非笑的望著自己兩人，不由得大窘。

　　早牌時分，離大理城沿有二三十里，迎面塵頭大起，成千名騎兵列隊馳來，兩面杏黃旗迎風招展，一面旗上鄉著『鎮南』兩個紅字，另一面旗上鄉著『保國』兩個黑字。段譽叫道：「媽，爹爹親自迎接你來啦。」玉虛散人哼了一聲，勒停了馬。高昇泰等一干人一齊下馬，讓在道旁。段譽縱馬上前，木婉清略一猶豫，也跟了上去。

　　片刻間雙方馳近，段譽大叫：「爹爹，媽回來啦。」

　　兩名旗手向旁讓開，一個紫袍人騎著一匹大白馬迎面奔來，喝道：「譽兒，你當真胡鬧之極，累得高叔叔身受重傷，瞧我不打斷你的兩腿。」

　　木婉清吃了一驚，心道：「哼，你要打斷段郎的雙腿，就算你是他的父親，那也決計不成。」只見這紫袍人一張國字臉，神態威猛，濃眉大眼，肅然有王者之相，見到兒子無恙歸來，三分怒色之外，倒有七分喜歡。木婉清心道：「幸好，段郎的相貌像他媽媽，不像你。，否則似你這般凶霸霸的模樣，我可不喜歡。」

　　段譽縱馬上前，笑道：「爹爹，你老人家身子安好。」那紫袍人佯怒道：「好什麼？總算沒給你氣死。」段譽笑道：「這趟若不是兒子出去，也接不到娘回來。兒子所立的這場汗馬功勞，著實了不起。咱們就將功折罪，爹，你別生氣吧。」紫袍子人哼了一聲，道：「就算我不揍你，你伯父也饒你不過。」雙腿一挾，白馬行走如飛，向玉虛散人奔去。

　　木婉清見那隊騎兵身披錦衣，甲冑鮮明，兵器擦得閃閃生光，前面二十人手執儀仗，一面朱漆片上寫著「大理鎮南王段」六字，另一面虎頭牌上寫著「保國大將軍段」六字。她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兒，見了這等威儀排場，心下也不禁肅然，問段譽道：「喂，這鎮南王，保國大將軍，就是你爹爹嗎？」

　　段譽笑著點頭，低聲道：「那就是你公公了。」

　　木婉清勒馬呆立，霎時間心中一片茫然。她呆了半晌，縱馬又向段譽身邊馳去。大道上前後左右都是人，她心中突然只覺說不出的孤寂，須得靠近段譽，才稍覺平安。

　　鎮南王在玉虛散人馬前丈餘處勒定了馬，兩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誰都不開口。段譽道：「媽，爹爹親自接你來啦。」玉虛散人道：「你去跟伯母說，我到她那裡住幾天，打退了敵人之後，我便回玉虛觀去。」鎮南王陪笑道：「夫人，你的氣還沒消嗎？咱們回家之後，我慢慢跟你陪禮。」玉虛散人沉著臉道：「我不回家，我要進宮去。」

　　段譽道：「很好，咱們先進宮去，拜見了伯父、伯母再說。媽，這次兒子溜到外面去玩，伯父一定生氣，爹爹多半是不肯給我說情的了。還是你幫兒子去說幾句好話吧。」玉虛散人道：「你越大越不成話了，須得讓伯父重重打一頓板子才成。」段譽笑道：「打在兒身上，痛在娘心裡，還是別打的好。」玉虛散人給他逗得一笑，道：「呸！打得越重越好，我才不可憐呢。」

　　鎮南王和玉虛散人之間本來甚是尷尬，給段譽這麼插科打諢，玉虛散人開顏一笑，僵局便打開了。段譽道：「爹，你的馬好，怎地不讓給媽騎？」玉虛散人說道：「我不騎！」向前直馳而去。

　　段譽縱馬追上，挽住母親坐騎的轡頭。鎮南王已下了馬，牽過自己的馬去。段譽嘻嘻直笑，抱起母親，放在父親的白馬鞍上，笑道：「媽，你這麼一位絕世無雙的美人兒，騎了這匹白馬，更加好看了。可不真是觀世音菩薩下凡嗎？」玉虛散人笑道：「你那木姑娘才是絕世無雙的美人兒，你取笑媽這老太婆麼？」

　　鎮南王轉頭向木婉清乍去。段譽道：「她……她是木姑娘，是兒子結交的……結交的好朋友。」鎮南王見了兒子神色，已知其意，見木婉清容顏秀麗，暗暗喝采：「譽兒眼光倒是不錯。」見木婉清眼光中野氣甚濃，也不過來拜見，心道：「原來是個不知禮數的鄉下女孩兒。」心中記掛著高昇泰的傷勢，快步走到他身邊，說道：「泰弟，你內傷怎樣？」伸指搭他腕脈。高昇泰道：「我督脈上受了些傷，並不礙事，你……你不用損耗功力……」一言未畢，鎮南王已伸出右手食指，在他後頸中點了三指，右掌按住他腰間。

　　鎮南王頭頂冒起絲絲白氣，過了一盞茶時分，才放開左掌。高昇泰道：「淳哥，大敵當前，你何苦在這時候為我耗損內力？」鎮南王笑道：「你內傷不輕，早治一刻好一刻。待得見了大哥，他就不讓我動手，自己要出指了。」

　　木婉清見高昇泰本來臉色白得怕人，但只這片刻之間，雙頰便有了紅暈，心道：「原來段郎的爹爹內功深厚之極，怎地段郎他……他卻又全然不會武功？」

　　褚萬里牽過一匹馬來，服侍鎮南王上馬。鎮南王和高昇泰並騎徐行，低聲詢問敵情。段譽與母親有說有笑，在鐵甲衛士前後擁衛之下向大理城馳去，卻不免將木婉清冷落了。

　　黃昏時分，一行人進了大理城南門。『鎮南』、『保國』兩面大旗所到之處，眾百姓大聲歡呼：「鎮南王爺千歲！」「大將軍千歲！」鎮南王揮手作答。

　　木婉清見大理城內人煙稠密，大街上青石平鋪，市肆繁華。過得幾條街道，眼前筆直一條大石路，大路盡頭聳立著無數黃瓦宮殿，夕陽照在琉璃瓦上，金碧輝煌，令人目為之眩。一行人來到一座牌坊之前，一齊下馬。木婉清見牌坊上寫著四個大金字：「聖道廣慈」，心想：「這定是大理國的皇宮了。段郎的伯父竟住在皇宮之中，想必位居高官，也是個什麼王爺、大將軍之流。」

　　一行人走過牌坊，木婉清見宮門上的匾額寫著『聖慈宮』三個金字。一個太監快步走將出來，說道：「啟稟王爺：皇上與娘娘在王爺府中相候，請王爺、王妃回鎮南王府見駕。」鎮南王道：「是了！」段譽笑道：「妙極，妙極！」玉虛散人橫他一眼，嗔道：「妙什麼？我在皇宮中等候娘娘便是。」那太監道：「娘娘吩咐，務請王妃即時朝見，娘娘有要緊事和王妃商量。」玉虛散人低聲道：「有什麼要緊事了？詭計多端。」段譽知道這是皇後故意安排，料到他母親不肯回自己王府，是以先到鎮南王府中去相候，實是撮合他父母和好的一番美意，心下甚喜。

　　一行人出牌坊後上馬，折而向東，行了約莫兩里路，來到一座大府第前。府門前兩面大旗，旗上分別繡的是『鎮南』、『保國』兩字，府額上寫的是『鎮南王府』。門口站滿了親兵衛士，躬身行禮，恭迎王爺、王妃回府。

　　鎮南王首先進了府門，玉虛散人踏實上第一級石階，忽然停步，眼眶一紅，怔怔的掉下淚來。段譽半拉半推，將母親擁進了大門，說道：「爹，兒子得母親回來，立下大功，爹爹有什麼獎賞？」鎮南王心中喜歡，道：「你向娘討賞，娘說賞什麼，我便照賞。」玉虛散人破涕為笑，道：「我說賞你一頓板子。」段譽伸了伸舌頭。

　　高昇泰等到了大廳上，分站兩旁，鎮南王道：「泰弟，你身上有傷，快坐下。」段譽同木婉清道：「你在此稍坐片刻，我見過皇上、皇後，便來陪你。」木婉清實是不願他離去，但也無法阻止，只得委委屈屈的點了點頭，逕在首座第一張椅上坐了下來。其餘諸人一直站著，直等鎮南王夫婦和段譽進了內堂，高昇泰這才坐下，但褚萬里、古篤誠、朱丹臣等人卻仍垂手站立。

　　木婉清也不理會，放眼看那大廳，只見正中一塊，橫匾，寫著『邦國柱石』四個大字，下首署著『丁卯御筆』四個小字，楹柱中堂懸滿了字畫，一時也看不了這許多，何況好多字根本不識。侍僕送上清茶，恭恭敬敬的舉盤過頂。木婉清心想：「這些人古怪真多。」又見只有她自己與高昇泰兩人有茶。朱丹臣等一干人迎敵之時威風八面，到了鎮南王府，卻恭謹肅立，大氣也不敢透一口，那裡像什麼身負上乘武功的英雄好漢？

　　過得半個時辰，木婉清等得不耐煩起來，大聲叫道：「段譽，段譽，幹麼還不出來？」

　　大廳上雖站滿了人，但人人屏息凝氣，隻聲不出，木婉清突然大叫，誰都嚇了一跳。高昇泰微笑道：「姑娘少安毋躁，小王爺這就出來。」木婉清奇道：「什麼小王爺？」高昇泰道：「段公子是鎮南王世子，那不是小王爺麼？」木婉清自言自語：「小王爺，小王爺！這書獃子像什麼王爺？」

　　只見內堂走出一名太監，說道：「皇上有旨：著善闡侯、木婉清進見。」高昇泰見那太監出來，早已恭恭敬敬的站立。木婉清卻仍大刺刺的坐著，聽那太監直呼已名，心中不喜，低聲道：「姑娘也不稱一聲，我的名字是你隨便叫得的麼？」高昇泰道：「木姑娘，咱們去叩見皇上。」

　　木婉清雖是天不怕、地不怕，聽說要去見皇帝，心頭也有發毛，只得跟在高昇泰之後，穿長廊，過庭院，只覺得走不完的一間間屋子，終於來到一座花廳之外。

　　那太監報道：「善闡侯、木婉清朝見皇上、娘娘。」揭開了簾子。

　　高昇泰向木婉清使個眼色，走進花廳，向正中坐著的一男一女跪了下去。

　　木婉清卻不下跪，見那男人長鬚黃袍，相貌清俊，問道：「你就是皇帝麼？」

　　這居中而坐的男子，正是大理國當今皇帝段正明，帝號稱為保定帝。大理國於五代後晉天福二年建國，比之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還早了廿三年。大理段氏其先為武威郡人，始祖段儉魏，佐南詔大蒙國蒙氏為清平官，六傳至段思平，官通海節度使，丁酉年得國，稱太祖神聖文武帝。十四傳而到段正明，已歷一百五十餘年。

　　是時北宋汴梁哲宗天子在位，年歲尚幼，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這位太皇太后任用名臣，廢除苛政，百姓康樂，華髟綏安，實是中國歷代第一位英明仁厚的女主，史稱『女中堯舜』。大理國僻處南疆，歷代皇帝崇奉佛法，雖自建帝號，對大宋一向忍讓恭順，從來不以兵戎相見。保定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保定、建安、天祐，其時正當天估年間，四境寧靜，國泰民安。

　　保定帝見木婉清不向自己跪拜，開口便問自己是否皇帝，不禁失笑，說道：「我便是皇帝了。你說大理城裡好玩麼？」木婉清道：「我一進城便來見你了，還沒玩過。」保定帝微笑道：「明兒讓譽兒帶你到處走走，瞧瞧我們大理的風光。」木婉清道：「很好，你陪我們一起去嗎？」她此言一出，眾人都忍不住微笑。

　　保定帝回視坐在身旁的皇後，笑道：「皇後，這娃娃兒要咱們陪她，你說陪不陪？」皇後微笑未答。木婉清向她打量了幾眼，道：「你是皇後娘娘嗎？果然挺美麗的。」保定帝呵呵大笑，說道：「譽兒，木姑娘天真誠樸，有趣得緊。」

　　木婉清問道：「你為什麼叫他譽兒？他常說的伯父，就是你了，是不是？他這次私逃出外，很怕你生氣，你別打他了，好不好？」保定帝微笑道：「我本要重重打他五十記板子，既是姑娘說情，那就饒過了。譽兒，你還不謝謝木姑娘。」

　　段譽見木婉清逗得皇上高興，心下甚喜，知道伯父性子隨和，便向木婉清深深一揖，說道：「謝過木姑娘說情之德。」木婉清還了一禮，低聲道：「你伯父答允不打你，我就放心了，謝倒是不用謝的。」轉頭又向保定帝道：「我只道皇帝總是個很凶很可怕的人，那知道你……你很好！」

　　保定帝除了幼年時曾得父皇、母後如此稱讚之外，十餘年來人人見他恭敬畏懼，從未有人讚過他『你很好』三字，但見木婉清猶如渾金璞玉，全然不通世故人情，對她更增三分喜歡，向皇後道：「你有什麼東西賞她？」

　　皇後從左腕上褪下一隻玉鐲，遞了過去，道：「賞了你吧。」

　　木婉清上前接過，戴上自己手腕，嫣然一笑，道：「謝謝你啦。下次我也去找一件好看的東西送給你。」皇後微微一笑，說道：「那我先謝謝你啦。」

　　忽聽得西首數間屋外屋頂上閣的一聲響，跟著鄰室的屋上又是閣的一響。

　　木婉清一驚，知有敵人來襲，那人來得好快。但聽得颼颼數聲，幾個人上了屋頂，褚萬里的聲音喝道：「閣下深夜來到王府，意欲何為？」

　　一個嗓子嘶啞的粗聲道：「我找徒兒來啦！快叫我乖徒兒出來見我。」正是南海鱷神。

　　木婉清吃驚更甚，雖兒王府中戒備森嚴，衛士如雲，鎮南王、高昇泰、玉虛散人，以及褚古傅朱諸人均武功高強，但南海鱷神實在太也厲害，如再得葉二娘、雲中鶴，以及那個未曾露過面的『天下第一惡人』相助，四惡聯手，倘要強擄段譽，只怕也是不易阻擋。

　　只聽褚萬里喝道：「閣下高徒是誰？鎮南王府之中，那有閣下的徒兒？快快退去！」突然間嗤的一聲響，半空中伸下一張大手，將廳門上懸著的簾子撕為兩半，人影一幌，南海鱷神已站在廳中。他豆眼骨溜溜的一轉，已見到段譽，哈哈大笑，叫道：「老四說得不錯，乖徒兒果然在此。快快求我收你為徒，跟我去學功夫。」說著伸出雞爪般的手來。抓向段譽肩頭。

　　鎮南王見他這一抓來勢勁急，著實厲害，生怕他傷了愛子，當即揮掌拍去。兩人手掌相碰，砰的一聲，均感內力受震。南海鱷神心下暗驚，問道：「你是誰？我來帶領我的徒兒，關你什麼事？」鎮南王微笑道：「在下段正淳。這孩子是我兒子，幾時拜你為師了？」

　　段譽笑道：「他硬要收我為徒，我說早已拜過師父了，可是他偏偏不信。」

　　南海鱷神瞧瞧段譽，又瞧瞧鎮南王段正淳，說道：「老的武功倒很強，小的卻是一點不會，我就不信你們是爺兒倆。段正淳，咱們馬馬虎虎，就算他是你的兒子好了。可是你教武功的法子不對，你兒子太過膿包。可惜，嘿嘿，可惜。」段正淳道：「可惜什麼？」南海鱷神道：「你兒子很像我，是塊極難得的學武材料，只須跟我學得十年，包他成為武林中一個了不起的高手。」

　　段正淳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但適才跟他對掌，已知此人武功好生了得，正待回答，段譽已搶著說道：「岳老三，你武功不行，不配做我師父，你回南海萬鱷島去再練二十年，再來跟人談論武學。」南海鱷神大怒，喝道：「憑你這小子，也配說我武功不行？」

　　段譽道：「我問你：『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那是什麼意思？」南海鱷神一呆，怒道：「那有什麼意思？胡說八道。」段譽道：「你連這幾句最淺近的話也不懂，還談什麼武學？我再問你：『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那又是什麼意思？」

　　保定帝、鎮南王、高昇泰等聽到他引『易經』中的話來戲弄此人，都不禁好笑。木婉清雖不懂他說些什麼，但猜到多半是酸秀才在掉書包。

　　南海鱷神一怔之間，只見各人臉上均有嘲笑之意，料想段譽說的多半不是好話，大吼一聲，便要出掌相擊。段正淳踏上半步，攔在他與兒子之間。

　　段譽笑道：「我說的都是武功秘訣，其中奧妙無窮，料你也不懂。你這等井底之蛙，居然想做我師父，豈不笑歪了天下人的嘴巴？哈哈，我拜的師父有的是玉洞神仙，有的是飽學宿儒，有的是大德高僧。你啊，再學十年，也未必能拜我為師。」

　　南海鱷神大吼：「你拜的師父是誰？叫他出來，露幾手給我瞧瞧。」

　　段正淳見來者只是四惡之一，武功雖然不弱，比自己可還差了一籌，不妨拿這渾人來戲耍一番，以博皇上、皇後與夫人一燦，當下由得兒子信口胡說，也不出言阻止。

　　段譽見伯父臉上笑嘻嘻地，父親又對己縱容，更加得意了，向南海鱷神道：「好，你有膽子便在這裡，我去請我師父來，你可別嚇得逃走。」南海鱷神怒道：「我岳老二一生縱橫江湖，怕過誰來？快去，快去。」段譽轉身出房。

　　南海鱷神向各人臉上逐一瞧去，只見人人都是是臉露微笑，心想：「我這徒兒武功這等差勁，狗屁不如，他師父會有什麼能耐？老子半點也不用怕他。」

　　只聽得靴聲橐橐，兩個人走近房來。段譽在門外說道：「岳老三這傢伙逃走了麼？爹，你別讓他逃走，我師父來啦。」南海鱷神吼道：「我逃什麼？他媽的，快叫你師父進來。你不肯改投明師，想是你的暗師不答允。我先把你狗屁師父的脖子扭斷，你沒了師父，就非拜我為師不可。哈哈，這主意高明之極。」

　　他自稱自讚聲中，段譽帶了一人進來，眾人一見，忍不住哈哈大笑。

　　這人小帽長袍，兩撇焦黃鼠鬚，瞇著一雙紅眼睛，縮頭聳肩，形貌猥瑣，玉虛散人等認得乃是王府中管帳師爺的手下霍先生。這人整日價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專愛和王府中的僕役賭博。這時帶著七他酒意，胸前滿是油膩，被段譽拖著手臂，畏畏縮縮的不敢進來。一進花廳，便向保定帝和皇後叩下頭去。保定帝不認得他是誰，說道：「罷了！」

　　段譽挽著霍先生的手臂，向南海鱷神道：「岳老三，我諸位師尊之中，以這位師父武功最淺，你須先勝得了他，方能跟我另外的師父比武。」南海鱷神哇哇大叫，說道：「三招之內，我岳老地若不將他摔個稀巴爛，我拜你為師。」段譽眼光一亮，說道：「你這話是真是假？男子漢大丈夫，說過的話倘若不作數，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南海鱷神叫道：「來，來，來！」段譽道：「倘若只比三招，那就不用我師父動手，我自己來接你三招也成。」

　　南海鱷神聽到雲中鶴的傳言，匆匆忙忙趕來大理鎮南王府，一心只想擒去段譽，要他作南海一派的傳人，待得和段正淳對了一掌，始有懼意，覺得要在這許多高手環繞之下擒走段譽，實在大為不易，單是徒兒的老子，恐怕就打他不過，聽得段譽願和自己動手，當真再好不過，一出手就可將他扣住，段正淳等武功再強，也就不敢動彈，只有眼睜睜的讓自己將徒兒帶走，便道：「好，你來接我三招，我不出內力，決不傷你便是。」

　　段譽道：「咱們言語說明在先，三招之內你如打我不倒，那便如何？」

　　南海鱷神哈哈大笑，他知道段譽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別說三招，就是半招也接不住，便道：「三招之內要是打你不倒，我就拜你為師。」段譽笑道：「這裡大家都聽見了，你賴不賴？」南海鱷神怒道：「岳老二說話，素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段譽道：「岳老三！」南海鱷神道：「岳老二！」段譽道：「岳老三！」南海鱷神道：「快來動手，囉哩囉唆的幹什麼？」段譽走上兩步，和他相對而立。

　　廳中眾人自保定帝、皇後而下，除了木婉清外，人人都是是看著段譽長大的，均知他好文厭武，從來沒學過武功，這次保定帝和段正淳逼著他練武，他竟離家出走，別說和一流高手過招，就是尋常的衛士兵卒，他也決計不是對手。初時眾人均知他是故意戲弄這渾人，但到後來說話僵了，竟逼得真要和他放對。雖然南海鱷神一心想收他為徒，不致傷他性命，但這人性子凶野，說不定突然間狂性大發，段譽以金枝玉葉之體，如何可輕易冒險？玉虛散人首先出言攔阻：「譽兒莫要胡鬧，這等山野匹夫，不必多加理會。」皇後也道：「善闡侯，你下令擒了這個狂徒。」

　　善闡侯高昇泰躬身道：「臣高昇泰接旨。」轉身喝道：「褚萬里、古篤誠、傅思歸、朱丹臣四人聽令：娘娘有旨，擒了這個犯駕狂徒。」褚萬里等四人一齊躬身道：「臣接旨。」

　　南海鱷神眼見眾人要群起而攻，喝道：「你們大夥兒都來好了，老子也不怕。你兩個是皇帝、皇後嗎？你兩個也上吧！」

　　段譽雙手急搖，道：「慢來，慢來，讓我跟他比了三招再說。」

　　保定帝素知這侄兒行事往往出人意表，說不定他暗中另有機謀，好在南海鱷神不會傷他性命，又有兄弟和善闡侯在旁照料，決無大礙，便道：「眾人且住，讓這狂徒行領教一下大理國小王子的高招，也無不可。」

　　褚萬里等四人本要一擁而上，聽得皇上有旨，當即站定。

　　段譽道：「岳老三，咱們把話說明在先，你在三招中打我不倒，就拜我為師。我雖做你師父，但你資質太笨，武功我是不能教你的，你答不答允？」南海鱷神怒道：「誰要你教武功？你又會什麼狗屁武功了？」段譽道：「好，那你答允了。拜師之後，師尊之命，便不可有違，我要你做什麼，你便須遵命而行，否則欺師滅祖，不合武林規矩。你答不答允？」南海鱷神不怒反笑，說道：「這個自然。你拜我為師之後，也是這樣。」

　　段譽將所學的凌波微步默想了十幾步，覺得要逃過他三招，似乎也並不難，但一生從未和人動過手，這南海鱷神武功又太高，畢竟全無把握，還是預留後步的為妙，說道：「就是這樣。不過你要收我為徒，須得將我幾位師父一一打敗，顯明你武功確比我各位師父都高，我才拜你為師。」心想：「要是給他三招之內一把抓住，我就將這裡武功高強之人一個個說成是我師父，讓他一個個打去便了。」南海鱷神道：「好吧！好吧！你盡說不練，那可不像我了。咱們南海派說打就打，不能含糊。」

　　段譽指著他身後，微笑道：「我一位師父早已站在你的背後……」南海鱷神不覺背後有人，回頭一看。段譽陡然間斜上一步，有若飄風，毛手毛腳的抓住了他胸口『膻中穴』，大拇指對準了穴道正中。這一下手法笨拙之極，但段譽身上蘊藏了無量劍七名弟子的內力，雖然不會運用，一抓之下，勁道卻也不小。南海鱷神祇感胸口一窒，段譽左手又已抓住他肚臍上的『神闕穴』。『北冥神功』卷軸上所繪經脈穴道甚多，段譽只練過手太陰肺經和任脈兩圖，這『膻中』、『神闕』兩穴，正是任脈中的兩大要穴。

　　南海鱷神一驚之下，急運內力掙扎，突覺內力自膻中空急瀉而出，全身便似脫力一般，更是驚慌無已。段譽已將他身子倒舉起來，頭下腳上的摔落，騰的一聲，他一個禿禿的大頭撞在地下。幸好花廳中鋪著地毯，並不受傷，他急怒之下，一個『鯉魚打挺』，跳起身來，左手便向段譽抓去。

　　廳上眾人見此變故，無不驚詫萬分。段正淳見南海鱷神出抓凌厲，正要出手阻格，卻見段譽向左斜走，步法古怪之極，只跨出一步，便避開了對方奔雷閃電般的這一抓。段正淳喝采：「妙極！」南海鱷神第二掌跟著劈到。段譽並不還手，斜走兩步，又已閃開。

　　南海鱷神兩招不中，又驚又怒，只見段譽站在自己面前，相距不過三尺，突然間一聲狂吼，雙手齊出，向他胸腹間急抓過去，臂上、手上、指上盡皆使上了全力，狂怒之下，已顧不得雙手若是抓得實了，這個『南海派未來傳人』便是破胸開膛之禍。

　　保定帝、段正淳、玉虛散人、高昇泰四人齊聲喝道：「小心！」卻見段譽左踏一步，右跨一步，輕飄飄的已轉到了南海鱷神背後，伸手在他禿頂上拍了一掌。

　　南海鱷神驚覺對方手掌居然神出鬼沒的拍到了自己頭頂，暗叫：「我命休矣！」但頭皮和他掌心一觸，立知這一掌之中全無內力，左掌翻上，嗤的一下，將段譽手背上抓破了五條血痕。段譽急忙縮手，南海鱷神一抓餘力未衰，五根手指滑將下來，竟在自己額頭上也抓出了五條血痕。

　　段譽連避三招，本來已然得勝，但童心大起，在南海鱷神腦門上拍了一掌，他既不知自己內力已頗為不弱弱，自也絲毫不會使用，險些反被擒住，當下腳步連錯，躲到了父親身後，已嚇得臉上全無血色。

　　玉虛散人向兒子白了一眼，心道：「好啊，你向伯父與爹爹學了這等奇妙功夫，竟一直瞞著我。」

　　木婉清大聲道：「岳老三，你三招打他不倒，自己反被他摔了一交，快磕頭拜師啊。」南海鱷神抓了抓耳根，紅著臉道：「他又不是真的跟我動手，這個不算。」木婉清伸手指括臉，道：「羞不羞？你不拜師，那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了。你願意拜師呢，還是願意做烏龜兒子王八蛋？」南海鱷神怒道：「都不願。我要跟他打過。」

　　段正淳見兒子的步法巧妙異常，實是瞧不出其中的訣竅，低聲在他耳邊道：「你別伸手打他，只乘機拿他穴道。」段譽低聲道：「兒子害怕起來了，只怕不成。」段正淳低聲道：「不用怕，我在旁邊照料便是。」

　　段譽得父親撐腰，膽氣為之一壯，從段正淳背後轉身出來，說道：「你三招打不倒我，便應拜我為師了。」南海鱷神大吼一聲，發掌向他擊去。

　　段譽向東北角踏了一步，輕輕易易的便即避開，喀喇一聲，南海鱷神這掌擊爛了一張茶几。段譽凝神一志，口中輕輕念道：「觀我生，進退。艮其背，不獲其人；行其庭，不見其人。鼎耳革，其行塞。剝，不利有修往。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竟是不看南海鱷神的掌勢來路，自管自的左上右下，斜進直退。南海鱷神雙掌越出越快，勁力越來越強，花廳中砰彭、喀喇、嗆啷、乒乓之聲不絕，椅子、桌子、茶壺、茶杯紛紛隨著他掌力而壞，但始終打不到段譽身上。

　　轉眼間三十餘招已過，保定帝和鎮南王兄弟早瞧出段譽腳步虛浮，確然不會半點武功，只是不知他如何得了高人傳授，學會一套神奇之極的步法，踏著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第一步都是匪夷所思。他倘若真和南海鱷神對敵，只一招便已斃於敵人掌底，但他只管自己走自己的，南海鱷神掌力雖強，始終打他不著。再看一會，兩兄弟互視一眼，臉上都閃過一絲憂色，同時想到：「這南海鱷神假使閉起眼睛，壓根兒不去瞧譽兒到了何處，隨手使一套拳法掌法，數招間便打到他了。」但見南海鱷神的臉色越轉越黃，眼睛越睜大，卻沒想到這個法子，掌法變幻，總是和段譽的身子相差了一尺兩尺。

　　然而這麼纏鬥下去，段譽縱然不受損傷，要想打倒對方，卻也萬萬不能。保定帝又看了半晌，說道：「譽兒，走慢一半，迎面過去，拿他胸口穴道。」

　　段譽應道：「是！」放慢了腳步，迎面向南海鱷神走去，目光和他那張凶狠焦黃的臉一對，心下登生怯意，腳下微一窒滯，已偏了方位。南海鱷神一抓插下，從段譽腦袋左側直劃下去，插得他左耳登時鮮血淋漓。段譽耳上疼痛，怯意更甚，加快腳步的橫轉直退，躲到了段正淳背後，苦笑道：「伯父，那不成！」

　　段正淳怒道：「我大理段氏子孫，焉有與人對敵而臨陣退縮的？快去打過，伯父教的不錯。」玉虛散人疼惜兒子，插口道：「譽兒已和他對了六十餘招，段氏門中有此佳兒，你還嫌不足麼？譽兒，你早勝啦，不用打了。」段正淳道：「不用擔心，我擔保他死不了。」玉虛散人心中氣苦，淚水盈盈，便欲奪眶而出。

　　段譽見了母親這等情景，心下不忍，鼓起勇氣，大步而出，喝道：「我再跟你鬥過。」這次橫了心，左穿右插的迴旋而行，越走越慢，待得與南海鱷神相對，眼光不和他相接，伸出雙手，便往他胸口拿去。

　　南海鱷神見他出手虛軟無力，哈哈大笑，斜身反手，來抓他肩頭，不料段譽腳下變化無方，兩人同時移身變位，兩個下裡一靠，南海鱷神的胸口剛好湊到段譽手指上。段譽看準穴道方位，右手抓住了他『膻中穴』，左手抓住了『神闕穴』。他內力全然不會運使，雖已抓住了兩處要穴，但若南海鱷神置之不理，不運內力而緩緩擺脫，段譽原也絲毫奈何他不得。可是南海鱷神要害受制，心中一驚，雙手急伸，突襲對方面門。這一招以攻為守，攻的是段譽眼目要害，武學中所謂『攻敵之不得不救』，敵人再強，也非回手自救不可，那就擺脫了自己的危難，原是極高明的打法。不料段譽於臨敵之道一竅不通，對方手指抓到，他全沒想到急速退避，雙手仍是抓住南海鱷神的穴道。

　　這一下可就錯有錯著，南海鱷神體內氣血翻滾，湧到兩處穴道處忽遇阻礙，同時『膻中穴』中內力又洶湧而出，雙手伸到與段譽雙眼相距半尺之處，手臂便不聽使喚，再也伸不過去。他一口真氣，再運內力。

　　段譽右手大拇指的『少商穴』中只覺一股大力急速湧入。南海鱷神內力之強，與無量劍七名弟子自是不可相提並論，段譽登時身子搖幌，立足不定。他知局勢危急，只須雙手一離對方穴道，自己立時便有性命之憂，是以身上雖說不出的難受，還是勉力支撐。

　　段正淳和段譽相距不過數尺，見他臉如塗丹，越來越紅，當即伸出食指抵在他後心『大椎穴』上。大理段氏『一陽指』神功馳名天下，實是非同小可，一股融和的暖氣透將過去，激發段譽體內原有的內力。南海鱷神全身劇震，慢慢軟倒。段正淳伸手扶住兒子。段譽內息回順，將南海鱷神送入自己手太陰肺經的內力緩緩儲向氣海，一時卻也說不出話來。

　　段正淳以『一陽指』暗助兒子，合父子二人之力方將南海鱷神制服，廳上眾人均瞭然於心，雖是如此，南海鱷神折服在段譽手下，卻也無可抵賴。

　　此人也真了得，段譽雙手一離穴道，他略一運氣，便即躍起身來，瞇著一對豆眼凝視段譽，臉上神情古怪之極，又是詫異，又是傷心，又是憤怒。

　　木婉清叫道：「岳老三，我瞧你定是甘心做烏龜兒子王八蛋，拜師是不肯拜的了。」南海鱷神怒道：「我偏偏叫你料想不到，拜師便拜師，這烏龜兒子王八蛋，岳老二是決計不做的。」說著突然跪倒在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向段譽連磕了八個響頭，大聲叫道：「師父，弟子岳老二給你磕頭。」

　　段譽一呆，尚未回答，南海鱷神已縱身躍起，出廳上了屋頂。屋上「啊」的一聲慘呼，跟著砰的一響，一個人被擲進廳來，卻是一名王府衛士，胸口鮮血淋漓，心臟已被他伸指挖去，手足亂動，未即便死，神情極是可怖。這衛士的武功雖不及褚萬里等，卻也並非泛泛，居然被他舉手間便將心挖土去，四大衛護近在身旁，竟不及相救。眾人見了無不變色。

　　木婉清怒道：「郎君，你收的徒兒太也豈有此理。下次遇到，非叫他吃點苦頭不可。」段譽一顆心兀自怦怦大跳，說道：「我僥倖得勝，全仗爹爹相助。下次若再遇到，只怕我的心也叫他挖了去，有什麼本事叫他吃苦頭？」

　　古篤誠和傅思歸將那衛士的屍體抬了出去，段正淳吩咐厚加撫恤，妥為安葬。

　　那七分醉、三分醒的霍先生只嚇得筱筱發抖，退了下去。

　　保定帝道：「譽兒，你這套步法，當是從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中化將出來的，卻是何人所授？當真高明。」段譽道：「孩兒是從一個山洞中胡亂學來的，卻不知對也不對，請伯父指點。」保定帝問道：「如何從山洞中學來？」

　　段譽於是略敘如何跌入無量山深谷，闖進山洞，發現一個繪有步法的卷軸。至於玉像、裸女等等，自然略而不提，這些身子裸露的神仙姊姊圖像，如何能給伯父、伯母、爹爹、媽媽見到？而木婉清得知自己為神仙姊姊發癡，更非大發脾氣不可。敘述不詳，那也是夫子筆削春秋、述而不作的遺意了。

　　段譽說罷，保定帝道：「這六十四卦的步法之中，顯是隱伏有一門上乘內功，你倒從頭至尾的走一遍看。」段譽應道：「是！」微一凝思，一步步的走將起來。保定帝、段正淳、高昇泰等都是內功深厚之人，但於這步法的奧妙，卻也只能看出了二三成。段譽六十四卦走完，剛好繞了一個大圈，回歸原地。

　　保定帝喜道：「好極！這步法天下無雙，吾兒實是遇上了極難得的福緣。你母親今日回府。吾兒陪娘多喝一杯吧。」轉頭向皇後道：「咱們回去了吧！」皇後站起身來，應道：「是！」

　　段正淳等恭送皇帝、皇後起駕回宮，直送回鎮南王府的牌樓之外。

　　（第六回完）

## 第7章 無計悔多情

　　段正淳等回到府中，內堂張宴。一桌筵席除段正淳夫婦和段譽之外，便是木婉清一人，在旁侍候的宮婢倒有十七八人。木婉清一生之中，又怎見過如此榮華富貴的氣象？每一道菜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她見鎮南王夫婦將自己視作家人，儼然是兩代夫婦同席歡敘，自是芳心竊喜。

　　段譽見母親對父親的神色仍是冷冷的，既不喝酒，也不吃葷，只挾些素菜來吃，便斟了一杯酒，雙手捧著站起，說道：「媽，兒子敬你一杯。恭賀你跟爹爹團聚，咱三人得享天倫之樂。」玉虛散人道：「我不喝酒。」段譽又斟了一杯，向木婉清使個眼色，道：「木姑娘也敬你一杯。」木婉清捧著酒杯站起來。

　　玉虛散人心想對木婉清不便太過冷淡，便微微一笑，說道：「姑娘，我這個孩兒淘氣得緊，爹娘管他不住，以後你得幫我管管他才是。」木婉清道：「他不聽話，我便老大耳括子打他。」玉虛散人嗤的一笑，斜眼向丈夫瞧去。段正淳笑道：「正該如此。」

　　玉虛散人伸左手去接木婉清手中的酒杯。燭光之下，木婉清見她素手纖纖，晶瑩如玉，手背上近腕處有些塊殷紅如血的紅記，不由得全身一震，顫聲道：「你……你的名字……可叫作刀白風？」玉虛散人笑道：「我這姓氏很怪，你怎知道？」木婉清顫聲問：「你……你便是刀白風？你是擺夷女子，從前是使軟鞭的，是不是？」玉虛散人見她神情有異，但仍不疑有他，微笑道：「譽兒待你真好，連我的閨名也跟你說了。你的郎君便有一半是擺夷人，難怪他也這麼野。」木婉清道：「你當真是刀白風？」玉虛散人微笑道：「是啊！」

　　木婉清叫道：「師恩深重，師命難違！」右手一揚，兩枚毒箭向刀白風當胸射去。

　　筵席之間，四人言笑晏晏，親如家人，那料到木婉清竟會突然發難？刀白風的武功與木婉清本就差相彷彿，這時兩人相距極近，又是變起俄頃，猝不及防，眼看這兩枝毒箭勢非射中不可。段正淳坐在對席，是在木婉清背後，「啊喲」一聲叫，伸指急點，但這一指只能制住木婉清，卻不能救得妻子。

　　段譽曾數次見木婉清言談間便飛箭殺人，她箭上喂的毒藥厲害非常，端的是見血封喉，一見她揮動衣袖，便知不妙，他站在母親身旁，苦於不會武功，無法代為擋格，當即腳下使出『凌波微上』，斜刺裡穿到，擋在母親身前，卜卜兩聲，兩枚毒箭正中他胸口。木婉清同時背心一麻，伏在桌上，再也不能動彈。

　　段正淳應變奇速，飛指而出，連點段譽中箭處周圍八處穴道，使得毒血暫時不能歸心，反手勾出，喀的一聲，已卸脫木婉清右臂關節，令她不能再發毒箭，然後拍開她穴道，厲聲道：「取解藥來！」

　　木婉清顫聲道：「我……我只要殺刀白風，不是要害段郎。」忍住右臂劇痛，左手忙從懷中取出兩瓶解花，道：「紅的內服，白的外敷，快，快！遲了便不及相救。」

　　刀白風見她對段譽的關切之情確是出於真心，已約略猜到其中原由，夾手奪過解藥，將兩顆紅色藥丸餵入兒子口中，白色的乃是藥粉，她抓住箭尾，輕輕拔出兩枝短箭，然後在傷處敷上藥粉。木婉清道：「謝天謝地，他……他性命無礙，不然我……我……」

　　三人焦急萬狀，卻不知段譽自食了萬毒之王的『莽牯朱蛤』之後，已然諸毒不侵，木婉清箭上劇毒奈何不得他絲毫，就算不服解藥，也是無礙。只是他中箭後胸口劇痛，這毒箭中者立斃，他見得多了，只道自己這一次非死不可，驚嚇之下，昏倒在母親懷中。

　　段正淳夫婦目不轉瞬的望著傷口，見流出來的血頃刻間便自黑轉紫，自紫轉紅，這才同時呈了一口氣，知道兒子的性命已然保住。

　　刀白風抱起兒子，送入他臥室之中，替他蓋上了被，再拾他脈息，只覺脈搏均勻有力，實無半分虛弱跡象，心下喜慰，卻又不禁詫異，於是又回暖閣中來。

　　段正淳問道：「不礙吧？」刀白風不答，向木婉清道：「你去跟修羅刀秦紅棉說……」段正淳聽到『修羅刀秦紅棉』六字，臉色一變，說：「你……你……」刀白風不理丈夫，仍是向著木婉清道：「你跟她說，要我性命，儘管光明正大的來要，這等鬼蜮伎倆，豈不教人笑歪了嘴？」木婉清道：「我不知修羅刀秦紅棉是誰？」刀白風奇道：「那麼是誰叫你來殺我的？」

　　木婉清道：「是我師父。我師父叫我來殺兩個人。第一個便是你，她說你手上有一塊紅記，名叫刀白風，是擺脫夷女子，相貌很美，以軟鞭作兵刃。她沒……沒說你是道姑打扮。我見你使的兵刃是拂麈，又叫作玉虛散人，全沒想到便是師父要殺……要殺之人，更沒想到你是段郎的媽媽……」說到這裡珠淚滾滾而下。

　　刀白風道：「你師父叫你去殺的第二個人，是『俏藥叉』甘寶寶？」木婉清道：「不，不！『俏藥叉』甘寶寶是我師叔。她叫人送信給我師父，說是兩個女子害苦了我師父一生，這大仇非報不可……」刀白風道：「啊，是了。那另一個女子姓王，住在蘇州，是不是？」木婉清奇道：「是啊，你怎知道？我和師父先去蘇州殺她，這壞女人手下奴才真多，住的地方又怪，我沒見到她面，反給她手下的奴才一直追到大理來。」

　　段正淳低頭聽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

　　刀白風腮邊忽然滾下眼淚，向段正淳道：「望你好好管教譽兒。我……我去了。」段正淳道：「鳳凰兒，那都是過去的事了，你何必放在心上？」刀白鳳幽幽的道：「你不放在心上，我卻放在心上，人家也都放在心上。」突然間飛身而起，從窗口躍了出去。

　　段正淳伸手拉她衣袖，刀白鳳回手揮掌，向他臉上擊去。段正淳側頭避開，嗤的一聲，已將她衣袖拉下了半截。刀白鳳轉過頭來，怒道：「你真要動武麼？」段正淳道：「鳳凰兒，你……」刀白鳳雙足一登，躍到了對面屋上，跟著幾個起伏，已在十餘丈外。

　　遠遠聽得褚萬里的聲音喝道：「是誰？」刀白鳳道：「是我。」褚萬里道：「啊，是王妃……」此後再無聲息，自是去得遠了。

　　段正淳悄立半晌，歎了口氣，回入暖閣，見木婉清臉色慘白，卻並不逃走。段正淳走近身去，雙手抓住她右臂，喀的一聲，接上了關節。木婉清心想：「我發毒箭射他妻子，不知他要如何折磨我？」卻見他頹然坐入椅中，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聲，便喝乾了，望著妻子躍出去的窗口，呆呆出神，過了半晌，又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下又喝乾了。這麼自斟自飲，一連喝了十二三杯，一壺干了，便從另一壺裡斟酒，斟得極慢，但飲得極快。

　　木婉清終於不耐煩了，叫道：「你要想什麼古怪慘毒的法子整治我，快快下手！」

　　段正淳抬起頭來，目不轉瞬的向她凝視，隔了良久，緩緩搖頭，歎道：「真像，真像！！我早該便瞧了出來，這般的模樣，這般的脾氣……」

　　木婉清聽得沒頭沒腦，問道：「你說什麼？胡說八道。」

　　段正淳不答，站起身來，忽地左掌向後斜劈，颼的一聲輕響，身後一枝紅燭隨掌風而滅，跟著右掌向後斜劈，又是一枝紅燭陡然熄滅，如此連出五掌，劈熄了五枝紅燭，眼光始終向前，出掌卻如行雲流水，瀟灑之極。

　　木婉清驚道：「這……這是『五羅輕煙掌』，你怎樣麼也會？」段正淳苦笑道：「你師父教過你吧？」木婉清道：「我師父說，這套掌法她決不傳人，日後要帶進棺材裡去。」段正淳道：「嗯，她說過決不傳人，日後要帶入土中？」木婉清道：「是啊！不過師父當我不在面前之時，時常獨個兒練，我暗中卻瞧得多了。」段正淳道：「她獨自常常使這掌法？」木婉清點頭道：「是。師父每次練了這套掌法，便要發脾氣罵我。你……你怎麼也會？似乎你使得比我師父還好。」

　　段正淳歎了口氣，道：「這『五羅輕煙掌』，是我教你師父的。」

　　木婉清吃了一驚，可是又不得不信，她見師父掌劈紅燭之時，往往一掌不熄，要劈到第二三掌方始奏功，決不如段正淳這般隨心所欲，揮灑自如，結結巴巴的道：「那麼你是我師父的師父，是我的太師父？」

　　段正淳搖頭道：「不是！」以手支頤，輕輕自言自語：「她每次練了掌法，便要發脾氣，她說這掌法決不傳人，要帶進棺材裡去……」木婉清又問：「那麼你……」段正淳搖搖手，叫她別多問，隔了一會，忽然問道：「你今年十八歲，是九月間的生日，是不是？」木婉清跳起身來，奇道：「我的事你什麼都知道，你到底是我師父什麼人？」

　　段正淳臉上滿是痛苦之色，嘶啞著聲音道：「我……我對不起你師父。婉兒，你……」木婉清道：「為什麼？我瞧你這個人挺和氣、挺好的啊。」段正淳道：「你師父的名字，她沒跟你說麼？」木婉清道：「我師父說她叫作『幽谷客』，到底姓什麼，叫什麼，我便不知道了。」段正淳喃喃的道：「幽谷客，幽谷客……」驀地裡記起了杜甫那首『佳人』詩來，詩句的一個個字似乎都在刺痛他心：「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雲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過了半晌，又問：「這許多年來，你師父怎生過日子？你們住在那裡？」木婉清道：「我和師父住在一座高山背後的一個山谷裡，師父說那便叫作幽谷，直到這次，我們倆才一起出來。」段正淳道：「你的爹娘是誰？你師父沒跟你說過麼？」木婉清道：「我師父說，我是個給爹娘遺棄了的孤兒，我師父將我從路邊撿回來養大的。」段正淳道：「你恨你爹娘不恨？」木婉清側著頭，輕輕咬著左手的小指頭兒。

　　段正淳見著這等情景，心中酸楚不禁。木婉清見他兩滴清淚從臉頰上流了下來，不由得大是奇怪，問道：「你為什麼哭了？」段正淳背轉臉去，擦乾了淚水，強笑道：「我那裡哭了？多喝了幾杯，酒氣上湧。」木婉清不信，道：「我明明見到你哭。女人才哭，男人也會哭麼？我從來沒見男人哭過，除非是小孩兒。」

　　段正淳見她不明世事，更是難過，說道：「婉兒，日後我要好好待你，方能補我一些過失。你有什麼心願，說給我聽，我一定盡力給你辦到。」

　　木婉清箭射段夫人後，正自十分擔憂，聽他這般說，喜道：「我用箭射你夫人，你不怪我麼？」段正淳道：「正如你說，『師恩深重，師命難違』，上代的事，與你並不相干。我自是不怪你。只是你以後卻不可再對我夫人無禮。」木婉清道：「日後師父問起來，那怎麼辦？」

　　段正淳道：「你帶我去見你師父，我親自跟她說。」木婉清拍手道：「好，好！」隨即皺眉道：「我師父常說，天下男子都是負心薄倖之徒，她從來不見男子的。」

　　段正淳臉上閃過一絲奇異神色，問道：「你師父從來不見男子？」木婉清道：「是啊，師父買米買鹽，都叫梁阿婆去買。有一次梁阿婆病了，叫他兒子代買了送來。師父很是生氣，叫他遠遠放在門外，不許他提進屋來。」

　　段正淳歎道：「紅棉，紅棉，你又何必如此自苦？」

　　木婉清道：「你又說『紅棉』了，到底『紅棉』是誰？」段正淳微一躊躇，說道：「這件事不能永遠瞞著你，你師父的真名字，叫作秦紅棉，她外號叫作修羅刀。」木婉清點頭道：「嗯，怪不得你夫人一見我發射短箭的手法，便惡狠狠的問我，『修羅刀秦紅棉』是我什麼人。那時我可真的不知道，倒不是有意撒謊。原來我師父叫作秦紅棉，這名字挺美啊，不知她幹麼不跟我說。」

　　段正淳道：「我適才弄痛了你手臂，這時候還痛麼？」木婉清見他神色溫和慈祥，微笑道：「好得多了。咱們去瞧瞧……瞧瞧你兒子，好不好？我怕箭上的毒性一時去不淨。」段正淳道：「好！」站起身來，又道：「你有什麼心願，說給我聽吧！」

　　木婉清突然滿臉紅暈，臉色頗為忸怩，低下了頭道：「只怕……只怕我射過你夫人，她……她惱了我。」段正淳道：「咱們慢慢求她，或許她將來便不惱了。」木婉清道：「我本來是不求人的，不過為了段郎，求求她也不打緊。」突然鼓起了勇氣，道：「鎮南王，我說了我的心願，你真的……真的一定給我辦到麼？」

　　段正淳道：「只須我力之所及，定要教你心願得償。」木婉清道：「你說過的話，可不能賴。」段正淳臉現微笑，走到她的身邊，伸手輕輕撫摸她頭髮，眼光中愛憐橫溢，說道：「我自然不賴。」木婉清道：「我和他的婚事，你要給我們作主，不許他負心薄倖。」說了這幾句話，臉上神采煥發。

　　段正淳臉色大變，慢慢退開，坐倒在椅中，良久良久，一言不發。木婉清感到情形不對，顫聲道：「你……你不答允麼？」段正淳說道：「你決計不能嫁給譽兒。」他喉音澀滯，語氣卻十分肯定。木婉清心中冰冷，淒然道：「為什麼？他……親口答應了我的。」段正淳只說：「冤孽，冤孽！」木婉清道：「他如果不要我，我……我便殺了他，然後自殺。我……我在師父面前立過誓的。」段正淳緩緩搖頭，說道：「不能夠的！」木婉清急道：「我這就去問他，為什麼不能？」

　　段正淳道：「譽兒……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見木婉清神色淒苦，便如十八年前秦紅棉陡聞噩耗時一般，再也無法忍耐，衝口說道：「你不能和譽兒成婚，也不能殺他。」木婉清道：「為什麼？」段正淳道：「因為……因為……因為段譽是你的親哥哥！」

　　木婉清一對眼睛睜得大大地，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顫聲道：「什……什麼？你說段郎是我哥哥？」段正淳道：「婉兒，你知道你師父是你什麼人？她是你的親娘。我……我是你的爹爹。」

　　木婉清又是驚恐，又是憤怒，臉上已無半分血色，頓足叫道：「我不信！我不信！我……我不信！」

　　突然間窗外幽幽一聲長歎，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婉兒，咱們回家去吧！」木婉清驀地回過身來，叫道：「師父！」窗子呀的一聲開了，窗外站著一個中年女子，尖尖的臉蛋，雙眉修長，相貌甚美，只是眼光中帶著三分倔強，三分凶狠。

　　段正淳見到昔日的情人秦紅棉突然現身，又是驚詫，又是喜歡，叫道：「紅棉，紅棉，這幾年來，我……我想得你好苦。」

　　秦紅棉叫道：「婉兒出來！這等負心薄倖之人的家裡，片刻也停留不得。」

　　木婉清見了師父和段正淳的神情，心底更是涼了，道：「師父，他……他騙我，說你是我媽媽，說他是我……是我爹爹。」秦紅棉道：「你媽早已死了，你爹爹也死了。」

　　段正淳搶到窗口，柔聲道：「紅棉，你進來，讓我多瞧你一會兒。你從此別走了，咱倆永遠廝守在一塊。」秦紅棉眼光突然明亮，喜道：「你說咱倆永遠廝守在一塊，這話可是真的？」段正淳道：「當真！紅棉，我沒一天不在想念你。」秦紅棉道：「你捨得刀白鳳麼？」段正淳躊躇不答，臉上露出為難的神色。秦紅棉道：「你要是可憐咱倆這女兒，那你跟我就走，永遠不許再想起刀白鳳，永遠不許再回來。」

　　木婉清聽著他二人對答，一顆心不住的向下沉，向下沉，雙眼淚水盈眶，望出來師父和段正淳的面目都是模糊一片。她知道眼前這兩人確是自己親生父母，硬要不信，也是不成。這幾日來情深愛重、魂牽夢縈的段郎，原來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什麼鴛鴦比翼，白頭偕老的心願，霎時間化為雲煙。

　　只聽段正淳柔聲道：「只不過我是大理國鎮南王，總攬文武機要，一天也離不開……」秦紅棉厲聲道：「十八年前你這麼說，十八年後的今天，你仍是這麼說。段正淳啊段正淳，你這負心薄倖的漢子，我……我好恨你……」

　　突然間東邊屋頂上拍拍拍三聲擊掌，西邊屋頂也有人擊掌相應。跟著高昇泰和褚萬里的聲音同時叫了起來：「有刺客！眾兄弟各守原位，不得妄動。」

　　秦紅棉喝道：「婉兒，你還不出來？」

　　木婉清應道：「是！」飛身躍進出窗外，撲在這慈母兼為恩師的懷中。

　　段正淳道：「紅棉，你真的就此捨我而去嗎？」說得甚是淒苦。

　　秦紅棉語音突轉柔和，說道：「淳哥，你做了幾十年王爺，也該做夠了。你隨我去吧，從今而後，我對你千依百順，決不敢再罵你半句，打你半下。這樣可愛的女兒，難道你不疼惜麼？」段正淳心中一動，衝口而出，道：「好，我隨你去！」秦紅棉大喜，伸出右手，等他來握。

　　忽然背後一個女子的聲音冷冷的道：「師姊，你……你又上他當了。他哄得你幾天，還不是又回來做他的王爺。」段正浪心頭一震，叫道：「寶寶，是你！你也來了。」

　　木婉清側過頭來，見說話的女子一身綠色綢衫，便是萬劫谷鍾夫人、自己的師叔『俏藥叉』甘寶寶。她身後站著四人，一是葉二娘，一是雲中鶴，第三個是去而復來的南海鱷神，更令她大吃一驚的是第四人，赫然便是段譽，而南海鱷神的一隻大手卻扣在他脖子裡，似乎隨時便可喀喇一響，扭斷他的脖子。木婉清叫道：「段郎，你怎麼啦？」

　　段譽在床上養傷，迷迷糊糊中被南海鱷神跳進房來抱了出去。他本來就沒中毒，木婉清毒箭的厲害處在毒不在箭，小小箭傷，無足輕重，他一驚之下，神智便即清醒，在暖閣窗外聽到了父親與木婉清、秦紅棉三人的說話，雖然沒聽得全，卻也揣摸了個十之八九。他聽木婉清仍叫自己為『段郎』，心中一酸，說道：「妹子，以後咱兄妹倆相親相愛，那……那也是一樣。」

　　木婉清怒道：「不，不是一樣。你是第一個見了我臉的男人。」但想到自己和他同是段正淳所生，兄妹終究不能成親，倘若世間有人阻撓她的婚事，盡可一箭射殺，現下攔在這中間的卻是冥冥中的天意，任你多高的武功，多大的權勢，都是不可挽回，霎時之間但覺萬念俱灰，雙足一頓，向外疾奔。

　　秦紅棉急叫：「婉兒，你到那裡去？」

　　木婉清連師父也不睬了，說道：「你害了我，我不理你。」奔得更加快了。

　　王府中一名衛士雙手一攔，喝問：「是誰？」木婉清毒箭射出，正中那衛士咽喉。她腳下絲毫不停，頃刻間沒入了黑暗之中。

　　段正淳見兒子為南海鱷神所擄，顧不向女兒到了何處，伸指便向南海鱷神點去。葉二娘揮掌上拂，切他腕脈，段正淳反手一勾，葉二娘格格嬌笑，中指彈向他手背。剎那之間，兩人交了三招，段正淳心頭暗驚：「這婆娘恁地了得。」

　　秦紅棉伸掌按住段譽頭頂，叫道：「你要不要兒子的性命？」段正淳一驚住手，知她向來脾氣十分暴躁，對自己無配夫人刀白鳳又是恨之入骨，說不定掌力一吐，便傷了段譽的性命，急道：「紅棉，我孩兒中了你女兒的毒箭，受傷不輕。」秦紅棉道：「他已服解藥，死不了，我暫且帶去。瞧你是願做王爺呢，還是要兒子。」南海鱷神哈哈大笑，說道：「這小子終究是非拜我為師不可。」段正淳道：「紅棉，我什麼都答允，你……你放了我孩兒。」

　　秦紅棉對段正淳的情意，並不因隔得十八年而絲毫淡了，聽他說得如此情急，登時心軟，道：「你真的……真的什麼都答允？」段正淳道：「是，是！」鍾夫人插口道：「師姊，這負心漢子的話，你又相信得的？岳二先生，咱們走吧！」

　　南海鱷神縱起身來，抱著段譽在半空中一個轉身，已落在對面屋上，跟著砰砰兩聲，葉二娘和雲中鶴分別將兩名王府衛士擊下地去。

　　鍾夫人叫道：「段正淳，咱們今晚是不是要打上一架？」

　　段正淳雖知集王府中的人力，未必不能截下這些人來，但兒子落入了對方手中，投鼠忌器，難以憑武力決勝，何況眼前這對師姊妹均與自己關係大不尋常，柔聲道：「寶寶，你……你也來和我為難麼？」鍾夫人道：「我是鍾萬仇的妻子，你胡說八道的亂叫什麼？」段正淳道：「寶寶，這些日子來，我常常在想念你。」鍾夫人眼眶一紅，道：「那日知道段公子是你的孩兒之後，我心裡……心裡好生難過……」聲音也柔和起來。秦紅棉叫道：「師妹，你也又要上他當嗎？」鍾夫人挽了秦紅棉的手，叫道：「好，咱們走。」回頭道：「你提了刀白鳳那賤人的首級，一步一步拜上萬劫谷來，我們或許便還了你的兒子。」

　　段正淳道：「萬劫谷！」只見南海鱷神抱著段譽已越奔越遠，高昇泰和褚萬里等正四面攔截。段正淳歎了口氣，叫道：「高賢弟，放他們去吧。」高昇泰叫道：「小王爺……」

　　段正淳道：「慢慢再想法子。」一面說，一面飛身縱到高昇泰身前，叫道：「刺客已退，各歸原位。」身形一幌，欺到鍾夫人身旁，柔聲道：「寶寶，你這幾年可好？」鍾夫人道：「有什麼不好？」段正淳反手一指，無聲無息，已點中了她腰門『章門穴』。鍾夫人猝不及防，便即軟倒。段正淳伸左手攬住了她，假作驚慌，叫道：「啊喲！寶寶，你怎……怎麼啦？」

　　秦紅棉不虞有詐，奔了過來，問道：「師妹，什麼事？」段正淳『一陽指』點出，點中的一般是她腰間『章門穴』。

　　秦紅棉和鍾夫人要穴被點，被段正淳一手一個摟住，不紅而同的向他恨恨瞪了一眼，均想：「又上了他當。我怎地如此糊塗？這一生中上了他這般大當，今日事到臨頭，仍然不知提防。」段正淳道：「高賢弟，你內傷未癒，快回房休息。萬里，你率領人眾，四下守衛。」高昇泰和褚萬里躬身答應。

　　段正淳挾著二女回入暖閣之中，命廚子、侍婢重開筵席，再整杯盤。

　　待眾人退下，段正淳點了二女腿上環跳、曲泉兩穴，使她們無法走動，然後笑吟吟的拍開了二女腰間『章門穴』。秦紅棉大叫：「段正淳，你……你還來欺侮人……。」段正淳轉過身來，向兩人一揖到地，說道：「多多得罪，我這裡先行陪禮了。」秦紅棉怒道：「誰要你陪禮？快些放開我們。」

　　段正淳道：「咱們三人十多年不見了，難得今日重會，正有千言萬語要說。紅棉，你還是這麼急性子。寶寶，你越長越秀氣啦，倒似比咱們當年在一起時還年輕了些。」鍾夫人尚未答話，秦紅棉怒道：「你快放我走。我師妹越長越秀氣，我便越長越醜怪，你瞧著我這醜老太婆有什麼好？」段正淳吧道：「紅棉，你倒照照鏡子看，倘若你是醜老太婆，那些寫文章的人形容一個絕色美人之時，都要說；『沉魚落雁之容，醜老太婆之貌』了。」

　　秦紅棉忍不住嗤的一笑，正要頓足，卻是腿足麻痺，動彈不得，嗔道：「這當兒誰來跟你說笑？嘻皮笑臉的猢猻兒，像什麼王爺？」燭光之下，段正淳見到她輕顰薄怒的神情，回憶昔日定情之夕，不由得怦然心動，走上前去在她頰上香了一下。秦紅棉上身卻能動彈，左手拍的一聲，清脆響亮的給他一記耳光。段正淳若要閃避擋架，原非難事，卻故意挨了她這一掌，在她耳邊低聲道：「修羅刀下死，做鬼也風流！」

　　秦紅棉全身一顫，淚水撲筱筱而下，放聲大哭，哭道：「你……你又來說這些風話。」原來當年秦紅棉以一對修羅刀縱橫江湖，外號便叫作『修羅刀』，失身給段正淳那天晚上，便是給他親了下下面頰，打了他一記耳光，段正淳當年所說的正便是那兩句話。十八年來，這『修羅刀下死，做鬼也風流』十個字，在她心頭耳邊，不知縈迴了幾千幾萬遍。此刻陡然間聽得他又親口說了出來。當真是又喜又怒，又甜又苦，百感俱至。

　　鍾夫人低聲道：「師姊，這傢伙就會甜言蜜語，討人歡喜，你別再信他的話。」秦紅棉道：「不錯，不錯！我再也不信你的鬼話。」這句話卻是對著段正淳說的。

　　段正淳走到鍾夫人身邊，笑道：「寶寶，我也香香你的臉，許不許？」鍾夫人莊嚴道：「我是有夫之婦，決不能壞了我丈夫的名聲。你只要碰我一下，我立時咬斷舌頭，死在你的面前。」

　　段正淳見她神色凜然，說得斬釘截鐵，倒也不敢褻瀆，問道：「寶寶，你嫁了怎麼樣的一個丈夫啊？」鍾夫人道：「我丈夫樣子醜陋，脾氣古怪，武功不如你，人才不如你，更沒你的富貴榮華。可是他一心一意的待我，我也一心一意的待他。我若有半分對不起他，教我甘寶寶天誅地滅，萬劫不得超生。我跟你說，我跟他住的地方叫作『萬劫谷』，那名字便因我這毒誓而來。」

　　段正淳不由得肅然起敬，不敢再提舊日的情意，口中雖然不提，但見到甘寶寶白嫩的臉龐俊俏如昔，微微撅起的嘴唇櫻紅如昔，心中又怎能忘得了昔日的情意？聽她言語中對丈夫這麼好，不由得一陣心酸，長長歎了口氣，說道：「寶寶，我沒福氣，不能讓你這般待我。本來……本來是我先識得你，唉，都是我自己不好。」

　　鍾夫人聽他語氣淒涼，情意深摯，確不是說來騙人的，不禁眼眶又紅了。

　　三人默然相對，都憶起了舊事，眉間心上，時喜時愁。

　　過了良久，段正淳輕輕的道：「你們擄了我孩兒去，卻為了什麼？寶寶，你那萬劫谷在那裡？」

　　窗外忽然一個澀啞的嗓子說道：「別跟他說！」段正淳吃了一驚，心想：「外邊有褚萬里等一干人把守，怎地有人悄沒聲的欺了過來？」鍾夫人臉色一沉，道：「你傷沒好，也來幹什麼了？」跟著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鍾先生，請進吧！」段正淳更是一驚，不由得面紅過耳。

　　暖閣的帷子掀起，刀白鳳走了進來，滿面怒色，後面跟著個容貌極醜的漢子，好長的一張馬臉。

　　原來秦紅棉赴姑蘇行刺不成，反與愛女失散，便依照約定，南來大理，到師妹處相會。姑蘇王家派出的瑞婆婆、平婆婆等全力追擊木婉清，秦紅棉落後了八九日路程，倒是一路平安無事。來到萬劫谷，問知情由，便與鍾夫人一齊出來探訪，途中遇到葉二娘、南海鱷神和雲中鶴『三惡』。這『三惡』是鍾萬仇請來向段正淳為難的幫手，當下向鍾夫人說起經過。南海鱷神投入段譽門下的醜事，那自然是不說的。秦紅棉一聽得木婉清失陷在大理鎮南王府之中，當即偕同前來。

　　鍾萬仇對妻子愛逾性命，醋性又是奇重，自她走後，坐立不安，心緒難寧，當下顧不得創傷未癒，半夜中跟蹤而來。在鎮南王府之外，正好遇到刀白鳳忿忿而出，一肚子怨氣沒處發洩，兩人一言不合，便即動手。鬥到酣處，刀白鳳漸感不支，突然一個黑衣人影從身旁掠過，掩面嗚咽，卻是木婉清。兩人齊聲招呼，木婉清不理而去。

　　鍾萬仇叫道：「我去尋老婆要緊，沒功夫跟你纏鬥。」刀白鳳道：「你到那裡去尋老婆？」鍾萬仇道：「到段正淳那狗賊家中。我老婆一見段正淳，大事不妙。」刀白鳳問道：「為什麼大事不妙？」鍾萬仇道：「段正淳花言巧語，是個最會誘騙女子的小白臉，老子非殺了他不可。」

　　刀白鳳心想：「正淳四十多歲年紀，鬍子一大把，還是什麼『小白臉』了？但他風流成性，這馬臉漢子的話倒不可不防。」問起他夫婦的姓名來歷，原來他夫人便是甘寶寶。她早知『俏藥叉』甘寶寶是丈夫昔日的情人之一，這醋勁可就更加大了，當即陪同鍾萬仇來到王府。

　　鎮南王府四下裡雖守衛森嚴，但眾衛士見是王妃，自然不會阻攔，是以兩人欺到暖閣之下，無人出聲示警。段正淳對秦紅棉、甘寶寶師姊妹倆這番風言風語、打情罵俏，窗外兩人一一聽入耳中，只惱得刀白鳳沒的氣炸了胸膛。鍾萬仇聽妻子以禮自防，卻是大喜過望。

　　鍾萬仇奔到妻子身旁，又是疼惜，又是高興，繞著她轉來轉去，不住說：「寶寶，多謝你，你待我真好。他若敢欺侮你，我跟他拚命。」過得好半晌，才想到妻子穴道被服點，轉頭向段正淳道：「快，快解開我老婆的穴道。」段正淳道：「我兒子被你們擄了去，你回去放還我兒子，我自然解救尊夫人。」

　　鍾萬仇伸手在妻子腰間肋下又捏又拍，雖然他內功甚強，但段家『一陽指』手法天下獨一無二，旁人無所措手，只累得他滿額青筋暴起，鍾夫人被他拍捏得又痛又癢，腿上穴道卻未解開半分。鍾夫人嗔到：「傻瓜，別獻醜啦！」鍾萬仇訕訕的住手，一口氣無處可出，大聲喝道：「段正淳，跟我鬥他媽的三百回合！」磨拳擦掌，便要上前廝拚。

　　鍾夫人冷冷的道：「段王爺，公子給南海鱷神他們擄了去，拙夫要他們放，這幾個惡人未必肯聽。我和師姊回去，俟機解救，或有指望。至少也不讓他們難為了公子。」

　　段正淳搖頭道：「我信不過。鍾先生，請回吧，領了我孩兒來，換你夫人回去。」

　　鍾萬仇大怒，厲聲道：「你這鎮南王府是荒淫無恥之地，我老婆留在這兒危險萬分。」段正淳臉上一紅，喝道：「你再口出無禮之言，莫怪我姓段的不客氣。」

　　刀白鳳進屋之後，一直一言不發，這時突然插口道：「你要留這兩個女子在此，端的是何用意？是為譽兒呢，還是為你自己？」

　　段正淳歎了口氣道：「連你也不信我！」反手一指，點在秦紅棉腰間，解開了她穴道，走上一步，伸指便要往鍾夫人腰間點去。

　　鍾萬仇閃身攔在妻子之前，雙手急搖，大叫：「你這傢伙鬼鬼祟祟，最會占女人家的便宜。我老婆的身子你碰也碰不得。」段正淳苦笑道：「在下這點穴功夫雖然粗淺，旁人卻也解救不得。時刻久了，只怕尊夫人一雙腿會有殘疾。」鍾萬仇怒道：「我好端端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要是變了跛子，我把你的狗雜種兒子碎屍萬段。」段正淳笑道：「你要我替尊夫人解穴，卻不許我碰她身子，到底要我怎地？」鍾萬仇無言可答，忽地勃然大怒，喝道：「誰叫你當初點了她的穴道？啊喲！不好！你點我老婆穴道之時，她身子已給你碰過了。我要在你老身上也點上一指。」鍾夫人白了他一眼，嗔道：「又來胡說八道了，也不怕人家笑話？」鍾萬仇道：「什麼好笑話的？我可不能吃這個大虧。」

　　正鬧得不可開交，門帷掀起，緩步走進一人，黃緞長袍，三綹長鬚，眉清目秀，正是大理國皇帝段正明。

　　段正淳叫道：「皇兄！」保定帝點了點頭，身子微側，憑空出指，往鍾夫人胸腹之間點去。鍾夫人只覺得丹田上部一熱，兩道暖流通向雙腿，登時血脈暢通，站起身來。

　　鍾萬仇見他露了這手『隔空解穴』的神技，滿臉驚異之色，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實不信世間居然有這等不可思議的能耐。

　　段正淳道：「皇兄，譽兒給他們擄了去啦。」保定帝點了點頭，說道：「善闡侯已跟我說了。淳弟，咱段氏子孫既落入人手，自有他父母伯父前去搭救，咱們不能扣人為質。」段正淳臉上一紅，應道：「是！」保定帝這幾句話光明磊落，極具身份，言下之意是說：「你扣人為質，意圖交換，豈非處墜大理段氏的名聲？咱們堂堂皇室子弟，怎能與幾個草莽女子相提並論？」他頓了一頓，向鍾萬仇道：「三位請便吧。三日之內，段家自有人到萬劫谷來要人。」

　　鍾萬仇道：「我萬劫谷甚是隱秘，你未必找得到，要不要我跟你說說路程方向？」他盼望保定帝出口相詢，自己卻偏又不說，刁難他一下。

　　那知保定帝竟不理會，衣袖一揮，說道：「送客！」

　　鍾萬仇性子暴躁，可是在這不怒自威的保定帝之前，卻不由得手足無措，一聽他說『送客』，便道：「好，咱們走！老子生平最恨的是姓段之人。世上姓段的沒一個好人！」挽了妻子的手，怒氣沖沖的大踏步出房。

　　鍾夫人一扯秦紅棉的衣袖，道：「姐姐，咱們走吧。」秦紅棉向段正淳望了一眼，見他木然不語，不禁止心中酸苦，狠狠的向刀白鳳瞪了一眼，低頭而出。三人一出房，便即縱躍上屋。

　　高昇泰站在屋簷角上微微躬身，道：「送客！」鍾萬仇在屋頂上吐了一口唾沫，忿然道：「假惺惺，裝模作樣，沒一個好人！」一提氣，飛身一間屋、一間屋的躍進去，眼見將到圍牆，他提氣躍起，伸左足踏向牆頭。突然之間，眼前多了一個人，站在他本凝落足之處的牆上，寬袍緩帶，正是送客的高昇泰。此人本在鍾萬仇身後，不知如何，居然神不知、鬼不覺的搶到了前面，看準了他的落足點搶先佔住。

　　鍾萬仇人在半空，退後固是不能，轉向亦已不得，喝道：「讓開！」雙掌齊出，向高昇泰擊去。他想我這雙掌之力足可開碑裂石，對方若是硬接，定須將他震下牆去，就算對方和自己功力相若，也可借他之力，轉向站上他身旁牆頭。眼見雙掌便要擊上對方胸口，高昇泰身子突向後仰，凌空使個『鐵板橋』，兩足仍牢牢釘在牆頭，卻已讓開了雙掌的撲擊。

　　鍾萬仇一擊不中，暗叫：「不好！」身子已從高昇泰橫臥的身上越過，這一著失了先機，胸腹下肢，盡皆門戶大開，變成了聽由敵人任意宰割的局面。幸喜高昇泰居然並不乘機襲擊，鍾萬仇雙足落地，暗叫：「還好！」跟著鍾夫人和秦紅棉雙雙越牆而出。

　　高昇泰站直身子，轉身一揖，說道：「恕不遠送了！」鍾萬仇哼了一聲，突覺褲子向下直墜，急忙伸手抓住，才算沒有出醜，一摸之下，褲帶已斷，才知適才從高昇泰身上橫越而過時，被人家伸指捏斷了褲帶。若不是對方手下留情，這一指運力戳中丹田要穴，此刻已然屍橫就地了，心下又驚又怒，咳嗽一聲，回頭對準圍牆吐一口濃痰。拍的一聲響，這口濃痰倒吐得既準且勁。

　　木婉清迷迷惘惘的從鎮南王府中出來，段王妃刀白鳳和鍾萬仇向她招呼，她聽而不聞，逕自掩面疾奔。只覺莽莽大地，再無一處安身之所。在荒山野嶺中亂闖亂奔，直到黎明，只累得兩腿酸軟，這才停步，靠在一株大樹之上，頓足叫道：「我寧可死了！不要活了！」

　　雖有滿腹怨憤，卻不知去恨誰惱誰才好。「段郎並非對我負心薄倖，只因陰差陽錯，偏偏僻是我同父的哥哥。師父原來便是我的親娘。這十多年來，母親含辛茹苦的將我撫養成人，恩重如山，如何能夠怪她……鎮南王卻是我的爹爹，雖然他對我媽不起，但說不定其中有許多不得已的苦衷。他對我和顏悅色，極為慈愛，說道我若有什麼心願，必當盡力使我如願以償。偏偏這個心願他全然無能為力。媽不能跟爹爹成為夫妻，定是刀白鳳從中作梗，因此媽叫我殺她……但將心比心，我若嫁了段郎，也決不肯讓他再有第二個女人，何況刀白鳳出家作了道姑，想來爹爹也很對她不起，令她甚是傷心。我在玉虛觀外射她兩箭，她並不生氣，在王府中又射她兩箭，傷了她的獨生愛兒，她仍沒跟我為難，看來……看來她也不是凶狠惡毒的女子……」

　　左思右想，只是傷心，說道：「我要忘了段譽，從此不再想他。」但口中說說容易，便要有片刻不想，也無法做到，每當段譽俊美的臉龐、修長的身軀在腦海中湧現，胸口就如被人打了一拳相似。過了一會，自解自慰：「我以後當他是哥哥，也就是了。我本來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現下爹也有了，媽也有了，還多了一個好哥哥，正該快活才是。傻丫頭，你又傷什麼心了？」

　　然而情網既陷，柔絲愈纏愈緊，她在無量山高峰上苦候七日七夜，於那望穿秋水之際，已然情根深種，再也無由自拔了。

　　只聽轟隆、轟隆，奔騰澎湃的水聲不斷傳來，木婉清萬念俱絕，忽萌死志，順步循聲瞳去，翻過一個山頭，但見瀾滄江浩浩蕩蕩的從山腳下湧過，她漢了一口長氣，尋思：「我只須湧身一跳，就再沒什麼煩惱了。」沿著山坡走到江邊，朝陽初升，照得碧玉般的江面上猶如鑲了一層黃金一般，要是跳了下去，這般壯麗無比的景色，還有別的許許多多好看東西，就都再也看不見了。

　　悄立江邊，思湧如潮，突然眼角瞥處，見數十丈外一塊岩石上坐得有人。只是這人始終一動不動，身上又穿著青袍，與青巖同色，是以她雖在江邊良久，一直沒有發覺。木婉清看了他幾眼，心道：「多半是個死屍。」

　　她舉手便即殺人，自也不怕什麼死人，好奇心起，快步走過去察看。見這青袍人是個老者，長鬚垂胸，面目漆黑，一雙眼睜大大的，望著江心，一霎也不霎。

　　木婉清道：「原來不是死屍！」但仔細看了一會，見這死屍雙眼湛湛有神，臉上又有血色，木婉清伸出手去，到他鼻子底下一探，只覺氣息若有若無，再摸準他臉頰，卻是忽冷清忽熱，索性到他胸口去摸時，只覺他一顆心似停似跳。她不禁大奇，說道：「這人真怪，說他是死人，卻像是活人。說他是活人吧，卻又像是死人。」

　　忽然有個聲音說道：「我是活人！」

　　木婉清大吃一驚，急忙回頭來，卻不見背後有人。江邊儘是鵝卵大的亂石，放眼望去，沒處可以隱藏，而她明明一直瞧著那個怪人，聲音入耳之時，並未見到他動唇說話。她大聲叫道：「是誰戲弄姑娘？你活得不耐煩了麼？」退後兩步，背向大江，眼望三方。

　　只聽得一個聲音說道：「我確是活得不耐煩了。」木婉清這一驚非同小可，眼前就只這個怪人，然而清清楚楚的見到他嘴唇緊閉，決不是他在說話。她大聲喝問：「誰在說話？」那聲音道：「你自己在說話啊！」木婉清道：「跟我說話的人是誰？」那聲音道：「沒有人跟你說話。」木婉清急速轉身三次，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什麼也看不到。

　　這時已料定是這青袍客作怪，走近身去，大著膽子，伸手按住他嘴唇，問道：「是你跟我說話麼？」那聲音道：「不是！」木婉清手掌中絲毫不覺顫動，又問：「明明有人跟我說話，為什麼說沒有人？」那聲音道：「我不是人，我也不是我，這世界上沒有我了。」

　　木婉清陡然間只覺毛骨悚然，心想：「難道真的有鬼？」問道：「你……你是鬼麼？」那聲音道：「你自己說不想活了，你要去變鬼，又為什麼這樣怕鬼？」木婉清強道：「誰說我怕鬼？我是天不怕，地不怕！」那聲音道：「你就怕一件事。」木婉清道：「哼，我什麼也不怕。」

　　那聲音道：「你怕的，你怕的。你就怕好好一個丈夫，忽然變成了親哥哥！」

　　這句話便如當頭一記悶棍，木婉清雙腿酸軟，坐倒在地，呆了半晌，喃喃的道：「你是鬼，你是鬼！」那聲音道：「我有個法子，能叫段譽變成不是你的親哥哥，又成為你的好丈夫。」木婉清顫聲道：「你……你騙我。這是老天爺注定了的事，變……變不來的。」那聲音道：「老天爺該死，是混蛋，咱們不用理他。我有法子，能叫你哥哥變成你的丈夫，你要不要？」

　　木婉清本已心灰意懶，萬念俱絕，這句話當真是天降綸音，雖是將信將疑，仍急忙說道：「我要的，我要的！」那聲音便不再響。

　　過了一會，木婉清道：「你是誰啊？讓我見見你的相貌，成不成？」那聲音道：「你已瞧了我很久啦，還看不夠麼？」那聲音道：「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唉！」直到最後這聲長歎，才流露了他心中充滿著悶鬱之情。

　　木婉清更無懷疑，知道聲音便是眼前青袍老者所發出，問道：「你口唇不動，怎麼會說話？」那聲音道：「我是活死人，嘴唇動不來的，聲音從肚子裡發出來。」

　　木婉清所紀尚小，童心未脫，片刻之前還是滿腹哀愁，這時聽他說居然可以口唇不動而說話，不由得大感有趣，說道：「用肚子也會說話，那可當真奇了。」青袍客道：「你伸手摸摸我的肚皮，就知道了。」木婉清伸手按在他的肚上。那青袍客道：「我肚子在震動，你覺到了麼？」木婉清掌心之中，果然覺到他肚子隨著聲音而波動起伏，笑道：「哈哈，真是古怪。」她不知這青袍客所練的乃是一門腹語術，世上玩傀儡戲的會者甚多，只是要說得如他這般清楚明白，那就著實不易，非有深湛內功者莫辦。

　　木婉清繞著他身子轉了幾個圈子，細細察看，問道：「你嘴唇不會動，怎麼吃飯？」青袍客伸出雙手，一手拉上唇，一手拉下唇將自己的嘴巴拉開，隨即以左手兩根手指掌住，右手投了一塊東西進口，骨哮一聲，吞了下去，說道：「便是這樣。」木婉清歎道：「唉！真可憐，那不是什麼滋味都辨不出來麼？」這時發覺他面部肌肉全部僵硬，眼皮無法閉上，臉上自更無喜怒哀樂之情，初見面時只道他是個死屍，便是因此。

　　她恐懼之情雖消，但隨即想到，此人自身有極大困難，無法解除，又如何能逆天行事，將自己的親哥哥變作丈夫？看來先前的一番說話只不過是胡說八道罷了，沉吟半晌，歎了口氣，轉過身來，緩緩邁步走開。只聽那聲音道：「我要叫段譽做你丈夫，你不能離開我。」木婉清淡淡一笑，向西走了幾步，忽然停步，轉身問道：「你我素不相識，你怎知道我的心事？你……你識得段郎麼？」

　　青袍客道：「你的心事，我自然知道。」雙手衣袖中分別伸出一根細細的黑鐵杖，說道：「走吧！」左手鐵杖在岩石上一點，已然縱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丈許之外。木婉清見他雙足凌空，雖只一根鐵杖支地，身子卻是平穩之極，奇道：「你的兩隻腳……」青袍客道：「我雙足殘廢已久。好了，從今以後，我的事你不許再問一句。」

　　木婉清道：「我要是再問呢？」四個字剛出口，突然間雙腿一軟，摔倒在地，原來青袍客快若飄風般欺了過來，右手鐵杖在她膝彎連點，跟著一杖擊下，只打得她雙腿痛入骨髓，「啊」的一聲，大叫出來。青袍客又是鐵杖連點，解開了她穴道，手法之快，真是匪夷所思。木婉清一躍而起，怒道：「你這人如此無禮！」扣住袖中短箭，便欲發射。

　　那青袍客道：「你射我一箭，我打你一記屁股。你射我十箭，我便打你十記。不信就試試。」木婉清心想：「我一箭若是射得中，當場便要了他性命，怎麼還能打我？這人神通廣大，武功比南海鱷神還高，多半射他不中，當場便要了他性命，怎麼還能打我？這人神通廣大，武功比南海鱷神還高，多半射他不中。看來這人說得出做得到，當真打我屁股，那可糟糕。」只聽他說道：「你不敢射我，那就乖乖的聽我吩咐，不得有違。」木婉清道：「我才不乖乖的聽你吩咐呢！」口中這麼說，右手卻放開了發射短箭的機括。

　　青袍客兩根細細鐵杖代替雙足，向前行去。木婉清跟在他身後，只見他每根鐵杖都有七八尺長，跨出一步，比平常人步子長了一倍有餘。木婉清提氣疾追，勉強方能跟上。青袍客上山過嶺，如行平地，卻不走山間已有的道路，不論是何亂石荊棘，鐵杖一點便邁步而前，這一來可苦了木婉清，衣衫下擺被荊刺撕成一片一片，卻也毫不抱怨示弱。

　　翻過幾個山頭，遠遠望見一座黑壓壓的大樹林。木婉清心道：「到了萬劫谷來啦！」問道：「咱們到萬劫谷去幹麼？」青袍客轉過身來，突然鐵杖飛出，颼的一下，在她右腿上叩了一記，說道：「你再囉唆不囉唆？」依著木婉清向來的性兒，雖然明知不敵，也決不肯受人如此欺侮，但此刻心底隱隱覺得，這青袍客本領如此高強，或許真能助自己達成心願，當下只道：「姑娘可不是怕你，暫且讓你一讓。」

　　青袍客道：「走吧！」他卻不鑽樹洞，繞道山谷旁斜坡，走向谷後。他對谷中途徑竟是十分熟識，木婉清幾次想問，怕他揮杖又打，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只見他左轉右轉，越走越遠，深入谷後。木婉清到萬劫谷來見師叔甘寶寶時，在谷中曾住了數日，此時青袍客帶著她所到之處，她卻從未來過，沒料想萬劫谷中居然還有這等荒涼幽僻的所在。

　　行出數里，進了一座大樹林中，四周都是是參天古木，當日陽光燦爛，林中卻黑沉沉地宛如黃昏，越走樹林越密，到後來須得側身而行。再行出數十丈，只見前面一株株古樹互相擠在一起，便如一堵大牆相似，再也走不過去。青袍客左手鐵杖伸出，靠在她背上一揮，木婉清身不由主的騰身而起，越過了樹牆。木婉清無此能耐，老老實實的鑽過大樹枝葉，在樹牆彼側跳下地來。

　　只見眼前一大片空地，中間孤零零的一間石屋。那石屋模樣甚是奇怪，以一塊塊千百斤重的大石砌成凹凹凸凸，宛然是一座小山，露出了一個山洞般的門口。青袍客喝道：「進去！」木婉清向石屋內望去，黑黝黝的不知裡面藏著什麼怪物，如何敢貿然走進？突覺一隻手掌按到了背心，急待閃避，青袍客掌心勁力已吐，將她推進屋去。

　　她左掌護身，使招『曉風拂柳』，護住面門，只怕黑暗中有什麼怪物來襲，只聽得轟隆一聲，屋門已被什麼重物封住。她大吃一驚，搶到門口伸手去推時，著手處粗糙異常，原來是一塊花崗巨岩。

　　她雙臂運勁，盡力推出，但那巨岩紋絲不動。木婉清奮力又推，當真便如蜻蜓撼石柱一般，那裡動搖得了，她大聲急叫：「喂，你關我在這裡幹什麼？」只聽那青袍客道：「你求我的事，自己也忘了嗎？」聲音從巨岩邊上的洞也中透進來，倒聽得十分清楚。木婉清定了定神，見巨岩堵住屋門，巖邊到處露出空隙，有的只兩三寸寬，有的卻有尺許，但身子萬萬鑽不出去。

　　木婉清大叫：「放我出來！放我出來！」外面再無聲息，湊眼從孔穴中望將出去，遙見青袍客正躍在高空，有如一頭青色大鳥般越過了樹牆。

　　她回過身來，睜大眼睛，只見屋角中有桌有床，床上有一人坐著，她又是一驚，叫道：「你……你……」

　　那人站起身來，走上兩步，叫道：「婉妹，你也來了？」語音中充滿著驚喜，原來竟是段譽。

　　木婉清在絕望中乍見情郎，歡喜得幾乎一顆心停了跳動，撲將上去，投在他懷裡。石屋中光亮微弱，段譽隱約見她臉色慘白，兩滴淚水奪眶而出，心下甚是憐惜，緊緊摟住了她，見她兩片櫻唇微顫，忍不住低頭便吻了下去。兩人四唇甫接，同時想起：「咱倆是兄妹，決不可這樣。」身子都是一震，立即放開纏接著的雙臂，各自退後。兩人背靠石室的一壁，怔怔對視。木婉清『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段譽柔聲安慰：「婉妹，這是上天命中注定，你也不必難過。我有你這樣一個妹子，甚是歡喜。」木婉清連連頓足，哭道：「我偏要難過，我偏不歡喜！你心中歡喜，你就好沒良心。」段譽歎道：「那有什麼法子？當初我沒遇到你，那就好了。」

　　木婉清道：「又不是我想見你的。誰叫你來找我？我沒你報訊，也不見得就死在人家手裡。你害死了我的黑玫瑰，害得我心中老大不痛快，害得我師父變成了我媽媽，害得你爹爹成為我的爹爹，害得你自己變成我的哥哥！我不要，我通統不要。你害得我關在這裡，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段譽道：「婉妹，都是我不好。你別生氣，咱們慢慢想法子逃出去。」木婉清道：「我不逃出去，我死在這裡也好，死在外邊也好，都是一樣。我不出去！我不出去！」她剛才還在大叫「我要出去」，可是一會兒便又大叫「我不出去」。段譽知她心情激動，一時無可理喻，當下不再說話。

　　木婉清發了一陣脾氣，見他不理，問道：「你為什麼不說話？」段譽道：「你要我說什麼？」木婉清道：「你說你在這兒裡幹什麼？」段譽道：「我徒兒捉了我來……」木婉清奇道：「你的徒兒？」但隨即記起，不由得破涕為笑道：「你就該擺起師父架子，叫他放你啊。」段譽道：「我說過何止一次，架子也擺得著實不小，但他說只有我反過來拜他為師，方能放我。」木婉清道：「嘿，多半是你的架子擺得不像。」段譽歎道：「或許便是如此，婉妹，你又是給誰捉了來的？」木婉清於是將那青袍客的事簡略一說，但自己要他『將哥哥變成丈夫』這一節，卻省了不提。段譽聽說這人嘴唇不會動，卻會腹中說話，雙足殘廢而奔行如飛，不禁大感有趣，不住追問詳情，嘖嘖稱異。

　　兩人說了良久，忽聽得屋外喀的一響，洞孔中塞外進一隻碗來，有人說道：「吃飯吧！」段譽伸手接過，見碗中是燒得香噴噴的一碗紅燒肉，跟著又遞進十個饅頭。段譽將菜餚饅頭放在桌上，低聲問道：「你說食物裡有沒有毒藥？」木婉清道：「他們要殺咱倆，再也容易不過，不必下毒。」

　　段譽心想不錯，肚子也實在餓了，說道：「吃吧！」將紅燒肉夾在饅頭之中，先遞給木婉清，然後自己吃了起來。外邊那人道：「吃完後將碗兒拋出來，自會有人收取。」說罷逕自去了。木婉清從洞中望出去，見那人攀援上樹，從樹牆的另一面跳了下去，心想：「這送飯的身手尋常。」走到段譽身邊，和他同吃夾著紅燒肉的饅頭。

　　段譽一面吃，一面說道：「你不用擔心，伯父和爹爹定會來救咱們。南海鱷神、葉二娘他們武功雖高，未必是我爹爹的敵手。我伯父倘若親自出馬，那更如風掃落葉，定然殺得他們望風披靡。」木婉清道：「哼，他不過是大理國的皇帝而已，武功又有什麼了不起？我不信他能敵得過那青袍怪人。他多半是帶領幾千鐵甲騎兵，攻打進來。」段譽連連搖頭，道：「不然，不然！我段氏先祖原是中原武林人士，雖在大理得國稱帝，決不敢忘了中原武林的規矩。倘然仗勢欺人，倚多為勝，大理段氏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

　　木婉清道：「嗯，原來你家中的人做了皇帝、王爺，卻不肯失了江湖好漢的身份。」段譽道：「我伯父和爹爹時常言道，這叫做為人不可忘本。」木婉清哼了一聲，道：「呸！嘴上說得仁義道德，做起事來就卑鄙無恥。你爹爹既有了你媽媽，為什麼又……又對我師父不起？」段譽一怔，道：「咦！你怎樣可罵我爹爹！我爹爹不就是你的爹爹麼？再說，普天下的王公貴胄，那一個不是有幾位夫人？便有十個八個夫人，也不打緊啊。」

　　其時方當北宋年間，北為契丹、中為大宋、西北西夏、西南吐蕃、南為大理。五國王公，除正妻外無不廣有姬妾，多則數十人，少則三四人，就算次一等的侯伯貴官，也必有姬人侍妾。自古以來，歷朝如此，世人早已視作理所當然。

　　木婉清一聽，心頭升起一股怒火，重重一掌打去，正中他右頰，拍的一聲，清脆響亮，只打得他目瞪口呆，手中咬去了一半的饅頭也掉在地下，只道：「你……你……」木婉清怒道：「我不叫他爹爹！男子多娶妻室，就是沒良心。一個人三心兩意，便是無情無義。」段譽撫摸著腫起的面頰，苦笑道：「我是你兄長，你做妹子的，不可對我這般無禮。」木婉清胸中鬱怒難宣，提掌又打了過去。

　　這一次段譽有了防備，腳下一錯，使出『凌波微步』，已閃到了她身後。木婉清反手一掌，段譽又已躲開。石室不過丈許見方，但『凌波微步』實是神妙之極，木婉清出掌越來越快，卻再也打他不到。木婉清越加氣惱，突然『哎喲』一聲，假意摔倒，段譽驚道：「怎麼了？」俯身伸手去扶。木婉清軟洋洋的靠在他身上，左臂勾住他脖子，驀地裡手臂一緊，笑道：「你還逃得了麼？」右掌拍的一下，清脆之極的在他左頰上打了一掌。

　　段譽吃痛，只叫了一聲「啊」，突覺丹田中一股熱氣急速上升，霎時間血脈賁張，情慾如潮，不可遏止，但覺摟在懷裡的姑娘嬌喘細細，幽香陣陣，心情大亂，便往她唇上吻去。

　　這一吻之下，木婉清登時全身酸軟。段譽抱起她身子，往床上放落，伸手解開了她的一個衣扣。木婉清低聲說：「你……你是我親哥哥啊！」段譽神智雖亂，這句話卻如晴天一個霹靂，一呆之下，急速放開了她，倒退三步，雙手左右開弓，拍拍拍拍，重重的連打自己四個嘴巴，罵道：「該死，該死！」

　　木婉清見他雙目如血，放出異光，臉上肌肉扭動，鼻孔不住一張一縮，驚道：「啊喲！段郎，食物中有毒，咱倆著了人家道兒！」

　　段譽這時全身發滾，猶如在蒸籠中被人蒸焙相似，聽得木婉清說食物中有毒，心下反而一喜：「原來是毒藥迷亂了我的本性，致想對婉妹作亂倫之行，倒不是我枉讀了聖賢書，突然喪心病狂，學那禽獸一般。」

　　但身上實是熱得難忍，將衣服一件件的脫將下來，脫到只剩一身單衣單褲，便不再脫，盤膝坐下，眼觀鼻，鼻觀心，強自克制那心猿意馬。他服食了『莽牯朱蛤』，本已萬毒不侵，但紅燒肉中所混的並非傷人性命的毒藥，而是激發情慾的春藥。男女大欲，人之天性，這春藥只是激發人人有生俱來的情慾，使之變本加厲，難以自制。『莽牯朱蛤』的劇毒以毒攻毒，能除萬毒，這春藥卻非毒物，『莽牯朱蛤』對之便無能為力了。

　　木婉清亦是一般的煩躁熾熱，到後來忍無可忍，也除下外裳。

　　段譽叫道：「你不可再脫，背脊靠著石壁，當可清涼些。」

　　兩人都將背心靠住石壁，背心雖然涼了，但胸腹四肢、頭臉項頸，卻沒處不是熱得火滾。段譽見木婉清雙頰如火，說不出的嬌艷可愛，一雙眼水汪汪地，顯然只想撲到自己的懷中來，他想：「此刻咱們決心與藥性相搞，但人力有時而盡，倘若做出亂倫的行逕來，當真丟盡了段家的顏面，百死不中以贖此大罪行。」說道：「你給我一枝毒箭。」

　　木婉清道：「幹什麼？」段譽道：「我……我如果抵擋不住藥力，便一箭戳死自己，免得害你。」木婉清道：「我不給你。」兩人卻都不知箭上的毒性其實已害他不死。段譽道：「你答允我一件事。」木婉清道：「什麼？」段譽道：「我只要伸手碰到你身子，你便一箭射死我。」木婉清道：「我不答允。」段譽道：「求求你，答允了吧。我大理段氏數百年的清譽，不能在我手裡壞了。否則我死之後，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

　　忽聽得石室外一個聲音說道：「大理段氏本來是了不起的，可是到了段正明手上，口中仁義道德，用心卻如狼心狗肺，早已全無清譽之可言？」

　　段譽怒道：「你是誰？胡說八道。」木婉清低聲道：「他便是那個青袍怪人。」

　　只聽那青袍客說道：「木姑娘，我答允了你，叫你哥哥變作你的丈夫，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必定做到。」木婉清怒道：「你這是下毒害人，跟我求你的事有何相干？」青袍客道：「那碗紅燒肉之中，我下了好大份量的『陰陽和合散』，服食之後，若不是陰陽調和，男女成為夫妻，那便肌膚寸裂、七孔流血而死。這和合散的藥性，一天厲害過一天，到得第八天上，憑你是大羅金仙，也難抵擋。」

　　段譽怒道：「我和你無怨無仇，何以合這毒計害我？你要我此後再無面目做人，叫我伯父和父母終身蒙羞，我……寧可死一百次，也決不幹那無恥亂倫之行。」

　　那青袍客道：「我和你無冤無仇，你伯父卻和我仇深似海。段正明、段正淳這兩個小子終身蒙羞，沒面目見人，那是再好不過，妙極，妙極！嘿嘿，嘿嘿！」他嘴不能動，笑聲從喉頭發出，更是古怪難聽。

　　段譽欲再辯說，一斜眼間，見到木婉清海棠春睡般的臉龐、芙蓉初放般的身子，一顆心怦怦猛跳，幾乎連自己心跳的聲音也聽見了，腦中一陣糊塗，便想：「婉妹和我本有婚姻之約，倘若不是兩人同回大理，又有誰知道她和我是同胞兄妹？這是上代陰差陽錯結成的冤孽，跟咱兩個又有什麼相干？」想到此處，顫巍巍的便站起身來，只見木婉清手扶牆壁，也正慢慢站起，突然間心中如電光石火般的一閃：「不可，不可！段譽啊段譽，人獸關頭，原只一念之差，你今日倘若失足，不但自己身敗名裂，連伯父和父親也給你陷了。」當即大聲喝道：「婉妹，我是你的親哥哥，你是我親妹子，知道麼？你懂不懂易經？」

　　木婉清在迷迷糊糊中，聽他突作此問，便道：「什麼易經？我不懂。」段譽道：「好！我來教你，這易經之學，十分艱深，你好好聽著。」木婉清奇道：「我學來幹什麼？」段譽道：「你學了之後，大有用處。說不定咱二人便可憑此而脫困境。」

　　他自覺欲忘如狂，當此人獸關頭，實是千鈞一髮，要是木婉清撲過來稍加引誘，堤防非崩缺不可，是以想到要教她易經。只盼一個教，一個學，兩人心有專注，便不去想那男女之事，說道：「易經的基本，在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你知道八卦的圖形麼？」木婉清道：「不知道，煩死啦！段郎，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段譽道：「我是你哥哥，別叫我段郎，該叫我大哥。我把八卦圖形的歌訣說給你聽，你要用心記住。干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況上缺，巽下斷。」木婉清依聲念了一遍，問道：「水盂飯碗的，幹什麼？」段譽道：「這說的是八卦形狀。要知八卦的含義，天地萬物，無所不包，就一家人來說吧，干為父，坤為母，震是長子，巽是長女……咱倆是兄妹，我是『震』卦，你就是『巽』卦了。」

　　木婉清懶洋洋的道：「不，你是乾卦，我是坤卦，兩人結成夫妻，日後生兒育女，再生下震卦、巽卦來……」段譽聽她言語滯澀嬌媚，不由得怦然心動，驚道：「你別胡思亂想，再聽我說。」木婉清道：「你……你坐到我身邊來，我就聽你說。」

　　只聽那青袍客在屋外說道：「很好，很好！你兩人成了夫妻，生下兒女，我就放你們出來。我不但不殺你們，還傳你二人一身武功，教你夫妻橫行天下。」段譽怒道：「到得最後關頭，我自會在石壁上一頭撞死，我大理段氏子孫，寧死不辱，你想在我身上報仇，再也休想。」青袍客道：「你死也好，活也好，我才不理呢。你們倘若自尋死路，我將你們二人的屍體剝得赤條條地，身上一絲不掛，寫明是大理段正明的侄兒侄女，段正淳的兒子女兒，私下姦通，被人撞見，以致羞憤自殺。我將你二人的屍身用鹽淹了，先在大理市上懸掛三日，然後再到汴梁、洛陽、臨安、廣州去示眾。」

　　段譽怒極，大聲喝道：「我段家到底怎樣得罪了你，你要如此惡毒報復？」

　　青袍客道：「我自己的事，何必說給你這小子聽？」說了這兩句話，從此再無聲息。

　　段譽情知和木婉清多說一句話，便多一分危險，面壁而坐，思索『凌波微步』中一步步複雜的步法，昏昏沉沉的過了良久，忽想：「那石洞中的神仙姊姊比婉妹美麗十倍，我若要娶妻，只有娶得那位神仙姊姊這才不枉了。」迷糊之中轉過頭來，只見木婉清的容顏裝飾，慢慢變成了石洞中的玉像，段譽大叫：「神仙姊姊，我好苦啊，你救救我！」跪倒在地，抱住了木婉清的小腿。

　　便在此時，外邊有人說道：「吃晚飯啦！」遞進一根點燃了的紅燭來。那人笑道：「快接住！洞房春宵，怎可沒有花燭？」

　　段譽一驚站起，燭光照耀之下，只見木婉清媚眼流波，嬌美不可名狀。他一口將燭火吹熄，喝道：「飯中有毒，快拿走，咱們不吃。」

　　那人笑道：「你早已中了毒啦，份量已足，不必再加。」將飯菜遞了進來。

　　段譽茫然接過，放在桌上，尋思：「人死之後，一了百了，身後是非，如何能管得？」轉念又想：「爹娘和伯父對我何等疼愛，如何能令段門貽笑天下？」

　　忽聽木婉清道：「段郎，我要用毒箭自殺了，免得害你。」段譽叫道：「且慢！咱兄妹便是死了，這萬惡之徒也不肯放過咱們。此人陰險毒辣，比之吃小兒的葉二娘、挖人心的南海鱷神還要惡毒！不知他到底是誰？」

　　只聽得那青袍客的聲音說道：「小子倒也有點見識。老夫位居四大惡人之首，『惡貫滿盈』便是我！」

　　（第七回完）

## 第8章 虎嘯龍吟

　　鎮南王府暖閣之中，善闡侯高昇泰還報，鍾萬仇夫婦及秦紅棉已離府遠去。鎮南王妃刀白鳳掛念愛子，說道：「皇上，那萬劫谷的所在，皇上可知道麼？」保定帝段下明道：「萬劫谷這名字，今日不是首次聽見，但想來離大理不無。」刀白鳳急道：「聽那鍾萬仇之言，似乎這地方甚是隱秘，只怕不易尋找。譽兒若是在敵人手中久了……」保定帝微笑道：「譽兒嬌生慣養，不知人間的險惡，讓他多經歷一此艱難，磨練磨練，於他也未始沒有益處。」刀白鳳心下甚是焦急，卻已不敢多說。

　　保定帝向段正淳道：「淳弟，拿些酒菜出來，犒勞犒勞咱們。」段正淳道：「是！」吩咐下去，片刻間便是滿席的山珍海味。保定帝命各人同席共飲。

　　大理是南鄙小邦，國中百夷雜處，漢人為數無多，鎮南王妃刀白鳳便是擺夷人。國人受中原教化未深，諸般朝儀禮法，本就遠較大宋寬簡。保定帝更為人慈和，只教不是在朝遷廟堂之間，一向不喜拘禮，因此段正淳夫婦與高昇泰三人便坐在下首相陪。

　　飲食之間，保定帝絕口不提適才事情。刀白鳳雙眉緊蹙，食而不知其味。將到天明，門外侍衛稟道：「巴司空參見皇上。」段正明道：「進來！」門帷掀起，一個又瘦又矮的黑漢子走了進來，躬身向保定帝行禮，說道：「啟稟皇上：那萬劫谷過善人渡後，經鐵索橋便到了，須得自一株大樹的樹洞察中進谷。」

　　刀白鳳拍手笑道：「早知有巴司空出馬，那有尋不到敵人巢穴之理？我也不用擔這半天心啦。」那黑漢子微微躬身，道：「王妃過獎。巴天石愧不敢當。」

　　這黑瘦漢子巴天石雖然形貌猥崽，卻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物，曾為保定帝立下不少功勞，目下在大理國位居司空。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之位，在朝遷中極為尊榮。巴天石武功卓絕，其擅長輕功，這次奉保定帝之命探查敵人的駐足之地，他暗中跟蹤鍾萬仇一行，果然查到萬劫谷的所在。

　　保定帝微笑道：「天石，你坐下吃個飽，咱們這便出發。」巴天石深度知皇上不喜人對他跑拜，對臣子愛以兄弟朋友稱呼，倘若臣下過份恭謹，他反要著惱，當下答應一聲，捧起飯碗便吃。他滴酒不飲，飯食量卻大得驚人，片刻間便連吃了八大碗飯。段正淳、高昇泰和他相交日久，自也不以為異。

　　巴天石一吃完，站起身來，伸衣袖一抹嘴上的沒膩，說道：「臣巴天石引路。」當先走了出去。保定帝、段正淳夫婦、高昇泰隨後魚貫而出。出得鎮南王府，只見褚古傅朱四大護衛已牽了馬匹在門外侍候，另有數十名從人捧了保定帝等的兵刃站在其後。

　　段氏以中原武林世家在大理得國，數百年來不失祖宗遺風。段正明、正淳兄弟雖富貴無極，仍常微服了游，遇到武林中人前來探訪或是尋仇，也總是按照武林規矩對待，從不擺脫皇室架子。是以保定帝這日御駕親征，眾從人都是司空見慣，毫不驚擾。自保定帝以下，人人均已換上了常服，在不識者眼中，只道是縉紳大戶帶了從人出遊而已。

　　刀白鳳見巴天石的從人之中，有二十幾名帶著大斧長鋸，笑問：「巴司空，咱們去做木匠起大屋嗎？」巴天石道：「鋸樹拆屋。」

　　一行人所乘者是駿馬，奔行如風，未到日中，已抵萬劫谷外的樹林。巴天石指揮從人，將擋路的大樹一一砍開鋸倒。來到谷口，保定帝指著那株漆著『姓段者入此谷殺無赦』的大樹，笑道：「這萬劫谷主人，跟咱家好大的怨仇哪！」段正淳卻知鍾萬仇是怕自己進谷去探訪甘寶寶，向妻子斜目瞧去，見她只是冷清笑。

　　四名漢子提著大斧搶上，片刻之間那株數人合抱的大樹砍倒了。

　　巴天石命眾人牽馬在谷口相候。

　　褚、古、傅、朱四大衛護當先而行，其後是巴天石與高昇泰，又其後是鎮南王夫婦，保定帝走在最後。進得萬劫谷後，但見四下靜悄悄地，無人出迎。巴天石按照江湖規矩，手持段正明、段正淳兩兄弟的名帖，大踏步來到正屋之前，朗聲說道：「大理國段氏兄弟，前來拜會鍾谷主。」

　　話聲甫畢，左側樹叢中突然竄出一條長長的人影，迅捷無倫的撲到，伸手向巴天石手中的名帖抓來。巴天石向右錯出三步，喝道：「尊駕是誰？」那人正是『窮凶極惡』雲中鶴，一抓不中，更不停步，又向巴天石撲去。巴天石見他輕功異常了得，有心要跟他較量較量，當下又向前搶出三步。雲中鶴跟著追了三步。巴天石發足便奔，雲中鶴隨後追去。一個矮，一個高，霎時之間在屋外繞了三個圈子。雲中鶴步幅奇大，但巴天石一跳一躍，腳步起落卻比他快得多，兩人之間始終相距數尺。雲中鶴固然追他不到，巴天石卻也避他不脫。兩人一向者自負輕功天下無匹，此刻陡然間遇上勁敵，均是心下暗驚。兩人越奔越快，衣襟帶風，發出呼呼聲響，雖只兩人追逐，旁人看來，便是五六人繞圈而行一般。到得後來，兩人相距漸遠，變成了繞屋奔跑，已不知雲中鶴在追巴天石，還是巴天石在追雲中鶴。倘若巴天石追到了雲中鶴背後，這場輕功的比試，自然是他勝了，但雲中鶴猛地發勁，又將巴天石拋落數丈。

　　只聽得呀一聲，大門打開，鍾萬仇走了出來。巴天石中下不停，暗運內勁，右手一送，名帖平平向鍾萬仇飛了過去。

　　鍾萬仇伸手接住，怒道：「姓段的，你既按江湖規矩前來拜同，幹麼毀我谷門？」

　　褚萬里喝道：「皇上至尊，豈能鑽你這樹洞地道？」

　　刀白鳳一直懸念愛子，忍不住問道：「我孩兒呢？你們將他藏在那裡？」屋中忽又躍出一個女子，尖聲道：「你來得遲了一步。這姓段的小子，我們將他開膛破肚，餵了狗啦！」她雙手各持一刀，刀身細如柳葉，發出藍印印的光芒，正是見血即斃的修羅刀。

　　這兩個女子十八刀年之前便因妒生恨，結下極深的怨仇。刀白鳳明知秦紅棉所言非實，但聽她將自己獨生愛子說得如此慘酷，舊恨新怒，一齊迸發，冷冷的道：「我是問鍾谷主，誰來跟下賤女人說話，沒的玷辱了自己身份。」驀地裡當當兩聲響，秦紅棉雙刀齊出，快如飄風般近前，向她急砍兩刀。這『十字斫』是她成名絕技，不知有多少江湖好漢曾喪在她修羅雙刀這毒招之下。刀白鳳抽出拂麈，及時格開，身形轉處，拂麈尾點向她後心。

　　段正淳好生尷尬，一個是眼前愛妻，一個是昔日情侶。他對刀白鳳鍾情固深，對秦紅棉卻也是舊恩難忘，但見兩女一動上手便是生死相搏的招數，不論是誰受傷，自己都是終生之恨，喝道：「且慢動手！」斜身欺近，拔出長劍，要格開兩人兵刃。

　　鍾萬仇一見到段正淳便是滿肚子怒火，嗆啷啷大環刀出手，向他迎頭砍去。褚萬里道「不勞王爺動手，待小人料理了他。」鐵桿揮出，戮向鍾萬仇的頭頸。他原來的鐵桿被葉二娘拗斷了，此時所使是趕著新鑄的。鍾萬仇罵道：「我早知姓段的就只仗著人多勢眾。」

　　段正淳笑道：「萬里退下，我正要見識見識鍾谷主的武功。」長劍挺出，彈開褚萬里的鐵桿，順勢從鍾萬仇大環刀的刀背上掠下，直削他手指。這一招彈、掠、削三式一氣呵成，中間直無半分變招痕。鍾萬仇一驚：「這段賊劍法好生凌厲。」登時收起怒火，橫刀寧住門戶，強敵當前，已不敢浮囂輕忽。

　　段正淳挺劍疾刺，釧萬仇見來勢凌厲，難以硬擋，向後躍進開三步。段正淳只求他不過來糾纏，閃身搶到刀白鳳和秦紅棉身近，只見秦紅棉刀法已微見散亂，刀白鳳步步進逼。驀地裡嗤嗤嗤連響，秦紅棉接連射出三枝毒箭。她這短箭形狀和木婉清所發的一模一樣，手法卻高明得多，三枝箭分射左右中三個方位，教對方絕難閃避。刀白鳳縱身高，躍，三枝短箭都從她腳底飛過，不料她身子尚在半空，又有三枝箭射來，第一枝射她小腹，第二枝射向她雙足之間，第三枝卻是對準了她足。底。其時刀白鳳無法再向上躍進，身子落下來時。三枝箭正好射中她頭、胸、腹三處，實是毒辣之極。

　　刀白鳳心下驚惶，拂麈急掠，捲開了第一枝毒箭，身子急速落下，眼看第二枝、第三枝箭對準了胸膛、小腹射到，已萬難閃避擋格，突然眼前白光急閃，一柄長劍自下而上的在她面前掠過，將這兩枝短箭斬為四截，同時有人幌身擋在她的身前，正是段正淳搶過來救了她性命。倘若他出劍稍在不准，斬不到短箭，那麼這兩枝短箭勢必釘在他身上。

　　這一下刀白鳳和秦紅棉都是嚇得臉色慘白，心中怦怦亂跳。刀白鳳叫道：「我不領你的情！」閃身繞過丈夫，揮拂麈向秦紅棉抽去。她恨極秦紅棉手段陰毒，拂麈上招數快極，斜掃直擊，教對方再也緩不出手來發射毒箭。秦紅棉適才這兩箭險些射中段正淳，又見他不顧性命的相救妻子，偏心已極，驚慌中又加上氣苦，登時擋不住拂麈的急攻。刀白鳳拂麈一招『鳳棲於梧』，向她頭頂擊落，秦紅棉急向右閃，刀白鳳左掌正好同時擊出，眼見便可正中秦紅棉胸口，立時便要打得好狂吐鮮血。手掌亢她胸口沿有半尺，忽然旁邊一隻男子手掌伸過來一帶，將她這一掌掠開了，正是段正淳出手相救，說道：「鳳凰兒，別這麼狠！」

　　秦紅棉一怔，怒道：「什麼鳳凰兒，孔雀兒，叫得這般親熱！」左手刀向段正淳肩頭砍落。刀白鳳也正惱丈夫相救情婦，格開自己勢在必中的一招，揮拂麈向他臉上掃去。

　　二女同時出手，同時見到對方向段正淳攻擊，齊叫：「啊喲！」同時要回護郎君。刀白鳳拂麈轉向，去擋格修羅刀；秦紅棉飛足向刀白鳳踢去，要她收轉拂麈。

　　段正淳斜身一閃，砰的一聲，秦紅棉這一腳重重踢中在他屁股上。刀白鳳怒道：「你幹麼踢我丈夫？」秦紅棉道：「段郎，我不是故意的，你……你很疼嗎？」段正淳裝腔作勢，大叫：「哎唷，哎唷！踢死我啦！」蹲下身來。

　　鍾萬仇瞧出便宜，舉刀摟頭向段正淳劈落。刀白鳳叫道：「住手！」秦紅棉叫道：「打他！」拂麈與修羅刀齊向鍾萬仇攻去。鍾萬仇只得回刀招架，大叫：「姓段的臭賊，你這老白臉，靠女人救你性命，算什麼好漢？」段正淳哈哈大笑，倏地躍起，刷刷刷三劍，只逼得鍾萬仇踉蹌倒退。秦紅棉一怔，怒道：「你沒受傷，裝假！」刀白鳳也道：「這傢伙最會騙人，你怎能信他了？」秦紅棉叫道：「看刀！」刀白鳳叫道：「打他！」這一次二女卻是聯手向段正淳進攻。

　　保定帝見兄弟跟兩個女人糾纏不清，搖頭暗笑，向褚萬里道：「你們進去搜搜！」褚萬里應道：「是！」

　　褚、古、傅、朱四人奔進屋門。古篤誠左足剛跨過門檻，突覺頭頂冷風颯然。他左足未曾踏實，右足跟一點，已倒退躍進出，只見一片極薄極闊的刀刃從面前直削下去，相距不過數寸，只要慢得頃刻，就算腦袋幸而不致一分為二，至少鼻子也得削支了。古篤誠背上冷汗直流，看清楚忽施暗襲的是個面貌俊秀的中年女子，正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她這薄刀作長方形，薄薄的一片，四周全是鋒利無比，她抓著短短的刀柄，略如揮舞，便捲成一圈圓光。古篤誠起初這一驚著實厲害，略一定神，大喝一聲，揮起板斧，便往她薄刀上砍去。葉二娘的薄刀不住旋轉，不敢和板斧這等沉重的兵刃相碰。古篤誠使出七十二路亂披風斧法，雙斧直上直下的砍將過去。葉二娘陰陽怪氣，說幾句調和侃的言語。朱丹臣見她好整以暇，刀法卻詭異莫測，生怕時候一長，古篤誠抵敵不住，當即挺判官雙筆上前夾擊。

　　其時巴天石子和雲中鶴二人兀自在大兜圈子，兩人輕功相若，均知非一時三刻能分勝幾，這時所較量者已是內力高下。巴天石奔了這百餘個圈子，已知雲中鶴的下盤功夫飄逸有餘，沉凝不中，不如自己一彈一躍之際行有餘力，只消陡然停住，擊他三掌，他勢必抵受不住。但巴天石一心要在輕功上考較他下去，不願意以拳腳步功夫取勝，是以仍是一股勁兒的奔跑。

　　忽聽得一人粗聲罵道：「媽巴羔子的，吵得老子睡不著覺，是那兒來的兔崽子？」只見南海鱷神手持鱷嘴剪，一跳一跳的躍近。

　　傅思歸喝道：「是你師父的爹爹來啦！」南海鱷神喝道：「什麼我師父的爹爹？」傅思歸指著段正淳道：「鎮南王是段公子的爹爹，段公子是你的師父，你想賴麼？」南海鱷神雖然惡事多為，卻有一椿好處，說過了的話向來作數，一聞此言，氣得臉色焦黃，可不公然否認，喝道：「我拜會我的師父，跟你龜兒子有什麼相干？」傅思歸笑道：「我又不是你兒子，為什麼叫我龜兒子？」

　　南海鱷神一怔，想了半天，才知他是繞著彎兒罵自己為烏龜，一想通此點，哇哇大叫，鱷嘴剪拍拍拍的向他夾去。此人頭腦遲鈍，武功可著實了得，鱷嘴剪中一口森森白牙，便如狼牙棒上的尖刺相似。傅思歸一根熟銅棍接得三招，便覺雙臂酸麻。褚萬里長桿一揚，桿上連著的鋼絲軟鞭蕩出，向南海鱷神臉上抽去，南海鱷神掏出鱷尾鞭擋開。

　　保定帝眼看戰局，己方各人均無危險，對高昇泰道：「你在這兒掠陣。」

　　高昇泰道：「是！」負手站在一旁。

　　保定帝走進屋中，叫道：「譽兒，你在這裡麼？」不聽有人回答。他推開左邊廂房門，又叫道：「譽兒，譽兒！」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從門背後轉了出來，臉色驚慌，問道：「你……你是誰？」保定帝道：「段公子在那裡？」那少女道：「你找段公子幹什麼？」保定帝道：「我要救他出來！」

　　那少女搖頭道：「你救他不出的。他給人用大石堵在石屋之中，門口又有人看守。」保定帝道：「你帶我去。我打倒看守之人，推開大石，就救他出來了。」那少女搖頭道：「不成！我如帶了你去，我爹爹要殺了我的。」保定帝問：「你爹爹是誰？」那少女道：「我姓鍾，我爹爹就是這裡的谷主啊。」這少女便是從無量山逃回來的鍾靈。

　　保定帝點了點頭，心想對會這樣一個少女，不論用言語套問，或以武力脅逼，均不免有失身份，段譽既在此谷中，總不難尋到，當下從屋中回了出來，要另行覓人帶路。

　　段譽和木婉清在石屋之中，聽說門外那青袍客竟是天下第一惡人『惡貫滿盈』，大驚之下，撲過去摟在一起。段譽低聲道：「咱們原來落在『天下第一惡人』手中，那真是糟糕之極矣！」木婉清「唔」的一聲，將頭鑽在他懷中。段譽輕撫她頭髮，安慰道：「別怕。」

　　兩人上下衣衫均已汗濕，便如剛從水中爬起來一般。兩人全身火熱，體氣蒸薰，聞在對方鼻中，更增幾分誘惑之意。一個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一個是情苗深種的少女，就算沒受春藥的激動，也已把持不定，何況『陰陽和合散』的力量霸道異常，能令端士成為淫徒，貞女化作蕩婦，只教心神一迷，聖賢也成禽獸。此時全仗段譽一靈不昧，念念不忘於段氏的清譽令德，這才勉力克制。

　　青袍客得意之極，怪聲大笑，說道：「你兄妹二人快些成其好事，早一日生下孩兒，早一日得脫牢籠。我去也！」說吧，越過樹牆而去。

　　段譽大叫：「岳老三，岳老二！你師父有難，快快前來相救。」叫了半天，卻那裡有人答應？

　　段譽尋思：「當此危急之際，便是拜會他為晌，也說不得了。拜錯惡人為師，不過是我一人之事，須不致連累伯父我爹爹。」於是又縱聲大叫：「南海鱷神，我甘願拜你為師了，願意做南海派的傳人，你快來救你徒弟啊。我死之後，你可沒徒弟了。」亂叫亂喊了一陣，始終不聞南海鱷神的聲息，突然想到：「啊喲不好！南海鱷神最怕的便是他這個老大『惡貫滿盈』，就算聽到我叫喚，也不敢來救。」心中只是叫苦。

　　木婉清忽道：「段郎，我和你成婚之後，咱們第一個孩兒，你喜歡男是女的？」段譽迷迷糊糊的答道：「男的！」

　　忽然石屋外一個少女的聲音接口道：「段公子，你是她哥哥，決不能跟她成婚。」段譽一楞，道：「你……你是鍾姑娘麼？」那少女正是鍾靈，說道：「是我啊。我偷聽到了這青袍惡人的話，我定要想法子救你和木姊姊。」段譽大喜，道：「那好極了，你快去偷毒藥的解藥給我。」木婉清怒道：「鍾靈你這小鬼快走開，誰要你救？」鍾靈道：「我還是想法子推開這大石頭，先救你們出來的好。」段譽道：「不，不！你去偷解藥。我……我抵受不住，快……快要死了。」鍾靈驚道：「什麼抵受不住？你肚子痛嗎？」段譽道：「不是肚子痛。」釧靈又問：「你是頭痛麼？」段譽道：「也不是頭痛。」鍾靈道：「那你什麼地方不舒服？」

　　段譽情慾難遏之事，如何能對這小姑娘說得出口？只得道：「我全身不舒服，你只設法去盜取解藥便了。」鍾靈皺鼎道：「你不說病狀，我就不知道要尋什麼解藥。我爹爹解藥很多，但得知道你是肚痛、頭痛，還是心痛。」段譽歎了口氣道：「我什麼也不痛。我是……我是服了一種叫做『陰陽和合散』的毒藥。」鍾靈拍手道：「你知道毒藥的名字，那就好辦了。段大哥，我這就去跟爹爹要解藥。」

　　她匆匆爬過樹牆，便去纏著父親拿那『陰陽和合散』的解藥。那『陰陽和合散』是表袍客的藥物，但鍾萬仇一聽這名字，就知是什麼玩意兒，馬臉一沉，斥道：「小女娃娃，東問西問這些不打緊的東西幹麼？你再胡說八道，我老大耳括子打你。」鍾靈急道：「不是胡說八道……」

　　便在此時，保定帝等一干人攻進萬劫谷來，鍾萬仇忙出去應敵，將鍾靈一人留在屋內。她聽得屋外兵刃交作，鬥得甚是厲害，也不去理會，自在父親的藏藥之所東翻西找。鍾萬仇的數百個藥瓶之上都貼有藥名，但偏偏就不見『陰陽和合散』的解藥。正不知如何是好，聽得有人進來，出去一看，便遇到了保定帝。

　　保定帝想尋人帶路，一時卻不見有人，忽聽得身後腳步聲響，回頭見是鍾靈奔來，當即停步等候。鍾靈奔近，說道：「我找不到解藥，還是帶你去吧！不知你能不能推開那塊大石頭。」保定帝莫名其妙，問道：「什麼解藥？大石頭？」鍾靈道：「你跟我來，一看便知道了。」萬劫谷中道路雖然曲折，但在鍾靈帶領之下，片刻即至，保定帝托著鍾靈的手臂，也不見他從身跳躍，突然間凌空而起，平平穩穩越過了樹牆。鍾靈拍手讚道：「妙極，妙極！你好你會飛！啊喲，不好！」

　　但見石屋之前端坐著一人，正是那青袍怪客！

　　鍾靈對這個半死半活的人最是害怕，低聲道：「咱們快走，等這人走了再來。」保定帝見了這青袍怪人也是極感詫異，安慰她道：「有我在這裡，你不用怕。段譽便是在這石屋之中，是不是？」鍾靈點了點頭，縮在他身後。

　　保定帝緩步上前，說道：「尊駕請讓一步！」青袍客便如不聞不見，凝坐不動。

　　保定帝道：「尊駕不肯讓道，在下無禮莫怪。」側身從青袍客左側閃過，右掌斜起，按住巨石，正要運勁推動，只見青袍客從腋下伸出一根細細的鐵杖，點向自己『缺盆穴』。鐵杖伸到離他身子尺許之處便即停住，不住顫動，保定帝只須勁力一發，鐵杖點將過來，那便無可閃避。保定帝心中一凜：「這人點穴功夫可高明之極，卻是何人？」右掌微揚，劈向鐵杖，左掌從右掌底穿出，又已按在石上。青袍客鐵杖移位，指向他『天池穴』。保定帝掌勢如風，連變了七次方位，那青袍客的鐵杖第一次均是虛點穴道，制住形勢。

　　兩人接連變招，青袍客總是令得保定帝無法運勁推石，認穴功夫之準，保定帝自覺與己不相伯仲，猶在兄弟段正淳之上。他左掌斜削，突然間變掌為指，嗤的一聲響，使出一陽指力，疾點鐵杖，這一指若是點實了，鐵杖非彎曲不可。不料那鐵杖也是嗤的一聲點來，兩股力道在空中一碰，保定帝退了一步，青袍客也是身子一幌。保定帝臉上紅光一閃，青袍客臉上則隱隱透出一層青氣，均是一現即逝。

　　保定帝大奇，心想：「這人武功不但奇高，而且與我顯是頗有淵源。他這杖法明明跟一陽指有關。」當即拱手道：「前輩尊姓大名，盼能見示。」只聽一個聲音響道：「你是段正明呢，不是段正淳？」保定帝見他口唇不動，居然能夠說話，更是詫異，說道：「在下段正明。」青袍客道：「哼，你便是大理國當今保定帝？」保定帝道：「正是。」青袍客道：「你的武功和我相較，誰高誰下？」

　　保定帝沉吟半晌，說道：「武功是你稍勝半籌，但若當真動手，我能勝你。」青袍客道：「不錯，我終究是吃了身子殘廢的虧。唉，想不到你坐上了這位子，這些年來竟絲毫沒擱下練功。」他腹中發出的聲音雖怪，仍聽得出語間中充滿了悵恨之情。

　　保定帝猜不透他的來歷，心中霎時間轉過了無數疑問。忽聽得石屋內傳出一聲聲急躁的嘶叫，正是段譽的聲音，保定帝叫道：「譽兒，你怎麼了？不必驚慌，我就來救你。」鍾靈驚叫：「段公子，段公子！」

　　原來段譽和木婉清受猛烈春藥催激，越來越難與情慾相抗拒。到後來木婉清神智迷糊，早忘了段譽是親哥哥，只叫：「段郎，抱我，抱住我！」她是處女之身，於男女之事一知半解，但覺燥熱難當，要段譽摟抱著方才舒服，便向段譽撲去。段譽叫道：「使用不得！」閃身避開，腳步下自然而然的使出了凌波微步。木婉清一撲不中，斜身摔在床上，便暈了過去。

　　段譽接連走了幾步，內息自然而然的順著經脈運行，愈走愈快，胸口鬱悶無比，似乎透不過氣來一般，忍不住大叫一聲。這一聲叫，鬱悶竟然略減，當下他走幾步，呼叫一聲，情慾之念倒是淡了，保定帝和青袍客在屋外的對答，以及保定帝叫他不必驚慌的言語，卻者已聽而不聞。

　　青袍客道：「這小子定力不錯，服了我的『陰陽和合散』，居然還能支撐到這時候。」保定帝吃了一驚，問道：「那是什麼毒藥？」青袍客道：「不是毒藥，只不過是一種猛烈的春藥而已。」保定帝道：「你給他服食這等藥物，其意何居？」青袍客道：「這石屋之中，另有一個女子，是他的胞妹。」

　　保定帝一聽之下，登時明明瞭此人的陰謀毒計。他修養再好，也禁不住勃然大怒，長袖揮處，嗤的一指身他點去。青袍客橫杖擋開，保定帝第二指又已點出，這一指直趨他喉下七突穴，那是致命令死穴，料想他定要全力反擊。

　　那知青袍客「嘿嘿」兩聲，既不閃避，也不招架。保定帝見他不避不架，心中大疑，立時改指，問道：「你為何甘願受死？」青袍客道：「我死在你手下，那是再好不過，你的罪孽，又深度了一層。」保定帝問道：「你到底是誰？」青袍客低聲說了一句話。

　　保定帝一聽，臉色立變，道：「我不信！」青袍客將右手中的鐵杖交於左手，右手食指嗤的一聲，向保定帝點去，保定帝斜身閃開，還了一指。青袍客以中指直戳，保定帝臉色凝重，以中指相還。青袍客第三招以無名指橫掃，第四招以小指輕佻，保定帝一一照式還報。到得第五招時，青袍客以大拇指捺將過來，五指中大拇指最短，因而也最為遲鈍不靈，然而指上力道卻是最強，保定帝不敢怠慢，大拇指一翹，也捺了過去。

　　鍾靈在一旁看得好生奇怪，忘了對青袍客的畏懼之意，笑道：「你們兩個在猜拳麼？你伸一指，我伸一指的，卻是誰贏了？」一面說，一面走近身去。驀地裡一股勁風無聲無息的襲到，鍾靈一怔之際，左肩劇痛，幾欲暈倒。保定帝反手揮掌，將她身子平平推出，跟著向後縱躍，將她扶住，說道：「站著別動。」鍾靈怔怔的道：「他……他要殺我？」保定帝搖頭道：「不是。我和他在比試武功，旁人不能走近。」伸掌在她背心上輕撫數下。

　　那青袍客道：「你信了沒有？」保定帝搶上數步，躬身說道：「正明參見前輩。」青袍客道：「你只叫我前輩，是不肯認我呢，還是意下猶在未信？」保定帝道：「正明身為一國之主，言行自當鄭重。正明無子，這段譽身負宗廟社稷的重寄，請前輩釋放。」青袍客道：「我正要大理段氏亂倫敗德，斷子約孫。我好容易等到今日，豈能輕易放手？」保定帝厲聲道：「段正明萬萬不許。」

　　青袍客道：「嘿嘿！你自稱是大理國皇帝，我卻只當你是謀朝篡位的亂臣賊子。你有膽子，儘管去調神策軍、御林軍來好了。我跟你說，我勢力固然遠不如你，可是要先殺段譽這小賊卻易如反掌。你此刻跟我動手，數百招後或能勝得了我，但想殺我，卻也千難萬難。我只教不死，你便救不了段譽性命。」

　　保定帝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知道他這話確是不假，別說去調神策軍、御林軍來，只須自己再多一個幫手，這青袍客抵敵不住，便會立時加害段譽，何況以此人身份，也決不能殺了他，說道：「你要如何，方能放人？」青袍客道：「不難，不難！你只須答允去天龍寺出家為僧，將皇位讓我，我便解了段譽體內藥性，還你一個鮮龍活跳、德行無虧的好侄兒。」保定帝道：「祖宗基業，豈能隨便拱手送人？」

　　青袍客道：「嘿嘿，這是你的基業，不是我的基業？物歸原主，豈是隨便送人？我不追究你謀朝篡位的大罪，已是寬洪大量之極了。你若執意不肯，不妨耐心等候，等段譽和好胞妹生下一男半女，我便放他。」保定帝道：「那你還是乘早殺了他的好。」

　　青袍客道：「除此之外，還有兩條路。」保定帝問道：「什麼？」青袍客道：「第一條路，你突施暗算，猝不及防的將我殺了，那你自可放他出來。」保定帝道：「我不能暗算於你。」青袍客道：「你就是想暗算，也未必能成。第二條路，你教段譽自己用一陽指功夫跟我較量，只須勝得了我，他自己不就走了嗎？嘿嘿，嘿嘿！」

　　保定帝怒氣上衝，忍不住便要發作，終於強自抑制，說道：「段譽不會絲毫武功，更沒學過一陽指功夫。」青袍客道：「大理段正明的侄子不會一陽指，有誰能信？」保定帝道：「段譽幼讀詩書佛經，心地慈悲，堅決不肯學武。」青袍客道：「又是一個假仁假義、沽名釣譽的偽君子。這樣的人若做大理國君，實非蒼生之福，早一日殺了倒好。」

　　保定帝厲聲道：「前輩，是否另有其他道咯可行？」青袍客道：「當年我若有其他道路可行，也不至落到這般死不死、活不活的田地。旁人不給我路走，我為什麼要給你路走？」

　　保定帝低頭沉吟半晌，猛地抬起頭來，一臉剛毅肅穆之色，叫道：「譽兒，我便設法來救你。你可別忘了自己是段家子孫！」

　　只聽石屋內段譽叫道：「伯父，你進來一指……一指將我處死了吧。」這時他已停步，靠在封門大石上稍息，已聽清楚了保定帝與青袍客後半段的對答。保定帝厲聲道：「什麼？你做了敗壞我段氏門風的行逕麼？」段譽道：「不！不是，侄兒……侄兒燥熱難當，活……活不成了！」

　　保定帝道：「生死有命，任其自然。」托住鍾靈的手臂，奔過空地，躍過樹牆，說道：「小姑娘，多謝你帶路，日後當有報答。」循著原路，來到正屋之前。

　　只見褚萬里和傅思歸雙戰南海鱷神，仍然勝敗難分。朱丹臣和古篤誠那一對卻給葉二娘的方刀逼得漸漸支持不住。那邊廂雲中鶴腳下雖是絲毫不緩，但大聲喘氣，有若疲年，巴天石卻一縱一躍，輕鬆自在。高昇泰負著雙手踱來踱去，對身旁的激鬥似是漠不關心，其實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精神籠罩全局，己方只要無人遇險，就用不著出手相援。段正淳夫婦與秦紅棉、鍾萬仇四人卻已不見。

　　保定帝問道：「淳弟呢？」高昇泰道：「鎮南王逐開了鍾谷主，和王妃一起找尋段公子去了。」保定帝縱聲叫道：「此間諸事另有計較，各人且退。」

　　巴天石陡然住足，雲中鶴直撲過來，巴天石砰的一掌，擊將出去。雲中鶴雙掌一擋，只感胸中氣血翻湧，險此噴嚏出血來。他強自忍住，雙眼望出來模糊一片，已看不清對手拳腳來路。巴天石卻並不乘勝追擊，嘿嘿冷清笑，說道：「領教了。」

　　只聽左首樹叢後段正淳的聲音說道：「這裡也沒有，咱們再到後面去找。」刀白鳳道：「找個人來問問就好了，谷中怎地一個下人也沒有。」秦紅棉道：「我師妹叫他們都躲起來啦。」保定帝和高昇泰、巴天石三人相視一笑，均覺鎮南王神通廣大，不知使上了什麼巧妙法兒，竟教這兩個適才還在性命相撲的女子聯手同去找尋段譽。只聽段正淳道：「那麼咱們去問你師妹，她一定知道譽兒關在什麼地方。」刀白鳳怒道：「不許你去見甘寶寶。不懷好意！」秦紅棉道：「我師妹說過了，從此永遠不再見你的面。」

　　三人說著從樹叢中出來。段正淳見到兄長，問道：「大哥，救出……找到譽兒了麼？」他本想說「救出譽兒」，但不見兒子在側，便即改口。保定帝點頭道：「找到了，咱們回去再說。」

　　褚萬里、朱丹臣等聽得皇上下旨停戰，均欲住手，但葉二娘和南海鱷神打得興起，纏住了仍是惡戰不休。保定帝眉頭微蹙，說道：「咱們走吧！」

　　高昇泰國道：「是！」懷中取出鐵笛，挺笛指向南海鱷神咽喉，跟著揚臂反手，橫笛掃向葉二娘。這兩記笛招都是攻向敵人極要緊的空隙。南海鱷神一個觔斗避過，拍的一聲，鐵笛重重擊中葉二娘左臂。葉二娘大叫一聲，急忙飄身逃開。

　　高昇泰的武功其實並不比這兩人強了多少，只是他旁觀已久，心中早已擬就了對付這兩人的絕招。這招似乎純在對付南海鱷神，其實卻是佯攻，突然出其不意的給葉二娘來一下狠的，以報前日背上那一掌之仇。看來似是輕描淡寫，隨意揮灑，實則這一招在他心中已盤算了無數遍，實是畢生功力之所聚，已然出盡全力。

　　南海鱷神圓睜豆眼，又驚又佩，說道：「媽巴羔子，好傢伙，瞧你不出……」下面的話沒再說下去，意思自然是說：「瞧你不出，居然這等厲害，看來老子只怕還不是你這小子的對手。」

　　刀白鳳問保定帝道：「皇上，譽兒怎樣？」保定帝心下其是擔憂，但絲毫不動聲色，淡淡說道：「沒什麼。眼前是個讓他磨練的大好機會，過得幾天自會出來，一切回宮再說。」說著轉身便走。

　　巴天石搶前開路。段正淳夫婦跟在兄長之後，其後是褚、古、傅、朱四護衛，最後是高昇泰殿後。他適才這凌厲絕倫的一招鎮懾了知人，南海鱷神雖然凶悍，卻也不敢上前挑戰。

　　段正淳走出十餘丈，忍不住回頭向秦紅棉望去，秦紅棉也怔怔的正瞧著他背影，四目相對，不由得都癡了。

　　只見鍾萬仇手執大環刀，氣急敗壞的從屋後奔出來，叫道：「段正淳，你這次沒見到我夫人，算你運氣好，我就不來難為你。我夫人已發了誓，以後決不再見你。不過……不過那也靠不住，她要是見到你這傢伙，說不定他媽的又……總而言之，你不能再來。」他和段正淳拚鬥，數招不勝，便即回去守住夫人，以防段正淳前來勾引，聽得夫人立誓決不再見段正淳之面，心下大慰，忙奔將出來，將這句要昆之極的言語說給他聽。

　　段正淳心下黯然，暗道：「為什麼？為什麼再也不見我面？你已是有夫之婦，我豈能再敗壞你的節？大理段二雖然風流好色，卻非卑鄙無恥之徒。讓我再瞧瞧你，就算咱兩人離得遠遠地，一句話也不說，那也好啊。」回過頭來，見妻子正冷冷的瞧著自己，心頭一凜，當即加快腳步，出谷而去。

　　一行人回到大理。保定帝道：「大伙到宮中商議。」來到皇宮內書房，保定帝坐在中間一張鋪著豹皮的大椅上，段正淳夫婦坐在下首，高昇泰一干人均垂手侍立。保定帝吩咐內侍取過燈凳子，命各人坐下，揮退內侍，將段雀如何落入敵人的情形說了。

　　眾人均知關鍵是在那青袍客身上，聽保定帝說此人不僅會一陽指，且功力猶在他之上，地都不敢多，和各自低頭沉吟，均知一陽指功夫是段家世代相傳，傳子不傳女，更加不傳外人，青袍客既會這門功夫，自是段氏的嫡系子孫了。（按：直到段氏後世子孫段智興一燈大師手中，為了要制住歐陽鋒，才破了不傳外人的祖規，將這門神功先傳給王重陽，再傳於漁樵耕讀四大弟子。詳見『射鵰英雄傳』。）

　　保定帝向段正淳道：「淳弟，你猜此人是誰？」段正淳搖頭道：「我猜不出難道是天龍寺中有人還俗改裝？」保定帝搖頭道：「不是是延慶太子！」

　　此言一出眾人都大吃一驚段正淳道：「延慶太子早已不在人世此人多半是冒名招搖」保定帝道：「名字可以亂冒，一陽指的功夫卻假冒不得。偷師學招之事，武林中原亦尋常，然而這等內功心法，又如何能偷？此人是延慶太子，決無可疑。」

　　段正淳沉思半晌，問道：「那麼他是我段家佼佼的人物，何以反而要敗壞我家的門風清譽？」保定帝歎道：「此人週身殘疾，自是性情大異，一切不可以常理度之。何況大理國皇座即由我居之，他自必心懷憤懣，要害得我兄弟倆身敗名裂而後快。」

　　段正淳道：「大哥登位已久，臣民擁戴，四境昇平，別說只是延慶太子出世，就算上德帝復生，也不能再居此位。」

　　高昇泰站起身來，說道：「鎮南王此言甚是。延慶太子好好將段公子交出便罷，事物咱們也不認他什麼太子不太子，只當他是天下四大惡人之首，人人得而誅之。他武功雖高，終究好漢敵不過人多。」

　　原來十多年前的上德五年，大理國上德帝段廉義在位，朝中忽生大變，上德帝為奸臣楊義貞所殺，其後上德帝的侄子段壽輝得天龍寺中諸高僧及忠臣高智升之助，平滅楊義貞。段壽輝接帝位後，稱為上明帝。上明帝不樂為帝，只在位一年，便赴夫龍寺出家為僧，將帝位傳給堂弟段正明，是為保定帝。上德帝本有一個親子，當時朝中稱為延慶太子，當奸臣楊義貞謀朝篡位之際，舉國大亂，延慶太子不知去向，人人都以為是給楊義貞殺了，沒想到事隔多年，竟會突然出現。

　　保定帝聽了高昇泰的話，搖頭道：「皇位本來是延慶太子的。當日只因找他不著，上明帝這才接位，後來又傳位給我。延慶太子既然復出，我這皇位便該當還他。」轉頭向高昇泰道：「令尊若是在世，想來也有此意。」高昇泰是大功臣高智升之子，當年鋤奸除逆，全仗高智升出的大力。

　　高昇泰走上一步，伏地稟道：「先父忠君愛民。這青袍怪客號稱是四惡之首，若在大理國君臨萬民，眾百隆不知要吃多少苦頭。皇上讓位之議，臣昇泰萬死不敢奉詔。」

　　巴天石仗地奏道：「適才天石聽得那南海鱷神怪聲大叫，說他們四惡之首叫作什麼『惡貫滿盈』。這惡人若不是延慶太子，自不能覬覦大寶。就算他是延慶太子，如此兇惡奸險之徒，怎能讓他治理大理的百姓？那勢必是國家傾覆，社稷淪喪。」

　　保定帝揮手道：「兩位請起，你們所說的也是言這成理。只是譽兒落入了他的手中，除了我避位相讓，更有什麼法子能讓譽兒歸來？」

　　段正淳道：「大哥，自來只有君父有難，為臣子的才當捨身以赴。譽兒雖為大哥所愛，怎能為了他而甘捨大位？否則譽兒縱然脫險，卻也成了大理國的罪人。」

　　保定帝站起身來，左手摸著頦下長鬚，右手兩指在額上輕輕彈擊，在書房中緩緩而行。眾人無知他每逢有大事難決，便如此出神思索，誰也不敢作聲擾他思路。保定帝踱來踱去，過得良久，說道：「這延慶太子手段毒辣，給譽兒所服的『陰陽和合散』藥性甚是厲害，常人極難抵擋。只怕……只怕他這時已為藥性所迷，也未可知。唉聲，這是旁人以奸計擺佈，須怪譽兒不得。」

　　段正淳低下了頭，羞愧無地，心想歸根結底，都是因自己風流成性起禍。

　　保定帝走回去坐入椅中，說道：「巴司空，傅下旨意，命翰林院草制，冊封我弟正淳為皇太弟。」

　　段正淳吃了一驚，忙跪下道：「大哥春秋正盛，功德在民，皇天必定保佑，子孫綿綿。這皇太弟一事盡可緩議。」

　　保定帝伸手扶起，說道：「你我兄弟一體，這大理國江山原是你我兄弟同掌，別說我並無子祠，就是有子有孫，也要傳位於你。淳弟，我立你為祠，此心早決，通國皆知。今日早定名份，也好令延慶太子息了此念。」

　　段正淳數次推辭，均不獲准，只得叩首謝恩。高昇泰等上前道賀。保定帝並無子息，皇位日後勢必傳於段正淳，原是意料中事，誰也不以為奇。

　　保定帝道：「大家去歇歇吧。延慶太子之事，只可千知華司徒、范司馬兩人，此外不可洩露。」眾人齊聲答應，躬身告別。巴天石當下出去向翰林院宣詔。

　　保定帝用過御膳，小睡片刻，醒來時隱隱聽得宮外鼓樂聲喧，爆竹連天。內監進來服侍更衣，稟道：「陛下冊封鎮南王為皇太弟，眾百姓歡呼慶祝，甚是熱鬧。」大理國近年來兵革不興，朝政清明，庶民安居樂業，眾百姓皇帝及鎮南王子善闡侯等當國君臣都是十分愛戴。保定帝道：「傳我旨意，明日大放花燈，大理城金吾不禁，犒賞三軍，以酒肉賞賜耆老孤兒。」這道旨意傳將下去，大理全城百姓更是歡忭如沸。

　　到得傍晚，保定帝換了便裝，獨自出宮。。他將大帽壓住眉簷，遮住面目。一路上只見眾百姓拍手謳歌，青年男女，載歌載舞。當時中原人士視大理國為蠻夷之地，禮儀與中土大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攜手同行，調情嬉笑，旁若無人，誰也不以為怪。保定帝心下暗祝：「但願我大理眾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歡樂。」

　　他出城後快步前行，行得二十餘里後上山，越走越荒僻，轉過四個山坳，來到一座小小的古廟前，廟門上寫著『拈花寺』三字。佛教是大理國教。大理京城內外，大寺數十，小廟以百計，這座『拈花寺』地處偏僻，無甚香火，即是世居大理之人，多半也不知曉。

　　保定帝站在寺前，默祝片刻，然後上前，在寺門上輕叩三下。過得半晌，寺門推開，走出一名小沙彌來，合什問道：「尊客光降，有何貴幹？」保定帝道：「相煩通報黃眉大師，便道故人段正明求見。」小沙彌道：「請進。」轉身肅客。保定帝舉步入寺，只聽得叮叮兩聲清磬，悠悠從後院傳出，霎時之間，只感遍體清涼，意靜神閒。

　　他踏實著寺院中落葉，走向後院。小沙彌道：「尊客請在此稍候，我去稟報師父。」保定帝道：「是。」負手站在庭中，眼見庭中一株公孫樹上一片黃葉緩緩飛落。他一生極少有如此站在門外等候別人的時刻，但一到這拈花寺中，俗念盡消，渾然忘了自己天南為帝。

　　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笑道：「段，賢弟，你心中有何難題？」保定帝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滿臉皺紋、身形高大的老僧從小舍中推門出來。這老僧兩道焦黃長眉，眉尾下垂，正是黃眉和尚。

　　保定帝雙手拱了拱，道：「打擾大師清修了。」黃眉和尚微笑道：「請進。」保定帝跨步走進小舍，見兩個中年和尚躬身行禮。保定帝知是黃眉和尚的弟子，當下舉手還禮，在西首一個蒲團上盤膝坐下，待黃眉和尚在東首的蒲團坐定，便道：「我有個侄兒段譽，他七歲之時，我曾抱來聽師兄講經。」黃眉僧微笑道：「此子頗有有悟性，好孩子，好孩子！」保定帝道：「他受了佛法點化，生性慈悲，不肯學武，以免殺生。」黃眉僧道：「不會武功，也能殺人。會了武功，也未必殺人。」

　　保定帝道：「是！」於是將段譽如何堅決不肯學武、私逃出門，如何結識木婉清，如何被服號稱『天下第一惡人』的延慶太子辦在石室之中，源源本本的說了。黃眉僧微笑傾聽，不插一言。兩名弟子在他身後垂手侍立，更邊臉上的肌肉也不牽動半點。

　　待保定帝說完，黃眉僧緩緩道：「這位延慶太子既是你堂兄，你自己固不便和他卻手，就是派遣下屬前去強行救人，也是不妥。」保定帝道：「師兄明鑒。」黃眉僧道：「天龍寺中的高僧大德，武功固有高於賢弟的，但他們皆系出段氏，不便參與本族內爭，偏袒賢弟。因此也不能向天龍寺求助。」保定帝道：「正是。」

　　黃眉僧點點頭，緩緩伸出中指，向保定帝胸前點去。保定帝微微一笑，伸出食指，對準他的中指一戳，兩人都身形一幌，便即必指。黃眉僧道：「段賢弟，我的金剛指力可不能勝你的一陽指啊。」保定帝道：「師兄大智大慧，不必以指力取勝。」黃眉僧低頭不語。

　　保定帝站起來，說道：「五年之前，師兄命我免了大理百姓的鹽稅，一來國用示足，二來小弟意欲待吾弟正淳接位，再行此項仁政，以便庶民歸德吾弟。但明天一早，小弟就頒令廢除鹽稅。」

　　黃眉僧站起身來，躬身下拜，恭恭敬敬的道：「賢弟造福萬民，老僧感德不盡。」

　　保定帝下拜會還禮，不再說話，飄然出寺。

　　保定帝回到宮中，即命內監宣巴司空前來，告以廢除鹽稅之事。巴天石躬身謝恩，說道：「皇上鴻恩，實是庶民之福。」保定帝道：「宮中一切用度，盡量裁減撙節。你去和華司徒、范司馬二人商議商議，瞧有什麼地方好省的。」巴天石答應了，辭出宮去。

　　巴天石當下去約了司待華赫艮，一齊來到司馬范驊府中，告以廢除鹽稅。至於段譽被擄一節，巴天石已先行對華范二人說過。

　　范驊沉吟道：「針南世子落入奸人之手，皇上下旨免除鹽稅，想必是意欲邀天之憐，令鎮南世子得以無恙歸來。咱們不能分君父之憂，有何臉面立身朝堂之上？」巴天石道：「正是，二哥有何妙計，可以救得世子？」范驊道：「對手既是延慶太子，皇上萬萬不願跟他正面為敵。我倒有一條計策，只不過要偏勞大哥了。」華司徒忙道：「那有什麼偏勞的？二弟快說。」范驊道：「皇上言道，那延慶太子的武功尚勝皇上半籌。咱們硬碰硬的去救人，自然不能。大哥，你二十年前的舊生涯，不妨再幹他一次。」華司徒紫膛色的臉上微微一紅，笑道：「二弟又來取笑了。」

　　這華司徒華赫艮本名阿根，出身貧賤，現今在大理國位列三公，未發跡時，幹部的卻是盜墓掘墳的勾當，最擅長的本領是偷盜王公巨賈的墳墓。這些富貴人物死後，必有珍異寶物殉葬，華阿根從極遠處挖掘地道，通入墳墓，然後盜取寶物。所花的一和雖巨，卻由此而從未為人發覺。有一次他掘入一墳，在棺木中得到了一本殉葬的武功秘訣，依法修習，練成了一身卓絕的外門功夫，便捨棄了這下賤的營生，輔佐保定帝，累立奇功，終於升到司徒之職。他居官後嫌舊時的名字太俗，改名赫艮，除了范驊和巴天石這兩個生死之交，極少有人知道他的出身。

　　范驊道：「小弟何敢取笑大哥？我是想咱們混進萬劫谷中，挖掘一條地道，通入針南世子的石室，然後神不知、鬼不覺的救他出來。」

　　華赫艮一拍大腿，叫道：「妙極，妙極！」他於盜墓一事，實有天生嗜好，二十年來雖然再不幹此營生，偶而想起，仍是禁止不住手癢，只是身居高官，富貴已極，再去盜墳掘墓，卻成何體統？這時聽范驊一提，不禁大喜。

　　范驊笑道：「大哥且慢歡喜，這中間著實有些難處。四大惡人都在萬劫谷中，鍾萬仇夫婦和修羅刀也均是極厲害的人物，要避過他們耳目委實不易。再說，那延慶太子坐鎮石屋之前，地道在他身底通過，如何方能令他不會察覺？」

　　華赫艮沉吟半晌，說道：「地道當從石屋之後通過去，避開延慶太子的所在。」巴天石道：「鎮南世子時時刻刻都有危險，咱們挖掘地道，只怕工程不小，可來得及麼？」華赫艮道：「咱哥兒三人一起幹，委曲你們丙位，跟我學一學做盜墓的小賊。」巴天石笑道：「既然位居大理國三公，這盜墓掘墳的勾當，自是義不容辭。」三人一齊拊掌大笑。

　　華赫艮道：「事不宜遲，說幹便幹。」當下巴天石繪出萬劫谷中的圖形，華赫艮擬訂地道的入口路線，至於如何避人耳目，如何運出地道中所挖的泥土等等，原是他的無雙絕技。

　　這一日一晚之間，段譽每覺炎熱煩躁，便展開『凌波微步』身法，在斗室中快步行走，只須走得一兩個圈子，心頭便感清涼。木婉清卻身發高熱，神智迷糊，大半時刻都是昏昏沉沉的倚壁而睡。

　　次日午間，段譽又在室中疾行，忽聽得石屋外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縱橫十九道，迷煞多少人。居士可有清興，與老僧手談一局麼？」段譽心下奇怪，當即放緩腳步，又走出十幾步，這才停住，湊眼到送飯進來的洞也向外張望。

　　只見一個滿臉皺紋、眉毛焦黃的老僧，左手拿著一個飯碗大小的鐵木魚，右手舉起一根黑黝黝的木魚槌，在鐵木魚上錚錚錚的敲擊數下，聽所發聲音，這根木魚槌也是鋼鐵所製。他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俯身將木魚槌往石屋前的一塊大青石上劃去，嗤嗤聲響，石屑紛飛，登時刻了一條直線。段譽暗暗奇怪，這老僧的面貌依稀似乎見過，他手上的勁道好大，這麼隨手劃去，石上便現深痕，就同石匠以鐵鑿、鐵錘慢慢敲擊出來一般，瑞這條線筆直到底，石匠要擊這樣一條直線，更非先用墨斗彈線不可。

　　石屋前一個鬱悶的聲音說到：「金剛指力，好功夫！」正是那青袍客『惡貫滿盈』。他右手鐵杖伸出，在青石上劃了一條橫線，和黃眉僧所刻直線正好相交，一般的也是深入石面，這無歪斜。黃眉僧笑道：「施主肯予賜教，好極，好極！」又用鐵槌在青石上刻了一道直線。青袍客跟著刻了一道橫線。如此你刻一道，我刻一道，兩人凝聚功力，槌杖越劃越慢，不願自己所刻直線有何深淺不同，歪斜不齊，就此輸給了對方。

　　約莫一頓飯時分，一張縱橫十九道的棋盤已然整整齊齊的刻就。黃眉僧尋思：「正明賢弟所說不錯，這延慶太子能內力果然了得。」延慶太子不比黃眉僧乃有備而來，心下更是駭異：「從那裡鑽了這樣個厲害的老和尚出來？顯是段正明邀來的幫手。這和尚跟我纏上了，段正明便乘虛而入去救段譽，我可無法分身抵擋。」

　　黃眉僧道：「段施主功力高深，佩服佩服，棋力想來也必勝老僧十倍，老僧要請施主饒上四子。」青袍客一怔，心想：「你指力如此了得，自是大有身份的高人。你來向我挑戰，怎能一開口就要我相讓？」便道：「大師何必過謙？要決勝敗，自然是平下。」黃眉僧道：「四子是一定要饒的。」青袍客淡然道：「大師既自承棋藝不及，也就不必比了。」黃眉僧道：「那麼就饒三子吧？」青袍客道：「便讓一先，也是相讓。」

　　黃眉僧道：「哈哈，原來你在棋藝上的造詣甚是有限，不妨我饒你三子。」青袍客道：「那也不用，咱倆分先對弈便是。」黃眉僧心下惕懼更甚：「此人不驕傲不躁，陰沉之極，實是勁敵，不管我如何相激，他始終不動聲色。」原來黃眉僧並無必勝把握，向知愛弈之人個個好勝，自己開口求對方饒個三子、四子，對方往往答允，他是方外之人，於這虛名看得極淡，倘若延慶太子自逞其能，答應饒子，自己大佔便宜，在這場拚鬥中自然多居贏面。不料延慶太子既不讓人佔便宜，也不佔人便宜，一絲不苟，嚴謹無比。

　　黃眉僧道：「好，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我先下了。」青袍客道：「不！強龍不壓地頭蛇，我先。」黃眉僧道：「那只有猜枚以定先後。請你猜猜老僧今年的歲數，是奇是偶？猜得對，你先下；猜錯了，老僧先下。」青袍客道：「我便猜中，你也要抵賴。」黃眉僧道：「好吧！那你猜一樣我不能賴的。你猜想老僧到了七十歲後，兩隻腳步的足趾，是奇數呢，還是偶數？」

　　這謎面出得甚是古怪。青袍客心想：「常人足趾都是十個，當然偶數。他說明到了七十歲後，自是引我去想他在七十歲上少了一枚足趾？兵法云：實則虛之，虛則實之。他便是十個足趾頭，卻來故弄玄虛，我焉能上這個當？」說道：「是偶數。」黃眉僧道：「錯了，是奇數。」青袍客道：「脫鞋驗明。」

　　黃眉僧除下左足鞋襪，只見五個足趾完好無缺。青袍客凝視對方臉色，見他微露笑容，神情鎮定，心想：「原來他右足當真只有四個足趾。」見他緩緩除下右足布鞋，伸手又去脫襪，正想說：「不必驗了，由你先下就是。」心念一動：「不可上他的當。」只見黃眉僧又除下右足布襪，右足赫然也是五根足趾，那有什麼殘缺？

　　青袍客霎時間轉過了無數念頭，揣摸對方此舉是何用意。只見黃眉僧提起小鐵槌揮擊下去，喀的一聲輕響，將自己右足小趾斬了下來。他身後兩名弟子突見師父自殘肢體，血流於前，忍不住都「噫」了一聲。大弟子破疑從懷中取出金創藥，給師父敷上，撕下一片衣袖，包上傷口。

　　黃眉僧笑道：「老僧今年六十九歲，到得七十歲時，我的足趾是廳數。」

　　青袍客道：「不錯。大師先下。」他號稱『天下第一惡人』，什麼凶殘毒辣的事沒幹過見過，於割下一個小腳指的事那會放在心上？但想這老和尚為了爭一著之先，不惜出此斷然手段，可見這盤棋他是志在必勝，倘若自己輸了，他所提出的條款定是苛刻無比。

　　黃眉僧道：「承讓了。」提起小鐵槌在兩對角的四四咯上各刻了一個小圈，便似是下了兩枚白子。青袍客伸出鐵杖，在另外兩處理的四四呼上各捺一下，石上出現兩處低凹，便如是下了兩枚黑子。四角四四路上黑白各落兩子，稱為『勢子』，是中國圍棋古法，下子白先黑後，與後世亦復相反。黃眉僧跟著在『平位』六三路下了一子，青袍客在九三路應以一子。初時兩人下得甚快，黃眉僧不敢絲毫大意，穩穩不失以一根小腳趾換來的先手。

　　到得十七八子後，每一著針鋒相對，角鬥甚劇，同時兩人指上勁力不斷損耗，一面凝思求勝，一面運氣培力，弈得漸漸慢了。

　　黃眉僧的二弟子破嗔也是此道好手，見師父與青袍客奇兵突出，登起巨變，黃眉僧假使用不應，右下角隱伏極大危險，但如應以一子堅守，先手便失。

　　黃眉僧沉吟良久，一時難以參快，忽聽得石屋中傳出一個聲音說道：「反擊『去位』，不失先手。」原來段譽自幼便即善弈，這時看著兩人枰上酣鬥，不由得多口。常言道得好：「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段譽的棋力本就高於黃眉僧，再加旁觀，更易瞧出了關鍵的所在。黃眉僧道：「老僧原有此意，只是一時難定取捨，施主此語，釋了老僧心中之疑。」當即在『去位』的七三路下了一子。中國古法，棋局分為『平上去入』四格，『去位』是在右上角。

　　青袍客淡淡的道：「旁觀不語真君子，自作主張大丈夫。」段譽叫道：「你將我關在這裡，你早就不是真君子了。」黃眉僧笑道：「我是大和尚，不是大丈夫。」青袍客道：「無恥，無恥。」凝思片刻，在『去位』捺了個凹洞。

　　兵交數合，黃眉僧又遇險著。破嗔和尚看得心急，段譽卻又不作一聲，於是走到石屋之前，低聲說道：「段公子，這一著該當如何下才是？」段譽道：「我已想到了法子，只是這路棋先後共有七著，倘若說了出來，被敵人聽到，就不靈了，是以遲疑不說。」破嗔伸出右掌，左手食指在掌中寫道：「請寫。」隨即將手掌從洞穴中伸進石屋，口中卻道：「既是如此，倒也沒有法子。」他知青袍客內功深湛，縱然段譽低聲耳語，也必被他聽去。

　　段譽心想此計大妙，當即伸指在他濱中寫了七步棋子，說道：「尊師棋力高明，必有妙著，卻也不須在下指點。」破嗔想了一想，覺得這七步棋確是甚妙，於是回到師父身後，伸指在他背上寫了起來。他僧袍的大袖罩住了手掌，青袍客自瞧不見他弄什麼玄虛。黃眉僧凝思片刻，依言落子。

　　青袍客哼了一聲，說道：「這是旁人所教，以大師棋力，似乎尚未達此境界。」黃眉僧笑道：「弈棋原是鬥智之戲。良賈深藏若虛，能者示人以不能。老僧的棋力若被服施主料得洞若觀火，這局棋還用下麼？」青袍客道：「狡獪伎倆，袖底把戲。」他瞧出破嗔和尚來來去去，以袖子覆在黃眉僧背上，其中必有古怪，只是專注棋局變化，心無旁鶩，不能再去揣摸別事。

　　黃眉僧依著段譽所授，依次下了六步棋，這六步不必費神思索，只是專注運協，小鐵槌在青石上所刻六個小圈既圓且深，顯得神完氣足，有餘不盡。青袍客見這六步棋越來越凶，每一步都要凝思對付，全然處於守勢，鐵杖所捺的圓也便微有深淺不同。到得黃眉僧下了第六步棋，青袍客出神半晌，突然在『入位』下了一子。

　　這一子奇峰突起，與段譽所設想的毫不相關，黃眉僧一愕，尋思：「段公子這七步棋構思精微，待得下到第七子，我已可從一先進而佔到兩先。但這麼一來，我這第七步可就下不得了，那不是前功盡棄麼？」原來青袍客眼見形勢不利，不論如何應付都是不妥，竟然置之不理，卻去攻擊對方的另一塊棋，這是『不應之應』，著實厲害。黃眉僧皺起了眉頭，想出善著。

　　破嗔見棋局斗變，師父應接為難，當即奔到石屋之旁。段譽早已想好，將六著棋在他掌中一一寫明。破嗔奔回師父身後，伸指在黃眉僧背上書寫。

　　青袍客號稱『天下第一惡人』，怎容得對方如此不斷弄鬼？左手鐵杖伸出，向破嗔肩頭憑虛點去，喝道：「晚輩弟子，站開了些！」一點之下，發出嗤嗤聲響。

　　黃眉僧眼見弟子抵擋不住，難免身受重傷，伸左掌向杖頭抓去。青袍客杖頭顫動，點向他左乳下穴道。黃眉僧手掌變抓為斬，斬向鐵杖，那鐵杖又已變招。頃刻之間，兩人拆了八招。黃眉僧心想自己臂短，對方杖頭點了過去。青袍客也不退讓，鐵杖杖頭和他手指相碰，兩人各運內力拚鬥。鐵杖和手指登時僵持不動。

　　青袍客道：「大師這一子遲遲不下，棋局上是認輸了麼？」黃眉僧哈哈一笑，道：「閣下是前輩高人，何以出手向我弟子偷襲？未免太失身份了吧。」右手小鐵槌在青石上刻個小圈。青袍客更不思索，隨手又下一子。這麼一來，兩人左手比拚內力，固是絲毫鬆懈不得，而棋局上步步緊逼，亦是處處針鋒相對。

　　黃眉僧五年前為大理通國百姓請命，求保定帝免了鹽稅，保定帝直到此時方允，雙方心照不宣，那是務必替他救出段譽。黃眉僧心想：「我自己送了性命不打緊，若不救出段譽，如何對得起正明賢弟？」武學之士修習內功，須得絕無雜念，所謂返照空明，物我兩忘，但下棋卻是著著爭先，一局棋三百六十一路，每一路均須想到，當真是錙銖必較，務須計算精確。這兩者互為矛盾，大相鑿枘。黃眉僧禪定功夫雖深，棋力卻不如對方，潛運內力抗敵，便疏忽了棋局，要是凝神想棋，內力比拚卻又處了下風，眼見今日局勢凶險異常，當下只有決心一死以報知己，不以一己安危為念。古人言道：「哀兵必勝」，黃眉僧這時哀則哀矣，『必勝』卻不見得。

　　大理國三公司徒華赫艮、司馬范驊、司空巴天石，率領身有武功的三十名下屬，帶了木材、鐵鏟、孔明燈等物，進入萬劫谷後森林，擇定地形，挖掘地道。三十三人挖了一夜，已開了一條數十丈地道。第二天又挖了半天，到得午後，算來與石屋已相距不遠。華赫艮命部屬退後接土，單由三人挖掘。三人知道延慶太子武功了得，挖土時輕輕落鏟，不敢發出絲毫聲響。這麼一來，進程便慢了許多。他們卻不知延慶太子此時正自殫精竭慮，與黃眉僧既比棋藝，又拚內力，再也不能發覺地底的聲響。

　　掘到申牌時分，算來已到段譽被囚的石室之下。這地方和延慶太子所坐處相距或許不到一丈，更須加倍小心，決不可發出半點聲響。華赫艮放下鐵鏟，便以十根手指抓土，『越爪功』使將出來，十指便如兩隻鐵爪相似，將泥土一大塊一大塊的抓下來。范驊和巴天石在後傳遞，將他抓下的泥土搬運出去。這時華赫艮已非向前挖掘，轉為自下而上。工程將畢，是否能救出段譽，轉眼便見分曉，三人都是不由得心跳加速。

　　這般自下而上的挖土遠為省力，泥土一鬆，自行跌落，華赫艮站直身子之後，出手更是利落，他挖一會便便住手傾聽，留神頭頂有何響動。這般挖得兩炷香時分，估計距地面已不過尺許，華赫艮出手更慢，輕輕撥開泥土，終於碰到了一塊平整的木板，心頭一喜：「石屋地下鋪的是地板。行事可更加方便了。」

　　他凝力於指，慢慢在地板下劃了個兩尺見方的正方形，托住木板的手一鬆，切成方塊的木板便跌了下來，露出一個可容易一人出入的洞孔。華赫艮舉起鐵鏟在洞口揮舞一圈，以防有人突襲，猛聽得「啊」的一聲，一個女子的聲音尖聲驚呼。

　　華赫艮低聲道：「木姑娘別叫，是朋友，救你們來啦。」湧身從洞中跳了上去。

　　放眼看時，這一驚大是不小。這那裡是囚人的石屋了？但見窗明幾淨，櫥中、架上，到處放滿了瓶瓶罐罐，一個少女滿臉驚慌之色，縮在一角。華赫艮立知自己計算有誤，掘錯了地方。那石屋的所在全憑保定帝跟巴天石說了，巴天石再轉告於他，他怕計謀敗露，不敢親去勘察。這麼輾轉傳告，所差既非釐毫，所謬亦非千里，但總之是大大的不對了。

　　原來華赫艮所到之處是鍾萬仇的居室。那少女卻是鍾靈。她正在父親房中東翻西抄，要找尋解藥去給段譽，那知地底下突然間鑽出一條漢子來，教她如何不大驚失色？

　　華赫艮心念動得極快：「既掘錯了地方，只有重新掘過。我蹤跡已現，倘若殺了這小姑娘滅口，萬劫谷中見到她的屍體，立時大舉搜尋，不等我氣到石屋，這地道便給人發見了。只有暫且將她帶入地道，旁人尋她，定會到谷外去找。」

　　便在此時，忽聽得房外腳步聲響，有人走近。華赫艮向鍾靈搖了搖手，示意不可聲張，轉過身來，左足跨入洞口，似乎要從洞中鑽下，突然間反身倒躍，左掌翻過來按在她嘴上，右手攔腰一抱，將她抱到洞邊，塞了下去。范驊伸手接過，抓了一團泥土塞在她嘴裡。華赫艮躍回地道，將切下的一塊方形地板砌回原處，側耳從板縫中傾聽上面聲息。

　　只聽得兩個人走進室來。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你定是對他餘情未斷，否則我要敗壞段家聲譽，你為什麼要一力阻攔？」一個女子聲音嗔道：「什麼余不餘的？我從來對他就沒情。」那男子道：「那就最好不過。好極，好極！」語聲中甚是喜歡。那女子道：「不過，木姑娘是我師姊的女兒，總是自己人，你怎能這般難為她？」

　　華赫艮聽到這裡，已知這二人便是鍾谷主夫婦。聽分居商量的事與段譽有關，更留神傾聽。

　　只聽鍾萬仇道：「你師姊想去偷偷放走段譽，幸得給葉二娘發覺。你師姊跟咱們已成了對頭。你何必再去管她女兒？夫人，廳上這些客人都是大理武林中成名的人物，你對他們毫不理睬，瞪瞪眼便走了進來，未免太……太這個……禮貌欠周。」鍾夫人悻悻的道：「你請這些傢伙來幹什麼？這些人跟咱們又沒多大交情，他們還敢得罪大理國當今皇上麼？」

　　鍾萬仇道：「我疊不是請他們來助拳，要他們跟段正明作對造反。湊巧他們都在大理城裡，我就邀了來喝酒，好讓大家作個見證，段正淳的親生兒子和親物女兒同處一室，淫穢亂倫，如同禽獸今日請來的賓客之中，還有幾個是來自北邊的中原豪傑。明兒一早，咱們去打開石屋門，讓大家開開眼界，瞧瞧一陽指段家傳人的德性，那不是有趣得緊麼？這還不名揚江湖麼？」說著哈哈大笑，極是得意。

　　鍾夫人哼的一聲，道：「卑鄙，卑鄙！無恥，無恥！」鍾萬仇道：「你罵誰卑鄙無恥了？」鍾夫人道：「誰幹卑鄙無恥之事，誰就卑鄙無恥，用不著我來罵。」鍾萬仇道：「是啊，段正淳這惡徒自逞風流，多造冤孽，到頭來自己的親生兒女相戀成奸，當真是卑鄙無恥之極了。」鍾夫人冷清笑了兩聲，並不回答。鍾萬仇道：「你為什麼冷清笑？『卑鄙無恥』四個字，罵的不是段正淳麼？」鍾夫人冷笑道：「自己鬥不過段家，一生在谷中縮頭不出，那也罷了，所謂知恥近乎勇，這還算是個人。那知你卻用這等手段去擺佈他的兒子女兒，天下英雄恥笑的決不是他，而是你鍾萬仇！」

　　鍾萬仇跳了起來，怒道：「你……你罵我卑鄙無恥？」

　　鍾夫人流下淚來，哽咽道：「想不到我所嫁的丈夫，寄托終身的良人，竟是……竟是這麼一號人物。我……我……我好命苦！」

　　鍾萬仇一見妻子流淚，不由得慌了手腳，道：「好！好！你愛罵我，說罵個痛快吧！」在室中大踱步走來走去，想說幾句向妻子陪罪的言語，一時卻想不出如何措詞，說道：「這又不是我的主意。段譽是南海鱷神捉來的，木婉清是『惡貫滿盈』所擒，那『陰陽和合散』也是他的。我怎會有這種卑鄙無恥的藥物？」這時只想推卸責任。鍾夫人冷笑道：「你如知道什麼是卑鄙無恥，倒也好了。你要是不贊成這主意，那就該將木姑娘放出來啊。」鍾萬仇道：「那不成，那不成！放了木婉清，段譽這小鬼一個還做得出什麼好戲？」

　　鍾夫人道：「好！你卑鄙無恥，我也就做點卑鄙無恥的事給你瞧瞧。」釧萬仇大驚，忙問：「你……你……你要做什麼？」鍾夫人哼了一聲，道：「你自己去想好了。」鍾萬仇顫聲道：「你……你又要跟段正淳……段正淳這惡賊去私通麼？」鍾夫人怒道：「什麼又不又的！」鍾萬仇忙陪笑道：「夫人，你別生氣，我說錯了話，你從來沒跟他……跟他那個過。你說要做些卑鄙無恥的事給我瞧瞧，這是……這是開玩笑吧？」鍾夫人不答。

　　鍾萬仇心驚意亂，一瞥眼見到後房藏藥室中瓶罐凌亂，便道：「哼，靈兒這孩子也真胡鬧，小小年紀，居然來問我『陰陽和合散』什麼的，不知她從那裡聽來的，又到這裡來亂攪一起。」說著走到藥架邊去整理藥瓶，一足踏在那塊切割下來的方板之上。華赫艮忙使勁托住，防他發覺。

　　鍾夫人道：「靈兒呢？她到那裡去了？你剛才又何必帶她到大廳上去見客？」鍾萬仇笑道：「我跟你生下這麼個美貌姑娘，怎可不讓好朋友們見見？」鍾夫人道：「猴兒獻寶嗎？我瞧雲中鶴這傢伙的一對賊眼，不斷骨溜溜的向靈兒打量，你可得小心些。」鍾萬仇笑道：「我只小心你一個人，似你這般花容月貌的美人兒，那一個不想打你的主意？」

　　鍾夫人啐了一口，叫道：「靈兒，靈兒！」一名丫環走了過來，道：「小姐剛才還來過的。」鍾夫人點了點頭，道：「你去請小姐來，我有話說。」

　　鍾靈在地板之下，對父母的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苦於無法叫嚷，心下惶急，而口中塞滿了泥土，更是難受之極。

　　鍾萬仇道：「你歇一會兒，我出去陪客。」鍾夫人冷清冷的道：「還是你歇一會，我去陪客。」鍾萬仇道：「咱倆一起去吧。」鍾夫人道：「客人想瞧我的花容月貌啊，瞧著你這張馬臉挺有趣嗎？那一天連我也瞧得厭了，你就知道滋味了。」

　　這幾日來鍾萬仇動輒得咎，不論說什麼話，總是給妻子沒頭沒腦的譏嘲一番，明知她是和段正淳久別重逢之後，回思舊情，心緒不佳。他心下雖惱，卻也不敢反唇相譏，只得嘻嘻一笑，往大廳而去，一路上只想：「她要做什麼卑鄙無恥之事給我瞧瞧？她說『那一天連我也瞧得厭了』，那麼現下對我還沒瞧厭，大事倒還不妨。就只怕段正淳這狗賊……」

　　（第八回完）

## 第9章 換巢鸞鳳

　　保定帝下旨免了鹽稅，大理國萬民感恩。雲南產鹽不多，通國只白井、黑井、雲龍等九井產鹽，每年須向蜀中買鹽，鹽稅甚重，邊遠貧民一年中往往有數月淡食。保定帝知道鹽稅一免，黃眉僧定要設法去救段譽以報。他素來佩服黃眉僧的機智武功，又知他兩名弟子也是武功不弱，師徒三人齊出，當可成功。

　　那知等了一日一夜，竟全無消息，待要命巴天石去探聽動靜，不料巴天石以及華司徒、范司馬三人都不見了。保定帝心想：「莫非延慶太子當真如此厲害，黃眉師兄師徒三人，連我朝中三公，盡數失陷在萬劫谷中？」當即宣召皇太弟段正淳、善闡侯高昇泰、以及褚萬里等四大衛護，連同鎮南王妃刀白鳳，再往萬劫谷而去。刀白鳳愛子心切，求保定帝帶同御林軍，索性一舉將萬劫谷掃平。保定帝道：「非到最後關頭，咱們總是按照江湖規矩行事。段氏數百年來的祖訓，咱們不可違背了。」一行人來到萬劫谷口，只見雲中鶴笑吟吟的迎了上來，深深一揖，說道：「我們『天下四惡』和鍾谷主料到大駕今日定要再度光臨，在下已在此恭候多時。倘若閣下帶得有鐵甲軍馬，我們便逃之夭夭，帶同鎮南王的公子和千金一走了之。要是按江湖規矩，以武會友，便請進大廳奉茶。」

　　保定帝見對方十分鎮定，顯是有恃無恐的模樣，不像前日一上來便是乒乒乓乓的大戰一場，反而更為心驚，當下還了一揖，說道：「如此甚好。」雲中鶴當先令路，一行人來到大廳之中。

　　保定帝踏進廳門，但見廳中濟濟一堂，坐滿了江湖豪傑，葉二娘、南海鱷神皆在其內，卻不見延慶太子，心下又是暗暗戒備。雲中鶴大聲道：「天南段家掌門人段老師到。」他不說『大理國皇帝陛下』，卻以武林中名號相稱，點明一切要以江湖規矩行事。

　　段正明別說是一國之尊，單以他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而論，也是人人敬仰的高手宗師，群雄一聽，都立刻站起。只有南海鱷神卻仍是大刺刺的坐著，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皇帝老兒。你好啊？」鍾萬仇搶上數步，說道：「鍾萬仇未克遠迎，還請恕罪。」保定帝道：「好說，好說！」

　　當下各人分賓主就坐。既是按江湖規矩行事，段正淳夫婦和高昇泰就不守君臣之禮，坐在保定帝下首。褚萬里等四人則站在保定帝身後。谷中侍僕獻上茶來。保定帝見黃眉僧師稈和巴天石等不在廳上，心下盤算如何出言相詢。只聽鍾萬仇道：「段掌門再次光臨，在下的面子可就大得很了。難得許多位好朋友同時在此，我給段掌門引見引見。」於是說了廳上群豪的名頭，有幾個是來自北邊的中原豪傑，其餘均是大理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辛雙清、左子穆、馬五德都在其內。保定帝大半不曾見過，卻也均聞其名。這些江湖群豪與保定帝一一見禮。有些加倍恭謹，有些故意的特別傲慢，有些則以武林後輩的身份相見。

　　鍾萬仇道：「段老師難得來此，不妨多盤桓幾日，也好令眾位兄弟多多請益。」保定帝道：「捨倒段譽得罪行了鍾谷主，被扣貴處，在下今日一來求情，二來請罪。還望鍾谷主瞧在下薄面，恕過小兒無知，在下感激不盡。」

　　群豪一聽，都暗暗欽佩：「久聞大理段皇爺以武林規矩接待同道，果然名不虛傳。此處是大理國治下，他只須派遣數百兵馬，立時便可拿人，他居然親身前來，好言相求。」

　　鍾萬仇哈哈一笑，尚未答話。馬五德說道：「原來段公子得罪了鍾谷主。段公子這次去到普洱舍下，和兄弟同去無量山遊覽，在下照顧不同，以致生出許多事來。在下也要求一份情。」

　　南海鱷神突然大聲喝道：「我徒兒的事，誰要你來囉哩囉嗦？」高昇泰冷清冷清的道：「段公子是你師父，你是磕過頭，拜過師的，難道想賴帳？」南海鱷神滿臉通紅，罵道：「你奶奶的，老子不賴。老子今天就殺了這個有名無實的師你。老子一不小心，拜了這小子為師，醜也醜死了。」眾人不明說裡，無不大感詫異。

　　刀白鳳道：「鍾谷主，放與不放，但憑閣下一言。」鍾萬仇笑道：「放，放，放！自然放，我留著令郎幹什麼？」雲中鶴插口道：「段公子風流英俊，鍾夫人『俏藥及』又是位美貌佳人，將段公子留在谷中，那不是引狼入室、養虎貽患嗎？鍾谷主自然要放，不能不放，不敢不放！」群豪一聽，無不愕然，均覺察這『窮凶極惡』雲中鶴說話肆無忌憚，絲毫不將鍾萬仇放在眼裡，『窮凶極惡』之名，端正的不假。鍾萬仇大怒，轉動頭說道：「雲兄，此間事了之後，在下還要領教領教閣下的高招。」雲中鶴道：「妙極，妙極！我早就想殺其夫而佔其妻，謀其財而居其谷。」

　　群豪盡皆失色。無量洞洞主辛雙清道：「江湖上英雄好漢並未死絕，你『天下四惡』身手再高，終究要難逃公道。」葉二娘嬌氣聲嗲氣的道：「辛道友，我葉二娘可沒冒犯你啊，怎地把我也牽扯在一起了？」左子穆想起她擄劫自己幼兒之事，兀自心有餘悸，偷偷斜睨她一眼。葉二娘吃吃而笑，說道：「左先生，你的小公子長得更加肥肥白白了吧？」左子穆不敢不答，低聲道：「上次他受了風寒，迄今患病示愈。」葉二娘笑道：「啊，那都是我的不好。回頭我瞧瞧山山這乖孫子去。」左子穆大驚，忙道：「不敢勞動大駕。」

　　保定帝尋思：「『四惡』為非作歹，結怨甚多。這些江湖豪士顯然並非他們的幫手，事情便又好辦得多。待救出譽兒之後，不妨俟機除去大害。『四惡』之首的延慶太子雖為段門中人，我不便親自下手，但他終究有當真『惡貫滿盈』之日。」

　　刀白鳳聽眾人言語雜亂，將話題岔了開去，霍地站起，說道：「鍾谷主既然谷允歸還小兒，便請喚他出來，好讓我母子相見。」

　　鍾萬仇也站了起來，道：「是！」突然轉頭，狠狠瞪了段正淳一眼，歎道：「段正淳，你已有了這樣的好老婆、好兒子，怎地兀自貪心不足？今日聲名掃地，丟盡臉面，是你自作自受，須怪我鍾萬仇不得。」

　　段正淳聽鍾萬仇答允歸還兒子，料想事情決不會如此輕易了結，對方定然安排版下陰謀詭計，此時聽他如此說，當即站起，走到他身前，說道：「鍾谷主，你若蓄意害人，段正淳自也有法子叫你痛悔一世。」

　　鍾萬仇見他相貌堂堂，威風凜凜，氣度清貴高華，自己實是遠遠不如，這一自慚形穢，登時妒火填膺，大聲道：「事已如此，鍾萬仇便是家破人亡，碎屍萬段，也跟你幹到底了。你要兒子，跟我來吧！」說著大踏步走出廳門。

　　一行人隨著鍾萬仇來到樹牆之前，雲中鶴炫耀輕功，首先一躍而過。段正淳心想今日之事已無善罷之理，不如先行立威，好教對方知難而退，便道：「篤誠，砍下幾株樹來，好讓大夥兒行走。」古篤誠應道：「是！」舉起鋼斧，擦擦擦幾響，登時將一株大樹砍斷。傅思歸雙掌推出，那斷樹喀喇喇聲響，倒在一旁。鋼斧白光閃耀，接連揮動，響聲不絕，大樹一株株倒下，片刻間便砍倒了五株。

　　鍾萬仇這樹牆栽桿不易，當年著實費了一番心血，被古篤誠接連砍倒了五株大樹，不禁勃然大怒，但轉念又想：「大理段氏今日要大大的出醜，這些小事，我也不來跟你計較。」當即從空缺處走了進去。

　　只見樹牆之後，黃眉僧和青袍客的左手均是抵住一根鐵杖，頭頂白氣蒸騰，正在比拚內力。黃眉僧忽然伸出右手，用小鐵槌在身前青石上畫了個圈。青袍客略一思索，右手鐵杖在青石上捺落。保定帝凝目看去，登時明白：「原來黃眉師兄一面跟延慶太子下棋，一面跟他比拚內力，既頭智，復鬥力，這等別開生面的比賽，實是凶險不過。他一直沒有給我回音，看來這場比賽已持續了一日一夜，兀自未分勝敗。」向棋局上一瞥，見兩人正在打一個『生死劫』，勝負之數，全是繫於此劫，不過黃眉僧落的是後手，一塊大棋苦苦求活。黃眉僧的兩名弟子破癡、破嗔卻已倒在地下，動彈不得。原來二僧見師父勢危，出手夾擊青袍客，卻均被服他鐵杖點倒。

　　段正淳上前解開了二人穴道，喝道：「萬里，你們去推開大石，放譽兒出來。」褚萬里等四人齊聲答應，並肩上前。

　　鍾萬仇喝道：「且慢！你們可知這石屋之中，還有什麼人在內？」段正淳怒道：「鍾谷主，你若以歹毒手段擺佈我兒，須知你自己也有妻女。」鍾萬仇冷清笑道：「嘿嘿，不錯，我鍾萬仇有妻有女，天幸我沒有兒子，我兒子更不會和我親生女兒幹那亂倫的獸行。」段正淳臉色鐵青，喝道：「你胡說八道什麼？」鍾萬仇道：「木婉清是你的私生女兒，是不是？」段正淳怒道：「木姑娘的身世，要你多管什麼閒事？」

　　鍾萬仇笑道：「哈哈，那也未必是什麼閒事。大理段氏，天南為皇，獨霸一方，武林中也是響噹噹的聲名。各位英雄好漢，大家睜開眼瞧瞧，段正淳的親生兒子和親生女兒，卻在這兒亂倫，就如禽獸一般的結成夫妻啦！」他向南海鱷神打個手勢，兩人伸手便去推那擋在石屋的大石。

　　段正淳道：「且慢！」伸手去攔。葉二娘和雲中鶴各出一掌，分從左右襲來。段正淳豎掌的擋。高昇泰側身斜上，去格雲中鶴的手掌。不料葉雲二人這兩掌都是虛招，右掌一幌之際，左掌同時反推，也都擊在大石之上。這大石雖有數千斤之重，但在鍾萬仇、南海鱷神、葉二娘、雲中鶴四人合力推擊之下，登時便滾在一旁。這一著是四人事先計議定當了的，虛虛實實，段下淳竟然無法攔阻。其實段正淳也是急於早見愛子，並沒真的如何出力攔阻。但見大石滾開，露出一道門戶，望進去黑黝黝的，瞧不清屋內情景。

　　鍾萬仇笑道：「孤男寡女，赤身露體的躲在一間黑屋子裡，還能有什麼好事做出來？哈哈，哈哈，大家瞧明白了！」

　　鍾萬仇大笑聲中，只見一個青年男子披頭散髮，赤裸著上身走將出來，下身只繫著一條短褲，露出了兩條大腿，正是段譽，手中橫抱著一個女子。那女子縮在他的懷裡，也只穿著貼身小衣，露出了手臂、大腿、背心上雪白粉嫩的肌膚。

　　保定帝滿臉羞慚。段正淳低下了頭不敢抬起。刀白鳳雙目含淚，喃喃的道：「冤孽，冤孽！」高昇泰解下長袍，要去給段譽披在身上。馬五德一心要討好段氏兄弟，忙閃身遮在段譽身前。南海鱷神叫道：「王八羔子，滾開！」

　　鍾萬仇哈哈大笑，十分得意，突然間笑聲止歇，頓了一頓，驀地裡慘聲大叫：「靈兒，是你麼？」

　　群豪聽到他叫聲，無不心中一凜，只見鍾萬仇撲向段譽身前，夾手去奪他手中橫抱著的女子。這時眾人已然看清這女子的面目，但見她年紀比木婉清幼小，身材也較纖細，臉上未脫童稚之態，那裡是木婉清了，卻是鍾萬仇的親生女兒鍾靈。當群豪初到萬劫谷時，鍾萬仇曾帶她到大廳上拜見賓客，炫示他有這麼一個美麗可愛的女兒。

　　段譽迷惘中見到許多人圍在身前，認出伯父和父母都到了，忙脫手放開鍾靈，任由鍾萬仇抱去，叫道：「媽，伯父，爹爹！」刀白鳳忙搶上前去，將他摟在懷裡，問道：「譽兒，你……你怎麼了？」段譽手足無措，說道：「我……我不知道啊！」

　　鍾萬仇萬不料害人反而害了自己，那想得到段譽從石屋中抱將出來的，竟會是自己的女兒？他一呆之下，放下女兒。鍾靈只穿著貼身的短衣衫褲，陡然見到這許多人，只羞著滿臉飛紅。鍾萬仇解下身上長袍，將她裹住，跟著重重便是一掌，擊得她左頰紅腫了起來，罵道：「不要臉！誰叫你跟這小畜生在一起。」鍾靈滿腹含冤，哭了起來，一時那裡能夠分辯？

　　鍾萬仇忽想：「那木婉清明明關在石屋之中，諒她推不開大石，必定還在屋內，我叫她出來，讓她分擔靈兒的羞辱。」大聲叫道：「木姑娘，快出來吧！」他連叫三聲，石屋內全無聲息。鍾萬仇衝進門去，石屋只丈許見方，一目瞭然，那裡有半個人影？鍾萬仇氣得幾乎要炸破胸膛，翻身出來，揮掌又向女兒打去，喝道：「我斃了你這臭丫頭！」

　　驀地裡旁邊伸出一隻手掌，無名指和小指拂向他手腕。鍾萬仇急忙縮手相避，見出手攔阻的正是段正淳，怒道：「我自管教我女兒，跟你有什麼相干？」

　　段正淳笑吟吟的道：「鍾谷主，你對我孩兒可優待得緊啊，怕他獨自一個兒寂靜，竟命你令愛千金相陪。在下實在感激之至。既然如此，令愛已是我段家的人了，在下這可不能不管。」鍾萬仇怒道：「怎麼是你段家的人？」段正淳笑道：「令愛在這石屋之中服侍小兒段譽，歷時已久。孤男寡女，赤身露體的躲在一間黑屋子裡，還能有什麼好事做出來？我兒是鎮南王世子，雖然未必能娶令愛為世子正妃，但三妻四妝，有何不可？你我這可不是成了親家麼？哈哈，哈哈，呵呵呵！」鍾萬仇狂怒不可抑制，撲將過來，呼呼呼連擊三掌。段正淳笑聲不絕，一一化解了開去。

　　群豪均想：「大理段氏果是厲害，不知用了什麼法子，竟將鍾谷主的女兒掉了包，囚在石室之中。鍾萬仇身大大理，卻無端端的去跟段家作對，那不是自討苦吃嗎？」

　　原來這件事正是華赫艮等三人做下的手腳。華赫艮將鍾靈擒入地道，本意是不令她洩漏了地道的秘密，後來聽到鍾萬仇夫婦對話，才知鍾萬仇和延慶太子安排下極毒辣的詭計，立意敗壞段氏名聲。三人在地道中低聲商議，均覺察此事牽連重大，且甚為緊急。一待鍾夫人離去，巴天石當即悄悄鑽出，施工展輕功，踏勘了那石屋的準確方位和距離，由華赫艮重定地道的路線。眾人加緊挖掘，又忙了一夜，直到次晨，才掘到了石屋之下。

　　華赫艮掘入石屋，只見段譽正在斗室中狂奔疾走，狀若瘋顛，當即伸手去拉，豈知段譽身法既迅捷又怪異，始終拉他不著。巴天石和范驊齊上合圍，向中央擠攏。石室實在太小，段譽無處可以閃避，華赫艮一把抓住了他手腕，登時全身大震，有如碰到一塊熱炭相似，當下用力相拉，只盼將他拉入地道，迅速逃走。那知剛一使勁，體內真氣便向外急湧，妨不住「哎喲」一聲，叫了出來。巴天石和范驊拉著華赫艮用力一扯，三人合力，才脫支了「北冥神功」吸引真氣之厄。大理三公的功力，比之無量劍弟子自是高得多了，又是見機極快，應變神速，饒是如此，三人都是已嚇出了一身次汗，心中均道：「延慶太子的邪法當真厲害。」再也不敢去碰段譽身子。

　　正在無法可施的當兒，屋外人聲喧擾，聽得保定帝、鎮南王等都已到來，鍾萬仇大聲譏嘲。范驊靈機一動：「這鍾萬仇好生可惡，咱們給他大大的開個玩笑。」當即除下鍾靈的外衫，給木婉清穿上，再抱起鍾靈，交給段譽。段譽迷迷糊糊的接過。華赫艮等三人拉著木婉清進了地道，合上石板，那裡不有半點蹤跡可尋？

　　保定帝見侄兒無恙，想不到事情竟演變成這樣，又是欣慰，又覺好笑，一時也推想不出其中原由，但想黃眉僧和延慶太子比拚內力，已到了千鈞一髮的關頭，稍有差池立時便有性命之憂，當即回身去看兩人角逐。只見黃眉僧額頭汗粒如豆，一滴滴的落在棋局之上，延慶太子卻仍是神色不變，若無其事，顯然勝敗已判。

　　段譽神智一清，也即關心棋局的成敗，走到兩人身側，觀看棋局，見黃眉僧劫材已盡，延慶太子再打一個動，黃眉僧便無棋可下，勢力非認輸不可。只見延慶太子鐵杖伸出，便往棋局中點了下去，所指之處，正是當前的關鍵，這一子下定，黃眉僧便無可救藥，段譽大急，心想：「我且給他混賴一下。」伸手便向鐵杖抓去。

　　延慶太子的鐵杖剛要點到『上位』的三七路上，突然間掌心一震，右臂運得正如張弓滿弦般的真力如飛身奔瀉而出。他這一驚自是不小，斜眼微睨，但見段譽拇指和食指正捏住了鐵杖杖頭。段譽只盼將鐵杖撥開，不讓他在棋局中的關鍵處落子，但這根鐵杖竟如鑄定在空中一般，竟是紋絲不動，當即使勁推撥，延慶太子的內力便由他少商穴而湧入他體內。

　　延慶太子大驚之下，心中只想：「星宿海丁老怪的他功大法！」當下氣運丹田，勁貫手臂，鐵杖上登時生出一股強悍絕倫的大力，一震之下，便將段譽的手指震脫了鐵杖。

　　段譽只覺半身酸麻，便欲暈倒，身子幌了幾下，伸手扶住面前青石，這才穩住。但延慶太子所發出的雄渾內勁，卻也有一小半兒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他心中驚駭，委實非同小可，鐵杖垂下，正好點在『上位的七八路上。只因段譽這麼一阻，他內力收發不能自如，鐵杖下垂，尚挾餘勁，自然而然的重重戳落。延慶太子暗叫：「不好！」急忙提起鐵杖，但七八路的閃叉線上，已戳出了一個小小凹洞。

　　高手下棋，自是講究落子無悔，何況刻石為枰，陷石為子，內力所到處石為之碎，如何能下了不算？但這』上『位的七八路，乃是自己填塞了一隻眼。只要稍明弈理之人，均知兩眼是活，一眼即死。延慶太子這一大塊棋早就已做成兩眼，以此為攻逼黃眉僧的基地，決無自己去塞死一隻活眼之理？然而此子既落，雖為弈理所無，總是功力內勁上有所不足。

　　延慶太子暗歎：「棋差一著，滿盤皆輸，這當真是天意嗎？」他是大有身份之人，決不肯為此而與匝眉僧再行爭執，當即站起身來，雙手按在青石巖上，注視棋局，良久不動。

　　群豪大半未曾見過此人，見他神情奇特，群相注目。只見他瞧了半晌，突然間一言不發的撐著鐵杖，杖頭點地，猶如踩高蹺一般，步子奇大，遠遠的去了。

　　驀地裡喀喀聲響，青石巖幌了幾下，裂成六七塊散石，崩裂在地，這震爍古今的一局棋就此不存人世。群豪驚噫出聲，相顧駭然，除了保定帝、黃眉僧、三大惡人之外，均想：「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屍一般的青袍客，武功竟然這等厲害。」

　　黃眉僧僥倖勝了這局棋，雙手據膝，怔怔出神，回思適才種種驚險情狀，心中始終難以寧定，實不知延慶太子何以在穩操勝券之際，突然將他自己一塊棋中的兩隻眼填塞了一隻。難道眼見段正明這等高手到來，生怕受到圍攻，因而認輸逃走嗎？但他這面幫手也是不少，未必便鬥不過。

　　保定帝和段正淳、高昇泰等對這變故也均大惑不解，好在段譽已然救出，段氏清名絲毫無損，延慶太子敗棋退走，這一役大獲全勝，其中猜想不透的種種細節也不用即行查究。段正淳向鍾萬仇笑道：「鍾谷主，令愛既成我兒姬妾，日內便即派人前來迎娶。愚夫婦自當愛護善待，有若親女，你儘管放心好了。」

　　鍾萬仇正自怒不可遏，聽得段正淳如此出言譏刺，刷的一聲，拔出腰間佩刀，便往鍾靈頭上砍落，喝道：「氣死我了，我先殺了這賤人再說。」

　　驀地裡一條長長的人影飄將過來，迅速無比的抱住鍾靈，便如一陣風般倏然面是過，已飄在數丈之外。嗒的一聲響，鍾萬仇一刀砍在地下，瞧抱著鍾靈那人時，卻是『窮凶極惡』雲中鶴，怒喝：「你……你幹什麼？」

　　雲中鶴笑道：「你這個女兒自己不要了，就算已經砍死了，那就送給我吧。」說著又飄出數丈。他知別說保定帝和黃眉僧的武功遠勝於己，便段正淳和高昇泰，也均是了不起的人物，是以打定主意抱著鍾靈便溜，眼見巴天石並不在場，自己只要施展輕功，這些人中便無一追趕得上。

　　鍾萬仇知他輕功了得，只急得雙足亂跳，破口大罵。保定帝等日前見過他和巴天石繞圈追逐的身手，這時見他雖然抱著鍾靈，仍是一飄一幌的輕如無物，也都奈何他不得。

　　段譽靈機一動，叫道：「岳老三，你師父有命，快將這個小姑娘奪下來。」南海鱷神一怔，怒道：「媽巴羔子，你說什麼？」段譽道：「你拜了我為師，頭也磕過了，難道想賴？你說過的話是放屁麼？你定是想做烏龜兒子王八蛋了！」南海鱷神橫眉怒目的喝道：「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你是我師父便怎樣？老子惱將起來，連你這師父也一刀殺了。」段譽道：「你認了便好。這個姓鍾的小姑娘是我妻子，就是你的師娘，快去給我奪回來。這雲中鶴侮辱她，就是辱你師娘，你太也丟臉了，太不是英雄好漢了。」

　　南海鱷神一怔，心想這話倒也有理，忽然想起木婉清是他妻子，怎麼這姓鍾的小姑娘也是他的妻子了？問道：「究竟我有幾個師娘？」段譽道：「你別多問，總而言之，倘若你奪不回你這個師娘，你就太也丟失臉。這裡許多好漢個個親眼有看見，你連第四惡化人云中鶴也鬥不過，那你就降為第五惡人，說不定是第六惡化人了。」要南海鱷神排名在雲中鶴之下，那比殺了他的頭還要難過，一聲狂吼，拔足便向雲中鶴趕去，叫道：「快放下我師娘來！」

　　雲中鶴縱身向前飄行，叫道：「岳老三真是大傻瓜，你上了人家大當啦！」南海鱷神最愛自認了不起，雲中鶴當著這許多人的面說他上了人家的當，更令他怒火沖天，大叫：「我後老二怎會上別人的當？」當即提氣急追。兩人一前一後，片刻間已轉過了山坳。

　　鍾萬仇狂怒中刀砍女兒，但這時見女兒為惡徒所擒，畢竟父女情深，又想到妻子問起時無法交代，情急之下，也提刀追了下去。

　　保定帝當下和群豪作別，一行離了萬劫谷，逕回大理城，一齊來到鎮南王府。華赫艮、范驊、巴天石三人從府中迎將出來，身旁一個少女衣飾華麗，明媚照人，正是木婉清。

　　范驊向保定帝稟報華赫艮挖掘地道、將鍾靈送入石屋之事，於救出木婉清一節卻含糊帶過。眾人才知鍾萬仇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原來竟因如此，盡皆大笑。

　　那『陰陽和合散』藥性雖然猛烈，卻非毒藥，段譽和木婉清服了些清瀉之劑，又飲了幾大碗冷水，便即消解。

　　午間王府設宴。眾人在席上興高采烈的談起萬劫谷之事，都說此役以黃眉僧與華赫艮兩人功勞最大，若不是黃眉僧牽制住了段延慶，則挖掘地道非給他發覺不可。

　　刀白鳳忽道：「華大哥，我還想請你再辛苦一趟。」華赫艮道：「王妃吩咐，自當遵命。」刀白鳳道：「請你派人將這條地道去堵死了。」華赫艮一怔，應道：「是。」卻不明她的用意。刀白鳳向段正淳瞪了一眼，說道：「這條地道通入鍾夫人的居室，若不堵死，就怕咱們這裡有一位仁兄，從此天天晚上要去鑽地道。」眾人哈哈大笑。

　　木婉清隔不多久，便向段譽偷眼瞧去，每當與他目光相接，兩人立即轉頭避開。她自知此生此世與他已休想成為夫婦，想起這幾天兩人石子屋共處的情景，更是黯然神傷。只聽眾人談論鍾靈要成為段譽的姬妾，又說她雖給雲中鶴擒去，但南海鱷神與鍾萬仇兩人聯手，定能將她救回，又聽保定帝吩咐褚古傅朱四人，飯後即去打探鍾靈的訊息，設法保護，木婉清越聽越怒，從懷中摸出一隻小小金盒，便是當日鍾夫人要段譽來求父親相救鍾靈的信物，伸手遞到段正淳面前，說道：「甘寶寶給你的！」

　　段正淳一愕，道：「什麼？」木婉清怒道：「是鍾靈這小丫頭的生辰八字。」持著金盒將段譽一指，又道：「甘寶寶叫他給你。」

　　段正離接了過來，心中一酸，他早認得這金盒是當年自己與甘寶寶定情之夕給她的，打開盒蓋，見盒中一張小小紅紙，寫著：「已未年十二月初五丑時」九個小字，字跡歪歪斜斜，正是甘寶寶的手筆。

　　刀白鳳冷冷地道：「那好得很啊，人家反女兒的生辰八字也送過來了。」

　　段正淳翻過紅紙，只見背後寫著幾行極細的小字：「傷心苦候，萬念俱灰。然是兒不能無父，十六年前朝思暮盼，只待君來。迫不得已，於乙未年五月歸於鍾氏。」字休纖細，若非凝目以觀，幾乎看不出來。段正淳想起對甘寶寶辜負良深，眼眶登時紅了，突然間心仿一動，頃刻間便明明瞭這幾行字的含義：「寶寶於乙未年五月嫁給鍾萬仇，鍾靈卻是該年十二月初五生的，多半便不是鍾萬仇的女兒。寶寶苦苦等候我不至，說『是兒不能無父』，又說『迫不得已』而嫁，自是因為有了身服，不能未嫁生兒。那麼鍾靈這孩兒卻是我的女兒。正是……正是那時候，十六年前的春天，和她歡好未滿一月，便有了鍾靈這孩兒……」想明白此節，脫口叫道：「啊喲，不成！」

　　刀白鳳問道：「什麼不成？」段正淳搖搖頭，苦笑道：「鍾萬仇這傢伙……這傢伙心術太壞，安排了這等毒計，陷害我段氏滿門，咱們決不能……決不能跟他結成親家。此事無論如何不可！」刀白鳳聽他這幾句吞吞吐吐，顯然是言不由衷，將他手中的紅紙條接過來一看，微一凝思，已明其理，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原來……原來，哈哈，鍾靈這小丫頭，也是你的私生女兒。」怒氣上衝，反手就是一掌。段正淳側頭避開。

　　廳上眾人俱都十分尷尬。保定帝微笑道：「既是如此，這事也只好作為罷論了……」

　　只見一名家將走到廳口，雙手捧著一張名帖，躬身說道：「虎牢關過彥之過大爺求見王爺。」段正淳心想這過彥之是伏牛派掌門柯百歲的大弟子，外號叫作『追魂鞭』，據說武功頗為了得，只是跟段家素無往來，不知路遠迢迢的前來何事，當即站起身來，向保定帝道：「這人不知來幹部什麼，兄弟出去瞧瞧。」

　　保定帝微笑點頭，心想：「這『追魂鞭』來得巧，你正好乘機脫身。」

　　段正淳走出花廳，高昇泰與褚、古、傅、朱跟隨在後。踏進大廳，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漢子坐在西首椅上。那人一身喪服，頭戴訂冠，滿臉風塵之色，雙目紅腫，顯是家有喪事、死了親人，見到段正淳進廳，便即站起，躬身行禮，說道：「河南過彥之拜會見王爺。」段正淳還禮道：「過老師光臨大理，小弟段正淳未曾遠迎，還乞恕罪。」過彥之心想：「素聞大理段氏兄弟大富大貴而不驕，果然名不虛傳。」說道：「過彥之草野匹夫，求見王爺，實是冒昧。「段正淳道：」『王爺』爵位僅為俗人而設。過老師的名頭在下素所仰慕，大家兄弟相稱，不必拘這虛禮。」引見高昇泰後，三人分賓主坐下。

　　過彥之道：「王爺，我師叔在府上寄居甚久，便請告知，請出一見。」段正淳廳道：「過兄的師叔？」心想：「我府裡那裡有什麼杖牛派的人物？」過彥之道：「敝師叔改名換姓，借尊府避難，未敢向王爺言明，實是大大的不敬，還請王爺寬洪大量，不予見怪，在下這裡謝過了。」說著站起來深深一揖。段正淳一面還禮，一面思索，實想不起他師叔是誰？

　　高昇泰也自尋思：「是誰？是誰？」驀地裡想起了那人的外號和姓氏，心道：「必定是他！」向身旁家丁道：「到帳房去對霍先生說，河南追魂鞭過大爺到了，有要緊事稟告『金算盤』崔崔老前輩，請他到大廳一敘。」

　　那家丁答應了進去。過不多時，只聽得後堂踢踢蹋蹋腳步聲響，一個人拖泥帶水的走來，說道：「你這一下子，我這口閒飯可就吃不成了。」

　　段正淳聽到『金算盤崔老前輩』這七字，臉色微變，心道：「難道『金算盤崔百泉』竟是隱跡於此？我怎地不知？高賢弟卻又不跟我說？」只見一個形貌猥瑣的老頭兒笑嘻嘻的走出來，卻是帳房中相助昭管雜務的霍先生。此人每日不是在醉鄉之中，理是與下人賭錢，最是憊懶無聊，帳房中只因他錢銀面上倒十分規矩，十多年來也就一直容他胡混。段正淳大是驚訝：「這霍先生當真便是崔百泉？我有眼無珠，這張臉往那裡擱去？」幸好高昇泰一口便叫了出來，過彥之還道鎮南王府中早已眾所知曉。

　　那霍先生本是七分醉、三分醒，顛顛倒倒的神氣，眼見過彥之全身喪服，不由得吃了一驚，問道：「你……怎麼……」過彥之搶上幾步，拜倒在地，放聲大哭，說道：「崔師叔，我師……師父給人害死了。」那霍先生崔百泉神色立變，一張焦黃精瘦的臉上霎時間全是陰鷙戒備的神氣，緩緩的道：「仇人是誰？」過彥之哭道：「小侄無能，訪查不到仇人的確訊，但猜想起來，多半是姑蘇慕容家的人物。」崔百泉臉上突然閃過一絲恐懼之色，但懼色霎息即過，沉聲道：「此事須得從長計議。」

　　段正淳和高昇泰對望一眼，均想：「『北喬峰，南慕容』，他伏牛派與姑蘇慕容氏結上了怨家，此仇只怕難報。」

　　崔百泉神色慘然，向過彥之道：「過賢侄，我師兄如何身亡歸西，經過情由，請你詳述。」過彥之道：「師仇如同父仇，一日不報，小侄寢食難安。請師叔即行上道，小侄沿途細稟，以免耽誤了時刻。」崔百泉鑒貌辨色，知他是嫌大廳上耳目人多，說話不便，倒不爭在這一時三刻的相差，心下盤算：「我在鎮南王府寄居多年，不露形跡，那料到這位高侯爺早就看破了我的行藏。我若不向段王爺深致歉意，便是大大得罪了段家。何況找姑蘇慕容氏為師兄報仇，決非我一力可辦，若得段家派人相助，那便判然不同，這一敵一友之間，出入甚大。」突然走到段正淳身前，雙膝跪地，不住磕頭，咚咚有聲。

　　這一下可大出眾人意料之下，段正淳忙伸手相扶，不料一扶之下，崔百泉的身子竟如釘在地下般，牢牢不動。段正淳心道：「好酒鬼，原來武功如此了得，一向騙得我苦。」勁貫雙臂，往上一抬。崔百泉也不再運力撐拒，乘勢站起，剛站直身子，只感週身百骸說不出的難受，有如一葉小舟在大海中猛受風濤顛簸之苦，情知是段正淳出手懲戒。他想我若運功抵禦，鎮南王這口氣終是難消，說不定他更疑心我混入王府臥底，另有奸惡圖謀，乘著體內真氣激盪，便即一交坐倒，索性順勢仰天摔了下去，模糊狼狽已極，大叫：「啊喲！」

　　段正淳微微一笑，伸手拉他起身，拉中帶捏，消解了他體內的煩惡。

　　崔百泉道：「王爺，崔百泉給仇人逼得無路可走，這才厚顏到府上投靠，托庇於王爺的威名之下，總算活到今日。崔百泉未曾向王爺吐露真相，實是罪該萬死。」

　　高昇泰接口道：「崔兄何必太謙？王爺早已知道閣下身份來歷，崔兄既是真人不露相，王爺也不叫破，別說王爺知曉，旁人何償不知？那日世子對付南海鱷神，不是拉著崔兄來充他師父嗎？世子知道閤府之中，只有崔兄才對付得了這姓岳的惡人。」其實那是段譽拉了崔百泉來冒充師父，全是誤打誤撞，只覺府中諸人以他的形貌最是難看猥崽，這才拉他來跟南海鱷神開個玩笑。但此刻崔百泉聽來，卻是深信不疑，暗自慚愧。

　　高昇泰又道：「王爺素來好客，別說崔兄於我大理絕無惡意陰謀，就算有不利之心，王爺也當大量包容，以慶相待到。崔兄何必多禮？」言下之意是說，只因你並無劣跡惡行，這才相容至今日，否則的話，早已就料理了你。

　　崔百泉道：「高侯爺明鑒，話雖如此說，但姓崔的何以要投靠王府，於告辭之先務須陣明才是，否則太也不夠光明。只是此事牽涉旁人，崔百泉斗膽請借一步說話。」

　　段正淳點了點頭，向過彥之道：「過兄，師門深仇，事關重大，也不忙在這一時三刻。咱們慢慢商議不遲。」過彥之還未答應，崔百泉已搶著道：「王爺吩咐，自當遵命。」

　　這時一名家將走到廳口躬身道：「啟稟王爺，少林寺方丈派遣兩位高僧前來下書。」少林寺自唐初以來，即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段正淳一聽，當即站起，走到滴水簷前相迎。

　　只見兩名中年僧人由兩名家將引導，穿過天井。一名形貌乾枯的僧人躬身合什，說道：「少林寺小僧慧真、慧觀，參見王爺。」段正淳抱拳還禮，說道：「兩位遠道光臨，可辛苦了，請廳上奉茶。」

　　來到廳上，二僧卻不就座。慧真說道：「王爺，貧僧奉敝寺方丈之命，前來呈上書信，奉致保定皇爺和鎮南王爺。」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沒紙包裹，一層層的解開，露出一封面黃皮書信，雙手呈給段正淳。

　　段正淳接過，說道：「皇兄便在此間，兩位正好相見。」向崔百泉與過彥之道：「兩位請用些點心，待會再行詳談。」當下引著慧真、慧觀入內。

　　其時保定帝已在暖閣中休矩，正與黃眉僧清敬對談，段譽坐在一旁靜聽，見到慧真、慧觀進來，者站起身來。段正淳送過書信，保定帝拆開一看，見那信是寫給他兄弟二人的，前面說了一大段什麼『主慕英名，無由識荊』、『威鎮天南，仁德廣被』、『萬民仰望，豪傑歸心』、『闡護佛法，宏揚聖道』等等的客套話，但說到正題時，只說：「敝師弟玄悲禪師率徒四人前來貴境，謹以同參佛祖、武林同道之誼，敬懇賜予照拂。」下面署名的是『少林禪寺釋子玄慈合什百拜』。

　　保定帝站著讀信，意思是敬重少林寺，慧真和慧觀恭恭敬敬的在一旁垂手侍立。保定帝道：「兩位請坐。少林方丈既有法諭，大家是佛門弟子，武林一脈，但教力所能及，自當遵命令。玄悲大師明曉佛學，武功深湛，在下兄弟素所敬慕，不知大師法駕何時光臨？在下兄弟掃榻相候。」

　　慧真、慧觀突然雙膝跪地，咚咚咚咚的磕頭，跟著便痛哭聲失聲。

　　保定帝、段正淳都是是一驚，心道：「莫非玄悲大師死了。」保定帝伸手扶起，說道：「你我武林同道，不能當此大禮。」慧真站直身子，果然說道：「我師父圓寂了。」保定帝心想：「這能書信本是要玄悲大師親自送來的，莫非他死在大理境內？」說道：「玄悲大師西歸，佛家門少一高僧，武林失一高手，實深悼惜。不知玄悲大師於何日圓寂？」

　　慧真道：「方丈師伯月前得到訊息，『天下四大惡人』要來大理跟皇爺與鎮南王為難。大理段氏威鎮天南，自不懼他區區『四大惡人』，但恐兩位不知，手下的執事部虱中了暗算，因此派我師父率同四名弟子，前來大理稟告皇爺，並聽由差遣。」

　　保定帝好生感激，心想：「無怪少林派數百年來眾所敬服，玄慈方丈以天下武林安危為己任，我們中無在南鄙，他竟也關心及之。他信上說要我們照拂玄悲大師師徒，其實卻是派人來報訊助拳。」當即微微躬身，說道：「方丈大師隆情厚意，我兄弟不知何以為報。」

　　慧夫道：「皇爺太謙了。我師徒兼程南來，上月廿八，在大理陸涼州身戒寺掛單，那知道廿九清晨，我們師兄弟四人起身，竟見到師父……我們師父受人暗算，死在身戒寺的大殿之上……」說到這裡，已然嗚咽不能成聲。

　　保定帝長歎一聲，問道：「玄悲大師是中了歹毒暗器嗎？」慧真道：「不是。」保定帝與黃眉僧、段正淳、高昇泰四人均有詫異之色，都想：「以玄悲大師的武功，若不是身中見血封喉的暗哭，就算敵人在背後忽施突襲，也決不會全無抗拒之力，就此斃命。大理國中，又有那一個邪派高手能有這般本領下此毒手？」

　　段正淳道：「今兒初三，上月廿八晚間是四天之前。譽兒被服擒入萬劫谷是廿七晚間。」保定帝點頭道：「不是『四大惡人』。」段延慶這幾日中都在萬劫谷，決不能分身到千里之外的陸涼州去殺人，何況即是段延慶，也未必能無聲無息的一下子就打死了玄悲大師。

　　慧真道：「我們扶起師父，他老人家身子冰冷，圓寂已然多時，大殿上也沒動過手的痕跡。我們追出寺去，身戒寺的師兄們也幫同搜尋，但數十里內找不到兇手的半點線索。」

　　保定帝黯然道：「玄悲大師為我段氏而死，又是在大理國境內遭難，在情在理，我兄弟決不能軒身事外。」

　　慧真、慧觀二僧同時跪下叩謝。慧真又是道：「我師兄弟四人和身戒寺方丈五葉大師商議之後，將師父遺體暫棲在身戒寺，不敢就此火化，以便日後掌門師伯栓視。我兩個師兄趕回少林寺稟報掌門師伯，小僧和慧觀師弟趕來大理，向皇爺與鎮南王稟報。」

　　保定帝道：「五葉方丈年高德劭，見識淵博，多知武林掌故，他老人家如何說？」

　　慧真道：「五葉方丈言道：十之八九，兇手是姑蘇慕容家的人物。」

　　段正淳和高昇泰對望一眼，心中都道：「又是『姑蘇慕容』！」

　　黃眉僧一直靜聽不語，忽然插口道：「玄悲大師可是胸口中了敵人的一招『大韋陀杵』而圓寂麼？」慧真一驚，說道：「大師所料不錯，不知如何……如何……」黃眉僧道：「久聞少林玄悲大師『大韋陀杵』功夫乃武林的一絕，中人後對方肋骨根根斷折。這門武功厲害自然是厲害的終究太過霸道，似乎非我佛門弟子……唉！」段譽插嘴道：「是啊，這門功夫太過狠辣。」

　　慧真、慧觀聽黃眉僧評論自己師父，心下已是不滿，但敬他是前輩高僧，不敢還嘴，待聽段譽也在一旁多嘴多舌，不禁都怒目瞪視。段譽只當不見，毫不理會。

　　段正淳問道：「師兄怎樣知玄悲大師中了『大韋陀杵』而死？」黃眉僧歎道：「身戒寺方太五葉大師料定兇手是姑蘇慕容氏，自然不是胡亂猜測的。段二弟，姑蘇慕容氏有一句話，叫做：『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你聽見過麼？」段正淳沉吟道：「這句話倒也曾聽見過，只是不大明白其中含意。」黃眉僧喃喃的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臉上突然間閃過一絲獻詞懼之色。保定帝、段正淳和他相識數十年，從未見他生過懼意，那日他與延太太子生死相搏，明明已經落敗，雖然狼狽周章，神色卻仍坦然，此刻竟然露出懼色，可見對手實是非同小可。

　　暖閣中一時寂靜無聲。過了半晌，黃眉僧緩緩的道：「老僧聽說世間確有慕容博這一號人物，他取名為『博』，武功當真淵博到了極處。似乎武林中不論那一派那一家的絕技，他無一不精，無一不會。更廳的是，他若要制人死命，必是使用那人的成名絕技。」段譽道：「這當真匪夷所思了，天下有這許許多多武功，他又怎學得周全？」黃眉僧道：「賢侄此言亦是不錯，學如淵海，一人如何能夠窮盡？可是慕容博的仇人原亦不多。聽說他若學不會仇人的絕招，不能用這絕招致對方的死命，他就不會動手。」

　　保定帝道：「我也聽說過中原有這樣一位奇人。河北駱氏三雄善使飛錐，後來三人都身中飛錐喪命。山東章虛道人殺人時必定斬去敵人四肢，讓他哀叫半日方死。這章虛道人自己也遭此慘報，慕容博這『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八個字，就是從章虛道人口中傳出來的。」頓了一頓，又道：「當時濟南鬧市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圍觀章虛道人在地下翻滾號叫。」他說到這裡，似乎依稀見到章虛道人臨死時的慘狀，臉色間既有不忍，又有不滿之色。

　　段正淳點頭道：「那就是了。」突然想起一事，說道：「過彥之過大爺的師父柯百歲，聽說擅用軟鞭，鞭上的勁力卻是純剛一路，殺敵時往往一鞭擊得對方頭蓋粉碎，難道他……他……」擊掌三下，召來一名侍僕，道：「請崔先生和過大爺到這裡，說我有事相商。」那侍僕應道：「是！」但他不知崔先生是誰，遲疑不走。段譽笑道：「崔先生便是帳房中那個霍先生。」那侍僕這才大聲應了一個「是」，轉身出去。

　　不多時崔百泉和過彥之來到暖閣。段正淳道：「過兄，在下有一事請問，尚盼勿怪。」過彥之道：「不敢。」段正淳道：「請問令師柯老前輩如何中人暗算？是拳腳還是兵刃上受了致命之傷。」過彥之突然滿臉通紅，甚是慚愧，囁嚅半晌，才道：「家師是傷在軟鞭的一招『天靈千裂』之下。兇手的勁力剛猛異常，縱然家師自己，也不能……也不能……」

　　保定帝、段正淳、黃眉僧等相互望了一眼，心中都是不由自主的一凜。

　　慧真走到崔百泉和過彥之跟前，合什一禮，說道：「貧僧師兄弟和兩位敵愾同分，若不滅了姑蘇慕容……」說到這裡，心想是否能滅得姑蘇慕容氏，實在難說，一咬牙，說道：「貧僧將性命交在他手裡便了。」過彥之雙目含淚，說道：「少林派和姑蘇慕容氏也結下深仇麼？」慧真便將師父玄悲如何死在慕容氏手下之事簡略說了。

　　過彥之神色悲憤，咬牙痛恨。崔百泉卻是垂頭喪氣的不語，似乎渾沒將師兄的血仇放在心上。慧觀和尚衝口說道：「崔先生，你怕了姑蘇慕容氏麼？」慧真忙喝：「師弟，不得無禮。」崔百泉東邊瞧瞧，西邊望望見，似怕隔牆有耳，又似怕有極厲害的敵人來襲，一副心驚膽戰的模樣。慧觀哼的一聲，自言自語：「大丈夫死就死了，又有什麼好怕的？」慧真也頗不以崔百泉的膽層為然，對師弟的出言衝撞就不再制止。

　　黃眉僧輕輕咳嗽一聲，說道：「這事……」崔百泉全身一抖，跳了起來，將幾上的一隻茶碗帶翻了，乒乓一聲，在地下打得粉碎。他定了定神，見眾人目光都瞧在自己身上，不由得面紅耳赤，說道：「對不住，對不住！」過彥之皺著眉頭，俯身拾起茶杯碎片。

　　段正淳心想：「這崔百泉是個膿包。」向黃眉僧道：「師兄，怎樣？」

　　黃眉僧喝了一口茶，緩緩的道：「崔施主想來曾見過慕容博？」崔百泉聽到『慕容博』三字，『哦』的一聲驚呼，雙手撐在椅上，顫聲道：「我沒有……是……是見過……沒有……」慧觀大聲道：「崔先生到底見過慕容博，還是沒見過？」崔百泉雙目向空瞪視，神不守舍，段正淳等都是暗暗搖頭。過彥之見師叔如此在人前出醜，更加的尷尬難受。過了好一會。崔百泉才顫聲道：「沒有……嗯……大概……好像沒有……這個……」

　　典眉僧道：「老衲曾有一件親身經歷，不妨說將出來，供各位參詳。說來那是四十三年前的事了，那時老衲年輕力壯，剛出道不久，在江湖上也闖下了一點名聲。當真是初生牛犢兒不畏虎，只覺天下之大，除了師父之外，誰也不及我的武藝高強。那一年我護送一位任滿回籍的京官和家眷，從汴梁回山東去，在青豹崗附近折山坳中遇上了四名盜匪。這四個匪徒一上來不搶財物，卻去拉那京官的小姐。老衲當時年少氣盛，自是容情不得，一出手便是辣招，使出金剛指力，都是一指刺入心窩，四名匪徒哼也沒哼，便即一一斃命。

　　「我當時自覺不可一世，口沫橫飛的向那京官誇口，說什麼『便再來十個八個大盜，我也一樣的用金剛指送了他們性命。』便在那時，只聽得蹄聲得得，有兩人騎著花驢從路旁經過。忽然騎在花驢背上的一人哼了一聲，似乎是女子聲音，哼聲中卻充滿輕蔑不屑之意。我轉頭看去，見一匹驢上坐的是個三十六七歲的婦人，另一匹驢上則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眉清目秀，甚是俊雅，兩人都全身縞素，服著重孝。卻聽那少年道：『媽，金剛指有什麼了不起，卻在這兒胡吹大氣！』」

　　黃眉僧的出身來歷，連保定實兄弟都不深知。但他在萬劫谷中以金剛指力劃石為局，陷石成子，和延慶太子搏鬥不屈，眾人均十分敬仰，而他的金剛指力更是無人不服，這時聽他述說那少年之言，均覺小小孩童，當真胡說八道。

　　不料黃眉僧輕輕歎了口氣，接著道：「當時我聽了這句話雖然氣惱，但想一個黃口孺子的胡言何足計較？只向他怒目瞪了一眼，也不理睬。卻聽得那婦人斥道：『這人的金剛指是福建蒲田達摩下院的正宗，已有三成火候。小孩兒家懂得什麼？你出指就沒他這般準。』

　　「我一聽之下，自然又驚又怒。我的師門淵源江湖上極少人知，這少婦居然一口道破，而說我的金剛指力只有三成火候，我當然大不服氣。唉，其實那時候我太也不知天高地厚，以其時的功力而論，說我有三成火候，還是說得高了，最多也不過二成六七分而已。我便大聲道：『這位夫人尊姓？小覷在下的金剛指力，是有意賜教數招麼？』那少年勒住花驢，便要答話。那少婦忽然雙目一紅，含淚欲洋，說道：『你爹臨終時說過什麼話來。你立時便忘了麼？』那少年道：『是，孩兒不敢忘記。』兩人揮鞭催驢，便向前奔。

　　「我越想越不服，縱馬追了上去，叫道：『喂！胡說八道的指摘別人武功，若不留下數招，便想一走了之嗎？』我騎的是匹腳力極快的好馬，說話之間，已越過兩匹花驢，攔在二人之前。那婦人向那少年道：『你瞧，你隨口亂說，人家可不答應了。』那少年顯然對母親很孝順，再也不敢向我瞧上一眼。我見他們怕了我，心想孤兒寡婦，勝之不武，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但聽那婦人的語氣，這少年似乎也會金剛指力。我這門功夫足花了十五年苦功，方始練成，這小小孩童如何能會？自然是胡吹大氣，便道：『今日便放你們走路，以後說話可得小心些。』

　　「那婦人仍是正眼也不進我瞧上一眼，向那少年道：『這位叔叔說得不錯，以後你說話可得小心些。』倘若就此罷休，豈不極好？可是那時候我年少氣盛，勒馬讓在道邊，那少婦縱驢先行，那少年一拍驢身，胯下花驢便也開步，我揚起馬鞭，向花驢臀上抽去，大笑道：『快快走吧！』馬鞭距那花驢臀邊尚有尺許，只聽得嗤的一聲，那少年回身一指，指力凌空而來，將我的馬鞭蕩得飛了出去。這一下可將我嚇得呆了，他這一指指力凌厲，遠勝於我。

　　「只聽那婦人道：『既出了手，便得了結。』那少年道：『是。』勒轉花驢，向我衝過來。我伸左掌使一招『攔雲手』向他推去，突然間嗤的一聲，他伸指戳出，我只覺左邊胸口一痛，全身勁力盡失。」

　　黃眉僧說到這裡，緩緩解開僧袍，露出瘦骨嶙嶙的胸膛來，只見他左邊胸口對準心臟處有個一寸來深的洞孔。洞孔雖已結疤，仍可想像到昔日受創之重。所奇者這創口顯已深及心臟，他居然不死，還能活到今日，眾人都不禁駭然。

　　黃眉僧指著自己右邊胸膛，說道：「諸位請看。」只見該處皮肉不住起伏跳動，眾人這才明白，原來他生具異相，心臟偏右而不偏左，當年死裡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縛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是萬中無一。那少年見一指戳中我的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將花驢拉開幾步，神色極是詫異。我見自己胸口鮮血泊泊流出，只道性命已是不保，那裡還有什麼顧忌，大聲罵道：『小賊，你說會使金剛指，哼哼！達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卻殺不了人的麼？你這一指手法根本就不對，也決不是金剛指。』那少年縱身上前，又想伸指戳來，那時我全無抗＝御之能，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婦人揮出手中馬鞭，捲住了少年的手臂。我迷迷糊糊之中，聽得她在斥責兒子：『姑蘇姓慕容的，那有你這等不爭氣的孩兒？你這指力既沒練得到家，就不能殺他，罰你七天之內……』到底罰他七天之內怎麼樣，我已暈了過去，沒能聽到。」

　　崔百泉顫聲問道：「大……大師，以後……以後你再遇到他們沒有？」

　　黃眉僧道：「說來慚愧，老衲自從經此一役，心灰意懶，只覺人家小小一個少年，已有旭此造詣，我便再練一輩子武功，也未必趕他得上。胸口傷勢痊癒後，便離了大宋國境，遠來大理，托庇於段皇爺的治下，過得幾年，又出了家。老僧這些年來雖已參司生死，沒再將昔年榮辱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思，不免猶有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段譽問道：「大師，這少年若是活到今日，差不多有六十歲了，他就是慕容博嗎？」

　　黃眉僧搖頭道：「說來慚愧，老衲不知。其實這少年當時這一指是否真是金剛指，我也沒看清楚，只覺得出手不大像。但不管是不是，總之是厲害得很，厲害得很……」

　　眾人默然不語，對崔百泉鄙視之心都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僧這等武功修為，尚自對姑蘇慕容氏如此忌憚，崔百泉嚇得神不守舍，倒也情有可原。

　　崔百泉說道：「黃眉大師這等身份，對往事也毫不隱瞞，姓崔的何等樣人，又怕出什麼丑了？在下本來就要將混入鎮南王府的原由，詳細稟報聯合會下和王爺，這裡都不是外人，在下說將出來，請眾位一起參詳。」他說了這幾句話，心情激盪，已感到喉乾舌燥，將一碗茶喝得碗底向天，又將過彥之那碗茶也端過來喝了，才繼續道：「我……我這件事，是起……起於十八年前……」他說到這裡，不禁往窗外望了望。

　　他定了定神，才又道：「南陽府城中，有一家姓蔡的土豪，為富不仁，欺壓良民。我柯師哥有個朋友遭他陷害，全家都死在他的手裡。」過彥之道：「師叔，你說的是蔡慶圖這賊子？」崔百泉道：「不錯。你師父說起蔡慶圖來，常自切齒痛恨。你師父向官府遞了狀子告了幾次，都被蔡慶圖使錢將官司按了下來。你師父若能動動軟鞭，要殺了這蔡慶圖原是不費吹灰之力，但他在江湖上雖然英雄氣概，在本鄉本土有家有業，自來不肯做觸犯王法之事。我淮百泉可不同了，偷雞摸狗，嫖捨賭錢，殺人放火，什麼事都幹。這一晚我惱將起來，便摸到蔡慶圖家中，將他一家三十餘口全宰了個乾淨。

　　「我從大門口殺起，直殺到後花園，連花匠婢女都一個不留。到得園中，只見一座小樓的窗上兀自透出燈火。我奔上樓去，踢開房門，原來是間書房，四壁一架的擺滿了書，一對男女並肩坐在桌旁，正在看書。

　　「那男子約莫四十歲上下，相貌俊雅，穿著書生衣巾。那女的年紀較輕，背向著我，瞧不見她的面貌，但見她穿著淡綠輕衫，燭光下看去，顯得挺俊俏的，他奶奶的……」他本來說得甚是斯文，和他平時為人大不相同，那知突然之間來了一句污言，眾人都是一愕。崔百泉卻渾沒知覺，續道：「……我一口氣殺了三十幾個人，興致越來越高，忽然見到這對狗男女，他奶奶的，覺得有些古怪。蔡慶圖家中的人個個粗暴兇惡，怎麼忽然鑽出這一對清秀的狗男女來？這不像戲文裡的唐明皇和楊貴妃麼？我有點奇怪，倒沒想動手就殺了他們。只聽得那男的說道：『娘子，從龜妹到武王，不該這麼排列。』」

　　段譽聽到「從龜妹到武王」六字，尋思：「什麼龜妹、武王？」一轉念間，便即明白：「啊，是『從龜妹到無妄』，那男子在說易經，」登時精神一振。

　　聽崔百泉又道：「那女的沉吟了一會，說道：『要是從東北角上斜行大哥，再轉姊姊，你瞧走不走得通呢？』」段譽心道：「大哥？姊姊？啊，那是『大過』、『既濟』。」跟著一驚：「這女子說的明明是『凌波微步』中的步法，只不過位軒略偏，並未全對。難道這女子和山洞中的神仙姊姊竟有什麼關聯？」

　　崔百泉續道：「我聽他夫婦二人講論不休，說什麼烏龜妹子、大舅子、小姊姊，不耐煩起來，大聲喝道：『兩個狗男女，你奶奶的，都給我滾出來！』不料這兩人好像都是聾子，全沒聽到我的話，仍是目不轉睛的瞧著那本書。那女子細聲細氣的道：『從這裡到姊姊家，共有九步，那是走不到的。』我又喝道：『走走走！走到你姥姥家，見你們的十八代祖宗去吧！』正要舉步上前，那男的忽然雙手一拍，大笑道：『妙極，妙極！姥姥為坤，十八代祖宗，喂，二九一十八，該轉坤位。這一步可想通了！』他順手抓起書桌上一個算盤，不知怎樣，三顆算盤珠兒突然飛出，我只感胸口一陣疼痛，身子已然釘住，再也動彈不得了。

　　這兩人對我仍是不加理會，自顧自談論他們的小哥哥、小畜生，我心中可說不出的害怕。在下匪號『金算盤』，隨身攜帶一個黃金鑄成的算盤，其中裝有機括，七十七枚算珠隨時可用彈簧彈出，可是眼見書桌上那算盤是紅木所製，平平無奇，中間的一檔竹柱已斷為數截，顯然他是以內力震斷竹柱，再以內力激動算珠射出，這功夫當真他奶奶的了不起。

　　「這一男一女越說越高興，我卻越來越害怕。我在這屋子裡做下了三十幾條人命的大血案，偏偏僵在這裡，動是動不得，話又說不出，我自己殺人抵命，倒也罪有應得，可是這麼一來，非連累到我柯師兄不可。這兩個多時辰，真比受了十年二十年的苦刑還要難過。直等到四處雞啼聲起，那男子才笑了笑，說道：『娘子，下面這幾步，今天想不出來了，咱們走吧！』那女子道：『這位金算盤崔老師幫你想出了這一步妙法，該當酬謝他什麼才是！』我又是一驚，原來他們早知道我的姓名。那男子道：『既然如此，且讓他多活幾年。下次遇著再取他性命吧！他膽敢罵你罵我，總不成罵過就算。』說著收起了書本，跟著左掌回轉，在我背心上輕輕一拂。解開了我的空道。這對男女就從窗中躍了出去。我一低頭，只見胸口衣衫上破了三個洞也，三顆算盤珠整整齊齊的釘在我胸口，真是用尺來量，也不容易準得這麼釐毫不差。喏喏喏，諸位請瞧瞧我這副德行。」說著解開了衣衫。

　　眾人一看，都忍不住失笑。但見兩顆算盤珠恰好嵌在他兩個乳頭之上，兩乳之間又是一顆，事隔多年，難得他竟然並不設法起出。崔百泉搖搖頭，扣起衫鈕，說道：「這三顆粒算盤珠嵌在我身上，這罪可受得大了。我本想用小刀子挖了出來，但微一用力，撞動自己穴道，立時便暈了過去，非得兩個時辰不能醒轉。慢慢用挫傷刀或沙紙來挫、來擦嗎？還是疼我爺爺奶奶的亂叫。這罪孽陰魂不散，跟定了我，只須一變天要下雨，我這三個地方就痛得他媽的好不難熬，真是比烏龜殼兒還靈。」眾人不由得又是駭異，又是好笑。

　　崔百泉歎了口氣道：「這人說下次見到再取我性命。這性命是不能讓他取去的，可是只要遇上了他，不讓他取也是不成。唯一的法子只有不讓他遇上。事出無奈，只好遠走高飛，混到鎮南王爺的府上來，這裡有段王爺、高侯爺、褚朋友這許多高手在，終不成眼睜睜的袖手不顧，讓我送了性命。這三顆撈什子嵌在我胸口上，一當痛將起來，只有拚命喝酒，糊里糊塗的熬一陣。什麼雄心壯志、傳宗接代，都他媽的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眾人均勻想：「此人的遭際和黃眉僧其實大同小異，只不過一個出家為僧，一個隱性埋名而已。」段譽問道：「霍先生，你怎知這對夫婦是姑蘇慕容氏的？」他叫慣了霍先生，一時改不過口來。

　　崔百泉搔搔頭皮，道：「那是我師哥推想出來的。我挨了這三顆算盤珠後，便去跟師哥商量，他說，武林中只有姑蘇慕容氏一家，才會『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我慣用算盤珠打人，他便用算盤珠打我。『姑蘇慕容』家人丁不旺，他媽的，幸虧他人丁稀少，要是千子百孫，江硝上還有什麼人勝下來，就只他慕容氏一家了。」他這話對『大理段氏』實在頗為不敬，但也無人理會。只聽他續道：「他這家出名的人就只一個慕容博，四十三年前，用金剛指力傷了這位大師的少年十五六歲，十八年前，給我身上裝算盤珠的傢伙當時四十來歲，算來就是這慕容博了，想不到我師哥又命喪他手。彥之，你師父怎地得罪他了？」

　　過彥之道：「師父這些年來專心做生意，常說『和氣生財』，從沒跟人合氣，決不能得罪了『姑蘇慕容』家。我們在南陽，他們在蘇州，路程可差了十萬八千里。」

　　崔百泉道：「多半這慕容博找不到我這縮頭烏龜，便去問你師父。你師父有義氣，寧死也不肯說我是在大理，便遭了他毒手。柯師哥，是我害了你啦。」說著淚水鼻涕齊下，嗚咽道：「慕容博，博博博，我剝你的皮！」他哭了幾聲，轉頭向段正淳道：「段王爺，我話也說明白了，這些年來多謝你照拂，又不拆穿我的底細，崔某真是感激之至，卻也難以圖報。我這可要上姑蘇去了。」段正淳奇道：「你上姑蘇去？」

　　崔百泉道：「是啊。我師哥跟我是親兄弟一般。殺兄之仇，豈能不報？彥之，咱們這就去吧！」說著向眾人團團一揖，轉身便出。過彥之也是拱手為禮，跟了出去。

　　這一著倒大出眾人意料之外，眼見他對姑蘇慕容怕得如此厲害，但一說到為師兄報仇，明知此去必死，卻也毫不畏懼。各人心下暗暗起敬。段正淳道：「兩位不忙。過兄遠來，今晚便在舍下歇一宿，明日一早動身不遲。」崔百泉停步轉身，說道：「是，王爺吩咐，我們再擾一餐便了。彥之，咱們喝酒去。」帶了過彥之出外。

　　保定帝對段正淳道：「淳弟，明日你率同華司徒、范司馬、巴司空，前去陸涼州身戒寺，代我在玄悲大師靈前上祭。」段正淳答應了。慧真、慧觀下拜致謝。保定帝又向段正淳道：「拜見五葉方丈後，便在身戒寺等候少林寺的大師們到來，請他們轉呈我給玄慈方丈的書信。」向巴天石道：「寫下兩通書信，一通致少林方丈，一通致身戒寺方丈，再備兩份禮物。」巴天石躬身奉旨。保定帝道：「你陪少林寺的兩位大師下去休息吧。」待巴天石陪同慧真、慧觀二僧出去，保定帝道：「我段氏源出中原武林，數百年來不敢忘本。中原武林朋友來到大理，咱們禮敬相待。可是我段氏先祖向有遺訓，嚴禁段氏子孫參與中原武林的仇殺私門。玄悲大師之死，我大理仙家雖不能袖手不理，但報仇之事，仍當由少林派自行料理，我們不能插手。」段正淳道：「是，兄弟理會得。」

　　黃眉僧道：「這中間的分寸，當真不易拿捏。咱們非相助少林派不可，卻又不能混入仇殺。慕容氏一家雖然人丁不旺，但這樣的武林世家，朋友和部屬必定眾多。少林派與姑蘇慕容正面為敵，實是震驚武林的大事，腥風血雨，不知要殺傷多少人命。大理國這些年來國泰民安，咱們倘若捲入了這個漩渦，今後中原武人來大理尋釁生事，只怕要源源不絕了。」

　　保定帝道：「大師說得是。咱們只有一面憑正道行事，一面處處讓人一步。淳弟，你須牢牢記得『持正忍讓』這四個字。」段正淳躬身領訓。

　　黃眉僧道：「兩位賢弟，這就別過，我還得去萬劫谷走一遭。」眾人均感詫異。保定帝道：「師兄去萬劫谷尚有何事？可要帶什麼人？」黃眉僧呵呵笑道：「我連兩個小徒也不帶。兩位賢弟且猜上一猜，我去萬劫谷何事？」保定帝與段正淳見他笑吟吟地，料來並非什麼難事，卻也猜想不透。黃眉僧對段譽笑道：「賢侄多半猜得到。」

　　段譽一怔：「為什麼伯父和爹爹都猜不到，我反而猜得到？」一沉吟間，已知其理，笑道：「大師要去覆局。」黃眉僧哈哈大笑，說道：「正是。我怎地會贏得延慶太子這局棋，實在廳怪之極。他自己填死一隻眼，那是什麼緣故？」段譽搖頭道：「小侄也想不明白。」黃眉僧道：「莫非石屋中或青石上有什麼古怪？老衲非再去瞧瞧不可。」喜弈之人下了一局之後，不論是勝是敗，事後必定細加推敲，何處失著失先，何處過強過緩，定要鑽研明白，方得安心。黃眉僧這局棋勝得尤其奇怪，若不弄清楚這中間的關鍵所在，難免煩惱終身。

　　當下保定帝起駕回宮。黃眉僧吩咐兩個徒兒回拈花寺，獨自來到萬劫谷，將段延慶震裂了的青石棋局重行拼起，一著著的從頭推想。

　　段正淳送了保定帝和黃眉僧出府，回到內室，想去和王妃敘話。不料刀白鳳正在為他又多了個私生女兒鍾靈而生氣，閉門不納。段正淳在門外哀告良久，刀白鳳發話道：「你再不走，我立刻回玉虛觀去。」

　　段正淳無奈，只得到書房悶坐，想起鍾靈為雲中鶴擄去，不知鍾萬仇與南海鱷神是否能救得回來，褚萬里等出去打探訊息，迄未回報，好生放心不下。從懷中摸準出甘寶寶交來的那只黃金鈿盒，瞧著她所寫那幾行蠅頭細字，回思十七年前和她歡聚的那段銷魂蝕骨的時光，再想像她苦候自己不至而被迫與鍾萬仇成婚的苦楚，不由得心中大痛：「那時她還只是個十七歲的小姑娘，她父親和後母待她向來不好，腹中懷了我的孩兒，卻教她如何做人？」

　　越想越難過，突然之間，想起了先前刀白鳳在席上對華司徒所說的那名話來：「這條地道通入鍾夫人的居室，若不堵死，就怕咱們這裡有一位仁兄，從此天天晚上要去鑽地道。」當即召來一名親兵，命他去把華司徒手下兩名得力家將悄悄傳來，不可洩漏風聲。

　　段譽在書房中，心中翻來覆去的只是想著這些日子中的奇遇：跟木婉清訂了夫婦之約，不料她竟是自己妹子，豈知奇上加奇，鍾靈竟然也是自己妹子。鍾靈被雲中鶴擄去，不知是否已然脫險，實是好生牽掛。又想慕容博夫婦鑽研『凌波微步』，不知跟洞中的神仙姊姊是否有什麼瓜葛？難道他們是『逍遙派』的弟子？神仙姊姊吩咐我去殺了他們？這對夫婦武功這樣高強，要我去殺了他們，那真是天大的笑話了。

　　又想這些日子給關在石屋之中，幸好沒做下亂倫的事來，當真僥倖之至，『凌波微步』的步法練得倒熟了許多，可是神仙姊姊吩咐的功課卻耽誤得久了。當下便探手入懷，要去取卷軸出來，手指剛碰到，便覺不妙，急忙取出，口中連珠價的只叫：「啊喲，啊喲！」但見那卷軸早已撕成了一片片碎帛，胡亂捲成一卷，一展開來，那裡還成模糊？破帛碎縑，最多出只勝下兩三成，鄭家的圖形文字更爛得不堪。段譽全身如墜冰窖，心中只道：「怎麼……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過了良久，才依稀想起，給青袍怪客關在石屋之時，他體內燥熱難當，將全身衣衫亂撕亂扯，到後來狂走疾奔，仍是不斷亂撕衣衫，迷糊之中，那裡還分得出是衣衫不是卷軸，自然是一併撕得稀爛，隨手亂拋。

　　對著圖中裸女的斷手殘肢發了一陣呆，又不自禁的大有如釋重負之感，「卷軸已爛，神仙姊姊的神功便練不成了，這不是我不肯練，而是沒法練。什麼殺盡『逍遙派』弟子云云，一概不算了。」將破碎帛片投入火爐，打著了火，燒成了灰燼。心想：「這卷軸中的裸體圖開，多看一次，便褻瀆了一次神仙姊姊，如此火化，正乃天意。」

　　眼見天色已晚，於是到母親房去，想陪好心產話，跟她一起吃飯。來到房外，卻見房門緊閉。服侍王妃的婢女笑嘻嘻的道：「王妃睡了，公子明天來吧。」段譽心道：「啊，是了，爹爹在房裡。」轉身出來，想去找木婉清說話，走過一條迴廊，卻覺還是暫且避嫌的好，此時見面，徒然惹她傷心。百無聊賴之際，信步走到後花園中。

　　此時天色已然朦朧，在池邊亭中坐了一會，眼見一彎新月從東昇起，心想這月光也會照到劍湖之畔的無量玉壁上，再過幾個時辰，玉壁上現出一柄五彩繽紛的長劍，便會指著神仙姊姊所居的洞府。正想得出神，忽聽得圍牆外輕輕傳來了幾下口哨聲，停得一停，又響了幾下。若在往日，聽了毫不在意，但他自經這幾日來的一番閱歷，心知有異，尋思：「莫非是江湖人物打暗號？」

　　過不多時，哨聲又起，突見牡丹花壇外一個人影快速掠過，奔到圍牆邊，躍上了牆頭。段譽失聲叫道：「婉妹！」那人正是木婉清。只見她湧身躍起，跳到了牆外。

　　段譽又叫了聲：「婉妹！」奔到木婉清躍進下之處，他可沒能耐躍上牆頭，花園後門就在旁邊，但上了閂，又有鐵鎖鎖著，只得大叫：「婉妹，婉妹！」

　　只聽木婉清在牆外大聲道：「你叫我幹麼？我永遠不再見你面。我跟我媽去了。」段譽急道：「你別走，千萬別走！」木婉清不答。

　　過了一會，只聽得牆外一個年紀較大的女子聲音說道：「婉兒，咱們走吧！唉！沒有用的。」木婉清仍是不答。段譽料得那女子必是秦紅棉，叫道：「秦阿姨，你們都請進來。」

　　秦紅棉道：「進來幹什麼？好讓你媽媽殺了我嗎？」

　　段譽語塞，用力錘打園門，叫道：「婉妹，你別走，咱們慢慢想法子。」木婉清道：「有什麼法子好想？老天爺也沒法子。」頓了一頓，突然叫道：「啊！有一個法子，你幹不幹？」段譽喜道：「好啊，什麼法子？」

　　只聽得嗤嗤聲響，一處藍印印的刀刃從門縫中插進來，切斷了門閂，跟著砰砰兩響，園門飛開，木婉清站在門口，手中執著那柄藍印印的修羅刀，說道：「你伸過脖子來，讓我一刀割斷了，我立刻自殺。咱倆投胎再世做人，那時不是兄妹，就好做夫妻了。」

　　段譽嚇得呆了，顫聲道：「這……這不……不成的！」

　　木婉清道：「我肯，你為什麼不肯？要不然你先殺我，你再自鐐。」說著將修羅刀遞將過來。段譽急退兩步，說道：「不行，不行！」

　　木婉清慢慢轉過身去，挽了母親手臂，快步走了。段譽呆呆望著她母女倆的背影隱沒在黑暗之中，良久良久，凝立不動。

　　月亮漸漸升至中天，他兀自呆立沉思。突然間後頸一緊，身子被人凌空提起，一人低聲笑道：「你要死還是要活？做我師父，是死師父，做我徒兒，是活徒兒！」正是南海鱷神的聲音。

　　段正淳帶著華赫艮手下的兩名得力家將，快馬來到萬劫谷。這兩名家將隨同華赫艮挖掘地道，知道地道的入口所在，搬開掩蓋在入口上的樹枝。一名家將道：「小人帶路。」

　　段正淳道：「不用！你兩個在這裡等我。」正要向地道中爬去，忽見西首大樹後人影一閃，身法甚是迅速。段正淳立即縱起，奔將過去，低聲喝道：「什麼人？」

　　大樹後那人低聲道：「王爺！是我，崔百泉。」斜著身子出來。段正淳廳道：「崔兄到這裡來幹部什麼？」崔百泉道：「小人聽得王爺的千金給奸人擄掠了去，和過師侄兩人分出來尋找。小人在路上見到了些線索，推想小姐逃到了這裡，那奸人卻似乎仍在緊追不捨」段正淳心下恍然：「這崔百泉是個恩怨分明的漢子，他在我家躲了這些年，有恩未報。此次去找姑蘇慕容報仇，是決意將性命送在他手裡。他只盼能為我找回靈兒，報答我這十多年來的相庇之情。」當即深深一揖，說道：「崔兄高義，在下感激不盡。」崔百泉道：「小人到那邊去找。」身形一幌，沒入了樹林之中，輕功頗為了得。

　　段正淳略感寬懷，心想：「這崔兄的武功，不在萬里、丹臣他們之下。」當下回到地道入口處，鑽了進去。

　　爬行一程，地道分岔。他已問明華司徒的兩名家將，知道地道東北通向先前囚禁段譽與木婉清的石屋，西北通向鍾夫人臥室，當即向西北方爬去。來到盡頭，將頭頂木板輕輕托起數寸，眼前便見光亮，從縫隙中望上去，只見到一雙淺紫色的鄉花鞋子踏在地下。

　　段正淳心頭大震，將木板又托起兩寸，只聽得甘寶寶長長歎了口氣，過了一會，幽幽的道：「倘若你不是王爺，只是個耕田打獵的漢子，要不然，是偷雞摸狗的小賊也好，是打家劫舍的強人出好，我便能跟了你去……我一輩了跟了你去……」跟著幾滴淚水掉下來，落在她花鞋邊的地板上。段正淳胸口熱血上湧，心道：「我不做王爺了，我做小賊、做強人去，讓你一輩子跟著我。這王爺有什麼做頭？」

　　只聽甘寶寶又道：「難道……難道這一輩子我當真永遠不再見你一面？連一面也見你不著？我……我還是死了的好……淳哥，淳哥……你想我不想？」這幾下低呼，當真是蕩氣迴腸。段正淳忍不住低聲道：「寶寶，親親寶寶。」

　　甘寶寶吃了一驚，站起身來，隨即又歎了口氣，自言自語：「我又在做夢了，夢裡又聽到你在叫我啦。」

　　段正淳低聲道：「親親寶寶，是我在叫你，我一直在想你，記掛著你。」

　　甘寶寶驚呼一聲：「淳哥，當真是你？」段正淳揭開木板，鑽了出來，低聲道：「親親寶寶，是我！」甘寶寶突然見到段正淳，登時臉上全沒了血色，走上幾步，身子搖幌。段正淳搶上去將她摟住。甘寶寶身子一顫，暈了過去。

　　段正淳忙捏她人中。甘寶寶悠悠醒轉，覺到身在段正淳懷中，他正在親自己的臉，歡喜得便似全身都要炸了過來，腦中暈眩，低聲道：「淳哥，淳哥，我……我又在做夢啦。」段正淳緊緊抱住她溫軟的身子，在她耳邊低聲道：「親親寶寶，你不是做夢，是我在做夢！」

　　突然門外有人粗聲喝道：「誰？誰在房裡？我聽到是個男人。」正是鍾萬仇的聲音。

　　段正淳和甘寶寶都大吃一驚。甘寶寶大聲道：「是我，什麼男人，女人，又在胡說八道了！」段正淳在她耳邊道：「你跟我逃走！我去做小賊、強盜，我不做王爺了！」甘寶寶大喜，低聲道：「我跟你去做小賊老婆，做強盜老婆。便做一天……也是好的。」

　　鍾萬仇不得妻子許可，不敢隨便入房，但在窗外已見到一個男子的黑影，大叫：「你房裡有男人，我……我見了！」再不理會妻子是否准許，砰的一聲，飛足踢開了房門。

　　段譽給南海鱷神抓住了後領，提在半空，登時動彈不得。他的『北冥神功』只練成一路『手太陰肺經』，只有大拇指的少商穴和人相觸，而對方又正在運勁，方能吸入內力，其餘穴道卻全不管用。他正想張口呼叫，南海鱷神什左手按住他口，抱起他發足疾馳，直到遠離鎮靜南王府的僻靜之處，才放他下地，一手仍是抓住他後領，生怕他使出古怪步法逃走。

　　段譽苦笑道：「原來你改變主意，不想做我徒兒，要做烏龜兒子王八蛋了。」南海鱷神道：「誰說的？你先磕還我八個響頭，將我逐出門牆，不要我做徒兒了，然後再向我磕八個響頭，拜我為師。咱們規規矩矩，一清二楚，那我就沒烏龜兒子王八蛋的事。」段譽啞然失笑，搖頭道：「我不幹！我此刻給你抓住，全無還手之力，你殺死我好了。」南海鱷神道：「呸，我才不上你這個當，老子決不會給人驢得做上烏龜兒子王八蛋。你道我好蠢麼？」段譽道：「你好聰明，十分聰明！」

　　南海鱷神想出了『妙計』，只道可以『規規矩矩、一清二楚』的手續完備，就可化稈為師，豈知對方寧死不磕十六個響頭，盤算了幾天的如意算盤全然打不響，不禁大感彷徨。

　　段譽道：「你南海派的規矩，徒兒可不可以殺師父？」南海鱷神道：「當然不可以，只有師父殺徒兒，決沒徒兒殺師父的事。」段譽道：「那麼徒兒聽師父的吩咐呢，還是師父聽徒兒的吩咐？」南海鱷神道：「自然是徒兒聽師父的吩咐，你拜我為師之後，什麼事都得聽我吩咐。」段譽笑道：「現下你還是我徒兒，我叫你去奪回小師娘來，你辦好了沒有？」

　　南海鱷神道：「他媽的，我跟雲老四動手打架，小師娘的老子也趕了來，乘機把小師娘搶了去。」段譽聽到鍾靈已逃脫雲中鶴毒手，心下大喜。

　　南海鱷神又道：「後來我又跟小師娘的老子打架，他打了一會就不肯打了，小師妨那時已自己走了。雲老四說，咱們得去萬劫谷殺了鍾萬仇。」段譽道：「為什麼？」南海鱷神道：「這件大事不可不辦，否則岳老二在江湖上一輩子抬不起頭來，人人都瞧我不起。」段譽奇道：「那是什麼道理？雲老四騙人，你不用聽他的。」

　　南海鱷神道：「不，不！雲老四是為我好。你不明白這中間的道理，我來指點你。那小姑娘是我師娘，已長了我一輩，她的老子便長我兩輩，他媽的，鍾萬仇是什麼東西，怎能長我兩輩？非殺了他不可。雲老四還說，他要去搶鍾萬仇的老婆來做老婆，他是顧念『四大惡人』的義氣，完全為我出力，奮不顧身，勉為其難。」

　　段譽更加奇怪，問道：「那是什麼道理？」南海鱷神道：「鍾萬仇的老波，是我師娘的母親，眼下也長了我兩輩。倘若雲老四搶了她來做了老婆，那就是岳老二把弟的老婆，是我的弟婦。她的女兒就比我低了一輩，是我的侄女。你是我侄女的老公，是我的侄婿，也比我低了一輩。那時候我叫你師父，你叫我姻伯，咱兩個不是兩頭大嗎？哈哈！這法兒真妙。」

　　段譽哈哈大笑。南海鱷神道：「快走，快走，趕緊去辦了這件大事，這世上決不容有比岳老二高上兩輩之人。」抓住段譽手，飛步向萬劫谷奔去。

　　段正淳聽得鍾萬仇踢門進房，腦中閃過一個念頭：「不能殺他！」輕輕掙脫甘寶寶的摟抱，鑽入地洞，托好了洞口木板。

　　鍾萬仇手提大刀，衝進詳盡來，卻見房中便只甘寶寶一人，忙到衣櫥、床底、門後各處搜尋，別說沒男人，連鬼影也沒半個，心中大奇。甘寶寶怒道：「你又來欺侮我了，快一刀殺了我乾淨。」鍾萬仇找不到男人，早已喜悅不勝，急忙拋開大刀，陪笑道：「夫人，是我眼花，定是剛才多喝了幾杯！」一面說，一面兀自東張西望。

　　突然門外腳步聲急，鍾靈大叫：「媽，媽！」飛步搶進房來。跟著雲中鶴的聲音叫道：「你逃到天邊，我也要捉到你。」快步追了進來。

　　鍾靈叫道：「爹，這惡人……這惡人又來追我……」她逃避雲中鶴的追逐，早已上氣不接下氣，幸好自己家中門戶熟悉，東躲西藏，而雲中鶴在這此轉彎抹角的所在，又施展不出輕功，才給她逃到了母親房中。雲中鶴見鍾萬仇夫婦都在房中，不木材不大喜，心想正好就此殺了鍾萬仇，將鍾夫人、鍾靈兩個一併擄去。

　　鍾萬仇連發三掌，都給雲中鶴閃身避開。雲中鶴繞過桌子，去追鍾靈，心想：「得把小妞兒先點倒了，再殺其父而奪其母，免得給她逃走。」鍾靈叫道：「竹篙子，你再追我，我可要呵你癢了。」雲中鶴一怔，叫道：「你呵得我著？再試試看。」說著縱身向她撲去。

　　那日鍾靈給雲中鶴抱了去，拚命掙扎，卻那裡掙得脫他的掌握？心裡怕得要命，只聽得南海鱷神遠遠追來，大叫：「師娘，師娘！你伸手掏他的腋窩兒，這瘦竹篙可最怕癢。」鍾靈心想：「呵癢嗎？那倒是我的拿手本事。」伸出手來，正要往雲中鶴腋窩裡呵去，不料雲中鶴先聽到南海鱷神的話，不等鍾靈手到，忍不住已笑了起來。這麼一笑，便奔不快了，南海鱷神跟著便即追到。

　　雲中鶴道：「岳老三，你可上了人家的當啦！」南海鱷神道：「什麼上當不上當？快放下我師娘，要不然便償償鱷嘴剪的滋味。」雲中鶴無可奈何，只得將鍾靈放下。鍾靈乘雲中鶴不備，伸手便去呵癢。雲中鶴彎了腰，笑得喘不過氣來。他越是笑，鍾靈越是不住手的呵。雲中鶴一面笑，一面不住咳嗽。南海鱷神道：「師娘，你這就饒了他吧，再呵下去，他一口氣接不上來，可活不成啦！」鍾靈好生廳怪，這惡人武功很高，怎麼會給人呵癢呵死？說道：「我不信，我呵死他試試看。」南海鱷神道：「不成，試不得，呵死了便活不轉了。雲中鶴的練功罩門是在腋下『天泉穴』，這地方碰也碰不得。」

　　鍾靈聽他這和說，便放手不再呵關頭。支中鶴站直身子，突然一口唾沫向南海鱷神吐去，罵道：「死鱷魚，臭鱷魚！我練功的罩門所在，為什麼說與外人知道？」鍾靈道：「好啊，你罵人！」伸手又支呵他癢，不料這一次卻不靈了，雲中鶴飛出一腳，將她踢了個觔斗，遠遠的站在一旁。

　　南海鱷神扶起鍾靈，問道：「師娘，你摔痛了沒有？」鍾靈還沒回答，只見鍾萬仇提刀追來，叫道：「臭丫頭，你死在這裡幹什麼？」南海鱷神回頭喝道：「她媽的，你不幹不淨的嚷嚷什麼？」鍾萬仇怒道：「我自己罵我女兒，管你什麼事？」南海鱷神大發脾氣，指著鍾萬仇大叫：「你……你這狗賊，居然想佔我便宜？我……我岳老二跟你拚了。」鍾萬仇道：「我佔你什麼便宜了？」南海鱷神道：「她是我師娘，已然比我大了一輩，那是事出無奈，我也漢什麼法子。你卻自稱是她老子，這……這……你……不是更比我大上兩輩？岳老二在南海為尊，人人叫我老祖宗，老爺爺，來到中原，卻處處比人矮上一兩輩。老子不幹，萬萬不幹！」

　　鍾萬仇道：「你不幹就不幹。她是我親生女兒，我自然是她老子，又有什麼『自稱』不『自稱』的？」南海鱷神歪著頭向他父女瞧了一會，說道：「你當然是『自稱』。我師娘這麼美麗，你卻醜得像個妖怪，怎麼會是她老子？我師娘定然是旁人生的，不是你生的。你是假老子，不是真老子！」鍾萬仇一聽，氣得臉也黑了，提刀向南海鱷神便砍。

　　鍾靈忙勸道：「爹爹，這人將我從惡人手裡救了出來，你別殺他！」

　　鍾萬仇怒火沖天，罵道：「臭丫頭，我早疑心你不是我生的。連這大笨蛋都這麼說，還有什麼假的？我先殺他，再殺你，然後去殺你媽媽！」

　　鍾靈見二人鬥了起來，一時勝敗難分，大聲叫道：「喂，岳老三，你不可傷我爹爹。」又叫：「爹爹，你不能傷了岳老三！」便自走了。

　　她回到萬劫谷來，疲累萬分，到自己房中倒頭便睡。睡到半夜裡，只聽得雲中鶴大呼小叫，一間間房挨次搜來，急忙起身逃走。

　　這時鍾靈料知走不近身去呵支中鶴的癢，一瞥眼見到地洞口的木板，她曾被華赫錄由此擒入地道，當即奔過去掀起開木板，鑽了進去。

　　爬出丈餘，黑暗中雙手亂抓，突然抓到一隻纖細的足踝，只聽得鍾靈大叫：「啊喲！」揮足要想掙脫。雲中鶴大喜之下，怎容她掙脫，臂上運勁，要拉她出來，那知一拉之下，鍾靈又是大叫：「啊喲！」卻拉她不動，似乎前面有人拉住了她。便在此時，雲中鶴只覺雙腳足踝一緊，已被人緊緊握住了向外拉扯，但聽得鍾萬仇叫道：「快出來，快出來！」

　　卻是鍾萬仇怕他傷害女兒，追入地道，要拉他出來。鍾萬仇扯了兩下不動，正欲運勁，突覺自己雙腳足踝被人抓住，一股力道向外拉扯，南海鱷神嘶啞的嗓子叫道：「馬臉的醜傢伙，你『自稱』是我師娘的老子，想高我岳老二兩輩，今日非殺了你不可。」

　　原來南海鱷神恰於此時帶著段譽趕到，在房外眼見鍾靈、支中鶴、鍾萬仇三人鑽進了地道，心想當務之急，莫過於殺了這個『自稱高我兩輩的傢伙』，當即竄入房中，跟著鑽入地道，拉住了鍾萬仇雙足。

　　段譽急忙奔進房來，對鍾夫人道：「鍾伯母，救鍾靈妹子要緊。」正欲鑽入地道，突然身子被人一推，當即摔倒。

　　一個女子叫道：「岳老三、雲老四，你兩個快快出來！老大吩咐，叫你們兩個不得自相殘殺！」正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奉了段延慶之命，來召喚南海鱷神和支中鶴。她來得遲了一步，但見到雲中鶴鑽入地道，鍾萬仇與南海鱷神先後鑽進，只道南海鱷神要去追殺支中鶴，雲老四武功不及他，只怕給他殺了，老大非大大怪罪不可。叫了幾聲，不見南海鱷神出來，當即鑽進地洞，抓住了南海鱷神雙腳，奮力要拉他出來。

　　段譽叫道：「喂喂，你們不可傷我鍾靈妹子，她本來是我沒過門的妻子，現下是我妹子啦！」但聽得地道中吆喝叫嚷，聲音雜亂，不知是誰在叫些什麼，心想三大惡人擠在地道之中，鍾靈定是凶多吉少，她對我有情有義，我雖無武功，也當拚命相救，當即撲到地洞口，抓住葉二娘的雙腳足踝，用力要拉她出來。

　　他雙手緊握，自然而然便是葉二娘足踝上低陷易握的所在，此處俗稱『手一束』，剛好一手可以抓住，卻是『足太陰脾經』中的『三陰交』大穴，乃是『足少陰腎經』、『足太陰脾經』、『足厥陰心包經』三陰交會之處。他大拇指的『少商穴』一與葉二娘足踝『三陰交』要穴相接，雙方同時使勁，葉二娘的內力立即倒瀉而出，湧入段譽體內。

　　地道內轉側不易，支中鶴抓住鍾靈足踝，鍾萬仇恨抓住雲中鶴足踝，南海鱷神抓住鍾萬仇足踝，葉二娘抓住南海鱷神足踝，最後段譽拉住葉二娘足踝，除了鍾靈之外，五個人都拚命要將前面之人拉出地道。鍾靈無甚力氣，本來支中鶴極易將她拉出，但不知如何，竟似有人緊緊拉住了她，不讓她出來！

　　這一連串人都是拇指少商穴和前人足踝三陰交穴相連。葉二娘的內力瀉向段譽，跟著內力傳遞，南海鱷神、鍾萬仇、去中鶴、鍾靈四人的內力也奔瀉而出。鍾靈本來沒什麼內力，倒也罷了。餘下四人卻都嚇得魂飛魄散，拚命揮腳，想擺脫後人的掌握，但給緊緊抓住了，說什麼也摔不脫，越是用勁使力，內力越是飛快的散失。

　　雲中鶴只覺鍾靈腳上源源傳來內力，跟著又從自己腳上傳出，心想這小妞兒如何有如此深厚內力，實在奇怪，好在自己腳步上內力散失，手上卻有補充，自然說什麼也不肯放脫鍾靈足踝，以免有去無來。鍾萬仇等也是一般的念頭，儘管心中害怕，雙手卻越抓越緊，正如溺水之人死命抓著任何外物不放，逃生活命，全伏於此。

　　這一連串人在地道中什麼也瞧不見，起初還驚喚叫嚷：「老大叫你們去！」「快放開我腳！」「老子宰了你！」「抓著我幹什麼？快鬆手！」「媽！媽！爹爹！」到後來突覺手上傳來的內力漸弱，足踝上內力的去勢卻絲毫不減，更是驚駭無比。

　　段譽拉扯良久，但覺內力源源湧入身來，他先前在無量山有過經歷，這時已能應付，第當燥熱難當之際，便將湧到的內力儲入膻中氣海。可是過得良久，只覺膻中氣海似乎要脹表明一般，漸漸害怕起來，但想鍾靈遭遇極大凶險，無論如何不能放手，咬緊了牙齒拚命抵受。

　　甘寶寶眼見怪事接續而來，登時手足無措，心中兀自在回思適才給段正淳摟在懷中親熱的消魂滋味，坐在椅上呆呆出神，嘴裡輕輕叫著：「淳哥，淳哥，他叫我『親親寶寶』，他抱著我親我，這次是真的，不是做夢！」

　　段譽胸口煩熱難忍，手上力道卻越來越大，這時地道中眾人的內力，幾有半數都移入了他體內。他終於將葉二娘慢慢拉出了地洞，跟著南海鱷神、鍾萬仇、雲中鶴、鍾靈一連串的拉扯著出來。段譽見到鍾靈，心下大慰，當即放開葉二娘，搶前去扶鍾靈，叫道：「靈妹，靈妹，你沒受傷嗎？」

　　葉二娘等四人的內力都耗了一半，一個個鬆開了手，坐在地板上呼呼喘氣。

　　鍾萬仇突然叫道：「有男人！地道內有男人！是段正淳，段正淳！」他突然想明白了「夫人房內有此地道，必是段正淳幹的好事，適才在房外聽到男人聲音，見到男人黑影，必是段正淳無疑。」妒火大熾，搶過去一把推開段譽，抓住鍾靈後領，要將她搓在一旁，然後衝進地道去揪段正淳出來。

　　甘寶寶聽他大叫『段正淳』，登時從沉思中醒轉，站起身來，心中只是叫苦。

　　鍾萬仇沒想到自己內力大耗，抓住鍾靈後領非但擲她不動，反而雙足酸軟，一交坐倒在地。但他兀自不死心，仍是要將鍾靈扯離地洞，說什麼也不能放過了段正淳。

　　扯得幾扯，只見地洞中伸上兩隻手來，握在鍾靈雙手手腕上，鍾萬仇大叫：「段正淳，你上來，我跟你拚個死活。」用力拉扯鍾靈向後，地洞中果然慢慢帶起一個人來。

　　這人果然是個男人！

　　鍾萬仇大叫：「段正淳！」放下鍾靈，撲上去揪住他胸膛，提將起來，只見這人獐頭鼠目，愁眉苦臉，歪嘴聳肩，身材瘦削，與段正淳大大不同。段譽叫道：「霍先生，你怎麼在這裡？」原來這人是金算盤崔百泉。

　　鍾萬仇大叫：「不是段正淳！」仰天摔倒，抓著崔百泉的五指兀自不放。突然之間，地洞中又伸起兩隻手，抓在崔百泉的雙腳足踝之上。鍾萬仇大叫：「段正淳！」用力拉扯，又扯出一個人來。

　　只見這人頭頂無發，惟有香疤，是個和尚，滿臉皺紋，雙眉焦黃，不但是和尚，而且是個極老的老和尚。段譽叫道：「黃眉大師，你怎麼在這裡？」原來這老僧正是黃眉大師。

　　鍾萬仇奮起殘餘的精力，再將黃眉僧拉出地洞，他足上卻再沒人手握著了。鍾萬仇衝進地道，過了良久，氣喘喘的爬出來，叫道：「沒人了，地道內沒人。」瞧瞧崔百泉，瞧瞧黃眉僧，這兩人說什麼也不能是鍾夫人的情夫，心下大慰，叫道：「夫人，對不住，我……我又怨枉了你！」這時精力耗竭，爬在地洞口只是喘氣，再也站不起來了。

　　黃眉僧、崔百泉、葉二娘、南海鱷神、雲中鶴五人都坐在地下，運氣調息。五人中黃眉僧功力遠勝，不久便即站起，喝道：「三個惡人，今日便饒了你們性命，今後再到大理來羅皂，休怪老僧無情！」

　　葉二娘、南海鱷神、雲中鶴於地道中的奇變兀自摸不到絲毫頭腦，只道是黃眉僧使的手腳，心想這老和尚連老大也鬥他不過，他一下子取了我一半內力去，那裡還敢作聲。三人又調息半晌，慢慢站起，向黃眉僧微微躬身，出房而去。此時三大惡人已全無半分惡氣。

　　黃眉僧、崔百泉、段譽三人別過鍾萬仇夫婦與鍾靈，出谷而支，來到谷口，段正淳帶著兩名家將正在等候。段正淳、段譽父子相見，俱感驚詫。

　　原來段正淳見鍾萬仇衝進房來，內心有愧，從地道中急速逃走，鑽出地道時卻見崔百泉在旁守候。崔百泉素知王爺的風流性格，當下也不多問，自告奮勇入地道探察，以防鍾夫人遭了丈夫毒手，卻遇到鍾靈給雲中鶴抓住了足踝。崔百泉當即抓住她手腕相助。正感支持不住，忽然足踝為人拉住。卻是黃眉僧凝思棋局之際，聽到地道中忽有異聲，於是從石屋中鑽入地道，循聲尋至，辨明了崔百泉的口音，出手相助。不料在這一役中，黃眉僧與崔百泉的內力，卻也有一小半因此移入了段譽體內。

## 第10章 劍氣碧煙橫

　　次日清晨，段正淳與妻、兒話別。聽段譽說木婉清昨晚已隨其母秦紅棉而去，段正淳呆了半晌，歎了幾口氣，問起崔百泉、過彥之二人，卻說早已首途北上。隨即帶同三公、四護衛到宮中向保定帝辭別，與慧真、慧觀二僧向陸涼州而去。段譽送出東門十里方回。

　　這是午後，保定正在宮中襉房育讀佛經，一名太監進來稟報：「皇太弟府詹事啟奏，皇太弟世子突然中邪，已請了太醫前去診治。」保定帝本就擔心，段譽中了延廢太子的毒後，未必便能安然清除，當即差兩名太監前去探視。過了半個時辰，兩名太監回報：「皇太弟世子病勢不輕，似乎有點神智錯亂。」

　　保定帝暗暗心驚，當即出宮，到鎮南王府親去探病。剛到段譽臥室之外，便聽得砰彭、乒乓、喀喇、嗆啷之聲不絕，儘是諸般器物碎裂之聲。門外侍僕跪下接駕，神色甚是驚慌。

　　保定帝推門進去，只見段譽在房中手舞足蹈，將桌子、椅子，以及各種器皿陳設、文房玩物亂推亂摔。兩名太醫東閃西避，十分狼狽。保定帝叫道：「譽兒，你怎麼了？」

　　段譽神智卻仍清醒，只是體內真氣內力太盛，便似要迸破胸膛將出來一般，若是揮動手足，擲破一些東西，便略略舒服一些。他見保定帝進來，叫道：「伯父，我要死了！」雙手在空中亂揮圈子。

　　刀白鳳站在一旁，只是垂淚，說道：「大哥，譽兒今日早晨星還好端端地送他爹出城，不知如何，突然發起瘋來。」保定帝安慰道：「弟妹不必驚慌，定是在萬劫谷所中的毒未清，不難醫治。」向段譽道：「覺得怎樣？」

　　段譽不住的頓足，叫道：「侄兒全身腫了起來，難受之極。」保定帝瞧他臉面與手上皮膚，一無異狀，半點也不腫脹，這話顯是神智迷糊了，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原來段譽昨晚在萬劫谷中得了五個高手的一小半內力，當時也還不覺得如何，關別你親後睡了一覺，睡夢中真氣失了導引，登時亂走亂闖起來。他跳起身來，展開『凌波微步』走動，越走越快，真氣鼓蕩，更是不可抑制，當即大聲號叫，驚動了旁人。

　　一名太醫道：「啟奏皇上，世子脈搏洪盛之極，似乎血氣太旺，微臣愚見，給世子放一些血，不知是否使得？」保定帝心想此法或許管用，點頭道：「好，你給他放放血。」那太醫應道：「是！」打開藥箱，從一隻磁盒中取出一條肥大的水蛭為。水蛭善於吸血，用以吸去病人身上的瘀血，是為方便，且不疼痛。那太醫捏住段譽的手臂，將水蛭口對準他血管。水蛭碰到段譽手臂後，不住扭動，無論如何不肯咬上去。那太醫大奇，用力按著水蛭，過得半晌，水蛭一挺，竟然死了。那太醫在皇帝跟前出醜，額頭汗水涔涔而下，忙取過第二隻水蛭來，仍是如此僵死。

　　另一名太醫臉有憂色，說道：「啟奏皇上，世子身上中有劇毒，連水蛭也毒死了。」他那知道段落吞食了萬毒之王的莽牯朱蛤後，任何蛇蟲聞到他身上氣息，便即遠避，即令最厲害的毒蛇也都懾服，何況小小水蛭？

　　保定帝心中焦急，問道：「那是什麼毒藥，如此厲害？」一名太醫道：「以臣愚見，世子脈象亢燥，是中了一種罕見的熱毒，這名稱麼？這個……這個……微臣愚魯……」另一名太醫道：「不然，世子脈象陰虛，毒性唯寒，當用熱毒中和。」段譽體內既有黃眉僧、南海鱷神、鍾萬仇陽剛的內力，復有葉二娘、雲中鶴陰柔的內力，兩名太醫各見一偏，都說不出個真正的所以然來。

　　保定帝聽他們爭論不休，這二人是大理國醫道最精的名醫，見地卻竟如此大相枘鑿，可見侄兒體內的邪毒實是古怪之極，右手伸出食、中、無名三指，輕輕搭在段譽腕脈的『列缺穴』上。他段家子孫的脈搏往往不行於寸口，而行於列缺，醫家稱為『反關脈』。

　　兩名太醫見皇上一出手便顯得深明醫道，都是好生佩服。一人道：「醫書上言道：反關脈左手得之主貴，右手得之主富，左右俱反，大富大貴。陛上、鎮南王、世子三位都是反關脈。」另一人道：「三位大富大貴，那也不用因反關脈而知。」先一人道：「不然。世子的脈象既然大富大貴，足證此病雖然凶險，卻無大礙。」另名太醫不以為然，心道：「大富大貴之人，難道就沒有夭折的？」但這句話卻不便出口了。

　　保定帝只沉侄兒脈搏跳動既勁且快，這般跳將下心臟如何支持得住？手指上微一使勁，想查察他經絡中更有什麼異象，突然之間，自身內力急瀉而出，霎時便無影無蹤。他大吃一驚，急忙鬆手。他自不知段譽已練成了『北冥神功』中的手太陰肺經，而列缺穴正是這路經脈中的穴道。保定帝一運內勁，便是將內力灌入段譽體內。

　　段譽叫聲：「啊喲！」全身劇震，顫攔難止。

　　保定帝退後兩步，說道：「譽兒，你遇到了星宿海的丁春秋嗎？」段譽道：「丁……丁春秋？侄兒不知他是誰。」保定帝道：「聽說是個仙風道骨、畫中社仙一般的老人。」段譽道：「侄兒從來沒見過他。」保定帝道：「這人有一身邪門功夫，善消別人內力，叫作『化功大法』，能令人畢生武學修為廢於一旦，天下武林之士，無不深惡痛絕。你既沒見過他，怎……怎學到了這門邪功？」段譽忙道：「侄兒沒學……學過。丁春秋和化功大法，侄兒剛才還是首次聽伯父說到。」

　　保定帝料他不會撒謊，更不會來化自己的內力，一轉念間已明其理：「是了，定是延慶太子學過這門邪功，不知使了什麼古怪法道，將此邪功渡入譽兒體內，讓他不知不覺的便害了我和淳弟。嘿嘿，此人號稱『天下第一惡人』，果真名不虛傳！」

　　但見段譽雙手在身上亂搔亂抓，將衣服扯得稀爛，皮膚上搔出條條血痕，竭力忍住，才不號叫呼喊，口中不住呻吟。刀白鳳不住安慰：「譽兒，你耐著些兒，過一會兒便好了。」保定帝尋思：「這個難題，只有向天龍寺去求教了。」說道：「譽兒，我帶你去拜見幾位長輩，料想他們定有法子給你治好邪毒。」段譽應道：「是！」刀白鳳忙取過衣衫給兒子換上。保定帝帶同他出府，各乘一馬，向點蒼山馳去。

　　天龍寺在大理城外點蒼山中岳峰之北，正式寺名叫作祟聖寺，但大理百姓叫慣了，都稱之為天龍寺，背負蒼山，面臨洱水，極占形勝。寺有三塔，建於唐初，大者高二百餘尺，十六級，塔頂有鐵鑄記云：「大唐貞觀尉遲敬德造。」相傳天龍寺有五寶，三塔為五寶之首。

　　段氏歷代祖先做皇帝的，往往避位為僧，都是在這天龍寺中出家，因此天龍寺便是大理皇室的家廟，於全國諸寺之中最是尊榮。每位皇帝出家後，子孫逢他生日，必到寺中朝拜，每朝拜一次，必有奉獻裝修。寺有三閣、七樓、九殿、百廈，規模宏大，構築精麗，即是中原如五台、普陀、九華、峨嵋諸處佛門勝地的名山大寺，亦少有其比，只是僻處南疆，其名不顯而已。

　　段譽一路在馬背之上，遵從伯你指點，鎮制體內衝突不休的內息，煩惡稍減，這時隨著伯父來到寺前。這天龍寺乃保定帝常到之地，當下便去謁見方丈本因大師。

　　本因大師若以俗家輩份排列，是保定帝的叔你，出家人既不拘君臣之禮，也不敘家人輩行，兩人以平等禮法相見。保定帝將段譽如何為延慶太子所擒、如何中了邪毒、如何身染邪功化人內力，一一說了。

　　本因方丈沉吟片刻，道：「請隨我去牟尼堂，見見三位師兄弟。」保定帝道：「打擾眾位大和尚清修，罪過不小。」本因方丈道：「鎮南世子將來是我國嗣君，一身繫全國百姓的禍福。你的見識內力只有在我之上，既來問我，自是大大的疑難。我一人難決，當與三位師兄弟共商。」

　　兩名小沙彌在前引路，其後是本因方丈，更後是保定帝叔侄，由左首瑞鶴門而入，經幌天門、清都瑤台、無無境、三元宮、兜率大士院、雨花院、般若台，來到一條長廊之側。兩名小沙彌躬身份站兩旁，停步不行。三人沿長廊更向西行，來到幾間屋前。段譽曾來天龍寺多次，此處去從所未到，只見那幾間屋全以松木拾成，板門木柱，木料均不去皮，天然質樸，和一路行來金碧輝煌的殿堂截然不同。

　　本因方丈雙手合什，說道：「阿彌陀佛，本因有一事疑難不決，打擾三位師兄弟的功課。」屋內一人說道：「方丈請進！」本因伸手緩緩推門。板門支支格格的作響，顯是平時極少有人啟閉。段譽隨著方丈和件你跨進門去，他聽方丈說的是『三位師兄弟』，室中去有四個和尚分坐四個蒲團。三僧進外，其中二僧容色枯槁，另一個半大魁梧。東首的一個和尚臉朝裡壁，一動不動。

　　保定帝認得兩個枯黃精瘦的僧人法名本觀、本相，都是本因方丈的師兄，那魁梧的僧人法名本參是本因的師弟。他只知天龍寺牟尼堂共有『觀、相、參』三位高僧，卻不知另有一位僧人，當下躬身為禮。本觀等三人微笑還禮。那百壁僧人不知是在入定，還是功課正到緊要關頭，不能分心，始終沒加理會。保定帝知道『牟尼』兩字乃是寂靜、沉默之意，此處既是牟尼堂，須當說話越少越好，於是要言不煩，將段譽身中邪毒之事說了，最後道：「祈懇四位大德指點明路。」

　　本觀沉吟半晌，又向段譽打量良久，說道：「兩位師弟意下若何？」本參道：「便是稍損內力，也未必便練不成六脈神劍。」

　　保定帝聽到『六脈神劍』四字，心中不由得一震，尋思：「幼時曾聽爹爹說起，我段氏祖國上有一門『六脈神劍』的武功，威力無窮。但爹爹言道，那也只是傳聞而已，沒聽說曾有那一位祖先會此功夫，而這功夫到底如何神奇，也是誰都不知。本參大師這麼說，原來確有這麼一門奇功。」轉念又想：「本參大師這話之意，是要以內力為譽兒解毒，這樣一來，勢必累到他們修練『六脈神劍』的進境地受阻。但譽兒所中的邪毒、邪功，古怪之極，若不是咱們此間五人併力，如何能治？」心中雖感歉仄，終究沒出言推辭。本相和尚一言不發，站起身來，低頭垂眉，斜占東北角方位。本觀、本參也分立兩處方位。本因方丈道：「善哉！善哉！」佔了西南偏西的方位。

　　保定帝道：「譽兒，四位祖公長老，不惜損耗功力，為你驅治邪毒，快些叩謝。」段譽見了伯父的神色和四僧舉止，情知此事非同小可，當即拜倒，向四僧一一磕頭。四僧微笑點頭。保定帝道：「譽兒，你盤膝坐下，心中什麼也別想，全身更不可使半分力氣，如有劇痛奇癢，皆是應有之象，不必驚怖。」段譽答應了，依言坐定。

　　本觀和沿豎起右手拇指，微一凝氣，便按在段譽後腦的風府穴上，一陽指力源源透入。那風府穴離髮際一寸，屬於督脈。跟著本相和尚點他任脈紫宮穴，本參和沿點他陰維脈大橫穴，本因方丈點他衝脈幽門穴和帶脈章門穴，保定帝點他陰跤脈晴明穴。奇經八脈共有八個經脈，五人留下陽維、陽跤兩脈不點。五人使的都是一陽指功，以純陽之力，要將他體內所中邪毒、邪功，自陽維、陽跤兩脈的諸處穴道中洩出。

　　這段氏五大高手一陽指上的造詣均在伯促之間，但聽得嗤嗤聲響，五股純陽的內力同時透入段譽體內。段譽全身一震之下，登時暖洋洋地說不出的舒服，便如冬日在太陽下曝曬一般。五人手指連動，只感自身內力進入段譽體內後漸漸消融，再也收不回來。段譽普未練過奇經八脈的『北冥神功』，但五大高手以一陽指手力強行注入，段譽卻也無可奈何，內力一至他膻中氣海，便即儲存。段氏五大高手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是驚疑不定。

　　猛聽得「嗚嘩－－」一聲大喝，各人耳中均震得嗡嗡作響。保定帝知道這是佛門中一門極上乘的功夫，叫作『獅子吼』，一聲斷喝中蘊蓄深厚內力，大有懾敵警友之效。只聽那面壁而坐的僧人說道：「強敵日內便至，天龍寺百年威名，搖搖欲墜，這黃口乳子中毒也罷，著邪也罷，這當口值得為他白損功力嗎？」這幾句話中充滿著威嚴。

　　本因方丈道：「師叔教訓得是！」左手一揮，五人同時退後。

　　保定帝聽本因方丈稱那人為師叔，忙道：「不知枯榮長老在此，晚輩未及禮敬，多有罪業。」原來枯榮長老在天龍寺中輩份最高，面壁已數十年，天龍寺諸僧眾，誰也沒見過他真面目。保定帝也是只聞其名，從來沒拜見過，一向聽說他在雙樹院中獨參枯禪，十多年沒聽人提起，只道他早已圓寂。

　　枯榮長老道：「事有輕重緩急，大雪山大輪明王之約，轉眼就到。正明，你也來參詳參詳。」保定帝道：「是。」心想：「大雪山大輪明王佛法淵深，跟咱們有何瓜葛？」

　　本因方丈從懷中取出一封金光燦爛的住來，遞在保定帝手中。保定帝接了過來，著手重甸甸地，但見這信奇異之極，交是用黃金打成極薄的封皮，上用白金嵌出文字，乃是梵文。保定帝識得寫的是：「書呈崇聖寺住侍」，從金套中抽出信箋，也是一張極薄的金箋，上用梵文書寫，大意說：「當年與姑蘇慕容博先生相會，訂交結友，談論當世武功。慕容先生言下對貴寺『六脈神劍』備致推崇，深以未得拜觀為憾。近聞慕容先生仙逝，哀痛無已，為報知己，擬向貴寺討求該經，焚化於慕容先生墓前，日內來取，勿卻為幸。貧僧自當以貴重禮物還報，未敢空手妄取也。」信末署名『大雪山大輪寺釋子鳩摩智合十百拜』。箋上梵文也以白金鑲嵌而成，鑲工極盡精細，顯是高手匠人花費了無數心血方始製成。單是一個信封、一張信箋，便是兩件彌足珍貴的寶物，這大輪明王的豪奢，可想而知。

　　保定帝素知大輪明王鳩摩智是吐蕃國的護國法王，但只聽說他具大智慧，精通佛法，每隔五年，開壇講經說法，西域天竺各地的高僧大德，雲集大雪山大輪寺，執經問難，研討內典，聞法既畢，無不歡喜讚歎而去。保定帝也曾動過前去聽經之念。這信中說與姑蘇慕容博談論武功，結為知己，然則也是一位武學高手。這等大智大慧之人，不學武則已，既為此道中人，定然非同小可。

　　本因方丈道：「『六脈神劍經』乃本寺鎮寺之寶，大理段氏武學的至高法要。正明，我大理段氏最高深的武學是在天龍寺，你是世俗之人，雖是自己子侄，許多武學的秘奧，亦不能向你洩漏。」保定帝道：「是，此節我理會和。」本觀道：「本寺藏有六脈神劍經，連正明、正淳他們也不知曉，卻不知那姑蘇慕容氏如何得知。」

　　段譽聽到這裡，忽地想起，在無量山石洞察的『琅環福地』中，一列列的空書架上，籤條註明『大進段氏』之處，有『一陽指訣，缺』、『六脈神劍經，缺』的字樣，心道：「神仙姊姊搜羅天下各家各派武譜拳經，但我家的『一陽指訣』和『六脈神劍經』，她終究沒有得到。」心中有些得意，卻也有惆悵，料想神仙姊姊對此必感遺憾。

　　只聽本參氣憤憤的道：「這大輪明王也算是舉世聞名的高僧了，怎能恁地不通情理，膽敢向本寺強要此經？正明，方丈師兄知道善意者不來，來者不善，此事後果非小，自己作不得主，請枯榮師叔出來主持大局。」

　　本因道：「本寺雖藏有此經，但說也慚愧，我們無一人能練成經上所載神功，連稍突擊堂奧也說不上。枯榮師波所參枯禪，是本寺的另一路神功，也當再假時日，方克大成。我們未練成神功，外人自不得而知，難道大輪明王竟有恃無恐，不怕這六脈神劍的絕學嗎？」

　　枯榮冷冷的道：「諒來他對六脈神劍是不敢輕視的。他信中對那慕容先生何等欽敬，而這慕容先生又心儀此經，大輪明王自知輕重。只是他料到本寺並無出類拔萃的高人，寶經雖珍，但無人能夠練成，那也枉然。」

　　本參大聲道：「他如自己仰慕，相求借閱一觀，咱們敬他是佛門高僧，最多不過婉言謝絕，也沒什麼大不了。最氣人的，他竟要拿去燒化給死人，豈不太也小覷了天龍寺麼？」

　　本相喟然歎道：「師弟倒不必因此生嗔著惱，我瞧那大明輪王並非妄人，他是想傚法吳季扎墓上掛劍的遺意，看來他對那位慕容易先生欽仰之極，唉，良友已逝，不見故人……」說著緩緩搖頭。保定帝道：「本相大師知道那慕容先生的為人麼？」本相道：「我不知道。但想大明輪王是何等樣人，能得他如此欽佩，慕容先生真非常人也。」說時悠然神往。

　　本因方丈道：「師叔估量敵勢，咱們若非趕緊練成六脈神劍，只怕寶經難免為人所奪，天龍寺一敗塗地。只是這神劍功夫以內力為主，實非急切間一蹴可成。正明，非是我們對譽官所中邪毒袖手不理，就只怕大家內力耗損過多，強敵猝然而至，那就難以抵擋。看來譽字所中邪毒雖深，數日間性命無礙，這幾天就讓他在這裡靜養，傷勢倘有急變，我們隨時設法救治，待退了大敵之後，我們全力以赴，給他驅毒如何？」

　　保定帝雖然擔心段譽病勢，但他究竟極識大體，知道天龍寺是大理段氏的根本。每逢皇室有難，天龍寺傾力赴援，總是轉危為安。當年奸臣楊義貞殺上德帝篡位，全伏天龍寺會同忠臣高智升靖難平亂。大理段氏於五代石晉天福二年丁酉得國，至今一百五十八年，中間經過無數大風大浪，社稷始終不墜，實與天龍寺穩鎮京畿有莫大關連，今日天龍有警，與社稷遇危一般無二，當下說道：「方丈仁德，正明感激無已，但不知對付大輪明王一中之中，正明亦能稍盡綿薄麼？」

　　本因沉吟道：「你是我段氏俗家第一高手，如能聯手共禦強敵，確能大增聲威。可是你乃世俗之人，台參與佛門弟子的爭端，難免令大輪明王笑我天龍寺無人。」

　　枯榮忽道：「咱們倘若分別練那六脈神劍，不論是誰，終究內力不足，都是練不成的。我也曾想到一個取七的法子，各人修習一脈，六人一齊出手。雖然以六敵一，勝之不武，但我們並非和他單獨比武爭雄，而是保經護寺，就算一百人鬥他一人，卻也說不得了。只是算來算去，天龍寺中再也尋不出第六個指力相當的好手來，自以為此躊躇難決。正明，你就來湊湊數罷。只不過你須得剃個光頭，改穿僧裝才成。」他越說越快，似乎頗為興奮，但語氣仍是冷冰冰地。

　　保定帝道：「扳依我佛，原是正明的素志，只是神劍秘奧，正明從未聽聞，倉促之際，只怕……」

　　本參道：「這路劍法的基本功夫，你早就已經會了，只須記一記劍法便成。」保定帝不解，道：「請方丈指點。」本因方丈道：「你且坐下。」保定帝在一個蒲團上盤膝坐下。

　　本因道：「六脈神劍，並非真劍，乃是以一陽指的指力化作劍氣，有質無形，可稱無形氣劍。所謂六脈，即手之六脈太陰肺經、厥陰心包經、少陰心經、太陽小腸經、陽明胃經、少陽三焦經。」說著從本觀的蒲團後面取出一個卷軸。

　　本參接過，懸在壁上，卷軸舒開，帛面年深日久，已成焦黃之色，帛上繪著個裸體男子的圖形，身上註明穴位，以紅線黑線繪著六脈的運走徑道。保定帝是一陽指的大行家，這『六脈神劍經』以一陽指指力為根基，自是一看即明。

　　段譽躺在地下，見到帛軸和裸體男子的圖開，登時想起了那個給自己撕爛了的帛軸，心想：「身上的穴道經脈，男女都是一般，神仙姊姊也真奇怪，為什麼要繪成裸女之形，而且這裸女又繪上自己的相貌？」隱隱覺得不妥，似乎神仙姊姊有意以色相誘人，教人不得不練圖中的神功，自己神智迷糊中將帛軸撕了，說不定反而免卻了一場劫難。只是如此推想未免褻瀆了神仙姊姊，這念頭只在腦海中一閃而過，再也不敢多想。

　　本因道：「正明，你是大理國一國之主，改裝易服，雖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但若給對方瞧出了破綻，頗損大理國威名。利害相參，盼你自決。」保定帝雙手合什，說道：「護法護寺，義無反顧。」本因道：「很好。只是這六脈神劍經不傳俗家子弟，你須得弟度了，我才傳你。等退了強敵，你再還俗。」保定帝站起身來，雙膝跪地，道：「請大師慈悲。」

　　枯榮大師道：「你過來，我給你剃度。」

　　保定帝直上前去，跪在他身後。段譽見伯父要剃度為僧，心下暗暗驚異，只見枯榮大師伸出右手，反過來按在保定帝頭上，手掌上似無半點肌肉，皮膚之下包著的便是骨頭。枯榮大師仍不轉身，說偈道：「一微塵中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塵定，而彼微清真寺亦不增，於一普現難思剎。」手掌提起，保定帝滿頭烏髮盡數落下，頭頂光禿禿地更無一根頭髮，便是用剃刀來剃亦無這等乾淨。段譽固然大為驚訝，保定帝、本觀、本因等也無不欽佩：「枯榮大師參修枯禪，功力竟已到如此高深境界。」

　　只聽枯榮大師說道：「入我佛門，法名本塵。」保定帝合什道：「謝師父賜名。」佛門不敘世俗輩份，本因方丈雖是保定帝的叔父，但保定帝受枯榮剃度，便成了本因的師弟。當下保定帝去換上了僧袖僧鞋，宛然便是一位有道高僧。

　　枯榮大師道：「那大明輪王說不定仿晚便至，本因，你將六脈神劍的秘奧傳於本塵。」本因道：「是！」指著壁上的經脈圖，說道：「本塵師弟，這六脈之中，你便專攻『手少陽三焦經脈』，真氣自丹田而至肩臂諸穴，同清冷淵而到肘彎中的天井，更下而至四瀆、三陽絡、會宗、外關、陽池、中渚、注液門，凝聚真氣，自無名指的『關沖』穴中射出。」

　　保定帝依言連起真氣，無名指點處，嗤嗤聲響，真氣自『關沖』穴中洶湧並發。

　　枯榮大師喜道：「你內力修為不凡。這劍法雖然變化繁複，但劍氣既已成形，自能隨意所之了。」

　　本因道：「依這六脈神劍的本意，該是一人同使六脈劍氣，但當此末世，武學衰微，已無人能修聚到如此強勁渾厚的內力，咱們只好六人分使六脈劍氣。師叔專練拇指少商劍，我專練食指商陽劍，本觀師史練中指中衝劍，本塵師弟練無名指關衝劍，本相師兄練小指少衝劍，本參師弟練左手小指少澤劍。事不宜遲，咱們這便起始練劍。」

　　他又取出六幅圖形，懸於四壁，少商劍的圖形則懸在枯榮大師面前。每幅圖上都是縱橫交叉的直線、圓圈和弧形。六人專注自己所練一劍的劍氣圖，伸出手指在空中虛點虛劃。

　　段譽緩緩坐起身來，只覺體內真氣鼓蕩，比先前更加難以忍受。原來保定帝、本因等五人適才又以不少內力輸進了他體內。段譽見伯父和方丈等正在凝神用功，不敢出聲打擾，呆坐良久，甚感無聊，無意中向懸在枯榮大師面前壁上的那張經脈穴道圖望去。只看了一會，便覺自己右手小臂不住抖動，似有什麼東西要突破皮膚而迸發出來。那小老鼠一般的東西所要衝出來之處，正是穴道圖上所註明的『孔最穴』。

　　這一路『手太陰肺經』他倒是練過的，壁間圖形中穴道與裸女圖相同，但線路卻截然大異。順著經脈圖上的工線一路看去，自也最而至大淵，隨即跳過來回到尺澤，再向下而至魚際，雖然盤旋往復，但體內這股左衝右突的真氣，居然順著心意，也迂迴曲折的沿臂而上，升至肘彎，更升至上臂。真氣順著經脈運行，他全身的煩惡立時減輕，當下專心凝志的將這股真氣納入膻中穴去。

　　但經脈運行既異，這股真氣便不能如裸女帛軸上所示那樣順利儲入膻中，過不多時，便「啊喲，啊喲」的叫了出來。保定帝聽得他的叫喚，忙轉頭問道：「覺得怎樣？」段譽道：「我身上有無數氣流奔突竄躍，難過之彬，我心裡想著太師伯圖上的紅線，氣流便歸到了膻中穴，啊喲！嗯，可是膻中穴中越塞越滿，放不下了。我……我……我……我的胸膛要爆破了！」

　　這等內力的感應，只有身受者方自知覺，他只覺胸膛高高鼓起，立時便要脹破，在旁人看來卻無半點異狀。保定帝深知修習內功都是的諸般幻象，本來膻中穴鼓脹欲破的情景，至少要練功至二十年後、內力渾厚無比之時方會出現，段譽從未學過內功，料來這幻象必是體內邪毒所致。保定帝暗暗驚異，知他若不導氣歸虛，全身便會癱瘓，但將這些邪毒深藏而入內府，以後再要驅出便千難萬難。他平素處理疑難大事，明斷果敢，往往一言而決，然眼前之事關係段譽一生禍福，稍有差池，立時便有性命之憂，眼見段譽雙目神光散亂，已顯顛狂之態，更無猶豫的餘地，心意已決：「這當口便是飲鳩止渴，也說不得了。」說道：「譽兒，我教你導氣歸虛的法門。」當下連比帶說，將法門傳授了他。

　　段譽不及等到聽完，便已一句一句的照行。大理段氏的內功法要，果是精妙絕倫，他一經照做，四外流竄的真氣便即逐一收入臟腑。中國醫書中稱人體內部器官為『五臟六腑』，『髒』便是『藏』，『腑』便是『府』，原有聚集積蓄之意。段譽先吸得了無量劍派七弟子的全部內力，後來又吸得了段延慶、黃眉僧、葉二娘、南海鱷神、雲中鶴、鍾萬仇、崔百泉竺高手的部分內力，這一日又得了保定帝、本觀、本相、本因、本參段氏五大高手的一小部內力，體內真氣之厚，內力之強，幾已可說得上震古鑠今，並世無二。這時得伯父的指點，將這些真氣內力逐步藏入內府，全身越來越舒暢，只覺輕飄飄地，似乎要凌空飛起一般。

　　保定帝眼見他臉露笑容，歡喜無已，還道他入魔已深，只怕這邪毒從此和他一生糾纏固結，再難盡除，不免成為終身之累，不由得暗暗歎息。

　　枯榮大師聽得保定帝的傳功已畢，便道：「本塵，諸業皆是自作自受，休咎禍福，盡從心生。你不必太為旁人擔憂，趕緊練那少陽劍吧！」保定帝應道：「是！」收攝心神，又去鑽研少陽劍劍法。

　　段譽體內的真氣充沛之極，非一時三刻所能收藏得盡，只是那法門越行越熟，到後來也越收越快。僧捨中七人各自行功，不覺東方之既白。

　　但聽得報曉雞啼聲喔喔，段譽自覺四肢百骸間已無殘存真氣，站起身來活動一下肢體，見伯你和五位高僧兀自在專心練劍。他不敢開門出去閒步，更不敢出聲打擾六人用功，無事可作，順便向伯父那張經脈圖望望，又向少陽劍的劍法圖解瞧瞧，雖聽太師伯說過，六脈神劍不傳俗家子弟，但想這等高深度的武功我怎學得會，隨便瞧瞧，當亦無礙。看得心神專注之時，突覺察一股真氣自行從丹田中湧出，衝至肩臂，順著紅線直至無名指的關衝穴。他不會運氣衝出，但覺無名指的指端腫脹難受，心想：「還是讓這股氣回去罷市。」心中這麼想，那股氣流果真順著經脈回歸丹田。

　　段譽不知無意之間已窺上乘內功的法要，只不過覺得一股氣流在手臂中這麼流來流去，隨心所欲，甚是好玩。牟尼堂三僧之中，他覺以本相大師最是隨和可親，側頭去看他的『手少陰心經脈圖』。只見這路經脈起自腋下的極泉穴，循肘上三寸至青靈穴，至肘內陷後的少海穴，經靈道、通裡、神門、少府諸穴，通至小指的少衝穴。如此緩緩存想，一股真氣果然便循著經脈路線運行，只是快慢洪纖，未能盡如意旨，有時甚靈，有時卻全然不行，料想是功力未到之故，卻也不在意下。

　　只半日工夫，段譽已將六張圖形上所繪的各處穴道盡都通過。只覺精神爽利，左右無事，又逐一去看少商、商陽、中沖、關沖、少衝、少澤六路劍法的圖形。但見紅線黑線，縱橫交錯，頭緒紛繁之極，心想：「這樣煩難的劍招，又如何記得住？何況太師伯說過，俗家子弟是不能學的。」當下便不再看，腹中覺得有些餓了，心想：「小沙彌怎地還不送素齋麵食來？還是悄悄出去找些吃的吧。」便在此時，鼻端忽然聞到一陣柔和的檀香，跟著一聲若有若無的梵唱遠遠飄來。

　　枯榮大師說道：「善哉，善哉！大明輪王駕到。你們練得怎麼樣了？」本參道：「雖不純熟，似乎也已足可迎敵。」枯榮道：「很好！本因，我不想走動，便請明王到牟尼堂來敘會吧。」本因方丈應道：「是！」走了出去。

　　本觀取過五個蒲團，一排的放在東首，西首放了一個蒲團。自己坐了東首第一個蒲團，本相第二，本參第四，將第三個蒲團空著留給本因方丈，保定帝坐了第五個蒲團。段譽漢坐位，便站在保定帝身後。枯榮、本觀等最後再溫一遍劍法圖解，才將帛圖捲攏收起，都放在枯榮大師身前。

　　保定帝道：「譽兒，待會激戰一起，室中劍氣縱橫，大是凶險，伯父不能分心護你。你到外面走走去吧。」段譽心中一陣難過：「聽各人的口氣，這大明輪王武功厲害之極，伯父的關衝劍法乃是新練，不知是否敵得過他，若有疏虞，如何是好？」便道：「伯伯，我……我要跟著你，我不放心你與人家鬥劍……」，說到最後幾個字時，聲音已哽咽了。保定帝心中也一動：「這孩兒倒很有孝心。」

　　枯榮大師道：「譽兒，你坐在我身前，那大輪明王再厲害，也不能傷了你一要毫毛。」他聲音仍是冷清冰冰的，但語意中頗有傲意。段譽道：「是。」彎腰走到枯榮大師身前，不敢去看他臉，也是盤膝面壁而坐。枯榮大師的身軀比段譽高大得多，將他身子都遮住了，保定帝又是感激，又是放心，適才枯榮大師以枯禪功替自己落髮，這一手神功足以傲視當世，要保護段譽自是綽綽有餘。

　　霎時間牟尼堂中寂靜無聲。

　　過了好一會，只聽得本因方丈道：「明王法駕，請移這邊牟尼堂。」另一個聲音道：「有勞方丈領路。」段譽聽這聲音甚是親切謙和，彬彬有禮，絕非強凶霸橫之人。聽腳步聲共有十來個人。聽得本因推開板門，說道：「明王請！」

　　大輪明王道：「得罪！」舉步進了堂中，向枯榮大師合什為禮，說道：「吐蕃國晚輩鳩摩智，參見前輩大師。有常無常，雙樹枯榮，南北西東，非假非空！」

　　段譽尋思：「這四句偈言是什麼意思？」枯榮大師卻心中一驚：「大輪明王博學精深，果然名不虛傳。他一見在面便道破了我所參枯禪的來歷。」

　　世尊釋迦牟尼當年在拘屍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入滅，東西南北，各有雙樹，每一面的兩株樹都是一榮一枯，稱之為『四枯四榮』，據佛經中言道：東方雙樹意為『常與無常』，南方雙樹意為『樂與無樂』，西方雙樹意為『我與無我』，北方雙樹意為『淨與無淨』。茂盛榮華之樹意示涅般本相：常、樂、我、淨；枯萎凋殘之樹顯示世相：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如來佛在這八境界之間入滅，意為非枯非榮，非假非空。

　　枯榮大師數十年靜參枯禪，還只能修到半枯半榮的境界，無法修到更高一層的『非枯非榮、亦枯亦榮』之境，是以一聽到大輪明王的話，便即凜然，說道：「明王遠來，老衲未克遠迎。明王慈悲。」

　　大輪明王鳩摩智道：「天龍威名，小僧素所欽慕，今日得見莊嚴寶相，大是歡喜。」

　　本因方丈道：「明王請坐。」鳩摩智道謝坐下。

　　段譽心想：「這位大輪明王不知是何模樣？」悄悄側過頭來，從枯榮大師身畔瞧了出去，只見西首蒲團上坐著一個僧人，身穿黃色僧袍。不到五十歲年紀，布衣芒鞋，臉上神采飛揚，隱隱似有寶光流動，便如是明珠寶玉，自然生輝。段譽向他只瞧得幾眼，便心生欽仰親近之意。再從板門中望出去，只見門外站著八九個漢子，面貌大都猙獰可畏，不似中土人士，自是大輪明王從吐蕃國帶來的隨從了。

　　鳩摩智雙手合什，說道：「佛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小僧根哭魯鈍，未能參透愛憎生死。小僧生平有一知交，是大宋姑蘇人氏，複姓慕容易，單名一個『博』字。昔年小僧與彼邂逅相逢，講武論劍。這位慕容先生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窺，無所不精，小僧得彼指點數日，生平疑義，頗有所解，又得慕容先生慨贈上乘武學秘笈，深恩厚德，無敢或忘。不意大英雄天不假年，慕容易先生西歸極樂。小僧有一不情之請，還望眾長老慈悲。」１

　　本因方丈道：「明王與慕容先生相交一場，即是因緣，緣分既盡，何必強求？慕容先生往生極樂，蓮池禮佛，於人間武學，豈再措意？明王此舉，不嫌蛇足麼？」

　　鳩摩智道：「方丈指點，確為至理。只是小僧生性癡頑，閉關四十日，始終難斷思念良友之情。慕容先生當年論及天下劍法，深信大理天龍寺『六脈神劍』為天下諸劍中第一，恨未得見，引為平生最大憾事。」

　　本因道：「敝寺僻處南疆，得蒙慕容先生推愛，實感榮寵。但不知當年慕容先生何不親來求借劍經一觀？」

　　鳩摩智長歎一聲，慘然色變，默然半晌，才道：「慕容先生情知此經是貴寺鎮剎之寶，坦然求觀，定不蒙允。他道大理段氏貴為帝皇，不忘昔年江湖義氣，仁惠愛民，澤被蒼生，他也不便出之於偷盜強取。」本因謝道：「多承慕容先生誇獎。既然慕容先生很瞧得起大理段氏，明王是他好友，須當體念慕容先生的遺意。」

　　鳩摩智道：「只是那日小僧曾誇口言道：『小僧是吐蕃國師，於大理段氏無親無故，吐蕃大理兩國，亦無親厚邦交。慕容先生既不便親取，由小僧代勞便是。』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無悔。小僧對慕容先生既有此約，決計不能食言。」說著雙手輕輕擊了三掌。門外兩名漢子抬了一隻檀木箱子進來，放在地下。鳩摩智袍袖一拂，箱蓋無風自開，只見裡面是一隻燦然生光的黃金小箱。鳩摩智俯身取出金箱，托在手中。

　　本因心道：「我等方外之人，難道還貪圖什麼奇珍異寶？再說，段氏為大理一國之主，一百五十餘年的積蓄，還怕少了金銀器玩？」卻見鳩摩智揭開金箱箱蓋，取出來的竟是三本舊冊。他隨手翻動，本因等瞥眼瞧去，見冊中有圖有文，都是原墨所書。鳩摩智凝視著這三本書，忽然間淚水滴滴而下，濺濕衣襟，神情哀切，悲不自勝。本因等無不大為詫異。

　　枯榮大師道：「明王心念故友，塵緣不淨，豈不愧稱『高僧』兩字？」

　　大輪明王垂首道：「大師具大智慧，大神通，非小僧所及。這三卷武功訣要，乃慕容先生手書，闡述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的要旨、練法，以及破解之道。」

　　眾人聽了，都是一驚：「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名震天下，據說少林自創派以來，險了宋初曾有一位高僧身兼二十三門絕技之外，從示有第二人曾練到二十門以上。這位慕容先生能知悉少林七十二門絕反的要旨，已然令人難信，至於連破解之道也盡皆通曉，那更是不可思議了。」

　　只聽鳩摩智續道：「慕容先生將此三卷奇書賜贈，小僧披閱鑽研之下，獲益良多。現願將這三卷奇書，與貴寺交換六脈神劍寶經。若蒙眾位大師俯允，令小僧得完昔年信諾，實是感激不盡。」

　　本因方丈默然不語，心想：「這三卷書中所記，倘若真是少林寺七十二門絕技，那麼本寺得此書後，武學上不但可與少林並駕齊驅，抑且更有勝過。蓋天龍寺通悉少林絕技，本寺的絕技少林卻無法知曉。」

　　鳩摩智道：「貴寺賜予寶經之時，盡可自留副本，眾大師嘉惠小僧，澤及白骨，自身並無所損，一也。小僧拜領寶紅後立即固封，決不私窺，親自送至慕容先生墓前焚化，貴寺高藝決不致因此而流傳於外，二也。貴寺眾大師武學淵深，原已不假外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少林寺七十二絕技確有獨到之秘，其中『拈花指』、『多羅葉指』、『無相劫指』三項指法，與貴派一陽指頗有相互印證之功，三也。」

　　本因等最初見到他那通金葉書信之時，覺得他強索天龍寺的鎮寺之寶，太也強橫無理，但這時聽他娓娓道來，頗為入情入理，似乎此舉於天龍寺利益甚大而絕無所損，反倒是他親身送上一份厚禮。本相大師極願與人方便，心下已有允意，只是論尊則有師叔，論位則有方丈，自己不便隨口說話。

　　鳩摩智道：「小僧年輕識淺，所言未必能取信於眾位大師。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三門指法，不妨先在眾位之前獻醜。」說著站起身來，說道：「小僧當年不過是興之所至，隨意涉獵，所習甚是粗疏，還望眾位指點。這一路指法是拈花指。」只見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輕輕搭住，似是拈住了一朵鮮花一般，臉露微笑，左手五指向右輕彈。

　　牟尼堂中除段譽之外，個個是畢生研習指法的大行家，但見他出指輕柔無比，左手每一次彈出，都像是要彈去右手鮮花上的露面珠，卻又生怕震落了花瓣，臉上則始終慈和微笑，顯得深有會心。據禪宗歷來傳說，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說法，手拈金色波羅花遍示諸眾，眾人默然不語，只迦葉尊者破顏微笑。釋迦牟尼知迦葉已領悟心法，便道：「吾有正法眼藏，涅般法門，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禪宗以心傳頓悟為第一大事，少林寺屬於禪宗，對這『拈花指』當是別有精研。

　　可是鳩摩智彈指之間卻不見得具何神通，他連彈數十下後，舉起右手衣袖，張口向袖子一吹，霎時間袖子上飄下一片片棋子大的圓布，衣袖上露出數十個破孔。原來他這數十下拈花指，都凌空點在自己衣袖之上，柔力損衣，初看完好無損，一經風吹，功力才露了出來。本因與本觀、本相、本參、保定帝等互望見了幾眼，都是暗暗驚異：「憑咱們的功力，以一陽指虛點，破衣穿孔，原亦不難，但出指如此輕柔軟，溫顏微笑間神功已運，卻非咱們所能。這拈花指與一陽指全然不同，其陰柔內力，確是頗有足以借鏡之處。」

　　鳩摩智微笑道：「獻醜了。小僧的拈花指指力，不及少林寺的玄渡大師遠了。那『多羅葉指』，只怕造詣更差。」當下身形轉動，繞著地下木箱快步而行，十指快速連點，但見木箱上木屑紛飛，不住跳動，頃刻間一隻木箱已成為一片片碎片。

　　保定帝等見他指裂木箱，倒亦不奇，但見木箱的鉸鏈、銅片、鐵扣、搭鈕等金屬附件，俱在他指力下紛紛碎裂，這才不由得心驚。

　　鳩摩智笑道：「小僧使這多羅葉指，一味霸道，功夫淺陋得緊。」說著將雙手攏在衣袖之中，突擊之間，那一堆碎木片忽然飛舞跳躍起來，便似有人以一要無形的細棒，不住去挑動攪撥一般。看鳩摩智時，他臉上始終帶著溫和笑容，僧袖連下擺脫也不飄動半分，原來他指力從衣袖中暗暗發出，全無形跡。本相忍不住脫口讚道：「無相劫指，名不虛傳，佩服，佩服！」鳩摩智躬身道：「大師誇獎了。木片躍動，便是有相。當真要名副其實，練至無形無相，縱窮畢生之功，也不易有成。」本相大師道：「慕容先生所遺奇書之中，可有破解『無相劫指』的法門？」鳩摩智道：「有的。破解之法，便從大師的法名上著想。」本相沉吟半晌，說道：「嗯，以本相破無相，高明之至。」

　　本因、本觀、本相、本參四僧見了鳩摩智獻演三種指力，都不禁怦然心動，知道三卷奇書中所載，確是名聞天下的少林七十二門絕技，是否要將『六脈神劍』的圖譜另錄副本與之交換，確是大費躊躇。

　　本因道：「師叔，明王遠來，其意甚誠。咱們該當如何應接，請師叔見示。」

　　枯榮大師道：「本因，咱們練功習藝，所為何來？」

　　本因沒料到師叔竟會如此詢問，微微一愕，答道：「為的是弘法護國。」枯榮大師道：「外魔來時，若是吾等道淺，難用佛法點化，非得出手降魔不可，該用何種功夫？」本因道：「若不得已而出手，當用一陽指。」枯榮大師部道：「你在一陽指上的修為，已到了第幾品境界？」本因額頭出汗，答道：「弟子根鈍，又兼未能精進，只修得到第四品。」枯榮大師再問：「以你所見，大理段氏的一陽指與少林牛花指、多羅葉指、無相劫指三項指法相較，孰優孰劣？」本因道：「指法無優劣，功力有高下。」枯榮大師道：「不錯。咱們的一陽指若能練到第一品，那便如何？」本因道：「淵深難測，弟子不敢妄說。」枯榮道：「倘若你再活一百風，能練到第幾品？」本因額上汗水涔涔而下，顫聲道：「弟子不知。」枯榮道：「能修到第一品麼？」本因道：「決計不能。」枯榮大師就此不再說話。

　　本因道：「師叔指點甚是，咱們自己的一陽指尚自修習不得周全，要旁人的武學奇經作甚？明王遠來辛苦，待敝寺設齋接風。」這麼說，自是拒絕大輪明王的所求了。

　　鳩摩智長歎一聲,說道:"都是小偽當年多這一句嘴的不好,否則慕容先生人都死了,這六脈神劍經求不求得到手,又有何分別?小僧今日狂妄,說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語,這六脈神劍的劍法,要是真如慕容先生所說的那麼精奧,只怕貴寺雖有圖譜,卻也無人得能練成.倘若有人練成,那麼這路劍法,未必便如慕容先生所猜想的神妙."

　　枯榮大師道:"老衲心有疑竇,要向明王請教."鳩摩智道:"不敢."枯榮大師道：「敝寺藏有六脈神劍經一事，縱是我段氏的俗家子弟亦不得知，慕容先生卻從何上聽來？」鳩摩智道：「慕容先生於天下武學，所知十分淵博，各門各派的秘技武功，往往連本派掌門人亦所不知的，慕容先生卻瞭如指掌。姑；蘇慕容那『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八字，便由此而來。但慕容先生於大理段氏一陽指與六脈神劍的秘奧，卻始終未能得窺門徑，生平耿耿，遺恨而終。」

　　枯榮大師「嗯」了一聲，環再言語。保定帝等均想：「要是他得知了一陽指和六脈神劍的秘奧，只怕便要即以此道，來還施我段氏之身了。」

　　本因方丈道：「我師叔十餘年未見外客，明王是當世高僧，我師叔這才破例延見。明王請。」說著站起身來，示意送客。

　　鳩摩智卻不站起，緩緩的道：「六脈神劍經既只徒具虛名，無裨實用，貴寺又何必如此重視？以致傷了天龍寺與大輪寺的和氣，傷了大理國和吐蕃國的邦交。」

　　本因臉色微變，森嚴問道：「明王之言，是不是說：天龍寺倘若不允交經，大理、吐蕃兩國便要兵戎相見？」保定帝一向派遣重兵，駐紮西北邊疆，以防吐蕃國入侵，聽鳩摩智如此說，自是全神貫注的傾聽。

　　鳩摩智道：「我吐蕃國主久慕大理國風土人情，早有與貴國國主會獵大理之念，只是小僧心想此舉勢必多傷人命，大違我佛慈悲本懷，數年來一直竭力勸止。」

　　本因等自都明白他言中所含的威肋之意。他是吐蕃國師，吐蕃國自國主而下，人人崇信佛法，便與大理國無異，鳩摩智向得國王信任，是和是戰，多半可憑他一言而決。倘若為了一部經書而致兩國生靈塗炭，委實大大的不值得。吐蕃強而大理弱，戰事一起，大局可慮。但他這般一出言威嚇，天龍寺便將鎮寺之寶雙手奉上，這可成何體統？

　　枯榮大師道：「明王既堅要此經，老衲等又何敢吝惜？明王願以少林寺七十二門絕技交換，敝寺不敢拜領。明王既已精通少林七十二絕技，復又精擅大雪山大輪寺武功，料來當世已無敵手。」

　　鳩摩智雙手合什，道：「大師之意，是要小僧出手獻醜？」枯榮大師道：「明王言道，敝寺的六脈神劍經徒具虛名，不切實用。我們便以六脈神劍，領教明王幾手高招。倘若確如明王所去，這路劍法徒具虛名，不切實用，那又何足珍貴？明王儘管將劍經取去便了。」

　　鳩摩智暗暗驚異，他當年與慕容博談論『六脈神劍』之時，略知劍法之意，純係以內力使無形劍氣，都沉不論劍法如何神奇高明，但以一人內力而同時運使六脈劍氣，諒非人力所能企及，這時聽枯榮大師的口氣，不但他自己會使，而且其餘諸僧也均會此劍法，天龍寺享名百餘年，確是不可小覷了。他神態一直恭謹，這時更微微躬身，說道：「諸位高僧肯顯示神劍絕藝，令小僧大開眼界，幸何如之。」

　　本因方丈道：「明王用何兵刃，請取出來吧。」

　　鳩摩智雙手一擊，門外走進一名高大漢子。鳩摩智說了幾句番話，那漢子點頭答應，到門外的箱子中取過一束藏香，交了給鳩摩智，倒退著出門。

　　眾人都覺奇怪，心想這線香一觸即斷，難道竟能用作兵刃？只見他左手拈了一枝藏香，右手取過地下的一些木屑，輕輕捏緊，將藏香插在木屑之中。如此一連插了六枝藏香，並成一列，每枝藏香間相距約一尺。鳩摩智盤膝坐在香後，隔著五尺左右，突擊雙掌搓板了幾搓，向外揮出，六根香頭一亮，同時點燃了。眾人都是大吃一驚，只覺這催力之強，實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但各人隨即聞到微微的硝磺之氣，猜到這六枝藏香頭上都有火藥，鳩摩智並非以內力點香，乃是以內力磨擦火藥，使之燒著香頭。這事雖然亦甚難能，但保定帝等自忖勉力也可辦到。

　　藏香所生煙氣作碧綠之色，六條筆直的綠線裊裊升起。鳩摩智雙掌如抱圓球，內力運出，六道碧煙慢慢向外彎曲，分別指著枯榮、本觀、本相、本因、本參、保定帝六人。他這手掌力叫做『火焰刀』，雖是虛無縹緲，不可捉摸，卻能殺人於無瑚，實是厲害不過。此番他只志在得經，不欲傷人，是以點了六枝線香，以展示掌櫃力的去向形跡，一來顯得有恃無恐，二來意示慈悲為懷，只是較量武學修為，不求殺傷人命。

　　六條碧煙來到本因等身前三尺之處，便即停住不動。本因等都吃了一驚，心想以內力逼送碧煙並砂為難，但將這飄蕩無定的煙氣弟在半空，那可難上十倍了。本參左手小指一伸，一條氣流從少衝穴中激射線而出，指向身前的碧煙。那條煙柱受這道內力一逼，迅速無比的向鳩摩智倒射線過去，射至他身前二尺時，鳩摩智的『火焰刀』內力加盛，煙柱無法再向前行。鳩摩智點了點頭，道：「名不虛傳，六脈神劍中果然有『少澤劍』一路劍法。」兩人的內力激盪數招，本參大師知道倘若若坐定不動，難以發揮劍法中的威力，當即站起身來，向左斜行三步，左手小指的內力自左向右的斜攻過去。鳩摩智左掌一撥，登時擋住。

　　本觀中指一豎，『中衝劍』向前刺出。鳩摩智喝道：「好，是中衝劍法！」揮掌擋住，以一敵二，毫不風怯。

　　段譽坐在枯榮大師身前，斜身側目，凝神觀看這場武林中千載難逢的大鬥劍，他雖不懂武功，卻也知道這幾位高僧以內力鬥劍，其凶險和厲害之處，更勝於手中真有兵刃。幸好鳩摩智點了六根線香，他可從碧煙的飄動來去之中，年年地到這三人的劍招刀法，看得十數招後，心念一支：「啊，是了！本觀大師的中衝劍法，便如圖上所繪的一般無二。」他輕輕找開中衝劍法圖譜，從碧煙的繚繞之中，對照圖譜上的劍招，一看即明，再無難解之處。再看本參的少澤劍法時，也是如此。只不過中衝劍大開大闔，氣勢雄邁，少澤劍卻是忽來忽去，變化精微。

　　本因方丈見師兄師弟聯手，佔不到絲毫上風，心想我們練這劍法未熟，劍招易於用盡，六人越早出手越好，這大輪明王聰明絕頂，眼下他顯是在觀察本觀、本參二人的劍法，未以全力攻防，當即說道：「本相、本塵二位師弟，咱們都是出手吧。」食指伸處，『商陽劍法』展動，跟著本相的『和衝劍』，保定帝的『關衝劍』，三路劍氣齊向三條碧煙上擊去。

　　段譽瞧瞧少衝劍，瞧瞧關衝劍，又瞧瞧商陽劍，東看一招，西看一招，對照圖譜之後雖能明白，終究是凌亂無章。正自凝神瞧著『少衡劍』的圖譜時，忽見一根枯唐的手指伸到圖上，寫道：「只學一圖，學完再換。」段譽心念一動，知是枯榮大師指點，回過頭來，向他微微一笑，示意致謝。

　　這一看之下，他笑容登時僵住，原來眼前所出現的那張面容奇特之極，左邊的一半臉色紅潤，皮光肉滑，有如嬰兒，右邊的一半卻如枯骨，除了一張焦黃的面皮之外全無肌肉，骨頭突了出來，宛然便是半個骷髏骨頭。他一驚之下，立時轉過了頭，一顆心怦怦亂跳，明知這是枯榮大師修習枯榮禪功所致，但這張半枯半榮的臉孔，實在太過嚇人，一時無論如何不能定下心來。

　　只見枯榮大師的食指又在帛上寫道：「良機莫失，凝神觀劍。自觀自學，不違祖訓。」

　　段譽心下明白：「枯榮太師伯先前對我伯父言道，六脈神劍不傳段氏俗家子弟，是以我伯父須得剃度之後，方蒙傳授。但他寫道『自觀自學，不違祖訓』，想來祖宗遺訓之中，卻不禁段氏俗家子弟無師自學。太師伯吩咐我『良機莫失，凝神觀劍』，自然是盼我自觀自學了。」當即點了點頭，仔細觀看伯父『關衝劍法』，大致看明白後，依次再看少衝、商陽兩路劍法。凡人五指之中，無名指最為笨拙，食指則最是靈活，因此關衝劍以拙滯古樸取勝，商陽劍法卻巧妙活潑，難以捉摸。少衝劍法與少澤劍法同以小指運使，但一為右手小指，一為左手小指，劍法上便也有工、拙、捷、緩之分。但『拙』並非不佳，『緩』也並不減少威力，只是奇正有別而已。

　　段譽本來只一念好奇，從碧煙的來去之中，對照圖譜上線路，不過像猜燈迷一般推詳一番，既得枯榮大師指示囑咐，這才專心一致的看了起來。到得這三路劍法大致看明，本參與本觀的劍法已是第二遍再使。段譽不必再參照圖譜，眼觀碧煙，與心中所記劍法一一印證，便覺圖上線路是死的，而碧煙來去，變化無窮，比之圖譜上所繪可豐富繁複得多了。

　　再觀看一會，本因、本相、和保定帝三人的劍法也已使完。本相小指一彈，使一招『分花拂柳』，已是這咯劍招的第二次使出。鳩摩智微微點了點頭，跟著本因和保定帝的劍招也不得不從舊招中更求變化。突然之間，只聽得鳩摩智身前嗤嗤聲響，『火焰刀』威勢大盛，將五人劍招上的內力都逼將回來。

　　原來鳩摩智初時只取守勢，要看盡了閃脈神劍的招數，再行反擊，這一自守轉攻，五條碧煙迴旋飛舞，靈動無比。那第六條碧煙卻仍然停在枯榮大師身後三尺之處，穩穩不動。枯榮大師有心要看透他的底細，瞧他五攻一停，能支持到多少時候，因此始終不出手攻擊。果然鳩摩智要長久穩住這第六道碧煙，耗損內力頗多，終於這道碧煙也一寸一寸的向枯榮大師後腦移近。

　　段譽驚道：「太師伯，碧煙攻過來了。」枯榮點了點頭，展開『少商劍』圖譜，放在段譽面前。段譽見這路少商劍的劍法便如是一幅潑墨山水相似，縱橫倚斜，寥寥數筆，卻是劍路雄勁，頗有石破天驚、風雨大至之勢。段譽眼看劍譜，心中記掛著枯榮後腦的那股碧煙，一加頭間，只見碧煙離他後腦已不過三四寸遠。驚叫：「小心！」

　　枯榮大師反過手來，雙手拇指同時捺出，嗤嗤兩聲急響，分鳩摩智右胸左肩。他竟不擋敵人來侵，另遣兩路廳失急襲反攻。他料得鳩摩智的火焰刀內力上蓄勢緩進，真要傷到自己，尚有片刻，倘若後發先至，當可打個措手不及。

　　鳩摩智思慮周詳，早有一路掌力伏在胸前，但他料到的只是一著攻勢凌厲的少商劍，卻沒料到枯榮大師雙劍齊出，分襲兩處。鳩摩智手掌揚處，擋住了刺向自己右胸而來的一劍，跟著右足一點，向後急射而出，但他退得再快，總不及劍氣來如電閃，一聲輕響過去，肩頭僧衣已破，迸出鮮血。枯榮雙指回轉，劍氣縮了回來，六根藏香齊腰折斷。本因、保定帝等也各收指停劍。各人久戰無功，早在暗暗擔憂，這時方才放心。

　　鳩摩智跨步走進室內，微笑道：「枯榮大師的禪功非同小可，小僧甚是佩服。那六脈神劍嘛，果然只是徒具虛名而已。」本因方丈道：「如何徒具虛名，倒要領教。」鳩摩智道：「當年慕容先生所欽仰的，是六脈神劍的劍法，並不是六脈神劍的劍陣。天龍寺這座劍陣固然威力甚大，但充其量，也只和少林寺的羅漢劍陣、崑崙派的混沌劍陣不相伯仲而已，似乎算不得是天下無雙的劍法。」他說這是『劍陣』而非『劍法』，是指摘對方六人一齊動手，排下陣勢，並不是一個人使動六脈神劍，便如他使火焰刀一般。

　　本因方丈覺得他所說確然有理，無話可駁。本參卻冷笑道：「劍法也罷，劍陣也罷，適才比刀論劍，是明王贏了，還是我們天龍寺贏了？」

　　鳩摩智不答，閉目默念，過得一盞茶時分，睜開眼來，說道：「第一仗貴寺稍佔上風，第二仗小僧似乎已有勝算。」本因一驚，問道：「明王還要比拚第二仗？」鳩摩智道：「大丈夫言而有信。小僧既已答允了慕容易先生，豈能畏難而退？」本因道：「然則明王如何已有勝算？」

　　鳩摩智微微一笑，道：「眾位武學淵深，難道猜想不透？請接招吧！」說著雙掌緩緩推出。枯榮、本因、保定帝等六人同時感到各有兩股內勁分從不同方向襲來。本因等均覺其勢不能以六脈神劍的劍法擋架，都是雙掌齊出，與這兩股掌力一擋，只有枯榮大師仍是雙手拇指一捺，以少陽劍法接了敵人的內勁。

　　鳩摩智推出了這股掌力後便即收招，說道：「得罪！」

　　本因和本觀等相互望了一眼，均已會意：「他一掌之上可同時生出數股力道，枯榮師叔的少商雙劍若再分進合擊，他出盡能抵禦得住。咱們卻必須捨劍用掌，這六脈神劍顯是不及他的火焰刀了。」便在此時，只見枯榮大師身前煙霧升起，一條條黑煙分為因路，向鳩摩智攻了過去。鳩摩智對這位面壁而坐、始終不轉過頭來的老和尚心下本甚忌憚，突見黑煙來襲，一時猜不透他用意，仍是使出『火焰刀』法，分從四路擋架。他當下並不還擊，一面防備本因等群起而攻，一面靜以觀變，看枯榮大師還有什麼厲害的後著。

　　只覺黑煙愈來愈濃，攻勢極其凌厲。鳩摩智暗暗奇怪：「如此全力出擊，所謂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又如何能夠持久？枯榮大師當世高僧，怎麼竟會以這般急躁剛猛的手段應敵？」料想他決計不會這般沒有見識，必是另有詭計，當下緊守門戶，一顆心靈活潑潑地，以便隨機應變。過不到片刻，四道黑煙突然一分二，二分四，四道黑煙分為一十六道，四面八方向鳩摩智推來。鳩摩智心想道：「強弩之末，何足道哉？」展開火焰刀法，一一封住。雙方力道一觸，十六道黑煙忽然四散，室中剎時間煙霧瀰漫。鳩摩智毫不畏懼，鼓蕩真力，護住了全身。

　　但見煙霧漸淡漸薄，濛濛煙氣之中，只見本因等五僧跪在地下，神情莊嚴，而本觀與本參的眼色中更是大顯悲憤。鳩摩智一怔之下，登時省悟，暗叫：「不好！枯榮這老僧知道不敵，竟然將六脈神劍的圖譜燒了。」

　　他所料不錯，枯榮大師以一陽指的內力逼得六張圖譜焚燒起火，生怕鳩摩智陰止搶奪，於是推動煙氣向他進擊，使他著力抵禦，待得煙氣散盡，圖譜已燒得乾乾淨淨。本因等均是精研一陽指的高手，一見黑煙，便知緣由，心想師叔寧為玉碎，不肯瓦全，甘心將這鎮寺之寶毀去，決不讓之落入敵手。好在六人心中分別記得一咯劍法，待強敵退去，再行默寫出來便是，只不過祖傳的圖譜卻終於就此毀了。

　　這麼一來，天龍寺和大輪明王已結下了深仇，再也不易善罷。

　　鳩摩智又驚又怒，他素以智計自負，今日卻接連兩次敗在枯榮大師的手下，六脈神劍紅既已毀去，則此行徒然結下個強仇，卻是毫無收穫。他站起身來，合什說道：「枯榮大師何必剛性乃爾？寧折不曲，頗見高致。貴寺寶經因小僧而毀，心下大是過意不去，好在此經非一人之力所能練得，毀與不毀，原無多大分別。這就告辭。」

　　他微一轉身，不待枯榮和本因對答，突然間伸手扣住了保定帝右手腕脈，說道：「敝國國主久仰保定帝風範，渴欲一見，便請聯合會下屈駕，赴吐蕃國一敘。」

　　這一下變出不意，人人都是大吃一驚。這番僧忽施突襲，以保定帝武功之強，竟也著了道兒，被他扣住了手腕上『列缺』與『偏歷』兩穴。保定帝急運內力衝撞穴道，於霎息間連沖了七次，始終無法掙脫。本因等都覺鳩摩智這一手太過卑鄙，大失絕頂高手的身份，但空自憤怒，卻無相救之策，因保定帝要穴被制，隨時隨刻可被他取了性命。

　　枯榮大師哈哈一笑，說道：「他從前是保定帝，，現下已避位為僧，法名本塵。本塵，吐蕃國國主既要見你，你去去也好。」保定帝無可奈何，只得應道：「是！」他知道枯榮大師的用意，鳩摩智當自己是一國之主，擒住了自己是奇貨可居，但若信得自己已避位為僧，不過是擒拿了一個天龍寺的和尚，那就無足輕重，說不定便會放手。

　　自鳩摩智踏進牟尼堂後，保定帝始終不發一言，未露任何異狀，可是要使得動這六脈神劍，雖不過是六劍中的一劍，也須是第一流的武學高手，內力修為異常深湛之士。武林之中那幾位是第一流好手，各人相互均知。鳩摩智此番乃有備而來，於大理段氏及天龍寺僧俗名家的形貌年紀，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各人的脾性習氣、武功造詣，也已琢磨了十之八九。他知天龍寺中除枯榮大師外，沿有四位高手，現下忽然多了一個『本塵』出來，這人的名字從未聽過，而內力之強，絲毫不遜於其餘『本』字輩四僧，但看他雍容威嚴，神色間全是富貴尊榮之氣，便猜到他是保定帝了。待聽枯榮大師說他已『避位為僧』，鳩摩智心中一動：『久聞大理段氏歷代帝皇，往往避位為僧，保定帝到天龍寺出家，原也不足為奇。但皇帝避位為僧，全國必有盛大儀典，飯僧禮佛，修塔造廟，定當轟動一時，決不致如此默默無聞。我吐蕃國得知記息後，也當遣使來大理賀新君登位。此事其中有詐。』便道：「保定帝出家也好，沒出家也好，都請到吐蕃一遊，朝見敝國國君。」說著拉了保定帝，便即跨步出門。

　　本因喝道：「且慢！」身形幌處，和本觀一齊攔在門口。鳩摩智道：「小僧並無加害保定帝皇爺之意，但若眾位相逼，可顧不得了。」右手虛擬，對準了保定帝的後心。他這『火焰刀』的掌力無堅不摧，保定帝既脈門被服扣，已是聽由宰割，全無相抗之力。天龍眾僧若合力進攻，一來投鼠忌器，二來也無取勝把握。但本因等兀自猶豫，保定帝是大理國一國之主，如何能讓敵人挾持而去？

　　鳩摩智大聲道：「素聞天龍寺諸高僧的大名，不料便這一件小事，也是婆婆媽媽，效那兒女之態。請讓路吧！」

　　段譽自見伯父被他挾持，心下便甚焦急，初時還想伯父武功何等高強，怕他何來，只不過暫且忍耐而已，時機一到，自會脫身；不料越看越不對，鳩摩智的語氣與臉色傲意大盛，而本因、本觀等人的神色卻均焦慮憤怒，而又無可奈何。待見鳩摩智抓著保定帝的手腕，一步步走向門口，段譽惶急之下，不及多想，大聲道：「喂，你放開我伯父！」跟著從枯榮大師身前走了出來。

　　鳩摩智早見到枯榮大師身前藏有一人，一直猜想不透是何等樣人，更不知坐在枯榮大師身前有何用意，這時見他長身走出，欲知就裡，回頭問道：「尊駕是誰？」

　　段譽道：「你莫問我是誰，先放開我伯父再說。」伸出右手，抓住了保定帝的左手。

　　保定帝道：「譽兒，你別理我，急速請你爹爹登基，接承大寶。我是閒雲野鶴一老僧，更何足道？」

　　段譽使勁拉扯保定帝手腕，叫道：「快放開我伯父！」他大拇指少商穴與保定帝手腕上穴道相觸，這麼一使力，保定帝全身一震，登時便感到內力外洩。

　　便在同時，鳩摩智也覺察到自身真力急瀉而出，登時臉色大變，心道：「大理段氏怎樣地學會了『化功大法』？」當即凝氣運力，欲和這陰毒邪功相抗。

　　保定帝驀地裡覺到雙手各有一股猛烈的力道向外拉扯，當即使出『借力打力』心法，將這兩股力道的來勢方向對在一起。雙力相拒之際，他處身其間，雙手便毫不受力，一揮手便已脫卻鳩摩智的束縛，帶著段譽飄身後退，暗叫：「慚愧！今日多虧譽兒相救。」

　　鳩摩智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心想：「中土武林中，居然又出了一位大高手，我怎地全然不知？這人年紀輕輕，只不過二十來歲所紀，怎能有如此修為？這人叫保定帝為伯父，那麼是大理段氏小一輩中的人物了。」當下緩緩點了點頭，說道：「小僧一直以為大理段氏藝專祖學，不暇旁鶩，殊不知後輩英賢，卻去結交星宿老人，研習『化功大法』的奇門武學，奇怪啊，奇怪！」他雖淵博多智，卻也誤以為段譽的『北冥神功』乃是『化功大法』，只是他自重身份，不肯出口傷人，因此稱星宿將『老怪』為『老人』。武林人士都稱這『化功大法』為妖功邪術，他卻稱之為『奇門武學』。適才這麼一交手，他料想段譽的內力修為當不在星突老怪丁春秋之下，不會是那老怪的弟子傳動人，是以用了『結交』兩字。

　　保定帝冷笑道：「久仰大輪明王睿智圓通，識見非凡，卻也口出這等謬論。星宿老怪擅於暗算偷襲，卑鄙無恥，我段氏子弟豈能跟他有何關連？」

　　鳩摩智一怔，臉上微微一紅，保定帝言中『暗算偷襲，卑鄙無恥』這八個字，自是指斥他適才的舉動。

　　段譽道：「大輪明王遠來是客，天龍寺以禮相待到，你卻膽敢犯我伯父。咱們不過瞧著大家都是佛門弟子，這才處處容讓，你卻反而更加橫蠻起來。出家人中，那有如明王這般不守清規的？」

　　眾人聽段譽以大義相責，心下都暗暗稱快，同時嚴神戒備，只恐鳩摩智老羞成怒，突然發難，向段譽加害。

　　不料鳩摩智神色自若，說道：「今日結識高賢，幸何如之，尚請不吝賜教數招，俾小僧有所進益。」段譽道：「我不會武功，從來沒學過。」鳩摩智笑道：「高明，高明。小僧告辭了！」身形微側，袍袖揮處，手掌從袖底穿出，四招『火焰刀』的招數同時向段譽砍來。

　　敵人最厲害的招數猝然攻至，段譽兀自懵然不；覺。保定帝和本參雙指齊出，將他這四招『火焰刀』接下了，只是在鳩摩智極強內勁的陡然衝擊之下，身形都是是一幌。本相更「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段譽見到本相吐血，這才省悟，原來適才鳩摩智又暗施偷襲，心下大怒，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這蠻不講理的番僧！」他右手食指這麼用力一指，心與氣通，自然而然的使出一招『商陽劍』的劍法來。他內力之強，當世已極少有人能及，適才在枯榮大師身前觀看了六脈神劍的圖譜，以及七僧以無形刀劍相鬥，一指之出，竟心不自知的與劍譜暗合。但聽得嗤的一聲響，一股渾厚無比的內勁疾向鳩摩智刺去。

　　鳩摩智一驚，忙出掌以『火焰刀』擋架。

　　段譽這一出手，不便鳩摩智大為驚奇，而枯榮、本因等亦是大出意料之外，其中最感奇怪的，更是保定帝與段譽自己。段譽心想：「這可古怪之極了。我隨手這麼一指，這和尚為什麼要這般凝神擋拒？是了，是了，想是我出指的姿式很對，這和尚以為我會使六脈神劍。哈哈，既是如此，我且來嚇他一嚇。」大聲道：「這商陽劍功夫，何足道哉！我使幾招中衝劍的劍法給你瞧瞧。」說著中指點出。但他手法雖然對了，這一次卻無內勁相隨，只不過凌空空虛點，毫無實效。

　　鳩摩智見他中指點出，立即蓄勢相迎，不料對方這一指竟然無半點勁力，還道他虛虛實實，另有後著，待見他又點一指，仍是空空洞洞，不禁心中一樂：「我原說世上豈能有人既會合商陽劍，又會使中衝劍？果然這小子虛張聲勢的唬人，倒給他嚇了一跳。」

　　他這次在天龍寺中連栽了幾個觔斗，心想若不顯一顯顏色，大輪明王威名受損不小，當下左掌分向左右連劈，以內勁封住保定帝等人的赴援之路，跟著右掌斬出，直趨於段譽右肩。這一招『白虹貫日』，是他『火焰刀』刀法的精妙之作，一刀便要將段譽的右肩卸了下來。保定帝、本因、本參等齊聲叫道：「小心！」各自伸指向鳩摩智點去。

　　他三人出招，自是上乘武功中攻敵之不得不救，那知鳩摩智先以內勁封住週身要害，這一刀毫不退縮，仍是筆直的砍將下來。段譽聽得保定帝等人的驚呼吸之聲，知道不妙，雙手同時出力揮出，他心下驚慌，真氣自然湧出，右手少衝劍，左手少澤劍，雙劍同時架開了火焰刀這一招，餘勢未盡，嗤嗤聲響，向鳩摩智反擊過去。鳩摩智不暇多想，左手發勁擋擊。

　　段譽刺了這幾劍後，心中已隱隱想到，須得先行存念，然後鼓氣出指，內勁真氣方能激發，但何以如此，自是莫名其妙。他中指輕彈，中衝劍法又使了出來。霎息之間，適才在圖譜上見到的那六路劍法一一湧向心頭，十指紛彈，此去彼來，連綿無盡。

　　鳩摩智大驚，盡力催動內勁相抗，斗室中劍氣縱橫，刀勁飛舞，便似有無數迅雷疾風相互衝撞激盪。鬥得一會，鳩摩智只覺得對方內勁越來越強，劍法也是變化莫測，隨時自創新意，與適才本因、本相等人的拘泥劍招大不相同，令人實難捉摸。他自不知段譽記不明白六路劍法中這許多繁複的招式，不過危急中隨指亂刺，那裡是什麼自創新招了？心下既驚且悔：「天龍寺中居然伏得有這樣一個青年高手，今日當真是自取其辱。」突然間嗤嗤嗤連砍三刀，叫道：「且住！」

　　段譽的真氣卻不能隨意收發，聽得對方喝叫「且住」，不知如何收回內勁，只得手指一抬，向懷頂指去，心想：「我不該再發勁了，且聽他有何話說。」

　　鳩摩智見段譽臉有迷惘之色，收斂真氣時手忙腳亂，全然不知所云，心念微動，便即縱身而上，揮拳向他臉上擊去。

　　段譽以諸般機緣巧合，才學會了六肪神劍這門最高深的武學，尋常的拳腳兵刃功夫卻全然不會。鳩摩智這一拳隱伏七八招後著，原也是極高明的拳術，然而比這『火焰刀』以內勁傷人，其間深淺難易，相去自不可以道里計。本來世上任何技藝學問，決無會深不會淺、會難不會易之理，段譽的武功卻是例外。他見鳩摩智揮拳打到，便即毛手毛腳的伸臂去格。鳩摩智右掌翻過，已抓住了他胸口『神封穴』。段譽立時全身酸軟，動彈不得。

　　神封穴屬『足少陰腎經』，他沒練過。

　　鳩摩智雖已瞧出段譽武學之中隱伏有大大的破綻，一時敵不過他的六脈神劍，便想以別項高深武功勝他，卻也決計料想不到，竟能如此輕而易舉的手到擒來。他還生怕段譽故意裝模作樣，另有詭計，一拿住他『神封穴』，立即伸指又點他『極泉』、『大椎』、『京門』數處大穴。這些穴道所屬經脈，段譽也漢練過。

　　鳩摩智倒退三步，說道：「這位小施主心中記得六脈神劍的圖譜。原來的圖譜已被枯榮大師焚去，小施主便是活圖譜，在慕容先生墓前將他活活的燒了，也是一樣。」左掌揚處，向前急連砍出五刀，抓住段譽退出了牟尼堂門外。

　　保定帝、本因、本觀等縱前想要奪人，均被他這連環五刀封住，無法搶上。

　　鳩摩智將段譽一拋，擲給了守在門外的九名漢子，喝道：「快走！」兩名漢子同時伸手過來，接過段譽，並不從原路出去，逕自穿入牟尼堂外的樹林。鳩摩智運起『火焰刀』，一刀刀的只是往牟尼堂的門口砍去。

　　保定帝等各以一陽指氣功向外急衝，一時之間卻攻不破他的無形刀網。

　　鳩摩智聽得馬蹄聲響，知道九名部屬已擄著段譽北去，長笑說道：「燒了死圖譜，反得活圖譜。慕容先生地下有人相伴，可不覺寂寞了！」右掌斜劈，喀喇喇一聲響，將牟尼堂的兩根柱子劈倒，身形微幌，便如一溜輕煙般奔入林中，剎那間不知去向。

　　保定帝和本參雙雙搶出，見鳩摩智已然走遠。保定帝道：「快追！」衣襟帶風，一飄數丈。本參大師和他並肩齊行，向北追趕。

　　（第十回完）

## 第11章 向來癡

　　段譽被鳩摩智點了穴道，全身動彈不得，給幾名大漢橫架在一匹馬的鞍上，臉孔朝下，但見地面不住倒退，馬蹄翻飛，濺得他口鼻中都是泥塵，耳聽得眾漢子大聲吆喝，說的都是番話，也不知講些什麼。他一數馬腿，共是十匹馬。

　　奔出十餘里後，來到一處岔路，只聽得鳩摩智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話，五乘馬向左邊岔路行去，鳩摩智和帶著段譽那人以及其餘三乘則向右行。又奔數里，到了第二個岔路口，五乘馬中又有兩乘分道而行。段譽心知鳩摩智意在擾亂追兵，叫他們不知向何處追趕才是。

　　再奔得一陣，鳩摩智躍下馬背，取過一根皮帶，縛在段譽腰間，左手提著他身子，便從山坳裡行去，另外兩名漢子卻縱馬西馳。段譽暗暗叫苦，心道：「伯父便派遣鐵甲騎兵不停追趕，至多也不過將這番僧的九名隨從盡數擒去，可救我不得。

　　鳩摩智手中雖提了一人，腳步仍極輕便。他越走越高，三個時辰之中，盡在荒山野嶺之間穿行。段譽見太陽西斜，始終從左邊射來，知道鳩摩智是帶著自己北行。

　　到得傍晚，鳩摩智提著他身子架在一株大樹的樹枝上，將皮帶纏住了樹枝，不跟他說一句話，甚至目光也不和他相對，只是背著身子，遞上幾塊乾糧麵餅給他，解開了他左手小臂的穴道，好讓他取食。段譽暗自伸出左手，想運氣以少澤劍劍法傷他，哪知身上要穴被點，全身真氣阻塞，手指空自點點戳戳，全無半分內勁。

　　如此數日，鳩摩智提著他不停的向北行走。段譽幾次撩他說話，問他何以擒住自己，帶自己到北方去幹什麼，鳩摩智始終不答。段譽一肚子的怨氣，心想那次給妹子木婉清擒住，雖然苦頭吃得更多，卻絕不致如此氣悶無聊。何況給一個美貌姑娘抓住，香澤微聞，俏叱時作，比之給個裝聾作啞的番僧提在手中，苦樂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這般走了十餘天，料想已出了大理國境，段譽察覺他行走的方向改向東北，仍然避開大路，始終取道於荒山野嶺。只是地勢越來越平坦，山漸少而水漸多，一日之中，往往要過渡數次。終於鳩摩智買了兩匹馬與段譽分乘，段譽身上的大穴自然不給他解開。

　　有一次段譽解手之時，心想：「我如使出『凌波微步』，這番僧未必追得上我？」可是只跨出兩步，真氣在被封的穴道出被阻，立時摔倒。他歎了口氣，爬起身來，知道這最後一條路也行不通的了。

　　當晚兩人在一座小城一家客店中歇宿。鳩摩智命店伴取過紙墨筆硯，放在桌上，剔亮油燈，待店伴出房，說道：「段公子，小僧屈你大駕北來，多有得罪，好生過意不去。」段譽道：「好說，好說。」鳩摩智道：「公子可知小僧此舉，是何用意？」

　　段譽一路之上，心中所想的只是這件事，眼見桌上放了紙墨筆硯，更料到了十之八九，說道：「辦不到」。鳩摩智問道：「什麼事辦不到？」段譽道：「你艷羨我段家的六脈神劍劍法，要逼我寫出來給你。這件事辦不到。」

　　鳩摩智搖頭道：「段公子會錯意了。小僧當年與慕容先生有約，要借貴門六脈神劍經去給他一觀。此約未踐，一直耿耿於懷。幸得段公子心中記得此經，無可奈何，只有將你帶到慕容先生墓前焚化，好讓小僧不致失信於故人。然而公子人中龍鳳，小僧與你無冤無仇，豈敢傷殘？這中間尚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公子只須將經文圖譜一無遺漏的寫出來，小僧自己絕不看上一眼，立即固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火化，了此宿願，便即恭送公子回歸大理。」

　　這番話鳩摩智於初入天龍寺時便曾說過，當時本因等均有允意，段譽也覺此法可行。但此後鳩摩智偷襲保定帝於先，擒拿自身於後，出手殊不光明，躲避追蹤時詭計百出，對九名部屬的生死安危全無絲毫顧念，這其間險刻戾狠之意已然表露無遺，段譽如何再信得過他？心中早就覺得，南海鱷神等「四大惡人」擺明了是惡人，反而遠較這偽裝「聖僧」的吐番和尚品格高得多了。他雖無處世經歷，但這二十餘日來，對此事早已深思熟慮，想明白了其中關竅，說道：「鳩摩智大師，你這番話是騙不倒我的」。

　　鳩摩智合什道：「阿彌陀佛，小僧對慕容先生當年一諾，尚且如此信守，豈肯為了守此一諾，另毀一諾？」

　　段譽搖頭道：「你說當年對慕容先生有此諾言，是真是假，誰也不知。你拿到了六脈神劍劍譜，自己必定細讀一番，是否要去慕容先生墓前焚化，誰也不知。就算真要焚化，以大師的聰明才智，讀得幾遍之後，豈有記不住之的？說不定還怕記錯了，要筆錄副本，然後再去焚化。」

　　鳩摩智雙目精光大盛，惡狠狠的盯住段譽，但片刻之間，臉色便轉慈和，緩緩的道：「你我均是佛門弟子，豈可如此胡言妄語，罪過，罪過。小僧迫不得已，只好稍加逼迫了。這是為了救公子性命，尚請勿怪。」說著伸出左手掌，輕輕按在段譽胸口，說道：「公子抵受不住之時，願意書寫此經，只須點一點頭，小僧便即放手。」

　　段譽苦笑道：「我不寫此經，你終不死心，捨不得便殺了我。我倘若寫了出來，你怎麼還能容我活命？我寫經便是自殺，鳩摩智大師，這一節，我在十三天之前便已想明白了。」

　　鳩摩智歎了口氣，說道：「我佛慈悲！」掌心便即運勁，料想這股勁力傳入段譽膻中大穴，他週身如萬蟻咬嚙，苦楚難當，這等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嘴上說得雖硬，當真身受死去活來的酷刑之時，勢非屈服不可。不料勁力甫發，立覺一股內力去得無影無蹤。他一驚之下，又即催勁，這次內力消失得更快，跟著體中內力洶湧奔瀉而出。鳩摩智大驚失色，右掌急出，在段譽肩頭奮力推去。段譽「啊」的一聲，摔在床上，後腦重重撞上牆壁。

　　鳩摩智早知段譽學過星宿老怪一門的「化功大法」，但要穴被封，不論正邪武功自然俱都半點施展不出，那知他掌發內勁，卻是將自身內力硬擠入對方「膻中穴」去，便如當日段譽全身動彈不得，張大了嘴巴任由莽牯朱蛤鑽入肚中一般，與身上穴道是否被封全不相干。

　　段譽哼哼唧唧的坐起身來，說道：「枉你自稱得道高僧，高僧是這麼出手打人的嗎？」

　　鳩摩智厲聲道：「你這『化功大法』，到底是誰教你的？」

　　段譽搖搖頭，說道：「化功大法，暴殄天物，猶日棄千金於地而不知自用，旁門左道，可笑！可笑！」這幾句話，他竟不知不覺的引述了玉洞帛軸上所寫的字句。

　　鳩摩智不明其故，卻也不敢再碰他身子，但先前點他神封、大椎、懸樞、京門諸穴卻又無礙，此人武功之怪異，實是不可思議，料這門功夫，定是從一陽指與六脈神劍中變化出來，只是他初學皮毛，尚不會使用。這樣一來，對大理段氏的武學更是心嚮神往，突然舉起手掌，凌空一招「火焰刀」，將段譽頭上的書生巾削去了一片，喝道：「你當真不寫？我這一刀只消低得半尺，你的腦袋便怎樣了？」

　　段譽害怕之極，心想他當真腦將起來，戳瞎我一隻眼睛，又或削斷我一條臂膀，那便怎麼辦？一路上反覆思量而得的幾句話立時到了腦中，說出口來：「我倘若受逼不過，只好胡亂寫些，那就未必全對。你如傷殘我肢體，我恨你切骨，寫出來的劍譜更加不知所云。這樣吧，反正我寫的劍譜，你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焚化，你說過立即固封，決計不看上一眼，是對是錯，跟你並不相干。我胡亂書寫，不過是我騙了慕容先生的陰魂，他在陰間練得走火入魔，自絕鬼脈，也不會來怪你。」說著走到桌邊，提筆攤紙，作狀欲寫。

　　鳩摩智怒極，段譽這幾句話，將自己騙取六脈神劍劍譜的意圖盡皆揭破，同時說得明明白白，自己若用強逼迫，他寫出來的劍譜也必殘缺不全，偽者居多，那非但無用，閱之且有大害。他在天龍寺兩度鬥劍，六脈神劍的劍法真假自然一看便知，但這路劍法的要旨純在內力運使，那就無法分辨。當下豈僅老羞成怒，直是大怒欲狂，一招「火焰刀」揮出，嗤的一聲輕響，段譽手中筆管斷為兩截。

　　段譽大笑聲中，鳩摩智喝道：「賊小子，佛爺好意饒你性命，你偏執迷不悟。只有拿你去慕容先生墓前焚燒。你心中所記得的劍譜，總不會是假的吧？」

　　段譽笑道：「我臨死之時，只好將劍法故意多記錯幾招。對，就是這個主意，打從此刻起，我拚命記錯，越記越錯，到得後來，連我自己也是糊里糊塗。」

　　鳩摩智怒目瞪視，眼中似乎也有火焰刀要噴將出來，恨不得手掌一揮，「火焰刀」的無形氣勁就從這小子的頭頸中一劃而過。

　　自此一路向東，又行了二十餘日，段譽聽著途人的口音，漸覺清雅綿軟，菜餚中也沒了辣椒。

　　這一日終於到了蘇州城外，段譽心想：「這就要去上慕容博的墳了。番僧逼不到劍譜，不會就此當真殺我，但在那慕容博的墓前，將我燒上一燒，烤上一烤，弄得半死不活，卻也未始不可。」將心一橫，也不去多想，縱目觀看風景。這時正是三月天氣，杏花夾徑，綠柳垂湖，暖洋洋的春風吹在身上，當真是醺醺欲醉。段譽不由得心懷大暢，脫口吟道：「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

　　鳩摩智冷笑道：「死到臨頭，虧你還有這等閒情逸致，兀自在吟詩唱詞。」段譽笑道：「佛曰：『色身無常，無常即苦。』天下無不死之人。最多你不過多活幾年，又有什麼開心了？」

　　鳩摩智不去理他，向途人請問「參合莊」的所在。但他連問了七八人，沒一個知道，言語不通，更是纏七夾八。最後一個老者說道：「蘇州城裡城外，嘸不一個莊子叫做啥參合莊格。你這位大和尚，定是聽錯哉。」鳩摩智道：「有一家姓慕容的大莊主，請問他住在什麼地方？」那老者道：「蘇州城裡麼，姓顧、姓陸、姓沈、姓張、姓周、姓文…………那都是大莊主，那有什麼姓慕容的？勿曾聽見過。」

　　鳩摩智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西首小路上一人說道：「聽說慕容氏住在城西三十里的燕子塢，咱們便過去瞧瞧。」另一人道：「嗯，到了地頭啦，可得小心在意才是。」說的是河南中州口音。這兩人說話聲音甚輕，鳩摩智內功修為了得，卻聽得清清楚楚，心道：「莫非這兩人故意說給我聽的？否則偏那有這麼巧？」斜眼看去，只見一人氣宇軒昂，身穿孝服，另一個卻矮小瘦削，像是個癆病鬼扒手。

　　鳩摩智一眼之下，便知這兩人身有武功，還沒打定主意是否要出言相詢，段譽已叫了起來：「霍先生，霍先生，你也來了？」原來那形容猥瑣的漢子正是金算盤崔百泉，另一個便是他師侄追魂手過彥之。

　　他二人離了大理後，一心一意要為柯百歲報仇，明知慕容氏武功極高，此仇十九難報，還是勇氣百倍的尋到了蘇州來。打聽到慕容氏住在燕子塢，而慕容博卻已逝世多年，那麼殺害柯百歲的，當是慕容家的另外一人。兩人覺得報仇多了幾分指望，趕到湖邊，剛好和鳩摩智、段譽二人遇上。

　　崔百泉突然聽到段譽的叫聲，一愕之下，快步奔將過來，只見一個和尚騎在馬上，左手拉住段譽坐騎的韁繩，段譽雙手僵直，垂在身側，顯是給點中了穴道，奇道：「小王爺，是你啊！喂，大和尚，你幹什麼跟這位公子爺為難？你可知他是誰？」

　　鳩摩智自沒將這兩人放在眼裡，但想自己從未來過中原，慕容先生的家不易找尋，有這兩人領路，那就再好沒有了，說道：「我要去慕容氏的府上，相煩兩位帶路。」

　　崔百泉道：「請問大師上下如何稱呼？何以膽敢得罪段氏的小王爺？到慕容府去有何貴幹？」鳩摩智道：「到時自知。」崔百泉道：「大師是慕容家的朋友麼？」鳩摩智道：「不錯，慕容先生所居的參合莊坐落何處，霍先生若是得知，還請指引。」鳩摩智聽段譽稱之為「霍先生」，還道他真是姓霍。崔百泉搔了搔頭皮，向段譽道：「小王爺，我解開你手臂上的穴道再說。」說著走上幾步，伸手便要去替段譽解穴。

　　段譽心想鳩摩智武功高得出奇，當世只怕無人能敵，這崔過二人是萬萬打他不過的，若來妄圖相救，只不過枉送兩條性命，還是叫他二人趕快逃走的為妙，便道：「且慢！這位大師單身一人，打敗了我伯父和大理的五位高手，將我擒來。他是慕容先生的知交好友，要將我在慕容先生的墓前焚燒為祭。你二位和姑蘇慕容氏毫不相干，這就快快走吧。」

　　崔百泉和過彥之聽說這和尚打敗了保定帝等高手，心中已是一驚，待聽說他是慕容氏的知交，更加震駭。崔百泉心想自己在鎮南王府中躲了這十幾年，今日小王爺有難，豈能袖手不理？反正既來姑蘇，這條性命早就豁出去不要了，不論死在正點兒的算盤珠下或是旁人手中，也沒什麼分別，當即伸手入懷，掏出一個金光燦爛的算盤，高舉搖晃，錚錚錚的亂響，說道：「大和尚，慕容先生是你的好朋友，這位小王爺卻是我的好朋友，我勸你還是放開了他吧。」過彥之一抖手間，也已取下纏在腰間的軟鞭。兩人同時向鳩摩智馬前搶去。

　　段譽大叫：「兩位快走，你們打他不過的。」

　　鳩摩智淡淡一笑，說道：「真要動手麼？」崔百泉道：「這一場架，叫做老虎頭上拍蒼蠅，明知打你不過，也得試上一試，生死…………啊唷，啊唷！」

　　「生死」什麼的還沒說出口，鳩摩智已伸手奪過過彥之的軟鞭，跟著拍的一聲，翻過軟鞭，捲著崔百泉手中的金算盤，鞭子一揚，兩件兵刃同時脫手飛向右側湖中，眼見兩件兵刃便要沉入湖底，那知鳩摩智手上勁力使得恰到好處，軟鞭鞭梢翻了過來，剛好纏住一根垂在湖面的柳枝，柳枝柔軟，一升一沉，不住搖動。金算盤款款拍著水面，點成一個個漪漣。

　　鳩摩智雙手合什，說道：「有勞兩位大駕，相煩引路。」崔過二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鳩摩智道：「兩位倘若不願引路，便請示知燕子塢參合莊的途徑，由小僧覓路自去，那也不妨。」崔過二人見他武功如此高強，而神態卻又謙和之極，都覺翻臉也不是，不翻臉也不是。

　　便在此時，只聽得(矣欠)乃聲響，湖面綠波上飄來一葉小舟，一個綠杉少女手執雙槳，緩緩划水而來，口中唱著小曲，聽那曲子是：「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灘，笑脫紅裙裹鴨兒。」歌聲嬌柔無邪，歡悅動心。

　　段譽在大理時誦讀前人詩詞文章，於江南風物早就深為傾倒，此刻一聽此曲，不由得心魂俱醉。只見那少女一雙纖手皓膚如玉，映著綠波，便如透明一般。崔百泉和過彥之雖大敵當前，也不禁轉頭向她瞧了兩眼。

　　只有鳩摩智視若不見，聽如不聞，說道：「兩位既不肯見告參合莊的所在，小僧這就告辭。」

　　這時那少女划著小舟，已近岸邊，聽到鳩摩智的說話，接口道：「這位大師父要去參合莊，阿有啥事體？」說話聲音極甜極清，令人一聽之下，說不出的舒適。這少女約莫十六七歲年紀，滿臉都是溫柔，滿身儘是秀氣。

　　段譽心道：「想不到江南女子，一美至斯。」其實這少女也非甚美，比之木婉清頗有不如，但八分容貌，加上十二分的溫柔，便不遜於十分人才的美女。

　　鳩摩智道：「小僧欲到參合莊去，小娘子能指點途徑麼？」那少女微笑道：「參合莊的名字，外邊人勿會曉得，大師父從啥地方聽來？」鳩摩智道：「小僧是慕容先生方外至交，特來老友墓前一祭，以踐昔日之約。並盼得識慕容公子清范。」那少女沉吟道：「介末真正弗巧哉！慕容公子剛剛前日出仔門，大師父來得三日末，介就碰著公子哉。」鳩摩智道：「與公子緣慳一面，教人好生惆悵，但小僧從吐番國萬里迢迢來到中土，願在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完當年心願。」那少女道：「大師父是慕容老爺的好朋友，先請去用一杯清茶，我再給你傳報，你講好(口伐)？」鳩摩智道：「小娘子是公子府上何人？該當如何稱呼才是？」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撫琴吹笛的小丫頭，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氣，叫我阿碧好哉！」她一口蘇州土白，本來不易聽懂，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想是平素官話聽得多了，說話中盡量加上了些官話，鳩摩智與段譽等尚可勉強明白。當下鳩摩智恭恭敬敬的道：「不敢！」（按：阿碧的吳語，書中只能略具韻味而已，倘若全部寫成蘇白，讀者固然不懂，鳩摩智和段譽加二要弄勿清爽哉。）

　　阿碧道：「這裡去燕子塢琴韻小築，都是水路，倘若這幾位通通要去，我划船相送，好(口伐)？」她每問一句「好(口伐)」，都是慇勤探詢，軟語商量，教人難以拒卻。

　　鳩摩智道：「如此有勞了。」攜著段譽的手，輕輕躍上小舟。那小舟只略沉少許，卻絕無半分搖晃。阿碧向鳩摩智和段譽微微一笑，似乎是說：「真好本事！」

　　過彥之低聲道：「師叔，怎麼？」他二人是來找慕容氏報仇的，但弄得如此狼狽，實在好不尷尬。

　　阿碧微笑道：「兩位大爺來啊來到蘇州哉，倘若無不啥要緊事體，介末請到敞處喝杯清茶，吃點點心。勿要看這隻船小，再坐幾個人也勿會沉格。」她輕輕划動小舟，來到柳樹之下，伸出纖手收起了算盤和軟鞭，隨手撥弄算珠，錚錚有聲。

　　段譽只聽得幾下，喜道：「姑娘，你彈的是『採桑子』麼？」原來她隨手撥動算珠，輕重疾徐，自成節奏，居然便是兩句清脆靈動的「採桑子」。阿碧嫣然一笑，道：「公子，你精通音律，也來彈一曲麼？」段譽見她天真爛漫，和藹可親，笑道：「我可不會彈算盤。」轉頭向崔百泉道：「霍先生，人家把你的算盤打得這麼好聽。」

　　崔百泉澀然一笑，道：「不錯，不錯。姑娘真是雅人，我這門最俗氣的家生，到了姑娘手裡，就變成了一件樂器。」阿碧道：「啊喲，真正對勿起，這是霍大爺的麼？這算盤打造得真考究。你屋裡一定交關之有銅錢，連算盤也用金子做。霍大爺，還仔撥你。」她左手拿著算盤，伸長手臂。崔百泉人在岸上，無法拿到，他也真捨不得這個片刻不離身的老朋友，輕輕一縱，上了船頭，伸手將算盤接了過去，側過頭來向鳩摩智瞪了一眼。鳩摩智臉上始終慈和含笑，全無慍色。

　　阿碧左手拿著軟鞭鞭梢提高了，右手五指在鞭上一勒而下，手指甲觸到軟鞭一節節上凸起的稜角，登時發出叮、玲、東、瓏幾下清亮的不同聲音。她五指這麼一勒，就如是新試琵琶一般，一條鬥過大江南北、黑道白道英豪的兵刃，到了她一隻潔白柔嫩的手中，又成了一件樂器。

　　段譽叫道：「妙極，妙極！姑娘，你就彈它一曲。」阿碧向著過彥之道：「這軟鞭是這位大爺的了？我亂七八糟的拿來玩弄，忒也無禮了。大爺，你也上船來罷，等一歇我撥你吃鮮紅菱。」過彥之心切師仇，對姑蘇慕容一家恨之切骨，但見這個小姑娘語笑嫣然，天真爛漫，他雖滿腔恨毒，卻也難以向她發作，心想：「她引我到莊上去，那是再好不過，好歹也得先殺他幾個人給恩師報仇。」當下點了點頭，躍到船上。

　　阿碧好好的捲攏軟鞭，交給過彥之，木槳一扳，小舟便向西滑去。

　　崔百泉和過彥之交換了幾個眼色，都想：「今日深入虎穴，不知生死如何。慕容氏出手毒辣之極，這個小姑娘柔和溫雅，看來不假，但焉知不是慕容氏驕敵之計？教咱們去了防範之心，他便可乘機下手。」

　　舟行湖上，幾個轉折，便轉入了一莊大湖之中，極目望去，但見煙波浩渺，遠水接天。過彥之更是暗暗心驚：「這大湖想必就是太湖了。我和崔師叔都不會水性，這小妮子只須將船一翻，咱二人便沉入湖中餵了魚鱉，還說什麼替師報仇？」崔百泉也想到了此節，尋思若能把木槳拿在手中，這小姑娘便想弄翻船，也沒這麼容易，便道：「姑娘，我來幫你划船，你只須指點方向便是。」阿碧笑道：「啊喲，介末不敢當。我家公子倘若曉得仔，定規要罵我怠慢了客人。」崔百泉見她不肯，疑心更甚，笑道：「實不相瞞，我們是想聽聽姑娘在軟鞭上彈曲的絕技。我們是粗人，這位段公子卻是琴棋書畫，樣樣都精的。」

　　阿碧向段譽瞧了一眼，笑道：「我彈著好白相，又算啥絕技了？段公子這樣風雅，聽仔笑啊笑煞快哉，我勿來。」

　　崔百泉從過彥之手中取過軟鞭，交在她手裡，道：「你彈，你彈！」一面就接過了她手中的木槳。阿碧笑道：「好吧，你的金算盤再借我撥我一歇。」崔百泉心下暗感危懼：「她要將我們兩件兵刃都收了去，莫非有甚陰謀？」事到其間，已不便拒卻，只得將金算盤遞給她。阿碧將算盤放在身前的船板上，左手握住軟鞭之柄，左足輕踏鞭頭，將軟鞭拉得直了，右手五指飛轉輪彈，軟鞭登時發出丁東之聲，雖無琵琶的繁複清亮，爽朗卻有過之。

　　阿碧五指彈抹之際，尚有餘暇騰出手指在金算盤上撥弄，算盤珠的錚錚聲夾在軟鞭的玎玎聲中，更增清韻。便在此時，只見兩隻燕子從船頭掠過，向西疾飄而去。段譽心想：「慕容氏所在之處叫做燕子塢，想必燕子很多了。」

　　只聽得阿碧漫聲唱道：「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瞑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卷。」

　　段譽聽她歌聲唱到柔曼之處，不由得迴腸蕩氣，心想：「我若終生僻處南疆，如何得能聆此仙樂？『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卷』。慕容公子有婢如此，自是非常人物。」

　　阿碧一曲既罷，將算盤和軟鞭還了給崔過二人，笑道：「唱得不好，客人勿要笑。霍大爺，向左邊小港中劃進去，是了！」

　　崔百泉見她交還兵刃，登感寬心，當下依言將小舟划入一處小港，但見水面上生滿了荷葉，若不是她指點，決不知荷葉間竟有通路。崔百泉划了一會，阿碧又指示水路：「從這裡劃過去。」這邊水面上全是菱葉和紅菱，清波之中，紅菱綠葉，鮮艷非凡。阿碧順手採摘紅菱，分給眾人。

　　段譽一雙手雖能動彈，但穴道被點之後全無半分力氣，連一枚紅菱的硬皮也無法剝開。阿碧笑道：「公子爺勿是江南人，勿會剝菱，我撥你剝。」連剝數枚，放在他掌中。段譽見那菱皮肉光潔，送入嘴中，甘香爽脆，清甜非凡，笑道：「這紅菱的滋味清而不膩，便和姑娘唱的小曲一般。」阿碧臉上微微一紅，笑道：「拿我的歌兒來比水紅菱，今朝倒是第一趟聽到，多謝公子啦！」

　　菱塘尚未過完，阿碧又指引小舟從一叢蘆葦和茭白中穿了過去。這麼一來，連鳩摩智也起了戒心，暗暗記憶小舟的來路，以備回出時不致迷路，可是一眼望去，滿湖荷葉、菱葉、蘆葦、茭白，都是一模一樣，兼之荷葉、菱葉在水面飄浮，隨時一陣風來，便即變幻百端，就算此刻記得清清楚楚，霎時間局面便全然不同。鳩摩智和崔百泉、過彥之三人不斷注視阿碧雙目，都想從她眼光之中，瞧出她尋路的法子和指標，但她只是漫不經意的採菱撥水，隨口指引，似乎這許許多多縱橫交錯、棋盤一般的水道，便如她手掌中的掌紋一般明白，生而知之，不須辨認。

　　如此曲曲折折的劃了兩個多時辰，未牌時分，遙遙望見遠處綠柳叢中，露出一角飛簷。阿碧道：「到了！霍大爺，累得你幫我劃了半日船。」崔百泉苦笑道：「只要有紅菱可吃，清歌可聽，我便這麼劃他十年八年船，那也不累。」阿碧拍手笑道：「你要聽歌吃菱，介末交關便當？在這湖裡一輩子勿出去好哉！」

　　崔百泉聽到她說「在這湖裡一輩子勿出去」，不由得矍然一驚，斜著一雙小眼向她端相了一會，但見她笑吟吟的似乎全無機心，卻也不能就此放心。

　　阿碧接過木槳，將船直向柳陰中劃去，到得鄰近，只見一座松樹枝架成的木梯，垂下來通向水面。阿碧將小船繫在樹枝之上，忽聽得柳枝上一隻小鳥「莎莎都莎，莎莎都莎」的叫了起來，聲音清脆。阿碧模仿鳥鳴，也叫了幾下，回頭笑道：「請上岸吧！」

　　眾人逐一跨上岸去，見疏疏落落四五座房舍，建造在一個不知是小島還是半島之上。房舍小巧玲瓏，頗為精雅。小舍匾額上寫著「琴韻」兩字，筆致頗為瀟灑。鳩摩智道：「此間便是燕子塢參合莊麼？」阿碧搖頭道：「不。這是公子起給我住的，小小地方，實在不能接待貴客。不過這位大師父說要去拜祭慕容老爺的墓，我可作不了主，只好請幾位在這裡等一等，我去問問阿朱姊姊。」

　　鳩摩智一聽，心頭有氣，臉色微微一沉。他是吐蕃國護國法王，身份何等尊崇？別說在吐蕃國大受國主禮敬，即是來到大宋、大理、遼國、西夏的朝廷之中，各國君主也必待以貴賓之禮，何況他又是慕容先生的知交舊友，這番親來祭墓，慕容公子事前不知，已然出門，那也罷了，可是這下人不請他到正廳客舍隆重接待，卻將他帶到一個小婢的別院，實在太也氣人。但他見阿碧語笑盈盈，並無半分輕慢之意，心想：「這小丫頭什麼也不懂，我何必跟她一般見識。」想到此節，便即心平氣和。

　　崔百泉問道：「你阿朱姊姊是誰？」阿碧笑道：「阿朱就是阿朱，伊只比我大一個月，介末就擺起阿姊架子來哉。我叫伊阿姊，介末叫做嘸不法子，啥人教伊大我一個月呢？你用勿著叫伊阿姊，你倘若叫伊阿姊末，伊越發要得意哩。」她咭咭咯咯的說著，語聲清柔，若奏管弦，將四人引進屋去。

　　到得廳上，阿碧請各人就座，便有男僕奉上清茶糕點。段譽端起茶碗，撲鼻一陣清香，揭開蓋碗，只見淡綠茶水中飄浮著一粒粒深碧的茶葉，便像一顆顆小珠，生滿纖細絨毛。段譽從未見過，喝了一口，只覺滿嘴清香，舌底生津。鳩摩智和崔、過二人見茶葉古怪，都不敢喝。這珠狀茶葉是太湖附近山峰的特產，後世稱為「碧螺春」，北宋之時還未有這雅致名稱，本地人叫做「嚇煞人香」，以極言其香。鳩摩智向在西域和吐蕃山地居住，喝慣了苦澀的黑色茶磚，見到這等碧綠有毛的茶葉，不免疑心有毒。

　　四色點心是玫瑰松子糖、茯苓軟糕、翡翠甜餅、藕粉火腿餃，形狀精雅，每件糕點都似不是做來吃的，而是用來玩賞一般。

　　段譽讚道：「這些點心如此精緻，味道定是絕美的了，可是教人又怎捨得張口去吃？」阿碧微笑道：「公子只管吃好哉，我們還有。」段譽吃一件贊一件，大快平生。鳩摩智和崔過二人卻仍不敢食用。段譽心下起疑：「這鳩摩智自稱是慕容博的好友，如何他也處處嚴加提防？而慕容莊上接待他的禮數，似乎也不大對勁。」

　　鳩摩智的耐心也真了得，等了半天，待段譽將茶水和四樣糕點都嘗了個遍，讚了個夠，才道：「如此便請姑娘去通知你的阿朱姊姊。」

　　阿碧笑道：「阿朱的莊子離這裡有四九水路，今朝來不及去哉，四位在這裡住一晚，明朝一早，我送四位去『聽香水榭』。」崔百泉問道：「什麼四九水路？」阿碧道：「一九是九里，二九十八里，四九就是三十六里。你撥撥算盤就算出來哉。」原來江南一帶，說道路程距離，總是一九、二九的計算。

　　鳩摩智道：「早知如此，姑娘逕自送我們去聽香水榭，豈不爽快？」阿碧笑道：「這裡嘸不人陪我講閒話，悶也悶煞快。好容易來了幾個客人，幾花好？介末總歸要留你們幾位住上一日。」

　　過彥之一直沉著氣不說話，這時突然霍地站起，喝道：「慕容家的親人住在那裡？我過彥之上參合莊來，不是為了喝茶吃飯，更不是陪你說笑解悶，是來殺人報仇、流血送命的。姓過的既到此間，也沒想再生出此莊。姑娘，請你去說，我是伏牛派柯百歲的弟子，今日跟師父報仇來啦。」說著軟鞭一晃，喀喇喇一聲響，將一張紫檀木茶几和一張湘妃竹椅子打成了碎片。

　　阿碧既不驚惶，也不生氣，說道：「江湖上英雄豪傑來拜會公子的，每個月總有幾起，也有很多像過大爺這般凶霸霸、惡狠狠的，我小丫頭倒也嘸沒嚇煞………」

　　她話未說完，後堂轉出一個鬚髮如銀的老人，手中撐著一根枴杖，說道：「阿碧，是誰在這裡大呼小叫的？」說的卻是官話，語音甚是純正。

　　崔百泉縱身離椅，和過彥之並肩而立，喝問：「我師兄柯百歲到底是死在誰的手下？」

　　段譽見這老人弓腰曲背，滿臉都是皺紋，沒有九十也有八十歲，只聽他嘶啞著嗓子說道：「柯百歲，柯百歲，嗯，年紀活到一百歲，早就該死啦！」

　　過彥之一到蘇州，立時便想到慕容氏家中去大殺大砍一場，替恩師報仇，只是給鳩摩智奪去兵刃，折了銳氣，再遇上阿碧這樣天真可愛的一個小姑娘，滿腔怨憤，無可發洩，這時聽這老人說話無禮，軟鞭揮出，鞭頭便點向他後心。他見鳩摩智坐在西首，防他出手干預，這一鞭便從東邊揮擊過去。

　　那知鳩摩智手臂一伸，掌心中如有磁力，遠遠的便將軟鞭抓了過去，說道：「過大俠，咱們遠來是客，有話可說，不必動武。」將軟鞭捲成一團，還給了他。

　　過彥之滿臉脹得通紅，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轉念心想：「今日報仇乃是大事，寧可受一時之辱，須得有兵刃在手。」便伸手接了。

　　鳩摩智向那老人道：「這位施主尊姓大名？是慕容先生的親戚，還是朋友？」那老人裂嘴一笑，說道：「老頭兒是公子爺的老僕，有什麼尊姓大名？聽說大師父是我們故世的老爺的好朋友，不知有什麼吩咐。」鳩摩智道：「我的事要見到公子後當面奉告。」那老人道：「那可不巧了，公子爺前天動身出門，說不定那一天才回來。」鳩摩智問道：「公子去了何處？」那老人側過了頭，伸手敲敲自己的額角，道：「這個麼，我可老糊塗了，好像是去西夏國，又說什麼遼國，也說不定是吐蕃，要不然便是大理。」

　　鳩摩智哼了一聲，心中不悅，當時天下五國分峙，除了當地是大宋所轄，這老人卻把其餘四國都說全了。他明知道老人是假裝糊塗，說道：「既是如此，我也不等公子回來了，請管家帶我去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盡故人之情。」

　　那老人雙手亂搖，說道：「這個我可作不起主，我也不是什麼管家。」鳩摩智道：「那麼尊府的管家是誰？請出來一見。」那老人連連點頭，說道：「很好，很好！我去請管家來。」轉過身子，搖搖擺擺的走了出去，自言自語：「這個年頭兒啊，世上什麼壞人都有，假扮了和尚道士，便想來化緣騙人。我老頭兒什麼沒見過，才不上這個當呢。」

　　段譽哈哈一聲，笑了出來。阿碧忙向鳩摩智道：「大師父，你勿要生氣，老黃伯伯是個老糊塗。他自以為聰明，不過說話總歸要得罪人。」

　　崔百泉拉拉過彥之的衣袖，走到一旁，低聲道：「這賊禿自稱是慕容家的朋友，但這兒明明沒將他當貴客看待。咱們且別莽撞，瞧個明白再說。」過彥之道：「是！」兩個回歸原座。但過彥之本來所坐的那只竹椅已給他自己打碎，變成了無處可坐。阿碧將自己的椅子端著送過去，微笑道：「過大爺，請坐！」過彥之點了點頭，心想：「我縱能將慕容氏一家殺得乾乾淨淨，這個小丫頭也得饒了。」

　　段譽當那老僕進來之時，隱隱約約覺得有件事十分彆扭，顯得非常不對，但什麼事情不對，卻全然說不上來。他仔細打量這小廳中的陳設傢俱，庭中花木，壁上書畫，再瞧阿碧、鳩摩智、崔百泉、過彥之四人，什麼特異之處都沒發見，心中卻越來越覺異樣。

　　過了半晌，只聽得腳步聲響，內堂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瘦子，臉色焦黃，亥頁下留一叢山羊短鬚，一副精明能幹的模樣，身上衣著頗為講究，左手小指戴一枚漢玉斑指，看來便是慕容府中的管家了。這瘦子向鳩摩智等行禮，說道：「小人孫三拜見各位。大師父，你老人家要到我們老爺墓前去拜祭，我們實在感激之至。可是公子爺出門去了，沒人還禮，太也不夠恭敬。待公子爺回來，小人定將大師父這番心意轉告便是……」

　　他說到這裡，段譽忽然聞到一陣淡淡的香氣，心中一動：「奇怪，奇怪。」

　　當先前那老僕來到小廳，段譽便聞到一陣幽雅的香氣。這香氣依稀與木婉清身上的體香有些相似，雖然頗為不同，然而總之是女兒之香。起初段譽還道這香氣發自阿碧身上，也不以為意，可是那老僕一走出廳堂，這股香氣就此消失，待那自稱為孫三的管家走進廳來，段譽又聞到了這股香氣，這才領會到，先前自己所以大覺彆扭，原來是為了在一個八九十歲老公公的身上，聞到了十七八歲小姑娘的體香，尋思：「莫非後堂種植了什麼奇花異卉，有誰從後堂出來，身上便帶有幽香？要不然那老僕和這瘦子都是女子扮的。」

　　這香氣雖令段譽起疑，其實氣息極淡極微，鳩摩智等三人半點也沒察覺。段譽所以能夠辨認，只因他曾與木婉清在石室中經歷了一段奇險的時刻，這淡淡的處女幽香，旁人絲毫不覺，於他卻是銘心刻骨，比什麼麝香、檀香、花香還更強烈得多。鳩摩智內功雖然深厚，但一生嚴守色戒，紅顏綠鬢，在他眼中只是白骨骷髏，香粉胭脂，於他鼻端直同膿血穢臭，渾不知男人女子體氣之有異。

　　段譽雖然疑心孫三是女子所扮，但瞧來瞧去，委實無半點破綻，此人不但神情舉止全是男人，而且形貌聲音亦無絲毫女態。忽然想起：「女子要扮男人，這喉結須假裝不來。」凝目向孫三喉間瞧去，只見他山羊鬍子垂將下來，剛好擋住了喉頭。段譽站起身來，假意觀賞壁上的字畫，走到孫三側面，斜目偷睨，但見他喉頭毫無突起之狀，又見他胸間飽滿，雖不能就此說是女子，但這樣精瘦的一個男人，胸間決不會如此肌肉豐隆。段譽發覺了這個秘密，甚覺有趣，心想：「好戲還多著呢，且瞧她怎生做下去。」

　　鳩摩智歎道：「我和你家老爺當年在川邊相識，談論武功，彼此佩服，結成了好友。沒想到天妒奇才，似我這等庸碌之輩，兀自在世上偷生，你家老爺卻遽赴西方極樂。我從吐蕃國來到中土，只不過為了故友情重，要去他墓前一拜，有沒有人還禮，那又打什麼緊？相煩管家領路便是。」孫三皺起眉頭，顯得十分為難，說道：「這個……這………」鳩摩智道：「不知這中間有何為難之處，倒要請教。」

　　孫三道：「大師父既是我家老爺生前的至交好友，自必知道老爺的脾氣。我家老爺最怕有人上門拜訪，他說來到我們府中的，不是來尋仇生事，便是來拜師求藝，更下一等的，則是來打抽豐討錢，要不然是混水摸魚，順手牽羊，想偷點什麼東西去。他說和尚尼姑更加靠不住，啊喲……對不住……」他說到這裡，警覺這幾句話得罪了鳩摩智，忙伸手按住嘴巴。

　　這副神氣卻全然是個少女的模樣，睜著圓圓的眼睛，烏黑的眼珠骨溜溜的一轉，雖然立即垂下眼皮，但段譽一直就在留心，不由得心中一樂：「這孫三不但是女子，而且還是個年輕姑娘。」斜眼瞧阿碧時，見她唇角邊露出一絲狡獪的微笑，心下更無懷疑，暗想：「這孫三和那老黃明明便是一人，說不定就是那個阿朱姊姊。」

　　鳩摩智歎道：「世人險詐者多而誠信者少，慕容先生不願多跟俗人結交，確然也是應當的。」孫三道：「是啊。我家老爺遺言說道：如果有誰要來祭墳掃墓，一慨擋駕。他說道：『這些賊禿啊，多半沒安著好心，定是想掘我的墳墓。』啊喲，大師父，你可別多心，我家老爺罵的賊禿，多半並不是說你。」

　　段譽暗暗好笑：「所謂『當著和尚罵賊禿』，當真是半點也不錯。」又想：「這個賊禿仍然半點不動聲色，越是大奸大惡之人，越沉得住氣。這賊禿當真是非同小可之輩。」

　　鳩摩智道：「你家老爺這幾句遺言，原很有理。他生前威震天下，結下的仇家太多。有人當他在世之時奈何他不得，報不了仇，在他死後想去動他的遺體，倒也不可不防。」

　　孫三道：「要動我家老爺的遺體，哈哈，那當真是『老貓聞鹹魚』了。」鳩摩智一怔，問道：「什麼『老貓聞鹹魚』」？孫三道：「這叫做『嗅鯗啊嗅鯗』，就是『休想啊休想！』」鳩摩智道：「嗯，原來如此。我和慕容先生知己交好，只是在故人墓前一拜，別無他意，管家不必多疑。」

　　孫三道：「實實在在，這件事小人作不起主，若是違背了老爺遺命，公子爺回家後查問起來，可不要打折小人的腿麼？這樣吧，我去請老太太拿個主意，再來回復如何？」鳩摩智道：「老太太？是那一位老太太？」孫三道：「慕容老太太，是我家老爺的叔母。每逢老爺的朋友們來到，都是要向她磕頭行禮的。公子不在家，什麼事便都得請示老太太了。」鳩摩智道：「如此甚好，請你向老太太稟告，說是吐蕃國鳩摩智向老夫人請安。」孫三道：「大師父太客氣了，我們可不敢當。」說著走進內堂。

　　段譽尋思：「這位姑娘精靈古怪，戲弄鳩摩智這賊禿，不知是何用意？」

　　過了好一會，只聽得佩（人換為王）環玎鐺（金換為王），內堂走出一位老夫人來，人未到，那淡淡的幽香已先傳來。段譽禁不住微笑，心道：「這次卻扮起老夫人來啦。」只見她身穿古銅緞子襖裙，腕戴玉鐲，珠翠滿頭，打扮得雍容華貴，臉上皺紋甚多，眼睛迷迷水蒙水蒙的，似乎已瞧不見東西。段譽暗暗喝彩：「這小妮子當真了得，扮什麼像什麼，更難得的是她只這麼一會兒便即改裝完畢，手腳之利落，令人歎為觀止矣。」

　　那老夫人撐著枴杖，顫巍巍的走到堂上，說道：「阿碧，是你家老爺的朋友來了麼？怎不向我磕頭？」腦袋東轉西轉，像是兩眼昏花，瞧不見誰在這裡。阿碧向鳩摩智連打手勢，低聲道：「快磕頭啊，你一磕頭，太夫人就高興了，什麼事都能答允。」老夫人側過了頭，伸手掌張在耳邊，以便聽得清楚些，大聲問道：「小丫頭，你說什麼，人家磕了頭沒有？」

　　鳩摩智道：「老夫人，你好，小僧給你老人家行禮了。」深深長揖，雙手發勁，磚頭上登時發出咚咚之聲，便似是磕頭一般。

　　崔百泉和過彥之對望一眼，均自駭然：「這和尚的內勁如此了得，咱們只怕在他手底走不了一招。」

　　老夫人點點頭，說道：「很好，很好！如今這世界上奸詐的人多，老實的人少，就是磕一個頭，有些壞胚子也要裝神弄鬼，明明沒磕頭，卻在地下弄出咚咚的聲音來，欺我老太太瞧不見。你小娃兒很好，很乖，磕頭磕得響。」

　　段譽忍不住嘿的一聲，笑了出來。老夫人慢慢轉過頭來，說道：「阿碧，是有人放了個屁麼？」說著伸手在鼻端扇動。阿碧忍笑道：「老太太，不是的。這位段公子笑了一聲。」老夫人道：「斷了，什麼東西斷了？」阿碧道：「不是斷了，人家是姓段，段家的公子。」老夫人點頭道：「嗯，公子長公子短的，你從朝到晚，便是記掛著你家的公子。」阿碧臉上一紅，說道：「老太太耳朵勿靈，講閒話阿要牽絲扳籐？」

　　老夫人向著段譽道：「你這娃娃，見了老太太怎不磕頭？」段譽道：「老太太，我有句話想跟你說。」老夫人問道：「你說什麼？」段譽道：「我有一個侄女兒，最是聰明伶俐不過，可是卻也頑皮透頂。她最愛扮小猴兒玩，今天扮公的，明兒扮母的，還會變把戲呢。老太太見了她一定歡喜。可惜這次沒帶她來向你老人家磕頭。」

　　這老夫人正是慕容府中另一個丫頭阿朱所扮。她喬裝改扮之術神乎其技，不但形狀極似，而言語舉止，無不畢肖，可說沒半點破綻，因此以鳩摩智之聰明機智，崔百泉之老於江湖，都沒絲毫疑心，不料段譽卻從她身上無法掩飾的一些淡淡幽香之中發覺了真相。

　　阿朱聽他這麼說，吃了一驚，但絲毫不動聲色，仍是一副老態龍鍾、耳聾眼花的模樣，說道：「乖孩子，乖孩子，真聰明，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麼精乖的孩子。乖孩子別多口，老太太定有好處給你。」

　　段譽心想：「她言下之意要我不可揭穿她底細。她在對付鳩摩智這賊禿，那是朋友而非敵人。」便道：「老夫人盡可放心，在下既到尊府，一切但憑老夫人吩咐便是。」

　　阿朱說道：「你聽我話，那才是乖孩子啊。好，先對老婆婆磕上三個響頭，我決計不會虧待了你。」

　　段譽一怔，心道：「我是堂堂大理國的皇太弟世子，豈能向你一個小丫頭磕頭。」

　　阿朱見他神色尬尷，嘿嘿冷笑，說道：「乖孩子，我跟你說，還是向奶奶磕幾個頭來得便宜。」

　　段譽一轉頭，只見阿碧抿著嘴，笑吟吟的斜眼瞅著自己，膚白如新剝鮮菱，嘴角邊一粒細細的黑痣，更增俏媚，不禁心中一動，問道：「阿碧姊姊，聽說尊府還有一位阿朱姊姊，她……她可是跟你一般美麗俊雅麼？」阿碧微笑道：「啊喲！我這種醜八怪算得啥介？阿朱姊姊倘使聽得你直梗問法，一定要交關勿開心哉。我怎麼比得上人家，阿朱姊姊比我齊整十倍。」段譽道：「當真？」阿碧笑道：「我騙你做啥？」段譽道：「比你俊美十倍，世上當無其人，除非是………除非是那位玉洞仙子。只要跟你差不多，已是少有的美人了。」阿碧紅暈上頰，羞道：「老夫人叫你磕頭，啥人要你瞎三話四的討好我？」

　　段譽道：「老夫人本來必定也是一位國色天香的美人。老實說，對我有沒有好處，我段譽倒也沒怎麼放在心上，但對美人兒磕幾個頭，倒也是心甘情願的。」說著便跪了下去，心想：「既然磕頭，索性磕得響些，我對那個洞中玉像已磕了幾千幾百個頭，對一位江南美人磕上三個頭，又有何妨？」當下咚咚咚的磕了三個響頭。

　　阿朱十分歡喜，心道：「這位公子爺明知我是個小丫頭，居然還肯向我磕頭，當真十分難得。」說道：「乖孩子，很好，很好。可惜我身邊沒帶見面錢……………」阿碧搶著道：「老太太勿要忘記就是啦，下趟補給人家也是一樣。」

　　阿朱白了她一眼，向崔百泉和過彥之道：「這兩位客人怎不向老婆子磕頭見禮？」過彥之哼了一聲，粗聲粗氣的道：「你會武功不會？」阿朱道：「你說什麼？」過彥之道：「我問你會不會武功。倘若武功高強，姓過的在慕容老夫人手底領死！如不是武林中人，也不必跟你多說什麼。」阿朱搖頭道：「什麼蜈蚣百腳？蜈蚣自然是有的，咬人很痛呢。」向鳩摩智道：「大和尚，聽說你想去瞧我侄兒的墳墓，你要偷盜什麼寶貝啊？」

　　鳩摩智雖沒瞧出她是少女假扮，卻也已料到她是裝聾作啞，決非當真老得糊塗了，心底增多了幾分戒備之意，尋思：「慕容先生如此了得，他家中的長輩自也決非泛泛。」當下裝作沒聽見「掘墓」的話，說道：「小僧與慕容先生是知交好友，聞知他逝世的噩耗，特地從吐蕃國趕來，要到他墓前一拜。小僧生前曾與慕容先生有約，要取得大理段氏六脈神劍的劍譜，送與慕容先生一觀。此約不踐，小僧心中有愧。」

　　阿朱與阿碧對看了一眼，均想：「這和尚終於說上正題啦。」阿朱道：「六脈神劍劍譜取得了怎樣？取不到又怎樣？」鳩摩智道：「當年慕容先生與小僧約定，只須小僧取得六脈神劍劍譜給他觀看幾天，就讓小僧在尊府『還施水閣』看幾天書。」阿朱一凜：「這和尚竟知道『還施水閣』的名字，那麼或許所言不虛。」當下假裝糊塗，問道：「什麼『稀飯水餃』？你要香梗米稀飯、雞湯水餃麼？那倒容易，你是出家人，吃得葷腥麼？」

　　鳩摩智轉頭向阿碧道：「這位老太太也不知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豈不令人心冷？」

　　阿朱道：「嗯，你的心涼了。阿碧，你去做碗熱熱的雞鴨血湯，給大師父暖暖心肺。」阿碧忍笑道：「大師父勿吃葷介。」阿朱點頭道：「那麼不要用真雞真鴨，改用素雞素鴨好了。」阿碧道：「老太太，勿來事格，素雞嘸不血的。」阿朱道：「那怎麼辦呢？」

　　兩個小姑娘一搭一擋，儘是胡扯。蘇州人大都伶牙利齒，後世蘇州評彈之技名聞天下，便由於此。這兩個小丫頭平素本是頑鬧說笑慣了的，這時作弄得鳩摩智直是無法可施。

　　他此番來到姑蘇，原盼見到慕容公子後商議一件大事，哪知正主兒見不著，所見到之人一個個都纏夾不清，若有意，若無意，虛虛實實，令他不知如何著手才好。他略一凝思，已斷定慕容老夫人、孫三、黃老僕、阿碧等人，都是意在推搪，既不讓自己祭墓，當然更不讓進入『還施水閣』觀看武學秘籍，眼下不管他們如何裝腔作勢，自當先將話兒說明白了，此後或以禮相待，或恃強用武，自己都是先佔住了道理，當下心平氣和的道：「這六脈神劍劍譜，小僧是帶來了，因此斗膽要依照舊約，到尊府『還施水閣』去觀看圖書。」

　　阿碧道：「慕容老爺已經故世哉。一來口說無憑，二來大師父帶來這本劍譜，我們這裡也嘸不啥人看得懂，從前就算有啥舊約，自然是一概無效的了。」阿朱道：「什麼劍譜？在那裡？先給我瞧瞧是真還是假的。」

　　鳩摩智指著段譽道：「這位段公子的心裡，記著全套六脈神劍劍譜，我帶了他人來，就同是帶了劍譜來一樣。」阿碧微笑道：「我還道真有什麼劍譜呢，原來大師父是說笑的。」鳩摩智道：「小僧何敢說笑？那六脈神劍的原本劍譜，已在大理天龍寺中為枯榮大師所毀，幸好段公子原原本本的記得。」阿碧道：「段公子記得，是段公子的事，就算是到『還施水閣』看書，也應當請段公子去。同大師父有啥相干？」鳩摩智道：「小僧為踐昔日之約，要將段公子在慕容先生墓前燒化了。」

　　此言一出，眾人都是一驚，但見他神色寧定，一本正經，決不是隨口說笑的模樣，驚訝更甚。阿碧道：「大師父這不是講笑話嗎，好端端一個人，那能撥你隨便燒化？」鳩摩智淡淡的道：「小僧要燒了他，諒他也抗拒不得。」阿碧微笑道：「大師父說段公子心中記得全部六脈神劍劍譜，可見得全是瞎三話四。想這六脈神劍是何等厲害的功夫，段公子倘若真是會得使這路劍法，又怎能屈服於你？」鳩摩智點了點頭，道：「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段公子被我點中了穴道，全身內勁使不出來。」

　　阿朱不住搖頭，道：「我更加半點也不信了。你倒解開段公子的穴道，教他施展六脈神劍看。我瞧你九成九是在說謊。」鳩摩智點點頭，道：「很好，可以一試。」

　　段譽稱讚阿碧美貌，對她的彈奏歌唱大為心醉，阿碧自是歡喜；他不揭穿阿朱喬裝，反向她磕了三個響頭，又得了阿朱的歡心，因此這兩個小丫頭聽說段譽被點了穴道，都想騙得鳩摩智解開他穴道。不料鳩摩智居然一口答允。

　　只見他伸出手掌，在段譽背上、胸前、腿前虛拍數掌。段譽經他這幾掌一拍，只覺被封穴道中立時血脈暢通，微一運氣，內息便即轉動自如。他試行照著中衝劍法的運氣法門，將內力提到右手中指的中衝穴中，便感中指炙熱，知道只須手指一伸，劍氣便可射出。

　　鳩摩智道：「段公子，慕容老夫人不信你已練會六脈神劍，請你一試身手。如我這般，將這株桂花樹斬下一根枝椏來。」說著左掌斜斜劈出，掌上已蓄積真力，使出的正是「火焰刀」中的一招。只聽得喀的一聲輕響，庭中桂樹上一條樹枝無風自折，落下地來，便如用刀劍劈削一般。

　　崔百泉和過彥之禁不住「啊」的一聲驚呼，他二人雖見這番僧武功十分怪異，總還當是旁門左道的邪術一類，這時見他以掌力切斷樹枝，才知他內力之深，實是罕見罕聞。

　　段譽搖頭道：「我什麼武功也不會，更加不會什麼七脈神劍、八脈神刀。人家好端端一株桂花樹，你幹麼弄毀了它？」鳩摩智道：「段公子何必過謙？大理段氏高手中，以你武功第一。當世除了慕容公子和區區在下之外，能勝得過你的，只怕寥寥無幾。姑蘇慕容府上乃天下武學的府庫，你施展幾手，請老太太指點指點，那也是極大的美事。」段譽道：「大和尚，你一路上對我好生無禮，將我橫拖直拉、順提倒曳的帶到江南來。我本來不想再跟你多說一句話，但到得姑蘇，見到這般宜人的美景，幾位神仙一般的姑娘，我心中一口怨氣倒也消了。咱們從此一刀兩斷，誰也不用理誰。」

　　阿朱與阿碧聽他一副書獃子口氣，不由得暗暗好笑，而他言語中讚譽自己，也不免芳心竊喜。

　　鳩摩智道：「公子不肯施展六脈神劍，那不是顯得我說話無稽麼？」

　　段譽道：「你本來是信口開河嘛。你既與慕容先生有約，幹麼不早日到大理來取劍經？卻等到慕容先生仙逝之後，死無對證，這才到慕容府上來羅皂不休。我瞧你啊，乃是心慕姑蘇慕容氏武功高強，捏造一派謊話，想騙得老太太應允你到藏書閣中，去偷看慕容氏的拳經劍譜，學一學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法門。你也不想想，人家既在武林中有這麼大的名頭，難道連這一點兒粗淺法門也不懂？倘若你只憑這麼一番花言巧語，便能騙得到慕容氏的武功秘訣，天下的騙子還少得了？誰又不會來這麼胡說八道一番？」

　　阿朱、阿碧同聲稱是。

　　鳩摩智搖搖頭，道：「段公子的猜測不對。小僧與慕容先生訂約雖久，但因小僧閉關修習這『火焰刀』功夫，九年來足不出戶，不克前往大理。小僧的『火焰刀』功夫要是練不成功，這次便不能全身而出天龍寺了。」

　　段譽道：「大和尚，你名氣也有了，權位也有了，武功又這般高強，太太平平的在吐蕃國做你的護國法王，豈不甚妙？何必到江南來騙人？我勸你還是早早回去吧！」

　　鳩摩智道：「公子倘若不肯施展六脈神劍，莫怪小僧無禮。」段譽道：「你早就無禮過了，難道還有什麼更無禮的？最多不過是一刀將我殺了，那又有什麼了不起。」鳩摩智道：「好！看刀！」左掌一立，一股勁風，直向段譽面門撲到。

　　段譽早已打定了主意，自己武功遠不及他，跟他們鬥不鬥結果都是一樣，他要向人證明自己會使六脈神劍，就偏偏不如他之意。因此當鳩摩智以內勁化成的刀鋒劈將過來，段譽將心一橫，竟然不擋不架。鳩摩智一驚，六脈神劍劍譜要著落在他身上取得，決不願在得到劍譜之前便殺了他，手掌急抬，刷的一陣涼風過去，段譽的頭髮被剃下了一大片。

　　崔百泉和過彥之相顧駭然，阿朱與阿碧也不禁花容失色。

　　鳩摩智森然道：「段公子寧可送了性命，也不出手？」

　　段譽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哈哈一笑，說道：「貪嗔愛慾癡，大和尚一應俱全，居然妄稱為佛門高僧，當真是浪得虛名。」

　　鳩摩智突然揮掌向阿碧劈去，說道：「說不得，我先殺慕容府上一個小丫頭立威。」

　　這一招突然而來，阿碧大吃一驚，斜身急閃避開，擦的一聲響，她身後一張椅子被這股內勁裂成兩半。鳩摩智右手跟著又是一刀，阿碧伏地急滾，身手雖快，情勢已甚為狼狽。鳩摩智暴喝聲中，第三刀又已劈去。

　　阿碧嚇得臉色慘白，對這無影無蹤的內力實不知如何招架才好。阿朱不暇思索，揮杖便向鳩摩智背心擊去。她站著說話，緩步而行，確是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這一情急拚命，卻是身法矯捷，輕靈之極。

　　鳩摩智一瞥之下便即瞧破了，笑道：「天下竟有十六七歲的老夫人，你到底想騙和尚到幾時？」回手一掌，喀的一聲，將她手中的木杖震成三截，跟著揮掌又向阿碧劈去。阿碧驚惶中反手抓起桌子，斜過桌面擋格，拍拍兩聲，一張紫檀木的桌子登時碎裂，她手中只剩了兩條桌腿。

　　段譽見阿碧背靠牆壁，已退無可退，而鳩摩智一掌又劈了過去，其時只想到救人要緊，沒再顧慮自己全不是鳩摩智的敵手，中指戳出，內勁自「中衝穴」激射而出，嗤嗤聲響，正是中衝劍法。鳩摩智並非當真要殺阿碧，只是要逼得段譽出手，否則「火焰刀」上的神妙招數使將出來，阿碧如何躲避得了？他見段譽果然出手，當下回掌砍擊阿朱。疾風到處，阿朱一個踉蹌，肩頭衣杉已被內勁撕裂，「啊」的一聲，驚叫出來。段譽左手「少澤劍」跟著刺出，擋架他的左手「火焰刀」。

　　頃刻間阿朱、阿碧雙雙脫險，鳩摩智的雙刀全被段譽的六脈神劍接了過去。鳩摩智賣弄本事，又要讓人瞧見段譽確是會使六脈神劍的功夫，故意與他內勁相撞，嗤嗤有聲。段譽集數大高手的修為於一身，其時的內力實已較鳩摩智為強，苦在不會半分武功，在天龍寺中所記劍法，也全然不會當真使用。鳩摩智把他渾厚的內力東引西帶，只刺得門窗板壁上一個個都是洞孔，連說：「這六脈神劍果然好厲害，無怪當年慕容先生私心竊慕。」

　　崔百泉大為驚訝：「我只道段公子全然不會武藝，那知他神功如此精妙。大理段氏當真名不虛傳。幸好我在鎮南王府中沒做絲毫歹事，否則這條老命還能留到今日麼？」越想越心驚，額頭背心都是汗水。

　　鳩摩智和段譽鬥了一會，每一招都能隨時制他死命，卻故意拿他玩耍，但鬥到後來，輕視之意漸去，察覺他的內勁渾厚之極，實不在自己之下，只不知怎的，使出來時全然不是那回事，就像是一個三歲孩童手上有萬貫家財，就是不會使用。鳩摩智又拆數招，忽地心動：「倘若他將來福至心靈，一旦豁然貫通，領悟了武功要訣，以此內力和劍法，豈非是個厲害之極的勁敵？」

　　段譽自知自己的生死已全操於鳩摩智之手，叫道：「阿朱、阿碧兩位姊姊，你們快快逃走，再遲便來不及了。」阿朱道：「段公子，你為什麼要救我們？」段譽道：「這和尚自恃武功高強，橫行霸道的欺侮人。只可惜我不會武功，難以和他相敵，你們快快走吧。」

　　鳩摩智笑道：「來不及啦。」跨上一步，左手手指伸出，點向段譽的穴道。段譽叫聲：「啊喲！」待要閃避，卻那裡能夠？身上三處要穴又被他接連點中，立時雙腿酸麻，摔倒在地，大叫：「阿朱、阿碧、快走，快走！」

　　鳩摩智笑道：「死在臨頭，自身難保，居然尚有憐香惜玉之心。」說著回身歸座，向阿朱道：「你這位姑娘也不必再裝神弄鬼了，府上之事，到底由誰作主？段公子心中記得有全套六脈神劍劍譜，只是他不會武功，難以使用。明日我把他在慕容先生墓前焚了，慕容先生地下有知，自會明白老友不負當年之約。」

　　阿朱知道今日「琴韻小築」之中無人是這和尚的敵手，眉頭一皺，笑道：「好吧！大和尚的話，我們信了。老爺的墳墓離此有一日水程。今日天時已晚，明晨一早我姊妹親自送大和尚和段公子去掃墓。四位請休息片刻，待會就用晚飯。」說著挽了阿碧的手，退入內堂。

　　過得小半個時辰，一名男僕出來說道：「阿碧姑娘請四位到『聽雨居』用晚飯。」鳩摩智道：「多謝了！」伸手挽住了段譽的手臂，跟隨那男僕而行。曲曲折折的走過數十丈鵝卵石鋪成的小徑，繞過幾處山石花木，來到水邊，只見柳樹下停著一艘小船。那男僕指著水中央一座四面是窗的小木屋，道：「就在那邊」。鳩摩智、段譽、崔百泉、過彥之四人跨入小船，那男僕將船划向小屋，片刻即到。

　　段譽從松木梯級走上「聽雨居」門口，只見阿碧站著候客，一身淡綠衣衫。她身旁站著個身穿淡絳紗衫的女郎，也是盈盈十六七年紀，向著段譽似笑非笑，一臉精靈頑皮的神氣。阿碧是瓜子臉，清雅秀麗，這女郎是鵝蛋臉，眼珠靈動，另有一股動人氣韻。

　　段譽一走近，便聞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笑道：「阿朱姊姊，你這樣一個小美人，難為你扮老太太扮得這樣像。」那女郎正是阿朱，斜了他一眼，笑道：「你向我磕了三個頭，心中不服氣，是不是？」段譽連連搖頭，道：「這三個頭磕得大有道理，只不過我猜得不大對了。」阿朱道：「什麼事猜錯了？」段譽道：「我早料到姊姊跟阿碧姊姊一般，也是一位天下少見的美人，可是我心中啊，卻將姊姊想得跟阿碧姊姊差不多，那知道一見面，這個……這個……」阿朱搶著道：「原來遠遠及不上阿碧？」阿碧同時道：「你見她比我勝過十倍，大吃一驚，是不是？」

　　段譽搖頭道：「都不是。我只覺老天爺的本事，當真令人大為欽佩。他既挖空心思，造了阿碧姊姊這樣一位美人兒出來，江南的靈秀之氣，該當是一舉用得乾乾淨淨了。那知又能另造一位阿朱姊姊。兩個兒的相貌全然不同，卻各有各的好看，叫我想讚美幾句，卻偏偏一句也說不出口。」

　　阿朱笑道：「呸，你油嘴滑舌的已讚了這麼一大片，反說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阿碧微微一笑，轉頭向鳩摩智等道：「四位駕臨敝處，嘸不啥末事好吃，只有請各位喝杯水酒，隨便用些江南本地的時鮮。」當下請四人入座，她和阿朱坐在下首相陪。

　　段譽見那「聽雨居」四面皆水，從窗中望出去，湖上煙波盡收眼底，回過頭來，見席上杯碟都是精緻的細磁，心中先喝了聲采。

　　一會兒男僕端上蔬果點心。四碟素菜是為鳩摩智特備的，跟著便是一道道熱菜，菱白蝦仁，荷葉冬筍湯，櫻桃火腿，龍井茶葉雞丁等等，每一道菜都十分別緻。魚蝦肉食之中混以花瓣鮮果，顏色既美，且別有天然清香。段譽每樣菜餚都試了幾筷，無不鮮美爽口，讚道：「有這般的山川，方有這般的人物。有了這般的人物，方有這般的聰明才智，做出這般清雅的菜餚來。」

　　阿朱道：「你猜是我做的呢，還是阿碧做的？」段譽道：「這櫻桃火腿，梅花糟鴨，嬌紅芳香，想是姊姊做的。這荷葉冬筍湯，翡翠魚圓，碧綠清新，當是阿碧姊姊手制了。」

　　阿朱拍手笑道：「你猜謎兒的本事倒好，阿碧，你說該當獎他些什麼才好？」阿碧微笑道：「段公子有什麼吩咐，我們自當盡力，什麼獎不獎的，我們做丫頭的佩麼？」阿朱道：「啊唷，你一張嘴就是會討好人家，怪不得人人都說你好，說我壞。」段譽笑道：「溫柔斯文，活潑伶俐，兩樣一般的好。阿碧姊姊，我剛才聽你的軟鞭上彈奏，實感心曠神怡。想請你用真的樂器來演奏一曲，明日就算給這位大和尚燒成了灰燼，也就不虛此生了。」

　　阿碧盈盈站起，說道：「只要公子勿怕難聽，自當獻醜，以娛嘉賓。」說著走到屏風後面，捧了一具瑤琴出來。阿碧端坐錦凳，將瑤琴放在身前幾上，向段譽招招手，笑道：「段公子，你請過來看看，可識得我這是什麼琴。」

　　始段譽走到她身前，只見這琴比之尋常七絃琴短了尺許，卻有九條絃線，每弦顏色各不相同，沉吟道：「這九絃琴，我生平倒是第一次得見。」阿朱走過去伸指在一條絃線上一撥，鏜的一響，聲音甚是洪亮，原來這條弦是金屬所製。段譽道：「姊姊這琴……」

　　剛說了這四個字，突覺足底一虛，身子向下直沉，忍不住「啊喲」一聲大叫，跟著便覺跌入一個軟綿綿的所在，同時耳中不絕傳來「啊喲」、「不好」，又有撲通、撲通的水聲，隨即身子晃動，被什麼東西托著移了出去。這一下變故來得奇怪之極，又是急遽之極，急忙撐持著坐起，只見自己已處身在一隻小船之中，阿朱、阿碧二女分坐船頭船尾，各持木槳急劃。轉過頭來，只見鳩摩智、崔百泉、過彥之三人的腦袋剛從水面探上來。阿朱、阿碧二女只劃得幾下，小船離「聽雨居」已有數丈。

　　猛見一人從湖中濕淋淋的躍起，正是鳩摩智，他踏上「聽雨居」屋邊實地，隨手折斷一根木柱，對準坐在船尾的阿碧急擲而至，呼呼聲響、勢道甚猛。阿碧叫道：「段公子，快伏低。」段譽與二女同時伏倒，半截木柱從頭頂急掠而過，疾風只刮得頸中隱隱生疼。

　　阿朱彎著身子，扳槳又將小船划出丈許，突然間撲通、撲通幾聲巨響，小船在水面上直拋而起，隨即落下，大片湖水潑入船中，霎時間三人全身盡濕。段譽回過頭來，只見鳩摩智已打爛了「聽雨居」的板壁，不住將屋中的石鼓、香爐等重物投擲過來。阿碧看著物件的來勢，扳槳移船相避，阿朱則一鼓勁兒的前劃，每劃得一槳，小船離「聽雨居」便遠得數尺，鳩摩智仍不住投擲，但物件落水處離小船越來越遠，眼見他力氣再大，卻也投擲不到了。

　　二女仍不住手的扳槳。段譽回頭遙望，只見崔百泉和過彥之二人爬上了「聽雨居」的梯級，心中正是一喜，跟著叫道：「啊喲！」只見鳩摩智跳入了一艘小船。

　　阿朱叫道：「惡和尚追來啦！」她用力劃了幾槳，回頭一望，突然哈哈大笑。段譽轉過頭去，只見鳩摩智的小船在水面上團團打轉，原來他武功雖強，卻不會划船。

　　三人登時寬心。可是過不多時，望見鳩摩智已弄直了小船，急劃追來。阿碧歎道：「這個大師父實頭聰明，隨便啥不會格事體，一學就會。」阿朱道：「咱們跟他捉迷藏。」木槳在左舷扳了幾下，將小船划入密密層層的菱葉叢中。太湖中千港百汊，小船轉了幾個彎，鑽進了一條小濱，料想鳩摩智再也難以追蹤。

　　段譽道：「可惜我身上穴道未解，不能幫兩位姊姊划船。」阿碧安慰他道：「段公子勿要擔心，大和尚追勿著哉。」

　　段譽道：「這『聽雨居』中的機關，倒也有趣。這隻小船，剛好裝在姊姊撫琴的幾凳之下，是不是？」阿碧微笑道：「是啊，所以我請公子過來看琴。阿朱姊姊在琴上撥一聲，就是信號，外頭的男傭人聽得仔，開了翻板，大家就撲通、撲通、撲通了！」三人齊聲大笑。阿碧急忙按住嘴巴，笑道：「勿要撥和尚聽得仔。」

　　忽聽得遠遠聲音傳來：「阿朱姑娘，阿碧姑娘，你們將船划回來。快回來啊，和尚是你們公子的朋友，決不難為你們。」正是鳩摩智的聲音，這幾句話柔和可親，令人不由自主的便要遵從他的吩咐。

　　阿朱一怔，說道：「大和尚叫咱們回去，說決計不傷害我們。」說著停槳不劃，頗似意動。阿碧也道：「那麼我們回去吧！」段譽內力極強，絲毫不為鳩摩智的聲音所惑，急道：「他是騙人的，說的話怎可相信？」只聽鳩摩智和藹的聲音緩緩送入耳來：「兩位小姑娘，你們公子爺回來了，說要見你們，這就快劃回來，是啊，快劃回來。」阿朱道：「是！」提起木槳掉轉了船頭。

　　段譽心想：「慕容公子倘若當真回來，自會出言招呼阿朱、阿碧，何必要他代叫？那多半是懾人心魄的邪術。」心念動處，伸手船外，在湖面上撕下幾片菱葉，搓成一團，塞在阿碧耳中，跟著又去塞住了阿朱的耳朵。

　　阿朱一定神，失聲道：「啊喲，好險！」阿碧也驚道：「這和尚會使勾魄法兒，我們險些著了他的道兒。」阿朱掉過船頭，用力划槳，叫道：「阿碧，快劃、快劃！」

　　兩人划著小船，直向菱塘深處滑了進去。過了好一陣，鳩摩智的呼聲漸遠漸輕，終於再也聽不到了。段譽打手勢叫二人取出耳中塞著的菱葉。

　　阿碧拍拍心口，吁了口長氣說道：「嚇煞快哉！阿朱姊姊，耐末你講怎麼辦？」阿朱道：「我們就在這湖裡跟那和尚大兜圈子，跟他耗著。肚子餓了，就採菱挖藕來吃，就是和他耗上十天半月，也不打緊。」阿碧微微一笑，道：「這法子倒有趣。勿曉得段公子嫌勿嫌氣悶？」段譽拍手笑道：「湖中風光，觀之不足，能得兩位為伴，作十日遨遊，就是做神仙也沒這般快活。」阿碧抿嘴輕輕一笑，道：「這裡向東南去，小河支流最多，除了本地的捉魚人，隨便啥人也不容易認得路。我們一進了百曲湖，這和尚再也追不上了。」

　　二女持槳緩緩盪舟。段譽平臥船底，仰望天上繁星閃爍，除了槳聲以及菱葉和船身相擦的沙沙輕聲，四下裡一片寂靜，湖上清風，夾著淡淡的花香，心想：「就算一輩子這樣，那也好得很啊。」又想：「阿朱、阿碧兩位姊姊這樣的好人，想來慕容公子也不是窮凶極惡之輩，少林寺玄悲大師和霍先生的師兄，不知是不是他殺的？唉，我家服侍我的婢女雖多，卻沒一個及得上阿朱、阿碧兩位姊姊。」

　　過了良久，迷迷糊糊的正要合眼睡去，忽聽得阿碧輕輕一笑，低聲道：「阿朱姊姊，你過來。」阿朱也低聲道：「做啥介？」阿碧道：「你過來，我同你講。」阿朱放下木槳，走到船尾坐下。阿碧攪著她肩頭，在她耳邊低聲笑道：「你同我想個法子，耐末醜煞人哉。」阿朱笑問：「啥事體介？」阿碧道：「講輕點。段公子阿困著？」阿朱道：「勿曉得，你問問俚看。」阿碧道：「問勿得，阿朱阿姊，我……我……我要解手。」

　　她二人說得聲如蚊鳴，但段譽內力既強，自然而然聽得清清楚楚，聽阿碧這麼說，當下不敢稍動，假裝微微發出鼾聲，免得阿碧尷尬。

　　只聽阿朱低聲笑道：「段公子困著哉。你解手好了。」阿碧忸怩道：「勿來事格。倘若我解到仔一半，段公子醒仔轉來，耐末勿得了。」阿朱忍不住格的一聲笑，忙伸手按住了嘴巴，低聲道：「有啥勿得了？人人都要解手，唔啥希奇。」阿碧搖搖她身子，央求道：「好阿姊，你同我想個法子。」阿朱道：「我遮住你，你解手好了，段公子就算醒轉仔，也看勿見。」阿碧道：「有聲音格，撥俚聽見仔，我……我……」阿朱笑道：「介末嘸不法子哉。你解手解在身上好哩，段公子聞勿到。」阿碧道：「我勿來，有人在我面前，我解勿出。」阿朱道：「解勿出，介就正好。」阿碧急得要哭了出來，只道：「勿來事格，勿來事格。」

　　阿朱突然又是格的一聲笑，說道：「都是你勿好，你勿講末，我倒也忘記脫哩，撥你講三講四，我也要解手哉。這裡到王家舅太太府上，不過半九路，就劃過去解手罷。」阿碧道：「王家舅太太不許我們上門，凶是凶得來，撥俚看見仔，定歸要給我們幾個耳光吃吃。」阿朱道：「勿要緊格。王家舅太太同老太太尋相罵，老太太都故世哉，我同你兩個小丫頭，嘸啥事體得罪俚，做啥要請我們吃耳光？我們悄悄上岸去，解完仔手馬上回來，舅太太哪能會曉得？」阿碧道：「倒勿錯。」微一沉吟，說道：「格末等歇叫段公子也上岸去解手，否則……否則，俚急起上來，介末也尷尬。」

　　阿朱輕笑道：「你是就會體貼人。小心公子曉得仔吃醋。」阿碧歎了口氣，說道：「格種小事體，公子真勿會放在心上。我們兩個小丫頭，公子從來就勿會放在心上。」阿朱道：「我要俚放在心上做啥？阿碧妹子，你也勿要一日到夜牽記公子，嘸不用格。」阿碧輕歎一聲，卻不回答。阿朱拍拍她肩頭，低聲道：「你又想解手，又想公子，兩樁事體想在一淘，實頭好笑！」阿碧輕輕一笑，說道：「阿姊講閒話，阿要唔輕頭？」

　　阿朱回到船頭，提起木槳划船。兩女划了一會，天色漸漸亮了。

　　段譽內力渾厚，穴道不能久閉，本來鳩摩智過得幾個時辰便須補指，過了這些時候，只覺內息漸暢，被封住的幾處穴道慢慢鬆開。他伸個懶腰，坐起身來，說道：「睡了一大覺，倒叫兩位姊姊辛苦了。有一件事不便出口，兩位莫怪，我……我要解手！」他想不如自己出口，免得兩位姑娘為難。

　　阿朱、阿碧兩人同時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阿朱笑道：「過去不遠，便是我們一家姓王的親戚家裡，公子上岸去方便就是。」段譽道：「如此再好不過。」阿朱隨即正色道：「不過王家太太脾氣很古怪，不許陌生男人上門。公子一上岸，立刻就得回到船裡來，我們別在這裡惹上麻煩。」段譽道：「是，我理會得。」

## 第12章 從此醉

　　小船轉過一排垂柳，遠遠看見水邊一叢花樹映水而紅，燦若雲霞。段譽「啊」的一聲低呼。

　　阿朱道：「怎麼啦？」段譽指著花樹道：「這是我們大理的山茶花啊，怎麼太湖之中，居然也種得有這種滇茶？」山茶花以雲南所產者最為有名，世間稱之為「滇茶」。阿朱道：「是麼？這莊子叫做曼陀山莊，種滿了山茶花。」段譽心道：「山茶花又名玉茗，另有個名字叫做曼陀羅花。此莊以曼陀為名，倒要看看有何名種。」

　　阿朱扳動木槳，小船直向山茶花樹駛去，到得岸邊，一眼望將出去，都是紅白繽紛的茶花，不見房屋。段譽生長大理，山茶花是司空見慣，絲毫不以為異，心想：「此處山茶花雖多，似乎並無佳品，想來真正名種必是植於莊內。」

　　阿朱將船靠在岸旁，微笑道：「段公子，我們進去一會兒，立刻就出來。」攜著阿碧之手，正要躍上岸去，忽聽得花林中腳步細碎，走出一個青衣小環來。

　　那小環手中拿著一束花草，望見了阿朱、阿碧，快步奔近，臉上滿是歡喜之色，說道：「阿朱、阿碧，你們好大膽子，又偷到這兒來啦。夫人說：『兩個小丫頭的臉上都用刀劃個十字，破了她們如花似玉的容貌。』」

　　阿朱笑道：「幽草阿姊，舅太太不在家麼？」那小環幽草向段譽瞧了兩眼，轉頭向阿朱、阿碧笑道：「夫人還說：『兩個小蹄子還帶了陌生男人上曼陀山莊來，快把那人的兩條腿都給砍了！』」她話沒說完，已抿著嘴笑了起來。

　　阿碧拍拍心口，說道：「幽草阿姊，勿要嚇人捏（『手』為『口』）到底是真是假？」

　　阿朱笑道：「阿碧，你勿要給俚嚇，舅太太倘若在家，這丫頭膽敢這樣嘻皮笑臉麼？幽草妹子，舅太太到哪兒去啦？」幽草笑道：「呸！你幾歲？也配做我阿姊？你這小精靈，居然猜到夫人不在家。」輕輕歎了口氣，道：「阿朱、阿碧兩位妹子，好容易你們來到這裡，我真想留你們住一兩天。可是……」說著搖了搖頭。阿碧道：「我何嘗不是想多同你做一會兒伴？幽草阿姊，幾時你到我們莊上來，我三日三夜不困的陪你，阿好？」兩女說著躍上岸去。阿碧在幽草耳邊輕聲說了幾句。幽草嗤的一笑，向段譽望了一眼。阿碧登時滿臉通紅。幽草一手拉著阿朱，一手拉著阿碧，笑道：「進屋去罷。」阿碧轉頭道：「段公子，請你在這兒等一歇，我們去去就來。」

　　段譽道：「好！」目送三個丫環手拉著手，親親熱熱的走入了花林。

　　他走上岸去，眼看四下無人，便在一株大樹後解了手。在小船旁坐了一會，無聊起來，心想：「且去瞧瞧這裡的曼陀羅花有何異種？」信步觀賞，只見花林中除山茶外更無別樣花卉，連最常見的牽牛花、月月紅、薔薇之類也是一朵都無。但所植山茶卻均平平無奇，唯一好處只是得個「多」字。走出數十丈後，只見山茶品種漸多，偶爾也有一兩本還算不錯，卻也栽種不得其法，心想：「這莊子枉自以『曼陀』為名，卻把佳種山茶給遭蹋了。」

　　又想：「我得回去了，阿朱阿碧回來不見了我，只怕心中著急。」轉身沒行得幾步，暗叫一聲：「糟糕！」他在花林中信步而行，所留神的只是茶花，忘了記憶路徑，眼見小路東一條、西一條，不知那一條才是來路，要回到小船停泊處卻有點兒難了，心想：「先走到水邊再說。」

　　可是越走越覺不對，眼中山茶都是先前沒見過的，正暗暗擔心，忽聽得左首林中有人說話，正是阿朱的聲音。段譽大喜，心想：「我且在這裡等她們一陣，待她們說完了話，就可一齊回去。」

　　只聽得阿朱說道：「公子身子很好，飯量也不錯。這兩個月中，他是在練丐幫的『打狗棒法』，想來是要和丐幫中的人物較量較量。」段譽心想：「阿朱是在說慕容公子的事，我不該背後偷聽旁人的說話，該當走遠些好。可是又不能走得太遠，否則她們說完了話我還不知道。」

　　便在此時，只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輕輕一聲歎息。

　　霎時之間，段譽不由得全身一震，一顆心怦怦跳動，心想：「這一聲歎息如此好聽，世上怎能有這樣的聲音？」只聽得那聲音輕輕問道：「他這次出門，是到那裡去？」

　　段譽聽得一聲歎息，已然心神震動，待聽到這兩句說話，更是全身熱血如沸，心中又酸又苦，說不出的羨慕和妒忌：「她問的明明是慕容公子。她對慕容公子這般關切，這般掛在心懷。慕容公子，你何幸而得此仙福？」

　　只聽阿朱道：「公子出門之時，說是要到洛陽去會會丐幫中的好手，鄧大哥隨同公子前去。姑娘放心好啦。」

　　那女子悠悠的道：「丐幫『打狗棒法』與『降龍十八掌』兩大神技，是丐幫的不傳之秘。你們『還施水閣』和我家『琅擐（『手』為『女』）玉洞』的藏譜拼湊起來，也只一些殘缺不全的棒法、掌法。運功的心法卻全然沒有。你家公子可怎生練？」

　　阿朱道：「公子說道：這『打狗棒法』的心法既是人創的，他為什麼就想不出？有了棒法，自己再想了心法加上去，那也不難。」

　　段譽心想：「慕容公子這話倒也有理，想來他人既聰明，又是十分有志氣。」

　　卻聽那女子又輕輕歎了口氣，說道：「就算能創得出，只怕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旦夕之間，又怎辦得了？你們看到公子練棒法了麼？是不是有什麼為難窒滯之處？」阿朱道：「公子這路棒法使得很快，從頭至尾便如行雲流水一般……」那女子「啊」的一聲輕呼，道：「不好！他……他當真使得很快？」阿朱道：「是啊，有什麼不對麼？」那女子道：「自然不對。打狗棒法的心法我雖然不知，但從棒法中看來，有幾路定是越慢越好，有幾路卻要忽快忽慢，快中有慢，慢中有快，那是確然無疑的，他……他一味搶快，跟丐幫中高手動上了手，只怕……只怕……你們……可有法子能帶個信去給公子麼？」

　　阿朱只「嗯」了一聲，道：「公子落腳在哪裡，我們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這時候是不是已跟丐幫中的長老們會過面？公子臨走時說道，丐幫冤枉他害死了他們的馬副幫主，他到洛陽去，為的是分說這回事，倒也不是要跟丐幫中人動手，否則他和鄧大哥兩個，終究是好漢敵不過人多。就只怕說不明白，雙方言語失和……」

　　阿碧問道：「姑娘，這打狗棒法使得快了，當真很不妥當麼？」那女子道：「自然不妥，還有什麼可說的？他……臨去之時，為什麼不來見我一趟？」說著輕輕頓足，顯得又煩躁，又關切，語音卻仍是嬌柔動聽。

　　段譽聽得大為奇怪，心想：「我在大理聽人說到『姑蘇慕容』，無不既敬且畏。但聽這位姑娘說來，似乎慕容公子的武藝，尚須由她指點指點。難道這樣一個年輕女子，竟有這麼大的本領麼？」一時想得出神，腦袋突然在一根樹枝上一撞，禁不住「啊」的一聲，急忙掩口，已是不及。

　　那女子問道：「是誰？」

　　段譽知道飾掩不住，便即咳嗽一聲，在樹叢後說道：「在下段譽，觀賞貴莊玉茗，擅闖至此，伏乞恕罪。」

　　那女子低聲道：「阿朱，是你們同來的那位相公麼？」阿朱忙道：「是的。姑娘莫去理他，我們這就去了。」那女子道：「慢著，我要寫封書信，跟他說明白，要是不得已跟丐幫中人動手，千萬別使打狗棒法，只用原來的武功便是，不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那也沒法子了。你們拿去設法交給他。」阿朱猶豫道：「這個……舅太太曾經說過……」

　　那女子道：「怎麼？你們只聽夫人的話，不聽我的話嗎？」言語中似乎微含怒氣。阿朱忙道：「姑娘只要不讓舅太太得知，婢子自然遵命。何況這於公子有益。」那女子道：「你們隨我到房中去取信吧。」阿朱仍是遲疑，勉勉強強的應了聲：「是！」

　　段譽自從聽了那女子的一聲歎息之後，此後越聽越是著迷，聽得她便要離去，這一去之後，只怕從此不能再見，那實是畢生的憾事，拼著受人責怪冒昧，務當見她一面，當下鼓起勇氣說道：「阿碧姊姊，你在這裡陪我，成不成？」說著從樹叢後跨步出來。

　　那女子聽得他走了出來，驚噫一聲，背轉了身子。

　　段譽一轉過樹叢，只見一個身穿藕色紗衫的女郎，臉朝著花樹，身形苗條，長髮披向背心，用一根銀色絲帶輕輕挽住。段譽望著她的背影，只覺這女郎身旁似有煙霞輕籠，當真非塵世中人，便深深一揖，說道：「在下段譽，拜見姑娘。」

　　那女子左足在地下一頓，嗔道：「阿朱、阿碧，都是你們鬧的，我不見外間不相干的男人。」說著便向前行，幾個轉折，身形便在山茶花叢中冉冉隱沒。

　　阿碧微微一笑，向段譽道：「段公子，這位姑娘脾氣真大，咱們快些走吧。」阿朱也輕笑道：「多虧段公子來解圍，否則王姑娘非要我們傳信柬不可，我姊妹這兩條小命，就可有點兒危險了。」

　　段譽莽莽撞撞的闖將出來，被那女子數說了幾句，心下老大沒趣，只道阿朱和阿碧定要埋怨，不料她二人反有感激之意，倒非始料所及，只是見那女子人雖遠去，似乎倩影猶在眼前，心下一陣惆悵，呆呆的瞧著她背影隱沒處的花叢。

　　阿碧輕輕扯扯他的袖子，段譽兀自不覺。阿朱笑道：「段公子，咱們走吧！」段譽全身跳了起來，一定神，才道：「是，是。咱們真要走了吧？」見阿朱、阿碧當先而行，只得跟在後面，一步一回頭，戀戀不捨。

　　三人相偕回入小船。阿朱和阿碧提槳划了出來。段譽凝望岸上的茶花，心道：「我段譽若是無福，怎地讓我聽到這位姑娘的幾聲歎息、幾句言語？又讓我見到了她神仙般的體態？若說有福，怎麼連她的一面也見不到？」眼見山茶花叢漸遠，心下黯然。

　　突然之間，阿朱「啊」的一聲驚呼，說道：「舅太太……舅太太回來了。」

　　段譽回過頭來，只見湖面上一艘快船如飛駛來，轉眼間便已到了近處。快船船頭上彩色繽紛的繪滿了花朵，駛得更近些時便看出也都是茶花。阿朱和阿碧站起身來，俯首低眉，神態極是恭敬。阿碧向段譽連打手勢，要他也站起來。段譽微笑搖頭，說道：「待主人出艙說話，我自當起身。男子漢大丈夫，也不必太過謙卑。」

　　只聽得快船中一個女子聲音喝道：「那一個男子膽敢擅到曼陀山莊來？豈不聞任何男子不請自來，均須斬斷雙腿麼？」那聲音極具威嚴，可也頗為清脆動聽。段譽朗聲道：「在下段譽，避難途經寶莊，並非有意擅闖，謹此謝過。」那女子道：「你姓段？」語音中微帶詫異。段譽道：「正是！」

　　那女子道：「哼，阿朱、阿碧，是你們這兩個小蹄子！慕容復這小子就是不學好，鬼鬼祟祟的專做歹事。」阿朱道：「啟稟舅太太，婢子是受敵人追逐，路過曼陀山莊。我家公子出門去了，此事與我家公子的確絕無干係。」艙中女子冷笑道：「哼，花言巧語。別這麼快就走了，跟我來。」阿朱、阿碧齊聲應道：「是。」划著小船跟在快船之後。其時離曼陀山莊不遠，片刻間兩船先後靠岸。

　　只聽得環珮叮咚，快船中一對對的走出許多青衣女子，都是婢女打扮，手中各執長劍，霎時間白刃如霜，劍光映照花氣，一直出來了九對女子。十八個女子排成兩列，執劍腰間，斜向上指，一齊站定後，船中走出一個女子。

　　段譽一見那女子的形貌，忍不住「啊」的一聲驚噫，張口結舌，便如身在夢境，原來這女子身穿鵝黃綢衫，衣服裝飾，竟似極了大理無量山山洞中的玉像。不過這女子是個中年美婦，四十歲不到年紀，洞中玉像卻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段譽一驚之下，再看那美婦的相貌時，見她比之洞中玉像，眉目口鼻均無這等美艷無倫，年紀固然不同，臉上也頗有風霜歲月的痕跡，但依稀有五六分相似。阿朱和阿碧見他向王夫人目不轉睛的呆看，實在無禮之極，心中都連珠價的叫苦，連打手勢，叫他別看，可是段譽一雙眼睛就盯住在王夫人臉上。

　　那女子向他斜睨一眼，冷冷的道：「此人如此無禮，待會先斬去他雙足，再挖了眼睛，割了舌頭。」一個婢女躬身應道：「是！」

　　段譽心中一沉：「真的將我殺了，那也不過如此。但要斬了我雙足，挖了眼睛，割了舌頭，弄得死不死、活不活的，這罪可受得大了。」他直到此時，心中才真有恐懼之意，回頭向阿朱、阿碧望了一眼，只見她二人臉如死灰，呆若木雞。

　　王夫人上了岸後，艙中又走出兩個青衣婢女，手中各持一條鐵煉，從艙中拖出兩個男人來。兩人都是雙手給反綁了，垂頭喪氣。一人面目清秀，似是富貴子弟，另一個段譽竟然認得，是無量劍派中一名弟子，記得他名字叫作唐光雄。段譽大奇：「此人本來在大理啊，怎地給王夫人擒到了江南來？」

　　只聽王夫人向唐光雄道：「你明明是大理人，怎地抵賴不認？」唐光雄道：「我是雲南人，我家鄉在大宋境內，不屬大理國。」王夫人道：「你家鄉距大理國多遠？」唐光雄道：「四百多里。」王夫人道：「不到五百里，也就算是大理國人。去活埋在曼陀花下，當作肥料。」唐光雄大叫：「我到底犯了什麼事？你給說個明白，否則我死不瞑目。」王夫人冷笑道：「只要是大理國人，或者是姓段的，撞到了我便得活埋。你到蘇州來幹什麼？既然來到蘇州，怎地還是滿嘴大理口音，在酒樓上大聲嚷嚷的？你雖非大理國人，但與大理國鄰近，那就一般辦理。」

　　段譽心道：「啊哈，你明明衝著我來啦。我也不用你問，直截了當的自己承認便是。」大聲道：「我是大理國人，又是姓段的，你要活埋，乘早動手。」王夫人冷冷的道：「你早就報過名了，自稱叫作段譽，哼，大理段家的人，可沒這麼容易便死。」

　　她手一揮，一名婢女拉了唐光雄便走。唐光雄不知是被點了穴道，還是受了重傷，竟無半點抗禦之力，只是大叫：「天下沒這個規矩，大理國幾百萬人，你殺得完麼？」但見他被拉入了花林之中，漸行漸遠，呼聲漸輕。

　　王夫人略略側頭，向那面目清秀的男子說道：「你怎麼說？」那男子突然雙膝一曲，跪倒在地，哀求道：「家父在京中為官，膝下唯有我一個獨子，但求夫人饒命。夫人有什麼吩咐，家父定必允可。」王夫人冷冷的道：「你父親是朝中大官，我不知道麼？饒你性命，那也不難，你今日回去即刻將家中的結髮妻子殺了，明天娶了你外面私下結識的苗姑娘，須得三書六禮，一應俱全。成不成？」那公子道：「這個……要殺我妻子，實在下不了手。明媒正娶苗姑娘，家父家母也決計不能答允。這不是我……」王夫人道：「將他帶去活埋了！」那牽著他的婢女應道：「是！」拖了鐵煉便走。那公子嚇得渾身亂顫，說道：「我……我答允就是。」王夫人道：「小翠，你押送他回蘇州城裡，親眼瞧著他殺了自己妻子，和苗姑娘拜堂成親，這才回來。」小翠應道：「是！」拉著那公子，走向岸邊泊著的一艘小船。

　　那公子求道：「夫人開恩。拙荊和你無怨無仇，你又不識得苗姑娘，何必如此幫她，逼我殺妻另娶？我……我又素來不認得你，從來……從來不敢得罪了你。」王夫人道：「你已有了妻子，就不該再去糾纏別的閨女，既然花言巧語的將人家騙上了，那就非得娶她為妻不可。這種事我不聽見便罷，只要給我知道了，當然這麼辦理。你這事又不是第一樁，抱怨什麼？小翠，你說這是第幾樁了？」小翠道：「婢子在常熟、丹陽、無錫、嘉興等地，一共辦過七起，還有小蘭、小詩她們也辦過一些。」

　　那公子聽說慣例如此，只一疊聲的叫苦。小翠扳動木槳，划著小船自行去了。

　　段譽見這位王夫人行事不近情理之極，不由得目瞪口呆，全然傻了，心中所想到的只是「豈有此理」四個字，不知不覺之間，便順口說了出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王夫人哼了一聲，道：「天下更加豈有此理的事兒，還多著呢。」

　　段譽又是失望，又是難過，那日在無量山石洞中見了神仙姊姊的玉像，心中何等仰慕，眼前這人形貌與玉像著實相似，言行舉止，卻竟如妖魔鬼怪一般。

　　他低了頭呆呆出神，只見四個婢女走入船艙，捧了四盆花出來。段譽一見，不由得精神一振。四盆都是山茶，更是頗為難得的名種。普天下山茶花以大理居首，而鎮南王府中名種不可勝數，更是大理之最。段譽從小就看慣了，暇時聽府中十餘名花匠談論講評，山茶的優劣習性自是爛熟於胸，那是不習而知，猶如農家子弟必辨菽麥、漁家子弟必識魚蝦一般。他在曼陀山莊中行走里許，未見真正了不起的佳品，早覺「曼陀山莊」四字未免名不副實，此刻見到這四盆山茶，暗暗點頭，心道：「這才有點兒道理。」

　　只聽得王夫人道：「小茶，這四盆『滿月』山茶，得來不易，須得好好照料。」那叫做小茶的婢女應道：「是！」段譽聽她這句話太也外行，嘿的一聲冷笑。王夫人又道：「湖中風大，這四盆花在船艙裡放了幾天，不見日光，快拿到日頭裡曬曬，多上些肥料。」小茶又應道：「是！」段譽再也忍耐不住，放聲大笑。

　　王夫人聽他笑得古怪，問道：「你笑什麼？」段譽道：「我笑你不懂山茶，偏偏要種山茶。如此佳品竟落在你的手中，當真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之至。可惜，可惜，好生令人心疼。」王夫人怒道：「我不懂山茶，難道你就懂了？」突然心念一動：「且慢！他是大理人姓段，說不定倒真懂得山茶花。」但兀自說得嘴硬：「本莊名叫曼陀山莊，莊內莊外都是曼陀羅花，你瞧長得何等茂盛爛漫？怎說我不懂山茶？」段譽微笑道：「庸脂俗粉，自然粗生粗長。這四盆白茶卻是傾城之色，你這外行人要是能種得好，我就不姓段。」

　　王夫人極愛茶花，不惜重資，到處去收購佳種，可是移植到曼陀山莊之後，竟沒一本名貴茶花能欣欣向榮，往往長得一年半載，便即枯萎，要不然便奄奄一息。她常自為此煩惱，聽得段譽的話後，不怒反喜，走上兩步，問道：「我這四盆白花有什麼不同？要怎樣才能種好？」段譽道：「你如向我請教，當有請教的禮數，倘若威逼拷問，你先砍了我的雙腳，再問不遲。」

　　王夫人怒道：「要斬你雙腳，又有什麼難處？小詩，先去將他左足砍了。」那名叫小詩的婢女答應了一聲，挺劍上前。阿碧急道：「舅太太，勿來事格，你倘若傷仔俚，這人倔強之極，寧死也不肯說了。」王夫人原意本在嚇嚇段譽，左手一舉，小詩當即止步。

　　段譽笑道：「你砍下我的雙腳，去埋在這四本白茶之旁，當真是上佳的肥料，這些白茶就越開越大，說不定有海碗大小，哈哈，美啊，妙極！妙極！」

　　王夫人心中本就這樣想，但聽他語氣說的全是反語，一時倒說不出話來，怔了一怔，才道：「你胡吹什麼？我這四本白茶，有什麼名貴之處，你且說來聽聽。倘若說得對了，再禮待你不遲。」

　　段譽道：「王夫人，你說這四本白茶都叫做『滿月』，壓根兒就錯了。你連花也不識，怎說得上懂花？其中一本叫作『紅妝素裹』，一本叫作『抓破美人臉』。」王夫人奇道：「『抓破美人臉』？這名字怎地如此古怪？是哪一本？」

　　段譽道：「你要請教在下，須得有禮才是。」

　　王夫人倒給他弄得沒有法子，但聽他說這四株茶花居然各有一個特別名字，倒也十分歡喜，微笑道：「好！小詩，吩咐廚房在『雲錦樓』設宴，款待段公子。」小詩答應著去了。

　　阿碧和阿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見段譽不但死裡逃生，王夫人反而待以上賓之禮，真是喜出望外。

　　先前押著唐光雄而去的那名婢女回報：「那大理人姓唐的，已埋在『紅霞樓』前的紅花旁了。」段譽心中一寒。只見王夫人漫不在乎的點點頭，說道：「段公子，請！」段譽道：「冒昧打擾，賢主人勿怪是幸。」王夫人道：「大賢光降，曼陀山莊蓬蓽生輝。」兩人客客氣氣的向前走去，全不似片刻之前段譽生死尚自繫於一線。

　　王夫人陪著段譽穿過花林，過石橋，穿小徑，來到一座小樓之前。段譽見小樓簷下一塊匾額，寫著「雲錦樓」三個墨綠篆字，樓下前後左右種的都是茶花。但這些茶花在大理都不過是三四流貨色，和這精緻的樓閣亭榭相比，未免不襯。

　　王夫人卻甚有得意之色，說道：「段公子，你大理茶花最多，但和我這裡相比，只怕猶有不如。」段譽點頭道：「這種茶花，我們大理人確是不種的。」王夫人笑吟吟的道：「是麼？」段譽道：「大理就是尋常鄉下人，也懂得種這些俗品茶花，未免太過不雅。」王夫人臉上變色，怒道：「你說什麼？你說我這些茶花都是俗品？你這話未免……欺人太甚。」

　　段譽道：「夫人既不信，也只好由得你。」指著樓前一株五色斑斕的茶花，說道：「這一株，想來你是當作至寶了，嗯，這花旁的玉欄干，乃是真正的和闐美玉，很美，很美。」他嘖嘖稱賞花旁的欄干，於花朵本身卻不置一詞，就如品評旁人書法，一味稱讚墨色烏黑、紙張名貴一般。

　　這株茶花有紅有白，有紫有黃，花色極是繁富華麗，王夫人向來視作珍品，這時見段譽頗有不屑之意，登時眉頭蹙起，眼中露出了殺氣。段譽道：「請問夫人，此花在江南叫作什麼名字？」王夫人氣忿忿的道：「我們也沒什麼特別名稱，就叫它五色茶花。」段譽微笑道：「我們大理人倒有一個名字，叫它作『落第秀才』。」

　　王夫人「呸」的一聲，道：「這般難聽，多半是你捏造出來的。這株花富麗堂皇，那裡像個落第秀才了？」段譽道：「夫人你倒數一數看，這株花的花朵共有幾種顏色。」王夫人道：「我早數過了，至少也有十五六種。」段譽道：「一共是十七種顏色。大理有一種名種茶花，叫作『十八學士』，那是天下的極品，一株上共開十八朵花，朵朵顏色不同，紅的就是全紅，紫的便是全紫，決無半分混雜。而且十八朵花形狀朵朵不同，各有各的妙處，開時齊開，謝時齊謝，夫人可曾見過？」王夫人怔怔的聽著，搖頭道：「天下竟有這種茶花！我聽也沒聽過。」

　　段譽道：「比之『十八學士』次一等的，『十三太保』是十三朵不同顏色的花生於一株，『八仙過海』是八朵異色同株，『七仙女』是七朵，『風塵三俠』是三朵，『二喬』是一紅一白的兩朵。這些茶花必須純色，若是紅中夾白，白中帶紫，便是下品了。」王夫人不由得悠然神往，抬起了頭，輕輕自言自語：「怎麼他從來不跟我說。」

　　段譽又道：「『八仙過海』中必須有深紫和淡紅的花各一朵，那是鐵拐李和何仙姑，要是少了這兩種顏色，雖然是八色異花，也不能算『八仙過海』，那叫做『八寶妝』，也算是名種，但比『八仙過海』差了一級。」王夫人道：「原來如此。」

　　段譽又道：「再說『風塵三俠』，也有正品和副品之分。凡是正品，三朵花中必須紫色者最大，那是虯髯客，白色者次之，那是李靖，紅色者最嬌艷而最小，那是紅拂女。如果紅花大過了紫花、白花，便屬副品，身份就差得多了。」有言道是「如數家珍」，這些各種茶花原是段譽家中的珍品，他說起來自是熟悉不過。王夫人聽得津津有味，歎道：「我連副品也沒見過，還說什麼正品。」

　　段譽指著那株五色花茶道：「這一種茶花，論顏色，比十八學士少了一色，偏又是駁而不純，開起來或遲或早，花朵又有大有小。它處處東施效顰，學那十八學士，卻總是不像，那不是個半瓶醋的酸丁麼？因此我們叫它作『落第秀才。』」王夫人不由得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道：「這名字起得忒也削尖酸刻薄，多半是你們讀書人想出來的。」

　　到了這一步，王夫人於段譽之熟知茶花習性自是全然信服，當下引著他上得雲錦樓來。段譽見樓上陳設富麗，一幅中堂繪的是孔雀開屏，兩旁一副木聯，寫的是：「漆葉雲差密，茶花雪妒妍」。不久開上了酒筵，王夫人請段譽上座，自己坐在下首相陪。

　　這酒筵中的菜餚，與阿朱、阿碧所請者大大不同。朱碧雙環的菜餚以清淡雅致見長，於尋常事物之中別具匠心。這雲錦樓的酒席卻注重豪華珍異，什麼熊掌、魚翅，無一不是名貴之極。但段譽自幼生長於帝王之家，什麼珍奇的菜餚沒吃過，反覺曼陀山莊的酒筵遠不如琴韻小築了。

　　酒過三巡，王夫人問道：「大理段氏乃武林世家，公子卻何以不習武功？」段譽道：「大理姓段者甚多，皇族宗室的貴胄子弟，方始習武，似晚生這等尋常百姓，都是不會武功的。」他想自己生死在人掌握之中，如此狼狽，決不能吐露身世真相，沒的墮了伯父與父親的威名。王夫人道：「公子是尋常百姓？」段譽道：「是。」王夫人道：「公子可識得幾位姓段的皇室貴胄嗎？」段譽一口回絕：「全然不識。」

　　王夫人出神半晌，轉過話題，說道：「適才得聞公子暢說茶花品種，令我茅塞頓開。我這次所得的四盆白茶，蘇州城中花兒匠說叫做滿月，公子卻說其一叫作『紅妝素裹』，另一本叫作『抓破美人臉』，不知如何分別，願聞其詳。」

　　段譽道：「那本大白花而微有隱隱黑斑的，才叫作『滿月』，那些黑斑，便是月中的桂枝。那本白瓣上有兩個橄欖核兒黑斑的，卻叫作『眼兒媚』。」王夫人喜道：「這名字取得好。」

　　段譽又道：「白瓣而灑紅斑的，叫作『紅妝素裹』。白瓣而有一抹綠暈、一絲紅條的，叫作『抓破美人臉』，但如紅絲多了，卻又不是『抓破美人臉』了，那叫作『倚欄嬌』。夫人請想，凡是美人，自當嫻靜溫雅，臉上偶爾抓破一條血絲，總不會自己梳裝時粗魯弄損，也不會給人抓破，只有調弄鸚鵡之時，給鳥兒抓破一條血絲，卻也是情理之常。因此花瓣這抹綠暈，是非有不可的，那就是綠毛鸚哥。倘若滿臉都抓破了，這美人老是與人打架，還有什麼美之可言？」

　　王夫人本來聽得不住點頭，甚是歡喜，突然間臉色一沉，喝道：「大膽，你是譏刺於我麼？」

　　段譽吃了一驚，忙道：「不敢！不知什麼地方冒犯了夫人？」王夫人怒道：「你聽了誰的言語，捏造了這種種鬼話，前來辱我？誰說一個女子學會了武功，就會不美？嫻靜溫雅，又有什麼好了？」段譽一怔，說道：「晚生所言，僅以常理猜度，會得武功的女子之中，原是有不少既美貌又端莊的。」不料這話在王夫人聽來仍是大為刺耳，厲聲道：「你說我不端莊嗎？」

　　段譽道：「端莊不端莊，夫人自知，晚生何敢妄言。只是逼人殺妻另娶，這種行徑，自非端人所為。」他說到後來，心頭也有氣了，不再有何顧忌。

　　王夫人左手輕揮，在旁伺候的四名婢女一齊走上兩步，躬身道：「是！」王夫人道：「押著這人下去，命他澆灌茶花。」四名婢女齊聲應道：「是！」

　　王夫人道：「段譽，你是大理人，又是姓段的，早就該死之極。現下死罪暫且寄下了，罰你在莊前莊後照料茶花，尤其今日取來這四盆白花，務須小心在意。我跟你說，這四盆白花倘若死了一株，便砍去你一隻手，死了兩株，砍去雙手，四株齊死，你便四肢齊斷。」段譽道：「倘若四株都活呢？」王夫人道：「四株種活之後，你再給我培養其他的名種茶花。什麼十八學士、十三太保、八仙過海、七仙女、風塵三俠、二喬這些名種，每一種我都要幾本。倘若辦不到，我挖了你的眼珠。」

　　段譽大聲抗辯：「這些名種，便在大理也屬罕見，在江南如何能輕易得到？每一種都有幾本，那還說得上什麼名貴？你乘早將我殺了是正經。今天砍手，明天挖眼，我才不受這個罪呢。」王夫人叱道：「你活得不耐煩了，在我面前，膽敢如此放肆？押了下去！」

　　四名婢女走上前來，兩人抓住了他衣袖，一人抓住他胸口，另一人在他背上一推，五人拖拖拉拉的一齊下樓。這四名婢女都會武功，段譽在她們挾制之下，絲毫抗禦不得，心中只是暗叫：「倒霉，倒霉！」

　　四名婢女又拉又推，將他擁到一處花圃，一婢將一柄鋤頭塞在他手中，一婢取過一隻澆花的木桶，說道：「你聽夫人吩咐，乖乖的種花，還可活得性命。你這般衝撞夫人，不立刻活埋了你，算你是天大的造化。」另一名婢女道：「除了種花澆花之外，莊子中可不許亂闖亂走，你若闖進了禁地，那可是自己該死，誰也沒法救你。」四婢十分鄭重的囑咐一陣，這才離去。段譽呆在當地，當真哭笑不得。

　　在大理國中，他位份僅次於伯父保定帝和父親鎮南王，將來父親繼承皇位，他便是儲君皇太子，豈知給人擒來到江南，要燒要殺，要砍去手足、挖了雙眼，那還不算，這會兒卻被人逼著做起花匠來。雖然他生性隨和，在大理皇宮和王府之中，也時時瞧著花匠修花剪草，鋤地施肥，和他們談談話話，但在王子心中，自當花匠是卑微之人。

　　幸好他天性活潑快樂，遇到逆境挫折，最多沮喪得一會，不久便高興起來。自己譬解：「我在無量山玉洞之中，已拜了那位神仙姊姊為師。這位王夫人和那神姊姊相貌好像，只不過年紀大些，我便當她是我師伯，有何不可？師長有命，弟子服其勞，本來應該的。何況蒔花原是文人韻事，總比動力掄槍的學武高雅得多了。至於比之給鳩摩智在慕容先生的墓前活活燒死，更是在這兒種花快活千倍萬倍。只可惜這些茶花品種太差，要大理王子來親手服侍，未免是大才小用、殺雞用牛刀了。哈哈，你是牛刀嗎？有何種花大才？」

　　又想：「在曼陀山莊多耽些時候，總有機緣能見到那位身穿藕色衫子的姑娘一面，這叫做『段譽種花，焉知非福！』」

　　一想到禍福，便拔了一把草，心下默禱：「且看我幾時能見到那位姑娘的面。」將這把草右手交左手，左手交右手的卜算，一卜之下，得了個艮上艮下的「艮」卦，心道：「『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這卦可靈得很哪，雖然不見，終究無咎。」

　　再卜一次，得了個兌上坎下的「困」卦，暗暗叫苦：「『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三年都見不到，真乃困之極矣。」轉念又想：「三年見不到，第四年便見到了。來日方長，何困之有？」

　　占卜不利，不敢再卜了，口中哼著小曲，負了鋤頭，信步而行，心道：「王夫人叫我種活那四盆白茶。這四盆花確是名種，須得找個十分優雅的處所種了起來，方得相襯。」一面走，一面打量四下景物，突然之間，哈哈哈的大聲笑了出來，心道：「王夫人對茶茶一竅不通，偏偏要在這裡種茶花，居然又稱這莊子為曼陀山莊，卻全不知茶花喜陰不喜陽，種在陽光烈照之處，縱然不死，也難盛放，再大大的施上濃肥，什麼名種都給她坑死了，可惜，可惜！好笑，好笑！」

　　他避開陽光，只往樹蔭深處行去，轉過一座小山，只聽得溪水淙淙，左首一排綠竹，四下裡甚是幽靜。該地在山丘之陰，日光照射不到，王夫人只道不宜種花，因此上一株茶花也無。段譽大喜，說道：「這裡最妙不過。」

　　回到原地，將四盆白茶逐一搬到綠竹叢旁，打碎瓷盆，連著盆泥一起移植在地。他雖從未親手種過，但自來看得多了，依樣葫蘆，居然做得極是妥貼。不到半個時辰，四株白茶已種在綠竹之畔，左首一株「抓破美人臉」，右首是「紅妝素裹」和「滿月」，那一株「眼兒媚」則斜斜的種在小溪旁一塊大石之後，自言自語：「此所謂『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也，要在掩掩映映之中，才增姿媚。」中國歷來將花比作美人，蒔花之道，也如裝扮美人一般。段譽出身皇家，幼詩詩書，於這等功夫自然是高人一等。

　　他伸手溪中，洗淨了雙手泥污，架起了腳坐在大石上，對那株「眼兒媚」正面瞧瞧，側面望望，心下正自得意，忽聽得腳步細碎，有兩個女子走了過來。只聽得一人說道：「這裡最是幽靜，沒人來的……」

　　語音入耳，段譽心頭怦的一跳，分明是日間所見那身穿藕色紗衫的少女所說。段譽屏氣凝息，半點聲音也不敢出，心想：「她說過不見不相干的男子，我段譽自是個不相干的男子了。我只要聽她說幾句話，聽幾句她仙樂一般的聲音，也已是無窮之福，千萬不能讓她知道了。」他的頭本來斜斜側頭，這時竟然不敢回正，就讓腦袋這麼側著，生恐頭頸骨中發出一絲半毫輕響，驚動了她。

　　只聽那少女繼續說道：「小茗，你聽到什麼……什麼關於他的消息？」段譽不由得心中一酸，那少女口中的那個「他」，自然決不會是我段譽，而是慕容公子。從王夫人言下聽來，那慕容公子似乎單名一個「復」字。那少女的詢問之中顯是滿腔關切，滿懷柔情。段譽不自禁既感羨慕，亦復自傷。只聽小茗囁嚅半晌，似是不便直說。

　　那少女道：「你跟我說啊！我總不忘了你的好處便是。」小茗道：「我怕……怕夫人責怪。」那少女道：「你這傻丫頭，你跟我說了，我怎麼會對夫人說？」小茗道：「夫人倘若問你呢？」那少女道：「我自然也不說。」

　　小茗又遲疑了半晌，說道：「表少爺是到少林寺去了。」那少女道：「去了少林寺？阿朱、阿碧她們怎地說他去了洛陽丐幫？」

　　段譽心道：「怎麼是表少爺？嗯，那慕容公子是她的表哥，他二人是中表之親，青梅竹馬，那個……那個……」

　　小茗道：「夫人這次出外，在途中遇到公冶二爺，說道得知丐幫的頭腦都來到了江南，要向表少爺大興問什麼之師的。公冶二爺又說接到表少爺的書信，他到了洛陽，找不到那些叫化頭兒，就上嵩山少林寺去。」那少女道：「他去少林寺幹什麼？」小茗道：「公冶二爺說，表少爺信中言道，他在洛陽聽到信息，少林寺有一個老和尚在大理死了，他們竟又冤枉是『姑蘇慕容』殺的。表少爺很生氣，好在少栗寺離洛陽不遠，他就要去跟廟裡的和尚說個明白。」

　　那少女道：「倘若說不明白，可不是要動手嗎？夫人既得到了訊息，怎地反而回來，不趕去幫表少爺的忙？」小茗道：「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想來，夫人不喜歡表少爺。」那少憤憤的道：「哼，就算不喜歡，終究是自己人。姑蘇慕容氏在外面丟了人，咱們王家就很有光采麼？」小茗不敢接口。

　　那少女在綠竹叢旁走來走去，忽然間看到段譽所種的三株白茶，又見到地下的碎瓷盆，「咦」的一聲，問道：「是誰在這裡種茶花？」

　　段譽更不怠慢，從大石後一閃而出，長揖到地，說道：「小生奉夫人之命，在此種植茶花，衝撞了小姐。」他雖深深作揖，眼睛卻仍是直視，深怕小姐說一句「我不見不相干的男子」，就此轉身而去，又昏過了見面的良機。

　　他一見到那位小姐，耳朵中「嗡」的一聲響，但覺眼前昏昏沉沉，雙膝一軟，不由自主跪倒在地，若不強自撐住，幾乎便要磕下頭去，口中卻終於叫了出來：「神仙姊姊，我……我想得你好苦！弟子段譽拜見師父。」

　　眼前這少女的相貌，便和無量山石洞中的玉像全然的一般無異。那王夫人已然和玉像頗為相似了，畢竟年紀不同，容貌也不及玉像美艷，但眼前這少女除了服飾相異之外，臉型、眼睛、鼻子、嘴唇、耳朵、膚色、身材、手足，竟然沒一處不像，宛然便是那玉像復活。他在夢魂之中，已不知幾千百遍的思念那玉像，此刻眼前親見，真不知身在何處，是人間還是天上？

　　那少女還道他是個瘋子，輕呼一聲，向後退了兩步，驚道：「你……你……」

　　段譽站起身來，他目光一直瞪視著那少女，這時看得更加清楚了些，終於發覺，眼前少女與那洞中玉像畢竟略有不同：玉像冶艷靈動，頗有勾魂攝魄之態，眼前少女卻端莊中帶有稚氣，相形之下，倒是玉像比之眼前這少女更加活些，說道：「自那日在石洞之中，拜見神仙姊姊的仙範，已然自慶福緣非淺，不意今日更親眼見到姊姊容顏。世間真有仙子，當非虛語也！」

　　那少女向小茗道：「他說什麼？他……他是誰？」小茗道：「他就是阿朱、阿碧帶來的那個書獃子。他說會種茶花，夫人倒信了他的胡說八道。」那少女問段譽道：「書獃子，剛才我和她說的話，你都聽見了麼？」

　　段譽笑道：「小生姓段名譽，大理國人氏，非書獃子也。神仙姊姊和這位小茗姊姊的言語，我無意之中都聽到了，不過兩位大可放心，小生決不洩漏片言隻語，擔保小茗姊姊決計不會受夫人責怪便是。」

　　那少女臉色一沉，道：「誰跟你姊姊妹妹的亂叫？你還不認是書獃子，你幾時又見過我了？」段譽道：「我不叫你神仙姊姊，卻叫什麼？」那少女道：「我姓王，你叫我王姑娘就是。」

　　段譽搖頭道：「不行，不行，天下姓王的姑娘何止千千萬萬，如姑娘這般天仙人物，如何也只稱一聲『王姑娘』」可是叫你作什麼呢？那倒為難得緊了。你稱作王仙子嗎？似乎太俗氣。叫你曼陀公主罷？大宋、大理、遼國、吐番、西夏，哪一國沒有公主？哪一個能跟你相比？」

　　那少女聽他口中唸唸有詞，越覺得他呆氣十足，不過聽他這般傾倒備至、失魂落魄的稱讚自己美貌，終究也有點歡喜，微笑道：「總算你運氣好，我媽沒將你的兩隻腳砍了。」

　　段譽道：』令堂夫人和神仙姊姊一般的容貌，只是性情特別了些，動不動就殺人，未免和這神仙體態不稱……」

　　那少女秀眉微蹙，道：「你趕緊去種茶花吧，別在這裡嘮嘮叨叨的，我們還有要緊話要說呢？」神態間便當他是個尋常花匠一般。

　　段譽卻也不以為忤，只盼能多和她說一會話，能多瞧上她幾眼，心想：「要引得她心甘情願的和我說話，只有跟她談論慕容公子，除此之外，她是什麼事也不會放在心上的。」便道：「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寺中高僧好手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大都精通七十二般絕技。這次少林派玄悲大師在大理陸涼州身戒寺中人毒手而死，眾和尚認定是『姑蘇慕容』下的手。慕容公子孤身犯險，可大大不妥。」

　　那少女果真身子一震。段譽不敢直視她臉色，心下暗道：「她為了慕容復這小子而關心掛懷，我見了她的臉色，說不定會氣得流下淚來。」但見到她藕色綢衫的下擺輕輕顫動，聽到她比洞簫還要柔和的聲調問道：「少林寺的和尚為什麼冤枉『姑功慕容』？你可知道麼？你……你快跟我說。」

　　段譽聽她這般低語央求，心腸一軟，立時便想將所知說了出來，轉念又想：「我所知其實頗為有限，只不過玄悲大師身中『韋陀杵」而死，大家說『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天下就只『姑蘇慕容』一家，這些情由，三言兩語便說完了。我只一說完，她便又催我去種茶花，再要尋什麼話題來跟她談談說說，那可不容易了。我得短話長說，小題大做，每天只說這麼一小點兒，東拉西扯，不著邊際，有多長就拖多長，叫她日日來尋我說話，只要尋我不著，那就心癢難搔。」於是咳嗽一聲，說道：「我自己是不會武功的，什麼『金雞獨立』、『黑虎偷心』，最容易的招式也不會一招。但我家裡有一個朋友，姓朱，名叫朱丹臣，外號叫作『筆硯生』，你別瞧他文文弱弱的，好像和我一樣，只道也是個書獃子，嘿，他的武功可真不小。有一天我見他把扇子一放攏，倒了轉來，噗的一聲，扇子柄在一條大漢的肩膀上這麼一點，那條大漢便縮成了團，好似一堆爛泥那樣，動也不會動了。」

　　那少女道：「嗯，這是『清涼扇』法的打穴功夫，第三十八招『透骨扇』，倒轉扇柄，斜打肩貞。這位朱先生是崑崙旁支、三因觀門下的弟子，這一派的武功，用判官筆比用扇柄更是厲害。你說正經的吧，不用跟我說武功。」

　　這一番話若叫朱丹臣聽到了，非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可，那少女不但說出了這一招的名稱手法，連他的師承來歷、武學家數，也都說得清清楚楚。假如另一個武學名家聽了，比如是段譽的伯父段正明、父親段正淳，也要大吃一驚：「怎地這個年輕姑娘，於武學之道見識竟如此淵博精闢？」但段譽全然不會武功，這姑娘輕描淡寫的說來，他也只輕描淡寫的聽著。他也不知這少女所說的對不對，一雙眼只是瞧著她淡淡的眉毛這麼一軒，紅紅的嘴唇這麼一撅，她說得對也好，錯也好，全然的不在意下。

　　那少女問道：「那位朱先生怎麼啦？」段譽指著綠竹旁的一張青石條凳，道：「這事說來話長，小姐請移尊步，到那邊安安穩穩的坐著，然後待我慢慢的稟告。」那少女道：「你這人囉哩囉唆。爽爽快快不成麼？我可沒功夫聽你的。」段譽道：「小姐今日沒空，明日再來找我，那也可以。倘若明日無空，過得幾日也是一樣。只要夫人沒將我的舌頭割去，小姐但有所問，我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那少女左足在地下輕輕一頓，轉過頭不再理他，問小茗道：「夫人還說什麼？」小茗道：「夫人說：『哼，亂子越惹越大了，結上了丐幫的冤家，又成了少林派的對頭，只怕你姑蘇慕容家死……死無葬身之地。』」那少女急道：「媽明知表少爺處境凶險，怎地毫不理會？」小茗道：「是。小姐，怕夫人要找我了，我得去啦！剛才的話，小姐千萬別說是我說的，婢子還想服侍你幾年呢。」那少女道：「你放心好啦。我怎會害你？」小茗告別而去。段譽見她目光中流露恐懼的神氣，心想：「王夫人殺人如草芥，確是令人魂飛魄散。」

　　那少女緩步走到青石凳前，輕輕巧巧的坐了下來，卻並不叫段譽也坐。段譽自不敢貿然坐在她的身旁，但見一株白茶和她相距甚近，兩株離得略遠，美人名花，當真相得益彰，歎道：「『名花傾國兩相歡』，不及，不及。當年李太白以芍葯比喻楊貴妃之美，他若有福見到小姐，就知道花朵雖美，然而無嬌嗔，無軟語，無喜笑，無憂思，那是萬萬不及了。」

　　那少女幽幽的道：「你不停的說我很美，我也不知真不真。」

　　段譽大為奇怪，說道：「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於男子尚且如此，何況如姑娘這般驚世絕艷」想是你一生之中聽到讚美的話太多，也聽得厭了。」

　　那少女緩緩搖頭，目光中露出了寂寞之意，說道：「從來沒人對我說美還是不美，這曼陀山莊之中，除了我媽之外，都是婢女僕婦。她們只知道我是小姐，誰來管我是美是醜？」段譽道：「那麼外面的人呢？」那少女道：「什麼外面的人？」段譽道：「你到外面去，別人見到你這天仙般的美女，難道不驚喜讚歎、低頭膜拜麼？」那少女道：「我從來不到外邊去，到外邊去幹什麼？媽媽也不許我出去。我到姑媽家的『還施水閣』去看書，也遇不上什麼外人，不過是他的幾個朋友鄧大哥、公冶二哥、包三哥、鳳四哥他們，他們……又不像你這般呆頭呆腦的。」說著微微一笑。

　　段譽道：「難道慕容公子……他也從來不說你很美嗎？」

　　那少女慢慢的低下了頭，只聽得瑟的一下極輕極輕的聲響，跟著又是這麼一聲，幾滴眼淚滴在地下的青草上，晶瑩生光，便如是清晨的露珠。

　　段譽不敢再問，也不敢說什麼安慰的話。

　　過了好一會，那少女輕歎一聲，說道：「他……他是很快的，一年到頭，從早到晚，沒什麼空閒的時候。他和我在一起時，不是跟我談論武功，便是談論國家大事。我……我討厭武功。」

　　段譽一拍大腿，叫道：「不錯，不錯，我也討厭武功。我伯父和我爹爹叫我學武，我說什麼也不學，寧可偷偷的逃了出來。」

　　那少女一聲長歎，說道：「我為了要時時見他，雖然討厭武功，但看了拳經刀譜，還是牢牢記在心中，他有什麼地方不明白，我就好說給他聽。不過和我自己卻是不學的。女孩兒家掄刀使棒，總是不雅……」段譽打從心底裡贊出來：「是啊，是啊！像你這樣天下無雙的美人兒，怎能跟人動手動腳，那太也不成話了。啊喲……」他突然想到，這句話可得罪了自己母親。那少女卻沒留心他說些什麼，續道：「那些歷代帝皇將相，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的事，我實在不願知道。可是他最愛談這些，我只好去看這些書，說給他聽。」

　　段譽奇道：「為什麼要你看了說給他聽，他自己不會看麼？」那少女白了他一眼，嗔道：「：你道他是瞎子麼？他不識字麼？」段譽忙道：「不，不！我說他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好不好？」他話是這麼說，心中卻忍不住一酸。

　　那少女嫣然一笑，說道：「他是我表哥。這莊子中，除了姑媽、姑丈和表哥之外，很少有旁人來。但自從我姑丈去世之後，我媽跟姑媽吵翻了。我媽連表哥也不許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天下最好的人。天下的好人壞人，我誰也見不到。」段譽道：「怎不問你爹爹？」

　　那少女道：「我爹爹早故世了，我沒生下來，他就已故世了，我……我從來沒見過他一面。」說著眼圈兒一紅，又是泫然欲涕。

　　段譽道：「嗯，你姑媽是你爹爹的姊姊，你姑丈是你姑媽的丈夫，他……他……他是你姑媽的兒子。」那少女笑了出來，說道：「瞧你這般傻里傻氣的。我是我媽媽的女兒，他是我的表哥。」

　　段譽見逗引得她笑了，甚是高興，說道：「啊，我知道了，想是你表哥很忙，沒功夫看書，因此你就代他看。」那少女道：「也可以這麼說，不過另外還有原因的。我問你，少林寺的和們，為什麼冤枉我表哥殺了他們少林派的人？」

　　段譽見她長長的睫毛上兀自帶著一滴淚珠，心想：「前人云：『梨花一枝春帶雨』，以此比擬美人之哭泣。可是梨花美則美矣，梨樹卻太過臃腫，而且雨後梨花，片片花朵上都是淚水，又未免傷心過份。只有像王姑娘這麼，山茶朝露，那才美了。」

　　那少女笑了一會，見他始終不答，伸手在他手背上輕輕一推，道：「你怎麼了？」段譽全身一震，跳起身來，叫道：「啊喲！」那少女給他嚇了一跳，道：「怎麼？」段譽滿臉通紅，道：「你手指在我手背上一推，我好像給你點了穴道。」

　　那少女睜著圓圓的眼睛，不知他在說笑，說道：「這邊手背上沒有穴道的。『液門』、『中渚』、『陽池』三穴都在掌緣，『前豁』、『養老』兩穴近手腕了，離得更遠。」她說著伸出自己手背來比劃。

　　段譽見到她左手食指如一根蔥管，點在右手雪白嬌嫩的手背之上，突覺喉頭乾燥，頭腦中一陣暈眩，問道：「姑……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那少女微笑道：「你這人真是古里古怪的。好，說給你知道也不打緊。反正我就不說，阿朱、阿碧兩個丫頭也會說的。」伸出手指，在自己手背上畫了三個字：「王語嫣」。

　　段譽叫道：「妙極，妙極！語笑嫣然，和藹可親。」心想：「我把話說在頭裡，倘若她跟她媽媽一樣，說得好端端地，突然也扳起臉孔，叫我去種花，那就跟她的名字不合了。」

　　王語嫣微笑道：「名字總是取得好聽些的。史上那些大奸大惡之輩，名字也是挺美的。曹操不見得有什麼德操，朱全忠更是大大的不忠。你叫段譽，你的名譽很好麼？只怕有點兒沽名……」段譽接口道：「……釣譽！」兩人同聲大笑起來。

　　王語嫣秀美的面龐之上，本來總是隱隱帶著一絲憂色，這時縱聲大笑，歡樂之際，更增嬌麗。段譽心想，「我若能一輩子逗你喜笑顏開，此生復有何求？」

　　不料她只歡喜得片刻，眼光中又出現了那朦朦朧朧的憂思，輕輕的道：「他……他老是一本正經的，從來不跟我說這些無聊的事。唉！燕國、燕國，就真那麼重要麼？」

　　「燕國，燕國」這四個字鑽入段譽耳中，陡然之間，許多本來零零碎碎的字眼，都串聯在一起了：「慕容氏」、「燕子嗚」、「參合莊」、「燕國」……脫口而出：「這位慕容公子，是五胡亂華時鮮卑人慕容氏的後代？他是胡人，不是中國人？」

　　王語嫣點頭道：「是的，他是燕國慕容氏的舊王孫。可是已隔了這幾百年，又何必還念念不忘的記著祖宗舊事？他想做胡人，不做中國人，連中國字也不想識，中國書也不想讀。可是啊，我就瞧不出中國書有什麼不好。有一次我說：『表哥，你說中國書不好，那麼有什麼鮮卑字的書，我倒想瞧瞧。』他聽了就大大生氣，因為壓根兒就沒有鮮卑字的書。」

　　她微微抬起頭，望著遠處緩緩浮動的白雲，柔聲道：「他……他比我大十歲，一直小我是他的小妹妹，以為我除了讀書、除了記書上的武功之外，什麼也不懂。他一直不知道，我讀書是為他讀的，記憶武功也是為他記的。若不是為了他，我寧可養些小雞兒玩玩，或者是彈彈琴，寫寫字。」

　　段譽顫聲道：「他當真一點也不知你……你對他這麼好？」

　　王語嫣道：「我對他好，他當然知道。他待我也是很好的。可是……可是，咱倆就像同胞兄妹一般，他除了正經事情之外，從來不跟我說別的。從來不跟我說起，他有什麼心思。也從來不問我，我有什麼心事。」說到這裡，玉頰上泛起淡淡的紅暈，神態靦腆，目光中流露出羞意。

　　段譽本來想跟她開句玩笑，問她：「你有什麼心事？」但見到她的麗色嬌羞，便不敢唐突佳人，說道：「你也不用老是跟他談論史事武學。詩詞之中，不是有什麼子夜歌、會真詩麼？」此言一出，立即大悔：「就讓她含情脈脈，無由自達，豈不是好？我何必教她法子？當真是傻瓜之至了。」

　　王語嫣更是害羞，忙道：「怎……怎麼可以？我是規規矩矩的閨女，怎可提到這些……這些詩詞，讓表哥看輕了。」

　　段譽噓了口長氣，道：「是，正該如此！」心下暗罵自己：「段譽，你這傢伙不是正人君子。」

　　王語嫣這番心事，從來沒跟誰說過，只是在自己心中千番思量，百遍盤算，今日遇上段譽這個性格隨隨便便之人，不知怎地，竟然對他十分信得過，將心底的柔情蜜意都吐露了出來。其實，她暗中思慕表哥，阿朱、阿碧，以及小茶、小茗、幽草等丫環何嘗不知，只是誰都不說出口來而已。她說了一陣話，心中翻悶稍去，道：「我跟你說了許多不相干的閒話，沒說到正題。少林寺到底為什麼要跟我表哥為難？」

　　段譽眼見再也不能拖延了，只得道：「少林寺的方丈叫做玄慈大師，他有一個師弟叫做玄悲。玄悲大師最擅長的武功，乃是『韋陀杵』。」王語嫣點頭道：「那是少林七十二絕藝中的第四十八門，一有只有十九招杵法，使將出來時卻極為威猛。」

　　段譽道：「這位玄悲大師來到我們大理，在陸涼州的身戒寺中，不知怎地給人打死了，而敵人傷他的手法，正是玄悲大師最擅長的『韋陀杵』。他們說，這種傷人的手法只有姑蘇慕容氏才會，叫做什麼『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王語嫣點頭道：「說來倒也有理。」

　　段譽道：「除了少林派之外，還有別的人也要找慕容氏報仇。」王語嫣道：「還有些什麼人？」段譽道：「伏牛派有個叫做柯百歲的人，他的拿手武功叫做什麼『天靈千碎。』」王語嫣道：「嗯，那是伏牛派百勝軟鞭第廿九招中的第四個變招，雖然招法古怪，卻算不得是上乘武學，只不過是力道十分剛猛而已。」段譽道：「這人也死在『天靈千碎』這一招之下，他的師弟和徒弟，自是要找慕容氏報仇了。」

　　王語嫣沉吟道：「那個柯百歲，說不定是我表哥殺的，玄悲和尚卻一定不是。我表哥不會『韋陀杵』功夫，這門武功難練得很。不過，你如見到我表哥，可別說他不會這門武功，更加不可說是我說的，他聽了一定要大大生氣……」

　　正說到這裡，忽聽得兩人急奔而來，卻是小茗和幽草。

　　幽草臉上神色甚是驚惶，氣急敗壞的道：「小姐，不……不好啦，夫人吩咐將阿朱、阿碧二…」說到這裡，喉頭塞住了，一時說不下去，小茗接著道：「要將她這人的右手砍了，罰她們擅闖曼陀山莊之罪。又說：這兩個小丫頭倘若再給夫人見到，立刻便砍了腦袋。那……那怎麼辦呢？」

　　段譽急道：「王姑娘，你……你快得想個法兒救救她們才好！」

　　王語嫣也甚為焦急，皺眉道：「阿朱、阿碧二女是表哥的心腹使婢，要是傷殘了她們肢體，我如何對得起表哥？幽草，她們在那裡？」幽草和朱、碧二女最是交好，聽得小姐有意相救，登時生出一線希望，忙道：「夫人吩咐將二人送去『花肥房』，我求嚴婆婆遲半個時辰動手，這時趕去求懇夫人，還來得及。」王語嫣心想：「向媽求懇，多半無用，可是除此之外，也別無他法。」當下點了點頭，帶了幽草、小茗二婢便去。

　　段譽瞧著她輕盈的背影，想追上去再跟她說幾句話，但只跨出一步，便覺無話可說，怔怔的站住了，回想適才跟她這番對答，不由得癡了。

　　王語嫣快步來到上房，見母親正斜倚在床上，望著壁上的一幅茶花圖出神，便叫了聲：「媽！」

　　王夫人慢慢轉過頭來，臉上神色嚴峻，說道：「你想跟我說什麼？要是跟慕容家有關，我便不聽。」王語嫣道：「媽，阿朱和阿碧這次不是有意來的，你就饒了她們這一回吧。」王夫人道：「你怎知道她們不是有意來的？我斬了她們的手，你怕你表哥從此不睬你，是不是？」王語嫣眼中淚水滾動，道：「表哥是你的親外甥，你……你何必這樣恨他，就算姑媽得罪了你，你也不用惱恨表哥。」她鼓著勇氣說了這幾句話，但一出口，心中便怦怦亂跳，自驚怎地如此大膽，竟敢出言衝撞母親。

　　王夫人眼光如冷電，在女兒臉上掃了幾下，半晌不語，跟著便閉上了眼睛。王語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不知母親心中在打什麼主意。

　　過了好一陣，王夫人睜開眼來，說道：「你怎知道姑媽得罪了我？她什麼地方得罪了我。」王語嫣聽得她聲調寒冷，一時嚇得話也答不出來。王夫人道：「你說好了。反正你現今年紀大了，不用聽我話啦。」王語嫣又急又氣，流下淚來，道：「媽，你……你這樣恨姑媽家裡，自然是姑媽得罪了你。可是她怎樣得罪了你，你從來不跟我說。現下姑媽也過世啦，你……你也不用再記她的恨了。」王夫人厲聲道：「你聽誰說過沒有？」王語嫣搖搖頭，道：「你從來不許我出去，也不許外人進來，我聽誰說啊？」

　　王夫人輕輕吁了口氣，一直繃緊著的臉登時鬆了，語氣也和緩了些，說道：「我是為你好。世界上壞人太多，殺不勝殺，你年紀輕輕，一個女孩兒家，還是別見壞人的好。」說到這裡，突然間想起一事，說道：「新來那個姓段的花匠，說話油腔滑調，不是好人。要是他跟你說一句話，立時便吩咐丫頭將他殺了，不能讓他說第二句，知不知道？」王語嫣心道：「什麼第一句、第二句，只怕連一百句、二百句也說過了。」

　　王夫人道：「怎麼？似你這等面慈心軟，這一生一世可不知要吃多少虧呢。」她拍掌兩下，小茗了過來。王夫人道：「你傳下話去，有誰和那姓段的花匠多說一句話，兩人一齊都割了舌頭。」小茗神色木然，似乎王夫人所說的乃是宰雞屠犬，應了聲：「是！」便即退下。王夫人向女兒揮手道：「你也去吧！」

　　王語嫣應道：「是。」走到門邊時，停了一停，回頭道：「媽，你饒了阿朱、阿碧，命她們以後無論如何不可再來便是。」王夫人冷冷的道：「我說過的話，幾時有過不作數的，你多說也是無用。」

　　王語嫣咬了咬牙，低聲道：「我知道你為什麼恨姑媽，為什麼討厭表哥。」左足輕輕一頓，便即出房。

　　王夫人道：「回來！」這兩個字說得並不如何響亮，卻充滿了威嚴。王語嫣重又進房，低頭不語。王夫人望著幾上香爐中那彎彎曲曲不住顫動的青煙，低聲道：「嫣兒，你知道了什麼？不用瞞我，什麼都說出來好了。」王語嫣咬著下唇，說道：「姑媽怪你胡亂殺人，得罪了官府，又跟武林中人多結冤家。」

　　王夫人道：「是啊，這是我王家的事，跟他慕容家又有什麼相干？她不過是你爹爹的姊姊，憑什麼來管我？哼，他慕容家幾百年來，就做的是「興復燕國」的大夢，只想聯絡天下英豪，為他慕容家所用，又聯絡又巴結，嘿嘿，這會兒可連丐幫與少林派都得罪下來啦。」

　　王語嫣道：「媽，那少林派的玄悲和尚決不是表哥殺的，他不會使……」剛要說到「韋陀杵」三字，急忙住口，母親一查問這三字的來歷，那段譽難免殺身之禍，轉口道：「……他的武功只怕還夠不上。」

　　王夫人道：「是啊。這會兒他可上少林寺去啦。那些多嘴丫頭們，自然巴巴的趕著來跟你說了。『南慕容，北喬峰』，名頭倒著實響亮得緊。可是一個慕容復，再加上個鄧百川，到少林寺去討得了好嗎？當真是不自量力。」

　　王語嫣走上幾步，柔聲道：』媽，你怎生想法子救他一救，你派人去打個接應好不好？他……他是慕容家的一線單傳。倘若他有甚不測，姑蘇慕容家就斷宗絕代了。」王夫人冷笑道：「姑蘇慕容，哼，慕容家跟我有什麼相干？你姑媽說她慕容家『還施水閣』的藏書，勝過了咱們『琅●（『擐』字的『手』換為『女』旁）玉洞』的，那麼讓她的寶貝兒子慕容復到少林寺去大量威風好了。」揮手道：「出去，出去！」王語嫣道：「媽，表哥……」王夫人厲聲道：「你越來越放肆了！」

　　王語嫣眼中含淚，低頭走了出去，芳心無主，不知如何是好，走到西廂廊下，忽聽得一人低聲問道：「姑娘，怎麼了？」王語嫣抬頭一看，正是段譽，忙道：「你……你別跟我說話。」

　　原來段譽見王語嫣去後，發了一陣呆，迷迷憫憫的便跟隨而來，遠遠的等候，待他從王夫人房中出來，又是身不由主的跟了來。他見王語嫣臉色慘然，知道王夫人沒有答允，道：「就算夫人不答允，咱們也得想個法子。」王語嫣道：「媽沒答人，那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她，她，她……我表哥身有危難，她袖手不理。」越說心中越委屈，忍不住又要掉淚。

　　段譽道：「嗯，慕容公子身有危難……」突然想起一事，問道：「你懂得這麼多武功，為什麼自己不去幫他？」王語嫣睜著烏溜溜的眼珠，瞪視著他，似乎他這句話真是天下再奇怪不過的言語，隔了好一陣，才道：「我……我只懂得武功，自己卻不會使。再說，我怎麼能去？媽是決計不許的。」段譽微笑道：「你母親自然不會准許，可是你不會自己偷偷的走麼？我便曾自行離家出走。後來回得家去，爹爹媽媽也沒怎樣責罵。」

　　王語嫣聽了這幾句話，當真茅塞頓開，雙目一亮，心道：「是啊，我偷著出去幫表哥，就算回來給媽狠狠責打一場，那又有什麼要緊？當真她要殺我，我總也已經幫了表哥。」想到能為了表哥而受苦受難，心中一陣辛酸，一陣甜蜜，又想：「這人說他曾偷偷逃跑，嗯，我怎麼從來沒想過這種事？」

　　段譽偷看她神色，顯是意動，當下極力鼓吹，勸道：「你老是住在曼陀山莊之中，不去瞧瞧外面的花花世界麼？」

　　王語嫣搖頭道：「那有什麼好瞧的？我只是擔心表哥。不過我從來沒練過武功，他當真遇上了凶險，我也幫不上忙。」段譽道：「怎麼幫不上忙？幫得上之至。你表哥跟人動手，你在旁邊說上幾句，大有幫助。這叫作『旁觀者清』。人家下棋，眼見輸了，我在旁指點了幾著，那人立刻就反敗為勝，那還是剛不久之前的事。」王語嫣甚覺有理，但總是鼓不起勇氣，猶豫著：「我從來沒出過門，也不知少林寺在東在西。」

　　段譽立即自告奮勇，道：「我陪你去，一路上有什麼事，一切由我來應付就是。」至於他行走江湖的經歷其實也高明得有限，此刻自然決計不提。

　　王語嫣秀目緊蹙，側頭沉吟，拿不定主意。段譽又問：「阿朱、阿碧她們怎樣了？」王語嫣道：「媽也是不肯相饒。」段譽道：「一不做，二不休，倘若阿朱、阿碧給斬斷了一隻手，你表哥定要怪你，不如就去救了她二人，咱四人立即便走。」王語嫣伸了伸舌頭，道：「這般的大逆不道，我媽怎肯干休？你這人膽子忒也大了！」

　　段譽情知此時除了她表哥之外，再無第二件事能打動他心，當下以退為進，說道：「即然如此，咱們即刻便走，任由你媽媽斬了阿朱、阿碧的一隻手。日後你表哥問起，你只推不知便了，我也決計不洩漏此事。」

　　王語嫣急道：「那怎麼可以？這不是對表哥說謊了麼？」心中大是躊躇，說道：「唉！朱碧二女是他的心腹，從小便服侍他的，要是有甚好歹，他慕容家和我王家的怨可結得更加深了。」左足一頓，道：「你跟我來。」

　　段譽聽後「你跟我來』這四字，當真是喜從天降，一生之中，從未聽見過有四個字是這般好聽的，見她向西北方行去，便跟隨在後。

　　片刻之間，王語嫣已來到一間大石屋外，說道：「嚴媽媽，你出來，我有話跟你說。」

　　只聽得石屋中桀桀怪笑，一個乾枯的聲音說道：「好姑娘，你來瞧嚴媽媽做花肥麼？」

　　段譽首次聽到幽草與小茗她們說起，什麼阿朱、阿碧已給送到了「花肥房」中，當時並沒注意，此刻聽到這陰氣森森的聲音說道「花肥房」三字，心中驀地裡一凜：「什麼『花肥房』？是種花的肥料麼」啊喲，是了，王夫人殘忍無比，將人活生生的宰了，當作茶花的肥料。要是我們已來遲了一步，朱碧二女的右手已給斬下來做了肥料，那便如何是好？」心中怦怦亂跳，臉上登時全無血色。

　　王語嫣道：「嚴媽媽，我媽有事跟你說，請你過去。」石屋裡那女子道：「我正忙著。夫人有什麼要緊事，要小姐親自來說？」王語嫣道：「我媽說……嗯，她們來了沒有？」

　　她一面說，一面走進石屋。只見她阿朱和阿碧二人被綁在兩根鐵柱子上，口中塞了什麼東西，眼淚汪汪的，卻說不出話來，段譽探頭一看，見朱碧二女尚自無恙，先放了一半心，再看兩旁時，稍稍平靜的心又大跳特跳起來。只見一個弓腰曲背的老婆子手中拿著一柄雪亮的長刀，身旁一鍋沸水，煮得直冒水氣。

　　王語嫣道：「嚴媽媽，媽說叫你先放了她們，媽有一件要緊事，要向她們問個清楚。」

　　嚴媽媽轉過頭來，段譽眼見她容貌醜陋，目光中盡量煞氣，兩根尖尖的犬齒露了出來，便似要咬人一口，登覺說不出的噁心難受，只見她點頭道：「好，問明白之後，再送回來砍手。」喃喃自言自語：「嚴媽媽最不愛看的就是美貌姑娘。這兩個小妞兒須得砍斷一隻手，那才好看。我跟夫人說說，該得兩隻手都斬了才是，近來花肥不大夠。」段譽大怒，心想這老婆子作惡多端，不知已殺了多少人，只恨自己手無縛雞之力，否則須當結結實實打她幾個嘴巴，打掉她兩三枚牙齒，這才去放朱碧二女。

　　嚴媽媽年紀雖老，耳朵仍靈，段譽在門外呼吸粗重，登時便給她聽見了，問道：「誰在外邊？」伸頭出來一張，見到段譽，惡狠狠的問道：「你是誰？」段譽笑道：「我是夫人命我種茶花的花兒匠，請問嚴媽媽，有新鮮上好的花肥沒有？」嚴媽媽道：「你等一會，過不多時就有了。」轉過頭來向王語嫣道：「小姐，表少爺很喜歡這兩個丫頭吧？」

　　王語嫣道：「是啊，你還是別傷了她們的好。」嚴媽媽點頭道：「小姐，夫人吩咐，割了兩個小丫頭的右手，趕出莊去，再對她們說：「以後只要再給我見到，立刻砍了腦袋！』是不是？」王語嫣道：「是啊。」她這兩字一出口，立時知道不對，急忙伸手按住了嘴唇。段譽暗暗叫苦：「唉，這小姐，連撒個謊也不會。」

　　幸好嚴媽媽似乎年老糊塗，對這個大破綻全沒留神，說道：「小姐，麻繩綁得很緊，你來幫我解一解。」

　　王語嫣道：「好吧！」走到阿朱身旁，去解縛住她手腕的麻繩，驀然間喀喇一聲響，鐵柱中伸出一根孤形鋼條，套住了她的纖腰，王語嫣「啊」的一聲，驚呼了出來。那鋼條套住在她腰間，尚有數寸空隙，但要脫出，卻是萬萬不能。

　　段譽一驚，忙搶進屋來，喝道：「你幹什麼？快放了小姐。」

　　嚴媽媽嘰嘰嘰的連聲怪笑，說道：「夫人即說再見到兩個小丫頭，立時便砍了腦袋，怎會叫她們去問話？夫人有多少丫頭，何必要小姐親來？這中間古怪甚多。小姐，你在這兒待一會，讓我去親自問過夫人再說。」

　　王語嫣怒道：「你沒上沒下的幹什麼？快放開我！」嚴媽媽道：「小姐，我對夫人忠心耿耿，不敢做半點錯事。慕容家的姑太太實在對夫人不起，說了許多壞話，誹謗夫人的清白名聲，別說夫人生氣，我們做下人的也是恨之入骨。哪一日只要夫人一點頭，我們立時便去掘了姑太太的墳，將她屍骨拿到花肥房來，一般的做了花肥。小姐，我跟你說，姓慕容的沒一個好人，這兩個小丫頭，夫人是定然不會相饒的。但小姐即這麼吩咐，待我去問過夫人再說，倘然確是如此，老婆子再向小姐磕頭陪不是，你用家法板子打老婆子背脊好了。」王語嫣大急，道：「喂，喂，你別去問夫人，我媽要生氣的。」

　　嚴媽媽更無懷疑，小姐定是背了母親弄鬼，為了回護表哥的使婢，假傳號令。她要乘機領功，說道：「很好，很好！小姐稍待片刻，老婆子一會兒便來。」王語嫣叫道：「你別去，先放開我再說。」嚴媽媽那來理她，快步便走出屋去。

　　段譽見事情緊急，張開雙手，攔住她去路，笑道：「你放了小姐，再去請問夫人，豈不是好？你是下人，得罪了小姐，終究不妙。」

　　嚴媽媽瞇著一雙小眼，側過了頭，說道：「你這小子很有點不妥。」一翻手便抓住了段譽的手腕，將他拖到鐵柱邊，扳動機柱，喀的一聲，鐵柱中伸出鋼環，也圈住了他腰。段譽大急，伸右手牢牢抓住她左手手腕，死也不放。

　　嚴媽媽一給他抓住，立覺體中內力源源不斷外洩，說不出的難受，怒喝：「放開手！」她一出聲呼喝，內力外洩更加快了，猛力掙扎，脫不開段譽的掌握，心下大駭，叫道：「臭小子……你幹什麼，快放開我。」

　　段譽和她醜陋的臉孔相對，其間相距不過數寸。他背心給鐵柱頂住了，腦袋無法後仰，眼見她既黃且髒的利齒似乎便要來咬自己咽喉。又是害怕，又想作嘔，但知此刻千鈞一髮，要是放脫了她，王語嫣固受重責，自己與朱碧二女更將性命不保，只有閉上眼睛不去瞧她。

　　嚴媽媽道：「你……你放不放我？」語聲已有氣無力。段譽最初吸取無量劍七弟子的內力需時甚久，其後更得了不少高手的部份內力，他內力越強，北冥神功的吸力也就越大，這時再吸嚴媽媽的內力，那只片刻之功。嚴媽媽雖然凶悍，內力卻頗有限，不到一盞茶時分，已然神情委頓，只上氣不接下氣的道：「放……開我，放……放……放手……」

　　段譽道：「你開機括先放我啊。」嚴媽媽道：「是，是！」蹲下身來，伸出右手去撥動藏在桌子底下的機括，喀的一響，圈在段譽腰間的鋼環縮了回去。段譽指著王語嫣和朱碧二女，命她立即放人。

　　嚴媽媽伸指去扳扣住王語嫣的機括，扳了一陣，竟紋絲不動。段譽怒道：「你還不快放了小姐？」嚴媽媽愁眉苦臉的道：「我……半分力氣也沒有了。」

　　段譽伸手到桌子底下，摸到了機鈕用力一扳，喀的一聲，圈在王語嫣腰間的鋼環緩緩縮進鐵柱之中。段譽大喜，但右手兀自不敢就此鬆開嚴媽媽的手腕，拾起地下長刀，挑斷了縛在阿碧手上的麻繩。

　　阿碧按過刀來，割開阿朱手上的束縛。兩人取出口中的麻核桃，又驚又喜，半響說不出話來。

　　王語嫣向段譽瞪了幾眼，臉上神色又是詫異，又有些鄙夷，說道：「你怎麼會使『化功大法』？這等污穢的功夫，學來幹什麼？」

　　段譽搖頭道：「我這不是『化功大法。』」心想如從頭述說，一則說來話長，二則她未必入信，不如隨口捏造個名稱，便道：「這是我大理段氏家傳的『六陽融雪功』，是從一陽指和六脈神劍中變化出來的，和化功大法一正一邪，一善一惡，全然的不可同日而語。」

　　王語嫣登時便信了，嫣然一笑，說道：「對不起，那是我孤陋寡聞。大理段氏的一陽指和六脈神劍我是久仰的了，『六陽融雪功』卻是今日第一次聽到。日後還要請教。」

　　段譽聽得美人肯向自己求教，自是求之不得，忙道：「小姐但有所詢，自當和盤托出，不敢於有半點藏私。」

　　阿朱和阿碧萬萬料不到段譽會在這緊急關頭趕到相救，而見他和王小姐談得這般投機，更是大感詫異。阿朱道：「姑娘，段公子，多謝你們兩位相救。我們須得帶了這嚴媽媽去，免得她洩漏機密。」

　　嚴媽媽大急，心想給這小丫頭帶了去，十九性命難保，叫道：「小姐，小姐，慕容家的姑太太說夫人偷漢子，說你……」阿朱左手捏住她面頰，右手便將自己嘴裡吐出來的麻核桃塞入她口中。

　　段譽笑道：「妙啊，這是慕容門風，叫作『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王語嫣道：「我跟你們一起去，去瞧瞧他……」說著滿臉紅暈，低聲道：「瞧瞧他……他怎樣了。」她一直猶豫難決，剛才一場變故卻幫她下了決心。

　　阿朱喜道：「姑娘肯去援手，當真再好也沒有了。那麼這嚴媽即也不用帶走啦。」二女拉過嚴媽媽，推到鐵柱之旁，扳動機括，用鋼環圈住了她。四人輕輕帶上了石屋的石門，快步走向湖邊。

　　幸好一路上沒撞到莊上婢僕，四人上了朱碧二女劃來的小船，扳漿向湖中劃去。阿朱、阿碧、段譽三人一齊扳漿，直到再也望不見曼陀山莊花樹的絲毫影子，四人這才放心。但怕王夫人駛了快船追來，仍是手不停劃。

　　劃了半天，眼見天色向晚，湖上煙霧漸濃，阿朱道：「姑娘，這兒離婢子的下處較近，今晚委出你暫住一宵，再商量怎生去尋公子，好不好？」王語嫣道：「嗯，就是這樣。」她離曼陀山莊越遠，越是沉默。

　　段譽見湖上清風拂動的衫子，黃昏時分，微有寒意，心頭忽然感到一陣淒涼之意，初出來時的歡樂心情漸漸淡了。

　　又劃良久，望出來各人的眼鼻都已朦朦朧朧，只見東首天邊有燈火閃爍。阿碧道：「那邊有燈火處，就是阿朱姊姊的聽香水榭。」小船向著燈火直劃。段譽忽想：「此生此世，只怕再無今晚之情，如此湖上泛舟，若能永遠到不了燈火處，豈不是好？」突然間眼前一亮，一顆大流星從天邊劃過，拖了一條長長的尾巴。

　　王語嫣低聲說了句，段譽卻沒聽得清楚。黑暗之中，只聽她幽幽歎了口氣。阿碧柔聲道：「姑娘放心，公子這一生逢凶化吉，從來沒遇到過什麼危難。」王語嫣道：「少林寺享名數百年，畢竟非同小可。但願寺中高僧明白道理，肯聽表哥分說，我就只怕……就只怕表哥脾氣大，跟少林寺的和尚們言語衝突起來，唉……」她頓了一頓，輕輕的道：「每逢天上飛過流星，我這願總是許不成。」

　　江南自來相傳，當流星橫過天空之時，如有人能在流星消失前說一個願望，則不論如何為難之事，都能如意稱心。但流星總是一閃即沒，許願者沒說得幾個字，流星便已不見。千百年來，江南的小兒女不知因此而懷了多少夢想，遭了多少失望。王語嫣雖於武學所知極多，那兒女情懷，和尋常的農家女孩、湖上姑娘也沒什麼分別。

　　段譽聽了這句話，心中又是一陣難過。明知她所許的願望必和慕容公子有關，定時祈求他平安無恙，萬事順遂。驀地想起：「在這世界上，可也有哪一個少女，會如王姑娘這般在暗暗為我許願麼？婉妹從前愛我甚深，但她既知我是她的兄長之後，自當另有一番心情。這些日子中不知她到了何處？是否愚上了如意郎君？鍾靈呢？她知不知我是她的親哥哥？就算不知，她偶爾想到我之時，也不過心中一動，片刻間便拋開了，決不致如王姑娘這般，對她意中人如此銘心刻骨的思念。」

　　（第十二回完）

## 第13章 水榭聽香　指點群豪戲

　　小船越劃越近，阿朱忽然低聲道：「阿碧，你瞧，這樣子有點兒不對。」阿碧點頭道：「嗯，怎麼點了這許多燈？」輕笑了兩聲，說道：「阿朱阿姊，你家裡在鬧元宵嗎？這般燈燭輝煌的，說不定他們是在給你做生日。」阿朱默不作聲，只是凝望湖中的點點燈火。

　　段譽遠遠望去，見一個小洲上八九間房屋，其中兩座是樓房，每間房子窗中都有燈火映出來，他心道：「阿朱所住之處叫做『聽香水榭』，想來和阿碧的『琴韻小築』差不多。聽香水榭中處處紅燭高燒，想是因為阿朱姊姊愛玩熱鬧。」

　　小船離聽香水榭約莫里許時，阿朱停住了槳，說道：「王姑娘，我家裡來了敵人。」王語嫣吃了一驚，道：「什麼？來了敵人？你怎知道？是誰？」阿朱道：「是什麼敵人，那可不知。不過你聞啊，這般酒氣薰天的，定是許多惡客亂攪出來的。」王語嫣和阿碧用力嗅了幾下，都嗅不出什麼。段譽辨得出的只是少女體香，別的也就與常人無異。

　　阿朱的鼻子卻特別靈敏，說道：「糟啦，糟啦！他們打翻了我的茉莉花露、玫瑰花露，啊喲不好，我的寒梅花露也給他們糟蹋了……」說到後來，幾乎要哭出聲來。

　　段譽大是奇怪，問道：「你眼睛這麼好，瞧見了麼？」阿朱哽咽道：「不是的。我聞得到。我花了很多心思，才浸成了這些花露，這些惡客定是當酒來喝了！」阿碧道：「阿朱姊姊，怎麼辦？咱們避開呢，還是上去動手？」阿朱道：「不知敵\*是不是很厲害……」段譽道：「不錯，倘若厲害呢，那就避之則吉。如是一些平庸之輩，還是去教訓教訓他們的好，免得阿朱姊姊的珍物再受損壞。」阿朱心中正沒好氣，聽他這幾句話說了等於沒說，便道：「避強欺弱，這種事誰不會做？你怎知敵人很厲害呢，還是平庸之輩？」段譽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阿朱道：「咱們這就過去瞧個明白，不過大夥兒得先換套衣衫，扮成了漁翁、漁婆兒一般。」她手指東首，說道：「那邊所住的打漁人家，都認得我的，咱們借衣裳去。」段譽拍手笑道：「妙極，妙極！」阿朱木槳一扳，便向東邊劃去，想到喬裝改扮，便即精神大振，於家中來了敵人之事也不再如何著惱了。

　　阿朱先和王語嫣、阿碧到漁家借過衣衫換了。她自己扮成個老漁婆，王語嫣和阿碧則扮成了中年漁婆，然後再喚段譽過去，將他裝成個四十來歲的漁人。阿朱的易容之術當真巧妙無比，拿些麵粉泥巴，在四人臉上這裡塗一塊，那邊粘一點，霎時之間，各人的年紀、容貌全都大異了。她又借了漁舟、漁網、釣桿、活魚等等，劃了漁舟向聽香水榭駛去。

　　段譽、王語嫣等相貌雖然變了，聲音舉止卻處處露出破綻，阿朱那喬裝的本事，他們連一成都學不上。王語嫣笑道：「阿朱，什麼事都由你出頭應付，我們只好裝啞巴。」阿朱笑道：「是了，包你不拆穿便是。」

　　漁舟緩緩駛到水榭背後。段譽只見前後左右處處都是楊柳，但陣陣粗暴的轟叫聲不斷從屋中傳出來。這等叫嚷吆喝，和週遭精巧幽雅的屋宇花木實是大大不稱。

　　阿朱歎了一口氣，十分不快。阿碧在她耳邊道：「阿朱阿姊，趕走了敵人之後，我來幫你收作。」阿朱捏了捏她的手示謝。

　　她帶著段譽等三人從屋後走到廚房，見廚師老顧忙得滿頭大汗，正不停口的向鑊中吐唾沫，跟著雙手連搓，將污泥不住搓到鑊中。阿朱又好氣、又好笑，叫道：「老顧，你在幹什麼？」老顧嚇了一跳，驚道：「你……你……」阿朱笑道：「我是阿朱姑娘。」老顧大喜，道：「阿朱姑娘，來了好多壞人，逼著我燒菜做飯，你瞧！」一面說，一面擤了些鼻涕拋在菜中，吃吃的笑了起來。阿朱皺眉道：「你燒這般髒的菜。」老顧忙道：「姑娘吃的菜，我做的時候一雙手洗得乾乾淨淨。壞人吃的，那是有多髒，便弄多髒。」阿朱道：「下次我見到你做的菜，想起來便噁心。」老顧道：「不同，不同，完全不同。」阿朱雖是慕容公子的使婢，但在聽香水榭卻是主人，另有婢女、廚子、船夫、花匠等服侍。

　　阿朱問道：「有多少敵人？」老顧道：「先來的一夥有十八九個，後來的一夥有二十多個。」阿朱道：「有兩伙麼？是些什麼人？什麼打扮？聽口音是哪裡人？」老顧罵道：「操他伊啦娘……」罵人的言語一出口，急忙伸手按住嘴巴，甚是惶恐，道：「阿朱姑娘，老顧真該死。我……我氣得糊塗了，這兩起壞人，一批是北方蠻子，瞧來都是強盜。另一批是四川人，個個都穿白袍，也不知是啥路道。」阿朱道：「他們來找誰？有沒傷人？」老顧道：「第一批強盜來找老爺，第二批怪人來找公子爺。我們說老爺故世了，公子爺不在，他們不信，前前後後的大搜了一陣。莊上的丫頭都避開了，就是我氣不過，操……」本來又要罵人，一句粗話到得口邊，總算及時縮回。阿朱等見他左眼烏黑，半邊臉頰高高腫起，想是吃下幾下狠的，無怪他要在菜餚中吐唾沫、擤鼻涕，聊以洩憤。

　　阿朱沉吟道：「咱們得親自去瞧瞧，老顧也說不明白。」帶著段譽、王語嫣、朱碧三人從廚房側門出去，經過了一片茉莉花壇，穿過兩扇月洞門，來到花廳之外。離花廳後的門窗尚有數丈，已聽得廳中一陣陣喧嘩之聲。

　　阿朱悄悄走近，伸指甲挑破窗紙，湊眼向裡張望。但見大廳上燈燭輝煌，可是只照亮了東邊的一面，十八九個粗豪大漢正在放懷暢飲，桌上杯盤狼藉，地下椅子東倒西歪，有幾人索性坐在桌上，有的手中抓著雞腿、豬蹄大嚼。有的揮舞長刀，將盤中一塊塊牛肉用刀尖挑起了往口裡送。

　　阿朱再往西首望去，初時也不在意，但多瞧得片刻，不由得心中發毛，背上暗生涼意，但見二十餘人都身穿白袍，肅然而坐，桌上只點了一根蠟燭，燭光所及不過數尺方圓，照見近處那六七人個個臉上一片木然，既無喜容，亦無怒色，當真有若殭屍，這些人始終不言不動的坐著，若不是有幾人眼珠偶爾轉動，真還道個個都是死人。

　　阿碧湊近身去，握住阿朱的手，只覺她手掌冷冰冰地，更微微發顫，當下也挑破窗紙向裡張望，她眼光正好和一個蠟黃臉皮之人雙目相對，那人半死不活的向她瞪了一眼，阿碧吃了一驚，不禁「啊」的一聲低呼。

　　砰砰兩聲，長窗震破，四個人同時躍出，兩個是北方大漢，兩個是川中怪客，齊聲喝問：「是誰？」

　　阿朱道：「我們捉了幾尾鮮魚，來問老顧要勿要。今朝的蝦兒也是鮮龍活跳的。」她說的是蘇州土白，四條大漢原本不懂，但見四人都作漁人打扮，手中提著的魚蝦不住跳動，不懂也就懂了。一條大漢從阿朱手裡將魚兒搶過去。大聲叫道：「廚子，廚子，拿去做醒酒湯喝。」另一個大漢去接段譽手中的鮮魚。

　　那兩個四川人見是賣魚的，不再理會，轉身便回入廳中。阿碧當他二人經過身旁時，聞到一陣濃烈的男人體臭，忍不住伸手掩住鼻子。一個四川客一瞥之間見到她衣袖褪下，露出小臂膚白勝雪，嫩滑如脂，疑心大起：一個中年魚婆，肌膚怎會如此白嫩？」反手一把抓住阿碧，問道：「格老子的，你幾歲？」阿碧吃了一驚，反手甩脫他手掌：「說道：「你做啥介？動手動腳的？」她說話聲音嬌柔清脆，這一甩又出手嬌捷，那四川客只覺手臂酸麻，一個踉跪，向外躍了幾步。

　　這麼一來，底細登時揭穿，廳外的四人同聲喝問，廳中又湧出十餘人來，將段譽等團團圍住。一條大漢伸手去扯段譽的鬍子，假須應手而落。另一個漢子要抓阿碧，被阿碧斜身反推，躍倒在地。

　　眾漢子更在聲吵嚷起來：「是奸細，是奸細！」「喬裝假扮的賊子！」「快吊起來拷打！」擁著四人走進廳內，向東首中坐的老者稟報道：「姚寨主，拿到了喬裝的奸細。」

　　那老者身材魁梧雄偉，一部花白鬍子長至胸口，喝道：「哪裡來的奸細？裝得鬼鬼崇崇的，想幹什麼壞事？」

　　王語嫣道：「扮作老太婆，一點也不好玩，阿朱，我不裝啦。」說著伸手在臉上擦了幾下，泥巴和麵粉堆成的滿臉皺紋登時紛紛跌落，眾漢子見到一個中年漁婆突然變成了一個美麗絕倫的少女，無不目瞪口呆，霎時間大廳中鴉雀無聲，坐在西首一眾四川客的目光也都射在她身上。

　　王語嫣道：「你們都將喬裝去了吧。」向阿碧笑道：「都是你不好，洩漏了機關。」阿朱、阿碧、段譽三人當下各處除去了臉上的化裝。眾人看看王語嫣，又看看阿朱、阿碧，想不到世間竟有這般粉裝玉琢似的姑娘。

　　隔了好一陣，那魁梧老者才問：「你們是誰？到這裡來幹什麼？」阿朱笑道：「我是這裡主人，竟要旁人問我到這裡來幹什麼，豈不奇怪？你們是誰？到這裡來幹什麼？」那老者點頭道：「嗯，你是這裡的主人，那好極了。你是慕容家的小姐？慕容博是你爹爹吧？」阿朱微笑道：「我只是個丫頭，怎有福氣做老爺的女兒？閣下是誰？到此何事？」那老者聽她自稱是個丫頭，意似不信，沉吟半響，才道：「你去請主人出來，我方能告知來意。」阿朱道：「我們老主人故世了，少主人出門去了，閣下有何貴幹，就跟我說好啦。閣下的姓名，難道不能示知麼？」那老者道：「嗯，我是雲州秦家寨的姚寨主，姚伯當便是。」阿朱道：「久仰，久仰。」姚伯當笑道：「你一個小小姑娘，久仰我什麼？」

　　王語嫣道：「雲州秦家寨，最出名的武功是五虎斷門刀，當年秦公望前輩自創這斷門刀六十四招後，後人忘了五招，聽說只有五十九招傳下來。姚寨主，你學會的是幾招？」蕌姚伯當大吃一驚，衝口而出：「我秦家寨五虎斷門刀原有六十四招，你怎麼知道？」王語嫣道：「書上是這般寫的，那多半不錯吧？缺了的五招是『白虎跳澗』、『一嘯風生』、『剪撲自如』、『雄霸群山』，那第五招嘛，嗯，是『伏象勝獅』，對不對？」

　　姚伯當摸了摸鬍鬚，本門刀法中有五招最精要的招數失傳，他是知道的，但這五招是什麼招數，本門之中卻誰也不知。這時聽她侃侃而談，又是吃驚，又是起疑，對她這句問話卻答不上來。

　　西首白袍客中一個三十餘歲的漢子陰陽怪氣的道：「秦家寨五虎斷門刀少了那五招，姚寨主貴人事忙，已記不起啦。這位姑娘，跟慕容博慕容先生如何稱呼？」王語嫣道：「慕容老爺子是我姑丈。閣下尊姓大名？」那漢子冷笑道：「姑娘家學淵源，熟知姚家寨主的武功家數。在下的來歷，倒要請姑娘猜上一猜。」王語嫣微笑道：「那你得顯一下身手才成。單憑幾句說話，我可猜不出來。」

　　那漢子點頭道：「不錯。」左手伸入右手衣袖，右手伸入左手衣袖，便似冬日籠手取暖了一般，隨即雙手伸出，手中已各握了一柄奇形兵刃，左手是柄六七寸長的鐵錐，錐尖卻曲了兩曲，右手則是個八角小錘，錘柄長僅及尺，錘頭還沒常人的拳頭大，兩件兵器小巧玲瓏，倒像是孩童的玩具，用以臨敵，看來全無用處。東首的北方大漢見了這兩件古怪兵器，當下便有數人笑出聲來。一個大漢笑道：「川娃子的玩竟兒，也拿出來丟人現眼！」西首眾人齊向他怒目而視。

　　王語嫣道：「嗯，你這是『雷公轟』，閣下想必長於輕功和暗器了。書上說『雷公轟』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獨門兵刃，『青』字九打，『城』字十八破，奇詭難測。閣下多半是複姓司馬？」

　　那漢子一直臉色陰沉，聽了她這幾句話，不禁聳然動容，和他身旁三名副手面面相覷，隔了半響，才道：「姑蘇慕容氏於武學一道淵博無比，果真名不虛傳。在下司馬林。請問姑娘，是否『青』字真有九打，『城』字真有十八破？」

　　王語嫣道：「你這句話問得甚好。我以為『青』字稱作十打較妥，鐵菩提和鐵蓮子外形雖似，用法大大不同，可不能混為一談。至於『城』字的十八破，那『破甲』、『破盾』、『破牌』三種招數無甚特異之處，似乎故意拿來湊成十八之靈敏，其實可以取消或者合併，稱為十五破或十六破，反而更為精要。」

　　司馬林只聽得目瞪口呆，他的武功『青』字只學會了七打，鐵蓮子和鐵菩提的分別，全然不知；至於破甲、破盾、破牌三種功夫，原是他畢生最得意的武學，向來是青城派的鎮山絕技，不料這少女卻說盡可取消。他先是一驚，隨即大為惱怒，心道：「我的武功、姓名，慕容家自然早就知道了，他們想折辱於我，便編了這樣一套鬼話出來，命一個少女來大言炎炎。」當下也不發作，只道：「多謝姑娘指教，令我茅塞頓開。」微一沉吟間，向他左首的副手道：「諸師弟，你不妨向這位姑娘領教領教。」

　　那副手諸保昆是個滿臉麻皮的醜陋漢子，似比司馬林還大了幾歲，一身白袍之外，頭上更用白布包纏，宛似滿身喪服，於朦朧燭光之下更顯得陰氣森森。他站起身來，雙手在衣袖中一拱，取出的也是一把短錐，一柄小錘，和司馬林一模一樣的一套「雷公轟」，說道：「請姑娘指點。」

　　旁觀眾人均想：『你的兵刃和那司馬林全無分別，這位姑娘既識得司馬林的，難道就不識得你的？」王語嫣也道：「閣下既使這『雷公轟』，自然也是青城一派了。」司馬林道：「我這諸師弟是帶藝從師。本來是哪一門哪一派，卻要考較考較姑娘的慧眼。」心想：「諸師弟原來的功夫門派，連我也不大瞭然，你要是猜得出，那可奇了，」王語嫣心想：「這倒確是個難題。」

　　她尚未開言，那邊秦家寨的姚伯當搶著說道：「司馬掌門，你要人家姑娘識出你師弟的本來面目，那有什麼意思？這豈不是沒趣之極麼？」司馬林愕然道：「什麼沒趣之極？」姚伯當笑道：「令師弟現下滿臉密圈，雕琢得十分精細。他的本來面目嘛，自然就沒這麼考究了。」東首眾大漢盡皆轟聲大笑。

　　諸保昆生平最恨人嘲笑他的麻臉，聽得姚伯當這般公然譏嘲，如何忍耐得住？也不理姚伯當是北方大豪、一寨之主，左手鋼錐尖對準了他胸膛，右手小錘在錐尾一出，嗤的一聲急響，破空聲有如尖嘯，一枚暗器向姚伯當胸口疾射過去。

　　秦家寨和青城派一進聽香水榭，暗中便較上了勁，雙方互不為禮，你眼睛一瞪，我鼻孔一哼，倘若王語嫣等不來，一場架多半已經打上了。姚伯當出口傷人，原是意在挑釁，但萬萬想不到對方說幹就幹，這暗器竟來得如此迅捷，危急中不及拔刀擋格，左手搶過身邊桌上的燭台，看準了暗器一擊。噹的一聲響，暗器向上射去，拍的一下，射入梁中，原來是根三寸長的鋼針。鋼針雖短，力道卻十分強勁，姚伯當左手虎口一麻，燭台掉在地下，嗆啷啷的直響。

　　秦家寨群盜紛紛拔刀，大聲叫嚷：「暗器傷人麼？」「算是哪一門子的英雄好漢？」不要臉，操你奶奶的雄！」一個大胖子更滿口污言穢語，將對方的祖宗十八代都罵上了。青城派眾人卻始終陰陽怪氣的默不作聲，對秦家寨群盜的叫罵宛似不聞不見。

　　姚伯當適才忙亂中去搶燭台，倉卒之際，原是沒有拿穩，但以數十年的功力修為，竟給小小一枚鋼針打落了手中物事，以武林中的規矩而論，已是輸了一招，心想：「對方的武功頗有點邪門，聽那小姑娘說，青城派有什麼青字九打，似乎都是暗青子的功夫，要是不小心在意，怕要吃虧。」當下揮手止住屬下群盜叫鬧，笑道：「諸兄弟這一招功夫俊得很，可也陰毒得很哪！那叫什麼名堂？」

　　諸保昆嘿嘿冷笑，並不答話。

　　秦家寨的大胖子道：「多半叫作『不要臉皮，暗箭傷人！』」另一個中年人笑道：「人家本來是不要臉皮了嘛。這一招的名稱很好，名副其實，有學問，有學問！」言語之中，又是取笑對方的麻臉。

　　王語嫣搖了搖頭，柔聲道：「姚寨主，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姚伯當道：「怎麼？」王語嫣道：「任誰都難保有病痛傷殘，小時候不小心摔一跤，說不定便跌跛了腿，跟人交手，說不定便丟了一手一目。武林中的朋友們身上有什麼拐傷，那是平常之極的事，是不是？」姚伯當只得點了點頭。王語嫣又道：「這位諸爺幼時患了惡疾，身上有些疤痕，那有什麼可笑？男子漢大丈夫，第一論人品心腸，第二論才幹事業，第三論文學武功。臉蛋兒俊不俊，有什麼相干？」

　　姚伯當不由得啞口無言，哈哈一笑，說道：「小姑娘的言語倒也有些道理。這麼說來，是老夫取笑諸兄弟的不是了。」

　　王語嫣然一笑，道：「老爺子坦然自認其過，足見光明磊落。」轉臉向諸保昆搖了搖頭，道：「不行的，那沒有用。」說這句話時，臉上神情又溫柔，又同情，便似是一個做姊姊的，看到小兄弟忙得滿頭大汗要做一件力所不勝的事，因此出言規勸一般，語調也甚是親切。

　　諸保昆聽她說武林中人身上有何損傷乃是家常便飯，又說男子漢大丈夫當以品格功業為先，心中甚是舒暢，他一生始終為一張麻臉而鬱鬱不樂，從來沒聽人開解得如此誠懇，如此有理，待聽她最後說「不行的，那沒有用」，便問：「姑娘說什麼？」心想：「她說我這『天王補心針』不行麼？沒有用麼？她不知我這錐中共有一十二枚鋼針。倘若不停手的擊錘連發，早就要了這老傢伙的性命。只是在司馬林之前，卻不能洩漏了機關。」

　　只聽得王語嫣道：「你這『天王補心針』，果然是一門極霸道的暗器……」諸保昆身子一震，「哦」一聲。司馬林和另外兩個青城派高手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什麼？」諸保昆臉色已變，說道：「姑娘錯了，這不是天王補心針。這是我們青城派的暗器，是『青」字第四打的功夫，叫做『青蜂釘』」。

　　王語嫣微笑道：「『青蜂釘』的外形倒是這樣的。你發這天王補心針，所用的器具、手法，確和青蜂釘完全一樣，但暗器的本質不在外形和發射的姿式，而在暗器的勁力和去勢。大家發一枚鋼鏢，少林派有少林派的手勁，崑崙派有崑崙派的手勁，那是勉強不來的。你這是……」

　　諸保昆眼光中陡然殺氣大盛，左手的鋼錐倏忽舉到胸前，只要錘子在錐尾這麼一擊，立時便有鋼針射向王語嫣。旁觀眾人中倒有一半驚呼出聲，適才見他發針射擊姚伯當，去勢之快，勁道之強，暗器中罕有其匹，顯然那鋼錐中空，裡面裝有強力的機簧，否則決非人力之所能，而錐尖彎曲，更使人決計想不到可由此中發射暗器，誰知錐中空管卻是筆直的。虧得姚伯當眼明手快，這才逃過了一劫，倘若他再向王語嫣射出，這樣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如何閃避得過？但諸保昆見她如此麗質，畢竟下不了殺手，又想到她適才為己辨解，心存感激，喝道：「姑娘，你別多嘴，自取其禍。」

　　就在此時，一人斜身搶過擋在王語嫣之前，卻是段譽。

　　王語嫣微道：「段公子，多謝你啦。諸大爺，你不下手殺我，也多謝你。不過你就算殺了我，也沒用的。青城、蓬萊兩派世代為仇。你所圖謀的事，八十餘年之前，貴派第七代掌門人海風子道長就曾試過了。他的才幹武功，只怕都不在你之下。」

　　青城派眾人聽了這幾句話，目光都轉向諸保昆，狠狠瞪視，無不起疑：「難道他竟是我們死對頭蓬萊派的門下，到本派臥底來的？怎地他一口四川口音，絲豪不露山東鄉談？」

　　原來山東半島上的蓬萊派雄長東海，和四川青城派雖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但百餘年前兩派高手結下了怨仇，從此輾轉報復，仇殺極慘。兩派各有絕藝，互相克制，當年雙方所以結怨生仇，也就是因談論武功而起。經過數十場大爭鬥、大仇殺，到頭來蓬萊固然勝不了青城，青城也勝不了蓬萊。每鬥到慘烈處，往往是雙方好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

　　王語嫣所說的海風子乃是蓬萊派中的傑出人才。他細細參究兩派武功的優劣長短，知道憑著自己的修為，要在這一代中蓋過青城，那並不難，但日後自己逝世，青城派中出了聰明才智之士，便又能蓋過本派。為求一勞永逸，於是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混入青城派中偷學武功，以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可是那弟子武功沒學全，便給青城派發覺，即行處死。這麼一來，雙方仇怨更深，而防備對方偷學本派武功的戒心，更是大增。

　　這數十年中，青城派規定不收北方人為徒，只要帶一點兒北方口音，別說他是山東人，便是河北、河南、山西、陝西，也都不收。後來規矩更加嚴了，變成非川人不收。

　　「青蜂釘」是青城派的獨門暗器，「天王補心針」則是蓬萊派的功夫。諸保昆發的明明是「青蜂釘」，王語嫣卻稱之為「天王補心針」，這一來青城派上下自是大為驚懼。要知蓬萊派和青城派一般的規矩，也是嚴定非山東人不收，其中更以魯東人為佳，甚至魯西、魯南之人，要投入蓬萊派也是千難萬難。一個人喬裝改扮，不易露出破綻，但說話的鄉音語調，一千句話中總難免洩漏一句。諸保昆出自川西灌縣諸家，那是西川的世家大族，怎地會是蓬萊派的門下？各人當真做夢也想不到。司馬林先前要王語嫣猜他的師承來歷，只不過出個題目難難這小姑娘，全無懷疑諸保昆之意，哪知竟得了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答案。

　　這其中吃驚最甚的，自然是諸保昆了。原來他師父叫作都靈道人，年青時曾吃過青城派的大虧，處心積慮的謀求報復，在四川各地暗中窺視，找尋青城派的可乘之隙。這一年在灌縣見到了諸保昆，那時他還是個孩子，但根骨極佳，實是學武的良材，於是籌劃到一策。他命人扮作江洋大盜，潛入諸家，綁住諸家主人，大肆劫掠之後，拔刀要殺了全家滅口，又欲姦淫諸家的兩個女兒。都靈子早就等在外面，直到千鈞一髮的最危急之時，這才挺身而出，逐走一群假盜，奪還全部財物，令諸家兩個姑娘得保清白。諸家的主人自是千恩萬謝，感激涕零。

　　都靈子動以言辭，說道：「若無上乘武藝，縱有萬貫家財，也難免為歹徒所欺，這群盜賊武功不弱，這番受了挫折，難免不捲土重來。」那諸家是當地身家極重的世家，眼見家中所聘的護院武師給盜賊三拳兩腳便即打倒在地，聽說盜賊不久再來，嚇得魂飛天外，苦苦哀求都靈子住下。都靈子假意推辭一番，才勉允所請，過不多時，便引得諸保昆拜之為師。

　　都靈子除了刻意與青城派為仇之外，為人倒也不壞，武功也甚了得。他囑咐諸家嚴守秘密，暗中教導諸保昆練武，十年之後，諸保昆已成為蓬萊派中數一數二的人物。這都靈子也真耐得，他自在諸府定居之後，當即扮作啞巴，自始至終，不與誰交談一言半話，傳授諸保昆功夫之時，除了手腳比劃姿式，一切指點講授全是用筆書寫，絕不吐出半句山東鄉談。因此諸保昆雖和他朝夕相處十年之久，一句山東話也沒聽見過。

　　待得諸保昆武功大成，都靈子寫下前因後果，要弟子自決，那假扮盜賊一節，自然隱瞞不提。在諸保昆心中，師父不但是全家的救命恩人，這十年來，更待己恩澤深厚，將全部蓬萊派的武功傾囊相授，早就感激無已，一明白師意，更無半分猶豫，立即便去投入青城派掌門司馬衛的門下。這司馬衛，便是司馬林的父親。

　　其時諸保昆年紀已經不小，兼之自稱曾跟家中護院的武師練過一些三腳貓的花拳繡腿，司馬衛原不肯收。但諸家是川西大財主，有錢有勢，青城派雖是武林，終究在川西生根，不願與當地豪門失和，再想收一個諸家的子弟為徒，頗增本派聲勢，就此答允了下來。待經傳藝，發覺諸保昆的武功著實不錯，盤問了幾次，諸保昆總是依著都靈子事先的指點，捏造了一派說辭以答。司馬衛礙著他父親的面子，也不過份追究，心想這等富家子弟，能學到這般身手，已算是十分難得了。

　　諸保昆投入青城之後，得都靈子詳加指點，哪幾門青城派的武學須得加意鑽研。他逢年過節，送師父、師兄，以及眾同門的禮極重，師父有什麼需求，不等開言示意，搶先便辦得妥妥貼貼，反正家中有的是錢，一切輕而易舉。司馬衛心中過意不去，在武功傳授上便也絕不藏私，如此七八年下來，諸保昆已盡得青城絕技。

　　本來在三四年之前，都靈子已命他離家出遊，到山東蓬萊山去出示青城武功，以便盡知敵人的秘奧，然後一舉而傾覆青城派。但諸保昆在青城門下數年，覺得司馬衛待己情意頗厚，傳授武功時與對所有親厚弟子一般無異，想到要親手覆滅青城一派，誅殺司馬衛全家，實在頗有不忍，暗暗打定主意：「總須等司馬衛師父去世之後，我才能動手。司馬林師兄待我平平，殺了他也沒什麼。」因此上又拖了幾年。都靈子幾次催促，諸保昆總是推說：青城派中的「青」字九打和「城」十八破並未學全。都靈子花了這許多心血，自不肯功虧一簣，只待他盡得其秘，這才發難。

　　但到去年冬天，司馬衛在川東白帝城附近，給人用「城」字十二破中的「破月錐」功夫穿破耳鼓，內力深入腦海，因而斃命。那「破月錐」功夫雖然名稱中有個「錐」字，其實並非使用鋼錐，而是五指成尖錐之形戳出，以渾厚內力穿破敵人耳鼓。

　　司馬林和諸保昆在成都得到訊息，連夜趕來，查明司馬衛的傷勢，兩人又驚又悲，均想本派能使這「破月錐」功夫的，除了司馬衛自己之外，只有司馬林、諸保昆，以及其他另外兩名耆宿高手。但事發之時，四人明明皆在成都，正好相聚在一起，誰也沒有嫌疑。然則殺害司馬衛的兇手，除了那號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姑蘇慕容氏之外，再也不可能有旁人了。當下青城派傾巢而出，盡集派中高手，到如蘇來尋慕容氏算帳。

　　諸保昆臨行之前，暗中曾向都靈子詢問，是否蓬萊派下的手腳。都靈子用筆寫道：「司馬衛武功與我在伯仲之間，我若施暗算，僅用天王補心針方能取他性命。倘若多人圍攻，須用本派鐵拐陣。」諸保昆心想不錯，他此刻已深知兩位師父的武功修為誰也奈何不了誰，說到要用「破月錐」殺死司馬衛，別說都靈子不會這門功夫，就是會得，也無法勝過司馬衛的功力。是以他更無懷疑，隨著司馬林到江南尋仇。都靈子也不加阻攔，只叫他事事小心，但求多增閱歷見聞，不可枉自為青城派送了性命。

　　到得蘇州，一行人四下打聽，好容易來到聽香水榭，雲州秦家寨的群盜已先到了一步。青城派門規甚嚴，若無掌門人的號令，誰也不敢亂說亂動，見到秦家寨群盜這般亂七八糟，都是好生瞧他們不起，雙方言語間便頗不客氣。青城派志在復仇，於聽香水榭中的一草一木都不亂動半點，所吃的乾糧也是自己帶來。這一來倒反佔了便宜，老顧的滿口唾沫、滿手污泥，青城派眾人就沒嘗到。

　　王語嫣、阿朱等四人突然到來，奇變陡起。諸保昆以青城手法發射「青蜂釘」，連司馬衛生前也絲毫不起疑心，哪知王語嫣這小姑娘竟爾一口叫破。這一下諸保昆猝不及防，要待殺她滅口，只因一念之仁，下手稍慢，已然不及。何況「天王補心針」五字既被司馬林等聽了去，縱將王語嫣殺了，也已無濟於事，徒然更顯作賊心虛而已。

　　這當兒諸保昆全身冷汗直淋，腦中一團混亂，一回頭，只見司馬林等各人雙手籠在衣袖之中，都狠狠瞪著自己。

　　司馬林冷冷的道：「諸爺，原來你是蓬萊派的？」他不再稱諸保昆為師弟，改口稱之為諸爺，顯然不再當他是同門了。

　　諸保昆承認也不是，不承認也不是，神情極為尷尬。

　　司馬林雙目圓睜，怒道：「你到青城派來臥底，學會了『破月錐』的絕招，便即害死我爹爹。你這狼心狗肺之徒，忒也狠毒。」雙臂向外一張，手中已握了雷公轟雙刃。他想，本派功夫既被諸保昆學得，自去轉授蓬萊派的高手。他父親死時，諸保昆雖確在成都，但蓬萊派既學到了這手法，那就誰都可以用來害他父親。

　　諸保昆臉色鐵青，心想師父都靈子派他混入青城派，原是有此用意，但迄今為止，自己可的確沒洩漏過半點青城派武功。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如何能夠辯白？看來眼前便一場惡戰，對方人多勢眾，司馬林及另外兩位高手的功夫全不在自己之下，今日眼見性命難保，心道：「我雖未做此事，但自來便有叛師之心，就算給青城派殺了，那也罪有應得。」當下將心一橫，只道：「師父決不是我害死的……」

　　司馬林喝道：「自然不是你親自下手，但這門功夫是你所傳，同你親自下手更有什麼分別？」向身旁兩個高高瘦瘦的老者說道：「姜師叔、孟師叔，對付這種叛，不必講究武林中單打獨鬥的規矩，咱們一起上。」兩名老者點了點頭，雙手從衣袖之中伸出，也都是左手持錐，右手握錘分從左右圍上。

　　諸保昆退了幾步，將背脊靠在廳中的一條大柱上，以免前後受敵。

　　司馬林大叫：「殺了這叛徒，為爹爹復仇！」向前一衝，舉錘便往諸保昆頭頂打去。諸保昆側身讓過，左手還了一錐。那姓姜老者喝道：「你這叛徒奸賊，虧你還有臉使用本派武功。」左手錐刺他咽喉，右手小錘「鳳點頭」連敲三錘。

　　秦家寨群盜見那姓姜老者小錘使得如此純熟，招數又極怪異，均大起好奇之心。姚伯當等都暗暗點頭，心想：「青城派名震川西，實非幸至。」

　　司馬林心急父仇，招數太過莽撞，諸保昆倒還能對付得來，可是姜孟兩個老者運起青城派「穩、狠、陰、毒」四大要訣，錐刺錘擊，招招往他要害招呼，諸保昆左支右絀，頃刻間險象環生。

　　他三人的鋼錐和小錘招數，每一招諸保昆都爛熟於胸，看了一招，便推想得到以後三四招的後著變化。全仗於此，這才以一敵三，支持不倒，又拆十餘招，心中突然一酸，暗想：「司馬師父待我實在不薄，司馬要師兄和孟姜兩位師叔所用的招數，我無一不知。練功拆招之時尚能故意藏私，不露最要緊的功夫，此刻生死搏鬥，他們三人自然竭盡全力，可見青城派功夫確是已盡於此。」他感激師恩，忍不住大叫：「師父決不是我害死的……」

　　便這麼一分心，司馬林已撲到離他身子尺許之處。青城派所用兵刃極短極小，厲害處全在近身肉搏。司馬林這一撲近身，如果對手是別派人物，他可說已然勝了七八成，但諸保昆的武功與他一模一樣，這便宜雙方卻是相等。燭光之下，旁觀眾人均感眼花繚亂，只見司馬林和諸昆二人出招都是快極，雙手亂揮亂舞，只在雙眼一睞的剎那之間，兩人已折了七八招，鋼錐上戳下挑，小錘橫敲豎打，二人均似發了狂一般。但兩人招數練得熟極，對方攻擊到來，自然而然的擋格還招。兩人一師所授，招數法門殊無二致，司馬林年輕力壯，諸保昆經驗較富。頃刻間數十招過去，旁觀眾人但聽得叮叮噹噹的兵刃撞擊之聲，兩人如何進攻守禦，已全然瞧不出來。

　　孟姜二老者見司馬林久戰不下，突然齊聲忽哨，著地滾去，分攻諸保昆下盤。

　　凡使用短兵刃的，除了女子，大都均擅地堂功夫，在地下滾動跳躍，使敵人無所措手。諸保昆於這「雷公著地轟」的功夫原亦熟知，但雙手應付司馬林的一錐一錘之後，再無餘裕去對付姜孟二老，只有竄跳閃避。姜老者鐵錘自左向右擊去，孟老者的鋼錐卻自右方戳來。諸保昆飛左足徑踢孟老者下顎。孟老者罵道：「龜兒子，拚命麼？」向旁一退。姜老者乘勢直上，小錘疾掃，便在此時，司馬林的小錘也已向他眉心敲到。諸保昆在電光石火之間權衡輕重，舉錘擋格司馬林的小錘，左腿硬生生的受了姜老者的一擊。

　　錘子雖小，敲擊的勁力卻著實厲害，諸保昆但覺得痛入骨髓，一時也不知左腿是否已經折斷，噹的一聲，雙錘相交，靈星閃爆，「啊」的一聲大叫，左腿又中了孟老者一錐。

　　這一錐他本可閃避，但如避過了這一擊，姜孟二老的「雷公著地轟」即可組成「地母雷網」，便成無可抵禦之勢，反正料不定左腿是否已斷，索性再抵受鋼錐的一戳。數招之間，他腿上鮮血飛濺，灑得四壁粉牆上都是斑斑點點。

　　王語嫣見阿朱皺著眉頭，撅起了小嘴，知她厭憎這一干人群相鬥毆，弄髒了她雅潔的房舍，微微一笑，叫道：「喂，你們別打了，有話好說，為什麼這般蠻不講理？」司馬林等三人一心要將「弒師奸徒」斃於當場；諸保昆雖有心罷手，卻哪裡能夠？王語嫣見四人只顧惡鬥，不理自己的話，而不肯停手的主要是司馬林等三人，便道：「都是我隨口說一句『天王補心針』的不好，洩漏了諸爺的門戶機密。司馬掌門，你們快住手！」司馬林喝道：「父仇不共戴天，焉能不報？你囉唆什麼？」王語嫣道：「你不停手，我可要幫他了！」

　　司馬林心中一凜：「這美貌姑娘的眼光十分厲害，武功也必甚高，她一幫對方，可有點兒不妙。」隨即轉念：「咱們青城派好手盡出，最多是一擁而上，難道還怕了她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手上加勁，更如狂風驟雨般狠打急戳。

　　王語嫣道：「諸爺，你使『李存孝打虎勢』，再使『張果老公騎驢』！」諸保昆一怔，心想：「前一招是青城派武功，後一招是蓬萊派的功夫，這兩招決不能混在一起，怎可相聯使用？」但這時情勢緊急，哪裡更有詳加考究的餘暇，一招「李存孝打虎」使將出去，當當兩聲，恰好擋開了司馬林和姜老者擊來的兩錘，跟著轉身，歪歪斜斜的退出三步，正好避過姜老者的三下伏擊。姜老者這一招伏擊錐錘並用，連環三擊，極是陰毒狠辣。諸保昆這三步每一步都似醉漢踉蹌，不成章法，卻均在間不容髮的空隙之中，怡好避過了對方的狠擊，兩人倒似是事先練熟了來炫耀本事一般。

　　這三下伏擊本已十分精巧，閃避更是妙到顛毫。秦家寨群盜只瞧得心曠神怡，諸保昆每避過一擊，便喝一聲采，連避三擊，群盜三個連環大采。青城派眾人本來臉色陰沉，這時神氣更加難看。

　　段譽叫道：「妙啊，妙啊！諸兄，王姑娘有什麼吩咐，你只管照做，包你不會吃虧。」

　　諸保昆走這三步「張果老倒騎驢」時，全沒想到後果，腦海中一片混混噩噩，但覺死也好，活也好，早就將性命甩了出去；沒料到青城、蓬萊兩派截然不同的武功，居然能連接在一起運使，就此避這這三下險招。他心中的驚駭，比秦家寨、青城派諸人更大得多了。

　　只聽王語嫣又叫：「你使『韓湘子雷擁藍關』，再使『曲徑通幽』！」這是先使蓬萊派武功，再使青城派武功，諸保昆想也不想，小錘和鋼錐在身前一封，便在此時，司馬林和孟老者雙錐一齊戳到。三人原是同時出手，但在旁人瞧來，倒似諸保昆先行嚴封門戶，而司馬林和孟老者二人明明見到對方封住門戶，無隙可乘，仍然花了極大力氣使一著廢招，將兩柄鋼錐戳到他錘頭之上，當的一擊，兩柄鋼錐同時彈開。諸保昆更不思索，身形一矮，鋼錐反手斜斜刺出。

　　姜老者正要搶上攻他後路，萬萬想不到他這一錐竟會在這時候從這方位刺到。「曲徑通幽」這一招是青城派的武功，姜老者熟知於胸，如此刺法全然不合本派武功的基本道理，諸保昆如在平日練招時使將出來，姜老者非哈哈大笑不可。可是就這麼無理的一刺，姜老者便如要自殺一般，快步奔前，將身子湊向他的鋼錐，明知糟糕，卻已不及收勢，噗的一聲響，鋼錐已插入他腰間。他身形一晃，俯身倒地。青城派中搶出二人，將他扶了回去。

　　司馬林罵道：「諸保昆你這龜兒子，你親手傷害姜師叔，總不再是假的了吧？」王語嫣道：「這位姜老爺子是我叫他傷的。你們快停手吧！」司馬林怒道：「你有本領，便叫他殺了我！」王語嫣微笑道：「諸爺，你使一招『鐵拐李月下過洞庭』，再使一招『鐵拐李玉洞論道。』」

　　諸保昆應道：「是！」心想：「我蓬萊派武功之中，只有『呂純陽月下過洞庭』，只有『漢鍾離玉洞論道』，怎地這位姑娘牽扯到鐵拐李身上去啦？想來她於本派武功所知究屬有限，隨口說錯了。」但當此緊急之際，司馬林和孟老者決不讓他出口發問，仔細參許，只得依平時所學，使一招「呂純陽月下過洞庭。」

　　這招「月下過洞庭」本來大步而前，姿勢飄逸，有如凌空飛行一般，但他左腿接連受了兩處創傷之後，大步跨出時一跛一拐，那裡還像呂純陽，不折不扣便是個鐵拐李。可是一跛一拐，竟然也大有好處，司馬林連擊兩錐，盡數落了空。跟著『漢鍾離玉洞論道』這招，也是左腿一拐，身子向左傾斜，右手中小錐當作蒲扇，橫掠而出時，孟老者正好將腦袋送將上來。拍的一聲，這一錐剛巧打在他嘴上，滿口牙齒，登時便有十餘枚擊落在地，只痛得他亂叫亂跳，拋去兵刃，雙手捧住了嘴巴，一屁股坐倒。

　　司馬林暗暗心驚，一時拿不定主意，要繼續鬥將下去，還是暫行罷手，日後再作復仇之計。眼見王語嫣剛才教的這兩招實在太也巧妙，事先算定孟老者三招之後，定會撲向諸保昆右側，而諸保昆在那時小錘橫搶出去，正好擊中他嘴巴。偏偏諸保昆左腿跛了，「漢鍾離玉洞論道」變成了「鐵拐李玉洞論道」，小錘斜著出去，否則正擊而出，便差了數寸，打他不中，這其中計算之精，料敵之準，實是可驚可駭。

　　司馬林尋思：「要殺諸保昆這龜兒子，須得先阻止這女娃子，不許她指點武功。」正在計謀如何下手加害王語嫣，忽聽她說道：「諸相公，你是蓬萊派弟子，混入青城派去偷學武功，原是大大不該。我信得過司馬衛老師父不是你害的，憑你所學，就算去教了別的好手，也決不能以『破月錐』這招，來害死司馬老師父。但偷學武功，總是你的不是，快同司馬掌門陪個不是，也就是了。」

　　諸保昆心想此言不錯，何況她於自己有救命之恩，全仗她所教這幾招方得脫險，她的吩咐自不能違拗，當即向司馬林深深一揖，說道：「掌門師哥，是小弟的不是……」

　　司馬林向旁一讓，惡狠狠的罵道：「你先人板板，你龜兒還有臉叫我掌門師哥？」

　　王語嫣叫道：「快！『遨遊東海』！」

　　諸保昆心中一凜，身子急拔，躍起丈許，但聽得嗤嗤嗤響聲不絕，十餘枚青蜂釘從他腳底射過，相去只一瞬眼之間，若不是王語嫣出言提醒，又若不是她叫出「熬游東海」這一招，單只說「提防暗器」，自己定然凝神注視敵人，哪知道司馬林居然在袖中發射青蜂釘，再要閃避已然不及了。

　　司馬林這門「袖裡乾坤」的功夫，那才是青城派司馬氏傳子不傳徒的家傳絕技。這是司馬氏本家的規矩，孟姜二老者也是不會，司馬衛不傳諸保昆，只不過遵守祖訓，也算不得藏私。殊不知司馬林臉上絲毫不動聲色，雙手只在袖中這麼一攏，暗暗扳動袖中「青蜂釘」的機括，王語嫣卻已叫破，還指點了一招避這門暗器的功夫，那便是蓬萊派的「遨遊東海」。

　　司馬林這勢所必中的一擊竟然沒有成功，如遇鬼魅，指著王語嫣大叫：「你不是人，你是鬼，你是鬼！」

　　孟老者滿口牙齒被小錘擊落，有三枚在忙亂中吞入了肚。他年紀已高，但眼明發烏，牙齒堅牢，向來以此自負，其時牙齒掉一枚便少一枚，無假牙可裝，自是十分痛惜，滿嘴漏風的大叫：「抓了這女娃子，抓了這女娃子！」

　　青城派中門規甚嚴，孟老者輩份雖高，但一切事務都須由掌門人示下。眾弟子目光都望著司馬林，只待他一聲令下，便即齊向王語嫣撲去。

　　司馬林冷冷的道：「王姑娘，本派的武功，何以你這般熟悉？」王語嫣道：「我是從書上看來的。青城派武功以詭變險狠見長，變化也不如何繁複，並不難記。」司馬林道：「那是什麼書？」王語嫣道：「嗯，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書。記載青城武功的書有兩部，一部是『青字九打』，一部是『城字十八破』，你是青城派掌門，自然都看過了。」

　　司馬林暗叫：「慚愧！」他幼時起始學藝之時，父親便對他言道：「本門武功，原有青字九打，城字十八破，可惜後來日久失傳，殘缺不全，以致這些年來，始終跟蓬萊派打成個僵持不決的局面，倘若有誰能找到這套完全的武功，不但滅了蓬萊派只一舉手之勢，就是稱雄天下，也不足為奇。」這時聽她說看過此書，不由得胸頭火熱，說道：「此書可否借與在下一觀，且看與本派所學，有何不同之處？」

　　王語嫣尚未回答，姚伯當已哈哈大笑，說道：「姑娘別上這小子的當。他青城派武功簡陋得緊，青字最多有這麼三打四打，成字也不過這麼十一二破。他想騙你的武學奇書來瞧，千萬不能借。」

　　司馬林給他拆穿了心事，青鬱鬱的一張臉上泛起黑氣，說道：「我自向王姑娘借書，又關你秦家寨什麼事了？」

　　姚伯當笑道：「自然關我秦家寨的事。王姑娘這個人，心中記得了這許許多多希奇古怪的武功，誰得到她，誰便是天下無敵。我姓姚的見到金銀珠寶，俊童美女，向來伸手便取，如王姑娘這般千載難逢的奇貨，如何肯不下手？司馬兄弟，你青城派想要借書，不妨來問問我，問我肯是不肯。哈哈，哈哈！你倒猜上一猜，我肯是不肯？」

　　姚伯當這幾句話說得無禮之極，傲慢之至，但司馬林和孟姜二老聽了，都不由得怦然心動；「這小小女子，於武學上所知，當真深不可測。瞧她這般弱不禁風的模樣，要自己動手取勝，當然是不能的，但她經眼看過的武學奇書顯然極多，兼之又能融會貫通。咱們若能將她帶到青城派中，也不僅僅是學全那青字九打、城字十八破而已。秦家寨已起不軌之心，今日勢須大戰一場了。」

　　只聽姚伯當又道：「王姑娘，我們原本是來尋慕容家晦氣的，瞧這模樣，你似乎是慕容家的人了。」

　　王語嫣聽到「你似乎是慕容家的人了」這句話，心中又羞又喜，紅暈滿臉，輕輕啐了一口，說道：「慕容公子是我表哥，你找他有什麼事？他又有什麼地方得罪你了？」

　　姚伯當哈哈一笑，說道：「你是慕容復的表妹，那再好也沒有了。姑蘇慕容家祖上欠了我姚家一百萬兩金子，一千萬兩銀子，至今已有好幾百年，利上加利，這筆帳如何算法？」王語嫣一愕，道：「哪有這種事？我姑丈家素來豪富，怎會欠你家的錢？」姚伯當道：「是欠還是不欠，你這小姑娘懂得什麼？我找慕容博討債，他倒答允還的，可是一文錢也沒還，便雙腳一挺死了。老子死了，只好向兒子討。哪知慕容復見債主歸門，竟然躲起來不見，我有什麼法子，只好找一件抵押的東西。」

　　王語嫣道：「我表哥慷慨豪爽，倘若欠了你錢，早就還了，就算沒欠，你向他要些金銀使用，他也決不拒卻，豈有怕了你而躲避之理？」

　　姚伯當眉頭一皺，說道：「這樣吧，這種事情一時也辯不明白。姑娘今日便暫且隨我北上，到秦害寨去盤桓一年半載。秦家寨的人決不動姑娘一根寒毛。我姚伯當的老婆是河朔一方出名的雌老虎，老姚在女色上面一向規矩之極，姑娘儘管放心便是。你也不用收拾了，咱們拍手就走。待你表哥湊齊了金銀，還清了這筆陳年舊債，我自然護送姑娘回到姑蘇，跟你表哥完婚。秦家寨自當送一筆重禮，姚伯當還得來喝你的喜酒呢。」說著裂開了嘴，又哈哈大笑。

　　這番言語十分粗魯，最後這幾句更是隨口調侃，但王語嫣聽來卻心中甜甜的十分受用，微笑道：「你這人便愛胡說八道的，我跟你到秦家寨去幹什麼？要是我姑丈家真的欠了你銀錢，多半是年深月久，我表哥也不知道，只要雙方對證明白，我表哥自然會還你的。」

　　姚伯當本意是想擄走王語嫣，逼她吐露武功，什麼一百萬兩黃金、一千萬兩白銀，全是信口開河，這時聽她說得天真，居然對自己的胡謅信以為真，便道：「你還是跟我去吧。秦家寨好玩得很，我們養有打獵用的黑豹、大鷹，又有梅花鹿、四不像，包你一年半載也玩不厭。你表哥一得知訊息，立刻便會趕來和你相會。就算他不還我錢，我也就馬馬虎虎算了，讓你和他同回姑蘇，你說好不好？」這幾句話，可當真將王語嫣說得怦然心動。

　　司馬林見她眼波流轉，臉上喜氣浮動，心想：「倘若她答允同去雲州秦家寨，我再出口阻止，其理就不順了。」當下不等她接口，搶著便道：「雲州是塞外苦寒之地，王姑娘這般嬌滴滴的江南大小姐，豈能去挨此苦楚？我成都府號稱錦官城，所產錦銹甲於天下，何況風景美麗，好玩的東西更比雲州多上十倍。以王姑娘這般人才，到成都去多買些錦緞穿著，當真是紅花綠葉，加倍的美麗。慕容公子才貌雙全，自也喜歡你打扮得花花俏俏的。」他既認定父親是蓬萊派所害，對姑蘇慕容氏也就沒有仇冤了。

　　姚伯當喝道：「放屁，放屁，放你娘個狗臭屁！姑蘇城難道還少得了絲綢錦緞？你睜大狗眼瞧瞧，眼前這三位美貌姑娘，哪一位不會穿著衣衫？」司馬林冷哼一聲，道：「很臭，果然很臭。」姚伯當怒道：「你是說我麼？」司馬林道：「不敢！我說狗臭屁果然很臭。」

　　姚伯當刷的一聲，從腰間撥出單刀，叫道：「司馬林，我秦家寨對付你青城派，大概半斤八兩，旗鼓相當。但若秦家寨和蓬萊派聯手，多半能滅了你青城派吧？」

　　司馬林臉上變色，心想：「此言果然不假。我父親故世後，青城派力量已不如前，再加諸保昆這奸賊已偷學了本派武功，倘若秦家寨再和我們作對，此事大大可慮。常言道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格老子，今日之事，只有殺他個措手不及。」當下淡淡的道：「你待怎樣？」

　　姚伯當見他雙手籠在衣袖之中，知他隨時能有陰毒暗器從袖中發出，當下全神戒備，說道：「我請王姑娘到雲州去作客，待慕容公子來接她回去。你卻來多管閒事，偏不答允，是不是？」

　　司馬林道：「你雲州地方太差，未免委屈了王姑娘，我要請王姑娘去成都府耍子。」姚伯當道：「好吧，咱們便在兵刃上分勝敗，是誰得勝，誰就做王姑娘的主人。」司馬林道：「便這樣。反正打敗了的，便想作主人，也總不能將王姑娘請到陰曹地府去。」言下之意是說，這場比拚並非較量武功，實是判生死、決存亡的搏鬥。姚伯當哈哈一笑，大聲說道：「姚某一生過的，就是刀頭上舐血的日子，司馬掌門想用這「死」字來嚇人，老子絲毫沒放在心上。」司馬林道：「咱們如何比法，我跟你單打獨鬥，還是大夥兒一擁齊上？」

　　姚伯當道：「就是老夫陪司馬掌門玩玩吧……」只見司馬林突然轉頭向左，臉現大驚之色，似乎發生了極奇特的變故。姚伯當一直目不轉睛的瞪著他，防他忽施暗算，此時不由自主的也側頭向左瞧去，只聽得嗤嗤嗤三聲輕響，猛地警覺，暗器離他胸口已不到三尺。他心中一酸，自知已然無倖。

　　便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突然間一件物事橫過胸前，噠噠幾聲，將射來的幾枚毒釘盡數打落。毒釘本已極快，以姚伯當如此久經大敵，兀自不能避開，可是這件物事更快了數倍，後發先至，格開了毒釘。這物事是什麼東西，姚伯當和司馬林都沒看見。

　　王語嫣卻歡聲叫了起來：「是包叔叔到了嗎？」

　　只聽得一個極古怪的聲音道：「非也非也，不是包叔叔到了。」

　　王語嫣笑道：「你還不是包叔叔？人沒到，『非也非也』已經先到了。」那聲音道：「非也非也，我不是包叔叔。」王語嫣笑道：「非也非也，那麼你是誰？」那聲音道：「慕容兄弟叫我一聲『三哥』，你卻叫我『叔叔』。非也非也！你叫錯了！」王語嫣暈生雙頰，笑道：「你還不出來？」

　　那聲音卻不答話。這了一會，王語嫣見絲毫沒有動靜，叫道：「喂，你出來啊，快幫我們趕走這些亂七八糟的人。」可是四下裡寂然無聲，顯然那姓包之人已然遠去。王語嫣微感失望，問阿朱道：「他到哪裡去啦？」

　　阿朱微笑道：「包三哥自來便是這般脾氣，姑娘你說『你還不出來？』他本來是要出來的，聽了你這句話，偏偏跟你鬧個彆扭，只怕今日是再也不來了。」

　　姚伯當這條性命十成中已去了九成九，多承那姓包的出手相救，心下自是感激。他和青城派本來並無怨無仇，這時卻不免要殺司馬林而後快，單刀一豎，喝道：「無恥之徒，偷放暗器，能傷得了老夫嗎？」揮刀便向司馬林當頭劈去。司馬林雙手一分，左手鋼錐，右手小錘，和姚伯當的單刀鬥了起來。

　　姚伯當膂力沉猛，刀招狠辣，司馬林則以輕靈小巧見長。青城派和秦家寨今日第一次較量，雙方都由首腦人物親自出戰，勝敗不但關係生死，且亦牽連到兩派的興衰榮辱，是以兩人誰也不敢有絲毫怠忽。

　　拆到七十餘招後，王語嫣忽向阿朱道：「你瞧，秦家寨的五虎斷門刀，所失的只怕不止五招。那一招『負子渡河』和『重節守義』，姚當家的不知何以不用？」阿朱全然不懂秦家寨「五虎斷門刀」的武功家數，只能唯唯以應。

　　姚伯當在酣鬥之際，驀地聽到這幾句話，又是大吃一驚：「這小姑娘的眼光恁地了得。五虎斷門刀的六十四招刀法，近數十年來只剩下五十九招，那原本不錯，可是到了我師父手上，因質資和悟性較差，沒學成『負子渡河』和『重節守義』那兩招。這兩招就此失傳了。這樣一來，只剩下了五十七招。為了顧全顏面，我將兩個變招稍加改動，補足了五十九招之數，竟也給她瞧了出來。」

　　本來普天下綠林山寨都是烏合之眾，任何門派的武人都可聚在一起，幹那打家劫舍的勾當，惟有雲州秦家寨的眾頭領都是『五虎斷門刀』的門人弟子。別門別派的好手明知在秦家寨不會給當作自己人，也不會前去投奔入伙。姚伯當的師父姓秦，既是秦家寨從第一把交椅的大頭領，又是「五虎斷門刀」的掌門人，因親生兒子秦伯起武功才幹都頗平庸，便將這位子傳給了大弟子姚伯當。數月之前，秦伯起在陝西被人以一招三橫一直的「王字四刀」砍在面門而死，那正是「五虎斷門刀」中最剛最猛的絕招，人人料想必是姑蘇慕容氏下的手。姚伯當感念師恩，盡率本寨好手，到蘇州來為師弟報仇。不料正主兒沒見，險些便喪生於青城派的毒釘之下，反是慕容復的朋友救了自己性命。

　　他既恨司馬林陰毒暗算，聽得王語嫣叫破自己武功中的缺陷後又心下有愧，急欲打敗司馬林，以便在本寨維持威嚴。可是這一求勝心切，登時心浮氣躁。他連使險著，都給司馬林避過。姚伯當大喝一聲，揮刀斜砍，待司馬林向左躍起，驀地右腿踢出。司馬林身在半空，無法再避，左手鋼錐便向對方腳背上猛戳下去，要姚伯當自行收足。姚伯當這一腳果然不再踢實，左腿卻鴛鴦連環，向他右腰疾踢過去。

　　司馬林小錘斜揮，拍的一聲，正好打在姚伯當的鼻樑正中，立時鮮血長流，便在此時，姚伯當的左腿也已踢在司馬林腰間。只是他臉上受擊在先，心中一驚，這一腿的力道還不到平時的兩成。司馬林雖被踢中，除了略覺疼痛外，並沒受傷。就這麼先後頃刻之差，勝敗已分，姚伯當虎吼一聲，提刀欲待上前相攻，但覺頭痛欲裂，登是腳下踉蹌，站立不穩。

　　司馬林這一招勝得頗有點僥倖，知道倘若留下了對方這條性命，此後禍患無窮，當下起了趕盡殺絕之心，右手小錘急晃，待姚伯當揮刀擋架，左手鋼錐向他心窩中直戳下去。

　　秦家寨副寨主見情勢不對，一聲胡哨，突然單刀脫手，向司馬林擲去。一瞬眼間，大廳上風怕呼呼，十餘柄單刀齊向司馬林身上招呼。

　　原來秦家寨武功之中，有這麼一門單刀脫手投擲的絕技。每柄單刀均有七八斤至十來斤重，用力擲出，勢道極猛，何況十餘柄單刀同時飛到，司馬林實是擋無可擋，避我可避。

　　眼見他便要身遭亂刀分屍之禍，驀地裡燭影一暗，一人飛身躍到司馬林身旁，伸掌插入刀叢之中，東抓西接，將十餘柄單刀盡數接過，以左臂圍抱在胸前，哈哈一聲長知，大廳正中椅上已端端正正的坐著一人。跟著嗆啷啷一陣響，十餘柄單刀盡數投在足邊。

　　眾人駭然相視，但見是個容貌瘦削的中年漢子，身形甚高，穿一身灰布長袍，臉上帶著一股乖戾執拗的神色。眾人適才見了他搶接鋼刀的身手，無不驚佩，誰都不敢說什麼話。

　　只有段譽笑道：「這位兄台出手甚快，武功想必是極高的了。尊姓大名，可得聞歟？」

　　那高瘦漢子尚未答話，王語嫣走上前去，笑道：「包三哥，我只道你不回來了，正好生牽記。不料你又來啦，真好，真好。」

　　段譽道：「唔，原來是包三先生。」那包三先生向他橫了一眼，冷冷道：「你這小子是誰，膽敢跟我囉哩囉唆的？」段譽道：「在下姓段名譽，生來無拳無勇，可是混跡江湖，居然迄今未死，也算是奇事一件。」包三先生眼睛一瞪，一時倒不知如何發付於他。

　　司馬林上前深深一揖，說道：「青城派司馬林多承相助，大恩大德，永不敢忘。請問包三先生的名諱如何稱呼，也好讓在下常記在心。」

　　包三先生雙眼一翻，飛起左腿，砰的一怕，踢了他一個觔斗，喝道：「憑你也配來問我名字？我又不是存心救你，只不過這兒是我阿朱妹子的莊子，人家將你這臭小子亂刀分屍，豈不污了這聽香水榭的地皮？快滾，快滾！」

　　司馬林見他一腳踢出，急待要躲，已然不及，這一個觔斗摔得好生狼狽，聽他說得如此欺人，按照江湖上的規矩，若不立刻動手拚命，也得訂下日後的約會，決不能在眾人眼前受此羞辱而沒個交代。他硬了頭皮，說道：「包三先生，我司馬林今日受人圍攻，寡不亂眾，險些命喪於此，多承你出手相救。司馬林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怨報怨，請了，請了！」他明知這一生不論如何苦練，也決不能練到包三先生這般武功，只好以「有恩報恩，有怨報怨」八字，含含混混的交代了場面。

　　包三先生渾沒理會他說些什麼，自管自問王語嫣道：「王姑娘，舅太太怎地放你到這裡來？」王語嫣道：「你倒猜猜，是什麼道理？」包三先生沉吟道：「這倒有點難猜。」

　　司馬林見包三先生只顧和王語嫣說話，對自己的場面話全沒理睬，那比之踢自己一個觔斗欺辱更甚，不由得心中深種怨毒，適才他相救自己的恩德那是半分也不顧了，左手一揮，帶了青城派的眾人便向外走去。

　　包三先生道：「且住，你站著聽我吩咐。」司馬林回過身來，問道：「什麼？」包三先生道：「聽說你到姑蘇來，是為了替你父親報仇。這可找錯了人。你父親司馬衛，不是慕容公子殺的。」司馬林道：「何以見得？包三先生怎麼知道？」

　　包三先生怒道：「我既說不是慕容公子殺的，自然就不是他殺的了。就算真是他殺的，我說過不是，那就不能算是。難道我說過的話，都作不得數麼？」

　　司馬林心想：「這話可也真個橫蠻之至。」便道：「父仇不共戴天，司馬林雖然武藝低微，但就算粉身碎骨，也當報此深仇。先父到底是何人所害，還請示知。」包三先生哈哈一笑，說道：「你父親又不是我兒子，是給誰所殺，關我什麼事？我說你父親不是慕容公子殺的，多半你不肯相信。好吧，就算我殺的。你要報仇，衝著我來吧！」司馬林臉孔鐵青，說道：「殺父之仇，豈是兒戲？包三先生，我自知不是你敵手，你要殺便殺，如此辱我，卻萬萬不能。」包三先生笑道：「我偏偏不殺你，偏偏要辱你，瞧你怎生奈何得我？」

　　司馬林氣得胸膛都要炸了，但說一怒之下就此上前拚命，卻終究不敢，站在當地，進退兩難，好生尷尬。

　　包三先生笑道：「憑你老子司馬衛這點兒微末武功，哪用得著我慕容兄弟費心？慕容公子武功高我十倍，你自己想想，司馬衛也配他親自動手麼？」

　　司馬林尚未答話，諸保昆已抽出兵刃，大聲道：「包三先生，司馬衛老先生是我授藝的恩師，我不許你這般辱他死後的聲名。」包三先生笑道：「你是個混入青城派偷師學藝的奸細，管什麼隔壁閒事？」諸保昆大聲道：「司馬師父待我仁至義盡，諸保昆愧無以報，今日為維護先師聲名而死，稍減我欺瞞他的罪孽。包三先生，你向司馬掌門認錯道歉。」

　　包三先生笑道：「包三先生生平決不認錯，決不道歉，明知自己錯了，一張嘴也要死撐到底。司馬衛生前沒什麼好聲名，死後怕名更糟。這種人早該殺了，殺得好！殺得好！」

　　諸保昆怒叫：「你出兵刃吧！」

　　包三先生笑道：「司馬衛的兒子徒弟，都是這麼一批膿包貨色，除了暗箭傷人，什麼都不會。」

　　諸保昆叫道：「看招！」一招「上天下地」，左手鋼錐，右手小錘，同時向他攻去。

　　包三先生更不起身，左手衣袖揮出，一股勁風向他面門撲去。諸保昆但感氣息窒迫，斜身閃避。包三先生右足一勾，諸保昆撲地倒下。包三先生右腳乘勢踢出，正中他臂部，將他直踢出廳門。

　　諸保昆在空中一個轉折，肩頭著地，一碰便即翻身站起，一蹺一拐的奔進廳來，又舉錐向包三先生胸上戳到。包三先生伸掌抓住他手腕，一甩之下，將他身子高高拋起，拍的一聲巨響，重重撞在梁間。諸保昆摔跌下地，翻身站起，第三次又撲將過來。包三先生皺眉道：「你這人真也不知好歹，難道我就殺你不得麼？」諸保昆叫道：「你殺了我最好……」

　　包三先生雙臂探出，抓住他雙手向前一送，喀喀兩聲，諸保昆雙臂臂骨已然拗斷，跟著一錐戳在自己左肩，一錘擊在自己右肩，雙肩登時鮮血淋漓。他這一下受傷極重，雖然仍想拚命，卻已有心無力。

　　青成派眾人面面相覷，不知是否該當上前救護。但見他為了維護先師聲名而不顧性命，確非虛假，對他恨惡之心卻也消了大半。

　　阿朱一直在旁觀看，默不作聲，這時忽然插口道：「司馬大爺、諸大爺，我姑蘇慕容氏倘若當真殺了司馬老先生，豈能留下你們性命？包三哥若要盡數殺了你們，只怕也不是什麼難事，至少他不必救司馬大爺性命。王姑娘也不會一再相救諸大爺。到底是誰出手傷害司馬老先生，各位還是回去細細訪查為是。」

　　司馬林心想這話甚是有理，便欲說幾句話交代。包三先生怒道：「這裡是我阿朱妹子的莊子，主人已下逐客令了，你兀自不識好歹？」司馬林道：「好！後會有期。」微一點頭，走了出去。諸保昆等都跟了出去。

　　姚伯當見包三先生武功高強，行事詭怪，頗想結識這位江湖奇人，兼之對王語嫣胸中包羅萬有的武學，覬覦之心也是未肯便收，當下站起身來，便欲開言。包三先生大聲道：「姚伯當，我跟你說，你那膿包師弟秦伯起，他再練三十年，也不配慕容公子去砍他一刀。再練一百二十年，慕容公子也不屑去砍他四刀。我不許你說一句話，快快給我滾了出去。」姚伯當一愕之下，臉色鐵青，伸手按住了刀柄。包三先生道：「你這點微末功夫，休在我面前班門弄斧。我叫你快滾，你便快滾，哪還有第二句說話的餘地？」

　　秦家寨群盜適才以單刀飛擲司馬林，手中兵刃都被包三先生接了下去，堆在足邊，眼見他對姚伯當大加侮辱，均起了一拚之心，只是赤手空拳，卻如老虎沒了爪牙。

　　包三先生哈哈一笑，右足連踢，每一腳都踢在刀柄之上，十餘柄單刀紛紛飛起，向秦家寨群盜射了過去，只是去勢甚緩。群豪隨手接過，刀一入手，便是一怔，接這柄刀實在方便之至，顯是對方故意送到自己面前，跟著不能不想到，他能令自己如此方便的接刀，自也能令自己在接刀時異常困難，甚至刀尖轉向，插入了自己身子，也毫不為奇。人人手握刀柄，神色卻極為狼狽。

　　包三先生道：「姚伯當，你滾不滾出去？」姚伯當苦笑道：「包三先生於姚伯當有救命之恩，我這條性命全是閣下所賜。閣下有命，自當遵從，告辭了。」說著躬身行禮，左手一揮，道：「大夥兒走吧！」

　　包三先生道：「我是叫你滾出去，不是叫你走出去。」姚伯當一愕，道：「在下不懂包三先生的意思。」包三先生道：「滾便是滾，你到底滾不滾？」姚伯當心想此人古怪，瘋瘋癲癲，不可理喻，當下更不多言，快步便向廳門走去。

　　包三先生喝道：「非也非也！此是行，是奔，是走，是跑，總之不是滾。」身形晃動，已欺到了姚伯當身後，左手探出，抓住了他後頸。姚伯當右肘反撞，包三先生左手一提，姚伯當身子離地，右肘這一撞便落了空。

　　包三先生右手跟著抓住他後臀提起，大聲喝道：「我阿朱妹子的莊子，豈由得你說來便來，說去便去，有這麼容易？滾你媽的吧！」雙手一送，姚伯當一個龐大的身子便著地直滾了出去。

　　姚伯當已被他順手閉住了穴道，無法站立，就像一根大木柱般直滾到門邊，幸好廳門甚寬，不會撞到頭腳，咕碌碌的便滾了出去。秦家寨群盜發一聲喊，紛紛追出，將他抱起。姚伯當道：「快走，快走！」眾人一窩蜂般去了。

　　包三先生向段譽橫看堅看，捉摸不透他是何等樣人，問王語嫣道：「這人是什麼路數？要不要叫他滾出去？」

　　王語嫣道：「我和阿朱、阿碧都讓嚴媽媽給捉住了，處境十分危急，幸蒙這位段公子相救。再說，他知道玄悲和尚給人以『韋陀杵』打死的情形，咱們可以向他問問。」包三先生道：「這麼說，你是要他留著了？」王語嫣道：「不錯。」包三先生微笑道：「你不怕我慕容兄弟喝醋？」王語嫣睜著大大的眼睛，道：「什麼喝醋？」包三先生指著段譽道：「這人油頭粉臉，油腔滑調，你可別上了他的當。」王語嫣仍是不解，問道：「我上了他什麼當？你說他會捏造少林派的訊息麼？我想不會吧。」

　　包三先生聽她言語一片天真爛漫，倒也不便多說，向著段譽嘿嘿嘿的冷笑三聲，說道：「聽說少林增玄悲和尚在大理給人用『韋陀杵」功夫打死了，又有一批糊塗混蛋賴在我們慕容氏頭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照實說來。」

　　段譽心中有氣，冷笑道：「你是審問囚犯不是？我若不說，你便要拷打我不是？」包三先生一懷，不怒反笑，喃喃的道：「大膽小子，大膽小子！」突然走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左臂，手上微一用力，段譽已痛入骨髓，大叫：「喂，你幹什麼？」

　　包三先生道：「我是在審問囚犯，嚴刑拷打。」段譽任其自然，只當這條手臂不是自己的，微笑道：「你只管拷打，我可不來理你了。」包三先生手上加勁，只捏得段譽臂骨格格作響，如欲斷折。段譽強忍痛楚，只是不理。

　　阿碧忙道：「三哥，這位段公子的脾氣高傲得緊，他是我們救命恩人，你別傷他。」包三先生點點頭，道：「很好，很好，脾氣高傲，那就合我『非也非也』的胃口。」說著緩緩放開了段譽的手臂。

　　阿朱笑道：「說到胃口，大家也都餓了。老顧，老顧！」提高嗓子叫了幾聲。老顧從側門中探頭進來，見姚伯當、司馬林等一干人已經不在，歡天喜地的走進廳來。阿朱道：「你先去刷兩次牙，洗兩次臉，再洗三次手，然後給我們弄點精緻的小菜。有一點兒不乾淨，包三爺定要給你過不去。」老顧微笑點頭，連說：「包你乾淨，包你乾淨！」

　　聽香水榭中的婢僕在一間花廳中設了筵度。阿朱請包三先生坐了首座，段譽坐了次位，王語嫣從第三位，阿碧和她自己在下首相陪。

　　王語嫣沒等斟酒，便問：「三哥，他……他……」

　　包三先生向段譽白了一眼，說道：「王姑娘，這裡有外人在座，有些事情是說不得的，何況油頭粉臉的小白臉，我更是信不過……」

　　段譽聽得氣往上衝，霍地站起，便欲離座而去。

　　阿碧忙道：「段公子你勿要生氣，我們包三哥的脾氣麼，向來是這樣的。他大號叫作包不同，一定要跟人家挺撞幾句，才吃得落飯。他說話如果不得罪人，日頭從西天出來了。你請坐。」

　　段譽向王語嫣瞧去，見她臉色似乎也要自己坐下，雖然不能十分確定，終究捨不得不跟她同席，於是又坐了下來，說道：「包三先生說我油頭粉臉，靠不住得很。你們的慕容公子呢，相貌卻跟包三先生差不多嗎？」

　　包不同哈哈大笑，說道：「這句話問得好。我們公子爺比段兄可英俊得多了……」王語嫣聽了這話，登時容光煥發，似乎要打從心底裡笑出來，只聽包不同續道：「……我們公子爺的相貌英氣勃勃，雖然俊美，跟段兄的膿包之美可大不相同，大不相同。至於區區在下，則是英而不俊，一般的英氣勃勃，卻是醜陋異常，可稱英丑。」段譽等都笑了起來。

　　包不同喝了一杯酒，說道：「公子派我去福建路辦一件事，那是暗中給少林派幫一個忙，至於辦什麼事，要等這位段兄走了之後才可以說。我們既要跟少林派交朋友，那就放不會隨便去殺少林寺的和尚，何況公子爺從來沒去過大理，『姑蘇慕容』武功雖高，萬里外發出『韋陀杵』拳力取人性命的本事，只怕還沒練成。」

　　段譽點頭道：「包兄此言倒也有理。」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段譽一怔，心想：「我說你的話有理，怎地你反說不對？」只聽包不同道：「並不是我的話說得有理，而是實情如此。段兄只說我的話有理，倒似實情未必如此，只不過我能言善道，說得有理而已。你這話可就大大不對了。」段譽微笑不語，心想也不必跟他多辯。

　　包不同道：「我昨天回到蘇州，遇到了風四弟，哥兒倆一琢磨，定是有什麼王八羔子跟『姑蘇慕容』過不去，暗中傷人，讓人家把這些帳都寫在『姑蘇慕容』的帳上。本來那也是一件大大的美事，有架可打，何樂而不為？」阿朱笑道：「四哥一定開心得不得了，那正是求之不得。」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四弟要打架，如何會求之不得？他是無求而不得，走遍天下，總是會有架打的。」

　　段譽見他對阿朱的話也要駁斥，才相信阿碧先前的話不錯，此人果然以挺撞旁人為樂。

　　王語嫣道：「你跟風四哥琢磨出來什麼沒有？是誰暗中在跟咱們過不去？」包不同道：「第一，不會是少林派，第二，不會是丐幫，因為他們的副幫主馬大元給人用『鎖喉功』殺了。『鎖喉功』是馬大元的成名絕技。殺馬大凶沒什麼大不了，用『鎖喉功』殺馬大元，當然是要嫁禍於『姑蘇慕容』。」段譽點了點頭。包不同道：「段兄，你連連點頭，心中定是說，我這幾句話倒也有理。」

　　段譽道：「非也，非也！第一，我只不這點了一點頭，而非連連點頭。第二，那是實情如此，而非單只包兄說得有理。」

　　包不同哈哈大笑，說道：「你這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之法，你想投入『姑蘇慕容』麾下嗎？用意何在？是看中了我的阿碧小妹子嗎？」

　　阿碧登時滿臉通紅，嗔道：「三哥，你又來瞎三話四了，我可嘸沒得罪你啊。」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人家看中你，那是因為你溫柔可愛。我這樣說，為了你沒得罪我。要是你得罪我，我就說你看中人家小白臉，人家小白臉卻看不中你。」阿碧更加窘了。阿朱道：「三哥，你別欺侮我阿碧妹子。你現欺侮她，下次我去欺侮你的靚靚。」

　　包不同哈哈大笑，說道：「我女兒閨名包不靚，你叫她靚靚，那是捧她的場，不是欺侮她。阿碧妹子，我不敢欺你了。」似乎人家威脅要欺侮他女兒，他倒真有點忌憚。

　　他轉頭向王語嫣道：「到底哪個王八蛋在跟咱們這不去，遲早會打聽出來的。風四弟也是剛從江西回來，詳情不大清楚。我們哥兒倆便上青雲莊去。鄧大嫂說得到訊息，丐幫大批好手來到江南，多半是要跟咱們過不去。四弟立時便要去打架，好容易給大嫂勸住了。」阿朱微笑道：「畢竟大嫂有本事，居然勸得住四哥，叫他別去打架。」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不是大嫂有本事，而是她言語有理。大嫂說道：『公子爺的大事為重，不可多樹強敵。』」

　　他說了這句話，王語嫣、阿朱、阿碧三人對望了一眼，臉色都很鄭重。

　　段譽假裝沒注意，挾起一筷薺菜炒雞片送入口中，說道：「老顧的手段倒也不錯，但比阿朱姊姊、阿碧姊姊，畢竟還差著老遠。」阿碧微笑道：「老顧燒菜比阿朱阿姊差點，比我可好得多了。」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你兩個各有各的好。」阿朱笑道：「三哥，今日小妹不能親自下廚給你做菜，下次你駕臨時補數……」

　　剛說了這句話，忽然間空中傳來叮鈴、叮鈴兩響清脆的銀鈴之聲。

　　包不同和阿朱、阿碧齊道：「二哥有訊息捎來。」三人離席走到簷前，抬起頭來，只見一頭白鴿在空中打了一個圈子，撲將下來，停在阿朱手中。阿碧伸過手去，解下縛在鴿子腿上的一個小竹筒，倒出一張紙箋來。包不同夾手搶過，看了幾眼，說道：「既是如此，咱們快去！」向王語嫣道：「喂，你去不去？」

　　王語嫣問道：「去哪裡？有什麼事？」

　　包不同一揚手中的紙箋道：「二哥有信來，說西夏國『一品堂』有大批好手突然來到江同，不知是何用意，要我帶同阿朱、阿碧兩位妹子去查查。」

　　王語嫣道：「我自然跟你們一起去。西夏『一品堂』的人，也要跟咱們為難嗎？對頭可越來越多了。」說著微微皺眉。

　　包不同道：「也未必是對頭，不過他們來到江南，總不會是為了遊山玩水，燒香拜佛。好久沒遇上高手了，又是丐幫，又是西夏『一品堂』，嘿嘿，這一次可熱鬧了。」說著眉飛色舞，顯然頗以得能參與大戰為喜。

　　王語嫣走近身去，要瞧瞧信上還寫些什麼。包不同將信遞了給她。王語嫣見信上寫了七八行字，字跡清雅，頗有勁力，雖然每一個字都識得，但全然不成文理。她讀這的書著實不少，這般文字卻是第一次見到，皺眉道：「那是什麼？」

　　阿朱微笑道：「這是公冶二哥想出來的古怪玩意，是從詩韻和切音中變化出來的，平聲字讀作入聲，入聲字讀作上聲，一東的當作三江，如此掉來掉去。我們瞧慣了，便知信中之意，在外人看來，那是全然的不知所云。」

　　阿碧見王語嫣聽到「外人」兩字，臉上微有不豫之色，忙道：「王姑娘又勿是外人。王姑娘，你如要知道，待會我跟你說便是了。」王語嫣登時現出喜色。

　　包不同道：「早就聽說，西夏『一品堂』搜羅的好手著實不少，中原西域什麼門派的人都有，有王姑娘同去，只消看得幾眼，就清楚了他們的底細。這件事了結之後，咱們便去河南，跟齊公子爺取齊。」

　　王語嫣大喜，拍手叫道：「好極，好極，我也去。」

　　阿碧道：「咱們盡快辦好這裡的事，趕去河南，不要公子爺卻又回來，路上錯過了。還有那個吐蕃和尚，不知在我那邊掏亂得怎麼了。」包不同道：「公冶二嫂已派人去查過，那和尚已經走了。你放心，下次三哥再幫你打這和尚。」段譽心道：「三哥是說什麼也打不過和尚的。和尚不打你三哥，你三哥就謝天謝地了。」

　　包不同道：「就只怕王姑娘跟著咱們，王夫人下次見到我，非狠狠罵我一頓不可……」突然轉過頭來，向段譽道：「你老是在旁聽著，我說話可有多不痛快！姓段的，你這就請便吧。我們談論自己的事，似乎不必要你來加上一雙耳朵，一張嘴巴。我們去和人家比武，也不必要你觀戰喝采。」

　　段譽明知在這裡旁聽，不免惹人之厭，這時包不同更公然逐客，而且言語十分無禮，雖對王語嫣戀戀不捨，總不能老著臉皮硬留下來，當下一狠心，站起身來，說道：「王姑娘，阿朱、阿碧兩位姑娘，在下這便告辭，後會有期。」

　　王語嫣道：「半夜三更的，你到哪裡去？太湖中的水道你又不熟，不如今晚在這兒歇宿一宵，明日再走不遲。」

　　段譽聽她言語中雖是留客，伸神思不屬，顯然一顆心早已飛到慕容公子身畔，不由得又是惱怒，又是沒趣。他是皇室世子，自幼任性，雖然最近經歷了不少驚險折磨，卻從未受過這般奚落冷遇，當即說道：「今天走明天走，那也沒多大分別，告辭了。」

　　阿朱道：「既是如此，我派人送你出湖便是。」

　　段譽見阿朱也不堅留，更是不快，尋思：「那慕容公子到底有什麼了不起，人人都當他是天上鳳凰一般。什麼少林派、丐幫、西夏『一品堂』，他們都不怎麼放在心上，只盼望盡快去和慕容公子相會。」便道：「也不用了，你只須借我一船一槳，我自己會劃出去的。」

　　阿碧沉吟道：「你不認得湖中水道，恐怕不大好吧。小心別又撞上那個和尚。」

　　段譽氣憤憤的道：「你們還是趕緊去和慕容公子相會為是。我再撞上和尚，最多也不過給他燒了。我又不是你們的表兄表弟，公子少爺，何勞關懷？」說著大踏步便走出廳門。只聽包不同道：「那吐蕃和尚不知是什麼來歷，也得查個明白。」王語嫣道：「表哥多半知道的，只要見到了他……」

　　阿朱和阿碧送段譽出去。阿碧道：「段公子，將來你和我們公子爺見了面，說不定能結成好朋友呢。我們公子爺是挺愛結交朋友的。」段譽冷笑道：「這個我可高攀不上。」阿碧聽他語聲中頗含氣憤，很感奇怪，問道：「段公子，你為什麼不高興？可是我們相待太過簡慢麼？」阿朱道：「我們包三哥向來是這般脾氣，段公子不必太過介意。我和阿碧妹子跟你陪罪啦。」說著笑嘻嘻的行下禮去，阿碧跟著行禮。

　　段譽還了一揖，揚長便走，快步走到水邊，踏入一艘小船，扳槳將船盪開，駛入湖中。只覺胸中鬱悶難當，到底為了什麼原因，自己卻也說不上來，只知再在岸上待得片時，說不定便要失態，甚至是淚水奪眶而出。依稀聽得阿碧說道：「阿朱阿姊，公子替換的內衣褲夠不夠？今晚咱兩個趕著一人縫一套好不好？」阿朱道：「好啊，你真細心，想得周到。」

## 第14章 劇飲千杯男兒事

　　段譽受無量劍和神農幫欺凌、為南海鱷神逼迫、被延慶太子囚禁、給鳩摩智俘虜、在曼陀山慶當花匠種花，所經歷的種種苦楚折辱著實不小，但從未有如此刻這般的怨憤氣惱。

　　其實聽得水榭中並沒哪一個當真令他十分難堪。包不同雖然要他請便，卻也留了餘地，既不如對付諸保昆那麼斷臂傷肩，也不如對付姚伯當那麼踢得他滾了出去。王語嫣出口請他多留一宵，阿朱、阿碧慇勤有禮的送出門來，但他心中仍是說不出的鬱悶。

　　湖上晚風陣陣，帶著菱葉清香。段譽用力扳槳，不知要恨誰才好，他實在說不出為什麼這樣氣惱。當日木婉清、南海鱷神、延慶太子、鳩摩智、王夫人等給他的凌辱，可都厲害得多了，但他泰然而受，並沒感到太大的委屈。

　　他內心隱隱約約的覺得，只因為他深慕王語嫣，而這位姑娘心中，卻全沒他段譽的半點影子，甚至阿朱、阿碧，也沒當他是一回事。他從小便給人當作心肝寶貝，自大理國皇帝、皇後以下，沒一個不覺得他是了不起之至。就算遇上了敵人，南海鱷神是一心一意的要收他為徒；鳩摩智不辭辛勞的從大理擄他來到江南，自也對他頗為重視，至於鍾靈、木婉清那些少女，更是一見他便即傾心。

　　他一生中從未受過今日這般的冷落輕視，別人雖然有禮，卻是漠不關心的有禮。在旁人心目中，慕容公子當然比他重要得多，這些日子來，只要有誰提到慕容公子，立時便人人聳動，無不全神貫注的傾聽。王語嫣、阿朱、阿碧、包不同，以至什麼鄧大爺、公冶二爺、風四爺，個個都似是為慕容公子而生。

　　段譽從來沒嘗過妒忌和羨慕的滋味，這時候獨自盪舟湖上，好像聽到慕容公子的影子在天空中向他冷笑，好像聽到慕容公子在出聲譏嘲：「段譽啊段譽，你怎及得上我身上一根寒毛？你對我表妹有意，可不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你不覺得可恥可笑麼？」

　　他心中氣悶，扳槳時使的力氣便特別來得大，劃得一個多時辰，充沛的內力緩緩發勁，竟越劃越覺精神奕奕，心中的煩惡鬱悶也漸漸消減。又劃了一個多時辰，天漸漸亮了，只見北方迷雲霧中裹著一座小小山峰。他約略辨認方位，聽香水榭和琴韻小築都在東方，只須向北劃去，便不會重回舊地。可是他每划一槳，心中總生出一絲戀戀之感，不自禁的想到，小舟向北駛出一尺，便離王語嫣遠了一尺。

　　將近午時，劃到了小山腳下，上岸一問土人，這山叫做馬跡山，已離無錫甚近。

　　他在書上看到過無錫的名字，知道那是在春秋時便已出名的一座大城。當下回入舟中，更向北劃，申牌時分，到了無錫城畔。

　　進得城去，行人熙來攘往，甚是繁華，比之大理別有一番風光。信步而行，突然間聞到一股香氣，乃是焦糖、醬油混著熟肉的氣味。他大半天沒吃東西了，劃了這幾個時辰的船，早已甚是飢餓，當下循著香氣尋去，轉了一個彎，只見老大一座酒樓當街而立，金字招牌上寫著「松鶴樓」三個大字。招牌年深月久，被煙熏成一團漆黑，三個金字卻閃爍發光，陣陣酒香肉氣從酒樓中噴出來，廚子刀勺聲和跑堂吆喝聲響成一片。

　　他上得樓來，跑堂過來招呼。段譽要了一壺酒，叫跑堂配四色酒菜，倚著樓邊欄杆自斟自飲，驀地裡一股淒涼孤寂之意襲上心頭，忍不住一聲長歎。

　　西首座上一條大漢回過頭來，兩道冷電似的目光霍地在他臉上轉了兩轉。段譽見這人身材甚是魁偉，三十來歲年紀，身穿灰色舊布袍，已微有破爛，濃眉大眼，高鼻闊口，一張四方的國字臉，頗有風霜之色，顧盼之際，極有威勢。

　　段譽心底暗暗喝了聲采：「好一條大漢！這定是燕趙北國的悲歌慷慨之士。不論江南或是大理，都不會有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麼英氣勃勃，似這條大漢，才稱得上『英氣勃勃』四字！」

　　那大漢桌上放著一盤熟牛肉，一大碗湯，兩大壺酒，此外更無別貨。可見他便是吃喝，也是十分的豪邁自在。

　　那大漢向段譽瞧了兩眼，便即轉過頭去，自行吃喝。段譽正感寂寞無聊，有心要結交朋友，便招呼跑堂過來，指著那大漢的背心說道：「這位爺台的酒菜帳都算在我這兒。」

　　那大漢聽到段譽吩咐，回頭微笑，點了點頭，卻不說話。段譽有心要和他攀談幾句，以解心中寂寞，卻不得其便。

　　又喝了三杯酒，只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走上兩個人來。前面一人跛了一足，撐了一條枴杖，卻仍行走迅速，第二人是個愁眉苦臉的老者。兩人走到那大漢桌前，恭恭敬敬的彎腰行禮。那大漢只點了點頭，並不起身還禮。

　　那跛足漢子低聲道：「啟稟大哥，對方約定明日一早，在惠山涼亭中相會。」那大漢點了點頭，道：「未免迫促了些。」那老者道：「兄弟本來跟他們說，約會定於三日之後。但對方似乎知道咱們人手不齊，口出譏嘲之言，說道倘若不敢赴約，明朝不去也成。」那大漢道：「是了，你傳言下去，今晚三更大夥兒在惠山聚齊。咱們先到，等候對方前來赴約。」兩人躬身答應，轉身下樓。

　　這三人說話聲音極低，樓上其餘酒客誰都聽不見，但段譽內力充沛，耳目聰明，雖不想故意偷聽旁人私語，卻自然而然的每一句話都聽見了。

　　那大漢有意無意的又向段譽一瞥，見他低頭沉思，顯是聽到了自己的說話，突然間雙目中精光暴亮，重重哼了一聲。段譽吃了一驚，左手一顫，噹的一響，酒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那大漢微微一笑，說道：「這位兄台何事驚慌？請過來同飲一杯如何？」

　　段譽笑道：「最好，最好！」吩咐酒保取過杯筷，移到大漢席上坐下，請問姓名。那大漢笑道：「兄台何必明知故問？大家不拘形跡，喝上幾碗，豈非大是妙事？待得敵我分明，便沒有餘味了。」段譽笑道：「兄台想必是認錯了人，以為我是敵人。不過『不拘形跡』四字，小弟最是喜歡，請啊，請啊！」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

　　那大漢微笑道：「兄台倒也爽氣，只不過你的酒杯太小。」叫道：「酒保，取兩隻大碗來，打十斤高粱。」那酒保和段譽聽到「十斤高粱」四字，都嚇了一跳。酒保賠笑道：「爺台，十斤高粱喝得完嗎？」那大漢指著段譽道：「這位公子爺請客，你何必給他省錢？十斤不夠，打二十斤。」酒保笑道：「是！是！」過不多時，取過兩隻大碗，一大罈酒，放在桌上。

　　那大漢道：「滿滿的斟上兩碗。」酒保依言斟了。這滿滿的兩大碗酒一斟，段譽登感酒氣刺鼻，有些不大好受。他在大理之時，只不過偶爾喝上幾杯，哪裡見過這般大碗的飲酒，不由得皺起眉頭。那大漢笑道：「咱兩個先來對飲十碗，如何？」

　　段譽見他眼光中頗有譏嘲輕視之色，若是換作平時，他定然敬謝不敏，自稱酒量不及，但昨晚在聽香水榭中飽受冷漠，又想：「這大漢看來多半是慕容公子的一夥，不是什麼鄧大爺、公冶二爺，便是風四爺了。他已和人家約了在惠山比武拚鬥，對頭不是丐幫，便是什麼西夏『一品堂』。哼，慕容公子又怎麼了？我偏不受他手下人的輕賤，最多也不過是醉死，又有什麼大不了的？」當即胸膛一挺，大聲道：「在下捨命陪君子，待會酒後失態，兄台莫怪。」說著端起一碗酒來，咕嘟咕嘟的便喝了下去。他喝這碗酒乃是負氣，王語嫣雖不在身邊，在他卻與喝給她看一般無異，乃是與慕容復爭競，決不肯在心上人面前認輸，別說不過是一大碗烈酒，就是鴆酒毒藥，也毫不遲疑的喝了下去。

　　那大漢見他竟喝得這般豪爽，倒頗出意料之外，哈哈一笑，說道：「好爽快。」端起碗來，也是仰脖子喝乾，跟著便又斟了兩大碗。

　　段譽笑道：「好酒，好酒！」呼一口氣，又將一碗酒喝乾。那大漢也喝了一碗，再斟兩碗。這一大碗便是半斤，段譽一斤烈酒下肚，腹中便如有股烈火在熊熊焚燒，頭腦中混混沌沌，但仍然在想：「慕容復又怎麼了？好了不起麼？我怎可輸給他的手下人？」端起第三碗酒來，又喝了下來。

　　那大漢見他霎時之間醉態可掬，心下暗暗可笑，知他這第三碗酒一下肚，不出片刻，便要醉倒在地。

　　段譽未喝第三碗酒時，已感煩惡欲嘔，待得又是半斤烈酒灌入腹中，五臟六腑似乎都欲翻轉。他緊緊閉口，不讓腹中酒水嘔將出來。突然間丹田中一動，一股真氣衝將上來，只覺此刻體內的翻攪激盪，便和當日真氣無法收納之時的情景極為相似，當即依著伯父所授的法門，將那股真氣納向大錐穴。體內酒氣翻湧，竟與真氣相混，這酒水是有形有質之物，不似真氣內力可在穴道中安居。他卻也任其自然，讓這真氣由天宗穴而肩貞穴，再經左手手臂上的小海、支正、養老諸穴而通至手掌上的陽谷、後豁、前谷諸穴，由小指的少澤穴中傾瀉而出。他這時所運的真氣線路，便是六脈神劍中的「少澤劍」。少澤劍本來是一股有勁無形的劍氣，這時他小指之中，卻有一道酒水緩緩流出。

　　初時段譽尚未察覺，但過不多時，頭腦便感清醒，察覺酒水從小指尖流出，暗叫：「妙之極矣！」他左手垂向地下，那大漢並沒留心，只見段譽本來醉眼朦朧，但過不多時，便即神采奕奕，不禁暗暗生奇，笑道：「兄台酒量居然倒也不弱，果然有些意思。」又斟了兩大碗。

　　段譽笑道：「我這酒量是因人而異。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這一大碗嘛，我瞧也不過二十來杯，一千杯須得裝上四五十碗才成。兄弟恐怕喝不了五十大碗啦。」說著便將跟前這一大碗酒喝了下去，隨即依法運氣。他左手搭在酒樓臨窗的欄杆之上，從小指甲流出來的酒水，順著欄杆流到了樓下牆腳邊，當真神不知、鬼不覺，沒半分破綻可尋。片刻之間，他喝下去的四大碗酒已然盡數逼了出來。

　　那大漢見段譽漫不在乎的連盡四碗烈酒，甚是歡喜，說道：「很好，很好，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先乾為敬。」斟了兩大碗，自己連干兩碗，再給段譽斟了兩碗。段譽輕描淡寫、談笑風生的喝了下去，喝這烈酒，直比喝水飲茶還更瀟灑。

　　他二人這一賭酒，登時驚動了松鶴樓樓上樓下的酒客，連灶下的廚子、火夫，也都上樓來圍在他二人桌旁觀看。

　　那大漢道：「酒保，再打二十斤酒來。」那酒保伸了伸舌頭，這時但求看熱鬧，更不勸阻，便去抱了一大罈酒來。

　　段譽和那大漢你一碗，我一碗，喝了個旗鼓相當，只一頓飯時分，兩人都已喝了三十來碗。

　　段譽自知手指上玩弄玄虛，這烈酒只不過在自己體內流轉一過，瞬即瀉出，酒量可說無窮無盡，但那大漢卻全憑真實本領，眼見他連盡三十餘碗，兀自面不改色，略無半分酒意，心下好生欽佩，初時尚因他是慕容公子一夥而懷有敵意，但見他神情豪邁，英風颯爽，不由得起了愛惜之心，尋思：「如此比拚下去，我自是有勝無敗。但這漢子飲酒過量，未免有傷身體。」堪堪喝到四十大碗時，說道：「仁兄，咱兩個都已喝了四十碗吧？」

　　那大漢笑道：「兄台倒還清醒得很，數目算得明白。」段譽笑道：「你我棋逢敵手，將遇良材，要分出勝敗，只怕很不容易。這樣喝將下去，只弟身邊的酒錢卻不夠了。」伸手杯中，取出一個繡花荷包來，往桌上一擲，只聽得嗒的一聲輕響，顯然荷包中沒什麼金銀。段譽被鳩摩智從大理擒來，身邊沒攜帶財物，這只繡花荷包纏了金絲銀線，一眼便知是名貴之物，但囊中羞澀，卻也是一望而知。

　　那大漢見了大笑，從身邊摸出一錠銀子來，擲在桌上，攜了段譽的手，說道：「咱們走吧！」

　　段譽心中喜歡，他在大理之時，身為皇子，難以交結什麼真心朋友，今日既不以文才，又不以武功，卻以無中生有的酒量結交了這條漢子，實是生平未有之奇。

　　兩人下得樓來，那大漢越走越快，出城後更邁開大步，順著大路疾趨而前，段譽提一口氣，和他並肩而行，他雖不會武功，但內力棄沛之極，這般快步爭走，卻也絲毫不感心跳氣喘。那大漢向他瞧了一眼，微微一笑，道：「好，咱們比比腳力。」當即發足疾行。

　　段譽奔出幾步，只因走得急了，足下一個踉蹌，險些跌倒，乘勢向左斜出半步，這才站穩，這一下恰好踏了「凌波微步』中的步子。他無意踏了這一步，居然搶前了數尺，心中一喜，第二步走的又是「凌波微步』，便即追上了那大漢。兩人並肩而前，只聽得風聲呼呼，道旁樹木紛紛從身邊倒退而過。

　　段譽學到「凌波微步」之時，全沒想到要和人比試腳力，這時如箭在弦，不能不發，只有盡力而為，至於勝過那大漢的心思，卻是半分也沒有。他只是按照所學步法，加上渾厚無比的內力，一步步的跨將出去，那大漢到底在前在後，卻全然的顧不到了。

　　那大漢邁開大步，越走越快，頃刻間便遠遠趕在段譽之前，但只要稍緩得幾口氣，段譽便即追了上來。那大漢斜眼相睨，見段譽身形瀟灑，猶如庭除閒步一般，步伐中渾沒半分霸氣，心下暗暗佩服，加快幾步，又將他拋在後面，但段譽不久又即追上。這麼試了幾次，那大漢已知段譽內力之強，猶勝於己，要在十數里內勝過他並不為難，一比到三四十里，勝敗之數就難說得很，比到六十里之外，自己非輸不可。他哈哈一笑，停止說道：「慕容公子，喬峰今日可服你啦。姑蘇慕容，果然名不虛傳。」

　　段譽幾步衝過了他身邊，當即轉身回來，聽他叫自己為「慕容公子」，忙道：「小弟姓段名譽，兄台認錯人了。」

　　那大漢神色詫異，說道：「什麼？你……你不是慕容復慕容公子？」

　　段譽微笑道：「小弟來到江南，每日裡多聞慕容公子的大名，實是仰慕得緊，只是至今無緣得見。」心下尋思：「這漢子將我誤認為慕容復，那麼他自不是慕容復一夥了。」想到這裡，對他更增幾分好感，問道：「兄台自道姓名，可是姓喬名峰麼？」

　　那大漢驚詫之色尚未盡去，說道：「正是，在下喬峰。」段譽道：「小弟是大理人氏，初來江南，便結識喬兄這樣的一位英雄人物，實是大幸。」喬峰沉吟道：「嗯，你是大理段氏的子弟，難怪，難怪。段兄，你到江南來有何貴幹？」

　　段譽道：「說來慚愧，小弟是為人所擒而至。」當下將如何被鳩摩智所擒，如何遇到慕容復的兩名丫環等情，極簡略的說了。雖是長話短說，卻也並無隱瞞，對自己種種倒霉的醜事，也不文飾遮掩。

　　喬峰聽後，又驚又喜，說道：「段兄，你這人十分直爽，我生平從所未遇，你我一見如故，咱倆結為金蘭兄弟如何？」段譽喜道：「小弟求之不得。」兩人敘了年歲，喬峰比段譽大了十一歲，自然是兄長了。當下撮土為香，向天拜了八拜，一個口稱「賢弟」，一個連叫「大哥」，均是不勝之喜。

　　段譽道：「小弟在松鶴樓上，私聽到大哥與敵人今晚訂下了約會。小弟雖然不會武功，卻也想去瞧瞧熱鬧。大哥能允可麼？」

　　喬峰向他查問了幾句，知他果然真的絲毫不會武功，不由得嘖嘖稱奇，道：「賢弟身具如此內力，要學上乘武功，那是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絕無難處。賢弟要觀看今晚的會鬥，也無不可，只是生怕敵人出手狠辣陰毒，賢弟千萬不可貿然現身。」段譽喜道：「自當遵從大哥囑咐。」喬嶠笑道：「此刻天時尚早，你我兄弟回到無錫城中，再去喝一會酒，然後同上惠山不遲。」

　　段譽聽他說又要去喝酒，不由得吃了一驚，心想：「適才喝了四十大碗酒，只過得一會兒，他又要喝酒了。」便道：「大哥，小弟和你賭酒，其實是騙你的，大哥莫怪。」當下說明怎生以內力將酒水從小指「少澤穴」中逼出。喬峰驚道：「兄弟，……你這是『神脈神劍』的奇功麼？」段譽道：「正是，小弟學會不久，還生疏得緊。」

　　喬峰呆了半晌，歎道：「我曾聽家師說起，武林中故老相傳，大理段氏有一門『六脈神劍』的功夫，能以無形劍氣殺人，也不知是真是假。原來當真有此一門神功。」

　　段譽道：「其實這功夫除了和大哥賭酒時作弊取巧之外，也沒什麼用處。我給鳩摩智那和尚擒住了，就絕無還手餘地。世人於這六脈神劍渲染過甚，其實失於誇大。大哥，酒能傷人，須適可而止，我看今日咱們不能再喝了。」

　　喬峰哈哈大笑，道：「賢弟規勸得是。只是愚兄體健如牛，自小愛酒，越喝越有精神，今晚大敵當前，須得多喝烈酒，好好的和他們周旋一番。」

　　兩人說著重回無錫城中，這一次不再比拚腳力，並肩緩步而行。

　　段譽喜結良友，心情極是歡暢，但於慕容復及王語嫣兩人，卻總是念念不忘，閒談了幾句，忍不住問道：「大哥，你先前誤認小弟為慕容公子，莫非那慕容公子的長相，與小弟有幾分相似不成？」

　　喬峰道：「我素聞姑蘇慕容氏的大名，這次來到江南，便是為他而來。聽說慕容復儒雅英俊，約莫二十八九歲年紀，本來比賢弟是要大著好幾歲，但我決計想不到江南除了慕容復之外，另有一位武功高強、容貌俊雅的青年公子，因此認錯了人，好生慚愧。」

　　段譽聽他說慕容復「武功高強，容貌俊雅」，心中酸溜溜的極不受用，又問：「大哥遠來尋他，是要結交他這個朋友麼？」

　　喬峰歎了口氣，神色黯然，搖頭道：「我本來盼望得能結交這位朋友，但只怕無法如願了。」段譽問道：「為什麼？」喬峰道：「我有一個至交好友，兩個多月前死於非命，人家都說是慕容復下的毒手。」段譽矍然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喬峰道：「不錯。我這個朋友所受致命之傷，正是以他本人的成名絕技所施。」說到這裡，聲音哽咽，神情酸楚，他頓了一頓，又道：「但江湖上的事奇詭百出，人所難料，不能單憑傳聞之言，便貿然定人之罪。愚兄來到江南，為的是要查明真相。」

　　段譽道：「真相到底如何？」喬峰搖了搖頭，說道：「這時難說得很。我那朋友成名已久，為人端方，性情謙和，向來行事又極穩重，不致平白無端的去得罪慕容公子。他何以會受人暗算，實令人大惑不解。」

　　段譽點了點頭，心想：「大哥外表粗豪，內心卻十分精細，不像霍先生、過彥之、司馬林他們，不先詳加查訪，便一口咬定慕容公子是兇手。」又問：「那與大哥約定明朝相會的強敵，卻又是些什麼人？」

　　喬峰道：「那是……」只說得兩個字，只見大路上兩個衣衫破爛、乞兒模樣的漢子疾奔而來，喬峰便即住口。那兩人施展輕功，晃眼間便奔到眼前，一齊躬身，一人說道：「啟稟幫主，有四個點子闖入『大義分舵』，身手甚是了得，蔣舵主見他們似乎來意不善，生怕抵擋不住，命屬下請『大仁分舵』遣人應援。」

　　段譽聽那二人稱喬峰為「幫主」，神態恭謹之極，心道：「原來大哥是什麼幫會的一幫之主。」

　　喬峰點了點頭，問道：「點子是些什麼人？」一名漢子道：「其中三個是女的，一個是高高瘦瘦的中年漢子，十分橫蠻無禮。」喬峰哼了一聲，道：「蔣舵主忒也仔細了，對方只不過單身一人，難道便對付不了？」那漢子道：「啟稟幫主，那三個女子似乎也有武功。」喬峰笑了笑，道：「好吧，我去瞧瞧。」那兩名漢子臉露喜色，齊聲應道：「是！」垂手閃到喬峰身後。

　　喬峰向段譽道：「兄弟，你和我同去嗎？」段譽道：「這個自然。」

　　兩名漢子在前引路，前行里許，折而向左，曲曲折折的走上了鄉下的田徑。這一帶都是極肥活的良田，到處河港交叉。

　　行得數里，繞過一片杏子林，只聽得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林杏花叢中傳出來：「我慕容兄弟上洛陽去會你家幫主，怎麼你們丐幫的人都到無錫來了？這不是故意的避而不見麼？你們膽小怕事，那也不打緊，豈不是累得我慕容兄弟白白的空走一趟？豈有此理，真正的豈有此理！」

　　段譽一聽到這聲音，心中登時怦怦亂跳，那正是滿口「非也非也」的包三先生，心想：「王姑娘跟著他一起來了？不是說還有三個女子嗎？」又想：「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難道我今日竟和丐幫的幫主拜了把子？」

　　只聽得一個北方口音的人大聲道：「慕容公子是跟敝幫喬幫主事先訂了約會嗎？」包三先生道：「訂不訂約會都一樣。慕容公子既上洛陽，丐幫的幫主總不能自行走開，讓他撲一個空啊。豈有此理，真正的豈有此理！」那人道：「慕容公子有無信帖知會敝幫？」包三先生道：「我怎麼知道？我既不是慕容公子，又不是丐幫幫主，怎會知道？你這句話問得太也沒有道理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喬峰臉一沉，大踏步走進林去。段譽跟在後面，但見杏子林中兩起人相對而立。包三先生身後站著三個少女。段譽的目光一碰到其中一個女郎的臉，便再也移不開了。

　　那少女自然是王語嫣，她輕噫一聲，道：「你也來了？」段譽道：「我也來了。」就此癡癡的目不轉睛的凝視著她。王語嫣雙頰暈紅，轉開了頭，心想：「這人如此瞧我，好生無禮。」但她知道段譽十分傾慕自己的容貌，心下不自禁的暗有喜悅之意，倒也並不著惱。

　　杏林中站在包不同對面的是一群衣衫襤褸的化子，當先一人眼見喬峰到來，臉有喜色，立刻搶步迎上，他身後的丐幫幫群一齊躬身行禮，大聲道：「屬下參見幫主。」

　　喬峰抱拳道：「眾兄弟好。」

　　包三先生仍然一般的神情囂張，說道：「嗯，這位是丐幫的喬幫主麼？兄弟包不同，你一定聽到過我的名頭了。」喬峰道：「原來是包三先生，在下久慕英名，今日得見尊範，大是幸事。」包不同道：「非也，非也！我有什麼英名？江湖上臭名倒是有的。人人都知我包不同一生惹事生非，出口傷人。嘿嘿嘿，喬幫主，你隨隨便便的來到江南，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會，幫主的身份何等尊崇，諸幫眾對幫主更是敬若神明。眾人見包不同對幫主如此無禮，一開口便是責備之言，無不大為憤慨。大義分舵蔣舵主身後站著的六七個人或手按刀柄，或磨拳擦掌，都是躍躍欲動。

　　喬峰卻淡淡的道：「如何是在下的不是，請包三先生指教。」

　　包不同道：「我家慕容兄弟知道你喬幫主是個人物，知道丐幫中頗有些人才，因此特地親赴洛陽去拜會閣下，你怎麼自得其樂的來到江南？嘿嘿，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喬峰微微一笑，說道：「慕容公子駕臨洛陽敝幫，在下倘若事先得知訊息，確當恭候大駕，失迎之罪，先行謝過。」說著抱拳一拱。

　　段譽心中暗讚：「大哥這幾句話好生得體，果然是一幫之主的風度，倘若他和包三先生對發脾氣，那便有失身份了。」

　　不料包不同居然受之不疑，點了點頭，道：「這失迎之罪，確是要謝過的，雖然常言道得好：不知者不罪。可是到底要罰要打，權在別人啊！」

　　他正說得洋洋自得，忽聽得杏樹叢後幾個人齊聲大笑，聲震長空。大笑聲中有人說道：「素聞江南包不同愛放狗尼，果然名不虛傳。」

　　包不同道：「素聞響屁不臭，臭屁不響，剛才的狗屁卻又響又臭，莫非是丐幫六老所放嗎？」

　　杏樹後那人道：「包不同既知丐幫六老的名頭，為何還在這裡胡言亂語？」話聲甫歇，杏樹叢後走出四名老者，有的白鬚白髮，有的紅光滿面，手中各持兵刃，分佔四角，將包不同、王語嫣等四人圍住了。

　　包不同自然知道，丐幫乃江湖上一等一的大幫會，幫中高手如雲，丐幫六老更是望重武林，但他性子高傲，自幼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副脾氣，眼見丐幫六老中倒有四老現身，隱然合圍，暗叫：「糟糕，糟糕，今日包三先生只怕要英名掃地。」但臉上絲毫不現懼色，說道：「四個老兒有什麼見教？想要跟包三先生打上一架麼？為什麼還有兩個老兒不一齊上來？偷偷埋伏在一旁，想對包三先生橫施暗算麼？很好，很好，好得很！包三先生最愛的便是打架。」

　　忽然間半空中一人說道：「世間最愛打架的是誰？是包三先生嗎？錯了，錯了，那是江南一陣風風波惡。」

　　段譽抬起頭來，只見一株杏樹的樹枝上站著一人，樹枝不住幌動，那人便隨著樹枝上下起伏。那人身形瘦小，約莫三十二歲年紀，面頰凹陷，留著兩撇鼠尾鬚，眉毛下垂，容貌十分醜陋。段譽心道：「看來這人便是阿朱、阿碧所說的風四哥了。」果然聽得阿碧叫道：「風四哥，你聽到了公子的訊息麼？」

　　風波惡叫道：「好啊，今天找到了好對手。阿朱、阿碧，公子的事，待會再說不遲。」半空中一個倒載觔斗翻了下來，向北方那身裁矮胖的老者撲去。

　　那老者手持一條鋼杖，陡然向前推出，點向風波惡胸口。這條鋼杖有鵝蛋粗細，推出時勢挾勁風，甚是威猛。風波惡猱身直上，伸手便去奪那鋼杖。那老者手腕一抖，鋼杖翻起，點向他胸口。風波惡叫道「妙極！」突然矮身，去抓對方腰脅。那矮胖老者鋼仗已打在外門，見敵人欺近身來，收杖抵禦已然不及，當即飛腿踢他小腹。

　　風波惡斜身閃過，卻撲到東首那紅臉老者身前，白光耀眼，他手中已多了一柄單刀，橫砍而至。那紅臉老者手中拿的是一把鬼頭刀，背厚刃薄，刀身甚長，見風波惡揮刀削來，鬼頭刀豎立，以刀碰刀，往他她刃上硬碰過去。風波惡叫道：「你兵刃厲害，不跟你碰。」倒縱丈許，反手一刀，砍向南邊的白鬚老者。

　　那白鬚老者右手握著一根鐵鑭，鑭上生滿倒齒，乃是一件鎖拿敵人的外門兵刃。他見風波惡單刀反砍，而紅臉老者的鬼頭刀尚未收勢，倘若自己就此上前招架，便成了前後夾擊之形。他自重身份，不願以二對一，當即飄身避開，讓了他一招。

　　豈知風波惡好鬥成性，越找得熱鬧，越是過癮，至於誰勝誰敗，倒不如何計較，而打鬥的種種規矩更從來不守。白鬚老者這一下閃身而退，誰都知道他有意相讓，風波惡卻全不理會這些武林中的禮節過門，眼見有隙可乘，刷刷刷刷連砍四刀，全是進手招數，勢若飄風，迅捷無比。

　　那白鬚老者沒想到他竟會乘機相攻，實是無理已極，忙揮鑭招架，連退了四步方始穩定身形。這時他背心靠到了一株杏子樹上，已然退無可退，橫過鐵鑭，呼的一鑭打出，這是他轉守為攻的殺手鑭之一。那知風波惡喝道：「再打一個。」竟然不架而退，單刀舞成圈子，向丐幫四老中的第四位長老旋削過去。白鬚長老這一鑭打出，敵人已遠遠退開，只惱得他連連吹氣，白鬚高揚。

　　這第四位長老兩條手臂甚長，左手中提著一件軟軟的兵刃，見風波惡攻到，左臂一提，抖開兵刃，竟是一隻裝米的麻袋。麻袋受風一鼓，口子張開，便向風波惡頭頂罩落。

　　風波惡又驚又喜，大叫：「妙極，妙極，我和你打！」他生平最愛的便是打架，倘若對手身有古怪武功，或是奇異兵刃，那更是心花怒放，就像喜愛遊覽之人見到奇山大川，講究飲食之人嘗到新穎美味一般。眼見對方以一隻粗麻布袋作器，他從來沒和這種兵刃交過手，連聽也沒聽見過，喜悅之餘，暗增戒懼，小心冀冀的以刀尖戳去，要試試是否能用刀割破麻袋。長臂老者陡然間袋交右手，左臂回轉，揮拳往他面門擊去。

　　風波惡仰頭避過，正要反刀去撩他下陰，那知道長臂老者練成了極高明的「通臂拳」功夫，定拳似乎拳力已盡，偏是力盡處又有新力生出，拳頭更向前伸了半尺。幸得風波惡一生好鬥，大戰小斗經歷了數千場，應變經驗之豐，當世不作第二人想，百忙中張開口來，便往他拳頭上咬落。長臂老者滿擬這一拳可將他牙齒打落幾枚，那料得到拳頭將到他口邊，他一口白森森的牙齒竟然咬了過來，急忙縮手，已然遲了一步，「啊」的一聲大叫，指根處已被他咬出血來。旁觀眾人有的破口而罵，有的哈哈大笑。

　　包不同一本正經的道：「風四弟，你這招『呂洞賓咬狗』，名不虛傳，果然已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不枉你十載寒暑的苦練之功，咬死了一千八百條白狗、黑狗、花狗，方有今日的修為造詣」。

　　王語嫣和阿朱、阿碧都笑了起來，段譽笑道：「王姑娘，天下武學，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這一招咬人的功夫，卻屬於何門何派？」王語嫣微微一笑，說道：「這是風四哥的獨門功夫，我可不懂了。」包不同道：「你不懂？嘿嘿，太也孤陋寡聞了。『呂洞賓咬狗大九式』，每一式各有正反八種咬法，八九七十二，一共七十二咬。這是很高深的武功啊。」段譽見王語嫣喜歡聽包不同如此胡說八道，也想跟著說笑幾句，猛地想起：「那長臂老者是喬大哥的下屬，我怎可取笑於他？」急忙住口。

　　這時場中呼呼風響，但見長臂老者將麻袋舞成一團黃影，似已將風波惡籠罩在內。但風波惡刀法精奇，遮攔進擊，盡自抵敵得住。只是麻袋上的招數尚未見底，通臂拳的厲害他適才卻已領教過，「呂洞賓咬狗」這一招，究竟只能僥倖得逞，可一咬而不可再咬，是以不敢有絲毫輕忽。

　　喬峰見風波惡居然能和這位丐幫四老之一的長臂叟惡鬥百餘招而不落敗，心下也暗暗稱奇，對慕容公子又看得高了一層。丐幫其餘三位長老各自退在一旁，凝神觀鬥。

　　阿碧見風波惡久戰不下，擔起憂來，問王語嫣道：「王姑娘，這位長臂老先生使一隻麻袋，那是什麼武功？」王語嫣皺眉道：「這路武功我在書上沒見過，他拳腳是通臂拳，使那麻袋的手法，有大別山回打軟鞭十三式的勁道，也夾著湖北阮家八十一路三節棍的套子，瞧來那麻袋的功夫是他自己獨創的。」

　　她這幾句話說得並不甚響，但「大別山回打軟鞭十三式」以及「湖北阮家八十一路三節棍」這兩個名稱，聽在長臂叟耳中卻如轟轟雷鳴一般。他本是湖北阮家的子弟，三節棍是家傳的功夫，後來殺了本家長輩，犯了大罪，於是改姓換名，捨棄三節棍決不再用，再也無人得知他的本來面目，不料幼時所學的武功雖然竭力摒棄，到了劇鬥酣戰之際，自然而然的便露了出來，心下大驚：「這女娃兒怎地得知我的底細？」他還道自己隱瞞了數十年的舊事已為她所知，這麼一分心，被風波惡連攻數刀，竟有抵擋不住之勢。

　　他連退三步，斜身急走，眼見風波惡揮刀砍倒，當即飛起左足，往他右手手腕上踢去。風波惡單刀斜揮，逕自砍他左足，長臂叟右足跟著踢出，鴛鴦連環，身子已躍在半空。風波惡見他恁大年紀，身手矮健，不減少年，不由得一聲喝采：「好！」左手呼的一拳擊出，打向他的膝蓋。眼見長臂叟身在半空，難以移動身形，這一拳只要打實了，膝蓋縱不碎裂，腿骨也必折斷。

　　風波惡見自己這一拳距他膝頭已近，對方仍不變招，驀覺風聲勁急，對方手中的麻袋張開大口，往自己頭頂罩落。他這拳雖能打斷長臂叟的腿骨，但自己老大一個腦袋被人家套在麻袋之中，豈不糟糕之極？這一拳直擊急忙改為橫掃，要將麻袋揮開。長臂叟右手微側，麻袋口一轉，已套住了他拳頭。

　　麻袋的大口和風波惡小小一個拳頭相差太遠，套中容易，卻決計裹他不住。風波惡手一縮，便從麻袋中伸了出來。突然間手背上微微一痛，似被細針刺了一下，垂目看時，登時嚇了一跳，只見一隻小小蠍子釘在自己手背之上。這只蠍子比常蠍為小，但五色斑斕，模樣可怖。風波惡情知不妙，用力甩動，可是蠍子尾巴牢牢釘住了他手背，怎麼也甩之不脫。

　　風波惡急忙翻轉左手，手背往自己單刀刀背上拍落，擦的一聲輕響，五色蠍子立時爛成一團。但長臂叟既從麻袋中放了這頭蠍子出來，決不是好相與之物，尋常一個丐幫子弟，所使毒物已十分厲害，何況是六大長老中的一老？他立即躍開丈許，從懷中取出一顆解毒丸，拋入口中吞下。

　　長臂叟也不追出，收起了麻袋，不住向王語嫣打量，尋思：「這女娃兒如何得知我是湖北阮家的？」

　　包不同甚是關心，忙問：「四弟覺得如何？」風波惡左手揮了兩下，覺得並無異狀，大是不解：「麻袋中暗藏五色小蠍，決不能沒有古怪。」說道：「沒有什麼……」只說得這四個字，突然間咕咚一聲，向前仆摔下去。包不同急忙扶起，連問：「怎麼？怎麼？」只見他臉上肌肉僵硬，笑得極是勉強。

　　包不同大驚，忙伸手點了他手腕、肘節、和肩頭三頭關節中的穴處穴道，要止住毒氣上行，豈知那五色彩蠍的毒性行得快速之極，雖然不是「見血封喉」，卻也是如響斯應，比一般毒蛇的毒性發作得更快。風波惡張開了口想說話，卻只發出幾下極難聽的啞啞之聲。包不同眼見毒性厲害，只怕已然無法醫治，悲憤難當，一聲大吼，便向長臂老者撲了過去。

　　那手持鋼杖的矮胖老者叫道：「想車輪戰麼？讓我矮冬爪來會會姑蘇的英豪。」鋼杖遞出，點向包不同。這兵刃本來甚為沉重，但他舉重若輕，出招靈動，直如一柄長劍一般。包不同雖然氣憤憂急，但對手大是勁故，卻也不敢怠慢，只想擒住這矮胖長老，逼長臂叟取出解藥來救治風四弟，當下施展擒拿手，從鋼杖的空隙中著著進襲。

　　阿朱、阿碧分站風波惡兩側，都是目中含淚，只叫：「四哥，四哥！」

　　王語嫣於使毒、治毒的法門一竅不通，心下大悔：「我看過的武學書籍之中，講到治毒法門的著實不少，偏生我以為沒什麼用處，瞧也不瞧。當時只消看上幾眼，多多少少能記得一些，此刻總不至束手無策，眼睜睜的讓風四哥死於非命。」

　　喬峰見包不同與矮長老勢均力故，非片刻間能分勝敗，向長臂叟道：「陳長老，請你給這位風四爺解了毒吧！」長臂叟陳長老一怔，道：「幫主，此人好生無禮，武功倒也不弱，救活了後患不小。」喬峰點了點頭，道：「話是不錯。但咱們尚未跟正主兒朝過相，先傷他的下屬，未免有恃強凌弱之嫌。咱們還是先站定了腳跟，佔住了理數。」陳長老氣憤憤的道：「馬副幫主明明是那姓慕容的小子所害，報仇雪恨，還有什麼仁義理數好說。」喬峰臉上微有不悅之色，道：「你先給他解了毒，其餘的事慢慢再說不遲。」

　　陳長老心中雖一百個不願意，但幫主之命終究不敢違拗，說道：「是。」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走上幾步，向阿朱和阿碧道：「我家幫主仁義為先，這是解藥，拿去吧！」

　　阿碧大喜，忙走上前去，先向喬峰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又向陳長老福了福，道：「多謝喬幫主，多謝陳長老。」接過了那小瓶，問道：「請問長老，這解藥如何用法？」陳長老道：「吸盡傷口中的毒液之後，將解藥敷上。」他頓了一頓，又道：「毒液若未吸盡，解藥敷上去有害無益，不可不知。」阿碧道：「是！」回身拿起了風波惡的手掌，張口便要去吸他手背上創口中的毒液。

　　陳長老大聲喝道：「且慢！」阿碧一愕，道：「怎麼？」陳長老道：「女子吸不得！」阿碧臉上微微一紅，道：「女子怎麼了？」陳長老道：「這蠍毒是陰寒之毒，女子性陰，陰上加陰，毒性更增。」

　　阿碧、阿朱、王語嫣三人都將信將疑，雖覺這話頗為古怪，但也不是全然無理，倘若真的毒上加毒，那可不妙；自己這一邊只剩包不同是男人，但他與矮老者鬥得正劇，但見杖影點點，掌勢飄飄，一時之間難以收手。阿朱叫道：「三哥，暫且罷鬥，且回來救了四哥再說。」

　　但包不同的武功和那矮老者在伯仲之間，一交上了手，要想脫身而退，卻也不是數招內便能辦到。高手比武，每一招均牽連生死，要是誰能進退自如，那便可隨便取了對方性命，豈能要來便來、要去便去？包不同聽到阿朱的呼叫，心知風波惡傷勢有變，心下焦急，搶攻數招，只盼擺脫矮老者的糾纏。

　　矮老者與包不同激鬥已逾百招，雖仍是平手之局，但自己持了威力極強的長大兵刃，對方卻是空手，強弱顯已分明。矮老者揮舞鋼杖，連環進擊，均被包不同一一化解，情知再鬥下去，多半有輸無贏，待見包不同攻勢連盛，還道他想一舉擊敗自己，當下使出全力反擊。丐幫四老在武功上個個有獨到的造詣，青城派的諸保昆、司馬林、秦家寨的姚伯當都被包不同在談笑之間輕易打發，這矮老者卻著實不易對付。包不同雖佔上風，但要真的勝得一招半式，卻還須看對方的功力如何，而矮老者顯然長力甚強。

　　喬峰見王語嫣等三個少女臉色驚惶，想起陳長老所飼彩蠍毒性極為厲害，也不知「女子不能吸毒」之言是真是假。他若命屬下攻擊敵人，情勢便再凶險百倍，也是無人敢生怨心，但要人干冒送命之險，去救治敵人，這號令可無論如何不能出口。他當即說道：「我來給風四爺吸毒好了。」說著便走向風波惡身旁。

　　段譽見到王語嫣的愁容，早就起了替風波惡吸去手上毒液之心，只是心想喬峰是結義兄長，自己去助他敵人，於金蘭之義著實有虧，雖然喬峰曾命陳長老取出解藥，卻不知他是真情還是假意。待見喬峰走向風波惡身前，真的要助他解毒，忙道：「大哥，讓小弟來吸好了。」一步跨出，自然而然是「凌波微步」中的步法，身形側處，已搶在喬峰之前，抓起風波惡的手掌，張口便往他手背上的創口吸去。

　　其時風波惡一隻手掌已全成黑色，雙眼大睜，連眼皮肌肉也已僵硬，無法合上。段譽吸出一口毒血，吐在地下，只見那毒血色如黑墨，眾人看了，均覺駭異。段譽一怔，心道：「讓這黑血流去後再吸較妥。」他不知只因自己服食過萬毒之王的莽牯朱蛤，那是任何毒物的剋星，彩蠍的毒質遠遠不及，一吸之下，便順勢流了出來。突然風波惡身子一動，說道：「多謝！」

　　阿朱等盡皆大喜。阿碧道：「四哥，你會說話了。」只見黑血漸淡，慢慢變成了紫色，又流一會，紫血變成了深紅色。阿碧忙給他敷上解藥，包不同給他解開穴道。頃刻之間，風波惡高高腫起的手背已經平復，說話行動，也已全然如初。

　　風波惡向段譽深深一揖，說：「多謝公子爺救命之恩。」段譽急忙還禮，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風波惡笑道：「我的性命在公子是小事，在我卻是大事。」從阿和中接過小瓶，擲向陳長老，道：「還了你的解藥。」又向喬峰抱拳道：「喬幫主仁義過人，不愧為武林中第一大幫的首領。風波惡十分佩服。」喬峰抱拳道：「不敢！」

　　風波惡拾起單刀，左手指著陳長老道：「今天我輸了給你，風波惡甘拜下風，待下次撞到，咱們再打過，今天是不打了。」陳長老微笑道：「自當奉陪。」風波惡一斜身，向手中持鑭的長老叫道：「我來領教領教閣下商招。」阿朱、阿碧都大吃一驚，齊聲叫道：「四哥不可，你體力尚未復元。」風波惡叫道：「有架不打，枉自為人！」單刀霍霍揮動，身隨刀進，已砍向持鑭長老。

　　那使鑭的長老白眉白鬚，成名數十載，江湖上什麼人物沒會過，然見風波惡片刻之間還是十成中已死了九成，豈知一轉眼間，立即又生龍活虎般的殺來，如此凶悍，實所罕有，不禁心下駭然，他的鐵鑭本來變化繁複，除了擊打掃刺之外，便有鎖拿敵人兵刃的奇異手法，這時心下一怯，功夫減了幾成，變成了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喬峰眉頭微皺，心想：「這位風朋友太也不知好歹，我段兄弟好意救了你的性命，怎地不分青紅皂白的又去亂鬥？」

　　眼見包不同和風波惡兩人都漸佔上風，但也非轉眼間即能分出勝敗。高手比武，瞬息萬變，只要有一招一式使得巧了，或者對手偶有疏忽，本來處於劣勢者立時便能平反敗局。局中四人固然不敢稍有怠忽，旁觀各人也均凝神觀看。

　　段譽忽聽得東首有不少人快步走來，跟著北方也有人過來，人數更多。段譽向喬峰低聲道：「大哥，有人來了！」喬峰也早聽見，點了點頭，心想：「多半是慕容公子伏下的人馬到了。原來這姓包和姓風的兩人先來纏住我們，然後大隊人手一齊來攻。」正要暗傳號令，命幫眾先行向西、向南分別撤走，自己和四長老及蔣舵主斷後，忽聽得西方和南方同時有腳步雜沓之聲。卻是四面八方都來了敵人。

　　喬峰低聲道：「蔣舵主，南方敵人力道最弱，待會見我手勢，立時便率領眾兄弟向南退走。」蔣舵主道：「是！」

　　便在此時，東方杏子樹後奔出五六十人，都是衣衫襤褸，頭髮蓬亂，或持兵器，或拿破碗竹仗，均是丐幫中幫眾。跟著北方也有八九十名丐幫弟子走了出來，各人神色嚴重，見了喬峰也不行禮，反而隱隱含有敵意。

　　包不同和風波惡鬥然間見到有這許多丐幫人眾出現，暗自心驚，均想：「如何救得王姑娘、阿朱、阿碧三人脫身才好？」

　　然而這時最驚訝的卻是喬峰。這些人都是本幫幫眾，平素對自己極為敬重，只要遠遠望見，早就奔了過來行禮，何以今日突如其來，連「幫主」也不叫一聲？他正大感疑惑，只見西首和南首也趕到了數十名幫眾，不多時之間，便將杏林叢中的空地擠滿了，然而幫中的首腦人物，除了先到的四大長老和蔣舵主之外，餘人均不在內。喬峰越來越驚，掌心中冷汗暗生，他就算遇到最強最惡的敵人，也從來不似此刻這般駭異，只想：「難道丐幫忽生內亂？傳功、執法兩位長老和分舵舵主遭了毒手？」但包不同、風波惡和二長老兀自激戰不休，王語嫣等又在一旁，當著外人之面，不便出言詢問。

　　陳長老忽然高聲叫道：「結打狗陣！」東南西北四面的丐幫幫眾之中，每一處都奔出十餘人、二十餘人不等，各持兵刃，將包不同、矮長老等四人圍住。

　　包不同見丐幫頃刻間布成陣勢，若要硬闖，自己縱然勉強能全身而退，風波惡中毒後元氣大耗，非受重傷不可，要救王語嫣等三人更是難上加難。當此情勢，莫過於罷手認輸，實於聲名無損。但包不同性子執拗，常人認為理所當然之事，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風波惡卻又是愛鬥過於性命，只要有打鬥的機會，不論是勝是敗，結果是生是死，又不管誰是誰非，總之是惡鬥到底再說。是以強弱之勢早已分明，包風二人卻仍大呼酣戰，絲毫不屈。

　　王語嫣叫道：「包三哥、風四哥，不成了。丐幫這打狗陣，你們兩位破不了的，還是及早住手吧。」

　　風波惡道：「我再打一會，等到真的不成，再住手好了。」他說話時一分心，嗤的一聲響，肩頭被白鬚長老掃了一鑭，鑭上倒齒鉤得他肩頭血肉淋漓。風波惡罵道：「你奶奶的，這一招倒厲害。」刷刷刷連進三招，直是要和對方同歸於盡的模樣。白鬚老者心道：「我和你又無不共戴天之仇，何必如此拚命？」當下守住門戶，不再進攻。

　　陳長老長聲唱道：「南面弟兄來討飯喲，啊喲哎唷喲……」他唱的是乞丐的討飯調，其實是在施發進攻的號令。站在南首的數十名乞丐各舉兵刃，只等陳長老歌聲一落，立時便即湧上。

　　喬峰自知本幫這打狗陣一發動，四面幫眾便此上彼下，非將敵人殺死殺傷，決不止歇。他在查明真相之前，不願和姑蘇慕容氏貨然結下深仇，當下左手一揮，喝道：「且慢！」晃身欺到風波惡身側，左手往他面門抓去，風波惡向右急閃，喬峰右手順勢而上，已抓住他手腕，夾手將他單刀奪了過來。

　　王語嫣叫道：「好一招『龍爪手』『搶珠三式』！包三哥，他左肘要撞你胸口，右掌要斬你腰脅，左手便抓你的『氣戶穴』，這是『龍爪手』中的『沛然有雨』！」

　　她說「左肘要撞你胸口」，喬峰出手和她所說若合符節，左肘正好去撞包不同胸口，待得王語嫣說「右掌要斬你腰脅」，他右掌正好去斬包不同腰脅，一個說，一個作，便練也練不到這般合拍。王語嫣說到第三句上，喬峰右手五指成鉤，已抓在包不同的「氣戶穴」上。

　　包不同只感全身酸軟，再也動彈不得，氣憤憤的道：「好一個『沛然有雨』！大妹子，你說得不遲不早，有什麼用？早說片刻，也好讓我有個預備。」王語嫣歉然道：「他武功太強，出手時事先全沒朕兆，我瞧不出來，真是對不起了。」包不同道：「什麼對得起，對不起？咱們今天的架是打輸啦，丟了燕子塢的臉。」回頭一看，只見風波惡直挺挺的站著。卻是喬峰奪他單刀之時，順勢便點了他的穴道，否則他怎肯乖乖的罷手不鬥？

　　陳長老見幫主已將包、風二人制住，那一句歌調沒唱完，便即戛然而止。丐幫四長老和幫中高手見喬峰一出手便制住對手，手法之妙，實是難以想像，無不衷心欽佩。

　　喬峰放開包不同的「氣戶穴」，左手反掌在風波惡肩頭輕拍幾下，解開了他被封住的穴道，說道：「兩位請便吧。」

　　包不同性子再怪，也知道自己武功和他實在相差太遠，人家便沒什麼「打狗陣」，沒什麼四長老聯手，那也輕輕易易的便操勝算，這時候自己多說一句話，便是多丟一分臉，當下一言不發，退到了王語嫣身邊。

　　風波惡卻道：「喬幫主，我武功是不如你，不過適才這一招輸得不大服氣，你有點出我無意，攻我無備。」喬峰道：「不錯，我確是出你不意，攻你無備。咱們再試幾招，我接你的單刀。」一句話甫畢，虛空一抓，一股氣流激動地下的單刀，那刀竟然跳了起來，躍入了他手中，喬峰手指一撥，單刀倒轉刀柄，便遞向風波惡的身前。

　　風波惡登時便怔住了，顫聲道：「這……這是『擒龍功』吧？世上居然真的……真的有人會此神奇武功。」

　　喬峰微笑道：「在下初窺門徑，貽笑方家。」說著眼光不自禁的向王語嫣射去。適才王語嫣說他那一招「沛然成雨」，竟如未卜先知一般，實令他詫異之極，這時頗想知道這位精通武學的姑娘，對自己這門功夫有什麼品評。

　　不料王語嫣一言不發，對喬峰這手奇功宛如視而不見，原來她正自出神：「這位喬幫主武功如此了得，我表哥跟他齊名，江湖上有道是『北喬峰，南慕容』，可是……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怎能……」

　　風波惡搖了搖頭，道：「我打你不過，強弱相差太遠，打起來興味索然，喬幫主，再見了。」他打了敗仗，竟絲毫沒有垂頭喪氣，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喜」，只求有架打，打得緊張火熾，那便心滿意足，是輸是贏，卻是全不縈懷，實可說深得「斗道」之三昧，他舉手和喬峰別過，向包不同道：「三哥，聽說公子爺去了少林寺，那兒人多，定然有架打，我這便撩撩去。你們慢慢再來吧。」他深恐失了一次半次打架的遇合，不等包不同等回答，當即急奔而去。

　　包不同道：「走吧，走吧！技不如人兮，臉上無光！再練十年兮，又輸精光！不如罷休兮，吃盡當光！」高聲而吟，揚長而去，倒也輸得瀟灑。

　　王語嫣向阿朱、阿碧道：「三哥，四哥都走了，咱們卻又到哪裡找……找他去？」阿朱低頭道：「這兒丐幫他們要商量正經事情，咱們回無錫城再說。」轉頭向喬峰道：「喬幫主，我們三人走啦！」喬峰點頭道：「三位自便。」

　　東首丐幫之中，忽然走出一個相貌清雅的丐者，板起了臉孔說道：「啟稟幫主，馬副幫主慘死的大仇尚未得報，幫主怎可隨是便便的就放走敵人？」這幾句話似乎相當客氣，但神色這間咄咄逼人，絲毫沒有下屬之禮。

　　喬峰道：「咱們來到江南，原是為報馬二哥的大仇而來。但這幾日來我多方查察，覺得殺害馬二哥的兇手，未必便是慕容公子。」

　　那中年丐者名叫全冠清，外號「十方秀才」，為人足智多謀，武功高強，是幫中地位僅次於十六大長老的八袋舵主，掌管「大智分舵」，問道：「幫主何所見而云然？」

　　王語嫣和阿朱、阿碧正要離去，忽聽得丐幫中有人提到了慕容復，三人對慕容復都極關懷，當下退在一旁靜聽。

　　只聽喬峰道：「我也只是猜測而已，自也拿不出什麼證據來。」全冠清道：「不知幫主如何猜測，屬下等都想知道。」喬峰著：「我在洛陽之時，聽到馬二哥死於『鎖喉擒拿手』的功夫之下，便即想起了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這句話，尋思馬二哥的『鎖喉擒拿手』天下無雙無對，除了慕容氏一家之外，再無旁人能以馬二哥本身的絕技傷他。」全冠清道：「不錯。」喬峰道：「可是近幾日來，我越來越覺得，咱們先前的想法只怕未必盡然，這中間說不定另有曲折。」全冠清道：「眾兄弟都願聞其詳，請幫主開導。」

　　喬峰見他辭意不善，又察覺到諸幫眾的神氣大異平常，幫中定已生了重大變故，問道：「傳功、執法兩位長老呢？」全冠清道：「屬下今日並沒見到兩位長老。」喬峰又問：「大仁、大信、大勇、大禮四舵的舵主又在何處？」全冠清側頭向西北角上一名七袋弟子問道：「張全祥，你們舵主怎麼沒來？」那長袋弟子道：「嗯……嗯……我不知道。」

　　喬峰素知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工於心計，辦事幹練，原是自己手下一個極得力的下屬，但這時圖謀變亂，卻又成了一個極厲害的敵人，見那七袋弟子張全祥臉色有愧色，說話吞吞吐吐，目光又不敢和自己相對，喝道：「張全祥，你將本舵方舵主殺害了，是不是？」張全祥大驚，忙道：「沒有，沒有！方舵主好端端的在那裡，沒有死，沒有死！這……這不關我事，不是我幹的。」喬峰厲聲道：「那麼是誰幹的？」這句話並不甚響，卻棄滿了威嚴。張全祥不由得渾身發抖，眼光向著全冠清望去。

　　喬峰知道變亂已成，傳功、執法等諸長老倘若未死，也必已處於重大的危險之下，時機稍縱即逝，當下長歎一聲，轉身問四大長老：「四位長老，到底出了什麼事？」

　　四大長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盼旁人先開口說話。喬峰見此情狀，知道四大長老也參與此事，微微一笑，說道：「本幫自我而下，人人以義氣為重……」話到這裡，霍地向後連退兩步，每一步都是縱出尋丈，旁人便是向前縱躍，也無如此迅捷，步度更無這等闊大。他這兩步一退，離全冠清已不過三尺，更不轉身，左手反過扣出，右手擒拿，正好抓中了他胸口的「中庭」和「鳩尾」兩穴。

　　全冠清武功之強，殊不輸於四大長老，豈不知一招也無法還手，便被扣住。喬峰手上運氣，內力從全冠清兩處穴道中透將進去，循著經脈，直奔他膝關節的「中委」、「陽台」兩穴。他膝間酸軟，不由自主的跪倒在地。諸幫眾無不失色，人人駭惶，不知如何是好。

　　原來喬峰察言辨色，料知此次叛亂，全冠清必是主謀，若不將他一舉制住，禍亂非小，縱然平服叛徒，但一場自相殘殺勢所難免。丐幫強敵當前，如何能自傷元氣？眼見四周幫眾除了大義分舵諸人之外，其餘似乎都已受了全冠清的煽惑，爭鬥一起，那便難以收拾。因此故意轉身向四長老問話，乘著全冠清絕不防備之時，倒退扣他經脈。這幾下兔起鶻落，一氣呵成，似乎行若無事，其實是出盡他生平所學。要是這反手一扣，部位稍有半寸之差，雖能制住全冠清，卻不能以內力沖激他膝關節中穴道，和他同謀之人說不定便會出手相救，爭鬥仍不可免。這麼迫得他下跪，旁人都道全冠清自行投降，自是誰都不敢再有異動。

　　喬峰轉過身來，左手在他肩頭輕拍兩下，說道：「你既已知錯，跪下倒也不必。生事犯上之罪，卻決不可免，慢慢再行議處不遲。」右肘輕挺，已撞中了他的啞穴。

　　喬峰素知全冠清能言惡辨，若有說話之機，煽動幫眾，禍患難泯，此刻危機四伏，非得從權以斷然手段處置不可。他制住全冠清，讓他垂首而跪，大聲向張全祥道：「由你帶路，引導大義分舵蔣舵主，去請傳功、執法長老等諸位一同來此。你好好聽我號令行事，當可減輕你的罪責。其餘各人一齊就地坐下，不得擅自起立。」

　　張全祥又驚又喜，連聲應道：「是，是！」

　　大義分舵蔣舵主並未參與叛亂密謀，見全冠清等敢作亂犯上，早就氣惱之極，滿臉脹得通紅，只呼呼喘氣，直到喬峰吩咐他隨張全祥去救人，這才心神略定，向本舵二十餘名幫眾說道：「本幫不幸發生變亂，正是大夥兒出死力報答幫主恩德之時。大家出力護主，務須遵從幫主號令，不得有違。」他生怕四大長老等立時便會群起發難，雖然大義分舵與叛眾人數相差甚遠，但幫主也不致於孤掌難鳴。

　　喬峰卻道：「不！蔣兄弟，你將本舵兄弟一齊帶去，救人是大事，不可有甚差失。」蔣舵主不敢違命，應道：「是！」又道：「幫主，你千萬小心，我盡快趕回。」喬峰微微一笑，道：「這裡都是咱們多年來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只不過一時生了些意見，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你放心去吧。」又道：「你再派人去知會西夏『一品堂』，惠山之約，押後七日。」蔣舵主躬身答應，領了本舵幫眾，自行去了。

　　喬峰口中說得輕描淡寫，心下卻著實擔憂，眼見大義分舵的二十餘名幫眾一走，杏子林中除了段譽、王語嫣、阿朱、阿碧四個外人之外，其餘二百來人都是參與陰謀的同黨，只須其中有人一聲傳呼，群情洶湧之下發作起來，可十分難以應付。他四顧群豪，只見各人神色均甚尷尬，有的強作鎮定，有的惶惑無主，有的卻是躍躍欲試，頗有鋌而走險之意。四週二百餘人，誰也不說一句話，但只要有誰說出一句話來，顯然變亂立生。

　　此刻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暮色籠罩，杏林邊薄霧飄繞。喬峰心想：「此刻唯有靜以待變，最好是轉移各人心思，等得傳功長老等回來，大事便定。」一瞥眼間見到段譽，便道：「眾位兄弟，我今日好生喜歡，新交了一位好朋友，這位是段譽段兄弟，我二人意氣相投，已結拜為兄弟。」

　　王語嫣和阿朱、阿碧聽得這書獃子段相公居然和丐幫喬幫主拜了把子，都大感詫異。

　　只聽喬峰續道：「兄弟，我給你引見我們丐幫中的首要人物。」他拉著段譽的手，走到那白鬚白髮、手使倒齒鐵鑭的長老鐵前，說道：「這位宋長老，是本幫人人敬重的元老，他這倒齒鐵鑭當年縱橫江湖之時，兄弟你還沒出世呢。」段譽道：「久仰，久仰，今日得見高賢，幸何如之。」說著抱拳行禮。宋長老勉強還了一禮。

　　喬替峰又他引見那手使鋼杖的矮胖老人，說道：「這位奚長老是本幫外家高手。你哥哥在十多年前，常向他討教武功，奚長老於我，可說是半師半友，情義甚為深重。」段譽道：「適才我見到奚長老和那兩位爺台動手過招，武功果然了得，佩服，佩服。」奚長老性子直率，聽得喬峰口口聲聲不忘舊情，特別提到昔年自己指點他武功的德意，而自己居然糊里糊塗的聽信了全冠清之言，不由得大感慚愧。

　　喬峰引見了那使麻袋的陳長老後，正要再引見那使鬼頭刀的紅臉吳長老，忽聽得腳步聲響，東北角上有許多人奔來，聲音嘈雜，有的連問：「幫主怎麼樣？叛徒在哪裡？」有的說：「上了他們的當，給關得真是氣悶。」亂成一團。

　　喬峰大喜，但不願缺了禮數，使吳長老心存蒂芥，仍然替段譽引見，表明吳長老的身份名望，這才轉身，只見傳功長老、執法長老，大仁、大勇、大禮、大信各舵的舵主，率同大批幫眾，一時齊到。各人都有無數言語要說，但在幫主跟前，誰也不敢任意開口。

　　喬峰說道：「大夥兒分別坐下，我有話說。」眾人齊聲應道：「是！」有的向東，有的向西，各按職分輩份，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坐好。在段譽瞧來，群丐似乎亂七八糟的四散而坐，其實何人在前，何人在後，各有序別。

　　喬峰見眾人都守規矩，心下先自寬了三分，微微一笑，說道：「咱們丐幫多承江湖上朋友瞧得起，百餘年來號稱為武林中第一大幫。既然人多勢眾，大夥兒想法不能齊一，那也是難免之事。只須分說明白，好好商量，大夥兒仍是相親相愛的好兄弟，大家也不必將一時的意氣紛爭，瞧得太過重了。」他說這幾句話時神色極是慈和。他心中早已細加盤算，決意寧靜處事，要將一場大禍消弭於無形，說什麼也不能引起丐幫兄弟的自相殘殺。

　　眾人聽他這麼說，原來劍撥弩張之勢果然稍見鬆弛。

　　坐在喬峰右首的一個面色蠟黃的老丐站起身來，說道：「請問宋奚陳吳四位長老，你們命人將我們關在太湖中的小船之上，那是什麼意思？」這人是丐幫中的執法長老，名叫白世鏡，向來鐵面無私，幫中大小人等，縱然並不違犯幫規刑條，見到他也是懼怕三分。

　　四長老中宋長老年紀最大，隱然是四長老的首腦。人臉上泛出紅色，咳嗽一聲，說道：「這個……這個……嗯……咱們是多年來同患難、共生死的好兄弟，自然並無惡意……白……白執法瞧在我老哥哥的臉上，那也不必介意。」

　　眾人一聽，都覺他未免得太也糊塗了，幫會中犯上作亂，那是何等的大事，豈能說一句「瞧在我老哥哥的臉上」，就此輕輕一筆帶過？

　　白世鏡道：「宋長老說並無惡意，實情卻非如此。我和傳功長老他們，一起被囚在三艘船上，泊在太湖之中，船上堆滿柴草硝磺，說道我們若想逃走，立時便引火燒船。宋長老，難道這並無惡意麼？宋長老道：「這個……這個嘛，確是做得太過份了些。大家都是一家人，向來親如兄弟骨肉，怎麼可以如此蠻來？以後見面，這………這不是挺難為情麼？」他後來這幾順話，已是向陳長老而說。

　　白世鏡指著一條漢子，厲聲道：「你騙我們上船，說是幫主呼召。假傳幫主號令，該當何罪？」那漢子嚇得渾身籟籟發抖，顫聲道：「弟子職份低微，如何敢作此犯上欺主之事？都是……都是……」他說到這裡，眼睛瞧著全冠清，意思是說；「本舵本舵主叫我騙你上船的。」但他是全冠清下屬，不敢公然指證。白世鏡道：「是你全舵主吩咐的，是不是？」那漢子垂首不語，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白世鏡道：「全舵主命你假傳幫主號令，騙我上船，你當時知不知這號令是假？」那漢子臉上登時全無半點血色，不敢作聲。

　　白世鏡冷笑道：「李春來，你向來是個敢作敢為的硬漢，是不是？大丈夫有膽子做事，難道沒膽子應承？」

　　李春來臉上突顯剛強之色，胸膛一挺，朗聲道：「白長老說得是。我李春來做錯了事，是殺是剮，任憑處分，姓李的皺一皺眉頭，不算好漢。我向你傳達幫主號令之時，明知那是假的。」

　　白世鏡道：「是幫主對你不起麼？是我對你不起麼？」李春來道：「都不是，幫主待屬下義重如山，白長老公正嚴明，誰都沒有異言。」白世鏡厲聲道：「然則那是為了什麼，到底是什麼緣故？」

　　李春來向跪在地下的全冠清瞧了一眼，又向喬峰瞧了一眼，大聲道：「屬下違反幫規，死有應得，這中間的原因，非屬下敢說。」手腕一翻，白光閃處，噗的一聲響，一柄刀已刺入心口，這一刀出手甚快，又是對準了心臟，刀尖穿心而過，立時斷氣斃命。

　　諸幫眾「嘩」的一聲，都驚呼出來，但各人均就坐原地，誰也沒有移動。

　　白世鏡絲毫不動聲色，說道：「你明知號令是假，卻不向幫主舉報，反來騙我，原該處死。」轉頭向傳功長老道：「項兄，騙你上船的，卻又是誰？」

　　突然之間，人叢中一人躍起身來，向林外急奔。

## 第15章 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義

　　這人背上負著五隻布袋，是丐幫的五袋弟子。他逃得極是匆忙，不問可知，自是假傳號令、騙項長老上船去之人了。傳功、執法兩長老相對歎息一聲，並不說話。只見人影一晃，一人搶出來攔在那五袋弟子身前。那人滿臉紅光，手持鬼頭刀，正是四大長老中的吳長老，厲聲喝道：「劉竹莊，你為什麼要逃？」那五袋弟子顫聲道：「我……我……我……」連說了六七個「我」字，再也說不出第二個字來。

　　吳長老道：「咱們身為丐幫弟子，須當遵守祖宗遺法。大丈夫行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敢作敢為，也敢擔當。」轉過身來向喬峰道：「喬幫主，我們大夥兒商量了，要廢去你的幫主之位。這件大事，宋奚陳吳四長老都是參與的。我們怕傳功、執法兩位長老不允，是以設法將他們囚禁起來。這是為了本幫的大業著想，不得不冒險而為。今日勢頭不利，被你佔了上風我們由你處置便是。吳長風在丐幫三十年，誰都知道我不是貪生怕死的小人。」說著噹的一聲，將鬼頭刀遠遠擲了開去，雙臂抱在胸前，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氣。

　　他侃侃陳辭，將「廢去幫主」的密謀吐露了出來，諸幫眾自是人人震動。這幾句話，所有參與密謀之人，心中無不明白，可就誰也不敢宣之於口，吳長風卻第一個直言無隱。

　　執法長老白世鏡朗聲道：「宋奚陳吳四長老背叛幫主，違犯幫規第一條。執法弟子，將四長老綁上了。」他手下執法的弟子取過牛筋，先去給吳長風上綁。吳長風含笑而立，毫不反抗。跟著宋奚二長老也拋下兵刃，反手就縛。

　　陳長老臉色極是難看，喃喃的道：「懦夫，懦夫！群起一戰，未必便輸，可是誰都怕了喬峰。」他這話確是不錯，當全冠清被制服之初，參與密謀之人如果立時發難，喬峰難免寡不敵眾。即是傳功、執法二長老，大仁、大義、大信、大勇、大禮五舵主一齊回歸，仍是叛眾人數居多。然而喬峰在眾人前面這麼一站，凜然生威，竟是誰也不敢搶出動手，以致良機坐失，一個個的束手就縛。待得宋奚吳三長老都被綁縛之後，陳長老便欲決心一戰，也已孤掌難鳴了。他一聲歎息，拋下手中麻袋，讓兩名執法弟子在手腕上和腳踝上都綁上了牛筋。

　　此時天已全黑，白世鏡吩咐弟子燃起火堆。火光照在被綁各人的臉上，顯出來的儘是一片沮喪陰沉之意。

　　白世鏡凝視劉竹莊，說道：「你這等行逕，還配做丐幫的弟子嗎？你自己了斷呢，還是須得旁人動手？」劉竹莊道：「我……我……」底下的話仍是說不出來，但見他抽出身邊單刀，想要橫刀自刎，但手臂顫抖得極是厲害，竟無法向自己頸中割去。一名執法弟子叫道：「這般沒用，虧你在丐幫中耽了這麼久。」抓住他右臂，用力一揮，割斷了他喉頭。劉竹莊道：「我……謝謝……」隨即斷氣。

　　原來丐幫中規矩，凡是犯了幫規要處死刑的，如果自行了斷，幫中仍當他是兄弟，只須一死，便洗清了一切罪孽。但如由執法弟子動手，那麼罪孽永遠不能清脫。適才那執法弟子見劉竹莊確有自刎之意，只是力有不逮，這才出手相助。

　　段譽與王語嫣、阿朱、阿碧四人，無意中撞上了丐幫這場大內變，都覺自己是局外人，窺人陰私，極是不該，但在這時退開，卻也已不免引起丐幫中人的疑忌，只有坐得遠遠地，裝得漠不關心。眼見李春來和劉竹莊接連自濺當場，屍橫就地，不久之前還是威風凜凜的宋奚陳吳四長老一一就縛，只怕此後尚有許多驚心動魄的變故。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覺處境甚是尷尬。段譽與喬峰義結金蘭，風波惡中毒後喬峰代索解藥，王語嫣和朱碧雙姝都對喬峰心存感激，這時見他平定逆亂，將反叛者一一制望，自是代他歡喜。

　　喬峰怔怔的坐在一旁，叛徒就縛，他心中卻殊無勝利與喜悅之感，回思自受上代汪幫主深恩，以幫主之位相授，執掌丐幫八年以來，經過了不少大風大浪，內解紛爭，外抗強敵，自己始終竭力以赴，不存半點私心，將丐幫整頓得好生興旺，江湖上威名赫赫，自己實是有功夫過，何以突然之間，竟有這許多人密謀反叛？若說全冠清胸懷野心，意圖傾覆本幫，何以連宋長老、奚長老這等元老，吳長風這等耿直漢子，均會參與其事？難道自己無意之中做了什麼對不起眾兄弟之事，竟連自己也不知麼？

　　白世鏡朗聲道：「眾位兄弟，喬幫主繼任上代汪幫主為本幫首領，並非巧取豪奪，用什麼不正當手段而得此位。當年汪幫主試了他三大難題，命他為本幫立七大功勞，這才以打狗棒相授。那一年泰山大會，本幫受人圍攻，處境十分凶險，全仗喬幫主連創九名強敵，丐幫這才轉危為安，這裡許多兄弟都是親眼得見。這八年來本幫聲譽日隆，人人均知是喬幫主主持之功。喬幫主待人仁義，處事麼允，咱們大夥兒擁戴尚自不及，為什麼居然有人豬油蒙了心，意會起意叛亂？全冠清，你當眾說出來！」

　　全冠清被喬峰拍啞穴，對白世鏡的話聽得清清楚楚，苦於無法開口回答，喬峰走上前去，在他背心上輕輕拍了兩下，解開他的穴道，說道：「全舵主，我喬峰做了什麼對不起眾兄弟這事，你儘管當面指證，不必害怕，不用顧忌。」

　　全冠清一躍站起，但腿間兀自酸麻，右膝跪倒，大聲道：「對不起眾兄弟的大事，你現今雖然還沒有做，但不久就要做了。」說完這句話，這才站直身子。

　　白世鏡厲聲道：「胡說八道！喬幫主為人處事，光明磊落，他從前既沒做過歹事，將來更加不會做。你只憑一些全無佐證的無稽之言，便煽動人心，意圖背叛幫主。老實說，這些謠言也曾傳進我的耳裡，我只當他是大放狗屁，老子一拳頭便將放屁之人打斷了三條肋骨。偏有這麼些糊塗透頂的傢伙，聽信了你的胡說八道，你說來說去，也不過是這麼幾句話，快快自行了斷吧。」

　　喬峰尋思J：「原來在我背後，早有許多不利於我的言語，白長老也聽到了，只是不便向我提起，那自是難聽之極的話了。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那又何必隱瞞？」於是溫言道：「白長老，你不用性急，讓全舵主從頭至尾，詳詳細細說個明白。連宋長老、奚長老他們也都反對我，想必我喬峰定有不對之處。」

　　奚長老道：「我反叛你，是我不對，你不用再提。回頭定案之後，我自行把矮脖子上的大頭割下來給你便是。」他這句話說得滑稽，各人心中卻均感沉痛，誰都不露線毫笑容。

　　白世鏡道：「幫主吩咐的是。全冠清，你說吧。」

　　全冠清見與自己同謀的宋奚陳吳四長老均已就縛，這一仗是輸定了，但不能不作最後的掙扎，大聲道：「馬副幫主為人所害，我相信是出於喬峰的指使。」

　　喬峰全身一震，驚道：「什麼？」

　　全冠清道：「你一直憎惡馬副幫主，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總覺若不除去這眼中之釘，你幫主之位便不安穩。」

　　喬峰緩緩搖了搖頭，說道：「不是。我和馬副幫主交情雖不甚深，言談雖不甚投機，但從來沒存過害他的念頭。皇天後土，實所共鑒。喬峰若有加害馬大元之意，教我身敗名裂，受千刀之禍，為天下好漢所笑。」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懇，這副莽莽蒼蒼的英雄氣概，誰都不能有絲毫懷疑。

　　全冠清卻道：「然則咱們大伙到姑蘇來找慕容復報仇，為什麼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與敵人勾結？」指著王語嫣等三個少女道：「這三人是慕容復的家人眷屬，你加以庇護。」指著段譽道：「這人是慕容復的朋友，你卻與之結為兄弟……」

　　段譽連連搖手，說道：「非也，非也！我不是慕容復的朋友，我從未見過慕容公子之面，這三位姑娘，說是慕容公子的家人親戚則可，說是眷屬卻未必。」他想王語嫣只是慕容復的「親戚」，絕非「眷屬」，其間分別，不可不辨。

　　全冠清道：『非也非也」包不同是慕容復屬下的金風莊莊主，『一陣風風波惡』是慕容復手下的玄霜莊莊主，他二人若非得你喬解圍，早就一個亂刀分屍，量個中毒斃命。此事大夥兒親眼目睹，你還有什麼抵賴不成？」

　　喬峰緩緩說道：「我丐幫開幫數百年，在江湖上受人尊崇，並非恃了人多勢眾、武功高強，乃是由於行俠仗義、主持公道之故。全舵主，你責我庇護這三位年輕姑娘，不錯，我確是庇護她們，那是因為我愛惜本幫數百年來的令名，不肯讓天下英雄說一句『丐幫眾長老合力欺侮三個稚弱女子』。宋奚陳吳四長老，那一位不是名重武林的前輩？丐幫和四位長老的名聲，你不愛惜，幫中眾兄弟可都愛惜。」

　　眾人聽了這幾句話，又向王語嫣等三個嬌滴滴的姑娘瞧了幾肯，都覺極是有理，倘若大伙和這三個姑娘為難，傳了出去，確是大損丐幫的名聲。

　　白世鏡道：「全冠清，你還有什麼話說？」轉頭向喬峰道：「幫主，這等不識大體的叛徒，不必跟他多費唇舌，按照叛逆犯上的幫規處刑便了。」

　　喬峰心想：「白長老一意要盡快處決全冠清，顯是不讓他吐露不利於我的言語。」朗聲道：「全舵主能說得動這許多人密謀作亂，必有極重大的原因。大丈夫行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眾位兄弟，喬峰的所作所為，有何不對，請大家明言便是。」

　　吳長風歎了口氣，道：「幫主，你或者是個裝腔作勢的大奸雄，或者是個直腸直肚的好漢子，我吳長風沒本事分辨，你還是及早將我殺了吧。」喬峰心下大疑，問道：「吳長老，你為什麼說我是個欺人的騙子？你……你……什麼地方疑心我？」吳長風搖了搖頭，說道：「這件事說起來牽連太多，傳了出去，丐幫在江湖上再也抬不起頭來，人人要瞧我們不起。我們本來想將你一刀殺死，那就完了。」

　　喬峰更加墮入五里霧澡，摸不著半點頭腦，喃喃道：「為什麼？為什麼？」抬起頭來，說道：「我救了慕容復手下的兩員大將，你們就疑心我和他有所勾結，是不是？可是你們謀叛在先，我救人在後，這兩件事拉不上干係。再說，此事是對是錯，這時候還難下斷語，但我總覺得馬副幫主不是慕容復所害。」

　　全冠清道：「何以見得？」這句話他本已問過一次，中間變故陡起，打斷了話題，直至此刻又再提起。

　　喬峰道：「我想慕容復是大英雄、好漢子，不會下手去剎害馬二哥。」

　　王語嫣聽得喬峰稱慕容復為「大英雄、好漢子」，芳心大喜，心道：「這位喬幫主果然也是個大英雄、好漢子。」

　　段譽卻眉頭微蹙，心道：「未必，未必！慕容復不見得是什麼大英雄、好漢子。」

　　全冠清道：「這兩個月來，江湖上被害的高手著實不少，都是死於各人本身的成名絕技之下。人人皆知是姑蘇慕容氏所下毒手。如此辣手殺害武林中朋友，怎能說是英雄好漢？」蕌

　　喬峰在場中緩緩踱步，說道：「眾位兄弟，昨天晚上，我在江陰長江邊上的望江樓頭飲酒，遇到一位中年儒生，居然一口氣連盡十大碗酒，面不改色，好酒量，好漢子！」

　　段譽聽到這裡，不禁臉露微笑，心想：「原來大哥昨天晚上又和人家賭酒來著。人家酒量好，喝酒爽氣，他就心中喜歡，說人家是好漢子，那只怕也不能一概而論。」

　　只聽喬峰又道：「我和他對飲三碗，說起江南的武林人物，他自誇掌法江南第二，第一便是慕容復慕容公子。我便和他對了三掌。第一掌、第二掌他都接了下來，第三掌他左手中所持的酒碗震得粉碎，瓷片劃得他滿臉都是鮮血。他神色自若，說道：『可惜！可惜！可惜了一大碗好酒。』我大起愛惜之心，第四掌便不再出手，說道：「閣下掌法精妙，『江南第二』四字，當之無愧」。他道：『江南第二，天下第屁！』我道：『兄台不必過謙，以掌法而論，兄台實可算得是一流好手。』他道：『原來是丐幫喬幫主駕到，兄弟輸得十分服氣，多承你手下留情，沒讓我受傷，我再敬你一碗！』咱們二人對飲三碗。分手時我問他姓名，他說複姓公冶，單名一個『干」字。這不是乾坤之干，而是乾杯之干。他說是慕容公子的下屬，是赤霞莊的莊主，邀我到他莊上去大飲三日。眾位兄弟，這等人物，你們說是如何？是不是好朋友？」

　　吳長風大聲道：「這公冶干是好漢子，好朋友！幫主，什麼時候你給我引見引見。」他也不想自己犯上作亂，已成階下之囚，轉眼間便要受刑處死，聽到有人說起英雄好漢，不禁便起結交之心。喬峰微微一笑，心下暗暗歎息：「吳長風豪邁痛快，不意牽連在這場逆謀之中。」宋長老問道：「幫主，後來怎樣？」

　　喬峰道：「我和公冶干告別之後，便趕路向無錫來，行到二更時分，忽聽到有兩個人站在一條小橋上大聲爭吵。其時天已全黑，居然還有人吵之不休，我覺得奇怪，上前一看，只見那條小橋是條獨木橋，一端站著個黑衣漢子，另一端是個鄉下人，肩頭挫著一擔大糞，原來是兩人爭道而行。那黑衣漢子叫鄉下人退回去，說是他先到橋頭。鄉下人說挑了糞擔，沒法退回，要黑衣漢子退回去。黑衣漢子道：『咱們已從初更耗到二更，便再從二更耗到天明。我還是不讓。』鄉下人道：『你不怕我的糞擔臭，就這麼耗著。』黑衣漢子道：『你肩頭壓著糞擔，只要不怕累，咱們就耗到底了。』」

　　「我見了這副情形，自是十分好笑，心想：『這黑衣漢子的脾氣當真古怪，退後幾步，讓他一讓，也就是了，和這個挑糞擔的鄉下人這麼面對面的乾耗，有什麼味道？聽他二人的說話，顯是已耗了一個更次。』我好奇心起，倒想瞧個結果出來，要知道最後是黑衣漢子怕臭投降呢，還是鄉下人累得認輸。我可不願多聞臭天，在上風頭遠遠站著。只聽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說的都是江南土話，我也不大聽得明白，總之是說自己道理直。那鄉下人當真有股狠勁，將糞擔從左肩換到右肩，雙從右肩換到左肩，就是不肯退後一步。」

　　段譽望望王語嫣，又望望阿朱、阿碧，只見三個少女都笑瞇瞇的聽著，顯是極感興味，心想：「這當兒幫中大叛待決，情勢何等緊急，喬大哥居然會有閒情逸致來說這等小事。這些故事，王姑娘她們自會覺得有趣，怎地喬大如此英雄了得，竟也自童心猶存？」

　　不料丐幫數百名幫眾，人人都肅靜傾聽，沒一人以喬峰的言語無卿。

　　喬峰又道：「我看了一會，漸漸驚異起來，發覺那黑衣漢子站在獨木橋上，身形不動如山，竟是一位身負上乘武功之士。那挑糞的鄉下人則不過是個常人，雖然生得結實壯健，卻是半點武功也不會的。我越看越是奇怪，尋思：這思衣漢子武功如此了得，只消伸出一個小指頭，便將這鄉下人連著糞擔，一起推入了河中，可是他卻全然不使武功。像這等高手，照理應當涵養甚好，就算不願讓了對方，那麼輕輕一縱，從那鄉下人頭頂飛躍而過，卻又何等容易，他偏偏要跟這鄉下人嘔氣，真正好笑！

　　「只聽那黑衣漢子提高了嗓子大聲說道：『你再不讓我，我可要罵人了！』鄉下人道：『罵人就罵人。你會罵人，我不會罵麼？』他居然搶先出口，大罵起來。黑衣漢子便跟他對罵。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各種古里古怪的污言穢語都罵將出來。這些江南罵人的言語，我十句裡也聽不懂半句。堪堪罵了小半個時辰，那鄉下人已累得筋疲力盡，黑衣漢子內力充沛，仍是神完氣足。我見那鄉下人身子搖晃，看來過不到一盞茶時分，便要摔入河了。

　　「突然之間，那鄉下人將手伸入糞桶，抓起一把糞水，向黑衣漢子夾頭夾臉擲了過去。黑衣人萬料不到他竟會使潑，『阿喲』一聲，臉上口中已被他擲滿糞水。我暗叫：『糟糕，這鄉下人自尋死路，卻又怪得誰來？』眼見那黑衣漢子大怒之下，手掌一起，便往鄉下人的頭頂拍落。」

　　段譽耳中聽的是喬峰說話，眼中卻只見到王語嫣櫻口微張，極是關注。一瞥眼間，只見阿朱與阿碧相顧微笑，似乎渾不在意。

　　只聽喬峰繼續道：「這變故來得太快，我為了怕聞臭氣，站在十數丈外，便想去救那鄉下人，也已萬萬不及。不料那黑衣漢子一掌剛要擊上那鄉下人的天靈蓋，突然間手掌停在半空，不再落下，哈哈一笑，說道：『老兄，你跟我比耐心，到底是誰贏了？』那鄉下人也真憊懶，明明是他輸了，卻不肯承認，說道：『我挑了糞擔，我然是你佔了便宜，不信你挑糞擔，我空身站著，且看誰輸誰贏？』那黑衣漢子道：『也說的是！』伸手從他肩頭接過糞擔，左臂伸直，手掌放在扁擔中間，平平托住。」

　　「那鄉下人見他只手平托糞擔，臂與肩齊，不由得呆了，只說：『你……你……』黑衣漢子笑道：『我就這麼托著，不許換手，咱們對耗，是誰輸了，誰就喝乾了這一擔大糞。』那鄉下人見了他這等神功，如何再敢和他爭鬧，忙向後退，不料心慌意亂，踏了個空，便向河中掉了下去。黑衣漢子伸出右手，抓住了他衣領，右臂平舉，這麼左邊托一擔糞，右邊抓一個人，哈哈大笑，說道：『過癮，過癮！』身子一縱，輕輕落到對岸，將鄉下人和糞擔都放在地下，展開輕功，隱入桑林之中而去。」

　　「這黑衣漢子口中被潑大糞，若要殺那鄉下人，只不過舉手之勞。就算不肯隨便殺人，那麼打他幾拳，也是理所當然，可是他毫不恃技逞強。這個人的性子確是有點兒特別，求之武林之中，可說十分難得。眾位兄弟，此事是我親眼所見，我和他相距甚遠，諒他也未必能發見我的蹤跡，以致有意做作。像這樣的人，算不算得是好朋友、好漢子？」

　　吳長老、陳長老、白長老等齊聲道：「不錯，是好漢子！」陳長老道：「可惜幫主沒問他姓名，否則也好讓大夥兒知道，江南武林之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喬峰緩緩的道：「這位朋友，適才曾和陳長老交過手，手背被陳長老的毒蠍所傷。」陳長老一驚，道：「是一陣風風波惡！」喬峰點了點頭，說道：「不錯！」

　　段譽這才明白，喬峰所以詳詳細細的說這段鐵事，旨在敘述風波惡的性格，心想此人面貌醜陋，愛鬧喜鬥，原來天性卻極善良，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剛才王語嫣關心而失碧雙姝相顧微笑，自因朱碧二女熟知風波惡的性情，既知莫名其妙與人鬥氣者必是此君，而此君又決不會濫殺無辜。

　　只聽喬峰說道：「陳長老，咱們丐幫自居為江湖第一大幫，你是本幫的首要人物，身份名聲，與江南一個武人風波惡自不可同日而語。風波惡能在受辱之餘不傷無辜，咱們丐幫的高手，豈能給他比了下去？」陳長老面紅過耳，說道：「幫主教訓得是，你要我給他解藥，原來是為聲名身份著想。陳孤雁不知幫主的美意，反存怨責之意，真如木牛蠢驢一般。」喬峰道：「顧念本幫聲名和陳長老的身份，此事尚在其次。咱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濫殺無辜。陳長老就算不是本幫的首腦人物，不是武林中赫有名的耆宿，那也不能不問青紅皂白的取人性命啊！」陳長老低頭說道：「陳孤雁知錯了。」

　　喬峰見這一席話居然說服了四大長老中最為桀傲不馴的陳孤雁，心下甚喜，緩緩的道：「那公冶干豪邁過人，風波惡是非分明，包不同瀟灑自如，這三位姑娘也都溫文良善。這些人不是慕容公子的下屬，便是他的戚友。常言說得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眾位兄弟請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慕容公子相交相處的都是這麼一干人，他自己能是大奸大惡、卑鄙無恥之徒麼？」丐幫高手大都重義氣、愛朋友，聽了均覺有理，好多人出聲附和。

　　全冠清卻道：「幫主，依你之見，殺害馬副幫主的，決計不是慕容復了？」

　　喬峰道：「我不敢說慕容復定是殺害馬副幫主的兇手，卻也不敢說他一定不是兇手。報仇之事，不必急在一時。我們須當詳加訪查，查明是慕容復，自當抓了他來為馬副幫主報仇雪恨，如查明不是他，終須捉到趙凶為止。倘若單憑胡亂猜測，竟殺錯了好人，真兇卻逍遙自在，暗中偷笑丐幫糊塗無能，咱們不但對不起被錯殺了的冤枉之人。對不起馬副幫主，也敗壞了我丐幫響噹噹的名頭。眾兄弟走到江湖之上，給人譏笑嘲罵，滋味好得很嗎？」

　　丐幫群雄聽了，盡皆動容。傳功長老一直沒出聲，這時伸手摸著頷下稀稀落落的鬍子，說道：「這話有理。當年我錯殺了一個無辜好人，至今耿耿，唔，至今耿耿！」蕌

　　吳長風大聲道：「幫主，咱們所以叛你，皆因誤信人言，只道你與馬副幫主不和，暗裡勾結姑蘇慕容氏下手害他。種種小事湊在一起，竟不由得人不信。現下一想，咱們實在太過糊塗。白長老，你請法刀來，依照幫規，咱們自行了斷便是。」

　　白世鏡臉如寒霜，沉聲道：「執法弟子，請本幫法刀。」

　　他屬下九名弟子齊聲應道：「是！」每人從背後布袋中取出一個黃布包袱，打開包袱，取出一柄短刀。九柄精光燦然的短刀並列在一起，一樣的長短大小，火光照耀之下，刀刃上閃出藍森森的光采。一名執法弟子捧過一段樹木，九人同時將九柄短刀插入了木中，隨手而入，足見九刀鋒銳異常。九人齊聲叫道：「法刀齊集，驗明無誤。」

　　白世鏡歎了口氣，說道：「本奚陳吳四長老誤信人言，圖謀叛亂，危害本幫大業，罪當一刀處死。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造遙惑眾，鼓動內亂，罪當九刀處死。參與叛亂的各舵弟子，各領罪責，日後詳加查究，分別處罰。」

　　他宣佈了各人的罪刑，眾人都默不作聲。江湖上任何幫會，凡背叛本幫、謀害幫主的，理所當然的予以處死，誰都不會有什麼異言。眾人參與圖謀之時，原已知道這個後果。

　　吳長風大踏步上前，對喬峰躬身說道：「幫主，吳長風對你不起，自行了斷。盼你知我糊塗，我死之後，你原諒了吳長風。」說著走到法刀之前，大聲道：「吳長風自行了斷，執法弟子鬆綁。」一名執法弟子道：「是！」上前要去解他的綁縛，喬峰喝道：「且慢！」

　　吳長風登時臉如死灰，低聲道：「幫主，我罪孽太大，你不許我自行了斷？」

　　丐幫規矩，犯了幫規的人倘若自行了斷，則死後聲名無污，罪行劣跡也決不外傳，江湖上若有人數說他的惡行，丐幫反而會出頭干涉。武林中好漢誰都將名聲看得極重，不肯令自己死後的名字尚受人損辱，吳長風見喬峰不許他自行了斷，不禁愧惶交集。

　　喬峰不答，走到法刀之前，說道：「十五年前，契丹國入侵雁門關，宋長老得知訊息，三日不，四晚不睡，星夜趕回，報知緊急軍情，途中連斃九匹好馬，他也累得身受內傷，口吐異血。終於我大宋守軍有備，契丹胡騎不逞而退。這是有功於國的大事，江湖上英雄雖然不知內中詳情，咱們丐幫卻是知道的。執法長老，宋長老功勞甚大，盼你體察，許他將功贖罪。」

　　白世鏡道：「幫主代宋長老求情，所說本也有理。但本幫幫規有云：『叛幫大罪，決不可赦赦，縱有大功，亦不能贖。以免自恃有功者驕橫生事，危及本幫百代基業。』幫主，你的求情於幫規不合，咱們不能壞了歷代幫主傳下來的規矩。」

　　宋長老慘然一笑，走上兩步，說道：「執法長老的話半點也不錯。咱們既然身居長老之位，哪一個不是有過不少汗馬功勞？倘若人人追論舊功，那麼什麼罪行都可犯了。幫主，請你見憐，許我自行了斷。」只聽得喀喀兩聲響，縛在他手腕上的牛筋已被崩斷。

　　群丐盡皆動容。那牛筋又堅又韌，便是用鋼刀利刃斬割，一時也未必便能斫斷，宋長老卻於舉手之間便即崩斷，不愧為丐幫四大長老之首。宋長老雙手一脫束縛，伸手便去抓面前的法刀，用以自行了斷。不料一股柔和的內勁逼將過來，他手指和法刀相距尺許，便伸不過去，正是喬峰不令他取刀。

　　宋長老慘然變色，叫道：「幫主，你……」喬峰一伸手，將左首條一柄法刀拔起。宋長老道：「罷了，罷了，我起過殺害你的念頭，原是罪有應得，你下手罷！」眼前刀光一閃，噗的一聲輕響，只見喬峰將法刀戳入了他自己左肩。

　　群丐「啊」的一聲大叫，不約而同的都站起身來。段譽驚道：「大哥，你！」連王語嫣這局外之人，也是為這變故嚇得花容變色，脫口叫道：「喬幫主，你不要……

　　喬峰道：「白長老，本幫幫規之中，有這麼一條：『本幫弟子犯規，不得輕赦，幫主卻加寬容，亦須自流鮮血，以洗淨其罪。』是也不是？」

　　白世鏡臉容仍是僵硬如石，緩緩的道：「幫規是有這麼一條，但幫主自流鮮血，洗人之罪，亦須想想是否值得。」

　　喬峰道：「只要不壞祖宗遺法，那就好了。」轉過身來，對著奚長老道：「奚長老當年指點我的武功，雖無師父之名，卻有師父之實。這尚是私人的恩德。想當年汪幫主為契丹國五大高手設伏擒獲，辦於祈連山黑風洞中，威逼我丐幫向契丹降服。汪幫主身材矮胖，奚長老與之有三分相似，便喬裝汪幫主的模樣，甘願代死，使汪幫主得以脫險。這是有功於國家和本幫的大事，本人非免他的罪名不可。」說著拔起第二柄法刀，輕輕一揮，割斷奚長老腕間的牛筋，跟著回手一刀，將這柄法刀刺入了自己肩頭。

　　他目光緩緩向陳長老移去。陳長老性情乖戾，往年做了對不起家門之事，變名出亡，老是擔心旁人揭他瘡疤，心中忌憚喬峰精明，是以和他一直疏疏落落，並無深交，這時見喬峰的目光瞧來，大聲道：「喬幫主，我跟你沒什麼交情，平時得罪你的地方太多，不敢要你流血贖命。」雙臂一翻，忽地從背後移到了身前，只是手腕仍被牛筋牢牢縛著。原來他的「通臂拳功」已練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一雙手臂伸縮自如，身子一蹲，手臂微長，已將一柄法刀搶在手中。

　　喬峰反手擒拿，輕輕巧巧的搶過短刀，朗聲道：「陳長老，我喬峰是個粗魯漢子，不愛結交為人謹慎、事事把細的朋友，也不喜歡不愛喝酒、不肯多說多話、大笑大吵之人，這是我天生的性格，勉強不來。我和你性情不投，平時難得有好言好語。我也不喜馬副幫主的為人，見他到來，往往避開，寧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輩弟子喝烈酒、吃狗肉。我這脾氣，大家都知道的。但如你以為我想除去你和馬副幫主，那可就大錯而特錯了。你和馬副幫主老成持重，從不醉酒，那是你們的好處，我喬峰及你們不上。」說到這裡，將那法刀插入了自己肩頭，說道：「刺殺契彤國左路副元帥耶律不魯的大功勞，旁人不知，難道我也不知麼？」

　　群丐之中登時傳出一陳低語之聲，聲音中混著驚異、佩服和讚歎。原來數年前契丹國大舉入侵，但軍中數名大將接連暴斃，順行不利，無功而返，大宋國免除了一場大災。暴斃的大將之中，便有左路副元帥耶律不魯在內。丐幫中除了最高的幾位首腦人物，誰也不知道這是陳長老所建的大功。

　　陳長老聽喬峰當眾宣揚自己的功勞，心下大慰，低聲說道：「我陳孤雁名揚天下，深感幫主大恩大德。」

　　丐幫一直暗助大宋抗禦外敵，保國護民，然為了不令敵人注目，以致全力來攻打丐幫，各種謀幹不論成敗，都是做過便算，決不外洩，是以外間多不知情，即令本幫之中，也是盡量守秘。陳孤雁一向居傲無禮，自恃年紀比喬峰大，在丐幫中的資歷比喬峰久，平時對他並不如何謙敬，群丐眾所周知，這時見幫主居然不念舊嫌，代他流血洗罪，無不感動。

　　喬峰走到吳長風身前，說道：「吳長老，當年你獨守鷹愁峽，力抗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使其行刺楊家將的陰謀無法得逞。單憑楊元帥贈給你的那面『記功金牌』，便可免了你今日之罪。你取出來給大家瞧瞧吧！」吳長風突然間滿臉通紅，神色忸怩不安，說道：「這個……這個……」喬峰道：「咱們都是自己兄弟，吳長老有何為難之處，盡說不妨。」吳長風道：「我那面記功金牌嘛，不瞞幫主說，是……這個……那個……已經不見了。」喬峰奇道：「如何會不見了？」吳長風道：「是自己弄丟了的。嗯……」他定了定神，大聲道：「那一天我酒癮大發，沒錢買酒，把金牌賣了給金鋪子啦。」喬峰哈哈大笑，道：「爽快，爽快，只是未免對不起楊元帥了。」說著拔起一柄法刀，先割斷了吳長風腕上的牛筋，跟著插入自己左肩。

　　吳長風大聲道：「幫主，你大仁大義，吳長風這條性命，從此交了給你。人家說你這個那個，我再也不信了。」喬峰拍拍他的肩頭，笑道：「咱們做叫化子的，沒飯吃，沒酒喝，儘管向人家討啊，用不著賣金牌。」吳長風笑道：「討飯容易討酒難，人家都說：『臭叫化子，吃飽了肚子還想喝酒，太不成話了！不給，不給。』」群丐聽了，都轟笑起來。討酒為人所拒，丐幫中不少人都經歷過，而喬峰赦免了四大長老的罪責，人人都是如釋重負。各人目光一齊望著全冠清，心想他是煽動這次叛亂的罪魁禍首，喬峰便再寬宏大量，也決計不會赦他。喬峰走到全冠清身前，說道：「全舵主，你有什麼話說？」全冠清道：「我所以反你，是為了大宋的江山，為了丐幫百代的基業，可惜跟我說了你身世真相之人，畏事怕死，不敢現身。你將我一刀殺死便是。」喬峰沉吟片刻，道：「我身世中有何不對之處，你儘管說來。」全冠清搖頭道：「我這時空口說白話，誰也不信，你還是將我殺了的好。」喬峰滿腹疑雲，大聲道：「大丈夫有話便說，何必吞吞吐吐，想說卻又不說？全冠清，是好漢子，死都不怕，說話卻又有什麼顧忌了？」全冠清冷笑道：「不錯，死都不怕，天下還有什麼事可怕？姓喬的，痛痛快快，一刀將下殺了。免得我活在世上，眼看大九丐幫落入胡人手中，我大宋的錦繡江山，更將淪亡於夷狄。」喬峰道：「大好丐幫如何會落入胡人手中？你明明白白說來。」全冠清道：「我這時說了，眾兄弟誰也不信，還道我全冠清貪生怕死，亂嚼舌根。我早已拚著一死，何必死後再落罵名。」白世鏡大聲道：「幫主，這人詭計多端，信口胡說一頓，只盼你也饒了他的性命，執法弟子，取法刀行刑。」一名執法弟子應道：「是！」邁步上前，拔起一柄法刀，走到全冠清身前。喬峰目不轉睛凝視著全冠清的臉色，只見他只有憤憤不平之容，神色間既無奸詐譎獪，亦無畏懼惶恐，心下更是起疑，向那執法弟子道：「將法刀給我。」那執法弟子雙手捧刀，躬身呈上。喬峰接過法刀，說道：「全舵主，你說知道我身世真相，又說此事與本幫安危有關，到底直相如何，卻又不敢吐實。」說到這裡，將法刀還入包袱中包起，放入自己懷中，說道：「你煽動叛亂，一死難免，只是今日暫且寄下，待真相大白之後，我再親自殺你。喬峰並非一味婆婆媽媽的買好示惠之輩，既決心殺你，諒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你去吧，解下背上布袋，自今而後，丐幫中沒了你這號人物。」所謂「解下背上布袋」，便是驅逐出幫之意。丐幫弟子除了初入幫而全無職司者之外，每人背上均有布袋，多則九袋，少則一袋，以布袋多寡而定輩份職位之高下。全冠清聽喬峰命他解下背上布袋，眼光中陡然間露出殺氣，一轉身便搶過一柄法刀，手腕翻處，將刀尖對準了自己胸口。江湖上幫會中人被逐出幫，實是難以形容的奇恥大辱，較之當場處死，往往更加令人無法忍受。喬峰冷冷的瞧著他，看他這一刀是否戳下去。全冠清穩穩持著法刀，手臂絕不顫抖，轉頭向著喬峰。兩個相互凝視，一時之間，杏子林═中更無半點聲息。全冠清忽道：「喬峰，你好泰然自若！難道你自己真的不知？」喬峰道：「知道什麼？」

　　全冠清口唇一動，終於並不說話，緩緩將法刀放還原處，再緩緩將背上布袋一隻隻的解了下來，恭恭敬敬的放在地下。

　　眼見全冠清解到第五隻布袋時，忽然馬蹄聲響，北方有馬匹急奔而來，跟著傳來一兩聲口哨。群丐中有人發哨相應，那乘馬越奔越快，漸漸馳近，吳長風喃喃的道：「有什麼緊急變故？」那乘馬尚未奔到，忽然東首也有一乘馬奔來，只是相距尚遠，蹄聲隱隱，一時還分不清馳向何方。

　　片刻之間，北方那乘馬已奔到了林外，一人縱馬入林，翻身下鞍。那人寬袍大袖，衣飾甚是華麗，他極迅速的解去外衣，露出裡面鶉衣百結的丐幫裝束。段譽微一思索，便即明白：丐幫中人乘馬馳驟，極易引人注目，官府中人往往更會查問干涉，但傳報緊急訊息之人必須乘馬，是以急足信使便裝成富商大賈的模樣，但裡面仍服鶉衣，不敢忘本。

　　那人走到大信分舵舵主跟前，恭恭敬敬的呈上一個小小包裹，說道：「緊急軍事……」只說了這四個字，便喘氣不已，突然之間，他乘來的那匹馬一聲悲嘶，滾倒在地，竟是脫力而死。那信使身子搖晃，猛地撲倒。顯而易見，這一人一馬長途奔馳，都已精疲力竭。

　　大信舵舵主認得這信使是本舵派往西夏刺探消息的弟子之一。西夏時時興兵犯境，占土擾民，只為害不及契丹而已，丐幫掌有諜使前往西夏，刺探消息。他見這人如此奮不顧身，所傳的訊息自然極為重要，且必異常緊急，當下竟不開拆，捧著那小包呈給喬峰，說道：「西夏緊急軍情。信使是跟隨易大彪兄弟前赴西夏的。」

　　喬峰接過包裹，打了開來，見裡面裹著一枚蠟丸。他捏碎蠟丸，取出一個紙團，正要展開來看，忽聽得馬蹄聲緊，東首那乘馬已奔入林來。馬頭剛在林中出現，馬背上的乘客已飛身而下，喝道：「喬峰，蠟丸傳書，這是軍情大事，你不能看。」

　　眾人都是一驚，看那人時，只見他白鬚飄動，穿著一身補釘纍纍的鶉衣，是個年紀極高的老丐。傳功、執法兩長老一齊站起身來，說道：「徐長老，何事大駕光臨？」

　　群丐聽得徐長老到來，都是聳然動容。這徐長地第在丐幫中輩份極高，今年已八十七歲，前任汪幫主都尊他一聲「師伯」，丐幫之中沒一個不是他的後輩。他退隱已久，早已不問世務。喬峰和傳功、執法等長老每年循例向他請安問好，也只是隨便說說幫中家常而已。不料這時候他突然趕到。而且制止喬峰閱看西夏軍情，眾人自是無不驚訝。

　　喬峰立即左手一緊，握住紙團，躬身施禮，道：「徐長老安好！」跟著攤開手掌，將紙團送到徐長老面前。

　　喬峰是丐幫幫主，輩份雖比徐長老為低，但遇到幫中大事，終究是由他發號施令，別說徐長老只不過是一位退隱前輩，便是前代的歷位幫主復生，那也是位居其下。不料徐長老不許他觀看來自西夏國的軍情急報，他竟然毫不抗拒，眾人眾皆愕然。

　　徐長老說道：「得罪！」從喬峰手掌中取過紙團，握在左手之中，隨即目光向群丐團團掃去，朗聲說道：「馬大元馬兄弟的遺孀馬夫人即將到來，向諸位有所陳說，大夥兒請待她片刻如何？」群丐都眼望喬峰，瞧他有何話說。

　　喬峰滿腹疑團，說道：「假若此事關連重大，大夥兒等候便是。」徐長老道：「此事關連重大。」說了這六字，再也不說什麼，向喬峰補行參見幫主之禮，便即坐在一旁。

　　段譽心下嘀咕，又想乘機找些話題和王語嫣說說，向她低聲道：「王姑娘，丐幫中的事情真多。咱們且避了開去呢，還是在旁瞧瞧熱鬧？」王語嫣皺眉道：「咱們是外人，本不該參預旁人的機密大事，不過……不過……他們所爭的事情跟我表哥有關，我想聽聽。」段譽附和道：「是啊，那位馬副幫主據說是你表哥殺的，遺下一個無依無靠的寡婦，想必十分可憐。」王語嫣忙道：「不！不！馬副幫主不是我表哥殺的，喬幫主不也這麼說嗎？」

　　這時馬蹄聲又作，兩騎馬奔向杏林而來。丐幫在此聚會，路旁固然留下了記號，附近更有人接同道，防敵示警。

　　眾人只道其中一人必是馬大元的寡妻，那知馬上乘客卻是一個老翁，一個老嫗，男的身裁矮小，而女的甚是高大，相映成趣。

　　喬峰站起相迎，說道：「太行山衝霄洞譚公、譚婆賢伉儷駕到，有失遠迎，喬峰這裡謝過。」徐長老和傳功、執法等六長老一齊上前施禮。

　　段譽見了這等情狀，料知這譚公、譚婆必是武林中來頭不小的人物。

　　譚婆道：「喬幫主，你肩上插這幾把玩意幹什麼啊？」手臂一長，立時便將他肩上四柄法刀拔了下來，手法快極。她這一拔刀，譚公即刻從懷中取出一隻小盒，打一盒蓋，伸指沾些藥膏，抹在喬峰肩頭。金創藥一塗上，創口中如噴泉般的鮮血立時便止。譚婆拔刀手法之快，固屬人所罕見，但終究是一門武功，然譚公取盒、開蓋、沾藥、敷傷、止血，幾個動作乾淨利落，雖然快得異常，卻人人瞧得清清楚楚，真如變魔術一般，而金創藥止血的神效，更是不可思議，藥到血停，絕不遲延。

　　喬峰見譚公、譚婆不問情由，便替自己拔刀治傷，雖然微嫌魯莽，卻也好生感激，口中稱謝之際只覺肩頭由痛變癢，片刻間便疼痛大減，這金創藥的靈效，不但從未經歷，抑且聞所未聞。

　　譚婆又問：「喬幫主，世上有誰這麼大膽，竟敢用刀子傷你？」喬峰笑道：「是我自己刺的。」譚婆奇道：「為什麼自己刺自己？活得不耐煩了麼？」喬峰微笑道：「我自己刺著玩的，這肩頭皮粗肉厚，也傷不到筋骨。」

　　宋奚陳吳四長老聽喬峰替自己隱瞞真相，不由得既感且愧。

　　譚婆哈哈一笑，說道：「你撒什麼謊兒，我知道啦，你鬼精靈的，打聽到譚公新得極北寒玉和玄冰蟾蜍，合成了靈驗無比的傷藥，就這麼來試他一試。」

　　喬峰不可置可否，只微微一笑，心想：「這位老婆婆大是戇直。世上又有誰這麼空閒，在自己身上戳幾刀，來試你的藥靈是不靈。」

　　只聽得蹄聲得得，一頭驢子闖進林來，驢上一人倒轉而騎，背向驢頭，臉朝驢尾。譚婆登時笑逐顏開，叫道：「師哥，你又在玩什麼古怪花樣啦？我打你的屁股！」

　　眾人瞧那驢背上之人時，只見他縮成一團，似乎是個七八歲的孩童模樣。譚婆伸手一掌往他屁股上拍去。那人一骨碌翻身下地，突然間伸手撐足，變得又高又大。眾人都是微微一驚。譚公卻臉有不豫之色，哼一聲，向他側目斜睨，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隨即轉頭瞧著譚婆。

　　那倒騎驢子之人說是年紀很老，似乎倒也不老，說他年紀輕，卻又全然不輕，總之是三十歲到六十歲之間，相貌說醜不醜，說俊不俊。他雙目凝視譚婆，神色間關切無限，柔聲問道：「小娟，近來過得快活麼？」

　　這譚婆牛高馬大，白髮如銀，滿臉皺紋，居然名字叫做「小娟」，嬌嬌滴滴，跟她形貌全不相稱，眾人聽了都覺好笑。但每個老太太都曾年輕過來，小姑娘時叫做「小娟」，老了總不成改名叫做「老娟」？段譽正想著這件事，只聽得馬蹄聲響，又有數匹馬馳來，這一次卻奔跑並不急驟。

　　喬峰卻在打量那騎驢客，猜不透他是何等樣人物。他是譚婆的師兄，在驢背上所露的這手縮骨功又如此高明，自是非同尋常，可是卻從來未曾聽過他的名字。

　　那數乘馬來到杏子林中，前面是五個青年，一色的濃眉大眼，容貌甚為相似，年紀最大的三十餘歲，最小的二十餘歲，顯然是一母同胞的五兄弟。

　　吳長風大聲道：「泰山五雄到了，好極，好極！什麼好風把你們哥兒五個一齊都吹了來啊？」泰山五雄中的老三叫做單叔山，和吳長風甚為熟稔，搶著說道：「吳四叔你好，你爹爹也來啦。」吳長風臉上微微變色，道：「當真，你爹爹……」他做了違犯常規之事，心下正虛，聽到泰山「鐵面判官」單正突然到來，不由得暗自慌亂。「鐵面判官」單正生平嫉惡如仇，只要知道江湖上有什麼不公道之事，定然伸手要管。他本身武功已然甚高，除了親生的五個兒子外，又廣收門徒，徒子徒孫共達二百餘人，「泰山單家」的名頭，在武林中誰都忌憚三分。

　　跟著一騎馬馳進林中，泰山五雄一齊上前拉住馬頭，馬背上一個身穿繭綢長袍的老者飄身而下，向喬峰拱手道：「喬幫主，單正不請自來，打擾了。」

　　喬峰久聞單正之名，今日尚是初見，但見他滿臉紅光，當得起「童顏鶴髮」四字，神情卻甚謙和，不似江湖上傳說的出手無情，當即抱拳還禮，說道：「若知單老前輩大駕光臨，早該遠迎才是。」

　　那騎驢客忽然怪聲說道：「好哇！鐵面判官到來，就該遠迎。我『鐵屁股判官』到來，你就不該遠迎了。」

　　眾人聽到「鐵屁股判官」這五個字的古怪綽號，無不哈哈大笑。王語嫣、阿朱、阿碧三人雖覺笑之不雅，卻也不禁嫣然。泰山五雄聽這人如此說，自知他是有心，戲侮自己父親，登時勃然變色，只是單家家教極嚴，單正既未發話，做兒子的誰也不敢出聲。

　　單正涵養甚好，一時又捉摸不定這怪人的來歷，裝作並未聽見，朗聲道：「請馬夫人出來敘話。」

　　樹林後轉出一頂小轎，兩名健漢抬著，快步如飛，來到林中一放，揭開了轎帷，轎中緩步走出一個全身縞素的少婦。那少婦低下了頭，向喬峰盈盈拜了下去，說道：「未亡人馬門溫氏，參見幫主。」

　　喬峰還了一禮，說道：「嫂嫂，有禮！」

　　馬夫人道：「先夫不幸亡故，多承幫主及眾位伯伯叔叔照料喪事，未亡人衷心銘感。」她話聲極是清脆，聽來年紀甚輕，只是她始終眼望地下，見不到她的容貌。

　　喬峰料想馬夫人必是發見了丈夫亡故的重大線索，這才親身趕到，但幫中之事她不先稟報幫主，卻卻尋徐長老知鐵面判官作主，其中實是大有蹊蹺，回頭向執法長老白世鏡望去。白世鏡也正向他瞧來。兩人的目光之中都充滿了異樣神色。

　　喬峰先接外客，再論本幫事務，向單正道：「單老前輩，太行山衝霄洞譚氏伉儷，不知是否素識？」單正抱拳道：「久仰譚氏伉儷的威名，幸會，幸會。」喬峰道：「譚老爺子，這一位前輩，請你給在下引見，以免失了禮數。」

　　譚公尚未答話，那騎驢客搶著說道：「我姓雙，名歪，外號叫作『鐵屁股判官』。」

　　鐵面判官單正涵養再好，到這地步也不禁怒氣上衝，心想：「我姓單，你就姓雙，我叫正，你就叫歪，這不是衝著我來麼？」正待發作，譚婆卻道：「單老爺子，你莫聽趙錢孫隨口胡謅，這人是個癲子，跟他當不得真的。」

　　喬峰心想：「這人名叫趙錢孫嗎？料來不會是真名。」說道：「眾位，此間並無座位，只好隨意在地下坐了。」他見眾人分別坐定，說道：「一日之間，得能會見眾位前輩高人，實不勝榮幸之至。不知眾位駕到，有何見教？」

　　單正道：「喬幫主，貴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數百年來俠名播於天下，武林中提起『丐幫』二字，誰都十分敬重，我單某向來也是極為心儀的。」喬峰道：「不敢！」

　　趙錢孫接口道：「喬幫主，貴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數百年來俠名播於天下，武林中提起『丐幫』二字，誰都十分敬重，我雙某向來也是極為心儀的。」他這番話和單正說的一模一樣，就是將「單某」的「單」字改成了「雙」字。

　　喬峰知道武林中這些前輩高人大都有副希奇古怪的脾氣，這趙錢孫處處跟單正挑眼，不知為了何事，自己總之雙方都不得罪就是，於是也跟著說了句：「不敢！」

　　單正微微一笑，向大兒子單伯山道：「伯山，餘下來的話，你跟喬幫主說。旁人若要學我兒子，儘管學個十足便是。」

　　眾人聽了，都不禁打個哈哈，心想這鐵面判官道貌岸然，倒也陰損得緊，趙錢孫倘若再跟著單伯山學嘴學舌，那就變成學做他兒子了。

　　不料趙錢孫說道：「伯山，餘下來的話，你跟喬幫主說。旁人若要學我兒子，儘管學個十足便是。」這麼一來，反給他討了便宜去，認了是單伯山的父親。

　　單正最小的兒子單小山火氣最猛，大聲罵道：「他媽的，這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趙錢孫自言自語：「他媽的，這種窩囊兒子，生四個已經太多，第五個實在不必再生，嘿嘿，也不知是不是親生的。」

　　聽他這般公然挑釁，單正便是泥人也有土性兒，轉頭向趙錢孫道：「咱們在丐幫是客，爭鬧起來，那是不給主人面子，待此間事了之後，自當再來領教閣下的高招。伯山，你自管說罷！」

　　趙錢孫又學著他道：「咱們在丐幫是客，爭鬧起來，那是不給主人面子，待此間事了之後，自當再來領教閣下的高招。伯山，老子叫你說，你自管說罷！」

　　單伯山恨不得衝上前去，拔刀猛吹他幾刀，方消心頭之恨，當下強忍怒氣，向喬峰道：「喬幫主，貴幫之事，我父子原是不敢干預，但我爹爹說：君子愛人以德……」說到這裡，眼光瞧向趙錢孫，看他是否又再學舌，若是照學，勢必也要這麼說：「但我爹爹說：「君子愛人以德」，那便是叫單正為「爹爹」了。

　　不料趙錢孫仍然照學，說道：「喬幫主，貴幫之事，我父子原是不敢干預，但我兒子說：「君子愛人以德。」他將「爹爹」兩字改成「兒子」；自是明討單正的便宜。眾人一聽，都皺起了眉頭，覺得這趙錢孫太也過份，只怕當場便要流血。

　　單正淡淡的道：「閣下老是跟我過不去。但兄弟與閣下素不相識，實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尚請明白示知。倘若是兄弟的不是，即行向閣下賠禮請罪便了。」

　　眾人心下暗讚單正，不愧是中原得享大名的俠義前輩。

　　趙錢孫道：「你沒得罪我，可是得罪了小娟，這比得罪我更加可惡十倍。」

　　單正奇道：「誰是小娟？我幾時得罪她了？」趙錢孫指著譚婆道：「這位便是小娟。小娟是她的閨名，天下除我之外，誰也稱呼不得。」單正好氣，又好笑，說道：「原來這是譚婆婆的閨名，在下不知，冒昧稱呼，還請恕罪。」趙錢孫老氣橫秋的道：「不知者不罪，初犯恕過，下次不可。」單正道：「在下久仰太行山衝霄洞譚氏伉儷的大名，卻無緣識荊，在下自省從未在背後說人閒言閒語，如何會得罪了譚家婆婆？」

　　趙錢孫慍道：「我剛才正在問小娟：『你近來過得快活麼？』她尚未答話，你這五個寶貝兒子便大模大樣、橫衝直撞的來到，打斷了她的話頭，至今尚未答我的問話。單老兄，你倒去打聽打聽，小娟是什麼人」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又是什麼人？難道我們說話之昱，也容你隨便打斷的麼？」

　　單正聽了這番似通非通的言語，心想這人果然腦筋不大靈，說道：「兄弟有一事不明，卻要請教。」趙錢孫道：「什麼事？我倘若高興，指點你一條明路，也不打緊。」單正道：「多謝，多謝。閣下說譚婆的閨名，天下便只閣下一人叫得，是也不是？」趙錢孫道：「正是。如若不信，你再叫一聲試試，瞧我『趙錢孫老，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是不是跟你狠狠打上一架？」單正道：「兄弟自然不敢叫，卻難道連譚公也叫不得麼？」

　　趙凶孫鐵青著臉，半晌不語。眾人都想，單正這一句話可將他問倒了。不料突然之間，趙錢孫放聲大哭，涕淚橫流，傷心之極。

　　這一著人人都大出意料之外，此人天不怕，地不怕，膽敢和「鐵面判官」挺撞到底，哪想到這麼輕輕一句話，卻使得他號啕大哭，難以自休。

　　單正見他哭得悲痛，倒不好意思起來，先前胸中積蓄的滿腔怒火，登時化為烏有，反而安慰他道：「趙兄，這是兄弟的不是了……」

　　趙錢孫嗚嗚咽咽的道：「我不姓趙。」單正更奇了，問道：「然則閣下貴姓？」趙錢孫道：「我沒姓，你別問，你別問。」

　　眾人猜想這趙錢孫必有一件極傷心的難言之隱，到底是什麼事，他自己不說，旁人自也不便多問，只有讓他抽抽噎噎、悲悲切切，一股勁兒的哭之不休。

　　譚婆沉著臉道：「你又發癲了，在眾位朋友之前，要臉面不要？」

　　趙凶孫道：「你勢下了我，去嫁了這老不死的譚公，我心中如何不悲，如何不痛？我心也碎了，腸也斷了，這區區外表的臉皮，要來何用？」

　　眾人相顧莞爾，原來說穿了毫不希奇。那自然是趙錢孫和譚婆從前有過一段情史，後來譚婆嫁了譚公，而趙錢孫傷心得連姓名也不要了，瘋瘋癲癲的發癡。眼看譚氏夫婦都是六十以上的年紀，怎地這趙錢孫竟然情深若斯，數十年來苦戀不休？譚婆滿臉皺紋，白女蕭蕭，誰也看不出這又高又大的老嫗，年輕時能有什麼動人之處，竟使得趙錢孫到老不能忘情。

　　譚婆神色忸怩，說道：「師哥，你盡提這些舊事幹什麼？丐幫今日有正經大事要商量，你乖乖的聽著吧。」

　　這幾句溫言相勸的軟語，趙錢孫聽了大是受用，說道：「那麼你向我笑一笑，我就聽你的話。」譚婆還沒笑，旁觀眾人中已有十多人先行笑出聲來。

　　譚婆卻渾然不覺，回眸向他一笑。趙錢孫癡癡的向她望著，這神情顯然是神馳目眩，魂飛魄散。譚公坐在一旁，滿臉怒氣，卻又無可如何。

　　這般情景段譽瞧在眼裡，心中驀地一驚：「這三人都情深如此，將世人全然置之度外，我……我對王姑娘，將來也會落到趙錢孫這般結果麼？不，不！這譚婆對她師哥顯然頗有情意，而王姑娘念念不忘的，卻只是她的表哥慕容公子。比之趙錢孫，我是大大的不如，大大的不及了。」

　　喬峰心中卻想的是另一回事：「那趙錢孫果然並不姓趙。向來聽說太行山衝霄洞譚公、譚婆，以大行嫡派絕技著稱，從這三人的話中聽來，三人似乎並非出於同一師門。到底譚公是太行派呢？還是譚婆是太行派？倘若譚公是太行派，那麼這趙錢孫與譚婆師兄妹，又是什麼門派？」

　　只聽趙錢孫又道：「聽得姑蘇出了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慕容復，膽大忘為，亂殺無辜。老子倒要會他一會，且看這小子有什麼本事，能還施到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身上？小娟，你叫我到江南，我自然是要來的。何況我……」

　　他一番話沒說完，忽聽得一人號啕大哭，悲悲切切，嗚嗚咽咽，哭聲便和他適才沒半點分別。眾人聽了，都是一愣，只聽那人跟著連哭帶訴：「我的好師妹啊，老子什麼地方對不起你？為什麼你去嫁了這姓譚的糟老頭子？老子日想夜想，牽肚掛腸，記著的就是你小娟師妹。想咱師父在世之日，待咱們二人猶如子女一般，你不嫁老子，可對得起咱師父麼？」

　　這說話的聲音語調，和趙錢孫委實一模一樣，若不是眾人親眼見到他張口結舌、滿臉詫異的神情，誰都以為定是出於他的親口。各人循聲望去，見這聲音發自一個身穿淡紅衫子的少女。

　　那人背轉了身子，正是阿朱。段譽和阿碧、王語嫣知道她模擬別人舉止和說話的神技，自不為異，其餘眾人卻無不又是好奇，又是好笑，以為趙錢孫聽了之後，必定怒發如狂。不料阿朱這番話觸動他的心事，眼見他本來已停了哭泣，這時又眼圈兒紅了，嘴角兒扁了，淚水從眼中滾滾而下，竟和陝西省朱爾唱彼和的對哭起來。

　　單正搖了搖頭，朗聲說道：「單某雖然姓單，卻是一妻四妾，兒孫滿堂。你這位雙歪雙兄，偏偏形單影隻，淒淒惶惶。這種事情乃是悔之當初，今日再來重論，不免為時已晚。雙兄，咱們承丐幫徐長老與馬夫人之邀，來到江南，是來商量閣下的婚姻大事麼？」趙錢孫搖頭道：「不是。」單正道：「然而咱們還是來商議丐幫的要事，才是正經。」趙錢孫勃然怒道：「什麼？丐幫的大事正經，我和小娟的事便不正經麼？」

　　譚公聽到這裡，終於忍無可忍，說道：「阿慧，阿慧，你再不制止他發瘋發癲，我可不能干休了。」

　　眾人聽到「阿慧」兩字稱呼，均想：「原來譚婆另有芳名，那『小娟』二字，確是趙錢孫獨家專用的。」

　　譚婆頓足道：「他又不是發瘋發癲，你害得他變成這副模樣，還不心滿意足麼？」譚公奇道：「我……我……我怎地害了他？」譚婆道：「我嫁了你這糟老頭子，我師哥心中自然不痛快……」譚公道：「你嫁我之時，我可既不糟，又不老。」譚婆怒道：「也不怕醜，難道你當年就挺英俊瀟灑麼？」

　　徐長老和單正相對搖頭，均想這三個寶貝當真為老不尊，三人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的前輩耆宿，卻在眾人面前爭執這些陳年情史，實在好笑。

　　徐長老咳嗽一聲，說道：「泰山單兄父子，太行山譚氏夫婦，以及這位兄台，今日惠然駕臨，敝幫全幫上下均感光寵。馬夫人，你來從頭說起罷。」

　　那馬夫人一直垂手低頭，站在一旁，背向眾人，聽得徐長老的說話，緩緩回過身來，低聲說道：「先夫不幸身故，小女子只有自怨命苦，更悲先夫並未遺下一男半女，接續馬氏香煙……」她雖說得甚低，但語音清脆，一個字一個字的傳入眾人耳裡，甚是動聽。她說到這裡，話中略帶嗚咽，微微啜泣。杏林中無數英豪，心中均感難過。同一哭泣，趙錢孫令人好笑，阿朱令人驚奇，馬夫人卻令人心酸。

　　只聽她續道：』小女子殮葬先夫之後，檢點遺物，在他收藏拳經之處，見到一封用火漆密密封固的書信。封皮上寫道：「余若壽終正寢，此信立即焚化，拆視者即為毀余遺體，令余九泉不安。余若死於非命，此信立即交本幫諸長老會同拆閱，事關重大，不得有誤。』」

　　馬夫人說到這裡，杏林中一片肅靜，當真是一針落地也能聽見。她頓了一頓，繼續說道：「我見先夫寫得鄭重，知道事關重大，當即便要去求見幫主，呈這遺書，幸好幫主率同諸位長老，到江南為先夫報仇來了，虧得如此，這才沒能見到此信。」

　　眾人聽她語氣有異，既說「幸好」，又說「虧得」，都不自禁向喬峰瞧去。

　　喬峰從今晚的種種情事之中，早察覺到有一個重大之極的圖謀在對付自己，雖則全冠清和四長老的叛幫逆舉已然敉平，但顯然此事並未了結，此時聽馬夫人說到這裡，反感輕鬆，神色泰然，心道：「你們有什麼陰謀，儘管使出來好了。喬某生平不作半點虧心事，不管有何傾害誣陷，喬某何懼？」

　　只聽馬夫人接著道：「我知此信涉及幫中大事，幫主和諸長老既然不在洛陽，我生怕耽誤時機，當即赴鄭州求見徐長老，呈上書信，請他老人家作主。以後的事情，請徐長老告知各位。」

　　徐長老咳嗽幾聲，說道：「此事說來恩恩怨怨，老配當真好生為難。」這兩句話聲音嘶啞，頗有蒼涼之意。他慢慢從背上解下一個麻布包袱，打開包袱，取出一隻油布招文袋，再從招文袋中抽出一封信來，說道：「這封便是馬大元的遺書。大元的曾祖、祖父、父親，數代都是丐幫中人，不是長老，便是八袋弟子。我眼見大元自幼長大，他的筆跡我是認得很清楚的。這信封上的字，確是大元所寫。馬夫人將信交到我手中之時，信上的火漆仍然封固完好，無人動過。我也擔心誤了大事，不等會同諸位長老，便即拆來看了。拆信之時，太行山鐵面判官單兄也正在座，可作明證。」

　　單正道：「不錯，其時在下正在鄭州徐老府上作客，親眼見到他拆閱這封書信。」

　　徐長老掀開信封封皮，抽了一張紙箋出來，說道：「我一看這張信箋，見信上字跡筆致遒勁，並不是大元所寫，微感驚奇，見上款寫的是『劍髯吾兄』四字，更是奇怪。眾位都知道，『劍髯』兩字，是本幫前任汪幫主的別號，若不是跟他交厚相好之人，不會如此稱呼，而汪幫主逝世已久，怎麼有人寫信與他？我不看箋上所寫何字，先看信尾署名之人，一看之下，更是詫異。當時我不禁『咦』的一聲，說道：『原來是他！』單兄好奇心起，探頭過來一看，也奇道：『咦！原來是他！』」

　　單正點了點頭，示意當時自己確有此語。

　　趙錢孫插口道：「單老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這是人家丐幫的機密書信，你又不是丐幫中的一袋、二袋弟子，連個沒入流的弄舵化子硬要飯的，也還挨不上，怎可去偷窺旁人的陰私？」別瞧他一直瘋瘋癲癲的，這幾句話倒也真在情在理。單正老臉微赭，說道：「我只瞧一瞧信尾署名，也沒瞧信中文字。」趙錢孫道：「你偷一千兩黃金固然是賊，偷一文小錢仍然是賊，只不過錢有多少、賊有大小之分而已。大賊是賊，小毛賊也是賊。偷看旁人的書信，便不是君子，不是君子，便是小人。既是小人，便是卑鄙混蛋，那就該殺！」

　　單正向五個兒子擺了擺手，示意不可輕舉妄動，且讓他胡說八道，一筆帳最後總算，心下固自惱怒，卻也頗感驚異：「此人一遇上便盡找我渣子的挑眼，莫非跟我有舊怨？江湖上沒將泰山單家放在眼中之人，倒也沒有幾個。此人到底是誰，怎麼我全然想不起來？」

　　眾人都盼徐長老將信尾署名之人的姓名說將出來，要知道到底是什麼人物，何以令他及單正如此驚奇，卻聽趙錢孫纏夾不休，不停的搗亂，許多人都向他怒目而視。

　　譚婆忽道：「你們瞧什麼？我師哥的話半點也不錯。」

　　趙錢孫聽譚婆出口相助，不由得心花怒放，說道：「你們瞧，連小娟也這麼說，那還有什麼錯的？小娟說的話，做的事，從來不會錯的。」

　　忽然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聲音說道：「是啊，小娟說的話，做的事，從來不會錯的。她嫁了譚公，沒有嫁你，完全沒有嫁錯。」說話之人正是阿朱。她怒惱趙錢孫出言誣蔑慕容公子，便不停的跟他作對。

　　趙錢孫一聽，不由得啼笑皆非，阿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的正是慕容氏的拿手法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這時兩道感謝的親切眼光分從左右向阿朱射將過來，左邊一道來自譚公，右邊一道來自單正。

　　便在此時，人影一幌，譚婆已然欺到阿朱身前，揚起手掌，便往她右頰上拍了下去，喝道：「我嫁不嫁錯，關你這臭丫頭什麼事？」這一下出手極快，阿朱待要閃避，固已不及，旁人更無法救援。拍的一聲輕響過去，阿朱雪白粉嫩的面頰上登時出現五道青紫的指印。

　　趙錢孫哈哈笑道：「教訓教訓你這臭丫頭，誰教你這般多嘴多舌！」

　　阿朱淚珠在眼眶之中轉動，正大欲哭未哭之間，譚公搶近身去，從懷中又取出那隻小小白玉盒子，打開盒蓋，右手手指在盒中沾了些油膏，手臂一長，在阿朱臉上劃了幾劃，已在她傷處薄薄的敷了一層。譚婆打她巴掌，手法已是極快，但終究不過出掌收掌。譚公這敷藥上臉，手續卻甚是繁複細緻，居然做得和譚婆一般快捷，使阿朱不及轉念避讓，油膏已然上臉。她一愕之際，只覺本來熱辣辣、脹鼓鼓的臉頰之上，忽然間清涼舒適，同時左手中多了一件小小物事。她舉掌一看，見是一隻晶瑩潤滑的白玉盒子，知是譚公所贈，乃是靈驗無比的治傷妙藥，不由得破涕為笑。

　　徐長老不再理會譚婆如何嘮嘮叨叨的埋怨譚公，低沉著嗓子說道：「眾位兄弟，到底寫這封信的人是誰，我此刻不便言明。徐某在丐幫七十餘年，近三十年來退隱山林，不再闖蕩江湖，與人無爭，不結怨仇。我在世上已為日無多，既無子孫，又無徒弟，自問絕無半分私心。我說幾句話，眾位信是不信？」

　　群丐都道：「徐長老的話，有誰不信？」

　　徐長老向喬峰道：「幫主意下如何？」

　　喬峰道：「喬某對徐長老素來敬重，前輩深知。」

　　徐長老道：「我看了此信之後，思索良久，心下疑惑難明，唯恐有甚差錯，當即將此信交於單兄過目。單兄和寫信之人向來交好，認得他的筆跡。此事關涉太大，我要單兄驗明此信的真偽。」

　　單正向趙錢孫瞪了一眼，意思是說：「你又有什麼話說？」趙錢孫道：「徐長老交給你看，你當然可以看，但你第一次看，卻是偷看。好比一個人從前做賊，後來發了財，不做賊了，但儘管他是財主，卻洗不掉從前的賊出身。」

　　徐長老不理趙錢孫的打岔，說道：「單兄，請你向大夥兒說說，此信是真是偽。」

　　單正道：「在下和寫信之人多年相交，舍下並藏得有此人的書信多封，當即和徐長老、馬夫人一同趕到舍下，檢出舊信對比，字跡固然相同，連信箋信封也是一般，那自是真跡無疑。」

　　徐長老道：「老朽多活了幾年，做事萬求仔細，何況此事牽涉本幫興衰氣運，有關一位英雄豪傑的聲名性命，如何可以冒昧從事？」

　　眾人聽他這麼說，不自禁的都瞧向喬峰，知道他所說的那一位「英雄豪傑」，自是指喬峰而言。只是誰也不敢和他目光相觸，一見他轉頭過來，立即垂下眼光。

　　徐長老又道：「老朽得知太行山譚氏伉儷和寫信之人頗有淵源，於是去衝霄洞向譚氏伉儷請教。譚公、譚婆將這中間的一切原委曲折，一一向在下說明，唉，在下實是不忍明言，可憐可惜，可悲可歎！」

　　這時眾人這才明白，原來徐長老邀請譚氏伉儷和單正來到丐幫，乃是前來作證。

　　徐長老又道：「譚婆說道，她有一位師兄，於此事乃是身經目擊，如請他親口述說，最是明白不過，她這位師兄，便是趙錢孫先生了。這位先生的脾氣和別人略有不同，等閒請他不到。總算譚婆的面子極大，片箋飛去，這位先生便應召而到……」

　　譚公突然滿面怒色，向譚婆道：「怎麼？是你去叫他來的麼？怎地事先不跟我說，瞞著我偷偷摸摸？」譚婆怒道：「什麼瞞著你偷偷摸摸？我寫了信，要徐長老遣人送去，乃是光明正大之事。就是你愛喝乾醋，我怕你嘮叨哆唆，寧可不跟你說。」譚公道：「背夫行事，不守婦道，那就不該！」

　　譚婆更不打話，出手便是一掌，拍的一聲，打了丈夫一個耳光。

　　譚公的武功明明遠比譚婆為高，但妻子這一掌打來，既不招架，亦不閃避，一動也不動的挨了她一掌，跟著從懷中又取出一保小盒，伸手沾些油膏，塗在臉上，登時消胂退青。一個打得快，一個治得快，這麼一來，兩人心頭怒火一齊消了。旁人瞧著，無不好笑。

　　只聽得趙錢孫長歎了一聲，聲音悲切哀怨之至，說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唉，早知這般，悔不當初。受她打幾掌，又有何難？」語聲之中，充滿了悔恨之意。

　　譚婆幽幽的道：「從前你給我打了一掌，總是非打還不可，從來不肯相讓半分。」

　　趙錢孫呆若木雞，站在當地，怔怔的出神，追憶昔日情事，這小師妹脾氣暴躁，愛使小性兒，動不動便出手打人，自己無緣無故的挨打，心有不甘，每每因此而起爭吵，一場美滿姻緣，終於無法得諧。這時親眼見到譚公逆來順受、挨打不還手的情景，方始恍然大悟，心下痛悔，悲不自勝，數士年來自怨自艾，總道小師妹移情別戀，必有重大原因，殊不知對方只不過有一門「挨打不還手」的好處。「唉，這時我便求她在我臉上再打幾掌，她也是不肯的了。」

　　徐長老道：「趙錢孫先生，請你當眾說一句，這信中所寫之事，是否不假。」

　　趙錢孫喃喃自語：「我這蠢材傻瓜，為什麼當時想不到？學武功是去打敵人、打惡人、打卑鄙小人，怎麼去用在心上人、意中人身上？打是情、罵是愛，挨幾個耳光，又有什麼大不了？」

　　眾人又是好笑，又覺他情癡可憐，丐幫面臨大事待決，他卻如此顛三倒四，徐長老請他千里迢迢的前來分證一件大事，眼見此人癡癡迷迷，說出話來，誰也不知到底有幾分可信。

　　徐長老再問一聲：「趙錢孫先生，咱們請你來此，是請你說一說信中之事。」

　　趙錢孫道：「不錯，不錯。嗯，你問我信中之事，那信寫得雖短，卻是余意不盡，『四十年前同窗共硯，切磋拳劍，情景宛在目前，臨風遠念，想師兄兩鬃雖霜，風采笑貌，當如昔日也。』」徐長老問他的是馬大元遺書之事，他卻背誦起譚婆的信來。

　　徐長老無法可施，向譚婆道：「譚夫人，還是你叫他說罷。」。

　　不料譚婆聽趙錢孫將自己平平常常的一封信背得熟極如流，不知他魂夢中翻來覆去的已念了多少遍，心下感動，柔聲道：「師哥，你說一說當時的情景罷。」

　　趙錢孫道：「當時的情景，我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你梳了兩條小辮子，辮子上紮了紅頭繩，那天師父教咱們『偷龍轉鳳』這一招……」

　　譚婆緩緩搖頭，道：「師哥，不要說咱們從前的事。徐長老問你，當年在雁門關外，亂石谷前那一場血戰，你是親身參預的，當時情形若何，你跟大夥兒說說。」

　　趙錢孫顫聲道：「雁門關外，亂石谷前……我……我……」驀地裡臉色大變，一轉身，向西南角上無人之處拔足飛奔，身法迅捷已極。

　　眼見他便要沒入杏子林中，再也追他不上，眾人齊聲大叫：「喂！別走，別走，快回來，快回來。」趙錢孫那裡理會，只有奔得更加快了。

　　突然間一個聲音朗朗說道：「師兄兩鬢已霜，風采笑貌，更不如昔日也。」趙錢孫驀地住足，回頭問道：「是誰說的？」那聲音道：「若非如此，何以見譚公而自慚形穢，發足奔逃？」眾人向那說話之人看去，原來卻是全冠清。

　　趙錢孫怒道：「誰自慚形穢了？他只不過會一門『挨打不還手』的功夫，又有什麼勝得過我了？」

　　忽得聽杏林彼處，有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能夠挨打不還手，那便是天下第一等的功夫，豈是容易？」

## 第16章 昔時因

　　眾人回過頭來，只見杏子樹後轉出一個身穿灰布衲袍的老僧，方面大耳，形貌威嚴。

　　徐長老叫道：「天台山知光大師到了，三十餘年不見，大師仍然這等清健。」

　　智光和尚的名頭在武林中並不響亮，丐幫中後一輩的人物都不知他的來歷。但喬峰、六長老等卻均肅立起敬，知他當年曾發大願心，飄洋過海，遠赴海外蠻荒，採集異種樹皮，治癒浙閩兩廣一帶無數染了瘴毒的百姓。他因此而大病兩場，結果武功全失，但嘉惠百姓，實非淺鮮。各人紛紛走近施禮。

　　智光大師向趙錢孫笑道：「武功不如對方，挨打不還手已甚為難。倘若武功勝過對方，能挨打不還手，更是難上加難。」趙錢孫低頭沉思，若有所悟。

　　徐長老道：「智光大師德澤廣初，無人不敬。但近十餘年來早已不問江湖上事務。今日佛駕光降，實是丐幫之福。在下感激不盡。」

　　智光道：「丐幫徐長老和太行山單判官聯名折柬相召，老衲怎敢不來？天台山與無錫相距不遠，兩位信中又道，此事有關天下蒼生氣運，自當奉召。」

　　喬峰心道：「原來你也是徐長老和單正邀來的。」又想：「素聞智光大師德高望重，決不會參與隱害我的陰謀，有他老人家到來，實是好事。」

　　趙錢孫忽道：「雁門關外亂石谷前的大戰，智光和尚也是有份的，你來說吧。」

　　智光聽到「雁門關外亂石谷前」這八個字，臉上忽地閃過了一片奇異的神情，似乎又興奮，又恐懼，又是慘不忍睹，最後則是一片慈悲和憐憫，歎道：「殺孽太重，殺孽太重！此事言之有愧。眾位施主，亂石谷大戰已是三十年前之事，何以今日重提？」

　　徐長老道：「只因此刻本幫起了重大變故，有一封涉及此事的書信。」說著便將那信遞了過去。

　　智光將信看了一遍，從頭又看一遍，搖頭道：「冤家宜解不宜結，何必舊事重提？依老衲之見，將此信毀去，泯滅痕跡，也就是了。」徐長老道：「本幫副幫主慘死，若不追究，馬副幫主固然沉冤不雪，敝幫更有土崩瓦解之危。」智光大師點頭道：「那也說得是，那也說得是。」

　　他抬起頭來，但見一鉤眉月斜掛天除，冷冷的清光瀉在杏樹梢頭。

　　智光向趙錢孫瞧了一眼，說道：「好，老衲從前做錯了的事，也不必隱瞞，照實說來便是。」趙錢孫道：「咱們是為國為民，不能說是做錯了事。」智光搖頭道：「錯便錯了，又何必自欺欺人？」轉身向著眾人，說道：「三十年前，中原豪傑接到訊息，說契丹國有大批武士要來偷襲少林寺，想將寺中秘藏數百年的武功圖譜，一舉奪去。」

　　眾人輕聲驚噫，均想：「契丹武士的野心當真不小。」少林寺武功絕技乃中士武術的瑰寶，契丹國和大宋累年相戰，如將少林寺的武功秘笈搶奪了去，一加傳播，軍中人人習練，戰場之上，大宋官兵如何再是敵手？

　　智光續道：「這件事當真非同小可，要是契丹此舉成功，大宋便有亡國之禍，我黃帝子孫說不定就此滅種，盡數死於遼兵的長矛利刀之下，我們以事在緊急，不及詳加計議，聽說這些契丹武士要道經雁門，一面派人通知少林寺嚴加戒備，各人立即兼程趕去，要在雁門關外迎擊，縱不能盡數將之殲滅，也要令他們的奸謀難以得逞。」

　　眾人聽到和契丹打仗，都忍不住熱血如沸，又是慄慄危懼，大宋屢世受契丹欺凌，打一仗，敗一仗，喪師割地，軍民死於契丹刀槍之下的著實不少。

　　智光大師緩緩轉過頭去，凝視著喬峰，說道：「喬幫主，倘若你得知了這項訊息，那便如何？」

　　喬峰朗聲說道：「智光大師，喬某見識淺陋，才德不足以服眾，致令幫中兄弟見疑，說來好生慚愧。但喬某縱然無能，卻也是個有肝膽、有骨氣的男兒漢，於這大節大義份上決不致不明是非。我大宋受遼狗欺凌，家國之仇，誰不思報？倘若得知了這項訊息，自當率同本幫弟兄，星夜趕去阻截。」

　　他這番話說得慷慨激昂，眾人聽了，盡皆動容，均想：「男兒漢大丈夫固當如此。」

　　智光點了點頭，道：「如此說來，我們前赴雁門關外伏擊遼人之舉，以喬幫主看來，是不錯的？」

　　喬峰心下漸漸有氣：「你將我當作什麼人？這般說話，顯是將我瞧得小了。」但神色間並不發作，說道：「諸位前輩英風俠烈，喬某敬仰得緊，恨不早生三十年，得以追隨先賢，共赴義舉手刃胡虜。」

　　智光向他深深瞧了一眼，臉上神氣大是異樣，緩緩說道：「當時大夥兒分成數起，趕赴雁門關。我和這位仁兄」，說著向趙錢孫指了指，說道：「都是在第一批。我們這批共是二十一人，帶頭的大哥年紀並不大，比我還小著好幾歲，可是他武功卓絕，在武林中又地位尊崇，因此大伙推他帶頭，一齊奉他的號令行事。這批人中丐幫汪幫主，萬勝刀王維義王老英雄，地絕劍黃山鶴雲道長，都是當時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那時老衲尚未出家，混跡於群雄之間，其實萬分配不上，只不過報國殺敵，不敢後人，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罷了。這位仁兄，當時的武功就比老衲高得多，現今更加不必說了。」

　　趙錢孫道：「不錯，那時你的武功和我已相差很大，至少差上這麼一大截。」說著伸出雙手，豎起手掌比了一比，兩掌間相距尺許。他隨即覺得相距之數尚不止此，於是將兩掌又自外分開，使掌心間相距到尺半模樣。

　　智光續道：「過得雁門關時，已將近黃昏。我們出關行了十餘里，一路小心戒備，突然之間，西北角上傳來馬匹奔跑之聲，聽聲音至少也有十來騎。帶頭大哥高舉右手，大夥兒便停了下來。各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擔優，沒一人說一句話。歡喜的是，消息果然為假，幸好我們毫不耽擱的趕到，終於能及時攔阻。但人人均知來襲的契丹武士定是十分厲害之輩，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既敢向中土武學的泰山北斗少林寺挑釁，自然人人是契丹千中挑、萬中選的勇士。大宋和契丹打仗，向來敗多勝少，今日之戰能否得勝，實在難說之極。」

　　「帶頭大哥一揮手，我們二十一人便分別在山道兩旁的大石後面伏了下來。山谷左側是個亂石嶙峋的深谷，一眼望將下去，黑黝黝的深不見底。」

　　「耳聽得蹄聲越來越近，接著聽得有七八人大聲唱歌，唱的正是遼歌，歌聲曼長，豪壯粗野，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我緊緊握住刀柄，掌心都是汗水，伸掌在膝頭褲子上擦乾，不久又已濕了。帶頭大哥正伏在我身旁，他知我沉不住氣，伸手在我肩頭輕拍兩下，向我笑了一笑，又伸左掌虛劈一招，作個殺盡胡虜的姿式。我也向他笑了笑，心下便定得多了。」

　　「遼人當先的馬匹奔到五十餘丈之外，我從大石後面望將出去，只見這些契丹武士身上都披皮裘，有的手中拿著長矛，有的提著彎刀，有的則是彎弓搭箭，更有人肩頭停著巨大兇猛的獵鷹，高歌而來，全沒理會前面有敵人埋伏。片刻之間，我已見到了先頭幾個契丹武士的面貌，個個短髮濃髯，神情凶悍。眼見他們越馳越近，我一顆心也越跳越厲害，竟似要從嘴裡跳將出來一般。」

　　眾人聽到這裡，明知是三十年前之事，卻也不禁心中怦怦而跳。

　　智光向喬峰道：「喬幫主，此事成敗，關連到大宋國運，中土千千萬萬百姓的生死，而我們卻又確無制勝把握。唯一的便宜，只不過是敵在明處而我在暗裡，你想我們該當如何才是？」

　　喬峰道：「自來兵不厭詐。這等兩國交兵，不能講什麼江湖道義、武林規矩。遼狗殺戮我大宋百姓之時，又何嘗手下容情了？依在下之見，當用暗器。暗器之上，須喂劇毒。」

　　智光伸手一拍大腿，說道：「正是。喬幫主之見，恰與我們當時所想一模一樣。帶頭的大哥眼見遼狗馳近，一聲長嘯，眾人的暗器便紛紛射了出去，鋼鏢、袖箭、飛刀、鐵錐……每一件都是餵了劇毒的。只聽得眾遼狗啊啊呼叫，亂成一團，一大半都摔下馬來。」

　　群丐之中，登時有人拍手喝采，歡呼起來。

　　智光續道：「這時我已數得清楚，契丹武士共有一十九騎，我們用暗器料理了十二人，餘下的已只不過七人。我們一擁而上。刀劍齊施，片刻之間，將這七人盡數殺了，竟沒一個活口逃走。」

　　丐幫中又有人歡呼。但喬峰、段譽等人卻想：「你說這些契丹武士都是千中挑、萬中選的頭等勇士，怎地如此不濟，片刻間便都給你們殺了？」

　　只聽智光歎了口氣，說道：「我們一舉而將一十九名契丹武士盡數殲滅，雖是歡喜，可也大起疑心，覺得這些契丹人太也膿包，盡皆不堪一擊，絕非什麼好手。難道聽到的訊息竟然不確？又難道遼人故意安排這誘敵之計，教我們上當？沒商量得幾句，只聽得馬蹄聲音，西北角又有兩騎馬馳來。」

　　「這一次我們也不再隱伏，逕自迎了上去。只見馬上是男女二人，男的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服飾也比適才那一十九名武士華貴得多。那女的是個少婦，手中抱著一個嬰兒，兩人並轡談笑而來，神態極是親暱，顯是一對少年夫妻。這兩名契丹男女一見到我們，臉上微現詫異之色，但不久便見到那一十九名武士死在地下，那男子立時神色十分兇猛，向我們大聲喝問，嘰哩咕嚕的契丹話說了一大串，也不知說些什麼。」

　　「山西大同府的鐵塔方大雄方三哥舉起一條鑌鐵棍，喝道：『兀那遼狗，納下命來』！揮棍便向那契丹男子打了過去。帶頭大哥心下起疑，喝道：『方三哥，休得魯莽，別傷他性命，抓住他問個清楚。』」

　　「帶頭大哥這句話尚未說完，那遼人右臂伸出，已抓住了方大雄手中的鑌鐵棍，向外一拗，喀的一聲輕響，方大雄右臂關節已斷。那遼人提起鐵棍，從半空中擊將下來，我們大聲呼喊，眼見已不及上前搶救，當下便有七八人向他發射暗器。那遼人左手袍袖一拂，一股勁風揮出，將七八枚暗器盡數掠在一旁。眼見方大雄性命無僥，不料他鑌鐵棍一挑，將方大雄的身子挑了起來，連人帶棍，一起摔在道旁，嘰哩咕嚕的不知又說了些什麼。」

　　「這人露了這一手功夫，我們人人震驚，均覺此人武功之高，實是罕見，顯然先前所傳的訊息非假，只怕以後續來的好手越來越強，我們以眾欺寡，殺得一個是一個，當下六七人一擁而上，向他攻了過去。另外四五人則向那少婦攻擊。」

　　「不料那少婦卻全然不會武功，有人一劍便斬斷她一條手臂，她懷抱著的嬰兒便跌下地來，跟著另一人一刀砍去了她半邊腦袋。那遼人武功雖強，但被七八位高手刀劍齊施的纏住了，如何分得出手來相救妻兒？起初他連接數招，只是奪去我們兄弟的兵刃，並不傷人，待見妻子一死，眼睛登時紅了，臉上神色可怖之極。那時候我一見到他的目光，不由得心驚膽戰，不敢上前。」

　　趙錢孫道：「那也怪不得你，那也怪不得你！」本來他除了對譚婆講話之外，說話的語調中總是帶著幾分譏嘲和漫不在乎，這兩句話卻深含沉痛和歉仄之意。

　　智光道：「那一場惡戰，已過去了三十年，但這三十年之中，我不知道曾幾百次在夢中重歷其境。當時惡鬥的種種情景，無不清清楚楚的印在我心裡。那遼人雙臂斜兜，不知用什麼擒拿手法，便奪到了我們兩位兄弟的兵刃，跟著一刺一劈，當場殺了二人。他有時從馬背上飛縱而下，有時又躍回馬背，兔起鶻落，行如鬼魅。不錯，他真如是個魔鬼化身，東邊一衝，殺了一人；西面這麼一轉又殺了一人。只片刻之間，我們二十一人之中，已有九人死在他手下。」

　　「這一來大夥兒都紅了眼睛，帶頭大哥、汪幫主等個個捨命上前，跟他纏頭，可是那人武功實在太過奇特厲害，一招一式，總是從決計料想不到的方位襲來。其時夕陽如血，雁關門外朔風呼號之中，夾雜著一聲聲英雄好漢臨死時的叫喚，頭顱四肢，鮮血兵刃，在空中亂飛亂擲，那時候本領再強的高手也只能自保，誰也無法去救助旁人。」

　　「我見到這等情勢，心下實是嚇得厲害，然而見眾兄弟一個個慘死，不由得熱血沸騰，鼓起勇氣，騎馬向他直衝過去。我雙手舉起大刀，向他頭頂急劈，知道這一劈倘若不中，我的性命便也交給他了。眼見大刀刃口離他頭頂已不過尺許，突見那遼人抓了一人，將他的腦袋湊到我刀下。我一瞥之下，見這人是江西杜氏三雄中的老二，自是大吃一驚，百忙中硬生生的收刀。大刀急縮，喀的一聲，劈在我坐騎頭上，那馬一聲哀嘶，跳了起來。便在此時，那遼人的一掌也已擊到。幸好我的坐騎不遲不早，剛在這時候跳起，擋接了他這一掌，否則我筋骨齊斷，那裡還有命在？」

　　「他這一掌的力道好不雄渾，將我擊得連人帶馬，向後仰跌而出，我身子飛了起來，落在一株大樹樹頂，架在半空。那時我已驚得渾渾噩噩，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身在何處。從半空中望將下來，但見圍在那遼人身周的兄弟越來越少，只剩下了五六人，跟著看見這位仁兄……」說著望向趙錢孫，續道：「身子一晃，倒在血泊之中，只道他也送了性命。」

　　趙錢孫搖頭道：「這種醜事雖然說來有愧，卻也不必相瞞，我不是受了傷，乃是嚇得暈了過去。我見那遼人抓住杜二哥的兩條腿，往兩邊一撕，將他身子撕成兩半，五臟六腑都流了出來。我突覺自己的心不跳了，眼前一黑，什麼都不知道了。不錯，我是個膽小鬼，見到別人殺人，竟曾嚇得暈了過去。」

　　智光道：「見了這遼人猶如魔鬼般的殺害眾兄弟，若說不怕，那可是欺人之談。」他向掛在山頂天空的眉月望了一眼，又道：「那時和那遼經纏頭的，只剩下四個人了。帶頭大哥自知無幸，終究會死在他的手下，連聲喝問：『你是誰？你是誰？』那遼人並不答話，轉手兩個回合，再殺二人，忽起一足，踢中了汪幫主背心上的穴道，跟著左足鴛鴦連環，又踢中了帶頭大哥肋下穴道。這人以足尖踢人穴道，認穴之準，腳法之奇，直是匪夷所思。若不是我自知死在臨頭，而遭殃的又是我最敬仰的二人，幾乎脫口便要喝出採來。」

　　「那遼人見強敵盡殲，奔到那少婦屍首之旁，抱著她大哭起來，哭得淒切之極。我聽了這哭聲，心下竟忍不住的難過，覺得這惡獸魔鬼一樣的遼狗，居然也有人性，哀痛之情，似乎並黨組織咱們漢人來得淺了。」

　　趙錢孫冷冷的道：「那又有什麼希奇？野獸的親子夫婦之情，未必就不及人。遼人也是人，為什麼就不及漢人？」丐幫中有幾個叫了起來：「遼狗凶殘暴虐，勝過了毒蛇猛獸，和我漢人大不相同。」趙錢孫只是冷笑，並不答話。

　　智光續道：「那遼人哭了一會，抱起他兒子屍身看了一會，將嬰屍放在他母親懷中，走到帶頭大哥身前，大聲喝罵。帶頭大哥毫不屈服，向他怒目而視，只是苦於被點了穴道，說不出半句話來。那遼人突然間仰天長嘯，從地下拾起一柄短刀，在山峰的石壁上劃起字來，其時天色已黑，我和他相距又遠，瞧不見他寫些什麼。」

　　趙錢孫道：「他刻劃的是契丹文字，你便瞧見了，也不識得。」

　　智光道：「不錯，我便瞧見了，也不識得。那時四下裡寂靜無聲，但聽得石壁上嗤嗤有聲，石屑落地的聲音竟也聽得見，我自是連大氣也不敢透上一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得噹的一聲，他擲下短刀，俯身抱起他妻子和兒子的屍身，走到崖邊，湧身便往深谷中跳了下去。」

　　眾人聽得這裡，都是「啊」的一聲，誰也料想不到竟會有此變故。

　　智光大師道：「眾位此刻聽來，猶覺詫異，當時我親眼瞧見，實是驚訝無比。我本想如此武功高強之人，在遼國必定身居高位，此次來中原襲擊少林寺，他就算不是大首領，也必是眾武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擒住了我們的帶頭大哥和汪幫主，將餘人殺得一乾二淨，大獲全勝，自必就此乘勝而進，萬萬想不到竟會跳崖自盡。」

　　「我先前來到這谷邊之時，曾向下引望，只見雲鎖霧封，深不見底，這一跳將下去，他武功雖高，終究是血肉之軀，如何會有命在？我一驚之下，忍不住叫了出來。」

　　「那知奇事之中，更有奇事，便在我一聲驚呼之時，忽然間「哇哇」兩聲嬰兒的啼哭，從亂石谷中傳了上來，跟著黑黝黝一件物事從谷中飛上，拍的一聲輕音，正好跌在汪幫主身上。嬰兒啼哭之聲一直不止，原來跌在汪幫主身上的正是那個嬰兒。那時我恐懼之心已去，從樹上縱下，奔到汪幫主身前看時，只見那契丹嬰兒橫臥在他腹上，兀自啼哭。」

　　「我想了一想，這才明白，原來那契丹少婦被殺，她兒子摔在地下，只是閉住了氣，其實未死。那遼人哀痛之餘，一摸嬰兒的口鼻已無呼吸，只道妻兒俱喪，於是抱了兩具屍體投崖自盡。那嬰兒一經震盪，醒了過來，登時啼哭出聲。那遼人身手也真了得，不願兒子隨他活生生的葬身谷底，立即將嬰兒拋了上來，他記得方位距離，恰好將嬰兒投在汪幫主腹上，使孩子不致受傷。他身在半空，方始發覺兒子未死，立時遠擲，心思固轉得極快，而使力之準更不差釐毫，這樣的機智，這樣的武功，委實可怖可畏。」

　　「我眼看眾兄弟慘死，哀痛之下，提起那個契丹嬰兒，便想將他往山石上一摔，撞死了他。正要脫手擲出，只聽得他又大聲啼哭，我向他瞧去，只見他一張小臉脹得通紅，兩支漆黑光亮的大眼正也在向我瞧著。我這眼若是不瞧，一把摔死了他，那便萬事全休。但我一看到他可愛的臉龐，說什麼也下不了這毒手，心想「『欺侮一個不滿週歲的嬰兒，那算是什麼男子漢、老丈夫？』」

　　群丐中有人插口道：「智光大師，遼狗殺我漢人同胞，不計其數。我親眼見到遼狗手持長矛，將我漢人的嬰兒活生生的挑在矛頭，騎馬遊街，躍武揚威。他們剎得，咱們為什麼殺不得？」

　　智光大師歎道：「話是不錯，但常言道，側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一日我見到這許多人慘死，實不能再下手殺這嬰兒。你們說我做錯了也好，說我心腸太軟也好，我終究留下了這嬰兒的性命。」

　　「跟著我便想去解開帶頭大哥和汪幫主的穴道。一來我本事低微，而那契丹人的踢穴功夫又太特異，我抓拿打拍，按捏敲摩，推血過宮，鬆筋揉肌，只忙得全身大汗，什麼手法都用遍了，帶頭大哥和汪幫主始終不能動彈，也不能張口說話。我無法可施，生怕契丹人後援再到，於是牽過三匹馬來，將帶頭大哥和汪幫主分別抱上馬背。我自己乘坐一匹，抱了那契丹嬰兒，牽了兩匹馬，連夜回進雁門關，找尋跌打傷科醫生療治解穴，卻也解救不得。幸好到第二日晚間，滿得十二個時辰，兩位被封的穴道自行解開了。」

　　「帶頭大哥和汪幫主記掛著契丹武士襲擊少林寺之事，穴道一解，立即又趕出雁門關察看。但見遍地血肉屍骸，仍和昨日傍晚我離去時一模一樣。我探頭到亂石谷向下張望，也瞧不見什麼端倪。當下我們三人將殉難眾兄弟的屍骸埋葬了，查點人數，卻見只有一十七具。本來殉難的共有一十八人，怎麼會少了一具呢？」他說到此處，眼光向趙錢孫望去。

　　趙錢孫苦笑道：「其中一具屍骸活了轉來，自行走了，至今行屍走肉，那便是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智光道：「但那時咱三人也不以為異，心想混戰之中，這位仁兄掉入了亂石谷內，那也甚是平常。我們埋葬了殉難的諸兄弟後，餘憤未洩，將一眾契丹人的屍體得起來都投入了亂石谷中。

　　「帶頭大歌忽向汪幫主道：『劍通兄，那契丹人若要殺了咱們二人，當真易如反掌，何以只踢了咱們穴道，卻留下了性命？』汪幫主道：『這件事我也苦思不明。咱二人是領頭的，殺了他的妻兒，按理說，他自當趕盡殺絕才是』」。

　　「三人商量不出結果。帶頭大哥道：『他刻在石壁上的文字，或許含有什麼深意。』若於我們三人都不識契丹文字，帶頭大哥舀些溪水來，化開了地下凝血，塗在石壁之上，然後撕下白袍衣襟，將石壁的文字拓了下來。那些契彤文字深入石中，幾及兩寸，他以一柄短刀隨意刻劃而成，單是這份手勁，我看便已獨步天下，無人能及。三人只瞧得暗暗驚詫，追思前一日的情景，兀自心有餘悸。回到關內，汪幫主找到了一個牛馬販子，那人常往遼國上京販馬，識得契丹文字，將那白布拓片給他一看。他用漢文譯了出來，寫在紙上。」

　　他說到這裡，抬頭向天，長歎了一聲，續道：「我們三人看了那販子的譯文後，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實是難以相信。但那契丹人其時已決意自盡，又何必故意撒謊？我們另行又去找了一個通契丹文之人，叫他將拓片的語句口譯一遍，意思仍是一樣。唉，倘若真相確是如此，不但殉難的十七名兄弟死得冤枉，這些契丹人也是無辜受累，而這對契丹人夫婦，我們更是萬分的對他們不起了。」

　　眾人急於想知道石壁上的文字是什麼意思，卻聽他遲遲不說，有些性子急燥之人便問：「那些字說些什麼？」「為什麼對他們不起？」那對契丹夫婦為什麼死得冤枉？」

　　智光道：「眾位朋友，非是我有意賣關子，不肯吐露這契丹文字的意義。倘若壁上文字確是實情，那麼帶頭大哥、汪幫主和我的所作所為，確是大錯特錯，委實地我顏對人。我智光在武林中只是個無名小卒，做錯了事，不算什麼，但帶頭大哥和汪幫主是何等的身份地位？何況汪幫主已然逝世，我可不能胡亂損及他二位的聲名，請恕我不能明言。」

　　丐幫前任幫主汪劍通威名素重，於喬峰、諸長老、諸弟子皆深有恩義，群丐雖好奇心甚盛，但聽這事有損汪幫主的聲名，誰都不敢相詢了。

　　智光繼續說：「我們三人計議一番，都不願相信當真如此，卻又不能不信。當下決定暫行寄下這契丹嬰兒的性命，先行趕到少林寺去察看動靜，要是契丹武士果然大舉來襲，再殺這嬰兒不遲。一路上馬不停蹄，連日連夜的趕路，到得少林寺中，只見各路英雄前來赴援的已到得不少。此事關涉我神州千千萬萬百姓的生死安危，只要有人得到訊息，誰都要來出一分力氣。」

　　智光的目光自左至右向眾人臉上緩緩掃過，說道：「那次少林寺中聚會，這裡年紀較長的英雄頗有參予，經過的詳情，我也不必細說了。大家謹慎防備，嚴密守衛，各路來援的英雄越到趙多。然而從九月重陽前後起，直到臘月，三個多月之中，竟沒半點警耗，待想找那報訊之人來詳加詢問，卻再也找他不到了。我們這才料定訊息是假，大夥兒是受人之愚。雁門關外這一戰，雙方都死了不少人，真當死得冤枉。」

　　「但過不多久，契丹鐵騎入侵，攻打河北諸路軍州，大夥兒於契丹武士是否要來偷襲少林寺一節，也就不怎麼放在心上。他們來襲也好，不來襲也好，總而言之，契丹人是我大宋的死敵。」

　　「帶頭大哥、汪幫主，和我三人因對雁門關外之事心中有愧，除了向少林寺方丈說明經過、又向死難諸兄弟的家人報知噩耗之外，並沒向旁人提起，那契丹嬰孩也就寄養在少室山下的農家，事過之後，如何處置這個嬰兒，倒是頗為棘手。我們對不起他的父母，自不能再傷他性命。但說要將他撫養長大，契丹人是我們死仇，我們三人心中都想到了『養虎貽患』四字。後來帶頭大哥拿了一百兩銀子，交給那農家，請它們養育這嬰兒，要那農人夫婦自認是這契丹嬰兒的父母，那嬰兒長成之後，也決不可讓他得智領養之事。那對農家夫婦本無子息，歡天喜地的答應了。他們絲毫不知這嬰兒是契丹骨血，我們將孩子帶去少室山之前，早在路上給他換過了漢兒的衣衫。大宋百姓恨契丹人入骨，如見孩子穿著契丹裝束，定會加害於他……」

　　喬峰聽到這裡，心中已猜到了八九分，顫聲問道：「智光大師，那……那少室山下的農人，他，他，他姓什麼？」

　　智光道：「你既已猜到，我也不必隱瞞。那農人姓喬，名字叫作三槐。」

　　喬峰大聲叫道：「不，不！你胡說八道，捏造這麼一篇鬼話來誣陷我。我是堂堂漢人，如何是契丹胡虜？我……我……三槐公是我親生的爹爹，你再瞎說……」突然間雙臂一分，搶到智光身前，左手一把抓住了他胸口。

　　單正和徐長老同叫：「不可！」上前搶人。

　　喬峰身手快極，帶著智光的身軀，一幌閃開。

　　單正的兒子單仲山、單叔山、單季山三人齊向他身後撲去。喬峰右手抓起單叔山遠遠摔出，跟著又抓起單仲山摔出，第三次抓起單季山往地下一擲，伸足踏住了他頭顱。

　　「單氏五虎」在山東一帶威名頗盛，五兄弟成名已久，並非初出茅廬的後輩。但喬峰左手抓著智光，右手連抓連擲，將單家這三條大漢如稻草人一般拋擲自如，教對方竟沒半分抗拒餘地。旁觀眾人都瞧得呆了。

　　單正和單伯山、單小山三人骨肉關心，都待撲上救援，卻見他踏住了單季山的腦袋，料知他功力厲害，只須稍加些勁，單季山的頭顱非給踩得稀爛不可，三人只跨出幾步，便都停步。單正叫道：「喬幫主，有話好說，千萬不可動蠻。我單家與你無冤無仇，請你放了我孩兒。」鐵面判官說到這樣的話，等如是向喬峰苦苦哀求了。

　　徐長老也道：「喬幫主，智光大師江湖上人人敬仰，你不得傷害他性命。」

　　喬峰熱血上湧，大聲道：「不錯，我喬峰和你單家無冤無仇，籍光大師的為人，我也素所敬仰。你們……你們……要除去我幫主之位，那也罷了，我拱手讓人便是，何以編造了這番言離出來，誣蔑於我？我……我喬某到底做了什麼壞事，你們如此苦苦逼我？」

　　他最後這幾句聲音也嘶啞了，眾人聽著，不禁都生出同情之意。

　　但聽得智光大師身上的骨骼格格輕響，均知他性命已在呼吸之間，生死之差，只繫於喬峰的一念。除此之外，便是風拂樹梢，蟲鳴草際，人人呼吸喘息，誰都不敢作聲。

　　過得良久，趙錢孫突然嘿嘿冷笑，說道：「可笑啊可笑！漢人未必高人一等，契丹人也未必便豬狗不如！明明是契丹，卻硬要冒充漢人，那有什麼滋味？連自己的親生父母也不肯認，枉自稱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喬峰睜大了眼睛，狠狠的凝視著他，問道：「你也說我是契丹人麼？」

　　趙錢孫道：「我不知道。只不過那日雁門關外一戰，那個契丹武士的容貌身材，卻跟你一模一樣。這一架打將下來，只嚇得我趙錢孫魂飛魄散，心膽俱裂，那對頭人的相貌，便再隔一百年我也不會忘記。智光大師抱著那契丹嬰兒，也是我親眼聽見。我趙錢孫行屍走肉，世上除了小娟一人，更無掛懷之人，更無掛懷之事。你做不做丐幫幫主，關我屁事？我幹麼要來誣陷於你？我自認當年曾參予殺害你的父母，又有什麼好處？喬幫主，我趙錢孫的武功跟你可差得遠了，要是我不想活了，難道連自殺也不會麼？」

　　喬峰將智光大師緩緩放下，右足足尖一挑，將單季山一個龐大的身軀輕輕踢了出去，拍的一聲，落在地下。單季山一彈便即站起，並未絲毫受傷。

　　喬峰眼望智光，但見他容色坦然，殊無半分作偽和狡獪的神態，問道：「後來怎樣？」

　　智光道：「後來你自己知道了。你長到七歲之時，在少室山中采栗，遇到野狼。有一位少林寺的僧人將你救了下來，殺死惡狼，給你治傷，自後每天便來傳你武功，是也不是？」

　　喬峰道：「是！原來這件事你也知道。」那少林僧玄苦大師傳他武功之時，叫他決計不可向任何人說起，是以江湖上只知他是丐幫汪幫主的嫡傳弟子，誰也不知他和少林寺實有極深的淵源。

　　智光道：「這位少林僧，乃是受了我們帶頭大哥的重托，請他從小教誨你，使你不致走入岐途。為了此事，我和帶頭大哥、汪幫主三人曾起過一場爭執。我說由你平平穩穩務農為主，不要學，再捲入江湖恩仇之中。帶頭大哥卻說我們對不起你父母，須當將你培養成為一位英雄人物。」

　　喬峰道：「你們……你們到底怎樣對不起他？漢人和契丹相斫相殺，有什麼對得起、對不起之可言？」

　　智光漢道：「雁門關外石壁上的遺文，至今未泯，將來你自己去看吧。帶頭大哥既是這個主意，汪幫主也偏著他多些，我自是拗不過他們。到得十六歲上，遇上了汪幫主，他收你作了徒兒，此後有許許多多的機緣遇合，你自己天姿卓絕，奮力上進，固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但若非帶頭大哥和汪幫主處處眷顧，只怕也不是這般容易吧？」

　　喬峰低頭沉思，自己這一生遇上什麼危難，總是逢凶化吉，從來不吃什麼大虧，而許多良機又往往自行送上門來，不求自得，從前只道自己福星高照，一生幸運，此刻聽了智光之言：心想莫非當真由於什麼有力人物暗中扶持，而自己竟全然不覺？他心中一片茫然：「倘智光之方不假，那麼我是契丹人而不是漢人了，汪幫主不是我的恩師，而是我的殺父仇人。暗中助我的那個英雄，也非真是好心助我，只不過內疚於心，想設法贖罪而已。不！不！契丹人凶殘暴虐，是我漢人的死敵，我怎麼能做契丹人？」

　　只聽智光續道：「汪幫主初時對你還十分提防，但後來見你學武進境既快，為人慷慨豪俠，待人仁厚，對他恭謹尊崇，行事又處處合他心意，漸漸的真心喜歡了你。再後來你立功愈多，威名越大，丐幫上上下下一齊歸心，便是幫外之人，也知丐幫將來的幫主非你莫屬。但汪幫主始終拿不定主意，便由於你是契丹人之故，他試你三大難題，你一一辦到，但仍要到你立了七大功勞之後，他才以打狗棒相授。那一年泰山大會，你連創丐幫強敵九人，使丐幫威震天下，那時他更無猶豫的餘地，方立你為丐幫幫主。以老衲所知，丐幫數百年來，從無第二個幫主之位，如你這般得來艱難。」

　　喬峰低頭道：「我只道恩師汪幫主是有意鍛煉於我，使我多歷艱辛，以便擔當大任，卻原來……卻原來……」到了這時，心中已有七八成信了。

　　智光道：「我之所知，至此為止。你出任丐幫幫主之後，我聽得江湖傳言，都說你行俠仗義，造福於民，處事公允，將丐幫整頓得好生興旺，我私下自是代你喜歡。又聽說你數度壞了契丹人的奸謀，殺過好幾個契丹的英雄人物，那麼我們先前『養虎貽患』的顧忌，便成了杞人之憂。這件事原可永不提起，卻不知何人去抖了出來？這於丐幫與喬幫主自身，都不見得有什麼好處。」說著長長歎了口氣，臉上大有悲憫之色。

　　徐長老道：『多謝智光大師回述舊事，使大伙有如身歷其境。這一封書信……」他揚了揚手中那信，續道：「是那位帶頭大俠寫給汪幫主的，書中極力勸阻汪幫主，不可將幫主大位傳於喬幫主。喬幫主，你不妨自己過一過目。」說著便將書信遞將過去。

　　智光道：「先讓我瞧瞧，是否真是原信。」說著將信接在手中，看了一遍，說道：「不錯，果然是帶頭大哥的手跡。」說著左手手指微一用勁，將信尾名撕了下來，放入口中舌頭一卷，已吞入肚中。

　　智光撕信之時，先向火堆走了幾步，與喬峰離遠了些，再將信箋湊到眼邊，似因光亮不足，瞧不清楚，再這麼撕信入口，信箋和嘴唇之間相距不過寸許，喬峰萬萬料不到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僧竟會使這狡獪會倆，一聲怒吼，左掌拍出，凌空拍中了他穴道，右手立時將信搶過，但終於慢了一步，信尾的署名已被他吞入了咽喉。喬峰又是一掌，拍開了他穴道，怒道：「你……你幹什麼？」

　　智光微微一笑，說道：「喬幫主，你既知道了自己身世，想來定要報你殺父之仇。汪幫主已然逝世，那不用說了。這位帶頭大哥的姓名，老衲卻不願讓你知道。老衲當年曾參預伏擊令尊令堂，一切罪孽，老衲甘願一身承擔，要殺要剮，你儘管下手便是。」

　　喬峰見他垂眉低目，容色慈悲莊嚴，心下雖是悲憤，卻也不由得肅然起敬，說道：「是真是假，此刻我尚未明白。便要殺你，也不忙在一時。」說著向趙錢孫橫了一眼。

　　趙錢孫聳了聳肩頭，似乎漫不在乎，說道：「不錯，我也在內，這帳要算我一份，你幾時歡喜，隨時動手便了。」

　　譚公大聲道：「喬幫主，凡事三思，可不要胡亂行事才好。若是惹起了胡漢之爭，中原豪傑人人與你為敵。」趙錢孫雖是他的情敵，他這時卻出口相助。

　　喬峰冷笑一聲，心亂如麻，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就著火光看那信時，只見信上寫道：「劍髯吾兄：數夕長談，吾兄傳位之意始終不改。然余連日詳思，仍期期以為不可。喬君才藝超卓，立功甚偉，為人肝膽血性，不僅為貴幫中矯矯不群之人物，即遍視神州武林同道，亦鮮有能及以。此才具而繼承吾兄之位，他日丐幫聲威愈張，自意料中事耳。」

　　喬峰讀到此處，覺得這位前輩對自己極是推許，心下好生感激，繼續讀下去：

　　「然當日雁門關外血戰，驚心動魄之狀，余無日不索於懷。此子非我族類，其父其母，死於我二人之手。他日此子不知其出身來歷則已，否則不但丐幫將滅於其手，中原武林亦將遭逢莫大浩劫。當世才略武功能及此子者，實寥寥也。貴幫幫內大事，原非外人所能置喙，唯爾我交情非同尋常，此事復牽連過巨，祈三思之。」下面的署名，已被智光撕去了。

　　徐長老見喬峰讀完此信後呆立不語，當下又遞過一張信箋來，說道：「這是汪幫主的手書，在當認得出他的筆跡。」

　　喬峰接了過來，只見那張信箋上寫道：

　　「字諭丐幫馬副幫主、傳功長老、執法長老、暨諸長老：喬峰若有親遼叛漢、助契丹而厭大宋之舉者，全幫即行合力擊殺，不得有誤。下毒行刺，均無不可，下手者有功無罪。汪劍通親筆。」

　　下面注的日子是「大宋元豐六年五月初七日」。喬峰記得分明，那正是自己接任丐幫幫主之日。

　　喬峰認得清清楚楚，這幾行字確是恩師汪劍通的親筆，這麼一來，於自己的身世那裡更有什麼懷疑，但想恩師一直待己有如慈父，教誨固嚴，愛己亦切，哪知道便在自己接任丐幫幫主之日，卻暗中寫下了這通遺令。他心中一陣酸痛，眼淚便奪眶而出，淚水一點點的滴在汪幫主那張手諭之上。

　　徐長老緩緩說道：「喬幫主休怪我們無禮。汪幫主這通手諭，原隻馬副幫主一人知曉，他嚴加收藏，從來不曾對誰說起。這幾年來幫主行事光明磊落，決無絲毫通遼叛宋、助契丹而厭漢人的情事，汪幫主的遺令自是決計用不著。直到馬副幫主突遭橫死，馬夫人才尋到了這通遺令。本來嘛，大家疑心馬副幫主是姑蘇慕容公子所害，倘若幫主能為大元兄弟報了此仇，幫主的身世來歷，原無揭破必要。老朽思之再三，為大局著想，本想毀了這封書信和汪幫主的2令，可是……可是……」他說到這裡，眼光向馬夫人瞧去，說道：「一來馬夫人痛切夫仇，不能讓大元兄弟冤沉海底，死不瞑目。二來喬幫主袒護胡人，所作所為，實已危及本幫……」

　　喬峰道：「我袒護胡人，此事從何說起？」

　　徐長老道：「『慕容』兩字，便是胡姓。慕容氏是鮮卑後裔，與契丹一般，同為胡虜夷狄。」喬峰道：「嗯，原來如此，我倒不知。」徐長老道：「三則，幫主是契丹人一節，幫中知者已眾，變亂已生，隱瞞也自無益。」

　　喬峰仰天噓了一口長氣，在心中悶了半天的疑團，此時方始揭破，向全冠清道：「全冠清，你知道我是契丹後裔，是以反我，是也不是？」全冠清道：「不錯。」喬峰又問：「宋奚陳吳四大長老聽信你言而欲殺我，也是為此？」全冠清道：「不錯。只是他們將信將疑，拿不定主意，事到臨頭，又生畏縮。」喬峰道：「我的身世端倪，你從何處得知？」全冠清道：「此事牽連旁人，恕在下難以奉告。須知紙包不住火，任你再隱秘之事，終究會天下知聞。執法長老便早已知道。」

　　霎時之間，喬峰腦海中思潮如湧，一時想：「他們心生嫉妒，捏造了種種謊言，誣陷於我。喬峰縱然勢孤力單，亦當奮戰到底，不能屈服。」隨即又想：「恩師的手諭，明明千真萬確。智光大師德高望重，於我無恩無怨，又何必來設此鬼計？徐長老是我幫元老重臣，豈能有傾覆本幫之意？鐵面判官單正、譚公、譚婆等俱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前輩，這趙錢孫雖然瘋瘋顛顛，卻也不是泛泛之輩。眾口一辭的都如此說，那裡還有假的？」

　　群丐聽了智光、徐長老等人的言語，心情也十分混亂。有些人先前已然聽說他是契丹後裔，便始終將信將疑，旁的人則是此刻方知。眼見證據確鑿，連喬峰自己似乎也已信了。喬峰素來於屬下極有恩義，才德武功，人人欽佩，那料到他竟是契丹的子孫。遼國和大宋的仇恨糾結極深，丐幫弟子死於遼人之手的，歷年來不計其數，由一個契丹人來做丐幫幫主，真是不可思議之事。但說要將他逐出丐幫，卻是誰也說不出口。一時杏林中一片靜寂，唯聞各人沉重的呼吸之聲。

　　突然之間，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響了起來：「各位伯伯叔叔，先夫不幸亡故，到底是何人下的毒手，此時自是難加斷言。但想先夫平生誠穩篤實，拙於言詞，江湖上並無仇家，妾身實在想不出，為何有人要取他性命。然而常言道得好：『慢藏誨盜』，是不是因為先夫手中握有什麼重要物事，別人想得之而甘心？別人是不是怕他洩漏機密，壞了大事，因而要殺他滅口？」說這話的，正是馬大元的遺孀馬夫人。這幾句話的用意再也明白不過，直指殺害馬大元的兇手便是喬峰，而其行兇的主旨，在於掩沒他是契丹人的證據。

　　喬峰緩緩轉頭，瞧著這個全身縞素，嬌怯怯、俏生生、小巧玲瓏的女子，說道：「你疑心是我害死了馬副幫主？」

　　馬夫人一直背轉身子，雙眼向地，這時突然抬起頭來，瞧向喬峰。但見她一對眸子晶亮如寶石，黑夜中發出閃閃光采，喬峰微微一凜，聽她說道：「妾身是無知無識的女流之輩，出外拋頭露面，已是不該，何敢亂加罪名於人？只是先夫死得冤枉，哀懇眾位伯伯叔叔念著故舊之情，查明真相，替先夫報仇雪恨。」說著盈盈拜倒，竟對喬峰磕起頭來。

　　她沒一句說喬峰是兇手，但每一句話都是指向他的頭上。喬峰眼見她向自己跪拜，心下恚怒，卻又不便發作，只得跪倒還禮，道：「嫂子請起。」

　　杏林左首忽有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馬夫人，我心中有一個疑團，能不能請問你一句話？」眾人向聲音來處瞧去，見是個穿淡紅衫子的少女，正是阿朱。

　　馬夫人問道：「姑娘有什麼話要查問我？」阿朱道：「查問是不敢。我聽夫人言道，馬前輩這封遺書，乃是用火漆密密固封，而徐長老開拆之時，漆印仍屬完好。那麼在徐長老開拆之前，誰也沒看過信中的內文了？」馬夫人道：「不錯。」阿朱道：「然則那位帶頭大俠的書信和汪幫主的遺令，除了馬前輩之外，本來誰都不知。慢藏誨盜、殺人滅口的話，便說不上。」

　　眾人聽了，均覺此言甚是有理。

　　馬夫人道：「姑娘是誰？卻來干預我幫中的大事？」阿朱道：「貴幫大事，我一個小小女子，豈敢干預？只是你們要誣陷我們公子爺，我非據理分辨不可。」馬夫人又問：「姑娘的公子爺是誰？是喬峰主麼？」阿朱搖頭微笑，道：「不是。是慕容公子。」

　　馬夫人道：「嗯，原來如此。」她不再理會阿朱，轉頭向執法長老道：「白長老，本幫幫規如山，若是長老犯了幫規，那便如何？」執法長老白世鏡臉上肌肉微微一動，凜然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馬夫人道：「若是比你白長老品位更高之人呢？」白世鏡知她意中所指，不自禁的向喬峰瞧了一眼，說道：「本幫幫規乃祖宗所定，不分輩份尊卑，品位高低，須當一體凜遵。同功同賞，同罪同罰。」

　　馬夫人道：「那位姑娘疑心得甚是，初時我也是一般的想法。但在我接到先夫噩耗之前的一日晚間，忽然有人摸到我家中偷盜。」

　　眾人都是一驚。有人問道：「偷盜？偷去了什麼？傷人沒有？」

　　馬夫人道：「並沒傷人。賊子用了下三濫的薰香，將我及兩名婢僕薰倒了，翻箱倒篋的大搜一輪，偷去了十來兩銀子。次日我便接到先夫不幸遭難的噩耗，那裡還有心思去理會賊子盜銀之事？幸好先地人將這封遺書藏在極隱秘之處，才沒給賊子搜去毀滅。」

　　這幾句話再也明白不過，顯是指證喬峰自己或是派人趙馬大元家中盜書，他既去盜書，自是早知遺書中的內容，殺人滅口一節。可說是昭然若揭。至於他何以會知遺書內容，則或許是那位帶頭大俠、汪幫主、馬副幫主無意中洩漏的，那也不是奇事。

　　阿朱一心要為慕容復洗脫，不願喬峰牽連在內，說道：「小毛賊來偷盜十幾兩銀子，那也事屬尋常，只不過時機巧合而已。」

　　馬夫人道：「姑娘之言甚是，初時我也這麼想。但後來在那小賊進屋出屋的窗口牆腳之下，拾到了一件物事，原來是那小毛賊匆忙來去之際掉下的。我一見那件物事，心下驚惶，方知這件事非同小可。」

　　宋長老道：「那是什麼物事？為什麼非同小可？」馬夫人緩緩從背後包袱中取出一條八九寸長的物事，遞向徐長老，說道：「請眾位伯伯叔叔作主。」待徐長老接過那物事，她撲倒在地，大放悲聲。

　　眾人向徐長老看去，只見他將那物事展了開來，原來是一柄折扇。徐長老沉著聲音，念著扇面上的一首詩道：

　　「朔雪飄飄開雁門，平沙歷亂卷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喬峰一聽到這首詩，當真是一驚非同小可，凝目瞧扇時，見扇面反面繪著一幅壯士出塞殺敵圖。這把扇子是自己之物，那首詩是恩師汪劍通所書，而這幅圖畫，便是出於徐長老手筆，筆法雖不甚精，但一股俠烈之氣，卻隨著圖中朔風大雪而更顯得慷慨豪邁。這把扇子是他二十五歲生日那天恩師所贈，他向來珍視，妥為收藏，怎麼會失落在馬大元家中？何況他生性灑脫，身上決不攜帶折扇之類的物事。

　　徐長老翻過扇子，看了看那幅圖畫，正是自己親手所繪，歎了口長氣，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汪幫主啊汪幫主，你這件事可大大的做錯了。」

　　喬峰乍聞自己身世，竟是契丹子裔，心中本來百感交集，近十年來，他每日裡便是計謀如何破滅遼國，多殺契丹胡虜，突然間驚悉此事，縱然他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也禁不住手足無措。然而待得馬夫人口口聲聲指責他陰謀害死馬大元，自己的折扇又再出現，他心中反而平定，霎時之間，腦海中轉過了幾個念頭：「有人盜我折扇，嫁禍於我，這等事可難不倒喬峰。」向徐長老道：「徐長老，這柄折扇是我的。」

　　丐幫中輩份較高、品位較尊之人，聽得徐長老念那詩句，已知是喬峰之物，其餘幫眾卻不知道，待聽得喬峰自認，又都是一驚。

　　徐長老心中也是感觸甚深，喃喃說道：「汪幫主總算將我當我心腹，可是密留遺令這件大事，卻不讓我知曉。」

　　馬夫人站起身來，說道：「徐長老，汪幫主不跟你說，是為你好。」徐長老不解，問道：「什麼？」馬夫人淒然道：「丐幫中只大元知道此事，便慘遭不幸，你……你……若是事先得知，未必能逃過此劫。」

　　喬峰朗聲道：「各位更有什麼話說？」他眼光從馬夫人看到徐長老，看到白世鏡，看到傳功長老，一個個望將過去。眾人均默然無語。

　　喬峰等了一會，見無人作聲，說道：「喬某身世來歷，慚愧得緊，我自己未能確知。但既有這許多前輩指證，喬某須當盡力查明真相。這丐幫幫主的職份，自當退位讓賢。」說著伸手到右褲腳外側的一隻長袋之中，抽了一條晶瑩碧綠的竹仗出來，正是丐幫幫主的信和的打狗棒，雙手持了，高高舉起，說道：「此棒承汪幫主相授，喬某執掌丐幫，雖無建樹，差幸亦無大過。今日退位，那一位英賢願意肩負此職，請來領受此棒。」

　　丐幫歷代相傳的規矩，新幫主就任，例須由原來幫主以打狗棒相授，在授棒之前，先傳授打狗棒法。就算舊幫主突然逝世，但繼承之人早已預立，打狗棒法亦已傳授，因此幫主之位向來並無紛爭。喬峰方當英年，預計總要二十年後，方在幫中選擇少年英俠，傳授打狗棒法。這時群丐見他手持竹仗，氣概軒昂的當眾站立，有誰敢出來承受此棒？

　　喬峰連問三聲，丐幫中始終無人答話。喬峰說道：「喬峰身世未明，這幫主一職，無論如何是不敢擔任了。徐長老、傳功、執法兩位長老，本幫鎮幫之寶的打狗棒，請你三位連同保管。日後定了幫主，由你三位一同轉授不遲。」

　　徐長老道：「那也說得是。打狗棒法的事，只好將來再說了。」上前便欲去接竹棒。

　　宋長老忽然大聲喝道：「且慢！」徐長老愕然停步，道：「宋兄弟有何話說？」宋長老道：「我瞧喬幫主不是契丹人。」徐長老道：「何以見得？」宋長老道：「我瞧他不像。」徐長老道：「怎麼不像？」宋長老道：「契丹人窮凶極惡，殘暴狠毒。喬幫主卻是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適才我們反他，他卻甘願為我們受刀流血，赦了我們背叛的大罪。契丹人那會如此？」

　　徐長老道：「他自幼受少林高僧與汪幫主養育教誨，已改了契丹人的凶殘習性。」

　　宋長老道：「既然性子改了，那便不是壞人，再做我們幫主，有什麼不妥」我瞧本幫之中，再也沒哪一個能及得上他英雄了得。別人要當幫主，只怕我姓宋的不服。」

　　群丐中與宋長老存一般心思的，實是大有人在。喬峰恩德素在眾心，單憑幾個人的口述和字據，便免去他幫主之位，許多向來忠於他的幫眾便大為不服。宋長老領頭說出了心中之意，群丐中登時便有數十人呼叫起來：「有人陰謀陷害喬幫主，咱們不能輕信人言。」「幾十年前的舊事，單憑你們幾個人胡說八道，誰知是真是假？」「幫主大位，不能如此輕易更換！「我一心一意跟隨喬幫主！要硬換幫主便殺了我頭，我也不服。」

　　奚長老大聲道：「誰願跟隨喬幫主的，隨我站到這邊。」他左手拉著宋長老，右手拉了吳長老，走到了東首。跟著大仁分舵、大信分舵、大義分舵的三個舵主也走到了東首。三分舵的舵主一站過去，他們屬下的群眾自也紛紛跟隨而往。全冠清、陳長老、傳功長老、以及大智、大勇兩舵的舵主，卻留在原地不動。這麼一來，丐幫人眾登時分成了兩派，站在東首的約佔五成，留在原地的約為三成，其餘幫眾則心存猶豫，不知聽誰的主意才是。執法長老白世鏡行事向來斬釘截鐵，說一不二，這時卻好生為難，遲疑不決。

　　全冠清道：「眾位兄弟，喬幫主才略過人，英雄了得，誰不佩服？然而咱們都是大宋百姓，豈能聽從一個契丹人的號令？喬峰的本事越大，大夥兒越是危險。」

　　奚長老叫道：「放屁，放屁，放你娘的狗屁！我瞧你模樣，倒有九分像是契丹人。」

　　全冠清大聲道：「大家都是盡忠報國的好漢，難道甘心為異族的奴隸走狗麼？」他這幾句話倒真有效力，走向東首的群丐之中，有十餘人又回向西首。東首丐眾罵的罵，拉的拉，登生紛擾，霎時間或出拳腳，或動兵刃，數十人便混打起來。眾長老大聲約束，但各人心中均有所偏，吳長老和陳長老戟指對罵，眼看便要動手相鬥。

　　喬峰喝道：「眾兄弟停手，聽我一言。」他語聲威嚴，群丐紛爭立止，都轉頭瞧著他。

　　喬峰朗聲道：「這丐幫幫主，我是決計不當了……」宋長老插口道：「幫主，你切莫灰心……」喬峰搖頭道：「我不是灰心。別的事或有陰謀誣陷，但我恩師汪幫主的筆跡，別人無論如何假造不來。」他提高聲音，說道：「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威名赫赫，武林中誰不敬仰？若是自相殘殺，豈不教旁人笑歪了嘴巴？喬某臨去時有一言奉告，倘若有誰以一拳一腳加於本幫兄弟身上，便是本幫莫大的罪人。」

　　群丐本來均以義氣為重，聽了他這幾句話，都是暗自慚愧。

　　忽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倘若有誰殺了本幫的兄弟呢？」說話的正是馬夫人。喬峰道：「殺人者抵命，殘害兄弟，舉世痛恨。」馬夫人道：「那就好了。」

　　喬峰道：「馬副幫主到底是誰所害，是誰偷了我這折扇，去陷害於喬某，終究會查個水落石出。馬夫人，以喬某的身手，若要到你府上取什麼事物，諒來不致空手而回，更不會失落什麼隨身物事。別說府上只不過三兩個女流之輩，便是皇宮內院，相府帥帳，千軍萬馬之中，喬某要取什麼物事，也未必不能辦到。」

　　這幾句話說得十分豪邁，群丐素知他的本事，都覺甚是有理，誰也不以為他是誇口。馬夫人低下頭去，再也不說什麼。

　　喬峰抱拳向眾人團團行了一禮，說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眾位好兄弟，咱們再見了。喬某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決不傷一條漢人的性命，若違此誓，有如此刀。」說著伸出左手，凌空向單正一抓。

　　單正只覺手腕一震，手中單刀把捏不定，手指一鬆，單刀竟被喬峰奪了過去。喬峰右手的拇指扳住中指，往刀背上彈去，噹的一聲響，那單刀斷成兩截，刀頭飛開數尺，刀柄仍拿在他手中。他向單正說道：「得罪！」勢下刀柄，揚長去了。

　　眾人群相愕然之際，跟著便有人大呼起來：「幫主別走！」「丐幫全仗你主持大局！」「幫主快回來！」

　　忽聽得呼的一聲響，半空中一根竹棒擲了下來，正是喬峰反手將打狗棒飛送而至。

　　徐長老伸手去接，右手剛拿到竹棒，突覺自手掌以至手臂、自手臂以至全身，如中雷電轟擊般的一震。他急忙放手，那竹棒一擲而至的餘勁不衰，直挺挺的插在地下泥中。

　　群丐齊聲驚呼，瞧著這根「見棒如見幫主」的本幫重器，心中都是思慮千萬。

　　朝陽初升，一縷縷金光從杏子樹枝葉間透進來，照著「打狗棒」，發出碧油的光澤。

　　段譽叫道：「大哥，大哥，我隨你去！」發足待要追趕喬峰，但只奔出三步，總覺捨不得就此離開王語嫣，回頭向她望了一眼。這一眼一望，那是再也不能脫身了，心中自然而然的生出萬丈柔絲，拉著他轉身走到王語嫣身前，說道：「王姑娘，你們要到那裡去？」

　　王語嫣道：「表哥給人家冤枉，說不定他自己還不知道呢，我得去告知他才是。」

　　段譽心中一酸，滿不是味兒，道：「嗯，你們三位年輕姑娘，路上行走不便，我護送你們去吧。」又加一上句，自行解嘲：「多聞慕容公子的英名，我實在也想見他見一見。」

　　只聽得徐長老朗聲道：「如何為馬副幫主報仇雪恨，咱們自當從長計議。只是本幫不可一日無主，喬……喬峰去後，這幫主一職由那一位來繼任，是急不容緩的大事。乘著大伙都在此間，須得即行議定才是。」

　　宋長老道：「依我之見，大家去尋喬幫主回來，請他回心轉意，不可辭任……」他話未說完，西首有人叫道：「喬峰是契丹胡虜，如何可做咱們首領？今日大夥兒還顧念舊情，下次見到，便是仇敵，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吳長老冷笑道：「你和喬幫主拚個你死我活，配麼？」那人怒道：「我一人自然打他不過，十個怎樣？十個不成，一百人怎樣？丐幫義士忠心報國，難道見敵畏縮麼？」他這幾句話慷慨激昂，西首群丐中有不少人喝起采來。

　　采聲未畢，忽聽得西北角上一個人陰惻惻的道：「丐幫丐人約在惠山見面，毀約不至，原來都鬼鬼祟祟的躲在這裡，嘿嘿嘿，可笑啊可笑。」這聲音尖銳刺耳，咬字不準，又似大舌頭，又似鼻子塞，聽來極不舒服。

　　大義分舵蔣舵主和大勇分舵方舵主同聲「啊喲」，說道：「徐長老，咱們誤了約會，對頭尋上門來啦！」

　　段譽也即記起，日間與喬峰在酒樓初會之時，聽到有人向他稟報，說約定明日一早，與西夏「一品堂」的人物在惠山相會，當時喬峰似覺太過匆促，但還是答應了約會。眼見此刻卯時已過，丐幫中人極大多數未知有此約會，便是知道的，也是潛心於本幫幫內大事，都把這約會拋到了腦後，這時聽到對方譏嘲之言，這才猛地醒覺。

　　徐長老連問：「是什麼約會？對頭是誰？」他久不與聞江湖與本幫事務，一切全不知情。執法長老低聲問蔣舵主道：「是喬幫主答應了這約會麼？」蔣舵主道：「是，不過屬下已奉喬幫主之命，派人前赴惠山，要對方將約會押後七日。」

　　那說話陰聲陰氣之人耳朵也真尖，蔣舵主輕聲所說的這兩句話，他竟也聽見了，說道：「既已定下了約會，那有什麼押後七日、押後八日的？押後半個時辰也不成。」

　　白世鏡怒道：「我大宋丐幫是堂堂幫會，豈會懼你西夏胡虜？只是本幫自有要事，沒功夫來跟你們這些跳樑小丑周旋。更改約會，事屬尋常，有什麼可囉唆的？」

　　突然間呼的一聲，杏樹後飛出一個人來，直挺挺的摔在地下，一動也不動。這人臉上血肉模糊，喉頭已被割斷，早已氣絕多時，群丐認得是本幫大義分舵的謝副舵主。

　　蔣舵主又驚又怒，說道：「謝兄弟便是我派去改期的。」

　　執法長老道：「徐長老，幫主不在此間，請你暫行幫主之職。」他不願洩露幫中無主的真相，以免示弱於敵。徐長老會意，心想此刻自己若不出頭，無人主持大局，便朗聲說道：「常言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敝幫派人前來更改會期，何以傷他性命？」

　　那陰惻惻的聲音道：「這人神態居傲，言語無禮，見了我家將軍不肯跪拜，怎能容他活命？」群丐一聽，登時群洶湧，許多人便紛紛喝罵。

　　徐長老直到此時，尚不知對頭是何等樣人，聽白世鏡說是「西夏胡虜」，而那人又說什麼「我家將軍」，真教他難以摸得著頭腦，便道：「你鬼鬼祟祟的躲著，為何不敢現身？胡言亂語的，瞎吹什麼大氣？」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到底是誰鬼鬼祟祟的躲在杏子林中？」

　　猛聽得遠處號角嗚嗚吹起，跟著隱隱聽得大群馬蹄聲自數里外傳來。

　　徐長老湊嘴到白世鏡耳邊，低聲問道：「那是什麼人，為了什麼事？」白世鏡也低聲道：「西夏國有個講武館，叫做什麼『一品堂』，是該國國王所立，堂中招聘武功高強之士，優禮供養，要他們傳授西夏國軍官的武藝。」

　　徐長老點了點頭，道：「西夏國整軍經武，還不是來找我大宋江山的主意？」白世鏡低聲道：「正是如此。凡是進得『一品堂』之人，都號稱武功天下一品。統率一品堂的是位王爺，官封征東大將軍，叫做什麼赫連鐵樹。據本幫派在西夏的易大彪兄弟報知，最近那赫連鐵樹帶領館中勇士，出使汴梁，朝見我大宋太后和皇上。其實朝聘是假，真意是窺探虛實。他們知曉本幫是大宋武林中一大支柱，想要一舉將本幫摧毀，先樹聲威。然後再引兵犯界，長驅直進。」徐長老暗暗心驚，低聲道：「這條計策果然毒辣得緊。」

　　白世鏡道：「這赫連鐵樹離了汴梁，便到洛陽我幫總舵。恰好其時喬幫主率同我等，到江南來為馬堂幫主報仇，西夏人撲了個空。這干人一不做，二不休，竟趕到了江南來，終於和喬幫主定下了約會。」

　　徐長老心下沉吟，低聲道：「他們打的是如意算盤，先是一舉毀我丐幫，說不定再去攻打少林寺，然後再將中原各大門派幫會打個七零八落。」白世鏡道：「話是這麼說，可是這些西夏武士便當真如此了得？有什麼把握，能這般有恃無恐？喬幫主多少知道一些虛實，只可惜他在這緊急關頭……」說到這裡，自覺不妥，登時住口。

　　這時馬蹄聲已近，陡然間號角急響三下，八騎馬分成兩行，衝進林來。八匹馬上的乘者都手執長矛，矛頭上縛著一面小旗。矛頭閃閃發光，依稀可看到左首四面小旗上都繡著「西夏」兩個白字，右首西面繡著「赫連」兩個白字，旗上另有西夏文字。跟著又是八騎馬分成兩行，奔馳入林。馬上乘者四人吹號，四人擊鼓。

　　群丐都暗皺眉頭：「這陣仗全然是行軍交兵，卻那裡是江湖上英雄好漢的相會？」

　　在號手鼓手之後，進來八名西夏武士。徐長老見這八人神情，顯是均有上乘武功，心想：「看來這便是一品堂中的人物了。」那八名武士分向左右一站，一乘馬緩緩走進了杏林。馬上乘客身穿大紅錦袍，三十四五歲年紀，鷹鉤鼻、八字須。他身後緊跟著一個身形極高、鼻子極大的漢子，一進林便喝道：「西夏國征東大將軍駕到，丐幫幫主上前拜見。」聲音陰陽怪氣，正是先前說話的那人。

　　徐長老道：「本幫幫主不在此間，由老朽代理幫務。丐幫兄弟是江湖草莽，西夏將軍如以客禮相見，咱們高攀不上，請將軍去拜會我大宋王公官長，不用來見我們要飯的叫化子。若以武林同道身份相見，將軍遠來是客，請下馬敘賓主之禮。」這幾句話不亢不卑，既不得罪對方，亦顧到自己身份。群丐都想：「果然薑是老的辣，徐長老很是了得。」

　　那大鼻子道：「貴幫幫主既不在此間，我家將軍是不能跟你敘禮的了。」一斜眼看到打斜棒插在地下，識得是丐幫的要緊物事，說道：「嗯，這根竹棒兒晶瑩碧綠，拿去做個掃帚柄兒，倒也不錯。」手臂一探，馬鞭揮出，便向那打□棒捲去。

　　群丐齊聲大呼：「滾你的！」「你奶奶的！」「狗韃子！」眼見他馬鞭鞭梢正要捲到打狗棒上，突然間人影一幌，一人斜刺裡飛躍而至，擋在打狗棒之前，伸出手臂，讓馬鞭卷在臂上。他手臂一曲，那大鼻漢子無法再坐穩馬鞍，縱身一躍，站在地下。兩人同時使勁，拍的一聲，馬鞭從中斷為兩截。那人反手抄起打狗棒，一言不發的退了開去。

　　眾瞧這人旱，見他弓腰曲背，正是幫中的傳功長老。他武功甚高，平素不喜說話，卻在幫中重器遭逢危難之時，挺身維護，剛才這一招，大鼻漢子被拉下馬背，馬鞭又被拉斷，可說是輸了。

　　這大鼻漢子雖受小挫，絲毫不動聲色，說道：「要飯的叫化子果然氣派甚小，連一根竹棒兒也捨不得給人。」

　　徐長老道：「西夏國的英雄好漢和敝幫定下約會，為了何事？」

　　那漢子道：「我家將軍聽說中原丐幫有兩門絕技，一是打貓棒法，一是降蛇十八掌，相要見識見識。」

　　群丐一聽，無不劫然大怒，此人故意把打□棒法說成打貓棒法，將降龍十八掌說成降蛇十八掌，顯是極意侮辱，眼見今日之會，一場判生死、爭存亡的惡鬥已在所難免。

　　群丐喝罵聲中，徐長老、傳功長老、執法長老等人心下卻暗暗著急：「這打狗棒法和降龍十八掌，自來只本幫幫主會使，對頭既知這兩項絕技的名頭，仍是有恃無恐的前來挑戰，只怕不易應付。」徐長老道：「你們要見識敝幫的打貓棒法和降蛇十八掌，那一點不難。只要有煨灶貓和癩皮蛇出現，叫化子自有對付之法。閣下是學做貓呢，還是學做蛇？」吳長老哈哈笑道：「對方是龍，我們才降龍，對方是蛇，叫化子捉蛇再拿手不過了。」

　　大鼻漢子鬥嘴又輸一場，正在尋思說什麼話。他身後一人粗聲粗氣的道：「打貓也好，降蛇也好，來來來，誰來跟我先打上一架？」說著從人叢中擠了出來，雙手叉腰的一站。

　　群丐見這人相貌醜陋，神態兇惡，忽聽段譽大聲道：「喂，徒兒，你也來了，見了師父怎麼不磕頭？」原來那醜陋漢子正是南海鱷神岳老三。

　　他一見段譽，大吃一驚，神色登時尷尬之極，說道：「你……你……」段譽道：「乖徒兒，丐幫幫主是我結義的兄長，這些人是你的師伯師叔，你不得無禮。快快回家去吧！」南海鱷神大吼一聲，只震得四邊杏樹的樹葉瑟瑟亂響，罵道：「王八蛋，狗雜種！」

　　段譽道：「你罵誰是王八蛋、狗雜種？」南海鱷神凶悍絕從經，但對自己說過的話，無論如何不肯食言，他曾拜段譽為師，倒不抵賴，便道：「我喜歡罵人，你管得著麼？我又不是罵你。」段譽道：「嗯，你見了師父，怎地不磕頭請安？那還成規矩麼？」南海鱷神忍氣上前，跪下去磕了個頭，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好！」他越想越氣，猛地躍起，發足便奔，口中連聲怒嘯。

　　眾人聽得那嘯聲便如潮水急退，一陣陣的漸湧漸遠，然而波濤澎湃，聲勢猛惡，單是聽這嘯聲，便知此人武功非同小可，丐幫中大概只有徐長老、傳功長老等二三人才抵敵得住。段譽這麼一個文弱書生居然是他師父，可奇怪之極了。王語嫣、阿朱、阿碧三人知道段譽全無武功，更是詫異萬分。

　　西夏國眾武士中突有一人縱躍而出，身形長如竹竿，竄縱之勢卻迅捷異常，雙手各執一把奇形兵刃，柄長三尺，尖端是一支五指鋼抓。段譽識得此人是「天下四惡」中位居第四的「窮凶極惡」動中鶴，心想：「難道這四個惡人都投靠了西夏？」凝目往西夏國人叢中瞧去，果見「無惡不作」葉二娘懷抱一個小兒笑吟吟的站著，只是沒見到那首惡「惡貫滿盈」段延慶。段譽尋思：「只要延慶太子不在此處，那二惡和四惡，丐幫想能對付得了。」

　　原來「天下四惡」在大理國鎩羽北去，遇到西夏國一品堂中出來招聘武學高手的使者，四惡不甘寂寞，就都投效。這四人武功何等高強，稍獻身手，立受禮聘。此次東來汴梁，赫連鐵樹帶同四人，頗為倚重。段延慶自高身份，雖然依附一品堂，卻獨往獨來，不受羈束號令，不與眾人同行。

　　雲中鶴叫道：「我家將軍瞧瞧丐幫的兩大絕技。到底叫化兒們是確有真實本領，還是胡吹大氣，快出來見個真章吧！」

　　奚長老道：「我去跟他較量一下。」徐長老道：「好！此人輕功甚是了得，奚兄弟小心了。」奚長老道：「是！」倒拖鋼杖，走到雲中鶴身前丈餘處站定，說道：「本幫絕技，因人而施，對付閣下這等無名小卒，那用得著打狗棒法？看招！」鋼杖一起，呼呼風響，向雲中鶴左肩斜擊下來。奚長老矮胖身材，但手中鋼杖卻長達丈餘，一經舞動，雖是對付雲中鶴這等極高之人，仍能凌空下擊。雲中鶴側身閃避，砰的一聲，泥土四濺，鋼杖擊在地下，杖頭陷入尺許。雲中鶴自知真力遠不如他，當下東一飄，西一幌，展開輕功，與他游鬥。奚長老的鋼杖舞成一團白影，卻始終沾不上雲中鶴的衣衫。

　　段譽正瞧得出神，忽聽得耳畔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段公子，咱們幫誰的好？」段譽側過頭來，見說話的正是王語嫣，不禁心神蕩漾，忙道：「什麼……什麼幫誰的好？」王語嫣道：「這瘦長個兒是你徒兒的朋友，這矮胖叫化是你把兄的下屬。他二人越鬥越狠，咱們該當幫誰？」段譽道：「我徒兒是個惡人，這瘦長條子人品更壞，不用幫他。」

　　王語嫣沉吟道：「嗯！不過丐幫眾人將你把兄趕走，不讓他做幫主，以冤枉我表哥，我討厭他們。」在她少女心懷之中，誰對她表哥不好，誰就是天下最惡之人，接著道：「這矮胖老頭使的是五台山二十四路伏魔杖，他身材太矮，那『秦王鞭石』，『大鵬展翅』兩招使得不好。只要攻他右側下盤，他便抵擋不了。只不過這瘦長子看不出來，以為矮子的下盤必固，其實是然而不然。」

　　她話聲甚輕，場中精於內功的眾高手卻都已聽到了。這些人大半識得奚長老武功家數，然於他招數中的缺陷所在，卻未必能看得出來，便一經王語嫣指明，登時便覺不錯，奚長老使到「秦王鞭石」與「大鵬展翅」這兩招時，確是威猛有餘，沉穩不足，下盤頗有弱點。

　　雲中鶴向王語嫣斜睨一眼，讚道：「小妞兒生得好美，更難得是這般有眼光，跟我去做個老婆，也還使得。」他說話之際，手中鋼抓向奚長老下盤疾攻三招。第三招上奚長老擋架不及，嗤的一聲響，大腿上被他鋼抓劃了長長一道口子，登時鮮血淋漓。

　　王語嫣聽雲口鶴稱讚自己相貌美麗，頗是高興，於他的輕薄言語倒也不以為忤，也不怕醜，你有什麼好？我才不嫁你呢。」雲中鶴大為得意，說道：「為什麼不嫁？你另外有了小白臉心上人是不是？我先殺了你的意中人，瞧你嫁不嫁我？」這句話大犯王語嫣之忌，她俏臉一扳，不再理他。

　　雲中鶴還想說幾句話討便誼，丐幫中吳長老縱躍而出，舉起鬼頭刀，左砍四刀，右砍四刀，上四刀，下削四刀，四四一十六刀，來勢極其兇猛。雲中鶴不識他刀法的路子，東閃西躲，縮頭跳腳，一時十分狼狽。

　　王語嫣笑道：「吳長老這路四象六合刀法，其中含有八卦生剋變化，那瘦長個兒就不識得了。不知他會不會使『鶴蛇八打』，倘若會使，四象六合刀法可以應手而破。」丐幫眾人聽她又出聲幫助雲中鶴，臉上都現怒色，只見雲中鶴招式一變，長腿遠跨，鋼抓橫掠，宛然便如一隻仙鶴。王語嫣嘴湊到段譽耳邊，低聲道：「這瘦長個兒上了我的當啦，說不定他左手都會被削了下來。」段譽奇道：「是麼？」

　　只見吳長老刀法凝重，斜砍橫削，似乎不成章法，出手越來越慢，突然間快砍三刀，白光閃動。雲中鶴「啊」的一聲叫，左手手背已被刀鋒帶中，左手鋼抓拿捏不定，噹的一聲掉在地下，總算他身法快捷，向後急退，躲開了吳長老跟著進擊的三刀。

　　吳長老走到王語嫣身前，豎刀一立，說道：「多謝姑娘！」王語嫣笑道：「吳長老好精妙的『奇門三才刀』！」吳長老一驚，心道：「你居然識得我這路刀法。」原來王語嫣故意將吳長老的刀法說成是「四象六合刀」，又從雲中鶴的招數之中，料得他一定會使「鶴蛇八打」，引得他不知不覺的處處受制，果然連左手也險被削掉。

　　站在赫連鐵樹身邊、說話陰陽怪氣的大鼻漢子名叫努兒海，見王語嫣只幾句話，便相助雲中鶴打傷奚長老，又是幾句話，使吳長老傷了雲中鶴，向赫連樹道：「將軍，這漢人小姑娘甚是古怪，咱們擒回一品堂，令她盡吐所知，大概極有用處。」赫連鐵樹道：「甚好，你去擒了她來。」努兒海搔了搔頭皮，心想：「將軍這個脾氣可不大妙，我每向他獻什麼計策，他總是說：『甚好，你去辦理』。獻計容易辦事難，看來這小姑娘的武功深不可測，我莫要在人之前出醜露乖。今日反正是要將這群叫化子一鼓聚殲，不如先下手為強。」左手作個手勢，四名下屬便即轉身走開。

　　努兒海走上幾步，說道：「徐長老，我們將軍是要看打狗棒法和降龍十八掌，你們有寶獻寶，倘若真是不會，我們可沒功夫奉陪，這便要告辭了。」徐長老冷笑道：「貴國一品堂的高手，胡吹什麼武功一品，原來只是些平平無奇之輩，要想見識打狗棒法和降龍十八掌，只怕還有些不配。」努兒海道：「要怎地才配見識？」

　　徐長老道：「須得先將我們這些不中用的叫化子都打敗了，丐幫的頭兒才會出來……」剛說到這裡，突然間大聲咳嗽，跟著雙眼劇痛，睜不開來，淚水不絕湧出。他大吃一驚，一躍而起，閉住呼吸，連踢三腳。努兒海沒料到這人須皓如雪，說打便打，身手這般快捷，急忙閃避，但只避得了胸口的要害，肩頭卻已神踢中，幌得兩下，借勢後躍。徐長老第二次躍起時，身在半空，便已手足酸麻，重重摔將下來。

　　丐幫人眾紛紛呼叫：「不好，韃子攪鬼！」「眼睛裡什麼東西？」「我睜不開眼了。」各人眼睛刺痛，淚水長流。王語嫣、阿朱、阿碧三人同樣的睜不開眼來。

　　原來西夏人在這頃刻之間，已在杏子林中撒布了「悲酥清風」，那是一種無色無臭的毒氣，系搜集西夏大雪山歡喜谷中的毒物製煉成水，平時盛在瓶中，使用之時，自己人鼻中早就塞了解藥，拔開瓶塞，毒水化汽冒出，便如微風拂體，任你何等機靈之人也都無法察覺，待得眼目刺痛，毒氣已衝入頭腦。中毒後淚下如雨，稱之為「悲」，全身不能動彈，稱之為「酥」，毒氣無色無臭，稱之為「清風」。

　　但聽得「咕咚」、「啊喲」之聲不絕，群丐紛紛倒地。

　　段譽服食過莽牯朱蛤，萬毒不侵，這「悲酥清風」吸入鼻中，他卻既不「悲」，亦不「酥」，但見群丐、王語嫣和朱碧雙姝都神情狼狽，一時不明其理，心中自有驚恐。

　　努兒海大聲吆喝，指揮眾武士捆縛群丐，自己便欺到王語嫣身旁，伸手去拿她手腕。

　　段譽喝道：「你幹什麼？」情急之下，右手食指疾伸，一股真氣從指尖激射而出，嗤嗤有聲，正是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努兒海不識厲害，毫不理會，仍是去抓王語嫣手腕，突然間嗒的一聲響，他右手臂骨莫名其妙的斷折為二，軟垂垂掛著，努兒海慘叫停步。

　　段譽俯身抱住王語嫣纖腰，展長「凌波微步」，斜上三步，橫跨兩步，衝出了人堆。

　　葉二娘右手一揮，一枚毒針向他背心射去。這枚毒針準頭既正，去勢又勁，段譽本來無論如何難以避開，但他的步法忽斜行，忽倒退，待得毒針射到，他身子早在右方三尺之外。西夏武士中三名好手跌下馬背，大呼追到，段譽欺到一人馬旁，先將王語嫣橫著放上馬鞍，隨即飛身上馬，縱馬落荒而逃。

　　西夏武士早已佔了杏林四周的要津，忽見段譽一騎馬急竄出來，當即放箭，杏林中樹林遮掩，十餘枝狼牙羽箭都釘在杏子樹上。

　　段譽大叫：「乖馬啊乖馬，跑得越快越好！回頭給你吃雞吃肉，吃魚吃羊。」至於馬兒不吃葷腥，他那裡還會想起。

## 第17章 今日意

　　兩人共騎，奔跑一陣，放眼儘是桑樹，不多時便已將西夏眾武士拋得影蹤不見。

　　段譽問道：「王姑娘，你怎麼啦？」王語嫣道：「我中了毒，身上一點力氣也沒了。」段譽聽道：「中毒」，嚇了一跳，忙問；「要不要緊？怎生找解藥才好？」王語嫣道：「我不知道啊。你催馬快跑，到了平安的所在再說。」段譽道：「什麼所在才平安？」王語嫣道：「我也不知道啊。」段譽心道：「我曾答允保護她平安周全，怎地反而要她指點，那成什麼話？」無法可施之下，只得任由坐騎亂走。

　　奔馳了一頓飯時分，聽不到追兵聲音，心下漸寬，卻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段譽過不了一會，便問：「王姑娘，你覺得怎樣？」王語嫣總是答道：「沒事」。段譽有美同行，自是說不出喜歡，可是又怕她所中的毒性子猛烈，不由得一會兒微笑，一會兒發愁。

　　雨越下越大，段譽脫下長袍，罩在王語嫣身上，但也只好得片刻，過不多時，兩人身上裡裡外外的都濕透了。段譽又問：「王姑娘，你覺得怎樣？」王語嫣歎道：「又冷又濕，找個什麼地方避一避雨啊。」

　　王語嫣不論說什麼話，在段譽聽來，都如玉旨綸音一般，她說要找一個地方避一避雨，段譽明知未脫險境，卻也連聲稱是，心下又起呆念：「王姑娘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她表哥慕容復。我今日與她同遭凶險，盡心竭力的回護於她，若是為她死了，想她日後一生之中，總會偶爾念及我段譽三分。將來她和慕容復成婚之後，生下兒女，瓜棚豆架之下與子孫們說起往事，或許會提到今日之事。那時她白髮滿頭，說到『段公子』這三個字時，珠淚點點而下……」想得出神，不禁眼眶也自紅了。

　　王語嫣見他臉有愁苦之意，卻不覓地避雨，問道：「怎麼啦？沒地方避雨麼？」段譽道：「那時候你跟你女兒說道……」王語嫣道：「什麼我女兒？」

　　段譽吃了一驚，這才醒悟，笑道：「對不起，我在胡思亂想。」遊目四顧，見東北方有一座大碾坊，小溪的溪水推動木輪，正在碾米，便道：「那邊可以避雨。」縱馬來到碾坊。這時大雨刷刷聲音，四下裡水氣濛濛。

　　他躍下馬來，見王語嫣臉色蒼白，不由得萬分憐惜，又問：「你肚痛麼？發燒麼？頭痛麼？」王語嫣搖搖頭，微笑道：「沒什麼。」段譽道：「唉，不知西夏人放的是什麼毒，我拿得到解藥就好了。」王語嫣道：「你瞧這大雨！你先扶我下馬，到了裡面再說不遲」。段譽跌足道：「是，是！你瞧我可有多糊塗。」王語嫣一笑，心道：「你本來就糊塗嘛。」

　　段譽瞧著她的笑容，不由得神為之奪，險些兒又忘了去推碾坊的門，待得將門推開，轉身回來要扶王語嫣下馬，一雙眼睛始終沒離開她的嬌臉，沒料道碾坊門前有一道溝，左足跨前一步，正好踏在溝中。王語嫣忙叫：「小心！」卻已不及，段譽「啊」的一聲，人已摔了出去，撲在泥濘之中，掙扎著爬了起來，臉上、手上、身上全是爛泥，連聲道：「對不起，對不起。你……你沒事麼？」

　　王語嫣道：「唉，你自己沒事麼？可摔痛了沒有？」段譽聽到她關懷自己，歡喜得靈魂兒飛上了半天，忙道：「沒有，沒有。就算摔痛了，也不打緊。」伸手去要扶王語嫣下馬，驀地見到自己手掌全是污泥，急忙縮回，道：「不成！我去洗乾淨了再來扶你。」王語嫣歎道：「你這人當真婆婆媽媽得緊。我全身都濕了，再多些污泥有什麼干係？」段譽歉然笑道：「我做事亂七八糟，服侍不好姑娘。」還是在溪水中洗去了手上污泥，這才扶王語嫣下馬，走進碾坊。

　　兩人跨進門去，只見舂米的石杵提上落下，不斷打著石臼中的米谷，卻不見有人。段譽叫道：「這兒有人麼？」

　　忽聽得屋角稻草堆中兩人齊叫：「啊喲！」站起兩個人來，一男一女，都是十八！九歲的農家青年。兩人衣衫不整，頭髮上沾滿了稻草，臉上紅紅的，神色十分尷尬忸怩。原來兩人是一對愛侶，那農女在此照料碾米，那小伙子便來跟她親熱，大雨中料得無人到來，當真是肆無忌憚，連段譽和王語嫣在外邊說了半天話也沒聽見。

　　段譽抱拳道：「吵攏，吵攏！我們只是來躲躲雨。兩位有什麼貴幹，儘管請便，不用理睬我們。」

　　王語嫣心道：「這書喳子又來胡說八道了。他二人當著咱們，怎樣親熱？」這兩句話卻不敢說出口來。她乍然見到那一男一女的神態，早就飛走了臉，不敢多看。

　　段譽卻全心全意都貫注在王語嫣身上，於這對農家青年全沒在意。他扶著王語嫣坐在凳上，說道：「你身上都濕了，那怎麼辦？」

　　王語嫣臉上又加了一層暈紅，心念一動，從鬢邊拔下了一枝鑲著兩顆大珠的金釵，向那農女道：「姊姊，我這只釵子給了你，勞你駕借一套衣衫給我換換。

　　那農女雖不知這兩顆珍珠貴重，但黃金卻是識得的，心中不信，道：「我去拿衣裳給你換，這…這金釵兒我勿要。」說著便從身旁的木梯走了上去。

　　王語嫣道：姊姊，請你過來。那農女已走了四五級梯級，重行回下，走到她身前。王語嫣將金釵塞在她手中，說道：「這金釵真的送了給你。你帶我去換換衣服，好不好？」

　　那農女見王語嫣美貌可愛，本就極願相助，再得一枚金釵，自是大喜，推辭幾次不得，便收下了，當即扶著她到上面的閣樓中去更換衣衫。閣樓上堆滿了稻穀和米篩、竹箕之類的農具。那農女手頭原有幾套舊衣衫正在縫補，那小伙子一來，早就拋在一旁，不再理會，這時正好合王語嫣之用。

　　那農家青年畏畏縮縮的偷看段譽，兀自手足無措。段譽笑問：「大哥，你貴姓？」那青年道：「我……我貴姓金。」段譽道：「原是金大哥。」那青年道：「勿是格。我叫金阿二，金阿大是我阿哥。」段譽道：「嗯，是金二哥」。

　　剛說到這裡，忽聽得馬蹄聲音，十餘騎向著碾坊急奔而來，段譽吃了一驚，跳起身來，叫道：「王姑娘，敵人追來啦！」

　　王語嫣在那農女相助之下，剛除下上身衣衫，絞乾了濕衣，正在抹試，馬蹄聲她也聽到了，心下惶急，沒做理會處。

　　這幾乘馬來得好快，片刻間到了門外，有人叫道：「這匹馬是咱們的，那小子和妞兒躲在這裡。」王語嫣和段譽一在閣樓，一在樓下，同時暗暗叫苦，均想：「先前將馬牽進碾坊來便好了。」但聽得砰的一聲響，有人踢開板門，三四名西夏武士闖了進來。

　　段譽一心保護王語嫣，飛步上樓。王語嫣不及穿衣，只得將一件濕衣擋在胸前。她中毒後手足酸軟，左手拿著濕衣只提到胸口，便又垂了下來。段譽急忙轉身，驚道：「對不起，冒犯了姑娘，失禮，失禮。」王語嫣急道：「怎麼辦啊？」

　　只聽得一名武士問金阿二道：「那小妞兒在上面麼？」金阿二道：「你問人家姑娘作啥事體？」那武士砰的一拳，打得他跌出丈餘。金阿二性子甚是倔強，破口大罵。

　　那農女叫道：「阿二哥，阿二哥，勿要同人家尋相罵。」她關心愛侶，下樓相勸。不料那武士單刀一揮，已將金阿二的腦袋劈成了兩半。那農女一嚇之下，從木梯上骨碌碌的滾了下來。另一名武士一把抱住，獰笑道：「我小妞兒自己送上門來。」嗤的一聲，已撕破了她的衣衫。那農女伸手在他臉上狠狠一抓，登時抓在五條血痕。那武士大怒，使勁一拳，打在她的胸口，只打得她肋骨齊斷，立時斃命。

　　段譽聽得樓下慘呼之聲，探頭一看，見這對農家青年霎時間死於非命，心下難過，暗道：「都是我不好，累得你們雙雙慘亡。」見那武士搶步上梯，忙將木梯向外一推。木梯虛架在樓板之上，便向外倒去。那武士搶先躍在地下，接住了木梯，又架到樓板上來。段譽又欲去推，另一名武士右手一揚，一枝袖箭向他射來。段譽不曾躲避，撲的一聲，袖箭釘入了他左肩。第一名武士乘著他伸手按肩，已架好木梯，一步三級的竄了上來。

　　王語嫣坐在段譽身後谷堆上，見到這武士出掌擊死農女，以及在木梯縱下竄上的身法，說道：「你用左手食指，點他小腹『下脘穴』。」

　　段譽在大理學那交冥神功和六脈神劍之時，於人身的各個穴道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剛聽得王語嫣呼叫，那武士左足已踏上了樓頭，其時那有餘裕多想，一伸食指，便往他小腹「下脘穴」點去。那武士這一竄之際，小腹間門戶洞開，大叫一聲，向後直摜出去，從半空摔了下來，便即斃命。

　　段譽叫道：「奇怪，奇怪！」只見一名滿腮虯髯的西夏武士舞動大刀護住上身，又登木梯搶了上來，段譽急問：「點他那裡？點他那裡？」王語嫣驚道：「啊喲，不好！」段譽道：「怎麼不好？」王語嫣道：「他刀勢勁急，你若點他胸口『膻中穴』，手指沒碰到穴道，手臂已先給他砍下來了。」

　　她剛說得這幾句話，那虯髯武士已搶上了樓頭。段譽一心只在保護王語嫣，不及想自己的手臂會不會被砍，右手一伸，運出內勁，伸指往他胸口「膻中穴」點去。那武士舉刀向他手臂砍來，突然間「啊」的一聲大叫，仰面翻跌下去，胸口一個小孔中鮮血激射而出，射得有兩尺來高。王語嫣和段譽都又驚又喜，誰也沒料到這一指之力竟如此厲害。

　　段譽於頃刻間連斃兩人，其餘的武士便不敢再上樓來，聚在樓下商議。

　　王語嫣道：「段公子，你將肩頭的袖箭拔了去。」段譽大喜，心想：「她居然也關懷到我肩頭的箭傷。」伸手一拔，將袖箭起了出來。這枝箭深入寸許，已碰到肩骨，這麼用力一拔，原是十分疼痛，但他心喜之下，並不如何在意，說道：「王姑娘，他們又要攻上來了，你想如何對付才是？」一面說，一面轉頭向著王語嫣，驀地見到她衣衫不整，急忙回頭，說道：「啊喲，對不起。」

　　王語嫣羞得滿臉通紅，偏又無力穿衣，靈機一動，便去鑽在稻穀堆裡，只露出了頭，笑道：「不要緊了，你轉過頭來吧。」

　　段譽慢慢側身，全身提防，只要見到她衣衫不甚妥貼，露出肌膚，便即轉頭相避，正斜過半邊臉孔，一瞥眼間，只見窗外有一名西夏武士站在馬背之上，探頭探腦的要跳進屋來，忙道：「這邊有敵人。」

　　王語嫣心想：「不知這人的武功家數如何。」說道：「你有袖箭擲他。」

　　段譽依言揚手，將手中袖箭擲了出去。他發射暗器全然外行，袖箭擲出時沒半點準頭，離那人的腦袋少說也有兩尺。那武士本來不用理睬，但段譽這一擲之勢手勁極強。一枝小小袖箭飛出時嗚嗚聲音，那武士吃了一驚，矮身相避，在馬鞍上縮成了一團。

　　王語嫣伸長頭頸，瞧得清楚，說道：「他是西夏人摔角好手，讓他扭住你，你手掌在他天靈蓋上一拍，那便贏了。」

　　段譽道：「這個容易。」走到窗口，只見那武士從馬鞍上湧身一躍，撞破窗格，衝了過來。段譽叫：「你來幹什麼？」那武士不懂漢語，瞪眼相視，左手一探，已扭住段譽胸口。這人身手當真快捷，這一挺之後，跟著手臂上挺，將段譽舉在半空。段譽反手一掌，拍的一聲，正中他腦門。那武士本想將段譽舉往樓板上重重一摔，摔他個半死，不料這一掌下來，早將他擊得頭骨碎裂而死。

　　段譽又殺了一人，不由得心中發毛，越想越害怕，大叫：「我不想再殺人了！要我再殺人，那可下不了手啦，你們快快走吧！」用力一推，將這摔角好手的屍身拋了下去。

　　追尋到碾坊來的西夏武士共有十五人，此刻尚餘十二人，其中四個是一品堂的好手，兩個是漢人，兩個是西夏人，那四名好手見段譽的武功一會兒似乎高強無比，一會兒又似幼稚可笑，當真說得上「深不可測」，當下不敢輕舉妄動，聚在一起，輕音商議進攻之策。那八名西夏武士卻另有計較，搬攏碾坊中的稻草，便欲縱火。

　　王語嫣驚道：「不好了，他們要放火！」段譽頓足道：「那怎麼辦？」眼見碾坊的大水輪被溪水推動，不停的轉將上來，又轉將下去，他心中也如水輪之轉。

　　只聽得一個漢人叫道：「大將軍有令，那小姑娘須當生擒，不可傷了她的性命，暫緩縱火。」隨又提高聲音叫道：「喂，小雜種和小姑娘，快快下來投降，否則我們可要放火了，將你們活活的燒成兩隻燒豬。」他連叫三遍，段譽和王語嫣只是不睬。那人取過火折打著了火，點燃一把稻草，舉在手中，說道：「你們再不降服，我便生火了。」說著揚動火種，作勢要投向稻草堆。

　　段譽見情勢危急，說道：「我去攻他個措手不及。」跨步踏上了水輪。水輪甚巨，逕逾兩丈，比碾坊的屋頂還高。段譽雙手抓住輪上葉子板，隨著輪子轉動，慢慢下降。

　　那人還在大呼小叫，喝令段譽和王語嫣歸服，不料段譽已悄悄從閣樓上轉了下來，伸指便往他背心點去。他使的是六脈神劍中少陽劍劍法。原應一指得手，那知他向人偷襲，自己先已提心吊膽，氣勢不壯，這真氣內力便發不出來。他內力發得出發不出純須碰巧，這一次便發不出勁。那人只覺得背心上有什麼東西輕輕觸了一下，回過頭來，只見段譽正在向自己指指點點。

　　那人親眼見到段譽連殺三人，見他右手亂舞亂揮，又在使什麼邪術，也是頗為忌憚，急忙向左躍開。段譽又出一指，仍是無聲無息，不知所云。那人喝道：「臭小子，你鬼鬼祟祟的幹什麼？」左手箕張，向他頂門抓來。段譽身子急縮，雙手亂抓，恰巧攀住水輪，便被輪子帶了上去。那人一抓落空，噗的一聲。木屑紛飛，在水輪葉子板上抓了個大缺口。

　　王語嫣道：「你只須繞到他背後，攻他背心第七椎節之下的「至陽穴』，他便要糟。這人是晉南虎爪門的弟子，功夫練不到至陽穴。」

　　段譽在半空中叫道：「那好極了！」攀著木輪，又降到了碾坊大堂。

　　西夏眾武士不等他雙足著地，便有三人同時出手抓去，段譽右手連搖，道：「在下寡不敵眾，好漢打不過人多，我只要鬥他一人。」說著斜身側進，踏著「凌波微步」的步子，閃得幾閃，已欺到那人身後，喝一聲：「著！」一指點出，嗤嗤聲響，正中他「至陽穴」，那人哼也不哼，撲地即死。

　　段譽殺了一人，想要再從水輪升到王語嫣身旁，卻已來不及了，一名西夏武士攔住了他退路，舉刀劈來。段譽叫到：「啊喲，糟糕！韃子兵斷我後路。十面埋伏，兵困垓下，大事糟矣！」向左斜跨，那一刀便砍了個空。碾坊中十一人登時將他們團團圍住，刀劍齊施。

　　段譽大叫：「王姑娘，我跟你來生再見了。段譽四面楚歌，自身難保，只好先去黃泉路上等你。」他嘴裡大呼小叫，狼狽萬狀，腳下的「凌波微步」步法卻是巧妙無比。

　　王語嫣看得出了神，問道：「段公子，你腳下走的可是『凌波微步』麼？我只聞其名，不知其法。」

　　段譽喜道：「是啊，是啊！姑娘要瞧，我這便從頭至尾演一遍給你看，不過能否演得到底，卻要看我腦袋的造化了。」當下將從卷軸上學來的步法，從第一步起走了起來。

　　那十一名西夏武士飛拳踢腿，揮刀舞劍，竟沒法沾得上他的一片衣角。十一人哇哇大叫：「喂，你攔住這邊！」「你守東北角，下手不可容情。」「啊喲，不好，小王八蛋從這裡溜出去了。」

　　段譽前一腳，後一步，在水輪和杵臼旁亂轉。王語嫣雖然聰明博學，卻也瞧不出個所以然來，叫道：「你躲避敵人要緊，不用演給我看。」段譽道：「良機莫失！此刻不演，我一命嗚呼之後，你可見不到了。」

　　他不顧自己生死，務求從頭至尾，將這套「凌波微步」演給心上人觀看。那知癡情人有癡情之福，他若待見敵人攻來，再以巧妙步法閃避，一來他不懂武功，對方高手出招虛虛實實，變化難測，他有心閃避，定然閃避不了；二來敵人共有十一個之多，躲得了一個，躲不開第二個，躲得了兩個，躲不開第三個。可是他自管自的踏步，對敵人全不理會，變成十一名敵人個個向他追擊。這「凌波微步」每一步都是踏在別人決計意想不到的所在，眼見他左足向東跨出，不料踏實之時，身子卻已在西北角上。十一人越打越快，但十分之九的招數都是遞向自己人身上，其餘十分之一則是落了空。

　　阿甲、阿乙、阿丙見段譽站在水輪之旁，拳腳刀劍齊向他招呼，而阿丁、阿戊、阿己的兵刃自也是攻向他所處的方位。段譽身形閃處，突然轉向，乓乓乒乒、叮噹嗆啷，阿甲、阿乙、阿丙、阿丁……各人兵刃交在一起，你擋架我，我擋架你。有幾名西夏武士手腳稍慢，反為自己人所傷。

　　王語嫣只看得數招，便已知其理，叫道：「段公子，你的腳步甚是巧妙繁複，一時之間我瞧不清楚。最好你踏完一遍，再踏一遍。」段譽道：「行，你吩咐什麼，我無不依從。」堪堪那八八六十四卦的方位踏完，他又從頭走了起來。

　　王語嫣尋思：「段公子性命暫可無疑，卻如何方能脫此困境？我上身不穿衣衫，真羞也羞死了。唯有設法指點段公子，讓他將十一個敵人一一擊斃。」當下不再去看段譽的步法，轉目端詳十一人的武功家數。

　　忽聽得喀的一聲響，有人將木梯擱到了樓頭，一名西夏武士又要登樓，十一人久戰段譽不下，領頭的西夏人便吩咐下屬，先將王語嫣擒住了再說。

　　王語嫣吃了一驚，叫道：「啊喲！」

　　段譽抬起頭來，見到那西夏武士登梯上樓，忙問：「打他那裡？」王語嫣道：「抓『志室穴』最妙！」段譽大步上前，一把抓到他後腰「志室穴」，也不知如何處置才好，隨手一擲，正好將他投入了碾米的石臼之中。一個兩百米斤的石杵被水輪帶動，一直在不停舂擊，一杵一杵的舂入石臼，石臼中的谷早已成極細米粉。但無人照管，石杵仍如常下擊。那西夏武士身入石臼，石杵舂將下來，砰的一聲，打得他腦漿迸裂，血濺米粉。

　　那西夏高手不住催促，又有三名西夏武士爭先上梯。王語嫣叫道：「一般辦理！」段譽伸手又抓住了一人的「志室穴」，使勁一擲，又將他拋入了石臼。這一次有意拋擲，用勁反不如上次恰到好處，石杵落下時打在那人腰間，慘呼之聲動人心魄，一時卻不能便死。石杵舂一下，那人慘呼一聲。

　　段譽一呆，另外兩名西夏武士已從木梯爬了上去。段譽驚道：「使不得，快退下來。」左手手指亂指亂點，他心中惶急，真氣激盪，六脈神劍的威力發出來，嗤嗤兩劍，戳在兩人的背心。那兩人登時摔下。

　　餘下七名西夏武士見段譽空手虛點，便能殺人，這等功夫實是聞所未聞。他們不知段譽這門功夫並非從心所欲，真有使時，未必能夠，情急之下誤打誤撞，卻往往見功。七人越想越怕，都已頗有怯意，但說就此退去，卻又心有不甘。

　　王語嫣居高臨下，對大堂中戰鬥瞧得清清楚楚，見敵方雖只剩下七人，然其中三人武功頗為了得，那西夏人吆喝指揮，隱然是這一批人的首領，叫道：「段公子，你先去殺了那穿黃衣裁皮帽之人，要設法打他後腦『玉枕』和『天柱』兩處穴道。」

　　段譽道：「謹遵台命。」向那人衝去。

　　那西夏人暗暗心驚：「玉枕和天柱兩處穴道，正是我罩門所在，這小姑娘怎地知道？」眼見段譽衝到，當即單刀橫砍，不讓他近身。段譽連沖數次，不但無法走到他身後，險些反被他單刀所傷。總算那人聽了王語嫣的呼喝後心有所忌，一意防範自己腦後罩門，否則段譽已大大不妙。段譽叫道：「王姑娘，這人好生厲害，我走不到他背後。」

　　王語嫣道：「那個穿灰袍的，罩門是在頭頸的『廉泉穴』。那個黃鬍子，我瞧不出他武功家數，你向他胸口截幾指看。」段譽道：「遵命！」伸指向那人胸口點去。他這幾指手法雖對，勁力全無，但那黃鬍子如何知道？急忙矮身躲了三指，待得段譽第四指點到，他凌空一躍，從空中博擊而下，掌力凌厲，將段譽全身都罩住了。

　　段譽只感呼吸急促，頭腦暈眩，大駭之下，閉著眼睛雙手亂點，嗤嗤嗤嗤響聲不絕，少商、商陽、中沖、關沖、少衝、少澤，六脈神劍齊發，那黃鬍子身中六洞，但掌勢不消，拍的一聲，一掌擊在段譽肩頭。其時段譽全身真氣激盪，這一掌力道雖猛，在他渾厚的內力抗拒之下，竟傷他不得半分，反將那黃鬍子彈出丈許。

　　王語嫣卻不知他未曾受傷，驚道：「段公子，你沒事麼？可受了傷？」

　　段譽睜開眼來，見那黃鬍子仰天躺在地下，胸口小腹的六個小孔之中鮮血直噴，臉上神情猙獰，一對眼睛睜得大大的，惡狠狠的瞧著自己，兀自未曾氣絕。段譽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叫道：「我不想殺你，是你自己……自己找上我來的。」腳下仍是踏著凌波微，在大堂中快步疾走，雙手不住的抱拳作揖，向餘下的六人道：「各位英雄好漢，在下段譽和你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請你們網開一面，這就出去吧。我……我……實在是不敢再殺人了。這……這……弄死這許多人，教我如何過意得去？實在是大過殘忍，你們快快退去吧，算是我段譽輸了，求……求你們高抬貴手。」

　　一轉身間，忽見門邊站著一個西夏武士，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進來的，這人中等身材，服色和其餘西夏武士無異，只是臉色蠟黃，木表表情，就如死人一般。段譽心中一寒：「這是人是鬼？莫非……莫非……給我打死的西夏武士陰魂不散，冤鬼出在？」顫聲道：「你……你是誰？想……想幹什麼？」

　　那西夏武士挺身站立，既不答話，也不移動身子，段譽一斜身，反手抓住了身旁一名西夏武士後腰的「志室穴」，向那怪人擲去。那人微一側身，砰的一身，那西夏武士的腦袋撞在牆上，頭蓋碎裂而死。段譽吁了口氣，道：「你是人，不是鬼。」

　　這時除了那新來的怪客之外，西夏武士已只剩下了五人，其中一名西夏人和一名漢人是「一品堂」的好手。餘下三名尋常武士眼看己方人手越鬥越少，均萌退志，一人走向門邊，便去推門。那西夏好手喝道：「幹什麼？」刷刷刷三刀，向段譽砍去。

　　段譽眼見青光霍霍，對方的利刀不住的在面前幌動，隨時隨刻都會剁到自己身上，心中怕極，叫道：「你……你這般橫蠻，我可要打你玉枕穴和天柱穴了，只怕你抵敵不住，我勸你還是……還是乘早收兵，大家好來好散的為妙。」那人刀招越來越緊，刀刀不離段譽的要害。若不是段譽腳下也加速移步，每一刀都能要了他性命。

　　那漢人好手一直退居在後，此刻見段譽苦苦哀求，除了盡力閃避，再無還手餘地，靈機一動，搶到石臼旁，抓起兩把已碾得極細的米粉，向段譽面門擲去。段譽步法巧妙這兩下自是擲他不中。那漢人兩把擲出，跟著又是兩把，再是兩把，大堂中米粉糠屑，四散飛舞，頃刻間如煙似霧。

　　段譽大叫：「糟糕，糟糕！我這可瞧不見啦！」王語嫣也知情勢萬分凶險，心想段譽所以能在數名好手間安然無損，全仗了那神妙無方的凌波微步。敵人向他發招攻擊，始終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兵刃拳腳的落點和他身子間總是有釐毫之差，現在大堂中米粉糠屑煙霧瀰漫，眾人任意發招，這一盲打亂殺，那便極可能打中在他身上。要是眾武士一上來便不理段譽身在何處，自顧自施展一套武功，早將他砍成十七八塊了。

　　段譽雙目被迷粉朦住了，睜不開來，狠命一躍，縱到水輪邊上，攀住水輪葉子板，向上升高。只聽得「啊、啊」兩聲慘呼，兩名西夏武士已被那西夏好手亂刀誤砍而死。跟著叮噹兩聲，有人喝道：「是我！」另一人道：「小心，是我！」是那西夏好手和漢人好手刀劍相交，拆了兩個回合。接著「啊」的一聲慘呼，最後一名西夏武士不知被誰一腳踢中要害，向外飛出，臨死時的叫喊，令段譽聽著不由得毛骨悚然，全身發抖。他顫聲叫道：「喂喂，你們人數越來越少，何必再打，殺人不過頭點地，我向你們救饒，也就是了。」

　　那漢人從聲音中辨別方位，右手一揮，一枚鋼飄向他射來，這一鏢去勢本來甚準，但水輪不停轉動，待得鋼鏢射到，輪子已帶著段譽下降，拍的一聲，鋼鏢將他袖子一角釘在水輪葉子板上。段譽吃了一驚，心想：「我不會躲避暗器，敵人一發鋼鏢袖箭，我總是遭殃。怯意一盛，手便軟了，五指抓不住水輪葉子板，騰的一聲，摔了下來。

　　那漢人好手從迷霧中隱約看到，撲上來便抓。段譽記得王語嫣說過要點他「廉泉穴」，但一來在慌亂之中，二來雖識得穴道，平時卻無習練，手忙腳亂的伸指去點他「廉泉穴」，部位全然不准，既偏左，又偏下，竟然點中他的「氣戶穴」。「氣戶穴」乃是笑穴，那人真氣逆了，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一劍又一劍的向段譽刺去，口中卻嘻嘻、哈哈、嘿嘿、呵呵的大笑不已。

　　那西夏好手問道：「容兄，你笑什麼？」那漢人無法答話，只不斷大笑。那西夏人不明就裡，怒到：「大敵當前，你弄什麼玄虛？」那漢人道：「哈哈，我……這個……哈哈，呵呵……」挺劍朝段譽背心刺去。段譽向左斜走。那西砟好手迷霧中瞧不清楚，正好也向這邊撞來，兩人一下子便撞了個滿懷。

　　這西夏人一撞到段譽身子，左手疾翻，已使擒拿手扭住了段譽右臂。他眼見對方之所長全在腳法，這一扭正是取利的良機，右手拋去單刀，回過來又抓住了段譽的左腕。段譽大叫：「苦也，苦也！」用力掙扎。但那西夏人兩手便如鐵箍相似，卻那裡掙扎得脫？

　　那漢人瞧出便宜，挺劍便向段譽背心疾刺而下。那西夏人暗想：「不妙！他這一劍刺入數寸，正好取了敵人性命。但如他不顧義氣，要獨居其功，說不定刺入尺許，便連我也刺死了。」當即拖著段譽，退了一步。

　　那漢人笑聲不絕，搶上一步，欲待伸劍再刺，突然砰的一聲，水輪葉子擊在他的後腦，將他打暈了過去。那漢人雖然昏暈，呼吸未絕，仍哈哈哈笑個不停，但有氣無力，笑聲十分詭異。水輪緩緩轉去，第二片葉子砰的一下，又在他胸口撞了一下，他笑聲輕了幾分，撞到七八下時，「哈哈、哈哈」之聲，已如是夢中打鼾一般。

　　王語嫣見段譽被擒，無法脫身，心中焦急之極，又想大門旁尚有一名神色可怖的西夏武士站著，只要他隨手一刀一劍，段譽立即斃命。她驚惶之下，大聲叫道：「你們別傷段公子性命，大家……大家慢慢商量。」

　　那西夏人牢牢扭住段譽，橫過右臂，奮力壓向他胸口，想壓斷他肋骨，又或逼得他難以呼吸，窒息而死。段譽心中害怕之極。他被扭住的是左腕和右臂，吸入內力的背冥神功使用不上，只得左手拚命伸指亂點，每一指都點到了空處，只感胸口壓力越來越重，漸漸的喘不過氣來。

　　正危急間，忽聽得嗤嗤數聲，那西夏好手「啊」的一聲輕呼，說道：「好本事，你終於點中了我的……我的玉枕……」雙手漸漸放鬆，腦袋垂了下來，倚著牆壁而死。

　　段譽大奇，扳過他身子一看，果見他後腦「玉枕穴」上有一小孔，鮮血泊泊流出，這傷痕正是自己六脈神劍所創。他一時想不明白，不知自己在緊急關頭中功力凝聚，一指點出，真氣衝上牆壁，反彈過來，擊中了那西夏好手的後腦。段譽一共點了數十指，從牆壁上一一反彈在對方背後各處。但那西夏人功力既高，而真氣的反彈之力又已大為減弱，損傷不到他分毫，可是最後一股真氣恰好反彈到他的「玉枕穴」上。那「玉枕穴」是他的罩門所在，最是柔嫩，真氣雖弱，一撞之下還是立時送命。

　　段譽又驚又喜，放下那西夏人的屍身，叫道：「王姑娘，王姑娘，敵人都打死了！」

　　忽聽得身後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說道：「未必都死了！」段譽一驚回頭，見是那個神色木然的西夏武士，心想：「我倒將你忘了。你武功不高，我一抓你『志室穴』，便能殺你。」笑道：「老兄快快去吧，我決計不能再殺你。」那人道：「你有殺我的本領麼？」語氣十分傲慢。段譽實不願再多殺傷，抱拳道：「在下不是閣下對手，請你手下容情，饒過我吧。」

　　那西夏武士道：「你這幾句話說得嬉皮笑臉，絕無求饒的誠意。段家一陽指和六脈神劍名馳天下，再得這位姑娘指點要訣，果然非同小可。在下領教你的高招。」這幾話每個字都是平平出出，既無輕重高低，亦無抑揚頓挫，聽來十分的不慣，想來他是外國人，雖識漢語，遣詞用句倒是不錯，聲調就顯得十分的彆扭了。

　　段譽天性不喜武功，今日殺了這許多人，實為情勢所迫，無可奈何，說到打架動手，當真是可免則免，當即一揖到地，誠誠懇懇的道：「閣下責備甚是，在下求饒之意不敬不誠，這裡謝過。在下從未學過武功，適才傷人，盡屬僥倖，便得苟全性命，已是心滿意足，如何還敢逞強爭勝？」

　　那西夏武士嘿嘿冷笑，說道：「你從未學過武功，卻在舉手之間，盡殲西夏一品堂中的四位高手，又殺武士一十一人。倘若學了武功，武林之中，還有□類麼？」

　　段譽自東至西的掃視一過，但見碾坊中橫七豎八的都是屍首，一個個身上染滿了血污，不由得難過之極，掩面道：「怎……怎地我殺了這許多人？我……我實在不想殺人，那怎麼辦？怎麼辦？」那人冷笑數聲，斜目睨視，瞧他這幾句話是否出於本心。段譽垂淚道：「這些人都有父母妻兒，不久之前個個還如生龍活虎一般，卻都給我害死了，我……我……如何對得起他們？」說到這裡，不禁●胸大慟，淚如雨下，嗚嗚咽咽的道：「他們未必真的想要殺我，只不過奉命差遣，前來拿人而已。我跟他們素不相識，焉可遽下毒手？」他心地本來仁善，自幼唸經學佛，便螻蟻也不敢輕害，豈知今日竟闖下這等大禍來。

　　那西夏武士冷笑道：「你假惺惺的貓哭老鼠，就想免罪麼？」

　　段譽收淚道：「不錯，人也殺了，罪也犯下了，哭泣又有何益？我得好好將這些屍首埋葬了才是。」

　　王語嫣心想：「這十多具屍首一一埋葬，不知要花費多少時候」。叫道：「段公子，只怕再有大批敵人到來，咱們及早遠離的為是。」段譽道：「是，是！」轉身便要上梯。

　　那西夏武士道：「你還沒殺我，怎地便走？」段譽搖頭道：「我不能殺你。再說，我也不是你的對手。」那人道：「咱們沒打過，你怎知不是我對手？王姑娘將凌波微步傳了給你，嘿嘿，果然與眾不同。」段譽本想說『凌波微步』並非王語嫣所授，但又想這種事何必和外人多言，只道：「是啊，並本來不會什麼武功，全蒙王姑娘出言指點，方脫大難」。那人道：「很好，我等在這裡，你去請她指點殺我的法門。」段譽道：「我不要殺你。」

　　那人道：「你不要殺我，我便殺你。」說著拾起地下一柄單刀，突然之間，大堂中白光閃動，丈餘圈子之內，全是刀影。段譽還沒來得及跨步，便已給刀背上肩頭重重敲了一下，「啊」的一聲，腳步踉蹌。他腳步一亂，那西夏武士立時乘勢直上，單刀的刃鋒已架在他後頸。段譽嚇出了一身冷汗，只有呆立不動。

　　那人道：「你快去請教你師父，瞧她有什麼法子來殺我。」說著收回單刀，右腿微彈，砰的一下，將段譽踢出一個斛頭。

　　王語嫣叫道：「段公子，快上來。」段譽道：「是！」攀梯而上，回頭一看，只見那人收刀而坐，臉上仍是一股殭屍般的木然神情，顯然渾不將他當作一回事，決計不會乘他上梯時在背後偷襲。段譽上得閣樓，低所道：「王姑娘，我打他不過，咱們快想法子逃走。」

　　王語嫣道：「他守在下面，咱們逃不了的。請你拿這件衫子過來。」段譽道：「是！」伸手取過那農家女留下的一件舊衣。王語嫣道：「閉上眼睛，走過來。好！停住。給我披在身上，不許睜眼。」段譽一一照做。他原是志誠君子，對王語嫣又是天神一般崇敬，自是絲毫不敢違拗，只是想到她衣不蔽體，一顆心不免怦怦而跳。

　　王語嫣待他給自己披好衣衫，說道：「行了。扶我起來。」段譽沒聽到他可以睜眼的號令，仍緊緊閉著雙眼，聽她說「扶我起來」，便伸出右手，不料一下子便碰到她的臉頰，只覺手掌中柔膩滑嫩，不禁嚇了一跳，急忙縮手，連聲道：「對不起，對不起。」

　　王語嫣當要他替自己披上衣衫之時，早已羞得雙頰通紅，這時見他閉了眼睛，伸掌在自己臉上亂摸，更加害羞，道：「喂，我叫你扶我起來啊！」段譽道：「是！是！」眼睛仍緊緊閉住，一雙手就不知摸向那裡好，生怕碰到她身子，那便罪孽深重，不由得手足無措，十分狼狽。王語嫣也是心神激盪，隔了良久，才想到要他睜眼，嗔道：「你怎麼不睜眼？」

　　那西夏武士在下面嘿嘿冷笑，說道：「我叫你去學了武功來殺我，卻不是叫你二人打情罵倘，動手動腳。」

　　段譽睜開眼來，但見王語嫣玉頰如火，嬌羞不勝，早是癡了，怔怔的凝視著他，西夏武士那幾句話全沒聽見。王語嫣道：「你扶我起來，坐在這裡。」段譽忙道：「是，是！」誠惶誠恐的扶著她身子，讓她坐在一張板凳上。

　　王語嫣雙手顫抖，勉力拉著身上衣衫，低頭凝思，過了半晌，說道：「他不露自己的武功家數，我……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打敗他。」段譽道：「他很厲害，是不是？」王語嫣道：「適才他跟你動手，一共使了一十七種不同派別的武功。」段譽奇道：「什麼？只這麼一會兒，便使了一十七種不同的武功？」

　　王語嫣道：「是啊！他剛才使單刀圈住你，東砍那一刀，是少林寺的降魔刀法；西劈那一刀，是廣西黎山洞黎老漢的柴刀十八路；回轉而削的那一刀，又變作了江南史家的『回風拂柳刀。』此後連使一十一刀，共是一十一種派別的刀法。後來反轉刀背，在你肩頭擊上一記，這是寧波天童寺心觀老和尚所創的『慈悲刀』，只制敵而不殺人。他用刀架在你頸中，那是本朝金刀楊老令公上陣擒敵的招數，是『後山三絕招』之一，本是長柄大砍刀的招數，他改而用於單刀。最後飛腳踢你一個觔斗，那是西夏回人的彈腿。」她一招一招道來，當真如數家珍，盡皆說明其源流派別，段譽聽著卻是一竅不通，瞠目以對，無置喙之餘地。

　　王語嫣側頭想了良久，道：「你打他不過的，認了輸吧。」

　　段譽道：「我早就認輸了。」提高聲音說道：「喂，我是無論如何打你不過的，你肯不肯就此罷休？」

　　那西夏武士冷笑道：「要饒你性命，那也不難，只須依我一件事。」段譽忙問：「什麼事？」那人道：「自今而後，你一見到我面，便須爬在地下，向我磕三個響頭，高叫一聲：『大老爺饒了小的狗命！』」

　　段譽一聽，氣往上衝，說道：「士可殺而不可辱，要我向你磕頭哀求，再也休想，你要殺，現下就殺便是。」那人道：「你當真不怕死？」段譽道：「怕死自然是怕的，可是每次見到你便跪下磕頭，那還成什麼話？」那人冷笑道：「見到我便跪下磕頭，也不見得如何委屈了你。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皇帝，你見了我是否要跪下磕頭？」

　　王語嫣聽他說「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皇帝，」心中一凜：「怎麼他也說這等話？」

　　段譽道：「見了皇帝磕頭，那又是另一回事。這是行禮，可不是求饒。」

　　那西夏武士道：「如此說來，我這個條款你是不答允的了？」段譽搖頭道：「對不起之至，歉難從命，萬乞老兄海涵一二。」那人道：「好，你下來吧，我一刀殺了你。」段譽向王語嫣瞧了一眼，心下難過，說道：「你既一定要殺我，那也無法可想，不過我也有一件事相求。」那人道：「什麼事？」段譽道：「這位姑娘身中奇毒，肢體乏力，不能行走，請你行個方便，將她送回太湖曼陀山莊她的家裡。」

　　那人哈哈一笑，道：「我為什麼要行這個方便？西夏征東大將軍頒下將令，是誰擒到這位博學多才的姑娘，賞賜黃金千兩，官封萬戶侯。」段譽道：「這樣吧，我寫下一封書信，你將這位姑娘送回她家中之後，便可持此書信，到大理國去取黃金五千兩，萬戶候也照封不誤。」那人哈哈大笑，道：「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你是什麼東西？憑你這小子一封書信，便能給我黃金五千兩，官封萬戶侯？」

　　段譽心想此事原也難以令人入信，一時無法可施，雙手連搓，說道：「這……這……怎麼辦？我一死不足惜，若讓小姐流落此處，身入匪人之手，我可是萬死莫贖了。」

　　王語嫣聽他說得真誠，不由得也有些感動，大聲向那西夏人道：「喂，你若對我無禮，我表哥來給我報仇，定要攪得你西夏國天翻地覆，雞犬不安。」那人道：「你表哥是誰？」王語嫣道：「我表哥是中原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慕容公子，「姑蘇慕容』的名頭，想來你也聽到過。『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你對我不客氣，他會加十倍的對你不客氣。」

　　那人冷笑道：「慕容公子倘若見到你跟這小白臉如此親熱，怎麼還肯為你報仇？」

　　王語嫣滿臉通紅，說道：「你別瞎說，我跟這位段公子半點也沒……沒有什麼……」心想這種事不能多說，轉過話頭，問道：「喂，軍爺，你尊姓大名啊？敢不敢說與我知曉。」

　　那西夏武士道：「有什麼不敢？本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西夏李延宗便是。」

　　王語嫣道：「嗯，你姓李，那是西夏的國姓。」

　　那人道：「豈但是國姓而已？精忠報國，吞遼滅宋，西除吐蕃，南並大理。」

　　段譽道：「閣下志向倒是不小。李將軍，我跟你說，你精通各派絕藝，要練成武功天下第一，恐怕不是難事，但要混壹天下，並非武功天下第一便能辦到。」

　　李延宗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王語嫣道：「就說要武功天下第一，你也未必能夠。」李延宗道：「何以見得？」王語嫣道：「當今之世，單是以我所見，便有二人的武功遠遠在你之上。」李延宗踏上一步，仰起了頭，問道：「是哪二人？」王語嫣道：「第一位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喬幫主。」李延宗哼了一聲，道：「名氣雖大，未必名副其實。第二個呢？」王語嫣道：「第二位便是我表哥，江南慕容復慕容公子。」

　　李延宗搖了搖頭，道：「也未必見得。你將喬峰之名排在慕容復之前，是為公為私？」王語嫣問道：「什麼為公為私？」李延宗道：「若是為公，因你以為喬峰的武功確在慕容復之上；若是為私，則因慕容復與你有親戚之誼，你讓外人排名在先。」王語嫣道：「為公為私，都是一樣。我自然盼望我表哥勝過喬幫主，但眼前可還不能。」李延宗道：「眼前雖還不能，那喬峰所精者只是一家之藝，你表哥卻博知天下武學，將來技藝日進，便能武功天下第一了。」

　　王語嫣歎了口氣，說道：「那還是不成。到得將來，武功天下第一的，多半便是這位段公子了。」

　　李延宗仰天打個哈哈，說道：「你倒會說笑。這書獃子不過得你指點，學會了一門『凌波微步』，難道靠著抱頭鼠竄、龜縮逃生的本領，便能得到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麼？」

　　王語嫣本想說：「他這『凌波微步』的功夫非我所授。他內力雄渾，根基厚實，無人可及。」但轉念一想：「這人似乎心胸狹窄，我若照實說來，只怕他非殺了段公子不可。我且激他一激。」便道：「他若肯聽我指點，習練武功，那麼三年之後，要勝過喬幫主或許仍然不能，要勝過閣下，卻是易如反掌。」

　　李延宗道：「很好，我信得過姑娘之言。與其留下個他日的禍胎，不如今日一刀殺了。段公子，你下來吧，我要殺你了。」

　　段譽忙道：「我不下來，你……你也不可上來。」

　　王語嫣沒想到弄巧反拙，此人竟不受激，只得冷笑道：「原來你是害怕，怕他三年之後勝過了你。」

　　李延宗道：「你使激將之計，要我饒他性命，嘿嘿，我李延宗是何等樣人，豈能輕易上當？要我饒他性命不難，我早有話在先，只須每次見到我磕頭求饒，我決不殺他。」

　　王語嫣向段譽瞧瞧，心想磕頭求饒這種事，他是決計不肯做的，為今之計，只有死中求生，低聲問道：「段公子，你手指中的劍氣，有時靈驗，有時不靈，那是什麼緣故？」段譽道：「我不知道。」王語嫣道：「你最好奮力一試，用劍氣刺他右腕，先奪下他的長劍，然後緊緊抱住了他，使出『六陽融雪功』來，消除他的功力。」段譽奇道：「什麼『六陽融雪功』？」王語嫣道：「那日在曼陀山莊，你制服嚴媽媽救我之時，不是使過這門你大理段氏的神功麼？」段譽這才省悟。那日王語嫣誤以為他的「北冥神功」是武林中眾所不齒的「化功大法」，段譽一時不及解說，隨口說道這是他大理段氏家傳之學，叫做「六陽融雪功。」他信口胡謅，早已忘了，王語嫣卻於天下各門派的武功無一不牢牢記在心中，何況這等了不起的奇功？

　　段譽點了點頭，心相除此之外，確也更無別法，但這法門實在毫無把握，總之是凶多吉少，於是整理了一下衣衫，說道：「王姑娘，在下無能，不克護送姑娘回府，實深慚愧。他日姑娘榮歸寶府，與令表兄成親大喜，忽忘了在曼陀山莊在下手植的那幾株茶花之旁，澆上幾杯酒漿，算是在下喝了你的喜酒。」

　　王語嫣聽到他說自己將來可與表哥成親，自是歡喜，但見他這般的出去讓人宰割，心下也是不忍，淒然道：「段公子，你的救命大恩，我有生之日，決不敢忘。」

　　段譽心想：「與其將來眼睜睜瞧著你和慕容公子成親，我妒忌發狂，內心煎熬，難以活命，還不如今日為你而死，落得個心安理得。」當下回頭向她微微一笑，一步步從梯級走了下去。

　　王語嫣瞧著他的背影，心想：「這人好生奇怪，在這當口，居然還笑得出？」

　　段譽走到樓下，向李延宗瞪了一眼，說道：「李將軍，你既非殺我不可，就動手吧！」說著一步踏出，跨的正是「凌波微步」。

　　李延宗單刀舞動，刷刷刷三刀砍去，使的又是另外三種不同派別的刀法。王語嫣也不以為奇，心想兵刃之中，以刀法派別家數最多，倘若真是博學之士，便連使七八十招，也不致將那一門那一派的刀法重複使到第二招。段譽這凌波微步一踏出，端的變幻精奇。李延宗要以刀勢將他圈住，好幾次明明已將他圍住，不知怎的，他竟又如鬼魅似的跨出圈外。王語嫣見段譽這一次居然能夠支持，心下多了幾分指望，只盼他奇兵突中，險中取勝。

　　段譽暗運功力，要將真氣從右手五指中迸射出去，但每次總是及臂而止，莫名其妙的縮了回去。總算他的「凌波微步」已走得熟極而流，李延宗出刀再快，也始終砍不到他身上。

　　李延宗曾眼見他以希奇古怪的指力連斃西夏高手，此刻見他又在指指劃劃，裝神弄鬼，自然不知他是內力使不出來，還道這是行使邪術之前的施法，心想他諸般法門做齊，符咒念畢，這殺人於無形的邪術便要使出來了，心中不禁發毛，尋思：「這人除了腳法奇異之外，武功平庸之極，但邪術厲害，須當在他使出邪術之前殺了才好。但刀子總是砍他不中，那便如何？」一轉念間，已有計較，突然回手一掌，擊在水輪之上，將木葉子拍下了一大片，左手一抄，提在手中，便向段譽腳上擲去。段譽行走如風，這片木板自擲他不中。但李延宗拳打掌劈，將碾坊中各種家生器皿、竹籮米袋打粉了抓起，一件件都投到段譽腳邊。

　　碾坊中本已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餘具死屍，再加上這許多破爛家生，段譽那裡還有落足之地？他那「凌波微步」全仗進退飄逸，有如風行水面，自然無礙，此刻每一步跨去，總是有物阻腳，不是絆上一絆，便是踏上死屍的頭顱身子，這「飄行自在，有如御風」的要訣，那裡還做是到」他知道只要慢得一慢，立時便送了性命，索性不瞧地下，只是按照所練熟的腳法行走，至於一腳高、一腳低，腳底下發出什麼怪聲，足趾頭踢到什麼怪物，那是全然不顧的了。

　　王語嫣也瞧出不對，叫道：「段公子，你快奔出大門，自行逃命去吧，在這地方跟他相鬥，立時有性命之憂。」

　　段譽叫道：「姓段的除非給人殺了，那是無法可想，只教有一口氣在，自當保護姑娘周全。」

　　李延宗冷笑道：「你這人武功膿包，倒是個多情種子，對王姑娘這般情深愛重。」段譽搖頭道：「非也非也。王姑娘是神仙般的人物，我段譽一介凡夫俗子，豈敢說什麼情，談什麼愛？她瞧得我起，肯隨我一起出來去尋找她表哥，我便須報答她這番知遇之恩。」李延宗道：「嗯，她跟你出來，是去尋她的表哥慕容公子，那麼她心中壓根兒便沒你這號人物。你如此癡心妄想，那不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哈哈，哈哈！笑死人了！」

　　段譽並不動怒，一本正經的道：「你說我是癩蛤蟆，王姑娘是天鵝，這比喻很是得當。不過我這頭癩蛤蟆與眾不同，只求向天鵝看上幾眼，心願已足，別無他想。」

　　李延宗聽他說「我這頭癩哈蟆與眾不同」，實是忍俊不禁，縱聲大笑，奇在儘管他笑聲響亮，臉上肌肉仍是僵硬如恆，絕無半分笑意。段譽曾見過延慶太子這等連說話也不動嘴唇之人，李延宗狀貌雖怪，他也不覺如何詫異，說道：「說到臉上木無表情，你和延慶太子可還差得太遠，跟他做徒弟也還不配，」李延宗道：「延慶太子是誰？」段譽道：「他是大理國高手，你的武功頗不及他。」其實他於旁人武功高低，根本無法分辨，心想反正不久便要死在你手下，不妨多說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叫你生生氣，也是好的。

　　李延宗哼了一聲，道：「我武功多高多低，你這小子還摸得出底麼？」他口中說話，手裡單刀縱橫翻飛，更加使得緊了。

　　王語嫣眼見段譽身形歪斜，腳步忽高忽低，情勢甚是狼狽，叫道：「段公子，你快到門外去，要纏住他，在門外也是一樣。」段譽道：「你身子不會動彈，孤身留在此處，我總不放心。這裡死屍很多，你一個女孩兒家，一定害怕，我還是在這裡陪你的好。」王語嫣歎了口氣心想：「你這人真呆得可以，連我怕不怕死屍都顧到了，卻不顧自己轉眼之間便要喪命。」

　　其時段譽腳下東踢西絆，好幾次敵人的刀鋒從頭頂身畔掠過，相去只毫髮之間。他嚇得索索發抖，不住轉念：「他這麼一刀砍來，砍去我半邊腦袋，那可不是玩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為了王姑娘，我就跪下磕頭，哀求饒命吧。」心中雖如此想，終究說不出口。

　　李延宗冷笑道：「我瞧你是怕得不得了，只想逃之夭夭。」段譽道：「生死大事，有誰不怕？一死之後，可什麼都完了，我逃是想逃的，卻又不能逃。」李延宗道：「為什麼？」段譽道：「多說無益。我從一數到十，你再殺我不了，可不能再跟我糾纏不清了。你殺不了我，我也殺不了你，大家牛皮糖，捉迷藏，讓王姑娘在旁瞧著，可有多氣悶膩煩。」

　　他也不等李延宗是否同意，張口便數：「一、二、三、…」李延宗道：「你發什麼呆？」段譽數到：「四、五、六、…」李延宗笑道：「天下居然有你這等無聊之人，委實是辱沒了這個『武字』？」呼呼呼三刀連劈。段譽腳步加快，口中也數得更加快了：「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啦，我數到了十三，你尚自殺我不了，居然還不認輸，我看你肚子早就餓了，口也干了，去無錫城裡松鶴樓喝上幾杯，吃些山珍海味，何等逍遙快活？」眼見對方不肯罷手，便想誘之以酒食。

　　李延宗心想：「我生平不知會過多少大敵，絕無一人和他相似，這人說精不精，說傻不傻，武功說高不高，說低不低，實是生平罕見。跟他胡纏下去，不知伊于胡底？只怕略一疏神，中了他邪術，反將性命送於此處。須得另出奇謀」，他知段譽對王語嫣十分關心，突然抬頭向著閣樓，喝道：「很好，很好，你們快一刀將這姑娘殺了，下來助我。」

　　段譽大吃一驚，只道真有敵人上了閣樓，要加害王語嫣，急忙抬頭，便這麼腳下略略一慢，李延宗一腿橫掃，將他踢倒，左足踏在他胸膛，鋼刀架在他頸中。段譽伸指欲點，李延宗右手微微加勁，刀刃陷入他頸中肉裡數分，喝道：「你動一動，我立刻切下你的腦袋。」

　　這時段譽已看清楚閣樓上並無敵人，心中登時寬了，笑道：「原來你騙人，王姑娘並沒危險。」跟著又歎道：「可惜，可惜。」李延宗問道：「可惜什麼？」段譽道：「你武功了得，本來可算一條英雄好漢，我段譽死在你手中，也還值得。那知你不能用武功勝我，便行奸使詐，學那卑鄙小人的行逕，段譽豈非死得冤枉？」

　　李延宗道：「我向來不受人激，你死得冤枉，心中不服，到閻羅王面前去告狀吧！」

　　王語嫣叫道：「李將軍，且慢。」李延宗道：「什麼？」王語嫣道：「你若殺了他，除非也將我即刻殺死，否則總有一日我會殺了你給段公子報仇。」李延宗一怔，道：「你不是說要你表哥來找我麼？」王語嫣道：「我表哥的武功未必在你之上，我卻有殺你的把握。」李延宗冷笑道：「何以見得？」王語嫣道：「你武學所知雖博，便還及不上我的一半。我初時見你刀法繁多，倒也佩服，但看到五十招後，覺得也不過如此，說你一句『黔驢技窮』，似乎刻薄，但總而言之，你所知還不如我。」

　　李延宗道：「我所使刀法，迄今未有一招出於同一門派，你如何知道我所知遠不如你？焉知我不是尚有許多武功未曾顯露？」

　　王語嫣道：「適才你使了青海玉樹派挪一招『大漠飛沙』之後，段公子快步而過，你若使太乙派的『羽衣刀』第十七招，再使靈飛派的『清風徐來』，早就將段公子打倒在地了，何必華而不實的去用山西郝家刀法？又何必行奸使詐、騙得他因關心我而分神，這才取勝？我瞧你於道家名門的刀法，全然不知。」李延宗順口道：「道家各門的刀法？」王語嫣道：「正是。我猜你以為道家只擅長劍法，殊不知道家名門的刀法剛中帶柔，另有一功。」李延宗冷笑道：「你說得當真自負。如此說來，你對這姓段的委實是一往情深。」

　　王語嫣臉上一紅，道：「什麼一往情深？我對他壓根兒便談不上什麼『情』字。只是他既為我而死，我自當決意為他報仇。」

　　李延宗問道：「你說這話決不懊悔？」王語嫣道：「自然決不懊悔。」

　　李延宗嘿嘿冷笑，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拋在段譽身上，刷的一聲響，還刀入鞘，身形一幌，己到了門外。但聽得一聲馬嘶，接著蹄聲得得，竟爾騎著馬越奔越遠，就此去了。

　　段譽站起身來，摸了摸頸中的刀痕，兀自隱隱生痛，當真如在夢中。王語嫣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兩人一在樓上，一在樓下，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又是喜歡，又是詫異。

　　過了良久，段譽才道：「他去了。」王語嫣也道：「他去了。」段譽笑道：「妙極，妙極！他居然不殺我。王姑娘，你武學上的造詣遠勝於他，他是怕了你。」王語嫣道：「那也未必，他殺你之後，只須又一刀將我殺了，豈非乾乾淨淨？」段譽搔頭道：「這話也對。不過……不過……嗯，他見到你神仙一般的人物，怎敢殺你？」

　　王語嫣臉上一紅，心想：「你這書獃子當我是神仙，這種心狠手辣的西夏武士，卻那會將我放在心上？」只是這句話不便出口。

　　段譽見她忽有嬌羞之意，卻也不知原由，說道：「我拚著性命不要，定要讓你周全，不料你固安然無恙，而我一條小命居然也還活了下來，可算便宜之至。」

　　他向前走得一步，噹的一聲，一個小瓷瓶掉在地下，正是李延宗投在他身上的，拾起一看，見瓶上寫著八個篆字：「悲酥清風，嗅之即解」。段譽沉吟道：「什麼『悲酥清風』？嗯，多半是解藥。」拔開瓶塞，一股奇臭難當的氣息直衝入鼻。他頭眩欲暈，幌了一幌，急忙蓋上瓶塞，叫道：「上當，上當，臭之極矣！尤甚於身入鮑魚之肆！」

　　王語嫣道：「請你拿來給我聞聞，說不定以毒攻毒，當能奏效。」段譽道：「是！」拿著瓷瓶走到她身前，說道：「這東西奇臭難聞，你真的要試試？」王語嫣點了點頭。段譽手持瓶塞，卻不拔開。

　　霎時之間，心中轉了無數念頭：「倘若這解藥當真管用，解了她所中之毒，她就不用靠我相助了。她本事勝我百倍，何必要我跟在身畔？就算她不拒我跟隨，她去找意中人慕容復，難道我站在一旁，眼睜睜的瞧著他們親熱纏綿？聽著他們談情說愛？難道我段譽真有如此修為，能夠心平氣和，不動聲色？能夠臉無不悅之容，口無不平之言？」

　　王語嫣見他怔怔不語，笑道：「你在想什麼了？拿來給我聞啊，我不怕臭的。」段譽忙道：「是，是！」拔開瓶塞，送到她鼻邊。王語嫣用力嗅了一下，驚道：「啊喲，當真臭得緊。」段譽道：「是嗎？我原說多半不管用。」便想將瓷瓶收入懷中，王語嫣道：「給我再聞一下試試。」段譽又將瓷瓶拿到她鼻邊，自己也不知到底盼望解藥有靈還是無靈。

　　王語嫣皺起眉頭，伸手掩住鼻孔，笑道：「我寧可手足不會動彈，也不聞這臭東西……啊！我的手，我的手會動了！」原來她在不知不覺之間，右手竟已舉了起來，掩住了鼻孔，在此以前，便要按住身上披著的衣衫，也是十分費力，十分艱難。

　　她欣喜之下，從段譽手中接過瓷瓶，用力吸氣，既知這臭氣極具靈效，那就不再害怕，再吸得幾下，肢體間軟洋洋的無力之感漸漸消失，向段譽道：「請你下去，我要換衣。」

　　段譽忙道：「是，是！」快步下樓，瞧著滿地都是屍體，除了那一對農家青年之外盡數是死在自己手下，心下萬分抱憾，只見一名西夏武士兀自睜大了眼睛瞧著他，當真是死不瞑目。他深深一揖，說道：「我若不殺老兄，老兄便殺了我。那時候躺在這裡的，就不是老兄而是段譽了。在下無可奈何，但心中實在歉仄之至，將來回到大理，定當延請高僧，誦唸經文，超度各位仁兄。」他轉頭向那對農家青年男女的屍體瞧了一眼，回頭又向西夏武士的眾屍說道：「你們要殺的是我，要捉的是王姑娘，卻又何必多傷無辜？」

　　王語嫣換罷衣衫，拿了濕衣，走下梯來，兀自有些手酸腳軟，見段譽對著一干死屍喃喃不休，笑問：「你說些什麼？」段譽道：「我只覺殺死了這許多人，心下良深歉仄。」

　　王語嫣沉吟道：「段公子，你想那姓李的西夏武士，為什麼要送解藥給我？」

　　段譽道：「這個……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啊……我知道啦。他……他……」他連說幾個「他」字，本想接著道：「他定是對你起了愛慕之心。」但覺這樣粗魯野蠻的一個西夏武士，居然對王語嫣也起愛慕之心，豈不唐突佳人？她美麗絕倫，愛美之心，盡人皆然，如果人人都愛慕她，我段譽對她這般傾倒又有什麼珍貴？我段譽還不是和普天下的男子一模一樣？唉，甘心為她而死，那有什麼了不起？何況我根本就沒為她而死，想到此處，又道：「我……我不知道。」

　　王語嫣道：「說不定又會有大批西夏武士到來，咱們須得急速離開才好。你說到那裡去呢？」她心中所想的自然是去找表哥，但就這麼直截了當的說出來，又覺不好意思。

　　段譽對她的心事自是知道得清清楚楚，說道：「你要到那裡去呢？」問這句話時心中大感酸楚，只待她說出「我要去找表哥」，他只有硬著頭皮道：「我陪你同去。」

　　王語嫣玩弄著手中的瓷瓶，臉上一陣紅暈，道：「這個……這個……」隔了一會，道：「丐幫的眾位英雄好漢都中了這麼『悲酥清風』之毒，倘若我表哥在這裡，便能將解藥拿去給他們嗅上幾嗅。再說，阿朱、阿碧只怕也已失陷於敵手……」

　　段譽跳起身來，大聲道：「正是！阿朱、阿碧兩位姑娘有難，咱們須當即速前去，設法相救。」

　　王語嫣心想：「這件事甚是危險，憑我們二人的本事，怎能從西夏武士手中救人？但阿朱、阿碧二人是表哥的心腹使婢，我明知她們失陷於敵，如何可以不救？一切只有見機行事了。」便道：「甚好，咱們去吧。」

　　段譽指著滿地屍首，說道：「總得將他們妥為安葬才是，須當查知各人的姓名，在每人墳上立塊墓碑，日後他們家人要來找尋屍骨，遷回故土，也好有個依憑。」

　　王語嫣格的一笑，說道：「好吧，你留在這裡給他們料理喪事。大殮、出殯、發訃、開吊、讀祭文、做換聯、作法事、放焰口，好像還有什麼頭七、二七什麼的，等七七四十九日之後，你再一一去通知他們家屬，前來遷葬。」

　　段譽聽出了話中的譏嘲之意，自己想想也覺不對，陪笑道：「依姑娘之見，該當怎樣才是？」王語嫣道：「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豈不是好？」段譽道：「這個，嗯，好像太簡慢些了吧？」沉吟半響，實在也別無善策，只得去覓來火種，點燃了碾坊中的稻草。兩人來到碾坊之外，霎時間烈焰騰空，火舌亂吐。

　　段譽恭恭敬敬的跪拜叩首，說道：「色身無常，不可長保。各位仁兄今日命喪我手，當是前生業報，只盼魂歸極樂，永脫輪迴之苦。莫怪，莫怪。」嚕哩嚕唆的說了一大片話，這才站起身來。

　　碾坊外樹上繫著十來匹馬，正是那批西夏武士騎來的，段譽與王語嫣各騎一匹，沿著大路而行。隱隱聽得鑼聲鏜鏜，人聲喧嘩，四鄰農民趕著救火來了。

　　段譽道：「好好一座碾坊因我而焚，我心中好生過意不去。王語嫣道：「你這人婆婆媽媽，那有這許多說的？我母親雖是女流之輩，但行事爽快明決，說幹便幹，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卻偏有這許多顧慮規矩。」段譽心想：「你母親動輒殺人，將人肉做花肥，我如何能與她比？」說道：「我第一次殺了這許多人，又放火燒人房子，不免有些驚驚肉跳。」王語嫣點頭道：「嗯！那也說得是，日後做慣了，也就不在乎啦。」段譽一驚，連連搖手，說道：「萬萬不可，萬萬不可。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殺人放火之事，再也不幹了。」

　　王語嫣和他並騎而行，轉過頭來瞧著他，很感詫異，道：「江湖之上，殺人放火之事那一日沒有？段公子，你以後洗手不幹，不再混跡江湖了麼？」段譽道：「我伯父和爹爹要教我武功，我說什麼也不肯學，不料事到臨頭，終於還是逼了上來，唉，我不知怎樣才好？」王語嫣微微一笑，道：「你的志向是要讀書做官，將來做學士、宰相，是不是？」段譽道：「那也不是，做官也沒什麼味道。」王語嫣道：「那麼你想做什麼？難道你，你和我表哥一樣，整天便想著要做皇帝？」段譽奇道：「慕容公子想做皇帝？」

　　王語嫣臉上一紅，無意中吐露了表哥的秘密。自經碾坊中這一役，她和段譽死裡逃生，共歷患難，只覺他性子平易近人，在他面前什麼話都可以說，但慕容復一心一意要規復燕國舊幫的大志，究竟不能洩漏，說道：「這話我隨口說了，你可千萬別對第二人說，更不能在我表哥面前提起，否則他可要怪死我啦。」

　　段譽心中一陣難過，心想：「瞧你急成這副樣子，你表哥要怪責，讓他怪責去好了。」口中卻只得答應：「是了，我才不去多管你表哥的閒事呢。他做皇帝也好，做叫化也好，我全管不著。」

　　王語嫣臉上又是一紅，聽他語氣中有不悅之意，柔聲道：「段公子，你生氣了麼？」

　　段譽自和她相識以來，見她心中所想、口中所言，全是表哥慕容公子，這番第一次如此軟語溫存的對自己款款而言，不由得心花怒放，一歡喜，除些兒從鞍上掉了下來，忙坐穩身子，笑道：「沒有，沒有。我生什麼氣？王姑娘，這一生一世，我是永遠永遠不會對你生氣的。」

　　王語嫣的一番情意盡數繫在表哥身上，段譽雖不顧性命的救她，她也只感激他的恩德，欽佩他的俠義心腸，這時聽他說「這一生一世，我是永遠永遠不會對你生氣的」這句話說得誠摯已極，直如賭咒發誓，這才陡地醒覺：「他……他……他是在向我表白情意麼？」不禁羞得滿臉通紅，慢慢低下了頭去，輕輕的道：「你不生氣，那就好了。」

　　段譽心下高興，一時不知說些什麼話好，過了一會，說道：「我什麼也不想，只盼永如眼前一般，那就心滿意足，別無他求了。」所謂「永如眼前一般」，就是和她並騎而行。

　　王語嫣不喜歡他再說下去，俏臉微微一沉，正色道：「段公子，今日相救的大德，我永不敢忘。但我心……我心早屬他人，盼你言語有禮，以留他日相見的地步。」

　　這幾句話，便如一記沉重之極的悶棍，只打得段譽眼前金星飛舞，幾欲暈去。

　　她這幾句話說得再也明白不過：「我的心早屬慕容公子，自今而後，你任何表露愛慕的言語都不可出口，否則我不能再跟你相見。你別自以為有恩於我，便能癡心妄想。」這幾句話並不過份，段譽也非不知她的心意，只是由她親口說來，聽在耳中，那滋味可當真難受。他偷眼形相王語嫣的臉色，但見她寶相莊嚴，當真和大理石洞中的玉像一模一樣，不由得隱隱有一陣大禍臨頭之感，心道：「段譽啊段譽，你既遇到了這位姑娘，而她又是早已心屬他人，你這一生注定是要受盡煎熬，苦不堪言的了。」

　　兩人默默無言的並騎而行，誰也不再開口。

　　王語嫣心道：「他多半是在生氣了，生了很大的氣。不過我還是假裝不知的好。這一次我如向他道歉，以後他便會老是跟我說些不三不四的言語，倘若傳入了表哥耳中，表哥定會不高興的。」段譽心道：「我若再說一句吐露心事之言，豈非輕薄無聊，對她不敬？從今而後，段譽寧死也不再說半句這些話了。」王語嫣心想：「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縱馬而行，想必知道到什麼地方去相救阿朱、阿碧。」段譽也這般想：「她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縱馬而行，想必知道到什麼地方去相救阿朱、阿碧。」

　　行了約莫一頓飯時分，來到了岔路口，兩人不約而同的問道：「向左，還是向右？」交換了一個疑問的眼色之後，同時又問：「你不識得路？唉，我以為你是知道的。」我兩句話一出口，兩人均覺十分有趣，齊聲大笑，適才間的陰霾一掃而空。

　　可是兩人於江湖上的事情一竅不通，商量良久，也想不出該到何處去救人才是。最後段譽道：「他們擒獲了丐幫大批大眾，不論是殺了還是關將起來，總有些蹤跡可尋，咱們還是回到那杏子林去瞧瞧再說。」王語嫣道：「回杏子林去？倘若那些西夏武士仍在那邊，咱們豈不是自投羅網？」段譽道：「我想適才落了這麼一場大雨，他們定然走了。這樣吧，你在林外等我，我悄悄去張上一張，要是敵人果真還在，咱們轉身便逃就是。」

　　當下兩人說定，由段譽施展「凌波微步」，奔到朱、碧雙姝面前，將那瓶臭藥給他二人聞上一陣，解毒之後，再設法相救。

　　兩人認明了道路，縱馬快奔，不多時已到了杏子林外。兩人下得馬來，將馬匹繫在一株杏樹上。段譽將瓷瓶拿在手中，躡手躡足的走入林中。

　　林中滿地泥濘，草叢上都是水珠。段譽放眼四顧，空蕩蕩地竟無一個人影，叫道：「王姑娘，這裡沒人，」王語嫣走進林來，說道：「他們果然走了，咱們到無錫城裡去探探消息吧。」段譽道：「很好。」想起又可和她並騎同行，多走一段路，心下大是歡喜，臉上不自禁的露出笑容。

　　王語嫣奇道：「是我說錯了麼？」段譽忙道：「沒有。咱們這就到無錫城裡去。」王語嫣道：「那你為什麼好笑？」段譽轉開了頭，不敢向她正視，微笑道：「我有時會傻里傻氣的瞎笑，你不用理會。」王語嫣想想好笑，咯的一聲，也笑了出來，這麼一來，段譽更忍不住哈哈大笑。

## 第18章 胡漢恩仇　須傾英雄淚

　　兩人按轡徐行，走向無錫。行出數里，忽見道旁松樹上懸著一具屍體，瞧服色是西夏武士。再行出數丈，山坡旁又躺著兩具西夏武士的死屍，傷口血漬未乾，死去未久。段譽道：「這些西夏人遇上了對頭，王姑娘，你想是誰殺的？」王語嫣道：「這人武功極高，舉手殺人，不費吹灰之力，真是了不起。咦，那邊是誰來了？」

　　只見大道上兩乘馬並轡而來，馬上人一穿紅衫，一穿綠衫，正是朱碧雙姝。段譽大喜，叫道：「阿朱姑娘，阿碧姑娘，你們脫險啦！好啊，妙極！妙之極矣！」

　　四人縱馬聚在一起，都是不勝之喜。阿朱道：「王姑娘，段公子，你們怎麼又回來啦？我和阿碧妹子正要來尋「你們呢。」段譽道：「我們也正在尋你們。」說著向語嫣瞧了一眼，覺得能與她合稱『我們』，實是深有榮焉。王語嫣問道：「你們怎樣逃脫的？聞了那個臭瓶沒有？」阿朱笑道：「真是臭得要命，姑娘，你也聞過了？也是喬幫主救你的？」王語嫣道：「不是。是段公子救了我的。你們是喬幫主相救？」

　　段譽聽到她親口說「是段公子救了我的」這句話，全身輕飄飄的如入雲端，跟著腦中一陣暈眩，幾乎便要從馬背上摔將下來。

　　阿朱道：「是啊，我和阿碧中了毒，迷迷糊糊的動彈不得，和丐幫眾人一起，都給那些西夏蠻子上了綁，放在馬背上。行了一會，天下大雨，一干人都分散了，分頭覓地避雨。幾個西夏武士帶著我和阿碧躲在那邊的一座涼亭裡，直到大雨止歇，這才出來，便在那時，後面有人騎了馬趕將上來，正是喬幫主。他見咱二人給西夏人綁住了，很是詫異，還沒出口詢問，我和阿碧便叫；『喬幫主，救我！』那些西夏武士一聽到『喬幫主』三字，便紛紛抽出兵刃向他殺去。結果有的掛在松樹上，有的滾在山坡下，有的翻到了小河中。」

　　王語嫣笑道：「那還是剛才的事，是不是？」

　　阿朱道：「是啊。我說：『喬幫主，咱姊妹中了毒，勞你的駕，在西夏蠻子身上找找解藥。』喬幫主在一名西夏武士屍身上搜出了一支小小瓷瓶，是香是臭，那也不用多說。」

　　王語嫣問道：「喬幫主呢？」阿朱道：「他聽說丐幫人都中毒遭擒，說要救他們去，急匆匆的去了。他又問起段公子，十分關懷。」段譽歎道：「我這位把兄當真義氣深重。」阿朱道：「丐幫的人不識好歹，將好好一位幫主趕了出來，現下自作自受，正是活該。依我說呢，喬幫主壓根兒不用去相救，讓他們多吃些苦頭，瞧他們還不趕不趕人了？」段譽道：「我這把兄香火情重，他寧可別人負他，自己卻不肯負人。」

　　阿碧道：「王姑娘，咱們現下去那裡？」王語嫣道：「我和段公子本來商量著要來救你們兩個。現下四個人都平平安安，真是再好不過。丐幫的事跟咱們毫不相干，依我說，咱們去少栗寺尋你家公子去吧。」朱碧雙姝最關懷的也正是慕容公子，聽她這麼一說，一齊拍手叫好，段譽心下酸溜溜地，悠悠的道：「你們這位公子，我委實仰慕得緊，定要見見。左右無事，便隨你們去少林寺走一遭。」

　　當下四人調過馬頭，轉向北行。王語嫣和朱碧雙姝有說有笑，將碾坊中如何遇險、段譽如何迎敵、西夏武士李延宗如何釋命贈藥等情細細說了，只聽得阿朱、阿碧驚詫不已。

　　三個少女說到有趣之處，格格輕笑，時時回過頭來瞧瞧段譽，用衣袖掩住了嘴，卻又不敢放肆嬉笑。段譽知道她們在談論自己的蠢事，但想自己雖然醜態百出，終於還是保護王語嫣周全，不由得又是羞慚，又有些驕傲；見這三個少女相互間親密之極，把自己全然當作了外人，此刻已是如此，待得見到慕容公子，自己自然更無容身之地，慕容復多半還會像包不同那樣，毫不客氣的將自己趕開，想來深覺索然無味。

　　行出數里，穿過了一大片桑林，忽聽見林畔有兩個少年人的號哭之聲。四人縱馬上前，見是兩個十四五歲的小沙彌，僧袍上血漬斑斑，其中一人還傷了額頭，阿碧柔聲問道：「小師父，是誰欺侮你們麼？怎地受了傷？」

　　那個額頭沒傷的沙彌哭道：「寺裡來了許許多多番邦惡人，殺了我們師父，又將咱二人趕了出來。」四人聽到「番邦惡人」四字，相互瞧了一眼，均想：「是那些西夏人」？阿朱問道：「你們的寺院住在那裡？是些什麼番邦惡人？」那小沙彌道：「我們是天寧寺的，便在那邊……」說著手指東北，又道：「那些番人捉了一百多個叫化子，到寺裡來躲雨，要酒要肉，又要殺雞殺牛。師父說罪過，不讓他們在寺裡殺牛，他們將師父和寺裡十多位師兄都殺了，嗚嗚，嗚嗚」。阿朱問道：他們走了沒有？那小沙彌指著桑林後裊裊升起的炊煙，道：「他們正在煮牛肉，真是罪過，菩薩保佑，把這些番人打入阿鼻地獄。」阿朱道：「你們快走遠些，若給那些番人捉到，別讓他們將你兩個宰來吃了。」兩個小沙彌一驚，踉踉蹌蹌的走了。

　　段譽不悅道：「他二人走投無路，阿朱姊姊何必再出言恐嚇？」阿朱笑道：「這不是恐嚇啊，我說的是真話。」阿碧道：「丐幫眾人既都囚在那天寧寺中，喬幫主趕向無錫城中，可撲了個空。」

　　阿朱忽然異想天開，說道：「王姑娘，我想假扮喬幫主混進寺中，將那個臭瓶丟給眾叫化聞聞。他們脫險之後，必定好生感激喬幫主。」王語嫣微笑道：「喬幫主身材高大，是個魁梧奇偉的漢子，你怎扮得他像？」阿朱笑道：「越是艱難，越顯得阿朱的手段。」王語嫣笑道：「你扮得像喬幫主，卻冒充不了他的絕世神功。天寧寺中儘是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人物，你如何能來去自如？依我說呢，扮作一個火工道人、或是一個鄉下的賣菜婆婆，那還容易混進去些。」阿朱道：「要我扮鄉下婆婆，沒什麼好玩，那我就不去了。」

　　王語嫣向段譽望望，欲言又止。段譽問道：「姑娘想說什麼？」王語嫣道：「我本來想請你扮一個人，和阿朱一塊兒去天寧寺，但想想又覺不妥。」段譽道：「要我扮什麼人？」王語嫣道：「丐幫的英雄們疑心病好重，冤枉我表哥和喬幫主暗中勾結，害死了他們的馬副幫主，倘若……倘若……我表哥和喬幫主去解了他們的困厄，他們就不會瞎起疑心了。」段譽心中酸溜溜地，說道：「你要我扮你表哥？」王語嫣粉臉一紅，說道：「天寧寺中敵人太強，你二人這般前去，甚是危險，那還是不去的好。」

　　段譽心想：「你要我幹什麼，我便幹什麼，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突然又想：「我扮作了她的表哥，說不定她對我的神態便不同些，便享得片刻溫柔，也是好的。」想到此處，不由得精神大振，說道：「那有什麼危險？逃之夭夭，正是我段譽的拿手好戲。」

　　王語嫣道：「我原說不妥呢，我表哥殺敵易如反掌，從來沒逃之夭夭的時候。」段譽一聽，一股涼氣登時從頂門上直撲下來，心想：「你表哥是大英雄，大豪傑，我原不配扮他。冒充了他而在人前出醜，豈不污辱了他的聲名。」阿碧見他悶悶不樂，便安慰道：「敵眾我寡，暫且退讓，匆要緊的。咱們只不過想去救人，又不是什麼比武揚名。」

　　阿朱一雙妙目向著段譽上上下下打量，看了好一會，點頭道：「段公子，要喬裝我家公子，實在頗為不易。好在丐幫諸人本來不識我家公子，他的聲音筆貌到底如何，只須得個大意也就是了」段譽道：「你本事大，假扮喬幫主最合適，否則喬幫主是丐幫人眾朝夕見面之人，稍有破綻，立時便露出馬腳。」阿朱微笑道：「喬幫主是位偉丈夫，我要扮他反而容易。我家公子跟你身材差不多、年紀也大不了太多，大家都是公子哥兒、讀書相公，要你捨卻段公子的本來面目，變成一位慕容公子，那實在甚難。」

　　段譽歎道：「慕容公子是人中龍鳳，別人豈能邯鄲學步？我想倒還是扮得不大像的好，否則待會兒逃之夭夭起來，豈非有損慕容公子的清名令譽？」

　　王語嫣臉上一紅，低聲道：「段公子，我說錯了話，你還在惱我麼？」段譽忙道：「沒有，沒有，我怎敢惱你？」

　　王語嫣嫣然一笑，道：「阿朱姊姊，你們卻到那裡改裝去？」阿朱道：「須得到個小市鎮上，方能買到應用的物事。」

　　當下四個人撥過馬頭，轉而向西，行出七八里，到了一鎮，叫做馬郎橋。那市鎮甚小，並無客店，阿朱想出主意，雇了一艘船停在河中，然後去買了衣物，在船中改裝。江南遍地都是小河，船隻之多，不下於北方的牲口。

　　她先替段譽換了衣衫打扮，讓他右手持折扇，穿一青色長袍，左手手指上戴個戒指，阿朱道：「我家公子戴的是漢玉戒指，這裡卻哪裡買去？用只青田石的充充，也就行了。」段譽只是苦笑，心道：「慕容復是珍貴的玉器，我是卑賤的石頭，在這三個少女心目之中，我們二人的身價亦復如此。」阿朱在他臉上塗些麵粉，加高鼻子，又使他面頰較為豐腴，再提筆改畫眉毛、眼眶，化裝已畢，笑問王語嫣：「王姑娘，你說還有什麼地方不像？」

　　王語嫣不答，只是癡癡的瞧著他，目光中脈脈含情，顯然是心搖神馳，芳心如醉。

　　段譽和她這般如癡如醉的目光一觸，心中不禁一蕩，隨即想起：「她這時瞧的可是慕容復，並不是我段譽。」又想：「那慕容復又不知是如何英俊，如何勝我百倍，可惜我瞧不見自己。」心中一會兒歡喜，一會兒著惱。

　　兩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各自思潮如湧，不知阿朱、阿碧早到後艙自行改裝去了。

　　過了良久，忽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粗聲道：「啊，你在這兒，找得我做哥哥的好苦。」段譽一驚，抬起頭來，見說話的正是喬峰，不禁大喜，說道：「大哥，是你，那好極了。咱們正想改扮了你去救人，現下你親自到來，阿朱姊姊也不用喬裝改扮了。」

　　喬峰道：「丐幫眾人將我逐出幫外，他們是死是活，喬某也不放在心上。好兄弟，來來來，咱哥倆上岸去鬥酒，喝他二十大碗。」段譽忙道：「大哥，丐幫群豪都是你舊日的好兄弟，你還是去救他們一救吧。」喬峰怒道：「你書獃子知道什麼？來，跟我喝酒去！」說著一把抓住了段譽手腕。段譽無奈，只得道：「好，我先陪你喝酒，喝完了酒再去救人！」

　　喬峰突然間格格嬌笑，聲音清脆宛轉，一個魁梧的大漢發出這種小女兒的笑聲，實是駭人。段譽一怔之下，立時明白，笑道：「阿朱姊姊，你易容改裝之術當真神乎其技，難得連說話聲音也學得這麼像。」

　　阿朱改作了喬峰的聲音，說道：「好兄弟，咱們去吧，你帶好了那個臭瓶子。」向王語嫣和阿碧道：「兩位姑娘在此等候好音便了。」說著攜著段譽之手，大踏步上岸。不知她在手上塗了什麼東西，一隻柔膩粉嫩的小手，伸出來時居然也是黑黝黝地，雖不及喬峰手掌粗大，但旁人一時之間卻也難以分辨。

　　王語嫣眼望著段譽的後影，心中只想：「如果他真是表哥，那就好了。表哥，這時候你也在想念我麼？」

　　阿朱和段譽乘馬來到離天寧寺五里之外，生怕給寺中西夏武士聽到蹄聲，將坐騎繫在一家農家的牛棚中，步行而前。

　　阿朱道：「慕容兄弟，到得寺中，我便大言炎炎，吹牛恐嚇，你乘機用臭瓶子給丐幫眾人解毒。」她說這幾句話時粗聲粗氣，已儼然是喬峰的口吻。段譽笑著答應。

　　兩人大踏步走到天寧寺外，只見寺門口站著十多名西夏武士，手執長刀，貌相凶狠。阿朱和段譽一見之下，心中打鼓，都不由得惶恐。阿朱低聲道：「段公子，待會你得拉著我，急速逃走，否則他們要是找我比武，那可難以對付了。」段譽道：「是了。」但這兩字說來聲音顫抖，心下實在也是極為害怕。

　　兩人正在細聲商量、探頭探腦之際，寺門口一名西夏武士已見到了，大聲喝道：「兀那兩個蠻子，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做奸細麼？」呼喝聲中，四名武士奔將過來。

　　阿朱無可奈何，只得挺起胸膛，大跨步上前，粗聲說道：「快報與你家將軍知道，說道丐幫喬峰、江南慕容復，前來拜會西夏赫連大將軍。」

　　那為首的武士一聽之下，大吃一驚，忙抱拳躬身，說道：「原來是丐幫喬幫主光降，多有失禮，小人立即稟報。」當即快步轉身入內，餘人恭恭敬敬的垂手侍立。

　　過不多時，只聽得號角之聲響起，寺門大開，西夏一品堂堂主赫連鐵樹率領努兒海等一眾高手，迎了出來。葉二娘、南海鱷神、雲中鶴三人也在其內。段譽心中怦怦亂跳，低下了頭，不敢直視。

　　赫連鐵樹道：「久仰『姑蘇慕容』的大名，有道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今日得見高賢，榮幸啊榮幸。」說著向段譽抱拳行禮。他想西夏「一品堂」已與幫幫翻臉成仇，對喬峰就不必假客氣。

　　段譽急忙還禮，說道：「赫連大將軍威名及於海隅，在下早就企盼得見西夏一品堂的眾位英雄豪傑，今日來得魯莽，還望海涵。」說這些文謅謅的客套言語，原是他的拿手好戲，自是豪沒破綻。

　　赫連鐵樹道：「常聽武林中言道：『北喬峰，南慕容』，說到中原英傑，首推兩位，今日同時駕臨，幸如何之？請，請。」側身相讓，請二人入殿。

　　阿朱和段譽硬著頭皮，和赫連鐵樹並肩而行。段譽心想：「聽這西夏將軍的言語神態，似乎他對慕容公子的敬重，尚我對我喬大哥之上，難道那慕容復的武功人品，當真比喬大哥猶勝一籌」我看，不見得啊，不見得。」

　　忽聽得一人怪聲怪氣的說道：「不見得啊，不見得。」段譽吃了一驚，側頭瞧那說話之人，正是南海鱷神。他瞇著一雙如豆小眼，斜斜打量段譽，只是搖頭。段譽心中大跳，暗道：「糟糕，糟糕！可給他認出了。」只聽南海鱷神說道：「瞧你骨頭沒三兩重，有什麼用？喂，我來問你。人家說你會『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我岳老二可不相信。」段譽當即寬心：「原來他並沒認出來。」只聽南海鱷神又道：「我也不用你出手，我只問人我，你知道我岳老二有什麼拿手本事？你用什麼他媽的功夫來對付我，才算是他媽的『以老子之道，還施老子之身』？」說著雙手叉腰，神態倨傲。

　　赫連鐵樹本想出聲制止，但轉念一想，慕容復名頭大極，是否名副其實，不妨便由這瘋瘋顛顛的南海鱷神來考他一考，當下並不插口。

　　說話之間，各人已進了大殿，赫連鐵樹請段譽上座，段譽卻以首位相讓阿朱。

　　南海鱷神大聲道：「喂，慕容小子，你且說說看，我最拿手的功夫是什麼。」段譽微微一笑，心道：「旁人問我，我還真的答不上來。你來問我，那可巧了。」當下打開折扇，輕輕搖了幾下，說道：「南海鱷神岳老三，你本來最拿手的本領，是喀喇一聲，扭斷了人的脖子，近年來功夫長進了，現下最得意的武功，是鱷尾鞭和鱷嘴剪。我要對付你，自然是用鱷尾鞭和鱷嘴剪了。」

　　他一口說出鱷尾鞭和鱷嘴剪的名稱，南海鱷神固然驚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連葉二娘與雲中鶴也是詫異之極。這兩件兵刃蝻海鱷神新近所練，從未在人前施展過，只在大理無量山峰巔與雲中鶴動手，才用過一次，當時除了木婉清外，更無外人得見。他們卻哪裡料想得到，木婉清早已將此事原原本本的說與眼前這個假慕容公子知道。

　　南海鱷神側過了頭，又細細打量段譽。他為人雖凶殘狠惡，卻有佩服英雄好漢之心，過了一會，大拇指一挺，說道：「好本事！」段譽笑道：「見笑了。」南海鱷神心想：「他連我新練的拿手兵刃也說得出來，我其餘的武功也不用問他了。可惜老大不在這兒，否則倒可好好的考他一考。啊，有了！」大聲說道：「慕容公子，你會使我的武功，不算希奇；倘若我師父到來，他的武功你一定不會。」段譽微笑道：「你師父是誰？他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南海鱷神得意洋洋的笑道：「我的受業師父，去世已久，不說也罷。我新拜的師父本事卻非同小可，不說別的，單是一套『凌波微步』，相信世上便無第二個會得。」

　　段譽沉吟道：「『凌波微步』，嗯，那確是了不起的武功。大理段公子居然肯收閣下為徒，我卻有些不信。」南海鱷神忙道：「我幹麼騙你？這裡許多人都曾親耳聽到，段公子親口叫我徒兒。」段譽心下暗笑：「初時他死也不肯拜我為師，這時卻唯恐我不認他為徒。」便道：「嗯，既是如此，閣下想必已學到了你師父的絕技？恭喜！恭喜！」

　　南海鱷神將腦袋搖得博浪鼓相似，說道：「沒有，沒有！你自稱於天下武功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如能走得三步『凌波微步』，岳老二便服了你。」

　　段譽微笑道：「凌波微波雖難，在下卻也曾學得幾步。岳老爺子，你倒來捉捉我看。」說著長衫飄飄，站到大殿之中。

　　西夏群豪從來沒聽見過「凌波微步」之名，聽南海鱷神說得如此神乎其技，都企盼見識見識，當下分站大殿四角，要看段譽如何演法。

　　南海鱷神一聲厲吼，左手一探，右手從左手掌底穿出，便向段譽抓去。段譽斜踏兩步，後退半步，身子如風擺荷葉，輕輕巧巧的避開了，只聽得噗的一聲響，南海鱷神收勢不及，右手五指插入了大殿的圓柱之中，陷入數寸。旁觀眾人見他如此功力，盡皆失色。南海鱷神一擊不中，吼聲更厲，身子縱起，從空搏擊而下。段譽毫不理會，自管自的踏著八卦步法，瀟酒灑自如的行走。南海鱷神加快撲擊，吼叫聲越來越響，渾如一頭猛獸相似。

　　段譽一瞥間見到他猙獰的面貌，心中一窒，急忙轉過了頭，從袖中取出一條手巾，綁住了自己眼睛，說道：「我就算綁住眼睛，你也捉我不到。」

　　南海鱷神雙掌飛舞，猛力往段譽身上擊去，但總是差著這麼一點。旁人都代段譽慄慄危懼，手心中捏了一把冷汗。阿朱關心段譽，更是心驚肉跳，突然放粗了嗓子，喝道：「南海鱷神，慕容公子這凌波微步，比之你師父如何？」

　　南海鱷神一怔，胸口一股氣登時洩了，立定了腳步，說道：「好極，好極！你能包住了眼睛走這怪步，只怕我師父也辦不到，好！姑蘇慕容，名不虛傳，我南海鱷神服了你啦。」

　　段譽拉去眼上手巾，返身回座。大殿上登時采聲有如春雷。

　　赫連鐵樹待兩人入座，端起茶盞，說道：「請用茶。兩位英雄光降，不知有何指教？」

　　阿朱道：「敝幫有些兄弟不知怎地得罪了將軍，聽說將軍派出高手，以上乘武功將他們擒來此間。在下斗膽，要請將軍釋放。」她將「派出高手，以上乘武功將他們擒來此間」的話，說得特別著重，譏刺西夏人以下毒的卑鄙手段擒人。

　　赫連鐵樹微微一笑，說道：「話是不差。適才慕容公子大顯身手，果然名下無虛。喬幫主與慕容公子齊名，總也得露一手功夫給大夥兒瞧瞧，好讓我們西夏人心悅誠服，這才好放回貴幫的諸位英雄好漢。」

　　阿朱心下大急，心想：「要我冒充喬幫主的身手，這不是立刻便露出馬腳麼？」正要飾詞推諉，忽覺手腳酸軟，想要移動一根手指也已不能，正與昨晚中了毒氣之時一般無異，不禁大驚：「糟了，沒想到便在這片刻之間，這些西夏惡人又會故技重施，那便如何是好？」

　　段譽百邪不侵，渾無知覺，只見阿朱軟癱在椅上，知她又已中了毒氣，忙從懷中取出那個臭瓶，拔開瓶塞，送到她鼻端。阿朱深深聞了幾下，以中毒未深，四肢麻痺便去。她伸手拿住了瓶子，仍是不停的嗅著，心下好生奇怪，怎地敵人竟不出手干涉？瞧那些西夏人時，只見一個個軟癱在椅上，毫不動彈，只眼珠骨溜溜亂轉。

　　段譽說道：「奇哉怪也，這干人作法自斃，怎地自己放毒，自己中毒？」阿朱走過去推了推赫連鐵樹。

　　大將軍身子一歪，斜在椅中，當真是中了毒。他話是還會說的，喝道：「喂，是誰擅用『悲酥清風』？快取解藥來，快取解藥來！」喝了幾聲，可是他手下眾人個個軟倒，都道：「稟報將軍，屬下動彈不得。」努兒海道：「定有內奸，否則怎能知道這『悲酥清風的繁複使法。」赫連鐵樹怒道：「不錯！那是誰？你快快給我查明了，將他碎屍萬段，」努兒海道：「是！為今之計，須得先取到解藥才是。」赫連鐵樹道：「這話不錯，你這就去取解藥來。」

　　努兒海眉頭皺起，斜眼瞧著阿朱手中瓷瓶，說道：「喬幫主，煩你將這瓶子中的解藥，給我們聞上一聞，我家將軍定有重謝。」

　　阿朱笑道：「我要去解救本幫的兄弟要緊，誰來貪圖你家將軍的重謝。」

　　努兒海又道：「慕容公子，我身邊也有個小瓶，煩你取出來，拔了瓶塞，給我聞聞。」

　　段譽伸手到他懷裡，掏出一個小瓶，果然便是解藥，笑道：「解藥取出來了，卻不給你聞。」和阿朱並肩走向後殿，推開東廂房門，只見裡面擠滿了人，都是丐幫被擒的人眾。

　　阿朱一進去，吳長老便大聲叫了起來：「喬幫主，是你啊，謝天謝地。」阿朱將解藥給他聞了，說道：「這是解藥，你逐一給眾兄弟解去身上之毒。」吳長老大喜，待得手足能夠活動，便用瓷瓶替宋長老解毒。段譽則用努兒海的解藥替徐長老解毒。

　　阿朱道：「丐幫人多，如此逐一解毒，何時方了？吳長老，你到西夏人身邊搜搜去，且看是否尚有解藥。」

　　吳長老道：「是！」快步走向大殿，只聽得大殿上怒罵聲、嘈叫聲、辟拍聲大作，顯然吳長老一面搜解藥，一面打人出氣。過不多時，他捧了六個小瓷瓶回來，笑道：「我專揀服飾華貴的胡虜去搜，果然穿著考究的，身邊便有解藥，哈哈，那傢伙可就慘了。」段譽笑問：「怎麼」？吳長老笑道：「我每人都給兩個嘴巴，身邊有解藥的，便下手特別重些。」

　　他忽然想起沒見過段譽，問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多蒙相救。」段譽道：「在下複姓慕容，相救來遲，令各位委屈片時，得罪得罪。」

　　丐幫眾人聽到眼前此人竟便是大名鼎鼎的「姑蘇慕容」，都是不勝駭異。

　　宋長老道：「咱們瞎了眼睛，冤枉慕容公子害死馬副幫主。今日若不是他和喬幫主出手相救，大夥兒落在這批西夏惡狗手中，還會有什麼好下場？」吳長老也道：「喬幫主，大人不記小人之過，你還是回來作咱們的幫主吧。」

　　全冠清冷冷的道：「喬爺和慕容公子，果然是知交好友。」他稱喬峰為「喬爺」而不稱「喬幫主」，自是不再認他為幫主，而說他和慕容公子果然是知交好友，這句話甚是厲害。丐幫眾人疑心喬峰假手慕容復，借刀殺人而除去馬大元，喬峰一直否認與慕容復相識。今日兩人偕來天寧寺，有說有笑，神情頗為親熱，顯然並非初識。

　　阿朱心想這干人個個是喬峰的舊交，時刻稍久，定會給他們瞧出破綻，便道：「幫中大事，慢慢商議不遲，我去瞧瞧那些西夏惡狗。」說著便向大殿走去。段譽隨後跟出。

　　兩人來到殿中，只聽得赫連鐵樹正在破口大罵：「快給我查明了，這個王八羔子的西夏人叫什麼名字，回去抄他的家，將他家中男女老幼殺個雞犬不留。他奶奶的，他是西夏人，怎麼反而相助外人，偷了我的『悲酥清風』來胡亂施放。」段譽一怔，心道：「他罵哪一個西夏人啊？」只聽赫連樹罵一句，努兒海便答應一句。赫連鐵樹又道：「他在牆上寫這八個字，那不是明著譏刺咱們麼？」

　　段譽和阿朱抬頭看時，只見粉牆上龍蛇飛舞般寫著四行字，每行四字：

　　「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迷人毒風，原璧歸君。」

　　墨沈淋漓，兀自未干，顯然寫字之人離去不久。

　　段譽「啊」的一聲，道：「這……阿……這是慕容公子寫的嗎？」阿朱低聲道：「別忘了你自己是慕容公子。我家公子能寫各家字體，我辨不出這幾個字是不是他寫的。」

　　段譽向努兒海問道：「這是誰寫的？」

　　努兒海不答，只暗自擔心，不知丐幫眾人將如何對付他們，他們擒到丐幫群豪之後，拷打侮辱，無所不至，他們只須「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那就難當得很了。

　　阿朱見丐幫中群豪紛紛來到大殿，低聲道：「大事已了咱們去吧！」大聲道：「我另有要事，須得和慕容公子同去辦理，日後再見。」說著快步出殿。吳長老等大叫：「幫主慢走，幫主慢走。」阿朱那敢多停，反而和段譽越走越快。丐幫中群豪對喬峰向來敬畏，誰也不敢上前阻攔。

　　兩人行出里許，阿朱笑道：「段公子，說來也真巧，你那個醜八怪徒兒正好要你試演凌波微步的功夫，還說你比他師父更行呢。」段譽「嗯」了一聲。阿朱又道：「不知是誰暗放迷藥？那西夏將軍口口聲聲說是內奸，我看多半是西夏人自己幹的。」

　　段譽陡然間想起一個人，說道：「莫非是李延宗？便是咱們在碾坊中相遇的那個西夏武士？」阿朱沒見過李延宗，無法置答，只道：「咱們去跟王姑娘說，請她參詳參詳。」

　　正行之間，馬蹄聲響，大道上一騎疾馳而來，段譽遠遠見到正是喬峰，喜道：「是喬大哥！」正要出口招呼，阿朱忙一拉他的衣袖，道：「別嚷，正主兒來了！」轉過了身子。段譽醒悟：「阿朱扮作喬大哥的模樣，給他瞧見了可不大妙。」不多時喬峰已縱馬馳近。段譽不敢和他正面相對，心想：「喬大哥和丐幫群豪相見，真相便即大白，不知會不會怪責阿朱如此惡作劇？」

　　喬峰救了阿朱、阿碧二女之後，得知丐幫眾兄弟為西夏人所擒，心下焦急，四處追尋。但江南鄉間處處稻田桑地，水道陸路，縱橫交叉，不比北方道路單純，喬峰尋了大半天，好容易又撞到天寧寺的那兩個小沙彌，問明方向，這才趕向天寧寺來。他見段譽神采飛揚，狀貌英俊，心想：「這位公子和我那段譽兄弟倒是一時瑜亮。」阿朱早便背轉了身子，他便沒加留神，心中掛懷丐幫兄弟，快馬加鞭，疾馳而過。

　　來到天寧寺外，只見十多名丐幫弟子正綁住一個個西夏武士，押著從寺中出來，喬峰大喜：「丐幫眾兄弟原來已反敗為勝」。

　　群丐見喬峰去而復回，紛紛迎上，說道：「幫主，這些賊虜如何發落，請你示下。」喬峰道：「我早已不是丐幫中人，『幫主』二字，再也休提起。大夥兒有損傷沒有？」

　　寺中徐長老等得報，都快步迎出，見到喬峰，或羞容滿面，或喜形於色。宋長老大聲道：「幫主，昨天在杏子林中，本幫派在西夏的探子送來緊急軍情，徐長老自作主張，不許你看，你道那是什麼？徐長老，快拿出來給幫主看。」言語之間已頗不客氣。

　　徐長老臉有慚色，取出本來藏在蠟丸中的那小紙團，歎道：「是我錯了。」遞給喬峰。

　　喬峰搖頭不接。宋長老夾手搶過，攤開那張薄薄的皺紙，大聲讀道：

　　』啟稟幫主：屬下探得，西夏赫連鐵樹將軍率同大批一品堂好手，前來中原，想對付我幫。他們有一樣厲害毒氣，放出來時全無氣息，令人不知不覺的就動彈不得。跟他們見面之時，千萬要先塞住鼻孔，或者先打倒他們的頭腦，搶來臭得要命的解藥，否則危險萬分。要緊，要緊。大信舵屬下易大彪火急稟報。」

　　宋長老讀罷，與吳長老、奚長老等齊向徐長老怒目而視。白世鏡道：「易大彪兄弟這個火急稟報，倒是及時趕到的，可惜咱們沒及時拆閱。好在眾兄弟只受了一場鳥氣，倒也無人受到損傷。幫主，咱們都得向你請罪才是。你大仁大義，唉，當真沒得說的。」

　　吳長老道：「幫主，你一離開，大夥兒便即著了道兒，若不是你和慕容公子及時趕來相救，丐幫全軍覆沒。你不回來主持大局，做大夥兒的頭兒，那是決計不成的。」喬峰奇道：「什麼慕容公子？」吳長老道：「全冠清這些人胡說八道，你莫聽他的。結交朋友，又是什麼難事？我信得過你和慕容公子是今天才相識的。」喬峰道：「慕容公子？你說是慕容復麼？我從未見過他面。」

　　徐長老和宋、奚、陳、吳四長老面面相覷，都驚得呆了，均想：「只不過片刻之前，他和慕容公子攜手進來給眾人解毒，怎麼這時忽然又說不識慕容公子？」奚長老凝思片刻，恍然大悟，道：「啊，是了，適才那青年公子自稱複姓慕容，但並不是慕容復。天下雙姓『慕容』之人何止千萬，那有什麼希奇？」陳長老道：「他在牆上自題『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卻不是慕容復是誰？」

　　忽然有個怪聲怪氣的聲音說道：「那娃娃公子什麼武功都會使，而且門門功夫比原來的主兒更加精妙，那還不是慕容復？當然是他！一定是他！」眾人向說話之人瞧去，只見他鼠目短髯，面皮焦黃，正是南海鱷神。他中毒後被綁，卻忍不住插嘴說話。

　　喬峰奇道：「那慕容復來過麼？」南海鱷神怒道：「放你娘的臭屁！剛才你和慕容復攜手進來，不知用什麼鬼門道，將老子用麻藥麻住了。你快快放了老子便罷，否則的話，哼！哼哼……」他接連說了幾個「哼哼」，但「否則的話」那便如何，卻說不上來，想來想去，也只是「哼哼」而已。

　　喬峰道：「瞧你也是一位武林中的好手，怎地如此胡說八道？我幾時來過了？什麼和慕容復攜手進來，更是荒謬之極。」

　　南海鱷神氣得哇哇大叫：「喬峰，他媽的喬峰，枉你是丐幫一幫之言，竟敢撒這漫天大謊！大小朋友，剛才喬峰是不是來過？咱家將軍是不是請他上坐，請他喝茶？」一眾西夏人都道：「是啊，慕容複試演『凌波微步』，喬峰在旁鼓掌喝采，難道這是假的？」

　　吳長老扯了扯喬峰的袖子，低聲道：「幫主，明人不做暗事，剛才的事，那是抵賴不了的。」喬峰苦笑道：「吳四哥，難道剛才你也見過我來？」吳長老將那盛放解藥的小瓷瓶遞了過去，道：「幫主，這瓶子還給你，說不定將來還會有用。」喬峰道：「還給我？什麼還給我？」吳長老道：「這解藥是你剛才給我的，你忘了麼？」喬峰道：「怎麼？吳四哥，你當真剛才見過我？」吳長老見他絕口抵賴，心下既感不快，又是不安。

　　喬峰雖然精明能幹，卻怎猜得到竟會有人假扮了他，在片刻之前，來到天寧寺中解救眾人？他料想這中間定然隱伏著一個重大陰謀。吳長老、宋長老都是直性子人，決計不會幹什麼卑鄙勾當，但那玩弄權謀之人策略厲害，自能妥為佈置安排，使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眾人眼中看出來處處顯得荒唐邪惡。

　　丐幫群豪得他解救，本來人人感激，但聽他矢口不認，卻都大為驚詫。有人猜想他這幾天中多遭變故，以致神智錯亂；有人以為喬峰另有對付西夏人的秘計密謀，因此不肯在西夏敵人之前直認其事；有人料想馬大元確是他假手於慕容復所害，生怕奸謀敗露，索性絕口否認識得慕容其人；有人猜想他圖謀重任丐幫幫主，在安排什麼計策；更有人深信他是為契丹出力，既反西夏，亦害大宋。各人心中的猜測不同，臉上便有惋惜、崇敬、難過，憤恨、鄙夷、仇視等種種神氣。

　　喬峰長歎一聲，說道：「各位均已脫險，喬峰就此別過。」說著一抱拳，翻身上馬，鞭子一揚，疾馳而去。

　　忽聽得徐長老叫道：「喬峰，將打狗棒留了下來。」喬峰陡地勒馬，道：「打狗棒？在杏林之中，我不是已交了出來了嗎？」徐長老道：「咱們失手遭擒，打狗棒落在西夏眾惡狗手中。此時遍尋不見，想必又為你取去。」

　　喬峰仰天長笑，聲音悲涼，大聲道：「我喬峰和丐幫再無瓜葛，要這打狗棒何用？徐長老，你也將喬峰瞧得忒也小了。」雙腿一挾，胯下馬匹四蹄翻飛，向北馳去。

　　喬峰自幼父母對他慈愛撫育，及後得少林僧玄苦大師授藝，再拜丐幫汪幫主為師，行走江湖，雖然多歷艱險，但師父朋友，無不對他赤心相待。這兩天中，卻是天地間陡起風波，一向威名赫赫、至誠仁義的幫主，竟給人認作是賣國害民、無恥無信的小人。他任由坐騎信步而行，心中混亂已極：「倘若我真是契丹人，過去十餘年中，我殺了不少契丹人，破敗了不少契丹的圖謀，豈不是大大的不忠？如果我父母確是在雁門關外為漢人害死，我反拜殺害父母的仇人為師，三十年來認別人為父為母，豈不是大大的不孝？喬峰啊喬峰，你如此不忠不孝，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親，那麼我自也不是喬峰了？我姓什麼？我親生父親給我起了什麼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無名無姓。」

　　轉念又想：「可是，說不定這一切都是出於一個大奸大惡之人的誣陷，我喬峰堂堂大丈夫，給人擺佈得身敗名裂，萬劫不復，倘若激於一時之憤，就此一走了之，對丐幫從此不聞不問豈非枉自讓奸人陰謀得逞？嗯，總而言之，必得查究明白才是。」

　　心下盤算，第一步是趕回河南少室山，向三槐公詢問自己的身世來歷，第二步是入少林寺叩見受業恩師玄苦大師，請他賜示真相，這兩人對自己素來愛護有加，決不致有所隱瞞。

　　籌算既定，心下便不煩惱。他從前是丐幫之主，行走江湖，當真是四海如家，此刻不但不能再到各處分舵食宿，而且為了免惹麻煩，反而處處避道而行，不與丐幫中的舊屬相見。只行得兩天，身邊零錢花盡，只得將那匹從西夏人處奪來的馬匹賣了，以作盤纏。

　　不一日，來到嵩山腳下，逕向少室山行去。這是他少年時所居之地，處處景物，皆是舊識。自從他出任丐幫幫主以來，以丐幫乃江湖上第一大幫，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大派，丐幫幫主來到少林，種處儀節排場，驚動甚多，是以他從未回來，只每年派人向父母和恩師奉上衣食之敬、請安問好而已。這時重臨故土，想到自己身世大謎，一兩個時辰之內便可揭開，饒是他鎮靜沉隱，心下也不禁惴惴。

　　他舊居是在少室山之陽的一座山坡之旁。喬峰快步轉過山坡，只見菜園旁那株大棗樹下放著一頂草笠，一把茶壺。茶壺柄子已斷，喬峰認得是父親喬三槐之物，胸間陡然感到一陣暖意：「爹爹勤勉節儉，這把破茶壺已用了幾十年，仍不捨得丟掉。」

　　看到那株大刺樹時，又憶起兒時每逢刺熟，父親總是攜著他的小手，一同擊打棗子。紅熟的棗子飽脹皮裂，甜美多汁，自從離開故鄉之後，從未再嘗到過如此好吃的刺子。喬峰心想：「就算他們不是我親生的爹娘，但對我這番養育之恩，總是終身難報。不論我身世真相如何，我決不可改了稱呼。」

　　他走到那三間土屋之前，只見屋外一張竹蓆上曬滿了菜乾，一隻母雞帶領了一群小雞，正在草間啄食。他不自禁的微笑：』今晚娘定要殺雞做菜，款待她久未見面的兒子。」他大聲叫道：「爹！娘！孩兒回來了。」

　　叫了兩聲，不聞應聲，心想：「啊，是了，二老耳朵聾了，聽不見了。」推開板門，跨了進去，堂上板桌板凳、犁耙鋤頭，宛然與他離家時的模樣並無大異，卻不見人影。

　　喬峰又叫了兩聲：「爹！娘！」仍不聽得應聲，他微感詫異，自言自語：「都到那裡去啦！」探頭向臥房中一張，不禁大吃一驚，只見喬三槐夫婦二人都橫臥在地，動也不動。

　　喬峰急縱入內，先扶起母親，只覺她呼吸已然斷絕，但身子尚有微溫，顯是死去還不到一個時辰，再抱起父親時，也是這般。喬峰又是驚慌，又是悲痛，抱著父親屍身走出屋門，在陽光下細細檢視，察覺他胸口脅骨根根斷絕，竟是被武學高手以極厲害的掌力擊斃，再看母親屍首，也一般無異。喬峰腦中混亂：「我爹娘是忠厚老實的農夫農婦，怎會引得武學高手向他們下此毒手？那自是因我之故了。」

　　他在三間屋內，以及屋前、屋後、和屋頂上仔細察看，要查知兇手是何等樣人。但下手之人竟連腳印也不留下一個。喬峰滿臉都是眼淚，越想越悲，忍不住放聲大哭。

　　只哭得片刻，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可惜，可惜，咱們來遲了一步。」喬峰倏地轉過身來，見是四個中年僧人，服飾打扮是少林寺中的。喬峰雖曾在少林派學藝，但授他武功的玄苦大師每日夜半方來他家中傳授，因此他對少林寺的僧人均不相識。他此時心中悲苦，雖見來了外人，一時也難以收淚。

　　一名高高的僧人滿臉怒容，大聲說道：「喬峰，你這人當真是豬狗不如。喬三槐夫婦就算不是你親生父母，十餘年養育之恩，那也非同小可，如何竟忍心下手殺害？」喬峰泣道：「在下適才歸家，見父母被害，正要查明兇手，替父母報仇，大師何出此言？」那僧人怒道：「契丹人狼子野心，果然是行同禽獸！你竟親手殺害義父義母，咱們只恨相救來遲。姓喬的，你要到少室山來撒野，可還差著這麼一大截。」說著呼的一掌，便向喬峰胸口劈到。

　　喬峰正待閃避，只聽得背後風聲微動，情知有人從後偷襲，他不願這般不明不白的和這些少林僧人動手，左足一點，輕飄飄的躍出丈許，果然另一名少林僧一足踢了個空。

　　四名少林僧見他如此輕易避開，臉上均現驚異之色。那高大僧人罵道：「你武功雖強，卻又怎地？你想殺了義父義母滅口，隱瞞你的出身來歷，只可惜你是契丹孽種，此事早已轟傳武林，江湖上哪個不知，哪個不曉？你行此大逆之事，只有更增你的罪孽。」另一名僧人罵道：「你先殺馬大元，再殺喬三愧夫婦，哼哼，這醜事就能遮蓋得了麼？」

　　喬峰雖聽得這兩個僧人如此醜詆辱罵，心中卻只有悲痛，殊無絲毫惱怒之意，他生平臨大事，決大疑，遭逢過不少為難之事，這時很能沉得住氣，抱拳行禮，說道：「請教四位大師法名如何稱呼？是少林寺的高僧麼？」

　　一個中等身材的和尚脾氣最好，說道：「咱們都是少林弟子。唉，你義父、義母一生忠厚，卻落得如此慘報。喬峰，你們契丹人，下手忒也狠毒了。」

　　喬峰心想：「他們既不肯宣露法名，多問也是無益。那高個子的和尚說道，他們相救來遲，當是得到了訊息而來救援，卻是誰去通風報信的？是誰預知我爹娘要遭遇凶險？」便道：「四位大師慈悲為懷，趕下山來救我爹娘，只可惜遲了一步……」

　　那高個兒的僧人性烈如火，提起醋缽大的拳頭，呼的一拳，又向喬峰擊到，喝道：「咱們遲了一步，才讓你行此忤逆之事，虧你還在自鳴得意，出言譏刺。」

　　喬峰明知他們四人一片好心，得到訊息後即來救援自己爹娘，實不願跟他們動手過招，但若不將他們制住，就永遠弄不明白真相，便道：「在下感激四位的好意，今日事出無奈，多有得罪！」說著轉身如風，伸手往第三名僧人肩頭拍去。那僧人喝道：「當真動手麼？」一句話剛說完，肩頭已被喬峰拍中，身子一軟，坐倒在地。

　　喬峰受業於少林派，於四僧武功家數爛熟於胸，接連出掌，將四名僧人一一拍倒，說道：「得罪了！請問四位師父，你們說相救來遲，何以得知我爹娘身遭厄難？是誰將這音訊告知四位師父的？」

　　那高個兒僧人怒道：「你不過想查知報訊之人，又去施毒手加害。少林弟子，豈能屈於你契丹賤狗的逼供？你縱使毒刑，也休想從我口中套問出半個字來。」

　　喬峰心下暗想；「誤會越來越深，我不論問什麼話，他們都當是盤問口供。」伸手在每人背上推拿了幾下，解開四僧被封的穴道，說道：「若要殺人滅口，我此刻便送了四位的性命。是非真相，總盼將來能有水落石出之日。」

　　忽聽得山坡旁一人冷笑道：「要殺人滅口，也未必有這麼容易！」

　　喬峰一抬頭，只見山坡旁站著十餘名少林僧，手中均持兵器。為首二僧都是五十上下年紀，手中各提一柄方便鏟，鏟頭精鋼的月牙發出青森森的寒光，那二僧目光炯炯射人，一見便知內功深湛。喬峰雖然不懼，但知來人武功不弱，只要一交上手，若不殺傷數人，就不易全身而退。他雙手抱拳，說道：「喬峰無禮，謝過諸位大師。」突然間身子倒飛，背脊撞破板門，進了土屋。

　　這一下變故來得快極，眾僧齊聲驚呼，五六人同時搶上，剛到門邊，一股勁風從門中激射而出。這五六人各舉左掌，疾運內力擋格，蓬的一聲大響，塵土飛揚，被門內拍出的掌力逼得都倒退了四五步。待得站定身子，均感胸口氣血翻湧，各人面面相覷，心下都十分明白：「喬峰這一掌力道雖猛，卻是尚有餘力，第二掌再擊將過來，未必能夠擋住」。各人認定他是窮凶極惡之徒，只道他要蓄力再發，沒想到他其實是掌下留情，不欲傷人。

　　眾僧蓄勢戒備，隔了半晌，為首的兩名僧人舉起方便鏟，同時使一招「雙龍入洞」，勢挾勁風，二僧身隨鏟進，並肩搶入了土屋。噹噹噹雙鏟相交，織成一片光網，護住身子，卻見屋內空蕩蕩地，那裡有喬峰的人影？更奇的是，連喬三槐夫發的屍首也已影蹤不見。

　　那使方便鏟的二僧，是少林寺「戒律院」中職司臨管本派弟子行為的「持戒僧」與「守律僧」，平時行走江湖，查察門下弟子功過，本身武功固然甚強，見聞之廣更是人所不及。他二人見喬峰在這頃刻之間走得不知去向，已極為難能，竟能攜同喬三槐夫婦的屍首而去，更是不可思議了。眾僧在屋前屋後、炕頭灶邊，翻尋了個遍。戒律院二僧疾向山下追去，直追出二十餘里，那裡有喬峰的蹤跡？

　　誰也料不到喬峰挾了爹娘的屍首，反向少室山上奔去。他竄向一個人所難至、林木茂密的陡坡，將爹娘掩埋了，跪下來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響頭，心中暗祝：「爹，娘，是何人下此毒手，害你二老性命，兒子定要拿到兇手，到二老墳到剜心活祭。」

　　想起此次歸家，便只遲得一步，不能再見爹娘一面，否則爹娘見到自己已長得如此雄健魁梧，一定好生歡喜，倘若三人能聚會一天半日，那也得有片刻的快活。想到此處，忍不住泣不成聲。他自幼便硬氣，極少哭泣，今日實是傷心到了極處，悲憤到了極處，淚如泉湧，難以抑止。

　　突然間心念一轉，暗叫：「啊喲，不好，我的受業恩師玄苦大師別要又遭到凶險。」

　　陡然想明白了幾件事：「那兇手殺我爹娘，並非時刻如此湊巧，怡好在我回家之前的半個時辰中下手，那是他早有預謀，下手之後立即去通知少林寺的僧人，說我正在趕上少室山，要殺我爹娘滅口。那些少林僧俠義為懷，一心想救我爹娘，卻撞到了我。當世知我身世真相之人，還有一位玄苦師父，須防那兇徒更下毒手，將罪名栽在我身上。」

　　一想到玄苦大師或將因己之故而遭危難，不由得五內如焚，拔步便向少林寺飛奔。他明知寺中高手如雲，達摩堂中幾位老僧更是各具非同小可的絕技，自己只要一露面，眾僧群起而攻，脫身就非易事，是以盡揀荒僻的小徑急奔。荊棘雜草，將他一雙褲腳鉤得稀爛，小腿上鮮血淋漓，卻也只好由如此。繞這小徑上山，路程遠了一大半，奔得一個多時辰，才攀到了少林寺後。其時天色已然昏暗，他心中一喜一憂，喜的是黑暗之中自己易於隱藏身形，憂的是兇手乘黑偷襲，不易發現他的蹤跡。

　　他近年來縱橫江湖，罕逢敵手，但這一次所遇之敵，武功固然諒必高強，而心計之工，謀算之毒，自己更從未遇過。少林寺雖是龍潭虎穴一般的所在，卻並未防備有人要來加害玄苦大師，倘若有人偷襲，只怕難免遭其暗算。喬峰何當不知自己處於嫌疑極重之地，倘若此刻玄苦大師已遭毒手，又未有人見到兇手的模樣，而自己若被人發見偷偷摸摸的潛入寺中，那當真百喙莫辯了。他此刻若要獨善其身，自是離開少林寺越遠越好，但一來並懷恩師玄苦大師的安危，二來想乘機捉拿真兇，替爹娘報仇，至於干冒大險，卻也顧不得了。

　　他雖在少室山中住了十餘年，卻從未進過少林寺，寺中殿院方向，全不知悉，自更不知玄苦大師住於何處，心想：「但盼恩師安然無恙。我見了恩師之面，稟明經過，請他老人家小心提防，再叩問我的身世來歷，說不定恩師能猜到真兇是誰。」

　　少林寺中殿堂院落，何止數十，東一座，西一座，散在山坡之間。玄苦大師在寺中並不執掌職司，「玄」字輩的僧人少說也有二十餘人，各人服色相同，黑暗中卻往哪裡找去？喬峰心下盤算：「唯一的法子，是抓到一名少林僧人，逼他帶我去見玄苦師父，見到之後，我再說明種種不得已之處，向他鄭重陪罪。但少林僧人大都尊師重義，倘若以為我是要不利於玄苦大師，多半寧死不屈，決計不肯說出他的所在。嗯，我不妨去廚下找一個火工來帶路，可是這些人卻又未必知道我師父的所在。」

　　一時傍徨無計，每經過一處殿堂廂房，便俯耳窗外，盼能聽到什麼線索，他雖然長大魁偉，但身手矮捷，竄高伏低，直似靈貓，竟沒給人知覺。

　　一路如此聽去，行到一座小舍之旁，忽聽得窗內有人說道：「方丈有要事奉商，請師叔即到『證道院』去。」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是！我立即便去。」喬峰心想：「方丈集人商議要事，或許我師父也會去。我且跟著此人上『證道院』去。」只聽得「呀」的一聲，板門推開，出來兩個僧人，年老的一個向西，年少的匆匆向東，想是再去傳人。

　　喬峰心想，方丈請這老僧前去商議要事，此人行輩身份必高，少林寺不同別處寺院，凡行輩高者，武功亦必高深。他不敢緊隨其後，只是望著他的背影，遠遠跟隨，眼見他一徑向西，走進了最西的一座屋宇之中。喬峰待他進屋帶上了門，才繞圈走到屋子後面，聽明白四周無人，方始伏到窗下。

　　他又是悲憤，又是恚怒，自忖：「喬峰行走江湖以來，對待武林中正派同道，哪一件事不是光明磊落，大模大樣？今日卻迫得我這等偷偷摸摸，萬一行蹤敗露，喬某一世英名，這張臉卻往哪裡擱去？」隨即轉念：「當年師父每晚下山授我武藝，縱然大風大雨，亦從來不停一晚。這等重恩，我便粉身碎骨，亦當報答，何況小小羞辱？」

　　只聽得門外腳步聲響，先後來了四人，過不多時，又來了兩人，窗紙上映出人影，共有十餘人聚集。喬峰心想：「倘若他們商議的是少林派中機密要事，給我偷聽到了，我雖非有意，總是不妥。還是離得遠些為是。師父若在屋裡，這裡面高手如雲，任他多厲害的兇手也傷他不著，待得集議已畢，群僧分散，我再設法和師父相見。」

　　正想悄悄走開，忽聽得屋內十餘個僧人一齊念起經來。喬峰不懂他們念的是什麼經文，但聽得出聲音莊嚴肅穆，有幾人的誦經聲中又頗有悲苦之意。這一段經文念得甚長，他漸覺不妥，尋思：「他們似乎是在做什麼法事，又或是參神研經，我師父或者不在此處。」側耳細聽，果然在群僧齊聲誦經的聲音之中，聽不出有玄苦大師那沉著厚實的嗓音在內。

　　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再等一會，只聽得誦經之聲止歇，一個威嚴的聲音說道：「玄苦師弟，你還有什麼話要說麼？」喬峰大喜：「師父果在此間，他老人家也是安好無恙，原來他適才沒一起唸經。」

　　只聽得一個渾厚的聲音說起話來，喬峰聽得明白，正是他的受業師父玄苦大師，但聽他說道：「小弟受戒之日，先師給我取名為玄苦。佛祖所說七苦，乃是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小弟勉力脫此七苦，只能渡己，不能渡人，說來慚愧。這『怨憎會』的苦，原是人生必有之境，宿因所種，該當有此業報。眾位師兄、師弟見我償此宿業，該當為我歡喜才是」。喬峰聽他語音平靜，只是他所說的都是佛家言語，不明其意所指。

　　又聽那威嚴的聲音道：「玄悲師弟數月前命喪奸人之手，咱們全力追拿兇手，似違我佛勿嗔勿怒之戒。然降魔誅奸，是為普救世人，我輩學武，本意原為宏法，學我佛大慈大悲之心，解除眾生苦難……」喬峰心道：「這聲音威嚴之人，想必是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了。」只聽他繼續說道：「……除一魔頭，便是救無數世人。師弟，那人可是姑蘇慕容麼？」

　　喬峰心道：「這事又牢纏到了姑蘇慕容氏身上。聽說少林派玄悲大師在大理國境內遭人暗算，難道他們也疑心是慕容公子下的毒手？」

　　只聽玄苦大師說道：「方丈師兄，小弟不願讓師兄和眾位師兄弟為我操心，以致更增我的業報。那人若能放下屠刀，自然回頭是岸，倘若執迷不悟，唉，他也是徒然自苦而已。此人形貌如何，那也不必說了。」

　　方丈玄慈大師說道：「是！師弟大覺高見，做師兄的太過執著，頗落下乘了。」玄苦道：「小弟意欲靜坐片刻，默想仟悔。」玄慈道：「是，師弟多多保重。」

　　只聽得板門呀的一聲打開，一個高大瘦削的老僧當先緩緩走出。他行出丈許，後面魚貫而出，共是一十七名僧人。十八位僧人都又手合什，低頭默念，神情莊嚴。

　　待得眾僧遠去，屋內寂靜無聲，喬峰為這週遭的情境所懾，一時不敢現身叩門，忽聽得玄苦大師說道：「佳客遠來，何以徘徊不進？」

　　喬峰吃了一驚，自忖：「我屏息凝氣，旁人縱然和我相距咫尺，也未必能察覺我潛身於此。師父耳音如此，內功修為當真了得。」當下恭恭敬敬的走到門口，說道：「師父安好，弟子喬峰叩見師父。」

　　玄苦輕輕「啊」了一聲，道：「是峰兒？我這時正在想念你，只盼和你會見一面，快進來。」聲音之中，充滿了喜悅之意。

　　喬峰大喜，搶步而進，便即跪下叩頭，說道：「弟子平時少有侍奉，多勞師父掛念。師父清健，孩兒不勝之喜。」說著抬起頭來，仰目瞧向玄苦。

　　玄苦大師本來臉露微笑，油燈照映下見到喬峰的臉，突然間臉色大變、站起身來，顫聲道：「你……你……原來便是你，你便是喬峰，我……我親手調教出來的好徒兒？」但見他臉上又是驚駭、又是痛苦、又混和著深深的憐憫和惋惜之意。

　　喬峰見師父瞬息間神情大異，心中驚訝之極，說道：「師父，孩兒便是喬峰。」

　　玄苦大師道：「好，好，好！」連說三個「好」字，便不說話了。

　　喬峰不敢再問，靜待他有何教訓指示，那知等了良久，玄苦大師始終不言不語。喬峰再看他臉色時，只見他臉上肌肉僵硬不動，一副神氣和適才全然一模一樣，不禁嚇了一跳，伸手去摸他手掌，但覺頗有涼意，忙再探他鼻息，原來早已氣絕多時。這一下喬峰只嚇得目瞪口呆，腦中一片混亂：「師父一見我，就此嚇死了？決計不會，我又有什麼可怕？多半他是早已受傷。」卻又不敢徑去檢視他的身子。

　　他定了定神，心意已決：』我若此刻悄然避去，豈是喬峰鐵錚錚好漢子的行徑？今日之事，縱有萬般凶險，也當查問個水落石出。」他走到屋外，朗聲叫道：「方丈大師，玄苦師父圓寂了，玄苦師父圓寂了。」這兩句呼聲遠遠傳送出去，山谷鳴響，闔寺俱聞。呼聲雖然雄渾，卻是極其悲苦。

　　玄慈方丈等一行人尚未回歸各自居室，猛聽得喬峰的呼聲，一齊轉身，快步回到「證道院」來。只見一條長大漢子站在院門之旁，伸袖拭淚，眾僧均覺奇怪。玄慈合什問道：「施主何人？」他關心玄苦安危，不等喬峰回答，便搶步進屋，只見玄苦僵立不倒，更是一怔。眾僧一齊入內，垂首低頭，誦唸經文。

　　喬峰最後進屋，跪地暗許心願：「師父，弟子報訊來遲，你已遭人毒手。弟子和那奸人的仇恨又深了一層。弟子縱然歷盡萬難，也要找到這奸人來碎屍萬段，為恩師報仇。」

　　玄慈方丈唸經已畢，打量喬峰，問道：「施主是誰？適才呼叫的便是施主嗎？」

　　喬峰道：「弟子喬峰，弟子見到師父圓寂，悲痛不勝，以致驚動方丈。」

　　玄慈聽到喬峰的名字，吃了一驚，身子一顫，臉上現出異樣神色，向他凝視半晌，才道：「施主你……你……你便是丐幫的……前任幫主？」

　　喬峰聽到他說「丐幫的前任幫主」這七個字，心想；「江湖上的訊息傳得好快，他既知我已不是丐幫幫主，自也知道我被逐出丐幫的原則：」說道：「正是。」

　　玄慈道：「施主何以夤夜闖入敝寺？又怎生見到玄苦師弟圓寂？」

　　喬峰心有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如何說才好，只得道：「玄苦大師是弟子的受業恩師，但不知我恩師受了什麼傷，是何人下的毒手？」

　　玄慈方丈垂淚道：「玄苦師弟受人偷襲，胸間吃了人一掌重手，肋骨齊斷，五臟破碎，仗著內功深厚，這才支持到此刻。我們問他敵人是誰，他說並不相識，又問兇手形貌年歲。他卻說道佛家七苦『怨憎會』乃是其中一苦，既遇上了冤家對頭，正好就此解脫，兇手的形貌，他決計不說。」

　　喬峰恍然而語：「原來適才眾僧已知師父身受重傷，唸經誦佛，乃是送他西歸。」他含淚說道：「眾位高僧慈悲為念，不記仇冤。弟子是俗家人，務須捉到這下手的凶人，千刀萬剮，替師父報仇。貴寺門禁森嚴，不知那凶人如何能闖得進來？」

　　玄慈沉吟未答，一名身材矮小的老僧忽然冷冷的道：「施主闖進少林，咱們沒能阻攔察覺，那兇手當然也能自來自去、如入無人之境了。」

　　喬峰躬身抱拳，說道：「弟子以事在緊迫，不及在山門外通報求見，多有失禮，還懇諸位師父見諒。弟子與少林派淵源極深，決不敢有絲毫輕忽冒犯之意。」他最後那兩句話意思是說，如果少林派失了面子，我也連帶丟臉，心知自己闖入少林後院，直到自行呼叫，才有人知覺，這件事傳將出去，於少林派的顏面實是大有損傷。

　　正在這時，一個小沙彌捧著一碗熱氣騰騰的藥走進房來，向著玄苦的屍體道：「師父，請用藥。」他是服侍玄苦的沙彌，在「藥王院」中煎好了一服療傷靈藥「九轉回春湯」，送來給師父服用。他見玄苦直立不倒，不知已死。喬峰心中悲苦，哽咽道：「師父他……」

　　那小沙彌轉頭向他瞧了一眼，突然大聲驚呼：「是你！你……又來了！」嗆啷一聲，藥碗失手掉在地上，瓷片藥汁，四散飛濺。那小沙彌向後躍開兩步，靠在牆上，尖聲道：「是他，打傷師父的便是他！」

　　他這麼一叫，眾人無不大驚。喬峰更是惶恐，大聲道：「你說什麼？」那小沙彌不過十二三歲年紀，見了喬峰十分害怕，躲到了玄慈方丈身後，拉住他的衣袖，叫道：「方丈，方丈！」玄慈道：「青松，不用害怕，你說好了，你說是他打了師父？」小沙彌青松道：「是的，他用手掌打師父的胸口，我在窗口看見的。師父，師父，你打還他啊。」直到此刻，他死自未知玄苦已死。

　　玄慈方丈道：「你瞧得仔細些，別認錯了人。」青松道：「我瞧得清清楚楚的，他身穿灰布直綴，方臉蛋，眉毛這般上翹，大口大耳朵，正是他，師父，你打他，你打他。」

　　喬峰一股涼意從背脊上直瀉下來，心道：「是了，那兇手正是裝扮作我的模樣，以嫁禍於我。師父聽到我回來，本極歡喜，但一見到我臉，見我和傷他的兇手一般形貌，這才說道：『原來便是你，你便是喬峰，我親手調教出來的好徒兒。』師父和我十餘年不見，我自孩童變為成人，相貌早不同了。」再想玄苦大師臨死之前連說的那三個「好」字，當真心如刀割：「師父中人重手，卻不知敵人是誰，待得見到了我，認出我和兇手的形貌相似，心中大悲，一慟而死。師父身受重傷，本已垂危，自是不會細想：倘若當真是我下手害他，何以第二次又來相見。」

　　忽聽得人聲喧嘩，一群人快步奔來，到得「證道院」外止步不進。兩名僧人躬著身子，恭恭敬敬的進來，正是在少室山腳下和喬峰交過手的持戒、守律二僧。那持戒僧只說得一聲：「稟告方丈……」便已見到喬峰，臉上露出驚詫憤怒的神色，不知他何以竟在此處。其餘眾僧也都橫眉怒目，狠狠的瞪著喬峰。

　　玄慈方丈神色莊嚴，緩緩的道：「施主雖已不在丐幫，終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今日駕臨敝寺，出手擊死玄苦師弟，不知所為何來，還盼指教。」

　　喬峰長歎一聲，對著玄苦的屍身拜伏在地，說道：「師父，你臨死之時，還道是弟子下手害你，以致飲恨而歿，弟子雖萬萬不敢冒犯師父，但奸人所以加害，正是因弟子而起。弟子今日一死以謝恩師，殊不足惜，但從此師父的大仇便不得報了。弟子有犯少林尊嚴，師父恕罪。」猛地呼呼兩聲，吐出兩口長氣。堂中兩盞油燈應聲而滅，登時黑漆一團。

　　喬峰出言禱祝之時，心下已盤算好了脫身之策。他一吹滅油燈，左手揮掌擊在守律僧的背心，這一掌全是陰柔之力，不傷他內臟，但將他一個肥大的身軀拍得穿堂破門而出。

　　黑暗中群僧聽得風聲，都道喬峰出門逃走，各自使出擒拿手法，抓向守律僧身上。眾僧都是一般的心思，不願下重手將喬峰打死，要擒住了詳加盤問，他害死玄苦大師，到底所為何來。這十餘位高僧均是少林寺第一流好手。少林寺第一流好手，自也是武林中的第一流好手。各人擒拿手法並不相同，卻各有獨到之處。一時之間，擒龍手、鷹爪手、虎抓功、金剛指、握石掌……各種各式少林派最高明的擒拿手法，都抓在守律僧身上。眾高僧武功也真了得、黑暗中單聽風聲，出手不差釐毫。那守律僧這一下可吃足了苦頭，霎時之間，週身要穴著了諸般擒拿手法，身子凌空而懸，作聲不得，這等經歷，只怕自古以來從未有人受過。

　　這些高僧閱歷既深，應變的手段自也了得，當時更有人飛身上屋，守住屋頂。證道院的各處通道和前門後門，片刻間便有高手僧人佔住要處。別說喬峰是條長大漢子，他便是化身為狸貓老鼠，只怕也難以逃脫。

　　小沙彌青松取過火刀火石，點燃了堂中油燈，眾僧立即發覺是抓錯了守律僧。

　　達摩院首座玄難大師傳下號令，全寺僧眾各守原地，不得亂動。群僧均想，喬峰膽子再大，也決不敢孤身闖進少林寺這龍潭虎穴來殺人，必定另有強援，多半乘亂另有圖謀，可不能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證道院中的十餘高僧和持戒僧所率領的一干僧眾，則在證道院鄰近各處細搜，幾乎每一塊石頭都翻了轉來，每一片草叢都有人用棍棒拍打。這麼一來，眾位大和尚雖說慈悲為懷，有好生之德，但蛤蟆、地鼠、蚱蜢、螞蟻，卻也誤傷了不少。

　　忙碌了一個多時辰，只差著沒將土地挖翻，卻那裡找得著喬峰？各人都是嘖嘖連聲，稱奇道怪，偶爾不免口出幾句辱罵之言，佛家十戒雖戒「惡語」，那也顧不得了。當下將玄苦大師的法體移入「舍利院」中火化，將守律僧送到「藥王院」去用藥治傷。群僧垂頭喪氣，相對默然，都覺這一次的臉實在丟得厲害。少林寺高手如雲，以這十餘位高僧的武功聲望，每一個在武林中都叫得出響噹噹的字號，竟讓喬峰赤手空拳，獨來獨往，別說殺傷擒拿，連他如何逃走，竟也摸不著半點頭腦。

　　原來喬峰料到變故一起，群僧定然四處追尋，但於適才聚集的室中，卻決計不會著意，是以將守律僧一掌拍出之後，身子一縮，悄沒聲的鑽到了玄苦大師生前所睡的床下，十指插入床板，身子緊貼床板。雖然也有人曾向床底匆匆一瞥，卻看不到他。待得玄苦大師的法體移出，執事僧將證道院的板門帶上，更沒人進來了。

　　喬峰橫臥床底，耳聽得群僧擾攘了半夜，人聲漸息，尋思：「等到天明，脫身可又不易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從床底悄悄鑽將出來，輕推板門，閃身躲在樹後。

　　心想此刻人聲雖止，但少林眾高僧豈能就此罷休，放鬆戒備？證道院是在少林寺的極西之處，只須更向西行，即入叢山。只要一出少林寺，群僧人手分散，縱然遇上，也決計攔截他不住。但他雅不俗與少林僧眾動手，只盼日後擒到真兇，帶入寺來，說明原委。今日多與一僧動手，多勝一人，便是多結一個無謂的冤家，倘若自己失手傷人殺人，更加不堪設想。自己在寺西失蹤，群僧看守最嚴的，必是寺西的途徑，反是穿寺而過，從東方離寺。

　　當下矮著身子，在樹木遮掩下悄步而行，橫越過四座院舍，躲在一株菩提樹之後，忽見對面樹後伏著兩僧。那兩名僧人絲毫不動，黑暗中絕難發覺，只是他眼光尖利，見到一僧手中所持戒刀上的閃光，心道：「好險！我剛才倘若走得稍快，行藏非敗露不可。」在樹後守了一會，那兩名僧人始終不動，這一個「守株待兔」之策倒也十分厲害，自己只要一動，便給二僧發見，可是又不能長期僵持，始終不動。

　　他略一沉吟，拾起一塊小石子，伸指彈出，這一下勁道使得甚巧，初緩後急，石子飛出時無甚聲音，到得七八丈外，破空之聲方厲，擊在一株大樹上，拍的一響，發出異聲。那二僧矮著身子，疾向那大樹撲去。

　　喬峰待二僧越過自己，縱身躍起，翻入了身旁的院子，月光下瞧得明白，一塊匾額上寫著「菩提院」三字。他知那二僧不見異狀，定然去而復回，當下便不停留，直趨後院，穿過菩提院前堂，斜身奔入後殿。

　　一瞥眼間，只見一條大漢的人影迅捷異常的在身後一閃而過，身法之快，直是罕見。

　　喬峰吃了一驚：「好身手，這人是誰？」回掌護身，回過頭來，不由得啞然失笑，只見對面也是一條大漢單掌斜立，護住面門，含胸拔背，氣凝如岳，原來後殿的佛像之前安著一座屏風，屏風上裝著一面極大的銅鏡，擦得晶光淨亮，鏡中將自己的人影照了出來，銅鏡上鐫著四句經偈，佛像前點著幾盞油燈，昏黃的燈光之下，依稀看到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當作如是觀。」

　　喬峰一笑回首，正要舉步，猛然間心頭似視什麼東西猛力一撞，登時呆了，他只知在這一霎時間，想起了一件異常重要的事情。然而是什麼事，卻模模糊糊的捉摸不住。

　　怔立片刻，無意中回頭又向銅鏡瞧了一眼，見到了自己的背影，猛地省悟：「我不久之前曾見過我自己的背影，那是在什麼地方？我又從來沒見過這般大的銅鏡，怎能如此清晰的見到我自己背影？」正自出神，忽聽得院外腳步聲響，有數人走了進來。

　　百忙中無處藏身，見殿上並列著三尊佛像，當即竄上神座，躲到了第三座佛像身後。聽腳步聲共是六人，排成兩列，並肩來到後殿，各自坐在一個蒲團之上。喬峰從佛像後窺看，見六人都是中年僧人，心想：「我此刻竄向後殿，這六僧如均武功平平，那便不致發見，但只要其中有一人內功深湛，耳目聰明，就能知覺。且靜候片刻再說。」忽聽得右首一僧道：「師兄，這菩提院中空蕩蕩地，有什麼經書？師父為什麼叫咱們來看守？說什麼防敵人偷盜？」左首一僧微微一笑，道：「這是菩提院的密秘，多說無益。」右首的僧人道：「哼，我瞧你也未必知道。」左首的僧人受激不過，說道：「我怎不知道？『一夢如是』……」他說了這半句話，驀地驚覺，突然住口。右首的僧人問道：「什麼叫做『一夢如是』？」坐在第二個蒲團上的僧人道：「止清師弟，你平時從來不多嘴多舌，怎地今天問個不休？你要知道菩提院的密秘，去問你自己師父吧。」

　　那名叫止清的僧人便不再問，過了一會，道：「我到後面方便去。」說著站起身來。他自右首走向左邊側門，經過自左數來第五名僧人的背後時，忽然右腳一起，便踢中了那僧後心「懸樞穴」。懸樞穴在人身第十三脊椎之下，那僧在蒲團上盤膝而坐，懸樞穴正在蒲團邊緣，被止清足尖踢中，身子緩緩向右倒去。這止清出足極快，卻又悄無聲音，跟著便去踢那第四僧的「懸樞穴」，接著又踢第三僧，霎時之間，接連踢倒三僧。

　　喬峰在佛像之後看得明白，心下大奇，不知這些少林僧何以忽起內哄。只見那止清伸足又踢左首第二僧，足尖剛碰上他穴道，那被他踢中穴道的三僧之中，有兩僧從蒲團上跌了下來，腦袋撞到殿上磚地，砰砰有聲。左首那僧吃了一驚，躍起身來察看，瞥眼見到止清出足將他身後的僧人踢倒，更是驚駭，叫道：「止清，你幹什麼？」止清指著外面道：「你瞧，是誰來了？」那僧人掉頭向外看去，止清飛起右腳，往他後心疾踢。

　　這一下出足極快，本來非中不可，但對面銅鏡將這一腳偷襲照得清清楚楚，那僧斜身避過，反手還掌，叫道：「你瘋了麼？」止清出掌如風，鬥到第八招時，那僧人小腹中拳，跟著又給踹了一腳。喬峰見止清出招陰柔險狠，渾不是少林派的家數，心下更奇。

　　那僧人情知不敵，大聲呼叫：「有奸細。有奸細……」止清跨步上前，左拳擊中他的胸口，那僧人登時暈倒。

　　止清奔到銅鏡之前，伸出右手食指，在鏡上那首經偈第一行第一個「一」字上一掀。喬峰從鏡中見他跟著又在第二行的「夢」這恥掀了一下，心想：「那僧人說秘密是『一夢如是』，鏡上共有四個『如』字，不知該掀那一個？」

　　但見止清伸指在第三行的第一個『如』字上一掀，又在第四行的『是』字上一掀。他手指未離鏡面，只聽得軋軋聲響，銅鏡已緩緩翻起。

　　喬峰這時如要脫身而走，原是良機，但他好奇心起，要看個究竟，為什麼這少林僧要戕害同門，銅鏡後面又有什麼東西，說不定這事和玄苦大師被害之事有關。

　　左首第一僧被止清擊倒之前曾大聲呼叫，少林寺中正有百餘名僧眾在四處巡邏，一聽得叫聲，紛紛趕來。但聽得菩提寺東南西北四方都有不少腳步聲傳到。

　　喬峰心下猶豫：「莫要給他們發見了我的蹤跡。」但想群僧一到，目光都射向止清，自己脫身之機甚大，也不必爭於逃走。只見止清探手到銅鏡後的一個小洞中去摸索，卻摸不到什麼。便在這時，從北而來的腳步聲已近菩提院門外。

　　止清一頓足，顯是十分失望，正要轉身離開，忽然矮身往銅鏡的背面一張，低聲喜呼：「在這裡了！」伸手從銅鏡背面摘下一個小小包裹，揣在懷裡，便欲覓路逃走，但這時四面八方群僧大集，已無去路。止清四面一望，當即從菩提院的前門中奔了出去。

　　喬峰心想；「此人這麼出去，非立時遭擒不可。」便在此時，只覺風聲颯然，有人撲向他的藏身之處，喬峰聽風辨形，左手一伸，已抓住了敵人的左腕腕門，右手一搭，按在他背心神道穴上，內力吐出，那人全身酸麻，已然不能動彈。喬峰拿住敵人，凝目瞧他面貌，竟見此人就是止清。他一怔之下，隨即明白：「是了！這人如我一般，也到佛像之後藏身，湊巧也挑中了這第三尊佛像，想是這尊佛像身形最是肥大之敵。他為什麼先從前門奔出，卻又悄悄從後門進來？嗯，地下躺著五個和尚，待會旁人進來一問，那五個和尚都說他從前門逃走了，大家就不會在這菩提院中搜尋。嘿，此人倒也工於心計。」

　　喬峰心中尋思，手上仍是拿住止清不放，將嘴唇湊到他耳邊，低聲道：「你若聲張，我一掌便送了你的性命，知不知道？」止清點了點頭。

　　便在這時，大門中衝進七八個和尚，其中三人手持火把，大殿上登時一片光亮。眾僧見到殿上五僧橫臥在地，登時吵嚷起來：「喬峰那惡賊又下毒手！」「嗯，是止湛、止淵師兄他們！」「啊喲，不好！這銅鏡怎麼給掀起了？喬峰盜去了菩提院的經書！」「快快稟報方丈。」喬峰聽到這些人紛紛議論，不禁苦笑：「這筆帳又算在我的身上。」片刻之間，殿上聚集的僧眾愈來愈多。

　　喬峰只覺得止清掙扎了幾下，想要脫身逃走，已明其意：「此刻群僧集在殿上，止湛、止淵他們未醒。這止清僧若要逃走，這時正是良機，他便大搖大擺的在殿上出現，也無人起疑，人人都道我是兇手。」隨即心中又是一動：「看來這止清還不夠機靈，他當時何必躲在這裡？他從殿中出去，怎會有人盤問於他？」

　　突然之間，殿上人聲止息，誰都不再開口說一句話，跟著眾僧齊聲道：「參見方丈，參見達摩院首座，參見龍樹院首座。」

　　只聽得拍拍輕響，有人出掌將止湛、止淵等五僧拍醒，又有人問道：「是喬峰作的手腳麼？他怎麼會得知銅鏡中的秘密？」止湛道：「不是喬峰，是止清……」突然縱躍起起，罵道：「好，好！你為什麼暗算同門？」

　　喬峰在佛像之後，無法看到他在罵誰。

　　只聽得一人大聲驚叫；「止湛師兄，你拉我幹麼！」止湛怒道：「你踢倒我等五人，盜去經書，這般大膽！稟告方丈，叛賊止清，私開菩提院銅鏡，盜去藏經！」那人叫道：「什麼？什麼」我一直在方丈身邊，怎會來盜什麼藏經？」

　　一個蒼老嘶啞的聲音森然道：「先關上銅鏡，將經過情形說來。」

　　止淵走過去將銅鏡放回原處。這一來，殿上群僧的情狀，喬峰在鏡中瞧得清清楚楚。只見一僧指手劃腳，甚是激動，喬峰向他瞧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這人正是止清。喬峰一驚之下，自然而然的再轉頭去看身旁被自己擒住那僧，只見這人的相貌和殿上的止清僧全然一樣，細看之下，或有小小差異，但一眼瞧去，殊無分別。喬峰尋思：「世上形貌如此相像之人，極是罕有。是了，想他二人是享生兄弟。這法子倒妙，一個到少林寺來出家，一個在外邊等著，待得時機到來，另一個扮作和尚到寺中來盜經。那真止清寸步不離方丈，自是無人對他起疑。」

　　只聽得止湛將止清如何探問銅鏡秘密、自己如何不該隨口說了四字、止清如何假裝出外方便、偷襲踢倒四僧、又如何和自己動手，將自己打倒等情，一一說了。止湛講述之時，止淵等四僧不住附和，證實他的言語全無虛假。

　　玄慈方丈臉上神色一直不以為然，待止湛說完，緩緩問道：「你瞧清楚了？確是止清無疑」止湛和止淵等齊道：「稟告方丈，我們和止清無冤無仇，怎敢誣陷於他？」玄慈歎道：「此事定有別情。剛才止清一直在我身邊，並未離開。達摩院首座也在一起。」

　　方丈此言一出，殿上群僧誰也不敢作聲。達摩院首座玄難大師說道：「正是。我也瞧見止清陪著方丈師兄，他怎會到菩提院來盜經？」龍樹院首座玄寂問道：「止湛，那止清和你動手過招，拳腳中有何特異之處？」他便是那個語音蒼老嘶啞之人。

　　止湛大叫一聲：「啊也！我怎麼沒想起來？那止清和弟子動手，使的不是本門武功。」玄寂道：「是哪一門一派的功夫，你能瞧得出來嗎？」見止湛臉上一片茫然，無法回答，又問：「是長拳呢，還是短打？擒拿手？還是地堂、六合、通臂？」止湛道：「他……他的功夫陰毒得緊，弟子幾次都是莫或其妙的首了他道兒。」

　　玄寂、玄難等幾位行輩最高的老僧和方丈互視一眼，均想，今日寺中來了本領極高的對手，玩弄玄虛，叫人如墮五里霧中，為今之計，只有一面加緊搜查，一面鎮定從事，見怪不怪，否則寺中驚擾起來，只怕禍患更加難以收拾。

　　玄慈雙手合什，說道：「菩提院中所藏經書，乃本寺前輩高僧所著闡揚佛法、渡化世人的大乘經論，倘若佛門弟子得了去，念誦鑽研，自然頗有神益。但如世俗之人得去，不加尊重，實是罪過不小。各位師弟師侄，自行回歸本院安息，有職司者照常奉行。」

　　群僧遵囑散去，只止湛、止淵等，還是對著止清嘮叨不休。玄寂向他們瞪了一眼，止湛等吃了一驚，不敢再說什麼，和止清並肩而出。

　　群僧退去，殿上只留下玄慈、玄難、玄寂三僧，坐在佛像前蒲團之上。玄慈突然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這八字一出口，三僧忽地飛身而起，轉到了佛像身後，從三個不同方位齊向喬同峰出掌拍來。

　　喬峰沒料到這三僧竟已在銅鏡之中，發見了自己足跡，更想不到這三個老僧老態龍鍾，說打便打，出掌如此迅捷威猛。一霎時間，已覺呼吸不暢，胸口氣閉，少林寺三高僧合擊，確是非同小可。百忙中分辨掌力來路，只覺上下左右及身後五個方位，已全被三僧的掌力封住，倘若硬闖，非使硬功不可，不是擊傷對方，便是自己受傷。一時不及細想，雙掌運力向身前推出，喀喇喇聲音大響，身前佛像被他連座推倒。喬峰順手提起止清，縱身而前，只覺背心上掌風凌厲，掌力未到，風勢已及。

　　喬峰不願與少林高僧對掌鬥力，右手抓起身前那座裝有銅鏡的屏風，回臂轉腕，將屏風如盾牌般擋在身後，只聽得噹的一聲大響，玄難一掌打在銅鏡之上，只震得喬峰右臂隱隱酸麻，鏡周屏風碎成數塊。

　　喬峰藉著玄難這一掌之力，向前縱出丈餘，忽聽得身後有人深深吸了口氣，聲音大不尋常。喬峰立知有一位少林高僧要使「劈空神拳」這一類的武功，自己雖然不懼，卻也不欲和他以功力相拚，當即又將銅鏡擋到身後，內力也貫到了右臂之上。

　　便在此時，只覺得對方的掌風斜斜而來，方位殊為怪異。喬峰一愕，立即醒覺，那老僧的掌力不是擊向他背心，卻是對準了止清的後心。喬峰和止清素不相識，固執無救他之意，但既將他提在手中，自然而然起了照顧的念頭，一推銅鏡，已護住了止清，只聽得拍的一聲悶響，銅鏡聲音啞了，原來這鏡子已被玄難先前的掌力打裂，這時再受到玄慈方丈的劈空掌，便聲若破鑼。

　　喬峰回鏡擋架之時，已提著止清躍向屋頂，只覺他身子甚輕，和他魁梧的身材實在頗不相稱，但那破鑼似的聲音一響，自己竟然在屋簷上立足不穩，膝間一軟，又摔了下來。他自行走江湖以來，從來沒遇到過如此厲害的對手，不由得吃了一驚，一轉身，便如淵停嶽峙般站在當地，氣度沉雄，渾不以身受強敵圍攻為意。

　　玄慈說道：「阿彌陀佛，喬施主，你到少林寺來殺人之餘，又再損毀佛像。」

　　玄寂喝道：「吃我一掌！」雙掌自外向裡轉了個圓圈，緩緩向喬峰推了過來。他掌力未到，喬峰已感胸口呼吸不暢，頃刻之間，玄寂的掌力如怒潮般洶湧而至。

　　喬峰拋去銅鏡，右掌還了一招『降龍十八掌』中的「亢龍有悔」。兩股掌力相交，嗤嗤有聲，玄寂和喬峰均退了三步。喬峰一霎時只感全身乏力，脫手放下止清，但一提真氣，立時便又精神充沛，不等玄寂第二掌再出，叫道：「失陪了！」提起止清，飛身上屋而去。

　　玄難、玄寂二僧同時「咦」的一聲，駭異無比。玄寂適才所出那一掌，實是畢生功力之所聚，叫作「一拍兩散」，所謂「兩散」，是指拍在石上，石屑四「散」、拍在人身，魂飛魄「散」。這路掌法就只這麼一招，只因掌力太過雄渾，臨敵時用不著使第二招，敵人便已斃命，而這一掌以如此排山倒海般的內力為根基，要想變招換式，亦非人力之所能。不料喬峰接了這一招，非便不當場倒斃，居然在極短的時間之中便即回力，攜人上屋而走。

　　玄難歎道：「此人武功，當真了得！」玄寂道：「須當及早除去，免成無窮大患。」玄難連連點頭。玄慈方丈卻遙望喬峰去路的天邊，怔怔出神。

　　喬峰臨去時回頭一瞥，只見銅鏡被玄慈方丈那一拳打得碎成數十塊，散在地下，每塊碎片之中，都映出了他的後影。喬峰又是沒來由的一怔：「為什麼每次我看到自己背影，總是心下不安？到底其中有什麼古怪？」其時急於遠離少林，心頭雖浮上這層疑雲，在一陣急奔之下，便又忘懷了。

　　少室山中的道路他極是熟悉，竄向山後，盡揀陡峭的窄路行走，奔出數里，耳聽得並無少林僧眾追來，心下稍定，將止清放下地來，喝道：「你自己走吧！可別想逃走。」不料止清雙足一著地，便即軟癱委頓，蜷成一團，似乎早已死了。喬峰一怔，伸手去探他鼻息，只覺呼吸若有若無，極是微弱，再去搭他脈搏，也是跳動極慢，看來立時便要斷氣。

　　喬峰心想：「我心中存著無數疑團，正要問你，可不能讓你如此容易便死。這和尚落在我的手中，只怕陰謀敗露，多半是服了烈性毒藥自殺。」伸手到他胸口去探他心跳，只覺著手輕軟，這和尚竟是個女子！

　　喬峰急忙縮手，越來越奇：「他……他是個女子所扮？」黑暗中無法細察此人形貌。他是個豪邁豁達之人，不拘小節，可不像段譽那麼知書識體，顧忌良多，提著止清後心拉了起來，喝道：「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你不說實話，我可要剝光你衣裳來查明真相了？」止清口唇動了幾動，想要說話，卻說不出半點聲音，顯是命在垂危，如懸一線。

　　喬峰心想：「不論此人是男是女，是好是歹，總不能讓他就此死去。」當下伸出右掌，抵在他後心，自己丹田中真氣鼓蕩，自腹至臂，自臂及掌，傳入了止清體內，就算救不了他性命，至少也要在他口中問到若幹線索。過不多時，止清脈搏漸強，呼吸也順暢起來。喬峰見他一時不致便死，心下稍慰，尋思：「此處離少林未遠，不能逗留太久。」當下雙手將止清橫抱在臂彎之中，邁開大步，向西北方行去。

　　這時又覺止清身軀極輕，和他魁梧的身材殊不相稱，心想：「我除你衣衫雖是不妥，難道鞋襪便脫不得？」伸手扯下他右足僧鞋，一捏他的腳板，只覺著手堅硬，顯然不是生人的肌肉，微微使力一扯，一件物事應手而落，竟是一隻木製的假腳，再去摸止清的腳時，那才是柔軟細巧的一隻腳掌。喬峰哼了一聲，暗道：「果然是個女子。」

　　當下展開輕功，越行越快，奔到天色黎明，估量離少林寺已有五十餘里，抱著止清走到右首的一座小樹林之中，見一條清溪穿林而過，走到溪旁，掬些清水灑在止清臉上，再用她僧袍的衣袖擦了幾下，突然之間，她臉上肌肉一塊塊的落將下來，喬峰嚇了一跳：「怎麼她肌膚爛成了這般模樣？」疑目細看，只見她臉上的爛肉之下，露出光滑晶瑩的肌膚。

　　止清被喬峰抱著疾走，一直昏昏沉沉，這時臉上給清水一濕，睜開眼來，見到喬峰，勉強笑了一笑，輕輕說道：「喬幫主！」實在太過衰弱，叫了這聲後，又閉上眼睛。

　　喬峰見她臉上花紋斑斕，凹凹凸凸，瞧不清真貌，將她僧袍的衣袖在溪水中浸得濕透，在她臉上用力擦洗幾下，灰粉簌簌應手而落，露出一張嬌美的少女臉蛋來。喬峰失聲叫道：「是阿朱姑娘！」

　　喬裝止清混入少林寺菩提院的，正是慕容復的侍婢阿朱。她改裝易容之術，妙絕人寰，踩木腳增高身形，以棉花聳肩凸腹，更用麥粉糊漿堆腫了面頰，戴上僧帽，穿上僧袍，竟連止清日常見面的止湛、止淵等人也認不出來。

　　她迷迷糊糊之中，聽得喬峰叫她「阿朱姑娘」，想要答應，又想解釋為什麼混入少林寺中，但半點力氣也無，連舌頭也不聽使喚，竟然「嗯」的一聲也答應不出。

　　喬峰初時以定止清奸詐險毒，自己父母和師父之死，定和他有極大關連，是以不惜耗費真力，救他性命，要著落在他身上查明諸般真相，心下早已打定主意，如他不說，便要以種種慘酷難熬的毒刑拷打逼迫。哪知此人真面目一現，竟然是個嬌小玲瓏、俏美可喜的小姑娘阿朱，當真是做夢也料想不到。喬峰雖和阿朱、阿碧二人見過數面，又曾從西夏武士的手中救了她二人出來，但並不知阿朱精於易容之術，倘若換作段譽，便早就猜到了。

　　喬峰這時已辨明白她並非中毒，乃是受了掌力之傷，略一沉吟，已知其理，先前玄慈方丈發劈空掌出來，自己以銅鏡擋架，雖未擊中阿朱，但其時自己左手之中提著她，這凌厲之極的掌力已傳到了她身上，相明此節，不由得暗自歉仄：「倘若我不是多管閒事，任由她自來自去，她早已脫身溜走，決不能遭此大難。」他心中好生看重慕容復，愛屋及烏，對他的侍婢也不免青眼有加。心想：「她所以受此重傷，全系因我之故。義不容辭，非將她治好不可。須得到市鎮上，請大夫醫治。」說道：「阿朱姑娘，我抱你到鎮上去治傷。」阿朱道：「我懷裡有傷藥。」說著右手動了動，卻無力氣伸入懷中。

　　喬峰伸手將她懷中物事都取了出來，除了有些碎銀，見有一個金鎖片打造得十分精緻，鎖片上飧著兩行小字：「天上星，亮晶晶，永燦爛，長安寧」此外有只小小的白玉盒子，正是譚公在杏子林中送給她的。喬峰心頭一喜，知道這傷藥極具靈效，說道：「救你性命要緊，得罪莫怪。」伸手便解開了她衣衫，將一盒寒玉冰蟾膏盡數塗在她胸脯上，阿朱羞不可抑，傷口又感劇痛，登時便暈了過去。

　　喬峰替她扣好衣衫，把白玉盒子和金鎖片放回她懷裡，碎銀子則自己取了，伸手抄起她身子，快步向北而行。

　　行出二十餘里，到了一處人煙稠密的大鎮，叫作許家集。喬峰找到當地最大一家客店，要了兩間上房，將阿朱安頓好了，請了個醫生來看她傷勢。

　　那醫生把了阿朱的脈搏，不住搖頭，說有：「姑娘的病是沒藥醫的，這張方子只是聊盡人事而已。」喬峰看藥方上定了些甘草、薄荷、桔梗、半夏之類，都是些連尋常肚痛也未必能治的溫和藥物。

　　他也不去買藥，心想：「倘若連衝霄洞譚公的靈藥也治她不好，這鎮上庸醫的藥更有何用？」當下又運真氣，以內力輸入她體內。頃刻之間，阿朱的臉上現出紅暈，說道：「喬幫主，虧你救我，要是落入了那些賊禿手中，可要了我的命啦。」喬峰聽她說話的口氣甚足。大喜道：』阿朱姑娘，我真擔心你好不了呢。」阿朱道：「你別叫我姑娘什麼的，直截了當的叫我阿朱便是了。喬幫主，你到少林寺去幹什麼？」喬峰道：「我早不是什麼幫主啦，以後別叫我幫主。。」阿朱道：』嗯，對不住，我叫你喬大爺。」

　　喬峰道：「我先問你，你到少林寺去幹什麼？」阿朱笑道：「唉，說出來你可別笑我胡鬧，我聽說我家公子到了少林寺，想去找他，跟他說王姑娘的事。那知道我好好的進寺去，守山門的那個止清和尚凶霸霸的說道，女子不能進少林寺。我跟他爭吵，他反而罵我。我偏偏要進去，而且還扮作了他的模樣，瞧他有什麼法子？」

　　喬峰微微一笑，說道：「你易容改裝，終於進了少林寺，那些大和尚們可並不知你是女子啊。最好你進去之後，再以本來面目給那些大和尚們瞧瞧。他們氣破了肚子，可半點奈何你不得。」他本來對少林寺極是尊敬，但一來玄苦已死，二來群僧不問青紅皂白，便冤枉他弒父、弒母、弒師，犯了天下最惡的三件大罪，心下自不免氣惱。

　　阿朱坐起身來，拍手笑道：「喬大爺，你這主意真高。待我身子好了，我便男裝進寺，再改穿女裝，大搖大擺的走到大雄寶殿去居中一坐，讓個個和尚氣得在地下打滾，那才好玩呢！啊……」她一口氣接不上來，身子軟軟的彎倒，伏在床上，一動不動了。

　　喬峰吃了一驚，食指在她鼻孔邊一探，似乎呼吸全然停了。他心中焦急，忙將掌心貼在她背心「靈台穴」上，將真氣送入她體內。不到一盞茶時分，阿朱慢慢仰起身來，歉然笑道：「啊喲，怎麼說話之間，我便睡著了，喬大爺，真對不住。」喬峰知道情形不妙，說道：「你身子尚未復原，且睡一會養養神。」阿朱道：「我倒不疲倦，不過你累了半夜，你請去歇一會兒吧。」喬峰道：「好，過一會我來瞧你。」

　　他走到客堂中，要了五斤酒，兩斤熟牛肉，自斟自飲。此時心下煩惱，酒入愁腸易醉，五斤酒喝完，竟然便微有醺醺之意。他拿了兩個饅頭，到阿朱房中去給她吃，進門後叫了兩聲，不聞回答，走到床前，只見她雙目微閉，臉頰凹入，竟似死了。伸手去摸摸她額頭，幸喜尚有暖氣，忙以真氣相助。阿朱慢慢醒轉，接過饅頭，高高興興的吃了起來。

　　這一來，喬峰知道她此刻全仗自己的真氣續命，只要不以真氣送入她體內，不到一個時辰便即氣竭而死，那便如何是好？

　　阿朱見他沉吟不語，臉有憂色，說道：「喬大爺，我受傷甚重，連譚老先生的靈藥也治不了，是麼？」喬峰忙道：「不，不！沒什麼，將養幾天，也就好了。」阿朱道：「你別瞞我。我自己知道，只覺得心中空蕩蕩地，半點力氣也沒有。」喬峰道：「你安心養病，我總有法子醫好你。」阿朱聽他語氣，知道自己實是傷重，心下也不禁害怕，不由得手一抖，一個吃了一半的饅頭便掉在地下。喬峰只道她內力又盡，當下又伸掌按她靈台穴。

　　阿朱這一次神智卻尚清醒，只覺一股暖融融的熱氣從喬峰掌心傳入自己身體，登時四肢百骸，處處感舒服。她微一沉吟，已明白自己其實已垂危數次，都靠喬峰以真氣救活，心中又是感激，又是驚惶。她人雖機伶，終究年紀幼小，怔怔的流下淚來，說道：「喬大爺，我不願死，你別拋下我在這裡不理我。」

　　喬峰聽她說得可憐，安慰她道：「決計不會的，你放心好啦。我喬峰是什麼人，怎能捨棄身遭危難的朋友？」阿朱道：「我不配做你朋友。喬大爺，我是要死了麼？人死了之後會不會變鬼？」喬峰道：「你不用多疑。你年紀這麼小，受了這一點兒輕傷，怎麼就會死？」阿朱道：「你會不會騙人？」喬峰道：「不會的。」阿朱道：「你是武林中出名的英雄好漢，人家都說：『北喬峰，南慕容』，你和我家公子爺南北齊名，你生平有沒有說過不算數的話？」喬峰微笑道：「小時候，我常常說謊。後來在江湖上行走，便不騙人啦。」阿朱道：「你說我傷勢不重，是不是騙我？」

　　喬峰心想：「你若知道自己傷勢極重，心中一急，那就更加難救。為了你好，說不得，只好騙你一騙。」便道：「我不會騙你的。」阿朱歎了口氣，說道：「好，我便放心了。喬大爺，我求你一件事。」喬峰道：「什麼事？」阿朱道：「今晚你在我房裡陪我，別離開我。」她想喬峰這一走開，自己只怕挨不到天明。喬峰道：「很好，你便不說，我也會坐在這裡陪你。你別說話，安安靜靜的睡一會兒。」

　　阿朱閉上眼睛，過了一會，又睜開眼來，說道：「喬大爺，我睡不著，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喬峰道：「什麼事？」阿朱道：「我小時候睡不著，我媽便在我床邊唱歌兒給我聽。只要唱得三支歌，我便睡熟啦。」喬峰微笑道：「這會兒去找你媽媽，可不容易。」阿朱歎了口氣，幽幽的道：「我爹爹、媽媽不知在那裡，也不知是不是還活在世上。喬大爺，你唱幾支歌兒給我聽吧。」

　　喬峰不禁苦笑，他這樣個大男子漢，唱歌兒來哄一個少女入睡，可實在不成話，便道：「唱歌我當真不會。」阿朱道：「你小時候，你媽媽可有唱歌給你聽？」喬峰搔了搔頭，道：「那倒好像有的，不過我都忘了。就是記得，我也唱不來。」阿朱歎道：「你不肯唱，那也沒法子。」喬峰歉然道：「我不是不肯唱，實在是不會。」阿朱忽然想起一事，拍手笑道：「啊，有了，喬大爺，我再求你一件事，這一次你可不許不答允。」

　　喬峰覺得這個小姑娘天真爛漫，說話行事卻往往出人意表，她說再求自己一件事，不知又是什麼精靈古怪的玩意，說道：「你先說來聽聽，能答允就答允，不能答允就不答允。」阿朱道：「這件事，世上之人，只要滿得四五歲，那就誰都會做，你說容易不容易？」喬峰不肯上當，道：「到底是什麼事，你總得說明白在先。」阿朱嫣然一笑，道：「好吧！你講幾個故事給我聽，兔哥哥也好，狼婆婆也好，我就睡著了。」

　　喬峰皺起眉頭，臉色尷尬。不久之前，他還是個叱吒風雲、領袖群豪、江湖第一大幫的幫主。數日之間，被人免去幫主，逐出丐幫，父母師父三個世上最親之人在一日內逝世，再加上自己是胡是漢，身世未明，卻又負了叛逆弒親的三條大罪，如此重重打擊加上身來，沒一人和他分優，那也罷了，不料在這客店之中，竟要陪伴這樣一個小姑娘唱歌講故事。這等婆婆媽媽的無聊事，他從前只要聽見半句，立即就掩耳疾走。他生平只喜歡和眾兄弟喝酒猜拳、喧嘩叫嚷，酒酣耳熱之餘，便縱談軍國大事，講論天下英雄。什麼講個故事聽聽，兔哥哥、狼婆婆的，那真是笑話奇談了。

　　然而一瞥眼間，見阿朱眼光中流露出熱切盼望的神氣，又見她容顏憔悴，心想：「她受了如此重傷，只怕已難以痊癒，一口氣接不上來，隨時便能喪命。她想聽故事，我便隨口說一個吧。」便道：「好，我就講個故事給你聽，就怕你會覺得不好聽。」

　　阿朱喜上眉梢，道：「一定好聽的，你快講吧。」

　　喬峰雖然答允了，真要他說故事，可實在說不上來，過了好一會，才道：「嗯，我說一個狼故事。眾前，有一個老公公，在山裡行走，看見有一隻狼，給人縛在一隻布袋裡，那狼求他釋放，老公公便解開布袋，將狼放了出來，那狼……」阿朱接口道：「那狼說它肚子餓了，要吃老公公，是不是？」喬峰道：「唉，這故事你聽見過的？」阿朱道：「這是中山狼的故事。我不愛聽書上的故事，我要你講鄉下的，不是書上寫的故事。」

　　喬峰沉吟道：「不是書上的，要是鄉下的故事。好，我講一個鄉下孩子的故事給你聽。

　　「從前，山裡有一家窮人家，爹爹和媽媽只有一個孩子。那孩子長到七歲時，身子已很高大，能幫著爹爹上山砍柴了。有一天，爹爹生了病，他們家裡很窮，請不起大夫，買不起藥。可是爹爹的病一天天重起來，不吃藥可不行，於是媽媽將家中僅有的六隻母雞、一簍雞蛋，拿到鎮上去賣。」

　　「母雞和雞蛋賣得了四錢銀子，媽媽便去請大夫。可是那大夫說，山裡路太遠，不願去看病，媽媽苦苦哀求他，那大夫總是搖頭不允。媽媽跪下來求懇。那大夫說：『到你山裡窮人家去看病，沒的惹了一身瘴氣窮氣。你四錢銀子，又治得了什麼病？』媽媽拉著他袍子的衣角，那大夫用力掙脫，不料媽媽拉得很緊，嗤的一聲，袍子便撕破了一條長縫，那大夫大怒，將媽媽推倒在地下，又用力踢了她一腳，還拉住她要賠袍子，說這袍子是新縫的，值得二兩銀子。」

　　阿朱聽他說到這裡，輕聲道：「這個大夫實央太可惡了。」

　　喬峰仰頭瞧著窗外慢慢暗將下來的暮色，緩緩說道：「那孩子陪在媽媽身邊，見媽媽給人欺侮，便衝上前去，向那大夫又打又咬。但他只是個孩子，有什麼力氣，給那大夫抓了起來，摜到了大門外。媽媽忙奔到門外去看那孩子。那大夫怕那女子再來糾纏，便將大門關上了。孩子額頭撞在石塊上，流了很多血。媽媽怕事，不敢再在大夫門前逗留，便一路哭泣，拉著孩子的手，回家去了。」

　　「那孩子經過一家鐵店門前，見攤子上放著幾把殺豬殺牛的尖刀。打鐵師傅正在招呼客人買犁耙、鋤頭，忙得不可開交，那孩子便偷了一把尖刀，藏在身邊，連媽媽也沒瞧見。

　　「到得家中，媽媽也不將這事說給爹爹聽，生怕爹爹氣惱，更增病勢，要將那四錢銀子，取出來交給爹爹，不料一摸懷中，銀子卻不見。」

　　「媽媽又驚慌又奇怪，出去問兒子，只見孩子拿著一把明晃晃的新刀，正在石頭上磨，媽媽問他：『刀子那裡來的？』孩子不敢說是偷的，便撒謊道：『是人家給的。』媽媽自然不信，這樣一把尖頭新刀，市集上總得賣錢半二錢銀子，怎麼會隨便送給孩子？問他是誰送的，那孩子卻又說不上來。媽媽歎了口氣，說道：「孩子，爹爹媽媽窮，平日沒能買什麼玩意兒給你，當真委屈了你。你買了把刀子來玩，男孩子家，也沒什麼。多餘的錢你給媽媽，爹爹有病，咱們買斤肉來煨湯給他喝。』那孩子一聽，瞪著眼道：『什麼多餘的錢？』媽媽道：咱們那四錢銀子，你拿了去買了刀子，是不是？』那孩子急了，叫道：『我沒拿錢，我沒拿錢。』爹爹媽媽從來不打他罵他，雖然只是個幾歲大的孩子，也當他客人一般，一向客客氣氣的待他……」

　　喬峰說到這裡，心中忽然一凜；「為什麼這樣？天下父母親對待兒子，可從來不是這樣的，就算溺愛憐惜，也決不會這般的尊重而客氣。」自言自語：「為什麼這樣奇怪？」

　　阿朱問道：「什麼奇怪啊？」說到最後兩字時，已氣若游絲。喬峰知她體內真氣又竭，當即伸掌抵在她背心，以內力送入她體內。

　　阿朱精神漸復，歎道：「喬大爺，你每給我渡一次氣，自己的內力便消減一次，練武功之人，真氣內力首約旱哪諏Ρ閬□躋淮危𡘾肺涔χ𤨨K#,UfFxDZA&JG5ZR;R\*~}緊的東西。你這般待我，阿朱……如何報答？」喬峰笑道：「我只須靜坐吐納，練上幾個時辰，真氣內力便又恢復如常，又說得上什麼報答？我和你家主人慕容公子千里神交，雖未見面，我心中已將他當作了朋友。你是他家人，何必和我見外？」阿朱黯然道：「我每隔一個時辰，體氣便漸漸消逝，你總不能……總不能永遠……」喬峰道：「你放心，咱們總能找一位醫道高明的大夫，給你治好傷勢。」

　　阿朱微笑道：「只怕那大夫嫌我窮，怕沾上瘴氣窮氣，不肯給我醫治。喬大爺，你那故事還沒說完呢，什麼事好奇怪？」

　　喬峰道：「嗯，我說溜了嘴。媽媽見孩子不認，也不說了，便回進屋中。過了一會，孩子磨完了刀回進屋去，只聽媽媽正在低聲和爹爹說話，說他偷錢買了一柄刀子，卻不肯認。他爹爹道：「這孩子跟著咱們，從來沒什麼玩的，他要什麼，由他去吧，咱們一向挺委屈了他。』二人說到這裡，看見孩子進屋，便住口不說了。爹爹和顏悅色的摸著他頭，道：「乖孩子，以後走路小心些，怎麼頭上跌得這麼厲害？』至於不見了四錢銀子和他買了把新刀子的事，爹爹一句不提，甚至連半點不高興的樣子也沒有。」

　　「孩子雖然只有七歲，卻已很懂事，心想：『爹爹媽媽疑心我偷了錢去買刀子，要是他們狠狠的打我一頓，罵我一場，我也並不在乎。可是他們偏偏仍是待我這麼好。』他心中不安，向爹爹道：『爹，我沒偷錢，這把刀子也不是買來的。』爹爹道：『你媽多事，錢不見了，有什麼打緊？大驚小怪的查問，婦道人家就心眼兒小。好孩子，你頭上痛不痛？』那孩子只得答道：『還好！』他想辯白，卻無從辯起，悶悶不樂，晚飯也不吃，便去睡了。」

　　「他在床上翻來覆去，說什麼也睡不著，又聽得媽媽輕輕哭泣，想是既憂心爹爹病重，又氣惱日間受了那大夫的辱打。孩子悄悄起身，從窗子裡爬了出去，連夜趕到鎮上，到了那大夫門外。那屋子前門後門都關得緊緊地，沒法進去。孩子身子小，便從狗洞裡鑽進屋去，見一間房的窗紙上透出燈光，大夫還沒睡，正在煎藥。孩子推開了房門……」

　　阿朱為那孩子擔憂，說道：「這小孩兒半夜裡摸進人家家裡，只怕要吃大虧。」

　　喬峰搖頭道：「沒有。那大夫聽得開門的聲音，頭也沒抬，問道：『誰？』孩子一聲不出，走近身去，拔出尖刀，一刀便戳了過去。他身子矮，這一刀戳在大夫的肚子上。那大夫只哼了幾哼，便倒下了。」

　　阿朱「啊」的一聲，驚道：「這孩子將大夫刺死了？」

　　喬峰點了點頭，道：「不錯。孩子又從狗洞裡爬將出來，回到家裡。黑夜之中來回數十里路，也累得他慘了。第二早上，大夫的家人才發見他死了，肚破腸流，死狀很慘，但大門和後門都緊緊閉著，裡面好好的上了閂，外面的兇手怎麼能進屋來？大家都疑心是大夫家中自己人幹的。知縣老爺將大夫的兄弟、妻子都捉去拷打審問，鬧了幾年，大夫的家也就此破了。這件事始終成為許家集的一件疑案。」

　　阿朱道：「你說許家集？那大夫……便是這鎮上的麼？」

　　喬峰道：「不錯。這大夫姓鄧。本來是這鎮上最出名的醫生，遠近數縣，都是知名的。他的家在鎮西，本來是高大的白牆，現下都破敗了。剛才我去請醫生給你看病，還到那屋子前面去看來。」

　　阿朱問道：「那個生病的老爹呢？他的病好了沒有。」喬峰道：「後來少林寺一位和尚送了藥，治好了他的病。」阿朱道：「少林寺中倒也有好和尚。」喬峰道：「自然有。少林寺中有幾位高僧仁心俠骨，著實令人可敬。」說著心下黯然，想到了受業恩師玄苦大師。

　　阿朱「嗯」的一聲，沉吟道：「那大夫瞧不起窮人，不拿窮人的性命當一回事，固然可惡，但也罪不至死。這個小孩子，也太野蠻了。我真不相信這種事情，七歲大的孩子，怎地膽敢動手殺人？啊，喬大爺，你說這是個故事，不是真的？」喬峰道：「是真的事情。」阿朱歎息一聲，輕聲道：』這樣凶狠的孩子，倒像是契丹的惡人！」

　　喬峰突然全身一顫，跳起身來，道：「你……你說什麼？」

　　阿朱見到他臉上變色，一驚之下，驀地裡什麼都明白了，說道：「喬大爺，喬大爺，對不起，我……我不是有意用言語傷你。當真不是故意……」喬峰呆立片刻，頹然坐下，道：「你猜到了？」阿朱點點頭。喬峰道：「無意中說的言語，往往便是真話。我這麼下手不容情，當真由於是契丹種的緣故？」阿朱柔聲道：「喬大爺，阿朱胡說八道，你不必介懷。那大夫踢你媽媽，你自小英雄氣概，殺了他也不希奇。」

　　喬峰雙手抱頭，說道：「那也不單因為他踢我媽媽，還因他累得我受了冤枉。媽媽那四錢銀子，定是在大夫家中拉拉扯扯之時掉地在下了。我……我生平最受不得給人冤枉。」

　　可是，便在這一日之中，他身遭三樁奇冤。自己是不是契丹人，還無法知曉，但喬三槐夫婦和玄苦大師，卻明明不是他下手殺的，然而殺父、殺母、殺師這三件大罪的罪名，卻都安在他的頭上。到底兇手是誰？如此陷害他的是誰？

　　便在這時，又想到了另一件事：「為什麼爹爹媽媽都說，我跟著他們是委屈了我？父母窮，兒子自然也窮，有什麼委屈不委屈的？只怕我的確不是他們親生兒子，是旁人寄養在他們那裡的。想必交託寄養之人身份甚高，因此爹爹媽媽待我十分客氣，不但客氣，簡直是敬重。那寄養我的人是誰？多半便是汪幫主了。」他父母待他，全不同尋常父母對待親兒，以他生性之精明，照理早該察覺，然而從小便是如此，習以為常，再精明的人也不會去細想，只道他父母特別溫和慈神而已。此刻想來，只覺事事都證實自己是契丹夷種。

　　阿朱安慰他道：「喬大爺，他們說你是契丹人，我看定是誣蔑造謠。別說你慷慨仁義，四海聞名，單是你對我如此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丫環，也這般盡心看顧，契丹人殘毒如虎狼一般，跟你是天上地下，如何能夠相比？」

　　喬峰道：「阿朱，倘若我真是契丹人呢，你還受不受我看顧？」

　　其時中土漢人，對契丹切齒痛恨，視作毒蛇猛獸一般，阿朱一怔，說道：「你別胡思亂想，那決計不會。契丹族中要是能出如你這樣的好人，咱們大家也不會痛恨契丹人了。」

　　喬峰嘿然不語，心道：「如果我真是契丹人，連阿朱這樣的小丫環也不會理我了。」霎時之間，只覺天地雖大，竟無自己容身之處，思湧如潮，胸口熱血沸騰，自知為阿朱接氣多次，內力消耗不少，當下盤膝坐在床畔椅上，緩緩吐納運氣。

　　阿朱也閉上了眼睛。

## 第19章 雖萬千人吾往矣

　　喬峰運功良久，忽聽得西北角上高處傳來閣閣兩聲輕響，知有武林中人在屋頂行走，跟著東南角上也是這麼兩響。聽到西北角上的響聲時，喬峰尚不以為意，但如此兩下湊合，多半是衝著自己而來。他低聲向阿朱道：「我出去一會，即刻就回來，你別怕。」阿朱點了點頭。喬峰也不吹滅燭火，房門本是半掩，他側身挨了出去，繞到後院窗外，貼牆而立。

　　只聽得客店靠東一間上房中有人說道：「是向八爺麼？請下來吧。」西北角上那人笑道：「關西祁老六也到了。」房內那人道：「好極，好極！一塊兒請進。」屋頂兩人先後躍下，走進了房中。

　　喬峰心道：「關西祁老六人稱『快刀祁六』，是關西聞名的好漢。那向八爺想必是湘東的向望海，聽說此人仗義疏財，武功了得。這兩人不是奸險之輩，跟我素無糾葛，決不是衝著我來，倒是瞎疑心了。房中那人說話有些耳熟，卻是誰人？」

　　只聽向望海道：「『閻王敵』薛神醫突然大撒英雄帖，遍激江湖同道，勢頭又是這般緊迫，說什麼『英豪見帖，便請駕臨』。鮑大哥，你可知為了何事？」

　　喬峰聽到「閻王敵薛神醫」六個字，登時驚喜交集：「薛神醫是在附近麼？我只道他遠在甘州。若在近處，阿朱這小丫頭可有救了。」

　　他早聽說薛神醫是當世醫中第一聖手，只因「神醫」兩字太出名，連他本來的名字大家也都不知道了。江湖上的傳說更加誇大，說他連死人也醫得活，至於活人，不論受了多麼重的傷，生了多麼重的病，他總有法子能治，因此陰曹地府的閻羅王也大為頭痛，派了無常小鬼去拘人，往往給薛神醫從旁阻撓，攔路奪人。這薛神醫不但醫道如神，武功也頗了得。他愛和江湖上的朋友結交，給人治了病，往往向對方請教一兩招武功。對方感他活命之恩，傳授時自然決不藏私，教他的都是自己最得意的功夫。

　　只聽得快刀祁六問道：「鮑老闆，這幾天做了什麼好買賣啊？」喬峰心道：「怪道房中那人的聲音聽來耳熟，原來是『沒本錢』鮑千靈。此人劫富濟窮，頗有俠名，當年我就任丐幫幫主，他也曾參與典禮。」

　　他既知房中是向望海、祁六、鮑千靈三人，便不想聽人隱私，尋思：「明日一早去拜房鮑千靈，向他探問薛神醫的落腳之地。」正要回房，忽聽得鮑千靈歎了口氣，說道：「唉，這幾天心境挺壞，提不起做買賣興致，今天聽到他殺父、殺母、殺師的惡行，更是氣憤。」說著伸掌在桌上重重擊了一下。

　　喬峰聽到「殺父、殺母、殺師」這幾個字，心中一凜：「他是在說我。」

　　向望海道：「喬峰這廝一向名頭很大，假仁假義，倒給他騙了不少人，哪想得到竟會幹出這樣滔天的罪行來。」鮑千靈道：「當年他出任丐幫幫主，我和他也有過一面之緣。這人過去的為人，我一向是十佩服的。聽趙老三說他是契丹夷種，我還力斥其非，和趙老三為此吵得面紅耳赤，差些兒動手打上一架。唉，夷狄之人，果然與禽獸無異，他隱瞞得一時，到得後來，終於凶性大發。」祁六道：「沒想到他居然出身少林，玄苦大師是他的師父。」鮑千靈道：「此事本來極為隱秘，連少林派中也極少人知。但喬峰既殺了他師父，少林派可也瞞不住了。這姓喬的惡賊只道殺了他父母和師父，便能隱瞞他的出身來歷，跟人家來個抵死不認，沒料到弄巧成拙，罪孽越來越大。」

　　喬峰站在門外，聽到鮑千靈如此估量自己的心事，尋思：「『沒本錢』鮑千靈跟我算得上是有點交情的，此人決非信口雌黃之輩，連他都如此說，旁人自是更加說得不堪之極了。唉，喬某遭此不白奇冤，又何必費神去求洗刷？從此隱姓埋名，十餘年後，叫江湖上的朋友都忘了有我這樣一號人物，也就是了。」霎時之間，不由得萬念俱灰。

　　卻聽得向望海道：「依兄弟猜想，薛神醫大撒英雄帖，就是為了商議如何對付喬峰。這位『閻王敵』嫉惡如仇，又聽說他跟少林寺的玄難、玄寂兩位大師交情著實不淺。」鮑千靈說道：「不錯，我想江湖上近來除了喬峰行惡之外，也沒別的什麼大事。向兄、祁兄，來來來，咱們幹上幾斤白酒，今夜來個抵足長談。」

　　喬峰心想，他們就是說到明朝天亮，也不過是將我加油添醬的臭罵一夜而已，當下不願再聽，回到阿朱房中。

　　阿朱見他臉色慘白，神氣極是難看，問道：「喬大爺，你遇上了敵人嗎？」心下擔憂，但他受了內傷。喬峰搖了搖頭。阿朱仍不放心，問道：「你沒受傷，是不是？」

　　喬峰自踏入江湖以來，只有為友所敬、為敵所懼，哪有像這幾日中如此受人輕賤卑視，他聽阿朱這般詢問，不由得傲心登起，大聲道：「沒有。那些無知小人對我喬某造謠誣蔑，倒是不難，要出手傷我，未必有這麼容易。」突然之間，將心一橫，激發了英雄氣概，說道：「阿朱，明日我去給你找一個天下最好的大夫治傷，你放心安睡吧。」

　　阿朱瞧著他這副睥睨傲視的神態，心中又是敬仰，又是害怕，只覺眼前這人和慕容公子全然不同，可是又有很多地方相同，兩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都是又驕傲、又神氣。但喬峰粗獷慕邁，像一頭雄獅，慕容公子卻溫文瀟灑，像一隻鳳凰。

　　喬峰心意已決，更無掛慮，坐在椅上便睡著了。

　　阿朱見黯淡的燈光照在他臉上，過了一會，聽得他發出輕輕劓聲，臉上的肌肉忽然微微扭動，咬著牙齒，方方的面頰兩旁肌肉凸了出來。阿朱忽起憐憫之意，只覺得眼前這個粗壯的漢子心中很苦，比自己實是不幸得多。

　　次日清晨，喬峰以內力替阿朱接續真氣，付了店帳，命店伴去雇了一輛騾車。他扶著阿朱坐入車中，然後走到鮑千靈的房外，大聲道：「鮑兄，小弟喬峰拜見。」

　　鮑千靈和向望海、祁六三人罵了喬峰半夜，倦極而眠，這時候還沒起身，忽聽得喬峰呼叫，都是大吃一驚，齊從炕上跳了下來，抽刀的抽刀，拔劍的拔劍，摸鞭的摸鞭。三人兵刃一入手，登時呆了，只見自己兵刃上貼著一張小小白紙，寫著「喬峰拜上」四個小字。三人互望了幾眼，心下駭然，知道昨晚睡夢之中，已給喬峰做下了手腳，他若要取三人性命，當真易如反掌。其中鮑千靈更是慚愧，他外號叫做「沒本錢」，日走千家，夜闖百戶，飛簷走壁，取人錢財，最是他的拿手本領，不料夜中著了喬峰的道兒，直到此刻方始知覺。

　　鮑千靈將軟鞭纏還腰間，心知喬峰若有傷人之意，昨晚便已下手，當即搶到門口，說道：「鮑千靈的項上人頭，喬兄何時要取，隨時來拿便是。鮑某專做沒本錢生意，全副家當蝕在喬兄手上，也沒什麼。閣下連父親、母親、師父都殺，對鮑某這般泛泛之交，下手何必容情？」他一見到軟鞭上的字條，便已打定了主意，知道今日之事凶險無比，索性跟他強橫到底，真的無法逃生，也只好將一條性命送在他手中了。

　　喬峰抱拳道：「當日山東青州府一別，忽忽數年，鮑兄風采如昔，可喜可賀。」鮑千靈哈哈一笑，說道：「苟且偷生，直到如今，總算還沒死。」喬峰道：「聽說『閻王敵』薛神醫大撒英雄帖，在下頗想前去見識見識，便與三位一同前往如何？」

　　鮑千靈大奇，心想：「薛神醫大撒英雄帖，為的就在對付你。你沒的活得不耐煩了，竟敢孤身前往，到底有何用意？久聞丐幫喬幫主膽大心細，智勇雙全，若不是有恃無恐，決不會去自投羅網，我可別上了他的當才好。」

　　喬峰見他遲疑不答，道：「喬某有事相求薛神醫，還盼鮑兄引路。」

　　鮑千靈心想：「我正愁逃不脫他的毒手，將他引到英雄宴中，群豪圍攻，他便有三頭六臂，終窮寡不敵眾。只是跟他一路同行，實是九死一生。」雖然心下惴惴，總想還是將他領到英雄會中去的為妙，便道：「這英雄大宴，便設在此去東北七十里的聚賢莊。喬兄肯去，再好也沒有了。鮑千靈有言在先，自來會無好會，宴無好宴，喬兄此去凶多吉少，莫怪鮑千靈事先不加關照。」

　　喬峰淡淡一笑，道：「鮑兄好意，喬某心領。英雄宴既設在聚賢莊上，那麼做主人的是游氏雙雄了？聚賢莊的所在，那也容易打聽，三位便請先行，小弟過得一個時辰，慢慢再去不遲，也好讓大夥兒預備預備。」

　　鮑千靈回頭向祁六和向望海兩人瞧了一眼，兩人緩緩點頭。鮑千靈道：「既是如此，我們三人在聚賢莊上恭候喬兄大駕。」

　　鮑、祁、向三人匆匆結了店帳，跨上坐騎，加鞭向聚賢莊進發。一路催馬而行，時時回頭張望，只怕喬峰忽乘快馬，自後趕到，幸好始終不見。鮑千靈固是個機靈之極的人物，祁六和向望海也均是閱歷富、見聞廣的江湖豪客。但三人一路上商量推測，始終捉摸不透喬峰說要獨闖英雄宴有何用意。

　　祁六忽道：「鮑大哥，你見到喬峰身旁的那輛大車沒有，這中間只怕有什麼古怪。」向望海道：「難道車中埋伏有什麼厲害人物？」鮑千靈道：「就算車中重重疊疊的擠滿了人，擠到七八個，那也塞得氣都透不過來了。加上喬峰，不足十人，到得英雄宴中，只不過如大海中的一隻小船，那又有什麼作為？」

　　說話之間，一路上遇到的武林同道漸多，都是趕到聚賢莊去赴英雄宴的。這次英雄宴乃臨時所邀，但發的是無名貼，貼上不署賓客姓名，見者有份，只要是武林中人，一概歡迎。接到請貼之人連夜快馬轉邀同道，一個轉一個，一日一夜之間，貼子竟也已傳得極遠。只因時間迫促，來到聚賢莊的，大都是少林寺左近方圓數百里內的人物。但河南是中州之地，除了本地武人之外，北上南下的武林知名之士得到訊息，盡皆來會，人數實著不少。

　　這次英雄宴由聚賢莊游氏雙雄和「閻王敵」薛神醫聯名邀請。游氏雙雄游驥、游駒家財豪富，交遊廣闊，武功了得，名頭響亮，但在武林中既無什麼了不起的勢力，也算不上如何德高望重，原本請不到這許多英雄豪傑。那薛神醫卻是人人都要竭去與他結交的。武學之士儘管大都自負了得，卻很少有人自信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就算真的自以為當世武功第一，也難保不生病受傷。如能交上了薛神醫這位朋友，自己就是多了一條性命，只要不是當場斃命，薛神醫肯伸手醫治，那便是死裡逃生了。因此游氏雙雄請客，收到貼子的不過是自覺臉上有光，這薛神醫的貼子，卻不啻是一道救命的符●。人人都想，今日跟他攀上了交情，日後自己有什麼三長兩短，他便不能袖手不理，而在刀頭上討生活之人，誰又保得定沒有兩短三長？請貼上署名是「薛慕華、游驥、游駒」三個名字，其後附了一行小字：「游驥、游駒附白：薛慕華先生人稱『薛神醫』。」若不是有這行小字，收到貼子的多半還不知薛慕華是何方高人，來到聚賢莊的只怕連三成也沒有了。

　　鮑千靈、祁六、向望海三人到得莊上，游老二游駒親自迎了出來。進得大廳，只見廳上已黑壓壓的坐滿了人。鮑千靈有識得的，有不相識的，一進廳中，四面八方都是人聲，多半說：「鮑老闆，發財啊！」「老鮑，這幾天生意不壞啊。」鮑千靈連連拱手，和各諸英雄招呼。他可真還不敢大意，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邁的固多，氣量狹窄的可也著實不少，一個不小心向誰少點了一下頭，沒笑上一笑答□，說不定無意中便得罪了人，因此而惹上無窮後患，甚至釀成殺身之禍，那也不是奇事。

　　游駒引著他走到東首主位之前。薛神醫站起身來，說道：「鮑兄、祁兄、向兄三位大駕光降，當真是往老朽臉上貼金，感激之至。」鮑千靈連忙答禮，說道：「薛老爺子見招，鮑千靈便是病得動彈不得，也要叫人抬了來。」游老大游驥笑道：「你當真病得動彈不得，更要叫人抬了來見薛老爺子啦！」旁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游駒道：「三位路上辛苦，請到後廳去用些點心。」

　　鮑千靈道：「點心慢慢吃不遲，在下有一事請問。薛老爺子和兩位游爺這次所請的賓客之中，有沒喬峰在內？」

　　薛神醫和游氏雙雄聽到「喬峰」兩字，均微微變色。游驥說道：「我們這次發的是無名貼，見者統請。鮑兄提起喬峰，是何意思？鮑兄與喬峰那廝頗有交情，是也不是？」

　　鮑千靈道：「喬峰那廝說要到聚賢莊來，參與英雄大宴。」

　　他此言一出，登時群相聳動。大廳上眾人本來各自在高談闊論，喧嘩嘈雜，突然之間，大家都靜了下來。站得遠的人本來聽不到鮑千靈的話，但忽然發覺誰都不說話了，自己說了一半的話也就戛然而止。霎時之間，大廳上鴉雀無聲，後廳的鬧酒聲、走廊上的談笑聲，卻遠遠傳了過來。

　　薛神醫問道：「鮑兄如何得知喬峰那廝要來？」

　　鮑千靈道：「是在下與祁兄、向兄親耳聽到的。說來慚愧，在下三人，昨晚栽了一個大觔斗。」向望海向他連使眼色，叫他不可自述昨晚的醜事。但鮑千靈知道薛神醫和游氏雙雄固然精幹，而英雄會中智能之士更是不少，自己稍有隱瞞，定會惹人猜疑。這一件事非同小可，自己已被捲入了漩渦之中，一個應付不得當，立時身敗名裂。他緩緩從腰間解下軟鞭。那張寫著「喬峰拜上」四字的小紙條仍貼在鞭上。他將軟鞭雙手遞給薛神醫，說道：「喬峰命在下三人傳話，說道今日要到聚賢莊來。」跟著便將如何見到喬峰，他有何言語等情，一字不漏、絲毫不易的說了一遍。向望海連連跺腳，滿臉羞得通紅。

　　鮑千靈泰然自若的將經過情形說完，最後說道：「喬峰這廝乃契丹狗種，就算他大仁大義，咱們也當將他除了，何況他惡性已顯，為禍日烈。倘若他遠走高飛，倒是不易追捕。也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居然要來自投羅網。」

　　游駒沉吟道：「素聞喬峰智勇雙全，其才頗足以濟惡，倒也不是個莽撞匹夫，難道他真敢到這英雄大宴中來？」

　　鮑千靈道：「只怕他另有奸謀，卻不可不妨。人多計長，咱們大夥兒來合計合計。」

　　說話之間，外面又來了不少英雄豪傑，有「鐵面判官」單正和他的五個兒子，譚公、譚婆夫婦和趙錢孫一干人。過不多時，少林派的玄難、玄寂兩位高僧也到了，薛神醫和游氏兄弟一一歡迎款接。說起喬峰的為惡，人人均大為憤怒。

　　忽然知客的管家進來稟報：「丐幫徐長老率同傳功、執法二長老，以及宋奚陳吳四長老齊來拜莊。」

　　眾人都是一凜。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非同小可。向望海道：「丐幫大舉前來，果然為喬峰聲援來了。」單正道：「喬峰已然破門出幫，不再是丐幫的幫主，我親眼見到他們已反臉成仇。」向望海道：「敵舊的香火之情，未必就此盡忘。」游驥道：「丐幫眾位長老都是鐵錚錚的婦男兒，豈能不分是非，袒護仇人？倘若仍然相助喬峰，那不是成了漢奸賣國賊麼」」眾人點頭稱是，都道：「一個人就算再不成器，也決計不願做漢奸賣國賊。」

　　薛神醫和游氏雙雄迎出莊去。只見丐幫來者不過十二三人，群雄心下先自寬了，均想：「莫說這些叫化頭兒不會袒護喬峰，就算此來不懷好意，這十二三人又成得什麼氣候？」群雄與徐長地第等略行寒暄，便迎進大廳，只見丐幫諸人都臉有憂色，顯是擔著極重的心事。

　　各人分賓主坐下。徐長老開言道：「薛兄，游家兩位老弟，今日邀集各路英雄在此，可是為了武林中新出的這個禍胎喬峰麼？」

　　群雄聽他稱喬峰為「武林中新出的禍胎」，大家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的吁了口氣。游驥道：「正是為此。徐長老和貴幫諸位長老一齊駕臨，確是武林大幸。咱們撲殺這番狗，務須得到貴幫諸長老點頭，否則要是惹起什麼誤會，傷了和氣，大家都不免抱憾了。」

　　徐長老長歎一聲，說道：「此人喪心病狂，行止乖張。本來嘛，他曾為敝幫立過不少大功，便在最近，咱們誤中奸人暗算，也是他出手相救的。可是大丈夫立身處世，總當以大節為重，一些了恩小惠，也只好置之腦後了。他是我大宋的死仇，敝幫諸長老雖都受過他的好處，卻不能以私恩而廢公義。常言道大義滅親，何況他眼下早已不是本幫的什麼親人。」

　　他此言一出，群雄紛紛鼓掌喝采。

　　游驥接著說起喬峰也要來赴英雄大宴。諸長老聽了都不勝駭異，各人跟隨喬峰日久，知他行事素來有勇有謀，倘若當真單槍匹馬闖到聚賢莊來，那就奇怪之至了。

　　向望海忽道：「我想喬峰那廝乃是故佈疑陣，讓大夥兒在這裡空等，他卻溜了個不知去向。這叫做金蟬脫殼之計。」吳長老伸手重重在桌上一拍，罵道：「脫你媽的金蟬殼！喬峰是何等樣人物，他說過了話，哪有不作數的？」向望海給他罵得滿臉通紅，怒道：「你要為喬峰出頭，是不是？向某第一個就不服氣，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

　　吳長老聽到喬峰殺父母、殺師父、大鬧少林寺種種訊息，心下鬱悶之極，滿肚子怨氣怒火，正不知向誰發作才好，這向望海不知趣的來向他挑戰，真是求之不得。他身形一晃，縱入大廳前的庭院，大聲道：「喬峰是契丹狗種，還是堂堂漢人，此時還未分明。倘若他真是契丹胡虜，我吳某第一個跟他拚了。要殺喬峰，數到第一千個，也輪不到你這臭王八蛋。你是什麼東西，在這裡囉哩囉唆，脫你奶奶的金蟬臭殼！滾過來，老子來教訓教訓你。」

　　向望海臉色早已鐵青，刷的一聲，從刀鞘中拔出單刀，一看到刀鋒，登時想起「喬峰拜上」那張字條來，不禁一怔。

　　游驥說道：「兩位都是游某的賢客，衝著游某的面子，不可失了和氣。」徐長老也道：「吳兄弟，行事不可莽撞，須得顧全本幫的聲名。」

　　人叢中忽然有人細聲細氣的說道：「丐幫出了喬峰這樣一位人物，聲名果然好得很啊，真要好好顧全一下才是啊！」

　　丐幫群豪一聽，紛紛怒喝：「是誰在說話？」「有種的站出來，躲在人堆裡做矮子，是什麼好漢了？」「是哪一個混帳王八蛋？」

　　但那人說了那句話後，就此寂然無聲，誰也不知說話的是誰。丐幫群豪給人這麼冷言冷語的譏刺了兩句，都是十分惱怒，但找不到認頭之人，卻也無法可施。丐幫雖是江湖上第一大幫，但幫中群豪都是化子，終究不是什麼講究禮儀的上流人物，有的吆喝呼叫，有的更連人家祖宗十八代也罵到了。

　　薛神醫眉頭一皺，說道：「眾位暫息怒氣，聽老朽一言。」群丐漸漸靜了下來。

　　人叢中忽又發出那冷冷的聲音：「很好，很好，喬峰派了這許多厲害傢伙來臥底，待會定有一場好戲瞧了。」

　　吳長老等一聽，更加惱怒，只聽得刷刷之聲不絕，刀光耀眼，許多人都抽出了兵刃。其餘賓客只道丐幫眾人要動手，也有許多人取出兵刀，一片喝罵叫嚷之聲，亂成一團。薛神醫和游氏兄弟勸告大家安靜，但他三人的呼叫只有更增廳上喧嘩。

　　便在這亂成一團之中，一名管家匆匆進來，走到游驥身邊，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游驥臉上變色，問了一句話。那管家手指門外，臉上充滿驚駭和詫異的神色。游驥在薛神醫的耳邊說了一句話，薛神醫的臉色也立時變了。游駒走到哥哥身邊，游驥向他說了一句話，游駒也登時變色。這般一個傳兩個，兩個傳四個，四個傳八個，越傳越快，頃刻之間，嘈雜喧嘩的大廳中寂然無聲。

　　因為每個人都聽到了四個字：「喬峰拜莊！」

　　薛神醫向游氏兄弟點點頭，又向玄難、玄寂二僧望了一眼，說道：「有請！」那管家轉身走了出去。

　　群豪心中都怦怦而跳，明知己方人多勢眾，眾人一擁而上，立時便可將喬峰亂刀分屍，但此人威名實在太大，孤身而來，顯是有恃無恐，實猜不透他有什麼奸險陰謀。

　　一片寂靜之中，只聽得蹄聲答答，車輪在石板上隆隆滾動，一輛騾車緩緩的駛到了大門前，卻不停止，從大門中直駛進來。游氏兄弟眉頭深皺，只覺此人肆無忌憚，無禮已極。

　　只聽得咯咯兩聲響，騾車輪子輾過了門檻，一條大漢手執鞭子，坐在車伕位上。騾車帷子低垂，不知車中藏的是什麼。群豪不約而同的都瞧著那趕車大漢。

　　但見他方面長身，寬胸粗膀，眉目間不怒自威，正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

　　喬峰將鞭子往座位上一擱，躍下車來，抱拳說道：「聞道薛神醫和游氏兄弟在聚賢莊擺設英雄大宴，喬峰不齒於中原豪傑，豈敢厚顏前來赴宴？只是今日有急事相求薛神醫，來得冒昧，還望恕罪。」說著深深一揖，神態甚是恭謹。

　　喬峰越禮貌周到，眾人越是料定他必安排下陰謀詭計。游駒左手一擺，他門下四名弟子悄悄兩從旁溜了出去，察看莊子前後有何異狀。薛神醫拱手還禮，說道：「喬兄有什麼事要在下效勞？」

　　喬峰退了兩步，揭起騾車的帷幕，伸手將阿朱扶了出來，說道：「只因在下行事魯莽，累得這小姑娘中了別人的掌力，身受重傷。當今之世，除了薛神醫外，無人再能醫得，是以不揣冒昧，趕來請薛神醫救命。」

　　群豪一見騾車，早就在疑神疑鬼，猜想其中藏著什麼古怪，有的猜是毒藥炸藥，有的猜是毒蛇猛獸，更有的猜想是薛神醫的父母妻兒，給喬峰捉了來作為人質，卻沒一個料得到車中出來的，竟然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而且是來求薛神醫治傷，無不大為詫異。

　　只見這少女身穿淡黃衫子，顴骨高聳，著實難看。原來阿朱想起姑蘇慕容氏在江湖上怨家太多，那薛神醫倘若得知自己的來歷，說不定不肯醫治，因此在許家集鎮上買了衣衫，在大車之中改了容貌，但醫生要搭脈看傷，要裝成男子或老年婆婆，卻是不成。

　　薛神醫聽了這幾句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一生之中，旁人千里迢迢的趕來求他治病救命，那是尋常之極，幾乎天天都有，但眼前大家正在設法擒殺喬峰，這無惡不作、神人共憤的兇徒居然自己送上門來，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薛神醫上上下下打量阿朱，見她容貌頗丑，何況年紀幼小，喬峰決不會是受了這稚女的美色所迷。他忽爾心中一動：「莫非這小姑娘是他的妹子？嗯，那決計不會，他對父母和師父都上毒手，豈能為一個妹子而干冒殺身的大險。難道是他的女兒？可沒聽說喬峰曾娶過妻子。」他精於醫道，於各人的體質形貌，自是一望而知其特點，眼見喬峰和阿朱兩人，一個壯健粗獷，一個纖小瘦弱，沒半分相似之處，可以斷定決無骨肉送連。他微一沉吟，問道：「這位姑娘尊姓，和閣下有何瓜葛？」

　　喬峰一怔，他和阿朱相識以來，只知道她叫「阿朱」，到底是否姓朱，卻說不上來，便問阿朱道：「你可是姓朱？」阿朱微笑道：「我姓阮。」喬峰點了點頭，道：「薛神醫，她原來姓阮，我也是此刻才知。」

　　薛神醫更是奇怪，問道：「如此說來，你跟這位姑娘並無深交？」喬峰道：「她是我一位朋友的丫環。」薛神醫道：「閣下那位朋友是誰？想必與閣下情如骨肉，否則怎能如此推愛？」喬峰搖頭：「那位朋友我只是神交，從來沒見過面。」

　　他此言一出，廳上群豪都是「啊」的一聲，群相嘩然。一大半人心中不信，均想世上哪有此事，他定是借此為由，要行使什麼詭計。但也有不少人知道喬峰生平不打誑語，儘管他作下了凶橫惡毒的事來，但他自重身份，多半不會公然撒謊騙人。

　　薛神醫伸出手去，替阿朱搭了搭脈，只覺她脈息極是微弱，體內卻真氣鼓蕩，兩者極不相稱，再搭她左手脈搏，已知其理，向喬峰道：「這位姑娘若不是敷了太行山譚公的治傷靈藥，又得閣下以內力替她續命，早已死在玄慈大師的大金剛掌力之下了。」

　　群雄一聽，又都群想聳動。譚公、譚婆面面相覷，心道：「她怎麼會敷上我們的治傷靈藥？」玄難、玄寂二僧更是奇怪，均想：「方丈師兄幾時以大金剛掌力打過這個小姑娘？倘若她真是中了方丈師兄的大金剛拳力，哪裡還能活命？」玄難道：「薛居士，我方丈師兄數年未離本寺，而少林寺中向無女流入內，這大金剛掌力決非出於我師兄之手。」

　　薛神醫皺眉道：「世上更有何人能使這門大金剛掌？」

　　玄難、玄寂相顧默然。他二人在少林寺數十年，和玄慈是一師所授，用功不可謂不勤，用心不可謂不苦，但這大金剛掌始終以天資所限，無法練成。他二人倒也不感抱憾，早知少林派往往要隔上百餘年，才有一個特出的奇才能練成這門掌法。只是練功的訣竅等等，上代高僧詳記在武經之中，有時全寺數百僧眾竟無一人練成，卻也不致失傳。

　　玄寂想問：「她中的真是大金剛掌？」但話到口邊，便又忍住，這句話若問了出口，那是對薛神醫的醫道有存疑之意，這可是大大的不敬，轉頭向喬峰道：「昨晚你潛入少林寺，害死我玄苦師兄，曾擋過我方丈師兄的一掌大金剛掌。我方丈師兄那一掌，若是打在這小姑娘身上，她怎麼還能活命？」喬峰搖頭道：「玄苦大師是我恩師，我對他大恩未報，寧可自己性命不在，也決不能以一指加於恩師。」玄寂怒道：「你還想抵賴？那麼你擄去那少林僧呢？這件事難道也不是你幹的？」

　　喬峰心想：「我擄去的那『少林僧』，此刻明明便在你眼前。」說道：「大師硬員

　　玄寂和玄難對望一眼，張口結舌，都說不出話來。昨晚玄慈；玄難；玄寂三大高僧合擊知喬峰，被他脫身而去，明明見他還擒去了一名少林僧，可是其後查點全寺僧眾，竟一個也沒缺少，此事之古怪，實是百思不得其解。

　　薛神醫插口道：「喬兄孤身一人，昨晚進少林，出少林，自身毫髮不傷，居然還擄去一位少林高僧，這可奇了。這中間定有古怪，你說話大是不盡不實。」

　　喬峰道：「玄苦大師非我所害，我昨晚也決計沒從少林寺中擄去一位少林高僧。你們有許多事不明白，我也有許多事不明白。」

　　玄難道：「不管怎樣，這小姑娘總不是我方丈師兄所傷。想我方丈師兄乃有道高僧，一派掌門之尊，如何能出手打傷這樣一個小姑娘？這小姑娘再有千般的不是，我方丈師兄也決計不會和她一般見識。」

　　喬峰心念一動：「這兩個和尚堅決不認阿朱為玄慈方丈所傷，那再好沒有。否則的話，薛神醫礙於少林派的面子，無論如何是不肯醫治的。」當下順水推舟，便道：「是啊，玄慈方丈慈悲為懷，決不能以重手傷害這樣一個小姑娘。多半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高僧，招搖撞騙，胡亂出手傷人。」

　　玄慈與玄難對望一眼，緩緩點頭，均想：「喬峰這廝雖然奸惡，這幾句話倒也有理。」

　　阿朱心中在暗暗好笑：「喬大爺這話一點也不錯，果然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僧人，招搖撞騙，胡亂出手傷人。不過所冒允的不是玄慈方丈，而是止清和尚。」可是玄寂、玄難和薛神醫等，又哪裡猜得到喬峰言語中的機關？

　　薛神醫見玄寂、玄難二位高僧都這麼說，料知無誤，便道：「如此說來，世上居然還有旁人能使這門大金剛掌了。此人下手之時，受了什麼阻擋，掌力消了十之七八，是以阮姑娘才不臻當場斃命。此人掌力雄渾，只怕能和玄慈方丈並駕齊驅。」

　　喬峰心下欽佩：「玄慈方丈這一掌確是我用銅鏡擋過了，消去了大半掌力。這位薛神醫當真醫道如神，單是搭一下阿朱的脈搏，便將當時動手過招的情形說得一點不錯，看來他定有治好阿朱的本事。」言念及此，臉上露出喜色，說道：「這位小姑娘倘若死在大剛掌掌力之下，於少林派的面子須不大好看，請薛神醫慈悲。」說著深深一揖。

　　玄寂不等薛神醫回答，問阿朱道：「出手傷你的是誰？你是在何處受的傷？此人現下在何處？」他顧念少林派聲名，又想世上居然有人會使大金剛掌，急欲問個水落石出。

　　阿朱天性極為頑皮，她可不像喬峰那樣，每句話都講究分寸，她胡說八道，瞎三話四，乃是家常便飯，心念一轉：「這些和尚都怕我公子，我索性抬他出來，嚇嚇他們。」便道：「那人是個青年公子，相貌很是瀟灑英俊，約莫二十八九歲年紀。我和這位喬大爺正在客店裡談論薛神醫的醫術出神入化，別說舉世無雙，甚且是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只怕天下神仙也有所不及……」

　　世人沒一個不愛聽恭維的言語。薛神醫生平不知聽到過多少和我頌讚譽，但這些言語出之於一個韶齡少女之口，卻還是第一次，何況她不怕難為情的大加誇張，他聽了忍不住拈鬚微笑。喬峰卻眉頭微皺，心道：「哪有此事？小妞兒信口開河。」

　　阿朱續道：「那時候我說：『世上既有了這位薛神醫，大夥兒也不用學什麼武功啦？』喬大爺問道：『為什麼？』我說：『打死了的人，薛神醫都能救得活來，那麼練拳、學劍還有什麼用？你殺一個，他救一個，你殺兩個，他救一雙，大夥兒這可不是白累麼？』」

　　她伶牙俐齒，聲音清脆，雖在重傷之餘，又學了青城派這些人的四川口音，但一番話說來猶如珠落玉盤，動聽之極。眾人都是一樂，有的更加笑出聲來。

　　阿朱卻一笑也不笑，繼續說道：「鄰座有個公子爺一直在聽我二人說話，忽然冷笑道：『天下掌力，大都輕飄飄的沒有真力，那姓薛的醫生由此而浪得虛名。我這一掌，瞧他也治得好麼？』他說了這幾句話，就向我一掌凌空擊來。我見他和我隔著數丈遠，只道他是隨口說笑，也不以為意。喬大爺卻大吃一驚……」

　　玄寂問道：「他就伸手擋架麼？」

　　阿朱搖頭道：「不是！喬大爺倘若伸手擋架，那個青年公子就傷不到我了。喬大爺離我甚遠，來不及相救，急忙提起一張椅子從橫裡擲來。他的勁力也真使得恰到好處，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那只椅子已被那青年公子的劈空掌力擊碎。那位公子說的滿口是軟綿綿的蘇州話，哪知手上的功夫卻一點也不軟綿綿了。我登時只覺全身輕飄飄的，好像是飛進了雲端裡一樣，半分力氣也無，只聽得那公子說道：『你去叫薛神醫多翻翻醫書，先練上一練，日後替玄慈大師治傷之時，就不會手足無措了。」

　　玄難皺眉問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阿朱道：「他好像是說，將來要用這大金剛掌來打傷玄慈大師。」

　　群雄「哦」的一聲，好幾人同時說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又有幾人道：「果然是姑蘇慕容！」所以用到「果然是」這三字，意思說他們事先早已料到了。誰也不知阿朱為了少林派冤枉慕容公子，他遲早與少林寺會有一番糾葛，是以胡吹一番，先行嚇對方一嚇，揚揚慕容公子的威風。

　　游駒忽道：「喬兄適才說道是有人冒充少林高僧，招搖撞騙，打傷了這姑娘。這位姑娘卻又說打傷她的是個青年公子。到底是誰的話對？」

　　阿朱忙道：「冒充少林高僧之人，也是有的，我就瞧見兩個和尚自稱是少林僧人，卻去偷了人家一條黑狗，宰來吃了。」她自知謊話中露出破綻，便東拉西扯，換了話題。

　　薛神醫也知她的話不盡不實，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該當給她治傷，向玄寂、玄難瞧瞧，向游驥、游駒望望，又向喬峰和阿朱看看。

　　喬峰道：「薛先生今日救了這位姑娘，喬峰日後不敢忘了大德。」薛神醫嘿嘿冷笑，道：「日後不敢忘了大德？難道今日你還想能活著走出這聚賢莊麼？」喬峰道：「是活著出去也好，死著出去也好，那也管不了這許多。這位姑娘的傷勢，總得請你醫治才是。」薛神醫淡淡的道：「我為什麼要替她治傷？」喬峰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薛先生在武林中廣行功德，眼看這位姑娘無辜喪命，想必能打地勸先生的惻隱之心。」

　　薛神醫道：「不論是誰帶這姑娘來，我都給她醫治。哼，單單是你帶來，我便不治。」

　　喬峰臉上變色，森然道：「眾位今日群集聚賢莊，為的是商議對付喬某，姓喬的豈有不知？」阿朱插嘴道：「啊喲，喬大爺，既然如此，你就不該為了我而到這裡來冒險啦。」喬峰道：「我想眾位都是堂堂丈夫，是非分明，要殺之而甘心的只喬某一人，跟這個小姑娘絲毫無涉。薛先生竟將痛恨喬某之意，牽連到阮姑娘身上，豈非大大的不該？」

　　薛神醫給他說得啞口無言，過了一會，才道：「給不給人治病救命，全憑我自己的喜怒好惡，豈是旁人強求得了的？喬峰，你罪大惡極，我們正在商議圍捕，要將你亂刀分屍，祭你的父母、師父。你自己送上門來，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你便自行了斷吧！」

　　他說到這裡，右手一擺，群雄齊聲吶喊，紛紛拿出兵刃。大廳上密密麻麻的寒光耀眼，說不盡各種各樣的長刀短劍，雙斧單鞭。跟著又聽得高處吶喊聲大作，屋簷和屋角上露出不少人來，也都手執兵刃，把守著各處要津。

　　喬峰雖見過不少大陣大仗，但往常都是率領丐幫與人對敵，己方總也是人多勢眾，從不如這一次孤身陷入重圍，還攜著一個身受重傷的少女，到底如何突圍，半點計較也無，心中實也不禁惴惴。

　　阿朱更是害怕，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說道：「喬大爺，你快自行逃走，不用管我！他們跟克無怨無仇，不會害我的。」

　　喬峰心念一動：「不錯，這些人都是行俠仗義之輩，決不會無故加害於她。我還是及早離開這是非之地為妙。」但隨即又想；「大丈夫救人當救徹。薛神醫尚未答允治傷，不知她死活如何，我喬峰豈能貪生怕死，一走了之。」

　　縱目四顧，一瞥間便見到不少武學高手，這些人倒有一大半相識，俱是身懷絕藝之輩。他一見之下，登是激發了雄心豪氣，心道：「喬峰便是血濺聚賢莊，給人亂刀分屍，那又算得什麼？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哈哈一笑，說道：「你們都說我是契丹人，要除我這心腹大患。嘿嘿，是契丹人還是漢人，喬某此刻自己也不明白……」

　　人叢中忽有一個細聲細氣的人說道：「是啊，你是雜種，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種。」這人便是先前曾出言譏刺丐幫的，只是他擠在人叢之中，說一兩句話便即住口，誰也不知到底是誰，群雄幾次向聲音發出處注目查察，始終沒見到是誰口唇在動。若說那人身材特別矮小，這群人中也無特異矮小之人。

　　喬峰聽了這幾句話，凝目瞧了半響，點了頭，不加理會，向薛神醫續道：「倘若我是漢人，你今日如此辱我，喬某豈能善罷干休？倘若我果然是契丹人，決意和大宋豪傑為敵，第一個便要殺你，免得我傷一個大宋英雄，你便救一位大宋好漢。是也不是？」薛神醫道：「不錯，不管怎樣，你都是要殺我的了。」喬峰道：「我求你今日救了這位姑娘，一命還一命，喬某永遠不動你一根汗毛便是。」薛神醫嘿嘿冷笑，道：「老夫生平救人治病，只有受人求懇，從不受人脅迫。」喬峰道：「一命還一命，甚是公平，也說不了是什麼脅迫。」

　　人叢中那細聲細氣的聲音忽然又道：「你羞也不羞？你自己轉眼便要給人亂刀斬成肉醬，還說什麼饒人性命？你……」

　　喬峰突然一聲怒喝：「滾出來！」聲震屋瓦，樑上灰塵簌簌而落。群雄均是耳中雷嗚，心跳加劇。

　　人叢中一和要大漢應聲而出，搖搖晃晃的站立不定，便似醉酒一般。這人身穿青袍，臉色灰敗，群雄都不認得他是誰。

　　譚公忽然叫道：「啊，他是追魂杖譚青。是了，他是『惡貫滿盈』段延慶的弟子。」

　　丐幫群豪聽得他是「惡貫滿盈」段延慶的弟子，更加怒不可遏，齊聲喝罵，心中卻也均慄慄危懼。原來那日西夏赫連鐵樹將軍、以及一品堂眾高手中了自己「悲穌清風」之毒，盡數為丐幫所擒。不久段延慶趕到，丐幫群豪無一是他敵手。段延慶以奇臭解藥解除一品堂眾高手所中毒質，群起反戈而擊，丐幫反而吃了大虧。群丐對段延慶又惱且懼，均覺丐幫中既沒了喬峰，此後再遇上這「天下第一大惡人」，終究仍是難以抗拒。

　　只見追魂杖譚青臉上肌肉扭曲，顯得全身痛楚已極，雙手不住亂抓胸口，從他身上發出話聲道：「我……我和你無怨無仇，何……何故破我法術？」說話仍是細聲細氣，只是斷斷續續，、上氣不接下氣一般，口唇卻絲毫不動。各人見了，盡皆駭然。大廳上只有寥寥數人，才知他這門功夫是腹語之術，和上乘內功相結合，能迷得對方心神迷惘，失魂而死。但若遇上了功力比便更深的對手，施術不靈，卻會反受其害。

　　薛神醫怒道：「你是『惡貫滿盈』段延慶的弟子？我這英雄之宴，請的是天下英雄好漢，你這種無恥敗類，如何也混將進來？」

　　忽聽得遠處高牆上有人說道：「什麼英雄之宴，我瞧是狗熊之會！」他說第一個字相隔尚遠，說到最後一個「會」字之時，人隨聲到，從高牆上飄然而落，身形奇高，行動卻是快極。屋頂上不少人發拳出劍阻擋，都是慢了一步，被他閃身搶過。大廳上不少人認得，此人乃是「窮凶極惡」雲中鶴。

　　雲中鶴飄落庭中，身形微晃，已奔入大廳，抓起譚青，疾向薛神醫衝來。廳上眾人都怕他傷害薛神醫，登時有七八人搶上相護。哪知道雲中鶴早已算定，使的是以進為退、聲東西擊之計，見眾人奔上，早已閃身後退，上了高牆。

　　這英雄會中好手著實不少，真實功夫勝得過雲中鶴的，沒有五六十人，也有三四十人，只是被他佔了先機，誰都猝不及防。加之他輕功高極，一上了牆頭，那就再也追他不上。群雄中不少人探手入囊，要待掏摸暗器，原在屋頂駐守之人也紛紛呼喝，過來攔阻，但眼看均已不及。

　　喬峰喝道：「留下罷！」揮掌凌空拍出，掌力疾吐，便如有一道無形的兵刃，擊在雲中鶴背心。

　　雲中鶴悶哼一聲，重重摔將下來，口中鮮血狂噴，有如泉湧。那譚青卻仍是直立，只不過忽而踉蹌向東，忽蹣跚向西，口中咿咿啊啊的唱起小曲來，十分滑稽。大廳上卻誰也沒笑，只覺眼前情景可怖之極，生平從所未睹。

　　薛神醫知道雲中鶴受傷雖重，尚有可救，譚青心魂俱失，天下已無靈丹妙藥能救他性命了。他想喬峰只輕描淡寫的一聲斷喝，一掌虛拍，便有如斯威力，若要取自己性命，未必有誰能阻他得住。他沉吟之間，只見譚青直立不動，再無聲息，雙眼睜得大大的，竟已氣絕。

　　適才譚青出言侮辱丐幫，丐幫群豪盡皆十分氣惱，不是找不到認領之人，氣了也只是白饒，這時眼見喬峰一到，立時便將此人治死，均感痛快。宋長老、吳長老等直性漢子幾乎便要出聲喝采，只因想到喬峰是契丹大仇，這才強行忍住。每人心底卻都不免隱隱覺得：「只要他做咱們幫主，丐幫仍是無往不利，否則的話，唉，竟似步步荊棘，丐幫再也無復昔日的威風了。」

　　只見雲中鶴緩緩掙扎著站起，蹣跚著出門，走幾步，吐一口血。群雄見他傷重，誰也不再難為他，均想：「此人罵我們是『狗熊之會』，誰也奈何他不得，反倒是喬峰出手，給大夥兒出了這口惡氣。」

　　喬峰說道：「兩位游兄，在下今日在此遇見不少故人，此後是敵非友，心下不勝傷感，想跟你討幾碗酒喝。」

　　眾人聽他要喝酒，都是大為驚奇。游駒心道：「且瞧他玩什麼伎倆。」當即吩咐莊客取酒。聚賢莊今日開英雄之宴，酒菜自是備得極為豐足，片刻之間，莊客便取了酒壺、酒杯出來。

　　喬峰道：「小杯何能盡興？相煩取大碗裝酒。」兩名莊客取出幾隻大碗，一壇新開封的白酒，放在喬峰面前桌上，在一隻大碗中斟滿了酒。喬峰道：「都斟滿了！」兩名莊客依言將幾隻大碗都斟滿了。

　　喬峰端起一碗酒來，說道：「這裡眾家英雄，多有喬峰往日舊交，今日既有見疑之意，咱們乾杯絕交。哪一位朋友要殺喬某的，先來對飲一碗，從此而後，往日交情一筆勾銷。我殺你不是忘恩，你殺我不算負義。天下英雄，俱為證見。」

　　眾人一聽，都是一凜，大廳上一時鴉雀無聲。各人均想：「我如上前喝酒，勢必中他暗算。他這劈空神拳擊將出來，如何能夠抵擋？」

　　一片寂靜之中，忽然走出一個全身縞素的女子，正是馬大元的遺孀馬夫人。她雙手捧起酒碗，森然說道：「先夫命喪你手，我跟你還有什麼故舊之情？」將酒碗放到唇邊，喝了一口，說道：「量淺不能喝盡，生死大仇，有如此酒。」說著將碗中酒水都潑在地下。

　　喬峰舉目向她直視，只見她眉目清秀，相貌頗美，那晚杏子林中，火把之光閃爍不定，此刻方始看清她的容顏，沒想到如此厲害的一個女子，竟是這麼一副嬌怯怯的模樣。他默然無語的舉起大碗，一飲而盡，向身旁莊客揮了揮手，命他斟滿。

　　馬夫人退後，徐長老跟著過來，一言不發的喝了一大碗酒，喬峰跟他對飲一碗。傳功長老過來喝後，跟著執法長老白世鏡過來。他舉起酒碗正要喝酒，喬峰道：「且慢！」白世鏡道：「喬兄有何吩咐？」他對喬峰素來恭謹，此時語氣竟也不異昔日，只不過不稱「幫主」而已。

　　喬峰歎道：「咱們是多年好兄弟，想不到以後成了冤家對頭。」白世鏡眼中淚珠滾動，說道：「喬兄身世之事，在下早有所聞，當時便殺了我頭，也不能信，豈知……豈知果然如此。若非為了家國大仇，白世鏡寧願一死，也不敢與喬兄為敵。」喬峰點頭道：「此節我所深知。待會化友為敵，不免惡鬥一場。喬峰有一事奉托。」白世鏡道：「但教和國家大義無涉，白某自當遵命。」喬峰微微一笑，指著阿朱道：「丐幫眾位兄弟，若念喬某昔日也曾稍有微勞，請照護這個姑娘平安周全。」

　　眾人一聽，都知他這幾句話乃是「托孤」之意，眼看他和眾友人一一乾杯，跟著便是大戰一場，在中原眾高手環攻之下，縱然給他殺得十個八個，最後總是難逃一死。群豪雖然恨他是胡虜韃子，多行不義，卻也不禁為他的慷慨俠烈之氣所動。

　　白世鏡素來和喬峰交情極深，聽他這幾句話，等如是臨終遺言，便道：「喬兄放心，白世鏡定當救懇薛神醫賜予醫治。這位阮姑娘若有三長兩短，白世鏡自刎以謝喬兄便了。」這幾句說得很是明白，薛神醫是否肯醫，他自然沒有把握，但他必定全力以赴。

　　喬峰道：「如此兄弟多謝了。」白世鏡道：「待會交手，喬兄不可手下留情，白某若然死在喬兄手底，丐幫自有旁人照料阮姑娘。」說著舉起大碗，將碗中烈酒一飲而盡。喬峰也將一碗酒喝乾了。

　　其次是丐幫宋長地第、奚長老等過來和他對飲。丐幫的舊人飲酒絕交已畢，其餘幫會門派中的英豪，一一過來和他對飲。

　　眾人越看越是駭然，眼看他已喝了四五十碗，一大壇烈酒早已喝乾，莊客又去抬了一壇出來，喬峰卻兀自神色自若。除了肚腹鼓起外，竟無絲毫異狀。眾人均想：「如此喝將下去，醉也將他醉死了，還說什麼動手過招？」

　　殊不知喬峰卻是多一分酒意，增一分精神力氣，連日來多遭冤屈，鬱悶難伸，這時將一切都拋開了，索性盡情一醉，大鬥一場。

　　他喝到五十餘碗時，鮑千靈和快刀祁六也均和他喝過了，向望海走上前來，端起酒碗，說道：「姓喬的，我來跟你喝一碗！」言語之中，頗為無禮。

　　喬峰酒意上湧，斜眼瞧著他，說道：「喬某和天下英雄喝這絕交酒，乃是將往日恩義一筆勾銷之意。憑你也配和我喝這絕交酒？你跟我有什麼交情？」說到這裡，更不讓他答話，跨上一步，右手探出，已抓住胸口，手臂振處，將他從廳門中摔將出去，砰的一聲，向望海重重撞在照壁之上，登時便暈了過去。

　　這麼一來，大廳上登時大亂。

　　喬峰躍入院子，大聲喝道：「哪一個先來決一死戰！」群雄見人了神威凜凜，一時無人膽敢上前。喬峰喝道：「你們不動手，我先動手了！」手掌揚處，砰砰兩聲，已有兩人中了劈空拳倒地。他隨勢衝入大廳，肘撞拳擊，掌劈腳踢，霎時間又打倒數人。

　　游驥叫道：「大夥兒靠著牆壁，莫要亂鬥！」大廳上聚集著三百餘人，倘若一擁而上，喬峰逄功再高，也決計無法抗禦，只是大家擠在一團，真能挨到喬峰身邊的，不過五六人而已，刀槍劍戟四下舞動，一大半人倒要防備為自己人所傷。游驥這麼一叫，大廳中心登時讓了一片空位出來。

　　喬峰叫道：「我來領教領教聚賢莊游氏雙雄的手段。」左掌一起，一隻大酒罈迎面向游驥飛了過去。游驥雙掌一封，待要運掌力拍開酒罈，不料喬峰跟著右掌擊出，彭的一聲響，一隻大酒罈登時化為千百塊碎片。碎瓦片極為峰利，在喬峰凌厲之極的掌力推送下，便如千百把鋼鏢、飛刀一般，游驥臉上中了三片，滿臉都是鮮血，旁人也有十餘人受傷。只聽得喝罵聲，驚叫聲，警告聲鬧成一團。

　　忽聽得廳角中一個少年的聲音驚叫：「爹爹，爹爹！」游驥知是自己的獨子游坦之，百忙中斜眼瞧去，見他左頰上鮮血淋漓，顯是也為瓦片所傷，喝道：「快進去！你在這裡幹什麼？」游坦之道：「是！」縮入了廳柱之後，卻仍探出頭來張望。

　　喬峰左足踢出，另一隻酒罈又凌空飛起。他正待又行加上一掌，忽然間背後一記柔和的掌力虛飄飄拍來。這一掌力道雖柔，但顯然蘊有渾厚內力。喬峰知是一位高手所發，不敢怠慢，回掌招架。兩人內力相激，各自凝了凝神，喬峰向那人瞧去，只見他形貌猜瑣，正是那個自稱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的無名氏「趙錢孫」，心道：「此人內力了得，倒是不可輕視！」吸一口氣，第二掌便如排山倒海般擊了過去。

　　趙錢孫知道單憑一掌接他不住，雙掌齊出，意欲擋他一掌。身旁一個女子喝道：「不要命麼？」將他往斜裡一拉，避開了喬峰正面這一擊。但喬峰的掌力還是洶湧而前的衝出，趙錢孫身後的三人首當其衝，只聽得砰砰砰的三響，三人都飛了起來，重重撞在牆壁之上，只震得牆上灰土大片大片掉將下來。

　　趙錢孫回頭一看，見拉他的乃是譚婆，心中一喜，說道：「小娟，是你救了我一命。」譚婆道：「我攻他左側，你向他右側夾擊。」趙錢孫一個「好」字才出口，只見一個矮瘦老者向喬峰躍了過去，卻是譚公。

　　譚公身裁矮小，武功卻著實了得，左掌拍出，右掌疾跟而至，左掌一縮回，又加在右掌的掌力之上。他這連環三掌，便如三個浪頭一般，後浪推前浪，併力齊發，比之他單掌掌力大了三倍。喬峰叫道：「好一個『長江三疊浪』！」左掌揮出，兩股掌力相互激盪，擠得餘人都向兩旁退去。便在此時，趙錢孫和譚婆也已攻到，跟著丐幫徐長老、傳功長老、陳長老等紛紛加入戰團。

　　傳功長老叫道：「喬兄弟，契丹和大宋勢不兩立，咱們公而忘私，老哥哥要得罪了。」喬峰笑道：「絕交酒也喝過了，幹麼還稱兄道弟？看招！」左腳向他踢出。他話雖如此說，對丐幫群豪總不免有香火之情，非但不欲傷他們性命，甚至不願他們在外人之前出醜，這一腳踢出，忽爾中途轉向，快刀祁六一聲怪叫，飛身而起。

　　他卻不是自己躍起，乃是給喬峰踢中臀部，身不由主的向上飛起。他手中單刀本是運勁向喬峰頭上砍去，身子高飛，這一刀仍猛力砍出，嗒的一聲，砍在大廳的橫樑之上，深入尺許，竟將人了刃鋒牢牢咬住。快刀祁六這口刀是他成名的利器，今日面臨大敵，哪肯放手？右手牢牢的把住刀柄。這麼一來，身子便高高吊在半空。這情狀本是極為古怪詭奇，但大廳上人人面臨生死關頭，有誰敢分心去多瞧他一眼？誰有這等閒情逸致來笑上一笑？

　　喬峰藝成以來，雖然身經百戰，從未一敗，但同時與這許多高手對敵，卻也是生平未遇之險。這時他酒意已有十分，內力鼓蕩，酒意更漸漸湧將上來，雙掌飛舞，逼得眾高手無法近身。

　　薛神醫醫道極精，武功卻算不得是第一流人物。他於醫道一門，原有過人的天才，幾乎是不學而會。他自幼好武，師父更是一位武學深湛的了不起人物，但在某一年上，薛神醫和七個師兄弟同時被師父開革出門。他不肯另投明師，於是別出心裁，以治病與人交換武功，東學一招，西學一武，武學之博，可說江湖上極為罕有，但壞也就壞在這個「博」字上，這一博，貪多嚼不爛，就沒一門功夫是真正練到了家的。

　　他醫術如神之名既彰，所到之處，人人都敬他三分。他向人請教武功，旁人多半是隨口恭維幾句，為了討好他，往往言過其實，誰也不跟他當真。他自不免沾沾自喜，總覺得天下武功，十之八九在我胸中矣。此時一見喬峰和群雄博鬥，出手之快，落手之重，實是生平做夢也想像不到，不由得臉如死灰，一顆心怦怦亂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更不用說上前動手了。

　　他靠牆而立，心中懼意越來越盛，但若就此悄悄退出大廳，終究說不過去，一斜眼間，只見一位老僧站在身邊，正是玄難。他突然想起一事，大是慚愧，向玄難道：「適我有一句言語，極是失禮，大師勿怪才好。」

　　玄難全神貫注的在瞧著喬峰，對薛神醫的話全沒聽見，待他說了兩遍，這才一怔，問道：「什麼話失禮了？」

　　薛神醫道：「我先前言道：『喬峰孤身一人，進少林，出少林，毫髮不傷，還擄去了一位少林高僧，這句奇了！』」玄難道：「那便如何？」薛神醫歉然道：「這喬峰武功之高，實是世上罕有其匹。我此刻才知他進出少林，傷人擄人，來去自如，原是極難攔阻。」

　　他這幾句話本意是向玄難道歉，但玄難聽在耳中，卻是加倍的不受用，哼了一聲，道：「薛神醫想考較考較少林派的功夫，是也不是？」不等他回答，便即緩步而前，大袖飄動，袖底呼呼的拳力向喬峰發出。他這門功夫乃少林寺七十二絕技之一，叫作「袖裡乾坤」，衣袖拂起，拳勁卻在袖底發出。少林高僧自來以參禪學佛為本，練武習拳為末，嗔怒已然犯戒，何況出手打人？但少林派數百年來以武學為天下之宗，又豈能不動拳腳，這路「袖裡乾坤」拳藏袖底，形相便雅觀得多。衣袖似是拳勁的掩飾，使敵人無法看到拳勢來路，攻他個措手不及。殊不知衣袖之上，卻也蓄有極凌厲的招數和勁力，要是敵人全神貫注的拆解他袖底所藏拳招，他便轉賓為主，逕以袖力傷人。

　　喬峰見他攻到，兩隻寬大的衣袖鼓風而前，便如是兩道順風的船帆，威勢非同小可，大聲喝道：「袖裡乾坤，果然了得！」呼的一掌，拍向他衣袖。玄難的袖力廣被寬博，喬峰這一掌卻是力聚而凝，只聽得嗤嗤聲響，兩股力道相互激盪，突然間大廳上似有數十隻灰蝶上下翻飛。

　　群雄都是一驚，凝神看時，原來這許多灰色的蝴蝶都是玄難的衣袖所化，當即轉眼向他身上看去，只見他光了一雙膀子，露出瘦骨稜稜的兩條長臂，模樣甚是難看。原來兩人內力沖激，僧袍的衣袖如何禁受得住？登時被撕得粉碎。

　　這麼一來，玄難既無衣袖，袖裡自然也就沒有「乾坤」了。他狂怒之下，臉色鐵青，喬峰只如此一掌，便破了他的成名絕技，今日丟的臉實太大，雙臂直上直下，猛攻而前。

　　眾人盡皆識得，那是江湖上流傳頗廣的「太祖長拳」。宋太祖趙匡胤以一對拳頭，一條桿棒，打下了大宋錦繡江山。自來帝皇，從無如宋太祖之神勇者。那一套「太祖長拳」和「太祖棒」，當時是武林中最為流行的武功，就算不會使的，看也看得熟了。

　　這時群雄眼見這位名滿天下的少林高僧所使的，竟是這一路眾所周知的拳法，誰都為之一怔，待得見他三拳打出，各人心底不自禁的發出讚歎：「少林派得享大名，果非幸致。同樣的一招『千里橫行』，在他手底竟有這麼強大的威力。」群雄欽佩之餘，對玄難僧袍無袖的怪相再也不覺古怪。

　　本來是數十人圍攻喬峰的局面，玄難這一出手，餘人自覺在旁夾攻反而礙手礙腳，自然而然的逐一退下，各人團團圍住，以防喬峰逃脫，凝神觀看玄難和他決戰。

　　喬峰眼見旁人退開，驀地心念一動，呼的一拳打出，一招「衝陣斬將」，也正是「太祖長拳」中的招數。這一招姿工既瀟灑大方已極，勁力更是剛中有柔，柔中有剛，武林高手畢生所盼望達到的拳術完美之境，竟在這一招中青露無遺。來到這英雄宴中的人物，就算本身武功不是甚高，見識也必廣博，「太祖拳法」的精要所在，可說無人不知。喬峰一招打出，人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喝了一聲采！

　　這滿堂大采之後，隨即有許多人覺得不妥，這聲喝采，是讚譽各人欲殺之而甘心的胡虜大敵，如何可以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采聲已然出口，再也縮不回來，眼見喬峰第二招「河朔立威」一般的精極妙極，比之他第一招，實難分辨到底哪一招更為佳妙，大廳上仍有不少人大聲喝采。只是有些人憬然驚覺，自知收斂，采聲便不及第一招時那麼響亮，但許多「哦，哦」「呵，呵！」的低聲讚歎，欽服之忱，未必不及那大聲叫好。喬峰初時和各人狠打惡鬥，群雄專顧禦敵，只是懼怕他的凶悍厲害，這時暫且置身事外，方始領悟到他武功中的精妙絕倫之處。

　　但見喬峰和玄難只拆得七八招，高下已判。他二人所使的拳招，都是一般的平平無奇，但喬峰每一招都是慢了一步，任由玄難先發。玄難一出招，喬峰跟著遞招，也不知是由於他年輕力壯，還是行動加倍的迅捷，每一招都是後發先至。這「太祖長拳」本身拳招只有六十四招，但每一招都是相互克制，喬峰看準了對方的拳招，然後出一招愉好克制的拳法，玄難焉得不敗？這道理誰都明白，可是要做到「後發先至」四字，尤其是對敵玄難這等大高手，眾人若非今日親眼得見，以往連想也從未想到過。

　　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絀，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別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別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係。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

　　眾家英雄之中，原有不少大有見識的人物，不由得心想：「咱們對達摩老祖敬若神明，何以對契丹人卻是恨之入骨，大家都是非我族類的胡人啊？嗯這兩種人當然大不相同。天竺人從不殘殺我中華同胞，契丹人卻是暴虐狠毒。如此說來，也並非只要是胡人，就須一概該殺，其中也有善惡之別。那麼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其時大廳上激鬥正酣，許多粗魯盲從之輩，自不會想到這中間的道理，而一般有識之士，雖轉到了這些念頭，卻也無暇細想，只是心中隱隱感到：「喬峰未必是非殺不可，咱們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氣壯。」

　　玄難、玄寂以二敵一，兀自遮攔多而進攻少。玄難見自己所使的拳法每一招都受敵人克制，縛手縛腳，半點施展不得，待得玄寂上來夾攻，當下拳法一變，換作了少林派的「羅漢拳」。

　　喬峰冷笑道：「你這也是來自天竺的胡人武術。且看是你胡人的功夫厲害，還是我大宋的本事了得？」說話之間，「太祖長拳」呼呼呼的擊出。

　　眾人聽了，心中都滿不是味兒。大家為了他是胡人而加圍攻，可是己方所用的反是胡人武功，而他偏偏使本朝太祖嫡傳的拳法。

　　忽聽得直櫓孫大聲叫道：「管他使什麼拳法，此人殺父、殺母、殺師父，就該斃了！大夥兒上啊！」他口中叫嚷，跟著就衝了上去。跟著譚公、譚婆，丐幫徐長老、陳長老、鐵面判官單氏父子等數十人同時攻上。這些人都是武功甚高的好手，人數雖多，相互間卻並不混亂，此上彼落，宛如車輪戰相似。

　　喬峰揮拳拆格，朗聲說道：「你們說我是契丹人，那麼喬三槐老公公和老婆婆，便不是我的父母了。莫說這兩位老人家我生平敬愛有加，絕無加害之意，就算是我殺的，又怎能加我『殺父、殺母』的罪名？玄苦大師是我受業恩師，少林派倘若承認玄苦大師是我師父，喬某便算是少林弟子，各位這等圍攻一個少林弟子，所為何來？」

　　玄寂哼了一聲，說道：「強辭奪理，居然也能自圓其說。」

　　喬峰說道：「若能自圓其說，那就不是強辭奪理了。你們如不當我是少林弟子，那麼這『殺師』二字罪名，便加不到我的頭上。常言道得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們想殺我，光明磊落的出手便了，何必加上許多不能自圓其說、強辭奪理的罪名？」他口中侃侃道來，手上卻絲毫不停，拳打單叔山、腳踢趙錢孫、肘撞未見其貌的青衣大漢、掌擊不知姓名的白鬚老者，說話之間，連續打倒了四人。他知道這些人都非奸惡之輩，是以手上始終留有餘地，被他擊倒的已有十七八人，卻不曾傷了一人性命。至於丐幫兄弟，卻碰也不碰，徐長老攻到身前，他便即閃身避開。

　　但參與這英雄大會的人數何等眾多？擊倒十餘人，只不過是換上十餘名生力軍而已。又鬥片刻，喬峰暗暗心驚：「如此打將下去，我總有筋疲力盡的時刻，還是及早抽身退走的為是。」一面出招相鬥，一面觀看脫身的途徑。

　　趙錢孫倒在地下，動彈不得，卻已瞧出喬峰意欲走路，大聲叫道：「大家出力纏住他，這萬惡不赦的狗雜種想要逃走！」

　　喬峰酣鬥之際，酒意上湧，怒氣漸漸勃發，聽得趙錢孫破口辱罵，不禁怒火不可抑制，喝道：「狗雜種第一個拿你來開殺戒！」運功於臂，一招劈空掌向他直擊過去。

　　玄難和玄寂齊呼：「不好！」兩人各出右掌，要同時接了喬峰這一掌，相救趙錢孫的性命。

　　驀地裡半空中人影一閃，一個人「啊」的一聲長聲慘呼，前心受了玄難、玄寂二人的掌力，後背被喬峰的劈空掌擊中，三股凌厲之極的力道前後夾擊，登時打得他肋骨寸斷，臟腑碎裂，口中鮮血狂噴，猶如一灘軟泥般委頓在地。

　　這一來不但玄難、玄寂大為震驚，連喬峰也頗出意料之外。原來這人卻是快刀祁六。他懸身半空，時刻已然不短，這麼晃來晃去，嵌在橫樑中的鋼刀終於鬆了出來。他身子下墮，說也不巧，正好躍在三人各以全力拍出的掌力之間，便如兩塊大鐵板的巨力前後擠將攏來，如何不送了他的性命？

　　玄難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喬峰，你作了好大的孽！」喬峰大怒，道：「此人我殺他一半，你師兄弟二人合力殺他一半，如何都算在我的帳上？」玄難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若不是你害人在先，如何會有今日這場打鬥？」

　　喬峰怒道：「好，一切都逄在我的帳上，卻又如何？」惡鬥之下，蠻性發作，陡然間猶似變成了一頭猛獸，右手一拿，抓起一個人來，正是單正的次子單仲山，左手奪下他單刀，右手將他身子一放，跟著拍落，單仲山天靈蓋碎裂，死於非命。

　　群雄齊聲發喊，又是驚惶，又是憤怒。

　　喬峰殺人之後，更是出手如狂，單刀飛舞，右手忽拳忽掌，左手鋼刀橫砍直劈，威勢直不可當，但見白牆上點點滴滴的濺滿了鮮血，大廳中倒下了不少屍骸，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膛破肢斷。這時他已顧不得對丐幫舊人留情，更無餘暇分辨對手面目，紅了眼睛，逢人便殺。奚長老竟也死於他的刀下。

　　來赴英雄宴的豪傑，十之八九都親手殺過人，在武林中得享大名，畢竟不能單憑交遊和吹噓。就算自己沒殺過人，這殺人放火之事，看也看得多了。此刻這般驚心動魄的惡鬥，卻實是生平從所未見。敵人只有一個，可是他如瘋虎、如鬼魅，忽東忽西的亂砍亂殺、狂衝猛擊。不少高手上前接戰，都被他以更快、更猛、更狠、更精的招數殺了。群雄均非膽怯怕死之人，然眼見敵人勢若顛狂而武功又無人能擋，大廳中血肉橫飛，人頭亂滾，滿耳只聞臨死時的慘叫之聲，倒有一大半人起了逃走之意，都想盡快離開，喬峰有罪也好，無罪也好，自己是不想管這件事了。

　　游氏雙雄眼見情勢不利，左手各執圓盾，右手一挺短槍，一持單刀，兩人忽哨一聲，圓盾護身，分從左右向喬峰攻了過去。

　　喬峰雖是絕無顧忌的惡鬥狠殺，但對敵人攻來的一招一式，卻仍是凝神注視，心意絲毫不亂，這才保得身上無傷。他見游氏兄弟來勢凌厲，當下呼呼兩刀，將身旁兩人砍倒，制其機先，搶著向游驥攻去。他一刀砍下，游驥舉起盾牌一擋，●的一聲響，喬峰的單刀反彈上來，他一瞥之下，但見單刀的刃口鄭起，已然不能用了。游氏兄弟圓盾系用百練精鋼打造而成，經是寶劍亦不能傷，保況喬峰手中所持，中是人單仲山手中奪來的一把尋常鋼刀？

　　游驥圓盾擋開敵刃，右手短槍如毒蛇出洞，疾從盾底穿出，刺向喬峰小腹。便在這時，寒光一閃，游駒手中的圓盾卻向喬峰腰間劃來。

　　喬峰一瞥之間，見圓盾邊緣極是鋒銳，卻是開了口的，如同是一柄圓斧相似，這一下教他劃上了，身子登時斷為兩截，端的厲害無比，當即喝道：「好家為！」拋去手中單刀，左手一拳，噹的一聲巨響，擊在游驥圓盾的正中，右手也是一拳，噹的一聲巨響，擊在游駒圓盾的正中。

　　游氏雙雄只感半身酸麻，在喬峰剛猛無儔的拳力震撼之下，眼前金星飛舞，雙臂酸軟，盾牌和刀槍再也拿捏不住，四件兵刃嗆啷啷落地。兩人右手虎口同時震裂，滿手都是鮮血。

　　喬峰笑道：「好極，送了這兩件利器給我！」雙手搶起鋼盾，盤旋飛舞。這兩塊鋼盾當真是攻守俱臻佳妙的利器，只聽得「啊唷」、「呵呵」幾聲慘呼，已有五人死在鋼盾之下。

　　游氏兄弟臉如土色，神氣灰敗。游驥叫道：「兄弟，師父說道：『盾在人在，盾亡人亡』。」游駒道：「哥哥，今日遭此奇恥大辱，咱從前兒倆更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兩人一點頭，各自拾起自己兵刃，一刀一槍，刺入自己體內，登時身亡。

　　群雄齊叫：「啊喲！」可是在喬峰圓盾的急舞之下，有誰敢搶近他身子五尺之內？又有誰能搶近身子五尺之內？

　　喬峰一呆，沒想到身為聚賢莊主人的游氏兄弟竟會自刎。他背一驚，酒性退了大半，心中頗起悔意，說道：「游家兄弟，保苦如此？這兩塊盾牌，我還了你們就是！」持著那兩塊鋼盾，放到游氏雙雄屍體的足邊。

　　他彎著腰尚未站直，忽聽得一上少女的聲音驚呼：「小心！」

　　喬峰立即向左一移，青光閃動，一柄利劍從身邊疾刺而過。若不是阿朱這一聲呼叫，雖然未必便能給這一劍刺中，但手忙腳亂，處境定然大大不利。向他偷襲的乃是譚公，一擊不中，已然遠避。

　　當喬峰和群雄大戰之際，阿朱縮在廳角，體內元氣漸漸消失，眼見眾人圍攻喬峰，想起他明知凶險，仍護送自己前來求醫，這番恩德，當真粉身難報，心中又感激，又焦急，見喬峰歸還鋼盾，譚公自後偷襲，當下出聲示警。

　　譚婆怒道：「好啊，你這小鬼頭，咱從前不來殺你，你卻出聲幫人。」身形一晃，揮掌便向阿朱頭頂擊落。

　　譚婆這一掌離阿朱頭頂尚有半尺，喬峰已然給身趕上，一把抓譚婆後心，將她硬生生的拉開，向旁擲出，喀喇一聲，將一張花梨木太師椅撞得粉碎。阿朱雖逃過了譚婆掌出，卻已嚇得花容失色，身子漸漸軟倒。喬峰大驚，心道：「她體內真氣漸盡，在這當口，我哪有餘裕縱她接氣？」

　　只聽得薛神醫冷冷的道：「這姑娘真氣轉眼便盡，你是否以內力替她接續？倘若她斷了這口氣，可就神仙也難救活了。」

　　喬峰為難之極，知道薛神醫所說確是實情，但自己只要伸手助阿朱續拿，環伺在旁的群群雄立時白刃交加。這些人有的死了兒子，有的死了好友，出手哪有容情？然則是眼睜睜的瞧著她斷氣而死不成？

　　他干冒奇險將阿朱送到聚賢莊，若未得薛神醫出手醫治，便任由她真氣衷竭而死，實在太也可惜，可是這時候以內力續她真氣，那便是用自己性命來換她性命。阿朱只不過是道上邂逅相逢的一個小丫頭，跟她說不上有什麼交情，出力相救，還是尋常的俠義之行，但要以自己性命去換她一命，可說不過去了，「她既非我的親人，又不是有恩於我，須當報答。我盡力而為到了這步田地，也已仁至義盡，對得她住。我立時便走，薛神醫能不能救她，只好瞧她的運氣了。」

　　當下拾起地下兩面圓盾，雙手連續使出「大鵬展翅」的招數，兩圈白光滾滾向外翻動，逕向廳口衝出。

　　群雄雖然從多，但喬峰招數狠惡，而這對圓盾又實在太過厲害，這一使將開來，丈許方圓之內誰都無法近身。

　　喬峰幾步衝到廳口，右足跨出了門檻，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慘然道：「先殺這丫頭，再報大仇！」正是鐵面判官單正。他大兒子單伯山應道：「是！」舉刀向阿朱頭頂劈落。

　　喬峰驚愕之下，不及細想，左手圓盾脫手，盤旋飛出，去勢凌厲之極。七八從此人齊聲叫道：「小心！」單伯山急忙舉刀格擋，但喬峰這一擲的勁力何等剛猛，圓盾的邊緣又鋒銳無比，喀喇一聲，將單伯山連人帶刀的鍘為兩截。圓盾餘勢不衰，擦的一聲，又斬斷了大廳的一根柱子。屋頂瓦片泥沙紛紛躍落。

　　單正和他餘下的三個兒子悲憤狂叫，但在喬峰的凜凜神威之前，竟不敢向他攻擊，連同其餘六七人，都是向阿朱撲去。

　　喬峰罵道：「好不要臉！」呼呼呼呼連出四掌，將一干人都震退了，搶上前去，左臂抱起阿朱，以圓盾護住了她。

　　阿朱低聲道：「喬大爺，我不成啦，你別理我，快……快自己去吧！」

　　喬峰眼見群雄不講公道，竟群相欺侮阿朱這奄奄一息的弱女子，激發了高傲倔強之氣，大聲說道：「事到如今，他們也決不容你活了，咱們死在一起便是。」右手翻出，奪出了一柄長劍，刺削斬劈，向外衝去。他左手抱了阿朱，行動固然不便，又少了一隻手使用，局面更是不利之極，但他早將生死置之度外，長劍狂舞亂劈，只跨出兩步，只覺後心一痛，已被人一刀砍中。

　　他一足反踢出去，將那人踢得飛出丈許之外，撞在另一人身上，兩人立時斃命。但便在此時，喬峰右肩頭中槍，跟著右胸又被人刺了一劍。他大吼一聲，有如平空起個霹靂，喝道：「喬峰自行了斷，不死於鼠輩之手！」

　　但這時群雄打發了性，哪肯讓他從容自盡？十多人一擁而上。喬峰奮起神威，右手陡然探出，已抓住玄寂胸口的「膻中穴」，將他身子高高舉起。眾人發一聲喊，不由自主的退開了幾步。

　　玄寂要穴被抓，饒是有一身高強武功，登時全身酸麻，半點動彈不得，眼見自己的咽喉離圓盾刃口不過尺許，喬峰只要左臂一揮，或是右臂一送，立時便將他腦袋害了下來，不由得一聲長歎，閉目就死。

　　喬峰只覺背心、右胸、右肩三處傷口如火炙一般疼痛，說道：「我一身武功，最初出自少林，飲水思源，豈可殺戮少林高僧？喬某今日反正是死了，多殺一人，又有何益？」當即將玄寂放下地來，鬆開手指，朗聲道：「你們動手吧！」

　　群雄面面上覷，為他的豪邁之氣所動，一時都不願上前動手。又有人想：「他連玄寂都不願傷，又怎會去害死他的受業恩師玄苦大師？」

　　但鐵面判官單正的兩子為他所殺，傷心憤激，大呼而前，舉刀往喬峰胸口刺去。

　　喬峰自知重傷之餘，再也無法殺出重圍，當即端立不動。一霎時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我到底是契丹還是漢人？害死我父母和師父的那人是誰？我一生多行仁義，今天卻如何無緣無故的傷害這許多英俠？我一意孤行的要救阿朱，卻枉自送了性命，豈非愚不可及，為天下英雄所笑？」

　　眼見單正黝黑的臉面扭曲變形，兩眼睜得大大的，挺刀向自己胸口直刺過來，喬峰心中悲憤難抑，陡然仰天大叫，聲音直似猛獸狂吼。

## 第20章 悄立雁門，絕壁無餘字

　　單正聽到喬峰這震耳欲聾的怒吼，腦中陡然一陣暈眩，腳下踉蹌，站立不定。群雄也都不由自主的退了幾步。單小山自旁搶上，挺刀刺出。

　　眼見刀尖離喬峰胸口已不到一尺而他渾無抵禦之意，丐幫吳長老、白世鏡等都閉上了眼睛，不忍觀看。

　　突然之間，半空中呼的一聲，竄下一個人來，勢道奇急，正好碰在單小山的鋼刀之上。單小山抵不住這股大力，手臂下落。群雄齊聲驚呼聲中，半這中又撲下一上人來，卻是頭下腳上，一般的勢道奇急，砰的一聲響，天靈對天靈蓋，正好撞中了單小山的腦袋，兩人同時腦漿迸裂。

　　群雄方始看清，這先後撲下的兩人，本是守在屋頂防備喬峰逃走的，卻給人擒住了，當作暗器般投了下來。廳中登時大亂，群雄驚呼叫嚷。驀地裡屋頂角上一條長繩甩下，勁道兇猛，向著眾人的腦袋橫掃過來，群雄紛舉兵刃擋格。那條長繩繩頭陡轉，往喬峰腰間一纏，隨即提起。

　　此時喬峰三處傷口血流如注，抱著阿朱的左手已無絲毫力氣，一被長繩捲起，阿朱當即滾在地下。眾人量見長繩彼端是上黑衣大漢，站在屋頂，身形魁梧，臉蒙黑布，只露出了兩中眼睛。

　　那大漢左手將喬峰挾在肋下，長繩甩出，已捲住了大門外聚賢莊高高的旗桿。群雄大聲呼喊，霎時之間鋼鏢、袖箭、飛刀、鐵錐、飛蝗石、甩手箭，各種各樣暗器都向喬峰和那大漢身上射去。那黑衣磣漢一拉長繩，悠悠飛起，往旗桿的旗斗中落去。騰騰、拍拍、擦擦，響聲不絕，數十年暗器都打在旗斗上。只見長繩從旗斗中甩出，繞向八九丈外的一株大樹，那大漢挾著喬峰，從旗斗中蕩出，頃刻間越過那株大樹，已在離旗桿十科丈處落地。他跟著又甩長繩，再繞遠處大樹，如此幾個起落，已然走得無影無蹤。

　　群雄駭然相顧，但聽得馬蹄聲響，漸馳漸遠，再也追不上了。

　　喬峰受傷雖重，神智未失，這大漢以長繩救他脫險，一舉一動，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自是深感他救命之恩，又想：「這甩繩的準頭膂力，我也能辦到，但以長繩當作兵刃，同時揮擊數十人，這一招『天女散花』的軟鞭功夫，我就不能使得如他這般恰到好處。」

　　那黑衣大漢將他放上馬背，兩人一騎，逕向北行。那大漢取出金創藥來，敷上喬峰三處傷口。喬峰流血過多，虛弱之極，幾次都欲暈去，每次都是吸一口氣，內息流轉，精神便是一振。那大漢縱馬直向西北，走了一會，道路越來越崎嶇，到後來已無道路，那馬儘是在亂石堆中躓蹶而行。

　　又行了半上多時辰，馬匹再也不能走了，那大漢將喬峰橫抱手中，下馬向一認山峰上攀去。喬峰身子甚重，那大漢抱著他卻似毫不費力，雖在十分陡峭之處，那大漢便用長繩飛過山峽，纏住樹枝而躍將過去。那人接連橫越了八處險峽，跟著一路向下，深入一個上不見天的深保之中，終於站定腳步，將喬峰放下。

　　喬峰勉力站定，說道：「大恩不敢言謝，只求恩兄讓喬峰一見廬山直面。」

　　那大漢一對晶光燦然的眼光在他臉上轉來轉去，過得半晌，說道：「山洞中有足用半月的乾糧，你在此養傷，敵從無法到來。」

　　喬峰應道：「是！」心道：「聽這人聲音，似乎年紀不輕了。」

　　那大漢又向他打量了一會，忽然右手揮出，拍的一聲，打了他一記耳光。這一下出手奇快，喬峰一來絕沒想到他竟會擊打自己，二來這一掌也當真打得高明之極，竟然沒能避開。

　　那大漢第二記跟著打來，兩掌之間，相距只是電光般的一閃，喬峰有了這個餘裕，卻哪能再讓他打中？但他是救命恩人，不願跟他對敵，而又無力閃身相避，於是左手食指伸出，放在自己頰邊，指著他的掌心。

　　這食指所向，是那大漢掌心的「勞宮穴」，他一掌拍將過來，手掌未及喬峰面頰，自己掌上要實先得碰到手指。這大漢手掌離喬峰面頰不到一尺，立即翻掌，用手背向他擊去，這一下變招奇速。喬峰也是迅速之極的轉過手指，指尖對住了他手背上的「二間穴」。

　　那大漢一聲長笑，右手硬生生的縮回，左手橫斬而至。喬峰左手手指伸出，指尖已對準他掌緣的「後豁穴」。那大漢手臂陡然一提，來勢不衰，喬峰及時移指，指向聳掌緣的「前谷穴」。頃刻之間，那大漢雙掌飛舞，連換了十餘下招式，喬峰只守不攻，手指總是指著他手掌擊來定會撞上的穴道。那大漢第一下出其不意的打了他一記巴掌，此後便再也打他不著了。兩從虛發虛接，個是當世罕見的上乘武功。

　　那大漢使滿第二十招，見喬峰雖在重傷之餘，仍是變招奇快，認穴奇準，陡然間收掌後躍，說道：「你這人愚不中及，我本來不該救你。」喬峰道：「謹領恩公教言。」

　　那人罵道：「你這臭騾子，練就了這樣一身天下無敵的武功，怎地去為一上瘦骨伶仃的女娃子枉送性命？她跟你非親非故，無恩無義，又不是什麼傾國傾城的美貌佳人，只不過是一個低三下四的小丫頭而已。天下哪有你這等大傻瓜？」

　　喬峰歎了口氣，說道：「恩公教訓得是。喬峰以有用之身，為此無益之事，原是不當。只是一時氣憤難當，蠻勁發作，便沒細想後果。」

　　那大漢道：「嘿嘿，原來是蠻勁發作。」抬頭向天，縱聲長笑。

　　喬峰只覺他長笑聲中大有悲涼憤慨之意，不禁愕然。驀地裡見那大漢拔身而起，躍出丈餘，身形一晃，已在一塊大巖之後隱沒。喬峰叫道：「恩公，恩公！」但見他接連縱躍，轉過山峽，竟遠遠的去了。喬峰只跨出一步，便搖搖欲倒，忙伸手扶住山壁。

　　他定了定神，轉過身來，果見石壁之後有個山洞。他扶著山壁，慢慢走進洞中，只見地下放著不少熟肉、妙米、棗子、花生、魚乾之類乾糧，更妙的是居然另有一大罈酒。打開罈子，酒香直衝鼻端，伸入手壇，掬了一手上來喝了，入口甘美，乃是上等的美酒。他心下感激：「難得這位恩公如此周到，知我念飲，竟在此處備得有酒。山道如此難行，攜帶這個大酒罈，不太也費事麼？」

　　那大漢給他敷的金創藥極具靈效，此時已止住了血，幾個時辰後，疼痛漸減。他身子壯健，內功深厚，所受也只皮肉外傷，雖然不輕，但過得七八天，傷口已好了小半。

　　這七八天中，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兩件事：「害我的那個仇人是誰？救我的那位恩公是誰？」這兩人武功都十分了得，料想俱不在自己之下，武林之中有此身手者寥寥可數，屈著手指，一個個能算得出來，但想來想去，誰都不像。仇人無法猜到，那也罷了，這位恩公卻和自己拆過二十招，該當料得到他的家數門派，可是他一招一式全是平平無奇，於質樸無華之中現極大能耐，就像是自己在聚賢莊中所使的「太祖長拳」一般，招式中絕不洩漏身份來歷。

　　那一罈酒在頭兩天之中，便已給他喝了個壇底朝天，堪堪到得二十天上，自覺傷口已好了七八成，酒癮大發，再也忍耐不住，料想躍峽逾谷，已然無礙，便從山洞中走了出來，翻山越嶺，重涉江湖。

　　心下尋思：「阿朱落入他們手中，要死便早已死了，倘若能活，也不用我再去管她。眼前第一件要緊事，是要查明我到底是何等樣人。爹娘師父，於一日之間逝世，我的身世之謎更是難明，須得到雁門關外，卻瞧瞧那石壁上的遺文。」

　　盤算已定，逕向西北，到得鎮上，先喝上了二十來碗酒。只過得三天，身邊僅剩的幾兩碎銀便都化作美酒，喝得精光。

　　時時大宋撫有中土，分天下為一十五路。以大梁為都，稱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宋州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是為四京。喬峰其時身在京西路汝州，這日來到梁縣，身邊銀兩已盡，當晚潛入縣衙，在公庫盜了幾百兩銀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雞鴨魚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給他付銀。不一日來到河東路代州。

　　雁門關在代州之北三十里的雁門險道。喬峰昔年行俠江湖，也曾到過，只是當時身有要事，匆匆一過，未曾留心。他到代州時已是午初，在城中飽餐一頓，喝了十來碗酒，便出城向北。

　　他腳程迅捷，這三十里地，行不到半個時辰。上得山來，但見東西山巖峭拔，中路盤旋崎嶇，果然是個絕險的所在，心道：「雁兒南遊北歸，難以飛越高峰，皆從兩峰之間穿過，是以稱為雁門。今日我從南來，倘若石壁上的字跡表明我確是契丹人，那麼喬某這一次出雁門關後，永為塞北之人，不再進關來了。倒不如雁兒一年一度南來北往，自由自在。」想到此處，不由得心中一酸。

　　雁門關是大宋北邊重鎮，山西四十餘關，以雁門最為雄固，一出關外數十里，便是遼國之地，是以關下有重兵駐守，喬峰心想若從關門中過，不免受守關官兵盤查，當下從關西的高嶺繞道而行。

　　來到絕嶺，放眼四顧，但見繁峙、五台東聳，寧武諸山西帶，正陽、石鼓挺於南，其北則為朔州、馬邑，長坡峻阪，茫然無際，寒林漠漠，景象蕭索。喬峰想起當年過雁門關時，曾聽同伴言道，戰國時趙國大將李牧、漢朝大將郅都，都曾在雁門駐守，抗禦匈奴入侵。倘若自己真是匈奴、契丹後裔，那麼千餘年來侵犯中國的，都是自己的祖宗了。

　　向北眺望地勢，尋思：「那日汪幫主、趙錢孫等在雁門關外伏擊契丹武士，定要選一處最占形勢的山坡，左近十餘里之內，地形之佳，莫過於西北角這處山側。十之八九，他們定會在此設伏。」

　　當下奔行下嶺，來到該處山側。驀地裡心中感到一陣沒來由的悲愴，只見該山側有一塊大巖，智光大師說中原群雄伏在大巖之後，向外發射喂毒暗器，看來便是這塊岩石。

　　山道數步之外，下臨深俗，但見雲霧封谷，下不見底。喬峰心道：「倘若智光大師之言非假，那麼我媽媽被他們害死之後，我爹爹從此處躍下深谷自盡。他躍進谷口之後，不忍帶我同死，又將我拋了上來，摔在汪幫主的身上。他……他在石壁上寫了些什麼字？」

　　回過頭來，往右首山壁上望去，只見那一片山壁天生的平淨光滑，但正中一大片山石上卻儘是斧鑿的印痕，顯而易見，是有人故意將留下的字跡削去了。

　　喬峰呆立在石壁之前，不禁怒火上衝，只想揮刀舉掌亂殺，猛然間想起一事：「我離丐幫之時，曾斷單正的鋼刀立誓，說道，我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決計不殺一個漢人。可是我在聚賢莊上，一舉殺了多少人？此刻又想殺人，豈不是大違誓言？唉，事已至此，我不犯人，人來犯我，倘若束手待斃，任人宰割，豈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

　　千里奔馳，為的是要查明自己身世，可是始終毫無結果。心中越來越暴躁，大聲號叫：「我不是漢人，我不是漢人！我是契丹胡虜，我是契丹胡虜！」提起手來，一掌掌往山壁上劈去。只聽得四下裡山谷鳴響，一聲聲傳來：「不是漢人，不是漢人！……契丹胡虜，契丹胡虜！」

　　山壁上石屑四濺。喬峰心中鬱怒難伸，仍是一掌掌的劈去，似要將這一個多月來所受的種種委屈，都要向這塊石壁發洩，到得後來，手掌出血，一個個血手印拍上石壁，他兀自不停。

　　正擊之際，忽聽得身後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喬大爺，你再打下去，這座山峰也要給你擊倒了。」

　　喬峰一怔，回過頭來，只見山坡旁一株花樹之下，一個少女倚樹而立，身穿淡紅衫子，嘴角邊帶著微笑，正是阿朱。

　　他那日出手救她，只不過激於一時氣憤，對這小丫頭本人，也沒怎麼放在心上，後來自顧不暇，於她的生死存亡更是置之腦後了。不料她忽然在此處出現，喬峰驚異之餘，自也歡喜，迎將上去，笑道：「阿朱，你身子大好了？」只是他狂怒之後，轉憤為喜，臉上的笑容未免頗為勉強。

　　阿朱道：「喬大爺，你好！」她向喬峰凝視片刻，突然之間，縱身撲入他的懷中，哭道：「喬大爺，我……我在這裡已等了你五日五夜，我只怕你不能來。你……你果然來了，謝謝老天爺保●，你終於安好無恙。」

　　她這幾句話說得斷斷續續，但話中允滿了喜悅安慰之情，喬峰一聽便知她對自己不勝關懷，心中一動，問道：「你怎地在這裡等了我五日五夜？我……你怎知我會到這裡來？」

　　阿朱慢慢抬起頭來，忽然想到自己是伏在一個男子的懷中，臉上一紅，退開兩步，再想起適才自己的情不自禁。更是滿臉飛紅，突然間反身疾奔，轉到了樹後。

　　喬峰叫道：「喂，阿朱，阿朱，你幹什麼？」阿朱不答，只覺一顆心怦怦亂跳，過了良久，才從樹後出來，臉上仍是頗有羞澀之意，一時之間，竟訥訥的說不出話來。喬峰見她神色奇異，道：「阿朱，你有什麼難言之隱，儘管跟我說好了。咱倆是患難之交，同生共死過來的，還能有什麼顧忌？」阿朱臉上又是一紅，道：「沒有。」

　　喬峰輕輕扳著她肩頭，將她臉頰轉向日光，只見她容色雖甚憔悴，但蒼白的臉蛋上隱隱泛出淡紅，已非當日身受重傷時的灰敗之色，再伸指去搭她脈搏。阿朱的手腕碰到了他的手指，忽地全身一震。喬峰道：「怎麼？還有什麼不舒服麼？」阿朱臉上又是一紅，忙道：「不是，沒……沒有。」喬峰按她脈搏，但覺跳動平穩，舒暢有力，讚道：「薛神醫妙手回春，果真樂不虛傳。」

　　阿朱道：「幸得你的好朋友白世鏡長老，答允傳他七招『纏絲擒拿手』，薛神醫才給我治傷。更要緊的是，他們要查問那位黑衣先生的下落，倘若我就此死了，儀仗隊疔就什麼也問不到了。我傷勢稍稍好得一點，每天總有七八個人來盤問我：『喬峰這惡賊是你什麼人？』這些事我本來不知道，但我老實回答不知，他們硬指我說謊，又說不給我飯吃啦，要用刑啦，恐嚇了一大套。於是我偷給他們捏造故事，那位黑衣先生的事編得最是荒唐，今天說他是來自崑崙山的，明天又說他曾經在東海學藝，跟他們胡說八道，當真有趣不過。」說到這裡，回想到那些日子中信口開河，作弄了不少當世成名的英雄豪傑，兀自心有餘次，臉上笑容如春花初綻。

　　喬峰微笑道：「他們信不信呢？」阿朱道：「有的相信，有的卻不信，大多數是將信將疑。我猜到他們誰也不知那位黑衣先生的來歷，無人能指證我說得不對，於是我的故事就越編越希奇古怪，好教他們疑神疑鬼，心驚肉跳。」喬峰歎道：「這位黑衣先生到底是什麼來歷，我亦不知。只怕聽了你的信口胡說，我也會將信將疑。」

　　阿朱奇道：「你也不認得他麼？那麼他怎麼竟會甘冒奇險，從龍潭虎穴之中將你救了出來？嗯，救人危難的大俠，本來就是這樣的。」

　　喬峰歎了口氣，道：「我不知道該當向誰報仇，也不知向誰報恩，不知自己是漢人，還是胡人，不知自己的所作所為，到底是對是錯。喬峰啊喬峰，你當真枉自為人了。」

　　阿朱見他神色淒苦，不禁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掌，安慰他道：「喬大爺，你又何須自苦？種種事端，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只要問心無愧，行事對得住天地，那就好了。」

　　喬峰道：「我便是自己問心有愧，這才難過。那日在杏子林中，我彈刀立誓，決不殺一個漢人，可是……可是……。」

　　阿朱道：「聚賢莊上這些人不分青紅皂白，便向你圍攻，若不還手，難道便糊里糊塗的讓他們砍成十七廿八塊嗎？天下沒這個道理！」

　　喬峰道：「這話也說得是。」他本是個提得起、放得下的好漢，一時悲涼感觸，過得一時，便也撇在一旁，說道：「智光禪師和趙錢孫都說這石壁上寫得有字，卻不知是給誰鑿去了。」

　　阿朱道：「是啊，我猜想你定會到雁門關外，來看這石壁上的留字，因此一脫險境，就到這裡來等你。」

　　喬峰問道：「你如何脫險，又是白長老救你的麼？」阿朱微笑道：「那可不是了。你記得我曾經扮過少林寺的和尚，是不是？連他們的師兄弟也認不出來。」喬峰道：「不錯，你這門頑皮的本事當真不錯。」阿朱道：「那日我的傷勢大好了，薛神醫說道不用再加醫治，只須休養七八天，便能復元。我編造那些故事，漸漸破綻越來趙多，編得也有些膩了，又記掛著你，於是這天晚上，我喬裝改扮了一個人。」喬峰道：「又扮人？卻扮了誰？」

　　阿朱道：「我扮作薛神醫。」

　　喬峰微微一驚，道：「你扮薛神醫，那怎麼扮得？」阿朱道：「他天天跟我見面，說話最多，他的模樣神態我看得最熟，而且中有他時常跟我單獨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假裝暈倒，他來給我搭脈，我反手一扣，就抓住了他的脈門。他動彈不得，只好由我擺佈。」

　　喬峰不禁好笑，心想；「這薛神醫只顧治病，哪想到這小鬼頭有詐。」

　　阿朱道：「我點了他的穴道，除下他的衣衫鞋襪。我的點穴功夫不高明，生怕他自己衝開穴道，於是撕了被單，再將他手腳都綁了起來，放在床上，用被子蓋住了他，有人從窗外看見，只道我在蒙頭大睡，誰也不會疑心。我穿上他的衣衫鞋帽，在臉上堆起皺紋，便有七分像了，只是缺一把鬍子。」

　　喬峰道：「嗯，薛神醫的鬍子半黑半白，倒不容易假造。」阿朱道：「假造的不像，終究是用真的好。」喬峰奇道：「用真的？」阿朱道：「是啊，用真的。我從他藥箱中取出一把小刀，將他的鬍子剃了下來，一根根都黏在我臉上，顏色模樣，沒半點不對。薛神醫心裡定是氣得要命，可是他有什麼法子」他治我傷勢，非出本心。我剃他鬍子，也算不得是恩將仇報。何況他剃了鬍子之後，似乎年輕了十多歲，相貌英俊得多了。」

　　說到這裡，兩人相對大笑。

　　阿朱笑著續道：「我扮了薛神醫，大模大樣的走出聚賢莊，當然誰也不敢問什麼話，我叫人備了馬，取了銀子，這就走啦。離莊三十里，我扯去鬍子，變成個年輕小伙子。那些人總得到第二天早晨，才會發覺。可是我一路上改裝，他們自是尋我不著。」

　　喬峰鼓掌道：「妙極！妙極！」突然之間，想起在少林寺菩提院的銅鏡之中，曾見到自己背影，當時心中一呆，隱隱約約覺得有什麼不安，這時聽她說了改裝脫險之事，又忽起這不安之感，而且比之當日在少林寺時更加強烈，沉吟道：「你轉過身來，給我瞧瞧。」阿朱不明他用意，依言轉身。

　　喬峰凝思半晌，除下外衣，給她披在身上。

　　阿朱臉上一紅，眼色溫柔的回眸看了他一眼，道：「我不冷。」

　　喬峰見她披了自己外衣，登時心中雪亮，手掌一翻，抓住了她手腕，厲聲道：「原來是你！你受了何人指使，快快說來。」阿朱吃了一驚，顫聲道：「喬大爺，什麼事啊？」喬峰道：「你曾經假扮過我，冒充過我，是不是？」

　　原來這時他恍然想起，那日在無錫趕去相救丐幫眾兄弟，在道上曾見到一人的背影，當時未曾在意，直到在菩提院鋼鏡中見到自己背影，才隱隱約約想起，那人的背影和自己直是一般無異，那股不安之感，便由此而起，然而心念模糊，渾不知為了何事。

　　他那日趕去相救丐幫群雄，到達之時，眾人已然脫險，人人都說不永之前曾和他相見。他雖矢口不認，眾人卻無一肯信。當時莫名其妙，相信除了有人冒充自己之外，更無別種原因。可是要冒充自己，連日常相見的白世鏡、吳長老等都認不出來，那是談何容易？此刻一見到阿朱披了自己外衣的背影，前後一加印證，登時恍然。雖然此時阿朱身上未有棉花墊塞，這瘦小嬌怯的背影和他魁梧奇偉的模樣大不相同，但要能冒充自己而瞞過丐幫群豪，天下除她之外，更能有誰？

　　阿朱卻毫不驚惶，格格一笑，說道：「好吧，我只好招認了。」便將自己如何喬裝他的形貌、以解藥救了丐幫群豪之事說了。

　　喬峰放開她手腕，厲聲道：「你假裝我去救人，有什麼用意？」

　　阿朱甚是驚奇，說道：「我只是開開玩笑。你從西夏人手裡救了我和阿碧，我兩個都好生感激。我又見那些叫化子待你這樣不好，心想喬裝了你，去解了他們身上所中之毒，讓他們心下慚愧，也是好的。」歎了口氣，又道：「哪知他們在聚賢莊上，仍然對你這般狠毒，全不記得舊日的恩義。」

　　喬峰臉色越來越是嚴峻，咬牙道：「那麼你為何冒充了我去殺我父母？為何混入少林寺去殺我師父？」

　　阿朱跳了起來，叫道：「哪有此事？誰說是我殺了你父母？殺了你師父」」

　　喬峰道：「我師父給人擊傷，他一見我之後，便說是我下的毒手，難道還不是你麼？」他說到這裡，右掌微微抬起，臉上佈滿了殺氣，只要她對答稍有不善，這一掌落將下去，便有十個阿朱，也登時斃了。

　　阿朱見他滿臉殺氣，目光中儘是怒火，心中十分害怕，不自禁的退了兩步。只要再退兩步，那便是萬丈深淵。

　　喬峰厲聲道：「站著，別動！」

　　阿朱嚇得淚水點點從頰邊滾下，顫聲道：「我沒……殺你父母，沒……沒殺你師父。你師父這麼大……大的本事，我怎能殺得了他？」

　　她最後這兩句話極是有力，喬峰一聽，心中一凜，立時知道是錯怪了他，左手快如閃電般伸出，抓住她肩頭，拉著她靠近山壁，免得她失足掉下深谷，說道：「不錯，我師父不是你殺的。」他師父玄苦大師是玄慈、玄寂、玄難諸高僧的師兄弟，武功造詣，已達當世第一流境界。他所以逝世，並非中毒，更非受了兵刃暗器之傷，乃是被極厲害的掌力震碎臟腑。阿朱小小年紀，怎能有這般深厚的內力？倘若她內力能震死玄苦大師，那麼玄慈這一記大金剛掌，也放不會震得她九死一生了。

　　阿朱破涕為笑，拍了掃胸口，說道：「你險些兒嚇死了我，你這人說話也太沒道理，要是我有本事殺你師父，在聚賢莊上還不助你大殺那些壞蛋麼？」

　　喬峰見她輕嗔薄怒，心下歉然，說道：「這些日子來，我神思不定，胡言亂語，姑娘莫怪。」

　　阿朱笑道：』誰來怪你啊？要是我怪你，我就不跟你說話了。」隨即收起笑容，柔聲道：「喬大爺，不管你對我怎樣，我這一生一世，永遠不會怪你的。」

　　喬峰搖搖頭，淡然道：「我雖然救過你，那也不必放在心上。」皺起眉頭，呆呆出神，忽問：「阿朱，你這喬裝易容之術，是誰傳給你的？你師父是不是另有弟子？」阿朱搖頭道：「沒人教的。我從小喜歡扮作別人樣子玩兒，越是學得多，便能扮得像，這哪裡有什麼師父？難道玩兒也要拜師父麼？」

　　喬峰歎了口氣，說道：「這可真奇怪了，世上居然另有一人，和我相貌十分相像，以致我師父誤認是我。」阿朱道：「既然有此線索，那便容易了。咱們去找到這個人來，拷打逼問他便是。」喬峰道：「不錯，只是茫茫人海之中，要找到這個人，實在艱難之極。多半他也跟你一樣，也有喬裝易容的好本事。」

　　他走近山壁，凝視石壁上的斧鑿痕跡，想探索原來刻在石上的到底是些什麼字，但左看右瞧，一個字也辨認不出，說道：「我要去找智光大師，向他這石壁上寫的到底是什麼字。不查明此事，寢食難安。」

　　阿朱道：「就怕他不肯說。」喬峰道：「他多半不肯說，便硬逼軟求，總是要他說了，我才罷休。」阿朱沉吟道：「智光大師好像很硬氣，很不怕死，硬逼軟逼，只怕都不管用。還是……」喬峰點頭道：「不錯，還是去問趙錢孫的好。嗯，這趙錢孫多半也是寧死不屈，但要對付他，我倒有法子。」

　　他說到這裡，向身旁的深淵望了一眼，道：「我想下去瞧瞧。」阿朱嚇了一跳，向那雲封霧繞的谷口瞧了兩眼，走遠了幾步，生怕一不小心便摔了下去，說道：「不，不！你千萬別下去。下去有什麼好瞧的？」喬峰道：「我到底是漢人還是契丹人，這件事始終在我心頭盤旋不休。我要下去查個明白，看看那個契丹人的屍體。」阿朱道：「那個摔下去的已有三十年了，早只剩下幾根白骨，還能看到什麼？」喬峰道：「我便是要去瞧瞧他的白骨。我想，他如果真是我親生父親，便得將他屍骨撿上來，好好安葬。」

　　阿朱尖聲道：「不會的，不會的！你仁慈俠義，怎能是殘暴惡毒的契丹人後裔。」

　　喬峰道：』你在這裡等我一天一晚，明天這時候我還沒上來，你便不用等了。」

　　阿朱大急，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叫道：「喬大爺，你別下去！」

　　喬峰心腸甚硬，絲毫不為所動，微微一笑，說道：「聚賢莊上這許多英雄好漢都打我不死。難道這區區山谷，便能要了我的命麼？」

　　阿朱想不出什麼話來勸阻，只得道：「下面說不定有很多毒蛇、毒蟲，或者是什麼兇惡的怪物。」

　　喬峰哈哈大笑，拍拍她的肩頭，道：「要是有怪物，那最好不過了，我捉了來給你玩兒。」他向谷口四周眺望，要找一處勉強可以下足的山崖，盤旋下谷。

　　便在這時，忽聽得東北角上隱隱有馬蹄之聲，向南馳來，聽聲音總有二十餘騎。喬峰當即快步繞過山坡，向馬蹄聲來處望去。他身在高處，只見這二十餘騎一色的黃衣黃甲，都是大宋官兵，排成一列，沿著下面高坡的山道奔來。

　　喬峰看清楚了來人，也不以為意，只是他和阿朱處身所在，正是從塞外進關的要道，當年中原群雄擇定於此處伏擊契丹武士，便是為此。心想此處是邊防險地，大宋官兵見到面生之人在此逗留，多半要盤查詰問，還是避開了，免得麻煩。回到原處，拉著阿朱往大石後一躲，道：「是大宋官兵！」

　　過不多時，那二十餘騎官兵馳上嶺來。喬峰躲在山石之後，已見到為首的一個軍官，不禁頗有感觸：「當年汪幫主、智光大師、趙錢孫等人，多半也是在這塊大石之後埋伏，如此瞧著契丹眾武士馳上嶺來。今日峰巖依然，當年宋遼雙方的武士，卻大都化作白骨了。」

　　正自出神，忽聽得兩聲小孩的哭叫，喬峰大吃一驚，如入夢境：「怎麼又有了小孩？」跟著又聽得幾個婦女的尖叫聲音。

　　他伸首外張，看清楚了那些大宋官兵，每人馬上大都還擄掠了一個婦女，所有婦孺都穿著契丹牧人的裝束。好幾個大宋官兵伸手在契丹女子身上摸索抓捏，猥褻醜惡，不堪人目。有些女子抗拒支撐，便立遭官兵喝罵毆擊。喬峰看得出奇，不明所以。見這些人從大石旁經過，逕向雁門關馳去。

　　阿朱問道：「喬大爺，他們幹什麼？」喬峰搖了搖頭，心想：「邊關的守軍怎地如此荒唐？」阿朱又道：「這種官兵就像盜賊一般。」

　　跟著嶺道上又來了三十餘名官兵，驅趕著數百頭牛羊和十餘名契丹婦女，只聽得一名軍官道：「這一次打草谷，收成不怎麼好，大帥會不會發脾氣？」另一名軍官道：「遼狗的牛羊雖搶得不多，但搶來的女子中，有兩三個相貌不差，陪大帥快活快活，他脾氣就好了。」第一個軍官道：「三十幾個女人，大夥兒不夠分的，明兒辛苦一天，再去搶些來。」一個士兵笑道：』遼狗得到風聲，早就逃得清光啦，再要打草谷，須得等兩三個月。」

　　喬峰聽到這裡，不由得怒氣填胸，心想這些官兵的行徑，比之最兇惡的下三濫資賊更有不如。

　　突然之間，一個契丹婦女懷中抱著的嬰兒大聲哭了起來。那契丹女子伸手推開一名大宋軍官的手，轉頭去哄啼哭的孩子。那軍官大怒，抓起那孩子摔在地下，跟著縱馬而前，馬蹄踏在孩兒身上，登時踩得他肚破腸流。那契丹女子嚇得呆了，哭也哭不出聲來。眾官兵哈哈大笑，蜂擁而過。

　　喬峰一生中見過不少殘暴凶狠之事，但這般公然以殘殺嬰孩為樂，卻是第一次見到。他氣憤之極，當下卻不發作，要瞧個究竟再說。

　　這一群官兵過去，又有十餘名官兵呼嘯而來。這些大宋官兵也都乘馬，手中高舉長矛，矛頭上大都刺著一個血肉模糊的首級，馬後繫著長繩，縛了五個契丹男子。喬峰瞧那些契丹人的裝束，都是尋常牧人，有兩個年紀甚老，白髮蒼然，另外三個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他心下瞭然，這些大宋官兵出去擄掠，壯年的契丹牧人都逃走了，卻將婦孺老弱捉了來。

　　只聽得一個軍官笑道：「斬得十四具首級，活捉遼狗五名，功勞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陞官一級，賞銀一百兩，那是有的。」另一人道：「老高，這裡西去五十里，有個契丹人市集，你敢不敢去打草谷？」那老高道：「有什麼不敢？你欺我新來麼？老子新來，正要多立邊功。」說話之間，一行人已馳到大石左近。

　　一個契丹老漢看到地下的童屍，突然大叫起來，撲過去抱住了童屍，不住親吻，悲聲叫嚷。喬峰雖不懂他言語，見了他這神情，料想被馬踩死的這個孩子是他親人。拉著那老漢的小卒不住扯繩，催他快走。那契丹老漢怒發如狂，猛地向他撲去。這小卒吃了一驚，揮刀向他疾砍。契丹老漢用力一扯，將他從馬上拉了下來，張口往他頸中咬去，便在這時，另一名大宋軍官從馬上一刀砍了下來，狠狠砍在那老漢背上，跟著俯身抓住他後領，將他拉開，摔在地下的小卒方得爬起。這小卒氣惱已極，揮刀又在那契丹老漢身上砍了幾刀。那老漢搖晃了幾下，竟不跌倒。眾官兵或舉長矛，或提馬刀，團團圍在他的身周。

　　那老漢轉向北方，解開了上身衣衫，挺立身子，突然高聲叫號起來，聲音悲涼，有若狼嗥，一時之間，眾軍官臉上都現驚懼之色。

　　喬峰心下悚然，驀地裡似覺和這契丹老漢心靈相通，這幾下垂死時的狼嗥之聲，自己也曾叫過。那是在聚賢莊上，他身上接連中刀中槍，又見單正挺刀刺來，自知將死，心中悲憤莫可抑制，忍不住縱聲便如野獸般的狂叫。

　　這時聽了這幾聲呼號，心中油然而起親近之意，更不多想，飛身便從大石之後躍出，抓起那些大宋官兵，一個個都投下崖去。喬峰打得興發，連他們乘坐的馬匹也都一掌一匹，推入深谷，人號馬嘶，響了一陣，便即沉寂。

　　阿朱和那四個契丹人見他如此神威，都看得呆了。

　　喬峰殺盡十餘名官兵，縱聲長嘯，聲震山谷，見那身中數刀的契丹老漢兀自直立不倒，心中敬他是個好漢，走到他身前，只見他胸膛袒露，對正北方，卻已氣絕身死。喬峰向他胸口一看，「啊」的一聲驚呼，倒退了一步，身子搖搖擺擺，幾欲摔倒。

　　阿朱大驚，叫道：「喬大爺，你……你……你怎麼了？」只聽得嗤嗤嗤幾聲響過，喬峰撕開自己胸前衣衫，露出長葺葺的胸膛來。

　　阿朱一看，見他胸口刺著花紋，乃是青鬱鬱的一個狼頭，張口露牙，狀貌兇惡；再看那契丹老漢時，見他胸口也是刺著一個狼頭，形狀神姿，和喬峰胸口的狼頭一模一樣。

　　忽聽得那四個契丹人齊聲呼叫起來。

　　喬峰自兩三歲時初識人事，便見到自己胸口刺著這個青狼之首，他因從小見到，自是絲毫不以為異。後來年紀大了，向父母問起，喬三槐夫婦都說圖形美觀，稱讚一番，卻沒說來歷。北宋年間，人身刺花甚是尋常，甚至有全身自頸至腳遍體刺花的。大宋系承繼後周柴氏的江山。後周開國皇帝郭威，頸中便刺有一雀，因此人稱「郭雀兒」。當時身上刺花，蔚為風尚，丐幫眾兄弟中，身上刺花的十有八九，是以喬峰從無半點疑心。但這時見那死去的契丹老漢胸口青狼，竟和自己的一模一樣，自是不勝駭異。

　　四個契丹人圍到他身邊，嘰哩咕嚕的說話，不住的指他胸口狼頭。喬峰不懂他們說話，茫然相對，一個老漢忽地解開自己衣衫，露出胸口，竟也是刺著這麼一個狼頭。三個少年各解衣衫，胸口也均有狼頭刺花。

　　一霎時之間，喬峰終於千真萬確的知道，自己確是契丹人。這胸口的狼頭定是他們部族的記號，想是從小便人人刺上。他自來痛心疾首的憎恨契丹人。知道他們暴虐卑鄙，不守信義，知道他們慣殺漢人，無惡不作，這時候卻要他不得不自認是禽獸一般的契丹人，心中實是苦惱之極。

　　他呆呆的怔了半響，突然間大叫一聲，向山野間狂奔而去。

　　阿朱叫道：「喬大爺，喬大爺！」隨後跟去。

　　阿朱直追出十餘里，才見他抱頭坐在一株大樹之下，臉色鐵青，額頭一根粗大的青筋凸了出來。阿朱走到他身邊，和他並肩而坐。

　　喬峰身子一縮，說道：「我是豬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虜，自今而後，你不用再見我了。」

　　阿朱和所有漢人一般，本來也是痛恨契丹人入骨，但喬峰在她心中，乃是天神一般的人物，別說他只是契丹人，便是魔鬼猛獸，她也不願離之而去，心想：「他這時心中難受，須得對他好好勸解慰。」柔聲道：「漢人中有好人壞人，契丹人中，自然也有好人壞人。喬大爺，你別把這種事放在心上。阿朱的性命是你救的，你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對我全無分別。」

　　喬峰冷冷的道：「我不用你可憐，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必假惺惺的說什麼好話。我救你性命，非出本心，只不過一時逞強好勝。此事一筆勾銷，你快快去吧。」

　　阿朱心中惶急，尋思：「他既知自己確是契丹胡虜，說不定便回歸漠北，從此不踏入中土一步。」一時情不自禁，站起身來，說道：「喬大爺，你若撇下我而去，我便跳入這山谷之中。阿朱說得出做得到，你是契丹的英雄好漢，瞧不起我這低三下四的丫環賤人，我還不如自己死了的好。」

　　喬峰聽她說得十分誠懇，心下感動，他只道自己既是胡虜，普天下的漢人自是個個避苦蛇蠍，想不到阿朱對待自己仍是一般無異，不禁伸手拉住她手掌，柔聲道：「阿朱，你是慕容公子的丫環，又不是我的丫環，我……我怎會瞧不起你？」

　　阿朱道：「我不用你可憐，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用假惺惺的說什麼好話。」她學著喬峰說這幾句話，語音聲調，無一不像，眼光中滿是頑皮的神色。

　　喬峰哈哈大笑，他於失意潦倒之際，得有這樣一位聰明伶俐的少女說笑慰解，不由得煩惱大消。

　　阿朱忽然正色道：「喬大爺，我服侍慕容公子，並不是賣身給他的。只因我從小沒了爹娘，流落在外，有一日受人欺凌，慕容老爺見到了，救了我回家。我孤苦無依，便做了他家的丫環。其實慕容公子也並不真當我是丫環，他還買了幾個丫環服侍我呢。阿碧妹子也是一般，只不過她是她爹爹送她到燕子塢慕容老爺家裡來避難的。慕容老爺和夫人當年曾說，哪一天我和阿碧想離開燕子塢，他慕容家歡歡喜喜的給我們送行……」說到這裡，臉上微微一紅。原來當年慕容夫人說的是：「哪一天阿朱、阿碧這兩個小妮子有了歸宿，我們慕容家全副嫁妝、花轎吹打送她們出門，就跟嫁女兒沒半點分別。」頓了一頓，又對喬峰道：「今後我服侍你，做你的丫環，慕容公子決不會見怪。」

　　喬峰雙手連搖，道：「不，不！我是個胡人蠻夷，怎能用什麼丫環？你在江南富貴人家住得慣了，跟著我漂泊吃苦，有什麼好處？你瞧我這等粗野漢子，也配受你服侍麼？」

　　阿朱嫣然一笑，道：「這樣吧，我算是給你擄掠來的奴僕，你高興時向我笑笑，不開心時便打我罵我，好不好呢」」喬峰微笑道：「我一拳打下來，只怕登時便將你打死了。」阿朱道：「當然你只輕輕的打，可不能出手太重。」喬峰哈哈一笑，說道：「輕輕的打，不如不打。我也不想要什麼奴僕。」阿朱道：「你是契丹的大英雄，擄掠幾個漢人女子做奴僕，有什麼不可？你瞧那些大宋官兵，不也是擄掠了許多契丹人嗎？」

　　喬峰默然不語。阿朱見他眉頭深皺，眼色極是陰鬱，擔心自己說錯了話，惹他不快。

　　過了一會，喬峰緩緩的道：「我一向只道契丹人兇惡殘暴，虐害漢人，但今日親眼見到大宋官兵殘殺契丹的老弱婦孺，我……我……阿朱，我是契丹人，從今而後，不再以契丹人為恥，也不以大宋為榮。」

　　阿朱聽他如此說，知他已解開了心中這個鬱結，很是歡喜，道：「我早說胡人中有好有壞，漢人中也有好有壞。胡人沒漢人那樣狡猾，只怕壞人還更少些呢。」

　　喬峰瞧著左首的深谷，神馳當年，說道：「阿朱，我爹爹媽媽被這些漢人無辜害死，此仇非報不可。」

　　阿朱點了點頭，心下隱隱感到害怕。她知道這輕描淡寫的「此仇非報不可」六字之中，勢必包含著無數的惡鬥、鮮血和性命。

　　喬峰指著深谷，說道：「當年我媽媽給他們殺了，我爹爹痛不欲生，就從那邊的岩石之旁，躍入深谷。他人在半空，不捨得我陪他喪生，又將我拋了上來，喬峰方有今日。阿朱，我爹爹愛我極深，是麼？」阿朱眼中含淚，道：「是。」

　　喬峰道：「我父母這血海深仇，豈可不報？我從前不知，竟然以敵為友，那已是不孝之極，今日如再不去殺了害我父母的正凶，喬某何顏生於天地之間？他們所說的那『帶頭大哥』，到底是誰？那封寫給汪幫主的信上，有他署名，智光和尚卻將所署名字撕下來吞入肚裡。這個『帶頭大哥』顯是尚在人世，否則他們就不必為他隱瞞了。」

　　他自問自答，苦苦思索，明知阿朱並不能助他找到大仇，但有一個人在身邊聽他說話，自然而然的減卻不少煩惱。他又道：「這個帶頭大哥既能率領中土豪傑，自是個武功既高、聲望又隆的人物。他信中語氣，跟汪幫主交情大非尋常，他稱汪幫主為兄，年紀比汪幫主小些，比我當然要大得多。這樣一位人物，應當並不難找，嗯，看過那封信的，有智光和尚、丐幫的徐長老和馬夫人、鐵面判官單正。那個趙錢孫，自也知道他是誰。趙錢孫已告知他師妹譚婆，想來譚婆也不會瞞她丈夫。智光和尚與趙錢孫，都是害死我父母的幫兇，那當然是要殺的，這個他媽的『帶頭大哥』，哼，我……我要殺他全家，自老至少，雞犬不留！」

　　阿朱打了個寒噤，本想說：「你殺了那帶頭的惡人，已經夠了，饒了他全家吧。」但這幾句話到得口邊，卻不敢吐出唇來，只覺得喬峰神威凜凜，對之不敢悄有拂逆。

　　喬峰又道：「智光和尚四海雲遊，趙錢孫漂泊無定，要找這兩個人甚是不易。那鐵面判官單正並未參與害我父母之役，我已殺了他兩個兒子，他小兒子也是因我而死，那就不必再去找他了。阿朱，咱們找丐幫的徐長老去。」

　　阿朱聽到他說「咱們」二字，不由得心花怒放，那便是答應攜她同行了，嫣然一笑，心想：「便是到天崖海角，我也和你同行。」

## 第21章 千里茫茫若夢

　　當下兩人折而向南，從山嶺間繞過雁門關，來到一個小鎮上，找了一家客店。阿朱不等喬峰開囗，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來。那店小二見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兄妹不似兄妹，本就覺得希奇，聽說打「二十斤」酒，更是詫異，呆呆的瞧著他們二人，既不去打酒，也不答應。喬峰瞪了他一眼，不怒自威。那店小二吃了一驚，這才轉身，喃喃的道：「二十斤酒？用酒來洗澡嗎？」

　　阿朱笑道：「喬大爺，咱們去找徐長老，看來再走得兩日，便會給人發覺。一路打將過去，殺將過去，雖是好玩，就怕徐長老風逃走，那便找他不著了。」

　　喬峰哈哈一笑，道：「你也不用恭維我，一路打將過去，敵人越來越多，咱倆終究免不了送命……」阿朱道：「要說有什麼凶險，倒不見得。只不過他們一個個的都風而遁，可就難辦了。」喬峰道：「依你說有什麼法子？咱們白天歇店、黑夜趕道如何？」

　　阿朱微笑道：「要他們認不出，那就容易不過。只是名滿天下的喬大俠，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裝？」說到頭來，還是「易容改裝」四字。

　　喬峰笑道：「我不是漢人，這漢人的衣衫，本就不想穿了。但如穿上契丹人衣衫，在中原卻是寸步難行。阿朱，你說我扮作什麼人的好？」

　　阿朱道：「你身材魁梧，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最好改裝成一形貌尋常、身上沒絲毫特異之處的江湖豪士。這種人在道上一天能撞見幾百個，那就誰也不會來向你多瞧一眼。」

　　喬峰拍腿道：「妙極！妙極！喝完了酒，咱們便來改扮吧。」

　　他二十斤酒一喝完，阿朱當即動手。麵粉、漿糊、墨膠，各種各樣物事一湊合，喬峰臉容上許多與眾不同之處一一隱沒。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鬍子。喬峰一照鏡子，連自己也不認得了。阿朱跟著自己改裝，扮成個中年漢子。

　　阿朱笑道：「你外貌是全然變了，但一說話，一喝酒，人家便知道是你。」喬峰點頭道：「嗯，話要少說，酒須少喝。」

　　這一路南行，他果然極少開囗說話，每餐飲酒，也不過兩三斤，稍具意思而已。

　　這一日來到晉南三甲鎮，兩人正在一家小麵店中吃麵，忽聽得門外兩個乞丐交談。一個道：「徐長老可死得真慘，前胸後背，肋骨盡斷，一定又是喬峰那惡賊下的毒手。」喬峰一驚，心道：「徐長老死了？」和阿朱對了一眼。

　　只聽得另一名乞丐道：「後天在河南衛輝開吊，幫中長老、弟兄們都去祭奠，總得商量個擒拿喬峰的法子才是。」頭一個乞丐說了幾句幫中的暗語，喬峰自是明白其意，他說喬峰來勢厲害，不可隨便說話，莫要被他的手下人聽去了。

　　喬峰和阿朱吃完麵後離了三甲鎮，到得郊外。喬峰道：「咱們該去衛輝瞧瞧，說不定能見到什麼端倪。」阿朱道：「是，衛輝是定要去的。喬大爺，去弔祭徐長老的人，大都是你的舊部，你的言語舉止之中，可別露出馬腳來。」喬峰點頭道：「我理會得。」當下折而東行，往衛輝而去。

　　第三天來到衛輝，進得城來，只見滿街滿巷都是丐幫子弟。有的在酒樓中據案大嚼，有的在小巷中宰豬屠狗，更有的隨街乞討，強索硬要。喬峰心中難受，眼見號稱江湖上第一大幫的丐幫幫規廢弛，無復當年自己主掌幫務時的森嚴氣象，如此過不多時，勢將為世人所輕。雖說丐幫與他已經是敵非友，然自己多年心血廢於一旦，總覺可惜。

　　只聽幾名丐幫弟子說了幾句幫中切囗，便知徐長老的靈位設於城西一座廢園之中。喬峰和阿朱買了些香燭紙錢、豬頭三牲，隨著旁人來到廢園，在徐長老靈位前磕頭。

　　但見徐長老的靈牌上塗滿鮮血，那是丐幫的規矩，意思說死者是為人所害，本幫幫眾須得為他報仇雪恨。靈堂中人人痛罵喬峰，卻不知他便在身旁。喬峰見身周儘是幫中首腦人物，生怕給人瞧出破綻。不願多耽，當即辭出，和阿朱並肩而行，尋思：「徐長老既死，這世上知道帶頭大哥之人可就少了一個。」

　　忽然間小巷盡頭處人影一閃，是個身形高大的女子。喬峰眼快，認出正是譚婆，心道：「妙極，她定是為祭奠徐長老而來，我正要找她。」只見跟著又是一人閃了過來，也是輕功極隹，卻是趙錢孫。

　　喬峰一怔：「這兩人鬼鬼祟祟的，有什麼古怪？」他知這兩人本是師兄妹，情冤牽纏，至今未解，心想：「二人都已六七十歲年紀，難道還在幹什麼幽會偷情之事？」他本來不喜多管閒事，但想趙錢孫知道「帶頭大哥」是誰，譚公、譚婆夫婦也多半知曉，若能抓到他們一些把柄，便可乘機逼迫他們吐露真相，當下在阿朱耳邊道：「你在客店中等我。」阿朱點了點頭，喬峰立即向趙錢孫的去路追去。

　　趙錢孫盡揀僻靜處而行，東邊牆角下一躲，西首屋簷下一縮，舉只詭秘，出了東門。喬峰遠遠跟隨，始終沒給他發見，遙見他奔到浚河之旁，彎身鑽入了一艘大木船中。喬峰提氣疾行，幾個起落，趕到船旁，輕輕躍上船篷，將耳朵帖在蓬上傾聽。

　　船艙之中，譚婆長長歎了囗氣，說道：「師哥，你我都這大把年紀了，小時候的事情，悔之已晚，再提舊事，更有何用？」趙錢孫道：「我這一生是毀了。後悔也已來不及了。我約你出來非為別事，小娟，只求你再唱一唱從前那幾首歌兒。」譚婆道：「唉，你這人總是癡得可笑。我當家的來到衛輝又見到你，已十分不快。他為人多疑，你還是少惹我的好。」趙錢孫道：「怕什麼？咱師兄妹光明磊落，說說舊事，有何不可？」譚婆歎了囗氣，輕輕的道：「從前那些歌兒，從前那些歌兒……」

　　趙錢孫聽她意動，加意央求，說道：「小娟，今日咱倆相會，不知此後何日再得重逢，只怕我命不久長，你便再要唱歌給我聽，我也是無福來聽的了。」譚婆道：「師哥，你別這麼說。你一定要聽，我便輕聲唱一首。」趙錢孫喜道：「好，多謝你，小娟，多謝你。」

　　譚婆曼聲唱道：「當年郎從橋上過，妹在橋畔洗衣衫……」

　　只唱得兩句，喀喇一聲，艙門推開，闖進一條大漢。喬峰易容之後，趙錢孫和譚婆都已認他不出。他二人本來大吃一驚，眼見不是譚公，當即放心，喝問：「是誰？」

　　喬峰冷冷的瞧著他二人，說道：「一個輕蕩無行，勾引有夫之婦，一個淫蕩無恥，背夫私會情郎……」

　　他話未說完，譚婆和趙錢孫已同時出手，分從左右攻上。喬峰身形微側，反手便拿譚婆手腕，跟著手肘撞出，後發先至，攻向趙錢孫的左脅。趙錢孫和譚婆都是武林高手，滿擬一招之間便將敵人拾奪下來，萬萬料想不到這貌不驚人的漢子武功竟是高得出奇，只一招之間便即反守為攻。船艙中地方狹窄，施展不開手腳，喬峰卻是大有大鬥，小有小打，擒拿手和短打近攻的功夫，在不到一丈見方的船艙中使得靈動之極。鬥到第七回合，趙錢孫腰間中指，譚婆一驚，出手稍慢，背心立即中掌，委頓在地。

　　喬峰冷冷的道：「你二位且在這裡歇歇，衛輝城內廢園之中，有不少英雄好漢，正在徐老長靈前拜祭，我去請他們來評一評這個道理。」

　　趙錢孫和譚婆大驚，強自運氣，但穴道封閉，連小指頭兒也動彈不了。二人年紀已老，早無情慾之念，在此約會，不過是說說往事，敘敘舊情，原無什麼越禮之事。但其時是北宋年間，禮法之防人人看得極重，而江湖上的英雄好漢如犯了色戒，更為眾所不齒。一男一女悄悄在這船中相會，卻有誰肯信只不過是唱首曲子？說幾句糊塗廢話？眾人趕來觀看，以後如何做人？連譚公臉上，也是大無光採了。

　　譚婆忙道：「這位英雄，我們並無得罪閣下之處，若能手下容情，我…我必有補報。」喬峰道：「補報是不用了。我之問你一句話，請你回答三個字。只須你照實說了，在下立即解開你二人穴道，拍手走路，今日之事，永不向旁人提起。」譚婆道：「只須老身知曉，自當奉告。」

　　喬峰道：「有人曾寫信給丐幫汪幫主，說到喬峰之事，這寫信之人，許多人叫他『帶頭大哥』，此人是誰？」

　　譚婆躊躇不答，趙錢孫大聲叫道：「小娟，說不得，千萬說不得。」喬峰瞪視著他，問道：「你寧可身敗名裂，也不說的了？」趙錢孫道：「老子一死而已。這位帶頭大哥於我有恩，老子決不能說出他名字出來。」喬峰道：「害得小娟身敗名裂，你也是不管的了？」趙錢孫道：「譚公要是知道了今日之事，我立即在他面前自刎，以死相謝，也就是了。」

　　喬峰向譚婆道：「那人於你未必有恩，你說了出來，大家平安無事，保全了譚公與你的臉面，更保全了你師哥的性命。」

　　譚婆聽他以趙錢孫的性命相脅，不禁打了個寒戰，道：「好，我跟你說，那人是……」

　　趙錢孫急叫道：「小娟，你千萬不能說。我求求你，求求你，這人多半是喬峰的手下，你一說出來，那位帶頭大哥的性命就危險了。」

　　喬峰道：「我便是喬峰，你們倘若不說，後患無窮。」

　　趙錢孫吃了一驚，道：「怪不得這般好功夫。小娟，我這一生從來沒求過你什麼，這是我唯一向你懇求之事，你說什麼也得答允。」

　　譚婆心想他數十年來對自己眷念愛護，情義深重，自己負他很多，他心中所求，從來不向自己明言，這次為了掩護恩人，不惜一死，自己決不能敗壞他的義舉，便道：「喬幫主，今日之事，行善在你，行惡也在你。我師兄妹倆問心無愧，天日可表。你想要知道之事，恕我不能奉告。」她這幾句話雖說得客氣，但言辭決絕，無論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

　　趙錢孫喜道：「小娟，多謝你，多謝你。」

　　喬峰知道再逼已然無用，哼了一聲，從譚婆頭上拔下一根玉釵，躍出船艙徑回衛輝城中，打聽譚公落腳的所在。他易容改裝，無人識得。譚公、譚婆夫婦住在衛輝城內的「如歸客店」，也不是隱秘之事，一問便知。

　　走進客店，只見譚公雙手背負身後，在房中踱來踱去，神色極是焦躁，喬峰伸出手掌，掌心中正是譚婆的那根玉釵。

　　譚公自見趙錢孫如影隨形的跟到衛輝，一直便鬱悶不安，這回兒半日不見妻子，正自記掛，不知她到了何處，忽然見到妻子的玉釵，又驚又喜，問道：「閣下是誰？是拙荊請你來的麼？不知有何事見教？」說著伸手便去取那玉釵。喬峰由他將玉釵取去，說道：「尊夫人已為人所擒，危在頃刻。」譚公大吃一驚，道：「拙荊武功了得，怎能輕易為人所擒？」喬峰道：「是喬峰。」

　　譚公只聽到「是喬峰」三字，便無半分疑惑，卻更加焦慮記掛，忙問：「喬峰，唉！是他，那就麻煩了，我……我內人，她在哪裡？」喬峰道：「你要尊夫人生，很是容易，要她死，那也容易。」譚公性子沉穩，心中雖急，臉上卻不動聲色，問道：「倒要請教。」

　　喬峰道：「喬峰有一事請問譚公，你照實說了，即刻放歸尊夫人，不敢損她一根毫髮。閣下倘若不說，只好將她處死，將她的屍體，和趙錢孫的屍首同穴合葬。」

　　譚公聽到最後一句，那裡還能忍耐，一聲怒喝，發掌向喬峰臉上劈去。喬峰斜身略退，這一掌便落了空。譚公吃了一驚，心想我這一掌勢如奔雷，非同小可，他居然行若無事的便避過了，當下右掌斜引，左掌橫擊而出。喬峰見房中地位狹窄，無可閃避，當即豎起右臂硬接。拍的一聲，這一掌打上手臂，喬峰身形不晃，右臂翻過，壓將下來，擱在譚公肩頭。

　　霎時之間，譚公肩頭猶如堆上了數千斤重的大石，立即運勁反挺，但肩頭重壓，如山如丘，只壓得他脊骨喀喀喀響聲不絕，幾欲折斷，除了曲膝跪下，更無別法。他出力強挺，說什麼也不肯屈服，但一囗氣沒能吸進，雙膝一軟，的跪下。那實是身不由主，膝頭關節既是軟的，這般沉重的力道壓將下來，不屈膝也是不成。

　　喬峰有意挫折他的傲氣，壓得他屈膝跪倒，臂上勁力仍是不減，更壓得他曲背如弓，額頭便要著地。譚公滿臉通紅，苦苦撐持，使出吃奶的力氣與之抗拒，用力向上頂去。突然之間，喬峰手臂放開。譚公肩頭重壓遽去，這一下出其不意，收勢不及，登時跳了起來，一縱丈餘，砰的一聲，頭頂重重撞上了橫樑，險些兒將橫樑也撞斷了。

　　譚公從半空中落將下來，喬峰不等他雙足著地，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他胸囗。喬峰手臂極長，譚公卻身材矮小，不論拳打腳踢，都碰不到對方身子。何況他雙足凌空，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來。譚公一急之下，登時省悟，喝道：「你便是喬峰！」

　　喬峰道：「自然是我！」

　　譚公怒道：「你……你……他媽的，為什麼要牽扯上趙錢孫這小子？」他最氣惱的是，喬峰居然說將譚婆殺了之後，要將她屍首和趙錢孫合葬。

　　喬峰道：「你老婆要牽扯上他，跟我有什麼相干？你想不想知道譚婆此刻身在何處？想不想知道她和誰在一起說情話，唱情歌？」譚公一聽，自即料到妻子是和趙錢孫在一起了，忍不住急欲去看個究竟，便道：「她在那裡？請你帶我去。」喬峰冷笑道：「你給我什麼好處？我為什麼要帶你去？」

　　譚公記起他先前的說話，問道：「你說有事問我，要問什麼？」

　　喬峰道：「那日在無錫城外杏子林中，徐長老攜來一信，乃是寫給丐幫前任幫主汪劍通的。這信是何人所寫？」

　　譚公手足微微一抖，這時他兀自被喬峰提著，身子凌空，喬峰只須掌心內力一吐，立時便送了他的性命。但他竟是凜然不懼，說道：「此人是你的殺父大仇，我決記不能洩露他的姓名，否則你去找他報仇，豈不是我害了他性命。」喬峰道：「你若不說，你自己性命先就送了。」譚公哈哈一笑，道：「你當譚某是何等樣人？我豈能貪生怕死，出賣朋友？」喬峰聽他顧全義氣，心下倒也頗為佩服，倘若換作別事，早就不再向他逼問，但父母之仇，豈同尋常，便道：「你不愛惜自己性命，連妻子的性命也不愛惜？譚公譚婆聲名掃地，貽羞天下，難道你也不怕？」

　　武林中人最愛惜的便是聲名，重名賤軀，乃是江湖上好漢的常情。譚公聽了這兩句話，說道：「譚某坐得穩，立得正，生平不做半件對不起朋友之事，怎說得上『聲名掃地，貽羞天下』八個字？」

　　喬峰森然道：「譚婆可未必坐得穩，立得正，趙錢孫可未必不做對不起朋友之事。」

　　霎時間，譚公滿臉脹得通紅，隨即又轉為鐵青，橫眉怒目，狠狠瞪視。

　　喬峰手一鬆，將他放下地來，轉身走了出去。譚公一言不發的跟隨其後。兩人一前一後的出了衛輝城。路上不少江湖好漢知得譚公，恭恭敬敬的讓路行禮。譚公只哼的一聲，便走了過去。不多時，兩人已到了那艘大木船旁。

　　喬峰身形一幌，上了船頭，向艙內一指，道：「你自己來看吧！」

　　譚公跟著上了船頭，向船艙內看去時，只見妻子和趙錢孫相偎相倚，擠在船艙一角。譚公怒不可遏，發掌猛力向趙錢孫腦袋擊去。蓬的一聲，趙錢孫身子一動，既不還手，亦不閃避。譚公的手掌和他頭頂相觸，便已察覺不對，伸手忙去摸妻子的臉頰，著手冰冷，原來譚婆已死去多時。譚公全身發顫，不肯死心，再伸手去探她的鼻息，卻哪裡還有呼吸？他呆了一呆，一摸趙錢孫的額頭，也是著手冰冷。譚公悲憤無已，回過身來，狠狠瞪視喬峰，眼光中如要噴出火來。

　　喬峰見譚婆和趙錢孫忽然間一齊死於非命，也是詫異之極。他離船進城之時，只不過點了二人的穴道，怎麼兩個高手竟爾會突然身死？他提起趙錢孫的屍身，粗粗一看，身上並無兵刃之傷，也無血跡𦴩拉著他胸囗衣衫，嗤的一聲，扯了下來，只見他胸囗一大塊瘀黑，顯然是中了重手掌力，更奇的是，這下重手竟極像是出於自己之手。

　　譚公抱著譚婆，背轉身子，解開她衣衫看她胸囗傷痕，便和趙錢孫所受之傷一模一樣。譚公欲哭無淚，低聲向喬峰道：「你人面獸心，這般狠毒！」

　　喬峰心下驚愕，一時說不出話來，只想：「是誰使重手打死了譚婆和趙錢孫？這下手之人功力深厚，大非尋常，難道又是我的老對頭到了？可是他怎知這二人在此船中？」

　　譚公傷心愛妻慘死，勁運雙臂，奮力向喬峰擊去。喬峰向旁一讓，只聽得喀喇喇一聲大響，譚公的掌力將船篷打塌了半邊。喬峰右手穿出，搭上他肩頭，說道：「譚公，你夫人決不是我殺的，你信不信？」譚公道：「不是你還有誰？」喬峰道：「你此刻命懸我手，喬某若要殺你，易如反掌，我騙你有何用處？」譚公道：「你只不過想查知殺父之仇是誰。譚某武功雖不如你，焉能受你之愚？」喬峰道：「好，你將我殺父之仇的姓名說了出來，我一力承擔，替你報這殺妻大仇。」

　　譚公慘然狂笑，連運三次勁，要想掙脫對方掌握，但喬峰一隻手掌輕輕搭在他的肩頭，隨勁變化，譚公掙扎的力道大，對方手掌上的力道相應而大，始終無法掙扎得脫。譚公將心一橫，將舌頭伸到雙齒之間，用力一咬，咬斷舌頭，滿囗鮮血向喬峰狂噴過來。喬峰急忙側身閃避。譚公奔將過去，猛力一腳，將趙錢孫的屍身踢開，雙手抱住了譚婆的屍身，頭頸一軟，氣絕而死。

　　喬峰見到這等慘狀，心下也自惻然，頗為抱憾，譚氏夫婦和趙錢孫雖非他親手所殺，但終究是為他而死。若要毀屍滅跡，只須伸足一頓，在船板上踩出一洞，那船自會沉入江底。但想：「我掩埋了三具屍體，反顯得做賊心虛。」當下出得船艙，回上岸去，想在岸邊尋找什麼足跡線索，卻全無蹤跡可尋。

　　他匆匆回到客店。阿朱一直在門囗張，見他無恙歸來，極是歡喜，但見他神色不定，情知追蹤趙錢孫和譚婆無甚結果，低聲問道：「怎麼樣？」喬峰道：「都死了！」阿朱微微一驚，道：「譚婆和趙錢孫？」喬峰道：「還有譚公，一共三個。」

　　阿朱只道是他殺的，心中雖覺不安，卻也不便出責備之言，說道：「趙錢孫是害死你父親的幫兇，殺了也……也沒什麼。」

　　喬峰搖搖頭，道：「不是我殺的。」阿朱吁了一囗氣，道：「不是你殺的就好。我本來想，譚公、譚婆並沒怎麼得罪你，可以饒了。卻不知是誰殺的？」

　　喬峰搖了搖頭，說道：「不知道！」他屈指數了數，說道：「知道那元兇巨惡姓名的，世上就只剩下三人了。咱們做事可得趕快，別給敵人老是搶在頭裡，咱們始終落了下風。」

　　阿朱道：「不錯。那馬夫人恨你入骨，無論如何是不肯講的。何況逼問一個寡婦，也非男子大丈夫的行徑。智光和尚的廟遠在江南。咱們便趕去山東泰安單家罷！」

　　喬峰目光中流露出一絲憐惜之色，道：「阿朱，這幾天累得你苦了。」阿朱大聲叫道：「店家，店家，快結帳。」喬峰奇道：「明早結帳不遲。」阿朱道：「不，今晚連夜趕路，別讓敵人步步爭先。」喬峰心中感激，點了點頭。

　　暮色蒼茫中出得衛輝城來，道上已聽人傳得沸沸揚揚，契丹惡魔喬峰如何忽下毒手，害死了譚公夫婦和趙錢孫。這些人說話之時，東張西，唯恐喬峰隨時會在身旁出現，殊不知喬峰當真便在身旁，若要出手傷人，這些人也真是無可躲避。

　　兩人一路上更換坐騎，日夜不停的疾向東行。趕得兩日路，阿朱雖絕囗不說一個「累」字，但睡眼惺忪的騎在馬上，幾次險些摔下馬背來，喬峰見她實在支持不住了，於是棄馬換車。兩人在大車中睡上三四個時辰，一等睡足，又棄車乘馬，絕塵奔馳。如此日夜不停的趕路，阿朱歡歡喜喜的道：「這一次無論如何得趕在那大惡人的先頭。」她和喬峰均不知對頭是誰，提起那人時，總是以「大惡人」相稱。

　　喬峰心中卻隱隱擔，總覺這「大惡人」每一步都始終佔了先著，此人武功當不在自己之下，機智謀略更是遠勝，何況自己直至此刻，瞧出來眼前始終迷霧一團，但自己一切所作所為，對方卻顯然清清楚楚。一生之中，從未遇到過這般厲害的對手。只是敵人愈強，他氣概愈豪，卻也絲毫無懼怕之意。

　　鐵面判官單正世居山東泰安大東門外，泰安境內，人人皆知。喬峰和阿朱來到泰安時已是傍晚，問明單家所在，當即穿城而過。出得大東門來，行不到一里，只見濃煙沖天，什麼地方失了火，跟著鑼聲噹噹響起，遠遠聽得人叫道：「走了水啦！走了水啦！快救火。」

　　喬峰也不以為意，縱馬奔馳，越奔越近失火之處。只聽得有人大聲叫道：「快救火，快救火，是鐵面單家！」

　　喬峰和阿朱吃了一驚，一齊勒馬，兩人對了一眼，均想：「難道又給大惡人搶到了先著？」阿朱安慰道：「單正武藝高強，屋子燒了，決不會連人也燒在內。」

　　喬峰搖了搖頭。他自從殺了單氏二虎之後，和單家結仇極深，這番來到泰安，雖無殺人之意，但想單正和他的子門人決計放自己不過，原是預擬來大戰一場。不料未到莊前，對方已遭災殃，心中不由得惻然生憫。

　　漸漸馳近單家莊，只覺熱氣炙人，紅焰亂舞，好一場大火。

　　這時四下裡的鄉民已群來救火，提水的提水，潑沙的潑沙。幸好單家莊四周掘有深壕，附近又無人居住，火災不致蔓延。

　　喬峰和阿朱馳到災場之旁，下馬觀看。只聽一名漢子歎道：「單老爺這樣的好人，在地方上濟貧救災，幾十年來積下多少功德，怎麼屋子燒了不說，全家三十餘囗，竟一個也沒能逃出來？」另一人道：「那定是仇家放的火，堵住了門不讓人逃走。否則的話，單家連五歲小孩子也會武功，豈有逃不出來之理？」先一人道：「聽說單大爺、單二爺、單五爺在河南給一個叫什麼喬峰的惡人害了，這次來放火的，莫非又是這個大惡人？」

　　阿朱和喬峰說話中提到那對頭時，稱之為「大惡人」，這時聽那兩個鄉人也囗稱「大惡人」，不禁互瞧了一眼。

　　那年紀較輕的人道：「那自然是喬峰了。」他說道這裡，放低了聲音，說道：「他定是率領了大批手下闖進莊去，將單家殺得雞犬不留。唉，老天爺真是沒眼睛。」那年紀大的人道：「這喬峰作惡多端，將來定比單家幾位爺們死得慘過百倍。」

　　阿朱聽他詛咒喬峰，心中著惱，伸手在馬頸旁一拍，那馬吃驚，左足彈出，正好踢在那人臀上。那人「」的一聲，身子矮了下去。阿朱道：「你嘴裡不乾不淨的說些什麼？」那人給馬蹄踢了一腳，想起「大惡人」喬峰屬下人手眾多，嚇得一聲也不敢吭，急急走了。

　　喬峰微微一笑，但笑容之中，帶著三分淒苦的神色，和阿朱走到火場的另一邊去。聽得眾人紛紛談論，說話一般無異，都說單家男女老幼三十餘囗，竟沒一個能逃出來。喬峰聞到一陣陣焚燒屍體的臭氣，從火場中不斷衝出來，知道各人所言非虛，單正全家男女老幼，確是盡數葬身在火窟之中了。

　　阿朱低聲道：「這大惡人當真辣手，將單正父子害死，也就罷了，何以要殺他全家？更何必連屋子也燒去了？」喬峰哼了一聲，說道：「這叫做斬草除根。倘若換作了我，也得燒屋。」阿朱一驚，問道：「為什麼？」喬峰道：「那一晚在杏子林中，單正曾說過幾句話，你想必也聽到了。他說：『我家中藏得有這位帶頭大哥的幾封信，拿了這封信去一對筆跡，果是真跡。』」阿朱歎道：「是了，他就算殺了單正，怕你來到單家莊中，找到了那幾封信，還是能知道這人的姓名。一把火將單家莊燒成了白地，那就什麼書信也沒有了。」

　　這時救火的人愈聚愈多，但火勢正烈，一桶桶水潑到火上，霎時之間化作了白氣，卻那裡遏得住火頭？一陣陣火焰和熱氣噴將出來，只沖得各人不住後退。眾人一面歎息，一面大罵喬峰。鄉下人囗中的污言穢語，自是難聽之極了。

　　阿朱生怕喬峰聽了這些無理辱罵，大怒之下竟爾大開殺戒，這些鄉下人可就慘了，偷眼向他瞧去，只見他臉上神色奇怪，似是傷心，又似懊悔，但更多的還是憐憫，好似覺得這些鄉下人愚蠢之至，不值一殺。只聽他歎了囗長氣，黯然道：「去天台山吧！」

　　他提到天台山，那確是無可奈何之事。智光大師當年雖曾三與殺害他父母這一役，但後來智光大發願心，遠赴異域，採集樹皮，醫治浙閩一帶百姓的瘴氣虐病，活人無數，自己卻也因此而身染重病，痊癒後武功全失。這等濟世救人的行逕，江湖上無人不敬，提起智光大師來，誰都稱之為『萬家生佛』，喬峰若非萬不得已，決計不肯去和他為難。

　　兩人離了泰安，取道南行。這一次喬峰卻不拚命趕路了，心想自己好整以暇，說不定還可保得智光大師的性命，若是和先前一般的兼和而行，到得天台山，多半又是見到喬光大師的屍體，說不定連他所居的禪寺也給燒成了白地。何況智光行腳無定，雲遊四方，未必定是在天台山的寺院之中。

　　天台山在浙東。兩人自泰安一咯向南，這一次緩緩行來，恰似遊山玩水一般，喬峰和阿朱談論江湖上的廳事軼聞，若非心事重重，實足遊目暢懷。

　　這一日來到鎮江，兩人上得金山寺去，縱覽江景，喬峰瞧著浩浩江水，不盡向東，猛地裡想起一事，說道：「那個『帶頭大哥』和『大惡人』，說不定便是一人。」阿朱擊掌道：「是，怎地咱們一直沒想到此事？」喬峰道：「當然也或者是兩個人，但這兩人定然關係密切，否則那大惡人決不至於千方百計，要掩飾那帶頭大哥的身份。但那『帶頭大哥』既連汪幫主這等人也甘願追隨其後，自是非同小可的人物。那『大惡人』卻又如此了得。世上豈難道有這麼兩個高人，我竟連一個也不知道？以此推想，這兩人多半便是一人。只要殺了那『大惡人』，便秘是報了我殺父殺母的大仇。」

　　阿朱點頭稱是，又道：「喬大爺，那晚在杏子林中，那些人述說當年舊事，只怕……只怕……」說到這裡，聲音不禁止有些發顫。

　　喬峰接囗道：「只怕那大惡人便是在杏子林中？」阿朱顫然道：「是。那鐵面判官單正說道，他家中藏有帶頭大哥的書信，這番話是在杏子林中說的。他全家被燒成了白地……唉，我想起那件事來，心中很怕。」她身子微微發抖，震在喬峰的身側。

　　喬峰道：「此人心狠手辣，世所罕有。趙錢孫寧可身敗名裂，不肯吐露他的真相，單正又和他交好，這人居然能對他二人下此毒手。那晚杏子林中，又有什麼如此厲害的人物？」沉吟半晌，又道：「還有一件事我也覺得奇怪。」阿朱道：「什麼事？」

　　喬峰著江中的帆船，說道：「這大惡人聰明機謀，處處在我之上，說到武功，似也不弱於我。他要取我性命，只怕也不如何為難。他又何必這般怕我得知我仇人是誰？」

　　阿朱道：「喬大爺，你這可太謙了。那大惡人縱然了得，其實心中怕得要命。我猜他這些日子中心驚膽戰，生怕你得知他的真相，去找他報仇。否則的話，他也不必害死喬家二老，害死玄苦大師，又害死趙錢孫、譚婆、和鐵面判官一家了。」

　　喬峰點了點頭，道：「那也說得是。」向她微微一笑，說道：「他既不敢來害我，自也不敢走近你身邊。你不用害怕。」過了半晌，歎道：「這人當真工於心計。喬某枉稱英雄，卻給人玩弄於掌股之上，竟無還手之力。」

　　過長江後，不一日又過錢塘江，來到天台縣城。喬峰和阿朱在客店中歇了一宿。次日一早起來，正要向店伴打聽入天台山的路程，店中掌櫃匆匆進來，說道：「喬大爺，天台山止觀禪寺有一位師父前來拜見。」

　　喬峰吃了一驚，他住宿將客店之時，曾隨囗說姓關，便部：「你幹麼叫我喬大爺？」那掌櫃道：「止觀寺的師父說了喬大爺的形貌，一點不錯。」喬峰和阿朱對瞧一眼，均頗驚異，他二人早已易容改裝，而且與在山東泰字時又頗不同，居然一到天台，便給人認了出來。喬峰道：「好，請他進來相見。」

　　掌櫃的轉身出去，不久帶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矮胖僧人進來。那僧人合什向喬峰為禮，說道：「家師上智能下光，命小僧樸者邀請喬大爺、阮姑娘赴敝寺隨喜。」喬峰聽他連阿朱姓阮也知道，更是詫異，問道：「不知師父何以得悉在下姓氏？」

　　樸者和尚道：「家師吩咐，說道天台縣城『傾蓋客店』之中，住得有一位喬英雄，一位阮姑娘，命小僧前來迎接上山。這位是喬大爺了，不知阮姑娘在那裡？」阿朱扮作個中年男子，樸者和尚看不出來，還道阮姑娘不在此處。

　　喬峰又問：「我們昨晚方到此間，尊師何以便知？難道他真有前知的本領麼？」

　　樸者還未回答，那掌櫃的搶著道：「止觀寺的老神僧神通廣大，屈指一算，便知喬大爺要來。別說明後天的事瞧得清清楚楚，便是五百年之後的事情，他老人家也算得出個十之六七呢。」

　　喬峰知道智光大師名氣極響，一般愚民更是對他奉若神明，當下也不多言，說道：「阮姑娘隨後便來，你領我們二人先去拜見尊師吧。」樸者和尚道：「是。」喬峰要算房飯錢，那掌櫃的忙道：「大爺是止觀禪寺老神僧的客人，住在小店，我們沾了好大的光，這幾錢銀子的房飯錢，那無論如何是不敢收的。」

　　喬峰道：「如此叨擾了。」暗想：「智光禪師有德於民，他害死我爹娘的怨仇，就算一筆勾消。只盼他肯吐露那『帶頭大哥』和大惡人是誰，我便心滿意足。」當下隨著樸者和尚出得縣城，逕向天台山而來。

　　天台山風景清幽，但山徑頗為險峻，崎嶇難行。相傳漢時劉晨、阮肇誤入天台山遇到仙女，可見山水固極秀麗，山道卻盤旋曲折，甚難辨認。喬峰跟在樸者各尚身後，見他腳力甚健，可是顯然不會武功，但他並不因此而放鬆了戒備之意，尋思：「對方既知是我，豈有不嚴加防範之理？智光禪師雖是有德高僧，旁人卻未必都和他一般心思。」

　　豈知一路平安，太平無事的便來到了止觀寺外。天台山諸寺院中，國清寺名聞天下，隋時高僧智者大師曾駐錫於此，大興『天台宗』，數百年來為佛門重地。但在武林之中，卻以止觀禪寺的名頭響得多。喬峰一見之下，原來只是十分尋常的一座小廟，廟外灰泥油漆已大半剝落，若不是樸者和尚且引來，如由喬峰和阿朱自行尋到，還真不信這便是大名鼎鼎的止觀禪寺了。

　　樸者和尚推開廟門，大聲說道：「師父，喬大爺到了。」

　　只聽得智光的聲音說道：「貴客遠來，老失迎。」說著走到門囗，合什為禮。

　　喬峰有見到智光之前，一直擔心莫要給大惡人又趕在頭裡，將他殺了，直到親見他面，這才放心，當下和阿朱都抹去了臉上化裝，以本來面目相見。喬峰深深一揖，說道：「打擾大師清修，深為不安。」

　　智光道：「善哉，善哉！喬施主，你本是姓蕭，自己可知道麼？」

　　喬峰身子一顫，他雖然已知自己是契丹人，但父親姓什麼卻一直未知，這時才聽智光說他姓『蕭』，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正在逐步顯露，當即躬身道：「小可不孝，正是來求大師指點。」

　　智光點了點頭，說道：「兩位請坐。」

　　三人在椅上坐定，樸者送上茶來，見兩人相貌改變，阿朱更變作了女人，大是驚詫，只是師父在座，不敢多問。

　　智光續道：「令尊在雁門關外石壁之上，留下字跡，自稱姓蕭，名叫遠山。他在遺文中稱你為『峰兒』。我們保留了你原來的名字，只因托給喬三槐養育，須得跟他之姓。」

　　喬峰淚如雨下，丫起身來，說道：「在下直至今日，始知父親姓名，盡出大師恩德，受在下一拜。」說著便拜了下去。阿朱也離座站起。

　　智光合什還禮，道：「恩輿二字，如何克當？」

　　遼國的國姓是耶律，皇後歷代均是姓蕭。蕭家世代後族，將相滿朝，在遼國極有權勢。有時遼主年幼，蕭太后執政，蕭家威勢更重。喬峰忽然獲知自己乃是契丹大姓，一時之間，百感交集，出神半晌，轉頭對阿朱喟然道：「從今而後，我是蕭峰，不是喬峰了。」阿朱道：「是，蕭大爺。」

　　智光道：「蕭大俠，雁門關外石壁上所留的字足跡，你想必已經見到了？」蕭峰搖頭道：「沒有。我到得關外，石壁上的字足跡已給人鏟得乾乾淨淨，什麼痕跡也沒留下。」

　　智光輕歎一聲，道：「事情已經做下，石壁上的字能剷去，這幾十條性命，又如何能夠救活？」從袖中取出一塊極大的舊布，說道：「蕭施主，這便是石壁遺文的拓片。」

　　蕭峰心中一凜，接過舊布，展了開來，只見那塊大布是許多衣袍碎布縫綴在一起的，布上一個個都是空心白字，筆劃奇物，模樣與漢字也甚相似，卻一字不識，知是契丹文字，但見字足跡筆劃雄健，有如刀斫斧劈，聽智光那日說，這是自己父親臨死前以短刀所刻，不由得眼前模糊，淚水潸潸而下，一點點都滴在布上，說道：「還求大師譯解。」

　　智光大師道：「當年我們拓了下來，求雁門關內識得契丹文字之人解說，連問數人，意思都是一般，想必是不錯的了。蕭施主，這一行字說道：『峰兒週歲，偕妻往外婆家赴宴，途中突遇南朝大盜……』」蕭峰聽到這裡，心中更是一酸，聽智光繼續說道：「『事出倉促，妻兒為盜所害，作亦不欲再活人世。作受業恩師乃南朝漢人，余在師前曾立誓不殺漢人，豈知今日一殺十餘，既愧且痛，死後亦無面目以見恩師矣。蕭遠山絕筆。』」

　　蕭峰聽智光說完，恭恭敬敬的將大布拓片收起，說道：「這是蕭條某先人遺澤，求大師見賜。」智光道：「原該奉贈。」

　　蕭峰腦海中一片混亂，體會到父親當時的傷痛之情，才知他投崖自盡，不但是由於心傷妻兒慘亡，亦因自毀誓言，殺了許多漢人，以致愧對師門。

　　智光緩緩歎了囗氣，說道：「我們初時只道令尊率領契丹武士，前赴少林劫奪經書，待得讀了這石壁遺文，方知道事出誤會，大大的錯了。令尊既已決意自盡，決無於臨死之前再寫假話來騙人之理。他若是前赴少林寺奪經，又怎會攜帶一個不會絲毫武功的夫人、懷抱一個甫滿週歲的嬰兒？事後我們查究少林奪經這消息的來源，原來是出於一個妄人之品，此人存心戲弄那位帶頭大哥，要他千里奔波，好取笑他一番。」

　　蕭峰道：「嗯，原來是想開玩笑，這個妄人怎樣了？」

　　智光道：「帶頭大哥查明真相，自是惱怒之極，那妄人卻逃了個不知去向，從此無影無蹤。如今事隔三十年，想來也必不在人世了。」

　　蕭峰道：「多謝大師千知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使蕭峰得能重新為人。蕭某只想再問一件事。」智光道：「蕭施主要問何事？」蕭峰道：「那位帶頭大哥，究是何人？」

　　智光道：「老聽說蕭施主為了查究此事，已將丐幫徐長老、譚公、譚婆、趙錢孫四位打死，又殺了鐵面判官單正滿門，將單家莊燒成了白地，料得施主遲早要來此間。施主請稍候片刻，老請施主看一樣物事。」說著站起身來。

　　蕭條峰待要辯明徐長老等人非自己所殺，智光已頭也不回的走入了後堂。

　　過了一會，樸者和尚走到客堂，說道：「師父請兩位到禪房說話。」蕭峰和阿朱跟著他空過一條竹蔭森森的小徑，來到一座小屋之前。樸者和尚推開板門，道：「請！」蕭峰和阿朱走了進去。

　　只見智光盤膝坐在一個蒲團之上，向蕭峰一笑，伸出手指，在地下寫起字來。小屋地下久未打掃，積塵甚厚，只見他在灰塵中寫道：

　　「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

　　寫畢微微一笑，便閉上了眼睛。

　　蕭峰瞧著地下這八句話，怔怔出神，心想：「在佛家看來，不但仁者惡人都是一般，連畜生餓鬼，和帝皇將相亦無差別，我到底是漢人還是契丹人，實在殊不中道。但我不是佛門子弟，怎能如他這般脫？」說道：「大師，到底那個帶頭大哥是誰，還請見示。」連問幾句智光只是微笑不答。

　　蕭峰定睛看時，不由得大吃一驚，見他臉上雖有笑容，卻似是僵硬不動。

　　蕭峰連叫兩聲『智光大師』，見他仍無半點動靜，伸手一探他的鼻端，原來呼吸早停，已然圓寂。蕭峰淒然無語，跪下拜了幾拜，向阿朱招招手，說道：「走吧！」

　　兩人悄悄走出止觀寺，垂頭喪氣的回向天台縣城。

　　走出十餘里，蕭峰說道：「阿朱，我全無加害智光大師之意，他……他……他又何苦如此？」阿朱道：「這位高僧看破紅坐，大徹大司，原已無生死之別。」蕭峰道：「你猜他怎能料到咱們要到止觀寺來？」阿朱道：「我想……我想，還是那個大惡人所幹的好事。」蕭峰道：「我也是這麼推測，這大惡人先去千知智光大師，說我要找他尋仇。智光大師自忖難逃我的毒手，跟我說了那番話後，便即服毒自盡。」

　　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晌不語。

　　阿朱忽道：「蕭大爺，我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說了你可別見怪。」蕭峰道：「怎地這等客氣起來？我當然不會見怪。」阿朱道：「我想智光大師寫在地下的那幾句話，倒也很有道理。什麼『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化灰塵』。其實你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又有什麼分別？江湖上刀頭上的生涯，想來你也過得厭了，不如便到雁門關外去打獵放牧，中原武林的恩怨榮辱，從此再也別理會了。」

　　蕭峰歎了囗氣，說道：「這些刀頭上酚命的勾當，我的確過得厭了。在塞外草原中馳馬放鷹，縱犬逐兔，從此無牽掛，當真開心得多。阿朱，我在塞外，你來瞧我不瞧？」

　　阿朱臉上一紅，低聲道：「我不是說『放牧』麼？你馳馬打獵，我便放牛放羊。」說到這裡，將頭低了下去。

　　蕭峰雖是個粗豪漢子，但她這幾句話中的含意，卻也聽得明明白白，她是說要和自己終身在塞外廝守，再也不回中原了。蕭峰初時救她，只不過一時意氣，待得她追到雁門關外，偕赴衛輝、泰安、天台，千里奔波，日夕相親，才處處感到了她的溫柔親切，此刻更聽到她直言吐露心事，不由得心意激盪，伸出粗大的手掌，握住了她小手，說道：「阿朱，你對我這麼好，不以我是契丹賤種而厭棄我麼？」

　　阿朱道：「漢人是人，契丹人也是人，又有什麼貴賤之分？我……我喜歡做契丹人，這是真心誠意，半點也不勉強。」說到後來，聲音有如蚊嗚，細不可聞。

　　蕭峰大喜，突然抓住她腰，將她身子拋上半空，待她跌了下來，然後輕輕接住，放在地下，笑瞇瞇的向她瞧了一眼，大聲道：「阿朱，你以後跟著我騎馬打獵、牧牛放羊，是永不後悔的了？」

　　阿朱正色道：「便跟著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後悔。跟著你吃盡千般苦楚，萬種熬煎，也是歡歡喜喜。」

　　蕭峰大聲道：「蕭某得有今日，別說要我重當丐幫幫主，就是叫我做大寧皇帝，我也不幹。阿朱，這就到信陽找馬夫人去，她肯說也罷，不肯說也罷，這是咱們最後要找的一個人了。一句話問過，咱們便到塞外打獵放羊去也！」

　　阿朱道：「蕭大爺……」蕭峰道：「從今而後，你別再叫我什麼大爺、二爺了，你叫我大哥！」阿朱滿臉通紅，低聲道：「我怎麼配？」蕭峰道：「你肯不肯叫？」阿朱微笑道：「千肯萬肯，就是不敢。」蕭峰笑道：「你姑且叫一聲試試。」阿朱細聲道：「大……大哥！」

　　蕭峰哈哈大笑，說道：「是了！從今而後，蕭某不再是孤孤單單、給人輕蔑鄙視的胡虜賤種，這世上至少有一個人……有一個人……」一時不知如何說才是。

　　阿朱接囗道：「有一個人敬重你、欽佩你、感激你、願意永永遠遠、生生世世、陪在你身邊，和你一同抵受患難屈辱、艱險困苦。」說得誠摯無比。

　　蕭峰縱聲長笑，四周山谷嗚響，他想到阿朱說『一同抵受患難屈辱、艱險困苦』，她明知前途滿是荊棘，卻也甘受無悔，心中感激，雖滿臉笑容，肋邊卻滾下了兩行淚水。

　　前任丐幫幫主馬大元的家住在河南信陽鄉下。蕭峰偕阿朱從江南天台山前赴信陽，千迢迢，在途非止一日。

　　兩人自從在天台山上互通心曲，兩情，一路上按轡徐行，看出來風光蕩，儘是醉人之意。阿朱本來不善飲酒，為了助蕭峰之興，也總勉強陪他喝上幾杯，嬌臉生暈，更增溫馨。蕭峰本來滿懷憤激，但經阿朱言笑晏晏，說不盡的妙語解頤，悲憤之意也就減了大半。這一番從江南北上中州，比之當日從雁門關趨疾山東，心情是大不相同了。蕭峰有時回想，這數千里的行和，迷迷惘惘，直如一場大夢，初時噩夢不斷，終於轉成了美夢，若不是這嬌俏可喜的小阿朱便在身畔，真要懷疑此刻兀自身在夢中。

　　這一日來到光州，到信陽已不過兩日之和。阿朱說道：「大哥，你想咱們怎樣去盤問馬夫人才好？」

　　那日在杏子林中、聚賢莊內，馬夫人言語神態對蕭峰充滿敵意，蕭峰雖甚不快，但事後想來，她喪了丈夫，認定丈夫是他所害，恨極自己原是情理之常，如若不恨，反而於理不合了。又想她是個身無武功的寡婦，若是對她恫嚇威脅，不免大失自己豪俠身份，更不用說以力逼問，聽阿朱這麼問，不禁止躊躇難答，怔了一怔，才道：「我想咱們只好善言相求，盼她能明白事理，不再冤本我殺她丈夫。阿朱，不如你去跟她說，好不好？你囗齒伶俐，大家又都是女子。只怕她一見我之面，滿腔怨恨，立時便弄僵了。」

　　阿朱微笑道：「我倒有個計較在此，就怕你覺得不好。」蕭峰忙問：「什麼計策？」阿朱道：「你是大英雄大丈夫，不能向她逼供，卻由我來哄騙於她，如何？」

　　蕭峰喜道：「如能哄她吐露真相，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阿朱，你知道我日思夜想，只盼能手刃這個殺父的大仇。我是契丹人，他揭穿上我本來面目，那是應該的，令我得知自己的祖宗是什麼人，我原該多謝他才是。可是他為何殺我養父養母？殺我恩師？迫我傷害朋友、背負惡名、與天下英雄為仇？我若不將他砍成肉醬，又怎能定得下心來，一輩子和你在塞上騎馬打獵、牧牛放羊？」說到後來，聲音越來越高亢。近日來他神態雖已不如往時之，但對這大惡人的仇恨之心，決不因此而減了半分。

　　阿朱道：「這大惡人如此陰互的害你，我只盼能先砍他幾刀，幫你出一囗惡氣。咱們捉到他之後，也要設一個英雄大宴，招請普天下的英雄豪傑，當眾說明你的冤屈，回復你的清白名聲。」

　　蕭峰歎道：「那也不必了。我在聚賢莊上殺了這許多人，和天下英雄結怨太深，已不求旁人諒我。蕭峰只盼了斷此事，自己心中得能平安，然後和你並騎在塞外馳騁，咱二人終生和虎狼牛羊為伍，再也不要見中原這些英雄好漢了。」

　　阿朱喜道：「那真是謝天謝地、求之不得。」微微一笑，說道：「大哥，我想假扮一個人，去哄得馬夫人說出那個大惡人的姓名來。」

　　蕭峰一拍大腿，叫道：「是，！我怎地沒想到這一節，你的易容神技用在這件事上，真再好也沒有了。你想扮什麼人？」

　　阿朱道：「那就要請問你了。馬幫主在世之日，在丐幫中跟誰最為交好？我假扮了此人，馬夫人想到是丈夫的知交好友，料來便不會隱瞞。」

　　蕭峰道：「嗯，丐幫中和馬大元兄弟最交好的，一個是王舵主，一個是全冠清，一個是陳長老，還有，執法長老白世鏡跟他交誼也很深度。」阿朱嗯了一聲，側頭想像這幾人的形貌神態。蕭峰雙道：「馬兄弟為人沉靜拘謹，不像我這樣好酒貪杯、大吵大鬧。因此平時他和我甚少在一起喝酒談笑。全冠清、白世鏡這些人和他性子相近，常在一起鑽研武功。」

　　阿朱道：「王舵主是誰，我不認得。那個陳長老麻袋中裝滿毒蛇、蠍子，我一見身上就起雞皮疙瘩，這門功夫可扮他不像。全冠清身材太高，要扮他半天是扮得像的，但如在馬夫人家中軀得時候久了，慢慢套問她的囗風，只怕露出馬腳。我還是學白長老的好。他在聚賢莊中跟我說過幾次話，學他最是容易。」

　　蕭峰微笑道：「白長老待你甚好，力求薛神醫給你治傷。你扮了他的樣子去騙人，不有點對他不起麼？」

　　阿朱笑道：「我扮了白長老後，只做好事，不做壞事，不累及他的名聲，也就是了。」

　　當下在小客店中便裝扮起來。阿朱將蕭峰扮作了一名丐幫的五袋弟子，算是白長老的隨從，叫他越少說話越好，以防馬夫人精細，瞧出了破綻。蕭峰見阿朱裝成白長老後，臉如寒霜，不怒自威，果然便是那個丐幫南北數萬弟子既獲且畏的執法長老，不但形貌逼肖，而說話舉止更活脫便是一個白世鏡。蕭峰和白長老相交將近十年，竟然看不出阿朱的喬裝之中有何不妥。

　　兩人將到信陽，蕭峰沿途見到丐幫人眾，便以幫中暗語與之交談，查問丐幫中首腦人物的動向，再宣示白長老來到信陽，令馬夫人先行得到訊息。只要她心中先入為主，阿朱的裝扮中便露出了破綻，她也不易知覺。

　　馬大元家住信陽西郊，離城三十餘里。蕭峰向當地丐幫弟子打聽了路途，和阿朱前赴馬家。兩人故意慢慢行走，挨次著時刻，傍晚時分才到，白天視物分明，喬裝容易敗露，一到晚間，逢出來什麼都朦朦朧朧，便易混過了。

　　來到馬家門外，只見一條小河繞著三間小小瓦屋，屋旁兩株垂楊，門前一塊平地，似是農家的曬穀場子，但四角各有一個深坑。蕭峰深悉馬大元武功家數，知道這四個坑是他平時練功之用，如今幽明異路，不由得心中一陣酸楚。正要上前打門，突然間的一聲，板門開了，走出一個全身縞素的婦人出來，正是馬夫人。

　　馬夫人向蕭峰瞥了一眼，躬身向阿朱行禮，說道：「白長老光臨寒舍，真正料想不到，請進奉茶。」

　　阿朱道：「在下有一件要事須與弟妹商量，是以作了不速之客，還請恕罪。」

　　馬夫人臉上似笑非笑，嘴角邊帶著一絲幽怨，滿身縞素衣裳。這時夕陽正將下山，淡淡黃光昭在她臉上，蕭峰這次和她相見，不似過去兩次那麼心神激盪，但見她眉梢眼角間隱露皺紋，約莫有三十五六歲年紀，臉上不施脂粉，膚色白嫩，竟似不遜於阿朱。

　　當下兩人隨著馬夫人走進屋去，見廳堂頗為窄小，中間放了張桌子，兩旁四張椅子，便甚少餘地了。一個老婢送上茶來。馬夫人問起蕭峰的姓名，阿朱信囗胡了一個。

　　馬夫人問道：「白長老大駕光降，不知有休見教？」阿朱道：「徐長老在衛輝逝世，弟妹想已知聞。」馬夫人突然一抬頭，目光中露出訝異的神色，道：「我自然知道。」阿朱道：「我們都疑心是喬峰下的毒手，後來譚公、譚婆、趙錢孫三位前輩，又在衛輝城外被人害死，跟著山東泰安鐵面判官單家被人燒成了白地。不久之前，我到江南查辦一名七袋弟子違犯幫規之事，途中得到訊息，天台山止觀寺的智光老和尚突然圓寂了。」馬夫人身子一顫，臉上變色，道：「這……這又是喬峰幹的好事？」

　　阿朱道：「我親到止觀寺中查勘，沒得到什麼結果，但想十之八九，定是喬峰這廝幹的好事，料來這廝下一步多半要來跟弟妹為難，因此急忙趕來，勸弟妹到別的地方去暫住一年半載，免受喬峰這廝加害。」

　　馬夫人炱然欲涕，說道：「自從馬大爺不幸遭難，我活在人世本來也已多餘，這姓喬的要害我，我正求之不得，又何必覓地避禍？」

　　阿朱道：「北妹說那裡話來？馬兄弟大仇示報，正凶尚未擒獲，你身上可還挑著一重擔。，馬兄弟靈位設在何處，我當去靈前一拜。」

　　馬夫人道：「不敢當。」還是領著兩人，來到後堂。阿朱先拜過了，蕭峰恭恭敬敬的在靈前磕下頭去，心中暗暗禱祝：「馬大哥，你死而有靈，今日須當感應你夫人，說出真兇姓名，好讓我替你報仇伸冤。」

　　馬夫人跪在靈位之旁還禮，面頰旁淚珠滾滾而下。蕭峰磕過了頭，站起身來，見靈堂中掛著好幾輓聯，徐長老、白長老各人均在其內，自己所送的輓聯卻未懸掛。靈堂中白布上微積灰塵，更增蕭索氣象，蕭峰尋思：「馬夫人無兒無女，整日唯與一個老婢為伍，這孤苦寂寞的日子，也真難為她打發。」

　　只聽得阿朱出言勸慰，說什麼「弟妹保重身體，馬兄弟的冤仇是大家的冤仇。你若有什麼為難之事，儘管跟我說，我自會給你作主。」一老氣橫秋的模樣。蕭峰心下暗讚：「這小妞子學得挺到家。丐幫幫主被逐，幫主逝世，徐長老被人害死，傳功長老給我打死，勝下來便以白長老地位最為尊崇了。她以代幫主的囗吻說話，身份確甚相配。」馬夫人謝了一聲，囗氣極為冷淡。蕭峰暗自擔心，見她百無聊賴，神情落寞，心想她自丈夫逝世，已無人生樂趣，只怕要自盡殉夫，這婦子性格剛強，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馬夫人又讓二人回到客堂，不久老婢開上晚飯，木桌上擺了四色菜餚，青菜、羅卜、豆腐、胡瓜，全是素菜，熱騰騰的三碗白米飯，更無酒漿。阿朱向蕭峰了一眼，心道：「今晚可沒酒你喝了。」蕭峰不動聲色，捧起飯碗便吃。馬夫人道：「先夫去世之後，未亡人一直吃素，山居沒備葷酒，可待慢兩位了。」阿朱歎道：「馬兄弟人死不能復生，弟妹也不必太過自苦了。」蕭峰見馬夫人對亡夫如此重義，心下也是好生相敬。

　　晚飯過後，馬夫人道：「白長老遠來，小女子原該留客，只是孀居不便，不知長老還有什麼吩咐麼？」言下便有逐客之意。阿朱道：「我這番來到信陽，是勸弟妹離家避禍，不知弟妹有什麼打算？」馬夫人歎了品氣，說道：「那喬峰已害死了馬大爺，他再來害我，不過是叫我從馬大爺於地下。我雖是個弱質女子，不瞞白長老說，我既不怕死，那便什麼都不怕了。」阿朱道：「如此說來，弟妹是不願出外避難的了？」馬夫人道：「多謝白長老的厚意。小女子實不願離開馬大爺的故居。」

　　阿朱道：「我本當在這附近住上幾日，保護弟妹。雖說白某決計不是喬峰那廝的對手，但緩急之際，總能相助一臂之力，只是我在途中又聽到一個重大的機密訊息。」

　　馬夫人道：「嗯，想必事關重大。」本來一般女子總是好奇心極盛，聽到有什麼重大機密，雖然事不關己，也必知之而後快，就算囗中不問，臉上總不免露出急欲一知的神情。豈知馬夫人仍是漠然，似你說也好，不說也好，我丈夫既死，世上已無任何令我動心之事。蕭峰心道：「人家形容孀婦之心如槁木死灰，用在馬夫人身上，最是貼切不過。」

　　阿朱向蕭峰擺了擺手，道：「你到外邊去等我，我有句機密話跟馬夫人說。」

　　蕭峰點了點頭，走出屋去，暗讚阿朱聰明，心知若盼別人吐露機密，往往須得先說些機密與他，令他先有信任之心，明白阿朱遣開自己，意在取信於馬夫人，表示連親信心腹也不能聽聞，則此事之機密可知。

　　他走出大門，黑暗中門外靜悄悄地，但聽廚下隱隱傳出叮噹微聲，正是那老婢在洗滌碗筷，當即繞過牆角，蹲在客堂窗外，屏息傾聽。馬夫人縱然不說那人姓名，只要透露若干蛛絲馬跡，也有了追查的線索，不致如眼前這般茫無頭緒。何況這假白長老千里告警，示惠於前，臨去時再說一件機密大事，他又是本幫的首腦，馬夫人多半不會對他隱瞞。

　　過了良久，才聽得馬夫人輕輕歎了囗氣，幽幽的道：「你……你又來做什麼？」蕭峰生怕壞了大事，不敢貿然探頭到窗縫中去窺看客堂中情景，心中卻感奇怪：「她這句話是什麼用意？」

　　只聽阿朱道：「我確是聽到訊息，喬峰那廝對你有加害之意，因此直來報訊。」馬夫人道：「嗯，多謝白長老的好意。」阿朱壓低了聲間，說道：「弟妹，自從馬兄弟不幸逝世，本幫好幾位長老紀念他的功績，想請你出山，在本幫擔任長老。」

　　蕭峰聽她說得極是鄭重，不禁暗暗好笑，但也心贊此計甚高，馬夫人倘若答允，『白長老』立時便成了她的上司，有何詢問，她自不能拒答，就算不允去當丐幫長老，她得知丐幫對她重視，至少也可暫時討得她的歡喜。

　　只聽馬夫人道：「我何德何能，怎可擔任本幫長老？我連丐幫的弟子也不是，『長老』的位分極高，跟我是相距十萬八千里了。」阿朱道：「我和吳長老他們都極力推薦，大夥兒都說，有馬夫人幫同出些主意，要擒殺喬峰那廝，便易辦得多。我又得到一個重大之極的訊息，與馬兄弟被害一事極有關連。」馬夫人道：「是嗎？」聲音仍是頗為冷淡。

　　阿朱道：「那日在衛輝城弔祭徐長老，我遇到趙錢孫，他跟我說起一件事，說他知道誰是下手害死馬兄弟的真兇。」

　　突然間嗆一聲響，打碎了一隻茶碗。馬夫人驚呼了一聲，接著說道：「你……你開什麼玩笑？」聲音極是憤怒，卻又帶著幾分驚惶之意。

　　阿朱道：「這是正經大事，我怎會跟你說笑？那趙錢孫確是親囗對我說，他知道誰是害死馬大元兄弟的真兇。他說決計不是喬峰，也不是姑蘇慕容氏，他千真萬確的知道，實是另有其人。」

　　馬夫人顫聲道：「他怎會知道？他怎會知道！你胡說八道，不是活見鬼麼？」

　　阿朱道：「真的，你不用心急，我慢慢跟你說。那趙錢孫道：『去年八月間……』」她話未說完，馬夫人「」的一聲驚呼，暈了過去。阿朱忙叫：「弟妹，弟妹！」用力捏她鼻下唇上的人中。馬夫人悠悠醒轉，怨道：「你……你何必嚇我？」

　　阿朱道：「我不是嚇你。那趙錢孫確是這麼說的，只可惜他已經死了，否則我可以叫他前來對證。他說去年八月中秋，譚公、譚婆、還有那個不手害死馬兄弟的兇手，一起在那位『帶頭大哥』的家裡過節。」

　　馬夫人噓了一囗氣，道：「他真是這麼說？」

　　阿朱道：「是。我便問那真兇是誰，他卻說這人的名字不便從他囗中說出來。我便去問譚公。譚公氣虎虎的，瞪了我一眼不說。譚婆卻道：一點也不錯，便是她跟趙錢孫說的。我想怪不得譚公要生氣，定是惱他夫人什麼事都去跟趙錢孫說了𦴩而趙錢孫不肯說那兇手的名字，原來是為了怕連累到他的老情人譚婆。」馬夫人道：「嗯，那又怎樣？」

　　阿朱道：「趙錢孫說道，大家疑心喬峰和慕容復害死了馬兄弟，卻任由真兇不遭報應，逍遙自在，馬兄弟地下有知，也必含冤氣苦。」馬夫人道：「是，只可惜趙錢孫已死，譚公、譚婆也沒跟你說吧？」阿朱道：「沒有，事到如今，我只好問帶頭大哥去。」馬夫人道：「好，你原該去問問。」阿朱道：「說來卻也好笑，這帶頭大哥到底是誰，家住那裡，我卻不知。」

　　馬夫人道：「嗯，你遠兜子的，原來是想套問這帶頭大哥的隆名。」

　　阿朱道：「若是不便，弟妹也不用跟我說，不妨你自己去設法查明，咱們再找那正凶算賬。」蕭峰明知阿朱有意顯得漫不在，以免引起馬夫人疑心，心下仍不禁十分焦急。

　　只聽馬夫人淡淡的道：「這帶頭大哥的姓名，對別人當然要瞞，免得喬峰知道之後，去找他報殺父殺母之仇，白長老是自己人，我又何必瞞你？他便是……」說了『他便是』這三個字，底下卻寂然無聲了。

　　蕭峰幾連自己心跳之聲也聽見了，卻始終沒聽到馬夫人說那『帶頭大哥』的姓名，過了良久，卻聽得她輕輕歎了囗氣，說道：「天上月亮這樣圓，又這樣白。」蕭峰明知天上烏黑密佈，並無月亮，還是抬頭一，尋思：「今日是初二，就算有月亮，也決不會圓，她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只聽阿朱道：「到得十五，月，亮自然又圓又亮，唉，只可惜馬兄弟卻再也見不到了。」馬夫人道：「你愛吃鹹的月餅，還是甜的？」蕭峰更是奇怪，心道：「馬夫人死了丈夫，神智有些不清楚子。」阿朱道：「我們做叫化子的，吃月餅還能有什麼挑剔？找不到真兇，不給馬兄弟報此大仇，別說月餅，就是山珍海味，入囗也是沒半分滋味。」

　　馬夫人默然不語，過了半晌，冷冷的道：「白長老全心全意，只是想找到真兇，為你大元兄弟報仇雪恨，真令小女子感激不盡。」阿朱道：「這是我輩份所當為之事。丐幫數萬兄弟，那一個不想報此大仇？」馬夫人道：「這位帶頭大哥地位尊崇，聲勢浩大，隨囗一句話便能調動萬人眾。他最喜庇護朋友，你去問他真兇是誰，他是無論如何不肯說的。」

　　蕭峰心下一喜，尋思：「不管怎樣，咱們已不虛此行。馬夫人便不肯說那人的姓名，單憑『地位尊崇，聲勢浩大，隨囗一句話便能調動數萬人眾』這句話，我總可推想得到。武林中具有這等身份的又有幾人？」

　　他正在琢磨這人是誰，只聽阿朱道：「武林之中，單是一句話便能調動數萬人眾的，以前有丐幫幫主。嗯，少林弟子遍天下，少林派掌門方丈一句話，那也能調動數萬人眾……」馬夫人道：「你也不用胡猜了，我再給你一點因頭，你只須往西南方猜去。」阿朱沉吟道：「西南方？西南方有什麼大來頭的人物？好像沒有。」

　　馬夫人伸出手指，拍的一聲，戳破了窗紙，刺破處就在蕭峰的頭頂，只聽她跟著說道：「小女子不懂武功，白長老你總該知道，天下是誰最擅長這門功夫。」阿朱道：「嗯，這門點穴功夫麼？少林派的金剛指，河北滄州鄭家的奪魄指，那都是很厲害的了。」

　　蕭峰心中卻在大叫：「不對，不對！點穴功夫，天下以大理段氏的一陽指為第一，何況她說的是西南方。」

　　果然聽得馬夫人道：「白長老見多識廣，怎地這一件事卻想不起來？難道是旅途勞頓，腦筋失靈，居然連大名鼎鼎的一陽指也忘記了？」話中頗有譏嘲之意。

　　阿朱道：「段家一陽指我自然知道，但段氏在大理稱皇為帝，早和中土武林不相往來。若說那位帶頭大哥和他家有什麼干係牽連，定是傳聞之誤。」

　　馬夫人道：「段氏雖在大理稱皇，可是段家並非只有一人，不做皇帝之人便常到中原。這位帶頭大哥，乃大理國當今皇帝的親弟，姓段名正淳，封為鎮南王的便是。」

　　蕭峰聽到馬夫人說出『段正淳』三字，不由得全身一震，數月來千里奔波、苦苦尋訪的名字，終於到手了。

　　只聽阿朱道：「這位段王爺權位尊崇，怎麼會三與江湖上的鬥毆仇殺之事？」馬夫人道：「江湖上尋常的鬥毆仇殺，段王爺自然不屑牽連在內，但若是和大理國生死存亡、國運盛衰相關的大事，你想他會不會過問？」阿朱道：「那當然是要手的。」馬夫人道：「我聽徐長老言道：大寧是大理國北面的屏障，契丹一旦滅了大寧，第二步便非併吞大理不可。因此大寧和大理唇齒相依，大理國決計不願大寧亡在遼國手裡。」阿朱道：「是，話是不錯的。」

　　馬夫人道：「徐長老說道，那一年這位段王爺在丐幫總舵作客，和汪幫主喝酒論劍，忽然聽到契丹武士要大舉到少林寺奪經的訊息，段王爺義不容辭，便率領眾人，趕往雁門關外攔截，他此興名為大寧，其實是為了大理國。聽說這位段王爺那時年紀雖輕，但武功高強，為人又極仁義。他在大理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使錢財有如糞土，不用別人開囗，幾千幾百兩銀子隨手便送給朋友。你想中原武人不由他來帶頭，卻又有誰？他日後是要做大理國皇帝的，身份何等尊貴，旁人都是草漢子，又怎能向他發號施令？」

　　阿朱道：「原來帶頭大哥竟是大理國的鎮南王，大家死也不肯說出來，都是為了回護於他。」馬夫人道：「白長老，這個機密，你千萬不可跟第二人說，段王爺和本幫交情不淺，倘若洩漏出去，為禍非小。雖然大理段氏威鎮一方，厲害得緊，但若那喬峰蓄意報仇，暗中等上這麼十年八年，段正淳卻也不易對付。」

　　阿朱道：「弟妹說得是，我守囗如瓶，決不洩露。」馬夫人道：「白長老，你最好立一個誓，以免我放心不下。」阿朱道：「好，段正淳便是『帶頭大哥』這件事，白世鏡倘若說與人知，白世鏡身受千刀萬的慘禍，身敗名裂，為天下所笑。」她這個誓立得極重，實則很是滑頭，囗囗聲聲都推在『白世鏡』身上，身受千刀萬的是白世鏡，身敗名裂的是白世鏡，跟她阿朱可不相干。

　　馬夫人聽了卻似甚感滿意，說道：「這樣就好了。」

　　阿朱道：「那我便到大理去拜訪鎮南王，旁敲側擊，請問他去年中秋，在他府上作客的有那幾個人，便可查到害死馬兄弟的真兇了。不過此刻我總還認定是喬峰。趙錢孫、譚公、譚婆三人瘋瘋顛顛，說話不大靠得住。」

　　馬夫人道：「查明兇手真相一事，那便拜託白長老了。」阿朱道：「馬兄弟跟我便如親兄弟一般，我自當盡心竭力。」馬夫人炱然道：「白長老情義深重，亡夫地下有知，定然銘感。」阿朱道：「弟妹多多保重，在下千辭。」當即辭了出來。馬夫人道：「小女子孀居，夜晚不便遠送，白長老恕罪則個。」阿朱道：「好說，好說，弟妹不必客氣。」

　　阿朱到得門外，只見蕭峰已站在遠處等候，兩人對一眼，一言不發的向來路而行。

　　一鉤新月，斜照信陽古道。兩人並肩而行，直走出十餘里，蕭峰才長呈一聲，道：「阿朱，多謝你啦。」

　　阿朱淡淡一笑，不說什麼。她臉上雖是滿臉皺紋，化裝成了白世鏡的模樣樣，但從她眼色之中，蕭峰還是覺察到她心中深感擔心焦慮，便問：「今日大功千成，你為什麼不高興？」

　　阿朱道：「我想大理段氏人多勢眾，你孤身前去報仇，實是萬分凶險。」

　　蕭峰道：「，你是在為我擔心。你放心好了，我在暗，他在明，三年五載報不了仇，正如馬夫人所說，那就等上十年八載。總有一日，我要將段正淳斬成十七八塊餵狗。」說到這裡，不由得咬牙切齒，滿腔怨毒都露了出來。

　　阿朱道：「大哥，你千萬得小心才好。」蕭峰道：「這個自然，我送了性命事小，爹娘的血仇不能得報，我死了也不瞑目。」慢慢伸出手去，拉著她手，說道：「我若死在段正淳手下，誰陪你在雁門關外牧牛放羊呢？」

　　阿朱道：「唉，我總是害怕得很，覺得這件事情之中有什麼不對。那個馬夫人，那……馬夫人，這般冰清玉潔的模樣樣，我見了她，卻不自禁的覺得可怕厭憎。」

　　蕭峰笑道：「這女人很是精明能幹，你生恐她瞧破你的喬裝改扮，自不免害怕。」

　　兩人到得信陽城客店之中，蕭峰立即要了十斤酒，開懷暢飲，心中不住盤算如何報仇，想到大理段氏，自然而然記起了那個新結交的金蘭兄弟段譽，不由得心中一凜，呆呆的端著酒碗不飲，臉上神色大變。

　　阿朱還道他發覺了什麼，四下一瞧，不見有異，低聲問道：「大哥，怎麼啦？」蕭峰一驚，道：「沒……沒什麼。」端起酒來，一飲而盡，酒到喉頭，突然氣陰，竟然大咳起來，將胸囗衣襟上噴得都是酒水。他酒量世所罕有，內功深湛，竟然飲酒嗆囗，那是從所未有之事。阿朱暗暗擔心，卻也不便多問。

　　她那裡知道，蕭峰飲酒之際，突然想起那日在無錫和段譽賭酒，對方竟以『六脈神劍』的上乘氣功，將酒水都從手指中逼了出來。這等神功內力，蕭峰自知頗有不及。段譽明明不會武功，內功便已如此了得，那大對頭段正淳是大理段氏的首腦之一，比之段譽，想必更加厲害十倍，這父母大仇，如何能報？他不知段譽巧得神功、吸人內力的種種奇遇，單以內力而論，段譽比他父親已不知深厚了多少倍，而『六脈神劍』的功夫，當世除段譽一人而外，亦無第二人使得周全。蕭峰和阿朱雖均與段譽熟識，但大理國段氏乃是大理國姓，好比大寧姓趙的、西夏國姓李的、遼國姓耶律的都是成千成萬，段譽從來不提自己是大理國王子，蕭峰和阿朱決計想不到他是帝皇之裔。

　　雜朱雖不知蕭峰心中所想的詳情，但也料到他總是為報仇之事發愁，便道：「大哥，報仇大事，不爭一朝一夕。咱們謀定而後動，就算敵眾我寡，不能力勝，難道不能智取麼？」

　　蕭峰心關一喜，想起阿朱機警狡猾，實是一個大大的臂助，當即倒了一滿碗酒，一飲而盡，說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報此大仇，已不用管江湖上的什麼春風矩道義，多惡毒的手段也使得上。對了，不能力勝，咱們就跟他智取。」

　　阿朱雙道：「大哥，除了你親生父母的大仇，還有你養父養母喬家老先生、老太太的血仇，你師父玄苦大師的血仇。」

　　蕭峰伸手在桌上一拍，大聲道：「是，仇怨重重，豈止一端？」

　　阿朱道：「你從前跟玄苦大師學藝，想是年紀尚小，沒學全少林派的精湛內功，否則大理段氏的一陽指便再厲害，也未必在少林派達摩老祖的『易筋經』之上。我曾聽慕容老爺談起天下武功，說道大理段氏最厲害的功夫，還不是一陽指，而是叫作什麼『六脈神劍』。」

　　蕭峰皺眉道：「是，慕容先生是武林中的奇人，所言果然極有見地。我適才發愁，倒不是為了一陽指，而是為了這六脈神劍。」

　　阿朱道：「那日慕容老爺和公子論談天下武功，我站在旁斟茶，聽到了幾句。慕容老爺說道：『少林派七十二項絕技，自然各有精妙之處，但克敵制勝，只須一門絕技便已足夠，用不著七十二項。』」

　　蕭峰點頭道：「慕容前輩所論甚是。」阿朱又道：「那時慕容公子道：『是，王家舅母和表妹就愛自誇多識天下武功，可是博而不精，有何用處。』慕容老爺道：『說到這個『精』字，卻又談何容易？其實少林派真正的絕學，乃是一部易筋經，只要將這部紅書練通了，什麼平庸之極的武功，到了手裡，都能化腐朽為神奇』」

　　根基打好，內力雄強，則一切平庸招數使將出來都能發揮極大威力，這一節蕭峰自是深知，那日在聚賢莊上力鬥群雄，他以一套眾所周知的『太祖長拳』會戰天下英雄好漢，任他一等一的高人，也均束手拜服。這時他聽阿朱重述慕容先生的言語，不禁連喝了兩大碗酒，道：「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可惜慕容先生已然逝世，否則蕭峰定要到他莊上，見一見這位天下廳人。」

　　阿朱嫣然一笑，道：「慕容老爺在世之日，向來不見外客，但你當然又作別論。」蕭峰抬起頭來一笑，知他『又作別論』四字之中頗含深意，意思說：「你是我的知心愛侶，慕容先生自當另眼相看。」阿朱見到了他目光的神色，不禁低下頭去，暈生雙頰，芳心竊喜。

　　蕭峰喝了一碗酒，問道：「慕容老爺去世時年紀並不太老吧？」阿朱道：「五十來歲，也不算老。」蕭峰道：「嗯，他內功深湛，五十來歲正是武功登峰造極之時，不知如何忽然逝世？」阿朱搖頭道：「老爺生什麼病而死，我們都不知道。他死得很快，忽然早上生病，到得晚間，公子便大聲號哭，出來千知眾人，老爺死了。」

　　蕭峰道：「嗯，不知是什麼急症，可惜，可惜。可惜薛神醫不在左近，否則好列也要請了他來，救活慕容先生一命。」他和慕容氏父子雖然素不相識，但聽旁人說起他父子的言行性情，不禁頗為欽慕，再加上阿朱的淵源，更多了一層親厚之意。

　　阿朱又道：「那日慕容老爺向公子談論這部易筋經。他說道：『達摩老祖的易筋經我雖未寓目，但以武學之道推測，少林派所以得享大名，當是由這部易筋經而來。那七十二門絕技，不能說不厲害，但要說憑此而領袖群倫，為天下武學之首，卻還談不上。』老爺加意千戒公子，說決不可自恃祖傳武功，小視了少林弟子，寺中既有此經，說不定便有天資穎悟的僧人能讀通了它。」

　　蕭峰點頭稱是，心想：「姑蘇慕容氏名滿天下，卻不狂妄自大，甚是難得。」

　　阿朱道：「老爺又說，他生平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突擊，只可惜沒見到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劍譜，以及少林派的易筋經，不免是終身的大憾事。大哥，慕容老爺既將這兩套武功相提並論，由此推想，要對付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似須從少林易筋經著手。要是能將易筋經從少林寺菩提院中盜了出來，花上幾年功夫練它一練，那六脈神劍、七脈鬼刀什麼的，我瞧也不用放在心上。」她說到這裡，臉上露出一似笑非笑的神色。

　　蕭峰跳起身來，笑道：「小鬼頭……你……你原來……」

　　阿朱笑道：「大哥，我偷了這部經書出來，本想送給公子，請他看過之後，在老爺墓前焚化，償他老人家的一番心願。現今當然是轉送給你了。」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油布小包，放在蕭峰手裡。

　　那晚蕭峰親眼見她扮作止清和尚，從菩提院的銅鏡之後盜取經書，沒想到便是少林派內功秘桫的易筋經。阿朱在聚賢莊上為群豪所拘，眾人以她是女流之輩，並未在她身上搜查，而玄寂、玄難等少林高僧，更是做夢也想不到本寺所失的經書便在她身上。

　　蕭峰搖了搖頭，說道：「你干冒奇險，九死一生的從少林寺中盜出這部經書來，本意要給慕容公子的，我如何能夠據為己有？」

　　阿朱道：「大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蕭峰奇道：「怎麼又是我的不是？」阿朱道：「這經書是我自己起意去偷來的，又不是奉了慕容公子之命。我愛送給誰，便送給誰。何況你看過之後，咱們再送給公子，也還還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只求報得大仇，什麼陰險毒辣、卑鄙骯髒之事，那也都幹得了，怎地借部書來瞧瞧，也婆婆媽媽起來？」

　　這一番話只聽得蕭峰凜然心驚，向她深深一揖，說道：「賢妹責備得是，為大事者豈可拘泥小節？」

　　阿朱抿嘴一笑，說道：「你本來便是少林弟子，以少林派的武功，去為恩師玄苦大師報仇雪恨，正是順理成章之事，又有什麼不對了？」

　　蕭峰連聲稱是，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歡喜，當下便將那油布小包打了開來，只見薄薄一本黃紙的小冊，封皮上寫著幾個彎彎曲曲的奇形文字。他暗叫：「不好！」翻開第一頁來，只見上面寫滿了字，但這些字歪歪斜斜，又是圓圈，又是鉤子，半個也不識得。

　　阿朱「喲」一聲，說道：「原來都是梵文，這就糟糕了。我本想這本書是要燒經老爺的，我做丫環的不該先看，因此經書到手之後，一直沒敢翻來瞧瞧。唉，無怪那些和尚給人盜去了武功秘桫，卻也並不如何在意，原來是本誰也看不懂的天書……」說著唉聲歎氣，極是沮喪。

　　蕭峰勸道：「得失之際，那也不用太過介意。」將易筋經重行包好，交給阿朱。

　　阿朱道：「放在你身邊，不是一樣？難道咱們還分什麼彼此？」

　　蕭峰一笑，將小包收入懷中。他又斟了一大碗酒，正待再喝，忽聽得門外腳步聲響，有人大聲吼叫。蕭峰微感詫異，搶到門外，只見大街上一個大漢渾身是血，手執兩柄板斧，直上直下的狂舞亂劈。

## 第22章 雙眸粲粲如星

　　這大漢滿肋虯髯，神態威猛，但目光散亂，行若顛狂，顯是個瘋子。蕭峰見他手中一對大斧系以純鋼打就，甚是沉重，使動時開合攻寧頗有法度，門戶精嚴，儼然是名家風範。蕭峰於中原武林人物相識甚多，這大漢卻是不識，心想：「這大漢的斧法甚是了得，怎地我沒聽見過有這一號人物？」

　　那漢子板斧越使越快，不住大吼：「快，快，快去稟千主公，對頭找上門來了。」

　　他站在通衢大道之上，兩柄明晃晃的板斧橫砍豎劈，行人自是遠遠避開，有誰敢走近身去？蕭峰見他神情惶急，斧法一路路使下來，漸漸力氣不加，但拚命支持，只叫：「傅兄弟，你快退開，不用管我，去稟報主公要緊。」

　　蕭峰心想：「此人忠義護主，倒是一條好漢，這般耗損精力，勢必要受極重內傷。」當下走到那大漢身前，說道：「老兄，我請你喝一杯酒如何？」

　　那大漢向他怒目瞪視，突然大聲叫道：「大惡人，休得傷我主人！」說著舉斧便向他當頭砍落。旁觀眾人見情勢凶險，都是「啊喲」一聲，叫了出來。

　　蕭峰聽到『大惡人』三字，也矍然而驚：「我和阿朱正要找大惡人報仇，這漢子的對頭原來便是大惡人。雖然他口中的大惡人，未必就是阿朱和我所說的大惡人，好歹先救他一救再說。」當下欺身直進，伸手去點他腰肋的穴道。

　　不料這漢子神智雖然昏迷，武功不失，右手斧頭柄倒翻上來，直撞蕭峰的小腹。這一招甚是精巧靈動，蕭峰若不是武功比他高出甚多，險些便給擊中，當即左手疾探而出，抓住斧柄一奪。那大漢本已筋疲力竟，如何禁受得起？全身一震，立時向蕭峰和身撲了過來。他竟然不顧性命，要和對頭拚個同歸於盡。

　　蕭峰右臂環將過來，抱住了那漢子，微一用勁，便令他動彈不得。街頭看熱鬧的閒漢見蕭峰制服了瘋子，盡皆喝彩。蕭峰將那大漢半抱半拖的拉入客店大堂，按著他在座頭坐下，說道：「老兄，先喝碗酒再說！」命酒保取過酒來。

　　那大漢雙眼目不轉睛的直瞪著他，瞧了良久，才問：「你……你是好人還是惡人？」

　　蕭峰一怔，不知如何回答。

　　阿朱笑道：「他自然是好人，我也是好人，你也是好人。咱們是朋友，咱們一同去打大惡人。」那大漢向她瞪視一會，又向蕭峰瞪視一會，似乎信了，又似不信，隔了片刻，說道：「那……那大惡人呢？」阿朱雙道：「咱們是朋友，一同去打大惡人！」

　　那大漢猛地站起身來，大聲道：「不，不！大惡人厲害得緊，快，快去稟千主公，請他急速想法躲避。我來抵擋大惡人，你去報訊。」說著站起身來，搶過了板斧。

　　蕭峰伸手按住他肩頭，說道：「老兄，大惡人還沒到，你主公是誰？他在那裡？」

　　大漢大叫：「大惡人，來來來，老子跟你拚鬥三百回合，你休介傷了我家主公！」

　　蕭峰向阿朱對望了一眼，無計可施。阿朱忽然大聲道：「啊喲不好，咱們得快去向主公報訊。主公到了那裡？他上那裡去啦，別叫大惡人找到才好。」

　　那大漢道：「對，對，你快去報訊。主公到小鏡湖方竹林去了，你……你快去小鏡湖方竹林稟報主公，去啊，去啊！」說著連聲催促，極是焦急。

　　蕭峰和阿朱正拿不定主意，忽聽得那酒保說道：「到小鏡湖去嗎？路和可不近哪。」蕭峰聽得『小鏡湖』確是有這麼一個地名，忙問：「在什麼地方？離這兒有多遠？」那酒保道：「若問旁人，也還真未必知道。恰好好問上了我，這就問得對啦。我便是小鏡湖左近之人。天下事情，當真有多巧便有多巧，這才叫做無巧不成話哪！」

　　蕭峰聽他囉哩囉嗦的不涉正題，伸手在桌上一拍，大聲道：「快說，快說！」那酒保本想計幾文酒錢再說，給蕭峰這麼一嚇，不敢再賣關子，說道：「你這位斧台的性子可急得很哪能，嘿嘿，要不是剛巧撞到了我，你性子再急，那也不管用，是不是？」他定要說上幾句閒話，眼見蕭峰臉色不善，便道：「小鏡湖在這裡的西北，你先一路向西，走了七里半路，便見到有十來株大柳樹，四株一排，共是四排，一四得四、二四得八、三四一十二、四四一十六，共是一十六株大柳樹，那你就趕緊向北。又走出九里半，只見有座青石板大橋，你可千萬別過橋，這一過橋便錯了，說不過橋哪能，卻又得要過，便是不能過左首那座青石板大橋，須得過右首那座木板小橋。過了小橋，一忽兒向西，一忽兒向北，一忽兒又向西，總之跟著那條小路走，就錯不了。這麼走了二十一里半，就看到鏡子也似的一大片湖水，那便是小鏡湖了。從這裡去，大略說說是四十里，其實是三十八里半，四十里是不到的。」

　　蕭峰耐著性子聽他說完。阿朱道：「你這位大哥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里路一文酒錢，本來想給你四十文，這一給便錯了數啦，說不給呢，卻又得要給。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五八和四十，四十里路除去一里半，該當是三十八文半。」數了三十九銅錢出來，將最後這一枚在得斧口上磨了一條印痕，雙指一挾，啪的一聲輕響，將銅錢拗成兩半，給了那酒保三十八枚又半枚銅錢。

　　蕭峰妨不住好笑，心想：「這女孩兒遇上了機會，總是要胡鬧一下。」

　　那大漢雙目直視，仍是不住口的催促：「快去報訊啊，遲了便來不及啦，大惡人可厲害得緊。」蕭峰問道：「你主人是誰？」那大漢喃喃的道：「我主公……我主公……他……他去的地方，可不能讓別人知道。你還是別去的好。」蕭峰大聲道：「你姓什麼？」那大漢隨口答道：「我姓古。啊喲，我不姓古。」

　　蕭峰心下起疑：「莫非此人有詐，故意引我上小鏡湖去？怎麼又姓古，又不姓古？」轉念又想：「倘若是對頭派了他來誆我前去，求之不得，我正要找他。小鏡湖便是龍潭虎穴，蕭某何懼？」向阿朱道：「咱們便上小鏡湖去瞧瞧，且看有什麼動靜，這位兄台的主人若在那邊，想來總能找到。」

　　那酒保插口道：「小鏡湖四週一片荒野，沒什麼看頭的。兩位若想遊覽風景，見識見識咱們這裡大戶人家花園中的亭台樓閣，包你大開眼界……」蕭峰揮手叫他不可囉嗦，向那大漢道：「老兄累得很，在這裡稍息，我去代你稟報令主人，說道大惡人轉眼便到。」

　　那大漢道：「多謝，多謝！古某感激不盡。我去攔住大惡人，不許他過來。」說著站起身來，伸手想去提板斧，可是他力氣耗盡，雙臂酸麻，緊緊握住了斧柄，卻已無力舉起。

　　蕭峰道：「老兄還是歇歇。」付了店錢酒錢，和阿朱快步出門，便依那酒保所說，沿大路向西，走得七八里地，果見大道旁四株一排版，一共四四一十六株大柳樹。阿朱笑道：「那酒保雖然囉嗦，卻也有囉嗦的好處，這就決計不會走錯，是不是？咦，那是什麼？」

　　她伸手指著一株柳樹，樹下一個農夫倚樹而坐，一雙腳浸在樹旁水溝裡的泥水之中。本來這是鄉間尋常不過的景色，但那農夫半邊臉頰上都是鮮血，肩頭抗著一根亮光閃閃的熟銅棍，看來份量著實不輕。

　　蕭峰走到那農夫身前，只聽得他喘聲粗重，顯然是受了沉重內傷。蕭峰開門見山的便道：「這位大哥，咱們受了一個使板斧朋友的囑托，要到小鏡湖去送一個訊，請問去小鏡湖是這邊走嗎？」那農夫抬起頭來，問道：「使板斧的朋友是死是活？」蕭峰道：「他只損耗了些氣力，並無大礙。」那農夫呈了口氣，說道：「謝天謝地。兩位請向北行，送訊之德，決不敢忘。」蕭峰聽他出言吐談，絕非尋常的鄉間農夫，問道：「老兄尊姓？和那使板斧的是朋友麼？」那農夫道：「賤姓傅。閣下請快趕向小鏡湖去，那大惡人已搶過了頭去，說來慚愧，我竟然攔他不住。」

　　蕭峰心想：「這人身受重傷，並非虛假，倘若真是對頭設計誆我入，下的本錢倒也不小。」見他形貌誠樸，心生愛惜之意，說道：「傅大哥，你受的傷不輕，大惡人用什麼兵刃傷你的？」那漢子道：「是根鐵棒。」

　　蕭峰見他胸口不絕的滲出鮮血，揭開他衣服一看，見當胸破了一孔，雖不過指頭大小，卻是極深。蕭峰伸指連點他傷口四周的數處大穴，助他止血減痛。阿朱撕下他衣襟，給他裹好了傷處。

　　那姓傅的漢子道：「兩位大恩，傅某不敢言謝，只盼兩位盡快去小鏡湖，給敝上報一個訊。」蕭峰問道：「尊上人姓甚名誰，相貌如何？」

　　那人道：「閣下到得小鏡湖畔，便可見到湖西有一叢竹林，竹竿都是方形，竹林中有幾間竹屋，閣下請到屋外高數聲：『天下第一大惡人來了，快快躲避！』那就行了，最好請不必進屋。敝上之名，日後傅某自當奉告。」

　　蕭峰心道：「什麼天下第一大惡人？難道是號稱『四大惡人』中的段延慶嗎？聽這漢子的言語，顯是不願多說，那也不必多問了。」但這麼一來，卻登時消除了戒備之意，心想：「若是對頭有意誆我前去，自然每一名話都會編得入情入理，決計不會令我起疑。這人吞吞吐吐，不肯實說，那就絕非存有歹意。」便道：「好吧，謹遵閣下吩咐。」那大漢掙扎著爬起，跪下道謝。

　　蕭峰道：「你我一見如故，傅兄不必多禮。」他右手扶起了那人，左手便在自己臉上一抹，除去了化裝，以本來面目和他相見，說道：「在下契丹人蕭峰，後會有期。」也不等那漢子說話，攜了阿朱之手，快步而行。

　　阿朱道：「咱們不用改裝了麼？」蕭峰道：「不知如何，我好生喜歡這個粗豪大漢。既有心跟他結交，便不能以假面目相對。」

　　阿朱道：「好吧，我也回復了女裝。」走到小溪之旁，匆匆洗去臉上化裝，脫下帽子，露出一頭青絲，寬大外袍一除下，裡面穿的本來便是女子衣衫。

　　兩人一口氣便走出九里半路，遠遠望見高高聳起的一座青石橋。走近橋邊，只見橋面伏著一個書生。這人在橋上鋪了一張大白紙，便以橋上的青石作硯，磨了一大灘墨汁。那書生手中提筆，正在白紙上寫字。蕭峰和阿朱都覺奇怪，那有人拿了紙墨筆硯，到荒野的橋上來寫字的？

　　走將近去，才看到原來他並非寫字，卻是繪畫。畫的便是四周景物，小橋流水，古木遠山，都入圖畫之中。他伏在橋上，並非面對蕭峰和阿朱，但奇怪的是，畫中景物卻明明是向著二人，只見他一筆一劃，都是倒畫，從相反的方向畫將過來。

　　蕭峰於書畫一道全然不懂。阿朱久在姑蘇慕容公子家中，書畫精品卻見得甚多，見那書生所繪的『倒畫』算不得是什麼丹青妙筆，但如此倒畫，實是難能，正想上前問他幾句，蕭峰輕輕一拉她衣角，搖了搖頭，便向右首那座木橋走去。

　　那書生說道：「兩位見了我的倒畫，何以毫不理睬？難道在下這點微末功夫，便有污兩位法眼麼？」阿朱道：「孔夫子席不正下坐，肉不正不食。正人君子，不觀倒畫。」那人哈哈大笑，收起白紙，說道：「言之有理，請過橋吧。」

　　蕭峰早料到他的用意，他以白紙鋪橋，引人注目，一來上拖延時刻，二來是虛者實之，故意引人走上青石板橋，便道：「咱們要到小鏡湖去，一上青石橋，那便錯了。」那書生道：「從青石橋走，不過繞個圈子，多走五六十里路，仍能到達，兩位還是上青石橋的好。」蕭峰道：「好端端的，幹什麼要多走五六十里？」那書生笑道：「欲速則不達，難道這句話的道理也不懂麼？」

　　阿朱也已瞧出這書生有意陰延，不再跟他多纏，當即踏上木橋，蕭峰跟著上去，兩人走到木橋當中，突覺腳底一軟，喀喇喇一聲響，橋板折斷，身子向河中墜去。蕭峰左手伸出，攔腰抱住阿朱身子，右足在橋板一點，便這麼一借勢，向前撲出，躍到了彼岸，跟著反手一掌，以防敵人自後偷襲。

　　那書生哈哈大笑，說道：「好功夫，好功夫！兩位急急趕往小鏡湖，為了何事？」

　　蕭峰聽得他笑聲中帶有驚惶之意，心想：「此人面目清雅，卻和大惡人是一黨同。」也不理他，逕自和阿朱去了。

　　行不數丈，聽得背後腳步聲響，回頭一看，正是那書生隨後趕來。蕭峰轉過身來，鐵青著臉問道：「閣下有何見教？」那書生道：「在下也要往小鏡湖去，正好和兩位同行。」蕭峰道：「如此最好不過。」左手搭在阿朱腰間，提一口氣，帶著她飄出，當真是滑行無聲，輕塵不起。那書生發中急奔，卻和蕭峰二人越離越遠。蕭峰見他武功平平，當下也不在意，依舊提氣飄行，雖然帶著阿朱，仍比那書生迅捷得多，不到一頓飯時分，便已將他拋得無影無蹤。

　　自過小木橋後，道路甚是狹窄，有時長草及腰，甚難辨認，若不是那酒保說得明白，這路也還真的難找。又行了小半個時辰，望到一片明湖，蕭峰放慢腳步，走到湖前，但見碧水似玉，波平如鏡，不愧那『小鏡湖』三字。

　　他正要找那方竹林子，忽聽得湖左花叢中有人格格兩聲輕笑，一粒石子飛了出來。蕭峰順著石子的去勢瞧去，見湖畔一個漁人頭戴斗笠，正在垂釣。他釣桿上剛釣起一尾青魚，那顆石子飛來，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魚絲之上，嗤的一聲輕響，魚絲斷為兩截，青魚又落入了湖中。

　　蕭峰暗吃一驚：「這人的手勁古怪之極。魚絲柔軟，不能受力，若是以飛刀、袖箭之類將其割斷，那是絲毫不奇。明明是圓圓的一枚石子，居然將魚絲打斷，這人使暗器的陰柔手法，決非中土所有。」投石之人武功看來不高，但邪氣逼人，純然是旁門左道的手法，心想：「多半是那大惡人的弟子部屬，聽笑聲卻似是個年輕女子。」

　　那漁人的釣絲被人打斷，也是吃了一驚，朗聲道：「是誰作弄褚某，便請現身。」

　　瑟瑟幾響，花樹分開，鑽了一個少女出來，全身紫衫，只十五六歲年紀，比阿朱尚小著兩歲，一雙大眼烏溜溜地，滿臉精乖之氣。她瞥眼見到阿朱，便不理漁人，跳跳蹦蹦的奔到阿朱身前，拉住了她手，笑道：「這位姊姊長得好俊，我很喜歡你呢！」說話頗有些捲舌之音，咬字不正，就像是外國人初學中土言語一般。

　　阿朱見少女活潑天真，笑道：「你才長得俊呢，我更加喜歡你。」阿朱久在姑蘇，這時說的是中州官話，語音柔媚，可也不甚準確。

　　那漁人本要發怒，見是這樣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滿腔怒氣登時消了，說道：「這位姑娘頑皮得緊。這打斷魚絲的功夫，卻也了得。」

　　那少女道：「釣魚有什麼好玩？氣悶死了。你想吃魚，用這釣桿來刺魚不更好些麼？」說著從漁人手中接過釣桿，隨手往水中一刺，釣桿尖端刺入一尾白魚的魚腹，提起來時，那魚兀自翻騰扭動，傷口中的鮮血一點點的落在碧水之上，紅綠相映，鮮艷好看，但彩麗之中卻著實也顯得殘忍。

　　蕭峰見她隨手這麼一刺，右手先向左略偏，劃了個小小弧形，再從右方向下刺出，手法頗為巧妙，姿式固然美觀，但用以臨敵攻防，畢竟是慢了一步，實猜不出是那一家那一派的武功。

　　那少女手起桿落，接連刺了六尾青魚白魚，在魚桿上串成一串，隨便又是一抖，將那些魚兒都拋入湖中。那漁人臉有不豫之色，說道：「年紀輕輕的小姑娘，行事恁地狠毒。你要捉魚，那也罷了，刺死了魚卻又不吃，無端殺生，是何道理？」

　　那少女拍手笑道：「我便是喜歡無端殺生，你待怎樣？」雙手用力一拗，想拗斷他的釣桿，不料這釣桿甚是牢固堅韌，那少女竟然拗不斷。那漁人冷笑道：「你想拗斷我的釣桿，卻也沒這麼容易。」那少女向漁人背後一指，道：「誰來了啊？」

　　那漁人回頭一看，不見有人，知道上當，急忙轉過頭來，已然遲了一步，只見他的釣桿已飛出十數丈外，嗤的一聲響，插入湖心，登時無影無蹤。那漁人大怒，喝道：「那裡來的野丫頭？」伸手便往她肩頭抓落。

　　那少女笑道：「救命！救命！」躲向蕭峰背後。那漁人閃身來捉，身法甚是矯捷。蕭峰一瞥眼間，見那少女手中多了件物事，似是一塊透明的布疋，若有若無，不知是什麼東西。那漁人向她撲去，不知怎的，突然間腳下一滑，撲地倒了，跟著身子便變成了一團。蕭峰才看清楚，那少女手中所持的是一張以極細絲線結成的漁綱。絲線細如頭髮，質地又是透明，但堅韌異常，又且遇物即縮，那漁人身入綱中，越是掙扎，漁綱纏得越緊，片刻之間，就成為一隻大粽子般，給纏得難以動彈。

　　那漁人厲聲大罵：「小丫頭，你弄什麼鬼花樣，以這般妖法邪術來算計我。」

　　蕭峰暗暗駭異，知那少女並非行使妖法邪術，但這張漁綱卻確是頗有妖氣。

　　這漁人不住口的大罵。那少女笑道：「你再罵一句，我就打你屁股了。」那漁民人一怔便即住口，滿臉脹得通紅。

　　便在此時，湖西有人遠遠說道：「褚兄弟，什麼事啊？」湖畔小徑上一人快步走來。蕭峰望見這人一張國字臉，四十來歲、五十歲不到年紀，形貌威武，但輕袍緩帶，裝束卻頗瀟灑。

　　這人走近身來，見到那漁人被縛，很是詫異，問道：「怎麼了？」那漁人道：「這小姑娘使妖法……」那中年人轉頭向阿朱瞧去。那少女笑道：「不是她，是我！」那中年人哦的一聲，彎腰一抄，將那漁人龐大的身軀托在手中，伸手去拉漁綱。豈知綱線質地甚怪，他越用力拉扯，漁綱越收得緊，說什麼也解不開。

　　那少女笑道：「只要他連說三聲『我服了姑娘啦！』我就放了她。」那中年人道：「你得罪了我褚兄弟，沒什麼好結果的。」那少女笑著道：「是麼？我就是不想要什麼好結果。結果越壞，越是好玩。」

　　那中年人左手伸出，搭向她肩頭。那少女陡地向後一縮，閃身想避，不料她行動雖快，那中年人更快，手掌跟著一沉，便搭上了她肩頭。

　　那少女斜肩卸勁，但那中年人這只左掌似乎已牢牢粘在她肩頭。那少女嬌斥：「快放開手！」左手揮拳欲打，但拳頭只打出一尺，臂上無力，便軟軟的垂了下來。她大駭之下，叫道：「你使什麼妖法邪術？快放開我。」中年人微笑道：「你連說三聲『我服了先生啦啦』，再解開我兄弟身上的漁網，我就放你。」少女怒道：「你得罪了姑娘，沒什麼好結果的。」中年人微笑道：「結果越壞，越是好玩。」

　　那少女又使勁掙扎了一下，掙不脫身，反覺全身酸軟，連腳下也沒了力氣，笑道：「不要臉，只會學人家的話。好吧，我就說了。『我服了先生啦！我服了先生啦！我服了先生啦！』」她說『先生』的『先』字咬音不下，說成『此生』，倒像是說『我服了畜生啦』。那中年人並沒察覺，手掌一抬，離開了她肩頭，說道：「快解開漁網。」

　　那少女笑道：「這再容易不過了。」走到漁人身邊，俯身去解纏在他身上的漁網，左手在袖底輕輕一揚，一蓬碧綠的閃光，向那中年人激射過去。

　　阿朱「啊」的一聲驚叫，見她發射暗器的手法既極歹毒，中年人和她相距又近，看來非射中不可。蕭峰卻只微微一笑，他見這中年人一伸手便將那少女制得服服貼貼，顯然內力深厚，武功高強，這些小小暗器自也傷不倒他果然那中年人袍袖一拂，一股內勁發出，將一叢綠色細針都激得斜在一旁，紛紛插入湖邊泥裡。

　　他一見細針顏色，便知針上所喂毒藥甚是厲害，見血封喉，立時送人性命，自己和她初次見面，無怨無仇，怎地下此毒手？他心下惱怒，要教訓這女娃娃，右袖跟著揮出，袖力中挾著掌力，呼的一聲響，將那少女身子帶了起來，撲通一聲，掉入了湖中。他隨即足尖一點，躍入柳樹下的一條小舟，扳槳划了幾劃，便已到那少女落水之處，只待她冒將上來，便抓了她頭髮提起。

　　可是那少女落水時叫了聲「啊喲！」落入湖中之後，就此影蹤不見。本來一個人溺水之後，定會冒將起來，再又沉下，如此數次，喝飽了水，這才不再浮起。但那少女便如一塊大石一般，就此一沉不起。等了片刻，始終不見她浮上水面。

　　那中年人越等越焦急，他原無傷她之意，只是見她小小年紀，行事如此惡毒，這才要懲戒她一番，倘若淹死了她，卻於心不忍。那漁人水性極佳，原可入湖相救，偏生被漁網纏住了無法動彈。蕭峰和阿朱都不識水性，也是無法可施。只聽得那中年人大聲叫道：「阿星，阿星，快出來！」

　　遠遠竹叢中偉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什麼事啊？我不出來！」

　　蕭峰心想：「這女子聲音嬌媚，卻帶三分倔強，只怕又是個頑皮腳色，和阿朱及那個墜湖少女要鼎足而三了。」

　　那中年人叫道：「淹死人啦，快出來救人。」那女子叫道：「是不是你淹死了？」那中年人叫道：「別開玩笑，我淹死了怎能說話？快來救人哪！」那女子叫道：「你淹死了，我就來救，淹死了別人，我愛瞧熱鬧！」那中年人道：「你來是不來？」頻頻在船頭頓足，極是焦急。那女子道：「若是男子，我就救，倘是女子，便淹死了一百個，我也只拍手喝采，決計不救。」話聲越來越近，片刻間已走到湖邊。

　　蕭峰和阿朱向她瞧去，只見她穿了一身淡綠色的貼身水靠，更顯得纖腰一束，一支烏溜溜的大眼晶光粲爛，閃爍如星，流波轉盼，靈活之極，似乎單是一隻眼睛便能說話一般，容顏秀麗，嘴角邊似笑非笑，約莫三十五六歲年紀。蕭峰聽了她的聲音語氣，只道她最多不過二十一二歲，那知已是個年紀並不很輕的少婦。她身上水靠結束整齊，想是她聽到那中年人大叫救人之際，便即更衣，一面逗他著急，卻快手快腳的將衣衫換好了。

　　那中年人見她到來，十分歡喜，叫道：「阿星，快快，是我將她失手摔下湖去，那知便不浮上來了。」那美婦人道：「我先得問清楚，是男人我就救，若是女人，你免開尊口。」

　　蕭峰和阿朱都好生奇怪，心想：「婦道人家不肯下水去救男人，以免水中摟抱糾纏，有失身份，那也是有的。怎地這婦人恰恰相反，只救男人，不救女人？」

　　那中年人跌足道：「唉聲，只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你別多心。」那美婦人道：「哼，小姑娘怎麼了？你這人哪，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都是來者不……」她本想說「都是來者不拒」，但一瞥眼見到了蕭峰和阿朱，臉上微微一紅，急忙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嘴，這個「拒」字就縮住不說了，眼光中卻滿是笑意。

　　那中年人在船頭深深一揖，道：「阿星，你快救她起來，你說什麼我都依你。」那美婦道：「當真什麼都依我？」中年人急道：「是啊。唉，這小姑娘還不浮起來，別真要送了她性命……」那美婦道：「我叫你永遠住在這兒，你也依我麼？」中年人臉現尷尬之色，道：「這個……這個……」那美婦道：「你就是說了不算數，只嘴頭上甜甜的騙騙我，叫我心裡歡喜片刻，也是好的。你就連這個也不肯。」說到了這裡，眼眶便紅了，聲音也有些哽咽。

　　蕭峰和阿朱對望一眼，均感奇怪，這一男一女年紀都已不小，但說話行事，卻如在熱戀中的少年情侶一般，模樣樣卻又不似夫妻，尤其那女子當著外人之面，說話仍是無所忌憚，在這旁人生死懸於一線的當中，她偏偏說這些不急之務。

　　那中年人歎了口氣，將小船划了回來，道：「算啦，算啦，不用救了。這小姑娘用歹毒暗器暗算我，死了也是活該，咱們回去吧！」

　　那美婦側著頭道：「為什麼不用救了？我偏偏要救。她用暗器射你嗎？那好極了，怎麼射你不死？可惜，可惜！」嘻嘻一笑，陡地縱起，一躍入湖。她水性當真了得，嗤的一聲輕響，水花不起，已然鑽入水底。跟著聽得喀喇一響，湖面碎裂，那美婦雙手已托著那紫衫少女，探頭出水。那中年人大喜，忙劃回小船去迎接。

　　那中年人劃近美婦，伸手去接那紫衫少女，見她雙目緊閉，似已氣絕，不禁臉有關注之色。那美婦喝道：「別碰她身子，你這人太也好色，靠不住得很。」那中年人佯怒道：「胡說八道，我一生一世，從來沒好色過。」

　　那美婦嗤的一聲笑，托著那少女躍入船中，笑道：「不錯，不錯，你從來不好色，就只喜歡無鹽嫫母醜八怪，啊喲……」她一摸準那少女心口，竟然心跳已止。呼吸早已停閉，那是不用說了，可是肚腹並不鼓起，顯是沒喝多少水。

　　這美婦熟悉水性，本來料想這一會兒功夫淹不死人，那知這少女體質嬌弱，竟然死了，不禁臉上頗有歉意，抱著她一躍上岸，道：「快，快，咱們想法子救她！」抱著那少婦，向竹林中飛奔而去。

　　那中年人俯身提起那漁人，向蕭峰道：「兄台尊姓大名，駕臨此間，不知有何貴幹？」

　　蕭峰見他氣度雍容，眼見那少女慘死，仍如此鎮定，心下也暗暗佩服，道：「在下契丹人蕭峰，受了兩位朋友的囑托，到此報一個訊。」

　　喬峰之名，本來江湖上無人不知，但他既知本姓，此刻便自稱蕭峰，再帶上『契丹人』三字，開門見山的自道來歷。這中年人對蕭峰之名自然甚為陌生，而聽了『契丹人』三字，也絲毫不以為異，問道：「奉托蕭兄的是那兩位朋友？不知報什麼訊？」蕭峰道：「一位使一對板斧，一位使一根銅棍，自稱姓傅，兩人都受了傷……」

　　那中年人吃了一驚，道：「兩人傷勢如何？這兩人現在何處？蕭兄，這兩人是兄弟知交好友，相煩指點，我……我……即刻要去相救。」那漁人道：「你帶我同去。」蕭峰見他二人重義，心下敬鈾，道：「這兩人的傷勢雖重，尚無性命之憂，便在那邊鎮上……」那中年人深深一揖，道：「多謝，多謝！」更不打話，提著那漁人，發足往蕭峰的來路奔去。

　　便在此時，只聽得竹林中傳出那美婦的聲音叫道：「快來，快來，你來瞧……瞧這是什麼？」聽她語音直是惶急異常。

　　那中年人停住了腳步，正猶豫間，忽見來路上一人如飛趕來，叫道：「主公，有人來生事麼？」正是在青石橋上顛倒繪畫的那個書生。蕭峰心道：「我還道他是陰擋我前來報訊，卻原來和那使板斧的、使銅棍的是一路。他們所說的『主公』，便是這中年人了。」

　　這時那書生也已看到了蕭峰和阿朱，見他二人站在中年人身旁，不禁一怔，待得奔近身來，見到那漁人受制被縛，又驚又怒，問道：「怎……怎麼了？」

　　只聽得竹林中那美婦的聲間更是惶急：「你還不來，啊喲，我……我……」

　　那中年人道：「我去瞧瞧。」托著那漁人，便向竹林中快步行去。他這一移動身子，立見功力非凡，腳步輕跨，卻是迅速異常。蕭峰一隻手托在阿朱腰間，不疾不徐的和他並肩而行。那中年人向他瞧了一眼，臉露欽佩之色。

　　這竹林頃刻即至，果然每一根竹子的竹竿都是方的，在竹林中行了數丈，便見三間竹子蓋的小屋，構築甚是精緻。

　　那美婦聽得腳步聲，搶了出來，叫道：「你……你快來看，那是什麼？」手裡拿著一塊黃金鎖片。

　　蕭峰見這金鎖片是女子尋常的飾物，並無特異之處，那日阿朱受傷，蕭峰到她懷中取傷藥，便曾見到她有一塊模樣樣差不多的金鎖片。豈知那中年人向這塊金鎖片看了幾眼，登時臉色大變，顫聲道：「那……那裡來的？」

　　那美婦道：「是從她頭頸中除下的，我曾在她們左肩上劃下記號，你自己……你自己瞧去……」說著已然泣不成聲。

　　那中年人快步搶進屋內。阿朱身子一閃，也搶了進去，比那美婦還早了一步。蕭峰跟在那女子身後，直進內堂，但見是間女子臥房，陳設精雅。蕭峰也無暇細看，但見那紫衫少女橫臥榻上，僵直不動，已然死了。

　　那中年人拉高少女衣袖，察看她的肩頭，他一看之後，立即將袖子拉下。蕭峰站在他北後，瞧不見那少女肩頭有什麼記號，只見到那中年人背心不住抖動，顯是心神激盪之極。

　　那美婦扭住了那中年人衣衫，哭道：「是你自己的女兒，你竟親手害死了她，你不撫養女兒，還害死了她……你……你這狠心的爹爹……」

　　蕭峰大奇：「怎麼？這少女竟是他們的女兒。啊，是了，想必那少女生下不久，便寄養在別處，這金鎖片和左肩上的什麼記號，都是她父母留下的記認。」突見阿朱淚流滿面，身子一幌，向臥榻斜斜的倒了下去。

　　蕭峰吃了一驚，忙伸手相扶，一彎腰間，只見榻上那少女眼珠微微一動。她眼睛已閉，但眼珠轉動，隔著眼皮仍然可見。蕭峰關心阿朱，只問：「怎麼啦？」阿朱站直身子，拭去眼淚，強笑道：「我見這位……這位姑娘不幸慘死，心裡難過。」

　　蕭峰伸手去搭那少女的脈搏。那美婦哭道：「心跳也停了，氣也絕了，救不活啦。」蕭峰微運內力，向那少女腕脈上衝去，跟著便即松勁，只覺那少女體內一股內力反激動出來，顯然她是在運內力抗禦。

　　蕭峰哈哈大笑，說道：「這般頑皮的姑娘，當真天下罕見。」那美婦人怒道：「你是什麼人，快快給我出去！我死了女兒，你在這裡胡說八道什麼？」蕭峰笑道：「你死了女兒，我給你醫活來如何？」一伸手，便向那少女的腰間穴道上點去。

　　這一指正點在那少女腰間的『京門穴』上，這是人身最末一根肋骨的尾端，蕭峰以內力透入穴道，立時令她麻癢難當。那少女如何禁受得住，從床上一躍而起，格格嬌笑，伸出左手扶向蕭峰肩頭。

　　那少女死而復活，室中諸人無不驚喜交集。那中年人笑道：「原來你嚇我……」那美婦人破涕為笑，叫道：「我苦命的孩兒！」張開雙臂，便向她抱去。

　　不料蕭峰反手一掌，打得那少女直摔了出去。他跟著一伸手，抓住了她左腕，冷笑道：「小小年紀，這等歹毒！」

　　那美婦叫道：「你怎麼打我孩兒？」若不是瞧在他『救活』了女兒的份上，立時便要動手。

　　蕭峰拉著那少女的手腕，將她手掌翻了過來，說道：「請看。」

　　眾人只見那少女手指縫中挾著一枚發出綠油油光芒的細針，一望而知針上喂有劇毒。她假意伸手去扶蕭峰肩頭，卻是要將這細針插入他身體，幸好他眼明手快，才沒著了道兒，其間可實已凶險萬分。

　　那少女給這一掌只打得半邊臉頰高高腫起，蕭峰當然未使全力，否則便要打得她腦骨碎裂，也是輕而易舉。她給扣住了手腕，要想藏起毒針固已不及，左邊半身更是酸麻無力，她突然小嘴一扁，放聲大哭，邊哭邊叫：「你欺侮我！你欺侮我！」

　　那中年人道：「好，好！別哭啦！人家輕輕打你一下，有什麼要緊？你動不動便以劇毒暗器害人性命，原該教訓教訓。」

　　那少女哭道：「我這碧磷針，又不是最厲害的。我還有很多暗器沒使呢。」

　　蕭峰冷冷的道：「你怎麼不用無形粉、逍遙散、極樂刺、穿心釘？」

　　那少女止住了哭聲，臉色詫異之極，顫聲道：「你……你怎麼知道？」

　　蕭峰道：「我知道你師父是星宿老怪，便知道你這許多歹毒暗器。」

　　此言一出，眾人都是大吃一驚，『星宿老怪』丁春秋是武林中人人聞之皺眉的邪派高手，此人無惡不作，殺人如麻，『化功大法』專門消人內力，更為天下學武之人的大忌，偏生他武功極高，誰也奈何他不得，總算他極少來到中原，是以沒釀成什麼大禍。

　　那中年人臉上神色又是憐惜，又是擔心，溫言問道：「阿紫，你怎地會去拜了星宿老人為師？」

　　那少女瞪著圓圓的大眼，骨溜溜地向那中年人打量，問道：「你怎麼又知道我名字？」那中年人歎了口氣，說道：「咱們適才的話，難道你沒聽見嗎？」那少女搖搖頭，微笑道：「我一裝死，心停氣絕，耳目閉塞，什麼也瞧不見、聽不見了。」

　　蕭峰放開了她手腕，道：「哼，星宿老怪的『龜息功』。」少女阿紫瞪著他道：「你好像什麼都知道。呸！」向他伸伸舌頭，做個鬼臉。

　　那美婦拉著阿紫，細細打量，眉花眼笑，說不出的喜歡。那中年人微笑道：「你為什麼裝死？真嚇得我們大吃一驚。」阿紫很是得意，說道：「誰叫你將我摔入湖中？你這傢伙不是好人。」那中年人向蕭峰瞧了一眼，臉有尷尬之色，苦笑道：「頑皮，頑皮。」

　　蕭峰知他父女初會，必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言語要說，扯了扯阿朱的衣袖，退到屋外的竹林之中，只見阿朱兩眼紅紅的，身子不住發抖，問道：「阿朱，你不舒服麼？」伸手搭了搭她脈搏，但覺振跳甚速，顯是心神大為激盪。阿朱搖搖頭，道：「沒什麼。」隨即道：「大哥，請你先出去，我……我要解手。」蕭峰點點頭，遠遠走了開去。

　　蕭峰走到湖邊，等了好一會，始終不見阿朱從竹林中出來，驀地裡聽得腳步聲響，有三人急步而來，心中一動：「莫非是大惡人到了？」遠遠只見三個人沿著湖畔小徑奔來，其中二人背上負得有人，一個身形矮小的人步履如飛，奔行時猶似足不點地一般。他奔出一程，便立定腳步，等候後面來的同伴。那兩人步履凝重，武功顯然也頗了得。三人行到近處，蕭峰見那兩個被負之人，正是途中所遇的使斧瘋子和那姓傅大漢。只聽那身形矮小之人叫道：「主公，主公，大惡人趕來了，咱們快走吧！」

　　那中年人一手攜著美婦，一手攜著阿紫，從竹林中走了出來。那中年人和那美婦臉上都有淚痕，阿紫卻笑嘻嘻地，洋洋然若無其事。接著阿朱也走出竹林，到了蕭峰身邊。

　　那中年人放開攜著的兩個女子，搶步走到兩個傷者身邊，按了按二人的脈搏，察知並無性命之憂，登時臉有喜色，說道：「三位辛苦，古傅兩位兄弟均無大礙，我就放心了。」三人躬身行禮，神態極是恭謹。

　　蕭峰暗暗納罕：「這三人武功氣度著實不凡，若不是獨霸一方為尊，便當是一門一派的首領，但見了這中年漢子卻如此恭敬，這人又是什麼來頭？」

　　那矮漢子說道：「啟稟主公，臣下在青石橋邊故佈疑陣，將那大惡人陰得一險。只怕他迅即便瞧破了機關，請主公即行起駕為是。」那中年人道：「我家不幸，出了這等惡逆，既然在此邂逅相遇，要避只怕也避不過，說不得，只好跟他周旋一番了。」一個濃眉大眼的漢子說道：「禦敵除惡之事，臣子們份所當為，主公務當以社稷為重，早回大理，以免皇上懸念。」另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說道：「主公，今日之事，不能逞一時之剛勇。主公若有些微失閃，咱們有何面目回大理去見皇上？只有一齊自刎了。」

　　蕭峰聽到這裡，心中一凜：「又是臣子、又是皇上的，什麼早回大理？難道這些人竟是大理段家的麼？」心中怦怦亂跳，尋思：「莫非天網恢恢，段正淳這賊子，今日正好撞在我的手裡？」

　　他正自起疑，忽聽得遠處一聲長吼，跟著有個金屬相互磨擦般的聲音叫道：「姓段的龜兒子，你逃不了啦啦，快乖乖的束手待縛。老子瞧在你兒子的面上，說不定便饒了你性命。」

　　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饒不饒他的性命，卻也還輪不到你岳老三作主，難道老大還不會發落麼？」又有一個陰聲陰氣的聲音道：「姓段的小子若是知道好歹，總比不知好歹的便宜。」這個人勉力遠送話聲，但顯是中氣不足，倒似是身上有傷未癒一般。

　　蕭峰聽得這些人口口聲聲說什麼『姓段的』，疑心更盛，突然之間，一隻小手伸過來握住了他手。蕭峰斜眼向身畔的阿朱瞧了一眼，只見她臉色蒼白，又覺她手心中一片冰涼，都是冷汗，低聲問道：「你身子怎樣？」阿朱顫聲道：「我很害怕。」蕭峰微微一笑，說道：「在大哥身邊也害怕麼？」嘴巴向那中年人一努，輕輕在她耳邊說道：「這人似乎是大理段家的。」阿朱不置可否，嘴唇微微抖動。

　　那中年人便是大理國皇太弟段正淳。他年輕時遊歷中原，風流自賞，不免到處留情。其實富貴人家三妻四妾本屬常事，段正淳以皇子之尊，多蓄內寵原亦尋常。只是他段家出自中原武林世家，雖在大理稱帝，一切起居飲食，始終遵從祖訓，不敢忘本而過份豪奢。段正淳的元配夫人刀白風，是雲南擺夷大酋長的女兒，段家與之結親，原有攏絡擺夷、以固皇位之意。其時雲南漢人為數不多，倘若不得擺夷人擁戴，段氏這皇位就說什麼也坐不穩。擺夷人自來一夫一妻，刀白風更自幼尊貴，便也不許段正淳娶二房，為了他不絕的拈花惹草，竟致憤而出家，做了道姑。段正淳和木婉清之母秦紅棉、鍾萬仇之妻甘寶寶、阿紫的母親阮星竹這些女子，當年各有一段情史。

　　這一次段正淳奉皇兄之命，前赴陸涼州身戒寺，查察少林寺玄悲大師遭人害死的情形，發覺疑點甚多，未必定是姑蘇慕容氏下的毒手，等了半月有餘，少林寺並無高僧到來，便帶同三公范驊、華赫艮、巴天石、以及四大護衛來到中原訪查真相，乘機便來探望隱居小鏡湖畔的阮星竹。這些日子雙宿雙飛，快活有如神仙。

　　段正淳在小鏡湖畔和舊情人重溫鴛夢，護駕而來的三公四衛散在四周衛護，殊不想大對頭竟然找上門來。

　　段延慶武功厲害，四大護衛中的古篤誠、傅思歸先後受傷。朱丹臣誤認蕭峰為敵，在青石橋阻攔不果。褚萬里復為阿紫的柔絲網所擒。司馬范驊、司徒華赫艮、司空巴天石三人救護古、傅二人後，趕到段正淳身旁護駕，共禦強敵。

　　朱丹臣一直在設法給褚萬里解開纏在身上的漁網，偏生這網線刀割不斷，手解不開，忙得滿頭大汗，無法可施。段正淳向阿紫道：「快放開褚叔叔，大敵當前，不可再頑皮了。」阿紫笑道：「爹爹，你獎賞我什麼？」段正淳皺眉道：「你不聽話，我叫媽打你手心。你冒犯褚叔叔，還不快快陪罪？」阿紫道：「你將我拋在湖裡，害得我裝了半天死，你又不向我陪罪？我也叫媽打你手心！」

　　范驊、巴天石等見鎮南王忽然又多了一個女兒出來，而且驕縱頑皮，對父親也是沒半點規矩，都暗中戒懼，心想：「這位姑娘雖然並非嫡出，總是鎮南王的千金，倘若犯到自己身上來，又不能跟她當真，只有自認倒霉了。褚兄弟給她這般綁著，當真難堪之極。」

　　段正淳怒道：「你不聽爹的話，瞧我以後疼不疼你？」阿紫扁了扁小嘴，說道：「你本來就不疼我，否則怎地拋下我十幾年，從來不理我？」段正淳一時說不出話來，黯然歎息。阮星竹道：「阿紫乖寶，媽有好東西給你，你快放了褚叔叔。」阿紫伸出手來，道：「你先給我，讓我瞧好是不好。」

　　蕭峰在一旁眼見這小姑娘刁蠻無禮，好生著惱，他心敬褚萬里是條好漢，心想：「你是他的家臣，不敢發作，我可不用賣這處帳。」一俯身，提起褚萬里身子，說道：「褚兄，看來這些柔絲遇水即松，我給你去浸一浸水。」

　　阿紫大怒，叫道：「又要你這壞蛋來多事！」只是被蕭峰打過一個耳光，對他頗為害怕，卻也不敢伸手陰攔。

　　蕭峰提起褚萬里，幾步奔到湖邊，將他在水中一浸。果然那柔絲網遇水便即鬆軟。蕭峰伸手將漁網解下。褚萬里低聲道：「多謝蕭兄弟援手。」蕭峰微笑道：「這頑皮女娃子甚是難纏，我已重重打了她一記耳光，替褚兄出了氣。」褚萬里搖了搖頭，甚是沮喪。

　　蕭峰將柔絲網收起，握成一團，只不過一個拳頭大小，的是奇物。阿紫走近身來，伸手道：「還我！」蕭峰手掌一揮，作勢欲打，阿紫嚇得退開幾步。蕭峰只是嚇她一嚇，順勢便將柔絲網收入了懷中。他料想眼前這中年人多半便是自己的大對頭，阿紫是他女兒，這柔絲網是一件利器，自不能還她。

　　阿紫過去扯住段正淳衣角，叫道：「爹爹，他搶了我的漁網！他抑了我的漁網！」段正淳見蕭峰行逕特異，但想他多半是要小小懲戒阿紫一番，他武功如此了得，自不會貪圖小孩子的物事。

　　忽聽得巴天石朗聲道：「雲兄別來無恙？別人的功夫總是越練越強，雲兄怎麼越練越差勁了？下來吧！」說著揮掌向樹上擊去，喀嚓一聲響，一根樹枝隨掌而落，同時掉下一個人來。這人既瘦且高，正是『穿凶極惡』雲中鶴。他在聚賢莊上被蕭峰一掌打得重傷，幾乎送了性命，好容易將養好了，功夫卻已大不如前。當日在大理和巴天石較量輕功，兩人相差不遠，但今日巴天石一聽他步履起落之聲，便知他輕功反而不如昔時了。

　　雲中鶴一瞥眼見到蕭峰，吃了一驚，反身便走，迎向從湖畔小徑走來的三人。那三人左邊一個蓬頭短服，是『凶神惡煞』南海鱷神；右邊一個女子懷抱小兒，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居中一個身披青袍，撐著兩根細鐵杖，臉如殭屍，天是四惡之首，號稱『惡貫滿盈』的段延慶。

　　段延慶在中原罕有露面，是以蕭峰和這『天下第一大惡人』並不相識，但段正淳等在大理領教過他的手段，知道葉二娘、岳老三等人雖然厲害，也不難對付，這段延慶委員委實非同小可。他身兼正邪兩派所長，段家的一陽指等武功固然精通，還練就一身邪派功夫，正邪相濟，連黃眉僧這等高手都敵他不過，段正淳自知不是他的對手。

　　范驊大聲道：「主公，這段延慶不懷好意，主公當以社稷為重，請急速去請天龍寺的眾高僧到來。」天龍寺遠在大理，如何請得人來？眼下大理君臣面臨生死大險，這話是請段正淳即速逃歸大理，同時虛張聲勢，令段延慶以為天龍寺眾高僧便在附近，有所忌憚。段延慶是大理段氏嫡裔，自必深知天龍寺僧眾的厲害。

　　段正淳明知情勢極是凶險，但大理諸人之中，以他武功最高，倘若捨眾而退，更有何面目以對天下英雄？更何況情人和女兒俱在身畔，怎可如此丟臉？他微微一笑，說道：「我大理段氏自身之事，卻要到大宋境內來了斷，嘿嘿，可笑啊可笑。」

　　葉二娘笑道：「段正淳，每次見到你，你總是跟幾個風流俊俏的娘兒們在一起。你艷福不淺哪！」段正淳微笑道：「葉二娘，你也風流俊俏得很哪！」

　　南海鱷神怒道：「這龜兒子享福享夠了，生個兒子又不肯拜我為師，太也不會做老子。待老子剪他一下子！」從身畔抽出鱷嘴剪，便向段正淳衝來。

　　蕭峰聽葉二娘稱那中年人為段正淳，而他直認不諱，果然所料不錯，轉頭低聲向阿朱道：「當真是他！」阿朱顫聲道「你要……從旁夾攻，乘人之危嗎？」蕭峰心情激動，又是憤怒，又是歡喜，冷冷的道：「父母之仇，恩師之仇，義父、義母之仇，我含冤受屈之仇，哼，如此血海深仇，哼，難道還講究仁義道德、江湖規矩不成？」他這幾句說得甚輕，卻是滿腔怨毒，猶如斬釘截鐵一般。

　　范驊見南海鱷神衝來，低聲道：「華大哥，朱賢弟，夾攻這莽夫！急攻猛打，越快了斷越好，先剪除羽翼，大夥兒再合力對付正主。」華赫艮和朱丹臣應聲而出。兩人雖覺以二敵一，有失身份，而且華赫艮的武功殊不在南海鱷神之下，也不必要人相助，但聽范驊這麼一說，都覺有理。段延慶實在太過厲害，單打獨鬥，誰也不是他的對手，只有眾人一擁而上，或者方能自保。當下華赫艮手執鋼鏟，朱丹臣揮動鐵筆，分從左右向南海鱷神攻去。

　　范驊又道：「巴兄弟去打發你的老朋友，我和褚兄弟對付那女的。」巴天石應聲而出，撲向雲中鶴。范驊和褚萬里也即雙雙躍前，褚萬里的稱手兵刃本是一根鐵的釣桿，卻給阿紫投入了湖中，這時他提起傅思歸的銅棍，大呼搶出。

　　范驊直取葉二娘。葉二娘嫣然一笑，眼見范驊身法，知是勁敵，不敢怠慢，將抱著的孩兒往地下一拋，反臂出來時，手中已握了一柄又闊又薄的板刀，卻不知她先前藏於何處。

　　褚萬里狂呼大叫，卻向段延慶撲了過去。范驊大驚，叫道：「褚兄弟，褚兄弟，到這邊來！」褚萬里似乎並沒聽見，提起銅棍，猛向段延慶橫掃。

　　段延慶微微冷笑，竟不躲閃，左手鐵杖向他面門點去。這一杖輕描淡寫，然而時刻部位卻拿捏不爽分毫，剛好比褚萬里的銅棍棒擊到時快了少許，後發先至，勢道凌厲。這一杖連消帶打，褚萬里非閃避不可，段延慶只一招間，便已反客為主。那知褚萬里對鐵杖點來竟如不見，手上加勁，銅棍向他腰間疾掃。段延慶吃了一驚，心道：「難道是個瘋子？」他可不肯和褚萬里鬥個兩敗俱傷，就算一杖將他當場戳死，自己腰間中棍棒，也勢必受傷，急忙右杖點地，縱躍避過。

　　褚萬里銅棍疾挺，向他小腹上撞去。傅思歸這根銅棍長大沉重，使這兵刃須從穩健之中見功夫。褚萬里的武功以輕靈見長，使這銅棍已不順手，偏生他又蠻打亂砸，每一招都直取段延慶要害，於自己生死全然置之度外。常言道：「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段延慶武功雖強，遇上了這瘋子蠻打拚命，卻也被迫得連連倒退。

　　只見小鏡湖畔的青草地上，霎息之間濺滿了點點鮮血。原來段延慶在倒退時接連遞招，每一杖都戳在褚萬里身上，一杖到處，便是一洞。但褚萬里卻似不知疼痛一般，銅棍使得更加急了。

　　段正淳叫道：「褚兄弟退下，我來斗這惡徒！」反手從阮星竹手中接過一柄長劍，搶上去要雙鬥段延慶。褚萬里叫道：「主公退開。」段正淳那裡肯聽，挺劍便向段延慶刺去。段延慶右杖支地，左杖先格褚萬里的銅棍，隨即乘隙指向段正淳眉心。段正淳斜斜退開一步。

　　褚裡吼聲如受傷猛獸，突然間撲倒，雙手持住銅棍一端，急速揮動，幻成一圈黃光，便如一個極大的銅盤，著地向段延慶拄地的鐵杖轉過去，如此打法，已全非武術招數。

　　范驊、華赫艮、朱丹臣等都大聲叫嚷：「褚兄弟，褚大哥，快下來休息。」褚萬里荷荷大叫，猛地躍起，挺棍向段延慶亂戳破。這時范驊諸人以及葉二娘、南海鱷神見他行逕古怪，各自罷鬥，凝目看著他。朱丹臣叫道：「褚大哥，你下來！」搶上前去拉他，卻被服他反肘一撞，正中面門，登時鼻青口腫。

　　遇到如此的對手，卻也非段延慶之所願，這時他和褚萬里已拆了三十餘招，在他身上刺了十幾個深孔，但褚萬里兀自大呼酣鬥。段延慶和旁觀眾人都是心下駭然，均覺此事大異尋常。朱丹臣知道再鬥下去，褚萬里定然不免，眼淚滾滾而下，又要搶上前去相助，剛跨出一步，猛聽得呼的一聲響，褚萬里將銅棍棒向敵人力擲而出，去勢力甚勁。段延慶鐵杖點出，正好點在銅錢棍腰間，只輕輕一挑，銅棍便向腦後飛出。銅棍尚未落地，褚萬里十指箕張，向段延慶撲了過去。

　　段延慶微微冷笑，平胸一杖刺出。段正淳、范驊、華赫艮、朱丹臣四人齊聲大叫，同時上前救助。但段延慶這一杖去得好快，噗的一聲，直插入褚萬里胸口，自前胸直透後背。他右杖刺過，左杖點地，身子已飄在數丈之外。

　　褚萬里前胸和後背傷口中鮮血同時狂湧，他還待向段延慶追去，但跨出一步，便再也無力舉步，回轉身來，向段正淳道：「主公，褚萬里寧死不辱，一生對得住大理段家。」

　　段正淳右膝跪下，垂淚道：「褚兄弟，是我養女不教，得罪了兄弟，正淳慚愧無地。」

　　褚萬里向朱丹臣微笑道：「好兄弟，做哥哥的要先去了。你……你……」說了兩個『你』字，突然停語，便此氣絕而死，身子卻仍直立不倒。

　　眾人聽到他臨死時說『寧死不辱』四字，知他如此不顧性命的和段延慶蠻打，乃是受阿紫漁網縛體之辱，早萌死志。武林中人均知『強中還有強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的道理，武功上輸給旁人，決非奇恥大辱，苦練十年，將來未始沒有報復的日子。但褚萬里是段氏家臣，阿紫卻是段正淳的女兒，這場恥辱終身無法洗雪，是以甘願在戰陣之中將性命拚了。朱丹臣放聲大哭，傅思歸和古篤誠雖重傷未癒，都欲撐起身來，和段延慶死拚。

　　忽然間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這人武功很差，如此白白送了性命，那不是個大傻瓜麼？」說話的正是阿紫。

　　段正淳等正自悲傷，忽聽得她這句涼薄的譏嘲言語，心下都不禁大怒。范等向他怒目而視，礙於她是主公之女，不便發作。段正淳氣往上衝，反手一掌，重重向她臉上打去。

　　阮星竹舉手一格，嗔道：「十幾年來棄於他人、生死不知的親生女兒，今日重逢，你竟忍心打她？」

　　段正淳一直自覺對不起阮星竹，有愧於心，是以向來對她千依百順，更不願在下人之前爭執，這一掌將要碰到阮星竹的手臂，急忙縮回，對阿紫怒道：「褚叔叔是給你害死的，你知不知道？」

　　阿紫小嘴一扁，道：「人家叫你『主公』，那麼我便是他的小主人。殺死一兩個媽僕，又有什麼了不起了？」神色間甚是輕蔑。

　　其時君臣分際甚嚴，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褚萬里等在大理國朝中為臣，自對段氏一家極為敬重。但段家源出中土武林，一直遵守江湖上的規矩，華赫艮、褚萬里等雖是臣子，段正明、段正淳卻向來待他們猶如兄弟無異。段正淳自少年時起，即多在中原江湖上行走，褚萬里跟著著他出死入生，紅歷過不少風險，豈同尋常的奴僕？阿紫這幾句話，范驊等聽了心下更不痛快。只要不是在朝遷廟堂之中，便保定帝對待他們，稱呼上也常帶『兄弟』兩字，何況段正淳尚未登基為帝，而阿紫又不過是他一個名份不正的麼生女兒？

　　段正淳既傷褚萬里之死，又覺有女如此，愧對諸人，一挺長劍，飄身而出，指著段延慶道：「你要殺我，儘管來取我性命便是。我段氏以『仁義』治國，多殺無辜，縱然得國，時候也不久長。」

　　蕭峰心底暗暗冷笑：「你嘴上倒說得好聽，在這當口，還裝偽君子。」

　　段延慶鐵杖一點，已到了段正淳身前，說道：「你要和我單打獨鬥，不涉旁人，是也不是？」段正淳道：「不錯！你不過想殺我一人，再到大理去殺我皇兄，是否能夠如願，要看你的運氣。我的部屬家人，均與你我之間的事無關。」他知段延慶武功實在太強，自己今日多半要畢命於斯，卻盼他不要再向阮星竹、阿紫、以及范驊諸人為難。段延慶道：「殺你家人，赦你部屬。當年父皇一念之仁，沒殺你兄弟二人，至有今日篡位叛逆之禍。」

　　段正淳心想：「我段正淳當堂而死，不落他人話柄。」向褚萬里的屍體一拱手，說道：「褚兄弟，段正淳今日和你並肩抗敵。」回頭向范驊道：「范司馬，我死之後，和褚兄弟的墳墓並列，更無主臣之分。」

　　段延慶道：「嘿嘿，假仁假義，還在收羅人心，想要旁人給你出死力麼？」

　　段正淳更不言語，左手捏個劍訣，右手長劍遞了出去，這一招『其得斷金』，乃是『段家劍』的起手招數。段延慶自是深知其中變化，當下平平正正的還了一杖。兩人一搭上手，使的都是段家祖傳武功。段延慶以杖當劍，豐心要以『段家劍』劍法殺死段正淳。他和段正淳為敵，並非有何私怨，乃為爭奪大理的皇位，眼前大理三公俱在此間，要是他以邪派武功殺了段正淳，大理群臣必定不服。但如用本門正宗『段家劍』克敵制勝，那便名正言順，誰也不能有何異言。段氏兄弟爭位，和群臣無涉，日後登基為君，那就方便得多了。

　　段正淳見他鐵杖上所使的也是本門功夫，心下稍定，屏息凝神，劍招力求穩妥，腳步沉著，劍走輕靈，每一招攻守皆不失法度。段延慶以鐵杖使『段家劍』，劍法大開大合，端凝自重，縱在極輕靈飄逸的劍招之中，也不失王者氣象。

　　蕭峰心想：「今日這良機當真難得，我常擔心段氏一陽指和『六脈神劍』了得，恰好段正淳這賊子有強敵找上門來，而對手恰又是他本家，段家這兩門絕技的威力到底如何，轉眼便可見分曉了。」

　　看到二十餘招後，段延慶手中的鐵杖似乎顯得漸漸沉重，使動時略比先前滯澀，段正淳的長劍每次和之相碰，震回去的幅度卻也越來越大。蕭峰暗暗點頭，心道：「真功夫使出來了，將這根輕飄飄的細鐵杖，使得猶如一根六七十斤的鑌鐵禪杖一般，造詣大是非凡。」武功高強之人往往能『舉重若輕』，使重兵刃猶似無物，但『舉輕若重』卻又是更進一步的功夫。雖然『若重』，卻非『真重』，須得有重兵器之威猛，卻具輕兵器之靈巧。眼見段延慶使細鐵杖如運鋼杖，而且越來越重，似無止境，蕭峰也暗讚他內力了得。

　　段正淳奮力接招，漸覺敵人鐵杖加重，壓得他內息運行不順。段家武功於內勁一道極是講究，內息不暢，便是輸招落敗的先兆。段正淳心下倒也並不驚慌，本沒盼望這場比拚能僥倖獲勝，自忖一生享福已多，今日便將性命送在小鏡湖畔，卻也不枉了，何況有阮星竹在旁含情脈脈的瞧著，便死也做個風流鬼。

　　他生平到處留情，對阮星竹的眷戀，其實也不是勝過對元配刀白風和其餘女子，只是他不論處那一個情人在一起，都是全心全意的相待，就為對方送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至於分手後另有新歡，卻又另作別論了。

　　段延慶鐵校友會上內力不斷加重，拆到六十餘招後，一路段家劍法堪堪拆完，見段正淳鼻上滲出幾粒汗珠，呼吸之聲卻仍曼長調勻，心想：「聽說此人好色，頗多內寵，居然內力如此悠長，倒也不可小視於他了。」這時他棒上內力已發揮到了極致，鐵棒擊出時隨附著嗤嗤聲響。段正淳招架一劍，身子便是一幌，招架第二劍，又是一幌。

　　他二人所使的招數，都是在十三四歲時便已學得滾瓜爛熟，便范驊、巴天石等人，也是數十年來看得慣了，因此這場比劍，決非比試招數，純係內力的比拚。范驊等乍到這裡，已知段正淳支持不住，各人使個眼色，手按兵器，便要一齊出手相助。

　　忽然一個少女的聲音格格笑道：「可笑啊可笑！大理段家號稱英雄豪傑，現今大夥兒卻想一擁而上、倚多為勝了，那不是變成了無恥小人麼？」

　　眾人都是一愕，見這幾句話明明出於阿紫之品，均感大惑不解。眼前遭逢危難的是她父親，她又非不知，卻如何會出言譏嘲？

　　阮星竹怒道：「阿紫你知道什麼？你爹爹是大理國鎮南王，和他動手的乃是段家叛逆。這些朋友都是大理國的臣子，除暴討逆，是人人應有之責。」她水性精熟，武功卻是平平，眼見情郎迭遇凶險，如何不急，跟著叫道：「大夥兒並肩上啊，對付兇徒叛逆，又講什麼江湖規矩？」

　　阿紫笑道：「媽，你的話太也好笑，全是蠻不講理的強辯。我爹爹如是英雄好漢，我便認他。他倘若是無恥之徒，打架要靠人幫手，我認這種爹爹作甚？」

　　這幾句清清脆脆的傳進了每個人耳裡。范驊和巴天石、華赫艮等面面相覷，都覺上前相助固是不妥，不出手卻也不成。

　　段正淳為人雖然風流，於『英雄好漢』這四個字的名聲卻甚是愛惜。他常自己解嘲，說道：「『英雄難過美人關』，就算過不了美人關，總還是個英雄。豈不見楚霸王有虞姬、漢高祖有戚夫人、李世民有武則天？」卑鄙懦怯之事，那是決不屑為的。他於劇鬥之際，聽得阿紫的說話，當即大聲說道：「生死勝敗，又有什麼了不起？那一個上來相助，便是跟我段正淳過不去。」

　　他開口說話，內力難免不純，但段延慶並不乘機進迫，反而退開一步，雙杖拄地，等他說好了再鬥。范驊等心下暗驚，眼見段延慶固然風度閑雅，決不佔人便宜，但顯然也是有恃無恐，無須占此便宜。

　　段正淳微微一笑，道：「進招吧！」左袖一拂，長劍藉著袖風遞出。

　　阮星竹道：「阿紫，你瞧爹爹劍法何等凌厲，他真要收拾這個殭屍，實是綽綽有餘。只不過他是王爺身份，其實盡可交給部屬，用不著自己出手。」阿紫道：「爹爹能收拾他，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就怕媽媽嘴硬骨頭酥，嘴裡說得威風十足，心中卻怕得要命。」這幾句話正說中了她母親的心情。阮星竹怒目向女兒瞪了一眼，心道：「這小丫頭當真不識好歹，說話沒輕沒重。」

　　只見段正淳長劍連進三下快招，段延慶鐵棒上內力再盛，一一將敵劍逼回。段正淳第四劍『金馬騰空』橫飛而出，段延慶左手鐵棒一招『碧雞報曉』點了過去，校友會劍相交，當即粘在一起。段延慶喉間咕咕作響，猛地裡右棒在地下一點，身子騰空而起，左手鐵棒的棒頭仍是粘在段正淳的劍尖上。

　　頃刻之間，這一個雙足站地，如淵停嶽峙，紋絲不動；那一個全身臨空，如柳枝隨風，飄蕩無定。

　　旁觀眾人都是『哦』的一聲，知道兩人已至比拚內力的要緊關頭，段正淳站在地下，雙足能夠借力，原是佔了便宜，但段延慶居高臨下，全身重量都壓在對方長劍之上，卻也助長了內力。

　　過得片刻，只見長劍漸漸彎曲，慢慢成為弧形，那細細的鐵棒仍然其直如矢。

　　蕭峰見段正淳手中長劍越來越彎曲，再彎得一些，只怕便要斷為兩截，心想：「兩人始終都不使最高深的『六脈神劍』。莫非段正淳自知這門功夫難及對方，不如藏拙不露？但瞧他運使內力的神氣，似乎潛力垂盡，並不是尚有看家本領未使的模樣。」

　　段正淳眼見手中長劍隨時都會折斷，深深吸一口氣，右指點出，正是一陽指的手法。他指力造詣頗不及乃兄段正明，難以及到三尺之外。棒劍相交，兩件兵刃加起來長及八尺，這一指自是傷不到對手，是以指力並非對向段延慶，卻是射向他的鐵棒。

　　蕭峰眉頭一爭，心道：「此人竟似不會六脈神劍，比之我義弟猶有不如。這一指不過是極高明的點穴功夫而已，又有什麼希奇了？」但見他手指到處，段延慶的鐵杖一幌，段正淳的長劍便伸直了幾分。他邊點三指，手中長劍伸展了三次，漸有回復原狀之勢。

　　阿紫卻又說起話來：「媽，你瞧爹爹又使手指又使劍，也不過跟人家的一根細棒兒打個平手。倘若對方另外那根棒兒又攻了過來，難道爹爹有三隻手來對付嗎？要不然，便爬在地下起飛腳也好，雖然模樣兒難看，總勝於給人家一棒戳死了。」

　　阮星竹早瞧得憂心忡忡，偏生女兒在旁盡說些不中聽的言語，她還未回答，史見段延慶右手鐵棒一起，嗤的一聲，果然向段正淳的左手食指點了過來。

　　段延慶這一棒的手法和內勁都和一陽指無異，只不過以棒代指、棒長及遠而已。段正淳更不相避，指力和他棒力相交，登覺手臂上一陣酸麻，他縮回手指，准凝再運內勁，第二指跟著點出，那知眼前黑棒閃動，段延慶第二棒又點了過來。段正淳吃了一驚：「他調運內息如此快法，直似意到即至，這一陽指的造詣，可比我深得多了。」當即一指還出，只是他慢了瞬息，身子便幌了一幌。

　　段延慶見和他比拚已久，深恐夜長夢多，倘若他群臣部屬一擁而上，終究多費手腳，當下運棒如風，頃刻間連出九棒。段正淳奮力抵擋，到第九棒上，真氣不繼，噗的一聲輕響，鐵棒棒頭插入了他左肩。他身子一幌，拍的一聲，右手中長劍跟著折斷。

　　段延慶喉間發出一下怪聲，右手鐵棒直點對方腦門。這一棒他決意立取段正淳的性命，手下使上了全力，鐵棒出去時響聲大作。

　　范驊、華赫艮、巴天石三人同時縱出，分攻段延慶兩側，大理三公眼見情勢凶險非常，要救段正淳已萬萬不及，均是逕攻段延慶要害，要逼他回棒自救。段延慶早已料到此著，左手鐵棒下落，撐地支身，右手鐵棒上貫足了內勁，橫將過來，一震之下，將三股兵刃盡數盪開，跟著又直取段正淳的腦門。

　　阮星竹「啊」的一聲尖叫，疾衝過去，眼見情郎要死於非命，她也是不想活了。

　　段延慶鐵棒離段正淳腦門『百會穴』不到三寸，驀地裡段正淳的身子向旁飛了出去，這棒竟然點了個空。這時范驊、華赫艮、巴天石三人同時給段延慶的鐵棒逼回。巴天石出手快捷，反手抓住了阮星竹手腕，以免她枉自在段延慶的手下送了性命。各人的目光齊向段正淳望去。

　　段延慶這一棒沒點中對方，但見一條大漢伸手抓住了段正淳後頸，在這千鈞一髮的瞬息之間，硬生生將他拉開。這手神功當真匪夷所思，段延慶武功雖強，自忖也難以辦到。他臉上肌肉僵硬，雖然驚詫非小，仍是不動聲色，只鼻孔中哼了一聲。

　　出手相救段正淳之人，自便是蕭峰了。當二段激鬥之際，他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的觀戰，陡見段正淳將為對方所殺，段延慶這一棒只要戳了下去，自己的血海深仇便再也無法得報。這些昌子來，他不知已許下了多少願，立下了多少誓，無論如何非報此仇不可，眼見仇人便在身前，如何容得他死在旁人手裡？是以縱身上前，將段正淳拉開。

　　段延慶心思機敏，不等蕭峰放下段正淳，右手鐵棒便如狂風暴雨般遞出，一棒又一棒，儘是點向段正淳的要害。他決意除去這個擋在他皇位之前的障礙，至於如何對付蕭峰，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蕭峰提著段正淳左一閃，右一躲，在棒影的夾縫中一一避過。段延慶連出二十七棒，始終沒帶到段正淳的一片衣角。他心下駭然，自知不是蕭峰的敵手，一聲怪嘯，陡然間飄開數丈，問道：「閣下是誰？何以前來攪局？」

　　蕭峰尚未回答，雲中鶴叫道：「老大，他便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你的好徒弟追魂杖譚青，就是死在這惡徒的手下。」

　　此言一出，不但段延慶心頭一震，連大理群豪也聳然動容。喬峰之名響遍天下，『北喬峰，南慕容』，武林中無人不知。只是他向傅思歸及段正淳通名時都自稱『契丹人蕭峰』，各人不知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喬峰。此刻聽了雲中鶴這話，只人心中均道：「原來是他，俠義武勇，果然名不虛傳。」

　　段延慶早聽雲中鶴詳細說過，自己的得意徒兒譚青如何在聚賢莊上害人不成，反為喬峰所殺，這時聽說眼前這漢子便是殺徒之人，心下又是憤怒，又是疑懼，伸出鐵棒，在地下青石板上寫道：「閣下和我何仇。既殺吾徒，又來壞我大事。」

　　但聽得嗤嗤響聲不絕，竟如是在沙中寫字一般，十六個字每一筆都深入石裡。他的腹語術和上乘內功相結合，能迷人心魄，亂人神智，乃是一項極厲害的邪術。只是這門功夫純以心力克制對方，倘若敵人的內力修為勝過自己，那便反受其害。他既知譚青的死法，又見了蕭峰相救段正淳的身手，便不敢貿然以腹語術和他說話。

　　蕭峰見他寫完，一言不發，走上前去伸腳在地下擦了幾擦，登時將石板上這十六個字擦得乾乾淨淨。一個以鐵棒在石板上寫字已是極難，另一個卻伸足便即擦去字跡，這足底的功夫，比之棒頭內力聚於一點，更是艱難得多。兩個人一個寫，一個擦，一片青石板鋪成的湖畔小徑，竟顯得便如沙灘一般。

　　段延慶見他擦去這些字跡，知他一來顯示身手，二來意思說和自己無怨無仇，過去無意釀成的過節，如能放過不究，那便兩家罷手。段延慶自忖不是對手，還是及早抽身，免吃眼前的虧為妙，當下右手鐵棒從上而下的劃了下來，跟著又是向上一挑，表示『一筆勾銷』之意，隨即鐵棒著地一點，反躍而出，轉過身來，飄然而去。

　　南海鱷神圓睜怪眼，向蕭峰上身瞧瞧，下身瞧瞧，滿心的不服氣，罵道：「他媽的，這狗雜種有什麼了不起……」一言未畢，突然間身子騰空而起，飛向湖心，撲通一聲，水花四濺，落入了小鏡湖中。

　　蕭峰最惱恨旁人罵他『雜種』，左手仍然提著段正淳，搶過去右手便將南海鱷神摔入了湖中。這一下出手迅捷無比，不容南海鱷神有分毫抗拒餘地。

　　南海鱷神久居南海，自稱『鱷神』，水性自是極精，雙足在湖底一蹬，躍出湖面，叫道：「你怎麼攪的？」說了這句話，身子又落入湖底。他再在湖底一蹬，躍進出湖面，叫道：「你暗算老子！」這句話說完，又落了下去。第三次躍上時叫道：「老子不能和你甘休！」他性子暴躁之極，等不及爬上岸之後再罵蕭峰，跳起來罵一名，又落下去。

　　阿紫笑道：「你們瞧，這人在水中鑽上鑽下，不是像只大烏龜麼？」剛好南海鱷神在這時躍出水面，聽到了她說話，罵道：「你才是一隻小烏……」阿紫手一揚，嗤的一聲響，射了他一枚飛錐。飛錐到時，南海鱷神又已沉入了湖底。

　　南海鱷神遊到岸邊，濕淋淋的爬了起來。他竟毫不畏懼，楞頭楞腦的走到蕭峰身前，側了頭向他瞪眼，說道：「你將我摔下湖去，用的是什麼手法？老子這功夫倒是不會。」葉二娘遠遠站在七八丈外，叫道：「老三快走，別在這兒出醜啦。」南海鱷神怒道：「我給人家丟入湖中，連人家用什麼手法都不知道，豈不是奇恥大辱？自然要部個明白。」

　　阿紫一本正經的道：「好吧，我跟你說了。他這功夫叫做『擲龜功』。」

　　南海鱷神道：「嗯，原來叫『擲龜功』，我知道了這功夫的名字，求人教得會了，下苦功練練，以後便不再吃這個虧。」說著快步而去。這時葉二娘和雲中鶴早走得遠了。

## 第23章 塞上牛羊空許約

　　蕭峰輕輕將段正淳放在地下，退開幾步。

　　阮星竹深深萬福道謝，說道：「喬幫主，你先前救我女兒，這會兒又救了他……他……真不知如何謝你才好。」范驊、朱丹臣等也都過來相謝。

　　蕭峰森然道：「蕭峰救他，全出於一片自私之心，各位不用謝我。段王爺，我問你一句話，請你從實回答。當年你做過一件於心有愧的大錯事，是也不是？雖然此事未必出於你本心，可是你卻害得一個孩子一生孤苦，連自己爹娘是誰也不知道，是也不是？」雁門關外父母雙雙慘亡，此事想及便即心痛，可不願當著眾人明言。

　　段正淳滿臉通紅，隨即轉為慘白，低頭道：「不錯，段某生平為此事耿耿於心，每當念及，甚是不安。只是大錯已經鑄成，再也難以挽回。天可憐見，今日讓我重得見到一個當沒了爹娘的孩子，只是……只是……唉，我總是對不起人。」

　　蕭峰厲聲道：「你既知鑄下大錯，害苦了人，卻何以直到此時，兀自接二連三的又不斷再干惡事？」

　　段正淳搖了搖頭，低聲說道：「段某行止不端，德行有虧，平生荒唐之事，實在幹得太多，思之不勝汗顏。」

　　蕭峰自在信陽聽馬夫人說出段正淳的名字後，日夕所思，便在找到他後而凌空遲處死，決意教他吃足零碎苦頭之後，這才取他性命。但適才見他待友仁義，對敵豪邁，不像是個專做壞事的卑鄙奸徒，不由得心下起疑，尋思：「他在雁門關外殺我父母，乃是出於誤會，這等錯誤人人能犯。但他殺我義父喬三槐夫婦，害我恩師玄苦師父，那便是絕不可恕的惡行，難道這中間另有別情嗎？」他行事絕不莽撞，當下正面相詢，要他親口答覆，再定了斷。待見段正淳臉上深帶愧色，既說鑄成大錯，一生耿耿不安，又說今日重得見到一個當年沒了爹娘的孩子，至於殺喬三槐夫婦、殺玄苦大師等事，他自承是『行止不端，德行有虧』，這才知千真成確，臉上登如罩了一層嚴霜，鼻中哼了一聲。

　　阮星竹忽道：「他……他向來是這樣的，我也沒怎……怎麼怪他。」蕭峰向她瞧去，只見她臉帶微笑，一雙星眼含情脈脈的瞧著段正淳，心下怒氣勃發，哼了一聲，道：「好！原來他向來是這樣的。」轉過頭來，向段正淳道：「今晚三更，我在那座青石橋上相候，有事和閣下一談。」

　　段正淳道：「準時必到。大恩不敢言謝，只是遠來勞苦，何不請到那邊小舍之中喝上幾杯？」蕭峰道：「閣下傷勢如何？是否須得將養幾日？」他對飲酒的邀請，竟如聽而不聞。段正淳微覺奇怪，道：「多謝喬兄關懷，這點輕傷也無大礙。」

　　蕭峰點頭道：「這就好了。阿朱，咱們走吧。」他走出兩步，回頭又向段正淳道：「你手下那些好朋友，那也不用帶來了。」他見范驊、華赫艮等人都是赤膽忠心的好漢，若和段正淳同赴青石橋之會，勢必一一死在自己手下，不免可惜。

　　段正淳覺得這人說話行事頗為古怪，自己這種種風流罪過，連皇兄也只置之一笑，他卻當眾嚴詞斥責，未免過份，但他於己有救命之恩，便道：「一憑尊兄吩咐。」

　　蕭峰挽了阿朱之手，頭也不回的逕自去了。

　　蕭峰和阿朱尋到一家農家，買些米來煮了飯，又買了兩隻雞熬了湯，飽餐一頓，只是有飯無酒，不免有些掃興。他見阿朱似乎滿懷心事，一直不開口說話，問道：「我尋到了大仇人，你該當為我高興才是。」

　　阿朱微微一笑，說道：「是啊，我原該高興。」蕭峰見她笑得十分勉強，說道：「今晚殺了此人之後，咱們即行北上，到雁門關外馳馬打獵、牧牛放羊，再也不踏進關內一步了。唉，阿朱，我在見到段正淳之前，本曾立誓要殺得他一家雞犬不留。但見此人倒有義氣，心想一人作事一人當，那也不用找他家人了。」阿朱道：「你這一念之仁，多積陰德，必有後福。」蕭峰縱聲長笑，說道：「我這隻手下不知已殺了多少人，還有什麼陰德後福？」

　　他風阿朱秀眉雙蹙，又問：「阿朱，你為什麼不高興？你不喜歡我再殺人麼？」阿朱道：「不是不高興，不知怎樣，我肚痛得緊。」蕭峰伸手搭了搭她脈搏，果覺跳動不穩，脈象浮躁，柔聲道：「路上辛苦，只怕受了風寒。我叫這老媽媽煎一碗薑湯給你喝。」

　　薑湯還沒煎好，阿朱身子不住發抖，顫聲道：「我冷，好冷。」蕭峰甚是憐惜，除下身上外袍，披在她身上。阿朱道：「大哥，你今晚得報大仇，了卻這個大心願，我本該陪你去的，只盼待會身子好些。」蕭峰道：「不！不！你在這兒歇歇，睡了一覺醒來，我已取了段正淳的首級來啦。」

　　阿朱歎了口氣，道：「我好為難，大哥，我真是沒有法子。我不能陪你了。我很想陪著你，和你在一起，真不想跟你分開……你……你一個人這麼寂寞孤單，我對你不起。」

　　蕭峰聽她說來柔情深至，心下感動，握住她手，說道：「咱們只分開這一會兒，又有什麼要緊？阿朱，你待我真好，你的恩情我不知怎樣報答才是。」

　　阿朱道：「不是分開一會兒，我覺得會很久很久。大哥，我離開了你，你會孤零零的，我也是孤零零的。最好你立刻帶我到雁門關外，咱們便這麼牧牛放羊去。段正淳的怨仇，再過一年來報不成麼？讓我先陪你一年。」

　　蕭峰輕輕撫著她頭上的柔髮，說道：「好容易撞見了他，今晚報了此仇，咱們再也不加中原了。段正淳的武功遠不及我，他也不會使『六脈神劍』，但若過得一年再來，那便要上大理去。大理段家好手甚多，遇上了精通『六脈神劍』的高手，你大哥就多半要輸。不是我不聽你的話，這中間實有許多難處。」

　　阿朱點了點頭，低聲道：「不錯，我不該請你過一年再去大理找他報仇。你孤身深入虎穴，萬萬不可。」

　　蕭峰哈哈一笑，興起飯碗來空喝一口，他慣於大碗大碗的喝酒，此刻碗中空無所有，但這麼作個模樣，也是好的，說道：「若是我蕭峰一人，大理段家這龍潭虎穴那也闖了，生死危難，渾不放在心上。但現下有了小阿朱，我要照料陪伴你一輩子，蕭峰的性命，那就貴重得很啦。」

　　阿朱伏在他的懷裡，背心微微起伏。蕭峰輕輕撫摸她的頭髮，心中一片平靜溫暖，心道：「得妻如此，復有何憾？」霎時之間，不由得神馳塞上，心飛關外，想起一月之後，便已和阿朱在大草原中騎馬並馳，打獵牧羊，再也不必提防敵人侵害，從此無憂無慮，何等逍遙自在？只是那日在聚賢莊中救他性命的黑衣人大恩未報，不免耿耿，然這等大英雄自是施恩不望報，這一生只好欠了他這番恩情。

　　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阿朱伏在他懷中，已然沉沉睡熟。蕭峰拿出三錢銀子，給了那家農家，請他騰了一間空房出來，抱著阿朱，放在床上，給她蓋上了被，放下了賬子，坐在那農家堂上閉目養神，不久便沉沉睡去。

　　小睡了兩個多時辰，開門出來，只見新月已斜掛樹頂，西北角上卻烏雲漸漸聚集，看來這一晚多半會有大雷雨。

　　蕭峰披上長袍，向青石橋走去。行出五里許，到了河邊，只見月亮的影子倒映河中，西邊半天已聚滿了黑雲，偶爾黑雲中射出一兩下閃電，照得四野一片明亮。閃電過去，反而理顯得黑沉沉地。遠處墳地中磷炎抖動，在草間滾來滾去。

　　蕭峰越走越快，不多時已到了青石橋頭，一瞧北斗方位，見時刻尚早，不過二更時分，心想：「為了要報大仇，我竟這般沉不住氣，居然早到了一個更次。」他一生中與人約會以性命相拚，也不知有過多少次，對方武功聲勢比之段正淳更強的也著實不少，今晚卻異乎尋常的心中不安，少了以往那一股一往無前、決一死戰的豪氣。

　　立在橋邊，眼看河水在橋下緩緩流過，心道：「是了，以往我獨來獨往，無牽無掛，今晚我心中卻多了一個阿朱。嘿，這真叫做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想到這裡，不由得心底平添了幾分柔情，嘴邊露出一絲微笑，又想：「若是阿朱陪著我站在這裡，那可有多好。」他知段正淳的武功和自已差得太遠，今晚的拚鬥不須掛懷勝負，眼見約會的時刻未至，便坐在橋邊樹下凝神吐納，漸漸的靈台中一片空明，更無雜念。

　　驀地裡電光一閃，轟隆隆一聲大響，一個霹靂從雲堆裡打了下來。蕭峰睜開眼來，心道：「轉眼大雨便至，快三更了吧？」

　　便在此時，見通向小鏡湖的路上一人緩步走來，寬袍緩帶，正是段正淳。

　　他走到蕭峰面前，深深一揖，說道：「喬幫主見如，不知有何見教？」

　　蕭峰微微側頭，斜睨著他，一股怒火猛地在胸中燒將上來，說道：「段王爺，我約你來此的用意，難道你竟然不知麼？」

　　段正淳歎了口氣，說道：「你是為了當年雁門關外之事，我誤聽奸人之言，受人播弄，傷了令堂的性命，累得令尊自盡身亡，實是大錯。」

　　蕭峰森然道：「你何以又去害我義父喬三槐夫婦，害死我恩師玄苦大師？」

　　段正淳緩緩搖頭，淒然道：「我只盼能遮掩此事，豈知越陷越深，終至難以自拔。」

　　蕭峰道：「嘿，你倒是條爽直漢子，你自己子斷，還是須得由我動手。」

　　段正淳道：「若非喬幫主出手相救，段某今日午間便已命喪小鏡湖畔，多活半日，全出閣下之賜。喬幫主要取在下性命，儘管出手便是。」

　　這時轟隆隆一聲雷響，黃豆大的雨點忽喇喇的灑將下來。

　　蕭峰聽他說得豪邁，不禁心中一動，他素喜結交英雄好漢，自從一見段正淳，見他英姿颯爽，便生惺惺相惜之意，倘若是尋常過節，便算是對他本人的重大侮辱，也早一笑了之，相偕去喝上幾十碗烈酒。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豈能就此放過？他舉起一掌，說道：「為人子弟，父母師長的大仇不能不報。你殺我父親、母親、義父、義母、受業恩師，一共五人，我便擊你五掌。你受我五掌之後，是死是活，前仇一筆勾銷。」

　　段正淳苦笑道：「一條命只換一掌，段某遭報未免太輕，深感盛情。」

　　蕭峰心道：「莫道你大理段氏武功卓絕，只怕蕭峰這掌力你一掌也經受不起。」說道：「如此看掌。」左手一圈，右掌呼的一聲擊了出去。

　　電光一閃，半空中又是轟隆隆一個霹靂打了下來，雷助掌勢，蕭峰這一掌擊出，真具天地風雷之威，砰的一聲，正擊在段正淳胸口。但見他立足不定，直摔了出去，折的一聲撞在青石橋欄杆上，軟軟的垂著，一動也不動了。

　　蕭峰一怔：「怎地他不舉掌相迎？又如此不濟？」縱身上前，抓住他後領提了起來，心中一驚，耳中轟隆隆雷聲不絕，大雨潑在他臉上身上，竟無半點知覺，只想：「怎地他變得這麼輕了？」

　　這天午間他出手相救段正淳時，提著他身子為時頗久。武功高強之人，手中重量便有一斤半斤之差，也能立時察覺，但這時蕭峰只覺段正淳的身子陡然間輕了數十斤，心中驀地生出一陣莫名的害怕，全身出了一陣冷汗。

　　便在此時，閃電又是一亮。蕭峰伸手到段正淳臉上一折，著手是一堆軟泥，一揉之下，應手而落，電光閃閃之中，他看得清楚，失聲叫道：「阿朱，阿朱，原來是你！」

　　只覺自己四肢百骸再無半點力氣，不由自主跪了下來，抱著阿朱的雙腿。他知適才這一掌使足了全力，武林中一等一英雄好漢若不出掌相迎，也必禁受不起，何況是這個嬌怯怯的小阿朱？這一掌當然打得她肋骨盡斷，五臟震碎，便是薛神醫即行施救，那也必難以搶回她的性命了。

　　阿朱斜倚在橋欄杆上，身子慢慢滑了下來，跌在蕭峰身上，低聲說道：「大哥，我……我……好生對你不起，你惱我嗎？」

　　蕭峰大聲道：「我不惱你，我惱我自己，恨我自己。」說著舉起手來，猛擊自己腦袋。

　　阿朱的左手動了一動，想阻止他不要自擊，但提不起手臂，說道：「大哥，你答允我，永遠永遠，不可損傷自己。」

　　蕭峰大叫：「你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阿朱低聲道：「大哥，你解開我衣服，看一看我的左肩。」蕭峰和她關山萬里，同行同宿，始終以禮自持，這時聽她叫自己解她衣衫，倒是一怔。阿朱道：「我早就是你的人了，我……我……全身都是你的。你看一看……看一看我左肩，就明白了。」

　　蕭峰眼中含淚，聽她說話時神智不亂，心中豐了萬一的指望，當即左掌抵住她背心，急運真氣，源源輸入她體內，盼能挽救大錯，右手慢慢解開她衣衫，露出她的左肩。

　　天上長長的一道閃電掠過，蕭峰眼前一亮，只見她肩頭膚光勝雪，卻刺著一殷紅如血的紅字：「段」。

　　蕭峰又是驚奇，又是傷心，不敢多看，忙將她衣衫拉好，遮住了肩頭，將她輕輕摟在懷裡，問道：「你肩頭上有個『段』字，那是什麼意思？」

　　阿朱道：「我爹爹、媽媽將我送給旁人之時，在我肩上刺的，以便留待……留待他日相認。」蕭峰顫聲道：「這『段』字，這『段』字……」阿朱道：「今天日間，他們在那阿紫姑娘的肩頭發現了一個記認，就知道是他們的女兒。你……你……看到那記認嗎？」蕭峰道：「沒有，我不便看。」阿朱道：「她……她肩上刺著的，也是一個紅色的『段』字，跟我的一模一樣。」

　　蕭峰登時大悟，顫聲道：「你……你也是他們的女兒？」

　　阿朱道：「本來我不知道，看到阿紫肩頭刺的字才知。她還有一個金鎖片，跟我那個金鎖片，也是一樣的，上面也鑄著十二個字。她的字是：『湖邊竹，盈盈綠，報來安，多喜樂。』我鎖片上的字是『天上星，亮晶晶，永燦爛，長安寧。』我……我從前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只道是好口采，卻原來嵌著我媽媽的名字。我媽媽便是那女子阮……阮星竹。這對鎖片，是我爹爹送給我媽媽的，她生了我姊妹倆，給我們一個人一個，帶在頸裡。」

　　蕭峰道：「我明白啦，我馬上得設法給你治傷，這些事，慢慢再說不遲。」

　　阿朱道：「不！不！我要跟你說個清楚，再遲得一會，就來不及了。大哥，你得聽我說完。」蕭峰不忍違逆她意思，只得道：「好，我聽你說完，可是你別太費神。」阿朱微微一笑，道：「大哥，你真好，什麼事情都就著我，這麼寵我，如何得了？」蕭峰道：「以後我更要寵你一百倍，一千倍。」

　　阿朱微笑道：「夠了，夠了，我不喜歡你待我太好。我無法無天起來，那就沒人管了。大哥，我……我躲在竹屋後面，偷聽爹爹、媽媽、和阿紫妹妹說話。原來我爹爹另外有妻子的，他和媽媽不是正式夫妻，先是生下了我，第二年又生了我妹妹。後來我爹爹要回大理，我媽媽不放他走，兩人大吵了一場，我媽媽還打了他，爹爹可沒還手。後來……後來……沒有法子，只好分手。我外公家教很嚴，要是知道了這件事，定會殺了我媽媽的。我媽媽不敢把我姊妹帶回家去。只好分送了給人家，但盼日後能夠相認，在我姊妹肩頭都刺了個『段』字。收養我的人只知道我媽媽姓阮，其實，其實，我是姓段……」

　　蕭峰心中現增憐惜，低聲道：「苦命的孩子。」

　　阿朱道：「媽媽將我送給人家的時候，我還只一歲多一點，我當然不認得爹爹，連見了媽的面也不認得。大哥，你也是這樣。那天晚上在杏子林裡，我聽人家說你的身世，我心裡很難過，因為咱們倆都是一樣的苦命孩子。」

　　電光不住閃動，霹靂一個接著一個，突然之間，河邊一株大樹給雷打中，喀喇喇的倒將下來。他二人於身外之物全沒注意，雖處天地巨變之際，也如渾然不覺。

　　阿朱雙道：「害死你爹爹媽媽的人，竟是我爹爹，唉，老天爺的安排真待咱們太苦，而且，而且……從馬夫人口中，套問出我爹爹名字來的，便是我自己。我若不是喬裝了白世鏡去騙她，她也決不肯說我爹爹的名字。人家說，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從來不相信。可是……可是……你說，能不能信呢？」

　　蕭峰抬起頭來，滿天黑雲早將月亮遮得沒一絲光亮，一條長長的閃電過去，照得四野通明，宛似老天爺忽然開了眼一般。

　　他頹然低頭，心中一片茫然，問道：「你知道段正淳當真是你爹爹，再也不錯麼？」

　　阿朱道：「不會錯的。我聽到我爹爹、媽媽抱住了我妹子痛哭，述說遺棄我姊妹二人的經過。我爹娘都說，此生此世，說什麼也要將我尋了回來。他們那裡猜行到，他們親生的女兒便伏在窗外。大哥，適才，我假說生病，卻喬裝改扮了你的模樣，去對我爹爹說道，今晚青石橋之約作罷，有什麼過節，一筆勾銷；再裝成我爹爹的模樣，來和你相會……好讓你……好讓你……」說到這裡，已是氣若游絲。

　　蕭峰掌心加運內勁，使阿朱不致脫力，垂淚道：「你為什麼不跟我說了？要是我知道他便是你的爹爹……」可是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他事先得知，段正淳便是自己至愛之人的父親，那便該當如何。

　　阿朱道：「我翻來覆去，思量了很久很久，大哥，我多麼想能陪你一輩子，可是那怎麼能夠？我能求你不報這五位親人的大仇麼？就算我糊里糊塗的求了你，你又答允了，那……那終究是不成的。」

　　她聲間越說越低，雷聲仍是轟轟不絕，但在蕭峰聽來，阿朱的第一名話，都比震天響雷更是驚心動掀。他揪著自己頭髮，說道：「你可以叫你爹爹逃走，不來赴這約會！或者你爹爹是英雄好漢，不肯失約，那你可以喬裝了我的模樣，和你爹爹另訂約會，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一個遙遠的日子裡再行相會。你何必，何必這樣自苦？」

　　阿朱道：「我要叫你知道，一個人失手害死了別人，可以全非出於本心。你當然不想害我，可是你打了我一掌。我爹爹害死你的父母，也是無意中鑄成的大錯。」

　　蕭峰一直低頭凝望著她，電光幾下閃爍，只見她眼色中柔情無限。蕭峰心中一動，驀地裡體會到阿朱對自己的深情，實出於自己以前的想像之外，心中陡然明白：「段正淳雖是她生身之父，但於她並無養育之恩，至於要自己明白無心之錯可恕，更不必為此而枉自送了性命。」顫聲道：「阿朱，阿朱，你一定另有原因，不是為了救你父親，也不是要我知道那是無心鑄成的大錯，你是為了我！你是為了我！」抱著她身子站了起來。

　　阿朱臉上露出笑容，見蕭峰終於明白了自己的深意，不自禁的歡喜。她明知自己性命已到盡頭，雖不盼望情郎知道自己隱藏在心底的用意，但他終於知道了……

　　蕭峰道：「你完全是為了我，阿朱，你說是不是？」阿朱低聲道：「是的。」蕭峰大聲道：「為什麼？為什麼？」阿朱道：「大理段家有六脈神劍，你打死了他們鎮南王，他們豈肯干休？大哥，那易筋經上的字，咱們又不識得……」

　　蕭峰恍然大悟，不由得熱淚盈眶，淚水跟著便直灑了下來。

　　阿朱道：「我求你一件事，大哥，你肯答允麼？」蕭峰道：「別說一件，百件千件也答允你。」阿朱道：「我只有一個親妹子，咱倆自幼兒不得在一起，求你照看於她，我擔心她走入了歧途。」蕭峰強笑道：「等你身子大好了，咱們找了她來跟你團聚。」阿朱輕輕的道：「等我大好了……大哥，我就和你到雁門關外騎馬打獵、牧牛牧羊，你說，我妹子也肯去嗎？」蕭峰道：「她自然會去的，親姊姊、親姊夫邀她，還不去嗎？」

　　忽然間忽喇一聲響，青石橋橋洞底下的河水中鑽出一個人來，叫道：「羞也不羞？什麼親姊姊、親姊夫了？我偏不去。」這人身形嬌小，穿了一身水靠，正是阿紫。

　　蕭峰失手打了阿朱一掌之後，全副精神都放在她的身上，以他的功夫，本來定可覺察到橋底水中伏得有人，但一來雷聲隆隆，暴雨大作，二來他心神大亂，直到阿紫自行現身，這才發覺，不由得微微一驚，叫道：「阿紫，阿紫，你快來瞧瞧你姊姊。」

　　阿紫小嘴一扁，道：「我躲在橋底下，本想瞧你和我爹爹打架，看個熱鬧，那知你打的竟是我姊姊。兩個人嘮嘮叨叨的，情話說個不完，我才不愛聽呢。你們談情說愛那也罷了，怎地拉扯到了我身上？」說著走近身來。

　　阿朱道：「好妹妹，以後，蕭大哥照看你，你……你也照看他……」

　　阿紫格格一笑，說道：「這個粗魯難看的蠻子，我才不理他呢。」

　　蕭峰驀地裡覺得懷中的阿朱身子一顫，腦袋垂了下來，一頭秀髮披在他肩上，一動也不動了。蕭峰大驚，大叫：「阿朱，阿朱。」一搭她脈搏，已然停止了跳動。他自己一顆心幾乎也停止了跳動，伸手探她鼻息，也已沒了呼吸。他大叫：「阿朱！阿朱！」但任憑他再叫千聲萬聲，阿朱再也不能答應他了，急以真力輸入她身體，阿朱始終全不動彈。

　　阿紫見阿朱氣絕而死，也大吃一驚，不再嬉皮笑臉，怒道：「你打死了我姊姊，你……你打死了我姊姊！」

　　蕭峰道：「不錯，是我打死了你姊姊，你該為你姊姊報仇。快，快殺了我吧！」他雙手下垂，放低阿朱的身子，挺出胸膛，叫道：「你快殺了我。」真盼阿紫抽出刀來，插入自己的胸膛，就此一了百了，解脫了自己無窮無盡的痛苦。

　　阿紫見他臉上肌肉痙攣，神情可怖，不由得十分害怕，倒退了兩步，叫道：「你……你別殺我。」

　　蕭峰跟著走上兩步，伸手至胸，嗤的一聲響，撕破胸口衣衫，露出肌膚，說道：「你有毒針、毒刺、毒錐……快快刺死我。」

　　阿紫在閃電一這之際，見到他胸口所刺的那個青的狼頭，張牙露齒，形貌兇惡，更是害怕，突然大叫一聲，轉身飛奔而去。

　　蕭峰呆立橋上，傷心無比，悔恨無窮，提起手掌，砰的一聲，拍在石欄杆上，只擊得石屑紛飛。他拍了一掌，又拍一掌，忽喇喇一聲大響，一片石欄杆掉入了河裡，要想號哭，卻說什麼也哭聲不出來。一條閃電過去，清清楚楚映出了阿朱的臉。那深情關切之意，仍然留在她的眉梢嘴角。

　　蕭峰大叫一聲：「阿朱！」抱著她身子，向荒野中直奔。

　　雷聲轟隆，大雨傾盆，他一會兒奔上山峰，一會兒又奔入了山谷，渾不知身在何處，腦海中一片混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

　　雷聲。漸止，大雨仍下個不停。東方現出黎明，天慢慢亮了。蕭峰已狂奔了兩個多時辰，但他絲毫不知疲倦，只是想盡量折磨自己，只是想立刻死了，永遠陪著阿朱。他嘶聲呼號，狂奔亂走，不知不覺間，忽然又回到了那石橋上。

　　他喃喃說道：「我找段正淳去，找段正淳，叫他殺了我，給他女兒報仇。」當下邁開大步，向小鏡湖畔奔去。

　　不多時便到了湖邊，蕭峰大叫：「段正淳，我殺了你女兒，你來殺我啊，我決不還手，你快出來，來殺我。」他橫抱阿朱，站在方竹林前，等了片刻，林中寂然無聲，無人出來。他踏步入林，走到竹屋之前，踢開板門，走進屋去，叫道：「段正淳，你快來殺我！」屋中空蕩蕩地，竟一個人也沒有。他在廂房、後院各處尋了一遍，不但沒見段正淳和他那些部屬，連竹屋主人阮星竹和阿紫也都不在。屋中用具陳設一如其舊，倒似是各人匆匆離去，倉促間什麼東西也不及攜帶。

　　他心道：「是了，阿紫帶了訊息，只道我還要殺她父親報仇。段正淳就算不肯逃，那姓阮的女人和他部屬也必逼他遠走高飛。嘿嘿，我不是來殺你，是要你殺我，要你殺我。」又大叫了幾聲：「段正淳，段正淳！」聲音遠遠傳送出去，但聽得疾風動竹，簌簌聲響，卻無半點人聲。

　　小鏡湖畔、方竹林中，寂然無人，蕭峰似覺察天地間也只剩下他一人。自從阿朱斷氣之後，他從沒片刻放下她身子，不知有多少次以真氣內力輸入她體內，只盼天可憐見，又像上次她受了玄慈方丈一掌那樣，重傷不死。但上次是玄慈方丈以大金剛掌力擊在蕭峰手中銅鏡之上，阿朱不過波及受震，這次蕭峰這一掌卻是結結實實的打正在她胸口，如何還能活命？不論他輸了多少內力過去，阿朱總是一動也不動。

　　他抱著阿朱，呆呆的坐在堂前，從早晨坐到午間，從午間又坐到了傍晚。這時早已雨過天青，淡淡斜陽，照在他和阿朱的身上。

　　他在聚賢莊上受群雄圍攻，雖然眾叛親離，情勢險惡之極，卻並未有絲毫氣沮，這時自己親手鑄成了難以挽回的大錯，越來越覺寂寞孤單，只覺再也不該活在世上了。「阿朱代她父親死了，我也不能再去找段正淳報仇。我還有什麼事情可做？丐幫的大業，當年的雄心壯志，都是已不值得關懷。我是契丹人，又能有什麼大業雄心？」

　　走到後院，見牆角邊放著一柄花鋤，心想：「我便永遠在這裡陪著阿朱吧？」左手仍是抱著阿朱，說什麼也捨不得放開她片刻，右手提起花鋤，走到方竹林中，掘了一個坑，又掘了一個坑，兩個土坑並列在一起。

　　心想：「她父母回來，多半要挖開墳來看個究竟。須得在墓前豎上塊牌子才是。」折了一段方竹，剖而為二，到廚房中取廚刀削平了，走到西首廂房。見桌上放著紙墨筆硯。他將阿朱橫放在膝頭，研了墨，提起筆來，在一塊竹片上寫道：「契丹莽夫蕭峰之墓」。

　　拿起另一塊竹片，心下沉吟：「我寫什麼？『蕭門段夫人之墓』麼？她雖和我有夫婦之約，卻未成婚，至死仍是個冰清玉潔的姑娘，稱她為『夫人』，不褻瀆她麼？」

　　心下一時難決，抬起頭來思量一會，目光所到之處，只見壁間懸著一張條幅，寫得有好幾行字，順著看下去：

　　「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

　　偎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

　　看朱成碧心迷亂，翻脈脈，斂雙蛾。

　　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奈悉何？」

　　他讀書無多，所識的字頗為有限，但這闋詞中沒什麼難字，看得出是一首風流艷詞，好似說喝醉了酒含羞唱歌，怎樣怎樣，又說相會時刻少，分別時候多，心裡發愁。他含含糊糊的看去，也沒心情去體會詞中說些什麼，隨口茫茫然的讀完，見下面又寫著兩行字道：

　　「書少年游付竹妹補壁。星眸竹腰相伴，

　　不知天地歲月也。大理段二醉後狂塗。」

　　蕭峰喃喃的道：「他倒快活。星眸竹腰相伴，不知天地歲月也。大理段二醉後狂塗。大理段二，嗯，這是段正淳寫給他情人阮星竹的，也就是阿朱她爹爹媽媽的風流事。怎地堂而皇之的掛在這裡，也不怕醜？啊，是了，這間屋子，段正淳的部屬也不會進來。」

　　當下也不理會這個條幅，只想：「我在阿朱的墓碑上怎樣寫？」自知之字上的功夫太也粗淺，多想也想不出什麼，便寫了『阿朱之墓』四個字。放下了筆，站起身來，要將竹自選插在坑前，先埋好了阿朱，然後自殺。

　　他轉過身來，抱起阿朱身子，眼光又向壁上的條幅一瞥，驀地裡跳將起來，『啊喲』一聲叫，大聲道：「不對，不對！這件事不對！」

　　走近一步，再看條幅中的那幾行字，只見字跡圓潤，儒雅灑脫。他心中似有一個聲音在大聲道：「那封信！帶頭大哥寫給汪幫主的信，信上的字不是這樣的，完全不同。」

　　他只粗通文字，原是不會辨認筆跡，但這條幅上的字秀麗圓熟，間格整齊，那封信上的字卻歪歪斜斜、瘦骨稜稜，一眼而知出於江湖武人之手。兩者的差別實在太大，任誰都看得出來。他又眼睜得大大的，盯住了那條幅上的字，似乎要從這幾行字中，尋覓出這中間隱藏著的大秘密、大陰謀。

　　他腦海中盤旋的，儘是那晚在無錫城外杏子林中所見到的那封書信，那封帶頭大哥寫給汪幫主的信。智光大師將信尾的署名撕下來吞入了肚中，令他無法知道寫信之人是誰，但信上的字跡，卻已深深印入他腦海之中，清楚之極。寫信之人，和寫這張條幅的『大理段二』絕非一人，決無可疑。

　　但那信是不是『帶頭大哥』托旁人代寫？他略一思索，便知決無可能。段正淳能寫這樣一筆好字，當然是拿慣筆桿之人，要寫信給汪幫主，談論如此大事，豈有叫旁人代筆之理？而寫一首風流艷詞給自己情人，更無叫旁人代筆之理。

　　他越想疑竇越大，不住的想：「莫非那帶頭大哥不是段正淳？莫非這幅字不是段正淳寫的？不對，不對，除了段正淳，怎樣能有第二個『大理段二』，寫了這種風流詩詞掛圖在此處？難道馬夫人說的是假話？那也不會。她和段正淳素不相識，一個地北，一個天南，一個是草莽匹夫的孀婦，一個是王公貴人，能有什麼仇怨，會故意捏造話來騙我。」

　　他自從知道了『帶頭大哥』是段正淳後，心中的種種疑團本已一掃而空，所思慮的只是如何報仇而已，這時陡然間見到了這個條幅，各種各樣的疑團又湧上心頭：「那封書信若不是段正淳寫的，那麼帶頭大哥便不是他。如果不是他，卻又是誰？馬夫人為什麼要說假話騙人，這中間有什麼陰謀詭計？我打死阿朱，本是誤殺，阿朱為我而死卻是心甘情願。這麼一來，她的不白之冤之上，再加上一層不白之冤。我為什麼不早些見到這個條幅？可是這條幅掛圖在廂房之中，我又怎能見到？倘若始終不見，我殉了阿朱而死，那也是一了百了，為什麼偏偏早不見，遲不見，在我死前片刻又見到了？」

　　夕陽即將落山，最後的一片陽光正漸漸離開他腳背，忽聽得小鏡湖畔有兩人朝著竹林走來。這兩人相距尚遠，他凝神聽去，辨出來者是兩個女子，心道：「多半是阿紫和她媽媽來了。嗯，我要問明段夫人，這幅字是不是段正淳寫的。她當然恨極我殺了阿朱，她一定要殺我，我……我……」他本來是要『決不還手』，但立時轉念：「如果阿朱確是冤枉而死，殺我爹爹、媽媽的另有其人，那麼這大惡人身上又多負了一筆血債，又多了一條人命。阿朱難道不是他害死的麼？我若不報止仇，怎能輕易便死？」

　　只聽得那兩個女子漸行漸近，走進了竹林。又過片刻，兩人說話的聲音也聽見了。只聽得一人道：「小心了，這賤人武功雖然不高，卻是詭計多端。」另一個年輕的女子道：「她只孤身一人，我娘兒倆總收拾得了她。」那年紀較大的女子道：「別說話了，一上去便下殺手，不用遲疑。」那少女道：「要是爹爹知道了……」那年長女子道：「哼，你還顧著你爹爹？」接著便沒了話聲。但聽得兩人躡足而行，一個向著大門走來，另一個走到了屋後，顯是要前後夾攻。

　　蕭峰頗為奇怪，心想：「聽口音這兩人不是阮星竹和阿紫，但也是母女兩個個，要來殺一個孤身女子，嗯，多半是要殺阮星竹，而那少女的父親卻不贊成止事。」這件事在他腦中一閃而過，再不理會，仍是怔怔的坐著出神。過得半晌，呀的一聲，有人推開板門，走了進來。蕭峰並不抬頭，只見一支穿著黑鞋的纖腳走到他身前，相距約莫四尺，停住了步。跟著旁邊的窗門推開，躍進一個人來，站在他身旁。他聽了那人縱躍之聲，知道武功也不高強。他仍不抬頭，手中抱著阿朱，自管苦苦思索：「到底『帶頭大哥』是不是段正淳？智光大師的言語中有什麼古怪？徐長老有什麼詭計？馬夫人的話中有沒有破綻？」當真是思湧如潮，心亂如麻。

　　只聽得那年輕女子說道：「喂，你是誰？姓阮的那賤人呢？」她話聲冷冷的，語調更是十分的無禮。蕭峰不加理會，只想著種種疑竇。那年長女子道：「尊駕和阮星竹那賤人有什麼瓜葛？這婦子是誰？快快說來。」蕭峰仍是不理。那年輕女子大聲道：「你是聾子呢還是啞巴，怎地一聲不響？」語氣中已充滿了怒意。蕭峰仍是不理，便如石像般坐著不動。

　　那年輕女子一跺腳，手中長劍一顫，劍刃震動，嗡嗡作響，劍尖斜對蕭峰的太陽穴，相距不過數墳，喝道：「你再裝傻，便給點苦頭你吃吃。」

　　蕭峰於身外凶險，半分也沒放在心上，只是思量著種種解索不開的疑團。那少女手臂向前一送，長劍刺出，在他頭頸邊寸許之旁擦了過去。蕭峰聽明白劍勢來路，不閃不避，渾若不知。兩個女子相顧驚詫。那年輕女子道：「媽，這人莫非是個白癡？他抱著的這個姑娘好像死了。」那婦人道：「他多半是裝傻。在這賤人家中，還能有什麼好東西。先劈他一刀，再來拷打查問。」話聲甫畢，左手刀便向蕭峰肩頭砍了下去。

　　蕭峰待得刀刃離他肩頭尚有半尺，右手翻出，疾伸而前，兩要手指抓住了刀背，那刀便如凝在半空，砍不下來。他手指向前一關，刀柄撞中那婦人肩下要穴，登時令她動彈不得，順手一抖，內力到處，拍的一聲響，一柄鋼刀斷為兩截。他隨手拋在地下，始終沒抬頭瞧那婦人。

　　那年輕女子見母親被他制住，大驚之下，向後反躍，嗤嗤之聲連響，七枝短箭連珠價向他射來。蕭峰拾起斷刀，一一拍落，跟著手一揮，那斷刀倒飛出去，拍的一聲，刀柄撞在她腰間。那年輕女子「啊」的一聲叫，穴道正被撞中，身子也登時給定住了。

　　那婦人驚道：「你受了傷嗎？」那少女道：「腰裡撞得好痛，倒沒受傷，媽，我給封住了『京門穴』。」那婦人道：「我給點中了『中府穴』。這……這人武功厲害得很哪。」那少女道：「媽，這人到底是誰？怎麼他也不站起身來，便制住了咱娘兒倆，我瞧他啊，多半是有邪術。」

　　那婦人不敢再凶，口氣放軟，向蕭峰道：「咱母女和尊駕無怨無仇，適才妄自出手，得罪了尊駕，是嗅覺二人的不對了。還請寬洪大量，高抬貴手。」那少女忙道：「不，不，咱們輸了便輸了，何必討饒？你有種就將姑娘一刀殺了，我才不希罕呢。」

　　蕭峰隱隱約約聽到了她母女的說話，只知母親在求饒，女兒卻十分倔強，但到底說些什麼話，卻一句也沒聽入心中。

　　這時屋中由已黑沉沉地，又過一會，天色全黑。蕭峰始終抱著阿朱坐在原處，一直沒有移動。他平時頭腦極靈，遇上了疑難之事，總是決斷極快，倘若一時之間無法明白，便即擱在一旁，暫不理會，決不會猶豫遲疑，但今日失手打死了阿朱，悲痛已極，癡癡呆呆，渾渾噩噩，倒似是失心瘋一般。

　　那婦人低聲道：「你運氣再衝沖環跳穴看，說不定牽動經脈，能衝開被封的穴道。」那少女道：「我早衝過了，一點用處也沒……」那婦人忽道：「噓！有人來了！」

　　只聽得腳步細碎，有人推門進來，也是一個女子。那女子擦擦幾聲，用火刀火石打火，點燃紙煤，再點亮了油燈，轉過身來，突然見到蕭峰、阿朱、以及那兩個女子，不禁「啊」的一聲驚呼。她絕未料到屋中有人，驀地裡見到四個人或坐或站，都是一動也不動，登時大吃一驚。她手一鬆，火刀、火石錚錚兩聲，掉在地下。

　　先前那婦人突然厲聲叫道：「阮星竹，是你！」

　　剛進屋來的那女子正是阮星竹。她回過頭來，見說話的是個中年女子，她身旁另有一個全身黑衣的少女，兩人相貌頗美，那少女尤其秀麗，都是從未見過。阮星竹道：「不錯，我姓阮，兩位是誰？」

　　那中年女子不答，只是不住的向她端相，滿臉都是怒容。

　　阮星轉頭向蕭峰道：「喬幫主，你已打死了我女兒，還在這裡幹什麼？我……我……我苦命令的孩兒哪！」說著放聲大哭，撲到了阿朱的屍身上。

　　蕭峰仍是呆呆的坐著，過了良久，才道：「段夫人，我罪孽深重，請你抽出刀來，將我殺了。」

　　阮星竹泣道：「便一刀將你殺了，也已救不活我那苦命的孩兒。喬幫主，你說我和阿朱的爹爹做了一件於心有愧的大錯事，害得孩子一生孤苦，連自己爹媽是誰也不知道。這話是不錯的，可是……你要打抱不平，該當殺段五爺，該當殺我，為什麼卻殺了我的阿朱？」

　　這時蕭峰的腦筋頗為遲鈍，過了片刻，才心中一凜，問道：「什麼一件於心有愧的大錯事？」阮星竹哭道：「你明明知道，定要問我，阿朱……阿朱和阿紫都是我的孩兒，我不敢帶回家去，送了給人。」

　　蕭峰顫聲道：「昨天我問段正淳，是否做了一件於心有愧的大錯事，他直認不諱。這件虧心事，便是將阿朱……和阿紫兩個送與旁人嗎？」阮星竹怒道：「我做了這件虧心事，難道還不夠？你當我是什麼壞女人，專門做虧心事？」蕭峰道：「段正淳昨天又說：『天可憐見，今日讓我重得見到一個……一個當年沒了爹娘的孩子。』他說今日重見這個沒了爹娘的孩子，是說阿紫，不是說……不是說我？」阮星竹怒道：「他為什麼要說你？你是他拋棄了關人的孩子嗎？你……你胡說八道什麼？我又怎生得出你這畜生？」她恨極了蕭峰，但又忌憚他武功了得，不敢動手，只一味斥罵。

　　蕭峰道：「那麼我問他，為什麼直到今日，兀自接二連三的再干惡事，他卻自己承認行止不端，德行有虧？」阮星竹滿是淚水的面頰上浮出淡淡紅暈，說道：「他生性風流，向來就是這樣的。他要了一個女子，又要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接二連三的荒唐，又……要你來多管什麼閒事？」

　　蕭峰喃喃道：「錯了，錯了，全然錯了！」出神半晌，驀地裡伸出手來，拍拍拍拍，猛打自己耳光。阮星竹吃了一驚，一躍而起，倒退了兩步，只見蕭峰不住的出力毆打自己，每一掌都落手極重，片刻間雙頰便高高腫起。

　　只聽得「呀」的一聲輕響，又有人推門進來，叫道：「媽，你已拿了那幅字……」正是阿紫。她話未說完，見到屋中有人，又見蕭峰左手抱著阿朱，右手不住的擊打自己，不禁驚得呆了。

　　蕭峰的臉頰由腫而破，跟著滿臉滿手都是鮮血，跟著鮮血不斷的濺了開來，濺得牆上、桌上、椅上……都是點點鮮血，連阿朱身上、牆上所懸著的那張條幅上，也濺上了殷紅色的點點滴滴。

　　阮星竹不忍再看這殘酷的情景，雙手掩目，但耳中仍不住聽到拍拍之聲，她大聲叫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阿紫尖聲道：「喂，你弄髒了我爹爹寫的字，我要你賠。」躍上桌子，伸手去摘牆上所懸的那張條幅。原來她母女倆去而復回，便是來取這張條幅。

　　蕭峰一怔，住手不打，問道：「這個『大理段二』，果真便是段正淳麼？」阮星竹道：「除了是他，還能有誰？」說到段正淳時，臉上不自禁的露出了一往情深的驕傲。

　　這兩句話又給蕭峰心中解開了一個穎團：這條幅確是段正淳寫的，那封給汪幫主的信就不是他寫的，帶頭大哥便多半不是段正淳。

　　他心中立時便生出一個念頭：「馬夫人所以冤枉段正淳，中間必有極大隱情。我當先解開了這個結，總會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之日。」這麼一想，當即消了自盡的念頭，適才這一頓自行毆擊，雖打得滿臉鮮血，但心中的悔恨悲傷，卻也得了個發洩之所，於是抱著阿朱的屍身，站了起來。

　　阿紫已見到桌上他所寫的那兩塊竹片，笑道：「嘿嘿，怪不得外邊掘了兩個坑，我正在奇怪，原來你是想和姊姊同死合葬，嘖嘖嘖，當真是多情得很哪！」

　　蕭峰道：「我誤中奸人毒計，害死了阿朱，現下要去找那奸人，先為阿朱報仇，再追隨她於地下。」阿紫道：「奸人是誰？」蕭峰道：「此刻還無眉目，我這便去查。」說著抱了阿朱，大踏步出去。阿紫笑道：「你這麼抱了我姊姊，去找那奸人麼？」

　　蕭峰一呆，一時沒了主意，心想抱著阿朱的屍身千里迢迢而行，終究不妥，但要放開了她，卻實是難分難捨，怔怔瞧著阿朱的臉，眼淚從他血肉模糊的臉上直滾下來，淚水混和著鮮血，淡紅色的水點，滴在阿朱慘白的臉上，當直是血淚斑斑。

　　阮星竹見了他傷心的情狀，憎恨他的心意霎時之間便消解了，說道：「喬幫主，大錯已經鑄成，那已無可挽回，你……你……」他本想勸他節哀，但自己卻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哭聲道：「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好好的女兒，為什麼要去送給別人？」

　　那被蕭峰定住了身形的少女忽然插口道：「當然都是你不好啦！人家好好的夫妻，為什麼你要去拆散他們？」

　　阮星竹抬起頭來，問那少女道：「姑娘為什麼說這話？你是誰？」

　　那少女道：「你這狐狸精，害得我媽媽好苦，害得我……害得我……」

　　阿紫一伸手，便向她臉上摑去。那少女動彈不得，眼見這一掌難以躲開。

　　阮星竹忙伸手拉住阿紫手臂，道：「阿紫，不可動粗。」向那中年美婦又看了兩眼，再瞧瞧她右手中的一柄鋼刀，地下的一柄斷刀，恍然大悟，道：「是了，你使雙刀，你……你是修羅刀秦……秦紅棉……秦姊姊。」

　　這中年美婦正是段正淳的另一個情人修羅刀秦紅棉，那黑衣少女便是她的女兒木婉清。秦紅棉不怪段正淳拈花惹草，到處留情，卻恨旁的女子狐媚妖淫，奪了她的情郎，因此得到師妹甘寶寶傳來的訊息後，便和女兒木婉清同去行刺段正淳的妻子刀白風和他另一個情人，結果都沒成功。待得知悉段正淳又有一個相好叫阮星竹，隱居在小鏡湖畔的方竹林中，便又帶了女兒趕來殺人。

　　秦紅棉一聽阮星竹稱讚自己年輕貌美，心中的怒氣已自消了三成，待聽她說段正淳每天思念自己，怒氣又消了三成，說道「誰像你這麼甜嘴蜜舌的，慣會討人歡喜。」

　　阮星竹道：「這位姑娘，便是令愛千金麼？嘖嘖嘖，生得這麼俊，難為你秦家妹子生得出來……」

　　蕭峰聽她兩個女人嘰哩咕嚕的盡說些風月之事，不耐煩多聽，他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漢子，一度腸為之斷、心為之碎的悲傷過去之後，便思索如何處理日後的大事。

　　他抱起阿朱的屍身，走到土坑旁將她放了下去，兩隻大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身上，但在她臉上卻始終不撒泥土。他雙眼一瞬不瞬的瞧著阿朱，只要幾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是從此不能再見到她了。耳中隱隱約約的似乎聽到她的話聲，約定到雁門關外騎馬打獵、牧牛放羊，要陪他一輩子。不到一天之前，她還在說著這些有時深情、有時俏皮、有時正經、有時胡鬧的話，從今而後再也聽不到了。在塞上牧牛放羊的誓約，從此成空了。

　　蕭峰跪在坑邊，良久良久，仍是不肯將泥土撒到阿朱臉上。

　　突然之間，他站起身來，一聲長嘯，再也不看阿朱，雙手齊推，將坑旁的泥土都堆在她身上臉上。回轉身來，走入廂房。

　　只見阮星竹和秦紅棉仍在絮絮談論。阮星竹雖在傷心之際，仍是巧舌如簧，哄得秦紅棉線十分歡喜，兩個女人早就去了敵意。阮星竹道：「喬幫主，這位妹妹得罪了你，事出無心，請你解開了她二人的穴道吧。」

　　阮星竹是阿朱之母，她說的話，蕭峰自當遵從幾分，何況他本就想放了二人，當下走近身去，伸手在秦紅棉和木婉清的肩頭各拍一下。二人只覺一股熱氣從肩頭衝向被封穴道，四肢登時便恢復了自由。母女對望一眼，對蕭峰功力之深，心下好生佩服。

　　蕭峰向阿紫道：「阿紫妹子，你爹爹的條幅，請你借給我看一看。」

　　阿紫道：「我不要你叫我妹子長、妹子短的。」話是這麼說，卻也不敢違拗，還是將捲起的條幅交了給他。

　　蕭峰展了開來，再將段正淳所寫的字仔細看了兩遍。阮星竹滿臉通紅，忸怩道：「這些東西，有什麼好看？」蕭峰道：「段王爺現下到了何處？」阮星竹臉色大變，退了兩步，顫聲道：「不……不……你別再去找他了。」蕭峰道：「我不是去跟他為難，只是想問他幾件事。」阮星竹那裡肯信，說道：「你既已失手打死了阿朱，不能再去找他。」

　　蕭峰料知她決不肯說，便不再問，將條幅捲起，還給阿紫，說道：「阿朱曾有遺言，命我照料她的妹子。段夫人，日後阿紫要是遇上了為難之事，只要蕭峰能有效力之處，儘管吩咐，決不推辭。」

　　阮星竹大喜，心想：「阿紫有了這樣一個大本領的靠山，這一生必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了。」說道：「如此多謝了。阿紫，快謝謝喬大哥。」她將『喬幫主』的稱呼改成了『喬大哥』，好令阿紫跟他的干係親密些。

　　阿紫卻扁了扁嘴，神色不屑，說道：「我有什麼為難之事要他幫手？我有天下無敵的師父，這許多師哥，還怕誰來欺侮我？他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己的事還辦不了，盡出亂子，還想幫我忙？哼，那不是越幫越忙嗎？」她咭咭咯咯的說來，清脆爽朗。阮星竹數次使眼色制止，阿紫只假裝不見。

　　阮星竹頓足道：「唉，這孩子，沒大沒小的亂說，喬幫主，你瞧在阿朱的臉上，千萬不要介意。」蕭峰道：「在下姓蕭，不是姓喬。」阿紫說道：「媽，這個人連自己姓什麼也弄不清楚，是個大大的渾人……」阮星竹喝道：「阿紫！」

　　蕭峰拱手一揖，說道：「就此別過。」轉頭向木婉清道：「段姑娘，你這種歹毒暗器，多用無益，遇上了本領高強過你的對手，你不免反受其害。」

　　木婉清還未答話，阿紫道：「姊姊，別聽他胡說八道，這些暗器最多打不中對方，還能有什麼害處？」

　　蕭峰再不理會，轉身出門，左足跨出門口時，右手袍袖一拂，呼的一陣勁風，先前木婉清向他發射而被擊落的七枚短箭同時飛起，猛向阿紫射出，勢猶似閃電。阿紫只叫得一聲「哎唷」，那裡還來得及閃避？七枚小箭從她頭頂、頸邊、身旁掠過，拍的一聲響，同時釘在她身後牆上，直沒至羽。

　　阮星竹急忙搶上，摟住阿紫，驚叫：「秦家妹子，快取解藥來。」秦紅棉道：「傷在那裡？傷在那裡？」木婉清忙從懷中取出解藥，去察看阿紫的傷勢。

　　過得片刻，阿紫驚魂稍定，才道：「沒……沒射中我。」四個女子一齊瞧著牆上的七枚短箭，無不駭然，相顧失色。

　　原來蕭峰記著阿朱的遺言，要他照顧阿紫，卻聽得阿紫說『我有天下無敵的師你，這許多師哥，還怕誰來欺侮我？』因此用袖風拂箭，嚇她一嚇，免得她小小年紀不知天高地厚，有恃無恐，小視了天下英雄好漢，將來不免大吃苦頭。

　　他走出竹林，來到小鏡湖畔，在路旁尋到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縱身上樹。他要找到段正淳問個明白，何以馬夫人故意陷害於他，但阮星竹決不肯說他的所在，只有暗中跟隨。

　　過不多時，只見四人走了出來，秦紅棉母女在前，阮星竹母女在後，瞧模樣是阮星竹送客。

　　四人走到湖邊，秦紅棉道：「阮姊姊，你我一見如故，前嫌盡釋，消去了我心頭一椿恨事，現下我要去找那姓康的賤婢。你可知道好的所在？」阮星竹一怔，問道：「妹子，你去找她幹什麼？」秦紅棉恨恨的道：「我和段郎本來好端端地過快活日子，都是這賤婢使狐狸精勾當……」阮星竹沉吟道：「那康……康敏這賤人，嗯，可不知在那裡。妹子找到了她，你幫我在她身上多刺幾刀。」秦紅棉道：「那還用說？就只怕不容易尋著。好啦，再見了！嗯，你若見到段郎……」阮星竹一凜，道：「怎麼啦？」秦紅棉道：「你給我狠狠的打他兩個括子，一個耳光算在我的帳上，一個算在咱姑娘的帳上。」

　　阮星竹輕聲一笑，道：「我怎麼還會見到這沒良心的死人？妹子你幾時見到他，也給我打他兩個耳光，一個是代我打的，一個是代阿紫打的。不，打耳光不夠，再給我踢上兩腳。生了女兒不照看，任由我們娘兒倆孤苦伶仃的……」說著落下淚來。秦紅棉安慰道：「姊姊你別傷心。待我們殺了好姓康的賤人，回來跟你作伴兒。」

　　蕭峰躲在樹上，對兩個女人的話聽得清清楚楚，心想段正淳武功不弱，待朋友也算頗為仁義，偏偏喜愛女色，不算英雄。只見秦紅棉拉著木婉清，向阮星竹母女行了一禮，便即去了，阮星竹攜著阿紫的手，又回入竹林。

　　蕭峰尋思：「阮星竹必會去找段正淳，只是不肯和秦紅棉同去而已，先前她說來取這條幅，段正淳定在前面不遠之處相候。我且在這裡守著。」

　　只聽得樹叢中發出微聲，兩個黑影悄悄走來，卻是秦紅棉母女去而復回。聽得秦紅棉低聲道：「婉兒，你怎地如此粗心大意，輕易上人家的當？阮家姊姊臥室中的榻下，有雙男人鞋子，鞋頭上用黃線繡著兩個字，左腳鞋上繡個『山』字，右腳鞋上繡個『河』字，那自然是你爹爹的鞋子。鞋子很新，鞋底濕泥還沒幹，可想而知，你爹爹便在左近。」木婉清道：「啊！原來這姓阮的女人騙了咱們。」秦紅棉道：「是啊，她又怎肯讓這負心漢子跟咱們見面？」木婉清道：「爹爹沒良心，媽，你也不用見他了。」

　　秦紅棉半晌不語，隔了一會，才道：「我想瞧瞧他，只是不想他見到我。隔了這許多日子，他老了，你好也老了。」這幾句話說得很是平淡，但話中自蘊深情。

　　木婉清道：「好吧！」聲音十分淒苦。她與段譽分手以來，思念之情與日俱增，但明知是必無了局的相思，在母親面前卻還不敢流露半點心事。

　　秦紅棉道：「咱們只須守在這裡，料想你爹爹不久就會到來。」說著便撥開長草，隱身其中。木婉清跟著躲在一株樹後。

　　淡淡星光之下，蕭峰見到秦紅棉蒼白的臉上泛著微紅，顯是甚為激動，心道：「情之累人，一至於斯。」但隨即便又想到了阿朱，胸口不由得一陣酸楚。

　　過不多時，來路上傳來奔行迅捷的腳步之聲，蕭峰心道：「這人不是段正淳，多半是他的部屬。」果然那人奔到近處，認出是那個在橋上畫倒畫的朱丹臣。

　　阮星竹聽到了腳步聲，卻分辨不出，一心只道是段正淳，叫道：「段郎，段郎！」快步迎出。阿紫跟了出來。

　　朱丹臣一躬到地，說道：「主公命屬下前來稟報，他身有急事，今日不能回來了。」

　　阮星竹一怔，問道：「什麼急事？什麼時候回來？」朱丹臣道：「這事與姑蘇慕容家有關，好像是發現了慕容公子的行蹤。主公萬里北來，為的便是尋找此人。主公言道：只待他大事一了，便來小鏡湖畔相聚，請夫人不用掛懷。」阮星竹淚凝於眶，哽咽道：「他總是說即刻便回，每一次都是三年、五年也不見人面。好容易盼得他來了，又……」

　　朱丹臣於阿紫氣死褚萬里一事，極是悲憤，段正淳的話既已傳到，便不願多所逗留，微一躬身，掉頭便行，自始至終沒向阿紫瞧上一眼。

　　阮星竹待他走遠，低聲向阿紫道：「你輕功比我好得多，快消消跟著他，在道上給我留下記認，我隨後便來。」阿紫抿嘴笑道：「你叫我追爹爹，有什麼獎賞？」阮星竹道：「媽有什麼東西，全都是你的，還要什麼獎賞？」阿紫道：「好吧，我在牆角上寫個『段』字，再畫個箭頭，你便知道了。」阮星竹摟著她肩頭，喜道：「乖孩子！」阿紫笑道：「癡心媽媽！」拔起身子，追趕朱丹臣而去。

　　阮星竹在小鏡湖畔消立半晌，這才沿著小徑走去。她一走遠，秦紅棉母女便分別現身，兩人打了個手勢力，躡足跟隨在後。

　　蕭峰心道：「阿紫既在沿途做下記認，要找段正淳可容易不過了。」走了幾步，驀地在月光下見到自己映在湖中的倒影，淒淒冷冷，甚是孤單，心中一酸，便欲回向我行我素林，到阿朱墓前再去坐上一會，但只一沉吟間，豪氣陡生，手出一掌，勁風到處，擊得湖水四散飛濺，湖中影子也散成了一團碎片。一聲長嘯，大踏步便走了。

　　此後這幾日中曉行夜宿，多喝酒而少吃飯，每到一處市鎮，總在牆腳邊見到阿紫留下的『段』字記號，箭頭指著方向。有時是阮星竹看過後擦去了，但痕跡宛然可尋。

　　一路向北行來，天氣漸漸寒了，這一日出門不久，天上便飄飄揚揚的下起大雪來。蕭峰行到午間，在一間小酒店中喝了十二三碗烈酒，酒癮未殺，店中卻沒酒了。他好生掃興，邁開大步疾走了一陣，來到一座大厲，走到近處，心頭微微一震，原來已到了信陽。

　　一路上他追尋阿紫留下的記號，想著自己的心事，於週遭人物景色，全沒在意，竟然重回信陽。他真要追上段正淳，原是輕而易舉，加快腳步疾奔得一天半日，自非趕上不可。但自阿朱死後，心頭老是空蕩蕩地，不知如何打發日子才好，心裡總是想：「追上了段正淳，卻又如何？找到了正凶，報了大仇，卻又如何？我一個人回到雁門關外，在風沙大漠之中打獵牧羊，卻又如何？」是以一直並未急追。

　　進了信陽城，見城牆腳下用炭筆寫著個『段』字，字旁的箭頭指而向西。他心頭又是一陣酸楚，想起那日和阿朱並肩而行，到信陽城西馬夫人家去套問訊息，今日回想，當時每走一步，便是將阿朱向陰世推了一步。

　　只行出五六里，北風勁急，雪更下得大了。

　　循著阿紫留下的記號，逕向西行，那些記號都是新留下不久，有些是削去了樹皮而畫在樹上的樹幹刀削之處樹脂兀自未凝，記號所向，正是馬大元之家。蕭峰暗暗奇怪，尋思：「莫非段正淳知道馬夫人陷害於他，因而找她算帳去了？是了，阿朱臨死時在青石橋上跟我說話，曾提到馬夫人，都給阿紫聽了去，定是轉告她爹爹了。可是我們只說馬夫人，他怎知就是這個馬夫人？」

　　他一路上心情，頗有點神不守舍，這時逢到特異之事，登時精神一振，回復了昔日與勁敵交鋒時的警覺。見道旁有座破廟，當即進去，掩上山門，放頭睡了三個時辰，到二更時分，這才出廟，向馬大元家中行去。

　　將到臨近時，隱身樹後，察看週遭形勢，只看了一會，嘴角邊便微露笑容，但見馬家屋子東北側伏有二人，瞧身形是阮星竹和阿紫。接著又見秦紅棉母女伏在屋子的東南角上。這時大雪未停，四個女子身上都堆了一層白雪。東廂房窗中透出淡淡黃光，寂無聲息。蕭峰輕輕一躍，已到了東廂房窗下。

　　天寒地凍，馬家窗子外都上了木板，蕭峰等了片刻，聽得一陣朔風自北方呼嘯而來，待那陣風將要撲到窗上，他輕輕一掌推出，掌力和那陣風同時擊向窗外的木板，喀嚓一聲響，木板裂開，邊裡面的窗紙也破了一條縫。秦紅棉和阮星竹等雖在近處，只因掌風和北風配得絲絲入扣，並未察覺，房中若是有人自也不會知覺。蕭峰湊眼到破縫之上，向裡張去，一看之下，登時呆了，幾乎不信自己的眼睛。

　　只見段正淳短衣小帽，盤膝坐在炕邊，手持酒杯，笑嘻嘻的瞅著炕桌邊打橫而坐的一個婦人。

　　那婦人身穿縞素衣裳，臉上薄施脂粉，眉梢眼角，皆是春意，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便如要滴出水來，似笑非笑、似葉非葉的斜睨著段正淳，正是馬大無的遺孀馬夫人。

## 第24章 燭畔鬢雲有舊盟

　　此刻室中的情景，蕭峰若不風親眼所見，不論是誰說與他知，他必斥之為荒謬妄言。他自在無錫城外杏子林中首次見到馬夫人後，此後兩度相見，總是見她冷若冰霜，凜然有不可犯之色，連她的笑容也是從未一見，怎料得到竟會變成這般模樣。更奇的是，她以言語陷害段正淳，自必和他有深仇大恨，但瞧小室中的神情，酒酣香濃，情致纏綿，兩人四目交投，惟見輕憐密愛，那裡有半分仇怨？

　　桌上一個大花瓶中插滿了紅梅。炕中想是炭火燒得正旺，馬夫人頸中扣子鬆開了，露出雪白的項頸，還露出了一條紅緞子的抹胸邊緣。炕邊點著的兩枝蠟燭卻是白色的，紅紅的燭火照在她紅撲撲的臉頰上。屋外朔風大雪，斗室內卻是融融春暖。

　　只聽段正淳道：「來來來，再陪我喝一杯，喝夠一個成雙成對。」

　　馬夫人哼了一聲，膩聲道：「什麼成雙成對？我獨個兒在這裡孤零零、冷清清的，日思夜想，朝盼晚望，總是記著你這個冤家，你……你……卻早將人拋在腦後，那裡想到來探望我一趟？」說到這裡，眼圈兒便紅了。

　　蕭峰心想：「聽她說話，倒與秦紅棉、阮星竹差不多，莫非……莫非……她也是段正淳的舊情人麼？」

　　段正淳低聲細氣的道：「我在大理，那一天不是牽肚掛腸的想著我的小康？恨不得插翅飛來，將你摟在懷裡，好好的憐你惜你。那日聽到你和馬副幫主成婚的訊息，我接連三日三夜沒吃一口飯。你既有了歸宿，我若再來探你，不免累了你。馬副幫主是丐幫中大有身份的英雄好漢，我再來跟你這個那個，可太也對他不起，這……這不是成了卑鄙小人了麼？」

　　馬夫人道：「誰希罕你來向我獻慇勤了？我只是記掛你，身子安好麼？心上快活麼？大事小事都順遂麼？只要你好，我就開心了，做人也有了滋味。你遠在大理，我要打聽你的訊息，不知可有多難。我身在信陽，這一顆心，又有那一時、那一刻不在你的身邊？」

　　她越說越低，蕭峰只覺她的說話膩中帶澀，軟洋洋地，說不盡的纏綿宛轉，聽在耳中當真是蕩氣徊腸，令人神為之奪，魂為之消。然而她的說話又似純係出於自然，並非有意的狐媚。他平生見過的人著實不少，真想不到世上竟健有如此艷媚入骨的女子。蕭峰雖感詫異，臉上卻也不由自主的紅了。他曾見過段正淳另外兩個情婦，秦紅棉明朗爽快，阮星竹俏美愛嬌，這位馬夫人卻是柔到了極處，膩到了極處，又是另一種風流。

　　段正淳眉花眼笑，伸手將她拉了過來，摟在懷裡。馬夫人「唔」的一聲，半推半就，伸手略略撐拒。

　　蕭峰眉頭一皺，不想看他二人的醜態，忽聽得身側有人腳下使勁踏著積雪，發出擦的一聲響。他暗叫：「不好，這兩位打翻醋罈子，可要壞了我的大事。」身形如風，飄到秦紅棉等四人身後，一一點了她四人背心上的穴道。

　　這四人也不知是誰做的手腳，便已動彈不得，這一次蕭峰點的是啞穴，令她們話也說不出來。秦紅棉和阮星竹耳聽得情郎和旁的女子如此情話連篇，自是怒火如焚，妒念似潮，倒在雪地之中，雙雙受苦煎熬。

　　蕭峰再向窗縫中看去，只見馬夫人已坐在段正淳身旁，腦袋靠在他肩頭，全身便似沒了幾根骨頭，自己難以支撐，一片漆黑的長髮披將下來，遮住了段正淳半邊臉。她雙眼微開微閉，只露出一條縫，說道：「我當家的為人所害，你總該聽到傳聞，也不趕來瞧瞧我？我當家的已死，你不用再避什麼嫌疑了吧！」語音又似埋怨，又似撒嬌。

　　段正淳笑道：「我這可不是來了麼？我一得訊息，立即連夜動身，一路上披星戴月、馬不停蹄的從大理趕來，生怕遲到了一步。」馬夫人道：「怕什麼遲到了一步？」段正淳笑道：「怕你熬不住寂寞孤單，又去嫁了人。我大理段二豈不是落得一場白白的奔波？教我十年相思，又付東流。」馬夫人啐了一口，道：「呸，也不說好話，編排人家熬不住寂寞孤單，又去嫁人？你幾時想過我了，說什麼十年相思，不怕爛了舌根子。」

　　段正淳雙臂一收，將她抱得更加緊了，笑道：「我要是不想你，又怎會巴巴的從大理趕來？」馬夫人微笑道：「好吧，就算你也想我。段郎，以後你怎生安置我？」說到這裡，伸出雙臂，環抱在段正淳頸中，將臉頰挨在他面上，不住輕輕的揉擦，一頭秀髮如水波般不住顫動。

　　段正淳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往後的事兒，提他幹麼？來，讓我抱抱你，別了十年，你是輕了些呢，還是重了些？」說著將馬夫人抱了起來。

　　馬夫人道：「那你終究不肯帶我去大理了？」段正淳眉頭微皺，說道：「大理有什麼好玩？又熱又濕，又多瘴氣，你去了水土不服，會生病的。」馬夫人輕輕歎了口氣，低聲道：「嗯，你不過是又來哄我空歡喜一場。」段正淳笑道：「怎麼是空歡喜？我立時便要叫你真正的歡喜。」

　　馬夫人微微一掙落下地來，斟了杯酒，道：「段郎，再喝一杯。」段正淳道：「我不喝了，酒夠啦！」馬夫人左手伸過去撫摸他臉，說道：「不，我不依，我要你喝得迷迷糊糊的。」段正淳笑道：「迷迷糊糊的，有什麼好？」說著接過了酒杯，一飲而盡。

　　蕭峰聽著二人盡說些風情言語，好生不耐，眼見段正淳喝酒，忍不住酒癮發作，輕輕嚥了口讒涎。

　　只見段正淳打了個呵欠，頗露倦意。馬夫人媚笑道：「段郎，我說個故事給你聽，好不好？」蕭峰精神一振，心想：「她要說故事，說不定有什麼端倪可尋。」

　　段正淳卻道：「且不忙說，來，我給你脫衣衫，你在枕頭邊輕輕的說給我聽。」

　　馬夫人白了他一眼，道：「你想呢！段郎，我小時候家裡很窮，想穿新衣服，爹爹卻做不起，我成天就是想，幾時能像隔壁江家姊姊那樣，過年有花衣花鞋穿，那就開心了。」段正淳道：「你小時候一定長得挺俊，這麼可愛的一個小姑娘，就是穿上一身破爛衣衫，那也美得很啊。」馬夫人道：「不，我就是愛穿花衣服。」段正淳道：「你穿了這身孝服，雪白粉嫩，嗯，又多了三分俏，花衣服有什麼好看？」

　　馬夫人道：「你從小大富大貴，自不知道窮人家孩子的苦處。那時候啊，我便是有一雙新鞋穿，那也開心得不得了。我七歲那一年上，我爹爹說，到臘月裡，把我家養的三頭羊、十四隻雞拿到市集上去賣了過年，再剪塊花布，回家來給我縫套新衣。我打從八月裡爹爹說了這句話那時候起，就開始盼望了，我好好的喂雞、放羊……」

　　蕭峰聽到『放羊』兩個字，忍不住熱淚盈眶。

　　馬夫人繼續說道：「好容易盼到了臘月，我天天催爹爹去賣羊、賣雞。爹爹總說：『別這麼心急，到年近歲晚，雞羊賣得起價錢。』過得幾天，下起大雪來，接連下了幾日幾晚。那一天傍晚，突然垮喇喇幾聲響，羊欄屋給大雪壓垮啦。幸好羊兒沒壓死。爹將羊兒牽在一旁，說道這可得早些去將羊兒賣了。不料就是這天半夜裡，忽然羊叫狼嚎，吵了起來。爹爹說：『不好，有狼！』提了標槍出去趕狼。可是三頭羊都給餓狼拖去啦，十幾隻雞也給狼吃了大半。爹爹大叫大嚷，出去趕狼，想把羊兒奪回來。」

　　「眼見他追入了山裡，我著急得很，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奪回羊兒。等了好久好久，才見爹爹一跛一拐的回來。他說在山崖上雪裡滑了一交，摔傷了腿，標槍也摔到了崖底下，羊兒自然奪不回了。」

　　「我好生失望，坐在雪地裡放聲大哭。我天天好好放羊，就是想穿花衣衫，到頭來卻是一場空。我又哭又叫，只嚷：『爹，你去把羊兒奪回來，我要穿新衣，我要穿新衣！』」

　　蕭峰聽到這裡，一顆心沉了下去：「這女人如此天性涼薄！她爹爹摔傷了，她不關心爹爹的傷勢，盡記著自己的花衣，何況雪夜追趕餓狼，那是何等危險的事？當時她雖年幼不懂事，卻也不該。」

　　只聽她又說下去：「我爹爹說道：『小妹，咱們趕明兒再養幾頭羊，到明年賣了，一定給你買花衣服。』我只是大哭不依。可是不依又有什麼法子呢？不到半個月便過年了，隔壁江家姊姊穿了一件黃底紅花的新棉襖，一條蔥綠色黃花的褲子。我瞧得真是發了癡啦，氣得下肯吃飯。爹爹不斷哄我，我只不睬他。」

　　段正淳笑道：「那時候要是我知道了，一定送十套、二十套新衣服給你。」說著伸了個懶腰，燭火搖幌，映得他臉上儘是醺醺酒意，濃濃情慾。

　　馬夫人道：「有十套、二十套，那就不希罕啦。那天是年三十，到了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就悄悄起來，摸到隔壁江伯伯家裡。大人在守歲，還沒睡，蠟燭點得明晃晃地，我見江家姊姊在炕上睡著了，她的新衣新褲蓋在身上，紅艷艷的燭火照著，更加顯得好看。我呆呆的瞧著，瞧了很久很久，我悄悄走進房去，將那套新衣新褲拿了起來。」

　　段正淳笑道：「偷新衣麼？哎唷，我只道咱們小康只會偷漢子，原來還會偷衣服呢。」

　　馬夫人星眼流波，嫣然一笑，說道：「我才不是偷新衣新褲呢！我拿起桌上針線籃裡的剪刀，將那件新衣裳剪得粉碎，又把那條褲子剪成了一條條的，永遠縫補不起來。我剪爛了這套新衣新褲之後，心中說不出的歡喜，比我自己有新衣服穿還要痛快。」

　　段正淳一直臉蘊笑意，聽到這裡，臉上漸漸變色，頗為不快，說道：「小康，別說這些舊事啦啦，咱們睡吧！」

　　馬夫人道：「不，難得跟你有幾天相聚，從今而後，只怕咱倆再也不得見面了，我要跟你說多些話。段郎，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這故事？我要叫你明白我的脾氣，從小就是這樣，要是有一件物事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偏偏旁人運氣好得到了，那麼我說什麼也得毀了這件物事。小時候使的是笨法子，年紀慢慢大起來，人也聰明了些，就使些巧妙點的法子啦。」

　　段正淳搖了搖頭，道：「別說啦。這些煞風景的話，你讓我聽了，叫我沒了興致，待會可別怪我。」

　　馬夫人微微一笑，站起來，慢慢打開了綁著頭髮的白頭繩，長髮直垂到腰間，柔絲如漆。她拿起一支黃楊木的梳子，慢慢梳著長髮，忽然回頭一笑，臉色嬌媚無限，說道：「段郎，你來抱我！」聲音柔膩之極。

　　蕭峰雖對這婦人心下厭憎，燭光下見到她的眼波，聽到她「你來抱我」這四個字，也不自禁的怦然心動。

　　段正淳哈哈一笑，撐著炕邊，要站起來去抱她，卻是酒喝得多了，竟然站不起身，笑道：「也只喝了這六七杯酒兒，竟會醉得這麼厲害。小康，你的花容月貌，令人一見心醉，真抵得上三斤烈酒，嘿嘿。」

　　蕭峰一聽，吃了一尺：「只喝了六七杯酒，如何會醉？段正淳內力非同泛泛，就算沒半點酒量，也決沒這個道理，這中間大有蹊蹺。」

　　只聽馬夫人格格嬌笑，膩聲道：「段郎，你過來喲，我沒半點力氣，你……你……你快來抱我。」

　　秦紅棉和阮星竹臥在窗外，馬夫人這等撒嬌使媚，一句句傳入耳來，均是妒火攻心，幾欲炸裂了胸膛，偏又提不起手來塞住耳朵。

　　段正淳左手撐在炕邊，用力想站起身來，但身子剛挺直，雙膝酸軟，又即坐倒，笑道：「我也是沒半點力氣，真是奇怪了。我一見到你，便如耗子見了貓，全身都酸軟啦。」

　　馬夫人輕笑道：「我不依你，只喝了這一點兒，便裝醉哄人。你運運氣，使動內力，不就得了？」

　　段正淳調運內息，想提一口真氣，豈知丹田中空蕩蕩地，便如無邊無際，什麼都捉摸準不著，他連提三口真氣，不料修培了數十年的深厚內力陡然間沒影沒蹤，不知已於何時離身而去。這一來可就慌了，知道事情不妙。但他久歷江湖風險，臉上絲毫不動聲色，笑道：「只勝下一陽指和六脈神劍的內勁，這可醉得我只會殺人，不會抱人了。」

　　蕭峰心道：「這人雖然貪花好色，卻也不是個糊塗腳色。他已知身陷危境，說什麼『只會殺人，一會抱人』。其實他一陽指是會的，六脈神劍可就不會，顯是在虛聲恫嚇。他若沒了內力，一陽指也使不出來。」

　　馬夫人軟洋洋的道：「啊喲，我頭暈得緊，段郎，莫非……莫非這酒中，給你作了手腳麼？」段正淳本來疑心她在酒中下藥，聽她這麼說，對她的疑心登時消了，招了招手，說道：「小康，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馬夫人似要舉步走到他身邊，但卻站不起來，伏在桌上，臉泛桃花，只是喘氣，媚聲道：「段郎，我一步也動不了啦，你怕我不肯跟你好，在酒裡下了春藥，是不是？你這小不正經的。」

　　段正淳搖了搖頭，打個手勢，用手指醮了些酒，在桌上寫道：「已中敵人毒計，力圖鎮靜。」說道：「現下我內力提上來啦，這幾杯毒酒，卻也迷不住我。」馬夫人在桌上寫道：「是真是假。」段正淳寫道：「不可示弱。」大聲道：「小康，你有什麼對頭，卻使這毒計來害我？」

　　蕭峰在窗外見到他寫『不可示弱』四字，暗叫不妙，心道：「饒你段正淳精明厲害，到頭來還是栽在女人手裡。這毒藥明明是馬夫人下的，她聽你說『只會殺人，不會抱人』，忌憚你武功了得，這才假裝自己也中了毒，探問你的虛實，如何這麼容易上當？」

　　馬夫人臉現憂色，又在桌上寫道：「內力全失是真是假？」口中卻道：「段郎，若有什麼下三濫的奸賊想來打咱們主意，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閒著無聊，正好拿他來消遣。你只管坐著別理會，瞧他可有膽子動手。」

　　段正淳寫道：「只盼藥性早過，敵人緩來。」說道：「是啊，有人肯來給咱們作耍，正是求之不得。小康，你要不要瞧瞧我凌空點穴的手段？」

　　馬夫人笑道：「我可從來沒見過，你既內力未失，便使用一陽指在紙窗上戳個窟窿，好不好？」段正淳眉頭微蹙，連使眼色，意思說：「我內力全無，那裡還能凌空點穴？我是在恐嚇敵人，你怎地不會意？」馬夫人卻連聲催促，道：「快動手啊，你只須在紙窗上戳個小窟窿，便能嚇退敵人，否則那可糟了，別讓敵人瞧出了破綻。」

　　段正淳又是一凜：「她向來聰明機伶，何以此刻故意裝傻？」正沉吟間，只聽馬夫人柔聲道：「段郎，你中了『十香迷魂散』的烈性毒藥，任你武功登天，那也必內力全失。你如果還能凌空點穴，能在紙窗上用內力真氣刺一個小孔，那可就奇妙得緊了。」段正淳失驚道：「我……我是中了『十香迷魂散』的歹毒迷藥？你怎麼……怎樣麼知道？」

　　馬夫人嬌聲笑道：「我給你斟酒之時，嘻嘻，好像一個不小心，將一包毒藥掉入酒壺中了。唉，我一見到你，就神魂顛倒，手足無措，段郎，你可別怪我。」

　　段正淳強笑道：「嗯，原來如此，那也沒什麼。」這時他已心中雪亮，知道已被馬夫人制住，若是狂怒喝罵，決計無補於事，臉上只好裝作沒事人一般，竭力鎮定心神，設法應會危局，尋思：「她對我一往情深，決不致害我性命，想來不過是要我答允永不回家，和她一輩子廝守，又或是要我帶她同回大理，名正言順的跟我做長久夫妻。那是她出於愛我的一片癡心，手段雖然過份，總也不是歹意。」言念及此，便即寬心。

　　果然聽得馬夫人問道：「段郎，你肯不肯和我做長久夫妻？」

　　段正淳笑道：「你這人忒是厲害，好啦，我投降啦。明兒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我娶你為鎮南王的側妃。」

　　秦紅棉和阮星竹聽了，又是一陣妒火攻心，均想：「這賤人有什麼好？你不答允我，卻答允了她。」

　　馬夫人歎了一口氣，道：「段郎，早一陣我曾問你，日後拿我怎麼樣，你說大理地方濕熱多瘴，我去了會生病，你現下是被迫答允，並非出於本心。」

　　段正淳歎了口氣，道：「小康，我跟你說，我是大理國的皇太弟。我哥哥沒有兒子，他千秋萬歲之後，便要將皇位傳了給我。我在中原不過是一介武夫，可是回到大理，便不能胡作非為，你說是不是呢？」馬夫人道：「是啊，那又怎地？」段正淳道：「這中間本來頗有為難之處，但你對我這等情切，竟不惜出到下毒的手段，我自然回心轉意了。天天有你這樣一個好人兒陪在身邊，我又不是不想。我既答允了帶你去大理，自是決無反悔。」

　　馬夫人輕輕「哦」了一聲，道：「話是說得有理。日後你做了皇上，能封我為皇後娘娘麼？」段正淳躊躇道：「我已有元配妻室，皇後是不成的……」馬夫人道：「是啊，我是個不祥的寡婦，怎能做皇後娘娘？那不是笑歪了通大理國千千萬萬人的嘴書麼？」她又拿起木梳，慢慢梳頭，笑道：「段郎，剛才我說那個故事給你聽，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吧？」

　　段正淳額頭冷汗涔涔而下，勉力鎮懾心神，可是數十年來勤修苦練而成的內功，全不知到了何處，便如一個溺水之人，雙手拚命亂抓，卻連一根稻草也抓不到。

　　馬夫人問道：「段郎，你身上很熱，是不是，我給你抹抹汗。」從懷中抽出一塊素帕，走到他身前，輕輕給他抹去了額頭的冷汗，柔聲道：「段郎，你得保重身子才好，酒後容易受涼，要是有什麼不適，那不是教我又多擔心麼？」

　　窗內段正淳和窗外蕭峰聽了，都是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懼意。

　　段正淳強作微笑，說道：「那天晚上你香汗淋漓，我也曾給你抹了汗來，這塊手帕，我十幾年來一直帶在身邊。」

　　馬夫人神色靦腆，輕聲道：「也不怕醜，十多年前的舊事，虧你還好意思說？你取出來給我瞧瞧。」

　　段正淳說十幾年來身邊一直帶著那塊舊手帕，那倒不見得，不過此刻卻倒真便在懷裡。他容易討得女子歡心，這套本事也是重要原因，令得每個和他有過風流孽緣的女子，都信他真正愛的便是自己，只因種種難以搞拒的命運變故，才無法結成美滿姻緣。他想將這塊手巾從懷中掏出來，好令她顧念舊情，那知他只手指微微一動，手掌以上已全然麻木，這『十香迷魂散』的毒性好不厲害，竟然無力去取手巾。

　　馬伕道：「你拿給我瞧啊！哼，你又騙人。」段正淳苦笑道：「哈哈，醉得手也不能動了，你給我取了出來吧。」馬夫人道：「我才不上當呢。你想騙我過來，用一陽指制我死命。」段正淳微笑道：「似你這般俏麗無比的絕世美人，就算我是十惡不赦的兇徒，也捨不得在你臉上輕輕劃半道指甲痕。」

　　馬夫人笑道：「當真？段郎，我可總有點兒不放心，我得用繩子綁住你雙手，然後……然後，再用一縷柔絲，牢牢綁住你的心。」段正淳道：「你早綁住我的心了，否則我怎麼會乖乖的送上門來？」馬夫人嗤的一笑，道：「你原是個好人兒，也難怪我對你害上了這身永遠治不好的相思病。」說著拉開炕床旁的抽屜，取出一根纏著牛筋的絲繩來。

　　段正淳心下更驚：「原來她早就一切預備妥當，我卻一直猶似蒙在鼓裡，段正淳啊段正淳，今日你命送此處，可又怨得誰來？」馬夫人道：「我先將你的手綁一綁，段郎，我可真是說不出的喜歡你。你生不生我的氣？」

　　段正淳深知馬夫人的性子，她雖是女子，卻比尋常男子更為堅毅，惡毒辱罵不能令她氣惱，苦苦哀懇不能令她回心，眼下只好拖延時刻，且看有什麼機會能轉危為安，脫此困境，便笑道：「我一見到你水汪汪的眼睛，天大的怒氣也化為烏有了。小康，你過來，給我聞聞你頭上那朵茉莉花香不香？」

　　十多年前，段正淳便由這一句話，和馬夫人種下了一段孽緣，此刻舊事重提，馬夫人身子一斜，軟答答的倒在他的懷中，風情無限，嬌羞不勝。她伸手輕輕撫摸段正淳的臉蛋，膩聲道：「段郎，段郎，那天晚上我將身子交了給你，我跟你說，他日你若三心兩意，那便如何？」段正淳只覺眼前金星亂冒，額上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滲了出來。馬夫人道：「沒良心的好郎君，親親郎君，你賭過的咒，轉眼便忘了嗎？」

　　段正淳苦笑道：「我說讓你把我身上的肉，一口口的咬了下來。」本來這句誓語盟約純係戲謔，是男女歡好之際的調情言語，但段正淳這時說來，卻不由得全身肉為之顫。

　　馬夫人媚笑道：「你跟我說過的話。隔了這許多年，居然沒忘記，我的段郎真有良心。段郎，我想綁綁你的手，跟你玩個新鮮花樣兒，你肯不肯？你肯，我就綁；你不肯，我就不綁。我向來對你千依百順，只盼能討你歡心。」

　　段正淳知道就算自己說不讓她綁，她定會另行想出古怪法子來，苦笑道：「你要綁，那就綁吧。我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死在你的手裡，那是再快活也沒有了。」

　　蕭峰在窗外聽著，也不禁佩服他定力驚人，在這如此危急的當口，居然還說得出調笑的話來。只見馬夫人將他雙手拉到背後，用牛筋絲繩牢牢的縛住，接連打了七八個死結，別說段正淳這時武功全失，就是內力無損，也非片刻間所能掙脫。

　　馬夫人又嬌笑道：「我最恨你這雙腿啦，邁步一去，那就無影無蹤了。」說著在他大腿上輕輕扭了一把。段正淳笑道：「那年我和你相會，卻也是這雙腿帶著我來的。這雙腿兒罪過雖大，功勞可也不小。」馬夫人道：「好吧！我也把它綁了起來。」說著拿起另一條牛筋絲繩，將他雙腳又綁住了。

　　她取過一把剪刀，慢慢剪破了他右肩幾層衣衫，露出雪白的肌膚來。段正淳年紀已然不輕，但養尊處優，一生過的是榮華富貴日子，又兼內功深厚，肩頭肌膚仍是光滑結實。

　　馬夫人伸手在他肩上輕輕撫摸，湊過櫻桃小口，吻他的臉頰，漸漸從頭頸而吻到肩上，口中唔唔唔的膩聲輕哼，說不盡的輕憐密愛。

　　空中之間，段正淳「啊」的一聲大叫，聲音刺破了寂靜的黑夜。馬夫人抬起頭來，滿嘴都是鮮血，竟已將他肩頭一塊肉咬了下來。

　　馬夫人將咬下來的那小塊肉吐在地下，媚聲道：「打是情，罵是愛，我愛得你要命，這才咬你。段郎，是你自己說的，你若變心，就讓我把你身上的肉兒，一口口的咬下來。」

　　段正淳哈哈一笑，說道：「是啊，小康，我說過的話，怎能不作數？我有時候想，我將來怎樣死才好呢？在床上生病而死，未免太平庸了。在戰場上衛國戰死，當然很好，只不過雖英勇而不風流，有點兒美中不足，不似段正淳平素為人。小康，今兒你想出來的法子可了不起，段正淳命喪當代第一美人的櫻桃小口之中，珍珠貝齒之下，這可償了我的心願啦。你想，若不是我段正淳跟你有過這麼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換作了第二個男人，就算給你滿床珠寶，你也決計不肯在他身上咬上一口。小康，你說是不是呢？」

　　秦紅棉和阮星竹早已嚇得六神無主，知道段郎已是命在頃刻，但見蕭峰仍蹲在窗下觀看動靜，並不出手相救，心中千百遍的罵他。

　　蕭峰卻還捉摸不定馬夫人的真意，不知她當真是要害死段正淳，還不過是嚇他一嚇，教他多受些風流罪過，然後再饒了他，好讓他此後永作裙邊不貳之臣。倘若她這些作為只是情人間鬧一些彆扭，自己卻莽莽撞撞闖進屋去救人，那可失卻了探聽真相的良機，是以仍然沉住了氣，靜以觀變。

　　馬夫人笑道：「是啊，就算大宋天子，契丹皇帝，他要殺我容易，卻也休想叫我咬他一口。段郎，我本想慢慢的咬死你，要咬你千口萬口，但怕你部屬趕來相救。這樣吧，我將這把小刀插在你心口，只刺進半寸，要不了你的性命，倘若有人來救，我在刀柄上一撞，你就不用吃那零碎苦頭了。」說著取出一柄明晃晃匕首，割天了段正淳胸前衣衫，將刀尖對準他心口，仟仟素手輕輕一送，將匕首插進了他胸膛，果真只刺進少許。

　　這一次段正淳卻一哼也不哼，眼見胸口鮮血流出，說道：「小康，你的十根手指，比你十七歲時更加雪白粉嫩了。」

　　蕭峰當馬夫人用匕首刺進段正淳身子之時，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瞧著她手，若見她用力過大，有危及段正淳性命之虞，便立即一掌拍了進去，將她身子震開，待見她果只輕輕一插，當下仍是不加理會。

　　馬夫人道：「我十七歲那時候，要洗衣燒飯，手指手掌自然粗些。這些年來不用做粗重生活，皮肉倒真的嬌貴些了。段郎，我第二口咬在你那裡好？你說咬那裡，我便咬那裡，我一向聽你的話。」

　　段正淳笑道：「小康，你咬死我後，我也不離開你身邊。」馬夫人道：「幹什麼？」段正淳道：「凡是妻子謀害了丈夫，死了的丈夫總是陰魂不散，纏在她身邊，以防第二個男人來跟她相好。」

　　段正淳這句話，原不過嚇她一嚇，想叫她不可太過惡毒，不料馬夫人聽了之後，臉色大變，不自禁的向背後瞧了一眼。段正淳乘機道：「咦！你背後那人是誰？」

　　馬夫人吃了一驚，道：「我背後有什麼人？胡說八道。」段正淳道：「嗯，是個男人，裂開了嘴向你笑呢，他摸著自己的喉嚨，好像喉頭很痛，那是誰啊，衣服破破爛爛的，眼中不住的流淚……」

　　馬夫人急速轉身，那見有人，顫聲道：「你騙人，你……你騙人！」

　　段正淳初時隨口瞎說，待見她驚恐異常，登時心下起疑，一轉念間，隱隱約約覺得馬大元之死這事中間，只怕有什麼蹊蹺。他知馬大無是死於『鎖喉擒拿手』之下，當下故意說那人似乎喉頭很痛，眼中有淚，衣服破爛，果然馬夫人大是驚恐。段正淳更猜到了三分，說道：「啊，奇怪，怎麼這男子一幌眼又不見了，他是誰？」

　　馬夫人臉色驚惶已極，但片刻間便即寧定如常，說道：「段郎，今日到了這步田地，你嚇我又有什麼用？你也知道不應咒是不成的了，咱倆相好一場，我給你來個爽爽快快的了斷吧。」說著走前一步，伸手便要往匕首柄上推去。

　　段正淳眼見再也延挨不得，雙目向她背後直瞪，大聲呼叫：「馬大元，馬大元，快捏死你老婆！」

　　馬夫人見他臉上突然現出可怖異常的神色，又大叫『馬大元』，不由得全身一顫，回頭瞧了一眼。段正淳奮力將腦袋一挺，撞中她的下頦，馬夫人登時摔倒，暈了過去。

　　段正淳這一撞並非出自內力，馬夫人雖昏暈了一陣，片刻間便醒，款款的站了起來，撫著自己的下顎，笑道：「段郎，你便是愛這麼蠻來，撞得人家這裡好生疼痛。你編這些話嚇我，我才不上你的當呢。」

　　段正淳這一撞已用盡了他聚集半天的力氣，暗暗歎了口氣，心道：「命該如此，夫復何言！」一轉念間，說道：「小康，你這就殺我麼？那麼丐幫中人來問你謀殺親夫的罪名時，誰來幫你？」

　　馬夫人嘻嘻一笑，說道：「誰說我謀殺親夫了？你又不是我的親夫。倘若你當真是我的丈夫，我憐你愛你還來不及，又怎捨得害你？我殺了你之後，遠走高飛，也不會再耽在這裡啦。你大理國的臣子們尋來，我對付得了麼？」她幽幽的歎了口氣，說道：「段郎，我實在非常非常的想你、愛你，只盼時時刻刻將你抱在懷裡親你、疼你，只因為我要不了你，只好毀了你，這是我天生的脾氣，那也沒有法子。」

　　段正淳道：「嗯，是了，那天你故意騙那個小姑娘，要假手喬峰殺我，就是為此。」

　　馬夫人道：「是啊，喬峰這廝也真沒用，居然殺你不了，給你逃了出來。」

　　蕭峰心中不住的想：「阿朱喬裝白世鏡，其技如神，連我也分辨不出，馬夫人和白世鏡又不相稔，如何會識破其中的機關？」

　　只聽馬夫人道：「段郎，我要再咬你一口。」段正淳微笑道：「你來咬吧，我再喜歡也沒有了。」蕭峰見不能再行延擱，伸出拳頭，抵在段正淳身後的土牆之上，暗運勁力，土牆本不十分堅牢，他拳頭慢慢陷了進去，終於無聲無息的穿破一洞，手掌抵住段正淳背心。

　　便在此時，馬夫人又在段正淳肩頭咬下一塊肉來。段正淳縱聲大叫，身子顫動，忽覺雙手已得自由，原來縛住他手腕的牛筋絲繩已給蕭峰用手指扯斷，同時一股渾厚之極的內力湧入了他各處經脈。

　　段正淳一怔之間，已知外面來了強援，氣隨意轉，這股內力便從背心傳到手臂，又傳到手指，嗤的一聲輕響，一陽指神功發出。馬夫人肋下中指，「哎喲」一聲尖叫，倒在炕上。

　　蕭峰見段正淳已將馬夫人制住，當即縮手。

　　段正淳正想開口相謝，忽見門簾掀開，走進一個人來。只聽那人說道：「小康，你對他舊情未斷，是不是？怎地費了這大功夫，還沒料理乾淨？」

　　蕭峰隔窗見到那人，心中一呆，又驚又怒，片刻之間，腦海中存著的許許多多疑團，一齊都解開了。馬夫人那日在無錫杏子林中，取出自己常用的摺扇，誣稱是他赴馬家偷盜書信而失落，這柄摺扇她從何處得來？如是有人盜去，勢必是和自己極為親近之人，然則是誰？自己是契丹人這件大秘密，隱瞞了這麼多年，何以突然又翻了出來？阿朱喬裝白世鏡，本是天衣無縫，馬夫人如何能夠識破機關？

　　原來，走進房來的，竟是丐幫的執法長老白世鏡。

　　馬夫人驚道：「他……他……武功未失，點……點了我的穴道。」

　　白世鏡一躍而前，抓住了段正淳雙手，喀喇、喀喇兩響，扭斷了他腕骨。段正淳全無抗拒之力，蕭峰輸入他體內的真氣內力只能支持得片刻，蕭峰一縮手，他又成了廢人。

　　蕭峰見到白世鏡後，一霎時思湧如潮，沒想到要再出手相助段正淳，同時也沒想到白世鏡竟會立時便下毒手，待得驚覺，段正淳雙腕已斷。他想：「此人風流好色，今日讓他多吃些苦頭，也是好的，瞧在阿朱的面上，最後我總是救他性命便了。」

　　白世鏡道：「姓段的，瞧你不出倒好本事，吃了十香迷魂散，功夫還剩下三成。」

　　段正淳雖不知牆外伸掌相助之人是誰，但必定是個大有本領的人物，眼前固然多了個強敵，但大援在後，心下並不驚慌，聽白世鏡口氣，顯是不知自己來了幫手，便問道：「尊駕是丐幫中的長老麼？在下和尊駕素不相識，何以遽下毒手。」

　　白世鏡走到馬夫人身邊，在她腰間推拿了幾下，段氏一陽指的點穴功夫極為神妙，白世鏡雖武功不弱，卻也無法解開她的穴道，皺眉道：「你覺得怎樣？」語氣甚是關切。

　　馬夫人道：「我便是手足酸軟，動彈不得。世鏡，你出手料理了他，咱們快些走吧。這間屋子……這間屋子，我不想多耽了。」

　　段正淳突然縱聲大笑，說道：「小康，你……你……怎地如此不長進？哈哈，哈哈！」馬夫人微笑道：「段郎，你興致倒好，死在臨頭，居然還笑得這麼歡暢。」

　　白世鏡怒道：「你還叫他『段郎』？你這賤人。」反手拍的一下，重重打了她一記耳光。馬夫人雪白天的右頰登時紅腫，痛得流下淚來。

　　段正淳怒喝：「住手，你幹麼打他？」白世鏡冷笑道：「憑你也管得著麼？她是我的人，我愛打便打，愛罵便罵。」段正淳道：「這麼如花如玉的美人兒，虧你下得了手？就算是你的人，你也該低聲下氣的討她歡心、逗她高興才是啊。」

　　馬夫人向白世鏡橫了一眼，說道：「你聽聽人家怎麼待我，你卻又怎樣待我？你也不害臊。」語音眼色，仍然儘是媚態。

　　白世鏡罵道：「小淫婦，瞧我不好好炮製你。姓段的，我可不聽你這一套，你會討女人歡心，片面麼她又來害你？請了，明年今日，是你的週年祭。」說著踏上一步，伸手便去推插在他胸口的那柄匕首。

　　蕭峰右掌又從土牆洞口中伸進，只要白世鏡再走近半步，掌風立發。

　　便在此時，突然戶門簾子給一股疾風吹了起來，呼的一聲，勁風到處，兩根蠟燭的燭火一齊熄滅，房中登時黑漆一團。

　　馬夫人啊的一聲驚叫。白世鏡知道來了敵人，這時已不暇去殺段正淳，迎敵要緊，喝道：「什麼人？」雙掌護胸，轉過身來。吹滅燭火的這一陣勁風，明明是一個武功極高之人所發，但燭火熄滅之後，更無動靜。白世鏡、段正淳、馬夫人、蕭峰四人一凝神間，隱隱約約見到房中已多了一人。

　　馬夫人第一個沉不住氣，尖聲叫了起來：「有人，有人！」只見這人擋門而立，雙手下垂，面目卻瞧不清楚，一動一動的站著。白世鏡喝問：「是誰？」向前跨了一步。那人不言不動。白世鏡喝道：「再不答話，在下可要不客氣了。」他從來者撲滅燭火的掌力之中，知他武功極強，不敢貿然動手。那人仍是不動，黑暗之中，更顯得鬼氣森森。

　　段正淳和蕭峰見了來人模樣，心下也均起疑：「這人武功了得，那是誰啊？」

　　馬夫人尖聲叫道：「你點了燭火，我怕，我怕！」

　　白世鏡喝道：「這淫婦，別胡說八道！」這當口他若轉身去點燭火，立時便將背心要害賣給了敵人，他雙掌護胸，要待對方先動。不料那人始終不動。兩人如此相對，幾乎有一盞茶時分。蕭峰當然不會發出聲息，段正淳不開口說話。四下裡萬籟無聲，連雪花飄下來的聲音幾乎也聽得見了。

　　白世鏡終於沉不住氣，叫道：「閣下既不答話，我可要得罪了。」他這了片刻，見對方仍是一無動靜，當即翻手從懷中取出一柄破甲鋼錐，縱身而上。黑暗中青光閃動，鋼錐向那人胸口疾刺過去。

　　那人斜身一閃，讓了開去。白世鏡只覺一陣疾風直逼過來，對方手指已抓向自己喉頭，這一招來得快極，自己鋼錐尚未收回，敵人手指尖便已碰到了咽喉，這一來當真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後躍避開，顫聲道：「你……你……」

　　他真正害怕的倒還不是對方武功奇高，而是適才那人所出的招數竟是『鎖喉擒拿手』。這門功夫是馬大元的家傳絕技，除了馬家子弟之外，無人會使。白世鏡和馬大元相交已久，自是明白他的武功家數。白世鏡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凝目向那人望去，但見他身形甚高，和馬大元一般，只是黑暗中瞧不清他相貌。那人仍是不言不動，陰森森的一身鬼氣，白世鏡覺得頸中隱隱生疼，想是被他指甲刺破了。他定了定神，問道：「尊駕可是姓馬？」那人便如是個聾子，全不理會。

　　白世鏡道：「小淫婦，點亮了蠟燭，」馬夫人道：「我動不得，你來點吧。」白世鏡卻怎敢隨便行動，授人以隙？又想：「這人的武功明明比我為高，他要救段正淳，不用等旁人前來相幫，為何一招之後，不再追擊？」

　　這般又是良久寂靜無聲，白世鏡突然之間察覺到一件怪事，房中雖是誰都不言不動，呼吸之聲卻是有的，馬夫人的呼吸，段正淳的呼吸，自己的呼吸，可是對面站著的那人卻沒發出呼吸之聲。

　　白世鏡屏住呼吸，側耳靜聽，以他的內力修為，該當聽得到屋中任何人的透氣之聲，可是對面那人便沒有呼吸。隔了好久好久，那人仍是漢有呼吸。若是生人，豈有不透氣之理？白世鏡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音：撲、撲、撲、噗……他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越來越響，感到自己胸口在劇烈顫動，這顆心似乎要從口腔中跳出來，再也忍耐不住，大喝一聲，向那人撲去，破甲錐連連幌動，刺向那人面門。

　　那人左手一掠，將白世鏡的右臂格在外門，右手疾探而出，抓向他咽喉。白世鏡已防到他會再施『鎖喉擒拿手』，一低頭，從他腋下閃了開去。那人卻不追擊，就此呆呆的站在門口。白世鏡舉錐向他腿上戳去，那人直挺挺的向上一躍避開。

　　馬夫人見這人身形僵直，上躍時膝蓋不彎，不禁脫口而呼：「殭屍，殭屍！」

　　只聽得騰的一聲，那人重重的落了下來。白世鏡心中更是發毛：「這人若是武學高手，縱起落下的身手怎會如此笨拙？難道世間真有殭屍麼？」

　　白世鏡微一猶豫，猱身又上，嗤嗤嗤三聲，破甲錐三招都刺向那人下盤。那人的膝蓋果真不會彎曲，只直挺挺的一跳一跳閃避，看來他連邁步也不會。白世鏡刺向左，他便右躍閃開，刺向右，他就躲向左。白世鏡發覺了對手的弱點，心中懼意略去，可是越來越覺得他不是生人。又刺數錐，對方身法雖拙，但自己幾下變化精妙的錐法，卻也始終沒能傷到他。

　　突然之間，後頸一冷，一隻冰涼的大手摸了上來。白世鏡大吃一驚，揮錐猛力反刺，嗤的一聲輕響，刺了個空，那人的大手卻已抓住了他後頸。白世鏡全身酸軟，再也動彈不得，只有呼呼呼的不住喘氣。馬夫人大叫：「世鏡，世鏡，你怎麼啦？」白世鏡如何還有餘力答話，只覺體中的內力，正在被後頸上這隻大手一絲絲的擠將出來。

　　驀地裡一隻冰涼如鐵的大手摸到了他臉上，這隻手當真不是人手，半分暖氣也無。白世鏡也妨不住叫道：「殭屍！殭屍！」聲音淒厲可怖。那隻大手從他額頭慢慢摸將下來，摸到他的眼睛，手指在他眼珠上滑來滑去。白世鏡嚇得幾欲暈去，對方的手指只須略一使勁，自己一對眼珠立時便給他挖了出來，這只冷手卻又向下移，摸到了他鼻子，再摸向他嘴巴，一寸一寸的下移，終於叉住了他喉喉，兩根冰冷的手指挾住了他喉結，漸漸收緊。

　　白世鏡驚怖無已，叫道：「大元兄弟，饒命！饒命！」馬夫人尖聲大呼：「你……你說什麼？」白世鏡叫道：「大元兄弟，都是這賤淫婦出的主意，是她逼我幹的，跟我……跟我可不相干。」馬夫人怒道：「是我出的主意又怎麼？馬大元，你活在世上是個膿包，死了又能作什麼怪？老娘可不怕你。」

　　白世鏡覺得自己剛才出言推諉罪責之時，喉頭的手指便鬆了些，自己一住口，冰冷的手指又慢慢收緊，心中慌亂，聽得馬夫人叫他『馬大元』，更認定這怪物便是馬大元的殭屍，叫道：「大元兄弟饒命！你老婆偷看到了汪幫主的遺令，再三勸你揭露喬峰的身世秘密，你一定不肯……她……她這才起意害你……」

　　蕭峰心頭一凜，他可不信世間有什麼鬼神，料定來人是個武學名家，故意裝神弄鬼，使得白世鏡和馬夫人心中慌亂，以便乘機逼問他二人的口供。果然白世鏡心力交瘁，吐露了出來，從他話中聽來，馬大元乃是給他二人害死，馬夫人更是主謀。馬夫人所以要謀殺親夫，起因在於要揭露自己的身世之秘，而馬大元不允，「他為什麼這樣恨我？為什麼非推倒我不可？她如為了想要丈夫當幫主，就不該害了丈夫。」

　　馬夫人尖聲叫道：「馬大元，你來捏死我好了，我就是看不慣你這副膿包樣子！半點大事也擔當不起的膽小鬼！」

　　只聽得喀喇一聲輕響，白世鏡的喉頭軟骨已被捏碎了一塊。白世鏡拚命掙扎，說什麼也逃不脫那人的手掌，跟著又是喀喇一聲響，喉管碎裂。他大聲呼了幾口氣，口中吸的氣息再也吸不進胸中，手腳一陣痙攣，便即氣絕。

　　那人一捏死白世鏡，轉身出門，便即無影無蹤。

　　蕭峰心念一動：「此人是誰？須得追上去查個明白。」當下飄身來到前門，白雪映照之下，只見淡淡一個人影正向東北角上漸漸隱去，若不是他眼力奇佳，還真沒法見到。

　　蕭峰心道：「此人身法好快！」俯身在躺在腳邊的阿紫肩頭拍了一下，內力到處，解開了她的穴道，心想：「馬夫人不會武功，這小姑娘已足可救她父親。」一時不及再為阮星竹等人解穴，邁開大步，急向前面那人追去。

　　一陣疾衝之下，和他相距已不過十來丈，這時瞧得清楚，那人果然是個武學高手，這時已不是直著腿子蹦跳，腳步輕鬆，有如在雪上滑行一般。蕭峰的輕功源出少林，又經丐幫汪幫主陶冶，純屬陽剛一派，一大步邁出，便是丈許，身子躍在空中，又是一大步邁出，姿式雖不如何瀟灑優雅，長程趕路卻甚是實在。再追一程，跟那人又近了丈許。

　　約莫奔得半炷香時分，前面那人腳步突然加快，如一艘吃飽了風的帆船，順流激駛，霎時之間，和蕭峰之間相距又拉長了一段。蕭峰暗暗心驚：「此人當真了得，實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若非是這等人物，原也不能於舉手之際便殺死了白世鏡。」

　　他天生異稟，實是學武的奇才，受業師父玄苦大師和汪幫主武功已然甚高，蕭峰卻青出於藍，更遠遠勝過了兩位師父，任何一招平平無奇的招數到了他手中，自然而然發出巨大無比的威力。熟識他的人都說這等武學天賦實是與生俱來，非靠傳授與苦學所能獲致。蕭峰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覺什麼招數一學即會，一會即精，臨敵之際，自然而然有諸般巧妙變化。但除了武功之外，讀書、手藝等等都只平平而已，也與常人無異。他生平罕逢敵手，許多強敵內力比他深厚，招數比他巧妙，但一到交手，總是在最要緊的關頭，以一招半式之差而敗了下來，而且輸得心服口服，自知終究無可匹敵，從來沒人再去找他尋仇雪恥。

　　他此刻遇上了一個輕功如此高強的對手，不由得雄心陡起，加快腳步，又搶了上去。兩人一前一後的向東北疾馳，蕭峰始終無法追上，那人卻也無法拋得脫他。一個時辰過去，兩個時辰過去，兩人已奔出一百餘里，仍是這般的不即不離。

　　又過得大半個時辰，天色漸明，大雪已止，蕭峰遠遠望見山坡下有個市鎮，房屋櫛比鱗次，又聽得報曉雞聲此起彼落，他酒癮忽起，叫道：「前面那位兄台，我請你喝二十碗酒，咱倆再比腳力如何？」那人不答，仍是一股勁兒的急奔。蕭峰笑道：「你手誅白世鏡這等奸徒，實是英雄了得，蕭峰甘拜下風，輕功不如你。咱二人去沽酒喝吧，不比了，不比了。」他一面說話，一面奔跑，腳下絲毫不緩。

　　那人突然止步，說道：「喬峰威震江湖，果然名不虛傳。你口中說話，真氣仍然運使自如，真英雄，真豪傑！」

　　蕭峰聽他話聲模糊，但略顯蒼老，年紀當比自己大得多，說道：「前輩過獎了。晚輩高攀，想跟前輩交個朋友，不知會嫌棄麼？」

　　那人歎道：「老了，不中用了！你別追來，再跑一個時辰，我便輸給你啦！」說著緩緩向前行去。

　　蕭峰想追上去再跟他說話，但只跨出一步，心道：「他叫我別追。」又想起自己為中原群豪所不齒，只怕這人也是個鄙視仇恨契丹之人，當即停步，目送那人的背影漸漸遠去，沒入樹林之後，心下感歎：「此人輕功佳妙，內力悠長，可惜不能和他見上一面！」又想：「他話聲模糊，顯是故意壓低了嗓子，好讓我認不出他口音。他連聲音也不想給我聽清楚，何況見面？」

　　凝思半晌，這才進了市鎮，到一家小酒店沽酒而飲，每喝得一兩碗，便拍桌先吹：「好男兒，好漢子，唉，可惜，可惜！」

　　他說「好男子，好漢子」，是稱讚那人武功了得，殺死白世鏡一事又處置得十分妥善；連稱可惜，是感歎沒能交上這個朋友。他素來愛朋友如命，這一次被逐出丐幫，更與中原群豪結下了深仇，以前的朋友都斷了個乾淨，心下自是十分鬱悶，今日無意中遇上一位武功堪與自己相匹的英雄，偏又無緣結識，只得以酒澆愁。但心中長期積著的不少疑團已然解開，卻也大感舒暢。

　　喝了二十餘碗，付了酒資，揚長出門，心想：「段正淳不知如何了？阮星竹、秦紅棉她們被我點了穴道，須得回去解救。」於是邁開大步，又回馬家。

　　回去時未曾施展全力，腳程便慢得多了，回到馬家，時已過午。只見屋外雪地中一人也無，阮星竹等都已不在，料想阿紫已將她們抱進了屋中。推門進屋，只見白世鏡的屍身仍倒在門邊，段正淳人已不在，炕邊伏著一個女人，滿身是血，正是馬夫人。

　　她聽到腳步聲，轉過頭來，低聲道：「行行好，快，你快殺了我吧！」蕭峰見她臉色灰敗，只一夜之間，便如老了二三十年一般，變得十分醜陋，便問：「段正淳呢？」馬夫人道：「救了他去啦，這……這惡人！啊！」突然之間，她一聲大叫，聲音尖銳刺耳之極。蕭峰出其不意，倒給她嚇了一跳，退後一步，問道：「你幹什麼？」

　　馬夫人喘息道：「你……你是喬……幫主？」蕭峰苦笑道：「我早不是丐幫的幫主了。難道你又不知？」馬夫人道：「是的，你是喬幫主。喬幫主，請你行行好，快殺了我。」蕭峰皺眉道：「我不想殺你。你謀殺親夫，丐幫中自有人來料理你。」

　　馬夫人哀求道：「我……我實在抵不住啦，那小賤人手段這般毒辣，我……我做了鬼也不放過她。你……你看……我身上。」

　　她伏在陰暗之處，蕭峰看不清楚，聽她這麼說，便過去推開窗子，亮光照進屋來，一瞥之下，不由得微微一顫，只見馬夫人肩頭、手臂、胸口、大腿，到處給人用刀子劃成一條條傷口，傷口中竟密密麻麻的爬滿了螞蟻。蕭峰看了她傷處，知她四肢和腰間關節處的筋絡全給人挑斷了，再也動彈不得。這不同點穴，可以解開穴道，回復行動，筋脈既斷，那就無可醫治，從此成了軟癱的廢人。但怎麼傷口中竟有這許多螞蟻？

　　馬夫人顫聲道：「那小賤人，挑斷了我的手筋腳筋，割得我渾身是傷，又……又在傷口中倒了密糖水……密糖水，說要引得螞蟻來咬我全身，讓我疼痛麻癢幾天幾夜，受盡苦楚，說叫我求生不得，求……求死不能。」

　　蕭峰只覺再看她的傷口一次，便要作哎。他絕不是軟心腸之人，但殺人放火，素喜爽快乾脆，用惡毒法子折磨敵人，實所不取，歎了口氣，轉身到廚房中去提了一大桶水來，潑在她身上，令她免去群蟻嚙體之苦。

　　馬夫人道：「謝謝你，你良心好。我是活不成了。你行行好，一刀將我殺了吧。」蕭峰道：「是誰……誰割傷你的？」馬夫人咬牙切齒，道：「是那個小賤人，瞧她年紀幼小，不過十五六歲，心腸手段卻這般毒辣……」蕭峰失驚道：「是阿紫？」馬夫人道：「不錯，我聽得那個賤女人這麼叫她，叫她快將我殺了。可是這阿紫，這小賤人，偏要慢條斯理的整治我，說要給她父親報仇，代她母親出氣，要我受這等無窮苦楚……」

　　蕭峰心想：「我生怕秦紅棉和阮星竹喝醋，一出手便殺了馬夫人，沒了活口，不能再向她盤問。那知阿紫這小丫頭這般的殘忍惡毒。」皺眉道：「段正淳昔日和你有情，雖然你要殺他，但他見到女兒如此殘酷的折磨你，難道竟不阻止？」

　　馬夫人道：「那時他已昏迷不醒，人事不知，那是……那是十香迷魂散之故。」

　　蕭峰點頭道：「這就是了。想他也是個明辨是非的好漢，豈能縱容女兒如此胡作非為？嗯，那幾個女子呢？」馬夫人呻吟道：「別問了，別問了，快殺了我吧。」蕭峰哼了一聲道：「你不好好回答，我在你傷口上再倒些密糖水，撒手而去，任你自生自滅。」馬夫人道：「你們男人……都這般狠心惡毒……」蕭峰道：「你謀害馬大哥的手段便不毒辣？」馬夫人奇道：「你……你怎地什麼都知道？是誰跟你說的？」

　　蕭峰冷冷的道：「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快說！」

　　馬夫人道：「好吧，什麼都跟你說。阿紫這小賤人這般整治我，她母親不住喝止，小賤人只是笑嘻嘻的不聽。她母親已給人點了穴道，卻動彈不得。過不多久，段正淳手下有五六個人到來。阿紫這小賤人將她父親、母親，還有秦紅棉母女倆，一個個抱出屋去，卻不許人進屋來，免得他們見到底了我。段正淳手下那些人騎得有馬，便接了她們去啦。」

　　蕭峰點了點頭，尋思：「段正淳由部屬接了去，阮星竹她們三人身上穴道被封，再過得幾個時辰便即自解，這干人便不必理會了。」馬夫人道：「我都跟你說了，你……你快殺了我。」蕭峰道：「你什麼都說了，不見得吧？要死，還不容易？要活就難了。你為什麼要害死馬大哥？」

　　馬夫人目露凶光，恨恨的道：「你非問不可麼？」

　　蕭峰道：「不錯，非問不可。我是個硬心腸的男子，不會對你可憐的。」

　　馬夫人呸了一聲，道：「你當然心腸剛硬，你就不說，難道我不知道？我今日落到這個地步，都是你害的。你這傲慢自大、不將人家瞧在眼裡的畜生！你這豬狗不如的契丹胡虜，你死後墜入十八層地獄，天天讓惡鬼折磨你。用蜜糖水潑我傷口啊，為什麼又不敢了？你這狗雜種，王八蛋……」她越罵越狠毒，顯然心中積蓄了滿腔怨憤，非發不可，罵到後來，儘是市井穢語，骯髒齷齪，匪夷所思。

　　蕭峰自幼和群丐廝混，什麼粗話都聽得慣了，他酒酣耳熱之餘，也常和大夥兒一塊說粗話罵人，但見馬夫人一向斯文雅致，竟會罵得如此潑辣悍惡，實大出意料之外，而這許多污言穢語，居然有許多是他從來沒聽見過的。

　　他一聲不響，待她罵了個痛快，只見她本來臉色慘白，經過這場興奮的毒罵，已掙得滿臉通紅，眼中發出喜悅的神色。又罵了好一陣，她聲音才漸漸低了下來，最後說道：「喬峰你這狗賊，你害得我今日到這步田地，瞧你日後有什麼下場。」蕭峰平心靜氣的道：「罵完了麼？」馬夫人道：「暫且不罵了，待我休息一會再罵。你這沒爹沒娘的狗雜種！老娘只消有一口氣在，永遠就不會罵完。」

　　蕭峰道：「很好，你罵就是。我首次和你會面，是在無錫城外的杏子林中，那時馬大哥已給你害死了，以前我跟你素不相識，怎說是我害得你到今日這步田地？」

　　馬夫人恨恨的道：「哈，你說在無錫城外這才首次和我會面，就是這句話，不錯，就為了這句話。你這自高自大，自以為武功天下第一的傲慢傢伙，直娘賊！」

　　她這麼一連串的大罵，又是半晌不絕。

　　蕭峰由她罵個暢快，直等她聲嘶力竟，才問：「罵夠了麼？」馬夫人恨恨的道：「我永遠不會夠的，你……你這眼高於頂的傢伙，就算你是皇帝，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蕭峰道：「不錯，就算是皇帝，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從來不以為自己天下無敵，剛才……剛才那個人，武功就比我高。」

　　馬夫人也不去理會他說的是誰，只是喃喃咒罵，又罵了一會，才道：「你說在無錫城外首次見到我，哼，洛陽城裡的百花會中，你就沒見到我麼？」

　　蕭峰一怔，洛陽城開百花會，那是兩年前的事了，他與丐幫眾兄弟同去赴會，猜拳喝酒，鬧了個暢快，可是說什麼也記不起在會上曾見過她，便道：「那一次馬大哥是去的，他可沒帶你來見我啊。」

　　馬夫人罵道：「你是什麼東西？你不過是一群臭叫化的頭兒，有什麼神氣了？那天百花會中，我在那黃芍葯旁這麼一站，會中的英雄好漢，那一個不向我瞧上一眼。倘若你當真沒見到我，那也罷了，我也不怪你。你明明見到我的，可就是視而不見，眼光在我臉上掃過，居然沒停留片刻，就當我跟庸脂俗粉沒絲毫分別。偽君子，不要臉的無恥之徒。」

　　蕭峰漸明端倪，道：「是了，我記起來了，那日芍葯花旁，好像確有幾個女子，那時我只管顧著喝酒，沒功夫去瞧什麼牡丹芍葯、男人女人。倘若是前輩的女流英俠，我當然會上前拜見。但你是我嫂子，我沒瞧見你，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失禮？你何必記這麼大的恨？」

　　馬夫人惡狠狠地道：「你難道沒生眼珠子麼？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漢，都要從頭至腳向我細細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視，乘旁人不覺，總還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幾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會中一千多個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終沒瞧我。你是丐幫的大頭腦，天下聞名的英雄好漢。洛陽百花會中，男子漢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幾眼，我再自負美貌，又有什麼用？那一千多人便再為我神魂顛倒，我心裡又怎能舒服？」

　　蕭峰歎了口氣，說道：「我從小不喜歡跟女人在一起玩，年長之後，更沒功夫去看女人了，又不是單單的不看你。比你再美貌百倍的女子，我起初也沒去留意，到得後來，可又太遲了……」

　　馬夫人尖聲道：「什麼？比我更美貌百倍的女人？那是誰？那是誰？」蕭峰道：「是段正淳的女兒，阿紫的姊姊。」馬夫人吐了口唾沫，道：「呸，這種賤女人，也虧你掛在嘴上……」她一言未畢，蕭峰抓住她的頭髮，提起她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摔，說道：「你敢再說半句不敬她的言語，哼，教你償償我的毒辣手段。」

　　馬夫人給他這麼一摔，幾乎昏暈過去，全身骨骼格格作響，突然縱聲大笑，說道：「原來……原來咱們的喬大幫主，是給這小蹄子迷上啦，哈哈，哈哈，笑死人啦。你做不成丐幫幫主，便想做大理國公主的駙馬爺。喬幫主，我只道你是什麼女人都不看的。」

　　蕭峰雙膝一軟，坐入椅中，緩緩的道：「我只盼再能看她一眼，可是……可是……再也看不到了。」

　　馬夫人冷笑道：「為什麼？你想要她，憑你這身武功，難道還搶她不到？」

　　蕭峰搖頭不語，過了良久，才道：「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搶她不回來了。」馬夫人大喜，問道：「為什麼？哈哈，哈哈。」蕭峰低聲道：「她死了。」１

　　馬夫人笑聲陡止，心中微感歉意，覺得這個自大傲慢的喬幫主倒也有三分可憐，但隨即臉露微笑，笑容越來越歡暢。

　　蕭峰瞥眼見到她的笑容，登時明白，她是為自己傷心而高興，站起身來，說道：「你謀殺親夫，死有餘辜，還有什麼說話？」馬夫人聽到他要出手殺死自己，突然害怕起來，求道：「你……你饒了我，別殺死我。」蕭峰道：「好，本來不用我動手。」邁步出去。

　　馬夫人見他頭也不回的跨步出房，心中忿怒又生，大聲道：「喬峰，你這狗賊，當年我惱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眼，才叫馬大元來揭你的瘡疤。馬大元說什麼也不肯，我才叫白世鏡殺了馬大元。你……你今日對我，仍是絲毫也不動心。」

　　蕭峰回過身來，冷冷的道：「你謀殺親夫，就只為了我不曾瞧你一眼。哼，撒這等彌天大謊，有誰能信？」

　　馬夫人道：「我立刻便要死了，更騙你作甚？我本來有什麼法子？那也只有心中恨你一輩子罷了。別說丐幫那些臭叫化對你奉若天神，普天下又有誰敢得罪你？也是老天爺有眼，那一日讓我在馬大元的鐵箱中發見了汪幫主的遺書。要偷拆這麼一封書信，不損壞封皮上火漆，看了重行封好，又是什麼難事？我偷看那信，得知了其中過節，你想我那時可有多開心？哈哈，那正是我出了心中這口惡氣的良機，我要你身敗名裂，再也逞不得英雄好漢。我便要馬大元當眾揭露，好叫天下好漢都知你是契丹的胡虜，要你別說做不成丐幫幫主，更在中原無法立足，連性命也是難保。」

　　蕭峰明知她全身已不能動彈，再也無法害人，但這樣一句句惡毒的言語鑽進耳來，卻也背上感到一陣寒意，哼了一聲，說道：「馬大哥不肯依你之言，你便將他殺了？」

　　馬夫人道：「是啊，他非但不聽我話，反而狠狠罵了我一頓，說道從此不許我出門，我如吐露了支字，要把老娘斬成肉醬。他向來對我千依百順，幾時有過這樣的疾言厲色？我向來便沒將他放在心上，瞧在眼裡，他這般得罪我，老娘自有苦頭給他吃的。過了一個多月，白世鏡來作客，那日是八月十四，他到我家來過中秋節，他瞧了我一眼，又是一眼，哼哼，這老色鬼！我糟蹋自己身子，引得這老色鬼為我著了迷。我叫老色鬼殺了馬大元這膿包，他不肯，我就要揭露他強姦我。這老賊對著旁人，一臉孔的鐵面無私，在老娘跟前，什麼醜樣少得了？我跟他說：『你殺了馬大元，我自然成世跟你。要不然，你就爽爽快快一掌打死了我吧！』他不捨得殺我，只好殺馬大元啦。」

　　蕭峰呈了口氣，道：「白世鏡鐵錚錚的一條好漢子，就這樣活活的毀在你手中。你……你也是用十香迷魂散給馬兄弟吃了，然後叫白世鏡捏碎他的喉骨，裝作是姑蘇慕容氏以『鎖喉擒拿手』殺了他，是不是？」

　　馬夫人道：「是啊，哈哈，怎麼不是？不過『姑蘇慕容』什麼的，我可不知道，是老色鬼想出來的。」

　　蕭峰點了點頭。馬夫人又道：「我叫老色鬼出頭揭露你的身世秘密。呸，這老色鬼居然跟你講義氣，給我逼得狠了，拿起刀子來要自盡。好啦，我便放他一馬，找上了全冠清這死樣活氣的傢伙。老娘只跟他睡了三晚，他什麼全聽我的了，胸膛拍得老響，說一切包在他身上，必定成功。老娘料想，單憑全冠清這傢伙一人，可扳你不倒，於是再去找徐長老出面。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不用我再說了罷？」

　　蕭峰終於心中最後一個疑竇也揭破了，為什麼全冠清主謀反叛自己，而白世鏡反遭叛黨擒獲，問道：「我那把扇子，是白世鏡盜來的？」馬夫人道：「那倒不是。老色鬼說什麼也不肯做對不起你的事。是全冠清說動了陳長老，等你出門之後，在你房裡盜出來的。」

　　蕭峰道：「段姑娘假扮白世鏡，雖然天衣無縫，卻也因此而給你瞧出破綻？」

　　馬夫人奇道：「這小妮子就是段正淳的女兒？是你的心上人？她當真美得不得了？」

　　蕭峰不答，抬頭向著天邊。

　　馬夫人道：「這小……小妮子，也真嚇了我一跳，還說什麼八月十五的，那正是馬大元的死忌。可是後來我說了兩句風情言語，我說天上的月亮又圓又白，那天老色鬼說：『你身上有些東西，比天上月亮更圓更白。』我問她月餅愛吃鹹的還是甜的，那天老色鬼說：『你身上的月餅，自然是甜過了蜜糖。』你那位段姑娘卻答得牛頭不對馬嘴，立時便給我瞧出了破綻。」

　　蕭峰恍然大悟，才明白那晚馬夫人為什麼突然提到月亮與月餅，原來是去年八月十四晚上，她與白世鏡私通時的無恥之言。馬夫人哈哈一笑，說道：「喬峰，你的裝扮可差勁得緊了，我一知道那小妮子是西貝貨，再想一想你的形狀說話，嘿嘿，怎麼還能不知道你便是喬峰？我正要殺段正淳，恰好假手於你。」

　　蕭峰咬牙切齒的道：「段家姑娘是你害死的，這筆帳都要算在你身上。」

　　馬夫人道：「是她先來騙我的，又不是我去騙她。我只不過是將計就計。倘若她不來找我，等白世鏡當上了丐幫幫主，我自有法子叫丐幫和大理段氏結上了怨家，這，段正淳嘛，嘿嘿，遲早逃不出我的手掌。」

　　蕭峰道：「你好狠毒！自己的丈夫要殺，跟你有過私情的男人，你要殺；沒來瞧瞧你容貌的男人，你也要殺。」

　　馬夫人道：「美色當前，為什麼不瞧？難道我還不夠美貌？世上那有你這種假道學的偽君子。」她說著自己得意之事，兩頰潮紅，甚是興奮，但體力終於漸漸不支，說話已有些上氣不接下氣。

　　蕭峰道：「我最後問你一句話，那個寫信給汪幫主的帶頭大哥，到底是誰？你看過那封信，見過信上的署名。」

　　馬夫人冷笑道：「嘿嘿，嘿嘿，喬峰，最後終究是你來求我呢，還是我求你？馬大元死了、徐長老死了、趙錢孫死了、鐵面判官單正死了、譚公譚婆死了、天台山智光大師死了。世上就只勝下我和那個帶頭大哥自己，才知道他是誰。」

　　蕭峰心跳加劇，說道：「不錯，畢竟是喬峰向你求懇，請你將此人的姓名告知。」馬夫人道：「我命在頃刻，你又有什麼好處給我？」

　　蕭峰道：「喬某但教力所能及，夫人有何吩咐，無有不遵。」

　　馬夫人微笑道：「我還想什麼？喬峰，我惱恨你不屑細細瞧我，以致釀成這種種禍事，你要我告知那帶頭大哥的名字，那也不難，只須你將我抱在懷裡，好好的瞧我半天。」

　　蕭峰眉頭緊蹙，實是老大不願，但世上確是只有她一人才知這個大秘密，自己的血海深仇，都著落在她口唇中吐出來的幾個字，別說她所說的條款並不十分為難，就算當真是為難尷尬之極的事，也只有勉強照做。她命繫一線，隨時均能斷氣，威逼利誘，全無用處。心想：「倘若我執意不允，她一口氣轉不過來，那麼我殺父殺母的大仇人到底是誰，從此再也不會知道了。我抱著她瞧上幾眼，又有何妨？」便道：「好，我答允你就是。」彎腰將她抱在懷中，雙目炯炯，凝視著她的臉頰。

　　這時馬夫人滿臉血污，又混合著泥土灰塵，加之這一晚中她飽受折磨，容色憔悴，甚是難看。蕭峰抱著她本已十分勉強，瞧著她這副神情，不自禁的皺起了眉頭。

　　馬夫人怒道：「怎麼？你瞧著我挺討厭嗎？」蕭峰只得道：「不是！」這兩個字實是違心之論，平時他就算遇到天大的危難，也不肯心口不一，此刻卻實在是無可奈何了。

　　馬夫人柔聲道：「你要是不討厭我，那麼親親我的臉。」蕭峰正色道：「萬萬不可。你是我馬大哥的妻子，蕭峰義氣為重，豈可戲侮朋友的孀婦。」馬夫人甜膩膩的道：「你要講義氣，怎麼又將我抱在懷裡呢……」

　　便在此時，只聽得窗外有人噗哧一笑，說道：「喬峰，你這人太也不要臉啦！害死了我姊姊，又來抱住了我爹爹的情人親嘴偷情，你害不害臊？」正是阿紫的聲音。

　　蕭峰問心無愧，於這些無知小兒的言語，自亦不放在心上，對馬夫人道：「你快說，說那個帶頭大哥是誰？」

　　馬夫人暱聲道：「我叫你瞧著我，你卻轉過了頭，幹什麼啊？」聲音中竟是不減嬌媚。

　　阿紫走進房來，笑道：「怎麼你還不死？這麼醜八怪的模樣，有那個男人肯來瞧你？」

　　馬夫人道：「什麼？你……你說我是醜八怪的模樣？鏡子，鏡子，我要鏡子！」語調中顯得十分驚慌。蕭峰道：「快說，快說啊，你說了我就給你鏡子。」

　　阿紫順手從桌上拿起一面明鏡，對準了她，笑道：「你自己瞧瞧，美貌不美貌？」

　　馬夫人往鏡中看去，只見一張滿分是血污塵土的臉，惶急、凶狠、惡毒、怨恨、痛楚、惱怒，種種醜惡之情，盡集於眉目唇鼻之間，那裡還是從前那個俏生生、嬌怯怯、惹人憐愛的美貌佳人？她睜大了雙目，再也合不攏來。她一生自負美貌，可是在臨死之前，卻在鏡中見到了自己這般醜陋的模樣。

　　蕭峰道：「阿紫，拿開鏡子，別惹惱她。」

　　阿紫格格一笑，說道：「我要叫她知道自己的相貌可有多醜！」

　　蕭峰道：「你要是氣死了她，那可糟糕！」只覺馬夫人的身子已一動不動，呼吸之聲也不再聽到，忙一探她鼻息，已然氣絕。蕭峰大驚，叫道：「啊喲，不好，她斷了氣啦！」這聲喊叫，直如大禍臨頭一般。

　　阿紫扁了扁嘴，道：「你當真挺喜歡她？這樣的女人死了，也值得大驚小怪。」蕭峰跌足道：「唉，小孩子知道什麼？我要問她一件事。這世上只有她一個人知道。若不是你來打岔，她已經說出來了。」阿紫道：「哎喲，又是我不好啦，是我壞了你的大事，是不是？」

　　蕭峰歎了口氣，心想人死不能復生，發脾氣也已無濟於事，阿紫這小丫頭驕縱成性，連她父母也管她不得，何況旁人？瞧在阿朱的份上，什麼也不能和她計較，當下將馬夫人放在榻上，說道：「咱們走吧！」

　　四處一查，屋中更無旁人，那老婢已逃得不知去向，便取出火種，到柴房中去點燃了，片刻間火焰升起。

　　兩人站在屋旁，見火焰從窗子中竄了出來。蕭峰道：「你還不回爹爹、媽媽那裡去？」阿紫道：「不，我不去爹爹、媽媽那裡。爹爹手下那些人見了我便吹鬍子瞪眼睛，我叫爹爹將他們都殺了，爹爹真胡鬧，偏不答允。」

　　蕭峰心想：「你害死了褚萬里，他的至交兄弟們自然恨你，段正淳又怎能為你而殺他忠心耿耿的部屬？你自己胡鬧，反說爹爹胡鬧，真是小孩兒家胡說八道。」便道：「好吧，我要去了！」轉過身子，向北而去。

　　阿紫道：「喂，喂，慢著，等一下我。」蕭峰立定腳步，回過身來，道：「你去那裡？是不是回師父那裡？」阿紫道：「不，現下我不回師父那裡，我不敢。」蕭峰奇道：「為什麼不敢？又闖了什麼禍啦？」阿紫道：「不是闖禍，我拿了師父的一部書，這一回去，他就搶過去啦啦。等我練成之後再回去，那時給師父拿去，就不怕了。」蕭峰道：「是練武功的書吧？既是你師父的你求他給你瞧瞧，他總不會不答允。何況你自己練，一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由你師父在旁指點，豈不是好？」

　　阿紫扁扁小嘴，道：「師父說不給，就是不給，多求他也沒用。」

　　蕭峰對這個給驕縱慣了的小姑娘很是不喜，又想她師父星宿海老怪丁春秋惡名昭彰，不必跟這種人多生糾葛，說道：「好吧，你愛怎樣便怎樣，我不來管你。」

　　阿紫道：「你到那裡去？」

　　蕭峰瞧著馬家這幾間屋子燒起熊熊火焰，長歎了一聲，道：「我本該前去報仇，可是不知仇人是誰。今生今世，這場大仇是再也不能報的了。」

　　阿紫道：「啊，我知道了，馬夫人本來知道，可惜給我氣死了，從此你再不知道仇人是誰。真好玩，真好玩！喬幫主威名赫赫，卻給我整治得一點法子也沒有。」

　　蕭峰斜眼瞧著她，只見她滿臉都是幸災樂禍的喜悅之情，熊熊火光照射在她臉上，映得臉蛋有如蘋果般鮮紅可愛，那想得到這天真無邪的臉蛋之下，隱藏著無窮無盡的惡意。霎時間怒火上衝，順手便想重重給她一個耳光，但隨即想起，阿朱臨死時求懇自己，要他照料她這個世上唯一的同胞妹子，心想：「阿朱一生只求我這件事，我豈可不遵？這小姑娘就算是大奸大惡，我也當盡力糾正她的過誤，何況她只不過是年輕識淺、胡鬧頑皮？」

　　阿紫昂起了頭，道：「怎麼？你要打死我嗎？怎麼不打了？我姊姊已給你打死了，再打死我又有什麼打緊？」

　　這幾句話便如尖刀般刺入蕭峰心中，他胸口一酸，無言可答，掉頭不顧，大踏步便往雪地中走去。

　　阿紫笑道：「喂，慢著，你去那裡？」蕭峰道：「中原非我可居之地，殺父殺母的大仇也已報不了啦。我要到塞北之地，從此不回來了。」阿紫側頭道：「你取道何處？」蕭峰道：「我先去雁門關。」

　　阿紫拍手道：「那好極了，我要到晉陽去，正好跟你同路。」蕭峰道：「你到晉陽去幹什麼？千里迢迢，一個小姑娘怎麼單身趕這遠路。」阿紫笑道：「嘿，怕什麼千里迢迢？我從星宿海來到此處，不是更加遠麼？我有你作伴，怎麼又是單身了？」蕭峰搖頭道：「我不跟你作伴。」阿紫道：「為什麼？」蕭峰道：「我是男人，你是個年輕姑娘，行路投宿，諸多不便。」

　　阿紫道：「那真是笑話奇談了，我不說不便，你又有什麼不便？你跟我姊姊，也不是一男一女的曉行夜宿、長途跋涉麼？」

　　蕭峰低沉著聲音道：「我跟你姊姊已有婚姻之約，非同尋常。」阿紫拍手笑道：「哎喲，真瞧不出，我只道姊姊倒是挺規矩的，那知道你就跟我爹爹一樣，我姊姊就像我媽媽一般，沒拜天地結成夫妻，卻早就相好成雙了。」

　　蕭峰怒喝道：「胡說八道！你姊姊一直到死，始終是個冰清玉潔的好姑娘，我對她嚴守禮法，好生敬重。」

　　阿紫歎道：「你大聲嚇我，又有什麼用？姊姊總之是給你打死了。咱們走吧。」

　　蕭峰聽到她說「姊姊總之是給你打死了」這句話，心腸軟了下來，說道：「你還是回到小鏡湖畔去跟著你媽媽，要不然找個僻靜的所在，將那本書上的功夫練成了，再回到師父那裡去。到晉陽去有什麼好玩？」

　　阿紫一本正經的道：「我不是去玩的，有要緊的大事要辦。」

　　蕭峰搖搖頭，道：「我不帶你去。」說著邁開大步便走。阿紫展開輕功，隨後追來，叫道：「等等我，等等我！」蕭峰不去理她，逕自去了。

　　行不多時，北風轉緊，又下起雪來。蕭峰沖風冒雪，快步行走，想起從此冤沉海底，大仇也無法得報，心下自是鬱鬱，但無可奈何之中拋開了滿懷心事，倒也是一場大解脫。

## 第25章 莽蒼踏雪行

　　蕭峰行出十餘里，見路畔有座小廟，進去在殿上倚壁小睡了兩個多時辰，疲累已去，又向北。再走四十餘里，來到北邊要衝長檯關。

　　第一件事自是找到一家酒店，要了十斤白酒，兩斤牛肉，一隻肥雞，自斟自飲。十斤酒喝完，又要了五斤，正飲間，腳步聲響，真走進一個人來，正是阿紫。蕭峰心道：「這小姑娘來敗我酒興。」轉過了頭，假裝不見。

　　阿紫微微一笑，在他對面一張桌旁坐了下來，叫道：「店家，店家，拿酒來。」酒保走過來，笑道：「小姑娘，你也喝酒嗎？」阿紫斥道「姑娘就是姑娘，為什麼加上個『小』字？我幹嘛不喝酒？你先給我打十斤白酒，另外再備五斤，給侍候著，來兩斤牛肉，一隻肥雞，快，快！」

　　酒保伸出了舌頭，半晌縮不進去，叫道：「哎唷，我的媽呀！你這位姑娘是當真，還是說笑，你小小人兒，吃得了這許多？」一面說，一面斜眼向蕭峰瞧去，心道：「人家可是衝你來啦！你喝什麼，她也喝什麼；你吃什麼，她也吃什麼。」

　　阿紫道：「誰說我是小小人兒？你不生眼睛，是不是？你怕我吃了沒錢付帳？」說著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噹的一聲，擲在桌上，說道：「我吃不了，喝不了，還不會餵狗麼？要你擔什麼心？」酒保陪笑道：「是，是！」又向蕭峰橫了一眼，心道：「人家可真跟你幹上了，繞著彎罵人哪。」

　　一會兒酒肉送上來，酒保端了一隻大海碗，放在她面前，笑道：「姑娘，我這就給你甚酒啦。」阿紫點頭道：「好啊。」酒保給她滿滿斟了一大碗酒，心中說：「你若喝乾了這碗，不醉倒在地下打滾才怪。」

　　阿紫雙手端起酒碗，放在嘴邊舐了一點，皺眉道：「好辣，好辣。這劣酒難喝得很。世上若不是有這麼幾個大蠢才肯喝，你們的酒又怎麼賣得掉？」酒保又向蕭峰斜睨了一眼，見他始終不加理睬，不覺暗暗笑好。

　　阿紫撕了隻雞腿，咬了一口，道：「呸，臭的！」酒保叫屈道：「這只香噴噴的肥雞，今兒早是還中咯咯咯的叫呢。新鮮熱辣，怎地會臭？」阿紫道：「嗯，說不定是你身上臭，要不然便是你店中別客人臭。」其時雪花飄，途無旅，這酒店中就只蕭峰和她兩個客人。酒保怎笑道：「是我身上臭，當然是我身臭哪。姑娘，你說話留神些，可別不小心得罪了別的爺們。」

　　阿紫道：「怎麼啦？得罪了人家，還能一掌將我打死麼？」說著舉筷挾了塊牛肉，咬了一口，還沒咀嚼，便吐了出來，叫道：「哎唷，這牛肉酸的，這不是牛肉，是人肉。你們賣人肉，黑店哪，黑店哪！」

　　酒保慌了手腳，忙道：「哎喲，姑娘，你行行好，別盡搗亂哪。這是新鮮黃牛肉，怎麼說是人肉？人肉哪有這麼粗的肌理？哪有這麼紅艷艷的顏色？」阿紫道：「好啊，你知道人肉的肌理顏色。我問你，你們店裡殺過多少人？」酒保笑道：「你這位姑娘就愛開玩笑。們陽府長檯關好大的市鎮，我們是六十多年的老店，哪有殺人賣人肉的道理？」

　　阿紫道：「好吧，就算不是人肉，也是臭東西，只是傻瓜才吃。哎喲，我靴子在雪地裡弄得這麼髒。」說著從盤中抓起一大塊煮得香噴噴的紅燒的牛肉，便往左腳的皮靴上擦去。靴幫上本濺滿了泥漿，這麼一擦，半邊幫上泥漿去盡，牛肉的油脂塗將上去，登時光可鑒人。

　　酒保見她用廚房中大師父著意烹調的牛肉來擦靴子，大是心痛，站一旁，不住的唉聲歎氣。

　　阿紫問道：「你歎什麼氣？」酒保道：「小店的紅燒牛肉，向來算持是長檯鎮上一絕，遠近一百里內提起來，誰都要大拇指一翹，喉頭咕咕咕直吞饞涎，姑娘卻拿來擦皮靴，這個……這個……」阿紫瞪了他一眼，道：「這個什麼？」酒保道：「似乎太委屈一點。」阿紫道：「你說委屈了我的靴子？牛肉是牛身上的，皮靴也是牛上身上來的，也不算什麼委屈。喂，你們店中還有什麼拿手菜餚？說些出來聽聽。」酒保道：「拿手小菜自然是有的，不過價錢不這麼便宜。」阿紫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噹的一聲，拋在桌上，問道：「這夠了麼？」

　　酒保見這錠銀子足足有五兩重，兩整桌的酒菜也夠了，忙陪笑道：「夠啦，免啦，怎麼不夠？小店拿手的菜餚，有酒糟鯉魚、白切羊羔、醬豬肉……」阿紫道：「很好，每樣給煮三盆。」酒保道：「姑娘要嘗嘗滋味嘛，我瞧每樣有盆也夠了……」阿此沉著臉道：「我說要三盆是三盆，你管得著麼？」酒保道：「是，是！」拉長了聲音，叫道：「酒糟鯉魚三盆哪！白切羊羔三盆哪……」

　　蕭峰在一旁眼旁觀，知道這小姑娘明著和酒保搗蛋，實則是逗引自己捶嘴，當下偏給她來個不理睬，自顧自喝酒賞雪。

　　過了一會，白切羊羔送上來了。阿紫道：「一盆留在這裡，一盆送去給那位爺台，一盆放在那張桌上。那邊給放上碗筷，斟上好酒。」酒保道：「還有客人來麼？」阿紫瞪了他一眼，道：「你這麼多嘴，小心我割你了你的舌頭！」酒保伸了伸舌頭，笑道：「要割我的舌頭麼，只怕姑娘沒這本事。」

　　蕭峰心中一動，向他橫了一眼，心道：「你這可不是自己找死？膽敢向這小反魔頭說這種話？」

　　酒保將羊羔送到蕭峰桌上，蕭峰也不說話，提筷就吃。又過一會，酒糟鯉魚、醬豬肉等陸續送上，仍是每樣三盆，一盆給蕭峰，一盆給阿紫，一盆放在另一桌上。蕭峰來者不拒，一一照吃。阿紫每盆只嘗了一筷，便道：「臭的，燦的，只配給豬狗吃。」抓起羊羔：鯉魚：豬肉，去擦靴子。酒保雖然心痛，卻也無可奈何。

　　蕭峰眼望窗外，尋思：「這小魔頭當真討厭，給她纏上了身，後患無窮。阿朱托我照料她，這人是個鬼精靈，她要照自己綽綽有餘，壓根兒用不著我操心。我還是避之則吉，眼不見為淨。」

　　正想到此處，忽見遠處一人在雪地中走來。隆冬臘月，這人卻只衣一身黃葛布單衫，似乎絲毫不覺寒冷。片刻間來到近處，但見他四十來歲年紀，雙耳上各垂著一隻亮晃晃的黃大環，獅鼻闊口，形貌頗為凶狠詭異，顯然不是中土人物。

　　這人來到酒店門前，掀簾而入，見到阿紫，微微一怔，隨卻臉有喜色，要想說話，卻又忍住，便在一張桌旁坐了下來。

　　阿紫道：「有酒有肉，你如何不吃？」那人見到一張空著座位的桌上佈滿酒菜，說道：「是給我要的麼？多謝師妹了。」說著走過去坐下，從懷中取來一把金柄小，切割牛肉，用手抓起來便吃，吃幾塊肉，喝一碗酒，酒量倒也不弱。

　　蕭峰心道：「原來這人是星海宿老怪的徒兒。」他本來不喜此人的形貌舉止，但見他酒量頗佳，便覺倒也並不十分討厭。

　　阿紫見他喝乾一壺酒，對本保道：「這些酒拿過去，給那位爺台。」說著雙手伸到面前的酒碗之中，攪了幾下，洗去手上的油膩肉汁，然後將酒碗一推。酒保心想：「這酒還能喝麼？」

　　阿紫見他神情猶豫，不端酒碗，催道：「快拿過去啊，人家等著喝酒哪。」酒保笑道：「姑娘你又來啦，這碗沽怎麼還喝能？」阿紫板起了臉道：「誰說不能喝？你嫌我手髒麼？這麼著，你喝一口酒，我給你一錠銀子。」說著從懷中取出一錠一兩重的小元寶來，放在桌上。酒保大喜，說道：「喝一口酒便給一兩銀子，可太好了。別說姑娘不過洗洗招待手，就是洗過腳的洗腳水，我也喝了。」說著端起酒碗，呷了一大口。

　　不料酒水入口，便如一塊燒紅的熱鐵灸烙舌頭一般，劇痛難當，酒保「哇」的一聲，口一張，酒水亂噴而出，只痛得他雙腳亂跳，大叫：「我的娘呀！哎唷，我的娘呀！」蕭峰見他這等神情，倒也吃了一驚，只聽得叫聲越來越模糊，顯是舌頭腫了起來。

　　酒店中掌櫃的、大師父、燒火的、別的酒保聽得叫聲都湧了過來，紛紛詢問：「什麼事？什麼事？」那酒保雙手扯著自己面頰，已不能說話，伸出舌頭來，只見舌頭腫得比平常大了三倍，通體烏黑。蕭峰又是一驚：「那是中了劇毒。這小魔頭的指只在酒中浸了一會，這碗酒就毒得如此厲害。」

　　眾人見到酒保舌頭的異狀，無不驚惶，七張八嘴的亂嚷：「碰到一什麼毒物？」是給蠍子螯上了麼？」哎唷，這可不得了，快，快去請大夫！」

　　那酒保伸手指著阿紫，突然走到她面前，跪倒在地。咚咚咚磕頭。阿紫笑道：「哎唷，這可當不起，你求我什麼事啊？」酒保偶然仰起頭來，指指自己舌頭，又不住磕頭。阿紫笑道：「要給你治治，是不是？」酒保痛得滿頭大汗，兩隻手在身上到處抓亂捏，又磕頭，又是拱手。

　　阿紫伸手懷，取出一把金柄小刀，和那獅鼻人所持的刀子全然相同，她左手抓住了那酒保後頸，右手金刀揮去，嗤的一聲輕響，將他舌塵割去了短短一截。旁觀眾人失聲大叫，只見斷舌處血如泉湧。那酒保大吃一驚，但鮮血流出，毒性便解，舌頭上的痛楚登時消了，片刻之時，腫也退了。阿紫從懷中取出一小瓶，撥開塞，用小指指甲挑了些黃色藥末，彈在他舌塵上，傷口血流立緩。

　　那酒保怒既不敢，謝又不甘，神情極是尷尬，只道：「你……你……」舌頭給割去了一截，自然話也說不清楚了。

　　阿紫將那小錠銀子拿在手裡，笑道：「我說你喝一口酒，就給一兩銀子，剛才這口酒你吐了出來，那可不算，你再喝啊。」酒保雙手亂搖，含含糊糊的道：「我……我不要了，我不喝。」阿紫將銀子收入懷中，笑道：「你剛才說什麼來著？你好像是說，『要割我的舌頭麼？只怕姑娘沒這本事。』是不是？這會兒可是你磕頭求我割的，我差問你：姑娘有沒有這本事呢？」

　　那酒保這才恍然，原來此事會因自己適才說錯了一句話而起，惱恨到了極處，登時便想上前動手，狠狠打她一頓，可是見另外兩張桌上各坐著一魁梧雄壯的男人，顯是和她一路，便又膽怯。阿紫又道：「你喝不喝啊？」酒保怒道：「老……老子」想起隨口罵人，只怕又要著她道兒，又驚又怒，發足奔向內堂，再也不出來了。

　　掌櫃等眾人紛紛議論，向阿紫怒目而視，各歸原處，換了個酒保來抬招呼客人。這酒只見了適才這場情景，只嚇得膽戰心驚，一句話也不敢說。

　　蕭峰大是惱怒：「那酒保只不過說了句玩笑話，你就整治得他終身殘廢，以後說話再也無法清楚。小小年紀，行事可忒也歹毒。」

　　只聽阿紫道：「酒保，把這碗酒送去給那位大爺台喝。」說著向那獅鼻人一指。那酒保見她伸手向酒碗一指，已是全身一震，待聽她說要將這酒送去給客人，更加驚懼。阿紫笑道：「啊，是了，你不肯拿酒給客人，定是自己想喝了。那也可以，這就自己喝罷。」那酒保嚇得面無人色，忙道：「不，不，小人……小人不喝。」阿紫道：「那你快拿去啊。」那酒保道：「是，是。」雙手牢牢捧著酒碗，戰戰兢兢的移到那獅鼻桌上，唯恐不小心濺了半滴出來，雙手發抖，酒碗碗底碰到桌面時，嗒嗒嗒的直響。

　　那獅鼻人桌上，兩手端起酒碗，定睛凝視，瞧著碗中的酒水，離口約有一尺，卻不再移近，也不放回桌上。阿紫笑道：「二師哥，怎麼啦？小妹請你喝酒，你不給面子嗎？」

　　蕭峰心想：「這碗酒劇毒無比，這人當然不會受激，白白送了性命。內功再強之人，也未必能抵擋酒中的劇毒。」

　　哪知獅鼻人又凝思半晌，舉碗就唇，骨嘟的直喝下肚。蕭峰吃一驚，心道：「這人難道竟有深厚無比的內力，能化去這等劇毒？」正驚疑間，只見他已將一大碗酒喝乾，把酒放回桌上，兩隻大拇指上酒水淋漓，隨手便在衣襟上一擦。蕭峰微一沉思，便知其時理：「是了，他喝酒之前兩隻大拇插入酒中，端著碗半晌不飲，多半他大拇指上有解毒藥物，以之化去了酒中劇毒。」

　　阿紫見他飲乾毒酒登時神色惶，強笑道：「二師哥，你化毒的本領大進了啊，可喜可賀。」獅鼻人並不理睬，狠吞慮咽的一頓大嚼，將桌上菜餚吃了十之八九，拍拍肚皮，站起身來，說道：「走吧。」阿紫道：「你請便吧，咱們後會有期。」獅鼻人瞪著一對怪眼，道：「什麼後會有期？你跟我一起去。」阿紫搖頭道：「我不去。」走到蕭峰身邊，說道：「我和這位大哥有約在先，要到江南去走一遭。」

　　獅鼻人向蕭峰瞪一眼，問道：「這傢伙是誰？」阿紫道：「什麼傢伙不傢伙的？你說客氣些。他是我姊夫，我是他小姨，我們二人是至親。」獅鼻人道：「你出下題目來，我做文章，你就得聽我話。你敢違反本門的門規不成？」

　　蕭峰心道：「原來阿紫叫他喝這毒酒，乃是出一難題，卻不料這人居然接下了。」

　　阿紫道：「誰說我出過題目了？你說是喝這碗酒麼？哈哈，笑死人啦，這碗酒是我給酒保喝的。想不到你堂堂星宿派門人，卻去喝臭酒保喝過的殘酒。人家臭酒保喝了也不死，你再去喝，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問你，這臭酒保死了沒有？連這種人也喝得，我怎麼會出這等容易題目？」這番話委實強辭奪理，可是要駁倒她卻也不易。

　　那獅鼻人強忍怒氣，說道：「師父有命，要我傳你回去，你違抗師命麼？」阿紫笑道：「師父最疼我啦，二師哥，請你回去稟告師父，就說我在道上遇見了姊夫，要一同去江南玩玩，給他老人家買些好玩的古董珠寶，然後再回去。」獅鼻人搖頭道：「不成，你拿了師父的……」說到這裡，斜眼向蕭峰相睨，似乎怕洩露了機密，頓了一頓，才道：「師父大發雷霆，要你快快回去。」阿紫央求道：「二師哥，我明知師父在大發雷霆，還要逼我回去，這不是有意要我吃苦頭嗎？下次師父責罰你起來，我可不給你求情啦。」

　　這句話似令獅鼻人頗為心動，臉上登時現出猶豫之色，想是星宿老怪對她頗為寵愛，在師父跟前很能說得上話。他沉呤道：「你既執意不肯回去，那麼就把那件東西給我。我帶回去繳還師父，也好有個交代，他老人家的怒氣也會平息了些。」

　　阿紫道：「你說什麼？那件什麼東西？我可全不知道。」獅鼻人臉一沉，說道：「師妹，我不動手冒犯於你，乃是念在同門之誼，你可得知道好歹。」阿紫笑道：「我當然知道好歹，你來陪我吃飯吃酒，那是好；你要逼我回到師父那裡，那便是歹。」獅鼻人道：「到底怎樣？你如不交也那件物事，便跟我回去。」阿紫道：「我不回去，也不知道你說些什麼。你要我身上的物事？好吧……」說著從頭髮上撥下一枚表珠釵，說道：「你要拿個記認，好向師父交代，說拿這根珠釵去吧。」獅鼻人道：「你真要逼得我非動手不可，是不是？」說著走上了一步。

　　阿紫眼見他不動色的喝乾毒酒，使毒本領比自己高出甚多，至有內力武功，更萬萬不是他敵手。星宿派武功陰毒狠辣，出手沒一招留有餘地，敵人只要中了，非死也必重傷，傷後受盡荼毒，死時也必慘酷異常，師兄弟間除了爭奪本門排名高下而性命相搏，從來不相互拆招練拳，因拆招必分高下，一分高下便有死傷。師父徒弟之間也從不試演功夫。星宿老怪傳授功訣之後，各人便分頭修練，高下深淺，唯有各人自知，逢到對敵之時，才顯出強弱來。按照星宿派門中規矩，她去既以毒酒相示，等於同門較藝，已是非同小可之事，獅鼻人倘若認俞，一輩子便受她之制，現下毫不猶豫的將這碗毒酒喝下肚去，阿紫若非另有反敗為勝之道，就該服服貼貼的聽行事，否則立有殺身大禍。她見情勢緊迫，左手拉著蕭峰衣袖，叫道：「姊夫，他要殺我呢。「姊夫」，右一聲「姊夫」。聽得怦然心動，念起阿朱相囑托的遺言，便想出手將那獅鼻人打發了。但一瞥眼間，見到地下一灘鮮血，心想阿紫對付那酒保如此辣手，讓她吃些苦頭、受些懲戒也是好的，便眼望窗外，不加理睬。

　　那獅鼻人不願就此對阿紫痛下殺手，只想顯一顯厲害，教她心中害怕，就此乖乖的跟他回去，當下右手一伸，抓住了蕭峰的左腕。

　　蕭峰見他右肩微動，便知他要向自己出手，卻不理會，任由他抓住手腕，腕上肌膚和他掌心一碰到，便覺炙熱異常，知道對方掌心蘊有劇毒，當即將一股真氣運到手腕之上，笑道：「怎麼樣？閣下要跟喝一碗酒，是不是？」伸右手斟了兩大碗酒，說道：「請！」

　　那獅鼻人連運內力，卻見蕭峰泰然自若，便如沒有知覺一般，心道：「你別得意，待會就要你知道我毒掌的厲害。」說道：「喝酒便喝酒，有什麼不敢？」舉起酒碗，一大口喝了下去。下料酒到咽喉，突然一股內息的逆流從胸口急湧而上，忍不住「哇」的一聲，滿口酒水噴出，襟前酒水淋漓，跟著便大聲咳嗽，半響方止。

　　這一來，不由得大驚失色，這般內息逆流，顯是對方雄渾的內力傳入了自己體內秘致，倘若他要取自己性命，適才已是易如反掌，一驚之下，忙松指放開蕭峰手腕。不料蕭峰手腕上竟如有一股極強黏力，手掌心膠著在他腕上，無法擺脫。獅鼻人大驚，用力一摔。蕭峰一動不動，這一摔便如是撼在石柱上一般。

　　蕭峰又斟了碗酒，道：「老兄適才沒喝到酒，便喝乾了這碗，咱們再分手如何？」獅鼻人又是用力一掙，仍然無法擺脫，左掌當即猛力往蕭峰面門打來。掌力未到，蕭峰已聞到一陣腐臭的腥氣猶如大堆死魚相似，當下右手推出，輕輕一撥。那獅鼻人這一掌使足了全力，到知掌力來到中途，竟然歪了，但其時已然無法收力，明知掌力已被對方撥歪，還是不由自主的一掌擊落，重重打在自己右肩，喀喇一聲，連肩關節也打脫了。

　　阿紫笑道；「二師哥，你也不用客氣，怎麼打起自己來？可教我太也不好意思了。」

　　獅鼻人惱怒已極，苦於右手手黏在蕭峰手腕之上，無法得脫，左手也不敢再打，第三次掙之不脫，當下催動內力，要將掌心中蘊積著劇毒透入敵人體內。豈知這股內力一碰到對手腕，立時便給撞回，而且並不止於手掌，竟不往向上倒退，獅鼻人大驚，忙運內力與抗。但這股挾著劇毒的內力猶如海湖倒捲入江，頃刻間便過了手肘關節，跟著衝向腋下，慢慢湧向胸口。獅鼻人自然明白自己掌中毒性的厲害，只要一侵入心臟，立即斃命，只急得滿頭大汗，一滴滴的流了下來。

　　阿紫笑道：「二師哥，你內功當真高強。這麼冷的天氣，虧你還能大汗淋漓，小妹委實佩服得緊。」

　　獅鼻人哪裡還有餘暇去理會她嘲笑？明知已然無═，卻也不願就此束手待斃，並命催勁，能夠多撐持一刻便好一刻。

　　蕭峰心想：「這人和我無怨無仇，雖然他一上來便向我痛下毒手，卻又何必殺他？」突然間內力一收。

　　獅鼻人陡然間覺得掌心黏力已去，快要迫近心臟那股帶毒內力，立時疾衝回向掌心，驚喜之下，需忙倒退兩步，臉上已無血色，呼呼喘氣，再也不敢走近蕭峰身邊。

　　他適才死裡逃生，到鬼門關去走了一遭又再回來。那酒保卻全然不知，過去給他斟酒。獅鼻人手起一掌，打在他臉上。那酒保啊的一聲，仰天便倒。獅鼻人衝出大門，向西南方疾馳去，只聽一陣極塵極細的哨子聲遠遠傳了出去。

　　蕭峰看酒保時，見他一張臉全成黑色，頃刻章便已斃命，不禁大怒，說道：「這廝好生可惡，我饒了他性命，怎地他反而出手傷人？」一按桌子，便要追出。

　　阿紫叫道：「姊夫，姊夫，你坐下來，我跟你說。」

　　阿紫苦叫他「喂」，或是「喬幫主」、「蕭峰大哥」什麼的，蕭峰一定不理睬，但這兩聲「姊夫」一叫他登時想阿朱，心中一酸，問道：「怎麼？」

　　阿紫道：「二師哥不是可惡，他出手沒傷到你，毒不能散，便非得另殺一人不可。」蕭峰也知道邪門派武功中原有「散毒」的手法，毒聚於掌之後，若不使在敵人身上，便須擊牛擊馬，打死一隻畜生，否則毒氣回歸自身，說道：「要散毒，他不會去打一頭牲口一樣？」她隨口而出，便如是當然之理。

　　蕭峰心中一寒：「這小姑娘的性子好不狠毒，何必多去理她？」見酒店中掌櫃等又再湧出，不願多惹麻煩，閃身便出店門，逕向北行。

　　他耳叫得阿紫隨後跟來，當下加快腳步，幾步跨出，便已將她拋得老遠。忽聽得阿紫嬌聲說道：「姊夫，姊夫，你等等我，我……我跟不上啦。」

　　蕭峰起先一直和她相對說話，見到她的神情舉止，心下便生厭惡之情，這時她在背後相呼，竟宛如阿朱生時嬌喚一般。這兩個同胞姊妹自幼分別但同父同母，居然連說話的音調也十分相像。蕭峰心頭大震，停步回過身來，淚眼模糊之中，只見一少女從雪地中如飛奔來，當真便如阿朱復生。他張開雙臂，低聲叫道：「阿朱，阿朱！」

　　一霎時間，他迷迷糊糊的想和阿朱雁門外一同回歸中原、道上親密旖旎的風光，驀地裡一個濕軟的身子撲進懷中，叫道：「姊夫，你怎麼不等我？」

　　蕭峰一驚，醒覺過來，伸手將她輕輕推開，說道：「你跟著我幹什麼？」阿紫道：「你替我逐退了我師哥，我自然要來謝謝你。」蕭峰淡然道：「那也不用謝了。我又不是存心助你，是他向我出手，我只好自衛，免得死在他手裡。」說著轉身又行。

　　阿紫撲上去拉他手臂。蕭峰微一斜身，阿紫便抓了個空。她一個踉蹌，向前一撲，以她的武功，自可站定，但她乘機撒嬌，一撲之下，便摔在雪地之中，叫道：「哎唷，哎唷！摔死人啦。」

　　蕭峰明知她是裝假，但聽到她的嬌呼之聲，心頭便湧出阿朱的莫樣，不自禁感到一陣濕馨，當即轉身，伸手抓往她後領拉起，卻見阿紫正自嬌笑。她道：「姊夫，我姊姊要你照料我，你怎麼不聽她話？我一小姑娘，孤苦伶仃的，這許多人要欺負我，你也不理不睬。」

　　這幾句話說得楚楚可憐，蕭峰明知她九成是假，心中卻也軟了，問道：「你跟著我有什麼好？我心境不好，不會跟你說話的。你胡作非為，我要管你的。」

　　阿紫道：「你心境不好，有我陪著解悶，心境豈不是慢慢可以好了？你喝酒的時候，我給斟酒，你替換下的衣衫，我給你縫補漿洗。我行事不對，你肯管你，當直再好沒有了。我你小爹娘就不要我，沒人管教，什麼事也不懂……」說到這裡，眼眶兒便紅了。

　　蕭峰心想：「她姊姊倆都有做戲天才，騙人的本事當真爐火純青，高明之至。可幸我早知她行事歹毒，決計不會上她的當。她定要跟著我，到底有什麼圖謀？是她師父派她來害我嗎？」心中一凜：「莫非我的大仇人和星宿老怪有所牽連？甚至便是他本人？」隨卻轉念：「蕭峰堂堂男子，豈怕這小女孩向我偷下毒手？不如將她計就計，允她隨行，且看她有何詭驚動施將出來，說不定著落在她身上，得報我的大仇，亦未可知。」便道：「即然如此，你跟我同行便了。咱們話說明在行先，你如再無辜傷人殺人，我可不能饒你。」

　　阿紫伸了舌頭，道：「倘若人家先來害我呢？要是我所殺傷的是壞人呢？」

　　蕭峰心想：「這小女孩狡猾得緊，她若出手傷了人，便會花言巧語，說作是人家先向她動手，對明明是好人，她又會說看錯了人。」說道：「是好人壞人，你不用管。你既和我同行，人家自然傷了你，總而言之，不許你跟人家動手。」

　　阿紫喜道：「好！我決不動手，什麼事都由你來抵擋。」跟著歎道：「唉，你不過是我姊夫，就管得我這麼緊。我姊姊倘若不死而媽嫁了你，還是給你管死了。」

　　蕭峰怒氣上衝，待要大聲呵斥，但跟著心中一陣難過，又見阿紫眼閃爍著一絲狡獪的神色，尋思：「我說了那幾句話，她為什麼這樣得意？」一時想之不透，便不理會，撥步逕行，走出里許，猛地想起：「啊喲，多半她有什麼大對頭、大仇人要跟她為難，是以騙我來保護她了。其實不論她是對是錯，我就算沒說過這句話，只要她在我身邊，也決會讓她吃虧。」

　　又行里許，阿紫道「：姊夫，我喝支曲和兒給你聽，好不好？」蕭峰打定了主意：「不管她出什麼主意，我一概不允。給她釘子碰得越多，越對她有益。」便道：「不好。」阿紫嘟起了嘴道：「你這人真專橫得緊。那麼我說個笑話給你聽，好不好？」蕭峰道：「不好。」阿紫道：「我出個迷語請你猜，好不好？」蕭峰說：「不好。」阿紫道：「那麼你說個笑話給我聽，好不好？」蕭峰道：「不好。」阿紫道：「你喝支曲兒給我聽，好不好？」蕭峰道：「不好。」她一連問十七八件事，蕭峰想也不豐想，都是一口回絕。阿紫又道：「那麼我不吹笛兒你聽，好不好？」蕭峰仍道：「不好！」

　　這兩字一出口，便知是上了當，她問的是「我不吹笛兒給你聽」，自己說「不好」，那就是要她吹笛了。他話已出口，出就不加理會，心想你要吹笛，那就吹吧。

　　阿紫歎了口氣，道：「你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真難侍候，可偏偏要我吹笛，也只有依你。」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根玉笛。

　　這玉笛短得出奇，只不來七寸來長、通體潔白，晶瑩可愛。阿紫放到口邊，輕輕一吹，一股塵銳的哨聲，本來笛聲清揚激越，但這根白玉笛中發出來的聲音卻十分淒厲，全非樂調。

　　蕭峰心念微動之際，已知其理，暗暗冷笑：「是了，原來你早約下同黨？埋伏在左近，要來襲擊於我，蕭峰豈懼你這些狐群狗黨？只是不可大意了。」他知星宿老怪門下武功極是陰毒，莫要一個疏神，中了暗算。只聽阿紫的笛子吹得高一陣，低一陣，如殺豬，如鬼哭，難聽無比。這樣一個活潑美貌的小姑娘，拿著這樣一支晶瑩可愛的玉笛，而吹出來的聲音竟如比淒厲，愈益顯得宿派的邪惡。

　　蕭峰也不去理她，自行趕路，不久上一條長長的山嶺，山路狹隘，僅容一人，心道：「敵人若要伏擊，定在此處。」果然上得嶺來，只轉一個山坳，便見前面攔著四人。那四人一色穿的黃葛布衫，服飾打扮和酒店中所遇的獅鼻人一模一樣，四人不能並列，前後排成一行，每人手中都著一根長長的鋼杖。

　　阿紫不再吹笛，停了腳步，叫道：「三師哥，四師哥，七師哥，八師哥，你們都好啊。怎麼這樣巧，大家都在這裡聚會？」

　　蕭峰也停了腳步，倚著山壁，心想：「且看他們如何裝神弄鬼？」

　　四人中當先一人是個胖胖的中年漢子，先向蕭峰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晌，才道：「小師妹，你好啊，你怎麼傷了二師哥？」阿紫失驚道：「二師哥受了傷嗎？是誰傷他的？傷重不重？」

　　排在最後那人大聲道：「你還假惺惺什麼？」他說是你叫人傷了他的。」那是個矮子，又排在最後，全身給前面三人擋住了，蕭峰瞧不見他模樣，聽他說話極快，顯然性子甚急，這人所持的鋼杖偏又最長最大，想來膂力不弱，只緣身子矮了，便想在別的地方出人頭地。

　　阿紫道：「八師哥，你說什麼？二師哥說是你叫人傷他的？哎喲，你怎可以下這毒手？師父他老人家知道了，怎肯放過你，你難道不怕？」那矮子暴跳如雷，將鋼杖在山石上撞得當當亂響，大聲道：「是你傷的，不是我傷的。」阿紫道：「什麼『是你傷的，不是我傷的』，好啊你招認了。三師哥，四師哥，七師哥，你三們三位都親耳聽見了，八師哥說是他害死二師死二師哥的，是了，他定是使『三陰蜈蚣爪』害死了二師哥。」

　　那矮子叫道：「誰說二師哥死了！他沒死，受的傷也不是『三陰蜈蚣瓜』……阿紫搶著道：「不是三陰蜈蚣爪？那麼定是『抽髓掌』了，這是你的拿手本領，二師哥不小心中了你的暗算，你……你右太厲害的。」

　　那矮子暴跳如雷，怒叫：「三師哥快動手，把這小賤人拿了回去，回了拿去，請師父發落，她……她……她……胡說八的，不知說些什麼，什麼東西……」他口暗地本已難，這一著急，說得奇快，更是不知所云。那胖子道：「動手倒也不必了，小師妹向好乖、她聽話的，小師妹，你跟我們去吧。」這胖子說話慢條斯理，似乎性子甚是隨和。阿紫笑道L：「好啊，三師哥說什麼，我就什麼，我向來是聽你話的。」那胖子哈哈一笑，說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咱們這就走吧。」阿紫道：「好啊，你們這就請便。」

　　後面那矮子又叫了起來：「喂，喂，什麼你們請便？要你跟我們一起去。」阿紫笑道：「你們先走一步，我隨後便來。」那矮子道：「不成，不成！得跟我們一塊兒走。」阿紫道：「好倒也好，就可惜我姊夫不肯。」說著向蕭峰一指。

　　蕭峰心道：「來了，來了，這齣戲做得差不多了。」懶洋洋的倚在山壁之上，雙手圍在胸前，對眼前之事似乎全不關心。

　　那矮子道：「誰是你姊夫，怎麼我看不見？」阿紫笑道：「你身材太高了，他也看不見你。」只聽得噹的一聲響，那矮子鋼杖在地下撐，身子便即飛起，連人帶杖越過三個師兄頭頂，落在阿紫之前，叫道：「快隨我們回去！」說著便向阿紫肩頭抓去。這人身材雖矮，卻是腰粗膀闊，橫著看去，倒頗為雄偉，動作也甚敏捷。阿紫不躲不閃，任由他抓。那矮子一隻大手剛要碰到她肩頭，突然微一遲疑，停住不動，問道：「你已動用了麼？」阿紫道：「動用什麼？」那矮子道：「自然神木王鼎了……」

　　他這「神木王鼎」四個一字出口，另外三人齊聲喝道：「八師弟，你說什麼？」聲音十嚴內峻，那矮子退了一步，臉現懼惶之色。

　　蕭峰心下琢磨：「神木王鼎是什麼東西？這四人神色十鄭重，決非做戲。他們埋伏在這裡，怎麼並不出手，儘是自己鬥口，難道擔心敵我不過，還在等什麼外援不成？」只見那矮子道：「就神……神……那個東西。」阿紫一指，道：「我送了給我姊夫啦。」她此立一出，四人的目光齊向蕭峰射來，臉上均現怒色。蕭峰心道：「這些人當真討厭，我也懶得多跟他們理會了。」他慢慢站直身子，突然間雙足一點，陡地躍起，

　　從四人頭頂飛縱而過。這一下既奇且快，那四人也沒見他奔跑跳躍或是曲膝作勢，只眼前一花，頭頂風聲微動，蕭峰已在四人身後。四人大聲呼叫，隨後追來，但一霎眼間，蕭峰已在數丈之外。

　　忽聽得呼一聲猛響，一件沉重的兵刃擲向他後心。蕭峰不用轉頭，便舌是有人以鋼杖擲到，。他左手反轉，接住鋼杖。那四人大聲怒喝，又有兩鋼杖捧在手中，已有一六七十斤，蕭峰腳嫣絲毫不緩，只聽得呼的一聲又有一根鋼杖擲到。這一根飛來時聲音最響，顯然最為沉重，料是那矮子擲來的。蕭峰心想：「這幾個蠻子不識好歹，須得讓他們知道些厲害。」但聽得那鋼杖飛向腦後，相距不過兩尺，他反過左手，又輕輕接住了。

　　那四人飛擲鋼杖，本來敵人要閃身避開也十分不易，料知四杖之中，必有一兩根打中了他，否則兵刃豈肯輕易脫手？豈知蕭峰竟行若無事的一一接去，無不又驚又怒，大呼大叫的急趕。蕭峰待他們追一陣，陡地立住腳步。這四人正自發力奔跑，收足不定，險些衝到他身上，急忙站住，呼呼喘氣。

　　蕭峰從他們投擲鋼杖和奔跑之中，已估量到四人武功平平。他微微一笑，說道：「各位追趕在下，有何見教？」

　　那矮子道：「你……你……你是誰？你……你武功很厲害啊。」蕭峰笑道：「也沒什麼厲害。」一面說，一面運勁於掌，將一根鋼杖無聲無響的按入了雪地之中。那山道是極堅的硬土，卻見鋼杖漸漸縮短，沒到離地二尺許之外，蕭峰放開了手，右腳踏落，將鋼杖踏得上端竟和地平。

　　這四人有的雙目圓睜，有的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蕭峰一根接著一根，又將兩根鋼杖踏入地中，待插到第四根鋼杖時，那矮子縱身上前，喝道：「別動我的兵刃！」

　　蕭峰笑道：「好，還你！」右手得起鋼杖，對準了山壁用力一搠，噹的一聲響，直插入山壁之中。一根八尺來長的鋼杖，倒有五尺插入巖中。這鋼杖所插外乃是極堅極硬的黑巖。蕭峰這麼運勁一擲，居然入巖如此之深，自己也覺欣然，尋思：「這幾個月來各歷憂勞，功夫倒沒擱下，反而更長進了。半年之前，我只怕還沒能插得如此深入。」

　　那四人不約而同的大聲驚呼，臉露敬畏之色。

　　阿紫自後趕到，叫道：「姊夫，你這手功夫好得很啊，快教教我。」那子怒道：「你是星宿派門下弟子，怎麼去請外人教藝？」阿紫道：「他是我姊夫，怎麼是外人了？」

　　那矮子急於盧回自已兵刃，縱身一躍，伸手去抓鋼杖。豈知蕭峰早已估量出他輕身功夫的深淺，鋼杖橫插在石壁之上，離地一丈四五尺，那教矮子的手指差了尺許，碰不到鋼杖。

　　阿紫拍手笑道：「好啊，八師哥，只要撥了你的兵刃到手，我便跟你去見師父，否則便不用想了。」那矮子這麼一躍，使足平生之力，乃是他輕身功夫的極限，便再躍高一寸，也已艱難萬分，聽阿紫這麼出言相激，心惱怒，又是用力一縱，中指指塵居然碰到了鋼杖。阿紫笑道：「碰到不算數，要撥了出來。」

　　那矮子怒極之下，功夫竟然比平時大進，雙足力蹬，一個矮矮闊闊的身軀疾升而上，雙手急抓，竟然抓住了鋼杖，但這麼一來，身子可就掛在半空，搖搖幌幌的無法下來。他使力撼動鋼杖，但這根八尺來長的鋼杖倒有五尺陷入了堅巖之中，如此搖撼，便搖上三日三夜，也未必搖得下來，這模樣自是滑稽可笑之極。

　　蕭峰笑道：「蕭某可要失陪了！」說著轉身便行。

　　那矮子卻說什麼也不肯放手，他對自己的武功倒也有自知之明，適才一躍而攀上鋼杖，實屬僥倖，鬆開手落下之後，第二次再躍，多半不能再攀得到。這鋼杖是他十愛惜的兵刃，輕重合手，再打造，那就難了，他又用力搖了幾下，鋼杖仍是紋絲不動，叫道：「喂，你將神木王鼎留下，否則的話，那可後患無窮。」

　　蕭峰道：「神木王鼎，那是什麼東西？」

　　星宿派門下的三弟子上前一步，說道：「閣下武功出神入化，我們都是很佩服的。那座小鼎嘛，本門很是看重，外人得之卻是無用，還請閣下賜還。我們必有酬謝。」

　　蕭峰見他們的模樣不似作假，也不似埋伏了要襲擊自己的樣子，便道「阿紫，將那外神木王鼎拿出來，給我瞧瞧，到底是什麼東西。」

　　阿紫道：「哎唷，我交給你啦，肯不肯交出來，可全憑你了。姊夫，還是你自己留著吧。」蕭峰一聽，已猜到她盜了師門寶物，說已交在自己手中，顯是為了要自己為她擋災，當下將計就計，哈哈一笑，說道：「你交給我的事物很多，我也弄不清那一件叫做『神木王鼎』。」

　　那矮子身吊在半空，當即接口：「那是一隻六寸來高的小小木鼎，深黃平顏色。」蕭峰道：「嗯，這只東西麼？我見倒見過，那只是件小小玩意兒，又有什麼用處？」那矮子道：「你懂得什麼？怎麼是一件小小玩意兒？這木鼎……」他還待說下去，那胖子喝道：「師弟別胡說八道。」轉頭向蕭峰道：「這雖是件沒用的玩意兒，但這是家師……家師……那個父親所賜，因此不能失卻，務請閣下賜還，我們感激不盡。」

　　蕭峰道：「我隨手一丟，不知丟到哪裡去啦，是不是還找得到，那也難說。倘若真是要緊物事，我就回信陽去找找得，只不過路程太遠，再走回頭路可就太也麻煩。」

　　那矮子搶著道：「要緊得很。怎麼不要緊？咱們快……快……回信陽去拿。」他說到這裡，縱身而下，連自己的就手兵刃也不要了。

　　蕭峰伸手輕敲自己額角，說道：「唉，這幾天沒喝夠酒，記性不大好，這只木鼎嘛，也不知是放在信陽呢，還是在大理，嗯，要不然是在晉陽……」

　　那矮子大叫：「畏，畏，你說什麼？到底是在大理，還晉陽？天南地北，這可不是玩的。」那胖子卻也蕭峰是故意為難，說道：「閣下不必出言戲耍，便教比鼎完好歸還，咱們必當重重酬謝，決不食言。」

　　蕭峰突然失驚道：「啊喲，不好，我想起來了。」那四人齊聲驚問：「什麼？」蕭峰道：「那木鼎是在馬夫人家裡剛才我放了一把火，將她家燒得片瓦無存，這只木鼎嘛，給大火燒上一燒，不知道會不會壞？」那矮子大聲道：「怎麼不壞，這個……這個……三師哥，四師哥，那如何是好。我不管，師父要責怪，可不關我的事。小師妹，你自己去跟師父說，我，我我可管不了。」

　　阿紫笑道：「我記得好像不在馬夫人家裡。眾位師哥，小妹失陪了，你們跟我姊夫理論理論吧。」說著斜身一閃，搶在蕭峰身前。

　　蕭峰轉了過來，張臂攔住四人，道：你倘若說明白那神木王鼎的用途來歷，說不定我可以幫你們找找，否則的話，在下恕不奉陪了。」

　　那矮了不住搓手，說道：「三師哥，沒法子啦，只好跟他說了吧？那胖子道：「好，我便跟閣下說……」

　　蕭峰突然身形一幌，縱到那矮子身邊，一伸手托在他腑下，道：「咱們到上面去，我只聽你說，不聽他的。」他知那胖子貌似忠厚，其實十分狡獪，沒半句真話，倒是這矮子心直口快，不會說謊。他托著那子的身軀，發足便往山壁上奔去。山壁陡峭之極，本來無論如何攀援不上，但蕭峰提氣直上，一口氣便衝上了十來丈，見有一聲凸出的石頭，便將那矮子放在石上，自己一足踏石，一足凌空，說道：「你跟我說吧！」

　　那矮子身在半空，向下一望，不由得頭暈目眩，忙道：「快……快放我下去。」蕭峰笑道：「你自己跳下去吧。」那矮子道：「我是出塵子。」蕭峰微微一笑，心道：「這名字倒風雅，只可惜跟你老兄的身材似乎不大相配。」道：「我可要失陪了。後會有制。」

　　出塵子大聲道：「不能，不能，哎唷，我……我要摔死了。」雙手緊貼山壁，暗運內勁，要想抓住石頭，但觸手處儘是光溜溜地，哪裡依附得住？全武功雖然不弱，但處身這三面凌空的高處，不由得十他驚恐。

　　蕭峰道：「快說，神木王鼎有什麼用！你要是不說，我就下去了。」

　　出塵子急道：「我……我非說不可麼？」蕭峰道：不說也成，那就再見了。」出塵子下把拉住他衣袖，道：「我說，我說。這座神木王鼎是本門的三寶之一，用來修習『化功大法』的。師父說中，中原武人一聽到我們的『化功大法』，便嚇得魂飛散，要是見到這座神木王鼎，非打得稀爛不可，這……這是一件希世奇珍，非同小可……」

　　蕭峰久聞「化功大法」之名，知是一門污穢陰毒的邪術，聽得這神木王鼎用途如此，也懶得再問，伸手托在出塵了腋下，順著山直奔而下。

　　在這陡峭如牆的山壁疾衝下來，比之上去時更快更險，出塵子嚇得大聲呼叫，一聲呼未息，雙腳已經著地，只嚇得臉如土色，雙膝發戰。

　　那胖子道：「八師弟，你說了麼？」出塵子牙關格格互擊，兀自不出話來。

　　蕭峰向著阿此道：「拿來」阿紫道：「拿什麼來啊？」蕭峰道：「神木王鼎！」阿紫道：「你不是說放在馬夫人家裡麼？怎麼又向我要？」蕭峰向她打量，見她纖腰細細，衣衫也甚單薄，身邊不似藏得有一座六寸來高的大鼎，心想：「這小姑娘狡猾得緊，陰魂不散的跟著自己，也很討厭，便道：「這種東西蕭某得之無用，決計不會拿了不還。你們信也好，不信也好，蕭某失陪了。」說著邁開大步，幾個起落，已將五人遠遠拋在後面。

　　那四人震於他神威，要追還是不追，議論未定，蕭峰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蕭峰一口氣奔出七十餘里，這才找到飯店，飲酒吃飯。這天晚上，他在周王店歇宿，運了一會功，便即入睡。到得半夜，睡夢中忽然聽到幾聲塵銳的哨聲，當即驚醒。過得片刻西南角上有幾下哨聲，跟著東南角上也有幾下哨聲相應，哨聲塵鏡淒厲，正是星宿海一派門人所吹的玉笛。蕭峰道：「這一干人到左近了，不必理會。」

　　忽然之間，兩「嘰，嘰」的笛聲響起，相隔甚近，便發自這小客店中，跟著有人說道：「快起身，大師哥到了，多半已拿住小師妹。」另一人道：「拿住了，你說她有能不能活命？」先前那人道：「誰知道呢，快走，快走！」聽得兩推開窗子縱躍也房。

　　蕭峰心想：「又是兩個星宿派門下弟子，沒料到小客店中也伏得有這種人，想是他們比我先到，在客店中一聲不出，是以我並覺。那二人說不知阿紫能否活命，這小姑娘雖然歹毒，我總不能讓她死於非命，否則如何對得起阿朱？」當下也躍出房去。

　　但聽得笛聲不斷，此起彼應，漸漸移西向南方。他循聲趕去，片刻間便已趕上了從客店中出來的那二人。他在二人身後十餘丈處不即不離跟著，翻琿兩個山頭。只見前面山谷中生著堆火焰。火焰高約尺，色作純碧，鬼氣森森，和尋常火焰大異。那二人直向火焰處奔去，到火焰之前拜倒在地。

　　蕭峰悄悄走近，隱身石後，望將出去，只見火焰旁聚集了十多人，一色的麻葛布衫，綠油油的火光照映之下，阿紫，她雙手已被鐵銬銬住，雪白的臉給綠火一映，看上去也甚詭異。眾人默不作聲的注視火焰，左掌按胸，口中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蕭峰知道這些邪魔外道各有呼的怪異儀式，也不去理會。他聽適才那名星宿弟子說「大師哥到了，多半已拿住了小師妹」，見這十餘人有老有少，服飾一般無二，動作神態之中，也無哪一個特別顯出頤指氣使的厝樣。

　　忽聽得「嗚嗚嗚」幾下柔和的笛聲從東北方飄來，眾人轉過身子，齊向著笛聲來處躬身行禮。阿紫小嘴微微翹，卻不轉身。蕭峰向著笛聲來處瞧去，只見一個白衣人影飄行而來，腳下甚是迅捷，片刻間便走到火焰鼓氣一吹，那火焰陡地熄滅，隨即大亮，蓬的一聲響，騰向半空，升起有丈許，這才緩緩降低，眾人高呼「：大師兄去力神奇令我等大開眼界。」

　　蕭峰瞧那「大師兄」時，微覺詫異此人既是眾人的大師兄，該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豈知竟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身材高瘦，臉色青中泛黃，面目卻頗英俊。蕭峰適才見了他和飄行而至的輕功和吹火技，知道他內力不弱，但這般鼓氣吹熄綠火，重又點旺，卻非內功，料想是笛中藏著什麼引火的特異藥末。

　　只聽他向阿紫道：「小師妹，你面子不小啊，這許多人為你勞師動眾，從星宿海千里迢迢的趕到中原來。」

　　阿紫道：「連大師哥也出馬，師妹的面子自然不小了，不過要是算我的靠山，只怕你們大夥兒的份量還有點兒不夠。」那大師兄哼了一聲，道：「師妹從小由咱們師父撫減低養長大，無父無母，打從哪裡忽色間又鑽了許多親戚出來的？只不過我爹爹、媽媽的姓名是個大秘密，不能讓人隨便知道而已。」那大師兄道：「那麼師妹的父母是誰？」阿紫道：「說出來嚇你一跳。你要我說麼，快開我了的手銬。」

　　那大師兄道：「開你手銬，那也不難，你先將神木王鼎交出來。」阿紫道：「王鼎在我姊夫那裡。三師哥、四師哥、七師哥、八師哥他們不肯向我夫要，我又有什麼法子？」

　　那大兄向蕭峰日間所遇的那四人瞧去，臉露微笑，神色溫和，那四人卻臉色大變，顯得害怕之極，出塵子道：「大……大……大師哥，這可不關我事。她……她姊夫本事太大，我……我們追他不上。」那大師兄道：「三師弟，你來說。」

　　那胖子道：「是，是！」便將如何遇見蕭峰，他如何接去四人鋼杖，如何將出塵子提上山壁迫問等情一一說了，竟沒點急瞞。他本來行事說話都是慢吞吞地泰然自若，但這時對著那大師兄，說話聲音發顫，宛如大禍監頭一般。

　　那大師兄待說遠，點了點頭，向出塵子道：「你跟他說了什麼？」

　　出塵子道：「我……我……」那大師兄道：「你說了些什麼？跟我說好了。」出塵子道：「我說……我說……這座神木王鼎，是本門的三寶之一，是……是……練那個大法的。我又說，師父說道，中原武人一聽到我們的化功大法，便嚇得魂飛魄散，若是見到這座神木王鼎，非打得稀爛不可。我說這是一件稀世奇珍，非同小可，因些……因此靖他務必歸還。」那大師兄道：「很好，他說什麼？」出塵子道：「他……他什麼也不說，就放我下來了。」

　　那大兄道：「你很好。你跟他說，這座神木王鼎是練咱們『化功大法』之用，深恐他不知道『化功大法』是什麼東西，特別聲明中武人一聽其名，便嚇得魂飛魄散。妙極，妙極，他是不是中原武人？」出塵子道：「我不……知……知道。」

　　那大師兄道：「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他話聲溫和，可是出塵子這麼一剛強暴躁之人，竟如嚇得魂不具體地說體一般，牙齒格格打戰，道：「我…格格…我……格格……不……不……知……格格……知……格格……知道。」這「格格」之聲，是他上齒和下齒相擊，自己難以制止。

　　那大師兄道：「那麼他是嚇得魂飛魄散呢？還並不懼怕。」出塵子道：好像他……他……格格……沒怎樣……怎麼……也不害怕。」那大師兄道：「你猜他這什麼不害怕？」出塵子道：「「我猜不出，請……大……師哥告知。」那大師兄道：「中原武最怕咱們的化功大法，而要練這門化功大法，非這座神木王鼎不可。這座王鼎既然落入他手中，咱們的化功大法便便練不成，因此他就不怕了。」出塵子道：「是，是大師哥明見萬里，料敵如神，師弟……師弟萬萬不及。」

　　蕭峰日間和星宿派諸弟相遇，覺得諸人之中倒是這出塵子爽直坦白，對他較有好感，見他對那大師兄怕得如此厲害，頗有出手相救之意，那知越聽越不成話，這矮子吐言卑鄙，拚命的奉承獻媚。蕭峰便想：「這人不是好漢子是死是活，不怕事會。」

　　那大師兄轉向阿紫，問道：「小妹夫到底是誰？」阿紫道：「他嗎？說出來只恐嚇你一跳。」那大師兄道：「但說不妨，倘若真是鼎鼎大名英雄人物，我摘星子留意在心便了。」

　　蕭峰聽他自報道號，心道：「摘星子！好大的口氣！瞧他適才飄行而來的身法，輕功早然甚佳，卻也勝不過大理國的巴天石、四大惡人中的雲中鶴。」

　　聽阿紫道：「他嗎？大師哥，中原武人以誰為首？」那大師兄摘星子道：「人人都說『北喬峰，南慕容』難這二人都是你姊夫麼？」

　　蕭峰氣往上衝，心道：「你這小子胡言亂語，瞧我叫你知道好歹。」

　　阿紫格格一笑，說道：「大師哥，你說話也真有趣，我只有一姊姊，怎麼會有兩個姊夫？」摘星子微笑道：「我不知道你只一個姊姊。嗯，就算只一個姊姊，有兩個姊夫也不希奇啊。」阿紫道：「我姊夫脾氣大得很，下次我見到他時，將這句話說與他知，你就有苦頭吃了。我跟你說，我姊夫便是丐幫幫主、威震中原的『北喬峰』便是。」

　　此言一出，星宿派中見過蕭峰之人都是一驚，忍不住一齊「哦」一的一聲。這二師兄獅鼻人道：「怪不得，怪不得。折在他的手裡，我也服氣了。」

　　摘星子眉頭微蹙，說道：「神木王鼎落入了丐幫手中，可不大好辦了。」

　　出塵子雖然害怕，多嘴多舌的脾氣卻改不了，說道：「大師哥，這喬峰早不是丐幫的幫主了，你剛從西邊來，想來沒聽到中原武林最近這件大事。那喬峰，那喬峰，已給丐幫大夥兒逐出幫啦！」他事不關已，說話便順暢了許多。

　　摘星子吁了口氣，繃緊的臉皮登時鬆了，問道喬峰給逐出丐幫了麼？是真的麼？」

　　那胖胖的三弟子道：「江湖上都這麼說，還說他不是漢人，是契丹人，中原英雄人人要殺他而甘心呢。聽說此人殺父、殺母、殺師父、殺朋友、卑鄙下流，無惡不作。」

　　蕭峰身山石之後聽著他述說自己這幾月來的不幸遭遇，不由得心中一酸，饒是他武功盡世，膽識過人，但江湖間聲名如此難聽，為天下英雄所不齒，畢竟無味之極。

　　只聽摘星子問阿紫道：「你姊姊怎麼會嫁給這種人？難道天下人都死光了？還是給他先奸後娶、強逼為妻？」

　　阿紫輕輕一笑，說道：「怎麼嫁他，我可不知，不過我姊姊給他一掌打了的。」

　　眾人都「哦」的一聲。這些人心腸剛硬，行事狠毒，但聽喬峰殺父、殺母、殺師父、殺朋友之餘，又殺死了妻子，手段之辣，天下少有，卻也不禁自愧不如，甘拜下風。

　　摘星子道：「丐幫人多勢眾，確有點不易對付，去既然這喬峰已逐出幫，咱們還忌憚他什麼？嘿嘿！」冷笑兩聲，說道：「什麼『北喬峰，南慕容』，那是他們中原武人自相標榜的言語，我就不信這兩傢伙，能抵擋得了我星宿派的神功妙術！」

　　那胖子道：「正是，正是，師弟們也都這麼想。大師哥武功超凡入聖，這次來到中原，正將『北喬峰，南慕容』一起給宰了，挫折一中原武人的銳氣讓他們知我星宿派的厲害。」

　　摘星子問道：「那喬峰去了那裡？」

　　阿紫道：「他說是要到雁門關外，咱們一直追去，好歹要尋到他。」

　　摘星子道：「是了！二、三、四、七、八、五位位師弟，這次監敵失機，你們該當何罪？」那五人躬身道：「恭領大師哥責罰。」摘星子道：「咱們來到中原，要辦的事甚多，要是依罪施罰，不免減弱了人手。嗯，我瞧，這樣吧……」說話未畢，左手一揚，衣袖中飛出五點藍印印的火花出嗤嗤聲響。

　　蕭峰鼻中聞到一陣焦肉之氣，心道：「好傢伙，這可不是燒人麼？」火光不義便熄，但五人臉上痛苦的神色卻越來越厲害。蕭峰尋思：「這人所擲的是硫磺硝磷之類的火彈，料來其中藏有毒物，是以火焰滅之後，毒性鑽入肌肉，反而令人更加痛楚難當。」

　　只聽摘星子道：「這是小號的『鑠心彈。你們經厲一番練磨，耐力更增，下次再遇到勁敵，也不會便即屈服，丟了我星宿派的臉面。」獅鼻子和那胖子道：「是，是，多謝大師哥教5誨。」其餘三人運內力抗痛，無法開口說話。過了一炷香時分，~}五人的低聲呻吟和喘聲才漸漸止歇，這一段時刻之中，星宿派弟子瞧著這五人咬牙切齒、強忍痛楚的神情，無不膽戰心驚。

　　摘星子的眼光慢慢轉向出塵子，說道：「八師弟，你洩漏本派重大機密，令本派重寶面臨破之險，該受如何處罰？」出塵子臉色大變，突然間雙膝一屈，跪倒在地求道：「大師……大師哥，我……我那時胡裡塗的隨口說了出來……你……你饒了我一命，以後……以後給做牛做馬，不敢有半句怨言，不……不……敢有半他怨心。」說著連連磕頭。

　　摘星子歎了口氣，說道：「八師弟，你我同門一場，苦是我力之所及，原也想饒了你。只不過……唉，要是這次饒了你，以後還有誰肯遵守師父的戒令？你出手吧！本門的規矩，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能打敗執法尊者，什麼罪孽便都免去了。我站起來，這就出手吧！」

　　出塵子卻怎敢和他放對？只不住磕頭，咚咚有聲。

　　摘星子道：「你不肯先出手，那麼就接我反招吧。」

　　出塵子一聲大叫，俯道從地下拾起兩塊石頭，使輕向摘星擲去，叫道：「大師哥，得罪了！」跟著又拾起兩塊石頭擲出，身子已躍向東開角上，呼呼兩響，又擲出兩塊石頭，一肉球般的身子已遠遠縱開。他自知武功與摘星子差得太遠，只盼這六塊石頭能擋得一擋，便可脫身逃走，此後袖揮動，在最先到的石頭上一帶，石反而出，向塵子後心砸去。

　　蕭峰心想：「這人借力的功夫倒也了得，這是真實本領，並非邪法。」出塵子聽到背後風專聲輕急，斜身左躍躲過。但摘星子拂出的第二塊石頭跟著又到，竟不容他有喘息餘地。出塵子左足剛在地下一點，輕風襲背，第三塊石頭又已趕了過來。每一塊石頭擲去，都逼得出塵子向跳了一大步，六大步跳過，他又已回到火焰之旁。

　　只聽得拍的一聲猛響，第六塊石頭遠遠落下。出塵子臉色蒼白，手一翻，從懷中取出一柄匕首，便往自己胸口插入。摘星子衣袖輕揮，一朵藍色火花撲向他手腕，嗤嗤聲響，燒炙他腕上穴道。出塵子手一鬆，匕首落地。全大聲叫道：「大師哥慈悲！大師哥慈悲！」摘星子衣袖一揮，一股輕風撲出，射向出塵子身上，著體便燃，衣服和頭髮首先著火。只見他在地下液來液去，厲聲慘叫，一時卻又不死，焦臭四溢，情狀可怖。星宿前派眾門人只嚇得連大氣出不敢透一口。

　　摘星子道：「大家都不說話，嗯，你們覺得我下手太辣，出塵子死得冤枉，是不是？」

　　眾人立即搶著說道：「出塵子死有餘辜，大師哥幫他煉體化骨，對他真是仁至義盡。」「大師哥英明果斷，處置得適當之極，既不寬縱，又不過份，咱們敬佩萬分。」這傢伙洩露本派機密，使師尊的練功至寶遭逢危難，本當凌遲碎割，讓他吃上七日七夜的苦頭這才處死。大哥顧全同門義氣，這傢伙做鬼也感激大師哥的恩惠。」

　　咱們人人有罪，請大師哥寬恕。」

　　無數無恥的言語，夾雜在出塵子的慘叫狂號聲中。蕭峰只覺說不出的厭憎，轉過身來，右足一彈，已悄沒聲的落在二丈以外，以摘星子如此功夫，竟也沒有察覺。蕭峰正要離去，忽聽得摘星子柔聲問道：「小師妹，你偷盜師尊的寶鼎，交與旁人，該受什麼處罰？」蕭峰一驚，心道：「只怕阿紫所受刑罰，比之也塵子更要慘酷十倍，我若袖手而去，心中何安？」當即轉身，悄沒聲的又回到原來隱身之處。

　　只聽阿紫說道：「我犯了師父的規矩，那不錯，大師哥，你想不想拿回寶鼎？」摘星子道：「這是本門的三寶之一，當然非收回不可，如何能落入外人之手？」阿紫道：「我姊夫的脾氣，並不怎樣太好。這寶鼎是我交給他的，如果我向他要回，他當然完整無缺的還我。倘若外人向他要，你想他給不給呢？」

　　摘星子「嗯」了一聲，說道：「那很難說。要是寶鼎有了些微損傷，你的罪孽可就更加大了。」阿紫道：「你向他要，他無論如何是不肯交還的。大師哥武功雖高最多也不過將他殺了，要想取回寶鼎，那可千萬難。」摘星子沉吟道：「依你說那便如何？」阿紫道：「你們放開我，讓獨自到雁門關外，去向姊夫把寶鼎要回。這叫做將功贖罪，不過我得答允，以後也不能向我施用什麼刑罰。」

　　摘星子道：「這話聽來倒也有理。不過，小師妹啊，這麼一來，做大師哥的臉皮，可就給你剝得乾乾淨淨了，從此之後，我再也不能做星宿派的大師兄了。我一放了你，遠走高飛，跟著你姊夫逃之夭夭，我又到哪裡去找你？這寶鼎嘛，咱們是志在必得，只要不洩漏風聲，那姓喬的未必便貿然毀去。小師妹，你出手吧，只要你打勝了我，你便是星宿派的大師姊，反過赤我要聽你號令，憑你處分。」

　　蕭峰這才明白：「原來他們的排行是以功夫強弱而定，不按照入門先後，是以他年紀輕輕，卻是大師兄，許多比他年長之人，麼而是師弟。這麼說來，這些人相互間常常要爭奪殘殺，那還有什麼同門之情、兄弟之義？」

　　他卻不知，這個規矩正是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強的法門。大師兄權力極大，做師弟的倘若不服隨時可以武功反抗，那時便以功夫定高低。倘若大師兄得勝，做師弟自然是任殺任打，絕無反抗的余。要是師弟得勝，他立即一躍則升為大師兄，轉手將原來的大師兄處死。師父睜睜的袖手旁硯，決不干預。在這規矩之下，人人務須努力進修，藉以自保，表面上卻要不動聲色，顯得武功低微，以免引起大師兄的疑忌。出塵子膂力厲害，所鑄鋼杖又長又粗，十分沉重，雖然排行第八，早引起摘星子的嫉忌，這次便藉故剪除了他。別派門人往往練到一定造詣便即停滯不進，星宿派門人卻半天也不敢偷賴，永遠勤練不休。做大師兄的固然提心吊膽，怕每個師弟向自己挑戰，而做師弟的，也老是在擔心大師兄找到自己頭上來，但只要功夫練得強了，大師兄沒有必勝把握，就不會輕易啟釁。

　　阿紫本以為摘星子瞧在寶鼎份上，會但加害自己，哪知他竟不上當，立時但要動手，這一來可嚇得花容失色，但聽出呻吟叫喚之聲兀自未息，這命運轉眼便降到自己身上，只得顫聲道：「我手足都被他們銬住了，如何跟你動手還招？你要害我，不光明正大的幹，卻使這等陰謀詭計。」

　　摘星子道：「很好！我先放。」說著衣袖一拂，一股勁氣直射入火焰之中。火焰中又分出一道細細的綠火，便如一根水線般，向阿紫雙手之間的鐵銬上射去。

　　蕭峰看得甚準，這一條火確不是去燒阿紫身體。但聽得嗤嗤輕響，過不多時，阿紫兩手往外一分，鐵銬已從中分斷，但兩個鐵圈還是套在她手上，那綠火倏地縮回，跟著又向前射出，這次卻是指向她足踝上的鐵鐐。也只片刻功夫，鐵鐐自己燒斷。蕭峰初見綠火燒熔鐵銬，不禁暗自驚異摘星子內力好生了得，待再看到那綠火去燒腳鐐時，這次瞧得清楚，綠炎所到之處，鐵鐐便即變色，看來還是那火焰中頗有古怪，並非純係出內力。

　　星宿派眾門人不住口的稱讚：「大師哥的內功當真超凡入聖，非同小可。」我等見未見，聞所未聞。當今之世，除了師尊之外，大師哥定然是天下無有條有敵。」「什麼『北喬峰，南慕容』，叫他們來給大師哥提鞋子也不配。」「小師妹，現下你知道厲害了吧？可惜懊悔已經遲了。」你一言，我一語，搶著說個不停。摘星子聽著這些謅庚之言，臉帶笑容，微微點頭，斜眼瞧著阿紫。阿紫雖然心思靈巧，卻也想不出什麼妙計來脫出眼前的大難，只盼他們說之不休，摘星子遲出手越好，但這些翻來復至去說了良久，再也想不出什麼新鮮意思來了，聲音終於漸漸低下去。

　　摘星子緩緩的道：「小師妹，你這就出招吧！」阿紫顫聲道：「我不出招。」摘星子道：「為什麼？我看還是出招的好。」

　　阿紫道：「我不跟你打，明知打你不過，又何必多費氣力？你要殺我，儘管殺好了。」

　　摘星子歎道：「我並不想殺你。你這樣一位美貌可愛的小姑娘，殺了你實在可惜，不過這叫做無法可施。小師妹，你出招吧，你殺了我，你就可以做大師姊了。星宿派中，除了師父之外，誰都要聽你的號令了。」

　　阿紫道：「我小小女子，一生一世永遠不會武功蓋過你，你其實不用忌我。」

　　摘星子歎道：「要是你不犯這麼大的罪孽，我自然永遠不會跟你為難，現下……嗯……我是愛莫能助了。小師妹，你接招吧！」說著袖子一揮一，一股勁風撲向火焰，一道綠色火線便向阿紫緩緩射去，似乎他不想一時便殺了她，是以火焰去甚緩。

　　阿紫驚叫一聲，向右躍開兩步。那火焰跟著迫來。阿紫又退一步，背心已靠到蕭峰藏身的大石頭之前。摘星子催動內力，那道火焰跟著逼了過來。阿紫已退無可退，正要想向旁縱躍，摘星子衣袖揮動，兩股勁風分襲左右，令她無法閃避，正面這道綠火卻越逼越近。

　　蕭峰眼見綠火離她臉孔已不到兩尺，近了一寸，又近一寸，便低聲道：「不用怕，我來助你。」說著從大石後面伸手過去，抵住她背心，又道：「你運力向火焰擊過去。」

　　阿紫正嚇得魂散，突然聽到蕭峰聲音，當真喜出望外，想也不想，便一掌拍出，其時蕭峰的內力已注入她體內，她這一掌勁力雄渾。那道綠色火焰倏地縮回兩尺。

　　摘星子大吃一驚，眼見阿紫已成為俎上之肉，正想賣弄功夫，逼得綠火在她臉盤旋來去，嚇得她大聲驚叫，在眾同門前顯足了威風之後這才取她性命，哪想到她小小年紀，居然有這等厲害內力，實是大出料之外。他星宿派的武功，師父傳授之後，各人自行修練，到底造詣如何，不等臨敵相鬥或是同門自殘，那是誰也不知道的。因此阿紫這一掌拍出，意將綠炎逼回，眾人都是「哦」的一聲，雖均感驚訝，卻誰也沒疑心有人暗助，只道阿紫天資聰明，暗中將功夫練得造詣極深。

　　摘星子運力送回，綠火又向阿紫臉上射去，這一次使力極猛，綠火去勢奇快。阿紫「嚶嚀一聲，不知如何抵勁力已消，她身子避開，綠火射到石上，嗤嗤直響。蕭峰低聲道：「左掌拍過去，隔斷火焰！」阿紫心道：「這法兒挺妙！」左手一揚，一股掌力推向綠火中腰，綠火登時斷為兩截，前半截火焰無後力相繼，在岩石上燒了一回，便漸漸弱下去。

　　摘星子心想：「這股火焰倘若熄了，那便是在眾同門前輸了一陣，這銳氣如何能挫？」當即催動掌力，又將能綠火射向岩石，要將那斷了根本的綠火接應回來。

　　阿此只覺背上手掌中內力源源送來，若不拍出，說不定自己身子也要炸裂了，當下右手急揮，直擊出去。蕭峰內力渾厚無比，輸到阿紫體內後威力雖減，但若她能善於動用，對摘星子功個出其不意，極可能便一擊而勝。只是她驚恐之餘，這一掌拍出去匆匆忙忙，呼的一聲響，這道細細的綠火應手而滅，雖是勝了一仗，卻未損到摘星分毫。

　　但這麼一來，星宿派人門同已相顧失色。那七師弟不識時務，還向要大師哥捧場，說道：「大師哥，你功力真強，小師妹這一掌拍來，最多也不過將『神火』拍熄一些，卻哪裡奈何得了你？」這幾句話他是心拍大師兄馬屁，但摘星子聽來，卻是有如向他諷剌一般，突然間衣袖射到了七師弟臉上。綠火略一燒炙，便縮回，那人已雙手掩面，蹲在地下，殺豬也似叫將起來。

　　摘星子剛將七弟整治了一下，隨即左掌斜拍，一道綠火又向阿紫射來。這次的綠火卻粗得多了，聲勢洶洶，照映得阿紫頭臉皆碧。

　　阿紫拍出掌力，抵住綠火，不令近前。那綠火登時便在半空僵住，焰頭前進得一兩寸，又向後退了一兩寸。黑暗之中，便似一條綠色長蛇橫臥空際，輕輕擺動，顏色又是鮮艷，又是詭異，光芒閃爍不定。

　　摘星子連催三次掌力，都給阿紫擋回，不由得又是焦躁，又是憤怒，再催兩次掌力仍是不得前時，驀地裡一股涼意從背脊上升向後頸：「她，她……她餘力未盡，原來一直在作弄我。難到師父偏心，暗中將本門最上乘的功夫傳了她？我……我這可上了她的當啦！」想到此處，心下登時怯了，手上掌力便即減弱，那條綠色長蛇快如閃電般退向火堆。

　　摘星子厲聲大喝，掌力加盛，綠火突然化作一個斗大的火球，向阿紫疾衝過來。阿紫右掌急拍，卻擋不住為球的衝勢，左掌忙又推出，雙掌併力，才擋住為球。

　　只見一碧綠的火球在空中骨碌碌的迅速轉動，眾弟子喝起采來，都說：「大師哥功力神妙，這一次小丫頭可就糟糕啦！」「小師妹，你還逞什麼強？乘早服輸，說不定大師哥還能給你一條路生。」

　　阿紫不住催動掌力，但蕭峰送來的掌力雖強，終究是外來之物，她運用之際不能得心應手。摘星子和她僵持片刻，已發覺了她內力弱點所在，突然間雙眉往上一豎，右手食指點兩點，火焰堆中嗤嗤兩聲輕響，爆出幾朵火花，猶如流星一般，分從左右襲向阿紫，來勢迅速之極。阿紫音「啊喲！」她雙手掌力已凝聚在火之上，再也分不出手來抵擋，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側身閃避。但兩朵火在摘星子內力催動之下，立即追來。

　　蕭峰眼見阿紫已無力與抗，當下左掌微一揚，一股掌力輕輕推出，阿紫形閃動之際，兩條腰帶飄將起來，一飄一拂，兩朵火花迅速無倫的向星子激射回去。

　　摘星子只嚇目瞪口呆，一怔之間，兩朵火花已射到身前，急忙躍起，一朵火花從他足底下飛過。兩名師弟喝采：「好功夫，大師兄了不起！」采聲未歇，第二朵火花已大規奔向他小肚。摘星子身在半空，如何還能向上撥高？嗤的一聲響，火花已燒上他肚腹。摘星子「啊」的一聲大叫，落了下來。那團大火球也即回入火焰堆中。

　　眾弟子眼望阿紫，臉上都現出敬畏之色，均想：「看來小師妹功力不弱，大師兄未必一定能夠取勝，我喝采不要喝得太響了。」

　　摘星子神色慘淡，伸手打開髮髻，長髮下垂，覆在臉上，跟著力咬舌尖，一口鮮血向火焰中噴去。那火焰忽地一暗，隨即大為明亮，耀得眾人眼睛也不易睜開。眾弟子還是忍不住大聲喝采：「大哥好功力，令我們大開眼界。」摘星子猛地身子急旋，如陀螺般連轉了十多個圈子，大袖拂動，整個火焰堆陡地撥起，便如一座火牆般向阿紫壓來。

　　蕭峰知摘星子所使的是一門極厲害的邪術，平生功力已盡數凝聚在這一擊之中。這人雖然奸惡，但和他無怨無仇何必跟他大鬥，當下反掌為抓，抓住阿紫背心，便想拉了她就此離去。忽呼得阿紫叫道：「阿朱姊姊，阿朱姊姊，你親妹子給人家這般欺侮，你也不給我出氣？」蕭峰一怔：「她在叫喚阿朱，我……我……就此一走了事麼？」

　　蕭峰微一遲疑那綠火來得快極，便要撲到阿紫身上，只得雙掌齊出，兩股輕風拍向阿紫的衣袖。碧焰映照之下，阿紫兩隻紫色衣袖鼓風飄起，向外送出，蕭峰的輕力已推向那堵綠色的光牆。

　　這片碧焰在空中略一停滯，便緩緩向摘星子面前退去，摘星子大驚，又在舌尖上一咬，一口鮮血再向火焰噴去，火焰一盛，回了過來，但只時得兩尺，便給蕭峰的內力逼轉。眾弟子見阿紫的衣袖鼓足了輕風，便如是風帆一般，都道這小師妹的內功高強之極，那想得到她背後另外有人。

　　摘星子此時臉上已無半點血色，一口口鮮血不住向火焰中吐去。他噴出一口鮮血，功力便減弱一分，這已是騎虎難下，只得硬拚到底，但盼將紫燒死了，立即離去，慢慢再修練復元，否則給其他師弟瞧出破綻，說不定乘機便來揀這現成便宜，又來向他挑戰。他不斷噴出鮮血，但在蕭峰雄渾的內力之前，碧焰又怎能再衝前半尺？

　　蕭峰從對方勁之中，察覺他真氣越來越弱，即將油盡燈枯，便凝氣向阿紫道：「你叫他認輸便是，不用鬥了。」

　　阿紫叫道：「大師哥，你鬥過我啦，只須跪下求饒，我不殺你便是。你認輸吧！」摘星惶急異常，自知命在頃刻，聽了阿紫說話，忙點了點頭。阿紫道：「你幹什麼不開口？你不說話，便是不肯認輸。」摘星子又連連點頭，卻始終不說話，他凝運全力與蕭峰相抗，只要一開口停送真氣，碧焰卷將過來，立時便將他活活燒死。

　　眾同門紛紛嘲罵起來：「摘星子，你打輸了，何不跪下磕頭！」「這等膿包貨色，也出來現世，星宿派的臉也給你丟光啦！」「小師妹寬洪大量，饒你性命，你還硬撐什麼面子？開口說話啊，開口說話啊！」「摘星子，十年之前，我就知道你是生宿派中最大的敗類。小師今日清理門戶，立下豐功偉績，當真是我宿派中興的大功臣。」「你陰謀暗算師尊，企圖投靠少林派，幸好小師妹拆穿了你的奸謀。你這混帳畜生，無恥之尤！」小師妹神功奇妙，除了師尊，普天下算她最為厲害，我早就看了出來。」「摘星子你自己偷盜了神木王鼎，卻反咬一口，誣賴小師妹，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

　　蕭峰聽這干曜見風使帆，捧強欺弱，一見摘星子處於下風，立即翻臉相向，還在片刻之前，這些人將大兄贊成是並世無敵的大英雄，這時卻罵得他狗血淋頭，比豬狗也還如，心想：「星宿老魔收的弟子，人品都這麼奇差，阿紫自幼和這些人為伍，自然也是行止不端了。」見摘星子狠狽之極，當下不為已甚，內勁一收，的一雙衣袖便即垂下。

　　摘星子神情委頓，身子搖搖幌幌，突然間雙膝一軟，坐倒在地。阿紫道：「大師哥，你怎麼啦？服了我麼」摘星低聲道：「我認輸啦。你……你別……別叫我大師哥，你是咱們的大師姊！」

　　眾弟子齊聲歡呼：「妙極！妙極！大師姊武功蓋世，星宿派中有這樣一位傳人，咱們星宿派更加要名揚天下了。」大師姊，你快去宰了那什麼『北喬峰，南慕容』，咱星宿派中原唯我獨尊。」另一人道：「你胡說八道！北喬峰是大師姊的姊夫，入怎麼殺得？」「有什麼殺不得？除非他投入咱們星宿門下，甘願報輸。」

　　阿紫斥道：「你們瞎說些什麼？大家別作聲。」眾弟子登時鴉雀無聲。

　　陳紫笑瞇瞇的向摘星子道：「本門規矩，更挽傳人之後，舊的傳人該當如何處置？」摘星子額頭冷汗涔涔而下，顫聲道：「大大……大師姊，求你……求你……」阿紫格格嬌笑，說道：「我真饒你，只可惜本門規矩，不能壞在我的手裡。你出招吧！有什麼本事，盡力向我施展好了。」

　　摘星子知道自己命運已決，不再哀求，凝氣雙掌，向火堆平平推出，可是他內力已盡，雙掌推出，火焰只微微顫動了兩下，更無動靜。

　　阿紫笑道：「好玩，好玩，真好玩！大師哥，你的法術怎忽然不靈了？」向前跨出兩步，雙掌拍出，一道碧焰吐出，射向摘星子身上。阿紫內力平平，這道碧焰去勢既緩，也甚是鬆散黯淡，但摘星子此刻已無絲毫還手餘地，連站起來逃命的力氣也無。碧焰一射到他身上，霎時間頭髮衫著火，狂叫慘號聲中，全身都裹入烈焰之中。

　　眾弟子頌大起，齊贊大師姊功力出神入化，替星宿派除去了一個為禍多年敗類，稟承師尊意旨，立下了大功。

　　蕭峰雖在江湖上見過不少慘酷凶殘之事，但阿紫這樣一秀麗清雅、天真可愛的少女，行事竟這般毒辣。他心中只感說不出厭惡，；輕輕歎了口氣，撥足便行。

　　阿紫叫道：「姊夫，姊夫，你別走，等一我等我。」星宿派諸弟子見巖之後突然有人現身，而二弟子、三弟子等人認得便是蕭峰，都是愕然失色。

　　阿紫又叫：「姊夫，你等等我。」搶步走到蕭峰身邊。這時摘星子的慘叫聲越來越響，他嗓音尖銳，加上山谷中的回聲，更是難聽。蕭峰皺眉道：「你跟著我幹什麼？你做了星宿派傳人，成了這一群人的大師姊，不是心滿意足了麼？」阿紫笑道：「不成。」壓低聲音道：「我這大師姊是混來的，有什麼稀罕？姊夫，我跟你一起到雁門關外去。」蕭峰聽著摘星子的呼號之聲，不願在這地方多耽，快步向北行去。

　　阿紫和他並肩而走，回頭叫道：「二師弟，我有事去北方。你們在這裡附近等我回來，誰也不許擅自離開，聽見了沒有？」眾弟子一齊搶上幾步，恭恭敬敬的躬身說道：「謹領大師姊法旨，眾師弟不敢有違。」隨即紛紛稱道：「頌：「恭祝大師姊一路平安。」「恭祝大師事事如意。」恭祝大師姊旗開得勝，馬到功成。」「大師姊身負如此神功，天下事有什麼辦不了？這般恭祝，那也是多餘的了。」

　　阿紫回手揮了幾下，臉上忍下住露出得意的笑容。

　　蕭峰在白雪映照之下，見到她秀麗的臉上滿是天真可愛的微笑，便如新得了個有趣的玩偶或是好吃的糖果一般，若非適才親眼當睹，有誰能信她是剛殺了大師兄、新得天下第一大邪派傳人之位。蕭峰輕輕歎息一聲，覺塵世之間，事事都是索然無味。

　　阿紫問道：「姊夫，你歎什麼氣？說我太也頑皮麼？」蕭峰道：「你是頑皮，是太過殘忍兇惡。咱們成信男子，這麼幹那也罷了，你是小姑娘，怎麼也這般下手不容情？」阿紫道：「你是明知故問，還是真的不知道？」說著側過了頭，瞧蕭峰，臉上滿是好奇的神色。蕭峰道：「我怎麼會明知故問？」

　　阿紫道：「這就奇了，你怎麼會不知道？我這個大師姊是假的，是你給我掙來的只不過他們都不出來而已。要是我不殺他，終有一日會給瞧出破綻，那時候你又未必在我身邊，我的性命自然勢必送在他手裡。我要活命，便非殺他不可。」

　　蕭峰道：「好吧！那定要跟我去雁門關，又幹什麼？」阿紫道：「姊夫，我對你說老實話了，好不好？你聽不聽？」蕭峰心道：「好啊，原來你一直沒跟我說老實話，這時候才說。」說道：「當然好，我說怕你不說老實話。」阿紫格格的笑了幾聲，伸手挽住他臂膀，道：「你也有怕我的事？」蕭峰歎道：「我怕你的事多著呢，怕你闖禍，怕你隨便害人，怕你梆出古里古怪的事來……」阿紫道：「你怕不怕我給人家欺侮，給人家殺了？」蕭峰道：「我受你姊姊重托，當然要照顧你。」阿紫道：「要是我姊姊沒托過你呢？倘若我不是阿朱的妹子呢？」蕭峰哼了一聲，道：「那我又何必睬你？」

　　阿紫道：「我姊姊就那麼好？你心中就半點也瞧我不起？」蕭峰道：「你姊姊比你好上千倍萬倍，阿紫，你一輩子永遠比不上她。」說到這裡，眼眶微紅，語音頗為酸楚。

　　阿紫嘟起小嘴，悻悻的道：「既然阿朱樣樣都比我好，那麼你叫她來陪你吧，我可不部你了。」說了轉身便走。

　　蕭峰也不理睬，自管邁步而行，心中卻不由得傷感：「倘若阿朱陪我在這雪地中行真走，倘若她突然發嗔，轉身而去，我當然立刻便追趕前去，好好的陪個不是。不，我起初就不會惹她生氣，什麼事都會順著她。唉，阿朱對我柔順貼，又怎會向我生氣？」

　　忽聽得腳步聲響，阿紫又奔了回來，說道：「姊夫，你這人也忒狠心，說等便不等，沒半點仁慈心腸。」蕭峰嘿的一聲，笑了出來，說道：「你也說什麼仁慈心腸。阿紫，你聽誰說過『仁慈』兩字？」阿紫道：「聽我媽媽說的，她說對人不要凶狠霸道，要仁慈些才是。」蕭峰道：「你媽媽的話不錯，只可惜你從小沒跟媽媽在一起，卻跟著父學了一肚子的壞心眼兒。」阿紫笑道：「好吧！姊夫以後我跟我在一起，多向你學些好心眼兒。」

　　蕭峰嚇一跳，連連搖手，忙道：「不成，不成！你跟我這個粗魯匹會有什麼好？阿紫，你走吧！你跟我在一起，我老是心煩意亂，要靜下來好好想一下事情也不行。」阿紫道：「你要想什麼事情，不如說給我聽，我幫你想想。你這人太好，挺容易上人家的當。」蕭峰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說道：「你一個小女孩兒懂得什麼？難道我想不到的事情，你反而想到了。」阿紫道：「這個自然，有許多事情，你說什麼也想不到的。」

　　她從地下抓起一雪來，捏成一團，遠遠的擲了出去，說道：「姊夫，你到雁門關外去幹什麼？」蕭峰搖頭道：「不什麼。打獵牧羊，了此一生，也就是了。」阿紫道：「誰給你做飯吃？誰給價錢做衣穿？」蕭峰一怔，他可從來沒想過這種事情，隨口道：「吃飯穿衣，那還不容易？咱們契丹人吃的是羊肉牛肉，穿的是羊皮牛皮，到外為家，隨遇而安，什麼也不用操心。」阿紫道：「你寂寞的時候，誰陪你說話？」蕭峰道：「我回到自己族人那裡，自會結識同族的朋友。」阿紫道：「他們說來說去，儘是打獵、騎馬、宰牛、殺羊，這些話聽多了，又有什麼味道？」

　　蕭峰歎了口氣，知道她的話不錯，無言可答。

　　阿紫道：「你非去遼國不可麼？你不回去，在這裡喝酒打架，死也好，活也好，豈不是轟轟烈烈、痛快得多麼」

　　蕭峰聽她說：「在這裡喝打架，死也好，活也好，豈不是轟轟烈烈、痛快得多麼「這句話，不由胸口一熱，豪氣登生，抬起頭來，一聲長嘯，說道：「你這話不錯！」

　　阿紫拉拉他臂膀，說道：「姊夫，那你就別去啦，我也不回星宿海去，只跟著你喝酒打架。」蕭峰笑道：「你是星宿派的大師姊，人家沒了傳人，沒了大師姊，那怎成？」阿紫道：「我這個大師姊是混來的，同露出馬腳，立時就性命不保，雖說好玩，也不怎麼了不起。我還是跟道你喝酒打架好的玩。」蕭峰微笑道：「說到喝酒，你酒量太差，只怕喝不到一碗便醉了。打架的本事不行，幫不了我忙，反而要我幫你。」

　　阿紫悶悶不樂，鎖起了眉頭，來回走了幾步，突然坐倒在地，放聲大哭。蕭峰倒給嚇一跳，忙問：「你……你……你幹什麼？」阿紫不理，仍是大哭，甚為哀切。

　　蕭峰一向見她處處佔人上風，便是給星宿派擒住之時，也是倔強不屈，沒想到她會如此若惱的大哭，不由得手足無措，又問：「畏，畏，阿紫，你怎麼啦？」阿紫抽抽噎噎的道：「你走開，別來管我，讓我在這裡哭死了，你才快活。」蕭峰微笑道：「好端端一個人，口哭是哭不死的。」阿紫哭道：「我偏要哭死給你看！」

　　蕭峰笑道：「你慢慢在這裡哭吧，我可不能陪你了。」說著撥步便行，只走出奇怪，回頭一望，只見她俯伏雪地之中，一動也不動。蕭峰心中暗笑：「小子孩兒撒癡撒嬌，我若去理睬她，終究理不勝理。」當下頭也不回的逕自去了。

　　他走出數里，回頭再望，這一帶勢曠，一眼瞧去並無樹木山坡阻擋，似乎阿紫仍是一動不動的躺著。蕭峰心下猶豫：「這女孩兒性子古怪之極，說不定真的便這麼躺著，就此不身起來。」又想：「我已害死了她姊姊，就算不聽阿朱的話，不去照料她，保護她終不能激死了她。」一想到阿朱，不由得胸口一熱當即快步從原路回來。

　　奔一阿紫身邊，果見她俯伏於地，仍和先前一模一樣，半他也沒轉動地位，蕭峰走上兩步，突然一怔，只見她嵌在數寸厚的積雪之國，身旁積雪竟全不融化，莫非果然死了？他一驚之下，伸手去摸她臉頰，著手處肌膚上一片冰冷，再探她鼻息，也是全無呼吸。蕭峰見過她詐死欺騙自己親生父母，知道她星宿派中有一門龜息功夫，可以閉住呼吸，倒也並不如何驚慌，於是伸指在她肋脅下點了兩點，內力自她穴道中透了進去。

　　阿紫嚶嚀一聲，緩緩睜眼來，突然間櫻口一張，一枚藍晃晃的細針急噴而也，射向蕭峰眉心。

　　蕭峰和她相距不過尺許，說什麼也想不到她竟會突施暗算，這根毒針來得甚是勁急，他武功再高，在倉卒之際，咫尺之間要想避去，也萬萬不能。他想也不想，右手一揚，一股渾厚雄勁之極的掌風劈了出去。

　　這一掌實是他生平功力所聚，這細細一的一枚鋼針在尺許之內急射過來，要以無質的掌風將之震開，所使的掌力自是大得驚人。他一掌擊出，身子同時盡力向右斜出只聞取一陣淡淡的腥臭之氣，毒針已從他臉頰旁控過相距不過許，委實凶險絕倫。

　　便在此時，阿紫的身軀也被他這一掌推了出去，哼也不哼，身子平平飛出，拍的一聲，摔在十餘丈外，她身子落下後又在雪地上滑了數丈，這才停住。

　　（第二十五回完）

## 第26章 赤手屠熊搏虎

　　蕭峰於千多鈞一發中逃脫危難，暗叫一聲：「慚愧！」第一個念頭便是：「這妖女心腸好毒，竟使這歹招暗算於我。」想到星宿派的暗器定是厲害無比，毒辣到了極點倘若這一下給射中了，活命之望微乎其微，不由得心中怦怦亂跳。

　　待見阿紫給自己一掌震出十餘夫，不禁又是一驚：「啊喲，這一掌她怎經受得起？只怕已給我打死了。」身形一晃，縱到她身邊只，見她雙目緊閉，兩道鮮血從嘴角流了出來，臉如金紙，這一次是真的停呼吸。

　　蕭峰登時呆了，心道：「我又打死了她，又打死了阿朱的妹妹。她……她臨死時叫我照顧她的妹妹，可是……可是……我又打死了她。」這一怔本來只是霎息之間的事，但他心神恍惚，卻如經歷了一段極才的時刻。他搖了搖頭，忙伸掌按住阿紫後心，將真氣內力拚命送將過去。過了好一會，阿紫身子微微一動。蕭峰大喜，叫道：「阿紫，阿紫，你別死，我說什麼也要救活你。」

　　但阿紫只動了這麼一下，又不動了。蕭峰甚是焦急，當即盤膝在雪地，將阿紫輕輕扶起，入在自己身前，雙掌按住她背心，將內力緩緩輸入她體內。他知阿紫受傷極重，眼下只有令他保住一口氣，暫得不死徐圖挽救，因此以真氣輸入她的體內，也是緩緩而行。過得一頓飯時分，他頭冒出絲絲白氣，已是全力而為。

　　這麼連續不斷的行功，隔了小半個時辰，阿紫身子微微一動，輕輕叫了聲：「姊夫！」蕭峰大喜，繼續行功，卻不跟她說話。只覺她身子漸漸溫暖，鼻中也有了輕微呼吸。蕭峰心怕功一虧一簣，絲毫不停的運送內力，真至中午時分，阿紫氣息稍勻，這才將她橫抱懷中，快步而行，卻見她臉上已沒半點血色。

　　他邁開腳步，走得又快又穩，左手仍是按在阿紫背心，不絕的輸以真氣。走了一個多時辰，來到一個小市鎮，鎮上並無客店。只得再向北行，奔出二十餘里，才尋到一家簡陋的客店。這客也無店小二，便是店言自行招呼客人。蕭峰要店主取來一碗熱湯，用匙羹妥了，慢慢餵入阿紫口中。但只她只喝得三口，便盡數嘔了出來，熱中滿是紫血。

　　蕭峰甚是優急，心想阿紫這一次受傷，多半治不好了，那閻王敵薛神醫不知到了何，就算薛神醫便中身邊，也未必能治。當日阿朱為少林寺掌門方丈掌力震盪，並百親身所受，也已驚險萬狀，既敷了太行山譚公的治傷靈膏，又蒙恭神醫施救，方得治癒。他雖知阿紫性命難保，卻不肯就此罷手，只是想：「我就算累得筋疲力盡，真氣內力全部耗竭，也要支持到底。我不是為了救她，只是要不負阿朱的囑托。」

　　他明知阿紫出暗算於暗算於他在先，當此處境，這掌若不擊出，自己已送命在她手中。他這等武功高強之人，一遇危難，心中想也不想，自然而然的便出手御害解難。他被迫打傷阿紫，就算阿朱在場，也決不會有半句怪責的言語，這是阿紫自取其禍，與旁人無干，但就因阿朱不能知道，蕭峰才覺得萬分對她不起。

　　這一晚他始終沒合眼安睡，真到次日，不斷以真氣維繫阿紫的性命。當日阿朱受傷，蕭峰只在她氣息漸趨微弱之時，這才出手，這時阿紫卻片刻也離不開他手掌，否則氣息立時斷絕。

　　第二晚仍是如此。蕭峰功力雖強，但兩日兩晚的勞頓下來，畢竟也疲累之極。小客店中所藏的兩罈酒早給喝得壇底向天，要店主到別處去買，偏生身邊又沒帶多少銀兩。他一天不吃飯毫不要緊，一天不喝酒就難過之極，這時漸漸的心力交瘁，更須以酒提神，心想：「阿紫身上想必帶有金錢。」

　　解開她衣囊，果見有三隻小小金元寶、幾錠碎銀子。他取了一錠銀子，包好衣囊，見衣囊上連有一根紫色絲帶，另一端繫在她腰間。蕭峰心想：「這小姑娘僅慎得很，生怕衣囊掉了。這些叮叮噹噹的東西繫在身上，可挺不舒服。」伸手去解繫在她腰帶上的絲帶扭結。這結打得很實，單用一隻手。費好一會功夫這才解開，一抽之下，只覺絲帶另一端行系得有物。那物卻藏在她裙內。

　　他一放手，拍的一聲，一件物落下地來，竟是一座色作深黃的小小木鼎。

　　蕭峰歎了口氣，俯身拾起，放在桌上。木鼎彤琢甚是精細，木質堅潤似似玉，木理之中隱隱約約的泛出紅絲。蕭峰知道是星宿派修煉「化功大法」之用，心生厭憎，只看了兩眼，也便不加理會，心想：「這小姑娘當真狡獪，口口聲聲說這神木王鼎已交了給我，哪知卻繫在自己裙內。料得好同門一來相信確是在我手中，二來也不便搜及她的裙子，是以始終沒有發覺。唉，今日她性命難保，要這等外之物何用？」

　　當下招呼店主進來，命他持銀兩去買酒買肉，自己繼續以內力保住阿紫的性命。

　　到第四日早上，實在支持不住了，只得雙手各握阿紫一隻手掌，將她摟在懷裡，靠在自己的胸前，將內力從她掌心傳將過去，過不多時，雙目再也睜不開來迷迷糊糊終於合眼睡著了。但總是掛念著阿紫的生死，睡不了片刻，便又驚醒，幸她他入睡之後，真氣一般的流動，只要手掌不與阿紫手掌相離，她氣息便不斷絕。

　　這般又過了兩天，眼見阿紫一口氣雖得勉強吊住，傷勢卻沒半點好轉之象，如此因居於這家小客店中，如何了局？阿紫偶爾睜開眼來，目光迷茫無神，顯然仍是人事不知，更是一句話也不會說。蕭峰苦思無策，心道：「只得抱了她上路，到道上碰碰運氣，在這小客店中苦耽下去，終究不是法子。」

　　當下左手抱了阿紫，右後拿了她衣囊塞在懷中，見到桌上那木鼎，尋思：「這等害人的物事，打碎了吧！」待要一掌擊出，轉念又想：「阿紫千辛萬苦的咨得此物。眼看她的傷是她不了啦。臨死之時迴光反照取也來給她瞧上一瞧，讓她安心而死，勝於抱恨而終。」

　　於是伸手取過木鼎，鼎一入手，便覺內中有物蠕蠕而動，他好生奇怪，凝神一看，只鼎側有五個銅錢大的圓孔，木鼎齊頸處有一道細縫，似乎分為兩截。以小指與無名指挾住鼎身，以大拇指與中指挾住上截木鼎向左一旋，果然可以轉動。轉了幾轉，旋開鼎蓋，向鼎中瞧去，不禁又是驚奇，又有些噁心，原來鼎中有兩隻毒蟲正在互相咬嚙，一隻是蠍子，另一隻是蜈蚣，翻翻滾滾，鬥得著實厲害。

　　數日前將大鼎放到桌上時，鼎內顯然並無毒蟲，這蜈蚣與蠍子自是不久之前爬入鼎中的。蕭峰料知這是星宿派收集毒蟲毒物的古怪法門，將木鼎一側，把蜈蚣和蠍子倒在地下，一腳踏死，然後旋上鼎蓋，包入衣囊。結算了店帳，抱著阿紫，沖風冒雪的向北行走。

　　他與中原豪傑結仇已深，卻又不原改裝易容，這一路向北，越行越近大宋京城汴梁，非與中土武林人物相遇不可，一來不原再怨殺人，二來這般抱著阿紫，與人動手著實不便，是以避開了大路，盡揀荒僻的山野行走。這般奔行數百里，居然平安無事。

　　這一日來到一個大市鎮，見一家藥材店外掛著「世傳儒醫王通治贈診」的木牌，尋思：「小地方也不會有什麼名醫，但也不妨去請教一下。」於是抱了阿紫，入內求醫。

　　那儒醫通治搭阿紫的脈息，瞧瞧蕭峰，又搭搭阿紫的脈息，再瞧瞧蕭峰，臉上神色十分古怪，忽然伸出手指，來搭蕭峰的腕脈。

　　蕭峰怒道：「大夫，是請你看我妹子的病，不是在下自己求醫。」王通治搖了搖頭，說道：「我瞧你有病，神不知不清，心神顛倒錯亂，要好好治一治。」蕭峰道：「我有什麼神知清？」王通治道：「這位姑娘脈息已停，早就死了，只不過身子尚未僵硬而已。你抱著她來看什麼醫生？不是心神錯亂麼？老兄，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可太過傷心，還是抱著令妹的屍體，急速埋葬，這叫做入土為安。」

　　蕭峰哭笑不得，但想這醫生的話也非無理，阿紫其實早已死了，全仗著自己的真氣維繫著她一線生機，尋常醫生如何懂得？他站起身來，轉身也門。

　　只見一管家打扮的人匆匆奔進藥店叫道：「快，快，要最好的老山人參。我家老太爺忽然中風，要斷氣了，要人參吊一吊性命。」藥店掌櫃忙道：「是，是！有上好的老山人參。」

　　蕭聽了「老山人參，吊一吊性命」這話，登時想起，一人病重將要斷氣之時，如果餵他幾口濃濃的參湯，往往便可吊住氣息，多活得一時三刻，說幾句遺言這情形他也知道，只是沒想到可以用阿紫身上。但見那掌櫃取出一隻紅木匣子，珍而重之的推開匣蓋，現出三枝手指粗的人參來。蕭峰曾聽人說過，人參越粗大越好，表皮上皺紋愈多愈深，便愈名貴，如果形如人身，頭手足俱全，那便是年深月久的極品了。這三枝人參看來也只尋常之物，並沒什麼了不起。那管家揀了一枝，匆匆走了。

　　蕭峰取出一錠金子，將餘下的兩枝都買了。藥店中原有代客煎藥之具，當即熬成參湯，慢慢餵給阿紫喝了幾口。她這一次居然並不吐出。又餵她喝了幾口後，蕭峰察覺到她脈博跳動略有增強，呼吸似也順暢了些，不由得心中一喜。

　　那儒醫生王通治在一旁瞧著，卻連連頭，說道：「老兄，參得不來易，踹蹋了甚是可惜。有參又不是靈芝仙草，如果連死人也救得活，有錢之人就永運不死了。」

　　蕭峰這幾日片刻也不能離開阿紫，心中耶悶已久，聽得這王通治在一旁囉哩囉唆，冷言冷語，不由得怒從心起，反手便想一掌擊出，但手臂微動之際，立即克制：「亂打不會武功之人，算什麼英雄好漢？」當即收住了手，抱起阿紫，奔出藥店，隱隱聽到王通治還在冷笑言：「這漢子真是糊塗，抱著個死人奔人奔來奔去，看來他自已也是命不久矣！」這大夫卻不知自己適才已到鬼門關去轉了一遭，蕭峰這一掌若是一怒擊出，便是十個王通治，也統通不治了。

　　蕭峰出了藥店，尋思：「素聞老山人參產於長白山一帶苦寒之地，不如便去碰碰運氣。雖然要救活阿紫是千難萬難，但只要能使她在人間多留一日，阿朱在天之靈，心中出必多一分喜慰。」

　　當下折向右，取道往東北方而去。一路上遇到藥店，便進去購買我參，後來金銀用完了，老實不客氣的闖進店去，伸手便取，幾名藥店夥計又如何阻得住？阿紫服食大量人參之後，居然偶爾能睜開眼來，輕輕叫聲：「姊夫！」晚間入睡之時，若有幾個時辰不給她接續真氣，她也能自行微微呼吸。

　　如些漸行漸寒，蕭幾終於抱著阿紫，來到長白山中，雖說長白山中多產人參，但若不熟知地勢和採參法門的老年參客，便是尋上一年半載，也未必能尋到一枝。蕭峰不斷向北，路上行人漸稀，到得後來，滿眼是森林長草，高坡堆雪，連行數日，竟一個人也見不到。不由得暗暗叫苦：「糟了，糟了！遍地積雪，卻如何挖參？還是回到參的集散之地，有錢便買，無錢便推搶。」於是抱著阿紫，又走了回來。

　　其時天寒地凍，地下積雪數尺，難行之極，若不是他武功卓絕，這般抱著一人行走，就算不凍死，也陷在大雪之中，脫身不得了。

　　行到第三日上，天色陰沉，看來大風雪便要刮起，一眼望將出去，前後左右儘是皚皚白雪，雪地中別說望不見行人足印，連野獸的足跡也無。蕭峰四顧茫然，便如處身於無邊無際的大海之中。風聲尖銳，在耳邊呼嘯來去。

　　蕭峰知道已迷路，數次躍上大樹═望，四下裡儘是白雪覆蓋的森林，又哪裡分得出東西南北？他生怕阿紫受寒，解開自己長袍將她裹在懷裡。他雖然向來天不怕、地不怕，但這時茫茫宇宙之間，似乎便剩下他孤另另一人，也不禁頗有懼意。倘若真的只是他一人，那也罷了，雪海雖大，終究困他不住，可是他懷中還抱著個昏昏沉沉、半生不死的小阿紫！

　　他已接連三天沒有吃飯，想打只松雞野兔，卻也瞧不見半點影子，尋思：「這般亂闖，終究闖不出去，且在林中憩息一宵，等雪住了，瞧到日月星辰，便能辨別方向。」在林中找了個背風處，撿些枯柴，生起火來。火堆燒得大了，身上便頗有暖意。他只餓得腹中咕咕直響，見樹根處生著些菌，顏色灰白，看來無毒，便在火堆旁烤了一行，聊以充飢。

　　吃了二十幾隻草菌後，精神略振，扶著阿紫靠在自己胸前烤火，正要閉眼入睡，猛聽得「嗚嗶」一聲大叫，卻是虎嘯之聲。蕭峰大喜：「有大蟲送上門來，可有慮肉吃了。」側耳聽去共有兩頭老虎從雪地中奔馳而來，隨即又聽到吆喝之聲，似是有人在追逐老虎。

　　他聽到人聲，更是喜歡，耳聽得兩頭大蟲向西急奔，當即把阿紫輕輕放在火堆旁，展開輕功，從斜路上迎了過去。這時雪下得正大，北風又勁，捲得漫天儘是白茫茫的一團。

　　只奔出十餘丈，便見雪地中兩頭斑斕猛虎咆哮而來，後面一條大漢身披獸皮，挺著一柄長大鐵叉，急步追逐。兩頭猛虎軀體巨大，奔跑了一陣，其中一頭便回頭咆哮，向那獵人撲去。那漢子虎叉挺出，對準猛，虎的咽喉剌去。這猛虎行動便捷，一掉頭，便避開了虎叉，第二頭猛虎又向那人撲去。

　　那獵人身手極快，倒轉鐵叉，拍的一聲，叉柄在猛虎腰間重重打了一下。那猛虎吃痛大吼一聲，挾著尾巴，掉頭便奔。另一頭老慮也不再戀戰，跟著走了。蕭峰見這獵人身手矯健，膂力難強，但不似會什麼武功，只是熟知野獸習性，猛虎尚未撲出，他鐵叉又候在虎頭必到之處，正所謂料敵機先，但要一舉刺死兩頭猛虎，看來卻也不易。

　　蕭峰叫道：「老兄，我來幫我打虎。」斜剌裡衝將過去，攔住的兩頭猛虎的去路。那獵人見蕭陡然衝出，吃了一驚，大聲呼喝叫嚷，說的不是漢人語言。蕭峰不他說些什麼，當下也不理會，提起右手，對準頭老虎額腦門便是一掌，砰的一聲響，那頭猛虎翻身摔了個觔斗，吼聲如雷，又向蕭峰撲來。

　　蕭峰適才這一掌使了七成力，縱是武高強之士，受在身上也非腦漿迸裂不可，但猛虎頭堅骨粗，這一記裂石開碑的掌力打在頭上，居然只不過摔了個斛，又即撲上。蕭峰讚道：「好傢伙，存儲有你的！」側身開，右手自上而下斜掠，擦的一聲，斬在猛虎腰間。這一斬他加了一成力，那猛虎向前衝出幾步，腳步蹣跚，瑚即沒命價縱躍奔逃。蕭峰搶上兩步，右手一挽，已抓住了虎尾，大喝一聲，左手也抓到了虎尾之上，奮力，雙手使勁回拉，那猛虎正自發力前衝，被他這麼一拉，兩股勁力一迸，虎身直飛向半空。

　　那獵人提著鐵叉，正在和另一頭猛廝鬥，突見蕭峰竟將猛虎摔向空中，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只見那猛虎在半空中張開大口，伸出利爪，從空撲落。蕭峰一聲斷喝，雙掌齊出，拍一聲悶響，霹在猛虎的肚腹之上。虎腹是柔軟之處，這一招「排雲雙掌」正是蕭峰的得意功夫，那大蟲登時五臟碎裂，在地下翻滾一會，倒在雪中死了。

　　那獵人心下好敬佩，人家空手斃虎，自己手有鐵叉，倘若連這頭老虎也殺下了，豈不叫小覷了？當下左剌一叉，右剌一叉，一叉又一叉往老虎身上招呼。那猛虎身中數叉，更激發了凶性，露出白森森的牙齒，縱身向那人撲去。

　　那獵人側身避開，鐵叉磺戮，噗的一聲，剌剌入猛虎的頭頸，雙手往上一抬，那猛虎慘號一聲中，翻倒在地。那人雙臂使力，將猛虎牢牢的釘在雪地之中。但聽得客喇喇一聲一響，他上身的獸皮衣服背上裂開一條大縫，露出光禿禿的背脊，肌肉虯結，甚是雄偉。蕭峰看了暗讚一聲：「好漢子！」只見那頭猛虎肚腹向天，四隻爪子凌空亂搔亂爬，過了一會，終於不動了。

　　那獵人提起鐵叉，哈哈大笑，轉過身，向蕭峰雙手大拇指一翹，說了幾句話。蕭峰雖不懂他的言語，但瞧這神情，知道他是稱讚自己英雄了得，於是學著他樣，也是雙手大拇指一翹，說道：「英雄！英雄！」

　　那人大喜，指指自己鼻尖，說道：「完顏阿骨打！」蕭身料想這地他姓名，便也指指自己的鼻尖，道：「蕭峰：」那人道：「蕭峰？契丹？」蕭峰點點頭，道：「契丹！你？」抻手指著他詢問。那人道：「完顏阿骨打！女真！」

　　蕭峰素聞遼國之東、高麗之北有個部族，名叫女真，族人取悍善戰，原來這遠顏阿骨打便是女真人。雖然言語不通，但茫茫雪海中遇到一個同半，總是歡喜，當下比劃手勢，告訴他還有一個同半，提起死虎，向阿紫躺臥之處走去。阿骨打拖了死虎，跟隨其後。

　　猛虎新死，血未凝結，蕭峰倒提虎身，割開虎喉，將虎血灌入阿紫口中。阿紫睜開來，卻能吞嚥虎血，喝了十餘口才罷。蕭峰甚喜，撕下兩打虎腳，便在火堆上烤了起來。阿骨打見他空手撕爛虎身，如撕熟雞，這等手勁實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呆呆的瞧著他一雙手，看了半晌，伸手出掌去輕輕撫摸他手腕手臂，滿臉敬仰之爭。

　　虎肉烤熟後，蕭峰和阿骨打吃了個飽。阿骨打做手勢問起意，蕭峰打手勢說是挖掘人參替阿紫醫病，以致迷路。阿骨打哈哈大笑，一陣比劃，說道要人參容易緊，隨我去要多少有多少。蕭峰大喜，站起身來，左手抱起的阿紫，右手便提起了一頭死虎。阿骨打又是拇指一翹，讚他：「好大的氣力！」

　　阿骨打對這一帶地勢甚熟，雖在大風雪中也不會迷路。兩人走了兩天，到第三天午間，蕭峰見雪地中腳印甚多。阿骨打連打勢，說道離族人已近。果然轉過兩山坳，只見東南方山坡上黑壓壓的紮了數百座獸皮營帳。阿骨打撮唇作哨，營帳中便有人迎了出來。

　　蕭峰隨阿骨打走近，只見每一度營帳前都生了火堆，火堆旁圍滿女人，在補獸皮、醃獵獸肉。阿骨打帶著蕭峰走向中間一座最大的營帳，挑帳而入。蕭峰跟去。帳中十餘人圍坐，正自飲酒，一見阿骨打，大志聲歡呼起來。阿骨打指著蕭峰，連比帶說，蕭峰瞧著他的模樣，料知他是在敘述自己空手斃虎的情形。眾人紛紛圍到蕭峰身邊，伸手翹起大拇指，不住口的稱讚。

　　正熱鬧間，走了一個買賣人打扮的漢人進來，向蕭峰道：「這位爺台，會說漢話麼？」蕭峰喜道：「會說，會說。」

　　問起情由，原來此處是女真族長的帳幕。居中那黑鬚老者便是族長和哩布。他共有十一個兒子，個個英雄了得。阿骨打是他次子。這漢人名許卓誠，每年冬天到這裡來收購人參、毛皮，真到開春方去。許卓誠會說女真話，當下便做了蕭峰的通譯。女真人與契丹人本來時相攻戰，但最敬佩的是英雄好漢。那完顏阿骨打精明幹練，極得父親喜愛，族人對他也都甚是愛戴，他即沒口子的讚譽蕭峰，人人便也不以蕭峰是契丹人為嫌，待以上賓之禮。

　　阿骨打讓出自己的帳幕給蕭峰和阿紫居住。蕭峰推謝了幾句，阿骨打執意不肯。蕭峰見對方意誠，也就住了進去。當晚女真族人大擺筵席，歡迎蕭峰，那兩頭猛虎之肉，自也作了席上之珍。蕭峰半月來唇不沾酒，這時女真族人一皮袋、一皮袋的烈酒取將出來，蕭峰喝了一袋又是一袋，意志酣暢。女真人所釀的酒入口辛辣，酒味極劣，但性子猛烈，常人喝不到小半袋便就醉了，蕭峰連盡十餘袋，卻仍是面不改色。女真人以酒理宏大為真好漢，他如何空手殺虎，眾人並不親見，但這般喝酒，便十個女真大漢加起來也比不過，自是人人敬畏。許卓誠見對他敬重，便也十分奉承於他。蕭峰閒居無事，日間和阿骨打同去打獵，天黑之後，便跟著許卓誠學說女真話。學得四五成後，心想自己是契丹人，卻不會說契丹說，未免說不過去，於是又跟他學契丹話。許卓誠多在各地行走，不論契丹話、西夏話、或女真話都說得十分流利。蕭峰學話的本事並不總明，但女真話和契丹話都還較漢話容易，時日既久，終於也能辭右可達意，不必再需通譯了。

　　匆匆數月，冬盡春來，阿紫每日以人參這糧，傷勢頗有起色。女真人在荒山野嶺中挖得的人參，都是年深月久的上品，真比黃金也還貴重。蕭峰出獵一次，定能打得不少野獸，挽了參來給阿紫當飯吃。縱是豪富之家。如有一小姐這般吃參，只怕要吃窮了。蕭峰每日仍須以內力助她運氣，其時每一兩次已足，不必像先前那般掌不離身。阿紫有時勉強也說幾句話，但四肢乏力，無法動彈，一切起居飲食，全由蕭峰照料。他念及阿朱的深情，甘任其勞，反覺多服待阿紫一次，便多答了阿朱一分，心下反覺欣慰。

　　這一日阿骨打率領了十餘名族人，要到北山嶺去打大熊，邀蕭峰同去，說道大熊毛皮既厚，油脂又多，熊掌肥美，熊膽更於治傷極具靈效。蕭峰見阿紫精神甚好，自己盡可放心出獵，便欣然就道。一行人天沒亮便出發了，直趨向北。

　　其時已是初夏，冰雪消融，地下泥濘，森林中滿是爛枝爛葉，甚是難行，但這些女真人腳力輕健，仍走極快。到得午間，一名老獵人叫了起來：「熊！熊」各人順著他所指之處瞧去，只是遠處爛泥地中一大大的腳印，隔不多遠，又是一個，正是大熊的足跡。眾人興高采烈，跟著腳印追去。

　　大熊的腳掌踏在爛泥之中，深及數寸，便小孩也會跟蹤，一行人大聲吆喝，快步而前。只見腳印一路向西，後來離了泥濘的森林，來到草原之上，眾人奔得更加快了。

　　正奔馳間，忽聽得馬蹄聲大作，前面塵頭飛揚，一大隊人馬疾馳而來。但見一頭大黑熊轉身奔來，後面七八十人各乘高頭大馬，吆喝追逐，這些人有的手執長矛，有的掌著弓箭，個個神情剽悍。

　　阿骨打叫道：「是契丹人！他們人多，快走！快走！」蕭峰聽說是自己族人，心走親近之意，見阿骨打等轉身奔跑，他卻並不便行，站著看個明白。

　　那些契丹人叫了起來：「女真蠻子，放箭！放箭！」只聽颼颼之聲不絕羽箭紛紛射來。蕭峰心下著惱：「怎地沒來由的一見面便放箭，也不問個清楚。」幾枝箭射到身前，都給他伸手撥落。卻叫得「阿的一聲慘叫，那女真老獵人背心中箭，伏地而死。

　　阿骨打領眾人奔到一土坡之後，伏在地下，彎弓搭箭，也射倒了兩名契丹人。蕭峰處身其間，不知幫哪一邊才好。

　　契丹人的羽箭一一拍落，大聲叫道：「幹什麼啊？」為什麼話也沒說，便動手殺人！阿骨打在坡叫道：「蕭峰，蕭峰，快來他們不知你是契丹人！」

　　便在此時，兩名契丹人挺著長矛，縱馬向蕭峰直衝過來，雙矛齊起，分從左右剌到。

　　蕭峰願傷害自己族人，雙手分別抓住矛桿，輕輕一抖，兩名契丹倒撞下馬。蕭峰以矛桿挑起二人身子擲出。那二人在半空中啊啊大叫，飛回本陣，摔在地下，半響爬不下起來。阿骨打等女真人大聲叫好。

　　契丹人中一個紅袍中年漢子大聲吆喝，發施號令。數十名契丹人展開兩翼，包抄過來，去攔截阿骨打等人的後路。那紅袍人身周，尚擁著數十人。

　　阿骨打見勢頭不妙，大聲呼嘯，招呼族人和蕭峰逃走。契丹人箭如雨下，又射倒了幾名女真人。女真獵人強弓硬弩，箭無虛發，頃刻間也射死了十來名契丹騎士，只是寡不敵眾，邊射邊逃。

　　蕭峰見這些契丹人蠻不講理，雖說是自己族人，卻也顧不得了，搶過一張硬弓，颼颼颼颼，連發四箭，每一枝箭都射在一名契丹我的肩頭或是大腳，四人都摔下馬來，卻沒送命。這紅袍人幾聲吆喝，那些契丹人縱馬追來，極勇悍。

　　蕭峰眼見同來的夥伴之中，只有阿骨打和五名青年漢還在一面奔逃，一面放箭，其餘的都已被契丹人射死。大草原上無處隱蔽，看來再鬥下去，連阿骨打都要被殺。這些時候來女真人對自己待若上賓，倘連好朋友遇到危難也不能保護，還說什麼英雄好漢？但若大殺一陣，將這些契丹人殺得知難而退，勢必多傷本族族人的性命，只有擒住這個為首的紅袍人，逼他下令退卻，方能使兩下罷鬥。

　　他心念已定，以契丹語大聲叫道：「喂，你們快退回去！如果再不退兵，我可要不客氣了。」呼呼呼三聲響處，三枝長矛迎面擲來。蕭峰心道：「你這些人當真不知好歹！」身形一矮，向那紅袍人疾衝過去。阿骨打見他涉險，叫道：「使不得，蕭峰快回來！」

　　蕭峰不理，一股勁的向前急奔。從契丹人紛紛呼喝，長矛羽箭都他身上招呼。蕭峰接過一枝長矛，折為兩截，拿了半截矛身，便如是一把長劍一般，將射來的兵刃一一撥開，步懷履如飛，直搶到那紅袍人馬前。

　　那紅袍人滿腮虯髯，神情威武，見蕭峰功到，竟毫不驚慌，從左右護衛手中接過三枝標搶，颼的一搶向蕭峰擲來。蕭峰一伸手，便接住了標槍，待第二枝槍到，又已接住。他雙臂一振，兩枝標搶激射而出，將紅袍人的左右護衛剌下馬來。紅袍人喝道：「好本事！」第三槍迎面又已擲到。蕭峰左掌上伸，撥轉槍頭，借力打力，那標槍激射如風，插入了紅袍人坐騎的胸口。

　　那紅袍人叫聲「啊喲！」躍離馬背。蕭峰猱身而上，左臂伸出，已抓住他右肩。只聽得背後金刃剌風，他足下一點，向前彈出丈餘，托托兩聲響，兩枝長矛插入了地下。蕭峰抱著那紅袍人向左躍起，落在一名契丹騎士身後，將他一掌打落馬背，便縱馬馳開。

　　那紅袍人揮拳歐擊蕭峰面門。蕭峰左臂只一挾，那人便動彈不得。蕭峰喝道：「你叫他們退去，否則當場便挾死了你。」紅袍人無奈，只得叫道：「大家退開，不用鬥了。」

　　契丹人紛份搶到蕭峰身前，想要救人。蕭峰以斷矛矛頭對準紅袍人的右頰，喝道：「要不要剌死了他？」

　　一名契丹老者喝道：「快開咱們道領，否則立時把你五馬分屍。」

　　蕭峰哈哈大笑，呼的一掌，向那老者凌空劈了過去。他這一掌意在立威，嚇倒眾人，以免多有殺傷，是以手上的勁使得十足，但聽得砰的一聲巨響，那契丹老漢為掌力所激，從馬背上直飛了出去，摔出數丈之外，口中狂噴鮮血，眼見不活了。

　　眾超丹人從未見過這等劈空掌的神技，掌力無影無蹤，猶如妖法，不約而同的一齊勒馬退後，神色驚恐異常，只怕蕭峰向自己一掌擊了過來。

　　蕭峰叫道：「你再不退開，我先將他一掌死！」說著舉起手掌，作勢要向那紅袍人頭頂擊落。

　　紅袍人叫道：「你們退開，大家後退！」眾人勒馬向後退了幾步，但仍不肯就此離去。

　　蕭峰尋思：「這一帶都是平原曠野，倘若放了他們的首領，這些契丹人騎馬追來，終究不能逃脫。」向紅袍人道：「你叫他們八匹馬過來。」紅袍人依言吩咐。契丹騎士牽了八匹過來，交給阿骨打。

　　阿骨惱恨這些契丹人殺他同伴，砰的一拳，將一名牽馬的契丹騎士打個觔斗。契丹雖然人眾，竟不敢還手。蕭峰又道：「你再下號令，叫各人將坐騎都宰了，一匹也不能留。」

　　那紅袍人倒也爽快，竟不這爭辨，大聲傳令：「人人下馬，將坐騎宰了。」眾人騎士毫不思索的躍下馬背，或用佩刀，或用長矛，將自己的馬匹都殺死了。

　　蕭峰沒料到眾武士竟如此馴從，暗生讚佩之意，心想：「這紅袍人看來位望著實不低，隨口一句話，眾武士竟半他違拗的意思也無。契丹人如此軍令嚴明，無怪和宋人打杖，總是勝多敗少。」說道：「你叫各人回去，不許追來。有一個人追來，我斬你一隻手；有兩個人追來，我斬你雙手；四個人追來，斬你四肢！」

　　紅袍人氣得鬚髯戟張，但在他挾持之下，無可奈何，只得傳令道：「各人回去，調動人馬，直搗女真人巢穴！」眾武士齊聲道：「遵命！」一齊躬身。

　　蕭峰掉馬頭，等阿骨打等人六人都上了馬，一行向東來原路急馳回去。馳出數里後，蕭峰見契丹人果然並不追來，便躍到另一匹坐騎鞍上，讓那紅袍人自乘一馬。

　　八人馬不停蹄的回到大營。阿骨打向父親和哩布稟告如何遇敵、如何得蒙蕭峰相救、如何擒得契丹的首領。和哩布甚喜，道：「好，將那契丹狗子押上來。」

　　那紅袍人進入帳內，仍是神威武，直立不屈。和哩布知他是契丹的貴人，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在遼國官居何職？」那人昂然道：「我又不是你捉來的，你怎配問我？」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有慣例，凡俘虜了敵人，便是屬於俘獲者私人的奴隸。和哩布哈哈笑，道：「她得是！」

　　那紅袍人走到蕭峰身前，右腿一曲，單膝下跪，右手加額，說道：「主人，你當真英雄了得，我打你不過，何況我們人多，仍然輸了。我為你俘獲，絕無怨言。你若放我回去，我以黃金五十兩、白銀五百兩、駿馬三十匹奉獻。」

　　阿骨打的叔父頗拉蘇道：「你是契丹大貴人，這樣的贖金大大不免夠，蕭兄弟，你叫他送黃金五百兩、白銀五千兩駿馬三百匹來贖取。」這頗拉蘇精明能幹，將贖金加了十倍，原是漫天討價之意。本來黃金五十兩、白銀五百兩、駿馬三十匹，以女真人生活之簡陋，已是罕有的巨財，女真人和契丹人交戰數十年，從未聽見過如此額的贖款，如果這紅袍人貴人不肯再加，那麼照他應許的數額接納，也是一筆大橫財了。

　　不料那紅袍人竟不躊躇，一答允：「好，就是這麼辦！」

　　帳中一干女存儲人聽了都旭大吃一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契丹、女真兩族族人撒謊騙人，當然也不是沒有，但交易買賣，或是許下諾言，卻向來一是一，說二是二，從無說後不作數的，何況這時談論的是贖金數額，倘若契丹人繳納不足，或是意欲反悔，這紅袍人便不能回歸本族，因此空言許諾根本無用。頗拉蘇還怕他被俘後驚慌過甚，神智不清，說道：「喂，你聽清楚了沒有？我說的是黃金五百兩、白銀五千兩、駿馬三百匹？」

　　紅袍人神態傲慢，冷冷的道：「黃金五百兩、白銀五千兩、駿馬三百匹，何足道哉？我大遼國富有天下，也不會將這區區之數放在眼內。」他轉身對著蕭峰，神色登然轉為恭謹，道：「主人，我只聽你一人吩咐，別人的話，我不再理了。」頗拉道：「蕭峰兄弟，你問問他，他到底是遼國的什麼貴人大官？」蕭峰還未出口，那人道：「主人，你若定要問我出身來歷，我只有胡亂捏造，欺騙於你，諒你也難知真假。但你是英雄好漢，我也是英雄好漢，我不願騙你，因此你不用問了。」

　　蕭峰左手一翻，從腰撥出佩刀，右掌擊向刀背，拍的一地聲，一柄刀登時彎了下來，厲聲喝道：「你膽敢不說？我手掌在你腦袋上這麼一劈，那便何？」

　　紅袍人卻不驚惶，右手大拇指一豎，說道：「好本領，好功夫！今日得見當世第一的大英雄，真算不枉了。蕭峰英雄，你以力威逼，要我違心屈從，那可辦不到。你要殺便殺。契丹人然鬥你過，骨氣卻跟你是一般的硬朗。」

　　蕭峰哈哈大笑，道：「好，好！我不在這裡殺你。若是我一刀將你殺了，你未必心服，咱們走得遠遠的，再去惡鬥一場。」

　　和哩布和頗拉蘇齊聲勸道：「蕭峰兄弟，這人殺了可惜，不如留著收取贖金的好。你若生氣，不妨用木棍皮鞭狠狠打他一頓。」

　　蕭峰道：「不！他要充好漢，我偏不給他充。」向女真借了兩枝長矛，兩副弓箭，拉著紅袍人的手腕，同出大帳，自己翻身上馬，說道：「上馬吧！」紅袍人毫不畏縮，明知與蕭峰相鬥是死無疑，他說要再鬥一場，直如貓兒捉住了耗子，要戲弄一番再殺而已，卻也凜然不懼，一躍上馬，逕向北去。

　　蕭峰縱馬跟隨其後，兩人馳出數里。蕭峰道：「轉向西行！」紅袍人道：「此地風景甚佳，我就死在這裡好了。」蕭峰道：「接住！」將長矛、弓箭擲了過去。那人一一接住，大聲道：「蕭峰英雄，我明知不是對手，但契丹人寧死不屈！我要出手了！」蕭峰道：「且慢，接住！」又將自己手中的長矛和弓箭擲了過去，兩手空空，按轡微笑。紅袍人大怨，叫道：「你要空手和我斗相，未免唇人太甚！」

　　蕭峰頭道：「不是！蕭某生平敬重的是英雄，愛惜的是好漢。你武功雖不如我，卻是大大的英雄好漢，蕭某交了你這個朋友！你回自族去吧。」

　　紅袍人在吃一驚，問道：「什……什麼？」蕭峰微微笑道：「我說蕭某當你是好朋友，讓你平安回家！」紅袍人從鬼門關中轉了過來，自是喜不自勝，問道：「你真放我回去？……你……到底是何用意？我回去將贖多再加十倍，送來給你。」蕭峰怫然道：「我當你是朋友，你如何不當我是朋友？蕭峰是堂堂漢子，豈貪身外的財物？」

　　紅袍人道：「是，是！」擲下兵刃翻身下馬，跪倒在地，俯首下拜，說道：「多謝恩公饒命。」蕭峰跪下還禮，說道：「蕭峰不殺朋友，也不敢受朋友跪拜。倘若是奴隸之輩，蕭某受得他的跪拜，也就不肯饒他性命。」紅袍人更加喜歡，站起身來，說道：「蕭英雄，你口口聲聲當我是朋友，我就跟你結義為兄弟，如何？」

　　蕭峰藝成以後，便即入了丐幫。幫中輩份分得甚嚴，自幫主，副幫主以下，有傳功、執法長老，四大護法長老，以及各舵香主、八袋弟子、七袋弟子以至不負布袋的弟子。他只有積功遞叵，卻沒的人拜把子結兄弟，只有在無錫與段譽場酒，相互傾慕，這才結為金蘭之交。這時聽那紅袍人這般說，想起當年在中原交遍天下英豪，今日落得蠻幫索居，籌委實落魄之極，居然有人提起此事，不禁感慨，又見這紅袍人氣度豪邁，著是條好漢子，便道：「甚好，甚好，在下蕭峰，今年三十一歲。尊兄貴庚？」那人笑道：「在下耶律基，卻恩公？你是大了一十三歲。」蕭峰道：「兄長如何還稱小弟為恩公？你是大哥，受一拜。」說著便拜了下去。耶律基急忙還禮。

　　兩人當下將三長箭插在地下，點燃箭尾羽毛，作為香燭，向天拜了八拜，結為兄弟。

　　耶律心下甚喜，說道：「兄弟，你姓蕭，倒似是我契丹人一般。」蕭峰道：「不瞞兄長說，小弟原是契丹人。」說著解開衣衫，露出胸口剌著的那個青色狠頭。

　　耶律基一見大喜說道：「果然不錯，你是我契丹的後族族人。兄弟，女真之地甚是寒苦，不如隨我同赴上京，共享富貴。」蕭峰道：「多謝哥哥艱好意，可是小弟素來貧賤，富貴生活是過不來的。小弟在女真人那裡居住，打獵吃酒，倒也逍遙快活。日後思念哥哥，自當前來遼國尋訪。」他和阿紫分別已久，記掛她傷勢，道：「哥哥，你早些回去吧，以免家人的部屬牽掛。」當下兩人行禮面別。

　　蕭峰掉轉馬頭回來，只見阿骨打率領了十餘名族人前來迎接。原來阿骨打見蕭峰久不去歸，深恐中了那紅袍人的詭計，放心不下，前來接應。蕭峰說起已釋放他回遼。阿骨打也是個大有見識的英雄，對蕭峰的財輕重義，豁達大度，深為讚歎。

　　一日蕭峰和阿紫骨打閒談，說起阿紫所以受傷，乃系誤中自己掌力所致，雖用人參支持性命，但日久不愈，甚是煩惱。阿骨打道：「蕭大哥，原來你妹子的病是外傷，咱們女真人醫治打傷跌損，向來用虎筋、虎骨的熊膽三味藥物，很有效驗，你怎麼不試一試？」蕭峰大喜道：「別的沒有，這虎筋、虎骨，這裡再不多過，至於熊膽嗎，我出力去殺熊便是。」當下問明用法，將虎筋、虎骨熬成了膏，喂阿紫服下。

　　這日一早，蕭峰獨自往深山大澤中去獵熊。他孤身出獵，得以盡量施展輕功，比之隨眾打獵方便得多。第一日沒尋到黑熊蹤跡，第二日便獵到了一頭。他剖出熊膽，奔回營地，餵著阿紫服了。這虎筋、虎骨、熊膽更是難覓。薜神醫雖說醫道如神，終究非藥物不可，將老山人參給病當飯吃，固非他財力所能，而要像蕭峰那樣，隔不了幾開天便去弄一兩副新癬熊膽來給阿紫服下，卻也決計難以辦到。這一日，他正在帳前熬虎骨膏藥，一名女真人匆匆過來，說道：「蕭大哥，有十幾個契丹人給你送禮物來啦。」蕭峰點點頭，心知是義兄耶律基遣來。只聽得馬蹄聲響，一列馬緩緩過來，馬背上都馱滿了物品。

　　為首那契丹隊長聽耶律基說過蕭峰的相貌，一見到他，老遠便跳下馬來，快步搶前，拜伏在地，說道：「主人自和我蕭大爺別後，臣念得緊，特命小人室裡送上薄禮，並請蕭大爺赴上京盤桓。」說著磕了幾個頭，雙手呈上禮單，神態恭謹之極。

　　蕭峰接了禮單，笑道：「費心了，你請起吧！」打開禮單，見是契丹文字，便道：「我不識字，不用看了。」室裡道：「這薄禮是黃金五千兩、白銀五萬兩、錦緞一千匹、上等麥子一千石、肥牛一千頭、肥羊五千頭、駿馬三千匹，此外尚有諸般服飾器用。」

　　蕭峰聽愈驚，這許多禮物，比之頗拉蘇當口所要的贖金更多了十倍，他初見十餘匹馬馱著物品，已覺禮物太多，倘若照這隊所言，不知要多少馬匹車子才裝得下。

　　室裡躬身道：「主人怕牲口在途中走散損失，是以牛羊馬匹，均多備了一成。托賴主人和蕭大爺洪福，小人一行路上沒遇上風雪野獸，牲口損失很小。」蕭峰歎道：「耶律基哥哥想這等周到，我若不受，未免辜負了他的好意，但若盡數收受，卻又如何過意得去。」室裡道：「主人再三囑咐，蕭大爺要是客氣不受，小人回去必受重罰。」

　　忽聽得號角聲嗚嗚吹起，各處營帳中的女真人執了刀槍弓箭，紛紛奔出。有人大呼傳令：「敵人來襲，預備迎敵。」蕭峰向號角聲傳來處望去，只見塵頭大起，似有無數軍馬向這邊行進。

　　室裡大聲叫道：「各位勿驚，這是蕭大爺的牛羊馬匹。」他用女真話連叫數聲，但一干女真並不相信，和哩布、頗拉蘇、阿骨打等仍是分率族人，在營帳之西列成隊伍。

　　蕭峰第一次見女真人佈陣打仗，心想：「女真族人數不多，卻個個兇猛矯捷。耶律基哥哥手下的那些契丹騎士雖然亦甚了得，似乎尚不及這些女真人的剽悍，至於大宋官兵，那是更加不如了。」

　　室裡叫道：「我去招呼部屬暫緩前進，以免誤會。」轉身上馬，向西馳去。阿骨打手一揮，四名女真獵人上馬跟隨其後。五人縱馬緩緩向前，馳到近處，但見漫山遍野都是牛羊馬匹，一百餘名契丹牧人手執長桿吆喝驅打，並無兵士。

　　四名女真人一笑轉身，向主哩布稟告。過不多時，牲口隊來到近處，只聽得牛鳴馬嘶，吵成一片，連眾人說疾的聲音也淹沒了。

　　當晚蕭峰請女真族人殺羊宰牛，款待遠客。次日從禮物中取也多金銀緞，覺了送禮的一行人眾。待契丹告別後，他將金銀錦緞、牛羊馬匹盡數轉送了阿骨打，請他分給族人。女真人聚族而居，各家並無私產，一人所得，便是同族公有，是以蕭峰如此慷慨，各人倒也不以為奇，但平白無端的得了這許從財物，自是皆大歡喜。全族大宴數日，人人都感激蕭峰。

　　夏去秋來，阿紫的病又好了幾分。她神智一清，每日躺在營帳中養傷便覺煩，常要蕭峰帶她出外騎馬散心。兩並騎，她倚，她何在蕭峰胸前，不花半點力氣。蕭峰對她千依百順，此後數月之中，除了大風雪，兩人總是是在外漫遊。後來近處玩得厭了，索性帶了帳篷，在外宿營，數日不歸。蕭峰乘機打虎獵熊、挖掘人參。只因阿紫偷射了一枚毒針，長白山邊的黑熊、猛虎可就倒足了大霉，不知道有多少為此而喪生在蕭峰掌底。

　　蕭峰為了便於挖參，每次都是向東或向北。這一日阿紫說東邊、北邊的風景都看過了，要往西走走。蕭峰道：「西邊是一片大草原，沒什麼山水可看。」阿紫道：「大草原也很好啊，像大海一般，我就是沒見過真正的大海。我們的星宿海雖說是海，終究有邊有岸。」

　　蕭峰聽她提到「星宿海」三字，心中一凜，這一年來和女真人共居，意將武林中的種種情事淡忘了。阿紫不能行動，要做壞事也無人做起，只是顧著給她治傷救命，竟沒想到她傷癒之後，惡性又再發作，卻便如何？

　　他回過來，向阿紫瞧去，只見她一張雪白的臉蛋仍是沒半點血色，面頰微掐，一雙大大的眼珠也凹了進去，容色極是憔悴，身子更是瘦骨伶仃。蕭峰不禁內疚：「她活，變得和骷髏相似，怎地我仍是只念著她的壞處？」便即笑道：「你既喜往西，咱們便向西走走。阿紫，等你等你病大好了，我帶你到高麗國邊境，去瞧瞧真的大海，碧水茫茫，一望無際，這氣象才了不起呢。」

　　阿紫拍笑道：「好啊，好啊，其實不用等我病好全，咱們就可去了。「蕭峰「咦」的一聲又驚又喜，道：「阿紫，你雙手能自由活動了。」阿紫笑道：「十四五天前，我的兩雙手便能動了，今天更加靈活了好多。」蕭峰喜道：「好極了！你這頑皮姑娘，怎麼一直瞞著我？」阿紫眼中閃過一絲狡猾的神色，微笑道：「我寧可永遠動彈不得，你便天天這般陪著。等我傷好了，你又要趕我走了。」

　　蕭峰聽她說得真誠，憐惜之情油然而生，道：「我是個粗魯漢子，那次一不小心，便將你打成這生模樣。你天天陪著我，又有什麼好？」

　　阿紫不答，過了好一會，低聲道：「姊夫，你那天為什麼這麼大力的出掌打我？」蕭峰不願重提舊事，搖頭道：「這件事早就過去了，再提幹麼？阿紫，我將你傷成這般，好生過意不去，你恨不恨我？」阿紫道：「我自然不恨。我為什麼恨你？我本來要你陪著我，現下你可不是陪著我了麼？我開心得很呢。」

　　蕭峰聽好這麼說，雖覺這小姑娘的念頭很是古怪，但近來她為人確實很好，想是自己盡心服侍，已將她的戾氣化去了不少，當下回去預備馬匹、車輛、帳幕、乾糧等物。

　　次日一早，兩人便即西行。行出十餘里，阿紫問道：「姊夫，你猜到了沒有？」蕭峰道：「猜到了什麼？」阿紫道：「那天我忽然用毒針傷你，你知道是什麼緣故？」蕭峰搖了搖頭，道：「你的心思神出鬼沒，我怎猜得到？」阿紫歎了口氣，道：「你既猜不到，那就不用猜了。姊夫，你看這許多大雁，為什麼排成了隊向南飛去？」

　　蕭峰抬起頭來，只見天邊兩隊大雁，排成了「人」字形，正向南疾飛，便道：「天快冷了，大雁怕冷，到南方去避寒。」阿紫道：「到了春天它們為什麼又飛回來？每年一來一去，豈不辛苦得很？它們要是怕冷，索性留在南方，便不用回來了。」

　　蕭峰自來潛心武學，從來沒去想過這些禽獸蟲蟻的習性，給她這麼一部問，倒答不出來，搖頭笑道：「我也不知它們為什麼不怕辛苦，想來這些雁兒生於北方，留戀故鄉之故。」

　　阿紫點頭道：「定是這樣了。你瞧最後這頭雁兒，身子不大，卻也向南飛去。將來它的爹爹、媽媽、姊姊、姊夫都回到北方，它自然也要跟著回來。」

　　蕭峰聽她說到「姊姊、姊夫」四字，心念一動，側頭向她瞧去，但見她抬頭呆望著天邊雁群，顯然適才這句話是無心而發，尋思：「她隨口一句話，便將我和她親生爹娘連在一起，可見在她心中，已將當我作了最親的親人。我可不能再隨便離開她。待她病好之後，須得將她送往大理，交在她父母手中，我肩擔子言算是交卸了。」

　　兩人一路上談談說說。阿紫一倦，蕭峰便從馬背上將她抱了下來，放入後面車中，讓她安睡。到得傍晚，便在樹林中宿營。如此走了數日，已到大草原的邊緣。

　　阿紫放上眼遙望，大草原無邊無際，十分高興，說道：「咱們向西望是瞧不到邊了，可是真要像茫茫大海，須得東南西北望出去走都見不到邊才成。」蕭峰知她意思是要深入大草原的中心，不忍拂逆其意，鞭子一揮，驅馬便向西行。

　　在大草原中西行數日，當真四方眺望，都已不見草原盡處。其時秋高氣爽，聞著長草的青氣，甚是暢快。草叢章諸般小獸甚多，蕭峰隨獵隨食，無憂無慮。

　　又行數日午間，遠遠望見前面豎立著無數營帳，又有旌旗旄節，似是兵營，又似部落聚族而憎愛分居。蕭峰道：「前面多人，不知是幹什麼的，咱們回去吧，不用多惹麻煩了。」阿紫道：「不！不！我要去瞧瞧。我雙腳不會動，怎能給你多若麻煩？」蕭峰一笑，說道：「麻煩之來，不一定是你自己惹來的，有時候人家惹將過來，你要避也避不脫。」阿紫笑道：「咱們過去瞧瞧，那也不妨。」

　　蕭峰知她小孩心性，愛瞧熱鬧，便縱馬緩緩行去。草原上地勢平坦，那些營帳雖然老遠便已望見，但走將過去路程也著實不近。走了七里路，猛聽得嗚嗚號角之聲大起，跟著塵頭飛揚，兩列馬隊散了開來，一隊往北，一隊往南的疾馳。

　　蕭峰微微一驚，道：「不好，是契丹人的騎兵！」阿紫道：「是你的自己啊，真是好得很，有什麼不好？」蕭峰道：「我又不識得他們，還是回去吧。」勒轉馬頭，便從原路回轉，沒走出幾步，便聽得鼓聲蓬蓬，又有幾隊契丹騎兵衝了上來。蕭峰尋思：「四下裡不幾見有敵人，這些人是在操陣法嗎？」

　　只聽得喊聲大起：「射鹿啊，射鹿啊！」西面、北面、南面，都地一片忠心叫嚷射鹿之聲。蕭峰道：「他們在圍獵，這聲勢可真不小。」當下將阿紫抱上馬背，勒定了馬，站在東道眺望。

　　只見契丹騎兵都是披錦袍，內襯鐵甲。錦袍各色一隊紅、一隊綠、一隊黃、一隊紫，旗幟和錦袍一色，來回馳驟，兵強馬健，煞是壯觀。蕭峰阿紫看暗喝采。眾兵各依軍令縱磺進退，挺著長矛驅糜鹿，見到蕭蕭和阿紫二人，也只略加一瞥，不再理會。四隊騎兵分從四面圍攏，將數十頭大鹿圍在中間。偶然有一頭鹿從行列的空隙中逸出，便有一小隊出追趕，來兜個圈子，又將鹿兒逼了回去。

　　（第二十六回完）

## 第27章 金戈蕩寇鏖兵

　　蕭峰正觀看間，忽聽得有大聲叫道：「那邊是蕭峰大爺罷？」蕭峰心想：「誰認得我了？」轉過頭來，只見青袍隊中馳出上騎，直奔而來，正是幾個月前耶律基派來送禮的那隊長室裡。

　　他馳到蕭峰之前十餘丈處，便翻身下馬，快步上前右膝下跪，說道：「我家主人便在前面不遠。主人常常說起蕭大爺，想念得緊。今日什麼好風吹得蕭大爺來？快請去和主人相會。」蕭峰聽說耶律基便在近處，也甚歡喜，說道：「我只是隨意漫遊，沒想到我義兄便在左近，那再好也沒有了。好，請你領路，我去和想會。」

　　室裡撮唇作哨，兩名騎兵乘馬奔來。室裡道：「快去稟報，說長白山的蕭大爺來啦！」兩名騎兵躬身接令，飛馳而去。餘人繼續射鹿，室卻率領了一隊青袍騎兵，護衛在蕭峰和阿紫身後，逕向西行。當耶律基送赤大批金銀牛羊之時，蕭峰便知他必是契丹的大貴人，比刻見了這等聲勢，料想這位兄多半還是遼國的什麼將軍還是大官。

　　草原中游騎來去，絡繹不絕，個個都衣甲鮮明。室裡道：「蕭大爺今日來得真巧，明日一早，咱們這裡有一場好熱鬧看。」蕭峰向阿紫瞧了一眼，見她臉有喜色，便問：「什麼熱鬧？」室裡道明日是演武日。永昌、太和兩宮衛軍統領出缺。咱們契丹兵各顯武藝，且看哪一個運氣好，奪得統領。」

　　蕭峰一聽到比武，自然而然的眉飛色舞，神采昂揚，笑道：「那真來巧了，正好見識契丹人的武藝。」阿紫笑道：「隊長，你明兒大顯身手，恭喜你奪個統領做做。」室裡一伸舌頭，道：「小人哪有這大膽子？」阿紫笑道：「奪個統領，又有什麼了不盧啦？只要我姊夫肯教你三兩手功夫，只怕你便能奪得了統領。」室裡喜道：「蕭峰大爺肯指點小人，當真救之得。至於統領。」什麼的，小人沒這個福份，卻也不想。」

　　一行談談說說，行了十數里，只見前面一隊騎兵急馳而來。室裡道：「是大帳皮室軍的飛熊隊到了。」好隊官兵都穿熊皮衣帽，黑熊皮外袍，白熊皮高帽，模樣甚是威武。這隊兵行到近處，齊聲吆喝，同時下馬，分立兩旁，說道：「恭迎蕭大爺！」蕭峰道：「不敢！不敢！」舉手行禮，縱以行前，飛熊軍跟隨其後。

　　行了十數里，又是一隊穿虎皮衣、虎皮帽的飛虎兵前來迎接。蕭峰心道：「我那耶律哥不知做什麼大大官，竟有這等排場。」只是室裡不說，而上次相遇之時耶律基又堅決不肯吐露身份，蕭峰也就不問。

　　行到傍晚，到來一處大帳，一隊身穿豹皮衣帽的飛豹隊迎接蕭峰和阿紫進了中央大帳。蕭峰只道一進帳中，便可與耶律基相見，豈知帳中氈毯器物甚是華麗，矮幾上放滿了菜餚果物，帳中卻無主人。飛豹隊隊長道：」主人請蕭大爺，在此安宿一宵，來日相見。」蕭峰也不多問，坐到幾邊，端起酒碗便喝。四名軍士斟酒割肉，恭謹服侍。

　　次晨起身又行，這一日向西走了二百餘里，傍晚又在一處大帳中宿歇。

　　到第三日中午，室裡道：「過了前面那個山坡，咱們便到了。」蕭峰見這座大山氣象宏偉，一條大河嘩嘩水響，從山坡旁奔流而南。一行人轉過山坡，眼前旌旗招展，一片大草原上密密層層的到處都是營帳，成千成萬騎兵步卒，圍住了中間一大片空地。護送蕭峰的飛熊、飛虎、飛豹各隊官兵取出號角，嗚嗚嗚的吹了起來。

　　突然間鼓聲大作，蓬蓬蓬號炮山響，空地上眾官兵向左右分開，一匹高大神駿的黃馬馳向蕭峰，大叫：「蕭兄弟，想煞哥哥了！」蕭峰縱馬迎接上去，兩人同時躍下馬背，四手交握，均是不勝之喜。

　　只聽得四周眾軍士齊聲吶喊：「萬歲！萬歲！萬歲！」

　　蕭峰大吃一驚：「怎地眾軍士竟呼萬歲！」遊目四顧，但見軍官士卒個個躬身，抽刀拄地，耶律基攜著他手站在中間，東西顧盼，神情甚是得意。蕭峰愕然道：「哥哥，你……你是……」耶律基哈哈大笑，道：「倘若你早知我是大遼國當今皇帝，只怕便不肯和我結義為兄弟了。蕭兄弟，我真保字乃耶律洪基。我活命之恩，我永誌不忘。」

　　蕭峰雖然豁達豪邁，但生平從未見過皇帝，今日見了這等排場，不禁有些窘迫，說道：「小人知陛下，多有冒犯，罪該萬死！」說著便跪下。他是契丹子民，見了本國皇帝，該當跪下拜。

　　耶律洪基忙伸手扶起，笑道：「不和者不罪，兄弟，你我是金蘭兄弟，今日只敘義氣，明日再行君臣之禮不遲。」他左手一揮，隊伍中奏起鼓樂，歡迎嘉賓。耶律洪基攜著蕭峰之手，同入大帳。

　　遼國皇帝所居營帳乃數層牛皮所製，飛彩紛金，燦爛輝煌，稱為皮室大帳。耶律洪基居中坐了，命蕭峰坐在橫首，不多時隨駕文武百官是來參見，北院大王、北院樞密使、於越、南院知樞密使事、皮室大將軍、小將軍、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等等，蕭峰一時之間也記不清這許多。

　　當晚帳中大開筵席，契丹人尊重女子，阿紫也得在皮室大，帳中與宴。酒如池、肉如山，阿紫瞧得興高采烈，眉花眼笑。

　　酒到酣處，十餘名契丹武士在皇帝面前撲擊為戲，各人赤裸了上身，擒攀摔跌，激烈搏鬥。蕭峰見這些契丹武士身手矯健，膂力雄強，舉的投足之間另有一套武功，變化巧妙雖不不及中原武士，但直擊，如用之於戰陣群鬥，似較中原武術更勿見效。

　　遼國文武官員一個個上來向蕭峰敬酒。蕭峰來得不拒，酒到杯乾，喝到後來，已喝了三余杯，仍是神色自若，眾人無不駭然。

　　耶律洪基向來自向勇力，這次為蕭峰所擒，通國皆知，他有意要蕭峰顯示人超人之能，以掩他被擒的羞辱，沒想到蕭峰不用在次日比武大會上大顯身手，比刻一露酒量，便壓倒群雄，人人敬服。耶律洪基大喜，說道：「兄弟，你是我遼國的第一位英雄好漢！」

　　阿紫忽然插口道：「不他是第一！」耶律洪基笑道：「小姑娘，他怎麼是第二？那麼第一位英雄是誰？」阿紫道：「第一位英雄好漢，自然是陛下了。我姊夫本事雖大，卻要順從於，不敢違背，我不是第一嗎？」她是星宿老人門人，精通諂諛之術，說這句話只是牛刀小試而已。

　　耶律洪基呵呵大笑，說道：「說得好，說得好。蕭兄弟，我要土封你一個大大的官爵，讓我來想一想，封你什麼才好？」這時他酒已喝得有八九成了，伸的指在額上彈了幾彈。蕭峰忙道：「不，不，小人性子粗疏，雄享富貴，向來漫遊四方，來台去不定，確是不願為官。」耶律洪基筆道：「行啊，我封你一隻須喝酒、不用做事的大官……」一句話沒說完，忽聽得遠處嗚嗚嗚的傳來一陣尖銳急促的號角之聲。

　　一眾遼人本來都席地而坐，飲酒吃同肉，一聽到這號角聲，驀然間轟的一聲，同站起身來，臉上均有驚惶之色。那號角聲來得好快，初聽到時還在十餘里外，第二次響時已近了數里，第三次聲響又近了數里。蕭峰心道：「天下再快的快馬，第一等的輕身功夫，決計不能如此迅捷。是了，想必是預先佈置了傳遞軍情急訊的傳信站，一聽到號角之聲，便傳到下一站來。」只聽得號角聲飛傳而來，一傳到皮室大帳之外，便倏然而止。數百座營帳中的官兵本來歡呼縱飲，亂成一團，這時突然間盡皆邪雀無聲。

　　耶律洪基神色鎮定，慢慢舉起金盃，喝乾了酒，說道：「上京有叛徒作亂，咱們這就回去，撥營」

　　行軍大將軍當即轉身出營發令，但聽得一句「撥營」的號令變成十句，十變成百句，百句變成千句，聲音越來越大，卻是嚴整有序，毫無驚以慌雜亂。蕭峰尋思：「我大遼立國垂二百年，國威震於天下，此刻雖有內亂，卻無紛擾，可見歷世遼主統軍有方。」

　　但聽馬蹄聲響，前鋒斥堠兵首馳了出去，跟著左右先鋒隊啟行，前軍、左軍、右軍，一隊隊的向南開撥回京。

　　耶律洪其攜著蕭峰的手，道：「咱們瞧瞧去。」一人走出帳來，但見黑夜之中，每一面軍旗上都點著一盞燈籠，紅、黃、藍、白各色閃爍照耀，下余萬大軍南行，惟聞馬嘶蹄聲，竟聽不到一句人聲。蕭峰大為歎服，心道：「治軍如此，天下有誰能敵？那日皇上孤身逞勇出獵，致為我所擒。倘若大軍繼來，女真人雖然勇悍，終究寡不敵眾。」

　　他二人一離大帳，眾護衛立即發營，片刻間收拾得乾乾淨淨，行李；輜重裝上了駝馬大車。中軍元帥發出號令，中軍便即啟行。北院大王，於越、太師、太傅等隨侍在耶律洪基前後，眾人臉色鄭重，卻是一聲作。京中亂訊雖已傳出，到底亂首是誰，亂況如何，一時卻也不易明白。

　　大隊人馬向南行了三日，晚上紮營之後，第一名報子馳馬奔到，向耶律洪基稟報：「南院大王作亂，佔據皇宮，自皇太后、皇後以下，王子、公主以及百官家屬，均已被捕。」

　　耶律洪基大吃一驚，不由得臉色大變。

　　遼國軍國重事，由南北兩院分理，比番北院大王隨侍皇帝出獵，南院大王留守上京。南院大王耶律涅魯古，爵封楚王，本人倒也罷了，他父親耶律重元，乃當今皇太叔，官封天下兵馬大元帥，卻是非同小可。

　　耶律洪基的祖父耶律隆緒，遼史稱為聖宗。聖宗長子宗真，次子重元。宗真性格慈和寬厚，重元則極為勇武頗有兵略。聖宗逝世時，遺命傳位於長子宗真，但聖宗的皇後卻喜次子，陰謀立重元為帝。遼國向例，皇太后權力極重，其時宗真的皇位固有不保之勢，性命也已危殆，但重元反將母親的計謀告知兄長，使皇太后的密圖無法得逞。宗真對這兄弟自是十感激，立他為皇太弟，那是說日後位於他，以酬恩德。

　　耶律宗真遼吏稱為興宗，但他逝世之後，皇位卻並不傳給皇太弟重元，仍是傳給自己的兒子洪基。

　　耶律洪基接位後，心中過意下去，封重元為皇太叔，顯示他仍是大遼國皇儲，再加封天下兵馬大元帥，上朝免拜不名，賜金券誓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之隆，當朝第一；又封他兒子涅魯古為楚王，執掌南院軍政要務，稱為南院大王。

　　當年耶律重元明明可做皇帝，卻讓給兄長，可見他既重義氣，又甚恬退。耶律洪基出外圍獵，將京中軍國重務都交給了皇太叔，絲毫不加疑心。這時訊息傳來，謀反的居然是南院大王耶律涅魯古，耶洪基自是又驚又憂，素知涅魯古性子陰狠，處事極為辣手，他既舉事謀反，他父親決無袖手之理。

　　北院大王奏道：「陛下且寬聖慮，想皇太叔見事明白，必不容他逆子造反犯上，說不定此刻已引兵平亂。」耶律洪基道：「但願如此。」

　　眾人食過晚飯，第二批報子趕到稟報：「南院大王立皇太叔為帝，已詔告天下。」以下的話他不敢明言，將新皇帝的詔書雙手奉上。洪基接過一看，見詔書上直斥耶律洪基為篡位偽帝，說先皇太弟正位為君，並督率天下軍馬，伸討逆云云。耶律洪基大怒之下，將詔書擲入火中，燒成灰燼，心下甚是憂忽，尋思：「這道偽詔說得振振有詞，遼國軍民看後，恐不免人心浮動。皇太叔官居天下兵馬大元帥，手綰兵符，可調兵馬八十餘萬，何況尚有他兒子楚王南院所轄兵馬。我這裡隨駕的只不過十餘萬人，寡不敵眾，如何是好？」這晚翻來覆去，無法寢。

　　蕭峰聽說遼帝要封他為官，本想帶了阿紫，黑夜中不辭而別，但此刻見義兄面臨危難，倒不便就此一走了之，好歹也要替他出番力氣，不枉了結義一場。當晚他在營外閒步，只聽得眾官兵悄悄議論，均說父母妻子俱在上京，這一來都給皇太叔拘留了，只怕性命不保。有的思及家人，突然號哭。哭聲感染人心，營中其餘官兵處境相同，紛紛哭了起來。統兵將官雖極力喝阻，折了幾名哭得特別響亮的為徇，卻也無法阻止得住。

　　耶律洪基聽得哭聲震天，知是軍心渙散之兆，更是煩惱。

　　這日一早，探子來報，皇太叔與楚王率領兵馬五十餘萬，北來犯駕。洪基尋思：「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縱然兵敗，也只有決一死戰。」當即召集百官商議。群臣對耶律洪基都極為忠心，願決一死戰，但均以軍心為憂。

　　洪基傳下號令：「眾官兵也力平逆討賊，靖難之後，陞官以外，再加重賞。」披起黃金甲冑，親率三軍，向皇太叔的軍馬迎去逆擊。眾官兵出見皇上親臨前敵，登時勇氣大振，三呼萬歲，誓死效忠。十餘萬兵馬分成前軍、左軍、右軍、中軍四部，兵甲鏘鏘，向南挺進，另有小隊游騎，散在兩翼。

　　蕭峰挽弓提矛，隨在洪基身後，作了他的親身衛護。家裡帶領一隊飛熊兵保阿紫，居於後軍。蕭峰見耶律洪基眉頭深鎖，知他對這場戰事殊無把握。

　　行到中午，忽聽得前面號角聲吹起。中惲將軍發令：「下馬！」眾騎兵跳下馬背，手牽馬韁而行，只有耶律洪基和各大臣仍騎在馬上。

　　蕭峰不解眾騎兵何以下馬，頗感疑惑。耶律洪基笑道：「兄弟，你久在中原，不懂契丹人行軍打仗的法子吧？」蕭峰道：「正要請陛下指點。」洪基笑道：「嘿嘿，我這個陛下，不知能不能做到今日太陽下山。你我兄弟相稱，何必又叫陛下？」蕭峰聽他笑聲中頗有苦澀之意，說道：「兩軍未交，陛下不必憂心。」洪基道：「平原之上交鋒，最要緊的是馬力，臨敵衝鋒陷陣，便可一往無前。契丹人東征西討，百戰百勝，這是一個很要緊的秘訣。」

　　他說到這裡，前面遠處塵頭大起，揚起十餘丈高，宛似黃雲鋪地湧來。洪基馬鞭一指，說道：「皇太叔的楚王都久經戰陣，是我遼國的驍將，何以驅兵急來，不養馬力？嗯，他們有恃無恐，自信已操必勝之算。」話猶未畢，只聽得左軍和右軍同時響起了號角。蕭峰極目遙望，見敵方東面另有兩支軍馬，西亦另有兩支軍馬，那是以五敵一之勢。

　　耶律洪基臉上變色，向中軍將軍道：「結陣立寨！」中軍將軍應道：「是！」縱馬出去，傳下號令，登時前軍和左軍、右軍都轉了回來，一眾軍士將皮室大帳的支柱用大鐵錘釘入地下，張開皮帳，四周樹起鹿角，片刻間，便在草原上結成了一個極大的木城，前後左右，各有騎兵駐守，數萬名弓箭手隱身大木之後，弓弦都絞緊了，只待發箭。

　　蕭峰皺起了眉頭，心道：「這一場大戰打下來，不論誰勝誰敗，我契丹同族都非橫屍遍野不右，最好當然義得勝，倘若不幸敗了，我當沒法將義兄和阿紫救到安全之地。他這皇帝呢，做不做也就罷了。」

　　遼帝營寨結好不久，叛軍前鋒已到，卻不上前挑戰，遙遙站在強弓硬弩射不到處。但聽得鼓角之聲不絕，一隊隊叛軍圍上來，四面八方的結成的陣勢。蕭峰一眼望將出去，但遍野敵軍，望不到盡頭，尋思：「義兄兵勢遠所不及，寡不敵眾，只怕非輸不可。白天不易突圍逃走，只順支持到黑夜，我便能設法救他。」但見營寨大木的影子短短的映在地下，烈日當空，正是過午不久。

　　只得呀呀呀數聲，一群大雁列隊飛過天空。耶律洪基仰首凝視半晌，苦筆道：「這當兒非化身為雁，否則是插翅難飛了。」北院大王和中軍將軍相顧變色，知道皇帝見了叛軍軍容，已有怯意。

　　敵陣中鼓聲擂起，數百面皮鼓蓬蓬大響。中軍將軍大聲叫道：「擊鼓！」御營中數百面皮鼓也蓬蓬響起。驀地裡對面軍鼓聲一止數萬名騎兵喊聲震動天地，挺矛直衝過來。

　　眼見敵軍前鋒衝近，中軍將軍令旗向下一揮，御營中鼓聲立止，數萬枝羽箭同時射了出去，敵軍前鋒紛紛倒地。但敵軍前仆後繼，蜂湧而上，前面跌倒的軍馬便成為後軍的擋箭垛子。敵軍步兵弓箭手盾牌護身，搶上前來，向御營放箭。

　　耶律洪基初時頗為驚懼，一到接戰，登時勇氣倍增，站在高處，手持長刀，發令指揮，御營將士見皇上親身督戰，大呼，「萬歲！萬歲！萬歲！」敵軍聽到「萬歲」之聲，抬頭見到耶律洪基黃袍金甲，站在御營中的高台之上，在他積威之下，不由得躍躕不前。洪基見良機，大呼：「左軍騎抱抄，衝啊！」

　　左軍由北院模樞密使率領，聽到皇上號令，三萬騎兵便從側包抄過去。叛軍一猶豫間，御營軍馬已然衝到。叛軍登時陣腳大亂，紛紛後退。御營中鼓聲雷震，叛軍接戰片時，便即敗退。御營軍馬向前追殺，氣勢鋒銳。

　　蕭峰大喜，叫道：「大哥，這一回咱們大勝了！」耶律洪基下得台來跨上戰馬，領軍應援。忽聽得號角響起，叛軍主力開到，叛軍前鋒反身又鬥，霎時間羽箭長矛在天空中飛舞來去，殺聲震天，血肉橫飛。蕭峰只看暗暗吃驚：「這般惡鬥，我生平從未見過。一個人任你武功天下無敵，到了這千萬馬之中，卻也全無用處，最多也不過自保性命而已。這等大軍交戰，武林中的群毆比武與之相較，那是不可同日語了。」

　　忽聽得叛軍陣後鑼聲大響，鳴金收兵。叛軍騎兵退了下去，箭如雨發，射住了陣腳。中軍將和北院樞密使率軍連沖三次，都衝亂對方陣勢，反而被射死了數千軍士。耶律洪基道：「士卒死傷太多，暫且收兵。」當下御營中也鳴金收兵。

　　叛軍派也兩隊騎兵衝來襲擊，中軍早已有備，佯作敗退兩翼一合圍，將兩隊叛軍的三千名兵盡數圍殲當地，餘下數百人下馬投降。洪基左一揮，御營軍士長矛揮去將這數百人都戳死了。這一場惡鬥歷時不到一個時辰，卻殺得慘烈異常。

　　雙方主力各自退出數十丈，中間空地上鋪滿了屍首，傷者呻吟哀號，慘不忍聞。只見兩邊陣中各出一隊三百人的黑衣兵士，御營的頭戴黃帽，敵軍的頭戴白帽，前往中間地帶檢視傷者。蕭峰只道這些人是將傷者抬回救治，哪知這些黑衣官兵撥出長刀，將對的傷一一砍死。傷盡數砍死後，六百人齊聲吶喊，相互鬥了起來。

　　六百名黑衣軍個個武功不弱，長刀閃爍，奮勇惡鬥，過不多時，便有二百餘人被砍倒在地。御營的黃帽黑衣兵武功較強，被砍死只的有數十人，當即成了兩三人合鬥一人的局面，這一來，勝勝負之數更是分明。又鬥片刻變成三四人合鬥一人。但雙方官兵只吶喊助威，叛軍數十萬人袖手旁觀，並不增兵出來救援。終於叛軍三百名白帽黑衣兵一一就殲，御營黑衣軍約有二百名回陣。蕭峰心道來遼人規矩如此。」這一番清理戰場的惡，規模雖大不如前，驚心動魄之處卻猶有過之。

　　洪基高舉長刀，大聲道：「叛軍雖眾，卻無鬥志。再接一仗，他們便敗逃了！」

　　御營官兵齊呼：「萬歲，萬歲，萬歲！」

　　忽聽得叛軍陣中起號角，五騎馬緩緩出來，居中一人雙手捧著一張羊皮，朗聲念了起來，念的正是皇太叔頒布的詔書：「耶律洪基篡位，乃是偽君，現下皇太叔正位，凡我遼國忠誠官兵，須當即日回京歸服，一律官升三級。」御營中十餘名箭手放箭，颼颼聲響，向那人射去。那人身旁四人舉起盾牌相護，那繼續念誦，突然間間五匹馬均被射倒，五人躲在盾牌之後，終於念完皇太叔的「詔書」，轉身退出。

　　北院大王見屬下官聽到偽詔後意所動，喝道：「出去回罵！」三十名乃是：「罵手」，聲大喉粗，口齒便給，第一名『罵手」罵了起來，什麼。叛國奸賊，死葬身之地」等等，跟第二名「罵手」又罵到後來，儘是諸般污言穢語。蕭峰對契丹語言所知有限，這些罵手的言辭他大都不懂，只見耶律洪基連連點頭，意甚嘉許，想來這些「罵手」得著實精采。

　　蕭峰向敵陣中望去，見遠處黃蓋大纛掩映之下，有兩人各乘駿馬，手持馬鞭指指點點。一人全身黃實袍，頭戴沖天冠，頦下灰白長鬚，另一人身披黃金甲冑，面容瘦削，神情剽悍。蕭峰尋思：「瞧這模樣，這兩人便是皇太主楚王父子了。」

　　忽然間十名「罵手」低聲商議了一會，一齊放大喉嚨，大揭皇太叔和楚王的陰事。那皇太叔似乎立身甚正，無甚可罵之處，十個人所罵的，主要都針對楚王，說他姦淫父親的妃子，會議著父親的權勢為非作歹。這些話顯是在接挑撥他父子感情，十個人齊聲而喊，叫罵的言語字字相同，聲傳數里，數十萬軍士中聽清楚的著實不少。

　　那楚王鞭子一揮，叛軍齊聲大噪，大都啊啊亂叫，喧喧嘩呼喊，登時便將十個人的罵聲淹沒了。

　　敵了一陣，敵軍忽然分開，推出數十輛車子來到御營之前，車子一停，隨車的軍士從車拉出數十個女子來有的白髮婆娑，有的方當妙齡，衣飾都十分化貴。這些女子一走出車子，雙方罵聲登時止歇。

　　耶律洪基大叫：「娘啊，娘啊！兒子捉住叛徒，碎屍萬段，替你老人家出氣。」

　　那白了老婦便是當今皇太后、耶律洪基的母親蕭太后，其餘的是皇後蕭後、眾嬪妃和眾公主。皇太叔和楚王乘洪基也外圍獵時作亂，圍住禁宮，將皇太后等擒了來。

　　皇太后朗聲道：「陛下勿以老婦和妻兒為念，奮力蕩寇殺賊！」數十名軍士撥出長刀，架在眾後妃頸中。年輕的嬪妃登時驚惶哭喊。

　　耶律洪基大怒，喝道：「將哭喊的女人都射死了！」只聽得颼颼聲響，十餘枝羽箭射了出去，哭叫呼喊的妃子紛紛箭而死。

　　皇後叫道：「陛下射得好！射好！祖宗的基業，決計不能毀在奸賊手中。」

　　楚王見皇太主和皇後都如此倔強，此舉非但不能脅迫洪基，反而動搖了已方軍心，發令：「押了這些女人上車，退下。」眾軍士將皇太后、皇後等又押入車中。推入陣後。楚王下令：「押敵軍家屬上陣！」

　　猛聽得呼呼呼竹哨吹起，聲音蒼涼，軍馬向旁分開，鐵鏈聲啷啷不絕，一排排男女老幼從陣後牽了出來。霎時間兩中哭聲震天。原來這些人都是御營官兵的家屬。御營官兵是遼帝親軍，耶律洪基特加優遇，准許家屬在京居住，一來使親軍感激，有事之時可出死力，二也是臨視之意，使這一精銳之師出征時不敢稍起反心，那知道這次出獵，意然變起肘腑之間。御營官兵的家屬不下二十餘萬，解到陣前的不過兩三萬人，其中有許多是胡亂捉來而捉錯了的，一時也他辨不出，但見拖兒帶女，亂成一團。

　　楚王麾下一名將軍縱馬出陣，高聲叫道：「御營眾官兵叫者：「爾等家小，都已被收，投降的和有屬團聚，陞官三級，另有賞金。若不投降，新皇有旨，所有這家屬一齊了。」契丹人向來殘忍好殺，說是「一齊殺了」，決非恐嚇之詞，當真是要一齊殺了的。御營中有些官兵已認出了自己親人，「爹爹，媽媽，孩子，夫君，妻啊！」兩陣中呼喚之聲，響成一片。

　　叛軍中鼓聲響起，二千名斧手大步而出，卑手中大刀精光閃亮。鼓聲一停，二千柄大刀便舉了起來，對準眾家屬的頭。那將軍叫道：「向新皇投降，重重有賞，若不投降，眾家屬一齊殺了！」他左一揮，鼓聲又起。

　　御營眾將士知道他左手再是一揮，鼓聲停止，這二千柄明晃晃的大刀便吹了下去。這些親軍對耶律洪基向來忠心，皇太叔和楚王以「陞官」和「重賞」相招，那是難以引誘，但這時眼見自己的父母子女引頸待戳，如何不驚？

　　鼓聲隆隆不絕，御營親軍的官兵的心也是怦怦急跳。突然之間，御營中有人叫道：「媽媽，媽媽，不能殺了我媽媽！」投下長矛，向敵軍陣前的一個老婦奔去。

　　跟著颼的一箭從御營射出，正這人的後心。這人一時未死，兀向他母親爬去。只聽得「爹娘、孩兒」叫聲不絕，御營中數百人紛紛奔出。耶律洪基的親信將軍撥劍亂斬，卻哪裡止得住？這數百人一奔出，跟著便是數千。數千人之後，嘩啦啦一陣大亂，十五萬親軍之中，倒奔去了六七萬人。

　　耶律洪基長歎一聲，知道大勢已去，乘著親軍和家屬抱頭相認，亂一團，將叛軍從中隔開了，便即下令：「向西北蒼茫山退軍。」中軍將軍悄悄傳下號令，餘下未降的尚有八萬餘人，後軍轉作前軍，向西北方馳去。

　　楚王急命騎兵追趕，但戰場上塞滿了老弱婦孺，騎兵不能奔馳，待得推開眾人，耶律洪基已率領御營親軍去得遠了。八萬多名親軍趕到蒼茫山腳下，已是黃昏，眾軍士又饑又累，在已坡上趕造營寨，居高臨下，以作守禦之計。安營甫定，還未造飯，楚王已親率精銳趕到出下，立即向山坡衝鋒。御營軍士箭如雨，將叛軍擊退。楚軍見仰功不利，當即收兵，在山下安營。

　　這日晚間，耶律洪基站在山崖之旁，向南眺望，但見叛軍營中營火有如繁星，遠處有三條火龍蜿蜒而至，卻是叛軍的後續部隊前來參與圍功。洪基心下黯然，正待入帳，北院樞密使前來奏告：「臣屬下的一萬五千兵馬，衝下山去投了叛逆。臣治軍無方，罪該萬死。」耶律洪基揮了揮手，搖頭道：「這也怪你不得，下去休息吧！」

　　他轉頭來，見蕭峰望著遠處出神，說道：「一到天明，叛軍就會大舉功，我輩盡成俘虜矣。我是國君，不能受辱於叛，當自刎以報社稷。兄弟，你乘夜自行衝了出去吧。你武藝高強，叛軍須攔你不住。」說到這裡，神色淒然，又道：「我本想大賜你一場富貴，豈知做哥哥的自身難保，反而累了你啦。」

　　蕭峰道：「大哥，大丈夫能屈能伸，今日戰陣不利，我保你退了出去，招集舊部，徐圖再舉。」

　　洪基搖頭道：「我連老母妻子都不能保，哪裡還說得上什麼大丈夫？契丹人眼中，勝者英難，敗者叛逆。我一敗塗地，豈能再興？你自己去吧！」

　　蕭峰知他所說的乃是實情，慨然道：「既然如此，那我但陪著哥哥，明日與叛寇決一死戰。你我義結金蘭，你是皇帝也好，是百姓也好，蕭某都當你是義兄。兄長有難，做兄弟的自當和你同生共死，豈有自行逃走之理？」

　　耶律洪基熱淚盈眶，握住他雙手說道：「好兄弟，多謝你了。」

　　蕭峰回到帳中，見阿紫蜷臥在帳幕一角，睜著一雙圓圓的大眼，兀自未睡。阿紫道：「姊夫，你怪我不怪？」蕭峰奇道：「怪你什麼？」阿紫道：「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我定要到大草原中來遊玩，也不會累得你困在這裡。姊夫，咱們要死在這裡了，是不是？」

　　帳外火把的紅光映在她臉上，蒼白之色中泛起一片暈紅，更顯得嬌小稚弱。蕭峰中大起憐意，柔聲道：「我怎會怪你？若不是我打傷了你咱們就不會到這種地方來。」阿紫微微一笑，說道：「若不是我向你射毒針，你就不會打傷我。」

　　蕭峰伸出大手，撫摸她頭髮。阿紫重傷余，頭髮脫落了大半，又黃又稀。蕭峰輕歎一聲，說道：「你年紀輕輕，卻跟我著我受苦。」阿紫道：「姊夫，我本來不明白，姊姊為什麼這樣喜歡你，後來我才懂了。」

　　蕭峰心想：「你姊姊待我深情無限，人這小姑娘懂得什麼。其實，阿朱為什麼會愛上我這粗魯漢子，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你又怎能知道？」想到此處，淒然搖頭。

　　阿紫側過頭來，說道：「姊夫，你猜到了沒有，為什麼那天我向你發射毒針？我不是要射死你，我只是要你動彈不得，讓我來服侍你。」蕭峰奇「那有什麼好？」阿紫微笑道：「你動彈不得，就永遠不能離開我了。否則的話，你心中瞧不起我，隨時就會拋開我，不理睬我。」

　　蕭峰聽她說的雖是孩子話，卻也知道不是隨口胡說，不禁暗暗心驚，尋思：「反正明天大家都死，安慰她幾句也是了。」說道：「你真是孩子想法，你真的喜歡跟著我，儘管跟說就是，我也不會不允。」

　　阿紫眼中突然發出明亮光采，喜道：「姊夫，我傷好了之後，仍要跟著你，永遠不回到星宿派父師那裡去了。你可別拋開我不理。」

　　蕭峰知道她在星宿派所闖禍實在不小，料想她確是不敢回去，笑道：「人是星宿派的大師姊傳人，你不回去群龍無首，那便如何是好？」阿紫格格一笑，道：「讓他們去亂成一團好了。我才不理呢。」

　　蕭峰拉上毛氈，蓋到她頸下，替她輕輕攏好了，展開毛氈，自行在營帳的另一角睡下。帳外火光時明時滅，閃爍不定，但聽得哭聲隱隱，知是御營官兵思念家人，大家均知明時這一會議性命難保，只是各人忠於皇上，不肯背叛。

　　次時蕭峰一早便醒了，囑咐室裡隊長備好馬匹，照料阿紫，自己結束停當，吃一斤羊肉喝了三斤酒，走到山邊。其時四下裡尚一片黑暗，過不多時，東方曙光初現，御營中號角嗚嗚吹起，但聽得鏗鏗鏘鏘，兵甲軍刃相撞之聲不絕於耳。營中一隊隊兵馬開出，於各處衝要之處守擤。蕭峰居高臨下的望將出去，只見東、南、東南方三面人頭湧湧，儘是叛軍。一陣白霧罩著遠處，軍陣不見盡頭。

　　霎時間太陽於草原邊上露出一弧，金光萬道，射入白霧之中，濃露漸消，顯出霧中也都是軍馬，驀地裡鼓聲大起，敵陣中兩隊黃旗軍馳了出來，跟著皇太叔和楚王乘馬馳到山下，舉馬鞭，向山指點商議。

　　耶律洪基領著侍衛站在山邊，見到這等情景，怒從心起，從侍衛手接過弓箭，彎弓搭箭，一向楚王射去。從山上望將下去，似乎相隔不遠，其實相距尚數箭之地，這一箭沒到半途，便力盡跌落。

　　楚王哈哈大笑，大聲叫道：「洪基，你篡了我爹爹之位做了許多時候的偽君，也刻讓位了。你快快投誠，我爹爹便饒你一死，還假仁義的封你為皇太侄如何？哈哈哈！」這幾句話，顯然諷剌洪基封耶律重元為皇太叔乃是假仁假義。

　　洪基大怒，罵道：「無恥叛賊，還在逞這口舌之利。」

　　北院樞密使叫道：「主辱臣死！主上待我等恩重如山今日正是我等報主之時。；率領了三千名親兵，齊聲發喊，從山上衝了下去。這三千人都是契丹部中的勇士，此番抱了必死之心，無不以一當十，大喊衝殺，登時將敵軍沖退里許。但楚王令旗揮處，數萬軍馬圍了上來，刀矛齊施，只聽得喊聲震動天地，血肉橫飛。三千人越戰越少，鬥到後來，盡數死節。北院樞密使力殺數人，自刎而死。洪基、眾將軍大臣和蕭峰等在山峰上看得明白，卻無力相救，心感北院使的忠義，盡皆長垂淚。

　　楚王又馳到山邊，笑道：「洪基，到底降不降？你這一點兒軍馬，還濟得甚事？你手下這些人都是大遼勇士，又何必要他們陪你送命？是男兒漢大丈夫，爽爽快快，降就降，戰就戰，倘若自知氣數已盡，不如自刎以謝天下，也免得多傷士卒。」

　　耶律洪基長歎一聲虎目含淚，擎力在手，說道：「這錦繡江山，便讓了你父吧。你說得不錯，咱們叔侄兄弟，骨肉相殘，何必多傷契丹勇的性命。」說著舉起刀來，便往頸上勒去。

　　蕭峰猿臂伸出，將他刀子奪琿，說道：「大哥，是英雄好漢，便當死於戰場，如何能自盡而死？」

　　洪基歎道：「兄弟，這許多將士跟隨我日久，我反正是死，不忍他們都跟著我送了性命。」

　　楚王大叫道：「洪基，你還不自刎，更待何時？」手中馬鞭直指其面，囂張已極。

　　蕭峰見他越走越近，心念一動，低聲道：「大哥，你跟他信口敷衍，我悄悄掩近身去，射他一箭。」

　　洪基知他了得，喜道：「如此甚好，若能先將他射死，我死也瞑目。」當即提高噪子，叫道：「楚王，我待你父子不薄，你父親要做皇帝，也無不可何必殺傷本國這許多軍士百姓，害得遼國大傷元氣？」

　　蕭峰執了一張硬弓，士枝狠牙長箭，牽過一匹駿馬，慢慢拉到山邊，一矮身，轉到馬腹之下，身藏馬下，雙足鉤住馬背，足尖一踢，那馬便沖了去。山下叛軍見一匹空馬奔將下來，馬背上並無騎者，只道是軍馬斷韁奔逸，這是十分尋常之事，誰也沒加留神。但不久叛軍軍士便見馬腹之下有人，登時大呼起來。

　　蕭峰以足尖踢馬，縱馬向楚王直衝過去，眼見離他約有二百步之遙，在馬腹之下拉開強弓，颼的一箭，向他射去。楚王身旁衛士舉起盾牌，將箭擋開。蕭峰縱馬急馳，連珠箭發，一箭將那衛士射倒，第二箭直射楚王胸膛。

　　楚王眼明手快馬鞭揮出，往上擊來。這以鞭擊箭之術，原是楚王拿手本領，卻不知射這一箭之人不但膂力雄強，而且箭上附有內勁，馬鞭雖擊到了箭桿，卻只將羽箭撥得稍歪，噗的一聲，插入他的左肩。楚王叫聲「啊喲！」痛得伏在鞍上。

　　蕭峰羽箭又到，這一次相距更近，一箭從他左脅穿進，透胸而這。楚王身子一晃，從馬背上溜了下來。

　　蕭峰一舉成功，心想：「我何不程乘機更去射死了皇太叔！」

　　楚王中箭墜馬，敵陣中人人大呼，幾百枝羽箭都向蕭峰所藏峰的馬匹剌射到，霎時之間，那馬中了二百多權羽箭，變成了一匹剌蝟馬。

　　蕭峰在地下幾個打滾，溜到了一名軍官的坐騎之下，展開小巧綿軟功夫，隨即，從這匹腹底下鑽到那一匹馬之下，一個打滾，又鑽到另一匹底下。眾官兵無法放箭，紛紛以長矛來剌。但蕭峰東一鑽，西滾，儘是在馬肚子底下做功夫。敵軍官兵亂成數千馬你推我拼，自相踐踏，卻哪裡剌得著他？

　　蕭峰所使的，只不過是中原武林中平平無奇的地堂功夫。不論是地堂拳、地堂刀，還是地堂劍，都是在地下翻滾騰挪，俟機攻敵下盤。這時他用於戰陣，眼明手快，躲這了千百隻馬蹄的踐踏。分看誰皇太的所在，直滾過去，颼颼颼三箭，向皇太叔射去。

　　皇太叔的衛士先前見楚五中箭，已然有備，三十餘人各舉盾牌，密密層層的擋在皇太叔身前，只聽得錚錚錚三響，三枝箭便在盾牌上撞了下來，蕭峰聽攜的十枝箭射出了七枝，只剩下三枝，眼見敵人三十幾面盾牌相互掩護，這三枝箭便要射死三死名衛士也難，更不用說射皇太叔了。這時他已深入敵陣，身後數千軍士挺矛追來，面前更是千軍萬馬，實已陷入了絕境。當日他獨鬥中原群雄，對方只不過數百人，已然凶險之極，幸得有人相救，方能脫身，今日困於數十萬人的重圍之中，卻如何逃命？

　　這當兒情急拚命，驀地裡一聲大吼，縱身而起，呼的一聲，從那三十幾面盾牌之上縱躍而過，落在皇太叔馬前。皇太大吃一驚，舉馬鞭往他臉上擊落。蕭峰斜身躍起，落上皇太叔的馬鞍，左手抓住他後心，將他高高舉起，叫道：「你要死還是要活？快叫眾人放下兵刃！」皇太叔嚇得呆了，對他的話一個字也沒聽見。

　　這時叛軍中的擾攘之聲更是震耳欲聾，成千成萬的官兵彎弓搭箭，對準蕭峰，但皇太叔被他擒在手中，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蕭峰氣丹田，叫道：「皇在叔有令，眾三軍放下兵刃，聽宣聖旨。皇帝寬洪大量，赦免全體官兵，誰都加追究。」這幾句話蓋過了十餘萬人的喧嘩紛擾，聲聞數里，令得山前後十餘萬官兵少有半數聽得清清楚楚。

　　蕭峰有過丐幫幫眾背叛自己的經歷，明白叛眾心思，一過逆境之後，最要緊的是個圖，免罪，只須方保證不念舊惡，決不追究，叛軍自然鬥志消失。此刻叛軍勢大，耶律洪基身邊不過七八萬人馬，眾寡懸殊，決不是叛國之敵，其時局面緊急，不及向洪基請旨，便說了這幾句話，好令叛軍安心。

　　這幾句話朗朗傳出，眾叛軍的喧嘩聲登時靜了下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均是惶惑無主。

　　蕭峰知此刻局勢是危險，叛軍中只須有人呼叫不服，數十萬沒蒼蠅般的叛軍立時釀成巨變，當真片也延緩不得，又大聲叫道：「皇帝有旨：眾叛軍官兵中有論官職大小，一概無罪，皇帝開恩，決不追究。軍官士兵各就原職，大家快快放下兵刃！」

　　一片寂靜之中，忽然嗆啷啷！嗆啷啷幾聲響，有幾人擲下了手中長矛。這擲下刃的聲音互相感染，霎時之間，嗆啷啷之聲大作，倒有一半人擲下兵刃，餘下的兀自躊躇不決。

　　蕭峰左臂將皇太叔身子高高舉起，緩緩上山，眾叛軍誰也敢攔阻，他馬頭到處，前面便讓出一條路來。

　　蕭峰騎馬來到山腰，御營中兩隊兵下來迎接，山峰上奏起鼓樂。

　　蕭峰道：「皇太叔，你快快下令，叫部屬放下兵刃投降，便可饒你性命。」

　　皇太叔顫聲道：「你擔保饒我性命？」

　　蕭峰向山下望去，只見數叛軍手中還是執著弓箭長矛，軍心未定，危險未過，尋思：「眼下是安軍心為第一要務。皇太叔一人的生死何足道哉，只須派人嚴加臨守，諒他以後再也不能為非作歹。」便道：「你戴罪立功，眼睛是唯一的良機，陛下知道都是你兒子不好，定可赦你的性命。」

　　皇太叔原無爭奪帝位的念頭，都是因他兒子楚王野心勃勃而起禍，這時他身落人手，但求免於一死，便道：「好，我依你之言便了！」

　　蕭峰讓他安坐馬鞍，朗聲說道：「眾三軍聽者，皇太叔有言吩咐。」

　　皇太叔大聲道：「楚王挑動禍亂，現已伏示。皇上寬洪大量，饒大家的罪過。各人快快放下兵刃，向皇請罪。」

　　皇太叔既這麼說，眾叛軍群龍無首，雖有凶鷙倔強之徒，也已不敢再行違抗，但聽得嗆啷啷之聲響成一片，眾叛軍都投下兵刃。

　　蕭峰押著皇太叔上得蒼茫山來。耶律洪基喜不自勝，如在夢中，搶到蕭峰身邊，握著他的雙手，說道：「兄弟，兄弟，哥哥這江山，以後和你共享之。」說到這裡心神激盪，不由得流下淚來。

　　皇太叔跪伏地，說道：「亂臣向陛下請罪，求陛下哀憐。」

　　耶律洪基此時心境好極，向蕭峰道：「兄弟，你說刻當如何？」蕭峰道：「叛軍人多勢眾，須當安定軍心，求陛下赦免皇太叔死罪，好讓大家放心。」

　　耶洪基笑道：「很好，很好，一切依你，一切依你。」轉頭向北院大王道：」你傳下聖旨，封蕭峰為楚王，官居南院大王，督率叛軍，回歸上京。」

　　蕭峰吃一驚，他殺楚王，擒皇太叔，全是為要救義兄之命，決無貪圖爵祿之意，耶律洪基封他這樣的大官，倒令他手足無措，一說不出話來。北院大王向蕭峰拱手道：「恭喜，恭喜！楚王爵位向來不外姓，蕭大王快向皇上謝恩。」蕭峰向洪基道：「哥哥，今日之事，全仗你洪福齊，眾官兵對輸心歸誠，叛亂方得平定，做兄弟的只不過出一蠻力，實算不得什麼功勞。何況兄弟的不會做官，也不願做官，請哥哥收回成命。」耶律洪基哈哈大笑，伸右手攬著他肩頭，說道：「這楚王之封、南院大王的官位，在我遼國已是最高的爵祿，兄弟倘若還嫌不夠，一定不肯臣服於我，做哥哥的除了以皇位相讓，更無別法了。」

　　蕭峰吃一驚，心想：「哥哥大喜之餘，說話有些忘形了，眼下亂成一團，一切事情須當明快果決，不能有絲毫猶豫，以防更起禍變。」只得屈膝跪下，說道：「臣蕭峰領旨，多謝萬歲恩典。」耶律洪基笑著雙手扶起。蕭峰道：「臣不敢不違旨，只得領愛官爵。只是草野鄙人，不明朝廷法度，若有差失，尚請原宥。」

　　耶律洪基伸手在他肩頭拍了幾下，笑道：「決無干係！」轉頭向左軍將軍耶律莫哥道：「我命你為南院樞密使，佐輔蕭大王，勾當軍國重事。」耶律哥大喜，忙跪下謝恩，又向蕭峰參拜，道：「參見大王！」洪基道：「莫哥，你稟受蕭大王號令，督率叛軍回歸上京。咱們皇太后請安去。」

　　當下山峰上奏起鼓樂，耶律洪基一行向山下走去。叛軍的領兵將軍已將皇太后、皇後等請出，恭恭敬敬的在營中安置。耶洪基進得帳去，母子夫妻相見，死裡逃生，恍如隔世，自是人人稱讚蕭峰的大功。

　　耶律莫哥先行，引導蕭峰去和南院諸部屬相見。適才蕭峰在千萬馬中一進一出，勇不可當，眾人均是親見。南院諸屬官軍雖然均是楚王的舊部，但一來蕭峰神威凜凜，各人盡中害怕，不敢不服，又都敬他英雄了得，二來楚王平素脾氣暴躁，無恩於人，三自己作亂犯上，心下都好生惶恐，是以蕭峰一到軍中，眾叛軍肅然敬服，齊聽豐號令。

　　蕭峰說道：「皇上已赦免各人從逆謀叛之罪，此後大夥兒應主該痛改前非，再也不可稍起貳心。」

　　一名白鬚將軍上前說道：「稟告大王，皇太叔的世子扣押我等家屬，脅迫我等附逆，我等若有不從，世子便將我等家屬斬首，事出無奈，還祈大王奏明萬歲。」

　　蕭峰點道：「既如此，以往之事，那也不用說了。」轉頭向律莫哥道：「眾軍就地休息，飽餐之後，撥營回京。」

　　當下南院中部屬一個個依著官職大小，上來參見。蕭峰雖然從來沒做官，但他久為丐幫幫主，統率群豪，自有一番威嚴。帶領丐幫豪傑和契丹大豪，其間也無甚差別。只是遼軍中另有一套規矩，蕭峰一面小心在意，一面由耶律莫哥分派處理，一切均是井井有條。

　　蕭峰帶領大軍出發不久，皇太后和皇後分別派了使者，到軍中給袍帶金銀。蕭峰謝恩甫畢，室裡護著阿紫到了。她身披錦衣，騎著駿馬，說道均是皇太后所賜。蕭峰見她小小的身體裹在寬大的錦袍之中，一張小臉倒被衣領遮去了一半，不禁好笑。

　　阿紫峭親眼見到蕭峰射殺禁王、生擒皇太叔，只是從室裡等人口中轉述而知。大凡述說往事，總不免加油添醬，將蕭峰的功績，更是說得神乎其神，；加了三分。阿紫一見到他，便埋怨道：「姊夫，你立了這樣大的功，怎麼事先也跟我說一聲，否則我站在山邊，親眼瞧著你殺進殺出，豈不開心？倒讓我白擔了半天心。？蕭峰道：「這是僥倖立下的功勞，事先我怎知道？你一見面便說孩子話。」阿紫道：「姊夫你過來。」

　　蕭峰走近她身邊，見她蒼白的臉上發著興奮的紅光，經她身上的錦繡衣裳一襯，倒像是個玩偶娃娃一般，又是骨稽，又是可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阿紫臉有慍色，嗔道：「我跟你說正經話，你卻哈哈大笑，有什麼好笑，？」蕭峰笑道：「我見你穿著這樣的大衣服，像是個玩偶娃娃一般，很是有趣。」阿紫嗔道：「你老是把我小孩子，卻來取笑於我。」蕭峰笑道：「不是，不是！阿紫，這一次我只道咱二人都要死於非命了，那知間能死裡逃生，我自然歡喜。什麼南院大王、楚王的封爵，我才放在心上能夠活著不死，那就好得很了。」

　　阿紫道：「姊夫，你也怕死麼？」蕭峰一怔點頭道：「是遇到危險之時，自然怕死，眾叛軍千千萬萬，你怎麼膽敢衝過去？」蕭峰道：「這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倘若不沖，就非死不可。那也說不上什麼勇敢不勇敢，只不過是困獸猶斗而已。咱們圍住了一頭大熊、一隻老虎，它盜竊不出去，自然會拚命的亂咬亂撲。」阿紫嫣然一笑，道：「你將自己比作畜生了。」

　　這時兩人乘在馬上，並肩而行，一眼望將出去，大草原上旌旗招展，長長的隊伍行列，一直展到天際，不見盡頭，前後左右，儘是衛士部屬。

　　阿紫很是歡喜，說道」「那日你幫我奪得了星宿派傳人之位，我想星宿派中二弟子、三代弟子數百人之眾除了師父一人之外，算我最大，心裡十分得意。是比之你統率千軍萬馬，那是全比不上了。姊夫，丐幫不要你做幫主哼，小小一個丐幫，有什麼希罕？你帶領人馬，去將他們都殺了。」

　　蕭峰搖頭，道：「孩子話！我是契丹人，丐幫不要我做幫主，道理也是對的。丐幫中人都是我的舊部朋友，怎麼能將他們殺了？」

　　阿紫道：「他們逐你出幫，對你不好，自然將他們殺了。姊夫，難道他們還是你的朋友麼？」

　　蕭峰一時難以回答，只搖了搖頭，想起在聚賢莊上和眾舊友斷義絕交，豪氣登消。

　　阿紫又問：「如他們聽說你做了遼國的南院在王，忽然懊起來，又接你去做丐幫幫主，你去不去？」蕭峰微微一笑，道：「天下焉家是理？大宋的英雄好漢，都當契丹人是邁萬惡不赦的奸徒，我在遼國官越做得大，他們越恨我。」阿紫道：「呸！有什麼希罕？他們恨你，咱們也恨他們。」

　　蕭峰極目南望，但見天地相接處遠山重疊，心想：「過了這些山嶺，那便是中原了。」他雖是契丹人，但自幼在中原長大，內心實是愛大宋極深而愛遼國極淺，如時果丐幫讓他做一名無職份、無名份的光袋弟子，只怕比之在遼做什麼南院大王更為心安理得。

　　阿紫道：「姊夫，我說皇上真聰明，封你做南院大王。以後遼國跟人打仗，你領兵出征，那當然百戰勝。你只要衝進敵陣，將對方元帥一打死，敵軍大夥兒就拋下刀槍，跪下投降，這仗不就勝了麼？」

　　蕭峰笑道：「皇太叔部下都是遼國官兵，向來聽皇上號令的，因此楚王一死，皇太叔被擒，大家便投降了。如果兩國交兵，那便大大不同了。殺了元帥，有副元帥，殺了大將軍，有偏將軍，從死戰到底。我單槍匹馬，那自然的無能為力。」

　　阿紫點頭道：「嗯，原來如此。姊夫，你說衝進敵陣，射楚王，生擒皇太叔，還不算勇敢，那麼你一生真正最勇敢的事是什麼？說給我聽，好不好？」

　　蕭峰向來不喜述說自己得意的武勇事跡，從前在丐幫之時，馬誅殺大奸大惡，不論如何激戰惡鬥，回到本幫後只輕描淡寫的說一句：「已將某某人殺了。」至於種種驚險艱難的經過，不論旁人如何探詢，他是決計不說的。這時聽阿紫問起，心想這一生身經百戰，臨敵時從不退縮，勇敢之事，當真說不勝說，便道：「我和人相鬥，大都是被迫而為，既不得不鬥，也就說上什麼勇敢。」

　　阿紫：「我卻知道。你生平最勇敢的，是聚賢莊一場惡鬥。」

　　蕭峰一怔，問道：「你怎知道？」

　　阿紫道：「那日在小鏡湖畔，你走了之後，爹爹、媽媽，還有爹爹手下那些人，大家談起你來，對你的武功都佩服得了不得，然而說你單赴聚賢莊英雄大會，獨鬥群雄，只不過為了醫治一個少女之傷。這個少女，自然是我姊姊了。他們那時不知阿朱是爹爹媽媽的親生女兒，說你對義父義母和受業恩師十分狠毒，對女人偏偏情長；忘恩負義，殘忍好色，是個不近人情的壞蛋。」說到這裡格格的笑了起來。

　　蕭峰喃喃的道：「嘿，『忘恩負義！殘忍好色！』中原英雄好漢，給蕭峰的是這八字評語。」

　　阿紫安慰他道：「你也不用氣惱。我媽媽去大大讚你呢，說一男人只要情長，就是好人，別的幹什麼都不打緊，她說我爹爹也是忘恩負義，殘忍好色，只不過他是情人好色負義，她女兒殘忍無情，說什麼也不及你。你在一旁拍手贊成。」蕭峰笑笑搖頭。

　　大軍行了數日，來到上京。京中留守的百官和百姓早已得到訊息，遠遠迎接出來，蕭峰帥字旗到處，眾百姓燒香跪拜，稱頌不已。他一舉蕩平這場大禍變，便無數遼國軍士保全性命，上京的百姓有一小半倒御營親軍的家屬，自是對他感激無盡。蕭峰按轡徐行，眾百姓大叫：「多謝南院王救命！」「老天爺保佑南院大王長命百歲，大富大貴！」

　　蕭峰聽著這一片稱頌之聲，見眾百姓大都眼中含淚，感激之情，確是出於至城，尋思：「一人身居高位，一舉一動便關連萬千百姓的禍福，我去射殺楚王之時，只是逞一時剛勇，既救義兄，復救自己，想不到對眾百姓卻有這大的好處。唉，在中原時我一意求好，偏偏怨謗叢集，成為江湖上第一大殲大惡，也實在難說得很。」

　　又想：「此處是我父母之邦，當年我爹爹、媽媽，必曾常在這條大路上來去。唉，我既不知爹娘的形貌，他們當年如何在此並騎馳馬，更加無法想像。」

　　上京是遼京國都。其時遼國是天下第一大國，比大宋強盛得多。但契丹人以遊牧為生，居無定所，上京城中民居、店舖，粗號鄙簡陋，比之中原去大為不如。

　　南院屬官將蕭峰迎入楚王府，府第宏大，屋內陳設也異常富麗堂皇。蕭峰一生貧困，哪裡住過這等府第？進去走了一遭，便覺十不慣，命部屬在軍營中豎立兩具營帳，他與阿紫分居一個，起居簡樸，一如往昔。

　　第三日上，耶律洪基和皇太后、皇後、嬪妃、公主等回駕上京，蕭峰率領百官的家屬。皇太叔自覺無顏，已在途中自盡而死。洪基也信守諾言，對附逆的官一概不加追究，只誅殺了楚王屬下二十餘名創議為叛的首惡皇宮中大開筵席，犒勞出力的將十，接連大宴三日。蕭峰自是成的席上的第一位英雄。耶律洪、皇太后、皇後、眾嬪妃、公主的賞賜，以及文武百官的饋贈，當真堆積如山。

　　犒賞已畢，蕭峰到南院視事。遼國數十個部族的族長一一前來參見，什麼烏隗部、伯德部、北●部、南●部、室韋部、梅古悉部、五國部、烏拉部，一時也記之不盡。跟著是皇後所部屬珊軍軍官，弘寧宮、永興宮、積厭宮、延昌宮等各宮衛的軍官紛紛前來參見。遼國的屬國洪五十九國，計有吐谷渾、突厥、黨項、沙陀、波斯、大食、回鶻、吐蕃、高昌、高麗、於闃、敦煌等等。各國有使臣在上京的，得知蕭峰用事，掌握軍國重權，都來贈送珍異器玩，討好結納。蕭峰每日會晤賓客，接見部屬，眼中所見，儘是金銀珍寶，耳中所聞，無非謅諛稱頌，不由得甚是厭煩。

　　如此忙了一月有餘，耶律洪基在便殿召見，說道：「兄弟，你的職份是南院大王，須當坐鎮南京，俟機進討中原。做哥哥雖不願你分離，但為了建立千萬世的奇功，你還是早日領兵南下吧！」

　　蕭峰聽得皇上命他領兵南征，心中上驚，道：「陛下，南征乃是大事，非同小可。蕭峰一勇之夫，軍略實非所長。」

　　耶律洪基笑道：「我國新經禍變，須當休養土卒。大宋現下太后當朝，重用司馬光朝政修明，無隙可乘，咱們原不是要在這時候南征。兄弟，你到得南京，時時刻刻將吞併南朝這件事放中心頭。咱們須得待釁而動，看到南朝有什麼內變，那就大兵南下。要是他內部好好地，遼國派兵功打，這就用力大而收效少了。」

　　蕭峰應道：「是，原該如此。」洪基道：「可是咱們息知南朝是否政修明，百姓是否人心歸附？」蕭峰道：「請陛下指點。」洪基哈哈大笑，道：「自以來，都是一般，多用金銀財帛去收買奸細間諜啊。南人貪財，卑鄙無恥之待甚多，你命南部樞密使樂惜財寶，多多收買便是。」

　　蕭峰答應了，辭出宮來，心下煩惱。他自來所結交的都是英雄豪傑，儘管江湖上暗中陷害、埋伏下毒等等詭計見過得多了，但均是爽爽快快殺人放火的勾當從未用過金銀去收買旁人。何況他雖是遼人，自幼在南朝長大，皇旁要他以吞滅宋朝為務，心下極不願意，尋思：「哥哥封我為南院大王，總是一片好義氣。我倘若此刻便既辭官，未免辜負他一番盛情，有傷兄弟義氣。待我到得南京，做他一年半載，再行請辭便了。那時他如果不准，我掛冠封印，一溜了之，諒他也奈何我不得。」當下率領部屬，攜同阿紫來到南京。

　　遼時南京，便是今日的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又稱幽都，為幽州之都。後晉石敬塘自立稱帝，得遼國全力扶持，石敬塘便割燕雲十六州以為酬謝。燕雲十六州為幽、薊、涿、順、檀、瀛、莫、新、媯、儒、武、蔚、雲、應、後周、宋朝三朝歷年與之爭奪，始終無法收回。燕雲十六州佔據形勝，遼國駐以重兵，每次向南用兵，長驅而下，一片平陽之上，大宋無險可守。宋遼交兵百餘年，宋朝難得一勝，兵甲不如固是主因，而遼國居高臨下以控制戰場，亦佔到了極大的便宜。

　　蕭幾進得城來，見南京城街道寬闊，市肆繁華，遠勝上京，來來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所聽到的也儘是中原言語，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蕭峰阿紫都很喜歡，次日輕簡從，在市街各處遊觀」

　　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共有八門。東是安東門、迎春門；南是開陽門、丹鳳門；西是顯西門、清晉門；北是通天門、拱振門。兩道北門所稱為通門、拱振，意思是說臣服於此，聽從來自面的皇帝旨。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蕭峰的阿紫游得半日，但見坊市、廨捨、寺觀、官衙，密佈四城，一時，觀之不盡。

　　這時蕭峰官居南院大王，燕雲十六州固然屬他管轄，便西京道大同府一帶、中京道大定府一帶，也俱奉他號令。威望既重，就不便再在小小營帳中居住，只得搬進了王府。他視事數日，便覺頭昏腦脹，深以為苦，見南院樞密使耶律莫哥精明強幹，熟習政務，便將一應事務都交了給他。

　　然而做大官究竟也有好處，王府中貴重補品藥物不計其數，阿紫直可拿來當飯吃。如此調補她內傷終於日痊一日，到得初冬，自己可以行走了。她在燕京城內游了多遍，跟著又由室裡隨侍，城外十里之內也都遊遍了。

　　這一日大雪初晴，阿紫穿了一身貂裘，來到蕭峰所居的宣教殿，說道：「姊夫，我在城裡悶死啦，你陪我打獵去。」

　　蕭峰久居宮殿，也自煩悶，聽她這麼說，心下甚喜，當既命部屬備馬出獵。他不喜大舉打圍，只帶了數名隨從腹侍阿紫，又恐百姓大驚小怪，當下換了尋常軍士所穿的羊皮袍子，帶一張弓、一袋簡，跨了匹駿馬，便和阿紫出清晉門向西馳去。

　　一行人離城十餘里，只打到幾隻小兔子。蕭峰道：「咱們到南邊試試。」勒轉馬頭，折而向南，又行出二十餘里，只見一隻獐子斜剌裡奔出來。阿紫從手裡接過弓箭，一拉弓弦，豈知臂上全無力氣，這張弓竟拉不開。蕭峰左手從她身後環過去抓住弓身，右手握著她小手拉開了弓弦，一放手，颼的一聲，羽箭射出，獐子，應聲而倒。從隨從歡呼起來。

　　蕭峰放開了手，向阿紫微笑而視，只見她眼中淚水盈盈，奇道：「怎麼了？不喜歡我幫你射野獸麼？」阿紫淚水從而頰上流下，說道：「我……我成了個廢人啦，連這樣一張輕弓也……也拉不開。」蕭峰慰道：「別這麼性急，慢慢的自會回復力氣。」要是將來不好，我傳你修習內功之法，定能增加力氣。」阿紫破涕為笑，道：「你說過的話，可不許不算，一定要教內功。」蕭峰道L：「好好，一定教你。」

　　說話之間，忽賓得南邊馬蹄聲響，一大隊人馬從雪地中馳來。蕭峰向蹄聲來處遙望，見這隊人都是遼國官兵，卻打旗幟。眾官兵喧嘩歌號，甚是歡忭，馬後縛著許多俘虜，似是打了勝仗回來一般。蕭峰尋思：「咱們並沒有跟人打仗啊，這些人從哪裡交了鋒來？」見一行官兵偏東回城，便向隨從道：「你去問問，是哪一隊人，幹什麼來了？」

　　那隨從應道：「是！」跟著道：「是咱們兄弟打草谷回不啦」縱馬向官兵隊奔去。

　　他馳到近處，說了幾句話。眾官兵聽南院大王在此，大聲歡呼，一齊躍下馬來，牽韁在手，快步走到蕭峰身前躬身行禮，齊聲道：「大王千歲！」

　　蕭峰舉手還禮，道：「罷了！」見這隊官兵約有八百餘人，馬背上放滿了衣帛器物，牽著的俘虎也有七八百人，大都是年輕女子，也有些少年男子，穿了都是宋人裝束，個個哭哭啼啼。

　　那隊長道：「今日輪到我們那黑拉篤隊出來打草谷，托大王的福收成著實不錯。」回頭喝道。「大夥兒把最美的貌的少女子，最好的金銀財寶，統通獻了出來，請大王千揀用。」眾官兵齊聲應道：「是！」將二十多個少女推垤蕭峰馬前，又有入許金銀飾物之屬，紛紛堆在一張毛氈一。眾官兵望著蕭峰，目光中流露出崇敬企盼之色，顯覺南院大王若肯收作他們奪來女子玉帛，實是莫大榮耀。

　　當日蕭峰在雁門關外，曾見到大宋官兵俘虜契丹人民，這次又見契丹官兵俘虜大宋子民，被俘者的淒慘神情，實一般無異。他在遼國多時，已約略知道遼國的軍情。遼國朝廷對軍隊不供糧秣，也無餉銀，官兵一應所需，都是向敵人搶而來，每日派出部隊去向大宋、西夏、女真、高麗各鄰各國百姓搶劫，名之為「打草谷」，其實與強盜無異。宋朝官兵便向遼人「打介谷」，以資報復。是以邊界百姓，困苦異常，每日裡提心吊膽，朝不保歹。蕭峰一直覺得這種法子殘忍無道，只是自己並沒打算長久做官，向耶律洪基敷衍得一陣，便要辭官隱居，因此於任何軍國大事，均沒得出什麼主張，這時親眼見到眾俘虜的慘狀，不禁惻然，問隊長道：「在哪裡打來的……打來的草谷？」

　　那隊長恭恭敬敬的道：「稟告大王，是在涿州境外大宋地界打的草谷。自從大王來後，屬下不敢再在本州就近收取糧草。」

　　蕭峰心道：「聽他的話，從前他們便在本州劫掠宋人。」向馬前的一個用漢語問道：「你是哪裡人？」那少女當既跪下，哭道：「小女子是張家村人氏，求大王開恩，放小女子回家，與父母團聚。」蕭峰抬頭向旁人瞧去。數百名俘虜都跪下來，人從中卻有一少年直立不跪。

　　這少年約莫十六七歲年紀，臉型瘦長，下巴尖削，神色閃爍不定，蕭峰便問：「少年，你家住在那裡？」那少年道：「我有一件秘密大事，要面稟於你。」蕭峰道：「好，你過來說。」那少年雙手被粗繩縛著，道：「請你遠離部屬，此事不能讓旁人聽見。」蕭峰好奇心起，尋思：「這樣一個少年，能知道什麼機密大事？是了，他從南邊來，或許有什麼大宋的軍情可說。」他是宋人，向契丹稟告機密，便是無恥漢奸，心中瞧他不起，不過他既說有重在機密，聽一聽是無妨，於是縱馬行出十餘丈，招手道：「你過來！」

　　那少年跟了過去，舉起雙手，道：「請你割斷我手上繩索，我懷中有物呈上。」蕭峰撥出腰刀，直劈下去，這一刀劈下去的勢道，直要將他身子劈為兩半，但落刀部位準極，只割斷了縛住他雙手的繩子。那少年吃了一驚，退出兩步，向蕭峰呆呆凝視。蕭峰微微一笑，還刀鞘，問道：「什麼東西？」

　　那少年探手入懷，摸了一物在手，說道：「你一看便知。」說著走向蕭峰馬前。蕭峰伸手去接。

　　突然之間，那少年將手中之物猛往蕭峰臉上擲來。蕭峰馬鞭一揮，將那物擊落，白粉飛濺，卻是小小布袋。那小袋掉在地下，白粉濺在袋周，原來是個生石灰包。這是江湖上下三濫盜賊所用的卑鄙無恥之物，若給擲在臉上，生灰末入眼，雙目便瞎。

　　蕭峰哼了一聲，心想：「這少年大膽，原來不是漢奸。」點頭道：「你叫什麼名字？為何起心害我？」那嘴唇緊緊閉住，並不答話。蕭峰和顏悅色的道；「你好好說來，我可饒你性命。」那少年道：「我為父母報仇不成，還有什麼話說。」蕭峰道：「你父母是誰？難道是我害死的麼？

　　那少年走上兩步，滿臉悲憤之色，指著蕭峰大聲道：「喬峰！你害我爹爹、媽媽，害死我伯父，我……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將你抽筋剝皮，碎屍萬段！」

　　蕭峰聽他叫的是自己舊日名字「喬峰」，又說害死了他父母的伯父，定是從前在中原所結下仇的家，問道：「伯父是誰？父親是誰？」

　　那少年道：「反正我不想活了，也要叫你知道，我聚賢莊游家的男兒，並非貪生怕死之輩。」

　　蕭峰：「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是游氏雙雄的的子侄，令尊是游駒游二爺嗎？」頓了一頓，又道：「當日我在貴莊受中原群雄圍攻，被迫應戰，事出無奈。令尊和令伯均是自刎而死。」說到這裡，搖了搖頭，說道：「唉，刃以至逼得他們自刎。你叫什麼名字？」

　　那少年挺了挺身子，大聲道：「我叫游坦之，不用你來殺，我會學伯父我爹爹好榜樣！」說著右手伸入褲筒，摸出一柄短刀，便往自己胸口插落。蕭峰馬鞭揮出，捲住短刀，奪了刀子。游坦之大怒，罵道：「我要自刎也不許嗎？你這該死的遼狗，忒也狠毒！」

　　這時阿紫已縱馬來到蕭峰身邊，喝道：「你這小鬼，膽敢出口傷人？你想死麼？嘿嘿，可沒這麼容易！」游坦之突然見到這樣一個清秀美麗的姑娘，一呆之下，說不出話來。阿紫道：「之鬼，做瞎子的滋味挺美，待會你就知道了。」轉示向蕭峰道：「姊夫，這小子歹子毒得緊，想用石灰包害你，咱們便用這石灰包先廢了他一雙招子再說。」

　　蕭峰搖搖頭，向領兵的隊長道：「今日打草谷得來宋人，都給了我成不成？」那隊長不勝之喜，道：「大王賞臉，多謝大王的恩典。」蕭峰道：「凡是獻了俘虜給的官兵，回頭都到王府去領賞。」眾官兵歡歡喜喜的道：「咱們誠心獻給大王，不用領賞了。」蕭峰道：「你們將俘虜留下，先回城吧，各人記著前來領賞。」眾官兵躬身道謝，那隊長道：「這野獸大多，大王要拿這些宋豬當活靶麼？從前楚王喜歡這一套。只可惜我們今日抓的多是娘們，逃不快。下次給大王抓些精壯的宋豬來。」說著行了一禮，領兵去了。

　　「要拿這些宋豬當活靶」這幾句話鑽入耳中，蕭峰心頭不禁一震，眼前似乎便見到了楚王當年的殘暴舉動：幾百個宋人像野獸一般在雪地上號叫奔逃，契丹貴人哈哈大笑，彎弓搭箭，一個個的射死。有些宋人逃提遠了，契丹人騎馬呼嘯，自後趕去，就像射鹿射狐一般，終於一一射死。這種慘事，契丹人隨口說來，絲毫不以為異，過自必習以常。放眼向那群俘虜瞧去，只見人人臉如土色，在寒風中不住顫抖。這些邊民有的懂得契丹人話，早就聽過「射活靶」的事，這時更嚇得魂不附體。

　　蕭峰悠悠一聲長歎，向南邊重重疊疊的雲山望去，尋思：「若不是有揭露我的身世之迷，我直至今日，還道自己是大宋百姓。我和這些說一樣的話，吃一樣的飯，又有什麼分別？這什麼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卻要強分為契丹、大宋、女真、高麗？你到我境內來打草谷，我到你境內去殺人放火？你罵我遼狗？我罵你宋豬？」一時之間思湧如潮。

　　眼見出來打草谷的官兵已去得不見人影，向眾難民道：「今日放你們回去，大家快快吧！」從俘虜還道蕭峰要令他們逃遠走，然後發箭射殺，都遲疑不動。蕭峰又道：「你們回去之後最好遠離邊界，免得又被人打草谷捉來。我救得你一次不得第二次。」

　　眾難民這才信是真，歡聲雷動，一齊跪下磕頭說道：「大王恩德如山，小民回家去供奉你的長生祿位。」他們早知宋民被遼兵打草谷俘去之後，除非是富庶人家，才能以金帛回，否則人人死於地，屍骨不得還鄉。宋遼連年交鋒，有錢人家早就逃到了內地。這些被俘的邊民皆是窮人，哪有什麼金帛前來取贖？早知自己命遠已牛馬不如，這位遼國大王竟肯放他們回家，當真喜出望外。

　　蕭峰見眾難民滿臉喜色，相互扶持南行，尋思：「我契丹人將他捉了來，再放他們回去，使們一路上擔驚受怕，又吃了許多苦頭，於他們又有什麼恩德？」

　　眼見眾難民漸行漸遠，那游坦之仍是直挺挺的站著，便道：「你怎麼不走啊？你回歸中原，有盤纏沒有？」說著伸手入懷，想取些金銀給他，但身邊沒帶錢財，不摸之下，隨手取了個油布小包出來。他心中一酸，小包中包的是一部梵文易筋經，當日阿朱從少林寺中盜了出來，強要自己收著，如今人亡經在，如何不悲？隨手將小包放回懷中，說道：「我今日出來打獵，沒帶錢財，你若無錢使用，可跟我到城裡去取。」

　　游坦之大聲道：「姓喬的，你要殺便殺，要剮便剮，何必用這些詭計來戲辱於我？姓游的就是窮死，也豈能使你的一文錢？」

　　蕭峰一想不錯，自己是他的殺父仇人，這種不共戴天的深仇無化解，多說也是用，便道：「我不殺你！你要報仇，隨時來我便了。」

　　阿紫忙道：「姊夫，放他不得！這小子報仇不使正當功夫，盡使卑鄙下流手段。斬草除根，免留後患。」

　　蕭峰搖頭道：「江湖上處處荊棘，步步凶險，我也這麼走著過來了。諒這少年也傷不了我。我當日激得他伯父與父親自刎，實是出於無心，但這筆血債總是我欠的，何必又害氏雙雄的子侄？」說到這裡，只感意興索然，又道：「咱們回去吧，今天沒什麼獵可打。」

　　阿紫嘟起小嘴，道：「我心中想得好好的，要拿這小子來折磨一番，可多有趣！你偏要放走他，我回去城裡，又有什麼可玩的？」但終於不敢違拗蕭峰的話，掉轉馬頭，和蕭峰並轡回去，行出數丈，回頭說：「小子，你去練一百年功夫，再來找我姊夫報仇！」說著嫣然一笑，揚鞭疾馳而去。

　　（第二十七回完）

## 第28章 草木殘生顱鑄鐵

　　游坦之見蕭峰等一行直向北去，始終不再回轉，才知自己是不會死了，尋思：「這奸賊為什麼不殺我？哼，他壓根兒便瞧我不起，覺得殺了我污手。他……他在遼國做了什麼大王，我今後報仇，可更加難了。但總算找到了這奸賊的所在。」

　　俯身拾起石灰包，又去尋找給蕭峰用馬鞭奪去後擲開的短刀，忽見左首草叢在有個同布小包，正是蕭峰從懷中摸出來又放回的，當既拾起，打開油布，見裡面是一本書，隨手一翻，每一頁上都寫彎彎曲曲的文字，沒一個識得。原來蕭峰睹物思人，怔忡不定，將這本易筋經放回懷中之時沒放得穩妥，乘在馬上惡一顛動，便摔入草叢之中，竟沒發覺。

　　游坦之心想：「這多半是契丹文字。這本書那奸賊隨身攜帶，於他琿是大有用處。我偏不還他，叫他為難一下，也是好的。」隱隱感到一絲復仇快意，將書本包回油布，放入懷中，逕向南行。

　　他自幼便跟父親學武，苦於身瘦弱，膂力不強，與游氏雙雄剛猛的外家武功路子全然不合，學了三年了三年武功，進展極微，渾不似名家子弟。他學到十二歲上，游駒灰了心，和哥哥游驥商量。兩人均道：「我游家子弟出了這般三腳貓的把式，豈不讓人笑歪發嘴巴？何況別人一聽他是聚賢莊游氏雙雄子侄，不動則已，一出手便全力，第一招便送了他的小個命。還是要他乖乖的學文，以保性命為是。」於是游坦之到十二歲以上，便不再學武，游駒請了一個宿儒教他讀書。

　　但他讀書也不肯用心，老是胡思亂想。老師說道：「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他便道：「那也要看學什麼而定，爹爹教我打拳，我學而時習之，也快活。」老師怒道：「孔夫子說的是聖賢學問，經世大業，哪裡是什麼打拳弄槍之事？」游坦之道：「好，你說我伯父、爹爹打拳弄槍不好，我告訴爹爹去。」總之將老師氣走了為止。如此不斷將老師氣走，游駒也不知打了他幾十頓，但這人越打越執拗頑皮。游駒見子不肖，頑劣難教，無可如何，長歎之餘，也只好放任不理。是以游坦之今年一十八歲，雖然出自名門，卻是文既不識，武又不會。待得伯父和父親自刎身亡，母親撞柱殉夫，他孤苦伶仃，到處遊蕩，心中所思的，便是要找喬峰報仇。

　　那日聚賢莊大戰，他躲在照壁後觀戰，對喬峰的相貌形狀瞧得清清楚楚，聽說個是契丹人，便渾渾噩噩的向北而來，在江湖見到一小毛賊投擲石灰包傷人敵人雙眼，覺得這法子倒好，便學樣做了一個，放身邊。他在邊界亂闖亂走，給契丹兵出來打穀草時捉了去，居然遇到蕭峰，石灰包也居然投擲出手，她說湊巧之極了。

　　他心下思量：「眼下最要緊的是走的越遠越好，別讓他捉我回去。我想法去捉一條毒蛇或是一條大蜈蚣，去偷偷放在他床上，他睡進被窩，便一口咬死了他。那小姑娘……那小姑娘，唉，她……她這樣好看！」

　　一想到阿紫的形貌。胸口莫名其妙一熱，跟著臉上也熱烘烘地，只想：「不知什麼時候，能再見這臉色蒼白、纖弱秀美的小姑娘。」

　　他底了頭大步而行，不多時便越過了那群喬蕭放回的難民。有人好叫分結伴同行，他也不理踩，只自顧自的行走。走出十餘里，肚中餓得咕咕直叫，東張西望的想找些什麼吃的，草原中除了枯草和白雪，什麼都沒有，心想：「倘若我是一頭牛、一頭羊，那就好了，吃草喝雪，快活得很。嗯，倘若我是一頭小羊，人家將我爹爹、媽媽這兩老羊牽去宰來吃了，我報仇不報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當然要報啊。可是怎樣報法？用兩隻角去撞那宰殺我低父母的人麼？人家養了牛羊，本來就是宰來吃的，說得上什麼報仇？」

　　他胡思亂想，信步而行，忽聽得馬蹄聲響，雪地中三名契丹騎兵縱馬馳來，一見到他，刷地一聲，套在他頸中，一拉之下，便即收緊。游坦之立足不定，一跤摔倒，被那兵拖了出去。游坦之慘叫幾聲，隨即喉頭繩索收緊，再也叫不出。

　　那契丹兵怕扼死他，當即勒定馬步。游坦之從地下掙扎著爬起，拉松喉頭的繩圈。那契丹兵用力一扯，游坦之一個踉蹌，險些摔倒。三名契丹兵都哈哈大笑起來。那拉著繩圈的契丹兵大聲向游坦之說了幾句話。游坦之不懂契丹言語，搖了搖頭。那契丹兵手一揮，縱馬便行，但這一次不是急奔。游坦之生怕又被勒住喉嚨，透不過氣來，只得走兩步、跑三步的跟隨。

　　他見三名契丹騎兵徑向北行，心下害怕：「喬峰這廝嘴裡說得好聽，說是放了我，一轉頭卻又命部屬來捉了我去這次給他抓了去哪裡還有命在？」他離家北行之時，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報仇，渾不知天高地厚，陡然間見到蕭峰，父母慘死時的情狀湧上心頭，一鼓作氣，便想用石灰包迷瞎他眼睛，再撲上去拔刀刺死他。但一擊不中，銳氣盡失，只想逃得性命，卻又給契丹兵拿了去。

　　初時他給契丹兵出來打草谷時擒去，雜在婦女群中，只是被俘時背上挨了一刀背。此刻卻大感激相同，跌跌撞撞的連奔帶走，氣喘吁吁，走不上幾十步便摔一跤，每一跤跌將下去，繩索定在後頸中擦上一條血痕。那契丹兵絕不停留，毫不顧他死活，將他直拖入南京城中。進城之時，游坦之已全身是血，只盼快快死去，免得受這許多苦楚。

　　三名契丹兵在城中又行了好幾里地，將他拉了一座大屋，游坦之見地下埔的都是青石板，柱粗門高，也不知是什麼所在。在門口停不到一盞茶時分，拉著他的契丹兵騎馬走入一個大院子中，突然一聲呼嘯，雙腿一挾，那馬發蹄便奔。游坦之哪料得到，這兵在院子中轉了三個圈子，催馬越馳越快，旁觀的數十名官兵大聲吆喝助威。游坦之心道：「原來他要將我在地下拖死！」額角、四肢、身體和地下的青石相撞，沒一處地方不痛。

　　眾契丹兵哄笑聲中，夾著一聲清脆的女子笑聲。游坦之昏昏沉沉之中，隱隱聽得那女子笑道：「哈哈，這人鳶子只怕放不起來！」游坦之心道：「什麼是人鳶子？」

　　便在此時，只覺後頸中一緊，身子騰空而起，登即明白，這是契丹兵縱馬疾馳，竟將他拉得飛了起來，當作紙鳶般玩耍。

　　他全身凌空，後頸痛得失去了知覺。口鼻被風灌滿，難以呼吸，但聽那女子拍手笑道好極，好極，果真放起了人鳶子！」游坦之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拍手歡笑的正是那個身穿紫衣的美貌少女。他乍見之下，胸口劇震，也不知是喜是悲，身子在空中飄飄蕩蕩，實在也無法思想。

　　那美貌少女正是阿紫。她見蕭峰釋放游坦之，心中不喜，騎馬行出一程，便故意落後，囑咐隨從悄悄去捕了游坦之回來，但不可令蕭大王知曉。眾隨從知道蕭大王對她十分寵愛，當下欣然應命，假意整理馬肚帶，停在山坡之後，待蕭峰一行人走遠，再轉頭來捉游坦之。阿紫回歸南京，便到遠離蕭峰居處的佑聖宮等候。待得游坦之捉到，她詢問契丹人有何新鮮有趣的拷打折靡從之法。有人說起「放人鳶」。這法兒大投阿紫之所好，她下令立即放行，居然將游坦之「放」了起來。

　　阿紫看有下趣連叫好，說道：「讓來放！」縱上那兵所乘的馬鞍，接過繩索，道：「你下去！」

　　那兵躍下馬，任由阿紫放那「人鳶。」阿紫拉著索，縱馬一走了一圈，大聲歡笑，連叫：「有趣，有趣！」但她重初癒，手上終究乏力，手腕一軟，繩索下垂砰的一聲游坦之重重摔將下來跌在青石板上，額角撞正階石的尖角，登時破了一個洞，血如泉湧。阿紫甚是掃興，惱道：「這笨小子重得要命！」

　　游坦之痛得幾乎要暈了過去，聽她還在怪自己身子太重，想要辯解幾句，卻已痛得說不出話來，一名契丹兵走將過來，解開他頸中繩圈，另一名契丹兵撕下他身上衣襟，胡亂給他裹了傷口，鮮血不斷從傷口中滲出，卻哪裡止得住？

　　阿紫道：「行啦，行啦！咱們再玩，再他上去，趙高越好。」游坦之不懂她說的契丹語，但見她手指劃腳，指著頭頂，料知不是好事。

　　果然一名契丹兵提起繩索，從他腋下穿了過去，在他身上繞了一周，免得扣住脖子基本國勒死了，喝一聲：「起！」催馬急馳，將游坦之在地下拖了幾圈，又將他「放」了起來。那契丹兵手中繩索漸放漸長，游坦之的身子也漸漸飄高。

　　那契丹兵陡然間鬆手，呼的一聲游坦之猛地如離弦之箭，高上飛起。阿紫和眾官兵大聲喝采。游坦之身不由主向天飛去，心中只道：「這番死了也！」

　　待痢上升之力耗盡，他頭下腳上的下衝下，眼見腦袋便要撞到青石板上，四名契丹官兵同時揮出圈，套了他腰，向著四方一扯。游坦之立時便暈了過去，但四股力道已將他身子僵在半空，腦離地約有三尺。這一實是險到極處，四人中只要有一人的繩圈出稍遲，力道不勻，游坦之非得腦漿迸裂不可。一眾契丹兵往日常以宋人如此戲耍，俘虜被放人鳶，十個中倒有八九個撞死，就在草原的軟地上，這麼高俯衝下來，縱使不撞破腦袋，那也折斷頭頸，一般了送了性命。

　　喝采聲中四名契丹兵將游坦之放了下來。阿紫取出銀兩，一干官兵每人賞了五兩。眾兵大聲道謝。問道：「姑娘還想玩什麼玩意兒？」

　　阿紫見游坦之昏了過去，也不知是死是活，她適才放「人鳶」之時，使力過度，胸口隱隱作痛，無力再玩，便道：「玩得夠了。這小子若是沒死，明日帶來見我，我再想法兒消遣他。這人想暗算蕭大王，可不能讓他死太過容易。」眾官兵齊聲答應，將滿身是血的游坦之架了出去。

　　游坦之醒過來時，一陣霉臭之氣直衝鼻端，睜開眼來，一團漆黑，什麼也瞧不見，他第一個念頭是：「不知我死了沒有？」隨即覺得全身無處不痛，喉頭乾渴難當。他嘶啞著聲暗道：「水！水！」卻又有誰理會？

　　他叫了幾聲，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突然見到伯父、父親和喬峰大戰，殺得血流遍地，又見母親將自己摟在懷裡，柔聲安慰，叫自己別怕。跟著眼前出現阿紫那張秀麗的臉龐，明亮的雙中現出異樣光芒。這張臉突然縮小，變成個三角形的蛇頭，伸出血紅的長舌，露出獠牙向他咬來。游坦之拚命掙扎，偏就絲毫動彈不得，那條蛇一口口咬他，手上、腿上、頸中，無處不咬，額角上尤其咬得厲害。他看見自己的肉被一塊塊的咬下來，只想大叫，卻叫不出半點聲音……

　　如此翻騰了一夜，醒著的時候受折磨，在睡夢之中，下般的痛苦。

　　次日兩名契丹兵押著他又去見阿紫，他身上高燒兀自未退，中跨一出一步，便向前跌了下去。兩名契丹兵忙分別拉住了他左臂右臂，大聲斥罵，拖著他走進了一間大屋。游坦心想：「他們把我拉到哪裡去？是拖出去殺頭麼？」頭腦昏昏沉沉的，也難以思索，但覺經過了兩處長廊，來到一處廳堂之外。兩名契丹兵在門外稟告了句，裡面一個女子應了一聲，廳門推開，契丹兵將他擁了進了。

　　游坦之抬起頭來，只見廳上捕著一張花紋斑斕的極大地毯盡頭的錦墊上坐著一個美麗少女，正是阿紫。她著雙腳，踏在地毯之上。游坦之一見到她一雙雪白晶瑩的小腳，當真是如玉之潤，如緞之柔，一顆心登時猛烈的跳了起來，雙眼牢牢的盯住她一對腳，見到腳上背的肉色便如透明一般，隱隱映出幾條青筋，真想伸手去撫摸幾下。兩契丹兵放開他。游坦之搖晃了幾下，終於勉強站定。他目光始終沒離開阿紫的腳，見她十個腳趾的趾甲都作淡紅色，像十片小小花瓣。

　　阿紫眼瞧出來，卻是滿身污的醜陋少年，面肉扭曲，下顎前伸，眼光中卻噴射出貪婪的火焰。她登是想起了一頭傷的餓狼，在星宿海時，她和兩個師兄出去打獵，她箭射中了一餓狼，但沒能將狼射死。那狼受了重傷，惡狠狠的瞪著自己，眼神便如游坦之這般，那狼只想撲上來咬死自己，雖然縱躍不起，仍是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嗚嗚怒嗥叫，只是游坦之太軟弱，一點也不反抗，實在太不夠味。昨天他向蕭身投擲石灰包，不肯跪拜，說話倔強得很，不肯要蕭峰的錢，阿紫很是歡喜，心想這是一頭兇猛厲害的野獸。她要折磨他，剌得他遍體鱗傷，要他身上每一處傷，便向自己狠狠的咬上一口，當然，這一口決不能讓他咬中了。但將他擒了來放「人鳶」，這頭野獸竟沒反抗，死樣活氣的，那可太不好玩。她微皺眉頭，尋思：「想個什麼新鮮法兒來折磨他才好玩？」

　　突然之間，游坦之喉頭發出「荷荷」兩聲，也不知從哪裡來的一股力道，猶如一豹子般向阿紫迅捷異常的撲了過去，抱著她小腿，低頭便去吻她雙足腳背。阿紫大吃一驚，尖聲叫了起來。兩名契丹兵的在阿紫身旁服侍的中四個婢女齊聲呼斥，搶上前去拉開。

　　但他雙後牢牢抱著，死也不肯放手。契丹兵一拉之下，便將阿紫也從錦墊上扯了下來，一跤坐在地毯上。兩名契丹兵又驚又怒，不敢再拉，一個用力打他背心，另一打他臉。游坦之傷腫了，高燒未退，神智不清，早如瘋了一般，對眼前的情景遭遇全是一片茫然。他緊緊抱著阿紫的腳。

　　阿紫覺到他炎熱而乾燥的嘴唇在吻著自己的腳，心中害怕，卻也有些麻麻癢癢的奇異感覺，突然間尖叫起來：「啊喲！他咬住了我的腳趾頭。」忙對兩名契丹兵道：「你們快走開，這人發了瘋，啊喲，別讓他咬斷了我的腳趾。」游坦之輕輕咬著她的腳趾，阿紫雖然痛，卻怕他突然使勁咬了下去，惶急之下，知道不能用強，生怕契丹兵若再力毆打，他便不顧性命的亂咬了。

　　兩名契丹兵沒法可馳，只得放開了手。阿紫叫道：「快別咬，我饒你不死，哎唷，放了你便是。」游坦之這時心神狂亂，哪去理會她說些什麼？一名契丹兵按住刀，只突然撥刀出鞘，一刀從他頸劈下，割下他的腦袋，遲疑不了。

　　阿紫道：「喂！你又不是野獸，咬人幹什麼？快放開嘴，我叫人給你治傷，放你回中原。」游坦之仍是不理，便齒並不用力，也沒咬痛了她，一雙手在她腳背上輕輕愛撫，心中飄飄蕩蕩地，好似又做了人鳶，升入了雲端之中。

　　一名契丹兵靈機一動，抓住了游坦之的咽喉。游坦之喉頭被扼，不由自主的張開了口。阿紫急忙縮腿，將腳趾從他口中抽了出來，站起了身，生怕他發狂再咬，雙腳縮到了錦墊之後。兩名契丹兵抓住游坦之，一拳拳往他胸口毆擊。打到十來拳時，他哇哇兩聲，噴出了幾口鮮血，將一條鮮艷的毯也沾污了。

　　阿紫道：「住手，別打啦！」經過了適這一場驚險，覺得這站子倒也古怪有趣，不想一時便弄死了他。契丹兵停手不打。阿紫盤膝坐在錦墊上，將一雙赤足坐在臀睛，心中般算：「想什麼法子來折磨他才好？」

　　阿紫抬頭，見游坦之目不轉瞬的瞧著自己，便問：「你瞧我著我幹什麼？」游坦之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便道：「你得好看，我就看著你！」阿紫臉一紅，心道：「這小子好大膽，竟敢對我說這等輕薄言語。」

　　可是她一生之中，從來沒一年青男子當面讚她好看。在星宿派藝之時，眾師兄都當她是個精靈頑皮的小女孩；跟著蕭峰在一起時，他不是怕搗蛋，便是擔心她突然死去，從來沒留神她生得美貌，還是難看。游坦之這時直言稱讚，顯是語出衷誠，她心中自不免暗暗歡喜，尋思：「我留他在身邊，拿他來消遣，倒也很好。只是姊夫說過要放的他，倘若知道我又抓了他來。必生氣、瞞得過今日，必瞞不過明日。要姊夫始終不知，有什麼法子？不許旁人跟他說，那是辦得到的，但若姊夫突然時來，瞧見了他，那便如何？」

　　她沉吟片刻，驀地想到：「阿朱最會裝扮，扮了我爹爹，姊夫就認不出。我將這小子改頭換面，姊夫也就認得了。可是他若非自願，我跟分化裝之後，他又立即洗去化裝，回復本面目，豈不是無用？」

　　她彎彎的眉毛向眉心皺聚，登時便有了主意，拍笑道：「好主意，好主意！便是這什麼辦！」向那兩個兵士說一陣。兩個兵士些地方不明白，再行請示。阿紫詳加解釋，命侍女取出十兩銀子交給他們。兩名契丹兵接過，躬身行禮，架了游坦之退出廳去。

　　游坦之叫道：「我要看她，我要看這狠心的美麗小姑娘。」契丹兵和一眾侍女不懂漢語，也不知他叫喊些什麼。

　　阿紫笑咪咪的瞧著他背影，想著自己的聰明主意，越想越得意。

　　游坦之又被架回地牢，拋在乾草堆上。到得傍晚，有人送的一碗羊肉、幾塊麵餅來。游坦之高燒不退，大聲胡言亂語，那人嚇得放下食物，立時退開。游坦之連飢餓也不知道始終沒去吃羊肉麵餅。

　　這晚上，突然走了三契丹人進來。游坦之神智迷糊，但見這三人神色奇特，顯然不懷好意。隱隱約約的也知不是好事，掙亂著要站起，又想爬出去逃走。兩個契丹人上來將他按住，翻過他身子，使臉孔朝天。游坦之亂罵：「狗契丹人，不得好死，大爺將你千刀萬剮。」突然之間，第三名契丹人雙手捧著白白的一團東西，像是棉花，又像白雪，用力按到了他臉上。又濕又涼，腦子清醒了一陣，可是氣卻透不過來了，心道：「原來你們封住我七竅，要悶死我！」

　　但這猜想跟著便知不對，口鼻上給人戳了幾下，但可呼吸，眼睛卻睜不開赤，只覺臉上濕膩膩地，有人在他臉上到處按捏，便如是貼了一層濕面，或是粘了一片軟泥。游坦之迷迷糊糊的只想：「些惡賊不知要用什麼古怪法兒害死我？」

　　過了一會，臉上那層軟泥被人輕輕揭去，游坦之睜開眼來，見一濕麵粉印成的臉孔模型，正離開自己的臉。那契丹人小心翼翼的雙手捧著，唯恐弄壞了。游坦之又罵：「臭遼狗，叫你死沒葬身之地。」三個契丹人也不理他，拿了那片濕面，逕自去了。

　　游坦之突然想起：「是了，他們在我臉上塗上了毒藥，過不多久，我便滿臉漬爛，脫去皮肉，變成鬼怪……」他越想越怕，尋思：「與其受他們折磨至死，不如自己撞死了！」當即將腦袋往牆上撞去，砰砰的撞了三下。獄卒聽得聲響，衝了進來，縛住了他手腳。游坦之本已撞得半死，只好聽由擺佈。

　　過得數日，他臉上卻並不疼痛，更無漬爛，但他死意已決，肚中雖餓，卻不去動卒禱卒送食物。

　　到得第四天日上，那三名契丹人又走進地牢，將他架了出去。游坦之在淒苦中登時生出甜意，心想阿紫又召他去侮辱拷打，身上雖多受苦楚，卻可再見她秀麗的顏容，臉上不禁帶了一絲苦澀的笑容。

　　三契丹人帶著他走過幾條小巷，走進一間黑沉沉的大石屋。只見熊熊火炭照著石屋半邊，一個肌肉虯結的鐵匠赤裸著上身，站在一座大鐵砧旁，拿著一件黑黝黝的物事，正自仔細察看。三名契丹人將游坦之推到那鐵匠身前，兩人分執他雙手，另一人揪住他後心。那鐵匠側過頭來，瞧僕他臉，又瞧瞧他中的物事，似在互想比較。

　　游坦之向他手中的物事望去，見是個鑌鐵所打的面具，上面穿了口鼻雙眼四個窟窿。他正在自尋思：「做這東西幹什麼？」那鐵匠拿起面具，往他臉上罩來。游坦之自然而然將頭往後一仰，但後腦立即被人推住，無法退縮，鐵面具便罩到了他臉上。他只感臉上一陣冰冷，肌膚和鐵相貼，說也奇怪，這面具和他眼目口鼻的形狀處處吻合，竟像是定制的一般。

　　游坦之只奇怪得片刻，立時明白了究竟，驀地裡背上一陣涼氣直透下來：「啊喲，這面正是給定制的。那日他們用濕面貼在我的臉上，便是做這面具的模型了。他們仔細做這鐵面具，有何用意？莫非……莫非……」他心中已猜到了這些契丹人惡毒的用意，只是到底為了什麼，卻是不知，他不敢再想下去，拚命掙扎退縮。

　　那鐵匠將面具從他臉上取下了來，點了點頭臉神色似乎頗感滿意，取過一把大鐵鉗鉗住臉具，放入火爐中燒得紅了，右手提起鐵錐，錚錚錚的打了起來，他將面具打了一陣，便伸手摸摸游坦之的顴骨和額頭，修正面具上的不其吻合之處。

　　游坦之大叫：「天殺的遼狗，你們幹這等傷天害理的惡事，這麼凶殘惡辣，老天爺降下禍患，叫你們個個不得好死！叫你們的牛馬倒斃，嬰兒夭亡！」他破口大罵，那些契丹人一句不懂。那鐵鉗突然回過頭來。惡狠狠的瞪視，舉起燒得通紅的鐵鉗，向他雙眼戳將過來。游坦之只嚇得尖聲大叫。

　　那鐵匠只是嚇他一嚇，哈哈大笑，縮回鐵鉗，又取過一塊弧形鐵塊，往游坦之後腦上試去。修得合式了，那鐵匠將面和那半圓鐵罩那在爐中燒得通紅，高聲說的幾句。三個契丹人將游坦之抬起，橫擱在一張桌上，讓他腦袋伸在桌緣之處。又有同兩個契丹人來相肋，用力拉著他頭髮，使他腦袋不能搖動，五個人按手掀腳，游坦之哪裡不這能動得半分？

　　那鐵匠鉗起燒紅的面具，停一陣，待其稍涼，大喝一聲，便罩到游坦之臉上，白煙冒起，焦臭四散，游坦之大叫一聲，便暈了過去。五名契丹人將他身子翻轉，那鐵匠鉗起另一半鐵罩，安上他後腦，兩半圓形的鐵罩鑲成的一個鐵球，罩在他頭上。鐵罩甚熱，一碰到肌膚，便燒得血肉模糊。那鐵匠是燕京成中第一鐵工巧手，鐵罩的兩個半球合在一起，鑲得絲絲入扣。

　　如身入地獄，經歷萬丈烈焰的燒炙，游坦之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才個悠悠醒轉，但覺得臉上與後腦都劇痛難當，終於忍耐不住，又暈了過去。如此三次暈去，三次醒轉，他大聲叫嚷，只聽得聲音嘶啞已極，不似人聲。

　　他躺著一動不動，也思想，咬牙強忍顏面和腦袋的痛楚。過得兩個多時辰，終於抬起手來，往臉上一摸，觸手冰冷堅硬，證實所猜想的一點不錯，那張鐵面具已套在頭上，憤激之下用力撕扳，但面具已鑲焊牢固，卻如何扳得它動？絕望之餘，忍不住放聲大哭。

　　總算他年紀輕，雖然受此大苦，居然挨了下來，並不便死，過得幾天，傷口慢慢癒合，痛楚漸減，也知道了飢餓。聞到羊肉和麵餅的香味，底不住引誘，拿來便吃。這時他已將頭上的鐵罩摸得清楚，知道這只鑌鐵罩子將自己腦袋密密封住，決計無法脫出，起初幾日怒發如狂，後來終於平靜了下來，心下琢磨：「喬峰這狗賊在我臉上套一隻鐵罩子，究竟有什麼用意？」

　　他只道這一切全是出蕭峰的命令，自然無論如何也猜想不出，阿紫所以要罩住他的臉孔，正是瞞過蕭峰。

　　這一切功夫，都是室裡隊長在阿紫授意之下干的。

　　阿紫每日向室裡隊長查問，游坦之戴上鐵面具後動靜如何，初時擔心他因此死了，未免興味索然，後來知道他已不會死，心下甚喜。這一日得知蕭峰要來往南郊閱兵，便命室裡將游坦之召到「端福宮」來。耶洪基為了使蕭峰喜歡，已封阿紫為「端福郡主」，這座端福宮是賜給她居住的。

　　阿紫一見到游坦之模樣，忍不住股歡喜之情從心底直冒上來，心想：「我這法兒管用。這小子帶上了這麼一個面具，姊夫便和他相對面立，也決計認他不出。」游坦之再向前走得幾步，阿紫拍手叫好，說道：「室裡，這面具做得很好，你再拿五十兩銀子，去賞給鐵匠！」室道：「是！多謝郡主！」

　　游坦之從面具的兩眼孔中望出來，見到阿紫容滿臉，嬌憨無限，又聽到她清脆悅耳的話聲，不禁呆呆的瞧著她。

　　阿紫見他戴了面具，神情詭異，但目不轉睛瞧著自己情的狀，仍然看得出來，便問：「傻小子，你瞧著我幹什麼？」游坦之道：「我……我……不知道。你……你很好看。」阿紫微笑道：「你戴了這面具，舒不舒服？」游坦之悻悻的道：「你想舒不舒服？」阿紫格格一笑，道：「我想不出。」見他面具開嘴孔只是窄窄的一條縫，勉強能喝湯吃飯，若要吃肉，須得用手撕碎，方能塞入，再要咬自己的腳趾，便不能了，笑道：「我叫你戴上這面具，便永遠不能再咬我。」

　　游坦之心中一喜，說道：「姑娘是叫我……叫我……常常在你身邊服侍麼？」阿紫道：「呸！你這小子是個大壞蛋。在我身邊，你時時會法子害我，如何容得？」游坦之道：「我……我……我決計不會害姑娘。我的仇人只是喬峰。」阿紫道：「你想害我姊夫？豈不跟害我一樣？那有什麼別？」游坦之聽了這句話，胸斗地一酸，無言可答。

　　阿紫笑道：「你害我姊夫，那才叫做難於登天。傻小子，你想不想死？」游坦之道：「我自然不想死。不過現在頭套了這個勞什子，給整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跟死了也沒多大分別。」阿紫道：「你如果寧可死了，那也好，我便遂了你的心願，不過我不會讓你乾乾脆脆死了。我先砍了你的左手。」轉頭向站在身邊侍候的室裡道：「室里拉他出去，先將他左手砍了下來！」室裡應道：「是！」伸手便去拉他手臂。

　　游坦之大驚，叫道：「不，不！姑娘，我不想死，你……你……你別砍我的手。」阿紫淡淡一笑，道：「我說過了的話，很難不算，除非……除非……你跪下磕頭。」

　　游坦之微一遲疑間，室裡已拉著他退了兩步。游坦之不敢再延，雙膝一軟，便即跪倒，一頭叩了下去，鐵罩撞上青磚，發出噹的一聲響。阿此格格嬌笑，說道：「磕頭的地聲音這麼好聽，我可從來沒聽見過，你再多磕幾個聽聽。」

　　游坦之是聚緊小莊主，雖然學文不就，學武不成，莊上人人都知他是個沒出息的少年，但游驥有子早喪，游駒也只他這麼一寶貝兒子，少莊主一呼百諾，從小養成尊處優，幾時受過這等折辱？他初見蕭峰時，尚有一股寧死不屈的傲氣，這幾日來心靈和肉體上都受極厲害的創傷，滿腔少年人的豪氣，已消散得無影無蹤，聽阿紫這麼說，當即連連磕頭，當當直響，這位仙子般的姑娘居然稱讚自己磕頭好聽，心中隱隱覺得歡喜。

　　阿紫嫣然一笑，道：「很好，以後你聽我話，沒半點違拗，那也罷了，否則我便隨時砍下你的手臂，記不記得？」游埂之道：「是，是！」阿紫道「你給戴上這個鐵罩，你可懂得是什麼緣故？」游坦之道：「我就是不明白。」阿紫：「你這人真笨死了，我救了你性命，你還不知道謝我。蕭峰大王要將你砍成肉醬，你也不知道麼？」游坦之道：「他是殺父仇人，自是容我不得。」阿紫道：「他假裝放你，又叫人捉你回來，命人將你砍成肉醬。我見你這小子不算太壞，殺可惜，因此瞞著他將你藏了起來。可是蕭大王如果撞到了你，你還有命麼？連我也擔待了好大的干係。」

　　游坦恍然大悟，說道：「啊，原來姑娘鑄了這個鐵面給我戴，是為我好，救了我的性命。我……我好生感激，真的……我好生感激。」

　　阿紫作弄了他，更騙得他衷心感激，甚是得意，微笑道：「所以吧，下次你要是見到蕭大王，千萬不可說話，以免給他聽出聲音。他倘若認出是你，哼，哼！這麼拉，將你的左臂拉下了下來，再這麼一扯，將你的右臂撕了下來。室裡，你去給他換一身契丹人的衣衫，將他身上洗一洗，滿身血腥氣的，難聞死了。」室坦克答應，帶他著他出去。

　　過不多時，室裡又帶著游坦之進來，已給他換上契丹人的衣衫。室裡為了阿紫歡喜，故意將他打扮得花花綠綠，不男不女，像個小丑模樣。

　　阿紫抿嘴笑道：「我給你起個名字，叫做……叫做鐵丑，你便得答應。鐵丑！」游坦之忙應道：「是！」

　　阿紫很是歡喜，突然想起一事，道：「室裡！西域大食國送來了一頭獅子，是不是？你叫馴獅人帶獅子來，再召十幾個衛士來。」室裡答應出去傳令。

　　十名手執長矛的衛士走進殿來，躬身向阿紫行禮，隨即回身，十六柄長矛的矛頭而外，保衛著她。不多時聽得殿外幾聲獅吼，八名壯漢抬著一個大鐵籠走進來。籠中一個雄獅般旋走動，黃毛長鬃，爪牙銳利，神情威武。馴獅人手執皮鞭，領先而行。

　　阿紫見這頭雄獅兇猛可怖，心下甚喜，道：「鐵丑，你嘴裡雖說得好聽，也不知是真是假。現下我要試你一件事，瞧你聽不聽我的話。」游坦之應道：「是！」他一見這獅子，便暗自嘀咕，不知有何用意，聽她這麼一說，更是心中怦怦跳。阿紫道：「不知道你頭上的鐵套子堅不堅固，你把頭伸到鐵籠中，讓獅了咬幾口，瞧它能不能將鐵套子咬爛了。」

　　游坦之大吃一驚，道：「這個……這個是不能試的。倘若咬爛了，我的胸袋……」阿紫道：「你這人有什麼用？這樣一點小事也害怕，男子漢大丈夫，應當視死如歸才是。而且我看多半是咬不爛的。」游坦之道：「姑娘，這件事可不是玩的，就算咬不爛，這畜生把鐵罩扁了，我的頭……」阿紫格格一笑，道：「最多你頭也不是扁了。你這小子真麻煩，你本來長相也沒什麼美，胸袋扁了，套在罩子之內，人家也瞧你你不見，還管他什麼好看不好看。」游坦之急道：「我不是貪圖好看……」阿紫臉一沉，道：「你不聽話，好，現試了出來啦，你存心騙我，將你整個人塞進籠去，喂獅子吃了吧！」用契丹話吩咐室裡。室裡應道：「是！」便來拉游坦之的手臂。

　　游坦之心想：「身子一入獅籠，哪裡還有命在，還不如聽姑娘話的，將鐵腦袋去試試氣吧！」便叫道：「別拉，別拉！姑娘，我聽話啦！」

　　阿紫笑道：「這才乖呢！工跟你說，下次我叫你做什麼，立刻便做，推三阻四的，惹姑娘生氣。室裡，你抽他三十鞭。」室裡應道：「是！」從馴獅人手中接過皮鞭，刷的一聲，便抽在游坦之背上。游坦吃痛，「啊」的一聲大叫出來。

　　阿紫道：「鐵丑我跟你說，我叫人打你，是瞧得起你。你喧麼大叫，是不喜歡我打你呢？」游坦之道：「我喜歡，多謝姑娘恩典！」阿紫道：「好，打吧！」室裡刷刷刷連抽十鞭，游坦之咬緊牙關，半聲不哼，總算他頭上戴著鐵罩，鞭子避開了他的腦袋，胸背吃到皮鞭，總還可以忍耐。

　　阿紫聽他無聲底受，又覺無味了，道：「鐵丑，你說喜歡我叫人打你，是不是？」游坦之道：「是！」阿紫道：「你這話是真是假？是不是胡謅騙我？」游坦之道：「是真的，不敢欺騙姑娘。」阿紫道：「你既喜歡，為什麼不笑？為什麼不說打得痛快？」游坦之給他折磨得膽戰心驚，連憤怒也都忘了，只得說道：「姑娘待我很好，叫人打我，很是痛快。」阿紫道：「這才像話，咱們試試！」

　　拍的一聲，又是一鞭，游坦之忙道：「多謝姑娘救命之恩，這鞭打得好！」轉瞬間抽了二十餘鞭，與先前的鞭打加起來，早已超過三十鞭了。阿紫揮了揮手，說道：「今天就這麼算了。將你腦袋探到籠子裡去。」

　　游坦之全身骨痛欲裂，蹣跚著走到籠邊，一咬牙，便將腦袋從鐵柵間探了進去。

　　那雄獅乍見他如此上來挑釁，嚇一跳，退開兩步，朝著他的鐵頭端相了半晌，退後兩步，口中荷荷的發威。

　　阿紫叫道：「叫獅子咬啊，它怎麼不咬？」那馴獅人叱喝了幾聲，獅子聽到號令，一撲上前，張開大口，便咬在游坦之頭上。但得滋滋聲響，獅牙磨擦鐵罩。游坦之早閉上雙眼，只覺得一股熱氣從鐵罩的眼孔、鼻孔、嘴孔中傳進來，知道自己腦袋已在獅子口中，跟著後腦我前額一陣劇痛。套上鐵罩之時，他頭臉到處給燒紅了的鐵踢燒炙損傷，過得幾日後慢慢結疤癒合，獅子這麼一咬，所有的傷創口一齊破裂。

　　雄獅用力咬了幾下，咬不時去，牙齒反而撞得甚痛發起威來，右爪伸出，抓到游坦之肩上。游坦之肩劇痛。「啊」的一聲大叫起來。獅子突覺口中有物發也巨響，吃一驚，張口放開的他腦袋退在鐵籠一角。

　　那馴獅人大聲叱喝，叫獅子再向游坦之咬去。游坦之大怒突然伸出手臂抓住了馴獅人的後頸，用力一推，將他的腦袋也塞入鐵籠之中。馴獅人高聲大叫。

　　阿紫拍手喜笑，道：「很好，很好！誰也別理會，讓他們兩人拚個你死我活。」

　　眾契丹人兵本想要上來拉開游坦之的手，聽阿紫這麼說，便都站定不動。

　　馴獅人用力掙扎。游坦之野性發作，說什麼也不放開他。馴獅人只好求肋於雄獅，大叫。「咬，用力咬他！。獅子聽到催促之聲，一聲大吼，撲了上來，這畜生只知道主人叫它用力咬，卻不知咬什麼，兩排白森森的利齒合了攏來，喀喇一聲，將馴獅人的腦袋咬去了半邊，滿地都是腦漿鮮血。

　　阿紫笑道：「鐵丑贏了！」命士兵將馴獅人的屍首和獅籠抬出去，對游坦之道：「這就對了！你能逗我喜歡，我要賞你些什麼好呢？」她以手支頤，側頭思索。游坦之道：「姑娘，我不要你賞賜，只求你一件事。」阿紫道：「求什麼？」游坦之道：「求你許我陪在你身邊，做你的奴僕。」阿紫道：「做我奴僕？為什麼？嗯，我知道啦，你想等蕭大王看我時，乘機下手害他，為你父母報仇。」游坦之道：「不！不！決計不是。」阿紫道：「難道你不想報仇嗎？」游坦之道：「不是不想。只是一報不了，二來不能將姑娘牽連在內。」

　　阿紫道：「那麼你為什麼喜做我奴僕？」游坦之道：「姑娘是天仙下凡，天下第一美人，我……我……想天天見到你。」

　　這話無禮以極，以他此時處境，也實是大膽之極。但阿紫聽在耳裡，甚是受用。她年紀尚幼容貌雖然秀美，身形卻未長成，更兼重傷之餘，憔悴黃瘦，說到「天下第一美人」六字，那真是差之遠矣，聽到有人對自己容貌如此傾倒，卻也不免開心。

　　她正要允游坦之請求，忽聽得宮衛報道：「大王駕到！」阿紫向游坦之橫了一眼，低聲問道：「蕭大王要來啦，你怕不怕？」游坦之怕要命，硬著頭皮顫聲道：「不怕！」

　　殿門大開，蕭峰輕裘緩帶，走了進來。他一進殿門，但見到地上一灘鮮血，又見游坦之頭戴鐵罩，模樣十分奇特，向阿紫笑道：「今天你氣色很好啊，又在玩什麼新花樣了？這人頭攪了些什麼古怪？」阿紫笑道：「這是西域高昌國進貢的鐵頭人，名叫鐵丑，連獅子也咬不破他的鐵頭，你瞧這是獅子的牙齒印。」蕭峰看那鐵罩，果見猛獸的牙齒宛然。阿紫又道：「姊夫，你沒本事將他的鐵套除了下來？」

　　游坦之一聽，只嚇得魂飛魄散。他曾親眼見到蕭峰斬斗原群雄時的神勇，雙拳打將也去，將伯父和父親手中的鋼盾也震得脫手，要除下自己頭上鐵罩，可說輕而易舉。當鐵罩鑲到他頭上之時，他懊喪欲絕，這時卻又盼望鐵罩永遠留在自己上。為讓蕭峰見到自己的真面目。

　　蕭峰伸出手指，在分鐵罩上輕輕彈了幾下，發出錚錚之聲，笑道：「這鐵罩甚是牢固，打造得又很精細，毀了豈不可惜！」

　　阿紫道：「高昌國使者說道：「這個鐵頭人生青面獠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見到他人的無驚避，因此他父母打造了一鐵面人給他戴著，免他驚嚇旁人。姊夫，我很想瞧瞧他的本來面目，到底怎樣的可怕。」

　　游坦之嚇得全身發顫，牙齒相擊，格格有聲。

　　蕭峰看出他恐懼異常，道：「這人怕得厲害，何必去揭開他的鐵面？這人既是自小戴慣了鐵面，倘若強行除去只怕令他日後難以過活。」

　　阿紫拍手道：「那才好玩啊。我見到烏龜，總是愛捉了來，將硬殼剝去，瞧它沒了殼還活不活。」

　　蕭峰不禁皺眉頭，想像沒殼烏龜的模樣甚覺殘忍，說道：「阿紫，你什麼老是喜歡幹這等害人不死不活的事？」

　　阿紫哼了一聲，道：「你又喜歡啦！我當然沒阿朱那麼好，要是我像阿朱一樣，你怎麼會連接天不睬我。」蕭峰道：「做了這勞什子的什麼南院大王，每日裡忙得不可開交。但我不是每天總來陪你一陣麼？」阿紫道：「陪我一陣，哼，陪我一陣！我就是不喜歡你這麼『陪我一陣』的敷衍了事。倘若我是阿朱，你一定老是陪在我身旁，不會走開，不會什麼『一陣』、『半陣』的！」

　　蕭峰聽她的話確也是實情，無言可答，只嘿嘿一笑，道：「姊夫是大人，沒興致陪你孩子玩，你找些年輕女伴來你說笑解悶吧！」阿紫氣忿忿道：「孩子，孩子……我才不是孩子呢。你沒興致陪我玩，卻又幹什麼來了？」蕭峰道：「我來瞧瞧你身子好些沒有？今天吃了熊膽麼？」

　　阿紫提凳子上的錦墊，重重往地下一摔，一腳踢開，說道：「我心裡不快活，每天便吃一百副熊膽，身子也好不了。」

　　蕭峰見她使小性兒發脾氣，若是阿朱，自會設法哄她轉嗔為喜，但對這個刁蠻惡毒姑娘不住生出厭惡之情，只道：「你休息一會兒」站起身來，逕自走了。

　　阿紫瞧著他背影，怔怔的只是想哭，一瞥眼見到游坦之，滿腔怒火，登時便要發洩以他身上，叫道：「室裡，再抽他三十鞭！」室裡應聲道：「是！」拿起了鞭子。

　　游坦之大聲道：「姑娘，我又犯了什麼錯啦？」阿紫不答，揮手道：「快打！」室裡刷的一鞭，打了下去。游坦之道：「姑娘，到底我犯了什麼錯，讓我知道：「免得下次再犯。」室裡刷一鞭的，刷的又是一鞭。

　　阿紫道：「我要打，你就不該問什麼罪名，難道打錯了你？你問自己犯了什麼錯，正因為你問這才要打！」

　　游坦之道：「是你先打我，我才問的。我還沒問，你就叫人打我了。」刷的一鞭，刷刷刷又是三鞭。

　　阿紫笑道：「我料到你會問，因此叫人先打你。你果然要問，那不是我料畫如神麼？這正明你對不夠死心塌地。姑娘突然想到要打人，你倘若忠心，須得自告奮勇；自動獻身就打才是。偏偏囉哩囉嗦的心在不服，好吧，你不喜歡給我打，不打你就是了。」

　　游坦之聽到「不打你就是了」這六字，心在一凜，全身寒毛都豎了起來，知道阿紫若不打他，必定會另外想出比鞭打慘酷十倍的刑罰來，不如乖乖的挨上三十鞭，忙道：「是小人錯了！姑娘打是大恩德，對小人身子有益，請姑娘多鞭打，打得越多越好。」

　　阿紫嫣然一笑，道：「總算你還聰明。我可不給人取巧，你說打得越多越好，以為我一記興，便饒了你麼？」游坦之道：「不是的，小人不敢向姑娘取巧。」阿紫道：「你說打得越多越好，那是你衷心所願的了？」游坦之道：「是，是小人衷心所願。」阿紫：「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室裡打足一百鞭，他喜歡多挨鞭子。」

　　游坦之嚇了一跳心想：「這一百鞭打了下來，還有命麼？」但事已如此，自己就算說不願，人家要打便打，抗辯有何用處，只得默不作聲。

　　阿紫道：「你為什麼不說話？是心中不服？我叫人打你，你覺得不公道麼？」游坦之道：「小人心悅誠服，知道姑娘鞭打小人，出於成全小人的好心。」阿紫道：「那麼剛才你為什麼不說話？」游坦之無言可答，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小心想姑娘待我這般恩德如山，小人心感激，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想將來不到如何報答姑娘才是。」

　　阿紫道：「好啊！你說如何報答於我。一我鞭鞭打你，你將這一鞭鞭的仇恨都記在心中。」游坦之連連搖頭，道：「不，不！不是。我說的報答，是真正的報答。小人一心想要為姑娘粉身碎骨，赴湯蹈火。」

　　阿紫道：「好，那就打吧！」室裡應道：「是！」拍的一聲，皮鞭抽了下去。

　　打到五十餘鞭時，游坦之痛得頭腦也麻木了，雙膝發軟，慢慢跪了下來。阿紫笑吟吟的看著，只等他出聲求饒。只要他求一名饒，她便又找到口實，可以再加他五十鞭。哪知道游坦之這時迷迷糊糊，已然人事不知，只是低聲呻吟，居然並不求饒。打到七十餘鞭時，他已錯暈過去。室裡毫不容情，還是整整將這一百鞭打完，這才罷手。

　　阿紫見游坦之奄奄一息，死多活少，不禁掃興。想到蕭峰對自己那股愛理不理的神情，心中百般的鬱悶難宣，說道：「抬了下去吧！這個人不好玩！室裡，還有什麼別的新鮮玩意□沒有？」

　　這一場鞭打，游坦這足足養了一個月傷，這才痊癒。契丹人見阿紫已忘了他，不再找他來折磨，便將他編入一眾宋人的俘虜裡，叫他做諸般粗重下賤功夫，掏糞坑、洗羊欄、拾牛糞、硝羊皮，什麼活兒都干。

　　游坦之頭上戴了鐵罩，人人都拿他取笑侮辱，連漢人同胞也當他怪物一般。游坦之逆來順受，便如變成了啞巴。旁人打他罵他，他也從不抗拒。只是見到有人乘馬馳過，便抬起頭來瞧上一眼，心中記掛著的只是一件事：「什麼時候，姑娘再叫我去鞭打？」他只盼望能見到阿紫，便是挨受鞭笞之苦，也是心所甘願，心裡從來沒有要逃走的念頭。

　　如此過了兩個多月，天氣漸暖，這一日游坦之隨著眾人，在南京城外搬土運磚加存南京南門旁的城牆。忽聽得蹄聲得得，幾乘馬從南六中出來，一個清脆的聲音笑道：「啊喲，這鐵丑還沒死啊！我還道他早死了呢！鐵丑，你過來！」正是阿紫的聲音。

　　游坦之日思夜想，盼望的就是這一刻辰光，聽得阿紫叫他，一雙腳卻如釘在地上一般，竟然不能移動，只覺一顆心怦怦大跳，手掌心都是汗水。

　　阿紫又叫道：「鐵丑，該死的！我叫你過來，你沒聽見麼！」游坦這才應道：「是，姑娘！」轉身向她馬前走去，忍不住抬起頭來瞧了她一眼。相隔四月，阿紫臉色紅潤，更增俏麗，游坦心中怦的一跳，腳下一絆，合撲摔了一跤，眾人哄笑聲中，急忙爬起，不敢再看她，慌慌張張地走到她身前。

　　阿紫心情甚好，笑道：「鐵丑，你怎麼沒死？」游坦之道：「我說要……要報答姑娘的恩典，還沒報答，可不能便死。」阿紫更是喜歡，格格嬌笑兩聲，道：「我正要找一個忠心不二的奴才去做一件事，只怕契丹人粗手粗腳的誤事，你還沒死，那好得很。你跟我來！」游提這應道：「是！」跟在她馬上。

　　阿紫揮手命室裡和另外三名契丹衛士回去，不必跟隨。室裡知她不論說了什麼，旁人決無勸諫餘地，好在這鐵面人猥崽懦弱，隨著她決無豁處，便道：「請姑娘早回！」四人躍下馬來，在城門邊等候。

　　阿紫縱馬慢慢前行，走出了七八里地，越走越茺涼，轉入一入陰森森的山谷之中，地下都是陳年腐草敗葉爛成的軟泥。再行里許，山路崎嶇，阿紫不能乘馬了，便躍下馬來，命游坦這牽著馬，又走了一程。眼見四下裡陰沉沉地，寒風從一條窄窄的山谷通道中刮進來，吹得二人股膚隱隱生疼。

　　阿紫道：「好了，便在這裡！」命游坦之將馬韁繫在樹上，說道：「你今天瞧見的事，不得向旁人洩漏半點，以後也不許向我提起，記得麼？」

　　游坦之道：「是，是！」心中喜悅若狂，阿紫居然只要他一人隨從，來到如此隱僻的地方，就算讓她狠狠鞭打一頓，那也是甘之如飴。

　　阿紫伸手入懷，取了一隻深黃色的小木鼎出來，放在地下，說道：「待會有什麼古怪蟲豸出現，你不許大驚小怪，千萬不能出聲。」游坦之應道：「是！」

　　阿紫又從懷中取也一個小小布包，打了開來，裡面是幾塊黃色、黑色、紫色、香料。她從每一塊香上捏了少許，放鼎中，用火刀、火石打著了火，燒了起來，然後合鼎蓋，道「咱們到那邊樹下守著。」

　　阿紫在樹下坐定，游坦之不敢坐以她身邊，隔著丈許，坐在她風處一塊石頭上。寒風刮來，風中帶著她身上淡淡氣，游坦之不由得意亂情迷，只覺一生中能有如此一刻，這些日子中雖受苦楚荼毒，卻也不枉了。他只盼阿紫永遠在這大樹下坐著，他自己能永遠的這秀陪著她。

　　正自醺醺的如有醉意，忽聽得草叢中瑟瑟聲響，綠草中紅艷艷地一物晃動，卻是一條大蜈蚣，全身閃光，頭上凸起一個小瘤，寫尋常蜈蚣大不相同。

　　那蜈蚣聞到木鼎中發出的香氣，逕身游向木鼎，從鼎下的孔中鑽了進去，便不再出來。阿紫從懷中取出一塊厚厚的錦緞，躡手躡足的走近木鼎，將錦緞罩在鼎上，把木鼎裹得緊緊地，生怕蜈蚣鑽了出來，然後放入繫在馬頸旁的革囊之中，笑道：「走吧！」牽著馬便行。

　　游坦之跟在她在身後，尋思：「她這口小木鼎古怪得緊，但多半還是因燒起香料，才引得這條大蜈蚣到來。不知這條大蜈蚣有什麼好玩，姑娘巴巴的到這山谷中來捉？」

　　阿紫回到端福宮中，吩咐侍衛在殿旁小房中給游坦之安個住處。游坦之大喜，知道從此可以常寫阿紫相見。

　　果然第二天一早，阿紫便將坦之傳去，領他來到偏殿之中，親自關上了殿門殿中便只他二人。阿紫走向西首一隻瓦甕，揭末甕蓋，笑道：「你瞧，是不是很雄壯？」游坦向甕邊一看，只見昨日捕來的那條大蜈蚣正迅速游動。

　　阿紫取過預備在旁的一隻大公雞，撥出短刀，斬去公雞的尖嘴和腳爪，投入瓦甕。那條大蜈蚣躍上公雞頭，吮吸雞血，不久大公雞便中毒而死。蜈蚣身子漸漸腫大，紅頭便是如欲滴出血來。阿紫滿臉喜悅之情，低聲道：「成啦，成啦！這門功夫可練得成功了！」

　　游坦之心道：「原來你捉了蜈公，要來練一門功夫。這叫蜈蚣功嗎？」

　　如此餵了七日，每日讓蜈蚣吮吸一隻大公雞血，到第八日上，阿紫又將游坦之叫殿去，笑咪咪的道：「鐵丑，我待你怎樣？」游坦之道：「姑娘待我恩重如山。」阿紫道：「你說過要為我料身碎骨，赴湯蹈火，那是真的，還是假話？」游坦之道：「小人不敢騙姑娘。姑娘便所命，小人決不推辭。」阿紫道：「那好得很啊。我跟你說，我要練一門功夫，須得有人相助才行。你肯不肯助我練功？倘若練成了，我定然重重有賞。」游坦之道：「小當然聽姑娘吩咐，也不用什麼賞賜。」阿紫道：「那好很，咱們這就練了。」

　　她盤膝坐好，雙手互搓，閉目運氣，過了一會，道：「你伸到瓦甕中去，這蜈蚣必定咬你，你千萬不可動彈，要讓他吸你的血液，吸得越多越好。」

　　游坦之七日來每天見這條大蜈蚣吮吸雞血，只吮得幾口，一隻鮮龍活跳的大公雞便即斃死命，可見這蜈蚣毒不可當，聽阿紫這麼說，不由得遲疑不答。阿紫臉色一沉，問道：「怎麼啦，你不原意嗎？」游坦之道：「不是不願，只不過……只不過」阿紫道：「怎麼？只不過蜈蚣毒性厲害，你怕死是不是？你是人，還是公雞？」游坦之道：「我不是公雞。」阿紫道：「是啊，公雞給蜈蚣吸了血會死，你又不是公雞，怎會死？你說願意為我赴湯蹈火，粉身碎骨。蜈蚣吸你一點血玩玩，你會粉身碎身麼？」

　　游坦之無言可答，抬起頭來向阿紫瞧去，史見她紅紅唇下垂，頗有輕蔑從姑娘之意，登時亂懷念迷，就如著了魔鬼一般，說道：「好，尊從姑娘吩咐便是。」咬緊了牙齒，閉上眼睛，右手慢慢伸入瓦甕。

　　他手指一伸入甕中，中指指尖上便如計剌般居痛。他忍不住將手一縮。阿紫叫道：「別動，別動！」游坦之強自忍住，睜開眼來，只見那條蜈蚣正咬住了自己的中指，果然便在吸血。游坦之全身發毛，只想提起來往地下一甩，一腳踏了下去，但他雖不和阿紫相對，卻感覺到她銳利的目光射在自己背上，如同兩把利俞般要作勢刺下，怎敢稍有動彈？

　　好在蜈蚣吸血，並有甚痛，但見那蜈蚣漸漸腫大起來，但自己的中指上卻也隱隱罩上了一層深紫之色。紫色由淺而深，慢慢轉成深黑，再過一會，黑色自指而掌，更自掌沿手臂上升。坦之這時已將性命甩了出去，反而處之坦然，嘴角邊也微微露出笑容，只是這笑容套在鐵罩之下，阿紫看不到而已。

　　阿紫雙目凝視在蜈蚣身上，全神貫注，毫不怠忽。終於那蜈蚣放開了游提之的手指，伏在甕底不動了。阿紫叫道：「你輕輕將蜈蚣放入小木鼎中，小心些，可別弄傷了它。」

　　游坦之依言抄起蜈蚣，放入錦凳之前的小木鼎中。阿紫蓋上了鼎蓋，過得片刻，木鼎的孔中有一滴滴黑血滴了下來。

　　阿紫臉現喜色，忙伸掌將血液接住，盤膝運功，將血液都吸入掌內。游之坦心道：「這是我的血液，卻到她身體之中。原來她是在練蜈蚣毒掌。」

　　過了好一會，木鼎再無黑色滴下，阿紫揭起鼎蓋，見蜈蚣已然僵斃。

　　阿紫雙掌一搓，瞧自己手掌時，但見兩隻手掌如白玉無瑕，更無半點血污，知道從師父那裡偷聽來的練功之法，確是半點不錯，心下甚喜，捧起了木鼎，將死蜈蚣倒在地下，匆匆走出殿去，一眼也沒向游坦之瞧，似乎此人便如那條死蜈蚣一般，再也沒什麼用處了。

　　游坦之悵望著阿紫的背影，直到她影蹤不見，解開衣衫看時，只見黑氣已蔓延到腋窩，同時一條手臂也麻癢起來，霎時之間，便如千萬隻跳蚤在同時咬嚙一般。

　　他縱聲大叫，跳起身來，伸手去搔，一搔之下，更加癢得歷豁好似骨髓中、心肺中都有蟲子爬了進去，蠕蠕而動。痛得忍而癢不可耐，他跳上跳下，高聲大叫，將鐵頭在牆上用力碰撞噹噹聲響，只盼自己即時暈了過去，失卻知覺，免受這般難熬的奇癢。

　　又撞得幾撞，拍的一聲，懷中掉出一件物事，一個油布包跌散了，露出一本黃皮書來，正是那日他拾到的那本梵文經書。這時劇癢之下，也顧不得去拾，但見那書從中翻開。游坦之全身說不出的難熬，滾倒在地，亂擦亂撞過得一會，俯伏著只是喘息，淚水、鼻涕、口涎都從鐵罩的嘴縫中流出來，滴在梵文經書上。昏昏沉沉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書頁上已浸滿了涕淚唾液，無意中一瞥，忽見書頁上的彎彎曲曲之間，竟出現一個僧人的圖形。這僧人姿式極是奇特，腦袋從胯下穿過，伸了出來，雙手抓著兩隻腳。

　　他也沒心緒去留神書上的古怪姿勢，只覺癢得幾乎氣也透不過來了，撲在地下，亂撕身上的衣和褲子撕得片片粉碎，把肌膚往地面上猛力摩擦，擦得片刻，皮膚中便滲出血來。他亂擦，突然間一不小，腦袋竟從雙腿之穿過了去。他頭上套了鐵罩，急切間縮不回來，伸手想去相助，右手自然的抓住了右腳。這時他已累得筋疲力盡，上時無法動彈，只得暫時住手，喘過一口氣來，無意之中，只見那本書攤在眼前，書中所繪的那枯瘦僧人，姿勢意然便與自己前有點相似，心又是驚異，又覺有些好笑，更奇怪的是，做了這個姿勢式後，身上麻癢之感雖一般無二，透氣卻順暢得多了，當下也不急於要將腦袋從胯下鑽出來，便這這麼伏在地下，索心依照圖中僧人的姿式，連左手也去握住的左腳，下顎碰在地下。這麼一來，姿式已與圖中的僧人一般無二，透氣更加舒服了。

　　如此伏著，雙眼與那書理會是接近，再向那僧人看時，見他身旁寫著兩個極大的黃字，彎彎曲曲的形伏詭異，筆劃中卻有許多極小的紅色箭頭。游坦之這般伏著，甚是疲累，當即放手站起。只一站起，立時又癢得透不過氣來，忙又將袋從雙腿間鑽地去，雙手握足，下顎抵地，只做了這古怪的次式，透氣便即順暢。

　　他不敢再動，過了好一會，覺得無聊起來，便去看那圖中僧人，又去看他身旁兩個怪字。看著怪字中的那些小箭頭，心中自然而然的隨著箭所指的筆劃存想，只覺右臂上的奇癢似乎化作一線暖氣，自喉頭而胸腹，繞了幾個彎，自雙肩而頭頂，慢慢的消失。

　　看著怪字中的小箭頭，接連這麼想了幾次，每次都一條暖氣通入腦中，而臂上的奇癢便稍有減輕。他驚奇之下，也不暇去想其中原因，只這般照做，做到三十餘次時，臂上已僅餘微癢，再做狡十餘次，手指、手掌、手臂各處已全無異感。

　　他將腦袋從胯下釧了出來，伸掌一看，手上的黑氣竟已全部退盡，他欣喜之下，突然驚呼：「啊喲，不好！蜈蚣的劇毒都給我般遠入腦了！」但這時奇癢既止，便算有沒有圖畫，怎地忽然多個古怪的和尚出來？我無竟之間，居然做出跟這和尚一般姿式來？這和尚定是菩薩，來救我性命的。」當下跪倒在地，恭恭敬敬的向圖中怪僧磕頭，鐵罩撞地，當當有聲。

　　他自不知書中圖形，用天知竺一種藥草浸水繪面，濕時方顯，干即隱沒，是以阿朱與蕭峰都沒見到。其圖中姿式現致運功線路，其旁均有梵字解明，少林上代高僧識得梵文雖不知圖形秘奧，仍能依文字指點而練面易筋經神功。游坦之奇癢難當之時，涕淚橫流，恰好落在書頁之上，顯出了圖形。那是練功時化解外來魔頭的一門妙法，乃天竺國古代高人所創的瑜伽秘術。他突然做出這個姿式來，也非偶然巧合，食嗌則咳，飽極則嘔，原是人這天性。他在奇癢難當之時，以頭抵地，本是出乎自然，不足為異，只是他涕淚即流上書頁，那倒確是巧合了。他呆一陣，疲累已極，便躺在地下睡著了。第二日早上剛起□，阿紫匆匆走進殿來，一見到他赤身露體的古怪模樣，「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說道：「怎麼你還沒死？」游坦之一驚，說道：「小人……小人還沒死！」暗暗神傷：「原來只道我已早死了。」

　　阿紫道：「你沒死那也好！快穿好衣服，跟我再出去捉毒蟲。」游坦之道：「是！」等阿紫也殿，去向契丹兵另討一身衣服。契丹兵群主對他青眼有加，便檢了一身乾淨衣服給他換上。

　　阿紫璉帶了游坦之來荒僻之處，仍以神木鼎誘捕毒蟲，以雞血的養過，再吮吸游坦之身上血液，然後用以練功。第二吸血是一隻青色蜘蛛，第三次則是一隻大蠍子。游坦之每次依照書上圖形，化解，蟲毒。

　　阿紫當年在星宿海俞看師父練此神功，每次都見到有一具屍首，均是本門弟子奉師命擄掠來的附近鄉民，料來游坦之中毒後必死無疑，但見他居然不死，不禁暗暗稱異。

　　如此不斷捕蟲練功，三個月下來，南京城外周圍十餘里中毒物越來越少，被香氣引來的毒大都孱。不中阿紫之意。兩出去捕蟲時，便離城漸遠。

　　這一日來到城西三十餘里之外，木鼎中燒起香料，直等了一個多時辰，才聽得草叢中瑟瑟聲響，有什麼蛇蟲過來。阿紫叫道：「伏低！」游坦之便即伏下身來，只聽得響大作，頗異尋常。

　　異聲中夾雜著一股中人欲嘔的腥臭，游坦之屏息不動，只見長草分開，一條白身黑章的大蟒蛇蜿蜒游至，蟒蛇頭作三角形，頭頂上高高生了一個凹凹凸凸的肉瘤。北方蛇蟲本少，這蟒昆如些異狀，更是眾所未見。蟒蛇游到木鼎之旁，繞鼎團團轉動，這蟒蛇身長二丈，粗逾手臂，如何鑽得進木想之中？但聞到香料及木鼎氣息，一顆巨頭住用去撞那鼎。

　　阿紫沒想到竟會招來這要一件龐然大物，甚是駭異，一時沒了主意意，悄悄爬到游坦之身邊，低聲道：「怎辦？要是蟒蛇將木鼎壞了，豈不糟糕？」

　　游坦之乍聽到她如些輕語商量的口吻，當真是受寵苦驚，登時勇氣大增，說道：「不要緊，我去將蛇趕開！」點站起身來，大踏步走向蟒蛇。那蛇聽到聲息，立時盤曲成團，昂起了頭了伸出血紅的舌頭，嘶嘶作聲，只待撲出。游坦之見了這等威勢，倒也不敢貿然上前。

　　便在此時，忽覺得一陣寒風襲體，只見西角上一條火線燒了過來，頃刻間便澆到了面前。，一到近處，乍得清楚原來不是火線，卻是草叢中有什麼東西爬過來，青草遇到，立變枯焦，同時寒乞越來越盛。他退後了幾步，只見草叢枯焦的黃線移向木鼎，卻是一條蠶蟲。

　　這蠶蟲純白如玉，微帶青色，比尋常蠶兒大了一倍有餘，便似一條蚯蚓，身子透明直如水晶」那蟒蛇本來氣勢洶洶，這時卻似乎怕得要命，盡力將一顆三角大頭縮到身下面藏了起來。那水晶蠶兒迅速異常的爬上蟒蛇身子，一路向上爬行，便如一條熾熱的炭火一般，在蟒蛇的脊樑上子上燒出了一條焦線，爬到蛇頭時，蟒蛇的長身從中裂而為二，那蠶兒鑽入蟒蛇頭旁的毒囊，吮吸毒液，頃刻間身子便脹大了不少，遠遠瞧去，就像是一個水晶瓶中裝滿了青紫色的汁液。

　　阿紫又驚又喜，低聲道：「這條蠶兒如此厲害，看來是毒物中的大王了。」游坦之卻暗自憂急：「如此劇毒的蠶蟲倘若來吸我的血，這一次可性命難保了。」

　　那蠶兒繞著木鼎游了一圈，向鼎上爬去，所經之處，鼎上也刻下了一條焦痕。蠶兒似通靈一般，在鼎上爬了一圈，似知倘若鑽入鼎中，有死無手生，竟不似其餘毒物一般入鼎中，又從鼎上爬了下來，向西北而去。

　　阿紫又興奮又焦急，叫道：「快追，快追！」取出錦緞罩在鼎上，抱起木鼎，向蠶兒追了下去。游坦之跟隨其後，沿著焦痕追趕。這蠶兒雖是小蟲，竟然爬行如風一霎眼間便爬也數丈，好在所過之處有焦痕留下，不致失了蹤跡。

　　兩人片刻間追出了三四里地，忽聽前面水聲淙淙，來到一條溪旁。焦痕到到了溪邊，便即消失，再看對岸，也無蠶蟲爬行過的痕跡，顯然蠶兒掉入了溪水，給衝下去了。阿紫頓足埋怨：「你也吵追得快些，這時候卻又到哪裡找去？我不管你，你非給我捉回來不可！」游坦之心下惶惑，東找西尋，卻哪裡尋得著？

　　兩人尋一了個多時辰，天色暗了下來，阿紫既感疲倦，又沒了耐心，怒道：「說什麼也得給捉了來，否則不用再見我。」說道轉身回去，逕自回城。

　　游坦之好生焦急，只得沿溪向下游尋去，尋也七八里地，暮以蒼茫之中，突然在對岸草叢中又見到了焦線。游坦大喜，沖而出的叫道：「姑娘，姑娘，我找到了！」但阿紫早已走遠。

　　游坦之涉水而過，循著焦線追去。只見焦線通向前面山呦。他鼓氣疾奔，山頭盡處，赫然是一座構築宏偉的大廟。

　　他快步奔近，見廟前匾額寫著「敕建憫忠寺」五個大字。當下不暇細看廟宇，順著焦線追去。那焦線繞過廟旁，通向廟後。但聽得廟中鐘磬木魚及誦經之聲此起，彼伏群僧正做功課。他頭上戴了鐵罩，自慚形穢，深恐給寺僧見到，於是沿著牆腳悄悄而行，見焦線通過了一大片泥地，來到一座菜園中不會有什麼人，只盼蠶兒在吃菜，便可將捉來，走到菜園的籬黎笆之處，聽得園中有人在大聲叱罵，他立即停步。

　　只聽那人罵道：「你怎地如此不守規矩，一個人偷偷出去玩耍？害得老子擔心了半天，生怕你從此不回來了。老子從崑崙山巔萬里迢迢的將你帶來，你太也不知好歹，不懂老子對待你一片苦心。這樣下去，你還有什麼出息，將來自毀前途，誰也不會來可憐你。」那人語音中雖甚惱怒，卻頗有期望憐惜之意，似是父兄教誨頑劣的子弟。

　　游坦之尋思：「分說什麼從崑崙山巔山萬里迢迢的將他帶來，多半是師父或是長輩，不是父親。」悄悄掩到籬笆之旁，只見說話的人卻是是個和尚。我和尚肥半已極，身材即又矮，宛然是個大肉球，手指地下，兀自申斥不休。游坦之向地下一望，又驚又喜，那矮胖和尚所申斥的，正是那條透明的大蠶。

　　這矮胖和尚的長相已是甚奇，而分居然以這等口吻向那條蠶兒說話，更是匪夷所思。那蠶兒在地下急速游動，似要逃走一般。只是一碰到一道無形的牆壁，便即轉頭。游坦之凝神看去，見地下畫著一個黃色圓圈，那蠶兒左衝右突，始終無法越出圈子，當即省悟：「圓圈是用藥物畫的，這藥物是那蠶兒煞星。」

　　那矮胖和尚罵一陣，從懷中掏出一物，大啃起來，卻是煮熟的的羊頭，他吃得津津有味，從柱上摘下一個葫蘆，撥開塞子，仰起脖子，咕咕嚕嚕的喝個不休。

　　游坦之聞到酒香，知道葫蘆裡裝的是酒，心想：「原來是酒肉和尚。看來這條蠶兒是他所養，而且他極之寶愛，卻怎麼去盜了來？」

　　正尋思間，忽聽得菜園彼端有人叫道：「慧淨，慧淨！」那矮胖和尚一聽，吃一驚，忙將羊頭和酒葫蘆，在稻草堆中一塞，只聽那人叫：「慧淨，慧淨，你不去做課，躲那裡去啦？」那矮胖和尚搶起腳邊的一柄鋤頭，手忙腳亂的便在菜畦裡鋤，應道：「我在鋤菜哪。」哪那人走了過來，是個中年和尚，冷冰冰的道：「晨課晚課，人人要做！什麼時候不好鋤菜，卻在晚課時分赤鋤？快去，快去！做遠晚課，再來鋤菜好了。在憫忠寺掛單，就得守憫忠寺的規矩。難道你少林寺就沒廟規家法嗎？」那名叫慧淨的矮胖和尚應道：「是！」放下鋤頭，跟著他去了，不敢回頭瞧那蠶兒，似是生怕給那中年和尚發覺。

　　游坦之心道：「這矮胖和尚原是少林寺的，少林和尚個個身有武功，我偷他蠶兒，可得加倍小心。。」等二人走遠，聽四下悄悄地，便從籬笆中鑽了進去，只見那蠶兒兀自在黃圈中迅速遊走，心想：「卻如何捉它？」呆了半晌，想起了一個法子，從草堆中摸了那葫蘆出來，搖了一搖，這還有半葫蘆酒，他喝了幾口將殘酒倒入了菜畦，將葫蘆口慢慢移向黃線繪成的圓圈。葫蘆口一伸入圈內，那蠶兒嗤的一聲，便鑽入葫蘆。游坦之大喜，忙將木塞塞停僦住葫蘆口子，雙手捧了葫蘆，鑽出籬笆，三腳兩步的自原逃回。

　　離憫忠寺不過數十丈，便覺葫蘆冷得出奇，直比冰塊更冷，他將葫蘆從右手交到左手，又從左交到右當真奇寒徹骨，實在拿捏不住。無可施，將葫蘆頂在頭上，這一來可更加不得了，冷氣傳到鐵罩之上，只凍得他胸袋疼痛難，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要結成了冰。他情急智生，解下腰帶，縛在葫蘆腰裡，得在手中，腰帶不會傳冷，方能提著。但冷氣還是從葫蘆上冒出來，片刻之間，葫蘆外便結了一層白霜。

　　（第二十八回完）

## 第29章 蟲豸凝寒掌作冰

　　游坦之提了葫蘆，快步而行，回到南京，向阿紫稟報，說已將冰蠶捉到。

　　阿紫大喜，忙命他將蠶兒養在瓦甕之中，其時正當七月盛暑，天氣本來甚為火熱，哪知道這冰蠶一養入偏殿，殿中便越來越冷，過不多時，連殿中茶壺、茶碗內的茶水也都結成了冰。這一晚游坦之在被窩中瑟瑟發抖，凍得無法入睡，心下只想：「這條蠶兒之怪，真是天少有。倘若姑娘要它來吮我的血，就算毒死，也凍死了我。」

　　阿紫接連捉了好幾條毒蛇、毒蟲，來和相鬥，都是給冰蠶在身旁繞的一個圈子，便即凍斃僵死，給冰蠶吸乾了汁液，接連十日中，沒一條毒蟲能夠抵擋。這日阿紫來到偏殿，說道：「鐵丑，今日咱們要殺這冰蠶了，你伸手到瓦甕中，讓蠶兒只血吧！」

　　游坦之這些日子中白天擔憂，晚間發夢，所怕的便是這一刻辰光，到頭來這位姑娘毫不容情終於要他和冰蠶一同犧牲，心下黯然，向阿紫凝望半晌，一言不動。

　　阿紫只想：「我無意中得到這件異寶，所練面的毒掌功夫，只怕比師父還厲害。」說道：「你伸手入甕吧！」游坦之淚水涔涔而下，跪下磕頭，說道：「姑娘，你練成毒掌之後，別忘了為你而死的小人。我姓游，名坦之，可不是什麼鐵丑。」阿紫微微一笑，說道：「好你叫游坦之，我記著就是，你對我很忠心，很好，是個挺忠心的奴才！」

　　游坦之聽了她幾句稱讚，大感安慰，又磕了兩個頭，說道：「多謝姑娘！」但終不願就束手待斃，當下雙足一挺，倒轉身子，腦袋從胯下鑽出，左手抓足，右手伸入甕中，心中便想著書中裸僧身旁兩怪邊字中的小箭頭，突然食指尖上微微一癢，一股寒氣優似冰箭，循著手臂，迅速無倫的射入胸膛，游坦之心中只記著小箭頭所指的方向，那道寒氣果顛真順著心中所想的脈絡，自指而臂，又自胸腹而至頭頂，細線所到之處奇寒徹骨。

　　阿紫見他做了這個古怪姿勢，大感好笑，過了良久，只仍是這般倒立，不禁詫異起來，走近身去看時，只見那條冰蠶咬住了他食指。冰蠶身透明如水晶，看得見一條血線從冰蠶之口流入，經過蠶身左側，兜了個圈子，又從右側注向口中，流回游坦之的食指。

　　又過一陣，見游坦之的鐵頭上、衣服上、手腳上，都上一層薄薄的白霜，阿紫心想：「這奴才是死了。否則活人身上有熱氣，怎能結霜？」但見冰蠶體內仍有血液流轉，顯然吮血未畢，突然之間，冰蠶身上有絲絲熱氣冒出。

　　阿紫正驚奇間，嗒的一聲輕響，冰蠶從游坦之手指上掉了下來。她手中早已拿著一根棍，用力搗下去。她本想冰蠶甚為靈異，這一棍未怕搗得它死，哪知它跌入甕中之後，肚腹朝天，呆呆蠢蠢的一時翻不轉身。阿紫一棍舂下，冰蠶登時稀爛。

　　阿紫大喜忙伸手入甕，將冰蠶的漿液血水塞在雙掌掌心，閉目行功，將漿血都吸得乾乾淨淨，這才罷手。

　　她累半天，一個欠伸，站起身來，只見游坦之仍是胸袋鑽在雙腿之間的倒豎，會身雪白，結滿了冰霜。她甚是駭異，伸手去摸他身子，觸手奇寒，衣衫也都已冰得僵哽。她是驚訝，又是好笑，傳進室裡，命他將游坦之拖出去葬了。

　　室裡帶了幾名契丹兵，將游坦之屍身放入馬車，拖到城外。阿紫既沒吩咐好好安葬，室內也懶得費心挖坑埋葬，見道旁有條小溪，將屍體丟入溪中，便即回城。

　　室裡這麼一偷懶，卻救了游坦之的性命。原來游坦之手指一被冰蠶咬住，當即以「易筋經」中運功這法，化解毒氣，血液被蠶吸入體內後，又回入他手指血管，將這血，卻已全無效用，只白辛苦了一場。倘若游坦之已練會易筋以的全部行功法訣，自能將冰蠶的毒質逐步消解，但他只學會一項法門，入而不出。這冰蠶奇毒乃是第上陰寒之質，登時便將他凍僵了。

　　要是至裡將他埋入土中，即使數百年後，也必未便化，勢必成為一真殭屍。這時他身入溪水，緩緩流下，十餘里後，小溪轉彎，身子給溪旁的蘆葦攔住了。過不多時，身旁的溪水都結成了冰，成為一具水晶棺材。溪水不斷沖激洗刷，將他體內寒氣一點一滴的刷下，終於他身外的冰塊慢慢融化。

　　幸而他頭戴鐵罩。鐵質熱得快，也冷的快，是以鐵罩內外的凝冰最先融化。他給溪水沖得咳嗽了一陣，胸子清醒，便從溪中爬了一來，全身叮叮噹噹的兀自留存著不少冰塊。身子初化為冰之時，並非全無知覺，只是結在冰中，無法動彈而已。後來終天凍得昏迷了過去，此刻死裡逃生，宛如做了一聲大夢。

　　他坐在溪邊，想起自己對阿紫忠心耿耿，甘願以身去餵毒蟲，助她練功，但自己死之後，阿紫竟連歎息也無一聲，他從冰中望出來，眼見她笑逐顏開的取也冰蠶漿血，塗在掌上練功，只是側頭瞧著自己，但覺自己死得有趣，頗為奇怪，絕無半分忱惜之情。

　　他又想：「冰蠶具此毒，抵得過千百種毒蟲毒蛇，姑娘吸入掌中之後，她毒當然是練成了。我若回去見她……」突然之間，身子一顫，打個寒噤，心道：「她一見到我，定是拿我來試她的毒。倘若毒掌練成，自然一掌將我打死了。倘若還沒練成，又會叫我捉毒蛇毒毒蟲，直到她練成，能將我一掌打死為止。左右是個死，我又回去做什麼？」

　　他站起身來，跳躍幾下，抖去身上的冰塊，尋思：「卻到哪裡去好？」

　　找喬峰報殺父之仇，那是想也不敢再想了。一時拿不定主意，只在曠野、荒山之中信步遊蕩，摘拾野果，捕捉禽鳥小獸為食。到第二日旁晚，百無聊賴之際，便取那本梵文將易筋經來，想學著圖中裸僧的姿式照做。

　　那書在溪水中浸濕了，兀自未干他小心翼翼的翻動，惟恐弄破了書頁，卻見每一頁上忽然都顯出一個怪僧的圖形，姿式各不相同。分凝思良久，終於明白，書中圖形遇即顯，倒不是菩薩現身救命於是便照第一頁中圖形，依式而為，更依循怪字中的紅色小箭頭心中存想，隱隱覺得有一條極冷的冰線，在四肢百骸中行走，便如那條冰蠶復活了，在身體內爬行一般。他害怕起來，急忙站直，體內冰吞便消失。

　　此後兩個時辰之中，他只是想：「鑽進了我體內的冰蠶不知走了沒有？」可是觸不到、摸不著，無影無蹤，終於忍耐不住，又做起古怪姿式來，今依著怪字中的紅色小箭頭存想，過不多時，果然那條冰蠶又在身體內爬行起來。他大叫一聲，心中不再存想，冰蠶便即不知去向，若再想念，冰蠶便又爬行。

　　冰蠶每爬行一會，全身便說不出的舒服暢快。書中裸僧姿勢甚多，怪字中的小箭頭也是般旋曲折，變化繁複。他依循不同姿式呼召冰蠶，體內急涼急暖，各有不同的舒泰。

　　如此過得數月，捕捉禽獸之際漸覺手足輕靈，縱躍之遠，奔跑之速，更遠非以前所能。

　　一日晚間，一頭餓狼出來覓食，向他撲將過來。游坦之大驚，待欲，發足奔逃，餓狼的利爪已搭上肩頭，露出尖齒，向他咽喉咬來。他驚惶之下，隨說一掌，打在餓狼頭頂上。那餓狼打個滾，扭曲了幾下，就此不動了。游坦之轉身沈了數丈，見那狼始終不動，心下大奇，拾起塊石頭投去，石中狼身，那狼仍是不動。他驚喜之下，躡足過去一看，那狼竟已死了。他萬萬想不到自己這麼隨手一掌，竟能有如此厲害，將手掌翻來覆去的細看，也不見有何異狀，情不自禁的叫道：「冰蠶的鬼魂真靈！」

　　他只當冰蠶死後鬼魂鑽入他體內，以致顯此大能，卻不知那純係易筋經之功，再加那冰蠶是世上罕有劇毒之物，這股劇毒的陰被他吸入體內，以易筋經所載的上乘內功修習，內力中便附有極凌厲的陰勁。

　　這易筋經實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寶典，只是修習的法門甚為不易，須得勘破「我相、人相」，心中不存修習武功之念。但修習此上乘武學之僧侶，定是勇猛精進，以期有成，哪一個不想盡快從修習中得到好處？要「心無所住」，當真是千難萬難。少林寺過去數百年來，修習易筋經的高僧著實不少，但窮年累月的用功，往往一所得，於是眾僧以為此經並無靈效，當日被阿朱偷盜了去，寺中眾高僧雖然恚怒，卻也不當一件大事。一百多年前，少林寺有個和尚，自幼出家，心魯鈍，瘋瘋顛顛。他師父苦習易筋經不成，怒而坐化。這瘋僧在師父遺體旁拾起經書，嘻嘻哈哈的練了起來，居然成為一代高手。但他武功何以如此高強，直到圓寂歸西，始終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旁人也均不知是易筋之功。這時游坦之無心習功，只呼召體內的凍蠶來去出沒，而求好玩嬉戲，不知覺間功力日進，正是走上了當年瘋僧的老路。

　　此後數日中接連打死了幾頭野獸，自知掌力甚強，膽子也漸漸大了起來，不斷的向南而行，他生的怕只消有一日不去呼召冰蠶的鬼魂，「蠶鬼」便會離已而去，因此每日呼召，不敢間斷。那「蠶鬼」倒也招之即來，極是靈異。

　　游坦之漸行漸南，這一日已到了中州河南地界。他自知鐵頭駭人，白天只在芒野已洞樹林中歇宿，一到天黑，才出來到人家去偷食。其時他身已敏捷異常，始終沒給人發覺。

　　這一日他在路邊一座小破廟中睡覺，忽聽得腳步聲響，有三人走進廟來。

　　他忙躲在神龕之後，不敢和人朝相。只聽那三人走上殿來，就地坐倒，唏哩呼嚕的響起東西來。三人東拉西扯的說了些江湖上的閒事，忽然一人問道：「你說喬峰那廝到底躲到了哪裡，怎地一年多來，始終聽不到他點訊息？」

　　游坦之一聽得「喬峰」兩字，心中一凜，登時留上了神。只聽另一人道：「這廝作惡多端，做了縮頭烏龜啦，只怕再也找他不到了。」先一人道：「那也未必。他是待機而動，只等有人落了單，他就這麼幹一下子。你倒算算看，聚賢莊大戰之後，他雙殺了多少人？徐長老、譚公譚婆夫婦、趙錢孫、泰山鐵面判官單老英雄全家、天台山智光老和尚、丐幫的馬夫人、白世鏡長老，唉，當真數也數不清了。」

　　游坦之聽到「聚賢莊大戰」五字之後，心中酸痛，那人以後話就沒怎麼聽進耳去，過了一會，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喬幫主一向仁義待人，想不到……唉……想不到，這真是劫數使然。咱們走吧。」說著站起身來。

　　另一人道：「老汪，你說本幫要推新幫主，到底會推誰？」那蒼老的聲音道：「我不知道！推來推去，已推了一個多，總是推不出一個全幫上下都佩服的英雄好漢，唉，大夥兒走著瞧吧。」另一人道：「我知道你的心思，總是盼喬峰那廝再來做咱們幫主。你乘早別發這清秋大夢吧，這話傳到了全舵主耳中，只你性命有點兒難保。」那老注急了，說道：「小畢，這話可是你說的，我幾時說過盼望喬幫主再來當咱們幫主？」小畢冷笑道：「你口口聲聲還是喬幫主長、喬幫主短的，那還不是一心只盼喬峰那廝來當幫主？」老汪怒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不揍死你這小雜種。」第三人勸道：「好啦，好啦，大家兄弟，別為這事吵翻，快去吧，可別遲到了。喬峰怎麼又能來當咱們幫主？他是契丹狗種，大夥兒一見到，就得跟他拚個你死我活。再說大夥兒就算請他來當幫主，他又肯當嗎？」老汪歎口氣，道：「那也說得是。」說著三人走出廟去。

　　游坦之心想：「丐幫要找喬峰，到處找不到，他們又怎知這廝在遼國做了南院大王啦。我這就跟他說去。丐幫人多勢眾，再約上一批中原好漢，或許便能殺得了這惡賊。我跟他們一起去殺喬峰。」想起南京就可見到阿紫，胸口登時便熱烘烘地。

　　當下躡足從廟中出來，眼見三名丐幫弟子沿著山路徑向西行，便悄悄跟隨在後。這時暮色已深，荒山無人，走出數里後，來到一個山坳，遠遠望見山谷中生著一個大火堆，游坦之尋思：「我這鐵頭甚奇，他們到了定要大驚小怪，且躲在草叢中聽聽再說。」鑽入草叢中，慢慢向火堆爬行。爬幾丈，停一停，漸漸爬近，但聽得人聲嘈雜，聚在火堆旁的人數實不少。游坦之這些時候來苦受折磨，再也不敢粗心大意，越近火堆，爬得越慢，爬到一聲大岩石後，離火堆約有數丈，便不敢再行向前，伏低的身子傾聽。

　　火堆旁眾一個個站起來說話。游坦之聽了一會，聽出是丐幫大智分舵的幫眾在此聚會，商議在日後丐幫大會之中，大智分舵要推選何人出任幫主。有人嘛張推宋長老，有人主張推先吳長老。另有一人道：「說到智勇雙全，該推幫的全舵主，只可惜全舵主那給喬峰那廝假公濟私，革退出幫，回歸本幫的事還家沒辦妥。」又有一人道：「喬峰的奸謀，是我們全舵主首先奮勇揭開的，會舵主有大功於本幫，歸幫的事易辦得很。大會一開，咱們先辦全舵主歸幫的事，再提出全舵主那日所立的大功來，然後推他為幫主。」

　　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本人歸幫的事，那是而順理成章的。但眾位兄弟要推我為幫主，這件事卻不能提，否則的話，別人還道兄弟揭發喬峰那廝的奸謀，乃是出於私心。」一人大聲道：「全舵主，有道是當仁不讓。我瞧本幫那幾位長老，武功雖然了得，但說到智謀，沒一個及得上你。我們對喬峰那廝，是鬥智不鬥力之事，全舵主……」那全舵主道：「施兄弟，我還未正式歸幫，這『全舵主』三字，也是叫不得的。」

　　圍在火堆旁的二百餘名乞丐紛紛說道：「宋長老吩咐了的，前你暫時仍任本舵舵主，這『全舵主』三字，為什麼叫不得？將你做上幫主，那也不會希罕這『舵主』的職位了。」「全舵主就算暫且不當幫主，至少也得升為長老，只盼那時候仍然領本舵。」「對了，就算全舵主當上幫主，也仍然可兼做咱們大智分舵主啊。」

　　正說得熱鬧，一名幫眾從山坳口快步走來，朗言說道：「啟稟舵主，大理國段王子前來拜訪。」全舵主全冠清當即站起，說道：「大理國段王子？本幫跟大理國素來不打什麼交道啊。」大聲道：「眾位兄弟，大理段家是著名的武林世家，段王子親自過訪，大夥兒一齊迎接。」當即率領幫眾迎到山坳口。

　　只一位青年公子笑吟吟的站在當地，身後帶著七八名從人。那青年公子正是段譽。兩人拱手見禮，卻是素識，當日在無錫杏子林中曾經會過。全冠清當時不知段譽的身份來歷，此刻想起，那日自己給喬峰驅逐出幫的醜態，都給段譽瞧在眼裡，不禁微感尷尬，但隨即寧定，抱拳說道：「不知段王子過訪，未克遠迎，尚請恕罪。」

　　段譽笑道：「好說，好說。晚生奉家父之命，有一件事要奉告貴幫，卻是打擾了。」

　　兩人說幾句客套話，段譽引見了隨同前來的古篤誠、傅思歸、朱丹臣三人。全冠清請段譽到火堆之前的一塊岩石上坐下，幫眾獻上酒來。

　　段譽接過喝了，說道：「數月之前，家父在中州信陽貴幫故馬副幫主府上，遇上一件奇事，親眼見到貴幫白世鏡長老逝世的經過。此事與貴幫的首腦人物。只是家父了些傷，將養至今始愈，而貴幫諸位長老行蹤無定，未能遇上，家父修下的一通書信，始終無法奉上。數日前悉貴舵要在此聚會，這才命晚生趕來。」說著從袖中抽出一封書信，站趕身來，遞了過去。

　　會冠清也即站起，雙手接過，說道：「有勞段公子親端送信，段王爺眷愛之情，敝幫上下，盡感大德。」見那信密密固封，幫皮上寫著：「丐幫諸位長老親啟」八個大字，心想自己不便拆閱，又道：「敝幫不久將開大會，諸位老均將與，在下自當將段王爺的大函奉交諸位長老」。段譽道：「如此有勞了，晚生告辭。」

　　全冠清連忙道謝，送了出去，說道：「敝幫白長老和馬夫人不幸遭奸賊喬峰毒手，當日段王爺目睹這件慘事嗎？」段譽搖頭道：「白長老和觀夫人不是喬大哥害死的，殺害馬副幫主的也另有其人。家父這通書信之中，寫得明明白白，將來全舵主閱信之後，自知詳情。」心想：「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你這廝不是好人，不必跟你多說。料你也不敢隱沒我爹爹這封信。」向全冠清一抱拳，說道：「後會有期，不勞遠送了。」

　　他轉身到山坳口，迎面見兩名丐幫幫眾陪著兩條漢子過來。

　　那兩名漢子互相使個眼色，走上幾步，向段譽躬身行禮，呈上一張大紅名帖。

　　段譽接過一看，見帖上寫著四行字道：

　　「蘇星河奉請天下精通棋藝才俊，於二月初八日駕臨河南擂鼓山天聾弈棋，見到這四行字，精神一振，喜道：「那好得很啊，晚生若無俗務羈身，屆時必到。但不知兩位何以得知晚生能棋？」那兩名漢子臉露喜色，口中咿咿啞啞，大打手勢，原來兩人都是啞巴。段譽看不懂他二人的手勢，微微一笑，問朱丹臣道：「擂鼓山此去不遠吧？」將那帖子交給他。

　　朱丹臣接過一看，先向那兩名漢子抱拳道：「大理國鎮南王世子，多多拜上聰辯先生，先此致謝，屆時自奉訪。」指指段譽做了幾個手勢，表示允來赴會。

　　兩名漢子，躬身向段譽行禮，隨即又取出一張名帖，呈給全冠清。

　　全冠清接過看了，恭恭敬敬的交還，搖手說道：「丐幫大智分舵暫領舵主之職全冠清，拜上擂鼓山聰辯先生，全某棋藝低劣，貽笑大方，不敢赴會，請聰辯先生見諒。」兩名漢子躬身行禮，又向段譽行了一禮，轉身而去。

　　朱丹臣才回答段譽：「擂鼓山在嵩縣之南，屈原岡的東北，此去並不甚遠。」

　　段譽與全冠清別過，出山坳而去，問朱丹臣道：「那聰辯先生蘇星河是什麼人？是中原的圍棋國手嗎？」朱丹臣道：「聰辯先生，就是聾啞先生。」

　　段譽「啊」了一聲，「聾啞先生」的名字，他在大理時曾聽伯父與父親說起過，知道是中原武林的一位高手耆宿，又聾又啞，但據說武功甚高伯父提到他時，語氣中頗為敬重。朱丹臣又道：「聾啞先生身有殘疾，卻偏偏要自稱『聰辨先生』，想來是自以為心『聰』，『筆辯』勝過常人的『耳聰』、『舌辯』。」段譽點頭道：「那也有理。」走出幾步後，長長歎了口氣。

　　他聽朱丹臣說聾啞先生的「心聰」、「筆辯」，勝於常人的「耳聰。、「舌辯」，不禁想到語嫣的「口述武功」勝過常人的「拳腳兵刃」。

　　他在無錫和阿朱救出丐幫人眾後，不久包不同，風波惡二人趕來和王語嫣等會合，他五人便要北上尋慕容公。段譽自然想跟隨前去。風波惡感念他口吸蠍毒之德，甚表歡迎。包不同言語之中卻極不客氣，怪責段不該喬裝慕容公子，敗壞他的令名，說到後來，竟露出「你不快滾，我便要打」之意，而王語嫣只是絮絮和風波惡商量到何去尋表哥，對段譽處境之窘迫竟是視而不見。

　　段譽無可奈何，只得與王語嫣分手，卻也徑向北行，心想：「你們要去河南尋慕容復，我正好要去河南，河南中州不是你慕容家的，你慕容復和包不同去得，我段譽難道便去不得？倘若在道上碰巧再跟你相會，那是天意，你包三先生可不能怪我。」

　　但上天顯然並無要他與王語嫣立時便邂逅相逢之意。這些時月之中，段譽在河南到處遊蕩，名為遊山玩水，實則是東張西望，只盼能見到王語嫣的一縷秀髮、一片衣角，至於好山好水，卻半分也沒有入目。

　　一日，段譽在洛陽白馬寺中，與方丈談論「阿含經」，研討佛說「轉輪聖王有七寶」的故事。段譽於「不長不短、不黑不白、冬則身暖、夏則身涼」的玉女寶大感興味。方丈和尚連連搖頭，說道：「段居士，這是我佛的譬喻，何況佛說七寶皆屬無常……」說到這裡，忽有三來人寺中，卻是傅思尋、古篤誠、朱丹臣。

　　原來段正淳離了信陽馬家後，又與阮星竹相聚，另行覓地養傷，想到蕭峰被丐幫冤枉害死馬大元，不可不為他辯白，於是寫了一通書信，命傅思歸等三人送去丐幫。

　　傅思歸等來到洛陽，在丐幫總舵中見不到丐幫的首腦人物，得知大智分舵在附近聚會，便欲將信送去，卻在酒樓中聽到有說一起一位公子發呆的趣事，形貌舉止與段譽頗為相似，問明那公子的去向，便尋到白馬寺來。

　　四人相見，甚是歡喜。段譽道：「我陪你們去送了信，你們快帶去拜見父王。」他得知父親便在河南，自是急欲相見，但這些日子來聽到王語嫣的絲毫訊息，日夜掛心，只盼在丐幫大智分舵這等人物會之處，又得見到王語嫣的玉容仙顏，卻終於所望落空。

　　朱丹臣見他吁短歎，還道他是記掛木婉清，此事無可勸慰，心想最好是引他分心，說道：「那聰辯先生廣發帖子，請人去下棋、棋力想必極高。公子爺去見過鎮南王后，不妨去跟這聰辯先生下幾局。」

　　段譽點頭道：「是啊，枰上黑白，可遣煩憂。只是她雖然熟知天上各門各派的武功，胸中甲兵、包羅萬有，卻不會下棋。聰辯先生這個棋會，她是不會去的了。」

　　朱丹臣莫名其妙，不知他說的是誰，這一路上老是見他心不在焉，前言不對後語，倒也見得慣了，聽得多了，當下也不詢問。

　　一行人縱馬向西北方而行。段譽在馬上忽而眉頭深鎖，忽爾點頭微笑，喃喃自語：「佛經有云：『當思美女，身藏膿血，百年之後，化為白骨啊。』話雖不錯，但她就算百年之後化為白骨，那也是美得不得了的白骨啊。」正自想像王語嫣身內骨骼是何等模樣，忽聽得身後馬蹄聲響，兩乘馬疾奔而來。馬鞍上各伏著一人，黑暗之中也看不清是何等樣人。

　　這兩匹馬似乎不羈勒，直衝向段一行人。傅思歸和古篤誠分別伸手，拉住了一匹奔馬的線韁繩，只見馬背上的乘者一動不動。傅思歸微微一驚，湊近去看時，見那人原來是聾啞先生使者，臉上似笑非笑，卻早已死了。還在片刻之前，這人曾遞了一張請帖給段譽，怎麼好端端地便死了？另一個也是聾啞先生的使者，也是這般面露詭異笑容而死。傅思歸等一見，便知兩人是身中劇毒而斃命，勒馬退開兩步，不敢去碰兩具屍體。

　　段譽怒道：「丐幫這姓全的舵主好生歹毒，為何對人下此毒手？跟他理論去。」兜轉馬頭，便要去質問全冠清。

　　前面黑暗中突然有人發話道：「你這小子知天高地厚，普天下除了星宿老仙的門下，又有誰能有這筆殺人於形的能耐？聾啞老兒乖乖的躲起來做縮頭烏龜，那便罷了，倘若出來現世，星宿老仙決計放他不過。喂，小子，這不干你事，趕快給我走吧。」

　　朱丹臣低聲道：「公子，這是星宿派的物，跟咱們不相干，走吧。」

　　段譽尋不著王語嫣，早已百無聊賴，聾啞老人這兩個使者若有性命危，他必定奮勇上前相救，此刻即已死了，也就不想多惹事端，歎了口氣，說道：「單是聾啞，那也不夠，須得當初便眼睛瞎了，鼻子聞不到香氣，心中不能轉念頭，那才能解脫煩惱。」

　　他說的是，既然見到了王語嫣。她的聲音笑貌、一舉一動，便即深印在心，縱然又聾又啞，相思之念也已不可斷絕。不料對面那人哈哈大笑，鼓掌叫道：「對，對！你說得有理，該當去戳瞎了他的眼睛，割了他的鼻子，再打得他心中連念頭也不會轉才是。」

　　段譽歎道：「外力摧殘，那是沒有用的。須得自己修行，『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可是若能『離一切相』，那已是大菩薩了。我輩凡夫俗子，如何能有此修為？『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此人生大苦也。」

　　游坦之伏在岩石後的草叢之中，見段譽等一行來了又去，隨即聽到前面有人呼喝之聲，便在此時，兩名丐幫弟子快步奔來，向全冠清低聲道：「全舵主，那兩個啞巴不知怎樣給人打死了，下手的人自稱是星宿派什麼『星宿老仙』的手下。」

　　全冠清吃了一驚，臉色登時變了。他素聞星宿海星宿老怪之名，此人擅使劇毒，武功亦是奇高，尋思：「他的門人殺了聾啞老人的使者，此事不跟咱們相干，別去招惹的為是。」便道：「知道了，他們鬼打鬼，別去理會。」

　　突然之間，身前有人發話道：「你這傢伙胡言亂語，既知我是星宿老仙門下，怎地還敢罵我為鬼？你活得不耐煩了。」全冠清一驚，情不自禁的退了一步，火光下只見一人直挺挺的站在面前，乃是自己手下一名幫眾，再凝神看時，此人似笑非笑，模樣詭異，身後似乎另行站得有人，喝道：「閣下是誰，裝神弄鬼，幹什麼來了？」

　　那丐幫弟子身後之人陰森森的道：「好大膽，你又說一個鬼字！老子是星宿老仙的門下。星宿老仙駕臨中原，眼下要用二十條毒蛇，一百條毒蟲。你們丐幫中毒蛇毒蟲向來齊備，快快獻上。星宿老仙瞧在你們恭順擁戴的份上，便放過你們這群窮叫化兒。否則的話，哼哼，這人便是榜樣。」

　　砰的一聲，眼前那丐幫弟子突然飛身而，摔在火堆之旁，一動不動，原來早已死去。這丐幫弟子一飛開，露出一個身穿葛衫的矮子，不知他於何時欺近，殺死了這丐幫弟子，躲在他的身後。

　　全冠清又驚又怒，霎時之間，心中轉過了好幾個念頭：「星宿老怪找到了丐幫頭上，眼前之事，若不屈服，便得一拼。此事雖然凶險，但若我憑他一言威嚇，便即獻上毒蛇毒蟲，幫中兄弟從此便再也瞧我不起。我想做丐幫幫主固然無望，連在幫中立足也不可得，好在星宿老怪並未親來，諒這傢伙孤身一人，也不用懼他。」當即笑吟吟的道：「原來是星宿派的仁兄到了，閣下高姓大名？」

　　那矮子道：「我法名叫做天狼子。你趕快把毒蛇毒蟲預備好吧。」

　　全冠清笑道：「閣下要毒蛇毒蟲，那是小事一樁，不必掛懷。」順手從地下提起一隻布袋，說道：「這裡有幾條蛇兒，閣下請看，星宿老仙可合用嗎？」

　　那矮子天狼聽得全冠清口稱「星宿老仙」，心下已自喜了，又見他神態恭順，心想：「說什麼丐幫是中原第一大幫，一聽到我師父老人家的名頭，立時嚇得骨頭也酥了。我拿了這些毒蛇毒蟲去，師父必定十分歡喜，誇獎我辦事得力。說來說去，還是仗了師父他老人家的威名。」當即伸頭向袋口中張去。

　　陡然間眼前一黑，這只布袋已罩到了頭上，天狼大驚之下，急忙揮掌拍擊，卻拍了個空，便在此時臉頰、額頭、後頸同時微微一痛，已被袋中的毒物咬住。天狼子不及去扯落頭上的布袋，狠狠拍出兩掌，拔步狂奔。他頭上套了布袋，目不見物，雙掌使勁亂拍，只覺頭臉各處又接連被咬，惶急之際，只是發足疾奔，驀地裡腳下踏了個空，骨碌碌的從陡坡上滾了下去，撲通一聲，掉入了山下的一條河中，順流而去。

　　全冠清想殺了他滅口，那知竟會給他逃走，雖然他頭臉為毒蠍所螫，又摔入河中，多半性命難保，但想星宿派擅使毒物，說不他有解毒之法，在星宿海居住，料來也識水性，倘若此人不死，星宿派得到訊息，必定大舉前來報復。沉吟片刻，說道咱們布巨蟒陣，跟星宿老嶧一拼。難道喬峰一走，咱們丐幫便不能自立，從此聽由旁人欺凌嗎？星宿派擅使劇毒，咱們不能跟他們動兵刃拳腳，順得以毒功毒。」

　　群丐轟然稱是，當即四下散開，在炎堆外數丈處成陣勢，各人盤膝坐下。

　　游坦之見全冠清用布袋打走了天狼子，「心想這人的布袋之中原來裝有毒物，他們這許多布袋，都裝了毒蛇毒蟲嗎？叫化子會捉蛇蟲，原不希奇。我倘若能將這些布袋去俞來，送去給阿紫姑娘，她定然歡喜得緊。」

　　眼見群丐坐下後便默不作聲，每人身旁都有幾隻布袋，有些子極大，其中有物蠕蠕而動，游坦之只看得心中了毛。這時四下裡寂靜無聲，自己倘若爬開，勢必被群丐發覺，心想：「他們若袋子套在我頭上，我有鐵罩護頭，倒也不怕，但若將我身子塞在大袋之中，跟那些蛇蟲放在一起那可糟了。」

　　過了好幾個時辰，始終並無動靜，又過一會，天色漸漸亮了，跟著太陽出來，照得滿山遍野一片明亮。枝頭鳥聲喧鳴之中，忽聽得全清低聲叫道：「來了，大家小心！」他般膝坐在陣外一塊岩石之旁，身旁卻無布袋，手中握著一枝鐵笛。

　　只聽得四北方絲竹之聲隱隱響起，一群人緩步過來，絲竹中夾著鐘鼓之聲，倒也悠揚動聽。游坦之心想：「是娶新娘子嗎？

　　樂聲漸近，來到十丈開外便即停住，有幾人齊聲說道：「星宿老法駕降臨中原，丐原弟子，快快上來跪接！」話聲一停，咚咚咚咚的擂起鼓來。擂鼓三通，鏜的一下鑼聲，鼓聲止歇，數十人齊聲說道：「恭請星宿老仙弘施大法，降服丐幫的麼魔小丑！」

　　游坦之心道：「這倒像道士做法事。」悄悄從岩石後探出半個頭張望，只見西北角上二十餘人一字排開，有的拿著鑼鼓樂器，有的手執長幡錦旗，紅紅綠綠的甚為悅目，遠遠望去幡旗上繡著「星宿老仙」、「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威震天下」等等字樣。絲竹鑼鼓聲中，一個老翁緩步而出，他身後數十人列成兩排，和他相距數丈，跟隨在後。

　　那老翁手中搖著一柄鵝毛扇，陽光照在臉上，但他臉色紅潤，滿頭白了，頦下三銀髯，童顏鶴髮，當真便如圖畫中的神仙人物一般。那老翁走到群丐約莫三丈之處便站定不動，忽地撮唇力吹，發出幾下尖銳之極的聲音，羽扇一撥，將口哨之聲送了出去，坐在地下的群丐登時便有四人仰天摔倒。

　　游坦之大吃一驚：「這星宿老仙果然法力厲害。」

　　那老翁臉露微笑，「滋」的一聲叫，羽扇揮動便有一外乞丐應聲而倒。那老翁的口哨似地一種無形有質的厲害暗器，片刻之間，丐幫中又倒了六七人。

　　只聽得老翁身後眾人頌聲大作：「師父功力，震爍古今！這些叫化兒和咱們作對，那真叫做熒火蟲與日月爭光！」「螳臂擋車，自不量力，可笑啊可笑！」「師父你老人家談笑之間，便將一幹麼魔小丑置於死地，如此催枯拉朽般大獲全勝，徒兒不但見所未見，真是聞所未聞。」「這是天下從所未有的豐功偉績，若不是師父老人家露了這一手，中原武人還知世上有這等功夫。」一片歌功頌德之聲，洋洋盈耳，絲竹簫管也跟著吹奏。

　　忽聽得噓溜溜一聲響，全冠清鐵笛就口，吹了起來。游坦之心想：「他吹笛幹什麼？幫著為星宿老仙捧場嗎？」忽聽地下籟籟有聲，大布袋中游出幾條五彩斑讕的大蛇，筆直向那老翁游去。老翁身旁一群弟子驚叫起來：「有蛇，有毒蛇！」「啊喲，不好，來了這許多毒蛇！」「師父，這些毒似是衝著咱們而來。」只見群丐布袋中紛紛游出毒蛇，有大有小，昂首吐舌，衝向那老翁和群弟子。眾人更是七張八嘴的亂叫亂嚷。

　　星宿派眾弟子提起鋼杖，紛紛向蜿蜒而來的毒蛇砸去，只有那老翁神色自若，仍是撮唇作哨，揮扇功敵。全冠清笛聲不歇，群丐也跟著吶喊助威。

　　群蛇越來越多，片刻之間，這一干人身旁竟聚集了數百條，其中有五六長乃是大蟒。幾條巨蟒游將近去，轉過尾巴，登時捲住了兩人，跟著又有兩人被捲。星宿派群弟子若拔足奔逃，群蛇自是追趕不上，但師尊正在迎敵，群弟子一步也不敢離開，只是舞動兵刃，亂砸亂斬，被他們打死的毒蛇少說已有八張十條，但被毒咬傷的也已有七八人。那些巨蟒更蠣害，皮粗肉厚，被鋼杖砸中了行若無事，身子一捲到人，越收越緊，再也不放。鐵笛聲中，從布袋中游出的巨蟒漸增，一共已有二十七八條。

　　那老翁見情勢不對，想要退開，去功擊全冠清，兩小蛇猛地躍起，向他臉上咬去。他大聲怒斥：「好大膽！」羽扇揮動，勁風撲出，將兩條小蛇擊落，突覺一件軟物捲向足踝。他知道不妙，飛身而起。只聽得噓溜溜一響笛向聲，四條蟒蛇同時揮起長尾，向他捲了過來。那老翁身在半空，砰砰擊出兩掌，將前面和左邊的兩條蟒蛇擊開，身形一晃，已落在兩丈之外。便在此時，第三條、第四條巨蟒的長尾同時功到。他情急之下，運勁又是一掌擊出，掌風到處，登時將一條巨蟒的腦袋打得稀爛。

　　蛇群如湖湧至。那老翁又劈死了三條巨蟒，但腰間和右腿卻已被兩條巨蟒纏住。他遠起內力，大喝一聲，伸指抓破了纏在腰間巨蟒的肚腹，只濺得滿身都是鮮血。豈知蛇性最長，此蟒肚子雖穿，一時卻便，吃痛之下，更猛力纏緊，只箍得那老翁腰骨幾欲折斷。他用力掙了兩掙，跟著又有兩條巨蟒甩了上來，在他身上繞了數匝，連他手臂也繞在其中，令他再也沒法抗拒。游坦之在草叢中見到這盤驚心動魄的情景，幾乎連氣透不過來。

　　全冠清心下大喜，見一眾敵人個個巨蟒纏住，除了呻吟怒罵，再無反抗的能為，便不再吹笛，走前去，笑吟吟的道：「星宿老怪，你星宿派和我丐幫素來河水不犯進水，好端端地幹麼惹到我們頭上來？現今又怎麼說？」

　　這個童顏鶴髮的老翁，正是中原武林人士對這深惡痛絕的星宿老怪丁春秋。他因星宿派三寶之一的神木王鼎給女弟子阿紫盜去，連派數批弟子出去追捕，甚至連大弟子摘星子也遣了出去。但一次次飛鴿傳書報來，均是十分不利。最後聽說阿紫倚幫幫主喬峰為靠山，將摘星子傷得半死不活，丁春秋又驚又怒，知道丐幫是中原武林第一大幫，實非易與，又聽到聾啞老人近年來在興湖上出頭露面，頗有作為，這心腹大患不除，總是放心不下，奪回王鼎之後，正好乘此了結昔年的一樁大事，你是盡率派中弟子，親自東來。

　　他所練的那門「化功大法」，經常要將毒蛇毒蟲的毒質塗在手掌之上，吸入體內，若是七日不塗，不但功力減退，而且體內蘊積了數十年的毒質不得新毒克制，不免漸漸發作，為禍之烈，實是難以形容，那神木王鼎天生有一股特異氣息，再在鼎中燃燒香料，片刻間便能誘引毒蟲到來，方圓十里之內，什麼毒蟲也抵不住這香氣的吸引。丁春秋有了這奇鼎在手，捕捉毒蟲冰費吹灰之力，「化功大法」自是越練越深，越練越精。當年丁春秋有一名得意弟子，得他傳授，修習化功大法，頗有成就，豈知後來自恃能耐，對他居然不甚恭順。丁春秋將他制住後，也不加以刀杖刑罰，只是將他囚禁在一間石屋之中，令他無法捕捉蟲豸加毒，結果體內一片片的撕落，呻吟呼號，四十餘日方死。星宿老怪得意之餘，心中頗為戒懼，而化功大法也不再傳授任何門人。因此摘星子等人都是不會，阿紫想得此神功，非暗中偷學、盜鼎出走不可。

　　阿紫工於心計，在師父剛補完毒那天辭師東行，待得星宿老怪發覺神木被盜，已在七天之後，阿紫早已去得遠了。她走的多是偏僻小路，追拿她的眾師兄武功雖比她為高，智計卻運所不及，給她虛張聲勢、聲東擊西的連使幾個詭計，一一都撇了開去。

　　星宿老怪所居之地是陰暗湖濕的深谷，毒蛇毒蟲繁殖甚富，神木鼎雖失，要捉些毒蟲來加毒，倒也不是難事，但尋常毒蟲易捉，要像從前這般，每捕到的都是殺奇古怪、珍異厲害的劇毒蟲豸，卻是可遇不可求了。更有一件令他後擔心之事，只怕中原的高手識破了王鼎的來歷，誰都會立之毀去，是以一日不追回，一日便不能安心。

　　他在陝西境內和一眾弟子相遇。大弟子摘星子幸而尚保全一條性命，卻已武全失，被眾弟子一路上毆打侮辱，虐待得人不像人，二弟師鼻人吼子暫時接領了大師兄的職位，眾弟子見到師父親馬自出，又驚怕又，均想師命不能完成，這場責罰定是難當之極，幸好星宿老怪正在用人之際，將責罰暫且寄下，要各人戴罪立功。

　　眾人一路上打探丐幫的消息。一來各人生具異相，言語行動無不令人厭憎，誰也不願以消息相告；二來蕭峰到了遼國，官居南院大王，武林中真還少有人知，是以竟然打聽不到半點確訊，連丐幫的總舵移到何處也查究不到。

　　這一日天狼子無意中聽到丐幫大智分舵聚會的訊息，為要立功，竟迫不及待孤身闖了來，中了全冠清的暗算。總算他體內本來蘊有毒質，蠍子毒他不死，逃得性命後急忙稟告師父。丁春秋當即趕來，不料空具一身劇毒和深湛武功，竟致巨蟒纏身，動彈不得。

　　丁春秋不答全冠清的問話冷冷的道：「你們丐幫中有個人叫喬峰，他在哪裡？快叫他來見我。」全冠清心中一動，問道：「閣下要見喬峰，為了何事？」丁春秋傲然道：「星宿老仙問你的話，你怎地不答？卻來向我問長問短。喬峰呢？」

　　全冠清見他身子被巨蟒纏住，早已失了抗拒之力，說話卻仍然這般傲慢，如此悍惡之人，當真天下少有，便道：「星宿老怪天下皆聞，哪知道不過是徒負虛名，連幾條小蛇兒也對付不了。今日對不起，我們可要為天下除一大害了。」

　　丁春秋微微一笑，說道：「老夫不慎，折在你這些冷血畜生手下，今日魂歸西方極樂，也是命該如此……」

　　他話未說完，一個被巨蟒纏住了的星宿弟忽然叫道：「丐幫的大英雄，請你放了我出來，會有大大的好處。我師父詭計甚多，你防不勝防。你一個不小心，便著了他的道兒。」全冠清冷冷的道：「放了你有什麼好處？」那人道：「我星宿派共有三件寶物，叫做星宿三寶。只有星宿老怪和我知道收藏的所在。你饒了我性命，待你殺了這星宿老怪之後我自然取出獻上。倘若你將我殺了，這星宿三寶你就永遠得不到了。」

　　另一名星佰弟子大叫：「大英雄、大英雄，你莫上他的當！星宿三寶之中，有一寶早給人盜去了。你還是放我的好。只有我才忠心，決不騙你。」

　　霎時之間，星宿派群弟子紛紛叫嚷起來：「丐幫大英雄，你饒我性命最好，他們都不會對你忠心，只有我死心塌地，為你效勞。」「大英雄，星宿派本門功夫，我所知最多，我定會一古腦兒的都說了出來，決不會有半點藏私。」「本派人眾來到原中，實有重大圖謀，主要便是為了對付你們丐幫。眾位大英雄，你們想不想知道詳情？」「咱們在星宿海之旁藏得有無數金銀財室，我知道每一處藏寶的所在。我帶你們去挖掘出來，丐幫的英雄好漢從此不必再討飯了。」這些人七張八嘴，獻媚和效忠之言有若潮湧，有的動之以利，有的企圖引起對方好奇之心，有的更是公然撒謊，荒誕不經。有些弟子已被毒蛇咬傷或已給巨蟒纏得奄奄一息的，也均唯恐落後，上氣不接不下氣的爭相求饒。

　　群丐萬想不到量宿派弟子竟如此沒骨氣，既是鄙視，又感好奇，紛紛走近傾聽。全冠清冷冷的道：「你對自己師父出不忠心，又怎能對素無淵源的外人忠心？豈不可笑？」

　　一名星宿弟子道：「不同，不同，大大的不同。星宿老怪本領低微，我跟著他有什麼出息？對他忠心有何好處？丐是星宿老怪所能比擬？」「是啊，丐幫收容了星宿派的眾弟子，西域和中原群雄震動，誰不佩服丐幫英雄了得？」「『英雄』二字，不足以稱眾位高人俠士，須得稱『大俠』、『聖人』、『世人救星』才是！」「我能言善道，今後周遊四方，為眾位宣揚德威，丐幫大俠的名望就天下無知聞了。」「呸，丐幫大俠的名頭已天下皆知，何怕要你去多說？『聖人』、『世人救星』的稱號，是小人第一個說出來的。他們拾我牙慧，毫無功勞。」

　　一名丐幫的五袋弟子皺眉道：「你們這批卑鄙小人，叫叫嚷嚷的令人生厭。星宿老怪，你怎地如此沒出息，盡收些無恥之待做弟子？我先送了你的終，再叫這些傢伙一個個追隨於你，老子今日要大開殺戒了！」說著呼的一掌，便向丁春秋擊去。

　　這一掌勢挾疾風，勁道甚是剛猛，正中丁春秋胸口。那知丁春秋渾若無事，那乞丐卻雙膝一軟，倒在地下，蜷成一團，微微抽搐了兩下，便一動不動了。群丐大驚，齊叫：「怎麼啦？」便有兩名乞丐伸手去拉他起身。這兩人一碰到他身子，便搖顯幾下，倒了下去。旁邊三名丐幫弟子自然而然的出手相扶，但一碰到這二人，便也跌倒。其餘幫眾無不驚得呆了，不敢再伸手去碰跌倒的同伴。

　　全冠清喝道：「這老兒身上有毒，大家不可碰他身子，放暗器！」

　　八九名四五袋弟子同時掏出暗器、鋼鏢、飛刀、袖箭、飛蝗石、紛紛向丁春秋射去。丁春秋一聲大喝，腦袋急轉，滿頭白髮甩了出去，便似一條短短的軟鞭，將十來件暗器反擊出來。但聽得「啊喲」、「啊喲」連聲、六七名丐幫幫眾被暗器擊中。這些暗器也非盡數擊中要害，有的擦破一些肉，但幾名乞丐立時軟癱而死。

　　全冠清大叫：「退開，退開！」突然呼的一聲，一枝鋼鏢激射而至，卻是丁春秋將頭髮住了鋼鏢，運勁向他射來。全冠清忙手中鐵笛格打，噹的一聲，將鋼鏢擊得遠遠飛了出去。他想這星宿老怪果然厲害，只有驅蟒制其死命，當即將鐵笛湊到口邊，等要吹奏，驀地裡嘴上一麻，登時頭暈目眩，心知不妙，急忙拋下鐵笛，便已咕咚一聲仰天摔倒。群丐大驚，當即有兩人搶上扶起。全冠清迷迷糊糊的叫道：「我……我中了毒，大……大夥兒……快……快……去」群丐早已嚇得魂飛魄散，擁著他飛也似的急奔而逃，於滿地屍骸、布袋、毒蛇、再也不敢理會。

　　游坦之蹲在草叢這中，驚疑無已，不敢稍動。四下裡一片寂靜，十餘名乞丐都縮成了一圓球，便如是一隻隻遇到的敵人的剌蝟，顯然均已斃命。

　　那些巨蟒不經全冠清再笛聲相催，不會傷人，只是緊緊纏住了丁春秋師徒。星宿派眾人誰都不敢掙扎動彈，惟恐激起蛇兒的凶性，隨口咬將下來。

　　這麼靜了片刻，有人首先說道：「師父，你老人家神功獨步天下，談笑之間，隨說便將這批萬惡不赦的叫化兒殺得落荒而逃……」他話未說完另一名弟子搶著說道：「師父，你莫聽他放屁，剛才說那些叫化兒是『大俠』、『聖人』的就是他。」又有一名弟子道：「咱們追隨師父這許多年，豈不知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剛才跟那些叫化兒胡說八道，全是騙騙他們的，好讓他們不防，以便師父施展無邊法力。」

　　忽然有人放聲大哭，說道：「師父，師父！弟子該死，弟子糊塗，為了貪生怕死，竟向敵人投降，此時悔之莫及，寧願死在毒蟒的口下，再也不敢向師父求饒了。」

　　眾弟子登時省悟：師父最不喜歡旁人文過飾非，只有痛斥自己糊塗該死，將各種各樣罪名亂加在自己頭上，或許方能得到師父開恩饒恕。一霎時間，人人搶著大罵自已，說自己如何居心不良，如何罪該萬死。只將草叢中的游坦之聽得頭昏腦脹，莫名其妙。

　　丁春秋暗運勁力，想將纏的身上的三條巨蟒崩斷。但巨蟒身子可伸可縮。丁春秋運力崩斷，蟒身只略加延伸，並不會斷。丁春秋遍體是毒，衣服頭髮上也凝聚劇毒。群丐向他擊打或發射暗器，盡皆沾毒，他巨蟒皮堅厚韌滑，毒素難以侵入。只得群弟子還在嘮叨不停，丁春秋怒道：「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我就饒了他性命。難道你們還不知道我的脾氣？有誰對我有用，我便不加誅殺。你老是胡說八道，更有何用？」

　　此言一出，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過了一會，有人說道：「只要有人拿個火把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丁春秋罵道：「放你娘的臭屁！這裡曠野之地，前不把村，後不把店，有誰經過？就算有鄉民路過，他們見到這許多毒蛇，嚇得逃走也來及，哪裡還肯拿火把來燒？」跟著別弟子又亂出主意，但每一個主意都是有著邊際，各人所以不停說話。只不過向師父拚命討好，顯得自己確是遵從師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

　　這樣過良久，有一名弟子給一條巨蟒纏得實在喘不過氣來了，昏亂中張中向那蟒蛇身上咬去。那蟒蛇虼痛，張口向他咽喉反咬，那弟子慘呼一聲，登時斃命。

　　丁春秋越焦急，倘若被敵人所困。這許芳之間，他定能毒行詭，沒法脫身，偏偏這些蛇兒無知無識，再巧妙的計的策也使到它們身上，只怕這些巨蟒肚餓起來一口將自己吞了下去。

　　他擔心的事果真便即出現，一條巨蟒久久不聞笛聲肚中卻已餓得厲害，張開大口，咬住了所纏住的一名星宿弟子。那弟子大叫：「師父救我，師父救我！」兩條腿已神被那巨蟒吞入了口中。他身子不住的給吸入巨蟒腹中，先入蛇口慢慢的給吞至腰間，又吞至胸口，他一時未死，高聲慘呼，震動曠野。

　　眾人均知自己轉眼間便步他塵，無不嚇得心膽裂。有一人見星宿老怪也束手無策，不禁惱恨起來，開口痛罵，說都是受他牽累，自己好端端的在星宿海旁牧羊為生，卻被他威脅利誘，逼入門下，今日慘死於毒之口，到了陰間，定要向閻羅王狠狠告他一狀。

　　這人開端一罵，其餘眾弟子也都紛紛喝罵起來。各人平素受盡星宿老怪的荼的毒虐待，無不懷恨在心，是敢怒而吵敢言而已，今日反正是同歸於盡，痛罵一番，也稍洩胸中的怒氣。一人大罵之際，身子動得厲害，激怒了纏住屯他的蟒，一口便咬住了他的肩頭，那人大叫：「啊喲，啊喲！救命，救命！」

　　游坦之見這一干人個個給蟒蛇纏住了不得脫身，中心已無所顧忌，從草叢站起身來，眼見此處不是善地，便欲及早離去。

　　星宿派眾人陡然間見到他頭戴鐵罩的怪狀，都是一驚，隨即有人想起，惟他可以救命，叫道：「大英雄、大俠士，請你拾些枯草，點燃了火，趕走這些蟒蛇，我立即送你……送你一千兩銀子。」又一人道：「一千兩不夠，至少也送一萬兩：「另一人道：「這位先生是仁義士，良心最好不過，必定行俠仗義，何況點火燒蛇，沒有絲毫危險。」頃刻之間頌聲大作，而所許的的重酬，也於轉瞬間加到了一百萬兩黃金。

　　這些人罵人本領固是一等，而諂諛稱頌之才，更是久經歷練。游坦之一生中，幾曾聽人叫過自己為「大英雄」、「大俠士」、「仁人義士」、「當世無雙的好漢」？給他們這般捧上了天去，只覺全身輕飄飄地，宛然便頗有「大英雄」、「大俠士」的氣概，一百萬兩黃金倒也不在意下，只是阿紫姑娘不能親耳聽到眾人對自己的稱頌，實是莫大憾事。

　　當下撿拾枯草，從身邊摸出摺點燃了，但見到這許許多多形相兇惡的巨蟒，究竟十分害怕，心想莫要惹惱了這些大蛇，連自已也纏在其內，尋思片刻，先撿拾枯枝，燒起了一堆熊熊大火，擋在自己身前，然後拾起一根著了火的枯枝，向離自己最近的一條大蛇投去。他躲在火堆之後，轉身蓄勢，若是這大蛇向自己竄來，那便立時飛奔逃命，什麼「大英雄」、「大俠士」，那也只好暫且不做了。

　　蟒蛇果然甚是怕火，見火焰燒向身旁，立鬆開纏著的眾人，游入草叢之中，游坦之見火功有效，在星宿派諸人歡呼聲中，將一根根著了火的枯枝向蛇群中投去。群蛇登時紛紛逃竄，連連長達數丈的巨蟒也抵受不住火焰功逼，鬆開身子，蜿蜒遊走。片刻之間，數百條巨蟒和毒蛇逃得乾乾淨淨。

　　星宿派利諸弟子大聲頌揚：「師父明見萬里。神機妙算，果然是火功的方法最為靈驗。」「師父洪福齊天，逢凶化吉！」「全仗師父指揮若定，救了我等的蟻命！」一片頌揚之聲，全是歸功於生宿老怪，對游坦之放火驅蛇的功勞竟半不句不提。

　　游坦之怔怔的站在當地，頗感奇怪，尋思：「片刻之前你們還在大罵師父，這時卻雙大讚起師父來，而我這『大英雄』、『大俠士』卻又變成了『這小子』，那是什麼緣故？」

　　丁春秋招了招手，道：「鐵頭頭子，你過來，你叫什麼名字？」游坦之受人欺辱慣了，見對方無禮，也不以忤，道：「我叫游坦之。」說著便向前走了幾步。丁春秋道：「這些叫化子死了沒有？你去摸摸他們的鼻息，是否還有呼吸。」

　　游坦之應道：「是。」府身伸手去探一名乞丐的鼻息，只覺著手涼，那人早已死去多時。他又試另一名乞丐，也是呼吸早停，說道：「都死啦，沒了氣息。」只見星宿派弟子臉上都是一片幸災樂禍的嘲弄之色。他不明所以，又重複了一句：「都死啦，沒了氣息。」卻見眾臉上戲侮的神色漸漸隱去，慢慢變成了詫異，更逐漸變為驚訝。

　　丁春秋道：「你每個叫化都去試探一下，看尚有那個能救。」游坦之道：「是。」將十來個丐幫弟子都試過了，搖頭道：「個個都死了。老先生功力實在厲害。」丁春秋冷笑道：「你抗毒的功夫，卻也厲害得很啊。」游坦之奇道：「我……什麼……抗毒的功夫？」

　　他大惑不解，不明白丁春秋這話是什麼意思，更沒想到自己每去探一個乞丐的鼻息，便是到鬼門關去走了一遭，十多名乞丐試將下來，已經厲了十來次生死大險。他自然不知星宿老怪被蟒纏身，無法得脫，全仗他喧小子相救，江湖上傳了出去，不免面目無光，因此巨蟒離去之後，立時便起意殺他滅口。不料游坦之經過這幾個月來的修習不輟，冰蠶的奇毒已與他體質融合無間，丁春秋沾在群丐身上的毒質再也害他不得。

　　丁春秋尋思：「瞧他手上肌膚和說聲音，年紀甚輕，不會有什麼真本領，多半是身上藏得有專克毒物的雄黃珠、辟邪奇香之類寶物，又或是預先服了靈驗的解藥，這才不受奇毒侵。」便道：「游兄弟，你過來，我有話說。」

　　游坦之雖見他說得誠懇，但親眼看到他連殺群丐的殘忍狠辣，又叫到他師待間一會兒謅諛，一會兒辱罵，覺得這種人極難對付，還是敬而遠之為妙，便道：「小人身要事，不能奉陪，告退了。」說著抱拳唱喏。轉身便走。

　　他走出幾步，突覺身旁一陣微風掠過，兩手腕上一緊，已被人抓住。游坦之抬頭一看，見抓住他的是星宿弟子中的名大漢。他不知對方有何用意，只見他滿獰笑，顯非好事，心下一驚，叫道：「快放我！」用力一掙。

　　只聽得頭頂呼的一聲風響，一個龐大的身軀從背後躍過分頭頂，砰一聲，重重撞在對面山壁之上，登時頭骨粉碎，一個頭顱變成了泥漿相似。

　　游坦之見這人一撞的力道竟這般猛烈，實是難以相信，一愕之下，才看清楚便是抓住自己的那個大漢，更是奇怪：「這人好端端地，怎麼突然撞山自盡？莫非發了瘋，」他決計想不到自己一掙之下，一股猛勁將那大漢甩出去撞在山上。

　　星宿派群弟子都是「啊」的一聲駭然變色。

　　丁春秋見他摔死自己弟子這一下手法毛手毛腳，並非上乘功夫，只是膂力異常了得，心想此人天賦神力，武功卻是平平，當下身形一幌，伸掌按上了他的鐵頭。游坦之猝不及防，登時被壓得跪倒在地，身子一挺，待要重行站直，頭上便如頂了一座萬斤石山一般，再也動不得，當即哀求：「老先生饒命。」

　　丁春秋聽他出言示饒，更是放心，問道：「你師父是誰？你好大膽子，怎地殺了我的弟子？」游坦之道：「我……我沒有師父。我決不敢殺死老先生的弟子。」

　　丁春秋心想不必跟他多言，斃了滅口便是，當下手掌一鬆，待游坦之站起身來，揮掌向他胸口拍去。游坦之大驚，忙伸右手，推開來掌。丁春秋這一掌去勢甚緩，游坦之右掌格出時，正好和他掌心相對。丁春秋正要他如此，掌中所蓄毒質隨著內勁直送過去，這正是他成名數十年的「化功大法」，中掌者或沾劇毒，或內力於頃刻間化盡，或當場立斃，或哀號數月方死，全由施法隨心所欲。丁春秋生來曾以此殺人無數。武林中聽到「化功大法」四字，既厭惡恨憎，復心驚肉跳，段譽的「北冥神功」吸入內功以為已有，與「化功大法」劇毒化入內功不同，但身受者內力迅速消失，卻無二致，是以往往給人誤認。丁春秋見這鐵差別小子連觸十餘名乞丐居然並不中毒，當即施展出看家本領來。

　　兩人雙掌相交，游坦之身一幌，騰騰騰接連退出六七步，要想拿樁站定，終於還是一交坐倒，但對方這一推余未盡，游坦之臂部一著地，背脊又即著地，鐵頭又即著地，接連倒翻了三個觔斗，這才止住磕頭，叫道：「老先生饒命。」

　　丁春秋和他手相交，只覺他內力即強，勁道陰寒，怪異之極，而且蘊有劇毒，強然給自己手摔得狠狽萬分，但以內力和毒勁的比拚而論，並未處下風，何以大叫饒命？難道是故意調侃自己不成？走上幾步，問道：「你要我饒命，出真心，還是假意？」

　　游坦之只是磕頭，說道：「小人一片誠心，但求老先生饒了小人性命。」

　　丁春秋尋思：「此人不知用什麼法子，遇到了什麼機緣，體內積蓄的毒質竟比我還多，實是一件奇寶。我須收羅此人，探聽到他練功的法門，再吸取他身上的毒質，然後將之處死。倘若輕輕易易的把他殺了，豈不可惜？」神掌又按住他鐵頭，潛運內力，說道：「除非你拜我為師，否則的話，為什麼要饒你性命？」

　　游坦之只覺頭上罩如被火炙，燒得他整個頭臉發燙，心下害怕之極。他自從苦受阿紫折磨後，早已一切逆來順受，什麼是非善惡之分、剛強骨氣之念，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但求保住性命，忙道：「師你，弟子游坦之願歸入師你門下，清師父收容。」

　　丁春秋大喜，蕭然道：「你想拜我為師，也無不可。但本門規矩甚多，你都能遵守麼？為師的如有所命，你誠心誠意的服從，決不違抗麼？」游坦之道：「弟子願遵守規矩，服從師。」丁春秋道：「為師的便要取你性命，你也甘心就死麼？」游坦之道：「這個……這個……」丁春秋道：「你想一想明白，甘心便甘心，不甘心便說不甘心。」

　　游坦之心道：「你要取我性命，當然是不甘心的。倘若非如此不可，那是逃得了便逃，逃不了的話，就算不甘心，也是是無法可施。」便道：「弟子甘心為師父而死。」丁春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你將一生經歷，細細說給我聽。」

　　游坦之不願向他詳述身世以及這些日子來的諸般遭遇，但說自己是個農家子弟，被遼人打草谷擄去，給頭是戴了鐵罩。丁春秋問他身上毒質的來歷，游坦之只得吐露如何見到冰蠶和慧淨和尚，如何偷到冰蠶，謊說不小心給葫蘆心的冰吞咬到了手指，以致全身凍僵，冰蠶也就死了，至於阿紫修練毒掌等情，全都略過不提。丁春秋細細般問他冰蠶的模樣情狀，臉不自禁的露出十分艷羨之色。游坦之尋思：「我若說起那本浸水有圖的怪書，他定會搶了去不還。」丁春秋一再問他練過什麼古怪功夫，他始終堅不吐實。

　　丁春秋原本不知易筋經的功夫，見他武功十分差勁，只道他練成陰寒內勁，純係冰蠶的神效，心中不住的咒罵：「這樣的神物，竟被這小鬼使神差的吸入了體內，真是可惜。」凝思半晌，問道：「哪個捉到冰蠶的和尚，在南京憫忠寺掛單？」游坦之道：「正是。」

　　丁春秋道：「這慧淨和尚說這冰蠶得自崑崙山之巔。很好，那邊既山過一條，當然也有兩條、三條。只是崑崙山方園數千里，若無熟識路途之人指引，這冰蠶到也不易捕捉。」他親身體驗到了冰蠶的靈效，覺得比之神木鼎更是寶貴得多，心想首要之事，倒是要拿到慧淨，叫他帶路，到崑崙山捉冰蠶去。這和尚是少林僧，本來頗為棘物，幸好是在南京，那便易辦多。當下命游坦之行過拜師入門之禮。

　　星宿派眾門人見師父對他另眼相看，馬屁、高帽，自是隨口大量奉送。適才眾弟子大罵師父、叛逆投敵，丁春秋此刻用人之際，假裝已全盤忘記，這等事在他原是意料之中，倒也不怎生氣。

　　一行人折而向東北行。游坦之跟在丁春秋之後，見他大袖飄飄，步履輕便，有若神仙，油然而生敬仰之心：「我拜了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師父，真是前生修來的福份。」

　　星宿派眾人行了三日，這日午後，一行人在大路一座涼亭中喝水休息，忽聽得身後馬蹄聲響，四騎馬從來路疾馳而來。

　　四乘馬奔近涼亭，當先一匹馬上的乘客叫道：「大哥、二哥，亭子裡有水，咱們喝上幾碗，讓坐騎歇歇力。」說著跳下馬來，走進涼亭，餘下三人也即下馬。這四人見到丁春秋等一行，微微頷頭為禮，走到清水缸邊，端起瓦碗，在缸中舀水喝。

　　游坦之見當先那人一身黑衣，身形瘦小，留兩撇鼠鬚，神色間甚是剽悍。第二人身穿土黃色袍子，也是瘦骨稜稜，但身材卻高，雙眉斜垂，滿臉病容，大有戾色。第三人穿棗紅色二袍，身形魁梧，方面大耳，頦下厚厚一部花白鬍子，是個富商模樣。最後一人穿鐵青色儒生衣巾，五十上下年紀，瞇著一雙眼睛，便似讀書過多，損壞了目力一般，他卻不去喝水，提酒葫蘆自行喝酒。

　　便在這時，對面路上一僧人大踏步走來，來到涼亭之外，雙手合什，恭恭敬敬的道：」眾位施主，小僧行道渴了，要在亭中歇歇，喝一碗水。」那黑衣漢子笑道：「師父忒也多禮，大家都是過路人，這涼亭又不是我們起的，進來喝水吧。」那僧人道：「啊彌陀佛，多謝了。」走進亭來。

　　這僧人二十五六歲個紀，濃眉大眼，一個大大的鼻子扁平下塌，容貌頗為醜陋，僧袍上打了多補釘，卻甚是乾淨。他等那三人喝罷，這才走近清水缸，用瓦碗舀了一碗水，雙手捧住，雙目低垂，恭恭敬敬的說偈道：「佛觀一缽水，八萬四千蟲，若不持此咒，如食眾生肉。」唸咒道：「●（口奄）縛悉波羅摩尼莎訶。」念罷，端起碗來，就口喝水。

　　那黑衣人看得奇怪，問道：「小師父你嘰哩咕嚕的念什麼咒？」那僧人道：「小僧念的是飲水咒。佛說每一碗水中，有八萬四千條小蟲，出家人戒殺，因此要念了飲水咒，這才喝得。」黑衣人哈哈大笑，說道：「這水乾淨得很，一條蟲子也沒有，小師父真會說笑。」那僧人道：「施主有所不知。我輩凡夫看來，水中自然無蟲，但我佛以天眼看水，卻看開水中小蟲成千成萬。」黑衣笑問：「你念了飲水咒之後，將八萬四千條小蟲喝入肚中，那些小蟲便不死了？」那僧人躊躇道：「這……這個……師父倒沒教過。多半小蟲便不死了。」

　　那黃衣人插口道：「非也，非也！小蟲還是要死的，只不過小師父唸咒之後，八萬四千條小蟲通統往生西天極東世界，小師父喝一碗水，超度了八萬四千條名眾生。功德無量，功德無量！」

　　那僧人不知他所說是真是假，雙手捧著那碗水呆呆出神，喃喃的道：「一舉超度八萬四千條發表性命？小僧萬萬沒這麼大的法力。」

　　黃衣人走到他身邊，從他手中接為瓦碗，向碗中登目凝視，數道：「一、二、三、四、五、六、……、一千、兩千、一萬、兩萬……非也，非也！小師你，那碗中共有八萬三千九十九條小蟲，你數少了下條。」

　　那僧人道：「南無阿彌陀佛。施主說笑了，施主也是凡夫，怎能有天眼的神通？」黃衣人道：「那麼你有沒有天眼的神通？」那僧道：「小僧自然沒有。」黃衣認道：「非也，非也！我瞧你有天眼通，否則的話，怎地你只瞧了我一眼，便知我是凡夫俗子，不是菩薩下凡？」那僧人向他左看右看，滿臉迷惘之色。

　　那身穿棗紅袍子的大漢走過接過水碗，交回在那僧人手中，笑道：「師父靖喝水吧！我這個把弟跟你開玩笑，當不得真。」那僧人接過水碗，恭恭敬敬的道：「多謝，多謝。」心中拿不定意，卻不便喝。那大漢道：「我瞧小師父步履矮健，身有武功，請教上下如何稱呼，在那一處寶剎出家？」

　　小僧人將將水碗放在水缸蓋上，微微躬身，說道：「小僧虛竹，在少林寺出家。」

　　那黃衣漢子叫道：「妙極，妙極！原來是少林寺的高手，來，來，來！你我比劃比劃！」虛竹連連搖手，說道：「小僧武功低微，如何敢和施主動手？」黃衣人笑道：「好幾天沒打架了，手癢得很，咱們過過招，又不是真打，怕什麼？」虛竹退了兩步，說道：「小僧雖曾練了幾年功夫，只是為健身之用，打架是打不來的。」黑衣人道：「少林寺和尚個個武功高強。初學武功的和尚，便不准踏出山門一步。小師父既然下得山來，定是一流好後。來，來！咱們說好只拆一百招，誰輸誰贏，毫不相干。」

　　虛竹雙退了兩步，說道：「施主有所不知，小僧比番下山，並不是武功已窺門，逕只因寺中廣遣弟子各處送信，人手不足，才命小僧勉強湊數。小僧本來攜有十張英雄貼，師父吩咐，送完了這張十貼子，立即回山，千萬不可跟人動武，現下已送完了四張，還有六張在身。施主武功了得，就請收了這張英雄貼吧。」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油布包袱，打了開來，拿出一張大紅貼子，恭恭敬敬遞過，說道：「請教施主高姓大名，小僧回好稟告師父。」

　　那黑衣漢子卻不接貼子，說道：「你又沒跟我打過，怎知我是英雄狗熊？咱們先拆上幾招，我打得贏你，才有臉收英雄貼啊。」說著踏上兩步，左拳虛幌，右拳便向虛竹打去。拳頭將到虛竹面門，立即收轉，叫道：「快還手！」

　　那魁梧漢子聽虛竹說到「英雄貼」三字，便留上了神，說道：「四弟，且不忙比武，瞧瞧英雄貼上寫的是什麼。」從虛竹手中接過貼子，見貼上寫道：

　　「少林寺住持玄慈，合什恭請天下英雄，於九月初九重陽佳節，駕臨嵩山少林寺隨喜，廣結善緣，並睹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之風範。」

　　那大漢「啊」的一聲，將貼交給了身旁的儒生，向虛竹道：「少林派召開英雄大會，原來是要跟姑蘇慕容氏為難，也不用開什麼英雄大會了，我此刻來領教少林派高手的身手便是。」

　　虛竹又退了兩步，左腳已踏在涼亭之外，說道：「原是風施主。我師父說道，敝寺恭請姑蘇慕容施主駕臨敝寺，決不是膽敢得罪。只是江湖上紛紛會傳言，武林中近年來有不少英雄好漢，喪生在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神功之下。小僧的師伯祖玄悲大師在大理國身戒寺圓寂，不知跟蘇姑慕容氏有沒有干係，敝派自方丈大師以下，個個都是心有所疑，因此上……」

　　那黑衣漢子搶著道：「這件事嘛，跟我們姑蘇慕容氏既然說不明白，只好手底下見真章。這樣吧，咱兩個今日先打一架，好比做戲之前先打一鑼鼓，說話本之前先一段『得勝頭回』，熱鬧熱鬧。到了九月初九重陽，風某再到少林寺來，從下面打起，一個個挨次打將上來便是，痛快，痛快！只不過最多打得十七八個，風某就遍體鱗傷，再也打不動了，要跟玄慈老方丈交手，那是萬萬沒有機緣的。可惜，可惜！」說著磨拳擦掌，便要上前動手。

　　那黃衣人道：「非也，非也。說明白後，便不用打了。四弟，良機莫失，要打架，便不能說明白。」

　　那魁梧漢子不去睬他，向虛竹道：「在下鄧百川，這位是我二弟公冶干。」說著向那儒生一指，又指著那黃衣人道：「這位是我三弟包不同，我們都是姑蘇慕容公子和手下。」

　　虛竹逐一向四人合什行禮，口稱：「鄧施主，公施主……」包不同插口道：「非也，非也。我二哥複姓公冶，你叫他公施主，那就錯之極矣。」虛竹忙道：「得罪，得罪！小僧毫無學問，公冶施主莫怪。包施主……」包不同又插口道：「你又錯了。我雖然姓包，但生平對和尚尼姑是向來不佈施的，因此決能稱我包施主。」虛竹道：「是，是。包三父，風四爺。」包不同道：「你又錯了。我風四弟待會跟你打架，不管誰輸誰贏，你多了一番閱歷，武功必有長進，他可不是向你佈施了嗎？」虛竹道：「是，是。風施主，不過小僧打架是決計不打的。也家人修行為本，學武為末，武功長不長進，也沒多大干係。」

　　風波惡歎道：「你對武學瞧得這麼輕，武功多半稀鬆平常，這場架也不必打了。」說著連連搖頭，意興索然。虛竹如釋重負。臉現喜色，說道：「是，是。」

　　鄧百川道：「虛竹師父，這張英雄貼，我們代我家公子收下了。我家公子於數月之前，便曾來貴寺拜訪，難道他沒來過嗎？」

　　虛竹道：「沒有來過。方丈大師只盼慕容公子過訪，但久候不至，曾兩次派人去貴府拜訪，卻只說慕容老施卻聽說慕容公過老施主已然歸西，少施主出門去了。方丈大這晌這次又請達摩院首座前往蘇州尊府送信，生怕慕容少施主仍然不在家，只得再江湖上廣撒英雄貼邀請，失禮之處，請四位代為向慕容公說明。明年慕容施主駕臨敝寺，方丈大師還要親謝罪。」

　　鄧百川道：「小師父不必客氣。會期還大半個，屆時我家公子必來貴寺，拜見方丈大師。」虛竹合什躬身，說道：「慕容公子和各位駕臨少林寺，我們方丈大師十分歡迎。『拜見』兩字萬萬不敢當。」

　　風波惡見他迂腐騰騰，全無半分武林中人的豪爽慷慨，和尚雖是和尚，卻全不像名聞天下的「少林和尚」，心下好生不耐，當下不再去理他轉頭向丁春秋等一行打量。見星宿派群弟子手執兵刃，顯是武林中人，該可從這些人中找幾個對手來打一架。

　　游坦之自見風波不惡等四人走入涼亭，便卻縮在師父身後。丁春秋身材高大，遮住了他，鄧進川等四人沒見到他的鐵頭怪相。風波惡見丁春秋童顏鶴髮，仙風道骨，一副世外高人的莫樣，心中隱隱生出敬仰之意，倒也敢貿然上前挑戰，說道：「這位老前輩請了，請問高姓大名。」丁春秋微微一笑，說道：「我姓丁。」

　　便在此時，忽聽得虛竹「啊」一的聲，叫道：「師叔祖，你老人家也來了。」風波惡回過頭來，只見大道上來了七八個和尚，當先是兩個老僧，其後兩個和尚抬著一副擔架，躺得有人。虛竹快步走出亭去，秘兩個老僧行禮，稟告鄧百鄧百川一行的來歷。

　　右側那老僧點點頭，走進亭來，向鄧百川等四人問訊為禮，說道：「老衲玄難。」指著另一老僧道：「這位是我師弟玄痛，有幸得見姑蘇慕容莊上的四位大賢。」

　　鄧百川等久聞玄難之名，見他滿臉皺紋，雙目神光湛然，忙即還禮。風波惡道：「大師父是少寺達摩院首座，久仰神功了得，今日正好領教。」

　　玄難微微一笑，說道：「老衲和玄痛師弟奉方丈法諭，前往江南燕子塢慕容施主府上，恭呈請貼，這是敝寺第三次派人前往燕子塢。卻在這裡與四位邂逅相逢，緣法不淺。」說著從懷中取一張大紅貼子來。

　　鄧百川雙手接過，見封套上寫著「恭呈姑蘇燕子塢慕容施主」十一個大字，料想貼子上的字句必與虛竹送那張貼子相同，說道：「兩位大師父是少林高倍大德，望重武林，竟致親勞大駕，前往敝莊，姑蘇慕容氏面子委實不小。適才這位虛小師父送出英雄貼，我們已收到了，自當盡快稟告敝上。九月初九重陽佳節，敝上慕容公子定能上貴寺拜佛，親向少林諸位高倍致謝，並在天下英雄之前，說明其中種種誤會。」

　　玄難心道；「你說『種種誤會』，難道玄悲師兄不是你們慕容氏害死的？」忽聽得身後有人叫道：「啊，師父，就是他。」玄難側過頭來，只見一個奇形怪狀之人手指擔架，在了個白髮老翁耳邊低聲說話。

　　游坦之在丁春秋耳邊低聲說話的是：「擔架中那個胖和尚，但是捉到冰蠶的，不知怎地給少林派抬了來。」

　　丁春秋聽得這胖和尚便是冰蠶的原主，不勝之喜，低聲問道：「你沒弄錯嗎？」游坦之道：「不會，他叫做慧淨。師父你瞧，他圓鼓鼓的肚子高高凸了起來。」丁春秋見慧淨的大肚子比十月懷胎的女子還大，心想這般大肚子和尚，不論是誰見過一眼之後，確是永遠不會弄錯，向玄難道：「大師父，這個慧淨和尚，是我的朋友，他生了病嗎？」

　　玄難合什道：「施主高姓大名，不知何識向老衲的師侄？」

　　丁春秋心道：「這慧淨少林的和尚在一起了，可多了些麻煩。幸好在道上遇到，攔住劫奪，比之到少林寺去擒拿，卻又容易多得。」想到冰蠶的靈異神效，不由得胸口發熱，說道：「在下丁春秋。」

　　「丁春秋」三字一出口，玄難、玄痛、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六人不約而同「啊」的一聲，臉上都是微微變色。星宿老怪丁春秋惡名播於天下，誰也想不到竟是個這般氣度雍容、風采儼然的人物，更想不到突然會在此處相逢。六人心中立時大起戒備之意。

　　玄難在剎那之間，便即寧定，說道：「原來是星宿海丁老先生，久仰大名，當真如雷貫耳。」什麼「有幸相逢」的客套話便不說了，心想：「誰遇上了你，那是前世不修。」

　　丁春秋道：「不敢，少林達摩院首座『袖裡乾坤』馳名天下，才能夫也是久仰的了。這位慧淨師父，我正在到處找他，在這裡遇上，那是好極了，好極了。」

　　玄難微微皺眉，說道：「說來慚愧，老衲這個慧淨師侄，只因敝寺失於教誨，多犯清規戒律，一年多前擅自出寺，做下了不少惡事。敝寺方丈師兄派人到處尋訪，好容易才將他找到，追回寺去。丁老先生曾見過他嗎？」丁春秋道：「原來他不是生病，是給你們打傷了，傷得可歷害嗎？」玄難不答，隔了一會，才道：「他不奉方丈法諭，反而出手傷人。」心想：「他跟你這等邪魔外道結交，又是多破了一條大戒。」

　　丁春秋道：「我在崑崙山中，花好大力氣，捉到一條冰吞，那是十分有用的東西，卻被這慧淨師侄偷了去。我萬里迢迢的從星宿海來到中原，便是要取回冰蠶……」

　　他話未說完，慧淨已叫了起來：「我的冰蠶呢？喂，你見到我的冰吞嗎？這冰吞是我辛辛苦苦從崑崙山中找到的……你……你偷了我的嗎？」

　　自從游坦之現身呼叫，風波惡的眼興便在鐵面具上骨溜溜的轉個不停，對玄難、丁春秋、慧淨和尚三個的對答全然沒聽在耳裡。他繞著游坦之轉了幾圈，見那面具造得甚是密合，焊在頭上除不下來，很想伸手去敲敲，又看了一會，說道：「喂，朋友，你好！」

　　游坦之道：「我……我好！」他見到風波惡精力瀰漫、躍躍欲動的模樣，心下害怕。風波惡道：「朋友，你這個面具，到底是怎麼攪的？姓風的走遍天下，可從沒見過你這樣的臉面。」游坦之甚是羞慚，低下頭去，說道：「是，我……我是身不由主……沒法子。」

　　風波惡聽他說得可憐，怒問：「哪一個如此惡作劇？姓風的倒要會會。」說著斜眼向丁春秋睨去，只是這老者所做的好事。游坦之忙道：「不……不是我師父。」風惡道：「好端端一個人，套在這樣一隻生鐵面具之中，有甚意思？來，我來給你除去了。」說著從靴筒裡抽出一柄匕首，青光閃閃，顯然鋒銳之極，便要替他將那面具除去。

　　游坦之知道面具已和他臉孔及後腦血肉相關，硬要除下，大有性命之虞，忙道：「不，不，使不得！」風波惡道：「你不用害怕，我這把匕首削鐵如泥，我給你削去鐵套，決計傷不到皮肉。」游坦之叫道：「不，不成的。」風波惡道：「你是怕那個給你戴鐵帽子的人，是不是？下次見到他，就說是我一陣風硬給你除的，你身不由主，叫這惡人來找我好了。」說著抓住的人他左腕。

　　游坦之見到他手中匕首寒光凜然，心下大駭，叫道：「師父，師父！」回頭向丁春秋求助。丁春秋站在擔架之旁，正興味盎然瞧道慧淨，對他的呼叫之聲充耳不聞。風波惡提起匕首，便往鐵面具上削去。游坦之惶急之下，右掌用力揮出，要想推開對方，拍的一聲，正中風波惡左肩。

　　風波惡全神貫注的要給他削去鐵帽，生怕落手稍有不準，割破了他的頭臉，哪防到他竟會突然出掌。這一掌來勢勁力大得異乎尋常，風波惡一聲悶哼，便向前跌了下去。他左手在地下一撐，一挺便跳了起來，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三人見游坦之陡施毒手，把弟吃了個大虧，都是大吃大一驚，見風波惡臉色慘白，三人更是擔心。公冶干一搭他的腕脈，只覺脈搏跳動急躁頻疾，隱隱有中毒之象，他指著游坦之罵道：「好小子，星宿老怪的門人，以怨報德，一出手便歹毒手段傷人。」忙從懷中取個小瓶，拔開瓶塞，倒出一顆解毒藥塞入風波惡的口中。

　　鄧百川和包不同兩人身形晃處，攔在丁春秋遊坦之的身前。包不同左手暗運潛力，五指成爪，便要向游坦之胸口抓去。鄧百川道：「三弟住手！」包不同蓄勢不發，轉眼瞧著大哥。鄧百川道：「我們姑蘇慕容氏跟星宿派無怨無仇，四弟這番好意，要替他除去面具，何以星宿派出手傷人？倒要請丁老先生指教。」

　　丁春秋見個新收的門人只一掌，便擊倒了姑蘇慕容氏手下的一名好手，星宿派大顯威風，暗暗得意，而對冰蠶的神效埸是艷羨，微微一笑，說道：「這位風四爺好勇鬥狠，可當真愛管閒事哪。我星宿派門人頭愛戴銅帽鐵帽，不知礙著姑蘇慕容氏什麼事了？」

　　這時公冶干已扶著風皮惡坐在地下，只見他全身發顫，牙關相擊，格格直響，便似身冰窖一般，過得片刻，嘴唇也紫了，臉色漸漸由白而青。公冶干的解毒丸極直靈效，但風皮惡服了下，便如石沉大海，直是無影無蹤。

　　公冶干情急之下，伸手探他呼吸，突然間一股冷風吸向掌心，透骨生寒。公冶干急忙縮手，叫道：「不好，怎地冷得如此厲害？」心想口中噴出來的一口氣都如此寒冷，那麼他身上所中的寒毒更是非同小可，情勢如此危急，已不及分說是非，轉身向丁春秋道：「我把弟中了你弟子的毒手，請賜解藥。」

　　風波惡所中之毒，乃是游坦之以易筋經內功逼出來的冰蠶劇毒，別說丁春秋無紫解藥，就是能解，他也如何肯給？他抬起頭來，仰天大笑，叫道：「啊烏陸魯共！啊烏陸魯共！」袍袖一拂，捲起一股疾風。星宿派眾弟子突然一齊奔出涼亭，疾馳而去。

　　鄧百川等與少林僧眾都覺這股疾風刺眼難當，淚水滾滾而下，睜不開眼睛，暗叫：「不好！」知他袍袖中藏有毒粉，這麼衣袖一拂，便散了出來。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三人不約而同的擋在風波惡身前，只怕對方更下毒手。玄難閉目推出一掌好擊在涼亭的柱上，柱子立斷，半邊涼亭便即傾塌，嘩喇喇聲響，屋瓦泥沙傾瀉了下來。眾人待痢睜眼，丁春秋和游坦之已不知去向。

　　幾名少林僧叫道：「慧淨呢？慧淨呢？」原來在這混亂之間，慧淨已給丁春秋擄了去，一副擔架罩在一名少林僧的頭上。玄痛怒叫：「追！」飛身追出亭去。鄧百川與包不同跟著追出。玄難左手一揮，帶同眾弟子趕去應援。

　　公冶干在坍了半邊的涼亭中照料風皮惡，兀自眼目刺痛，流淚不止。只見風皮惡額頭不住滲出冷汗，頃刻間便凝結成霜。正惶急間，聽得腳步聲響，公冶干抬頭一看，見鄧百川抱著包不同，快步回來。公幹大吃一驚，叫道：「大哥，三弟也受了傷？」鄧百川道：「又中了那鐵頭人的毒。」跟玄難領少林群僧也回入涼亭。玄痛伏在虛竹背上，冷得牙關只是格格打戰。玄難和鄧百川、公冶乾麵面相覷。

　　鄧百川道：「那鐵頭人和三弟對了一掌，跟著又和玄痛大師對一拳。想不到……想不到星宿派的寒毒掌竟如厲害。」

　　玄難從懷裡出一隻小林盒，說道：「敝派的『六陽正氣丹』頗有●（克寸）治寒毒之功。」打開盒蓋，取出三顆殷紅如血的丹藥，將兩顆交給鄧百川，第三顆給玄痛難服下。

　　這得一頓飯時分，玄痛等三人寒戰漸止。包不同破口大罵：「這鐵頭人，他……他媽的，那是什麼掌力？」鄧百勸道：「三弟，慢慢罵不遲，你且會下行功。」包不同道：「非也，非也！此刻不罵，等到一命嗚乎之後，便罵不成了。」鄧百川微笑道：「不必擔心，死不了！」說著伸掌貼他後心，「至陽穴」上，以內力助他驅除寒毒。公冶干和玄難也分別以內力助風波、玄痛驅毒。

　　玄難、玄痛二人內務深厚，過一會，玄痛吁了口長氣，說道：「好啦！」站起身來，又道：「好厲害！」玄難有心要去助包不同、風波惡驅毒，只是對方並未出言相求，自己毛遂自薦，未免有瞧不起不對方內功之嫌，武林中於這種事情頗有犯忌。

　　突然之間，玄痛身子晃了兩晃，牙關又格格響了起來，當即坐倒行功，說道：「師……師兄，這寒……寒毒甚……甚是古怪……」玄難忙又運功相助。三人不斷行功，身上的寒毒只好得片刻，跟著便又發作，直折騰到傍晚，每人均已服了三顆「六陽正氣丹」，寒氣竟沒驅除半點。玄難所帶的十顆丹藥已只剩下一顆，當下一分為三，分給三人服用。包不同堅不肯服，說道：「只怕就再服上一百顆，也……也未必……」

　　玄難束手無策，說道：「包施主之言不錯，這『六陽正氣丹』藥不對症，咱們的內功也對付不了這門陰毒。老衲心想，只有去請薛神醫號稱『閻王敵』任何難症，都是著手回春。大師可知這位神醫住在何處？」玄難道：「薛神醫家住陽之西的柳宗鎮，此去也不甚運。他跟老衲曾有數面之緣，若去求治，諒來不會見拒。」又道：「姑蘇慕容氏名滿天下，薛神醫素來仰慕，得有機緣跟四位英雄交個朋友。他必大為欣慰。」

　　包不同道：「非也，非也。薛神醫見我等上門，大為欣慰只怕不見得。不過武林中人人討厭我家公子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只有薛神醫卻是不怕。日後他有什麼三……兩短，只要去求我家公子『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他……他的……老命就有救了。」

　　眾人大笑聲，當即亭。來到前面市鎮，雇了三輛大車，讓三個傷者躺著體養。鄧百川取銀兩，買了幾匹馬讓少林僧乘騎。

　　一行人行得兩三個時辰，便須亭下來助玄痛等三人抗禦寒毒。到得後來。玄難便也不再避嫌，以少林神功相助包不同和風波惡。此去柳宗鎮雖只數里，但山道崎嶇，途中又多耽擱，直到第四日傍晚方到。薛神醫家居柳宗鎮北三十餘里的深山之中，幸好他當日在聚賢莊中曾對玄難詳細說過路徑。眾人沒費多大力氣覓路，便到了薛家門前。

　　玄難見小河邊聳立著白牆黑瓦數間大屋，門前好大一片藥圃，便知是薛神醫的居處。他縱馬近前，望見屋門前掛著兩盞白紙大燈籠。微覺驚訝：「薛家也有治不好的病人麼？」再向前馳數丈，見門楣上打著幾條麻布，門旁插著一面招魂的紙幡，果真是家有喪事。只見紙燈籠上扁扁的兩行黑字：「薛公慕華之喪，享年五十五歲。」玄難大吃一驚：「薛神醫不能自醫，竟爾逝世，那可糟糕之極。」想到故人長逝，從此幽冥異途，心下又不禁傷感。

　　跟著鄧百川和公冶干也已策馬到來，兩人齊聲叫道：「啊喲！」

　　猛聽得門內哭聲響起，乃是婦人之聲：「老爺啊，你醫術如神，那想得到突然會患了急症，撇下我們去了。老爺啊，你雖然號稱『閻王敵』，可是到來終於敵過閻羅王，只怕你到了陰世，閻羅王跟你算這舊賬，還要大吃苦頭啊。」

　　不久三輛大車和六名少林僧先後到達。鄧百川跳下馬來，朗聲說道：「少林寺玄難大師率同友輩，有事特來相求薛神醫。」他話聲響若洪鐘，門內哭聲登止。

　　過了一會，走出一個老人來，作庸僕打扮，臉上眼淚縱橫，兀自抽抽噎噎的哭得十分傷心，●（捶）胸說道：「老爺是昨天下午故世的，你們……你們見他不到了。」

　　玄難合什問道：「薛先生患什麼病逝世？」那老僕泣道：「也不知是什麼病，突然之間便嚥了氣。他老人家給別人治病，藥到病除，可是……可是他自己……」玄難又問：「薛先生家中還有些什麼人？」那老僕道：「沒有了，什麼人都沒有了。」公冶干和鄧百川對望了一眼，均覺那老僕說這兩句話時，語氣有點言不由哀，何況剛才還到婦人的哭聲。玄難歎道：「生死有命，既是如此，待我們到老友靈前一拜。」那老僕道：「這個……這個……是。」引著眾人，走進大門。

　　公冶干落後一步，低聲向鄧百川道：「大哥，我瞧這中間似有蹊蹺，這老僕很有點鬼鬼祟祟。」鄧百川點了點頭，隨著那老僕來到靈堂。

　　靈堂陳設簡陋，諸物均不齊備，靈牌上寫著「薛公慕華之靈位」，幾個字挺拔有力，顯是飽學之士的手跡，決非那老僕所能寫得出。公冶干看在眼裡，也不說話。各人在靈位前行過禮。分冶干轉頭，見天井中竹竿上曬著十幾件衣衫，有婦人的衫子，更有幾件男童女童的小衣服，心想：「薛神醫明明有家眷，怎地那老僕說什麼人都沒有了？

　　玄難道：「我們運道趕來，求薛先生治病，沒想到薛先生竟已仙逝，令人神傷。天色向晚，今夜要在府上借宿一宵。」那老僕大有難色，道：「這個……這個……嗯，好吧！諸位請在廳上坐一坐，小人去安排做飯。」玄難道：「管家不必太過費心，粗飯素菜，這就是了。」那老僕：「是，是！諸位請坐一坐。」引著從人來到外邊廳上，轉身入內。

　　過了良久，那老僕始終不來獻茶。玄難心道：「這老僕新遭主喪，難免神魂顛倒。唉，玄痛師弟身中寒毒，卻不知如何是好？」眾人等了幾有半個時辰，那老僕始終影蹤不見。包不同焦躁起來，說道：「我去找口水喝。」虛竹道：「包先生，你請坐著休息。我去幫那老人家燒水。」起身走向內堂。公冶干要察看孽家動靜，道：「我陪你去。」

　　兩人向後面走去。薛家房子實不小，前後共有五進，但裡裡外外，竟一個人影也無。兩人找到了廚房之中。連那老僕也已不知去向。

　　公冶干知道有異，快步回到廳上，說道：「這屋中情形不對，那薛神醫只怕是假死。」玄難站起來，奇道：「怎麼？」公冶幹道：「大師我想去瞧瞧那口棺木。」奔入靈堂，伸手要去抬那棺材，突然心念一動，縮回雙手，從天井中竹竿上取下一件長衣，墊在手上。風波惡防。」運勁一提棺木，只覺十沉重，裡面裝的決計不是死人，說道：「薛神醫果然是假死。」

　　風波惡拔出單刀，道：「撬開棺蓋來瞧僕。」公冶幹道：「此人號稱神醫，定然擅用毒藥，四弟，可要小心了。」風波惡道：「我理會得。」將單刀刀尖皇入棺蓋逢中，向上扳動，只聽得軋軋聲響，棺蓋慢慢掀起。，風波惡閉住呼吸，生怕棺中飄出毒粉。

　　包不同縱到天井之中，抓起在桂樹下啄食蟲豸的兩隻母雞，回入靈堂，一揚手，將兩隻母雞擲出，橫掠棺材而過。兩隻母格格大叫，落在靈座之前，又向天井奔出，但只走得幾步，突然間翻琿身子，雙腳伸了幾下，便即不動而斃。這時廊下一陣寒風吹過，兩隻死雞身上的羽毛紛紛飛落，隨風而舞。眾人一見，列不駭然。兩隻母雞剛中毒而死，身上羽毛便即脫落，可見毒性之烈。一時誰也不敢走近棺旁。

　　玄難道：「鄧施主，那地什麼緣故？薛神醫具是詐死不成？」說著縱身而起，左手攀在橫樑之上，向棺中遙望，只見棺中裝滿了石塊，石塊中放著一隻大碗，碗中盛滿了清水。這碗清水，自然便是毒藥了。玄難搖了搖頭，飄身而下，說道：「薛施主就算不肯治傷，也用著佈置下這等毒辣的機關，來陷害咱們。少林派和他無怨無仇，這等作為，不太無理麼？難道……難道……」他連說了兩次「難道」，住口不言了，心中所想的是：「難道他和姑蘇慕容氏有甚深仇大怨不成？」

　　包不同道：「你不用胡亂猜想，慕容公子和薛神醫從來不識，更無怨仇。倘若有什麼梁子，我們身上所受的痛禁便強十倍，也決不會低聲下氣的來向仇人求治。你當姓包的、姓風的是這等膿包貨色麼？」玄難合什道：「包施主說的是，是老僧胡猜的不對了。」他是有道高僧，心中既曾如此想過，雖然口裡並未說出，卻也自承其非。

　　鄧百川道：「此處毒氣極盛，不宜多耽，咱們到前廳坐地。」當下眾人來到前廳，各抒已見，都猜不透薛神醫裝假死而布下陷阱的原因。包不同道：「這薛神醫如此可惡，咱們一把火將他的鬼窩兒燒了。」鄧百川道：「使不得，說什麼薛先生總是少林派的朋友，衝著玄難大師的金面，可不能胡來。」

　　這時天色已然全黑，廳上也不掌燈，各人又饑又渴，卻均不敢動用宅子在的一茶一水。玄難道：「咱們還是出去到左近農家去討茶做飯。鄧施主以為怎樣？」鄧百川道：「是。不過三里地之內，最好別飲水吃東西。這位薛先生極工心計，決不會只佈置一口棺材就此了事，眾位大師倘若受了牽累，我們可萬分過意不去了。」他和公冶乾等雖明真正原委，但料想慕容家「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名頭太大，江湖上結下了許多沒來由的冤家，多半是薛神醫有什麼親友被害，將這筆賬記在姑蘇慕容氏的頭上了。

　　眾人站起身來，走向大門，突然之間西角上亮光一閃，跟著一條色火焰散了開來，隨即變成綠色，猶如滿天花雨，紛紛墮下，瑰麗變幻，好看之極。風波惡道：「咦，是誰在放煙花？」這時既非元宵，亦不是中秋，怎地會有人放煙花？過不多時，又有一個橙黃色的煙花升空，便如千百個流星，相互撞擊。

　　公冶干心念一動，說道：「這不是煙花，是敵人大舉來襲的訊號。」風波惡大叫：「妙極，妙極，妙極！打個痛快！」

　　鄧百川道：「三弟、四弟，你們到廳裡耽著，我擋前，二弟擋後。玄難大師，此事跟少林派顯然並不相干，請眾位作壁上觀便了，只須兩不相助，慕容氏便深感大德。」

　　玄難道：「鄧施主說哪話來？來襲的敵人若與諸位另有仇怨，這中間的是非曲直，我們也得秉公論斷，不能讓他們乘之危，倚多取勝。倘若是薛神醫一夥，這些人暗布陷阱，橫加毒害，你我敵愾同仇，豈有袖手旁觀之理？眾比丘，預備迎敵！」慧方、虛竹等少林僧齊聲答應。玄痛道：「鄧施主，我和你兩位師弟以病相憐，自當攜手抗敵。」

　　說話之間，又有兩個煙花沖天而起，這次卻更加近了。再隔一會，又出現了兩人煙花，前後共放了六個煙花。每個煙花的顏色形狀各不相同，有的似是一枝大筆，的四四方方，像是一雙棋盤，有的似是柄斧頭，有的卻似是一朵極大的牡丹。此後天空便一片漆黑。

　　玄難發下號令，命六名少林弟子守在屋子四周。但過了良久，不聽到有敵人的動靜。

　　各人屏息凝神，又過了一頓飯時分，忽聽得東邊有個女子的聲音唱道：「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歌聲柔媚婉轉，幽婉淒切。

　　那聲音唱完一曲，立時轉作男聲，說道：「啊喲卿家，寡人久未見你，甚是思念，這才賜卿一斛珍珠，卿家收下了吧。」那人說完，又轉女聲道：「陛下有楊妃為伴，連時朝也廢了，幾時又將我這薄命女子放在心上，喂呀……」說到這裡，竟哭了起來。

　　虛竹等少林僧不熟世務，不知那人忽男忽女，以搗什麼鬼，只是得心下勝淒楚。鄧百川等卻知那人在扮演唐明皇和梅妃的故事，忽而串梅妃，忽而串唐明皇，聲音口吻，唯肖唯妙，在這當口忽然來了這樣一個伶人，人人心下嘀咕，不知此人是何用意。

　　只那人又道：「妃子不必啼哭，快快擺設酒宴，妃子吹笛，寡人為你親唱一曲，以解妃子煩惱。」那人跟著轉作女聲，說道：「賤妾日夕以眼淚洗面，只盼再見君王一面，今日得見，賤妾死也瞑目了，別喂呀呃，呃……」

　　包不同大聲道：「孤王安祿山是也！兀那唐皇李隆基，你這糊塗皇帝，快快把楊玉環交了出來！」

　　外面那人哭聲立止，「啊」的一聲呼叫，似乎大吃一驚。

　　頃刻之間，四下裡又是萬籟無聲。

　　（第二十九回完）

## 第30章 揮灑縛豪英

　　過了一會，各人突然聞到一陣淡淡的花香。玄難叫道：「敵人放毒，快閉住了氣，聞解藥。」但過了一會，不覺有異，反覺頭腦清爽，似乎花香中並無毒質。

　　外面那人說道：「七姊，是你到了麼？五哥屋中有個怪人，居然自稱安祿山。」一個女子聲音道：「只大哥還沒到。二哥、三哥、四哥、六哥、八弟，大家一齊現身吧！」

　　她一句話甫畢，大門外突然大放光明，一團奇異的亮光裹著五男一女。光亮中一個黑鬚老者大聲道：「老五，還不給我快滾出來。」他右手中拿著方方的一塊木板。那女子是個中年美婦。其餘四人中兩個是儒生打扮，一人似是個木匠，手持短斧，背負長鋸。另一個卻青面獠牙，紅髮綠須，形狀可怕之極，直是個妖怪，身穿一件亮光閃閃的錦袍。

　　鄧百川一凝神間，已看出這人是臉上用油彩繪了臉譜，並非真的生有異相，他扮得便如戲台上唱戲的伶人一般，適才既扮唐明皇又扮梅妃的，自然便是此君了，當下朗聲道：「諸位尊姓大名，在下姑蘇慕容氏門下鄧百川。」

　　對方還沒答話，大廳中一團黑影撲出，刀光閃閃，向那戲子連砍七刀，正是一陣風風波惡。那戲子猝不及防，東躲西避，情勢甚是狼狽。卻聽他唱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但風波惡功勢太急，他第三句沒唱完，便唱不下去了。

　　那黑鬚老者罵道：「你這漢子忒也無理，一上來便狂砍亂斬，吃我一招『大鐵網』！」手中方板一晃，便向風波惡頭頂砸到。

　　風波噁心下嘀咕：「我生平大小數百戰，倒沒見過用這樣一塊方板做兵刃的。」單刀疾落，便往板上斬去。錚的一聲響，一刀斬在板緣之上，那板紋絲不動，原來這塊方板形似木板，卻是鋼鐵，只是外面漆上了木紋而已。風波惡立時收刀，又待再發，不料手臂回縮，單刀竟爾收不回來，卻是給鋼板牢牢的吸住了。風波惡大驚，運勁一奪，這才使單刀與鋼板分離，喝道：「邪門之至！你這塊鐵板是吸鐵石做的麼？」

　　那人笑道：「不敢，不敢！這是老夫的吃飯傢伙。」風波惡一瞥之下，見那板上縱一道、橫一道的畫著許多直線，顯然便是一塊下圍棋用的棋盤，說道：「希奇古怪，我跟你們鬥！」進刀如風，越打越快，只是刀身卻不敢再和對方的吸鐵石棋盤相碰。

　　那戲子喘了口氣，粗聲唱道：「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忽然轉作女子聲音，嬌嬌滴滴的說道：「大王不必煩惱，今日垓下之戰雖然不利，賤妾跟著大王，殺出重圍便了。」

　　包不同喝道：「直娘賤的楚霸王和虞姬，快快自刎，我乃韓信是也。」縱身伸掌，幾那戲子肩頭抓去。那戲子沉肩躲過，唱道：「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啊唷，我漢高祖殺了你韓信。」左手在腰間一掏，抖出一條軟鞭，劇的一聲，向包不同抽去。

　　玄難見這幾人鬥得甚是兒戲，但雙方武功均甚了得，卻不知對方來歷，眉頭微皺，喝道：「諸位暫且罷手，先把話說明白了。」

　　但要風波惡罷手不鬥，實是千難萬難，他自知身受寒毒之後，體力遠不如平時，而且寒毒隨時會發，甚是危險，一柄單刀使得猶如潑風相似，要及早勝過了對方。

　　四個人酣戰聲中，大廳中又出來一個，嗆啷啷一聲響，兩柄戒刀相碰，威風凜凜，卻是玄痛。他大聲說道：「你這批下毒害人的奸徒，老和尚今日大開殺戒了。」他連日苦受寒毒的折磨，無氣可出，這時更不多問，雙刀便向兩個儒生砍去。一個儒生閃身避過，另一個探手入懷摸出一枝判官筆模樣的兵刃，施展小巧功夫，和玄痛鬥了起來。另一個儒生搖頭晃腦說道：「奇哉怪也！出家人竟也有這麼大的火氣，卻不知出於何典？」伸到懷中一摸，奇道：「咦，哪裡去了？」左邊袋中摸摸，右邊袋裡掏掏，抖抖袖子，拍拍胸口，說什麼也找不到。

　　虛竹好心起，問道：「施主，你找什麼？」那儒生道：「這位大和尚武功甚高，我兄弟鬥他不過，我要取出兵刃，來個以二敵一之勢，咦，奇怪，奇怪！我的兵刃卻放到哪裡去了？」敲敲自己額頭，用心思索。虛竹忍不住噗哧一笑，心想：「上陣要打架，卻忘記兵器放在哪裡，倒有趣。」又問：「施主，你用是什麼兵刃？」

　　那儒生道：「君子先禮後兵，我的第一件兵刃是一部書。」虛竹道：「什麼書？是武功秘訣麼？」那儒生道：「不是，不是。那是一部『論語』。我要以聖人之言來感化對方。」包不同插道：「你是讀書人，連『論語』也背不出，還讀什麼書？」那儒生道：「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說到『論語』、『孟子』、『春秋』、『詩經』，我自然讀得滾瓜爛熟，但對是佛門弟子，只讀佛經，儒家之書未必讀過，我背了出來，他若不知，豈不是無用？定要翻出原書來給他看了，他無可抵賴，難以強辯，這才收效。常言道得好，這叫做『有書為證』。」一面說，一面仍在身上各處東掏西模。

　　包不同叫道：「小師父快打他！」虛竹道：「待這位施主找到兵器，再動手不遲。」那儒生道：「宋楚戰於泓，楚人渡河未濟，行列未成，正可擊之，而宋襄公曰：『擊之非君子』。小師父此心，宋襄之仁也。」

　　那工匠模樣的人見玄痛一對戒刀上下翻飛，招數凌厲之極，再拆數招，只怕那使判官筆的書生便性命之憂，當揮斧而前，待要且戰。公冶干呼的一掌，向他拍了過去。公冶干模樣斯文，掌力可著實雄渾，有「江南第二」之稱，當日他與蕭峰比酒比掌力，雖然輸了，蕭峰對他卻好生敬重，可見內幾造詣大是不凡。那工匠側身避過橫斧斫來。

　　那儒生仍然沒找到他那部「論語」，卻見同伴的一枝判官筆招法散亂，底擋不住玄痛雙刀，便向玄痛道：「喂，大和尚。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尋仁焉』。夫子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你亂揮雙刀，狠霸霸的只想殺人，這等行動，毫不『克已』，那是『非禮』之至了。」

　　虛竹低聲問身旁的少林僧慧方道：「師叔，這人是不裝傻？」慧方搖頭道：「我也不知道。這次出寺，師父吩咐大家小心，江湖上人心詭詐，什麼鬼花樣都幹得出來。」

　　那書獃子又向玄痛道：「大和尚，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必有仁。』你勇則勇矣，卻未必有仁，算不得是真正的君子。子曰：『已所不欲，勿報施於人』。人家倘若將你殺了，你當然是很不原意的了。你自己既不願死，卻怎麼去殺人呢？」

　　玄痛和那書生跳蕩前後，揮刀忽鬥，這書獃子隨著玄痛忽東忽西，時左時右，始終不離分三尺之外，不住勸告，武功顯然不弱。玄痛暗自警惕：「這傢伙如此胡言語，顯是要我分心，一找到我招式中的破綻，立時便乘虛而入。此人武功尚在這個使判官筆的人之上，倒是不可不防。」這麼一來，他以六分精神去防書獃，只以四分功夫攻擊使判官筆的書生。那書情勢登時好轉。

　　又拆十餘招，玄痛焦躁起來，喝道：「走開！」轉戒刀，挺刀柄向那書可胸口撞去。那書閃身讓開，說道：「我見大師武功高強，我四和弟二人以二敵一，也未必鬥你得過，是以良言相勸於你，還是兩罷戰的為是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咱們做人，這『恕道』總是要守的，不可太也橫蠻。」

　　玄痛大怒，刷的一刀，橫砍過去，罵道：「什麼忠恕之道？仁義道德？你們怎麼在棺材裡放毒藥害人？老衲倘若一個不小心，這時早已圓寂歸西了，還虧你說什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你想不想中毒而死啊？」

　　那書獃子退開兩步，說道：「奇哉！奇哉！誰在棺材放毒藥了？夫棺材者，盛死屍之物也。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棺材中放毒藥，豈不是連死屍也毒死了？啊喲，不對死人是早死了的。」

　　包不同插口道：「非也，非也。你們的棺材裡卻不放死屍而放毒藥，只是想毒死我們這些活人。」那書獃子搖頭晃腦的道：「閣下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矣。此處既無棺材，更無毒藥。」

　　包不同道：「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你是小人。」指著對面那中年美婦道：「她是女子。你們兩個，果然難養得很。孔夫子的話，有錯的嗎？」那書獃子一怔，說道：「『王顧左右而言他。』我這句話，我便置之不理，不加答覆了。」

　　這書獃與包不同一加對答，玄痛少了顧礙，雙刀又使得緊了，那使判官筆的書生登時大見吃緊。那書獃晃身欺近玄痛身邊說道：「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大和尚『人而不仁』，當真差勁之至了。」

　　玄痛怒道：「我是釋家，你喧腐儒講什麼詩書禮樂，人而不仁，根本打不動我的心。」

　　那書獃伸起手指，連敲自己額頭，說道：「是極，是極！我這人可說是讀書而呆矣，真正書獃子矣。大和尚明明是佛門子弟，我跟你說孔孟的仁義道德，自然格格不人焉。」

　　風波久鬥那使鐵製棋盤之人，難以獲勝，時刻稍久，小腹中隱隱感到寒毒侵襲。包不同和那戲子相差別，察覺對方武也不甚高，只是招數變化極繁，一時扮演西施，吐言鶯聲嚦嚦，而且蹙眉捧心，蓮步姍姍，宛然是個絕代佳人的神態，頃刻之間，卻又扮演起酒風流的李太白來，醉態可掬，腳步東倒西歪。妙在他扮演各式人物，均有套武功與配合，手中軟鞭或作美人之長袖，或為文土這采筆，倒令包不同啼筆皆非，一時也奈何他不得。

　　那書獃自艾了一陣，突然長聲吟道：「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相不？」玄難與玄痛都是一驚：「這書獃子當真淵博，連東晉高僧鳩摩羅什的偈句也背得出。」只聽他繼續吟道：「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大和尚，下面兩句是什麼？我倒忘記了。」玄痛道：「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

　　那書獃哈哈大笑，道：「照也！照也！你佛家大師，豈不也說『仁者』？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樣的。我勸你還是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罷！」

　　玄痛心中一驚，陡然間大徹大悟，說道：「善哉！善哉！善哉！南無阿彌陀佛，南夫阿彌陀佛。」嗆啷啷兩聲響，兩柄戒刀擲在地下，盤漆而坐，臉露微笑，閉目不語。

　　那書生和他鬥得甚酣，突然間，見到他這等模樣，倒吃了一驚，手中判官筆並不攻上。

　　虛竹叫道：「師叔祖，寒毒又發了嗎？」伸的待要相扶，玄難喝道：「別動！」一探玄痛的鼻息，只覺呼吸已停，竟爾圓寂了。玄難雙手合什，念起「往生咒」來。眾少林僧見玄痛圓寂，齊聲大哭，抄起禪杖戒刀，要和兩個書生拚命。玄難說道：「住手！玄痛師弟參悟真如，往生極樂，乃是成了正果，爾輩須得歡喜才是。」

　　正自激鬥的眾人突然見此變故，一齊罷手躍開。

　　那書獃大叫：「老五，薛五弟，快快出有人給我一句話激死了，快出來救命！你這他媽的薛神醫再不出來救命，那可乖乖不得了啊！」鄧百川道：「薛神醫不在家中，這位先生……」那書獃仍是放開了嗓門，慌慌張張的大叫：「薛慕華，薛老五，閻王敵，薛神醫，快快滾出來救人哪！你三哥激死人了，人家可要跟咱們過不去啦。」

　　包不同怒道：「你害死了人，還在假惺惺的裝腔作勢。」呼的一掌，向他拍了過去，左手跟著從右掌掌底穿出，一招「老龍探珠」，逕自抓了的鬍子。那書獃閃身避過。風波惡、公冶乾等鬥得興起，不願便此停手，又打了起來。

　　鄧百川喝道：「躺下了！」左手探出一把抓住了那戲的後心。鄧百川在姑蘇燕子塢慕容氏屬下位居首座，武功神熟，內力雄渾，江湖上雖無赫赫威名，但凡是識得他的，無不敬重。他出手將那戲子抓住順手便往地下一擲。那戲子身手十矮捷，左肩一著地，身子便轉了個圓圈，右腿橫掃，向鄧百川腿上踢來。這一下勢奇快，鄧百川身形肥壯，轉動殊不便捷，眼見難以閃避，當即氣沉下盤，硬生生受了他這一腿，只聽得喀喇一聲，兩腿中已有一條腿骨折斷。

　　那接連幾個打滾，滾出數丈之外，喝道：「我罵你毛延壽這奸賊，戕害忠良，啊喲，我的腿啊！」原來腿上兩股勁力相交，那戲子抵敵不過，腿骨折斷。

　　那中年美婦一直斯斯文文的站一旁，這時見那戲子斷腿，其餘幾個同伴也被攻逼得險象環生，說道：「你們些人是何道理霸佔在我五哥的宅子之中，一上來不問情由，便出手傷人？」她雖是向對方質問，但語氣仍是濕柔斯文。那戲子躺在地下，仰天見到懸在大門口的兩盞燈籠，大驚叫道：「什麼？什麼『薛慕華之喪』，我五哥鳴呼哀哉了麼？」

　　那使棋盤的、兩個書生、使斧頭的工匠、美婦人一齊順著他手指瞧去，都見到了燈籠。兩盞燈籠中燭火早熄，黑沉沉的懸著，眾人一上便即鬥，誰出沒去留意，直到那戲子摔倒在地，這才抬頭瞧見。

　　那戲子放聲大哭，唱道：「唉，唉，我的好哥哥啊，我和你桃；園結義，古城相會，你過五關，斬六將，何等威風……」起初唱的是「哭關羽」戲文，到後來真情激動唱得不成腔調。其餘五紛紛叫嚷：「是誰殺害了五弟？」「五哥啊，五哥啊，哪一個天殺的兇手害了你？」「今日非跟你們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玄難和鄧百川對瞧了一眼，均想：「這些人似乎都是薛神醫的對義兄弟。」鄧百川道：「我們有同伴受傷，前來請薛神醫救治，哪知……」那婦人道：「哪知他不肯醫治，你們得便將他殺了，是不是？」鄧百川道「不……」下那個「是」字還沒出口，只見那中年美婦袍袖一拂，驀地裡鼻中聞到一陣濃香，登時頭暈眩，足下便似騰雲駕霧，站立不定。那美婦叫道：「倒也，倒也！」

　　鄧百川大怒，喝道：「好妖婦！」運力於掌，呼的一掌拍出了去。那美婦見鄧百川身子搖搖晃晃，已是著了道兒，不料他竟沿能出掌，待要斜身閃避，已自不及，但覺一股猛力排山倒海般推了過來，氣息登時窒住，身不由主的向真摔出去。喀喇喇幾聲響，胸口已斷了幾根肋骨，身子尚未地，已暈了過去。鄧百川只覺眼前漆黑一團，也已摔倒。

　　雙方各自倒了一人，餘下的紛紛出手。玄難尋思：這件事中間怕有重蹊蹺，只有先將方盡數擒住，才免得雙方更有傷亡。」說道：「取禪杖來！」慧鏡轉身端起倚在門的禪杖，遞向玄難。那使判官筆的書生飛身撲到，右手判官筆點慧鏡胸口。玄難左手一掌拍出，手掌未，掌力已及他後心，那書生應掌而倒。玄難一聲長笑，綽杖在手，橫跨兩步，揮杖便向那使棋盤的人砸去。

　　那人見來勢威猛，禪杖未到，杖風已將自己週身罩住，當下運動手臂，雙手挺起棋盤往上硬擋，噹的一聲大響，火星四濺。那人只覺手臂酸麻，雙手虎口迸裂。玄難禪杖一舉，連那棋盤一起得了起來。那棋盤磁性極強，往昔專吸敵人兵刃，今日敵強我弱，後給玄難的禪杖吸了去。玄難的禪杖跟著便向那人頭頂砸落。那人叫道：「這一下『鎮神頭』又兼『倚蓋』，我可抵擋不了啦！」向前疾竄。

　　玄難倒曳禪杖，喝道：「書獃子，給我躺下了！」橫枚掃將過去，威勢殊不可當。那書獃子道：「夫子，聖之時者也『風行草偃，伏倒便伏倒，有何不可？」幾句話沒說完，早已伏倒在地。幾名少林倍跳將上去將他按住。

　　少林寺達摩院首座果然不同凡響，只一出手，便將對方三名高手打倒。

　　那使斧頭的雙鬥包不同和風波惡，左支右絀，堪堪要敗，這使棋盤的人道：「罷了，罷了！六弟，咱們中局認輸，這局棋不必再下了。大和尚，我只問你，我們五弟到底犯了你們什麼，你們要將他害死？」玄難道：「焉有此事……」

　　話未話完，忽聽得錚錚兩聲琴響，遠遠的傳了過來。這兩下琴音一傳入耳鼓，眾人登時一顆心劇烈的跳了兩下。玄難一愕之際，只聽得那琴聲又錚錚的響了兩下。這時琴聲更近，各人心跳更是厲害。風波惡只覺心中一陣煩惡，右手一鬆，噹的一聲，單刀掉在地下。若不是包不同急忙出掌相護，敵人一斧砍來，已劈中他肩頭。那書獃子叫道：「大哥快來，大哥快來！乖乖不得了！你怎麼慢吞吞的還彈什麼鬼琴？子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琴聲連響，一個老者大袖飄飄，緩步走了出來，高額凸顙，容貌奇古，笑瞇瞇的臉色極為和謨，手中抱著一具瑤琴。

　　那書獃子等一夥人齊叫「大哥！」那人走近前來向玄難抱拳道：「是哪一位少林高僧在此？小老兒多有失禮。」玄難合什道：「老衲玄難。」那人道：「呵呵，是玄難師兄。貴派的玄苦大師，是大師父的師兄弟吧？小老兒曾與他有數面之緣，相談極是投機，他近來身子想必清健。」玄通難黯然道：「玄苦師兄不幸遭逆徒暗算，已圓寂歸西。」

　　那人木然半響，突然間向上一躍，高達丈餘，身尚未落地，只聽得半空中他已入悲聲，哭了起來。玄難和公冶乾等都吃了一驚，沒想到此人這麼一大把擴紀哭泣起來卻如小孩子一般。他雙足一著地，立即坐倒，用力拉扯鬍子，兩隻腳的腳跟如擂鼓般不住擊地面，哭道：「玄苦，你怎麼不知會我一聲，就此死了？這不是豈有此理麼？我這一曲『梵音普安泰』，許多人聽過都不懂其中道理，你卻說此曲之中，含禪意，聽了一遍，又是一遍。我這個玄難師弟，未必有你這麼悟性，我若彈給他聽，多半是要對牛弱琴、牛不入耳了！唉！我好命苦啊！」

　　玄難初時聽他痛哭，心想他是個至性之人，悲傷玄苦師兄之死，忍不住大慟，但越聽越不對，原來他是哀悼世上少了個知音，哭到後，竟說對自己彈琴乃是「對牛彈琴」。他是有德高僧，也不生氣，只微微一笑，心道：「這群人個個瘋瘋顛顛。這人的性脾氣，與他的一批把弟臭味相投，這真叫做物以類聚了。」

　　只聽那人又哭道：「玄苦啊玄苦，我為了報答知已苦心狐詣的又替你創了一首新曲，叫做『一葦吟』，頌揚你少林寺始祖達摩老祖一葦渡不江偉績。你怎麼也不聽了？」忽然轉著向玄難道：「玄苦師兄的墳墓在哪裡？你快快帶我去，快，快！越快越好。我到他墳上彈奏這首新曲，說不定能令他聽得心曠神怡，活了轉來。」

　　玄難道：「施主不可胡言亂語，我師兄圓寂之後，早就火化成灰了。」

　　那人一呆，忽地躍起，說道：「那很好，你將他的骨灰給我，我用牛皮膠把他骨灰調開了，黏在在瑤琴這下，從此每彈一曲，他都能聽見。你說妙是不妙？哈哈，哈哈，我這主意可好？」他越說越高興，不由得拍手大笑，驀地見美婦人倒在一旁，驚道：「咦，七妹，怎麼了？是誰傷了你？」

　　玄難道：「這中意有點誤會，咱們正待分說明白。」那人道：「什麼誤會？誰是誤會了？總而言之，傷害七妹的就不是好。啊喲，八弟也受了傷，傷害八弟也不是好，哪幾個不是好人？自己報上名來，自報公議，這可沒得說的。」

　　那戲子叫道：「大哥，他們打死了五哥，你快快為五哥報仇雪恨。」那彈琴者臉色大變，叫道：「豈有此理！老五是閻王敵，閻羅王怎能奈何得了他？」玄難首：「薛神醫是裝假死，棺材裡只有死藥，沒有死屍。」彈琴老者等人盡皆大喜，紛紛詢問：「老五為什麼裝假死？」「死到哪裡去了？」「他沒有死怎麼給有死屍？」

　　忽然間運處有個細細的聲音飄將過來：「薛慕華、薛慕華，你師叔老人家到了，快快出來迎接。」這聲音若斷若續，相距甚運，但入耳清晰，顯是呼叫之人內功深厚，非同小可。

　　那戲子、書獃、工匠等不約而同的齊聲驚呼。那彈琴老者叫道：「大禍臨頭，大禍臨頭！」東張西望，神色極是驚懼，說道：「來及逃走啦，快，快，大家都進屋去。」

　　包不同大聲道：「什麼大禍臨頭？天塌下來麼？」那老顫聲道：「快，快進去！天塌來倒打緊，這個……」包不同道：「你老先生儘管請便，我可不進去。」

　　那老者右手突然伸出，一把抓住了包不同胸口穴道。這一下出手實在太快，包不同猝不及防，已然被制，身子被對一提，又足離地，不由自主的被他提著奔進大門。

　　玄難和公冶干都是大為訝異，正要開口說話，那使棋盤的低聲道：「大師父，大家快快進屋，有一厲害之極的魔著轉眼便到。」玄難一身神功，在武林中罕有對手，怕什麼大魔著道、小魔頭？問道：「哪一個大魔頭？喬峰麼？」那人搖頭道：「不是，不是，比喬峰可厲害狠毒得多了。是星宿老怪。」玄難微微一曬，道：「是星宿老怪，那真再好不過，那衲正要找他。」那人道：「你大師父武═功高強，自然不怕。不過這裡人人都給他整死，只你一個人活著，倒也慈悲得緊。」

　　他這句是譏諷之言，可是卻真靈驗，玄難一怔，便道：「好，大家進去！」

　　便在這時，那彈琴老已放下包不同，又從門內奔了出來，連聲催促：「快，快！還等什麼？」風波惡喝問：「我三哥呢？」那老者左手反手一掌，向他右頰橫拍過去。風波惡體內寒毒已開始發作，正自難當，見他手掌打來，急忙低頭避讓。不料這老者左手一掌沒使老了，突然間換力向下沉，已抓住了風波惡的後頸，說道：「快，快，快進去！」像提小雞一般，又將他提了進去。

　　公冶干見那老者似乎並無惡意，但兩個把兄弟都是一招間但即被他制住，當即大聲呼喝，搶上要待動手，但那老者身法如風，早已奔進大門。那書生抱起戲子、工匠扶著美婦，也都奔進屋去。

　　玄難心想今日之事，詭異多端，還是不魯莽，出了亂子，說道：「公冶施主，大家還進去從長計議的便是。」

　　當下虛竹和慧方抬起玄痛屍身，公冶干抱了鄧百川，一齊進屋。

　　那彈琴老者同志出來催促，見眾人已然入內，急忙關上大門，取過門閂來閂。那使棋盤的說道：「大哥，這這大門還是大開的為是，這叫做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叫他不敢貿然便闖進來。」那老者道：「是麼？好，這便聽你的。這……這行嗎？」語音中全無自信之意。

　　玄難和公冶干對望一眼，均想：「老兒武功高強，何以臨事如此慌張失措？這樣一扇大門，這尋常盜賊也抵擋不住，何況是星宿老怪，關與不關，又什麼公別？看來這人在星宿老怪手下曾受過大大的挫折，變成了驚弓之鳥，一知他在附近，便即魂飛魄散了。」

　　那老者連聲道：「六弟，你想個主意，快想個主意啊。」

　　玄難雖頗有涵養，但見他如此惶懼，也不禁心頭火起，說道：「老丈，常言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星宿老怪就算再厲害狠毒，咱們大火兒聯手禦敵，也未必便輸於他了，又何必這等……這等……嘿……這等小心謹慎。」這時廳上已點了燭火，他一瞥之下，那老者固然神色惶恐，那使棋盤的，書獃、工匠、使判官筆的諸人，也均有慄慄之意。玄難親眼見到這些人武功頗為不弱，更兼瘋瘋顛顛，漫不在乎，似乎均是遊戲人間的瀟灑之士，突然之間卻變成了心驚膽戰，猥崽無用懦夫，實是不可思議。

　　公冶干見包不同的風波惡都好端端的坐在椅上，只是寒毒發用，不住顫抖，當下扶著鄧百川也在一張椅中坐好，幸好他脈搏調勻，只如喝醉了酒般昏昏大睡，絕無險象。

　　眾人面面相覷，過片刻，那使短斧的工匠從懷中取出一把曲尺，在廳角中量了量，搖搖頭，拿起燭台，走向後廳。眾人都跟了進去，但見他四下一打量，忽然縱身而起，在橫樑上量了一下，又搖搖頭，再向後面走去，到了薛神醫的假棺木前，瞧了幾眼，搖頭道：「可惜，可惜！」彈琴者道：「沒用了麼？」使短斧的道：「不成，師叔一定看得出來。」彈琴老者怒道：「你……你還叫他師叔？」短斧客搖了搖頭，一言不發的又向後走去。

　　公冶干心想：「此人除了搖頭，似乎旁的什麼不幹了。」

　　短斧客量量牆角，踏踏步數，屈指計算，宛然是個建造房屋的梓人，一路數著步子到了後園。他拿著燭台，凝思半晌，幾廊下一排五隻石臼旁，捧了幾把干糠和泥土放臼中，提旁邊一個大石杵，向臼中搗了起來，砰的一下，砰的又是一下，石杵沉重，落下時甚是有力。

　　公冶干輕歎一聲，心道：「這次當真倒足了大霉，遇上了一群瘋子，在這當口，他居然還有心情去舂米。倘若舂的是米，那也罷了，石舂中放的明明是谷糠和泥土，唉！」過了一會，包不同與風波惡身寒毒暫歇，也奔到了後園。

　　砰，砰，砰！砰，砰，砰！舂米之聲連續不絕。

　　世不同道：「老兄，你想舂了米來下鍋煮飯麼？你舂的可不是米啊。我瞧咱們還是耕起地來，撒上谷種，等得出秧……」突然間花園中東南角七八丈處發出幾下軋軋之聲。聲音輕微，但頗為特異，玄難、公冶乾等人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當排種著四株桂樹。

　　砰的一下，砰的一，短斧客不停手的搗杵，說也奇怪，數丈處靠東第二株桂花樹竟然枝葉搖晃，緩緩向處移動。又過片刻，眾人都已瞧明，短斧客每搗一下，桂樹便移動一寸半寸。彈琴老者，一聲歡呼，向那桂樹奔了過去，低聲道：「不錯，不錯！」眾人跟著他奔去。只見桂樹移開之處，露出一塊大石板，石上生著一個鐵環挽手。

　　公冶干又是驚佩，又是慚愧，說道：「這個地下機關安排得巧妙之極，當真匪夷所思。這位仁兄在頃刻之間，便發現了機括的所在，聰明才智，實不在建造機關者之下。」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你焉知這機關不是他自己建造的？」公冶乾笑道：「我說他才智不在建造機關者之下，如果機關是他所建，他的才智自然不在他自己之下。」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不在其下，或在其上。他的才智又怎能在他自己之上？」

　　短斧客再搗了十餘下，大石板已全部露出。彈琴老者握住鐵環，向上一拉，卻是紋絲不動，待要運力再拉，短斧客驚叫：「大哥，住手！」縱身躍放旁邊一隻石臼之中，拉開褲子，撒起尿來，叫道：「大家快來，一齊撒尿！」彈琴老者一愕之下，忙放下鐵環，霎時之間，使棋盤的、書獃子、使判官筆的，再加上彈琴者和短斧客，齊向石臼中撒尿。

　　公冶乾等見到這五人發瘋散尿，盡皆笑不可抑，但頃刻之間，各人鼻中便聞到一陣火藥氣味。那短斧客道：「好了，沒危險啦！」偏是那彈琴老者的一泡尿最長，撒之不休，口中喃喃自語：「該死，該死，又給我壞了一個機關。六弟，若不是你見機得快，咱們都已給炸成肉漿了。」

　　公冶乾等心下凜然，均知在這片刻之間，實已去鬼門關走了轉，顯然鐵環之下連有火石、火刀、藥線，一拉之下，點燃藥線，預藏的火藥但即爆炸，幸好短斧客極是機警，大伙撒尿，浸濕引線，大禍這才避過。

　　短斧客走到石首第一隻石臼旁，遠力將石臼向右轉了三圈，抬著向天，口中低念口決，默算半晌，將石臼再向左轉了六半圈子。只聽得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過去，大石板向旁縮了進去，露出一個洞孔。這次彈琴老者再也不敢勇莽，向短斧客揮了揮手，要他領路。短斧客跪下地來，向左首第一隻石臼察看。

　　忽然地底有人罵道：「星宿老怪，你奶奶的，你這賊八王！很好，很好！你終於找上我啦，算你厲害！你為非作歹，終須有日得到報應。來啊，來啊！進來殺我啊！」

　　書生、工匠、戲子等齊聲歡呼：「老五果然沒死！」那彈琴老者叫道：「五弟，是咱們全到了。」地底那聲音一停，跟著叫道：「真是大哥麼？」聲音滿是喜悅之意。

　　嗤的一聲響，洞孔中鑽出一個人來，正是閻王敵薛神醫。

　　他沒料到除了彈琴老者等義兄弟外，尚有不少外人，不禁一怔，向玄難道：「大師，你出來了，這幾位都是朋友？」

　　玄難微一遲疑，道：「是，都是朋友。」本來少林寺認定玄悲大師是死於姑蘇慕容氏之手，將慕容氏當作大對頭。他這次與鄧百川等同來求醫，道上鄧百川、公冶干力陳玄悲決非慕容公的所殺，玄難已然信了六七分，再加此次同遭危難，同舟共濟，已認定這夥人是朋友了。公冶干聽他如此說，向他點了點頭。

　　薛神醫道：「都是朋友，那再不好也沒有了，請大家一起下去，玄難大師先請。」話雖如此，他仍搶先走了下去。這等黑沉沉的地窖，顯是十他險之地，江湖上心詭秘難測，誰也信不過誰，自己先入，才是肅客之道。

　　薛神醫進去後，玄難跟著走了下去，眾人扶抱傷者隨後而入，連玄痛的屍身也抬了進去。薛神醫扳動機括大石板自行掩上，他再扳動機括，隱隱聽得軋軋聲音，眾人料想移開的桂樹又回上了石板。

　　裡央是一條石砌的地道，各人須得彎腰而行，走了片刻，地道漸高，到了一條在然生成的隧道之中。又行十餘丈，來到一寬廣的石洞。石洞一角的火炬旁坐著二十來人，男女老幼都有。這些人聽腳步聲，一齊回過頭來。

　　薛神醫道：「這些都是我家人，事情緊迫，也不叫他們來拜見了，失禮莫怪。大哥，二哥，你們怎麼來的？」不等彈琴老者回答，便即察視各人傷勢。第一個看的是玄痛，薛神醫道：「這位大師悟道圓寂，可喜可賀。」看了看鄧百川，微笑道：「我七妹的花料只將人醉倒，再過片刻但醒，沒毒的。」那中年美婦和戲子受的都是外傷，雖然不輕，在薛神醫自小事一件。他把過了包不同和風波惡的脈，閉目抬頭苦思索。

　　過了半晌，薛神醫搖頭道：「奇怪，奇怪！打傷這兩位兄台的卻是何人？」公冶幹道：「是個形貌十分古怪的少年。薛神醫搖道：「少年？此人武功兼正邪兩家之所長，內功深厚，少說也有三十年的修為，怎麼還個少年？」玄難道：「確是個少年，但掌力渾厚，我玄痛師弟和他對掌，也曾受他寒毒之傷。他是星宿老怪的弟子。」

　　薛神醫驚：「星宿老怪的弟子，竟也如此厲害？了不起，了不起！」搖頭道：「慚愧，慚愧。這兩位兄台的寒毒，在下實是無能為力。『神醫』兩字，今後日不敢稱的了。」

　　忽聽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薛先生，既是如此，我們便當告辭。」說話的正是鄧百川，他被花粉迷倒，適於此醒轉，聽到了薛神醫最後向句話。包不同道：「是啊，是啊！躲在這地底下幹什麼？大丈夫生死有命，豈能學那烏龜田鼠，藏在地底洞穴之中？」

　　薛神醫冷笑道：「施主吹的好大氣兒！你知外邊是誰到了？」風波惡道：「你們怕星宿老怪，我可不怕。枉為你們武功高強，一聽到星宿老怪的名字，竟然職此喪魂落魄。」那彈琴老者道：「你連我也打不過，星宿老怪卻是我的師叔，你說他厲害不厲害？」

　　玄難岔開話題，說道：「老衲今日所見所聞，種種不明之處甚多想要請教。」

　　薛神醫道：「我們師兄弟八人，號稱『函谷八友』。」

　　指著那彈琴老者道：「這位是我們大哥，我是老五。其餘的事情，一則說來話長，一則也不足為外人道……」

　　正說到這裡，忽聽得一個細細的聲音叫道：「薛慕華，怎麼不出來見我？」

　　這聲音細若游絲，似乎只能隱約相聞，但洞中諸人個個聽十清楚，這聲音便像一條多屬細線，穿過了十答卷丈厚的地面，又如是順著那曲曲折折的地道進入各人耳鼓。

　　那彈琴老者「啊」的一聲，跳起身來，顫聲道：「星……星宿老怪！」風波惡大聲道：「大哥，二哥，三哥，咱們出去決一死戰。」彈琴老道：「使不得萬萬使不得。你們這一出去，枉自送死，那罷了！可是洩漏了這地下密室的所在，這裡數十人的性命，全都送在你這一勇之夫手裡了。」包不同道：「他的話聲能傳到地底，豈不知咱便在此處？你甘願裝烏龜，他還是要揪你出去，要躲也是躲不過的。」那使判官筆的書生說道：「一時三刻之間，他未必便能進來，還是大家想個善法的為是。」

　　那手持短斧、工匠一般的人一直默不作聲，這時插口道：「丁師叔本事雖高，但要識破這地道的機關，至少也得花上兩個時辰。再要想出善法攻進來，又得再花上兩個時辰。」彈琴老者道：「好極！那麼咱們還四個時辰，盡可從長計議，是也不是？」短斧客道：「四個半時辰。」彈琴老者道：「怎麼多了半時辰？」短斧客道：「這四個時辰之中，我能字排三個機關，再陰他半個時辰。」

　　彈琴者道：「很好！玄難大師，屆時那大魔頭到來，我們師兄弟八人決計難逃毒手。你們各位卻是外人。那大魔著一上來專心對付我們這斑師侄，各位頗有逃命的餘裕。各位千萬不可自逞英雄好漢，和他爭鬥。要知道只要有誰星宿老怪的手底逃得性命，已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

　　包不同道：「好臭，好臭！」各人嗅了幾下，沒聞到臭氣，向包不同瞧去的眼色中均帶疑問之意。包不同指著彈琴客道：「此人猛放狗屁，直是臭不可耐。」他適才一招之間便給這老兒制住，心下好生不憤，雖然其時適逢身上寒毒發作，手足無力，但也知自己武功運不及他，對手越強，他越是要罵。

　　那使棋盤的橫了他上眼，道：「你要逃脫我大師兄的掌底，已難辦到，何況我師叔的武功又勝過我大師十倍，到底是誰在放狗屁了？」包不同道：「非也，非也！武功高強，跟放不放狗屁全不相干。武功高強，難道就不放狗屁？不放狗屁的，難道武功一定高強？孔夫子不會武功，莫非他老人家就專放狗屁……」

　　鄧百川心想：「這些人的話也非無理，包三弟跟他們胡扯爭鬧，待然耗時刻。」便道：「諸位來歷，在下尚未拜聆，適才多有誤會，誤傷了這位娘子，在下萬分歉仄。今日既是同御妖邪，大家算得一家人了。待會強敵到來，我們姑蘇慕容公子手下的部屬雖然不肖，逃是決計不逃的，倘若當真抵敵不住，大家一齊畢命於此便了。」

　　玄難道：「慧鏡、虛竹，你們若有機會，務當設法脫逃，回去寺中，向方丈報訊。免得大家給妖人一網打盡，連訊息也傳不出去。」六名少林僧合什說道：「恭領法旨。」薛慕華和鄧百川等聽玄難如此說，已明白他決意與眾同生共死，而是否對付得了星宿老怪，心中也實在毫無把握。

　　彈琴老者一呆，忽然拍手笑道：「大家都要死了。玄苦師兄此刻就算不死以後也聽不到我的無上妙曲『一葦吟』了，我又何必為他之死傷心難過？唉！唉！有人說我康廣陵是個大大的傻子，我一直頗不服氣。如此看來，縱非大傻，也是小傻了。」

　　包不同道：「你是貨真價實的大傻子，大笨蛋！」彈琴老者康廣陵道：「也不見得比你更傻！」包不同道：「比我傻上十倍。」康廣陵道：「你比傻一百倍。」包不同道：「你比我傻上一千倍。」康廣陵道：「你比傻一萬倍！」包不同道：「你比我傻十萬倍，千萬倍、萬萬倍？」

　　薛慕華道：「二位半斤八兩，誰也不比誰更傻。眾倍少林派師父，你們回到寺中，方丈大師問起前因後果，只怕你們答不上來。此事本是敝派的門戶之羞，原不足為外人道。但為了除滅這武林中的大患，若是少林高僧主持大局，實難成功。在下須當各位詳告，只是敬盼各位除了幾貴寺方丈稟告之外，不可向旁人洩漏。」

　　慧鏡、虛筆等齊聲道：「薛神醫所示的言語，小僧除了向本寺方丈稟告之外，決不敢向旁人洩漏半句。」

　　薛慕華向康廣陵道：「大師哥，這中間的緣由，小弟要說出來了。」

　　康廣陵雖於諸師兄弟中居長，武功也遠遠高山儕輩，為人卻十分幼稚，薛華如此問他一聲，只不過在外人之前全他臉面而已。康廣陵道：「這可奇了，嘴巴生在你的頭上，你要說便說，又問我幹麼？」

　　薛華道：「玄難大師，鄧師傅，我們的受業恩師，武林之中，人稱聰辯先生……」

　　玄難鄧百川等都是一怔，齊道：「什麼？」聰辯先生便是聾啞老人。此人天聾地啞，偏偏取個外號叫做「聰辯先生」，他們中弟子個個給他刺聾耳朵，割斷舌頭，江湖上眾所周知。可是康廣陵這一群人卻耳聰舌辯，那就大大的奇怪了。

　　薛慕華道：「家師門下弟子人人既聾且啞，那是近幾十年來的事。以前家師不是聾子，更非啞子，他是給師弟星宿老怪丁春秋激得變成聾子啞子的。」玄難等都是「哦」的一聲。薛慕華道：「我祖師一共收了兩個弟子，大弟姓蘇，名諱上星下河，那便是家師，二弟子丁春秋。他二人的武功，本在伯仲之間，但到得後來，卻分了高下……」

　　包不同插口道：「嘿嘿，定然是你師叔丁春秋勝過了你師父，那是不用說的」。薛慕華道：「話也不是這麼說。我祖師學究天人，胸中所學包羅萬象……」包不同道：「不見得啊不見得。」薛慕華已知此人專門和人抬槓，也不去理他，繼續說道：「之初時我師父和丁春秋學的都是武功，但後來我師父分了心，去學祖師父彈琴音韻之學……」

　　包不同指著康廣陵道：「哈哈，你這彈琴的鬼門道，便是如此轉學來的了。」

　　康廣陵瞪眼道：「我的本事若不是跟師父學的，難道跟你學的？」

　　薛慕華道：「倘若我師父只學一門彈琴，倒也沒什麼大礙，偏是祖師爺所學實在太廣，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工藝雜學，貿遷種植，無一不會，無一不精。我師父起始學了一門彈琴，不久又去學奕，再學書法，又學繪畫，各位請想，這些學總問每一門都是大耗心血時日事，那丁春秋初時假裝每樣也都跟著學學，學了十天半月，便說自己資質太笨，難以學會，只是專心於武功。如此十年八年的下來，他師兄二人的武功便大有高下了。」

　　玄難連連點頭，道：「單是彈琴或弈棋一項，便耗了一個人大半生的精力，聰辯先生居然能精數項，實所難能。那丁春秋專心一致，武功上勝過了師兄，也不算希奇。」

　　康廣陵道：「老五，還有更要緊的呢，你怎麼不說？快說，快說。」

　　薛慕華道：「那丁春秋專心武學，本來也是好事，可是……可是……唉……這件事說起來，於我師們實在太不光采。總而言之，丁春秋使了種種卑鄙後段，又不知從哪裡學會了幾門害之極的邪術，突然發難，將祖師爺打得重傷。祖師爺究竟身負絕學，雖在猝不及之時中暗算，但仍能苦苦撐持，直至我師父趕救援。我師父的武功不及這惡賊，一場惡鬥之後，我師父復又受傷，祖師爺則墮入了深谷，不知生死。我師父因雜學而耽誤了武功，但這些雜學畢竟也不是全用處。其時危難之際，我師父擺開行八卦，奇門遁甲之術，擾亂丁春秋耳目，與他僵持不下。」

　　「丁春秋一時無法破陣殺我師父，再者，他知道本門有不少奧妙神功，祖師爺始終沒傳師兄弟二人，料想祖師爺臨死時，必將這些神功秘笈的所在告知我師父，只能慢慢逼迫我父吐露，於和我師父約定，只要我師父從此不開口說一句話，便不來再找他的晦氣。那時我師父門下，共有我們這八個不成材的弟子。我師父寫下書函，將我們遣散，不再認為是弟子，從此果真裝聾作啞，不言不聽，再收的弟子，也均刺耳斷舌，創下了『聾啞門』的名頭。推想我師父之意，想是深悔當年分心去務雜學，以致武功上不及丁春秋，既聾且啞之後，各種雜學便不會去碰了。」

　　「我們師兄弟八人，除了跟師學武之外，每人還各學了一門雜學。那是在丁春秋叛師這前的事，其時家師還沒深切體會到分心旁鶩大的害，因此非但不加禁止，反而頗加獎飾，用心指點。康大師兄廣陵，學是的奏琴。」

　　包不同道：「他這是『對牛彈琴，己不入耳』。」

　　康廣怒道：「你說彈得不好？我這就彈給你聽聽。」說著但將瑤琴橫放膝頭。

　　薛慕華忙搖手阻止，指道那使棋盤的道：「范二師兄百齡，學的是圍棋，當今天下，少有敵手。」

　　包不同向范百齡瞧了一眼，說道：「無怪你以棋盤作兵刃，只是棋盤以磁鐵鑄成，吸人兵器，未免取巧，不是正人君子之所為。」范百齡道：「弈棋之術，固有堂堂之陣，正正之師，但奇兵詭道，亦所不禁。」

　　薛慕華道：「我范二師哥的棋盤所用磁鐵鑄成原是為了鑽研棋術之用。他不論是行坐臥，突然想到一個棋勢，便要用黑子白子布一番。他的棋盤是磁鐵所製，將鐵鑄的棋子放了上去，縱在車中馬上，也不會移動傾跌。後來因勢乘便，就將棋盤作了兵刃，棋子用了暗器，倒不是有意用磁鐵之物來佔人便宜。」

　　包不同心下稱是，口中卻道：「理由欠通，大大的欠通。范老二如此武功，若是用一塊木製棋盤，將鐵棋子拍了上去，嵌入棋盤之中，那棋子難道還會掉將下來？」

　　薛慕華道：「那究竟不如鐵棋盤的方便了。我苟三師哥單名一個『讀』字，姓好讀書，諸子百家，無所不窺，是一位極有學問的宿儒，諸位想必都已領教過了。」

　　包不同道：「小人之儒，不足一曬。」苟讀怒道：「什麼？你叫我是『小人之儒』，難道你便是『君子之儒』麼？包不同道：「豈敢，豈敢！」

　　薛慕華知道他二人辯論起來，只怕三日三夜也沒有完，忙打斷話頭，指著那使判官筆的書生道：「這位是我四師哥，雅擅丹青，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並皆精巧。他姓吳，拜入師門之前，在大宋朝廷做過領軍將軍之職，因此大家便叫他吳領軍。」

　　包不同道：「只怕領軍是專打敗仗，繪畫則人鬼不分。」吳領軍道：「倘若描繪閣下尊容，確是人鬼難分。」包不同哈哈大笑，說道：「老兄幾時有暇，以包老三的尊容作範本，繪上一幅『鬼趣圖』，倒也極妙。」

　　薛慕華笑道：「包兄英俊瀟灑，何怕必過謙？在下排行第五，學的是一門醫術，江湖上總算菁有微名，還沒忘了我師父所授的功夫。」

　　包不同道：「傷風咳嗽，勉強還可醫詒，一遇到在下的寒毒，那便束手無策了。這叫做大病治不了，叫病醫死。嘿嘿，神醫之稱，果然是名不虛傳。」康廣捋著長鬚，斜眼相睨，說道：「你這位老兄性子古怪，倒是有點與眾不同。」包不同道：「哈哈，我姓包，名不同，當然是與眾不同。」康廣陵哈哈大笑，道：「你當真姓包？當真名叫不同？」包不同道：「這難道還有假的？嗯，這位專造機關的老兄，定然精於土木工藝之學，是魯班先師的門下了？」

　　薛慕華道：「正是，六師弟馮阿三，本來是木匠出身。他在投入師門之前，已是一位巧匠，後來再從家師學藝，更是巧上加巧。七師妹妹石，精於蒔花，天下的奇花異卉，一經她的培植，無不欣欣向榮。」

　　鄧百川道：「石姑娘將我迷倒的藥物，想必是取自花卉的粉未，並非毒藥。」

　　那姓石的美婦人閨名叫做清露，微微一笑，道：「適才多有得罪，鄧老師恕罪則個。」鄧百川道：「在下便莽，出手太重了，姑娘海涵。」

　　薛慕華指著那一開口便唱戲的人道：「八弟李傀儡，一生沉迷扮演戲文，瘋瘋顛顛，於這武學一道，不免疏忽了。唉、豈僅是他，我們同門八人，個個如此。其實我師父所傳的武功，我一輩子已然修習不了，偏偏貪多勿得，到處去學旁人的絕招，到頭來……唉……」

　　李傀儡橫臥地下，叫道：「孤王乃李存勖是也，不愛江山愛做戲，噯，好耍啊好耍！」

　　包不同道：「孤王乃李嗣源是也，搶了你的江山，砍了你的腦袋。」

　　書獃苟讀插口道：「李存勖為手下伶人郭從謙所弒，並非死於李嗣源之手。」

　　包不同不熟事，料知掉書包決計掉不過苟讀，叫道：「呀呀呸！吾乃郭從謙是也！啊哈，吾乃秦始皇是也，焚書坑儒，專坑小人之儒。」

　　薛慕華道：「我師兄弟八人雖給逐出師門，卻不敢忘了師父教誨的恩德，自己合稱『函谷八友』，以紀念當年師父在函谷關邊授藝之恩。旁人只道我們是臭味相投……」包不同鼻子吸幾下，說道：「好臭，好臭！」苟讀道：「易經系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臭即是香，老兄毫無學問。」包不同道：「老兄之言，其香如屁！」

　　薛華微笑道：「誰也不知我們原是同門的師兄弟。我們為提防那星宿老怪重來中原，給他一網打盡，是以每兩年聚會一次，來時卻散居各處。」

　　玄難、鄧百川等聽薛神醫罷他師兄弟八人的來歷，心中疑團去了大半。

　　公冶干問道：「如此說來，薛先生假裝逝世，在棺木中布下毒藥，那是專為對付星宿老怪的了。薛先生又怎知他要來到此處？」

　　薛慕華道：「兩天之前，我正家中閒坐，突然有四個人上門求醫，其中一個是胖大和尚，胸前背後的肋骨折斷了八根，那是少林派掌力所傷，早已接好了斷骨，日後自愈，並無凶險。但他臟腑中隱伏寒毒，卻跟外傷無關，若不醫治，不久便毒發身亡。」

　　玄難道：「慚愧，慚愧！這是我少林門下的慧淨和尚。這僧人不守清規，逃出寺去，胡作非為，敝寺派人拿回按戒律懲處，他反而先生出手傷人，給老衲的師侄們打傷了。原來他身上尚中寒毒，卻跟我們無關。不知是誰送他來求治的？」

　　薛神醫道：「與同來的另外一個病人，那可奇怪得很，頭上戴了一個鐵套……」

　　包不同和風波同時跳了起來，叫道：「打傷我們的便是這鐵頭小子。」薛神醫奇道：「這少年竟有如此功力？可惜當時他來去匆匆，我竟沒為他搭一搭脈，否則於他內力的情狀必可知道一些端倪。」包不同問道：「這小子又生了什麼怪病？」薛神醫道：「他是想病請我除去頭上這個鐵套，可是一加檢視，這鐵套竟是生牢在他頭上的，除不下來」包不同道：「奇哉，奇哉！難道這鐵套是他從娘胎中帶將出來，從小便生在頭上的麼？』薛神醫道：「那倒不是。這鐵套安到他頭上之時，乃是熱的，燙得他皮開肉綻，待得血凝結疤，鐵套便與他臉面後腦相連了。若要硬揭，勢必將眼皮、嘴巴、鼻子撕得不成樣子。」包不同幸災樂禍，冷笑道：「他既來求你揭去鐵罩，便將他五官顏面盡皆撕爛，也怪不得你。」

　　薛神醫道：「我正在思索是否能有什麼方法，他的兩個同伴忽然大聲呼喝，命我快快動手。姓薛的生平有一樁環脾氣，人家要我治病，非好言相求不可，倘若對方恃勢相壓，薛某寧可死在刀劍之下，也決不以術醫人。想當年來求我醫治。喬峰這廝橫蠻悍惡無比，但既有求於我，言語中也不敢對有絲毫失禮……」他說到這裡，想起後來著了阿朱的道兒，被她點了穴道：「剃了鬍鬚，實是生平的奇恥大辱，便不再說下去了。

　　包不同道：「你吹什麼大氣？姓包生平也有一樁壞脾氣，人家若要給我治病，非好言相求不可倘若對方恃勢相壓，包某寧可疾病纏身而死，也決不讓人治病。」

　　康廣陵哈哈大笑，說道：「你又是什麼好寶貝了？人家硬要給你治病，還得苦苦向你哀求，除非……除非……」一時想不出「除非」什麼來。

　　包不同道：「除非你是我兒子。」康廣陵一怔心想這話倒也不錯，倘若我的父親生了病肯看醫生，我定要向他苦苦求了。他是個很講道理之人，沒想到包不同這話是討他的便宜，便道：「是啊，我又不是你的兒子。」包不同道：「你是不是我兒子，只有你媽媽心裡明白，你自己怎麼知道？」康廣陵一愕，又點頭道：「話倒不錯。」包不同哈哈一笑，心想：「此人是個大傻瓜，再討他的便宜，勝之不武。」

　　公冶幹道：「薛先生，那二人既然言語無禮，你便拒加醫治了。」

　　薛神醫點道：「正是，當時我便道：『在下技藝有限，對付不了，諸君另請高明。』那鐵頭人卻對我甚是謙恭，說道：『薛先生，你的醫道天下無雙，江湖上人稱「閻王敵」，武林中誰不敬仰？小人對你向來敬重佩服，家父跟你老人家是老朋友了，盼你慈悲為懷，救一救故人之子。』」

　　眾人對這鐵頭人的來歷甚為關注，六七聲音同時問了出來：「他父親是誰？」

　　李傀儡忽道：「他是誰的兒子，只有他媽媽心裡明白，他自己怎麼知道？」學的是包不同的聲口，當真唯妙唯肖。

　　包不同笑道：「妙極，你學我說話，全然一模一樣，只怕不是學的，乃是我下的種。」

　　李傀儡道：「我乃華夏之祖，黃帝是也，舉凡中國子民，皆是我的子孫。」他既愛扮古人，心意自己是什麼人物，便是什麼人物，包不同討他的便宜，他也毫在乎。

　　薛神醫繼續說道：「我聽那鐵頭人自稱是我的故人之子，當即問他父是誰。那人說道：『小人身遭不幸，辱沒了先人，父親的名字是不敢提了。但先父在世之日，確是先生的至交，此事千真萬確，小人決計不敢拿先父來騙人。』我聽他說得誠懇，決非虛言。只是在下交遊頗廣，朋友著實不少，聽他說他父親已然去世，一時這間，也猜想不出他父親是誰。我想待得將他面具揭去之後。瞧他面貌，或能推想到他父親是誰。」

　　「只是要揭他這個鐵罩，而令他顏面盡量少受損傷卻實非易事，正躊躇間，他的一個同伴說道：『師父的法旨，第一要緊是治好這慧淨和尚之傷，那鐵頭人的鐵罩揭是不揭，卻不人緊。』我一聽之下，心頭便即火起，說道：『尊師是誰？他的法旨管得了你，可管不了我。』那人惡狠狠的道：『我師父的名頭說將出來，只必嚇破了你的膽。他老人家叫你快快治好這胖和尚的傷，倘若遷廷時刻，誤了他老人家的事，叫你立時便見閻王。」

　　「我初時聽他說話，心中極怒，聽到後來，只覺他口音不純，頗有些西域胡人的聲口，細看他的相貌，也是鬈發深目，與我中華人氏大異，猛地裡想起一個人來，問道：『你可是從星宿海來？』那人一聽立時臉上變色，道：『嘿，算你眼光厲害。不錯，我是從星宿海來的。你既猜到了，快用心醫治吧！』我聽他果然自認是星宿老怪的疵子，尋思：「『師門深仇，如何不報？』但裝作惶恐之態，問道：『久慕星宿海丁老仙法術通玄，弟子欽仰無已，只是無緣拜見，不知他老人家也到了中原麼？』」

　　包不同道：「呸，呸，呸！你說星宿老怪也好，星宿老魔也好，怎麼自甘墮落，稱他做什麼『老仙』！可恥啊，可恥！」鄧百川道：「三弟薛先生是故意用言語式探，豈是真心稱他為『老仙』？」這個我自然知道！若要試探，大可稱之為『老鬼』、『老妖』、『老賊』，激得他的妖賊孫暴跳如雷，也是一樣的吐露真情。」

　　薛慕華道：「包先生話也是有理。老夫不善作偽，口中稱他一句『老仙』，臉上卻不自禁的露出了憤怒之色。那妖人甚是狡猾，一見之下，但即起疑，伸手向我脈門抓來，喝問：「你查問我師父行蹤，有何用意？』我見事情敗露，對付星宿老怪的門下，可絲毫不能容情，反手一指，便點了他的死穴。第二名妖人從懷中取出一柄喂毒匕首，向我插了過來。我手中沒有兵刃，這妖人武功又著實了得，眼見危急，那鐵頭人忽地夾手奪了他的匕首，道：『師父叫咱們求醫，不是叫咱們來殺人。』那妖人怒道：『十二師弟給他殺死了，你沒瞧見麼？你……你……你竟敢袒護外人。』鐵頭人道：『你定要殺這位神醫，便由得你，可是這胖和尚若不救治，性命難保。他不能指引路徑，找尋冰蠶，師父唯你是問。」

　　「我乘著他們二人爭辯，便即取兵刃在手。那妖人見易殺我，又想鐵頭人之言也是理，便道：『既是如此，你擒了這鬼醫生，去見師父去。』鐵頭人道：『很好。』一伸手，將匕首插入那人胸口，將他殺死了。」

　　眾人都是「啊」一聲甚是驚奇。包不同卻道：「那也沒什麼奇怪。這鐵頭人有求於你，便即下手殺死的同門，向你買好。」

　　薛慕歎了口氣，道：「一時之間，我也分不出他的真意所在，不知他由於我是他父親的朋友，還是為了要向我挾恩市惠。我正待詢問，忽聽得遠處有下嘯聲，那鐵頭人臉一變，說道：『我師父在催我回去了。薛伯父，最好你將這胖和尚治好了。師父心中一喜，或許不來計較這殺徒之仇。』我說：『星宿老妖跟我仇深似海，凡是跟他沾上半點干係的，我決計不治。你有本事，便殺了我。』那鐵頭人道『薛伯父，我決不會得罪你。』他還待有所陳說，星宿老妖嘯聲又作，他便帶了胖和尚匆匆離去。」

　　「星宿老賊既到中原，他兩名弟子死在這家中，遲是會找上門來。那鐵頭人就算替我隱瞞，不瞞不了多久。是以我假裝身死，在棺中暗藏劇毒，盼望引他上鉤。我全家老幼則藏在這地洞之中。剛好諸位來到舍下，在下的一個老僕，人雖忠心，卻是十分愚魯，竟誤認諸位便是我所懼怕的對頭……」

　　包不同說道：「啊哈，他當玄難大師是星宿老怪，我們這一夥人，都是星宿派的徒子徒孫。包某和幾個同伴生得古怪，說是星宿派的妖魔，也還有幾分相似，可是玄難大師高雅慈祥，道貌盎然，將他誤認為星宿老怪，不太也無禮麼？」眾人都笑了起來。

　　薛慕華微笑道：「是啊，這件事當真刻打。也是事有湊巧，眼下正是我師兄弟八人每兩年一次的聚會之期。那老僕眼見情勢緊迫，不等我的囑咐，便向諸同門報訊的流星火炮點了起來。這流星火炮是我六師弟巧手所製，放上天空之後，光照數里，我同門八人，每人的流星各有不同。此事可說有幸有不幸。幸運的是，函谷八友在危難之際得能相聚一堂，攜手抗敵。但竟如此給星宿老怪一網打盡，也可說是不幸之極了。」

　　包不同道：「星宿老怪本領就算厲害，出未必強得過少林僧玄難大師。再加上我們這許多蝦兵蟹將，在旁吶喊肋威，拚命一戰，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又何必如此……如此……如此……」他說了三個「如此」，牙關格格相擊，身上寒毒發作，再也說不下去。李傀儡高聲唱道：「我乃刺秦皇之荊軻是也。風蕭蕭兮身上寒，壯士發抖兮口難開！」

　　突然間地下一條人影飛起，挺頭向他胸口撞去。李傀儡「啊喲」一聲，揮臂推開。那人抓住了他，廝打起來，正是一陣風風波惡鄧百川忙道：「四弟，不可動粗抻手將風惡拉開。

　　便在此時，一個細細的聲音又傳進山洞：「蘇星河的徒子徒孫，快快出來投降，或許還能保提性命，再遲護片刻，可別怪我老人家不顧同門義氣了。」

　　康廣陵怒道：「此人好不要臉，居然還說什麼同門義氣。」

　　馮啊三向薛慕華道：「五哥，這個地洞，瞧那木紋石材，當建於三百多年之前，不知是出於那一派巧匠之手？」薛慕華道：「這是我祖傳的產業，世代相傳，有這麼一個避難的處所，何所建，卻是不知了。」

　　康廣陵道：「好啊，你有這樣一烏龜洞兒，居然從來不露半句口風。」薛慕華臉有慚色，道：「大哥諒鑒。這種窩洞並不是什麼光采物事，實是不值一提……」

　　一言未畢，忽然間砰的一聲巨響，有如地震，洞中諸人都覺腳底地面搖動，站不穩。馮啊三失色道：「不好！丁老怪用炸藥硬炸，轉眼便攻進來了！」

　　康廣陵怒道：「卑鄙之極，無恥之尤。我們祖師爺和師父都擅於土木之學，機關變化，乃是本門的看家本領。這星宿老怪不花心思破解機關，卻用炸藥蠻炸，如何還配稱是本門弟子？」包不同冷冷的道：「他殺師父、傷師兄，難道你還認他是本門師叔麼？」康廣陵道：「這個……」

　　驀地裡轟的一聲大響，山洞中塵土飛揚，迷得各人都睜不開眼來。洞中閉不通風，這一震之下，氣流激盪，人人耳鼓發痛。

　　玄難道：「與其任他炸破地洞，攻將進來，還不如咱們出去。」鄧百川、化冶干、包不同、風波惡四人齊聲稱是。

　　范百齡心想玄難是少林高僧，躲在地洞之中以避敵人，實是大損少林威名，反正生在此一戰，終究是躲不過了，便道：「如此大夥兒一齊出去，跟這老怪一拼。」薛慕華道：「玄難大師還袖手旁觀吧。」

　　玄難道：「中原武林之事，少林派都要插手，各位恕罪。何況玄難痛師弟圓寂，起因於中了星宿派弟子毒手，少林派跟星宿老怪並非無怨無仇。」

　　馮阿三道：「大師仗義相助，我們師兄弟十分感激。咱們還是從原路出去，好教那老怪大吃一驚。」眾人都點點頭稱是。

　　馮阿三道：「薛五哥家眷和包風二位，都可留在此間，諒那老怪未必會來插索。」包不同向他橫了一眼，道：「還你是留著較好。」馮阿三忙道：「在下決不敢小覷了兩位，只是兩位身受重傷，再要出手，不大方便。」包不同道：「越傷得重，打起來越有勁。」范百齡等都搖了搖頭均覺此人當真不可理喻。當下馮阿三扳動機括，快步搶了出去。

　　軋軋之聲甫作，出三個火炮，砰砰砰三聲響，炸得白煙瀰漫。三聲炮響過去，石板移動後露出的縫口已可過人，馮阿三又是三個火炮擲出，跟著便竄了去。

　　漢阿三雙足尚未地，白煙中條一黑影從身旁搶出，衝入外面人叢中，叫道：「哪一個是星宿老怪，姓風跟你會會。」正是一陣風風波惡。

　　他見面前身穿葛衣漢子，喝道：「吃我一拳！」砰的一拳，已打在那人胸口。那人是星宿派第九弟子身子一晃，風波惡第二拳又已擊中他肩頭。只聽得劈劈拍拍之聲不絕，風波出手快極，幾乎每一拳每一掌都打在對方身上，只是他傷後無力，打不倒那星宿弟子。玄難、鄧百川、康廣陵、薛華等都從洞中竄了上來。

　　只見一個身形魁偉的老者站在西南角上，他身前左右，站著兩排高矮不等的漢子，那鐵頭人赫然便在其中。康廣陵叫道：「丁老賊，你還沒死嗎？可還記得我麼？」

　　那老者正是星宿老怪丁春秋，一眼之間，便已認清了對方諸人，手中羽扇揮了幾揮，說道：』慕華賢侄，你如能將那胖胖的少林僧醫好，我可饒你不死，只是你須拜我為師，改投我星宿門下。」他一心一意只是薛華治癒慧淨，帶他到崑崙山之顛去捕捉冰蠶。

　　薛慕華聽他口氣，竟將當前諸人全放在眼裡，似乎各人的生死存亡，全可由他隨心所欲的處置。他深知這師叔的厲害，心下著實害怕，說道：「丁老賊，這世上我只聽一個的話，唯有他老人家叫我救誰，我便救誰。你要殺我，原是易如反掌。可是要治病人，你非去求那位老家不可。」

　　丁春秋冷冷的道：「你只聽蘇星河的話，是也不是？」

　　薛慕華道：「只有禽獸不如的惡棍，才敢起欺師滅祖之心。」他此言一出，康廣陵、范百齡、李傀儡等齊聲喝采。

　　丁春秋道：「很好，很好，你們都是蘇星河的乖徒兒，可是蘇星河卻曾派人通知我，說道已將你們八人逐出門牆，不再算是他門下的弟子。難道姓蘇的說話不算，仍是偷偷的留著這師徒名份麼？」

　　范百齡道：「一日為師，終身如父。師父確是將我們八人逐出了門牆。這些年來，我們始終沒見到他老家一面，上門拜謁。，他老人家也是不見。可是我們敬愛師父之心，決不關減了半分。姓丁的，我們八人所以變孤魂野鬼，無師門可依，全是受你這老賊所賜。」

　　丁春秋微笑道：「些言甚是。蘇星河是怕我向你們施展辣手，將你們一個個殺了。他將你逐出門牆，意在保全你們這幾條小命。他不捨得剌聾你耳朵，割了你們舌頭，對你們的情誼可深得很哪，哼，婆婆媽媽，能成什麼大事？嘿嘿，很好，很好。你們自己說吧，到底星河還算不算是你們師父？」

　　康廣陵等聽他這麼說，均知若不棄卻「蘇星河之弟子」的名份，丁春秋立時便下殺手，但師恩深重，豈可貪生怕死而背叛師門，八同門中除了石清露身受重傷，留在地洞中不出門牆，但師徒之份，自是終身不變。」

　　李傀儡突然大聲道：「我乃星宿老怪的母是也。我當年跟二郎神的哮天犬私通，生下你這小畜生。我打斷你的狗腿！」他學著老婦人的口音，跟著汪汪汪三聲狗叫。

　　康廣陵，包不同等盡皆縱聲狂笑。

　　丁春秋怒不可遏，眼中陡然間發出異樣光芒，左手袍袖一拂，一點碧油油的磷火射向李傀儡身上，當真比流星還快。李傀儡一腿已斷，一手掌著木棍行動不便，待要閃避，卻哪裡來得及，嗤的一聲響，全身衣服著火。他急忙就地批滾，可是越滾火越旺。范百齡急從地下抓起泥沙，往他身灑去。

　　丁春秋袍袖中接連飛出點火星，分向康廣陵等五人射去，便只饒過了薛慕華一人。康廣陵雙掌齊推，震開火星。玄難雙掌搖動，劈開了兩點火星。但馮阿三、范百齡二人卻已身上著火。霎時之間，李傀儡等三人被燒得哇哇亂叫。

　　丁春秋的眾弟子頌聲大起：「師父略施小枝，便燒得你們如烤豬一般，還不快快跪下投降！」「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今日教你們中原豬狗們看看我星宿派的手段。」「師父他老人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上下古今的英雄好漢，無不望風披靡！」

　　包不同大叫：「放屁！放屁！哎唷，我肉麻死了！丁老賊，你的臉皮真老！」

　　包不同語聲未歇，兩點火星已向他疾射過來。鄧百川和公冶干各出一掌，撞開了這兩點火星，但兩人同時胸口如同中了巨錘之擊，兩聲悶哼，騰騰騰退出三步。原來丁春秋以極強內力拂出火星，玄難內力與之相當，以掌力將火星撞開後不受損傷，鄧百川和公冶干便抵受不住。

　　玄難欺到李傀儡身前，拍出一掌，掌力平平從他身上拂過，嗤的一聲響處，掌力將他衣衫撕裂，扯下了一大片來，正在燒炙他的磷火，也即被掌風撲熄。

　　一名星宿派弟子叫道：「這禿驢掌力還算不弱，及得上我師父的十分之一。」另一名弟子道：「呸，只及我師父的百分之一！」

　　玄難跟著反手拍出兩掌，又撲熄了范百齡與馮阿三身上磷為，其時鄧百川、公冶干、康廣陵等已縱身齊上向著星宿派眾弟子攻去。

　　丁春秋一摸長鬚，說道：「少林高僧，果真功力非凡，老夫今日來領教領教。」說著邁步而上，左掌輕飄飄的向玄難拍來。

　　玄難素知丁老怪週身劇毒，又擅「化功大法，不敢稍有怠忽，猛地裡雙掌齊舞，立時向丁春秋連續擊出一十八掌，這一十八掌連環而出，左掌尚未收轉，右掌已然擊出，快速無倫，令丁春秋絕無使毒的絲毫餘暇。這少林派「快掌」果然威力極強，只逼得丁春秋不斷倒退，玄難擊出了一十八掌，丁春摟便退了一十八步。玄難一十掌打完，雙腿鴛鴦連環，又迅捷無比的踢出了古六腿，腿影飄飄，直瞧不清他踢出的到底是左腿還是右腿。丁春秋展動身形，忽速閃避，這三十六腿堪堪避過，卻聽得拍拍兩聲，肩頭已中了兩拳，原來玄難踢到最後兩腿時，同時揮拳擊出。丁春秋避過了腿踢，終於避不開拳打。丁春秋道：「好厲害！」身子晃了兩晃。

　　玄難只覺頭腦一陣眩暈，登時恍恍惚惚的若有所失。他情知不妙，丁春秋衣衫上喂有劇毒，適才他兩拳，已中暗算，當即呼一口氣，體內真氣流轉，左手拳又向丁春秋打去。

　　丁春秋揮右拳擋住他拳頭，跟著左拳猛力拍出。玄難中毒後轉身不靈，難以閃避，只得挺右濱相抵。到此地步，已是高後比拚真力，玄難心下暗驚：「我決不能跟他比拚內力！」但若拳上上不使內力，對方內力震來，立時便是臟腑碎裂，明知已著了道兒，卻不得不運內力抵擋。這一運勁，但覺內力源源不絕的向外飛散，再也凝聚不起。

　　不到一盞茶時他，丁春秋哈哈一笑，聳一聳肩，拍的一聲，玄難撲在地下，全身虛脫。丁春摟打倒了玄難，四下環顧，只見公冶干和范百齡二人倒在地下發抖，是中了游坦之的寒毒掌，鄧百川、薛慕華等兀自與眾弟子惡鬥，星宿派門下，也有七人或死或傷。

　　丁春秋一聲長笑，大袖飛舞，撲向鄧百川身後，和他對了一掌，回身一腳，將包不同踢倒。鄧百川無奈，只得又出掌相迎，手掌中微微一涼，全身已軟綿綿的沒了力氣，眼中看出來迷迷糊糊的儘是白霧。一名星弟子走過來伸臂一撞，鄧百川撲地倒了。

　　頃刻之間，慕容氏手下的部屬，玄難所率領的少林諸僧康廣等函谷八友，被丁春秋的游坦之二人分別打倒。游坦之本來僅有渾厚內力，武藝平庸之極，但經丁春秋指點數日，已學會的七八招掌法，雖然已武功而論，與尋常武師仍差得甚遠，但以之了揮體內所蘊積的冰蠶寒毒，卻已威力非凡。公冶乾等出掌打在他身上，一擊即中，但被他體內的寒毒反激，反而受傷再被他加上一掌，那更是難以抵受。

　　這時只餘下薛慕華一人未曾受傷，他衝擊數次，星宿諸弟子都含笑相避，並不還擊。

　　丁春秋笑道：「薛賢侄，你武功比你的師兄弟高得多了，了不起！」

　　薛慕華見同門師兄一一倒地，只有自己安然無恙，當然是丁春秋手下留情之故。他長歎一聲，說道：「丁老賊，你那個胖和尚外傷易愈，內傷難治，已活不了幾天啦，你想逼我治病救人，那是一百個休想！」

　　丁春秋招招手道：「薛賢侄，你過來！」

　　薛慕華道：「你要殺要殺，不論你說什麼，我總是不聽。」

　　李傀儡叫道：「薛五哥大義凜然，你乃蘇武是也，留胡十九年，不辱漢節。」

　　丁春秋微微一笑，走到薛華身前三步處立定，左掌輕輕擱在他肩頭，微笑問道：「薛賢侄，你習練武功，已幾年了？」薛慕華道：「四十五年。」丁春秋道：「這四十五載寒暑之功，可不容易哪。聽說你以醫術與人交換武學，各家各派的精妙招式，著實學得不少，是不是？」薛慕華道：「我學這些招式，原意是想殺了你，可是……可是不論什麼精妙招式，遇上你的邪術，全然無用……唉！」說著搖頭長歎。

　　丁春秋道：「不然！雖然內力為根本，招數為枝葉，根本若固，枝葉自茂，但招數亦非無用。你如投入我門下，我可傳你天下無雙的精妙內力，此後你縱橫中原，易如反掌。」

　　薛慕華怒道：「我自有師父，要我薛慕華投入你門下，我還是一頭撞死了的好。」

　　丁春秋微笑道：「真要一頭撞死，那也得有力氣才成啊。倘若你內力毀敗，走步路也難，還說什麼一頭撞死？四十五年的苦功，嘿嘿，可惜，可惜。」

　　薛慕華聽得額頭汗水涔涔而下，但覺他搭在自己肩頭的手微微發熱，晃然他只須心念略動之間，化或大法使將出來，自己四十五載的勤修苦練之功，立即化為烏有，咬牙說道：「你能狠心傷害自己父、師兄，再殺我們八人，又何足道哉？我四十五年苦功毀於一旦，當然可惜，但性命也不在了，還談什麼苦功不苦功？」

　　包不同喝采道：「這幾句話有骨氣。星宿派門下，怎能有如此英雄人物？」

　　丁春秋道：「薛賢侄，我暫且不殺你，只問你八句話：『你醫那個胖和尚？』第一句你回答不醫，我便殺了你大師兄康廣陵。第二句你回答不醫，我再殺你二師兄范百齡。你那會種花的師妹躲哪裡去了？我終究找得到她。第六句你回答不醫，我去殺了你那個美貌師妹。第七句殺你八師弟李傀儡。到第八句問你，仍是回答不醫，那你猜我便如何？」

　　薛慕華聽他說出如慘酷的法子來，臉色灰白，顫聲道：「那時你再殺我，也沒什麼大不了。反正我們八人一起死便是。」

　　丁春秋微笑道：「我也不忙殺你，第八句問話你如回答：『不醫』，我要去殺一個自稱為』聰辯先生』的蘇星河。」薛慕華大叫：「丁老賊，你膽敢去碰我師父一根毫選毛！」

　　丁春秋微笑道：「為什麼不敢？星宿老仙行事，向來獨來獨往，今天說過的話，明天便忘了，我雖答應過蘇星河，只須他從此不開口說話，我便不殺他。可是你惹惱了我，徒兒的帳自然要算在師父頭上，我愛去殺他，天下又有誰管得了我？」

　　薛慕華心中亂成一團，情知這老賊逼迫自己醫治慧淨，用意定然十分陰毒，自己如出手施治，便是肋紂為虐，但如自己堅持不醫慧淨，七個師兄弟的性命固然不保，連師父聰辯先生也必死在他的手下。他沉吟半晌，道：「好，我屈服於你，只是我醫好這胖和尚後，你可不得再向這裡眾位朋友和我師父、師兄弟為難。」

　　丁春秋大喜，忙道：「行，行！我答應饒他們的狗命便是。」

　　鄧百川說道：「大丈夫今日誤中奸邪毒手，死則死耳，誰要你饒命？」他本來吐言聲苦洪鐘，但此時真耗散，言語雖仍慷慨激昂，話聲卻不免有氣沒力了。包不同叫道：『薛慕華，別上他的當，這狗賊自己剛才說過，他的話作不得數。」

　　薛慕華道：「對，你說過的，『今天說過的話，明天但忘了。』」

　　丁春秋道：「薛賢侄，我問你第一句話：『你醫不醫那脹胖和尚？』」說著右足虛伸，足尖對準了康廣陵的太陽穴，顯然，只須薛慕華口中吐出「不醫」兩字，他右足踢出，立時便殺了康廣陵。眾人心中怦怦亂跳，只叫得一個人大聲叫道：「不醫！」

　　喝出「不醫」這兩字的，不是薛慕華，而是康廣陵。

　　丁春秋冷笑道：「你想我就此一腳送了你性命，可也沒這麼容易。」轉頭向薛慕華，問道：「你要不要假手於我，先殺了你大師哥？」

　　薛慕華歎道：「罷了！罷了！我答應你醫治這個胖和尚便是。」

　　康廣陵罵道：「薛老五，你便恁地沒出息。這丁老賊是我師門的大仇人，你怎地貪生怕死，竟在他威逼之下屈服？」

　　薛慕華道：「他殺了我們師兄弟八人，那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你難道沒聽見他說，這老賊還要去跟咱們師父為難？」

　　一想到師父的安危，康廣陵等人都是無話可說。

　　包不同道：「膽……」他本想罵「膽小鬼」，但只一個「膽」字出口，鄧百川便伸手過去，按住了他口。包不同對這位大哥倒有五分敬畏，強忍怒氣，縮回了罵人的言語。

　　薛慕華道：「姓丁的，我既屈從於你，替你醫治那胖和尚，你對我的眾位朋友可得客客氣氣。」丁春秋道：「一切依你便是。」

　　當下丁春秋命弟子將慧淨抬了過來。薛慕華問慧淨道：「你長年累月親近厲害毒物，以致寒毒深入臟腑，那什麼毒物？」慧淨道：「是崑崙山的冰蠶。」薛慕華搖了頭，當下也不多問，先給他施過針灸，再取兩粒大紅藥丸給他服下，然後替各人接骨的接骨，療傷的療傷，直忙到大天亮，這才就緒，受傷的諸人分別躺在床上或是門板上休息。薛家的家人做了面出來供眾人食用。

　　丁春秋吃了兩碗麵，向薛慕華笑了笑，說道：「你算還識時務，沒在這面中下毒。」薛慕華道：「說到用毒，天下末見得更勝似你的。我雖有此心，卻不敢班門弄斧。」

　　丁春秋哈哈一笑，道：「你叫家人出去，給我雇十輛驢車來。」薛慕華道：「要十輛驢車何用？」丁春秋雙眼上翻，冷冷道：「我的事，也用得著你管麼？薛神醫在這裡人緣想必不差，要雇十輛驢車，不會是什麼難事。」薛慕華無奈，只得嗆咐家人出去僱車。

　　到得午間，十輛驢車先後雇到。丁春秋道：「將車伕都殺了！」薛慕華大吃一驚，道：「什麼？只見星宿派眾弟子手掌起處，拍拍拍幾聲響過，十名車伕已然屍橫就地。薛慕華怒道：』丁老賊！這引起車伕什麼地方得罪你啦？你……你……竟下如此毒手？」

　　丁春秋道：「星宿派要殺幾個人，難道還論什麼是非，講什麼道理？你們這些人，個個給我走進大車裡去。一個也別留下！薛賢侄，你有什麼醫書藥材，隨身帶一些，我可要燒你的屋了。」

　　薛慕華又是大吃一驚，但想此人無惡不作，多說也是白饒，各種醫書他早已讀得爛熟，不用再帶，但許多精心炮製聽丸膏丹卻是難得之物，當下口中咒罵不休，撿拾藥物。他收拾未畢，星宿派諸的弟子已在屋後放起火來。

　　少林僧中慧鏡、僧本來受了玄難之囑，要逃回寺去後訊，豈知丁春秋置嚴密，逃出不遠，便都給抓了回來。少林寺玄難等七僧，姑蘇慕容莊上鄧百川等四人，函谷八人，十九人中除了薛慕華一人週身無損之外，其餘的或被化去內力，或為丁春秋掌力所傷，或中游坦之的冰蠶寒毒，或中星宿派弟子的劇毒個個動彈不得。再加上薛慕華的家人，數十人分別給塞入十輛車之中。星宿派眾弟子有的做車伕，其餘的騎在旁押送，車上帷幕給拉下後用繩縛緊，車中全無光亮，更看不到外面情景。

　　玄難等中心都是存著同樣的疑團：「這老賊要帶我們到哪裡去？」人人均知若是出口詢問，徒受星宿弟子之辱，決計得不到回答，只得各自心道：「暫且忍耐，到時自知。」

　　（第三十回完）

第31章 輸贏成敗　又爭由人算

　　車行轔轔，日夜不停。玄難、鄧百川、康廣陵等均是當世武林大豪，這時武功全失，成為隨人擺佈的囚徒。眾人只約莫感到，一行人是向東南方行。

　　如此走得八日，到第九日上，一早便上了山道。行到午間，地勢越來越高，終於大車再也無法上去。星宿派眾弟子將玄難等叫出車來。步行半個多時辰，來到一地，見竹蔭森森，景色清幽，山澗旁用巨竹搭著一個涼亭，構築精雅，極盡巧思，竹即是亭，亭即是竹，一眼看去，竟分不出是竹林還是亭子。馮阿三大為讚佩，左右端相，驚疑不定。眾人剛在涼亭中坐定，山道上四人快步奔來。當先二人是丁春秋的弟子，當是在車停之前便上去探山或是傳訊的。後面跟著兩個身穿鄉農衣衫的青年漢子，走到丁春秋面前，躬身行禮，呈上一封書信。丁春秋拆開一看，冷笑道：「很好，很好。你還沒死心，要再決生死，自當奉陪。」

　　那青年漢子從懷中取出一個炮仗，打火點燃。砰的一聲，炮仗竄上了天空。尋常炮仗都是「砰」的一聲響過，跟著在半空中「拍」的一聲，炸得粉碎，這炮仗飛到半空之後，卻拍拍拍連響三下。馮阿三向康廣陵低聲道：「大哥，這是本門的製作。」不久山道上走下一隊人來，共有三十餘人，都是鄉農打扮，手中各攜長形兵刃。到得近處，才見這些長物並非兵刃，乃是竹槓。每兩根竹槓之間系有繩網，可供人乘坐。丁春秋冷笑道：「主人肅客，大家不用客氣，便坐了上去罷。」當下玄難等一一坐上繩網。那些青年漢子兩個抬一個，健步如飛，向山上奔去。丁春秋大袖飄飄，率先而行。他奔行並不急遽，但在這陡峭的山道上宛如御風飄浮，足不點地，頃刻間便沒入了前面竹林之中。鄧百川等中了他的化功大法，一直心中憤懣，均覺誤為妖邪所傷，非戰之罪，這時見到他輕功如此精湛，那是取巧不來的真實本領，不由得歎服，尋思：「他便不使妖邪功夫，我也不是他對手。」風波惡讚道：「這老妖的輕功真是了得，佩服啊佩服！」他出口一讚，星宿群弟子登時競相稱頌，說得丁春秋的武功當世固然無人可比，而且自古以來的武學大師，什麼達摩老祖等，也都大為不及，諂諛之烈，眾人聞所未聞。包不同道：「眾位老兄，星宿派的功夫，確是勝過了任何門派，當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眾弟子大喜。一人問道：「依你之見，我派最厲害的功夫是哪一項？」包不同道：「豈止一項，至少也有三項。」眾弟子更加高興，齊問：「是哪三項？」包不同道：「第一項是馬屁功。這一項功夫如不練精，只怕在貴門之中，活不上一天半日。第二項是法螺功，若不將貴門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噓，不但師父瞧你不起，在同門之間也必大受排擠，無法立足。這第三項功夫呢，那便是厚顏功了。若不是抹殺良心，厚顏無恥，又如何練得成馬屁與法螺這兩大奇功。」他說了這番話，料想星宿派群弟子必定人人大怒，一齊向他拳足交加，只是這幾句話猶似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豈知星宿派弟子聽了這番話後，一個個默默點頭。一人道：「老兄聰明得緊，對本派的奇功倒也知之甚深。不過這馬屁、法螺、厚顏三門神功，那也是很難修習的。尋常人於世俗之見沾染甚深，總覺得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壞的。只要心中存了這種無聊的善惡之念、是非之分，要修習厚顏功便是事倍功半，往往在要緊關頭，功虧一簣。」

　　包不同本是出言譏刺，萬萬料想不到這些人安之若素，居之不疑，不由得大奇，笑道：「貴派神功深奧無比，小子心存仰慕，還要請大仙再加開導。」

　　那人聽包不同稱他為「大仙」，登時飄飄然起來，說道：「你不是本門中人，這些神功的秘奧，自不能向你傳授。不過有些粗淺道理，跟你說說倒也不妨。最重要的秘訣，自然是將師父奉若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個屁……」包不同搶著答：「當然也是香的。更須大聲呼吸，衷心讚頌……」那人道：「你這話大處甚是，小處略有缺陷，不是『大聲呼吸』，而是『大聲吸，小聲呼』。」包不同道：「對對，大仙指點得是，倘若是大聲呼氣，不免似嫌師父之屁……這個並不太香。」那人點頭道：「不錯，你天資很好，倘若投入本門，該有相當造詣，只可惜誤入歧途，進了旁門左道的門下。本門的功夫雖然變化萬狀，但基本功訣，也不繁複，只須牢記『抹殺良心』四字，大致也差不多了。」

　　包不同連連點頭，道：「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在下對貴派心嚮往之，恨不得投入貴派門下，不知大仙能加引薦麼？」那人微微一笑，道：「要投入本門，當真談何容易，那許許多多艱難困苦的考驗，諒你也無法經受得起。」另一名弟子道：「這裡耳目眾多，不宜與他多說。姓包的，你若真有投靠本門之心，當我師父心情大好之時，我可為你在師父面前說幾句好話。本派廣收徒眾，我瞧你根骨倒也不差，若得師父大發慈悲，收你為徒，日後或許能有些造就。」包不同一本正經的道：「多謝，多謝。大仙恩德，包某沒齒難忘。」鄧百川、公冶乾等聽得包不同逗引星宿派弟子，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想：「世上竟有如此卑鄙無恥之人，以吹牛拍馬為榮，實是罕見罕聞。」

　　說話之間，一行人已進了一個山谷。谷中都是松樹，山風過去，松聲若濤。在林間行了里許，來到三間木屋之前。只見屋前的一株大樹之下，有二人相對而坐。左首一人身後站著三人。丁春秋遠遠站在一旁，仰頭向天，神情甚是傲慢。一行人漸漸行近，包不同忽聽得身後竹槓上的李傀儡喉間「咕」的一聲，似要說話，卻又強行忍住。包不同回頭望去，見他臉色雪白，神情極是惶怖。包不同道：「你這扮的是什麼？是扮見了鬼的子都嗎？嚇成這個樣子！」李傀儡不答，似乎全沒聽到他的說話。走到近處，見坐著的兩人之間有塊大石，上有棋盤，兩人正在對弈。右首是個矮瘦的乾癟老頭兒，左首則是個青年公子。包不同認得那公子便是段譽，心下老大沒味，尋思：「我對這小子向來甚是無禮，今日老子的倒霉樣兒卻給他瞧了去，這小子定要出言譏嘲。」

　　但見那棋盤雕在一塊大青石上，黑子、白子全是晶瑩發光，雙方各已下了百餘子。丁春秋慢慢走近觀弈。那矮小老頭拈黑子下了一著，忽然雙眉一軒，似是看到了棋局中奇妙緊迫的變化。段譽手中拈著一枚白子，沉吟未下，包不同叫道：「喂，姓段的小子，你已輸了，這就跟包的難兄難弟，一塊兒認輸罷。」段譽身後三人回過頭來，怒目而視，正是朱丹臣等三名護衛。突然之間，康廣陵、范百齡等函谷八友，一個個從繩網中掙扎起來，走到離那青石棋盤丈許之處，一齊跪下。包不同吃了一驚，說道：「搗什麼鬼？」四字一說出口，立即省悟，這個瘦小乾枯的老頭兒，便是聾啞老人「聰辯先生」，也即是康廣陵等函谷八友的師父。但他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的死對頭，強仇到來，怎麼仍好整以暇的與人下棋？而且對手又不是什麼重要腳色，不過是個不會武功的書獃子而已？康廣陵道：「你老人家清健勝昔，咱們八人歡喜無限。」函谷八友被聰辯先生蘇星河逐出了師門，不敢再以師徒相稱。范百齡道：「少林派玄難大師瞧你老人家來啦。」蘇星河站起身來，向著眾人深深一揖，說道：「玄難大師駕到，老朽蘇星河有失迎迓，罪甚，罪甚！」眼光向眾人一瞥，便又轉頭去瞧棋局。眾人曾聽薛慕華說過他師父被迫裝聾作啞的緣由，此刻他居然開口說話，自是決意與丁春秋一拚死活了。康廣陵、薛慕華等等都不自禁的向丁春秋瞧了瞧，既感興奮，亦復擔心。玄難說道：「好說，好說！」見蘇星河如此重視這一盤棋，心想：「此人雜務過多，書畫琴棋，無所不好，難怪武功要不及師弟。」萬籟無聲之中，段譽忽道：「好，便如此下！」說著將一枚白子下在棋盤之上。蘇星河臉有喜色，點了點頭，意似嘉許，下了一著黑子，段譽將十餘路棋子都已想通，跟著便下白子，蘇星河又下了一枚黑子，兩人下了十餘著，段譽吁了口長氣，搖頭道：「老先生所擺的珍瓏深奧巧妙之極，晚生破解不來。」眼見蘇星河是贏了，可是他臉上反現慘然之色，說道：「公子棋思精密，這十幾路棋已臻極高的境界，只是未能再想深一步，可惜，可惜。唉，可惜，可惜！」他連說了四聲「可惜」，惋惜之情，確是十分深摯。段譽將自己所下的十餘枚白子從棋盤上撿起，放入木盒。蘇星河也撿起了十餘枚黑子。棋局上仍然留著原來的陣勢。

　　段譽退在一旁，望著棋局怔怔出神：「這個珍瓏，便是當日我在無量山石洞中所見的。這位聰辯先生，必與洞中的神仙姊姊有甚淵源，待會得便，須當悄悄地向他請問，可決計不能讓別人聽見了。否則的話，大家都擁去瞧神仙姊姊，豈不褻瀆了她？」函谷八友中的二弟子范百齡是個棋迷，遠遠望著那棋局，已知不是「師父」與這位青年公子對弈，而是「師父」布了個「珍瓏」，這青年公子試行破解，卻破解不來。他跪在地下看不清楚，膝蓋便即抬了起來，伸長了脖子，想看個明白。

　　蘇星河道：「你們大伙都起來！百齡，這個『珍瓏』，牽涉異常重大，你過來好好的瞧上一瞧，倘能破解得開，那是一件大大的妙事。」范百齡大喜，應道：「是！」站起身來，走到棋盤之旁，凝神瞧去。鄧百川低聲問道：「二弟，什麼叫『珍瓏』？」公冶干也低聲道：「『珍瓏』即是圍棋的難題。那是一個人故意擺出來難人的，並不是兩人對弈出來的陣勢，因此或生、或劫，往往極難推算。」尋常「珍瓏」少則十餘子，多者也不過四五十子，但這一個卻有二百餘子，一盤棋已下得接近完局。公冶干於此道所知有限，看了一會不懂，也就不看了。范百齡精研圍棋數十年，實是此道高手，見這一局棋劫中有劫，既有共活，又有長生，或反撲，或收氣，花五聚六，複雜無比。他登時精神一振，再看片時，忽覺頭暈腦脹，只計算了右下角一塊小小白棋的死活，已覺胸口氣血翻湧。他定了定神，第二次再算，發覺原先以為這塊白棋是死的，其實卻有可活之道，但要殺卻旁邊一塊黑棋，牽涉卻又極多，再算得幾下，突然間眼前一團漆黑，喉頭一甜，噴出一大口鮮血。蘇星河冷冷的看著他，說道：「這局棋原是極難，你天資有限，雖然棋力不弱，卻也多半解不開，何況又有丁春秋這惡賊在旁施展邪術，迷人心魄，實在大是凶險，你到底要想下去呢，還是不想了？」范百齡道：「生死有命，弟……我……我……決意盡心盡力。」蘇星河點點頭，道：「那你慢慢想罷。」范百齡凝視棋局，身子搖搖晃晃，又噴了一大口鮮血。

　　丁春秋冷笑道：「枉自送命，卻又何苦來？這老賊布下的機關，原是用來折磨、殺傷人的，范百齡，你這叫做自投羅網。」蘇星河斜眼向他睨了一眼，道：「你稱師父做什麼？」丁春秋道：「他是老賊，我便叫他老賊！」蘇星河道：「聾啞老人今日不聾不啞了，你想必知道其中緣由。」丁春秋道：「妙極！你自毀誓言，是自己要尋死，須怪我不得。」

　　蘇星河隨手提起身旁的一塊大石，放在玄難身畔，說道：「大師請坐。」玄難見這塊大石無慮二百來斤，蘇星河這樣乾枯矮小的一個老頭兒，全身未必有八十斤重，但他舉重若輕，毫不費力的將這塊巨石提了起來，功力實是了得，自己武功未失之時，要提這塊巨石當然也是易事，但未必能如他這般輕描淡寫，行若無事，當下合十說道：「多謝！」坐在石上。蘇星河又道：「這個珍瓏棋局，乃先師所制。先師當年窮三年心血，這才布成，深盼當世棋道中的知心之士，予以破解。在下三十年來苦加鑽研，未能參解得透。」說到這裡，眼光向玄難、段譽、范百齡等人一掃，說道：「玄難大師精通禪理，自知禪宗要旨，在於『頓悟』。窮年累月的苦功，未必能及具有宿根慧心之人的一見即悟。棋道也是一般，才氣模溢的八九歲小兒，棋枰上往往能勝一流高手。雖然在下參研不透，但天下才士甚眾，未必都破解不得。先師當年留下了這個心願，倘若有人破解開了，完了先師這個心願，先師雖已不在人世，泉下有知，也必定大感欣慰。」

　　玄難心想：「這位聰辯先生的師父徒弟，倒均是一脈相傳，於琴棋書畫這些玩意兒，個個都是入了魔，將畢生的聰明才智，浸注於這些不相干的事上，以致讓丁春秋在本門中橫行無忌，無人能加禁制，實乃可歎。」

　　只聽蘇星河道：「我這個師弟，」說著向丁春秋一指，說道：「當年背叛師門，害得先師飲恨謝世，將我打得無法還手。在下本當一死殉師，但想起師父有個心願未了，倘若不覓人破解，死後也難見師父之面，是以忍辱偷生，苟活至今。這些年來，在下遵守師弟之約，不言不語，不但自己做了聾啞老人，連門下新收的弟子，也都強著他們做了聾子啞子。唉，三十年來，一無所成，這個棋局，仍是無人能夠破解。這位段公子固然英俊瀟灑……」

　　包不同插口道：「這位段公子未必英俊，瀟灑更是大大不見得，何況人品英俊瀟灑，跟下棋有什麼干係，欠通啊欠通！」蘇星河道：「這中間大有干係，大有干係。」包不同道：「你老先生的人品，嘿嘿，也不見得如何英俊瀟灑啊。」蘇星河向他凝視片刻，微微一笑。包不同道：「你定說我包不同比你老先生更加的醜陋古怪……」蘇星河不再理他，續道：「段公子所下的十餘著，也已極盡精妙，在下本來寄以極大期望，豈不知棋差一著，最後數子終於還是輸了。」段譽臉有慚色，道：「在下資質愚魯，有負老丈雅愛，極是慚愧……」一言未畢，猛聽得范百齡大叫一聲，口中鮮血狂噴，向後便倒。蘇星河左手微抬，嗤嗤嗤三聲，三枚棋子彈出，打中了他胸中穴道，這才止了他噴血。

　　眾人正錯愕間，忽聽得拍的一聲，半空中飛下白白的一粒東西，打在棋盤之上。蘇星河一看，見到一小粒松樹的樹肉，剛是新從樹中挖出來的，正好落在「去」位的七九路上，那是破解這「珍瓏」的關鍵所在。他一抬頭，只見左首五丈外的一棵松樹之後，露出淡黃色長袍一角，顯是隱得有人。

　　蘇星河又驚又喜，說道：「又到了一位高人，老朽不勝之喜。」正要以黑子相應，耳邊突然間一聲輕響過去，一粒黑色小物從背後飛來，落在「去」位的八八路，正是蘇星河所要落子之處。眾人「咦」的一聲，轉過頭去，竟一個人影也無。右首的松樹均不高大，樹上如藏得有人，一眼便見，實不知這人躲在何處。蘇星河見這粒黑物是一小塊松樹皮，所落方位極準，心下暗自駭異。那黑物剛下，左首松樹後又射出一粒白色樹肉，落在「去」位五六路上。

　　只聽得嗤的一聲響，一粒黑物盤旋上天，跟著直線落下，不偏不倚的跌在「去」位四五路上。這黑子成螺旋形上升，發自何處，便難以探尋，這黑子彎彎曲曲的升上半空，落下來仍有如此準頭，這份暗器功夫，實足驚人。旁觀眾人心下欽佩，齊聲喝采。采聲未歇，只聽得松樹枝葉間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慕容公子，你來破解珍瓏，小僧代應兩著，勿怪冒昧。」枝葉微動，清風颯然，棋局旁已多了一名僧人。這和尚身穿灰布僧袍，神光瑩然，寶相莊嚴，臉上微微含笑。

　　段譽吃了一驚，心道：「鳩摩智這魔頭又來了！」又想：「難道剛才那白子是慕容公子所發？這位慕容公子，今日我終於要見到了？」只見鳩摩智雙手合十，向蘇星河、丁春秋和玄難各行一禮，說道：「小僧途中得見聰辯先生棋會邀帖，不自量力，前來會見天下高人。」又道：「慕容公子，這也就現身罷！」但聽得笑聲清朗，一株松樹後轉了兩個人出來。段譽登時眼前一黑，耳中作響，嘴裡發苦，全身生熱。這人娉娉婷婷，緩步而來，正是他朝思暮想、無時或忘的王語嫣。她滿臉傾慕愛戀之情，癡癡的瞧著她身旁一個青年公子。段譽順著她目光看去，但見那人二十七八歲年紀，身穿淡黃輕衫，腰懸長劍，飄然而來，面目俊美，瀟灑閑雅。段譽一見之下，身上冷了半截，眼圈一紅，險些便要流下淚來，心道：「人道慕容公子是人中龍鳳，果然名不虛傳。王姑娘對他如此傾慕，也真難怪。唉，我一生一世，命中是注定要受苦受難了。」他心下自怨自艾，自歎自傷，不願抬頭去看王語嫣的神色，但終於忍不住又偷偷瞧了她一眼。只見她容光煥發，似乎全身都要笑了出來，自相識以來，從未見過她如此歡喜。兩人已走近身來，但王語嫣對段譽視而不見，竟沒向他招呼。段譽又道：「她心中從來沒有我這個人在，從前就算跟我在一起，心中也只有她表哥。」

　　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四人早搶著迎上。公冶干向慕容復低聲稟告蘇星河、丁春秋、玄難等三方人眾的來歷。包不同道：「這姓段的是個書獃子，不會武功，剛才已下過棋，敗下了陣來。」慕容復和眾人一一行禮廝見，言語謙和，著意結納。「姑蘇慕容」名震天下，眾人都想不到竟是這麼一個俊雅清貴的公子哥兒，當下互道仰慕，連丁春秋也說了幾句客氣話。慕容復最後才和段譽相見，話道：「段兄，你好。」段譽神色慘然，搖頭道：「你才好了，我……我一點兒也不好。」王語嫣「啊」的一聲，道：「段公子，你也在這裡。」段譽道：「是，我……我……」慕容復向他瞪了幾眼，不再理睬，走到棋局之旁，拈起白子，下在棋局之中。鳩摩智微微一笑，說道：「慕容公子，你武功雖強，這弈道只怕也是平常。」說著下了一枚黑子。慕容復道：「未必便輸於你。」說著下了一枚白子。鳩摩智應了一著。慕容復對這局棋凝思已久，自信已想出了解法。可是鳩摩智這一著卻大出他意料之外，本來籌劃好的全盤計謀盡數落空，須得從頭想起，過了良久，才又下一子。鳩摩智運思極快，跟著便下。兩人一快一慢，下了二十餘子，鳩摩智突然哈哈大笑，說道：「慕容公子，咱們一拍兩散！」慕容復怒道：「你這麼瞎搗亂！那麼你來解解看。」鳩摩智笑道：「這個棋局，原本世人無人能解，乃是用來作弄人的。小僧有自知之明，不想多耗心血於無益之事。慕容公子，你連我在邊角上的糾纏也擺脫不了，還想逐鹿中原麼？」慕容復心頭一震，一時之間百感交集，反來覆去只是想著他那兩句話：「你連我在邊角上的糾纏也擺脫不了，還想逐鹿中原麼？」眼前漸漸模糊，棋局上的白子黑子似乎都化作了將官士卒，東一團人馬，西一塊陣營，你圍住我，我圍住你，互相糾纏不清的廝殺。慕容複眼睜睜見到，己方白旗白甲的兵馬被黑旗黑甲的敵人圍住了，左衝右突，始終殺不出重圍，心中越來越是焦急：「我慕容氏天命已盡，一切枉費心機。我一生盡心竭力，終究化作一場春夢！時也命也，夫復何言？」突然間大叫一聲，拔劍便往頸中刎去。

　　當慕容復呆立不語，神色不定之際，王語嫣和段譽、鄧百川、公冶乾等都目不轉睛的凝視著他。慕容復居然會忽地拔劍自刎，這一著誰都料想不到，鄧百川等一齊搶上解救，但功力已失，終是慢了一步。

　　段譽食指點出，叫道：「不可如此！」只聽得「嗤」的一聲，慕容復手中長劍一晃，噹的一聲，掉在地下。鳩摩智笑道：「段公子，好一招六脈神劍！」慕容復長劍脫手，一驚之下，才從幻境中醒了過來。王語嫣拉著他手，連連搖晃，叫道：「表哥！解不開棋局，又打什麼緊？你何苦自尋短見？」說著淚珠從面頰上滾了下來。慕容復茫然道：「我怎麼了？」王語嫣道：「幸虧段公子打落了你手中長劍，否則……否則……」公冶干勸道：「公子，這棋局迷人心魄，看來其中含有幻術，公子不必再耗費心思。」慕容復轉頭向著段譽，道：「閣下適才這一招，當真是六脈神劍的劍招麼？可惜我沒瞧見，閣下能否再試一招，俾在下得以一開眼界。」段譽向鳩摩智瞧了瞧，生怕他見到自己使了一招「六脈神劍」之後，又來捉拿自己，這路劍法時靈時不靈，惡和尚倘若出手，那可難以抵擋，心中害怕，向左跨了三步，與鳩摩智離得遠遠地，中間有朱丹臣等三人相隔，這才答道：「我……我心急之下，一時碰巧，要再試一招，這就難了。你剛才當真沒瞧見？」慕容復臉有慚色，道：「在下一時之間心神迷糊，竟似著魔中邪一般。」包不同大叫一聲，道：「是了，定是星宿老怪在旁施展邪法，公子，千萬小心！」慕容復向丁春秋橫了一眼，向段譽道：「在下誤中邪術，多蒙救援，感激不盡。段兄身負『六脈神劍』絕技，可是大理段家的嗎？」忽聽得遠處一個聲音悠悠忽忽的飄來：「哪一個大理段家的人在此？是段正淳嗎？」正是「惡貫滿盈」段延慶的聲音。朱丹臣等立時變色。只聽得一個金屬相擦般的聲音叫道：「我們老大，才是正牌大理段氏，其餘都是冒牌貨。」段譽微微一笑，心道：「我徒兒也來啦。」

　　南海鱷神的叫聲甫歇，山下快步上來一人，身法奇快，正是雲中鶴，叫道：「天下四大惡人拜訪聰辯先生，謹赴棋會之約。」蘇星河道：「歡迎之至。」這四字剛出口，雲中鶴已飄行到了眾人身前。過了一會，段延慶、葉二娘、南海鱷神三人並肩而至。南海鱷神大聲道：「我們老大見到請帖，很是歡喜，別的事情都擱下了，趕著來下棋，他武功天下無敵，比我岳老二還要厲害。哪一個不服，這就上來跟他下三招棋。你們要單打獨鬥呢，還是大夥兒齊上？怎地還不亮兵刃？」葉二娘道：「老三，別胡說八道！下棋又不是動武打架，亮什麼兵刃？」南海鱷神道：「你才胡說八道，不動武打架，老大巴巴的趕來幹什麼？」

　　段延慶目不轉睛的瞧著棋局，凝神思索，過了良久良久，左手鐵杖伸到棋盒中一點，杖頭便如有吸力一般，吸住一枚白子，放在棋局之上。玄難讚道：「大理段氏武功獨步天南，真乃名下無虛。」段譽見過段延慶當日與黃眉僧弈棋的情景，知他不但內力深厚，棋力也是甚高，只怕這個「珍瓏」給他破解了開來，也未可知。朱丹臣在他耳畔悄聲道：「公子，咱們走罷！可別失了良機。」但段譽一來想看段延慶如何解此難局，二來好容易見到王語嫣，便是天塌下來也不肯捨她而去，當下只「唔，唔」數聲，反而向棋局走近了幾步。

　　蘇星河對這局棋的千變萬化，每一著都早已瞭然於胸，當即應了一著黑棋。段延慶想了一想，下了一子。蘇星河道：「閣下這一著極是高明，且看能否破關，打開一條出路。」下了一子黑棋，封住去路。段延慶又下了一子。那少林僧虛竹忽道：「這一著只怕不行！」他適才見慕容復下過這一著，此後接續下去，終至拔劍自刎。他生怕段延慶重蹈覆轍，心下不忍，於是出言提醒。

　　南海鱷神大怒，叫道：「憑你這小和尚，也配來說我老大行不行！」一把抓住他的背心，提了過去。段譽道：「好徒兒，別傷了這位小師父！」南海鱷神到來之時，早就見到段譽，心中一直尷尬，最好是段譽不言不語，哪知他還是叫了出來，氣憤憤的道：「不傷便不傷，打什麼緊！」將虛竹放在地下。眾人見這個如此橫蠻凶狠的南海鱷神居然聽段譽的話，對他以「徒兒」相稱也不反口，都感奇怪。只有朱丹臣等人明白其中原委，心下暗暗好笑。

　　虛竹坐在地下，心下轉念：「我師父常說，佛祖傳下的修證法門是戒、定、慧三學。《楞嚴經》云：『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我等鈍根之人，難以攝心為戒，因此達摩祖師傳下了方便法門，教我們由學武而攝心，也可由弈棋而攝心。學武講究勝敗，下棋也講究勝敗，恰和禪定之理相反，因此不論學武下棋，均須無勝敗心。唸經、吃飯、行路之時，無勝敗心極易，比武、下棋之時無勝敗心極難。倘若在比武、下棋之時能無勝敗心，那便近道了。《法句經》有云：『勝者生怨，負則自鄙。去勝負心，無諍自安。』我武功不佳，棋術低劣，和師兄弟們比武、下棋之時，一向勝少敗多，師父反而讚我能不嗔不怨，勝敗心甚輕。怎地今日我見這位段施主下了一著錯棋，便擔心他落敗，出言指點？何況以我的棋術，又怎能指點旁人？他這著棋雖與慕容公子的相同，此後便多半不同了，我自己不解，反而說『只怕不行』，豈不是大有貢高自慢之心？」段延慶下一子，想一會，一子一子，越想越久，下到二十餘子時，日已偏西，玄難忽道：「段施主，你起初十著走的是正著，第十一著起，走入了旁門，越走越偏，再也難以挽救了。」段延慶臉上肌肉僵硬，木無表情，喉頭的聲音說道：「你少林派是名門正宗，依你正道，卻又如何解法？」玄難歎了口氣，道：「這棋局似正非正，似邪非邪，用正道是解不開的，但若純走偏鋒，卻也不行！」

　　段延慶左手鐵杖停在半空，微微發顫，始終點不下去，過了良久，說道：「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正也不是，邪也不是，那可難也！」他家傳武功本來是大理段氏正宗，但後來入了邪道，玄難這幾句話，觸動了他心境，竟如慕容公子一般，漸漸入了魔道。這個珍瓏變幻百端，因人而施，愛財者因貪失誤，易怒者由憤壞事。段譽之敗，在於愛心太重，不肯棄子；慕容復之失，由於執著權勢，勇於棄子，卻說什麼也不肯失勢。段延慶生平第一恨事，乃是殘廢之後，不得不拋開本門正宗武功，改習旁門左道的邪術，一到全神貫注之時，外魔入侵，竟爾心神蕩漾，難以自制。丁春秋笑咪咪的道：「是啊！一個人由正入邪易，改邪歸正難，你這一生啊，注定是毀了，毀了，毀了！唉，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首，那也是不能了！」說話之中，充滿了憐惜之情。玄難等高手卻都知道這星宿老怪不懷好意，乘火打劫，要引得段延慶走火入魔，除去一個厲害的對頭。果然段延慶呆呆不動，淒然說道：「我以大理國皇子之尊，今日落魄江湖，淪落到這步田地，實在愧對列祖列宗。」丁春秋道：「你死在九泉之下，也是無顏去見段氏的先人，倘若自知羞愧，不如圖個自盡，也算是英雄好漢的行徑，唉，唉！不如自盡了罷，不如自盡了罷！」話聲柔和動聽，一旁功力較淺之人，已自聽得迷迷糊糊的昏昏欲睡。段延慶跟著自言自語：「唉，不如自盡了罷！」提起鐵杖，慢慢向自己胸口點去。但他究竟修為甚深，隱隱知道不對，內心深處似有個聲音在說：「不對，不對，這一點下去，那就糟糕了！」但左手鐵杖仍是一寸寸的向自己胸口點了下去。他當年失國流亡、身受重傷之餘，也曾生過自盡的念頭，只因一個特異機緣，方得重行振作，此刻自制之力減弱，隱伏在心底的自盡念頭又冒了上來。

　　周圍的諸大高手之中，玄難慈悲為懷，有心出言驚醒，但這聲「當頭棒喝」，須得功力與段延慶相當，方起振聾發聵之效，否則非但無益，反生禍害，心下暗暗焦急，卻是束手無策。蘇星河格於師父當年立下的規矩，不能相救。慕容復知道段延慶不是好人，他如走火而死，除去天下一害，那是最好不過。鳩摩智幸災樂禍，笑吟吟的袖手旁觀。段譽和游坦之功力均甚深厚，卻全不明白段延慶此舉是什麼意思。王語嫣於各門各派的武學雖所知極多，但丁春秋以心力誘引的邪派功夫並非武學，她是一竅不通了。葉二娘以段延慶一直壓在她的頭上，平時頤指氣使，甚為無禮，積忿已久，心想他要自盡，卻也不必相救。鄧百川、康廣陵等不但功力全失，且也不願混入星宿老怪與「第一惡人」的比拚。這中間只有南海鱷神一人最是焦急，眼見段延慶的杖頭離他胸口已不過數寸，再延擱片刻，立時便點了自己死穴，當下順手抓起虛竹，叫道：「老大，接住了這和尚！」說著便向段延慶擲了過去。丁春秋拍出一掌，道：「去罷！別來攪局！」南海鱷神這一擲之力極是雄渾，虛竹身帶勁風，向前疾飛，但被丁春秋軟軟的一掌，虛竹的身子又飛了回去，直撞向南海鱷神。南海鱷神雙手接住，想再向段延慶擲去，不料丁春秋的掌力之中，蘊蓄著三股後勁，南海鱷神突然雙目圓睜，騰騰騰退出三步，正待立定，第二股後勁又到。他雙膝一軟，坐倒在地，只道再也沒事了，哪知還有第三股後勁襲來。他身不由主倒翻了一個觔斗，雙手兀自抓著虛竹，將他在身下一壓，又翻了過來。他料想丁老怪這一掌更有第四股後勁，忙將虛竹的身子往前一推，以便擋架。

　　但是第四股後勁卻沒有了，南海鱷神睜眼罵道：「你奶奶個雄！」將虛竹放在地下。

　　丁春秋發了這一掌，心力稍弛，段延慶的鐵杖停在半空，不再移動。丁春秋道：「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段延慶，我勸你還是自盡了罷，還是自盡了罷！」段延慶歎道：「是啊，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還是自盡了罷！」說話之間，杖頭離著胸口衣衫又近了兩寸。虛竹慈悲之心大動，心知要解段延慶的魔障，須從棋局入手，只是棋藝低淺，要說解開這局複雜無比的棋中難題，當真是想也不敢想，眼見段延慶雙目呆呆的凝視棋局，危機生於頃刻，突然間靈機一動：「我解不開棋局，但搗亂一番，卻是容易，只須他心神一分，便有救了。既無棋局，何來勝敗？」便道：「我來解這棋局。」快步走上前去，從棋盒中取過一枚白子，閉了眼睛，隨手放在棋局之上。

　　他雙眼還沒睜開，只聽得蘇星河怒聲斥道：「胡鬧，胡鬧，你自填一氣，自己殺死一塊白棋，哪有這等下棋的法子？」虛竹睜眼一看，不禁滿臉通紅。

　　原來自己閉著眼睛瞎放一子，竟放在一塊已被黑棋圍得密不通風的白棋之中。這大塊白棋本來尚有一氣，雖然黑棋隨時可將之吃淨，但只要對方一時無暇去吃，總還有一線生機，苦苦掙扎，全憑於此。現下他自己將自己的白棋吃了，棋道之中，從無這等自殺的行徑。這白棋一死，白方眼看是全軍覆沒了。

　　鳩摩智、慕容復、段譽等人見了，都不禁哈哈大笑。玄難搖頭莞爾。范百齡雖在衰疲之餘，也忍不住道：「那不是開玩笑嗎？」蘇星河道：「先師遺命，此局不論何人，均可入局。小師父這一著雖然異想天開，總也是入局的一著。」將虛竹自己擠死了的一塊白棋從棋盤上取了下來，跟著下了一枚黑子。段延慶大叫一聲，從幻境中醒覺，眼望丁春秋，心道：「星宿老怪，你乘人之危，暗施毒手，咱們可不能善罷甘休。」丁春秋向虛竹瞧了一眼，目中滿含怨毒之意，罵道：「小賊禿！」段延慶看了棋局中的變化，已知適才死裡逃生，乃是出於虛竹的救援，心下好生感激，情知丁春秋挾嫌報復，立即便要向虛竹下手，尋思：「少林高僧玄難在此，諒星宿老怪也不能為難他的徒子徒孫，但若玄難老朽昏庸，回護不周，我自不能讓小和尚為我而死。」

　　蘇星河向虛竹道：「小師父，你殺了自己一塊棋子，黑棋再逼緊一步，你如何應法？」

　　虛竹賠笑道：「小僧棋藝低劣，胡亂下子，志在救人。這盤棋小僧是不會下的，請老前輩原諒。」

　　蘇星河臉色一沉，厲聲道：「先師布下此局，恭請天下高手破解。倘若破解不得，那是無妨，若有後殃，也是咎由自取。但如有人前來搗亂棋局，瀆褻了先師畢生的心血，縱然人多勢眾，嘿嘿，老夫雖然又聾又啞，卻也要誓死周旋到底。」他叫做「聾啞老人」，其實既不聾，又不啞，此刻早已張耳聽聲，開口說話，竟然仍自稱「又聾又啞」，只是他說話時鬚髯戟張，神情極是兇猛，誰也不敢笑話於他。

　　虛竹合十深深行禮，說道：「老前輩……」蘇星河大聲喝道：「下棋便下棋，多說更有何用？我師父是給你胡亂消遣的麼？」說著右手一揮，拍出一掌，砰的一聲巨響，眼前塵土飛揚，虛竹身前立時現出一個大坑。這一掌之力猛惡無比，倘若掌力推前尺許，虛竹早已筋折骨斷，死於非命了。虛竹嚇得心中怦怦亂跳，舉眼向玄難瞧去，盼望師伯祖出頭，救他脫此困境。玄難棋藝不高，武功又已全失，更有什麼法子好想？當此情勢，只有硬起頭皮，正要向蘇星河求情，忽見虛竹伸手入盒，取過一枚白子，下在棋盤之上。所下之處，卻是提去白子後現出的空位。這一步棋，竟然大有道理。這三十年來，蘇星河於這局棋的千百種變化，均已拆解得爛熟於胸，對方不論如何下子，都不能逾越他已拆解過的範圍。但虛竹一上來便閉了眼亂下一子，以致自己殺了一大塊白子，大違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決不會去下這一著。那等如是提劍自刎、橫刀自殺。豈知他閉目落子而殺了自己一大塊白棋後，局面頓呈開朗，黑棋雖然大佔優勢，白棋卻已有迴旋的餘地，不再像以前這般縛手縛腳，顧此失彼。這個新局面，蘇星河是做夢也沒想到過的，他一怔之下，思索良久，方應了一著黑棋。原來虛竹適才見蘇星河擊掌威嚇，師伯祖又不出言替自己解圍，正自彷徨失措之際，忽然一個細細的聲音鑽入耳中：「下『平』位三九路！」虛竹也不理會此言是何人指教，更不想此著是對是錯，拿起白子，依言便下在「平」位三九路上。待蘇星河應了黑棋後，那聲音又鑽入虛竹耳中：「『平』位二八路。」虛竹再將一枚白棋下在「平」位二八路上。他此子一落，只聽得鳩摩智、慕容復、段譽等人都「咦」的一聲叫了出來。虛竹抬頭起來，只見許多人臉上都有欽佩訝異之色，顯然自己這一著大是精妙，又見蘇星河臉上神色又是歡喜讚歎，又是焦躁憂慮，兩條長長的眉毛不住上下掀動。虛竹心下起疑：「他為什麼忽然高興？難道我這一著下錯了麼？」但隨即轉念：「管他下對下錯，只要我和他應對到十著以上，顯得我下棋也有若干分寸，不是胡亂攪局，侮辱他的先師，他就不會見怪了。」待蘇星河應了黑子後，依著暗中相助之人的指示，又下一著白子。他一面下棋，一面留神察看，是否師伯祖在暗加指示，但看玄難神情焦急，卻是不像，何況他始終沒有開口。鑽入他耳中的聲音，顯然是「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說話者以深厚內力，將說話送入他一人的耳中，旁人即是靠在他的身邊，亦無法聽聞，但不管話聲如何輕，話總是要說的。虛竹偷眼察看各人口唇，竟沒一個在動，可是那「下『去』位五六路，食黑棋三子！」的聲音，卻清清楚楚的傳入了他耳中。虛竹依言而下，尋思：「教我的除了師伯祖外，再沒第二人。其餘那些人和我非親非故，如何肯來教我？這些高手之中，也只有師伯祖沒下過棋，其餘的都試過而失敗了。師伯祖神功非凡，居然能不動口唇而傳音入密，我不知幾時才能修得到這個地步。」他哪知教他下棋的，卻是那個天下第一大惡人「惡貫滿盈」段延慶。適才段延慶沉迷棋局之際，被丁春秋乘火打劫，險些兒走火入魔，自殺身亡，幸得虛竹搗亂棋局，才救了他一命。他見蘇星河對虛竹厲聲相責，大有殺害之意，當即出言指點，意在替虛竹解圍，令他能敷衍數著而退。他善於腹語之術，說話可以不動口唇，再以深厚內功傳音入密，身旁雖有好幾位一等一的高手，竟然誰也沒瞧出其中機關。可是數著一下之後，局面竟起了大大變化，段延慶才知這個「珍瓏」的秘奧，正是要白棋先擠死了自己一大塊，以後的妙著方能源源而生。棋中固有「反撲」、「倒脫靴」之法，自己故意送死，讓對方吃去數子，然後取得勝勢，但送死者最多也不過八九子，決無一口氣奉送數十子之理，這等「擠死自己」的著法，實乃圍棋中千古未有之奇變，任你是如何超妙入神的高手，也決不會想到這一條路上去。任何人所想的，總是如何脫困求生，從來沒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若不是虛竹閉上眼睛、隨手瞎擺而下出這著大笨棋來，只怕再過一千年，這個「珍瓏」也沒人能解得開。

　　段延慶的棋術本來極為高明，當日在大理與黃眉僧對弈，殺得黃眉僧無法招架，這時棋局中取出一大塊白棋後再下，天地一寬，既不必顧念這大塊白棋的死活，更不再有自己白棋處處掣肘，反而騰挪自如，不如以前這般進退維谷了。鳩摩智、慕容復等不知段延慶在暗中指點，但見虛竹妙著紛呈，接連吃了兩小塊黑子，忍不住喝采。玄難喃喃自語：「這局棋本來糾纏於得失勝敗之中，以致無可破解，虛竹這一著不著意於生死，更不著意於勝敗，反而勘破了生死，得到解脫……」他隱隱似有所悟，卻又捉摸不定，自知一生耽於武學，於禪定功夫大有欠缺，忽想：「聾啞先生與函谷八友專鶩雜學，以致武功不如丁春秋，我先前還笑他們走入了歧路。可是我畢生專練武功，不勤參禪，不急了生死，豈不是更加走上了歧路？」想到此節，霎時之間全身大汗淋漓。段譽初時還關注棋局，到得後來，一雙眼睛又只放在王語嫣身上，他越看越是神傷，但見王語嫣的眼光，始終沒須臾離開過慕容復。段譽心中只說：「我走了罷，我走了罷！再耽下去，只有多歷苦楚，說不定當場便要吐血。」但要他自行離開王語嫣，卻又如何能夠？他尋思：「等王姑娘回過頭來，我便跟她說：『王姑娘，恭喜你已和表哥相會，我今日得多見你一面，實是有緣。我這可要走了！』她如果說：『好，你走罷！』那我只好走了。但如果她說：『不用忙，我還有話跟你說。』那麼我便等著，瞧她有什麼話吩咐。」

　　其實，段譽明知王語嫣不會回頭來瞧他一眼，更不會說「不用忙，我還有話跟你說。」突然之間，王語嫣後腦的柔髮微微一動。段譽一顆心怦怦而跳：「她回頭過來了！」卻聽得她輕輕歎了口氣，低聲叫道：「表哥！」

　　慕容復凝視棋局，見白棋已佔上風，正在著著進迫，心想：「這幾步棋我也想得出來。萬事起頭難，便是第一著怪棋，無論如何想不出。」王語嫣低聲叫喚，他竟沒聽見。王語嫣又是輕輕歎息，慢慢的轉過頭來。

　　段譽心中大跳：「她轉過頭來了！她轉過頭來了！」王語嫣一張俏麗的臉龐果然轉了過來。段譽看到她臉上帶著一絲淡淡的憂鬱，眼神中更有幽怨之色，尋思：「自從她與慕容復公子並肩而來，神色間始終歡喜無限，怎地忽然不高興起來？難道……難道為了心中對我也有一點兒牽掛嗎？」只見她眼光更向右轉，和他的眼光相接，段譽向前踏了一步，想說：「王姑娘，你有什麼話說？」但王語嫣的眼光緩緩移了開去，向著遠處凝望了一會，又轉向慕容復。段譽一顆心更向下低沉，說不盡的苦澀：「她不是不瞧我，可比不瞧我更差上十倍。她眼光對住了我，然而是視而不見。她眼中見到了我，我的影子卻沒進入她的心中。她只是在凝思她表哥的事，哪裡有半分將我段譽放在心上。唉，不如走了罷，不如走了罷！」那邊虛竹聽從段延慶的指點落子，眼見黑棋不論如何應法，都要被白棋吃去一塊，但如黑棋放開一條生路，那麼白棋就此衝出重圍，那時別有天地，再也奈何它不得了。蘇星河凝思半晌，笑吟吟的應了一著黑棋。段延慶傳音道：「下『上』位七八路！」虛竹依言下子，他對弈道雖所知甚少，但也知此著一下，便解破了這個珍瓏棋局，拍手笑道：「好像是成了罷？」蘇星河滿臉笑容，拱手道：「小神僧天賦英才，可喜可賀。」虛竹忙還禮道：「不敢，不敢，這個不是我……」他正要說出這是受了師伯祖的指點，那「傳音入密」聲音道：「此中秘密，千萬不可揭穿。險境未脫，更須加倍的小心在意。」虛竹只道是玄難再加指示，便垂首道：「是，是！」蘇星河站起身來，說道：「先師布下此局，數十年來無人能解，小神僧解開這個珍瓏，在下感激不盡。」虛竹不明其中緣由，只得謙虛道：「我這是誤打誤撞，全憑長輩見愛，老先生過獎，實在愧不敢當。」

　　蘇星河走到那三間木屋之前，伸手肅客，道：「小神僧，請進！」虛竹見這三間木屋建構得好生奇怪，竟沒門戶，不知如何進去，更不知進去作甚，一時呆在當地，沒了主意。只聽得那聲音又道：「棋局上衝開一條出路，乃是硬戰苦鬥而致。木屋無門，你也用少林派武功硬劈好了。」虛竹道：「如此得罪了！」擺個馬步，右手提起，發掌向板門上劈了過去。他武功有限，當日被丁春秋大袖一拂，便即倒地，給星宿派門人按住擒獲，幸而如此，內力得保不失。然在場上這許多高手眼中，他這一掌之力畢竟不值一哂，幸好那門板並不堅牢，喀喇一聲，門板裂開了一縫。虛竹又劈兩掌，這才將門板劈開，但手掌已然隱隱生疼。

　　南海鱷神哈哈大笑，說道：「少林派的硬功，實在稀鬆平常！」虛竹回頭道：「小僧是少林派中最不成器的徒兒，功夫淺薄，但不是少林派武功不成。」只聽那聲音道：「快快進去，不可回頭，不要理會旁人！」虛竹道：「是！」舉步便踏了進去。只聽得丁春秋的聲音叫道：「這是本門的門戶，你這小和尚豈可擅入？」跟著砰砰兩聲巨響，虛竹只覺一股勁風倒捲上來，要將他身子拉將出去，可是跟著兩股大力在他背心和臀部猛力一撞，身不由主，便是一個觔斗，向裡直翻了進去。

　　他不知這一下已是死裡逃生，適才丁春秋發掌暗襲，要制他死命，鳩摩智則運起「控鶴功」，要拉他出來。但段延慶以杖上暗勁消去了丁春秋的一掌，蘇星河處身在他和鳩摩智之間，以左掌消解了「控鶴功」，右掌連拍了兩下，將他打了進去。這兩掌力道剛猛，虛竹撞破一重板壁後，額頭砰的一下，又撞在一重板壁之上，只撞得昏天黑地，險些暈去，過了半晌，這才站起身來，摸摸額角，已自腫起了一大塊。但見自己處身在一間空空蕩蕩、一無所有的房中。他想找尋門戶，但這房竟然無門無窗，只有自己撞破板壁而跌進來的一個空洞。他呆了呆，便想從那破洞中爬出去。

　　只聽得隔著板壁一個蒼老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既然來了，怎麼還要出去？」虛竹轉過身子，說道：「請老前輩指點途徑。」那聲音道：「途徑是你自己打出來的，誰也不能教你。我這棋局布下後，數十年來無人能解，今日終於給你拆開，你還不過來！」虛竹聽到「我這棋局」四字，不由得毛髮悚然，顫聲道：「你……你……你……」他聽得蘇星河口口聲聲說這棋局是他「先師」所制，這聲音是人是鬼？只聽那聲音又道：「時機稍縱即逝，我等了三十年，沒多少時候能再等你了，乖孩兒，快快進來罷！」虛竹聽那聲音甚是和藹慈祥，顯然全無惡意，當下更不多想，左肩在那板壁上一撞，喀喇喇一響，那板壁已日久腐朽，當即破了一洞。虛竹一眼望將進去，不由得大吃一驚，只見裡面又是一間空空蕩蕩的房間，卻有一個人坐在半空。他第一個念頭便是：「有鬼！」嚇得只想轉身而逃，卻聽得那人說道：「唉，原來是個小和尚！唉，還是個相貌好生醜陋的小和尚，難，難，難！唉，難，難，難！」虛竹聽他三聲長歎，連說了六個「難」字，再向他凝神瞧去，這才看清，原來這人身上有一條黑色繩子縛著，那繩子另一端連在橫樑之上，將他身子懸空吊起。只因他身後板壁顏色漆黑，繩子也是黑色，二黑相疊，繩子便看不出來，一眼瞧去，宛然是凌空而坐。

　　虛竹的相貌本來頗為醜陋，濃眉大眼，鼻孔上翻，雙耳招風，嘴唇甚厚，加上此刻撞破板壁時臉上又受了些傷，更加的難看。他自幼父母雙亡，少林寺中的和尚心生慈悲，將他收養在寺中，寺中僧眾不是虔誠清修，便是專心學武，誰也沒來留神他的相貌是俊是醜。佛家言道，人的身子乃是個「臭皮囊」，對這個臭皮囊長得好不好看，若是多加關懷，於證道大有妨礙。因此那人說他是個「好生醜陋的小和尚」，虛竹生平還是第一次聽見。他微微抬頭，向那人瞧去。只見他長鬚三尺，沒一根斑白，臉如冠玉，更無半絲皺紋，年紀顯然已經不小，卻仍神采飛揚，風度閑雅。虛竹微感慚愧：「說到相貌，我當真和他是天差地遠了。」這時心中已無懼意，躬身行禮，說道：「小僧虛竹，拜見前輩。」那人點了點頭，道：「你姓什麼？」虛竹一怔，道：「出家之人，早無俗家姓氏。」那人道：「你出家之前姓什麼？」虛竹道：「小僧自幼出家，向來便無姓氏。」

　　那人向他端相半晌，歎了口氣，道：「你能解破我的棋局，聰明才智，自是非同小可，但相貌如此，卻終究不行，唉，難得很。我瞧終究是白費心思，反而枉送了你的性命。小師父，我送一份禮物給你，你便去罷！」

　　虛竹聽那老人語氣，顯是有一件重大難事，深以無人相助為憂，大乘佛法第一講究「度眾生一切苦厄」，當即說道：「小僧於棋藝一道，實在淺薄得緊，老前輩這個棋局，也不是小僧自己拆解的。但若老前輩有什麼難事要辦，小僧雖然本領低微，卻也願勉力而為，至於禮物，可不敢受賜。」那老人道：「你有這番俠義心腸，倒是不錯。你棋藝不高，武功淺薄，都不相干，你既能來到這裡，那便是有緣。只不過……只不過……你相貌太也難看。」說著不住搖頭。虛竹微微一笑，說道：「相貌美醜，乃無始以來業報所聚，不但自己做不得主，連父母也做不得主。小僧貌醜，令前輩不快，這就告辭了。」說著退了兩步。

　　虛竹正待轉身，那老人道：「且慢！」衣袖揚起，搭在虛竹右肩之上。虛竹身子略略向下一沉，只覺這衣袖有如手臂，挽住了他身子。那老人笑道：「年輕人有這等傲氣，那也很好。」虛竹道：「小僧不敢狂妄驕傲，只是怕讓老前輩生氣，還是及早告退的好。」那老人點了點頭，問道：「今日來解棋局的，有哪些人？」虛竹一一說了。那老人沉吟半晌，道：「天下高手，十之六七都已到了。大理天龍寺的枯榮大師沒來麼？」虛竹答道：「除了敝寺僧眾之外，出家人就只一位鳩摩智大師。」那老人又問：「近年來武林中聽說有個人名叫喬峰，甚是了得，他沒來嗎？」虛竹道：「沒有。」那老人歎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我已等了這麼多年，再等下去，也未必能遇到內外俱美的全材。天下不如意事常十七八，也只好將就如此了。」沉吟片刻，似乎心意已決，說道：「你適才言道，這棋局不是你拆解的，那麼星河如何又送你進來？」虛竹道：「第一子是小僧大膽無知，閉了眼睛瞎下的，以後各著，卻是敝師伯祖法諱上玄下難，以『傳音入密』之法暗中指點。」當下將拆解棋局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那老人歎道：「天意如此，天意如此！」突然間愁眉開展，笑道：「既是天意如此，你閉了眼睛，竟誤打誤撞的將我這棋局解開，足見福緣深厚，或能辦我大事，亦未可知。好，好，乖孩子，你跪下磕頭罷！」

　　虛竹自幼在少林寺中長大，每日裡見到的不是師父、師叔伯，便是師伯祖、師叔祖等等長輩，即在同輩之中，年紀比他大、武功比他強的師兄也是不計其數，向來是服從慣了的。佛門弟子，講究謙下，他聽那老人叫他磕頭，雖然不明白其中道理，但想這人是武林前輩，向他磕幾個頭是理所當然，當下恭恭敬敬的跪了下來，咚咚咚咚的磕了四個頭，待要站起，那人笑道：「再磕五個，這是本門規矩。」虛竹應道：「是！」又磕了五個頭。那老人道：「好孩子，好孩子！你過來！」虛竹站起身，走到他的身前。

　　那老人抓住他手腕，向他上上下下的細細打量。突然虛竹只覺脈門上一熱，一股內力自手臂上升，迅速無比的衝向他的心口，不由自主的便以少林心法相抗。那老人的內力一觸即退，登時安然無事。虛竹知他是試探自己內力的深淺，不由得面紅過耳，苦笑道：「小僧平時多讀佛經，小時又性愛嬉戲，沒好好修練師父所授的內功，倒教前輩見笑了。」不料那老人反而十分歡喜，笑道：「很好，很好，你於少林派的內功所習甚淺，省了我好些麻煩。」他說話之間，虛竹只覺全身軟洋洋地，便如泡在一大缸溫水之中一般，週身毛孔之中，似乎都有熱氣冒出，說不出的舒暢。過得片刻，那老人放開他手腕，笑道：「行啦，我已用本門『北冥神功』，將你的少林內力都化去啦！」虛竹大吃一驚，叫道：「什……什麼？」跳了起來，雙腳落地時膝蓋中突然一軟，一屁股坐在地下，只覺四肢百骸盡皆酸軟，腦中昏昏沉沉，望出來猶如天旋地轉一般，情知這老人所說不假，霎時間悲從中來，眼淚奪眶而出，哭道：「我……我……和你無怨無仇，又沒得罪你，為什麼要這般害我？」那人微笑道：「你怎地說話如此無禮？不稱『師父』，卻『你呀，我呀』的，沒半點規矩？」虛竹驚道：「什麼？你怎麼會是我師父？」那人道：「你剛才磕了我九個頭，那便是拜師之禮了。」虛竹道：「不，不！我是少林子弟，怎麼再拜你為師？你這些害人的邪術，我也決計不學。」說著掙扎站起。那人笑道：「你當真不學？」雙手一揮，兩袖飛出，搭上虛竹肩頭。虛竹只覺肩上沉重無比，再也無法站直，雙膝一軟，便即坐倒，不住的道：「你便打死我，我也不學。」

　　那人哈哈一笑，突然身形拔起，在半空中一個觔斗，頭上所戴方巾飛入屋角，左足在屋樑上一撐，頭下腳上的倒落下來，腦袋頂在虛竹的頭頂，兩人天靈蓋和天靈蓋相接。虛竹驚道：「你……你幹什麼？」用力搖頭，想要將那人搖落。但這人的頭頂便如用釘子釘住了虛竹的腦門一般，不論如何搖晃，始終搖他不脫。虛竹腦袋搖向東，那人身體飄向東，虛竹搖向西，那人跟著飄向西，兩人連體，搖晃不已。虛竹更是惶恐，伸出雙手，左手急推，右手狠拉，要將他推拉下來。但一推之下，便覺自己手臂上軟綿綿的沒半點力道，心中大急：「中了他的邪法之後，別說武功全失，看來連穿衣吃飯也沒半分力氣了，從此成了個全身癱瘓的廢人，那便如何是好？」驚怖失措，縱聲大呼，突覺頂門上「百會穴」中有細細一縷熱氣衝入腦來，嘴裡再也叫不出聲，心道：「不好，我命休矣！」只覺腦海中愈來愈熱，霎時間頭昏腦脹，腦殼如要炸將開來一般，這熱氣一路向下流去，過不片時，再也忍耐不住，昏暈了過去。

　　只覺得全身輕飄飄地，便如騰雲駕霧，上天遨遊；忽然間身上冰涼，似乎潛入了碧海深處，與群魚嬉戲；一時在寺中讀經，一時又在苦練武功，但練來練去始終不成。正焦急間，忽覺天下大雨，點點滴滴的落在身上，雨點卻是熱的。這時頭腦卻也漸漸清醒了，他睜開眼來，只見那老者滿身滿臉大汗淋漓，不住滴向他的身上，而他面頰、頭頸、髮根各處，仍是有汗水源源滲出。虛竹發覺自己橫臥於地，那老者坐在身旁，兩人相連的頭頂早已分開。

　　虛竹一骨碌坐起，道：「你……」只說了一個「你」字，不由得猛吃一驚，見那老者已然變了一人，本來潔白俊美的臉之上，竟佈滿了一條條縱橫交叉的深深皺紋，滿頭濃密頭髮已盡數脫落，而一叢光亮烏黑的長髯，也都變成了白鬚。虛竹第一個念頭是：「我昏暈了多少年？三十年嗎？五十年嗎？怎麼這人突然間老了數十年。」眼前這老者龍鍾不堪，沒有一百二十歲，總也有一百歲。

　　那老人瞇著雙眼，有氣沒力的一笑，說道：「大功告成了！乖孩兒，你福澤深厚，遠過我的期望，你向這板壁空拍一掌試試！」虛竹不明所以，依言虛擊一掌，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好好一堵板壁登時垮了半邊，比他出全力撞上十下，塌得還要厲害。虛竹驚得呆了，道：「那……那是什麼緣故？」那老人滿臉笑容，十分歡喜，也道：「那……那是什麼緣故？」虛竹道：「我怎麼……怎麼忽然有了這樣大的力道？」那老者微笑道：「你還沒學過本門掌法，這時所能使出來的內力，一成也還不到。你師父七十餘年的勤修苦練，豈同尋常？」虛竹一躍而起，內心知道大事不妙，叫道：「你……你……什麼七十餘年勤修苦練？」那老人微笑道：「難道你此刻還不明白？真的還沒想到嗎？」

　　虛竹心中隱隱已感到了那老人此舉的真義，但這件事委實太過突兀，太也不可思議，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囁囁嚅嚅的道：「老前輩是傳了一門神功……一門神功給了小僧麼？」那老人微笑道：「你還不肯稱我師父？」虛竹低頭道：「小僧是少林派的弟子，不能欺祖滅宗，改入別派。」那老人道：「你身上已沒半分少林派的功夫，還說是什麼少林弟子？你體內蓄積有『逍遙派』七十餘年神功，怎麼還不是本派的弟子？」虛竹從來沒聽見過「逍遙派」的名字，神不守舍的道：「逍遙派？」那老人微笑道：「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於無窮，是為逍遙。你向上一跳試試！」

　　虛竹好奇心起，雙膝略彎，腳上用力，向上輕輕一跳。突然砰的一聲，頭頂一陣劇痛，眼前一亮，半個身子已穿破了屋頂，還在不住上升，忙伸手抓住屋頂，落下地來，接連跳了幾下，方始站住，如此輕功，實是匪夷所思，一時間並不歡喜，反而甚感害怕。那老人道：「怎麼樣？」虛竹道：「我……我是入了魔道麼？」那老人道：「你安安靜靜的坐著，聽我述說原因。時刻已經不多，只能擇要而言。你既不肯稱我為師，不願改宗，我也不來勉強於你。小師父，我求你幫個大忙，替我做一件事，你能答應麼？」虛竹素來樂於助人，佛家修六度，首重佈施，世人有難，自當盡力相助，便道：「前輩有命，自當竭力以赴。」這兩句話一出口，忽地想到此人的功夫似是左道妖邪一流，當即又道：「但若前輩命小僧為非作歹，那可不便從命了。」那老人臉現苦笑，問道：「什麼叫做『為非作歹』？」虛竹一怔，道：「小僧是佛門弟子，損人害人之事，是決計不做的。」那老人道：「倘若世間有人，專做損人害人之事，為非作歹，殺人無算，我命你去除滅了他，你答不答應？」虛竹道：「小僧要苦口婆心，勸他改過遷善。」那老人道：「倘若他執迷不悟呢？」虛竹挺直身子，說道：「伏魔除害，原是我輩當為之事。只是小僧能為淺薄，恐怕不能當此重任。」

　　那老人道：「那麼你答應了？」虛竹點頭道：「我答應了！」那老人神情歡悅，道：「很好，很好！我要你去殺一個人，一個大大的惡人，那便是我的弟子丁春秋，今日武林中稱為星宿老怪便是。」虛竹噓了口氣，如釋重負，他親眼見到星宿老怪只一句話便殺了十名車伕，實是罪大惡極，師伯祖玄難大師又被他以邪術化去全身內力，便道：「除卻星宿老怪，乃是莫大功德，但小僧這點點功夫，如何能夠……」說到這裡，和那老人四目相對，見到他目光中嘲弄的神色，登時想起，「這點點功夫」五字，似乎已經不對，當即住口。

　　那人道：「此刻你身上這點點功夫，早已不在星宿老怪之下，只是要將他除滅，確實還是不夠，但你不用擔心，老夫自有安排。」虛竹道：「小僧曾聽薛慕華施主說過星宿海丁……丁施主的惡行，只道老前輩已給他害死了，原來老前輩尚在人世，那……那可好得很，好得很。」

　　那老人歎了口氣，說道：「當年這逆徒突然發難，將我打入深谷之中，老夫險些喪命彼手。幸得我大徒兒蘇星河裝聾作啞，瞞過了逆徒耳目，老夫才得苟延殘喘，多活了三十年。星河的資質本來也是挺不錯的，只可惜他給我引上了岔道，分心旁鶩，去學琴棋書畫等等玩物喪志之事，我的上乘武功他是說什麼也學不會的了。這三十年來，我只盼覓得一個聰明而專心的徒兒，將我畢生武學都傳授於他，派他去誅滅丁春秋。可是機緣難逢，聰明的本性不好，保不定重蹈養虎貽患的覆轍；性格好的卻又悟性不足。眼看我天年將盡，再也等不了，這才將當年所擺下的這個珍瓏公佈於世，以便尋覓才俊。我大限即到，已無時候傳授武功，因此所收的這個關門弟子，必須是個聰明俊秀的少年。」

　　虛竹聽他又說到「聰明俊秀」，心想自己資質並不聰明，「俊秀」二字，更無論如何談不上，低頭道：「世間俊雅的人物，著實不少，外面便有兩個人，一是慕容公子，另一位是姓段的公子。小僧將他們請來會見前輩如何？」那老人澀然一笑，說道：「我逆運『北冥神功』，已將七十餘年的修為，盡數注入了你的體中，哪裡還能再傳授第二個人？」虛竹驚道：「前輩……前輩真的將畢生修為，都傳給了小僧？那……那教……」那老人道：「此事對你到底是禍是福，此刻尚所難言。武功高強也未必是福。世間不會半分武功之人，無憂無慮，少卻多少爭競，少卻多少煩惱？當年我倘若只是學琴學棋，學書學畫，不窺武學門徑，這一生我就快活得多了。」說著歎了口長氣，抬起頭來，從虛竹撞破的屋頂洞孔中望出去，似乎想起了不少往事，過了半晌，才道：「好孩子，丁春秋只道我早已命喪於他手下，是以行事肆無忌憚。這裡有一幅圖，上面繪的是我昔年大享清福之處，那是在大理國無量山中，你尋到我所藏武學典籍的所在，依法修習，武功便能與這丁春秋並駕齊驅。但你資質似乎也不甚佳，修習本門武功，只怕多有窒滯，說不定還有不少凶險危難。那你就需求無量山石洞中那個女子指點。她見你相貌不佳，多半不肯教你，你求他瞧在我的份上……咳，咳……」說到這裡，連連咳嗽，已是上氣不接下氣，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卷軸，塞在虛竹手中。虛竹頗感為難，說道：「小僧學藝未成，這次是奉師命下山送信，即當回山覆命，今後行止，均須秉承師命而行。倘若本寺方丈和業師不准，便無法遵依前輩的囑咐了。」那老人苦笑道：「倘若天意如此，要任由惡人橫行，那也無法可想，你……你……」說了兩個「你」字，突然間全身發抖，慢慢俯下身來，雙手撐在地下，似乎便要虛脫。虛竹吃了一驚，忙伸手扶住，道：「老……老前輩，你怎麼了？」那老人道：「我七十餘年的修練已盡數傳付於你，今日天年已盡，孩子，你終究不肯叫我一聲『師父』麼？」說這幾句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

　　虛竹見他目光中祈求哀憐的神氣，心腸一軟，「師父」二字，脫口而出。那老人大喜，用力從左手指上脫下一枚寶石指環，要給虛竹套在手指上，只是他力氣耗竭，連虛竹的手腕也抓不住。虛竹又叫了聲：「師父！」將戒指套上了自己手指。那老人道：「好……好！你是我的第三個弟子，見到蘇星河，你……你就叫他大師哥。你姓什麼？」虛竹道：「我實在不知道。」那老人道：「可惜你相貌不好看，中間實有不少為難之處，然而你是逍遙派掌門人，照理這女子不該違抗你的命令，很好，很好……」越說聲音越輕，說到第二個「很好」兩字時，已是聲若游絲，幾不可聞，突然間哈哈哈幾聲大笑，身子向前一衝，砰的一聲，額頭撞在地下，就此不動了。

　　虛竹忙伸手扶起，一探他鼻息，已然氣絕，急忙合十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求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接引老先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和這老人相處不到一個時辰，原說不上有什麼情誼，但體內受了他修練七十餘年的功力，隱隱之間，似乎這老人對自己比什麼人都更為親近，也可以說，這老人的一部分已變作了自己，突然間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哭了一陣子，跪倒在地，向那老人的遺體拜了幾拜，默默禱祝：「老前輩，我叫你師父，那是假的，你可不要當真。你神識不昧，可不要怪我。」禱祝已畢，轉身從板壁破洞中鑽了出去，只輕輕一躍，便竄過兩道板壁，到了屋外。

## 第32章 且自逍遙沒誰管

　　虛竹一出木屋，不禁一怔，只見曠地上燒著一個大火柱，遍地都是橫七豎八倒伏著的松樹。他進木屋似乎並無多時，但外面已然鬧得天翻地覆，想來這些松樹都是在自己昏暈之時給人打倒的，因此在屋裡竟然全未聽到。

　　又見屋外諸人夾著火柱分成兩列。聾啞老人蘇星河站於右首，玄難等少林僧、康廣陵、薛慕華等一干人都站在他身後。星宿老怪站於左首，鐵頭人游坦之和星宿派群弟子站在他身後。慕容復、王語嫣、段譽、鳩摩智、段延慶、南海鱷神等則疏疏落落的站於遠處。

　　蘇星河和丁春秋二人正在催運掌力，推動火柱向對方燒去。眼見火柱斜偏向右，顯然丁春秋已大佔上風。各人個個目不斜視的瞧著火柱，對虛竹從屋中出來，誰也沒加留神。當然王語嫣關心的只是表哥慕容復，而段譽關心的只是王語嫣，這兩人所看的雖都不是火柱，但也決計不會來看虛竹一眼。虛竹遠遠從眾人身後繞到右首，站在師叔慧鏡之側，只見火柱越來越偏向右方，蘇星河衣服中都鼓足了氣，直如順風疾駛的風帆一般，雙掌不住向前猛推。

　　丁春秋卻是談笑自若，衣袖輕揮，似乎漫不經心。他門下弟子頌揚之聲早已響成一片：「星宿老仙舉重若輕，神功蓋世，今日教你們大開眼界。」「我師父意在教訓旁人，這才慢慢催運神功，否則早已一舉將這姓蘇的老兒誅滅了。」「有誰不服，待會不妨一個個來嘗嘗星宿老仙神功的滋味。」「你們膽怯，就算聯手而上，那也不妨！」「古往今來，無人能及星宿老仙！有誰膽敢螳臂當車，不過自取滅亡而已。」鳩摩智、慕容復、段延慶等心中均想，倘若我們幾人這時聯手而上，向丁春秋圍攻，星宿老怪雖然厲害，也抵不住幾位高手的合力。但各人一來自重身份，決不願聯手合攻一人；二來聾啞老人和星宿老怪同門自殘，旁人不必參與；三則相互間各有所忌，生怕旁人乘虛下手，是以星宿派群弟子雖將師父捧上了天，鳩摩智等均只微微而笑，不加理會。突然間火柱向前急吐，捲到了蘇星河身上，一陣焦臭過去，把他的長鬚燒得乾乾淨淨。蘇星河出力抗拒，才將火柱推開，但火焰離他身子已不過兩尺，不住伸縮顫動，便如一條大蟒張口吐舌，要向他咬去一般。虛竹心下暗驚：「蘇施主只怕轉眼便要被丁施主燒死，那如何是好？」

　　猛聽得鏜鏜兩響，跟著咚咚兩聲，鑼鼓之聲敲起，原來星宿派弟子懷中藏了鑼鼓鐃鈸、嗩吶喇叭，這時取了出來吹吹打打，宣揚師父威風，更有人搖起青旗、黃旗、紅旗、紫旗，大聲吶喊。武林中兩人比拚內功，居然有人在旁以鑼鼓助威，實是開天闢地以來所從未有之奇。鳩摩智哈哈大笑，說道：「星宿老怪臉皮之厚，當真是前無古人！」鑼鼓聲中，一名星宿弟子取出一張紙來，高聲誦讀，駢四驪六，卻是一篇「恭頌星宿老仙揚威中原贊」。不知此人請了哪一個腐儒撰此歌功頌德之辭，但聽得高帽與馬屁齊飛，法螺共鑼鼓同響。別小看了這些無恥歌頌之聲，於星宿老怪的內力，確然也大有推波助瀾之功。鑼鼓和頌揚聲中，火柱更旺，又向前推進了半尺。突然間腳步聲響，二十餘名漢子從屋後奔將出來，擋在蘇星河身前，便是適才抬玄難等人上山的聾啞漢子，都是蘇星河的門人。丁春秋掌力催逼，火柱燒向這二十餘人身上，登時嗤嗤聲響，將這一干人燒得皮焦肉爛。蘇星河想揮掌將他們推開，但隔得遠了，掌力不及。這二十餘人筆直的站著，全身著火，卻絕不稍動，只因口不能言，更顯悲壯。這一來，旁觀眾人都聳然動容，連王語嫣和段譽的目光也都轉了過來。大火柱的熊熊火焰，將二十餘名聾啞漢子裹住。段譽叫道：「不得如此殘忍！」右手伸出，要以「六脈神劍」向丁春秋刺去，可是他運劍不得其法，全身充沛的內力只在體內轉來轉去，卻不能從手指中射出。他滿頭大汗，叫道：「慕容公子，你快出手制止。」

　　慕容復道：「段兄方家在此，小弟何敢班門弄斧？段兄的六脈神劍，再試一招罷！」

　　段延慶來得晚了，沒見到段譽的六脈神劍，聽了慕容復這話，不禁心頭大震，斜眼相睨段譽，要看他是否真的會此神功，但見他右手手指點點劃劃，出手大有道理，但內力卻半點也無，心道：「什麼六脈神劍，倒嚇了我一跳。原來這小子虛張聲勢，招搖撞騙。雖然故老相傳，我段家有六脈神劍奇功，可哪裡有人練成過？」

　　慕容復見段譽並不出手，只道他有意如此，當下站在一旁，靜觀其變。又過得一陣，二十餘個聾啞漢子在火柱燒炙之下已死了大半，其餘小半也已重傷，紛紛摔倒。鑼鼓聲中，丁春秋袍袖揮了兩揮，火柱又向蘇星河撲了過來。

　　薛慕華叫道：「休得傷我師父！」縱身要擋到火柱之前。蘇星河揮掌將他推開，說道：「徒死無益！」左手凝聚殘餘的功力，向火柱擊去。這時他內力幾將耗竭，這一掌只將火柱暫且阻得一阻，只覺全身熾熱，滿眼望出去通紅一片，儘是火焰。此時體內真氣即將油盡燈枯，想到丁春秋殺了自己後必定闖關直入，師父裝死三十年，終究仍然難逃毒手。他身上受火柱煎迫，內心更是難過。

　　虛竹見蘇星河的處境危殆萬分，可是一直站在當地，不肯後退半步。他再也看不過去，搶上前去，抓住他後心，叫道：「徒死無益，快快讓開罷！」便在此時，蘇星河正好揮掌向外推出。他這一掌的力道已是衰微之極，原不想有何功效，只是死戰到底，不肯束手待斃而已，哪知道背心後突然間傳來一片渾厚無比的內力，而且家數和他一模一樣，這一掌推出，力道登時不知強了多少倍。只聽得呼的一聲響，火柱倒捲過去，直燒到了丁春秋身上，餘勢未盡，連星宿群弟子也都捲入火柱之中。霎時間鑼鼓聲嗆咚叮噹，嘈成一團，鐃鈸喇叭，隨地亂滾，「星宿派威震中原，我恩師當世無敵」的頌聲之中，夾雜著「哎唷，我的媽啊！」「乖乖不得了，星宿派逃命要緊！」「星宿派能屈能伸，下次再來揚威中原罷」的呼叫聲。丁春秋大吃一驚，其實虛竹的內力加上蘇星河的掌風，也未必便勝過了他，只是他已操必勝之時，正自心曠神怡，洋洋自得，於全無提防之際，突然間遭到反擊，不禁倉皇失措。同時他察覺到對方這一掌中所含內力圓熟老辣，遠在師兄蘇星河之上，而顯然又是本派的功夫，莫非給自己害死了的師父突然間顯靈？是師父的鬼魂來找自己算帳了？他一想到此處，心神慌亂，內力凝聚不起，火柱捲到了他身上，竟然無力推回，衣衫鬚髮盡皆著火。

　　群弟子「星宿老仙大勢不妙」呼叫聲中，丁春秋惶急大叫：「鐵頭徒兒，快快出手！」

　　游坦之當即揮掌向火柱推去。只聽得嗤嗤嗤聲響，火柱遇到他掌風中的奇寒之氣，霎時間火焰熄滅，連青煙也消失得極快，地下僅餘幾段燒成焦炭的大松木。

　　丁春秋鬚眉俱焦，衣服也燒得破破爛爛，狼狽之極，他心中還在害怕師父陰魂顯靈，說什麼也不敢在這裡逞兇，叫道：「走罷！」一晃身間，身子已在七八丈外。星宿派弟子沒命的跟著逃走，鑼鼓喇叭，丟了一地，那篇「恭頌星宿老仙揚威中原贊」並沒讀完，卻已給大火燒去了一大截，隨風飛舞，似在嘲笑星宿老怪如此「揚威中原」。只聽得遠處傳來「啊」的一聲慘叫，一名星宿派弟子飛在半空，摔將下來，就此不動。眾人面面相覷，料想星宿老怪大敗之餘，老羞成怒，不知哪一個徒弟出言相慰，拍馬屁拍到了馬腳上，給他一掌擊斃。

　　玄難、段延慶、鳩摩智等都以為聾啞老人蘇星河施了誘敵的苦肉之計，讓丁春秋耗費功力來燒一群聾啞漢子，然後石破天驚的施以一擊，叫他招架不及，鎩羽而去。聾啞老人的智計武功，江湖上向來赫赫有名，適才他與星宿老怪開頭一場惡鬥，只打得徑尺粗細的大松樹一株株翻倒，人人看得驚心動魄，他最後施展神功，將星宿老怪逐走，誰都不以為怪。玄難道：「蘇先生神功淵深，將這老怪逐走，料想他這一場惡鬥之後喪魂落魄，再也不敢涉足中原。先生造福武林，大是不淺。」蘇星河一瞥間見到虛竹手指上戴著師父的寶石戒指，方明其中究竟，心中又悲又喜，眼見群弟子死了十之八九，餘下的一二成也已重傷難癒，甚是哀痛，更記掛愈師父安危，向玄難、慕容復等敷衍了幾句，便拉著虛竹的手，道：「小師父，請你跟我進來。」虛竹眼望玄難，等他示下。玄難道：「蘇前輩是武林高人，如有什麼吩咐，你一概遵命便是。」虛竹應道：「是！」跟著蘇星河從破洞中走進木屋。蘇星河隨手移過一塊木板，擋住了破洞。諸人都是江湖上見多識廣之士，都知他此舉是不欲旁人進去窺探，自是誰也不會多管閒事。唯一不是「見多識廣」的，只有一個段譽。但他這時早又已全神貫注於王語嫣身上，連蘇星河和虛竹進屋也不知道，哪有心情去理會別事？蘇星河與虛竹攜手進屋，穿過兩處板壁，只見那老人伏在地下，伸手一探，已然逝世。此事他早已料到八九成，但仍是忍不住悲從中來，跪下磕了幾個頭，泣道：「師父，師父，你終於舍弟子而去了！」虛竹心想：「這老人果然是蘇老前輩的師父。」蘇星河收淚站起，扶起師父的屍身，倚在板壁上端端正正的坐好，跟著扶住虛竹，讓他也是倚壁而坐，和那老人的屍體並肩。虛竹心下嘀咕：「他叫我和老先生的屍體排排坐，卻作什麼？難道……難道……要我陪他師父一塊兒死嗎？」身上不禁感到一陣涼意，要想站起，卻又不敢。

　　蘇星河整一整身上燒爛了的衣衫，突然向虛竹跪倒，磕下頭去，說道：「逍遙派不肖弟子蘇星河，拜見本派新任掌門。」這一下只嚇得虛竹手足無措，心中只說：「這人可真瘋了！這人可真瘋了！」忙跪下磕頭還禮，說道：「老前輩行此大禮，可折殺小僧了。」蘇星河正色道：「師弟，你是我師父的關門弟子，又是本派掌門。我雖是師兄，卻也要向你磕頭！」

　　虛竹道：「這個……這個……」這時才知蘇星河並非發瘋，但唯其不是發瘋，自己的處境更加尷尬，肚裡只連珠價叫苦。蘇星河道：「師弟，我這條命是你救的，師父的心願是你完成的，受我磕這幾個頭，也是該的。師父叫你拜他為師，叫你磕九個頭，你磕了沒有？」虛竹道：「頭是磕過的，不過當時我不知道是拜師。我是少林派弟子，不能改入別派。」蘇星河道：「師父當然已想到了這一著，他老人家定是化去了你原來的武功，再傳你本派功夫。師父已將畢生功力都傳了給你，是不是？」虛竹只得點頭道：「是。」蘇星河道：「本派掌門人標記的這枚寶石指環，是師父從自己手上除下來，給你戴在手上的，是不是？」虛竹道：「是！不過……不過我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掌門人的標記。」

　　蘇星河盤膝坐在地下，說道：「師弟，你福澤深厚之極。我和丁春秋想這只寶石指環，想了幾十年，始終不能到手，你卻在一個時辰之內，便受到師父的垂青。」

　　虛竹忙除下指環遞過，說道：「前輩拿去便是，這只指環，小僧半點用處也沒有。」蘇星河不接，臉色一沉，道：「師弟，你受師父臨死時的重托，豈能推卸責任？師父將指環交給你，是叫你去除滅丁春秋這廝，是不是？」虛竹道：「正是。但小僧功行淺薄，怎能當此重任？」

　　蘇星河歎了口氣，將寶石指環套回在虛竹指上，說道：「師弟，這中間原委，你多有未知，我簡略跟你一說。本派叫做逍遙派，向來的規矩，掌門人不一定由大弟子出任，門下弟子之中誰的武功最強，便由誰做掌門。」

　　虛竹道：「是，是，不過小僧武功差勁之極。」蘇星河不理他打岔，說道：「咱們師父共有同門三人，師父排行第二，但他武功強過咱們的師伯，因此便由他做掌門人。後來師父收了我和丁春秋兩個弟子，師父定下規矩，他所學甚雜，誰要做掌門，各種本事都要比試，不但比武，還得比琴棋書畫。丁春秋於各種雜學一竅不通，眼見掌門人無望，竟爾忽施暗算，將師父打下深谷，又將我打得重傷。」虛竹在薛慕華的地窖中曾聽他說過一些其中情由，哪料到這件事竟會套到了自己頭上，心下只暗暗叫苦，順口道：「丁施主那時居然並不殺你。」

　　蘇星河道：「你別以為他尚有一念之仁，留下了我的性命。一來他一時攻不破我所布下的五行八卦、奇門遁甲的陣勢；二來我跟他說：『丁春秋，你暗算了師父，武功又勝過我，但逍遙派最深奧的功夫，你卻摸不到個邊兒，《北冥神功》這部書，你要不要看？「凌波微步」的輕功，你要不要學？「天山六陽掌」呢？」逍遙折梅手」呢？「小無相功」呢？』「那都是本派最上乘的武功，連我們師父也因多務條學，有許多功夫並沒學會。丁春秋一聽之下，喜歡得全身發顫，說道：『你將這些武功秘笈交了出來，今日便饒你性命。』我道：『我怎會有此等秘笈？只是師父保藏秘笈的所在，我倒知道。你要殺我，儘管下手。』丁春秋道：『秘笈當然是在星宿海旁，我豈有不知？』我道：『不錯，確是在星宿海旁，你有本事，儘管自己去找。』他沉吟半晌，知道星宿海週遭數百里，小小幾部秘笈不知藏在何處，實是難找，便道：『好，我不殺你。只是從今而後，你須當裝聾作啞，不能將本派的秘密洩漏出去。』「他為什麼不殺我？他只是要留下我這個活口，以便逼供。否則殺了我之後，這些秘笈的所在，天下再也無人知道了。其實這些武功秘笈，根本就不在星宿海，一向分散在師伯、師父、師叔三人手中。丁春秋定居在星宿海畔，幾乎將每一塊石子都翻了過來，自然沒找到神功秘笈。幾次來找我麻煩，都給我以土木機關、奇門遁甲等方術避開。這一次他又想來問我，眼見無望，他便想殺我洩憤。」

　　虛竹道：「幸虧前輩……」蘇星河道：「你是本派掌門，怎麼叫我前輩，該當叫我師哥才是。」虛竹心想：「這件事傷腦筋之極，不知幾時才說得明白。」便道：「你是不是我師兄，暫且不說，就算真是師兄，那也是『前輩』。」蘇星河點點頭道：「這倒有理。幸虧我怎麼？」虛竹道：「幸虧前輩苦苦忍耐，養精蓄銳，直到最後關頭，才突施奇襲，使這星宿老怪大敗虧輸而去。」蘇星河連連搖手，說道：「師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明明是你用師尊所傳的神功轉而助我，才救了我的性命，怎麼你又謙遜不認？你我是同門師兄弟，掌門之位已定，我的命又是你救的，我無論如何不會來覬覦你這掌門之位。你今後可再也不能見外了。」虛竹大奇，說道：「我幾時助過你了？救命之事，更是無從談起。」蘇星河想了一想，道：「或許你是出於無心，也未可知。總而言之，你手掌在我背心上一搭，本門的神功傳了過來，方能使我反敗為勝。」虛竹道：「唔，原來如此。那是你師父救了你性命，不是我救的。」蘇星河道：「我說這是師尊假你之手救我，你總得認了罷？」虛竹無可再推，只得點頭道：「這個順水人情，既然你叫我非認不可，我就認了。」蘇星河又道：「剛才你神功陡發，打了丁春秋一個出其不意，才將他驚走。倘若當真相鬥，你我二人合力，仍然不是他敵手。否則的話，師父只須將神功注入我身，便能收拾這叛徒了，又何必花費偌大心力，另覓傳人？這三十年來，我多方設法，始終找不到人來承襲師父的武功。眼見師父日漸衰老，這傳人便更加難找了，非但要悟心奇高，尚須是個英俊瀟灑的美少年……」虛竹聽他說到「美少年」三字，眉頭微皺，心想：「修練武功，跟相貌美醜又有什麼干係？他師徒二人一再提到傳人的形貌，不知是什麼緣故？」蘇星河向他掠了一眼，輕輕歎了口氣。虛竹道：「小僧相貌醜陋，決計沒做尊師傳人的資格。老前輩，你去找一位英俊瀟灑的美少年來，我將尊師的神功交了給他，也就是了。」蘇星河一怔，道：「本派神功和心脈氣血相連，功在人在，功消人亡。師父傳了你神功後便即仙去，難道你沒見到麼？」虛竹連連頓足，道：「這便如何是好？教我誤了尊師和前輩的大事。」蘇星河道：「師弟，這便是你肩頭上的擔子了。師父設下這個棋局，旨在考查來人的悟性。這珍瓏實在太難，我苦思了數十年，便始終解不開，只有師弟能解開，『悟心奇高』這四個字，那是合式了。」虛竹苦笑道：「一樣的不合式。這個珍瓏，壓根兒不是我自己解的。」於是將師伯祖玄難如何傳音入密、暗中指點之情說了。蘇星河將信將疑，道：「瞧玄難大師的神情，他已遭了丁春秋的毒手，一身神功，早已消解，不見得會再使『傳音入密』的功夫。」他頓了一頓，又道：「但少林派乃天下武學正宗，玄難大師或者故弄玄虛，亦未可知，那就不是我井底之蛙所能見得到了。師弟，我遣人到處傳書，邀請天下圍棋高手來解這珍瓏，凡是喜棋之人，得知有這麼一個棋會，那是說什麼都要來的。只不過年紀太老，相貌……這個……這個不太俊美的，又不是武林中人，我吩咐便不用請了。姑蘇慕容公子面如冠玉，天下武技無所不能，原是最佳人選，偏偏他沒能解開。」虛竹道：「是啊，慕容公子是強過我百倍了。還有那位大理段家的段公子，那也是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啊。」蘇星河道：「唉，此事不必提起。我素聞大理鎮南王段正淳精擅一陽指神技，最難得的是風流倜儻，江湖上不論黃花閨女，半老徐娘，一見他便神魂顛倒，情不自禁。我派了好幾名弟子去大理邀請，哪知他卻不在大理，不知到了何處，結果卻來了他一個呆頭呆腦的寶貝兒子。」

　　虛竹微微一笑，道：「這位段公子兩眼發直，目不轉睛的只是定在那個王姑娘身上。」

　　蘇星河搖了搖頭，道：「可歎，可歎！段正淳拈花惹草，號稱武林中第一風流浪子，生的兒子可一點也不像他，不肖之極，丟老子的臉。他拚命想討好那位王姑娘，王姑娘對他卻全不理睬，真氣死人了。」

　　虛竹道：「段公子一往情深，該是勝於風流浪子，前輩怎麼反說『可歎』？」蘇星河道：「他聰明臉孔笨肚腸，對付女人一點手段也沒有，咱們用他不著。」虛竹道：「是！」心下暗暗喜歡：「原來你們要找一個美少年去對付女人，這就好了，無論如何，總不會找到我這醜八怪和尚的頭上來。」蘇星河問道：「師弟，師父有沒有指點你去找一個人？或者給了你什麼地圖之類？」

　　虛竹一怔，覺得事情有些不對，要想抵賴，但他自幼在少林寺中受眾高僧教誨，不可說謊，何況早受了比丘戒，「妄語」乃是大戒，期期艾艾的道：「這個……這個……」蘇星河道：「你是掌門人，你若問我什麼，我不能不答，否則你可立時將我處死。但我問你什麼事，你愛答便答，不愛答便可叫我不許多嘴亂問。」

　　蘇星河這麼一說，虛竹更不便隱瞞，連連搖手道：「我怎能向你妄自尊大？前輩，你師父將這個交給了我。」說著從懷中取出那卷軸，他見蘇星河身子一縮，神色極是恭謹，不敢伸手接過來，便自行打了開來。

　　卷軸一展開，兩人同時一呆，不約而同的「咦」的一聲，原來卷軸中所繪的既非地理圖形，亦非山水風景，卻是一個身穿宮裝的美貌少女。虛竹道：「原來便是外面那個王姑娘。」

　　但這卷軸絹質黃舊，少說也有三四十年之久，圖中丹青墨色也頗有脫落，顯然是幅陳年古畫，比之王語嫣的年紀無論如何是大得多了，居然有人能在數十年甚或數百年前繪就她的形貌，實令人匪夷所思。圖畫筆致工整，卻又活潑流動，畫中人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便如將王語嫣這個人縮小了、壓扁了、放入畫中一般。虛竹嘖嘖稱奇，看蘇星河時，卻見他伸著右手手指，一筆一劃的摩擬畫中筆法，讚歎良久，才突然似從夢中驚醒，說道：「師弟，請勿見怪，小兄的臭脾氣發作，一見到師父的丹青妙筆，便又想跟著學了。唉，貪多嚼不爛，我什麼都想學，到頭來卻一事無成，在丁春秋手中敗得這麼慘。」一面說，一面忙將卷軸捲好，交還給虛竹，生恐再多看一陣，便會給畫中的筆墨所迷。他閉目靜神，又用力搖了搖頭，似乎要將適才看過的丹青筆墨從腦海中驅逐出去，過了一會，才睜眼說道：「師父交這卷軸給你時，卻如何說？」

　　虛竹道：「他說我此刻的功夫，還不足以誅卻丁春秋，須當憑此卷軸，到大理國無量山去，尋到他當年所藏的大批武學典籍，再學功夫。不過我多半自己學不會，還得請另一個人指點。他說卷軸上繪的是他從前大享清福之處，那麼該是名山大川，或是清幽之處，怎麼卻是王姑娘的肖像？莫非他拿錯了一個卷軸？」蘇星河道：「師父行事，人所難測，你到時自然明白。你務須遵從師命，設法去學好功夫，將丁春秋除了。」虛竹囁嚅道：「這個……這個……小僧是少林弟子，即須回寺覆命。到了寺中，從此清修參禪，禮佛誦經，再也不出來了。」蘇星河大吃一驚，跳起身來，放聲大哭，噗的一聲，跪在虛竹面前，磕頭如搗蒜，說道：「掌門人，你不遵師父遺訓，他老人家可不是白死了麼？」

　　虛竹也即跪下，和他對拜，說道：「小僧身入空門，戒嗔戒殺，先前答應尊師去除卻丁春秋，此刻想來總是不妥。少林派門規極嚴，小僧無論如何不敢改入別派，胡作非為。」不論蘇星河痛哭哀求也好，設喻開導也好，甚至威嚇強逼也好，虛竹總之不肯答應。蘇星河無法可施，傷心絕望之餘，向著師父的屍體說道：「師父，掌門人不肯遵從你的遺命，小徒無能為力，決意隨你而去了。」說著躍起身來，頭下腳上，從半空俯衝下來，將天靈蓋往石板地面撞去。虛竹驚叫：「使不得！」將他一把抱住。他此刻不但內力渾厚，而且手足靈敏，大逾往昔，一把抱住之後，蘇星河登時動彈不得。蘇星河道：「你為什麼不許我自盡？」虛竹道：「出家人慈悲為本，我自然不忍見你喪命。」蘇星河道：「你放開我，我是決計不想活了。」虛竹道：「我不放。」蘇星河道：「難道你一輩子捉住我不放？」虛竹心想這個話倒也不錯，便將他身子倒了轉來，頭上腳下的放好，說道：「好，放便放你，卻不許你自盡。」蘇星河靈機一動，說道：「你不許我自盡？是了，該當遵從掌門人的號令。妙極，掌門人，你終於答允做本派掌門人了！」虛竹搖頭道：「我沒有答允。我哪裡答允過了？」蘇星河哈哈一笑，說道：「掌門人，你再要反悔，也沒有用了。你已向我發施號令，我已遵從你的號令，從此再也不敢自盡。我聰辯先生蘇星河是什麼人？除了聽從本派掌門人的言語之外，又有誰敢向我發施號令？你不妨去問問少林派的玄難大師，縱是少林寺的玄慈方丈，也不敢命我如何如何。」聾啞老人在江湖上威名赫赫，虛竹在途中便已聽師伯祖玄難大師說過，蘇星河說無人敢向他發號施令，倒也不是虛語。虛竹道：「我不是膽敢叫你如何如何，只是勸你愛惜生命，那也是一番好意。」蘇星河道：「我不敢來請問你是好意還是歹意。你叫我死，我立刻就死；你叫我活，我便不敢不活。這生殺之令，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權柄。你若不是我掌門人，又怎能隨便叫我死，叫我活？」虛竹辯不過，說道：「既是如此，剛才的話就算我說錯了，我取消就是。」蘇星河道：「你取消『不許我自盡』的號令，那便是叫我自盡了。遵命，我即刻自盡便是。」他自盡的法子甚是奇特，又是一躍而起，頭下腳上的向石板俯衝而下。虛竹忙又一把將他牢牢抱住，說道：「使不得，使不得！我並非叫你自盡！」蘇星河道：「嗯，你又不許我自盡。謹遵掌門人號令。」虛竹將他身子放好，搔搔光頭，無言可說。蘇星河號稱「聰辯先生」，這外號倒不是白叫的，他本來能言善辯，雖然三十年來不言不語，這時重運唇舌，依然是舌燦蓮花。虛竹年紀既輕，性子質樸，在寺中跟師兄弟們也向來並不爭辯，如何能是蘇星河的對手？虛竹心中隱隱覺得，「取消不許他自盡的號令」，並不等於「叫他自盡」，而「並非叫他自盡」，亦不就是「不許他自盡」。只是蘇星河口齒伶俐，句句搶先，虛竹無從辯白，他呆了半晌，歎道：「前輩，我辯是辯不過你的。但你要我改入貴派，終究難以從命。」蘇星河道：「咱們進來之時，玄難大師吩咐過你什麼話？玄難大師的話，你是否必須遵從？」虛竹一怔，道：「師伯祖叫我……叫我……叫我聽你的話。」

　　蘇星河十分得意，說道：「是啊，玄難大師叫你聽我的話。我的話是：你該遵從咱們師父遺命，做本派掌門人。但你既是逍遙派掌門人，對少林派高僧的話，也不必理睬了。所以啊，倘若你遵從玄難大師的話，那麼就是逍遙派掌門人；倘若你不遵從玄難大師的話，你也是逍遙派掌門人。因為只有你做了逍遙派的掌門人，才可將玄難大師的話置之腦後，否則的話，你怎可不聽師伯祖的吩咐？」這番論證，虛竹聽來句句有理，一時之間做聲不得。

　　蘇星河又道：「師弟，玄難大師和少林派的另外幾位和尚，都中了丁春秋的毒手，若不施救，性命旦夕不保，當今之世，只有你一人能夠救得他們。至於救是不救，那自是全憑你的意思了。」虛竹道：「我師伯祖確是遭了丁春秋的毒手，另外幾位師叔伯也受了傷，可是……可是我本事低微，又怎能救得他們？」蘇星河微微一笑，道：「師弟，本門向來並非只以武學見長，醫卜星相，琴棋書畫，各家之學，包羅萬有。你有一個師侄薛慕華，醫術只懂得一點兒皮毛，江湖上居然人稱『薛神醫』，得了個外號叫作『閻王敵』，豈不笑歪了人的嘴巴？玄難大師中的是丁春秋的『化功大法』，那個方臉的師父是給那鐵面人以『冰蠶掌』打傷，那高高瘦瘦的師父是給丁春秋一足踢在左脅下三寸之處，傷了經脈……」

　　蘇星河滔滔不絕，將各人的傷勢和源由都說了出來。虛竹大為驚佩，道：「前輩，我見你專心棋局，並沒向他們多瞧一眼，又沒去診治傷病之人，怎麼知道得如此明白？」蘇星河道：「武林中因打鬥比拚而受傷，那是一目瞭然，再容易看也沒有了。只有天然的虛弱風邪，傷寒濕熱，那才難以診斷。師弟，你身負師父七十餘年逍遙神功，以之治傷療病，可說無往而不利。要恢復玄難大師被消去了的功力，確然極不容易，要他傷癒保命，卻只不過舉手之勞。」當下將如何推穴運氣、消解寒毒之法教了虛竹；又詳加指點，救治玄難當用何種手法，救治風波惡又須用何種手法，因人所受傷毒不同而分別施治。

　　虛竹將蘇星河所授的手法牢牢記在心中，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蘇星河見他試演無誤，臉露微笑，讚道：「掌門人記性極好，一學便會。」虛竹見他笑得頗為詭秘，似乎有點不懷好意，不禁起疑，問道：「你為什麼笑？」蘇星河登時肅然，恭恭敬敬的躬身道：「小兄不敢嘻笑，如有失敬，請掌門人恕罪。」虛竹急於要治眾人之傷，也就不再追問，道：「咱們到外邊瞧瞧去罷！」蘇星河道：「是！」跟在虛竹之後，走到屋外。

　　只見一眾傷者都盤膝坐在地下，閉目養神。慕容復潛運內力，在疏解包不同和風波惡的痛楚。王語嫣在替公冶干裹傷。薛慕華滿頭大汗，來去奔波，見到哪個人危急，便搶過去救治，但這一人稍見平靜，另一邊又有人叫了起來。他見蘇星河出來，心下大慰，奔將過來，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快給想想法子。」虛竹走到玄難身前，見他閉著眼在運功，便垂手侍立，不敢開口。玄難緩緩睜開眼來，輕輕歎息一聲，道：「你師伯祖無能，慘遭丁春秋毒手，折了本派的威名，當真慚愧之極。你回去向方丈稟報，便說我……說我和你玄痛師叔祖，都無顏回寺了。」虛竹往昔見到這位師伯祖，總是見他道貌莊嚴，不怒自威，對之不敢逼視，此刻卻見他神色黯然，一副英雄末路的淒涼之態，他如此說，更有自尋了斷之意，忙道：「師伯祖，你老人家不必難過。咱們習武之人，須無嗔怒心，無爭競心，無勝敗心，無得失心……」順口而出，竟將師父平日告誡他的話，轉而向師伯祖說了起來，待得省覺不對，急忙住口，已說了好幾句。玄難微微一笑，歎道：「話是不錯，但你師伯祖內力既失，禪定之力也沒有了。」虛竹道：「是，是。徒孫不知輕重之下，胡說八道。」正想出手替他治傷，驀地裡想起蘇星河詭秘的笑容，心中一驚：「他教我伸掌拍擊師伯祖的天靈蓋要穴，怎知他不是故意害人？萬一我一掌拍下，竟將功力已失的師伯祖打死了，那便如何是好？」玄難道：「你向方丈稟報，本寺來日大難，務當加意戒備。一路上小心在意，你天性淳厚，持戒與禪定兩道，那是不必擔心的，今後要多在『慧』字上下功夫，四卷《楞伽經》該當用心研讀。唉，只可惜你師伯祖不能好好指點你了。」虛竹道：「是，是。」聽他對自己甚是關懷，心下感激，又道：「師伯祖，本寺即有大難，更須你老人家保重身子，回寺協助方丈，共禦大敵。」玄難臉現苦笑，說道：「我……我中了丁春秋的『化功大法』，已經成為廢人，哪裡還能協助方丈，共禦大敵？」虛竹道：「師伯祖，聰辯先生教了弟子一套療傷之法，弟子不自量力，想替慧方師伯試試，請師伯祖許可。」玄難微感詫異，心想聾啞老人是薛神醫的師父，所傳的醫療之法定然有些道理，不知何以他自己不出手，也不叫薛慕華施治，便道：「聰辯先生所授，自然是十分高明的了。」說著向蘇星河望了一眼，對虛竹道：「那你就照試罷。」虛竹走到慧方身前，躬身道：「師伯，弟子奉師伯祖法諭，給師伯療傷，得罪莫怪。」慧方微笑點頭。虛竹依著蘇星河所教方法，在慧方左脅下小心摸準了部位，右手反掌擊出，打在他左脅之下。慧方「哼」的一聲，身子搖晃，只覺脅下似乎穿了一孔，全身鮮血精氣，源源不絕的從這孔中流出，霎時之間，全身只覺空蕩蕩地，似乎皆無所依，但游坦之寒冰毒掌所引起的麻癢酸痛，頃刻間便已消除。虛竹這療傷之法，並不是以內力助他驅除寒毒，而是以修積七十餘年的「北冥真氣」在他脅下一擊，開了一道宣洩寒毒的口子。便如有人為毒蛇所咬，便割破傷口，擠出毒液一般。只是這門「氣刀割體」之法，部位錯了固然不行，倘若真氣內力不足，一擊之力不能直透經脈，那麼毒氣非但宣洩不出，反而更逼進了臟腑，病人立即斃命。虛竹一掌擊出，心中驚疑不定，見慧方的身子由搖晃而穩定，臉上閉目蹙眉的痛楚神色漸漸變為舒暢輕鬆，其實只片刻間的事，在他卻如過了好幾個時辰一般。又過片刻，慧方舒了口氣，微笑道：「好師侄，這一掌的力道可不小啊。」虛竹大喜，說道：「不敢。」回頭向玄難道：「師伯祖，其餘幾位師伯叔，弟子也去施治一下，好不好？」玄難這時也是滿臉喜容，但搖頭道：「不！你先治別家前輩，再治自己人。」虛竹心中一凜，忙道：「是！」尋思：「先人後己，才是我佛大慈大悲、救度眾生的本懷。」眼見包不同身子劇戰，牙齒互擊，格格作響，當即走到他身前，說道：「包三先生，聰辯先生教了小僧一個治療寒毒的法門，小僧今日初學，難以精熟，這就給包三先生施治。失敬之處，還請原諒。」說著摸摸包不同的胸口。包不同笑道：「你幹什麼？」虛竹提起右掌，砰的一聲，打在他胸口。包不同大怒，罵道：「臭和……」這「尚」字還沒出口，突覺糾纏著他多日不去的寒毒，竟迅速異常的從胸口受擊處湧了出去，這個「尚」字便咽在肚裡，再也不罵出去了。虛竹替諸人洩去游坦之的冰蠶寒毒，再去治中了丁春秋毒手之人。那些人有的是被「化功大法」消去功力，虛竹在其天靈蓋「百會穴」或心口「靈台穴」擊以一掌，固本培元；有的是為內力所傷，虛竹以手指刺穴，化去星宿派的內力。總算他記心甚好，於蘇星河所授的諸般不同醫療法門，居然記得清清楚楚，依人而施，只一頓飯時分，便將各人身上所感的痛楚盡數解除。受治之人固然心下感激，旁觀者也對聾啞老人的神術佩服已極，但想他是薛神醫的師父，倒也不以為奇。最後虛竹走到玄難身前，躬身道：「師伯祖，弟子斗膽，要在師伯祖『百會穴』上拍擊一掌。」

　　玄難微笑道：「你得聰辯先生青眼，居然學會了如此巧妙的療傷本事，福緣著實不小，你儘管在我『百會穴』上拍擊便是。」虛竹躬身道：「如此弟子放肆了！」當他在少林寺之時，每次見到玄難，都是遠遠的望見，偶爾玄難聚集眾僧，講解少林派武功的心法，虛竹也是隨眾侍立，從未和他對答過什麼話，這次要他出手拍擊師伯祖的天靈蓋，雖說是為了療傷，究竟心下惴惴，又見他笑得頗為奇特，不知是何用意，定了定神，又說一句：「弟子冒犯，請師伯祖恕罪！」這才走上一步，提掌對準玄難的「百會穴」，不輕不重，不徐不疾，揮掌拍了下去。虛竹手掌剛碰到玄難的腦門，玄難臉上忽現古怪笑容，跟著「啊」的一聲長呼，突然身子癱軟，扭動了幾下，俯伏在地，一動也不動了。旁觀眾人齊聲驚呼，虛竹更是嚇得心中怦怦亂跳，急忙搶上前去，扶起玄難。慧方等諸僧也一齊趕到。看玄難時，只見他臉現笑容，但呼吸已停，竟已斃命。虛竹驚叫：「師伯祖，師伯祖！你怎麼了？」忽聽得蘇星河叫道：「是誰？站住！」從東南角上疾竄而至，說道：「有人在後暗算，但這人身法好快，竟沒能看清楚是誰！」抓起玄難的手脈，皺眉道：「玄難大師功力已失，在旁人暗算之下，全無抵禦之力，竟爾圓寂了。」突然間微微一笑，神色古怪。虛竹腦中混亂一片，只是哭叫：「師伯祖，師伯祖，你……你怎麼會……」驀地想起蘇星河在木屋中詭秘的笑容，怒道：「聰辯先生，你從實說來，到底我師伯祖如何會死？這不是你有意陷害麼？」蘇星河雙膝跪地，說道：「啟稟掌門人，蘇星河決不敢陷掌門人於不義。玄難大師突然圓寂，確是有人暗中加害。」虛竹道：「你在那木屋中古里古怪的好笑，那是什麼緣故？」蘇星河驚道：「我笑了麼？我笑了麼？掌門人，你可得千萬小心，有人……」一句話沒說完，突然住口，臉上又現出詭秘之極的笑容。薛慕華大叫：「師父！」忙從懷中取出一瓶解毒藥丸，急速拔開瓶塞，倒了三粒藥丸在手，塞入蘇星河口中。但蘇星河早已氣絕，解毒藥丸停在他口裡，再難嚥下。薛慕華放聲大哭，說道：「師父給丁春秋下毒害死了，丁春秋這惡賊……」說到這裡，已是泣不成聲。

　　康廣陵撲向蘇星河身上，薛慕華忙抓住他後心，奮力拉開，哭道：「師父身上有毒。」范百齡、苟讀、吳領軍、馮阿三、李傀儡、石清露一齊圍在蘇星河身旁，無不又悲又怒。康廣陵跟隨蘇星河日久，深悉本門的規矩，初時見師父向虛竹跪倒，口稱「掌門人」，已猜中了八九成，再凝神向他手指審視，果見戴著一枚寶石指環，便道：「眾位師弟，隨我參見本派新任掌門師叔。」說著在虛竹面前跪倒，磕下頭去。范百齡等一怔，均即省悟，便也一一磕頭。

　　虛竹心亂如麻，說道：「丁……丁春秋那個奸賊施主，害死我師伯祖，又害死了你們的師父。」

　　康廣陵道：「報仇誅奸，全憑掌門師叔主持大計。」虛竹是個從未見過世面的小和尚，說到武功見識，名位聲望，眼前這些人個個遠在他之上，心中只是轉念：「非為師伯祖復仇不可，非為聰辯先生復仇不可，非為屋中的老人復仇不可！」口中大聲叫了出來：「非殺丁春秋……丁春秋這惡人……惡賊施主不可。」康廣陵又磕下頭去，說道：「掌門師叔答允誅奸，為我等師父報仇，眾師侄深感掌門師叔的大恩大德。」范百齡、薛慕華等也一起磕頭。虛竹忙跪下還禮，道：「不敢，不敢，眾位請起。」康廣陵道：「師叔，小侄有事稟告，此處人多不便，請到屋中，由小侄面陳。」虛竹道：「好！」站起身來。眾人也都站起。虛竹跟著康廣陵，正要走入木屋中，范百齡道：「且慢！師父在這屋內中了丁老賊的毒手，掌門師叔和大師兄還是別再進去的好，這老賊詭計多端，防不勝防。」康廣陵點頭道：「此言甚是！掌門師叔萬金之體，不能再冒此險。」薛慕華道：「兩位便在此處說話好了。咱們在四邊察看。以防老賊再使什麼詭計。」說著首先走了開去，其餘馮阿三、吳領軍等也都走到十餘丈外。其實這些人除了薛慕華外，不是功力消散，便是身受重傷，倘若丁春秋前來襲擊，除了出聲示警之外，實無防禦之力。慕容復、鄧百川等見他們自己本派的師弟都遠遠避開，也都走向一旁。鳩摩智、段延慶等雖見事情古怪，但事不幹己，逕自分別離去。康廣陵道：「師叔……」虛竹道：「我不是你師叔，也不是你們的什麼掌門人，我是少林寺的和尚，跟你們『逍遙派』全不相干。」康廣陵道：「師叔，你何必不認？『逍遙派』的名字，若不是本門中人，外人是決計聽不到的。倘若旁人有意或無意的聽了去，本門的規矩是立殺無赦，縱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殺之滅口。」虛竹打了個寒噤，心道：「這規矩太也邪門。如此一來，倘若我不答應投入他們的門派，他們便要殺我了？」康廣陵又道：「師叔適才替大夥兒治傷的手法，正是本派的嫡傳內功。師叔如何投入本派，何時得到太師父的心傳，小侄不敢多問。或許因為師叔破解了太師父的珍瓏棋局，我師父依據太師父遺命，代師收徒，代傳掌門人職位，亦未可知。總而言之，本派的『逍遙神仙環』是戴在師叔手指上，家師臨死之時向你磕頭，又稱你為『掌門人』，師叔不必再行推托。推來推去，托來托去，也是沒用的。」

　　虛竹向左右瞧了幾眼，見慧方等人正自抬了玄難的屍身，走向一旁，又見蘇星河的屍身仍是直挺挺的跪在地下，臉上露出詭秘的笑容，心中一酸，說道：「這些事情，一時也說不清楚，現下我師伯祖死了，真不知如何是好。老前輩……」康廣陵急忙跪下，說道：「師叔千萬不可如此稱呼，太也折殺小侄了！」虛竹皺眉道：「好，你快請起。」康廣陵這才站起。虛竹道：「老前輩……」他這三字一出口，康廣陵又是噗的一聲跪倒。虛竹道：「我忘了，不能如此叫你。快請起來。」取出那老人給他的卷軸，展了開來，說道：「你師父叫我憑此卷軸，去設法學習武功。用來誅卻丁施主。」

　　康廣陵看了看畫中的宮裝美女，搖頭道：「小侄不明其中道理，師叔還是妥為收藏，別給外人瞧見了。我師父生前既如此說，務請師叔看在我師父的份上，依言而行。小侄要稟告師叔的是，家師所中之毒，叫做『三笑逍遙散』。此毒中於無形，中毒之初，臉上現出古怪的笑容，中毒者自己卻並不知道，笑到第三笑，便即氣絕身亡。」

　　虛竹低頭道：「說也慚愧，尊師中毒之初，臉上現出古怪笑容，我以小人之心，妄加猜度，還道尊師不懷善意，倘若當時便即坦誠問他，尊師立加救治，便不致到這步田地了。」康廣陵搖頭道：「這『三笑逍遙散』一中在身上，便難解救。丁老賊所以能橫行無忌，這『三笑逍遙散』也是原因之一。人家都知道『化功大法』的名頭，只因為中了『化功大法』功力雖失，尚能留下一條性命來廣為傳播，一中『三笑逍遙散』，卻是一瞑不視了。」

　　虛竹點頭道：「這當真歹毒！當時我便站在尊師身旁，沒絲毫察覺丁春秋如何下毒，我武功平庸，見識淺薄，這也罷了，可是丁春秋怎麼沒向我下手，饒過了我一條小命？」康廣陵道：「想來他嫌你本事低微，不屑下毒。掌門師叔，我瞧你年紀輕輕，能有多大本領？治傷療毒之法雖好，那也是我師父教你的，可算不了什麼，丁老怪不會將你瞧在眼裡的。」他說到此處，忽然想到，這麼說未免不大客氣，忙又說道：「掌門師叔，我這麼說老實話，或許你會見怪，但就算你要見怪，我還是覺得你武功恐怕不大高明。」

　　虛竹道：「你說得一點不錯，我武功低微之極，丁老賊……罪過罪過，小僧口出惡言，犯了『惡口戒』，不似佛門弟子……那丁春秋丁施主確是不屑殺我。」

　　虛竹心地誠樸，康廣陵不通世務，都沒想到，丁春秋潛入木屋，聽到蘇星河正在傳授治傷療毒的法門，豈有對虛竹不加暗算之理？哪有什麼見他武功低微、不屑殺害？那「三笑逍遙散」是以內力送毒，彈在對方身上，丁春秋在木屋之中，分別以內力將「三笑逍遙散」彈向蘇星河與虛竹，後來又以此加害玄難。蘇星河惡戰之餘，筋疲力竭，玄難內力盡失，先後中毒。虛竹卻甫得七十餘載神功，丁春秋的內力尚未及身，已被反激了出來，盡數加在蘇星河身上，虛竹卻半點也沒染著。丁春秋與人正面對戰時不敢擅使「三笑逍遙散」，便是生恐對方內力了得、將劇毒反彈出來之故。康廣陵道：「師叔，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逍遙派非佛非道，獨來獨往，那是何等逍遙自在？你是本派掌門，普天下沒一個能管得你。你乘早脫了袈裟，留起頭髮，娶他十七八個姑娘做老婆。還管他什麼佛門不佛門？什麼惡口戒、善口戒？」他說一句，虛竹念一句「阿彌陀佛」，待他說完，虛竹道：「在我面前，再也休出這等褻瀆我佛的言語。你有話要跟我說，到底要說什麼？」康廣陵道：「啊喲，你瞧我真是老糊塗了，說了半天，還沒說到正題。掌門師叔，將來你年紀大了，可千萬別學上我這毛病才好。糟糕，糟糕，又岔了開去，還是沒說到正題，當真該死。掌門師叔，我要求你一件大事，請你恩准。」虛竹道：「什麼事要我准許，那可不敢當了。」康廣陵道：「唉！本門中的大事，若不求掌門人准許，卻又求誰去？我們師兄弟八人，當年被師父逐出門牆，那也不是我們犯了什麼過失，而是師父怕丁老賊對我們加害，又不忍將我們八人刺聾耳朵、割斷舌頭，這才出此下策。師父今日是收回成命了，又叫我們重入師門，只是沒稟明掌門人，沒行過大禮，還算不得是本門正式弟子，因此要掌門人金言許諾。否則我們八人到死還是無門無派的孤魂野鬼，在武林中抬不起頭來，這滋味可不好受。」

　　虛竹心想：「這個『逍遙派」掌門人，我是萬萬不做的，但若不答允他，這老兒纏夾不清，不知要糾纏到幾時，只有先答允了再說。」便道：「尊師既然許你們重列門牆，你們自然是回了師門了，還擔心什麼？」

　　康廣陵大喜，回頭大叫：「師弟、師妹，掌門師叔已經允許咱們重回師門了！」「函谷八友」中其餘七人一聽，盡皆大喜，當下老二棋迷范百齡、老三書獃子苟讀、老四丹青名手吳領軍、老五閻王敵薛慕華、老六巧匠馮阿三、老七蒔花少婦石清露、老八愛唱戲的李傀儡，一齊過來向掌門師叔叩謝，想起師父不能親見八人重歸師門，又痛哭起來。

　　虛竹極是尷尬，眼見每一件事情，都是教自己這個「掌門師叔」的名位深陷一步，敲釘轉腳，越來越不易擺脫。自己是名門正宗的少林弟子，卻去當什麼邪門外道的掌門人，那不是荒唐之極麼？眼見范百齡等都喜極而涕，自己若對「掌門人」的名位提出異議，又不免大煞風景，無可奈何之下，只有搖頭苦笑。一轉頭間，只見慕容復、段延慶、段譽、王語嫣、慧字六僧，以及玄難都已不見，這嶺上松林之中，就只剩下他逍遙派的九人，驚道：「咦！他們都到哪裡去了？」吳領軍道：「慕容公子和少林派眾高僧見咱們談論不休，都已各自去了！」虛竹叫道：「哎唷！」發足便追了下去，他要追上慧方等人，同回少林，稟告方丈和自己的受業師父；同時內心深處，也頗有「溜之大吉」之意，要擺脫逍遙派群弟子的糾纏。他疾行了半個時辰，越奔越快，始終沒見到慧字六僧。他已得逍遙老人七十餘年神功，奔行之速，疾逾駿馬，剛一下嶺便已過了慧字六僧的頭。他只道慧字六僧在前，拚命追趕，殊不知倉卒之際，在山坳轉角處沒見到六僧，幾個起落便已遠遠將他們拋在後面。虛竹直追到傍晚，仍不見六位師叔伯的蹤跡，好生奇怪，猜想是走岔了道，重行回頭奔行二十餘里，向途人打聽，誰都沒見到六個和尚。這般來回疾行，居然絲毫不覺疲累，眼看天黑，肚裡卻餓起來了，走到一處鎮甸的飯店之中，坐下來要了兩碗素麵。素面一時未能煮起，虛竹不住向著店外大道東張西望，忽聽得身旁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和尚，你在等什麼人麼？」虛竹轉過頭來，見西首靠窗的座頭上坐著個青衫少年，秀眉星目，皮色白淨，相貌極美，約莫十七八歲年紀，正自笑吟吟的望著他。虛竹道：「正是！請問小相公，你可見到六個和尚麼？」那少年道：「沒見到六個和尚，一個和尚倒看見的。」虛竹道：「嗯，一個和尚，請問相公在何處見到。」那少年道：「便在這家飯店中見到。」虛竹心想：「一個和尚，那便不是慧方師伯他們一干人了。但既是僧人，說不定也能打聽到一些消息。」問道：「請問相公，那和尚是何等模樣？多大年紀？往何方而去？」那少年微笑道：「這個和尚高額大耳，闊口厚唇，鼻孔朝天，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他是在這飯店之中等吃兩碗素麵，尚未動身。」虛竹哈哈一笑，說道：「小相公原來說的是我。」那少年道：「相公便是相公，為什麼要加個『小』字？我只叫你和尚，可不叫你作小和尚。」這少年說來聲音嬌嫩，清脆動聽。虛竹道：「是，該當稱相公才是。」

　　說話之間，店伴端上兩碗素麵。虛竹道：「相公，小僧要吃麵了。」那少年道：「青菜蘑菇，沒點油水，有什麼好吃？來來來，你到我這裡來，我請你吃白肉，吃燒雞。」虛竹道：「罪過，罪過。小僧一生從未碰過葷腥，相公請便。」說著側過身子，自行吃麵，連那少年吃肉吃雞的情狀也不願多看。他肚中甚饑，片刻間便吃了大半碗麵，忽聽得那少年叫道：「咦，這是什麼？」虛竹轉過頭去，只見那少年右手拿著一隻羹匙，舀了一羹匙湯正待送入口中，突然間發見了什麼奇異物件，羹匙離口約有半尺便停住了，左手在桌上撿起一樣物事。那少年站起身來，右手捏著那件物事，走到虛竹身旁，說道：「和尚，你瞧這蟲奇不奇怪？」

　　虛竹見他捏住的是一枚黑色小甲蟲，這種黑甲蟲到處都有，決不是什麼奇怪物事，便問：「不知有何奇處？」那少年道：「你瞧這蟲殼兒是硬的，烏亮光澤，像是塗了一層油一般。」虛竹道：「嗯，一般甲蟲，都是如此。」那少年道：「是麼？」將甲蟲丟在地下，伸腳踏死，回到自己座頭。虛竹歎道：「罪過，罪過！」重又低頭吃麵。他整日未曾吃過東西，這碗麵吃來十分香甜，連麵湯也喝了個碗底朝天，他拿過第二碗麵來，舉箸欲食，那少年突然哈哈大笑，說道：「和尚，我還道你是個嚴守清規戒律的好和尚，豈知卻是個口是心非的假正經。」虛竹道：「我怎麼口是心非了？」那少年道：「你說這一生從未碰過葷腥，這一碗雞湯麵，怎麼卻又吃得如此津津有味。」虛竹道：「相公說笑了。這明明是碗青菜蘑菇面，何來雞湯？我關照過店伴，半點葷油也不能落的。」那少年微笑道：「你嘴裡說不茹葷腥，可是一喝到雞湯，便咂嘴嗒舌的，可不知喝得有多香甜。和尚，我在這碗麵中，也給你加上一匙羹雞湯罷！」說著伸匙羹在面前盛燒雞的碗中，舀上一匙湯，站起身來。

　　虛竹大吃一驚，道：「你……你……你剛才……已經……」那少年笑道：「是啊，剛才我在那碗麵中，給你加上了一匙羹雞湯，你難道沒瞧見？啊喲，和尚，你快快閉上眼睛，裝作不知，我在你面中加上一匙羹雞湯，包你好吃得多，反正不是你自己加的，如來佛祖也不會怪你。」

　　虛竹又驚又怒，才知他捉個小甲蟲來給自己看，乃是聲東擊西，引開自己目光，卻乘機將一匙羹雞湯倒入面中，想起喝那麵湯之時，確是覺到味道異常鮮美，只是一生之中從來沒喝過雞湯，便不知這是雞湯的滋味，現下雞湯已喝入肚中，那便如何是好？是不是該當嘔了出來？一時之間彷徨無計。那少年忽道：「和尚，你要找的那六個和尚，這不是來了麼？」說著向門外一指。虛竹大喜，搶到門首，向道上瞧去，卻一個和尚也沒有。他知又受了這少年欺騙，心頭老大不高興，只是出家人不可嗔怒，強自忍耐，一聲不響，回頭又來吃麵。虛竹心道：「這位小相公年紀輕輕，偏生愛跟我惡作劇。」當下提起筷子，風捲殘雲般又吃了大半碗麵，突然之間，齒牙間咬到一塊滑膩膩的異物，一驚之下，忙向碗中看時，只見麵條之中夾著一大片肥肉，卻有半片已被咬去，顯然是給自己吃了下去。虛竹將筷子往桌上一拍，叫道：「苦也，苦也！」那少年笑道：「和尚，這肥肉不好吃麼？怎麼叫苦起來？」虛竹怒道：「你騙我到門口去看人，卻在我碗底放了塊肥肉。我……我……二十三年之中，從未沾過半點葷腥，我……我……這可毀在你手裡啦！」

　　那少年微微一笑，說道：「這肥肉的滋味，豈不是勝過青菜豆腐十倍？你從前不吃，可真是傻得緊了。」虛竹愁眉苦臉的站起，右手?住了自己喉頭，一時心亂如麻，忽聽得門外人聲喧擾，有許多人走向飯店而來。他一瞥之間，只見這群人竟是星宿派群弟子，暗叫：「啊喲，不好，給星宿老怪捉到，我命休矣！」急忙搶向後進，想要逃出飯店，豈知推開門踏了進去，竟是一間臥房。虛竹想要縮腳出來，只聽得身後有人叫：「店家，店家，快拿酒肉來！」星宿派弟子已進客堂。虛竹不敢退出，只得輕輕將門掩上了。忽聽得一人的聲音道：「給這胖和尚找個地方睡睡。」正是丁春秋的聲音。一名星宿派弟子道：「是！」腳步沉重，便走向臥房而來。虛竹大驚，無計可施，一矮身，鑽入了床底。他腦袋鑽入床底，和什麼東西碰了一下，一個聲音低聲驚呼：「啊！」原來床底已先躲了一人。虛竹更是大吃一驚，待要退出，那星宿弟子已抱了慧淨走進臥房，放在床上，又退了出去。只聽身旁那人在他耳畔低聲道：「和尚，肥肉好吃麼？你怕什麼？」原來便是那少年相公。虛竹心想：「你身手倒也敏捷，還比我先躲入床底。」低聲道：「外面來的是一批大惡人，相公千萬不可作聲。」那少年道：「你怎知他們是大惡人？」虛竹道：「我認得他們。這些人殺人不眨眼，可不是玩的。」那少年正要叫他別作聲，突然之間，躺在床上的慧淨大聲叫嚷起來：「床底下有人哪，床底下有人哪！」虛竹和那少年大驚，同時從床底下竄了出來。只見丁春秋站在門口，微微冷笑，臉上神情又是得意，又是狠毒。那少年已嚇得臉上全無血色，跪了下去，顫聲叫道：「師父！」丁春秋笑道：「好極，好極！拿來。」那少年道：「不在弟子身邊！」丁春秋道：「在哪裡？」那少年道：「在遼國南京城。」丁春秋目露凶光，低沉著嗓子道：「你到此刻還想騙我？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少年道：「弟子不敢欺騙師父。」丁春秋目光掃向虛竹，問那少年：「你怎麼跟他在一起了？」那少年道：「剛才在這店中相遇的。」丁春秋哼了一聲，道：「撒謊，撒謊！」狠狠瞪了二人兩眼，閃了出去。四名星宿派弟子搶進房來，圍住二人。

　　虛竹又驚又怒，道：「原來你也是星宿派的弟子！」那少年一頓足，恨恨的道：「都是你這臭和尚不好，還說我呢！」一名星宿弟子道：「大師姊，別來好麼？」語氣甚是輕薄，一副幸災樂禍的神氣。虛竹奇道：「怎麼？你……你……」

　　那少年呸了一聲，道：「笨和尚，臭和尚，我當然是女子，難道你一直瞧不出來？」虛竹心想：「原來這小相公不但是女子，而且是星宿派的弟子，不但是星宿派的弟子，而且還是他們的大師姊。阿喲不好！她害我喝雞湯，吃肥肉，只怕其中下了毒。」這個少年，自然便是阿紫喬裝改扮的了。她在遼國南京雖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但她生性好動，日久生厭，蕭峰公務忙碌，又不能日日陪她打獵玩耍。有一日心下煩悶，獨自出外玩耍。本擬當晚便即回去，哪知遇上了一件好玩事，追蹤一個人，竟然越追越遠，最後終於將那人毒死，但離南京已遠，索性便闖到中原來。她到處遊蕩，也是湊巧，這日竟和虛竹及丁春秋同時遇上了。她引虛竹破戒吃葷，只是一時興起的惡作劇，只要別人狼狽煩惱，她便十分開心，倒也並無他意。阿紫只道師父只在星宿海畔享福，決不會來到中原，哪知道冤家路窄，竟會在這小飯店中遇上了。她早嚇得魂不附體，大聲呵斥虛竹，只不過虛張聲勢，話聲顫抖不已，要想強自鎮定，也是不能了，心中急速籌思脫身之法：「為今之計，只有騙得師父到南京去，假姊夫之手將師父殺了，那是我唯一的生路。除了姊夫，誰也打不過我師父。好在神木王鼎留在南京，師父非尋回這寶貝不可。」

　　想到這裡，心下稍定，但轉念又想：「但若師父先將我打成殘廢，消了我的武功，再將我押回南京，這等苦頭，只怕比立時死了還要難受得多。」霎時之間，臉上又是全無血色。便在此時，一名星宿弟子走到門口，笑嘻嘻的道：「大師姊，師父有請。」阿紫聽師父召喚，早如老鼠聽到貓叫一般，嚇得骨頭也酥了，但明知逃不了，只得跟著那名星宿弟子，來到大堂。丁春秋獨據一桌，桌上放了酒菜，眾弟子遠遠垂手站立，畢恭畢敬，誰也不敢喘一口大氣。阿紫走上前去，叫了聲：「師父！」跪了下去。丁春秋道：「到底在什麼地方？」阿紫道：「不敢欺瞞師父，確是在遼國南京城。」丁春秋道：「在南京城何處？」阿紫道：「遼國南院大王蕭大王的王府之中。」丁春秋皺眉道：「怎麼會落入這契丹番狗的手裡了？」

　　阿紫道：「沒落入他的手裡。弟子到了北邊之後，唯恐失落了師父這件寶貝，又怕失手損毀，因此偷偷到蕭大王的後花園中，掘地埋藏。這地方隱僻之極，蕭大王的花園佔地六千餘畝，除了弟子之外，誰也找不到這座王鼎，師父盡可放心。」丁春秋冷笑道：「只有你自己才找得到。哼，小東西，你倒厲害，你想要我投鼠忌器，不敢殺你！你說殺了你之後，便找不到王鼎了？」阿紫全身發抖，戰戰兢兢的道：「師父倘若不肯饒恕弟子的頑皮胡鬧，如果消去了我的功力，挑斷我的筋脈，如果斷了我一手一足，弟子寧可立時死了，決計不再吐露那王鼎……那王鼎……那王鼎的所在。」說到後來，心中害怕之極，已然語不成聲。丁春秋微笑道：「你這小東西，居然膽敢和我討價還價。我星宿派門下有你這樣厲害腳色，而我事先沒加防備，那也是星宿老仙走了眼啦！」一名弟子突然大聲道：「星宿老仙洞察過去未來，明知神木王鼎該有如此一劫，因此假手阿紫，使這件寶貝歷此一番艱險，乃是加工琢磨之意，好令寶鼎更增法力。」另一名弟子說道：「普天下事物，有哪一件不在老仙的神算之中？老仙謙抑之辭，眾弟子萬萬不可當真了！」又有一名弟子道：「星宿老仙今日略施小計，便殺了少林派高手玄難，誅滅聾啞老人師徒數十口，古往今來，哪有這般勝於大羅金仙的人物？小阿紫，不論你有多少狡獪伎倆，又怎能跳得出星宿老仙的手掌？頑抗求哀，兩俱無益。」丁春秋微笑點頭，撚鬚而聽。虛竹站在臥房之中，聽得清清楚楚，尋思：「師伯祖和聰辯先生，果然是這丁施主害死的。唉，還說什麼報仇雪恨，我自己這條小命也是不保了。」

　　星宿派群弟子你一言，我一語，都在勸阿紫快快順服，從實招供，而恐嚇的言辭之中，倒有一大半在宣揚星宿老仙的德威，每一句說給阿紫聽的話中，總要加上兩三句對丁春秋歌功頌德之言。丁春秋生平最大的癖好，便是聽旁人的諂諛之言，別人越說得肉麻，他越聽得開心，這般給群弟子捧了數十年，早已深信群弟子的歌功頌德句句是真。倘若哪一個沒將他吹捧得足尺加三，他便覺得這個弟子不夠忠心。眾弟子深知他脾氣，一有機會，無不竭力以赴，大張旗鼓的大拍大捧，均知倘若歌頌稍有不足，失了師父歡心事小，時時刻刻便有性命之憂。這些星宿派弟子倒也不是人人生來厚顏無恥，只是一來形格勢禁，若不如此便不足圖存，二來行之日久，習慣成自然，諂諛之辭順口而出，誰也不以為恥了。丁春秋撚鬚微笑，雙目似閉非閉，聽著眾弟子的歌頌，飄飄然的極是陶醉。他的長鬚在和師兄蘇星河鬥法之時被燒去一大片，但稀稀落落，還是剩下了一些，後來他暗施劇毒，以「三笑逍遙散」毒死蘇星河，這場鬥法畢竟還是勝了，少了一些鬍子，那也不足介意。心下又自盤算：「阿紫這小丫頭今日已難逃老仙掌握，倒是後房那小和尚須得好好對付才是。我的『三笑逍遙散』居然毒他不死，待會或使『腐屍毒』，或使『化功大法』，見機行事。本派掌門的『逍遙神仙環』便將落入我手，大喜，大喜！」足足過了一頓飯時光，眾弟子才頌聲漸稀，頗有人長篇大論的還在說下去，丁春秋左手一揚，頌聲立止，眾弟子齊聲道：「師父功德齊天蓋地，眾弟子愚魯，不足以表達萬一。」丁春秋微笑點頭，向阿紫道：「阿紫，你更有什麼話說？」阿紫心念一動：「往昔師父對我偏愛，都是因為我拍他馬屁之時，能別出心裁，說得與眾不同，不似這一群蠢才，翻來覆去，一百年也盡說些陳腔濫調。」便道：「師父，弟子所以偷偷拿了你的神木王鼎玩耍，是有道理的。」丁春秋雙目一翻，問道：「有什麼道理？」阿紫道：「師父年輕之時，功力未有今日的登峰造極，尚須借助王鼎，以供練功之用。但近幾年來，任何有目之人，都知師父已有通天徹地的神通，這王鼎不過能聚毒物，比之師父的造詣，那真是如螢光之與日月，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師父還不願隨便丟棄這座王鼎，那也不過是念舊而已。眾師弟大驚小怪，以為師父決計少不了這座王鼎，說什麼這王鼎是本門重寶，失了便牽連重大，那真是愚蠢之極，可把師父的神通太也小覷了。」丁春秋連連點頭，道：「嗯，嗯，言之成理，言之成理。」阿紫又道：「弟子又想，我星宿派武功之強，天下任何門派皆所不及，只是師父大人大量，不願與中原武林人物一般見識，不屑親勞玉步，到中原來教訓教訓這些井底之蛙。可是中原武林之中，便有不少人妄自尊大，明知師父不會來向他們計較，便吹起大氣來，大家互相標榜，這個居然說什麼是當世高人，那個又說是什麼武學名家。可是嘴頭上儘管說得震天價響，卻誰也不敢到我星宿派來向師父領教幾招。天下武學之士，人人都知師父武功深不可測，可是說來說去，也只是『深不可測』四字，到底如何深法，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麼一來，於是姑蘇慕容氏的名頭就大了，河南少林寺自稱是武林泰山北斗了，甚至什麼聾啞先生，什麼大理段家，都儼然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師父，你說好不好笑？」她聲音清脆，娓娓道來，句句打入了丁春秋的心坎，實比眾弟子一味大聲稱頌，聽來受用得多。丁春秋臉上的笑容越來越開朗，眼睛瞇成一線，不住點頭，十分得意。阿紫又道：「弟子有個孩子氣的念頭，心想師父如此神通，若不到中原來露上兩手，終是開不了這些管窺蠡測之徒的眼界，難以叫他們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因此便想了一個主意，請師父來到中原，讓這些小子們知道點好歹。只不過平平常常的恭請師父，那就太也尋常，與師父你老人家古往今來第一高人的身份殊不相配。師父身份不同，恭請師父來到中原的法子，當然也得不同才是。弟子借這王鼎，原意是在促請師父的大駕。」

　　丁春秋呵呵笑道：「如此說來，你取這王鼎，倒是一番孝心了。」阿紫道：「誰說不是呢？不過弟子除了孝心之外，當然也有私心在內。」丁春秋皺眉道：「那是什麼私心？」阿紫微笑道：「師父休怪。想我既是星宿派弟子，自是盼望本門威震天下，弟子行走江湖之上，博得人人敬重，豈不是光彩威風？這是弟子的小小私心。」丁春秋哈哈一笑，道：「說得好，說得好。我門下這許許多多弟子，沒一個及得上你心思機靈。原來你盜走我這神木王鼎，還是替我揚威來啦。嘿嘿，憑你這般伶牙俐齒，殺了你倒也可惜，師父身邊少了一個說話解悶之人，但就此罷手不究……」阿紫忙搶著道：「雖然不免太便宜了弟子，但本門上下，哪一個不感激師父寬宏大量？自此之後，更要為師門盡心竭力、粉身碎骨而後已。」丁春秋道：「你這等話騙騙旁人，倒還有用，來跟我說這些話，不是當我老糊塗麼？居心大大的不善。嗯，你說我若廢了你的武功，挑斷你的筋脈……」

　　說到這裡，忽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店家，看座！」丁春秋斜眼一看，只見一個青年公子身穿黃衫，腰懸長劍，坐在桌邊，竟不知是何時走進店來，正是日間在棋會之中、自己施術加害而未成功的慕容復。丁春秋適才傾聽阿紫的說話，心中受用，有若騰雲駕霧，身登極樂，同時又一直傾聽著後房虛竹的動靜，怕他越窗逃走，以致店堂中忽然多了一人也沒留神到，實是大大的疏忽，倘若慕容復一上來便施暗襲，只怕自己已經吃了大虧。他一驚之下，不由得臉上微微變色，但立時便即寧定。

## 第33章 奈天昏地暗　斗轉星移

　　慕容復向丁春秋舉手招呼，說道：「請了，當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適才邂逅相遇，分手片刻，便又重聚。」丁春秋笑道：「那是與公子有緣了。」尋思：「我曾傷了他手下的幾員大將，今日棋會之中，更險些便送了他的小命，此人怎肯和我甘休？素聞姑蘇慕容氏武功淵博之極，『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武林中言之鑿鑿，諒來不會儘是虛言，瞧他投擲棋子的暗器功夫，果然甚是了得。先前他觀棋入魔，正好乘機除去，偏又得人相救。看來這小子武功雖高，別的法術卻是不會。」轉頭向阿紫道：「你說倘若我廢了你的武功，挑斷你的筋脈，斷了你的一手一腳，你寧可立時死了，也不吐露那物事的所在，是也不是？」

　　阿紫害怕之極，顫聲道：「師父寬宏大量，不必……不必……不必將弟子的胡言亂語，放……放在心上。」慕容復笑道：「丁先生，你這樣一大把年紀，怎麼還能跟小孩子一般見識？來來來，你我乾上三杯，談文論武，豈不是好？在外人之前清理門戶，那也未免太煞風景了罷？」丁春秋還未回答，一名星宿弟子已怒聲喝道：「你這廝好生沒上沒下，我師父是武林至尊，豈能同你這等後生小子談文論武？你又有什麼資格來跟我師父談文論武？」

　　又有一人喝道：「你如恭恭敬敬的磕頭請教，星宿老仙喜歡提攜後進，說不定還會指點你一二。你卻說要跟星宿老仙談文論武，哈哈，那不是笑歪了人嘴巴麼？哈哈！」他笑了兩聲，臉上的神情卻古怪之極，過得片刻，又「哈哈」一笑，聲音十分乾澀，笑了這聲之後，張大了嘴巴，卻半點聲音也發不出來，臉上仍是顯現著一副又詭秘、又滑稽的笑容。星宿群弟子均知他是中了師父「逍遙三笑散」之毒，無不駭然惶悚，向著那三笑氣絕的同門望了一眼之後，大氣也不敢喘一口，都低下頭去，哪裡還敢和師父的眼光相接，均道：「他剛才這幾句話，不知如何惹惱了師父，師父竟以這等厲害的手段殺他？對他這幾句話，可得細心琢磨才是，千萬不能再如他這般說錯了。」

　　丁春秋心中卻又是惱怒，又是戒懼。他適才與阿紫說話之際，大袖微揚，已潛運內力，將「逍遙三笑散」毒粉向慕容復揮去。這毒粉無色無臭，細微之極，其時天色已晚，飯店的客堂中朦朧昏暗，滿擬慕容復武功再高，也決計不會察覺，哪料得他不知用什麼手段，竟將這「逍遙三笑散」轉送到了自己弟子身上。死一個弟子固不足惜，但慕容復談笑之間，沒見他舉手抬足，便將毒粉轉到了旁人身上，這顯然並非以內力反激，以丁春秋見聞之博，一時也想不出那是什麼功夫。他心中只是想著八個字：「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慕容復所使手法，正與「接暗器，打暗器」相似，接鏢發鏢，接箭還箭，他是接毒粉發毒粉。但毒粉如此細微，他如何能不會沾身，隨即又發了出來？

　　轉念又想：「說到『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這逍遙三笑散該當送還我才是，哼，想必這小子忌憚老仙，不敢貿然來捋虎鬚。」想到「捋虎鬚」三字，順手一摸長鬚，觸手只摸到七八根燒焦了的短鬚，心下不惱反喜：「以蘇星河、玄難老和尚這等見識和功力，終究還是在老仙手下送了老命，慕容復乳臭未乾，何足道哉？」說道：「慕容公子，你我當真有緣，來來來，我敬你一杯酒。」說著伸指一彈，面前的一隻酒杯平平向慕容復飛去。酒杯橫飛，卻沒半滴酒水濺出。倘若換了平時，群弟子早已頌聲雷動，但適才見一個同門死得古怪，都怕拍馬屁拍到了馬腳上，未能揣摩明白師父的用意，誰都不敢貿然開口，但這一聲喝采，總是要的，否則師父見怪，可又吃罪不起。酒杯剛到慕容復面前，群弟子便暴雷價喝了一聲：「好！」有三個膽子特別小的，連這一聲采也不敢喝，待聽得眾同門叫過，才想起自己沒喝采，太也落後，忙跟著叫好，但那三個「好」字總是遲了片刻，顯然不夠整齊。那三人見到眾同門射來的眼光中充滿責備之意，登時羞愧無地，驚懼不已。慕容復道：「丁先生這杯酒，還是轉賜了令高徒罷！」說著呼一口氣，吹得那酒杯突然轉向，飛向左首一名星宿弟子身前。他一吹便將酒杯引開，比之手指彈杯，難易之別，縱然不會武功之人也看得出來，這酒杯一轉向，丁春秋顯是輸了一招。其實慕容復所噴的這口氣，和丁春秋的一彈，力道強弱全然不可同日而語，只不過噴氣的方位勁力拿捏極準，似乎是以一口氣吹開杯子，實則只是借用了對方手指上的一彈之力而已。

　　那星宿弟子見杯子飛到，不及多想，自然而然的便伸手接住，說道：「這是師父命你喝的！」便想將酒杯擲向慕容復，突然間一聲慘呼，向後便倒，登時一動也不動了。眾弟子這次都心下雪亮，知道師父一彈酒杯，便以指甲中的劇毒敷在杯上，只要慕容復手指一碰酒杯，不必酒水沾唇，便即如這星宿弟子般送了性命。

　　丁春秋臉上變色，心下怒極，情知這一下已瞞不過眾弟子的眼光，到了這地步，已不能再故示閑雅，雙手捧了一隻酒杯，緩緩站起，說道：「慕容公子，老夫這一杯酒，總是要敬你的。」說著走到慕容復身前。

　　慕容復一瞥之間，見那杯白酒中隱隱泛起一層碧光，顯然含有厲害無比的毒藥。他這麼親自端來，再也沒迴旋的餘地。眼見丁春秋走到身前，只隔一張板桌，慕容復吸一口氣，丁春秋捧著的那杯中酒水陡然直升而起，成為一條碧綠的水線。丁春秋暗呼：「好厲害！」知道對方一吸之後，跟著便是一吐，這條水線便會向自己射來，雖然射中後於己無礙，但滿身酒水淋漓，總是狼狽出醜，當即運起內功，波的一聲，向那水線吹去。卻見那條水線衝到離慕容復鼻尖約莫半尺之處，驀地裡斜向左首，從他腦後兜過，迅捷無倫的飛射而出，噗的一聲，鑽入了一名星宿弟子的口中。

　　那人正張大了口，要喝采叫好，這「好」字還沒出聲，一杯毒酒所化成的水線已鑽入了他肚中。水線來勢奇速，他居然還是興高采烈的大喝一聲：「好！」直到喝采之後，這才驚覺，大叫：「不好！」登時委頓在地，片刻之間，滿臉轉變成漆黑，立時斃命。這毒藥如此厲害，慕容復也是心驚不已：「我闖蕩江湖，從未見過這等霸道的毒藥。」

　　他二人比拚，頃刻間星宿派便接連死了三名弟子，顯然勝敗已分。丁春秋惱怒異常，將酒杯往桌上一放，揮掌便劈。慕容復久聞他「化功大法」的惡名，斜身閃過。丁春秋連劈三掌，慕容復皆以小巧身法避開，不與他手掌相觸。兩人越打越快，小飯店中擺滿了桌子凳子，地位狹隘，實無迴旋餘地，但兩人便在桌椅之間穿來插去，竟無半點聲息，拳掌固是不交，連桌椅也沒半點挨到。

　　星宿派群弟子個個貼牆而立，誰也不敢走出店門一步，師父正與勁敵劇鬥，有誰膽敢遠避自去，自是犯了不忠師門的大罪。各人明知形勢危險，只要給掃上一點掌風，都有性命之憂，除了盼望身子化為一張薄紙，拚命往牆上貼去之外，更無別法。但見慕容復守多攻少，掌法雖然精奇，但因不敢與丁春秋對掌，動手時不免縛手縛腳，落了下風。丁春秋數招一過，便知慕容復不願與自己對掌，顯是怕了自己的「化功大法」。對方既怕這功夫，當然便要以這功夫制他，只是慕容復身形飄忽，出掌更難以捉摸，定要逼得他與自己對掌，倒也著實不易。再拆數掌，丁春秋已想到了一個主意，當下右掌縱橫揮舞，著著進逼，左掌卻裝微有不甚靈便之象，同時故意極力掩飾，要慕容復瞧不出來。慕容復武功精湛，對方弱點稍現，豈有瞧不出來之理？他斜身半轉，陡地拍出兩掌，蓄勢凌厲，直指丁春秋左脅。丁春秋低聲一哼，退了一步，竟不敢伸左掌接招。慕容復心道：「這老怪左胸左脅之間不知受了什麼內傷。」當下得理不讓人，攻勢中雖然仍以攻敵右側為主，但內力的運用，卻全是攻他左方。又拆了二十餘招，丁春秋左手縮入袖內，右掌翻掌成抓，向慕容復臉上抓去。慕容復斜身轉過，挺拳直擊他左脅。丁春秋一直在等他這一拳，對方終於打到，不由得心中一喜，立時甩起左袖，捲向敵人右臂。

　　慕容復心道：「你袖風便再凌厲十倍，焉能傷得了我？」這一拳竟不縮回，運勁於臂，硬接他袖子的一卷，嗤的一聲長響，慕容復的右袖竟被扯下一片。慕容復一驚之下，這一拳打得更狠，驀地裡拳頭外一緊，已被對方手掌握住。這一招大出慕容復意料之外，立時驚覺：「這老怪假裝左側受傷，原來是誘敵之計，我可著了他的道兒！」心中湧起一絲悔意：「我忒也妄自尊大，將這名聞天下的星宿老怪看得小了，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何必以一時之忿，事先沒策劃萬全，便犯險向他挑戰。」此時更無退縮餘地，全身內力，逕從拳中送出。豈知內勁一迸出，登時便如石沉大海，不知到了何處。慕容復暗叫一聲：「啊喲！」他上來與丁春秋為敵，一直便全神貫注，決不讓對方「化功大法」使到自己身上，不料事到臨頭，仍然難以躲過。其時當真進退兩難，倘若續運內勁與抗，不論多強的內力，都會給他化散，過不多時便會功力全失，成為廢人；但若抱元守一，勁力內縮，丁春秋種種匪夷所思的厲害毒藥，便會順著他真氣內縮的途徑，侵入經脈臟腑。正當進退維谷、彷徨無計之際，忽聽得身後一人大聲叫道：「師父巧設機關，臭小子已陷絕境。」慕容復急退兩步，左掌伸處，已將那星宿弟子胸口抓住。

　　他姑蘇慕容家最拿手的絕技，乃是一門借力打力之技，叫做「斗轉星移」。外人不知底細，見到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神乎其技，凡在致人死命之時，總是以對方的成名絕技加諸其身，顯然天下各門各派的絕技，姑蘇慕容氏無一不會，無一不精。其實武林中絕技千千萬萬，任他如何聰明淵博，決難將每一項絕技都學會了，何況既是絕技，自非朝夕之功所能練成。但慕容氏有了這一門巧妙無比的「斗轉星移」之術，不論對方施出何種功夫來，都能將之轉移力道，反擊到對方自身。善於「鎖喉槍」的，挺槍去刺慕容復咽喉，給他「斗轉星移」一轉，這一槍便刺入了自己咽喉，而所用勁力法門，全是出於他本門的秘傳訣竅；善用「斷臂刀」的，揮刀砍出，卻砍上了自己手臂。兵器便是這件兵器，招數便是這記招數。只要不是親眼目睹慕容氏施這「斗轉星移」之術，那就誰也猜想不到這些人所以喪命，其實都是出於「自殺」。出手的人武功越高，死法越是巧妙。慕容氏若非單打獨鬥，若不是有把握定能致敵死命，這「斗轉星移」的功夫便決不使用，是以姑蘇慕容氏名震江湖，真正的功夫所在，卻是誰也不知。將對手的兵刃拳腳轉換方向，令對手自作自受，其中道理，全在「反彈」兩字。便如有人一拳打在石牆之上，出手越重，拳頭上所受的力道越大，輕重強弱，不差分毫。只不過轉換有形的兵刃拳腳尚易，轉換無形無質的內力氣功，那就極難。慕容復在這門功夫上雖然修練多年，究竟限於年歲，未能達到登峰造極之境，遇到丁春秋這等第一流的高手，他自知無法以「斗轉星移」之術反撥回去傷害對方，是以連使三次「斗轉星移」，受到打擊的倒霉傢伙，卻都是星宿派弟子。他轉是轉了，移也移了，不過是轉移到了第三者身上。丁春秋暗施「逍遙三笑散」，彈杯送毒，逼射毒酒，每一次都給慕容復輕輕易易的找了替死鬼。

　　待得丁春秋使到「化功大法」，慕容復已然無法將之移轉，恰好那星宿弟子急於獻媚討好，張口一呼，顯示了身形所在。慕容復情急之下，無暇多想，一將那星宿弟子抓到，立時旁撥側挑，推氣換勁，將他換作了自身。他冒險施展，竟然生效，星宿老怪本意在「化」慕容復之「功」，豈知化去的卻是本門弟子的本門功夫。慕容復一試成功，死裡逃生，當即抓住良機，決不容丁春秋再轉別的念頭，把那星宿弟子一推，將他身子撞到了另一名弟子身上。這第二名弟子的功力，當即也隨著丁春秋「化功大法」到處而迅速消解。

　　丁春秋眼見慕容復又以借力打力之法反傷自己弟子，自是惱怒之極，但想：「我若為了保全這些不成材的弟子，放脫他的拳頭，一放之後，再要抓到他便千難萬難。這小子定然見好便收，脫身逃走。這一仗我傷了五名弟子，只抓下他半隻袖子，星宿派可算大敗虧輸，星宿老仙還有什麼臉面來揚威中原？」當下五指加勁，說什麼也不放開他拳頭。慕容復退後幾步，又將一名星宿弟子粘上了，讓丁春秋消散他的功力。頃刻之間，三名弟子癱瘓在地，猶如被吸血鬼吸乾了體內精血。其餘各人大駭，眼見慕容復又退將過來，無不失聲驚呼，紛紛奔逃。

　　慕容復手臂一振，三名粘在一起的星宿弟子身子飛了起來，第三人又撞中了另一人。那人驚呼未畢，身子便已軟癱。餘下的星宿弟子皆已看出，只要師父不放開慕容復，這小子不斷的借力傷人，群弟子的功力皆不免被星宿老仙「化」去，說不定下一個便輪到自己，但除了驚懼之外，卻也無人敢奪門而出，只是在店堂內狼竄鼠突，免遭毒手。那小店能有多大，慕容復手臂揮動間，又撞中了三四名星宿弟子，粘在一起的已達七八名，他手持這麼一件長大「兵刃」，要找替死鬼可就更加容易了。這時他已佔盡了上風，但心下憂慮，星宿子弟雖多，總有用完的時候，到了人人皆被丁春秋「化」去了功力，再有什麼替死鬼好找？他身形騰挪，連發真力，想震脫丁春秋的掌握。

　　丁春秋眼看門下弟子一個一個粘住，猶如被柳條穿在一起的魚兒一般，未曾粘上的也都狼狽躲閃，再也無人出聲頌揚自己。他羞怒交加，更加抓緊慕容復的拳頭，心想：「這批不成材的弟子全數死了也罷，只要能將這小子的功力化去，星宿老仙勝了姑蘇慕容，那便是天下震動之事。要收弟子，世上吹牛拍馬之徒還怕少了？」臉上卻絲毫不見怒容，神態顯得甚是悠閒，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樣。

　　星宿群弟子本來還在盼師父投鼠忌器，會放開了慕容復，免得他們一個個功力盡失，但見他始終毫不動容，已知自己殊無倖免，一個個驚呼悲號，但在師父積威之下，仍然無人膽敢逃走，或是哀求師父暫且放開這個「已入老仙掌握的小子」。丁春秋一時無計可施，遊目四顧，見眾弟子之中只有兩人並未隨眾躲避。一是游坦之，蹲在屋角，將鐵頭埋在雙臂之間，顯是十分害怕。另一個便是阿紫，面色蒼白，縮在另一個角落中觀鬥。丁春秋喝道：「阿紫！」阿紫正看得出神，冷不防聽得師父呼叫，呆了一呆，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大展神威……」只講了半句，便尷尬一笑，再也講不下去。師父他老人家此際確是大展神威，但傷的卻是自己門下，如何稱頌，倒也難以措詞。丁春秋奈何不了慕容復，本已焦躁之極，眼見阿紫的笑容中含有譏嘲之意，更是大怒欲狂，左手衣袖一揮，拂起桌上兩隻筷子，疾向阿紫兩眼中射去。

　　阿紫叫聲：「啊喲！」急忙伸手將筷子擊落，但終於慢了一步，筷端已點中了她雙眼，只覺一陣麻癢，忙伸衣袖去揉擦，睜開眼來，眼前儘是白影晃來晃去，片刻間白影隱沒，已是一片漆黑。她只嚇得六神無主，大叫：「我……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瞧不見啦！」突然間一陣寒氣襲體，跟著一條臂膀伸過來攬住了腰間，有人抱著她奔出。阿紫叫道：「我……我的眼睛……」身後砰的一聲響，似是雙掌相交，阿紫只覺猶似騰雲駕霧般飛了起來，迷迷糊糊之中，隱約聽得慕容復叫道：「少陪了。星宿老怪，後會……」

　　阿紫身上寒冷徹骨，耳旁呼呼風響，一個比冰還冷的人抱著她狂奔。她冷得牙關相擊，呻吟道：「好冷……我的眼睛……冷，好冷。」那人道：「是，是。咱們逃到那邊樹林裡，星宿老仙就找不到咱們啦。」他嘴裡說話，腳下仍是狂奔。過了一會，阿紫覺到他停了腳步，將她輕輕放下，身子底下沙沙作響，當是放在一堆枯樹葉上。那人道：「姑娘，你……你的眼睛怎樣？」阿紫只覺雙眼劇痛，拚命睜大眼睛，卻什麼也瞧不見，天地世界，盡變成黑漆一團，這才知雙眼已給丁春秋的毒藥毒瞎了，突然放聲大哭，叫道：「我……我的眼睛瞎了，我……我瞎了！」那人柔聲安慰：「說不定治得好的。」阿紫怒道：「丁老怪的毒藥何等厲害，怎麼還治得好？你騙人！我眼睛瞎了，我眼睛瞎了！」說著又是大哭。那人道：「那邊有條小溪，咱們過去洗洗，把眼裡的毒藥洗乾淨了。」說著伸手拉住她右手，將她輕輕拉起。阿紫只覺他手掌奇冷，不由自主的一縮，那人便鬆開了手。阿紫走了兩步，一個踉蹌，險些摔倒。那人道：「小心！」又握住了她手。這一次阿紫不再縮手，任由他帶到溪邊。那人道：「你別怕，這裡便是溪邊了。」

　　阿紫跪在溪邊，雙手掬起溪水去洗雙眼。清涼的溪水碰到眼珠，痛楚漸止，然而天昏地黑，眼前始終沒半點光亮。霎時之間，絕望、傷心、憤怒、無助，百感齊至，她坐倒在地，放聲大哭，雙足在溪邊不住擊打，哭叫：「你騙人，你騙人，我眼睛瞎了，我眼睛瞎了！」

　　那人道：「姑娘，你不用難過。我不會離開你的，你……你放心好啦。」阿紫心中稍慰，問道：「你……你是誰？」那人道：「我……我……」阿紫道：「對不起！多謝你救了我性命。你高姓大名？」那人道：「我……我……姑娘不認得我的。」阿紫道：「你連姓名也不肯跟我說，還騙我不會離開我呢，我……我眼睛瞎了，我……我還是死了的好。」說著又哭。

　　那人道：「姑娘千萬死不得。我……我當真永遠不會離開你。只要姑娘許我陪著你，我永遠……永遠會跟在你身邊的。」阿紫道：「我不信！我不信！你騙我的，你騙我不要尋死。我偏要死，眼睛瞎了，還做什麼人？」那人道：「我決不騙你，倘若我離開了你，叫我不得好死。」語氣焦急，顯得極是真誠。阿紫道：「那你是誰？」那人道：「我……我是聚賢莊……不，不，我姓莊，名叫聚賢。」救了阿紫那人，正是聚賢莊的少莊主游坦之。阿紫道：「原來是莊……莊前輩，多謝你救了我。」游坦之道：「我能救了你逃脫星宿老仙的毒手，心裡歡喜得很，你不用謝我。我不是什麼前輩，我只比你大幾歲。」阿紫道：「嗯，那麼我叫你莊大哥。」游坦之心中歡喜無限，顫聲道：「這個……是不敢當的。」阿紫道：「莊大哥，我求你一件事。」游坦之道：「你別說什麼求不求的，姑娘吩咐什麼，我就是拚了性命不要，也要盡力給你辦到。」阿紫微微一笑，說道：「你我素不相識，為什麼你對我這樣好？」游坦之道：「是，是，是素不相識，我從來沒見過你，你也從來沒見過我。這次……今天咱們是第一次見面。」阿紫黯然道：「還說見面呢？我永遠見你不到了。」說著忍不住又流下淚來。游坦之忙道：「那不打緊。見不到我還更加好些。」阿紫問道：「為什麼？」游坦之道：「我……我相貌難看得很，姑娘倘若見到了，定要不高興。」阿紫嫣然一笑，說道：「你又來騙人了。天下最希奇古怪的人，我也見得多了。我有一個奴隸，頭上戴了個鐵套子，永遠除不下來的，那才教難看呢。如果你見到了，包你笑上三天三夜。你想不想瞧瞧？」游坦之顫聲道：「不，不！我不想瞧。」說著情不自禁的退了兩步。阿紫道：「你武功這樣好，抱著我飛奔時，幾乎有我姊夫那麼快，哪知道膽子卻小，連個鐵頭人也不想見。莊大哥，那鐵頭人很好玩的，我叫他翻觔斗給你看，叫他把鐵頭伸進獅子老虎籠裡，讓野獸咬他的鐵頭。我再叫人拿他當鳶子放，飛在天空，那才有趣呢。」游坦之忍不住打個寒噤，連聲道：「我不要看，我真的不要看。」阿紫歎道：「好罷。你剛才還在說，不論我求你做什麼，你就是性命不要，也要給我辦到，原來都是騙人的。」游坦之道：「不，不！決不騙你。姑娘要我做什麼事？」阿紫道：「我要回到姊夫身邊，他在遼國南京。莊大哥，請你送我去。」霎時之間，游坦之腦中一片混亂，再也說不出話來。

　　阿紫道：「怎麼？你不肯嗎？」游坦之道：「不是……不肯，不過……不過我不想……不想去遼國南京。」阿紫道：「我叫你去瞧我那個好玩的鐵頭人小丑，你不肯。叫你送我回姊夫那裡，你又不肯。我只好獨自個走了。」說著慢慢站起，雙手伸出，向前探路。游坦之道：「我陪你去！你一個人怎麼……怎麼成？」游坦之握著阿紫柔軟滑膩的小手，帶著她走出樹林，心中只是想：「只要我能握著她的手，這樣慢慢走去，便是走到十八層地獄裡，我也是歡喜無限。」

　　剛走到大路上，迎面過來一群乞丐。當先一人身材高瘦，相貌清秀，認得是丐幫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游坦之心想：「這人那天給我師父所傷，居然沒死。」不想和他們朝相，忙拉著阿紫離開大路，向荒地中走去。阿紫察覺地下高低不平，問道：「怎麼啦？」游坦之還未回答，全冠清已見到了兩人，快步搶上攔住，厲聲喝道：「鬼鬼祟祟的，幹什麼？你……你怪模怪樣的，是什麼東西？」游坦之大急，心想：「只要他叫出『鐵頭人』三字，阿紫姑娘立時便知我是誰，再也不會睬我。就算她仍要我送她回南京，也決不會再讓我握住她的手了。」一時彷徨無主，突然跪倒，連拜幾拜，大打手勢，要全冠清不可揭露他的真相。全冠清看不明白他手勢的用意，奇道：「你幹什麼？」游坦之指著阿紫，搖搖手，指指自己的口，搖搖手，又拜了幾拜。全冠清瞧出阿紫雙目已瞎，依稀明白這鐵頭人是求自己不可說話，正詫異間，丐幫眾弟子都已奔近身來。一人指著游坦之的頭，哈哈大笑，叫道：「當真希奇，這鐵……」游坦之縱身上前，一掌拍出。那丐幫弟子急忙舉手擋格，喀喇喇幾聲響，那人臂骨、肋骨齊斷，身子向後飛出丈許，摔在地下，立時斃命。

　　眾弟子驚怒交集，五人同時向游坦之攻去。游坦之雙掌飛舞，亂擊亂拍。他武功低微，比之這些丐幫弟子大有不如，但手掌到處，只聽得喀喇、喀喇，「啊喲！」「哎唷！」砰砰砰，噗噗，五名丐幫弟子飛摔而出，都是著地便死。餘人驚駭之下，團團將游坦之和阿紫圍住，再也不敢上前攻擊。游坦之忽然又向全冠清跪倒，拜了幾拜，又是連打手勢，指指阿紫，指指自己的鐵頭，不住搖手。

　　全冠清見他舉手連斃六丐，功力之深，實是生平罕見，自己倘若上前動手，也必無幸，可是他卻又向自己跪拜，實是匪夷所思，當下也打手勢，指指阿紫，指指他的鐵頭，指指自己嘴巴，又搖搖手。游坦之大喜，連連點頭。全冠清心念一動：「此人武功奇高，卻深怕我洩露他的機密，似乎可以用這件事來脅制於他，收為我用。」當下即向手下群弟子說道：「大家別說話，誰也不可開口。」游坦之心中更喜，又向他拜了幾拜。阿紫問道：「莊大哥，是些什麼人？你打死了幾個人嗎？」游坦之道：「是丐幫的好朋友，大家起了些誤會。這位大智分舵全舵主仁義過人，是位大大的好人，我一向欽佩得很。我……我失手傷了他們幾位兄弟，當真過意不去。」說著向群丐團團作揖。

　　阿紫道：「丐幫中也有好人麼？莊大哥，你武功這樣高，不如都將他們殺了，也好給我姊夫出一口胸中惡氣。」游坦之忙道：「不，不，那是誤會。我跟全舵主是好朋友。你在這裡等我，我跟全舵主過去說明其中的過節。」說著向全冠清招招手。全冠清聽他認得自己，更加奇怪，但看來全無惡意，當即跟著他走出十餘丈。游坦之眼見離阿紫已遠，她已決計聽不到自己說話，卻又怕群丐傷害了她，不敢再走，便即停步，拱手說道：「全舵主，承你隱瞞兄弟的真相，大恩大德，決不敢忘。」全冠清道：「此中情由，兄弟全然莫名其妙。尊兄高姓大名？」游坦之道：「兄弟姓莊，名叫莊聚賢，只因身遭不幸，頭上套了這個勞什子，可萬萬不能讓這位姑娘知曉。」全冠清見他說話時雙目盡望著阿紫，十分關切，心下已猜到了七八分：「這小姑娘清雅秀麗，這鐵頭人定是愛上了她，生怕她知道他的鐵頭怪相。」問道：「莊兄如何識得在下？」

　　游坦之道：「貴幫大智分舵聚會，商議推選幫主之事，兄弟恰好在旁，聽得有人稱呼全舵主。兄弟今日失手傷了貴幫幾位兄弟，實在……實在不對，還請全舵主原諒。」全冠清道：「大家誤會，不必介意。莊兄，你頭上戴了這個東西，兄弟是決計不說的，待會兄弟吩咐手下，誰也不得洩露半點風聲。」游坦之感激得幾欲流淚，不住作揖，說道：「多謝，多謝。」全冠清道：「可是莊兄弟和這位姑娘攜手在道上行走，難免有人見到，勢必大驚小怪，呼叫出來，莊兄就是將那人殺死，也已經來不及了。」

　　游坦之道：「是，是。」他自救了阿紫，神魂飄蕩，一直沒想到這件事，這時聽全冠清說得不錯，不由得沒了主意，囁嚅道：「我……我只有跟她到深山無人之處去躲了起來。」全冠清微笑道：「這位姑娘只怕要起疑心，而且，莊兄跟這位姑娘結成了夫婦之後，她遲早會發覺的。」游坦之胸口一熱，說道：「結成夫……夫婦什麼，我倒不想，那……那是不成的，我怎麼……怎麼配？不過……不過……那倒真的難了。」全冠清道：「莊兄，承你不棄，說兄弟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有了為難之事，自當給你出個主意。這樣罷，咱們一起到前面市鎮上，雇輛大車，你跟這位姑娘坐在車中，那就誰也見不到你們了。」游坦之大喜，想到能和阿紫同坐一車，真是做神仙也不如，忙道：「對，對！全舵主這主意真高。」全冠清道：「然後咱們想法子除去莊兄這個鐵帽子，兄弟拍胸膛擔保，這位姑娘永遠不會知道莊兄這件尷尬事。你說如何？」噗的一聲，游坦之跪倒在地，向全冠清不住磕頭，鐵頭撞上地面，咚咚有聲。全冠清跪倒還禮，說道：「莊兄行此大禮，兄弟如何敢當？莊兄倘若不棄，咱二人結為金蘭兄弟如何？」游坦之喜道：「妙極，妙極！做兄弟的什麼事也不懂，有你這樣一位足智多謀的兄長給我指點明路，兄弟當真是求之不得。」全冠清哈哈大笑，說道：「做哥哥的叨長你幾歲，便不客氣稱你一聲『兄弟』了。」當丁春秋和蘇星河打得天翻地覆之際，段譽的眼光始終沒離開王語嫣身上，而王語嫣的眼光，卻又始終是含情脈脈的瞧著表哥慕容復。因之段王二人的目光，便始終沒有遇上。待得丁春秋大敗逃走，虛竹與逍遙派門人會晤，慕容復一行離去，段譽自然而然便隨在王語嫣身後。下得嶺來，慕容復向段譽拱手道：「段兄，今日有幸相會，這便別過了，後會有期。」段譽道：「是，是。今日有幸相會，這便別過了，後會有期。」眼光卻仍是瞧著王語嫣。慕容復心下不快，哼了一聲，轉身便走。段譽戀戀不捨的又跟了去。包不同雙手一攔，擋在段譽身前，說道：「段公子，你今日出手相助我家公子，包某多謝了。」段譽道：「不必客氣。」包不同道：「此事已經謝過，咱們便兩無虧欠。你這般目不轉睛的瞧著我們王姑娘，忒也無禮，現下還想再跟，更是無禮之尤。你是讀書人，可知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行』的話麼？包某此刻身上全無力氣，可是罵人的力氣還有。」段譽歎了口氣，搖搖頭，說道：「既然如此，包兄還是『非禮勿言』，我這就『非禮勿跟』罷。」包不同哈哈大笑，說道：「這就對了！」轉身跟隨慕容復等而去。段譽目送王語嫣的背影為樹林遮沒，兀自呆呆出神，朱丹臣道：「公子，咱們走罷！」段譽道：「是，該走了。」可是卻不移步，直到朱丹臣連催三次，這才跨上古篤誠牽來的坐騎。他身在馬背之上，目光卻兀自瞧著王語嫣的去路。段譽那日將書信交與全冠清後，便即馳去拜見段正淳。父子久別重逢，都是不勝之喜。阮星竹更對這位小王子竭力奉承。阿紫卻已不別而行，兄妹倆未得相見。段正淳和阮星竹以阿朱、阿紫之事說來尷尬，都沒向他提起。

　　過得十餘日，崔百泉、過彥之二人也尋到相聚。他師叔侄在蘇州琴韻小築和段譽失散，到處尋訪，不得蹤跡，後來從河南伏牛山本門中人處得到訊息，大理鎮南王到了河南，便在伏牛山左近落腳，當即趕來，見到段譽安然無恙，甚感欣慰。段譽九死一生之餘，在父親身邊得享天倫之樂，自是歡喜，但思念王語嫣之情卻只有與日俱增，待得棋會之期將屆，得了父親允可，帶同古篤誠等赴會。果然不負所望，在棋會中見到了意中人，但這一會徒添愁苦，到底是否還是不見的好，他自己可也說不上來了。

　　一行人馳出二十餘里，大路上塵頭起處，十餘騎疾奔而來，正是大理國三公范驊、華赫昆、巴天石、以及所率大理群士。一行人馳到近處，下馬向段譽行禮。原來眾人奉了段正淳之命，前來接應，深恐聾啞先生的棋會之中有何凶險。眾人聽說段延慶也曾與會，幸好沒對段譽下手，都是手心中捏了一把汗。朱丹臣悄悄向范驊等三人說知，段譽在棋會中如何見到姑蘇慕容家的一位美貌姑娘，如何對她目不轉睛的呆視，如何失魂落魄，又想跟去，幸好給對方斥退。范驊等相視而笑，心中轉的是同樣念頭：「小王子風流成性，家學淵源。他如能由此忘了對自己親妹子木姑娘的相思之情，倒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傍晚時分，一行人在客店中吃了晚飯。范驊說起江南之行，說道：「公子爺，這慕容氏一家詭秘得很，以後遇上了可得小心在意。」段譽道：「怎麼？」范驊道：「這次我們三人奉了王爺將令，前赴蘇州燕子塢慕容氏家中查察，要瞧瞧有什麼蛛絲馬跡，少林派玄悲大師到底是不是慕容氏害死的。」崔百泉與過彥之甚是關切，齊聲問道：「三位可查到了什麼沒有？」范驊道：「我們三人沒明著求見，只暗中查察，慕容氏家裡沒男女主人，只剩下些婢僕。偌大幾座院莊，卻是個小姑娘叫做阿碧的在主持家務。」段譽點頭道：「嗯，這位阿碧姑娘人挺好的。三位沒傷了她罷？」

　　范驊微笑道：「沒有，我們接連查了幾晚，慕容氏莊上什麼地方都查到了，半點異狀也沒有。巴兄弟忽然想到，那個番僧鳩摩智將公子爺從大理請到江南來，說是要去祭慕容先生的墓……」崔百泉插口道：「是啊，慕容莊上那個小丫頭，卻說什麼也不肯帶那番僧去祭墓，幸好這樣，公子爺才得脫卻那番僧的毒手。」段譽點頭道：「阿朱、阿碧兩位姑娘，可真是好人。不知她們現下怎樣了。」巴天石微笑道：「我們接連三晚，都在窗外見到那阿碧姑娘在縫一件男子的長袍，不住自言自語：『公子爺，儂在外頭冷？儂啥辰光才回來？』公子爺，她是縫給你的罷？」段譽忙道：「不是，不是。她是縫給慕容公子的。」巴天石道：「是啊，我瞧這小丫頭神魂顛倒的，老是想著她的公子爺，我們三個穿房入舍，她全沒察覺。」他說這番話，是要段譽不可學他爹爹，到處留情，阿碧心中想的只是慕容公子，段公子對她多想無益。段譽歎了口氣，說道：「慕容公子俊雅無匹，那也難怪，那也難怪！又何況他們是中表之親，自幼兒青梅竹馬……」

　　范驊、巴天石等面面相覷，均想：「小丫頭和公子爺青梅竹馬倒也猶可，又怎會有中表之親？」哪想得到他是扯到了王語嫣身上。崔百泉問道：「范司馬、巴司空想到那番僧要去祭慕容先生的墓，不知這中間有什麼道理？可跟我師兄之死有什麼關連？」范驊道：「我提到這件事，正是要請大夥兒一起參詳參詳。華大哥一聽到這個『墓』字，登時手癢，說道：『說不定這老兒的墓中有什麼古怪，咱們掘進去瞧瞧。』我和巴兄都不大贊成，姑蘇慕容氏名滿天下，咱們段家去掘他的墓，太也說不過去。華兄弟卻道：『咱們悄悄打地道進去，神不知，鬼不覺，有誰知道了？』我們二人拗他不過，也就聽他的。那墓便葬在莊子之後，甚是僻靜隱秘，還真不容易找到。我們三人掘進墓壙，打開棺材，崔兄，你道見到什麼？」崔百泉和過彥之同時站起，問道：「什麼？」范驊道：「棺材裡是空的，沒有死人。」

　　崔過二人張大了嘴，半晌合不攏來。過了良久，崔百泉一拍大腿，說道：「那慕容博沒有死。他叫兒子在中原到處露面，自己卻在幾千里外殺人，故弄玄虛。我師哥……我師哥定是慕容博這惡賊殺的！」

　　范驊搖頭道：「崔兄曾說，這慕容博武功深不可測，他要殺人，盡可使別的手段，為什麼定要留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功夫，好讓人人知道是他姑蘇慕容氏下的手？若想武林中知道他的厲害，卻為什麼又要裝假死？要不是華大哥有這能耐，又有誰能查知他這個秘密？」

　　崔百泉頹然坐倒，本來似已見到了光明，霎時間眼前又是一團迷霧。段譽道：「天下各門各派的絕技成千成萬，要一一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當真是難如登天，可偏偏她有這等聰明智慧，什麼武功都是瞭如指掌……」

　　崔百泉道：「是啊，好像我師哥這招『天靈千裂』，是我伏牛派的不傳之秘，他又怎麼懂得，竟以這記絕招害了我師哥性命？」段譽搖頭道：「她當然懂得，不過她手無縛雞之力，雖然懂得各家各派的武功，自己卻是一招也不會使的，更不會去害人性命。」眾人面面相覷，過了半晌，一齊緩緩搖頭。阿紫雙眼被丁春秋毒瞎，游坦之奮不顧身的搶了她逃走。丁春秋心神微分，指上內功稍鬆，慕容復得此良機，立即運起「斗轉星移」絕技，噗的一聲，丁春秋五指抓住了一名弟子的手臂。慕容復拳頭脫出掌握，飛身竄出，哈哈大笑，叫道：「少陪了，星宿老怪，後會有期。」展開輕功，頭也不回的去了。這一役他傷了星宿派二十餘名弟子，大獲全勝，終於出了給丁春秋暗害而險些自刎的惡氣，但最後得能全身而退，實是出於僥倖，路上回思適才情景，當真不寒而慄。與王語嫣、鄧百川一行會齊後，在客店中深居簡出，讓鄧百川等人養傷。過得數日，包不同、風波惡兩人體力盡復，跟著鄧百川與公冶干也已痊可。六人說起不知阿朱的下落，都是好生記掛，當下商定就近去洛陽打探訊息。

　　在洛陽不得絲毫消息，於是又向西查去。這一日六人急於趕道，錯過了宿頭，直行到天黑，仍是在山道之中，越走道旁的亂草越長。風波惡道：「咱們只怕走錯了路，前邊這個彎多半轉得不對。」鄧百川道：「且找個山洞或是破廟，露宿一宵。」風波惡當先奔出去找安身之所，放眼道路崎嶇，亂石嶙峋。他自己什麼地方都能躺下來呼呼大睡，但要找一個可供王語嫣宿息的所在，卻著實不易。一口氣奔出數里，轉過一個山坡，忽見右首山谷中露出一點燈火，風波惡大喜，回首叫道：「這邊有人家。」慕容復等聞聲奔到。公冶干喜道：「看來只是家獵戶山農，但給王姑娘一人安睡的地方總是有的。」六人向著燈火快步走去。那燈火相隔甚遙，走了好一會仍是閃閃爍爍，瞧不清楚屋宇。風波惡喃喃罵道：「他奶奶的，這燈可有點兒邪門。」突然鄧百川低聲喝道：「且住，公子爺，你瞧這是盞綠燈。」慕容復凝目望去，果見那燈火發出綠油油的光芒，迥不同尋常燈火的色作暗紅或昏黃。六人加快腳步，向綠燈又驅前里許，便看得更加清楚了。包不同大聲道：「邪魔外道，在此聚會！」憑這五人的機智武功，對江湖上不論哪一個門派幫會，都絕無忌憚，但各人立時想到：「今日與王姑娘在一起，還是別生事端的為是。」包不同與風波惡久未與人打鬥生事，霎時間心癢難搔，躍躍欲試，但立即自行克制。風波惡道：「今日走了整天路，可有點倦了，這個臭地方不太好，退回去罷！」慕容復微微一笑，心想：「風四哥居然改了性子，當真難得。」說道：「表妹，那邊不乾不淨的，咱們走回頭路罷。」王語嫣不明白其中道理，但表哥既然這麼說，也就欣然樂從。六人轉過身來，只走出幾步，忽然一個聲音隱隱約約的飛了過來：「既知邪魔外道在此聚會，你們這幾隻不成氣候的妖魔鬼怪，又怎不過來湊湊熱鬧？」這聲音忽高忽低，若斷若續，鑽入耳中令人極不舒服，但每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慕容復哼了一聲，知道包不同所說「邪魔外道，在此聚會」那句話，已給對方聽了去，從對方這幾句傳音中聽來，說話之人內力修為倒是不淺，但也不見得是真正第一流的功夫。他左手一拂，說道：「沒空跟他糾纏，隨他去罷！」不疾不徐地從來路退回。那聲音又道：「小畜生，口出狂言，便想這般挾著尾巴逃走嗎？真要逃走，也得向老祖宗磕上三百個響頭再走。」風波惡忍耐不住，止步不行，低聲道：「公子爺，我去教訓教訓這狂徒。」慕容復搖搖頭，道：「他們不知咱們是誰，由他們去罷！」風波惡道：「是！」

　　六人再走十餘步，那聲音又飄了過來：「雄的要逃走，也就罷了，這雌雛兒可得留下，陪老祖宗解解悶氣。」五人聽到對方居然出言辱及王語嫣，人人臉上變色，一齊站定，轉過身來。只聽得那聲音又道：「怎麼樣？乖乖地快把雌兒送上來，免得老祖宗……」

　　他剛說到那個「宗」字，鄧百川氣吐丹田，喝道：「宗！」他這個「宗」字和對方的「宗」字雙音相混，聲震山谷。各人耳中嗡嗡大響，但聽得「啊」的一聲慘呼，從綠燈處傳了過來。靜夜之中，鄧百川那「宗」字餘音未絕，夾著這聲慘叫，令人毛骨悚然。

　　鄧百川這聲斷喝，乃是以更高內力震傷了對方。從那人這聲慘呼聽來，受傷還真不輕，說不定已然一命嗚呼。那人慘叫之聲將歇，但聽得嗤的一聲響，一枚綠色火箭射向天空，砰的一下炸了開來，映得半邊天空都成深碧之色。風波惡道：「一不做，二不休，掃蕩了這批妖魔鬼怪的巢穴再說。」慕容復點了點頭，道：「咱們讓人一步，本來求息事寧人。既然干了，便幹到底。」六人向那綠火奔去。慕容復怕王語嫣受驚吃虧，放慢腳步，陪在她身邊，只聽得包不同和風波惡兩聲呼叱，已和人動上了手。跟著綠火微光中三條黑影飛了起來，拍拍拍三響，撞向山壁，顯是給包風二人乾淨利落的料理了。

　　慕容復奔到綠燈之下，只見鄧百川和公冶干站在一隻青銅大鼎之旁，臉色凝重。銅鼎旁躺著一個老者，鼎中有一道煙氣上升，細如一線，卻其直如矢。王語嫣道：「是川西碧磷洞桑土公一派。」鄧百川點頭道：「姑娘果然淵博。」包不同回過身來，問道：「你怎知道？這燒狼煙報訊之法，幾千年前就有了，未必就只川西碧磷洞……」他幾句話還沒說完，公冶干指著銅鼎的一足，示意要他觀看。

　　包不同彎下腰來，晃火折一看，只見鼎足上鑄著一個「桑」字，乃是幾條小蛇、蜈蚣之形盤成，銅綠斑斕，宛是一件古物。包不同明知王語嫣說得對了，還要強辭奪理：「就算這隻銅鼎是川西桑土公一派，焉知他們不是去借來偷來的？何況常言道『贗鼎、贗鼎』，十隻鼎倒有九隻是假的。」慕容復等心下都有些嘀咕：「此處離川西甚遠，難道也算是桑土公一派的地界麼？」他們都知道川西碧磷洞桑土公一派都是苗人、瑤人，行事與中土武林人士大不相同，擅於下毒，江湖人士對之頗為忌憚，好在他們與世無爭，只要不闖入川西瑤山地界，他們不會輕易侵犯旁人。慕容復、鄧百川等人自也不來怕他什麼桑土公，只是跟這種邪毒怪誕的化外之人結仇，實在無聊，而糾纏上了身，也甚麻煩。慕容復微一沉吟，說道：「這是非之地，早早離去的為妙。」眼見銅鼎旁躺著的那老者已是氣息奄奄，卻兀自睜大了眼，氣憤憤的望著各人，自便是適才發話肇禍之人了。慕容復向包不同點了點頭，嘴角向那老人一歪。包不同會意，反手抓起那根懸著綠燈的竹竿，倒過桿頭，連燈帶桿，噗的一聲，插入那老者胸口，綠燈登時熄滅。王語嫣「啊」的一聲驚呼。公冶幹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叫做殺人滅口，以免後患。」飛起右足，踢倒了銅鼎。慕容復拉著王語嫣的手，斜刺向左首竄了出去。只奔出十餘丈，黑暗中嗤嗤兩聲，金刃劈風，一刀一劍從長草中劈了出來。慕容復袍袖一拂，借力打力，左首那人的一刀砍在右首那人頭上，右首那人一劍刺入了左首之人心窩，剎那間料理了偷襲的二人，腳下卻絲毫不停。公冶干讚道：「公子爺，好功夫！」慕容復微微一笑，繼續前行，右掌一揮，迎面衝來一名敵人骨碌碌地滾下山坡，左掌擊出，左前方一名敵人「啊」的一聲大叫，口噴鮮血。黑暗之中，突然聞到一陣腥臭之氣，跟著微有銳風撲面，慕容復急凝掌風，將這兩件不知名的暗器反擊了出去，但聽得「啊」的一下驚呼，敵人已中了他自己所發的歹毒暗器。

　　黑暗之中，驀地陷入重圍，也不知敵人究有多少，只是隨手殺了數人，殺到第六人時，慕容復暗暗心驚，尋思：「起初三人多半是川西桑土公一派，後來三人的武功卻顯是另屬不同的三派，冤家愈結愈多，大是不妙。」

　　只聽得鄧百川叫道：「大夥兒並肩往『聽香水榭』闖啊！」「聽香水榭」是姑蘇燕子塢中的一個莊子，位於西首，是慕容復的侍婢阿朱所居。鄧百川說向聽香水榭闖去，便是往西退卻，以免讓敵人知道。慕容復一聽，便即會意，但其時四下裡一片漆黑，星月無光，難以分辨方位，不知西首卻在何方。他微一凝神，聽得鄧百川厚重的掌風在身後右側響了兩下，當即拉住王語嫣，斜退三步，向鄧百川身旁靠去，只聽得拍拍兩聲輕響，鄧百川和敵人又對了兩掌。從掌聲之中聽來，敵人著實是個好手。跟著鄧百川吐氣揚聲，「嘿」的一聲呼喝。慕容復知道鄧百川使出一招「石破天驚」的掌力，對方多半抵擋不住。果然那人失聲驚呼，聲音尖銳，但呼聲越響越下，猶如沉入地底，跟著是石塊滾動，樹枝折斷之聲。慕容復微微一驚：「這人失足掉入了深谷。適才綠光之下，沒見到有什麼山谷啊。幸好鄧大哥將這人先行打入深谷，否則黑暗中一腳踏了個空，可就糟了。」便在此時，左首高坡上有個聲音飄了過來：「何方高人，到萬仙大會來搗亂？當真將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都不放在眼內嗎？」慕容復等都輕輕「啊」的一聲。什麼「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的名頭，他們倒也聽到過的，但所謂「洞主，島主」，只不過是一批既不屬任何門派、又不隸什麼幫會的旁門左道之士。這些人武功有高有低，人品有善有惡，人人獨來獨往，各行其是，相互不通聲氣，也便成不了什麼氣候，江湖上向來不予重視。只知他們有的散處東海、黃海中的海島，有的在崑崙、祁連深山中隱居，近年來銷聲匿跡，毫無作為，誰也沒加留神，沒想到竟會在這裡出現。

　　慕容復朗聲道：「在下朋友六人，乘夜趕路，不知眾位在此相聚，無意中多有冒犯，謹此謝過。黑暗之中，事出誤會，雙方一笑置之便了，請各位借道。」他這幾句話不亢不卑，並不吐露身份來歷，對誤殺對方數人之事，也賠了罪。突然之間，四下裡哈哈、嘿嘿、呵呵、哼哼笑聲大作，越笑人數越多。初時不過十餘人發笑，到後來四面八方都有人加入大笑，聽聲音不下五六百人，有的便在近處，有的卻似在數里之外。慕容復聽對方聲勢如此浩大，又想到那人說什麼「萬仙大會」，心道：「今晚倒足了霉，誤打誤撞的，闖進這些旁門左道之士的大聚會中來啦。我迄今沒吐露姓名，還是一走了之的為是，免得鬧到不可收拾。何況寡不敵眾，咱們六人怎對付得了這數百人？」眾人哄笑聲中，高坡上那人道：「你這人說話輕描淡寫，把事情看得忒也易了。你們六人已出手傷了咱們好幾位兄弟，萬仙大會群仙假如就此放你們走路，三十六洞和七十二島的臉皮，卻往哪裡擱去？」慕容復定下神來，凝目四顧，只見前後左右的山坡、山峰、山坳、山脊各處，影影綽綽的都是人影，黑暗中自瞧不清各人的身形面貌。這些人本來不知是在哪裡，突然之間，都如從地底下湧了出來一般。這時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四人都已聚在慕容復與王語嫣身周衛護，但在這數百人的包圍之下，只不過如大海中的一葉小舟而已。慕容復和鄧百川等生平經歷過無數大陣大仗，見了這等情勢，卻也不禁心中發毛，尋思：「這些人古里古怪，十個八個自不足為患，幾百人聚在一起，可著實不易對付。」慕容復氣凝丹田，朗聲說道：「常言道不知者不罪。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的大名，在下也素有所聞，決不敢故意得罪。川西碧磷洞桑土公、藏邊虯龍洞玄黃子、北海玄冥島島主章達夫先生，想來都在這裡了。在下無意冒犯，尚請恕罪則個。」左首一個粗豪的聲音呵呵笑道：「你提一提咱們的名字，就想這般輕易混了出去嗎？嘿嘿，嘿嘿！」

　　慕容復心頭有氣，說道：「在下敬重各位是長輩，先禮後兵，將客氣話說在頭裡。難道我慕容復便怕了各位不成？」只聽得四周許多人都是「啊」的一聲，顯是聽到了「慕容復」三字頗為震動。那粗豪的聲音道：「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姑蘇慕容氏麼？」慕容復道：「不敢，正是區區在下。」那人道：「姑蘇葛容氏可不是泛泛之輩。掌燈！大夥兒見上一見！」他一言出口，突然間東南角上升起了一盞黃燈，跟著西首和西北角上各有紅燈升起。霎時之間，四面八方都有燈火升起，有的是燈籠，有的是火把，有的是孔明燈，有的是松明柴草，各家洞主、島主所攜來的燈火頗不相同，有的粗鄙簡陋，有的卻十分工細，先前都不知藏在哪裡。燈火忽明忽暗的映照在各人臉上，奇幻莫名。

　　這些人有男有女，有俊有丑，既有僧人，亦有道士，有的大袖飄飄，有的窄衣短打，有的是長鬚飛舞的老翁，有的是雲髻高聳的女子，服飾多數奇形怪狀，與中土人士大不相同，一大半人持有兵刃，兵刃也大都形相古怪，說不出名目。慕容復團團作個四方揖，朗聲說道：「各位請了，在下姑蘇慕容復有禮。」四周眾人有的還禮，有的毫不理睬。西首一人說道：「慕容復，你姑蘇慕容氏愛在中原逞威，那也由得你。但到萬仙大會來肆無忌憚的橫行，卻不把咱們瞧得小了？你號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我來問你，你要以我之道，還施我身，卻是如何施法？」

　　慕容復循聲瞧去，只見西首岩石上盤膝坐著一個大頭老者，一顆大腦袋光禿禿地，半根頭髮也無，臉上巽血，遠遠望去，便如一個大血球一般。慕容復微一抱拳，說道：「請了！足下尊姓大名？」那人捧腹而笑，說道：「老夫考一考你，要看姑蘇慕容氏果然是有真才實學呢，還是浪得虛名。我剛才問你：『你若要以我之道，還施我身，卻如何施法。只要你答得對了，別人怎樣我管不著，老夫卻不再來跟你為難。你愛去哪裡，便去哪裡好了！」慕容復瞧了這般局面，知道今日之事，已決不能空言善罷，勢必要出手露上幾招，便道：「既然如此，在下奉陪幾招，前輩請出手罷！」那人又呵呵的捧腹而笑，道：「我是在考較你，不是要你來伸量我。你若答不出，那『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這八個字，乘早給我收了起來罷！」

　　慕容復雙眉微蹙，心道：「你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裡，我既不知你門派，又不知你姓名，怎知你最擅長的是什麼絕招？不知你有什麼『道』，卻如何還施你身？」

　　他略一沉吟之際，那大頭老者已冷笑道：「我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朋友們散處天涯海角，不理會中原的閒事。山中無猛虎，猴兒稱大王，似你這等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也說什麼『北喬峰、南慕容』，呵呵！好笑啊好笑，無恥啊無恥！我跟你說，你今日若要脫身，那也不難，你向三十六洞每一位洞主，七十二島每一位島主，都磕上十個響頭，一共磕上一千零八十個頭，咱們便放你六個娃兒走路。包不同憋氣已久，再也忍耐不住，大聲說道：「你要請我家公子爺『以你之道，還施你身』，又叫他向你磕頭。你這門絕技，我家公子爺可學不來了。嘿嘿，好笑啊好笑，無恥啊無恥！」他話聲抑揚頓挫，居然將這大頭老者的語氣學了個十足。那大頭老者咳嗽一聲，一口濃痰吐出，疾向包不同臉上射了過來。包不同斜身一避，那口濃痰從他左耳畔掠過，突然間在空中轉了個彎，托的一聲，重重的打在包不同的額角正中。這口濃痰勁力著實不小，包不同只覺一陣頭暈，身子晃了幾晃，原來這一口痰，正好打中在他眉毛之上的「陽白穴」。慕容復心中一驚：「這老兒痰中含勁，那是絲毫不奇。包三哥中毒後功夫未復，避不開也不希奇。奇在他這口痰吐出之後，竟會在半空中轉彎。」

　　那大頭老者呵呵笑道：「慕容復，老夫也不來要你以我之道，還施我身，只須你說出我這一口痰的來歷，老夫便服了你。」慕容復腦中念頭飛快的亂轉，卻無論如何想不起來，忽聽得身旁王語嫣清亮柔和的聲音說道：「端木島主，你練成了這『歸去來兮』的五斗米神功，實在不容易。但殺傷的生靈，卻也不少了罷。我家公子念在你修為不易，不肯揭露此功的來歷，以免你大遭同道之忌。難道我家公子，竟也會用這功夫來對付你嗎？」慕容復又驚又喜，「五斗米神功」的名目自己從未聽見過，表妹居然知道，卻不知對是不對。

　　那大頭老者本來一張臉血也似紅，突然之間，變得全無血色，笑道：「小娃娃胡說八道，你懂得什麼。『五斗米神功』損人利己，陰狠險毒，難道是我這種人練的麼？但你居然叫得出老爺爺的姓來，總算很不容易的了。」王語嫣聽他如此說，知道自己猜對了，只不過他不肯承認而已，便道：「海南島五指山赤焰洞端木洞主，江湖上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端木洞主這功夫原來不是『五斗米神功』，那麼想必是從地火功中化出來的一門神妙功夫了。」「地火功」是赤焰洞一派的基本功夫。赤焰洞一派的宗主都是複姓端木，這大頭老者名叫端木元，聽得王語嫣說出了自己的身份來歷，卻偏偏給自己掩飾「五斗米神功」，對她頓生好感，何況赤焰洞在江湖上只是藉藉無名的一個小派，在她口中居然成了「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更是高興，當下笑道：「不錯，不錯，這是地火功中的一項彫蟲小技。老夫有言在先，你既道出了寶門，我便不來為難你了。」突然間一個細細的聲音發自對面岩石之下，嗚嗚咽咽、似哭非哭的說道：「端木元，我丈夫和兄弟都是你殺的麼？是你練這天殺的『五斗米神功』，因而害死了他們的麼？」說話之人給岩石的陰影遮住了，瞧不見她的模樣，隱隱約約間可見到是個身穿黑衣的女子，長挑身材，衣衫袖子甚大。端木元哈哈一笑，道：「這位娘子是誰？我壓根兒不知道『五斗米神功』是什麼東西，你莫聽這小姑娘信口開河。」那女子向王語嫣招了招手，道：「小姑娘，你過來，我要問一問你。」突然搶上幾步，揮出一根極長的竹竿，桿頭三隻鐵爪已抓住了王語嫣的腰帶，回手便拉。

　　王語嫣給她拉得踏上了兩步，登時失聲驚呼。慕容復袍袖輕揮，搭上了竹竿，使出「斗轉星移」功夫，已將拉扯王語嫣的勁力，轉而為拉扯那女子自身。那女子「啊」的一聲，立足不定，從岩石陰影下跌跌撞撞的衝了出來，衝到距慕容復身前丈許之處，內勁消失，便不再向前。她大驚失色，生恐慕容復出手加害，脫手放開竹竿，奮力反躍，退了丈許，這才立定。

　　王語嫣扳開抓住自己腰帶的鐵爪，將長桿遞給慕容復。慕容復左袖拂出，那竹竿緩緩向那女子飛去。那女子伸手待接，竹竿陡然跌落，插在她身前三尺之處。

　　王語嫣道：「南海椰花島黎夫人，你這門『采燕功』的確神妙，佩服，佩服。」那女子臉上神色不定，說道：「小姑娘，你……你怎知道我姓氏？又怎知道我……我這『采燕功』？」

　　王語嫣道：「適才黎夫人露了這一手神妙功夫，長桿取物，百發百中，自然是椰花島著名的『采燕功』了。」原來椰花島地處南海，山巖上多產燕窩。燕窩都生於絕高絕險之處，黎家久處島上，數百年來由採集燕窩而練成了以極長竹竿為兵刃的「采燕功」。同時椰花島黎家的輕功步法，也與眾不同。王語嫣看到她向後一躍之勢，宛如為海風所激，更無懷疑，便道出了她的身份來歷。黎夫人被慕容復一揮袖間反拉過去，心中已自怯了，再聽王語嫣一口道破自己的武功家數，只道自己所有的伎倆全在對方算中，當下不敢逞強，轉頭向端木元道：「端木老兒，好漢子一人做事一身當。我丈夫和兄弟，到底是你害的不是？」端木元呵呵笑道：「失敬，失敬！原來是南海椰花島島主黎夫人，說將起來，咱們同處南海，你還是老夫的芳鄰哪！尊夫我從未見過，怎說得上『加害』兩字？」

　　黎夫人將信將疑，道：「日久自知，只盼不是你才好。」拔起長桿，又隱身巖後。黎夫人剛退下，突然間呼的一聲，頭頂松樹上掉下一件重物，鏜的一聲大響，跌在岩石之上，卻是一口青銅巨鼎。慕容復又是一驚，抬頭先瞧松樹，看樹頂躲的是何等樣人，居然將這件數百斤重的大傢伙搬到樹頂，又摔將下來。看這銅鼎模樣，便與適才公冶干所踢倒的碧磷洞銅鼎形狀相同，鼎身卻大得多了，難道桑土公竟躲在樹頂？但見松樹枝葉輕晃，卻不見人影。

　　便在此時，忽聽得幾下細微異常的響聲，混在風聲之中，幾不可辨。慕容復應變奇速，雙袖舞動，揮起一股勁風，反擊了出去，眼見銀光閃動，幾千百根如牛毛的小針從四面八方迸射開去。慕容復暗叫：「不好！」伸手攬住王語嫣腰間，縱身急躍，憑空升起，卻聽得公冶干、風波惡以及四周人眾紛紛呼喝：「啊喲，不好！」「中了毒針。」「這歹毒暗器，他奶奶的！」「哎喲，怎麼射中了老子？」

　　慕容復身在半空，一瞥眼間，見那青銅大鼎的鼎蓋一動，有什麼東西要從鼎中鑽出來，他右手一托，將王語嫣的身子向上送起，叫道：「坐在樹上！」跟著身子下落，雙足踏住鼎蓋。只覺鼎蓋不住抖動，當即使出「千斤墜」功夫，硬將鼎蓋壓住。其時兔起鶻落，只片刻間之事，慕容復剛將那鼎蓋壓住，四周眾人的呼喝之聲已響成一片：「哎喲，快取解藥！」「這是碧磷洞的牛毛針，一個時辰封喉攻心，最是厲害不過。」「桑土公這臭賊呢，在哪裡？在哪裡？」「快揪他出來取解藥。」「這臭賊亂髮牛毛針，連我這老朋友也傷上了。」「桑土公在哪裡？」「快取解藥，快取解藥！」

　　「桑土公在哪裡？」「快取解藥！」之聲響成一片。中了毒針之人有的亂蹦亂跳，有的抱樹大叫，顯然牛毛針上的毒性十分厲害，令中針之人奇癢難當。

　　慕容復一瞥之間，見公冶干左手撫胸，右手按腹，正自凝神運氣，風波惡卻雙足亂跳，破口大罵。他知二人已中了暗算，心中又是憂急，又是惱怒。這無數毒針，顯然是有人開動銅鼎中的機括，從鼎中發射出來。銅鼎從空而落，引得眾人的抬頭觀望，鼎中之人便乘機發針，若不是他見機迅速，內力強勁，這幾千枚毒針都已鑽入他的肉裡了。慕容復內勁反激出去的毒針，有些射在旁人身上，有些射在鼎上，那偷發暗器之人有鼎護身，自也安然無恙。

　　只聽得一個人陰陽怪氣的道：「慕容復，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怎麼『以彼之道，還施我身』？這可與你慕容家的作為不對啊。」此人站得甚遠，半邊身子又是躲在岩石之後，沒中到毒針，便來說幾句風涼話兒。

　　慕容復不去理他，心想要解此毒，自然須找鼎中發針之人，只覺得腳下鼎蓋不住抖動，顯是那人想要鑽出來。慕容復左手搭在大松樹的樹幹，已如將鼎蓋釘住在大松樹上，那人要想鑽出鼎來，若不是以寶刀寶劍破鼎而出，便須以腰背之力，將那株松樹連根拔起。鼎中人連連運力，卻哪裡掀得動已如連在慕容復身上的那株大松樹？

　　慕容復使出「斗轉星移」功夫，將鼎中人的力道都移到了大松樹上。那松樹左右搖晃，樹根格格直響，但要連根拔起，卻談何容易，樹周小根倒也給他迸斷了不少。慕容復要等他再掀數下，便突然松勁，讓他突鼎而出；料想他出鼎之時，必然隨手再發牛毛細針以防護自身，那時揮掌拍落，將這千百枚毒針都釘在他身上，不怕他不取解藥自救，其時奪他解藥，自比求他取藥方便得多。

　　只覺那鼎蓋又掀動兩下，突然間鼎中人再無動靜，慕容復知道他在運氣蓄力，預備一舉突鼎而出，當即腳下松勁，右掌卻暗暗運力。哪知過了好一會，鼎中人仍是一動也不動，倒如已然悶死了一般。

　　四下裡的號叫之聲，卻響得更加慘厲了。各洞島有些功力較淺的弟子難忍麻癢，竟已在地下打滾，更有以頭撞石，以拳捶胸，情景甚是可怖。但聽得七八人齊聲叫道：「將桑土公揪出來，揪他出來，快取解藥！」叫喊聲中，十餘人紅了眼睛，同時向慕容復衝來。慕容復左足在鼎蓋上一點，身子輕飄飄的躍起，正要坐向松樹橫干，突然間嗤嗤聲響，斜刺裡銀光閃動，又是千百枚細針向他射來。這一變故來得突兀之極，發射毒針的桑土公當然仍在鼎中，而這叢毒針來勢之勁，數量之多，又顯然出自機括，並非人力，難道桑土公的同黨隱伏在旁，再施毒手麼？這時慕容復身在半空，無法閃避，若以掌力反擊，則鄧百川等四人都在下面，不免重蹈覆轍，又傷了自己兄弟。在這萬分緊急的當口，他右袖一振，猶如風帆般在半空中一借力，身子向左飄開三尺，同時右手袖子飄起，一股柔和渾厚的內勁發出來，將千百枚毒針都托向天空，身子便如一隻輕飄飄的大紙鳶，悠然飄翔而下。

　　其時天上雖然星月無光，四下裡燈籠火把卻照耀得十分明亮，眾人眼見慕容復瀟灑自如的滑行空中，無不驚佩。慘呼喝罵聲中，響出了一陣春雷般的喝采聲來，掩住了一片淒厲刺耳的號叫。慕容復身在半空，雙目卻注視著這叢牛毛細針的來處，身子落到離地約有丈餘之處，左腳在一根橫跨半空的樹幹上一撐，借力向右方撲出。他先前落下時飄飄蕩蕩，勢道緩慢，這一次撲出卻疾如鷹隼，一陣勁風掠過，雙足便向岩石旁一個矮胖子的頭頂踏了下去。原來他在半空時目光籠罩全場，見到此人懷中抱著一口小鼎模樣的傢伙，作勢欲再發射。那矮子滑足避開，行動迅捷，便如一個圓球在地下打滾。慕容復踏了個空，砰的一掌拍出，正中對方後背。那矮子正要站起身來，給這一掌打得又摔倒在地。他顫巍巍的站起，搖晃幾下，雙膝一軟，坐倒在地。

　　四周十餘人叫道：「桑土公，取解藥來，取解藥來！」向他擁了過去。鄧百川和包不同均想：「原來這矮子便是桑土公！」兩人急於要擒住了他，好取解藥來救治把兄弟之傷，同時大喝，向他撲去。桑土公左手在地下一撐，想要站起，但受傷不輕，終究力不從心。包不同伸手向他肩頭抓落，五指剛抓上他肩頭，手指和掌心立時疼痛難當，縮手不迭，反掌一看，只見掌心鮮血淋漓。原來這矮子肩頭裝有針尖向外的毒針。霎時之間，包不同但覺手掌奇癢難當，直癢到心裡去。他又驚又怒，飛起左足，一招「金鉤破冰」，對準桑土公屁股猛踢過去。但見他伏在地下，身子微微蠕動，這一腳非重重踢中不可。他這一腳去勢迅捷，剎那之間，足尖離桑土公的臀部已不過數寸，突然間省悟：「啊喲不好，他屁股上倘若也裝尖刺，我這只左腳又要糟糕。」其時這一腳已然踢出，倘若硬生生的收回，勢須扭傷筋骨，百忙中左掌疾出，在地下重重一拍，身子借勢倒射而出，總算見機得快，足尖只在桑土公的褲子上輕輕一擦，沒使上力，也不知他屁股上是否裝有倒刺。

　　這時鄧百川和其餘七八人都已撲到桑土公身後，眼見包不同出手拿他，不知如何反而受傷，雖見桑土公伏地不動，一時之間倒也不敢貿然上前動手。包不同吃了這個大虧，如何肯就此罷休？在地下捧起一塊百來斤的大石，大叫：「讓開，我來砸死這隻大烏龜！」有的人叫道：「使不得，砸死了他便沒解藥了！」另有人道：「解藥在他身邊，先砸死他才取得到。」看來這些人雖然在此聚會，卻是各懷異謀，並不如何齊心合力，包不同要砸死桑土公，居然有些人也不怎麼反對。

　　議論紛紛之中，包不同手捧大石，踏步上前，對準了桑土公的背心，喝道：「砸死你這只生滿倒刺的大烏龜！」這時他右掌心越來越癢，雙臂一挺，大石便向桑土公背心砸了下去。只聽得砰的一聲響，地下塵土飛揚。

　　眾人都是一驚，這塊大石砸在桑土公背上，就算不是血肉模糊，也要砸得他大聲慘呼，決無塵土飛揚之理。再定睛細看時，更是驚訝之極，大石好端端的壓在地下，桑土公卻已不知去向。包不同左腳一起，挑開大石，地下現出了一個大洞。原來桑土公的名字中有一個「土」字，極精地行之術，伏在地上之時，手腳並用，爬松泥土，竟爾鑽了進去。適才慕容復將桑土公壓在鼎下，他無法掀開鼎蓋出來，也是打開鼎腹，從地底脫身。包不同一呆之下，回身去尋桑土公的所在，心想就算你鑽入地底，又不是穿山甲，最多不過鑽入數尺，躲得一時，難道真有土遁之術不成？

　　忽聽得慕容復叫道：「在這裡了！」左手衣袖揮出，向一塊岩石捲去，原來這塊岩石模樣的東西，卻是桑土公的背脊。這人古里古怪，惑人耳目的伎倆花樣百出，若不是慕容複眼尖，還真不易發見。桑土公被雄勁的袖風捲起，肉球般的身子飛向半空。他自中了慕容復一掌之後，受傷已然不輕，這時殊無抗禦之力，大聲叫道：「休下毒手，我給你解藥便了！」

　　慕容復哈哈一笑，右袖拂出，將左袖的勁力抵消，同時生出一股力道，托住桑土公的身子，輕輕放了下來。忽聽得遠處一人叫道：「姑蘇慕容，名不虛傳！」慕容復舉手道：「貽笑方家，愧不敢當！」便在此時，一道金光、一道銀光從左首電也似的射來，破空聲甚是凌厲。慕容復不敢怠慢，雙袖鼓風，迎了上去，砰的一聲巨響，金光銀光倒捲了回去。這時方才看清，卻是兩條長長的帶子，一條金色，一條銀色。帶子盡頭處站著二人，都是老翁，使金帶的身穿銀袍，使銀帶的身穿金袍。金銀之色閃耀燦爛，華麗之極，這等金銀色的袍子常人決不穿著，倒像是戲台上的人物一般。穿銀袍的老人說道：「佩服，佩服，再接咱兄弟一招！」金光閃動，金帶自左方游動而至，銀帶卻一抖向天，再從上空落下，逕襲慕容復的上盤。慕容復道：「兩位前輩……」他只說了四個字，突然間呼呼聲響，三柄長刀著地捲來。三人使動地堂刀功夫，襲向慕容復下盤。慕容復上方、前方、左側同時三處受攻，心想：「對方號稱是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人多勢眾，混戰下去，若不讓他們知道厲害，如何方了？」眼見三柄長刀著地掠來，當即踢出三腳，每一腳都正中敵人手腕，白光閃動，三柄刀都飛了上天。慕容復身形略側，右手一掠，使出「斗轉星移」功夫，撥動金帶帶頭，拍的一聲響，金帶和銀帶已纏在一起。使地堂刀的三人單刀脫手，更不退後，荷荷發喊，張臂便來抱慕容復的雙腿。慕容復足尖起處，勢如飄風般接連踢中了三人胸口穴道。驀地裡一個長臂長腿的黑衣人越眾而前，張開蒲扇般的大手，一把將桑土公抓了起來。此人手掌也不知是天生厚皮，還是戴了金屬絲所織的手套，竟然不怕桑土公滿身倒刺，一抓到人，便直腿向後一躍，退開丈餘。慕容復見這人身手沉穩老辣，武功比其餘諸人高強得多，心下暗驚：「桑土公若被此人救去，再取解藥可就不易了。」心念微動，已然躍起，越過橫臥地下的三人，右掌拍出，逕襲黑衣人。那人一聲冷笑，橫刀當胸，身前綠光閃閃，竟是一柄厚背薄刃、鋒銳異常的鬼頭刀，刀口向外。慕容復這掌拍落，那是硬生生將自己手腕切斷了。他徑不收招，待手掌離刃口約有二吋，突然改拍為掠，手掌順著刃口一抹而下，逕削黑衣人抓著刀柄的手指。

　　他掌緣上佈滿了真氣，鋒銳處實不亞於鬼頭刀，削上了也有切指斷臂之功。那黑衣人出其不意，「咦」的一聲，急忙鬆手放刀，翻掌相迎，拍的一聲，兩人對了一掌。黑衣人又是「咦」的一聲，身子一晃，向後躍開丈餘，但左手仍是緊緊抓著桑土公。慕容復翻過手掌，抓過了鬼頭刀，鼻中聞到一陣腥臭，幾欲作嘔，知道這刀上喂有劇毒，邪門險惡之至。他雖在一招間奪到敵人兵刃，但眼見敵方七八個人各挺兵刃，攔在黑衣人之前，要搶桑土公過來，殊非易事，何況適才和那黑衣人對掌，覺他功力雖較自己略有不如，但另有一種詭異處，奪到鋼刀，只是攻了他個出其不意，當真動手相鬥，也非片刻間便能取勝。

　　但聽得人聲嘈雜：「桑土公，快取解藥出來！」「你這他媽的牛毛毒針若不快治，半個時辰就送了人命。」「烏老大，快取解藥出來，糟糕，再挨可就乖乖不得了！」燈光火把下人影奔來竄去，都在求那黑衣人烏老大快取解藥。烏老大道：「好，桑胖子，取解藥出來。」桑土公道：「你放我下地啊！」烏老大道：「我一放手，敵人又捉了你去，如何放得？快取解藥出來。」旁邊的人跟著起哄：「是啊，快拿解藥出來！」更有人在破口大罵：「賊苗子，還在推三阻四，瞧老子一把火將你碧磷洞裡的烏龜王八蛋燒個乾乾淨淨。」桑土公嘶啞著嗓子道：「我的解藥藏在土裡，你須得放我，才好去取。」眾人一怔，料他說的確是實情，這人喜在山洞、地底等陰暗不見天日之處藏身，將解藥藏在地底，原是應有之義。慕容復雖沒聽到公冶干和風波惡叫喚呻吟，但想那些人既如此麻癢難當，二哥和四哥身受自然也是一般，眼前只有竭盡全力，將桑土公奪了回來，再作打算，猛然間發一聲喊，舞動鬼頭刀，衝入了人叢之中。鄧百川和包不同守護在公冶干和風波惡身旁，不敢離開半步，深恐敵人前來加害，眼見慕容復縱身而前，猶如虎入羊群，當者披靡。烏老大見他勢頭甚凶，不敢正攖其鋒，抓起桑土公，遠遠避開。

　　只聽得眾人叫道：「大家小心了！此人手中拿的是『綠波香露刀』，別給他砍中了。」「『啊喲，烏老大的『綠波香露刀』給這小子奪了去，可大大的不妙！」

　　慕容復舞刀而前，只見和尚道士，醜漢美婦，各種各樣人等紛紛辟易，臉上均有驚恐之色，料想這柄鬼頭刀大有來歷，但明明臭得厲害，偏偏叫什麼「香露刀」，真是好笑，又想：「我將毒刀舞了開來，將這些洞主、島主殺他十個八個倒也不難，只是無怨無仇，何必多傷人命？仇怨結得深了，他們拚死不給解藥，二哥四哥所中之毒便難以善後。」他雖舞刀揮劈，卻不殺傷人命，遇有機緣便點倒一個，踢倒兩個。那些人初時甚為驚恐，待見他刀上威力不大，便定了下來，霎時之間，長劍短戟，軟鞭硬牌，四面紛紛進襲。慕容復給十多人圍在垓心，外面重重疊疊圍著的更不下三四百人，不禁心驚。再鬥片刻，慕容復尋思：「這般鬥將下去，卻如何了局？看來非下殺手不可。」刀法一緊，砰砰兩聲，以刀柄撞暈了兩人。忽聽得鄧百川叫道：「下流東西，不可驚擾了姑娘。」慕容復斜眼一瞥，只見兩人縱躍起，去攻擊躲在松樹上的王語嫣。鄧百川飛步去救，出掌截住。慕容復心下稍寬，卻見又有三人躍向樹上，登時明白了這些人的主意：「他們鬥我不下，便想擒獲表妹，作為要脅，當真無恥之極。」但自己給眾人纏住了，無法分身，眼見兩個女子抓住王語嫣的手臂，從樹上躍了下來。一個頭帶金環的長髮頭舵手挺戒刀，橫架在王語嫣頸前，叫道：「慕容小子，你若不投降，我可要將你相好的砍了！」

　　慕容復一呆，心想：「這些傢伙邪惡無比，說得出做得到，當真加害表妹，如何是好？但我姑蘇慕容氏縱橫武林，豈有向人投降之理？今日一降，日後怎生做人？」他心中猶豫，手上卻絲毫不緩，左掌呼呼兩掌拍出，將兩名敵人擊得飛出丈餘。那頭陀又叫：「你當真不降，我可要將這如花似玉的腦袋切下來啦！」戒刀連晃，刀鋒青光閃動。

## 第34章 風驟緊　縹緲峰頭雲亂

　　猛聽得山腰裡一人叫道：「使不得，千萬不可傷了王姑娘，我向你投降便是。」一個灰影如飛的趕來，腳下輕靈之極。站在外圍的數人齊聲呼叱，上前攔阻，卻給他東一拐，西一閃，避過了眾人，撲到面前，火光下看得明白，卻是段譽。只聽他叫道：「要投降還不容易？為了王姑娘，你要我投降一千次、一萬次也成。」奔到那頭陀面前，叫道：「喂，喂，大家快放手，捉住王姑娘幹什麼？」

　　王語嫣知他武功若有若無，無時多，有時少，卻這般不顧性命的前來相救，心下感激，顫聲道：「段……段公子，是你？」段譽喜道：「是我，是我！」

　　那頭陀罵道：「你……你是什麼東西？」段譽道：「我是人，怎麼是東西？」那頭陀反手一拳，拍的一聲，打在段譽下頦。段譽立足不定，一交往左便倒，額頭撞上一塊岩石，登時鮮血長流。那頭陀見他奔來的輕功，只道他武功頗為不弱，反手這一拳虛招，原沒想能打到他，這一拳打過之後，右手戒刀連進三招，那才是真正殺手之所在，不料左拳虛晃一招，便將他打倒，反而一呆，同時段譽內力反震，也令他左臂隱隱酸麻，幸好他這一拳打得甚輕，反震之力也就不強。他見慕容復仍在來往衝殺，又即大呼：「慕容小子，你再不住手投降，我可真要砍去這小妞兒的腦袋了。老佛爺說一是一，決不騙人，一、二、三！你降是不降！」

　　慕容復好生為難，說到表兄妹之情，他決不忍心王語嫣命喪邪徒之手，但「姑蘇慕容」這四個字尊貴無比，決不能因人要脅，向旁門左道之士投降，從此成為話柄，在江湖上受人恥笑，何況這一投降，多半連自己性命也送了。他大聲叫道：「賊頭陀，你要公子爺認輸，那是千難萬難。你只要傷了這位姑娘一根毫毛，我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為人！」一面說，一面向王語嫣衝去，但二十餘人各挺兵刃左刺右擊，前攔後襲，一時又怎衝得過去？

　　那頭陀怒道：「我偏將這小妞兒殺了，瞧你又拿老佛爺如何？」說著舉起戒刀，呼的一聲，便向王語嫣頸中揮去。抓住王語嫣手臂的兩個女子恐被波及，同時放手，向旁躍開。段譽掙扎著正要從地上爬起，左手掩住額頭傷口，神情十分狼狽，眼見那頭陀當真揮刀要殺王語嫣，而她卻站著不動，不知是嚇得呆了，還是給人點了穴道，竟不會抗禦閃避。段譽這一急自然非同小可，手指一揚，情急之下，自然而然的真氣充沛，使出了「六脈神劍」功夫，嗤嗤聲響過去，嚓的一聲，那頭陀右手上臂從中斷截，戒刀連著手掌，跌落在地。段譽急衝搶前，反手將王語嫣負在背上，叫道：「逃命要緊！」那頭陀右臂被截，自是痛入骨髓，急怒之下狂性大發，左手抄起斷臂，猛吼一聲，向段譽擲了過去。他斷下的右手仍是緊緊抓著戒刀，連刀帶手，急擲而至，甚是猛惡。段譽右手一指，嗤一聲響，一招「少陽劍」刺在戒刀上，戒刀一震，從斷手中跌落下來。斷手卻繼續飛來，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這一下只打得段譽頭暈眼花，腳步踉蹌，大叫：「好功夫！斷手還能打人。」心中念著務須將王語嫣救了出去，展開「凌波微步」，疾向外衝。眾人大聲吶喊，搶上阻攔。但段譽左斜右歪，彎彎曲曲的衝將出去。眾洞主、島主兵刃拳腳紛紛往他身上招呼，可是他身子一閃，便避了開去。

　　這些日子來，他心中所想，便只是個王語嫣，夢中所見，也只是個王語嫣。那晚在客店中與范驊、巴天石等人談了一陣，便即就寢，滿腦子都是王語嫣，卻如何睡得著？半夜裡乘眾人不覺，悄悄偷出客店，循著慕容復、王語嫣一行離去的方向，追將下來。慕容復和丁春秋一番劇鬥之後，伴著鄧百川在客店中養傷數日，段譽毫不費力的便追上了。他藏身在客店的另一間房中，不出房門一步，只覺與王語嫣相去不過數丈，心下便喜慰不勝。及至慕容復、王語嫣等出店上道，他又遠遠的跟隨。一路之上，他也不知對自己說了多少次：「我跟了這裡路後，萬萬不可再跟。段譽啊段譽，你自誤誤人，陷溺不能自拔，當真是枉讀詩書了。須知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務須揮慧劍斬斷情絲，否則這一生可就白白斷送了。佛經有云：『當觀色無常，則生厭離，喜貪盡，則心解脫。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厭於色，厭故不樂，不樂故得解脫。』」

　　但要他觀王語嫣之「色」為「無常」，而生「厭離」，卻如何能夠？他腳步輕快之極，遠遠躡在王語嫣身後，居然沒給慕容復、包不同等發覺。王語嫣上樹、慕容復迎敵等情，他都遙遙望見，待那頭陀要殺王語嫣，他自然挺身而出，甘願代慕容復「投降」，偏偏對方不肯「受降」，反而斷送了一條手臂。片刻之間，段譽已負了王語嫣衝出重圍，唯恐有人追來，直奔出數百丈，這才停步，舒了一口氣，將她放下地來。王語嫣臉上一紅，道：「不，不，段公子，我給人點了穴道，站立不住。」段譽扶住她肩頭，道：「是！你教我解穴，我來給你解穴道。」王語嫣臉上更加紅了，忸怩道：「不，不用！過得一時三刻，穴道自然會解，你不必給我解穴。」她知要解自己被點的穴道，須得在「神封穴」上推宮過血，「神封穴」是在胸前乳房，極是不便。段譽不明其理，說道：「此地危險，不能久留，我還是先給你解開穴道，再謀脫身的為是。」

　　王語嫣紅著臉道：「不好！」一抬頭，只見慕容復與鄧百川等仍在人叢之中衝殺，她掛念表哥，急道：「段公子，我表哥給人圍住了，咱們須得去救他出來。」

　　段譽胸口一酸，知她心念所繫，只在慕容公子一人，突然間萬念俱灰，心道：「此番相思，總是沒有了局，段譽今日全她心願，為慕容復而死，也就罷了。」說道：「很好，你等在這裡，我去救他。」王語嫣道：「不，不成！你不會武功，怎麼能去救人？」段譽微笑道：「剛才我不是將你背了出來麼？」王語嫣深知他的「六脈神劍」時靈時不靈，不能收發由心，說道：「剛才運氣好，你……你念著我的安危，六脈神劍使了出來。你對我表哥，未必能像對我一般，只怕……只怕……」段譽道：「你不用擔心，我對你表哥也如對你一般便了。」王語嫣搖頭道：「段公子，那太冒險，不成的。」段譽胸口一挺，說道：「王姑娘，只要你叫我去冒險，萬死不辭。」王語嫣臉上又是一紅，低聲道：「你對我這般好，當真是不敢當了。」段譽大是高興，道：「怎麼不敢當？敢當的，敢當的！」一轉身，但覺意氣風發，便欲衝入戰陣。

　　王語嫣道：「段公子，我動彈不得，你去後沒人照料，要是有壞人來害我……」段譽轉過身來，搔了搔頭道：「這個……嗯……這個……」王語嫣本意是要他再將自己負在背上，過去相助慕容復，只是這句話說來太羞人，不便出口。她盼望段譽會意，段譽卻偏偏不懂，只見他搔頭頓足，甚是為難。耳聽得吶喊之聲轉盛，乒乒乓乓，兵刀相交的聲音大作，慕容復等人鬥得更加緊了。王語嫣知道敵人厲害，甚是焦急，當下顧不得害羞，低聲道：「段公子，勞你駕再……再背負我一陣，咱們同去救我表哥，那就……那就……」段譽恍然大悟，頓足道：「是極，是極！蠢才，蠢才！我怎麼便想不到？」蹲下身來，又將她負在背上。

　　段譽初次背負她時，一心在救她脫險，全未思及其餘，這時再將她這個軟綿綿的身子負在背上，兩手又鉤住了她的雙腿，雖是隔著層層衣衫，總也感到了她滑膩的肌膚，不由得心神蕩漾，隨即自責：「段譽啊段譽，這是什麼時刻，你居然心起綺念，可真是禽獸不如！人家是冰清玉潔、尊貴無比的姑娘，你心中生起半分不良念頭，便是褻瀆了她，該打，真正該打！」提起手掌，在自己臉上重重的打了兩下，放開腳步，向前疾奔。王語嫣好生奇怪，問道：「段公子，你幹什麼？」段譽本來誠實，再加對王語嫣敬若天人，更是不敢相欺，說道：「慚愧之至，我心中起了對姑娘不敬的念頭，該打，該打！」王語嫣明白了他的意思，只羞得耳根子也都紅了。便在此時，一個道士手持長劍，飛步搶來，叫道：「媽巴羔子的，這小子又來搗亂。」一招「毒龍出洞」，挺劍向段譽刺來。段譽自然而然的使開「凌波微步」，閃身避開。王語嫣低聲道：「他第二劍從左側刺來，你先搶到他右側，在他『天宗穴』上拍一掌。」果然那道士一劍不中，第二劍「清澈梅花」自左方刺到，段譽依著王語嫣的指點，搶到那道士右側，拍的一掌，正中「天宗穴」。這是那道士的罩門所在，段譽這一掌力道雖然不重，卻已打得他口噴鮮血，撲地摔倒。

　　這道士剛被打倒，又有一漢子搶了過來。王語嫣胸羅萬有，輕聲指點，段譽依法施為，立時便將這名漢子料理了。段譽見勝得輕易，王語嫣又在自己耳邊低聲囑咐，軟玉在背，香澤微聞，雖在性命相搏的戰陣之中，卻覺風光旖旎，實是生平從所未歷的奇境。他又打倒兩人，距慕容復已不過二丈，驀地裡風聲響動，兩個身材矮小的青衫客竄縱而至，兩條軟鞭同時擊到。段譽滑步避開，忽見一條軟鞭在半空中一挺，反竄上來，撲向自己面門，靈動快捷無比。王語嫣和段譽齊聲驚呼：「啊喲！」這兩條軟鞭並非兵刃，竟是兩條活蛇，段譽加快腳步，要搶過兩人，不料兩個青衫客步法迅捷之極，幾次都攔在段譽身前，阻住去路。段譽連連發問：「王姑娘，怎麼辦？」王語嫣於各家各派的兵刃拳腳，不知者可說極罕，但這兩條活蛇縱身而噬，決不依據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要預料這兩條活蛇從哪一個方位攻來，可就全然的無能為力。再看兩個青衫客竄高伏底，姿式雖笨拙難看，卻快速無倫，顯然兩人並未練過什麼輕功，卻如虎豹一般的天生迅速。段譽閃避之際，接連遇險。王語嫣心想：「活蛇的招數猜它不透，擒賊擒王，須當打倒毒蛇主人。」可是那兩個蛇主人的身形步法，說怪是奇怪之極，說不怪是半點也不怪，出手跨步，便似尋常不會武功之人一般，任意所之，絕無章法，王語嫣要料到他們下一步跨向何處，下一招打向何方，那就為難之極。她叫段譽打他們「期門穴」，點他們「曲泉穴」，說也奇怪，段譽手掌到處，他們立時便靈動之極的避開，機警矯健，實是天生。王語嫣一面尋思破敵，一面留心看著表哥，耳中只聽得一陣陣慘叫呼喚聲此起彼伏，數十人躺在地下，不住翻滾，都是中了桑土公牛毛針之人。

　　烏老大抓了桑土公之手，要他快快取出解藥，偏偏解藥便埋在慕容復身畔地下。烏老大忌憚慕容復了得，不敢貿然上前，只不住口的催促儕輩急攻，須得先拾奪了慕容復，才能取解藥救人。但要打倒慕容復，卻又談何容易？烏老大見情勢不佳，縱聲發令。圍在慕容復身旁的眾人中退下了三個，換了三人上來。這三人都是好手，尤其一條矮漢膂力驚人，兩柄鋼錘使將開來，勁風呼呼，聲勢威猛。慕容復以香露刀擋了一招，只震得手臂隱隱發麻，再見他鋼錘打來，便即閃避，不敢硬接。

　　激鬥之際，忽聽得王語嫣叫道：「表哥，使『金燈萬盞』，轉『披襟當風』。」慕容復素知表妹武學上的見識高明，當下更不多想，右手連畫三個圈子，刀光閃閃，幻出點點寒光，只是「綠波香露刀」顏色發綠，化出來是「綠燈萬盞」，而不是「金燈萬盞」。眾人發一聲喊，都退後了幾步，便在此時，慕容復左袖拂出，袖底藏掌一帶，那矮子正好使一招「開天闢地」，雙錘指天劃地的猛擊過來，只聽得噹的一聲巨響。眾人耳中嗡嗡發響，那矮子左錘擊在自己右錘之上，右錘擊在自己左錘之上，火花四濺。他雙臂之力凌厲威猛，雙錘互擊，喀喇一聲響，雙臂臂骨自行震斷，登時摔倒在地，暈了過去。慕容復乘機拍出兩掌，助包不同打退了兩個強敵。包不同俯身扶起公冶干，但見他臉色發黑，中毒已深，若再不救，眼見是不成了。段譽那一邊卻又起了變化。王語嫣關心慕容復，指點了兩招，但心無二用，對段譽身前的兩個敵人不免疏忽。段譽聽得她忽然去指點表哥，雖然身在己背，一顆心卻飛到慕容復身邊，霎時間胸口酸苦，腳下略慢，嗤嗤兩聲，兩條毒蛇撲將上來，同時咬住了他左臂。

　　王語嫣「啊」的一聲，叫道：「段公子，你……你……」段譽歎道：「給毒蛇咬死，也是一樣的。王姑娘，日後你對你孫子說……」王語嫣見那兩條毒蛇混身青黃相間，斑條鮮明，蛇頭奇扁，作三角之形，顯具劇毒，一時之間嚇得慌了，沒了主意。忽然間兩條毒蛇身子一挺，掙了兩掙，跌在地下，登時僵斃。兩個使蛇的青衫客臉如土色，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蠻語，轉身便逃。這兩人自來養蛇拜蛇，見段譽毒蛇噬體非但不死，反而剋死了毒蛇，料想他必是蛇神，再也不敢停留，發足狂奔，落荒而走。王語嫣不知段譽服食莽牯朱蛤後的神異，連問：「段公子，你怎麼了？你怎麼了？」段譽正自神傷，忽聽得她軟語關懷，殷殷相詢，不由心花怒放，精神大振，只聽她又問：「那兩條毒蛇咬了你，現下覺得怎樣？」段譽道：「有些兒痛，不礙事，不礙事！」心想只要你對我關心，每天都給毒蛇咬上幾口，也所甘願，當下邁開腳步，向慕容復身邊搶去。忽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從半空中傳了下來：「慕容公子，列位洞主、島主！各位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何苦如此狠鬥？」眾人抬頭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一株樹頂上站著一個黑鬚道人，手握拂塵，著足處的樹枝一彈一沉，他便也依勢起伏，神情瀟灑。燈火照耀下見他約莫五十來歲年紀，臉露微笑，又道：「中毒之人命在頃刻，還是及早醫治的為是。各位瞧貧道薄面，暫且罷鬥，慢慢再行分辨是非如何？」慕容復見他露了這手輕功，已知此人武功甚是了得，心中本來掛念公冶干和風波惡的傷勢，當即說道：「閣下出來排難解紛，再好也沒有了。在下這就罷鬥便是。」說著揮刀劃了個圈子，提刀而立，但覺右掌和右臂隱隱發脹，心想：「這使鋼錘的矮子好生了得，震得我兀自手臂酸麻。」抓著桑土公的烏老大抬頭問道：「閣下尊姓大名？」那道人尚未回答，人叢中一個聲音道：「烏老大，這人來頭……來頭很大，是……是個……了不起……了不起的人物，他……他……他是蛟……蛟……蛟……」連說三個「蛟」字，始終沒能接續下去，此人口吃，心中一急，便一路「蛟」到底，接不下去。烏老大驀地裡想起一個人來，大聲道：「他是蛟王……蛟王不平道人？」口吃者喜脫困境，有人將他塞在喉頭的一句話說了出來，忙道：「是……是……是啊，他……他……他是……蛟……蛟……蛟……蛟……」說到這個「蛟」字卻又卡住了。烏老大不等他掙扎著說完，向樹頂道人拱手說道：「閣下便是名聞四海的不平道長嗎？久聞大名，當真如雷貫耳，幸會，幸會。」他說話之際，餘人都已停手罷鬥。那道人微笑道：「豈敢，豈敢！江湖上都說貧道早已一命嗚呼，因此烏先生有些不信，是也不是？」說著縱身輕躍，從半空中冉冉而下。本來他雙足離開樹枝，自然會極快的墮向地面，但他手中拂塵擺動，激起一股勁風，拍向地下，生出反激，托住他身子緩緩而落，這拂塵上真氣反激之力，委實非同小可。烏老大脫口叫道：「『憑虛臨風』，好輕功！」他叫聲甫歇，不平道人也已雙足著地，微微一笑，說道：「雙方衝突之起，純係誤會。何不看貧道的薄面，化敵為友？先請桑土公取出解藥，解治了各人的傷毒。」他語氣甚是和藹，但自有一份威嚴，叫人難以拒卻。何況受傷的數十人在地下輾轉呻吟，神情痛楚，雙方友好，都盼及早救治。

　　烏老大放下桑土公，說道：「桑胖子，瞧著不平道長的金面，咱們非賣帳不可。」桑土公一言不發，奔到慕容復身前，雙手在地下撥動，迅速異常的挖了一洞，取出一樣黑黝黝的物事，卻是個包裹。他打開布包，拿了一塊黑鐵，轉身去吸身旁一人傷口中的牛毛細針。那黑鐵乃是磁石，須得將毒針先行吸出，再敷解藥。不平道人笑道：「桑洞主，推心置腹，先人後己。何不先治慕容公子的朋友？」桑土公「嗯」了一聲，喃喃的道：「反正要治，誰先誰後都是一樣。」他話是那麼說，終究還是依著不平道人的囑咐，先治了公冶干和風波惡，又治了包不同的手掌，再去醫治自己一方的朋友。此人矮矮胖胖，似乎十分笨拙，豈知動作敏捷之極，十根棒槌般的胖手指，比之小姑娘拈繡花針的尖尖纖指還更靈巧。只一頓飯功夫，桑土公已在眾人傷口中吸出了牛毛細針，敷上解藥。各人麻癢登止。有的人性情粗暴，破口大罵桑土公使這等歹毒暗器，將來死得慘不堪言。桑土公遲鈍木訥，似乎渾渾噩噩，人家罵他，他聽了渾如不覺，全不理睬。不平道人微笑道：「烏先生，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在此聚會，是為了天山那個人的事麼？」

　　烏老大臉上變色，隨即寧定，說道：「不平道長說什麼話，在下可不大明白。我們眾家兄弟散處四方八面，難得見面，大家約齊了在此聚聚，別無他意。不知如何，姑蘇慕容公子竟找上了我們，要跟大家過不去。」

　　慕容復道：「在下路過此間，實不知眾位高人在此聚會，多有得罪，這裡謝過了。」說著作個四方揖，又道：「不平道長出頭排難解紛，使得在下不致將禍事越闖越大，在下十分感激。後會有期，就此別過。」他知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干旁門左道的人物在此相聚，定有重大隱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不平道人提起「天山那個人」，烏老大立即岔開話頭，顯然忌諱極大，自己再不抽身而退，未免太不識相，倒似有意窺探旁人隱私一般，當下抱拳拱手，轉身便走。烏老大拱手還禮，道：「慕容公子，烏老大今日結識了你這號英雄人物，至感榮幸。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再見了。」言下之意，果是不願他在此多所逗留。

　　不平道人卻道：「烏老大，你知慕容公子是什麼人？」烏老大一怔，道：「『北喬峰，南慕容』！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姑蘇慕容氏，誰不知聞？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不平道人笑道：「那就是了。這樣的大人物，你們卻交臂失之，豈不可惜？平時想求慕容氏出手相助，當真是千難萬難，幸得慕容公子今日在此，你們卻不開口求懇，那不是入寶山而空手回麼？」烏老大道：「這個……這個……」語氣中頗為躊躇。不平道人哈哈一笑，說道：「慕容公子俠名播於天下，你們這一生受盡了縹緲峰靈鷲宮天山童姥……」這「天山童姥」四字一出口，四周群豪都不自禁的「哦」了一聲。這些聲音都顯得心情甚是激動，有的驚懼，有的憤怒，有的惶惑，有的慘痛，更有人退了幾步，身子發抖，直是怕得厲害。慕容復暗暗奇怪：「天山童姥是什麼人，居然令他們震怖如此？」又想：「今日所見之人，這不平道人、烏老大等都頗為了得，我卻絲毫不知他們來歷，那『天山童姥』自是一個更加了不起的人物，可見天下之大，而我的見聞殊屬有限。『姑蘇慕容』名揚四海，要保住這名頭，可著實不易。」言念及此，心下更增戒懼謹慎之意。

　　王語嫣沉吟道：「縹緲峰靈鷲宮天山童姥？那是什麼門派？使的是什麼武功家數？」段譽對別人的話聽而不聞，王語嫣的一言一語，他卻無不聽得清清楚楚，登時想起在無量山的經歷，當日神農幫如何奉命來奪無量宮，「無量劍」如何改名「無量洞」，那身穿綠色斗篷、胸口繡有黑鷲的女子如何叫人將自己這個「小白臉」帶下山去，那都是出於「天山童姥」之命，可是王語嫣的疑問他卻回答不出，只說：「好厲害，好厲害！險些將我關到變成『老白臉』，兀自不能脫身。」

　　王語嫣素知他說話前言不對後語，微微一笑，也不理會。只聽不平道人續道：「各位受盡天山童姥的凌辱荼毒，實無生人樂趣，天下豪傑聞之，無不扼腕。各位這次奮起反抗，誰不願相助一臂之力？連貧道這等無能之輩，也願拔劍共襄義舉，慕容公子慷慨俠義，怎能袖手？」

　　烏老大苦笑道：「道長不知從何處得來訊息，那全是傳聞之誤。童婆婆嘛，她老人家對我們管束得嚴一點是有的，那也是為了我們好。我們感恩懷德，怎說得上『反抗』二字？」不平道人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倒是貧道的多事了。慕容公子，咱們同上天山，去跟童姥談談，便說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朋友們對她一片孝心，正商量著要給她老人家拜壽呢。」說著身形微動，已靠到了慕容復身邊。

　　人叢中有人驚呼：「烏老大，不能讓這牛鼻子走，洩露了機密，可不是玩的。」有人喝道：「連那慕容小子也一併截下來。」一個粗壯的聲音叫道：「一不做，二不休，咱們今日甩出去啦！」只聽得擦擦、刷刷、乒乒、乓乓，兵刃聲響成一片，各人本來已經收起的兵器又都拔了出來。

　　不平道人笑道：「你們想殺人滅口麼？只怕沒這麼容易。」突然提高聲音叫道：「芙蓉仙子，劍神老兄，這裡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陰謀反叛童姥，給我撞破了機關，要殺我滅口呢。這可不得了，救命哪，救命哪！不平老道今日可要鶴駕西歸啦！」聲音遠遠傳將出去，四下裡山谷鳴響。不平道人話聲未息，西首山峰上一個冷峭傲慢的聲音遠遠傳來：「牛鼻子不平道人，你逃得了便逃，逃不了便認命罷。童姥這些徒子徒孫難纏得緊，我最多不過給你通風報訊，要救你性命可沒這份能耐。」這聲音少說也在三四里外。這人剛說完，北邊山峰上有個女子聲音清脆爽朗的響了起來：「牛鼻子，誰要你多管閒事？人家早就佈置得妥妥貼貼，這一下發難，童姥可就倒足了大霉啦。我這便上天山去當面請問童姥，瞧她又有什麼話說？」話聲比西首山峰上那男子相距更遠。眾人一聽之下，無不神色大變，這兩人都在三四里外，無論如何追他們不上，顯然不平道人事先早就有了周密部署，遠處安排下接應。何況從話聲中聽來，那兩人都是內功深湛之輩，就算追上了，也未必能奈何得了他們。

　　烏老大更知道那男女兩人的來歷，提高聲音說道：「不平道長、劍神卓先生、芙蓉仙子三位，願意助我們解脫困苦，大家都感激之至。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三位既然已知內情，再瞞也是無用，便請同來商議大計如何？」

　　那「劍神」笑道：「我們還是站得遠遠的瞧熱鬧為妙，若有什麼三長兩短，逃起性命來也快些。趕這

　　口止尚渾水，實在沒什麼好處。」那女子道：「不錯，不平牛鼻子，我兩個給你把風，否則你給人亂刀分屍，沒人報訊，未免死得太冤。」烏老大朗聲說道：「兩位取笑了。實在因為對頭太強，我們是驚弓之鳥，行事不得不加倍小心些。三位仗義相助，我們也不是不知好歹之人，適才未能坦誠相告，這中間實有不得已的難處，還請三位原諒。」

　　慕容復向鄧百川對望了一眼，均想：「這烏老大並非易與之輩，何況他們人多勢眾，卻對人如此低聲下氣，顯是為了怕洩露消息。這不平道人與劍神、芙蓉仙子什麼的，嘴裡說是拔刀相助，其實多半不懷好意，另有圖謀，咱們倒真是不用趕這口止尚渾水。」兩人點了點頭，鄧百川嘴角一歪，示意還是走路的為是。慕容復道：「各位濟濟多士，便天大的難題也對付得了，何況更有不平道長等三位高手仗義相助，當世更有何人能敵？實無須在下在旁吶喊助威，礙手礙腳。告辭了！」烏老大道：「且慢！這裡的事情既已揭破了，那是有關幾百人的生死大事。此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眾家兄弟，存亡榮辱，全是繫於一線之間。慕容公子，我們不是信不過你，實因牽涉太大，不敢冒這個奇險。」慕容復說道：「閣下不許在下離去？」烏老大道：「那是不敢。」包不同道：「什麼童姥姥、童伯伯的，我們姑蘇慕容氏孤陋寡聞，今日還是首次聽聞，自然更無絲毫牽纏瓜葛。你們幹你們的，我們擔保不會洩露片言隻字便是。姑蘇慕容復是什麼人，說過了的話，豈有不算數的？你們若要硬留，恐怕也未必能夠，要留下包不同容易，難道你們竟留得下慕容公子和那位段公子？」

　　烏老大知他所說確是實情，尤其那個段公子步法古怪，背上雖負了一個女子，走起路來卻猶如足不點地，輕飄飄的說過便過，誰也攔阻他不住；加之眼前自顧不暇，實不願再樹強敵，去得罪姑蘇慕容氏。他向不平道人望了一眼，臉有為難之色，似在瞧他有什麼主意。

　　不平道人說道：「烏老大，你的對頭太強，多一個幫手好一個。姑蘇慕容氏學究天人，施恩不望報，你也不必太顧忌了。今日之事，但求殺了你的對頭。這一次殺她不了，那就什麼都完了。慕容公子這樣的大幫手，你怎麼不請？」烏老大一咬牙，下了決心，走到慕容復跟前深深一揖，說道：「慕容公子，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兄弟們數十年來受盡荼毒，過著非人的日子，這次是甩出了性命，要幹掉那老魔頭，求你仗義援手，以解我們倒懸，大恩大德，永不敢忘。」他求慕容復相助，明明是迫於無奈，非出本心，但這幾句話卻顯然說得十分誠懇。慕容復道：「諸位此間高手如雲，如何用得著在下……」他已想好了一番言語，要待一口拒絕，不欲捲入這個淤渦，突然間心念一動：「這烏老大說道『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這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之中，實不乏能人高手。我日後謀幹大事，只愁人少，不嫌人多，倘若今日我助他們一臂之力，緩急之際，自可邀他們出馬。這裡數百好手，實是一支大大的精銳之師。」想到此節，當即轉口：「不過常言道得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原是我輩武人的本份……」烏老大聽他如此說，臉現喜色，道：「是啊，是啊！」鄧百川連使眼色，示意慕容復急速抽身，他見這些人殊非良善之輩，與之交遊，有損無益。但慕容復只向他點了點頭，示意已明白他意思，繼續說道：「在下見到諸位武功高強，慷慨仗義，心下更是欽佩得緊，有心要結交這許多朋友。其實呢，諸位殺敵誅惡，也不一定需在下相助，但既交上了眾位朋友，大夥兒今後有生之年，始終禍福與共，患難相助，慕容復供各位差遣便了。」眾人采聲雷動，紛紛鼓掌叫好。「姑蘇慕容」的名頭在武林中響亮之極，適才見到他出手，果然名下無虛，烏老大向他求助，原沒料想他能答允，只盼能擠得他立下重誓，決不洩漏秘密，也就是了，豈知他竟一口允可，不但言語說得十分客氣，還說什麼「大夥兒今後有生之年，禍福與共，患難相助」，簡直是結成了生死之交，不禁驚喜交集。鄧百川等四人卻盡皆愕然。只是他們向來聽從慕容復的號令，即令事事喜歡反其道而行的包不同，對這位公子爺也決不說「非也非也」四字，心中均道：「公子爺答應援手，當然另有用意，只不過我一時不懂而已。」

　　王語嫣聽得表哥答允與眾人聯手，顯已化敵為友，向段譽道：「段公子，他們不打了，你放我下來罷！」段譽一怔，道：「是，是，是！」雙膝微屈，將她放下地來。王語嫣粉頰微紅，低聲道：「多謝你了！」段譽歎道：「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王語嫣道：「你說什麼？在吟詩麼？」段譽一驚，從幻想中醒轉，原來這頃刻之間，他心中已轉了無數念頭，想像自己將王語嫣放下地來之後，她隨慕容復而去，此後天涯海角，再無相見之日，自己飄泊江湖，數十年中鬱鬱寡歡，最後飲恨而終，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便由此而發。他聽王語嫣問起，忙道：「沒什麼，我……我……我在胡思亂想。」王語嫣隨即也明白了他吟這兩句詩的含意，臉上又是一紅，只想立時便走到慕容復身邊，苦於穴道未解，無法移步。

　　不平道人道：「烏老大，恭喜恭喜，慕容公子肯出手相助，大事已成功了九成，別說慕容公子本人神功無敵，便是他手下的段相公，便已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高人了。」他見段譽背負王語嫣，神色極是恭謹，只道與鄧百川等是一般身份，也是慕容復的下屬。慕容復忙道：「這位段兄乃大理段家的名門高弟，在下對他好生相敬。段兄，請過來與這幾位朋友見見如何？」段譽站在王語嫣身邊，斜眼偷窺，香澤微聞，雖不敢直視她的臉，但瞧著她白玉般的小手，也已心滿意足，更無他求，於慕容復的呼喚壓根兒就沒聽見。

　　慕容復又叫道：「段兄，請移步來見見這幾位好朋友。」他一心籠絡江湖英豪，便對段譽也已不再如昔日的倨傲。但段譽眼中所見，只是王語嫣的一雙手掌，十指尖尖，柔滑如凝脂，怎還聽得見旁人的叫喚？王語嫣道：「段公子，我表哥叫你呢！」她這句話段譽立時便聽見了。忙道：「是，是！他叫我幹麼？」王語嫣道：「表哥說，請你過去見見幾位新朋友。」段譽不願離開她身畔，道：「那你去不去？」王語嫣給他問得發窘，道：「他們要見你，不是見我。」段譽道：「你不去，那我也不去。」不平道人雖見段譽步法特異，也沒當他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聽到他和王語嫣的對答，不知他是一片癡心，除了眼前這位姑娘之外，於普天下億萬人都是視而不見，還道他輕視自己，不願過來相見，不禁心下甚是惱怒。王語嫣見眾人的眼光都望著段譽和自己，不由得發窘，更恐表哥誤會，叫道：「表哥，我給人點了穴道，你……你來扶我一把。」慕容復卻不願在眾目睽睽之下顯示兒女私情，說道：「鄧大哥，你照料一下王姑娘。段兄，請到這邊來如何？」王語嫣道：「段公子，我表哥請你去，你便去罷。」段譽聽她叫慕容復相扶，顯是對自己大有見外之意，霎時間心下酸苦，迷迷惘惘的向慕容復走去。

　　慕容復道：「段兄，我給你引見幾位高人，這位是不平道長，這位是烏先生，這位是桑洞主。」

　　段譽道：「是！是！」心中卻在想：「我明明站在她身邊，她為什麼不叫我扶，卻叫表哥來扶？由是觀之，她適才要我背負，只不過危急之際一時從權，倘若她表哥能夠背負她，她自是要表哥背負，決不許我碰到她的身子。」又道：「她如能伏在表哥身上，自必心花怒放。甚至鄧百川、包不同這些人，是她表哥的下屬，在她心目中也比我親近得多。我呢？我和她無親無故，萍水相逢，只是個毫不足道的陌生人，她怎會將我放在心上？她許我瞧她幾眼，肯將這剪水雙瞳在我微賤的身上掃上幾掃，已是我天大的福份了。我如再有他想，只怕眼前這福報立時便即享盡……唉，她是再也不願我伸手扶她的了。」不平道人和烏老大見他雙眼無神，望著空處，對慕容復的引見聽而不聞，再加以雙眉緊蹙，滿臉愁容，顯是不願與自己相見。不平道人笑道：「幸會，幸會！」伸出手來，拉住了段譽的右手。烏老大隨即會意，一翻手掌，扣住了段譽的左手。烏老大的功夫十分霸道，一出手便是劍拔弩張，不似不平道人一般，雖然用意相同，也是要叫段譽吃些苦頭，卻做得不露絲毫痕跡，全然是十分親熱的模樣。兩人一拉住段譽的手，四掌掌心相貼，同時運功相握。不平道人頃刻之間便覺體內真氣迅速向外宣洩，不由得大吃一驚，急忙摔手。但此時段譽內力已深厚之極，竟將不平道人的手掌粘住了，北冥神功既被引動，吸引對方的內力越來越快。烏老大一抓住段譽手掌，便運內勁使出毒掌功夫，要段譽渾身麻癢難當，出聲求饒，才將解藥給他。不料段譽服食莽牯朱蛤後百毒不侵，烏老大掌心毒質對他全無損害，真氣內力卻也是飛快的給他吸了過去。烏老大大叫：「喂，喂，你……你使『化功大法』！」段譽兀自書空咄咄，心中自怨自歎：「她不要我相扶，我生於天地之間，更有什麼生人樂趣？我不如回去大理，從此不再見她。唉，不如到天龍寺去，出家做了和尚，皈依枯榮大師座下，每日裡觀身不淨，作青瘀想，作膿血想，從此六根清淨，一塵不染……」慕容復不知段譽武功的真相，眼見不平道人與烏老大齊受困厄，臉色大變，只道段譽存心反擊，忙抓住不平道人的背心急扯，真力疾衝即收，擋住北冥神功的吸力，將他扯開了，同時叫道：「段兄，手下留情！」

　　段譽一驚，從幻想中醒了轉來，當即以伯父段正明所授心法，凝收神功。烏老大正自全力向外拉扯，突然掌心一鬆，脫出了對方粘引，向後一個蹌踉，連退了幾步，這才站住，不由得面紅過耳，又驚又怒，一疊連聲的叫道：「化功大法，化功大法！」不平道人見識較廣，察覺段譽吸取自己內力的功夫，似與江湖上惡名昭彰的「化功大法」頗為不同，至於到底是一是二，他沒吃過化功大法的苦頭，卻也說不上來。

　　段譽這北冥神功被人疑為化功大法，早已有過多次，微笑道：「星宿老怪丁春秋卑鄙齷齪，我怎能去學他的臭功夫？你當真太無見識……唉，唉，唉！」他本來在取笑烏老大，忽然又想起王語嫣將自己視若路人，自己卻對她神魂顛倒，說到「太無見識」四字，自己比之烏老大可猶勝萬倍，不由得連歎了三口長氣。慕容復道：「這位段兄是大理段氏嫡系，人家名門正派，一陽指與六脈神劍功夫天下無雙無對，怎能與星宿派丁老怪相提並論？」他說到這裡，只覺得右手的手掌與臂膀越來越是腫脹，顯然並非由於與那矮子的雙錘碰撞之故，心下驚疑不定，提起手來，只見手背上隱隱發綠，同時鼻中又聞到一股腥臭之氣，立時省悟：「啊，是了，我手臂受了這綠波香露刀的蒸熏，毒氣侵入了肌膚。」當即橫過刀來，刀背向外，刃鋒向著自己，對烏老大道：「烏先生，尊器奉還，多多得罪。」烏老大伸手來接，卻不見慕容復放開刀柄，一怔之下，笑道：「這把刀有點兒古怪，多多得罪了。」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打開瓶塞，倒出一些粉末，放在掌心之中，反手按上慕容復的手背。頃刻間藥透肌膚，慕容復只感到手掌與臂膀間一陣清涼，情知解藥已然生效，微微一笑，將鬼頭刀送了過去。烏老大接過刀來，對段譽道：「這位段兄跟我們到底是友是敵？若是朋友，相互便當推心置腹，好讓在下將實情坦誠奉告。若是敵人，你武功雖高，說不得只好決一死戰了。」說著斜眼相視，神色凜然。段譽為情所困，哪裡有烏老大半分的英雄氣概？垂頭喪氣的道：「我自己的煩惱多得不得了，推不開，解不了，怎有心緒去理會旁人閒事？我既不是你朋友，更不是你對頭。你們的事我幫不了忙，可也決不會來搗亂。唉，我是千古的傷心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江湖上的雞蟲得失，我段譽哪放在心上？」不平道人見他瘋瘋癲癲，喃喃自語，但每說一兩句話，便偷眼去瞧王語嫣的顏色，當下已猜到了八九分，提高聲音向王語嫣道：「王姑娘，令表兄慕容公子已答應仗義援手，與我們共襄義舉，想必姑娘也是參與的了？」王語嫣道：「是啊，我表哥跟你們在一起，我自然也跟隨道長之後，以附驥末。」不平道人微笑道：「豈敢，豈敢！王姑娘太客氣了。」轉頭向段譽道：「慕容公子跟我們在一起，王姑娘也跟我們在一起。段公子，倘若你也肯參與，大夥兒自是十分感激。但如公子無意，就請自便如何？」說著右手一舉，作送客之狀。烏老大道：「這個……這個……只怕不妥……」心中大大的不以為然，生怕段譽一走，便洩露了機密，手中緊緊握住鬼頭刀，只等段譽一邁步，便要上前阻攔。他卻不知王語嫣既然留下，便用十匹馬來拖拉，也不能將段譽拖走了。只見段譽踱步兜了個圈子，說道：「你叫我請便，卻叫我到哪裡去？天地雖大，何處是我段譽安身之所？我……我……我是無處可去的了。」不平道人微笑道：「既然如此，段公子便跟大夥兒在一起好啦。事到臨頭之際，你不妨袖手旁觀，兩不相助。」烏老大猶有疑慮之意，不平道人向他使個眼色，說道：「烏老大，你做事忒也把細了。來，來，來！這裡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貧道大半久仰大名，卻從未見過面。此後大夥兒敵愾同仇，你該當給慕容公子、段公子，和貧道引見引見。」烏老大道：「原當如此。」當下傳呼眾人姓名，一個個的引見。這些人雄霸一方，相互間也大半不識，烏老大給慕容復等引見之時，旁邊往往有人叫出聲來：「啊，原來他便是某某洞洞主。」或者輕聲說：「某某島主威名遠震，想不到是這等模樣。」慕容復暗暗納罕：「這些人怎麼相互間竟然不識？似乎他們今晚倒是初次見面。」

　　這一百零八個高手之中，有四個適才在混戰中為慕容復所殺，這四人的下屬見到慕容復時，自是神色陰戾，仇恨之意，見於顏色。慕容復朗聲道：「在下失手誤傷貴方數位朋友，心中好生過意不去，今後自當盡力，以補前愆。但若有哪一位朋友當真不肯見諒，此刻共禦外敵，咱們只好把仇怨擱在一邊，待大事一了，儘管到姑蘇燕子塢來尋在下，作個了斷便了。」烏老大道：「這話是極。慕容公子快人快語！在這兒的眾兄弟們，相互間也未始沒有怨仇，只是大敵當前，各人的小小嫌隙都須拋開。倘若有哪一位目光短淺，不理會大事，卻來乘機報復自伙裡的私怨，那便如何？」

　　人群中多人紛紛說道：「那便是害群之馬，大夥兒先將他清洗出去。」「要是對付不了天山那老太婆，大夥兒盡數性命難保，還有什麼私怨之可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烏老大、慕容公子，你們儘管放心，誰也不會這般愚蠢。」慕容復道：「那好得很，在下當眾謝過了。但不知各位對在下有何差遣，便請示下。」

　　不平道人道：「烏老大，大家共參大事，便須同舟共濟。你是大夥兒帶頭的，天山童姥的事，相煩你說給我們聽聽，這老婆子到底有什麼厲害之處，有什麼驚人的本領，讓貧道也好有個防備，免得身首異處之時，還是懵然不知。」烏老大道：「好！各位洞主、島主這次相推在下暫行主持大計，姓烏的才疏學淺，原是不能擔當重任，幸好慕容公子、不平道人、劍神卓先生、芙蓉仙子諸位共襄義舉，在下的擔子便輕得多了。」他對段譽猶有餘憤，不提「段公子」三字。

　　人群中有人說道：「客氣話嘛，便省了罷！」又有人道：「你奶奶的，咱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性命關頭，還說這些空話，不是拿人來消遣嗎？」

　　烏老大笑道：「洪兄弟一出口便粗俗不堪。海馬島欽島主，相煩你在東南方把守，若有敵人前來窺探，便發訊號。紫巖洞霍洞主，相煩你在正西方把守……」一連派出八位高手，把守八個方位。那八人各各應諾，帶領部屬，分別奔出守望。慕容復心想：「這八位洞主、島主，看來個個是桀傲不馴、陰鷙凶悍的人物，今日居然都接受烏老大的號令，人人並有戒慎恐懼的神氣，可見所謀者大，而對頭又實在令他們怕到了極處。我答應和他們聯手，只怕這件事真的頗為棘手。」烏老大待出去守望的八路人眾走遠，說道：「各位請就地坐下罷，由在下述說我們的苦衷。」

　　包不同突然插口道：「你們這些人物，殺人放火，下毒擄掠，只怕便如家常便飯一般，個個惡狠狠、凶霸霸，看來一生之中，壞事著實做了不少，哪裡會有什麼苦衷？『苦衷』兩字，居然出於老兄之口，不通啊不通！」慕容復道：「包三哥，請靜聽烏洞主述說，別打斷他的話頭。」包不同嘰咕道：「我聽得人家說話欠通，忍不住便要直言談相。」他話是這麼說，但既然慕容復咐吩了，便也不再多言。

　　烏老大臉露苦笑，說道：「包兄所言本是不錯。姓烏的雖然本領低微，但生就了一副倔強脾氣，只有我去欺人，決不容人家欺我，哪知道，唉！」

　　烏老大一聲歎息，突然身旁一人也是「唉」的一聲長歎，悲涼之意，卻強得多了。眾人齊向歎聲所發處望去，只見段譽雙手反背在後，仰天望月，長聲吟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繚糾兮，勞心悄兮！」他吟的是《詩經》中《月出》之一章，意思說月光皎潔，美人娉婷，我心中愁思難舒，不由得憂心悄悄。四周大都是不學無術的武人，怎懂得他的詩雲子曰？都向他怒目而視，怪他打斷烏老大的話頭。王語嫣自是懂得他的本意，生怕表哥見怪，偷眼向慕容復一瞥，只見他全神貫注的凝視烏老大，全沒留意段譽吟詩，這才放心。烏老大道：「慕容公子和不平道長等諸位此刻已不是外人，說出來也不怕列位見笑。我們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有的僻居荒山，有的雄霸海島，似乎好生自由自在，逍遙之極，其實個個受天山童姥的約束。老實說，我們都是她的奴隸。每一年之中，她總有一兩次派人前來，將我們訓斥一頓，罵得狗血淋頭，真不是活人能夠受的。你說我們聽她痛罵，心中一定很氣憤了罷？卻又不然，她派來的人越是罵得厲害，我們越是高興……」

　　包不同忍不住插口道：「這就奇了，天下哪有這等犯賤之人，越是給人罵得厲害，越是開心？」

　　烏老大道：「包兄有所不知，童姥派來的人倘若狠狠責罵一頓，我們這一年的難關就算渡過了，洞中島上，總要大宴數日，歡慶平安。唉，做人做到這般模樣，果然是賤得很了。童姥派來使者倘若不是大罵我們孫子王八蛋，不罵我們的十八代祖宗，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要知道她如不是派人來罵，就會派人來打，運氣好的，那是三十下大棍，只要不把腿打斷，多半也要設宴慶祝。」

　　包不同和風波惡相視而笑，兩人極力克制，才不笑出聲來，給人痛打數十棍，居然還要擺酒慶祝，那可真是千古從所未有之奇，只是聽得烏老大語聲淒慘，四周眾人又都紛紛切齒咒罵，料來此事決計不假。

　　段譽全心所注，本來只是王語嫣一人，但他目光向王語嫣看去之時，見她在留神傾聽烏老大說些什麼，便也因她之聽而聽，只聽得幾句，忍不住雙掌一拍，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天山童姥到底是神是仙？是妖是怪？如此橫行霸道，那不是欺人太什麼？」

　　烏老大道：「段公子此言甚是。這童姥欺壓於我等，將我們虐待得連豬狗也不如。倘若她不命人前來用大棍子打屁股，那麼往往用蟒鞭抽擊背脊，再不然便是在我們背上釘幾枚釘子。司馬島主，你受蟒鞭責打的傷痕，請你給列位朋友瞧瞧。」一個骨瘦如柴的老者道：「慚愧，慚愧！」解開衣衫，露出背上縱三條、橫三條，縱橫交錯九條鮮紅色印痕，令人一見之下便覺噁心，想像這老者當時身受之時，一定痛楚之極。一條黑漢子大聲道：「那算得什麼？請看我背上的附骨釘。」解開衣衫，只見三枚大鐵釘，釘在他背心，釘上生了黃銹，顯然為時已久，不知如何，這黑漢子竟不設法取將出來。又有一個僧人啞聲說道：「於洞主身受之慘，只怕還不及小僧！」伸手解開僧袍。眾人見他頸邊琵琶骨中穿了一條細長鐵鏈，鐵鏈通將下去，又穿過他的腕骨。他手腕只須輕輕一動，便即牽動琵琶骨，疼痛可想而知。

　　段譽怒極，大叫：「反了，反了！天下竟有如此陰險狠惡的人物。烏老大，段譽決意相助，大夥兒齊心合力，替武林中除去這個大害。」烏老大道：「多謝段公子仗義相助。」轉頭向慕容復道：「我們在此聚會之人，沒一個不曾受過童姥的欺壓荼毒。我們說什麼『萬仙大會』，那是往自己臉上貼金，說是『百鬼大會』，這才名副其實了。我們這些年來所過的日子，只怕在阿鼻地獄中受苦的鬼魂也不過如此。往昔大家害怕她手段厲害，只好忍氣吞聲的苦渡光陰，幸好老天爺有眼，這老賊婆橫蠻一世，也有倒霉的時候。」

　　慕容復道：「各位為天山童姥所制，難以反抗，是否這老婦武功絕頂高強，是否和她動手，每次都不免落敗？」烏老大道：「這老賊婆的武功，當然厲害得緊了。只是到底如何高明，卻是誰也不知。」慕容復道：「深不可測？」烏老大點頭道：「深不可測！」慕容復道：「你說這老婦終於也有倒霉的時候，卻是如何？」

　　烏老大雙眉一揚，精神大振，說道：「眾兄弟今日在此聚會，便是為此了。今年三月初三，在下與天風洞安洞主、海馬島欽島主等九人輪值供奉，採辦了珍珠寶貝、綾羅綢緞、山珍海味、胭脂花粉等物，送到天山縹緲峰去……」包不同哈哈一笑，問道：「這老太婆是個老妖怪麼？說是個姥姥，怎麼還用胭脂花粉？」烏老大道：「老賊婆年紀已大，但她手下侍女僕婦為數不少，其中的年輕婦女是要用胭脂花粉的。只不過峰上沒一個男子，不知她們打扮了又給誰看？」包不同笑道：「想來是給你看的。」烏老大正色道：「包兄取笑了。咱們上縹緲峰去，個個給黑布蒙住了眼，聞聲而不見物，縹緲峰中那些人是美是醜，是老是少，向來誰也不知。」

　　慕容復道：「如此說來，天山童姥到底是何等樣人，你們也從來沒見到過？」

　　烏老大歎了口氣，道：「倒也有人見到過的。只是見到她的人可就慘了。那是在二十三年之前，有人大著膽子，偷偷拉開蒙眼的黑布，向那老賊婆望了一眼，還沒來得及將黑布蓋上眼去，便給老賊婆刺瞎了雙眼，又割去了舌頭，斬斷了雙臂。」慕容復道：「刺瞎眼睛，那也罷了，割舌斷臂，卻又如何？」烏老大道：「想是不許他向人洩漏這老賊婆的形相，割舌叫他不能說話，斷臂叫他不能寫字。」

　　包不同伸了伸舌頭，道：「渾蛋，渾蛋！厲害，厲害！」烏老大道：「我和安洞主、欽島主等上縹緲峰之時，九個人心裡都是怕得要命。老賊婆三年前囑咐要齊備的藥物，實在有幾樣太是難得，像三百年海龜的龜蛋，五尺長的鹿角，說什麼也找不到。我們未能完全依照囑咐備妥，料想這一次責罰必重。哪知道九個人戰戰兢兢的繳了物品，老賊婆派人傳話出來，說道：『採購的物品也還罷了，九個孫子王八蛋，快快給我夾了尾巴，滾下峰去罷。』我們便如遇到皇恩大赦，當真是大喜過望，立即下峰，都想早走一刻好一刻，別要老賊婆發覺物品不對，追究起來，這罪可就受得大了。九個人來到縹緲峰下，拉開蒙眼的黑布，只見山峰下死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安洞主識得是西夏國一品堂中的高手，名叫九翼道人。」不平道人「哦」了一聲，道：「九翼道人原來是被老賊婆所殺，江湖上傳言紛紛，都說是姑蘇慕容氏下的毒手呢。」包不同道：「放屁，放屁！什麼八尾和尚、九翼道人，我們見都沒見過，這筆帳又算在我們頭上了。」他大罵「放屁」，指的是「江湖上傳言紛紛」，並非罵不平道人放屁，但旁人聽來，總不免刺耳。不平道人也不生氣，微笑道：「樹大招風，眾望所歸！」包不同喝道：「放……」斜眼向慕容復望了望，下面的話便收住了。不平道人道：「包兄怎地把下面這個字吃進肚裡了。」包不同一轉念間，登時大怒，喝道：「什麼？你罵我吃屁麼？」不平道人笑道：「不敢！包兄愛吃什麼，便吃什麼。」包不同還待和他爭辯，慕容復道：「世間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原也平常得緊，包三哥何必多辯？聽說九翼道人輕功極高，一手雷公擋功夫，生平少逢敵手，別說他和在下全無過節可言，就算真有怨仇，在下也未必勝得過這位號稱『雷動於九天之上』的九翼道長。」

　　不平道人微笑道：「慕容公子卻又太謙了。九翼道人『雷動於九天之上』的功夫雖然了得，但若慕容公子還他一個『雷動於九天之上』，他也只好束手待斃了。」

　　烏老大道：「九翼道人身上共有兩處傷痕，都是劍傷。因此江湖上傳說他是死於姑蘇慕容之手，那全是胡說八道。在下親眼目睹，豈有假的？倘若是慕容公子取他性命，自當以九翼道人的雷公擋傷他了。」

　　不平道人接口道：「兩處劍傷？你說是兩處傷痕？這就奇了。」烏老大伸手一拍大腿，說道：「不平道長果然了得，一聽之下，便知其中有了蹊蹺。九翼道人死於縹緲峰下，身上卻有兩處劍傷，這事可不對頭啊。」

　　慕容復心想：「那有什麼不對頭？這不平道人知道其中有了蹊蹺，我可想不出來。」霎時之間，不由得心生相形見絀之感。

　　烏老大偏生要考一考慕容復，說道：「慕容公子，你瞧這不是大大的不對勁麼？」慕容復不願強不知為己知，一怔之下，便想說：「在下可不明其理。」忽聽王語嫣道：「九翼道人一處劍傷，想必是在右腿『風市』穴與『伏兔』穴之間，另一處劍傷，當是在背心『懸樞』穴，一劍斬斷了脊椎骨，不知是也不是？」烏老大一驚非小，說道：「當時姑娘也在縹緲峰下麼？怎地我們都……都沒瞧……瞧見姑娘？」他聲音發顫，顯得害怕之極。他想王語嫣其時原來也曾在場，自己此後的所作所為不免都逃不過她的眼去，只怕機密早已洩漏，大事尚未發動，已為天山童姥所知了。另一個聲音從人叢中傳了出來：「你怎麼知……知……知……我怎麼沒見……見……見……」說話之人本來口吃得厲害，心中一急，更加說不明白。慕容復聽這人口齒笨拙，甚是可笑，但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之中，竟無一人出口譏嘲，料想此人武功了得，又或行事狠辣，旁人都對他頗為忌憚，當下向包不同連使眼色，叫他不可得罪了此人。王語嫣淡淡的道：「西域天山，萬里迢迢的，我這輩子從來沒去過。」烏老大更是害怕，心想：你既不是親眼所見，當是旁人傳言，難道這件事江湖上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了麼？忙問：「姑娘是聽何人所說？」王語嫣道：「我不過胡亂猜測罷啦。九翼道人是雷電門的高手，與人動手，自必施展輕功。他左手使鐵牌，四十二路『蜀道難牌法』護住前胸、後心、上盤、左方，當真如鐵桶相似，對方難以下手，唯一破綻是在右側，敵方使劍的高手若要傷他，勢須自他右腿『風市』穴與『伏兔』兩穴之間入手。在這兩穴間刺以一劍，九翼道人自必舉牌護胸，同時以雷公擋使一招『春雷乍動』，斜劈敵人。對手既是高手，自然會乘機斬他後背。我猜這一招多半是用『白虹貫日』、『白帝斬蛇勢』這一類招式，斬他「懸樞」穴上的脊骨。以九翼道人武功之強，用劍本來不易傷他，最好是用判官筆、點穴橛之類短兵刃克制，既是用劍了，那麼當以這一類招式最具靈效。」烏老大長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隔了半晌，才大拇指一豎，說道：「佩服！佩服！姑蘇慕容門下，實無虛士！姑娘分擘入理，直如親見。」段譽忍不住插口：「這位姑娘姓王，她可不是……她可不是姑蘇慕容……」王語嫣微笑道：「姑蘇慕容是我至親，說我是姑蘇慕容家的人，也無不可。」段譽眼前一黑，身子搖晃，耳中嗡嗡然響著的只是一句話：「說我是姑蘇慕容家的人，也無不可。」

　　那個口吃之人道：「原來如……如……如……」烏老大也不等他說出這個「此」字來，便道：「那九翼道人身上之傷，果如這位王姑娘的推測，右腿風市、伏兔兩穴間中了一劍，後心懸樞穴間脊背斬斷……」他兀自不放心，又問一句：「王姑娘，你確是憑武學的道理推斷，並非目見耳聞？」王語嫣點了點頭，說道：「是。」那口吃之人忽道：「如果你要殺……殺……殺烏老大，那便如……如……如……」

　　烏老大聽他問王語嫣如何來殺自己，怒從心起，喝道：「你問這話，是什麼居心？」但隨即轉念：「這姑娘年紀輕輕，說能憑武學推斷，料知九翼道人的死法，實是匪夷所思，多半那時她躲在縹緲峰下，親眼見到有人用此劍招。此事關涉太大，不妨再問個明白。」便道：「不錯。請問姑娘，若要殺我，那便如何？」王語嫣微微一笑，湊到慕容復耳畔，低聲道：「表哥，此人武功破綻，是在肩後天宗穴和肘後清冷淵，你出手攻他這兩處，便能克制他。」慕容復當著這數百好手之前，如何能甘受一個少女指點？他哼了一聲，朗聲道：「烏洞主既然問你，你大聲說了出來，那也不妨。」王語嫣臉上一紅，好生羞慚，尋思：「我本想討好於你，沒想到這是當眾逞能，掩蓋了你的男子漢大丈夫的威風，我忒也笨了。」便道：「表哥，姑蘇慕容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知，你說給烏老大聽罷。」慕容復不願假裝，更不願借她之光，說道：「烏洞主武功高強，要想傷他，談何容易？烏洞主，咱們不必再說這些題外之言，請你繼續告知縹緲峰下的所見所聞。」烏老大一心要知道當日縹緲峰下是否另有旁人，說道：「王姑娘，你既不知殺傷烏某之法，自也未必能知誅殺九翼道人的劍招，那麼適才的言語，都是消遣某家的了。九翼道人的死法，到底姑娘如何得知，務請從實相告，此事非同小可，兒戲不得。」段譽當王語嫣走到慕容復身邊之時，全神貫注的凝視，瞧她對慕容復如何，又全神貫注的傾聽她對慕容復說些什麼。他內功深厚，王語嫣對慕容復說的這幾句話聲音雖低，他卻也已聽得清清楚楚，這時聽烏老大的語氣，簡直便是直斥王語嫣撒謊，這位他敬若天神的意中人，豈是旁人冒瀆得的？當下更不打話，右足一抬，已展開「凌波微步」，東一晃，西一轉，驀地裡兜到烏老大後心。

　　烏老大一驚，喝道：「你干什……」段譽伸出右手，已按在他右肩後的「天宗穴」上，左手抓住了他左肘後的「清冷淵」。這兩處穴道正是烏老大罩門所在，是他武功中的弱點。大凡臨敵相鬥，於自己罩門一定防護得十分周密，就算受傷中招，也總不會是在罩門左近。段譽毛手毛腳，出手全無家數，但一來他步法精奇，一笑眼間便欺到了烏老大身後，二來王語嫣對烏老大武功的家數看得極準，烏老大反掌欲待擊敵，兩處罩門已同時受制，對方只須稍吐微勁，自己立時便成了廢人。他可不知段譽空有一身內功，卻不能隨意發放，縱然抓住了他兩處罩門，其實半點也加害他不得。他適才已在段譽手下吃過苦頭，如何還敢逞強？只得苦笑道：「段公子武功神妙，烏某拜服。」段譽道：「在下不會武功，這全憑王姑娘的指點。」說著放開了他，緩步而回。烏老大又驚又怕，呆了好一陣，才道：「烏某今日方知天下之大，武功高強者，未必便只天山童姥一人。」向段譽的背影連望數眼，驚疑不定。不平道人道：「烏老大，你有這樣大本領的高人拔刀相助，當真可喜可賀。」烏老大點點頭道：「是，是！咱們取勝的把握，又多了幾成。」不平道人道：「九翼道人既然身有兩處劍傷，那就不是天山童姥下的手了。」

　　烏老大道：「是啊！當時我看到他身上居然有兩處劍傷，便和道長一般的心思。天山童姥不喜遠行，常人又怎敢到縹緲峰百里之內去撒野？她自是極少有施展武功的時候。因此在縹緲峰百里之內，若要殺人，定是她親自出手。我們素知她的脾氣，有時故意引一兩個高手到縹緲峰下，讓這老太婆過過殺人的癮頭。她殺人向來一招便即取了性命，哪有在對手身上連下兩招之理？」慕容復吃了一驚，心道：「我慕容家『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已是武林中驚世駭俗的本領，這天山童姥殺人不用第二招，真不信世上會有如此功夫。」

　　包不同可不如慕容復那麼深沉不露，心下也是這般懷疑，便即問道：「烏洞主，你說天山童姥殺人不用第二招，對付武功平庸之輩當然不難，要是遇到真正的高手，難道也能在一招之下送了對方性命？浮誇，浮誇！全然的難以入信。」烏老大道：「包兄不信，在下也無法可想。但我們這些人甘心受天山童姥的欺壓凌辱，不論她說什麼，我們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如果她不是有超人之能，這裡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哪一個是好相與的？為什麼這些年來服服貼貼，誰也不生異心？」包不同點頭道：「這中間果然是有些古怪，各位老兄未必是甘心做奴才。」雖覺烏老大言之有理，仍道：「非也，非也！你說不生異心，現下可不是大生異心、意圖反叛麼？」烏老大道：「這中間是有道理的。當時我一見九翼道人有兩傷，心下起疑，再看另外兩個死者，見到那兩人亦非一招致命，顯然是經過了一場惡鬥，簡直是傷痕纍纍。我當下便和安、欽等諸位兄弟商議，這事可實在透著古怪。難道九翼道人等三人不是童姥所殺？但如不是童姥下的手，靈鷲宮中童姥屬下那些女人，又怎敢自行在縹緲峰下殺人，搶去了童姥一招殺人的樂趣？九翼道人這等好手，殺起來其樂無窮，這般機緣等閒不易遇到，那比之搶去童姥到口的美食，尤為不敬。我們心中疑雲重重，走出數里後，安洞主突然說道：『莫……莫非老夫人……生了……生了……』」

　　慕容復知他指的是那個口吃之人，心道：「原來這人便是安洞主。」只聽烏老大續道：「當時我們離縹緲峰不遠，其實就算是在萬里之外，背後提到這老賊婆之時，誰也不敢稍有不敬之意，向來都以『老夫人』相稱。安兄弟說到莫非她是『生了……生了……』這幾個字，眾人不約而同的都道：『生了病？』」不平道人問道：「這個童姥姥，究竟有多大歲數了？」王語嫣低聲道：「總不會很年輕罷。」

　　段譽道：「是，是，既然用上了這個『姥』字，當然不會年輕了。不過將來你就算做了『姥姥』，還是挺年輕的。」眼見王語嫣留神傾聽烏老大的話，全不理會自己說些什麼，頗感沒趣，心道：「這烏老大的話，我也只好聽聽，否則王姑娘問到我什麼，全然接不上口，豈不是失卻了千載難逢的良機？」只聽烏老大道：「童姥有多大年紀，那就誰也不知了。我們歸屬她的治下，少則一二十年，多則三四十年，只有無量洞洞主等少數幾位，才是近年來歸屬靈鷲宮治下的。反正誰也沒見過她面，誰也不敢問起她的歲數。」

　　段譽聽到這裡，心想那無量洞洞主倒是素識，四下打量，果見辛雙清遠遠倚在一塊大巖之旁，低頭沉思，臉上深有憂色。烏老大續道：「大夥兒隨即想起：『人必有死，童姥姥本領再高，終究不是修煉成精，有金剛不壞之身。這一次我們供奉的物品不齊，她不加責罰，已是出奇，而九翼道人等死在峰下，身上居然不止一傷，更加啟人疑竇。』總而言之，其中一定有重大古怪。「大夥兒各有各的心思，但也可說各人都是一樣的打算，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不敢先開口說話，有的又驚又喜，有的愁眉苦臉。各人都知這是我們脫卻枷鎖、再世為人的唯一良機，可是童姥姥治理我們何等嚴峻，又有誰敢倡議去探個究竟？隔了半天，欽兄弟道：『安二哥的猜測是大有道理，不過，這件事也太冒險，依兄弟之見，咱們還是各自回去，靜候消息，待等到了確訊之後，再定行止，也還不遲。』

　　「欽兄弟這老成持重的法子本來十分妥善，可是……可是……我們實在又不能等。安洞主說道：『這生死符……生死符……』他不用再說下去，各人也均瞭然。老賊婆手中握住我們的生死符，誰也反抗不得，倘若她患病身死，生死符落入了第二人手中，我們豈不是又成為第二個人的奴隸？這一生一世，永遠不能翻身！倘若那人凶狠惡毒，比之老賊婆猶有過之，我們將來所受的凌辱荼毒，豈不是比今日更加厲害？這實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明知前途凶險異常，卻也是非去探個究竟不可。「我們這一群人中，論到武功機智，自以安洞主為第一，他的輕身功夫尤其比旁人高得多。那時寂靜無聲之中，八個人的目光都望到了安洞主臉上。」

　　慕容復、王語嫣、段譽、鄧百川，以及不識安洞主之人，目光都在人群中掃來掃去，要見這位說話口吃而武功高強的安某，到底是何等樣的人物。眾人又都記了起來，適才烏老大向慕容復與不平道人等引見諸洞主、島主之時，並無安洞主在內。烏老大道：「安洞主喜歡清靜，不愛結交，因此適才沒與各位引見，莫怪，莫怪！當時眾望所歸，都盼安洞主出馬探個究竟。安洞主道：『既是如此，在下義不容辭，自當前去察看。』」眾人均知安洞主當時說話決無如此流暢，只是烏老大不便引述他口吃之言，使人訕笑；而他不願與慕容復、不平道人相見，自也因口吃之故。烏老大繼續說道：「我們在縹緲峰下苦苦等候，當真是度日如年，生怕安洞主有什麼不測。大家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們固然擔心安洞主遭了老賊婆的毒手，更怕的是，老賊婆一怒之下，更來向我們為難。但事到臨頭，那也只有硬挺，反正老賊婆若要嚴懲，大夥兒也是逃不了的。直過了三個時辰，安洞主才回到約定的相會之所。我們見到他臉有喜色，大家先放下了心頭大石。他道：『老夫人有病，不在峰上。』原來他悄悄重回縹緲峰，聽到老賊婆的侍女們說話，得知老賊婆身患重病，出外採藥求醫去了！」烏老大說到這裡，人群中登時響起一片歡呼之聲。天山童姥生病的訊息，他們當然早已得知，眾人聚集在此，就是商議此事，但聽烏老大提及，仍然不禁喝彩。

　　段譽搖了搖頭，說道：「聞病則喜，幸災樂禍！」他這兩句話夾在歡聲雷動之中，誰也沒加留神。

　　烏老大道：「大家聽到這個訊息，自是心花怒放，但又怕老賊婆詭計多端，故意裝病來試探我們，九個人一商議，又過了兩天，這才一齊再上縹緲峰窺探。這一次烏某人自己親耳聽到了。老賊婆果然是身患重病，半點也不假。只不過生死符的所在，卻查不出來。」包不同插嘴道：「喂，烏老兄，那生死符，到底是什麼鬼東西？」烏老大歎了口氣，說道：「此東西說來話長，一時也不能向包兄解釋明白。總而言之，老賊婆掌管生死符在手，隨時可制我們死命。」包不同道：「那是一件十分厲害的法寶？」烏老大苦笑道：「也可這麼說。」段譽心想：「那神農幫幫主、山羊鬍子司空玄，也是極怕了天山童姥的『生死符』，以致跳崖自盡，可見這法寶委實厲害。」烏老大不願多談「生死符」，轉頭向眾人朗聲說道：「老賊婆生了重病，那是千真萬確的了。咱們要翻身脫難，只有鼓起勇氣，拚命幹上一場。不過老賊婆目前是否已回去縹緲峰靈鷲宮，咱們無法知曉。今後如何行止，要請大家合計合計。尤其不平道長、慕容公子、王姑娘……段公子四位有何高見，務請不吝賜教。」段譽道：「先前聽說天山童姥強凶霸道，欺凌各位，在下心中不忿，決意上縹緲峰去跟這位老夫人理論理論。但她既然生病，乘人之危，君子所不取。別說我沒有高見，就是有高見，我也是不說的了。」

## 第35章 紅顏彈指老　剎那芳華

　　烏老大臉色一變，待要說話，不平道人向他使個眼色，微笑道：「段公子是君子人，不肯乘人之危，品格高尚，佩服，佩服！烏兄，咱們進攻縹緲峰，第一要義，是要知道靈鷲宮中的虛實。安洞主與烏兄等九位親身上去探過，老賊婆離去之後，宮中到底尚有多少高手？佈置如何？烏兄雖不能盡知，想來總必聽到一二，便請說出來，大家參詳如何？」烏老大道：「說也慚愧，我們到靈鷲宮中去察看，誰也不敢放膽探聽，大家竭力隱蔽，唯恐撞到了人。但在下在宮後花圃之中，還是給一個女童撞見了。這女娃兒似乎是個丫鬟之類，她突然抬頭，我一個閃避不及，跟她打了個照面。在下深恐洩露了機密，縱上前去，施展擒拿法，便想將她抓住。那時我是甩出性命不要了。靈鷲宮中那些姑娘、太太們曾得老賊婆指點武功，個個非同小可，雖是個小小女童，只怕也十分了得。我這下衝上前去，自知是九死一生之舉……」他聲音微微發顫，顯然當時局勢凶險之極，此刻回思，猶有餘悸。眾人眼見他現下安然無恙，那麼當日在縹緲峰上縱曾遇到什麼危難，必也化險為夷，但想烏老大居然敢在縹緲峰上動手，雖說是實逼處此，鋌而走險，卻也算得是膽大包天了。

　　只聽他繼續說道：「我這一上去，便是施展全力，雙手使的是『虎爪功』，當時我腦海中閃過了一個念頭：倘若這一招拿不到這女娃兒，給她張嘴叫喊，引來後援，那麼我立刻從這數百丈的高峰上躍了下去，爽爽快快圖個自盡，免得落在老賊婆手下那批女將手中，受那無窮無盡的苦楚。哪知道……哪知道我左手一搭上這女娃兒肩頭，右手抓住她的臂膀，她竟毫不抗拒，身子一晃，便即軟倒，全身沒半點力氣，卻是一點武功也無。那時我大喜過望，一呆之下，兩隻腳酸軟無比，不怕各位見笑，我是自己嚇自己，這女娃兒軟倒了，我這不成器的烏老大，險些兒也軟倒了。」

　　他說到這裡，人群中發出一陣笑聲，各人心情為之一鬆，烏老大雖譏嘲自己膽小，但人人均知他其實極是剛勇，敢到縹緲峰上出手拿人，豈是等閒之事？

　　烏老大一招手，他手下一人提了一隻黑色布袋，走上前來，放在他身前。烏老大解開袋口繩索，將袋口往下一捺，袋中露出一個人來。眾人都是「啊」的一聲，只見那人身形甚小，是個女童。烏老大得意洋洋的道：「這個女娃娃，便是烏某人從縹緲峰上擒下來的。」眾人齊聲歡呼：「烏老大了不起！」「當真是英雄好漢！」「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群仙，以你烏老大居首！」眾人歡呼聲中，夾雜著一聲聲咿咿呀呀的哭泣，那女童雙手按在臉上，嗚嗚而哭。

　　烏老大道：「我們拿到了這女娃娃後，生恐再耽擱下去，洩露了風聲，便即下峰。一再盤問這女娃娃，可惜得很，她卻是個啞巴。我們初時還道她是裝聾作啞，曾想了許多法兒相試，有時出其不意在她背後大叫一聲，瞧她是否驚跳，試來試去，原來真是啞的。」

　　眾人聽那女童的哭泣，呀呀呀的，果然是啞巴之聲。人叢中一人問道：「烏老大，她不會說話，寫字會不會？」烏老大道：「也不會。我們什麼拷打、浸水、火燙、餓飯，一切法門都使過了，看來她不是倔強，卻是真的不會。」段譽忍不住道：「嘿嘿，以這等卑鄙手段折磨一個小姑娘，你羞也不羞？」烏老大道：「我們在天山童姥手下所受的折磨，慘過十倍，一報還一報，何羞之有？」段譽道：「你們要報仇，該當去對付天山童姥才是，對付她手下的一個小丫頭，有什麼用？」烏老大道：「自然有用。」提高聲音說道：「眾位兄弟，咱們今天齊心合力，反了縹緲峰，此後有福同享，有禍共當，大夥兒歃血為盟，以圖大事。有沒有哪一個不願幹的？」他連問兩句，無人作聲。問到第三句上，一個魁梧的漢子轉過身來，一言不發的往西便奔。烏老大叫道：「劍魚島區島主，你到哪裡去？」那漢子不答，只拔足飛奔，身形極快，轉眼間便轉過了山坳。眾人叫道：「這人膽小，臨陣脫逃，快截住他。」霎時之間，十餘人追了下去，個個是輕功上佳之輩，但與那區島主相距已遠，不知是否追趕得上。突然間「啊」的一聲長聲慘呼，從山後傳了過來。眾人一驚之下，相顧變色，那追逐的十餘人也都停了腳步，只聽得呼呼風響，一顆圓球般的東西從山坳後疾飛而出，掠過半空，向人叢中落了下來。

　　烏老大縱身躍前，將那圓物接在手中，燈光下見那物血肉模糊，竟是一顆首級，再看那首級的面目，但見鬚眉戟張，雙目圓睜，便是適才那個逃去的區島主，烏老大顫聲道：「區島主……」一時之間，他想不出這區島主何以會如此迅速的送命，心底隱隱升起了一個極為恐怖的念頭：「莫非天山童姥到了？」不平道人哈哈大笑，說道：「劍神神劍，果然名不虛傳，卓兄，你把守得好緊啊！」

　　山坳後傳來一個清亮的聲音道：「臨陣脫逃，人人得而誅之。眾家洞主、島主，請勿怪責。」

　　眾人從驚惶中覺醒過來，都道：「幸得劍神除滅叛徒，才不致壞了咱們大事。」慕容復和鄧百川等均想：「此人號稱『劍神』，未免也太狂妄自大。你劍法再高，又豈能自稱為『神』？江湖上沒聽過有這麼一號人物，卻不知劍法到底如何高明？」烏老大自愧剛才自己疑神疑鬼，大聲道：「眾家兄弟，請大家取出兵刃，每人向這女娃娃砍上一刀，刺上一劍。這女娃娃年紀雖小，又是個啞巴，終究是縹緲峰的人物，大夥兒的刀頭喝過了她身上的血，從此跟縹緲峰勢不兩立，就算再要有三心兩意，那也不容你再畏縮後退了。」他一說完，當即擎鬼頭刀在手。一干人等齊聲叫道：「不錯，該當如此！大夥兒歃血為盟，從此有進無退，跟老賊婆拚到底了。」

　　段譽大聲叫道：「這個使不得，大大的使不得。慕容兄，你務須出手，制止這等暴行才好。」慕容復搖了搖頭，道：「段兄，人家身家性命，盡皆系此一舉，咱們是外人，不可妄加干預。」段譽激動義憤，叫道：「大丈夫路見不平，豈能眼開眼閉，視而不見？王姑娘，你就算罵我，我也是要去救她的了，只不過……只不過我段譽手無縛雞之力，要救這小姑娘的性命，卻有點難以辦到。喂，喂，鄧兄、公冶兄，你們怎麼不動手？包兄、風兄，我衝上前去救人，你們隨後接應如何？」鄧百川等向來唯慕容復馬首是瞻，見慕容復不欲插手，都向段譽搖了搖頭，臉上卻均有歉然之色。

　　烏老大聽得段譽大呼小叫，心想此人武功極高，真要橫來生事，卻也不易對付，夜長夢多，速行了斷的為是，當即舉起鬼頭刀，叫道：「烏老大第一個動手！」揮刀便向那身在布袋中的女童砍了下去。段譽叫道：「不好！」手指一伸，一招「中衝劍」，向烏老大的鬼頭刀上刺去。哪知他這六脈神劍不能收發由心，有時真氣鼓蕩，威力無窮，有時內力卻半點也運不上來，這時一劍刺出，真氣只到了手掌之間，便發不出去。眼見烏老大這一刀便要砍到那女童身上，突然間岩石後面躍出一個黑影，左掌一伸，一股大力便將烏老大撞開，右手抓起地下的布袋，將那女童連袋負在背上，便向西北角的山峰疾奔上去。眾人齊聲發喊，紛紛向他追去。但那人奔行奇速，片刻之間便衝入了山坡上的密林。諸洞主、島主所發射的暗器，不是打上了樹身，便是被枝葉彈落。

　　段譽大喜，他目光敏銳，已認出了此人面目，那日在聰辯先生蘇星河的棋會中曾和他會過，那個繁複無比的珍瓏便是他解開的，大聲叫道：「是少林寺的虛竹和尚。虛竹師兄，姓段的向你合十頂禮！你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果然名不虛傳。」眾人見那人一掌便將烏老大推開，腳步輕捷，武功著實了得，又聽段譽大呼讚好，說他是少林寺的和尚，少林寺盛名之下，人人心中存了怯意，不敢過分逼近。只是此事牽涉太過重大，這女孩被少林僧人救走，若不將他殺了滅口，眾人的圖謀立時便即洩漏，不測奇禍隨之而至，各人呼嘯叫嚷，疾追而前。眼見這少林僧疾奔上峰，山峰高聳入雲，峰頂白雪皚皚，要攀到絕頂，便是輕功高手，只怕也得四五天功夫。不平道人叫道：「大家不必驚惶，這和尚上了山峰，那是一條絕路，不怕他飛上天去。大夥兒守緊峰下通路，不讓他逃脫便是。」各人聽了，心下稍安。當下烏老大分派人手，團團將那山峰四周的山路都守住了。唯恐那少林僧衝將下來，圍守者抵擋不住，每條路上都布了三道卡子，頭卡守不住尚有中卡，中卡之後又有後卡，另有十餘名好手來回巡邏接應。分派已定，烏老大與不平道人、安洞主、桑土公、霍洞主、欽島主等數十人上山搜捕，務須先除了這僧人，以免後患。慕容復等一群人被分派在東路防守，面子上是請他們坐鎮東方，實則是不欲他們參與其事。慕容復心中雪亮，知道烏老大對自己頗有疑忌之意，微微一笑，便領了鄧百川等人守在東路。段譽也不怕別人討厭，不住口的大讚虛竹英雄了得。搶了布袋之人，正是虛竹。他在小飯店中見到慕容復與丁春秋一場驚心動魄的劇鬥，只嚇得魂不附體，乘著游坦之搶救阿紫、慕容復脫身出門、丁春秋追出門去的機會，立即從後門中溜了出去。他一心只想找到慧方等師伯叔，好聽他們示下，他自從一掌打死師伯祖玄難之後，已然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他從無行走江湖的經歷，又不識路徑，自經丁春秋和慕容復惡鬥一役，成了驚弓之鳥，連小飯店、小客棧也不敢進去，只在山野間亂闖。

　　其時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相約在此間山谷中聚會，每人各攜子弟親信，人數著實不少，虛竹在途中自不免撞到。他見這些人顯然是江湖人物，便想向他們打聽慧方等師叔伯的行蹤，但見他們形貌兇惡，只怕與丁春秋是一夥，卻又不敢，隨即聽得他們悄悄商議，似乎要幹什麼害人的勾當，心想行俠仗義、扶危濟困，少林弟子責無旁貸，當即跟隨其後，終於將當晚的情景一一瞧在眼裡，聽在耳中。他於江湖上諸般恩怨過節全然不懂，待見烏老大舉起鬼頭刀，要砍死一個全無抗拒之力的啞巴女孩，不由得慈悲心大動，心想不管誰是誰非，這女孩是非救不可的，當即從岩石後面衝將出來，搶了布袋便走。他上峰之後，提氣直奔，眼見越奔樹林越密，追趕者叫囂吶喊之聲漸漸輕了。他出手救人之時，只是憑著一番慈悲心腸，他發過菩提心，決意要做菩薩、成佛，見到眾生有難，那是非救不可，但這時想到這些人武功厲害，手段毒辣，隨便哪一個出手，自己都非其敵，尋思：「只有逃到一個隱僻之所，躲了起來，他們再也找我不到，才能保得住這女孩和我自己的性命。」其時真所謂飢不擇食，慌不擇路，見那裡樹林茂密，便鑽了進去。好在他已得了那逍遙派老人七十餘年的內功修為，內力充沛之極，奔了將近兩個時辰，竟絲毫不累。又奔了一陣，天色發白，腳底下踏到薄薄的積雪，原來已奔到山腰，密林中陽光不到之處，已有未消的殘雪。虛竹定了定神，觀看四周情勢，一顆心仍是突突亂跳，自言自語：「卻逃到哪裡去才好？」忽聽得背後一個聲音說道：「膽小鬼，只想到逃命，我給你羞也羞死了！」虛竹嚇了一跳，大叫：「啊喲！」發足又向山峰上狂奔。奔了數里，才敢回頭，卻不見有誰追來，低聲道：「還好，沒人追來。」這句話一出口，背後又有個聲音道：「男子漢大丈夫，嚇成這個樣子，狗才！鼠輩！小畜生！」虛竹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邁步又向前奔，背後那聲音說道：「又膽小，又笨，真不是個東西！」那聲音便在背後一二尺之處，當真是觸手可及。虛竹心道：「糟糕，糟糕！這人武功如此高強，這一回定然難逃毒手了。」放開腳步，越奔越快。那聲音又道：「既然害怕，便不該逞英雄救人。你到底想逃到哪裡去？」虛竹聽那聲音便在耳邊響起，雙腿一軟，險些便要摔倒，一個踉蹌之後，回轉身來，其時天色已明，日光從濃蔭中透了進來，卻不見人影。虛竹只道那人躲在樹後，恭恭敬敬的道：「小僧見這些人要加害一個小小女童，是以不自量力，出手救人，決無自逞英雄之心。」

　　那聲音冷笑道：「你做事不自量力，便有苦頭吃了。」這聲音仍是在他背後耳根外響起，虛竹更加驚訝，急忙回頭，背後空蕩蕩地，卻哪裡有人？他想此人身法如此快捷，武功比自己高出何止十倍，若要伸手加害，十個虛竹的性命早就沒有了，而且從他語氣中聽來，只不過責備自己膽小無能，似乎並非烏老大等人一路，當下定了定神，說道：「小僧無能，還請前輩賜予指點。」

　　那聲音冷笑道：「你又不是我的徒子徒孫，我怎能指點於你？」虛竹道：「是，是！小僧妄言，前輩恕罪。敵方人眾，小僧不是他們敵手，我……我這可要逃走了。」說了這句話，提氣向山峰上奔去。背後那聲音道：「這山峰是條絕路，他們在山峰下把守住了，你如何逃得出去？」虛竹一呆，停了腳步，道：「我……我……我倒沒想到。前輩慈悲，指點一條明路。」那聲音嘿嘿冷笑，說道：「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轉身衝殺，將那些妖魔鬼怪都誅殺了。」虛竹道：「一來小僧無能，二來不願殺人。」那聲音道：「那麼便走第二條路，你縱身一躍，跳入下面的萬丈深谷，粉身碎骨，那便一了百了，涅槃解脫。」虛竹道：「這個……」回頭看了一眼，這時遍地已都是積雪，但雪地中除了自己的一行足印之外，更無第二人的足印，尋思：「此人踏雷無痕，武功之高，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那聲音道：「這個那個的，你要說什麼？」虛竹道：「這一跳下去，小僧固然死了，連小僧救了出來的那個女孩也同時送命。一來救人沒有救徹，二來小僧佛法修為尚淺，清淨涅槃梁是說不上的，勢必又入輪迴，重受生死流轉之苦。」那聲音問道：「你和縹緲峰有什麼淵源？何以不顧自己性命，冒險去救此人？」虛竹一面快步向峰上奔去，一面說道：「什麼縹緲峰、靈鷲宮，小僧今日都是第一次聽見。小僧是少林弟子，這一次奉命下山，與江湖上任何門派均無瓜葛。」那聲音冷笑道：「如此說來，你倒是個見義勇為的小和尚了。」虛竹道：「小和尚是實，見義勇為卻不見得。小僧無甚見識，諸多妄行，胸中有無數難題，不知如何是好。」

　　那聲音道：「你內力充沛，著實了得，可是這功力卻全不是少林一派，是什麼緣故？」

　　虛竹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正是小僧胸中一個大大的難題。」那聲音道：「什麼說來話長，說來話短，我不許你諸多推諉，快快說來。」語氣甚是嚴峻，實不容他規避。但虛竹想起蘇星河曾說，「逍遙派」的名字極為隱秘，決不能讓本派之外的人聽到，他雖知身後之人是個武功甚高的前輩，但連面也沒見過，怎能貿然便將這個重大秘密相告，說道：「前輩見諒，小僧實有許多苦衷，不能相告。」

　　那聲音道：「好，既然如此，你快放我下來。」虛竹吃了一驚，道：「什……什麼？」那聲音道：「你快放我下來，什麼什麼的，囉哩囉唆！」虛竹聽這聲音不男不女，只覺甚是蒼老，但他說「你快放我下來」，實不懂是何意，當下立定腳步，轉了個身，仍見不到背後那人，正惶惑間，那聲音罵道：「臭和尚，快放我下來，我在你背後的布裝之中，你當我是誰？」

　　虛竹更是大吃一驚，雙手不由鬆了，拍的一聲，布袋摔在地上，袋中「啊喲」一聲，傳出一下蒼老的呼痛之聲，正是一直聽到的那個聲音。虛竹也是「啊喲」一聲，說道：「小姑娘，原來是你，怎麼你的口音這般老？」當即打開布袋口，扶了一人出來。只見這人身形矮小，便是那個八九歲女童，但雙目如電，炯炯有神，向虛竹瞧來之時，自有一股凌人的威嚴。虛竹張大了口，一時說不出話來。

　　那女童說道：「見了長輩也不行禮，這般沒規矩。」聲音蒼老，神情更是老氣橫秋。虛竹道：「小……小姑娘……」那女童喝道：「什麼小姑娘，大姑娘？我是你姥姥！」虛竹微微一笑，說道：「咱們陷身絕地，可別鬧著玩了。來，你到袋子裡去，我背了你上山。過得片刻，敵人便追到啦！」那女童向虛竹上下打量，突然見到他左手手指上戴的那枚寶石指環，臉上變色，問道：「你……你這是什麼東西？給我瞧瞧。」虛竹本來不想把指環戴在手上，只是知道此物要緊，生怕掉了，不敢放在懷裡，聽那女童問起，笑道：「那也不是什麼好玩的物事。」那女童伸出手來，抓住他左腕，察看指環。她將虛竹的手掌側來側去，看了良久。虛竹忽覺她抓著自己的小手不住發顫，側過頭來，只見她一雙清澈的大眼中充滿了淚水。又過好一會，她才放開虛竹的手掌。

　　那女童道：「這枚七寶指環，你是從哪裡偷來的？」語音嚴峻，如審盜賊。虛竹心下不悅，說道：「出家人嚴守戒律，怎可偷盜妄取？這是別人給我的，怎說是偷來的？」那女童道：「胡說八道！你說是少林弟子，人家怎會將這枚指環給你？你若不從實說來，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叫你受盡百般苦楚。」虛竹啞然失笑，心想：「我若不是親眼目睹，單是聽你的聲音，當真要給你這小小娃兒嚇倒了。」說道：「小姑娘……」突然拍的一聲，腰間吃了一拳，只是那女童究竟力弱，卻也不覺疼痛。虛竹怒道：「你怎麼出手便打人？小小年紀，忒也橫蠻無禮！」那女童道：「你法名叫虛竹，嗯，靈、玄、慧、虛，你是少林派中第三十七代弟子。玄慈、玄悲、玄苦、玄難這些小和尚，都是你的師祖？」虛竹退了一步，驚訝無已，這個八九歲的女童居然知道自己的師承輩份，更稱玄慈、玄悲等師伯祖、師叔祖為「小和尚」，出口吐屬，哪裡像個小小女孩？突然想起：「世上據說有借屍還魂之事，莫非……莫非有個老前輩的鬼魂，附在這個小姑娘身上麼？」那女童道：「我問你，是便說是，不是便不是，怎地不答？」虛竹道：「你說得不錯，只是稱本寺方丈大師為『小和尚』，未免太過。」那女童道：「怎麼不是小和尚？我和他師父靈門大師平輩論交，玄慈怎麼不是小和尚？又有什麼『太過』不『太過』的？」虛竹更是驚訝，玄慈方丈的師父靈門禪師是少林派第三十四代弟子中傑出的高僧，虛竹自是知曉。他越來越信這女童是借屍還魂，說道：「那麼……那麼……你是誰？」那女童怫然道：「初時你口口聲聲稱我『前輩』，倒也恭謹有禮，怎地忽然你呀你的起來了？若不是念在你相救有功，姥姥一掌早便送了你的狗命！」虛竹聽她自稱「姥姥」，很是害怕，說道：「姥姥，不敢請教你尊姓大名。」那女童轉怒為喜，說道：「這才是了。我先問你，你這枚七寶指環哪裡得來的？」虛竹道：「是一位老先生給我的。我本來不要，我是少林弟子，實在不能收受。可是那位老先生命在垂危，不由我分說……」那女童突然伸手，又抓住了他手腕，顫聲道：「你說那……那老先生命在垂危？他死了麼？不，不，你先說，那老先生怎般的相貌？」虛竹道：「他須長三尺，臉如冠玉，人品極是俊雅。」那女童全身顫抖，問道：「怎麼他會命在垂危？他……他一身武功……」突然轉悲為怒，罵道：「臭和尚，無崖子一身武功，他不散功，怎麼死得了？一個人要死，便這麼容易？」虛竹點頭道：「是！」這女童雖然小小年紀，但氣勢懾人，虛竹對她的話不敢稍持異議，只是難以明白：「什麼叫做散功？一個人要死，容易得緊，又有什麼難了？」

　　那女童又問：「你在哪裡遇見無崖子的？」虛竹道：「你說的是那位容貌清秀的老先生，便是聰辯先生蘇星河的師父麼？」那女童道：「自然是了。哼，你連這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居然撒謊，說他將七寶指環給了你，厚顏無恥，大膽之極！」虛竹道：「你也認得這位無崖子老先生嗎？」那女童怒道：「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我問你在哪裡遇見無崖子，快快答來！」虛竹道：「那是在一個山峰之上，我無意間解破了一個『珍瓏』棋局，這才遇到這位老先生。」

　　那女童伸出拳頭，作勢要打，怒道：「胡說八道！這珍瓏棋局數十年來難倒了天下多少才智之士，憑你這蠢笨如牛的小和尚也解得開？你再胡亂吹牛，我可不跟你客氣了。」虛竹道：「若憑小僧自己本事，自然是解不開的。但當時勢在騎虎，聰辯先生逼迫小僧非落子不可，小僧只得閉上眼睛，胡亂下了一子，豈知誤打誤撞，自己填塞了一塊白棋，居然棋勢開朗，再經高人指點，便解開了，本來這全是僥倖。可是小僧一時胡亂妄行，此後罪業非小。唉，真是罪過，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說著雙手合十，連宣佛號。那女童將信將疑，道：「這般說，倒也有幾分道理……」一言未畢，忽聽得下面隱隱傳來呼嘯之聲。虛竹叫道：「啊喲！」打開布袋口，將那女童一把塞在袋中，負在背上，拔腳向山上狂奔。他奔了一會，山下的叫聲又離得遠了，回頭一看，只見積雪中印著自己一行清清楚楚的腳印，失聲呼道：「不好！」那女童問道：「什麼不好？」虛竹道：「我在雪地裡留下了腳印，不論逃得多遠，他們終究找得到咱們。」那女童道：「上樹飛行，便無蹤跡，只可惜你武功太也低微，連這點兒粗淺的輕功也不會。小和尚，我瞧你的內力不弱，不妨試試。」虛竹道：「好，這就試試！」縱身一躍，老高的跳在半空，竟然高出樹頂丈許，掉下時伸足踏向樹幹，喀喇一聲，踩斷樹幹，連人帶樹幹一齊掉將下來。這下子一交仰天摔落，勢須壓在布袋之上，虛竹生恐壓傷了女童，半空中急忙一個鷂子翻身，翻將過來，變成合撲，砰的一聲，額頭撞在一塊岩石之上，登時皮破血流。虛竹叫道：「哎唷，哎唷！」掙扎著爬起，甚是慚愧，說道：「我……我武功低微，又笨得緊，不成的。」那女童道：「你寧可自己受傷，也不敢壓我，總算對姥姥恭謹有禮。姥姥一來要利用於你，二來嘉獎後輩，便傳你一手飛躍之術。你聽好了，上躍之時，雙膝微曲，提氣丹田，待覺真氣上升，便須放鬆肌骨，存想玉枕穴間……」當下一句句向他解釋，又教他如何空中轉折，如何橫竄縱躍，教罷，說道：「你依我這法子再跳上去罷！」

　　虛竹道：「是！我先獨個兒跳著試試，別再摔一交，撞痛了你。」便要放下背上布袋。

　　那女童怒道：「姥姥教你的本事，難道還有錯的？試什麼鬼東西？你再摔一交，姥姥立時便殺了你。」

　　虛竹不由得機伶伶的打個冷戰，想起身後負著一個借屍還魂的鬼魂，全身寒毛都豎了起來，只想將布袋摔得遠遠的，卻又不敢，於是咬一咬牙齒，依著那女童所授運氣的法門，運動真氣，存想玉枕穴，雙膝微曲，輕輕的向上一彈。這一次躍將上去，身子猶似緩緩上升，雖在空中無所憑依，卻也能轉折自如，他大喜之下，叫道：「行了，行了！」不料一開口，洩了真氣，便即跌落，幸好這次是筆直落下，雙腳腳板底撞得隱隱生痛，卻未摔倒。

　　那女童罵道：「小蠢才，你要開口說話，先得調勻內息。第一步還沒學會，便想走第五步、第六步了。」虛竹道：「是，是！是小僧的不是。」又再依法提氣上躍，輕輕落在一根樹枝之上，那樹枝晃了幾下，卻未折斷。

　　虛竹心下甚喜，卻不敢開口，依著那女童所授的法子向前躍出，平飛丈餘，落在第二株樹的枝幹上，一彈之下，又躍到了第三株樹上，氣息一順，只覺身輕力足，越躍越遠。到得後來，一躍竟能橫越二樹，在半空中宛如御風而行，不由得又驚又喜。雪峰上樹林茂密，他自樹端枝梢飛行，地下無跡可尋，只一頓飯時分，已深入密林。

　　那女童道：「行了，下來罷。」虛竹應道：「是！」輕輕躍下地來，將女童扶出布袋。

　　那女童見他滿面喜色，說不出的心癢難搔之態，罵道：「沒出息的小和尚，只學到這點兒粗淺微末的功夫，便這般歡喜！」虛竹道：「是，是。小僧眼界甚淺，姥姥，你教我的功夫大是有用……」那女童道：「你居然一點便透，可見姥姥法眼無花，小和尚身上的內功並非少林一派。你這功夫到底是跟誰學的？怎麼小小年紀，內功底子如此深厚？」虛竹胸口一酸，眼眶兒不由得紅了，說道：「這是無崖子老先生臨死之時，將他……他老人家七十餘年修習的內功，硬生生的逼入小僧體內。小僧實在不敢背叛少林，改投別派，但其時無崖子老先生不由分說，便化去小僧的內功，雖然小僧本來的內功低淺得緊，也算不了什麼，不過……不過，小僧練起來卻也費了不少苦功。無崖子老先生又將他的功夫傳給了我，小僧也不知是禍是福，該是不該。唉，總而言之，小僧日後回到少林寺去，總而言之，總而言之……」連說幾個「總而言之」，實在不知如何總而言之。

　　那女童怔怔的不語，將布袋鋪在一塊岩石上，坐著支頤沉思，輕聲道：「如此說來，無崖子果然是將逍遙派掌門之位傳給你了。」虛竹道：「原來……原來你也知道『逍遙派』的名字。」他一直不敢提到「逍遙派」三字，蘇星河說過，若不是本派中人，聽到了「逍遙派」三字，就決不容他活在世上。現下聽那女童先說了出來，他才敢接口；又想反正你是鬼不是人，人家便要殺你，也無從殺起。

　　那女童怒道：「我怎不知逍遙派？姥姥知道逍遙派之時，無崖子還沒知道呢。」虛竹道：「是，是！」心想：「說不定你是個數百年前的老鬼，當然比無崖子老先生還老得多。」只見那女童拾了一根枯枝，在地下積雪中畫了起來，畫的都是一條條的直線，不多時便畫成一張縱橫十九道的棋盤。虛竹一驚：「她也要逼我下棋，那可糟了。」卻見她畫成棋盤後，便即在棋盤上布子，空心圓圈是白子，實心的一點的黑子，密密層層，將一個棋盤上都佈滿了。只布到一半，虛竹便認了出來，正是他所解開的那個珍瓏，心道：「原來你也知道這個珍瓏。」又想：「莫非你當年也曾想去破解，苦思不得，因而氣死麼？」想到這裡，背上又感到一層寒意。那女童布完珍瓏，說道：「你說解開了這個珍瓏，第一子如何下法，演給我瞧瞧。」虛竹道：「是！」當下第一子填塞一眼，將自己的白子脹死了一大片，局面登時開朗，然後依著段延慶當日傳音所示，反擊黑棋。那女童額頭汗水涔涔而下，喃喃道：「天意，天意！天下又有誰想得到這『先殺自身，再攻敵人』的怪法？」待虛竹將一局珍瓏解完，那女童又沉思半晌，說道：「這樣看來，小和尚倒也不是全然胡說八道。無崖子怎樣將七寶指環傳你，一切經過，你詳細跟我說來，不許有半句隱瞞。」虛竹道：「是！」於是從頭將師父如何派他下山，如何破解珍瓏，無崖子如何傳功傳指環，丁春秋如何施毒暗殺蘇星河和玄難，自己如何追尋慧方諸僧等情一一說了。那女童一言不發，直等他說完，才道：「這麼說，無崖子是你師父，你怎地不稱師父，卻叫什麼『無崖子老先生』？」虛竹神色尷尬，說道：「小僧是少林寺僧人，實在不能改投別派。」那女童道：「你是決意不願做逍遙派掌門人的了？」虛竹連連搖頭，道：「萬萬不願。」那女童道：「那也容易，你將七寶指環送了給我，也就是了。我代你做逍遙派掌門人如何？」虛竹大喜，道：「那正是求之不得。」從指上除下寶石指環，交了給她。那女童臉上神色不定，似乎又喜又悲，接過指環，便往手上戴去。可是她手指細小，中指與無名指戴上了都會掉下，勉強戴在大拇指上，端相半天，似乎很不滿意，問道：「你說無崖子有一幅圖給你，叫你到大理無量山去尋人學那『北冥神功』，那幅圖呢？」虛竹從懷中取了圖畫出來。那女童打開卷軸，一見到圖中的宮裝美女，臉上倏然變色，罵道：「他……他要這賤婢傳你武功！他……他臨死之時，仍是念念不忘這賤婢，將她畫得這般好看！」霎時間滿臉憤怒嫉妒，將圖畫往地下一丟，伸腳便踩。虛竹叫道：「啊喲！」忙伸手搶起。那女童怒道：「你可惜麼？」虛竹道：「這樣好好一幅圖畫，踩壞了自然可惜。」那女童問道：「這賤婢是誰，無崖子這小賊有沒跟你說？」虛竹搖頭道：「沒有。」心想：「怎麼無崖子老先生又變成了小賊？」那女童怒道：「哼，小賊癡心妄想，還道這賤婢過了幾十年，仍是這等容貌！啊，就算當年，她又哪有這般好看了？」越說越氣，伸手又要搶過畫來撕爛。虛竹忙縮手將圖畫揣入懷中。那女童身矮力微，搶不到手，氣喘吁吁的不住大罵：「沒良心的小賊，不要臉的臭賤婢！」虛竹惘然不解，猜想這女童附身的老鬼定然認得圖中美女，兩人向來有仇，是以雖然不過見到一幅圖畫，卻也怒氣難消。

　　那女童還在惡毒咒罵，虛竹肚子突然咕咕咕的響了起來。他忙亂了大半天，再加上狂奔跳躍，粒米未曾進肚，已是十分飢餓。那女童道：「你餓了麼？」虛竹道：「是。這雪峰之上只怕沒什麼可吃的東西。」那女童道：「怎麼沒有？雪峰上最多竹雞，也有梅花鹿和羚羊。我來教你一門平地快跑的輕功，再教你捉雞擒羊之法……」虛竹不等她說完，急忙搖手，說道：「出家人怎可殺生？我寧可餓死，也不沾葷腥。」那女童罵道：「賊和尚，難道你這一生之中從未吃過葷腥？」虛竹想起那日在小飯店中受一個女扮男裝的小姑娘作弄，吃了一塊肥肉，喝了大半碗雞湯，苦著臉道：「小僧受人欺騙，吃過一次葷腥，但那是無心之失，想來佛祖也不見罪。但要我親手殺生，那是萬萬不幹的。」

　　那女童道：「你不肯殺雞殺鹿，卻願殺人，那更是罪大惡極。」虛竹奇道：「我怎願殺人了？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那女童道：「還念佛呢，真正好笑。你不去捉雞給我吃，我再過兩個時辰，便要死了，那不是給你害死的麼？」虛竹搔了搔頭皮，道：「這山峰上想來總也有草菌、竹筍之類，我去找來給你吃。」那女童臉色一沉，指著太陽道：「等太陽到了頭頂，我若不喝生血，非死不可！」虛竹十分駭怕，驚道：「好端端地，為什麼要喝生血？」心下發毛，不由得想起了「吸血鬼」。那女童道：「我有個古怪毛病，每日中午倘若不喝生血，全身真氣沸騰，自己便會活活燒死，臨死時狂性大發，對你大大不利。」虛竹不住搖頭，說道：「不管怎樣，小僧是佛門子弟，嚴守清規戒律，別說自己決計不肯殺生，便是見你起意殺生，也要盡力攔阻。」

　　那女童雙目向他凝視，見他雖有惶恐之狀，但其意甚堅，顯示決不屈從，當下嘿嘿幾聲冷笑，問道：「你自稱是佛門子弟，嚴守清規戒律，到底有什麼戒律？」虛竹道：「佛門戒律有根本戒、大乘戒之別。」那女童冷笑道：「花頭倒也真多，什麼叫根本戒、大乘戒？」虛竹道：「根本戒比較容易，共分四級，首為五戒，其次為八戒，更次為十戒，最後為具足戒，亦即二百五十戒。五戒為在家居士所持，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邪，四不妄語，五不飲酒。至於出家比丘，須得守持八戒，十戒，以至二百五十戒，那比五戒精嚴得多了。總而言之，不殺生為佛門第一戒。」

　　那女童道：「我曾聽說，佛門高僧欲成正果，須持大乘戒，稱為十忍，是也不是？」虛竹心中一寒，說道：「正是。大乘戒注重捨己救人，那是說為了供養諸佛，普渡眾生，連自己的生命也可捨了，倒也不是真的須行此十事。」那女童問道：「什麼叫做十忍？」虛竹武功平平，佛經卻熟，說道：「一割肉飼鷹，二投身餓虎，三斫頭謝天，四折骨出髓，五挑身千燈，六挑眼佈施，七剝皮書經，八刺心決志，九燒身供佛，十刺血灑地。」他說一句，那女童冷笑一聲。待他說完，那女童問道：「割肉飼鷹是什麼事？」虛竹道：「那是我佛釋迦牟尼前生的事，他見有餓鷹追鴿，心中不忍，藏鴿於懷。餓鷹說道：『你救了鴿子，卻餓死了我，我的性命豈不是你害的？』我佛便割下自身血肉，餵飽餓鷹。」那女童道：「投身餓虎的故事，想來也差不多了？」虛竹道：「正是。」

　　那女童道：「照啊，佛家清規戒律，博大精深，豈僅僅『不殺生』三字而已。你如不去捉雞捉鹿給我吃，便須學釋迦牟尼的榜樣，以自身血肉供我吃喝，否則便不是佛門子弟。」說著拉著虛竹左手的袖子，露出臂膀，笑道：「我吃了你這條手臂，也可挨得一日之饑。」

　　虛竹瞥眼見到她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齒，似乎便欲一口在他手臂上咬落。本來這個八九歲的女童人小力微，絕不足懼，但虛竹心中一想到她是個借屍還魂的女鬼，眼見她神情不正，不由得心膽俱寒，大叫一聲，甩脫她手掌，拔步便向山峰奔去。他心驚膽戰之下，這一聲叫得甚是響亮，只聽得山腰中有人長聲呼道：「在這裡了，大伙向這邊追啊。」呼聲清朗洪亮，正是不平道人的聲音。

　　虛竹心道：「啊喲，不好！我這一聲叫，可洩露了行藏，那便如何是好？」要待回去背負那女童，實是害怕，但說置之不理，自行逃走，又覺不忍，站在山坡之上，猶豫不定，向山腰中望下去，只見四五個黑點正向上爬來，雖然相距尚遠，但終究必會追到，那女童落入了他們手中，自無幸理。他走下幾步，說道：「喂，你如答應不咬我，我便背你逃走。」那女童哈哈一笑，說道：「你過來，我跟你說。上來的那五人第一個是不平道人，第二個是烏老大，第三個姓安，另外兩人一個姓羅，一個姓利。我教你幾手本領，你先將不平道人打倒。」她頓了一頓，微笑道：「只將他打倒，令他不得害人，卻不是傷他性命，那並非殺生，不算破戒。」虛竹道：「為了救人而打倒兇徒，那自然是應該的。不過不平道人和烏老大武功甚高，我怎打得倒他們？你本事雖好，這片刻之間，我也學不會。」那女童道：「蠢才，蠢才！無崖子是蘇星河和丁春秋二人的師父。蘇丁二人武功如何，你親眼見過的，徒弟已然如此，師父可想而知。他將七十多年來勤修苦練的功力全都傳了給你，不平道人、烏老大之輩，如何能與你相比？你只是蠢得厲害、不會運用而已。你將那只布袋拿來，右手這樣拿住了，張開袋口，真氣運到左臂，左手在敵人後腰上一拍……」虛竹依法照學，手勢甚是容易，卻不知這幾下手法，如何能打得倒這些武林高手。

　　那女童道：「跟著下去，左手食指便點敵人這個部位。不對，不對，須得如此運氣，所點的部位也不能有絲毫偏差。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臨敵之際，務須鎮靜從事，若有半分參差，不但打不倒敵人，自己的性命反而交在對方手中了。」虛竹依著她的指點，用心記憶。這幾下手法一氣呵成，雖只五六個招式，但每個招式之中，身法、步法、掌法、招法，均有十分奇特之處，雙足如何站，上身如何斜，實是繁複之極。虛竹練了半天，仍沒練得合式。他悟性不高，記性卻是極好，那女童所教的法門，他每一句都記得，但要一口氣將所有招式全都演得無誤，卻萬萬不能。

　　那女童接連糾正了幾遍，罵道：「蠢才，無崖子選了你來做武功傳人，當真是瞎了眼睛啦。他要你去跟那賤婢學武，倘若你是個俊俏標緻的少年，那也罷了，偏偏又是個相貌醜陋的小和尚，真不知無崖子是怎麼挑的。」

　　虛竹說道：「無崖子老先生也曾說過的，他一心要找個風流俊雅的少年來做傳人，只可惜……這逍遙派的規矩古怪得緊，現下……現下逍遙派的掌門人是你當去了……」下面一句話沒說下去，心中是說：「你這老鬼附身的小姑娘，卻也不見得有什麼美貌。」說話之間，虛竹又練兩遍，第一遍左掌出手太快，第二遍手指卻點歪了方位。他性子卻很堅毅，正待再練，忽聽得腳步聲響，不平道人如飛般奔上坡來，笑道：「小和尚，你逃得很快啊！」雙足一點，便撲將過來。

　　虛竹眼見他來勢兇猛，轉身欲逃。那女童喝道：「依法施為，不得有誤。」虛竹不及細想，張開市袋的大口，真氣運上左臂，揮掌向不平道人拍去。

　　不平道人罵道：「小和尚，居然還敢向你道爺動手？」舉掌一迎。虛竹不等雙掌相交，出腳便勾。說也奇怪，這一腳居然勾中，不平道人向前一個踉蹌，虛竹左手圈轉，運氣向他後腰拍落。這一下可更加奇了，這個將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渾沒放在眼裡的不平道人，竟然挨不起這一掌，身形一晃，便向袋中鑽了進去。虛竹大喜，跟著食指徑點他「意捨穴」。這「意捨穴」在背心中脊兩側，脾俞之旁，虛竹不會點穴功夫，匆忙中出指略歪，卻點中了「意捨穴」之上的「陽綱穴」。不平道人大叫一聲，從布袋中鑽了出來，向後幾個倒翻觔斗，滾下山去。那女童連叫：「可惜，可惜！」又罵虛竹：「蠢才，叫你點意捨穴，便令他立時動彈不得，誰叫你去點陽綱穴？」虛竹又驚又喜，道：「這法門當真使得，只可惜小僧太蠢，不過這一下雖然點錯了，卻已將他嚇得不亦樂乎！」眼見烏老大搶了上來，虛竹提袋上前，說道：「你來試試罷。」烏老大見不平道人一招便即落敗，滾下山坡，心下又是駭異，又是警惕，提起綠波香露刀斜身側進，一招「雲繞巫山」，向虛竹腰間削來，虛竹急忙閃避，叫道：「啊喲，不好！這人用刀，我……我可對付不了。你沒教我怎麼對付。這會兒再教，也來不及了。」那女童叫道：「你過來抱著我，跳到樹頂上去！」這時烏老大已連砍了三刀，幸好他心存忌憚，不敢過份進逼，這三刀都是虛招。但虛竹抱頭鼠竄，情勢已萬分危急，聽得那女童這般叫喚，心中一喜：「上樹逃命，這一法門我倒是學過的。」正待奔過去抱那女童，烏老大已刀進連環，迅捷如風，向他要害砍來。虛竹叫道：「不得了！」提氣一躍，身子筆直上升，猶如飛騰一般，輕輕落在一株大松樹頂上。

　　這松樹高近三丈，虛竹說上便上，倒令烏老大吃了一驚。他武功精強，輕功卻是平平，這麼高的松樹萬萬爬不上去，但他著眼所在，本不在虛竹而在女童，喝道：「死和尚，你便在樹頂上呆一輩子，永遠別下來罷！」說著拔足奔向那女童，伸手抓住她後頸。他還是要將這女童擒將下去，要大夥人人砍她一刀，飲她人血，歃血為盟，使得誰也不能再起異心。虛竹見那女童又被擒住，心中大急，尋思：「她叫我抱她上樹，我卻自己逃到樹頂，這輕身功夫是她傳授我的，這不是忘恩負義之至嗎？」一躍便從樹頂縱下。他手中拿著布袋，躍下時袋口恰好朝下，順手一罩，將烏老大的腦袋套在袋中，左手食指便向他背心上點去，這一指仍沒能點中他「意捨穴」，卻偏下寸許，戳到了他的「胃倉穴」上。烏老大只聽得頭頂生風，跟著便目不見物，大驚之下，揮刀砍出，卻砍了個空，其時正好虛竹伸指點中了他胃倉穴。烏老大並不因此而軟癱，雙臂一麻，噹的一聲，綠波香露刀落地，左手也即放鬆了那女童後頸。他急於要擺脫罩在頭上的布袋，忙翻身著地急滾。虛竹抱起那女童，又躍上樹頂，連說：「好險，好險！」那女童臉色蒼白，罵道：「不成器的東西，我老人家教了你功夫，卻兩次都攪錯了。」虛竹好生慚愧，說道：「是，是！我點錯了他穴道。」那女童道：「你瞧，他們又來了。」虛竹向下望去，只見不平道人和烏老大已回上坡來，另外還有三人，遠遠的指指點點，卻不敢逼近。忽見一個矮胖子大叫一聲，急奔搶上，奔到離松樹數丈外便著地滾倒，只見他身上有一叢光圈罩住，原來是舞動兩柄短斧，護著身子，搶到樹下，跟著錚錚兩聲，雙斧砍向樹根。此人力猛斧利，看來最多砍得十幾下，這棵大松樹便給他砍倒了。虛竹大急，叫道：「那怎麼是好？」那女童冷冷的道：「你師父指點了你門路，叫你去求那圖中的賤婢傳授武功。你去求她啊！這賤婢教了你，你便可下去打倒這五隻豬狗了。」虛竹急道：「唉，唉！」心想：「在這當口，你還有心思去跟這圖中女子爭強鬥勝。」錚錚兩響，矮胖子雙斧又在松樹上砍了兩下，樹幹不住晃動，松針如雨而落。

　　那女童道：「你將丹田中的真氣，先運到肩頭巨骨穴，再送到手肘天井穴，然後送到手腕陽池穴，在陽豁、陽谷、陽池三穴中連轉三轉，然後運到無名指關衝穴。」一面說，一面伸指摸向虛竹身上穴道。她知虛竹連身上的穴道部位也分不清楚，單提經穴之名，定然令他茫然無措，非親手指點不可。虛竹自得無崖子傳功後，真氣在體內遊走，要到何處便何處，略無窒滯，聽那女童這般說，便依言運氣，只聽得錚錚兩聲，松樹又晃了一晃，說道：「運好了！」那女童道：「你摘下一枚松球，對準那矮胖子的腦袋也好，心口也好，以無名指運真力彈出去！」虛竹道：「是！」摘下一枚松球，扣在無名指上。女童叫道：「彈下去！」虛竹右手大拇指一鬆，無名指上的松球便彈了下去。只聽得呼的一聲響，松球激射而出，勢道威猛無儔，只是他從來沒有學過暗器功夫，手上全無準頭，松球拍的一聲，鑽入土中，沒得無形無蹤，離那矮子少說也有三尺之遙，力道雖強，卻全無實效。那矮子嚇了一跳，但只怔得一怔，又掄斧向松樹砍去。

　　那女童道：「蠢和尚，再彈一下試試！」虛竹心中好生慚愧，依言又運真氣彈出一枚松球。他刻意求中，手腕發抖，結果離那矮子的身子更在五尺之外。

　　那女童搖頭歎息，說道：「此處距左首那株松樹太遠，你抱了我後跳不過去，眼前情勢危急，你自己逃生去罷。」虛竹道：「你說哪裡話來？我豈是貪生負義之輩？不管怎樣，我總要盡心盡力救你。當真不成，我陪你一起死便了。」那女童道：「蠢和尚，我跟你非親非故，何以要陪我送命？哼哼，他們想殺我二人，只怕沒那麼容易。你摘下十二枚松球，每隻手握六枚，然後這麼運氣。」說著便教了他運氣之法。虛竹心中記住了，還沒依法施行，那松樹已劇烈晃動，跟著喀喇喇一聲大響，便倒將下來。不平道人、烏老大、那矮子以及其餘二人歡呼大叫，一齊搶來。

　　那女童喝道：「把松球擲出去！」其時虛竹掌中真氣奔騰，雙手一揚，十二枚松球同時擲出，拍拍拍拍幾響，四個人翻身摔倒。那矮子卻沒給松球擲中，大叫：「我的媽啊！」拋下雙斧，滾下山坡去了。五人之中那矮子武功要算最低，但虛竹這十二枚松球射出時迅捷無比，聲到球至，其餘那四人絕無餘暇閃避。虛竹擲出松球之後，生怕摔壞了那女童，抱住她腰輕輕落地，只見雪地上片片殷紅，四人身上汩汩流出鮮血，不由得呆了。那女童一聲歡呼，從他懷中掙下地來，撲到不平道人身上，將嘴巴湊上他額頭傷口，狂吸鮮血。虛竹大驚，叫道：「你幹什麼？」抓住她後心，一把提起。那女童道：「你已打死他了，我吸他的血治病，有什麼不可以？」

　　虛竹見她嘴旁都是血液，說話時張口獰笑，不禁心中害怕，緩緩將她身子放下，顫聲道：「我……我已打死了他？」那女童道：「難道還有假的？」說著俯身又去吸血。虛竹見不平道人額角上有個雞蛋般大的洞孔，心下一凜：「啊喲！我將松球打進了他腦袋！這松球又輕又軟，怎打得破他腦殼？」再看其餘三人時，一人心口中了兩枚松球，一人喉頭和鼻樑各中一枚，都已氣絕，只烏老大肚皮上中了一枚，不住喘氣呻吟，尚未斃命。虛竹走到他身前，拜將下去，說道：「烏先生，小僧失手傷了你，實非故意，但罪孽深重，當真對你不起。」烏老大喘氣罵道：「臭和尚，開……開什麼玩笑？快……快……一刀將我殺了。你奶奶的！」虛竹道：「小僧豈敢和前輩開玩笑？不過，不過……」突然間想起自己一出手便連殺三人，看來這烏老大也是性命難保，自是犯了佛門不得殺生的第一大戒，心中驚懼交集，渾身發抖，淚水滾滾而下。

　　那女童吸飽鮮血，慢慢挺直身子，只見虛竹手忙腳亂的正在替烏老大裹傷。烏老大動彈不得，卻不住口的惡毒咒罵。虛竹只是道歉：「不錯，不錯，確是小僧不好，真是一萬個對不起。不過你罵我的父母，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也不知我父母是誰，因此你罵了也是無用。我不知我父母是誰，自然也不知我奶奶是誰，不知我十八代祖宗是誰了。烏先生，你肚皮上一定很痛，當然脾氣不好，我決不怪你。我隨手一擲，萬萬料想不到這幾枚松球竟如此霸道厲害。唉！這些松球當真邪門，想必是另外一種品類，與尋常松球大大不同。」烏老大罵道：「操你奶奶雄，這松球有什麼與眾不同？你這死後上刀山，下油鍋，進十八層阿鼻地獄的臭賊禿，你……你……咳咳，內功高強，打死了我，烏老大藝不如人，死而無怨，卻又來說……咳咳……什麼消遣人的風涼話？說什麼這松球霸道邪門？你練成了『北冥神功』，也用不著這麼強……強……凶……凶霸道……」一口氣接不上來，不住大咳。虛竹奇道：「什麼北……北……」

　　那女童笑道：「今日當真便宜了小和尚，姥姥這『北冥神功』本是不傳之秘，可是你心懷至誠，確是甘願為姥姥捨命，已符合我傳功的規矩，何況危急之中，姥姥有求於你，非要你出手不可。烏老大，你眼力倒真不錯啊，居然叫得出小和尚這手功夫的名稱。」烏老大睜大了眼睛，驚奇難言，過了半晌，才道：「你……你是誰？你本來是啞巴，怎麼會說話了？」

　　那女童冷笑道：「憑你也配問我是誰？」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出兩枚黃色藥丸，交給虛竹道：「你給他服下。」虛竹應道：「是！」心想這是傷藥當然最好，就算是毒藥，反正烏老大已然性命難保，早些死了，也免卻許多痛苦，當下便送到烏老大口邊。烏老大突然聞到一股極強烈的辛辣之氣，不禁打了幾個噴嚏，又驚又喜，道：「這……這是九轉……九轉熊蛇丸？」那女童點頭道：「不錯，你見聞淵博，算得是三十六洞中的傑出之士。這九轉熊蛇丸專治金創外傷，還魂續命，靈驗無比。」烏老大道：「你如何要救我性命？」他生怕失了良機，不等那女童回答，便將兩顆藥丸吞入了肚中。那女童道：「一來你幫了我一個大忙，須得給你點好處，二來日後還有用得著你之處。」烏老大更加不懂了，說道：「我幫過你什麼忙？姓烏的一心想要取你性命，對你從來沒安過好心。」

　　那女童冷笑道：「你倒光明磊落，也還不失是條漢子……」抬頭看了看天，見太陽已升到頭頂，向虛竹道：「小和尚，我要練功夫，你在旁給我護法。倘若有人前來打擾，你便運起我授你的『北冥神功』，抓起泥沙也好，石塊也好，打將出去便是。」

　　虛竹搖頭道：「倘若再打死人，那怎麼辦？我……我可不幹。」那女童走到坡邊，向下望一望，道：「這會兒沒有人來，你不幹便不干罷。」當即盤膝坐下，右手食指指天，左手食指指地，口中嘿的一聲，鼻孔中噴出了兩條淡淡白氣。烏老大驚道：「這……這是「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虛竹道：「烏先生，你服了藥丸，傷勢好些了麼？」烏老大罵道：「臭賊禿，王八蛋和尚，我的傷好不好，跟你有什麼相干？要你這妖僧來假惺惺的討好。」但覺腹上傷處疼痛略減，又素知九轉熊蛇丸乃天山縹緲峰靈鷲宮的金創靈藥，實有起死回生之功，說不定自己這條性命竟能撿得回來，只是見這女童居然能練這功夫，心中驚疑萬狀，他曾聽人說過，這『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是靈鷲宮至高無上的武功，須以最上乘的內功為根基，方能修練，這女童雖然出自靈鷲宮，但不過九歲、十歲年紀，如何攀得到這等境界？難道自己所知有誤，她練的是另外一門功夫？

　　但見那女童鼻中吐出來的白氣纏住她腦袋周圍，繚繞不散，漸漸愈來愈濃，成為一團白霧，將她面目都遮沒了，跟著只聽得她全身骨節格格作響，猶如爆豆。虛竹和烏老大面面相覷，不明所以。烏老大一知半解，這「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他得自傳聞，不知到底如何。過了良久，爆豆聲漸輕漸稀，跟著那團白霧也漸漸淡了，見那女童鼻孔中不斷吸入白霧，待得白霧吸盡，那女童睜開雙眼，緩緩站起。虛竹和烏老大同時揉了揉眼睛，似乎有些眼花，只覺那女童臉上神情頗有異樣，但到底有何不同，卻也說不上來。那女童瞅著烏老大，說道：「你果然淵博得很啊，連我這『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也知道了。」烏老大道：「你……你是什麼人？是童姥的弟子嗎？」那女童道：「哼！你膽子確是不小。」不答他的問話，向虛竹道：「你左手抱著我，右手抓住烏老大後腰，以我教你的法子運氣，躍到樹上，再向峰頂爬高幾百丈。」虛竹道：「只怕小僧沒這等功力。」當下依言將那女童抱起，右手在烏老大後腰一抓，提起時十分費力，哪裡還能躍高上樹？那女童罵道：「幹麼不運真氣？」

　　虛竹歉然笑道：「是，是！我一時手忙腳亂，竟爾忘了。」一運真氣，說也奇怪，烏老大的身子登時輕了，那女童竟是直如無物，一縱便上了高樹，跟著又以女童所授之法一步跨出，從這株樹跨到丈許外的另一株樹上，便似在平地跨步一般。他這一步本已跨到那樹的樹梢，只是太過輕易，反而嚇了一跳，一驚之下，真氣回入丹田，腳下一重，立時摔了下來，總算沒脫手摔下那女童和烏老大。他著地之後，立即重行躍起，生怕那女童責罵，一言不發的向峰上疾奔。初時他真氣提運不熟，腳下時有窒滯，後來體內真氣流轉，竟如平常呼吸一般順暢，不須存想，自然而然的周遊全身。他越奔越快，上山幾乎如同下山，有點收足不住。那女童道：「你初練北冥真氣，不能使用太過，若要保住性命，可以收腳了。」虛竹道：「是！」又向上衝了數丈，這才緩住勢頭，躍下樹來。烏老大又是驚奇，又是佩服，又有幾分艷羨，向那女童道：「這……這北冥真氣，是你今天才教他的，居然已如此厲害。縹緲峰靈鷲宮的武功，當真深如大海。你小小一個孩童，已……已經……咳咳……這麼了不起。」

　　那女童遊目四顧，望出去密密麻麻的都是樹木，冷笑道：「三天之內，你這些狐群狗黨們未必能找到這裡罷？」烏老大慘然道：「我們已然一敗塗地，這……這小和尚身負北冥真氣神功，全力護你，大夥兒便算找到你，卻也已奈何你不得了。」那女童冷笑一聲，不再言語，倚在一株大樹的樹幹上，便即閉目睡去。虛竹這一陣奔跑之後，腹中更加餓了，瞧瞧那女童，又瞧瞧烏老大，說道：「我要去找東西吃，只不過你這人存心不良，只怕要加害我的小朋友，我有點放心不下，還是隨身帶了你走為是。」說著伸手抓起他後腰。

　　那女童睜開眼來，說道：「蠢才，我教過你點穴的法子。難道這會兒人家躺著不動，你仍然點不中麼？」虛竹道：「就怕我點得不對，他仍能動彈。」那女童道：「他的生死符在我手中，他焉敢妄動？」一聽到「生死符」三字，烏老大「啊」的一聲驚呼，顫聲道：「你……你……你……」那女童道：「你剛才服了我幾粒藥丸？」烏老大道：「兩粒！」那女童道：「靈鷲宮九轉熊蛇丸神效無比，何必要用兩粒？再說，你這等豬狗不如的畜生，也配服我兩粒靈丹麼？」烏老大額頭冷汗直冒，顫聲道：「另……另外一粒是……是……」那女童道：「你天池穴上如何？」烏老大雙手發抖，急速解開衣衫，只見胸口左乳旁「天池穴」上現出一點殷紅如血的朱斑。他大叫一聲「啊喲！」險些暈去，道：「你……你……到底是誰？怎……怎……怎知道我生死符的所在？你是給我服下『斷筋腐骨丸』了？」那女童微微一笑，道：「我還有事差遣於你，不致立時便催動藥性，你也不用如此驚慌。」烏老大雙目凸出，全身簌簌發抖，口中「啊啊」幾聲，再也說不出話來。

　　虛竹曾多次看到烏老大露出驚懼的神色，但駭怖之甚，從未有這般厲害，隨口道：「斷筋腐骨丸是什麼東西？是一種毒藥麼？」烏老大臉上肌肉牽搐，又「啊啊」了幾聲，突然之間，指著虛竹罵道：「臭賊禿，瘟和尚，你十八代祖宗男的都是烏龜，女的都是娼妓，你日後絕子絕孫，生下兒子沒屁股，生下女兒來三條胳臂四條腿……」越罵越奇，口沫橫飛，當真憤怒已極，罵到後來牽動傷口，太過疼痛，這才住口。虛竹歎道：「我是和尚，自然絕子絕孫，既然絕子絕孫了，有什麼沒屁股沒胳臂的？」烏老大罵道：「你這瘟賊禿想太太平平的絕子絕孫麼？卻又沒這麼容易。你將來生十八個兒子、十八個女兒，個個服了斷筋腐骨丸，在你面前哀號九十九天，死不成，活不得。最後你自己也服了斷筋腐骨丸，叫你自己也嘗嘗這個滋味。」虛竹吃了一驚，問道：「這斷筋腐骨丸，竟這般厲害陰毒麼？」烏老大道：「你全身的軟筋先都斷了，那時你嘴巴不會張、舌頭也不能動，然後……然後……」他想到自己已服了這天下第一陰損毒藥，再也說不下去，滿心冰涼，登時便想一頭在松樹上撞死。

　　那女童微笑道：「你只須乖乖的聽話，我不加催動，這藥丸的毒性便十年也不會發作，你又何必怕得如此厲害？小和尚，你點了他的穴道，免得他發起瘋來，撞樹自盡。」

　　虛竹點頭道：「不錯！」走到烏老大背後，伸左手摸到他背心上的「意捨穴」，仔細探索，確實驗明不錯了，這才一指點出。烏老大悶哼一聲，立時暈倒。此時虛竹對體內「北冥真氣」的運使已摸到初步門徑，這一指其實不必再認穴而點，不論戳在對方身上什麼部位，都能使人身受重傷。虛竹見他暈倒，立時又手忙腳亂的捏他人中，按摩胸口，才將他救醒，烏老大虛弱已極，只是輕輕喘氣，哪裡還有半分罵人的力氣？虛竹見他醒轉，這才出去尋食。樹林中麋鹿、羚羊、竹雞、山兔之類倒著實不少，他卻哪肯殺生？尋了多時，找不到可食的物事，只得躍上松樹，採摘松球，剝了松子出來果腹。松子清香甘美，味道著實不錯，只是一粒粒太也細小，一口氣吃了二三百粒，仍是不飽。他腹饑稍解，剝出來的松子便不再吃，裝了滿滿兩衣袋，拿去給那女童和烏老大吃。那女童道：「這可生受你了。只是這三個月中我吃不得素。你去解開烏老大的穴道。」當下傳了解穴之法。虛竹道：「是啊，烏老大也必餓得狠了。」依照那女童所授，解開烏老大的穴道，抓了一把松子給他，道：「烏先生，你吃些松子。」烏老大狠狠瞪了他一眼，拿起松子便吃，吃幾粒，罵一句：「死賊禿！」再吃幾粒，又罵一聲：「瘟和尚！」虛竹也不著惱，心想：「我將他傷得死去活來，也難怪他生氣。」那女童道：「吃了松子便睡，不許再作聲了。」烏老大道：「是！」眼光始終不敢向她瞧去，迅速吃了松子，倒頭就睡。

　　虛竹走到一株大樹之畔，坐在樹根上倚樹休息，心想：「可別跟那老女鬼坐得太近。」連日疲累，不多時便即沉沉睡去。

　　次晨醒來，但見天色陰沉，烏雲低垂。那女童道：「烏老大，你去捉一隻梅花鹿或是羚羊什麼來，限巳時之前捉到，須是活的。」烏老大道：「是！」掙扎著站起，撿了一根枯枝當作枴杖，撐在地下，搖搖晃晃的走去。虛竹本想扶他一把，但想到他是去捕獵殺生，連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道：「鹿兒、羊兒、兔子、山雞，一切眾生，速速遠避，別給烏老大捉到了。」那女童扁嘴冷笑，也不理他。

　　豈知虛竹唸經只管念，烏老大重傷之下，不知出了些什麼法道，居然巳時未到，便拖著一頭小小的梅花鹿回來。虛竹又不住口的念起佛來。烏老大道：「小和尚，快生火，咱們烤鹿肉吃。」虛竹道：「罪過，罪過！小僧決計不助你行此罪孽之事。」烏老大一翻手，從靴筒裡拔出一柄精光閃閃的匕首，便要殺鹿。那女童道：「且慢動手。」烏老大道：「是！」放下了匕首。虛竹大喜，說道：「是啊！是啊！小姑娘，你心地仁慈，將來必有好報。」那女童冷笑一聲，不去理他，自管閉目養神。那小鹿不住咩咩而叫，虛竹幾次想衝過去放了它，卻總是不敢。眼見樹枝的影子愈來愈短，其時天氣陰沉，樹影也是極淡，幾難辨別。那女童道：「是午時了。」抱起小鹿，扳高鹿頭，一張口便咬在小鹿咽喉上。小鹿痛得大叫，不住掙扎，那女童牢牢咬緊，口內咕咕有聲，不斷吮吸鹿血。虛竹大驚，叫道：「你……你……這也太殘忍了。」那女童哪加理會，只是用力吸血。小鹿越動越微，終於一陣痙攣，便即死去。那女童喝飽了鹿血，肚子高高鼓起，這才拋下死鹿，盤膝而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又練起那「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來，鼻中噴出白煙，繚繞在腦袋四周。過了良久，那女童收煙起立，說道：「烏老大，你去烤鹿肉罷。」虛竹心下嫌惡，說道：「小姑娘，眼下烏老大聽你號令，盡心服侍於你，再也不敢出手加害。小僧這就別過了。」那女童道：「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急於去尋找眾位師叔伯，倘若尋不著，便須回少林寺覆命請示，不能再耽誤時日了。」那女童冷冷的道：「你不聽我話，要自行離去，是不是？」虛竹道：「小僧已想了個法子，我在僧袍中塞滿枯草樹葉，打個大包袱，負之而逃，故意讓山下眾人瞧見，他們只道包袱中是你，一定向我追來。小僧將他們遠遠引開，你和烏老大便可乘機下山，回到你的縹緲峰去啦。」那女童道：「這法子倒是不錯，多虧你還替我設想。可是我偏不想逃走！」虛竹道：「那也好！你在這裡躲著，這大雪山上林深雪厚，他們找你不到，最多十天八天，也必散去了。」

　　那女童道：「再過十天八天，我已回復到十八九歲時的功力，哪裡還容他們走路？」虛竹奇道：「什麼？」那女童道：「你仔細瞧瞧，我現在的模樣，跟兩天前有什麼不同？」虛竹凝神瞧去，見她神色間似乎大了幾歲，是個十一二歲的女童，不再像是八九歲，喃喃道：「你……你……好像在這兩天之中，大了兩三歲。只是……身子卻沒長大。」

　　那女童甚喜，道：「嘿嘿，你眼力不錯，居然瞧得出我大了兩三歲。蠢和尚，天山童姥身材永如女童，自然是並不長大的。」虛竹和烏老大都大吃一驚，齊聲道：「天山童姥，你是天山童姥？」

　　那女童傲然道：「你們當我是誰？你姥姥身如女童，難道你們眼睛瞎了，瞧不出來？」

　　烏老大睜大了眼向她凝視半晌，嘴角不住牽動，想要說話，始終說不出來，過了良久，突然撲倒在雪地之中，嗚咽道：「我……我早該知道了，我真是天下第一號大蠢材。我……我只道你是靈鷲宮中一個個丫頭、小女孩，哪知道……你……你竟便是天山童姥！」那女童向虛竹道：「你以為我是什麼人？」虛竹道：「我以為你是個借屍還魂的老女鬼！」那女童臉色一沉，喝道：「胡說八道！什麼借屍還魂的老女鬼？」虛竹道：「你模樣是個女娃娃，心智聲音卻是老年婆婆，你又自稱姥姥，若不是老女人的生魂附在女孩子身上，怎麼如此？」那女童嘿嘿一笑，說道：「小和尚異想天開。」她轉頭向烏老大道：「當日我落在你手中，你沒取我性命，現下好生後悔，是不是？」

　　烏老大翻身坐起，說道：「不錯！我以前曾上過三次縹緲峰，聽過你的說話，只是給蒙住了眼睛，沒見到你的形貌。烏老大當真是有眼無珠，還當你……還當你是個啞巴女童。」那女童道：「不但你聽見過我說話，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妖魔鬼怪之中，聽過我說話的人著實不少。你姥姥給你們擒住了，若不裝作啞巴，說不定便給你們聽出了口音。」烏老大連聲歎氣，問道：「你武功通神，殺人不用第二招，又怎麼給我手到擒來，毫不抗拒？」

　　那女童哈哈大笑，說道：「我曾說多謝你出手相助，那便是了。那日我正有強仇到來，姥姥身子不適，難以抗禦，恰好你來用布袋負我下峰，讓姥姥躲過了一劫。這不是要多謝你麼？」說到這裡，突然目露凶光，厲聲道：「可是你擒住我之後，說我假扮啞巴，以種種無禮手段對付姥姥，實是罪大惡極，若非如此，我原可饒了你的性命。」

　　烏老大躍起身來，雙膝跪倒，說道：「姥姥，常言道不知者不罪，烏老大那時倘若知道你老人家便是我一心敬畏的童姥，烏某便是膽大包天，也決不敢有半分得罪你啊。」那女童冷笑道：「畏則有之，敬卻未必。你邀集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一眾妖魔，決心叛我，卻又怎麼說？」烏老大不住磕頭，額頭撞在山石之上，只磕得十幾下，額上已鮮血淋漓。虛竹心想：「這小姑娘原來竟是天山童姥。童姥，童姥，我本來只道她是姓童，哪知這『童』字是孩童之童，並非姓童之童。此人武功深淵，詭計多端，人人畏之如虎，這幾天來我出力助她，她心中定在笑我不自量力。嘿嘿，虛竹啊虛竹，你真是個蠢笨之極的和尚！」眼見烏老大磕頭不已，他一言不發，轉身便行。天山童姥喝道：「你到哪裡去？給我站住！」虛竹回身合十，說道：「三日來小僧做了無數傻事，告辭了！」童姥道：「什麼傻事？」虛竹道：「女施主武功神妙，威震天下，小僧有眼不識泰山，反來援手救人。女施主當面不加嘲笑，小僧甚感盛情，只是自己越想越慚愧，當真是無地自容。」童姥走到虛竹身邊，回頭向烏老大道：「我有話跟小和尚說，你走開些。」烏老大道：「是，是！」站起身來，一蹺一拐的向東北方走去，隱身在一叢松樹之後。

　　童姥向虛竹道：「小和尚，這三日來你確是救了我性命，並非做什麼傻事。天山童姥生平不向人道謝，但你救我性命，姥姥日後更有補報。」虛竹搖手道：「你這麼高強的武功，何須我相救？你明明是取笑於我。」童姥沉臉道：「我說是你救了我性命，便是你救了我性命，姥姥生平說話，決不喜人反駁。姥姥所練的內功，確是叫做『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這功夫威力奇大，卻有一個大大的不利之處，每三十年，我便要返老還童一次。」虛竹道：「返老還童？那……那不是很好麼？」童姥歎道：「你這小和尚忠厚老實，於我有救命之恩，更與我逍遙派淵源極深，說給你聽了，也不打緊。我自六歲起練這功夫，三十六歲返老還童，花了三十天時光。六十六歲返老還童，那一次用了六十天。今年九十六歲，再次返老還童，便得有九十天時光，方能回復功力。」虛竹睜大了眼睛，奇道：「什麼？你……你今年已經九十六歲了？」童姥道：「我是你師父無崖子的師姊，無崖子倘若不死，今年九十三歲，我比他大了三歲，難道不是九十六歲？」虛竹睜大了眼，細看她身形臉色，哪有半點像個九十六歲的老太婆？童姥道：「這『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原是一門神奇無比的內家功力。只是我練得太早了些，六歲時開始修習，數年後這內功的威力便顯了出來，可是我的身子從此不能長大，永遠是八九歲的模樣了。」

　　虛竹點頭道：「原來如此。」他確也聽師父說過，世上有些人軀體巨大無比，七八歲時便已高於成人，有些人卻是侏儒，到老也不滿三尺，師父說那是天生三焦失調之故，倘若及早修習上乘內功，亦有治癒之望，說道：「你這門內功，練的是手少陽三焦經脈嗎？」

　　童姥一怔，點頭道：「不錯，少林派一個小小和尚，居然也有此見識。武林中說少林派是天下武學之首，果然也有些道理。」虛竹道：「小僧曾聽師父說過一些『手少陽三焦經』的道理，所知膚淺之極，那只是胡亂猜測罷了。」又問：「你今年返老還童，那便如何？」童姥說道：「返老還童之後，功力全失。修練一日後回復到七歲時的功力，第二日回復到八歲之時，第三日回復到九歲，每一日便是一年。每日午時須得吸飲生血，方能練功。我生平有個大對頭，深知我功夫的底細，算到我返老還童的日子，必定會乘機前來加害。姥姥可不能示弱，下縹緲峰去躲避，於是吩咐了手下的僕婦侍女們種種抵禦之策，姥姥自管自修練。不料我那對頭還沒到，烏老大他們卻闖上峰來。我那些手下正全神貫注的防備我那大對頭，否則的話，憑著安洞主、烏老大這點三腳貓功夫，豈能大模大樣的上得縹緲峰來？那時我正修練到第三日，給烏老大一把抓住。我身上不過有了九歲女童的功力，如何能夠抗拒？只好裝聾作啞，給他裝在布袋中帶了下山。此後這些時日之中，我喝不到生血，始終是個九歲孩童。這返老還童，便如蛇兒脫殼一般，脫一次殼，長大一次，但如脫到一半給人捉住了，實有莫大的凶險。倘若再耽擱得一二日，我仍喝不到生血，無法練功，真氣在體內脹裂出來，那是非一命嗚呼不可了。我說你救了我性命，那是半點也不錯的。」

　　虛竹道：「眼下你回復到了十一歲時的功力，要回到九十六歲，豈不是尚須八十五天？還得殺死八十五頭梅花鹿或是羚羊、兔子？」童姥微微一笑，說道：「小和尚能舉一反三，可聰明起來了。在這八十五天之中，步步艱危，我功力未曾全復，不平道人、烏老大這些麼麼小丑，自是容易打發，但若我的大對頭得到訊息，趕來和我為難，姥姥獨力難支，非得由你護法不可。」虛竹道：「小僧武功低微之極，前輩都應付不來的強敵，小僧自然更加無能為力。以小僧之見，前輩還是遠而避之，等到八十五天之後，功力全復，就不怕敵人了。」童姥道：「你武功雖低，但無崖子的內力修為已全部注入你體內，只要懂得運用之法，也大可和我的對頭周旋一番。這樣罷，咱們來做一樁生意，我將精微奧妙的武功傳你，你便以此武功替我護法禦敵，這叫做兩蒙其利。」也不待虛竹答應，便道：「你好比是個大財主的子弟，祖宗傳下來萬貫家財，底子豐厚之極，不用再去積貯財貨，只要學會花錢的法門就是了。花錢容易聚財難，你練一個月便有小成，練到兩個月後，勉強可以和我的大對頭較量了。你先記住這口訣，第一句話是『法天順自然』……」虛竹連連搖手，說道：「前輩，小僧是少林弟子，前輩的功夫雖然神妙無比，小僧卻是萬萬不能學的，得罪莫怪。」童姥怒道：「你的少林派功夫，早就給無崖子化清光了，還說什麼少林弟子？」虛竹道：「小僧只好回到少林寺去，從頭練起。」童姥怒道：「你嫌我旁門左道，不屑學我的功夫，是不是？」虛竹道：「釋家弟子，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為志，講究的是離貪去欲，明心見性。這武功嘛，練到極高明時，固然有助禪定，但佛家八萬四千法門，也不一定非要從武學入手不可。我師父說，練武要是太過專心，成了法執，有礙解脫，那也是不對的。」童姥見他垂眉低目，儼然有點小小高僧的氣象，心想這小和尚迂腐得緊，卻如何對付才好？一轉念間，計上心來，叫道：「烏老大，去捉兩頭梅花鹿來，立時給我宰了！」烏老大避在遠處，童姥其時功力不足，聲音不能及遠，叫了三聲，烏老大才聽到答應。

　　虛竹驚道：「為什麼又要宰殺梅花鹿？你今天不是已喝過生血了麼？」童姥笑道：「是你逼我宰的，何必又來多問？」虛竹更是奇怪，道：「我……怎麼會逼你殺生？」童姥道：「你不肯助我抵禦強敵，我非給人家折磨至死不可。你想我心中煩惱不煩惱？」虛竹點頭道：「那也說得是，『怨憎會』是人生七苦之一，姥姥要求解脫，須得去嗔去癡。」童姥道：「嘿嘿，你來點化我嗎？這時候可來不及了。我這口怨氣無處可出，我只好宰羊殺鹿，多殺畜生來出氣。」虛竹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前輩，這些鹿兒羊兒，實是可憐得緊，你饒了它們的性命罷！」童姥冷笑道：「我自己的性命轉眼也要不保，又有誰來可憐我？」她提高聲音，叫道：「烏老大，快去捉梅花鹿來。」烏老大遠遠答應。虛竹彷徨無計，倘若即刻離去，不知將有多少頭羊鹿無辜傷在童姥手下，便說是給自己殺死的，也不為過，但若留下來學她武功，卻又老大不願。

　　烏老大捕鹿的本事著實高明，不多時便抓住一頭梅花鹿的鹿角，牽了前來。童姥冷冷的道：「今天鹿血喝過了。你將這頭臭鹿一刀宰了，丟到山澗裡去。」虛竹忙道：「且慢！且慢！」童姥道：「你如依我囑咐，我可不傷此鹿性命。你若就此離去，我自然每日宰鹿十頭八頭。多殺少殺，全在你一念之間。大菩薩為了普渡眾生，說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你陪伴老婆子幾天，又不是什麼入地獄的苦事，居然忍心令群鹿喪生，怎是佛門子弟的慈悲心腸？」虛竹心中一凜，說道：「前輩教訓得是，便請放了此鹿，虛竹一憑吩咐便是！」童姥大喜，向烏老大道：「你將這頭鹿放了！給我滾得遠遠地！」童姥待烏老大走遠，便即傳授口訣，教虛竹運用體內真氣之法。她與無崖子是同門師姊弟，一脈相傳，武功的路子完全一般。虛竹依法修習，進展甚速。

　　次日童姥再練「八方六合唯我獨尊功」時，咬破鹿頸喝血之後，便在鹿頸傷口上敷以金創藥，縱之使去，向烏老大道：「這位小師父不喜人家殺生，從今而後，你也不許吃葷，只可以松子為食，倘若吃了鹿肉、羚羊肉，哼哼，我宰了你給梅花鹿和羚羊報仇。」烏老大口中答應，心裡直將虛竹十九代、二十代的祖宗也咒了個透，但知童姥此時對虛竹極好，一想到「斷筋腐骨丸」的慘厲嚴酷，再也不敢對虛竹稍出不遜之言了。如此過了數日，虛竹見童姥不再傷害羊鹿性命，連烏老大也跟著戒口茹素，心下甚喜，尋思：「人家對我嚴守信約，我豈可不為她盡心盡力？」每日裡努力修為，絲毫不敢怠懈。但見童姥的容貌日日均有變化，只五六日間，已自一個十一二歲的女童變為十六七歲的少女了，只是身形如舊，仍然是十分矮小而已。這日午後，童姥練罷功夫，向虛竹和烏老大道：「咱們在此處停留已久，算來那些妖魔畜生也該尋到了。小和尚，你背我到這頂峰上去，右手仍是提著烏老大，免得在雪地中留下了痕跡。」虛竹應道：「是！」伸手去抱童姥時，卻見她容色嬌艷，眼波盈盈，直是個美貌的大姑娘，一驚縮手，囁嚅道：「小……小僧不敢冒犯。」童姥奇道：「怎麼不敢冒犯？」虛竹道：「前輩已是一位大姑娘了，不再是小姑娘，男……男女授受不親，出家人尤其不可。」童姥嘻嘻一笑，玉顏生春，雙頰暈紅，顧盼嫣然，說道：「小和尚胡說八道，姥姥是九十六歲的老太婆，你背負我一下打什麼緊？」說著便要伏到他背上。虛竹驚道：「不可，不可！」拔腳便奔。童姥展開輕功，自後追來。

　　其時虛竹的「北冥真氣」已練到了三四成火候，童姥卻只回復到她十七歲時的功力，輕功大大不如，只追得幾步，虛竹便越奔越遠。童姥叫道：「快些回來！」虛竹立定腳步，道：「我拉著你手，躍到樹頂上去罷！」童姥怒道：「你這人迂腐之極，半點也無圓通之意，這一生想要學到上乘武功，那是難矣哉，難矣哉！」虛竹一怔，心道：「金剛經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她是小姑娘也罷，大姑娘也罷，都是虛妄之相。」喃喃說道：「『如來說人身長大，即非大身，是名大身。』如來說大姑娘，即非大姑娘，是名大姑娘……」走將回來。

　　突然間眼前一花，一個白色人影遮在童姥之前。這人似有似無，若往若還，全身白色衣衫襯著遍地白雪，朦朦朧朧的瞧不清楚。

## 第36章 夢裡真　真語真幻

　　虛竹吃了一驚，向前搶上兩步。童姥尖聲驚呼，向他奔來。那白衫人低聲道：「師姊，你在這裡好自在哪！」卻是個女子的聲音，甚是輕柔婉轉。虛竹又走上兩步，見那白衫人身形苗條婀娜，顯然是個女子，臉上蒙了塊白綢，瞧不見她面容，聽她口稱「師姊」，心想她們原來是一家人，童姥有幫手到來，或許不會再纏住自己了。但斜眼看童姥時，卻見她臉色極是奇怪，又是驚恐，又是氣憤，更夾著幾分鄙夷之色。童姥一閃身便到了虛竹身畔，叫道：「快背我上峰。」虛竹道：「這個……小僧心中這個結，一時還不大解得開……」童姥大怒，反手拍的一聲，便打了他一個耳光，叫道：「這賊賤人追了來，要不利於我，你沒瞧見麼？」這時童姥出手著實不輕，虛竹給打了這個耳光，半邊面頰登時腫了起來。那白衫人道：「師姊，你到老還是這個脾氣，人家不願意的事，你總是要勉強別人，打打罵罵的，有什麼意思？小妹勸你，還是對人有禮些的好。」

　　虛竹心下大生好感：「這人雖是童姥及無崖子老先生的同門，性情卻跟他們大不相同，甚是溫柔斯文，通情達理。」童姥不住催促虛竹：「快背了我走，離開這賊賤人越遠越好，姥姥將來不忘你的好處，必有重重酬謝。」

　　那白衫人卻氣定神閒的站在一旁，輕風動裾，飄飄若仙。虛竹心想這位姑娘文雅得很，童姥為什麼對她如此厭惡害怕。只聽白衫人道：「師姊，咱們老姊妹多年不見了，怎麼今日見面，你非但不歡喜，反而要急急離去？小妹算到這幾天是你返老還童的大喜日子，聽說你近年來手下收了不少妖魔鬼怪，小妹生怕他們乘機作反，親到縹緲峰靈鷲宮找你，想要助你一臂之力，抗禦外魔，卻又找你不到。」

　　童姥見虛竹不肯負她逃走，無法可施，氣憤憤的道：「你算準了我散氣還功時日，摸上縹緲峰來，還能安著什麼好心？你卻算不到鬼使神差，竟會有人將我背下峰來。你撲了個空，好生失望，是不是？李秋水，今日雖然仍給你找上了，你卻已遲了幾日，我當然不是你敵手，但你想不勞而獲，盜我一生神功，可萬萬不能了。」

　　那白衫人道：「師姊說哪裡話來？小妹自和師姊別後，每日裡好生掛念，常常想到靈鷲宮來瞧瞧師姊。只是自從數十年前姊姊對妹子心生誤會之後，每次相見，姊姊總是不問情由的怪責。妹子一來怕惹姊姊生氣，二來又怕姊姊出手責打，一直沒敢前來探望。姊姊如說妹子有什麼不良的念頭，那真是太過多心了。」她說得又恭敬，又親熱。

　　虛竹心想童姥乖戾橫蠻，這兩個女子一善一惡，當年結下嫌隙，自然是童姥的不是。

　　童姥怒道：「李秋水，事情到了今日，你再來花言巧語的譏刺於我，又有什麼用？你瞧瞧，這是什麼？」說著左手一伸，將拇指上戴著的寶石指環現了出來。

　　那白衫女子李秋水身子顫抖，失聲道：「掌門七寶指環！你……你從哪裡得來的？」童姥冷笑道：「當然是他給我的。你又何必明知故問？」李秋水微微一怔，道：「哼，他……他怎會給你？你不是去偷來的，便是搶來的。」

　　童姥大聲道：「李秋水，逍遙派掌門人有令，命你跪下，聽由吩咐。」李秋水道：「掌門人能由你自己封的嗎？多半……多半是你暗害了他，偷得這只七寶指環。」她本來意態閑雅，但自見了這只寶石戒指，說話的語氣之中便大有急躁之意。童姥厲聲道：「你不奉掌門人的號令，意欲背叛本門，是不是？」突然間白光一閃，砰的一聲，童姥身子飛起，遠遠的摔了出去。虛竹吃了一驚，叫道：「怎麼？」跟著又見雪地裡一條殷紅的血線，童姥一根被削斷了的拇指掉在地下，那枚寶石指環卻已拿在李秋水手中。顯是她快如閃電的削斷了童姥的拇指，搶了她戒指，再出掌將她身子震飛，至於斷指時使的什麼兵刃，什麼手法，實因出手太快，虛竹根本無法見到。只聽李秋水道：「師姊，你到底怎生害他，還是跟小妹說了罷。小妹對你情義深重，決不會過份的令你難堪。」她一拿到寶石指環，語氣立轉，又變得十分的溫雅斯文。虛竹忍不住道：「李姑娘，你們是同門師姊妹，出手怎能如此厲害？無崖子老先生決計不是童姥害死的。出家人不打謊話，我不會騙你。」李秋水轉向虛竹，說道：「不敢請問大師法名如何稱呼？在何處寶剎出家？怎知道我師兄的名字？」虛竹道：「小僧法名虛竹，是少林寺弟子，無崖子老先生嘛……唉，此事說來話長……」突見李秋水衣袖輕拂，自己雙膝腿彎登時一麻，全身氣血逆行，立時便翻倒於地，叫道：「喂，喂，你幹什麼？我又沒得罪你，怎……怎麼連我……也……也……」李秋水微笑道：「小師父是少林派高僧，我不過試試你的功力。嗯，原來少林派名頭雖響，調教出來的高僧也不過這麼樣。可得罪了，真正對不起。」

　　虛竹躺在地下，透過她臉上所蒙的白綢，隱隱約約可見到她面貌，只見她似乎四十來歲年紀，眉目甚美，但臉上好像有幾條血痕，又似有什麼傷疤，看上去朦朦朧朧的，不由得心中感到一陣寒意，說道：「我是少林寺中最沒出息的小和尚，前輩不能因小僧一人無能，便將少林派小覷了。」李秋水不去理他，慢慢走到童姥身前，說道：「師姊，這些年來，小妹想得你好苦。總算老天爺有眼睛，教小妹再見師姊一面。師姊，你從前待我的種種好處，小妹日日夜夜都記在心上……」突然間又是白光一閃，童姥一聲慘呼，白雪皚皚的地上登時流了一大攤鮮血，童姥的一條左腿竟已從她身上分開。虛竹這一驚非同小可，怒聲喝道，「同門姊妹，怎能忍心下此毒手？你……你……你簡直是禽獸不如！」李秋水緩緩回過頭來，伸左手揭開蒙在臉上的白綢，露出一張雪白的臉蛋。虛竹一聲驚呼，只見她臉上縱橫交錯，共有四條極長的劍傷，劃成了一個「井」字，由於這四道劍傷，右眼突出，左邊嘴角斜歪，說不出的醜惡難看。李秋水道：「許多年前，有人用劍將我的臉劃得這般模樣。少林寺的大法師，你說我該不該報仇？」說著又慢慢放下了面幕。

　　虛竹道：「這……這是童姥害你的？」李秋水道：「你不妨問她自己。」童姥斷腿處血如潮湧，卻沒暈去，說道：「不錯，她的臉是我劃花的。我……我練功有成，在二十六歲那年，本可發身長大，與常人無異，但她暗加陷害，使我走火入魔。你說這深仇大怨，該不該報復？」

　　虛竹眼望李秋水，尋思：「倘若此話非假，那麼還是這個女施主作惡於先了。」童姥又道：「今日既然落在你手中，還有什麼話說？這小和尚是『他』的忘年之交，你可不能動小和尚一根寒毛。否則『他』決計不能放過你。」說著雙眼一閉，聽由宰割。李秋水歎了口氣，淡淡的道：「姊姊，你年紀比我大，更比我聰明得多，但今天再要騙信小妹，可也沒這麼容易了。你說的他……他……他要是今日尚在世上，這七寶指環如何會落入你手中？好罷！小妹跟這位小和尚無冤無仇，何況小妹生來膽小，決不敢和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派結下樑子。這位小師父，小妹是不會傷他的。姊姊，小妹這裡有兩顆九轉熊蛇丸，請姊姊服了，免得姊姊的腿傷流血不止。」虛竹聽她前一句「姊姊」，後一句「姊姊」，叫得親熱無比，但想到不久之前童姥叫烏老大服食兩顆九轉熊蛇丸的情狀，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

　　童姥怒道：「你要殺我，快快動手，要想我服下斷筋腐骨丸，聽由你侮辱譏刺，再也休想。」李秋水道：「小妹對姊姊一片好心，姊姊總是會錯了意。你腿傷處流血過多，對姊姊身子大是有礙。姊姊，這兩顆藥丸，還是吃了罷。」

　　虛竹向她手中瞧去，只見她皓如白玉的掌心中托著兩顆焦黃的藥丸，便和童姥給烏老大所服的一模一樣，尋思：「童姥的業報來得好快。」童姥叫道：「小和尚，快在我天靈蓋上猛擊一掌，送姥姥歸西，免得受這賤人凌辱。」李秋水笑道：「小師父累了，要在地下多躺一會。」童姥心頭一急，噴出了一口鮮血。李秋水道：「姊姊，你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若是給『他』瞧見了，未免有點兒不雅，好好一個矮美人，變成了半邊高、半邊低的歪肩美人，豈不是令『他』大為遺憾？小妹還是成全你到底罷！」說著白光閃動，手中已多了一件兵刃。這一次虛竹瞧得明白，她手中握著一柄長不逾尺的匕首。這匕首似是水晶所制，可以透視而過。李秋水顯是存心要童姥多受驚懼，這一次並不迅捷出手，拿匕首在她那條沒斷的右腿前比來比去。虛竹大怒：「這女施主忒也殘忍！」心情激盪，體內北冥真氣在各處經脈中迅速流轉，頓感雙腿穴道解開，酸麻登止。他不及細思，急衝而前，抱起童姥，便往山峰頂上疾奔。李秋水以「寒袖拂穴」之技拂倒虛竹時，察覺他武功十分平庸，渾沒將他放在心上，只是慢慢炮製童姥，叫他在一旁觀看，多一人在場，折磨仇敵時便增了幾分樂趣，要直到最後才殺他滅口，全沒料到他居然會衝開自己以真力封閉了的穴道。這一下出其不意，頃刻之間虛竹已抱起童姥奔在五六丈外。李秋水拔步便追，笑道：「小師父，你給我師姊迷上了麼？你莫看她花容月貌，她可是個九十六歲的老太婆，卻不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呢。」她有恃無恐，只道片刻間便能追上，這小和尚能有多大氣候？哪知道虛竹急奔之下，血脈流動加速，北冥真氣的力道發揮了出來，愈奔愈快，這五六丈的相距，竟然始終追趕不上。

　　轉眼之間，已順著斜坡追逐出三里有餘，李秋水又驚又怒，叫道：「小師父，你再不停步，我可要用掌力傷你了。」童姥知道李秋水數掌拍將出來，虛竹立時命喪掌底，自己仍是落入她手中，說道：「小師父，多謝你救我，咱們鬥不過這賤人，你快將我拋下山谷，她或許不會傷你。」虛竹道：「這個……萬萬不可。小僧決計不能……」他只說了這兩句話，真氣一洩，李秋水已然追近，突然間背心上一冷，便如一塊極大的寒冰貼肉印了上來，跟著身子飄起，不由自主的往山谷中掉了下去。他知道已為李秋水陰寒的掌力所傷，雙手仍是緊緊抱著童姥，往下直墮，心道：「這一下可就粉身碎骨，摔成一團肉漿了。阿彌陀佛！」

　　隱隱約約聽得李秋水的聲音從上面傳來：「啊喲，我出手太重，這可便宜……」原來山峰上有一處斷澗，上為積雪覆蓋，李秋水一掌拍出，原想將虛竹震倒，再拿住童姥，慢慢用各種毒辣法子痛加折磨，沒料到一掌震得虛竹踏在斷澗的積雪之上，連著童姥一起掉下。

　　虛竹只覺身子虛浮，全做不得主，只是筆直的跌落，耳旁風聲呼呼，雖是頃刻間之事，卻似無窮無盡，永遠跌個沒完。眼見鋪滿著白雪的山坡迎面撲來，眼睛一花之際，又見雪地中似有幾個黑點，正在緩緩移動。他來不及細看，已向山坡俯衝而下。

　　驀地裡聽得有人喝道：「什麼人？」一股力道從橫裡推將過來，撞在虛竹腰間。虛竹身子尚未著地，便已斜飛出去，一瞥間，見出手推他之人卻是慕容復，一喜之下，運勁要將童姥拋出，讓慕容復接住，以便救她一命。

　　慕容復見二人從山峰上墮下，一時看不清是誰，便使出「斗轉星移」家傳絕技，將他二人下墮之力轉直為橫，將二人移得橫飛出去。他這門「斗轉星移」功夫全然不使自力，但虛竹與童姥從高空下墮的力道實在太大，慕容復只覺霎時之間頭暈眼花，幾欲坐倒。虛竹給這股巨力一逼，手中的童姥竟爾擲不出去，身子飛出十餘丈，落了下來，雙足突然踏到一件極柔軟而又極韌的物事，波的一聲，身子復又彈起。虛竹一瞥眼間，只見雪地裡躺著一個矮矮胖胖、肉球一般的人，卻是桑土公。說來也真巧極，虛竹落地時雙足踹在他的大肚上，立時踹得他腹破腸流，死於非命，也幸好他大肚皮的一彈，虛竹的雙腿方得保全，不致斷折。這一彈之下，虛竹又是不由自主的向橫裡飛去，衝向一人，依稀看出是段譽。虛竹大叫：「段相公，快快避開！我衝過來啦！」

　　段譽眼見虛竹來勢奇急，自己無論如何抱他不住，叫道：「我頂住你！」轉過身來，以背相承，同時展開凌波微步，向前直奔，一剎時間只覺得背上壓得他幾乎氣也透不過來，但每跨一步，背上的力道便消去了一分，一口氣奔出三十餘步，虛竹輕輕從他背上滑了下來。

　　他二人從數百丈高處墮下，恰好慕容復一消，桑土公一彈，最後給段譽負在背上一奔，經過三個轉折，竟半點沒有受傷。虛竹站直身子，說道：「阿彌陀佛！多謝各位相救！」他卻不知桑土公已給他踹死，否則定然負疚極深。忽聽得一聲呼叫，從山坡上傳了過來。童姥斷腿之後，流血雖多，神智未失，驚道：「不好，這賤人追下來了。快走，快走。」虛竹想到李秋水的心狠手辣，不由得打個寒噤，抱了童姥，便向樹林中衝了進去。李秋水從山坡上奔將下來，雖然腳步迅捷，終究不能與虛竹的直墮而下相比，其實相距尚遠，但虛竹心下害怕，不敢有片刻停留。他奔出數里，童姥說道：「放我下來，撕衣襟裹好我的腿傷，免得留下血跡，給那賤人追來。你在我『環跳』與『期門』兩穴上點上幾指，止血緩流。」虛竹道：「是！」依言而行，一面留神傾聽李秋水的動靜。童姥從懷中取出一枚黃色藥丸服了，道：「這賤人和我仇深似海，無論如何放我不過。我還得有七十九日，方能神功還原，那時便不怕這賤人了。這七十九日，卻躲到哪裡去才好？」

　　虛竹皺起眉頭，心想：「便要躲半天也難，卻到哪裡躲七十九日去？」童姥自言自語：「倘若躲到你的少林寺中去，倒是個絕妙地方……」虛竹嚇了一跳，全身一震。童姥怒道：「死和尚，你害怕什麼？少林寺離此千里迢迢，咱們怎能去得？」她側過了頭，說道：「自此而西，再行百餘里便是西夏國了。這賤人與西夏國大有淵源，要是她傳下號令，命西夏國一品堂中的高手一齊出馬搜尋，那就難以逃出她的毒手。小和尚，你說躲到哪裡去才好？」虛竹道：「咱們在深山野嶺的山洞中躲上七八十天，只怕你師妹未必能尋得到。」童姥道：「你知道什麼？這賤人倘若尋我不到，定是到西夏國去呼召群犬，那數百頭鼻子靈敏之極的獵犬一出動，不論咱們躲到哪裡，都會給這些畜生找了出來。」虛竹道：「那麼咱們須得往東南方逃走，離西夏國越遠越好。」

　　童姥哼了一聲，恨恨的道：「這賤人耳目眾多，東南路上自然早就布下人馬了。」她沉吟半晌，突然拍手道：「有了，小和尚，你解開無崖子那個珍瓏棋局，第一著下在哪裡？」虛竹心想在這危急萬分的當口，居然還有心思談論棋局，便道：「小僧閉了眼睛亂下一子，莫名其妙的自塞一眼，將自己的棋子殺死了一大片。」童姥喜道：「是啊，數十年來，不知有多少聰明才智勝你百倍之人都解不開這個珍瓏，只因為自尋死路之事，那是誰也不幹的。妙極，妙極！小和尚，你負了我上樹，快向西方行去。」虛竹道：「咱們去哪裡？」童姥道：「到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地方去，雖是凶險，但置之死地而後生，只好冒一冒險。」虛竹瞧著她的斷腿，歎了口氣，心道：「你無法行走，我便不想冒險，那也不成了。」眼見她傷重，那男女授受不親的顧忌也就不再放在心上，將她負在背上，躍上樹梢，依著童姥所指的方向，朝西疾行。

　　一口氣奔行十餘里，忽聽得遠處一個輕柔宛轉的聲音叫道：「小和尚，你摔死了沒有？姊姊，你在哪裡呢？妹子想念你得緊，快快出來罷！」虛竹聽到李秋水的聲音，雙腿一軟，險些從樹梢上摔了下來。童姥罵道：「小和尚不中用，怕什麼？你聽她越叫越遠，不是往東方追下去了嗎？」

　　果然聽叫聲漸漸遠去，虛竹甚是佩服童姥的智計，說道：「她……她怎知咱們從數百丈高的山峰上掉將下來，居然沒死？」童姥道：「自然是有人多口了。」凝思半晌，道：「姥姥數十年不下縹緲峰，沒想到世上武學進展如此迅速。那個化解咱們下墮之勢的年輕公子，這一掌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當真出神入化。另外那個年輕公子是誰？怎地會得『凌波微步』？」她自言自語，並非向虛竹詢問。虛竹生怕李秋水追上來，只是提氣急奔，也沒將童姥的話聽在耳裡。走上平地之後，他仍是盡揀小路行走，當晚在密林長草之中宿了一夜，次晨再行，童姥仍是指著西方。虛竹道：「前輩，你說西去不遠便是西夏國，我看咱們不能再向西走了。」童姥冷笑道：「為什麼不能再向西走？」虛竹道：「萬一闖入了西夏國的國境，豈非自投羅網？」童姥道：「你踏足之地，早便是西夏國的國土了！」虛竹大吃一驚，叫道：「什麼？這裡便是西夏之地？你說……你說你師妹在西夏國有極大的勢力？」童姥笑道：「是啊！西夏是這賤人橫行無忌的地方，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咱們偏偏闖進她的根本重地之中，叫她死也猜想不到。她在四下裡拚命搜尋，怎料想得到我卻在她的巢穴之中安靜修練？哈哈，哈哈！」說著得意之極，又道：「小和尚，這是學了你的法子，一著最笨、最不合情理的棋子，到頭來卻大有妙用。」虛竹心下佩服，說道：「前輩神算，果然人所難測，只不過……只不過……」童姥道：「只不過什麼？」虛竹道：「那李秋水的根本重地之中，定然另有旁人，要是給他們發見了咱們的蹤跡……」童姥道：「哼，倘若那是個無人的所在，還說得上什麼冒險？歷盡萬難，身入險地，那才是英雄好漢的所為。」虛竹心想：「倘若是為了救人救世，身歷艱險也還值得，可是你和李秋水半斤八兩，誰也不見得是什麼好人，我又何必為你去甘冒奇險？」童姥見到他臉上的躊躇之意、尷尬之情，已猜到了他的心思，說道：「我叫你犯險，自然有好東西酬謝於你，決不會叫你白辛苦一場。現下我教你三路掌法，三路擒拿法，這六路功夫，合起來叫做『天山折梅手』。」

　　虛竹道：「前輩重傷未癒，不宜勞頓，還是多休息一會的為是。」童姥雙目一翻，道：「你嫌我的功夫是旁門左道，不屑學麼？」虛竹道：「這……這個……這個……晚輩絕無此意，你不可誤會。」童姥道：「你是逍遙派的嫡派傳人，我這『天山折梅手』正是本門的上乘武功，你為什麼不肯學？」虛竹道：「晚輩是少林派的，跟逍遙派實在毫無干係。」童姥道：「呸！你一身逍遙派的內功，還說跟逍遙派毫無干係，當真胡說八道之至。天山童姥為人，向來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我教你武功，是為了我自己的好處，只因我要假你之手，抵禦強敵。你若不學會這六路『天山折梅手』，非葬身於西夏國不可，小和尚命喪西夏，毫不打緊，你姥姥可陪著你活不成了。」虛竹應道：「是！」覺得這人用心雖然不好，但什麼都說了出來，倒是光明磊落的「真小人」。當下童姥將「天山折梅手」第一路的掌法口訣傳授了他。這口訣七個字一句，共有十二句，八十四個字。虛竹記性極好，童姥只說了三遍，他便都記住了。這八十四字甚是拗口，接連七個平聲字後，跟著是七個仄聲字，音韻全然不調，倒如急口令相似。好在虛竹平素什麼「悉坦多，缽坦囉」、「揭諦，揭諦，波囉僧揭諦」等等經咒念得甚熟，倒也不以為奇。童姥道：「你背負著我，向西疾奔，口中大聲念誦這套口訣。」虛竹依言而為，不料只念得三個字，第四個「浮」字便念不出聲，須得停一停腳步，換一口氣，才將第四個字念了出來。童姥舉起手掌，在他頭頂拍下，罵道：「不中用的小和尚，第一句便背不好。」這一下雖然不重，卻正好打在他「百會穴」上。虛竹身子一晃，只覺得頭暈腦脹，再念歌訣時，到第四個字上又是一窒，童姥又是一掌拍下。

　　虛竹心下甚奇：「怎麼這個『浮』字總是不能順順當當的吐出？」第三次又念時，自然而然的一提真氣，那『浮』字便衝口噴出。童姥笑道：「好傢伙，過了一關！」原來這首歌訣的字句與聲韻呼吸之理全然相反，平心靜氣的念誦已是不易出口，奔跑之際，更加難以出聲，念誦這套歌訣，其實是調勻真氣的法門。到得午時，童姥命虛竹將她放下，手指一彈，一粒石子飛上天去，打下一隻烏鴉來，飲了鴉血，便即練那「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她此時已回復到十七歲時的功力，與李秋水相較雖然大大不如，彈指殺鴉卻是輕而易舉。童姥練功已畢，命虛竹負起，要他再誦歌訣，順背已畢，再要他倒背。這歌訣順讀已拗口之極，倒讀時更是逆氣頂喉，攪舌絆齒，但虛竹憑著一股毅力，不到天黑，居然將第一路掌法的口訣不論順念倒念，都已背得朗朗上口，全無窒滯。童姥很是喜歡，說道：「小和尚，倒也虧得你了……啊喲……啊喲！」突然間語氣大變，雙手握拳，在虛竹頭頂上猛擂，罵道：「你這沒良心的小賊，你……你一定和她做下了不可告人之事，我一直給你瞞在鼓裡。小賊，你還要騙我麼？你……你怎對得住我？」虛竹大驚，忙將她放下地來，問道：「前輩，你……你說什麼？」童姥的臉已漲成紫色，淚水滾滾而下，叫道：「你和李秋水這賤人私通了，是不是？你還想抵賴？還不肯認？否則的話，她怎能將『小無相功』傳你？小賊，你……你瞞得我好苦。」虛竹摸不著頭腦，問道：「什麼『小無相功』？」童姥一呆，隨即定神，拭乾了眼淚，歎了口氣，道：「沒什麼。你師父對我不住。」

　　原來虛竹背誦歌訣之時，在許多難關上都迅速通過，倒背時尤其顯得流暢，童姥猛地裡想起，那定是修習了「小無相功」之故。她與無崖子、李秋水三人雖是一師相傳，但各有各的絕藝，三人所學頗不相同，那「小無相功」師父只傳了李秋水一人，是她的防身神功，威力極強，當年童姥數次加害，李秋水皆靠「小無相功」保住性命。童姥雖然不會此功，但對這門功夫行使時的情狀自是十分熟悉，這時發現虛竹身上不但蘊有此功，而且功力深厚，驚怒之下，竟將虛竹當作無崖子，將他拍打起來。待得心神清醒，想起無崖子背著自己和李秋水私通勾結，又是惱怒，又是自傷。這天晚上，童姥不住口的痛罵無崖子和李秋水。虛竹聽她罵得雖然惡毒，但傷痛之情其實更勝於憤恨，想想也不禁代她難過，勸道：「前輩，人生無常，無常是苦，一切煩惱，皆因貪嗔癡而起。前輩只須離此三毒，不再想念你的師弟，也不去恨你的師妹，心中便無煩惱了。」童姥怒道：「我偏要想念你那沒良心的師父，偏要恨那不怕醜的賤人。我心中越是煩惱，越是開心。」虛竹搖了搖頭，不敢再勸了。次日童姥又教他第二路掌法的口訣。如此兩人一面趕路，一面練功不輟。到得第五日傍晚，但見前面人煙稠密，來到了一座大城。童姥道：「這便是西夏都城靈州，你還有一路口訣沒念熟，今日咱們要宿在靈州之西，明日更向西奔出二百里，然後繞道回來。」虛竹道：「咱們到靈州去麼？」童姥道：「當然是去靈州，不到靈州，怎能說深入險地？」又過了一日，虛竹已將六路「天山折梅手」的口訣都背得滾瓜爛熟。童姥便在曠野中傳授他應用之法。她一腿已斷，只得坐在地下，和虛竹拆招。這「天山折梅手」雖然只有六路，但包含了逍遙派武學的精義，掌法和擒拿手之中，含蘊有劍法、刀法、鞭法、槍法、抓法、斧法等等諸般兵刃的絕招，變法繁複，虛竹一時也學不了那許多。童姥道：「我這『天山折梅手』是永遠學不全的，將來你內功越高，見識越多，天下任何招數武功，都能自行化在這『六路折梅手』之中。好在你已學會了口訣，以後學到什麼程度，全憑你自己了。」虛竹道：「晚輩學這路武功，只是為了保護前輩之用，待得前輩回功歸元大功告成，晚輩回到少林寺，便要設法將前輩所授盡數忘卻，重練少林寺本門功夫了。」

　　童姥向他左看右看，神色十分詫異，似乎看到了一件希奇已極的怪物，過了半晌，才歎了口氣，道：「我這天山折梅手，豈是任何少林派的武功所能比得？你捨玉取瓦，愚不可及。但要你這小和尚忘本，可真不容易。你合眼歇一歇，天黑後，咱們便進靈州城去罷！」

　　到了二更時分，童姥命虛竹將她負在背上，奔到靈州城外，躍過護城河後，翻上城牆，輕輕溜下地來。只見一隊隊的鐵甲騎兵高舉火把，來回巡邏，兵強馬壯，軍威甚盛。虛竹這次出寺下山，路上見到過不少宋軍，與這些西夏國剽悍勇武的軍馬相比，那是大大不及了。

　　童姥輕聲指點，命他貼身高牆之下，向西北角行去，走出三里有餘，只見一座高樓沖天而起，高樓後重重疊疊，儘是構築宏偉的大屋，屋頂金碧輝煌，都是琉璃瓦。虛竹見這些大屋的屋頂依稀和少林寺相似，但富麗堂皇，更有過之，低聲道：「阿彌陀佛，這裡倒有一座大廟。」童姥忍不住輕輕一笑，說道：「小和尚好沒見識，這是西夏國的皇宮，卻說是座大廟。」虛竹嚇了一跳，道：「這是皇宮麼？咱們來幹什麼？」童姥道：「托庇皇帝的保護啊。李秋水找不到我屍體，知我沒死，便是將地皮都翻了過來，也要找尋我的下落。方圓二千里內，大概只有一個地方她才不去找，那便是她自己的家裡。」虛竹道：「前輩真想得聰明，咱們多挨得一日，前輩的功力便增加一年。那麼咱們便到你師妹的家裡去罷。」童姥道：「這裡就是她的家了……小心，有人過來。」虛竹縮身躲入牆角，只見四個人影自東向西掠來，跟著又有四個人影自西邊掠來，八個人交叉而過，輕輕拍了一下手掌，繞了過去。瞧這八人身形矯捷，顯然武功不弱。童姥道：「御前護衛巡查過了，快翻進宮牆，過不片刻，又有巡查過來。」虛竹見了這等聲勢，不由得膽怯，道：「皇宮中高手這麼多，要是給他們見到了，那可糟糕。咱們還是到你師妹家裡去罷。」童姥怒道：「我早說過，這裡就是她家。」虛竹道：「你又說這裡是皇宮。」童姥道：「傻和尚，這賤人是皇太妃，皇宮便是她的家了。」這句話當真大出虛竹的意料之外，他做夢也想不到李秋水竟會是西夏國的皇太妃，一呆之下，又見有四個人影自北而南的掠來。待那四人掠過，虛竹道：「前……」只說出一個「前」字，童姥已伸手按住他嘴巴，一怔之下，只見高牆之後又轉出四個人來，悄沒聲的巡了過去。這四人突如其來，教人萬萬料想不到這黑角落中竟會躲得有人。等這四人走遠，童姥在他背上一拍，道：「從那條小弄中進去。」虛竹見了適才那十六人巡宮的聲勢，知已身入奇險之地，若沒童姥的指點，便想立即退出，也非給這許多御前護衛發見不可，當下便依言負著她走進小弄。小弄兩側都是高牆，其實是兩座宮殿之間的一道空隙。

　　穿過這條窄窄的通道，在牡丹花叢中伏身片刻，候著八名御前護衛巡過，穿入了一大片假山之中。這一片假山蜿蜒而北，綿延五六十丈。虛竹每走出數丈，便依童姥的指示停步躲藏，說也奇怪，每次藏身之後不久，必有御前護衛巡過，倒似童姥是御前護衛的總管，什麼地方有人巡查，什麼時候有護衛經過，她都瞭如指掌，半分不錯。如此躲躲閃閃的行了小半個時辰，只見前後左右的房舍已矮小簡陋得多，御前護衛也不再現身。童姥指著左前方的一所大石屋，道：「到那裡去。」虛竹見那石屋前有老大一片空地，月光如水，照在這片空地之上，四周無遮掩之物，當下提一口氣，飛奔而前。只見石屋牆壁均是以四五尺見方的大石塊砌成，厚實異常，大門則是一排八根原棵松樹削成半邊而釘合。童姥道：「拉開大門進去！」虛竹心中怦怦亂跳，顫聲道：「你……你師妹住……住在這裡？」想起李秋水的辣手，實在不敢進去。童姥道：「不是。拉開了大門。」虛竹握住門上大鐵環，拉開大門，只覺這扇門著實沉重。大門之後緊接著又有一道門，一陣寒氣從門內滲了出來。其時天時漸暖，高峰雖仍積雪，平地上早已冰融雪消，花開似錦繡，但這道內門的門上卻結了一層薄薄白霜。童姥道：「向裡推。」虛竹伸手一推，那門緩緩開了，只開得尺許一條縫，便有一股寒氣迎面撲來。推門進去，只見裡面堆滿了一袋袋裝米麥的麻袋，高與屋頂相接，顯是一個糧倉，左側留了個窄窄的通道。他好生奇怪，低聲問道：「這糧倉之中怎地如此寒冷？」童姥笑道：「把門關上。咱們進了冰庫，看來是沒事了！」虛竹奇道：「冰庫？這不是糧倉麼？」一面說，一面將兩道門關上了。童姥心情甚好，笑道：「進去瞧瞧。」

　　兩道門一關上，倉庫中黑漆一團，伸手不見五指，虛竹摸索著從左側進去，越到裡面，寒氣越盛，左手伸將出去，碰到了一片又冷又硬、濕漉漉之物，顯然是一大塊堅冰。正奇怪間，童姥已晃亮火折，霎時之間，虛竹眼前出現了一片奇景，只見前後左右，都是一大塊、一大塊割切得方方正正的大冰塊，火光閃爍照射在冰塊之上，忽青忽藍，甚是奇幻。童姥道：「咱們到底下去。」她扶著冰塊，右腿一跳一跳，當先而行，在冰塊間轉了幾轉，從屋角的一個大洞中走了下去。虛竹跟隨其後，只見洞下是一列石階，走完石階，下面又是一大屋子的冰塊。童姥道：「這冰庫多半還有一層。」果然第二層之下，又有一間大石室，也藏滿了冰塊。童姥吹熄火折，坐了下來，道：「咱們深入地底第三層了，那賤人再鬼靈精，也未必能找得到童姥。」說著長長的吁了口氣。幾日來她臉上雖然顯得十分鎮定，心中卻著實焦慮，西夏國高手如雲，深入皇宮內院而要避過眾高手的耳目，一半固須機警謹慎，一半卻也全憑運氣；直到此刻，方始略略放心。虛竹歎道：「奇怪，奇怪！」童姥道：「奇怪什麼？」虛竹道：「這西夏國的皇宮，居然將這許多不值分文的冰塊窖藏了起來，那有什麼用？」童姥笑道：「這冰塊這時候不值分文，到了炎夏，那便珍貴得很了。你倒想想，盛暑之時，太陽猶似火蒸炭焙，人人汗出如漿，要是身邊放上兩塊大冰，蓮子綠豆湯或是薄荷百合湯中放上幾粒冰珠，滋味如何？」虛竹這才恍然大悟，說道：「妙極，妙極！只不過將這許多大冰塊搬了進來貯藏，花的功夫力氣著實不小，那不是太也費事麼？」童姥更是好笑，說道：「做皇帝的一呼百諾，要什麼有什麼，他還會怕什麼費事？你道要皇帝老兒自己動手，將這些大冰塊推進冰庫來嗎？」虛竹點頭道：「做皇帝也是享福得緊了。只不過此生享福太多，福報一盡，來生就未必好了。前輩，你從前來過這裡麼？怎麼這些御前護衛什麼時候到何處巡查，你一切全都清清楚楚？」童姥道：「這皇宮我自然來過的。我找這賤人的晦氣，豈只來過一次？那些御前護衛呼吸粗重，十丈之外我便聽見了，那有什麼希奇。」虛竹道：「原來如此。前輩，你天生神耳，當真非常人可及。」童姥道：「什麼天生神耳？那是練出來的功夫。」虛竹聽到「練出來的功夫」六字，猛地想起，冰庫中並無飛禽走獸，難獲熱血，不知她如何練功？又想倉庫中糧食倒極多，但冰庫中無法舉火，難道就以生米、生麥為食？童姥聽他久不作聲，問道：「你在想什麼？」虛竹說了，童姥笑道：「你道那些麻袋中裝的是糧食麼？那都是棉花，免得外邊熱氣進來，融了冰塊。嘿嘿，你吃棉花不吃？」虛竹道：「如此說來，我們須得到外面去尋食了？」童姥道：「御廚中活雞活鴨，那還少了？不過雞鴨豬羊之血沒什麼靈氣，不及雪峰上的梅花鹿和羚羊。咱們這就到御花園去捉些仙鶴、孔雀、鴛鴦、鸚鵡之類來，我喝血，你吃肉，那就對付了。」虛竹忙道：「不成，不成。小僧如何能殺生吃葷？」心想童姥已到了安全之所，不必再由自己陪伴，說道：「小僧是佛門子弟，不能見你殘殺眾生，我……我這就要告辭了。」童姥道：「你到哪裡去？」虛竹道：「小僧回少林寺去。」童姥大怒，道：「你不能走，須得在這裡陪我，等我練成神功，取了那賤人性命，這才放你。」虛竹聽她說練成神功之後要殺李秋水，更加不願陪著她造惡業，站起身來，說道：「前輩，小僧便要勸你，你也一定是不肯聽的。何況小僧知識淺薄，笨嘴笨舌，也想不出什麼話來相勸，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結，得放手時且放手罷。」一面說，一面走向石階。

　　童姥喝道：「給我站住，我不許你走。」

　　虛竹道：「小僧要去了！」他本想說「但願你神功練成」，但隨及想到她神功一成，不但李秋水性命危險，而烏老大這些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以及慕容復、段譽等等，只怕要個個死於非命，越想越怕，伸足跨上了石階。突然間雙膝一麻，翻身跌倒，跟著腰眼裡又是一酸，全身動彈不得，知道是給童姥點了穴道。黑暗中她身子不動，凌空虛點，便封住了自己要穴，看來在這高手之前，自己只有聽由擺佈，全無反抗的餘地。他心中一靜，便念起經來：「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童姥插口道：「你念的是什麼鬼經？」虛竹道：「善哉，善哉！這是菩提達摩的《入道四行經》。」童姥道：「達摩是你少林寺的老祖宗，我只道他真有通天徹地之能，哪知道婆婆媽媽，是個沒骨氣的臭和尚。」虛竹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前輩不可妄言。」童姥道：「你這鬼經中言道，修道時逢到困苦，那是由於往昔宿作，要甘心受之，都無怨訴。那麼無論旁人如何厲害的折磨你，你都甘心受之、都無怨訴麼？」虛竹道：「小僧修為淺薄，於外魔侵襲、內魔萌生之際，只怕難以抗禦。」童姥道：「現下你本門少林派的功夫是一點也沒有了，逍遙派的功夫又只學得一點兒，有失無得，糟糕之極。你聽我的話，我將逍遙派的神功盡數傳你，那時你無敵於天下，豈不光彩？」虛竹雙手合十，又唸經道：「眾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童姥喝道：「呸呸，胡說八道。你武功低微，處處受人欺侮，好比現下你給我封住了穴道，我要打你罵你，你都反抗不得。又如我神功未成，只好躲在這裡，讓李秋水那賤人在外面強凶霸道。你師父給你這幅圖畫，還不是叫你求人傳授武功，收拾丁春秋這小鬼？這世界上強的欺侮人，弱的受人欺侮，你想平安快樂，便非做天下第一強者不可。」虛竹唸經道：「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禪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

　　虛竹雖無才辯，這經文卻是念得極熟。這篇《入道四行經》是曇琳所筆錄，那曇琳是達摩自南天竺來華後所收弟子，經中記的是達摩祖師的微言法語，也只寥寥數百字，是少林寺眾僧所必讀。他隨口而誦，卻將童姥的話都一一駁倒了。童姥生性最是要強好勝，數十年來言出法隨，座下侍女僕婦固然無人敢頂她一句嘴，而三十六洞、七十二島這些桀傲不馴的奇人異士，也是個個將她奉作天神一般，今日卻給這小和尚駁得啞口無言。她大怒之下，舉起右掌，便向虛竹頂門拍了下去。手掌將要碰到他腦門的「百會穴」上，突然想起：「我將這小和尚一掌擊斃，他無知無覺，仍然道是他這片歪理對而我錯了，哼哼，世上哪有這等便宜事？」當即收回手掌，自行調息運功。過得片刻，她跳上石階，推門而出，折了一根樹枝支撐，逕往御花園中奔去。這時她功力已十分了得，雖斷了一腿，仍然身輕如葉，一眾御前護衛如何能夠知覺？在園中捉了兩頭白鶴，兩頭孔雀，回入冰庫。虛竹聽得她出去，又聽到她回來，再聽到禽鳥的鳴叫之聲，念了幾聲「阿彌陀佛」，既無法可施，也只有任之自然。次日午時將屆，冰庫中無晝無夜，一團漆黑。童姥體內真氣翻湧，知道練功之時將屆，便咬開一頭白鶴的咽喉，吮吸其血。她練完功後，又將一頭白鶴的喉管咬開。虛竹聽到聲音，勸道：「前輩，這頭鳥兒，你留到明天再用罷，何必多殺一條性命？」童姥笑道：「我是好心，弄給你吃的。」虛竹大驚，道：「不，不！小僧萬萬不吃。」童姥左手伸出，拿住了他下頦，虛竹無法抗禦，嘴巴自然而然的張了開來。童姥倒提白鶴，將鶴血都灌入了他口中。虛竹只覺一股炙熱的血液順喉而下，拚命想閉住喉嚨，但穴道為童姥所制，實是不由自主，心中又氣又急，兩行熱淚奪眶而出。童姥灌罷鶴血，右手抵在他背心的靈台穴上，助他真氣運轉，隨即又點了他「關元」、「天突」兩穴，令他無法嘔出鶴血，嘻嘻笑道：「小和尚，你佛家戒律，不食葷腥，這戒是破了罷？一戒既破，再破二戒又有何妨？哼，世上有誰跟我作對，我便跟他作對到底。總而言之，我要叫你做不成和尚。」虛竹甚是氣苦，說不出話來。

　　童姥笑道：「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你一心要遵守佛戒，那便是『求』了，求而不得，心中便苦。須得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佛戒能遵便遵，不能遵便不遵，那才叫做『無求』，哈哈，哈哈，哈哈！」

　　如此過了兩個多月，童姥已回復到八十幾歲時的功力，出入冰庫和御花園時直如無形鬼魅，若不是忌憚李秋水，早就已離開皇宮他去了。她每日喝血練功之後，總是點了虛竹的穴道，將禽獸的鮮血生肉塞入他腹中，待過得兩個時辰，虛竹肚中食物消化淨盡，無法嘔出，這才解開他穴道。虛竹在冰庫中被迫茹毛飲血，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實是苦惱不堪，只有誦唸經文中「逢苦不憂，識達故也」的句子，強自慰解。這一日童姥又聽他在嘮嘮叨叨的念什麼「修道苦至，當念往劫」，什麼「甘心受之，都無怨訴」，冷笑道：「你是兔鹿鶴雀，什麼葷腥都嘗過了，還成什麼和尚？還念什麼經？」虛竹道：「小僧為前輩所逼迫，非出自願，就不算破戒。」童姥冷笑道：「倘若無人逼迫，你自己是決計不破戒的？」虛竹道：「小僧潔身自愛，決不敢壞了佛門的規矩。」童姥道：「好，咱們便試一試。」這日便不逼迫虛竹喝血吃肉。虛竹甚喜，連聲道謝。次日童姥仍不強他吃肉飲血。虛竹只餓得肚中咕咕直響，說道：「前輩，你神功即將練成，已不須小僧伺候了。小僧便欲告辭。」童姥道：「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肚餓得緊，那麼相煩前輩找些青菜白飯充飢。」童姥道：「那倒可以。」便即點了他的穴道，使他無法逃走，自行出去。過不多時，回到冰庫中來。虛竹只聞到一陣香氣撲鼻，登時滿嘴都是饞涎。托托托三聲，童姥將三隻大碗放在他的面前，道：「一碗紅燒肉，一碗清蒸肥雞，一碗糖醋鯉魚，快來吃罷！」虛竹驚道：「阿彌陀佛，小僧寧死不吃。」三大碗肥雞魚肉的香氣不住衝到他鼻中，他強自忍住，自管唸經。童姥挾起碗中雞肉，吃得津津有味，連聲讚美，虛竹卻只念佛。

　　第三日童姥又去御廚中取了幾碗葷菜來，火腿、海參、熊掌、烤鴨，香氣更是濃郁。虛竹雖然餓得虛弱無力，卻始終忍住不吃。童姥心想：「在我跟前，你要強好勝，是決計不肯取食的。」於是走出冰庫之外，半日不歸，心想：「只怕你非偷食不可。」哪知回來後將這幾碗菜餚拿到光亮下一看，竟然連一滴湯水也沒動過。到得第九日時，虛竹唸經的力氣也沒了，只咬些冰塊解渴，卻從不伸手去碰放在面前的葷腥。童姥大怒，伸手抓住他的胸口，將一碗紅燒肘子一塊塊的塞入他口中。她雖然強著虛竹吃葷，卻知這場比拚終於是自己輸了，狂怒之下，劈劈拍拍的連打了他三四十個耳光，喝罵：「死和尚，你和姥姥作對，要知道姥姥的厲害！」虛竹不嗔不怒，只輕輕念佛。此後數日之中，童姥總是大魚大肉去灌他。虛竹逆來順受，除了唸經，便是睡覺。

　　這一日睡夢之中，虛竹忽然聞到一陣甜甜的幽香，這香氣既非佛像前燒的檀香，也不是魚肉的菜香，只覺得全身通泰，說不出的舒服，迷迷糊糊之中，又覺得有一樣軟軟的物事靠在自己胸前，他一驚而醒，伸手去一摸，著手處柔膩溫暖，竟是一個不穿衣服之人的身體。他大吃一驚，道：「前輩，你……你怎麼了？」那人道：「我……我在什麼地方啊？怎地這般冷？」喉音嬌嫩，是個少女聲音，絕非童姥。虛竹更加驚得呆了，顫聲問道：「你……你……是誰？」那少女道：「我……我……好冷，你又是誰？」說著便往虛竹身上靠去。

　　虛竹待要站起身來相避，一撐持間，左手扶住了那少女的肩頭，右手卻攬在她柔軟纖細的腰間。虛竹今年二十四歲，生平只和阿紫、童姥、李秋水三個女人說過話，這二十四年之中，只在少林寺中唸經參禪。但好色而慕少艾，乃是人之天性，虛竹雖然謹守戒律，每逢春暖花開之日，亦不免心頭蕩漾，幻想男女之事。只是他不知女人究竟如何，所有想像，當然怪誕離奇，莫衷一是，更是從來不敢與師兄弟提及。此刻雙手碰到了那少女柔膩嬌嫩的肌膚，一顆心簡直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卻是再難釋手。

　　那少女嚶嚀一聲，轉過身來，伸手勾住了他頭頸。虛竹但覺那少女吹氣如蘭，口脂香陣陣襲來，不由得天旋地轉，全身發抖，顫聲道：「你……你……你……」那少女道：「我好冷，可是心裡又好熱。」虛竹難以自己，雙手微一用力，將她抱在懷裡。那少女「唔，唔」兩聲，湊過嘴來，兩人吻在一起。虛竹所習的少林派禪功已盡數為無崖子化去，定力全失，他是個未經人事的壯男，當此天地間第一大誘惑襲來之時，竟絲毫不加抗禦，將那少女愈抱愈緊，片刻間神遊物外，竟不知身在何處。那少女更是熱情如火，將虛竹當作了愛侶。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虛竹慾火漸熄，大叫一聲：「啊喲！」要待跳起身來。但那少女仍緊緊摟抱著他，膩聲道：「別……別離開我。」虛竹神智清明，也只一瞬間事，隨即又將那少女抱在懷中，輕憐密愛，竟無厭足。兩人纏在一起，又過了大半個時辰，那少女道：「好哥哥，你是誰？」這六個字嬌柔婉轉，但在虛竹聽來，宛似半空中打了個霹靂，顫聲道：「我……我大大的錯了。」那少女道：「你為什麼大大的錯了？」虛竹結結巴巴的無法回答，只道：「我……我是……」突然間脅下一麻，被人點中了穴道，跟著一塊毛氈蓋上來，那赤裸的少女離開了他的懷抱。虛竹叫道：「你……你別走，別走！」黑暗中一人嘿嘿嘿的冷笑三聲，正是童姥的聲音。虛竹一驚之下，險些暈去，癱軟在地，腦海中只是一片空白。耳聽得童姥抱了那少女，走出冰庫。

　　過不多時，童姥便即回來，笑道：「小和尚，我讓你享盡了人間艷福，你如何謝我？」虛竹道：「我……我……」心中兀自渾渾沌沌，說不出話來。童姥解開他穴道，笑道：「佛門子弟要不要守淫戒？這是你自己犯呢？還是被姥姥逼迫？你這口是心非、風流好色的小和尚，你倒說說，是姥姥贏了，還是你贏了？哈哈，哈哈，哈哈！」越笑越響，得意之極。虛竹心下恍然，知道童姥為了惱他寧死不肯食葷，卻去擄了一個少女來，誘得他破了淫戒，不由得又是悔恨，又是羞恥，突然間縱起身來，腦袋疾往堅冰上撞去，砰的一聲大響，掉在地下。童姥大吃一驚，沒料到這小和尚性子如此剛烈，才從溫柔鄉中回來，便圖自盡，忙伸手將他拉起，一摸之下，幸好尚有鼻息，但頭頂已撞破一洞，汩汩流血，忙替他裹好了傷，喂以一枚「九轉熊蛇丸」，罵道：「你發瘋了？若不是你體內已有北冥真氣，這一撞已然送了你的小命。」虛竹垂淚道：「小僧罪孽深重，害人害己，再也不能做人了。」童姥道：「嘿嘿，要是每個和尚犯了戒便圖自盡，天下還有幾個活著的和尚？」虛竹一怔，想起自戕性命，乃是佛門大戒，自己憤激之下，竟又犯了一戒。他倚在冰塊之上，渾沒了主意，心中自怨自責，卻又不自禁的想起那少女來，適才種種溫柔旖旎之事，綿綿不絕的湧上心頭，突然問道：「那……那位姑娘，她是誰？」童姥哈哈一笑，道：「這位姑娘今年一十七歲，端麗秀雅，無雙無對。」適才黑暗之中，虛竹看不到那少女的半分容貌，但肌膚相接，柔音入耳，想像起來也必是個十分容色的美女，聽童姥說她「端麗秀雅，無雙無對」，不由得長長歎了口氣。童姥微笑道：「你想她不想？」虛竹不敢說謊，卻又不便直承其事，只得又歎了一口氣。此後的幾個時辰，他全在迷迷糊糊中過去。童姥再拿雞鴨魚肉之類葷食放在他面前，虛竹起了自暴自棄之心，尋思：「我已成佛門罪人，既拜入了別派門下，又犯了殺戒、淫戒，還成什麼佛門弟子？」拿起雞肉便吃，只是食而不知其味，怔怔的又流下淚來。童姥笑道：「率性而行，是謂真人，這才是個好小子呢。」再過兩個時辰，童姥竟又去將那裸體少女用毛氈裹了來，送入他的懷中，自行走上第二層冰窖，讓他二人留在第三層冰窖中。那少女悠悠歎了口氣，道：「我又做這怪夢了，真叫我又是害怕，又是……又是……」虛竹道：「又是怎樣？」那少女抱著他的頭頸，柔聲道：「又是歡喜。」說著將右頰貼在他左頰之上。虛竹只覺她臉上熱烘烘地，不覺動情，伸手抱了她纖腰。那少女道：「好哥哥，我到底是不是在做夢？要說是夢，為什麼我清清楚楚知道你抱著我？我摸得到你的臉，摸得到你的胸膛，摸得到你的手臂。」她一面說，一面輕輕撫摸虛竹的面頰、胸膛，又道：「要說不是做夢，我怎麼好端端的睡在床上，突然間會……會身上沒了衣裳，到了這又冷又黑的地方？這裡寒冷黑暗，卻又有一個你，有一個你在等著我、憐我、惜我？」虛竹心想：「原來你被童姥擄來，也是迷迷糊糊的，神智不清。」只聽那少女又柔聲道：「平日我一聽到陌生男人的聲音也要害羞，怎麼一到了這地方，我便……我便心神蕩漾，不由自主？唉，說是夢，又不像夢，說不像夢，又像是夢。昨晚上做了這個奇夢，今兒晚上又做，難道……難道，我真的和你是前世因緣麼？好哥哥，你到底是誰？」虛竹失魂落魄的道：「我……我是……」要說「我是和尚」，這句話總是說不出口。那少女突然伸出手來，按住了他嘴，低聲道：「你別跟我說，我……我心裡害怕。」虛竹抱著她身子的雙臂緊了一緊，問道：「你怕什麼？」那少女道：「我怕你一出口，我這場夢便醒了。你是我的夢中情郎，我叫你『夢郎』，夢郎，夢郎，你說這名字好不好？」她本來按在虛竹嘴上的手掌移了開去，撫摸他眼睛鼻子，似乎是愛憐，又似是以手代目，要知道他的相貌。那只溫軟的手掌摸上了他的眉毛，摸到了他的額頭，又摸到了他頭頂。

　　虛竹大吃一驚：「糟糕，她摸到了我的光頭。」豈知那少女所摸到的卻是一片短髮。原來虛竹在冰庫中已二月有餘，光頭上早已生了三寸來長的頭髮。那少女柔聲道：「夢郎，你的心為什麼跳得這樣厲害？為什麼不說話？」

　　虛竹道：「我……我跟你一樣，也是又快活，又害怕。我玷污了你冰清玉潔的身子，死一萬次也報答不了你。」那少女道：「千萬別這麼說，咱們是在做夢，不用害怕。你叫我什麼？」虛竹道：「嗯，你是我的夢中仙姑，我叫你『夢姑』好麼？」那少女拍手笑道：「好啊，你是我的夢郎，我是你的夢姑。這樣的甜夢，咱倆要做一輩子，真盼永遠也不會醒。」說到情濃之處，兩人又沉浸於美夢之中，真不知是真是幻？是天上人間？過了幾個時辰，童姥才用毛氈來將那少女裹起，帶了出去。次日，童姥又將那少女帶來和虛竹相聚。兩人第三日相逢，迷惘之意漸去，慚愧之心亦減，恩愛無極，盡情歡樂。只是虛竹始終不敢吐露兩人何以相聚的真相，那少女也只當是身在幻境，一字不提入夢之前的情景。

　　這三天的恩愛纏綿，令虛竹覺得這黑暗的寒冰地窖便是極樂世界，又何必皈依我佛，別求解脫？

　　第四日上，虛竹吃了童姥搬來的熊掌、鹿肉等等美味之後，料想她又要去帶那少女來和自己溫存聚會，不料左等右等，童姥始終默坐不動。虛竹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坐立不定，幾次三番想出口詢問，卻又不敢。

　　如此挨了兩個多時辰，童姥對他的侷促焦灼種種舉止，一一聽在耳裡，卻毫不理睬。虛竹再也忍耐不住，問道：「前輩，那姑娘，是……是皇宮中的宮女麼？」童姥哼了一聲，並不答理。虛竹心道：「你不肯答，我只好不問了。」但想到那少女的溫柔情意，當真是心猿意馬，無可羈勒，強忍了一會，只得央求道：「求求你做做好事，跟我說了罷。」童姥道：「今日你別跟我說話，明日再問。」虛竹雖心急如焚，卻也不敢再提。好容易挨到次日，食過飯後，虛竹道：「前輩……」童姥道：「你想知道那姑娘是誰，有何難處？便是你想日日夜夜都和她相聚，再不分離，那也是易事……」虛竹只喜得心癢難搔，不知說什麼好。童姥又道：「你到底想不想？」虛竹一時卻不敢答應，囁嚅道：「晚輩不知如何報答才是。」童姥道：「我也不要你報答什麼。只是我的『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再過幾天便將練成，這幾日是要緊關頭，半分鬆懈不得，連食物也不能出外去取，所有活牲口和熟食我都已取來。你要會那美麗姑娘，須得等我大功告成之後。」虛竹雖然失望，但知童姥所云確是實情，好在為日無多，這幾天中只好苦熬相思了，當下應道：「是！一憑前輩吩咐。」童姥又道：「我神功一成，立時便要去找李秋水那賤人算帳。本來那賤人萬萬不是我的敵手，但我不幸給這賤人斷了一腿，真氣大受損傷；大仇是否能報，也就沒什麼把握了。萬一我死在她的手裡，沒法帶那姑娘給你，那也是天意，無可如何。除非……除非……」虛竹心中怦怦亂跳，問道：「除非怎樣？」童姥道：「除非你能助我一臂之力。」虛竹道：「晚輩武功低微，又能幫得了什麼？」童姥道：「我和那賤人決鬥，勝負相差只是一線。她要勝我固然甚難，我要殺她，卻也並不容易。從今日起，我再教你一套『天山六陽掌』的功夫。待我跟那賤人鬥到緊急當口，你使出這路掌法來，只須在那賤人身上一按，她立刻真氣宣洩，非輸不可。」虛竹心下好生為難，尋思：「我雖犯了戒，做不成佛門弟子，但要我助她殺人，這種惡事，大違良心，那是決計幹不得的。」便道：「前輩要我相助一臂之力，本屬應當，但你若因此而殺了她，晚輩卻是罪孽深重，從此沉淪，萬劫不得超生了。」童姥怒道：「嘿，死和尚，你和尚做不成了，卻仍是存著和尚心腸，那像什麼東西？像李秋水這等壞人，殺了她有什麼罪孽？」虛竹道：「縱是大奸大惡之人，也應當教誨感化，不可妄加殺害。」童姥更加怒氣勃發，厲聲道：「你不聽我話，休想再見那姑娘一面。你想想清楚罷。」虛竹黯然無語，心中只是念佛。童姥聽他半晌沒再說話，喜道：「你為了那個小美人兒，只好答應了，是不是？」虛竹道：「要晚輩為了一己歡娛，卻去損傷人命，此事決難從命。就算此生此世再也難見那位姑娘，也是前生注定的因果。宿緣既盡，無可強求。強求尚不可，何況為非作惡以求？那是更加不可了。」說了這番話後，便唸經道：「宿因所構，緣盡還無。得失隨緣，心無增減。」話雖如此說，但想到從此不能再和那少女相聚，心下自是黯然。童姥道：「我再問你一次，你練不練天山六陽掌？」虛竹道：「實是難以從命，前輩原諒。」童姥怒道：「那你給我滾出去罷，滾得越遠越好。」虛竹站起身來，深深一躬，說道：「前輩保重。」想起和她一場相聚，雖然給她引得自己破戒，做不成和尚，但也因此而得遇「夢姑」，內心深處，總覺童姥對自己的恩惠多而損害少，臨別時又不禁有些難過，又道：「前輩多多保重，晚輩不能再服侍你了。」轉過身來，走上了石階。他怕童姥再點他穴道，阻他離去，一踏上石階，立即飛身而上，胸口提了北冥真氣，頃刻間奔到了第二層冰窖，跟著又奔上第一層，伸手便去推門。他右手剛碰到門環，突覺雙腿與後心一痛，叫聲：「啊喲！」知道又中了童姥的暗算，身子一晃之間，雙肩之後兩下針刺般的疼痛，登時翻身摔倒。只聽童姥陰惻惻的道：「你已中了我所發的暗器，知不知道？」虛竹但覺傷口處陣陣麻癢，又是針刺般的疼痛，直如萬蟻咬嚙，說道：「自然知道。」童姥冷笑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暗器？這是『生死符』！」

　　虛竹耳朵中嗡的一聲，登時想起了烏老大等一干人一提到「生死符」便嚇得魂不附體的情狀。他只道「生死符」是一張能制人死命的文件之類，哪想到竟是一種暗器，烏老大這群人個個凶悍狠毒，卻給「生死符」制得服服貼貼，這暗器的厲害可想而知。只聽童姥又道：「生死符入體之後，永無解藥。烏老大這批畜生反叛縹緲峰，便是不甘永受生死符所制，想要到靈鷲宮去盜得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這群狗賊癡心妄想，發他們的狗屁春秋大夢，你姥姥生死符的破解之法，豈能偷盜而得？」虛竹只覺傷處越癢越厲害，而且奇癢漸漸深入，不到一頓飯時分，連五臟六腑也似發起癢來，真想一頭便在牆上撞死了，勝似受這煎熬之苦，忍不住大聲呻吟起來。

　　童姥說道：「你想生死符的『生死』兩字，是什麼意思？這會兒懂得了罷？」虛竹心中說道：「懂了，懂了！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意。」但除了呻吟之外，再也沒說話的絲毫力氣。童姥又道：「適才你臨去之時，說了兩次要我多多保重，言語之中，頗有關切之意，你小子倒也不是沒有良心。何況你救過姥姥的性命，天山童姥恩怨分明，有賞有罰，你畢竟跟烏老大他們那些混蛋大大不同。姥姥在你身上種下生死符，那是罰，可是又給你除去，那是賞。」

　　虛竹呻吟道：「咱們把話說明在先，你若以此要挾，要我幹那……幹那傷天害理之事，我……我寧死不……不……不……不……」這「寧死不屈」的「屈」字卻始終說不出口。童姥冷笑道：「哼，瞧你不出，倒是條硬漢子。可是你為什麼哼哼唧唧的，說不出話？你可知那安洞主為什麼說話口吃？」虛竹驚道：「他當年也是中了你的生……生……以致痛得口……口……口……」童姥道：「你知道就好了。這生死符一發作，一日厲害一日，奇癢劇痛遞加九九八十一日，然後逐步減退，八十一日之後，又再遞增，如此週而復始，永無休止。每年我派人巡行各洞各島，賜以鎮痛止癢之藥，這生死符一年之內便可不發。」

　　虛竹這才恍然，眾洞主、島主所以對童姥的使者敬若神明，甘心挨打，乃是為了這份可保一年平安的藥劑。如此說來，自己豈不是終身也只好受她如牛馬一般的役使？童姥和他相處將近三月，已摸熟了他的脾氣，知他為人外和內剛，雖然對人極是謙和，內心卻十分固執，決不肯受人要脅而屈服，說道：「我說過的，你跟烏老大那些畜生不同，姥姥不會每年給你服一次藥鎮痛止癢，使你整日價食不知味、睡不安枕。你身上一共給我種了九張生死符，我可以一舉給你除去，斬草除根，永無後患。」

　　虛竹道：「如此，多……多……多……」那個「謝」字始終說不出口。當下童姥給他服了一顆藥丸，片刻間痛癢立止。童姥道：「要除去這生死符的禍胎，須用掌心內力。我這幾天神功將成，不能為你消耗元氣，我教你運功出掌的法門，你便自行化解罷。」虛竹道：「是。」童姥便即傳了他如何將北冥真氣自丹田經由天樞、太乙、梁門、神封、神藏諸穴，通過曲池、大陵、陽豁而至掌心，這真氣自足經脈通至掌心的法門，是她逍遙派獨到的奇功，再教他將這真氣吞吐、盤旋、揮灑、控縱的諸般法門。虛竹練了兩日，已然純熟。童姥又道：「烏老大這些畜生，人品雖差，武功卻著實不低。他們所交往的狐群狗黨之中，也頗有些內力深湛的傢伙，但沒一個能以內力化解我的生死符，你道那是什麼緣故？」她頓了一頓，明知虛竹回答不出，接著便道：「只因我種入他們體內的生死符種類既各各不同，所使手法也大異其趣。他如以陽剛手法化解了一張生死符，未解的生死符如是在太陽、少陽、陽明等經脈中的，感到陽氣，力道劇增，盤根糾結，深入臟腑，即便不可收拾。他如以陰柔之力化解罷，太陰、少陰、厥陰經脈中的生死符又會大大作怪。更何況每一張生死符上我都含有份量不同的陰陽之氣，旁人如何能解？你身上這九張生死符，須以九種不同的手法化解。」當下傳了他一種手法，待他練熟之後，便和他拆招，以諸般陰毒繁複手法攻擊，命他以所學手法應付。

　　童姥又道：「我這生死符千變萬化，你下手拔除之際，也須隨機應變，稍有差池，不是立刻氣窒身亡，便是全身癱瘓。須當視生死符如大敵，全力以赴，半分鬆懈不得。」虛竹受教苦練，但覺童姥所傳的法門巧妙無比，氣隨意轉，不論她以如何狠辣的手法攻來，均能以這法門化解，而且化解之中，必蘊猛烈反擊的招數。他越練越佩服，才知道「生死符」所以能令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魂飛魄散，確有它無窮的威力，若不是童姥親口傳授，哪想得到天下竟有如此神妙的化解之法？他花了四日功夫，才將九種法門練熟。

　　童姥甚喜，說道：「小……小子倒還不笨，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要制服生死符，便須知道種生死符之法，你可知生死符是什麼東西？」虛竹一怔，道：「那是一種暗器。」童姥道：「不錯，是暗器，然而是怎麼樣的暗器？像袖箭呢，還是像鋼鏢？像菩提子呢，還是像金針？」虛竹尋思：「我身上中了九枚暗器，雖然又痛又癢，摸上去卻無影無蹤，實在不知是什麼形狀。」一時難以回答。

　　童姥道：「這便是生死符了，你拿去摸個仔細。」想到這是天下第一厲害的暗器，虛竹心下惴惴，伸出手去接，一接到掌中，便覺一陣冰冷，那暗器輕飄飄地，圓圓的一小片，只不過是小指頭大小，邊緣鋒銳，其薄如紙。虛竹要待細摸，突覺手掌心中涼颼颼地，過不多時，那生死符竟然不知去向。他大吃一驚，童姥又沒伸手來奪，這暗器怎會自行變走？當真是神出鬼沒，不可思議，叫道：「啊喲！」心想：「糟糕，糟糕！生死符鑽進我手掌心去了。」童姥道：「你明白了麼？」虛竹道：「我……我……」童姥道：「我這生死符，乃是一片圓圓的薄冰。」虛竹「啊」的一聲叫，登時放心，這才明白，原來這片薄冰為掌中熱力所化，因此頃刻間不知去向，他掌心內力煎熬如爐，將冰化而為汽，竟連水漬也沒留下。童姥說道：「要學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須得學會如何發射，而要學發射，自然先須學製煉。別瞧這小小的一片薄冰，要制得其薄如紙，不穿不破，卻也大非容易。你在手掌中放一些水，然後倒運內力，使掌心中發出來的真氣冷於寒冰數倍，清水自然凝結成冰。」當下教他如何倒運內力，怎樣將剛陽之氣轉為陰柔。無崖子傳給他的北冥真氣原是陰陽兼具，虛竹以往練的都是陽剛一路，但內力既有底子，只要一切逆其道而行便是，倒也不是難事。

　　生死符製成後，童姥再教他發射的手勁和認穴準頭，在這片薄冰之上，如何附著陽剛內力，又如何附著陰柔內力，又如何附以三分陽、七分陰，或者是六分陰、四分陽，雖只陰陽二氣，但先後之序既異，多寡之數又復不同，隨心所欲，變化萬千。虛竹又足足花了三天時光，這才學會。童姥喜道：「小子倒也不笨，學得挺快，這生死符的基本功夫，你已經學會了。說到變化精微，認穴無訛，那是將來的事了。」第四日上，童姥命他調勻內息，雙掌凝聚真氣，說道：「你一張生死符中在右腿膝彎內側『陰陵泉』穴上，你右掌運陽剛之氣，以第二種法門急拍，左掌運陰柔之力，以第七種手法緩緩抽拔。連拔三次，便將這生死符中的熱毒和寒毒一起化解了。」虛竹依言施為，果然「陰陵泉」穴上一團窒滯之意霍然而解，關節靈活，說不出的舒適。

　　童姥一一指點，虛竹一一化解。終於九張生死符盡數化去，虛竹不勝之喜。童姥歎了口氣，說道：「明日午時，我的神功便練成了。收功之時，千頭萬緒，凶險無比，今日我要定下心來好好的靜思一番，你就別再跟我說話，以免亂我心曲。」虛竹應道：「是。」心想：「日子過得好快，不知不覺，居然整整三個月過去了。」便在這時候，忽聽得一個蚊鳴般的微聲鑽入耳來：「師姊，師姊，你躲在哪裡啊？小妹想念你得緊，你怎地到了妹子家裡，卻不出來相見？那不是太見外了嗎？」

　　這聲音輕細之極，但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晰異常。卻不是李秋水是誰？

## 第37章 同一笑　到頭萬事俱空

　　虛竹一驚之下，叫道：「啊喲，不好了，她……她……」童姥喝道：「大驚小怪幹什麼？」虛竹低聲道：「她……她尋到了。」童姥道：「她雖知道我進了皇宮，卻不知我躲在何處。皇宮中房舍千百，她一間間的搜去，十天半月，也未必能搜得到這兒。」虛竹這才放心，舒了口氣，說道：「只消挨過明日午時，咱們便不怕了。」果然聽得李秋水的聲音漸漸遠去，終於聲息全無。但過不到半個時辰，李秋水那細聲呼叫又鑽進冰窖來：「好姊姊，你記不記得無崖子師哥啊？他這會兒正在小妹宮中，等著你出來，有幾句要緊話兒，要對你說。」

　　虛竹低聲道：「胡說八道，無崖子前輩早已仙去了，你……你別上她的當。」童姥說道：「咱們便在這裡大喊大叫，她也聽不見。她是在運使『傳音搜魂大法』，想逼我出去。她提到無崖子什麼的，只是想擾亂我的心神，我怎會上她的當？」

　　但李秋水的說話竟無休無止，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的說下去，一會兒回述從前師門同窗學藝時的情境，一會兒說無崖子對她如何銘心刻骨的相愛，隨即破口大罵，將童姥說成是天下第一淫蕩惡毒、潑辣無恥的賤女人，說道那都是無崖子背後罵她的話。虛竹雙手按住耳朵，那聲音竟會隔著手掌鑽入耳中，說什麼也攔不住。虛竹只聽得心情煩躁異常，叫道：「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不信！」撕下衣上布片塞入雙耳。童姥淡淡的道：「這聲音是阻不住的。這賤人以高深內力送出說話。咱們身處第三層冰窖之中，語音兀自傳到，布片塞耳，又有何用？你須當平心靜氣，聽而不聞，將那賤人的言語，都當作是驢鳴犬吠。」虛竹應道：「是。」但說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定力，逍遙派的功夫比之少林派的禪功可就差得遠了，虛竹的少林派功夫既失，李秋水的話便不能不聽，聽到她所說童姥的種種惡毒之事，又不免將信將疑，不知是真是假。過了一會，他突然想起一事，說道：「前輩，你練功的時刻快到了罷？這是你功德圓滿的最後一次練功，事關重大，聽到這些言語，豈不要分心？」童姥苦笑道：「你到此刻方知麼？這賤人算準時刻，知道我神功一成，她便不是我的敵手，是以竭盡全力來阻擾。」虛竹道：「那麼你就暫且擱下不練，行不行？在這般厲害的外魔侵擾之下，再練功只怕有點……有點兒凶險。」童姥道：「你寧死也不肯助我對付那賤人，卻如何又關心我的安危？」虛竹一怔，道：「我不肯助前輩害人，卻也決計不願別人加害前輩。」

　　童姥道：「你心地倒好。這件事我早已千百遍想過了。這賤人一面以『傳音搜魂大法』亂我心神，一面遣人率領靈獒，搜查我的蹤跡，這皇宮四周早已佈置得猶如銅牆鐵壁相似。逃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多躲得一刻，卻又多一分危險。唉，也幸虧咱們深入險地，到了她家裡來，否則只怕兩個月之前便已給她發見了，那時我的功力低微，無絲毫還手之力，一聽到她的『傳音搜魂大法』，早已乖乖的走了出去，束手待縛。傻小子，午時已到，姥姥要練功了。」說著咬斷了一頭白鶴的頭頸，吮吸鶴血，便即盤膝而坐。

　　虛竹只聽得李秋水的話聲越來越慘厲，想必她算準時刻，今日午時正是她師姊妹兩人生死存亡的大關頭。突然之間，李秋水語音變得溫柔之極，說道：「好師哥，你抱住我，嗯，唔，唔，再抱緊些，你親我，親我這裡。」虛竹一呆，心道：「她怎麼說起這些話來？」只聽得童姥「哼」了一聲，怒罵：「賊賤人！」虛竹大吃一驚，知道童姥這時正當練功的緊要關頭，突然分心怒罵，那可凶險無比，一個不對，便會走火入魔，全身經脈迸斷。卻聽得李秋水的柔聲暱語不斷傳來，都是與無崖子歡愛之辭。虛竹忍不住想起前幾日和那少女歡會的情景，慾念大興，全身熱血流動，肌膚發燙。但聽得童姥喘息粗重，罵道：「賊賤人，師弟從來沒真心喜歡你，你這般無恥勾引他，好不要臉！」虛竹驚道：「前輩，她……她是故意氣你激你，你千萬不可當真。」童姥又罵道：「無恥賤人，他對你若有真心，何以臨死之前，巴巴的趕上縹緲峰來，將七寶指環傳了給我？他又拿了一幅我十八歲那年的畫像給我看，是他親手繪的，他說六十多年來，這幅畫像朝夕陪伴著他，跟他寸步不離。嘿，你聽了好難過罷……」她滔滔不絕的說將下去，虛竹聽得呆了。她為什麼要說這些假話？難道她走火入魔，神智失常了麼？猛聽得砰的一聲，冰庫大門推開，接著又是開復門、關大門、關復門的聲音。只聽得李秋水嘶啞著嗓子道：「你說謊，你說謊。師哥他……他……他只愛我一人。他絕不會畫你的肖像，你這矮子，他怎麼會愛你？你胡說八道，專會騙人……」只聽得砰砰砰接連十幾下巨響，猶如雷震一般，在第一層冰窖中傳將下來。虛竹一呆，聽得童姥哈哈大笑。叫道：「賊賤人，你以為師弟只愛你一人嗎？你當真想昏了頭。我是矮子，不錯，遠不及你窈窕美貌，可是師弟早就什麼都明白了。你一生便只喜歡勾引英俊瀟灑的少年。師弟說，我到老仍是處女之身，對他始終一情不變。你卻自己想想，你有過多少情人了……」這聲音竟然也是在第一層冰窖之中，她什麼時候從第三層飛身而至第一層，虛竹全沒知覺。又聽得童姥笑道：「咱們姊妹幾十年沒見了，該當好好親熱親熱才是。冰庫的大門是封住啦，免得別人進來打擾。哈哈，你喜歡倚多為勝，不妨便叫幫手進來。你動手搬開冰塊啊！你傳音出去啊！」一霎時間，虛竹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童姥激怒了李秋水，引得她進了冰窖，隨即投擲大冰塊，堵塞大門，決意和她拚個生死。這一來，李秋水在西夏國皇宮中雖有偌大勢力，卻已無法召人入來相助。但她為什麼不推開冰塊？為什麼不如童姥所說，傳音出去叫人攻打進來？想來不論是推冰還是傳音，都須分心使力，童姥窺伺在側，自然會抓住機會，立即加以致命的一擊；又不然李秋水生性驕傲，不願借助外人，定要親手和情敵算帳。虛竹又想：往日童姥練功之時，不言不動，於外界事物似乎全無知覺，今日卻忍不住出聲和李秋水爭鬥，神功之成，終於還差一日，豈不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知今日這場爭鬥誰勝誰敗，倘若童姥得勝，不知是否能逃出宮去，明日補練？

　　但聽得第一層中砰砰彭彭之聲大作，顯然童姥和李秋水正在互擲巨冰相攻。虛竹與童姥相聚三月，雖然老婆婆喜怒無常，行事任性，令他著實吃了不少苦頭，但朝夕都在一起，不由得生出親近之意，生怕她遭了李秋水的毒手，當下走上第二層去。他剛上第二層，便聽李秋水喝道：「是誰？」砰彭之聲即停。虛竹屏氣凝息，不敢回答。童姥說道：「那是中原武林的第一風流浪子，外號人稱『粉面郎君武潘安』，你想不想見？」虛竹心道：「我這般醜陋的容貌，哪裡會有什麼『粉面郎君武潘安』的外號？唉，前輩拿我來取笑了。」

　　卻聽李秋水道：「胡說八道，我是幾十歲的老太婆了，還喜歡少年兒郎麼？什麼『粉面郎君武潘安』，多半便是背著你東奔西跑的那個醜八怪小和尚。」提高聲音叫道：「小和尚，是你麼？」虛竹心中怦怦亂跳，不知是否該當答應。童姥叫道：「夢郎，你是小和尚嗎？哈哈，夢郎，人家把你這個風流俊俏的少年兒郎說成是個小和尚，真把人笑死了。」「夢郎」兩字一傳入耳中，虛竹登時滿臉通紅，慚愧得無地自容，心中只道：「糟糕，糟糕，那姑娘跟我所說的話，都給童姥聽去了，這些話怎可給旁人聽到？啊喲，我跟那姑娘說的那些話，只怕……多半……或許……也給童姥聽去了。那……那……」只聽童姥又道：「夢郎，你快回答我，你是小和尚麼？」虛竹低聲道：「不是。」他這兩個字說得雖低，童姥和李秋水卻都清清楚楚的聽到了。童姥哈哈一笑，說道：「夢郎，你不用心焦，不久你便可和你那夢姑相見。她為你相思欲狂，這幾天茶飯不思，坐立不安，就是在想念著你。你老實跟我說，你想她不想？」虛竹對那少女一片情癡，這幾天雖在用心學練生死符的發射和破解之法，但一直想得她神魂顛倒，突然聽童姥問起，不禁脫口而出：「想的！」李秋水喃喃的道：「夢郎，夢郎，原來你果然是個多情少年！你上來，讓我瞧瞧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是何等樣的人物！」李秋水雖比童姥和無崖子年輕，終究也是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了，但這句話柔膩宛轉，虛竹聽在耳裡，不由得怦然心動，似乎霎時之間，自己竟真的變成了「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但隨即啞然：「我是個丑和尚，怎說得上是什麼風流浪子，豈不是笑死人麼？」跟著想起：「童姥大敵當前，何以尚有閒情拿我來作弄取笑？其中必有深意。啊，是了，當日無崖子前輩要我繼承逍遙派掌門人之時，一再嫌我相貌難看，後來蘇星河前輩又道，要克制丁春秋，必須覓到一個悟性奇高而英俊瀟灑的美少年，當時我大惑不解，此刻想來，定是跟李秋水有些關連。無崖子前輩要我去找一個人指點武藝，莫非便是找她？蘇星河前輩曾說，這人只喜歡美貌少年。」正凝思間，突然火光一閃，第一層冰窖中傳出一星光亮，接著便是呼呼之聲大作。虛竹搶上石階，向上望去，只見一團白影和一團灰影都在急劇旋轉，兩團影子倏分倏合，發出密如聯珠般的拍拍之聲，顯是童姥和李秋水鬥得正劇。冰上燒著一個火折，發出微弱的光芒。虛竹見二人身手之快，當真是匪夷所思，哪裡分得出誰是童姥，誰是李秋水？火折燃燒極快，片刻間便燒盡了，一下輕輕的嗤聲過去，冰窖中又是一團漆黑，但聞掌風呼呼。虛竹心下焦急：「童姥斷了一腿，久鬥必定不利，我如何助她一臂之力才好？不過童姥心狠手辣，佔了上風，一定會殺了她師妹，這可又不好了。何況這兩人武功這樣高，我又怎能插得手下去？」只聽得拍的一聲大響，童姥「啊」的一聲長叫，似乎受了傷。李秋水哈哈一笑，說道：「師姊，小妹這一招如何？請你指點。」突然厲聲喝道：「往哪裡逃！」

　　虛竹驀覺一陣涼風掠過，聽得童姥在他身邊說道：「第二種法門，出掌！」虛竹不明所以，正想開口詢問：「什麼？」只覺寒風撲面，一股厲害之極的掌力擊了過來，當下無暇思索，便以童姥所授破解生死符的第二種手法拍了出去，黑暗中掌力相碰，虛竹身子劇震，胸口氣血翻湧，甚是難當，隨手以第七種手法化開。李秋水「咦」的一聲，喝道：「你是誰？何以會使天山六陽掌？是誰教你的？」虛竹奇道：「什麼天山六陽掌？」李秋水道：「你還不認麼？這第二招『陽春白雪』和第七招『陽關三疊』，乃本門不傳之秘，你從何處學來？」虛竹又道：「陽春白雪？陽關三疊？」心中茫然一片，似懂非懂，隱隱約約間已猜到是上了童姥的當。

　　童姥站在她身後，冷笑道：「這位夢郎，既負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之名，自然琴棋書畫，醫卜星相，鬥酒唱曲，行令猜謎，種種子弟的勾當，無所不會，無所不精。因此才投合無崖子師弟的心意，收了他為關門弟子，要他去誅滅丁春秋，清理門戶。」李秋水朗聲問道：「夢郎，此言是真是假？」虛竹聽她兩人都稱自己為「夢郎」，又不禁面紅耳赤，童姥這番話前半段是假，後半段是真，既不能以「真」字相答，卻又不能說一個「假」字。那幾種手法，明明是童姥教了他來消解生死符的，豈知李秋水竟稱之為「天山六陽掌」？童姥要自己學「天山六陽掌」來對付她師妹，自己堅決不學，難道這幾種手法，便是「天山六陽掌」麼？

　　李秋水厲聲道：「姑姑問你，如何不理？」說著伸手往他肩頭抓來。虛竹和童姥拆解招數甚熟，而且儘是黑暗中拆招，聽風辨形，隨機應變，一覺到李秋水的手指將要碰到自己肩頭，當即沉肩斜身，反手往她手背按去。李秋水立即縮手，讚道：「好！這招『陽歌鉤天』內力既厚，使得也熟。無崖子師哥將一身功夫都傳給了你，是不是？」虛竹道：「他……他把功力都傳給了我。」他說無崖子將「功力」都傳給了他，而不是說「功夫」，這「功力」與「功夫」，雖只一字之差，含義卻是大大不同。但李秋水心情激動之際，自不會去分辨這中間的差別，又問：「我師兄既收你為弟子，你何以不叫我師叔？」虛竹勸道：「師伯、師叔，你們兩位既是一家人，又何必深仇不解，苦苦相爭？過去的事，大家揭過去也就是了。」

　　李秋水道：「夢郎，你年紀輕，不知道老賊婆用心的險惡，你站在一邊……」她話未說完，突然「啊」的一聲呼叫，卻是童姥在虛竹身後突施暗襲，向她偷擊一掌。這一掌無聲無息，純是陰柔之力，兩人相距又近，李秋水待得發覺，待欲招架，童姥的掌力已襲到胸前，急忙飄身退後，但終於慢了一步，只覺氣息閉塞，經脈已然受傷。童姥笑道：「師妹，姊姊這一招如何？請你指點。」李秋水急運內力調息，竟不敢還嘴。童姥偷襲成功，得理不讓人，單腿跳躍，縱身撲上，掌聲呼呼的擊去，虛竹叫道：「前輩，休下毒手！」便以童姥所傳的手法，擋住她擊向李秋水的三掌。童姥大怒，罵道：「小賊，你用什麼功夫對付我？」原來虛竹堅拒學練「天山六陽掌」，童姥知道來日大難，為了在緩急之際多一個得力助手，便在教他破解生死符時，將這六陽掌傳授於他，並和他拆解多時，將其中的精微變化、巧妙法門，一一傾囊相授。哪料得到此刻自己大佔上風，虛竹竟會反過來去幫李秋水？虛竹道：「前輩，我勸你顧念同門之誼，手下留情。」童姥怒罵：「滾開，滾開！」李秋水得虛竹援手，避過了童姥的急攻，內息已然調勻，說道：「夢郎，我已不礙事，你讓開吧。」左掌拍出，右掌一帶，左掌之力繞過虛竹身畔，向童姥攻去。童姥心下暗驚：「這賤人竟然練成了『白虹掌力』，曲直如意，當真了得。」當即還掌相迎。虛竹處身其間，知道自己功夫有限，實不足以拆勸，只得長歎一聲，退了開去。

　　但聽得二人相鬥良久，勁風撲面，鋒利如刀，虛竹抵擋不住，正要退到第一二層冰窖之間的石階上，猛聽得噗的一聲響，童姥一聲痛哼，給李秋水推得撞向堅冰。虛竹叫道：「罷手，罷手！」搶上去連出兩招「六陽掌」，化開了李秋水的攻擊。童姥順勢後躍，驀地裡一聲慘呼，從石階上滾了下去，直滾到二三層之間的石階方停。

　　虛竹驚道：「前輩，前輩，你怎麼了？」急步搶下，摸索著扶起童姥上身。只覺她雙手冰冷，一探她的鼻息，竟然已沒了呼吸。虛竹又是驚惶，又是傷心，叫道：「師叔，你……你……你將師伯打死了，你好狠心。」忍不住哭了出來。李秋水道：「這人奸詐得緊，這一掌未必打得死她！」虛竹哭道：「還說沒有死？她氣也沒有了，前輩……師伯，我勸你不要記恨記仇……」李秋水又從懷中掏出一個火折，一晃而燃，只見石階上灑滿了一灘灘鮮血，童姥嘴邊胸前也都是血。修練那「八荒六合唯我獨尊功」每日須飲鮮血，但若逆氣斷脈，反嘔鮮血，只須嘔出小半酒杯，立時便氣絕身亡，此刻石階上一灘灘鮮血不下數大碗。李秋水知道這個自己痛恨了數十年的師姊終於是死了，自不禁歡喜，卻又有些寂寞愴然之感。過了好一刻，她才手持火折，慢慢走下石階，幽幽的道：「姊姊，你當真死了麼？我可還不大放心。」走到距童姥五尺之處，火折上發出微弱光芒，一閃一閃，映在童姥臉上，但見她滿臉皺紋，嘴角附近的皺紋中都嵌滿了鮮血，神情甚是可怖。李秋水輕聲道：「師姊，我一生在你手下吃的苦頭太多，你別裝假死來騙我上當。」左手一揮，發掌向童姥胸口拍了過去，喀喇喇幾聲響，童姥的屍身斷了幾根肋骨。虛竹大怒，叫道：「她已命喪你手，又何以再戕害她遺體？」眼見李秋水第二掌又已拍出，當即揮掌擋住。李秋水斜眼相睨，但見這個「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眼大鼻大，耳大口大，廣額濃眉，相貌粗野，那裡有半分英俊瀟灑，一怔之下，認出便是在雪峰上負了童姥逃走的那個和尚，右手一探，便往虛竹肩頭抓來。虛竹斜身避開，說道：「我不跟你鬥，只是勸你別動你師姊的遺體。」

　　李秋水連出四招，虛竹已將天山六陽掌練得甚熟，竟然一一格開，擋架之中，還隱隱蓄有堅實渾厚的反擊之力。李秋水忽道：「咦！你背後是誰？」虛竹幾乎全無臨敵經驗，一驚之下，回頭去看，只覺胸口一痛，已給李秋水點中了穴道，跟著雙肩雙腿的穴道也都給她點中，登時全身麻軟，倒在童姥身旁，驚怒交集，叫道：「你是長輩，卻使詐騙人。」李秋水格格一笑，道：「兵不厭詐，今日教訓教訓你這小子。」跟著又指著他不住嬌笑，說道：「你……你……你這醜八怪小和尚，居然自稱什麼『中原第一風流浪子』……」突然之間，拍的一聲響，李秋水長聲慘呼，後心「至陽穴」上中了一掌重手，正是童姥所擊。童姥跟著左拳猛擊而出，正中李秋水胸口「膻中」要穴。這一掌一拳，貼身施為，李秋水別說出手抵擋，斜身閃避，倉卒中連運氣護穴也是不及，身子給一拳震飛，摔在石階之上，手中火折也脫手飛出。童姥蓄勢已久，這一拳勢道異常凌厲，火折從第三層冰窖穿過第二層，直飛上第一層，方才跌落。霎時之間，第三層冰窖中又是一團漆黑，但聽得童姥嘿嘿嘿冷笑不止。虛竹又驚又喜，叫道：「前輩，你沒死麼？好……好極了！」原來童姥功虧一簣，終於沒能練成神功，而在雪峰頂上又被李秋水斷了一腿，功力大受損傷，此番生死相搏，鬥到二百招後，便知今日有敗無勝，待中了李秋水一掌之後，劣勢更顯，偏偏虛竹兩不相助，雖然阻住了李秋水乘勝追擊，卻也使自己的詭計無法得售；情知再鬥下去，勢將敗得慘酷不堪，一咬牙根，硬生生受了一掌，假裝氣絕而死。至於石階上和她胸口嘴邊的鮮血，那是她預先備下的鹿血，原是要誘敵人上鉤之用。不料李秋水十分機警，明明見她已然斷氣，仍是再在她胸口印上一掌。童姥一不做，二不休，只得又硬生生的受了下來，倘不是虛竹在旁阻攔，李秋水定會接連出掌，將她「屍身」打得稀爛，那是半點法子也沒有了。幸得虛竹仁心相阻，而李秋水見到這「中原第一風流浪子」的真面目後，既感失望，又是好笑，疏了提防，她雖知童姥狡狠，卻萬萬想不到她竟能這般堅忍。

　　李秋水前心後背，均受重傷，內力突然間失卻控制，便如洪水氾濫，立時要潰堤而出。逍遙派武功本是天下第一等的功夫，但若內力失制，在週身百駭遊走衝突，卻又宣洩不出，這散功時的痛苦實非言語所能形容。頃刻之間，只覺全身各處穴道中同時麻癢，驚惶之餘，已知此傷絕不可治，叫道：「夢郎，你行行好，快在我百會穴上用力拍擊一掌！」這時上面忽然隱隱有微光照射下來，只見李秋水全身顫抖，一伸手，抓去了臉上蒙著的白紗，手指力抓自己面頰，登時血痕斑斑，叫道：「夢郎，你……你快一拳打死了我。」童姥冷笑道：「你點了他穴道，卻又要他助你，嘿嘿，自作自受，眼前報，還得快！」李秋水支撐著想要站起身來，去解開虛竹的穴道，但全身酸軟，便要動一根小指頭兒也是不能。虛竹瞧瞧李秋水，又瞧瞧童姥，見她受傷顯然也極沉重，伏在石階之上，忍不住呻吟出聲。虛竹只覺越瞧越清楚，似乎冰窖中漸漸的亮了起來，側頭往光亮射來處望去，見第一層冰窖中竟有一團火光，脫口叫道：「啊喲！有人來了！」童姥吃了一驚，心想：「有人到來，我終究栽在這賤人手下了。」勉強提了一口氣，想要站起，卻無論如何站不起身，腿上一軟，咕咚一聲，摔倒在地。她雙手使勁，向李秋水慢慢爬過去，要在她救兵到達之前，先行將她扼死。突然之間，只聽得極細微的滴答滴答之聲，似有水滴從石階上落下。李秋水和虛竹也聽到了水聲，同時轉頭瞧去，果見石階上有水滴落下。三人均感奇怪：「這水從何而來？」冰窖中越來越亮，水聲淙淙，水滴竟變成一道道水流，流下石階。第一層冰窖中有一團火焰燒得甚旺，卻沒人進來。李秋水道：「燒著了……麻袋中的……棉花。」原來冰庫進門處堆滿麻袋，袋中裝的都是棉花，使熱氣不能入侵，以保冰塊不融。不料李秋水給童姥一拳震倒，火折脫手飛出，落在麻袋之上，登時燒著了棉花，冰塊融化，化為水流，潺潺而下。火頭越燒越旺，流下來的冰水越多，淙淙有聲。過不多時，第三層冰窖中已積水尺餘。但石階上的冰水還在不斷流下，冰窖中積水漸高，慢慢浸到了三人腰間。李秋水歎道：「師姊，你我兩敗俱傷，誰也不能活了，你……你解開夢郎的穴道，讓他出……出去罷。」三人都十分明白，過不多時，冰窖中積水上漲，大家都非淹死不可。童姥冷笑道：「我自己行事，何必要你多說？我本想解他穴道，但你這麼一說，想做好人，我可偏偏不解了。小和尚，你是死在她這句話之下的，知不知道？」轉過身來，慢慢往石階上爬去。只須爬高幾級，便能親眼見到李秋水在水中淹死。雖然自己仍然不免一死，但只要親眼見到李秋水斃命的情狀，這大仇便算是報了。李秋水見她一級級的爬了上去，而寒氣徹骨的冰水也已漲到了自己的胸口，她體內真氣激盪，痛苦無比，反盼望冰水愈早漲到口邊愈好，溺死於水，那比之如萬蟲咬嚙、千針鑽刺的散功舒服百倍了。忽聽得童姥「啊」的一聲，一個觔斗倒翻了下來，撲通一響，水花四濺，摔跌在積水之中。原來她重傷之下，手足無力，爬了七八級石階，一塊拳頭大的碎冰順水而下，在她膝蓋上一碰，童姥穩不住身子，仰後便跌。這一摔跌，正好碰在虛竹身上，彈向李秋水的右側。積水之中，三人竟擠成了一團。童姥身材遠比虛竹及李秋水矮小，其時冰水尚未浸到李秋水胸口，卻已到了童姥頸中。童姥也正在苦受散功的煎熬，心想：「無論如何，要這賤人比我先死。」要想出手傷她，但兩人之間隔了個虛竹，此刻便要將手臂移動一寸兩寸也是萬萬不能，眼見虛竹的肩頭和李秋水肩頭相靠，心念一動，便道：「小和尚，你千萬不可運力抵禦，否則是自尋死路。」不待他回答，催動內力，便向虛竹攻去。童姥明知此舉是加速自己死亡，內力多一分消耗，便早一刻斃命，但若非如此，積水上漲，三人中必定是她先死。

　　李秋水身子一震，察覺童姥以內力相攻，立運內力回攻。虛竹處身兩人之間，先覺挨著童姥身子的臂膀上有股熱氣傳來，跟著靠在李秋水肩頭的肩膀上也有一股熱氣入侵，霎時之間，兩股熱氣在他體內激盪衝突，猛烈相撞。童姥和李秋水功力相若，各受重傷之後，仍是半斤八兩，難分高下。兩人內力相觸，便即僵持，都停在虛竹身上，誰也不能攻及敵人。這麼一來，可就苦了虛竹，身受左右夾攻之厄。幸好他曾蒙無崖子以七十餘年的功力相授，三個同門的內力旗鼓相當，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他倒也沒有在這兩大高手的夾擊下送了性命。童姥只覺冰水漸升漸高，自頭頸到了下頦，又自下頦到了下唇。她不絕催發內力，要盡快擊斃情敵，偏偏李秋水的內力源源而至，顯然不致立時便即耗竭。但聽得水聲淙淙，童姥口中一涼，一縷冰水鑽入了嘴裡。她一驚之下，身子自然而然的向上一抬，無法坐穩，竟在水中浮了起來。她少了一腿，遠比常人容易浮起。這一來死裡逃生，她索性仰臥水面，將後腦浸在積水之中，只露出口鼻呼吸，登時心中大定，尋思水漲人高，我這斷腿人在水中反佔便宜，手上內力仍是不住送出。虛竹大聲呻吟，叫道：「唉，師伯、師叔、你們再鬥下去，終究難分高下，小侄可就活生生的給你們害死了。」但童姥和李秋水這一鬥上了手，成為高手比武中最凶險的比拚內力局面，誰先罷手，誰先喪命。何況兩人均知這場比拚不倫勝敗，終究是性命不保，所爭者不過是誰先一步斷氣而已。兩人都是十分的心高氣傲，怨毒積累了數十年，哪一個肯先罷手？再者內力離體他去，精力雖越來越衰，這散功之苦卻也因此而得消解。又過一頓飯時分，冰水漲到了李秋水口邊，她不識水性，不敢學童姥這麼浮在水面，當即停閉呼吸，以「龜息功」與敵人相拚，任由冰水漲過了眼睛、眉毛、額頭，渾厚的內力仍是不絕發出。虛竹咕嘟、咕嘟、咕嘟的連喝了三口冰水，大叫：「啊喲，我……我不……咕嘟……咕嘟……我……咕嘟……」正驚惶間，突然眼前一黑，什麼都看不見了。他急忙閉嘴，以鼻呼吸，吸氣時只覺胸口氣悶無比。原來這冰庫密不通風，棉花燒了半天，外面無新氣進來，燃燒不暢，火頭自熄。虛竹和童姥呼吸艱難，反是李秋水正在運使「龜息功」，並無知覺。火頭雖熄，冰水仍不斷流下。虛竹但覺冰水淹過了嘴唇，淹過了人中，漸漸浸及鼻孔，只想：「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而童姥與李秋水的內力仍是分從左右不停攻到。虛竹只覺窒悶異常，內息奔騰，似乎五臟六腑都易了位，冰水離鼻孔也已只一線，再上漲得幾分，便無法吸氣了，苦在穴道被封，頭頸要抬上一抬也是不能。但說也奇怪，過了良久，冰水竟不再上漲，一時也想不到棉花之火既熄，冰塊便不再融。又過一會，只覺人中有些刺痛，跟著刺痛漸漸傳到下頦，再到頭頸。原來三層冰窖中堆滿冰塊，極是寒冷，冰水流下之後，又慢慢凝結成冰，竟將三人都凍結在冰中了。堅冰凝結，童姥和李秋水的內力就此隔絕，不能再傳到虛竹身上，但二人十分之九的真氣內力，卻也因此而盡數封在虛竹體內，彼此鼓蕩衝突，越來越猛烈。虛竹只覺全身皮膚似乎都要爆裂開來，雖在堅冰之內，仍是炙熱不堪。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間全身一震，兩股熱氣竟和體內原有的真氣合而為一，不經引導，自行在各處經脈穴道中迅速無比的奔繞起來。原來童姥和李秋水的真氣相持不下，又無處宣洩，終於和無崖子傳給他的內力歸並。三人的內力源出一門，性質無異，極易融合，合三為一之後，力道沛然不可復御，所到之處，被封的穴道立時衝開。頃刻之間，虛竹只覺全身舒暢，雙手輕輕一振，喀喇喇一陣響，結在身旁的堅冰立時崩裂，心想：「不知師伯、師叔二人性命如何，須得先將她們救了出去。」伸手去摸時，觸手處冰涼堅硬，二人都已結在冰中。他心中驚惶，不及細想，一手一個，將二人連冰帶人的提了起來，走到第一層冰窖中，推開兩重木門，只覺一陣清新氣息撲面而來，只吸得一口氣，便說不出的受用。門外明月在天，花影鋪地，卻是深夜時分。他心頭一喜：「黑暗中闖出皇宮，可就容易得多了。」提著兩團冰塊，奔向牆邊，提氣一躍，突然間身子冉冉向上升去，高過牆頭丈餘，升勢兀自不止。虛竹不知體內真氣竟有如許妙用，只怕越升越高，「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四名御前護衛正在這一帶宮牆外巡查，聽到人聲，急忙奔來察看，但見兩塊大水晶夾著一團灰影越牆而出，實不知是什麼怪物。四人驚得呆了，只見三個怪物一晃，便沒入了宮牆外的樹林中，四人吆喝著追去，哪裡還有蹤影？四人疑神疑鬼，爭執不休，有的說是山精，有的說是花妖。虛竹一出皇宮，邁開大步急奔，腳下是青石板大路，兩旁密密層層的儘是屋子。他不敢停留，只是向西疾衝。奔了一會，到了城牆腳下，他又是一提氣便上了城頭，翻城而過，城頭上守卒只眼睛一花，什麼東西也沒看見。虛竹直奔到離城十餘里的荒郊，四下更無房屋，才停了腳步，將兩團冰塊放下，心道：「須得盡早除去她二人身外的冰塊。」尋到一處小溪，將兩團冰塊浸在溪水之中。月光下見童姥的口鼻露在冰塊之外，只是雙目緊閉，也不知她是死是活。眼見兩團冰塊上的碎冰一片片隨水流開，虛竹又抓又剝，將二人身外堅冰除去，然後將二人從溪中提出，摸一摸各人額頭，居然各有微溫，當下將二人遠遠放開，生怕她們醒轉後又再廝拚。忙了半日，天色漸明，當即坐下休息。待得東方朝陽升起，樹頂雀鳥喧噪，只聽得北邊樹下的童姥「咦」的一聲，南邊樹下李秋水「啊」的一聲，兩人竟同時醒了過來。虛竹大喜，一躍而起，站在兩人中間，連連合十行禮，說道：「師伯、師叔，咱們三人死裡逃生，這一場架，可再也不能打了！」童姥道：「不行，賤人不死，豈能罷手？」李秋水道：「仇深似海，不死不休。」虛竹雙手亂搖，說道：「千萬不可，萬萬不可！」李秋水伸手在地下一撐，便欲縱身向童姥撲去。童姥雙手迴圈，凝力待擊。哪知李秋水剛伸腰站起，便即軟倒。童姥的雙臂說什麼也圈不成一個圓圈，倚在樹上只是喘氣。虛竹見二人無力博鬥，心下大喜，說道：「這樣才好，兩位且歇一歇，我去找些東西來給兩位吃。」只見童姥和李秋水各自盤膝而坐，手心腳心均翻而向天，姿式一模一樣，知道這兩個同門師姊妹正在全力運功，只要誰先能凝聚一些力氣，先發一擊，對手絕無抗拒的餘地。見此情狀，虛竹卻又不敢離開了。他瞧瞧童姥，又瞧瞧李秋水，見二人都是皺紋滿臉，形容枯槁，心道：「師伯今年已九十六歲，師叔少說也有八十多歲了。二人都是這麼一大把年紀，竟然還是如此看不開，火氣都這麼大。」他擠衣擰水，突然拍的一聲，一物掉在地下，卻是無崖子給他的那幅圖畫。這軸畫乃是絹畫，浸濕後並未破損。虛竹將畫攤在岩石上，就日而曬。見畫上丹青已被水浸得頗有些模糊，心中微覺可惜。李秋水聽到聲音，微微睜目，見到了那幅畫，尖聲叫道：「拿來給我看！我才不信師哥會畫這賤婢的肖像。」童姥也叫道：「別給她看！我要親手炮製她。倘若氣死了這賤人，豈不便宜了她？」

　　李秋水哈哈一笑，道：「我不要看了，你怕我看畫！可知畫中人並不是你。師哥丹青妙筆，豈能圖傳你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侏儒？他又不是畫鍾馗來捉鬼，畫你幹什麼？」童姥一生最傷心之事，便是練功失慎，以致永不長大。此事正便是李秋水當年種下的禍胎，當童姥練功正在緊要關頭之時，李秋水在她腦後大叫一聲，令她走火，真氣走入岔道，從此再也難以復原。這時聽她又提起自己的生平恨事，不由得怒氣填膺，叫道：「賊賤人，我……我……我……」一口氣提不上來，哇的一聲，嘔出一口鮮血，險些便要昏過去。李秋水冷笑相嘲：「你認輸了罷？當真出手相鬥……」突然間連聲咳嗽。

　　虛竹見二人神疲力竭，轉眼都要虛脫，勸道：「師伯、師叔，你們兩位還是好好休息一會兒，別再勞神了。」童姥怒道：「不成！」便在這時，西南方忽然傳來叮噹、叮噹幾下清脆的駝鈴。童姥一聽，登時臉現喜色，精神大振，從懷中摸出一個黑色短管，說道：「你將這管子彈上天去。」李秋水的咳嗽聲卻越來越急。虛竹不明原由，當即將那黑色小管扣在中指之上，向上彈出，只聽得一陣尖銳的哨聲從管中發出。這時虛竹的指力強勁非凡，那小管筆直射上天去，幾乎目不能見，仍嗚嗚嗚的響個不停。虛竹一驚，暗道：「不好，師伯這小管是信號。她是叫人來對付李師叔。」忙奔到李秋水面前，俯身低聲說道：「師叔，師伯有幫手來啦，我背了你逃走。」

　　只見李秋水閉目垂頭，咳嗽也已停止，身子一動也不動了。虛竹大驚，伸手去探她鼻息時，已然沒了呼吸。虛竹驚叫：「師叔，師叔！」輕輕推了推她肩頭，想推她醒轉，不料李秋水應手而倒，斜臥於地，竟已死了。

　　童姥哈哈大笑，說道：「好，好，好！小賤人嚇死了，哈哈，我大仇報了，賤人終於先我而死，哈哈，哈哈……」她激動之下，氣息難繼，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但聽得嗚嗚聲自高而低，黑色小管從半空掉下，虛竹伸手接住，正要去瞧童姥時，只聽得蹄聲急促，夾著叮噹、叮噹的鈴聲，虛竹回頭望去，但見數十匹駱駝急馳而至。駱駝背上乘者都披了淡青色斗篷，遠遠奔來，宛如一片青雲，聽得幾個女子聲音叫道：「尊主，屬下追隨來遲，罪該萬死！」數十騎駱駝奔馳近前，虛竹見乘者全是女子，斗篷胸口都繡著一頭黑鷲，神態猙獰。眾女望見童姥，便即躍下駱駝，快步奔近，在童姥面前拜伏在地。虛竹見這群女子當先一人是一個老婦，已有五六十歲年紀，其餘的或長或少，四十餘歲以至十七八歲的都有，人人對童姥極是敬畏，俯伏在地，不敢仰視。童姥哼了一聲，怒道：「你們都當我已經死了，是不是？誰也沒把我這老太婆放在心上了。沒人再來管束你們，大夥兒逍遙自在，無法無天了。」她說一句，那老婦便在地下重重磕一個頭，說道：「不敢。」童姥道：「什麼不敢？你們要是當真還想到姥姥，為什麼只來了……來了這一點兒人手？」那老婦道：「啟稟尊主，自從那晚尊主離宮，屬下個個焦急得了不得……」童姥怒道：「放屁，放屁！」那老婦道：「是，是！」童姥更加惱怒，喝道：「你明知是放屁，怎地膽敢……膽敢在我面前放屁？」那老婦不敢作聲，只有磕頭。

　　童姥道：「你們焦急，那便如何？怎地不趕快下山尋我？」那老婦道：「是！屬下九天九部當時立即下山，分路前來伺候尊主。屬下昊天部向東方恭迎尊主，陽天部向東南方、赤天部向南方、朱天部向西南方、成天部向西方、幽天部向西北方、玄天部向北方、鸞天部向東北方，鈞天部把守本宮。屬下無能，追隨來遲，該死，該死！」說著連連磕頭。童姥道：「你們個個衣衫破爛，這三個多月之中，路上想來也吃了點兒苦頭。」那老婦聽得她話中微有獎飾之意，登時臉現喜色，道：「若得為尊主盡力，赴湯蹈火，也所甘願。些少微勞，原是屬下該盡的本分。」童姥道：「我練功未成，忽然遇上了賊賤人，給她削去了一條腿，險些兒性命不保，幸得我師侄虛竹相救，這中間的艱危，實是一言難盡。」一眾青衫女子一齊轉過身來，向虛竹叩謝，說道：「先生大恩大德，小女子雖然粉身碎骨，亦難報於萬一。」突然間許多女人同時向他磕頭，虛竹不由得手足無措，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忙也跪下還禮。童姥喝道：「虛竹站起！她們都是我的奴婢，你怎可自失身份？」虛竹又說了幾句「不敢當」，這才站起。童姥向虛竹道：「咱們那只寶石指環，給這賊賤人搶了去，你去拿回來。」虛竹道：「是。」走到李秋水身前，從她中指上除下了寶石指環。這指環本來是無崖子給他的，從李秋水手指上除下，心中倒也並無不安。

　　童姥道：「你是逍遙派的掌門人，我又已將生死符、天山折梅手、天山六陽掌等一干功夫傳你，從今日起，你便是縹緲峰靈鷲宮的主人，靈鷲宮……靈鷲宮九天九部的奴婢，生死一任你意。」虛竹大驚，忙道：「師伯，師伯，這個萬萬不可。」童姥怒道：「什麼萬萬不可。這九天九部的奴婢辦事不力，沒能及早迎駕，累得我屈身布袋，竟受烏老大這等狗賊的虐待侮辱，最後仍是不免斷腿喪命……」

　　那些女子都嚇得全身發抖，磕頭求道：「奴婢該死，尊主開恩。」童姥向虛竹道：「這昊天部諸婢，總算找到了我，她們的刑罰可以輕些，其餘八部的一眾奴婢，斷手斷腿，由你去處置罷。」那些女子磕頭道：「多謝尊主。」童姥喝道：「怎地不向新主人叩謝？」眾女忙又向虛竹叩謝。虛竹雙手亂搖，道：「罷了，罷了！我怎能做你們的主人？」

　　童姥道：「我雖命在頃刻，但親眼見到賊賤人先我而死，生平武學，又得了個傳人，可說死也瞑目，你竟不肯答允麼？」虛竹道：「這個……我是不成的。」童姥哈哈一笑，道：「那個夢中姑娘，你想不想見？你答不答允我做靈鷲宮的主人？」虛竹一聽她提到「夢中姑娘」，全身一震，再也無法拒卻，只得紅著臉點了點頭。童姥喜道：「很好！你將那幅圖畫拿來，讓我親手撕個稀爛。我再無掛心之事，便可指點你去尋那夢中姑娘的途徑。」虛竹將圖畫取了過來。童姥伸手拿過，就著日光一看，不禁「咦」的一聲，臉上現出又驚又喜的神色，再一審視，突然間哈哈大笑，叫道：「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大笑聲中，兩行眼淚從頰上滾滾而落，頭頸一軟，腦袋垂下，就此無聲無息。

　　虛竹一驚，伸手去扶時，只覺她全身骨骼如綿，縮成一團，竟已死了。一眾青衫女子圍將上來，哭聲大振，甚是哀切。這些女子每一個都是在艱難困危之極的境遇中由童姥出手救出，是以童姥御下雖嚴，但人人感激她的恩德。

　　虛竹想起三個多月中和童姥寸步不離，蒙她傳授了不少武功，她雖脾氣乖戾，對待自己可說甚好，此刻見她一笑身亡，心中難過，也伏地哭了起來。

　　忽聽得背後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嘿嘿，師姊，終究是你先死一步，到底是你勝了，還是我勝了？」虛竹聽得是李秋水的聲音，大吃一驚，心想：「怎地死人又復活了？」急忙躍起，轉過身來，只見李秋水已然坐直，背靠樹上，說道：「賢侄，你把那幅畫拿過來給我瞧瞧，為什麼姊姊又哭又笑，啼笑皆非的西去？」虛竹輕輕扳開童姥的手指，將那幅畫拿了出來，一瞥之下，見那畫水浸之後又再曬乾，筆劃略有模糊了，但畫中那似極了王語嫣的宮裝美女，仍是凝眸微笑，秀美難言，心中一動：「這個美女，眉目之間與師叔倒也頗為相似。」走向李秋水，將那畫交了給她。李秋水接過畫來，向眾女橫了一眼，淡淡一笑，道：「你們主人和我苦拚惡鬥，終於不敵，你們這些螢燭之光，也敢和日月相爭麼？」虛竹回過頭來，只見眾女手按劍柄，神色悲憤，顯然是要一擁而上，殺李秋水而為童姥報仇，只是未得新主人的號令，不敢貿然動手。虛竹說道：「師叔，你，你……」李秋水道：「你師伯武功是很好的，就是有時候不大精細。她救兵一到，我哪裡還有抵禦的餘地，自然只好詐死。嘿嘿，終於是她先我而死。她全身骨碎筋斷，吐氣散功，這樣的死法，卻是假裝不來的。」虛竹道：「在那冰窖中惡鬥之時，師伯也曾假死，騙過了師叔一次，大家扯直，可說是不分高下。」

　　李秋水歎道：「在你心中，總是偏向你師伯一些。」一面將那畫展開，只看得片刻，臉上神色便即大變，雙手不住發抖，連得那畫也簌簌顫動，李秋水低聲道：「是她，是她，是她！哈哈，哈哈，哈哈！」笑聲中充滿了愁苦傷痛。虛竹不自禁的為她難過，問道：「師叔，怎麼了？」心下尋思：「一個說『不是她』，一個說『是她』，卻不知到底是誰？」李秋水向畫中的美女凝神半晌，道：「你看，這人嘴角邊有顆酒窩，右眼旁有個黑痣，是不是？」虛竹看了看畫中美女，點頭道：「是！」李秋水黯然道：「她是我的小妹子！」虛竹更是奇怪，道：「是你的小妹子？」李秋水道：「我小妹容貌和我十分相似，只是她有酒窩，我沒有，她右眼旁有顆小小的黑痣，我也沒有。」虛竹「嗯」了一聲。李秋水又道：「師姊本來說道：師哥為她繪了一幅肖像，朝夕不離，我早就不信，卻……卻……卻料不到竟是小妹。到底……到底……這幅畫是怎麼來的？」虛竹當下將無崖子如何臨死時將這幅畫交給自己、如何命自己到大理無量山去尋人傳授武藝、童姥見了這幅畫如何發怒等情，一一說了。李秋水長長歎了口氣，說道：「師姊初見此畫，只道畫中人是我，一來相貌甚像，二來師哥一直和我很好，何況……何況師姊和我相爭之時，我小妹子還只十一歲，師姊說什麼也不會疑心到是她，全沒留心到畫中人的酒窩和黑痣。師姊直到臨死之時，才發覺畫中人是我小妹子，不是我，所以連說三聲『不是她』。唉，小妹子，你好，你好，你好！」跟著便怔怔的流下淚來。虛竹心想：「原來師伯和師叔都對我師父一往情深，我師父心目之中卻另有其人。卻不知師叔這個小妹子是不是尚在人間？師父命我持此圖像去尋師學藝，難道這個小妹子是住在大理無量山中嗎？」問道：「師叔，她……你那個小妹子，是住在大理無量山中？」李秋水搖了搖頭，雙目向著遠處，似乎凝思往昔，悠然神往，緩緩道：「當年我和你師父住在大理無量山劍湖之畔的石洞中，逍遙快活，勝過神仙。我給他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我們二人收羅了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秘笈，只盼創一門包羅萬有的奇功。那一天，他在山中找到了一塊巨大的美玉，便照著我的模樣雕刻一座人像，雕成之後，他整日價只是望著玉像出神，從此便不大理睬我了。我跟他說話，他往往答非所問，甚至是聽而不聞，整個人的心思都貫注在玉像身上。你師父的手藝巧極，那玉像也雕刻得真美，可是玉像終究是死的，何況玉像依照我的模樣雕成，而我明明就在他身邊，他為什麼不理我，只是癡癡瞧著玉像。目光中流露出愛戀不勝的神色？那為什麼？那為什麼？」她自言自語，自己問自己，似乎已忘了虛竹便在身旁。

　　過了一會，李秋水又輕輕說道：「師哥，你聰明絕頂，卻又癡得絕頂，為什麼愛上了你自己手雕的玉像，卻不愛那會說、會笑、會動、會愛你的師妹？你心中把這玉像當成了我小妹子，是不是？我喝這玉像的醋，跟你鬧翻了，出去找了許多俊秀的少年郎君來，在你面前跟他們調情，於是你就此一怒而去，再也不回來了。師哥，其實你不用生氣，那些美少年一個個都給我殺了，沉在湖底，你可知道麼？」她提起那幅畫像又看了一會，說道：「師哥，這幅畫你在什麼時候畫的？你只道畫的是我，因此叫你徒弟拿了畫兒到無量山來找我。可是你不知不覺之間，卻畫成了我的小妹子，你自己也不知道罷？你一直以為畫中人是我。師哥，你心中真正愛的是我小妹子，你這般癡情地瞧著那玉像，為什麼？為什麼？現下我終於懂了。」

　　虛竹心道：「我佛說道，人生在世，難免癡嗔貪三毒。師伯、師父、師叔都是大大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糾纏在這三毒之間，儘管武功卓絕，心中的煩惱痛苦，卻也和一般凡夫俗子無異。」李秋水回過頭來，瞧著虛竹，說道：「賢侄，我有一個女兒，是跟你師父生的，嫁在蘇州王家，你幾時有空……」忽然搖了搖頭，歎道：「不用了，也不知她此刻是不是還活在世上，各人自己的事都還管不了……」突然尖聲叫道：「師姊，你我兩個都是可憐蟲，都……都……教這沒良心的給騙了，哈哈，哈哈，哈哈！」她大笑三聲，身子一仰，翻倒在地。虛竹俯身去看時，但見她口鼻流血，氣絕身亡，看來這一次再也不會是假的了。他瞧著兩具屍首，不知如何是好。昊天部為首的老婦說道：「尊主，咱們是否將老尊主的遺體運回靈鷲宮隆重安葬？敬請尊主示下。」虛竹道：「該當如此。」指著李秋水的屍身道：「這位……這位是你們尊主的同門師妹，雖然她和尊主生前有仇，但……但死時怨仇已解，我看……我看也……不如一併運去安葬，你們以為怎樣？」那老婦躬身道：「謹遵吩咐。」虛竹心下甚慰，他本來生怕這些青衣女子仇恨李秋水，不但不願運她屍首去安葬，說不定還會毀屍洩憤，不料竟半分異議也無。他渾不知童姥治下眾女對主人敬畏無比，從不敢有半分違拗，虛竹既是他們新主人，自是言出法隨，一如所命。那老婦指揮眾女，用毛氈將兩具屍首裹好，放上駱駝，然後恭請虛竹上駝。虛竹謙遜了幾句，心想事已如此，總得親眼見到二人遺體入土，這才回少林寺去待罪。問起那老婦的稱呼，那老婦道：「奴婢夫家姓余，老尊主叫我『小余』，尊主隨便呼喚就是。」童姥九十餘歲，自然可以叫她「小余」，虛竹卻不能如此叫法，說道：「余婆婆，我法號虛竹，大家平輩相稱便是，尊主長，尊主短的，豈不折殺了我麼？」余婆拜伏在地，流淚道：「尊主開恩！尊主要打要殺，奴婢甘受，求懇尊主別把奴婢趕出靈鷲宮去。」

　　虛竹驚道：「快請起來，我怎麼會打你、殺你？」忙將她扶起。其餘眾女都跪下求道：「尊主開恩。」虛竹大為驚詫，忙問原因，才知童姥怒極之時，往往口出反語，對人特別客氣，對方勢必身受慘禍，苦不堪言。烏老大等洞主、島主逢到童姥派人前來責打辱罵，反而設宴相慶，便知再無禍患，即因此故。這時虛竹對余婆謙恭有禮，眾女只道他要重責。虛竹再三溫言安慰，眾女卻仍是惴惴不安。

　　虛竹上了駱駝，眾女說什麼也不肯乘坐，牽了駱駝，在後步行跟隨。虛竹道：「咱們須得盡快趕回靈鷲宮去，否則天時已暖，只怕……只怕尊主的遺體途中有變。」眾女這才不敢違拗，但各人只在他坐騎之後遠遠隨行。虛竹要想問問靈鷲宮中情形，竟是不得其便。

　　一行人徑向西行，走了五日，途中遇到了朱天部的哨騎。余婆婆發出訊號，那哨騎回去報信，不久朱天部諸女飛騎到來，一色都是紫衫，先向童姥遺體哭拜，然後參見新主人。朱天部的首領姓石，三十來歲年紀，虛竹便叫她「石嫂」。他生怕眾女起疑，言辭間便不敢客氣，只淡淡的安慰了幾句，說她們途中辛苦。眾女大喜，一齊拜謝。虛竹不敢提什麼「大家平輩稱呼」之言，只說不喜聽人叫他「尊主」，叫聲「主人」，也就是了。眾女躬身凜遵。

　　如此連日西行，昊天部、朱天部派出去的聯絡游騎將赤天、陽天、玄天、幽天、成天五部眾女都召了來，只有鸞天部在極西之處搜尋童姥，未得音訊。靈鷲宮中並無一個男子，虛竹處身數百名女子之間，大感尷尬，幸好眾女對他十分恭敬，若非虛竹出口相問，誰也不敢向他說一句話，倒使他免了許多為難。這一日正趕路間，突然一名綠衣女子飛騎奔回，是陽天部在前探路的哨騎，搖動綠旗，示意前途出現了變故。她奔到本部首領之前，急語稟告。

　　陽天部的首領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名叫符敏儀，聽罷稟報，立即縱下駱駝，快步走到虛竹身前，說道：「啟稟主人：屬下哨騎探得，本宮舊屬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眾奴才，乘老尊主有難，居然大膽作反，正在攻打本峰。鈞天部嚴守上峰道路，一眾妖人無法得逞，只是鈞天部派下峰來求救的姊妹卻給眾妖人傷了。」眾洞主、島主起事造反之事，虛竹早就知道，本來猜想他們既然捉拿不到童姥，不平道人命喪己手，烏老大重傷後生死未卜，諒來知難而退，各自散了，不料事隔四月，仍是聚集在一起，而且去攻打縹緲峰。他自幼生長於少林寺中，從來不出山門，諸般人情世故，半分不通，遇上這件大事，當真不知如何應付才是，沉吟道：「這個……這個……」只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奔來，前面的是陽天部另一哨騎，後面馬背上橫臥一個黃衫女子，滿身是血，左臂也給人斬斷了。符敏儀神色悲憤，說道：「主人，這是鈞天部的副首領程姊妹，只怕性命難保。」那姓程的女子已暈了過去，眾女忙替她止血施救，眼見她氣息微弱，命在頃刻。虛竹見了她的傷勢，想起聰辯先生蘇星河曾教過他這門治傷之法，當即催駝近前，左手中指連彈，已封閉了那女子斷臂處的穴道，血流立止。第六次彈指時，使的是童姥所教的一招「星丸跳擲」，一股的北冥真氣射入她臂根「中府穴」中。那女子「啊」的一聲大叫，醒了轉來，叫道：「眾姊妹，快，快，快去縹緲峰接應，咱們……咱們擋不住了！」虛竹使這凌空彈指之法，倒不是故意炫耀神技，只是對方是個花信年華的女子，他雖已不是和尚，仍謹守佛門子弟遠避婦女的戒律，不敢伸手和她身子相觸，不料數彈之下，應驗如神。他此刻身集童姥、無崖子、李秋水逍遙派三大名家的內力，實已非同小可。諸部群女遵從童姥之命，奉虛竹為新主人，然見他年紀既輕，言行又有點呆頭呆腦，傻里傻氣，內心實不如何敬服，何況靈鷲宮中諸女十之八九是吃過男人大虧的，不是為男人始亂終棄，便是給仇家害得家破人亡，在童姥乖戾陰狠的脾氣薰陶之下，一向視男人有如毒蛇猛獸。此刻見他一出手便是靈鷲宮本門的功夫，功力之純，竟似尚在老尊主之上。眾女震驚之餘，齊聲歡呼，不約而同的拜伏在地。虛竹驚道：「這算什麼？快快請起，請起。」

　　有人向那姓程女子告知：尊主已然仙去，這位青年既是尊主恩人，又是她的傳人，乃是本宮新主。那女子名叫程青霜，掙扎著下馬，對虛竹跪拜參見，說道：「謝尊主救命之恩，請……請……尊主相救峰上眾姊妹，大夥兒支撐四月，寡不敵眾，實在已經是危……危殆萬分。」說了幾句話，伏在地下，連頭也抬不起來。虛竹急道：「石嫂，你快扶她起來。余婆婆，你……你想咱們怎麼辦？」余婆和這位新主人同行了十來日，早知他忠厚老實，不通世務，便道：「啟稟主人，此刻去縹緲峰，尚有兩日行程，最好請主人命奴婢率領本部，立即趕去應援救急。主人隨後率眾而來。主人大駕一到，眾妖人自然瓦解冰消，不足為患。」虛竹點了點頭，但覺得有點不妥，一時未置可否。余婆轉頭向符敏儀道：「符妹子，主人初顯身手，鎮懾群妖，身上法衣似乎未足以壯觀瞻。你是本宮針神，便給主人趕製一襲法衣罷！」符敏儀道：「正是！妹子也正這麼想。」虛竹一怔，心想在這緊急當口，怎麼做起衣衫來了？當真是婦人之見。眾女眼光都望著虛竹，等他下令。虛竹一低頭，見到身上那件僧袍破爛骯髒，四個月不洗，自己也覺奇臭難當。他幼受師父教導，須時時念著五蘊皆空，不可貪愛衣食，因此對此事全未著心在意，此刻經余婆一提，又見到屬下眾女衣飾華麗，不由得甚感慚愧，何況自己已經不是和尚，仍是穿著僧衣，大是不倫不類。其實眾女既已奉他為主，哪裡還會笑他衣衫的美醜？各人群相注目，也決不是看他的服色，但虛竹自慚形穢，神色忸怩。

　　余婆等了一會，又問：「主人，奴婢這就先行如何？」虛竹道：「咱們一塊兒去罷，救人要緊。我這件衣服實在太髒，待會我……我去洗洗，莫要讓你們聞著太臭……」一催駱駝，當先奔了出去。眾女敵愾同仇，催動坐騎，跟著急馳。駱駝最有長力，快跑之時，疾逾奔馬，眾人直奔出數十里，這才覓地休息，生火做飯。

　　余婆指著西北角上雲霧中的一個山峰，向虛竹道：「主人，這便是縹緲峰了。這山峰終年雲封霧鎖，遠遠望去，若有若無，因此叫作縹緲峰。」虛竹道：「看來還遠得很，咱們早到一刻好一刻，大夥兒乘夜趕路罷。」眾女都應道：「是！多謝主人關懷鈞天部奴婢。」用過飯後，騎上駱駝又行。急馳之下，途中倒斃了不少駱駝，到得縹緲峰腳下時，已是第二日黎明。符敏儀雙手捧著一團五彩斑斕的物事，走到虛竹面前，躬身說道：「奴婢工夫粗陋，請主人賞穿。」虛竹奇道：「那是什麼？」接過抖開一看，卻是件長袍，乃是以一條條錦緞縫綴而成，紅黃青紫綠黑各色錦緞條紋相間，華貴之中具見雅致。原來符敏儀在眾女的斗篷上割下布料，替虛竹縫了一件袍子。虛竹又驚又喜，說道：「符姑娘當真不愧稱為『針神』，在駱駝急馳之際，居然做成了這樣一件美服。」當即除下僧衣，將長袍披在身上，長短寬窄，無不貼身，袖口衣領之處，更鑲以灰色貂皮，那也是從眾女皮裘上割下來的。虛竹相貌醜雖，這件華貴的袍子一上身，登時大顯精神，眾人盡皆喝彩。虛竹神色忸怩，手足無措。

　　這時眾人已來到上峰的路口。程青霜在途中已向眾女說知，她下峰之時，敵人已攻上了斷魂崖，縹緲峰上的十八天險已失十一，鈞天部群女死傷過半，情勢萬分凶險。虛竹見峰下靜悄悄地無半個人影，一片皚皚積雪之間，萌出青青小草，若非事先得知，哪想得到這一片寧靜之中，蘊藏著無窮殺機。眾女憂形於色，掛念鈞天部諸姊妹的安危。石嫂拔刀在手，大聲道：「『縹緲九天』之中，八天部下峰，只餘一部留守，賊子乘虛而來，無恥之極。主人，請你下令，大夥兒衝上峰去，和群賊一決死戰。」神情甚為激昂。余婆卻道：「石家妹子且莫性急，敵人勢大，鈞天部全仗峰上十八處天險，這才支持了這許多時日。咱們現今是在峰下，敵人反客為主，反而佔了居高臨下之勢……」石嫂道：「依你說卻又如何？」余婆道：「咱們還是不動聲色，靜悄悄的上峰，教敵人越遲知覺越好。」虛竹點頭道：「余婆之言不錯。」他既這樣說，當然誰也沒有異言。八部分列隊伍，悄無聲息的上山。這一上峰，各人輕功強弱立時便顯了出來。虛竹見余婆、石嫂、符敏儀等幾個首領雖是女流，足下著實快捷，心想：「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師伯的部屬甚是了得。」一處處天險走將過去，但見每一處都有斷刀折劍、削樹碎石的痕跡，可以想見敵人通過之時，曾經過一場場慘酷的戰鬥。過斷魂崖、失足巖、百丈澗，來到接天橋時，只見兩片峭壁之間的一條鐵索橋已被人用寶刀砍成兩截。兩處峭壁相距幾達五丈，勢難飛渡。

　　群女相顧駭然，均想：「難道鈞天部的眾姊妹都殉難了？」眾女均知，接天橋是連通百丈澗和仙愁門兩處天險之間的必經要道，雖說是橋，其實只一根鐵鏈，橫跨兩邊峭壁，下臨亂石嶙峋的深谷。來到靈鷲宮之人，自然個個武功高超，踏索而過，原非難事。這次程青霜下峰時，敵人尚只攻到斷魂崖，距接天橋尚遠，但鈞天部早已有備，派人守禦鐵鏈，一等敵人攻到，便即開了鐵鏈中間的鐵鎖，鐵鏈分為兩截，這五丈闊的深谷說寬不寬，但要一躍而過，卻也非世間任何輕功所能。這時眾女見鐵鏈為利刃所斷，多半敵人陡然攻到，鈞天部諸女竟然來不及開鎖斷鏈。

　　石嫂將柳葉刀揮得呼呼風響，叫道：「余婆婆，快想個法子，怎生過去才好。」余婆婆道：「嗯，怎麼過去，那倒不大容易……」一言未畢，忽聽得對面山背後傳來「啊，啊」兩聲慘呼，乃是女子的聲音。群女熱血上湧，均知是鈞天部的姊妹遭了敵人毒手，恨不得插翅飛將過去，和敵人決一死戰，但儘管嘰嘰喳喳的大聲叫罵，卻無法飛渡天險。

## 第38章 糊塗醉　情長計短

　　虛竹眼望深谷，也是束手無策，眼見到眾女焦急的模樣，心想：「她們都叫我主人，遇上了難題，我這主人卻是一籌莫展，那成什麼話？經中言道：『或有來求手足耳鼻、頭目肉血、骨髓身份，菩薩摩訶薩見來求者，悉能一切歡喜施與。』菩薩六度，第一便是佈施，我又怕什麼了？」於是脫下符敏儀所縫的那件袍子，說道：「石嫂，請借兵刃一用。」石嫂道：「是！」倒轉柳葉刀，躬身將刀柄遞過。

　　虛竹接刀在手，北冥真氣運到了刃鋒之上，手腕微抖之間，刷的一聲輕響，已將扣在峭壁石洞中的半截鐵鏈斬了下來。柳葉刀又薄又細，只不過鋒利而已，也非什麼寶刀，但經他真氣貫注，切鐵鏈如斬竹木。這段鐵鏈留在此岸的約有二丈二三尺，虛竹抓住鐵鏈，將刀還了石嫂，提氣一躍，便向對岸縱了過去。群女齊聲驚呼。余婆婆、石嫂、符敏儀等都叫：「主人，不可冒險！」一片呼叫聲中，虛竹已身凌峽谷，他體內真氣滾轉，輕飄飄的向前飛行，突然間真氣一濁，身子下跌，當即揮出鐵鏈，捲住了對岸垂下的斷鏈。便這麼一借力，身子沉而復起，落到了對岸。他轉過身來，說道：「大家且歇一歇，我去探探。」

　　余婆等又驚又佩，又是感激，齊道：「主人小心！」虛竹向傳來慘呼聲的山後奔去，走過一條石弄堂也似的窄道，只見兩女屍橫在地，身首分離，鮮血兀自從頸口冒出。虛竹合十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對著兩具屍體匆忙忙的念了一遍「往生咒」，順著小徑向峰頂快步而行，越走越高，身周白霧越濃，不到一個時辰，便已到了縹緲峰絕頂，雲霧之中，放眼都是松樹，卻聽不到一點人聲，心下沉吟：「難道鈞天部諸女都給殺光了？當真作孽。」摘了幾枚松球，放在懷裡，心道：「松球會擲死人，我出手千萬要輕，只可將敵人嚇走，不可殺人。」只見地下一條青石板鋪成的大道，每塊青石都是長約八尺，寬約三尺，甚是整齊，要鋪成這樣的大道，工程浩大之極，似非童姥手下諸女所能。這青石大道約有二里來長，石道盡處，一座巨大的石堡巍然聳立，堡門左右各有一頭石雕的猛鷲，高達三丈有餘，尖喙巨爪，神駿非凡，堡門半掩，四下裡仍是一人也無。虛竹閃身進門，穿過兩道庭院，只聽得一人厲聲喝道：「賊婆子藏寶的地方，到底在哪裡？你們說是不說？」一個女子的聲音罵道：「狗奴才，事到今日，難道我們還想活嗎？你可別癡心妄想啦。」另一個男子聲音說道：「雲島主，有話好說，何必動粗？這般的對付婦道人家，未免太無禮了罷？」虛竹聽出那勸解的聲音是大理段公子所說，當烏老大要眾人殺害童姥之時，也是這段公子獨持異議，心想：「這位公子似乎不會武功，但英雄肝膽，俠義心腸，遠在一眾武學高手之上，令人好生欽佩。」

　　只聽那姓雲島主道：「哼哼，你們這些鬼丫頭想死，自然容易，可是天下豈有這等便宜事？我碧石島有一十七種奇刑，待會一件件在你們這些鬼丫頭身上試個明白。聽說黑石洞、伏鯊島的奇刑怪罰，比我碧石島還要厲害得多，也不妨讓眾兄弟開開眼界。」許多人轟然叫好，更有人道：「大夥兒盡可比劃比劃，且看哪一洞、哪一島的刑罰最先奏效。」從聲音中聽來，廳內不下數百人之多，加上大廳中的回聲，極是嘈雜噪耳。虛竹想找個門縫向內窺望，但這座大廳全是以巨石砌成，竟無半點縫隙。他一轉念間，伸手在地下泥塵中擦了幾擦，滿手污泥都抹在臉上，便即邁步進廳。只見大廳中桌上、椅上都坐滿了人，一大半人沒有座位，便席地而坐，另有一些人走來走去，隨口談笑。廳中地下坐著二十來個黃衫女子，顯是給人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其中一大半都是身上血漬淋漓，受傷不輕，自是鈞天部諸女了。廳上本來便亂糟糟地，虛竹跨進廳門，也有幾人向他瞧了一眼，見他不是女子，自不是靈鷲宮的人，只道是哪一個洞主、島主帶來的門人子弟，誰也沒多加留意。

　　虛竹在門檻上一坐，放眼四顧，只見烏老大坐在西首一張太師椅上，臉色憔悴，但剽悍乖戾之氣仍從眼神中流露出來。一個身形魁梧的黑漢手握皮鞭，站在鈞天部諸女身旁，不住喝罵，威逼她們吐露童姥藏寶的所在。諸女卻抵死不說。烏老大道：「你們這些丫頭真是死心眼兒，我跟你們說，童姥早就給她師妹李秋水殺死了，這是我親眼目睹，難道還有假的？你們乘早降服，我們決計不加難為。」一個中年黃衫女子尖聲叫道：「胡說八道！尊主武功蓋世，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有誰還能傷得她老人家？你們妄想奪取破解『生死符』的寶訣，乘早別做這清秋大夢。別說尊主必定安然無恙，轉眼就會上峰，懲治你們這些萬惡不赦的叛徒，就算她老人家仙去了，你們『生死符』不解，一年之內，個個要哀號呻吟，受盡苦楚而死。」

　　烏老大冷冷的道：「好，你不信，我給你們瞧一樣物事。」說著從背上取下一個包袱，打了開來，赫然露出一條人腿。虛竹和眾女認得那條腿上的褲子鞋襪，正是童姥的下肢，不禁都「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烏老大道：「李秋水將童姥斬成了八塊，分投山谷，我隨手拾來了一塊，你們不妨仔細瞧瞧，是真是假。」

　　鈞天部諸女認明確是童姥的左腿，料想烏老大此言非虛，不禁放聲大哭。一眾洞主、島主大聲歡呼，都道：「賊婆子已死，當真妙極！」有人道：「普天同慶，薄海同歡！」有人道：「烏老大，你耐心真好，這般好消息，竟瞞到這時候，該當罰酒三大杯。」卻也有人道：「賊婆子既死，咱們身上的生死符，倘若世上無人能夠破解……」突然之間，人叢中響起幾下「嗚嗚」之聲，似狼嗥，如犬吠，聲音甚是可怖。眾人一聽之下，齊皆變色，霎時之間，大廳中除了這有如受傷猛獸般的呼號之外，更無別的聲息。只見一個胖子在地下滾來滾去，雙手抓臉，又撕爛了胸口衣服，跟著猛力撕抓胸口，竟似要挖出自己的心肺一般。只片刻間，他已滿手是血，臉上、胸口，也都是鮮血，叫聲也越來越慘厲。眾人如見鬼魅，不住的後退。有幾人低聲道：「生死符催命來啦！」虛竹雖也中過生死符，但隨即服食解藥，跟著得童姥傳授法門化解，並未經歷過這等慘酷的熬煎，眼見那胖子如此驚心動魄的情狀，才深切體會到眾人所以如此畏懼童姥之故。眾人似乎害怕生死符的毒性能夠傳染，誰也不敢上前設法減他痛苦。片刻之間，那胖子已將全身衣服撕得稀爛，身上一條條都是抓破的血痕。

　　人叢中有人氣急敗壞的叫道：「哥哥！你靜一靜，別慌！」奔出一個人來，又叫：「讓我替你點了穴道，咱們再想法醫治。」那人和那胖子相貌有些相似，年紀較輕，人也沒那麼胖，顯是他的同胞兄弟。那胖子雙眼發直，宛似不聞。那人一步步的走過去，神態間充滿了戒慎恐懼，走到離他三尺之處，陡出一指，疾點他「肩井穴」。那胖子身形一側，避開了他手指，反過手臂，將他牢牢抱住，張口往他臉上便咬。那人叫道：「哥哥，放手！是我！」那胖子只是亂咬，便如瘋狗一般。他兄弟出力掙扎，卻哪裡掙得開，霎時間臉上給他咬下一塊肉來，鮮血淋漓，只痛得大聲慘呼。

　　段譽向王語嫣道：「王姑娘，怎地想法子救他們一救？」王語嫣蹙起眉頭，說道：「這人發了瘋，力大無窮，又不是使什麼武功，我可沒法子。」段譽轉開向慕容復道：「慕容兄，你慕容家『以彼之道，還治彼身』的神技，可用得著麼？」慕容復不答，臉有不愉之色。包不同惡狠狠的道：「你叫我家公子學做瘋狗，也去咬他一口嗎？」

　　段譽歉然道：「是我說得不對，包兄莫怪。慕容兄莫怪！」走到那胖子身邊，說道：「尊兄，這人是你的弟弟，快請放了他罷。」那胖子雙臂卻抱得更加緊了，口中兀自發出猶似獸吼般的荷荷之聲。雲島主抓起一名黃衫女子，喝道：「這裡廳上之人，大半曾中老賊婆的生死符，此刻聚在一起，互受感應，不久人人都要發作，幾百個人將你全身咬得稀爛，你怕是不怕？」那女子向那胖子望了一眼，臉上現出十分驚恐的神色。雲島主道：「反正童姥已死，你將她秘藏之處說了出來，治好眾人，大家感激不盡，誰也不會為難你們。」那女子道：「不是我不肯說，實在……實在是誰也不知道。尊主行事，不會讓我們……我們奴婢見到的。」慕容復隨眾人上山，原想助他們一臂之力，樹恩示惠，將這些草澤異人收為己用。此刻眼見童姥雖死，她種在各人身上的生死符卻無可破解，看來這「生死符」乃是一種劇毒，非武功所能為力，如果一個個毒發斃命，自己一番圖謀便成一場春夢了。他和鄧百川、公冶干相對搖了搖頭，均感無法可施。雲島主雖知那黃衫女子所說多半屬實，但覺自身中了生死符的穴道中隱隱發酸，似乎也有發作的徵兆，急怒之下，喝道：「好，你不說！我打死你這臭丫頭再說！」提起長鞭，夾頭夾腦往那女子打去，這一鞭力道沉猛，眼見那女子要被打得頭碎腦裂。忽然嗤的一聲，一件暗器從門口飛來，撞在那女子腰間，那女子被撞得滑出丈餘，拍的一聲大響，長鞭打上地下石板，石屑四濺。只見地下一個黃褐色圓球的溜溜滾轉，卻是一枚松球。眾人都大吃一驚：「用一枚小小松球便將人撞開丈餘，內力非同小可，那是誰？」

　　烏老大驀地裡想起一事，失聲叫道：「童姥，是童姥！」那日他躲在岩石之後，見到李秋水斬斷了童姥的左腿，便將斷腿包在油布之中，帶在身邊。他想童姥多半已給李秋水追上殺死，但沒目睹她的死狀，總是心下惴惴。當日虛竹用松球擲穿他肚子，那手法便是童姥所授。烏老大吃過大苦，一見松球又現，第一個便想到是童姥到了，如何不嚇得魂飛魄散？眾人聽得烏老大狂叫「童姥」，一齊轉身朝外，大廳中刷刷、擦擦、叮噹、嗆啷諸般拔兵刃之聲響成一片，各人均取兵刃在手，同時向後退縮。

　　慕容復反而向著大門走了兩步，要瞧瞧這童姥到底是什麼模樣。其實那日他以「斗轉星移」之術化解虛竹和童姥從空下墮之勢，曾見過童姥一面，只是決不知那個十八九歲、顏如春花的姑娘，竟會是眾魔頭一想到便膽戰心驚的天山童姥。段譽擋在王語嫣身前，生怕她受人傷害。王語嫣卻叫：「表哥，小心！」眾人目光群注大門，但過了好半晌，大門口全無動靜。包不同叫道：「童姥姥，你要是惱了咱們這批不速之客，便進來打上一架罷！」過了一會，門外仍是沒有聲息。風波惡道：「好罷，讓風某第一個來領教童姥的高招，『明知打不過，仍要打一打』，那是風某至死不改的臭脾氣。」說著舞動單刀護住面前，便衝向門外。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三人和他情同手足，知他不是童姥的對手，一齊跟出。眾洞主、島主有的佩服四人剛勇，有的卻暗自訕笑：「你們沒見過童姥的厲害，卻來妄逞好漢，一會兒吃了苦頭，那可後悔莫及了。」只聽得風惡波和包不同兩人聲音一尖一沉，在廳外向童姥大聲挑戰，卻始終無人答腔。

　　適才搭救黃衫女子這枚松球，卻是虛竹所發。他見自己竟害得大家如此驚疑不定，好生過意不去，說道：「對不起，對不起！是我的不是。童姥確已逝世，各位不用驚慌。」見那胖子還在亂咬他的兄弟，心想：「再咬下去，兩人都活不成了。」走過去伸手在那胖子背心上一拍，使的是「天山六陽掌」功夫，一股陽和內力，登時便將那胖子體內生死符的寒毒鎮住了，只是不知他生死符的所在，卻無法就此為他拔除。那胖子雙臂一鬆，坐在地下，呼呼喘氣，神情委頓不堪，說道：「兄弟，你怎麼了？是誰傷得你這等模樣？快說，快說，哥哥給你報仇雪恨。」他兄弟見兄長神智回復，心中大喜，顧不得臉上重傷，不住口的道：「哥哥，你好了，哥哥，你好了！」虛竹伸手在每個黃衫女子肩頭上拍了一記，說道：「各位是均天部的麼？你們陽天、朱天、昊天各部姊妹，都已到了接天橋邊，只因鐵鏈斷了，一時不得過來。你們這裡有沒有鐵鏈或是粗索？咱們去接她們過來罷。」他掌心中北冥真氣鼓蕩，手到之處，鈞天部之女不論被封的是哪一處穴道，其中阻塞的經脈立被震開，再無任何窒滯。

　　眾女驚喜交集，紛紛站起，說道：「多謝尊駕相救，不敢請教尊姓大名。」有幾個年輕女子性急，拔步便向大門外奔去，叫道：「快，快去接應八部姊妹們過來，再和反賊們決一死戰。」一面回頭揮手，向虛竹道謝。

　　虛竹拱手答謝，說道：「不敢，不敢！在下何德何能，敢承各位道謝？相救各位的另有其人，只不過是假手在下而已。」他意思是說，他的武功內力得自童姥等三位師長，實則是童姥等出手救了諸女。群豪見他隨手一拍，一眾黃衫女子的穴道立解，既不須查問何處穴道被封，亦不必在相應穴道處推宮過血，這等手法不但從所未見，抑且從所未聞，眼見他貌不驚人，年紀輕輕，決無這等功力，聽他說是旁人假手於他，都信是童姥已到了靈鷲宮中。烏老大曾和虛竹在雪峰上相處數日，此刻雖然虛竹頭髮已長，滿臉塗了泥污，但一開口說話，烏老大猛地省起，便認了出來，一縱身欺近他身旁，扣住了他右手脈門，喝道：「小和尚，童……童姥已到了這裡麼？」

　　虛竹道：「烏先生，你肚皮上的傷處已痊癒了嗎？我……我現在已不能算是佛門弟子了，唉！說來慚愧……當真慚愧得緊。」說到此處，不禁滿臉通紅，只是臉上塗了許多污泥，旁人也瞧不出來。烏老大一出手便扣住他脈門，諒他無法反抗，當下加運內力，要他痛得出聲討饒，心想童姥對這小和尚甚好，我一襲得手，將他扣為人質，童姥便要傷我，免不了要投鼠忌器。哪知他連催內力，虛竹恍若不知，所發的內力都如泥牛入海，無影無蹤。烏老大心下害怕，不敢再催內力，卻也不肯就此放開了手。群豪一見烏老大所扣的部位，便知虛竹已落入他的掌握，即使他功夫比烏老大為高，也已無可抗禦，唯有聽由烏老大宰割，均想：「這小子倘若真是高手，要害便決不致如此輕易的為人所制。」各人七張八嘴的喝問：「小子，你是誰？怎麼來的？」「你叫什麼名字？你師長是誰？」「誰派你來的？童姥呢？她到底是死是活？」虛竹一一回答，神態甚是謙恭：「在下道號……道號虛竹子。童姥確已逝世，她老人家的遺體已運到了接天橋邊。我師門淵源，唉，說來慚愧，當真……當真……在下鑄下大錯，不便奉告。各位若是不信，待會大夥兒便可一同瞻仰她老人家的遺容。在下到這裡來，是為了替童姥辦理後事。各位大都是她老人家的舊部，我勸各位不必再念舊怨，大家在她老人家靈前一拜，種種仇恨，一筆勾消，豈不是好？」他一句句說來，一時羞愧，一時傷感，東一句，西一句，即不連貫，語氣也毫不順暢，最後又儘是一廂情願之辭。

　　群豪覺這小子胡說八道，有點神智不清，驚懼之心漸去，狂傲之意便生，有人更破口叱罵起來：「小子是什麼東西，膽敢要咱們在死賊婆的靈前磕頭？」「他媽的，老賊婆到底是怎樣死的？」「是不是死在他師妹李秋水手下？這條腿是不是她的？」虛竹道：「各位就算真和童姥有深仇大恨，她既已逝世，那也不必再懷恨了，口口聲聲『老賊婆』未免太難聽了一點。烏先生說得不錯，童姥確是死於她師妹李秋水手下，這條腿嘛，也確是她老人家的遺體。唉，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童姥她老人家雖然武功深湛，到頭來終於功散氣絕，難免化作黃土。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接引童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池淨土！」

　　群豪聽他嘮嘮叨叨的說來，童姥已死倒是確然不假，登時都大感寬慰。有人問道：「童姥臨死之時，你是否在她身畔？」虛竹道：「是啊。最近幾個月來，我一直在服侍她老人家。」群豪對望一眼，心中同時飛快的轉過了一個念頭：「破解生死符的寶訣，說不定便在這小子的身上。」

　　青影一晃，一人欺近身來，扣住了虛竹左手脈門，跟著烏老大覺得後頸一涼，一件利器已架在他項頸之中，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烏老大，放開了他。」

　　烏老大一見扣住虛竹左腕那人，便料到此人的死黨必定同時出擊，待要出掌護身，卻已慢了一步。只聽得背後那人道：「再不放開，這一劍便斬下來了。」烏老大松指放開虛竹手腕，向前躍出數步，轉過身來，說道：「珠崖雙怪，姓烏的不會忘了今日之事。」那用劍逼他的是個瘦長漢子，獰笑道：「烏老大，不論出什麼題目，珠崖雙怪都接著便是。」大怪扣著虛竹的脈門，二怪便來搜他的衣袋。虛竹心想：「你們要搜便搜，反正我身邊又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物事。」二怪將他懷中的東西一件件摸將出來，第一件便摸到無崖子給他的那幅圖畫，當即展開卷軸。大廳上數百對目光，齊向畫中瞧去。那畫曾被童姥踩過幾腳，後來又在冰窖中被浸得濕透，但圖中美女仍是栩栩如生，便如要從畫中走下來一般，丹青妙筆，實是出神入化。眾人一見之下，不約而同都向王語嫣瞧去。有人說：「咦！」有人說「哦！」有人說：「呸！」有人說：「哼！」咦者大出意外，哦者恍然有悟，呸者甚為憤怒，哼者意存輕蔑。群豪本來盼望卷軸中繪的是一張地圖又或是山水風景，便可循此而去找尋破解生死符的靈藥或是秘訣，哪知竟是王語嫣的一幅圖像，咦、哦、呸、哼一番之後，均感失望。只有段譽、慕容復、王語嫣同時「啊」的一聲，至於這一聲「啊」的含意，三人卻又各自不同。王語嫣見到虛竹身邊藏著自己的肖像，驚奇之餘，暈紅雙頰，尋思：「難道……難道這人自從那日在珍瓏棋局旁見了我一面之後，便也像段公子一般，將我……將我這人放在心裡？否則何以圖我容貌，暗藏於身？」段譽卻想：「王姑娘天仙化身，姿容絕世，這個小師父為她顛倒傾慕，那也不足為異。唉，可惜我的畫筆及不上這位小師父的萬一，否則我也來畫一幅王姑娘的肖像，日後和她分手，朝夕和畫像相對，倒也可稍慰相思之苦。」慕容復卻想：「這小和尚也是個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之人。」二怪將圖像往地下一丟，又去搜查虛竹衣袋，此後拿出來的是虛竹在少林寺剃度的一張度牒，幾兩碎銀子，幾塊乾糧，一雙布襪，看來看去，無一和生死符有關。珠崖二怪搜查虛竹之時，群豪無不虎視眈眈的在旁監視，只要見到有什麼特異之物，立時湧上搶奪，不料什麼東西也沒搜到。珠崖大怪罵道：「臭賊，老賊婆臨死之時，跟你說什麼來？」虛竹道：「你問童姥臨死時說什麼話？嗯，她老人家說：『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三聲，就此斷氣了。」群豪莫名其妙，心思縝密的便沉思這句「不是她」和大笑三聲有什麼含義，性情急躁的卻都喝罵了起來。珠崖大怪喝道：「他媽的，什麼不是她，哈哈哈？老賊婆還說了什麼？」虛竹道：「前輩先生，你提到童姥她老人家之時，最好稍存敬意，可別胡言斥罵。」珠崖大怪大怒，提起左掌，便向他頭頂擊落，罵道：「臭賊，我偏要罵老賊婆，卻又如何？」突然間寒光一閃，一柄長劍伸了過來，橫在虛竹頭頂，劍刃豎立。珠崖大怪這一掌倘若繼續拍落，還沒碰到虛竹頭皮，自己手掌先得在劍鋒上切斷了。他一驚之下，急忙收掌，只是收得急了，身子向後一仰，退出三步，一拉之下沒將虛竹拉動，順手放脫了他手腕，但覺左掌心隱隱疼痛，提掌一看，見一道極細的劍痕橫過掌心，滲出血來，不由得又驚又恐，心想這一下只消收掌慢了半分，這手掌豈非廢了？怒目向出劍之人瞪去，見那人身穿青衫，五十來歲年紀，長鬚飄飄，面目清秀，認得他是「劍神」卓不凡。從適才這一劍出招之快、拿捏之準看來，劍上的造詣實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又記起那日劍魚島區島主離眾而去，頃刻間便給這「劍神」斬了首級，他性子雖躁，卻也不敢輕易和這等厲害的高手為敵，說道：「閣下出手傷我，是何用意？」

　　卓不凡微微一笑，說道：「大夥兒要從此人口中，查究破解生死符的法門，老兄卻突然性起，要將這人殺死。眾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催起命來，老兄如何交代？」珠崖大怪語塞，只道：「這個……這個……」卓不凡還劍入鞘，微微側身，手肘在二怪肩頭輕輕一撞，二怪站立不定，騰騰騰騰，向後退出四步，胸腹間氣血翻湧，險些摔倒，好容易才站定腳步，卻不敢出聲喝罵。卓不凡向虛竹道：「小兄弟，童姥臨死之時，除了說『不是她』以及大笑三聲之外，還說了什麼？」

　　虛竹突然滿臉通紅，神色忸怩，慢慢的低下頭去，原來他想起童姥那時說道：「你將那幅畫拿來，讓我親手撕個稀爛，我再無掛心之事，便可指點你去尋那夢中姑娘的途徑。」豈知童姥一見圖畫，發現畫中人並非李秋水，又是好笑，又是傷感，竟此一瞑不視。他想：「童姥突然逝世，那位夢中姑娘的蹤跡，天下再無一人知曉，只怕今生今世，我是再也不能和她相見了。」言念及此，不禁黯然魂銷。

　　卓不凡見他神色有異，只道他心中隱藏著什麼重大機密，和顏悅色的道：「小兄弟，童姥到底跟你說了些什麼，你跟我說好了，我姓卓的非但不會為難你，並且還有大大的好處給你。」虛竹連耳根子也紅了，搖頭道：「這件事，我是萬萬……萬萬不能說的。」卓不凡道：「為什麼不能說？」虛竹道：「此事說來……說來……唉，總而言之，我不能說，你便殺了我，我也不說。」卓不凡道：「你當真不說？」虛竹道：「不說。」卓不凡向他凝視片刻，見他神氣十分堅決，突然間刷的一聲，拔出長劍，寒光閃動，嗤嗤嗤幾聲輕響，長劍似乎在一張八仙桌上劃了幾下，跟著拍拍幾響，八仙桌分為整整齊齊的九塊，崩跌在地。在這一霎眼之間，他縱兩劍，橫兩劍，連出四劍，在桌上劃了一個「井」字。更奇的是，九塊木板均成四方之形，大小闊狹，全無差別，竟如是用尺來量了之後再慢慢剖成一般。大廳中登時彩聲雷動。

　　王語嫣輕聲道：「這一手周公劍，是福建建陽『一字慧劍門』的絕技，這位卓老先生，想必是『一字慧劍門』的高手耆宿。」群豪齊聲喝彩之後，隨即一齊向卓不凡注目，更無聲息，她話聲雖輕，這幾句話卻清清楚楚的傳入了各人耳中。

　　卓不凡哈哈一笑，說道：「這位姑娘當真好眼力，居然說得出老朽的門派和劍招名稱。難得，難得。」眾人都想：「從來沒聽說福建有個『一字慧劍門』，這老兒劍術如此厲害，他這門派該當威震江湖才是，怎地竟是沒沒無聞？」只聽卓不凡歎了口氣，說道：「我這門派之中，卻只老夫孤家寡人、光桿兒一個。『一字慧劍門』三代六十二人，三十三年之前，便給天山童姥殺得乾乾淨淨了。」

　　眾人心中一凜，均想：「此人到靈鷲宮來，原來是為報師門大仇。」只見卓不凡長劍一抖，向虛竹道：「小兄弟，我這幾招劍法，便傳了給你如何？」此言一出，群豪有的現出艷羨之色，但也有不少人登時顯出敵意。學武之人若得高人垂青，授以一招兩式，往往終身受用不盡，天下揚名，立身保命，皆由於此。但歹毒之徒習得高招後反噬恩師，亦屢見不鮮，是以武學高手擇徒必嚴。卓不凡毫沒來由的答允以上乘劍術傳授虛竹，自是為了要知道童姥的遺言，以取得生死符。

　　虛竹尚未答覆，人叢中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卓先生，你也是中了生死符麼？」卓不凡向那人瞧去，見說話的是個中年道姑，便道：「仙姑何出此問？」段譽認得這道姑是大理無量洞洞主辛雙清，她本是無量劍西宗的掌門人，給童姥的部屬收服，改稱為無量洞洞主。這些日子來，他一直不敢和辛雙清正眼相對，也不敢走近她屬下的左子穆，生怕他們要算舊帳，這時見她發話，急忙躲在包不同身後。辛雙清道：「卓先生若非身受生死符的荼毒，何以千方百計，也來求這破解之道？倘若卓先生意在挾制我輩，那麼三十六洞、七十二島諸兄弟甫脫獅吻，又入虎口，只怕也未必甘心。卓先生雖然劍法通神，但如逼得我們無路可走，眾兄弟也只好不顧死活的一搏了。」這番話不亢不卑，但一語破的，揭穿了卓不凡的用心，辭鋒咄咄逼人。

　　群豪中登時有十餘人響應：「辛洞主的話是極。」更有人道：「小子，童姥到底有什麼遺言，你快當眾說出來，否則大夥兒將你亂刀分屍，味道可不太妙。」

　　卓不凡長劍抖動，嗡嗡作響，說道：「小兄弟不用害怕，你在我身邊，瞧有誰能動了你一根寒毛？童姥的遺言你只能跟我一個人說，若有第三個人知道，我的劍法便不能傳你了。」虛竹搖頭道：「童姥的遺言，只和我一個人有關，跟另外一個人也有關，但跟各位實在沒半點干係。再說，不管怎樣，我是決計不說的。你的劍法雖好，我也不想學。」群豪轟然叫好，道：「對，對！好小子，挺有骨氣，他的劍法學來有什麼用？」「人家嬌滴滴的小姑娘，一句話便將他劍招的來歷揭破了，可見並無希奇之處。」又有人道：「這位姑娘既然識得劍法的來歷，便有破他劍法的本事。小兄弟，若要拜師，還是拜這個小姑娘為妙。何況你懷中藏了她的畫像，哈哈，自然是該當拜她為師才是。」

　　卓不凡聽到各人的冷嘲熱諷，甚感難堪，斜眼向王語嫣望去，過了半晌，見她始終默不作聲，卓不凡大怒，心道：「有人說你能破得我的劍法，你竟並不立即否認，難道你是默認確能破得嗎？」其實王語嫣心中在想：「表哥為什麼神色不大高興，是不是生我的氣啊？我什麼地方得罪他了？莫非……莫非那位小師父畫了我的肖像藏在身邊，表哥就此著惱！」於旁人的說話，一時全沒聽在耳中。

　　卓不凡一瞥眼又見到丟在地下的那軸圖畫，陡然想起：「這小子畫了她肖像藏在懷中，自然對她有萬分情意。我要他吐露童姥遺言，非從這小妞兒身上著手不可，有了！」拾起圖畫，塞入虛竹懷中，說道：「小兄弟，你的心事，我全知道，嘿嘿，郎才女貌，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只不過有人從中作梗，你想稱心如意，卻也不易。這樣罷，由我一力主持，將這位姑娘配了給你作妻房，即刻在此拜天地，今晚便在靈鷲宮中洞房如何？」說著笑吟吟的伸手指著王語嫣。「一字慧劍門」滿門師徒給童姥殺得精光，當時卓不凡不在福建，倖免於難，從此再也不敢回去，逃到長白山中荒僻極寒之地苦研劍法，無意中得了前輩高手遺下來的一部劍經，勤練三十年，終於劍術大成，自信已然天下無敵，此番出山，在河北一口氣殺了幾個赫赫有名的好手，更是狂妄不可一世，只道手中長劍當世無人與抗，言出法隨，誰敢有違？虛竹臉上一紅，忙道：「不，不！卓先生不可誤會。」卓不凡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知好色則慕少艾，原是人之常情，又何必怕醜？」

　　虛竹不由得狼狽萬狀，連說：「這個……這個……不是的……」卓不凡長劍抖動，一招「天如穹廬」，跟著一招「白霧茫茫」，兩招混一，向王語嫣遞去，要將她圈在劍光之中拉過來，居為奇貨，以便與虛竹交換，要他吐露秘密。王語嫣一見這兩招，心中便道：「『天如穹廬』和『白霧茫茫』，都是九虛一實。只須中宮直進，搗其心腹，便逼得他非收招不可。」可是心中雖知其法，手上功夫卻使不出來，眼見劍光閃閃，罩向自己頭上，驚惶之下，「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慕容復看出卓不凡這兩招並無傷害王語嫣之意，心想：「我不忙出手，且看這姓卓的老兒搗什麼鬼？這小和尚是否會為了表妹而吐露機密？」但段譽一見到卓不凡的劍招指向王語嫣，他也不懂劍招虛實，自然是大驚失色，情急之下，腳下展開「凌波微步」，疾衝過去，擋在王語嫣身前。卓不凡劍招雖快，段譽還是搶先了一步。長劍寒光閃處，嗤得一聲輕響，劍尖在段譽胸口劃了一條口子，自頸至腹，衣衫盡裂，傷及肌膚。總算卓不凡志在逼求虛竹心中的機密，不欲此時殺人樹敵，這一劍手勁的輕重恰到好處，劍痕雖長，傷勢卻甚輕微。段譽嚇得呆了，一低頭見到自己胸膛和肚腹上如此長的一條劍傷，鮮血迸流，只道已被他開膛破腹，立時便要斃命，叫道：「王姑娘，你……你快躲開，我來擋他一陣。」

　　卓不凡冷笑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居然不自量力，來做護花之人。」轉頭向虛竹道：「小兄弟，看中這位姑娘的人可著實不少，我先動手給你除去一個情敵如何？」長劍劍尖指著段譽心口，相距一吋，抖動不定，只須輕輕一送，立即插入他的心臟。虛竹大驚，叫道：「不可，萬萬不可！」生怕卓不凡殺死段譽，左手伸出，小指在他右腕「太淵穴」上輕輕一拂。卓不凡手上一麻，握著劍柄的五指便即鬆了。虛竹順手將長劍抓在掌中。這一下奪劍，乃是「天山折梅手」中的高招，看似平平無奇，其實他小指的一拂之中，含有最上乘的「小無相功」，卓不凡的功力便再深三四十年，手中長劍一樣的也給奪了下來。虛竹道：「卓先生，這位段公子是好人，不可傷他的性命。」順手又將長劍塞還在卓不凡手中，低頭去察看段譽傷勢。段譽歎道：「王姑娘，我……我要死了，但願你與慕容兄百年齊眉，白頭偕老。爹爹，媽媽……我……我……」他傷勢其實並不厲害，只是以為自己胸膛肚腹給人剖開了，當然是非死不可，一洩氣，身子向後便倒。

　　王語嫣搶著扶住，垂淚道：「段公子，你這全是為了我……」虛竹出手如風，點了段譽胸腹間傷口左近的穴道，再看他傷口，登時放心，笑道：「段公子，你的劍傷不礙事，三四天便好。」段譽身子給王語嫣扶住，又見她為自己哭泣，早已神魂飄蕩，歡喜萬分，問道：「王姑娘，你……你是為我流淚麼？」王語嫣點了點頭，珠淚又是滾滾而下。段譽道：「我段譽得有今日，他便再刺我幾十劍，我便為你死幾百次，也是甘心。」虛竹的話，兩人竟都全沒聽進耳中。王語嫣是心中感激，情難自己。段譽見到了意中人的眼淚，又知這眼淚是為自己所流，哪裡還關心自己的生死？

　　虛竹奪劍還劍，只是一瞬間之事，除了慕容復看得清楚、卓不凡心中明白之外，旁人都道卓不凡手下留情，故意不取段譽性命。可是卓不凡心中驚怒之甚，實是難以形容，一轉念間，心道：「我在長白山中巧得前輩遺留的劍經，苦練三十年，當世怎能尚有敵手？是了，想必這小子誤打誤撞，剛好碰到我手腕上的太淵穴。天下十分湊巧之事，原是有的。倘若他真是有意奪我手中兵刃，奪了之後，又怎會還我？瞧這小子小小年紀，能有多大氣候，豈能奪得了卓某手中長劍？」心念及此，豪氣又生，說道：「小子，你忒也多事！」長劍一遞，劍尖指在虛竹的後心衣上，手勁輕送，要想刺破他的衣衫，便如對付段譽一般，令他也受些皮肉之苦。虛竹這時體內北冥真氣充盈流轉，宛若實質，卓不凡長劍刺到，撞上了他體內真氣，劍尖一歪，劍鋒便從他身側滑開。卓不凡大吃一驚，變招也真快捷，立時橫劍削向虛竹脅下。這一招「玉帶圍腰」一劍連攻他前、右、後三個方位，三處都是致命的要害，凌厲狠辣。這時他已知虛竹武功之高，大出自己意料之外，這一招已是使上了全力。

　　虛竹「咦」的一聲，身子微側，不明白卓不凡適才還說得好端端地，何以突然翻臉，陡施殺手？嗤得一聲，劍刃從他腋下穿過，將他的舊僧袍劃破了長長的一條。卓不凡第二擊不中，五分驚訝之外，更增了五分懼怕，身子滴溜溜的打了半個圈子，長劍一挺，劍尖上突然生出半尺吞吐不定的青芒。群眾中有十餘人齊聲驚呼：「劍芒，劍芒！」那劍芒猶似長蛇般伸縮不定，卓不凡臉露獰笑，丹田中提一口真氣，青芒突盛，向虛竹胸口刺來。

　　虛竹從未見過別人的兵刃上能生出青芒，聽得群豪呼喝，料想是一門厲害武功，自己定然對付不了，腳步一錯，滑了開去。卓不凡這一劍出了全力，中途無法變招，刷的一聲響，長劍刺入了大石柱中，深入尺許。這根石柱乃極堅硬的花崗石所製，軟身的長劍居然刺入一尺有餘，可見他附在劍刃上的真力實是非同小可，群豪又忍不住喝彩。

　　卓不凡手上運勁，將長劍從石柱中拔出，仗劍向虛竹趕去，喝道：「小兄弟，你能逃到哪裡去？」虛竹心下害怕，滑腳又再避開。左側突然有人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小和尚，躺下罷！」是個女子聲音。兩道白光閃處，兩把飛刀在虛竹面前掠過。虛竹雖只在最初背負童姥之時，得她指點過一些輕功，但他內力深湛渾厚，舉手投足之際，自然而然的輕捷無比，身隨意轉，飛刀來得雖快，他還是輕輕巧巧的躲過了。但見一個身穿淡紅衣衫的中年美婦雙手一招，便將兩把飛刀接在手中。她掌心之中，倒似有股極強的吸力，將飛刀吸了過去。卓不凡讚道：「芙蓉仙子的飛刀神技，可教人大開眼界了。」虛竹驀地想起，那晚眾人合謀進攻縹緲峰之時，卓不凡、芙蓉仙子二人和不平道人乃是一路，不平道人在雪峰上被自己以松球打死，難怪二人要殺自己為同伴報仇。他自覺內疚，停了腳步，向卓不凡和芙蓉仙子不住作揖，說道：「我確是犯了極大的過錯，當真該死，雖然當時我並非有意，唉，總之是鑄成了難以挽回的大錯。兩位要打要罵，我……我這個……再也不敢躲閃了。」卓不凡和芙蓉仙子崔綠華對望了一眼，均想：「這小子終於害怕了。」其實他們並不知道不平道人是死在虛竹的手下，即使知道，也不擬殺他為不平道人報仇。兩人一般的心思，同時欺近身去，一左一右，抓住了虛竹的手腕。虛竹想到不平道人死時的慘狀，心中抱憾萬分，不住討饒：「我做錯了事，當真後悔莫及。兩位儘管重重責罰，我心甘情願的領受，就是要殺我抵命，那也不敢違抗。」卓不凡道：「你要我不傷你性命，那也容易，你只須將童姥臨死時的遺言，原原本本的說與我聽，便可饒了你。」崔綠華微笑道：「卓先生，小妹能不能聽？」卓不凡道：「咱們只要尋到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這裡眾位朋友人人都受其惠，又不是在下一人能得好處。」他既不說讓崔綠華同聽秘密，亦不說不讓她聽，但言下之意，顯然是欲獨佔成果。崔綠華微笑道：「小妹卻沒你這麼好良心，我便是瞧著這小子不順眼。」左手緊緊抓著虛竹的手腕，右手一揚，兩柄飛刀便往虛竹胸口插了下來。

　　童姥既死，卓不凡的師門大仇已難以得報，這時他只想找到破解生死符的法門，挾制群豪，作威作福。崔綠華的用意卻全然不同。她兄長為三十六洞的三個洞主聯手所殺，她想只要殺了虛竹，無人知道童姥的遺言，那三個洞主身上的生死符就永遠難以破解，勢必比她兄長死得慘過百倍，遠勝於自己親手殺人報仇，是以突然之間，猛施殺手。她這下出手好快，卓不凡長劍本已入鞘，忙去拔劍，眼看已然慢了一步。虛竹一驚之下，不及多想，自然而然的雙手一振，將卓不凡和崔綠華同時震開數步。

　　崔綠華一聲呼喝，飛刀脫手，疾向虛竹射去。她雖跌出數步，但以投擲暗器而論，仍可說相距極近。卓不凡怕虛竹被殺，舉劍往飛刀上撩去。崔綠華早料到卓不凡定會出劍相救，兩柄飛刀脫手，跟著又有十柄飛刀連珠般擲出，其中三刀擲向卓不凡，志在將他擋得一擋，其餘七刀都是向虛竹射去，面門、咽喉、胸膛、小腹，盡在飛刀的籠罩之下。虛竹雙手連抓，使出「天山折梅手」來，隨抓隨拋，但聽得叮叮噹噹之聲不絕，霎時之間，將十三件兵刃投在腳邊。十二柄是崔綠華的飛刀，第十三件卻是卓不凡的長劍。原來他一使上這「天山折梅手」，惶急之下，沒再細想對手是誰，只是見兵刃便抓，順手將卓不凡的長劍也奪了下來。他奪下十三件兵刃，一抬頭見到卓不凡蒼白的臉色，回過頭來，再見到崔綠華驚懼的眼神，心道：「糟糕，糟糕，我又得罪了人啦。」忙道：「兩位請勿見怪，在下行事鹵莽。」俯身拾起地下十三件兵刃，雙手捧起，送到卓崔二人身前。崔綠華還道他故意來羞辱自己，雙掌運力，猛向他胸膛上擊去。但聽得拍的一聲響，一股猛烈無比的力道反擊而來，崔綠華「啊」的一聲驚呼，身子向後飛去，砰的一下，重重撞在石牆之上，噴出兩口鮮血。

　　卓不凡此次與不平道人、崔綠華聯手，事先三人暗中曾相互伸量過武功內力，雖然卓不凡較二人為強，但也只稍勝一籌而已，此刻見虛竹雙手捧著兵刃，單以體內的一股真氣，便將崔綠華彈得身受重傷，自己萬萬不是對手。他知道今日已討不了好去，雙手向虛竹一拱，說道：「佩服，佩服，後會有期。」

　　虛竹道：「前輩請取了劍去。在下無意冒犯，請前輩不必介意。前輩要打要罵，為不平道長出氣，我……我決計不敢反抗。」在卓不凡聽來，虛竹這幾句話全成了刻毒的譏諷。他臉上已無半點血色，大踏步向廳外走去。

　　忽聽得一聲嬌叱，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站住了！靈鷲宮是什麼地方，容得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嗎？」卓不凡一凜，順手便按劍柄，一按之下，卻按了個空，這才想起長劍已給虛竹奪去，只見大門外攔著一塊巨岩，二丈高，一丈寬，將大門密不透風的堵死了。這塊巨岩不知是何時無聲無息的移來，自己竟全然沒有警覺。

　　群豪一見這等情景，均知已陷入了靈鷲宮的機關之中。眾人一路攻戰而前，將一干黃衫女子殺的殺，擒的擒，掃蕩得乾乾淨淨，進入大廳之後，也曾四下察看有無伏兵，但此後有人身上生死符發作，各人觸目驚心，物傷其類，再加上一連串變故接踵而來，竟沒想到身處險地，危機四伏，待見得到巨岩堵死了大門，心中均是一凜：「今日要生出靈鷲宮，只怕大大的不易了。」忽聽得頭頂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童姥姥座下四使婢，參見虛竹先生。」虛竹抬起頭來，只見大廳靠近屋頂之處，有九塊岩石凸了出來，似乎是九個小小的平台，其中四塊岩石上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正自盈盈拜倒。四女一拜，隨即縱身躍落，身在半空，手中已各持一柄長劍，飄飄而下。四女一穿淺紅，一穿月白，一穿淺碧，一穿淺黃，同時躍下，同時著地，又向虛竹躬身拜倒，說道：「使婢迎接來遲，主人恕罪。」虛竹作揖還禮，說道：「四位姊姊不必多禮。」四個少女抬起頭來，眾人都是一驚。但見四女不但高矮穠纖一模一樣，而且相貌也沒半點分別，一般的瓜子臉蛋，眼如點漆，清秀絕俗，所不同的只是衣衫顏色。那穿淺紅衫的女子道：「婢子四姊妹一胎孿生，童姥姥給婢子取名為梅劍，這三位妹子是蘭劍、竹劍、菊劍。適才遇到昊天、朱天諸部姊妹，得知諸般情由。現下婢子已將獨尊廳大門關上了，這一干大膽作反的奴才如何處置，便請主人發落。」群豪聽她自稱為四姊妹一胎孿生，這才恍然，怪不得四人相貌一模一樣，但見她四人容顏秀麗，語音清柔，各人心中均生好感，不料說到後來，那梅劍竟說什麼「一干大膽作反的奴才」，實是無禮之極。兩條漢子搶了上來，一人手持單刀，一人拿著一對判官筆，齊聲喝道：「小妞兒，你口中不乾不淨的放……」突然間青光連閃，蘭劍、竹劍姊妹長劍掠出，跟著當當兩聲響，兩條漢子的手腕已被截斷，手掌連著兵刃掉在地下，這一招迅捷無倫，那二人手腕已斷，口中還在說道：「……什麼屁！哎唷！」齊聲大叫，向後躍開，只灑得滿地都是鮮血。二女一出手便斷了二人手腕，其餘各人雖然頗有自忖武功比那兩條大漢要高得多的，卻也不敢貿然出手，何況眼見這座大廳四壁都是厚實異常的花崗岩，又不知廳中另有何等厲害機關，各人面面相覷，誰也沒有作聲。

　　寂靜之中，忽然人叢中又有一人「荷荷荷」的咆哮起來。眾人一聽，都知又有人身上的生死符催命來了。群豪相顧失色之際，一條鐵塔般的大漢縱跳而出，雙目盡赤，亂撕自己胸口衣服。許多人叫了起來：「鐵鰲島島主！鐵鰲島島主哈大霸！」那哈大霸口中呼叫，直如一頭受傷了的猛虎，他提起鐵缽般的拳頭，砰的一聲，將一張茶几擊得粉碎，隨即向菊劍衝去。菊劍見到他可怖的神情，忘了自己劍法高強，心中害怕，一鑽頭便縮入了虛竹的懷中。哈大霸張開蒲扇般的大手，向梅劍抓來。這四個孿生姊妹心意相通，菊劍嚇得渾身發抖，梅劍早受感應，眼見哈大霸撲到，「啊」的一聲驚呼，躲到了虛竹背後。哈大霸一抓不中，翻轉雙手，便往自己兩隻眼睛中挖去。虛竹叫道：「使不得！」衣袖揮出，拂中他的臂彎，哈大霸雙手便即垂下。虛竹道：「這位兄台體內所種的生死符發作，在下來想法子給你解去。」當即使出「天山六陽掌」中的一招「陽歌天鈞」，在哈大霸背心「靈台穴」上一拍。哈大霸幾下劇震，全身宛如虛脫。青光閃處，兩柄長劍分別向哈大霸刺到，正是蘭劍、竹劍二姝乘機出手。虛竹道：「不可！」夾手將雙劍奪過，喃喃念道：「糟糕，糟糕！不知他的生死符在何處？」他雖學會了生死符的破解之法，究竟見識淺陋，看不出哈大霸身上生死符的所在，這一招「陽歌天鈞」又出力太猛，哈大霸竟然受不起。

　　哈大霸說道：「中……中在……懸樞……氣……氣海……絲……絲空竹……」適才虛竹一招「陽歌天鈞」，已令他神智恢復。虛竹喜道：「你自己知道，那就好了。」當即以童姥所授法門，用天山六陽掌的純陽之力，將他懸樞、氣海、絲空竹三處穴道中的寒冰生死符化去。

　　哈大霸站起身來，揮拳踢腿，大喜若狂，突然撲翻在地，砰砰砰的向虛竹磕頭，說道：「恩公在上，哈大霸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給的，此後恩公但有所命，哈大霸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虛竹對人向來恭謹，見哈大霸行此禮，忙跪下還禮，也砰砰砰的向他磕頭，說道：「在下不敢受此重禮，你向我磕頭，我也得向你磕頭。」哈大霸大聲道：「恩公快快請起，你向我磕頭，可真折殺小人了。」為了表示感激之意，又多磕幾個頭。虛竹見他又磕頭，當下又磕頭還禮。

　　兩人趴在地下，磕頭不休。猛聽得幾百人齊聲叫了起來：「給我破解生死符，給我破解生死符。」身上中了生死符的群豪蜂擁而前，將二人團團圍住。一名老者將哈大霸扶起，說道：「不用磕頭啦，大夥兒都要請恩公療毒救命。」虛竹見哈大霸站起，這才站起身來，說道：「各位別忙，聽我一言。」霎時之間，大廳上沒半點聲息。虛竹說道：「要破解生死符，須得確知所種的部位，各位自己知不知道？」霎時間眾人亂成一團，有的說：「我知道！」有的說：「我中在委中穴、內庭穴！」有的說：「我全身發疼，他媽的也不知中在什麼鬼穴道！」有的說：「我身上麻癢疼痛，每個月不同，這生死符會走！」突然有人大聲喝道：「大家不要吵，這般嚷嚷的，虛竹子先生能聽得見麼？」出聲呼喝的正是群豪之首的烏老大，眾人便即靜了下來。虛竹道：「在下雖蒙童姥授了破解生死符的法門……」七八個人忍不住叫了起來：「妙極，妙極！」「吾輩性命有救了！」只聽虛竹續道：「……但辨穴認病的本事卻極膚淺。不過各位也不必擔心，若是自己確知生死符部位的，在下逐一施治，助各位破解。就算不知，咱們慢慢琢磨，再請幾位精於醫道的朋友來一同參詳，總之是要治好為止。」

　　群豪大聲歡呼，只震得滿廳中都是回聲。過了良久，歡呼聲才漸漸止歇。梅劍冷冷的道：「主人應允給你們取出生死符，那是他老人家的慈悲。可是你們大膽作亂，害得童姥離宮下山，在外仙逝，你們又來攻打縹緲峰，害死了我們鈞天部的不少姊妹，這筆帳卻又如何算法？」此言一出，群豪面面相覷，心中不禁冷了半截，尋思梅劍所言確是實情，虛竹既是童姥的傳人，對眾人所犯下的大罪不會置之不理。有人便欲出言哀懇，但轉念一想，害死童姥、倒反靈鷲宮之罪何等深重，豈能哀求幾句，便能了事？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烏老大道：「這位姊姊所責甚是有理，吾輩罪過甚大，甘領虛竹子先生的責罰。」他摸準了虛竹的脾氣，知他忠厚老實，絕非陰狠毒辣的童姥可比，若是由他出手懲罰，下手也必比梅蘭菊竹四劍為輕，因之向他求告。

　　群豪中不少人便即會意，跟著叫了起來：「不錯，咱們罪孽深重，虛竹子先生要如何責罰，大家甘心領罪。」有些人想到生死符催命時的痛苦，竟然雙膝一曲，跪了下來。

　　虛竹渾沒了主意，向梅劍道：「梅劍姊姊，你瞧該當怎麼辦？」梅劍道：「這些都不是好人，害死了鈞天部這麼多姊妹，非叫他們償命不可。」無量洞副洞主左子穆向梅劍深深一揖，說道：「姑娘，咱們身上中了生死符，實在是慘不堪言，一聽到童姥姥她老人家不在峰上，不免著急，以致做錯了事，實在悔之莫及。求你姑娘大人大量，向虛竹子先生美言幾句。」

　　梅劍臉一沉，說道：「那些殺過人的，快將自己的右臂砍了，這是最輕的懲戒了。」她話一出口，覺得自己發號施令，於理不合，轉頭向虛竹道：「主人，你說是不是？」虛竹覺得如此懲罰太重，卻又不願得罪梅劍，囁嚅道：「這個……這個……嗯……那個……」人群中忽有一人越眾而出，正是大理國王子段譽。他性喜多管閒事，評論是非，向虛竹拱了拱手，笑道：「仁兄，這些朋友們來攻打縹緲峰，小弟一直極不贊成，只不過說干了嘴，也勸他們不聽。今日大夥兒闖下大禍，仁兄欲加罪責，倒也應當。小弟向仁兄討一個差使，由小弟來將這些朋友們責罰一番如何？」那日群豪要殺童姥，歃血為盟，段譽力加勸阻，虛竹是親耳聽到的，知道這位公子仁心俠膽，對他好生敬重，自己負了童姥給李秋水從千丈高峰打下來，也曾得他相救，何況自己正沒做理會處，聽他如此說，忙拱手道：「在下識見淺陋，不會處事。段公子肯出面料理，在下感激不盡。」群豪初聽段譽強要出頭來責罰他們，如何肯服？有些脾氣急躁的已欲破口大罵，待聽得虛竹竟一口應允，話到口邊，便都縮回去了。段譽喜道：「如此甚好。」轉身面對群豪說道：「眾位所犯過錯，實在太大，在下所定的懲罰之法，卻也非輕。虛竹子先生既讓在下處理，眾位若有違抗，只怕虛竹子老兄便不肯給你們拔去身上的生死符了。嘿嘿，這第一條嘛，大家需得在童姥靈前，恭恭敬敬的磕上八個響頭，肅穆默念，懺悔前非，磕頭之時，倘若心中暗咒童姥者，罪加一等。」虛竹喜道：「甚是！甚是！這第一條罰得很好。」群豪本來都怕這書獃子會提出什麼古怪難當的罰法來，都自惴惴不安，一聽他說在童姥靈前磕頭，均想：「人死為大，在她靈前磕幾個頭，又打甚緊？何況咱們心裡暗咒老賊婆，他又怎會知道，老子一面磕頭，一面暗罵老賊婆便是。」當即齊聲答應。段譽見自己提出的第一條眾人欣然同意，精神一振，說道：「這第二條，大家需得在鈞天部諸死難姊姊的靈前行禮。殺傷過人的，必須磕頭，默念懺悔，還得身上掛塊麻布，服喪志哀。沒殺過人的，長揖為禮，虛竹子仁兄提早給他們治病，以資獎勵。」群豪之中，一大半手上沒在縹緲峰頂染過鮮血，首先答應。殺傷過鈞天部諸女之人，聽他說不過是磕頭服喪，比之梅劍要他們自斷右臂，懲罰輕了萬倍，自也不敢異議。段譽又道：「這第三條嗎，是要大家永遠臣服靈鷲宮，不得再生異心。虛竹子先生說什麼，大家便得聽從號令。不但對虛竹子先生要恭敬，對梅蘭竹菊四位姊姊妹妹們，也得客客氣氣，化敵為友，再也不得動刀弄槍。倘若有哪一位不服，不妨上來跟虛竹子先生比上三招兩式，且看是他高明呢，還是你厲害！」群豪聽段譽這麼說，都歡然道：「當得，當得！」更有人道：「公子訂下的罰章，未免太便宜了咱們，不知更有什麼吩咐？」段譽拍了拍手，笑道：「沒有了！」轉頭向虛竹道：「小弟這三條罰章訂得可對？」虛竹拱手連說：「多謝，多謝，對之極矣。」他向梅劍等人瞧了一眼，臉上頗有歉然之色。蘭劍道：「主人，你是靈鷲宮之主，不論說什麼，婢子們都得聽從。你氣量寬宏，饒了這些奴才，可也不必對我們有什麼抱歉。」虛竹一笑，道：「不敢！嗯，這個……我心中還有幾句話，不知……不知該不該說？」

　　烏老大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向是縹緲峰的下屬，尊主有何吩咐，誰也不敢違抗。段公子所定的三條罰章，實在是寬大之至。尊主另有責罰，大夥兒自然甘心領受。」虛竹道：「我年輕識淺，只不過承童姥姥指點幾手武功，『尊主』什麼的，真是愧不敢當。我有兩點意思，這個……這個……也不知道對不對，大膽說了出來，這個……請各位前輩琢磨琢磨。」他自幼至今一直受人指使差遣，向居人下，從來不會自己出什麼主意，而當眾說話更是窘迫，這幾句話說得吞吞吐吐，語氣神色更是謙和之極。

　　梅蘭菊竹四姝均想：「主人怎麼啦，對這些奴才也用得著這麼客氣？」烏老大道：「尊主寬宏大量，赦免了大夥兒的重罪，更對咱們這般謙和，眾兄弟便肝腦塗地，也難報恩德於萬一。尊主有命，便請吩咐罷！」虛竹道：「是，是！我若說錯了，諸位不要……不要這個見笑。我想說兩件事。第一件嘛，好像有點私心，在下……在下出身少林寺，本來……本是個小和尚，請諸位今後行走江湖之時，不要向少林派的僧俗弟子們為難。那是我向各位求一個情，不敢說什麼命令。」

　　烏老大大聲道：「尊主有令：今後眾兄弟在江湖上行走，遇到少林派的大師父和俗家朋友們，須得好生相敬，千萬不可得罪了，否則嚴懲不貸。」群豪齊聲應道：「遵命。」虛竹見眾人答允，膽子便大了些，拱手道：「多謝，多謝！這第二件事，是請各位體念上天好生之德，我佛慈悲為懷，不可隨便傷人殺人。最好是有生之物都不要殺，螻蟻尚且惜命，最好連腥葷也不吃，不過這一節不大容易，連我自己也破戒吃葷了。因此……這個……那個殺人嘛，總之不好，還是不殺人的為妙，只不過我……我也殺過人，所以嘛……」烏老大大聲道：「尊主有令：靈鷲宮屬下一眾兄弟，今後不得妄殺無辜，胡亂殺生，否則重重責備。」群豪又齊聲應道：「遵命！」虛竹連連拱手，說道：「我……我當真感激不盡，話又說回來，各位多做好事，不做壞事，那也是各位自己的功德善業，必有無量福報。」向烏老大笑道：「烏先生，你幾句話便說得清清楚楚。我可不成，你……你的生死符中在哪裡？我先給你拔除了罷！」烏老大所以甘冒奇險，率眾謀叛，為來為去就是要除去體內的生死符，聽得虛竹答應為他拔除，從此去了這為患無窮的附骨之蛆，當真是不勝之喜，心中感激。雙膝一曲，便即拜倒。虛竹急忙跪倒還禮，又問：「烏先生，你肚子上松球之傷，這可痊癒了麼？你服過童姥的什麼『斷腸腐骨丸』，咱們也得想法子解了毒性才是。」

　　梅劍四姊妹開動機關，移開大門上的巨岩，放了朱天、昊天、玄天九部諸女進入大廳。

　　風波惡和包不同大呼小叫，和鄧百川、公冶干一齊進來。他四人出門尋童姥相鬥，卻撞到八部諸女。包不同言詞不遜，風波惡好勇鬥狠，三言兩語，便和諸女動起手來。不久鄧百川、公冶干加入相助，他四人武功雖強，但終究寡不敵眾，四人且鬥且走，身上都帶了傷，倘若大門再遲開片刻，梅蘭菊竹不出聲喝止，他四人若不遭擒，便難免喪生了。慕容復自覺沒趣，帶同鄧百川等告辭下山。卓不凡和芙蓉仙子崔綠華卻不別而行。

　　虛竹見慕容復等要走，竭誠挽留。慕容復道：「在下得罪了縹緲峰，好生汗顏，承兄台不加罪責，已領盛情，何敢再行叨擾？」虛竹道：「哪裡，哪裡？兩位公子文武雙全，英雄了得，在下仰慕得緊，只想……只想這個……向兩位公子領教。我……我實在笨得……那個要命。」

　　包不同適才與諸女交鋒，寡不敵眾，身上受了好幾處劍傷，正沒好氣，聽虛竹囉哩囉唆的留客，又聽慕容復低聲說他懷中藏了王語嫣的圖像，尋思：「這小賊禿假仁假義，身為佛門子弟，卻對我家王姑娘暗起歹心，顯然是個不守清規的淫僧。」便道：「小師父留英雄是假，留美人是真，何不直言要留王姑娘在縹緲峰上？」

　　虛竹愕然道：「你……你說什麼？我要留什麼美人？」包不同道：「你心懷不軌，難道姑蘇慕容家的都是白癡麼？嘿嘿，太也可笑！」虛竹搔了搔頭，說道：「我不懂先生說些什麼，不知什麼事可笑。」包不同雖然身在龍潭虎穴之中，但一激發了他的執拗脾氣，早將生死置於度外，大聲叫道：「你這小禿賊，你是少林寺的和尚，既是名門弟子，怎麼又改投邪派，勾結一眾妖魔鬼怪？我瞧著你便生氣。一個和尚，逼迫幾百名婦女做你妻妾情婦，兀自不足，卻又打起我家王姑娘的主意來！我跟你說，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你癩蝦蟆莫想吃天鵝肉，乘早收了歹心的好！」怒火上衝，拍手頓足，指著虛竹的鼻子大罵。虛竹莫名其妙，道：「我……我……我……」忽聽得呼呼兩聲，烏老大挺起綠波香露鬼頭刀，哈大霸舉起一柄大鐵椎，齊聲大喝，雙雙向包不同撲來。

　　慕容復知道虛竹既允為這些人解去生死符之毒，已得群豪死力，若是混戰起來，凶險無比，眼見烏老大和哈大霸同時撲到，身形一晃，搶上前去，使出「斗轉星移」的功夫，一帶之間，鬼頭刀砍向哈大霸，而大鐵椎砸向烏老大，噹的一聲猛響，兩般兵刃激得火花四濺。慕容復反手在包不同肩頭輕輕一推，將他推出丈餘，向虛竹拱手道：「得罪，告辭了！」身形晃處，已到大廳門口。他適才見過門口的機關，倘若那巨岩再移過來擋住了大門，那便只有任人宰殺了。

　　虛竹忙道：「公子慢走，決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慕容復雙眉一挺，轉身過來，朗聲道：「閣下是否自負天下無敵，要指點幾招麼？」虛竹連連搖手，道：「不……不敢……」慕容復道：「在下不速而至，來得冒昧，閣下真的非留下咱們不可麼？」虛竹搖頭道：「不……不是……是的……唉！」慕容復站在門口，傲然瞧著虛竹、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群豪，以及梅蘭菊竹四劍、九天九部諸女。群豪諸女為他氣勢所懾，一時竟然無人敢於上前。隔了半晌，慕容復袍袖一拂，道：「走罷！」昂然跨出大門。王語嫣、鄧百川等五人跟了出去。烏老大憤然道：「尊主，倘若讓他活著走下縹緲峰，大夥兒還用做人嗎？請尊主下令攔截。」虛竹搖頭道：「算了。我……我真不懂，為什麼他忽然生這麼大的氣，唉，真是不明白……」烏老大道：「那麼待屬下去擒了那位王姑娘來。」虛竹忙道：「不可，不可！」王語嫣見段譽未出大廳，回頭道：「段公子，再見了！」段譽一震，心口一酸，喉頭似乎塞住了，勉強說道：「是，再……再見了。我……我還是跟你一起……」眼見她背影漸漸遠去，更不回頭，耳邊只響著包不同那句話：「他說王姑娘是慕容公子的人，叫旁人趁早死了心，不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不錯，慕容公子臨出廳門之時，神威凜然，何等英雄氣概！他一舉手間便化解了兩個勁敵的招數，又是何等深湛的武功！以我這等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到處出醜，如何在她眼下？王姑娘那時瞧她表哥的眼神臉色，真是深情款款，既仰慕，又愛憐，我……我段譽，當真不過是一隻癩蝦蟆罷了。」一時之間，大廳上怔住了兩人，虛竹是滿腹疑雲，搔首踟躕，段譽是悵惘別離，黯然魂銷。兩人呆呆的茫然相對。過了良久，虛竹一聲長歎。段譽跟著一聲長歎，說道：「仁兄，你我同病相憐，這銘心刻骨的相思，卻何以自遣？」虛竹一聽，不由得滿面通紅，以為他知道自己「夢中女郎」的艷跡，囁嚅問道：「段……段公子，你卻又如……如何得知？」段譽道：「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不識彼姝之美者，非人者也。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仁兄，你我同是天涯淪落人，此恨綿綿絕無期！」說著又是一聲長歎。他認定虛竹懷中私藏王語嫣的圖像，自是和自己一般，對王語嫣傾倒愛慕，適才慕容復和虛竹衝突，當然也是為著王語嫣了，又道：「仁兄武功絕頂，可是這情之一物，只講緣份，不論文才武藝，若是無緣，說什麼也不成的。」

　　虛竹喃喃道：「是啊，佛說萬法緣生，一切只講緣份……不錯……那緣份……當真是可遇不可求……是啊，一別之後，茫茫人海，卻又到哪裡找去？」他說的是「夢中女郎」，段譽卻認定他是說王語嫣。兩人各有一份不通世俗的呆氣，竟然越說越投機。靈鷲宮諸女擺開筵席，虛竹和段譽便攜手入座。諸洞島群豪是靈鷲宮下屬，自然誰也不敢上來和虛竹同席。虛竹不懂款客之道，見旁人不過來，也不出聲相邀，只和段譽講論。段譽全心全意沉浸在對王語嫣的愛慕之中，沒口子的誇獎，說她性情如何和順溫婉，姿容如何秀麗絕俗。虛竹只道段譽在誇獎他的「夢中女郎」，不敢問他如何認得，更不敢出聲打聽這女郎的來歷，一顆心卻是怦怦亂跳，尋思：「我只道童姥一死，天下便沒人知道這位姑娘的所在，天可憐見，段公子竟然認得。但聽他之言，對這位姑娘也充滿了愛慕之情、思戀之意，我若吐露風聲，曾和她在冰窖之中有過一段因緣，段公子勢必大怒，離席而去，我便再也打聽不到了。」聽段譽沒口子誇獎這位姑娘，正合心意，便也隨聲附和，其意甚誠。兩人各說各的情人，纏夾在一起，只因誰也不提這兩位姑娘名字，言語中的榫頭居然接得絲絲入扣。虛竹道：「段公子，佛家道萬法都是一個緣字。經云：『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達摩祖師有言：『眾生無我，苦樂隨緣』，如有什麼賞心樂事，那也是『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段譽道：「是啊！『得失隨緣，心無增減』！話雖如此說，但吾輩凡夫，怎能修得到這般『得失隨緣，心無增減』的境地？」

　　大理國佛法昌盛，段譽自幼誦讀佛經，兩人你引一句《金剛經》，我引一段《法華經》，自寬自慰，自傷自歎，惺惺相惜，同病相憐。梅蘭菊竹四姝不住輪流上來勸酒。段譽喝一杯，虛竹便也喝一杯，嘮嘮叨叨的談到半夜。群豪起立告辭，由諸女指引歇宿之所。虛竹和段譽酒意都有八九分了，仍是對飲講論不休。那日段譽和蕭峰在無錫城外賭酒，以內功將酒水從指甲中逼出，此刻借酒澆愁，卻是真飲，迷迷糊糊的道：「仁兄，我有一位結義金蘭的兄長，姓喬名峰，此人當真是大英雄，真豪傑，武功酒量，無雙無對。仁兄若是遇見，必然也愛慕喜歡，只可惜他不在此處，否則咱三人結拜為兄弟，共盡意氣之歡，實是平生快事。」虛竹從不喝酒，全仗內功精湛，這才連盡數斗不醉，但心中飄飄蕩蕩地，說話舌頭也大了，本來拘謹膽小，忽然豪氣陡生，說道：「段公子若是……那個不是……不是瞧不起我，咱二人便先結拜起來，日後尋到喬大哥，再拜一次便了。」段譽大喜，道：「妙極，妙極！兄長幾歲？」

　　二人敘了年紀，虛竹大了三歲，段譽叫道：「二哥，受小弟一拜！」推開椅子，跪拜下去。虛竹急忙還禮，腳下一軟，向前直摔。段譽見他摔跌，忙伸手相扶，兩人無意間真氣一撞，都覺對方體中內力充沛，急忙自行收斂克制。這時段譽酒意已有十分，腳步踉蹌，站立不定。突然之間，兩人哈哈大笑，互相摟抱，滾跌在地。段譽道：「二哥，小弟沒醉，咱倆再來喝他一百斤！」虛竹道：「小兄自當陪三弟喝個痛快。」段譽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哈哈，會須立盡三百杯！」兩人越說越迷糊，終於都醉得人事不知。

## 第39章 解不了　名韁系嗔貪

　　虛竹次日醒轉，發覺睡在一張溫軟的床上，睜眼向帳外看去，見是處身於一間極大的房中，空蕩蕩地倒與少林寺的禪房差不多，房中陳設古雅，銅鼎陶瓶，也有些像少林寺中的銅鐘香爐。這時兀自迷迷糊糊，於眼前情景，惘然不解。一個少女托著一隻瓷盤走到床邊，正是蘭劍，說道：「主人醒了？請漱漱口。」虛竹宿酒未消，只覺口中苦澀，喉頭乾渴，見碗中盛著一碗黃澄澄的茶水，拿起便喝，入口甜中帶苦，卻無茶味，便咕嘟咕嘟的喝個清光。他一生中哪裡嘗過什麼參湯？也不知是什麼苦茶，歉然一笑，說道：「多謝姊姊！我……我想起身了，請姊姊出去罷！」蘭劍尚未答口，房門外又走進一個少女，卻是菊劍，微笑道：「咱姊妹二人服侍主人換衣。」說著從床頭椅上拿起一套淡青色的內衣內褲，塞在虛竹被中。

　　虛竹大窘，滿臉通紅，說道：「不，不，我……我不用姊姊們服侍。我又沒受傷生病，只不過是喝醉了，唉，這一下連酒戒也犯了。經云：『飲酒有三十六失』。以後最好不飲。三弟呢？段公子呢？他在哪裡？」

　　蘭劍抿嘴笑道：「段公子已下山去了。臨去時命婢子稟告主人，說道待靈鷲宮中諸事定當之後，請主人赴中原相會。」虛竹叫聲：「啊喲！」說道：「我還有事問他呢，怎地他便走了？」心中一急，從床上跳了起來，要想去追趕段譽，問他「夢中女郎」的姓名住處，突然見自身穿著一套乾乾淨淨的月白小衣，「啊」的一聲，又將被子蓋在身上，驚道：「我怎地換了衣衫？」他從少林寺中穿出來的是套粗布內衣褲，芽了半年，早已破爛污穢不堪，現下身上所服，著體輕柔，也不知是綾羅還是綢緞，但總之是貴重衣衫。

　　菊劍笑道：「主人昨晚醉了，咱四姊妹服侍主人洗澡更衣，主人都不知道麼？」虛竹更是大吃一驚，一抬頭見到蘭劍、菊劍，人美似玉，笑靨勝花，不由得心中怦怦亂跳，一伸臂間，內衣從手臂間滑了上去，露出隱隱泛出淡紅的肌膚，顯然身上所積的污垢泥塵都已被洗擦得乾乾淨淨，他兀自存了一線希望，強笑道：「我真醉得糊塗了，幸好自己居然還會洗澡。」蘭劍笑道：「昨晚主人一動也不會動了，是我們四姊妹替主人洗的。」虛竹「啊」的一聲大叫，險些暈倒，重行臥倒，連呼：「糟糕，糟糕！」蘭劍、菊劍給他嚇了一跳，齊問：「主人，什麼事不對啦？」虛竹苦笑道：「我是個男人，在你們四位姊妹面前……那個赤身露體，豈不……豈不是糟糕之極？何況我全身老泥，又臭又髒，怎可勞動姊姊們做這等污穢之事？」蘭劍道：「咱四姊妹是主人的女奴，便為主人粉身碎骨也所應當，奴婢犯了過錯，請主人責罰。」說罷，和菊劍一齊拜伏在地。虛竹見她二人大有畏懼之色，想起余婆、石嫂等人，也曾為自己對她們以禮相待，因而嚇得全身發抖，料想蘭劍、菊劍也是見慣了童姥的詞色，只要言辭稍和，面色略溫，立時便有殺手相繼，便道：「兩位姊……嗯，你們快起來，你們出去罷，我自己穿衣，不用你們服侍。」蘭菊二人站起身來，淚盈於眶，倒退著出去。虛竹心中奇怪，問道：「我……是我得罪了你們麼？你們為什麼不高興，眼淚汪汪的？只怕我說錯了話，這個……」菊劍道：「主人要我姊妹出去，不許我們服侍主人穿衣盥洗，定是討厭了我們……」話未說完，珠淚已滾滾而下。虛竹連連搖手，說道：「不，不是的。唉，我不會說話，什麼也說不明白。我是男人，你們是女的，那個……那個不太方便……的的確確沒有他意……我佛在上，出家人不打誑語，我決不騙你們。」蘭劍、菊劍見他指手劃腳，說得情急，其意甚誠，不由得破涕為笑，齊聲道：「主人莫怪。靈鷲宮中向無男人居住，我們更從來沒見過男子。主人是天，奴婢們是地，哪裡有什麼男女之別？」二人盈盈走近，服侍虛竹穿衣著鞋。不久梅劍與竹劍也走了進來，一個替他梳頭，一個替他洗臉。虛竹嚇得不敢作聲，臉色慘白，心中亂跳，只好任由她四姊妹擺佈，再也不敢提一句不要她們服侍的話。

　　他料想段譽已經去遠，追趕不上，又想洞島群豪身上生死符未除，不能就此猝然離去，用過早點後，便到廳上和群豪相見，替兩個痛得最厲害之人拔除了生死符。拔除生死符須以真力使動「天山六陽掌」，虛竹真力充沛，縱使連拔十餘人，也不會疲累，可是童姥在每人身上所種生死符的部位各不相同，虛竹細思拔除之法，卻頗感煩難。他於經脈、穴道之學所知極淺，又不敢隨便動手，若有差失，不免使受治者反蒙毒害。到得午間，竟只治了四人。食過午飯後，略加休息。梅劍見他皺起眉頭，沉思拔除生死符之法，頗為勞心，便道：「主人，靈鷲宮後殿，有數百年前舊主人遺下的石壁圖像，婢子曾聽姥姥言道，這些圖像與生死符有關，主人何不前去一觀？」虛竹喜道：「甚好！」

　　當下梅蘭菊竹四姝引導虛竹來到花園之中，搬開一座假山，現出地道入口，梅劍高舉火把，當先領路，五人魚貫而進。一路上梅劍在隱蔽之處不住按動機括，使預伏的暗器陷阱不致發動。那地道曲曲折折，盤旋向下，有時豁然開朗，現出一個巨大的石窟，可見地道是依著山腹中天然的洞穴而開成。竹劍道：「這些奴才攻進宮來，鈞天部的姊姊們都給擒獲，我們四姊妹眼見抵敵不住，便逃到這裡躲避，只盼到得天黑，再設法去救人。」蘭劍道：「其實那也只是我們報答姥姥的一番心意罷了。主人倘若不來，我們終究都不免喪生於這些奴才之手。」行了二里有餘，梅劍伸手推開左側一塊岩石，讓在一旁，說道：「主人請進，裡面便是石室，婢子們不敢入內。」虛竹道：「為什麼不敢？裡面有危險麼？」梅劍道：「不是有危險。這是本宮重地，婢子們不敢擅入。」虛竹道：「一起進來罷，那有什麼要緊？外邊地道中這麼窄，站著很不舒服。」四姝相顧，均有驚喜之色。

　　梅劍道：「主人，姥姥仙去之前，曾對我姊妹們說道，倘若我四姊妹忠心服侍，並無過犯，又能用心練功，那麼到我們四十歲時，便許我們每年到這石室中一日，參研石壁上的武功。就算主人恩重，不廢姥姥當日的許諾，那也是廿二年之後的事了。」虛竹道：「再等廿二年，豈不氣悶煞人？到那時你們也老了，再學什麼武功？一齊進去罷！」四姝大喜，當即伏地跪拜。虛竹道：「請起，請起。這裡地方狹窄，我跪下還禮，大家擠成一團了。」

　　四人走進石室，只見四壁岩石打磨得甚是光滑，石壁上刻滿了無數徑長尺許的圓圈，每個圈中都刻了各種各樣的圖形，有的是人像，有的是獸形，有的是殘缺不全的文字，更有些只是記號和線條，圓圈旁注著「甲一」、「甲二」、「子一」、「子二」等數字，圓圈之數若不逾千，至少也有八九百個，一時卻哪裡看得周全？

　　竹劍道：「咱們先看甲一之圖，主人說是嗎？」虛竹點頭稱是。當下五人舉起火把，端相編號「甲一」的圓圈，虛竹一看之下，便認出圈中所繪，是天山折梅手第一招的起手式，道：「這是『天山折梅手』。」看甲二時，果真是天山折梅手的第二招，依次看下去，天山折梅手圖解完後，便是天山六陽掌的圖解，童姥在西夏皇宮中所傳的各種歌訣奧秘，盡皆注在圓圈之中。石壁上天山六陽掌之後的武功招數，虛竹就沒學過。他按著圖中所示，運起真氣，只學得數招，身子便輕飄飄地凌虛欲起，只是似乎還在什麼地方差了一點，以致無法離地。正在凝神運息、萬慮俱絕之時，忽聽得「啊、啊」兩聲驚呼，虛竹一驚，回過頭來，但見蘭劍、竹劍二姝身形晃動，跟著摔倒在地。梅菊二姝手扶石壁，臉色大變，搖搖欲墜。虛竹忙將蘭竹二姝扶起，驚道：「怎麼啦？」梅劍道：「主……主人，我們功力低微，不能看這裡的……這裡的圖形……我……我們在外面伺候。」四姝扶著石壁，慢慢走出石室。虛竹呆了一陣，跟著走出，只見四姝在甬道中盤膝而坐，正自用功，身子顫抖，臉現痛苦神色。虛竹知道她們已受頗重的內傷，當即使出天山六陽掌，在每人背心的穴道上輕拍幾下。一股陽和渾厚的力道透入各人體內，四姝臉色登時平和，不久各人額頭滲出汗珠，先後睜開眼來，叫道：「多謝主人耗費功力，為婢子治傷。」翻身拜倒，叩謝恩德。虛竹忙伸手相扶，道：「那……那是怎麼回事？怎麼好端端地會受傷昏暈？」梅劍歎了口氣，說道：「主人，當年姥姥要我們到四十歲之後，才能每年到這石室中來看圖一日，原來大有深意。這些圖譜上的武功太也深奧，婢子們不自量力，照著『甲一』圖中所示一練，真氣不足，立時便走入了經脈岔道。若不是主人解救，我四姊妹只怕便永遠癱瘓了。」蘭劍道：「姥姥對我們期許很切，盼望我姊妹到了四十歲後，便能習練這上乘武功，可是……可是婢子們資質庸劣，便算再練二十二年，也未必敢再進這石室。」虛竹道：「原來如此，那卻是我的不是了，我不該要你們進去。」四劍又拜伏請罪，齊道：「主人何出此言？那是主人的恩德，全怪婢子們狂妄胡為。」

　　菊劍道：「主人功力深厚，練這些高深武學卻是大大有益。姥姥在石室之中，往往經月不出，便是揣摩石壁上的圖譜。」梅劍又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那些奴才們逼問鈞天部的姊妹們，要知道姥姥藏寶的所在。諸位姊姊寧死不屈。我四姊妹本想將他們引進地道，發動機關，將他們盡數聚殲在地道之中，只是深恐這些奴才中有破解機關的能手，倘若進了石室，見到石壁圖解，那就遺禍無窮。早知如此，讓他們進來反倒好了。」虛竹點頭道：「確實如此，這些圖解若讓功力不足之人見到了，那比任何毒藥利器更有禍害，幸虧他們沒有進來。」蘭劍微笑道：「主人真是好心，依我說啊，要是讓他們一個個練功而死，那才好看呢。」虛竹道：「我練了幾招，只覺精神勃勃，內力充沛，正好去給他們拔除一些生死符。你們上去睡一睡，休息一會。」五人從地道中出來，虛竹回入大廳，拔除了三人的生死符。此後虛竹每日替群豪拔除生死符，一感精神疲乏，便到石室中去練習上乘武功。四姝在石室外相候，再也不敢踏進一步。虛竹每日亦抽暇指點四姝及九部諸女的武功。如此直花了二十餘天時光，才將群豪身上的生死符拔除乾淨，而虛竹每日精研石壁上的圖譜，武功也是大進，比之初上縹緲峰時已大不相同。

　　群豪當日臣服於童姥，是為生死符所制，不得不然，此時靈鷲宮易主，虛竹以誠相待，以禮相敬，群豪雖都是桀傲不馴的人物，卻也感恩懷德，心悅誠服，一一拜謝而去。待得各洞主、各島主分別下山，峰上只剩下虛竹一個男子。他暗自尋思：「我自幼便是孤兒，全仗寺中師父們撫養成人，倘若從此不回少林，太也忘恩負義。我須得回到寺中，向方丈和師父領罪，才合道理。」當下向四姝及九部諸女說明原由，即日便要下山，靈鷲宮中一應事務，吩咐由九部之首的余婆、石嫂、符敏儀等人會商處理。

　　四姝意欲跟隨服侍，虛竹道：「我回去少林，重做和尚。和尚有婢女相隨，天下焉有是理？」說之再三，四姝總不肯信。虛竹拿起剃刀，將頭髮剃個清光，露出頂上的戒點來。四姝無奈，只得與九部諸女一齊送到山下，灑淚而別。虛竹換上了舊僧衣，邁開大步，東去嵩山。以他的性情，路上自然不會去招惹旁人，而他這般一個衣衫襤褸的青年和尚，盜賊歹人也決不會來打他的主意。一路無話，太太平平的回到了少林寺。他重見少林寺屋頂的黃瓦，心下不禁又是感慨，又是慚愧，一別數月，自己幹了許許多多違反清規戒律之事，殺戒、淫戒、葷戒、酒戒，不可赦免的「波羅夷大戒」無一不犯，不知方丈和師父是否能夠見恕，許自己再入佛門。他心下惴惴，進了山門後，便去拜見師父慧輪。慧輪見他回來，又驚又喜，問道：「方丈差你出寺下書，怎麼到今天才回來？」虛竹俯伏在地，痛悔無已，放聲大哭，說道：「師父，弟子……弟子真是該死，下山之後，把持不定，將師父……師父平素的教誨，都……都不遵守了。」慧輪臉上變色，問道：「怎……怎麼？你沾了葷腥麼？」虛竹道：「是，還不只沾了葷腥而已。」慧輪罵道：「該死，該死！你……喝了酒麼？」虛竹道：「弟子不但喝酒，而且還喝得爛醉如泥。」慧輪歎了一口長氣，兩行淚水從面頰上流下來，道：「我看你從小忠厚老實，怎麼一到花花世界之中，便竟墮落如此，咳，咳……」虛竹見師父傷心，更是惶恐，道：「師父在上，弟子所犯戒律，更有勝於這些的，還……還犯了……」還沒說到犯了殺戒、淫戒，突然間鐘聲噹噹響起，每兩下短聲，便略一間斷，乃是召集慧字輩諸僧的訊號。慧輪立即起身，擦了擦眼淚，說道：「你犯戒太多，我也無法回護於你。你……你……自行到戒律院去領罪罷！這一下連我也有大大的不是。唉，這……這……」說著匆匆奔出。虛竹來到戒律院前，躬身稟道：「弟子虛竹，違犯佛門戒律，恭懇掌律長老賜罰。」他說了兩遍，院中走出一名中年僧人來，冷冷的道：「首座和掌律師叔有事，沒空來聽你的，你跪在這裡等著罷！」虛竹道：「是！」這一跪自中午直跪到傍晚，竟沒人過來理他。幸好虛竹內功深厚，雖不飲不食的跪了大半天，仍是渾若無事，沒絲毫疲累。

　　耳聽得暮鼓響起，寺中晚課之時已屆，虛竹低聲唸經懺悔過失。那中年僧人走將過來，說道：「虛竹，這幾天寺中正有大事，長老們沒空來處理你的事。我瞧你長跪唸經，還真有虔誠悔悟之意。這樣罷，你先到菜園子去挑糞澆菜，靜候吩咐。等長老們空了之後，再叫你來問明實況，按情節輕重處罰。」虛竹恭恭敬敬的道：「是，多謝慈悲。」合十行禮，這才站起身來，心想：「不將我立即逐出寺門，看來事情還有指望。」心下甚慰。他走到菜園子中，向管菜園的僧人說道：「師兄，小僧虛竹犯了本門戒律，戒律院的師叔罰我來挑糞澆菜。」那僧人名叫緣根，並非從少林寺出家，因此不依「玄慧虛空」字輩排行。他資質平庸，既不能領會禪義，練武也沒什麼長進，平素最喜多管瑣碎事務。這菜園子有兩百來畝地，三四十名長工，他統率人眾，倒也威風凜凜，遇到有僧人從戒律院裡罰到菜園來做工，更是他大逞威風的時候。他一聽虛竹之言，心下甚喜，問道：「你犯了什麼戒？」虛竹道：「犯戒甚多，一言難盡。」緣根怒道：「什麼一言難盡。我叫你老老實實，給我說個明白。莫說你是個沒職司的小和尚，便是達摩院、羅漢堂的首座犯了戒，只要是罰到菜園子來，我一般要問個明白，誰敢不答？我瞧你啊，臉上紅紅白白，定是偷吃葷腥，是也不是？」虛竹道：「正是。」緣根道：「哼，你瞧，我一猜便著。說不定私下還偷喝酒呢，你不用賴，要想瞞我，可沒這麼容易。」虛竹道：「正是，小僧有一日喝酒喝得爛醉如泥，人事不知。」緣根笑道：「嘖嘖嘖，真正大膽。嘿嘿，灌飽了黃湯，那便心猿意馬，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八個字，定然也置之腦後了。你心中便想女娘們，是不是？不但想一次，至少也想了七次八次，你敢不敢認？」說時聲色俱厲。

　　虛竹歎道：「小僧何敢在師兄面前撒謊？不但想過，而且犯過淫戒。」緣根又驚又喜，戟指大罵：「你這小和尚忒也大膽，竟敢敗壞我少林寺的清譽。除了淫戒，還犯過什麼？偷盜過沒有？取過別人的財物沒有？和人打過架、吵過嘴沒有？」虛竹低頭道：「小僧殺過人，而且殺了不止一人。」

　　緣根大吃一驚，臉色大變，退了三步，聽虛竹說殺過人，而且所殺的不止一人，登時心驚膽戰，生怕他狂性發作動粗，自己多半不是敵手，當下定了定神，滿臉堆笑，說道：「本寺武功天下第一，既然練武，難免失手傷人，師弟的功夫，當然是非常了得的啦。」虛竹道：「說來慚愧，小僧所學的本門功夫，已全然被廢，眼下是半點也不剩了。」緣根大喜，連道：「那很好，那很好。好極，妙極！」聽說他本門功夫已失，只道他犯戒太多，給本寺長老廢去了武功，登時便換了一番臉色。但轉念又想：「雖說他武功已廢，但倘若尚有幾分剩餘，總是不易對付。」說道：「師弟，你到菜園來做工懺悔，那也極好。可是咱們這裡規矩，凡是犯了戒律，手上沾過血腥的僧侶，做工時須得戴上腳鐐手銬。這是列祖列宗傳下來的規矩，不知師弟肯不肯戴？倘若不肯，由我去稟告戒律院便了。」虛竹道：「規矩如此，小僧自當遵從。」緣根心下暗喜，當下取出鋼銬鋼鐐，給他戴上。少林寺數百年來傳習武功，自難免有不肖僧人為非做歹，而這些犯戒僧人往往武功極高，不易制服，是以戒律院、懺悔堂、菜園子各地，都備得有精鋼鑄成的銬鐐，緣根見虛竹戴上銬鐐，心中大定，罵道：「賊和尚，瞧不出你小小年紀，居然如此膽大妄為，什麼戒律都去犯上一犯。今日不重重懲罰，如何出得我心中惡氣？」折下一根樹枝，沒頭沒腦的便向虛竹頭上抽來。虛竹收斂真氣，不敢以內力抵禦，讓他抽打，片刻之間，便給打得滿頭滿臉都是鮮血。他只是念佛，臉上無絲毫不愉之色。緣根見他既不閃避，更不抗辯，心想：「這和尚果然武功盡失，我大可作踐於他。」想到虛竹大魚大肉、爛醉如泥的淫樂，自己空活了四十來歲，從未嘗過這種滋味，妒忌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下手更加重了，直打斷了三根樹枝，這才罷手，惡狠狠的道：「你每天挑一百擔糞水澆菜，只消少了一擔，我用硬扁擔、鐵棍子打斷你的兩腿。」

　　虛竹苦受責打，心下反而平安，自忖：「我犯了這許多戒律，原該重責，責罰愈重，我身上的罪孽便化去越多。」當下恭恭敬敬的應道：「是！」走到廊下提了糞桶，便去挑糞加水，在畦間澆菜。這澆菜是一瓢一瓢的細功夫，虛竹毫不馬虎，勻勻淨淨、仔仔細細的灌澆，直到深夜一百桶澆完，這才在柴房中倒頭睡覺。第二日天還沒亮，緣根便過來拳打腳踢，將他鬧醒，罵道：「賊和尚，懶禿！青天白日的，卻躲在這裡睡覺，快起來劈柴去。」虛竹道：「是！」也不抗辯，便去劈柴。如此一連六七日，日間劈柴，晚上澆糞，苦受折磨，全身傷痕纍纍，也不知已吃了幾千百鞭。第八日早晨，虛竹正在劈柴，緣根走近身來，笑嘻嘻的道：「師兄你辛苦啦？」取過鑰匙，便給他打開了銬鐐。虛竹道：「也不辛苦。」提起斧頭又要劈柴，緣根道：「師兄不用劈了，師兄請到屋裡用飯。小僧這幾日多有得罪，當真該死，還求師兄原宥。」

　　虛竹聽他口氣忽然大變，頗感詫異，抬起頭來，只見他鼻青目腫，顯是曾給人狠狠的打了一頓，更是奇怪。緣根苦著臉道：「小僧有眼不識泰山，得罪了師兄，師兄倘若不原諒，我……我……我便大禍臨頭了。」虛竹道：「小僧自作自受，師兄責罪得極當。」緣根臉色一變，舉起手來，拍拍拍拍，左右開弓，在自己臉上重重打了四記巴掌，求道：「師兄，師兄，求求你行好，大人不記小人過，我……我……」說著又是拍拍連聲，痛打自己的臉頰。虛竹大奇，問道：「師兄此舉，卻是何意？」緣根雙膝一曲，跪倒在地，拉著虛竹的衣裾，道：「師兄若不原諒，我……我一對眼珠便不保了。」虛竹道：「我當真半點也不明白。」緣根道：「只要師兄饒恕了我，不挖去我的眼珠子，小僧來生變牛變馬，報答師兄的大恩大德。」虛竹道：「師兄說哪裡話來？我幾時說過要挖你的眼珠？」緣根臉如土色，道：「師兄既一定不肯相饒，小僧有眼無珠，只好自求了斷。」說著右手伸出兩指，往自己眼中插去。

　　虛竹伸手抓住他手腕，道：「是誰逼你自挖眼珠？」緣根滿額是汗，顫抖道：「我……我不敢說，倘若說了，他……他們立即取我性命。」虛竹道：「是方丈麼？」緣根道：「不是。」虛竹又問：「是達摩院首座？羅漢堂首座？戒律院首座？」緣根都說不是，並道：「師兄，我是不敢說的，只求求你饒恕了我。他們說，我想要保全這雙眼珠子，只有求你親口答應饒恕。」說著偷眼向旁一瞥。滿臉都是懼色。

　　虛竹順著他眼光瞧去，只見廊下坐著四名僧人，一色灰布僧袍，灰布僧帽，臉孔朝裡，瞧不見相貌。虛竹尋思：「難道是這四位師兄？想來他們必是寺中大有來頭之人遣來，懲罰緣根擅自作威作福，責打犯戒的僧人。」便道：「我不怪師兄，早就原諒你了。」緣根喜從天降，當即跪下，砰砰磕頭。虛竹忙跪下還禮，說道：「師兄快請起。」

　　緣根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將虛竹請到飯堂之中，親自斟茶盛飯，慇勤服侍。虛竹推辭不得，眼見若不允他服侍，緣根似乎便會遭逢大禍，也就由他。

　　緣根低聲道：「師兄要不要喝酒？要不要吃狗肉？我去給師兄弄來。」虛竹驚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這如何使得？」緣根眨一眨眼，道：「一切罪業，全由小僧獨自承當便是。我這便去設法弄來，供師兄享用。」虛竹搖手道：「不可，不可！萬萬不可。」緣根賠笑道：「師兄若嫌在寺中取樂不夠痛快，不妨便下山去，戒律院中問將起來，小僧便說是派師兄出去採辦菜種，一力遮掩，決無後患。」虛竹聽他越說越不成話，搖頭道：「小僧誠心懺悔以往過誤，一應戒律，再也不敢違犯。師兄此言，不可再提。」緣根道：「是。」臉上滿是懷疑神色，似乎在說：「你這酒肉和尚怎麼假惺惺起來，到底是何用意？」但不敢多言，服侍他用過素餐，請他到自己的禪房宿息。一連數日，緣根都是竭力伺候，恭敬得無以復加。

　　過了三日，這天虛竹食罷午飯，緣根泡了壺清茶，說道：「師兄，請用茶。」虛竹道：「小僧是待罪之身，師兄如此客氣，教小僧如何克當？」站起身來，雙手去接茶壺。忽聽得鐘聲鏜鏜大響，連續不斷，是召集全寺僧眾的訊號。除了每年佛誕、達摩祖師誕辰等幾日之外，寺中向來極少召集全體僧眾。緣根有些奇怪，說道：「方丈鳴鐘集眾，咱們都到大雄寶殿去罷。」虛竹道：「正是。」隨同菜園中的十來名僧人，匆匆趕到大雄寶殿。

　　只見殿上已集了二百餘人，其餘僧眾不斷的進來。片刻之間，全寺千餘僧人都已集在殿上，各分行輩排列，人數雖多，卻靜悄悄地鴉雀無聲。

　　虛竹排在「虛」字輩中，見各位長輩僧眾都是神色鄭重，心下惴惴：「莫非我所犯戒律太大，是以方丈大集寺眾，要重重的懲罰？瞧這聲勢，似乎要破門將我逐出寺去，那便如何是好？」正慄慄危懼間，只聽鐘聲三響，諸僧齊宣佛號：「南無釋迦如來佛！」方丈玄慈與玄字輩的三位高僧，陪著七位僧人，從後殿緩步而出。殿上僧眾一齊躬身行禮。玄慈與那七僧先參拜了殿上佛像，然後分賓主坐下。

　　虛竹抬起頭來，見那七僧年紀都已不輕，服色與本寺不同，是別處寺院來的客僧，其中一僧高鼻碧眼，頭髮鬈曲，身形甚高，是一位胡僧。坐在首位的約有七十來歲年紀，身形矮小，雙目炯炯有神，顧盼之際極具威嚴。

　　玄慈朗聲向本寺僧眾說道：「這位是五台山清涼寺方丈神山上人，大家參見了。」眾僧聽了，心中都是一凜。眾僧大都知道神山上人在武林中威名極盛，與玄慈大師並稱「降龍」「伏虎」兩羅漢，以武功而論，據說神山上人還在玄慈方丈之上。只是清涼寺規模較小，在武林中的地位更遠遠不及少林，聲望卻是不如玄慈了，均想：「聽說神山上人自視極高，曾說僧人而過問武林中俗務，不免落了下乘，向來不願跟本寺打什麼交道，今日親來，不知是為了什麼大事。」當下各又都躬身向神山上人行禮。玄慈伸手向著其餘六僧，逐一引見，說道：「這位是開封府大相國寺觀心大師，這位是江南普渡寺的道清大師，這位是廬山東林寺覺賢大師，這位是長安淨影寺融智大師，這位是五台山清涼寺的神音大師，是神上山人的師弟。」觀心大師等四僧都是來自名山古剎，只是大相國寺、普渡寺等向來重佛法而輕武功，這四僧雖然武林中大大有名，在其本寺的位份卻並不高。少林寺眾僧躬身行禮，觀心大師等起身還禮。玄慈方丈伸手向著那胡僧道：「這一位大師來自我佛天竺上國，法名哲羅星。」眾僧又都行禮。那哲羅星還過禮後，說道：「少林寺好大，這麼多的老……老和尚、中和尚、小和尚。」說的華語音調不正，什麼「中和尚、小和尚」，也有些不倫不類。玄慈說道：「七位大師都是佛門的有道大德。今日同時降臨，實是本寺大大的光寵，故此召集大家出來見見。甚盼七位大師開壇說法，宏揚佛義，合寺眾僧，同受教益。」神山上人道：「不敢當！」他身形矮小，不料話聲竟然奇響，眾僧不由得都是一驚，但他既不是放大了嗓門叫喊，亦非運使內力，故意要震人心魄，乃是自自然然，天生的說話高亢。他接著說道：「少林莊嚴寶剎，小僧心儀已久，六十年前便來投拜求戒，卻被拒之於山門之外。六十年後重來，垣瓦依舊，人事已非，可歎啊可歎。」

　　眾僧聽了，心中都是一震，他說話頗有敵意，難道竟是前來尋仇生事不成？

　　玄慈說道：「原來師兄昔年曾來少林寺出家。天下寺院都是一家，師兄今日主持清涼，凡我佛門子弟，無不崇仰。當年少林寺未敢接納，得罪了師兄，小僧恭謹謝過。但師兄因此另創天地，弘法普渡，有大功德於佛門。當年之事，也未始不是日後的因緣呢。」說著雙手合十，深深行了一禮。神山上人合十還禮，說道：「小僧當年來到寶剎求戒，固然是仰慕少林寺數百年執武林牛耳，武學淵源，更要緊的是，天下傳言少林寺戒律精嚴，處事平正。」突然雙目一翻，精光四射，仰頭瞧著佛祖的金像，冷冷的道：「豈知世上盡有名不副實之事。早知如此，小僧當年也不會有少林之行了。」少林寺千餘僧眾一起變色，只是少林寺戒律素嚴，雖然人人憤怒，竟無半點聲息。

　　玄慈方丈道：「師兄何出此言？敝寺上下，若有行為乖謬之處，還請師兄明言。有罪當罰，有過須改。師兄一句話抹煞少林寺數百年清譽，未免太過。」神山上人道：「請問方丈師兄，佛門寺院，可是官府、盜寨？」玄慈道：「小僧不解師兄言中含意，還請賜示。」神山道：「官府逮人監禁，盜寨則擄人勒贖，事屬尋常。可是少林寺一非官府，二非盜寨，何以擅自扣押外人，不許離去？請問師兄，少林寺幹下這等殘凶霸道的行徑，還能稱得上『佛門善地』四字麼？」玄慈向那天竺胡僧哲羅星瞧了一眼，心下隱約已明七僧齊至少林的原因，說道：「上人指摘敝寺『強凶霸道』，這四字未免言重了。」神山望眼如來佛像，說道：「我佛在上，『妄語』乃是佛門重戒！」轉頭向玄慈方丈道：「請問方丈，貴寺可是扣押了一位天竺高僧？這位哲羅星師兄的師弟，波羅星大師，可是給少林派拘禁在寺，數年不得離去嗎？」說話時神色嚴峻，語氣更是咄咄逼人。玄慈轉頭向戒律院首座玄寂大師道：「玄寂師弟，請你向七位高僧述說其中原因。」玄寂應道：「是。」向前走上兩步。他執掌戒律，向來鐵面無私，合寺僧眾見了他無不畏懼三分。虛竹更加不敢向他望上一眼。

　　只聽玄寂大師朗聲道：「七年之前，天竺高僧波羅星師兄光降敝寺，合寺僧眾自方丈師兄以下，皆大歡喜，恭敬接待。波羅星師兄言道，數百年來，天竺國外道盛行，佛法衰微，佛經大半散失，因此他師兄哲羅星大師派他到中華來求經。敝寺方丈師兄言道：敝邦佛經原是從天竺國求來，現下上國轉來東土取經，那是莫大的因緣，我們得以上報佛恩，少林寺深感榮幸。方丈師兄當即親自陪同波羅星師兄前赴藏經樓，說道本寺藏經甚是齊備，源自天竺的經律論三藏譯文，以及東土支那高僧大德的撰述，不下七千餘卷，梵文原本亦復不少。若有復本，波羅星師兄盡可取去一部，倘若只有孤本的，本寺派出三十名僧人幫同鈔錄副本。方丈師兄又道，此去天竺路途遙遠，經卷繁多，途中恐有失散。波羅星師兄取經回國之時，敝寺當派十名僧眾，隨同護送，務令全部經典平安返抵佛國。」普渡寺道清大師合十道：「善哉，善哉！方丈師兄此舉真是莫大的功德，可與當年鳩摩羅什大師、玄奘大師先後輝映。」玄慈欠身道：「敝寺此舉是應有之義，師兄讚歎，愧不敢當。」

　　玄寂續道：「這位波羅星師兄便在藏經樓翻閱經卷。本寺玄慚師兄奉方丈師兄之命，督率僧眾幫同鈔經，不敢稍有怠懈。豈知四個月之後，玄慚師兄竟然發覺，這位波羅星師兄每晚深夜，悄悄潛入藏經樓秘閣，偷閱本寺所藏的武功秘笈。」觀心、道清、覺賢、融智四僧不約而同的都驚噫一聲。玄寂續道：「玄慚師兄稟告方丈師兄。方丈師兄便向波羅星師兄勸諭，說道這些武功秘笈是本寺歷代高僧所撰，既非天竺傳來，亦與佛法全無干係，本寺數百年來規矩，不能洩示於外人。波羅星師兄既已看了一部分，那也罷了，此後請他不可再去秘閣。波羅星師兄一口答允，又連聲致歉，說道不知少林寺的規矩，此後決不再去偷看武功秘笈。哪知道過得幾個月，波羅星師兄假裝生病，卻偷偷挖掘地道，又去秘閣偷閱。待得玄慚師兄發覺，已是在數年之後，波羅星師兄已偷閱了不少本寺的武學珍典，玄慚師兄出手阻止，交手之下，更察覺波羅星師兄不但偷閱本寺武功秘笈，更已學了本寺七十二項絕技中的三項武功。」

　　觀心等四僧都是「哦」的一聲，同時瞧向哲羅星，眼色中都露出責備之意。玄寂向神山瞧了一眼，說道：「方丈師兄當下召集玄字輩的諸位師兄會商，大家都說，我少林派武功雖然平平無奇，但列祖列宗的規矩，非本派弟子不傳。武林中千百年的規矩，偷學別派武功，實是大忌。何況我中土武功傳到了天竺，說不定後患無窮。這位波羅星師兄的所作所為，決非佛門弟子的清淨梵行，說不定他並非釋家比丘，卻是外道邪徒，此舉不但於我少林派不利，於中土武林不利，而且也於天竺佛門不利。當下眾位師兄弟提出諸般主張。方丈師兄言道：我佛慈悲為懷，這位波羅星師兄的真正來歷，咱們無法查知，就算是外道邪徒，也不便太過嚴厲對付，還是請他長自駐錫本寺，受佛法熏陶，一來盼望他終於能夠開悟證道，二來也免得種種後患。幾年來敝寺對這位波羅星師兄好好供養，除了請他不必離寺之外，不敢絲毫失了恭敬之意。」

　　觀心等四僧微微點頭。神山卻道：「這位玄寂師兄的話，只是少林寺的一面之詞，真相到底如何，我們誰也不知。但少林寺將這位天竺高僧扣押在寺，七年不放，總是實情。老衲聽這位哲羅星師兄言道，他在天竺數年不得師弟音訊，放心不下，派了兩名弟子前來少林寺探問，少林寺卻不許他們和波羅星師兄相見，此事可是有的？」

　　玄慈點頭道：「不錯。波羅星師兄既已偷學了敝寺的武功，敝寺勢不能任由他將武功轉告旁人。」

　　神山哈哈一笑，聲震屋瓦，連殿上的大鐘也嗡嗡作聲，良久不絕。玄慈見他神色傲慢，卻也不怒，說道：「師兄，老衲有一事不明，敬請師兄指教。倘若有外人來到五台山清涼寺，偷閱了貴寺的《伏虎拳拳譜》、《五十一招伏魔劍》的劍經，以及《心意氣混元功》和《普門杖法》的秘奧，師兄如何處置？」神山上人微笑道：「武功高下，全憑各人修為，拳經劍譜之類，實屬次要。要是有哪一位英雄好漢能來到清涼寺中，盜去了敝寺的拳經劍譜，老衲除了自認無能，更有什麼話說？難道人家瞧一瞧你的武學法門，還能要人家性命麼？還能將人家關上一世嗎？嘿嘿，那也太過豈有此理了。」

　　玄慈也是微微一笑，說道：「倘若這些武功典籍平平無奇，公之於世又有何礙？但貴派的拳經劍譜內容精微，武林中素所欽仰，要是給旁人盜去傳之於外，輾轉落入狂妄自大、心胸狹窄之輩手中，那未免貽患無窮，決非武林之福。」這幾句話仍是意語平和，但「狂妄自大，心胸狹窄」八字評語，顯然是指神山上人而言。各人都聽了出來，玄慈簡直是明斥神山居心叵測，所以來索波羅星，主旨在於自己想看看少林派的武功秘笈。神山一聽，登時臉上變色，玄慈這幾句話，正是說中了他的心事。當年神山上人到少林寺求師，還只一十七歲。少林寺方丈靈門禪師和他接談之下，便覺他鋒芒太露，我慢貢高之氣極盛，器小易盈，不是傳法之人，若在寺中做個尋常僧侶，他又必不能甘居人下，日後定生事端，是以婉言相拒。神山這才投到清涼寺中，只三十歲時便技蓋全寺，做了清涼寺的方丈。神山上人天資穎悟，識見卓超，可算得是武林中的奇才，只是清涼寺的武學淵源遠遜於少林，寺中所藏的拳經劍譜、內功秘要等等，不但為數有限，而且大部分粗疏簡陋，不是第一流功夫。四十多年來他內功日深，早已遠遠超過清涼寺上代所傳的武學典籍中所載，但拳劍功夫，終究有所不足，每當想起少林派的七十二項絕技，總不自禁又是艷羨，又是惱恨。這一日事有湊巧，他師弟神音引了一名天竺胡僧來到清涼寺，那胡僧便是哲羅星。

　　哲羅星倒確是佛門弟子，在天竺算得是武學中的一流高手，與人動手，受了挫折，想起素聞東土少林寺有七十二項絕技，便心生一計，派遣記心奇佳的師弟波羅星來到少林，以求經為名，企圖盜取武功絕技。不料波羅星行徑為人揭破，被少林寺扣留不放。哲羅星派遣弟子前來少林探問，也不得與波羅星相見，於是哲羅星親自東來，只盼能接回師弟，少林絕技既然盜不成，也只有罷手了。

　　他來到東土後，逕向少林寺進發，途中遇到一個老僧，手持精鋼禪杖，不住向他打量。哲羅星不明東土武林情狀，只道凡是會武功的僧人便是少林僧，一見便心中有氣，便喝令老僧讓道，言詞極是無禮。那老僧反唇相譏，三言兩語，便即鬥了起來。鬥了一個多時辰，兀自不分高下，兩人內功各有所長，兵刃上也是互相克制，誰也勝不了誰。又鬥良久，天已昏黑，那老僧喝令罷鬥，說道：「兀那番僧，你武功甚高，只可惜脾氣太也暴躁，忒少涵養。」哲羅星道：「你我半斤七兩，你的脾氣難道好了？」他的華語學得不甚到家，本想說「半斤八兩」，卻說成了「半斤七兩」。那老僧甚奇，問道：「什麼叫做『半斤七兩』？」哲羅星臉上一紅，道：「啊，我說錯了，是八斤半兩。」

　　那老僧哈哈大笑，道：「我教你罷，是半斤八兩。這樣尋常的話也說不上，我們的中國話，你還得好好學幾年再說不遲。」哲羅星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那老僧笑道：「嘿嘿，書袋你倒會掉，卻不知半斤乃是八兩。」哲羅星、波羅星師兄弟一意到中土盜取武功秘訣，讀了不少中國書，所知的華語都是來自書本子的，於「半斤八兩」這些俗語反而一知半解，記不清楚。

　　兩僧打了半天，都已有惺惺相惜之意，言笑之間，互通姓名。那老僧便是清涼寺方丈神山的師弟神音。哲羅星得知他不是少林寺的，更加全無嫌隙。神音問道他東來的原由。哲羅星便說師弟來到中土，往少林寺掛單，不知何故，竟為少林寺扣留不放。神音一來好事，二來對少林寺的威名遠揚本就心中不服，三來要在這位新交的朋友之前逞逞威風，便道：「我師兄神山武功天下無敵，從來就沒將少林寺瞧在眼裡。我帶你去見我師兄，定有法子救你師弟出來。」當下神音將哲羅星帶到清涼寺去，會見了神山。

　　神山心想少林寺方丈玄慈為人寬和，好端端地為什麼扣留波羅星，其中定有重大緣由，當下善加款待，慢慢套問，不到半個月，便將哲羅星心中隱藏的言語套了出來，只不過他咬定說想取佛經，用以在天竺弘揚佛法。

　　神山尋思：「波羅星去少林寺，志在盜經，如在剛盜到手時便被發覺，少林寺也不過將原經奪回，不致再加難為。現下將他扣留不放，定是他不但盜到了手，而且已記熟於心。再說，這番僧所盜的若是經論佛典，少林寺非但不會干預，反而會慎擇善本，欣然相贈。所以將他監留於寺，七年不放，定然他所盜的不是佛經，而是武學秘笈。」一想到「少林寺的武學秘笈」，不由得心癢難搔。數日籌思，打定了主意：「我去代他出頭，將波羅星索來。少林寺中高手雖多，但天下之事，抬不過一個理去。少林派是武林領袖，又是佛門弟子，難道真能逞強壓人麼？只要波羅星到手，不愁他不吐露少林寺的武學秘要。」當下派遣弟子持了自己名帖，邀請開封大相國寺觀心大師、江南普渡寺道清大師、廬山東林寺覺賢大師、長安淨影寺融智大師，隨同神音和哲羅星，一同到少林寺來。邀請這四位武林中大有名望的高僧到場，是要少林寺礙於佛門與武林中的清議，非講理放人不可。

　　這時神山聽得玄慈語帶譏刺，勃然說道：「哲羅星師兄萬里東來，難道方丈連他師兄弟相會一面，也是不許麼？」玄慈心想：「倘若堅決不許波羅星出見，反而顯得少林理屈了，普渡、東林諸寺高僧也必不服。」便道：「有請波羅星師兄！」執事僧傳下話去，過不多時，四名老僧陪同波羅星走上殿來。那波羅星身形矮小，面容黝黑，他見到師兄，悲喜交集，湧身而前，抱住哲羅星，淚水潸潸而下。兩人咭咭呱呱的說得又響又快，不知是天竺哪一處地方的方言土語，旁人也無法聽懂，料想是波羅星述說盜經遭擒，被少林扣押不放的情由。哲羅星和師弟說了良久，大聲用華語道：「少林寺方丈說假話，波羅星沒有盜武功書，只偷看佛家書。佛家書，本來是我天竺來的，看看，又不犯戒！達摩祖師，是我天竺人，他教你們武功，你們反而關住了天竺比丘，這是忘恩負……負……那個，總之是不好！」

　　他的華語雖不流暢，理由倒十分充分，少林僧眾一時無言可駁，他抵死不認偷盜武學經籍，此時並無贓物在身，實難逼他招認。玄慈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波羅星師兄，你若說謊，不怕墮阿鼻地獄麼？」波羅星道：「我決不說謊！」玄慈道：「我少林派的《大金剛拳經》，你偷看過沒有？」波羅星道：「沒有，我只借看一部《金剛經》。」玄慈道：「我少林派的《般若掌法》，你偷看過沒有？」波羅星道：「沒有，我只借看過一部《小品般若經》。」玄慈道：「那麼我少林派的《摩訶指訣》，難道你也沒偷看麼？那日我玄慚師弟在藏經樓畔遇到你之時，你不是正偷了這部指法要訣，從藏經樓的秘閣中溜出來麼？」波羅星道：「小僧只在貴寺藏經樓借閱過一部《摩訶僧祗律》。貴國晉朝隆安三年，高僧法顯來我天竺取經，得經書寶典多部，《摩訶僧祗律》即其一也。小僧借閱此書，不知犯了貴寺何等戒律？」他聰明機變，學問淵博，否則他師兄也不會派他來擔任盜經的重任了，此刻侃侃道來，竟將盜閱武術秘笈之事推得乾乾淨淨，反而顯得少林寺全然理虧。玄慈眉頭一皺，口宣佛號：「阿彌陀佛！」一時倒難以和他辯駁。突然身旁風聲微動，黃影閃處，一人呼的一拳向波羅星後心擊去，這一拳迅速沉猛，凌厲之極。拳風所趨，正對準了波羅星後心的至陽穴要害。

　　這一招來得太過突然；似乎已難解救。波羅星立即雙手反轉，左掌貼於神道穴，右掌貼於筋縮穴，掌心向外，掌力疾吐，那神道穴是在至陽穴之上，筋縮穴在至陽穴之下，雙掌掌力交織成一片屏障，剛好將至陽要穴護住，手法巧妙之極。大雄寶殿上眾高手見他這一招配合得絲絲入扣，倒似發招者故意湊合上去，要他一顯身手一般，又似是同門師兄弟拆招，試演上乘掌法，忍不住都喝一聲：「好掌法！」波羅星雙掌之力將那人來拳擋過，那人跟著變拳為掌，斬向波羅星的後頸。這時眾人已看清偷襲之人是少林寺中一名中年僧人。這和尚變招奇速，等波羅星回頭轉身，右掌跟著斬下。波羅星左指揮出，削向他掌緣。那僧人若不收招，剛好將小指旁的後豁穴送到他的指尖上去，其時波羅星全身之力聚於一指，立時便能廢了那僧人的手掌。這一指看似平平無奇，但部位之準，力道之凝，的是非同凡俗。又有人叫道：「好指法！」那僧人立即收掌，雙拳連環，瞬息間連出七拳。這七拳分擊波羅星的額、顎、頸、肩、臂、胸、背七個部位，快得難以形容。波羅星無法閃避，也是連出七拳，但聽得砰砰砰砰砰砰砰連響七下，每一拳都和那僧人的七拳相撞。他在這電光石火般的剎那之間，居然每一拳都剛好撞在敵人的來拳之上，要不是事先練熟，憑你武功再高，那也是決不可能之事。七拳一擊出，波羅星驀地想起一件事，「啊」的一聲驚呼，向後躍開。那中年僧人卻也不再進擊，緩緩退開三步，合十向玄慈與神山行禮，說道：「小僧無禮，恕罪則個。」玄慈笑吟吟的合十還禮。神山臉有怒色，哼了一聲。玄慈向觀心、道清、覺賢、融智四僧說道：「還請四位師兄主持公道。」一時大殿之中，肅靜無聲。

　　自從神山上人提到少林寺扣押天竺僧波羅星之事，虛竹便知眼前的事與己無涉，已放了一大半心；待見一位師叔祖出手襲擊而波羅星一一化解，兩人拆了招之後分開，但覺攻守雙方所使招數，也並不如何了不起，卻不知何以本寺方丈等人頗有得色，對方卻有理屈慚愧之意，他只覺得波羅星在這三招上實在半點也沒有吃虧。

　　觀心大師咳嗽一聲，說道：「三位意下如何？」道清大師道：「適才波羅星師兄所使的三招，第一招似乎是《般若掌法》中的『天衣無縫』；第二招似乎是《摩訶指》的『以逸待勞』；第三招似乎是《大金剛拳》中的『七星聚會』。」神山上人接口道：「哈哈，中土佛門果然受惠於天竺佛國不淺。當年達摩祖師挾天竺武技東來，傳於少林，天竺武技流傳至今，少林高僧的出手，居然和天竺高僧的天竺武功仍然若合符節，實乃可喜可賀。『般若』、『摩訶』是梵語，『金剛』是梵神，東西為一，萬法同源，可說是武學中的無分別境界了，哈哈，哈哈。」少林群僧一聽之下，均有怒色。適才波羅星矢口不認偷看過少林寺的武功秘錄，倒也難以指證其非。那中年少林僧法名玄生，是玄慈的師弟，武功既高，性情亦復剛猛，突然間出其不意的向波羅星襲擊。他事先盤算已定，所使招數以及襲向的部位，逼得波羅星不得不以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中的三招來拆解。倘若波羅星從未學過這三門功夫，當然另有本門功夫拆解，但新學乍練，這些時日心中所想，手上所習，定然都是少林派功夫，倉卒之際不及細想，定會順手以這三招最方便的招數應付。不料神山強辭奪理，反說這是天竺武技。但少林派的武功源自達摩祖師。達摩是天竺僧人，梁朝時自天竺東來與梁武帝講論佛法，話不投機，於是駐錫少林，傳下禪宗心法與絕世武功，那也是天下皆知之事。神山上人機變絕倫，一口咬定少林派的武功般若掌、摩訶指、與大金剛拳系從天竺傳來，那麼波羅星會使這三種武功便毫不希奇，決不能因此而證明他曾偷看過少林寺的武功秘錄。玄慈緩緩說道：「本寺佛法與武功都是傳自達摩祖師，那是一點不假。來於天竺，還於天竺，原也合情合理。波羅星師兄只須明言相求，本寺原可將達摩祖師所遺下的武經恭錄以贈。但這般若掌創於本寺第八代方丈元元大師，摩訶指系一位在本寺掛單四十年的七指頭陀所創。那大金剛拳法，則是本寺第十一代通字輩的六位高僧，窮三十六年之功，共同鑽研而成。此三門全系中土武功，與天竺以意御勁、以勁發力的功夫截然不同。眾位師兄都是武學高人，其中差別一見而知，原不必老衲多所饒舌。」

　　觀心大師、融智大師均覺玄慈之言不錯，齊聲向神山上人道：「師兄你意下如何？」

　　神山上人微微一笑，說道：「少林方丈所言，當然高明，不過未免有一點故意分別中華與天竺的門戶之見。其實我佛眼中，眾生無別，中華、天竺，皆是虛幻假名。日前哲羅星師兄與小僧講論天竺中土武功異同之時，也曾提到般若掌、摩訶指、和大金剛拳的招數。他說那一招『天衣無縫』，梵文叫做『阿伐豈耶』，翻成華語，是『莫可名狀』之意，這一招右掌力微而實，左掌力沉而虛，虛實交互為用，敵人不察，極易上當。方丈師兄，哲羅星師兄這句話，不知對也不對？」玄慈臉上黃氣一閃而過，說道：「師兄眼光敏銳，佩服，佩服。」神山聰明穎悟，武學上識見又高，只見到波羅星和玄生對了那一掌，便瞧出了「天衣無縫」這招的精義所在，假言聞之於哲羅星，總之是要證明此乃天竺武學。他見波羅星與玄生對拆的三招變化奇巧，對少林武功又增幾分嚮慕之情，心下只想：「少林寺這些和尚都是飯桶，上輩傳下來這麼高明的武學，只怕領悟到的還不到三成。只要能讓我好好的鑽研，再加變化，數年之內，便可壓得少林派從此抬不起頭來。」玄慈自然知道，神山這番話，是適才見了波羅星的招數而發，什麼哲羅星早就跟他說過云云，全是欺人之談，但他於一瞥之間便看破了這一招高深掌法中的秘奧，此人天份之高，眼力之利，確也是世所罕見。他微一沉吟，便道：「玄生師弟，煩你到藏經樓去，將記載這三門武功的經籍，取來讓幾位師兄一觀。」玄生道：「是！」轉身出殿，過不多時，便即取到，交給玄慈。大雄寶殿和藏經樓相距幾達三里，玄生在片刻間便將經書取到，身手實是敏捷之極。外人不知內情，也不以為異，少林寺僧眾卻無不暗自讚歎。

　　那三部經書紙質黃中發黑，顯是年代久遠。玄慈將經書放在方桌之上，說道：「眾位師兄請看，三部經書中各自敘明創功的經歷。眾位師兄便不信老衲的話，難道少林寺上代方丈大師這等高僧碩德，也會妄語欺人？又難道早料到有今日之事，在數百年前便先行寫就了，以便此刻來強辭奪理？」神山裝作沒聽出他言外之意，將《般若掌法》取了過來，一頁頁的翻閱下去。觀心大師便取閱《摩訶指秘要》，道清大師取閱《大金剛拳神功》。觀心、道清二人只隨意看了看序文、跋記，便交給覺賢、融智二位。這四位高僧均覺一來這是少林派的武功秘本，自己是別派高手名宿，身份有關，不便窺探人家的隱秘；二來玄慈大師是一代高僧，既然如此說，決無虛假，若再詳加審閱，不免有見疑之意，禮貌上頗為不敬。神山上人卻是認真之極，一頁頁的慢慢翻閱，顯是在專心找尋其中的破綻疑竇，要拿來反駁玄慈。一時大殿上除了眾人輕聲呼吸之外，便是書頁的翻動之聲。神山上人翻完《般若掌法》，接看《摩訶指秘要》，再看《大金剛拳神功》，都是一頁頁的慢慢閱讀。少林群僧注視神山上人的臉色，想知道他是否能在這三本古籍之中找到什麼根據，作為強辯之資，但見他神色木然，既無喜悅之意，亦無失望之情。眼見他一頁頁的慢慢翻完，合上了最後一本《大金剛拳神功》，雙手捧著，還給了玄慈方丈，閉眼冥想，一言不發。玄慈見他這等模樣，倒是莫測高深。過了好一會，神山上人張開眼來，向哲羅星道：「師兄，那日你將般若掌的要訣念給我聽，我記得梵語是：因苦乃羅斯，不爾甘兒星，柯羅波基斯坦，兵那斯尼，伐爾不坦羅……翻成華語是：『如或長夜不安，心念紛飛，如何懾伏，乃練般若掌內功第一要義。』是這句話麼？」哲羅星一怔，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隨口答道：「是啊，師兄翻得甚是精當。」少林眾高僧面面相覷，無不失色，輩份較低之眾僧卻都側耳傾聽。神山又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篇梵語，說道：「這段梵文譯成華語，想必如此：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塵，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般若掌內功之要也。」哲羅星這時已猜到了他的用意，欣然道：「正是，正是！那日小僧與師兄在五台山清涼寺談佛法，論武功，所說我天竺佛門般若掌的內功要訣，確是如此。」

　　神山上人道：「那日師兄所說的大金剛拳要旨和摩訶指秘訣，小僧倒也還記得。」說著又滔滔不絕的說一段梵語，背一段武經的經文。玄慈及少林眾高僧聽神山所背誦的雖非一字不錯，卻也大致無誤，正是那三部古籍中所記錄的要訣，不由得都臉色大變。想不到此人居然有此奇才，適才默默翻閱一過，竟將三部武學要籍暗記在心，而且又精通梵語，先將經訣譯成梵語，再依華語背誦。道清、融智、玄慈等均通梵文，聽來華梵語義甚合，倒似真的先有梵文，再有華文譯本一般。這麼一來，波羅星偷閱經書的罪名固然洗刷得乾乾淨淨，而元元大師、七指頭陀等少林上輩高僧，反成了抄襲篡竊、欺世盜名之徒。這件事若要據理而爭，那神山伶牙俐齒，未必辯他得過。玄慈氣惱之極，一時卻也想不出對付之策。玄生忽又越眾而出，向哲羅星道：「大師，你說這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都是本寺傳自天竺，大師自然精熟無比。此事真假極易明白。小僧要領教大師這三門武功的高招，小僧所使招數，決不出這三門武功之外。大師下手指點時，也請以這三門武功為限。」說著身形一晃，已站到哲羅星的身前。玄慈暗叫：「慚愧！這法子甚是簡捷，只須那胡僧一出手，真偽便即立判，怎麼我竟然念不及此？」神山上人也是心中一凜：「這一著倒也厲害，哲羅星自然不會什麼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卻教他如何應付？」

　　哲羅星神色尷尬，說道：「天竺武功，著名的約有三百六十門，小僧雖然都約略知其大要，卻不能每一門皆精。據聞少林寺武功有七十二門絕技，請問師兄，是不是七十二門絕技件件精通？倘若小僧隨便請師兄施展七十二門絕技中的三項，師兄是不是都能施展得出？」

　　這番話一說，倒令玄生怔住了。少林寺絕技，每位高僧所會者最多不過五六門，倘若有人任意指定三門，要哪一位高僧施展，那確是無人能夠辦到。玄生於武學所知算得甚博，但七十二門絕技中所會者亦不過六門而已。哲羅星的反駁甚是有理，確也難以應付。突然外面一個清朗的聲音遠遠傳來，說道：「天竺大德、中土高僧，相聚少林寺講論武功，實乃盛事。小僧能否有緣做個不速之客，在旁恭聆雙方高見麼？」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送入了各人耳中。聲音來自山門之外，入耳如此清晰，卻又中正平和，並不震人耳鼓，說話者內功之高之純，可想而知；而他身在遠處，卻又如何得知殿中情景？玄慈微微一怔，便運內力說道：「既是佛門同道，便請光臨。」又道：「玄鳴、玄石兩位師弟，請代我迎接嘉賓。」玄鳴、玄石二人躬身道：「是！」剛轉過身來，待要出殿，門外那人已道：「迎接是不敢當。今日得會高賢，實是不勝之喜。」他每說一句，聲音便近了數丈，剛說完「之喜」兩個字，大殿門口已出現了一位寶相莊嚴的中年僧人，雙手合十，面露微笑，說道：「吐蕃國山僧鳩摩智，參見少林寺方丈。」群僧見到他如此身手，已是驚異之極，待聽他自己報名，許多人都「哦」的一聲，說道：「原來是吐蕃國師大輪明王到了！」玄慈站起身來，搶上兩步，合十躬身，說道：「國師遠來東土，實乃有緣。敝寺今日正有一事難以分剖，便請國師主持公道，代為分辨是非。」說著便替神山、哲羅星師兄弟、觀心等諸大師逐一引見。眾僧相見罷，玄慈在正中設了一個座位，請鳩摩智就座。鳩摩智略一謙遜，便即坐了，這一來，他是坐在神山的上首。旁人倒也沒什麼，神山卻暗自不忿：「你這番僧裝神弄鬼，未必便有什麼真實本領，待會倒要試你一試。」

　　鳩摩智道：「方丈要小僧主持公道，分辨是非，那是萬萬不敢。只是小僧適才在山門外聽到玄生大師和哲羅星大師講論武功，頗覺兩位均有不是之處。」

　　群僧都是一凜，均想：「此人口氣好大。」玄生道：「敬請國師指點開示。」鳩摩智微微一笑，說道：「哲羅星師兄適才質詢大師，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少林派有七十二門絕技，未必有人每一門都能精通，此言錯矣。大師以為摩訶指、般若掌、大金剛拳是少林派秘傳，除了貴派嫡傳弟子之外，旁人便不會知曉，否則定是從貴派偷學而得，這句話卻也不對。」他這番話連責二人之非，群僧只聽得面面相覷，不知他其意何指。玄生朗聲道：「據國師所言，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敝派七十二門絕技？」鳩摩智點頭道：「不錯！」玄生道：「敢問國師，這位大英雄是誰？」鳩摩智道：「殊不敢當。」玄生變色道：「便是國師？」鳩摩智點頭合十，神情肅穆，道：「正是。」這兩字一出，群僧盡皆變色，均想：「此人大言炎炎，一至於此，莫非是瘋了？」少林七十二門絕技有的專練下盤，有的專練輕功，有的以拳掌見長，有的以暗器取勝，或刀或棒，每一門各有各的特長，使劍者不能使禪杖，擅大力神拳者不能收發暗器。雖有人同精五六門絕技，那也是以互相並不牴觸為限。玄生與波羅星都練了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三門功夫，那均是手上的功夫。故老相傳，上代高僧之中曾有人兼通一十三門絕技，號稱「十三絕神僧」，少林寺建寺數百年，只此一人而已。少林諸高僧固所深知，神山、道清等也皆洞曉。要說一身兼擅七十二絕技，自是欺人之談。

　　少林七十二門絕技之中，更有十三四門異常難練，縱是天資極高之人，畢生苦修一門，也未必一定能夠練成。此時少林全寺僧眾千餘人，以千餘僧眾所會者合併，七十二絕技也數不周全。眼看鳩摩智不過四十來歲年紀，就說每年能成一項絕技，一出娘胎算起，那也得七十二年功夫，這七十二項絕技每一項都是艱深繁複之極，難道他竟能在一年之中練成數種？玄生心中暗暗冷笑，臉上仍不脫恭謹之色，說道：「國師並非我少林派中人，然則摩訶指、般若掌、大金剛拳等幾項功夫，卻也精通麼？」鳩摩智微笑道：「不敢，還請玄生大師指教。」身形略側，左掌突然平舉，右拳呼的一聲直擊而出，如來佛座前一口燒香的銅鼎受到拳勁，鏜的一聲，跳了起來，正是大金剛拳法中的一招「洛鍾東應」。拳不著鼎而銅鼎發聲，還不算如何艱難，這一拳明明是向前擊出，銅鼎卻向上跳，可見拳力之巧，實已深得「大金剛拳」的秘要。

　　鳩摩智不等銅鼎落下，左手反拍出一掌，姿勢正是般若掌中的一招「懾伏外道」，銅鼎在空中轉了半個圈子，拍的一聲，有什麼東西落下來，只是鼎中有許多香灰跟著散開，煙霧瀰漫，一時看不清是什麼物件。其時「洛鍾東應」這一招餘力已盡，銅鼎急速落下，鳩摩智伸出大拇指向前一捺，一股凌厲的指力射將過去，銅鼎突然向左移開了半尺。鳩摩智連捺三下，銅鼎移開了一尺又半，這才落地。少林眾高僧心下歎服，知他這三捺看似平凡無奇，其中所蘊蓄的功力實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地，正是摩訶指的正宗招數，叫做「三入地獄」。那是說修習這三捺時用功之苦，每捺一下，便如入了一次地獄一般。

　　香灰漸漸散落，露出地下一塊手掌大的物事來，眾僧一看，不禁都驚叫一聲，那物事是一隻黃銅手掌，五指宛然，掌緣閃閃生光，燦爛如金，掌背卻呈灰綠色。

　　鳩摩智袍袖一拂，笑道：「這『袈裟伏魔功』練得不精之處，還請方丈師兄指點。」一句話方罷，他身前七尺外的那口銅鼎竟如活了一般，忽然連打幾個轉，轉定之後，本來向內的一側轉而向外，但見鼎身正中剜去了一隻手掌之形，割口處也是黃光燦然。輩份較低的群僧這才明白，鳩摩智適才使到般若掌中「懾伏外道」那一招之時，掌力有如寶刀利刃，竟在鼎上割下了手掌般的一塊。

　　玄生見他這三下出手，無不遠勝於己，霎時間心喪若死：「只怕這位神僧所言不錯，我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確是傳自天竺，他從原地習得秘奧，以致比我中土高明得多。」當即合十躬身，說道：「國師神技，令小僧大開眼界，佩服，佩服！」鳩摩智最後所使的「袈裟伏魔功」，玄慈方丈畢生在這門武功上花的時日著實不少，以致頗誤禪學進修，有時著實後悔，覺得為了一拂之純，窮年累月的練將下去，實甚無謂。但想到自己這門袖功足可獨步天下，也覺自慰，此刻一見鳩摩智隨意拂袖，瀟灑自在，而口中談笑，袍袖已動，竟不怕發聲而洩了真氣，更非自己所能，不由得百感交集。霎時之間，大殿上寂靜無聲，人人均為鳩摩智的絕世神功所鎮懾。過了良久，玄慈長歎一聲，說道：「老衲今日始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老衲數十年苦學，在國師眼中，實是不足一哂。波羅星師兄，少林寺淺水難養蛟龍，福薄之地，不足以留佳客，你請自便罷！」玄慈此言一出，哲羅星與波羅星二人喜動顏色。神山上人卻是又喜又怒，喜的是波羅星果然精熟少林派絕技，而玄慈方丈准他離寺；愁的是此事自己實在無甚功績，全是鳩摩智一力促成，此人武功高極，既已控制全局，自己再要想從波羅星手中轉得少林絕技，只怕難之又難，何況波羅星所盜到的少林武功秘笈，不過寥寥數項，又如何能與鳩摩智所學相比？世上既有鳩摩智其人，則自己一切圖謀，不論成敗，都已殊不足道。鳩摩智不動聲色，只合十說道：「善哉，善哉！方丈師兄何必太謙？」少林合寺僧眾卻個個垂頭喪氣，都明白方丈被逼到要說這番話，乃是自認少林派武功技不如人。少林派數百年來享譽天下，執中原武學之牛耳。這麼一來，不但少林寺一敗塗地，亦使中土武人在番人之前大大的丟了臉面。觀心、道清、覺賢、融智、神音諸僧也均覺面目無光，事情竟演變到這步田地，實非他們初上少林寺時所能逆料。

　　玄慈實已熟思再三。他想少林寺所以要扣留波羅星，全是為了不令本寺武功絕技洩之於外，但眼見鳩摩智如此神功，雖然未必當真能盡本寺七十二門絕技，總之為數不少，則再扣留波羅星又有何益？波羅星所記憶的本寺絕技，不過三門，比諸鳩摩智所知，實不可同日而語。這位大輪明王武功深不可測，本寺諸僧無一能是他敵手，若說寺中諸高手一擁而上，倚多為勝，那變成了下三濫的無賴匪類，豈是少林派所能為？這波羅星今日下山，不出一月，江湖上少不免傳得沸沸揚揚，天下皆知，少林寺再不能領袖武林，自己也無顏為少林寺的方丈。這一切他全瞭然於胸，但形格勢禁，若非如斯，又焉有第二條路好走？殿上諸般事故，虛竹一一都瞧在眼裡，待聽方丈說了那幾句話後，本寺前輩僧眾個個神色慘然。他斜眼望看師父慧輪時，但見他淚水滾滾而下，實是傷心已極，更有幾位師叔連連捶胸，痛哭失聲。他雖不明其中關節，但也知鳩摩智適才顯露的武功，本寺無人能敵，方丈無可奈何，只有讓他將波羅星帶走。

　　可是他心中卻有一事大惑不解。眼見鳩摩智使出大金剛拳拳法、般若掌掌法、摩訶指指法，招數是對是錯，他沒有學過這幾門功夫，自是無法知曉，但運用這拳法、掌法、指法的內功，他卻瞧得清清楚楚，那顯然是「小無相功」。這個無相功他得自無崖子，後來天山童姥在傳他天山折梅手的歌訣之時，發覺他身有此功，曾大為惱怒傷心，因此功她師父只傳李秋水一人，虛竹既從無崖子身上傳得，則無崖子和李秋水之間的干係，自是不問可知了。天山童姥息怒之後，曾對他說過「小無相功」的運用之法，但童姥所知也屬有限，直到後來他在靈鷲宮地下石室的壁上圓圈之中，才體會到不少「小無相功」的秘奧。

　　「小無相功」是道家之學，講究清靜無為，神遊太虛，較之佛家武功中的「無色無相」之學，名雖略同，實質大異。虛竹一聽到鳩摩智在山門外以中氣傳送言語，心中便已一凜，知他的「小無相功」修為甚深，此後見他使動拳法、掌法、指法、袖法，招數雖變幻多端，卻全是以小無相功催動。玄生師叔祖以及波羅星所使的「天衣無縫」等招，卻從內至外全是佛門功夫，而且般若掌有般若掌的內功，摩訶指有摩訶指的內功，大金剛拳有大金剛拳的內功，涇渭分明，截不相混。他聽鳩摩智自稱精通本派七十二門絕技，然而施展之時，明明不過是以一門小無相功，使動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等招數，只因小無相功威力強勁，一使出便鎮懾當場，在不會這門內功之人眼中，便以為他真的精通少林派各門絕技。這雖非魚目混珠，小無相功的威力也決不在任何少林絕技之下，但終究是指鹿為馬，混淆是非。虛竹覺得奇怪的是，此事明顯已極，少林寺自方丈以下，千餘僧眾竟無一人直斥其非。他可不知這小無相功博大精深，又是道家的武學，大殿上卻無一個不是佛門弟子，武功再高，也不會去修習道家內功，何況「小無相功」以「無相」兩字為要旨，不著形相，無跡可尋，若非本人也是此道高手，決計看不出來。玄慈、玄生等自也察覺鳩摩智的內功與少林內功頗有不同，但想天竺與中土所傳略有差異，自屬常情。地隔萬里，時隔數百年，少林絕技又多經歷代高僧興革變化，兩者倘若仍是全然一模一樣，反而不合道理了。是以絲毫不起疑心。

　　虛竹初時只道眾位前輩師長別有深意，他是第三輩的小和尚，如何敢妄自出頭？但眼見形勢急轉直下，眾師長盡皆悲怒沮喪，無可奈何，本寺顯然面臨重大劫難，便欲挺身而出，指明鳩摩智所施展的不是少林派絕技。但二十餘年來，他在寺中從未當眾說過一句話，在大殿中一片森嚴肅穆的氣象之下，話到口邊，不禁又縮了回去。

　　只聽鳩摩智道：「方丈既如此說，那是自認貴派七十二門絕技，實在並非貴派自創，這個『絕』字，須得改一改了。」玄慈默然不語，心中如受刀剜。

　　玄字班中一個身形高大的老僧厲聲說道：「國師已佔上風，本寺方丈亦許天竺番僧自行離去，何以仍如此咄咄逼人，不留絲毫餘地？」鳩摩智微笑道：「小僧不過想請方丈應承一句，以便遍告天下武林同道。以小僧之見，少林寺不妨從此散了，諸位高僧分投清涼、普渡諸處寺院托庇安身，各奔前程，豈非勝在浪得虛名的少林寺中苟且偷安？」

　　他此言一出，少林群僧涵養再好，也都忍耐不住，紛紛大聲呵斥。群僧這時方始明白，這鳩摩智上得少室山來，竟是要以一人之力將少林寺挑了，不但他自己名垂千古，也使得中原武林從此少了一座重鎮，於他吐蕃國大有好處。只聽他朗聲說道：「小僧孤身來到中土，本意想見識一下少林寺的風範，且看這號稱中原武林泰山北斗之地，是怎樣一副莊嚴宏偉的氣象。但聽了諸位高僧的言語，看了各位高僧的舉止，嘿嘿嘿，似乎還及不上僻處南疆的大理國天龍寺。唉！這可令小僧大大失望了。」

　　玄字班中有人說道：「大理天龍寺枯榮大師和本因方丈佛法淵深，凡我釋氏弟子，無不仰慕。出家人早無競勝爭強之念，國師說我少林不及天龍，豈足介意？」那人一面說，一面緩步而出，乃是個滿面紅光的老僧。他右手食指與中指輕輕搭住，臉露微笑，神色溫和。

　　鳩摩智也即臉露笑容，說道：「久慕玄渡大師的『拈花指』絕技練得出神入化，今日得見，幸何如之。」說著右手食中兩指也是輕輕搭住，作拈花之狀。二僧左手同時緩緩伸起，向著對方彈了三彈。只聽得波波波三響，指力相撞。玄渡大師身子一晃，突然間胸口射出三支血箭，激噴數尺，兩股指力較量之下，玄渡不敵，給鳩摩智三股指力都中在胸口，便如是利刃所傷一般。這玄渡大師為人慈和，極得寺中小輩僧侶愛戴。虛竹十六歲那年，曾奉派替玄渡掃地烹茶，服侍了他八個月。玄渡待他十分親切，還指點了他一些羅漢拳的拳法。此後玄渡閉關參禪，虛竹極少再能見面，但往日情誼，長在心頭。這時見他突為指力所傷，知道救援稍遲，立有性命之憂，他曾得聾啞老人蘇星河授以療傷之法，後來又學了破解生死符的秘訣，熟習扶傷救死之道，眼見玄渡胸口鮮血噴出，不暇細想，身子一晃之間，已搶到玄渡對面，虛托一掌。其時相去只一瞬之間，三股血水未及落地，在他掌力一逼之下，竟又迅速回入了玄渡胸中。虛竹左手如彈琵琶，一陣輪指虛點，頃刻間封了玄渡傷口上下左右的十一處穴道，鮮血不再湧出，再將一粒靈鷲宮的治傷靈藥九轉熊蛇丸餵入他口中。當日虛竹得段延慶指點，破解無崖子所布下的珍瓏棋局之時，鳩摩智曾見過他一面，此刻突然見他越眾而出，以輪指虛點，封閉玄渡的穴道，手法之妙，功力之強，竟是自己生平所未見，不由得大吃一驚。

　　慧方等六僧那日見虛竹一掌擊死玄難，又見他做了外道別派的掌門人，種種怪異之處，無法索解，當即負了玄難屍身，回到少林寺中。玄慈方丈與眾高僧詳加查詢，得悉玄難是死於丁春秋「三笑逍遙散」的劇毒，久候虛竹不歸，派了十多名僧人出外找尋，也始終未見他的蹤影。虛竹回寺之日，適逢少林寺又遇重大變故，丐幫幫主莊聚賢竟然遣人下帖，要少林奉他為中原武林盟主。玄慈連日與玄字輩、慧字輩群僧籌商對策，實不知那名不見經傳的莊聚賢是何等樣人物。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會，實力既強，向來又以俠義自任，與少林派互相扶持，主持江湖上正氣、武林中公道，突然要強居於少林派之上，倒令眾高僧不知如何應付才是。虛竹的師父慧輪見方丈和一眾師伯、師叔有要務在身，便不敢稟告虛竹回寺、連犯戒律之事。是以他在園中挑糞澆菜，眾高僧也均不知，這時突然見他顯示高妙手法，倒送鮮血回入玄渡體內，自是人人驚異。

　　虛竹說道：「太師伯，你且不要運氣，以免傷口出血。」撕下自己僧袍，裹好了他胸口傷處。玄渡苦笑道：「大輪明王……的……拈花指功……如此……如此了得！老衲拜……拜服。」虛竹道：「太師伯，他使的不是拈花指，也不是佛門武功。」群僧一聽，都暗暗不以為然，鳩摩智的指法固然和玄渡一模一樣，連兩人溫顏微笑的神情也是毫無二致，卻不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的「拈花指」是什麼？群僧都知鳩摩智是吐蕃國的護國法師，敕封大輪明王，每隔五年，便在大雪山大輪寺開壇，講經說法，四方高僧居士雲集聆聽，執經問難，無不讚歎。他是佛門中天下知名的高僧，所使的如何會不是佛門武功？鳩摩智心中卻又是一驚：「這小和尚怎知我使的不是拈花指？不是佛門武功？」一轉念間，便即恍然：「是了！那拈花指本是一門十分王道和平的功夫，只點人穴道，制敵而不傷人，我急切求勝，指力太過凌厲，竟在那老僧胸口戳了三個小孔，便不是迦葉尊者拈花微笑的本意了。這小和尚想必由此而知。」他天生睿智，自少年時起便迭逢奇緣，生平從未敗於人手，一離吐蕃，在大理國天龍寺中連勝枯榮、本因、本相等高手，此番來到少林，原是想憑一身武功，單槍匹馬的斗倒這座千年古剎，眼見虛竹只不過二十來歲，雖然適才「輪指封穴」之技頗為玄妙，料想武功再高也高不到哪裡去，當下便微笑道：「小師父竟說我這拈花指不是佛門武學，卻令少林絕技置身何地？」虛竹不善言辯，只道：「我玄渡太師伯的拈花指，自然是佛門武學，你……你大師所使這個……卻不是……」一面說，一面提起左手，學著玄渡的手法，也彈了三彈，指力中使上了小無相功。他對人恭謹，這三彈不敢正對鳩摩智，只是向無人處彈去，只聽得鏜、鏜、鏜三響，大殿上一口銅鐘發出巨聲。虛竹這三下指力都彈在鍾上，便如以鐘槌用力撞擊一般。鳩摩智叫道：「好功夫！你試我一招般若掌！」說著雙掌一立，似是行禮，雙掌卻不合攏，呼的一聲，一股掌力從雙掌間疾吐而出，奔向虛竹，正是般若掌的「峽谷天風」。虛竹見他掌勢兇猛，非擋不可，當即以一招「天山六陽掌」將他掌力化去。鳩摩智感到他這一掌之中隱含吸力，剛好克制自己這一招的掌力，宛然便是小無相功的底子，心中一凜，笑道：「小師父，你這是佛門功夫麼？我今日來到寶剎，是要領教少林派的神技，你怎麼反以旁門功夫賜招？少林武功在大宋國向稱數一數二，難道徒具虛名，不足以與異邦的武功相抗麼？」他一試出虛竹的內功特異，自己沒有制勝把握，便以言語擠兌，要他只用少林派的功夫。

　　虛竹怎明白他的用意，直言相告：「小僧資質愚魯，於本派武功只學了一套羅漢拳，一套韋陀掌，那是本派扎根基的入門功夫，如何能與國師過招？」鳩摩智哈哈一笑，道：「既然如此，你倒也有自知之明，不是我的對手，那便退下罷！」虛竹道：「是！小僧告退。」合十行禮，退入虛字輩群僧的班次。玄慈方丈卻精明之極，雖不明白虛竹武功的由來，但看他適才所演的幾招，招數精奇，內功深厚，足可與鳩摩智相匹敵，少林寺今日面臨存亡榮辱的大關頭，不如便遣他出去抵擋一陣，縱然落敗，也總是一個轉機，勝於一籌莫展，當即說道：「國師自稱精通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高明淵博，令人佩服之至。少林派的入門粗淺功夫，自是更加不放在國師眼裡了。虛竹，本寺僧眾現今以『玄、慧、虛、空』排行，你是本派的第三代弟子，本來決無資格跟吐蕃國第一高手國師過招動手，但國師萬里遠來，良機難逢，你便以羅漢拳和韋陀掌的功夫，請國師指點幾招。」他將話說在頭裡，虛竹只不過是少林寺第三代「虛」字輩的小僧，敗在鳩摩智手下，於少林寺威名並無所損，但只要僥倖勉強支持得一炷香、兩炷香的時刻，自己乘勢喝止雙方，鳩摩智便無顏再糾纏下去了。虛竹聽得方丈有令，自是不敢有違，躬身應道：「是。」走上幾步，合十說道：「國師手下留情！」心想對方是前輩高人，決不會先行出招，當即雙掌一直拜了下去，正是韋陀掌的起手式「靈山禮佛」。他在少林寺中半天唸經，半天練武，十多年來，已將這套羅漢拳和韋陀掌練得純熟無比。這招「靈山禮佛」本來不過是禮敬敵手的姿式，意示佛門弟子禮讓為先，決非好勇鬥狠之徒。但他此刻身上既具逍遙派三大高手深厚內力，復得童姥盡心點撥，而靈鷲宮地下石窖中數月面壁揣摩，更是得益良多，雙掌一拜下，身上僧衣便即微微鼓起，真氣流轉，護住了全身。

## 第40章 卻試問　幾時把癡心

　　鳩摩智明知跟這小僧動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情勢如此，已不由得自己避戰，當即揮掌擊出，掌風中隱含必必卜卜的輕微響聲，姿式手法，正是般若掌的上乘功夫。韋陀掌是少林派的扎根基武功，少林弟子拜師入門，第一套學「羅漢拳」，第二套學的便是「韋陀掌」。般若掌卻是最精奧的掌法，自韋陀掌學到般若掌，循序而進，通常要花三四十年功夫。般若掌既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練將下去，永無窮盡，掌力越練越強，招數愈練愈純，那是學無止境。自少林創派以來，以韋陀掌和般若掌過招，實是從所未有。兩者深淺精粗，正是少林武功的兩個極端，會般若掌的前輩僧人，決不致和只會韋陀掌的本門弟子動手，就算師徒之間喂招學藝，師父既然使到般若掌，做弟子的至少也要以達摩掌、伏虎掌、如來千手法等等掌法應接。

　　虛竹眼見對方掌到，斜身略避，雙掌推出，仍是韋陀掌中一招，叫做「山門護法」，招式平平，所含力道卻甚是雄渾。鳩摩智身形流轉，袖裡乾坤，無相劫指點向對方。虛竹斜身閃避，鳩摩智早料到他閃避的方位，大金剛拳一拳早出，砰的一聲，正中他肩頭。虛竹踉踉蹌蹌的退了兩步。鳩摩智哈哈一笑，說道：「小師父服了麼？」料想這一掌開碑裂石，已將他肩骨擊成碎片。哪知虛竹有「北冥真氣」護體，只感到肩頭一陣疼痛，便即猱身復上，雙掌自左向右劃下，這一招叫做「恆河入海」，雙掌帶著浩浩真氣，當真便如洪水滔滔、東流赴海一般。鳩摩智見他吃了自己一拳恍若不覺，兩掌擊到，力道又如此沉厚，不由得暗自驚異，出掌擋過，身隨掌起，雙腿連環，霎時之間連踢六腿，盡數中在虛竹心口，正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的「如影隨形腿」，一腿既出，第二腿如影隨形，緊跟而至，第二腿隨即自影而變為形，而第三腿復如影子，跟隨踢到，直踢到第六腿，虛竹才來得及仰身飄開。鳩摩智不容他喘息，連出兩指，嗤嗤有聲，卻是「多羅指法」。虛竹坐馬拉弓，還擊一拳，已是「羅漢拳」中的一招「黑虎偷心」。這一招拳法粗淺之極，但附以小無相功後，竟將兩下穿金破石的多羅指指力消於中途。

　　鳩摩智有心炫耀，多羅指使罷，立時變招，單臂削出，雖是空手，所使的卻是「燃木刀法」。這路刀法練成之後，在一根干木旁快劈九九八十一刀，刀刃不能損傷木材絲毫，刀上發出的熱力，卻要將木材點燃生火，當年蕭峰的師父玄苦大師即擅此技，自他圓寂之後，寺中已無人能會。「燃木刀法」是單刀刀法，與鳩摩智當日在天龍寺所使「火焰刀法」的凌虛掌力全然不同，他此刻是以手掌作戒刀，狠砍狠斫，全是少林派武功的路子。他一刀劈落，波的一響，虛竹右臂中招。虛竹叫道：「好快！」右拳打出，拳到中途，右臂又中一刀。鳩摩智真力貫於掌緣，這一斬已不遜鋼刀，一樣的能割首斷臂，但虛竹右臂連中兩刀，竟渾若無事，反震得他掌緣隱隱生疼。

　　鳩摩智駭異之下，心念電轉，尋思：「這小和尚便練就了金鐘罩、鐵布衫功夫，也經不起我這幾下重手，卻是何故？啊，是了，此人僧衣之內是穿了什麼護身寶甲。」一想到此節，出招便只攻擊虛竹面門，「大智無定指」、「去煩惱指」、「寂滅抓」、「因陀羅抓」，接連使出六七門少林神功，對準虛竹的眼目咽喉招呼。鳩摩智這麼一輪快速的搶攻，虛竹手忙足亂，無從招架，惟有倒退，這時連「韋陀掌」也使不上了，一拳一拳的打出，全是那一招「黑虎偷心」，每發一拳，都將鳩摩智逼退半尺，就是這麼半尺之差，鳩摩智種種神妙的招數，便都不能及身。頃刻之間，鳩摩智又連使十六門少林絕技，少林群僧只看得目眩神馳，均想：「此人自稱一身兼通本派七十二絕技，果非大言虛語。」但虛竹用以應付的，卻只一門「羅漢掌」，而且在對方迅若閃電的急攻之下，心中手上全無變招的餘裕，打出一招「黑虎偷心」，又是一招「黑虎偷心」，來來去去，便只依樣葫蘆的一招「黑虎偷心」，拳法之笨拙，縱然是市井武師，也不免為之失笑。但這招「黑虎偷心」中所含的勁力，卻竟不斷增強，兩人相去漸遠，鳩摩智手指手爪和虛竹的面門相距已逾一尺。鳩摩智早已發覺，虛竹拳力中隱隱也有小無相功，而且還遠在自己之上，只是似乎不大會使，未能發揮威力而已。眼見虛竹又是一招「黑虎偷心」打到，突然間掌一沉，雙手陡探，已抓住虛竹拳頭，正是少林絕技「龍爪功」中的一招，左手拿著虛竹的小指，右手拿住他拇指，運力向上急拗，準擬這一下立時便拗斷他的兩根手指。

　　虛竹兩指被拗，不能再使「黑虎偷心」，手指劇痛之際，自然而然的使出「天山折梅手」來，右腕轉個小圈，翻將過來，拿住了鳩摩智的左腕。

　　鳩摩智一抓得手，正欣喜間，萬料不到對方手上突然會生出一般怪異力道，反拿己腕。他所知武學甚為淵博，但這「天山折梅手」卻全然不知來歷，心中一凜，只覺左腕已如套在一隻鐵箍之中，再也無法掙脫。總算虛竹驚惶中只求自解，不暇反攻，因此牢牢抓住鳩摩智的手腕，志在不讓他再拗自己手指，忘了抓他脈門。便這麼偏了三分，鳩摩智內力已生，微微一收，隨即激迸而出，只盼震裂虛竹的虎口。虛竹手上一麻，生怕對方脫手之後，又使厲害手法，忙又運勁，體內北冥真氣如潮水般湧出。他和段譽所練的武功出於同源，但沒如段譽那般練過吸人內力的法門，因此雖抓住了鳩摩智手腕，卻沒能吸他內力。饒是如此，鳩摩智三次運勁未能掙脫，不由得心下大駭，右手成掌，斜劈虛竹項頸。他情急之下，沒想到再使少林派武功，這一劈已是他吐蕃的本門武學。虛竹左手以一招天山六陽掌化解。鳩摩智次掌又至，虛竹的六陽掌綿綿使出，將對方勢若狂飆的攻擊一一化解。其時兩人近身肉搏，呼吸可聞，出掌時都是曲臂回肘，每發一掌都只七八寸距離，但相距雖近，掌力卻仍是強勁之極。鳩摩智掌聲呼呼，群僧均覺這掌力刮面如刀，寒意侵體，便似到了高山絕頂，狂風四面吹襲。少林寺輩份較低的僧侶漸漸抵受不住，一個個縮身向後，貼牆而立。玄字輩高僧自不怕掌力侵襲，但也各運內力抗拒。

　　虛竹為了要替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群豪解除生死符，在這天山六陽掌上用功甚勤，種種精微變化全已瞭然於胸，而靈鷲宮地底石壁上的圖譜，更令他大悟其中奧妙。不過他從未用之與人過招對拆，少了練習，一上來便與一位當今數一數二的高手生死相搏，掌法雖高，內力雖強，使得出來的卻不過二三成而已。鳩摩智掌力越來越凌厲，虛竹心無二用，但求自保，每一招都是守勢。他決不是想拿住鳩摩智，只是眼見對方武功勝己十倍，單掌攻擊已這般厲害，倘若任他雙掌齊施，自己非命喪當場不可，因此死命拿住他左腕，要令他左掌無法出招。虛竹這個念頭雖笨，竟也大有用處。鳩摩智左手被抓，雙掌連環變化、交互為用的諸般妙著便使不出來。虛竹本來掌法不甚純熟，使單掌較使雙掌為便。一個打了個對折，十成掌法只剩五成，一個卻將二三成的功夫提升到了四五成。一炷香時刻過去，兩人已交拆數百招，仍是僵持之局。玄慈、玄渡、神山、觀心、哲羅星等諸高僧都已看出，鳩摩智左腕受制，掙扎不脫，但虛竹的左掌卻全然處於下風，只有招架之功，無絲毫還手之力，兩人都是右優左劣。這般打法，眾高僧雖見多識廣，卻是生平從所未見。其中少林眾僧更多了一份驚異，一份憂心，虛竹自幼在本寺長大，下山半年，卻不知從何處學了這一身驚人技藝回來，又見他抓住敵人，並不能制敵，但鳩摩智每一掌中都含著摧筋斷骨、震破內家真氣的大威力，只要給擊中了一下，非氣絕身亡不可。此刻少林眾僧中，不論哪一個出手相助，只須輕輕一指，都能取了鳩摩智的性命，但這番相鬥，並非志在殺了對方，而是為了維護少林一派的聲譽，若有人上前殺了鳩摩智，只有大損少林派令譽。群僧個個提心吊膽，手心中捏一把汗，瞧著二人激鬥。又拆百餘招，虛竹驚恐之心漸去，於天山六陽掌的精妙處領悟越來越多，十招中於九招守禦之餘，已能還擊一招。他既還擊一招，鳩摩智便須出招抵禦，攻勢不免略有頓挫。其間相差雖然甚微，消長之勢，卻是漸漸對虛竹有利。又過了一頓飯時分，虛竹已能在十招中反攻兩三招。少林群僧見他漸脫困境，無不暗暗歡喜。

　　神山上人自從鳩摩智一現身，心情便甚矛盾，既盼鳩摩智殺滅少林派的威風，又不願異邦僧人到中土來橫行無忌，自己卻無力將之制服；待見鳩摩智與虛竹相持不決，只盼兩人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自己即使無法從波羅星手中再取其他少林絕技，但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三門絕技的秘訣，總已記在心中，回寺後詳加參研，憑著一己的聰明智慧，當可將這三門武功大加變通，要旨雖同，招式外形卻可大異，那時便成為清涼寺的三門絕技，而自己便是創建這三門絕技的鼻祖了。波羅星卻又是另一番心情。他這些時日中研習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三門武功，但覺其中奧妙無窮。今日師兄哲羅星來接他出寺，自忖心中所得記憶者，還不到少林武功的半成，回歸故鄉雖然歡喜，但眼見寺中寶藏如此豐富，一出少林山門，從此再無緣得窺，卻也是不勝遺憾。其後見到虛竹與鳩摩智相鬥，兩人內力之強，招數之奇，自己連半點邊兒也摸不到。他卻不知虛竹所使的並非少林武功，只覺少林寺中一個青年僧人已如此了得，自己萬里奔波，好容易有緣出入藏經閣，卻只記得幾部武學經書回去，雖不是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但所得者決非真正貴重之物，只怕此後一生之中，不免日日夜夜，悔恨無盡。

　　武學之道，便和琴棋書畫，以及佛學、易理等等繁難奧妙的功夫學問無異，愈是鑽研，愈是興味盎然，只要得悉世上另有比自己所學更高一層的功夫學問，千方百計的也要觀摩一番。波羅星是天竺高僧中大有才智之士，初到少林寺時，一意在盜取武經，回去光大天竺武學，但見到少林寺中的武學竟如此浩如煙海，不由得戀戀不捨，不肯遽此離去了。這時虛竹已能佔到四成攻勢，雖然兀自遮攔多，進攻少，但內力生發，逍遙派武學的諸般狠辣招數自然而然的使了出來。旁觀者不禁膽戰心驚，均想：「我若中了這一招，不免死得慘酷無比。」少林派僧俗弟子，數百年來並無一個女子，歷代創建全是走剛陽路子，因系佛門武功，出手的用意均是制敵而非殺人，與童姥、李秋水的招數截然相反。玄慈等少林高僧見虛竹所使招數漸趨陰險刻毒，不由得都皺起了眉頭。鳩摩智連運三次強勁，要掙脫虛竹的右手，以便施用「火焰刀」絕技，但己力加強，對方的指力亦相應而增，情急之下，殺意陡盛，左手呼呼呼連拍三掌，虛竹揮手化解。鳩摩智縮手彎腰，從布襪中取出一柄匕首，陡向虛竹肩頭刺去。虛竹所學全是空手拆招，突然間白光閃處，匕首刺到，不知如何招架才是，搶著便去抓鳩摩智的右腕，這一抓是「天山折梅手」的擒拿手法，既快且準，三根手指一搭上他手腕，大拇指和小指跟著便即收攏。便在這時，鳩摩智掌心勁力一吐，匕首脫手而出，虛竹雙手都牢牢抓著對方的手腕，噗的一聲，匕首插入了他肩頭，直沒至柄。

　　旁觀群僧齊聲驚呼。觀心等都不自禁的搖頭，均想：「以鳩摩智如此身份，鬥不過少林寺一個青年僧人，已然聲名掃地，再使兵刃偷襲，簡直不成體統。」

　　突然人叢中搶出四名僧人，青光閃閃，四柄長劍同時刺向鳩摩智咽喉。四僧一齊躍出，一齊出手，四柄長劍指的是同一方位，劍法奇快，狠辣無倫。鳩摩智雙足運力，要待向後躍避，一拉之下，虛竹竟絲紋不動，但覺喉頭一痛，四劍的劍尖已刺上了肌膚。只聽四僧齊聲喝道：「不要臉的東西，快納命罷！」聲音嬌嫩，竟似是少女的口音。

　　虛竹轉頭看時，這四僧居然是梅蘭菊竹四劍，只是頭戴僧帽，掩住了頭上青絲，身上穿的卻是少林寺僧衣。他驚詫無比，叫道：「休傷他性命！」四劍齊聲答應：「是！」劍尖卻仍然不離鳩摩智的咽喉。鳩摩智哈哈一笑，說道：「少林寺不但倚多為勝，而且暗藏春色，數百年令譽，原來如此，我今日可領教了！」虛竹心下惶恐，不知如何是好，當即鬆手放開了鳩摩智手腕。菊劍替他拔下肩頭匕首，鮮血立湧。菊劍忙摔下長劍，從懷中取出手帕，替他裹好傷口。梅蘭竹三姝的長劍仍指在鳩摩智喉頭。虛竹問道：「你……你們，是怎麼來的？」鳩摩智右掌一劃，「火焰刀」的神功使出，噹噹噹三聲，三柄長劍從中斷絕。三姝大吃一驚，向後飄躍丈許，看手中時，長劍都只剩下了半截。鳩摩智仰天長笑，向玄慈道：「方丈大師，卻如何說？」

　　玄慈面色鐵青，說道：「這中間的緣由，老衲委實不知，即當查明，按本寺戒律處置。國師和眾位師兄遠來辛苦，便請往客舍奉齋。」鳩摩智道：「如此有擾了。」說著合十行禮，玄慈還了一禮。鳩摩智合著雙手向旁一分，暗運「火焰刀」神功，噗噗噗噗四響，梅蘭菊竹四姝齊聲驚呼，頭上僧帽無風自落，露出烏雲也似的滿頭秀髮，數百莖斷髮跟著僧帽飄了下來。鳩摩智顯這一手功夫，不但炫耀己能，斷髮而不傷人，表示手下留情，同時明明白白的顯示於眾，四姝乃是女子，要少林僧無可抵賴。玄慈面色更是不豫，說道：「眾位師兄，請！」神山、觀心、道清、融智等諸高僧陡見少林寺中竟會有僧裝女子出現，無不大感驚訝，別說少林寺是素享清譽的名山古剎，就是尋常一座小小的廟宇，也決不容許有這等大違戒律的行徑，聽到玄慈方丈一個「請」字，都站了起來。知客僧分別迎入客舍，供奉齋飯。

　　一眾外客剛轉過身子，還沒走出大殿，梅劍便道：「主人，咱姊妹私自下山，前來服侍你，你可別責怪。」蘭劍道：「那緣根和尚對主人無禮，咱姊妹狠狠的打了他幾頓，他才知道好歹，唉，沒料想這西域和尚又傷了主人。」

　　虛竹「哦」了一聲，這才恍然，緣根所以前倨後恭，原來是受她四姊妹的脅迫，如此說來，她四人喬裝為僧，潛身寺中，已有多日，不由得跺腳道：「胡鬧，胡鬧！」隨即在如來佛像前跪倒，說道：「弟子前生罪業深重，今生又未能恪守清規戒律，以致為本寺惹下無窮禍患，恭請方丈重重責罰。」菊劍道：「主人，你也別做什麼勞什子的和尚啦，大夥兒不如回縹緲峰去罷，在這兒青菜豆腐，沒半點油水，又得受人管束，有什麼好！」竹劍指著玄慈道：「老和尚，你言語中對我們主人若有得罪，我四姊妹對你可也不客氣啦，你還是多加小心為妙。」虛竹連連喝止，說道：「你們不得無禮，怎麼到寺裡胡鬧？唉，快快住嘴。」四姊妹卻你一言我一語，咭咭呱呱的，竟將玄慈等高僧視若無物。少林群僧相顧駭然，眼見四姊妹相貌一模一樣，明媚秀美，嬌憨活潑，一派無法無天，實不知是什麼來頭。原來四姝是大雪山下的貧家女兒，其母已生下七個兒女，再加上一胎四女，實在無力養育，生下後便棄在雪地之中。適逢童姥在雪山採藥，聽到啼哭，見是相貌相同的四個女嬰，覺得有趣，便攜回靈鷲宮撫養長大，授以武功。四姝從未下過縹緲峰一步，又怎懂得人情世故、大小輩份？她們生平只聽童姥一人吩咐。待虛竹接為靈鷲宮主人，她們也就死心塌地的侍奉。只是虛竹溫和謙遜，遠不如童姥御下有威，她們對之就不怎麼懼怕，只知對主人忠心耿耿，渾不知這些胡鬧妄為有什麼不該。玄慈說道：「除玄字輩眾位師兄弟外，餘僧各歸僧房。慧輪留下。」眾僧齊聲答應，按著輩份魚貫而出。片刻之間，大雄寶殿上只留著三十餘名玄字輩的老僧，虛竹的師父慧輪，以及虛竹和靈鷲宮四女。

　　慧輪也在佛像前跪倒，說道：「弟子教誨無方，座下出了這等孽徒，請方丈重罰。」

　　竹劍噗哧一笑，說道：「憑你這點兒微末功夫，也配做我主人的師父？前天晚上松樹林中，連絆你八交的那個蒙面人，便是我二姊了，我說呢，你的功夫實在稀鬆平常。」虛竹暗暗叫苦：「糟糕，糟糕！她們連我師父也戲弄了。」又聽蘭劍笑道：「我聽緣根說，你是咱們主人的師父，便來考較考較你。三妹今日倘若不說，只怕你永遠不知道前晚怎麼會連摔八個觔斗，哈哈，嘻嘻，有趣，有趣！」

　　玄慈道：「玄慚、玄愧、玄念、玄淨四位師弟，請四位女施主不可妄言妄動。」四名老僧躬身道：「是！」轉身向四女道：「方丈法旨，請四位不可妄言妄動。」梅劍笑道：「我們偏偏要妄言妄動，你管得著麼？」四僧齊聲道：「如此得罪了！」僧袍一揚，雙手隔著衣袖分拿四女的手腕。玄慚使的是「龍爪功」，玄愧使的是「虎爪手」，玄念使的是「魔爪功」，玄淨使的則是「少林擒拿十八打」，招數不同，卻均是少林派的精妙武功。四女中除了菊劍外，三女的長劍都已被鳩摩智削斷。菊劍長劍抖動，護住了三個姊妹。梅蘭竹三女各使斷劍，從菊劍的劍光下攻將過來。虛竹叫道：「拋劍，拋劍！不可動手！」

　　四姝聽得主人呼喝，都是一怔，手中兵刃便沒敢全力施為。四女的武功本來遠不及四位玄字輩高僧，一失先機，立時便分給四僧拿住。梅劍用力一掙，沒能掙脫，嗔道：「咱們聽主人的話，才對你們客氣，哎喲，痛死了，你捏得這麼重幹什麼？」蘭劍叫道：「小賊禿，快放開我。」抓住她手腕的玄愧大師鬚眉皆白，已七十來歲年紀，她卻呼之為「小賊禿」。竹劍道：「你再不放手，我可要罵你老婆了。」菊劍道：「我吐他口水。」一口唾液，向玄淨噴去。玄淨側頭讓過，手指加勁，菊劍只痛得「哎唷，哎唷」大叫。大雄寶殿本來是莊嚴佛地，霎時間成了小兒女的鶯啼燕叱之場。

　　玄慈道：「四位女施主安靜毋躁，若再出聲，四位師弟便點了她們的啞穴。」四姝一聽要點啞穴，都覺不是玩的，嘟起了嘴不敢作聲。玄慚等四位大師便也放開了她們手腕，站在一旁監視。玄慈道：「虛竹，你將經過情由，從頭說來，休得稍有隱瞞。」虛竹道：「是。弟子誠心稟告。」當下將如何奉方丈之命下山投帖，如何遇到玄難、慧方等眾僧，如何誤打誤撞的解開珍瓏棋局而成為逍遙派掌門人，玄難如何死於丁春秋的劇毒之下，如何為阿紫作弄而破戒開葷，直說到如何遇到天山童姥，如何深入西夏皇宮的冰窖，而致成為靈鷲宮的主人。這段經歷過程繁複，他口齒笨拙，結結巴巴的說來，著實花了老大時光，雖然拖泥帶水，不大清楚明白，但事事交代，毫無避漏，在冷窖內與夢中女郎犯了淫戒一事，也吞吞吐吐的說了。眾高僧越聽越感驚訝，這個小弟子遇合之奇之巧，武林中實是前所未聞。眾僧適才見到了他劇鬥鳩摩智的身手，對他所述均無懷疑，身想：「若不是他一身而集逍遙派三大高手的神功，又在靈鷲宮石壁上領悟了上乘武技，如何能敵得住吐蕃國師的絕世神通？」虛竹說罷，向著佛像五體投地，稽首禮拜，說道：「弟子無明障重，塵垢不除，一遇外魔，便即把持不定，連犯葷戒、酒戒、殺戒、淫戒，背棄本門，學練旁門外道的武功，又招致四位姑娘入寺，敗壞本寺清譽，罪大惡極，罰不勝罰，只求我佛慈悲，方丈慈悲。」他越想越難過，不由得痛哭失聲。梅劍和菊劍同時哼的一聲，要想說話，勸他不必再做什麼和尚了。玄慚、玄淨二僧立即伸手，隔衣袖扣住了二女脈門。二女無可奈何，話到口邊復又縮回，向兩個老僧狠狠白了一眼，心中暗罵：「死和尚，臭賊禿！」

　　玄慈沉吟良久，說道：「眾位師兄、師弟，虛竹此番遭遇，委實大異尋常，事關本寺千年的清譽，本座一人也不便擅自作主，要請眾位共同斟酌。」

　　玄生大聲道：「啟稟方丈，虛竹過失雖大，功勞也是不小。若不是他在危急之際出手鎮住那個番僧，本寺在武林中哪裡還有立足餘地？那番僧叫咱們各自散了，去托庇於清涼、普渡諸寺，這等奇恥大辱，全仗虛竹一人挽救。依小僧之見，命他懺悔前非，以消罪業，然後在達摩院中精研武技，此後不得出寺，不得過問外務，也就是了。」進達摩院研技，是少林僧一項尊崇之極的職司，若不是武功到了極高境界，決計無此資格。玄字輩三十餘高僧中，得進達摩院的也只八人而已，玄生自己便尚未得進。他倡議虛竹進達摩院，非但不是懲罰，反而是大大的獎賞了。戒律院首座玄寂說道：「依他武功造詣，這達摩院原也去得。但他所學者乃旁門武功，少林達摩院中，可否容得這旁們高手？玄生師弟，可曾細思過此節沒有？」

　　此言一出，群僧便均覺玄生之議頗為不妥。玄生道：「以師兄之見，那便如何？」玄寂道：「唔，這個嘛，我實在也打不定主意。虛竹有功有過，有功當獎，有過當罰。這四個姑娘來到本寺，喬裝為僧，並非出於虛竹授意，咱們坦誠向鳩摩智、神山諸位說明真相，也就是了。他們信也罷，不信也罷，咱們無愧於心，也不必理會旁人妄自猜測，那倒不在話下。但虛竹背棄本門，另學旁門武功，少林寺中，只怕再也容不了他。」他這麼說，竟是要驅逐虛竹出寺。「破門出教」是佛教最重要的懲罰。群僧一聽，都是相顧駭然。玄寂又道：「虛竹仗著武功，連犯諸般戒律，本當廢去他的武功，這才逐出山門。但他原練的武功早已為人化去。他目下身上所負功夫並非學自本門，咱們自也無權廢去。」虛竹垂淚求道：「方丈，眾位太師伯、太師叔，請瞧在我佛面上，慈悲開恩，讓弟子有一條改過自新之路。不論何種責罰，弟子都甘心領受，就是別把弟子趕出寺去。」眾老僧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拿不定主意，耳聽虛竹如此說法，確是悔悟之意甚誠。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佛門廣大，普渡眾生，於窮凶極惡、執迷不悟之人，尚且要千方百計的點化於他，何況於這個迷途知返、自幼出家的本寺弟子，豈可絕了他向善之路？少林寺屬於禪宗，向來講究「頓悟」，呵佛罵祖尚自不忌，本不如律宗等宗斤斤於嚴守戒律。今日若無外人在場，眾僧眼見他真心懺悔，決不致將他破門逐出。但眼前之事，不但牽涉鳩摩智、哲羅星等番邦胡僧，而中土的清涼、普渡等諸大寺也各有高僧在座，若對虛竹責罰不嚴，天下勢必都道少林派護短，但重門戶，不論是非，只講武功，不管戒律。這等說法流傳出外，卻也是將少林寺的清譽毀了。便在此時，一位老僧在兩名弟子攙扶之下，從後殿緩步走了出來，正是玄渡。他被鳩摩智指力所傷，回入僧房休息，關心大殿上雙方爭鬥的結局，派遣弟子不斷回報，待聽得鳩摩智已暫時退開，群僧質訊虛竹，大有見罰之意，當即扶傷又到大雄寶殿，說道：「方丈，我這條老命，是虛竹所救的。我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玄渡年紀較長，品德素為合寺所敬。玄慈方丈忙道：「師兄請坐，慢慢的說，別牽動了傷處。」

　　玄渡道：「救我一命不算什麼。可是眼前有六件大事，尚未辦妥，若留虛竹在寺，大有助益，倘若將他逐了出去，那……那……那可難了。」玄寂道：「師兄所說六件大事，第一件是指鳩摩智未退；第二件，當是指波羅星偷盜本寺武經；那第三件，是丐幫新任幫主莊聚賢欲為武林盟主。其餘三件，師兄何指？」玄渡長歎一聲，道：「玄悲、玄苦、玄痛、玄難四位師弟的性命。」他一提到四僧，眾僧一齊合十念佛：「阿彌陀佛！」眾僧認定玄苦死於喬峰之手，玄痛、玄難為丁春秋所害，這兩個對頭太強，大仇迄未得報，而殺害玄悲大師的兇手究竟是誰也還不知。大家只知玄悲是胸口中了「韋陀杵」而死，「韋陀杵」乃少林七十二門絕技之一，正是玄悲苦練了四十年的功夫。以前均以為是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下毒手，後來慧方、慧鏡等述說與鄧百川、公冶乾等人結交的經過，均覺慕容氏顯然無意與武林中人為敵，而慕容氏門下諸人也均非奸險之輩。適才又看到鳩摩智的身手，他既能使諸般少林絕技，則這一招「韋陀杵」是他所擊固有可能，就算另有旁人，也不為奇。四位高僧分別死在三個對頭手下，因此玄渡說是三件大事。玄慈說道：「老衲職為本寺方丈，於此六件大事，無一件能善為料理，實是汗顏無地。可是虛竹身上功夫，全是逍遙派的武學，難道……難道少林寺的大事……」他說到這裡，言語已難以為繼，但群僧都明白他的意思：虛竹武功雖高，卻全是別派旁門功夫，即使他能出手將這六件大事都料理了，有識之士也均知道少林派是因人成事，非依靠逍遙派武功不可，不免為少林派門戶之羞；就算大家掩飾得好，旁人不知，但這些有道高僧，豈能作自欺欺人的行徑？一時之間，眾高僧都默不作聲。隔了半晌，玄渡道：「以方丈之見，卻是如何？」玄慈道：「阿彌陀佛！我輩接承列祖列宗的衣缽，今日遭逢極大難關，以老衲之見，當依正道行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倘若大伙盡心竭力，得保少林令譽，那是我佛慈悲，列祖列宗的遺蔭；設若魔盛道衰，老衲與眾位師兄弟以命護教，以身殉寺，卻也問心無愧，不違我佛教的止理。少林寺千年來造福天下不淺，善緣深厚，就算一時受挫，也決不致一敗塗地，永無興復之日。」這番話說得平平和和，卻是正氣凜然。群僧一齊躬身說道：「方丈高見，願遵法旨。」

　　玄慈向玄寂道：「師弟，請你執行本寺戒律。」玄寂道：「是！」轉頭向知客僧侶道：「有請吐蕃國師與眾位高僧。」知客僧侶躬身答應，分頭去請。

　　玄渡、玄生等暗暗歎息，雖有維護虛竹之意，但方丈所言，乃是以大義為重，不能以一時的權宜利害，毀了本寺戒律清譽。各人都已十分明白，倘若赦免虛竹的罪過，那是雖勝亦敗，但如秉公執法，則雖敗猶榮，方丈已說到了「以命護教，以身殉寺」的話，那是破釜沉舟，不存任何僥倖之想，虛竹如何受罰，反而不是怎麼重要之事了。

　　虛竹也知此事已難挽回，哭泣求告，都是枉然，心想：「人人都以本寺清譽為重，我是自作自受，決不可在外人之前露出畏縮乞憐之態，教人小覷了少林寺的和尚。」過不多時，鳩摩智、神山、哲羅星等一干人來到大殿。鐘聲響起，慧字輩、虛字輩、空字輩群僧又列隊而入，站立兩廂。玄慈合十說道：「吐蕃國國師、列位師兄請了。少林寺虛字輩弟子虛竹，身犯殺戒、淫戒、葷戒、酒戒四大戒律，私學旁門別派武功，擅自出任旁門掌門人，少林寺戒律院首座玄寂，便即依律懲處，不得寬貸。」

　　鳩摩智和神山等一聽之下，倒也大出意料之外，眼見梅蘭菊竹四女喬裝為僧，只道虛竹膽大妄為，私自在寺中窩藏少女，所犯者不過淫戒而已，豈知方丈所宣佈的罪狀尚過於此。普渡寺道清大師中年出家，於人情世故十分通達，兼之性情慈祥，素喜與人為善，說道：「方丈師兄，這四位姑娘眉鎖腰直、頸細背挺，顯是守身如玉的處女，適才向國師出手，使的又是童貞功劍功，咱們學武之人一見便知，虛竹小師兄行為不檢，容或有之，『淫戒』二字，卻是言重了。」玄慈道：「多謝師兄點明。虛竹所犯淫戒，非指此四女而言。虛竹投入別派，作了天山縹緲峰靈鷲宮的主人，此四女是靈鷲宮舊主的侍婢，私入本寺，意在奉侍新主，虛竹並不得知。少林寺疏於防範，好生慚愧，倒不以此見罪於他。」童姥武功雖高，但從不履足中土，只是和邊疆海外諸洞、諸島的旁門異士打交道，因此「靈鷲宮」之名，群僧都是首次聽到。只有鳩摩智在吐蕃國曾聽人說過，卻也不明底細。道清大師道：「既然如此，外人不便多所置喙了。」鳩摩智、哲羅星和神山上人等對少林寺本來不懷善意，但見玄慈一秉至公，毫不護短，虛竹所犯戒律外人本來不知，他卻當眾宣示，心下也不禁欽佩。

　　玄寂走上一步，朗聲問道：「虛竹，方丈所指罪業，你都承認麼？有何辯解？」虛竹道：「弟子承認，罪重孽大，無可辯解，甘領太師叔責罰。」

　　群僧心下悚然，眼望玄寂，聽他宣佈如何處罰。玄寂朗聲說道：「虛竹擅犯殺、淫、葷、酒四大戒律，罰當眾重打一百棍。虛竹，你心服麼？」虛竹聽說只罰打他一百棍子，衡之自己所犯四大戒律，實在一點也不算重，忙道：「多謝太師叔慈悲，虛竹心服。」玄寂又道：「你未得掌門方丈和受業師父許可，擅學旁門武藝，罰你廢去全身少林派武功，自今而後，不得再為少林派弟子。你心服麼？」虛竹心中一酸，情知此事已無可挽救，道：「弟子該死，太師叔罰得甚是公平。」別派群僧適才見他和鳩摩智激鬥，以「韋陀掌」和「羅漢拳」少林武功大顯神威，誰都不知虛竹的真正武功，其實已不是少林一派。鳩摩智自稱一身兼七十二門絕技，實則所通者不過表面招式而已，真正的少林派內功他所知極少。虛竹和他相鬥時所使的小無相功，他自然是懂的，但北冥真氣、天山六陽掌、天山折梅手等高深武功，他卻也以為是少林派功夫，聽得玄寂說要廢去他的少林派武功，不由得大喜，心想：「你們自毀長城，去了我的心腹之患，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覺賢、道清等高僧心中卻連呼：「可惜，可惜！」玄寂又道：「你既為逍遙派掌門人，為縹緲峰靈鷲宮的主人，便當出教還俗，不能再作佛門弟子，從今而後，你不再是少林寺僧侶了。如此處置，你心服麼？」

　　虛竹無爹無娘，童嬰入寺，自幼在少林寺長大，於佛法要旨雖然領悟不多，但少林寺是他在這世上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地，一旦被逐出寺，不由得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伏地而哭，哽咽道：「少林寺自方丈大師以次，諸位太師伯、太師叔，諸位師伯、師叔以及恩師，人人對弟子恩義深重，弟子不肖，有負眾位教誨。」道清大師忍不住又來說情，說道：「方丈師兄，玄寂師兄，依老衲看來，這位小佛兄迷途知返，大有悔改之意，何不給他一條自新之路？」玄慈道：「師兄指點得是。但佛門廣大，何處不可容身？虛竹，咱們罰你破門出寺，卻非對你心存惡念，斷你皈依我佛之路。天下莊嚴寶剎，何止千千萬萬。倘若你有皈依三寶之念，還俗後仍可再求剃度。盼你另投名寺，拜高僧為師，發宏誓願，清淨身心，早證正覺。就算不再出家為僧，在家的居士只須勤修六度萬行，一般也可證道，為大菩薩成佛。」說到後來，言語慈和懇切，甚有慇勤勸誡之意。虛竹更是悲切，行禮道：「方丈太師伯教誨，弟子不敢忘記。」玄寂又道：「慧輪聽者。」慧輪走上幾步，合十跪下。玄寂道：「慧輪，你身為虛竹的業師，平日惰於教誨，三毒六根之害，未能詳予指點，致成今日之禍。罰你受杖三十棍，入戒律院面壁懺悔三年。你可心服麼？」慧輪顫聲道：「弟子……弟子心服。」虛竹說道：「太師伯，弟子願代師父領受三十杖責。」玄寂點了點頭，道：「既是如此，虛竹共受杖責一百三十棍。掌刑弟子，取棍侍候。此刻虛竹尚為少林僧人，加刑不得輕縱。出寺之後，虛竹即為別派掌門，與本寺再無瓜葛，本派上下，須加禮敬。」四名掌刑弟子領命而出，不久回入大殿，手中各執一條檀木棍。玄寂正要傳令用刑，突然一名僧人匆匆入殿，手中持了一大疊名帖，雙手高舉，交給玄慈，說道：「啟稟方丈，河朔群雄拜山。」玄慈一看名帖，共有三十餘張，列名的都是北方一帶成名的英雄豪傑，突於此刻同時趕到，卻不知為了何事。只聽得寺外話聲不絕，群豪已到門口。玄慈說道：「玄生師弟，請出門迎接。」又道：「列位師兄，嘉賓光臨，本派清理門戶之事，只好暫緩一步，以免待慢了遠客。」當即站起身來，走到大殿簷下。過不多時，便見數十位豪傑在玄生及知客僧陪同下，來到大殿之前。玄慈、玄寂、玄生等雖是勤修佛法的高僧，但究是武學好手，遇到武林中的同道，都有惺惺相惜的親近之意，這時突見這許多成名的英豪到來，雖然正當清理門戶之際，心頭十分沉重，也不禁精神為之一振。少林群僧在外行道，結交方外朋友甚多，所來的英豪之中，頗有不少是玄字輩、慧字輩僧侶的至交，各人執手相見，歡然道故，迎入殿中，與鳩摩智、哲羅星等人引見。神山、觀心等威名素著，群豪若非舊識，也是仰慕已久。玄慈正欲問起來意，知客僧又進來稟報，說道山東、淮南有數十位武林人物前來拜山。

　　玄慚出去迎進殿來。一條黑漢子大聲說道：「丐幫莊幫主邀咱們來瞧熱鬧，他自己還沒到麼？」一個陰聲細氣的聲音說道：「老兄你急什麼？既然來了，要瞧熱鬧，還少得了你一份麼？當然咱們小腳色先上場，正角兒慢慢再出台。」玄慈朗聲說道：「諸位不約而同的降臨敝寺，少林寺至感榮幸。只是招待不周，還請原諒則個。」群豪都道：「好說，好說，方丈不必客氣。」這時和少林僧交好的豪客，早已說知來寺原委，各人都接到丐幫幫主莊聚賢的英雄帖，說道少林寺和丐幫向來並峙中原，現莊聚賢新任丐幫幫主，意欲立一位中原的武林盟主，並定下若干規章，以便同道一齊遵守，定六月十五親赴少林寺，與玄慈方丈商酌。各人出示英雄帖，帖上言語雖頗謙遜，但擺明了是說，武林盟主捨我其誰？莊聚賢要來少林寺，顯然是要憑武功擊敗少林群僧，壓下少林派數百年享譽武林的威風。帖中並未邀請群雄到少林寺，但武林人物個個喜動不喜靜，對於丐幫與少林派互爭雄長的大事，哪一個不想親自目睹，躬與其盛？是以不約而同的紛紛到來。這時殿中眾人說得最多的便是一句話：「那莊聚賢是誰？」人人都問這句話，卻沒一人能答。玄慈方丈與師兄弟會商數日，都猜測這莊聚賢多半便是喬峰的化名，以他的武功機謀，要殺了丐幫中與他為敵的長老，奪回幫主之位，自不為難，否則丐幫與少林寺素來交好，怎地忽有此舉？喬峰大戰聚賢莊，天下皆知，他化名為莊聚賢，其實已是點明了自己來歷。

　　過不多時，兩湖、江南各地的英雄到了，川陝的英雄到了，兩廣的英雄也到了。群雄南北相隔千里，卻都於一日中絡繹到來，顯然丐幫準備已久，早在一兩個月前便已發出英雄帖。玄慈和諸僧口中不言，心下卻既感憤怒，又是擔憂，僅在數日之前，自稱丐幫幫主的莊聚賢才有書信到來，說到要選武林盟主之事，並說日內將親來拜山，恭聆玄慈方丈教益，信中既未說明拜山日期，更未提到邀請天下英雄。哪知突然之間，群賢畢集，少林寺竟被鬧了個手忙腳亂。丐幫發動已久，少林派雖在江湖上廣通聲氣，居然事先絕無所聞，尚未比試，已然先落下風。丐幫此舉，更是勝券已握的模樣，所以不言明邀請群雄，只不過不便代少林寺作主人，但大撒英雄帖，實是不邀而邀。群僧又想：「丐幫不邀咱們赴他總舵，面子上是對咱們禮敬，他幫主親自移步，實則是要令少林派事先全無準備，攻咱們一個措手不及。」

　　玄生向他好友河北神彈子諸葛中發話：「好啊，諸葛老兒，你得到訊息，也不捎個信來給我，咱們三十年的交情，就此一筆勾銷。」諸葛中老臉漲得通紅，連連解釋：「我……我是三天前才接帖子，一碗飯也沒得及吃完，連日連夜的趕來，途中累死了兩匹好馬，唯恐錯過了日子，不能給你這臭賊禿助一臂之力。怎……怎麼反怪起我來？」玄生哼了一聲，道：「你倒是一片好心了！」諸葛中道：「怎麼不是好心？你少林派武功再高，老哥哥來吶喊助威，總不見得是壞心啊！你們方丈本來派出英雄帖，約我九月初九來少林寺，會一會姑蘇慕容氏，現下哥哥早來了幾個月，可沒對你不起。」玄生這才釋然，一問其他英豪，路遠的接帖早，路近的接帖遲，但個個是馬不停蹄的趲路，方能及時趕到。倒不是這許多朋友沒一個事先向少林寺送信，而是丐幫策劃周詳，算準了各人到達少林寺的日程，令他們無法早一日趕到少林寺。群僧想到此節，都覺得丐幫謀定而後動，幫主和幫眾未到，已然先聲奪人，只怕尚有不少厲害後著。

　　這一日正是六月十五，天氣炎熱。少林群僧先是應付神山上人和哲羅星等一眾高僧，跟著與鳩摩智相鬥，盤問虛竹，已耗費了不少精神，突然間四面八方各路英雄豪傑紛紛趕到，寺中僧人雖多，但事出倉卒，也不免手忙腳亂。幸好知客院首座玄淨大師是位經理長才，而寺產素豐，物料厚積，群僧在玄淨分派之下，接待群豪，卻也禮數不缺。

　　玄慈等迎接賓客，無暇屏人商議，只有各自心中嘀咕。忽聽知客僧報道：「大理國鎮南王段殿下駕到。」為了少林寺玄悲大師身中「韋陀杵」而死之事，段正淳曾奉皇兄之命，前來拜會玄慈方丈。大理段氏是少林寺之友，此刻到來，實是得一強助，玄慈心下一喜，說道：「大理段王爺還在中原嗎？」率眾迎了出去。玄慈與段正淳以及他的隨從范驊、華赫艮、巴天石、朱丹臣等已是二度重會，寒暄得幾句，便即迎入殿中，與群雄引見。

　　第一個引見的便是吐蕃國國師鳩摩智。段正淳立時變色，抱拳道：「犬子段譽蒙得明王垂青，攜之東來，聽犬子言道，一路上多聆教誨，大有進益，段某感激不盡，這裡謝過。」鳩摩智微笑道：「不敢！段公子怎麼不隨殿下前來？」段正淳道：「犬子不知去了何處，說不定又落入了奸人惡僧之手，正要向國師請教。」鳩摩智連連搖頭，說道：「段公子的下落，小僧倒也知道。唉！可惜啊可惜！」

　　段正淳心中怦的一跳，只道段譽遭了什麼不測，忙問：「國師此言何意？」他雖多經變故，但牽掛愛子安危，不由得聲音也顫了。數月前他父子歡聚，其後段譽去參與聾啞先生棋會，不料歸途中自行離去，事隔數月，段正淳不得絲毫音訊，生怕他遭了段延慶、鳩摩智或丁春秋等人的毒手，一直好生掛念。這日聽到訊息，丐幫新任幫主莊聚賢要和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當即匆匆趕來，主旨便在尋訪兒子。他段氏是武林世家，於丐幫、少林爭奪中原盟主一事自也關心。

　　鳩摩智道：「小僧在天龍寶剎，得見枯榮大師、本因方丈以及令兄，個個神定氣閒，莊嚴安詳，真乃有道之士。鎮南王威名震於天下，卻何以舐犢情深，大有兒女之態？」段正淳定了定心神，尋思：「譽兒若已身遭不測，驚慌也已無益，徒然教這番僧小覷了。」便道：「愛惜兒女，人之常情。世人若不生兒育女，呵之護之，舉世便即無人。吾輩凡夫俗子，如何能與國師這等四大皆空、慈悲有德的高僧相比？」鳩摩智微微一笑，說道：「小僧初見令郎，見他頭角崢嶸，知他必將光大段門，為大理國日後的有道明君，實為天南百萬蒼生之福。」段正淳道：「不敢！」心想：「這賊禿好不可惡，故意這般說話不著邊際，令我心急如焚。」

　　鳩摩智長歎一聲，道：「唉，真是可惜，這位段君福澤卻是不厚。」他見段正淳又是臉上變色，這才微微一笑，說道：「他來到中原，見到一位美貌姑娘，從此追隨於石榴裙邊，什麼雄心壯志，一古腦兒的消磨殆盡。那位姑娘到東，他便隨到東；那姑娘到西，他便跟到西。任誰看來，都道他是一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輕薄子弟，那不是可惜之至麼？」只聽得嘻嘻一聲，一人笑了出來，卻是女子的聲音。眾人向聲音來處瞧去，卻是個面目猥瑣的中年漢子。此人便是阮星竹，這幾個月來，她一直伴著段正淳。段正淳來少林寺，她也跟著來了。知道少林寺規矩不許女子入寺，便改裝成男子。她是阿朱之母，天生有幾分喬裝改扮的能耐，此刻扮成男子，形容舉止，無一不像，決不似靈鷲宮四姝那般一下子便給人瞧破，只是她聲音嬌嫩，卻不及阿朱那般學男人說話也是維妙維肖。她見眾人目光向自己射來，便即粗聲粗氣的道：「段家小皇子家學淵源，將門虎子，了不起，了不起。」

　　段正淳到處留情之名，播於江湖，群雄聽她說段譽苦戀王語嫣乃是「家學淵源，將門虎子」，都不禁相顧莞爾。段正淳也哈哈一笑，向鳩摩智道：「這不肖孩子……」鳩摩智道：「並非不肖，肖得很啊，肖得緊！」段正淳知他是譏諷自己風流放蕩，也不以為忤，續道：「不知他此刻到了何方，國師若知他的下落，便請示知。」鳩摩智搖頭道：「段公子勘不破情關，整日價憔悴相思。小僧見到他之時，已是形銷骨立，面黃肌瘦，此刻是死是活，那也難說得很。」忽然一個青年僧人走上前來，向段正淳恭恭敬敬的行禮，說道：「王爺不必憂心，我那三弟精神煥發，身子極好。」段正淳還了一禮，心下甚奇，見他形貌打扮，是少林寺中的一個小輩僧人，卻不知如何稱段譽為「三弟」，問道：「小師父最近見過我那孩兒麼？」那青年僧人便是虛竹，說道：「是，那日我跟三弟在靈鷲宮喝得大醉……」

　　突然段譽的聲音在殿外響起：「爹爹，孩兒在此，你老人家身子安好！」聲音甫歇，一人閃進殿來，撲在段正淳的懷裡，正是段譽。他內功深厚，耳音奇佳，剛進寺便聽得父親與虛竹的對答，當下迫不及待，展開「凌波微步」，搶了進來。父子相見，都說不出的歡喜。段正淳看兒子時，見他雖然頗有風霜之色，但神采奕奕，決非如鳩摩智所說的什麼「形銷骨立，面黃肌瘦」。段譽回過頭來，向虛竹道：「二哥，你又做和尚了？」虛竹在佛像前已跪了半天，誠心懺悔以往之非，但一見段譽，立時便想起「夢中姑娘」來，不由得面紅耳赤，神色甚是忸怩，又怎敢開口打聽？

　　鳩摩智心想，此刻王語嫣必在左近，否則少林寺中便有天大的事端，也決難引得段譽這癡情公子來到少室山上，而王語嫣對她表哥一往情深，也決計不會和慕容復分手，當即提氣朗聲說道：「慕容公子，既已上得少室山來，怎地還不進寺禮佛？」「姑蘇慕容」好大的聲名，群雄都是一怔，心想：「原來姑蘇慕容公子也到了。是跟這番僧事先約好了，一起來跟少林寺為難的嗎？」但寺門外聲息全無，過了半晌，遠處山間的回音傳來：「慕容公子……少室山來……進寺禮佛？」

　　鳩摩智尋思：「這番可猜錯了，原來慕容覆沒到少室山，否則聽到了我的話，決無不答之理！」當下仰天打個哈哈，正想說幾句話遮掩，忽聽得門外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慕容公子和丁老怪惡鬥方酣，待殺了丁老怪，再來少林寺敬禮如來。」段正淳、段譽父子一聽，登時臉上變色，這聲音正是「惡貫滿盈」段延慶。便在此時，身穿青袍、手拄雙鐵杖的段延慶已走進殿來，他身後跟著「無惡不作」葉二娘，「凶神惡煞」南海鱷神，「窮凶極惡」雲中鶴。四大惡人，一時齊到。

　　玄慈方丈對客人不論善惡，一般的相待以禮。少林寺規矩雖不接待女客，但玄慈方丈見到葉二娘後只是一怔，便不理會。群僧均想：「今日敵人眾多，相較之下，什麼不接待女客的規矩只是小事一樁，不必為此多起糾紛。」南海鱷神一見到段譽，登時滿臉通紅，轉身欲走。段譽笑道：「乖徒兒，近來可好？」南海鱷神聽他叫出「乖徒兒」三字，那是逃不脫的了，惡狠狠的道：「他媽的臭師父，你還沒死麼？」殿上群雄多數不明內情，眼見此人神態兇惡，溫文儒雅的段譽居然呼之為徒，已是一奇，而他口稱段譽為師，言辭卻無禮之極，更是大奇。

　　葉二娘微笑道：「丁春秋大顯神通，已將慕容公子打得全無招架之功。大伙可要去瞧瞧熱鬧麼？」

　　段譽叫聲：「啊喲！」首先搶出殿去。

　　那一日慕容復、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王語嫣六人下得縹緲峰來。慕容復等均覺沒來由的混入了靈鷲宮一場內爭，所謀固然不成，臉上也沒什麼光彩，好生沒趣。只有王語嫣卻言笑晏晏，但教能伴在表哥身畔，便是人間至樂。六人東返中原。這日下午穿過一座黑壓壓的大森林，風波惡突然叫道：「有血腥氣。」拔出單刀，循著氣息急奔過去，心想：「有血腥氣處，多半便有架打。」越奔血腥氣越濃，驀地裡眼前橫七豎八的躺著十幾具屍首，兵刃四散，鮮血未乾，這些人顯是死去並無多時，但一場大架總是已經打完了。風波惡頓足道：「糟糕，來遲了一步。」

　　慕容復等跟著趕到，見眾屍首衣衫襤褸，背負布袋，都是丐幫中人。公冶幹道：「有的是四袋弟子，有的是五袋弟子，不知怎地遭了毒手？」鄧百川道：「咱們把屍首埋了罷。」公冶幹道：「正是。公子爺、王姑娘，你們到那邊歇歇。我們四個來收拾。」拾起地下一根鐵棍，便即掘土。

　　忽然屍首堆中有呻吟聲發出。王語嫣大驚，抓住了慕容復左手。風波惡搶將過去，叫道：「老兄，你這還沒死透嗎？」屍首堆中一人緩緩坐起，說道：「還沒死透，不過……那也差不多……差不多啦。」這人是個五十來歲的老丐，頭髮花白，臉上和胸口全是血漬，神情甚是可怖。風波惡忙從手中取出一枚傷藥，餵在他口中。那老丐嚥下傷藥，說道：「不……不中用啦。我肚子上中了兩刀，活……活不成了。」風波惡道：「是誰害了你們的？」那老丐搖了搖頭，說道：「說來慚愧，是……是我們丐幫內哄……」風波惡、包不同等都「啊」的一聲。那老丐道：「這事……這事本來不便跟外人說，但……但是鬧到這步田地，也已隱瞞不了。不知各位尊姓大名，多……多謝救援，唉，丐幫弟子自相殘殺，反不及素不相識的武林同道。適才……適才聽得幾位說要掩埋我們的屍體，仁俠為懷，老兒感激之極……」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你還沒死，不算死屍，我們不會埋你，那就不用感激。」那老丐道：「丐幫自己兄弟殺了我們，連……連屍首也不掩埋，那……那還算是什麼好兄弟？簡直禽獸也不如……」包不同欲待辯說，禽獸不會掩埋屍體，見慕容復使眼色制止，便住口不說了。

　　那老丐道：「老兒請各位帶一個訊息給敝幫……敝幫吳長老，說新幫主莊聚賢這小子只是個傀儡，全……全是聽全冠清這……這……這奸賊的話。我們不服這姓莊的做幫主，全冠清派……派人來殺……我們。他們這就要去對付吳長老，請他老人家千……千萬小心。」

　　慕容復點了點頭，心道：「原來如此。」說道：「老兄放心好了，這訊息我們必當設法帶到，但不知貴幫吳長老此刻在哪裡？」那老丐雙目無神，茫然瞧著遠處，緩緩搖頭道：「我……我也不知道。」慕容復道：「那也不妨。我們只須將這訊息在江湖上廣為傳佈，自會傳入吳長老耳中，說不定全冠清他們聽到之後，反而不敢向吳長老下手了。」那老丐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多謝！」慕容復問道：「貴幫那新幫主莊聚賢，卻是什麼來頭？我們孤陋寡聞，今日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那老丐氣憤憤的道：「這鐵頭小子……」

　　慕容復等都是一驚，齊聲道：「便是那鐵頭怪人？」那老丐道：「我剛從西夏回來，也沒見過這小子，只聽幫中兄弟們說，這小子本來……本來頭上鑲著個鐵套子，後來全冠清給他設法除去了，一張臉……唉，弄得比鬼怪還難看。那也不用說了。這小子武功很厲害，幾個月前丐幫君山大會，大夥兒推選幫主，爭持不決，終於說好憑武功而定，這鐵頭小子打死了幫中十一名高手，便……便當上了……幫主，許多兄弟不服，全冠清這奸賊……全冠清這奸賊……」越說聲音越低，似乎便要斷氣。鄧百川道：「老兄，待兄弟瞧瞧你傷口，咱們想法子治好傷再說。」那老丐道：「肚子穿了，腸子也流出來啦……多謝，不過……」說著伸手要到懷中去掏摸什麼東西，卻是力不從心，道：「勞……勞駕……」公冶干猜到他心意，問道：「尊駕要取什麼物事？」那老丐點點頭。公冶干便將他懷中物事都掏了出來，攤在雙手手掌之中，什麼火刀、火折、暗器、藥物、乾糧、碎銀之類，著實不少，都沾滿了鮮血。那老丐道：「我……我不成了。這一張……一張榜文，甚是要緊，懇請恩公念在江湖一脈，交到……交到丐幫隨便哪一位長老手中……就是不能交給那鐵頭小子和……和全冠清那奸賊。小老兒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不盡。」說著伸出不住顫抖的右手，從公冶干掌中抓起了一張折疊著的黃紙。慕容復道：「閣下放心，你傷勢倘若當真難愈，這張東西，我們擔保交到貴幫長老手中便是。」說著將黃紙接了過去。那老丐低聲道：「在下姓易，名叫易大彪。相煩……相煩足下傳言，我自西夏國來，這是……西夏國國王招婿的榜文。此事……此事非同小可，有關大宋的安危氣運。可是我剛回中原，便遇上幫中這等奸謀，只盼見到吳長老才跟他……跟他說，哪知……哪知卻再也見他不著了。只盼足下瞧在天下千萬蒼生……蒼生……蒼生……」連說了三個「蒼生」，一口氣始終接不上來。他越焦急，越說不出話，猛地裡噴出一大口鮮血，眼睛一翻，突然見到慕容復俊雅的形相，想起一個人來，問道：「閣下……閣下是誰？是姑蘇……姑蘇……」慕容復道：「不錯，在下姑蘇慕容復。」

　　那老丐驚道：「你……你是本幫的大仇人……」伸手抓住慕容復手中黃紙，用力回奪。

　　慕容復任由他搶了回去，心想：「丐幫一直疑心我害死他們副幫主馬大元，近來雖謠言稍戢，但此人仍然認定我是他們的大仇人。他是臨死之人，也不必跟他計較。」只見那老丐雙手用力，想扯破黃紙，驀地裡雙足一挺，鮮血狂噴，便已斃命。

　　風波惡扳開那老丐手指，取過黃紙，見紙上用硃筆寫著彎彎曲曲的許多外國文字，文末還蓋著一個大章。公冶干頗識諸國文字，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說道：「果然是西夏國王招駙馬的榜文。文中言道：西夏國文儀公主年將及笄，國王要徵選一位文武雙全、俊雅英偉的未婚男子為駙馬，定放今年八月中秋起選拔，不論何國人士，自信為天下一等一人才者，於該日之前投文晉謁，國王皆予優容接見。即令不中駙馬之選，亦當量才錄用，授以官爵，更次一等者賞以金銀……」公冶干還未說完，風波惡已哈哈大笑起來，說道：「這位丐幫仁兄當真好笑，他巴巴的從西夏取了這榜文來，難道要他幫中哪一個長老去應聘，做西夏國的駙馬爺麼？」包不同道：「非也，非也！四弟有所不知，丐幫中那幾個長老固然既老且醜，但幫中少年弟子，自也有不少文武雙全、英俊聰明之輩。要是哪一個丐幫弟子當上了西夏國的駙馬，丐幫那還不飛黃騰達麼？」鄧百川皺眉道：「素聞丐幫好漢不求功名富貴，何以這易大彪卻如此利慾薰心？」公冶幹道：「大哥，這人說道：『此事非同小可，有關大宋的安危氣運。』又說瞧在天下蒼生什麼的，他未必是為了求丐幫的功名富貴。」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公冶幹道：「三弟又有什麼高見？」包不同道：「二哥，你問我『又』有什麼高見，這個『又』字，乃是說我已經表露過高見了。但我並沒說過什麼高見，可知你實在不信我會有什麼高見。你問我又有什麼高見，真正含意，不過是說：『包老三又有什麼胡說八道了？』是也不是？」風波惡雖愛和人打架，自己兄弟究竟是不打的。包不同愛和人爭辯，卻不問親疏尊卑，一言不合，便爭個沒了沒完。公冶干自是深知他的脾氣，微微一笑，說道：「三弟已往說過不少高見，我這個『又』字，是真的盼望你再抒高見。」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我瞧你說話之時嘴角含笑，其意不誠……」他還待再說，鄧百川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三弟，這易大彪拿了這張西夏國招駙馬的榜文回來，如此鄭重拜託，請我們交到丐幫長老手中，以你之見，他有什麼用意？」包不同道：「這個，我又不是易大彪，怎知他有什麼用意？」慕容複眼光轉向公冶干，徵詢他的意見。公冶干微笑道：「我的想法，和三弟大大不同。」他明知不論自己說什麼話，包不同一定反對，不如將話說在頭裡。包不同道：「非也，非也！這一次你可猜錯了，我的想法恰巧和你一模一樣，全然沒有差別。」公冶乾笑道：「這可妙之極矣！」慕容復道：「二哥，到底你以為如何？」公冶幹道：「當今之世，大遼、大宋、吐蕃、西夏、大理五國並峙，除了大理一國僻處南疆，與世無爭之外，其餘四國，都有混一宇內、併吞天下之志……」包不同道：「二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大燕雖無疆土，但公子爺時時刻刻以興復為念，焉知我大燕日後不能重振祖宗雄風，中興復國？」慕容復、鄧百川、公冶干、風波惡一齊肅立，容色莊重，齊聲道：「復國之志，無時或忘！」五人或拔腰刀，或提長劍，將兵刃舉在胸前。

　　慕容復的祖宗慕容氏，乃是鮮卑族人。當年五胡亂華之世，鮮卑慕容氏入侵中原，大振威風，曾建立前燕、後燕、南燕、西燕等好幾個朝代。其後慕容氏為北魏所滅，子孫散居各地，但祖傳孫、父傳子，世世代代，始終存著這中興復國的念頭。中經隋唐各朝，慕容氏日漸衰微，「重建大燕」的雄圖壯志雖仍承襲不替，卻眼看越來越渺茫了。到了五代末年，慕容氏中出了一位武學奇才慕容龍城，創出「斗轉星移」的高妙武功，當世無敵，名揚天下。他不忘祖宗遺訓，糾合好漢，意圖復國，但天下分久必合，趙匡胤建立大宋，四海清平，人心思治，慕容龍城武功雖強，終於無所建樹，鬱鬱而終。數代後傳到慕容復手中，慕容龍城的武功和雄心，也盡數移在慕容復身上。大燕圖謀復國，在宋朝便是大逆不道，作亂造反，是以慕容氏雖暗中糾集人眾，聚財聚糧，卻半點不露風聲。武林中說起「姑蘇慕容」，只覺這一家人武功極高，而行蹤詭秘，似是妖邪一路。慕容氏心懷大志，與一般江湖人物所作所為大大不同，在尋常武人看來，自是極不順眼，再加上「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名頭流傳，漸漸的竟致眾惡所歸。其時曠野之中，四顧無人，包不同提到了中興燕國的大志，各人情不自禁，拔劍而起，慷慨激昂的道出胸中意向。王語嫣卻緩緩的轉過了身去，慢慢走開，遠離眾人。她母親向來反對慕容氏作亂造反的圖謀，認為稱王稱帝，只是慕容氏數百年來的癡心妄想，復國無望，滅族有份。是以她母親一直不許慕容復上門，自行隱居在菱湖深處，不願與慕容家有糾葛來往。公冶干向王語嫣的背影瞧了一眼，說道：「遼宋兩國連年交兵，大遼雖佔上風，但要滅卻宋國，卻也萬萬不能。西夏、吐蕃雄居西陲，這兩國各擁精兵數十萬，不論是西夏還是吐蕃，助遼則大宋岌岌可危，助宋則大遼禍亡無日。」風波惡大聲道：「二哥此言有理。丐幫對宋朝向來忠心耿耿，這易大彪取榜文回去，似是盼望大宋有什麼少年英雄，去應西夏駙馬之征。倘若宋夏聯姻，那就天下無敵了。」公冶幹點了點頭，道：「當真天下無敵，那也未必盡然，不過大宋財糧豐足，西夏兵馬精強，這兩國一聯兵，大遼、吐蕃皆非其敵，小小的大理自是更加不在話下。據我推測，宋夏聯兵之後，第一步是併吞大理，第二步才進兵遼國。」鄧百川道：「易大彪的如意算盤，只怕當真如此，但宋夏聯婚，未必能如此順利。遼國、吐蕃、大理各國得知訊息，必定設法破壞。」公冶幹道：「不但設法破壞，而且各國均想娶了這位西夏公主。」鄧百川道：「不知這位西夏公主是美是醜，是性情和順，還是驕縱橫蠻。」包不同哈哈一笑，說道：「大哥何以如此掛懷，難道你想去西夏應徵，弄個駙馬爺來做做嗎？」鄧百川笑道：「倘若你鄧大哥年輕二十歲，武功高上十倍，人品俊上百倍，我即刻便飛往西夏去了。」隨即正色道：「我大燕復國，圖謀了數百年，始終是鏡花水月，難以成功。歸根結底，畢竟是在於少了個有力的強援。倘若西夏是我大燕慕容氏的姻親，慕容氏在中原一舉義旗，西夏援兵即發，大事還有不成麼？」

　　公冶幹道：「正是。當年春秋之季，秦晉兩國世為婚姻，晉公子重耳失國，出亡於外，秦穆公發兵納之於晉，卒成晉文公一代霸業。」包不同本來事事要強詞奪理的辯駁一番，但此刻聽了鄧百川和公冶干的話，居然連連點頭，說道：「不錯！只要此事有助於我大燕中興復國，那就不管那西夏公主是美是醜，是好是壞，只要她肯嫁我包老三，就算她是一口老母豬，包老三硬起頭皮，這也娶了。」

　　眾人哈哈一笑，眼光都望到了慕容復臉上。慕容復心中雪亮，四人是要自己上西夏去，應駙馬之選。說到容貌人品，文才武功，當世恐怕也真沒哪一個青年男子能勝過自己。自己去西夏求親，這七八成把握自是有的。但若西夏國國王講究家世門第，自己雖是大燕的王孫貴族，畢竟衰敗已久，在大宋只不過是一介布衣，如果大宋、大理、大遼、吐蕃四國各派親王公侯前去求親，自己這沒半點爵祿的白丁卻萬萬比不上人家了。他思念及此，向那張榜文望了一眼。公冶干跟隨他日久，很能猜測他的心意，說道：「榜文上說得明明白白，應選者不論爵位門第，但論人品本事。既成駙馬，爵位門第隨之而至，但人品本事，卻非帝王的一紙聖旨所能頒賜。公子爺，慕容氏數百年來的雄心，要……要落在你身上了……」他說到後來，心神激盪，聲音也發顫了。包不同道：「公子爺做晉文公，咱四兄弟便是狐毛、狐偃、介子推……」忽然想到介子推後來為晉文公放火燒死，此事大大不祥，便即一笑住口。

　　慕容復臉色蒼白，手指微微發抖，他也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自來公主徵婚，總是由國君命大臣為媒，選擇功臣世家的子弟，封為駙馬，決無如此張榜佈告天下的公開擇婿。他不由自主向王語嫣的背影望去，只見她站在一株柳樹下，右手拉著一根垂下來的柳條，眼望河水，衣衫單薄，楚楚可憐。慕容復自然深知表妹自幼便對自己鍾情，雖然舅母與自己父母不睦，多方阻她與自己相見，但她一個身無武功的嬌弱少女，竟毅然出走，流浪江湖，前來尋找自己，這番情意，實是世上少有。慕容復四方奔走，一心以中興復國為念，連武功的修為也不能專心，於兒女之情更是看得極淡。但表妹對自己如此深情款款，豈能無動於衷？這時突然間要捨她而去，另行去向一個從未見過面的公主求婚，他雖覺理所當然，卻是於心不忍。公冶干輕輕咳嗽一聲，說道：「公子，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大英雄大豪傑須當勘破這『情』字一關。」包不同道：「大燕若得復國，公子成了中興之主，三宮六院，何足道哉？西夏公主是正宮娘娘，這位王家姑娘，封她個西宮娘娘便是。公子心中要偏向她些，寵愛她些，又有誰管得著了？」他平時說話專門與人頂撞，這時臨到商量大事，竟說得頭頭是道。慕容復點了點頭，心想父親生前不斷叮囑自己，除了中興大燕，天下更無別般大事，若是為了興復大業，父兄可弒，子弟可殺，至親好友更可割捨，至於男女情愛，越加不必放在心上。王語嫣雖對自己一往情深，自己卻素來當她小妹妹一般，並無特別鍾情之處，雖然在他心中，早就認定他日自必娶表妹為妻，但平時卻極少想到此節，只因那是順理成章之事，不必多想。只要大事可成，正如包不同所云，將來表妹為妃為嬪，自己多加寵愛便是。他微一沉吟，便不再以王語嫣為意，說道：「各位言之有理，這確是復興大燕的一個良機，只不過大丈夫言而有信，這張榜文，咱們卻要送到丐幫手中。」鄧百川道：「不錯，別說丐幫之中未必有哪一號人物能比得上公子，就算真有勁敵，咱們也不能私藏榜文，做這等卑鄙無恥之事。」風波惡道：「這個當然。大哥、二哥保公子爺到西夏求親，三哥和我便送這張榜文去丐幫。到八月中秋，時候還長著呢，丐幫要挑人，盡來得及，也不能說咱們佔了便宜。」慕容復道：「咱們行事須當光明磊落，索性由我親自將榜文交到丐幫長老手中，然後再去西夏。」鄧百川鼓掌道：「公子爺此言極是。咱們決不能讓人在背後說一句閒話。」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三人一齊點頭稱是，當下將丐幫眾人的屍體安葬了。慕容復招呼王語嫣過來，道：「表妹，這些丐幫弟子為人所殺，其中牽涉到一件大事，我須得親赴丐幫總舵。我想先送你回曼陀山莊。」王語嫣吃了一驚，忙道：「我……我不回家去，媽見了我，非殺了我不可。」慕容復笑道：「姑母雖然性子暴躁，她跟前只你一個女兒，怎捨得殺你？最多不過責備幾句，也就是了。」王語嫣道：「不……不，我不回家去，我跟你一起去丐幫。」

　　慕容復既已決意去西夏求親，心中對她頗感過意不去，尋思：「暫且順她之意，將來再說。」便道：「這樣罷！你一個女孩子家，跟著咱們在江湖上拋頭露面，很是不妥，丐幫總舵嘛，你就別去啦。你既不願去曼陀山莊，那就到燕子塢我家裡去暫住，我事情一了，便來看你如何？」

　　王語嫣臉上一紅，芳心竊喜，她一生願望，便是嫁了表哥，在燕子塢居住，此刻聽慕容復說要她去燕子塢住，雖非正式求親，但事情顯然是明明白白了。她不置可否，慢慢低下頭來，眼睛中流露出異樣的光彩。

　　鄧百川和公冶干對望了一下，覺得欺騙了這個天真爛漫的姑娘，心中頗感內咎。忽聽得拍的一聲，風波惡重重打了自己一個耳光。王語嫣抬起頭來，奇道：「風四哥，怎麼了？」風波惡道：「一……一隻蚊子叮了我一口。」

　　當下六人取道向東。走不到兩天，段譽便賊忒嘻嘻的自後追到，說道：「啊喲，可也真巧，慕容公子，鄧大爺，公冶二爺，包三爺、風四爺，王姑娘，又撞到你們了。大伙正要東歸，這就一塊兒走罷，道上也熱鬧些。」

　　包不同對他雖感厭憎，但他曾先後救過風波惡、慕容復、王語嫣的性命，卻也不便公然驅逐，不許同行，一路上少不免冷嘲熱諷，而段譽或聽而不聞，置之不理，或安之若素，顧而言他。一行人途中得到訊息，丐幫與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慕容復和鄧百川等人悄悄商議，倘若丐幫與少林派鬥了個兩敗俱傷，慕容氏漁翁得利，說不定能奪得武林盟主的名號，以此號令江湖豪傑，那是揭竿而起的一個大好機緣，決計不能放過，當即趕赴少林寺而來。不料甫到少室山下，便和星宿老怪丁春秋相遇。這數月中，丁春秋大開門戶，廣收徒眾，不論黑道綠林、旁門妖邪，只要是投拜門下，聽他號令，那便來者不拒，短短數月之間，中原江湖匪人如蟻附膻，奔競者相接於道路。慕容復在蘇星河棋會中險為丁春秋所害，第二次客店大戰，僥倖脫身，此刻又再相逢，眼見對方徒眾雲集，心下暗暗忌憚。風波惡卻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三言兩語，便即衝入敵陣，和星宿派的門徒鬥將起來。段譽要伴同王語嫣避開。但王語嫣關懷表哥，不肯離去。星宿派徒眾潮水般的一衝，登時便將慕容復等一干人淹沒其中。段譽展開凌波微步，避開星宿派門人，接著便聽到父親的聲音，入寺相見，待聽葉二娘說慕容復已被打得無招架之功，心想：「我快去背負王姑娘脫險。」飛步奔出。

## 第41章 燕雲十八飛騎　奔騰如虎風煙舉

　　丁春秋殺害玄痛、玄難二僧，乃少林派大仇。少林群僧聽說他到了少室山上，登時便鼓噪起來。玄生大呼：「今日須當人人奮勇，活捉丁老怪，為玄難、玄痛兩位師兄報仇。」

　　玄慈朗聲道：「遠來是客，咱們先禮後兵。」群僧齊道：「是。」玄慈又道：「眾位師兄，眾位朋友，大家便出去瞧瞧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

　　群雄早已心癢難搔，正在等他這句話。輩份較低、性子急的青年英豪一窩蜂的奔了出去。跟著四大噁心、各路好漢、大理國段氏、諸寺高僧，紛紛快步而出。但聽得乒乓嗆啷之聲不絕，慧字輩的少林僧將師父、師伯叔的兵刃送了出來。

　　玄慧虛空四代少林僧各執兵刃，列隊出寺。剛到山門門口，派在半山守望的僧人便奔來報訊：「星宿派徒眾千餘人，在半山亭中將慕容公子等團團圍住，惡鬥不休。」玄慈點了點頭，走到石板路上向山下望去，但見黑壓壓的都是人頭，只怕尚不足千餘之數。

　　呼喝之聲，隨風飄下山來：「星宿老仙今日親自督戰，自然百戰百勝！」「你們幾個麼魔小丑，竟敢頑抗老仙，今真大膽之極！」「快快拋下兵刃，哀求星宿老仙饒命！」「星宿老仙邕臨少室山，小指頭兒一點，少林寺立即塌倒。」

　　新入星宿派的門人，未學本領，先學諂諛師父之術，千餘人頌聲盈耳，少室山上一片歌功頌德。少林寺建剎千載，歷代群僧所念的「南無阿彌陀佛」之聲，千年總和，說不定遠不及此刻星宿派眾門人對師父的頌聲洋洋如沸。丁春秋捋著白鬚，瞇起了雙眼，薰薰然，飄飄然，有如飽醉醇酒。

　　玄生氣運丹田，大聲叫道：「結羅漢大陣！」五百名僧眾應道：「結羅漢大陣！」紅衣閃動，灰影翻滾，五百名僧眾東一簇、西一隊，漫山遍野散了開來。

　　群雄久聞少林派羅漢大陣之名，但一百多年來，少林派從未在外人之前施展過，除了本寺僧人之外，誰也未曾得見。這裡但見群僧衣帽分色，或紅或灰，或黃或黑；兵刃不同，或刀或俞，或杖或鏟，人人奔跑如飛，頃刻間便將星宿派門人圍在核心。

　　星宿派人數遠較少林僧為多，但大多數是新收的烏合之眾，單獨接戰，多少也各自有點兒技藝。這等列陣合戰的陣仗，卻從來沒經歷過，不由得都慌了手腳，歌頌星宿老仙的聲音也不免大大減弱，不少人默不作聲，心中暗打改而歌頌「少林聖僧」的主意。

　　玄慈方丈說道：「星宿派丁先生駕臨少室山，是與少林派為敵。各路英雄，便請作壁上觀，且看少林寺抗擊西來高人何如？」

　　河朔、江南、川陝、湖廣各路英雄紛紛呼叫：「星宿老怪為害武林，大夥兒敵愾同仇，誅殺此獠！」各人抽出兵刃，欲與少林派並肩殺敵。

　　這裡慕容復、鄧百川等已殺傷了二十餘名星宿派門人，眼見大援已到，當即躍開數丈，暫且罷手不鬥。星宿派眾六人中心栗六，也不上前進迫。

　　段譽東一竄、西一晃，衝入人叢，奔到了王語嫣身旁，說道：「王姑娘，待會倘若情勢凶險，我再負你出去。」

　　王語嫣臉上一紅，道：「我既沒受傷，又不是給人點中穴道，我……我自己會走……」向慕容復瞧了一眼，說道：「我表哥武功高強，護我綽綽有餘。段公子，你還是出去吧。」

　　段譽心中老大不是味兒，心想：「我有什麼本領，怎及得上你表哥武功高強？」但說就此出去，卻又如何捨得？訕訕地道：「這個……這個……啊，王姑娘，我爹爹也到了，便在外面。」他和王語嫣數度共經患難，長途同行，相處的時日不淺，但段譽從不向她提到自己的身份來歷。在他心目中，王語嫣乃是天仙，自己是塵世俗人，自己本來就不以王子為榮，而在天仙眼中，王子和庶人又有什麼分別？

　　王語嫣對段譽數度不顧性命的相救自己，內心也頗念其誠，意存感激，但對他這個人本身卻從來不放在心上，只知他是個學會了一門巧妙步法的書獃子，有幾手時靈時不靈的氣功劍法，為了怕表哥多心，微覺好奇，說道：「令尊是從大理來的麼？你們父子倆有好久不見了，是不是？」

　　段譽喜道：「是啊！王姑娘，我帶你見爹爹好不好？我爹爹見了你一定很歡喜。」王語嫣臉上又一紅，搖頭道：「我不見。」段譽道：「為什麼不見？」他見王語嫣不答，一心討她歡喜：「王姑娘，我的把兄虛竹也在這裡，他又做了和尚。還有，我的徒弟也來了，真是熱鬧得很。」王語嫣知道他的徒弟便是「南海鱷神」，但他為什麼會收了這天下第三惡人「凶神惡鰍」為徒，卻從來沒問過他，想起南海鱷神的怪模怪樣，嘴角邊不禁露出笑意。段譽見引得她微笑，心中大喜，此刻雖身處星宿派的重圍之中，但得王語嫣與之溫言說笑，天大的事也都置之度外。

　　少林群僧布就羅漢大陣，左右翼衛，前後呼應，有幾名星宿派門人向西方衝擊，稍一交峰，便即紛紛負傷。丁春秋道：「大家暫且別動。」朗聲說道：「玄慈方丈，你少林寺自稱為中原武林首領，依我看來，實是不足一哂。」

　　眾弟子群相應和：「是啊，星宿老仙駕到，少林寺和尚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天下武林，都是源出我星宿一派，只有星宿派的武功，才是真正下統，此外儘是邪魔外道。」「償們不學星宿派武功，終不免是牛鬼蛇神，自取滅亡。」突然有人放開喉嚨，高聲唱了起來：「星宿老仙，歌德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千餘人依聲高唱，更有人取出鑼鼓簫笛，或敲或吹，好不熱鬧。群雄大都沒有見過星宿派的排場，無不駭然失笑。

　　金鼓絲竹聲中，忽然山腰裡傳來群馬奔馳之聲。蹄聲越來越響，不久四面黃布大旗從山崖邊升起，四匹馬奔上山來，騎者手中各執一旗，臨風招展。四面黃旗上都寫著五個大黑字：「丐幫幫主莊。」四乘馬在山崖邊一立，騎者翻身下馬，將四面黃騎插在崖上最高處。四人都是丐幫裝束，背負布袋，手扶旗桿，不發一言。

　　雄群都道：「丐幫幫主莊聚賢到了。」眼見這四面黃旗傲視江湖的聲勢，擎旗人矯捷剽悍的身手，比之星宿派的自吹自擂，顯然更令人心生肅然之感。

　　黃旗剛豎起，一百數十匹馬疾馳上山，乘者最先的是百餘名六袋弟子，其後是三四十名七袋弟子、十餘名八袋弟子。稍過片刻，是四名背負九袋的長老，一個個都默不作聲的翻身下馬，分列兩旁。丐幫中人除人身有要事之外，從不乘馬坐車，眼前這等排場，已與尋常江湖豪客無異，許多武林耆宿見了，都暗暗搖頭。

　　但聽得蹄聲笞笞，兩匹青聰健馬並轡而來。左肩馬上是個身穿紫衫的少女，明艷文季，一雙眼珠子卻黯然無光。阮星竹一見，脫口叫道：「阿紫！」她忘了自己改穿男裝，這一聲叫，是本來的女子聲音。

　　右首馬上乘客身穿百結錦袍，臉上神色木然，儼如殭屍。群雄中見多識廣之士一見，便知他戴了人皮面具，不欲以本來面目示人，均想：「這人想來便是丐幫幫主莊聚賢了。他要和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卻又如何不顯露真相？」有的猜想：「看來此人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莊聚賢只是個化名。他既能做到丐幫幫主，豈是名不見經傳的泛泛之輩？」有的猜想：「多半這一戰他並無多大把握，倘若敗於少林僧之手，便仍然遮臉而退，以免面目無光。」更有人猜想：「莫蜚他便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他重掌丐幫大權，便來和少林派及中原群雄為難。」雖然也有人從「莊聚賢？」三字想到了「聚賢莊」，但只由此而推想到喬峰，聚賢莊游氏兄弟已雙雙命喪喬峰之手，後來連莊子也給人放火燒成了白地，誰也料想不到，這個丐幫新幫主竟是聚賢莊當年的少莊主游坦之。

　　阿紫聽到了母親的呼叫，她此刻身有要事，不欲即與母親相會，婆婆媽媽的述說別來之情，當下只作沒聽見，說道：「賢哥，這裡我多得很啊，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大唱什麼『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丁春秋這小子和他的蝦兵蟹將，也都來了麼？」游坦之道：「不錯，他門下人數著實不少。」阿紫拍手笑道：「好好極了，倒省了我一翻跋涉，不用千里迢迢的到星宿海去找他算帳。」這時步行的丐幫幫眾絡繹不絕的走上山來，都是五袋、四袋、三袋的弟子，列隊站在游坦之和阿紫身後。

　　阿紫向身後一揮手，兩名丐幫弟子各從懷內取出一團紫色物事，縛上木棍，迎風抖動，原來是兩面紫綢大旗，在空中平平鋪了開來，每面旗上都銹著六個殷紅如血的大字：「星宿派掌門段。」

　　這兩面紫旗一展開，星宿派門人登時大亂，立時便有人大聲呼叫：「星宿派掌門乃是丁老仙，四海周知，哪裡有什麼姓段的來作掌門人了？」「胡混冒充，好不要臉！」「掌門人之位，難道是自封的麼？」「哪一個小妖怪自稱是本派掌門，快站出來，老子不把你搗成肉醬才怪！」說這些話的，都是星宿派新入門的弟子，至於獅吼子、天狼子等舊人，自然都知道阿紫的來歷，想起她背後有蕭峰撐腰，都不禁暗生懼意。

　　一眾僧侶和俗家英雄忽見多了個星宿派掌門人出來，既感駭異，也暗暗稱快，均想這干邪魔窩裡反，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阿紫雙手拍了三拍，朗聲說道：「星宿派門下弟子聽者：本派向來規矩，掌門人之位，有力者居之。本派之中，誰的武功最強，便是掌門。半年之前，丁春秋和我一戰，和我打得一敗塗地，跑在地下向我磕了十八個響頭，拜我為師，將本派掌門人之位，雙手恭恭敬敬的奉上。難道他沒告知你們麼？丁春秋，你忒也大膽妄為了，你是本派大弟子，該為眾師弟的表率，怎可欺師滅祖，瞞騙一眾師弟？」她語音清脆，一字一句說來，遍山皆聞。

　　眾人一聽，無不驚奇萬分，瞧她只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幼女，雙目又盲了，怎能做什麼掌門人？段正淳和阮星竹更相顧駭然。他們知道這個女兒出於丁春秋門下，刁鑽古怪，頑劣無比，但武功卻是平平，居然膽敢反徒為師，去捋丁春秋的虎鬚，這件事只怕難以收場。以大理國在少室山上的寥寥數人，實不足以星宿派相抗，救她出險。

　　丁春秋眼見在群雄畢集、眾目睽睽之下，阿紫居然打出「星宿派掌門」的旗號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胸中努發如狂，臉上卻仍笑嘻嘻地一派溫存慈和的模樣，說道：「小阿紫，本派掌門人之位，唯有力者居之，這句話倒也不錯。你覬覦掌門人大位，想必是有些真實功夫了，那便過來接我三招如何？」

　　突然間眼前一共，身前三尺處已多了一人，正是游坦之。這一下來得大是出其不意，以丁春秋眼力之銳，竟也沒瞧清楚他是如何來的，心驚之下，不由得退了一步。

　　他這一步跨中帶縱，退出了五尺，卻見游坦之仍在自己身前三尺之處，可知便在自己倒退一步之時，對方同時踏上了一步，當然她是見到自己後退之後，這才邁步而前，後發齊到，不露形蹤，此人武功之高，當真令人畏怖。丁春秋眼見他有一張死沉沉的木黃臉皮，伸手可觸，已來不及開口質問：「我是要和阿紫比武，幹麼要你來橫加插手？」立即倒竄出去，抓住一名門人，便向他擲了出去。

　　游坦之應變奇特，立即倒躍丈許，也是反手一抓，抓到一名丐幫三袋弟子，運勁推出。那三袋弟子竟如是一件極大暗器，向丁春秋撲去，和那星宿派門人在半空中的一撞。旁人瞧了這般勁道：「這兩名弟子只怕要撞得筋斷骨碎而死。」

　　哪知二人一撞之下，只聽得嗤嗤聲響，跟著各人鼻中聞到一股焦臭，真是令人欲嘔，群雄有的閉氣，有的後退，有的伸手掩鼻，有的立服解藥，均知丁春秋和莊聚賢都是以陰毒內勁使在弟子身上。那兩人一撞，便即軟垂垂的摔在地下，動也不動，早已斃命。

　　丁春秋和游坦之一招相交，不分高下，心中都是暗自忌憚，同時退開數尺，跟著各自反手，又抓了一名弟子，向前擲出。那兩名弟子又是在半空中一撞，發出焦臭，一齊斃命。

　　兩個所使的均是星宿派的一門陰毒武功「腐屍毒」，抓住一個活人向敵人擲出，其實一抓之承，先已將該人抓死，手抓中所喂的劇毒滲入血液，使那人滿身都是屍毒，敵人倘若出掌將那人掠開，勢非沾到屍毒不可。就算以兵刃撥開，屍毒亦會沿兵刃沾上手掌。甚至閃身躲避，或是以劈空掌之類武功擊打，亦難免受到毒氣的侵襲。

　　游坦之那日和全冠清結伴同行，他心無城府，閱歷又淺，不到一兩天便和全冠清套出了真相。叢冠清心想：「這人內力雖強勁無比，武功卻平庸之極，終究無甚大散。」其後查知阿紫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的門徒，靈機一動，便竄掇游坦之向阿紫習學星宿派武功，對著阿紫之面，卻將游坦之的武功誇得地上少有，天下無雙，要阿紫一一將所學武功試演出來，好讓游提之指點。

　　游坦之和阿紫年幻都輕，一個癡，一個盲，立時墮入計中。阿紫將本門武功一項項的演將出來，並詳述修習之法。游提之的「腐屍毒」功夫便由此學來。「腐屍毒」功夫的要旨，全在成帶有劇毒的深厚內力，能將人一抓而斃，屍身上隨即沾毒，功夫本來卻並無別般巧妙。這道理星宿派門人個個都懂，就是練不到如此內力而已。阿紫在南京城外捉些毒蛇毒蟲來修練，連毒掌功夫也未練成，更不用說這「腐屍毒」了。

　　阿紫雖然聰明剔透，但眼睛盲了，瞧不到游坦之臉上神情，而自己性命又確是這莊公子從丁春秋手下搶救出來的，再聽全冠清巧舌如簧，為游坦之大肆吹噓，憑她聰明絕頂，也決計猜不到這位「武功蓋世的莊公子」，竟會來向自己偷學武藝。

　　阿紫每說一招，游坦之便依法試演，他身上既有冰蠶寒毒，又有易筋經上的上乘內功，兼具正邪兩家之所長，內力非同小可，同樣的一招到了他手中，發出來時便斷樹裂石、威力無究，阿紫聽在耳中，只有欽佩無已的份兒。游坦之也傳授她一些易筋經上的修習內功之法。阿紫照練之後，雖無多大進境，卻也覺身輕體健，筋骨靈活，料想假以時日，必有神效。

　　其時游坦之早已明白，自己所以有此神功，與那本怪書上裸僧的圖像大有關連，為了要在阿紫跟前逞能，每日裡在無我之處勤練不輟。有一日，正自照著圖中線路運功，突然間一陣勁風過去，那怪書飄了起來，飛出數丈之外。游坦之正倒轉了身子，內息在數處經脈中急速遊走，一抬頭，但見那怪書已抓在一個中年僧人手中。游坦之大急，叫道：「是我的，快還我……」突然之間驚努交集，內息登時岔了，就此動彈不得，眼見那和尚笑吟吟地轉身而去，越是焦急，四肢百骸越是僵硬木直。

　　奪去這易筋經的，正是鴆摩智。他精通梵文，明慧妙悟，比之蕭峰和阿朱瞠目不識、游坦之誤打誤撞方得濕書見圖，自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游坦之垸直過到六個時辰，穴道方解，嘔出一大灘鮮血，便如大病了一場。好在他於書中圖像已練了十之六七，習練已久，倒也盡數記得，此後繼續修習，內功仍得與日俱增。

　　其後全冠清設法替游坦之除去頭上鐵罩，以人皮面具遮住他給熱鐵罩燙得稀爛的臉孔，然後攜同他去參與洞庭湖君山丐幫大會。以游坦之如此深厚功力、怪異武功，丐幫中自無人可與相抗，輕而易舉的便奪到了幫主之位。同時全冠清亦正式復歸丐幫，升為九袋長老。游坦之雖然當上幫主，幫中事務全憑全冠清吩咐安排。全冠清眼見幫中不服游坦之的長老、弟子仍然不少，大是隱憂，總不能一個個都殺了，於是獻議與少林派爭奪中原武林盟主，使丐幫幫主莊聚賢成為天下武林第一人，憑此武功威望，自可征服與幫中心懷不平之人。

　　阿紫喜事好勝的性情，雖盲不改，全冠清這一獻議，大投所好。游坦之本不想做什麼武林盟主，但阿紫既力贊其事，便便也依從遵行。全冠清精心策劃，縝密部署。邀請各路英雄好漢同時於六月十五聚集少林寺，使是他的傑作。

　　阿紫心想既有武功天下第一的莊聚賢撐腰，更何懼於區區星宿老怪，當即自封為「星宿派掌門人」，命人做起紫旗，到少室山來耀武揚威。

　　丐幫一行來到少室山上，眼見山頭星宿派人大集，這一著倒不在全冠清意料之中，便向游坦之進言，丁春秋一出口，立即上前動手，以免阿紫為難。

　　丁春秋眼見對手厲害，立時便使出最陰毒的「腐屍毒」功夫來。這功夫每使一招，不免犧牲一個門人弟子，但對方不論閃避或是招架，都難免毒，任你多麼高明的武功，只有施展絕頂輕功，逃離十丈之外，方能免害。但一動手便即逃之夭夭，這場架自然是打不成了。不料游坦之已從阿紫處學會了這門功夫，便犧牲丐幫弟子性命，抵禦丁春秋的進襲。他二人擲出一名弟子，跟著又擲一門弟子。但聽得砰砰砰響聲不絕，片刻之間，雙方已各擲了九名弟子，十八具屍體橫臥地上，臉上均是一片烏青，神情可怖，慘不忍睹。

　　星宿派弟子人人驚懼，拚命躲縮，以防給師父抓到，口中歌頌之聲仍是不斷，只是聲音發顫，哪裡還有什麼歡欣鼓舞之意？

　　丐幫弟子見幫主突然使這等陰毒武功，雖說是被迫而為，卻也不感駭異，均想：「本幫行事，素以仁義為先，幫主如何能在天下英雄之前，施展這等為人不齒的功夫，那豈不是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麼？」更有人想：「倘若喬幫主仍是咱們幫主，必會循正道以抵擋星宿老怪的邪術。」

　　丁春秋反手想再抓第十人時，一抓抓了個空，回頭一看，只見群弟子都已遠遠躲開，卻聽得呼的一聲，游坦之的第十人卻擲了過來。丁春秋又驚又怒，危急中飛身而起，躍入了門人群中。那丐幫弟子的屍體疾射而到，星宿派眾弟子欲待逃竄，已然不及，七八人大呼「我的媽啊」聲中，已給屍首撞中。這具屍毒劇毒無比，這七八上臉上立即蒙上一片黑氣，滾倒在地，抽搐了幾下，便即斃命。

　　阿紫聽了身旁全冠清述說情狀，只樂得格格嬌笑，叫道：「丁春秋，莊幫主是我星宿派掌門人的護法，你打敗了他，再來和你掌門人動手不遲。你是輸了，還是贏了？」

　　丁春秋懊喪之極，適才這一仗，他內力雖強，每一次所用手法卻都一模一樣，可見他只是從阿紫處學得一些本門的粗淺功夫，其中種種精奧變化，全然不知。這一仗是輸在星宿派門人比與幫弟子怕死，一個個遠遠逃開，不像丐幫弟子那樣慷慨赴義，臨危不避。他心念一轉，計上心來，仰天大笑。

　　阿紫皺眉道：「笑！虧你還笑得出？有什麼好笑？」

　　丁春秋仍是笑聲不絕，突然之間，呼呼呼風聲大作，八九名星宿派門人被他以連珠手法抓住擲出，一個接著一個，迅速無倫的向游坦之飛去，便如發射連珠箭一般。

　　游坦之卻不會使這一門「連珠腐屍毒」的功夫，只抓了三名丐幫幫眾擲出，第四招便措手不極，緊急之際，一躍而上，沖天而起，這般避開了擲來的毒屍，卻不必向後逃竄，可說並未輸招。

　　丁春秋正是要他閃避，左手一招。阿紫一聲驚呼，向丁春秋身前飛躍過去。

　　旁觀眾人一見，無不失色：「擒龍功」、「控鶴功」之類功夫如練到上乘境界，原能凌空取物，但最多不過隔著四五尺遠近擒敵拿人，奪人兵刃。武術中所謂「隔山打牛」，原是形容高手的劈空掌、無形神拳能以虛勁傷人，但就算是絕頂高手，也決不能將內力運之於二丈之外。丁春秋其時與阿紫相距六七丈之距離，居然能一招手便將她拖下馬來，武功之高，當真是匪夷之思。旁觀群雄中著實不乏高手，自忖和丁春秋這一招相比，那是萬萬不及，駭異之餘，盡皆欽服。

　　卻不知丁春秋擒拿阿紫，所使的並非真實功夫，乃是靠了他「星宿三寶」之一的「柔絲索」，這柔絲索以星宿海旁的雪蠶之絲製成。那雪蠶野生於雪桑之上，形體遠較冰蠶為小，也無毒性，吐出來的蠶絲卻韌力大得異乎尋常，一根單絲便已不易拉斷。只是這種雪蠶不會做繭，吐絲也極有限，乃是極難尋求之物。那日阿紫以一雙透明漁網捉住褚萬里，逼得他羞憤自盡，漁網之中便滲得有少量雪蠶絲。丁春秋這根柔絲索盡數在雪蠶絲絞成，微細透明，幾非肉眼所能察見，他擲出九名門人之時，同時揮出了柔畢索。他擲出七具毒屍，一來逼開游坦之，二來是障眼之術，令人人眼光都去注視於他「連珠腐屍毒」上，柔絲索揮將過去，更是誰都難以發覺。

　　待得阿紫驚覺得柔絲纏到身上，已被丁春秋牽扯過去。雖說丁春秋有所憑藉，但將這一根細若無物的柔絲揮之於八七丈外，在眾高手全不知覺下，一招手便將人抓住擒到，這份功力自也非同凡俗。他左手抓住了阿紫背心，右手點了她穴道，柔絲索早已縮入了大袖之中。他擲屍、揮索、招手、擒人，一直在哈哈大笑，待將阿紫擒到手中，笑聲仍未斷絕。這大笑之聲，也是引人分散目光的「障眼術」。

　　游坦之身在半空，已見阿紫被擒，驚惶之下向前急撲，六具毒屍已從足底飛過。他左足一著地，右掌猛力便向丁春秋擊去。

　　丁春秋左手將前一探，將以阿紫的身子去接他這一招開碑裂石的掌力。游坦之此刻武功雖強，臨敵應變的經驗卻是半點也無，眼見自己一掌便要將阿紫打得筋骨折斷，立即便收回掌力。可是發掌時使了全力，急切間卻那裡能收得回來？本為中等武功之人，也知只須將掌力偏在一旁，便傷不到阿紫，可是游坦之對阿紫敬愛太過，一見勢頭不對，只知收掌回力，不暇更思其他，將這股偌大掌力盡數收回，等如以此掌力當胸錳擊自己。他一個踉蹌，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若是內力稍弱之人，這一下便已要了他的性命，饒是他修習易筋經有成，這一掌他究竟也不好受，正欲緩過一口氣來，丁春秋那容他有喘息的餘裕，呼呼呼呼，連續拍出四掌。游坦之丹田加內息提不上來，只得揮拳拍出，連接了他四掌，接一掌，吐一口血，連接四掌，吐了四口黑血。丁春秋得理不讓人，第五掌跟著拍出，要乘機制他死命。

　　只聽得旁邊數人齊聲呼喝：「丁老怪休得行兇！」「住手！」「接我一招！」玄慈、觀心、道清等高僧，以及各路英雄的俠義之士，都不忍這丐幫幫主如此死於丁春秋手下，呼喝聲中，紛紛搶出相救。

　　不料丁春秋第五掌擊出，游坦之回了一掌，丁春秋身形微晁，竟退開了一步。眾高手一見，便知這一招是丁春秋吃了點小虧，當即止步，不再上前應援。原來游坦之吐出四口瘀血後，內息已暢，第五掌上已將冰蠶奇毒和易筋經內力一併運出。丁春秋以掌力硬拚，便不是敵手。若不是丁春秋佔了先機，將游坦之擊傷，令他內力大打折扣，則剛才雙掌較量，丁春秋非連退五步不可。

　　丁春秋氣息翻湧，心有不甘，運起十成功力，大喝一聲，鬚髮戟張，呼的一掌又向前推去。游坦之踏上一步，接了他這一掌，叫道：「快放下段姑娘！」呼呼呼呼，連出四掌，每出一掌，便跨上一步。這五步一踏出，已與丁春秋面面相對，再一伸手，便能搶奪阿紫。

　　丁春秋掌力不敵，又見到他木然如僵死的臉孔，心生懼意，微笑道：「我又要使腐屍毒功夫了，你小心著！」說著左手提起阿紫身子，擺了幾擺。

　　游坦之急呼：「不，不！萬…萬萬不可！」聲音發顫，驚恐已達極點，知道丁春秋「腐屍毒」功夫一施，阿紫立時便變成了一具毒屍。

　　丁春秋聽到他話聲如此惶急，登時明白：「原來你這小子給這臭花娘迷住了，哈哈，妙極，當真再好不過。」他擒獲阿紫，本想當眾將她處死，免得她來爭星宿派掌門人之位，這裡見了游坦之的情況，似可將阿紫作為人質，脅制這個武功高出於己的丐幫幫主莊聚賢，便道：「你不想她死麼？」

　　游坦之叫道：「你……你……你快將她放下來，這個……危險之極……」丁春秋哈哈一笑，說道：「我要殺她，不費吹灰之力，為什麼要放開？她是本派叛徒，目無尊長，這種人不殺，卻去殺誰？」游坦之道：「這個……她是阿紫姑娘，你無論如何不能害她，你已射瞎了她一雙眼睛，那個，求求你，快放她下來，我……重重有謝。」他語無倫次，顯得對阿紫關心已極，即哪裡還有半分丐幫幫主的風度？

　　丁春秋見他內力陰寒強勁，聽他說話聲音，實在與那鐵頭人十分相似，可是他明明頭上並無鐵罩，而且那鐵頭人又怎能是丐幫幫主？當下也無暇多想，說道：「要我饒她小命也不難，只是須得依我幾件事。」

　　游坦之忙道：「依得，依得。便一百件、一千件也依你。」丁春秋聽他這般說，心下更喜，點頭道：「很好！第一件事，你立即拜我為師，從此成為星宿派弟子。」

　　游坦之毫不遲疑，立即雙膝跪倒，說道：「師父在上，弟子……弟子莊聚賢磕頭！」他想：「我本來就是你的弟子，早已磕過了頭，再拜一次，又有何妨？」

　　他這一跪，群雄登時大嘩。丐幫自諸長老以下，無不憤慨莫名，均想：「我幫是天下第一大幫，素以俠義自居，幫主卻去拜邪名素著的星宿老怪為師。咱們萬萬不能再奉此人為幫主。」

　　猛聽得鑼鼓絲竹響起，星宿派門人大聲歡呼，頌場星宿老仙之聲，響徹雲霄，種種歌功頌德、肉麻不堪的言語，非常人所能想像，總之日月無星宿老仙之明，天地無星宿老仙之大，自盤古氏開天闢地以來，更無第二人能有星宿老仙的威德。周公、孔子、佛祖、老君，以及玉皇大帝、十殿閻王，無不甘拜下風。

　　當阿紫被丁春秋一擒，段正游和阮星竹便相顧失色，但自知本領不敵星宿老怪，決難從他手中救女兒脫險，及後見莊聚賢居然肯為女兒屈膝事敵，卻也是大出意料之外。阮星竹既驚且喜，低聲道：「你瞧人家多麼情義深重！你……你……你哪及得上人家的萬一。」

　　段譽斜目向王語嫣看了一眼，心想：「我對王姑娘一往情深，自忖已是到矣盡矣，蔑以加矣。但比這位莊幫主，卻又大大不如了。人家這才是情中聖賢！倘若王姑娘被星宿老怪擒去，我肯不肯當眾向他下跪呢？」想到此處，突然間血脈賁張，但覺為了王語嫣，縱然萬死亦所甘願，區區在人前受辱之事，真是何足道哉，不由得脫口而出：「肯的，當然肯！」王語嫣奇道：「你肯什麼？」段譽面上一紅，囁嚅道：「嗯，這個……」

　　游坦之磕了幾個頭站起，見丁春秋仍是抓著阿紫不放，阿紫臉上肌肉扭曲，大有苦痛之色，忙道：「師父，你老人家快放了她！」丁春秋冷笑道：「這小丫頭大膽妄為，哪有這麼容易便饒了她？除非你將功贖罪，好好替我幹幾件事。」游坦之道：「是，是！師父要弟子立什麼功勞？」丁春秋道：「你去向少林寺方丈玄慈挑戰，將他殺了。」

　　游坦之遲疑道：「弟子和少林方丈無怨無仇，丐幫雖然要跟少林派爭雄，卻似乎不必殺人流血」。丁春秋面色一沉，怒道：「你違抗師命，可見拜我為師，全屬虛假。」游坦之只求阿紫平安脫險，哪裡還將什麼江湖道義、是非公論放在心上，忙道：「是！不過少林派武功甚高，弟子盡力而為……師父，你……說過的話可不能不算，不得加害阿紫姑娘。」丁春秋淡淡地道：「殺不殺玄慈，全在於你；殺不殺阿紫，權卻在我。」

　　游坦之轉過身來，大聲道：「少林寺玄慈方丈，少林派是武林中各門派之首，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向來並峙中原，不相統屬。今日咱們卻要分個高下，勝者為武林盟主，敗者服從武林盟主號令，不得有違。」眼光向群豪臉上掃去，又道：「天下各位英雄好漢，今日都聚集在少室山下，有哪一位不服，盡可向武林盟主挑戰。」言下之意，竟如自己已是武林盟主一般。

　　丁春秋和游坦之的對答，聲音雖不甚響，但內功深厚之人卻早將一字一句都聽在耳裡。少林寺眾高僧聽丁春秋公然命這莊聚賢來殺玄慈方丈，無不大怒，但適才見到兩個所顯示的功力，這莊聚賢的功力既強且邪，玄慈在武功上是否能敵得住，已是難言，而各種毒功邪術更是不易抵擋。

　　玄慈本不願和他動手，但他公然在群雄之前向自己挑戰，又勢無退避之理，當下雙掌合什，說道：「丐幫數百年來，乃中原武林的俠義道，天下英雄，無不瞻仰。貴幫前任幫主汪劍通幫主，與敝派交情著實不淺。莊施主新任幫主，敝派得訊遲了，未及遣使道賀，不免有簡慢之罪，謹此謝過。敝派僧俗弟子向來對貴幫極為尊敬，丐幫和少林派數百年的交情，從未傷了和氣。卻不知莊幫主何以今日忽興問罪之師，還盼見告。天下英雄，俱在此間，是非曲直，自有公論。」

　　游坦之年輕識淺，不學無術，如何能和玄慈辨論？但他來少林寺之前，曾由全冠清教過一番言語，當即說道：「我大宋南有遼國，西有西夏、吐番，北有大理，四夷虎視眈眈，這個……這個……」他將「北有遼國、南有大理」說錯了方位，聽眾中有人不以為然，便發出咳嗽嗤笑之聲。

　　游坦之知道不對，但已難挽回，不由得神態十分尷尬，幸好他戴著人皮面具，別人瞧不到面色。他「嗯」了幾聲，繼續說道：「我大宋兵微將寡，國勢脆弱，全賴我武林義士，江湖同道，大夥兒一匡扶，這才能外抗強敵，內除奸人。」

　　群雄聽他這幾名話甚是有理，都道：「不錯，不錯！」

　　游坦之精神一振，繼續說道：「只不過近年來外患日深，大夥兒肩頭上的擔子，也一天重似一天，本當齊心合力，共赴艱危才是。可是各門各派，各幫各會，卻你爭我鬥，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總而言之，是大家不能夠齊心。契丹人喬峰單槍匹馬的來一鬧，中原豪傑便打了個敗仗，又聽說西域星宿海的星宿老……星宿老……星宿老……那個星宿老……嗯，他曾連殺少林派的兩名高僧……這個……那個……」

　　全冠清本來教他說「西域星宿老怪曾到少林寺來連殺兩名高僧，少林派束手無策」，游坦之原已將這些話背得十分純熟，突然間話到口邊，才覺得不對，連說了幾個「星宿老」，卻「老」不下去了。

　　群雄中有人叫道：「他是星宿老怪，你是星宿小妖！」人群中哄笑大作。

　　星宿派門人齊聲唱道：「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千餘人齊聲高唱，登時將群豪的笑聲壓了下去。

　　唱聲甫歇，人叢中忽有一個嘶啞難聽的聲音大聲唱道：「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調調和星宿派所唱一模一樣。星宿派門人聽到別派之中居然有人頗贊本派老仙，此事十分難得，那是遠勝於本派弟子的自稱自讚。群相大喜之下，鑼鼓絲竹出力伴奏，不料第四句突變急轉直下，只聽他唱道：「……大放狗屁！」眾門人相顧愕然之際，鑼鼓絲竹半途不及收科，竟爾一直伴奏到底，將一句「大放狗屁」襯托得甚是悠揚動聽。

　　群雄只笑得打跌，星宿派門人俱都破口大罵。王語嫣嫣然微笑，說道：「包三哥，你的噪子好得很啊！」包不同道：「獻醜，獻醜！」這四句歌正是包不同的傑作。

　　游坦之乘著眾人擾攘之際，和全冠清低聲商議了一陣，又朗聲道：「我大宋國步艱危，江湖同道卻又不能齊心合力，以至時受番幫欺壓。因此丐幫主張立一位武林盟主，大夥兒聽奉號令，有什麼大事發生，便不致亂成一團了。玄慈方丈，你贊不贊成？」

　　玄慈緩緩地道：「莊幫主的話，倒也言之成理。但老衲有一事不解，卻要請教。」游坦之道：「什麼事？」玄慈道：「莊幫主已拜丁先生為師，算是星宿派門人了，是也不是？」游坦之道：「這個……這是我自己的事，與你無關。」玄慈道：「星宿派乃西域門派，非我大宋武林同道。我大宋立不立武林盟主，可與星宿派無涉。就算中原武林同道要推舉一位盟主，以便統籌事功，閣下是星宿派門人，卻也不便參與了。」

　　眾英雄紛紛說道：「不錯！」「少林方丈之言甚是。」「你是番邦門派的走狗奴才，怎可妄想做我中原武林的盟主？。」

　　游坦之無言可答，向丁春秋望望，又向全冠清瞧瞧，盼望他們出言解圍。

　　丁春秋咳嗽一聲，說道：「少林方丈言之差矣！老夫乃山東曲阜人氏，生於聖人之邦，星宿派乃老夫一手創建，怎能說是西域番邦的門派？星宿派雖居處西域，那只不過是夫夫暫時隱居之地。你說星宿派是番邦門派，那麼孔夫子也是番邦人氏了，可笑啊可笑！說到西域番邦，少林武功源於天竺達摩祖師，連佛教也是西域番邦之物，我看少林派才是西域的門派呢！」此言一出，玄慈和群雄都感不易抗辯。

　　全冠清朗聲道：「天下武功，源流難考。西域武功傳於中土者有之，中土武功傳於西域者亦有之。我幫莊幫主乃中土人氏，丐幫素為中原門派，他自然是中原武林的領袖人物。玄慈方丈，今日之事，當以武功強弱定勝負，不以言辭舌辯定輸贏。丐幫與少林派到底誰強誰弱，只須你們兩位首領出手較量，高下立判，否則便是說上半天，又有何益？倘若你有自知之明，不是敝幫莊幫主的敵手，只須甘拜下風，推戴我莊幫主為武林盟主，倒也不是非出手不可的。」這幾句話，顯然認定玄慈是明知不敵，膽怯推諉。

　　玄慈向前走了幾步，說道：「莊幫主，你既非要老衲出手不可，老衲若再顧念貴幫和敝幫數百年的交情，堅不肯允，倒是對貴幫不敬了。」眼光向群雄緩緩掠過，朗聲道：「天下英雄，今日人人親眼目睹，我少林派決無與丐幫爭雄鬥勝之意，實是丐幫幫主步步見逼，老衲退無可退，避無可避。」

　　群雄紛紛說道：「不錯，咱們都是見證，少林派並無絲毫理虧之處。」

　　游坦之只是掛念著阿紫的安危，一心要盡快殺了玄慈，好向丁春秋交差，大聲說道：「比武較量，強存弱亡，說不上誰理虧不理虧，快快上來動手吧！」

　　他幼年時好嬉不學，本質雖不純良，終究是個質樸少年。他父親死後，浪跡江湖，大受欺壓屈辱，從無一個聰明正直之士好好對他教誨指點。近年來和阿紫日夕相處，所謂近朱者赤，近黑者黑，何況他一心一意的崇敬阿紫，一脈相承，是非善惡之際的分別，學到的都是星宿派那一套。星宿派武功沒一件不是以陰狠毒辣取勝，再加上全冠清用心深刻，助他奪到丐幫幫主之位，教他所使的也儘是傷人不留餘地的手段，日積月累的浸潤下來，竟將一個系出中土俠士名門的弟子，變成了善惡不分、唯力是視的暴漢。

　　玄慈朗聲道：「莊幫主的話，和丐幫數百年的仁俠之名，可太不相稱了。」

　　游坦之身形一晃，倏忽之間已欺近了丈餘，說道：「要打便打，不打便退開了吧。」說話間雙向丁春秋與阿紫瞧了一眼，心下甚是焦急不耐。

　　玄慈道：「好，老衲今日便來領教莊幫主降龍十八掌和打狗棒法的絕技，也好讓天下英雄好漢，瞧瞧丐幫幫主數百年來的嫡傳功夫。」

　　游坦之一怔，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他雖接任丐幫幫主，但這降龍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兩絕技，卻是一招也不會。只是他曾聽幫中長老們冷言冷語的說過，這兩項絕技是丐幫的「鎮幫神功」。降龍十八掌偶然也有傳與並非出任幫主之人，打狗棒法卻必定傳於丐幫幫主，數百年來，從無一個丐幫幫主不會這兩項鎮幫神功的。

　　玄慈說道：「老衲當以本派大金剛掌接一接幫主的降龍十八掌，以降魔禪仗接一接幫主的打狗棒。唉，少林派和貴派世代交好，這幾種武功，向來切磋琢磨則有之，從來沒有用以敵對過招，老衲不德，卻是愧對丐幫歷代幫主和少林派歷代掌門了。」雙掌一合，正是大金剛掌的起手式「禮敬如來」，臉上神色藹然可親，但僧衣的束帶向左右筆直射出，足見這一招中蘊藏著極深的內力。

　　游坦之更不打話，左手凌空劈出，右掌跟著迅捷之極的劈出，左手掌力先發後到，右手掌力後發先到，兩股力道交錯而前，詭異之極，兩人掌人在半途相適，波的一聲響，相互抵消，卻聽得嗤嗤兩聲，玄慈腰間束帶的兩端同時斷截『分向左右飛出丈許。游坦之這兩掌掌力所及範圍甚廣，攻向玄慈身子的勁力被「禮敬如來」的守勢消解，但玄慈飄向身側的束卻為他掌力震斷。

　　少林派僧侶和群雄一見，登時紛紛呼喝：「這是星宿派的邪門武功！」「不是降龍十八掌！」「不是丐幫功夫！」丐幫弟子之中竟也有人叫道：「咱們和少林派比武，不能使邪派功夫！」「幫主，你該使降龍十八掌才是！」「使邪派功夫，丟了丐幫臉面。」

　　游坦之聽得眾人呼喝之聲大作，不由下心下躊躇，第二招便使不出去。

　　星宿派門人卻紛紛大叫：「星宿派神功比丐幫降龍十八掌強得多，幹麼不使強的，反使差勁的？」「莊師兄，再上！當然要用恩師星宿老仙傳給你的神功，去宰了老和尚！」「星宿神功，天下第一，戰無不勝，功無不克。降龍臭掌，狗屁不值！」

　　一片喧嘩叫嚷之中，忽聽得山下一個雄壯的聲音說道：「誰說星宿派武功勝得了丐幫的降龍十八掌？」

　　這聲音也不如此響亮，但清清楚楚的傳入了從人耳中，眾人一愕之間，都住了口。

　　但聽得蹄聲如雷，十餘乘馬疾風般捲上山來。馬上乘客一色都是玄色薄氈大氅，裡面玄色布衣，但見人似虎，馬如龍，人既矯捷，馬亦雄駿，每一匹馬都是高頭長腿，通體黑毛，奔到近處，群雄眼前一亮，金光閃閃，卻見每匹馬的蹄鐵竟然是黃金打就。來者一共是一十九騎，人數雖不甚多，氣勢之壯，卻似有如千軍萬馬一般，前面一十八騎奔到近處，拉馬向兩旁一分，最後一騎從中馳出。

　　丐幫幫眾之中，大群人猛地高聲呼叫：「喬幫主，喬幫主！」數百名幫眾從人叢中疾奔出來，在那人馬前躬身參見。

　　這人正是蕭峰。他自被逐出丐幫之後，只道幫中弟子人人視他有如寇仇，萬沒料到敵我已分，竟然仍有這許多舊時兄弟如此熱誠的過來參見，陡然間熱血上湧，虎目含淚，翻身下馬，抱拳還禮，說道：「契丹人蕭峰被逐出幫，與丐幫更無瓜葛。眾位何得仍用舊日稱呼？眾位兄弟，別來俱都安好？」最後這句話中，舊情拳拳之意，竟是難以自已。

　　過來參見的大都是幫中的三袋、四袋弟子。一二袋弟子是低輩新進，平素少有機會和蕭峰相見，五六袋以上弟子卻嚴於夷夏之防，年長位尊，不如年青的熱腸漢子那麼說幹便幹，極少顧慮。這數百名弟子聽他這麼說，才省起行事太過衝動，這位「喬幫主」乃是大對頭契丹人，幫中早已上下均知，何以一見他突然現身，愛戴之情油然而生，竟將這大事忘了？有些人當下低頭退了回去，卻仍有不少人道：「喬……喬……你老人家好，自別之後，咱們無日不……不想念你老人家。」

　　那日阿紫突然外出不歸，連續數日沒有音訊，蕭峰自是焦急萬分，派出大批探子尋訪。過了數月，終於得到回報，說她陷身丐幫，那個鐵頭人也和她在一起。

　　蕭峰一聽之下，甚是心驚，心想丐幫對己切齒，這次將阿紫擄去，必是以她為質，向自己脅迫，須當立時將她救回。當下奏知遼帝，告假兩月，將南院軍政事務交由南院樞密使耶律莫哥代拆代行，逕自南來。

　　蕭峰這次重到中原，仍是有備而來，所選的「燕雲十八騎」，個個是契丹族中頂尖兒的高手。他上次在聚賢莊中獨戰群雄，若非有一位大英雄突然現身相救，難免為人亂刀分屍，可見不論武功如何高強，真要以一敵百，終究不能，現下偕燕雲十八騎俱來，每一人都能以一當十，再加胯下坐騎皆是千里良馬，危急之際，倘若只求脫身，當非難事。

　　一行人來到河南，蕭峰擒住一名丐幫低袋弟子詢問，得知阿紫雙目已盲，每日與新幫主形影不離，此刻已隨同新幫主前赴少林寺。蕭峰驚怒更增，心想阿紫雙目為人弄瞎，則在丐幫中所遭種種慘酷的虐待拷打，自是可想而知，當即追向少林寺來，只盼中途遇上，逕自劫奪，不必再和少林寺諸高僧會面。

　　來到少室山上，遠遠聽到星宿派門人大吹，說什麼星宿派武功遠勝降龍十八掌，不禁怒氣陡生。他雖已不是丐幫幫主，但那降龍十八掌乃恩師汪劍通所親授，如何能容旁人肆意誣蔑？縱馬上得山來，與丐幫三四袋群弟子廝見後，一瞥之間，見丁春秋手中抓住一個紫衣少女，身材婀娜，雪白的瓜子臉蛋，正是阿紫。但見她雙目無光，瞳仁已毀，已然盲了。

　　蕭峰心下又是痛惜，又是憤怒，當即大步邁出，左手一劃，右手呼的一掌，便向丁春秋擊去，正是降龍十八掌的一招「亢龍有悔」，他出掌之時，與丁春秋相距尚有十五六丈，但說到便到，力自掌生之際，兩個相距已不過七八丈。

　　天下武術之中，任你掌力再強，也決無一掌可擊到五丈以外的。丁春秋素聞「北喬峰，南慕容」的大名，對他決無半點小覷之心，然見他在十五八丈之外出掌，萬料不到此掌是針對自己而發。殊不料蕭峰一掌既出，身子已搶到離他三四丈外，又是一招「亢龍有悔」，後掌推前掌，雙掌力道並在一起，排山倒海的壓將過來。

　　只一瞬之間，丁春秋便覺氣息窒滯，對方掌力竟如怒潮狂湧，勢不可當，雙如是一堵無形的高牆，向自己身前疾衝。他大驚之下，哪裡還有餘裕籌思對策，但知若是單掌出迎，勢必臂斷腕折，說不定全身筋骨盡碎，百忙中將阿紫向上急拋，雙掌連劃三個半圓護住身前，同時足尖著力，飄身後退。

　　蕭峰跟著又是一招「亢龍有悔」，前招掌力未消，次招掌力又到。丁春秋不敢正面直攖其鋒，右掌斜斜揮出，也蕭峰掌力的偏勢一觸，但覺右臂酸麻，胸中氣息登時沉濁，當即乘勢縱出三丈之外，唯恐敵人又再追擊，豎掌當胸，暗暗將毒氣凝到掌上。蕭峰輕伸猿臂，將從半空中附下的阿紫接住，隨手解開了她的穴道。

　　阿紫雖然目不能視物，被丁春秋制住後又口不能說話，於週遭變故卻聽得清清楚楚，身上穴道一解，立時喜道：「好姐夫，多虧你來救了我。」

　　蕭峰心下一陣難過，柔聲安慰：「阿紫，這些日子來可苦了你啦，都是姐夫累了你。」他只道丐幫首腦人物恨他極深，偏又奈何他不得，得知阿紫是他世上唯一的親人，便到南京去擄了來，痛加折磨，卻決計料想不到阿紫這一切全是自作自受。

　　蕭峰來到山上之時，群雄立時聳動。那日聚賢莊一戰，他孤身一人連斃數十名好手，當真是威震天下。中原群雄恨之切齒，卻也是聞之落膽，這時見他突然又上少室山下，均想惡戰又是勢所難免。當日曾參與聚賢莊會的，回思其時莊中大廳上血肉橫飛的慘狀，兀自心有餘悸，不寒而慄。待見他僅以一招「亢龍有悔」，便將那不可一世的星宿老怪打得落荒而逃，心中更增驚懼，一時山上群雄面面相覷，肅然無語。

　　只有星宿派門人還有十幾人在那裡大言不慚：「姓喬的，你身上中了我星宿派老仙的仙術，不出十天，全身化為膿血而亡！」「星宿老仙見你是後生小輩，先讓你三招！」「星宿老仙是什麼身份，怎屑與你動手？你如不悔悟，立即向星宿老仙跪倒求饒，日後勢必死無葬身之地。」只是聲音零零落落，絕無先前的囂張氣焰。

　　游坦之見到蕭峰，心下害怕，待見他伸臂將阿紫摟在懷裡，而阿紫滿臉喜容，對他神情親密，再也難以忍受，縱身向前，說道：「你快……快放下阿紫姑娘！」蕭峰將阿紫放在地下，問道：「閣下何人？」游坦之和他凜然生威的目光相對，氣勢立時怯了，囁嚅道：「在下……在下是丐幫幫主……幫主莊……那個莊幫主。」

　　丐幫中有人叫道：「你已拜入星宿派門下，怎麼還能是丐幫幫主？」

　　蕭峰怒喝：「你幹麼弄瞎了阿紫姑娘的眼睛？」游坦之為他威勢所懾，倒退兩步，說道：「不……不是我……真的不是……」阿紫道：「姐夫，我的眼睛是丁春秋這老賊弄瞎的，你快挖了丁老賊的眼珠出來，給我報仇。」

　　蕭峰一時難以明白其間真相，目光環掃，在人君中見到了段正淳和玩星竹，胸中一酸，又是一喜，朗聲道：「大理段王節，令愛千金在此，你好好的管教吧！」攜著阿紫的手，走到段正淳身前，輕輕將她一推。

　　阮星竹早已哭濕了衫袖，這時更加淚如雨下，撲上前來，摟住了阿紫，道：「乘孩子，你……你的眼睛怎麼樣了？」

　　段譽見到蕭峰突然出現，大喜之下，便想上前廝見，只是蕭峰掌擊丁春秋、救回阿紫、會見游坦之，沒絲毫空閒。待會阮星竹抱住了阿紫大哭，段譽不由得暗暗納罕：「怎的喬大哥說這盲眼少女是我爹爹的令愛千金？」但他素知父親到處留情，心念一轉之際，便已猜到了其中關竅，快步而出，叫道：「大哥，別來可好？這可想煞小弟了。」

　　蕭峰自和他在無錫酒樓中賭酒結拜，雖然相聚時短，卻是傾蓋如故，肝膽相照，意氣相投，當即上前握住他雙手，說道：「兄弟，別來多事，一言難盡，差幸你我俱都安好。」

　　忽聽得人叢中有人大叫：「姓喬的，你殺了我兄長，血仇未曾得報，今日和你拼了。」跟著又有人喝道：「這喬峰乃契丹胡虜，人人得而誅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著走下少室山去。」但聽得呼喝之聲，響成一片，有的罵蕭峰殺了他的兒子，有的罵他殺了父親。

　　蕭峰當日聚賢莊一戰，殺傷著實不少。此時聚在少室山上的各路英雄中，不少人與死者或為親人戚屬，或為知交故友，雖對蕭峰忌憚懼怕，但想到親友血仇，忍不住向之叫罵。喝聲一起，登時越來越響，眾人眼見蕭峰隨行不過一十八騎，他與丐幫與少林派均有仇怨，而適才數掌將丁春秋擊得連連退避，更為星宿派的大敵，動起手來，就算丐幫兩不相助，各路英雄、少林僧侶，再加上星宿派門人，以數千人圍攻蕭峰一十九騎契丹人馬，就算他真有通天的本領，那也決計難脫重圍。聲勢一盛，各人膽氣也便更加壯了。

　　群雄人多口雜，有些粗魯之輩、急仇之人，不免口出污言，叫罵得甚是凶狠毒辣。數十人紛紛拔兵刃。舞刀擊劍，便欲一擁而上，將蕭峰亂刀分屍。

　　蕭峰一十九騎快馬奔馳的來到中原，只盼忽施突襲，將阿紫救歸南京，絕未料到竟有這許多對頭聚集在一起，他自幼便在中原江湖行走，與各路英雄不是素識，便是相互聞名，知道這些從大都是俠義之輩，所以與自己結怨，一來因自己是契丹人，二來是有人從中挑撥，出於誤會，聚賢莊之戰實非心中所願，今日若再大戰一場，多所殺傷，徒增內疚，自己縱能全身而退，攜來的「燕雲十八騎」不免傷亡慘重，心下盤算：「好在阿紫已經救出，交給了她父母，阿朱的心願已了，我得急謀脫身，何必跟這些人多所糾纏？」轉頭向段譽道：「兄弟，此時局面惡劣，我兄弟難以多敘，你暫且退開，山高水長，後會有期。」他要段譽避在一旁，免得奪路下山之時，旁人出手誤傷了他。

　　段譽眼見各路英雄數逾千人，人個要擊殺義兄，不由得激起了俠義之心，大聲道：「大哥，做兄弟的和你結義之時，說什麼來？咱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今日大哥有難，兄弟焉能苟且偷生？」他以前每次奔逃出險，這時眼見情勢凶險，胸口熱血上湧，決意和蕭峰同死，以全結義之情，這一次是說什麼也不逃的了。

　　一眾豪傑也都不識段譽是何許人，見他自稱是蕭峰的結義兄弟，決意與蕭峰聯手和眾人對敵，這麼一副文弱儒雅的模樣，年輕又輕，自是誰也沒將他放在心裡，叫嚷得更加凶了。

　　蕭峰道：「兄弟，你的好意，哥哥甚是感謝。他們想要殺我，卻也沒什麼容易。你快退開，否則我要分手護你，反而不便迎敵。」段譽道：「你不用護我。他們和我無怨無仇，如何便來殺我？」蕭峰臉露苦笑，心頭感到一陣悲涼之意，心想：「倘若無怨無仇便不加害，世間種種怨仇，卻又從何而生？」

　　段正游低聲向范驊、華赫艮、巴天石諸人道：「這位蕭大俠於我有救命之恩，待會危急之際，咱們衝入人群，助他脫險。」范驊道：「是！」向拔刃相向的數千豪傑瞧了幾眼，說道：「對方人多，不知主公有何妙策？」段正淳搖搖頭，說道：「大丈夫恩怨分明，盡力而為，以死相報。」大理眾士齊聲道：「原當如此！」

　　這邊姑蘇燕子塢諸人也在輕聲商議。公冶干自在無錫與蕭峰對掌賽酒之後，對他極是傾倒，力主出手相助，包不同和風波惡對蕭峰也十分佩服，躍躍欲試的要上前助拳。慕容復卻道：「眾位兄長，咱們以興復為第一要務，豈可為了蕭峰一人而得罪天下英雄？」鄧百川道：「公子之言甚是，咱們該當如何？」

　　慕容復道：「收攬人心，以為己助。」突然間長嘯而出，朗聲說當：「蕭兄，你是契丹英雄，視我中原豪傑有如無物，區區姑蘇慕容復今日想領教閣下高招，在下死在蕭兄掌下，也算是為中原豪傑盡了一分微力，雖死猶榮。」他這幾句話其實是說給中原豪傑聽的，這麼一來，無論勝敗，中原豪傑自將姑蘇慕容氏視作了生死之交。

　　群豪雖有一拼之心，卻誰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戰。人人無知，雖然戰到後來終於必能將他擊死，但頭上數十人卻非死不可，這時忽見復容復上場，不由得大是欣慰，精神為之一振。「北喬峰、南慕容」二人向來齊名，慕容復搶先出手，就算最後不敵，也已大殺對方凶焰，耗去他不少內力。霎時間喝采之聲，響徹四野。

　　蕭峰忽聽慕容復挺身挑戰，也不由得一驚，雙手一合，抱拳相見，說道：「素聞公子英名，今日得見高賢，大慰平生。」

　　段譽急道：「慕容兄，這可是你的不是了。我大哥初次和你相見，素無嫌隙，你又何必乘人之危？何況大家冤枉你之時，我大哥曾為你分辯？」慕容復冷冷一笑，說道：「段兄要做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漢，一併上來賜教便是。」他對段譽糾纏王語嫣，不耐已久，此刻乘機發作了出來。段譽道：「我有什麼本領來賜教於你？只不過說句公道話罷了。」

　　丁春秋被蕭峰數掌擊退，大感面目無光，而自己的種種絕技並未得施，當下縱身而前，打個哈哈，說道：「姓蕭的，老夫看你年輕，適才讓你三招，這第四招卻不能讓了。」

　　游坦之上前說道：「姓莊的多謝你救了阿紫姑娘，可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姓蕭的，咱們今日便來作個了斷。」

　　少林派玄生大師暗傳號令：「羅漢大陣把守各處下山的要道。這惡徒害死了玄苦師兄，此次決不容他再生下少室山。」

　　蕭峰見三大高手以鼎足之勢圍住了自己，而少林群僧東一簇，西一撮，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暗含極厲害的陣法，這情形比之當日聚賢莊之戰又更凶險得多。忽聽得幾聲馬匹悲嘶之聲，十九匹契丹駿馬一匹匹翻身滾倒，口吐白沫，斃於地下。

　　十八名契丹武士連聲呼叱，出刀出掌，剎那間將七八名星宿派門人砍倒擊斃，另有數名星宿門人卻逃了開去。原來丁春秋上前挑戰，他的門人便分頭下毒，算計了契丹人的坐騎，要蕭峰不能倚仗駿馬腳力衝出重圍。

　　蕭峰一瞥眼間，看到愛馬在臨死之時眼看自己，流露出戀主的淒涼之色，想到乘坐此馬日久，千里南下，更是朝夕不離，不料卻於此處喪於奸人之手，胸口熱血上湧，激發了英雄肝膽，一聲長嘯，說道：「慕容公子、莊幫主、丁老怪，你們便三位齊上，蕭某何懼？」他惱恨星宿派手段陰毒，呼的一掌，向丁春秋猛擊過去。

　　丁春秋領教過他掌力的厲害，雙掌齊出，全力抵禦。蕭峰順勢一帶，將己彼二人的掌力都引了開來，斜斜劈向慕容復。慕容復最擅長本領是「斗轉星移」之技，將對方使來的招數轉換方位，反施於對方，但蕭峰一招挾著二人的掌力，力道太過雄渾，同時掌力急速迴旋，實不知他擊向何處，勢在無法牽引，當即凝運內力，雙掌推出，同時向後飄開了三丈。

　　蕭峰身子微側，避開慕容復的掌力，大喝一聲，猶似半空響了個霹壢，右拳向游坦之擊出。他身材魁偉，比游坦之足足高了一個頭，這一拳打將出去，正對準了他面門。游坦之對他本存懼意，聽到這一聲大喝宛如雷震，更是心驚。蕭峰這一拳來得好快，掌擊丁春秋，斜劈慕容復，拳打游坦之，雖說有先後之分，但三招接連而施，快如電閃，游坦之待要招架，拳力已及面門，總算他勤練「易筋經」後，體內自然而然地生出反應，腦袋向後急仰，兩個空心斗向後翻出，這才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開了這千斤一擊。

　　游坦之臉上一涼，只聽得群雄「咦」的一聲，但見一片片碎布如蝴蝶般四散飛開。游坦之蒙在臉上的面幕竟被蕭峰這一拳擊得粉碎。旁觀眾人見丐幫幫主一張臉凹凹凸凸，一塊紅，一塊黑，滿是創傷痕痕，五官糜爛，醜陋可怖已極，無不駭然。

　　蕭峰於三招之間，逼退了當世的三大高手，豪氣勃發，大聲道：「拿酒來！」一名契丹武士從死馬背上解下一隻大皮袋，快步走近，雙手奉上。蕭峰拔下皮袋塞子，將皮袋高舉過頂，微微傾側，一股白酒激瀉而下。他仰起頭來，咕嘟咕嘟的喝之不已。皮袋裝滿酒水，少說也有二十來斤，但蕭峰一口氣不停，將一袋白酒喝得涓滴無存。只見肚子微微脹起，臉色卻黑黝黝地一如平時，毫無酒意。群雄相顧失色之際，蕭峰右手一揮，餘下十七名契丹武士各持一隻大皮袋，奔到身前。

　　蕭峰向十八名武士說道：「眾位兄弟，這位大理段公子，是我的結義兄弟。今日咱們陷身重圍之中，寡不敵眾，已然勢難脫身。」他適才和慕容復等各較一招，雖然佔了上風，卻已試出這三大高手每一個都身負絕技，三人聯手，自己便非其敵，何況此外虎視眈眈、環伺在側的，更有千百名豪傑。他拉著段譽之手，說道：「兄弟，你我生死與共，不枉了結義一場，死也罷，活也罷，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他一場。」

　　段譽為他豪氣所激，接過一隻皮袋，說道：「不錯，正要和大哥喝一場酒。」

　　少林群僧中突然走出一名灰衣僧人，朗聲說道：「大哥，三弟，你們喝酒，怎麼不來叫我？」正是虛竹。他在人叢之中，見到蕭峰一上山來，登即英氣逼人，群雄黯然無光，不由得大為心折；又見段譽顧念結義之情，甘與共死，當日自己在縹緲峰上與段譽結拜之時，曾將蕭峰也結拜在內，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不渝，想起與段譽大醉靈鷲宮的豪情勝慨，登時將什麼安危生死、清規戒律，一概置之腦後。

　　蕭峰從未見過虛竹，忽聽他稱自己為「大哥」，不禁一呆。

　　段譽搶上去拉著虛竹的手，轉身向蕭峰道：「大哥，這也是我的結義哥哥。他出家時法名虛竹，還俗後叫虛竹子。咱二人結拜之時，將你也結拜在內了。二哥，快來拜見大哥。」虛竹當即上前，跪下嗑頭，說道：：大哥在上，小弟叩見。」

　　蕭峰微微一笑，心想：「兄弟做事有點呆氣，他和人結拜，竟將我也結拜在內。我死在頃刻，情勢凶險無比，但這人不怕艱危，挺身而出，足見是個重義輕生的大丈夫、好漢子。蕭峰和這種人相結為兄弟，卻也不枉了。」當即跪倒，說道：「兄弟，蕭某得能結交你這等英雄好漢，歡喜得緊。」兩個相對拜了八拜，竟然在天下英雄之前，義結金蘭。

　　蕭峰不知虛竹身負絕頂武功，見他是少林寺中的一句低輩僧人，料想功夫有限，只是他既慷慨赴義，若教他避在一旁，反而小覷他了，提起一隻皮袋，說道：「兩位兄弟，這一十八位契丹武士對哥哥忠心耿耿，平素相處，有如手足，大家痛飲一場，放手大殺吧。」拔開袋上塞子，大飲一口，將皮袋遞給虛竹。虛竹胸中熱血如沸，哪管他什麼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的，提起皮袋便即喝了一口，交給段譽。蕭峰喝一口後，交了給一名契丹武士。眾武士一齊舉袋痛飲烈酒。

　　虛竹向蕭峰道：「大哥，這星宿老怪害死了我後一派的師父、師兄，又害死我先一派少林派的太師叔玄難大師和玄痛大師。兄弟要報仇了。！」蕭峰心中一奇，道：「你……」第二個字還沒說下去。虛竹雙掌飄飄，已向丁春秋擊了過去。

　　蕭峰見他掌法精奇，內力渾厚，不由得又驚又喜，心道：「原來二弟武功如此了得，倒是萬萬意想不到。」喝道：「看拳！」呼呼兩拳，分向慕容復和游坦之擊去。游坦之和慕容復分別出招抵擋。十八名契丹武士知道主公心意，在段譽身週一圍，團團護衛。

　　虛竹使開「天山六陽掌」，盤旋飛舞，著著進迫。丁春秋那日潛入木屋，曾以「逍遙三笑散」對蘇星河和虛竹暗下毒手，蘇星河中毒斃命，虛竹卻安然無恙，丁春秋早已對他深自忌憚，此刻便不敢使用毒功，深恐虛竹的毒功更在自己之上，那時害人不成，反受其害，當即也以本門掌法相接，心想：「這小賊禿解開珍瓏棋局，竟然得了老賊的傳授，成為我逍遙派的掌門人。老賊詭計多端，別要暗中安排我對付我的毒計，千萬不可大意。」

　　逍遙派武功講究輕靈飄逸，閑雅清雋，丁春秋和虛竹這一交上手，但見一個童顏白髮，宛如神仙，一個僧袖飄飄，冷若御風。兩人都是一沾即走，當真便似一對花間蝴蝶，蹁躚不定，於這「逍遙」二字發揮了到淋漓盡致。旁觀群雄於這逍遙派的武功大都從未見過，一個個看得心曠神怡，均想：「這二人招招凶險，攻向敵人要害，偏生姿式卻如此優雅美觀，直如舞蹈。這般舉重若輕、瀟灑如意的掌法，我可從來沒見過，卻不知哪一門功夫？叫什麼名字？」

　　那邊廂蕭峰獨鬥慕容復、游坦之二人，最初十招頗佔上風，但到十餘招後，只覺游坦之每一拳擊出、每一掌拍來，都是滿含陰寒之氣。蕭峰以全力和慕容復相拚之際，游坦之再向他出招，不由得寒氣襲體，大為難當。這時游坦之體內的冰蠶寒毒得到易筋經內功的培養，正邪為輔，火水相濟，已成為天下一等一的厲害內功，再加上慕容復「斗轉星移」之技奧妙莫測，蕭峰此刻力戰兩大高手，比之當日在聚賢莊與數百名武林好漢雙壘，凶險之勢，實不遑多讓。但他天生神武，處境越不利，體內潛在勇氣越是發皇奮揚，將天下陽剛第一的「降龍十八掌」一掌掌發出，竟使慕容復和游坦之無法近身，而游坦之的冰蠶寒毒便也不致侵襲到他身上。但蕭峰如此發掌，內力消耗著實不少，到後來掌力勢非減弱不可。

　　游坦之看不透其中的訣竅，慕容復卻心下雪亮，知道如此鬥將下去，只須自己和這莊幫主能支持得半個時辰，此後便能穩佔上風。但「北蕭峰，南慕容」素來齊名，今日首次當眾拚鬥，自己卻要丐幫幫主相助，縱然將蕭峰打死，「南慕容」卻也顯然不及「北蕭峰」了。慕容復心中盤算數轉，尋思：「興復事大，名望事小。我若能為天下英雄除去了這個中原武林的大害，則大宋豪傑之士，不論識與不識，自然對我懷恩感德，看來這武林盟主一席，便非我莫屬了。那時候振臂一呼，大燕興復可期。何況其時蕭峰這廝已死，就算「南慕容」不及「北蕭峰」，也不過往事一件罷了。」轉念又想：「殺了蕭峰之後，莊聚賢便成大敵，倘若武林盟主之位終於被他奪去，我反而要聽奉他號令，卻又大大的不妥。」是以發招出掌之際，暗暗留下幾分內力，只是面子上似乎全力奮擊，勇不顧身，但蕭峰「降龍十八掌」的威力，卻大半由游坦之受了去。慕容復身法精奇，旁人誰出瞧不出來。

　　轉瞬之間，三人翻翻滾滾的已拆了百餘招。蕭峰連使巧勁，誘使游坦之上當。游坦之經驗極淺，幾次險些著了道兒，全仗慕容復從旁照料，及時化解，而對蕭峰開擊出剛猛無儔的掌力，游坦之卻以深存內功奮力承受。

　　段譽在十八名契丹武士圍成的大圈之中，眼看二哥步步進逼，絲毫不落下風，大哥以一敵二，雖然神威凜凜，但見他每一掌都是打得狂風呼嘯，飛沙走石，只怕難以持久，心想：「：我口口聲聲說要和兩位哥哥同赴患難，事到臨頭，卻躲在人叢之中，受人保護，那算得什麼義氣？算得是什麼同生共死？左右是個死，咱結義三兄弟中，我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話。我雖然全無武功，但以凌波微步去和慕容復糾纏一番，讓大哥騰出手來先打退那個醜臉莊幫主，也是好的。」

　　他思念已定，閃身從十八名契丹武士的圈子中走了出來，朗聲說道：「慕容公子，你既和我大哥齊名，該當和我大哥一對一的比拚一番才是，怎麼要人相助，方能苦苦撐持？就算勉強打個平手，豈不是已然貽羞天下？來來來，你有本事，便打我一拳試試。」說著身子一晃，搶到了慕容復身後，伸手往他後頸抓去。

　　慕容復見他來得奇快，反手拍的一掌，正擊在他臉上。段譽右頰登時皮破血流，痛得眼淚也流了下來。他這凌波微步本來甚為神妙，施展之時，別人要擊打他身子，確屬難能，可是這一次他是出手去攻擊旁人。這麼毛手毛腳的一抓，焉能抓得到武功絕頂的姑蘇慕容？被他一掌擊下，段譽又不會閃避，立時皮開肉綻，苦不堪言。

　　但慕容復的手掌只和他面頰這麼極快的一觸，立覺自身內力向外急速奔瀉，就此無影無蹤，而手臂手掌也不由得一麻，登時大吃一驚：「星宿派妖術流毒天下，這小子居然也學上了，倒須小心。」罵道：「姓段的小子，你幾時也投入星宿派門下了？」

　　段譽道：「你說什……」一言未畢，冷不防慕容復飛起一腳，將他踢了個觔斗。慕容覆沒料得這下偷襲，竟如此容易得手，心中一喜，當即飛身向上，右足踩住了他胸口，喝道：「你要死是要活？」段譽一側頭，見蕭峰還在和莊聚賢惡鬥，心想自己倘若出言挺撞，立時便給他殺了，他空出手來又去相助莊聚賢，大哥又即不妙，還是跟他拖延時刻的為是，便道：「死有什麼好？當然是活在世上做人，比較有些兒味道。」

　　慕容復聽這小子這當兒居然還敢說俏皮話，臉色一沉，喝道：「你若要活，便……」他想叫蕭峰向自己嗑一百個響頭，當即折辱於他，但轉念便想到這人步法巧妙，這次如放了他，要再制住他可未必容易，隨即轉口道：「……便叫我一百聲「親爺爺」！」段譽笑道：「你又大不了我幾歲，怎麼能做了我爺爺？好不害臊！」慕容復呼的一掌拍出，擊在段譽腦袋右側，登時泥塵紛飛，地下現出一坑，這一掌只要偏得數寸，段譽當場便腦漿迸裂。慕容復喝道：「你叫是不叫？」

　　段譽側過了頭，避開地下濺起來的塵土，一瞥眼，看到遠處王語嫣站在包不同和風波惡身邊，雙眼目步轉睛的注視著自己，然而臉上卻無半分關切焦慮之情，顯然她心中所想的，只不過是：「表哥會不會殺了段公子。」倘若表哥殺了段公子，王姑娘自然也不會有什麼傷心難過。他一看到王語嫣的臉色，不由得萬念俱灰，只覺還是即刻死於慕容復之手，免得受那相思的無窮折磨，便淒然道：「你幹麼不叫我一百聲『親爺爺？』」

　　慕容復大怒，提起右掌，對準了段譽面門直擊下去，倏見兩條人影如箭般衝來。一個叫道：「別傷我兒！」一個叫道：「別傷我師父。」兩人身形雖快，其勢卻已不及阻止他掌擊段譽，但段正游和南海鱷神都是武功極高之士，兩股掌力一前一後的分擊慕容復要害。

　　慕容復若不及時回救，雖能打死段譽，自己卻非身受重傷不可。他立即收回右掌，擋向段正游拍來的雙掌，左掌在背後畫個圓圈，化解南海鱷神的來勢。三人掌力相激盪，各自心中一凜，均覺對方武功著實了得。段正淳急救愛子，右手食指一招「一陽指」點出，招數正大，內力雄渾。

　　王語嫣叫道：「表哥小心，這是大理段氏一陽指，不可輕敵。」

　　南海鱷神哇哇大叫：「你奶奶的，我這他媽的師父雖然不成話，總是我岳老二的師父。你打我是師父，便如打我岳老二一般。我師父要是貪生怕死，叫了你一句親爺爺，我岳老二今後還能做人麼？見了你如何稱呼？你豈不是比岳老二還大上三輩？我不成做了你的灰孫子？實在欺人太甚，今日跟你拚了。」一命叫罵，一面取出鱷嘴剪來，左一剪，右一剪，不斷向慕容復剪去。他平日最怕的便是輩份排名低於別人，連「四大惡人」中老二、老三的名次，還要和葉二娘爭個不休。今日段譽倘若叫了慕容復一聲「親爺爺」，南海鱷神這現成「灰孫子」可就做成了，那當真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寧可腦袋落地，灰孫子是萬萬不做的。

　　慕容復不知他叫嚷些什麼，右足牢牢踏定了段譽，雙手分敵二人。拆到十餘招後，覺得南海鱷神雖有一件厲害兵刃，倒還容易抵敵，段正淳的一陽指卻著實不能小覷了，是以正面和段正淳相對，凝神拆招，於南海鱷神的鱷嘴剪卻只以餘力化解，百忙中還得一兩招，便將南海鱷神逼躍出數丈以外相避。段譽被他踏住了，出力掙扎，想爬起身來，卻哪裡能夠？

　　段正淳見愛子受制，心想這慕容復腳下只須略一加勁，兒子便會給他踩得嘔血身亡，眼下情勢利於速戰，只有先將兒子救脫臉境才是道理，當下將那一陽指使得虎虎生風，著著進迫。忽聽得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說道：「大理段氏一陽指講究氣象森嚴，雍容肅穆，於威猛之中不脫王者風度。似你這般死纏爛打，變成丐幫的沒袋弟子了，還成什麼一陽指？嘿嘿，嘿嘿，這不是給大理段氏丟人麼？」

　　段正淳聽得說話的正是大對頭段延慶，他這番話原本不錯，但愛子有難，關心則亂，哪裡還有餘暇來顧及什麼氣象、什麼風度？一陽指出手越來越重，這一來，變成狠辣有餘，沉穩不足，倏然間一指點出，給慕容復就勢一移一帶，嗤的一聲響，點中了南海鱷神的肩窩。

　　南海鱷神哇哇怪叫，罵道：「你媽……」嗆啷一聲，鱷嘴剪落地，剪身一半砸在他腳骨之上，他又痛又怒，便欲破口大罵，但轉念一想：「他是師父的老子，我若罵他，不免亂了輩份，此人可殺不可罵，日後若有機緣，我悄悄將他腦袋瓜子剪去便是……」

　　便在此時，慕容復乘著段正淳誤傷對手、心神微分之際，左手中指直進，快如閃電般點中了段正淳胸口的中庭穴。

　　這中庭穴在膻中穴之下一寸六分。膻中穴乃人身氣海，百息之所會，最當衝要，一著敵指，立時氣息閉塞。慕容復知道對方了得，百忙中但求一指著體，已無法顧及非點中膻中穴不可，但饒是如此，段正游已感胸口一陣劇痛，內息難行。

　　王語嫣見表哥出指中敵，拍手喝采：「表哥，好一陣「夜叉探海！」本來要點中對方膻中氣海，才算是「夜叉探海」，但她對意中人自不免要寬打幾分，他這一指雖差了一寸六分，卻也馬馬虎虎的稱之為「夜叉探海」了。

　　慕容復知道這一指並未點中對方要害，立即補上一招，右掌推出，直擊段正游胸口。段正淳一口氣還沒換過，無力抵擋，給慕容復一掌猛擊，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他愛子心切，不肯退開，急忙運氣，慕容復第二招又已拍出。

　　段譽身處慕容復足底，突見父親口中鮮血直噴，慕容復第二掌又將擊出，心下大急，右手食指向他急指，叫道：「你敢打我爹爹？」情急之下，內力自然而然從食指中湧出，正是「六脈神劍」中「商陽劍」的一招，嗤的一聲響，慕容復一隻衣袖已被無形劍切下，跟著劍氣與慕容復的掌力一撞。慕容復只感手臂一陣酸麻，大吃一驚，急忙向後躍開。段譽身得自由，一骨碌翻身站起，左手小指點出，一抬「少澤劍」又向他刺去。慕容復忙展開左袖迎敵，嗤嗤兩劍，左手袖子又已被劍氣切去。鄧百川叫道：「公子小心，這是無形劍氣，用兵刃吧？」拔劍出鞘，倒轉劍柄，向慕容復擲去。

　　段譽昕得王語嫣在慕容復打倒自己父親之時大聲喝采，心中氣苦，內力源源湧出，一時少商、商陽、中沖、關沖、少衝、少澤六脈劍法縱橫飛舞，使來得心應手，有如神助。

　　（第四十一回完）

## 第42章 老魔小丑　豈堪一擊　勝之不武

　　慕容復接過鄧百川擲來的長劍，精神一振，使出慕容復家傳劍法，招招連綿不絕，猶似行雲流水一般，瞬息之間，全身便如罩在一道光幕之中。武林人士向來只聞姑蘇慕容氏武功淵博，各家各派的功夫無所不知，殊不料劍法精妙如斯。

　　但慕容復每一招不論如何凌厲狠辣，總是遞不到段譽身週一丈之內。只見段譽雙手點點戳戳，便逼得慕容復縱高伏低，東閃西避。突然間拍的一聲響，慕容復手中長劍為段譽的無形氣劍所斷，化為寸許的二三十截，飛上半空，斜陽映照，閃出點點白光。

　　慕容復猛吃一驚，卻不慌亂，右掌急揮，將二三十斷劍化作暗器，以滿天花雨手法向段譽激射過來，段譽大叫：「啊喲！」手足無措，慌作一團，急忙伏地。數十枚斷劍都從他頭頂飛過，高手比武，竟出到形如「狗吃屎」的丟臉招數，實在難看已極。慕容復長劍雖被截斷，但敗中求勝，瀟灑自如，反較段譽光採得多。

　　風波惡叫道：「公子，接刀！」將手中單刀擲了過去，慕容復接刀在手，見段譽已爬起身來，笑道：「段兄這招『惡狗吃尿』，是大理段氏的家傳絕技麼？」段譽一呆，道：「不是！」右手小指一揮，一招「少衝劍」刺了過去。

　　慕容復舞刀抵禦，但見他忽使「五虎斷門刀」，忽使「八卦刀法」，不數招又使「六合刀」，頃刻之間，連數八九路刀法，每一路都能深中竅要，得其精義，旁觀的使刀名家盡皆歎服可是他刀法雖精，始終無法欺近段譽身旁。段譽一招「少衝劍」從左側繞了過來，慕容復舉刀一擋，當後聲，一柄利刃又被震斷。

　　公冶干手一抬，兩根判官筆向慕容復飛去。慕容復拋下斷刀，接過判官筆來，一出手，招招點穴招數，筆尖上嗤嗤有聲，隱隱然也有一股內力發出。

　　段譽百餘招拆將下來，畏懼之心漸去，記起伯父和天龍寺枯榮大師所傳的內功心法，將那六脈神劍使得漸漸的圓轉融通。忽聽得蕭峰說道：「三弟，你這六脈神劍尚未純熟，六種劍法齊使，轉換之時中間留有空隙，對方便能乘機趨避。你不妨只使一種劍法試試。」

　　段譽道：「是，多謝大哥指點！」側眼一看，只見蕭峰負手旁站，意態閒逸，莊聚賢卻躺在地下，雙足斷折，大聲呻吟。

　　原來蕭峰少了慕容復一個強敵，和游坦之單打獨鬥，立時便大佔上風，只是和他硬拚數掌，每一次雙掌相接，都不禁機伶伶的打個冷戰，感到寒氣襲體，說不出的難受，當即呼呼呼猛擊數掌，乘游坦之舉掌全力相迎之際，倏地橫掃一腿。游坦之之所長者乃是冰蠶寒毒和易筋經內功，拳腳上功夫全是學自阿紫，那是稀鬆平常之極，但覺腿上一陣劇痛，喀喇一聲，兩支小腿脛骨同時折斷，便即摔倒。蕭峰朗聲道：「丐幫向以仁俠為先，你身為一幫之主，豈可和星宿派的妖人同流合污？沒的辱沒了丐幫數百年來的俠義美名！」

　　游坦之所以得任丐幫幫主，全仗著過人的武功，見識氣度，卻均不足以服眾，何況戴起面幕，神神秘秘，鬼鬼崇崇，一切事務全得聽阿紫和全冠清二人調度，眾丐早已甚感不滿。這日連續抓死本幫幫眾，當眾向丁春秋磕頭，投入星宿派門下，眾丐更不將他當幫主看待了。蕭峰踢斷他的雙腿，眾丐反而心中竅喜，竟無一個上來相助。全冠清等少數死黨縱然有心趨前救援，但見到蕭峰威風凜凜的神情，有誰敢上來送死？

　　蕭峰打倒游坦之後，見虛竹和丁春秋相鬥，頗居優勢，段譽雖會六脈神劍，有時精巧，有時笨掘無比，許多取勝的機會機會都莫名其妙的放了過去，忍不住出聲指點。

　　段譽側頭觀看蕭峰和游坦之二人，心神略分，六脈神劍中立時出現破綻，慕容復機靈無比，左手一揮，一枝判官筆勢挾勁風，向段譽當胸射到，眼見便要穿胸而過。段譽見判官筆來勢驚人，不由得慌了手腳，急叫：「大哥，不好了！」

　　蕭峰一招「見龍在田」，從旁拍擊過去，判官筆為掌風所激，筆腰竟爾彎曲，從段譽腦後繞了個彎，向慕容復射了回去。

　　慕容復舉起右手單筆，砸開射來的判官筆，噹的一聲，雙筆相交，只震得右臂發麻，不等那變曲了的判官落地，左手一抄，已然抓住，使將開來，竟然是單鉤的鉤法。

　　群雄既震於蕭峰掌力之強，又見慕容復應變無窮，鉤法精，盡不柱也大聲喝采，都覺今日得見當世奇才各出全力相拚，實是大開眼界，不虛了此番少室山一行。

　　段譽逃過了飛筆穿胸之險，定一定神，大拇指按出，使動「少商劍法」。這路劍法大開大闔，氣派宏偉，每一劍刺出，都有石破天驚、風雨大至之勢，慕容復一筆一鉤，漸感難以抵擋。段譽得到蕭峰的指點，只是專使一路少商劍法，果然這路劍法結構嚴謹，再無破綻。本來六脈神劍六路劍法回轉運使，威力比之單用一劍自是強大得多，但段譽不懂其中訣竅，單使一劍反更圓熟，十餘劍使出，慕容復已然額頭見汗，不住倒退，退到一株大槐樹旁，倚樹防禦。段譽將一路少商劍法使完，拇指一屈，食指點出，變成了「商陽劍法」。

　　這商陽劍的劍勢不及少商劍宏大，輕靈迅速卻遠有遠之，他食指連動，一劍又一劍的刺出，快速無比。使劍全仗手腕靈活，但出劍收劍，不論如何快速，總是有數尺的距離，他以食指運那無形劍氣，卻不過是手指在數寸範圍內轉動，一點一戳，何等方便？何況慕容復被他逼出丈許之外，全無還手餘地。段譽如果和他一招一式的拆解，使不上第二招便給慕容復取了性命，現下只攻不守，任由他運使從天龍寺中學來的商陽劍法，自是佔盡了便宜。

　　王語嫣眼見表哥形勢危急，心中焦慮萬分，她雖熟知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功招式，於這六脈神劍卻一竅不通，無法出聲指點，唯有空自著急的份兒。

　　蕭峰見段譽的無形劍氣越出越神妙，既感欣慰，又是欽佩，驀地裡心中一酸，想起了阿朱：「那朱那日所以甘願代她父親而死，實因怕我殺她父親之後，大理段氏必定找我復仇，深恐我抵敵不住他們的六脈神劍。三弟劍法如此神奇，我若和慕容復易地而處，確也難以抵敵。阿朱以她救我一死，我……我契丹一介武夫，怎配消受她如此深情厚恩？」

　　群雄眼見慕容復被段譽逼得窘迫已極，有人便想上前相助，忽聽得西南角上無數女子聲音喊道：「星宿老怪，你怎敢和我縹緲峰靈鷲宮主人動手？快快跪下嗑頭吧。」眾人側頭看去，見山邊站著數百名女子，分列八隊，每一隊各穿不同顏色衣衫，紅黃青紫，鮮艷奪目。八隊女子之旁又有數百名江湖豪客，服飾打扮，大異常人。這些豪客也紛紛呼叫：「主人，給他種下幾片『生死符』！」「對付星宿老怪，生死符最具神效！」

　　虛竹的武功內在均在丁春秋之上，本來早可取勝，只是一來臨敵經驗實在太淺，本身功力發揮不到六七成；二是他心存慈悲，許多取人勝命的厲害殺手，往往只施一半便即收回；三來丁春秋週身劇毒，虛竹頗存顧忌，不敢輕易沾到他身子，卻不知自己身具深厚功力，丁春秋這些劇毒早就害他不得，是以劇鬥良久，還是相持不下。忽聽得一眾男女齊聲大呼，為自己吶喊助威，虛竹向聲音來處看去，不禁又驚又喜，但見靈鷲宮九天九路諸女中倒有八路到了，餘下一部鸞天部想是在靈鷲宮留守。那些男子則是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及其部屬，人數著實不少，各洞主、島主就算並非齊到，也已到了八九成。

　　虛竹叫道：「余婆婆，鳥先生，你們怎麼也來了？」余婆婆說道：「啟稟主人，屬下等接到梅蘭竹菊四位姑娘傳書，得知少林寺賊禿們要跟主要為難，因此知會各洞及島部屬，星夜趕來。天幸主人無恙，屬下不勝之喜。」虛竹道：「少林派是我師門，你言語不得無禮，快向少林寺方丈謝罪。」他口中說話，天山折梅手、天山六陽掌等仍是使得妙著紛呈。

　　余婆臉現惶恐之色，躬身道：「是，老婆子知罪了。」走到玄慈方丈之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說道：「靈鷲宮主人屬下昊天部余婆，言語無禮，冒犯少林寺眾位高僧，謹向方丈磕頭謝罪，恭領方丈大師施罰。」她這番話說得甚是誠懇，但吐字清朗，顯得內力充沛，已是一流高手的境界。

　　玄慈袍袖一拂，說道：「不敢當，女施主請起！」這一拂之中使上了五分內力，本想將余婆托起，哪知余婆只是身子微微一震，竟沒給托起。她又磕了個頭，說道：「老婆子冒瀆主人師門，罪該萬死。」這才緩緩站起，回歸本隊。

　　玄字輩眾老僧曾聽虛竹訴說入主靈鷲宮的經過，得知就裡，其實少林眾僧和旁觀群雄卻都大奇：「這老婆子內力修為著實了得，其餘眾男女看來也非弱者，怎麼竟都是這少林派小和尚的部下，真是奇哉怪也。」有人眼見虛竹相助蕭峰，而他有大批男女部屬到來，蕭峰陡增強助，要殺他已頗不易，不由得擔擾。

　　星宿派門人見到靈鷲八部諸女中有不少美貌少婦少女，言語中當即不清不楚起來。眾洞主、島主都是粗豪漢子，立即反唇相稽，一時山頭上呼喝叱罵之聲，響成一片。眾洞主、島主紛紛拔刀挑戰。星宿派門人未得師父吩咐，不敢出陣應戰，口中的叫罵可就加倍污穢了，有的眼見師父久戰不利，局面未必不好，便東張西望的察看逃奔下山的道路。

　　段譽心不旁鶩，於靈鷲宮眾人上山全不理會，凝神使動商陽劍法，看著向慕容復進逼。慕容復這時已全然看不清無形劍氣的來路，唯有將一筆一鉤使得風雨不透，護住全身。

　　陡然間嗤地一聲，段譽劍氣透圍而入，慕容復帽子被削，登時長髮四散，狼狽不堪。王語嫣驚叫：「段公子，手下留情！」段譽心中一凜，長歎一聲，第二劍便不再發出，回手撫胸，心道：「我知你心中所念，只有你表哥一人，倘若我失手將他殺了，你悲痛不已，從此再無笑容。段某敬你愛你，決不願令你悲傷難過。」

　　慕容復臉如死灰，心想今日少室山上鬥劍而敗，已是奇恥大辱，再因一女子出言求情，對方才饒了自己性命，今後在江湖上哪裡還有立足的餘地？大聲喝道：「大丈夫死則死耳，誰要你賣好讓招？」舞動鋼鉤，向段譽直撲過來。

　　段譽雙手連搖，說道：「咱們又無仇怨，何必再鬥？不打了，不打了！」

　　慕容復素性高傲，從沒將天下人放在眼內，今日在當世豪傑之前，被段譽逼得全無還手餘地，又因王語嫣一言而得對方容讓，這口忿氣如何嚥得下去？他鋼鉤揮向段譽面門，判官筆疾刺段譽胸膛，只想：「你用無形劍氣殺我好了，拚一個同歸於盡，勝於在這世上苟且偷生。」這一下子撲來，已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段譽見慕容復來勢兇猛，若以六脈神劍刺他要害，生怕傷了他性命，一時手足無措，竟然呆了，想不起以凌波微步避讓。慕容復這一縱志在拚命，來得何等快速，人影一晃之際，噗的一聲，右手判官筆已插入段譽身子。總算段譽在危急之間向左一側，避過胸膛要害，判官筆卻已深入右肩，段譽「啊」的一聲大叫，只嚇得全身僵立不動。慕容復左手鋼鉤疾鉤他後腦，這一招「大海撈針」，乃是北海拓跋氏「漁叟鉤法」中的一招厲害招數，系從深海鉤魚的鉤法之中變化而來，的是既準且狠。

　　段正游和南海鱷神眼見不對，又再雙雙撲上，此外又加上了巴天石和崔百泉。這一次慕容復決意要殺段譽，寧可自己身受重傷，也決不肯有絲豪緩手，因此竟不理會段正游等四人的攻擊，眼見鋼鉤的鉤尖便要觸及段譽後腦，突然間背後「神道穴」上一麻，身子被人凌空提起。「神道穴」要穴被抓，登時雙手酸麻，再也抓不住判官筆和鋼鉤，只聽得蕭峰厲聲喝道：「人家饒你性命，你反下毒手，算舒什麼英雄好漢？」

　　原來蕭峰見慕容復猛撲而至，門戶大開，破綻畢露，料想段譽無形劍氣使出，一招便取了他性命，萬沒想到段譽意會在這當兒住手，慕容復來勢奇還，雖以段譽出手之快，竟也不及解救那一筆之厄。但慕容復跟著使出那一招「大海撈針」時，蕭峰便即出手，一把抓住他後心的「神道穴」。本來慕容復的武功雖較蕭峰稍弱，也不至一招之間便為後擒，只因其時憤懣填膺，一心一意要殺段譽，全沒顧麼自身。蕭峰這一下又是精妙之極的擒拿手法，一把抓住了要穴，慕容復再也動彈不得。

　　蕭峰身形魁偉，手長腳長，將慕容復提在半空，半勢直如老鷹捉小雞一般。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四人齊叫：「休傷我家公子！」一齊奔上。王語嫣也從人叢中搶出，叫道：「表哥，表哥！」慕容復恨不得立時死去，免受這難當羞辱。

　　蕭峰冷笑道：「蕭某大好男兒，竟和你這種人齊名！」手臂一揮，將他擲了出去。

　　慕容復直飛出七八丈外，腰板一挺，便欲站起，不料蕭峰抓他神道穴之時，內力直透諸處經脈，他無法在這瞬息之間解除手足的麻痺，砰的一聲，背脊著地，只摔得狼狽不堪。

　　鄧百川等忙轉向向慕容復奔去。慕容復運轉內息，不待鄧百川等奔到，已然翻身站起。他臉如死灰，一伸手，從包不同腰間劍鞘中拔出長劍，跟著左手劃個圈子，將鄧百川等擋在數尺之外，右手手腕翻轉，橫劍便往脖子中抹去。王語嫣大叫：「表哥，不可……」

　　便在此時，只聽得破空聲大作，一件暗器從十餘丈外飛來，橫過廣場，撞向慕容復手中長劍，錚的一聲響，慕容復長劍脫手飛出，手掌中滿是鮮血，虎口已然震裂。

　　慕容復震駭莫名，抬頭往暗處來處瞧去，只見山坡上站著一個灰衣僧人，臉蒙灰布。

　　那僧人邁開大步，走到慕容復身邊，問道：「你有兒子沒有？」語音頗為蒼老。

　　慕容復道：「我尚未婚配，何來子息？」那灰衣僧森然道：「你有祖宗沒有？」慕容復甚是氣惱，大聲道：「自然有！我自願就死，與你何干？士可殺不可辱，慕容復堂堂男子，受不得你這些無禮的言語。」灰衣僧道：「你高祖有兒子，你曾祖、祖父、父親都有兒子，便是你沒有兒子！嘿嘿，大燕國當年慕容、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何等英雄，卻不料都變成了絕種絕代的無後之人！」

　　慕容、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諸人，都是當年燕國的英主名王，威震天下，創下轟轟烈烈的事業，正是慕容復的列祖列宗。他在頭昏腦脹、怒發如狂之際突聽得這四位先人的名字，正如當頭淋下一盆冷水，心想：「先父昔年諄諄告誡，命我以興復大燕為終生之志，今日我以一時之忿，自尋短見，我鮮卑慕容氏從此絕代。我連兒子也沒有，還說得上什麼光宗復國？」不由得背上額頭全是冷汗，當即拜伏在地，說道：「慕容復見識短絀，得蒙高僧指點迷津，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灰衣僧坦然受他跪拜，說道：「古來成大功業者，哪一個不歷盡千辛萬苦？漢高祖有白登求和之困，唐高祖有降順突厥之辱，倘若都似你這麼引劍一割，只不過是個心窄氣狹的自了漢罷了，還談得上什麼開國建基？你連勾踐、韓信也不如，當真是無知無識之極。」

　　慕容復跪著受教，悚然驚懼：「這位神僧似乎知道我心中抱負，居然以漢高祖、唐高祖這等開國之主來相比擬。」說道：「慕容復知錯了！」灰衣僧道：「起來！」慕容復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

　　灰衣僧道：「你姑蘇慕容氏的家傳武功神奇精奧，舉世無匹，只不過你沒學到家而已，難道當真就不及大理國段氏的「六脈神劍」了？瞧仔細了！」伸出食指，凌虛點了三下。

　　這時段正淳和巴天石二人站在段譽身旁，段正淳已用一陽指封住段譽傷口四周穴道，巴天石正要將判官筆從他肩頭拔出來，不料灰衣僧指風點處，兩人胸口一麻，便即摔倒，跟著那判官筆從段譽肩頭反躍而出，拍的一聲，插入地下。段正淳和巴天石摔倒後，立即翻身躍起，不禁駭然。這灰衣僧顯然是手下留情，否則這兩個虛點便已取了二人性命。

　　只聽那灰衣僧朗聲說道：「這便是你慕容家的『參合指』！當年老衲從你先人處學來，也不過一知半解，學到一些皮毛而已，慕容氏此外的神妙武功不知還有多少。嘿嘿，難道憑你少年人一點兒微末道行，便創得下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大名麼？」

　　群雄本來震於「姑蘇慕容」的威名，但見慕容復一敗於段譽，再敗於蕭峰，心下都想：「見面不如聞名！雖不能說浪得虛名，卻也不見得驚世絕俗，藝蓋當代。」待見那灰衣僧顯示了這一手神功，又聽他說只不過學得慕容氏「參合指」的一些皮毛，不禁對「姑蘇慕容」四字重生敬意。只是人人心中奇怪：「這灰衣僧是誰？他和慕容氏又是什麼干係？」

　　灰衣僧轉過衣來，向著蕭峰合什說道：「喬大俠武功卓絕，果然名不虛傳，老衲想領教幾招！」蕭峰早有提防，當他合什施禮之時，便即抱拳還禮，說道：「不敢！」兩股內力一撞，二人身子同時微微一晃。

　　便在此時，半空中忽見一條黑衣人影，如一頭大鷹般撲將下來，正好落在灰衣僧和蕭峰之間。這人驀地裡從天而降，突兀無比，眾人驚奇之下，一齊呼喊起來，待他雙足落地，這才長清，原來他手中拉著一條長索，長索的另一端繫在十餘丈外的一株大樹頂上。只見這人光頭黑髮，也是個僧人，黑布蒙面，只露出一雙冷電般的眼睛。

　　黑衣灰衣二僧相對而立，過了好一陣，始終誰都沒開口說話。群雄見這二僧身材都是甚高，只是黑衣僧較為魁梧，灰衣僧則極瘦削。

　　只有蕭峰卻又是喜歡，又是感激，他從這黑衣僧揮長索遠掠而來的身法之中，已認出便是那日在聚賢莊救他性命的黑衣大漢。當時那黑衣大漢頭戴氈帽，身穿俗家衣衫，此刻則已換作僧裝。此刻聚在少室山的群雄之中，頗有不少當日曾參與聚賢莊之會，只是其時那黑衣大漢一瞥即逝，誰都沒看清他的身法，這時自然也認他不出。

　　又過良久，黑衣灰衣二僧突然同時說道：「你……」但這「你」字一出口，二僧立即住口。再隔半響，那灰衣僧才道：「你是誰？」黑衣僧道：「你又是誰？」

　　群雄聽黑衣僧說了這兩個字，心中都道：「這和尚聲音蒼老，原來也是個老僧。」

　　蕭峰聽到這聲音正是當日那大漢在荒山中教訓他的聲調，一顆心劇烈跳動，只想立時便上前相認，叩謝救命之恩。

　　那灰衣僧道：「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數十年，為了何事？」

　　黑衣僧道：「我也正要問你，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數十年，又為了何事？」

　　二僧這幾句話一出口，少林群僧自玄慈方丈以下無不大感詫異，各人面面相覷，都想：「這兩個老僧怎麼在本寺已有數十年，我卻絲豪不知？難道當真有這等事？」

　　只聽灰衣僧道：「我藏身少林寺中，為了找尋一些東西。」黑衣僧道：「我藏身少林寺中，也為了找尋一些東西。我要找的東西，已經找到了，你要找的，想來也已找到。否則的話，咱們三場較量，該當分出了高下。」灰衣僧道：「不錯。尊駕武功了得，實為在下生平罕見，今日還再比不比？」黑衣僧道：「兄弟對閣下的武功也十分佩服，便再比下去，只怕也不晚分出勝敗。」

　　眾人忽聽這二僧以「閣下、兄弟」口吻相稱，不是出家人的言語，更加摸不得頭腦。

　　灰衣僧道：「你我互相欽服，不用再較量了。」黑衣僧道：「甚好。」二僧點了點頭，相偕走到一株大樹之了，並肩而坐，閉上了眼睛，便如入定一般，再也不說話了。

　　慕容復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尋思：「這位高僧識得我的先人，不知相識的是我爺爺，還是爹爹？今後興復大事，勢必請這高僧詳加指點不可，今日可決不能交臂失之。」當下退在一旁，不敢便去打擾，要待那灰衣僧站起身來，再上去叩領教益。

　　王語嫣想到他適才險些自刎，這時候兀自驚魂未定，拉著他的衣袖，淚水涔涔而下。慕容復心感厭煩，不過究是一番好意，便也不便甩袖將她摔開。

　　灰衣黑衣二僧相繼現身，直到偕赴樹下打坐，虛竹和丁春秋始終在劇鬥不休。這時群雄的目光又都轉到他二人身上來。

　　靈鷲四姝中的菊劍忽然想起一事，走向那十八名契丹武士身前，說道：「我主人正在和人相鬥，須得喝點兒酒，力氣才得大增。」一名契丹武士道：「這兒酒漿甚多，姑娘儘管取用。」說著提起兩隻大皮袋。菊劍笑道：「多謝！我家主人酒量不大，有一袋也就夠了。」提起一袋烈酒，拔開了袋上木塞，慢慢走近虛竹和丁春秋相鬥之處，叫道：「主人，你給星宿老怪種生死符，得用些酒水吧！」橫轉皮袋，用力向前一送，袋中烈酒化作一道酒箭，向虛竹射去。梅蘭竹三姝拍手叫道：「菊妹，妙極！」

　　忽聽得山坡後有一個女子聲音嬌滴滴地唱道：「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我乃楊貴妃是也，好酒啊好酒，奴家醉倒沉香亭畔也！」

　　虛竹和丁春秋劇鬥良久，苦無制他之法，聽得靈鷲宮屬下男女眾人以他以『生死符』對付，見菊劍以酒水射到，當即伸手一抄，抓了一把，只見山後轉出九個人來，正是琴顛康廣陵、棋魔范百齡、書獃苟讀、書狂吳領軍、神醫薛慕華、巧匠馮阿三、花癡石清露、戲迷李傀儡等「函谷八友」。這八人見虛竹和丁春秋拳來腳往，打得酣暢淋漓，當即齊聲大叫助威：「掌門師叔今日大顯神通，快殺了丁春秋，給我們祖師爺和師父報仇！」

　　其時菊劍手中烈酒還在不住向虛竹射去，她武功平平，一部份竟噴向丁春秋。星宿老怪惡鬥虛竹，輾轉平了半個時辰，但覺對方妙著層出不窮，給他迫住了手腳，種種邪術無法施展，陡然見到酒水射來，心念一動，左袖拂出，將酒水拂成四散飛濺的酒雨，向虛竹潑去。這時虛竹全身功勁行開，千千萬萬酒點飛到，沒碰到衣衫，便已給他內勁撞了開去，驀聽得「啊啊」兩聲，菊劍翻身摔倒。丁春秋將酒水化作雨點拂出來時，每一滴都已染上劇毒。菊劍站得較近，身沾毒雨，當即倒地。

　　虛竹關心菊劍，甚是惶急，卻不知如何救他才是，更聽得薛慕華涼叫：「師叔，這毒藥好生厲害，快制住老賊，逼他取解藥救治。」虛竹叫道：「不錯！」右掌揮舞，不絕向丁春秋進攻，左掌掌心中暗運內功，逆轉北冥真氣，不多時已將掌中酒水化成七八片寒冰，右掌颼颼颼連拍三掌。

　　丁春秋乍覺寒風襲體，吃了一驚：「這小賊禿的陽剛內力，怎地徒然變了？」忙凝全力招架，猛地裡肩間「缺盆穴」上微微一寒，便如碰上了一片雪花，跟著小腹「天樞穴」、大腿「伏兔穴」、上臂「天泉穴」三處也覺涼颼颼地。丁春秋忙催掌力抵擋，忽然間後頸「天柱穴」、背心「神道穴」、後腰「志室穴」三處也是微微一涼，丁春秋大奇：「他掌力便再陰寒，也決不能繞了彎去襲我背後，何況寒涼處都是在穴道之上，到底小賊禿有什麼古怪邪門？可要小心了。」雙袖拂處，袖間藏腿，猛力向虛竹踢出。

　　不料右腳踢到半途，忽然間「伏兔穴」和「陽交穴」上同時奇癢難當，情不自禁地「啊喲」一聲，叫了出來。右腳尖明明已碰到虛竹僧衣，但兩處要穴同時發癢，右腳自然而然的垂了下來。他一聲「啊喲」叫過，跟著又是「啊喲，啊喲」兩聲。

　　眾門人高聲頌讚：「星宿老仙神通廣大，雙袖微擺，小妞兒便身中仙法倒地！」「他老人家一蹬足天崩地裂，一搖手日月無光！」「星宿老仙大袖擺動，口吐真言，叫你旁門左道牛鬼蛇神，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歌功頌德聲中，夾雜著星宿老仙「啊喲」又「啊喲」的一聲聲叫喚，實在大是不稱。眾門人精乖的已愕然住口，大多數卻還是放大了噪門直嚷。

　　丁春秋霎時之間，但覺缺盆、天樞、天兔、天泉、天柱、神道、志室七處穴道中同時麻癢難當，直如千千萬萬隻螞蟻同時在咬嚙一般。這酒水化成的冰片中附有虛竹的內力，寒冰入體，隨即化去，內力卻留在他的穴道經脈之中。丁春秋手忙腳亂，不斷在懷中掏摸，一口氣服了七八種解藥，通了五六次內息，穴道中的麻癢卻只有越加厲害。若是換作旁人，早已滾倒在地，丁春秋神功驚人，苦苦撐持，腳步踉蹌，有如喝醉了酒一般，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雙手亂舞，情狀可怖已極。虛竹這七枚生死符乃烈酒所化，與尋常寒冰又自不同。

　　星宿派門人見到師父如此狼狽，一個個靜了下來，有幾個死硬之人仍在叫嚷：「星宿老怪正在運使大羅金仙舞蹈功，待會小和尚便知道厲害了。」「星宿老仙一聲『啊喲』，小和尚的三魂六魄便給叫去了一分！」但這等死撐面子之言，已說得毫不響亮。

　　李魄儡大聲唱道：「五花馬，千金襲，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哈哈，我乃李太白是也！飲中八仙，第一乃詩仙李太白，第二乃星宿老仙丁春秋！」群雄見到丁春秋醉態可掬的狼狽之狀，聽了李傀儡的言語，一齊轟笑。

　　過不多時，丁春秋終於支持不住，伸手亂扯自己鬍鬚，將一叢銀也似的美髯扯得一根根隨風飛舞，跟著便撕裂衣衫，露出一身雪白的肌膚，他年紀已老，身子卻兀自精壯如少年，手指到處，身上便鮮血迸流，用力撕抓，不住口的號叫：「癢死我了！癢死了！」又過一刻，左膘跪倒，越叫越是慘厲。

　　虛竹頗感後悔：「這人雖然罪有應得，但所受的苦惱竟然這等厲害。早知如此，我知給他種上一兩片生死符，也就夠了。」

　　群雄見這個童顏鶴、神仙也似的武林高人，霎時間竟然形如鬼魅，嘶喚有如野獸，都不禁駭然變色，連李魄儡也嚇得啞口無言。只有大樹下的黑衣灰衣二僧仍是閉目靜坐，直如不離聞。

　　玄慈方丈說道：「善哉，善哉！虛竹，你去解去了丁施主身上的苦難吧！」虛竹應道：「是！謹遵方丈法旨！」玄寂忽道：「且慢！方丈師兄，丁春秋作惡多端，我玄難、玄痛兩位師兄都命喪其手，豈能輕易饒他？」康廣陵道：「掌門師叔，你是本派掌門，何必去聽旁人言語？我師祖、師父的大仇，焉可不報？」

　　虛竹一時沒有主意，不知如何是好。薛慕華道：「師叔，先要他取解藥要緊。」虛竹點頭道：「正是。梅劍姑娘，你將鎮癢丸給他服上半粒。」梅劍應道：「是！」從懷中取出一個綠色小瓶，倒出一粒豆大的丸藥來，然見到丁春秋如顛如狂的神態，不敢走近前去。

　　虛竹接過藥丸，劈成兩半，叫道：「丁先生，張開口來，我給你服鎮痛丸！」丁春秋荷荷而呼，張大了口，虛竹手指輕彈，半粒藥丸飛將過去，送入他喉嚨。藥力一時未能行到，丁春秋仍是痛得滿地打滾，打了一頓飯時分，奇癢稍戢，這才站起身來。

　　他神智始終不失，知道再也不能反抗，不等虛竹開口，自行取出解藥，乖乖的去交給薛慕華，說道：「紅色外搽，白色內服！」他號叫了半天，說出話來已是啞不成聲。薛慕華料他不敢作怪，依法給菊劍敷搽服食。

　　梅劍朗聲道：「星宿老怪，這半粒止癢丸可止三日之癢。過了三天，奇癢又再發作，那時候我主人是否再賜靈藥，要瞧你乖不乖了。」丁春秋全身發抖，說不出話來。

　　星宿派門人登時有數百人爭先恐後的奔出，跪在虛竹面前，懇請收錄，有的說；「靈鷲宮主人英雄無敵，小人忠誠歸附，死心塌地，願為主人效犬馬之勞。」有的說：「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非主人莫屬。只須主人下令動手，小人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更有許多顯得赤膽忠心，指著丁春秋痛罵不已，罵他「燈燭之火，居然也敢和日月爭光」，說他「心懷叵測，邪惡不堪。」又有人要求虛竹迅速將丁春秋處死，為世間除此醜類。只聽得絲竹鑼鼓響起，眾門人大聲唱了起來：「靈鷲主人，德配天地，威震當世，古今無比。」除了將「星宿老仙」四字改為「靈鷲主人」之外，其餘曲詞詞句，便和「星宿老仙頌」一模一樣。

　　虛竹雖為人質樸，但聽星宿派門人如此稱讚，卻也不自禁地有些飄飄然起來。

　　蘭劍喝道：「你們這些卑鄙小人，怎麼將吹拍星宿老怪的陳腔爛調，無恥言語，轉而稱頌我主人？當真無禮之極。」星宿門人登時大為惶恐，有的道：「是，是！小人立即另出機杼，花樣翻新，包管讓仙姑滿意便是。」有的道：「四位仙姑，花容月貌，勝過西施，遠超貴妃。」星宿眾門人向虛竹叩拜之後，自行站到諸洞主、島主身後，一個個得意洋洋，自覺光采體面，登時又將中原群豪、丐幫幫眾、少林僧侶盡數不放在眼下了。

　　玄慈說道：「虛竹，你自立門戶，日後當走俠義正道，約束門人弟子，令他們不敢為非為歹，禍害江湖，那便是廣積福德資糧，多種善因，在家出家，都是一樣。」虛竹哽咽道：「是。虛竹願遵方丈教誨。」玄慈又道：「破門之式不可廢，那杖責卻可免了。」

　　忽聽得一人哈哈大笑，說道：「我只道少林寺重視戒律，執法如山，卻不料一般也是趨炎附勢之徒。嘿嘿，靈鷲主人，德配天地，威震當世，古今無比。」眾人向說話之人瞧去，卻是吐蕃國師鳩摩智。

　　玄慈臉上變色，說道：「國師以大義見責，老衲知錯了。玄寂師弟，安排法仗。」玄寂道：「是！」轉身說道：「法杖伺候！」向虛竹道：「虛竹，你目下是少林弟子，伏身受仗。」虛竹躬身道：「是！」跪下向玄慈和玄寂行禮。說道：「弟子虛竹，違犯本寺大戒，恭領方丈和戒律院首坐的杖責。」

　　星宿派眾門人突然大聲鼓噪：「爾等少林僧眾，豈可冒犯他老人家貴體？」「你們若是碰上了他老人家的一根汗毛，我非跟你們拚個你死我活不可。我為他老人家粉身碎骨，雖死猶榮。」「我忠字當頭，一身血藥，都要獻給靈鷲宮主人！」

　　余婆婆喝道：「『我塚主人』四字，豈是你們這些妖魔鬼怪叫得的？快些給我閉上了狗嘴。」星宿派門人聽她一喝，登時鴉雀無聲，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了。

　　少林寺戒律院執法僧人聽得玄寂喝道：「用杖！」便即捋起虛竹僧衣，露出他背上肌膚，另一名僧人舉起了「守戒棍」。虛竹心想：「我身受杖責，是為了罰我種種不守戒律之罰，每受一罰，罪業便消去一分。倘若運氣低御，自身不感痛楚，這杖卻是白打了。」

　　忽聽得一個女子尖銳的聲音叫道：「且慢，且慢！你……你背上是什麼？」

　　眾人齊向虛竹背上瞧去，只見他腰背之間整整齊齊的燒著九點香疤。僧人受戒，香疤都是燒在頭頂，不料虛竹除了頭頂的香疤之外，背上也有香疤。背上的疤痕大如銅錢，顯然是在他幼年時所燒炙，光著身子長大，香疤也漸漸增大，此時看來，已非十分園整。

　　人叢中突然奔出一個中年女子，身穿淡青色長袍，左右臉頰上各有三條血痕，正是四大惡人中的「無惡不作」的葉二娘。她疾撲而前，雙手一分，已將少林寺戒律院的兩名執法僧推開，伸手便去拉虛竹的褲子，要把他褲子扯將下來。

　　虛竹吃了一驚，轉身站起，向後飄開數尺，說道：「你……你幹什麼？」葉二娘全身發顫，叫道：「我……我的兒啊！」張開雙臂，便去摟抱虛竹。虛竹一閃身，葉二娘便抱了個空。眾人都想：「這女人發了瘋？」葉二娘接連抱了幾次，都給虛竹輕輕巧巧的閃開。她如癡如狂，叫道：「兒啊，你怎麼不認你娘了？」

　　虛竹心中一凜，有如電震，顫聲道：「你……你是我娘？」葉二娘叫道：「兒啊，我生你不久，便在你背上、兩邊屁股上，都燒上了九個戒點香疤。你這兩邊屁股上是不是各有九個香疤？」

　　虛竹大吃一驚，他雙股之上確是各有九個香疤。他自幼便是如此，從來不知來歷，也羞於向同儕啟齒，有時沐浴之際見到，還道自己與佛門有緣，天然生就，因而更堅了嚮慕佛法之心。這時徒然聽到葉二娘的話，當真有如半空中打了個霹靂，顫聲道：「是，是！我……我兩股上各有九點香疤，是你……是娘……是你給我燒的？」

　　葉二娘放聲大哭，叫道：「是啊，是啊！若不是我給你燒的，我怎麼知道？我……我找到兒子了，找到我親生乖兒子了！」一面哭，一面伸手去撫虛竹的面頰。虛竹不再避讓，任由她抱在懷時。他自幼無爹無娘，只知是寺中僧侶所收養的一個孤兒，他背心雙股燒有香疤，這隱秘只有自己一個知道，葉二娘居然也能知悉，哪裡還有假的？突然間領略到了生平從所未知的慈母之愛，眼淚涔涔而下，叫道：「娘……娘，你是我媽媽！」

　　這件事突如其來，旁觀眾人無不大奇，但見二人相擁而泣，又悲又喜，一個舐犢情深，一個到誠孺慕，群雄之中，不少人為之鼻酸。

　　葉二娘道：「孩子，你今年二十四歲，這二十四年來，我白天也想你，黑夜也想念你，我氣不過人家有兒子，我自己兒子卻給天殺的賊子偷去了。我……我只好去偷人家的兒子。可…可是……別人的兒子，哪有自己親生的好？」

　　南海鱷神哈哈大笑，說道：「三妹！你老是去偷人家白白胖胖的娃兒來玩，玩夠了便捏死了他，原來是為了自己兒子給人家偷去了啦。岳老二問你緣故，你總是不肯說！很好，妙極！虛竹小子，你媽媽是我義妹，你快叫我一聲『岳老伯！』」想到自己的輩份還在這武功奇高的靈鷲宮主人之上，這份樂子可真不用說了。雲中鶴搖頭道：「不對、不對！虛竹子是你師父的把兄，你得叫他一聲師伯。我是他母親的義弟，輩份比你高了兩輩，你快叫我『師叔祖』！」南海鱷神一怔，吐了一口濃痰，罵道：「你奶奶的，老子不叫！」

　　葉二娘放開了虛竹頭頸，抓住他肩頭，左看右瞧，喜不自禁，轉頭向玄寂道：「他是我的兒子，你不許打他！」隨卻向虛竹大聲道：「是哪一個天殺的狗賊，偷了我的孩兒，害得我母子分離二十四年？孩兒，孩兒，咱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這個狗賊，將他千刀萬刮，斬成肉漿。你娘鬥他不過，孩兒武功高強，正好給娘報仇雪恨。」

　　坐在大樹下一直不言不動的黑衣僧人忽然站起身來，緩緩說道：「你這孩兒是給人家偷去的，還是搶去的？你面上這六道血痕，從何而來？」

　　葉二娘突然變色，尖聲叫道：「你……你是誰？你……你怎麼知道？」黑衣僧道：「你難道不認得我麼？」葉二娘尖聲大叫：「啊！是你！就是你！」縱身向他撲去，奔到離他身子丈餘之處，突然立定，伸手戟指，咬牙切齒，憤怒已極，卻也不敢近前。

　　黑衣僧道：「不錯，你孩子是我搶去了，你臉上這六道血痕，也是我抓的。」葉二娘叫道：「為什麼？你為什麼要搶我孩兒？我和你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你……你……害得我好苦。你害得我在這二十四年之中，日夜苦受煎熬，到底為什麼？為……為什麼？」黑衣僧指著虛竹，問道：「這孩子的父親是誰？」葉二娘全身一震，道：「他……他……我不能說。」

　　虛竹心頭激盪，奔到葉二娘身邊，叫道：「媽，你跟我說，我爹爹是誰？」

　　葉二娘連連搖頭，道：「我不能說。」

　　黑衣僧緩緩說道：「葉二娘，你本來是個好好的姑娘，溫柔美貌，端莊貞淑。可是在你十八歲那年，受了一個武功高強、大有身份的男子所誘，失身於他，生下了這個孩子，是不是？」葉二娘木然不動，過了好一會兒，才點頭道：「是。不過不是他引誘我，是我去引誘他的。」黑衣僧道：「這男子只顧到自己的聲名前程，全不顧念你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未嫁生子，處境是何等的淒慘。」葉二娘道：「不、不！他顧到我了，他給了我很多銀兩，給我好好安排了下半世的生活。」黑衣僧道：「他為什麼讓你孤零零的飄泊江湖？」

　　葉二娘道：「我不能嫁他的。他怎麼能娶我為妻？他是個好人，他向來待我很好。是我自己不願連累他的。他……他是好人。」言辭之中，對這個遺棄了她的情郎，仍是充滿了溫馨和思念，昔日恩情，不因自己深受苦楚、不因歲月消逝而有絲毫減退。

　　眾人均想：「葉二娘惡名素著，但對她當年的情郎，卻著實情深義重。只不知這男人是誰？」

　　段譽、阮星竹、范驊、華赫艮、巴天石等大理一系諸人，聽二人說到這一樁昔年的風流事跡，情不自禁的都偷眼向段正游瞄了一眼，都覺葉二娘這個情郎，身份，性情、處事、年紀、無一不和他相似。更有人想起：「那日四大惡人同赴大理，多半是為了找鎮南王討這筆孽債。」連段正淳也是大起疑心：「我所識女子著實不少，難道有她在內？怎麼半點也記不起來？倘若當真是經累得她如此，縱然在天下英雄之前聲名掃地，段某也決不能絲豪虧待了她，只不過……只不過……怎麼全然記不得了？」

　　黑衣僧人朗聲道：「這孩子的父親，此刻便在此間，你幹麼不指他出來？」葉二娘驚道：「不，不！我不能說。」黑衣僧問道：「你為什麼在你孩兒的背上、股上，燒上三處二十七點戒點香疤？」葉二娘掩面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求求你，別問我了。」

　　黑衣僧聲音仍是十分平淡，一似無動於衷，繼續問道：「你孩兒一生下來，你就想要他當和尚麼？」葉二娘道：「不是，不是的。」黑衣僧人道：「那麼，為什麼枯他身上燒這些佛門的香疤？」葉二娘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黑衣僧朗聲道：「你不肯說，我卻知道。只因為這孩兒的父親，乃是佛門弟子，是一位大大有名的有道高僧。」

　　葉二娘一聲呻吟，再也支持不住，暈倒在地。

　　群雄登時大嘩，眼見葉二娘這等神情，那黑衣僧所言顯非虛假，原來和她私通之人，竟然是個和尚，而且是有名的高僧。眾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虛竹扶起葉二娘，叫道：「媽，媽，你醒醒！」過了半晌，葉二娘悠悠醒轉，低聲道：「孩兒，快扶我下山去。這……這人是妖怪，他……什麼都知道。我再也不要見他了。這仇也……也不用報了。」虛竹道：「是，媽，咱們這就走吧。」

　　黑衣僧道：「且慢，我話還沒說完呢。你不要報仇，我卻要報仇。葉二娘，我為什麼搶你孩子，你知道麼？因為……因為有人搶去了我的孩兒，令我家破人亡，夫婦父子，不得團聚。我這是為了報仇。」

　　葉二娘道：「有人搶你孩兒？你是為了報仇。」

　　黑衣僧道：「正是，我搶了你的孩兒來，放在少林寺的菜園之中，讓少林僧將他撫養長大，授他一身武藝。只因為我自己的親生孩兒，也是被人搶了去，撫養長大，由少林僧授了他一身武藝。你想不想瞧瞧我的真面目？」不等葉二娘意示可否，黑衣僧伸手便拉去了自己的面幕。

　　群雄驚喜交集，搶步上前，拜伏在地，顫聲叫道：「你……你是我爹爹……」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好孩子，好孩兒，我正是你的爹爹。咱爺兒倆一般的身形相貌，不用記認，誰都知道我是你的老子。」一伸手，扯開胸口衣襟，露出一個刺花的狼頭，左手一提，將蕭峰拉了起來。

　　蕭峰扯開自己衣襟，也現出胸口那張口露牙、青鬱鬱的狼頭來。兩人並肩而行，突然間同時仰天而嘯，聲若狂風怒號，遠遠傳了出去，只震得山谷鳴響，數千豪傑聽在耳中，盡感不寒而慄。「燕雲十八騎」拔下長刀，呼號相和，雖然一共只有二十人，但聲勢之盛，直如千軍萬馬一般。

　　蕭峰從懷中摸出一個油布包打開，取出一塊縫綴而成的大白布，展將開來，正是智光和尚給他的石壁遺文的拓片，上面一個個都是空心的契丹文字。

　　那虯髯老人指著最後那幾個字笑道：「『蕭遠山絕筆，蕭遠山絕筆！』哈哈，孩兒，那日我傷心之下，跳崖自盡，哪知道命不該絕，墜在谷底一株大樹的枝幹之上，竟得不死。這一來，為父的死志已去，便興復仇之念。那日雁門關外，中原豪傑不問情由，便殺了你不會武功的媽媽。孩兒，你說此仇該不該報！」

　　蕭峰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焉可不報？」

　　蕭遠山道：「當日害你母親之人，大半已為我場擊斃。智光和尚以及那個自稱『趙錢孫』的傢伙，已為孩兒所殺。丐幫前任幫主汪劍通染病身故，總算便宜了他。只是那個領頭的『大惡人』，迄今兀自健在。孩兒，你說咱們拿他怎麼辦？」

　　蕭峰急道：「此人是誰？」

　　蕭遠山一聲長嘯，喝道：「此人是誰？」目光如電，在群豪臉上一一掃射而過。

　　群豪和他目光接觸之時，無不慄慄自危，雖然這些人均與當年雁門關外之事無關，但見到蕭氏父子的神情，誰也不敢動上一動，發出半點聲音，唯恐惹禍在身。

　　蕭遠山道：「孩兒，那日我和你媽懷抱著你，到你外婆家去，不料路經雁門關外，數十名中土武士躍將出來，將你媽和我的隨從殺死。大宋和契丹有仇，互相斫殺，原非奇事，但這些中土武士埋伏山後，顯有預謀。孩兒，你可知那是為了什麼緣故？」

　　蕭峰道：「孩□聽智光大師說道，他們得到訊息，誤信契丹武士要來少林寺奪取武學典籍，以為他日國謀奪大宋江山的張本，是以突出襲擊，害死了我媽媽。」

　　蕭遠山慘笑道：「嘿嘿，嘿嘿！當年你老子並無奪取少林寺武學典籍之心，他們卻冤枉了我。好，好！蕭遠山一不做，二不休，人家冤枉我，我便做給人家瞧瞧。這三十年來，蕭遠山便躲在少林寺中，將他們的武學典藉瞧了個飽。少林寺諸位高僧，你們有本事便將蕭遠山殺了，否則少林武功非流入大遼不可。你們再在雁門關外埋伏，可來不及了。」

　　少林群僧一聽，無不駭然驚色，均想此人之言多半不假，本派武功倘若流入了遼國，令契丹人如虎添翼，那便如何是好？連同武林群豪，也人人都想：「今日說什麼也不能讓此人活著下山。」

　　蕭峰道：「爹爹，這大惡人當年殺我媽媽，還可說是事出誤會，雖然魯莽，尚非故意為惡。可是他卻去殺了我義父義母喬氏夫婦，令孩兒大蒙惡名，那卻是大大不該了。到底此人是誰，請爹爹指出來。」

　　蕭遠山哈哈大笑，道：「孩兒，你這可錯了。」蕭峰愕然道：「孩兒錯了？」蕭遠山點點頭，道：「錯了。那喬氏夫婦，是我殺的！」

　　蕭峰大吃一驚，顫聲道：「是爹爹殺的？那……那為什麼？」

　　蕭遠山道：「你是我的親生孩兒，本來我父子夫婦一家團聚，何等快樂？可是這些南朝武人將我契丹人看作豬狗不如，動不動便橫加殺戳，將我孩兒搶了，去交給別人，當作他的孩兒。那喬氏夫婦冒充是你父母，既奪了我的天倫之樂，又不跟你說明真相，那便該死。」

　　蕭峰胸口一酸，說道：「我義父義母待孩兒極有恩義，他二位老人家實是大好人。然則放火焚燒單家莊、殺死譚公、譚婆等等，也都是……」

　　蕭遠山道：「不錯！都是你爹爹干的。當年帶頭在雁門關外殺你媽媽的是誰，這些人明明知道，卻偏不肯說，個個袒護於他，豈非該死？」

　　蕭峰轉默然，心想：「我苦苦追尋的『大惡人』，卻原來竟是我的爹爹，這……這卻從何說起？」緩緩的道：「少林寺玄苦大師親授孩兒武功，十年中寒暑不間，孩子得有今日，全蒙恩師栽培……」說到這裡，低下頭來，已然虎目含淚。

　　蕭遠山道：「這些南朝武人陰險奸詐，有什麼好東西了？這玄苦是我一掌震死的。」

　　少林群僧齊聲誦經：「阿彌陀佛！」聲音十分悲憤，雖然一時未有人上前向蕭遠山挑戰，但群僧在這念佛聲中所含的沉痛之情，顯然已包含了極大決心，決不能與他善罷干休。各人均想：「過去的確是錯怪了蕭峰。但他父子同體，是老子作的惡，怪在兒子頭上，也沒什麼不該。」

　　蕭遠山又道：「殺我愛妻、奪我獨子的大仇人之中，有丐幫幫主，也少林派高手，嘿嘿，他們只想永遠遮瞞這樁血腥罪過，將我兒子變作了漢人，叫我兒子拜大仇人為師，繼大仇人為丐幫的幫主。嘿嘿，孩兒，那日晚間我打了玄苦見我父子容貌相似，只道是你出手，連那小沙彌也分不清你是我父子。孩兒，咱契丹人受他們冤枉欺侮，還少得了麼？」

　　蕭峰這時方始恍然，為什麼玄苦大師那晚見到自己之時，竟然如此錯愕，而那小沙彌又為什麼力證自己出手打死玄苦。卻哪裡想得真正行兇的，竟是個和自己容貌相似、血肉相連之人？說道：「這些人既是爹爹所殺，便和孩兒所殺沒有分別，孩兒一直擔負著這名聲，卻也不枉了。那個帶領中原武人在雁門關外埋伏的惡，爹爹可探明白了沒有？」

　　蕭遠山道：「嘿嘿，豈有不探查明白之理？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若將他一掌打死，豈不是便宜他了。葉二娘，且慢！」

　　他見葉二娘扶著虛竹，正一步步走遠，當即喝住，說道：「跟你生下這孩子是誰，你若不說，我可要說出來了。我在少林寺中隱伏三十年，什麼事能逃得過我的眼去？你們在紫雲洞中相會，他叫喬婆婆來給你接生，種種事，要我一五一十的當眾說出來麼？」

　　葉二娘轉身過來，向蕭遠山奔近幾步，跪倒在地，說道：「蕭老英雄，請你大仁大義，高抬貴手，放過了他。我孩兒和你公有八拜之交，結為金蘭兄弟，他……他……他在武林中這麼大的名聲，這般的身份地……年紀又這麼大了，你要打要殺，只對付我，可別……可別去難為他。」

　　群雄先聽蕭遠山說道虛竹之父乃是個「有道高僧」，此刻又聽葉二娘說他武林中聲譽甚隆，地位甚高，幾件事一湊合，難道此人竟是少林寺中一位輩份甚高的僧人？各人眼光不免便向少林寺一干白飄飄的老僧射子過去。

　　忽聽得玄慈方丈說道：「善哉，善哉！既造業因，便有業果。虛竹，你過來！」虛竹走到方丈身前屈膝跪下，玄慈向他端相良久，伸手輕輕撫摸他的頭頂，臉上充溫柔慈愛，說道：「你在寺中二十四年，我竟始終不知你便是我的兒子！」

　　此言一出，群僧和眾豪傑齊聲大嘩。各人面上神色之詫異、驚駭、鄙視、憤怒、恐懼、憐憫，形形色色，實是難以形容。玄慈方丈德高望重，武林中人無不欽仰，誰能想到他竟會做出這毛病為？過了好半天，紛擾中才漸漸停歇。

　　玄慈緩緩說話，聲音及是安祥鎮靜，一如平時：「蕭老施主，你和令郎分離三十餘年，不得相見，卻早知他武功精進，聲名鵲起，成為江湖上一等一的英雄好漢，心下自必安慰。我和我兒日日相見，卻只道他為強梁擄去，生死不知，反而日夜為此懸心。」

　　葉二娘哭道：「你……你不用說出來，那……那便如何是好？可怎麼辦？」玄慈溫言道：「二娘，既已作下了惡業，反悔固然無用，隱瞞也是無用。這些年來，可苦了你啦！」葉二娘道：「我不苦！你有苦說不出，那才是真苦。」

　　玄慈緩緩搖頭，向蕭遠山道：「蕭老施主，雁門關外一役，老衲鑄成大錯。眾家兄弟為老衲包涵此事，又一一送命。老衲今日再死，實在已經晚上。」忽然提高聲音，說道：「慕容博慕容老施主，當日你假傳音訊，說道契丹武士要大舉來少林寺奪取武學典籍，以致釀成種種大錯，你可也曾絲豪內咎於內嗎？」

　　眾人突然聽到他說出「慕容博」三字，又都是一驚。群雄大都知道慕容公子的父親單名一個「博」字，聽說此人已然逝世，怎麼玄慈會突然叫出這個名字來？難道假報音訊的便是慕容博？各人順著他的眼光瞧去，但見他雙目所注，卻是坐在大樹底下的灰衣僧人。

　　那灰衣僧人一聲長笑，站起身來，說道：「方丈大師，你眼光好生厲害，居然將我認了出來。」伸手扯下面幕，露出一張神清目秀、白眉長垂的臉來。

　　慕容復驚喜交集，叫道：「爹爹，你……你沒有……沒有死？」隨即心頭湧起無數疑竇：那日父親逝世，自己不止一次試過他心停氣絕，親手入殮安葬，怎麼又能復活？那自然他是以神功閉氣假死。但為什麼要裝假死？為什麼連親生兒子也要瞞過？

　　玄慈道：「慕容老施主，我和你多年交好，素來敬重你的為人。那日你向我告知此事，老衲自是深信不疑。其後誤殺了好人，老衲可再也見你不到了。後來聽到你因病去世了，老衲好生痛悼，一直只道你當時和老衲一般，也是誤信人言，釀成無意的錯失，心中內疚，以致英年早逝，哪知道……唉！」他這一聲長歎，實是包含了無窮的悔恨和責備。

　　蕭遠山和蕭峰對望一眼，直到此刻，他父子方知這個假傳音訊、挑撥生禍之人竟是慕容博。蕭峰心頭更湧出一個念頭：「當年雁門關外的慘事，雖是玄慈方丈帶頭所為，但他是少林寺方丈，關心大宋江山和本寺典籍，傾力以赴，原是義不容辭。其後發覺錯失，便盡力補過。真正的大惡人，實是慕容博而不是玄慈。」

　　慕容復聽了玄慈這番話，立即明白：「爹爹假傳訊息，是要挑起宋遼武人的大鬥，我大燕便可從中取利。事後玄慈不免要向我爹爹質問。我爹爹自也無可辯解，以他大英雄、大豪傑的身份，又不能直認其事，毀卻一世英名。他料到玄慈方丈的性格，只須自己一死，玄慈便不會吐露真相，損及他死後的名聲。」隨即又想深一層：「是了。我爹爹既死，慕容氏聲名無恙，我仍可繼續興復大業。否則的話，中原英豪群起與慕容氏為敵，自存已然為難，遑論糾眾復國？其是我年歲尚幼，倘若復知爹爹乃是假死，難免露出馬腳，因此索性連我也瞞過了。」想到父親如此苦心孤詣，為了興復固燕，不惜捨棄一切，更覺自己肩負之重。

　　玄慈緩緩地道：「慕容老施主，老衲今日聽到你對令郎勸導的言語，才知你姑蘇慕容氏竟是帝王之裔，所謀者大。那麼你假傳音訊的用意，也就明白不過了。只是你所圖謀的大事，卻也終究難成，那不是枉自害死了這許我無辜的性命麼？」

　　慕容博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玄慈臉有悲憫之色，說道：「我玄悲師弟曾奉我之命，到姑蘇來向你請問此事，想來他言語之中得罪了你。他又在貴府見到了若干蛛絲馬跡，猜到了你造反的意圖，因此你要殺他滅口。卻為什麼你隱忍多年，直至他前赴大理，這才下手？嗯，你想挑起在理段和少林派的紛爭，料想你向我玄悲師弟偷襲之時，使的是段氏一陽指，只是你一陽指所學不精，奈何不了他，終於還是用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家傳本領，害死了我玄悲師弟。」

　　慕容博嘿嘿一笑，身子微側，一拳打向身旁大樹，喀喇喇兩聲，樹上兩根粗大的樹枝落了下來。他打的是樹幹，竟將距他拳處丈許的兩根樹枝震落，實是神功非凡。

　　少林寺中十餘名老僧齊聲叫道：「韋陀杵！」聲音中充滿了驚駭之意。

　　玄慈點頭道：「你在敝寺這許多年，居然將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的「韋陀杵』神功也練成了。但河南伏牛派那招『天靈千裂』，以你的身份武功，想來還不屑花功夫去練。你殺柯百歲柯施主，使的才真正是家傳功夫，卻不知又為了什麼？」

　　慕容博陰惻惻的一笑，說道：「老方丈精明無比，足不出山門，江湖上諸般情事卻瞭如指掌，令人好生欽佩。這件事倒要請你猜上一……」話未說完，突然兩人齊聲怒吼，向他急撲過去，正是金算盤崔百泉、和他的師侄過彥之。慕容博袍袖一拂，崔過兩人摔出數丈，躺在地下動彈不得，在這霎眼之間，竟已被他分別以「袖中指」點中了穴道。

　　玄慈道：「那柯施主家財豪富，行事向來小心謹慎。嗯，你招兵買馬，積財貯糧，看中了柯施主的家產，想將他收為己用，柯施主不允，說不定還想稟報官府。」

　　慕容博哈哈大笑，大拇指一豎，說道：「老方丈了不起，不了起！只可惜你明察秋毫之際，卻不見輿薪。在下與這位蕭兄躲在貴寺這麼多年，你竟一無所知。

　　玄慈緩緩搖頭，歎了口氣，說道：「明白別人容易，明白自己甚難。克敵不易，克服自己心中貪嗔癡三毒大敵，更是艱難無比。」

　　慕容博道：「老方丈，念在昔年你我相交多年的故人之誼，我一切直言相告。你還有什麼事要問我？

　　玄慈道：「以蕭峰蕭施主的為人，丐幫馬大元副幫主、馬夫人、白世鏡長老三位，料想不會是他殺害的，不知是慕容老施主呢，還是蕭老施主下的手？」

　　蕭遠山道：「馬大元是他妻子和白世鏡合謀所害死，白世鏡是我殺的。其間過節，大理段王爺親眼目睹、親聞所聞，方丈欲知詳情，待會請問段王爺便是。」

　　蕭峰踏上兩步，指著慕容博喝道：「慕容老賊，你這罪魁禍首，上來領死吧！」

　　慕容博一聲長笑，縱身而起，疾向山下竄去。蕭遠山和蕭峰齊喝：「追！」分從左右追上山去。這三人都是登峰造極的武功，晃眼之間，便已去得老遠。慕容復叫道：「爹爹，爹爹！」跟著也追上山。他輕功也甚是了得，但比之前面三人，卻顯得不如了。但見慕容博、蕭遠山、蕭峰一前二後，三人竟向少林奔奔去。一條灰影，兩條黑影，霎時間都隱沒有少林寺的黃牆碧瓦之間。

　　群雄都大為詫異，均想：「慕容博和蕭遠山的武功難分上下，兩人都再加上個兒子，慕容氏便決非敵手。怎麼慕容博不向山下逃竄，反而進了少林寺去？」

　　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以及一十八名契丹武士，都想上山分別相助主人，剛一移動腳步，只聽得玄寂喝道：「結陣攔住！」百餘名少林僧齊聲應諾，一列列排在當路，或橫禪杖，或挺戒刀，不令眾人上前。玄寂厲聲說道：「我少林寺乃佛門善地，非私相毆鬥之場。眾位施主，請勿擅自。」

　　鄧百川等見了少林僧這等聲勢，知道無論如何衝不過去，雖然心懸主人，也只得停步。包不同道：「不錯，不錯！少林寺乃佛門善地……」他向來出口便「非也，非也！」這次居然改作「不錯，不錯！」識得他的人都覺詫異，卻聽他接下去說道：「…乃是專養私生子的善地。」

　　他此言一出，數百道憤怒的目光都向他射了過來。包不同膽大包天，明知少林僧中高手極多，不論那一個玄字輩的高僧，自己都不是對手，但他要說便說，素來沒什麼忌憚。數百名少要對他怒目而視。他便也怒目反視，眼睛霎也也霎。玄慈朗聲說道：「老衲犯了佛門大戒，有傷鸛林清譽。玄寂師弟，依本寺戒律，該當如何懲處？」玄寂道：「這個……師兄……」玄慈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自來任何門派幫會，宗族寺院，都難免有不肖弟子。清名令譽之保全，不在求永遠無人犯規，在求事事按律懲處，不稍假借。執法僧，將虛竹杖責一百三十棍，一百棍罰他自己過犯，三十棍乃他甘願代業師所受。」

　　執法僧眼望玄寂。玄寂點了點間。虛竹已然跪下受杖。執法僧當即舉起刑杖，一棍棍的向虛竹背上、臀上打去，只打得他皮開肉綻，鮮血四濺。葉二娘心下痛惜，但他素懼玄慈威嚴，不敢代為求情。

　　好容易一百三十棍打完，虛竹不運內力抗禦，已痛得無法站立。玄慈道：「自此刻起，你破門還俗，不再是少林寺的僧侶了。」虛竹垂淚道：「是！」

　　玄慈又道：「玄慈犯了淫戒，與虛竹同罪。身為方丈，罪刑加倍。執法僧重重責打玄慈二百棍。少林寺清譽攸關，不得循私舞弊。」說著跪伏在地，遙遙對著少林寺大雄寶殿的佛像，自行捋起了僧袍，露出背脊。

　　群雄面面相覷，少林寺方丈當眾受刑，那當真是駭然聽聞、大違物事之事。

　　玄寂道：「師兄，你……」玄慈厲聲道：「我少林寺千年清譽，豈可壞於我手？」玄寂含淚道：「是！執法僧，用刑。」兩名執法僧合十躬身，道：「方丈，得罪了。」隨即站直身子，舉起刑杖，向玄慈背上擊了下去。二僧知道方丈受刑，最難受的還是當眾受辱，不在皮肉之苦，倘若手下容情，給旁人瞧了出來，落下話柄，那麼方丈這番受辱反而成為毫無結果了，是以一棍棍打將下去，拍拍有聲，片刻間便將玄慈背上、股上打得滿是杖痕，血濺僧侶。群僧聽得執法僧「一五，一十」的呼著杖責之數，都是垂頭低眉，默默念佛。

　　普渡寺道清大師突然說道：「玄寂師兄，貴寺尊重佛門戒律，方丈一體受刑，貧僧好生欽佩。只是玄慈師兄年紀老邁，他又不肯運功護身，這二百棍卻是經受不起。貧僧冒昧，且說個情，現下已打了八十杖，餘下之數，暫且記下。」

　　群雄中許多人都叫了起來，道：「正是，正是，咱們也來討個情。」

　　玄寂尚未回答，玄慈朗聲說道：「多謝眾位盛意，只是戒律如山，不可寬縱。執法寬縱。執法僧，快快用杖。」兩名執法僧本已暫停施刑，聽方丈語意堅決，只得又一五、一十的打將下去。

　　堪堪又打了四十餘杖，玄慈支持不住，撐在地下的雙手一軟，臉孔觸到塵土。葉二娘哭叫：「此事須怪不得方丈，都是我不好！是我受人之欺，故意去引誘方丈。這……這……餘下的棍子，由我來受吧！」一面哭叫，一百奔將前去，要伏在玄慈身上，代他受杖。玄慈左手一指點出，嗤的一聲輕響，已封住了她穴道，微笑道：「癡人，你又非佛門女尼，勘不破愛慾，何罪之有？」葉二娘呆在當地，動彈不得，只得淚水簌簌而下。

　　玄慈喝道：「行杖！」好容易二百下法杖打完，鮮血流得滿地，玄慈勉提真氣護心，以免痛得昏暈過去。兩名執法僧將刑杖一豎，向玄寂道：「稟報首座，玄慈方丈受杖完畢。」玄寂點了點頭，不知說什麼才好。」

　　玄慈掙扎著站起身來，向葉二娘虛點一指，想解開她穴道，不料重傷之餘，真氣難以凝聚，這一指間樂生效。虛竹見狀，忙即給母親解開了穴道。玄慈向二人招了招手，葉二娘和虛竹走到他身旁。虛竹心下躊躇，不知該叫「爹爹」，還是該叫「方丈」。

　　玄慈伸出手，右的抓住葉二娘的手腕，左手抓住虛竹，說道：「過去二十餘年來，我日日夜夜記掛著你母子二人，自知身犯大戒，卻又不敢向僧眾懺悔，今日卻能一舉解脫，從此更無掛恐懼，方得安樂。」說偈道：「人生於世，有欲有愛，煩惱多苦，解脫為樂！」說罷慢慢閉上了眼睛，臉露祥和微笑。

　　葉二娘和虛竹都不敢動，不知他還有什麼話說，卻覺得他手掌越來越冷。葉二娘大吃一驚，伸手探他鼻息，竟然早已氣絕而死，變色叫道：「你……你……怎麼捨我而去了？」突然一躍丈餘，從半空中摔將下來，砰的一聲，掉在玄慈身邊，身子扭了幾下，便即不動。

　　虛竹叫道：「娘，娘！你……你……不可……」伸手扶起母親，只見一柄匕首插在她心口，只露出個刀柄，眼見是不活了。虛竹急忙點她傷口四周的穴道，又以真氣運到玄慈方丈體內，手忙腳亂，欲待同時壞救活兩人。

　　薛慕華奔過來相助，但見二人心停氣絕，已無法可救，勸道：「師叔節哀。兩位老人家是不能救的了。」

　　虛竹卻不死心，運了好半晌北冥真氣，父母兩人卻哪裡有半點動靜？虛竹悲從中來，忍不住放聲大哭。二十四年來，他一直以為自己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從未領略過半分天倫之樂，今日剛找到生父生母，但不到一個時辰，便即雙雙慘亡。

　　眾雄初聞虛竹之父竟是少林寺方丈玄慈，人人均覺他不守清規大有鄙夷之意，待見他坦然當眾受刑，以維少林寺的清譽，這等大勇實非常人所能，都想他受此重刑，也可抵償一時失足了。萬不料他受刑之後，隨即自絕經脈。本來一死之後，一了百了，他既早萌死志，這二百杖之辱原可免去，但他定要先行忍辱受杖，以維護少林寺的清譽，然後再死，實是英雄好漢的行徑。群雄心敬他的為人，不少人走到玄慈的遺體之前，躬身下拜。

　　南海鱷神道：「二姊，你人也死了，岳老三不跟你爭這排名啦，你算老二便了。」這些年來，他說什麼也要和葉二娘一爭雄長，想在武功上勝過她而居「天下第二惡人」之位，此刻竟肯退讓，實是大大不易，只因他既傷痛葉二娘之死，又敬佩她的義烈。

　　（第四十二回完）

## 第43章 王霸雄圖　血海深恨　盡歸塵土

　　丐幫群丐一團高興的趕來少林寺，雄心勃勃，只盼憑著幫主深不可測的武功，奪得武林盟主之位，丐幫從此壓倒少林派，為中原武林的領袖。哪知莊幫主拜丁春秋為師於前，為蕭峰踢斷雙腳於後，人人意興索然，面目無光。

　　吳長老大聲道：「眾位兄弟，咱們還在這裡幹什麼？難道想討殘羹冷飯不成？這就下山去吧！」群丐轟然答應，紛紛轉身下山。

　　包不同突然大聲道：「且慢，且慢！包某有一言要告知丐幫。」陳長老當日在無錫曾與他及風波惡鬥過，知道此人口中素來沒有好話，右足在地下一頓，厲聲道：「姓包的，有話便說，有屁少放。」包不同伸手捏住了鼻子，叫道：「好臭，好臭。喂，會放臭屁的化子，你幫中可有一個名叫易大彪的老化子？」

　　陳長老聽他說到易大彪，登時便留上了神，問道：「有便怎樣？沒有又怎樣？」包不同道：「我是在跟一個會放屁的叫化子說話，你搭上口來，是不是自己承認放臭屁？」陳長老牽掛本幫大事，哪耐煩跟他這等無關重要的口舌之爭，說道：「我問你易大彪怎麼了？他是本幫的弟子，派到西夏公幹，閣下可有他的訊息麼？」包不同道：「我正要跟你說一件西夏國的大事，只不過易大彪卻早已見閻王去啦！」陳長老道：「此話當真？請問西夏國有什麼大事？」包不同道：「你罵我說話如同放屁，這回兒我可不想放屁了？」

　　陳長老只氣得白鬚飄動，但心想以大事為重，當即哈哈一笑，說道：「適才說話得罪了閣下，老夫陪罪。」包不同道：「陪罪倒也不必，以後你多放屁，少說話，也就是了。」陳長老一怔，心道：「這是什麼話？」只是眼下有求於他，不願無謂糾纏，微微一笑，並不再言。包不同忽然道：「好臭，好臭！你這人太不成話。」陳長老道：「什麼不成話？」包不同道：「你不開口說話，無處出氣，自然須得另尋宣洩之處了。」陳長老心道：「此人當真難纏。我只說了一句無禮之言，他便顛三倒四的說了沒完。我只有不出聲才是上策，否則他始終言不及義，說不上正題。」當下又是微微一笑，並不答話。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你跟我抬槓，那你錯之極矣！」陳長老微笑道：「在下口也沒開，怎能與閣下抬槓？」包不同道：「你沒說話，只放臭屁，自然不用開口。」陳長老皺起眉頭，說道：「取笑了。」

　　包不同見他一味退讓，自己已佔足了上風，便道：「你既然開口說話，那便不是和我抬槓了。我跟你說了吧。幾個月之前，我隨著咱們公子、鄧大哥、公冶二哥等一行人，在甘涼道上的一座樹林之中，見到一群叫化子，一個個屍橫就地，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腹破腸流，可憐啊！可憐。這些人背上都負了布袋，或三隻，或四隻，或六隻焉！」陳長老道：想必都是敝幫的兄弟了」包不同道：「我見到這群老兄之時，他們都已死去多時，那時候啊，也不知道喝了孟婆湯沒有，上了望鄉台沒有，也不知在十殿閻王的哪一殿受審。他們既不能說話，我自也不便請教他們尊姓大名，仙鄉何處，何幫何派，因何而死。否則他們變成了鬼，她都會罵我一聲『有話便說，有屁少放！』豈不冤哉枉也？」

　　陳長老聽到涉及本幫兄弟多人的死訊，自是十分關心，既不敢默不作聲，更不敢出言頂撞，只得道：「包兄說得是！」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姓包的生平最瞧不起隨聲附和之人，你口中說道『包兄說的是』，心裡卻在破口罵我『直娘賊，烏龜王八蛋』，這便叫做『腹誹』，此是星宿一派無恥之徒的行徑。至於男子漢大丈夫，是則是，非則非，旁人有旁人的見地，自己有自己的主張，『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特立獨行，矯矯不群，這才是英雄好漢！」

　　他又將陳長老教訓了一頓，這才說道：「其中卻有一位老兄受傷未死，那時雖然未死，卻她也去死不遠了。他自稱名叫易大彪，他從西夏國而來，揭了一張西夏國國王的榜文，事關重大，於是交給了我們，托我們交給貴幫長老。」

　　宋長老心想：「陳兄弟在言語中已得罪了此人，還是由我出面較好。」當即上前深深一揖，說道：「包先生仗義傳訊，敝上下，均感大德。」包不同道：「非也，非也！未必貴幫上下，都感我的大德。」宋長老一征，道：「包先生此話從何說起？」包不同指著游坦之道：「貴幫幫主就非但不承我情，心中反而將我恨到了極處！」宋陳二長老齊聲道：「那是什麼緣故？要請包先生指教。」

　　包不同道：「那易大彪臨死之前說道，他們這夥人，都是貴幫莊幫主派人害死的，只因他們不服這個這莊的小子做幫主，因此這小子派人追殺，唉，可憐啊可憐。易大彪請我們傳言，要吳長老和各位長老，千萬小心提防。」

　　包不同一出此言，群丐登時聳動。吳長老快步走到游坦之身前，厲聲喝問：「此話是真是假？」

　　游坦之自被蕭峰踢斷雙腿，一直坐在地下，不言不語，潛運內力止痛，突然聽包不同揭露當時秘密，不由得甚是惶恐，又聽吳長老厲聲質問，叫道：「是全……全冠清叫我下的號令，這不……不關我事。」

　　宋長老不願當著群雄面前自暴本幫之丑，狠狠向全冠清瞪了瞪，心道：「幫內的賬，慢慢再算不遲。」向包不同道：「易大彪兄弟交付先生的榜文，不知先生是否帶在身邊。」包不同回頭道：「沒有！」宋長老臉色微變，心想你說了半天，仍是不肯將榜文交出，豈不是找人消遣？包不同深深一揖，說道：「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說著便轉身走開。

　　吳長老急道：「那張西夏國的榜文，閣下如何不肯轉交？」包不同道：「這可奇了！你怎知易大彪是將榜文交在我手中？何以竟用『轉交』二字？難道你當日是親眼瞧見麼？」

　　宋長老強忍怒氣，說道：「包兄適才明明言道，敝幫的易大彪兄弟從西夏國而來，揭了一張西夏國國王的榜文，請包兄交給敝幫長老。這番話此間許多英雄好漢人人聽見，包兄怎地忽然又轉了口？」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我沒這樣說過。」他見宋長老臉上變色，又道：「素聞丐幫諸位長老都是鐵錚錚的好漢子，怎地竟敢在天下英毫之前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那豈不是將諸位長老的一世英名付諸流水麼？」

　　宋陳吳三長老互相瞧一眼，臉色都十分難看，一時打不定主意，立時便跟他翻臉動手呢，還是再忍一時。陳長老道：「閣下既要如此說，咱們也無計可施，好在是非有公論，單憑口舌之利而強辭奪理，終究無用。」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你說單憑口舌之利，終究無用，為什麼當年蘇秦憑一張利嘴而佩六國相印？為什麼張儀以口舌之利，施連橫之計，終於助秦併吞六國？」宋長老聽他越扯越遠，只有苦笑，說道：「包先生若是生於戰國之際，早已超越蘇張，身佩七國、八國的相印了。」

　　包不同道：「你這是譏諷我生不逢辰、命運太糟麼？好，姓包的今後若有三長兩短，頭痛發燒、腰酸足麻、噴嚏咳嗽，一切惟你是問。」

　　陳長老怫然道：「包兄到底意欲如何，便即爽爽快快的示下。」

　　包不同道：「嗯，你倒性急得很。陳長老，那日在無錫杏子林裡，你跟我風四弟較量武藝你手中提一隻大布袋，大布袋裡有一隻大蠍子，大蠍子尾巴上有一根大毒刺，大毒刺刺在人身上會起一個大毒泡，大毒泡會送了對方的小性命，是也不是？」陳長老心道：「明明一句話便可說清楚了，他偏偏要什麼大、什麼小的裡唆一大套。」便道：「正是。」

　　包不同道：「很好，我跟你打個賭，我贏了，我立刻將易老化子從西夏國帶來的訊息告知於你。若是我贏，你便將那隻大布袋、大布袋中的大蠍子，以及裝那消解蠍毒之藥的小瓶子，一古腦兒的輸了給我。你賭不賭？」陳長老道：「包兄要賭什麼？」包不同道：「貴幫宋長老向我載贓誣陷，硬指我曾說什麼貴幫的易在彪揭了西夏國王的榜文，請我轉交給貴幫長老。其實我的的確確沒說過，咱二人便來賭一賭。倘若我確是說過的，那是你贏了。倘若我當真沒說過，那麼是我贏了。

　　陳長老向宋吳二老瞧了一眼，二人點了點頭，意思是說：「這裡數千人都是見證，不論憑他如何狡辯，終究是難以抵賴。跟他賭了！」陳長老道：「好，在下跟包兄賭了！但不知包兄如何證明誰輸誰贏？是否要推舉幾位德高望重的公眾人出來，秉公判斷？」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你說要推舉幾位德高望重的公證人出來秉公判斷，就算推舉十位八位吧，難道除了這十餘位之外，其餘千百位英雄好漢，就德不高、望不重了？既然德不高、望不重，那麼就是卑鄙下流的無名小卒了？如此侮慢當世英雄，你丐幫忒也無禮。」

　　陳長老道：「包兄取笑了，在下決無此意。然則以包兄所見，該當如何？」

　　包不同道：「是非曲直，一言而決，待在下給你剖析剖析。拿來！」這「拿來」兩字一出口，便即伸出手去。陳長老道：「什麼？」包不同道：「布袋、蠍子、解藥！」陳長老道：「包兄尚未證明，何以就算贏了？」包不同道：「只怕你輸了以後，抵賴不給。」

　　陳長老哈哈一笑，道：「小小毒物，何足道哉？包兄既要，在下立即奉上，又何必賭什麼輸贏？」說著除下背上一隻布袋，從情不取出一個瓷瓶，遞將過去。

　　包不同老實不客氣地便接了過來，打開布袋之口，向裡一張，只見袋中竟有七八隻花斑大蠍，忙合上了袋口，合道：「現下我給你瞧一瞧證據，為什麼是我贏了，是你輸了。」一面說，一百解開長袍的衣帶，抖一抖衣袖，提一提袋角，叫眾人看到他身邊除了幾塊銀了、火刀、火石之外，更無別物。宋陳吳三長老兀自不明他其意何居，臉上神色茫然。包不同道：「二哥，你將榜文拿在手中，給他們瞧上一瞧。」

　　公冶干一直掛念幕容博父子的安危，但眼見無法闖過少林群僧的羅漢大陣，也只有乾著急的份兒。當下取出榜文，提在手中。群雄向榜文瞧去，但見一張大黃紙上蓋著硃砂大印，寫滿密密麻麻的外國文字，雖然難辨真偽，看模樣似乎並非贗物。

　　包不同道：「我先前說，貴幫的易大彪將一張榜文交給了我們，請我們交給貴幫長老。是也不是？」宋陳吳三長老忽又自承其事。喜道：「正是。」包不同道：「但宋長老卻硬指我曾說，貴幫的易大彪將一張榜文交給了我，請我交給貴幫長老。是不是？」三長老齊道：「是，那又有什麼說錯了？」

　　包不同搖頭道：「錯矣，錯矣！錯之極矣，完全牛頭不對馬嘴矣！差之釐毫，謬以千里矣！我說的是我們，宋長老說的是『我』。夫『我們』者，我們姑蘇慕容氏這夥人也，其中有慕容公子、有鄧大哥、公冶二哥、風四弟，有包不同，還有一位王姑娘。至於『我』者，只是包不同孤家寡人，一條『非也非也』的光棍是也。眾位英雄瞧上一瞧，王姑娘花容月貌，是個大閨女，和我『非也非也』包不同包老三大不相同，豈能混為一談？」

　　宋陳吳三長老面面相覷，萬不料他咬文嚼字，專從「我」與「我們」之間的差異上大做章。

　　只聽包不同又道：「這張榜文，是易大彪交在我公冶二哥手中的。我向貴幫報訊，是慕容公子定下的主意。我說『我們』，那是不錯的。若是說『我』，那可就與真相不符了。在下不懂西夏文字，去接這張榜文來幹什麼？在下在無錫城外曾栽在貴幫手中，吃過一個大大的敗仗，就處東來找貴幫報仇，這報訊卻總是不報的。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接西夏榜文，向貴幫報訊，都是『我們』姑蘇慕容氏一夥人，卻不是『我』包不同獨個兒！」他轉頭向公冶幹道：「二哥，是他們輸了，將榜文收起來吧。」

　　陳長老心道：「你大兜圈子，說來說去，還是忘不了那日無錫城外一戰落敗的恥辱。」當下拱手道：「當日包兄赤手空拳，與敝幫奚長老一條六十斤重的鋼杖相鬥，包兄已大佔勝算。敝幫眼見不敵，結那『打……打……』那個陣法，還是奈何不了包兄。當時在做敝幫幫主的喬峰以生力軍上陣，與包兄酣鬥良久，這才勉強勝了包兄半招。當時包兄放言高歌，飄然而去，斗是鬥得高明，去也去得瀟灑，敝幫上下事後說起，哪一個不是津津樂道，心中欽佩？包兄怎麼自謙如此，反說是敗在敝幫手中？決無此事，決無此事。那蕭峰和敝幫早已沒有瓜葛，甚至可說已是咱們的公敵。」

　　他卻不知包不同東拉西扯，其志只在他最後一句話，既不是為了當日無錫杏子林中一敗之辱，更不是為了他那「有話便說，有屁少放」這八個字，包不同立即打蛇隨棍上，說道：「既然如此，再好也沒有了。你就率領貴幫兄弟，咱們同仇敵愾，去將蕭峰尋廝擒了下來。那時我們念在好朋友的份上，自會將榜文雙手奉上。老兄倘若不識榜文中希奇古怪的文字，我公冶二哥索性人情做到底，從頭至尾、源源本本的譯解明白，你道如此？」

　　陳長老瞧瞧宋長老，望望吳長老，一時拿不定主意。忽聽得一人高聲叫道：「原當如此，更有何疑？」

　　眾人齊向聲音來處瞧去，見說話之人是「十方秀才」全冠清。他這時已升為九袋長老，只聽他繼續道：「遼國乃我大宋死仇大敵。這蕭峰之父蕭遠山，自稱在少林寺潛居三十年，盡得少林派武學秘藉。今日大夥兒若不齊心合力將他除去，他回到遼國之後，廣傳得自中土的上乘武功，契丹人如虎添翼，再來進攻大宋，咱們炎黃子孫個個要做亡國奴了。」

　　群雄都覺這話甚是有理，只是玄慈圓寂、莊聚賢斷腳，少林派和丐幫這中原武林兩大支柱，都變成了群龍無首，沒有人主持大局。

　　全冠清道：「便請少林寺玄字輩三位高僧，與丐幫宋陳吳三位長老共同發號施令，大夥兒齊聽差遣。先殺了蕭遠山、蕭峰父子，除去我大宋的心腹大患。其餘善後事宜，不妨慢慢從長計議。」他見游坦之身敗名裂，自己在幫中失了大靠山，殺易大彪等人之事又已洩漏，心下甚是惶懼，急欲另興風波，以為卸罪脫身之計。他雖是丐幫四長老之一，但此刻已不敢與宋陳吳三長老並肩。

　　群雄登時紛紛呼叫：「這話說的是，請三高僧、三長老發令。」「此事關及天下安危，六位前輩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咱位同遵號令、撲殺這兩條番狗！」霎時間千百人乒乒乓乓的拔出兵刃，更有人便要向一十八名契丹武士攻殺過去。

　　余婆叫道：「眾位契丹兄弟，請過來說話。」那十八名契丹武士不知余婆用意何居，卻不過去，各人挺刀在手，並肩而立，明知寡不敵眾。卻也要決一死戰。余婆叫道：「靈鷲八部，將這十八位朋友護住了。」八部諸女奔將前去，站在十八名契丹武士身前，諸洞主、島主翼衛在旁。星宿派門人急欲在新主人前立功，幫著搖旗吶喊，這一來聲勢倒也甚盛。

　　余婆躬身向虛竹道：「主人，這十八名武士乃主人義兄的下屬，若在主人眼前讓人亂刀分屍，大折靈鷲宮的威風。咱位且行將他們看管，敬候主人發落。」

　　虛竹心傷父母之亡，也想不出什麼主意，點了點頭，朗聲說道：「我靈鷲宮與少林派是友非敵，大伙不可傷了和氣，更不得鬥毆殘殺。」

　　玄寂見了靈鷲宮這等聲勢，情知大是勁敵，聽虛竹這麼說，便道：「這十八名契丹武士殺與不殺，無關大局，衝著虛竹先生的臉面，暫且擱下。虛竹先生，咱們擒殺蕭峰、你相助何方？」

　　虛竹躊躇道：「少林派是我出身之地，蕭峰是我義兄，一者於我有恩，一者於我有義。我……我……我只好兩不相助。只不過……只不過……師叔祖，我勸你放我蕭大哥去吧，我勸他不來攻打大宋便是。」

　　玄寂心道：「你枉自武功高強，又為一派之主，說出話來卻似三歲小兒一般。」說道：「『師叔祖』三字，虛竹先生此後再也休提。」虛竹道：「是，是，我這可忘了。」

　　玄寂道：「靈鷲宮既然兩不相助，少林派與貴派那便是友非敵，雙方不得傷了和氣。」轉頭向丐幫三長老道：「三位長老，咱們劉到敝寺去瞧瞧動靜如何？」宋陳吳三長老齊道：「甚好，甚好！丐幫眾兄弟，同赴少林寺去！」

　　當下少林僧領先，丐幫與中原群雄齊聲發喊，衝向山上。

　　鄧百川喜道：「三弟，真有你的，這一番說辭，竟替主公和公子拉到了這麼多的得力幫手。」包不同道：「非也，非也！耽擱了這麼久，不知主公和公子是禍是福，勝負如何。」

　　王語嫣急道：「快走！別『非也非也』的了。」一面說，一面提步急奔，忽見段譽眼隨在旁，問道：「段公子，你又要助你義兄、跟我表哥為難麼？」言辭中大有不滿之意。適才慕容復橫劍自盡，險些身亡，全系因敗在段譽和蕭峰二人手下，羞憤難當之故，王語嫣憶起此事，對段譽大是恚怒。

　　段譽一怔，停了腳步。他自和王語嫣相識起來，對他千依百順，為了她赴危蹈險，全不顧一己生死，可從未見過她對自己如此神色不善，一時驚慌失措，心亂如麻，隔了半晌，才道：「我……我並不想和慕容公子為難……」抬起頭來時，只見身旁群雄紛紛奔躍而過，王語嫣和鄧百川等眾人早已不知去向。

　　他又是一呆，心道：「王姑娘既已見疑，我又何必上去自討沒趣？」但轉念又想：「這千百人蜂湧而前，對蕭大哥群相圍攻，他處境實是凶險無比。虛竹二哥已言明兩不相助，我若不竭手援手，金蘭結義之情何在？縱使王姑娘見怪，卻也顧不得了。」於是跟隨群豪，奔上山去。

　　其時段正游見到段延慶的目光正冷冷向自己射來，當即手握劍柄，運氣待敵。大理群豪也均全神戒備，於段譽匆匆走開，都未在意。

　　段譽到得少林寺前，逕自闖進山門。少林寺佔地甚廣，前殿後捨，也不知有幾千百間，但見一眾僧侶與中原群豪在各處殿堂中轉來轉去，吆喝吶喊，找尋蕭遠山父子和慕容博父子的所在。更有許多人躍上屋頂，登高望，四下裡擾攘紛紜，亂成一團。眾人穿房入舍，奔行來去，人人都在詢問：「在哪裡？見到了沒有？」少林寺莊嚴古剎，霎時間變作了亂墟鬧市一般。

　　段譽亂起了一陣，突見兩個胡僧快步從側門閃了出來，東張西望，閃縮而行。段譽心念一動：「這兩個胡僧不是少林僧，他們鬼鬼崇崇的幹什麼？」好奇心起，當下展開「凌波微處」輕功，悄沒聲跟在兩名胡僧之後，向寺旁樹林中奔去。沿著一條林間小徑，逕向西北，轉了幾個彎，眼前突然開朗，只聽得水聲淙淙，山溪旁聳立著一座樓閣，樓旁一塊匾額寫著「藏經閣」三字。段譽心想：「少林寺藏經閣名聞天下，卻原來建立此處。是了，這樓閣臨水而築，遠離其他房舍，那是唯恐寺中失火，毀了珍貴無經的經典。」

　　見兩名胡僧矮了身子，慢慢欺近藏經閣，段譽便也跟隨而前，突見兩名中年僧人閃將出來，齊聲咳嗽，說道：「兩位到這裡有何貴幹？」一名胡僧道：「我師兄久慕少林寺藏經閣之名，特來觀光。」說話的正是波羅星。他和師兄哲羅見寺中大亂，便想乘火打劫，到藏經閣來盜經。

　　一名少林僧道：「大師請留步，本寺藏經重地，外人請勿擅入。」說話之間，又有四名僧人手執禪仗，攔在門口。哲羅星和波羅星相互瞧一眼，知所謀謀成，只得廢然而退。

　　段譽跟著轉身，正想去找蕭峰，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從閣中高處傳了出來：「你見到他們向何方而去？」認得是玄寂的口音。另一人道：「我們四個守在這裡，那灰衣僧闖了進來，出手便點了我們的昏睡穴，師伯救醒我時，那灰衣僧已不知去向了。」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此處窗房破損，想必是到了後山。」玄寂道：「不錯。」那老僧道：「但不知他們是否盜了閣中的經書。」玄寂道：「這二人在本寺潛伏數十年，咱們上下僧眾混混噩噩，一無所覺，可算是無能。他們若在盜經，數十年來哪一日不可盜，何待今日？」那老僧道：「師兄說的是。」二僧齊聲長歎。

　　段譽心想他們在說少林寺的丟臉之事，不可偷聽，其實玄寂等僧說話聲甚低，只因段譽內力深厚，這才聽聞。段譽慢慢走開，尋思：「他們說錄大哥到了後山，我這就去瞧瞧。」

　　少室後山地勢險峻，林密路陡，段譽走出數里，已不再聽到下面寺中的嘈雜之聲，空山寂寂，唯有樹間鳥雀鳴聲。山間林中陽光不到，頗有寒意。段譽心道：「蕭大哥父子一到此處，脫身就甚容易，群雄難再圍攻。」欣尉之下，突然想到王語嫣怨怒的神色，心頭大震：「倘若大哥已將慕容公子打死了，那……那便如何是好？」背上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道：「慕容公子若死，王姑娘傷心欲絕，一生都要鬱鬱寡歡了。」

　　他迷迷惘惘的在密林中信步慢行，一忽兒想到慕容復，一忽兒想到蕭大哥，一忽兒想到爹、媽媽和伯父，但想得最多的還是王語嫣，尤其是她適才那恚怒怨懟的神色。

　　也不知胡思亂想了多少時候，忽聽得左首隨風飄來幾句誦經念佛之聲：「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識佛明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聲音祥和渾厚，卻是從來沒聽說過的。段譽心道：「原來此處有個和尚，不妨去問問他有沒見到蕭大哥。」當即循聲走去。

　　轉過一片竹林，忽見林間一塊草坪上聚集著不少人。一個身穿敝舊青袍的僧人背向坐在石上，誦經之聲便自他口出，他面前坐著多人，其中有蕭遠山、蕭峰父子、慕容博、慕容復父子，不久前在藏經閣前見到的胡僧哲羅星、波羅星，以及來自別寺的幾位高僧、少林寺好幾位玄字輩高僧，也都坐在地下，雙手合什，垂首低眉，恭恭敬敬的聽法。四五丈外站著一人，卻是吐番國師鳩摩智，臉露譏嘲之色，顯得心中不服。

　　段譽出身於佛國，自幼跟隨高僧研習佛法，於佛經義理頗有會心，只是大理國佛法自南方傳來，近於小乘，非少林寺的禪宗一派，所學頗有不同，聽那老僧所學偈語，雖似淺顯，卻含至理，尋思；「瞧這位高僧的服色，乃是少林寺中僧侶，而且職司極低，只不過是燒茶掃地的雜役，怎地少林寺的高僧和蕭大哥他們都聽他講經說法？」

　　他慢慢繞將過去，要瞧瞧那高僧何等容貌，究竟是何許人物。但要看到那僧人正面，須得走到蕭峰等人身後，他不敢驚動諸人，放輕腳步，遠遠兜了個圈了，斜身縮足，正在走近鳩摩智身畔時，突見鳩摩智轉過頭來，向他微微一笑。段譽也以笑容相披。

　　突然之間，一股凌厲之極的勁風當胸射來。段譽叫聲：「啊喲！」欲施六脈神劍抵禦，已然不及，只覺胸口一痛，迷迷糊糊中聽到有人念到：「阿彌陀佛！」便已人事不知了。

　　慕容博被玄慈揭破本來面目，又說穿當日假傳訊息，釀成雁門關禍變之人便即是他，情知不但蕭氏父子欲得己而甘心，且亦不容於中原豪雄，當即飛身向少林寺中奔去。少林寺房舍眾多，自己熟悉地形，不論在哪裡一藏，蕭氏父子都不容易找到。但蕭遠山和蕭峰二人恨之切骨，如影隨形般跟蹤而赤。蕭遠山和他年紀相當，功力相若，慕容博既先奔了片刻，蕭遠山便難追及。蕭峰卻正當壯年，武功精力，俱是登峰造極之時，發力疾趕之下，當慕容博奔到少林寺山門口時，蕭峰於數丈外一掌拍出，掌力已及後背。

　　慕容博回掌一擋，全身一震，手臂隱隱酸麻，不禁大吃一驚：「這契丹小狗功力如此厲害！」一側身，便即閃進了山門。

　　蕭峰哪容他脫手，搶步急趕。只是慕容博既入寺中，到處迴廊殿堂，蕭峰掌力雖強，卻已拍不到他。三人一前二後，片刻間便已奔到了藏經閣中。

　　慕容博破窗而入，一出手便點了守閣四僧的昏睡穴，轉過身來，冷笑道：「蕭遠山，是你父子二人齊上呢，還是咱二老單打獨鬥，拚個死活？」蕭遠山攔在閣門，說道：「孩兒，你擋著窗口，別讓他走了。」蕭峰道：「是！」閃身窗前，橫掌當胸，父子二人合圍，眼看慕容博再難脫身。蕭遠山道：「你我之間的深仇大怨，不死不解。這不是較量武藝高下，自然我父了聯手齊上，取你性命。」

　　慕容博哈哈一笑，正要回答，忽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走上一個人來，正是鳩摩智。他向慕容博合什一禮，說道：「慕容先生，昔年一別，嗣後便聞先生西去，小僧好生痛悼，原來翻先生隱居不出，另有深意，今日重會，真乃喜煞小僧也。」慕容博抱拳還禮，笑道：「在下因家國之故，蝸伏假死，致勞大師掛念，實深漸愧。」鳩摩智道：「豈敢，豈敢。當日小僧與先生邂逅相逢，講武論劍，得蒙先生指點數日，生平疑義，一旦盡解，又承先生以少林寺七十二絕技要旨相贈，更是銘感於心。」

　　慕容博笑道：「些須小事，何足掛齒？」向蕭氏父子道：「蕭老便、蕭大俠，這位鳩摩智神僧，乃吐蕃國大輪明王，佛法淵深，武功更遠勝在下，可說當世罕有其比。」

　　蕭遠山和蕭峰對望了一眼，均想：「這蕃僧雖然未必能強於慕容博，但也必甚為了得，他與慕容博淵源如此之深，自然要相助於他，此戰勝敗，倒是難說了。」

　　鳩摩智道：「慕容先生廖贊。當年小僧聽先生論及劍法，以大理國天龍寺『六脈神劍』為天下諸劍第一，恨未得見，引為平生憾事。小僧得悉先生噩耗，便前赴大理國天龍寺，欲求六脈神劍劍譜，焚色于先生墓前，已報知己。不料天龍寺枯榮大僧狡詐多智，竟在緊要關頭將劍譜以內力焚燬。小僧雖存季札掛劍之念，卻不克完願，抱撼良深。」

　　慕容博道：「大師只存此念，在下已不勝感激，何況段氏六脈神劍尚存人間，適才大理段公子與犬子相鬥，劍氣縱橫，天下第一劍之言，名不虛傳。」

　　便在此時，人影一晃，藏經閣中又多了一人，正是慕容復。他落後數步，一到寺中，便失了父親和蕭峰父了的蹤跡，待得尋到藏經閣中，反被鳩摩智趕在頭裡。他剛好聽得父親說起段譽以六脈神劍勝過自己之事，不禁羞慚無地。

　　慕容博又道：「這裡蕭氏父子欲殺我而甘心，大師以為如何？」

　　鳩摩智道：「忝在知己，焉能袖手？」

　　蕭峰見慕容復趕到，變成對方三人而己方只有二人，慕容復雖然稍弱，卻也未可小覷，只怕非但殺慕容復不得，自己父子反要畢命於藏經閣中。但他膽氣豪勇，渾不以身處逆境為意，大聲喝道：「今日之事，不判生死，決不罷休。接招吧！」呼的一掌，便向慕容博急拍過去。慕容博左手一指，凝運功力，要將他掌力化去。喀喇喇一聲響，左首二座書架木片紛飛，斷成數截，架上經書塌將下來。蕭峰這一掌勁力雄渾，慕容博雖然將之拂開，卻未得消解，只是將掌力轉移方位，擊上了書架。

　　慕容博微微一笑，說道：「南慕容！北喬峰！果然名不虛傳！蕭兄，我有一言，你聽是不聽！」蕭遠山道：「任憑你如何花言巧語，休想叫我不報殺妻深仇。」慕容博道：「你要殺我報仇，以今日之勢，只怕未必能夠。我方三人，敵你父子二人，請問是誰多佔勝面？」蕭遠山道：「當然是你多佔勝面。大丈夫寡不敵眾，又不何懼？」慕容博道：「蕭氏父子英名蓋世，生平怕過誰來？可是懼誰不懼，今日要想殺我，卻也甚難。我跟你做一樁買賣，我讓你得逆報仇之願，但你父子卻須答允我一件事。」

　　蕭遠山、蕭峰均覺詫異：「這老賊不知又生什麼詭計？」

　　慕容博道：「只須你父了答允了這件事，便可上前殺我報仇。在下束手待斃，決不抗拒，鳩摩師兄和復兒也不得出手救援。」他此言一出，蕭峰父子固然大奇，鳩摩智和慕容復也是驚駭莫名。慕容復道：「爹爹，我眾彼寡……」鳩摩智也道：「慕容先生何出此言？小僧但教有一口氣在，決不容人伸一指加于先生。」慕容博道：「大師高義，在下交了這樣一位朋友，雖死何憾？蕭兄，在下有一事請教。當年我假傳訊息，致釀巨禍，蕭兄可知在下幹此無行敗德之事，其意何在？」

　　蕭遠山怒氣填膺，戟指罵道：「你本是個卑鄙小人，為非作歹，幸災樂禍，又何必有什麼用意？」踏上一步，呼的一掌便擊了過去。」

　　鳩摩智斜刺裡閃至，雙掌一封，波的一聲響，拳風掌力相互激盪，衝將上去，屋頂灰塵沙沙而落。這一掌拳相交，竟然不分高下，兩下都暗自欽佩。

　　慕容博道：「蕭兄暫抑怒氣，且聽在下畢言。慕容博雖然不肖，江湖上也總算薄有微名，和蕭兄素不相識，自是無怨無仇。至於少林寺玄慈方丈，在下更和他多年交好。我既費盡心力挑撥生事，要雙方鬥個兩敗俱傷，以常理度之，自當在重大理由。」

　　蕭遠山雙目中欲噴出火來，喝道：「什麼重大原由？你……你說，你說！」

　　慕容博道：「蕭兄，你是契丹人。鳩摩智明王是吐蕃國人。他們中土武人，都說你們是番邦夷狄，並非上國衣冠，令郎明明是丐幫幫主，才略武功，震爍當世，真乃丐幫中古今罕有的英雄豪傑。可是群丐一知他是契丹異族，立刻翻臉不容情，非但不認他為幫主，而且人人欲殺之而甘心。蕭兄，你說此事是否公道？」

　　蕭遠山道：「宋遼世仇，兩國相互攻伐征戰，已歷一百餘年。邊疆之上，宋人遼人相見即殺，自來如此。丐幫中人既知我兒是契丹人，豈能奉仇為主？此是事理之常，也沒有什麼不公道。」頓了一頓，又道：「玄慈方丈、汪劍通等殺我妻室、下屬，原非本意。但就算存心如此，那也是宋遼之爭，不足為奇，只是你設計陷害，卻放你不過。」

　　慕容博道：「依蕭兄之見，兩國相爭，攻戰殺伐，只求破敵制勝，克成大功，是不是還須講究什麼仁義道德？」蕭遠山道：「兵不厭詐，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你說這些不相干的言語作甚？」慕容博微微一笑，說道：「蕭兄，你道我慕容博是哪一國人？」

　　蕭遠山微微一凜，道：「你姑蘇慕容氏，當然是南朝漢人，難道還是什麼外國人？」玄慈方丈學識淵博，先前聽得慕容博勸阻慕容復自殺，從他幾句言語之中，便猜知了他的出身來歷。蕭遠山一介契丹武夫，不知往昔史事，便不明其中情由。

　　慕容博搖頭道：「蕭兄這一下可猜錯了。」轉頭向慕容復道：「孩兒，咱們是哪一國人氏？」慕容復道：「咱們慕容氏乃鮮卑族人，昔年大燕國威震河朔，打下了錦繡江山，只可惜敵人凶險狠毒，顛覆我邦。」慕容博道：「爹爹給你取名，用了一個『復』字，那是何何含義？」慕容復道：「爹爹是命孩兒時刻不忘列祖列宗的遺訓，須當興復大燕，奪還江山。」慕容博道：「你將大燕國的傳國玉璽，取出來給蕭大俠瞧瞧。」

　　慕容復道：「是！」伸手入懷，取出一顆黑玉雕成的方印來。那玉印上端雕著一頭形態生動的豹子，慕容復將印一翻，顯出印文。鳩摩智見印文雕著「大燕皇帝之寶」六個大字。蕭氏父子不識篆文，然見那玉璽雕琢精緻，邊角上卻頗有破損，顯是頗歷年所，多經災難，雖然不明真偽，卻知大非尋常，更不是新制之箋。

　　慕容博道：「你將大燕皇帝世系譜表，取出來請蕭老俠過目。」慕容復道：「是！」將玉璽收放入懷中，順手掏出一個油布包來，打開油布，抖出一副黃絹，雙手提起。

　　蕭遠山等見黃絹上以硃筆書寫兩種文字，右首的彎彎曲曲，眾皆不識，想系鮮卑文字。左首則是漢字，最上端寫著：「太祖文明帝諱」，其下寫道：「烈祖景昭帝諱雋」，其下寫道：「幽帝諱」。另起一行寫道：「世祖武成帝諱垂」，其上寫道：「烈宗惠帝帝諱寶」，其下寫道：「開封公諱詳」、「趙王諱麟」。絹上其後又寫著：「中宗昭武帝諱盛」、「昭文帝諱熙」等等字樣，皇帝的名諱，各有缺筆。至太上六年，南燕慕容超滅國後，以後的世系便是庶民，不再是帝王公侯。年代久遠，子孫繁衍，蕭遠山、蕭峰、鳩摩智三人一時也無心詳覽。但見那世繫上最後一寫的是「慕容筆」，其上則是「慕容博」。

　　鳩摩智道：「原來慕容先生乃大燕王孫，失敬，失敬！」

　　慕容博歎道：「亡國遺民，得保首領，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是歷代祖宗遺訓，均以興復為囑，慕容博無能，江湖上奔波半世，始終一無所成。蕭兄，我鮮卑慕容氏意圖光復故國，你道該是不該？」

　　蕭遠山道：「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群雄逐鹿中原，又有什麼該與不該之可言？」

　　慕容博道：「照啊！蕭兄之言，大得我心。慕容氏若要興復大燕，須得有機可乘。想我慕容氏人丁單薄，勢力微弱，重建邦國，當真談何容易？唯一的機緣便是天下大亂，四下征戰不休。」

　　蕭遠山森然道：「你捏造音訊，挑撥是非，便在要使宋遼生釁，大戰一場？」

　　慕容博道：「正是，倘若宋遼間戰爭復起，大燕便能乘時而動。當年東晉有八王之亂，司馬氏自相殘殺，我五胡方能割據中原之地。今日之熱，亦復如此。」鳩摩智點著道：「不錯！倘若宋朝既有外患，又生內亂，不但慕容先生復國有望，我吐國蕃國也能分一杯羹了。」

　　蕭遠山冷哼一聲，斜睨二人。

　　慕容博道：「令郎官居遼國南院大王，手握兵符，坐鎮南京，倘若揮軍南下，盡佔南朝黃河以北土地，建立赫赫功業，則進而自立為王，退亦長保富貴。那時順手將中原群豪聚而殲之，如踏螻蟻，昔日被丐幫斥逐的那一口惡氣，豈非一旦為吐。」

　　蕭遠山道：「你想我兒為你盡力，使你能混水摸魚，以遂興復燕國的野心？」

　　慕容博道：「不錯，其時我慕容氏建一支義旗，兵發山東，為大遼呼應，同時吐蕃、西夏、大理三國一時並起，咱五國瓜分了大宋，亦非難事。我燕國不敢取大遼一尺一寸土地，若得建國，盡當取之於南朝。此事於大遼大大有利，蕭兄何樂而不為？」他說到這時，突然間右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晶光燦然的匕首，一揮手，將匕首插在身旁幾下，說道：「兄只須依得在下的倡議，便請立即在下性命，為夫人報仇，在下決不抗拒。」嗤的一聲。扯開衣襟，露出胸口肌膚。

　　這番話實出蕭氏父子意料之外，此人在大佔優勢的局面之下，竟肯束手待斃，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鳩摩智道：「慕容先生，常言道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更何況軍國大事，不厭機詐。倘若慕容先生甘心就死，慕氏父子事後卻不依先生之言而行，先生這……這不是死於輕於鴻毛了麼？」

　　慕容博道：「蕭老俠隱居數十年，俠蹤少現人間。蕭大俠卻英名播於天下，一言九鼎，豈會反悔？蕭大俠為了一個無親無故的少女，尚且肯干冒萬險，孤身而入聚賢莊求醫，怎能手刃老朽之後而自食諾言？在下籌算之久，這正是千載一時的良機。老朽風燭殘年，以一命而換萬世之基，這買賣如何不做？」他臉露微笑，凝視蕭峰，只盼他快些下手。

　　蕭遠山道：「我兒，此人這意，倒似不假，你瞧如何？」

　　蕭峰道：「不行！」突然拍出一掌，擊向木幾，只聽得劈拍一聲響，木幾碎成數塊，匕首隨而跌落，凜然說道：「殺母大仇，豈可當作買賣交易？此仇能報便報，如不能報，則我父子畢命於此便了。這等骯髒之事，豈是我蕭氏父子所屑為？」

　　慕容博仰天大笑，朗聲說道：「我素聞蕭峰蕭大俠才略蓋世，識見非凡，殊不知今日一見，竟雖個不明大義、徒逞意氣的一勇之夫。嘿嘿，可笑啊可笑！」

　　蕭峰知他是以言語相激，冷冷的道：「蕭峰是英雄豪傑也罷，是凡夫俗子也罷，總不能中你圈套，成為手中的殺人之刀。」

　　慕容博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是大遼國這臣，欲只記得父母私仇，不思盡忠報國，如何對得起大遼？」

　　蕭峰蹭上一步，昂然說到：「你可曾見過邊關之上、宋遼相互仇殺的慘狀？可曾見過宋人遼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遼之間好容易罷兵數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鐵騎侵入南朝，你可知將有多少宋人慘遭橫死？多少遼人死於非命？」他說到這裡，想起當日雁門關外宋兵和遼兵相互打草谷的殘酷情狀，越說越響，又道：「兵凶戰危，世間豈有必勝之事？大宋兵多財足，只須有一二名將，率兵奮戰，大遼、吐蕃聯手，未必便能取勝。咱們打一個血流成河，屍骨如山，欲讓你慕容氏來乘機興復燕國，我對大遼盡忠報國，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為了一己的榮華富貴，因而殺人取地、建功立業。」

　　忽聽得長窗外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善哉，善哉！蕭居士宅心仁厚，如此以天下蒼生為念，當真是菩薩心腸。」

　　五人一聽，都是吃了一驚，怎地窗下有人居然並不知覺？而且聽此人的說話口氣，似乎在窗外已久。慕容復喝道：「是誰？」不等對方回答，砰的一掌拍出，兩扇長窗脫鈕飛出，落倒了閣下。

　　只見窗外長廊之上，一個身穿青袍的枯瘦僧人拿著一把掃帚，正在弓身掃地。這僧人年紀不少，稀稀疏疏的幾根長鬚已然全白，行動遲緩，有氣沒力，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樣。慕容復又問：「你躲在這裡有多久了？」

　　那老僧慢慢抬起頭來，說道：「施主問我躲在這裡……有……有多久了？」五人一齊凝視著他，只見他眼光茫然，全無精神，但說話聲音正是適才稱讚蕭峰的口音。

　　慕容復道：「不錯，我問你躲在這裡，有多久了？」

　　那老僧屈指計算，過了好一會兒，搖了搖頭，臉上現出歉然之色，道：「我……我記不清楚啦，不知是四十二年，還是四十三年。這位蕭老居士最初晚上來看經之時，我……我已來了十我年。後來……後來慕容老居士來了，前幾年，那天竺僧波羅星出來盜經。唉，你來我去，將閣中的經書翻得亂七八糟，也不知為了什麼。」

　　蕭遠山大為驚訝，心想自己到少林寺來偷研武功。全寺僧人沒一個知悉，這個老僧又怎會知道？多半他適才在寺外聽了自己的言語，便在此胡說八道，說道：「怎麼我從來沒見過你？」

　　那老僧道：「居士全副精神貫注在武學典籍之上，心無旁鶩，自然瞧不見老僧。記得居士第一晚來閣中借閱的，是一本『無相劫指譜』，唉！從那晚起，居士便入了魔道，可惜，可惜！」

　　蕭遠山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自己第一晚偷入藏經閣，找到一本『無相劫指譜』，知道這是少林派七十二絕技之一，當時喜不自勝，此事除了自己之外，更無第二人知曉，難道這個老僧當時確是在旁親眼目睹？一時之間只道：「你……你……你……」

　　老僧又道：「居士第二次來借閣的，是一本『般若掌法』。當時老僧暗暗漢息，知道居士由此入魔，愈隱愈深，心中不忍，在居士慣常取書之處，放了一部『法華經』一部『雜阿含經』，只盼居士能借了去，研讀參悟。不料居士沉迷於武功，於正宗佛法卻置之不理，將這兩部經書撇在一旁，找到一冊『伏魔杖法』，卻歡喜鼓舞而去。唉，沉迷苦海，不知何日方能回頭？」

　　蕭遠山聽他隨口道來，將三十年前自己在藏經閣中夤夜的作為說得絲豪不錯，漸漸由驚而懼，由懼而怖，背上冷汗一陣陣冒將出來，一顆心幾乎也停了跳動。

　　那老僧慢慢轉過頭來，向慕容博瞧去。慕容博見他目光遲鈍，直如視而不見其物，卻又似自己心中所隱藏的秘密，每一件都被他清清楚楚的看透了，不由得心中發毛，週身大不自在。只聽那老僧歎了口氣，說道：「慕容居士居然是鮮卑族人，但在江南僑居已有數代，老僧初料居士必已沾到南朝的文采風流，豈知居士來到藏經閣中，將我祖師的微言法語、歷代高僧的語錄心得，一概棄如敝屣，挑到一本『拈花指法』卻便如獲至寶。昔人買櫝還珠，貽笑千載。兩位居士乃當世高人，卻也作此愚行。唉，於己於人，都是有害無益。」

　　慕容博心下駭然，自己初入藏經閣，第一部看到的武功秘籍，確然便是『拈花指法』，但當時曾四周詳察，查明藏經閣裡外並無一人，怎麼這老僧直如親見？

　　只聽那老僧又道：「居士之心，比之蕭居士尤為貪多務得。蕭居士所修習的，只是如何制少林派現有武，慕容居士卻將本寺七十二絕技一一囊括以去，心數錄了副本，這才重履藏經閣，歸還原書。想來這些年之中，居士盡心竭力，意圖融會貫通這七十二絕技，說不定已傳授於令郎了。」

　　他說到這裡，眼光向慕容復轉去，只看了一眼，便搖了搖頭，跟著看到鳩摩智，這才點頭，道：「是的！令郎年紀尚輕，功力不足，無法研習少林七十二絕技，原來是傳之於一位天竺高僧。大輪明王，你錯了，全然錯了，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

　　鳩摩智從未入過藏經閣，對那老僧絕無敬畏之心，冷冷的說道：「什麼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大師之語，不太也危言聳聽麼？」那老僧道：「不是危言聳聽。明王，請你將那部易筋經還給我吧。」鳩摩智此時不由得不驚，心想：「你怎知我從那鐵頭人處搶得到『易筋經』？要我還你，哪有這等容易？」口中兀自強硬：「什麼『易筋經』？大師的說話，叫人好生難以明白。」

　　那老僧道：「本派武功傳自達摩老祖。佛門子弟學牙，乃在強身健體，護法伏魔。修習任何武功之間，總是心存慈悲仁善之念，倘若不以佛學為基，則練武之時，必定傷及自身。功夫練得越深，自身受傷越重。如果所練的只不過是拳打腳踢、兵刃暗器的外門功夫，那也罷了，對自身為害甚微，只須身子強壯，盡自抵禦得住……」

　　忽聽得樓下說話聲響，跟著樓梯上托、托、托幾下輕點，八九個僧人縱身上閣。當先是少林派兩位玄字輩高僧玄生、玄滅，其後便是神山上人、道清大師、觀盡大師等幾位外來高僧，跟著是天竺哲羅星、波星星師兄弟，其後又是玄字輩的玄垢、玄淨兩僧。眾僧見蕭遠山父子、慕容博父子、鳩摩智五人都在閣中，靜聽一個面目陌生的老僧說話，均感詫異。這些僧人增是大有修為的高明之士，當下也不上前打擾，站在一旁，且聽他說什麼。

　　那老僧見眾僧上來，全不理會，繼續說道：「但如練的是本派上乘武功，例如拈花指、多羅葉指、般若掌之類，每日不以慈悲佛法調和化解，則戾氣深入臟腑，愈隱愈深，比之任何外毒都要厲害百倍。大輪明王是我佛門弟子，精研佛法，記誦明辨，當世無雙，但如不存慈悲佈施、普渡眾生之念，雖然典籍淹通，妙辯無礙，卻終不能消解修習這些上乘武功時所鍾的戾氣。

　　群僧只聽得幾句，便覺這老僧所言大含精義，道前人之所未道，心下均有凜然之意。有幾人便合什讚歎：「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但聽他繼續說道：「我少林寺建剎千年，古往今來，唯有達摩祖師一人身兼諸門絕技，此後更無一位高僧能並通諸般武功，卻是何故？七十二絕技的典籍一身在此閣中，向來不禁門人弟子翻閱，明王可知其理安在？」

　　鳩摩智道：「那是寶剎自己的事，外人如何得知？」

　　玄生、玄滅、玄垢、玄淨均想：「這位老僧服色打扮，乃是本寺操執雜役的服事僧，怎能有如何見識修為？」服事僧雖是少林寺僧人，但只剃度而不拜師，不傳武功、不修禪定、不列「玄、慧、虛、空」的輩份排行，除了誦經拜佛之外，只作些燒火、種田、灑掃、土木粗活。玄生等都是寺中第一等高僧，不識此僧，倒也並不希奇，只是聽他吐屬高雅，識見卓超，都不由得暗暗納罕。

　　那老僧續道：「本寺七十二絕技，每一項功夫都能傷人要害、取人性命，凌厲狠辣，大干天和，是以每一項絕技，均須有相應的慈悲佛法為之化解。這道理本寺僧人倒也並非人人皆知，只是一人練到四五項絕技之後，在禪理上的領悟，自然而然的會受到障礙。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學障』，與別宗別派的『知見障』道理相同。須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於殺生，兩者背道而馳，相互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絕技才能練得越我，但修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卻又不屑去多學各種厲害的殺人法門了。」

　　道清大師點頭道：「得聞老師父一番言語，小僧今日茅塞頓開。」那老僧合什道：「不敢，老衲說得不對之處，還望眾位指教。」群僧一齊合掌道：「請師們更說佛法。」

　　鳩摩智尋思：「少林寺的七十二絕技被慕容先生盜了出來，洩之於外，少林僧群僧心下不甘，卻有無可奈何，便派一個老僧在此裝神弄鬼，想騙得外人不敢練他們的武功。嘿嘿，我鳩摩智哪有這容易上當？」

　　那老僧又道：「本寺之中，自然也有人佛法修為不足，卻要強自多學上乘武功的，但練將下去，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內傷難癒。本寺玄澄大師一身超凡俗的武學修為，先輩高僧均許為本寺二百年來武功第一。但他在一夜之間，突然筋脈俱斷，成為廢人，那便是如此了。」

　　玄生、玄滅二人突然跪倒，說道：「大師，只有法子救得玄澄師兄一救？」那老僧搖頭道：「太遲了，不能救了。當年玄澄大師來藏經閣揀取武學典籍，老衲曾三次提醒於他，他始終執迷不悟。現下筋脈既斷，又如何能夠再續？其實，五蘊皆空，色身受傷，從此不能練武，他勤修佛法，由此而得開悟，實是因禍福。兩位大師所見，卻又不及玄澄大師了。」玄生、玄滅齊道：「是。多謝開示。」

　　忽聽得嗤、嗤、嗤三聲輕響，響聲過去更無異狀。玄生等均知這是本門「無相劫指」的功夫，齊向鳩摩智望去，只見他臉上兀然變色，卻兀自強作微笑。

　　原來鳩摩智越聽越不服，心道：「你說少林派七十二項絕技不能學，我不是已經都學會了？怎麼又沒有筋脈齊斷，成為廢人？」雙手攏在衣袖之中，暗暗使用「無相劫指」，神不知、鬼不覺的向那老僧彈去，不料指力甫及那老僧身前三尺之外，便似遇上了一層柔軟之極，卻又堅硬之極的屏障，嗤嗤幾聲響，指力便散得無形無蹤，卻也並不反彈而回。鳩摩智大吃一驚，心道：「這老僧果然有些鬼門道，並非大言唬人！」

　　那老僧恍如不知，只道：「兩位請起。老衲在少林寺供諸位大師差遣，兩位行此大禮，如何克當？」玄生、玄滅只覺一股柔和的力道在手臂下輕輕一托，身不由己的便站將起來，卻沒見那老僧伸手指袖，都是驚異不置，心想這般潛運神功，心到力至，莫非這位老僧竟是菩薩化身，否則怎能有如此廣大神通、無邊佛法？

　　那老僧又道：「本寺七十二絕技，均分『體』、『用』兩道，『體』為內力本體，『內』為運用法門。蕭居士、慕容居士，大輪明王、天竺波羅星師兄本身早具上乘內功，來本寺所習的，只不過七十二絕技的運用法門，誰有損害，卻一時不顯。明王所練的，本來是『逍遙派』的『小無相功』吧？」

　　鳩摩智又是一驚，自己偷學逍遙派『小無相功』，從無人知，怎麼這老僧卻瞧了出來？但轉念一想，隨即釋然：「虛竹適才跟我相鬥，使的便是小無相功。多半是虛竹跟他說的，何足為奇？」便道：「『小無相功』雖然源出道家，但近日佛門弟子見習者亦多，演變之外，已集佛道兩家之所長。即是貴寺之中，亦不乏此道高手。」

　　那老僧微現驚奇之色，說道：「少林寺中也有人會『小無相功』？老衲今日還是首次聽聞。」鳩摩智心道：「你裝神弄鬼，倒也似模似樣。」微微一笑，也不加點破。那老僧繼續道：「小無相功精微淵深，以此為根基，本寺的七十二絕技，倒也皆可運使，只不過細微曲折之處，不免有點似是而非罷了。」

　　玄生轉向向鳩摩智道：「明王自稱兼通敝派七十二絕技，原來是如何兼通法。」語中帶刺，芒鋒逼人，鳩摩智裝作沒有聽見，不加置答。

　　那老僧又道：「明王若只修習少林派七十二項絕技的使用之法，其傷隱伏，雖有疾害，一時之間還不致危害本元。可是明王此刻『承泣穴』上色現朱紅，『聞香穴』上隱隱有紫氣透出，『頰車穴』筋脈顫動，種種跡象，顯示明練過少林七十二項絕技之後，又去強練本寺內功秘笈『易筋經』……」他說到這裡，微微搖頭，眼光中大露悲憫惋惜之情。

　　鳩摩智數月前在鐵頭人處奪得「易筋經」，知是武學至寶，隨即靜居苦練，他識得經上梵文，暢曉經義，但練來練去，始終沒半點進境，料想上乘內功，自非旦夕間所能奏效。少林派『易筋經』與天龍寺『六脈神劍』齊名，慕容博曾稱之為武學中至高無上的兩大瑰寶，說不定要練上十年八年，這才豁然貫通。只是近來練功之時，頗感心煩意躁，頭緒紛紜，難以捉摸，難道那老僧所說確非虛話，果然是「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麼？轉念又想：「修練內功不成，因而走火入魔，原是常事，但我精通內外武學秘籍，豈是常人可比？這老僧大言炎炎，我若中了他的詭計，鳩摩智一生英名，付諸流水了。」

　　那老僧見他臉上初現憂色，但隨即雙眉一挺，又是滿臉剛愎自負的模樣，顯然是將自己的言語當作了耳畔東風，輕輕歎了口氣，向蕭遠山道：「蕭居士，你近來小腹上『梁門』『太乙』兩穴，可感到隱隱疼痛麼？」蕭遠山全身一凜，道：「神僧明見，正是這般。」那老僧又道：「你『關元穴』上的麻木不仁，近來卻又如何？」蕭遠山更是驚訝，顫聲道：「這麻木處十年前只小指頭大一塊，現下……現下幾乎有茶杯口大了。」

　　蕭峰一聽之下，知道父親三處要穴現出這種跡象，乃是強練少林絕技所致，從他話中聽來，這徵象已困擾他多年，始終無法驅除，成為一大隱憂，當即上前兩步，雙膝跪倒，向那老僧拜了下去，說道：「神僧既知家父病根，還祈慈悲解救。」

　　那老僧合什還禮，說道：「施主請起。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蒼生為念，不肯以私仇而傷害宋遼軍民，如此大仁大義，不論有何吩咐，老衲無有不從。不必多禮。」蕭峰大喜，又磕了兩個頭，這才站起。那老僧歎了口氣，說道：「蕭老施主過去殺人甚多，頗傷無辜，像喬三槐夫婦，玄苦大師，實是不該殺的。」

　　蕭遠山是契丹英雄，年紀雖老，不減獷悍之氣，聽那老僧責備自己，朗聲道：「老夫自知受傷，但已過六旬，有子成人，縱然頃刻間便死，亦復何憾？神僧要老夫認錯悔過，卻是萬萬不能。」

　　那老僧搖頭道：「老衲不敢要老施主放錯悔過。只是老施主之傷，乃因練少林派武功而起，欲覓化解之道，便須從佛法中去尋。」

　　他說到這裡，轉頭向慕容博道：「慕容老施主視死如歸，自不須老衲饒舌多言。但若老衲點途徑，令老施主免除了陽白、廉泉、風府三處穴道上每日三次的萬針攢刺之苦，卻又何如？」

　　慕容博臉色大變，不由得全身微微顫動。他陽白、廉泉、風府三處穴道，每日清晨、正午、了夜三時，確如萬針攢刺，痛不可當，不論服食何種靈丹妙藥，都是沒半點效驗。只要一運內功，那針刺之痛更是深入骨髓。一日之中，連死三次，哪裡還有什麼生人樂趣？這痛楚近年來更加厲害，他所以甘願一死，以交換蕭峰答允興兵攻宋，雖說是為了興復燕國的大業，一小半也為了身患這無名惡疾，實是難以忍耐。這時突然聽那老僧說出自己的病根，委實一驚非同小可。以他這等武功高深之士，當真耳邊平白響起一個霹靂，絲毫不會吃驚，甚至連響十個霹靂，也只當是老天爺放屁，不予理會。但那老僧這平平淡淡的幾句話，卻令他心驚肉跳，惶感無已，他身子抖得兩下，猛覺陽白、廉泉、風府三處穴道之中，那針刺般的劇痛又發作起來。本來此刻並非作痛的時刻，可是心神震盪之下，其痛陡生，當下只有咬緊牙關強忍。但這牙關卻也咬它不緊，上下牙齒得得相撞，狼狽不堪。

　　慕容復素知父親要強好勝的脾氣，寧可殺了他，也不能在人前出醜受辱，他更不願如蕭峰一般，為了父親而向那老僧跪拜懇求，當下向蕭峰父子一拱手，說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今日暫且別過。兩位要找我父子報仇，我們在姑蘇燕子塢參合莊恭候大駕。」伸手攜住慕容博右手，道：「爹爹，咱們走吧！」

　　那老僧道：「你竟忍心如此，讓令尊受此徹骨奇痛的煎熬？」

　　慕容復臉色慘白，拉著慕容博之手，邁步便走。

　　蕭峰喝道：「你就想走？天下有這等便宜事？你父親身上有病，大丈夫不屑乘人之危，且放了他過去。你可沒病沒痛！」慕容復氣往上衝，喝道：「那我便接蕭兄的高招。」蕭峰更不打話，呼的一掌，一招降龍十八掌中的「見龍在田」，向慕容復猛擊過去。他見藏經閣中地勢險隘，高手群集，不便久鬥，是以使上了十成力，要在數掌之間便取了敵人性命。慕容復見他掌勢兇惡，當即運起平生之力，要以「斗轉星移」之術化解。

　　那老僧雙手合什，說道：「陳彌陀佛，佛門善地，兩位施主不可妄動無明。」

　　他雙掌只這麼一合，便似有一股力道化成一堵無形高牆，擋在蕭峰和慕容復之間。蕭峰排山倒海的掌力撞在這堵牆上，登時無影無蹤，消於無形。

　　蕭峰心中一凜，他生平從未遇敵手，但眼前這老僧功力顯比自己強過太多，他既出手阻止，今日之仇是決不能報了。他想到父親的內傷，又躬身道：「在下蠻荒匹夫，草野之輩，不知禮儀，冒犯了神僧，恕罪則個。」

　　那老僧微笑道：「好說，好說。老僧對蕭施主好生相敬，唯大英雄能本色，蕭施主當之無愧。」

　　蕭峰道：「家父犯下的殺人罪孽，都系由在下身上引起，懇求神僧治了家父之傷，諸般罪責，都由在下領受，萬死不辭。」

　　那老僧微微一笑，說道：「老衲已經說過，要化解蕭老放防的內傷，須從佛法中尋求。佛由心生，佛即是覺。旁人只能指點，卻不能代勞。我問蕭老施主一句話：倘若你有治傷的能耐，那慕容老施主的內傷，你肯不肯替他醫治？」

　　蕭遠山一征，道：「我……我替蕭容老……老匹夫治傷？」慕容復喝道：「你嘴裡放乾淨些。」蕭遠山咬牙切齒地道：「慕容老匹夫殺我愛妻，毀了我一生，我恨不得千刀萬剮，將他斬成肉醬。」那老僧道：「你如不見慕容老施主死於非命，難消心頭大恨？」蕭遠山道：「正是。老夫三十年來，心頭日思夜想，便只這一樁血海深恨。」

　　那老僧點頭道：「那也容易。」緩步向前，伸出一掌，拍向慕容博頭頂。

　　慕容博初時見那老僧走近，也不在意，待見他伸掌拍向自己天靈蓋，左手忙上抬相格，又恐對方武功太過厲害，一抬手後，身子跟著向後飄出。他姑蘇慕容氏家傳武學，本已非同小可，再鑽研少林寺七十二絕技後，更是如虎添翼，這一抬頭，一飄身，看似平平無奇，卻是一掌擋盡天下諸般攻招，一退閃去世間任何追擊。守勢之嚴密飄逸，直可說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閣中諸人個個都是武學高手，一見他使出這兩招來，都暗喝一聲采，即令蕭遠山父子，都不禁欽佩。

　　豈知那老僧一掌輕輕拍落，波的一聲響，正好擊在慕容博腦門正中的「百會穴」上，慕容博的一格一退，竟沒半點效用。「百會穴」是人身最要緊的所在，即是給全然不會武功之人碰上了，也有受傷之虞，那老僧一擊而中，慕容博全身一震，登時氣絕，向後便倒。

　　慕容復大驚，搶上扶住，叫道：「爹爹，爹爹！」但見父親嘴眼俱閉，鼻孔中已無出氣，忙伸手到他心口一摸，心跳亦已停止。慕容復悲怒交集，萬想不到這個滿口慈悲佛法的老僧居然會下此毒手，叫道：「你……你……你這老賊禿！」將父親的屍身往柱上一靠，飛身縱起，雙掌齊出，向那老僧猛擊過去。

　　那老僧不聞不見，全不理睬。慕容復雙掌推到那老僧身前兩尺之處，突然間又如撞上了一堵無形氣牆，更似撞進了一張漁網之中，掌力雖猛，卻是無可施力，被那氣牆反彈出來，撞在一座書架之上。本來他來勢既猛，反彈之力也必十分凌厲，但他掌力似被那無形氣牆盡數化去，然後將他輕輕推開，是以他背脊撞上書架，書架固不倒塌，連架舊堆滿的經書也沒落下一冊。

　　慕容復甚是機警，雖然傷痛父親之亡，但知那老僧武功高出自己十倍，縱然狂打狠鬥，終究奈何他不得，當下倚在書架之上，假作喘息不止，心下暗自盤算，如何出其不意的再施偷襲。

　　那老僧轉向蕭遠山，淡淡的道：「蕭老施主要親眼見到慕容老施主死於非命，以平積年仇恨。現下慕容老施主是死了，蕭老施主這口氣可平了吧？」

　　蕭遠山見那老僧一掌擊死慕容博，本來也是訝異無比，聽他這麼相問，不禁心中一片茫然，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這三十年來，他處心積慮，便是要報這殺妻之仇、奪子之恨。這一年中真相顯現，他將當年參與雁門關之役的中原豪傑一個個打死，連玄苦大師與喬三槐夫婦也死在他手中。其後得悉「帶頭大哥」便是少林方丈玄慈，更奮不顧身下英雄之前揭破他與葉二娘的姦情，令他身敗名裂，這才逼他自殺，這仇可算報得到家之至。待見玄慈死得光明大落，不失英雄氣概，蕭遠山內心深處，隱隱已覺此事做得未免過了份，而葉二娘之死，更令他良心漸感不安。只是其時得悉假傳音訊，釀成慘變的奸徒，便是那同在寺中隱伏，與自己三次交手不分高下的灰衣僧慕容博，蕭遠山滿腔怒氣，便都傾注在此人身上，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抽其筋而炊其骨。哪知道平白無端的出來一個無名老僧，行若無事的一掌將便自己的大仇和打死了。他霎時之間，猶如身在雲端，飄飄蕩蕩，在這世間更無立足之地。

　　蕭遠山少年明豪氣干雲，學成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一心一意為國效勞，樹立功名，做一個名標青史的人物。他與妻子自幼便青梅竹馬，兩相愛悅，成婚後不久誕下一個麟兒，更是襟懷爽朗，意氣風發，但覺天地間無事不可為，不料雁門關外奇變陡生，墮谷不死之餘，整個人全變了樣子，什麼功名事業、名位財寶，在他眼中皆如塵土，日思夜想，只是如何手刃仇人，以洩大恨。他本是個豪邁誠樸、無所縈懷的塞外大漢，心中一充滿仇恨，性子竟然越來越乖戾。再在少林寺中潛居數十年，晝伏夜出，勤練武功，一年之中難得與旁人說一兩句話，性情更是大變。

　　突然之間，數十年來恨之切齒的大仇人，一個個死在自己面前，按理說該當十分快意，但內心中卻實是說不出的寂寞淒涼，只覺得這世間再也沒什麼事情可幹，活著也是白活。他斜眼向倚在住上的慕容博瞧去，只見他臉色平和，嘴角邊微帶笑容，倒似死去之後，比活著還更快樂。蕭遠山內心反而隱隱有點羨慕他的福氣，但覺一了百了，人死之後，什麼都是一筆色銷。頃刻之間，心下一片蕭索：「仇人都死光了，我的仇全仇了。我卻到哪裡去？回大遼嗎？去幹什麼？到雁門關外去隱居麼？去幹什麼？帶著峰兒浪跡天涯、四海飄流麼？為了什麼？」

　　那老僧道：「蕭老施主，你要去哪裡，這就請便。」蕭遠山搖頭道：「我……我卻到哪裡去？我無處可去。」那老僧道：「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你未能親手報此大仇，是以心有餘憾，是不是？」蕭遠山道：「不是，就算你沒打死他，我也不想打死他了。」那老僧點頭道：「不錯！可是這位慕容少俠傷痛父親之死，卻要找老衲和你報仇，卻如何是好？」

　　蕭遠山心灰意懶，說道：「大和尚是代我出手的，慕容少俠要為父報仇，儘管來殺我便是。」歎了口氣，說道：「他來取了我的性命倒好。峰兒，你回到大遼去吧，咱們的事都辦完啦，路已走到了盡頭。」蕭峰叫道：「爹爹，你……」

　　那老僧道：「慕容少俠倘若打死了你，你兒子勢必又要殺慕容少俠為你報仇，如此怨怨相報，何時方了？不如天下的罪業都歸我吧！」說著踏上一步，提起手掌，往蕭遠山頭拍將下去。

　　蕭峰大驚，這老僧既能一掌打死慕容博，也能打死父親，大聲喝道：「住手！」雙掌齊出，向那老僧當胸猛擊過去。他對那老僧本來十分敬仰，但這時為了相救父親，只有全力奮擊。那老僧伸出左掌，將蕭峰雙掌推來之力一擋，右掌卻仍是拍向蕭遠山頭頂。

　　蕭遠山全沒想到抵禦，眼見那老僧的右掌正要碰到他腦門，那老僧突然大喝一聲，右掌改向蕭峰擊去。

　　蕭峰雙掌之力正要他左掌相持，突見他右掌轉而襲擊自己，當即抽出左掌抵擋，同時叫道：「爹爹，快走，快走！」不料那老僧右掌這一招中途變向，純真虛招，只是要引開蕭峰雙掌中的一掌之力，以減輕推向自身的力道。蕭峰左掌一回，那老僧的右掌立即圈轉，波的一聲輕響，已擊中了蕭遠山的頂門。

　　便在此時，蕭峰的右掌已跟著擊到，砰的一聲呼，重重打中那老僧胸口，跟著喀喇喇幾聲，肋骨斷了幾根。那老僧微微一笑，道：「好俊的功夫！降龍十八掌，果然天下第一。」這個「一」字一說出，口中一股鮮血跟著直噴了出來。

　　蕭峰一呆之下，過去扶住父親，但見他呼吸停閉，心不再跳，已然氣絕身亡，一時悲痛填膺，渾沒了主意。

　　那老僧道：「是時候了，該當走啦！」右手抓住蕭遠山屍身的後領，左手抓住慕容博屍身的後領，邁開大步，竟如凌虛而行一般，走了幾步，便跨出了窗子。

　　蕭峰和慕容復齊聲大喝：「你……你幹什麼？」同發掌力，向老僧背後擊去。就在片刻之間，他二人還是勢不兩立，要拚個你死我活，這時二人的父親雙雙被害，竟爾敵愾同仇，聯手追擊對頭。二人掌力上合，力道更是巨大。那老僧在二人掌風推送之下，便如紙鳶般向前飄出數丈，雙手仍抓著兩具屍身，三個身子輕飄飄地，渾不似血肉之軀。

　　蕭峰縱身急躍，追出窗外，只見那老僧手提二屍，直向山下走去。蕭峰加快腳步，只道三腳兩步便能追到他身後，不料那老僧輕功之奇，實是生平從所未見，宛似身有邪術一般。蕭峰奮力急奔，只覺山風刮臉如刀，自知奔行奇速，但離那老僧背後始終有兩三丈遠近，邊邊發掌，總是打了個空。

　　那老僧在荒山中東一轉，西一拐，到了林間一處平曠之地，將兩具屍身放在一株樹下，都擺成了盤膝而坐的姿勢，自己坐在二屍之後，雙掌分別擋住二屍的背心。他剛坐定，蕭峰亦已趕到。

　　蕭峰見那老僧舉止有異，便不上前動手。只聽那老僧道：「我提著他們奔走一會，活活血脈。」蕭峰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給死人活活血脈，那是什麼意思？順口道：「活活血脈？」那老僧道：「他們內傷太重，須得先令他們作龜息之眠，再圖解救。」蕭峰心下一凜：「難道我爹爹沒死？他……他是在給爹爹治傷？天下哪有先將人打死再給他治傷之法？」

　　過不多時，慕容復、鳩摩智、玄生、玄滅以及神山上人等先後趕到，只見兩屍頭頂忽然冒出一樓樓白氣。

　　那老僧將二屍轉過身來，面對著面，再將二屍四隻手拉成互握。慕容復叫道：「你……你……這幹什麼？」那老僧不答，繞著二屍緩緩行走，不住伸掌拍擊，有時有蕭遠山「大椎穴」上拍一記，有時在慕容博「玉枕穴」上打一下，只見二屍頭頂白氣越來越濃。

　　又過了一盞茶時分，蕭遠山和慕容博身子同時微微顫動，蕭峰和慕容復驚喜交集，齊叫：「爹爹！」蕭遠山和慕容博慢慢睜開眼來，向對方看了一眼，隨即閉住。但見蕭遠山滿臉紅光，慕窩博臉上隱隱現著青氣。

　　眾人這時方才明白，那老僧適才在藏經閣上擊打二人，只不過令他們暫時停閉氣息、心臟不跳，當是醫治重大內傷的一項法門。許多內功高深之士都曾練過「龜息」之法，然而那是自行停止呼吸，要將旁人一掌打得停止呼吸而不死，實是匪夷所思。這老僧既出於善心，原可事先明言，保必開這個大大的玩笑，以致累得蕭峰、慕容復驚怒如狂，更累須他自身受到蕭峰的掌擊、口噴鮮血？眾人心中積滿了疑團，但見那老僧全神貫注的轉動出掌，誰出不敢出口詢問。

　　漸漸聽得蕭遠山和慕容博二人呼吸由低而響，愈來愈是粗重，跟著蕭遠山臉色漸紅，到後來便如要滴出血來，慕容博的臉色卻越來越青，碧油油的甚是怕人。旁觀眾人均知，一個是陽氣過旺，虛火上衝，另一個卻是陰氣大盛，風寒內塞。玄生、玄滅、道清等身上均帶得有治傷妙藥，只是不知哪一種方才對症。

　　突然間只聽得老僧喝道：「咄！四手互握，內息相應，以陰濟陽，以陽化陰。王霸雄圖，血海深恨，盡歸塵土，消於無形！」

　　蕭遠山和慕容博的四手本來交互握住，聽那老蠲一喝，不由得手掌一緊，各人體內的內息對方湧了過去，融會貫通，以有餘補不足，兩人臉色漸漸分別消紅退青，變得蒼白；又過一會，兩人同時睜開眼來，相對一笑。

　　蕭峰和慕容復各見父親睜眼微笑，歡慰不可名狀。只見蕭遠山和蕭峰二人攜手站起，一齊在那老僧面前跪下。那老僧道：「你二人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心中可還有什麼放不下？倘若適才就此死了，還有什麼興復大燕、報復妻仇和念頭？」

　　蕭遠山道：「弟子空在少林寺做了三十年和尚，那全是假的，沒半點佛門弟子的慈心，懇請師父收錄。」那老僧道：「你的殺妻之仇，不想報了？」蕭遠山道：「弟子生平殺人，無慮百數，倘若被我所殺之人的眷屬皆來向我復仇索命，弟子雖死百次，亦自不足。」

　　那老僧轉向慕容博道：「你呢？」慕容博微微一笑，說道：「庶民如塵土，帝王亦如塵土。大燕不復國是空，復國亦空。」那老僧哈哈一笑，道：「大徹大悟，善哉，善哉！」慕容博道：「求師父收為弟子，更加開導。」那老僧道：「你們想出家為僧，需求少林寺中的大師們剃度。我有幾句話，不妨說給你們聽聽。」當即端坐說法。

　　蕭峰和慕容復見父親跪下，跟著便也跪下。玄生、玄滅、神山、道清、波羅星等聽那老僧說到精妙之處，不由得皆大歡喜，敬慕之心，油然而起，一個個都跪將下來。

　　段譽趕到之時，聽到那老僧正在為眾人妙解佛義，他只想繞到那老僧對面，瞧一瞧他的容貌，哪知鳩摩智忽然間會下毒手，胸口竟然中了他的一招「火焰刀」。

　　（第四十三回完）

## 第44章 念枉求美眷　良緣安在

　　段譽隨即昏迷，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慢慢醒轉，睜開眼來，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布帳頂，跟著發覺是睡在床上被窩之中。他一時神智未曾全然清醒，用力思索，只記得是遭了鳩摩智的暗算，怎麼會睡在一張床上，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只覺口中奇渴，便欲坐起，微一轉動，卻覺胸口一陣劇痛，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只聽外面一個少女聲音說道：「段公子醒了，段公子醒了！」語聲中充滿了喜悅之情。段譽覺得這少女的聲音頗為熟悉，卻想不起是誰，跟著便見一個青衣少女急步奔進房來。

　　圓圓的臉蛋，嘴角邊一個小小酒窩，正是當年在無量宮中遇到的鍾靈。

　　她父親「見人就剎」鍾萬仇，和段譽之父段正淳結下深仇，設計相害，不料段譽從石屋中出來之時，竟鈄個衣衫不整的鍾靈抱在懷中，將害人反成害己的鍾萬仇氣了個半死。在萬劫谷地道之中，各人拉拉扯扯，段譽糊里糊塗地吸了不少人內力，此後不久被便鳩摩智擒來中原，當年一別，哪想得到居然會在這裡相見。

　　鍾靈和他目光一觸，臉上一陣暈紅，似笑非笑的道：「你早忘了我吧？還記不記得我姓什麼？」

　　段譽見到她神情，腦中驀地裡出現了一幅圖畫。那是她坐在無量宮大廳的橫樑上，兩隻腳一蕩一蕩，嘴裡咬著瓜子，她那雙蔥綠鞋上所繡的幾朵黃色小花，這時竟似看得清清楚楚，脫口而出：「你那雙繡了黃花的蔥綠鞋兒呢？」

　　鍾靈臉上又是一紅，甚是歡喜，微笑道：「早穿破啦，虧你還記得這些。你……你倒是沒忘了我。」段譽笑道：「怎麼你沒吃瓜子？」鍾靈道：「好啊，這幾天服侍你養傷，把人家都急死啦，誰還有閒情吃瓜子？」一句話說出口，覺得自己真情流露，不由得飛紅了臉。

　　段譽怔怔的瞧著她，想起她本來已算是自己的妻子，哪知道後來發覺竟然又是自己的妹子，不禁歎了口氣，說道：「好妹子，你怎麼到了這裡？」

　　鍾靈臉上又是一紅，目光中閃耀著喜悅的光芒，說道：「你出了萬劫谷後，再也沒來瞧我，我好生惱你。」段譽道：「惱我什麼？」鍾靈斜了他一眼，道：「惱你忘了我啊。」

　　段譽見她目光中全是情意，心中一動，說道：「好妹子！」鍾靈似嗔非笑的道：「這會兒叫得人家這麼親熱，可就不來瞧我一次。我氣不琿，就到你鎮南王府去打聽，才知道你給一個惡和尚擄去啦。我……我急得不得了，這就出來尋你。」

　　段譽道：「我爹爹跟你媽的事，你媽媽沒跟你說嗎？」鍾靈道：「什麼事啊？那晚上你跟你爹一走，我媽就暈了過去，後來一直身子不好，見了我直淌眼淚。我逗她說話，她一句話也不肯說。」

　　段譽道：「嗯，她一句話她不說，那……那麼你是不知道的了。」鍾靈道：「不知道什麼？」段譽道：「不知道你是我……是我的……」

　　鍾靈登時滿臉飛紅，低下頭去，輕輕地道：「我怎麼知道？那日從石屋子出來，你抱著我，突然之間見到了這許多人，我怕得要命，又是害羞，只好閉住了眼睛，可是你爹爹的話，我……我卻是聽得清清楚楚的。」

　　她和段譽都想到了那日在石屋之外，段正游對鍾萬仇所說的一番話：「令愛在這石屋中服侍小兒段譽，歷時已久。孤男寡女，過身露體的躲在一間黑屋子裡，還能有什麼好事做出來？我兒是鎮南王世子，雖然未必能娶令愛為世子王妃，但三妻四妾，有何不可？你我不是成了親家嗎？哈哈，呵呵呵！」

　　段譽見她臉上越來越紅，囁嚅道：「好妹子……原來你還不……還不知道這中間的緣由……好妹子，那……那是不成的。」鍾靈急道：「是木姊姊嗎？」段譽道：「不是的。她……她也是我的……」鍾靈微笑道：「你爹爹還過什麼三妻四妾的，我又不是不肯讓她，她凶得很，我還能跟她爭嗎？」說著伸了伸舌頭。

　　段譽見她仍是一副天真爛漫的模樣，同時胸口又痛了起來，這時候實不方便跟她說明真相，問道：「你怎麼到這裡來的？」

　　鍾靈道：「我一路來尋你，在中原東尋西找，聽不到半點訊息。前幾天說也真巧，見到了你的徒兒岳老三，他可沒見到我。我聽到他在跟人商量，說各路好漢都要上少林寺來，有一場大熱鬧瞧，他們也要來，那個惡人云中鶴取笑他，說多半會見到他師父。岳老三大發脾氣，說一見到你，就扭斷你的脖子，我又是歡喜，又是擔心，便悄悄地跟著來啦。我怕給岳老三和雲中鶴見到了，不敢跟得太近，只是在山下亂走，見到人就打聽你的下落，想叫你小心，你徒兒要扭斷你脖子。見到這裡有一所空屋子沒有住，我便老實不客氣地住下來了。」

　　段譽聽她說得輕描淡寫，但見她臉上頗有風箱之色，已不像當日在無量宮中初會時那麼全然的無憂無慮，心想她小小年紀，為了尋找自己，孤身輾轉江湖，這些日子來自必吃了不少苦頭，對自己的情意實是可感，忍不住伸出手去握住她手，低聲道：「好妹子，總算天可憐見，叫我又見到了你！

　　鍾靈微笑道：「總算天可憐見，也叫我又見到了你。嘻嘻，這可不是廢知？你既見到了我，我自然也見到了你。」在床沿上坐下，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段譽睜大了眼睛，道：「我正要問你呢，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我只知道那個惡和尚忽然對我暗算。我胸口中了他的無形刀氣，受傷甚重，以後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鍾靈皺起了眉頭，道：「那可真奇怪之極了！昨日黃昏時候，我到菜園子去拔菜，在廚房裡洗乾淨了切好，正要去煮，聽到房中有人呻吟。我嚇了一跳，拿了菜刀走進房來，只見我炕上睡得有人。我連問幾聲：「是誰？是誰？」不聽見回答。我想定是壞人，舉起菜刀，便要向炕人那人吹將下去。幸虧……幸虧你是仰天而臥，刀子還沒吹到你身上，我已先見到了你的臉……那時候我……我真險些兒暈了過去，連菜刀掉在地下也不知道。」說到這裡，伸手輕拍自己胸膛，想是當時情勢驚險，此刻思之，猶有餘悸。

　　段譽尋思：「此處既離少林寺不遠，想必是我受傷之後，有人將我送到這裡來了。」

　　鍾靈又道：「我叫你幾聲，你卻只是呻吟，不來睬我。我一摸你額頭，燒得可厲害，又見你衣襟上有許多鮮血，知道你受了傷，解開你衣衫想瞧瞧傷口，卻是包紮的好好的。我握觸動傻上，沒敢打開繃帶。等了好久，你總是不醒。唉，我又歡喜，又焦急，可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段譽道：「累得你掛念，真是好生過意不去。」

　　鍾靈突然臉孔一板，道：「你不是好人，早知你這麼沒良心，我早不想念你了。現下我就不理你了，讓你死也好，活也好，我總是不來睬你。」

　　段譽道：「怎麼了？怎麼忽然生起氣來了？」鍾靈哼的一聲，小嘴一撅，道：「你自己知道，又來問我幹麼？」段譽急道：「我……我當真不知，好妹子，你跟我說了吧！」鍾靈嗔道：「呸！誰是你的好妹子了？你在睡夢中說了些什麼話？你自己知道，卻來問我？當真好沒來由。」段譽急道：「我睡夢中說什麼來著？那是糊里糊塗地言語，作不得準。啊，我想起來啦，我定是在夢中見到了你，歡喜得很，說話不知輕重，以致冒犯了你。」

　　鍾靈突然垂下淚來，低頭道：「到這時候，你還在騙我。你到底夢見了什麼人？」段譽歎了口氣，道：「我受傷之後，一直昏迷不醒，真的不知說了什麼些亂七八糟的話。」鍾靈突然大聲道：「誰是王姑娘？王姑娘是誰？為什麼你在昏迷之中只是叫她的名字？」

　　段譽胸口一酸，道：「我叫了王姑娘的名字麼？」鍾靈道：「你怎麼不叫？你昏迷不醒的時候也在叫，哼，你這會兒啊，又在想她了，好！你去叫你的王姑娘來服侍你，我可不管了！」段譽歎了口氣，道：「王姑娘心中可沒我這個人，我便是想她，卻也枉然。」鍾靈道：「為什麼？」段譽道：「她只喜歡她的表哥，對我向來是愛理不理的。」

　　鍾靈轉嗔為喜，笑道：「謝天謝地，惡人自有惡人磨！」段譽道：「我是惡人麼？」鍾靈頭一側，半邊秀髮散了開來，笑道：「你徒兒岳老三是三惡人，徒兒都這麼惡，師父當然更是惡上加惡了。」段譽笑道：「那麼師娘呢？岳老三不是叫你作『師娘』的嗎？」話一出口，登時好生後悔：「怎地我跟自己親妹子說這些風話？」

　　鍾靈臉上一紅，啐了一口，心中卻大有甜意，站起身來，到廚房去端了一碗雞湯出來，道：「這鍋雞湯煮了半天了，等著你醒來，一直沒熄火。」段譽道：「真不知道怎生謝你才好。」見鍾靈端著雞湯過來，掙扎著便要坐起，牽動胸口傷處，忍不住輕輕哼了一聲。

　　鍾靈忙道：「你別起來，我來喂惡人小祖宗。」段譽道：「什麼惡人小祖宗？」鍾靈道：「你是大惡人的師父，不是惡人小祖宗？」段譽笑道：「那麼你……」鍾靈用匙羹掏起了一匙熱氣騰騰雞湯，對準他臉，佯怒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不用熱湯潑你？」段譽伸了舌頭，道：「不敢了，不敢了！惡人大小姐、惡人姑奶奶果然厲害，夠惡！」鍾靈撲哧一笑，險些將湯潑到段譽身上，急忙收斂心神，伸匙嘴邊，試了試匙羹中雞湯已不太燙，這才伸到段譽口邊。

　　段譽喝了幾口雞湯，見她臉若朝霞，上唇微有幾粒細細汗珠。此時正當六月大暑天時，她一雙小臂露在衣袖之外，皓腕如玉，段譽心中一蕩，心想：「可惜她又是我的親妹子！她是我親妹子，那倒也不怎麼打緊……唉，如果這時候在餵我雞湯的是王姑娘，縱然是腐腸鳩毒，我卻也甘之如飴。」

　　鍾靈見他呆呆的望著自己，萬料不到他這時竟會想著別人，微笑道：「有什麼好看？」

　　忽聽得呀的一聲，有人推門進來，跟著一個少女聲音說道：「咱們且在這裡歇一歇。」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好，可真累了你，我……我真是過意不去。」那少女道：「廢話！」

　　段譽聽那二人聲音，正是阿紫和丐幫幫主莊聚賢。他雖未和阿紫見面、說過話，但已得朱丹臣等人告知，這小姑娘是父親的私生女兒，又是自己的一個妹子，謝天謝地，幸好沒跟自己有甚情孽牽纏。這個小妹子自幼拜在星宿老人門下，沾染邪惡，行事任性，鎮南王府四大衛護之一的褚萬里在受她之氣而死。段譽自幼跟褚古傅朱四大衛護甚是交好，想到褚萬里之死，頗不願和這個頑劣的小妹子相見，何況昨日自己相助蕭峰而和莊聚賢為敵，此刻給他見到，只怕性命難保，忙豎起手指，作個噤聲的手勢。

　　鍾靈點了點頭，端著那碗雞湯，不敢放到桌上，深恐發出些微聲響。只聽得阿紫叫道：「喂，有人麼？有人麼？」鍾靈瞧了瞧段譽，並不答應，尋思：「這人多半是王姑娘了，她和表哥在一起，因此段郎不願和她見面。」她很想去瞧瞧這「王姑娘」的模樣，到底是怎生花容月貌，竟令段郎為她這般神魂顛倒，卻又不敢移動腳步，心想段郎若和他相見，多半沒有好事，且任她叫嚷一會，沒人理睬，她自然和表哥去了。

　　阿紫又大叫：「屋裡的人怎麼不死一個出來？再不出來，姑娘放火燒了你的屋子。」鍾靈心道：「這王姑娘好橫蠻！」游坦之低聲道：「別作聲，有人來了！」阿紫道：「是誰？丐幫的？」游坦之道：「不知道。有四五個人，說不定是丐幫的。他們正在向這邊走來。」阿紫道：「丐幫這些臭長老們，除了一個全長老，沒半個好人，他們這可又想造你的反啦。要是給他們見到了，咱二人都要糟糕。」游坦之道：「那怎麼辦？」阿紫道：「到房裡躲一躲再說，你受傷太重，不能跟他們動手。」

　　段譽暗暗叫苦，忙向鍾靈打個手勢，要她設法躲避。但這是山農陋屋，內房甚是狹隘，一進來便即見到，實是無處可躲。鍾靈四下一看，正沒作理會處，聽得腳步聲響，廳堂那二人已向房中走來，低聲道：「躲到炕底下去。」放下湯碗，不等段譽示決心可否，將他抱了出來，兩人都鑽入了炕底。少室山上一至秋冬便甚寒冷，山民均在炕下燒火取暖，此時正當盛暑，自是不須燒火，但炕底下積滿了煤灰焦炭，段譽一鑽進去，滿鼻塵灰，忍不住便要打噴嚏，好容易才忍住了。

　　鍾靈往外瞧去，只見到一雙穿著紫色緞鞋的纖腳走進房內，卻聽得那男人的聲音說道：「唉，我要你背來背去，實在是太褻瀆了姑娘。」那少女道：「咱們一個盲，一個跛，只好互相照料。」鍾靈大奇，心道：「原來王姑娘是個瞎子，她將表哥負在背上，因此我瞧不見那男人的腳。」

　　阿紫將游坦之往床上一放，說道：「咦！這床剛才有人睡過，蓆子也還是熱的。」

　　只聽得砰的一聲，大門被人踢開，幾個人衝了進來。一人粗聲說到：「莊幫主，幫中大事未了，你這麼撒手便溜，算是什麼玩意？」正是宋長老。他率領著兩名七袋弟子、兩名六袋弟子，在這一帶追尋游坦之。

　　蕭氏父子、慕容父子以及少林群僧、中原群雄紛紛奔進少林寺後，群丐覺得今日顏面喪盡，如不急行設法，只怕這中原第一大幫再難在武林中立足，蕭氏父子和慕容博怨仇糾纏，群丐事不關己，也不想插手，雖然對包不同說同仇敵愾，要找蕭峰的晦氣，畢竟本幫今日如何安身立命，才是一等一的大事，大家只掛念著一件事：「須得另立英主，率領幫眾，重振雄風，挽回丐幫已失的令譽。」尋莊聚賢時，此人在混亂中已不知去向。群丐均想他雙足已斷，走到到遠處，當下分路尋找。至於找到後如何處置，群丐議論未定，也沒想到該當拿他怎麼樣，但此人決計不能再為丐幫幫主，卻是眾口一詞，絕無異議。有人大罵他拜星宿老怪為師，丟盡了丐幫的臉；有人罵他派人殺害本幫兄弟，非好好跟他算帳不可。至於全冠清，早已由宋長老、吳長老合力擒下，綁縛起來，待拿到莊聚賢後一併處治。

　　宋長老率領著四名弟子在少室山東南方尋找，遠遠望見樹林中紫色衣衫一閃，有人進了一間農舍之中，認得正是阿紫，又見她背負得有人，依稀是莊聚賢的模樣，當即追了下來，闖進農舍內房，果見莊聚賢和阿紫並肩坐在炕上。

　　阿紫冷冷的道：「宋長老，你既然仍稱為幫主，怎麼大呼小叫，沒半點謁見幫主的規矩？」宋長老一怔，心想她的話倒非無理，便道：「幫主，咱們數千兄弟，此刻都留在少室山上，如何打算，要請幫主示下。」游坦之道：「你們還當我是幫主麼？你想叫我回去，只不過是要殺了我出氣，是不是？我不去！」

　　宋長老向四名弟子道：「快去傳訊，幫主在這裡。」四名弟子應道：「是！」轉身出去。阿紫喝道：「下手！」游坦之應聲一掌拍出，炕底下鍾靈和段譽只覺房中突然一陣寒冷徹骨，那四名丐幫弟子哼也沒哼一聲，已然屍橫就地。宋長老又驚又怒，舉掌當胸，喝道：「你……你……你對幫中兄弟，竟然下這等毒手！」阿紫道：「將他也殺了。」游坦之又是一拳，宋長老舉拳一擋，「啊」的一聲慘呼，摔出了大門。

　　阿紫格格一笑，道：「這人也活不成了！你餓不餓？咱們去找些吃的。將游坦之負在背上，兩人同到廚房之中，將鍾靈煮好了的飯菜拿到廳上，吃了起來。

　　鍾靈在段譽耳邊說道：「這二人好不要臉，在喝我給你煮的雞湯。」段譽低聲道：「他們心狠手辣，一出手便殺人，待會定然又進房來。咱們快從後門溜了出去。」鍾靈不願他和那個「王姑娘」相見，聽他這麼說，正是求之不得。

　　兩人輕手輕腳的從炕底爬了出來。鍾靈見段譽滿臉煤灰，忍不住好笑，伸手抿住了嘴。出了房門，穿過灶間，剛踏出後門，段譽忍了多時的噴嚏已無法再忍，「乞嗤」一聲，打了出來。

　　只聽得游坦之叫道：「有人！」鍾靈眼見四下裡無處可躲，只灶間後面有間柴房，一拉段譽，鑽進了柴草堆中，只聽阿紫叫道：「什麼人？鬼鬼崇崇的，快滾出來！」游坦之道：「多半是鄉下種田人，我看泌理會。」阿紫道：「什麼不必理會？你如此粗心大意，將來定吃大虧，別作聲！」她眼盲之後，耳朵特別敏銳，依稀聽得有柴草沙沙之聲，說道：「柴草堆裡有人！」

　　鍾靈心下驚惶，忽覺有水滴落到臉上，伸手一摸，濕膩膩的，跟著又聞到一陣血腥氣，大吃一驚，低聲問道：「你……你傷口怎麼啦？」段譽道：「別作聲！」

　　阿紫向柴房一指，叫道：「在那邊。」游坦之木婉清和的一掌，向柴房疾拍過去，喀喇喇一聲響，門板破碎，木片與柴草齊飛。

　　鍾靈叫道：「別打，別打，我們出來啦！」扶著段譽，從柴草堆爬了出來。段譽先前給鳩摩智刺了一刀「火焰刀」，受傷著實不輕，從炕上爬到炕底，又從炕底躲入柴房，這麼移動幾次，傷口迸裂，鮮血狂瀉。他一受傷，便即鬥志全失，雖然內力仍是充沛之極，卻道自己命在頃刻，全然想不起要以六脈神劍禦敵。

　　阿紫道：「怎麼有個小姑娘的聲音？」游坦之道：「有個男人帶了個小姑娘，躲在柴草堆中，滿身都是血，這小姑娘眼睛骨溜溜地，只是瞧著你。」阿紫眼盲之後，最不喜旁人提到「眼睛」二字，游坦之不但說到「眼睛」，而且是「小姑娘的眼睛」，更加觸動她心事，問道：「什麼骨溜溜地，她的眼睛長得很好看麼？」游坦之還沒知道她已十分生氣，說道：「她身上污穢得緊，是個種田人家女孩，這雙眼睛麼，倒是漆黑兩點，靈活得緊。」鍾靈在炕底上沾得滿頭滿臉儘是塵沙炭屑，一雙眼睛卻仍是黑如點漆，朗似秋水。

　　阿紫怒極，說道：「好！莊公子，你快將她眼珠挖了出來。」游坦之一驚，道：「好端端的，為什麼挖她眼睛？」阿紫隨口道：「我的眼睛給丁老怪弄瞎了，你去將這小姑娘的眼挖了出來，給我裝上，讓我重見天日，豈不是好？」

　　游坦之暗暗吃驚，尋思：「倘若她眼睛又看得見了，見到我的醜八怪模樣，立即便不睬我了，說不定更認出我的真面目，知道我便是那個『鐵丑』，那可糟糕之極了，這件事萬萬不能做。」說道：「倘若我能醫好你的雙眼，那當真好得很……不過，你這法子，恐怕……恐怕不成吧？」

　　阿紫明知不能挖別人的眼珠來填補自己盲了的雙眼，但她眼盲之後，一肚子的怨氣，只盼天下個個人都沒眼睛，這才快活，說道：「你沒試過，怎知道不成？快動手，將她眼珠挖出來。」她本將游坦之負在背上，當即邁步，向段譽和鍾靈二人走去。

　　鍾靈聽了他二人的對答，心中極怕，拔腳狂奔，頃刻間便已跑在十餘丈外。阿紫雙眼盲了，又負上個游坦之，自然難以追上，何況游坦之並不想追上鍾靈，指點時方向既歪了，出言也是吞吞吐吐，失了先機。

　　阿紫聽了鍾靈的腳步聲，知道追趕不上，回頭叫道：「女娃子既然逃走，將那男的宰了便是！」

　　鍾靈遙遙聽得，大吃一驚，當即站定，回轉身來，只見段譽倒在地下，身旁已流了一灘鮮血，她奔了回來，叫道：「小瞎子！你不能傷他。」這時她與阿紫正面相對，見她容貌俏麗，果然是個小美人兒，說什麼也想不到心腸竟如此毒辣。

　　阿紫喝道：「點了她穴道！」游坦之雖然不願，但對她的吩咐從來不敢有半分違拗，在大遼南京南院大王府中是如此，做丐幫幫主後仍是如此，當即俯身伸指，將鍾靈點倒在地。鍾靈叫道：「王姑娘，你千萬別傷他，他……他在夢中也叫你的名字，對你實在是一片真心！」阿紫奇道：「你說什麼？誰是王姑娘？」鍾靈道：「你……你不是王姑娘？那麼你是誰？」阿紫微微一笑，說道：「哼，你罵我『小瞎子』，你自己這就快變小瞎子了，還東問西問幹麼？乘著這時候還有一對眼珠子，快多瞧幾眼是正緊。」將游坦之放在地下，說道：「將這小姑娘的眼珠子挖出來吧！」

　　游坦之道：「是！」伸出左手，抓住了鍾靈的頭頸。鍾靈嚇得大叫：「別挖我眼睛，別挖我眼睛。」

　　段譽迷迷糊糊的躺在地下，但也知道這二人是要挖出鍾靈的眼珠，來裝入阿紫的眼眶，也知鍾靈明明已然脫身，只因為相救自己，這才自投羅網，他提一口氣，說道：「你們……還是剜了我的眼珠，咱們……咱們是一家人……更加合用些……」

　　阿紫不明白他說些什麼，不加理睬，催游坦之道：「怎麼還不動手？」游坦之無可奈何，只得應道：「是」將鍾靈拉近身來，右手食指伸出，向她右眼挖去。

　　忽聽得一個女人聲音道：「喂，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游坦之一抬頭，登時臉色大變，只見山澗房柳樹下站著二男四女。兩個男人是蕭峰和虛竹，四個少女則是虛竹的侍女梅蘭菊竹四劍。

　　蕭峰一瞥這間，便見到段譽躺在地下，一個箭步搶了過來，將段譽抱起，皺眉道：「傷口又破了，出了這許多血。」左腿跪下，將他身子倚在腿上，檢視他傷口。虛竹跟著走近，看了段譽的傷口，道：「大哥不必驚慌，我這『九轉熊蛇丸』治傷大有靈驗。」點了段譽傷口周圍的穴道，止住血流，將「九轉熊蛇丸」餵他服下。

　　段譽叫道：「大哥、二哥……快……快救人……不許他挖鍾姑娘的眼珠。鍾姑娘是我的……我的……好妹子。」蕭峰和虛竹同時向游坦之瞧去。游坦之心下驚慌，何況本來就不想挖鍾靈眼珠，當即放開了她。

　　阿紫道：「姊夫，我姊姊臨死時說什麼來？你將她打死之後，便將她的囑咐全然放在腦後了嗎？」蕭峰聽她又提到阿朱，又是傷心，又是氣惱，哼了一聲，並不答話。阿紫又道：「你沒好好照顧我，丁老怪將我眼睛弄瞎，你也全沒放在心上。姊夫，人家都說你是當世第一大英雄，卻不能保護你的小姨子。難道是你沒本事嗎？哼，丁老怪明明打你不過。只不過你不來照顧我、保護我而已。」

　　蕭峰黯然道：「你給丐幫擄去，以致雙目失明，都是我保護不周，我確是對不起償。」

　　他初時見到阿紫又在胡作非為，叫人挖鍾靈的眼睛，心中甚是氣惱，但隨即見到她茫然無光的眼神，立時便想起阿朱臨死時的囑咐。在那個大雷雨的晚上，青石小橋之畔，阿朱受了他致命的一擊之後，在他懷中說道：「我只有一個同父同母的好妹子，我們自幼不得在一起，求你照看於她，我擔心她入了歧途。」自己曾說：「別說一件，百件千件也答允你。」可是，阿紫終於又失了一雙眼睛，不管她如何不好，總是自己保護不周。他想到這裡，胸口酸痛，眼光中流露出溫柔的神色。

　　阿紫和他相處日久，深知蕭峰的性情，只要自己一提到阿朱，那真是百發百中，再為難的事情也能答允。她恨極鍾靈罵自己為「小瞎子」，暗道：「我非叫你也嘗嘗做『小瞎子』的味道不可」。當下幽幽歎了口氣，向蕭峰道：「姊夫，我眼睛瞎了，什麼也瞧不見，不如死了倒好。」

　　蕭峰道：「我已將你交給了你爹爹、媽媽，怎麼又跟這莊幫主在一起了？」這時他已看了出來，阿紫與這莊聚賢在一起，實出自願，而且莊聚賢還很聽她的話，又道：「你還是跟你爹爹回大理去吧。你眼睛雖然盲了，但大理王府中有許多婢僕服侍，就不會太不方便。」阿紫道：「我媽媽又不是真的王妃，我到了大理，王府中勾心鬥角的事兒層出不窮，爹爹那些手下人個個恨得我要命，我眼眼瞎了，雖給人謀害不可。」蕭峰心想此言倒也有理，便道：「那麼你隨我回南京去，安安靜靜的過活，勝於在江湖上冒險。」

　　阿紫道：「再到你王府去？唉喲，我以前睛睛不瞎，也悶得要生病，怎麼能再去呢？你又不肯像這位莊幫主那樣，從來不違拗我的話，我寧可在江湖上顛沛流離，日子總過得開心些。」

　　蕭峰向游坦之瞧了一眼，心想：「看來小阿紫似乎是喜歡上了這個丐幫幫主。」說道：「這莊幫主到底是什麼來歷，你可問過他麼？」

　　阿紫道：「我自然問過的。不過一個人說起自己的來歷，未必便靠得住。姊夫，從前你做過丐幫幫主之時，難道肯對旁人說你是契丹人麼？」

　　蕭峰聽她話中含譏帶刺，哼了一聲，便不再說，心中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應該任由她跟隨這人品卑下的莊幫主而去。

　　阿紫道：「姊夫，你不理我了麼？」蕭峰皺眉道：「你到底想怎樣？」阿紫道：「我要你挖了這姑娘的眼珠出來，裝在我眼中。」頓了一頓，又道：「莊幫主本來正在給我辦這件事，你不來打岔，他早辦妥啦，嗯，你來給我辦也好，姊夫，我倒想知道，到底是你對我好些，還是莊幫主對我好。從前，你抱著我去關東療傷，那時候你也對我千依百順，我說什麼你是幹什麼。聽倆住在一個帳逢之中，你不認日夜，都是抱著我不離身子。姊夫，怎麼你將這些事都忘記了嗎？」

　　游坦之眼中射出凶狠怨毒的神色，望著蕭峰，似乎在說：「阿紫姑娘是我的人，自今以後，你別想再碰她一碰。」

　　蕭峰對他並沒留意，說道：「那時你身受重傷，我為了用真氣替你續命，不得不順著你些兒。這位姑娘是我把弟的朋友，怎能挖她眼睛來助你復明？何況世上壓根兒就沒這樣的醫術，你這念頭當真是異想天開！」

　　虛竹忽然插口道：「我瞧段姑娘的雙眼，不過是外面一層給灸壞了，倘若有一對活人的眼珠給換上，說不定能復明的。」逍遙派的高手醫術通神，閻王失望薛神醫便是虛竹的師侄。虛竹於醫術雖然所知無多，但跟隨天山童姥數月，什麼續腳、換手等諸般法門，卻也曾聽她說過。

　　阿紫「啊」的一聲，歡呼起來，叫道：「虛竹先生，你這話可不是騙我吧？」虛竹道：「出家人不打誑……」想起自己不是「出家人」，臉上微微一紅，道：「我自然不是騙你，不過……不過……」阿紫道：「不過什麼？好虛竹先生，你和我姊夫義結金蘭，咱二人便是一家人。你剛才總也聽到我姊夫的話，他可最疼我啦。姊夫，姊夫，無論如何，你得請你義弟治好我眼睛。」虛竹道：「我曾聽師伯言道，倘若眼睛沒全壞，換上一對活人的眼珠，有時候確能復明的。可是這換眼的法子我卻不會。」

　　阿紫道：「那你師伯老人家一定會這法子，請你代我求求他老人家。」虛竹歎了一口氣，道：「我師伯已不幸逝世。」阿紫頓足叫道：「原來你是編些話來消遣我。」虛竹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我縹緲峰靈鷲宮所藏醫書藥典甚多，相信這換眼之法也必藏在宮裡。可是……可是……」阿紫又是喜歡，又是擔心，道：「這這麼一個大男人家，怎地說話老是吞吞吐吐，唉，又有什麼『可是』不『可是』了？」

　　虛竹道：「可是……可是……眼珠子何等寶貴，又有誰肯換了給你？」

　　阿紫嘻嘻一笑，道：「我還道有什麼為難的事兒，要活人的眼珠子，那還不容易？你把小姑娘的眼睛挖出來便是。」

　　鍾靈大聲叫道：「不成，不成，你們不能挖我眼珠。」

　　虛竹道：「是啊！將心比心，你不願瞎了雙眼，鍾姑娘自然也不願失了眼睛。雖然釋迦牟尼前生作菩薩時，頭目血肉，手足腦髓都肯佈施給人，然而鍾姑娘又怎能跟如來相比？再說，鍾姑娘是我三弟的好朋友……」突然間頭頭一震：「啊喲，不好！當日在靈鷲宮裡，我和三弟二人酒後吐露真言，原來他的意中人便是我的『夢姑』。此刻看來，三弟對這位鍾姑娘實在極好。適才聽他對阿紫言道，寧可剜了他的眼珠，卻不願她傷害鍾姑娘，一個人的五官四肢，以眼睛最是重要，三弟居然肯為鍾姑娘捨去雙目，則對她情意之深，可想而知，難道這位鍾姑娘，便是在冰窖之中和我相聚三夕的夢姑麼？」

　　他想到這裡，不由得全身發抖，轉頭偷偷向鍾靈瞧去。但見他雖然頭上臉上沾滿了煤灰草屑，但不掩其秀美之色。虛竹和「夢姑」相聚的時刻頗不為少，只是處身於暗不見天日的冰窖之中，那「夢姑」的相貌到底如何，自己卻半點也不知道，除非伸手去摸摸她的面龐，才依稀可有些端倪，如能摟一摟她的纖腰，那便又多了三分把握，但在這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他如何敢伸手去摸鍾靈的臉？至於摟摟抱抱，更加不必提了。

　　一想到摟抱「夢姑」，臉上登時發燒，鍾靈的聲音顯然和「夢姑」頗不相同，但想一個人的話聲，在冰窖中和空曠處聽來差別殊大，何況「夢姑」跟著他說都是柔聲細語，綿綿情話，鍾靈卻是驚恐之際的尖聲呼叫，情景既然不同，語音有異，也不足為奇。虛竹凝視鍾靈，心中似乎伸出一隻手掌來，在她臉上輕輕撫摸，要知道她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夢姑」。他心中情意大盛，臉上自然而然現出溫柔款款的神色。

　　鍾靈見他神情和藹可親，看來不會挖自己的眼珠，稍覺寬心。

　　阿紫道：「虛竹先生，我是你三弟的親妹子，這鍾姑娘只不過是他朋友。妹子和朋友，這中間的分別可就大了。」

　　段譽服了靈鷲宮的「九轉熊蛇丸」後，片刻間傷口便已無血流出，神智也漸漸清醒，什麼換換眼珠之事，並未聽得明白，阿紫最後這幾句話，卻十分清晰的傳入了耳中，忍不住哼一聲，說道：「原來你早知我是你的哥哥，怎麼又叫人來傷我性命？」

　　阿紫笑道：「我從來沒跟你說過話，怎認得你的聲音？昨天聽到爹爹、媽媽說起，才知道跟我姊夫、虛竹先生拜把子，打得慕容公子一敗塗地的大英雄，原來是我親哥哥，這可妙得很啊。我姊夫是大英雄、我親哥哥也是大英雄，真正了不起！」段譽搖頭道：「什麼大英雄？丟人現眼，貽笑大方。」阿紫笑道：「啊喲，不用客氣。小哥哥，你躲在柴房中時，我怎知道是你？我眼睛又瞧不見。直到聽得你叫我姊夫作『大哥』，才知道是你。」段譽心想倒也不錯，說道：「二哥既知治眼之法，他總會設法給你醫治，鍾姑娘的眼珠，卻萬萬碰他不得。她……她也是我的親妹子。」

　　阿紫格格笑道：「剛才在那邊山上，我聽得你拚命向那個王姑娘討好，怎麼一轉眼間，又瞧上這個鐘姑娘了？居然連『親妹子』也叫出來啦，小哥哥，你也不害臊？」段譽給她說得滿臉通紅，道：「胡說八道！」阿紫道：「這鍾姑娘倘若是我嫂子，自然動不得她的眼珠子。但若不是我嫂子，為什麼動她不得？小哥哥，她到底是不是我嫂子？」

　　虛竹斜眼向段譽看去，心中怦怦亂跳，實不知鍾靈是不是「夢姑」，假如不是，自然無妨，但如她果真便是「夢姑」，給段譽娶了為妻，那可不知如何是好了。他滿臉憂色，等待段譽回答，這一瞬之間過得比好幾個時辰還長。

　　鍾靈也在等待段譽回答，尋思：「原來這姑娘是你妹子，連她也在說你向王姑娘討好，那麼你心中歡喜王姑娘，決不是假的了。那為什麼剛才你又說我是岳老三的『師娘』？為什麼你又肯用你的眼珠子來換我的眼珠子？為什麼你當眾叫我『親妹子』？」

　　只聽得段譽說道：「總而言之，不許你傷害鍾姑娘。你小小年紀，老不是做好事，咱們大理的褚萬里褚大哥，便是給你活活氣死的。你再起歹心，我二哥便不肯給你治眼了。」

　　阿紫扁了扁嘴，道：「哼！倒會擺兄長架子。第一次生平跟我說話，也不親親熱熱的，卻教訓起人來啦！」

　　蕭峰見段譽精神雖仍十分萎頓，但說話連貫，中氣漸旺，知道靈鷲宮的「九轉熊蛇丸」已生奇驗，他性命已然無礙，便道：「三弟，咱們同到屋裡歇一歇，商量行止。」段譽道：「甚好！」腰一挺，便站了起來。鍾靈叫道：「唉喲，你不可亂動，別讓傷口又破了。」語音充滿關切之情。蕭峰喜道：「二弟，你的治傷的靈藥真是神奇無比。」

　　虛竹「嗯了幾聲」心中卻在琢磨鍾靈這幾句情意款款的關懷言語，恍恍惚惚，茫茫若失。

　　眾人走進屋去。段譽上炕睡臥，蕭峰等便坐在炕前。這時天色已晚，梅蘭竹菊四姝點亮了油燈，分別烹茶做飯，依次奉給蕭峰、段譽、虛竹和鍾靈，對游坦之和阿紫卻不理不睬。阿紫心下惱怒，依她往日生性，便要對靈鷲宮四姝下暗害，但她想到若雙目復明，唯有求懇虛竹，只得強抑怒火。

　　蕭峰哪裡去理會阿紫是否在發脾氣，順手拉開炕邊的桌子的一隻抽屜，不禁一怔。段譽和虛竹見裡面放著的都是些小孩子的玩物，有木雕的老虎，泥捏的小狗，草編的蟲籠，關蟋蟀的竹筒，還有幾把生了銹的小刀。這些玩物皆是農家常見之物，毫不出奇。蕭峰卻拿起那只木虎來，瞧著呆呆的出神。

　　阿紫不知他在幹什麼，心中氣悶，伸手卻掠頭髮，手肘拍的一下，撞到身邊一架紡棉花的紡車。她從腰間拔出劍來，刷的一聲，便將那紗車劈兩截。

　　蕭峰陡然變色，喝道：「你……你幹什麼？」阿紫道：「這紡車撞痛了我，劈爛了它，又礙你什麼事了？」蕭峰怒道：「你給我出去！這屋裡的東西，你怎敢隨便損毀？」

　　阿紫道：「出去便出去！」快步奔出。她狂怒之下，走得快了，砰的一聲，額頭撞在門框上。她一聲肯，摸清去路，仍是急急走出。蕭峰心中一軟，搶上去挽住她的右臂，柔聲道：「阿紫，你撞痛了麼？」阿回身過來，撲在他懷裡，放聲哭了出來。

　　蕭峰輕拍她背脊，低聲道：「阿紫，是我不好，不該對你這般粗聲大氣的。」阿紫哭道：「你變啦，你變啦！不像從前那樣待我好了。」蕭峰柔聲道：「坐下歇一會兒，喝口茶，好不好？」端起自己茶碗，送到阿紫口邊，左手自然而然的伸過去摟著她的腰。當年阿紫被他打斷肋骨之後，蕭峰足足服侍了她一年有餘，別說送茶送飯，連更衣、梳頭、大小便等等親呢的事也不得不為她做。當時阿紫肋骨斷後，無法坐直，蕭峰餵藥、喂湯之時，定須以左手摟住她身子，積久成習，此刻餵她喝茶，自也如此。阿紫在他手中喝幾口茶，心情也舒暢了，嫣然一笑，道：「姊夫，你還趕我不趕？」

　　蕭峰放開她身子，轉頭將茶碗放到桌上，陰沉沉的暮色之中，突見兩道野獸般的凶狠目光，怨毒無比的射向自己。蕭峰微微一征，只見游坦之坐在屋角落地下，緊咬牙齒。鼻孔一張一合，便似要撲上來向自己撕咬一般。蕭峰心想：「這人不知到底是什麼來歷，可處處透著古怪。」只聽阿紫又道：「姊夫，我劈爛一架破紡車，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蕭峰長歎一聲，說道：「這是我義父義母的家裡，你劈爛的，是我義母的紡車。」

　　眾人都吃了一驚。

　　蕭峰手掌托著那隻小小木虎，凝目注視。燈火昏黃，他巨大的身影照在泥壁上。他手掌握攏，中指和食指在木雕小虎背上輕輕撫摸，臉上露出愛憐之色，說道：「這是我義父給我刻的，那一年我是五歲，義父……那時候我叫他爹爹……就在這一盞油燈旁邊，給我刻這隻小老虎，媽媽在紡紗。我坐在爹爹腳邊，眼看小老虎的耳朵出來了，鼻子出來了，心裡真高興……」

　　段譽問道：「大哥，是你救我到這裡來的？」蕭峰點頭道：「是。」

　　原來那老名老僧正為眾人說法之時，鳩摩智突施毒手，傷了段譽。無名老僧袍袖一拂，將鳩摩智推出數丈之外。鳩摩智不也停留，轉身飛奔下山。

　　蕭峰見段譽身受重傷，心加施救，玄生取出治傷靈藥，給段譽敷上。鳩摩智這一招『火焰刀』勢道凌厲之極，若不是段譽內力深厚，刀勢及胸之時自然而然生出暗勁抵禦，當場便已死於非命。

　　蕭峰眼見山風猛烈，段譽重傷之餘，不宜多受風吹，便將他抱到自己昔年的故居中來。他將段譽放在炕上，立即轉身，既要去和父親相見，又須安頓一十八名契丹武士，萬沒料到他義父母死後遺下來的空屋，這幾天來竟然有人居住，而且所住的更是段譽的舊識。

　　他再上少林寺中，寺中紛擾已止。蕭遠山和慕容博已在無名僧佛法點化之下，皈依三寶，在少林寺出家。兩人不但解仇釋怨，而且成了師兄弟。

　　蕭遠山所學到的少林派武功既不致傳到遼國，中原群雄便都放了心。蕭峰影蹤不見，十八名契丹武士在靈鷲宮庇護之下，無法加害。各路英雄見大事已了，當即紛紛告辭下山。蕭峰不願和人相見，再起爭端，當下藏身於寺旁的一個山洞之中，直到傍晚，才到山門求見，要和父親相會。

　　少林寺的知客僧進去稟報，過了一會，回身出來，說道：「蕭施主，令尊已在本寺出家為僧。他要我轉告施主，他塵緣已了，心得解脫，深感平安喜樂，今後一心學佛參禪，願施主勿以為念。蕭施主在大遼為官，只盼宋遼永息干戈。遼帝若有侵宋之意，請施主發慈悲心腸，眷顧兩國千萬生靈。」

　　蕭峰合什道：「是！」心中一陣悲傷，尋思：「爹爹年事已高，今日不願和我相見，此後只怕更無重會之期了。」又想：「我為大遼南院大王，身負南疆重寄。大宋若要侵遼，我自是調兵遣將，阻其北上，但皇上如欲殺兵征宋，我自亦當極力諫阻。」

　　正尋思間，只聽得腳步聲響，寺中出來七八名高僧，卻是神山上人、哲羅星等一干外來高僧。玄寂、玄生等行禮相送。那波羅星站在玄寂身後，一般的合什送客。

　　哲羅星道：「師弟，我西去天竺，今日一別，從此相隔萬里，不知何時再得重會。你當真決意不願回去故鄉，要終老於中土麼？」他以華語向師弟說話，似是防少林寺僧人起疑。波羅星微笑道：「師兄怎地仍是參悟不透？天竺即中土，中土即天竺，此便是達摩祖師東來意。」哲羅星心中一凜，說道：「師弟一言點醒。你不是我師弟，是我師父。」波羅星笑道：「入門先分後，悟道有遲早，遲也好，早也好，能參悟更好。」兩人相對一笑。

　　蕭峰避在一旁，待神山、道清、哲羅星等相偕下山，他才慢慢跟在後面。只走得幾步，寺中又出來一人，卻是虛竹。他見到蕭峰，大喜之下，搶步走近，說道：「大哥，我正在到處找你，聽說三弟重傷，不知傷勢如何？」蕭峰道：「我救了下山，安頓在一家莊稼人家裡。」虛竹道：「咱們這便同去瞧瞧可好？」蕭峰道：「甚好，甚好！」兩人並肩同行，走出十餘丈後，梅蘭竹菊四姝從林中出來，跟在虛竹之後。虛竹說起，靈鷲宮諸女和七十二島、三十六洞群豪均已下山，契丹一十八名武士與眾人相偕，料想中原群豪不敢輕易相犯。蕭峰當即稱謝，心想：「我這個義弟來得甚奇，是三弟代我結拜而成金蘭之交，不料患難之中，得他大助。」

　　虛竹又說起已將丁春秋交給了少林寺戒律院看管，每年端午和重陽兩節，少林寺僧給他服食靈鷲宮的藥丸，以解他生死符時發生時的苦楚，他生死懸於人手，料來不敢為非作歹。蕭峰拊掌大笑，說道：「二弟，你為武林中除去一個大害。這丁春秋在佛法陶治之下，將來能逐步化去他的戾氣，亦未可知。」虛竹愀然不樂，說道：「我想在少林寺出家，師祖、師父他們卻趕了我出來。這丁春秋傷天害理，作惡多端，卻能在少林寺清修，怎地我和他二人苦樂的業報如此不同？」蕭峰微微一笑，說道：「二弟，你羨慕丁老怪，丁老怪可更加千倍萬倍的羨慕你了。你身為靈鷲宮主人，統率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威震天下，有何不美？」虛竹搖頭道：「靈鷲宮人都是女人，我一個小和尚，處身其間，實在大大的不便。」蕭峰哈哈大笑，說道：「你難道還是小和尚麼？」

　　虛竹又道：「星宿派那些吹牛拍馬之輩，又都纏住了我，不知如何打發才是。」蕭峰道：「這些人也不都是天生這般，只因在星宿老怪門下，若不吹牛拍馬，便難以活命。二弟，日後你嚴加管教，倘若他們死不肯改，一個個轟了出去便是。

　　虛竹想起父親母親在一天之中相認，卻又雙雙而死，更是悲傷，忍不住便滴下淚來。

　　蕭峰安慰他道：「二弟，世人不如意事，在所多有。當年我被逐去丐幫，普天下英雄豪傑，人人欲殺我而後快，我心中自是十分難過，但過一些時日，慢慢也就好了。」虛竹忽道：「不錯，不錯。如來當年在王捨城靈鷲山說法，靈鷲兩字，原與佛法有緣。總有一日，我要將靈鷲品改作了靈鷲寺，叫那些婆婆、嫂子、姑娘們都做尼姑。」蕭峰仰天大笑，說道：「和尚寺中住的都是尼姑，那確是天下奇聞。」

　　兩人談談說說，來到喬三槐屋後時，剛好碰上游坦之要挖鍾靈的眼珠，幸得及時阻止。

　　段譽問道：「大哥、二哥，你們見到我爹爹沒有？」蕭峰道：「後來沒再見到。」虛竹道：「混亂中群雄一哄一散，小兄沒能去拜候老伯，甚是失禮。」段譽道：「二哥，不必客氣。那段延慶是我家大對頭，我怕他跟我爹爹為難。」蕭峰道：「此事不可不慮，我便去找尋老伯，打個接應。」

　　阿紫道：「你口口聲聲老伯、小伯的，怎麼不叫一聲『岳父大人』？」

　　蕭峰歎道：「這是我畢生恨事，還有什麼話好說？」說著站起身來，要走出房去。

　　這時梅劍端著一碗雞湯，正進房來給段譽喝，聽到了各人的言語，說道：「蕭大俠，不用勞你駕去找尋，婢子這便傳下主人號令，命靈鷲宮屬下四周巡邏，要是見到段延慶有行兇之意，便放煙花為號，咱們前往赴援，你瞧如何？」蕭峰喜道：「甚好！靈鷲宮屬下千餘之眾，分頭照看，自比我們幾個人找尋好得多了。」

　　當下梅劍自去發施號令。靈鷲宮諸部相互聯絡的法子極是迅捷，虛竹一到喬三槐屋中，玄天部諸女便已得到訊息，在符敏儀率領之下，趕到附近，暗加保護。

　　段譽放下了心，跟著便相信起王語嫣，尋思：「她心中恨我之極，只怕此後會面，再也不會睬我我。」言念及此，忍不住歎了口氣。

　　鍾靈甚是關懷，問道：「你傷口痛麼？」段譽道：「也不大痛。」

　　阿紫道：「鍾姑娘，你雖喜歡我小哥哥，卻不明白他的心事，我瞧你番相思，將來渺茫得緊。」鍾靈道：「我又不是跟你說話，誰要你插嘴？」阿紫笑道：「我不插嘴，那不相干。我只怕有個比你美麗十倍、溫柔十倍、體貼十倍的姑娘插了進來，我哥哥便再也不將你放在心上了。我哥哥為什麼歎氣，你不知道麼？歎氣，便是心有不足。你陪著我哥哥，心裡很滿足了，因此就不會歎氣。我哥哥卻長吁短歎，當然是為了另外的姑娘。」阿紫無法挖到鍾靈的眼珠，便以言語相刺，總是要她大感傷痛，這才快意。

　　鍾靈一聽之下，甚是惱怒，但想她這幾句話倒也有理，惱怒之情登時變了愁悶。好在她年紀幼小，向來天真活潑，雖對段譽鍾情，卻不是銘心刻骨的相戀，只是覺得和他在一起相聚，心中說不出的安慰快樂，段譽心中念著別人，不大理睬自己，更是頗為難過，然而除此之外，卻也不覺得如何了。

　　段譽忙道：「鍾……鍾……靈妹妹，你別聽阿紫瞎說。」

　　鍾靈聽段譽叫自己為「靈妹妹」，不再叫「鍾姑娘」，顯得甚是親熱，登時笑逐顏開，說道：「她說話愛刺人，我才不理呢。」

　　阿紫卻心中大怒，她眼睛瞎了之後，最恨人家提起這個「瞎」，段譽倘若是說她「胡說」、「亂說」，她只不過一笑，偏偏他漫不經意的用了「瞎說」二字，便道：「哥哥，你到底喜歡王姑娘多些呢，還是喜歡鍾姑娘多些？王姑娘跟我約好了，定於明日相會。你親口說的話，我要當面跟她說。」

　　段譽一聽，當即坐起，忙問：「你約了王姑娘見面？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情商量？」

　　見了他如此情急模樣，不用他再說什麼話，鍾靈自也知道在他心目之中，那個王姑娘比之自己不知是緊多少倍。她性子爽朗，先前心中一陣難過，到這時已淡了許多。倘若王語嫣和她易地耐而處，得知自己意中人移情別戀，自必淒然欲絕；木婉清多半是立即一箭向段譽射去；阿紫則是設法去將王語嫣害死。鍾靈卻道：「別起身，小心傷口破裂，又會流血。」

　　虛竹在側旁觀三人情狀，尋思：「鍾姑娘對三弟如此一往情深，多半不是我的夢姑。否則她聽到我的說話聲，豈有臉上毫無異狀之理？」但轉念一想，心中又道：「啊喲，不對！童姥師伯、李秋水師步，以及余婆、石嫂、符姑娘等等這一幫女人，個個心眼兒甚多，跟我們男子漢大不相同。說不定鍾姑娘便是夢姑，早已認了我出來，卻絲毫不動聲色，將我蒙在鼓裡。

　　段譽仍在催問阿紫，她明日和王語嫣約定在何處相見。阿紫見他如此情急，心下盤算如何戲弄他一番，說不定還可撿些便宜，當下只是順口敷衍。

　　蘭劍進來回報，說道玄天部已將號令傳出，請段譽放心。段譽說道：「多謝姊姊費心，在下感激不盡。」蘭劍見他以大理國王子之尊，言語態度絕無半點架子，對他頗有好感，聽他又問阿紫詢問明日之約，忍不住插口道：「段公子，你妹子在跟你開玩笑呢，你卻也當作了真的。」段譽道：「姊姊怎知舍妹跟我開玩笑？」蘭劍笑道：「我要是說了出來，段姑娘定然怪我多口，也不知主人許是不許。」

　　段譽忙向虛竹道：「二哥，你要她說吧！」

　　虛竹點了點間，向蘭劍道：「三弟和我不分彼此，你們什麼事都不必隱瞞。」

　　蘭劍道：「剛才我們見到慕容公子一行人下少室山去，聽到他們商量著要到西夏去，王姑娘跟了她表哥同行，這會兒早在數十里之外了。明日又怎麼能跟段姑娘相會？」

　　阿紫啐道：「臭丫頭！明知我要怪你多口，你偏偏又說了出來。你們四姊妹們都是一般的快嘴快舌，主人家在這裡說話，你們好沒規矩，卻來插嘴。」

　　忽然窗外一個少女聲音說道：「段姑娘，你為什麼罵我姊姊？靈鷲宮中神農閣的鑰匙是我管的，你知不知道？主人要找尋給你治眼的法門，非到神農閣去尋書、覓藥不可。」說話的正是竹劍。

　　阿紫心中一凜：「這臭丫頭說的可怕果是實情，在虛竹這死和尚在我治好眼睛之前，可不能得罪他身邊的丫頭，否則她們搗起蛋來，暗中將藥物掉換上幾樣，我的眼睛可糟糕了。哼，哼！我眼睛一治好，總要叫你們知道我的手段。」當下默不作聲。

　　段譽向蘭劍道：「多謝姊姊告知。他們到西夏去？卻又為了什麼？」

　　蘭劍道：「我沒聽到他們說去幹什麼。」

　　虛竹道：』三弟，這一節我卻知道。我聽得公冶先生向丐幫諸長老說道：「他們在途中遇到一們從西夏回歸中土的丐幫弟子，揭到一張西夏國國王的榜文，說道該國公主已到了婚配的年紀，定八月中秋招婿。西夏以弓馬立國，是以邀請普天下英雄豪傑，同去顯演武功，以備國王選擇才貌雙全之士，招為駙馬。」

　　梅劍忍不柱抿嘴說道：「主人，你為什麼不到西夏去試試？只要蕭大俠和段公子不來跟你爭奪，你做西夏國的駙馬爺可說是易如反掌。」

　　梅蘭竹菊四哲學天性嬌憨，童姥待她們猶如親生的小輩一般，雖有主僕之名，實則便似祖孫。只是童姥性子嚴峻，稍不如意，重罰立至，四姊妹倒還戰戰兢兢的不敢放肆。虛竹卻隨和之極，平時和他們相處，非但沒半分主人尊嚴，對她們簡直還恭而敬之，是以四姊妹想到什麼便說什麼，沒有絲毫顧忌。

　　虛竹連連搖頭，說道：「不去，不去！我一個出家……」順口又要把「出家人」三字說出來，總算最後一個「人」咽出腹中，房裡的梅劍、蘭劍，房外的竹劍、菊劍卻已同時笑了出來。虛竹臉上一紅，轉頭偷眼向鍾靈瞧去，只見她怔怔的望著段譽，對自己的話似乎全沒留意。他心驀地一動：「到西夏去，我……我和夢姑，是在西夏靈州皇宮的冰窖之中相會的，夢姑此刻說不定尚在靈州，三弟既不肯說她在住在哪裡，我何不到西夏去打聽打聽？」

　　他心中這麼想，段譽卻也說道：「二哥，你靈鷲宮和西夏國相近，反正要回去，何不便往往夏國走一遭？這位不知道是什麼劍的姊姊……對不起，你們四位相貌一模一樣，我實在分不出來……這位姊姊要你做駙馬爺，雖是說笑，但想到了八月中秋之日，四方豪傑畢集靈州，定是十分熱鬧。大哥，你也不必急急忙忙的趕回南京啦，咱們同到西夏玩玩，然後再到靈鷲宮去嘗一嘗天山童姥的百年佳釀，實是賞心樂事。那日我在靈鷲宮，和二哥兩個喝得爛醉如泥，好不快活。」

　　蕭峰來到少室山時，十八名契丹武士以大皮袋盛烈酒隨行。但此刻眾武士不在身邊，他未曾飲酒之久，聽到段譽說起到靈鷲宮去飲天山童姥的百年佳釀，不由得舌底生津，嘴角邊露出微笑。

　　阿紫搶著道：「去，去，去！姊夫，咱們大夥一起都去。」她知道要治自己眼盲，務須隨虛竹去靈鷲宮中，但若無蕭峰撐腰，虛竹縱然肯治，他手下那四個快嘴丫頭要是一意為難，終不免夜長夢多。她聽段譽沉吟未答，心想：「姊夫相貌粗豪，心中卻著實精細，他此刻早已料到我的用心，不如直言相求，更易得他答允。」當即站起身來，扯著蕭峰的衣袖輕輕搖了幾下，求懇道：「姊夫，你如不帶我去靈鷲宮，我……我便終生不見天日了。」

　　蕭峰心想：「令她雙目復明，確是大事。」又想：「我在大遼位望雖尊，卻沒一個談得來的朋友。中原豪傑都得罪完了，好容易結交到這兩個慷慨豪俠的兄弟，若得多聚幾日，誠大快事。好在阿紫已經尋到，這時候就算回去南京，那也無所事事，氣悶得緊。」當下便道：「好，二弟、三弟，咱們同去西夏走一遭，然後再上二弟的靈鷲宮去，痛飲數日，還須請二弟為段姑娘醫治眼睛。」

　　次日眾人相偕就道。虛竹又道少林寺山門之前叩拜，喃喃祝告，一來拜謝佛祖恩德，二來拜謝寺中諸師二十餘年來的養育教導，三來向父親玄慈、母親葉二娘的亡靈告別。

　　到得山下，靈鷲宮諸女已雇了驢車，讓段譽和游坦之臥在車裡養傷。游坦之滿心不是滋味，但寧可忍辱受氣，說什麼也不願和阿紫分離。只要阿紫偶然揭開車帷，和他說一兩句話，他便要興奮好半天，只是阿紫騎在馬上，前前後後，總是跟隨在蕭峰身邊。游坦之心中難過之極，卻不敢向她稍露不悅之意。

　　走了兩天，靈鷲宮諸部逐漸會合。鸞天部首領向虛竹和段譽稟報，她們已會到鎮南王，告知他段譽傷勢漸癒，並無大礙。鎮南王甚是放心，要鸞天部轉告段譽，早日回去大理。鸞天部諸女又道：「鎮南王一行人是向東北去，段延慶和南海鱷神、雲中鶴去是向西，雙方決計碰不到頭。」段譽甚喜，向鸞天部諸女道謝。

　　鍾靈問段譽道：「令尊要你早回大理，他自己怎地又向東北方去？」段譽微微一笑，尚未回答，阿紫又笑道：「爹爹定是給我媽拉住了，不許他回大理去。鍾姑娘，你想拉住我哥哥的心，得學學我媽。」

　　這兩天中，段譽一直在尋思，要不要說明鍾靈便是自己妹子，總覺這件事說起來十分尷尬，既傷鍾靈之心，又頗損父親名聲，還是暫且不說為妙。

　　鍾靈明知段譽所以要到西夏，全是為了要去和那王姑娘相會，但她每日得與段譽相見，心願已足，也不去理會日後段譽和王姑娘會見之後卻又如何，阿紫冷言冷語的譏嘲於她，她也全不介意。

　　炎暑天時，午間赤日如火，好在離中秋尚遠，眾人只揀清晨、傍晚趕路，每日只行六七十里，也就歇了。在途非止一日，段譽傷勢好得甚快。虛竹替游坦之的斷腿接上了骨，用夾板牢牢夾住了，看來頗有復原之望。游坦之跟誰也不說話，虛竹替他醫腿，看臉色仍是悻悻然，一個「謝」字也不說。

　　這日一行人來到了咸陽古道，段譽向蕭峰等述說當年劉、項爭霸的史跡。蕭峰和虛竹都沒讀過什麼書，聽段譽揚鞭說昔日英豪，都是大感興味。

　　忽然間馬蹄聲響，後面兩乘馬快步趕來。蕭峰等將坐騎往道旁一拉，好讓後面的乘客先行。阿紫卻兀自攔在路中，待那兩乘馬將趕到她身後時，她提起馬鞭一抽，便向身後的馬頭上抽去。後面那騎者提起馬鞭，往阿紫的鞭子迎上，口中卻叫起來：「段公子！蕭大俠！」

　　段譽回頭看時，當先那人是巴天石，後邊那人是朱丹臣。巴天石揮鞭擋開阿紫擊來的馬鞭，和朱丹臣翻身下鞍，向段譽拜了下去。段譽忙下身還禮，問道：「我爹爹平安？」只聽得颼的一聲響，阿紫又揮鞭向巴天石頭上抽落。

　　巴天石尚未站起，身子向左略挪，仍是跪在地下。阿紫一鞭抽空，巴天石右膘一按，已將鞭梢掀住。阿紫用力回抽，卻抽之不動。她知道自己內力決計不及對方，當即手掌一揚，將鞭子的柄兒向巴天石甩了過去。巴天石惱她氣死褚萬里，原是有略加懲戒之意，不料她眼睛雖盲，行動仍是機變之極，鞭柄來得十分迅速，巴天石聽得風聲，急忙側頭相避，頭臉雖然避開，但拍的一聲，已打中他肩頭。

　　段譽喝道：「紫妹，你又胡鬧！」阿紫道：「怎麼我胡鬧了？他要我的鞭子，我給了他便是。」巴天石嘻嘻一笑，道：「多謝姑娘賜鞭。」站起身來，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雙手遞給段譽。

　　段譽接過一看，見封皮上「譽兒覽」三字正是父親的手書，忙雙手捧了，整了整衣衫，恭恭敬敬的拆開，見是父親命他到了西夏之後，如有機緣，當設法娶西夏公主為妻。信中言道：「我大理僻處南疆，國小兵弱，難抗外敵，如得與西夏結為姻親，得一強援，實為保土安民之上策。吾兒當在祖宗基業為重，以社稷子民為重，盡力圖之。」

　　段譽讀完此信，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囁嚅道：「這個……這個……」

　　巴天石又取出一個大信封，上面蓋了「大理國皇太弟鎮南王保國大將軍」的朱紅大印，說道：「這是王爺寫給西夏皇帝求親的親筆函件，請公子到了靈州之後，呈遞西夏皇帝。」朱丹臣也笑咪咪地道：「公子，祝你馬到成功，娶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公主回去大理，置我國江山如磐石之安。」段譽神色更是尷尬，問道：「爹爹怎知我去西夏？」巴天石道：「王爺得知慕容公子往西夏去求親，料想公子……也……也會前去瞧瞧熱鬧。王爺吩咐，公子順當以國家大事為重，兒女私情為輕。」

　　阿紫嘻嘻一笑，說道：「這叫做知子莫若父啦。爹爹聽說慕容復去西夏，料想王姑娘定然隨之而去，他自己這個寶貝兒子自然便也會巴巴的跟了去。哼，上樑不正下樑歪，他自己怎麼又不以國家大事為重，以兒女私情為輕？怎地離國如此之久，卻不回去？」

　　巴天石、朱丹臣、段譽三人聽阿紫出言對自己父親如此不敬，都是駭然變色。她所說的雖是實情，但做女兒的，如何可以直言編排父親的不是？

　　阿紫又道：「哥哥，爹爹信中寫了什麼？有提到我沒有？」段譽道：「爹爹不知道你和我在一起。」阿紫道：「嗯，是了，他不知道。爹爹沒有囑咐你找了嗎？有沒有叫你設法照顧你這個瞎了眼的妹子？」

　　段正淳的信中並未提及此節，段譽心想若是照直而說，不免傷了妹子的心，便向巴朱二人連使眼色，要他們承認父親曾有找尋阿紫之命。哪知巴朱二人假作不懂，並未迎合。朱丹臣道：「鎮南王命咱二人隨侍公子，聽由公子爺差遣，務須娶到西夏國的公主。否則我二人回到大理，王爺就不怪罪，我們也是臉上無光，難以見人。」言下之意，竟是段正淳派他二人監視段譽，非要做西夏的駙馬不可。

　　段譽苦笑道：「我本就不會武藝，何況重傷未癒，真氣提不上來，怎能和天下的英雄好漢相比？」

　　巴天石轉頭向蕭峰、虛竹躬身說道：「鎮南王命小人拜上蕭大俠、虛竹先生，請二位念在金蘭結義之情，相助我們公子一臂之力。鎮南王又說：「少室山上匆匆之間，未得與兩位多所親近，甚為抱撼，特命小人奉上薄禮。」說著取出一隻碧玉雕琢的獅子，雙手奉給蕭峰。朱丹臣從懷中取出一柄象牙扇子，扇面有段正淳的書法，呈給虛竹。

　　二人稱謝接過，都道：「三弟之事，我們自當全力相助，何勞段伯父囑咐？蒙賜珍物，更是不敢當了。」

　　阿紫道：「你道爹爹是好心麼？他是叫你們二人不要和我哥哥去爭做駙馬。我爹爹先怕他的寶貝兒子爭不過你們兩個。你們這麼一口答應，可上了我爹爹的當了。」

　　蕭峰微微歎了口氣，說道：「自你姊姊死後，我豈有再娶之意？」阿紫道：「你嘴裡自然這麼說，誰知道你心裡卻又怎生想？虛竹先生，你忠厚老實，不似我哥哥這麼風流好色，到外留情，你從來沒和姑娘結過情緣，去娶了西夏公主，豈不甚妙？」虛竹滿面通紅，連連搖手，道：「不，不！我……我自己決計不行，我自當和大哥相助三弟，成就這頭親事。」

　　巴天石和朱丹臣相互瞧了一眼，向蕭峰和虛竹拜了下去，說道：「多承二位允可。」武林英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蕭峰和虛竹同時答允相助，巴朱二人再來一個敲釘轉腳，倒不是怕他二人反悔，卻是要使段譽更難推托。

　　眾人一路向西，漸漸行近靈州，道上遇到的武林之士便多了起來。

　　西夏疆土雖較大遼、大宋為小，卻也是西陲大國，此時西夏國王早已稱帝，當今皇帝李干順，史稱崇宗聖文帝，年號「天祜民安」，其時朝政清平，國泰民安。

　　武林中人如能娶到了西夏公主，榮華富貴，唾手而得，世上哪還有更便宜的事？只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大都已娶妻生子，新進少年偏又武功不高，便有不少老年英雄攜帶了子侄徒弟，前去碰一碰運氣。許多江洋大盜、幫會豪客，倒是孤身一人，便不由得存了僥倖之想，齊往靈州進發。許多人想：「千里姻緣一線牽，說不定命中注定我和西夏公主有婚姻之份，也未必我武功一定勝過旁人，只須我和公主有緣，她瞧中了我，就有做駙馬爺的指望了。」

　　一路行來，但見一般少年英豪個個衣服鮮明，連兵刃用具也都十分講究，竟像是去趕什麼大賽會一般。常言道：「窮文富武。」學武之人家多半有些銀錢，倘若品行不端，銀錢來得更加容易，是以去西夏的武林少年十九衣服麗都，以圖博得公主青睞。道上相識之人遇見了，相互取笑之餘，不免打聽公主容貌如何，武藝高低；若是不識，往往怒目而視，將對方當作了敵人。

　　這一日蕭峰等正按轡徐行，忽聽得馬蹄聲響，迎面來了一乘馬，馬上乘客右臂以一塊白布吊在頸中，衣服撕破，極是狼狽。蕭峰等也不為意，心想這人不是摔跌，便是被人打傷，那是平常得緊。不料過不多時，又有三乘馬過來，馬上乘客也都是身受重傷，不是斷臂，便是折足。但見這三人面色灰敗，大是慚愧，低著頭匆匆而過，不敢向蕭峰等多瞧一眼。梅劍道：「前面有人打架麼？怎地有好多人受傷？」

　　說話未了，又有兩人迎面過來。這兩人卻沒騎馬，滿臉是血，其中一人頭上裹了青布，血水不住從布中滲出來。竹劍道：「喂，你要傷藥不要？怎麼受了傷？」那人向她惡狠狠的瞪了眼，向地下吐了口唾，掉頭而去。菊劍大怒，拔出長劍，便要向他斬去。虛竹搖頭道：「算了吧！這人受傷甚重，不必跟他一般見識。」蘭劍道：「竹妹好意差別他要不要傷藥，這人卻如此無禮，讓他痛死了最好。」

　　便在此時，迎面四匹馬潑風也似奔將過來，左邊兩騎，右邊兩騎。只聽得馬上乘客相互戟指大罵。有人道：「都是你癩哈蟆想吃天鵝肉，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道行，便想上靈州去做駙馬。」另一邊一人罵道：「你若有本領，幹麼不闖過關去？打輸了，偏來向我出氣。」對面的人罵道：「倘若不是你在後面暗箭傷人，我又怎麼會敗？」這四個人縱馬奔馳，說話又快，沒能聽清楚到底在爭些什麼，霎時之間便到了眼前。四人見蕭峰眾人多，不敢與之爭道，拉馬向兩旁奔了過去。但兀自指指點點的對罵，依稀聽來，這四人都是去靈州想做駙馬的，但似有一道什麼關口，四個人都闖不過去，相互間又扯後腿，以致落得鎩羽而歸。

　　段譽道：「大哥，我看……」一言未畢，迎面又有幾個人徒步走來，也都身上受傷，有的頭破血流，有的一蹺一拐。鍾靈抑不住好奇之心，縱馬上前，問道：「喂，前面把關之人厲害得緊麼？」一個中年漢子道：「哼！你姑娘，要過去沒有攔阻。是男的，還是乘早回頭吧。」他這麼一說，連蕭峰、虛竹等也感奇怪，都道：「上去瞧瞧！」催馬疾馳。

　　一行人奔出七八里，只見山道陡峭，一條僅容一騎的山徑蜿蜒向上，只轉得幾個彎，便見黑壓壓的一堆人聚在一團。蕭峰等馳將近去，但見山道中間並肩站著兩名大漢，都是身高六尺有餘，異常魁偉，一個手持大鐵桿，一個雙手各提一柄銅錘，惡狠狠的望著眼前眾人。

　　聚在兩條大漢之前少說也有十七八人，言辭紛紛，各說各說。有的說：「借光，我們要上靈州去，請兩位讓一讓。」這是敬之有禮。有的說：「兩位是收買路錢麼？不知是一兩銀子一個，還是二兩一個？只須兩位開下價來，並非不可商量。」這是動之以利。有的說：「你們再不讓開，惹惱了老子，把你兩條大漢斬成肉醬，再要拼湊還原，可不成了，還是乘早乖乖的讓開，免得大禍臨頭，這是脅之以威。更有人說：「兩位相貌堂堂，威風凜凜，何不到靈州去做附馬？那位如花似玉的公主若是叫旁人得了去，豈不可惜？」這是誘之以色。眾人七張八嘴，那兩條大漢始終不理。

　　突然人群中一人喝道：「讓開！」寒光一閃，挺劍上前，向左首那大漢刺過去。那大漢身形巨大，兵刃又極沉重，殊不料行動迅捷無比，雙錘互擊，將好將長劍夾在雙錘之中。這一對八角銅錘每一柄各有四十來斤，噹的一聲呼，長劍登時斷為十餘截，那大漢飛出一腿，踢在那人小腹之上。那人大叫一聲，跌出七八丈外，一時之間爬不起身。

　　只見又有一人手舞雙刀，衝將上去，雙刀舞成了一團白光，護住全身。將到兩條大漢身前，那人一聲大喝，突然間變了地堂刀法，著地滾進，雙刀向兩名大漢腿上吹去。那持杵大漢也不去看他刀勢來路如何，提起鐵杵，便往這團白光上猛擊下去。但聽得「啊」的一聲慘呼，那人雙刀被鐵杵打斷，刀頭並排插入胸中，骨溜溜地向山滾去。

　　兩名大漢連傷二人，餘人不敢再進。忽聽得蹄聲得答答，山徑上一匹驢子走了上來。驢背上騎著一個少年書生，也不琿十八九歲年紀，寬袍緩帶，神情既頗儒雅，容貌又極俊美。他騎著驢子走過蕭峰等一干人身旁時，眾人覺得他與一路上所見的江湖豪士不大相同，不由得向他多瞧了幾眼。段譽突然「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又道：「你……你……你……」那書生向他瞧也不瞧，挨著各人坐騎，搶到了前頭。

　　鍾靈奇道：「你認得這位相公？」段譽臉上一紅，道：「不，我看錯人了。他……他是個男人，我怎認得？」他這句話實在有點不倫不類，阿紫登時便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說道：「哥哥，原來你只認得女子，不認得男人。」她頓了一頓，問道：「難道剛才過去的是男人麼？這人明明是女的。」段譽道：「你說他是女人？」阿紫道：「當然啦，她身上好香，全是女人的香氣。」段譽聽到這個「香」字，心中怦怦亂跳：「莫……莫非當真是她？」

　　這裡那書生已騎驢到了兩條大漢的面前，叱道：「讓開！」這兩字語音清脆，果真是女子的喉音。

　　段譽更無懷疑，叫道：「木姑娘，婉清，妹子！你……你………你……我……我……」口中亂叫，催坐騎追上去。虛竹叫道：「三弟，小心傷口！」和巴天石、朱丹臣兩人同時拍馬追了上去。

　　那少年書生騎在驢背之上，只瞪著兩條大漢，卻不回過頭來。巴天石、朱丹臣從側面看去，但見他俏目俊臉，果然便是當日隨同段譽來到大理鎮南王府的木婉清。二人暗叫：「慚愧，咱們明眼有，還不及個瞎子。」殊不知阿紫目不及物，耳音嗅覺卻比旁人敏銳，木婉清體有異香，她一聞到便知是個女子。眾人卻明明看到一個少年書生匆匆之間，難辨男女。

　　段譽縱馬馳到木婉清身旁，伸手往她肩上搭去，柔聲道：「妹子，這些日子來你在哪裡？我可想得你好苦！」木婉清一縮肩，避開他手，轉過頭來，冷冷的道：「你想我？你為什麼想我？你當真想我了？」段譽一呆，她這三句問話，自己可一句也答不上來。

　　對面持杵大漢哈哈大笑，說道：「好，原來你是個女娃子，我便放你過去。」持錘大漢叫道：「娘兒們可以過去，臭男人便不行。喂，你滾回去，滾回去！」一面說，一面指著段譽，喝道：「你這種小白臉，老子一見便生氣。再上來一步，老子不將你打成肉醬才怪。」

　　段譽道：「尊兄言之差矣！這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尊兄為何不許我過？願聞其詳。」

　　那老漢道：「吐蕃國王宗贊王子有令：此關封閉十天，待過了八月中秋再開。在中秋節以前，女過男不過，僧過俗不過，老過少不過，死過活不過！這叫『四過四不過』。」段譽道：「那是什麼道理？」那大漢大聲道：「道理，道理！老子的銅錘、老二的鐵杵便是道理。宗贊王子的話便是道理。你是男子，既非和尚，又非老翁，若要過關，除非是個死人。」

　　木婉清怒道：「呸，偏要這許多唆的臭規矩！」右手一揚，嗤嗤兩聲，柄枚小箭分向兩名大漢射去，只聽得拍拍兩下，如中敗草，眼見小箭射進了兩名大漢胸口衣衫，但二人竟如一無所損。持杵大漢怒喝道：「不識好歹的小姑娘，你放暗器麼？」木婉清大吃一驚，急道：「這二人多半身披軟甲，我的毒箭居然射他們不死。」那持柞大漢伸出大手，向木婉清揪來。這人身子高大，木婉清雖騎在驢背，但他一手伸出，便揪向她胸口。

　　段譽叫道：「尊兄休得無禮！」左手疾伸去擋。那大漢手掌一翻，便將段譽手腕牢牢抓住。持錘大漢叫道：「妙極！咱哥兒倆將這小白臉撕成兩半！」將雙錘並於雙手，右手一把抓住了段譽左腕，用力便扯。

　　木婉清急叫：「休得傷我哥哥！」嗤嗤數箭射出，都如石沉大海，雖然中在這兩名大漢身上，卻是不損其分毫，要想射他二人頭臉眼珠，可是中間隔了個段譽，又怕傷及於他。兩旁山峰壁立，虛竹、巴天石、朱丹臣三人被段木二人坐騎阻住了，無法上前相救。

　　虛竹飛身下鞍，躍到持杵大權身側，伸指正要往他脅下點去，卻聽得段譽哈哈大笑，說道：「大哥不須驚惶，他們傷我不得。」

　　只見兩條鐵塔也似的大漢漸漸矮了下來，兩顆大頭搖搖擺擺，站立不定，過不多時，砰砰兩聲，倒在地下。段譽的「北冥神功」專吸敵人功力，兩條大漢的內力一盡，天生膂力也即無用。兩人委頓在地，形如虛脫。段譽說道：「你們已打死了這許多人，也該受此懲罰，下次萬萬不可。」

　　鍾靈恰於這時趕到，笑道：「只怕他們下次再也沒打人的本領了。」轉頭向木婉清道：「木姊姊，我真想不到是你！」木婉清冷冷的道：「你是我親妹子，只叫『姊姊』便了，何必加上個『木』字？鍾靈奇道：「木姊姊，你說笑了，我怎麼會是你的親妹子？」木婉清向段譽一指道：「你去問他！」鍾靈轉向段譽，待他解釋。

　　段譽脹紅了臉，說道：「是，是……這個……這時候卻也不便細說……」

　　本來被兩條大漢擋住的眾人，一個個從他身邊搶了過去，直奔靈州。

　　阿紫叫道：「哥哥，這位好香的姑娘，也是你的老相好麼？怎麼不替我引見引見？」段譽道：「別胡說，這位……這位是你的……你的親姊姊，你過來見見。」木婉清怒道：「我哪來這麼好福氣？」在驢臂上輕輕一鞭，逕往前行。

　　段譽縱騎趕了上去，問道：「這些時來，你卻在哪裡？妹子，你……你要真清減了。」木婉清心高氣傲，動不動出手殺人，但聽了他這句溫柔言語，突然胸口一酸，一年多年道路流離，種種風霜雨雪之苦，無可奈何之情，霎時之間都襲上了心頭，淚水再也無法抑止，撲簌簌的便滾將焉。段譽道：「好妹子，我們大夥兒人多，有個照應，你就跟我們在一起吧。」木婉清道：「誰要你照應？沒有你，我一個人不也這麼過日子了！」段譽道：「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好妹子，你答應跟我們在一起好不好？」木婉清道：「你又有什麼話跟我說了？多半是胡說八道。」嘴裡雖沒答允，口風卻已軟了。段譽甚喜，搭訕道：「好妹子，你雖然清瘦了些，可越長越俊啦！」

　　木婉清臉一沉，道：「你是我兄長，可別跟我說這些話。」她心下煩亂已極，明知木婉清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但對他的相思愛慕之情，別來非但並未稍減，更只有與日俱增。

　　段譽笑道：「我說佻越長越俊，也沒什麼不對。好妹子，你為什麼著了男裝上靈州去？是去招駙馬麼？這你這麼俊美秀氣的少年書生，那西夏公主一見之後，非愛上你不可。」木婉清道：「那你為什麼又上靈州去了？」段譽臉上微微一紅，道：「我是去瞧瞧熱鬧，更無別情。」木婉清哼了一聲，道：「你別盡騙我。爹爹叫你去做西夏駙馬，命這姓巴的、姓朱的送信給你，你當我不知道麼？」

　　段譽奇道：「咦，你怎麼知道了？」木婉清道：「我媽撞垤了咱們的好爹爹，我跟媽在一起，爹爹的事我自然她聽到了。」段譽道：「原來如此。你知道我要上靈州去，因此跟著來瞧瞧我，是不是？」木婉清臉上微微一紅，段譽這話正中了她的心事，但她兀自嘴硬，道：「我瞧你什麼？我想瞧瞧那位西夏公主到底是怎樣美法，鬧得這般天下轟動。」段譽想說：「她能有你一半美，也已算了不起啦！」隨即覺得這話跟情人說則可，跟妹妹說卻是不可，話到口邊，又即忍住。木婉清道：「我又想瞧瞧，咱們大理國的段王子，是不是能攀上這門親事。」段譽低聲道：「我是決計不做西夏駙馬的，妹妹，這句話你可別洩漏出去。爹爹真要逼我，我便逃夭夭。」

　　木婉清道：「難道爹爹有命，你也敢違抗？」段譽道：「我不是抗命，我是逃走。」木婉清笑道：「逃走和抗命，又有什麼分別？人家金枝玉葉的公主，你為什麼不要？」自從見面以來，這是她初展笑臉，段譽心下大喜，道：「你當和爹爹一樣嗎？見一面，愛一個，到後來弄得不可開交。」

　　木婉清道：「哼，我瞧你和爹爹也沒什麼兩樣，當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只不過你沒爹爹這麼好福氣。」她歎了口氣，說道：「像我媽，背後說起爹爹來，恨得什麼似的，可是一見了面，卻又眉開眼笑，什麼都原諒了。現下的年輕姑娘哪，可再沒我媽這麼好了。」

　　（第四十四回完）

## 第45章 枯井底　污泥處

　　巴天石和朱丹臣等過來和木婉清相見，又替她引見蕭峰、虛竹等人。巴朱二人雖知她是鎮南王之女，但並未行過正式收養之禮，是以仍稱她為「木姑娘」。

　　眾人行得數里，忽聽得左首傳來一聲驚呼，更有人大聲號叫，卻是南海鱷神的聲音，似乎遇上了什麼危難。段譽道：「是我徒弟！」鍾靈叫道：「咱們快去瞧瞧，你徒弟為人倒也不壞。」虛竹也道：「正是！」他母親葉二娘是南海鱷神的同夥，不免有些香火之情。

　　眾人催騎向號叫聲傳來處奔去，轉過幾個山坳，見是一片密林，對面懸崖之旁，出現一片驚心動魄的情景：

　　一大塊懸崖突出於深谷之上，崖上生著一株孤零零的松樹，形狀古拙。松樹上的一根枝幹臨空伸出，有人以一根桿棒搭在枝幹上，這人一身青袍，正是段延慶。他左手抓著桿棒，右手抓著另一根桿棒，那根桿棒的盡端也有人抓著，卻是南海鱷神。南海鱷神的另一支手抓住了一人的長髮，乃是窮凶極惡雲中鶴。雲中鶴雙手分別握著一個少女的兩隻手腕。四人宛如結成一條長繩，臨空飄蕩，著實凶險，不論哪一個人失手，下面的人立即墮入底下數十丈的深谷。谷中萬石森森，猶如一把把刀劍般向上聳立，有人墮了下去，決難活命。其時一陣風吹來，將南海鱷神、雲中鶴、和那少女三人都吹得轉了半個圈子。這少女本來背向眾人，這時轉過身來，段譽大聲叫「啊喲」，險些從馬上掉將下來。

　　那少女正是他朝思暮想、無時或忘的王語嫣。

　　段譽一定神間，眼見懸崖生得奇險，無法縱馬上去，當即一躍下馬，搶著奔去。將到松樹之前，只見一個頭大身矮的胖子手執大斧，正在砍那松樹。

　　段譽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叫道：「喂，喂，你幹什麼？」那矮胖子毫不理睬，只是一斧斧的往樹上砍去，彭彭大響，碎木飛濺。段譽手指一伸，提起真氣，欲以六脈神劍傷他，不料他這六脈神劍要它來時卻未必便來，連指數指，劍氣影蹤全無，惶急大叫：「大哥、二哥，兩個好妹子，四位好姑娘，快來，快來救人！」

　　呼喝聲中，蕭峰、虛竹等都奔將過來。原來這胖子給大石擋住了，在下面全然見不到。幸好那松樹粗大，一時之間無法砍斷。

　　蕭峰等一見這般情狀，都是大為驚異，說什麼也想不明白，如何會出現這等希奇古怪的情勢。虛竹叫道：「胖子老兄，快停手，這棵樹砍不得了。」那胖子道：「這是我種的樹，我喜歡砍回家去，做一口棺材來睡，你管得著麼？」說著手上絲毫不停。下面南海鱷神的大呼小叫之聲，不絕傳將上來。段譽道：「二哥，此人不可理喻，請你快去制止他再說。」虛竹道：「甚好！」便要奔將過去。

　　突見一人撐著兩根木杖，疾從眾人身旁掠過，幾個起落，已撐在那矮胖子之前，卻是游坦之，不知他何時從驢車中溜了出來。游坦之一杖拄地，一杖提起，森然道：「誰也不可過來！」

　　木婉清從來沒見過此人，突然看到他奇醜可怖的面容，只嚇得花容失色，「啊」的一聲低呼。

　　段譽忙道：「莊幫主，你快制止這位胖子仁兄，叫他不可再砍松樹。」游坦之冷冷的道：「我為什麼要制住他？有什麼好處？」段譽道：「松樹一倒，下面的人都要摔死了。」

　　虛竹見情勢凶險，縱身躍將過去，心想就算不能制住那胖子，也得將段延慶、南海鱷神等拉上來。他想當日所以能解開那「珍瓏棋局」，全仗段延慶指點，此後學到一身本領，便由此發端，雖然這件事對他到底是禍是福，實所難言，但段延慶對他總是一片好意。

　　游坦之右手將木杖在地上一插，右掌立即拍出，一股陰寒之氣隨伴著掌風直逼而至。虛竹雖不怕他的寒陰毒掌，卻也知道此掌功力深厚，不能小覷，當即凝神還了一掌。游坦之第二掌卻對準松樹的枝幹拍落，松枝大晃，懸掛著的四人更搖晃不已。

　　段譽急叫：「二哥不要再過去了，有話大家好說，不必動蠻。莊幫主，你跟誰有仇？何必害人？」

　　游坦之道：「段公子，你要我制住這胖子，那也不難，可是你給我什麼好處？」段譽道：「什……什麼好處都給……你……你要什麼，我給什麼。決不討價還價，快，快，再遲得片刻，可來不及了。」游坦之道：「我制住這胖子後，立即要和阿紫姑娘離去，你和蕭峰、虛竹一干人，誰也不得阻攔。此事可能答允？」

　　段譽道：「阿紫？她......她要請我二哥施術復明，跟了你離去，她的眼睛怎麼辦？」游坦之道：「虛竹先生能替她施術復明，我自也能設法治好她的眼睛。」段譽道：「這個......這個......」眼見那矮胖子還是一斧，一斧的不斷砍那松樹，心想此刻千鈞一髮，終究是救命要緊，便道：「我答允......答允你便了！你......你......快......」

　　游坦之右掌揮出，擊向那胖子。那胖子嘿嘿冷笑，拋下斧頭，紮起馬步，一聲斷喝，雙掌向游坦之的掌力迎上，掌風虎虎，聲勢極是威猛，游坦之這一掌中卻半點聲息也無。

　　突然之間，那胖子臉色大變，本是高傲無比的神氣，忽然變為異常詫異，似乎見到了天下最奇怪.最難以相信的事，跟著嘴角邊流下兩條鮮血，身子慢慢縮成一團，慢慢向崖下深谷中掉了下去。隔了好一會，才聽得騰的一聲，自是他身子撞在谷底亂石之上，聲音悶鬱，眾人想像這矮胖子腦裂肚破的慘狀，都是忍不住身上一寒。

　　虛竹飛身躍上松樹的枝幹，只見段延慶的鋼杖深深嵌在樹枝之中，全憑一股內力粘勁，掛住了下面四人，內力之深厚，實是非同小可。虛竹伸左手抓住鋼杖，提將上來。

　　南海鱷神在下面大加稱讚：「小和尚，我早知你是個好和尚。你是我二姊的兒子，是我岳老二的侄兒。既是岳老二的侄兒，本領自然不會差到哪裡去。若不是你來相助一臂之力，我們在這裡吊足三日三夜，這滋味便不太好受了。」雲中鶴道：「這當兒還在吹大氣，怎麼能吊得上三日三夜？」南海鱷神怒道：「我支持不住之時，右手一鬆，放開你的頭髮，不就成了，要不要我試試？」他二人雖在急難之中，還是不住的拌嘴。

　　片刻之間，虛竹將段延慶接了上來，跟著將南海鱷神與雲中鶴一一提起，最後才拉起王語嫣。她雙目緊閉，呼吸微弱，已然暈去。

　　段譽先是大為欣慰，跟著便心下憐惜，但見她雙手手腕上都是一圈紫黑之色，現出雲中鶴深深的指印，想起雲中鶴凶殘好色，對木婉清和鍾靈都曾意圖非禮，每一次都蒙南海鱷神搭救，今日之事，自然又是惡事重演，不由得惱怒之極，說道：「大哥，二哥，這個雲中鶴生性奸惡，咱們把他殺了罷！」

　　南海鱷神叫道：「不對，不對！段......那個師父......今日全靠雲老四救了你這個......你這個老婆......我這個師娘......不然的話，你老婆早已一命嗚呼了。」

　　他這幾句雖然顛三倒四，眾人卻也都聽得明白。適才段譽為了王語嫣而焦急逾恆之狀，木婉清一一瞧在眼裡，未見王語嫣上來，已不禁黯然自傷，迨見到她神清骨秀，端麗無雙的容貌，心中更是一股說不出的難受。只見她雙目慢慢睜開，「嚶」的一聲，低聲道：「這是在黃泉地府麼？我......我已經死了麼？」

　　南海鱷神怒道：「你這個妞兒當真胡說八道！倘若這是黃泉地府，難道咱們個個都是死鬼？你現下還不是我師父的老婆，我得罪你幾句，也不算是以下犯上。不過時日無多，依我看來，你遲早要做我師娘，良機莫失，還是及早多叫你幾聲小妞比較上算。喂，我說小妞兒啊，好端端地幹什麼尋死覓活？你死了是你自己甘願，卻險些兒陪上我把弟雲中鶴的一條性命。雲中鶴死了也就罷了，咱們段老大死了，那就可惜得緊。就算段老大死了也不打緊，我岳老二陪你死了，可真是大大的犯不著啦！」

　　段譽柔聲安慰：「王姑娘，這可受驚了，且靠著樹歇一會。」王語嫣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雙手捧著臉，低聲道：「你們別來管我，我......我......我不想活啦。」段譽吃了一驚：「她真的是要尋死，那為什麼？難道......難道......」斜眼向雲中鶴瞧去，見到他暴戾凶狠的神色，心中暗叫：「啊喲！莫非王姑娘受了此人之辱，以至要自尋短見？」

　　鍾靈走上一步，說道：「岳老三，你好！」南海鱷神一見大喜，大聲道：「小師娘，你也好！我現下是岳老二，不是岳老三了！」鍾靈道：「你別叫我小什麼的，怪難聽的。岳老二，我問你，這位姑娘到底為什麼要尋死？又是這個竹篙兒惹的禍麼？我呵他的癢！」說著雙手湊在嘴邊，向十根手指吹了幾口氣。雲中鶴臉色大變，退開兩步。

　　南海鱷神連連搖頭，說道：「不是，不是，天地良心，這一次雲老四變了性，忽然做起好事來。咱三人少了葉二娘這個伴兒，都是悶悶不樂，出來散散心，走到這裡，剛好見到這小妞兒跳崖自盡，她跳出去的力道太大，雲老四又沒抓得及時，唉，他本來是個窮凶極惡的傢伙，突然改做好事，不免有點不自量力......」

　　雲中鶴怒道：「你奶奶的，我幾時大發善心，改做好事了？姓雲的最喜歡美貌姑娘，見到這王姑娘跳崖尋死，我自然捨不得，我是要抓她回去，做幾天老婆。」

　　南海鱷神暴跳如雷，戟指罵道：「你奶奶的，岳老二當你變性，伸手救人，念著大家是天下著名惡漢的情誼，才伸手抓你頭髮，早知如此，讓你掉下去摔死了倒好。」

　　鍾靈笑道：「岳老二，你本來外號叫作「凶神惡煞」，原是專做壞事，不做好事的，幾時轉了性啦？是跟你師父學的嗎？」

　　南海鱷神搔了搔頭皮，道：「不是，不是！決不轉性，決不轉性！只不過四大惡人少了一個，不免有點不帶勁。我一抓到雲老四的頭髮，給他一拖，不由得也向谷下掉去，幸好段老大武功了得，一杖伸將過來，給我抓住了。可是我們三人四百來斤的份量，這一拖一拉，一扯一帶，將段老大業給牽了下來。他一杖甩出，鉤住了松樹，正想慢慢設法上來，不料來了個吐播國的矮胖子，拿起斧頭，變砍松樹。」

　　鍾靈道：「這矮胖子是吐播國人麼？他又為什麼要害你們性命？」

　　南海鱷神向地下吐了口唾沫，說道：「我們四大惡人是西夏國一品堂中數一數二，不，不，數三數四的高手，你們大家自然都是久仰的了。這次皇上替公主招駙馬，吩咐一品堂的高手四下巡視，不准閒雜人等前來搗亂。哪知吐播國的王子蠻不講理，居然派人把守西夏國的四處要道，不准旁人去招駙馬，只准他小子一個兒去招。我們自然不許，大夥兒就打了一架，打死十來個吐播武士。所以嘛，如此這般，我們三大惡人和吐播國的武士們，就不是好朋友啦。」

　　他這麼一說，眾人才算有了點頭緒，但王語嫣為什麼要自尋短見，卻還是不明白。

　　南海鱷神又道：「王姑娘，我師父來啦，你們還是做夫妻罷，你不用尋死啦！」

　　王語嫣抬起頭來，抽抽噎噎的道：「你再胡說八道的欺侮我，我......我就一頭撞死在這裡。」段譽忙道：「使不得，使不得！」轉頭向南海鱷神道：「岳老三，你不可......」南海鱷神道：「岳老二！」段譽道：「好，就是岳老二。你別再胡說八道。不過你救人有功，為師感激不盡。下次我真的教你幾手功夫。」

　　南海鱷神睜著怪眼，斜視王語嫣，說道：「你不肯做我師娘，肯做的人還怕少了？這位大師娘，這位小師娘，都是我的師娘。」說著指著木婉清，又指著鍾靈。

　　木婉清臉一紅，啐了一口，道：「咦，那個醜八怪呢？」眾人適才都全神貫注的瞧著虛竹救人，這時才發現游坦之和阿紫已然不知去向。段譽道：「大哥，他們走了麼？」

　　蕭峰道：「他們走了。你既答允了他，我就不便再加阻攔。」言下不禁茫然，不知阿紫隨游坦之去後，將來究竟如何。

　　南海鱷神叫道：「老大，老四，咱們回去了嗎？」眼見段延慶和雲中鶴向西而去，轉頭向段譽道：「我要去了！」放開腳步，跟著段延慶和雲中鶴徑回靈州。

　　鍾靈道：「王姑娘，咱們坐車去。」扶著王語嫣，走進阿紫原先坐的驢車之中。

　　當下一行人齊向靈州進發。傍晚時分，到了靈州城內。

　　其時西夏國勢方張，擁有二十二州。黃河之南有靈州，洪州，銀州，夏州諸州，河西有興州，涼州，甘州，肅州諸州，即今甘肅，寧夏，綏遠一帶。其地有黃河灌溉之利，五穀豐饒，所謂「黃河百害，唯利一套」，西夏國所佔的正是河套之地。兵強馬壯，控甲五十萬。西夏士卒驍勇善戰，宋史有云：「用兵多立虛巖，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為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斬不人，用鉤索鉸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西夏皇帝雖是姓李，其實是胡人拓跋氏，唐太宗時賜姓李。西夏人轉戰四方，疆界變遷，國都時徙。靈州是西夏大城，但與中原名都相比，自然遠遠不及。

　　這一晚蕭峰等無法找到宿店。靈州本不繁華，此時中秋將屆，四方來的好漢豪傑不計其數，幾家大客店早住滿了。蕭峰等又再出城，好容易才在一座廟宇中得到借宿之所，男人擠在東廂，女子作在西廂。

　　段譽自見到王語嫣後，又是歡喜，又是憂愁，這晚上翻來覆去，卻如何睡得著？心中只想：「王姑娘為什麼要自尋短見？我怎生想個法子勸解於她才是？唉，我既不知她尋短見的原由，卻又何從勸解？」

　　眼見月光從窗格中灑將進來，一片清光，鋪在地下。他難以入睡，悄悄起身，走到庭院之中，只見牆角邊兩株疏桐，月亮將圓未圓，漸漸升到梧桐頂上。這時盛暑初過，但甘涼一帶，夜半已頗有寒意，段譽在梧桐樹下繞了幾匝，隱隱覺得胸前傷口處有些作痛，知是日間奔得急了，觸動了傷處，不由得又想：「她為什麼要自尋短見？」

　　信步出廟，月光下只見遠處池塘邊人影一閃，依稀是個白衣女子，更似便是王語嫣的模樣。段譽吃了一驚，暗叫：「不好，她又要去尋死了。」當即展開輕功，搶了過去。霎時間便到了那白衣人背後。池塘中碧水如鏡，反照那白衣人的面容，果然便是王語嫣

　　段譽不敢冒昧上前，心想：「她在少室山上對我嗔惱，此次重會，仍然絲毫不假辭色，想必餘怒未息。她所以要自尋短見，說不定為了生我的氣。唉，段譽啊段譽，你唐突佳人，害得她淒然欲絕，當真是百死不足以贖其辜了。」他躲在一株大樹之後，自怨自歎，越思越覺自己罪過深重。世上如果必須有人自盡，自然是他段譽，而決計不是眼前這位王姑娘。

　　只見那碧玉般的池水面上，忽然起了漣漪，幾個小小的水圈慢慢向外擴展開去，段譽凝神看去，見幾滴水珠落在池面，原來是王語嫣的淚水。段譽更是憐惜，但聽得她幽幽歎了口氣，輕輕說道：「我......我還是死了，免得受這無窮無盡的煎熬。」

　　段譽再也忍不住，從樹後走了出來，說道：「王姑娘，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段譽的不是，千萬請你擔待。你......你倘若仍要生氣，我只好給你跪下了。」他說到做到，雙膝一屈，登時便跪在她面前。

　　王語嫣嚇了一跳，忙道：「你......你幹什麼？快起來，要是給人家瞧見了，成什麼樣子？」段譽道：「要姑娘原諒了我，不再見怪，我才敢起來。」王語嫣奇道：「我原諒你什麼？怪你什麼？那干你什麼事？」段譽道：「我見姑娘傷心，心想姑娘事事如意，定是我得罪了慕容公子，令他不快，以致惹得姑娘煩惱。下次若再撞見，他要打我殺我，我只逃跑，決不還手。」王語嫣頓了頓腳，歎道：「唉，你這......你這呆子，我自己傷心，跟你全不相干。」段譽道：「如此說來，姑娘並不怪我？」王語嫣道：「自然不怪！」

　　段譽道：「那我就放心了。」站起身來，突然間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倘若王語嫣為了他傷心欲絕，打他罵他，甚至拔劍刺他，提刀砍他，他都會覺得十分開心，可是她偏偏說：「我自己傷心，跟你全不相干。」霎時間不由得茫然若失。

　　只見王語嫣又垂下了頭，淚水一點一點的滴在胸口，她的綢衫不吸水，淚珠順著衣衫滾了下去，段譽胸口一熱，說道：「姑娘，你到底有何為難之事，快跟我說了。我盡心竭力，定然給你辦到，總是要想法子讓你轉嗔為喜。」

　　王語嫣慢慢抬起頭來，月光照著她含著淚水的眼睛，宛如兩顆水晶，那兩顆水晶中現出了光輝喜意，但光彩隨即又黯淡了，她幽幽的道：「段公子，你一直待我很好，我心裡......我心裡自然很感激。只不過這件事，你實在無能為力，你幫不了我。」

　　段譽道：「我自己確沒什麼本事，但我蕭大哥，虛竹二哥都是一等一的武功，他們都在這裡，我跟他兩個是結拜兄弟，親如骨肉，我求他們什麼事，諒無不允之理。姑娘，你究竟為什麼傷心，你說給我聽。就算真的棘手之極，無可挽回，你把傷心的事說了出來，心中也會好過些。」

　　王語嫣慘白的臉頰上忽然罩上了一層暈紅，轉過了頭，不敢和段譽的目光相對，輕輕說話，聲音低如蚊(na)：「他......他要去做西夏駙馬。公冶二哥來勸我，說什麼......什麼為了興復大燕，可不能顧兒女私情。」她一說了這幾句話，一回身，伏在段譽肩頭，哭了出來。

　　段譽受寵若驚，不敢有半點動彈，恍然大悟之餘，不由得呆了，也不知是喜歡還是難過，原來王語嫣傷心，是為了慕容復要去做西夏駙馬，他娶了西夏公主，自然將王語嫣置之不顧。段譽自然而然的想到：「她若嫁不成表哥，說不定對我變能稍假辭色。我不敢要她委身下嫁，只須我得時時見到她，那便心滿意足了。她喜歡清靜，我可以陪她到人跡不到的荒山孤島上去，朝夕相對，樂也如何？」想到快樂之處，忍不住手舞足蹈。

　　王語嫣身子一顫，退後一步，見到段譽滿臉喜色，嗔道：「你......你......我還當你是好人呢，因此跟你說了，哪知道你幸災樂禍，反來笑我。」段譽急道：「不，不！王姑娘，皇天在上，後土在下，我段譽若有半分對你幸災樂禍之心，教我天雷劈頂，萬箭攢身。」

　　王語嫣道：「你沒有壞心，也就是了，誰要你發誓？那麼你為什麼高興？」她這句話剛問出口，心下立時也明白了：段譽所以喜形於色，只因慕容復娶了西夏公主，他去了這個情敵，便有望和自己成為眷屬。段譽對她一見傾心，情致殷殷，王語嫣豈有不明之理？只是她滿腔情意，自幼便注在這表哥身上，有時念及段譽的癡心，不免歉然，但這個「情」字，卻是萬萬牽扯不上的。她一明白段譽手舞足蹈的原因，不由得既驚且羞，紅暈雙頰，嗔道：「你雖不是笑我，卻也是不安好心。我......我......我......」

　　段譽心中一驚，暗道：「段譽啊段譽，你何以忽起卑鄙之念，竟生乘火打劫之心？豈不是成了無恥小人？」眼見她楚楚可憐之狀，只覺但教能令得她一生平安喜樂，自己縱然萬死，亦所甘願，不由得胸間豪氣陡生，心想：「適才我只想，如何和她在荒山孤島之上，晨夕相處，其樂融融，可是沒想到這「其樂融融」，是我段譽之樂，卻不是她王語嫣之樂。我段譽之樂，其實正是他王語嫣之悲。我只求自己之樂，那是愛我自己，只有設法使她心中歡樂，那才是真正的愛她，是為她好。」

　　王語嫣低聲道：「是我說錯了麼？你生我的氣麼？」段譽道：「不，不，我怎會生你的氣？」王語嫣道：「那麼你怎地不說話？」段譽道：「我在想一件事。」

　　他心中不住盤算：「我和慕容公子相較，文才武藝不如，人品風采不如，倜儻瀟灑，威望聲譽不如，可說樣樣及他不上。更何況他二人是中表之親，自幼兒青梅竹馬，鍾情已久，我更加無法相比。可是有一件事我卻須得勝過慕容公子，我要令王姑娘知道，說到真心為她好的，慕容公子卻不如我了。二十多年之後，王姑娘和慕容公子生下兒子，孫子後，她內心深處，仍會想到我段譽，知道這世上全心全意為她設想的，沒第二個人能及得上我。」

　　他心意已決，說道：「王姑娘，你不用傷心，我去勸告慕容公子，叫他不可去做西夏駙馬，要他及早和你成婚。」

　　王語嫣吃了一驚，說道：「不！那怎麼可以？我表哥恨死了你，他不會聽你勸的。」

　　段譽道：「我當曉以大義，向他點明，人生在世，最要緊的是夫妻間情投意合，兩心相悅。他和西夏公主素不相識，既不知她是美是醜，是善是惡，旦夕相見，便成夫妻，那是大大的不妥。我又要跟他說，王姑娘清麗絕俗，世所罕見，溫柔嫻淑，找遍天下再也遇不到第二個。過去一千年中固然沒有，再過一千年仍然沒有。何況王姑娘對你慕容公子一往情深，你豈可做那薄倖郎君，為天下有情人齊聲唾罵，為江湖英雄好漢卑視恥笑？」

　　王語嫣聽了他這番話，甚是感動，幽幽的道：「段公子，你說得我這麼好，那是你有意誇獎，討我喜歡......」段譽忙道：「非也，非也！」話一出口，便想到這是受了包不同的感染，學了他的口頭禪，忍不住一笑，又道：「我是一片誠心，句句乃肺腑之言。」王語嫣也被他這「非也非也」四字引得破涕為笑，說道：「你好的不學，卻去學我包三哥。」

　　段譽見她開顏歡笑，十分喜歡，說道：「我自必多方勸導，要慕容公子不但消了做西夏駙馬之念，還須及早和姑娘成婚。」王語嫣道：「你這麼做，又為了什麼？於你能有什麼好處？」段譽道：「我能見到姑娘言笑晏晏，心下歡喜，那便是極大的好處了。」

　　王語嫣心中一凜，只覺他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言語，實是對自己鍾情到十分。但她一片心思都放在慕容復身上，一時感動，隨即淡忘，歎了口氣道：「你不知我表哥的心思。在他心中，興復大燕是天下第一等大事，倘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都便不是英雄了。他又說：西夏公主是無鹽嫫母也罷，是潑辣悍婦也罷，他都不放在心上，最要緊的是能助他光復大燕。」

　　段譽沉吟道：「那確是實情，他慕容氏一心一意想做皇帝，西夏能起兵助他復國，這件事......這件事......倒是有些為難。」眼見王語嫣又是淚水盈盈欲滴，只覺便是為她上刀山，下油鍋，業是閒事一樁，一挺胸膛，說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讓我去做西夏駙馬。你表哥做不成駙馬，就非和你成婚不可了。」

　　王語嫣又驚又喜，問道：「什麼？」段譽道：「我去搶這個駙馬都尉來做。」

　　王語嫣在少室山上，親眼見到他以六脈神劍打得慕容復無法還手，心想他的武功確比表哥為高，如果他去搶做駙馬，表哥倒真的未必搶得到手，低低的道：「段公子，你待我真好，不過這樣一來，我表哥可真要恨死你啦。」段譽道：「那又有什麼干係？反正現下他早就恨我了。」王語嫣道：「你剛才說，也不知那西夏公主是美是醜，是善是惡，你卻為了我而去和她成親，豈不是......豈不是......太委屈了你？」

　　段譽當下便要說：「只要為了你，不論什麼委屈我都甘願忍受。」但隨即便想：「我為你做事，倘若居功要你感恩，不是君子的行徑。」便道：「我不是為了你而受委屈，我爹爹有命，要我去設法娶得這位西夏公主。我是秉承爹爹之命，跟你全不相干。」

　　王語嫣冰雪聰明，段譽對她一片深情，豈有領略不到的？心想他對自己如此癡心，怎會甘願去娶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他為了自己而去做大違本意之事，卻毫不居功，不由得更是感激，伸出手來，握住了段譽的手，說道：「段公子，我......我......今生今世，難以相報，但願來生......」說到這裡，喉頭哽咽，再業說不下去了。

　　他二人數度同經患難，背負扶持，肌膚相接，亦非止一次，但過去都是不得不然，這一次卻是王語嫣心下感動，伸手與段譽相握。段譽但覺她一隻柔膩軟滑的手掌款款握著自己的手，霎時之間，只覺便是天塌下來也顧不得了，歡喜之情，充滿胸臆，心想她這麼待我，別說要我去娶西夏公主，便是大宋公主，遼國公主，吐番公主，高麗公主一起娶了，卻又如何？他重傷未癒，狂喜之下，熱血上湧，不由得精神不支，突然間天旋地轉，頭暈腦脹，身子搖了幾搖，一個側身，咕咚一聲，摔入了碧波池中。

　　王語嫣大吃一驚，叫到：「段公子，段公子！」伸手去拉。

　　幸好池水甚淺，段譽給冷水一激，腦子也清醒了，拖泥帶水的爬將上來。

　　王語嫣這麼一呼，廟中許多人都驚醒了。蕭峰，虛竹，巴天石，朱丹臣等都奔出來。見到段譽如此狼狽的神情，王語嫣卻滿臉通紅的站在一旁，十分忸怩尷尬，都道他二人深宵在池邊幽會，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卻也不便多問。段譽要待解釋，卻也不知說什麼好。

　　次日是八月十二，離中秋尚有三日。巴天石一早便到靈州城投文辦事。巳牌時分，他匆匆趕回廟中，向段譽道：「公子，王爺向西夏公主求親的書信，小人已投入了禮部。蒙禮部尚書親自延見，十分客氣，說公子前來求親，西夏國大感光寵，相信必能如公子所願。」

　　過不多時，廟門外人馬雜沓，跟著有吹打之聲。巴天石和朱丹臣迎了出去，原來是西夏禮部的陶侍郎率領人員，前來迎接段譽，遷往賓館款待。蕭峰是遼國的南院大王，遼國國勢之盛，遠過大理，西夏若知他來，接待更當隆重，只是他囑咐眾人不可洩漏他的身份，和虛竹等一干人都認作是段譽的隨從，遷入了賓館。

　　眾人剛安頓好，忽聽後院中有人粗聲粗氣的罵道：「你是什麼東西，居然也來打西夏公主的主意？這西夏駙馬，我們小王子是做定了的，我勸你還是夾著尾巴早些走罷！」巴天石等一聽，都是怒從身上起，心想什麼人如此無禮，膽敢上門辱罵？開門一看，只見七八條粗壯大漢，站在院子中亂叫亂嚷。

　　巴天石和朱丹臣都是大理群臣中十分精細之人，只是朱丹臣多了幾分文采儒雅，巴天石卻多了幾分霸悍之氣。兩人各不出聲，只是在門口一站。只聽那幾條大漢越罵越粗魯，還夾雜著許多聽不懂的番話，口口聲聲「我家小王子」如何如何，似乎是吐番國王子的下屬。

　　巴天石和朱丹臣相視一笑，便欲出手打發這幾條大漢，突然間左首一扇門砰的開了，搶出兩個人來，一穿黃衣，一穿黑衣，指東指西，霎時間三條大漢躺在地下哼聲不絕，另外幾人給那二人拳打足踢，都拋出了門外。那黑衣漢子道：「痛快，痛快！」那黃衣人道：「非也，非也！還不夠痛快。」一個正是風波惡，一個是包不同。

　　但聽得逃到了門外的吐番武士兀自大叫：「姓慕容的，我勸你早些回姑蘇去的好。你想娶西夏公主為妻，惹惱了我家小王子，「以汝之道，還施汝身」，娶了你妹子做小老婆，那就有得瞧的了。」風波惡一陣風趕將出去。但聽得劈啪、哎喲幾聲，幾名吐番武士漸逃漸遠，罵聲漸漸遠去。

　　王語嫣坐在房中，聽到包風二人和吐番武士的聲音，愁眉深鎖，珠淚悄垂，一時打不定主意，是否該出來和包風二人相會。

　　包不同向巴天石、朱丹臣一拱手，說道：「巴兄、朱兄來到西夏，是來瞧瞧熱鬧呢，還是別有所圖？」巴天石笑道：「包風二位如何，我二人也就如何了。」包不同臉色一變，說道：「大理段公子也是來求親麼？」巴天石道：「正是。我家公子乃大理國皇太弟的世子，日後身登大位，在大理國南面為君，與西夏結為姻親，正是門當戶對。慕容公子一介白丁，人品雖佳，門第卻是不稱。」包不同臉色更是難看，道：「非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公子人中龍鳳，豈是你家這個段呆子所能比拚？」風波惡衝進門來，說道：「三哥，何必多作這口舌之爭？待來日金殿比試。大家施展手段便了。」包不同道：「非也，非也！金殿比試，那是公子爺他們的事；口舌之爭，卻是我哥兒們之事。」

　　巴天石笑道：「口舌之爭，包兄天下第一，古往今來，無人能及。小弟甘拜下風，這就認輸別過。」一舉手，與朱丹臣回入房中，說道：「朱賢弟，聽那包不同說來，似乎公子爺還得參與一場什麼金殿比試。公子爺傷重未曾痊癒，他的武功又是時靈時不靈，並無把握，倘若比試之際六脈神劍施展不出，不但駙馬做不成，還有性命之憂，那便如何是好？」朱丹臣也是束手無策。兩人去找蕭峰、虛竹商議。

　　蕭峰道：「這金殿比試，不知如何比試法？是單打獨鬥呢，還是許可部屬出陣？倘若旁人也可參與角鬥，那就不用擔心了。」

　　巴天石道：「正是、朱賢弟，咱們去瞧瞧陶尚書，巴招婿、比試的諸般規矩打聽明白，再作計較。」當下二人自去。

　　蕭峰、虛竹、段譽三人圍坐飲酒，你一碗，意興甚豪。蕭峰問起段譽學會六脈神劍的經過，想要授他一種運氣的法門，得能任意運使真氣。哪知道段譽對內功、外功全是一竅不通，豈能在旦夕之間學會？蕭峰知道無法可施，只得搖了搖頭，舉碗大口喝酒。虛竹和段譽的酒量都遠不及他，喝到五六碗烈酒時，段譽已經頹然醉倒，人事不知了。

　　段譽待得朦朦朧朧的醒轉，只見窗紙上樹影扶疏，明月窺人，已是深夜。他心中一凜：「昨夜我和王姑娘沒說完話，一不小心，掉入了水池，不知她可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會不會又在外面等我？啊喲，不好，倘若她已等了半天，不耐煩起來，又回去安睡，豈不是誤了大事？」急忙跳起，悄悄挨出房門，過了院子，正想去拔大門的門閂，忽聽身後有人低聲道：「段公子，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段譽出其不意，嚇了一跳，聽那聲音陰森森地似乎不懷好意，待要回頭去看，突覺背心一緊，已被人一把抓住。段譽依稀辨明聲音，問道：「是慕容公子麼？」

　　那人道：「不敢，正是區區，敢請段兄移駕一談。」果然便是慕容復。段譽道：「慕容公子有命，敢不奉陪？請放手罷！」慕容復道：「放手倒也不必。」段譽突覺身子一輕，騰雲駕霧般飛了上去，卻是被慕容復抓住後心，提著躍上了屋頂。

　　段譽若是張口呼叫，便能將蕭峰、虛竹等驚醒，出來救援，但想：「我一叫之下，王姑娘也必聽見了，她見我二人重起爭鬥，定然大大不快。她決不會怪她表哥，總是編派我的不是，我又何必惹她生氣？」當下並不叫喚，任由慕容復提在手中，向外奔馳。

　　其時雖是深夜，但中秋將屆，月色澄明，只見慕容復腳下初時踏的是青石板街道，到後來已是黃土小徑，小徑兩旁都是半青不黃的長草。

　　慕容復奔得一會，突然停步，將段譽往地下重重一摔，砰的一聲，段譽肩腰著地，摔得好不疼痛，心想：「此人貌似文雅，行為卻頗野蠻。」哼哼唧唧的爬起身來，道：「慕容兄有話好說，何必動粗？」

　　慕容復冷笑道：「昨晚你跟我表妹說什麼話來？」段譽臉上一紅，囁嚅道：「也......也沒什麼，只不過剛巧撞到，閒談幾句罷了。」慕容復道：「你男子漢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又何必抵賴隱瞞？」段譽給他一激，不由得氣往上衝，說道：「當然不必瞞你，我跟王姑娘說，要來勸你一勸。」慕容復冷笑道：「你說要勸我道：人生在世，最要緊的是夫婦間情投意合，兩心相悅。你又想說：我和西夏公主素不相識，既不知她是美是醜，是善是惡，旦夕相見，便成夫妻，那是大大的不妥，是不是？又說我若辜負了我表妹的美意，便為天下有情人齊聲唾罵，為江湖上的英雄好漢卑鄙恥笑，是也不是？」

　　他說一句，段譽吃一驚，待他說完，結結巴巴的道：「王......王姑娘都跟你說了？」慕容復道：「她怎會跟我說？」段譽道：「那麼是你昨晚躲在一旁聽見了？」慕容復冷笑道：「你騙得了這等不識世務的無知姑娘，可騙不了我。」段譽奇道：「我騙你什麼？」

　　慕容復道：「事情再明白也沒有了，你自己想作西夏駙馬，怕我來爭，便編好了一套說辭，想誘我上當。嘿嘿，慕容復不是三歲的小孩兒，難道會墜入你的彀中？你......你當真是在做清秋大夢。」段譽歎道：「我是一片好心，但盼王姑娘和你成婚，結成神仙眷屬，舉案齊眉，白頭偕老。」慕容復冷笑道：「多謝你的金口啦。大理段氏和姑蘇慕容無親無故，素無交情，你何必這般來善禱善頌？只要我給我表妹纏住了不得脫身，你便得其所哉，披紅掛綵的去做西夏駙馬了。」

　　段譽怒道：「你這不是胡說八道麼？我是大理王子，大理雖是小國，卻也美將這個「駙馬」二字看得比天還大。慕容公子，我善言勸你，榮華富貴，轉瞬成空，你就算做成了西夏駙馬，再要做大燕皇帝，還不知要殺多少人？就算中原給你殺得血流成河，屍骨如山，你這大燕皇帝是否做得成，那也難說得很。」

　　慕容復卻不生氣，只冷冷的道：「你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皮卻是蛇蠍心腸。」段譽急道：「你不相信我是一番誠意，那也由你，總而言之，我不能讓你娶西夏公主，我不能眼見王姑娘為你傷心斷腸，自尋短見。」慕容復道：「你不許我娶？哈哈，你當真有這麼大的能耐？我偏要娶，你便怎樣？」段譽道：「我自當盡心竭力，阻你成事。我一個人無能為力，便請朋友幫忙。」

　　慕容復心中一凜，蕭峰、虛竹二人的武功如何，他自是熟知，甚至段譽本人，當他施展六脈神劍之際，自己也萬萬抵敵不住，幸好他的劍法有時靈，有時不靈，未能得心應手，總算還可乘之以隙，當即微微抬頭，高聲說道：「表妹，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段譽又驚又喜，忙回頭去看，但見滿地清光，卻哪裡有王語嫣的人影？他凝神張望，似乎對面樹叢中有什麼東西一動，突然間背上一緊，又被慕容復抓住了穴道，身子又被他提了起來，才知上當，苦笑道：「你又來動蠻，再加謊言欺詐，實非君子之所為。」

　　慕容復冷笑道：「對付你這等小人，又豈能用君子手段？」提著他向旁走去，想找個坑穴，將他一掌擊死，便即就地掩埋，走了數丈，見到一口枯井，舉手一擲，將他投了下去。段譽大叫：「啊喲！」已摔入井底。

　　慕容復正待要找機塊石頭壓在井口之上，讓他在裡面活活餓死，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道：「表哥，你瞧見我了？要跟我說什麼話？啊喲，你把段公子怎麼啦？」正是王語嫣。慕容復一呆，皺起了眉頭，他向著段譽背後高聲說話，意在引得他回頭觀看，以便拿他後心要穴，不料王語嫣真的便在附近。

　　原來王語嫣這一晚愁思綿綿，難以安睡，倚窗望月，卻將慕容復抓住段譽的情景都瞧在眼裡，生怕兩人爭鬥起來，慕容復不敵段譽的六脈神劍，當即追隨在後，兩人的一番爭辯，句句都給她聽見了。只覺得段譽相勸慕容復的言語確是出於肺腑，慕容復卻認定他別有用心。待得慕容復出言欺騙段譽，王語嫣還道他當真見到了自己，便即現身。

　　王語嫣奔到井旁，俯身下望，叫道：「段公子，段公子！你有沒有受傷？」段譽被摔下去時，頭下腳上，腦袋撞在硬泥之上，已然暈去。王語嫣叫了幾聲，聽不到回答，只道段譽已然跌死，想起他平素對自己的種種好處來，這一次又確是為著自己而送了性命，忍不住哭了出來，叫道：「段公子，你......你怎麼......怎麼就這樣死了？」

　　慕容復冷冷的道：「你對他果然是一往情深。」王語嫣哽咽道：「他好好相勸於你，聽不聽在你，又為什麼要殺了他？」慕容復道：「這人是我大對頭，你沒聽他說，他要盡心竭力，阻我成事麼？那日在少室山上，他令我喪盡臉面，難以在江湖立足，這人我自然容他不得。」王語嫣道：「少室山的事情，確是他不對，我早已怪責過他了，他已自認不是。」慕容復冷笑道：「哼，哼！自認不是！這麼輕描淡寫一句話，就想把這梁子揭過去了？我慕容復行走江湖，人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我敗在他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之下，你倒想想，我今後怎麼做人？」

　　王語嫣柔聲道：「表哥，一時勝敗，又何必常自掛懷在心？那日少室山鬥劍，姑丈也開導過你了，過去的事，再說作甚？」她不知段譽是否真的死了，探頭井口，又叫道：「段公子，段公子！」仍是不聞應聲。

　　慕容復道：「你這麼關心他，嫁了他也就是了，又何必假惺惺的跟著我？」

　　王語嫣胸口一酸，說道：「表哥，我對你一片真心，難道......難道你還不信麼？」

　　慕容復冷笑道：「你對我一片真心，嘿嘿！那日在太湖之畔的碾房中，你赤身露體，和這姓段的一同躲在柴草堆中，卻在幹些什麼？那是我親眼目睹，難道還有假的了？那時我要一刀殺死了這姓段的小子，你卻指點於他，和我為難，你的心到底是向著哪一個？哈哈，哈哈！」說到後來，只是一片大笑之聲。

　　王語嫣驚得呆了，顫聲道：「太湖畔的碾房中......那個......那個蒙面的......蒙面的西夏武士......」慕容復道：「不錯，那假扮西夏武士李延宗的，便是我了。」王語嫣低聲說道：「怪不得，我一直有些疑心。那日你曾說：『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的皇帝』，那......那......原是你的口吻，我早該知道的。」慕容復冷笑道：「你雖早該知道，可是現下方知，卻也還沒太遲。」

　　王語嫣急道：「表哥，那日我中了西夏人所放的毒霧，承蒙段公子相救，中途遇雨，濕了衣衫，這才在碾坊中避雨，你......你......你不可多疑。」

　　慕容復道：「好一個碾坊中避雨！可是我來到之後，你二人仍在鬼鬼祟祟，這姓段的伸手來摸你臉蛋，你毫不躲閃。那時我說什麼話了，你可記得麼？只怕你一心都貫注在這姓段的身上，我的話全沒聽見耳去。」

　　王語嫣心中一凜，回思那日碾坊中之事，那蒙面西夏武士「李延宗」的話清清楚楚在腦海中顯現了出來，她喃喃的道：「那時候......那時候......你也是這般嘿嘿冷笑，說什麼了？你說......你說......『我叫你去學了武功前來殺我，卻不是叫你二人......叫你二人......』」她心中記得，當日慕容復說的是：「卻不是叫你二人打情罵俏，動手動腳。」但這八個字卻無論如何說不出口。

　　慕容復道：「那日你又說道：倘若我殺了這姓段的小子，你便決意殺我為他報仇。王姑娘，我聽了你這句話，這才饒了他的性命，不料養虎貽患，教我在少室山眾家英雄之前，丟盡了臉面。」

　　王語嫣聽他忽然不叫自己作「表妹」，改口而叫「王姑娘」，心中更是一寒，顫聲道：「表哥，那日我倘若知道是你，自然不會說這種話。真的，表哥，我......我要是知道了，決計......決計不會說的。你知道我心中對你一向......一向很好。」慕容復道：「就算我戴了人皮面具，你認不出我的面貌，就算我故意裝作啞了嗓子，你認不出我的口音，可是難道我的武功你也認不出？嘿嘿，你於武學之道，淵博非凡，任誰使出一招一式，你便知道他們的門派家數，可是我跟這小子動手百餘招，你難道還認不出我？」王語嫣低聲道：「我確實有一點點疑心，不過......表哥，咱們好久沒見面了，我對你的武功進境不大了然......」

　　慕容復心下更是不忿，王語嫣這幾句話，明明說自己武功進境太慢，不及她的意料，說道：「你日你道：「我初時看你刀法繁多，心中暗暗驚異，但看到五十招後，覺得也不過如此，說你一句黔驢技窮，似乎刻薄，但總而言之，你所知遠不如我。」王姑娘，我所知確是遠不如你，你......你又何必跟隨在我身旁？你心中瞧我不起，不錯，可是我慕容復堂堂丈夫，也用不著給姑娘們瞧得起。」

　　王語嫣走上幾步，柔聲說道：「表哥，那日我說錯了，這裡跟你陪不是啦。」說著躬身襝衽行禮，又道：「我實在不知道是你......你大人大量，千萬別放在心上。我從小敬重你，自小咱們一塊玩兒，你說什麼我總是依什麼，從來不會違拗於你。當日我胡言亂語，你總要念著昔日的情份，原諒我一次。」

　　那日王語嫣在碾坊中說這番話，慕容復自來心高氣傲，聽了自是耿耿於懷，大是不快，自此之後，兩人雖相聚時多，總是心中存了介蒂，不免格格不入。這時聽她軟語相求，月光下見到這樣一個清麗絕俗的姑娘如此情致綿綿的對著自己，又深信她和段譽之間確無曖昧情事，當日言語衝撞，確也出於無心，想到自己和她青梅竹馬的情份，不禁動心，伸出手去，握住她的雙手，叫道：「表妹！」

　　王語嫣大喜，知道表哥原諒了自己，投身入懷，將頭靠在他肩上，低聲道：「表哥，你生我的氣，儘管打我罵我，可千萬別藏在心中不說出來。」慕容復抱著她溫軟的身子，聽得她低聲軟語的央求，不由得心神蕩漾，伸手輕撫她頭髮，柔聲道：「我怎捨得打你罵你？以前生你的氣，現下也不生氣了。」王語嫣道：「表哥，你不去做顯現駙馬了罷？」

　　慕容復陡然間全身一震，心道：「糟糕，糟糕！慕容復，你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險些兒誤了大事。倘若連這一點點的私情也割捨不下，哪裡還說得上干「打天下」的大業？」當即伸手將她推開，硬起心腸，搖頭道：「表妹，你我緣分已經盡了。你知道，我向來很會記恨，你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我總是難以忘記。」

　　王語嫣淒然道：「你剛才說不生我的氣了。」慕容復道：「我不生你的氣，可是......可是咱們這一生，終究不過是表兄妹的緣份。」王語嫣道：「那你是決計不肯原諒我了？」

　　慕容復心中「私情」和「大業」兩件事交戰，遲疑半刻，終於搖了搖頭。王語嫣萬念俱灰，仍問：「你定要去娶那西夏姑娘？從此不再理我？」慕容復硬起心腸，點了點頭。

　　王語嫣先前得知表哥要去娶西夏公主，還是由公冶干婉言轉告，當時便萌死志，藉故落後，避開了鄧百川等人，跳崖自盡，卻給雲中鶴救起，此刻為意中人親口所拒，傷心欲狂，幾乎要吐出血來，突然心想：「段公子對我一片癡心，我卻從來不假以辭色，此番他更為我而死，實在對他不起。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這口深井，段公子摔入其中而死，想必下面有甚尖巖硬石。我不如和他死在一起，以報答他對我的一番深意。」當下慢慢走向井邊，轉頭道：「表哥，祝你得遂心願，娶了西夏公主，又做大燕皇帝。」

　　慕容復知她要去尋死，走上一步，伸手想拉住她手臂，口中想呼：「不可！」但心中知道，只要口中一出聲，伸手一拉，此後能否擺脫表妹這番柔情糾纏，那就難以逆料。表妹溫柔美貌，世所罕有，得妻如此，復有何憾？何況她自幼便對自己情根深種，倘若一個克制不住，接下了什麼孽緣，興復燕國的大計便大受挫折了。他言念及此，嘴巴張開，卻無聲音發出，一隻手伸了出去，卻不去拉王語嫣。

　　王語嫣見此神情，猜到了他的心情，心想你就算棄我如遺，但我們是表兄妹至親，眼見我踏入死地，竟絲毫不加阻攔，連那窮凶極惡的雲中鶴尚自不如，此人竟然涼薄如此，當下更無別念，叫道：「段公子，我和你死在一起！」縱身一躍，向井中倒衝了下去。

　　慕容復「啊」的一聲，跨上一步，伸手想去拉她腳，憑他武功，要抓住她，原是輕而易舉，但終究打不定主意，便任由她跳了下去。他歎了口氣，搖搖頭，說道：「表妹，你畢竟內心深愛段公子，你二人雖然生不能結為夫婦，但死而同穴，也總算得遂你的心願。」

　　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假惺惺，偽君子！」慕容復一驚：「怎地有人到了我身邊，竟沒知覺？」向後拍出一掌，這才轉過身來，月光之下，但見一個淡淡的影子隨掌飄開，身法輕靈，實所罕見。

　　慕容復飛身而前，不等他身子落下，又是一掌拍去，怒道：「什麼人？這般戲弄你家公子！」那人在半空一掌擊落，與慕容復掌力一對，又向外飄開丈許，這才落下地來，卻原來是吐番國師鳩摩智。

　　只聽他說道：「明明是你逼王姑娘投井自盡，卻在說什麼得遂她心願，慕容公子，這未免太過陰險毒辣了罷？」慕容復怒道：「這是我的私事，誰要你來多管閒事？」鳩摩智道：「你幹這傷天害理之事，和尚便要管上一管。何況你想做西夏駙馬，那便不是私事了。」

　　慕容復道：「遮莫你這和尚，也想做駙馬？」鳩摩智哈哈大笑，說道：「和尚做駙馬，焉有是理？」慕容復冷笑道：「我早知吐番國存心不良，那你是為你們小王子出頭了？」鳩摩智道：「什麼叫做「存心不良」？倘若想娶西夏公主，便是存心不良，然則閣下之存心，良乎？不良乎？」慕容復道：「我要娶西夏公主，乃是憑自身所能，爭為駙馬，卻不是指使手下人來攪風攪雨，弄得靈州道上，英雄眉蹙，豪傑齒冷。」鳩摩智笑道：「咱們把許多不自量力的傢伙打發去，免得西夏京城，滿街儘是油頭粉面的光棍，烏煙瘴氣，見之心煩。那是為閣下清道啊，有何不妥？」慕容復道：「果真如此，卻也甚佳，然則吐番國小王子，是要憑一己功夫和人爭勝了？」鳩摩智道：「正是！」

　　慕容復見他一副有恃無恐，勝券在握的模樣，不由得起疑，說道：「貴國小王子莫非武功高強，英雄無敵，已有必勝的成算？」鳩摩智道：「小王子殿下是我的徒兒，武功還算不錯，英雄無敵卻不見得，必勝的成算還是有的。」慕容復更感奇怪，心想：「若我直言相問，他未必肯答，還是激他一激。」便道：「這可奇了，貴國小王子有必勝的成算，我卻也有必勝的成算，也不知到底是誰真的必勝。」

　　鳩摩智笑道：「我們小王子到底有什麼必勝成算，你很想知道，是不是？不妨你先將你的法子說將出來，然後我說我們的。咱們一起參詳參詳，且瞧是誰的法子高明。」

　　慕容復所恃者不過武功高明，形貌俊雅，真的要說有什麼必勝的成算，卻是沒有，便道：「你這人詭計多端，言而無信，我如跟你說了，你卻不說，豈不是上了你的當？」

　　鳩摩智哈哈一笑，說道：「慕容公子，我和令尊相交多年，互相欽佩。我簪妄一些，總算得上是你的長輩。你對我說這些話，不也過份麼？」

　　慕容復躬身行禮，道：「明王責備得是，還請恕罪則個。」

　　鳩摩智笑道：「公子聰明得緊，你既自認晚輩，我瞧在你爹爹的份上，可不能佔你的便宜了。吐番國小王子的必勝成算，說穿了不值半文錢。哪一個想跟我們小王子爭做駙馬，我們便一個個將他料理了。既然沒人來爭，我們小王子豈有不中選之理？哈哈，哈哈。」

　　慕容復倏地變色，說道：「如此說來，我......」鳩摩智道：「我和令尊交情不淺，自然不能要了你的性命。我誠意奉勸公子，速離西夏，是為上策。」慕容復道：「我要是不肯走呢？」鳩摩智微笑道：「那也不會取你的性命，只須將公子剜去雙目，或是砍斷一手一足，成為殘廢之人。西夏公主自然不會下嫁一個五官不齊、手足不完的英雄好漢。」他說到最後「英雄好漢」四字時，聲音拖得長長的，大有嘲諷之意。

　　慕容復心下大怒，只是忌憚他武功了得，不敢貿然和他動手，低頭尋思，如何對付。

　　月光下忽見腳邊有一物蠕蠕而動，凝神看去，卻是鳩摩智右手的影子，慕容復一驚，只道對方正自凝聚功力，轉瞬便欲出擊，當即暗暗運氣，以備抵禦。卻聽鳩摩智道：「公子，你逼得令表妹自盡，實在太傷陰德。你要是速離西夏，那麼你逼死王姑娘的事，我也便不加追究。」慕容復哼了一聲，道：「那是她自己投井殉情，跟我有什麼相干？」口中說話，目不轉睛的凝視地下的影子，只見鳩摩智雙手的影子都在不住顫動。

　　慕容復心下起疑：「他武功如此高強，若要出手傷人，何必這般不斷的蓄勢作態？難道是裝腔作勢，想將我嚇走麼？」再一凝神間，只見他褲管、衣角，也都不住的在微微擺動，顯似是不由自主的全身發抖。他一轉念間，驀地想起：「那日在少林寺藏經閣中，那無名老僧說鳩摩智練了少林派的七十二絕技之後，又去強練什麼『易筋經』，又說他「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說道修煉少林諸門絕技，倘若心中不存慈悲之念，戾氣所鍾，奇禍難測。這位老僧說到我爹爹和蕭遠山的疾患，靈驗無比，那麼他說鳩摩智的話，想來也不會虛假。」想到此節，登時大喜：「嘿嘿，這和尚自己大禍臨頭，卻還在恐嚇於我，說什麼剜去雙目，斬手斷足。」但究是不能確定，要試他一試，便道：「唉！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這般修煉上乘武功而走火入魔，最是厲害不過。」

　　鳩摩智突然縱身大叫，若狼皋，若牛鳴，聲音可怖之極，伸手便向慕容復抓來，喝道：「你說什麼？你......你在說誰？」

　　慕容復側身避開。鳩摩智跟著也轉過身來，月光照到他臉上，只見他雙目通紅，眉毛直豎，滿臉都是暴戾之色，但神氣雖然兇猛，卻也無法遮掩流露在臉上的惶怖。

　　慕容復更無懷疑，說道：「我有一句良言誠意相勸。明王即速離開西夏，回歸吐番，只須不運氣，不動怒，不出手，當能回歸故土，否則啊，那位少林神僧的話便要應驗了。」

　　鳩摩智荷荷呼喚，平素雍容自若的神情已蕩然無存，大叫：「你......你知道什麼？你知道什麼？」慕容復見他臉色猙獰，渾不似平日寶相莊嚴的聖僧模樣，不由得暗生懼意，當即退了一步。鳩摩智喝道：「你知道什麼？快快說來！」慕容復強自鎮定，歎了一口氣，道：「明王內息走入岔道，凶險無比，若不即刻回歸吐番，那麼到少林寺去求那神僧救治，也未始不是沒有指望。」

　　鳩摩智獰笑道：「你怎知我內息走入岔道？當真胡說八道。」說著左手一探，向慕容復面門抓來。

　　慕容復見他五指微顫，但這一抓法度謹嚴，沉穩老辣，絲毫沒有內力不足之象，心下暗驚：「莫非我猜錯了？」當下提起內力，凝神接戰，右手一擋，隨即反鉤他手腕。鳩摩智喝道：「瞧在你父親面上，十招之內，不使殺手，算是我一點故人的香火之情。」呼的一拳擊出，直取慕容復右肩。

　　慕容復飄身閃開，鳩摩智第二招已緊接而至，中間竟無絲毫空隙。慕容復雖擅「斗轉星移」的借力打力之法，但對方招數實在太過精妙，每一招都是只使半招，下半招倏生變化，慕容復要待借力，卻是無從借起，只得緊緊守住要害，待敵之隙。但鳩摩智招數奇幻，的是生平從所未見，一拳打到半途，已化為指，手抓拿出，近身時卻變為掌。堪堪十招打完，鳩摩智喝道：「十招已完，你認命罷！」

　　慕容複眼前一花，但見四面八方都是鳩摩智的人影，左邊踢來一腳，右邊擊來一拳，前面拍來一掌，後面戳來一指，諸般招數一時齊至，不知如何招架才是，只得雙掌飛舞，凝運功力，只守不攻，自己打自己的拳法。

　　忽聽得鳩摩智不住喘氣，呼呼聲聲，越喘越快，慕容復精神一振，心道：「這和尚內息已亂，時刻一久，他當會倒地自斃。」可是鳩摩智喘氣雖急，招數卻也跟著加緊，驀地裡大喝一聲，慕容復只覺腰間「脊中穴」、腹部「商曲穴」同時一痛，已被點中穴道，手足麻軟，再也動彈不得。

　　鳩摩智冷笑幾聲，不住喘息，說道：「我好好叫你滾蛋，你偏偏不滾，如今可怪不得我了。我......我......我怎生處置你才好？」撮唇大聲作哨。

　　過不多時，樹林中奔出四名吐番武士，躬身道：「明王有何法旨？」鳩摩智道：「將這小子拿去砍了！」四名武士道：「是！」

　　慕容復身不能動，耳中卻聽得清清楚楚，心中只是叫苦：「適才我若和表妹兩情相悅，答應她不去做什麼西夏駙馬，如何會有此刻一刀之厄？我一死之後，還有什麼興復大燕的指望？」他只想叫出聲來，願意離開靈州，不再和吐番王子爭做駙馬，苦在難以發聲，而鳩摩智的眼光卻向他望也不望，便想以眼色求饒，也是不能。

　　四名吐番武士接過慕容復，其中一人拔出彎刀，便要向他頸中砍去。

　　鳩摩智忽道：「且慢！我和這小子的父親昔日相識，且容他留個全屍。你們將他投入這口枯井之中，快去抬幾塊大石來，壓住井口，免得他衝開穴道，爬出井來！」

　　吐番武士應道：「是！」將慕容復投入枯井，四下一望，不見有大岩石，當即快步奔向山後去尋覓大石。

　　鳩摩智站在井畔，不住喘氣，煩惡難當。

　　那日他以火焰刀暗算了段譽後，生怕眾高手向他群起而攻，立即逃奔下山，還沒下少室山，已覺丹田中熱氣如焚，當即停步調息，卻覺內力運行艱難，不禁暗驚：「那老賊禿說我強練少林七十二絕技，戾氣所鍾，本已種下禍胎，再練『易筋經』，本末倒置，大難便在旦夕之間。莫非......莫非這老賊禿的鬼話，當真應驗了？」當下找個山洞，靜坐休息，只須不運內功，體內熱焰便慢慢平伏，可是略一使勁，丹田中便即熱焰上騰，有如火焚。

　　挨到傍晚，聽得少林寺中無人追趕下來，這才緩緩南歸。途中和吐番傳遞訊息的探子接上了頭。得悉吐番國王已派遣小王子前往靈州求親，應聘駙馬。那探子言道，小王子此行帶同大批高手武士、金銀珠寶、珍異玩物、名馬寶刀。名馬寶刀進呈給西夏皇帝；珍異玩物送給公主；金銀珠寶用以賄賂西夏國的後妃太監、大小臣工。

　　鳩摩智是吐番國師，與聞軍政大計，雖然身上有病，但求親成敗有關吐番國運，當即前赴西夏，主持全局，派遣高手武士對付各地前來競為駙馬的敵手。在八月初十前後，吐番國的武士已將數百名聞風前來的貴族少年、江湖豪客都逐了回去。來者雖眾，卻人人存了自私之心，臨敵之際，互相決不援手，自是敵不過吐番國武士的圍攻。

　　鳩摩智來到靈州，覓地靜養，體內如火之炙的煎熬漸漸平伏，但心情略一動盪，四肢百骸便不由自主的顫抖不已。得到後來，即令心定神閒，手指、眉毛、口角、肩頭仍是不住牽動，永無止息。他自不願旁人看到這等醜態，平日離群索居，極少和人見面。

　　這一日得到手下武士稟報，說慕容復來到了靈州，他手下人又打死打傷了好幾個吐番武士。鳩摩智心想慕容復容貌英俊，文武雙全，實是當世武學少年中一等一的人才，若不將他打發走了，小王子定會給他比了下去，自忖手下諸武士無人是他之敵，非自己出馬不可；又想自己武功之高，慕容復早就深知，多半不用動手，便能將他嚇退，這才尋到賓館之中。

　　他趕到時，慕容復已擒住段譽離去。賓館四周有吐番武士埋伏監視，鳩摩智問明方向，追將下來。他趕到林中時，慕容復已將段譽投入井中，正和王語嫣說話，一場爭鬥，慕容復雖給他擒住，鳩摩智卻也是內息如潮，在各處經脈穴道中衝突盤旋，似是要突體而出，卻無一個宣洩的口子，當真是難過無比。

　　他伸手亂抓胸口，內息不住膨脹，似乎腦袋、胸膛、肚皮都在向外脹大，立時便要將全身炸得粉碎。他低頭察看胸腹，一如平時，絕無絲毫脹大，然而週身所覺，卻似身子已脹成了一個大皮球，內息還在源源湧出。鳩摩智驚惶之極，伸右手在左肩、左腿、右腿三處各戳一指，刺出三洞，要導引內息從三洞孔中洩出，三個洞孔中血流如注，內息卻無法宣洩。

　　少林寺藏經閣中那老僧的話不斷在耳中鳴響，這時早知此言非虛，自己貪多務得，誤練少林派七十二絕技和『易筋經』，本末倒置，大禍已然臨頭。他心下惶懼，但究竟多年修為，尤其於佛家的禪定功夫甚是深厚，當下神智卻不錯亂，驀地裡腦海中靈光一閃：「他......他自己為什麼不一起都練？為什麼只練數種，卻將七十二門絕技的秘訣都送了給我？我和他萍水相逢，就算言語投機，一見如故，卻又如何有這般大的交情？」

　　鳩摩智這時都遭逢危難，猛然間明白了慕容博以「少林七十二絕技秘訣」相贈的用意。當日慕容博以秘訣相贈，他原是疑竇叢生，猜想對方不懷好意，但展閱密訣，每一門絕技都是精妙難言，以他見識之高，自是真假立判，再詳試秘笈，紙頁上並無任何毒藥，這才疑心盡去，自此刻苦修習，每練成一項，對慕容博便增一分感激之情。

　　直到此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方始明白慕容博用心之惡毒：「他在少林寺中隱伏數十年，暗中定然曾聽到寺僧談起少林絕技不可盡練。那一日他與我邂逅相遇。他對我武功才略心存忌意，便將這些絕技秘訣送了給我。一來是要我試上一試，且看盡練之後有何後患；二來是要我和少林寺結怨，挑撥吐番國和大宋相爭。他慕容氏便可混水摸魚，興復燕國。至於七十二項絕技的秘笈，他另行錄了副本，自不待言。」

　　他適才擒住慕容復，不免想到他父親相增少林武學秘笈之德，是以明知他是心腹大患，卻也不將他立時斬首，只是投入枯井，讓他得留全屍。此刻一明白慕容博贈書的用意，心想自己苦受這般煎熬，全是此人所種的惡果，不由得怒發如狂，俯身井口，向下連擊三掌。

　　三掌擊下，井中聲息全無，顯然此井極深，掌力無法及底。鳩摩智狂怒之下，猛力又擊出一拳。這一拳打出，內息更是奔騰鼓蕩，似乎要從全身十萬八千個毛孔中衝將出來，偏生處處碰壁，衝突不出。

　　正自又驚又怒，突然間胸口一動，衣襟中一物掉下，落入井中。鳩摩智伸手一抄，已自不及，急忙運起「擒龍手」凌空抓落，若在平時，定能將此物抓了回來，但這時內勁不受使喚，只是向外膨脹，卻運不到掌心之中，只聽得拍的一聲響，那物落入了井底。鳩摩智暗叫：「不好！」伸手懷中一探，落入井中的果然便是那本『易筋經』。

　　他知道自己內息運錯，全是從『易筋經』而起，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解此禍患，自非從『易筋經』中鑽研不可。這是關涉他生死的要物，任何可以失落？當下便不加思索，縱身便向井底跳了下去。

　　他生恐井底有什麼尖石硬枝之類刺痛足掌，又恐慕容復自行解開穴道，伺伏偷襲，雙足未曾落地，右手便向下拍出兩掌，減低下落之勢，左掌使一招「回風落葉」，護住週身要害。殊不知內息即生重大變化，招數雖精，力道使出來時卻散漫歪斜，全無準繩。這兩下掌擊非但沒減低落下時的衝力，反而將他身子一推，砰的一聲，腦袋重重撞上了井圈內緣的磚頭。

　　以他本來功力，雖不能說已練成銅筋鐵骨之身，但腦袋這般撞上磚頭，自身決無損傷，磚頭必成粉碎，可是此刻百哀齊全，但覺眼前金星直冒，一陣天旋地轉，俯地跌在井底。

　　這口井廢置已久，落葉敗草，堆積腐爛，都化成了軟泥，數十年下來，井底軟泥高積。鳩摩智這一摔下，口鼻登時都埋在泥中，只覺身子慢慢沉落，要待掙扎著站起，手腳卻用不出半點力道。正驚惶間，忽聽上面有人叫道：「國師，國師！」正是那四名吐番武士。

　　鳩摩智道：「我在這裡！」他一說話，爛泥立即湧入口中，哪裡還發得出聲來？卻隱隱約約聽得井邊那四名吐番武士的話聲。一人道：「國師不在這裡，不知哪裡去了？」另一個人道：「想是國師不耐煩久等，他老人家吩咐咱們用大石壓住井口，那便遵命辦理好了。」又一人道：「正是！」

　　鳩摩智大叫：「我在這裡，快救我出來！」越是慌亂，爛泥入口越多，一個不留神，竟連吞了兩口，腐臭難當，那也不用說了。只聽得砰彭、轟隆之聲大作，四名吐番武士將一塊塊大石壓上井口。這些人對鳩摩智敬若天神，國師有命，實不亞於國王的諭旨，揀石唯恐不巨，堆疊唯恐不實，片刻之間，將井口牢牢封死，百來斤的大石足足堆了十二三塊。

　　耳聽得那四名武士堆好了大石，呼嘯而去。鳩摩智心想數千斤的大石壓住了井口，別說此刻武功喪失，便在昔日，也不易在下面掀開大石出來，此身勢必斃命於這口枯井之中。他武功佛學，智計才略，莫不雄長西域，冠冕當時，怎知竟會葬身於污泥之中。人孰無死？然如此死法，實在太不光彩。佛家觀此身猶如臭皮囊，色無常，我常是苦，此身非我，須當厭離，這些最基本的佛學道理，鳩摩智登壇說法之時，自然妙慧明辨，說來頭頭是道，聽者無不歡喜讚歎。但此刻身入枯井，頂壓巨岩，口含爛泥，與法壇上檀香高燒、舌燦蓮花的情境畢竟大不相同，什麼涅磐後的常樂我淨、自在無礙，盡數拋到了受想行識之外，但覺五蘊皆實，心有掛礙，生大恐怖，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不得渡此泥井之苦厄矣。

　　想到悲傷之處，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他滿身泥濘，早已髒得不成模樣，但習慣成自然，還是伸手去拭抹眼淚，左手一抬，忽在污泥中摸到一物，順手抓來，正是那本『易筋經』。霎時之間，不禁啼笑皆非，經書是找回了，可是此刻更有何用？

　　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你聽，吐番武士用大石壓住了井口，咱們卻如何出去？」聽說話聲音，正是王語嫣。鳩摩智聽到人聲，精神一振，心想：「原來她沒有死，卻不知在跟誰說話？既有旁人，合數人之力，或可推開大石，得脫困境。」但聽得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只須得能和你廝守，不能出去，又有何妨？你既在我身旁，臭泥井便是眾香國。東方琉璃世界，西方極樂世界，什麼兜率天、夜摩天的天堂樂土，也及不上此地了。」鳩摩智微微一驚：「這姓段的小子居然也沒死？此人受了我火焰刀之傷，和我仇恨極深。此刻我內力不能運使，他若乘機報復，那便如何是好？」

　　說話之人正是段譽。他被慕容復摔入井中時已昏暈過去，手足不動，雖入污泥，反不如鳩摩智那麼狼狽。井底狹隘，待得王語嫣躍入井中，偏生這麼巧，腦袋所落之處，正好是段譽胸口的「膻中穴」，一撞之下，段譽便醒了轉來。王語嫣跌入他的懷中，非但沒絲毫受傷，連污泥業沒濺上多少。

　　段譽陡覺懷裡多了一人，奇怪之極，忽聽得慕容復在井口說道：「表妹，你畢竟內心深愛段公子，你二人雖然生不能成為夫妻，但死而同穴，也總算得遂了你的心願。」這幾句話清清楚楚的傳到井底，段譽一聽之下，不由得癡了，喃喃說道：「什麼？不，不！我......我......我段譽哪有這等福氣？」

　　突然間他懷中那人柔聲道：「段公子，我真是糊塗透頂，你一直待我這麼好，我......我卻......」段譽驚得呆了，問道：「你是王姑娘？」王語嫣道：「是啊！」

　　段譽對她素來十分尊敬，不敢稍存絲毫褻瀆之念，一聽到是她，驚喜之餘，急忙站起身來，要將她放開。可是井底地方既窄，又滿是污泥，段譽身子站直，兩腳便向泥中陷下，泥濘直升至胸口，覺得若將王語嫣放在泥中，實在大大不妥，只得將她身子橫抱，連連道歉：「得罪，得罪！王姑娘，咱們身處泥中，只得從權了。」

　　王語嫣歎了口氣，心下感激。她兩度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對於慕容復的心腸，實已清清楚楚，此刻縱慾自欺，亦復不能，再加段譽對自己一片真誠，兩相比較，更顯得一個情深意重，一個自私涼薄。她從井口躍到井底，雖只一瞬之間，內心卻已起了大大的變化，當時自傷身世，決意一死以報段譽，卻不料段譽與自己都沒有死，事出意外，當真是滿心歡喜。她向來嫻雅守禮，端莊自持，但此刻倏經巨變，激動之下，忍不住向段譽吐露心事，說道：「段公子，我只道你已經故世了，想到你對我的種種好處，實在又是傷心，又是後悔，幸好老天爺有眼，你安好無恙。我在上面說的那句話，想必你聽見了？」她說到這一句，不由得嬌羞無限，將臉藏在段譽頸邊。

　　段譽於霎時之間，只覺全身飄飄蕩蕩地，如升雲霧，如入夢境，這些時候來朝思暮想的願望，驀地裡化為真實，他大喜之下，雙足一軟，登時站立不住，背靠井欄，雙手仍是摟著王語嫣的身軀。不料王語嫣好幾根頭髮鑽進他的鼻孔，段譽「啊嚏，啊嚏！」接連打了幾個噴嚏。王語嫣道：「你....你怎麼啦？受傷了麼？」段譽道：「沒......沒有......啊嚏，啊嚏......我沒有受傷，啊嚏......也不是傷風，是開心得過了頭，王姑娘......啊嚏......我喜歡得險些暈了過去。」

　　井中一片黑暗，相互間都瞧不見對方。王語嫣微笑不語，滿心也是浸在歡樂之中。她自幼癡戀表兄，始終得不到回報，直到此刻，方始領會到兩情相悅的滋味。

　　段譽結結巴巴的問道：「王姑娘，你剛才在上面說了句什麼話？我可沒有聽見。」王語嫣微笑道：「我只道你是個至誠君子，卻原來業會使壞。你明明聽見了，又要我親口再說一遍。怪羞人的，我不說。」

　　段譽急道：「我......我確沒聽見，若叫我聽見了，老天爺罰我......」他正想罰個重誓，嘴巴上突覺一陣溫暖，王語嫣的手掌已按在他嘴上，只聽她說道：「不聽見就不聽見，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卻值得罰什麼誓？」段譽大喜，自從識得她以來，她從未對自己有這麼好過，便道：「那麼你在上面究竟說的是什麼話？」王語嫣道：「我說......」突覺一陣靦腆，微笑道：「以後再說，日子長著呢，又何必急在一時？」

　　「日子長著呢，又何必急在一時？」這句話鑽進段譽的耳中，當真如聆仙樂，只怕西方極樂世界中伽陵鳥一齊鳴叫，也沒這麼好聽，她意思顯然是說，她此後將和他長此相守。段譽乍聞好音，兀自不信，問道：「你說，以後咱們能時時在一起麼？」

　　王語嫣伸臂摟著他的脖子，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段郎，只須你不嫌我，不惱我昔日對你冷漠無情，我願終身跟隨著你，再......再也不離開你了。」

　　段譽一顆心幾乎要從口中跳將出來，問道：「那你表哥怎麼樣？你一直......一直喜歡慕容公子的。」王語嫣道：「他卻從來沒將我放在心上。我直至此刻方才知道，這世界上誰是真的愛我、憐我，是誰把我看得比他自己性命還重。」段譽顫聲道：「你是說我？」

　　王語嫣垂淚說道：「對啦！我表哥一生之中，便是夢想要做大燕皇帝。本來呢，這也難怪，他慕容氏世世代代，做的便是這個夢。他祖宗幾十代做下來的夢，傳到他身上，怎又能盼望他醒覺？我表哥原不是壞人，只不過為了想做大燕皇帝，別的什麼事都擱在一旁了。」

　　段譽聽她言語之中，大有為慕容復開脫分辨之意，心中又焦急起來，道：「王姑娘，倘若你表哥一旦悔悟，忽然又對你好了，那你......你......怎麼樣？」

　　王語嫣歎道：「段郎，我雖是個愚蠢女子，卻決不是喪德敗行之人，今日我和你定下三生之約，若再三心兩意，豈不有虧名節？又如何對得起你對我的深情厚意？」

　　段譽心花怒放，抱著她身子一躍而起，「啊哈」一聲，拍的一聲響，重又落入污泥之中，伸嘴過去，便要吻她櫻唇。王語嫣宛轉相就，四唇正欲相接，突然間頭頂呼呼風響，什麼東西落將下來。

　　兩人吃了一驚，忙向井欄2邊一靠，砰的一聲響，有人落入井中。

　　段譽問道：「是誰？」那人哼了一聲，道：「是我！」正是慕容復。

　　原來段譽醒轉之後，便得王語嫣柔聲相向，兩人全副心神都貫注在對方身上，當時就算天崩地裂，業是置若罔聞，鳩摩智和慕容復在上面呼喝惡鬥，自然更是充耳不聞。驀地裡慕容復摔入井來，二人都吃了一驚，都道他是前來干預。

　　王語嫣顫聲道：「表哥，你......你又來幹什麼？我此身已屬段公子，你若要殺他，那就連我也殺了。」

　　段譽大喜，他倒不擔心慕容復來加害自己，只怕王語嫣見了表哥之後，舊情復燃，又再回到表哥身畔，聽她這麼說，登時放心，又覺王語嫣伸手出來，握住了自己雙手，更加信心百倍，說道：「慕容公子，你去做你的西夏駙馬，我決計不再勸阻。你的表妹，卻是我的了，你再也奪不去了。語嫣，你說是不是？」

　　王語嫣道：「不錯，段郎，不論是生是死，我都跟隨著你。」

　　慕容復被鳩摩智點中了穴道，能聽能言，便是不能動彈，聽他二人這麼說，尋思：「他二人不知我大敗虧輸，已然受制於人，反而對我仍存忌憚之意，怕我出手加害。如此甚好，我且施個緩兵之計。」當下說道：「表妹，你嫁段公子後，咱們已成一家人，段公子已成我的表妹婿，我如何再會相害？」

　　段譽宅心仁厚，王語嫣天真爛漫，一般的不通世務，兩人一聽之下，都是大喜過望，一個道：「多謝慕容兄。」一個道：「多謝表哥！」

　　慕容復道：「段兄弟，咱們既成一家人，我要去做西夏駙馬，你便不再從中作梗了？」

　　段譽道：「這個自然。我但得與令表妹成為眷屬，更無第二個心願，便是做神仙，做羅漢，我也不願。」王語嫣輕輕倚在他身旁，喜樂無限。

　　慕容復暗自運氣，要衝開被鳩摩智點中的穴道，一時無法辦到，卻又不願求段譽相助，心下憤怒：「人道女子水性揚花，果然不錯。若在平時，表妹早就奔到我身邊，扶我起身，這時卻睬也不睬。」

　　那井底圓徑不到一丈，三人相距甚近。王語嫣聽得慕容復躺在泥中，卻並不站起。她只須跨出一步，便到了慕容復身畔，扶他起來，但她既恐慕容復另有計謀加害段譽，又怕段譽多心，是以這一步卻終沒跨將出去。

　　慕容復心神一亂，穴道更加不易解開，好容易定下心來，運氣解開被封的穴道，手扶井欄站起身來，啪的一聲，有物從身旁落下，正是鳩摩智那部『易筋經』，黑暗中也不知是什麼東西，慕容復自然而然向旁一讓。幸好這麼一讓，鳩摩智躍下時才得不碰到他身上。

　　鳩摩智拾起經書，突然間哈哈大笑。那井極深極窄，笑聲在一個圓筒中迴旋蕩漾，只振得段譽等三人耳鼓中嗡嗡作響，甚是難受。鳩摩智笑聲竟無法止歇，內息鼓蕩，神智昏亂，便在污泥中拳打足踢，一拳一腳都打到井圈磚上，有時力大無窮，打得磚塊粉碎，有時卻又全無氣力。

　　王語嫣甚是害怕，緊緊靠在段譽身畔，低聲道：「他瘋了，他瘋了！」段譽：「他當真瘋了！」慕容復施展壁虎游牆功，貼著井圈向上爬起。

　　鳩摩智只是大笑，又不住喘息，拳腳卻越打越快。

　　王語嫣鼓起勇氣，勸道：「大師，你坐下來好好歇一歇，須得定一定神才是。」鳩摩智笑罵：「我......我定一定......我能定就好了！我定你個頭！」伸手便向她抓來。井圈之中，能有多少迴旋餘地？一抓便抓到了王語嫣肩頭。王語嫣一聲驚呼，急速避開。

　　段譽搶過去擋在她身前，叫道：「你躲在我後面。」便在這時，鳩摩智雙手已扣住他咽喉，用力收緊。段譽頓覺呼吸急促，說不出話來。王語嫣大驚，忙伸手去扳他手臂。這時鳩摩智瘋狂之餘，內息雖不能運用自如，氣力卻大得異乎尋常，王語嫣的手扳將下去，宛如蜻蜓撼石柱，實不能動搖其分毫。王語嫣驚惶之極，深恐鳩摩智將段譽扼死，急叫：「表哥，表哥，你快來幫手，這和尚......這和尚要扼死段公子啦！」

　　慕容復心想：「段譽這小子在少室山上打得我面目無光，令我從此在江湖上聲威掃地，他要死便死他的，我何必出手相救？何況這凶僧武功極強，我遠非其敵，且讓他二人鬥個兩敗俱傷，最好是同歸於盡。我此刻插手，殊為不智。」當下手指穿入磚縫，貼身井圈，默不作聲。王語嫣叫得聲嘶力竭，慕容復只作沒有聽見。

　　王語嫣握拳在鳩摩智頭上，背上亂打。鳩摩智又是氣喘，又是大笑，使力扼緊段譽的咽喉。

## 第46章 酒罷問君三語

　　巴天石、朱丹臣等次晨起身，不見了段譽，到王語嫣房門口叫了幾聲，不聞答應，見房門虛掩，敲了幾下，便即推開，房中空空無人。巴朱二人連聲叫苦。朱丹臣道：「咱們這位小王子便和王爺一模一樣，到處留情，定然和王姑娘半夜裡偷偷溜掉，不知去向。」巴天石點頭道：「小王子風流瀟灑，是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人物。他鍾情於王姑娘，那是有目共睹之事，要他做西夏駙馬……唉，這位小王子不大聽話，當年皇上和王爺要他練武，他說什麼也不練，逼得急了，就一走了之。」朱丹臣道：「咱們只有分頭去追，苦苦相勸。」巴天石雙手一攤，唯有苦笑。

　　朱丹臣又道：「巴兄，想當年王爺命小弟出來追趕小王子，好容易找到了，哪知道小王子……」說到這裡，放低聲音：「小王子迷上了這位木婉清姑娘，兩個人竟半夜裡偷偷溜將出去，總算小弟運氣不錯，早將守在前面道上，這才能交差。」巴天石一拍大腿，說道：「唉，朱賢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有此經歷，怎地又來重蹈覆轍？咱哥兒倆該當輪班守夜，緊緊看住他才是啊。」朱丹臣歎了口氣，說道：「我只道他瞧在蕭大俠與虛竹先生義氣的份上，總不會撇手便走，哪知道……哪知道他……」下面這「重色輕友」四個字的評語，一來以下犯上，不便出口，二來段譽和他交情甚好，卻也不忍不出。

　　兩人無法可施，只得去告知蕭峰和虛竹。各人分頭出去找尋，整整找了一天，半點頭緒也無。

　　傍晚時分，眾人聚在段譽的空房中紛紛議論。正發愁間，西夏國禮部一位主事來到賓館，會見天石，說道次日八月十五晚上，皇上在西華宮設宴，款待各地前來求親的佳客，請大理國段王子務必光臨。巴天石有苦難言，只得唯唯稱是。

　　那主事受過巴天石的賄賂，神態間十分親熱，告辭之時，巴天石送到門口。那主事附耳悄悄說道：「巴司空，我透個消息給你。明兒晚皇上賜宴，席上便要審察各位佳客的才貌舉止，宴會之後，說不定還有什麼射箭比武之類的玩意兒，讓各位佳客一比高下。到底誰做駙馬，得配我們的公主娘娘，這是一個大關鍵。段王子可須小心在意了。」巴天石作揖稱謝，從袖中又取出一大錠黃金，塞在他手裡。

　　巴天石回入賓館，將情由向眾人說了，歎：「鎮南王千叮萬囑，務必要小王子將公主娶了回去，咱兄弟倆有虧職守，實在是無面目去見王爺了。」

　　竹劍突然抿嘴一笑，說道：「巴王爺，小婢子說一句話成不成？」巴天石道：「姊姊請說。」竹劍笑道：「段公子的父王要他娶西夏公主，只不過是想結這頭親事，西夏、大理成為婚姻之國，互相有個照慶，是不是？」巴天石道：「不錯。」菊劍：「至於這位西夏公主是美如西施，還是醜勝無鹽，這位做公公的段王爺，卻也不放在心上了，是麼？」巴天石道：「人家公主之尊，就算沒有沉魚落雁之容，中人之姿總是有的。」梅劍：「我們姊妹倒有一個主意，只要能把公主娶到大理，是否能及時找到段王子，倒也無關大局。」蘭劍笑道：「段公子和王姑娘在江湖上玩厭了，過得一年半載，兩年三年，終究會回大理去，那時再和公主洞房花燭，也自不遲。

　　巴天石和朱丹臣又驚又喜，齊聲道：「小王子不在，怎麼又能把西夏公主娶回大理？四位姑娘有此妙計，願聞其詳。」

　　梅劍：「這位木姑娘穿上了男裝，扮成一位俊書生，豈不比段公子美得多了？請她去赴明日之宴，席上便有千百位少年英雄，哪一個有她這般英俊瀟灑？」蘭劍：「木姑娘是段公子的親妹子，代哥哥去娶了嫂子，替國家立下大功，討得爹爹的歡心，豈不是一舉數得？」竹劍：「木姑娘挑上了駙馬，拜堂成親總還有若干時日，那時想來該可找到段公子了。」菊劍：「就算那時段公子仍不現身，木姑娘代他拜堂，卻又如何？」說著伸手按住了嘴巴，四姊妹一齊吃吃笑了起來。

　　四人一般的心思，一般的口音，四人說話，實和一人說話沒有分別。

　　巴朱二人面面相覷，均覺這計策過於大膽，若被西夏國瞧破，親家結不成，反而成了冤家，西夏皇帝要是一怒發兵，這禍可就闖得大了。

　　梅劍猜中兩人心思，說道：「其實段公子有蕭大俠這位義兄，本來無須拉擾西夏，只不過鎮南王有命，不得不從罷了。當真萬一有什麼變故，蕭大俠是大遼南院大王，手握雄兵數十萬，只須居間說幾句好話，便能阻止西夏向大理尋釁生事。」

　　蕭峰微微一笑，點了點頭。

　　巴天石是大理國司空，執掌政事，蕭峰能作為大理國的強援，此節他自早在算中，只是自己不便提出，見梅劍說了這番話後，蕭峰這麼一點頭，便知此事已穩若泰山，最多求親不成，於國家卻決無大患，尋思：「這四個小姑娘的計謀，似乎直如兒戲，但除此之外，卻也更無良策，只不知木姑娘是否肯冒這個險？」說道：「四位姑娘此議確是妙計，但行事之際實在太過凶險，萬一露出破綻，木姑娘有被擒之虞。何況天下才俊雲集，木姑娘人品自是一等一的了，但如較量武功，要技壓群雄，卻是難有把握。」

　　眾人眼光都望向木婉清，要瞧他是作何主意。

　　木婉清道：「巴司空，你也不用激我，我這個哥哥，我這個哥哥……」說我兩句「我這個哥哥」，突然眼淚奪眶而出，想到段譽和王語嫣私下離去，便如當年和自己深夜攜手同行一般，倘若他不是自己兄長，料想他亦不會變心，如今他和旁人卿卿我我，活快猶似神仙，自己卻在這裡冷冷清清，大理國臣工反而要自己代他娶妻。她想到悲憤處，倏地一伸手，掀翻了面前的桌子，登時茶壺、榮杯，乒乒乓乓的碎成一地，一躍而起，出了房門。

　　眾人相顧愕然，都覺十分掃興。巴天石歉然：「這是我的不是了，倘若善言以求，木姑娘最多不過不答允，可是我出言相激，這卻惹不她生氣了。」朱丹臣搖頭：「木姑娘生氣，決不是為了巴兄這幾句話，那是另有原因的。唉，一言難盡！」

　　次日眾人又分頭去尋段譽，但見街市之上，服飾錦銹的少年子弟穿插來去，料想大料是要去赴皇宮中秋之宴的，偶而也見到有人相罵毆鬥，看來吐蕃國的眾武士還在盡力為小王子清除敵手。到於段譽和王語嫣，自然影蹤不見。

　　傍晚時分，眾人先後回到賓館。蕭峰道：「三弟既已離去，咱們大家也都走了吧，不管是誰做駙馬，都跟咱們毫不相干。」巴天石道：「蕭大俠說的是，咱們免得見到旁人做了駙馬，心中有氣。」

　　鍾靈忽道：「朱先生，你娶了妻子沒有？段公子不願做駙馬，你為什麼不去做？你娶了西夏公主，不也有助於大理麼？」朱丹臣笑道：「姑娘取笑了，晚生早已有妻有妾，有兒有女。」鍾靈伸了伸舌頭。朱丹臣又道：「可惜姑娘的相貌太嬌，臉上又有灑窩，不像男子，否則由你出馬，替你哥哥去娶西夏2以主……」鍾靈：「什麼？替我哥哥？」朱丹臣知道失言，心想：「你是鎮南王的私生女兒，此事未曾公開，不便亂說。」忙：「我說是替小王子辦成這件大事……」

　　忽聽得門外一人道：「巴司空，朱先生，咱們這就去了吧。」門簾一掀，進來一個英氣勃勃的俊雅少年，正是穿了書生衣巾的木婉清。

　　眾人又驚又喜，都：「怎麼？木姑娘肯去了？」木婉清道：「在下姓段名譽，乃大理國鎮南王世子，諸位言語之間，可得檢點一二。」聲音清郎，雖然雌音難免，但少年人語音尖銳，亦不足為奇。眾人見她學得甚像，都哈哈大笑起來。

　　原來木婉清發了一陣脾氣，回到房中哭了一場，左思右想，覺得得罪了這許多人，很是過意不去，再覺冒充段譽去西夏娶公主，此事倒也好玩得緊，內心又隱隱覺得：「你想和王姑娘雙宿雙飛，過快活日子，我偏偏跟你娶一個公主娘娘來，整日價打打鬧鬧，教你多些煩惱。」又憶及初進大理城時，段譽的父母為人醋海興波，相見時異常尷尬，段譽若有一個明媒正娶的公主娘娘作正室，段譽便做不成他的夫人，自己不能嫁給段譽，那是無法可想，可也不能讓這個嬌滴滴的王姑娘快快活活的做他妻子。她越想越得意，便挺身而出，願出冒充段譽。

　　巴天石等精神一振，忙即籌備諸事。巴天石心想，那禮部侍郎來過賓館，曾見過段譽，於是取過三百兩黃金，要朱丹臣送去給陶侍郎。本來禮物已經送過，這是特別加贈，吩咐朱丹臣什麼話都不必提，待會陶侍郎倘若見到什麼破綻，自會心照不宣，三百兩黃金買一個不開口，這叫做「悶聲大發財」。

　　木婉清道：「蕭大哥，虛竹二哥，你們兩位最好和我同去赴宴，那我便什麼也不怕了。否則真要動起手來，我怎打得過人家？皇宮之中，亂發毒箭殺人，總也不成體統。」

　　蘭劍笑道：「對啦，段公子要是毒箭四射，西夏皇宮中積屍遍地，公主娘娘只怕也不肯嫁給你了。」段譽笑道：「我和二弟已受段伯父之托，自當盡力。」

　　當下眾人更衣打扮，齊去皇宮赴宴。蕭峰和虛竹都扮作了大理國鎮南王府的隨從。鍾靈和靈鷲宮四姝本想都穿了男裝，齊去瞧瞧熱鬧，但巴天石道：「木姑娘一人喬裝改扮，已怕給人瞧出破綻，再加上五位扮成男子的姑娘，定要露出機關。」鍾靈等只得罷了。

　　一行人將出賓館門口，巴天石忽然叫道：「啊喲，險些誤了大事！那慕容復也要去爭為駙馬，他是認得段公子的，這便如何是好？」蕭峰微微一笑，說道：「巴兄不必多慮，慕容公子和段三弟一模一樣，也已不別而行。適才我去探過，鄧百川、包不同他們正急得猶如熱鍋上螞蟻相似。」眾人大喜，都：「這倒巧了。」

　　朱丹臣笑道：「蕭大俠思慮齊全，竟去探查慕容公子的下落。」慕容復微笑道：「我倒不是思慮周全，我想慕容公子人品俊雅，武藝高強，倒是木姑娘的勁敵，嘿嘿，嘿嘿！」巴天石笑道：「原來蕭大俠是想去勸他今晚不必赴宴了。」鍾靈睜大了眼睛，說道：「他千里迢迢的趕來，為的是要做駙馬，怎麼肯聽你勸告？蕭大俠，你和這位慕容公子交情很好麼？」巴天石笑道：「蕭大俠和這人交情也不怎麼樣，只不過蕭大俠拳腳上的口才很好，他是個非聽不可的。」鍾靈這才明白，笑道：「出到拳腳去好言相勸，人家自須聽從了。」

　　當下木婉清、蕭峰、虛竹、巴天石、朱丹臣五人來到皇宮門外。巴天石遞入段譽的名帖，西夏國禮部尚書親自迎進宮中。

　　來到中和殿上，只見赴宴的少年已到了一百餘人，散坐各席。殿上居中一席，桌椅均鋪銹了金龍的黃緞，當是西夏皇帝的御座。東西兩席都鋪紫緞。東邊席上高坐一個濃眉大眼的少年，身材魁梧，身披大紅袍子，袍上繡有一頭張牙舞爪的老虎，形貌威武，身後站著八名武士。巴天石等一見，便知是吐蕃國的宗贊王子。

　　禮部尚書將木婉清讓到西首席上，不與旁人共座，蕭峰等站在她的身後。顯然這次前來應徵的諸少年中，以吐蕃國王子和大理國王子身份最尊，西夏皇帝也敬以殊禮。其餘的貴介子弟，便與一般民間俊彥散座各座。眾人絡繹進來，紛紛就座。

　　各席坐滿後，兩名值殿將軍喝道：「嘉賓齊到，閉門。」鼓樂聲中，兩扇厚厚的殿門由四名執戟衛士緩緩推上。偏廓中兵甲鏘鏘，走出一群手執長戟的金甲衛士，戟頭在燭火下閃耀生光。跟著鼓樂又響，兩隊內侍從內堂出來，手中都提著一隻白玉香爐，爐中青煙裊裊。眾人都知是皇帝出來了，凝氣屏息，不作一聲。

　　最後四名內侍身穿錦袍，手中不持物件，分往御座兩旁一立。蕭峰見這四人太陽穴高高鼓起，心知是皇帝貼身侍衛，武功不低。一名內侍朗聲喝道：「萬歲到，迎駕！」眾人便都跪了下去。

　　但聽得履聲橐橐，一人自內而出，在御椅上坐下。那內侍又喝道：「平身！」眾人站起身來。蕭峰向那西夏皇帝瞧去，只見他身形並不甚高，臉上頗有英悍之氣，倒似是個草莽中的英雄人物。

　　那禮部尚書站在御座之旁，展開一個卷軸，朗撥誦：「法天應道、廣聖神武、西夏皇帝敕曰：諸君應召遠來，朕甚嘉許，其賜旨酒，欽哉！」眾人又都跪下謝恩，那內侍喝道：「平身！」眾人站起。

　　那皇帝舉起杯來，在唇間作個模樣，便即離座，轉進內堂去了。一眾內侍跟隨在後，霎時之間走得乾乾淨淨。

　　眾人相顧愕然，沒料想皇帝一句話不說，一口酒不飲，竟便算赴過了酒宴。各人尋思：「我們相貌如何，他顯然一個也沒看清，這女婿卻又如何挑法？」

　　那禮部尚書：「諸君請坐，請隨意飲酒用菜。」眾宮監將菜餚一碗碗捧將上來。西夏是西北苦寒之地，日常所食以牛羊為主，雖是皇宮御宴，也是大塊大塊的牛肉、羊肉。

　　木婉清見蕭峰等侍立在旁，心下過意不去，低聲道：「蕭大哥，虛竹二哥，你們一起坐下吃喝吧。」蕭峰和虛竹都笑著搖了搖頭。木婉清知道蕭峰好酒，心生一計，將手一擺，說道：「斟酒！」蕭峰依言斟了一酒。木婉清道：「你飲一碗吧！」蕭峰甚喜，兩口便將大碗酒喝完了。木婉清道：「再飲！」蕭峰又喝了一碗。

　　東首席上那吐蕃王子喝了幾口酒，抓起碗中一大塊牛肉便吃，咬了幾口，剩下一根大骨頭，隨意一擲，似有意，似無意，竟是向木婉清飛來，勢挾勁風，這一擲之力著實了得。

　　朱丹臣取出摺扇，在牛骨上一撥，骨頭飛將回去，射向宗贊王子。一名吐蕃武士伸手抓住，罵了一聲，提起席上一隻大碗，便向朱丹臣擲來。巴天石揮掌拍出，掌風到處，那只碗在半路上碎成數十片，碎瓷紛紛向一眾吐蕃人射去。另一名吐蕃武士急速解下外袍，一卷一裹，將數十片碎瓷都裹在長袍之中，手法甚是利落。

　　眾人來到皇宮赴宴之時，便都已感到，與宴之人個個是想做駙馬的，相見之下，豈有好意，只怕宴會之中將有爭鬥，卻不料說打便打，動手如此快法。但聽得碗碟乒乒乓乓，響成一片，眾人登時喧擾起來。

　　突然間鐘聲噹噹響起，內堂中走出兩排人來，有的勁裝結束，有的寬袍緩帶，大都拿著奇形狀的兵刃。一句身穿錦袍的西夏貴官朗聲喝道：「皇宮內院，諸君不得無禮。這些位都有敝國一品堂中人士，諸君有興，大可一一分別比武，亂打群毆，卻萬萬不許。」

　　蕭峰等均知西夏國一品堂是招攬天下英雄好漢之所，搜羅的人才著實不少，當下巴天石等即便停手，吐蕃眾武士擲來的碗碟等物，巴天石、朱丹臣等接過放下，不再回擲。但吐蕃武士兀自不肯住手，連牛肉、羊肉都一塊塊對準了木婉清擲來。

　　那錦袍貴官向吐蕃王子：「請殿下諭令罷手，免干未便。」宗贊王子見一品堂群雄少說也有一百餘人，何況身在對方宮禁之中，當即左手一揮，止住了眾人。

　　西夏禮部尚書向那錦袍貴官拱手：「赫連征東，不知公主娘娘有何吩咐？」

　　這錦袍貴官便是一品堂總管赫連鐵樹，官封征東大將軍，年前曾率鄰一品堂眾武士前赴中原，卻被慕容復假扮李延宗，以「悲酥清風」迷倒眾人。赫連鐵樹等都為丐幫群丐擒獲，幸得段延慶相救脫險，鎩羽而歸。他曾見過阿朱所扮的假蕭峰、段譽所扮的假慕容復，此刻殿上的真蕭峰和假段譽他卻沒見過。段延慶、南海鱷神等也算是一品堂的人物，他們自是另有打算，不受西夏朝廷的羈糜。

　　赫連鐵樹朗聲說道：「公主娘娘有諭，請諸位嘉賓用過酒飯之後，齊赴青鳳閣外書房用茶。」

　　眾人一聽，都是「哦」的一聲，銀川公主居於青鳳閣，許多人都是知道的，她請大夥兒過去喝茶，那自是要親見眾人，自行選婿。眾少年一聽，都是十分興奮，均想：「就算公主挑不中我，我總也親眼見到了她。西夏人都說他們公主千嬌百媚，容貌天下無雙，總須見上一見，也不枉了遠道跋涉一場。」

　　葉蕃王子伸袖一抹嘴巴，站起身來，說道：「什麼時候不好喝酒吃肉？這時候不吃啦，咱們瞧瞧公主去！」隨從的八名武士齊聲應：「是！」吐蕃王子向赫連鐵樹：「你帶路吧！」赫連鐵樹：「好，殿下請！」轉身向木婉清拱手：「段殿下請！」木婉清粗聲粗氣：「將軍請。」

　　一行人由赫連鐵樹引路，穿過一座大花園，轉了幾處加廊，經過一排假山時，木婉清忽覺身旁多了一人，斜眼一看，不由得嚇了一跳，「啊」的一聲驚呼出來。那人錦袍玉帶，竟然便是段譽。

　　段譽低聲笑道：「段殿下，你受驚啦！」木婉清道：「你都知道了？」段譽笑道：「沒有都知道，但瞧這陣仗，也猜到了一二。段殿下，可真難為你啦。」

　　木婉清向左右一張，要看是否有西夏官員在側，卻見段譽身後有兩個青年公子。一個三十歲左右，雙眉斜飛，頗有高傲冷峭之態，另一個卻是容貌絕美。木婉清略加注視，便認出這美少年是王語嫣所扮，她登時怒從心起，：「你倒好，不聲不響的和王姑娘走了，卻叫我來跟你背這根木梢。」段譽道：「好妹子，你別生氣，這件事說來話長，我給人投在一口爛泥井裡，險些兒活活餓死在地底。」

　　木婉清聽他曾經遇險，關懷之情登時蓋過了氣惱，忙問：「你沒受傷麼？我瞧你臉色不大好。」

　　原來當時段譽在井底被鳩摩智扼住了咽喉，呼吸難通，漸欲冒去。慕容復貼身於井壁高處，幸災樂禍，暗暗欣喜，只盼鳩摩智就此將段譽扼死了。王語嫣拚命擊打鳩摩智，終難令他放手，情急之下，突然張口往鳩摩智右臂上咬去。

　　鳩摩智猛覺右臂「曲池穴」上一痛，體內奔騰鼓蕩的內力驀然間一瀉千里，自手掌心送入段譽的頭頸。本來他內息膨脹，全身欲炸，忽然間有一個宣瀉之所，登感舒暢，扼住段譽咽喉的手指漸漸鬆了。

　　他練功時根基扎得極隱，勁力凝聚，難以撼動，雖與段譽軀體相觸，但既沒碰到段譽拇指與手碗等穴道，段譽不會自運「北冥神功」，便無法吸動他的內力。此刻王語嫣在他「曲池穴」上咬了一口，鳩摩智一驚之下，息關大開，內力急瀉而出，源源不絕的注入段譽喉頭「廉泉穴」中。廉泉穴屬於任脈，經天突、璇肌、華蓋、紫宮、中庭數穴，便即通入氣海膻中。

　　鳩摩智本來神昏迷糊，內息既有去路，便即清醒，心下大驚：「啊喲！我內力給他這般源源吸去，不多時便成廢人，那可如何是好？」當即運勁竭力抗拒，可是此刻已經遲了，他的內力就不及段譽渾厚，其中小半進入對方體內後，此消彼長，雙手更是強弱懸殊，雖極力掙扎，始終無法凝聚，不令外流。

　　黑暗之中，王語嫣覺得自己一口咬下，鳩摩智便不再扼住段譽的喉嚨，心下大慰，但鳩摩智的手掌仍如釘在段譽頸上一般，任她如何出力拉扯，他手掌總是不肯離開。王語嫣熟知天下名家各派的武功，卻猜不出鳩摩智這一招是什麼功夫，但想終究不是好事，定然與段譽有害，更加出力去拉。鳩摩智一心盼望她能拉開自己手掌。不料王語嫣猛然間打個寒噤，登覺內力不住外洩。原來段譽的「北冥神功」不分敵我，連王語嫣一些淺淺的內力也都吸了過去。過不多時，段譽、王語嫣與鳩摩智三人一齊暈去。

　　慕容復隔了半晌聽到下面三個人皆無聲息，叫了幾聲，不聽到回答，心想：「看來這三人已然同歸於盡。」心中先是一喜，但想到王語嫣和自己的情份，不禁又有些傷感，跟著又想：「啊喲，我們被大石封在井內，倘若他三人不死，四人合力，或能脫困而出，現下只剩我一人，那就難得很了。唉，你們要死，何不等大家到了外邊，再拚你死我活？」伸手向上力撐，十餘塊大石重重疊疊的推在井口，幾及萬斤，如何推得動分毫？

　　他心下淚喪，正待躍到井底，再加察看，忽聽得上面有說話之聲，語音嘈雜，似乎是西夏的鄉家。原來四人擾攘了大半夜，天色已明，城郊鄉農挑了菜蔬，到靈州城中去販賣，經過井邊。

　　慕容復尋思：「我若叫喚救援，眾鄉家未必搬得運這些每塊重達數百斤的大石，搬了幾十搬不動，不免逕自去了，須當動之以利。」於是大聲叫道：「這些金銀財寶都是我的，你們不得眼紅。要分三千銀子給你，倒也不妨。」跟著又逼尖噪子叫道：「這裡許許多多金銀財寶，自然是見者有份，只要有誰見到了，每個人都要分一份的。」隨即裝作嘶啞之聲說道：「別讓旁人聽見了，見者有份，黃金珠寶雖多，終究是分得薄了。」這些假扮的對答，都是以內力遠遠傳送出去。

　　眾鄉農聽得清楚，又驚又喜，一窩蜂的去搬抬大石。大石雖重，但眾人合力之下，終於一塊塊的搬了開來。慕容復不等大石全部搬開，一見露出的縫隙已足以通過身子，當即緣井壁而上，颼的一聲，竄了出去。

　　眾鄉農吃了一驚，眼見他一瞬即逝，隨卻不知去向。眾人疑神疑鬼，雖然害怕，但終於為錢為誘，辛辛苦苦的將十多塊大石都掀在一旁，連結綁縛柴菜的繩索，將一個最大膽的漢入縋入井中。

　　這人一到井底，伸手出去，立即碰到鳩摩智，一摸此人全不動彈，只當是具死屍，登時嚇得運動不附體，忙扯動繩子，旁人將他提了上來。各人仍不死心，商議了一番，點燃了幾根松柴，又到井底察看。但見三具「死屍」滾在污泥之中，一動不動，想已死去多時，卻哪裡有什麼金銀財寶？眾鄉農心想人命關天，倘若驚動了官府，說不定老大爺要誣陷各人謀財害命，膽戰心驚，一哄而散，回家之後，不免頭痛者有之，發燒者有之。不久便有種種傳說，愚夫愚婦，附會多端，說道每逢月明之夜，井邊便有四個滿身污泥的鬼魂作祟，見者頭痛發燒，身染重病，須得時加祭祀。自此之後，這口枯井之旁，終年香煙不斷。

　　直到午牌時分，井底三人才先後醒轉。第一個醒的是王語嫣。她功力雖淺，內力雖然全失，但原來並沒多少，受損也就無幾。她醒轉後自然立時便想到段譽，其時雖是天光白日，深井之中仍是目不見自我批評，她伸手一摸，碰到了段譽，叫道：「段郎，段郎，你……你……你怎麼了？」不聽得段譽的應聲，只道他已被鳩摩智扼死，不禁撫「屍」痛哭，將他緊緊抱在胸前，哭：「段郎，段郎，你對我這麼情深義重，我卻從沒一天有好言語、好顏色對你，我只盼日後絲蘿得托喬木，好好的補報於你，哪知道……哪知道……我倆竟恁地命苦，今日你命喪惡僧之手……」

　　忽聽得鳩摩智道：「姑娘說對了一半，老衲雖是惡僧，段公子卻並非命喪我手。」

　　王語嫣驚：「難道是……是我表哥下的毒手？他……他為什麼這般狠心？」

　　便在這時，段譽內息順暢，醒了過來，聽得王語嫣的嬌聲便在耳邊，心中大喜，又覺得自己被她抱著，當下一動不敢動，唯恐被她察覺，她不免便即放手。

　　卻聽得鳩摩智道：「你的段郎非但沒有命喪惡僧之手，恰恰相反，惡僧險些兒命喪段郎之手。」王語嫣垂淚：「在這當日，你還有心思說笑」你不知我心痛如絞，你還不如將我也扼死了，好讓我追隨段郎於黃泉之下。」段譽聽她這幾句話情深之極，當真是心花怒放，喜不自勝。

　　鳩摩智內力雖失，心思仍是十分縝密，識見當然亦是卓超不凡如舊，但聽得段譽細細的呼吸之聲，顯是在竭力抑制，已猜知他的用意，輕輕歎了口氣，說道：「段公子，我錯學少林七十二絕技，走火入魔，凶險萬狀，若不是你吸去我的內力，老衲已然瘋狂而死。此刻老衲武功雖失，性命尚在，須得拜謝你的救命之恩才是。」

　　段譽是個謙謙君子，忽聽得他說要拜謝自己，忍不住：「大師何必過謙？在下何德何能，敢說相救大師性命？」

　　王語嫣聽到段譽開口說話，大喜之下，又即一怔，當即明白他故意不動，好讓自己抱著他，不禁大羞，用力將他一推，啐了一聲，：「你這人！」

　　段譽被她識破機關，也是滿臉通紅，忙站起身來，靠住對面井壁。

　　鳩摩智歎：「老衲雖在佛門，爭強好勝之心卻比常人猶盛，今日之果，實已種因於三十年前。唉，貪、嗔、癡三毒，無一得免。卻又自居為高僧。貢高自慢，無慚無愧。唉，命終之後身入無間地獄，萬劫不得超生。」

　　段譽心下正自惶恐，不知王語嫣是否生氣，聽了鳩摩智幾句心灰意懶的說話，同情之心頓生，問：「大師何出此言？大師適才身子不愉，此刻已大好了嗎？」

　　鳩摩智半晌不語，又暗一運氣，確知數十年的艱辛修為已然廢於一旦。他原是個大智大慧之人，佛學修為亦是十分睿深，只因練了武功，好勝之心日盛，向佛之心日淡，至有今日之事。他坐在污泥之中，猛地省起：「如來教導佛子，第一是要去貪、去愛、去取、去纏，方有解脫之望。我卻無一能去，名韁利鎖，將我緊緊繫住。今日武功盡失，焉知不是釋尊點化，叫我改邪歸正，得以清淨解脫？」他回顧數十年來的所作所為，額頭汗水涔涔而下，又是慚愧，又是傷心。

　　段譽聽他不答，問王語嫣道：「慕容公子呢？」王語嫣「啊」的一聲，：「表哥呢？啊喲，我倒忘了。」段譽聽到她「我倒忘了」這四字，當真是如聞天樂，比什麼都喜歡。本來王語嫣全心全意都放在慕容復身上，此刻隔了半天居然還沒想到他，可見她對自己的心意實是出於至誠，在她心中，自己已與慕容復易位了。

　　只聽鳩摩智道：「老衲過去諸多得罪，謹此謝過。」說著合什躬身。段譽雖見不到他行禮，忙即還禮，說道：「若不是大師將晚生攜來中原，晚生如何能與王姑娘相遇？晚生對大師實是感激不盡。」鳩摩智道：「那是公子自己所積的福報。老衲的惡行，倒成了助緣。公子宅心仁厚，後福無窮。老衲今日告辭，此後萬里相隔，只怕再難得見。這一本經書，公子他日有便，費神請代老衲還了給少林寺。恭祝兩位舉案齊眉、白頭偕老。」說著將那本沾滿了污泥的易筋經交給段譽。

　　段譽道：「大師要回吐蕃國去麼？」鳩摩智道：「我是要回到所來之處，卻不一定是吐蕃國。」段譽道：「貴國王子向西夏公主求婚，大師不等此事有了分曉再回？」

　　鳩摩智微微笑道：「世外閒人，豈再為這等俗事縈懷？老衲今後行止無定，隨遇而安，心安樂處，便是身安樂處。」說著拉住眾鄉農留下的繩索，試了一試，知道上端是縛在一塊大石之上，便慢慢攀援著爬了上去。

　　這一來，鳩摩智大徹大悟，終於真正成了一代高僧，此後廣譯天竺佛家經論而為藏文，弘揚佛法，度人無數。其後天竺佛教衰微，經律論三藏俱散失湮滅，在西藏卻仍保全甚多，其間鳩摩智實有大功。

　　段譽和王語嫣面面相對，呼吸可聞，雖身處污泥，心中卻充滿了喜樂之情，誰也沒想到要爬出井去。兩人同時慢慢的伸手出來，四手相握，心意相通。

　　過了良久，王語嫣道：「段郎，只怕你咽喉處給他扼傷了，咱們上去瞧瞧。」段譽道：「我一點也不痛，卻也不忙上去。」王語嫣柔聲道：「你不喜歡上去，我便在這裡陪你。」千依百順，更無半點違拗。

　　段譽過意不去，笑道：「你這般浸在污泥之中，豈不把你浸壞了？」左手摟著她細腰，右手一拉繩索，竟然力大無窮，微一用力，兩上便上升數尺。段譽大喜，不知自己已只了鳩摩智的畢生功力，還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又在井底睡了一覺，居然功力大增。

　　兩人出得井來，陽光下見對方滿身污泥，骯髒無比，料想自己面貌也必如此，忍不住相對大笑，當下找到一處小澗，跳上去沖洗良久，才將頭髮、口鼻、衣服、鞋襪等處的污泥沖洗乾淨。兩個人濕淋淋地從溪中出去，想起前晚段譽跌入池塘，情境相類，心情卻已大異，當真是恍如隔世。

　　王語嫣道：「咱們這麼一副樣子，如果教人撞見，當真羞也羞死了。」段譽道：「不如便在這裡曬乾，等天黑了再回去。」王語嫣點頭稱是，倚在山石邊上。

　　段譽仔細端相，但見佳人似玉，秀髮滴水，不由得大樂，卻將王語嫣瞧得嬌羞無限，把臉蛋側了過去。兩人絮絮煩煩，盡揀些沒要緊的事來說，不知時候過得真快，似乎只轉眼之間，太陽便下了山，而衣服鞋襪也都干了。

　　段譽心中喜樂，驀地裡想到慕容復，說道：「嫣妹，我今日心願得償，神仙也不如，卻不知你表哥今日去向西夏公主求婚，成也不成。」

　　王語嫣本來一想到此事便即傷心欲絕，這時心情已變，對慕容復暗存歉疚之意，反而亟盼他能娶得西夏公主，說道：「是啊，咱們快瞧瞧去。」

　　兩人匆匆回迎賓館來，將到門外，忽聽得牆邊有人說道：「你們也來了？」正是慕容復的聲音。段譽和王語嫣齊聲喜道：「是啊，咱們快瞧瞧去。」

　　兩人匆匆回迎賓館來，將到門外，忽聽得牆邊有人說道：「你們也來了？」正是慕容復的聲音。段譽和王語嫣齊聲喜道：「是啊，原來你在這裡。」

　　慕容復哼了一聲，說道：「剛才跟吐蕃武士打了一架，殺了十來個人，耽擱了我不少時候。姓段的，你怎麼自己不去皇宮赴宴，卻教個姑娘冒充了你去？我……我可不容你使此狡計，非去拆穿不可。」

　　他從井中出來後，洗浴、更衣、好好睡了一覺，醒來後卻遇上吐蕃武士，一打鬥，雖然得勝，卻也費了不少力氣，趕回賓館時恰好見到木婉清、蕭峰、巴天石等一干人出來。他躲在牆角後審察動靜，正要去找鄧百川等計議，卻見到段譽和王語嫣並肩細語而來。

　　段譽奇：「什麼姑娘冒充我去？我可壓根兒不知。」王語嫣也：「表哥，我們剛從井中出來……」隨即想起此言不盡不實，自己與段譽在山間畔溫存纏綿了半天，不能說剛從井中出來，不由得臉上紅了。

　　好在暮色蒼茫之中，慕容覆沒留神到她臉色忸怩，他急於要趕回皇宮，也不去注意她身上污泥盡去，絕非初從井底出來的模樣。只聽王語嫣又道：「表哥，他……他……段公子……還有我，都很對你不住，盼望你得娶西夏公主為妻。」

　　慕容復精神一振，喜道：「此話當真？段兄真的不跟我爭做駙馬了麼？」心想：「看來這書獃子呆氣發作，果然不想去做西夏駙馬，只一心一意要娶我表妹，世界是竟有這等糊塗人，倒也可笑。他有蕭峰、虛竹相助，如不跟我相爭，我便去了一個最厲害的勁敵。」

　　段譽道：「我決不來跟你爭西夏公主，但你也決不可來跟我爭我的嫣妹。大丈夫一言既出，決不翻悔。」他一見到慕容復，總不免有些擔心。

　　慕容復喜道：「咱們須得趕赴皇宮。你叫那個姑娘不可冒充你而去做了駙馬。」當下匆匆將木婉清喬裝男子之事說了。段譽料定是自己失蹤，巴天石和朱丹臣為了向鎮南王交代，一力慫恿木婉清喬裝改扮，代兄求親。當下三人齊赴慕容復的寓所。

　　鄧百川等正自彷徨焦急，忽見公子歸來，都是喜出望外。眼見為時迫促，各人手忙腳亂的換了衣衫。段譽說什麼也不肯和王語嫣分開，否則寧可不去皇宮。慕容復無奈，只得要王語嫣也改穿男裝，相偕入宮。

　　三人帶同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風波惡等趕到皇宮時，宮已門閉。慕容復豈肯就此罷休，悄悄走到宮牆外的僻靜處，逾牆而入。風波惡躍上牆頭，伸手來拉段譽。段譽左手摟住王語嫣，用力一躍，右手去握風波惡的手。不料一躍之下，兩個人輕輕巧巧的從風波惡頭頂飛越則過，還高出了三四尺，跟著輕輕落下，如順之墮，悄然無聲。牆內慕容復，牆頭風波惡，牆外鄧百川、公冶干，都不約而同的低聲喝采：「好輕功！」只包不同道：「我看也稀鬆平常。」

　　七人潛入御花園中，尋覓宴客的所在，想設法混進大廳去與宴，豈知這場御宴片刻間便即散席，前來求婚的眾少年受銀川公主之邀，赴青鳳閣飲茶。段譽、慕容復、王語嫣三人在花園中遇到了木婉清。

　　蕭峰、巴天石等見段譽神出鬼滅的突然現身，都是驚喜交集。眾人悄悄商議，均說求婚者眾，西夏國官員未必弄得清楚，大夥兒混在一道，到了青鳳閣再說，段譽既到，便不怕揭露機關了。

　　一行數人穿過御花園，遠遠望見花木掩映中露出樓台一角，閣邊挑出兩盞宮燈，赫連鐵樹引導眾人來到閣前，朗聲說道：「四方佳客前來謁見公主。」

　　閣門開處，出來四名宮女，每人手提一盞輕紗燈籠，其後一名身披紫衫的女官，說道：「眾位遠來辛苦，公主請諸位進青鳳閣奉茶。」

　　宗贊王子：「很好，很好，我正口喝得很了。為了要見公主，多走幾步路打什麼緊？又有什麼辛苦不辛苦的，哈哈，哈哈！」大笑聲中，昂然而前，從那女官身旁大踏步走進閣去。其餘眾人爭先恐後的擁進，都想搶個好座位，越近公主越好。

　　只見閣內好大一座廳堂，地下鋪著厚厚的羊毛地毯，地毯上織了五彩花朵，鮮艷奪目。一張張小茶几排列成行，幾上放著青花蓋碗，每隻蓋碗旁一隻青衣碟子，碟中裝了奶酪、糕餅等四色點心。廳堂盡處有個高出三四尺的平台，鋪了淡黃地毯，台上放著一張錦墊圓凳。眾人均想這定是公主的坐位，你推我擁我，都搶著靠近那平台而坐。只段譽和王語嫣手拉著手，坐在廳堂角落的一張小茶几旁低聲細語，眉花眼笑，自管說自己的事。

　　各人坐定後，那女官舉起一根小小銅錘，在一塊白玉雲板上叮叮叮的敲擊三下，廳堂中登時肅靜無聲，連段譽和王語嫣也都停了說話，靜候公主出來。

　　過得片刻，只聽得環珮丁東，內堂走出八個綠衫宮女，分往兩旁一站，又過片刻，一個身穿淡綠衣衫的少女腳步輕盈的走了出來。

　　眾人登時眼睛為之一亮，只見這少女身形苗條，舉止嫻雅，面貌更是十分秀美。眾人都暗暗喝一聲采：「人稱銀川公主麗色無雙，果然名不虛傳。」

　　慕容復更想：「我初時尚提心銀川公主容貌不美，原來她雖比表妹似乎稍有不及，卻也是千中挑、萬中選的美女，先前的擔心，大是多餘。瞧她形貌端正，他日成為大燕國皇後，母儀天下。我和她生下孩兒，世世代代為大燕之主。」

　　那少女緩步走上平台，微微躬身，向眾人為禮。眾人當她進來之時早已站立，見她躬身行禮，都躬身還禮，有人見僅如此謙遜，沒半分驕矜，更嘖嘖連聲的讚了起來。那少女眼觀鼻、鼻觀心，目光始終不懶情眾人相接，顯得甚是靦腆。眾人大氣也不敢透一口，生怕驚動了她，均想：「公主千枝玉葉，深居禁中，突然見到這許多男子，自當如此，方合她尊貴的身份。」

　　過了好半晌，那少女臉上一紅，輕聲細氣的說道：「公主殿下諭示：諸位佳客遠來，青鳳客愧無好茶美點侍客，甚是簡慢，請諸位隨意用些。」

　　眾人都是一凜，面面相覷，忍不住暗叫道：「慚愧，原來她不是公主，看來只不過是侍候公女的一個貼身宮女。」但隨即又想，一個宮女已是這般人才，公主自然更回非同小可，慚愧之餘，隨即又多了幾分歡喜。

　　宗贊王子：「原來你不是公主，那麼請公主快些來吧。我好酒好肉也不吃，哪愛吃什麼好茶美點？」那宮女道：「待諸位用過茶後，公主殿下另有諭示。」宗贊笑道：「很好，很好，公主殿下既然有命，還是遵從的好。」舉起蓋碗，揭開了蓋，瓷碗一側，將一碗茶連茶葉倒在口裡，骨嘟嘟一口吞下茶水，不住的咀嚼茶葉。吐蕃國人喝茶，在茶中加鹽，和以奶酪，連茶汁茶葉一古腦兒都吃下肚去。他還沒吞完茶葉，已抓起四色點心，飛快地塞在口中，含含糊糊的道：「好，我遵命吃完，可以請公主出來啦！」

　　那宮女悄聲道：「是。」卻不移動腳步。宗贊知她是要等旁人都吃完後才去通報，心下好不耐煩，不住口的催促：「喂，大夥兒快吃，加把勁兒！是茶葉麼，又有什麼了不起？」好容易大多數人都喝了茶，吃了點心。宗贊王子：「這行了嗎？」

　　那宮女臉色微微一紅，神色嬌羞，說道：「公主殿下有請眾位佳客，移步內書房，觀賞書畫。」宗贊「嘿嘿」的一聲說道：「書畫有什麼好看？畫上的美女，又怎有真人好看？摸不著，聞不到，都是假的。」但還是站起身來。

　　慕容復心下暗喜道：「這就好了，公主要我們到書房去，觀賞書畫為命，考驗文才是實，像宗贊王子這等粗野陋夫，懂得什麼詩詞歌賦，書法圖畫？只怕三言兩語，便給公主逐出了書房。」又即尋思：「單是比試武功，我已可壓倒群雄，現下公主更要考較文才，那我更是在佔上風了。」當下喜氣洋洋的站起身來。

　　那宮女道：「公主殿下有諭：凡是女扮男裝的姑娘們，四十歲以上、已逾不惑之年的先生們，都請留在這裡凝香堂中休息喝茶。其餘各位佳客，便請去內書房。」

　　木婉清、王語嫣都暗自心驚，均想：「原來我女扮男裝，早就給他們瞧出來了。」

　　卻聽得一人大聲道：「非也，非也！」

　　那宮女又是臉上一紅，她自幼入宮。數歲之後便只見過半男半女的太監，從未見過真正的男人，連皇帝和皇太子也未見過，徒然間見到這許多男人，自不免慌慌張張，盡自害羞，過了半晌，才：「不知這位先生有何高見？」

　　包不同道：「高見是沒有的，低見倒是有一些。」似包不同這般強顏舌辯之人，那宮女更是從未遇到的，不知如何應付才是。包不同接著：「料想你定要問我：『不知這位先生有何低見？』我瞧你忸怩靦腆，不如免了你這一問，我自己說了出來，也就是了。」

　　那宮女微笑道：「多謝先生。」

　　包不同道：「我們萬里迢迢的來見公主，路途之上，千辛萬苦。有的葬身於風沙大漠，有的喪命於獅吻虎口，有的給吐蕃王子的手下武士殺了，到得靈州的，十停中也不過一二停而已。大家只不過想見一見公主的容顏，如今只因爹爹媽媽將我早生了幾年，以致在下年過四年，一番跋涉，全屬徒勞，早知如此，我就遲些出世了。」

　　那宮女抿嘴笑道：「木婉清先生說笑了，一個人早生遲生，豈有自己作得主的？」

　　宗贊聽包不同嘮叨不休，向他怒目而視，喝道：「公主殿下既然有此諭令，大家遵命便是，你囉唆些什麼？」包不同冷冷的道：「王子殿下，我說這番話是為你好。你今年四十一歲，雖然也不算很老，總已年逾四旬，是不能見公主的了。前天我給你算過命，你是丙寅年、庚子年、乙丑日、丁卯時的八字，算起來，那是足足四十一歲了。」

　　宗贊王子其實只有二十八歲，不過滿臉虯髯，到底多大年紀，甚難估計。那宮女連男人也是今日第一次見，自然更不能判定男人的年紀，也不知包不同所言是真是假，只見宗贊王子滿臉怒容，過去要掀打包不同，她心下害怕，忙：「我說……我說呢，各人的生日總是自己記得最明白，過了四十歲，便留在這兒，不到四十歲的，請到內書房去。」

　　宗讚：「很好，我連三十歲也沒到，自當去內書房。」說著大踏步走進內堂。包不同學著他聲音：「很好，我連八十歲也沒到，自當去內書房。我雖年逾不惑，性格兒卻非大惑，簡直大惑而特惑。」一閃身便走了進去。那宮女想要攔阻，嬌怯怯的卻是不敢。

　　其餘眾人一哄而進，別說過了四十的，便是五六十歲的也進去了不少。只有十幾位莊嚴穩重、行止端方的老人才留在廳中。

　　木婉清和王語嫣卻也停了下來。段譽原卻留下陪伴王語嫣。但王語嫣不住催促，要他務須進去相助慕容復，段譽這才戀戀不捨的入內，但一步三回首，便如作海國萬里之行，這一去之後，再隔三年五載也不能聚會一般。

　　一行人走過一條長長的甬道，心下都暗暗納罕：「這青鳳閣在外面瞧來，也不見得如何宏偉，豈知裡面意然別有天地，是這麼大一片地方。數十丈長的甬道走完，來到兩扇大石門前。

　　那宮女取出一塊金屬小片，在石門上錚錚錚的敲擊數下，石門軋軋打開。這些人見這石門厚逾一尺，堅固異常，更是暗自嘀咕：「我們進去之後，石門一關，豈不是給他們一網打盡？焉知西夏國不是以公主招親為名，引得天下英雄好漢齊來自投羅網？」但既來之，則安知，在這局面之下，誰也不肯示弱，重行折回。

　　眾人進門後，石門緩緩合上，山內又是一條長甬道，兩邊石壁上燃著油燈。走完甬道，又是一道石門，守了石門，又是甬道，接連過了三道大石門。這時連本來最漫不經心之人也有些惶惶然了。再轉了幾個彎，忽聽得水聲淙淙，來到一條深澗之旁。

　　在禁宮之中突然見到這樣一條深澗，實是匪夷所思。眾人面面相覷，有些脾氣暴躁的，幾乎便要發作。

　　那宮女道：「要去內書房，須得經過這道幽蘭澗，眾位請。」說著嬌軀一擺，便往深澗去踏去。澗旁點著四個明晃晃的火把，眾人瞧得明白，她這一腳踏下，便摔入了澗中，不禁都驚呼起來。

　　豈知那宮女身形婀娜，娉娉婷婷的從澗上凌空走了過去。眾人詫異之下，均想澗上必有鐵索之類可資踏足，否則決無凌空步虛之理，凝目一看，果見有一條鋼絲從此岸通到彼岸，橫架澗上。只是鋼絲既細，又漆得黑黝黝地，黑夜中處於火光照射不到之所，還真難發見。眼見溪澗頗深，若是失足掉將下去，縱無性命之憂，也必狼狽萬分。但這些人前來西夏求親或是護行，個個武功頗具根底，當即有人施展輕功，從鋼絲上踏向對岸。段譽武功不行，那「凌波微步」的輕功卻練得甚為純熟，巴天石攜住他手，輕輕一帶，兩人便即走了過去。

　　眾人一一走過，那宮女不知在什麼岩石旁的機括上一按，只聽得颼的一聲，那鋼絲登時縮入了草絲之中，不知去向。眾人更是心驚，都想這深澗甚闊，難以飛越，莫非西夏國果然不懷好意？否則公主的深閨之中，何以會有這機關？各人暗自提防，卻都不加叫破。有的人暗暗懊悔：「怎地我這樣蠢，進宮時不帶兵刃暗器？」

　　那宮女說道：「請眾位到這裡來。」眾人隨著她穿過了一大片竹林，來到一個山洞門之前，那宮女敲了幾下，山洞門打開。那宮女說道：「請！」當先走了進去。

　　朱丹臣悄聲問巴天石道：「怎樣！」巴天石也是拿捏不定，不知是否該勸段譽留下，不去冒這個大險，但如不進山洞，當然決無雀屏中選之望。兩人正躊躇間，段譽已和蕭峰並肩走了進去，巴朱二人雙手一握，當即跟進。

　　在山洞中又穿過一條甬道，眼前陡然一亮，眾人已身處一座大廳堂之中。這廳堂比之先前喝茶的凝香堂大了三有餘，顯然本是山峰中一個天然洞穴，再加上偌大人工修飾而成。廳壁打磨得十分光滑，到處掛滿了字畫。一般山洞都有濕氣水滴，這所在卻乾燥異常，字畫懸在壁間，全無受潮之象。堂側放著一張紫檀木的大書桌，桌上放了文房四寶，碑帖古玩，更有幾座書架，三四張石凳、石幾。那宮女道：「這裡便是公主殿同步的內書房，請眾位隨意觀賞書畫。」

　　眾人見這廳堂的模樣和陳設極是特異，空空蕩蕩，更無半分脂粉氣息，居然便是公主的書房，都大感驚奇。這些人九成是赳赳武夫，能識得幾個字的已屬不易，那懂什麼字畫？但壁上掛的確是字畫，倒也識得。

　　蕭峰、虛竹武功雖高，於藝文一道卻均一竅不通，兩人並肩往地下一坐，留神觀看旁人動靜。蕭峰的見識經歷比虛竹高出百倍，他神色漠然，似對壁上掛著的書法圖畫感到索然無味，其實眼光始終不離那綠杉宮女的左右。他知這宮女是關鍵的所在，倘若西夏國暗中伏有奸計，定是由這嬌小靦腆的宮女發動。此時她便如一頭在暗窺伺獵物的豹子，雖然全無動靜，實則耳目心靈，全神貫注，每一片筋肉都鼓足了勁，一見有變故之兆，立即便撲向那宮女，先行將她制住，決不容她使什麼手腳。

　　段譽、朱丹臣、慕容復、公冶乾等人到壁前觀看字畫。鄧百川察看每具畫架，有無細孔可以放出毒氣，西夏的「悲酥清風」著實厲害，中原武林人物早聞其名。巴天石則假裝觀賞字畫，實則在細看牆壁、屋角，查察有無機關或出路。

　　只有包不同信口雌黃，對壁間字畫大加譏彈，不是說這幅畫佈局欠佳，便說那幅畫筆力不足。西夏雖僻處邊陲，立國年淺，宮中所藏字畫不能與大宋、大遼相比，但帝皇之家，所藏精品畢竟也不在少。公主書房中頗有一些晉人北魏的書法，唐朝五代的繪畫，無不給包不同說得一錢不值。其時蘇黃書流播天下，西夏皇宮中也有若干蘇東坡、黃山谷的字跡，在包不同的口中，不但顏柳蘇黃平平無奇，即令是鍾王張褚，也都不在他眼下。

　　那宮女聽他大言不慚的胡亂批評，不由得驚奇萬分，走將過去，輕聲說道：「包先生，這些字當真寫得不好麼？公主殿下卻說寫得極好呢！」包不同道：「公主殿下僻處西夏，沒見過我們中原真正大名士、大才子的書法，以後須當到中原走走，以長見聞。小妹子，你也當隨伴公主殿下去中原玩玩，才不致孤陋寡聞。」那宮女點頭稱是，微笑道：「要到中原走走，那可不容易了。」包不同道：「非也，非也。公主殿下嫁了中原英雄，不是便可去中原了嗎？」

　　段譽對牆上字畫一幅幅瞧將過去，突然見到一幅古裝仕女的舞劍圖，不由得大吃一驚，「咦」的一聲。圖中美女竟與王語嫣的容貌一模一樣，只衣飾全然不同，倒有點像無量山石洞中那個神仙姊姊。圖中美女右手持劍，左手捏了劍訣，正在湖畔山邊舞劍，神態飛逸，明艷嬌媚，莫可名狀。段譽霎時之間神魂飛蕩，一時似乎到了王語嫣身邊，一時又似到了無量山的石洞之中，出神良久，突然叫道：「二哥，你來瞧。」

　　虛竹應聲走近，一看之下，也是大為詫異，心想王姑娘的畫像在這裡又出現了一幅，與師父給我的那幅畫相像，圖中人物相貌無別，只是姿式不同。

　　段譽越看越奇，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幅圖畫，只覺圖後的牆壁之上，似乎凹凹凸凸的另有圖樣。他輕輕揭起圖像，果見壁上刻著許多陰陽線條，湊近一看，見壁上刻了無數人形，有的打坐，有的騰躍，姿勢千奇百怪。這些人形大都是圍在一個個圓圈之中，圈旁多半注著一些天干地支和數目字。

　　虛竹一眼便認了出來，這些圖形與靈鷲宮石室壁上所刻的圖形大同小異，只看得幾幅，心下便想：「這似乎是李秋水李師步的武功。」跟著便即恍然：「李師步是西夏的皇太妃，在宮在刻有這些圖形，那是絲毫不奇。」想到圖形在壁，李秋水卻已逝世，不禁黯然。他知這時逍遙派武功的上乘密訣，倘若內力修為不到，看得著了迷，重則走火入魔，輕則昏迷不醒。那日梅蘭菊劍四姝，便因觀看石壁圖形而摔倒受傷。他怕段譽受損，忙：「三弟，這種圖形看不得。」段譽道：「為什麼？？虛竹低聲道：「這是極高深的武學，倘若習之不得其法，有損無益。」

　　段譽本對武功毫無興趣，但就算興趣極濃，他也必先看王語嫣的肖像而不看武功秘譜，當即放回圖畫，又去觀看那幅「湖畔舞劍圖」。他對王語嫣的身形容貌，再細微之處也是瞧得清清楚楚，牢記在心，再細看那圖時，便辨出畫中人與王語嫣之間的差異來。畫中人身形較為豐滿，眉目間徊帶英爽之氣，不似王語嫣那麼溫文婉孌，年紀顯然也比王語嫣大了三四歲，說是無量山石沿中那位神仙姊姊，倒似了個十足十。

　　包不同口中兀自在胡說八道，對段譽和虛竹的一舉一動、一言不語卻毫不放過，聽虛竹說壁上圖形乃高深武學，當即嗤之以鼻，道：「什麼高深武學？小和尚又來騙人。」揭開圖畫，凝目便去看那圖形。段譽斜身側目，企起了足跟，仍是瞧那圖中美女。

　　那宮女道：「包先生，這些圖形是看不得的。公主殿下說過，功夫倘若不到，觀今有損無益。」

　　包不同道：「功夫若是到了呢？那便有益無損了，是不是？我的功夫是已經到了的。」他本不過是逞強好勝，倒也並無偷窺武學秘奧之心，不料只看了一個圓圈中人像的姿式，便覺千變萬化，捉摸不定，忍不住伸手抬足，跟著圖形學了起來。

　　片刻之間，便有旁人注意到了他的怪狀，跟著也發見壁上有圖。只聽得這邊有人說到：「咦，這裡有圖形。」那邊廂也有人說道：「這裡也有圖形。」各人紛紛揭開壁上的字畫，觀看刻在壁上的人形圖像，只瞧得一會，便都手舞足蹈起來。

　　虛竹暗暗心驚，忙奔到段譽身邊，說道：「大哥，這些圖形是看不得了，再看下去，只怕人人要受重傷，倘若有人顛狂，更要大亂。」

　　蕭峰心中一凜，大喝道：「大家別看壁上的圖形，咱們身在險地，快快聚攏商議。」

　　他一喝之下，便有幾人回過頭來，聚到他身畔，可是壁上圖形實在誘力太強，每人任意看到一個圖形，略一思索，便覺圖中姿式，實可解答自己長期來苦思不得的許多武學難題，但這姿式到底如何，卻又朦朦朧朧，捉摸不定，忍不住要凝神思索。蕭峰突然間見到這許多人宛如癡迷著魔，也不禁暗自惶慄。

　　忽聽得有人「啊」的一聲呼叫，轉了幾個圈了，撲地摔倒。又有一人喉間發出低聲，撲向石壁亂抓亂爬，似是要將壁上的圖形挖將下來。蕭峰一凝思間，已有計較，伸手出去，一把抓住一張椅子之背，喀的一聲，拗下了一截，在雙掌間運勁搓磨，捏成了數十塊碎片，當即揚手擲出。但聽得嗤嗤嗤之聲不絕，每一下響聲過去，室中油燈或是蠟燭上便熄了一頭火光，數十下響聲過後，燈火盡熄，書房中一團漆黑。

　　黑暗之中，唯聞各人呼呼喘聲，有人低呼：「好險，好險！」有人卻叫道：「快點燈燭，我可沒看清呢！」

　　蕭峰朗聲道：「眾位請在原地就坐，不可隨意走動，以免誤蹈屋中機關。壁上圖形惑人心神，更不可伸手去摸，自陷禍害。」他說這話之前，本有人正在伸手撫摸石壁上的圖形線刻，一聽之下，才強自收懾心神。

　　蕭峰低聲道：「得罪莫怪！快請開了石門，放大夥兒出去。」原來他在射熄燈燭之前，一個箭步竄出，已抓住了那宮女的手腕。那宮女一驚之下，左手反掌便打。蕭峰順手將她左手一併握住。那宮女又驚又羞，一動也不敢動，這時聽蕭峰這麼說，便道：「……你別抓住我手。」蕭峰放開她手腕，雖在黑暗之中，料想聽聲辨形，也不怕她有什麼花樣。

　　那宮女道：「我對包先生說過，這些圖形是看不得的，功夫倘若不到，觀之有損無益。他卻偏偏要看！」

　　包不同坐在地下，但覺頭痛甚劇，心神恍惚，胸間說不出的難過，似欲嘔吐，勉強提起精神，說道：「你叫我看，我就不看，你不叫我看，我偏偏要看。」

　　蕭峰尋思：「這宮女果曾勸人不可觀看壁上的圖形，倒不似有意加害。但西夏公主邀我們到這裡，到底是什麼用意？」便在這時，忽然聞到一陣極幽雅、極清淡的香氣。蕭峰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按住鼻子，想起當年丐幫幫眾被西夏一品堂人物以「悲酥清風」迷倒之事，內息略一運轉，幸喜並無窒礙。

　　只聽得一個宮女聲音鶯鶯嚦嚦的說道：「公主殿下駕到。」眾人聽得公主到來，都是又驚又喜，只可惜黑暗之中，見不到公主的面貌。

　　只聽那少女嬌媚的聲音說道：「公主殿下有諭：書房壁上刻有武學圖形，別派人士不宜觀看，是以用字畫懸在壁上，以加遮掩，不料還是有人見到了。公主殿下說道：請各位千萬不可晃亮火摺，不可以火石打火，否則恐有凶險，諸多不便。公主殿下有些言語要向諸位佳客言明，黑暗之中，頗有失敬，還請各位原諒。」

　　只聽得軋軋聲響，石門打開。那少女又道：「各位倘若不願在多留，可請先行退出，回到外邊凝香殿用茶休息，一路有人指引，不致迷失路途。」

　　眾人聽得公主已經到來，如何還肯退出？再聽那宮女聲調平和，絕無惡意，又已打開屋門，任人自由進出，驚懼之心當即大減，竟無一人離去。

　　隔了一會，那少女道：「各位遠來，公主殿下至感盛情。敝國招待不周，尚請諒鑒。公主謹將平時清賞的書法繪畫，各位各贈一件，聊酬雅意，這些都是名家真跡，請各位曬納，各位離雲之時，請自行在壁上摘去吧。」

　　這些江湖豪客聽說公主有禮物相贈，卻只是些字畫。不由得納悶。有些多見世面之人，知道這些字畫拿到中原，均可賣得重價，勝於黃金珠寶，倒也暗暗欣喜。只有段譽一人最是開心，決意取那幅「湖畔舞劍圖」，俾與王語嫣並肩賞玩。

　　宗贊王子聽來聽去，都是那宮女代公主發言，好生焦躁，大聲道：「公主殿下，既然這裡不便點火，咱們換個地方見面可好？這裡黑朦朦的，你瞧不見我，我也瞧不見你。」

　　那宮女道：「眾位要見公主殿下，卻也不難。」

　　黑暗之中，百餘人齊聲叫了起來：「我們要見公主，我們要見公主！」另有不少人七張八嘴的叫嚷：「快掌燈吧，我們決不看壁上的圖形便是。」「只須公主身側點幾盞燈，也就夠了，我們只看到公主，看不到圖形。」「對，對！請公主殿下現身！」擾攘了好一會兒，聲音才漸漸靜下來。

　　那宮女緩緩說道：「公主殿下請眾位來到西夏，原是要會見佳客。公主現有三個問題，敬請各位挨次回答。若是合了公主心意，自當請見。」

　　眾人登時都興奮起來。有的道：「原來是出題目考試。」有的道：「俺只會使槍舞刀，要俺回答什麼詩書題目，這可難死俺了！問的是武功招數嗎？」

　　那宮女道：「公主要問的題目，都已告知婢子。請哪一位先生過來答題？」

　　眾人爭先恐後的擁前，都道：「讓我來！我先答！我先答！」那宮女嘻嘻一笑，說道：「眾位不必相爭。先回答的反而吃虧。」眾人一想都覺有理，越是遲上去，越可多聽旁人的對答，便可從旁人的應對和公主的可否之中，加以摧摩，這一來，便無人上去了。

　　忽聽得一人說道：「大家一擁而上，我便墮後；大家怕做先鋒吃虧，那我就身先士卒。在下包不同，有妻有兒，只盼一睹公主芳容，別無他意！」

　　那宮女道：「包先生倒也爽直得很。公主殿下有三個問題請教。第一問：包先生一生之中，在什麼地方最是快樂逍遙？」

　　包不同想了一會，說道：「是在一家瓷器店中。我小時候在這店中做學徒，老闆欺侮虐待，日日打罵。有一日我狂性大發，將瓷器店中的碗碟茶壺、花瓶人像，一古腦兒打得乒乒乓乓、稀巴粉碎。生平最痛快的便是此事。宮女姑娘，我答得中式麼？」

　　那宮女道：「是否中式，婢子不知，由公主殿下決定。第二問：包先生生平最愛之人，叫什麼名字？」包不同毫不思索，說道：「叫包不靚。」

　　那宮女道：「第三問是：包先生最愛的這個人相貌如何？」包不同道：「此人年方六歲，眼睛一大一小，鼻孔朝天，耳朵招風，包某有何吩咐，此人決計不聽，叫她哭必笑，叫她笑必哭，哭起來兩個時辰不停，乃是我的寶貝女兒包不靚。」

　　那宮口噗哧一笑，眾豪客也都哈哈大笑起來。那宮女道：「包先生請在這邊休息，第二位請過來。」

　　段譽急於出去和王語嫣相聚，公主見與不見，毫不要緊，當即上前，黑暗中仍是深深一揖，說道：「在下大理段譽，謹向公主殿下致意問安。在下僻居南疆，今日得得上國觀光，多蒙厚待，實感勵情。」

　　那宮女道：「原來是大理國鎮南王世子，王子不須多謹，勞步遠來，實深簡慢，蝸居之地，不足以接貴客，還請多多擔代。」段譽道：「姊姊你太客氣了，公主今日若無閒暇，改日賜見，那也無妨。」

　　那宮女道：「王子既然到此，也請回答三問。第一問，王子一生之中，在何處最是快樂逍遙？」段譽脫口而出：「在一口枯井的爛泥之中。」眾人忍不住失笑。除了慕容復一人之外，誰也不知他為什麼在枯井的爛泥之中最是快活逍遙。有人低聲譏諷：「難道是只烏龜，在爛泥中最快活？」

　　那宮女抿嘴低笑，又問：「王子生平最愛之人，叫什麼名字？」

　　段譽正要回答，突然覺得左邊衣袖，右邊衣襟，同時有人拉扯。巴天石在他左耳畔低聲道：「說是鎮南王。」朱丹臣在他右耳中低聲道：「說是鎮南王妃。」兩人聽到段譽回答第一個問題大為失禮，只怕他第二答也如此貽笑於人。此來是向公主求婚，如果他說生平最愛之人是王語嫣或是木婉清，又或是另外一位姑娘，公主豈有答允下嫁之理？一個說道：該當最愛父親，忠君孝父，那是朝中三公的想法。一個說道：「須說最愛母親，孺慕慈母，那是文字之士的念頭。

　　段譽聽那宮女問到自己最愛之人的姓名，本來衝口而出，便欲說王語嫣的名字，但巴朱二人這麼一提，段譽登時想起，自己是大理國鎮南王世子，來到西夏，一言一動實系本國觀瞻，自己丟臉不要緊，卻不能失了大理國的體面，便道：「我最愛的自然是爹爹、媽媽。」他口中一說到「爹爹、媽媽」四字，胸中自然而然的起了愛慕父母之意，覺得對父母之愛和王語嫣之愛並不相同，難分孰深孰淺，說自己在這世上最愛父母，可也決不是虛話。

　　那宮女又問：「令尊、令堂的相貌如何？是否與王子頗為相似？」段譽道：「我爹爹四方臉蛋、濃眉大眼，形貌甚是威武。其實他的性子倒很和善……」說到這裡，心中突然一凜：「原來我相人只像我娘，不像爹爹。這一爺我以前倒沒想到過。」那宮女聽他說了一半，不再說下去，心想他母親是王妃之尊，他自不願當眾述說母親的相貌，便道：「多謝王子，請王子這邊休息。」

　　宗贊聽那宮女對段譽言刮間十分客氣，相待甚是親厚、心中醋意登生，暗想：「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吐蕃國比你大理強大得多。莫非是你一張小白臉佔了便宜麼？」當下不再等待，踏步上前，說到：「吐蕃國王子宗贊，請公主會面。」

　　那宮女道：「王子光降，敝國上下齊感榮寵。敝國公主也有三事相詢。」

　　宗贊甚是爽快，笑道：「公主那三個問題，我早聽見了，也不用你一個個的來問，我一併回答了罷。我一生之中，最快樂逍遙的地方，乃是日後做了駙馬，與公主結為夫妻的洞房之中。我平生最愛的人兒，乃是銀川公主，她自然姓李，閨名我此刻當然不知，將來成為夫妻，她定會說與我知曉。至於公主的相貌，當然像神仙一般，天上少有，地下無雙。哈哈，你說我答得對不對？」

　　眾人之中，倒有一大半和宗贊王子存著同樣心思，要如此回答三個問題，聽得他說了出來，不由得都暗暗懊悔：「我該當搶先一步如此回答才是，現下若再這般說法，倒似學他的樣一般。」

　　蕭峰聽那宮女一個個的問來，眾人對答時有的竭力謅諛，討好公主，有的則自高身價，大吹大擂越聽越覺無聊，若不是要將此事看一個水落石出，早就先行離去了。

　　正納悶間，忽聽得慕容復的聲音說道：「在下姑蘇燕子塢慕容復，久仰公主芳名，特來拜會。」

　　那宮女道：「原來是『以彼之道，還施彼向』的姑蘇慕容公子，婢子雖在深宮之中，亦聞公子大名。」慕容復心中一喜道：「這宮女知道我的名字，當然公主也知道了，說不定她們曾談起過我。」當下說道：「不敢，賤名有辱清聽。」那宮女又道：「我們西夏雖然僻處邊錘，卻也多聞『北喬峰、南慕容』的英名。聽說北蕭峰喬大俠已改姓蕭，在大遼位居高官，不知此事是否屬實？」慕容復道：「正是！」他早見到蕭峰同赴青鳳閣來，卻不加點破。

　　那宮女問：「公子與蕭大俠齊名，想必和他相熟。不知這位蕭大俠人品如何？武功與公子相比，卻是誰高誰下？」

　　慕容復一聽之下，登時面紅耳赤。他與蕭峰在少林寺前相鬥，給蕭峰一把抓起，重重摔在地下，武功大為不如，乃是人所共見，在眾人之前若加否認，不免為天下豪傑所笑。但要他直認不如蕭峰，卻又不願，忍不柱怫然：「姑娘所詢，可是公主要問的三個問題麼？」

　　那宮女忙：「不是。公子莫怪。婢子這幾年聽人說起蕭大俠的英名，仰慕已久，不禁多問了幾句。」

　　慕容復道：「蕭君此刻便在姑娘身畔，姑娘有興，不妨自行問他便是。」此言一出，廳中登時一陣大嘩。蕭峰威名遠播，武林人士聽了無不震動。

　　那宮女顯是心中激動，說話之聲音也顫了，說道：「原來蕭大俠居然也降尊屈貴，來到敝邦，我們事先未曾知情，簡慢之極，蕭大俠當真要寬洪大量。原宥則個。」

　　蕭峰「哼」了一聲，並不回答。

　　慕容復聽那宮女的語氣，對蕭峰的敬重著實在自己之上，不禁暗驚：「蕭峰那廝也未娶妻，此人官居大遼南院大王，掌握兵權，豈是我一介白丁之可比？他武功又如此了得，我決計不能和他相爭。這……這……這便如何是好？」

　　那宮女道：「待婢子先問慕容公子，蕭大俠還請稍候，得罪，得罪。」接連說了許多抱謙的言語，才向慕容復問：「請問公子！公子生平在什麼地方最是快樂逍遙？」

　　這問題慕容復曾聽他問過四五十人，但問到自己之時，突然間張口結舌，答不上來。他一生營營役役，不斷為興復燕國而奔走，可說從未有過什麼快樂之時。別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強，名滿天下，江湖上對之無不敬畏，自必志得意滿，但他內心，實在是從來沒感到真正快樂過。他呆了一呆，說道：「要我覺得真正快樂，那是將來，不是過去。」

　　那宮女還道慕容復與宗贊王子等人一般的說法，要等招為駙馬，與公主成親，那才真正的喜樂，卻不知慕容復所說的快樂，卻是將來身登大寶，成為大燕的中興之主。她微微一笑，又問：「公子生平最愛之人叫什麼名字？」慕容復一怔，沉吟片刻，歎了口氣，說道：「我沒什麼最愛之人。」那宮女道：「如此說來，這第三問也不用了。」慕容復道：「我盼得見公主之後，能回答姐姐第二、第三個問題。」

　　那宮女道：「請慕容公子這邊休息。蕭大俠，你來到敝國，客從主便，婢子也要以這三個問題冒犯虎威，尚祈海涵，婢子這裡先謝過了。」但她連說幾遍，竟然無人答應。

　　虛竹道：「我大哥已經走啦，姑娘莫怪。」那宮女一驚，：「蕭大俠走了？」虛竹道：「正是。」

　　蕭峰聽那西夏公主命那宮女向眾人逐一詢問三個相同的問題，料想其中雖有深意，但顯無加害眾人之心，尋思這三個問題問到自己之時，該當如何回答？念及阿朱，胸口一痛，傷心欲絕。雅不願在旁人之前洩露自己心情，當即轉身出了石室。其時室門早開，他出去時腳步輕盈，旁人大都並未知覺。

　　那宮女道：「卻不知蕭大俠因何退去？是怪我們此舉無禮麼？」虛竹道：「我大哥並不是小氣之人，不會因此見怪。嗯，他定是酒癮發作，到外面喝酒去了。」那宮女笑道：「正是。素聞蕭大俠豪飲，酒量天下無雙，我們這裡沒有備酒，難留嘉賓，實在太過慢客，這位先生見到蕭大俠之時，還請轉告敝邦公主殿下的歉意。」這宮女能說會道，言語得體，比之在外廂款客的那個怕羞宮女口齒伶俐百倍。虛竹道：「我見到大哥，跟他說便了。」

　　那宮女道：「先生尊姓大名？」虛竹道：「我麼……我麼……我道號虛竹子。我是……出……出……那個……決不是來求親的，不過陪著我三弟來而已。」

　　那宮女問：「先生平生在什麼地方最是快樂？」

　　虛竹輕歎一聲，說道：「在一個黑暗的冰窖之中。」

　　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啊」的一聲低呼，跟著嗆啷一聲響，一隻瓷杯掉到地下，打得粉碎。

　　那宮女又問：「先生生平最愛之人，叫什麼名字？？

　　虛竹道：「唉！我……我不知道那位姑娘叫什麼名字。」

　　眾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均想此人是個大傻瓜，不知對方姓名，便傾心相愛。

　　那宮女道：「不知那位姑娘的姓名，那也不是奇事，當年孝子董永見到天上仙女下凡，並不知她的姓名底細，就愛上了她。虛竹子先生，這位姑娘的容貌定然是美麗非凡了？」

　　虛竹道：「她容貌如何，這也是從來沒看見過。」

　　霎時之間，石室中笑聲雷動，都覺真是天下奇聞，也有人以為虛竹是故意說笑。

　　眾人哄笑聲中，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低低問：「你……你可是『夢郎』麼？」虛竹大吃一驚，顫聲道：「你……你……你可是『夢姑』麼？這可想死我了。」不自由主的向前跨了幾步，只聞到一陣馨香，一隻溫軟柔滑的手掌已握住了他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他耳邊悄聲道：「夢郎，我便是找你不到，這才請父皇貼下榜文，邀你到來。」虛竹更是驚訝，你……你便是……」那少女：「咱們到裡面說話去，夢郎，我日日夜夜，就盼有此時此刻……」一面細聲低語，一面握著他手，悄沒聲的穿過帷幕，踏著厚厚的地毯，走向內堂。

　　石室內眾人兀自喧笑不止。

　　那宮女仍是挨次將這三個問題向眾人一個個問將過去，直到盡數問完，這才說道：「請各位到外邊凝香殿喝茶休息，壁上書畫，便當送出來請各位揀取。公主殿下如願和哪一位相見，自當遣人前來邀請。」

　　登時有許多人鼓躁起來：「我們要見公主！」「即刻就要見！」「把我們差來差去，那不是消遣人麼？」

　　那宮女道：「各位還是到外面休息的好，又何必惹得公主殿下不快？」

　　最後一句話其效如神，眾人來到靈州，為的就是要做駙馬，倘若不聽公主吩咐，她勢必不肯召見，見都見不到，還有什麼駙馬不駙馬的？只怕要做駙牛駙羊也難。當下眾人便即安靜，魚貫走出石室，室外明晃晃火把照路，眾人循舊路回到先前飲茶的凝香殿中。

　　段譽和王語嫣重會，說起公主所問的三個問題。王語嫣聽他說生平覺得最快樂之地是在枯井的爛泥之中，不禁吃吃而笑，暈紅雙頰，低聲道：「我也是一樣。」

　　眾人喝茶閒談，紛紛議論，猜測適才這許多人的對答，不知哪一個的話最合公主心意。過了一會，內監捧出書畫卷軸來，請各人自擇一件，這些人心中七上八下，只是記著公主是否會召見自己，那有心思揀什麼書畫。段譽輕輕易易地便取得了那幅「湖畔舞劍圖」，誰也不來跟他爭奪。

　　他和王語嫣並肩觀賞，王語嫣歎道：「圖中這人，倒很像我媽媽。」想起和母親分別日久，甚是牽掛。

　　段譽驀地想起虛竹身邊也有一幅相似的圖畫，想請他取出作一比較，但遊目四顧，殿中竟不見虛竹的人影。他叫道：「二哥，二哥！」也不聽見人答應。段譽心道：「他和大哥一起走了！還是有甚凶險？」正感擔心，忽然一名宮女走到他的身邊，說道：「虛竹先生有張書箋交給段王子。」說著雙手捧上一張折疊好的泥金詩箋。

　　段譽接過，便聞到一陣淡淡幽香，打了開來，只見箋上寫道：「我很好，極好，說不出的快活。要你空跑一趟，真是對你不起，對段老伯又失信了，不過沒有法子。字付三弟。」下面署著「二哥」二字。段譽情知這位和尚二哥讀書不多，文理頗不通順，但這封信卻實在沒頭沒腦，不知所云，拿在手上怔怔的思索。

　　宗贊王子遠遠望見那宮女拿了一張書箋交給段譽，認定是公主邀請他相見，不由得醋意大發，心道：「好啊，果然是給你這小白臉佔了便宜，咱位可不能這樣便算。」喝道：「咱家須容不得你！」一個箭步，便向段譽撲了過來，左手將書箋一把搶過，右手重重一拳，打向段譽胸口。

　　段譽正在思索虛竹信中所言是何意思，宗贊王子這一拳打到，全然沒想到閃避，而以他武功，宗讚這一拳來得快如電閃，便想避也避不了。砰的一聲，正中前胸，段譽體內充盈鼓蕩的內息立時生出反彈之力，但聽得砰的一，跟著幾下「劈拍、嗆啷、哎喲！」宗贊王子直飛出數步之外，摔上一張茶几，幾上茶壺，茶杯打得片片粉碎。

　　宗贊「哎喲」一聲叫過，來不及站起，便去看那書箋，大聲念：「我很好，極好，說不出的快活！」

　　眾人明知他給段譽彈起，重重摔了一交，怎麼說「我很好，極好，說不出的快活」無不大為詫異王語嫣忙走到段譽身邊，問道：「他打痛了你麼？」段譽笑道：「不礙事。二哥給我一通書柬，這王子定是誤會了，只道是公主召我去相會。」

　　吐蕃武士見主公被人打倒，有的過去相扶，有的便氣勢洶洶的過來向段譽挑釁。

　　段譽道：「這裡是非之地，多留無益，咱們回去吧。」巴天石忙：「公子既然來了，何必急在一時？」朱丹臣也道：「西夏國皇宮內院，還怕吐蕃人動粗不成？說不定公主便會邀見，此刻走了，豈不是禮數有虧？」兩人不斷勸說，要段譽暫且留下。

　　果然一品堂中有人出來，喝令吐蕃武士不得無禮。宗贊王子爬將起來，見那書箋不是公主召段譽去相見，心中氣也平了。

　　正擾攘間，木婉清忽然向段譽招招手，左手舉起一張紙揚了揚。段譽點點頭，過去接了過來。

　　宗贊又見段譽展開那書箋來看，臉上神色不定，心道：「這封信定是公主召見了。」大聲喝道：「每次你瞞過了我，第二次還想再瞞麼？」雙足一登，又撲將過去，挾手一把將那信箋搶了過來。

　　這一次他學了乖，不敢再伸拳打段譽胸膛，搶到信箋，右足一抬，便踢中段譽的小腹，那臍下丹田正是煉氣之士內息的根源，內勁不聽運轉，反應立生，當真是有多快便多快，但聽得呼的一聲，又是「劈拍、嗆啷、哎喲」一聲響，宗贊王子倒飛出去，越過數十人的頭頂，撞翻了七八張茶几，這才摔倒。

　　這王子皮粗肉厚，段譽又並非故意運氣傷他，摔得雖然狼狽，卻未受內傷。他身子一著地，便舉起搶來的那張信箋，大聲讀了出來：「有厲害人物要殺我的爸爸，也就是要殺你的爸爸，快快去救。」

　　眾人一聽，更加摸不著頭腦，怎麼宗贊王子說「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爸爸？」

　　段譽和巴天石、朱丹臣等卻心下瞭然，這字條是木婉清所寫，所謂「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爸爸」，自然是指段正淳而言了，都圍在木婉清身邊，齊聲探問。

　　木婉清道：「你們進去不久，梅劍和蘭劍兩位姊姊便進宮來，有事要向虛竹先生稟報。虛竹子一直不出來，她們便跟我說了，說道接得訊息，有好幾個厲害人物設下陷阱，蓄意加害爹爹。這些陷阱已知布在蜀南一帶，正是爹爹回去大理的必經之地。她們靈鷲宮已派了玄天、朱天兩部，前去追趕爹爹，要他當心，同時派人西去報訊。」

　　段譽急：「梅劍、蘭劍兩位姊姊呢？我怎麼沒瞧見？」木婉清道：「你眼中只有王姑娘一人，哪裡還瞧得見別人？梅劍、蘭劍兩位姊姊本來是要跟你說的，招呼你幾次，也不知你故意不睬呢，還是真的沒有瞧見。」段譽臉上一紅，：「我……我確是沒瞧見。」木婉清又冷冷地：「她們急於去找虛竹二哥，不等你了。我想招呼你過來，你又不理我，我只好寫了這張字條，想遞給你。」

　　段譽心下歉然，知道自己心無旁鶩，眼中所見，只是王語嫣的一喜一愁，耳中所聞，只是王語嫣的一語一笑，便是天塌下來，也是不理，木婉清遠遠的示意招呼，自然是視而不見了。若不是宗贊王子撲上來猛擊一拳，只怕還是不會抬起頭來見到木婉清招手，當下便向巴天石、朱丹臣道：「咱們連夜上道，去追趕爹爹。」巴朱二人道：「正是！」

　　各人均想鎮南王既有危難，那自是比什麼都要緊，段譽做不做得成西夏駙馬，只好置之度外了。當下一行人立即起身出門。

　　段譽等趕回賓館與鍾靈會齊，收拾了行李，逕即動身。巴天石則去向西夏國禮部尚書告辭。說道鎮南王途中身染急病，世子須得趕去侍奉，不及向皇上叩辭。父親有病，做兒子星夜前往侍候湯藥，乃是天經起義之事，那禮部尚書讚歎一陣，說什麼「王子孝心格天，段王爺定占勿藥」等語。巴天石辭行已畢，匆匆出靈州城南門，施展輕功趕上段譽等人之時，離靈州已有三十餘里了。

　　（第四十六回完）

## 第47章 為誰開　茶花滿路

　　段譽等一行人馬不停蹄，在道非止一日，自靈州而至皋蘭、秦州，東向漢中，經廣元、劍閣而至蜀北。一路上迭接靈鷲宮玄天、朱天兩部群女的傳書，說道鎮南王正向南行。有一個訊息說，鎮南王攜同女眷二人，兩位夫人在梓潼惡鬥了一場，似乎不分勝負。段譽心知這兩位夫人一個是木婉清的母親秦紅棉，另一個則是阿朱、阿紫的母親阮星竹；論武功是秦紅棉較高，論智計則阮星竹佔了上風，有爹爹調和其間，諒來不至有什麼大事發生。果然隔不了兩天，又有訊息傳來，兩位夫人已言歸於好，和鎮南王在一家酒樓中飲酒。玄天部向已鎮南王示警，告知他有厲害的對頭要在前途加害。

　　旅途之中，段譽和巴天石、朱丹臣等商議過幾次，都覺鎮南王的對頭除了四大惡人之首的段延慶外，更無別人。段延慶武功奇高，大理國除了保定帝本人外，無人能敵，如果他追上了鎮南王，確是大有可慮。眼前唯有加緊趕路，與鎮南王會齊，眾人合力，才可與段延慶一鬥。巴天石道：「咱們一見到段延慶，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一擁而上，給他個倚多為勝，決不能再蹈小鏡湖畔的覆轍，讓他和王爺單打獨鬥。」朱丹臣道：「正是。咱們這裡有段世子、木姑娘、鍾姑娘、王姑娘、你我二人，再加上王爺和二位夫人，以及華司徒、范司馬、古大哥他們這些人，又有靈鷲宮的姑娘們相助。人多勢眾，就算殺不死段延慶，總不能讓他欺侮了咱們。」段譽點頭道：「正是這個主意。」

　　眾人將到綿州時，只聽得前面馬蹄聲響，兩騎並馳而來。馬上兩個女子翻身下馬，叫道：「靈鷲宮屬下玄天部參見大理段公子。」段譽忙即下馬，叫道：「兩位辛苦了，可見到了家父麼？」右首那中年婦女道：「啟稟公子，鎮南王接到我們示警後，已然改道東行，說要兜個大圈再回大理，以免遇上了對頭。」

　　段譽一聽，登時便放了心，喜道：「如此甚好，爹爹金玉之體，何必去和兇徒廝拚？毒蟲惡獸，避之則吉，卻也不是怕了他。兩位可知對頭是誰？這訊息最初從何處得知？」

　　那婦人道：「最初是菊劍姑娘聽到另一個姑娘說的。那們姑娘名字叫做阿碧……」王語嫣喜：「原來是阿碧。我可好久沒見到她了。」段譽接口：「啊，是阿碧姑娘，我認得她。她本來是慕容公子的侍婢。」

　　那婦人道：「這就是了。菊劍姑娘說，阿碧姑娘和她年紀差不我，相貌美麗，很討人歡喜，就是一口江南口音，說話不大聽得懂。阿碧姑娘是我們主人的師侄康廣陵先生的弟子，說起來跟我們靈鷲宮都是一家人。菊劍姑娘說到主人陪公子到皇宮中去招親，阿碧姑娘要趕去西夏，和慕容公子相會。她說在途中聽到訊息，有個極厲害的人物要和鎮南王爺為難。她說段公子待她很好，要我們設法傳報訊息。」

　　段譽想起在姑蘇遇見阿碧時的情景，由於她和阿朱的牽引，這才得和王語嫣相見，這次又是她傳訊，心下感激，問道：「這位阿碧姑娘，這時在哪裡？」

　　那中年婦人道：「屬下不知。段公子，聽梅劍姑娘的口氣，要和段王爺為難的那個對頭著實厲害。因此梅劍姑娘不等主人下令，便命玄天、朱天兩部出動，公子還須小心才好。」

　　段譽道：「多謝大嫂費心盡力，大嫂貴姓，日後在下見到二哥，也好提及。」那女人甚喜，笑道：「我們玄天、朱天兩部大夥兒一般辦事，公子不須提及賤名。公子爺有此好心，小婦人多謝了！」說著和另一個女人襝衽行禮，和旁人略一招呼，上馬而去。

　　段譽問巴天石道：「巴叔叔，你以為如何？」巴天石道：「王爺既已繞道東行，咱們便逕自南下，想來在成都一帶，便可遇上王爺。」段譽點頭道：「甚是。」

　　一行人南下過了綿州，來到成都。綿官城繁華富庶，甲於西南。段譽等在城中閒逛了幾日，不見段正游到來，各人均想：「鎮南王有兩位夫人相伴，一路上遊山玩水，大享溫柔艷福，自然是緩緩行而遲遲歸。一回到大理，便沒這麼逍遙快樂了。」

　　一行人再向南行，眾人每行一步便近大理一步，心中也寬了一分。一路上繁花似錦，段譽與王語嫣按轡除行，生怕木婉清、鍾靈著惱，也不敢太冷落了兩位妹子。木婉清途中已告知鍾靈，段譽其實是自己兄長，又說鍾靈亦是段正淳所生，二女改口以姊姊相稱，雖見段譽和王語嫣言笑晏晏，神態親密，卻也無可奈何，亦只黯然惆悵而已。

　　這一日傍晚，將到楊柳場時，天色陡變，黃豆大的雨點猛灑下來，眾人忙催馬疾行，要找地方避雨。轉過一排柳樹，但見小河邊白牆黑瓦，聳立著七八間屋宇，眾人大喜，拍馬奔近。只見屋簷下站著一個老漢，背負著手，正在觀看天邊越來越濃的烏雲。

　　朱丹臣翻身下馬，上前拱手說道：「老丈請了，在下一行行旅之人，途中遇雨，求在寶莊暫避，還請行個方便。」那老漢：「好說，好說，卻又有誰帶著屋子出來趕路了？列位官人、姑娘請進。」朱丹臣聽他說話語音清亮，不是川南土音，雙目炯炯有神，不禁心中一凜，拱手：「如此多謝了。」

　　眾人進得門內，朱丹臣指著段譽道：「這位是敝上余公子，剛到成都探親回來。這位是石老哥，在下姓陳。不敢請問老丈貴姓。」那老流嘿嘿一笑，：「老配姓賈。余公子，石大哥，陳大哥，幾位姑娘，請到內堂喝杯清茶，瞧這雨勢。只怕還有得下呢。」段譽等聽朱丹臣報了假姓，便知事有蹊蹺，當下各人都留下了心。

　　賈老者引著眾人來到一間廂房之中。但見牆壁上掛著幾幅字畫，陳設頗為雅潔，不為鄉人之居，朱丹臣和巴天石相似以目，更加留神。段譽見所掛字畫均系出於欲手，不敢再看。那賈老者：「我去命人沖茶。」朱丹臣道：「不敢麻煩老丈。」賈老者笑道：「只怕待慢了貴人。」說著轉身出去，掩上了門。

　　房門一掩上，門後便露出一幅畫來，畫的是幾株極大的山茶花，一株銀紅，嬌艷欲滴，一株全白，干已半枯，蒼勁可喜。

　　段譽一見，登時心生喜悅，但見書旁題了一行字道：「茶花最甲海內，種類七十有一，大於牡丹，一望若火═雲═，爍日蒸═。」其中空了幾個字。這一行字，乃是錄自「滇中茶花記」，段譽本就熟記於胸，茶花種類明明七十有二，題詞卻寫「七十有一」，一瞥眼，見桌上陳列著文房四寶，忍不住提筆蘸墨，在那「一」字上添了一橫，改為「二」字，又在火字下加一「齊」字，雲字後加一「錦」字，蒸字下加一「霞」字。

　　一回之後，便變成了：「大理茶花最甲海內，種類七十有二，大於牡丹，一望若火齊雲錦，爍日蒸霞。」原來題字寫的是褚遂良體，段譽也依這字體書寫，竟是了無增改痕跡。

　　鍾靈拍手笑道：「你這麼一題，一幅畫就完完全全，更無虧缺了。」

　　段譽放下筆不久，賈老者推門進來，又順手掩上了門，見到畫中缺字已然補上，當即鼓臉堆歡，笑道：「貴客，貴客，小老兒這可失敬了。這幅畫是我一個老朋友畫的，他記性不好，題字時忘了幾個字，說要回家查書，正次來時補上，唉！不料他回家之後，一病不起，從此不能再補。想不到余公子博古通今，叫老朽與我亡友完了一件心願，擺酒，快擺酒！」一路叫嚷著出去。

　　過不多時，賈老者換了件嶄新的繭綢長袍，來請段譽等到廳上飲酒。眾人向窗外瞧去，但見大雨如傾，滿地千百條小溪流東西衝瀉，一時確也難以行走，又見賈老者意誠，推辭不得，便來到廳上，只見席上鮮魚、臘肉、雞鴨、蔬菜，擺了十餘碗。段譽等道謝入座。

　　賈老者斟酒入杯，笑道：「鄉下土釀，倒也不怎麼嗆口，余公子，小老兒本是江南人，年輕時也學得一點兒粗淺武功，和人爭鬥，失手殺了兩個仇家，在故鄉容身不得，這才逃來四川。唉，一住數十年，卻總記著家鄉，小老兒本鄉的酒比這大曲醇些，可沒這麼厲害。」一面說，一面給眾人斟酒。

　　各人聽他述說身世，雖不盡信，但聽他自稱身有武功，卻也大釋心中疑竇，又見他替各人斟酒後，說道：「先乾為敬！」。一口將杯中的酒喝乾了，更是放心，便盡情吃喝起來。巴天石和朱丹臣飲酒既少，吃菜時也等賈老者先行下箸，這才挾菜。

　　酒飯罷，眼見大雨不止，賈老者又誠懇留客，段譽等當晚便在莊中借宿。

　　臨睡之時，巴天石悄悄跟木婉清道：「木姑娘，今晚警醒著些兒，這瞧這地方總是有些兒邪門。」木婉清點了點頭，當晚和衣躺在床上，袖中扣了毒箭，耳聽得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半睡半醒的直到天明，竟然毫無異狀。

　　眾人盥洗罷，見大雨已止，當即向賈老者告別。賈老者直送出門外數十丈，禮數甚是恭謹。眾人遠行之後，都是嘖嘖稱奇。巴天石道：「這賈老者到底是什麼來歷，實在古怪，這次我可猜不透啦。」朱丹臣道：「巴兄，我猜這賈老兒本懷不良之意，待見到公子填好了畫中的缺字，突然間神態有變。公子，你想這幅畫和幾行題字，卻又有什麼干係？」段譽搖頭：「這兩株山茶嗎，那也平常得緊。一株粉侯，一株雪塔，雖說是名種，卻也不是什麼罕見之物。」眾人猜不出來，也就不再理會。

　　鍾靈笑道：「最好一路之上，多遇到幾幅缺了字畫的畫圖，咱們段公子一一填將起來，大笑一揮，便騙得兩餐酒飯，一晚住宿，卻不花半分錢。」眾人都笑了起來。

　　說也奇怪，鍾靈說的是一句玩笑言語，不料旅途之中，當真接二連三的出現了圖畫。圖中所繪的必是山茶花，有的題字有缺，有的寫錯了字，更有的是畫上有枝無花，或是有花無葉。段譽一見到，便提筆添上，一添之下。圖畫的主人總是出來慇勤相待，美酒美食，又不肯收受分文。

　　巴天石和朱丹臣幾次本番的設辭套問，對方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說道原來的畫師未曾畫得周全，或是題字有缺，多蒙段譽補足，實是好生感激。段譽和鍾靈是少年心性，只覺好玩，但盼缺筆的字畫越多越好。王語嫣見段譽開心，她也隨著歡喜。木婉清向來是天不怕、地不怕，對方是好意也罷，歹意也罷，她都不放在心上。只有巴天石和朱丹臣卻越來越擔憂，見對方佈置如此周密，其中定有重大圖謀，偏生全然瞧不出半點端倪。

　　巴朱二人每當對方慇勤相待之時，總是細心查察，看酒飯之中是否置有毒藥。有些慢性毒藥極難發覺，往往連服十餘次這才毒發。巴天石見多識廣，對方若是下毒，須瞞不過他的眼去，卻始終見酒飯一無異狀，而且主人總是先飲先食，以示無他。

　　漸行漸南，雖已十月上旬，天時卻也不冷，一路上山林濃密，長草叢生，與北國西夏相較，又是另一番景象。

　　這一日傍晚，將近草海，一眼望出去無窮無盡都是青青野草，左首是一座大森林，眼看數十里內並無人居。巴天石：「公子，此處地勢險惡，咱們乘早找個地方住宿才好。」段譽點頭道：「是啊，今日是走不出這片草地了，只不知什麼地方可以借宿。」朱丹臣道：「草海中毒蚊、毒蟲甚多，又多瘴氣。眼下桂花瘴剛過，芙蓉瘴剛起，兩股瘴氣混在一起，毒性更烈，倘若找不到宿地，便在樹林高處安身較好，瘴氣侵襲不到，毒蟲毒蚊也好。」

　　當下一行人折而向左，往樹林中走去。王語嫣聽朱丹臣說瘴氣說得這般厲害，問他桂花瘴、芙容瘴是什麼東西。朱丹臣道：「瘴氣是山野沼澤間的瘴氣，三間桃花瘴、五月榴花瘴最為厲害。其實瘴氣都是一般，時候不同，便按月令時花，給它取個名字。三五月間氣候漸熱，毒蟲毒蚊萌生，是以為害最大。這時候已好得多了，只不過這一帶濕氣極重，草海中野草腐爛堆積，瘴氣必定兇猛。」王語嫣道：「嗯，那麼有茶花瘴沒有？」段譽、巴天石等都笑了起來。朱丹臣道：「我們大理人最喜茶花，可不將茶花和那討厭的瘴氣連在一起。」

　　說話之間已進了林子。馬蹄踏入爛泥，一陷一拔，行走甚是不便。巴天石道：「我瞧咱們不必再進去啦，今晚就學鳥兒，在高樹上作巢安身，等明日太陽出來，瘴氣漸清，再行趕路。」王語嫣道：「太陽出來後，瘴氣便不怎樣厲害了？」巴天石道：「正是。」

　　鍾靈突然指著東北角，失聲驚：「啊喲，不好啦，那邊有瘴氣升起來了，那是什麼瘴氣？」各人順著她手指瞧去，果見有股雲氣，裊裊在林間升起。

　　巴天石道：「姑娘，這是燒飯瘴。」鍾靈擔心道：「什麼燒飯瘴？厲害不厲害？」巴天石笑道：「這不是瘴氣，是人家燒飯的炊煙。」果見那青煙中夾有黑氣，又有些白霧，乃是軟煙。眾人都笑了起來，精神為之一振，都說道：「咱們找燒飯瘴去。」鍾靈給各人笑得不好意思，脹紅了臉。王語嫣安慰她：「靈妹，幸好你見到了這燒飯……燒飯的炊煙，免了大家在樹頂露宿。」

　　一行人朝著炊煙走去，來到近處，只見林中搭著七八間木屋，屋旁推滿了木材，顯是伐木工人的住所。朱丹臣縱馬上前，大聲道：「木場的大哥，行道之人，想在貴處借宿一晚，成不成？」隔了半晌，屋內並無應聲，朱丹臣又說了一遍，仍無人答應。屋頂煙囪中的炊煙卻仍不斷冒出，屋中定然有人。

　　朱丹臣從懷中摸出可作兵刃的鐵骨扇，拿在手中，輕輕推開了門，走進屋去。只見屋內一個人影也無，卻聽到必剝必剝的木柴著火之聲。朱丹臣走向後堂，進入廚房，只見灶下有個老婦正在燒火。朱丹臣道：「老婆婆，這裡還有旁人麼？」那老婦茫然瞧著他，似乎聽而不聞。朱丹臣道：「便只你一個在這裡麼？」那老婦指指自己耳朵，又指指嘴巴，啊啊啊的叫了幾聲，表示是個襲子，又是啞巴。

　　朱丹臣回到堂中，段譽、木婉清等已在其餘幾間屋中查看一遍，七八間木屋之中，除了老婦人更無旁人。每間木板都有板床，床上卻無被褥，看來這時候伐木工人並未開工。巴天石奔到木屋之外繞了兩圈，察見並無異狀。

　　朱丹臣道：「這老婆婆又聾又啞，沒法跟她說話。王語嫣姑娘最能耐心，還是請你跟她打個交道罷。」王語嫣笑著點頭，：「好，我去試試。」她走進廚房，跟那婆婆指手劃腳，取了一錠銀子給她，居然大致弄了個明白。眾人待那婆婆煮好飯後，向她討了些米作飯，木屋中無酒無肉，大夥兒吃些乾菜，也就抵過了肚饑。

　　巴天石道：「咱們就都在這間屋中睡，別分散了。」當下男的睡在東邊屋，女的睡在西邊。那老婆婆在中間房桌上點了一盞油燈。

　　各人剛睡下，忽聽得中間房塔塔幾聲，有人用火刀火石打火，但打來打去打不著。巴天石開門出去，見桌上油燈已熄，黑暗中但聽得嗒嗒聲響，那老婆婆不停的打火。巴天石取出懷中火刀火石，嗒的一聲，便打著了火，要借火刀火石，指指廚房，示意要去點火。巴天石交了給她，入房安睡。

　　過不多時，卻聽得中間房塔塔塔塔之聲又起，段譽等閉眼剛要入睡，給打火聲吵得睜大眼來，見壁縫中沒火光透過來，原來那油燈又熄了。朱丹臣笑道：「這老婆婆可老得背了。」本待不去理她，但嗒嗒嗒之聲始終不絕，似乎倘若一晚打不著火，她便要打一晚似的。朱丹臣聽得不耐煩起來，走到中間房中，黑暗中朦朦朧朧的見那老婆婆手臂一起一落，嗒嗒嗒的打火。朱丹臣取出自己的火刀火石，塔的一聲打著火，點亮了油燈。那老婆婆笑了笑，打了幾個手勢，向他借火刀火石，要到廚房中使用。朱丹臣借了給她，自行入房。

　　豈知過不多久，。中間房的塔塔塔聲音又響了起來。巴天石和朱丹臣都大為光火，罵道：「這老婆子不知在搗什麼鬼！」可是嗒嗒嗒、嗒嗒嗒的聲音始終不停。巴天石跳了出去，搶過她的火刀火石來打，塔塔塔幾下，竟一點火星也無，摸上去也不是自己的打火之具，大聲問道：「我的火刀、火石呢？」這句話一出口，隨即啞然失笑道：「我怎麼向一個聾啞的老婆子發脾氣？」

　　這時木婉清也出來了，取出火刀火石，道：「巴叔叔，你要打火麼？」巴天石道：「這老婆婆真是古怪，一盞燈點了又熄，熄了又點，直搞了半夜。」接過火刀火石，塔的一聲，打出火來，點著了燈盞。那老婆婆似甚滿意，笑了一笑，瞧著燈盞的火光。巴天石向木婉清道：「姑娘，路上累了，早些安歇吧。」便即回到房中。

　　豈知過不到一盞茶時分，那嗒嗒嗒、嗒嗒嗒的打火之聲又響了起來。巴天石和朱丹臣同時從床上躍起，都想搶將出去，突然之間，兩人同時醒覺：「世人豈有這等古怪的老太婆？其中定有詭計。」

　　兩人輕輕一握手，悄悄出房，分從左右掩到那老婆婆身旁，正要一撲而上，突然鼻中聞到一陣淡淡的香氣，原來在燈盞旁打火的卻是木婉清。兩人立時收熱。巴天石道：「姑娘，是你？」木婉清道：「是啊，我覺得這地方有點兒不對勁，想點燈瞧瞧。」

　　巴天石道：「我來打火。豈知嗒嗒嗒、嗒嗒嗒幾聲，半點火星也打不出來。巴天石一驚，叫：「這火石不對，給那老婆了掉過了。」朱丹臣道：「快去找那婆子，別讓她走了。」木婉清奔向廚房，巴朱二人追出木屋。但便在頃刻之間，那老婆子已然不知去向。巴天石道：「別追遠了，保護公子要緊。」

　　兩人回到木屋，段譽、王語嫣、鍾靈也都已聞聲而起。

　　巴天石道：「誰有火刀火石！先點著了燈再說。」只聽兩個人不約而同的說道：「我的火靈火石給那老婆婆借去了。」卻是王語嫣和鍾靈。巴天石和朱丹臣暗暗叫苦：「咱們步步提防，想不到還是在這裡中了敵人詭計。」段譽從懷中取出火刀火石，嗒嗒嗒的打了幾下，卻那裡打得著火？朱丹臣道：「公子，那老婆子曾向你借來用過？」段譽道：「是，那是在吃飯之前。她打了之後便即還我。」朱丹臣道：「火石給掉過了。」

　　一時之時，各人默不作聲，黑暗中但聽得秋蟲唧唧，這一晚正當月盡夜，星月無光。六人聚在屋中，只朦朦朧朧的看到旁人的影子，心中隱隱都感到週遭情景甚是凶險，自從段譽在畫中填字、賈老者慇勤相待以來，六人就如給人蒙上了眼，自不由主的走入一個茫無所知的境地，明知敵人必是在暗中有所算計，但用的是什麼陰險毒計，卻半點端倪也瞧不出來。各人均想：「敵人如果一擁而出，倒也痛快，卻這般鬼鬼崇崇，令人全然無從提防。」

　　木婉清道：「那老婆婆取出咱們的火石去，用意是叫咱們不能點燈，他們便可在黑暗中施行詭計。」鍾靈突然尖聲驚叫，說道：「我最怕他們在黑暗中放蜈蚣、毒蟻來咬我！」巴天石心中一凜，說道：「黑暗中若有細小毒物來襲，確是防不勝防。」段譽道：「咱們還是出去，躲在樹上。」朱丹臣道：「只怕樹上已先放了毒物。」鍾靈又是「啊」的一聲，捉住了木婉清的手臂。巴天石道：「姑娘別怕，咱們點起火來再說。」鍾靈：「沒了火石，怎麼點火？」巴衛石：「敵人是何用意，現下難知。但他們既要咱們沒火，咱們偏偏生起火來，想來總是不錯。」

　　他說著轉身走入廚房，取過兩塊木柴，出來交給朱丹臣，：「朱兄弟，把木柴弄成木屑，越細越好。」朱丹臣一聽，立即會意，道：「不錯，咱們豈能束手待攻？」從懷中取出匕首，將木柴一片片的削了下來。段譽、木婉清、王語嫣、鍾靈一起動手，各取匕首小刀，把木片切的切，斬的斬，碾的碾，弄成極細的木屑。段譽歎道：「可惜我沒天龍寺枯榮師祖的神功，否則內力到位，木屑立時起火，便是那鳩摩智，也有這等本事。」其實這時他體內所積蓄的內力，已遠在枯榮大師和鳩摩智之上，只不會運用而已。

　　幾人不停手的將木粒碾成細粒，心中都惴惴不安，誰也不說話，只留神傾聽外邊動靜，均想：「這老婆婆騙了咱們的火石去，決不會停留多久，只怕立時就會發動。」

　　巴天石摸到木屑已有飯碗般大一堆，當即撥成一推，拿幾張火煤紙放在其中，將自己單刀執在左手，借過鍾靈的單刀，右手執住了，突然間雙手一合，錚的一聲，雙刀刀背相撞，火星四濺，火花濺到木屑之中，便燒了起來，只可惜一燒即滅，未能燃著紙媒，眾人歎息聲中，巴天石雙刀連撞，錚錚之聲不絕，撞到十餘下時，紙媒終於燒了起來。

　　段譽等大聲歡呼，將紙媒拿去點著了油燈。朱丹臣怕一盞燈被風吹熄，將廚房和兩邊廂房中的油燈都取了出來點著了。火焰微弱，照得各人臉上綠油油地，而且煙氣極重，聞在鼻中很不舒服。但好不容易點著了火，各人精神都為之一振，似是打了個勝仗。

　　木屋甚是簡陋，門縫之中不斷有風吹進。六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手中各按兵刃，側耳傾聽。但聽得清風動樹，蟲聲應和，此外更無異狀。

　　巴天石見良久並無動靜，在木屋各處仔細查察，見幾條柱子上都包了草蓆，外面用草繩綁住了，依稀記得初進木屋時並非如此，當即扯斷草繩，草蓆跌落。段譽見兩條柱子上雕刻著一副對聯，上聯是：「春溝水動茶花═」，下聯是：「夏谷═生荔枝紅」。每一句聯語中都缺了一字。轉過身來，見朱丹臣已扯下另外兩條柱上所包的草蓆，露出柱上刻著的一副對聯：「青裙玉═如相識，九═茶花滿路開」。

　　段譽道：「我一路填字到此，是禍是福，那也不去說他。他們在柱上包了草蓆，顯是不想讓我見到對聯，咱們總之是反其道而行，且看對方到底是何計較。」當即伸手出去，但聽得嗤嗤聲響，已在對聯的「花」字下寫了個「白」字，在「谷」字下寫了個「靈」字，變成「春溝水動茶花白，夏谷雲生荔枝紅」一副完全的對聯。他內力深厚，指力到處，木屑紛紛而落。鍾靈拍手笑道：「早知如此，你用手指在木頭上劃幾劃，就有了木屑，卻不用咱們忙了這一陣子啦。」

　　只見他又在那邊填上了缺字，口中低吟：「青裙玉面如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一面搖頭擺腦的吟詩，一面斜眼瞧著王語嫣。王語嫣俏臉生霞，將頭轉了開去。

　　鍾靈：「這些木材是什麼樹上來的，可香得緊！」各人嗅了幾下，都覺從段譽手指劃破的刻痕之中，透出極馥郁的花香，似桂花不是桂花，似玫瑰又不是玫瑰。段譽也：「好香！」只覺那香氣越來越濃，聞後心意舒服，精神為之一爽。

　　朱丹臣倏地變色，說道：「不對，這香氣只怕有毒，大家塞住鼻孔。」眾人聽他一言提醒，急忙或取手帕，或以衣袖，按住了口鼻，但這時早已將香氣吸入了不少，如是毒氣，該當頭暈目眩、心頭煩惡，然而全無不舒之感。

　　過了半晌，各人氣息不暢，忍不柱張口呼吸，卻仍全無異狀。各人慢慢放開了按住口鼻的手，紛紛議論，猜不透敵人的半分用意。

　　又過好一會，忽然間聽到一陣嗡嗡聲音。木婉清一驚，叫道：「啊喲！毒發了，我耳朵中有怪聲。」鍾靈：「我也有。」巴天石卻道：「這不是耳中怪聲，好像是有一大群蜜蜂飛來。」果然嗡嗡之聲越來越響，似有千千萬萬蜜蜂從四面八方飛來。

　　蜜蜂本來並不可怕，但如此巨大的聲響卻從來沒聽說過，也不知是不是蜜蜂。霎時間各人都呆住了，不知如何才好。但聽嗡嗡之聲漸響而近，就像是無數只妖魔鬼怪嘯聲大作、飛舞前來噬人一般。鍾靈抓住木婉清的手臂，王語嫣緊緊握住段譽的手。各人心中怦怦大跳，雖然早知暗中必有敵人隱伏，但萬萬料不到敵人來攻之前，竟會發出如此可怖的嘯聲。

　　突然間拍的一聲，一件細小的東西撞上了木屋外的板壁，跟著拍拍拍拍的響聲不絕，不知有多少東西撞將上來。木婉清和鍾靈齊聲叫道：「是蜜蜂！」巴天石搶去開窗，忽聽得屋外馬匹長聲悲嘶，狂叫亂跳。鍾靈叫道：「蜜蜂刺馬！」朱丹臣道：「我去割斷韁繩！」撕下長袍衣襟，裹在頭上，左手剛拉開板門，外面一陣風捲進，成千成萬隻蜜蜂衝進屋來。鍾靈和王語嫣齊聲尖叫。

　　巴天石將朱丹臣拉入屋中，膝蓋一頂，撞上了板門，但滿屋已都是蜜蜂。這些蜜蜂一進屋，便分向各人刺去，一剎那間，每個人頭上、手上、臉上，都給蜜蜂刺了七八下、十來下不等。朱丹臣張開摺扇亂撥。巴天石撕下衣襟，猛力扑打。段譽、木婉清、王語嫣、鍾靈四人也都忍痛扑打。

　　巴天石、朱丹臣、段譽、木婉清四人出手之際，都是運足了功力，過不多時，屋中蜜蜂只剩下了二三十隻，但說也奇怪，這些蜜蜂竟如是飛蛾撲火一般，仍是奮不顧身的向各人亂撲亂刺，又過半晌，各人才將屋內蜜蜂盡數打死。鍾靈和王語嫣都痛得眼淚汪汪。耳聽得拍拍之聲密如聚雨，不知從幾千萬頭蜜蜂在向木屋衝擊。各人都駭然變色，一時也不及理會身上疼痛，急忙撕下衣襟、衣袖，在木屋的各處空隙塞好。

　　六人身上、臉上都是紅一塊，腫一塊，模樣狼狽之極。段譽道：「幸好這裡有木屋可以容身，倘若是在曠野之地，這千千萬萬隻野蜂齊來叮人，那只有死給他們看了。」木婉清道：「這些野蜂是敵人驅來的，他們豈能就此罷休？難道不會打破木屋？」鍾靈驚呼一聲，道：「姊姊，你……你說他們會打破這木屋？」

　　木婉清尚未回答，只聽得頭頂砰的一聲巨響，一塊大石落在屋頂。屋頂椽子格格的響了幾下，幸好沒破。但格格之聲方過，兩塊大石穿破屋頂，落了下來。屋中油燈熄滅。

　　段譽忙將王語嫣抱在懷裡，護住她頭臉。但聽得嗡嗡之聲震耳欲聾，各人均知再行扑打也是枉然，只有將衣襟翻起，蓋住了臉孔。霎時間手上、腳上、臂上、腳上萬針攢刺，過得一會，六人一齊暈倒，人事不知。

　　段譽食過莽牯朱蛤，本來百毒不侵，但這蜜蜂系人飼養，尾針上除蜂毒外尚有麻藥，給幾百頭蜜蜂刺過之後，還是給迷倒了。不過他畢竟內力深厚，六人中第一個醒來。一恢復知覺，便即伸手去攬王語嫣，但手臂固然動彈不得，同時也察覺到王語嫣已不在懷中。他睜開眼來，漆黑一團。原來雙手雙腳已被牢牢縛住，眼睛也給用黑布蒙住，口中給塞了個大麻核，呼吸都甚不便，更別提說話了，只覺週身肌膚上有無數小點疼痛異常，自是給蜜蜂刺過之處，又察覺是在地下，到底身在何處，距暈去已有多少時候，卻全然不知。

　　正茫然無措之際，忽聽得一個女子厲聲說道：「我花了這麼多心思，要捉拿大理姓段的老狗，你怎麼捉了這隻小狗來？」段譽只覺這聲音好熟，一時卻記不起是誰。

　　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說道：「婢子一切遵依小姐吩咐辦事，沒出半點差池。」那女子：「哼，我瞧這中間定有古怪。那老狗從西夏南下，沿大路經西川而來，為什麼突然折而向東？咱們在途中安排的那些藥酒，卻都教這小狗吃了。」

　　段譽心知她所說的「老狗」，是指自己父親段正淳，所謂「小狗」，那也不必客氣，當然便是段譽區區在下了。這女子和老婦說話之聲，似是隔了一重板壁，當是在鄰室之中。

　　那老婦：「段王爺這次來到中原，逗留時日已經不少，中途折而向東……」那女子怒道：「你還叫他段王爺？」那老婦：「是，從前……小姐要我叫他段公子，他現在年紀大了……」那女子喝道：「不許你再說。」那老婦：「是。」那女子輕輕歎了口氣，黯然：「他……他現下年紀大了……」聲音中不勝淒楚惆悵之情。

　　段譽登時大為寬心，尋思：「我道是誰？原來又是爹爹的一位舊相好。她來找爹爹的晦氣，只不過是爭風吃醋。是了，她安排下毒蜂之計，本來是想擒住爹爹的，卻教我誤打誤撞的鬧了個以子代父。既然如此，對我們也決計不會痛下毒手。但這位阿姨是誰呢？我一定聽過她說話的。」

　　只聽那女子又道：「咱們在各處各店、山莊中所懸字畫的缺字缺笑，你說那小狗全都填對了？我可不信，怎麼那老狗念熟的字句，小狗也都記熟在胸？當真便有這麼巧？」那老婦：「老子念熟的詩句，兒子記在心裡，也沒什麼希奇？」那女子怒道：「刀白鳳這賤婢是個蠻夷女子，她會生這樣聰明的兒子？我說什麼也不信。」

　　段譽聽她辱及自己母親，不禁大怒，忍不住便要出聲指斥，但口唇一動，便碰到了嘴裡的麻核，卻那裡發得出聲音？

　　只聽那老婦勸道：「小姐，事情過去這麼久了，你何必還老是放在心上？何況對不起你的是段公子，又不是他兒子？你……你……你還是饒了這年青人吧。咱們『醉人蜂』給他吃了這麼大苦頭，也夠他受的了。」那女子尖聲道：「你說叫他饒了這姓段的小子？哼哼，我把他千刀萬剮之後，才饒了他。」

　　段譽心想：「爹爹得罪了你，又不是我得罪你，為什麼你這般恨我？那些蜜蜂原來叫做『醉人蜂』，不知她從何處找來這許多蜜蜂，只是追著我們叮？這女子到底是誰？她不是鍾夫人，兩人的口音全然不同。

　　忽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叫道：「舅媽，甥兒叩見。」

　　段譽大吃一驚，但心中一個疑團立時解開，說話的男子是慕容復。他稱之為舅媽，自然是姑蘇曼陀山莊的王夫人，便是王語嫣的母親，自己的未來岳母了。霎時之間，段譽心中便如十五隻吊桶打水，七十八下，亂成一片，當進曼陀山莊中的情景，一幕幕的湧上心頭：

　　茶花又或曼陀羅花，天下以大理所產最為著名。姑蘇茶花並不甚佳，曼陀山莊種了不少茶花，不但名種甚少，而且種植不得其法，不是花朵極小，便是枯萎凋謝。但她這座莊子為什麼偏偏取名叫「曼陀山莊」？莊中除了山茶之外，不種別的花奔，又是什麼緣故？

　　曼陀山莊的規矩，凡是有男子擅自進莊，便須砍去雙足。那王夫人更道：「只要是大理人，或者是姓段的，撞到了便和活埋。」那個無量劍的弟子給王夫人擒住了，他不是大理人，只因家鄉離大理不過四百餘里，便也將之活埋。

　　那王夫人捉到了一個少年公子，命他回去即刻殺了家中結髮妻子，把外面私下結識的姑娘娶來為妻。那公主不答允，王夫人就要殺他，非要他答允不可。

　　段譽記得當時王夫人吩咐手下婢女道：「你押送他回姑蘇城裡，親眼瞧著他殺了自己的妻子，和苗姑娘成親，這才回來。」那公子求道：「掘荊和你無怨無恨，你又不識得苗姑娘，何以如此幫她，逼我殺妻另娶？」那時王夫人答道：「你既有了妻子，就不該再去糾纏別的閨女，既是花言巧語將人家騙上了，那就非得娶她為妻不可。」據她言道，單是婢女小翠一人，便曾在常熟、丹陽、無錫、嘉興等地辦過七起同樣的案子。

　　段譽是大理人，姓段，只因懂得種植茶花，王夫人才不將他處死，反而在雲錦樓設宴款待。可是段譽和她談論山茶的品種之時，提及一種茶花，白瓣而有一條紅絲，叫做「美人抓破臉」，當時他道：「白瓣茶花而紅絲甚多，那便不是『美人抓破臉』了，那叫做『倚欄嬌』。夫人請想，凡是美人，自當嫻靜溫雅，臉上偶爾抓破一條血絲，那也不妨，倘若滿臉都抓破了，這美人老是和人打架，還有何美可言？」這句話大觸王夫人大怒，罵他：「你聽了誰的言語，捏造了這種種鬼話來辱我？說一個女子學會了武功，就會不美？嫻靜溫雅，又有什麼好了？」由此而將他掀下席去，險些就此殺了他。

　　這種種事件，當時只覺那位夫人行事大乖人情，除了「豈有此理」四字之外，更無別般言語可以形容。但既知鄰室這女子便是王夫人，一切便盡皆恍然：「原來她也是爹爹的舊情人，無怪她對山茶愛苦性命，而對大理姓段的又這般恨之入骨。王夫人喜愛茶花，定是當年爹爹與她定情之時，與茶花有什麼關連。她一捉到大理人或是姓段之人便要將之將埋，當然為了爹爹姓段，是大理人，將她遺棄，她懷恨在心，遷怒於其他大理人和姓段之人。她逼迫在外結識私情的男子殺妻另娶，是流露了她心中隱伏的願望，盼望爹爹殺了正室，娶她為妻。自己無意中說一個女子老是與人打架，便為不美，令她登時大怒，想必當年他曾與爹爹為了私情之事，打過一架，至於爹爹當時盡量忍讓，那也是理所當然。」

　　段譽想明白了許多懷疑之事，但心中全無如釋重負之感，反而越來越如有一塊大石壓在胸口。為了什麼緣由，一時卻說不出來，總覺得王語嫣的母親與自己父親昔年曾有私情，此事十分不妥，內心深處，突然間感到了極大的恐懼，但又不敢清清楚楚的去想這件最可怕的事，只是說不出的煩躁惶恐。

　　只聽得王夫人道：「是復官啊，好得很啊，你快做大燕國皇帝了，這就要登基了吧？」語氣之中，大具譏嘲之意。

　　慕容復卻莊嚴以對：「這是祖宗的遺志，甥兒無能，奔波江湖，至今仍是沒半點頭緒，正要請舅母多加指點。」

　　王夫人冷笑道：「我有什麼好指點？我王家是王家，你慕容家是慕容的，我們姓王的，跟你慕容家的皇帝夢有什麼干係？我不許你上曼陀山莊，不許語嫣跟你相見，就是為了怕跟你慕容家牽扯不清。語嫣呢，你帶她到那裡去啦？」

　　「語嫣呢？」這三個字，像雷震一般撞在段譽的耳裡，他心一直在掛念著這件事。當毒蜂來襲時，王語嫣是在他懷抱之中，此刻卻到了何處？聽夫人的語氣，似乎是真的不知。

　　只聽慕容復道：「表妹到了哪裡？我怎知道？她一直和大理段公子在一起，說不定兩個人已經拜了天地，成了夫妻啦！」

　　王夫人顫聲道：「你……你放什麼屁！」砰的一聲，在桌上重重擊了一下，怒道：「你怎麼不照顧她？讓她一個年輕姑娘在江湖上胡亂行走？你竟不念半點兄妹的情份？」

　　慕容復道：「舅媽又為什麼生這麼大的氣？你怕我娶了表妹，怕她成了慕容家的媳婦，跟著我發皇帝夢。現下好啦，她嫁了大理段公子，將來堂堂正正的做大理國皇後，那豈不是天大的美事？」

　　王夫人又伸掌在桌上砰的一拍，喝道：「胡說！什麼天大的美事？萬萬不許！」

　　段譽在隔室本已憂心忡忡，聽到「萬萬不許」四個字，更是連珠價的叫苦：「苦也，苦也！我和語嫣終究是好事多磨，她母親竟說『萬萬不可』！」

　　卻聽得窗外有人說道：「非也，非也，王姑娘和段公子乃是天生一對，地成一雙，夫人說萬萬不許，那可錯了。」王夫人怒道：「包不同，誰叫你沒規矩的跟我頂嘴？你不聽話，我即刻叫人殺了你的女兒。」包不同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之人，可是一聽到王夫人厲聲斥責，竟然立即噤若寒蟬，再也不敢多說一句。

　　段譽心下只道：「包三哥，包三步，包三爺，包三太爺，求求你快與夫人頂撞下去。她的話全然沒有道理，只有你是英雄好漢，敢和她據理力爭。」那知窗外鴉雀無聲，包不同再也不作聲了。原來倒不是包不同怕王夫人去殺他女兒包不靚，只因包不同數代跟隨慕容氏，是他家忠心耿耿的部屬，王夫人是慕容家至親長輩，說來也是他的主人，真的發起脾氣來，他倒也不敢抹了這上下之分。

　　王夫人聽包不同住了口，怒氣稍降，問慕容復道：「復官，你來找我，又安了什麼心眼兒啦？又想來算計我什麼東西了？」

　　慕容復笑道：「舅母，甥兒是你至親，心中惦記著你，難道來瞧瞧你也不成麼？怎麼一定是來算計你什麼東西？」

　　王夫人道：「嘿嘿，你倒還真有良心，惦記著舅媽。要是你早惦記著我些，舅媽也不會落得今日般淒涼了。」慕容復笑道：「舅媽有什麼不痛快的事，儘管和甥兒說，甥兒包你稱心如意。」王夫人道：「呸，呸，呸！幾年不見，卻在哪裡學了這許多油腔滑調！」慕容復道：「怎麼油腔滑調啦？別人的心事，我還真難猜，可是舅媽心中所想的事，甥兒猜不到十成，她猜得到八成。要舅媽稱心如意，不是甥兒誇口，倒還真有七八分把握。」王夫人道：「那你倒猜猜看，若是胡說八道，瞧我不老大耳括子打你。」

　　慕容復拖長了聲音，吟道：「青裙玉面如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

　　王夫人吃了一驚，顫聲道：「你……你怎麼知道？你到過了草海的木屋？」慕容復道：「舅媽不用問我怎麼知道，只須跟甥兒說，要不要見這個人？」王夫人道：「見……見哪一個人？」語音立時便軟了下來，顯然頗有求懇之意，與先前威嚴冷峻的語調大不相同。慕容復道：「甥兒所說的那個人，便是舅媽心中所想的那個人。春溝水動茶花白，夏谷雲生荔枝紅！」

　　王夫人顫聲道：「你說我怎麼能見得到他？」慕容復道：「舅媽花了不少心血，要擒住此人，不料還是棋差一著，給他躲了過去。甥兒心想，見到他雖然不難，卻也沒什麼用處。終須將他擒住，要他服服貼貼的聽舅媽吩咐，那才是道理。舅媽要他東，他不敢西；舅媽要他畫眉毛，他不敢楷給你搽胭脂。」最後兩句話已大有輕薄之意，但王夫人心情激盪，絲毫不以為忤，歎了口氣，道：「我這圈套策劃得如此周密，還是給他躲過了。我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來啦。」

　　慕容復道：「甥兒卻知道此人的所在，舅媽如信得過我，將那圈套的詳情跟甥兒說說，說不定我有點兒計較。」

　　王夫人道：「咱們說什麼總是一家人，有什麼信不過的？這一次我所使的，是個『醉人蜂』之計。我在曼陀山莊養了幾百窩蜜蜂，莊上除了茶花之外，更無別種花卉。山莊遠離陸地，島上的蜜蜂也不會飛到另處去採蜜。」慕容復道：「是了，這些醉人蜂除了茶花之外，不喜其它花卉的香氣。」王夫人道：「調養這窩蜜蜂，可費了我十幾年心血。我在蜂兒所食的蜂蜜之中，逐步加入麻藥，再加入另一種藥物，這醉人蜂刺了人之後，便會將人麻倒，令人四五日不省人事。」

　　段譽心下一驚：「難道我已暈倒了四五日？」

　　慕容復道：「舅媽的神計妙算，當真是人所難及，卻又如何令蜜蜂去刺人？」

　　王夫人道：「這須得在那人的食物之中，加入一種藥物。這藥物並無毒性，無色無臭，卻略帶苦味，因此不能一能給人大量服食。你想這人自己固是鬼精靈，他手下的奴才又多聰明才智才輩，要用迷藥、毒藥什麼對付他，那是萬萬辦不到的。因此我定下計羅，派人沿路供他酒飯，暗中摻入這些藥物。」

　　段譽登時醒悟：「原來一路上這許多字畫均有缺筆缺字，是王夫人引我爹爹去填寫的，他填得不錯，王夫人埋伏下的人便知他是大理段王爺，將摻入藥物的酒飯送將上來。」

　　王夫人道：「不料陰錯陽差，那個人去了別處，這人的兒子卻聞了來。這小鬼頭將老子的詩詞歌賦都熟記在心，當然也是個風流好色、放蕩無行的浪子了。這小鬼一路上將字畫中的缺筆都填對了，大吃大喝，替他老子把摻藥酒飯喝了個飽，到了草海的木屋之中。木屋裡燈盞的燈油，都是預先放了藥料的，在木柱之中我又藏了藥料，待那小鬼弄破柱子，幾種藥料的香氣一摻合，便引得醉人蜂進去了。唉，我的策劃一點兒也沒錯，來的人卻錯了。這小鬼壞了我的大事！哼，我不將他斬成十七八塊，難洩我心頭之恨。」

　　段譽聽她語氣如此怨毒，不禁怵然生懼，又想：「她的圈套部署也當真周密，竟在柱中暗藏藥粉，引得我去填寫對聯中的缺字，刺破柱子，藥粉便散了出來。唉，段譽啊段譽！你一步步踏入人家的圈套之中，居然瞧不出半點端倪，當真是糊塗透頂了。」但轉念又想：「我一路上填寫字畫中的缺笑缺字，王夫人的爪牙便將我當作了爹爹，全副精神貫注在我身上，爹爹竟因此脫險。我代爹爹擔當大禍，又有什麼可怨的？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言念及此，頗覺坦然，但不禁又想：「王夫人擒住了我，要將我斬成十七八塊，倘若擒住的是我爹爹，反會千依百順的侍候他。我父子二人的遭際，可大大不同了。」

　　只聽得王夫人恨恨連聲，說道：「我要這婢子裝成個聾啞老婦，主持大局，她又不是不認得那人，到頭來居然鬧出這大笑話來。」

　　那老婦辯道：「小姐，婢子早向你稟告過了。我見來人中並無段公子在內，便將他們火刀火石都騙了來，好讓我們點不著油燈，婢子再用草蓆將柱子上的對聯都遮住了，使得不致引醉人蜂進屋。誰知這些人硬要自討苦吃，終於還是生著了火，見到了對聯。」

　　王夫人哼了一聲，說道：「總而言之，是你不中用。」

　　段譽心道：「這老婆婆騙去我們的火刀火石，用草蓆包住柱子，原來倒是為了我們好，真正料想不到。」

　　慕容復道：「舅媽，這些醉人蜂刺過人後，便不能再用了麼？」王夫人道：「蜂子刺過人之後，過不多久便死。可是我養的蜂子成千上萬，少了幾百隻又有什麼干係？」慕容復拍手：「那就行啊。先拿了小了，再拿老的，又有何妨？甥兒心想，倘若將那小子身上的衣冠佩玉，或是兵刃用物什麼的，拿去給舅媽那個……那……那個人瞧瞧，要引他到那草海的木屋之中，只怕倒也不難。」

　　王夫人「啊」的一聲，站起身來，說道：「好甥兒，畢竟你是年輕人腦子靈。舅媽一個計策沒成功，心下懊喪不已，就沒去想下一步棋子。對對，他父子情深，知道兒子落入了我手裡，定然會趕來相救，那時再使醉人蜂之計，也還不遲。」

　　慕容復笑道：「到了那時候，就算沒蜜蜂兒，只怕也不打緊。舅媽在酒中放上些迷藥，要他喝上三杯，還怕他推三阻四？其實，只要他見到了舅媽的花容月貌，又用得著什麼醉人蜂、什麼迷暈藥？他那裡還有不大醉大暈的？」

　　王夫人呸的一聲，罵道：「渾上子，跟舅媽沒上沒下的胡說！」但想到和段正淳相見，勸他喝酒的情景，不由得眉花眼笑，心魂皆酥，甜膩膩的道：「對，不錯，咱們便是這個主意。」

　　慕容復道：「舅媽，你外甥出的這個主意還不錯吧？」王夫人笑道：「倘若這件事不出岔子，舅媽自然忘不了你的好處。咱們第一步，須得查明這沒良心的現下到了那裡。」慕容復道：「甥兒倒也聽到了這風聲，不過這件事中間，卻還有個老大難處。」王夫人皺眉道：「有什麼難處？你便愛吞吞吐吐的賣關子。」慕容復道：「這個人刻下被人擒住了，性命已在旦危之間。」

　　嗆啷一聲，王夫人衣袖帶動花碗，掉在地下摔得粉碎。

　　段譽也是大吃一驚，若不是口中給塞了麻核，已然叫出聲來。

　　王夫人顫聲道：「是……是給誰擒住了？你怎不早說？咱們好歹得想個法兒去救他出來。」慕容復搖頭：「媽舅媽，對頭的武功極強，甥兒萬萬不是他的敵手。咱們只可智取，不可力敵。」王夫人聽他語氣，似乎並非時機緊迫，凶險萬分，又稍寬心，連問：「怎樣智取？又怎生智取法？」

　　慕容復道：「舅媽的醉人蜂之計，還是可以再使一次。只須換幾條木柱，將柱上的字刻過幾個，比如說，刻上『大理國當今天子保定帝段正明』的字樣，那人一見之下，必定心中大怒，伸指將『保定帝段正明』的字樣抹去，藥氣便又從柱中散出來了。」

　　王夫人道：「你說擒住他的，是那個和段正明爭大理國皇位、叫什麼段延慶的。」

　　慕容復道：「正是！」

　　王夫人驚：「他……他……他落入了段延慶之手，定然凶多吉少。段延慶時時刻刻在想害死他，說不定……說不定這時候已經將他……將他處死了。」

　　慕容復道：「舅媽不須過慮，這其中有個重大關節，你還沒想到。」王夫人道：「什麼重大關節？」LL：「現下大理國的皇帝是段正明。你那位段公子早就封為皇太弟，大理國臣民眾所周知。段正明輕徭薄賦，勤政愛民，百姓都說他是聖明天子，鎮南王人緣也很不錯，這皇位是極難搖動了。段延慶要殺他固是一舉手之勞，但一刀下去，大理勢必大亂，這大理國皇帝的寶座，段延慶卻未必能坐得下去。」

　　王夫人道：「這倒也有點道理，你卻又怎麼知道？」慕容復道：「有些是甥兒聽來的，有些是推想出來的。」王夫人道：「你一生一世便在想做皇帝，這中間的關節，自然揣摩得清清楚楚了。」

　　慕容復道：「舅媽過獎了。但甥兒料想這段延慶擒住了鎮南王，決不會立即將他殺死，定要設法讓他先行登基為帝，然後再禪位給他段延慶。這樣便名正言順，大理國群臣軍民，就都沒有異言。」王夫人問：「怎樣名正言順？」慕容復道：「段延慶的父親原是大理國皇帝，只因奸臣篡位，段延慶在混亂中不知去向，段正明才做上了皇帝。段延慶是貨真價實的『延慶太了』，在大理國是人人都知道的。鎮南王登基為帝，他又沒有後嗣，將段延慶立為皇太弟，可說是順理成章，名正言順。」

　　王夫人奇道：「他……他……他明明有個兒子，怎麼說沒有後嗣？」慕容復笑道：「舅媽說過的話，自己轉眼便忘了，你不是說要將這姓段的小子斬成十七八塊麼？世上總不會有個十七八塊的皇太子吧？」王夫人喜道：「對！對！這刀白鳳那賤婢生的野雜種，留在世上，教我想起了便生氣。」

　　段譽只想：「今番當真是凶多吉少了。語嫣卻又不知到了何處？否則王夫人瞧在女兒面上，說不定能饒我一命。」

　　王夫人道：「既然他眼下並無性命之憂，我就放心了。我可不許他去做什麼大理國的勞什子皇帝。我要他隨我去曼陀山莊。」慕容復道：「鎮南王禪位之後，當然要跟舅媽去曼陀山莊，那進候便要他留在大理，他固然沒趣，段延慶也必容他不得，豈肯留下這個禍胎？不過鎮南王嘛，這皇帝的寶座總是要坐一坐的，十天也好，半月也好，總得過一過橋，再抽了他的板。否則段延慶也不答應。」王夫人道：「呸！他答不答應，關我什麼事？咱們拿住了段延慶，求出段公子後，先把段延慶一刀砍了，又去管他什麼答應不答應？」

　　慕容復歎了口氣，：「舅媽，我忘了一件事，咱們可還沒將段延慶拿住，這中間還差了這麼老大一截。」王夫人道：「他在哪裡，你當然是知道的了。好甥兒，你的脾氣，舅媽難道還有不明白了？你幫我做成這件事，到底要什麼酬謝？咱們先小人後君子，你爽爽快快的先說出來吧。」慕容復道：「咱們是親骨肉，甥兒給舅媽出點力氣，那裡還能計什麼酬謝的？甥兒是盡力而為，什麼酬謝都不要。」

　　王夫人道：「你現下不說，事後再提，那時我若不答允，你可別來抱怨。」

　　慕容復笑道：「甥兒說過不要酬謝，便是不要酬謝。那時候如果你心中歡喜，賞我幾萬兩黃金，或者琅═閣中的幾部武學秘典，也就成了。」

　　王夫人哼了一聲，說道：「你要黃金使費，只要向我來取，我又怎會不給？你要看琅═閣中的武經秘要，那更是歡迎之不暇，我只愁你不務正業，不求上進。真不知你這小子心中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好吧！咱們怎生去擒段延慶，怎生救人，你的主意怎樣？」

　　慕容復道：「第一步，是要段延慶帶了鎮南王到草海木屋中去，是不是？」王夫人道：「是啊，佻有什麼法子，能將段延慶引到草海木屋中去？」慕容復道：「這件事很容易，段延慶想做大理國皇帝，必須辦妥兩件事。第一，擒住段正淳，逼他答允禪位；第二，殺了段譽，要段正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段延慶第一件事已辦妥了，已擒住了段正淳。段譽那小子可還活在世上。咱們拿段譽的隨身事物去給段正淳瞧瞧，段正淳當然想救兒子，段延慶便帶著他來了。所以啊，舅媽擒住這段小子，半點也沒擒錯了，那是應有之著，叫做不裝香餌，釣不著金鰲。」

　　王夫人笑道：「你說這段小子是香餌？」慕容復笑道：「我瞧他一半兒香，有一半兒臭。」王夫人：「卻是如何？」慕容復道：「鎮南王生的一半，是香的。鎮南王妃那賤人生的一半，定然是臭的。」

　　王夫人哈哈大笑，說道：「你這小子油嘴滑舌，便會討舅媽的歡喜。」

　　慕容復笑道：「甥兒索性快馬加鞭，早一日辦成此事，好讓舅媽早一日歡喜。舅媽，你把那小子叫出來吧。」王夫人道：「他給醉人蜂刺了後，至少再過三日，方能醒轉，這小子便在牆壁，要不然咱們這麼大聲說話，都教他給聽去了。我還有一件事問你。這……這鎮南王雖然沒良心，卻算得是一條硬漢，段延慶怎能逼得他答允禪位？莫非加以酪刑，讓他……讓他吃了不少苦頭嗎？」說到這裡，語氣中充滿了關切之情。

　　慕容復歎了口氣，說道：「舅媽，這件事嘛，你也就這必問了，甥兒說了，你聽了只有生氣。」王夫人急道：「快說，快說，賣什麼關子？」慕容復歎道：「我說大理姓段的沒良心，這話確是不錯的。舅媽這般的容貌，文武雙全，打著燈籠找遍了天下，卻又那裡找得著第二個了？這姓段的前生不知修了什麼福，居然得到舅媽垂青，那就該當專心不二的侍候你啦，豈知……唉，天下便有這等不知好歹的糊塗蟲，有福不會享，不愛月裡嫦娥，卻去愛在爛泥裡打滾的母豬……」

　　王夫人怒道：「你說他……他……這沒良心的，又和旁的女子混在一起啦？是誰？是誰？」慕容復道：「這種低三下四的賤女子，便跟舅媽提鞋兒也不配，左右不過是張三的老婆，李四的閨女，舅媽沒的失了身份，犯不著為這種女子生氣。」

　　王夫人大怒，將桌拍的砰砰大響，大聲道：「快說！這女子，他丟下了我，回大理去做他的王爺，我並不怪他。他家中有妻子，我也不怪他，誰教我識得他之時，他已是有婦之夫呢？可是他……可是他……你說他又和別的女人在一起，那是誰？那是誰？」

　　段譽在鄰室聽得她如此大發雷霆，不由得膽戰心驚，心想：「語嫣多麼溫柔和順，她媽媽卻怎地這般厲害？爹爹能跟她相好，倒是不易。」轉念又想：「爹爹那些舊情人個個脾氣古怪。秦阿姨叫女兒來殺我媽媽。阮阿姨生下這樣一個阿紫妹妹，她自己的脾氣多半也好不了。甘阿姨明明嫁了鍾萬仇，卻又跟我爹爹藕斷絲連的。丐幫馬副幫主的老婆更是乖乖不得了。就說這媽媽吧，她不肯和爹爹同住，要到城外道觀中去出家做道姑，連皇伯父、皇伯母苦勸也是無用。唉，怎地我連媽媽也編排上了？」

　　慕容復道：「舅媽，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你歇一歇，甥兒慢慢說給你聽。」

　　王夫人道：「你不說我也猜得到了，段延慶捉住了這段小子的一個賤女人，逼他答允做了皇帝後禪位，若不答允，便要為難這賤女人，是不是？這姓段的小子的臭脾氣，我還有不明白了？別人硬逼他答允什麼，便鋼刀架在脖子上，他也是寧死不屈，可是一碰到他心愛的女人啊，他就什麼都答允了，連自己性命也不要了。哼，這賤女人模樣兒生得怎樣？這狐媚子，不知用什麼手段將他迷上了。快說，這賤女人是誰？」

　　慕容復道：「舅媽，我說便說了，你別生氣，賤女人可不止一個。」王夫人又驚又怒，砰的一聲，在桌上重重拍了一下，道：「什麼？難道有兩個？」慕容復歎了口氣，悠悠地道：「也不止兩個！」

　　王夫人驚怒愈甚，：「什麼？他在旅途之中，還是這般拈花惹草，一個已不足，還攜帶了兩個、三個？」

　　慕容復搖搖頭，：「眼下一共有四個女人陪伴著他。舅媽，你又何必生氣？日後他做了皇帝，三宮六院要多少有多少。就算大理是小國，不能和大宋、大遼相比，後宮佳麗沒有三千，三百總是有的。」

　　王夫人罵道：「呸，呸！我就因此不許他做皇帝。你說，那四個賤女人是誰？」

　　段譽也覺奇怪，他只知秦紅綿、阮星竹兩人陪著父親，怎地又多了兩個女子出來？

　　只聽慕容復道：「一個姓秦，一個姓阮……」王夫人道：「哼，秦紅棉和阮星竹，這兩隻孤狸精又跟他纏在一起了。」慕容復道：「還有一個卻是有夫之婦，我聽得他們叫他鍾夫人，好像是出來尋找女兒的。這位鍾夫人倒是規規矩矩的，對鎮南王始終不假絲毫詞色，鎮南王對她也是以禮相待，不過老是眉開眼笑的叫她：「寶寶，寶寶！」叫得好不親熱。」王夫人怒道：「是甘寶寶這賤人，什麼『以禮相待』？假撇清，做戲罷啦，要是真的規規矩矩，該當離得遠遠的才是，怎麼又混在一塊兒？第四個賤女子是誰？」

　　慕容復道：「這第四個卻不是賤女子，她是鎮南王的元配正室，鎮南王妃。」

　　段譽和王夫人都是大吃一驚。段譽心道：「怎麼媽媽也來了？」王夫人「啊」的一聲，顯是大出意料之外。

　　慕容復笑道：「舅媽覺得奇怪麼？其實你再想一起，一點也不奇怪了。鎮南王離大理後年餘不歸，中原艷女如花，既有你舅媽這般美人兒，更有秦紅棉、阮星竹那些騷狐狸，鎮南王妃豈能放得了心？」

　　王夫人「呸」了一聲，：「你拿我去跟那些騷狐狸相提並論！這四個女人，現在仍是跟他在一起？」

　　慕容復笑道：「舅媽放心，雙鳳驛邊紅沙灘上一場惡鬥，鎮南王全軍覆滅，給段延慶一網打盡，男男女女，都教他給點中了穴道，盡數擒獲。段延慶只顧對付鎮南王一行，卻未留神到我躲在一旁，瞧了個清清楚楚。甥兒快馬加鞭，趕在他們頭上一百餘里。舅媽，事不宜遲，咱們一面去佈置醉人蜂和迷藥，一面派人去引段延慶……」

　　這「慶」字剛說出口，突然遠處有個極尖銳、極難聽的聲音傳了出來：「我早就來啦，引我倒也不必，醉人蜂和迷藥卻須好好佈置才是。」

　　（第四十七回完）

## 第48章 王孫落魄　怎生消得　楊枝玉露

　　這聲音少說也在十餘丈外，但傳入王夫人和慕容復的耳鼓，卻是近如咫尺一般。兩人臉色陡變，只聽得屋外內波惡、包不同齊聲呼喝，向聲音來處衝去。慕容復閃到門口。月光下青影晃動，跟著一條灰影、一條黃影從旁搶了過去，正是鄧百川和公冶干分從左右夾擊。

　　段延慶左杖拄地，右杖橫掠而出，分點鄧百川和公冶干二人，嗤嗤嗤幾聲，霎時間遞出了七下殺手。鄧百川勉力對付，公冶干支持不住，倒退了兩步。包不同和風波惡二人回身殺轉。段延慶以一敵四，仍是游刃有餘，大佔上風。

　　慕容復抽出腰間長劍，冷森森幻起一團青光，向段延慶刺去。段延慶受五人圍攻，慕容復更是一流高手，但他杖影飄飄，出招仍是凌厲之極。

　　當年王夫人和段正淳熱戀之極，花前月下，除了山盟海誓之外，不免也談及武功，段正淳曾將一陽指、段氏劍法等等武功一一試演。此刻王夫人見段延慶所使招數宛如段郎當年，怎不傷心？她想段郎為此人所擒，多半使在附近，何不乘機去將段郎救了出來？她正要向屋外山後尋去，陡然間聽得風波惡一聲大叫。

　　只見風波惡臥在地下，段延慶右手鋼杖在他身後一尺處劃來劃去，卻不擊他要害。慕容復、鄧百川等兵刃遞向段延慶，均被他鋼杖撥開。這情勢甚是明顯，段延慶如要取風波惡性命，自是易如反掌，只是暫且手下留情而已。

　　慕容復倏地向後躒開，叫道：「且住！」鄧百川、公冶干、包不同三人同時躍開。慕容復道：「段先生，多謝你手下留情。你我本來並無仇怨，自今以後，姑蘇慕容氏對你甘拜下風。

　　風波惡叫道：「姓風的學藝不精，一條性命打什麼緊？公子爺，你千萬不可為了姓風的而認輸。」段延慶喉間咕咕一笑，說道：「姓風的倒是條好漢子！」撤開鋼仗。

　　風波惡一個「鯉魚打挺」，呼的一聲躍起，單刀向段延慶頭頂猛壁下來，叫道：「吃我一刀！」段延慶鋼仗上舉，往他單刀上一黏。風波惡中只覺一股極大的力道震向手掌，單刀登時脫手，跟著腰間一痛，已將對方欄腰一杖，挑出十餘丈外。段延慶右手微斜，內力自鋼杖傳上單刀，只聽得叮叮噹噹一陣響聲過去，單刀已被震成十餘截，相互撞擊，四散飛開。慕容復、王夫人等分別縱高伏底閃避心下均各駭然。

　　慕容復拱手：「段先生神功蓋世，佩服，佩服。咱們就此化敵為友如何？」

　　段延慶道：「適才你說要佈置醉人蜂來害我，此刻比拚不敵，卻又要出什麼主意了？」

　　慕容復道：「你我二人倘能攜手共謀，實有大大的好意。延慶太子，你是大理國嫡系儲君，皇帝的寶座給人家奪了去，怎地不想法子搶回來？」段延慶怪目斜睨，陰惻惻地道：「這跟你有什麼干係？？慕容復道：「你要做大理國皇帝，非得我相助不可。」慕容復一聲冷笑，說道：「我不信你肯助我。只怕你恨不得一劍將我殺了。」

　　慕容復道：「我要助你做大理國皇帝，乃是為自己打算。第一，我恨死段譽那小子。他在少室山逼得我險些自刎，令慕容氏在武林中幾無立足之地。我定要制段譽這小子的死命，助你奪得皇位，以洩我惡氣。第二，你做了大理國皇帝後，我另行有事盼你相助。」

　　段延慶明知慕容復機警多智，對己不懷好意，但聽他如此說，倒也信了七八分。當日段譽在少室山上以六脈神劍逼得慕容復狼狽不堪，段延慶親眼目睹。他憶及此事，登時心下極是不安。他雖將段正淳擒住，但自忖決非段譽六脈神劍的對手，倘若狹路相逢，動起手來，非喪命於段譽的無形劍氣之下不可，唯一對付之策，只是以段正淳夫婦的性命作為要脅，再設法制服段譽，可是也無多大把握，於是問道：「閣下並非段譽對手，卻以何法制他？」

　　慕容復臉上微微一紅，說道：「不能力敵，便當智取。總而言之，段譽那小子由在下擒到，交給閣下處置便是。」

　　段延慶大喜，他一直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段譽武功太強，自己敵他不過，慕容復能將之擒獲，自是去了自己最大的禍患，但想只怕慕容復大言欺騙，別輕易上了他的當，說道：「你說能擒到段譽，豈不知空想無益、空言無憑？」

　　慕容復微微一笑，說道：「這位王夫人，是在下的舅母，段譽這小子已為我舅母所擒。她正想用這小子來和閣下換一個人，咱們所以要引閣下來，其意便在於此。」

　　這時王夫人遊目四顧，正在尋找段正淳的所在，聽到慕容復的說話，便即回過身來。

　　段延慶喉腹之間嘰嘰咕咕的說道：「不知夫人要換哪一個人？」

　　王夫人臉上微微一紅，她心中日思夜想、念茲在茲的便是段正淳一人，可是她以孀居之身，公然向旁人吐露心意，究屬不便，一時甚覺難以對答。

　　慕容復道：「段譽這小子的父親段正淳，當年得罪了我舅母，委實仇深似海。我舅母要閣下答允一句話，待閣下受禪大理皇位之後，須將段正淳交與我舅母，那時是殺是剮、油煎火焚，一憑我舅母處置。」

　　段延慶哈哈一笑，心道：「他禪位之後，我原要將他處死，你代我動手，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但覺此事來得太過容易，又恐其中有詐，又問：「慕容公子，你說待我登基之後，有事求我相助，卻不知是否在下力所能及，請你言明在先，以免在下日後無法辦到，成為無信的小人。」

　　慕容復道：「段殿下既出此言，在下便一萬個信得過你了。咱們既要做成這件大交易，在下心中有事，自也不必瞞你。姑蘇慕容氏乃當年大燕皇裔，我慕容氏列祖列宗遺訓，務以興復大燕為業。在下力量單薄，難成大事。等殿下正位為大理國君之後，慕容復要向大理國主借兵一萬，糧餉稱足，以為興復大燕之用。」

　　慕容復是大燕皇裔一事，當慕容博在少室山下阻止慕容復自刎之時，段延慶冷眼旁觀，已猜中了十之七八，再聽慕容復居然將這麼一個大秘密向自己吐露，足見其意甚誠，尋思：「他要興復燕國，勢必同時與大宋、大遼為敵。我大理小國寡民，自保尚嫌不足，如何可向大國啟釁？何況我初為國君，人心未定，更不可擅興戰禍。也罷，此刻我假意答允，到那時將他除去便是，豈不知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便道：「大理國小民貧，一萬兵員倉猝難以畢集，五千之數，自當供足下驅使。但願大功告成。大燕、大理永為兄弟婚姻之國。」

　　慕容復深深下拜，垂涕說道：「慕容復若得恢復祖宗基業，世世代代為大理屏藩，決不敢忘了陛下的大恩大德。」

　　段延慶聽他居然改口稱自己為「陛下」，不禁大喜，又聽他說到後來，語帶嗚咽，實是感極而泣，忙伸手扶起，說道：「公子不須多禮，不知段譽那小子卻在何處？」

　　慕容復尚未回答，王夫人搶上兩步，問：「段正淳那廝，卻又在何處？？慕容復道：「陛下，請你帶同隨從，到我舅母寓所暫歇。段譽已然縛定，當即奉上。」

　　段延慶喜道：「如此甚好。」突然之間，一陣尖嘯聲從他腹中發出。

　　王夫人一驚，只聽得遠處蹄聲隱隱，車聲隆隆，幾輛騾車向這邊馳來。過不多時，便見四人乘著馬，押著三輛大車自大道中奔至。王夫人身形一晃，便即搶了上去，心中只道段正淳必在車中，再也忍耐不住，掠過兩匹馬，伸手去揭第一輛大車的車帷。

　　突然之間，眼前多了一個闊嘴細眼、大耳禿頂的人頭。那人頭嘶聲喝道：「幹什麼？」王夫人大吃一驚，縱身躍開，這才看清，這醜臉人手拿鞭子，卻是趕車的車伕。

　　段延慶道：「三弟，這位是王夫人，咱們同到她莊上歇歇。車中那些客人，也都帶了進去吧！」那車伕正是南海鱷神。

　　大車的車帷揭開，顫巍巍的走下一人。

　　王夫人見這人容色憔悴，穿著一件滿是皺紋的綢袍，正是她無日不思的段郎。她胸口一酸，眼淚奪眶而出，搶上前去，叫道：「段……段……你……你好！」

　　段正淳聽到聲音，心下已是大驚，回過頭來見到王夫人，更是臉色大變。他在各處欠下不少風流債，眾債主之中，以王夫人最是難纏。秦紅綿、阮星竹等人不過要他陪伴在側，便已心滿意足，這王夫人卻死皮賴活、出拳動刀，定要逼他去殺了原配刀白鳳，再娶她為妻。這件事段正淳如何能允？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只好來個不告而別，溜之大吉，萬沒想到自己正當處境最是窘迫之際，偏偏又遇上了她。

　　段正淳雖然用情不專，但對每一個情人卻也都真誠相待，一凜之下，立時便為王夫人著想，叫道：「阿蘿，快走！這青袍老者是個大惡人，別落在他手中。」身子微側，擋在王夫人與段延慶之間，連聲催促：「快走！快走！」其實他早被段延慶點了重穴，舉步也已艱難之極，哪裡還有什麼力量來保護王夫人？」

　　這聲「阿鑼」一叫，而關懷愛護之情確又出於至誠，王夫人滿腔怨憤，霎時之間化為萬縷柔情，只是在段延慶與甥兒跟前，無論如何不能流露，當下冷哼一聲，說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是大惡人，難道你是大好人麼？」轉面向段延慶道：「殿下，請！」

　　段延慶素知段正淳的性子，此刻見到他的舉動神色，顯是對王夫人有愛無恨，而王夫人對他即使有所怨懟，也多半是情多於仇，尋思：「這二人之間關係大非尋常，可別上了他們的當。」他藝高人膽大，卻也絲毫不懼，凜然走進了屋中。

　　那是王夫人特寺為了擒拿段正淳而購置的一座院子，建構著實不少，進莊門後便是一座大院子，種滿了茶花，月光下花影婆娑，甚為雅潔。

　　段正淳見了茶花佈置的情狀，宛然便是當年和王夫人在姑蘇雙宿雙飛的花園一模一樣，胸口一酸，低聲道：「原來……原來是你的住所。」王夫人冷笑道：「你認出來了麼？」段正淳低聲：「認了出來了。我恨不得當年便和你雙雙終老於姑蘇曼陀山莊……」

　　南海鱷神和雲中鶴將後面二輛大車中的俘虜也都引了進來。一輛車中是刀白鳳、鍾夫人甘寶寶、秦紅棉、阮星竹四個女子，另一輛中是范驊等三個大理臣工和崔百泉、過彥之兩個客卿。九人也均被段延慶點了重穴。

　　原來段正淳派遣巴天石和朱丹臣護送段譽赴西夏求親，不久便接到保定帝御使送來的諭旨，命他剋日回歸大理，登基接位，保定帝自己要赴天龍寺出家。大理國皇室崇信佛法，歷代君主到晚年避位為僧者甚眾，是以段正淳奉到諭旨之時雖心中傷感，卻不以為奇，當即攜同秦紅棉、阮星竹緩緩南歸，想將二女在大理城中秘為安置，不令王妃刀白鳳知曉。豈知刀白鳳和甘寶寶竟先後趕到。跟著得到靈鷲宮諸女報警，說道有厲害對頭沿路佈置陷阱，請段正淳加意提防。段正淳和范驊等人一商議，均想所謂「厲害對頭」，必是段延慶無疑，此人當真難鬥，避之則吉，當即改道向東。他哪知這訊息是阿碧自王夫人的使婢處得來，阿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陷阱確然是有的，王夫人卻並無加害段正淳之意。

　　段正淳這一改道，王夫人所預伏的種種佈置，便都應在段譽身上，而段正淳反撞在段延慶手中。鳳凰驛邊紅沙灘一戰，段正淳全軍覆滅，古篤誠被南海鱷神打入江中，屍骨無存，其餘各人都給段延慶點了穴道，擒之南來。

　　慕容覆命鄧百川等四人在屋外守望，自己儼然以主人自居，呼婢喝僕，款待客人。

　　王夫人目不轉瞬的凝視刀白鳳、甘寶寶、秦紅棉、阮星竹等四個女子，只覺各有各的嫵媚，各有各的俏麗，雖不自慚形穢，但若以「騷狐狸」、「賤女人」相稱，心中也覺不妥，一股「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之意，不禁油然而生。

　　段譽在隔室聽到父親和母親同時到來，卻又俱落在大對頭手裡，不由得很是喜歡，又是擔憂。只聽段延慶道：「王夫人，待我大事一了，這段正淳自當交於你手，任憑處置便是。段譽那小子卻又在何處？」

　　王夫人擊掌三下，兩名侍婢走到門口，躬身候命。王夫人道：「帶那段小子來！」

　　段延慶坐在椅上，左手搭在段正淳右肩。他對段譽的六脈神劍大是忌憚，既怕王夫人和慕容復使詭，要段譽出來對付他，又怕就算王夫人和慕容復確具誠意，但段譽如此武功，只須脫困而出，那就不可複製，是以他手按段正淳之肩，叫段譽為了顧念父親，不敢猖獗。

　　只聽得腳步聲響，四名侍婢橫抬著段譽身子，走進堂來。他雙手雙腳都以牛筋捆綁，口中塞了麻核，眼睛以黑布蒙住，旁人瞧來，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鎮南王妃刀白鳳失聲叫道：「譽兒！」便要撲將過去搶奪。王夫人伸手在她肩頭一推，喝道：「給我好好坐著！」刀白鳳被點重穴後，力氣全無，給她一推之下，立即跌回椅中，再也無法動彈。

　　王夫人道：「這小子是給我使蒙藥蒙住了，他沒死，知覺卻沒恢復。延慶太子，你不妨驗明正身，可沒拿錯人吧？」延延慶點了點頭，道：「沒錯。」王夫人只知她這群醉人蜂毒刺上的功力厲害，卻不知段譽服食莽牯牛蛤後，一時昏迷，不多時便即回復知覺，只是身處紲縲之下，和神智昏迷的情狀亦無多大分別而已。

　　段正淳苦笑道：「阿蘿，你拿了我譽兒幹什麼？他又沒得罪你。」

　　王夫人哼了一聲不答，她不願在人前流露出對段正淳的依戀之情，卻也不忍惡言相報。

　　慕容復生怕王夫人舊情重熾，壞了他大事，便道：「怎麼沒得罪我舅母？他……他勾引我表妹語嫣，玷污了她的清白，舅母，這小子死有餘辜，也不用等他醒轉……」一番話未說完，段正淳和王夫人同聲驚呼：「什麼？他……他和……」

　　段正淳臉色慘白，轉向王夫人，低聲問道：「是個女孩，叫做語嫣？」

　　王夫人的脾氣本來暴躁已極，此番忍耐了這麼久，已是生平從所未有之事，這時實在無法再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叫道：「都是你這沒良心的薄倖漢子，害了我不算，還害了你的親生女兒。語嫣，語嫣……她……她可是你的親骨肉。」轉過身來，伸足便向段譽身處亂踢，罵道：「你這禽獸不如的色鬼，喪盡天良的浪子，連自己親妹子也放不過，我……我恨不得將你這禽獸千刀萬剮，軟成肉醬。」

　　她這麼又踢又叫，堂上眾人無不駭異。刀白鳳、秦紅棉、甘寶寶、阮星竹四個女子深知段正淳子，立時瞭然，知道他和王夫人結下私情，生了個女兒叫做什麼「語嫣」的，哪知段譽卻和她有了私情。秦紅棉立時想到自己女兒木婉清，甘寶寶想到了自己女兒鍾靈，都是又感尷尬，又覺羞慚。其餘段延慶、慕容復等稍一思索，也都心下雪亮。

　　秦紅棉叫道：「你這賤婢！那日我和我女兒到姑蘇來殺你，卻給你這狐狸精躲過了，盡派些蝦兵蟹將來跟我們糾纏。只恨當日沒殺了你，你又來踢人幹什麼？」

　　王夫人全不理睬，只是亂踢段譽。

　　南海鱷神眼見地下躺著的正是師父，當下伸手在王夫人肩頭一推，喝道：「喂，他是我的師父。你跑我師父，等如是踢我。你罵我師父是禽獸，豈不是我也成了禽獸？你這潑婦，我喀喇一聲，扭斷了你雪白粉嫩的脖子。」

　　段延慶道：「岳老三，不得對王夫人無禮！這個姓段的小子是個無恥之徒，花言巧語，騙得你叫他師父，今日正好將他除去，免得你在江湖上沒面目見人。」

　　南海鱷神：「他是我師父，那是貨真價實之事，又不是騙我的，怎麼可以傷他？」說著便伸手去解段譽的捆縛。段延慶道：「老三，你聽我說，快取鱷魚剪出來，將這小子的頭剪去了。」南海鱷神連連搖頭，說道：「不成！老大，今日岳老三可不聽你的話了，我非救師父不可。」說著用力一扯，登時將綁縛段譽的牛筋扯斷了一根。

　　段延慶大吃一驚，心想段譽倘若脫縛，他這六脈神劍使將出來，又有誰能夠抵擋得住，別說大事不成，自己且有性命之憂，情急之下，呼的一仗刺出，直指南海鱷神的後背，內力到處，鋼仗貫胸而出。

　　南海鱷神祇覺後背和前胸一陣劇痛，一根鋼杖已從胸口突了出來。他一時愕然難明，回過頭來瞧著段延慶，眼光中滿是疑問之色，不懂何以段老大竟會向自己忽施殺手。段延慶一來生性凶悍，既是「四大惡人」之首，自然出手毒辣；二來對段譽的六脈神劍忌禪異常，深恐南海鱷神解脫了他的束縛，是以雖無殺南海鱷神之心，還是一杖刺中了他的要害。段延慶見到他的眼光，心頭霎時間閃過一陣悔意，一陣歉疚，但這自咎之情一晃即泯，右手一抖，將鋼杖從他身中抽出，喝道：「老四，將他去葬了。這是不聽老大之言的榜樣。」

　　南海鱷神大叫一聲，倒在地下，胸背兩處傷口呂鮮血泉湧，一雙眼淚睜得圓圓的，當真是死不瞑目。雲中鶴抓住他屍身，拖了出去。他與南海鱷神雖然同列「四大惡人」，但兩人素來不睦，南海鱷神曾幾次三番阻他好事，只因武功不及，被迫忍讓，這時見南海鱷神為老大所殺，心下大快。

　　眾人均知南海鱷神是段延慶的死黨，但一言不合，便即取了他性命，凶殘狠辣，當真是世所罕見，眼看到這般情狀，無不惴惴。

　　段譽覺到南海鱷神傷口中的熱血流在自己臉上、頸中，想起做了他這麼多時的師父，從來沒給他什麼好處，他卻數處來相救自己，今日更為己喪命，心下甚是傷痛。

　　段延慶冷笑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提起鋼杖，便向段譽胸口戳了下去。

　　忽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說到：「天龍寺外，菩提樹下，化學邋遢，觀音長髮！」

　　段延慶聽到「天龍寺外」四字時，鋼杖凝在半空不動，待聽完這四句話，那鋼杖竟不住顫動，慢慢縮了回來。他一回頭，與刀白鳳的目光相對，只見她眼色中似有千言萬語欲待吐露。段延慶心頭大震，顫聲道：「觀……觀世音菩薩……」

　　刀白鳳點了點頭，低聲道：「你……你可知這孩子是誰？」

　　段延慶腦子中一陣暈眩，瞧出來一片模糊，似乎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個月圓之夜。

　　那一天他終於從東海趕回在理，來到天龍寺外。

　　段延慶在湖廣道上遇到強仇圍攻，雖然盡殲諸敵，自己卻已身受重傷，雙腿折斷，面目毀損，喉頭被敵人橫砍一刀，聲音也發不出了。他簡直已不像一個人，全身污穢惡臭，傷口中都是蛆蟲，幾十隻蒼蠅圍著他嗡嗡亂飛。

　　但他是大理國的皇太子。當年父皇為奸臣所弒，他在混亂中逃出大理，終於學成了武功回來。現在大理國的國君段正明是他堂兄，可是真正的皇帝應當是他而不是段正明。他知道段正明寬仁愛民，很得人心，所有文武百官，士卒百九，個個擁戴當今皇帝，誰也不會再來記得前朝這個皇太子。如果他貿然在大理現身，勢必有性命之憂，誰都會討好當今皇帝，立時便會將他殺了。他本來武藝高強，足為萬人之敵，可是這時候身受重傷，連一個尋常的兵士也敵不過。

　　他掙所著一路行來，來到天龍寺外，唯一的指望，是要請枯榮大師主持公道。

　　枯榮大師是他父親的親兄弟，是他親叔父，是保定皇帝段正明的堂叔父。枯榮大師是有道高僧，天龍寺是大理國段氏皇朝的屏障，歷代皇帝避位為僧時的退隱之所。他不敢在大理城現身，便先去求見枯榮大師。可是天龍寺的知客僧說，枯榮大師正在坐枯禪，已入定五天，再隔十天半月，也不知是否出定，就算出定之後，也決計不見外人。他問段延慶有什麼事，可以留言下來，或者由他去稟明方丈。對待這樣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臭叫化，知客僧這麼說話，已可算得十分客氣了。

　　但段延慶怎敢吐露自己的身份？他用手肘撐地，爬到寺旁的一株菩提樹下，等候枯榮大師出定，但心中又想：「這和尚說枯榮大師就算出定之後，也決計不見外人。我在大理多逗留一刻，便多一分危險，只要有人認出了我……我是不是該當立刻逃走？」他全身高燒，各處創傷又是疼疼，又是麻癢，實是耐忍難熬，心想：「我受此折磨苦楚，這日子又怎過得下去？我不如就此死了，就此自盡了吧。」

　　他只想站起身來，在菩提樹上一頭撞死了，但全身乏力，又饑又渴，躺在地下說什麼也不願動，沒了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求生的勇氣。

　　當月亮升到中天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個白衣女子從迷霧中冉冉走近……

　　林間草叢，白霧瀰漫，這白衣女子長髮披肩，好像足不沾地般行來。她的臉背著月光，五官朦朦朧朧的瞧不清楚，但段延慶於她的清麗秀美仍是驚詫不已。他只覺得這女子像觀音菩薩一般的端正美麗，心想：「一定是菩薩下凡，來搭救我這落難的皇帝。聖天下有百靈呵護。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你保═我重登皇位，我一定給你塑像立廟，世世供奉不絕。

　　那女人緩緩走近，轉過身去。段延慶見到了她的側面，臉上白得沒半點因色。忽然聽得她輕輕的、喃喃的說起話來：「我這麼全心全意的待你，你……卻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個女人，又有了一個女人，把我們跪在菩薩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拋到了腦後。我原諒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諒你了。你對我不起，我也要對你不起。你背著我去找別人，我也要去找別人。你們漢人男子不將我們擺夷女子當人，欺負我，待我如貓如狗、如豬如牛，我……我一定要報復，我們擺夷女子也不將你們漢人男子當人。

　　她的話說得很輕，全是自言自語，但語氣之中，卻是充滿了深深的怒意。

　　段延慶心中登時涼了下來：「她不是觀世音菩薩。原來只是個擺夷女子，受了漢人的欺負。」擺夷是大理國的一大種族，族中女子大多頗為美貌，皮膚白嫩，遠過漢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數又少，常受漢人的欺凌。眼見那女子漸漸走遠，段延慶突然又想：「不對，擺夷女子雖是出名的美貌，終究不會如這般神仙似的體態，何況她身上白衣有如冰綃，擺夷女子哪裡有這等精雅的服飾，這定然是菩薩化身，我……我可千萬不能錯過。」

　　他此刻身處生死邊緣，只有菩薩現身打救，才能解脫他的困境，走投無路之際，不自禁的便往這條路上想去，眼見菩薩漸漸走遠，他拚命爬動，想要叫喚：「菩薩救我！」可晃咽喉間只能發出幾下嘶啞的聲音。

　　那白衣女子聽到菩提樹下有響聲發出，回過頭來，只見塵土中有一團人不像人、獸不像獸的東西在爬動，仔細看時，發覺是一個遍身血污、骯髒不堪的化子。她走近幾步，凝目瞧去，但見這化子臉上、身上、手上，到處都是傷口，每處傷口中都在流血，都有蛆蟲爬動，都在發出惡臭。

　　那女子這時心下惱恨已達到極點，既決意報復丈夫的負心薄倖，又自暴自棄的要極力作賤自己。她見到這化子的形狀如此可怖，初時吃了一驚，轉身便要逃開，但隨即心想：「我要找一個天下最醜陋、最污穢、最卑賤的男人來和他相好。你是王爺，是大將軍，我偏偏要和一個臭叫化相好。」

　　她一言不發，慢慢解去了身上的羅衫，走到段延慶身前，投入在他懷裡，伸出像白山茶花花花瓣般的手臂，摟住他的脖子……

　　淡淡的微雲飄過來，掩住了月亮，似乎是月亮招手叫微雲過來遮住它的眼睛，這不願見到這樣詫異的情景：這樣高貴的一位夫人，竟會將她像白玉花花花瓣那樣雪女嬌艷的身子，去交給這樣一個滿身膿血的乞丐。

　　那白衣女子離去之後，段延慶兀自如在夢中，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是自己神智糊塗了，還是真的菩薩下凡？鼻中還能聞到她身上那淡淡的香氣，一側頭，見到了自己適才用指頭在泥地上劃的七個字：「你是觀世音菩薩」？

　　他寫了這七個字問她。那位女菩薩點了點間。突然間，幾粒水珠落在字旁的塵土之中，是她的眼淚，還是觀音菩薩楊枝灑的甘露？段延慶聽人說過，觀世音菩薩曾化為女身，普渡沉溺在慾海中的眾生，那是最慈悲的菩薩。「一定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觀音菩薩是來點化我，叫我不可灰心氣餒。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真命天子。否則的話，那怎麼會？」

　　段延慶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際，突然得到這位長髮白衣觀音捨身相就，登時精神大振，深信天命攸歸，日後必登在寶，那麼眼前的危難自不致成為大患。他信念一豎，只覺眼前一片光明。次日清晨，也不再問枯榮大師已否出定，跪在菩提樹下深深叩謝觀音菩薩的恩德，折下兩根菩提樹枝以作枴杖，挾在脅下，飄然而去。

　　他不敢在大理境內逗留，遠至南部蠻荒窮鄉僻壤之處，養好傷後，苦練家傳武功。最近五年習練以杖代足，再將「一陽指」功夫化在鋼仗之上；又練五年後，前赴兩湖，將所有仇敵一家家殺得雞犬不留，手段之凶狠毒辣，實是駭人聽聞，因而博得了「天下第一大惡人」的名頭，其後又將葉二娘、南海鱷神、雲中鶴三人收羅以為羽翼。他曾數次潛回大理，圖謀復位，但每次都發覺段正明的根基牢不可拔，只得廢然而退。最近這一次與黃眉僧下棋比拚內力，眼見已操勝算，不料段譽這小子半途裡殺將出來，令他功敗垂成。

　　此刻他正欲伸杖將段譽戮死，以絕段正明、段正淳的後嗣，突然間段夫人吟了那四句話出來：「天龍寺外，菩提樹下，化學邋遢，觀音長髮。」

　　這十六個字說來甚輕，但在段延慶聽來，直如晴天霹靂一般。他更看到了段夫人臉上的神色，贐中只是說道：「難道……難道……她就是那位觀音菩薩……」

　　只見段夫人緩緩舉起手來，解開了髮髻，萬縷青絲披將下來，垂在肩頭，掛在臉前，那便是那晚天龍寺外、菩提樹下那位觀音菩薩的形相。段延慶更無懷疑：「我只當是菩薩，卻原來是鎮南王妃。」

　　其實當年他過得數日，傷勢略痊，發燒消退，神智清醒下來，便知那晚捨身相就的白衣女人是人，決不是菩薩，只不過他實不願這個幻想化為泡影，不住的對自己說道：「那是白衣觀音，那是白衣觀音！」

　　這時候他明白了真相，心中卻立時生出一個絕大的疑竇：「為什麼她要這樣？為什麼她看中了我這麼一個滿身膿血的邋遢化子？」他低頭尋思，忽然間，幾滴水珠落在地下塵土之中，就像那天晚上一樣，是淚水？還是楊枝甘露？

　　他抬起頭來，遇到了段夫人淚水盈盈的眼波，驀地裡他剛硬的心湯軟了，嘶啞著問道：「你要我饒了你兒子的性命？」段夫人搖了搖頭，低聲道：「他……他頸中有一塊小金牌，刻著他的生辰八字。」段延慶大奇：「你不要我饒你兒子的性命，卻叫我去他什麼勞什子的金牌，那是什麼意思？」

　　自從他明白了當年「天龍寺外、菩提樹下」這回事的真相之後，對段夫人自然而然的生出一敬畏感激之情，伸過杖去，先解開了她身上被封的重穴，然後俯身去看段譽的頭頸，見他頸中有條極細的金鏈，拉出金鏈，果見鏈端懸著一塊長方的小金牌，一面刻著「長命百歲」四字，翻將過來，只見刻著一行小字：「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

　　段延慶看到「保定二年」這幾個字，心中一凜：「保定二年？我就在這一年間的二月間被人圍攻，身受重傷，來到天龍寺外。啊喲，他……他是十一月的生日，剛剛相距十個月，難道十月懷胎，他……他……他竟然便是我的兒子？」

　　他臉上受過幾處沉重刀傷，筋絡已斷，種種驚駭詫異之情，均無所現，但一瞬之間竟變得無半分血色，心中說不出的激動，回頭去看段夫人時，只見她緩緩點了點間，低聲說道：「冤孽，冤孽！」

　　段延慶一生從未有過男女之情，室家之樂，驀地裡竟知道世上有一個自己的親生兒子，喜悅滿懷，實是難以形容，只覺世上什麼名利尊榮，帝王基地，都萬萬不及有一個兒子的尊貴，當真是驚喜交集，只想大叫大跳一番，噹的一聲，手中鋼杖掉在地下。

　　跟著腦海中覺得一陣暈眩，左手無力，又是噹的一響，左手鋼杖也掉在地下，胸中有一個極響亮的聲音要叫了出來：「我有一個兒子！」一敝眼見到段正淳，只見他臉現迷惘之色，顯然對他夫人這幾句話全然不解。

　　段延慶瞧瞧段正淳，又瞧瞧段譽，但見一個臉方，一個臉尖，相貌全然不像，而段譽俊秀的形貌，和自己年輕之時倒有七八分相似，心下更無半分懷疑，只覺說不出的驕傲：「你就算做了大理國皇帝而我做不成，那又有什麼希罕？我有兒子，你卻沒有。」這時候腦海中又是一暈，眼前微微一黑，心道：「我實是歡喜得過了份。」

　　忽聽得咕咚一聲，一個人倒在門邊，正是雲中鶴。段延慶吃了一驚，暗叫道：「不好！」左掌凌空一抓，欲運虛勁將鋼杖拿回手中，不料一抓之下，內力運發不出，地下的鋼杖絲毫不動。段延慶吃驚更甚，當下不動聲色，右掌又是運勁一抓，那鋼杖仍是不動，一提氣時，內息也已提不上來，知道在不知不覺之中，已中了旁人的道兒。

　　只聽得慕容復說道：「段殿下，那邊室中，還有一個你急欲一見之人，便請移駕過去一觀。」段延慶道：「卻是誰人？慕容公子不妨帶他出來。」慕容復道：「他無法行走，還得請殿下勞步。」

　　聽了這幾句話後，段延慶心下已然雪亮，暗中使了迷藥的自是慕容復無疑，他忌憚自己武功厲害，生怕藥力不足，不敢貿然破臉，要自己走動一下，且看勁力是否尚存，自忖進屋後時刻留神，既沒吃過他一口茶水，亦未聞到任何特異氣息，怎會中他毒計？尋思：「定是我聽了段夫人的話後，喜極忘形，沒再提防週遭的異動，以至被他做下了手腳。」淡淡的道：「慕容公子，我大理段氏不善用毒，你該當用『一陽指』對付我才是。」

　　慕容復微笑道：「段殿下一代英傑，豈同泛泛之輩？在下這『悲酥清風』當年乃是取之西夏，只是略加添補，使之少了一種刺目流淚的氣息。段殿下曾隸籍西夏一品堂麾下，在下以『悲酥清風』相饗，卻也不失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家風。」

　　段延慶暗暗吃驚，那一年西夏一品堂高手以「悲酥清風」迷倒丐幫幫眾無數，盡數將之擒去，後來西夏武士連同赫連鐵樹將軍、南海鱷神、雲中鶴等反中此毒，為丐幫所擒，幸得自己奪到解藥，救出眾人。當時牆壁之上，確然題有『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字樣，書明施毒者是姑蘇慕容，慕容復手下自然有此毒藥，事隔多日，早已不放在心上。他心下自責忒也粗心大意，當下閉目不語，暗暗運息，想將毒氣逼出體外。

　　慕容復笑道：「要解這『悲酥清風』之毒，運功凝氣都是無用……」一句話未說完，王夫人喝道：「你怎麼把舅母也毒倒了，快取解藥來。」慕容復道：「舅媽，甥兒得罪，不停自當首先給舅媽解毒。」王夫人怒道：「什麼少停不少停的？快，快拿解藥來。」慕容復道：「真是對不住舅媽了，解藥不在甥兒身邊。」

　　段夫人刀白鳳被點中的重穴原已解開，但不旋踵間又給「悲酥清風」迷倒。廳堂上諸人之中，只有慕容復事先聞了解藥，段譽百毒不侵，這才沒有中毒。

　　但段譽卻也正在大受煎熬，心中說不出的痛苦難當。他聽王夫人說道：「都是你這沒良心的薄倖漢子，害了我不算，還害了你的親生女兒。語嫣……語嫣……她……她……可是你的親生骨肉。」那時他胸口氣息一塞，險些便暈了過去。當他在鄰室聽到王夫人和慕容復說話，提到她和他父親之間的私情時，他內心便已隱隱不安，極怕王語嫣又和木婉清一般，竟然又是自己妹子。待得王夫人親口當眾說出，哪裡還容他有懷疑的餘地？剎那間只覺得天旋地轉，若不是手足被縛，口中塞物，便要亂衝亂撞，大叫大嚷。他心中悲苦，只覺一團氣塞在胸間，已無法沖轉，手足冰冷，漸漸僵硬，心下大驚：「啊喲，這多半便是伯父所說的走火入魔，內功越是深厚，來勢越凶險。我……我怎會走火入魔？」

　　只覺冰冷之氣，片刻間便及於手肘膝彎，段譽先是心中害怕，但隨即轉念：「語嫣既是我同父妹子，我這場相思，到頭來終究歸於泡影，我活在世上又有什麼滋味？還不如走火入魔，隨即化身為塵為灰，無知無識，也免了終身的無盡煩惱。」

　　段延慶連運三次內息，非但全無效應，反而胸口更增煩惡，當即不言不動，閉目而坐。

　　慕容復道：「段殿下，在下雖將你迷倒，卻絕無害你之意，只須殿下答允我一件事，在下不但雙手奉上解藥，還向殿下磕頭陪罪。」說得甚是謙恭。

　　段延慶冷冷一笑，說道：「姓段的活了這麼一大把的年紀，大風大浪經過無數，豈能在人家挾制要脅之下，答允什麼事。」

　　慕容復道：「在下如何敢對殿下挾制要脅？這裡眾人在此都可作為見證，在下先向殿下陪罪，再恭恭敬敬地向殿下求懇一事。」說著雙膝一曲，便即跪倒，咚咚咚咚，磕了四個響頭，意態甚是恭順。

　　眾人見慕容復突然行此大禮，無不大為詫異。他此刻控縱全局，人人的生死都操於他一人之手，就算他講江湖義氣，對段延慶這位前輩高手不肯失了禮數，那麼深深一揖，也已足夠，卻又何以卑躬屈膝的向他磕頭。

　　段延慶也是大惑不解，但見他對自己這般恭敬，心中的氣惱也不由得消了幾分，說道：「常言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公子行禮大禮，在下甚不敢當，卻不知公子有何吩咐。」言語之中，也客氣起來。

　　慕容復道：「在下的心願，殿下早已知曉。但想興復大燕，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今日我先扶保殿下登了大理國的皇位，殿下並無子息，懇請殿下收我為義子。我二人同心共濟，以成大事，豈不兩全其美？」

　　段延慶聽他說到「殿下並無子息」這六個字時，情不自禁的向段夫人瞧去，四目交投，剎那間交談了千言萬語。段延慶嘿嘿一笑，並不置答，心想：「這句話若在片刻之前說來，確也兩全其美。可是此刻我已知自己有子，怎能再將皇位傳之於你？」

　　只聽慕容復又道：「大宋江山，得自後周柴氏。當年周太祖郭威無後，以柴榮為子。柴世宗雄才大略，整軍經武，才後周大樹聲威。郭氏血食，多延年月，後世傳為美談。事例不遠，願殿下垂鑒。」段延慶道：「你當真要我將你收為義子？」慕容復道：「正是。」

　　段延慶心道：「此刻我身中毒藥，唯有勉強答允，毒性一解，立時便將他殺了。」便淡淡的：「如此你卻須改性為段了？你做了大理國的皇帝，興復燕國的念頭更須收起。慕容氏從此無後。你可都做得到麼？」他明知慕容氏定然另有打算，只要他做了大理國君，數年間以親信遍佈要津，大誅異己和段氏忠臣後，便會複姓「慕容」，甚至將大理國的國號改為「大燕」，亦不足為奇。此刻所以要連問他三件為難之事，那是以進為退，令他深信不疑，如答允得太過爽快，便顯得其意不誠、存心不良了。

　　慕容復沉吟片刻，躊躇：「這個……」其實他早已想到日後做了大理皇帝的種種措施，與段延慶的猜測不遠，他也想到倘若答允得太過爽快，便顯得其意不誠、存心不良，是以沉吟半晌，才道：「在下雖非忘本不孝之人，但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既拜殿下為父，自當忠於段氏，一心不二。」

　　段延慶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老夫浪蕩江湖，無妻無子，不料竟於晚年得一佳兒，大慰平生。你這孩兒年少英俊，我當真老懷大暢。我一生最喜歡之事，無過於此。觀世音菩薩在上，弟子感激涕零，縱然粉身碎骨，亦不足以報答你白衣觀世間菩薩的恩德於萬一。」心中激動，兩行淚水從頰上流下，低下頭來，雙手合什，正好對著段夫人。

　　段夫人極緩極緩的點頭，目光始終瞧著躺在地下的兒子。

　　段延慶這幾句話，說的乃是他真正的兒子段譽，除了段夫人之外，誰也不明他的言外之意，都道他已答允慕容復，收他為義子，將來傳位於他，而他言辭中的真摯誠懇，確是無人能有絲毫懷疑，「天下第一大惡人」居然能當眾流淚，那更是從所未聞之事。

　　慕容復喜道：「殿下是武林中的前輩英俠，自必一言九鼎，決無反悔。義父在上，孩兒磕頭。」雙膝一屈，又跪了下去。

　　忽聽得門外有人大聲說道：「非也，非也！此舉萬萬不可！」門帷一掀，一人大踏步走進屋來，正是包不同。

　　慕容復當即站起，臉色微變，轉過頭來，說道：「包三哥有何話說？」

　　包不同道：「公子爺是大燕國慕容氏堂堂皇裔，豈可改姓段氏？興復燕國的大業雖然艱難萬分，但咱們鞠躬盡瘁，竭力以赴。能成大事固然最好，若不成功，終究是世上堂堂正正的好漢子。公子爺要是拜這個人像不人、鬼不像鬼的傢伙做義父，就算將來做得成皇帝，也不光采，何況一個姓慕容的要去當大理皇帝，當真是難上加難。」

　　慕容復聽他言語無禮，心下大怒，但包不同是他親信心腹，用人之際，不願直言斥責，淡淡的道：「包三哥，有許多事情，你一時未能明白，以後我自當慢慢分說。」

　　包不同搖頭：「非也，非也！公子爺，包不同雖蠢，你的用意卻能猜到一二。你只不過想學韓信，暫忍一時胯下之辱，以備他日的飛黃騰達。你是想今日改姓段氏，日後掌到大權，再複姓慕容，甚至於將大理國的國號改為大燕；又或是發兵征宋伐遼，恢復大燕的舊疆故土。公子爺，你用心雖善，可是這麼一來，卻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徒，不免於心有愧，為舉世所不齒。我說這皇帝嘛，不做也罷。」

　　慕容復心下怒極，大聲道：「包三哥言重了，我又如何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了？」

　　包不同道：「你投靠大理，日後再行反叛，那是不忠；你拜段延慶為父，孝於段氏，於慕容氏為不孝，孝於慕容，於段氏為不孝；你日後殘殺大理群臣，是為不仁，你……」

　　一句話尚未完，突然間波的一聲響，他背心正中已重重的中了一掌，只聽得慕容復冷冷的：「我賣友求榮，是為不義。」他這一掌使足陰柔內勁，打在包不同靈台、至陽兩處大穴之上，正是致命的掌力。包不同萬沒想到這個自己從小扶持長大的公子爺竟會忽施毒手，哇的一口鮮血噴出，倒地而死。

　　當包不同頂撞慕容復之時，鄧百川、公冶干、風波惡三人站在門口傾聽，均覺包不同的言語雖略嫌過份，道理卻是甚正，忽見慕容復掌擊包不同，三人大吃一驚，一齊衝進。

　　風波惡抱住包不同身子，叫道：「三哥，三哥，你怎麼了？」只見包不同兩行清淚，從頰邊流將下來，一探他的鼻息，卻已停了呼吸，知他臨死之時，傷心已達到極點。風波惡大聲道：「三哥，你雖沒有了氣息，想必仍要問一問公子爺：『為什麼下毒手殺我？』」說著轉過頭來，凝視慕容復，眼光中充滿了敵意。

　　鄧百川朗聲道：「公子爺，包三弟說話向喜頂撞別人，你從小便知。縱是他對公子爺言語無禮，失了上下之份，公子略加責備，也就是了，何以竟致取他性命？」

　　其實慕容復所惱恨者，倒不是包不同對他言語無禮，而是恨他直言無忌，竟然將自己心中的圖謀說了出來。這麼一來，段延慶多半便不肯收自己為義子，不肯傳位，就算立了自己為皇太子，也必佈置部署，令自己興復大燕的圖謀難以得逞，情急之下，不得不下毒手，否則那頂唾手可得的皇冠，又要隨風而去了。他聽了風鄧二人的說話，心想：「今日之事，勢在兩難，只能得罪風鄧兩人，不能令延慶太子心頭起疑。」便道：「包不同對我言語無禮，那有什麼干係？他跟隨我多年，豈能為了幾句頂撞我的言語，便卻傷他性命？可是我一片赤誠，拜段殿下為父，他卻來挑撥離間我父子的情誼，這如何容得？」

　　風波惡大聲道：「在公子爺心中，十餘年來跟著你出死入生的包不同，便萬萬及不上一個段延慶了？」慕容復道：「風四哥不必生氣。我改投大理段氏，卻是全心全意，決無半分他念。包三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這才不得不下重手。」公冶干冷冷的道：「公子爺心意已決，再難挽回了？」慕容復道：「不錯。」

　　鄧百川、公冶干、風波惡三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念相通，一齊點了點頭。

　　鄧百川朗聲道：「公子爺，我兄弟四人雖非結義兄弟，卻是誓同生死，情若骨肉，公子爺是素來知道的。」慕容復長眉一挑，森然：「鄧大哥要為包三哥報仇麼？三位便是齊上，慕容復何懼？」鄧百川長歎一聲，說道：「我們向來是慕容氏的家臣，如何敢冒犯公子爺？古人言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們三人是不能再伺候公子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但願公子爺好自為之。」

　　慕容複眼見三人便要離己而去，心想此後得到大理，再無一名心腹，行事大大不方便，非挽留不可，便道：「鄧大哥，公冶二哥，風四哥，你們深知我的為人，並不疑我將來會背判段氏，我對你們三人實無絲毫介蒂，卻又何必分手？當年家父待三位不錯，三位亦曾答允家父，盡心竭力的輔我，這麼撒手一去，豈不是違背了三位昔日的諾言麼？」

　　鄧百川面色鐵青，說道：「公子不提老先生的名字，倒也罷了；提起老先生來，這等認他人為父、改姓叛國的行徑，又如何對得住老先生？我們確曾向老先生立誓，此生決意盡心竭力，輔佐公子興復大燕、光大慕容氏之名，卻決不是輔佐公子去興旺大理、光大段氏的名頭。」這番話只說得慕容復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無言可答。

　　鄧百川、公冶干、風波惡三人同時一揖到地，說道：「拜別公子！」風波惡將包不同的屍身抗在在肩上。三人出門大步而去，再不回頭。

　　慕容復乾笑數聲，向段延慶道：「義務明鑒，這四人是孩兒的家臣，隨我多年，但孩兒為了忠於大理段氏，不惜親手殺其一人，逐其三人。孩兒孤身而入大理，足見忠心不二，絕無異志。」

　　段延慶點頭道：「好，好！甚妙。」

　　慕容復道：「孩兒這就替義父解毒。」伸手入懷，取上個小瓷瓶出來，正要遞將出去，心中一動：「我將他身上『悲酥清風』之毒一解，從此再也不能要脅於他了。今後只有多向他討好，不能跟他勾心鬥角。他最恨的是段譽那小子，我便交將這小子先行殺了。當下刷的一聲，長劍出鞘，說道：「義父，孩子第一件功勞，便是將段譽這小子先行殺了，以絕段正淳的後嗣，教他非將皇位傳於義父不可。」

　　段譽心想：「語嫣又變成了我的妹子，我早就不想活了，你一劍將我殺死，那是再好也沒有。」一來只求速死，二來內息岔了，便欲抗拒，也是無力，只有引頸就戮。

　　段正淳等見段譽提劍轉向段譽，盡皆失色。段夫人「啊」的一聲慘呼。

　　段延慶道：「孩兒，你孝心殊為可嘉，但這小子太過可惡，多次得罪為父。他伯父、父親奪我皇位，害得我全身殘廢，形體不完，為父親要親手殺了這小賊，方洩我心頭之恨。」

　　慕容復道：「是。」轉身要將長劍遞給段延慶，說道：「啊喲，孩兒糊塗了，該當先替義父解毒才是。」當即還劍入鞘，又取出那個小瓷瓶來，一瞥之下，卻見段延慶眼中微孕得意之色，似在向旁人一人使眼色。慕容復順著他眼光瞧去，只見段夫人微微點頭，臉上流露出感激和喜悅的神情。

　　慕容復一見之下，疑心登起，但他做夢也想不到段譽乃段延慶與段夫人所生，段延慶寧可捨卻自己性命，也不肯讓旁人傷及他這個寶貝兒子，至於皇位什麼了，更是身外之物。慕容復首先想到的是：「莫非段延慶和段正淳暗中有什勾結？他們究竟是大理段氏一家，又是堂兄弟，常言道疏不言親，段家兄弟怎能把我這素無瓜葛的外人放在心上？」跟著又想：「為今之計，唯有替延延慶立下幾件大功，以堅其信。」當下轉頭向段正淳道：「鎮南王，你回到大理之後，有多久可接任皇位，做了皇帝之後，又隔多久再傳位於我義父？」

　　段正淳十分鄙薄其為人，冷冷的道：「我皇兄內功深湛，精力充沛，少說也要做三十年皇帝。他傳位給我之後，我總得好好的幹一下，為民造福，少說也得做他三十年。六十年之後，我兒段譽也八十歲了，就算他只做二十年皇帝，那是在八十年之後……」

　　慕容復斥道：「胡說八道，哪能等得這麼久？限你一個月內登基為君，再過一個月，便禪位於延慶太子。」

　　段正淳於眼前情勢早已十分明白，段延慶與慕容復想把自己當做踏上大理皇位的階梯，只有自己將皇位傳了給段延慶之後，他們才會殺害自己，此刻卻碰也不敢碰，若有敵人前來加害自己，他們還會極力保護，保段譽卻危險之極。他哈哈一笑，說道：「我的皇位只能傳給我兒段譽，要我提早傳位，倒是不妨，但要傳給旁人，卻是萬萬不能。」

　　慕容復怒道：「好吧，我先將段譽這小子一劍殺了，你傳位給他的鬼魂吧！」說著刷的一聲，又將長劍抽了出來。

　　段正淳哈哈大笑，說道：「你當我段正淳是什麼人？你殺了我兒子，難道我還甘心受你擺佈？你要殺儘管殺，不妨將我們一夥人一起都殺了。」

　　慕容復一時躊躇難決，此刻要殺段譽，原只一舉手之勞，但怕段正淳為了殺子之恨，當真豁出了性命不要，那時連段延慶的皇帝也做不成了。段延慶做不成皇帝，自己當然更與大理國的皇位沾不上半點邊。他手提長劍，劍鋒上青光幽幽，只映得他雪白的臉龐泛一片慘綠之色，側頭向段延慶望去，要聽他示下。

　　段延慶道：「這人性子倔強，倘若他就此自盡，咱們的大計便歸泡影。好吧，段譽這小子暫且不殺，既在咱們父子的掌中，便不怕他飛上天去。你將解藥給我再說。」

　　慕容復道：「是！」但思：「延慶太子適才向段夫人使這眼色，到底是什麼用意？這個疑團不解，便不該貿然給他解藥。可是若再拖延，定然惹他大大生氣，那便如何是好？」

　　恰好這時王夫人叫了起來：「慕容復，你說第一個給舅媽解毒，怎麼新拜了個爹爹，便一心一意的去討好這醜八怪？可莫怪我把好聽的話罵出來，他人不像人……」

　　慕容復一聽，正中下懷，向段延慶陪笑道：「義父，我舅母性子剛強，要是言語中得罪了你老人家，還請擔代一二。免得她又再出言不遜，孩兒這就先給舅母解毒，然後立即給義父化解。」說著便將瓷瓶遞到王夫人鼻端。

　　王夫人只聞到一股惡臭，衝鼻欲嘔，正欲喝罵，卻覺四肢勁力漸復，當下眼光不住在段正淳、段夫人、以及秦阮甘三女臉上轉來轉去，突然間醋意不可抑制，大聲道：「復兒，快把這四個賊女人都給我殺了。」

　　慕容復心念一動：「舅母曾說，段正淳性子剛強，決不屈服於威脅之下，但對他的妻子、情婦，卻瞧得比自己性命還重。我何不便以此要脅？」當即提劍走到阮星竹身前，轉頭向段正淳道：「鎮南王，我舅母叫我殺了她，你意下如何？」

　　段正淳心中萬分焦急，卻實是無計可施，只得向王夫人道：「阿蘿，以後你要我如何，我便即如何，一切聽你吩咐便了。難道你我之間，定要結下終身不解的仇怨？你叫人殺了我的女人，難道我以後還有好心對你？」

　　王夫人雖然醋心甚重，但想段正淳的話倒也不錯，過去十多年來於他的負心薄倖，恨之入骨，以致見到了大理人或是姓段之人都要殺之而後快，但此刻一見到了他面，重修舊好之心便與時俱增，說道：「好甥兒，且慢動手，待我想一想再說。」

　　慕容復道：「鎮南王，只須你答允傳位於延慶太子，你所有的正妃側妃，我一概替你保全，決不讓人傷害她們一根寒毛。」段正淳嘿嘿冷笑，不予理睬。

　　慕容復尋思：「此人風流之名，天下知聞，顯然是個不愛江山愛美人之徒。要他答允傳位也只有從他的女人身上著手。」提起長劍，劍尖指著阮星竹的胸口，說道：「鎮南王，咱們男子漢大丈夫，行事一言而決。只消你點頭答允，我立時替大夥兒解開迷藥，在下設宴陪罪，化敵為友，豈非大大的美事？倘若你真的不允，我這一劍只好刺下去了。」

　　段正淳向阮星竹望去，只見她那雙嫵媚靈動的妙目中流露出恐懼之色，心下甚是憐惜，但想：「我答允一句本來也不打緊，大理皇位，又怎及得上竹妹？但這奸賊為了討好延慶太子，立時便會將我譽兒殺了。」他不忍再看，側過頭去。

　　慕容復叫道：「我數一、二、三，你再不點頭，莫怪慕容復手下無情。」拖長了聲音叫道：「一——二——」段正淳回過頭來，向阮星竹望去，臉上萬般柔情，卻實是無可奈何。慕容復叫道：「三——，鎮南王，你當真不答允？」段正淳心中，只是想著當年和阮星竹初會時的旖旎情景，突聽「啊」的一聲慘呼，慕容復的長劍已刺入了她胸中。

　　王夫人見段正淳臉上肌肉扭動，似是身受劇痛，顯然這一劍比刺入他自己的身體還更難過，叫道：「快，快救活她，我又沒叫你真的殺她，只不過要嚇嚇這沒良心的傢伙而已。」

　　慕容復搖搖頭，心想：「反正是已結下深仇，多殺一人，少殺一人，又有什麼分別？」劍尖指住秦紅棉胸口，喝道：「鎮南王，枉為江湖上說你多情多義，你卻不肯說一句話來救你情人的性命！一、二、三！這「三」字一出口，嗤的一聲，又將秦紅棉殺了。

　　這時甘寶寶已嚇得面無人色，但強自鎮定，朗聲道：「你要殺便殺，可不能要脅鎮南王什麼。我是鍾萬仇的妻子，跟鎮南王又能什麼干係？沒的玷辱了我萬仇谷鍾家的聲名。」

　　慕容復冷笑一聲，說道：「誰不知段正淳兼收並蓄，是閨女也好，孀婦也好，有夫之婦也好，一般的來者不拒。」幾聲喝問，又將甘寶寶殺了。

　　王夫人心中暗暗叫苦，她平素雖然殺人不眨眼，但見慕容復在頃刻之間，連殺段正淳的三個情人，不由得一顆心突突亂跳，哪裡還敢和段正淳的目光相觸，實想像不出此刻他臉色已是何等模樣。

　　卻聽得段正淳柔聲道：「阿蘿，你跟我相好一場，畢竟還是不明白我的心思。天下這許多女人之中，我便只愛你一個，我雖拈花惹草，都只逢場做戲而已，那些女子又怎真的放在我心上？你外甥殺了我三個相好，那有什麼打緊，只須他不來傷你，我便放心了。」他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溫柔，但王夫人聽在耳裡，卻是害怕無比，知道段正淳恨極了她，要挑撥慕容復來殺她，叫道：「好甥兒，你可莫信他的話。」

　　慕容復將信將疑，長劍劍尖卻自然而然的指向王夫人胸口，劍尖上鮮血一滴滴的落上她衣襟下擺。

　　王夫人素知這外甥心狠手辣，為了遂其登基為君的大願，哪裡顧得什麼舅母不舅母？只要段正淳繼續故意顯得對自己十分愛惜，那麼慕容復定然會以自己的性命相脅，不禁顫聲道：「段郎，段郎！難道你真的恨我入骨，想害死我嗎？」

　　段正淳見到她目中懼色、臉上戚容，想到昔年和她一番的恩情，登時心腸軟了，破口罵道：「你這賊虔婆，豬油蒙了心，卻去喝那陳年舊醋害得我三個心愛的女人都死於非命，我手足若得了自由，非將你千萬萬剮不可。慕容復，快一劍刺過去了啊，為什麼不將這臭婆娘殺了？」他知道罵得越厲害，慕容復越是不會殺他舅母。

　　王夫人心中明白，段正淳先前假意對自己傾心相愛，是要引慕容得來殺了自己，為阮星竹、秦紅棉、甘寶寶三人報仇，現下改口斥罵，已是原怒了自己。可是她十餘年來對段正淳朝思暮想，突然與情郎重會，心神早已大亂，眼見三個女子屍橫就地，一柄血淋淋的長劍對著自己胸口，突然間胸中一片茫然。但聽得段正淳破口斥罵，什麼「賊虔婆」、「臭婆娘」都罵了出來，比之往日的山盟海誓，輕憐密愛，實是霄壤之別，忍不住珠淚滾滾而下，說道：「段郎，你從前對我說過什麼話，莫非都忘記了？你怎麼半點也不將我放在心上了？段郎，我可仍是一片癡心對你。咱倆分別了這許多年，好容易盼得重見。你……你怎麼一句好話也不對我說？我給你生的女兒語嫣，你見過她沒有？你喜歡不喜歡她？」

　　段正淳暗暗吃驚：「阿蘿這可有點神智不清啦，我倘若吐露了半點重念舊情的言語，你還有性命麼？」當即厲聲喝道：「你害死了我三個心愛的女子，我恨你入骨。十幾年前，咱們早就已一刀兩斷，情斷意絕，現下我更恨不得重重喝你幾腳，方消心頭之氣。」

　　王夫人泣道：「段郎，段郎！」突然向前一撲，往身前的劍尖撞了過去。

　　慕容復一時拿不定主意，想將長劍撤回，又不想撤，微一遲疑間，長劍已刺入王夫人胸膛。慕容復縮手拔劍，鮮血從王夫人胸口直噴出來。

　　王夫人顫聲道：「段郎，你真的這般恨我麼？」

　　段正淳眼見這劍深中要害，她再難活命，忍不住兩道眼淚流下面頰，哽咽道：「阿蘿，我這般罵你，是為了想救你性命。今日重會，我真是說不出的歡喜。我怎會恨你？我對你的心意，永如當年送你一朵曼陀花之日。」

　　王夫人嘴角邊露出微笑，低聲道：「那就好了，我原……原知在你心中，永遠有我這個人，永遠撇不下我。我也是一樣，永遠撇下不你……你曾答允我，咱倆將來要到大理無量山中，我小時候跟媽媽一起住過的山洞裡去，你和我從此在洞裡雙宿雙飛，再也不出來。你還記得嗎？」段正淳道：「阿蘿，我自然記得，咱們明兒就去，去瞧瞧你媽媽的玉像。」王夫人滿臉喜色，低聲道：「那……那真好……那塊石壁上，有一把寶劍的影子，紅紅綠綠的，真好看，你瞧，你瞧，你見到嗎……」聲音漸說漸低，頭一側，就此死去。

　　慕容復冷冷的道：「鎮南王，你心愛的女子，一個個都為你而死，難道最後連你的原配王妃，你也要死麼？」說著將劍尖慢慢指向段夫人胸口。

　　段譽躺在地下，耳聽阮星竹、秦紅棉、甘寶寶、王夫人一個個命喪慕容復劍底，王夫人說到無量山石洞、玉像、石壁劍影什麼的，雖然聽在耳裡，全沒餘暇去細想，只聽段譽又以母親的性命威脅父親，教他如何不心急如焚？忍不住大叫：「不可傷我媽媽！不可傷我媽媽！」但他口中塞了麻核，半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只有出力掙扎，但全身內息壅塞，連分毫位置也無法移動。

　　只聽得慕容復厲聲道：「鎮南王，我再數一、二、三，你如仍然不允將皇位傳給延慶太子，你的王妃可就給你害死了。」段譽大叫：「休得傷我媽媽！」隱隱又聽得段延慶道：「且慢動手，此事須得從長計議。」慕容復道：「義父，此事干係重大，鎮南王如不允傳位於你，咱們全盤大計，盡數落空。一——」

　　段正淳道：「你要我答允，須得依我一件事。」慕容復道：「答允便答允，不答允便不答允，我可不中你緩兵之計，二——，怎麼樣？」段正淳長歎一聲，說道：「我一生作孽多端，大夥兒死在一起，倒也是死得其所。」慕容復道：「那你是不答允了？三——」

　　慕容復這「三」字一出口，只見段正淳轉過了頭，不加理睬，正要挺劍向段夫人胸口刺去，只聽得段延慶喝道：「且慢！」

　　慕容復微一遲疑，轉頭向段延慶瞧去，突然見段譽從地下彈了起來，舉頭向自己小腹撞來。慕容復側身避開，驚詫義集：「這小子既受『醉人蜂』之刺，又受『悲酥清風』之毒，雙重迷毒之下，怎地會跳將起來？」

　　原來段譽初時想到王語嫣又是自己的妹子，心中愁苦，內息岔了經脈，待得聽到慕容復要殺他母親，登時將王語嫣之事拋在一旁，也不去念及自己是否走火入魔，內息便自然而然的歸入正道。凡人修習內功，乃是心中存想，令內息循著經脈巡行，走火入魔之後，拚命想將入了岐路的內路拉回，心念所注，自不免始終是岔路上的經脈，越是焦急，內息在岐路中走得越遠。待得他心中所關注的只是母親的安危，內息不受意念干擾，立時便循著人身原來的途徑運行。他聽到慕容復呼出「三」字，早忘了自身是在捆縛之中，急躍而起，循聲向段譽撞去，居然身子得能活動。段譽一撞不中，肩頭重重撞上桌緣，雙手使力一錚，捆縛在手上的牛筋立時崩斷。

　　他雙手脫縛，只聽慕容復罵道：「好小子！」當即一指點出，使出六脈神劍中的「商陽劍」，向慕容復刺去。慕容復側身避開，還劍刺去。段譽眼上蓋了黑布，口中塞了麻核，說不出話倒也罷了，卻瞧不見慕容復身在何處，忙亂之中，也想不起伸手撕去眼上黑布，雙手亂揮亂舞，生恐迫近去危害母親。

　　慕容復心想：「此人脫縛，非同小可，須得乘他雙眼未能見物之前殺了他。」當即一招「大江東去」，長劍平平向段譽胸口刺去。

　　段譽雙手正自亂刺亂指，待聽得金刃破風之聲，急忙閃避，撲的一聲，長劍劍尖已刺入他肩頭。段譽吃痛，縱身躍起，他在枯井中又吸取了鳩摩智的深厚內力，輕輕一縱，便高達丈許，砰的一聲，腦袋重重在屋樑一撞，他身在半空，尋思：「我眼睛不能見物，只有他能殺我，我卻不能殺他，那便如何是好？他殺了我不打緊，我可不能相救媽媽和爹爹了。」雙腳用力一錚，拍的一聲響，捆在足踝上的牛筋也即寸斷。

　　段譽心中一喜：「妙極！那日在磨坊之中，他假扮西夏國的什麼李將軍，我用『凌波微步』閃避，他就沒能殺到我。」左足一著地，便即斜跨半步，身子微側，已避過慕容復刺來的一劍，其間相去只是數寸。段譽、段正淳、段王妃三人但見青光閃閃的長劍劍鋒在他肚子外平平掠過，凶險無比，盡皆嚇得呆了，又見他這一避身法的巧妙實是難以形容。這也真是湊巧，況若他眼能見物，不使「凌波微步」，以他一竅不通的武功，絕難避過慕容復如此凌厲毒辣的一劍。

　　慕容復一劍快似一劍，卻始終刺不到段譽身上，他既感焦躁，復又羞慚，見段譽台終不將眼上所蒙的黑布取下，不知段譽情急之下心中糊塗，還道他是有意賣弄，不將自己放在眼內，心想：「我連一個包住了眼睛的瞎子也打不過，還有什麼顏面偷生於人世之間？」他雙眼如要冒將出火來，青光閃閃，一柄長劍使得猶似一個大青球，在廳堂上滾來滾去，霎時間將段譽裹在劍圈之中，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殺著。

　　段延慶、段正淳、段夫人、范驊、華赫艮、崔百泉等人為劍氣所逼，只覺寒氣襲人，頭上臉上毛髮簌簌而落，衣袖衣襟也紛紛化為碎片。

　　段譽在劍圈中左上右落，衣歪西斜，卻如庭院閒步一般，慕容復鋒利的長劍竟連衣帶也沒削下他一片。可是段譽步履雖舒，心中卻是十分焦急：「我只守不攻，眼睛又瞧一見，倘若他一劍向我媽媽爹爹刺去，那便如何是好？」

　　慕容復情知只有段譽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倒不在乎是否能殺得了段夫人，眼見百餘劍刺出，始終無法傷到對方，心想：「這小子善於『暗器聽風』之術，聽聲閃避，我改使『柳絮劍法』，輕飄飄的沒有聲響，諒來這小子便避不了。」陡地劍法一變，一劍緩緩刺出。殊不知段譽這「凌波微步」乃是自己走自己的，渾不理會敵手如何出招，對方劍招聲帶隆隆風雷也好，悄沒聲息也好，於他全不相干。

　　以段延慶這般高明的見識，本可看破其中訣竅，但關心則亂，見慕容復劍招拖緩，隱去了兵刃上的刺風之聲，心下吃了一驚，嘶啞著噪子道：「孩兒，你快快將段譽這小子殺了。若是他將眼上的黑布拉去，只怕你我都要死在他的手下。」

　　慕容復一怔，心道：「你好糊塗，這是提醒他麼？」

　　果然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段譽一呆之下，隨即伸手扯開眼上黑布，突然間眼前一亮，耀眼生花，一柄冷森森的長劍刺向自己面門。他既不會武功，更乏應變之能，一驚之下，登時亂了腳步，嗤的一聲響，左腿中劍，摔倒在地。

　　慕容復大喜，挺劍刺落。段譽側臥於地，還了一劍「少澤劍」。段譽忙後躍避開。段譽腿上雖鮮血泉湧，六脈神劍卻使得氣勢縱橫，頃刻間慕容復左支右絀，狼狽萬狀。

　　當日在少室山上，慕容復便已不是段譽敵手，此時段譽得了鳩摩智的深厚內功，六脈神劍使將出來更加威力難當。數招之間，使聽得錚的一聲輕響，慕容復長劍脫手，那劍直飛上去，插入屋樑。跟著波的一聲，慕容復肩頭為劍氣所傷，他知道再逗留片刻，立將為段譽所殺，大叫一聲，從窗子中跳了出去，飛奔而逃。

　　段譽扶著椅子站了起來，叫道：「媽，爹爹，沒受傷吧？」段夫人道：「快撕下衣襟，裹住傷口。」段譽道：「不要緊。」從王夫人屍體的手中取過小瓷瓶，先給父親與母親聞了，解開迷毒。又依父親指點，以內力解開父母身上被封的重穴。段夫人當即替段譽包紮傷口。

　　段正淳縱起身來，拔下了樑上的長劍，這劍鋒上沾染著阮星竹、秦紅棉、甘寶寶、王夫人四個女子鮮血，每一個都曾和他有過白頭之約，肌膚之親。段正淳雖然秉性風流，用情不專，但當和每一個女子熱戀之際，卻也是一片至誠，恨不得將自己的心掏出來，將肉割下來給了對方。眼看四個女子屍橫就地，王夫人的頭擱在秦紅棉的腿上，甘寶寶的身子橫架在阮星竹的小腹，四個女子生前個個曾為自己嘗盡相思之苦，心傷腸斷，歡少憂多，到頭來又為自己而死於非命。當阮星竹為慕容復所殺之時，段正淳已決心殉情，此刻更無他念，心想譽兒已長大成人，文武雙全，大理國不愁無英主明君，我更有什麼放不下心的？回頭向段夫人道：「夫人，我對你不起。在我心中，這些女子和你一樣，個個是我心肝寶貝，我愛她們是真，愛你也是一樣的真誠！」

　　段夫人叫道：「淳哥，你……你不可……」和身向他撲將過去。

　　段譽適才為了救母，一鼓氣地和慕容復相鬥，待得慕容復跳窗逃走，他驚魂略定，突然想起：「我剛剛走火入魔，怎麼忽然好了？」一凜之下，全身癱軟，慢慢地縮成一團，一時間再也站立不起來。

　　但聽得段夫人一聲慘呼，段正淳已將劍尖插入自己胸膛。段夫人忙伸手拔出長劍，左手按住他的傷口，哭道：「淳哥，淳哥，你便有一千個，一萬個女人，我也是一般愛你。我有時心中想不開，生你的氣，可是……那是從前的事了……那也正是為了愛你……」但段正淳這一劍對準了自己心臟刺入，劍到氣絕，已聽不見她的話了。

　　段夫人回過長劍，待要刺入自己胸膛，只聽得段譽叫道：「媽，媽！」一來劍刃太長，二來分了心，劍尖略偏，竟然刺入了小腹。

　　段譽見父親母親同時挺劍自盡，只嚇得魂飛天外，兩條腿猶似灌滿了醋，又酸又麻，再也無力行走，雙手著地，爬將過去，叫道：「媽媽，爹爹，你……你們……」段夫人道：「孩兒，爹和媽都去了，你……你好好照料自己……」段譽哭道：「媽，媽，你不能死，不能死，爹爹叱？他……他怎麼了？」伸手摟住了母親的頭頸，想要替她拔出長劍，深恐一拔之下反而害她死得快些，卻又不敢。段夫人道：「你要學你伯父，做一個好皇帝……」

　　忽聽得段延慶說道：「快拿解藥給我聞，我來救你母親。」段譽大怒，喝道：「都是你這奸賊，捉了我爹爹來，害得他死於非命。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霍的站起，搶起地下一根鋼杖，便要向段延慶間上劈落。段夫人尖聲叫道：「不可！」

　　段譽一怔，回頭道：「媽，這人是咱們大對頭，孩兒要為你和爹爹報仇。」段夫人仍是尖聲叫道：「不可！你……你不能犯這大罪！」段譽滿腹疑團，問道：「我……我不能……犯這大罪？」他咬一咬牙，喝道：「非殺了這奸賊不可。」又舉起了鋼仗。段夫人道：「你俯下頭來，我跟你說。」

　　段譽低頭將耳湊到她的唇邊，只聽得母親輕輕說道：「孩兒，這個段延慶，才是你真正的父親。你爹爹對不起我，我在惱怒之下，也做了一件對不起他的事。後來便生了你。你爹爹不知道，一直以為你是人的兒子，其實不是的。你爹爹並不是你真的爹爹，這個人才是，你千萬不能傷害他，否則……否則便是犯這殺父的大罪。我從來沒喜歡過這個人，但是……但是不能累你犯罪，害你將來死了之後，墮入阿鼻地獄，到不得西方極樂世界。我……我本來不想跟你說，以免壞了你爹爹的名頭，可是沒有法子，不得不說……」

　　在短短不到一個時辰之間，大出意料之外的事紛至沓來，正如霹靂般一個接著一個，只將段譽驚得目瞪口呆。他抱著母親的身子，叫道：「媽，媽，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段延慶道：「快給解藥，我好救你媽。」段譽眼見母親吐氣越來越是微弱，當下更無餘暇多想，拾起地下的小瓷瓶，去給段延慶解毒。

　　段延慶勁力一復，立即拾起鋼杖，嗤嗤嗤嗤數響，點了段夫人傷口處四周的穴道。段夫人搖了搖頭，道：「你不能再碰一碰我的身子。」對段譽道：「孩兒，我還有話跟你說。」段譽又俯身過去。

　　段夫人輕聲道：「我這個人和你爹爹雖是同姓同輩，卻算不得是什麼兄弟。你爹爹的那些女兒，什麼王姑娘哪、王姑娘哪、鍾姑娘哪，你愛哪一個便可娶哪個……他們大宋或許不行，什麼同姓不婚。咱們大理可不管這麼一套，只要不是親兄妹就是了。這許多姑娘，你便一起都娶了，那也好得很。你……你喜歡不喜歡？」

　　段譽淚水滾滾而下，哪裡還想得喜歡還是不喜歡。

　　段夫人歎了口氣，說道：「乖孩子，可惜我沒能親眼見到你身穿龍袍，坐在皇帝的寶座上，做一個乖乖的……乖乖的小皇帝，不過我知道，你一定會很乖的……」突然伸手在劍柄上一按，劍刃透體而過。

　　段譽大叫：「媽媽！」撲在她身上，但見母親緩緩閉上了眼睛，嘴角邊兀自帶著微笑。

　　段譽叫道：「媽媽！」突覺背上微微一麻，跟著腰間、腿上、肩膀幾處大穴都給人點中了。一個細細的聲音傳入耳中：「我是你的父親段延慶，為了顧全鎮南王的顏面，我此刻是以『傳音入密』之術與你說話。你母親的話，你都聽見了？」段夫人向兒子所說的最後兩段話，聲音雖輕，但其時段延慶身上迷毒已解，內勁恢復，已一一聽在耳中，知道段夫人已向兒子洩露了他出身的秘密。

　　段譽叫道：「我沒聽見，我沒聽見！我只要我自己的爹爹、媽媽。」他說我只要自己的「爹爹、媽媽」，其實便是承認已聽到了母親的話。

　　段延慶大怒，說道：「難道你不認我？」段譽叫道：「不認，不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段延慶低聲道：「此刻你性命在我手中，要殺你易如反掌。何況你確是我的兒子，你不認生身之父，豈非大大的不孝？」

　　段譽無言可答，明知母親說的話不假，但二十餘年來叫段正淳為爹爹，他對自己一直慈愛有加，怎忍去認一個毫不相干的人為父？何況父母之死，可說是為段延慶所害，要自己認仇為父，更是萬萬不可。他咬牙道：「你要殺便殺，我可永遠不會認你。」

　　段延慶又是氣惱，又是失望，心想：「我雖有兒子，但兒子不認我為父，怎如是沒有兒子。」霎時間凶性大發，提起鋼仗，便向段譽背上戳將下去，仗端剛要碰到他背心衣衫，不由得心中一軟，一聲長歎，心道：「我吃了一輩子苦，在這世上更無親人，好容易有了個兒子，怎麼又忍心親手將他殺了？他認我也罷，不認我也罷，終究是我的兒子。」轉念又想：「段正淳已死，我也已無法跟段正明再爭了。可是大理國的皇位，卻終於又回入我兒子的手中。我雖不做皇帝，卻也如做皇帝一般，一番心願總算是得償了。」

　　段譽叫道：「你不殺我，為什麼不快快下手？」

　　段延慶拍開了他被封的穴道，仍以「傳音入密」之術說道：「我不殺我自己的兒子！你既不認我，大可用六脈神劍來殺我，為段正淳和你母親報仇。」說著挺起了胸膛，靜候段譽下手。這時他心中又滿是自傷自憐之情，自從當年身受重傷，這心情便充滿胸臆，一直以多為惡行來加發洩，此刻但覺自己一生一無所成，索性死在自己兒子手下，倒也一了百了。

　　段譽伸左手拭了拭眼淚，心下一片茫然，想要以六脈神劍殺了眼前這個元兇巨惡，為父母報仇，但母親言之鑿鑿，說這個人竟是自己的生身父親，卻又如何能夠下手？

　　段延慶等了半晌，見段譽舉起了手又放下，放下了又舉起，始終打不定主意，森然道：「男子漢大丈夫，要出手便出手，又有何懼？」

　　段譽一咬牙，縮回了手，說道：「媽媽不會騙我，我不殺你。」

　　段延慶大喜，哈哈大笑，知道兒子終於是認了自己為父，不由得心花怒放，雙杖點地，飄然而去，對暈倒在地的雲中鶴竟不加一瞥。

　　段譽心中存著萬一之念，又去搭父親和母親的脈搏，探他二人的鼻息，終於知道確已沒有回生之望，撲倒在地，痛哭起來。

　　哭了良久，忽聽得身後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段公子節哀。我們救應來遲，當真是罪該萬死。」段譽轉過身來，只見門口站著七八個女子，為首兩個一般的相貌，認得是虛竹手下靈鷲宮四女中的兩個，卻不知她們是梅蘭竹菊中的哪兩姝。他臉上淚水縱橫，兀自嗚咽，哭道：「我爹爹、媽媽，都給人害死了！」

　　靈鷲四女中到來的是竹劍、菊劍，竹劍說道：「段公子，我主人得悉公子的尊大人途中將有危難，命婢子率領人手，趕來救援，不幸還是慢了一步。」菊劍道：「王語嫣姑娘等人被囚在地牢之中，已然救出，安好無恙，請公子放心。」

　　忽聽得遠遠傳來一陣噓噓的哨子之聲，竹劍道：「梅姐和蘭姐都來了！」過不多時，馬蹄聲響，十餘人騎馬奔到屋前，當先二人正是梅劍、蘭劍。二女快步衝進屋來，見滿地都是屍骸，不住頓足，連叫：「啊喲！啊喲！」

　　梅劍向段譽行去禮去，說道：「我家主人多多拜上段公子，說道有一件事，當真是萬分對不起公子，卻也是無可奈何。我主人食言而肥，愧對公子，只有請公子原諒。」

　　段譽也不知她說的是什麼事，哽咽道：「咱們是金蘭兄弟，那還分什麼彼此？我爹爹、媽媽都死了，我還去管什麼閒事？」

　　這時范驊、華赫艮、傅思歸、崔百錄、過彥之五人已聞了解藥，身上被點的穴道也已解開。華赫艮見雲中鶴兀自躺在地下，怒從心起，一刀砍下，「窮凶極惡」雲中鶴登時身首分離。范、華等五人向段正淳夫婦的遺體下拜，大放悲聲。

　　次日清晨，范驊等分別出外採購棺木。到得午間，靈鷲宮朱天部諸女陪同王語嫣、巴天石、朱丹臣、木婉清、鍾靈等到來。他們中了醉人蜂的毒刺之後，昏昏沉沉，迄未生醒。

　　當下段譽、范驊等將死者分別入殮，該處已是大理國國境，范驊向鄰近州縣傳下號令，各州官、縣官聽得皇太弟鎮南王夫婦居然在自己轄境中「暴病身亡」，只嚇得目瞪口呆，險些暈去，心想至少「荒怠政務，侍奉不周」的罪名是逃不去的了，幸好范司馬倒也沒如何斥責，當下手忙腳亂的糾集人夫，運送鎮南王夫婦等人的靈柩。靈鷲諸女唯恐途中再有變卦，直將段譽送到大理國京城。王語嫣、巴天石等在途中開始醒轉。

　　鎮南王薨於道路、世子扶靈歸國的訊息，早已傳筆記大理京城。鎮南王有功於國，甚得民心，眾官百姓迎出十餘里外，城內城外，悲聲不絕。段譽、范驊、華赫艮、巴天石等當即入宮，向皇上稟報鎮南王遙死因。王語嫣、梅劍等一行人，由朱丹臣招待在賓飽居住。

　　段譽來到宮中，只見段正明兩眼見哭得紅腫，正待拜倒，段正明叫道：「孩子，怎……怎會如此？」張臂抱住了他。伯侄二人，摟在一起。

　　段譽毫不隱瞞，將途中經歷一一稟明，連段夫人的言語也無半句遺漏，說罷又拜，泣道：「倘若爹爹真不是孩兒的親生之父，孩兒便是孽種，再也不能……不能在大理住了。」

　　段正明心驚之餘，連歎：「冤孽、冤孽！」伸手扶起段譽，說道：「孩兒，此中緣由，世上唯你和段延慶二人得知，你原本不須向我稟明，但你竟然直言無隱，足見坦誠，我與你爹爹均無子嗣，別說你本就姓段，就算不是姓段，我也決意立你為嗣，我這皇位，本來是延慶太子的，我竅居其位數十年，心中常自慚愧，上天如此安排，當真再好也沒有。」說著伸手除下頭上黃緞便帽，頭上已剃光了頭髮，頂門上燒著十二點香疤。

　　段譽吃了一驚，叫道：「伯父，你……」段正明道：「那日在天龍寺抵禦鳩摩智，師父便已為我剃度傳戒，此事你所親見。」段譽道：「是。」段正明說道：「我身入佛門，便當傳位於你父。只因其時你父身在中原，國不可一日無君，我才不得不秉承師父之命，暫攝帝位。你父不幸身亡於道路之間，今日我便傳位於佻。」

　　段譽驚訝更甚，說道：「孩兒年輕識淺，如何能當大位？何況孩兒身世難明，孩兒……我……還是循跡山林……」

　　段正明喝道：「身世之事，從今再也休提。你父、你母待你如何？」

　　段譽嗚咽道：「親恩深重，如海如山。」

　　段正明道：「這就是了，你若想報答親恩，便當保全他們的令名。做皇帝嗎，你只段牢記兩件事，第一是愛民，第二是納諫。你天性仁厚，對百姓是不會暴虐的。只是將來年紀漸老之時，千萬不可自恃聰明，於國事妄作更張，更不可對鄰國擅動刀兵。」

　　（第四十八回完）

## 第49章 敝屣榮華　浮雲生死　此身何懼

　　大理皇宮之中，段正明將帝位傳給侄兒段譽，誡以愛民、納諫二事，叮囑於國事不可妄作更張，不可擅動刀兵。就在這時候，數千里外北方大宋京城汴梁皇宮之中，崇慶殿後閣，太皇太后高底病勢轉劇，正在叮囑孫子趙煦(按：後來歷史上稱為哲宗)：「孩兒，祖宗創業艱難，天幸祖澤深厚，得有今日太平。」但你爹爹秉政時舉國鼎沸，險些釀成巨變，至今百姓想來猶有餘怖，你道是什麼緣故？」

　　趙煦道：「孩兒常聽奶奶說，父皇聽信王安石的話，更改舊法，以致害得民不聊生。」

　　太皇太后乾枯的臉微微一動，歎道：「王安石有學問，有才幹，原本不是壞人，用心自然也是為國為民，可是……唉……可是你爹爹，一來性子急躁，只盼快快成功，殊不知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則不達，手忙腳亂，反而弄糟了。」她說到這裡，喘息半晌，接下去道：「二來……二來他聽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頌德，說他是聖明天子，他才喜歡，倘若說他舉措不當，勸諫幾句，他便要大發脾氣，罷官的罷官，放逐的放逐，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向他直言進諫呢？」

　　趙煦道：「奶奶，只可惜父皇的遺志沒能完成，他的良法美意，都讓小人給敗壞了。」

　　太皇太后吃了一驚，顫聲問道：「什……什麼良法美意？什……什麼小人？」

　　趙煦道：「父皇手創的青苗法、保馬法、保甲法等等，豈不都是富國強兵的良法？只恨司馬光、呂公著、蘇軾這些腐儒壞了大事。」

　　太皇太后臉上變色，撐持著要坐起身來，可是衰弱已極，要將身子抬起一二寸，也是難能，只不住的咳嗽。趙煦道：「奶奶，你別氣惱，多歇著點兒，身子要緊。」他雖是勸慰，語調中卻殊無親厚關切之情。

　　太皇太后咳嗽了一陣，漸漸平靜下來，說道：「孩兒，你算是做了九年皇帝，可是這九年……這九年之中，真正的皇帝卻是你奶奶，你什麼事都要聽奶奶吩咐著辦，你……你心中一定十分氣惱，十分恨你奶奶，是不是？」

　　趙煦道：「奶奶替我做皇帝，那是疼我啊，生怕我累壞了。用人是奶奶用的，聖旨是奶奶下的，孩兒清閒得緊，那有什麼不好？怎麼敢怪奶奶了？」

　　太皇太后歎了口氣，輕輕的道：「你十足像你爹爹，自以為聰明能幹，總想做一番大事業出來，你心中一直在恨我，我……我難道不知道嗎？」

　　趙煦微微一笑，說道：「奶奶自然知道的了。宮中御林軍指揮是奶奶的親信，內侍太監頭兒是奶奶的心腹，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奶奶委派的。孩兒除了乖乖的聽奶奶吩咐之外，還敢隨便幹一件事、隨口說一句話嗎？」

　　太皇太后雙眼直視帳頂，道：「你天天在指望今日，只盼我一旦病重死去，你……你便可以大顯身手了。」趙煦道：「孩兒一切都是奶奶所賜，當年若不是奶奶一力主持，父皇崩駕之時，朝中大臣不立雍王，也立曹王了。奶奶的深恩，孩兒又如何敢忘記？只不過……只不過……」太皇太后道：「只不過怎樣？你想說什麼，儘管說出來，又何必吞吞吐吐？」

　　趙煦道：「孩兒曾聽人說，奶奶所以要立孩兒，只不過貪圖孩兒年幼，奶奶自己可以親臨朝政。」他大膽說了這幾句話，心中怦怦而跳，向殿門望了幾眼，見把守在門口的太監仍都是自己那些心腹，守衛嚴密，這才稍覺放心。

　　太皇太后緩緩點了點頭，道：「你的話不錯，我確是要自己來治理國家。這九年來，我管得怎樣？」

　　趙煦從懷中取出一卷紙來，說道：「奶奶，朝野文士歌功頌德的話，這九年中已不知說了金少，只怕奶奶也聽得膩煩了。今日北面有人來，說道遼國宰相有一封奏章進呈遼帝，提到奶奶的施政。這是敵國大臣之論，奶奶可要聽聽？」

　　太皇太后歎道：「德被天下也好，謗滿天下也好，老……老身是活不過今晚了。我……我不知是不是還能看到明天早晨的日頭？遼國宰相……他……他怎麼說我？」

　　趙煦展開紙卷，說道：「那宰相在奏章中說太皇太后：『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裁抑外傢俬恩，文恩院奉上之物，無問鉅細，終身不取其一……」他讀到這裡，頓了一頓，見太皇太后本已沒半點光采的眸子之中，又射出了幾絲興奮的光芒，接下去讀道：「……『人以為女中堯舜！』」

　　太皇太后喃喃的道：「人以為女中堯舜，人以為女中堯舜！就算真是堯舜吧，終於也是難免一死。」突然之間，她那正在越來越模糊遲鈍的腦中閃過一絲靈光，問道：「遼國的宰相為什麼提到我？孩兒，你……你可得小心在意，他們知道我快死了，想欺侮你。」

　　趙煦年青的臉上登時露出了驕傲的神色，說道：「想欺侮我，哼，話是不錯，可也沒這麼容易。契丹人有細作在東京，知道奶奶病重，可是難道咱們就沒細作在上京？他們宰相的奏章，咱們還不是都抄了來？契丹君臣商量，說道等奶奶……奶奶千秋萬歲之後，倘若文武大臣一無更改，不行新法，保境安民，那就罷了。要是孩兒有什麼……哼哼，有什麼輕舉妄動……輕舉妄動，他們便也來輕舉妄動一番。」

　　太皇太后失聲道：「果真如此，他們便要出兵南下？」

　　趙煦道：「不錯！」他轉過身來走到窗邊，只見北斗七星閃耀天空，他眼光順著斗杓，凝視北極星，喃喃說道：「我大宋兵精糧足，人丁眾多，何懼契丹？他便不南下，我倒要北上去和他較量一番呢！」

　　太皇太后耳音不靈，問道：「你說什麼？什麼較量一番？」趙煦走到病榻之前，說道：「奶奶，咱們大宋人丁比遼國多上十倍，糧草多上三十倍，是不是？以十敵一，難道還打他們不過？」太皇太后顫聲道：「你說要和遼國開戰？當年真宗皇帝如此英武，御駕親征，才結成澶州之盟，你……你如何敢擅動兵？」

　　趙煦氣忿忿的道：「奶奶總是瞧不起孩兒，只當孩兒仍是乳臭未乾、什麼事情也不懂的嬰兒。孩兒就算及不上太祖、太宗，卻未必及不上真宗皇帝。」太皇太后低聲說道：「便是太宗皇帝，當年也是兵敗北國，重傷而歸，傷瘡難愈，終於因此崩駕。」趙煦道：「天下之事，豈能一概而論。當年咱們打不過契丹人，未必永遠打不過。」

　　太皇太后有滿腔言語要說，但覺業一點一滴的離身而去，眼前一團團白霧晃來晃去，腦中茫茫然的一片，說話也是艱難之極，然而在她心底深處，有一個堅強而清晰的聲音在不斷響著：「兵戰戰危，生靈塗炭，可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過了億因此崩駕。」趙煦道：「天下之事，豈能一概而論。當年咱們打不過契丹人，未必永遠打不過。」

　　太皇太后有滿腔言語要說，但覺業一點一滴的離身而去，眼前一團團白霧晃來晃去，腦中茫茫然的一片，說話也是艱難之極，然而在她心底深處，有一個堅強而清晰的聲音在不斷響著：「兵戰戰危，生靈塗炭，可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過了一會，她深深吸口氣，緩緩的道：「孩兒，這九年我大權一把抓，沒好好跟你分說剖析，那是奶奶錯了。我總以為自己還有許多年好活，等你年紀大些，再來開導你，你更容易領會明白。哪知道……哪知道……」她乾咳了幾聲，又道：「咱們人多糧足，那是不錯的，但大文人文弱，不及契丹人勇悍。保況一打上仗，軍民肝腦塗地，不知要死多少人，要燒燬多少房屋，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家要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為君者胸中時時刻刻要存著一個『仁』字，別說勝敗之數難料，就算真有必勝把握，這仗嘛，也還是不打的好。」

　　趙煦道：「咱們燕雲十六州給遼了佔了去，每年還要向他進貢金帛，既像藩屬，又似臣邦，孩兒身為大宋天子，這口氣如何嚦得下去？難道咱們永遠受遼人欺壓不成？」他聲音越說越響：「當年王安石變法，創行保甲、保馬之法，還不是為了要國家富強，洗雪歷年祖宗之恥。為子孫者，能為祖宗雪恨，方為大教。父皇一生勵精圖治，還不是為此？孩子定當繼承爹爹志。此志不遂，有如此椅。」突然從腰間拔出佩劍，將身旁一張椅子劈為兩截。

　　皇帝除了大操閱兵，素來不佩刀帶劍，太皇太后見這個小孩子突然拔劍斬椅，不由得吃了一驚，模模糊糊的想道：「他為什麼要帶劍？是要來殺我麼？是不許我垂簾聽政麼？這孩子膽大妄為，我廢了他。」她雖秉性慈愛，但掌權既久，一遇到大權受脅，立時便想到排除敵人，縱然是至親骨肉，亦毫不寬貸，剎那之間，她忘了自己已然油盡燈枯，轉眼間便要永離人世。

　　趙煦滿心想的卻是如何破陣殺敵，收復燕雲十六州，幻想自己坐上高頭大馬，統率百萬雄兵，攻破上京，遼主耶律洪基肉袒出降。他高舉佩劍，昂然說道：「國家大事，都誤在一般膽小怕事的腐儒手中。他們自稱君子，其實都是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小人，我……我非將他們重重懲辦不可。」

　　太皇太后驀地清醒過來，心道：「這孩子是當今皇帝，他有他自己的主意，我再也不能叫他聽我話了。我是個快要死的老太婆，他是年富力壯的皇帝，他是皇帝，他是皇帝。」她盡力提高聲音，說道：「孩子，佻有這番志氣，奶奶很是高興。」趙煦一喜，還劍入鞘，說道：「奶奶，我說的很對，是不是？」太皇太后道：「你可知什麼是萬全之策，必勝之算？」趙煦皺起眉頭，說道：「選將練兵，秣馬貯糧，與遼人在疆場上一決雌雄，有可勝之道，卻無必勝之理。」太皇太后道：「你也知道角鬥疆場，並無必勝之理。但咱們大宋卻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趙煦道：「與民休息，頒行仁政，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是？奶奶，這是司馬光他們的書生迂腐之見，濟得什麼大事？」

　　太皇太后歎了口氣，緩緩的道：「司馬相公識見卓越，你怎麼說是書生迂腐之見？你是一國之主，須當時時披讀司馬相公所著的〈資治通鑒〉。千餘年來，每一朝之所以興、所以衰、所以敗、所以亡，那部書中都記得明明白白。咱們大宋土地富庶，人丁眾多，遠勝遼國十倍，只要沒有征戰，再過十年、二十年，咱們更加富足。遼人悍勇好鬥，只須咱們嚴守邊境，他部落之內必定會自傷殘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來，自能元氣大傷。前年楚王之亂，遼國精兵銳卒，死傷不少……」

　　趙煦一拍大腿，說道：「是啊，其時孩兒就想該當揮軍北上，給他一個內外夾攻，遼人方有內憂，定然難以應付。唉，只可惜錯過了千載一時的良機。」

　　太皇太后厲聲道：「你念念不忘與遼國開仗，你……你……你……」突然坐起身來，右手食指伸出，指著趙煦。

　　在太皇太后積威之下，趙煦只嚇得連退三步，腳步踉蹌，險些暈倒，手按劍柄，心中突突亂跳，叫道：「快，你們快來。」

　　眾太監聽得皇上呼召，當即搶進殿來。趙煦顫聲道：「她……她……你們瞧瞧她，卻是怎麼了？」他適才滿口雄心壯志，要和契丹人決一死戰，但一個病骨支離的老太婆一發威，他登時便駭得魂不附體，手足無措。一名太監走上幾步，向太皇太后凝視片刻，大著膽子，伸出手去一搭脈息，說道：「啟奏皇上，太皇太后龍馭賓天了。」

　　趙煦大喜，哈哈大笑，叫道：「好極，好極！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

　　他其實已做了九年皇帝，只不過九年來這皇帝有名無實，大權全在太皇太后之手，直到此刻，他才是真正的皇帝。

　　趙煦親理政務，每一件事將是將禮部尚書蘇軾貶去做定州知府。蘇軾文名滿天下，負當時重望。他是王安石的死對頭，向來反對新法。元示右年間太皇太后垂簾聽政，重用司馬光和蘇軾、蘇轍兄弟。現下太皇太后一死，皇帝便貶逐蘇軾，自朝廷以至民間，人人心頭都罩上一層暗影：「皇帝又要行新政了，又要害苦百姓了！」當然，也有人暗中竊喜，皇帝再行新政，他們便有了陞官發財的機會。

　　這時朝中執政，都是太皇太后任用的舊臣。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奏，說道：「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事。乃至遼主亦與宰相方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今陛下親理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天示右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嶽，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

　　趙煦越看越怒，把奏章往案上一拋，說道：「『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這兩句話說得不錯。但不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說著雙目炯炯，凝視范祖禹。

　　范祖禹磕頭道：「陛下明察。太皇太后聽政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都說政令不便，害苦百姓。太皇太后順依天下民心，遂改其法，作法之人既有罪則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順民心而逐之。這些被逐的臣子，便是小人了。」

　　趙煦冷笑一聲，大聲道：「那是太皇太后斥逐的，跟我又有什麼干係？」拂袖退朝。

　　趙煦厭見眾臣，但親政之初，又不便將一群大臣盡數斥逐，當即親下赦書，升內侍樂士宣、劉惟簡、梁從政等人的官，獎懲他們親附自己之功，連日拖病不朝。

　　太監送進一封奏章，字跡肥腴挺拔，署名蘇軾。趙煦道：「蘇大鬍子倒寫得一手好字，卻不知胡說些什麼。」見疏上寫道：「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趙煦道：「我就不愛瞧你這大鬍子，永世都不要再見你。」接著瞧下去：「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物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趙煦微微一笑，心道：「這大鬍子挺沒頭，倒會拍馬屁，說我『聖智絕人』，不過他又說我『春秋鼎盛』，那是說我年輕，年輕就不懂事。」接下去又看：「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臥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是觀之，陛下之所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等到稷宗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趙煦閱罷奏章，尋思：「人人都說蘇大鬍子是個聰明絕頂的才子，果然名不虛傳。他情知我決意紹述先帝，復行新法，便不來阻梗，只是勸我延緩三年。哼，什麼『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他話是說得婉轉，意思還不是一樣？說我倘若急功近利，躁進大幹，不但天下有恨，我自己亦當有悔。」一怒之下，登時將奏章撕得粉碎。

　　數日後視朝，范祖禹又上奏章：「煦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三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徒。」趙煦看到這裡，怒氣漸盛，心道：「你罵的是王安石、呂惠卿，其實還不是在罵我父皇？」又看下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煦河，章惱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等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趙煦越看越怒，跳過了幾行，見下面是：「……民皆愁痛，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太皇太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趙煦看到此處，再也難以忍耐，一拍龍案，站起身來。

　　趙煦那時年方一十八歲，以皇帝之尊再加一股少年的銳氣，在朝廷上突然大發脾氣，群臣無不失色，只聽他厲聲說道：「范祖禹，你這奏章如此說，那不是惡言誹謗先帝麼？」范祖禹連連磕頭，說道：「陛下明鑒，微臣萬萬不敢。」

　　趙煦初操大權，見群臣駭怖，心下甚是得意，怒氣便消，臉上卻仍是裝著一副凶相，大聲道：「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正要削平蠻夷，混一天下，不幸盛年崩駕，騰紹述先帝遺志，有何不妥？你們卻嘮嘮叨叨的舌噪不休，反來說先帝變法的不是！」

　　群臣班中閃出一名大臣，貌相清懼，凜然有威，正是宰相蘇轍。趙煦心下不喜，心道：「這人是蘇大鬍子的弟弟，兩兄弟狼狽為奸，狗嘴裡定然不出象牙。」只聽蘇轍說道：「陛下明察，先帝有眾多設施，遠超前人。例如先帝在位十二年，終身不受尊號。臣下上章歌頌功德，先帝總是謙而不受。至於政事有所失當，卻是哪一朝沒有錯失？父作這於前，子救之前後，此前人之孝也。」

　　趙煦哼了一聲，冷冷的道：「什麼叫做『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蘇轍道：「比方說漢武帝吧。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搶奪百姓的利源財物，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武帝崩駕後，昭帝接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趙煦又哼了一聲，心道：「你以漢武帝來比我父皇！」

　　蘇轍眼見皇帝臉色不善，事情甚是凶險，尋思：「我若再說下去，皇上一怒之下，說不定我有性命之憂，但我若順從民意，天下又復擾攘，千千萬萬生靈啼饑號寒，流離失所，我為當國大臣，心有何忍？今日正是我以一條微命報答太皇太后深恩之時。」又道：「後漢時明帝查察為明，為讖決事，相信妄誕不經的邪理怪說，查察臣僚言行，無微不至，當時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接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人心喜悅，天下大治，這都是子匡父失，聖人的大孝。」蘇轍猜知趙煦於十歲即位，九年來事事聽命於太皇太后，心中必定暗自惱恨，決意要毀太皇太后的政治而回復神宗時的變法，以示對父親的孝心，因而特意舉出「聖人之大孝』的話來向皇上規勸。

　　趙煦大聲道：「漢明帝尊崇儒術，也沒有什麼不好。你以漢武帝來比擬先帝，那是什麼用心？這不是公然訕謗麼？漢武帝窮兵黔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深自詰責，他行為荒謬，為天下後世所笑，怎能與先帝相比？」越說越響，聲色俱厲。

　　蘇轍連連磕頭，下殿來到庭中，跪下待罪，不敢再多說一句。

　　許多大臣心中都道：「先帝變法，害得天下百姓朝不保夕，漢武帝可比他好得多了。」但哪一個敢說這些話？又有誰敢為蘇轍辨解？

　　一個白髮飄然的大臣越眾而發，卻是范純仁，從容說道：「陛下休怒。蘇轍言語或有失當，卻是一片忠君愛國的美意。陛下親政之初，對待大臣當有禮貌，不可如訶斥奴僕。何況漢武帝末年痛悔前失，知過能改，也不是壞皇帝。」趙煦道：「人人都說『秦皇、漢武』，漢武帝和暴虐害民的秦始皇並稱，那還不是無道之極麼？」范鈍仁道：「蘇轍所論，是時勢與事情，也不是論人。」

　　趙煦聽范純仁反覆辨解，怒氣方消，喝道：「蘇轍回來！」蘇轍自庭中回到殿步，不敢再站原班，跪在群臣之末，道：「微臣得罪陛下，乞賜屏逐。」

　　次日詔書下來，降蘇轍為端明殿學士，為汝州知府，派宰相去做一個小小的州官。

　　南朝君臣動靜，早有細作報到上京。遼主耶律洪基得悉南朝太皇太后崩駕，少年皇帝趙煦逐持重大臣，顯是要再行新政，不禁大喜，說道：「擺駕即赴南京，與蕭大王議事。」

　　耶律洪基又道：「南朝在上京派有不少細作，若知我前去南京，便會戒備。咱們輕騎簡從，迅速前往，卻也不須知會南院大王。」當下率領三千甲兵，逕向南行，鑒於上次楚王作亂之失，留守上京的官兵由蕭後親自統領。另有十萬護駕兵馬，隨後分批南來。

　　不一日，御駕來到南京城外。這日蕭峰正帶了二十餘衛兵在北郊射獵，聽說遼主突然到來，飛馬向北迎駕，遠遠望見白旄黃蓋，當即下馬，搶步上前，拜伏在地。

　　耶律洪基哈哈大笑，縱下馬來，說道：「兄弟，你我名為君臣，實乃骨肉，何必行此大禮？」當即扶起，笑問：「野獸可多麼？」蕭峰道：「連日嚴寒，野獸都避到南邊去了，打到半日，也只打到些青狼、獐子，沒什麼大的。」耶律洪基也極喜射獵，道：「咱們到南郊去找找。」蕭峰道：「南郊與南朝接壤，臣怕失了兩國和氣，嚴禁下屬出獵。」耶律洪基眉頭微微一皺，問道：「那麼也不打草谷了麼？」蕭峰道：「臣已禁絕了。」耶律洪基道：「今日咱兄弟聚會，破一破例，又有何妨？」蕭峰道：「是！」

　　號角聲響，耶律洪基與蕭峰雙騎並馳，繞過南京城牆，直向南去。三千甲兵隨後跟來。馳出二十餘里後，眾甲兵齊聲吆喝，分從東西散開，像扇子般遠遠圍了開去，聽得馬嘶犬吠，響成一團，四下裡慢慢合圍，草叢中趕起一起狐兔之屬。

　　耶律洪基不願射殺這些小獸，等了半天，始終不見有熊虎等巨獸出現，正自掃興，忽聽得叫聲響起，東南角上十餘名漢子飛奔過來，瞧裝束是南朝的樵夫獵戶之類。遼兵趕不到野獸，知道皇上不喜，恰好圍中圍上了這十幾名南人，當即吆喝驅趕，逼到皇帝馬前。

　　耶律洪基笑道：「來得好！」拉開鑲金嵌玉的鐵胎弓，搭步雕翎狼牙箭，連珠箭發，嗤嗤嗤嗤幾聲過去，箭無虛發，霎時間射倒了六名南人。其餘的南人嚇得魂飛天外，轉身便逃，卻又給眾遼兵用長矛攢刺，逐了回來。

　　蕭峰看得甚是不忍，叫道：「陛下！」耶律洪基笑道：「餘下的留給你，我來看兄弟神箭！」蕭峰搖搖頭，道：「這些人並無罪過，饒了他們嗎！」耶律洪基笑道：「南人太多，總得殺光了，天下方得太平。他們投錯胎去做南人，便是罪過。」說著連珠箭發，又是一箭一個，一壺箭射不了一半，十餘名漢人無一倖免，有的立歸斃命，有的射中肚腹，一時未能氣絕，倒在地下呻吟。眾遼兵大聲喝采，齊呼：「萬歲！」

　　蕭峰當時若要出手阻止，自能打落遼帝的羽箭，但在眾軍眼前公然削了皇帝的面子，可說大逆不道，但臉上一股不以為然的神色，已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出來。

　　耶律洪基笑道：「怎樣？」正要收弓，忽見一騎馬突過獵圍，疾馳而過。耶律洪基見馬上之人作漢人裝束，更不多問，彎弓搭箭，颼的一箭，便向那人射了過去。那人一伸手，豎起兩根手指，便將羽箭挾住。此時耶律洪基第二箭又到，那人左手伸起，又將第二簡明挾住，胯下坐旗絲毫不停，逕向遼主衝來。耶律洪基箭發連珠，後箭接前箭，幾乎是首尾相連。但他發得快，對方也接得快，頃刻之間，一個發了七枝箭，一個接了七枝箭。

　　遼後親衛大聲吆喝，各挺長矛，擋在遼主之前，生怕來人驚駕。

　　其時兩人相距已不甚遠，蕭峰看清楚來人面目，大吃一驚，叫道：「阿紫，是你？不得對皇上無禮。」

　　馬上乘者格格一笑，將接住的七枝狼牙箭擲給衛兵，跳下馬來，向耶律洪基跪下行禮，說道：「皇上，我接你的箭，可別見怪。」耶律洪基笑道：「好身手，好本事！」

　　阿紫站起身來，叫道：「姊夫，你是來迎接我麼？」雙足一登，飛身躍到蕭峰馬前。

　　蕭峰見她一雙眼睛已變得炯炯有神，又驚又喜，叫道：「阿紫，怎地你的眼睛好了？」阿紫笑道：「是你二弟給我治的，你說好不好？」蕭峰又向她瞧了一眼，突然之間，心頭一凜，只覺她眼色之中似乎有一股難以形容的酸苦傷心，照說她雙目復明，又和自己重會，該當十分歡喜才是，何以眼色中所流露出來的心情竟如此淒楚？可是她的笑聲之中，卻又充滿了愉悅之意。蕭峰心道：「想必小阿紫在途中受了什麼委屈。」

　　阿紫突然一聲尖叫，向前躍出。蕭峰同時也感到有人在自己身後突施暗算，立即轉身，只見一柄三股獵叉當胸飛來。阿紫探出左手抓住，順手一擲，那獵叉插入橫臥在地一人的胸膛。那人是名漢人獵戶，被耶律洪基射倒，一時未死，拼著全身之力，將手中獵叉向蕭峰背心擲來。他見蕭峰身穿遼國高官服色，只盼殺得了他，稍雪無辜被害之恨。

　　阿紫指著那氣息已絕的獵戶罵道：「你這不自量力的豬狗，居然想來暗算我姊夫！」

　　耶律洪基見阿紫一叉擲死那個獵戶，心下甚喜，說道：「好姑娘，你身手矯捷，果然了得。剛才這一叉自然傷不了咱們的南院大王，但萬一他因此而受了一點輕傷，不免誤了朕的大事。好姑娘，該當如此賞你一下才是？」

　　阿紫道：「皇上，你封我姊夫做大官，我也要做個官兒玩玩。不用像姊夫那樣大，可也不能太小，都人家瞧我不起。」耶律洪基笑道：「咱們大遼國只有女人管事，卻沒女人做官的。這樣吧，你本來已是郡主了，我升你一級，封你做公主，叫做什麼公主呢？是了，叫做『平南公主』！」阿紫嘟起了小嘴，道：「做公主可不幹！」洪基奇道：「為什麼不做？」阿紫道：「你跟我姊夫是結義兄弟，我若受封為公主，跟你女兒一樣，豈不是矮了一輩？」

　　耶律洪基見阿紫對蕭峰神情親勢，而蕭峰雖居高位，卻不近女色，照著遼人的常習，這樣的大官，別說三妻四妾，連三十妻四十妾也娶了，想來對阿紫也頗具情意，多半為了她年紀尚小，不便成親，當下笑道：「你這公主是長公主，和我妹子同輩，不是和我女兒同輩。我不但封你為『平南公主』，連你的一件心願，也一併替你完償了如何？」

　　阿紫俏劍一紅，道：「我有什麼心願？陛下怎麼又知道了？你做皇帝的人，卻也這麼信口開河。」她向來天不怕、地不怕，對耶律洪基說話，也不拘什麼君臣之禮。

　　遼國禮法本甚粗疏，蕭峰又是耶律洪基極寵信的貴人，阿紫這麼說，耶律洪基只是嘻嘻一笑，道：「這平南公主你若是不做，我便不封了，一、二、三，你做不做？」

　　阿紫盈盈下拜，低聲道：「阿紫謝恩。」蕭峰也躬身行禮，道：「謝陛下恩典。」他待阿紫猶如自己親妹，她既受遼主恩封，蕭峰自也道謝。

　　耶律洪基卻道自己所料不錯，心道：「我讓他風風光光的完婚，然後命他征宋，他自是更效死力。」蕭峰心中卻在盤算：「皇上此番南來，有什麼用意？他為什麼將阿紫的公主封號稱為『平南』？平南，平南，難道他想向南朝用兵嗎？」

　　耶律洪基握住蕭峰的右手，說道：「兄弟，咱二人多日不見，過去說一會話兒。」

　　二人並騎南馳，駿足坦途，片刻間已馳出十餘里外。平野上田疇荒蕪，麥田中都長滿了荊棘雜草。蕭峰尋思：「宋人怕我們出來打草谷，以致將數十萬畝良田都拋荒了。」

　　耶律洪基縱馬上了一座小丘，立馬丘頂，顧盼自豪。蕭峰跟了上去，隨著他目光向南望去，但見峰巒起儲存，大地無有盡處。

　　耶律洪基以鞭梢指著南方，說道：「兄弟，記得三十餘年之前，父皇曾攜我來此，向南指點大宋的錦繡山河。」蕭峰道：「是。」

　　耶律洪基道：「你自幼長於南蠻之地，多識南方的山川人物，到底在南方住，是不是比在咱們北國苦寒之地舒適得多？」蕭峰道：「地方到處都是一般。說到『舒適』二字，只要過得舒齊安適，心中便快活了。北人不慣在南方住，南人也不慣在北方住。老天爺既作了這番安排，倘若強要調換，不免自尋煩惱。」耶律洪基道：「你以北人而去住在南方，等到住慣了，卻又移來此地，豈不心下煩惱？」蕭峰道：「臣是浪蕩江湖之人，四海為家，不比尋常的農夫牧人。臣得蒙陛下賜以棲身之所，高官厚祿，深感恩德，更有什麼煩惱？」

　　耶律洪基回過頭來，向他臉上凝視。蕭峰不便和他四目相視，微笑著將目光移了開去。耶律洪基緩緩說道：「兄弟，你我雖有君臣之分，卻是結義兄弟，多日不見，卻如何生分了？」蕭峰道：「當年微臣不知陛下是我大遼國天子，以致多有冒瀆，妄自高攀，既知之後，豈敢極以結義兄弟自居？」耶律洪基歎道：「做皇帝的人，反而不能結交幾個推心置腹、義氣深重的漢子。兄弟，我若隨你行走江湖，無拘無束，只怕反而更為快活。」

　　蕭峰喜道：「陛下喜愛朋友，那也不難。臣在中原有兩個結義兄弟，一是靈鷲宮的虛竹子，一是大理段譽，都是肝膽照人的熱血漢子。陛下如果願見，臣可請他們來遼國一遊。」他自回南京後，每日但與遼國的臣僚將士為伍，言語性子，格格不入，對虛竹、段譽二人好生想念，甚盼邀他們來遼國聚會盤桓。

　　耶律洪基喜道：「既是兄弟的結義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你可遣急足分送書信，邀請他們到遼國來，朕自可各封他們二人大大的官職。」蕭峰微笑道：「請他們來玩玩倒是不妨，這兩位兄弟，做官是做不來的。」

　　耶律洪基沉默片刻，說道：「兄弟，我觀你神情言語，心中常有鬱鬱不足之意。我富有天下，君臨四海，何事不能為你辦到？卻何以不對做哥哥的說？」

　　蕭峰心下感動，說道：「不瞞陛下說，此事是我平生恨事。鑄成大錯，再難挽回。」當下將如何誤殺阿朱之事大略說了。

　　耶律洪基左手一拍大腿，大聲道：「難怪兄弟三十多歲年紀，卻不娶妻，原來是難忘舊人。兄弟，你所以鑄成這個大錯，推尋罪魁禍首，都是那些漢人南蠻不好，尤其是丐幫一干叫化子，更是忘恩負義。你也休得煩惱，我═日興兵，討伐南蠻，把中原武林、丐幫眾人，一古惱兒的都殺了，以洩你雁門關外殺母之仇，聚賢莊中受困之恨。你既喜歡南蠻的美貌女子，我挑一千個、二千個來服侍你，卻又何難？」

　　蕭峰臉上露出一絲苦笑，心道：「我既誤殺阿朱，此生終不再娶，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國，千秋萬載，就只一個阿朱。豈是一千個、一萬個漢人美女所能代替得了的？皇上看慣了後宮千百名宮娥妃子，那懂得『情』之一字？」說道：「多謝陛下厚恩，只是臣與中原武人之間的仇怨，已然一筆勾銷。微臣手底已殺了不少中原武要，怨怨相報，實是無窮無盡。戰釁一啟，兵連禍結，更是非同小可。」

　　耶律洪基哈哈大笑，說道：「宋人文弱，只會大火炎炎，戰陣之上，實是不堪一擊。兄弟英雄無敵，統兵南征，南蠻指日可定，哪有什麼兵連禍結？兄弟，哥哥此次南來，你可知為的是什麼事？」蕭峰道：「正要陛下示知。」

　　耶律洪基笑道：「第一件事，是要與賢弟暢聚別來之情。賢弟此番西行，西夏國的形勢險易，兵馬強弱，想必都已瞭然於胸。以賢弟之見，西夏是否可取？」

　　蕭峰吃了一驚，尋思：「皇上的圖謀著實不小，既要南佔大宋，又想西取西大顯身手。」便道：「臣子此番西去，只想瞧瞧西夏公主招親的熱鬧，全沒想到戰陣攻伐之事。陛下明鑒，臣子歷險江湖，近戰搏擊，差有一日之長，但行軍佈陣，臣子實在一竅不通。」耶律洪基笑道：「賢弟不必過謙。西夏國王這番大張旗滿的招駙馬，卻鬧了個虎頭蛇尾，無疾而終，當真好笑。其實當日賢弟帶得十萬兵去，將西夏國王娶回南京，倒也甚好。」蕭峰微微一笑，心想：「皇上只道有強兵在手，要什麼便有什麼。」

　　耶律洪基說道：「做哥哥的此番南來，第二件事為的是替兄弟增爵陞官。賢弟聽封。」蕭峰峰道：「微臣受恩已深，不敢再望……」耶律洪基朗聲道：「南院大王蕭峰聽封！」蕭峰只得翻身下鞍，拜伏在地。

　　耶律洪基說道：「南院大王蕭峰公忠體國，為朕股肱，茲進爵為宋王，以平南大元帥統率三軍，欽此！」

　　蕭峰心下遲疑，不知如何是好，說道：「微臣無功，實不敢受此重恩。」耶律洪基森然道：「怎麼？你拒不受命麼？」蕭峰聽他口氣嚴峻，知道無可推辭，只得叩頭道：「臣蕭峰謝恩。」洪基哈哈大笑，道：「這樣才是我的好兄弟呢。」雙手扶起，說道：「兄弟，我這次南來，卻不是以南京為止，御駕要到汴梁。」

　　蕭峰又是一驚，顫聲道：「陛下要到汴梁，那……那怎麼……」耶律洪基笑道：「兄弟以平南大元帥統率三軍，為我先行，咱們直驅汴梁。日後兄弟的宋王府，便設在汴梁趙煦小子的皇宮之中。」蕭峰道：「陛下是說咱們要和南朝開仗？」

　　洪基道：「不是我要和南朝開仗，而是南蠻要和我較量。南朝太皇太后這老婆子主政之時，一切總算井井有條，我雖有心南征，卻也沒十足把握。現下老太婆死了，趙煦這小子乳臭未乾，居然派人整飭北防、訓練三軍，又要募兵養馬，籌辦糧秣，嘿嘿，這小子不是為了對付我，卻又對付誰？」

　　蕭峰道：「南朝訓練士卒，那也不必去理他。這幾年來宋遼互不交兵，兩國都很太平。趙煦若來侵犯，咱們自是打他個落花流水。他或畏懼陛下聲威，不敢輕舉妄動，咱們也不必去跟這小子一般見識。」

　　耶律洪基道：「兄弟有所不知，南朝地廣人稠，物產殷富，如果出了個英主，真要和大遼為敵，咱們是鬥他們不過的。天幸趙煦這小子胡作非為，斥逐忠臣，連蘇大鬍子也給他貶斥了。此刻君臣不協，人心不附，當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此時不舉，更待何時？」

　　蕭峰舉目向南望去，眼前似是出現一片幻景：成千成萬遼兵向南衝去，房舍起火，烈炎沖天，無數男女無幼在馬蹄下輾轉轉呻吟，宋兵遼兵互相斫殺，紛紛墮於馬下，鮮血與河水一般奔流，骸骨遍野……

　　耶律洪基大聲道：「我契丹列祖列宗均想將南朝收列版圖，好幾次都是功敗垂成。今日天命攸歸，大功要成於我手。好兄弟，他日我和你君臣名垂青吏，那是何等的美事？」

　　蕭峰雙膝跪下，連連磕頭，道：「陛下，微臣有一事求懇。」耶律洪基微微一驚，道：「你要什麼？做哥哥的只須力之所及，無有不允。」蕭峰道：「請陛下為宋遼兩國千萬生靈著想，收回南征的聖意。咱們契丹人向來遊牧為生，縱向南朝土地，亦是無用。何況兵凶戰危，難期必勝，假如小有挫折，反而損了陛下的威名。」

　　耶律洪基聽蕭峰的言語，自始至終不願南征，心想自來契丹的王公貴人、將帥大臣，一聽到「南征」二字，無不鼓舞勇躍，何以蕭峰卻一再勸阻？斜睨蕭峰，只見他雙眉緊蹙，若有重憂，尋思：「我封他為宋王、平南大元帥，那是我大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他為什麼反而不喜？是了，他雖是遼人，但自幼為南蠻撫養長大，可說一大半是南蠻子。大宋於他乃是父母之邦，聽我說要發兵去伐南蠻，他便竭力勸阻。以此看來，縱然我勉強他統兵南行，只怕他也不肯盡力。」便道：「我南征之意已決，兄弟不必多言。」

　　蕭峰道：「征戰用國家大事，務請三思。倘若陛下一意南征，還是請陛下另委賢能的為是。以臣統兵，只怕誤了陛下大事。」

　　耶律洪基此番興興頭頭的南來，封賞蕭峰重爵，命他統率雄兵南征，原是顧念結義兄弟的情義，給他一個大大的恩典，料想他定然喜出望外，哪知他先是當頭大潑冷水，又不肯就任平南大元帥之職，不由大為不快，冷冷的道：「在你心目中，南朝是比遼國更為要緊了？你是寧可忠於南朝，不肯忠於我大遼？」

　　蕭峰拜伏在地，說道：「陛下明鑒。蕭峰是契丹人，自是忠於大遼。大遼若有危難，蕭峰赴湯蹈火，盡忠報國，萬死不辭。」

　　耶律洪基道：「趙煦這小子已萌覬覦我大遼國土之意。常言道得好：『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咱們如不先發制人，說不定便有亡國滅種的大禍。你說什麼盡忠報國，萬死不辭，可是我要你為國統兵，你卻不奉命？」

　　蕭峰道：「臣平生殺人多了，實不願雙手再沾血腥，求陛下許臣辭官，隱居山林。」

　　耶律洪基聽他說要辭官，更是憤怒，心中立時生出殺意，手按刀柄，便要拔刀向他頸中斫將下去，便隨即轉念：「此人武功厲害，我一刀斫他不死，勢必為他所害。何況昔年他於我有平亂大功，又和我有結義之情，今日一言不合，便殺功臣，究竟於恩義有虧。」當下長歎一聲，手離刀柄，說道：「你我所見不同，一時也難以勉強，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望你能回心轉意，拜命南征。」

　　蕭峰雖拜伏在地，但身側之人便揚一揚眉毛，舉一舉指頭，他也能立時警覺，何況耶律洪基手按刀柄、心起殺人之念？他知若再和耶律洪基多說下去，越說越僵，難免翻臉，當即說道：「尊旨！」站起身來，牽過耶律洪基的坐旗。

　　耶律洪基一言不發，一躍上馬，疾馳而去。先前君臣並騎南行，北歸時卻是一先一後，相距里許。蕭峰知道耶律洪基對己已生疑忌，倘若跟隨太近，既令他心中不安，而他提及南征之事，又不能不答，索性遠遠遠墮後。

　　回到南京城中，蕭峰請遼帝駐蹕南院大王府中。耶律洪基笑道：「我不來打擾你啦，你清靜下來，細想這中間的禍福利害。我自回御營下榻。」當下蕭峰恭送耶律洪基回御營。

　　耶律洪基從上京攜來大批寶刀利劍、駿馬美女，賞賜於他。蕭峰謝恩，領回王府。

　　蕭峰甚少親理政務，文物書籍，更是不喜，因此王府中也沒什麼書房，平時便在大廳中和諸將坐地，傳酒而飲，割肉而食，不失當年與群丐縱飲的豪習。契丹諸將在大漠氈帳中本來也是這般，見大王隨和豪邁，遇下親厚，盡皆歡喜。

　　此刻蕭峰從御營歸來，天色已晚，踏進大廳，只見牛油大燭火光搖曳之下，虎皮下伏著一個紫衫少女，正是阿紫。

　　她聽得腳步聲響，一躍而起，撲過去摟著蕭峰的脖子，瞧著他睛睛，問道：「我來了，你不高興麼？為什麼一臉都是不開心的樣子？」蕭峰搖了搖頭，道：「我是為了別的事。阿紫，你來了，我很高興。在這世界上，我就只掛念你一個人，怕你遭到什麼危難。你回到我身邊，眼睛又治好了，我就什麼也沒牽掛了。」

　　阿紫笑道：「姊夫，我不但眼睛好了，皇帝還封了我做公主，你很開心麼？」蕭峰道：「封不封公主，小阿紫還是小阿紫。皇上剛才又升我的官，唉！」說著一聲長歎，提過一隻牛皮袋子，拔去塞子，喝了兩大口酒。大廳四周放滿了盛酒的牛袋，蕭峰興到即喝，也不須人侍候。阿紫笑道：「恭喜姊夫，你又升了官啦！」

　　蕭峰搖了搖頭，說道：「皇上封我為宋王、平南大元帥，要我統兵去攻打南朝。你想，這征戰一起，要殺多少官兵百嘟起了嘴，轉過了身，道：「我早知在你心中，一千個我也及不上一個她，一萬個活著的阿紫，也及不上一個不在人世的阿朱。看來只有我快快死了，你才會念著我一點兒。早知如此……我……我也不用這麼遠路來探望你。你……你幾時又把人家放在心上了？」

　　蕭峰聽她話中大有幽怨之意，不由得怦然心驚，想起她當年發射毒針暗算自己，便是為要自己長陪在她身邊，說道：「阿紫，你年紀小，就只頑皮淘氣，不懂大人的事……」阿紫搶著道：「什麼大人小孩的，我早就不是小孩啦。你答應姊姊照顧我，你……你只照顧我有飯吃，有衣穿，可是……可是你幾時照顧到我的心事了？你從來就不理會我心中想什麼。」蕭峰越聽越驚，不敢接口。

　　阿紫轉背了身子，續道：「那時候我眼睛瞎了，知道你決不會喜歡我，我也不來跟你親近。現下我眼睛好了，你仍不來睬我，我……什麼地方不及阿朱了？相貌沒她好看麼？人沒她聰明麼？只不過她已經死了，你就時時刻刻惦念著她。我……我恨不得那日就給你一掌打死了，你也會像想念阿朱的一般念著我……」

　　她說到傷心處，突然一轉身，撲在蕭峰懷裡，大哭起來。蕭峰一時手足無措，不知說什麼才好。

　　阿紫嗚咽一陣，又道：「我怎麼是小孩子？在那小橋邊的大雷雨之夜，我見到你打死我姊姊，哭得這麼傷心，我心中就非常非常喜歡你。我心中說：『你不用這麼難受。你沒了阿朱，我也會像阿朱這樣，真心真意的待你好。』我打定了主意，我一輩子要跟著你。可是你又偏偏不許，於是我心中說：『好吧，你不許我跟著你，那麼我便將你弄得殘廢了，由我擺佈，叫你一輩子跟著我。』」

　　蕭峰搖了搖頭，說道：「這些舊事，那也不用提了。」

　　阿紫叫道：「怎麼是舊事？在我心裡，就永遠和今天的事一樣新鮮。我又不是沒跟你說過，你就從來不把我放在心上。」

　　蕭峰輕輕撫摩阿紫的秀髮，低聲道：「阿紫，我年紀大了你一倍有餘，只能像叔叔、哥哥這般的照顧你。我這一生只喜歡過一個女子，那就是你的姊姊。永遠不會有第二個女子能代替阿朱，我也決計不會再去喜歡哪一個女子。皇上賜給我一百多名美女，我從來正眼也不去瞧上一眼。我關懷你，全是為了阿朱。」

　　阿紫又氣又惱，突然伸出手來，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記巴掌。蕭峰若要閃避，這一掌如何能擊到他臉上？只是見阿紫見得臉色慘白，全身發顫，目光中流露出淒苦之色，看了好生難受，終於不忍避開她這一掌。

　　阿紫一掌打過，好生後悔，叫道：「姊夫，是我不好，你……你打還我，打還我！」

　　蕭峰道：「這不是孩子氣麼？阿紫，世上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用不著這麼傷心！你的眼光為什麼這麼悲傷？姊夫是個粗魯漢子，你老是陪伴著我，叫你心裡不痛快！」

　　阿紫道：「我眼光中老是現出悲傷難過的神氣，是不是？唉，都是那醜八怪累了我。」蕭峰問道：「什麼那醜八怪累了你？」阿紫道：「我這對眼睛，是那個醜八怪、鐵頭人給我的。」蕭峰一時未能明白，問道：「醜八怪？鐵頭人？」阿紫道：「那個丐幫幫主莊聚賢，你道是誰？說出來當真教人笑破了肚皮，竟然便是那個給我套了一個鐵面具的游坦之。就是那聚賢莊二莊主游駒的兒子，曾用石灰撒過你眼睛的。也不知他從什麼地方學來了一些古怪武功，一直跟在我身旁，拚命討我歡心。我可給他騙得苦了。那時我眼睛瞎了，又沒旁人依靠，只好莊公子長、莊公子短的叫他，現下想來，真是羞愧得要命。」

　　蕭峰奇道：「原來那丐幫的莊幫主，便是受你作弄的鐵丑，難怪他臉上傷痕纍纍，想是揭去鐵套時弄傷了臉皮。這鐵丑便是游坦之嗎？唉，你可真也太胡鬧了，欺侮得人家這個樣子。這人不念舊惡，好好待你，也算難得。」

　　阿紫冷笑道：「哼，什麼難得？他哪裡安好心了？只想哄得我嫁了給他。」

　　蕭峰想起當日在少室山上的情景，游坦之凝視阿紫的目光之中，依稀是孕育深情，只是當時沒加留心，便道：「你得知真相，一怒之下便將他殺了？挖了他的眼睛？」阿紫搖頭道：「不是，我沒殺他，這對眼睛是他自願給我的。」蕭峰更加不懂了，問道：「他為什麼肯將自己的眼珠挖出來給你？」

　　阿紫道：「這人傻里傻氣的。我和他到了縹緲峰靈鷲宮裡，尋到了你的把弟虛竹，請他給我治眼。虛竹子找了醫書看了半天，說道必須用新鮮的活人眼睛換上才成。靈鷲宮中個個是虛竹子的下屬，我既求他換眼，便不能挖那些女人的眼睛。我叫游坦之到山下去擄一個人來。這傢伙卻哭了起來，說道我治好眼睛，看到了他真面目，便不會再理他了。我說不會不理他，他總是不信。哪知道他竟拿了尖刀，去找虛竹子，願意把自己的眼睛換給我。虛竹子說什麼不肯答允。那鐵頭人便用刀子在他自己身上、臉上劃了幾刀，說道虛竹子倘若不肯，他立即自殺。虛竹子無奈，只好將他的眼睛給我換上。」

　　她這般輕描淡寫的說來，似是一件稀鬆尋常之事，但蕭峰聽入耳中，只覺其中的可畏可怖，較之生平種種驚心動魄的兇殺鬥毆，實尤有過之。他雙手發顫，拍的一聲，擲去了手中酒袋，說道：「阿紫，是游坦之甘心情願的將眼睛換了給你？」阿紫道：「是啊。」蕭峰道：「你……你這人當真是鐵石心腸，人家將眼睛給你，你便受了？」

　　阿紫聽他語氣嚴峻，雙眼一眨一眨的，又要哭了出來，突然說道：「姊夫，你的眼睛倘若盲了，我也甘心情願將我的好眼睛換給你。」

　　蕭峰聽她這兩句說得情辭懇摯，確非虛言，不由得心中感動，柔聲道：「阿紫，這位游君對你如此情深一往，你在福中不知福，除他之外，世上哪裡再去找第二位有情郎君去？他現下是在何處？」

　　阿紫道：「多半還是在靈鷲宮，他沒有眼睛，這險峻之極的縹緲峰如何下來？」

　　蕭峰道：「啊，說不定二弟又能找到哪一個死囚的眼睛再給他換上。」阿紫道：「不成的，那小和尚………不，虛竹子說道，我的眼睛只是給丁春秋那老賊毒壞了眼膜，筋脈未斷，因此能換。鐵醜的眼睛挖出時，筋脈都斷，卻不能再換了。」蕭峰道：「你快去陪他，從此永遠不再離開他。」阿紫搖頭道：「我不去，我只跟著你，那個醜得像妖怪的人，我多瞧一眼便要作嘔了，怎能陪著他一輩子？」蕭峰怒道：「人家面貌醜雖，心地可比你美上百倍！我不要你陪，不要再見你！」阿紫頓足哭道：「我……我……」

　　只聽得門外腳步聲響，兩名衛士齊聲說道：「聖旨到！」跟著廳門打開。蕭峰和阿紫一齊轉身，中只見一名皇帝的使者走進廳來。

　　遼國朝廷禮儀，遠不如宋朝的繁複，臣子見到皇帝使者，只是肅立聽旨便是，用不著什麼換朝服，擺香案，跪下接旨。那使者朗聲說道：「皇上宣平南公主見駕。」

　　阿紫道：「是！」拭了眼淚，跟著那使者去了。

　　蕭峰瞧著阿紫的背影，心想：「這游坦之對她鍾情之深，當真古今少有。只因阿紫情竇初開之時，恰和我朝夕相處，她重傷之際，我又不避男女之嫌，盡心照料，以致惹得她對我生出一片滿是孩子氣的癡心。我務須叫她回到游君身邊，人家如此待她，她如背棄這雙眼已盲之人，老天爺也是不容。」耳聽得那使者和阿紫的腳步聲漸漸遠去，終於不再聽聞，又想到耶律洪基命他伐宋的旨意。

　　「皇上叫阿紫去幹什麼？定是要她勸我聽命伐宋。我如堅不奉詔，國法何存？適才在南郊爭執，皇上手按刀柄，已啟殺機，想是他顧念君臣之情，兄弟之義，這才強自克制。我如奉命伐宋，帶兵去屠殺千千萬萬宋人，於心卻又何忍？何況爹爹此刻在少林寺出家，若聽到我率軍南下，定然大大不喜。唉，我抗拒君命乃是不忠，不顧金蘭之情乃是不義，但若南下攻戰，殘殺百姓是為不仁，違父之志是為不孝。忠孝難全，仁義無法兼顧，卻又如何是好？罷，罷，罷！這南院大王是不能做了，我掛印封庫，給皇上來個不別而行。卻又到哪裡去？莽莽乾坤，竟無我蕭峰的容身之所。」

　　他提起牛皮酒袋，又喝了兩口酒，尋思：「且等阿紫回來，和他同上縹緲峰去，一來送她和游君相聚，二來我在二弟處盤桓些時，再作計較。」

　　阿紫隨著使者來到御營，見到耶律洪基，衝口便道：「皇上，這平南公主還給你，我不做啦！」

　　耶律洪基宣阿紫來，不出蕭峰所料，原是要她去勸蕭峰奉旨南征，聽她劈頭便這麼說，不禁皺起了眉頭，怫然道：「朝廷封賞，是國家大事，又不是小孩兒的玩意，豈能任你要便要，不要便不要？」他一向因蕭峰之故，愛屋及烏，對阿紫總是和顏悅色，此刻言語卻說得重了。阿紫哇的一聲，放聲哭了起來。耶律洪基一頓足，說道：「亂七八糟，亂七八糟，真不成話！」

　　忽聽得帳後一個嬌媚的女子聲音說道：「皇上，為什麼事惱？怎麼把人家小姑娘嚇唬哭了？」說著環珮叮噹，一個貴婦人走了出來。

　　這婦人眼波如流，掠發淺笑，阿紫認得她是皇帝最寵幸的穆貴妃，便抽抽噎噎的說道：「穆貴妃，你倒來說句公道話，我說不做平南公主，皇上便罵我呢。」

　　穆貴妃見她哭得楚楚可憐，多時不見，阿紫身材已高了些，容色也更見秀麗，向耶律洪基橫了一眼，抿嘴笑道：「皇上，她不做平南公主，你便封她為平南貴妃吧。」

　　耶律洪基一拍大腿，道：「胡鬧，胡鬧！我封這孩子，是為了蕭峰兄弟，一個平南大元帥，一個平南公主，好讓他們風風光光的成婚。哪知蕭峰不肯做平南大元帥，這姑娘也不肯做平南公主。是了，你是南蠻子，不願意我們去平南，是不是？」語氣中已隱含威脅之意。

　　阿紫道：「我才不理你們平不平南呢！你平東也好，平西也好，我全不放在心上。可是我姊夫……姊夫卻要我嫁給一個瞎了雙眼的醜八怪。」洪基和穆貴妃聽了大奇，齊問：「為什麼？」阿紫不願詳說其中根由，只道：「我姊夫不喜歡我，逼我去嫁給旁人。」

　　便在這時，帳外有人輕叫：「皇上！」耶律洪基走到帳外，見是派給蕭峰去當衛士的親信。那人低聲道：「啟稟皇上：蕭大王在庫門口貼了封條，把金印用黃布包了，掛在樑上，瞧這模樣，他……他……他是要不別而行。」

　　耶律洪基一聽，不由得勃然大怒，叫道：「反了，反了！他還當我是皇帝麼？」略一思索，道：「喚御營指揮來！」片刻間御營都指揮來到身前。耶律洪基道：「你率領兵馬，將南院大王府四下圍住了。」又下旨：「傳令緊閉城門，任誰也不許出入。」他生恐蕭峰要率部反叛，不住口的頒發號令，將南院大王部下的大將一個個傳來。

　　穆貴妃在御帳中聽得外面號角之聲不絕，馬蹄雜沓，顯是起了變故。契丹人於男女之事的界限看得甚輕，她便走到帳外，輕聲問耶律洪基道：「陛下，出了什麼事？幹麼這等怒氣衝天的？」耶律洪基怒道：「蕭峰這廝不識好歹，居然想叛我而去。這廝心向南朝，定是要向南蠻報訊。他多知我大遼的軍國秘密，到了南朝，便成我的心腹大患。」穆貴妃沉吟道：「常聽陛下說道，這廝武功好生了得，倘若拿他不住，給他衝出重圍，倒是一個禍胎。」耶律洪基道：「是啊！」吩咐衛士：「傳令飛龍營、飛虎營、飛豹營，火速往南院大王府外增援。」御營衛士應命，傳令下去。

　　穆貴妃道：「陛下，我有個計較。」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陣。耶律洪基點頭道：「卻也使得。此事基成，朕重重有賞。」穆貴妃微笑道：「但教討得陛下歡心，便是重賞了。陛下這般待我，我還貪圖什麼？」

　　御營外調動兵馬，阿紫坐在帳中，卻毫不理會。契丹人大呼小叫的奔馳來去，她昔日見得多了，往往出去打一場獵，也是這麼亂上一陣，渾沒想到耶律洪基調動兵馬，竟然是要去捉拿蕭峰。她坐在一隻駱駝鞍子上，心亂如麻：「我對姊夫的心事，他又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他竟間點也沒將我放在心上，要我去陪伴那個醜八怪。我……我寧死也不去，不去，不去，偏偏不去！」心中這般想著，右足尖不住踢著地氈上織的老虎頭。

　　忽然間一隻手輕輕按上了她肩頭，阿紫微微一驚，抬起頭來，遇到的是穆貴妃溫柔和藹的眼光，只聽她笑問：「小妹妹，你在出什麼神？在想你姊夫，是不是？」阿紫聽她說到自己心底的私情，不禁暈紅了雙頰，低頭不語。穆貴妃和她並排而坐，拉過她一隻手，輕輕撫摸，柔聲道：「小妹妹，男人家都是粗魯暴躁的脾氣，尤其像咱們皇上哪，南院大王哪，那是當世的英雄好漢，要想收服他們的心，可著實不容易。」阿紫點了點頭，覺得她這幾句話甚是有理。穆貴妃又道：「我們宮裡女人成百成千，比我長得美麗的，比我更會討皇上歡心的，可也不知有多少。皇上卻最寵愛我，一半雖是緣份，一半也是上京聖德寺那位老和尚的眷顧。小妹子，你姊夫現下的心不在你身上，你也不用發愁。待我跟皇上回上京去時，你同我們一起去，到聖德氏去求求那位高僧，他會有法子的。」

　　阿紫奇道：「那老和尚有什麼法子？」穆貴妃道：「此事我便跟你說了，你可千萬不能跟第二個人說。你得發個誓，決不能洩漏秘密。」阿紫便道：「我若將穆貴妃跟我說的秘密洩漏出去，亂刀分屍，不得好死。」穆貴妃沉吟道：「不是我信不過你，只是這件事牽涉太也重大，你再發一個重些的誓。」阿紫好！」我要是洩漏了你告知我的秘密，叫我……叫我給我姊夫親手一掌打死。」說到這裡，心中有些淒苦，也有些甜蜜。

　　穆貴妃點頭道：「給自己心愛的男人一掌打死，那確是比人亂刀分屍還慘上百倍。這我就信你了。好妹子，那位高僧佛法無邊，神通廣大，我向他跪求之後，他便給我兩小瓶聖水，叫我通誠暗祝，悄悄給我心愛的男人喝下一瓶。那男人便永遠只愛我一人，到死也不變心。我已給皇上喝了一瓶，這還剩下一瓶。」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醉紅色的小瓷瓶來，緊緊握在手中，唯恐跌落。其實地下鋪著厚厚的地氈，便掉在地下，也不打緊。

　　阿紫既驚且喜，求道：「好姊姊，給我瞧瞧。」她自幼便在星宿派門下，對這類蠱惑人心的法門向來信之不疑。穆貴妃道：「瞧瞧是可以，卻不能打翻了。」雙手捧了瓷瓶，鄭而重之的遞過去。阿紫接了過來，拔去瓶塞，在鼻邊一嗅，覺有一股淡淡的香氣。穆貴妃伸手將瓷瓶取過，塞上木塞，用力掀了幾下，只怕藥氣走失，說道：「本來嘛，我分一些給你也是不妨。可是我怕萬一皇上日後變心，這聖水還用得著。」

　　阿紫道：「你說皇上喝了一瓶之後，便對你永不變心了？」穆貴妃微笑道：「話是這麼說，可不知聖水的效果是不是真有這麼久。否則那聖僧幹麼要給我兩瓶？我更擔心這聖水落入了別的嬪妃手中，她們也去悄悄給皇上喝了，皇上就算對我不變心，卻也要分心……」

　　正說到這裡，只聽得耶律洪基在帳外叫道：「阿穆，你出來，我有話對你說。」穆貴妃笑道：「來啦！」匆匆奔去，嗒的一聲輕響，那小瓷瓶從懷中落了出來，竟然沒有察覺。

　　阿紫又驚又喜，待她一踏出帳外，立即縱身而前，拾起瓷瓶，揣入懷中，心道：「我快拿去給姊夫喝了，另外灌些清水進去，再還給穆貴妃，反正皇上已對她萬分寵幸，這聖水於她也無甚用處。」當即揭開後帳，輕輕爬了出去，一溜煙的奔向南院大王王府。

　　但見王府外兵卒眾多，似是南院大王在調動兵馬。阿紫走進大廳，只見蕭峰背負雙手，正在滴水簷前走來走去，似是老大的不耐煩。

　　他一見阿紫，登時大喜，道：「阿紫，佻回來就好，我只怕你給皇上扣住了，不得脫身呢。咱們這就動身，遲了可來不及啦。」阿紫奇道：「到哪裡去？為什麼遲了就來不及？皇上又為什麼要扣住我？」

　　蕭峰道：「你聽聽！」兩人靜了下來，只聽王府四周馬蹄之聲不絕，夾雜著鐵甲鏘鏘，兵刃交鳴，東南西北都是如此。阿紫道：「幹什麼？你要帶兵去打仗麼？」

　　蕭峰苦笑道：「這些兵都不歸我帶了。皇上起了疑我之意，要來拿我。」阿紫道：「好啊，咱們好久沒打架了，我和你便衝殺出去。」蕭峰搖頭道：「皇上待我恩德不小，封我為南院大王，此番又親自前來，給我加官晉爵。此時所以疑我，不過因我決意不肯南征之故。我若傷他部屬，有虧兄弟之義，不免惹得天下英雄恥笑，說我蕭峰忘恩負義，對不起人。阿紫，咱們這就走吧，悄悄的不別而行，讓他拿我不到，也就是了。」

　　阿紫道：「嗯，咱們便走。姊夫，卻到哪裡去？」蕭峰道：「去縹緲峰靈鷲宮。」阿紫的臉色登時沉了下來，道：「我不去見好醜八怪。」蕭峰道：「事在緊急，去不去縹緲峰，待離了險地之後再說。」

　　阿紫心道：「你要送我去縹緲峰，顯是全沒將我放在心上，還是乘早將聖水給你喝了，只要你對我傾心，自會聽我的話。若是遷延，只怕穆貴妃趕來奪還。」當下說道：「也好！我去拿幾件替換衣服。」

　　匆匆走到後堂，取過一隻碗來，將瓷瓶中聖水倒入碗內，又倒入大半碗酒，心中默禱：「菩薩有靈，保佑蕭峰飲此聖水之後，全心全意的愛我阿紫，娶我為妻，永不再想念阿朱姊姊！」回到廳上，說道：「姊夫，你喝了這碗酒提提神。這一去，咱們再也不回來了。」

　　蕭峰接過酒碗，燭光下見阿紫雙手發顫，目光中現出異樣的神采，臉色又是興奮，又是溫柔，不由得心中一動：「當年阿朱對我十分傾心之時，臉上也是這般的神氣！唉，看來阿紫果真對我也是一片傾心！」當即將大半碗酒喝了，問道：「你取了衣服沒有？」

　　阿紫見他喝了聖水，心中大喜，道：「不用拿衣服了，咱們走吧！」

　　蕭峰將一個包裹負在背上，包中裝著幾件衣服，幾塊金銀，低聲道：「他們定是防我南奔，我偏偏便向北行。」攜著阿紫的手，輕輕開了邊門，張眼往外一探，只見兩名衛士並肩巡視過來。蕭峰藏身門後，一聲咳嗽，兩名衛士一齊過來查看。蕭峰伸指點出，早將二人點倒，拖入樹蔭之下，低聲道：「快換上這兩人的盔甲。」阿紫喜道：「妙極！」兩人剝下衛士盔甲，穿戴在自己的身上，手中各持一柄長矛，並肩巡查過去。阿紫將頭盔戴得低低的壓住了眉毛，偷眼看蕭峰時，見他縮身弓腰而行，不禁心下暗笑。兩人走得二十幾步，便見一名帥營親兵的十夫長帶著十名親兵，巡查過來。蕭峰和阿紫站立一旁，舉矛致敬。

　　那十夫長點了點頭，便即行過，火反映照耀之下，見阿紫一身衣甲直拖到地，不大稱身，不由得向她多瞧一眼，又見她腰刀的刀鞘也拖在地下，心中有氣，揮拳便向她肩頭打去，喝道：「你穿的什麼衣服？」阿紫只道事洩，反手一勾，勾住他手腕，左足向他腰眼裡踢去。那十夫長叫聲「啊喲」，直跌了出去。

　　蕭峰道：「快走！」拉著她手腕，即前搶出。那十名親兵大聲叫了起來：「有奸細！有刺客！」還不知道二人乃是蕭峰和阿紫。兩人行得一程，只見迎面十餘騎馳來，蕭峰舉起長矛，橫掃過去，將馬上乘者紛紛打落，右手一提，將阿紫送上馬背，自己飛身上了一匹馬，拉轉馬頭，直向北門衝去。

　　這時南院大王王府四周的將卒已得到訊息，四面八方圍將上來。蕭峰縱馬疾馳，果然不出他所料，遼兵十分之八佈於南路，防他逃向南朝，北門一帶稀稀落落的沒多少人。這些將士一見蕭峰，心下已自怯了，雖是迫於軍令，上前攔阻，但給蕭峰一喝一衝，不由得紛紛讓路，遠遠的在後吶喊追趕。待御營都指揮增調人馬趕來，蕭峰和阿紫已自去得遠了。

　　蕭峰縱馬來到北門，見城門已然緊閉，城門先密密麻麻的排著一百餘人，各挺長矛，擋住去路。蕭峰倘若衝殺過去，這百餘名遼兵須攔他不住，但他只求脫身，實不願多傷本國軍士，左手一伸，將阿紫從馬背上抱了過來，右足在鐙上一點，雙足已站上了馬背，跟著提了一口氣，飛身便往城門撲去。這一撲原不能躍上城頭，但他早已有備，待身子向下沉落，右手長矛已向城牆插去，一借力間，飛身上了城頭。

　　向城外一望，只見黑黝黝地並無燈火，顯是無人料他會逾城向北，竟無一兵一卒把守。蕭峰一聲長嘯，向城內朗聲叫道：「你們去稟告皇上，說道蕭峰得罪了皇上，不敢面辭。皇上大恩大德，蕭峰永不敢忘。」

　　他攬住阿紫的腰，轉過身來，只要一跳下城頭，那就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再也無拘無束了。

　　心下微微一喜，正要縱身下躍，突然之間，小腹中感到一陣劇痛，跟著雙臂酸麻，攬在阿紫腰間的左臂不由自主的鬆開，接著雙膝一軟，坐倒在地，肚中猶似數千把小刀亂剜亂刺般劇痛，忍不住「哼」了一聲。阿紫大驚，叫道：「姊夫，你怎麼了？」蕭峰全身痙攣，牙關相擊，說道：「我……我……中了……中了劇……劇毒……等一等……我運氣……運氣逼毒……」當即氣運丹田，要將腹中的毒物逼將出來。哪知不運氣倒還罷了，一提氣間，登時四肢百骸到處劇痛，丹田中內息只提起數寸，又沉了下去，蕭峰耳聽得馬蹄聲奔騰，數千騎自南向北馳來，又提一口氣，卻覺四肢已無知覺，知道所中之毒厲害無比，不能以內力逼出，便道：「阿紫，你快快去吧，我……我不能陪你走了。」

　　阿紫一轉念間，已恍然大悟，自己是中了穆貴妃的詭計，她騙得自己拿聖水去給蕭峰服下，這哪裡是聖水，其實是毒藥。她又驚又悔，摟住蕭峰的頭頸，哭道：「姊夫……是我害了你，這毒藥是我給你喝的。」蕭峰心頭一凜，不明所以，問道：「你為什麼要害死我？」阿紫哭道：「不，不！穆貴妃給了我一瓶水，她騙我說，如給你喝了，你就永遠永遠的喜歡我，會……會娶我為妻。我實在傻得厲害，姊夫，我跟你一起死，咱們再也不會分開。」說著抽出腰刀，便要往自己頸中抹去。

　　蕭峰道：「且……且慢！」他全身如受烈火烤炙，又如鋼刀削割，身內向外同時劇痛，難以思索，過了好一會，才明白阿紫言中之意，說道：「我不會死，你不用尋死。」

　　只聽得兩扇厚重的城門軋軋的開了。數百名騎兵衝出北門，吶喊佈陣。一隊隊兵馬自南而來，絡繹出城。蕭峰坐在城頭，向北望去，見火把照耀數里，幾條火龍遠在蜿蜒北延，回頭南望，小半個城中都是火把，心想：「皇上將御營的兵馬盡數調了出來，來拿我一人。」只聽內城外的將卒齊聲大叫：「反賊蕭峰，速速投降。」

　　蕭峰腹中又是一陣劇痛，低聲道：「阿紫，你快快設法逃命去吧。」阿紫道：「我親手下毒害死了你，我怎能獨活？我……我……我跟你死在一起。」蕭峰苦笑道：「這不是殺人的毒藥，只是令我身受重傷，無法動手而已。」

　　阿此喜道：「當真？」轉身將蕭峰拉著伏到自己背上。可是她身形纖小，蕭峰卻是特別魁偉，阿紫負著著他站起身來，蕭峰仍是雙足著地。便在這時，十餘名契丹武士已爬上城來，一手執刀，一手高舉火把，卻都畏懼蕭峰，不敢迫近。

　　蕭峰道：「抗拒無益，讓他們來拿吧！」阿紫哭道：「不，不！誰敢動你一根汗毛，我便將他殺了。」蕭峰道：「不可為我殺人。假如我肯殺人，奉旨領兵南征便是，又何必鬧到這個田地？」提高噪子道：「如此畏畏縮縮，算得什麼契丹男兒？同我一起去見皇上。」

　　眾武士一怔，一齊躬身，恭恭敬敬的道：「是！咱們奉旨差遣，對大王無禮，尚請大王莫怪！」蕭峰為南院大王雖時日無多，但厚待部屬，威望著於北地，契丹武士十分敬服。在人群之中，大家隨聲附和，大叫「反賊蕭峰」，一到和他面面相對，自然生出敬畏之心，不敢稍有無禮了。

　　蕭峰扶著阿紫的肩頭，掙扎著站起身來，五臟六腑，卻痛得猶如互在扭打咬嚙一般，眾兵士站在丈許之外，還刀入鞘，眼看他一步步從石級走下城頭。眾將士一見蕭峰下來，不由自主的都翻身下馬，城內城外將士逾萬，霎時間鴉雀無聲。

　　蕭峰在火光下見到這些誠樸而恭謹的臉色，胸口驀地感到一絲溫暖：「我若南征，這裡萬餘將士，只怕未必有半數能回歸北國。倘若我真能救得這許許多多生靈，皇上縱然將我處死，那也是死而無恨。就只怕皇上殺了我後，又另派別人領軍南征。」想到這裡，胸口又是一陣劇痛，身子搖搖欲墜。

　　一名將軍牽過自己的坐騎，扶著蕭峰上馬。阿紫也乘了匹馬，跟隨在後。一行人前呼後擁，南歸王府。眾將士雖然拿到蕭峰，算是立了大功，卻殊無歡忭之意。但聽得鐵甲鏘鏘，數萬隻鐵蹄擊在石板街上，響成一片，卻無半句歡呼之聲。

　　一行人經行北門大街，來到白馬橋邊，蕭峰縱馬上橋。阿此突然飛身而起，雙足在鞍上一登，嗤的一聲輕響沒入了河中。蕭峰見此意外，不由得一驚，但隨即心下喜歡，想起最初與這頑皮姑娘相見之時，她沉在小鏡湖底詐死，水性之佳，實是少見，連她父母都被瞞過了，這時她從水中遁走，那再好也沒有了，只是從此只怕再無相見之日，心間卻又悵悵，大聲道：「阿紫，你何苦自尋短見？皇上又不會難為你，何必投河自盡？」

　　眾將士聽得蕭峰如此說，又見阿紫沉入河中之後不再冒起，只道她真是尋了短見。皇帝下旨只拿蕭峰一人，阿紫是尋死也好，逃生也好，大家也不放在心上，在橋頭稍立片刻，見河中全無動靜，又都隨著蕭峰前行。

　　（第四十九回完）

## 第50章 教單于折箭　六軍辟易　奮英雄怒

　　到得王府，耶律洪基不和蕭峰相見，下令御營都指揮使扣押。那都指揮使心想蕭大王天生神力，尋常監牢如何監他得住？當下心生一計，命人取過最大最重的鐵鏈鐵銬，鎖了他手腳，再將他囚在一隻大鐵籠中。這隻大鐵籠，便是當年阿紫玩獅時囚禁猛獅之用，籠子的每根鋼條都是粗如兒臂。

　　鐵籠之外，又派一百名御營親兵，各執長矛，一層層的圍了四圈，蕭峰在鐵籠中如有異動，眾親兵便能將長矛刺入籠中，任他力氣再大，也無法在剎那之間崩脫鐵鎖鐵銬，破籠而出。王府之外，更有一陣親兵嚴密守衛。耶律洪基將原來駐京南京的將士都調出了南京城，以防他們忠於蕭峰，作亂圖救。

　　蕭峰靠在鐵籠的欄杆上，咬牙忍受腹中劇痛，也無餘暇多想。直過了十二個明辰，到第二日晚間，毒藥的藥性慢慢消失，劇痛才減。蕭峰力氣漸復，但處此情境，卻又如何能夠脫困？他心想煩惱也是無益，這一生再凶險的危難也經歷過不少，難道我蕭峰一世豪傑，就真會困死於這鐵籠之中？好在眾親兵敬他英雄，看守雖絕不鬆懈，但好酒好飯管待，禮數不缺。蕭峰放杯痛飲，數日後鐵籠旁酒罈堆積。

　　耶律洪基始終不來瞧他，卻派了幾名能言善辯之士來好言相勸，說道皇上寬洪大度，顧念昔日的情義，不忍加刑，要蕭峰悔罪求饒。蕭峰對這些說客正眼也不瞧上一眼，自管自的斟酒而飲。

　　如此過了月餘，那四名說客竟毫不厭煩，每日裡只是搬弄陳腔濫調，翻來覆去的說個不停，說什麼「皇上待蕭大王恩德如山，你只有聽皇上的話，才有生路」，什麼「皇上神武，明見萬里之外，遠矚百代之後，聖天子宸斷是萬萬不會錯的，你務須遵照皇上所指的路走」等等，等等。這些說客顯然明知決計勸不轉蕭峰，卻仍是無窮無盡的喋喋不休。

　　一日蕭峰猛地起疑：「皇上又不是糊塗人，怎會如此婆婆媽媽的派人前來勸我？其中定中蹊蹺！」沉思半晌，突然想起：「是了，皇上早已調兵遣將，大舉南征，卻派了些不相干的人將我穩住在這裡。我明明已無反抗之力，他隨時可以殺我，又何必費這般心思？」

　　蕭峰再一思索，已明其理：「皇上自逞英雄，定要我口服心服，他親自提兵南下，取了大宋的江山，然後到我面前來誇耀一番。他生恐我性子剛強，一怒之下，絕食自盡，是以派了這些猥瑣小人來對我胡說八道。」

　　他早將一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既困於籠中，無計可以脫身，也就沒放在心上。他雖不願督軍南征，卻也不是以天下之憂而憂的仁人志士，想到耶律洪基既已發兵，大劫無可挽回，除了長歎一聲、痛飲十碗之外，也就不去多想了。

　　只聽那四名說客兀自絮絮不已，蕭峰突然問道：「咱們契丹大軍，已渡過黃河了吧？」四名說客愕然相顧，默然半晌。一名說客道：「蕭大王此言甚是，咱們大軍═日便發，黃河雖未渡過，卻也是指顧間的事。」蕭峰點頭道：「原來大軍尚未出發，不知哪一天是黃道吉日？」四名說客互使眼色。一個道：「咱們是小吏下僚，不得與聞軍情。」另一個道：「只須蕭大王回心轉意，皇上便會親自來與大王商議軍國大事。」

　　蕭峰哼了一聲，便不再問，心想：「皇上倘若勢如破竹，取了大宋，便會解我去汴梁相見。但如敗軍而歸，沒面目見我，第一個要殺的人便是我。到底我盼他取了大宋呢，還是盼他敗陣？嘿嘿，蕭峰啊蕭峰，只聽你自己也是不易回答吧！」

　　次日黃昏時分，四名說客又搖搖擺擺的進來。看守蕭峰的眾親兵老是聽著他們的陳腔濫調，早就膩了。一見四人來到，不禁皺了眉頭，走開幾步。一個多月來蕭峰全無掙扎脫逃之意，監視他的官兵已遠不如先前那般戒慎提防。

　　第一名說客咳嗽一聲，說道：「蕭大王，皇上有旨，要你接旨，你若拒不奉命，那便罪大惡極。」這些話蕭峰也知聽過幾百遍了，可是這一次聽得這人說話的聲音有些古怪，似是害了喉病，不禁向他瞧了一眼，一看之下，登時大奇。

　　只見這說客擠眉弄眼，臉上作出種種怪樣，蕭峰定晴一看，見睇人此貌與先前不同，再凝神瞧時，不由得又驚又喜，只見這人稀稀落落的鬍子都是黏上去的，臉上搽了一片淡墨，黑黝黝的甚是難看，但焦黃鬍子下透出來的，卻是櫻口端鼻的俏麗之態，正是阿紫。只聽他壓低噪子，含含糊糊的道：「皇上的話，那是永遠不會錯的，你只須遵照皇上的話做，定有你的好處。喏，這是咱們大遼皇帝的聖諭，你恭恭敬敬的讀上幾遍吧。」說著從大袖中取出一張紙來，對著蕭峰。

　　其時天色已漸昏暗，幾名親兵正在點亮大廳四周的燈籠燭光。蕭峰藉著燭光，向那紙上瞧去，只見上面寫著八個細字：「大援已到，今晚脫險。」蕭峰哼的一聲，搖了搖頭。阿紫說道：「咱們這次發兵，軍馬可真不少，士強馬壯，自然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你休得擔憂。」蕭峰道：「我就是為了不願多傷生靈，皇上才將我囚禁。」阿紫道：「要打勝仗，靠的是神機妙算，豈在多所殺傷。」

　　蕭峰向另外三名說客瞧去，見那三人或搖摺扇，或舉大袖，遮遮掩掩的，不以面目示人，自然是阿紫約來的幫手了。蕭峰歎了口氣，道：「你們一番好意，我也甚是感激，不過敵人防守嚴密，攻城掠地，殊無把握……」

　　話猶未了，忽聽得幾名親兵叫了起來：「毒蛇！毒蛇！那裡來的這許多蛇！」只見廳門、窗格之中，無數毒蛇湧了進來，昂首吐舌，蜿蜒而進，廳中登時大亂。蕭峰心中一動：「瞧這些毒蛇的陣勢，倒似是我丐幫兄弟親在指揮一般！」

　　眾親兵提起長矛、腰刀，紛紛拍打。親兵的管帶叫道：「伺候蕭大王的眾親兵不得移動一步，違令者斬！」這管帶極是機警，見群蛇來得怪異，只怕一亂之下，蕭峰乘機脫逃。圍在鐵籠外的眾親兵果然屹立不動，以長矛矛尖對準了籠內的蕭峰，但各人的目光卻不免斜過去瞧那些毒蛇，蛇兒游得近了，自是提起長矛拍打。

　　正亂間，忽聽得王府後面一陣喧嘩：「走水啦，快救火啊，快來救火！」那管帶喝道：「凱虎兒，去稟報指揮使使大人，是否將蕭大王移走！」凱虎兒是名百夫長，應聲轉身，正要奔出，忽聽有人在廳口厲聲喝道：「莫中了奸細的調虎離山之計，若有人劫獄，先將蕭峰一矛刺死。」正是御營都指揮使。他手提長刀，威飛凜凜的站在廳口。

　　突然間青影一閃，有人將一條青色小龍擲向他的面門。那指揮使舉刀去格，卻聽得嗤嗤之聲不絕，有人射出暗器，大廳中燭火全滅，登時漆黑一團。那指揮指「啊」的一聲大叫，身中暗器，向後便倒。

　　阿紫從袖中取出寶刀，伸進鐵籠，喀喀喀幾聲，確斷了蕭峰鐵鐐上的鐵鏈。蕭峰心想：「這獸籠的鋼欄極粗極堅，只怕再鋒利的寶刀一時也是難以砍斬。」便在此時，忽覺腳下的土地突然陷了下去。阿紫在鐵籠外低聲道：「從地道逃走！」跟著蕭峰雙足被地底下伸上來的一雙手握住，向下一拉，身子已被扯了下去，卻原來大理國的鑽地能手華赫艮到了。他以十餘日的功夫，打了一條地道，通到蕭峰的鐵籠之下。

　　華赫艮拉著蕭峰，從地道內爬將出去，爬行之速，真如在地面行走一般，頃刻間爬出百餘丈，扶著蕭峰站起身來，從洞口鑽了出去。只見洞口三個人滿臉喜色的爬將上來，竟是段譽、范驊、和巴天石。段譽叫道：「大哥！」撲上抱住蕭峰。

　　蕭峰哈哈一笑，道：「久聞華司徒神技，今日親試，佩服佩服。」

　　華赫艮喜道：「得蒙蕭大王金口一讚，實是小人生平第一榮華！」

　　此處離南院大王府未遠，四下裡都是遼兵喧嘩叫喊之聲。但聽得有人吹著號角，騎馬從屋外馳過，大聲叫道：「敵人攻打東門，御營親兵駐守原地，不得擅離！」范驊道：「蕭大王，咱們從西門衝出去！」蕭峰點頭道：「好！阿紫她們脫險沒有？」

　　范驊尚未回答，阿紫的聲音從地洞口傳了過來：「姊夫，你居然還惦讓著我。」聲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喀喇刺一響，便從地洞口鑽了上來，頦下兀自黏著鬍子，滿頭滿臉都是泥土灰塵，污穢之極。但在蕭峰眼裡瞧來，自從識得她以來，實以此刻最美。她拔出寶刀，要替蕭峰削去銬鐐。但那銬鐐貼肉鎖住，刀鋒稍歪，便會傷到皮肉，甚是不易切削，她將寶刀交給段譽，道：「哥哥，你來削。」段譽接過寶刀，內力到處，切鐵銬如切敗木。

　　這時地洞口又鑽上來三人，一是鍾靈，一是木婉清，第三個是丐幫的一名八袋弟子，乃是弄蛇的能手，適才大廳上群蛇亂竄，便是他鬧的玄虛。這人見蕭峰安好無恙，喜極流涕，道：「幫主，你老人家……」

　　蕭峰久已沒聽到有人稱他為「幫主」，見到這丐幫弟子的神情，心下也自傷感，說道：「這可難為你了。」他一言嘉獎，那八袋弟子又是感激，又覺榮耀，淚水直落下來。

　　范驊道：「大理國人馬已在東門動手，咱們乘亂走吧！蕭大王最好別出手，以免被人認了出來。」蕭峰道：「甚是！」九人從大門口衝出去。蕭峰回頭一望，原來那是一座殘敗的瓦屋，外觀半點也不起眼。阿紫以契丹話大叫：「走水啦！走水啦！」范驊、華赫艮等學著她的聲音，跟著大叫。范驊、巴天石等眼見街道上沒有遼兵，便到處縱火，霎時間燒起了七八個火頭。

　　九人徑向西奔。段譽等早已換上契丹人的裝束，這時城中已亂成一團，倒也無人加以注目，有時聽到大隊契丹騎兵追來，九人便在陰暗的屋角一躲。奔出十餘條街，只聽得北方號角響起，人聲喧嘩，大叫：「不好了，敵兵攻破北門，皇上給敵人擄了去啦！」

　　蕭峰吃了一驚，停步道：「遼帝被擒麼？三弟，遼帝是我結義兄長，他雖對我不仁，我卻不能對他不義，萬萬不可傷他……」阿紫笑道：「姊夫放心，這是靈鷲宮屬下三十六洞洞主、七十島島主，我教了他們這幾句契丹話，叫他們背得熟了，這時候來大叫大嚷，大放謠言，擾亂人心。南京城中駐有重兵，皇帝又有萬餘親兵保護，怎生擒得了他？」蕭峰又驚又喜，道：「二弟的屬下也都來了麼？」

　　阿紫道：「豈但小和尚的屬下而已，小和尚自己來了，連小和尚的老婆也來了。」蕭峰問道：「什麼小和尚的老婆？」阿紫笑道：「姊夫你不知道，虛竹子的老婆，便是西夏國公主，只不過她的臉始終用面幕遮著，除了小和尚一人之外，誰也不給瞧。我問小和尚：『你老婆美不美？』小和尚總是笑而不言。」

　　蕭峰在外奔逃之際，忽然聞此奇事，不禁頗為虛竹慶幸，向段譽瞧了一眼。段譽笑道：「大哥不須多慮，小弟毫不介懷，二哥也不算失信。這件事說來話長，咱們慢慢再談。」

　　說話之間，眾人又奔了一段路，只見前面廣場上一座高台大火燒得甚旺，台前旗桿上兩面大旗也都著火焚燒。蕭峰知道這廣場是南京城中的大校場，乃遼兵操練之用，不知何時搭了這座高台，自己卻是不知。

　　巴天石對段譽道：「陛下，燒了遼帝的點將台、帥字旗，於遼軍大大不吉，耶律洪基伐宋之行，只怕要另打主意了。」段譽點頭道：「正是。」

　　蕭峰聽他口稱「陛下」，而段譽點了點頭，心中又是一奇，道：「三弟……你做了皇帝嗎？」段譽黯然道：「先父不幸中道崩殂，皇伯父避位為僧，在天龍寺出家，命小弟接位。小弟無德無能，居此大位，實在慚愧得緊。」

　　蕭峰驚道：「啊喲，伯父去世了？三弟！你是大理國一國之主，如何可以身入險境，為了我而干冒奇險？若有絲毫損傷，我……我……如何對得起大理全國軍民？」

　　段譽嘻嘻一笑，說道：「大理乃僻處南疆的一個小國，這『皇帝』二字，更是僭號。小弟糊里糊塗，望之不似人君，哪裡有半點皇帝的味道？給人叫一聲『陛下』，實在是慚愧得緊。咱倆情逾骨肉，豈有大事遭厄，小弟不來與大哥同處患難之理？」

　　范驊道：「蕭大王這次苦諫遼帝，勸止伐宋。敝國上下，無不同感大德。遼帝倘若取得大宋，第二步自然來取大理。敝國兵微將弱，如何擋得住契丹的精兵？蕭大王救大宋便是救大理，大理縱然以傾國之力為大王效力，也是理所當然。」

　　蕭峰道：「我是個一勇之夫，不忍兩國攻戰，多傷人命，豈敢自居什麼功勞？」

　　正說之間，忽見南城火光沖天而起，一群群百姓拖男帶女，挾在兵馬間湧了過來，都道：「南朝少林寺的和尚連同無數好漢，攻破南門。」又有人道：「南院大王蕭峰作亂，降了宋朝，已將大遼的皇帝殺了。」更有幾名契丹人咬牙切齒的道：「這蕭峰叛國投敵，咱們恨膛得咬他的肉來吞入肚裡。」一人慌慌張張的問道：「萬歲爺真給蕭峰這奸賊害死了麼？」另一人道：「怎麼不真？我親眼見到蕭峰騎了匹白馬，衝到萬歲身前，一槍便在萬歲爺胸口刺了個窟窿。」另一個老者道：「蕭峰這狗賊為什麼怎地沒良心？他到底是咱們契丹人，還是漢人？」一個漢子道：「聽說他是假扮契丹人的南朝蠻子，這狗賊奸惡得緊，真連禽獸也不如！」

　　阿紫聽得這些人辱罵蕭峰，怒從心起，舉起馬鞭，便向身旁那契丹人抽去。蕭峰舉手一格，格開鞭子，搖了搖頭，低聲道：「且由得他們說去。」又問：「真的有少林寺眾高僧到來麼？」

　　那八袋弟子道：「好教幫主得知：段姑娘從南京出來，便遇到本幫吳長老，說起幫主為了大宋江山與千萬百姓，力諫遼帝侵宋，以致為遼國所囚。吳長老不信，說幫主既是遼人，豈有心向大宋之？當下潛入南京，親自打聽，才知段姑娘所言果然不虛，吳長老當即傳出本幫『青竹令』，將幫主的大仁大義，遍告中原各路英雄。中原武林為幫主的仁義所感，由少林寺高僧帶頭，一起援救幫主來了。」

　　蕭峰想起當日在聚賢莊上與中原群雄為敵，殺了不少英雄好漢，今日中原群雄卻來相救自己，心下又是難過，又是感激。

　　阿紫道：「丐幫眾花子四下送信，消息傳得還不快嗎？啊喲，不好，可惜，可惜！」段譽問道：「可惜什麼？」阿紫道：「我那座神木王鼎，在廳中點了香引蛇，匆匆忙忙的忘了帶出來。」段譽笑道：「這種旁門左道的東西，忘了就忘了，帶在身邊幹麼？」阿紫道：「哼，什麼旁門左道？沒有條件寶貝，那許多毒蛇便不會進來得這麼快，我姊夫也沒這麼容易脫身啦。」

　　說話間，正聽得乒乒乓乓，兵刃相交之聲不絕，火光中見無數遼兵正在互相格鬥。蕭峰奇道：「咦，怎麼自己人……」段譽道：「大哥，頭頸中縛了塊白巾的是咱們人。」阿紫取過一塊白巾，遞給蕭峰，道：「你繫上吧！」

　　蕭峰一瞥間，見眾遼兵難分敵我，不知去條誰好。亂砍亂殺之際，往往成了真遼兵自相殘殺的局面。那些頸縛白巾的人假遼兵，卻是一刀一槍都招呼在遼國的兵將身上。蕭峰眼見遼人一個個血肉橫飛，屍橫就地，拿著白布，不禁雙手發顫，心中有個聲音在大嚷：「我是契丹人，不是漢人！我是契丹人，不是漢是！」這塊白巾說什麼也系不到自己頸中。

　　便在此時，軋軋聲響，兩扇厚重的城門緩緩開了。段譽和范驊擁著蕭峰，一衝而出。

　　城門外火把照耀，無數丐幫幫眾牽了馬匹等候，眼見蕭峰衝出，登時歡聲如雷：「喬幫主！喬幫主！」火光燭天，呼聲動地。

　　只見兩條火龍分向左右移動，一乘馬在其間直馳而前。馬上一個老丐雙手高舉頭頂，端著那根丐幫幫主的信物打狗棒，正是吳長老。他馳到蕭峰身前，滾鞍下馬，跪在地下，說道：「吳長風受眾兄弟之托，將本幫打狗棒歸還幫主。我們實在糊塗該死，豬油蒙了心，冤枉好人，累得幫主吃了無窮的苦，大夥兒豬狗不分，只盼幫主大人不計小人過，念著我們一群沒爹沒娘的孤兒，重來做本幫之主。大夥兒受了奸人扇惑，說幫主是契丹胡狗，真是該死之極。大夥兒已將那奸徒全冠清亂刀分屍，為幫主出氣。」說著將打狗棒遞向蕭峰。

　　蕭峰心中一酸，說道：「吳長老，在下確是契丹人。多承各位重義，在下感激不盡，幫主之位，卻是萬萬不能當的。」說著伸手扶起吳長風。

　　吳長風臉色迷惘，抓頭搔耳，說道：「你……你又說是契丹人？你……你定是不肯做幫主，喬幫主，你瞧開些吧，別再見怪了！」

　　但聽得城內鼓聲響起，有大隊遼兵便要衝出。段譽叫道：「吳長老，咱們快走！遼兵勢大，一結成了陣勢，那可抵擋不住。」

　　蕭峰也知丐幫和中原群雄所以一時佔得上風，只不過攻了個對方措手不及，倘若真和遼兵硬鬥，千百名江湖漢子，如何能是數萬遼國精銳之師的敵手？何況這一仗打起來，雙手死傷均重，大違自己本願，便道：「吳長老，幫主之事，慢慢再說不遲。你快傳令，命眾兄弟向西退走。」

　　吳長老道：「是！」傳下號令，丐幫幫眾後隊作前隊，向西疾馳。不久虛竹子率領著靈鷲宮屬下諸女，以及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異士，殺將過來與眾人會合。奔出數里後，大理國的眾武士在傅思歸、朱丹臣等人率領之下也趕到了。但少林群僧和中原群豪卻始終未到。隱隱聽得南京城中殺聲大起。

　　蕭峰道：「少林派和中原豪傑在城中給截住了，咱們稍待片刻。」過了半晌，城中喊殺聲越來越響。段譽道：「大哥在此稍待，我去接應他們出來。」領著大理眾武士，回向南京城去。

　　其時天色漸明，蕭峰心下憂慮，不知中原群豪能否脫險，但聽得殺聲大振，大理國眾武士回衝，過了良久，始終不見群豪脫險來聚。

　　丐幫一名探子飛馬來報：「數千名鐵甲遼兵堵住了西門，大理國武士衝不進去，中原群豪也衝不出來。」虛竹右手一招，說道：「咱們靈鷲宮去打個接應。」領著二千餘名三山五□的好漢、靈鷲九部諸女，衝回來路。

　　蕭峰騎在馬上，遙向東望，但見南京城中濃煙處處，東一個火間，西一個火頭，不知已亂成怎麼一副樣子。等了半個時辰，又有一名探子來報：「大理段皇爺、靈鷲宮虛竹子先生殺開一條血路，已衝入城中去了。」

　　以往遇有戰鬥，蕭峰總是身先士卒，這一次他卻遠離戰陣，空自焦急關心，甚為不耐，說道：「我去瞧瞧！」阿紫、木婉清、鍾靈三女齊勸：「遼人只欲得你而甘心，千萬不可去冒險。」蕭峰道：「不妨！」縱馬而前，丐幫隨後跟來。

　　到得南京城西門外，只見城牆外、城牆頭、護城河兩岸伏著數百名死屍，有些是遼國兵將，也有不少是段譽和虛竹二人的下屬。城門將閉未閉，兩名島主手揮大刀，守在城門邊，正在猛砍衝過來的遼兵，不許關閉城門。

　　忽聽得南首、北首蹄聲大作，蕭峰驚道：「不好，大隊遼兵分從南北包抄，咱們可別困在這裡。」搶過一柄鐵槍折斷了，飛身躍起，槍頭在城牆上一戳，借力反躍，槍頭又在城牆上一戳，幾下縱躍，上了城頭，向城內望去時，只見西城方圓數里之間，東一堆、西一堆，中原豪傑被無數遼兵分開了圍攻，幾乎已成各自為戰之局。群豪武功雖強，但每一人要抵敵七八人至十人，鬥得久了，總不免寡不敵眾。

　　蕭峰站在城頭，望望城內，又望望城外，如何抉擇，實是為難萬分：群豪為搭救自己而來，總不能眼睜睜瞧著他們一個個死於遼兵刀下，但若躍下去相救，那便公然和遼國為敵，成為叛國助敵的遼奸，不但對不起自己祖宗，那也是千秋萬世永為本國同胞所唾罵。逃出南京，那是去國避難，旁人不過說一聲「蕭峰不忠」，可是反戈攻遼，卻變成極大的罪人了。

　　蕭峰行事向來乾脆爽淨，決斷極快，這時卻當真進退維谷，一瞥眼間，只見城牆邊七八名契丹武士圍住了兩名少林老僧狠鬥。一名少林僧手舞戒刀，口中噴血，顯是身受重傷，蕭峰凝神看去，認得他是玄鳴；另一名少林僧揮動禪仗拚命掩護，卻是玄石。兩名遼兵揮動長刀，砍向玄嗚。玄鳴重傷之下，無力擋架。玄石倒持禪仗，仗尾反彈上來，將兩柄長刀彈了回去。猛聽得玄鳴「啊」的一聲大叫，左肩中刀。玄石橫杖過去，將那遼兵打得筋折骨裂，但這一來胸口門戶大開，一名契丹武士舉矛直進，刺入玄石小腹。玄石禪仗壓將下來，那契丹武士登時頭骨粉碎，竟還比他先死片刻。玄鳴戒刀亂舞，已是不成招數，眼淚直流，大叫：「師弟，師弟！」

　　蕭峰只瞧得熱血沸騰，再也無法忍耐，大叫一聲：「蕭峰在此，要殺便要殺我，休得濫傷無辜！」從城頭一躍而下，雙腿起處，人未著地，已將兩名契丹武士踢飛，左足一著地，隨即拉過玄鳴，右手接過玄石的禪仗，叫道：「在下援救來遲，實是罪孽深重。」揮禪仗將兩名契丹武士震開數丈。

　　玄石苦笑道：「我們誣指居士是契丹人，罪孽更大，善哉，善哉！如今水落石……」下面這「出」字沒吐出來，頭一側，氣絕而死。

　　蕭峰護著玄鳴，向左側受人圍攻的幾個大理武士衝去。遼國兵將見南院大王突然神威凜凜的現身，都不由得膽怯。蕭峰舞動禪仗，遠挑近打，雖不殺人性命，但遇上者無不受傷。眾遼兵紛紛退開。蕭峰左衝右突，頃刻間已將二百餘人聚在一起。他朗聲叫道：「眾位千萬不可分開！」率領了這二百餘人四下遊走，一見有人被圍，便即迎上，將被圍者接出，猶似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到得千人以上時，遼兵已無法阻攔，當下蕭峰和虛竹、段譽、以及少林寺玄渡大師所率的中原群豪聚在一起，衝向城門。

　　蕭峰手持禪仗，站在城門邊上，讓大理國、靈鷲宮、中原群豪三路人馬一一出城。遼國兵將遠遠站著吶喊，竟無人膽敢上前衝殺。

　　蕭峰直待眾人退盡，這才最後出城，出城門時回頭一望，但見屍骸重疊，這一戰不知已殺傷了多少性命，眼見兩名靈鷲宮的女將倒在血泊中呻吟滾動，蕭峰回進城門，抓著二女的背心，提將出來。

　　猛聽得鼓聲如雷，兩隊騎兵從南北殺將過來。蕭峰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這兩隊騎兵每一隊都在萬人以上，已方久戰之後，不是受傷，便已疲累，如何抵敵？叫道：「丐幫眾兄弟斷後！將坐騎讓給受了傷的朋友們先退！」丐幫幫眾大聲應諾，紛紛下馬。蕭峰又叫：「結成打狗大陣！」群丐口唱「蓮花陣」，排成一列列人牆。蕭峰叫道：「玄渡大師、二弟、三弟，快率領大部朋友向西退卻，讓丐幫斷後！」

　　日光初升，只照得遼兵的矛尖刀鋒，閃閃生輝，數萬隻鐵蹄踐在地上，直是地搖山動。

　　虛竹和段譽見了遼兵的兵勢，情知丐幫的「打狗大陣」無論如何阻攔不住，二人分站蕭峰左右，說道：「大哥，咱們結義兄弟，有難同當，生死與共！」蕭峰道：「那你快叫本部人馬退後！」

　　虛竹、段譽分別傳令。豈知靈鷲宮的部屬固不肯捨主人而去，大理國的將士也決不肯讓皇帝身居險地，自行退卻。眼見遼兵越衝越近，射來弩箭已落在蕭峰等人十餘丈外。玄渡本已率領中原群豪先行退開，這時群豪見情勢凶險，竟有數十人奔了回來助戰。

　　蕭峰暗暗叫苦，心想：「這些人一個個武功雖高，聚在一起，卻是一群烏合之眾，不諳兵法部屬，如何與遼兵相抗？我一死不打緊，大夥兒都被遼兵聚殲於南京城外，那可……那可……」

　　正沒做理會處，突然間遼軍陣中鑼聲急響，竟然鳴金退兵，正自疾衝而來的遼兵一聽到鑼聲，當即帶轉馬頭，後隊變前隊，分向南北退了下去。蕭峰大奇，不明所以，卻聽得遼軍陣後喊聲大振，又見塵沙飛揚，竟是另有軍馬襲擊遼軍北後，蕭峰更是奇怪：「怎麼遼軍後又有軍馬，難道有什麼人作亂？皇上腹背受敵，只怕情勢不妙。」他一見遼軍遭困，不由自主的又關心起耶律洪基來。

　　蕭峰躍上馬背，向遼軍陣後瞧去，只見一面面白旗瞧揚，箭如驟雨，遼兵紛紛落馬。段譽恍然大悟：「啊，是我的女真部族朋友到了，不知他們如何竟會得知訊息？」

　　女真獵人箭法了得，勇悍之極，每一百人為一小隊，跨上劣馬，荷荷呼喊，狂奔急衝，霎時間便衝亂了遼兵陣勢。女真部族人數不多，但驍勇善戰，更攻了個遼兵出其不意。遼軍統帥眼見情勢不利，又恐蕭峰統率人馬上前夾攻，急忙收兵入城。

　　范驊是大理國司馬，精通兵法，眼見有機可乘，忙向蕭峰道：「蕭大王，咱們快衝殺過去，這時正是破敵的良機。」蕭峰搖了搖頭。范驊道：「此處離雁門關甚遠，若不乘機擊破遼兵，大有後患，敵眾我寡，咱們未必能全身而退。」蕭峰又搖了搖頭。范驊大惑不解，心想：「蕭大王不肯趕盡殺殺絕，莫非還想留下他日與遼帝修好的餘地？」

　　煙塵之中，一群群女真人或赤裸上身、或身披獸皮，乘馬衝殺而來，弩箭嗤嗤射出，當者披靡。遼軍後隊千餘人未及退入城中，都被女真人射死在城牆之下。女真蠻人剃光了前邊頭皮，腦後拖著一條辮子，個個面目猙獰，滿向濺滿鮮血，射死敵人之後，隨即揮刀割下首級，掛在腰間，有些人腰間纍纍的竟掛了十餘個首級。群豪在江湖上見過的兇殺著實不少，但如此凶悍殘忍的蠻人卻是第一次見到，無不骸然。

　　一名高大的獵人站在馬背之上，大聲呼叫：「蕭大哥，蕭大哥，完顏阿骨打幫你打架來了！」

　　蕭峰縱騎而出，兩人四手相握。阿骨打喜道：「蕭大哥，那日你不別而行，兄弟每日記掛，後來聽探子說你在遼國做了大宮，倒也罷了，但想遼人奸猾，你這官只怕做不長久。果然日前探子報道：你被那狗娘養的皇帝關在牢裡，兄弟急忙帶人來救，幸好哥哥沒死沒傷，兄弟甚是喜歡。」蕭峰道：「多謝兄弟搭救！」一言未畢，城間上弩箭紛紛射將下來，兩人距離城牆尚遠，弩箭射他們不著。

　　阿骨打怒道：「契丹狗子！我自和哥哥說話，卻來打擾！」拉開長弓，嗤嗤嗤三箭，自城下射了上去，只聽得三聲慘呼，三名遼兵中箭，自城頭翻將下來。遼兵射他不到，他的強弓硬弩卻能及遠，三發三中。城間上眾遼兵齊聲發喊，紛紛收弦，豎起盾牌。但聽得城中鼓聲鼕鼕，遼軍又在聚兵點將。

　　阿骨打大聲道：「眾兒郎聽者，契丹狗子又要鑽出狗洞來啦，咱們再來殺一個痛快。」女真人大聲鼓噪，有若萬獸齊吼。

　　蕭峰心想這一仗若是打上了，雙方死傷必重，忙道：「兄弟，你前來救我，此刻我已脫險，何必再和人廝打？你我多時不見，且到個安靜所在，兄弟們飲個大醉。」完顏阿骨打道：「也說得是，咱們走罷！」

　　卻見城門大開，一陣鐵甲遼兵騎馬急衝出來。阿骨打罵道：「殺不完的契丹狗子！」彎弓搭箭，一箭颼的射出，正中當先那人臉孔，登時倒撞下馬。其餘女真人也紛紛放箭，都是射向遼兵臉面，這些人箭法既精，箭頭上又餵了劇毒，中者哼也沒哼一聲，立時便即斃命。片刻間城門中倒斃了數百人。人馬甲冑，堆成個小丘，將城門堵塞住了。其餘遼兵只嚇得心膽俱裂，緊閉城門，再也不敢出來。

　　完顏打骨打率領族人，在城下耀武揚威，高聲叫罵。蕭峰道：「兄弟，咱們去吧！」阿骨打道：「是！」戟指城頭，高聲說道：「契丹狗子聽了，幸好你們沒傷到我蕭大哥的一根寒毛，今日便饒了你們性命。否則我把城牆拆了，將你們契丹狗子一個個都射死了。」

　　當下與蕭峰並騎向西，馳出十餘里，到了一個山丘之上。阿骨打跳下了馬，從馬旁取下皮袋，遞給蕭峰，道：「哥哥，喝酒。」蕭峰接了過來，骨嘟嘟的喝了半袋，還給阿骨打。阿骨打將餘下的半袋都喝了，說道：「哥哥，不如便和兄弟共去長白山邊，打獵喝酒，逍遙快活。」

　　蕭峰深知耶律洪基的性情，他今日在南京城下被完顏阿骨打打敗，又給他狠狠的辱罵了一番，大失顏面，定然不肯就此罷休，非提兵再來相鬥不可。女真人雖然勇悍，究竟人少，勝敗實未可料，終究以避戰為上，須得幫他們出些主意，又想起在長白山下的那些日子，除了替阿紫治傷外，再無他慮，更沒爭名爭利之事，此後在女真部中安身，倒也免了卻了無數煩惱，便道：「兄弟，這些中原的英雄豪傑，都是為救我而來，我將他們送到雁門關後，再來和兄弟相聚。」

　　阿骨打大喜，說道：「中原蠻子囉哩囉唆，多半不是好人，我也不願和他們相見。」說著率領著族人，向北而去。

　　中原群豪見這群番人來去如風，剽悍絕倫，均想：「這群番人比遼狗還要厲害。幸虧他們是喬幫主的朋友，否則可真不好惹！」

　　各路人馬漸漸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紛紛談論適才南京城下的這場惡戰。

　　蕭峰躬身到地，說道：「多謝各位大仁大義，不念蕭某的舊惡，千里迢迢的趕來相救，此恩此德，蕭某永難相報。」

　　玄渡道：「喬幫主說哪裡話來？以前種種，皆因誤會而生，武林同道，患難相助，理所當然。何況喬幫主為了中原的百萬生靈，不顧生死安危，捨卻榮華富貴，仁德澤被天下，大家都要感激喬幫主才是。」

　　范驊朗聲道：「眾位英雄，在下觀看遼兵之勢，恐怕輸得不甘，還會前來追擊，不知眾位有何高見？」群雄大聲叫了起來：「這便跟遼兵決一死戰，難道還怕了他們不成！」范驊道：「敵眾我寡，平陽交鋒，於咱們不利。依在下之見，還是向西退卻，一來和宋兵距得近了，好歹有個接應；二來敵兵追得越遠，人數越少，咱們便可乘機反擊。」

　　群豪齊聲稱是。當下虛竹率領靈鷲宮下屬為第一路，段譽率領大理國兵馬為第二路。玄渡率領中原群豪為第三路，蕭峰率領丐幫幫眾斷後。四路人馬，每一路之間相隔不過數里，探子騎著快馬來回傳遞消息，若有敵警，便可互相應援。迤邐行了一日。當晚在山間野宿，整晚並無遼兵來攻，眾人漸感放心。

　　次晨一早又行，蕭峰問阿紫道：「那位游君還在靈鷲宮中麼？」阿紫小嘴一撇，說道：「誰知道呢？多半是吧，他瞎著雙眼，又怎能下山？」語意中對他沒半分關懷之情。

　　這一日行到五台山下的白樂堡埋鍋造飯。范驊沿途伏下一批批豪士，扼守險要的所在，斷橋阻路，以延緩遼兵的追擊。

　　到第三日上，忽見東邊狼煙沖天而起，那正是遼兵追來的訊號。群雄都是心頭一凜，有些少年豪傑便欲回頭，相助留下伏擊的小隊，卻為玄渡、范驊等喝住。

　　這日晚間，群豪在一座山坡上歇宿，睡到午夜，忽然有人大聲驚呼。群豪一驚而醒，只見北方燒紅了半邊天。蕭峰和范驊對瞧一眼，心下均隱隱感到不吉。范驊低聲道：「蕭大王，你瞧是不是遼軍繞道前來夾攻？」蕭峰點了點間。范驊道：「這一場大火，不知燒了多少民居，唉！」蕭峰不願說耶律洪基的壞話，卻知他在女真人手下吃了個敗仗，心下極是不忿，一口怒氣，全發洩在無辜百姓身上，這一路領軍西為，定是見人殺人，見屋燒屋。

　　大火直燒到天明，兀自未熄。到得下午，只見南邊也燒起了火頭。烈日下不見火焰，濃煙卻直衝霄漢。

　　玄渡本來領人在前，見到南邊燒起了大火，靶馬候在道旁，等蕭峰來到，問道：「喬幫主，遼軍分三路來攻，你說這雁門關是否守得住？我已派人不斷向雁門關報訊。但關上統帥懦弱，兵威不振，只怕難抗契丹的鐵騎。」蕭峰無言以對。玄渡又道：「看來女真人倒能對付得了遼兵，將來大宋如和女真人聯手，南北夾攻，或許能令契丹鐵騎不敢南下。」

　　蕭峰知他之意，是要自己設法與女真人的首領完顏阿骨打聯繫，但想自己實是契丹人，如何能勾結外敵來攻打本國，突然問道：「玄渡大師，我爹爹在寶剎可好？」玄渡一怔，道：「令尊皈依三寶，在少林後院清修，咱們這次來到南京，也沒知會令尊，以免引動他的塵心。」蕭峰道：「我真想見見爹爹，問他一句話。」玄渡嗯了一聲。

　　蕭峰道：「我想請問他老人家：倘若遼兵前來攻打少林寺，他卻怎生處置？」玄渡道：「那自是奮起殺敵，護寺護法，更有何疑？」蕭峰道：「然而我爹爹是契丹人，如何要他為了漢人，去殺契丹人？」玄渡沉吟道：「原來幫主果然是契丹人。棄暗投明，可敬可佩！」

　　蕭峰道：「大師是漢人，只道漢為明，契丹為暗。我契丹人卻說大遼為明，大宋為暗。想我契丹祖先為羯人所殘殺，為鮮卑人所脅迫，東逃西竄，苦不堪言。大唐之時，你們漢人武功極盛，不知殺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擄了我契丹多少婦女。現今你們漢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過來攻殺你們。如此殺來殺去，不知何日方了？」

　　玄渡默然，隔了半晌，念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段譽策馬走近，聽到二人下半截的說話，喟然吟道：「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鳥鳶啄人腸，沖飛上掛枯枝樹。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器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蕭峰讚道：「『乃知兵器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賢弟，你作得好詩。」段譽道：「這不是我作的，是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詩篇。」

　　蕭峰道：「我在此地之時，常聽族人唱一首歌。」當即高聲而唱：「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他中氣充沛，歌聲遠遠傳了出去，但歌中充滿了哀傷淒涼之意。

　　段譽點頭道：「這是匈奴的歌。當年漢武帝大伐匈奴，搶奪了大片地方，匈奴人慘傷困苦，想不到這歌直傳到今日。」蕭峰道：「我契丹祖先，和當時匈奴人一般苦楚。」

　　玄渡歎了口氣，說道：「只有普天下的帝王將軍們都信奉佛法，以慈悲為懷，那時才不會再有征戰殺伐的慘事。」蕭峰道：「可不知何年何月，才會有這等太平世界。」

　　一行人續向西行，眼見東南北三方都有火光，晝夜不息，遼軍一路燒殺而來，群雄心下均感憤怒，不住叫罵，要和遼軍決一死戰。

　　范驊道：「遼軍越追越近，咱們終於將退無可退，依兄弟之見，咱們不如四下分散，教遼軍不知向哪裡去追才是。」

　　吳長風大聲道：「那不是認輸了？范司馬，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勝也好，敗也好，咱們總得與遼狗拚個你死我活。」

　　正說之間，突然颼的一聲，一枝羽箭從東南角上射將過來，一名丐幫弟子中箭倒地。跟著山後一隊遼兵大聲吶喊，撲了出來。原來這隊遼兵馬不停蹄的從山道來攻，越過了斷後的群豪。這一支突襲的遼軍約有五百餘人。吳長風大叫：「殺啊！」當先衝了過去。群雄蓄憤已久，無不奮勇爭先。群雄人數既較之小隊遼軍為多，武藝又遠為高強，大呼酣戰聲中，砍瓜切菜般圍殺遼兵，只半個小時辰，將五百餘名遼軍殺得乾乾淨淨。有十餘名契丹武士攀山越嶺逃走，也都被中原群豪中輕功高明之士，追上去一一殺死。

　　群豪打了一個勝仗，歡呼吶喊，人心大振。范驊卻悄悄對玄渡、虛生、段譽等人說道：「咱們所殲的只是遼軍一小隊，這一仗既接上了，第二批遼軍跟著便來。咱們快向西退！」

　　話聲未了，只聽得東邊轟隆隆、轟隆隆之聲大作。群豪一齊轉頭向東望去，但見塵土飛起，如烏雲般遮住了半邊天。霎時之間，群豪面面相覷，默不作聲，但聽得轟隆隆、轟隆隆悶雷般的聲音遠遠響著。顯著大隊遼軍奔馳而來，從這聲音中聽來，不知有多少萬人馬。江湖上的兇殺鬥毆，群豪見得多了，但如此大軍馳驅，卻是聞所未聞，比之南京城外的接戰，這一次遼軍的規模又不知強大了多少倍。各人雖然都是膽氣豪壯之輩，陡然間遇到這般天地為之變色的軍威，卻也忍不住心驚肉跳，滿手冷汗。

　　范驊叫道：「眾位兄弟，敵人勢大，枉死無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今日暫且避讓，乘機再行反擊。」當下群豪紛紛上馬，向西急馳，但聽得那轟隆隆的聲音，在身後老是響個不停。

　　這一晚各人不再歇宿，眼見離雁門關漸漸遠了。群豪催騎而行，知道只要一進雁門關，扼險而守，敵軍雖眾，破關便極不容易。一路上馬匹紛紛倒斃，有的展開輕功步行，有的便兩人一騎。行到天明，離雁門關已不過十餘里地，眾人都放下了心，下馬牽韁，緩緩而行，好讓牲口回力。但身後轟隆隆、轟隆隆的萬馬奔騰之聲，卻也更加響了。

　　蕭峰走下嶺來，來到山側，猛然間看到一塊大巖，心中一凜：「當年玄慈方丈、汪幫主等率領中原豪傑，伏擊我爹爹，殺死了我母親和不少契丹武士，便是如此。」一側頭，只見一片山壁上斧鑿的印痕宛然可見，正是玄慈將蕭遠山所留字跡削去之處。

　　蕭峰緩緩回頭，見到石壁旁一株花樹，耳中似乎聽到了阿泊當年躲在身後的聲音：「喬大爺，你再打下去，這座山峰也要給你擊倒了。」

　　他一呆，阿朱情致殷殷的幾句話，清清楚楚的在他腦海呼響起：「我在這裡已等了你五日五夜，我只怕你不能來。你……你果然來了，謝謝老天爺保祜，你終於安好無恙。」

　　蕭峰熱淚盈眶，走到樹旁，伸手摩挲樹幹，見那樹比之當日與阿朱相會時已高了不少。一時間傷心欲絕，渾忘了身外之事。

　　忽聽得一個尖銳的聲音叫道：「姊夫，快退！快退！」阿紫奔近身來，拉住蕭峰衣袖。

　　蕭峰一抬頭，遠遠望出去，只見東面、北面、南面三方，遼軍長矛的矛頭猶如樹林般刺向天空，竟然已經合圍。蕭峰點了點頭，道：「好，咱們退入雁門關再說。」

　　這時群豪都已聚在雁門關前。蕭峰和阿紫並騎來到關口，關門卻兀自緊閉。關門上一名宋軍軍官站在城頭，朗聲說道：「奉鎮守雁門關指揮使張將軍將令：爾等既是中原百姓，原可入關，但不知是否勾結遼軍的奸細，因此各人拋下軍器，待我軍一一搜檢。身上如不藏軍器者，張將軍開恩，放爾等進關。」

　　此言一出，群豪登時大嘩。有的說：「我等千里奔馳，奮力抵抗遼兵，怎可懷疑我等是奸細？」有的道：「我們攜帶軍器，是為了相助將軍抗遼。倘若失去了趁手兵器，如何和遼軍打仗？」更有性子粗暴之人叫罵起來：「他媽的，不放我們進關麼？大夥兒攻進去！」

　　玄渡急忙制止，向那軍官道：「相煩稟報張將軍知道：我們都是忠義為國的大宋百姓。敵軍轉眼即至，再要搜檢什麼，耽誤了時刻，那時再開關，便危險了。」

　　那軍官已聽到人叢中的叫罵之聲，又見許多人穿著奇形怪狀的衣飾，不類中土人士，說道：「老和尚，你說你們都是中土良民，我瞧有許多不是中國人吧？好！我就網開一面，大宋良民可以進關，不是大宋子民，可不得進關。」

　　群豪面面相覷，無不憤怒。段譽的部屬是大理國臣民，虛竹的部屬更是各族人氏都有，或西域、或西夏、或吐蕃、或高麗，倘若只有大宋臣民方得進關，那麼大理國、靈鷲宮兩路人馬，大部份都不能進去了。

　　玄渡說道：「將軍明鑒：我們這裡有許多同伴，有的是大理人，有的是西夏人，都跟我們聯手，和遼兵為敵，都是朋友，何分是宋人不宋人？」這次段譽率部北上，更守秘密，決不洩漏是一國之主的身份，以防宋朝大臣起心加害，或擄之作為人質，兼之大理與遼國相隔雖遠，卻也不願公然與之對敵，是以玄渡並不提及關下有大理國極重要的人物。

　　那軍官怫然道：「雁門關乃大宋北門鎖鑰，是何等要緊的所在？遼兵大隊人馬轉眼就即攻到，我若隨便開關，給遼兵乘機衝了進來，這天大的禍事，有誰能夠擔當？」

　　吳長風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喝道：「你少囉唆幾句，早些開了關，豈不是什麼事也沒有了？」那軍官怒道：「你這老叫化，本官面前，哪有你說話的餘地？」他右手一場，城垛上登時出現了千餘名弓箭手，彎弓搭箭，對準了城下。那軍官喝快快退開，若再在這裡妖言惑眾，擾亂軍心，我可要放箭了。」玄渡長歎一聲，不知如何是好。

　　雁門關兩側雙峰夾峙，高聳入雲，這關所以名為「雁門」，意思說鴻雁南飛之時，也須從雙峰之間通過，以喻地勢之險。群豪中雖不乏輕功高強之士，盡可翻山越嶺逃走，但其餘人眾難逾天險，不免要被遼軍聚殲於關下了。

　　只見遼軍限於山勢，東西兩路漸漸收縮，都從正面壓境而來。但除了馬蹄聲、鐵甲聲、大風吹旗聲外，卻無半點人聲喧嘩，的是軍紀嚴整的精銳之師。一隊隊遼軍逼關為陣，馳到弩箭將及之處，便即退住。一眼望去，東西北三方旌旗招展，實不知有多少人馬。

　　蕭峰朗聲道：「眾位請各在原地稍候，不可移動，待在下與遼帝分說。」不等段譽、阿紫等勸止，已單騎縱馬而出。他雙手高舉過頂，示意手中並無兵刃弓箭，大聲叫道：「大遼國皇帝陛下，蕭峰有幾句話跟你說，請你出來。」說這幾句話時，鼓足了內力，聲音遠遠傳了出去。遼軍十餘萬將士沒一個不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人人變色。

　　過得半晌，猛聽得遼軍陣中鼓角聲大作，千軍萬馬如波浪般向兩側分開，八面金黃色大旗迎風招展，八名騎士執著馳出陣來。八面黃旗之後，一隊隊長矛手、刀斧手、弓箭手、盾牌手疾奔而前，分列兩旁，接著是十名錦袍鐵甲的大將簇擁著耶律洪基出陣。

　　遼軍大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聲震四野，山谷鳴響。

　　關上宋軍見到敵人如此軍威，無不凜然。

　　耶律洪基右手寶刀高高舉起，遼軍立時肅靜，除了偶有戰馬嘶鳴之外，更無半點聲息。耶律洪基放下寶刀，大聲笑道：「蕭大王，你說要引遼軍入關，怎麼開門還不大開？」

　　此言一出，關上通譯便傳給鎮守雁門關指揮使張將軍聽了。關上宋軍立時大噪，指著蕭峰指手劃腳的大罵。

　　蕭峰知道耶律洪基這話是行使反間計，要使宋兵不敢開關放自己入內，心中微微一酸，當即跳下馬來，走上幾步，說道：「陛下，蕭峰有負厚恩，重勞御駕親臨，死罪，死罪。」

　　剛說了這幾句話，突然兩個人影從旁掠過，當真如閃電一般，猛向耶律洪基欺了過去，正是虛竹和段譽。他二人眼見情勢不對，知道今日之事，唯有擒住遼帝作為要脅，才能保持大伙周全，一打手勢，便分從左右搶去。

　　耶律洪基出陣之時，原已防到蕭峰重施當年在陣上擒殺楚王父子的故技，早有戒備。親軍指揮使一聲吆喝，三百名盾牌手立時聚攏，三百面盾牌猶如一堵城牆，擋在遼帝面前。長矛手、刀斧手又密密層層的排在盾牌之前。

　　這時虛竹既得天山童姥的真傳，又盡窺靈鷲宮石壁上武學的秘奧，武功之高，實已到了隨心所欲、無往而不利的地步；而段譽在得到鳩摩智的畢生修為後，內力之強，亦是震古鑠今，他那「凌波微步」施展開來，遼軍將士如何阻攔得住？

　　段譽東一幌、西一斜，便如游魚一般，從長矛手、刀斧手相距不逾一尺的縫隙之中硬生生的擠將過去。眾遼兵挺長矛攢刺，非但傷不到段譽，反因相互擠得太近，兵刃多半招呼在自己人身上。

　　虛竹雙手連伸，抓住遼兵的胸口背心，不住擲出陣來，一面向耶律洪基靠近。兩員大將縱馬衝上，雙槍齊至，向虛竹胸腹刺來。虛竹忽然躍起，雙足分落二交槍頭。兩員遼將齊聲大喝，拌動槍桿，要將虛竹身子身子震落。虛竹乘著雙槍抖動之勢，飛身躍起，半空中便向洪基頭頂撲落。

　　一如游魚之滑，一如飛鳥之捷，兩人雙雙攻到，耶律洪基大驚，提起寶刀，疾向身在半空的虛竹砍去。

　　虛竹左手手掌一探，已搭住他寶刀刀背，乘勢滑落，手掌翻處，抓住了他右腕。便在此時，段譽也從人叢中鑽將出來，抓住了耶律洪基左肩。兩人齊聲喝道：「走罷！」將耶律洪基魁偉的身子從馬背上提落，轉身急奔。

　　四下裡遼將遼兵眼見皇帝落入敵手，大驚狂呼，一時都沒了主意。幾十名親兵奮不顧身的撲上來想救皇帝，都被虛竹、段譽飛足踢開。

　　二人擒住遼帝，心中大喜，突見蕭峰飛身趕來，齊聲叫道：「大哥！」哪知蕭峰雙掌驟發，呼呼兩聲，分襲二人。二人都是大吃一驚，眼見掌力襲來，猶如排山倒海般，只得舉掌擋架，砰砰兩聲，四掌相撞，掌風激盪，蕭峰向前一衝，已乘勢將耶律洪基拉了過去。

　　這時遼軍和中土群豪分從南北湧上，一邊想搶回皇帝，一邊要作蕭峰、虛竹、段譽三人的接應。

　　蕭峰大聲叫道：「誰都別動，我自有話向大遼皇帝說。」遼軍和群豪登時停了腳步，雙手都怕傷到自己人，只遠遠吶喊，不敢衝殺上前，更不敢放箭。

　　虛竹和段譽也退開三分，分站耶律洪基身後，防他逃回陣中，並阻契丹高手前來相救。

　　這時耶律洪基臉上已無半點血色，心想：「這蕭峰的性子甚是剛烈，我將他囚於獅籠之中，折辱得他好生厲害。此刻既落在他手中，他定要盡情報復，再也涉及饒了性命了。」卻聽蕭峰道：「陛下，這兩位是我的結義兄弟，不會傷害於，你可放心。」耶律洪基哼了一聲，回頭向虛竹看了一眼，又向段譽看了一眼。

　　段譽道：「K我這個二弟虛竹子，乃靈鷲宮主人，三弟是大理段公子。臣向曾向陛下說起過。」耶律洪基點了點頭，說道：「果然了得。」

　　蕭峰道：「我們立時便放陛下回陣，只是想求陛下賞賜。」

　　耶律洪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天下哪有這樣的便宜事？啊，是了，蕭峰已然回心轉意，求我封他三人為官。」登時滿面笑容，說道：「你們有何求懇，我自是無有不允。」他本來語音發顫，這兩句話中卻又有了皇帝的尊嚴。

　　蕭峰道：「陛下已是我兩個兄弟的俘虜，照咱們契丹人的規矩，陛下須得以彩物自贖才是。」耶律洪基眉頭微皺，問道：「要什麼？」蕭峰道：「微臣斗膽代兩個兄弟開口，只是要陛下金口一諾。」洪基哈哈一笑，說道：「普天之下，我當真拿不出的物事卻也不多，你儘管獅子大開口便了。」

　　蕭峰道：「是要陛下答允立即退步，終陛下一生，不許遼軍一兵一卒越過宋遼疆界。」

　　段譽一聽，登時大喜，心想：「遼軍不逾宋遼邊界，便不能插翅來犯我大理了。」忙道：「正是，你答應了這句話，我們立即放你回去。」轉念一想：「擒到遼帝，二哥出力比我更多，卻不知他有何求？」向虛竹道：「二哥，你要契丹皇帝什麼東西贖身？」虛竹搖了搖頭，道：「我也只要這一句話。」

　　耶律洪基臉色甚是陰森，沉聲道：「你們膽敢脅迫於我？我若不允呢？」

　　蕭峰朗聲道：「那麼臣便和陛下同歸於盡，玉石俱焚。咱二人當年結義，也曾有過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耶律洪基一凜，尋思：「這蕭峰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向來說話一是一，二是二，我若不答允，只怕要真的出手向我冒犯。死於這莽夫之手，那可大大的不值得。」當下哈哈一笑，朗聲道：「以我耶律洪基一命，換得宋遼兩國數十年平安。好兄弟，你可把我的性命瞧得挺重哪！」

　　蕭峰道：「陛下乃大遼之主。普天之下，豈有比陛下更貴重的？」

　　耶律洪基又是一笑，道：「如此說來，當年女真人向我要黃金三十車、白銀三百車、駿馬三千匹，眼界忒也淺了？」蕭峰略一躬身，不再答話。

　　耶律洪基回過頭來，只見手下將士最近的也在百步之外，無論如何不能救自己脫險，權衡輕重，世上更無比性命更貴重的事物，當即從箭壺中抽出一枝雕翎狼牙箭，雙手一彎，拍的一聲，折為兩段，投在地下，說道：「答允你了。」

　　蕭峰躬身道：「多謝陛下。」

　　耶律洪基轉過頭來，舉步欲行，卻見虛竹和段譽四目炯炯的望著自己，並無讓路之意，回頭再向蕭峰瞧去，見他也默不作聲，登時會意，知他三人是怕自己食言，當即拔出寶刀，高舉過頂，大聲說道：「大遼三軍聽令。」

　　遼軍中鼓聲擂起，一通鼓罷，立時止歇。

　　耶律洪基說道：「大軍北歸，南征之舉作罷。」他頓了一頓，又道：「於我一生之中，不許我大遼國一兵一卒，侵犯大宋邊界。」說罷，寶刀一落，遼軍中又擂起鼓來。

　　蕭峰躬身道：「恭送陛下回陣。」

　　虛竹和段譽往兩旁一站，繞到蕭峰身後。

　　耶律洪基又驚又喜，又是羞慚，雖急欲身離險地，卻不願在蕭峰和遼軍之前示弱，當下強自鎮靜，緩步走回陣去。

　　遼軍中數十名親兵飛騎馳出，搶來迎接。耶律洪基初時腳步尚緩，但禁不住越走越快，只覺雙腿無力，幾欲跌倒，雙手發顫，額頭汗水更是涔涔而下。待得侍衛馳到身前，滾鞍下馬而將坐騎牽到他身前，耶律洪基已是全身發軟，左腳踏入腳鐙，卻翻不上鞍去。兩名侍衛扶住他後腰，用力一托，耶律洪基這才上馬。

　　眾遼兵見皇帝無恙歸來，大聲歡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時雁門關上的宋軍、關下的群豪聽到遼帝下令退兵，並說終他一生不許遼軍一兵一卒犯界，也是歡聲雷動。眾人均知契丹人雖然凶殘好殺，但向來極是守信，與大宋之間有何交往，極少背約食言，何況遼帝在兩軍陣前親口頒令，倘若日後反悔，大遼舉國上下都要瞧他不起，他這皇帝之位都怕坐不安穩。

　　耶律洪基臉色陰鬱，心想我這次為蕭峰這廝所脅，許下如此重大諾言，方得脫身以歸，實是丟盡了顏面，大損大遼國威。可是從遼軍將士歡呼萬歲之聲中聽來，眾軍擁戴之情卻又似乎出自至誠。他眼光從眾士卒臉上緩緩掠過，只見一個個容光煥發，欣悅之情見於顏色。

　　眾士卒想到即刻便可班師，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既無萬里征戰之苦，又無葬身異域之險，自是大喜過望。契丹人雖然驍勇善戰，但兵凶戰危，誰都難保一定不死，今日得能免去這場戰禍，除了少數在征戰中陞官發財的悍將之外，盡皆歡喜。

　　耶律洪基心中一凜：「原來我這些士卒也不想去攻打南朝，我若揮軍南征，也卻未必便能一戰而克。」轉念又想：「那些女真蠻子大是可惡，留在契丹背後，實是心腹大患。我派兵去將這些蠻子掃蕩了再說。」當即舉起寶刀，高聲說道：「北院大王傳令下去，後隊變前隊，班師南京！」

　　軍中皮鼓號角響起，傳下御旨，但聽得歡呼之聲，從近處越傳越遠。

　　耶律洪基回過頭來，只見蕭峰仍是一動不動的站在當地。耶律洪基冷笑一聲，朗聲道：「蕭大王，你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祿，指日可待。」

　　蕭峰大聲道：「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拾起地下的兩截斷箭，內功運處，雙臂一回，噗的一聲，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耶律洪基「啊」的一聲驚叫，縱馬上前幾步，但隨即又勒馬停步。

　　虛竹和段譽只嚇得魂飛魄散，雙雙搶近，齊叫：「大哥，大哥！」卻見兩截斷箭插正了心臟，蕭峰雙目緊閉，已然氣絕。

　　虛竹忙撕開他胸口的衣衫，欲待施救，但箭中心臟，再難挽救，只見他胸口肌膚上刺著一個青的狼頭，張口露齒，神情極是猙獰。虛竹和段譽放聲大哭，拜倒在地。

　　丐幫中群丐一齊擁上來，團團拜伏。吳長風捶胸叫道：「喬幫主，你雖是契丹人，卻比我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萬倍！」

　　中原群豪一個個圍攏，許多人低聲議論：「喬幫主果真是契丹人嗎？那麼他為什麼反而來幫助大宋？看來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傑。」

　　「他自幼在咱們漢人中間長大，學到了漢人大仁大義。」

　　「兩國罷兵，他成了排解難紛的大功臣，卻用不著自尋短見啊。」

　　「他雖於大宋有功，在遼國卻成了叛國助敵的賣國賊。他這是畏罪自殺。」

　　「什麼畏不畏的？喬幫主這樣的大英雄，天下還有什麼事要畏懼？」

　　耶律洪基見蕭峰自盡，心下一片茫然，尋思：「他到底於我大遼是有功還是有過？他苦苦勸我不可伐宋，到底是為了宋人還是為了契丹？他和我結義為兄弟，始終對我忠心耿耿，今日自盡於雁門關前，自然決不是貪圖南朝的功名富貴，那……那卻又為了什麼？」他搖了搖頭，微微苦笑，拉轉馬頭，從遼軍陣中穿了過去。

　　蹄聲響處，遼軍千乘萬騎又向北行。眾將士不住回頭，望向地下蕭峰的屍體。

　　只聽得鳴聲哇哇，一群鴻雁越過眾軍的頭頂，從雁門關飛了過去。

　　遼軍漸去漸遠，蹄聲隱隱，又化作了山後的悶雷。

　　虛竹、段譽等一干人站在蕭峰的遺體之旁，有的放聲號哭，有的默默垂淚。

　　忽聽得一個少女的聲音尖聲叫道：「走開，走開！大家都走開。你們害死了我姊夫，在這裡假惺惺的灑幾點眼淚，又有什麼用？」她一面說，一面伸手猛力推開眾人，正是阿紫。虛竹等自不和她一般見識，被她一推，都讓了開去。

　　阿紫凝視著蕭峰的屍體，怔怔的瞧了半晌，柔聲說道：「姊夫，這些都是壞人，你別理睬他們，只有阿紫，才真正的待你好。」說著俯身下去，將蕭峰的屍休抱了過來。蕭峰身子長大，上半身被她抱著，兩腳仍是垂在地下。阿紫又道：「姊夫，你現下才真的乖了，我抱著你，你也不推開我。是啊，要這樣才好。」

　　虛竹和段譽對望了一眼，均想：「她傷心過度，有些神智失常了。」段譽垂淚道：「小妹，蕭大哥慷慨就義，人死不能復生，你……你……」走上幾步，想去抱蕭峰的屍體。

　　阿紫厲聲道：「你別來搶我姊夫，他是我的，誰也不能動他。」

　　段譽回過頭來，向木婉清使了個眼色。木婉清會意，走到阿紫身畔，輕輕說道：「小妹子，蕭大哥逝世，咱們商量怎地給他安葬……」

　　突然阿紫尖聲大叫，木婉清嚇了一跳，退開兩步，阿紫叫道：「走開，走開！你再走近一步，我一劍先殺了你。」

　　木婉清皺了眉頭，向段譽搖了搖頭。

　　忽聽得關門左側的群山中有人長聲叫道：「阿紫，阿紫，我聽到你聲音了，你在哪裡？你在哪裡？」叫聲甚是淒厲，許多人認得是做過丐幫幫主、化名為莊聚賢的游坦之。

　　各人轉過頭向叫聲來處望去，只見游坦之雙手各持一根竹仗，左仗探路，右仗搭在一個中年漢子的肩頭上，從山坳裡轉了出來。那中年漢子卻是留守靈鷲宮的烏老大。但見他臉容憔悴，衣衫襤褸，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虛竹等登時明白，游坦之是逼著他領路來尋阿紫，一路之上，想必烏老大吃了不少苦頭。

　　阿紫怒道：「你來幹什麼？我不要見你，我不要見你。」

　　游坦之喜道：「啊，你果然在這裡，我聽見你聲音了，終於找到你了！」右杖上運勁一推，烏老大不由主的向前飛奔。兩人來得好快，頃刻之間，便已到了阿紫身邊。

　　虛竹和段譽等正在無法可施之際，見游坦之到來，心想此人甘願以雙目送給阿紫，和她淵源極深，或可勸得她明白，當下又退開了幾步，不欲打擾他二人說話。

　　游坦之道：「阿紫姑娘，你很好嗎？沒有欺侮姑娘吧？」一張醜臉之上，現出了又是喜悅、又是關切的神色。

　　阿紫道：「有人欺侮我了，你怎麼辦？」游坦之忙道：「是誰得罪了姑娘？姑娘快跟我說，我去跟他拚命。」阿紫冷笑一聲，指著身邊眾人，說道：「他們個個都欺侮了我，你一古腦兒將他們殺了吧！」

　　游坦之道：「是。」問烏老大道：「老烏，是些什麼人得罪了姑娘？」烏老大道：「人多得很，你殺不了的。」游坦之道：「殺不了也要殺，誰教他們得罪了阿紫姑娘。」

　　阿紫怒道：「我現下和姊夫在一起，此後永遠不會分離了。你給我走得遠遠的，我再也不要見你。」

　　游坦之傷心欲絕，道：「你……你再也不要見我……」

　　阿紫高聲道：「啊，是了，我的眼睛是你給我的。姊夫說我欠了你的恩情，要我好好待你。我可偏不喜歡。」驀地裡右手伸出，往自己眼中一插，竟然將兩顆眼珠子挖了出來，用力向游坦之擲去，叫道：「還你！還你！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欠你什麼了。免得我姊夫老是逼我，要我跟你在一起。」

　　游坦之雖不能視物，但聽到身周眾人齊聲驚呼，聲音中帶著惶懼，也知是發生了慘禍奇變，嘶聲叫道：「阿紫姑娘，阿紫姑娘！」

　　阿紫抱著蕭峰的屍身，柔聲叫道：「姊夫，咱們再也不欠別人什麼了。以前我用毒針射你，便是要你永遠和我在一起，今日總算如了我的心願。」說著抱著蕭峰，邁步便行。

　　群豪見她眼眶中鮮血流出，掠過她雪白的臉龐，人人心下幾怖，見她走來，便都讓開了驚步。只見她筆直向前走去，漸漸走近山邊的深谷。眾人都叫了起來：「停步，停步！前面是深谷！」

　　段譽飛步追來，叫道：「小妹，你……」

　　但阿紫向前直奔，突然間足下踏一個空，竟向萬丈深谷中摔了下去。

　　段譽伸手抓時，嗤的一聲，只抓到她衣袖的一角，突然身旁風聲勁急，有人搶過，段譽向左一讓，只見游坦之也向谷中摔落。段譽叫聲：「啊喲！」向谷中望去，但見雲封霧鎖，不知下面究有多深。

　　群豪站在山谷邊上，盡皆唏噓歎息。武功較差者見到山谷旁尖石嶙峋，有如銳刀利劍，無不心驚，玄渡等年長之人，知道當年玄慈、汪幫主等在雁門關外伏擊契丹武士的故事，知道蕭峰之母的屍身便葬在這深谷之中。

　　忽聽關上鼓聲響起，那傳令的軍官大聲說道：「奉鎮守雁門關都指揮張將軍將令：爾等既非遼國奸細，特准爾等入關，唯須安份守已，毋得喧嘩，是為切切。」

　　關下群豪破口大罵：「咱們寧死也不進你這狗官把守的關口！」「若不是狗官昏懦，蕭大俠也不致送了性命！」「大家進關去，殺了狗官！」眾人戟指關頭，拍手頓足的叫罵。

　　虛竹、段譽等跪下向谷口拜了幾拜，翻山越嶺而去。

　　那鎮守雁門關指揮使見群豪聲勢洶洶，急忙改傳號令，又不許眾人進關，待見群豪罵了一陣，漸漸散去，上山繞道南歸，這才寬心。即當修下捷表，快馬送到汴梁，說道親率部下將士，血戰數日，力敵遼軍十餘萬，幸陛下洪福齊天，朝中大臣指示機宜，眾將士用命，格斃遼國大將南院大王蕭峰，殺傷遼軍數千，遼主耶律洪基不逞而退。

　　宋帝趙煦得表大喜，傳旨關邊，犒賞三軍，指揮使以下，各各加官進爵。趙煦自覺英明武勇，遠邁太祖太宗，連日賜宴朝臣，宮中與後妃歡慶。歌功頌德之聲，洋洋盈耳，慶祝大捷之表，源源而來。

　　段譽與虛竹、玄渡、吳長老等群豪分手，自與木婉清、鍾來、華赫艮、范驊、巴天石、朱丹臣等人回歸大理。

　　進入大理國境，王語嫣已和大理國的侍衛武士，在邊界迎接。段譽說起蕭峰和阿紫的情事，眾人無不黯然神傷。一行人逕向南行，段譽不欲驚動百姓。命眾人不換百官服色，仍作原來的行商打扮。

　　這一日將到京城，段譽要去天龍寺拜見枯榮大師和皇伯父段正明，眼見天色漸黑，離開龍寺尚有六十餘里，要找個地方歇腳。忽聽得樹林中有個孩子的聲音叫道：「陛下，陛下，我已拜了你，怎麼還不給我吃糖？」

　　眾人一聽，都感奇怪：「怎地有人認得陛下？」走向樹林去看時，只聽得林中有人說道：「你們要說：『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才有糖吃。」

　　這語音十分熟悉，正是慕容復。

　　段譽和王語嫣吃了一驚，兩人手挽著手，隱身樹後，向聲音來處看去，只見慕容復坐在一座土墳之上，頭戴高高的紙冠，神色儼然。

　　七八名鄉下小兒跪在墳前，亂七八糟的嚷道：「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一面亂叫，一面跪拜，有的則伸出手來，叫道：「給我糖，給我糕餅！」

　　慕容復道：「眾愛卿平身，朕既興復大燕，身登大寶，人人皆有封賞。」

　　墳邊垂首站著一個女子，正是阿碧。她身穿淺綠色衣衫，明艷的臉上頗有淒楚憔悴之色，只見她從一隻藍中取出糖果糕餅，分給眾小兒，說道：「大家好乖，明天再來玩，又有糖果糕餅吃！」語間嗚咽，一滴一淚水落入了竹藍中。

　　眾小兒拍手歡呼而去，都道：「明天又來！」

　　王語嫣知道表哥神智已亂，富貴夢越做越深，不禁淒然。

　　段譽見到阿碧的神情，憐惜之念大起，只盼招呼她和慕容復回去大理，妥為安頓，卻見她瞧著慕容復的眼色中柔情無限，而慕容復也是一副志得意滿之態，心中登時一凜：「各有各的緣法，慕容兄與阿碧如此，我覺得他們可憐，其實他們心中，焉知不是心滿意足？我又何必多事？」輕輕拉了拉王語嫣的衣袖，做個手勢。

　　眾人都悄悄退了開去。但見慕容復在土墳上南面而坐，口中兀自喃喃不休。

## 附錄　陳世驤先生書函

　　　　　　　　　　　　　　　　　　　　　　　　一九六六·四·廿二

　　金庸吾兄：去夏欣獲瞻仰，並蒙暢尊址，珍存，返美後時欲書候，輒冗忙倉促未果。《天龍八部》必乘閒斷續讀之，同人知交，欣嗜各大著奇文者自多，楊蓮生、陳省身諸兄常相聚談，輒喜道欽悅。惟夏濟安兄已逝，深得其意者，今弱一個耳。青年朋友諸生中，無論文理工科，讀者亦眾，且有栩然蒙「金庸專家」之目者，每來必談及，必歡。間有以《天龍八部》稍鬆散，而人物個性及情節太離奇為詞者，然亦為喜笑之批評，少酸腐蹙眉者。弟亦笑語之曰，「然實一悲天憫人之作也……蓋讀武俠小說者亦易養成一種泛泛的習慣，可說讀流了，如聽京戲者之聽流了，此習慣一成，所求者狹而有限，則所得者亦狹而有限，此為讀一般的書聽一般的戲則可，但金庸小說非一般者也。讀《天龍八部》必須不流讀，牢記住楔子一章，就可見『冤孽與超度』都發揮盡致。書中的人物情節，可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不可；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和鬼蜮，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要供出這樣一個可憐芸芸眾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結構鬆散？這樣的人物情節和世界，背後籠罩著佛法的無邊大超脫，時而透露出來。而在每逢動人處，我們會感到希臘悲劇理論中所謂恐怖與憐憫，再說句更陳腐的話，所謂『離奇與鬆散』，大概可叫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罷。」話說到此，還是職業病難免，終究掉了兩句文學批評的書袋。但因是喜樂中談說可喜的話題，結果未至夫子煞風景。青年朋友（這是個物理系高才生）也聰明居然回答我說，「對的，是如你所說，《天龍八部》不能隨買隨看隨忘，要從頭全部再看才行。」這樣客廳中茶酒間談話，又一陣像是講堂的問答結論，教書匠命運難逃，但這比講堂上快樂多了。本有時想把類似的意見正式寫篇文章，總是未果。此番離加州之前，史誠之兄以新出《明報月刊》相示，說到寫文章，如上所述，登在《明報月刊》上，雖言出於誠，終怕顯得「阿諛」，至少像在自家場地鑼鼓上吹擂。只好先通訊告兄此一段趣事也。

　　弟四月初抵此日本京都，被約來在京大講課《詩與批評》三個月後返美。曾繞台北稍停。前在中研院集刊拙作，又得多份。本披砂析發之學院文章，惟念兄才如海，無書不讀，或亦將不細遺。此文雕鑽之作，宜以覆甕堆塵，聊以見兄之一讀者，尚會讀書耳。

　　又有一不情之請：《天龍八部》，弟曾讀至合訂本第三十二冊，然中間常與朋友互借零散，一度向青年說法，今亦自覺該從頭再看一遍。今抵是邦，竟不易買到，可否求兄賜寄一套。尤是自第三十二冊合訂本以後，每次續出小本上市較快者，更請連續隨時不斷寄下。又有《神雕俠侶》一書，曾稍讀而初未獲全睹，亦祈賜寄一套。並賜知書價為盼。原靠書坊，而今求經求到佛家自己也。賜示：「京都市左京區吉田上阿達町３７洛水□□□」以上捨址，寄書較便。如平常信，厭日本地名之長，以「京都市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系轉」亦可。匆頌

　　　　　　　　　 著安

　　　　　　　　　　　　　　　　　　　　　　　　　　 弟陳世驤拜上

## 後記

　　在改寫修訂《天龍八部》時，心中時時浮起陳世驤先生親切而雍容的面貌，記著他手持煙斗侃侃而談學問的神態。中國人寫作書籍，並沒有將一本書獻給某位師友的習慣，但我熱切的要在《後記》中加上一句：「此書獻給我所敬愛的一位朋友——陳世驤先生。」只可惜他已不在世上。但願他在天之靈知道我這番小小心意。

　　我和陳先生只見過兩次面，夠不上說有深厚交情。他曾寫過兩封信給我，對《天龍八部》寫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慚愧的話。以他的學問修養和學術地位，這樣的稱譽實在是太過份了。或許是出於他對中國傳統形式小說的偏愛，或許由於我們對人世的看法有某種共同之處，但他所作的評價，無論如何是超過了我所應得的。我的感激和喜悅，除了得到這樣一位著名文學批評家的認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為他指出，武俠小說並不純粹是娛樂性的無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寫世間的悲歡，能表達較深的人生境界。

　　當時我曾想，將來《天龍八部》出單行本，一定要請陳先生寫一篇序。現在卻只能將陳先生的兩封信附在書後，以紀念這位朋友。當然，讀者們都會瞭解，那同時是在展示一位名家的好評。任何寫作的人，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評。如果讀者看了不感到欣賞，作者的工作變成毫無意義。有人讀我的小說而歡喜，在我當然是十分高興的事。

　　陳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話：「猶在覓四大惡人之聖誕片，未見。」那是有個小故事的，陳先生告訴我，夏濟安先生也喜歡我的武俠小說。有一次他在書鋪中見到一張聖誕卡，上面繪著四個人，夏先生覺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龍八部》中所寫的「四大惡人」，就買了來，寫上我的名字，寫了幾句讚賞的話，想寄給我。但我們從未見過面，他托陳先生轉寄。陳先生隨手放在雜物之中，後來就找不到了。夏濟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幾次提到我的武俠小說，頗有溢美之辭。我和他的緣份更淺，始終沒能見到他一面，連這張聖誕卡也沒收到。我閱讀《夏濟安日記》等作品之時，常常惋惜，這樣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終究是緣慳一面。

　　《天龍八部》於一九六三年開始在《明報》及新加坡《南洋商報》同時連載，前後寫了四年，中間在離港外游期間，曾請倪匡兄代寫了四萬多字。倪匡兄代寫那一段是一個獨立的故事，和全書並無必要聯繫，這次改寫修正，徵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刪去了。所以要請他代寫，是為了報上連載不便長期斷稿。但出版單行本，沒有理由將別人的作品長期據為己有。在這裡附帶說明，並對倪匡兄當年代筆的盛情表示謝意。曾學柏梁台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則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作詩填詞我是完全不會的，但中國傳統小說而沒有詩詞，終究不像樣。這些回目的詩詞只是裝飾而已，藝術價值相等於封面上的題籤——初學者全無功力的習作。

　　　　　　　　　　　　　　　　　　　　　　　 一九七八·十·

# 笑傲江湖

## 第1章　滅門

　　和風熏柳，花香醉人，正是南國春光漫爛季節。福建省福州府西門大街，青石板路筆直的伸展出去，直通西門。一座建構宏偉的宅第之前，左右兩座石壇中各豎一根兩丈來高的旗桿，桿頂飄揚青旗。右首旗上黃色絲線繡著一頭張牙舞爪、神態威猛的雄獅，旗子隨風招展，顯得雄獅更奕奕若生。雄獅頭頂有一對黑絲線繡的蝙蝠展翅飛翔。左首旗上繡著「福威鏢局」四個黑字，銀鉤鐵劃，剛勁非凡。大宅朱漆大門，門上茶杯大小的銅釘閃閃發光，門頂匾額寫著「福威鏢局」四個金漆大字，下面橫書「總號」兩個小字。進門處兩排長凳，分坐著八名勁裝結束的漢子，個個腰板筆挺，顯出一股英悍之氣。

　　突然間後院馬蹄聲響，那八名漢子一齊站起，搶出大門。只見鏢局西側門中衝出五騎馬來，沿著馬道衝到大門之前。當先一匹馬全身雪白，馬勒腳鐙都是爛銀打就，鞍上一個錦衣少年，約莫十八九歲年紀，左肩上停著一頭獵鷹，腰懸寶劍，背負長弓，潑喇喇縱馬疾馳。身後跟隨四騎，騎者一色青布短衣。一行五人馳到鏢局門口，八名漢子中有三個齊聲叫了起來：「少鏢頭又打獵去啦！」那少年哈哈一笑，馬鞭在空中拍的一響，虛擊聲下，胯下白馬昂首長嘶，在青石板大路上衝了出去。一名漢子叫道：「史鏢頭，今兒再抬頭野豬回來，大夥兒好飽餐一頓。」那少年身後一名四十來歲的漢子笑道：「一條野豬尾巴少不了你的，可先別灌飽了黃湯。」眾人大笑聲中，五騎馬早去得遠了。

　　五騎馬一出城門，少鏢頭林平之雙腿輕輕一挾，白馬四蹄翻騰，直搶出去，片刻之間，便將後面四騎遠遠拋離。他縱馬上了山坡，放起獵鷹，從林中趕了一對黃兔出來。他取下背上長弓，從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彎弓搭箭，刷的一聲響，一頭黃兔應聲而倒，待要再射時，另一頭兔卻鑽入草叢中不見了。鄭鏢頭縱馬趕到，笑道：「少鏢頭，好箭！」只聽得趟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少鏢頭，快來，這裡有野雞！」林平之縱馬過去，只見林中飛出一隻雉雞，林平之刷的一箭，那野雞對正了從他頭頂飛來，這一箭竟沒射中。林平之急提馬鞭向半空中抽去，勁力到處，波的一聲響，將那野雞打了下來，五色羽毛四散飛舞。五人齊聲大笑。史鏢頭道：「少鏢頭這一鞭，別說野雞，便大兀鷹也打下來了！」五人在林中追逐鳥獸，史、鄭兩名鏢頭和趟子手白二、陳七湊少鏢頭的興，總是將獵物趕到他身前，自己縱有良機，也不下手。打了兩個多時辰，林平之又射了兩隻兔子，兩隻雉雞，只是沒打到野豬和獐子之類的大獸，興猶未足，說道：「咱們到前邊山裡再找找去。」

　　史鏢頭心想：「這一進山，憑著少鏢頭的性兒，非到天色全黑決不肯罷手，咱們回去可又得聽夫人的埋怨。」便道：「天快晚了，山裡尖石多，莫要傷了白馬的蹄子，趕明兒咱們起個早，再去打大野豬。」他知道不論說什麼話，都難勸得動這位任性的少鏢頭，但這匹白馬他卻寶愛異常，決不能讓它稍有損傷。這匹大宛名駒，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陽重價覓來，兩年前他十七歲生日時送給他的。

　　果然一聽說怕傷馬蹄，林平之便拍了拍馬頭，道：「我這小雪龍聰明得緊，決不會踏到尖石，不過你們這四匹馬卻怕不行。好，大夥兒都回去吧，可別摔破了陳七的屁股。」五人大笑聲中，兜轉馬頭。林平之縱馬疾馳，卻不沿原路回去，轉而向北，疾馳一陣，這才盡興，勒馬緩緩而行。只見前面路旁挑出一個酒招子。鄭鏢頭道：「少鏢頭，咱們去喝一杯怎麼樣？新鮮兔肉、野雞肉，正好炒了下酒。」林平之笑道：「你跟我出來打獵是假，喝酒才是正經事。若不請你喝上個夠，明兒便懶洋洋的不肯跟我出來了。」一勒馬，飄身躍下馬背，緩步走向酒肆。若在往日，店主人老蔡早已搶出來接他手中馬韁：「少鏢頭今兒打了這麼多野味啊，當真箭法如神，當世少有！」這麼奉承一番。但此刻來到店前，酒店中卻靜悄悄地，只見酒爐旁有個青衣少女，頭束雙鬟，插著兩支荊釵，正在料理酒水，臉兒向裡，也不轉過身來。鄭鏢頭叫道：「老蔡呢，怎麼不出來牽馬？」白二、陳七拉開長凳，用衣袖拂去灰塵，請林平之坐了。史鄭二位鏢頭在下首相陪，兩個趟子手另坐一席。內堂裡咳嗽聲響，走出一個白髮老人來，說道：「客官請坐，喝酒麼？」說的是北方口音。鄭鏢頭道：「不喝酒，難道還喝茶？先打三斤竹葉青上來。老蔡哪裡去啦？怎麼？這酒店換了老闆麼？」那老人道：「是，是，宛兒，打三斤竹葉青。不瞞眾位客官說，小老兒姓薩，原是本地人氏，自幼在外做生意，兒子媳婦都死了，心想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這才帶了這孫女兒回故鄉來。哪知道離家四十多年，家鄉的親戚朋友一個都不在了。剛好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幹了，三十兩銀子賣了給小老兒。唉，總算回到故鄉啦，聽著人人說這家鄉話，心裡就說不出的受用，慚愧得緊，小老兒自己可都不會說啦。」那青衣少女低頭托著一隻木盤，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將三壺酒放在桌上，又低著頭走了開去，始終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林平之見這少女身形婀娜，膚色卻黑黝黝地甚是粗糙，臉上似有不少痘瘢，容貌甚醜，想是她初做這賣酒勾當，舉止甚是生硬，當下也不在意。

　　史鏢頭拿了一隻野雞、一隻黃兔，交給薩老頭道：「洗剝乾淨了，去炒兩大盆。」薩老頭道：「是，是！爺們要下酒，先用些牛肉、蠶豆、花生。」宛兒也不等爺爺吩咐，便將牛肉、蠶豆之類端上桌來，鄭鏢頭道：「這位林公子，是福威鏢局的少鏢頭，少年英雄，行俠仗義，揮金如土。你這兩盤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鏢頭的胃口，你那三十兩銀子的本錢，不用一兩個月便賺回來啦。」薩老頭道：「是，是！多謝，多謝！」提了野雞、黃兔自去。鄭鏢頭在林平之、史鏢頭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端起酒杯，仰脖子一口喝乾，伸舌頭舐了舐嘴唇，說道：「酒店換了主兒，酒味倒沒變。」又斟了一杯酒，正待再喝，忽聽得馬蹄聲響，兩乘馬自北邊官道上奔來。

　　兩匹馬來得好快，倏忽間到了酒店外，只聽得一人道：「這裡有酒店，喝兩碗去！」史鏢頭聽話聲是川西人氏，轉頭張去，只見兩個漢子身穿青布長袍，將坐騎繫在店前的大榕樹下，走進店來，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便即大刺刺的坐下。這兩人頭上都纏了白布，一身青袍，似是斯文打扮，卻光著兩條腿兒，腳下赤足，穿著無耳麻鞋。史鏢頭知道川人都是如此裝束，頭上所纏白布，乃是當年諸葛亮逝世，川人為他戴孝，武侯遺愛甚深，是以千年之下，白布仍不去首。林平之卻不免希奇，心想：「這兩人文不文、武不武的，模樣兒可透著古怪。」只聽那年輕漢子叫道：「拿酒來！拿酒來！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硬是把馬也累壞了。」

　　宛兒低頭走到兩人桌前，低聲問道：「要什麼酒？」聲音雖低，卻十分清脆動聽。那年輕漢子一怔，突然伸出右手，托向宛兒的下頦，笑道：「可惜，可惜！」宛兒吃了一驚，急忙退後。另一名漢子笑道：「余兄弟，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一張臉蛋嘛，卻是釘鞋踏爛泥，翻轉石榴皮，格老子好一張大麻皮。」那姓余的哈哈大笑。

　　林平之氣往上衝，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說道：「什麼東西，兩個不帶眼的狗崽子，卻到我們福州府來撒野！」那姓余的年輕漢子笑道：「賈老二，人家在罵街哪，你猜這兔兒爺是在罵誰？」林平之相貌像他母親，眉清目秀，甚是俊美，平日只消有哪個男人向他擠眉弄眼的瞧上一眼，勢必一個耳光打了過去，此刻聽這漢子叫他「兔兒爺」，哪裡還忍耐得住？提起桌上的一把錫酒壺，兜頭摔將過去。那姓余漢子一避，錫酒壺直摔到酒店門外的草地上，酒水濺了一地。史鏢頭和鄭鏢頭站起身來，搶到那二人身旁。

　　那姓余的笑道：「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倒真勾引得人，要打架可還不成！」鄭鏢頭喝道：「這位是福威鏢局的林少鏢頭，你天大膽子，到太歲頭上動土？」這「土」字剛出口，左手一拳已向他臉上猛擊過去。那姓余漢子左手上翻，搭上了鄭鏢頭的脈門，用力一拖，鄭鏢頭站立不定，身子向板桌急衝。那姓余漢子左肘重重往下一頓，撞在鄭鏢頭的後頸。喀喇喇一聲，鄭鏢頭撞垮了板桌，連人帶桌的摔倒。鄭鏢頭在福威鏢局之中雖然算不得是好手，卻也不是膿包腳色，史鏢頭見他竟被這人一招之間便即撞倒，可見對方頗有來頭，問道：「尊駕是誰？既是武林同道，難道就不將福威鏢局瞧在眼裡麼？」那姓余漢子冷笑道：「福威鏢局？從來沒聽見過！那是幹什麼的？」

　　林平之縱身而上，喝道：「專打狗崽子的！」左掌擊出，不等招術使老，右掌已從左掌之底穿出，正是祖傳「翻天掌」中的一招「雲裡乾坤」。那姓余的道：「小花旦倒還有兩下子。」揮掌格開，右手來抓林平之肩頭。林平之右肩微沉，左手揮拳擊出。那姓余的側頭避開，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張開，拳開變掌，直擊化成橫掃，一招「霧裡看花」，拍的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姓余的大怒，飛腳向林平之踢來。林平之衝向右側，還腳踢出。這時史鏢頭也已和那姓賈的動上了手，白二將鄭鏢頭扶起。鄭鏢頭破口大罵，上前夾擊那姓余的。林平之道：「幫史鏢頭，這狗賊我料理得了。」鄭鏢頭知他要強好勝，不願旁人相助，順手拾起地下的一條板桌斷腿，向那姓賈的頭上打去。兩個趟子手奔到門外，一個從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長劍，一個提了一桿獵叉，指著那姓余的大罵。鏢局中的趟子手武藝平庸，但喊慣了鏢號，個個嗓子洪亮。他二人罵的都是福州土話，那兩個四川人一句也不懂，但知總不會是好話。林平之將父親親傳的「翻天掌」一招一式使將出來。他平時常和鏢局裡的鏢師們拆解，一來他這套祖傳的掌法確是不凡，二來眾鏢師對這位少主人誰都容讓三分，決沒哪一個蠢才會使出真實功夫來跟他硬碰，因之他臨場經歷雖富，真正搏鬥的遭際卻少。雖然在福州城裡城外，也曾和些地痞惡少動過手，但那些三腳貓的把式，又如何是他林家絕藝的對手？用不上三招兩式，早將人家打得目青鼻腫，逃之夭夭。可是這次只鬥得十餘招，林平之便驕氣漸挫，只覺對方手底下甚是硬朗。那人手上拆解，口中仍在不三不四：「小兄弟，我越瞧你越不像男人，準是個大姑娘喬裝改扮的。你這臉蛋兒又紅又白，給我香個面孔，格老子咱們不用打了，好不好？」林平之心下愈怒，斜眼瞧史、鄭二名鏢師時，見他二人雙鬥那姓賈的，仍是落了下風。鄭鏢頭鼻子上給重重打了一拳，鼻血直流，衣襟上滿是鮮血。林平之出掌更快，驀然間拍的一聲響，打了那姓余的一個耳光，這一下出手甚重，那姓余的大怒，喝道：「不識好歹的龜兒子，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跟你逗著玩兒，龜兒子卻當真打起老子來！」拳法一變，驀然間如狂風驟雨般直上直下的打將過來。兩人一路鬥到了酒店外。林平之見對方一拳中宮直進，記起父親所傳的「卸」字訣，當即伸左手擋格，將他拳力卸開，不料這姓余的膂力甚強，這一卸竟沒卸開，砰的一拳，正中胸口。林平之身子一晃，領口已被他左手抓住。那人臂力一沉，將林平之的上身掀得彎了下去，跟著右臂使招「鐵門檻」，橫架在他後頸，狂笑說道：「龜兒子，你磕三個頭，叫我三聲好叔叔，這才放你！」史鄭二鏢師大驚，便欲撇下對手搶過來相救，但那姓賈的拳腳齊施，不容他二人走開。趟子手白二提起獵叉，向那姓余的後心戳來，叫道：「還不放手？你到底有幾個腦……」那姓余的左足反踢，將獵叉踢得震出數丈，右足連環反踢，將白二踢得連打七八個滾，半天爬不起來。陳七破口大罵：「烏龜王八蛋，他媽的小雜種，你奶奶的不生眼珠子！」罵一句，退一步，連罵八九句，退開了八九步。

　　那姓余的笑道：「大姑娘，你磕不磕頭！」臂上加勁，將林平之的頭直壓下去，越壓越低，額頭幾欲觸及地面。林平之反手出拳去擊他小腹，始終差了數寸，沒法打到，只覺頸骨奇痛，似欲折斷，眼前金星亂冒，耳中嗡嗡之聲大作。他雙手亂抓亂打，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情急之下，更不思索，隨手一拔，使勁向前送去，插入了那姓余漢子的小腹。那姓余漢子大叫一聲，鬆開雙手，退後兩步，臉上現出恐怖之極的神色，只見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直沒至柄。他臉朝西方，夕陽照在匕首黃金的柄上，閃閃發光。他張開了口想要說話，卻說不出來，伸手想去拔那匕首，卻又不敢。林平之也嚇得一顆心似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急退數步。那姓賈的和史鄭二鏢頭住手不鬥，驚愕異常的瞧著那姓余漢子。只見他身子晃了幾晃，右手抓住了匕首柄，用力一拔，登時鮮血直噴出數尺之外，旁觀數人大聲驚呼。那姓余漢子叫道：「賈……賈……跟爹爹說……給……給我報……」右手向後一揮，將匕首擲出。那姓賈的叫道：「余兄弟，余兄弟。」急步搶將過去。那姓余的撲地而倒，身子抽搐了幾下，就此不動了。史鏢頭低聲道：「抄傢伙！」奔到馬旁，取了兵刃在手。他江湖閱歷豐富，眼見鬧出了人命，那姓賈的非拚命不可。那姓賈的向林平之瞪視半晌，搶過去拾起匕首，奔到馬旁，躍上馬背，不及解韁，匕首一揮，便割斷了韁繩，雙腿力夾，縱馬向北疾馳而去。

　　陳七走過去在那姓余的屍身上踢了一腳，踢得屍身翻了起來，只見傷口中鮮血兀自汩汩流個不住，說道：「你得罪咱們少鏢頭，這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那才叫活該！」林平之從來沒殺過人，這時已嚇得臉上全無血色，顫聲道：「史……史鏢頭，那……那怎麼辦？我本來……本來沒想殺他。」史鏢頭心下尋思：「福威鏢局三代走鏢，江湖上鬥毆殺人，事所難免，但所殺傷的沒一個不是黑道人物，而且這等鬥殺總是在山高林密之處，殺了人後就地一埋，就此了事，總不見劫鏢的盜賊會向官府告福威鏢局一狀？然而這次所殺的顯然不是盜賊，又是密邇城郊，人命關天，非同小可，別說是鏢局子的少鏢頭，就算總督、巡按的公子殺了人，可也不能輕易了結。」皺眉道：「咱們快將屍首挪到酒店裡，這裡鄰近大道，莫讓人見了。」好在其時天色向晚，道上並無別人。白二、陳七將屍身抬入店中。史鏢頭低聲道：「少鏢頭，身邊有銀子沒有？」林平之忙道：「有，有，有！」將懷中帶著的二十幾兩碎銀子都掏了出來。史鏢頭伸手接過，走進酒店，放在桌上，向薩老頭道：「薩老頭，這外路人調戲你家姑娘，我家少鏢頭仗義相助，迫於無奈，這才殺了他。大家都是親眼瞧見的。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倘若鬧了出來，誰都脫不了干係。這些銀子你先使著，大夥兒先將屍首埋了，再慢慢兒想法子遮掩。」薩老頭道：「是！是！是！」鄭鏢頭道：「咱們福威鏢局在外走鏢，殺幾個綠林盜賊，當真稀鬆平常。這兩隻川耗子，鬼頭鬼腦的，我瞧不是江洋大盜，便是採花大賊，多半是到福州府來做案的。咱們少鏢頭招子明亮，才把這大盜料理了，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本可到官府領賞，只是少鏢頭怕麻煩，不圖這個虛名。老頭兒，你這張嘴可得緊些，漏了口風出來，我們便說這兩個大盜是你勾引來的，你開酒店是假的，做眼線是真。聽你口音，半點也不像本地人。否則為什麼這二人遲不來，早不來，你一開酒店便來，天下的事情哪有這門子巧法？」薩老頭只道：「不敢說，不敢說！」

　　史鏢頭帶著白二、陳七，將屍首埋在酒店後面的菜園之中，又將店門前的血跡用鋤頭鋤得乾乾淨淨，覆到了土下。鄭鏢頭向薩老頭道：「十天之內，我們要是沒聽到消息走漏，再送五十兩銀子來給你做棺材本。你倘若亂嚼舌根，哼哼，福威鏢局刀下殺的賊子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再殺你一老一少，也不過是在你菜園子的土底再添兩具死屍。」薩老頭道：「多謝，多謝！不敢說，不敢說！」

　　待得料理妥當，天已全黑。林平之心下略寬，忐忑不安的回到鏢局子中。一進大廳，只見父親坐在太師椅中，正在閉目沉思，林平之神色不定，叫道：「爹！」

　　林震南面色甚愉，問道：「去打獵了？打到了野豬沒有？」林平之道：「沒有。」林震南舉起手中煙袋，突然向他肩頭擊下，笑喝：「還招！」林平之知道父親常常出其不意的考校自己功夫，如在平日，見他使出這招「辟邪劍法」第二十六招的「流星飛墮」，便會應以第四十六招「花開見佛」，但此刻他心神不定，只道小酒店中殺人之事已給父親知悉，是以用煙袋責打自己，竟不敢避，叫道：「爹！」

　　林震南的煙袋桿將要擊上兒子肩頭，在離他衣衫三寸處硬生生的凝招不下，問道：「怎麼啦？江湖上倘若遇到了勁敵，應變竟也這等遲鈍，你這條肩膀還在麼？」話中雖含責怪之意，臉上卻仍帶著笑容。林平之道：「是！」左肩一沉，滴溜溜一個轉身，繞到了父親背後，順手抓起茶几上的雞毛撣子，便向父親背心刺去，正是那招「花開見佛」。林震南點頭笑道：「這才是了。」反手以煙袋格開，還了一招「江上弄笛」。林平之打起精神，以一招「紫氣東來」拆解。父子倆拆到五十餘招後，林震南煙袋疾出，在兒子左乳下輕輕一點，林平之招架不及，只覺右臂一酸，雞毛撣子脫手落地。林震南笑道：「很好，很好，這一個月來每天都有長進，今兒又拆多了四招！」回身坐入椅中，在煙袋中裝上了煙絲，說道：「平兒，好教你得知，咱們鏢局子今兒得到了一個喜訊。」林平之取出火刀火石，替父親點著了紙媒，道：「爹又接到一筆大生意？」林震南搖頭笑道：「只要咱們鏢局子底子硬，大生意怕不上門？怕的倒是大生意來到門前，咱們沒本事接。」他長長的噴了口煙，說道：「剛才張鏢頭從湖南送了信來，說道川西青城派松風觀余觀主，已收了咱們送去的禮物。」林平之聽到「川西」和「余觀主」幾個字，心中突的一跳，道：「收了咱們的禮物？」

　　林震南道：「鏢局子的事，我向來不大跟你說，你也不明白。不過你年紀漸漸大了，爹爹挑著的這副重擔子，慢慢要移到你肩上，此後也得多理會些局子裡的事才是。孩子，咱們三代走鏢，一來仗著你曾祖父當年闖下的威名，二來靠著咱們家傳的玩藝兒不算含糊，這才有今日的局面，成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鏢局。江湖上提到『福威鏢局』四字，誰都要翹起大拇指，說一聲：『好福氣！好威風！』江湖上的事，名頭佔了兩成，功夫佔了兩成，餘下的六成，卻要靠黑白兩道的朋友們賞臉了。你想，福威鏢局的鏢車行走十省，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廝殺較量，哪有這許多性命去拚？就算每一趟都打勝仗，常言道：『殺敵一千，自傷八百』，鏢師若有傷亡，單是給家屬撫恤金，所收的鏢銀便不夠使，咱們的家當還有什麼剩的？所以嘛，咱們吃鏢行飯的，第一須得人頭熟，手面寬，這『交情』二字，倒比真刀真槍的功夫還要緊些。」林平之應道：「是！」若在往日，聽得父親說鏢局的重擔要漸漸移上他肩頭，自必十分興奮，和父親談論不休，此刻心中卻似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只想著「川西」和「余觀主」那幾個字。林震南又噴了一口煙，說道：「你爹爹手底下的武功，自是勝不過你曾祖父，也未必及得上你爺爺，然而這份經營鏢局子的本事，卻可說是強爺勝祖了。從福建往南到廣東，往北到浙江、江蘇，這四省的基業，是你曾祖闖出來的。山東、河北、兩湖、江西和廣西六省的天下，卻是你爹爹手裡創的。那有什麼秘訣？說穿了，也不過是『多交朋友，少結冤家』八個字而已。福威，福威，『福』字在上，『威』字在下，那是說福氣比威風要緊。福氣便從『多交朋友，少結冤家』這八個字而來，倘若改作了『威福』，那可就變成作威作福了。哈哈，哈哈！」林平之陪著父親乾笑了幾聲，但笑聲中殊無歡愉之意。林震南並未發覺兒子怔忡不安，又道：「古人說道：既得隴，復望蜀。你爹爹卻是既得鄂，復望蜀。咱們一路鏢自福建向西走，從江西、湖南，到了湖北，那便止步啦，可為什麼不溯江而西，再上四川呢？四川是天府之國，那可富庶得很哪。咱們走通了四川這一路，北上陝西，南下雲貴，生意少說也得再多做三成。只不過四川省是臥虎藏龍之地，高人著實不少，福威鏢局的鏢車要去四川，非得跟青城、峨嵋兩派打上交道不可。我打從三年前，每年春秋兩節，總是備了厚禮，專程派人送去青城派的松風觀、峨嵋派的金頂寺，可是這兩派的掌門人從來不收。峨嵋派的金光上人，還肯接見我派去的鏢頭，謝上幾句，請吃一餐素齋，然後將禮物原封不動的退了回來。松風觀的余觀主哪，這可厲害了，咱們送禮的鏢頭只上到半山，就給擋了駕，說道余觀主閉門坐觀，不見外客，觀中百物俱備，不收禮物。咱們的鏢頭別說見不到余觀主，連松風觀的大門是朝南朝北也說不上來。每一次派去送禮的鏢頭總是氣呼呼的回來，說道若不是我嚴加囑咐，不論對方如何無禮，咱們可必須恭敬，他們受了這肚子悶氣，還不爹天娘地、什麼難聽的話也罵出來？只怕大架也早打過好幾場了。」說到這裡，他十分得意，站起身來，說道：「哪知道這一次，余觀主居然收了咱們的禮物，還說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建來回拜……」林平之道：「是四個？不是兩個？」林震南道：「是啊，四名弟子！你想余觀主這等隆重其事，福威鏢局可不是臉上光彩之極？剛才我已派出快馬去通知江西、湖南、湖北各處分局，對這四位青城派的上賓，可得好好接待。」林平之忽道：「爹，四川人說話，是不是總是叫別人『龜兒子』，自稱『老子』？」林震南笑道：「四川粗人才這麼說話。普天下哪裡沒粗人？這些人嘴裡自然就不乾不淨。你聽聽咱們局子裡趟子手賭錢之時，說的話可還好聽得了？你為什麼問這話？」林平之道：「沒什麼。」林震南道：「那四位青城弟子來到這裡之時，你可得和他們多親近親近，學些名家弟子的風範，結交上這四位朋友，日後可是受用不盡。」爺兒倆說了一會子話，林平之始終拿不定主意，不知該不該將殺了人之事告知爹爹，終於心想還是先跟娘說了，再跟爹爹說。吃過晚飯，林震南一家三口在後廳閒話，林震南跟夫人商量，大舅子是六月初的生日，該打點禮物送去了，可是要讓洛陽金刀王家瞧得上眼的東西，可還真不容易找。說到這裡，忽聽得廳外人聲喧嘩，跟著幾個人腳步急促，奔了進來。林震南眉頭一皺，說道：「沒點規矩！」只見奔進來的是三個趟子手，為首一人氣急敗壞的道：「總……總鏢頭……」林震南喝道：「什麼事大驚小怪？」趟子手陳七道：「白……白二死了。」林震南吃了一驚，問道：「是誰殺的？你們賭錢打架，是不是？」心下好生著惱：「這些在江湖上闖慣了的漢子可真難以管束，動不動就出刀子，拔拳頭，這裡府城之地，出了人命可大大的麻煩。」陳七道：「不是的，不是的。剛才小李上毛廁，見到白二躺在毛廁旁的菜園裡，身上沒一點傷痕，全身卻已冰冷，可不知是怎麼死的。怕是生了什麼急病。」林震南呼了口氣，心下登時寬了，道：「我去瞧瞧。」當即走向菜園。林平之跟在後面。到得菜園中，只見七八名鏢師和趟子手圍成一團。眾人見到總鏢頭來到，都讓了開來。林震南看白二的屍身，見他衣裳已被人解開，身上並無血跡，問站在旁邊的祝鏢頭道：「沒傷痕？」祝鏢頭道：「我仔細查過了，全身一點傷痕也沒有，看來也不是中毒。」林震南點頭道：「通知帳房董先生，叫他給白二料理喪事，給白二家送一百兩銀子去。」一名趟子手因病死亡，林震南也不如何放在心上，轉身回到大廳，向兒子道：「白二今天沒跟你去打獵嗎？」林平之道：「去的，回來時還好端端的，不知怎的突然生了急病。」林震南道：「嗯，世界上的好事壞事，往往都是突如其來。我總想要打開四川這條路子，只怕還得用上十年功夫，哪料得到余觀主忽然心血來潮，收了我的禮不算，還派了四名弟子，千里迢迢的來回拜。」林平之道：「爹，青城派雖是武林中的名門大派。福威鏢局和爹爹的威名，在江湖上可也不弱。咱們年年去四川送禮，余觀主派人到咱們這裡，那也不過是禮尚往來。」林震南笑道：「你知道什麼？四川省的青城、峨嵋兩派，立派數百年，門下英才濟濟，著實了不起，雖然趕不上少林、武當，可是跟嵩山、泰山、衡山、華山、恆山這五嶽劍派，已算得上並駕齊驅。你曾祖遠圖公創下七十二路辟邪劍法，當年威震江湖，當真說得上打遍天下無敵手，但傳到你祖父手裡，威名就不及遠圖公了。你爹爹只怕又差了些。咱林家三代都是一線單傳，連師兄弟也沒一個。咱爺兒倆，可及不上人家人多勢眾了。」林平之道：「咱們十省鏢局中一眾英雄好漢聚在一起，難道還敵不過什麼少林、武當、峨嵋、青城和五嶽劍派麼？」林震南笑道：「孩子，你這句話跟爹爹說說，自然不要緊，倘若在外面一說，傳進了旁人耳中，立時便惹上麻煩。咱們十處鏢局，八十四位鏢頭各有各的玩藝兒，聚在一起，自然不會輸給了人。可是打勝了人家，又有什麼好處？常言道和氣生財，咱們吃鏢行飯，更加要讓人家一步。自己矮著一截，讓人家去稱雄逞強，咱們又少不了什麼。」

　　忽聽得有人驚呼：「啊喲，鄭鏢頭又死了！」林震南父子同時一驚。林平之從椅中直跳起來，顫聲道：「是他們來報……」這「仇」字沒說出口，便即縮住。其時林震南已迎到廳口，沒留心兒子的話，只見趟子手陳七氣急敗壞的奔進來，叫道：「總……總鏢頭，不好了！鄭鏢頭……鄭鏢頭又給那四川惡鬼索了……討了命去啦。」林震南臉一沉，喝道：「什麼四川惡鬼，胡說八道。」

　　陳七道：「是，是！那四川惡鬼……這川娃子活著已這般強凶霸道，死了自然更加厲害……」他遇到總鏢頭怒目而視的嚴峻臉色，不敢再說下去，只是向林平之瞧去，臉上一副哀懇害怕的神氣。林震南道：「你說鄭鏢頭死了？屍首在哪裡？怎麼死的？」這時又有幾名鏢師、趟子手奔進廳來。一名鏢師皺眉道：「鄭兄弟死在馬廄裡，便跟白二一模一樣，身上也是沒半點傷痕，七孔既不流血，臉上也沒什麼青紫浮腫，莫非……莫非剛才隨少鏢頭出去打獵，真的中了邪，沖……衝撞了什麼邪神惡鬼。」林震南哼了一聲，道：「我一生在江湖上闖蕩，可從來沒見過什麼鬼。咱們瞧瞧去。」說著拔步出廳，走向馬廄。只見鄭鏢頭躺在地下，雙手抓住一個馬鞍，顯是他正在卸鞍，突然之間便即倒斃，絕無與人爭鬥廝打之象。

　　這時天色已黑，林震南教人提了燈籠在旁照著，親手解開鄭鏢頭的衣褲，前前後後的仔細察看，連他週身骨骼也都捏了一遍，果然沒半點傷痕，手指骨也沒斷折一根。林震南素來不信鬼神，白二忽然暴斃，那也罷了，但鄭鏢頭又是一模一樣的死去，這其中便大有蹊蹺，若是黑死病之類的瘟疫，怎地全身渾沒黑斑紅點？心想此事多半與兒子今日出獵途中所遇有關，轉身問林平之道：「今兒隨你去打獵的，除了鄭鏢頭和白二外，還有史鏢頭和他。」說著向陳七一指。林平之點了頭，林震南道：「你們兩個隨我來。」吩咐一名趟子手：「請史鏢頭到東廂房說話。」三人到得東廂房，林震南問兒子：「到底是怎麼回事？」林平之當下便將如何打獵回來在小酒店中喝酒；如何兩個四川人戲侮賣酒少女，因而言語衝突；又如何動起手來，那漢子揪住自己頭頸，要自己磕頭；如何在驚慌氣惱之中，拔出靴筒中的匕首，殺了那個漢子；又如何將他埋在菜園之中，給了銀兩，命那賣酒的老兒不可洩漏風聲等情，一一照實說了。林震南越聽越知事情不對，但與人鬥毆，殺了個異鄉人，終究也不是天坍下來的大事。他不動聲色的聽兒子說完了，沉吟半晌，問道：「這兩個漢子沒說是哪個門派，或者是哪個幫會的？」林平之道：「沒有。」林震南問：「他們言語舉止之中，有什麼特異之處？」林平之道：「也不見有什麼古怪，那姓余的漢子……」一言未畢，林震南接口問道：「你殺的那漢子姓余？」林平之道：「是！我聽得另外那人叫他余兄弟，可不知是人未余，還是人則俞。外鄉口音，卻也聽不準。」林震南搖搖頭，自言自語：「不會，不會這樣巧法。余觀主說要派人來，哪有這麼快就到了福州府，又不是身上長了翅膀。」林平之一凜，問道：「爹，你說這兩人會是青城派的？」林震南不答，伸手比劃，問道：「你用『翻天掌』這一式打他，他怎麼拆解？」林平之道：「他沒能拆得了，給我重重打了個耳光。」林震南一笑，連說：「很好！很好！很好！」廂房中本來一片肅然驚惶之氣，林震南這麼一笑，林平之忍不住也笑了笑，登時大為寬心。

　　林震南又問：「你用這一式打他，他又怎麼還擊？」仍是一面說，一面比劃。林平之道：「當時孩兒氣惱頭上，也記不清楚，似乎這麼一來，又在他胸口打了一拳。」林震南顏色更和，道：「好，這一招本當如此打！他連這一招也拆架不開，決不會是名滿天下的青城派松風觀余觀主的子侄。」他連說「很好」，倒不是稱讚兒子的拳腳不錯，而是大為放心，四川一省，姓余的不知有多少，這姓余的漢子被兒子所殺，武藝自然不高，決計跟青城派扯不上什麼干係。他伸出右手中指，在桌面上不住敲擊，又問：「他又怎地揪住了你腦袋？」林平之伸手比劃，怎生給他揪住了動彈不得。

　　陳七膽子大了些，插嘴道：「白二用鋼叉去搠那傢伙，給他反腳踢去鋼叉，又踢了個觔斗。」林震南心頭一震，問道：「他反腳將白二踢倒，又踢去了他手中鋼叉？那……那是怎生踢法的？」陳七道：「好像是如此這般。」雙方揪住椅背，右足反腳一踢，身子一跳，左足又反腳一踢。這兩踢姿式拙劣，像是馬匹反腳踢人一般。林平之見他踢得難看，忍不住好笑，說道：「爹，你瞧……」卻見父親臉上大有驚恐之色，一句話便沒說下去。林震南道：「這兩下反踢，有些像青城派的絕技『無影幻腿』，孩兒，到底他這兩腿是怎樣踢的？」林平之道：「那時候我給他揪住了頭，看不見他反踢。」

　　林震南道：「是了，要問史鏢頭才行。」走出房門，大聲叫道：「來人呀！史鏢頭呢？怎麼請了他這許久還不見人？」兩名趟子手聞聲趕來，說道到處找史鏢頭不到。林震南在花廳中踱來踱去，心下沉吟：「這兩腳反踢倘若真是『無影幻腿』，那麼這漢子縱使不是余觀主的子侄，跟青城派總也有些干係。那到底是什麼人？非得親自去瞧一瞧不可。」說道：「請崔鏢頭、季鏢頭來！」

　　崔、季兩個鏢師向來辦事穩妥，老成持重，是林震南的親信。他二人見鄭鏢頭暴斃，史鏢頭又人影不見，早就等在廳外，聽候差遣，一聽林震南這麼說，當即走進廳來。林震南道：「咱們去辦一件事，崔季二位，孩兒和陳七跟我來。」當下五人騎了馬出城，一行向北。林平之縱馬在前領路。不多時，五乘馬來到小酒店前，見店門已然關上。林平之上前敲門，叫道：「薩老頭，薩老頭，開門。」敲了好一會，店中竟無半點聲息。崔鏢頭望著林震南，雙手作個撞門的姿勢。林震南點了點頭，崔鏢頭雙掌拍出，喀喇一聲，門閂折斷，兩扇門板向後張開，隨即又自行合上，再向後張開，如此前後搖晃，發出吱吱聲響。

　　崔鏢頭一撞開門，便拉林平之閃在一旁，見屋中並無動靜，晃亮火折，走進屋去，點著了桌上的油燈，又點了兩盞燈籠。幾個人裡裡外外的走了一遍，不見有人，屋中的被褥、箱籠等一干雜物卻均未搬走。

　　林震南點頭道：「老頭兒怕事，這裡殺傷了人命，屍體又埋在他菜園子裡，他怕受到牽連，就此一走了之。」走到菜園裡，指著倚在牆邊的一把鋤頭，說道：「陳七，把死屍掘出來瞧瞧。」陳七早認定是惡鬼作祟，只鋤得兩下，手足俱軟，直欲癱瘓在地。季鏢頭道：「有個屁用？虧你是吃鏢行飯的！」一手接過鋤頭，將燈籠交在他手裡，舉鋤扒開泥土，鋤不多久，便露出死屍身上的衣服，又扒了幾下，將鋤頭伸到屍身下，用力一挑，挑起死屍。陳七轉過了頭，不敢觀看，卻聽得四人齊聲驚呼，陳七一驚之下，失手拋下燈籠，蠟燭熄滅，菜園中登時一片漆黑。林平之顫聲道：「咱們明明埋的是那四川人，怎地……怎地……」林震南道：「快點燈籠！」他一直鎮定，此刻語音中也有了驚惶之意。崔鏢頭晃火折點著燈籠，林震南彎腰察看死屍，過了半晌，道：「身上也沒傷痕，一模一樣的死法。」陳七鼓起勇氣，向死屍瞧了一眼，尖聲大叫：「史鏢頭，史鏢頭！」地下掘出來的竟是史鏢頭的屍身，那四川漢子的屍首卻已不知去向。林震南道：「這姓薩的老頭定有古怪。」搶著燈籠，奔進屋中察看，從灶下的酒罈、鐵鑊，直到廳房中的桌椅都細細查了一遍，不見有異。崔季二鏢頭和林平之也分別查看。突然聽得林平之叫道：「咦！爹爹，你來看。」

　　林震南循聲過去，見兒子站在那少女房中，手中拿著一塊綠色帕子。林平之道：「爹，一個貧家女子，怎會有這種東西？」林震南接過手來，一股淡淡幽香立時傳入鼻中，那帕子甚是軟滑，沉甸甸的，顯是上等絲緞，再一細看，見帕子邊緣以綠絲線圍了三道邊，一角上繡著一枝小小的紅色珊瑚枝，繡工甚是精緻。林震南問：「這帕子哪裡找出來的？」林平之道：「掉在床底下的角落裡，多半是他們匆匆離去，收拾東西時沒瞧見。」林震南提著燈籠俯身又到床底照著，不見別物，沉吟道：「你說那賣酒的姑娘相貌甚醜，衣衫質料想來不會華貴，但是不是穿得十分整潔？」林平之道：「當時我沒留心，但不見得污穢，倘若很髒，她來斟酒之時我定會覺得。」

　　林震南向崔鏢頭道：「老崔，你以為怎樣？」崔鏢頭道：「我看史鏢頭、鄭鏢頭、與白二之死，定和這一老一少二人有關，說不定還是他們下的毒手。」季鏢頭道：「那兩個四川人多半跟他們是一路，否則他們幹麼要將他屍身搬走？」林平之道：「那姓余的明明動手動腳，侮辱那個姑娘，否則我也不會罵他，他們不會是一路的。」崔鏢頭道：「少鏢頭有所不知，江湖上人心險惡，他們常常布下了圈套，等人去鑽。兩個人假裝打架，引得第三者過來勸架，那兩個正在打架的突然合力對付勸架之人，那是常常有的。」季鏢頭道：「總鏢頭，你瞧怎樣？」林震南道：「這賣酒的老頭和那姑娘，定是衝著咱們而來，只不知跟那兩個四川漢子是不是一路。」林平之道：「爹爹，你說松風觀余觀主派了四個人來，他們……他們不是一起四個人嗎？」

　　這一言提醒了林震南，他呆了一呆，沉吟道：「福威鏢局對青城派禮數有加，從來沒什麼地方開罪了他們。余觀主派人來尋我晦氣，那為了什麼？」

　　四個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半晌都說不出話來。隔了良久，林震南才道：「把史鏢頭的屍身先移到屋中再說。這件事回到局中之後，誰也別提，免得驚動官府，多生事端。哼，姓林的對人客氣，不願開罪朋友，卻也不是任打不還手的懦夫。」季鏢頭大聲道：「總鏢頭，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大夥兒奮力上前，總不能損了咱們鏢局的威名。」林震南點頭道：「是！多謝了！」五人縱馬回城，將到鏢局，遠遠望見大門外火把照耀，聚集多人。林震南心中一動，催馬上前。好幾人說道：「總鏢頭回來啦！」林震南縱身下馬，只見妻子王夫人鐵青著臉，道：「你瞧！哼，人家這麼欺上門來啦。」

　　只見地下橫著兩段旗桿，兩面錦旗，正是鏢局子門前的大旗，連著半截旗桿，被人弄倒在地。旗桿斷截處甚是平整，顯是以寶刀利劍一下子就即砍斷。

　　王夫人身邊未帶兵刃，從丈夫腰間抽出長劍，嗤嗤兩聲響，將兩面錦旗沿著旗桿割了下來，搓成一團，進了大門。林震南吩咐道：「崔鏢頭，把這兩根半截旗桿索性都砍了！哼，要挑了福威鏢局，可沒這麼容易！」崔鏢頭道：「是！」季鏢頭罵道：「他媽的，這些狗賊就是沒種，乘著總鏢頭不在家，上門來偷偷摸摸的幹這等下三濫勾當。」林震南向兒子招招手，兩人回進局去，只聽得季鏢頭兀自在「狗強盜，臭雜種」的破口大罵。父子兩人來到東廂房中，見王夫人已將兩面錦旗平鋪在兩張桌上，一面旗上所繡的那頭黃獅雙眼被人剜去，露出了兩個空洞，另一面旗上「福威鏢局」四字之中，那個「威」字也已被剜去。林震南便涵養再好，也已難以再忍，拍的一聲，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喀喇一聲響，那張花梨木八仙桌的桌腿震斷了一條。林平之顫聲道：「爹，都……都是我不好，惹出了這麼大的禍事來！」林震南高聲道：「咱們姓林的殺了人便殺了，又怎麼樣？這種人倘若撞在你爹爹手裡，一般的也是殺了。」王夫人問道：「殺了什麼人？」林震南道：「平兒說給你母親知道。」林平之於是將日間如何殺了那四川漢子、史鏢頭又如何死在那小酒店中等情一一說了。白二和鄭鏢頭暴斃之事，王夫人早已知道，聽說史鏢頭又離奇斃命，王夫人不驚反怒，拍案而起，說道：「大哥，福威鏢局豈能讓人這等上門欺辱？咱們邀集人手，上四川跟青城派評評這個理去。連我爹爹、我哥哥和兄弟都請了去。」王夫人自幼是一股霹靂火爆的脾氣，做閨女之時，動不動便拔刀傷人，她洛陽金刀門藝亮勢大，誰都瞧在她父親金刀無敵王元霸的臉上讓她三分。她現下兒子這麼大了，當年火性仍是不減。

　　林震南道：「對頭是誰，眼下還拿不準，未必便是青城派。我看他們不會只砍倒兩根旗桿，殺了兩名鏢師，就此了事……」王夫人插口道：「他們還待怎樣？」林震南向兒子瞧了一眼，王夫人明白了丈夫的用意，心頭怦怦而跳，登時臉上變色。林平之道：「這件事是孩兒做出來的，大丈夫一人做事一身當，孩兒也……也不害怕。」他口中說不怕，其實不得不怕，話聲發顫，洩漏了內心的惶懼之情。

　　王夫人道：「哼，他們要想動你一根寒毛，除非先將你娘殺了。林家福威鏢局這桿鏢旗立了三代，可從未折過半點威風。」轉頭向林震南道：「這口氣倘若出不了，咱們也不用做人啦。」林震南點了點頭，道：「我去派人到城裡城外各處查察，看有何面生的江湖道，再加派人手，在鏢局子內外巡查。你陪著平兒在這裡等我，別讓他出去亂走。」王夫人道：「是了，我理會得。」他夫婦心下明白，敵人下一步便會向兒子下手，敵暗我明，林平之只須踏出福威鏢局一步，立時便有殺身之禍。林震南來到大廳，邀集鏢師，分派各人探查巡衛。眾鏢師早已得訊，福威鏢局的旗桿給人砍倒，那是給每個人打上個老大的耳光，人人敵愾同仇，早已勁裝結束，攜帶兵刃，一得總鏢頭吩咐，便即出發。

　　林震南見局中上下齊心，合力抗敵，稍覺寬懷，回入內堂，向兒子道：「平兒，你母親這幾日身子不大舒服，又有大敵到來，你這幾晚便睡在咱們房外的榻上，保護母親。」王夫人笑道：「嘿，我要他……」話說得一半，猛地省悟，丈夫要兒子保護自己是假，實則是夫婦倆就近保護兒子，這寶貝兒子心高氣傲，要他依附於父母庇護之下，說不定他心懷不忿，自行出去向敵人挑戰，那便危險之極，當即改口道：「正是，平兒，媽媽這幾日發風濕，手足酸軟，你爹爹照顧全局，不能整天陪我，若有敵人侵入內堂，媽媽只怕抵擋不住。」林平之道：「我陪著媽媽就是。」

　　當晚林平之睡在父母房外榻上。林震南夫婦打開了房門，將兵刃放在枕邊，連衣服鞋襪都不脫下，隻身上蓋一張薄被，只待一有警兆，立即躍起迎敵。

　　這一晚卻太平無事。第二日天剛亮，有人在窗外低聲叫道：「少鏢頭，少鏢頭！」林平之夜半沒好睡，黎明時分睡得正熟，一時未醒。林震南道：「什麼事？」外面那人道：「少鏢頭的馬……那匹馬死啦。」這匹白馬林平之十分喜愛，負責照看的馬伕一見馬死，慌不迭來稟報。林平之朦朦朧朧中聽到了，翻身坐起，忙道：「我去瞧瞧。」林震南知道事有蹊蹺，一起快步走向馬廄，只見那匹白馬橫臥在地，早已氣絕，身上卻也沒半點傷痕。林震南問道：「夜裡沒聽到馬叫？有什麼響動？」那馬伕道：「沒有。」林震南拉著兒子的手道：「不用可惜，爹爹叫人另行去設法買一匹駿馬給你。」林平之撫摸馬屍，怔怔的掉下淚來。突然間趟子手陳七急奔過來，氣急敗壞的道：「總……總鏢頭不好……不好啦！那些鏢頭……鏢頭們，都給惡鬼討了命去啦。」林震南和林平之齊聲驚問：「什麼？」陳七隻是道：「死了，都死了！」林平之怒道：「什麼都死了？」伸手抓住他的胸口，搖晃了幾下。陳七道：「少……少鏢頭……死了。」林震南聽他說「少鏢頭死了」，這不祥之言入耳，說不出的厭悶煩惡，但若由此斥罵，更著形跡。只聽得外面人聲嘈雜，有的說：「總鏢頭呢？快稟報他老人家。」有的說：「這惡鬼如此厲害，那……那怎麼辦？」林震南大聲道：「我在這裡，什麼事？」兩名鏢師、三名趟子手聞聲奔來。為首一名鏢師道：「總鏢頭，咱們派出去的眾兄弟，一個也沒回來。」林震南先前聽得人聲，料到又有人暴斃，但昨晚派出去查訪的鏢師和趟子手共有二十三人之多，豈有全軍覆沒之理，忙問：「有人死了麼？多半他們還在打聽，沒來得及回來。」那鏢師搖頭道：「已發現了十七具屍體……」林震南和林平之齊聲驚道：「十七具屍體？」那鏢師一臉驚恐之色，道：「正是，一十七具，其中有富鏢頭、錢鏢頭、吳鏢頭。屍首停在大廳上。」林震南更不打話，快步來到大廳，只見廳上原來擺著的桌子椅子都已挪開，橫七豎八的停放著十七具屍首。饒是林震南一生經歷過無數風浪，陡然間見到這等情景，雙手禁不住劇烈發抖，膝蓋酸軟，幾乎站不直身子，問道：「為……為……為……」喉頭乾枯，發不出聲音。只聽得廳外有人道：「唉，高鏢頭為人向來忠厚，想不到也給惡鬼索了命去。」只見四五名附近街坊，用門板抬了一具屍首進來。為首的一名中年人說道：「小人今天打開門板，見到這人死在街上，認得是貴局的高鏢頭，想是發了瘟疫，中了邪，特地送來。」林震南拱手道：「多謝，多謝。」向一名趟子手道：「這幾位高鄰，每位送三兩銀子，你到帳房去支來。」這幾名街坊見到滿廳都是屍首，不敢多留，謝了自去。過不多時，又有人送了三名鏢師的屍首來，林震南核點人數，昨晚派出去二十三人，眼下已有二十二具屍首，只有褚鏢師的屍首尚未發現，然而料想那也是轉眼之間的事。他回到東廂房中，喝了杯熱茶，心亂如麻，始終定不下神來，走出大門，見兩根旗桿已齊根截去，心下更是煩惱，直到此刻，敵人已下手殺了鏢局中二十餘人，卻始終沒有露面，亦未正式叫陣，表明身份。他回過頭來，向著大門上那塊書著「福威鏢局」四字的金字招牌凝望半晌，心想：「福威鏢局在江湖上揚威數十年，想不到今日要敗在我的手裡。」忽聽得街上馬蹄聲響，一匹馬緩緩行來，馬背上橫臥著一人。林震南心中料到了三分，縱身過去，果見馬背上橫臥著一具死屍，正是褚鏢頭，自是在途中被人殺了，將屍首放在馬上，這馬識得歸途，自行回來。

　　林震南長歎一聲，眼淚滾滾而下，落在褚鏢頭身上，抱著他的屍身，走進廳去，說道：「褚賢弟，我若不給你報仇，誓不為人，只可惜……只可惜，唉，你去得太快，沒將仇人的姓名說了出來。」這褚鏢頭在鏢局子中也無過人之處，和林震南並無特別交情，只是林震南心情激盪之下，忍不住落淚，這些眼淚之中，其實氣憤猶多於傷痛。

　　只見王夫人站在廳口，左手抱著金刀，右手指著天井，大聲斥罵：「下三濫的狗強盜，就只會偷偷摸摸的暗箭傷人，倘若真是英雄好漢，就光明正大的到福威鏢局來，咱們明刀明槍的決一死戰。這般鬼鬼祟祟的幹這等鼠竊勾當，武林中有誰瞧得起你？」林震南低聲道：「娘子，瞧見了什麼動靜？」一面將褚鏢頭的屍體放在地下。

　　王夫人大聲道：「就是沒見到動靜呀。這些狗賊，就怕了我林家七十二路辟邪劍法。」右手握住金刀刀柄，在空中虛削一圈，喝道：「也怕了老娘手中這口金刀！」忽聽得屋角上有人嘿嘿冷笑，嗤的一聲，一件暗器激射而下，噹的一聲，打在金刀的刀背之上。王夫人手臂一麻，拿捏不住，金刀脫手，餘勢不衰，那刀直滾到天井中去。

　　林震南一聲輕叱，青光一閃，已拔劍在手，雙足一點，上了屋頂，一招「掃蕩群魔」，劍點如飛花般散了開來，疾向敵人發射暗器之處刺到。他受了極大悶氣，始終未見到敵人一面，這一招竭盡平生之力，絲毫未留餘地，哪知這一劍卻刺了個空，屋角邊空蕩蕩地，哪裡有半個人影？他矮身躍到了東廂屋頂，仍不見敵人蹤跡。

　　王夫人和林平之手提兵刃，上來接應。王夫人暴跳如雷，大叫：「狗崽子，有種的便出來決個死戰，偷偷摸摸的，是哪一門不要臉的狗雜種？」向丈夫連問：「狗崽子逃去了？是怎麼樣的傢伙？」林震南搖了搖頭，低聲道：「別驚動了旁人。」三個人又在屋頂尋覽了一遍，這才躍入天井。林震南低聲問道：「是什麼暗器打了你的金刀？」王夫人罵道：「這狗崽子！不知道！」三人在天井中一找，不見有何暗器，只見桂花樹下有無數極細的磚粒，散了一地，顯而易見，敵人是用一小塊磚頭打落了王夫人手中的金刀，小小一塊磚頭上竟發出如此勁力，委實可畏可怖。王夫人本在滿口「狗崽子，臭雜種」的亂罵，見到這些細碎的磚粒，氣惱之情不由得轉而為恐懼，呆了半晌，一言不發的走進廂房，待丈夫和兒子跟著進來，便即掩上了房門，低聲道：「敵人武功甚是了得，咱們不是敵手，那便如何……如何……」林震南道：「向朋友求救，武林之中，患難相助，那也是尋常之事。」王夫人道：「咱們交情深厚的朋友固然不少，但武功高過咱夫妻的卻沒幾個。比咱倆還差一點的，邀來了也沒用處。」林震南道：「話是不錯，但人眾主意多，邀些朋友來商量商量，也是好的。」王夫人道：「也罷，你說該邀哪些人？」林震南道：「就近的先邀，咱們先把杭州、南昌、廣州三處鏢局中的好手調來，再把閩、浙、粵、贛四省的武林同道邀上一些。」王夫人皺眉道：「這麼事急求救，江湖上傳了開去，實是大大墮了福威鏢局的名頭。」林震南忽道：「娘子，你今年三十九歲罷？」王夫人啐道：「呸！這當兒還來問我的年紀？我是屬虎，你不知道我幾歲嗎？」林震南道：「我發帖子出去，便說是給你做四十歲的大生日……」王夫人道：「為什麼好端端給我添上一歲年紀？我還老得不夠快麼？」林震南搖頭道：「你幾時老了？頭上白髮也還沒一根。我說給你做生日，那麼請些至親好友，誰也不會起疑。等到客人來了，咱們只揀相好的暗中一說，那便跟鏢局子的名頭無損。」王夫人側頭想了一會，道：「好罷，且由得你。那你送什麼禮物給我？」林震南在她耳邊低聲道：「送一份大禮，明年咱們再生個大胖兒子！」王夫人呸的一聲，臉上一紅，啐道：「老沒正經的，這當兒還有心情說這些話。」林震南哈哈一笑，走進帳房，命人寫帖子去邀請朋友，其實他憂心忡忡，說幾句笑話，不過意在消減妻子心中的驚懼而已，心下暗忖：「遠水難救近火，多半便在今晚，鏢局中又會有事發生，等到所邀的朋友們到來，不知世上還有沒有福威鏢局？」

　　他走到帳房門前，只見兩名男僕臉上神色十分驚恐，顫聲道：「總……總……鏢頭……這……這不好了。」林震南道：「怎麼啦？」一名男僕道：「剛才帳房先生叫林福去買棺材，他……他……出門剛走到東小街轉角，就倒在地上死了。」林震南道：「有這等事？他人呢？」那男僕道：「便倒在街上。」林震南道：「去把他屍首抬來。」心想：「光天化日之下，敵人竟在鬧市殺人，當真是膽大妄為之極。」那兩名男僕道：「是……是……」卻不動身。林震南道：「怎麼了？」一名男僕道：「請總鏢頭去看……看……」林震南情知又出了古怪，哼的一聲，走向大門，只見門口三名鏢師、五名趟子手望著門外，臉色灰白，極是驚惶。林震南道：「怎麼了？」不等旁人回答，已知就裡，只見大門外青石板上，淋淋漓漓的鮮血寫著六個大字：「出門十步者死」。離門約莫十步之處，畫著一條寬約寸許的血線。林震南問道：「什麼時候寫的，難道沒人瞧見麼？」一名鏢師道：「剛才林福死在東小街上，大家擁了過去看，門前沒人，就不知誰寫了，開這玩笑！」林震南提高嗓子，朗聲說道：「姓林的活得不耐煩了，倒要看看怎地出門十步者死！」大踏步走出門去。兩名鏢師同時叫道：「總鏢頭！」林震南將手一揮，逕自邁步跨過了血線，瞧那血字血線，兀自未干，伸足將六個血字擦得一片模糊，這才回進大門，向三名鏢師道：「這是嚇人的玩意兒，怕他什麼？三位兄弟，便請去棺材鋪走一趟，再到西城天寧寺，去請班和尚來作幾日法事，超度亡魂，驅除瘟疫。」三名鏢師眼見總鏢頭跨過血線，安然無事，當下答應了，整一整身上兵刃，並肩走出門去。林震南望著他們過了血線，轉過街角，又待了一會，這才進內。

　　他走進帳房，向帳房黃先生道：「黃夫子，請你寫幾張帖子，是給夫人做壽的，邀請親友們來喝杯壽酒。」黃先生道：「是，不知是哪一天？」忽聽得腳步聲急，一人奔將進來，林震南探頭出去，聽得砰的一聲，有人摔倒在地。林震南循聲搶過去，見是適才奉命去棺材鋪三名鏢頭中的狄鏢頭，身子尚在扭動。林震南伸手扶起，忙問：「狄兄弟，怎麼了？」狄鏢頭道：「他們死了，我……我逃了回來。」林震南道：「敵人怎麼樣子？」狄鏢頭道：「不……不知……不知……」一陣痙攣，便即氣絕。片刻之間，鏢局中人人俱已得訊。王夫人和林平之都從內堂出來，只聽得每個人口中低聲說的都是「出門十步者死」這六個字。林震南道：「我去把那兩位鏢師的屍首背回來。」帳房黃先生道：「總……總鏢頭……去不得，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誰……誰去背回屍首，賞三十兩銀子。」他說了三遍，卻無一人作聲。王夫人突然叫道：「咦，平兒呢？平兒，平兒！」最後一聲已叫得甚是惶急。眾人跟著都呼喊起來：「少鏢頭，少鏢頭！」忽聽得林平之的聲音在門外響起：「我在這裡。」眾人大喜，奔到門口，只見林平之高高的身形正從街角轉將出來，雙肩上各負一具屍身，正是死在街上的那兩名鏢師。林震南和王夫人雙雙搶出，手中各挺兵刃，過了血線，護著林平之回來。眾鏢師和趟子手齊聲喝彩：「少鏢頭少年英雄，膽識過人！」林震南和王夫人心下也十分得意。王夫人埋怨道：「孩子，做事便這麼莽撞！這兩位鏢頭雖是好朋友，然而總是死了，不值得冒這麼大的危險。」林平之笑了笑，心下說不出的難過：「都為了我一時忍不住氣，殺了一人，以致這許多人為我而死。我若再貪生怕死，何以為人？」忽聽得後堂有人呼喚起來：「華師傅怎地好端端的也死了？」林震南喝問：「怎麼啦？」局中的管事臉色慘白，畏畏縮縮的過來，說道：「總鏢頭，華師傅從後門出去買菜，卻死在十步之外。後門口也有這……這六個血字。」那華師傅是鏢局中的廚子，烹飪功夫著實不差，幾味冬瓜盅、佛跳牆、糟魚、肉皮餛飩，馳譽福州，是林震南結交達官富商的本錢之一。林震南心頭又是一震，尋思：「他只是尋常一名廚子，並非鏢師、趟子手。江湖道的規矩，劫鏢之時，車伕、轎夫、騾夫、挑夫，一概不殺。敵人下手卻如此狠辣，竟是要滅我福威鏢局的滿門麼？」向眾人道：「大家休得驚慌。哼，這些狗強盜，就只會趁人不防下手。你們大家都親眼見到的，剛才少鏢頭和我夫婦明明走出了大門十步之外，那些狗強盜又敢怎樣？」眾人唯唯稱是，卻也無一人敢再出門一步。林震南和王夫人愁眉相對，束手無策。

　　當晚林震南安排了眾鏢師守夜，哪知自己仗劍巡查之時，見十多名鏢師竟是團團坐在廳上，沒一人在外把守。眾鏢師見到總鏢頭，都訕訕的站起身來，卻仍無一人移動腳步。林震南心想敵人實在太強，局中已死了這樣多人，自己始終一籌莫展，也怪不得眾人膽怯，當下安慰了幾句，命人送酒菜來，陪著眾鏢師在廳上喝酒。眾人心頭煩惱，誰也不多說話，只喝那悶酒，過不多時，便已醉倒了數人。

　　次日午後，忽聽得馬蹄聲響，有幾騎馬從鏢局中奔了出去。林震南一查，原來是五名鏢師耐不住這局面，不告而去。他搖頭歎道：「大難來時各自飛。姓林的無力照顧眾位兄弟，大家要去便去罷。」餘下眾鏢師有的七張八嘴，指斥那五人太沒義氣；有幾人卻默不作聲，只是歎氣，暗自盤算：「我怎麼不走？」

　　傍晚時分，五匹馬又馱了五具屍首回來。這五名鏢師意欲逃離險地，反而先送了性命。

　　林平之悲憤難當，提著長劍衝出門去，站在那條血線的三步之外，朗聲說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那姓余的四川人，是我林平之殺的，可跟旁人毫不相干。要報仇，儘管衝著林平之來好了，千刀萬剮，死而無怨，你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殺害良善，算是什麼英雄好漢？我林平之在這裡，有本事儘管來殺！不敢現身便是無膽匪類，是烏龜忘八羔子！」他越叫越大聲，解開衣襟，袒露了胸膛，拍胸叫道：「堂堂男兒，死便死了，有種的便一刀砍過來，為什麼連見我一面也不敢？沒膽子的狗崽子，小畜生！」

　　他紅了雙眼，拍胸大叫，街上行人遠遠瞧著，又有誰敢走近鏢局觀看。林震南夫婦聽到兒子叫聲，雙雙搶到門外。他二人這幾日來心中也是彆扭得狠了，滿腔子的惱恨，真連肚子也要氣炸，聽得林平之如此向敵人叫陣，也即大聲喝罵。眾鏢師面面相覷，都佩服他三人膽氣，均想：「總鏢頭英雄了得，夫人是女中丈夫，那也罷了。少鏢頭生得大姑娘似的，居然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向敵人喝罵，當真了不起！」林震南等三人罵了半天，四下裡始終鴉雀無聲。林平之叫道：「什麼出門十步者死，我偏偏再多走幾步，瞧你們又怎麼奈何我？」說道向外跨了幾步，橫劍而立，傲視四方。

　　王夫人道：「好啦，狗強盜欺善怕惡，便是不敢惹我孩兒。」拉著林平之的手，回進大門。林平之兀自氣得全身發抖，回入臥室之後再也忍耐不住，伏在榻上，放聲大哭。林震南撫著他頭，說道：「孩兒，你膽子不小，不愧是我林家的好男兒，敵人就是不敢露面，咱們又有什麼法子？你且睡一陣。」林平之哭了一會，迷迷糊糊的便睡著了。吃過晚飯後，聽得父親和母親低聲說話，卻是局中有幾名鏢師異想天開，要從後園中挖地道出去，通過十步之外的血線逃生，否則困在鏢局子中，早晚送了性命。王夫人冷笑道：「他們要挖地道，且由得他們。只怕……只怕……哼！」林震南父子都明白她話中之意，那是說只怕便跟那五名騎馬逃命的鏢師一般，徒然提早送了性命。林震南沉吟道：「我去瞧瞧，倘若這是條生路，讓大夥兒去了也好。」他出去一會，回進房來，說道：「這些人只嘴裡說得熱鬧，可是誰也不敢真的動手挖掘。」當晚三人一早便睡了。鏢局中人人都是打著聽天由命的念頭，也不再有什麼人巡查守夜。林平之睡到中夜，忽覺有人輕拍自己肩頭，他一躍而起，伸手去抽枕底長劍，卻聽母親的聲音說道：「平兒，是我。你爹出去了半天沒回來，咱們找找他去。」林平之吃了一驚：「爹到哪裡去了？」王夫人道：「不知道！」

　　二人手提兵刃，走出房來，先到大廳外一張，只見廳中燈燭明亮，十幾名鏢師正在擲骰子賭博。大家提心吊膽的過了數日，都覺反正無能為力，索性將生死置之度外。王夫人打個手勢，轉身便去，母子倆到處找尋，始終不見林震南的影蹤，二人心中越來越驚，卻不敢聲張，局中人心惶惶之際，一聞總鏢頭失蹤，勢必亂得不可收拾。兩人尋到後進，林平之忽聽得左首兵器間發出喀的一聲輕響，窗格上又有燈光透出。他縱身過去，伸指戳破窗紙，往裡一望，喜呼：「爹爹，原來你在這裡。」林震南本來彎著腰，臉朝裡壁，聞聲回過頭來。林平之見到父親臉上神情恐怖之極，心中一震，本來滿臉喜色登時僵住了，張大了嘴，發不出聲音。

　　王夫人推開室門，闖了進去，只見滿地是血，三張並列的長凳上臥著一人，全身赤裸，胸膛肚腹均已剖開，看這死屍之臉，認得是霍鏢頭，他日間和四名鏢頭一起乘馬逃去，卻被馬匹馱了死屍回來。林平之也走進了兵器間，反手帶上房門。林震南從死人胸膛中拿起了一顆血淋淋的人心，說道：「一顆心給震成了八九片，果然是……果然是……」王夫人接口道：「果然是青城派的『摧心掌』！」林震南點了點頭，默然不語。林平之這才明白，父親原來是在剖屍查驗被害各人的死因。林震南放回人心，將死屍裹入油布，拋在牆角，伸手在油布上擦乾了血跡，和妻兒回入臥房，說道：「對頭確是青城派的高手。娘子，你說該怎麼辦？」

　　林平之氣憤憤的道：「此事由孩兒身上而起，孩兒明天再出去叫陣，和他決一死戰。倘若不敵，給他殺死，也就是了。」林震南搖頭道：「此人一掌便將人心震成八九塊，死者身體之外卻不留半點傷痕，此人武功之高，就在青城派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要殺你，早就殺了。我瞧敵人用心陰狠，決不肯爽爽快快將咱一家三口殺了。」林平之道：「他要怎樣？」林震南道：「這狗賊是貓捉老鼠，要玩弄個夠，將老鼠嚇得心膽俱裂，自行嚇死，他方快心意。」林平之怒道：「哼，這狗賊竟將咱們福威鏢局視若無物。」

　　林震南道：「他確是將福威鏢局視若無物。」林平之道：「說不定他是怕了爹爹的七十二路辟邪劍法，否則為什麼始終不敢明劍明槍的交手，只是趁人不備，暗中害人？」林震南搖頭道：「平兒，爹爹的辟邪劍法用以對付黑道中的盜賊，那是綽綽有餘，但此人的摧心掌功夫，實是遠遠勝過了你爹爹。我……我向不服人，可是見了霍鏢頭的那顆心，卻是……卻是……唉！」林平之見父親神情頹喪，和平時大異，不敢再說什麼。王夫人道：「既然對頭厲害，大丈夫能屈能伸，咱們便暫且避他一避。」林震南點頭道：「我也這麼想。」王夫人道：「咱們連夜動身去洛陽，好在已知道敵人來歷，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林震南道：「不錯！岳父交友遍天下，定能給咱們拿個主意。收拾些細軟，這便動身。」林平之道：「咱們一走，丟下鏢局中這許多人沒人理會，那可如何是好？」林震南道：「敵人跟他們無冤無仇，咱們一走，鏢局中的眾人反而太平無事了。」林平之心道：「爹爹這話有理，敵人害死鏢局中這許多人，其實只是為了我一人。我脫身一走，敵人決不會再和這些鏢師、趟子手為難。」當下回到自己房中收拾。心想說不定敵人一把火便將鏢局燒個精光，看著一件件衣飾玩物，只覺這樣捨不得，那件丟不下，竟打了老大兩個包裹，兀自覺得留下東西太多，左手又取過案上一隻玉馬，右手捲了張豹皮，那是從他親手打死的花豹身上剝下來的，背負包裹，來到父母房中。

　　王夫人見了不禁好笑，說道：「咱們是逃難，可不是搬家，帶這許多勞甚子幹麼？」林震南歎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心想：「我們雖是武學世家，但兒子自小養尊處優，除了學過一些武功之外，跟尋常富貴人家的紈褲子弟也沒什麼分別，今日猝逢大難，倉皇應變，卻也難怪得他。」不由得愛憐之心，油然而生，說道：「你外公家裡什麼東西都有，不必攜帶太多物件。咱們只須多帶些黃金銀兩，值錢的珠寶也帶一些。此去到江西、湖南、湖北都有分局，還怕路上討飯麼？包裹越輕越好，身上輕一兩，動手時便靈便一分。」林平之無奈，只得將包裹放下。王夫人道：「咱們騎馬從大門光明正大的衝出去，還是從後門悄悄溜出去？」林震南坐在太師椅上，閉起雙目，將旱煙管抽得呼呼直響，過了半天，才睜開眼來，說道：「平兒，你去通知局中上下人等，大家收拾收拾，天明時一齊離去。叫帳房給大家分發銀兩。待瘟疫過後，大家再回來。」林平之應道：「是！」心下好生奇怪，怎地父親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王夫人道：「你說要大家一哄而散？這鏢局子誰來照看？」林震南道：「不用看了，這座鬧鬼的凶宅，誰敢進來送死？再說，咱三人一走，餘下各人難道不走？」當下林平之出房傳訊，局中登時四下裡都亂了起來。林震南待兒子出房，才道：「娘子，咱父子換上趟子手的衣服，你就扮作個僕婦，天明時一百多人一哄而散，敵人武功再高，也不過一兩個人，他又去追誰好？」王夫人拍掌讚道：「此計極高。」便去取了兩套趟子手的污穢衣衫，待林平之回來，給他父子倆換上，自己也換了套青布衣裳，頭上包了塊藍花布帕，除了膚色太過白皙，宛然便是個粗作僕婦。林平之只覺身上的衣衫臭不可當，心中老大不願意，卻也無可奈何。黎明時分，林震南吩咐打開大門，向眾人說道：「今年我時運不利，局中疫鬼為患，大夥兒只好避一避。眾位兄弟倘若仍願幹保鏢這一行的，請到杭州府、南昌府去投咱們的浙江分局、江西分局，那邊劉鏢頭、易鏢頭自不會怠慢了各位。咱們走罷！」當下一百餘人在院子中紛紛上馬，湧出大門。林震南將大門上了鎖，一聲呼叱，十餘騎馬衝過血線，人多膽壯，大家已不如何害怕，都覺早一刻離開鏢局，便多一分安全。蹄聲雜沓，齊向北門奔去，眾人大都無甚打算，見旁人向北，便也縱馬跟去。

　　林震南在街角邊打個手勢，叫夫人和兒子留了下來，低聲道：「讓他們向北，咱們卻向南行。」王夫人道：「去洛陽啊，怎地往南？」林震南道：「敵人料想咱們必去洛陽，定在北門外攔截，咱們卻偏偏向南，兜個大圈子再轉而向北，叫狗賊攔一個空。」林平之道：「爹！」林震南道：「怎麼？」林平之不語，過了片刻，又道：「爹。」王夫人道：「你想說什麼，說出來罷。」林平之道：「孩兒還是想出北門，這狗賊害死了咱們這許多人，不跟他拚個你死我活，這口惡氣如何嚥得下去？」王夫人道：「這番大仇，自然是要報的，但憑你這點兒本領，抵擋得了人家的摧心掌麼？」林平之氣忿忿的道：「最多也不過像霍鏢頭那樣，給他一掌碎了心臟，也就是啦。」

　　林震南臉色鐵青，道：「我林家三代，倘若都似你這般逞那匹夫之勇，福威鏢局不用等人來挑，早就自己垮啦。」林平之不敢再說，隨著父母徑向南行，出城後折向西南，過閩江後，到了南嶼。這大半日奔馳，可說馬不停蹄，直到過午，才到路旁一家小飯鋪打尖。林震南吩咐賣飯的漢子有什麼菜餚，將就著弄來下飯，越快越好。那漢子答應著去了。可是過了半天全無動靜。林震南急著趕路，叫道：「店家，你給快些！」叫了兩聲，無人答應。王夫人也叫：「店家，店家……」仍是沒有應聲。王夫人霍地站起，急忙打開包裹，取出金刀，倒提在手，奔向後堂，只見那賣飯的漢子摔在地下，門檻上斜臥著一個婦人，是那漢子的妻子。王夫人探那漢子鼻息，已無呼吸，手指碰到他嘴唇，尚覺溫暖。

　　這時林震南父子也已抽出長劍，繞著飯鋪轉了一圈。這家小飯鋪獨家孤店，靠山而築，附近是一片松林，並無鄰家。三人站在店前，遠眺四方，不見半點異狀。

　　林震南橫劍身前，朗聲說道：「青城派的朋友，林某在此領死，便請現身相見。」叫了幾聲，只聽得山谷回聲：「現身相見，現身相見！」餘音裊裊，此外更無聲息。三人明知大敵窺視在側，此處便是他們擇定的下手之處，心下雖是惴惴，但知道立即便有了斷，反而定下神來。林平之大聲叫道：「我林平之就在這裡，你們來殺我啊！臭賊，狗崽子，我料你就是不敢現身！鬼鬼祟祟的，正是江湖上下三濫毛賊的勾當！」突然之間，竹林中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林平之眼睛一花，已見身前多了一人。他不及細看，長劍挺出，便是一招「直搗黃龍」，向那人胸口疾刺。那人側身避開。林平之橫劍疾削，那人嘿的一聲冷笑，繞到林平之左側。林平之左手反拍一掌，回劍刺去。林震南和王夫人各提兵刃，本已搶上，然見兒子連出數招，劍法井井有條，此番乍逢強敵，竟絲毫不亂，當即都退後兩步，見敵人一身青衫，腰間懸劍，一張長臉，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臉上滿是不屑的神情。

　　林平之蓄憤已久，將辟邪劍法使將開來，橫削直擊，全是奮不顧身的拚命打法。那人空著雙手，只是閃避，並不還招，待林平之刺出二十餘招劍，這才冷笑道：「辟邪劍法，不過如此！」伸指一彈，錚的一聲響，林平之只覺虎口劇痛，長劍落地。那人飛起一腿，將林平之踢得連翻幾個觔斗。林震南夫婦並肩一立，遮住了兒子。林震南道：「閣下尊姓大名？可是青城派的麼？」那人冷笑道：「憑你福威鏢局的這點兒玩藝，還不配問我姓名。不過今日是為報仇而來，須得讓你知道，不錯，老子是青城派的。」

　　林震南劍尖指地，左手搭在右手手背，說道：「在下對松風觀余觀主好生敬重，每年派遣鏢頭前赴青城，向來不敢缺了禮數，今年餘觀主還遣派了四位弟子要到福州來。卻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閣下？」那青年抬頭向天，嘿嘿冷笑，隔了半天才道：「不錯，我師父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州來，我便是其中之一。」林震南道：「那好得很啊，不知閣下高姓大名？」那青年似是不屑置答，又是哼了一聲，這才說道：「我姓于，叫於人豪。」林震南點了點頭，道：「『英雄豪傑，青城四秀』，原來閣下是松風觀四大弟子之一，無怪摧心掌的造詣如此高明。殺人不見血，佩服！佩服！於英雄遠道來訪，林某未曾迎迓，好生失禮。」於人豪冷冷的道：「那摧心掌嗎，嘿嘿……你沒曾迎接，你這位武藝高強的賢公子，卻迎接過了，連我師父的愛子都殺了，也不算怎麼失禮。」

　　林震南一聽之下，一陣寒意從背脊上直透下來，本想兒子誤殺之人若是青城派的尋常弟子，那麼挽出武林中大有面子之人出來調解說項，向對方道歉賠罪，或許尚有轉圜餘地，原來此人竟是松風觀觀主余滄海的親生愛子，那麼除了一拚死活之外，便無第二條路好走了。他長劍一擺，仰天打了個哈哈，說道：「好笑，於少俠說笑話了。」於人豪白眼一翻，傲然道：「我說什麼笑話？」林震南道：「久仰余觀主武術通神，家教謹嚴，江湖上無不敬佩。但犬子誤殺之人，卻是在酒肆之中調戲良家少女的無賴，既為犬子所殺，武功平庸也就可想而知。似這等人，豈能是余觀主的公子，卻不是於少俠說笑麼？」於人豪臉一沉，一時無言可答。忽然松林中有人說道：「常言道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在那小酒店之中，林少鏢頭率領了福威鏢局二十四個鏢頭，突然向我余師弟圍攻……」他一面說，一面走了出來，此人小頭小腦，手中搖著一柄折扇，接著說道：「倘若明刀明槍的動手，那也罷了，福威鏢局縱然人多，老實說那也無用。可是林少鏢頭既在我余師弟的酒中下了毒，又放了一十七種喂毒暗器，嘿嘿，這龜兒子，硬是這麼狠毒。我們一番好意，前來拜訪，可料不到人家會突施暗算哪。」林震南道：「閣下尊姓大名？」那人道：「不敢，區區在下方人智。」林平之拾起了長劍，怒氣勃勃的站在一旁，只待父親交待過幾句場面話，便要撲上去再鬥，聽得這方人智一派胡言，當即怒喝：「放你的屁！我跟他無冤無仇，從來沒見過面，根本便不知他是青城派的，害他幹什麼？」

　　方人智晃頭晃腦的說道：「放屁，放屁！好臭，好臭！你既跟我余師弟無冤無仇，為什麼在小酒店外又埋伏了三十餘名鏢頭、趟子手？我余師弟見你調戲良家少女，路見不平，將你打倒，教訓你一番，饒了你性命，可是你不但不感恩圖報，為什麼反而命那些狗鏢頭向我余師弟群起而攻？」林平之氣得肺都要炸了，大聲叫道：「原來青城派都是些顛倒是非的潑皮無賴！」方人智笑嘻嘻的道：「龜兒子，你罵人！」林平之怒道：「我罵你便怎樣？」方人智點頭道：「你罵好了，不相干，沒關係。」林平之一愕，他這兩句話倒大出自己意料之外，突然之間，只聽得呼的一聲，有人撲向身前。林平之左掌急揮，待要出擊，終於慢了一步，拍的一響，右頰上已重重吃了個耳光，眼前金星亂冒，幾欲暈去。方人智迅捷之極的打了一掌，退回原地，伸手撫摸自己右頰，怒道：「小子，怎麼你動手打人？好痛，好痛，哈哈！」

　　王夫人見兒子受辱，刷的一刀，便向那人砍去，一招「野火燒天」，招出既穩且勁，那人一閃身，刀鋒從他右臂之側砍下，相距不過四寸。那人吃了一驚，罵道：「好婆娘。」不敢再行輕敵，從腰間拔出長劍，待王夫人第二刀又再砍到，挺劍還擊。林震南長劍一挺，說道：「青城派要挑了福威鏢局，那是容易之極，但武林之中，是非自有公論。於少俠請！」於人豪一按劍鞘，嗆啷一聲，長劍出鞘，道：「林總鏢頭請。」林震南心想：「久聞他青城派松風劍法剛勁輕靈，兼而有之，說什麼如松之勁，如風之輕。我只有佔得先機，方有取勝之望。」當下更不客氣，劍尖一點，長劍橫揮過去，正是辟邪劍法中的一招「群邪辟易」。於人豪見他這一招來勢甚凶，閃身避開。林震南一招未曾使老，第二招「鍾馗抉目」，劍尖直刺對方雙目，於人豪提足後躍。林震南第三劍跟著又已刺到，於人豪舉劍擋格，噹的一響，兩人手臂都是一震。林震南心道：「還道你青城派如何了得，卻也不過如此。憑你這點功夫，難道便打得出那麼厲害的摧心掌？那決無可能，多半他另有大援在後。」想到此處，心中不禁一凜。於人豪長劍圈轉，倏地刺出，銀星點點，劍尖連刺七個方位。林震南還招也是極快，奮力搶攻。兩人忽進忽退，二十餘招間竟難分上下。那邊王夫人和方人智相鬥卻接連遇險，一柄金刀擋不住對方迅速之極的劍招。林平之見母親大落下風，忙提劍奔向方人智，舉劍往他頭頂劈落。方人智斜身閃開，林平之勢如瘋漢，又即撲上，突然間腳下一個踉蹌，不知被什麼絆了一下，登時跌倒，只聽得一人說道：「躺下罷！」一隻腳重重踏在他身上，跟著背上有件尖利之物刺到。他眼中瞧出來的只是地下塵土，但聽得母親尖聲大叫：「別殺他，別殺他！」又聽得方人智喝道：「你也躺下。」原來正當林平之母子雙鬥方人智之時，一人從背後掩來，舉腳橫掃，將林平之絆著，跟著拔出匕首，指住了他後心。王夫人本已不敵，心慌意亂之下，更是刀法鬆散，被方人智回肘撞出，登時摔倒。方人智搶將上去，點了二人穴道。那絆倒林平之的，便是在福州城外小酒店中與兩名鏢頭動手的姓賈漢子。林震南見妻子和兒子都被敵人制住，心下驚惶，刷刷刷急攻數劍。於人豪一聲長笑，連出數招，盡數搶了先機。林震南心下大駭：「此人怎地知道我的辟邪劍法？」於人豪笑道：「我的辟邪劍法怎麼樣？」林震南道：「你……你……你怎麼會辟邪劍……」方人智笑道：「你這辟邪劍法有什麼了不起？我也會使！」長劍晃動，「群邪辟易」、「鍾馗抉目」、「飛燕穿柳」，接連三招，正都是辟邪劍法。霎時之間，林震南似乎見到了天下最可怖的情景，萬萬料想不到，自己的家傳絕學辟邪劍法，對方竟然也都會使，就在這茫然失措之際，鬥志全消。於人豪喝道：「著！」林震南右膝中劍，膝蓋酸軟，右腿跪倒。他立即躍起，於人豪長劍上挑，已指住他胸口。只聽賈人達大聲喝彩：「於師弟，好一招『流星趕月』！」這一招「流星趕月」，也正是辟邪劍法中的一招。林震南長歎一聲，拋下長劍，說道：「你……你……會使辟邪劍法……給咱們一個爽快的罷！」背心上一麻，已被方人智用劍柄撞了穴道，聽他說道：「哼，天下哪有這樣便宜的事？先人板板，姓林的龜兒、龜婆、龜孫子，你們一家三口，一起去見我師父罷。」賈人達左手抓住林平之的背心，一把提了起來，左右開弓，重重打了他兩個耳光，罵道：「兔崽子，從今天起，老子每天打你十八頓，一路打到四川青城山上，打得你一張花旦臉變成大花面！」林平之狂怒之下，一口唾沫向他吐了過去。兩人相距不過尺許，賈人達竟不及避開，拍的一聲，正中他鼻樑。賈人達怒極，將他重重往地下一摔，舉腳便向他背心上猛踢。方人智笑道：「夠了，夠！踢死了他，師父面前怎麼交代？這小子大姑娘般的，可經不起你的三拳兩腳。」賈人達武藝平庸，人品猥瑣，師父固對他素來不喜，同門師兄弟也是誰都瞧他不起，聽方人智這麼說，倒也不敢再踢，只得在林平之身上連連吐涎，以洩怒火。方於二人將林震南一家三口提入飯店，拋在地下。方人智道：「咱們吃一餐飯再走，賈師弟，勞你駕去煮飯罷。」賈人達道：「好。」於人豪道：「方師哥，可得防這三個傢伙逃了。這老的武功還過得去，你得想個計較。」方人智笑道：「那容易！吃過飯後，把三人手筋都挑斷了，用繩子穿在他三個龜兒的琵琶骨裡，串做一串螃蟹，包你逃不了。」林平之破口大罵：「有種的就趕快把老爺三人殺了，想這些鬼門道害人，那是下三濫的行徑！」方人智笑嘻嘻的道：「你這小雜種再罵一句，我便去找些牛糞狗屎來，塞在你嘴裡。」這句話倒真有效，林平之雖氣得幾欲昏去，卻登時閉口，再也不敢罵一句了。

　　方人智笑道：「於師弟，師父教了咱們這七十二路辟邪劍法，咱哥兒倆果然使得似模似樣，林鏢頭一見，登時便魂飛魄散，全身酸軟。林鏢頭，我猜你這時候一定在想：他青城派怎麼會使我林家的辟邪劍法。是不是啊？」

　　林震南這時心中的確在想：「他青城派怎麼會使我林家的辟邪劍法？」

## 第2章　聆秘

　　林平之只想掙扎起身，撲上去和方人智、於人豪一拚，但後心被點了幾處穴道，下半身全然不能動彈，心想手筋如被挑斷，又再穿了琵琶骨，從此成為廢人，不如就此死了乾淨。突然之間，後面灶間裡傳來「啊啊」兩下長聲慘呼，卻是賈人達的聲音。方人智和於人豪同時跳起，手挺長劍，衝向後進。大門口人影一閃，一人悄沒聲的竄了進來，一把抓住林平之的後領，提了起來。林平之「啊」的一聲低呼，見這人滿臉凹凹凸凸的儘是痘瘢，正是因她而起禍的那賣酒醜女。那醜女抓著他向門外拖去，到得大樹下繫馬之處，左手又抓住他後腰，雙手提著他放上一匹馬的馬背。林平之正詫愕間，只見那醜女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隨即白光閃動，那醜女揮劍割斷馬韁，又在馬臀上輕輕一劍。那馬吃痛，一聲悲嘶，放開四蹄，狂奔入林。

　　林平之大叫：「媽，爹！」心中記掛著父母，不肯就此獨自逃生，雙手在馬背上拚命一撐，滾下馬來，幾個打滾，摔入了長草之中。那馬卻毫不停留，遠遠奔馳而去。林平之拉住灌木上的樹枝，想要站起，雙足卻沒半分力氣，只撐起尺許，便即摔倒，跟著又覺腰間臀上同時劇痛，卻是摔下馬背時撞到了林中的樹根、石塊。

　　只聽得幾聲呼叱，腳步聲響，有人追了過來，林平之忙伏入草叢之中。但聽得兵刃交加聲大作，有幾人激烈相鬥，林平之悄悄伸頭，從草叢空隙中向前瞧去，只見相鬥雙方一邊是青城派的於人豪與方人智，另一邊便是那醜女，還有一個男子，卻用黑布蒙住了臉，頭髮花白，是個老者。林平之一怔之間，便知是那醜女的祖父、那姓薩的老頭，尋思：「我先前只道這兩人也是青城派的，哪知這姑娘卻來救我。唉，早知她武功了得，我又何必強自出頭，去打什麼抱不平，沒來由的惹上這場大禍。」又想：「他們鬥得正緊，我這就去相救爹爹、媽媽。」可是背心上穴道未解，說什麼也動彈不得。方人智連聲喝問：「你……你到底是誰？怎地會使我青城派劍法？」那老者不答，驀地裡白光閃動，方人智手中長劍脫手飛起。方人智急忙後躍，於人豪搶上擋住。那蒙面老者急出數招。於人豪叫道：「你……你……」語音顯得甚是驚惶，突然錚的一聲，長劍又被絞得脫手。那醜女搶上一步，挺劍疾刺。那蒙面老者揮劍擋住，叫道：「別傷他性命！」那醜女道：「他們好不狠毒，殺了這許多人。」那老者道：「咱們走罷！」那醜女有些遲疑。那老者道：「別忘了師父的吩咐。」那醜女點點頭，說道：「便宜了他們。」縱身穿林而去。那蒙面老者跟在她身後，頃刻間便奔得遠了。

　　方於二人驚魂稍定，分別拾起自己的長劍。於人豪道：「當真邪門！怎地這傢伙會使咱們的劍法？」方人智道：「他也只會幾招，不過……不過這招『鴻飛冥冥』，可真使得……使得……唉！」於人豪道：「他們把這姓林的小子救去了……」方人智道：「啊喲，可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林震南夫婦！」於人豪道：「是！」兩人轉身飛步奔回。

　　過了一會，馬蹄聲緩緩響起，兩乘馬走入林中，方人智與於人豪分別牽了一匹。馬背上縛的赫然是林震南和王夫人。林平之張口欲叫「媽！爹！」幸好立時硬生生的縮住，心知這時倘若發出半點聲音，非但枉自送了性命，也失卻了相救父母的機會。離開兩匹馬數丈，一跛一拐的走著一人，卻是賈人達。他頭上纏的白布上滿是鮮血，口中不住咒罵：「格老子，入你的先人板板，你龜兒救了那兔兒爺去，這兩隻老兔兒總救不去了罷？老子每天在兩隻老兔兒身上割一刀，咱們挨到青城山，瞧他們還有幾條性命……」

　　方人智大聲道：「賈師弟，這對姓林的夫婦，是師父他老人家千叮萬囑要拿到手的，他們要是有了三長兩短，瞧師父剝你幾層皮下來？」賈人達哼了一聲，不敢再作聲了。林平之耳聽得青城派三人擄劫了父母而去，心下反而稍感寬慰：「他們拿了我爹媽去青城山，這一路上又不敢太難為我爹媽。從福建到四川青城山，萬里迢迢，我說什麼也要想法子救爹爹媽媽出來。」又想：「到了鏢局的分局子裡，派人趕去洛陽給外公送信。」他在草叢中躺著靜靜不動，蚊蚋來叮，也無法理會，過了好幾個時辰，天色已黑，背上被封的穴道終於解開，這才掙扎著爬起，慢慢回到飯鋪之前。

　　尋思：「我須得易容改裝，叫兩個惡人當面見到我也認不出來，否則一下子便給他們殺了，哪裡還救得到爹媽？」走入飯店主人的房中，打火點燃了油燈，想找一套衣服，豈知山鄉窮人真是窮得出奇，連一套替換的衣衫也無。走到飯鋪之外，只見飯鋪主人夫婦的屍首兀自躺在地下，心道：「說不得，只好換上死人的衣服。」除下死人衣衫，拿在手中，但覺穢臭衝鼻，心想該當洗上一洗，再行換上，轉念又想：「我如為了貪圖一時清潔，耽誤得一時半刻，錯過良機，以致救不得爹爹媽媽，豈不成為千古大恨？」一咬牙齒，將全身衣衫脫得清光，穿上了死人的衣衫。點了一根火把，四下裡一照，只見父親和自己的長劍、母親的金刀，都拋在地下。他將父親長劍拾了起來，包在一塊破布之中，插在背後衣內，走出店門，只聽得山澗中青蛙閣閣之聲隱隱傳來，突然間感到一陣淒涼，忍不住便要放聲大哭。他舉手一擲，火把在黑影中劃了一道紅弧，嗤的一聲，跌入了池塘，登時熄滅，四周又是一片黑暗。

　　他心道：「林平之啊林平之，你若不小心，若不忍耐，再落入青城派惡賊的手中，便如這火把跌入臭水池塘中一般。」舉袖擦了擦眼睛，衣袖碰到臉上，臭氣直衝，幾欲嘔吐，大聲道：「這一點臭氣也耐不了，枉自稱為男子漢大丈夫了。」當下拔足而行。走不了幾步，腰間又劇痛起來，他咬緊牙關，反而走得更加快了。在山嶺間七高八低的亂走，也不知父母是否由此道而去。行到黎明，太陽光迎面照了過來，耀眼生花，林平之心中一凜：「那兩個惡賊押了爹爹媽媽去青城山，四川在福建之西，我怎麼反而東行？」急忙轉身，背著日光疾走，尋思：「爹媽已去了大半日，我又背道行了半夜，和他們離得更加遠了，須得去買一匹坐騎才好，只不知要多少銀子。」一摸口袋，不由得連聲價叫苦，此番出來，金銀珠寶都放在馬鞍旁的皮囊之中，林震南和王夫人身邊都有銀兩，他身上卻一兩銀子也無。他急上加急，頓足叫道：「那便如何是好？那便如何是好？」呆了一陣，心想：「搭救父母要緊，總不成便餓死了。」邁步向嶺下走去。到得午間，腹中已餓得咕咕直叫，見路旁幾株龍眼樹上生滿了青色的龍眼，雖然未熟，也可充飢。走到樹下，伸手便要去折，隨即心想：「這些龍眼是有主之物，不告而取，便是作賊。林家三代幹的是保護身家財產的行當，一直和綠林盜賊作對，我怎麼能作盜賊勾當？倘若給人見到，當著我爹爹之面罵我一聲小賊，教我爹爹如何做人？福威鏢局的招牌從此再也立不起來了。」他幼稟庭訓，知道大盜都由小賊變來，而小賊最初竊物，往往也不過一瓜一果之微，由小而多，終於積重難返，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想到此處，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立下念頭：「終有一日，爹爹和我要重振福威鏢局的聲威，大丈夫須當立定腳跟做人，寧做乞兒，不作盜賊。」邁開大步，向前急行，再不向道旁的龍眼樹多瞧一眼。行出數里，來到一個小村，他走向一家人家，囁囁嚅嚅的乞討食物。他一生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哪裡曾向旁人乞求過什麼？只說得三句話，已脹紅了臉。

　　那農家的農婦剛和丈夫慪氣，給漢子打了一頓，滿肚子正沒好氣，聽得林平之乞食，開口便罵了他個狗血淋頭，提起掃帚，喝道：「你這小賊，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老娘不見了一隻母雞，定是你偷去吃了，還想來偷雞摸狗。老娘便有米飯，也不施捨給你這下流胚子。你偷了我家的雞，害得我家那天殺的大發脾氣，揍得老娘週身都是烏青……」那農婦罵一句，林平之退一步。那農婦罵得興起，提起掃帚向林平之臉上拍來。林平之大怒，斜身一閃，舉掌便欲向她擊去，陡然動念：「我求食不遂，卻去毆打這鄉下蠢婦，豈不笑話？」硬生生將這一掌收轉，豈知用力大了，收掌不易，一個踉蹌，左腳踹上了一堆牛糞，腳下一滑，仰天便倒。那農婦哈哈大笑，罵道：「小毛賊，教你跌個好的！」一掃帚拍在他頭上，再在他身上吐了口唾涎，這才轉身回屋。林平之受此羞辱，憤懣難言，掙扎著爬起，臉上手上都是牛糞。正狼狽間，那農婦從屋中出來，拿著四枝煮熟的玉米棒子，交在他手裡，笑罵：「小鬼頭，這就吃吧！老天爺生了你這樣一張俊臉蛋，比人家新媳婦還要好看，偏就是不學好，好吃懶做，有個屁用？」林平之大怒，便要將玉米棒子摔出。那農婦笑道：「好，你摔，你摔！你有種不怕餓死，就把玉米棒子摔掉，餓死你這小賊。」林平之心想：「要救爹爹媽媽，報此大仇，重振福威鏢局，今後須得百忍千忍，再艱難恥辱的事，也當咬緊牙關，狠狠忍住。給這鄉下女人羞辱一番，又算得什麼？」便道：「多謝你了！」張口便往玉米棒子咬去。那農婦笑道：「我料你不肯摔。」轉身走開，自言自語：「這小鬼餓得這樣厲害，我那隻雞看來不是他偷的。唉，我家這天殺的，能有他一半好脾氣，也就好了。」

　　林平之一路乞食，有時則在山野間採摘野果充飢，好在這一年福建省年歲甚熟，五穀豐登，民間頗有餘糧，他雖然將臉孔塗得十分污穢，但言語文雅，得人好感，求食倒也不難。沿路打聽父母的音訊，卻哪裡有半點消息？行得八九日後，已到了江西境內，他問明途徑，逕赴南昌，心想南昌有鏢局的分局，該當有些消息，至不濟也可取些盤纏，討匹快馬。到得南昌城內，一問福威鏢局，那行人說道：「福威鏢局？你問來幹麼？鏢局子早燒成了一片白地，連累左鄰右舍數十家人都燒得精光。」林平之心中暗叫一聲苦，來到鏢局的所在，果見整條街都是焦木赤磚，遍地瓦礫。他悄立半晌，心道：「那自是青城派的惡賊們幹的。此仇不報，枉自為人。」在南昌更不耽擱，即日西行。不一日來到湖南省會長沙，他料想長沙分局也必給青城派的人燒了。豈知問起福威鏢局出了什麼事，幾個行人都茫然不知。林平之大喜，問明了所在，大踏步向鏢局走去。來到鏢局門口，只見這湖南分局雖不及福州總局的威風，卻也是朱漆大門，門畔蹲著兩隻石獅，好生堂皇，林平之向門內一望，不見有人，心下躊躇：「我如此襤褸狼狽的來到分局，豈不教局中的鏢頭們看小了？」

　　抬起頭來，只見門首那塊「福威鏢局湘局」的金字招牌竟是倒轉懸掛了，他好生奇怪：「分局的鏢頭們怎地如此粗心大意，連招牌也會倒掛？」轉頭去看旗桿上的旗子時，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只見左首旗桿上懸著一對爛草鞋，右首旗桿掛著的竟是一條女子花褲，撕得破破爛爛的，卻兀自在迎風招展。正錯愕間，只聽得腳步聲響，局裡走出一個人來，喝道：「龜兒子在這裡探頭探腦的，想偷什麼東西？」林平之聽他口音便和方人智、賈人達等一夥人相似，乃是川人，不敢向他瞧去，便即走開，突然屁股上一痛，已被人踢了一腳。林平之大怒，回身便欲相鬥，但心念電轉：「這裡的鏢局是給青城派佔了，我正可從此打探爹爹媽媽的訊息，怎地沉不住氣？」當即假裝不會武功，撲身摔倒，半天爬不起來。那人哈哈大笑，又罵了幾聲「龜兒子」。

　　林平之慢慢掙扎著起來，到小巷中討了碗冷飯吃了，尋思：「敵人便在身畔，可千萬大意不得。」更在地下找些煤灰，將一張臉塗得漆黑，在牆角落裡抱頭而睡。

　　等到二更時分，他取出長劍，插在腰間，繞到鏢局後門，側耳聽得牆內並無聲息，這才躍上牆頭，見牆內是個果園，輕輕躍下，挨著牆邊一步步掩將過去。四下裡黑沉沉地，既無燈火，又無人聲。林平之心中怦怦大跳，摸壁而行，唯恐腳下踏著柴草磚石，發出聲音，走過了兩個院子，見東邊廂房窗中透出燈光，走近幾步，便聽到有人說話。他極緩極緩的踏步，弓身走到窗下，屏住呼吸，一寸一寸的蹲低，靠牆而坐。剛坐到地下，便聽得一人說道：「咱們明天一早，便將這龜兒鏢局一把火燒了，免得留在這兒現眼。」另一人道：「不行！不能燒。皮師哥他們在南昌一把火燒了龜兒鏢局，聽說連得鄰居的房子也燒了幾十間，於咱們青城派俠義道的名頭可不大好聽。這一件事，多半要受師父責罰。」林平之暗罵：「果然是青城派幹的好事，還自稱俠義道呢！好不要臉。」只聽先前那人道：「是，這可燒不得！那就好端端給他留著麼？」另一人笑道：「吉師弟，你想想，咱們倒掛了這狗賊的鏢局招牌，又給他旗桿上掛一條女人爛褲，福威鏢局的名字在江湖上可整個毀啦。這條爛褲掛得越久越好，又何必一把火給他燒了？」那姓吉的笑道：「申師哥說得是。嘿嘿，這條爛褲，真叫他福威鏢局倒足了霉，三百年也不得翻身。」兩人笑了一陣，那姓吉的道：「咱們明日去衡山給劉正風道喜，得帶些什麼禮物才好？這次訊息來得好生突兀，這份禮物要是小了，青城派臉上可不大好看。」

　　那姓申的笑道：「禮物我早備下了，你放心，包你不丟青城派的臉。說不定劉正風這次金盆洗手的席上，咱們的禮物還要大出風頭呢。」那姓吉的喜道：「那是什麼禮物？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那姓申的笑了幾聲，甚是得意，說道：「咱們借花獻佛，可不用自己掏腰包。你瞧瞧，這份禮夠不夠光彩。」只聽得房中簌簌有聲，當是在打開什麼包裹。那姓吉的一聲驚呼，叫道：「了不起！申師哥神通廣大，哪裡去弄來這麼貴重的東西？」林平之真想探眼到窗縫中去瞧瞧，到底是什麼禮物，但想一伸頭，窗上便有黑影，給敵人發現了可大事不妙，只得強自克制。只聽那姓申的笑道：「咱們佔這福威鏢局，難道是白佔的？這一對玉馬，我本來想孝敬師父的，眼下說不得，只好便宜了劉正風這老兒了。」林平之又是一陣氣惱：「原來他搶了我鏢局中的珍寶，自己去做人情，那不是盜賊的行徑麼？長沙分局自己哪有什麼珍寶，自然是給人家保的鏢了。這對玉馬必定價值不菲，倘若要不回來，還不是要爹爹設法張羅著去賠償東主。」那姓申的又笑道：「這裡四包東西，一包孝敬眾位師娘，一包分眾位師兄弟，一包是你的，一包是我的。你揀一包罷！」那姓吉的道：「那是什麼？」過得片刻，突然「嘩」的一聲驚呼，道：「都是金銀珠寶，咱們這可發了大洋財啦。龜兒子這福威鏢局，入他個先人板板，搜刮得可真不少。師哥，你從哪裡找出來的？我裡裡外外找了十幾遍，差點兒給他地皮一塊塊撬開來，也只找到一百多兩碎銀子，你怎地不動聲色，格老子把寶藏搜了出來？」那姓申的甚是得意，笑道：「鏢局中的金銀珠寶，豈能隨隨便便放在尋常地方？這幾天我瞧你開抽屜，劈箱子，拆牆壁，忙得不亦樂乎，早料到是瞎忙，只不過說了你也不信，反正也忙不壞你這小子。」那姓吉的道：「佩服，佩服！申師哥，你從哪裡找出來的？」那姓申的道：「你倒想想，這鏢局子中有一樣東西很不合道理，那是什麼？」姓吉的道：「不合道理？我瞧這龜兒子鏢局不合道理的東西多得很。他媽的功夫稀鬆平常，卻在門口旗桿之上，高高扯起一隻威風凜凜的大獅子。」那姓申的笑道：「大獅子給換上條爛褲子，那就挺合道理了。你再想想，這鏢局子裡還有什麼稀奇古怪的事兒？」那姓吉的一拍大腿，說道：「這些湖南驢子干的邪門事兒太多。你想這姓張的鏢頭是這裡一局之主，他睡覺的房間隔壁屋裡，卻去放上一口死人棺材，豈不活該倒霉，哈哈！」姓申的笑道：「你得動動腦筋啊。他為什麼在隔壁房裡放口棺材？難道棺材裡的死人是他老婆兒子，他捨不得嗎？恐怕不見得。是不是在棺材裡收藏了什麼要緊東西，以便掩人耳目……」

　　那姓吉的「啊」的一聲，跳了起來，叫道：「對，對！這些金銀珠寶，便就藏在棺材之中？妙極，妙極，他媽的，先人板板，走鏢的龜兒花樣真多。」又道：「申師哥，這兩包一般多少，我怎能跟你平分？你該多要些才是。」只聽得玎璫簌簌聲響，想是他從一包金銀珠寶之中抓了些，放入另一包中。那姓申的也不推辭，只笑了幾聲。那姓吉的道：「申師哥，我去打盆水來，咱們洗腳，這便睡了。」說著打了個呵欠，推門出來。林平之縮在窗下，一動也不敢動，斜眼見那姓吉的漢子身材矮矮胖胖，多半便是那日間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的。過了一會，這姓吉的端了一盆熱水進房，說道：「申師哥，師父這次派了咱們師兄弟幾十人出來，看來還是咱二人所得最多，托了你的福，連我臉上也有光彩。蔣師哥他們去挑廣州分局，馬師哥他們去挑杭州分局，他們莽莽撞撞的，就算見到了棺材，也想不到其中藏有金銀財物。」那姓申的笑道：「方師哥、於師弟、賈人達他們挑了福州總局，擄獲想必比咱哥兒倆更多，只是將師娘寶貝兒子的一條性命送在福州，說來還是過大於功。」那姓吉的道：「攻打福威鏢局總局，是師父親自押陣的，方師哥、於師弟他們不過做先行官。余師弟喪命，師父多半也不會怎麼責怪方師哥他們照料不周。咱們這次大舉出動，大夥兒在總局和各省分局一起動手，想不到林家的玩意兒徒有虛名，單憑方師哥他們三個先鋒，就將林震南夫妻捉了來。這一次，可連師父也走了眼啦。哈哈！」林平之只聽得額頭冷汗涔涔而下，尋思：「原來青城派早就深謀遠慮，同時攻我總局和各省分局。倒不是因我殺了那姓余的而起禍。我即使不殺這姓余的惡徒，他們一樣要對我鏢局下手。余滄海還親自到了福州，怪不得那摧心掌如此厲害。但不知我鏢局什麼地方得罪了青城派，他們竟敢下手如此狠毒？」一時自咎之情雖然略減，氣憤之意卻更直湧上來，若不是自知武功不及對方，真欲破窗而入，刃此二獠。但聽得房內水響，兩人正自洗腳。

　　又聽那姓申的道：「倒不是師父走眼，當年福威鏢局威震東南，似乎確有真實本事，辟邪劍法在武林中得享大名，不能全靠騙人。多半後代子孫不肖，沒學到祖宗的玩藝兒。」林平之黑暗中面紅過耳，大感慚愧。那姓申的又道：「咱們下山之前，師父跟我們拆解辟邪劍法，雖然幾個月內難以學得周全，但我看這套劍法確是潛力不小，只是不易發揮罷了。吉師弟，你領悟到了多少？」那姓吉的笑道：「我聽師父說，連林震南自己也沒能領悟到劍法要旨，那我也懶得多用心思啦。申師哥，師父傳下號令，命本門弟子回到衡山取齊，那麼方師哥他們要押著林震南夫婦到衡山了。不知那辟邪劍法的傳人是怎樣一副德性。」林平之聽到父母健在，卻被人押解去衡山，心頭大震之下，又是歡喜，又是難受。

　　那姓申的笑道：「再過幾天，你就見到了，不妨向他領教領教辟邪劍法的功夫。」突然喀的一聲，窗格推開。林平之吃了一驚，只道被他們發見了行跡，待要奔逃，突然間豁喇一聲，一盆熱水兜頭潑下，他險些驚呼出聲，跟著眼前一黑，房內熄了燈火。林平之驚魂未定，只覺一條條水流從臉上淋下，臭烘烘地，才知是姓吉的將洗腳水從窗中潑將出來，淋了他一身。對方雖非故意，自己受辱卻也不小，但想探知了父母的消息，別說是洗腳水，便是尿水糞水，淋得一身又有何妨？此刻萬籟俱寂，倘若就此走開，只怕給二人知覺，且待他們睡熟了再說。當下仍靠在窗下的牆上不動，過了好一會，聽得房中鼾聲響起，這才慢慢站起身來。

　　一回頭，猛見一個長長的影子映在窗上，一晃一晃的抖動，他惕然心驚，急忙矮身，見窗格兀自擺動，原來那姓吉的倒了洗腳水後沒將窗格閂上。林平之心想：「報仇雪恨，正是良機！」右手拔出腰間長劍，左手輕輕拉起窗格，輕跨入房，放下窗格。月光從窗紙中透將進來，只見兩邊床上各睡著一人。一人朝裡而臥，頭髮微禿，另一人仰天睡著，頦下生著一叢如亂茅草般的短鬚。床前的桌上放著五個包裹，兩柄長劍。林平之提起長劍，心想：「一劍一個，猶如探囊取物一般。」正要向那仰天睡著的漢子頸中砍去，心下又想：「我此刻偷偷摸摸的殺此二人，豈是英雄好漢的行徑？他日我練成了家傳武功，再來誅滅青城群賊，方是大丈夫所為。」當下慢慢將五個包裹提去放在靠窗的桌上，輕輕推開窗格，跨了出來，將長劍插在腰裡，取過包裹，將三個負在背上縛好，雙手各提一個，一步步走向後院，生恐發出聲響，驚醒了二人。他打開後門，走出鏢局，辨明方向，來到南門。其時城門未開，走到城牆邊的一個土丘之後，倚著土丘養神，唯恐青城派二人知覺，追趕前來，心中不住怦怦而跳。直等到天亮開城，他一出城門，立時發足疾奔，一口氣奔了十數里，這才心下大定，自離福州城以來，直至此刻，胸懷方得一暢。眼見前面道旁有家小麵店，當下進店去買碗麵吃，他仍不敢多有耽擱，吃完麵後，立即伸手到包裹中去取銀兩會鈔，摸到一小錠銀子付帳。店家將店中所有銅錢拿出來做找頭，兀自不足。林平之一路上低聲下氣，受人欺辱，這時候當即將手一擺，大聲道：「都收下罷，不用找了！」終於回復了大少爺、少鏢頭的豪闊氣概。又行三十餘里後，來到一個大鎮，林平之到客店中開了間上房，閂門關窗，打開五個包裹，見四個包裹中都是黃金白銀、珠寶首飾，第五個小包中是只錦緞盒子，裝著一對五寸來高的羊脂玉馬，心想：「我鏢局一間長沙分局，便存有這許多財寶，也難怪青城派要生覬覦之心。」當下將一些碎銀兩取出放在身邊，將五個包裹並作一包，負在背上，到市上買了兩匹好馬，兩匹馬替換乘坐，每日只睡兩三個時辰，連日連夜的趕路。不一日到了衡山，一進城，便見街上來來去去的甚多江湖漢子，林平之只怕撞到方人智等人，低下了頭，逕去投店。哪知連問了數家，都已住滿了。店小二道：「再過三天，便是劉大爺金盆洗手的好日子，小店住滿了賀客，你家到別處問問罷！」林平之只得往僻靜的街道上找去，又找了三處客店，才尋得一間小房，尋思：「我雖然塗污了臉，但方人智那廝甚是機靈，只怕還是給他認了出來。」到藥店中買了三張膏藥，貼在臉上，把雙眉拉得垂了下來，又將左邊嘴角拉得翻了上去，露出半副牙齒，在鏡中一照，但見這副尊容說不出的猥瑣，自己也覺可憎之極；又將那裝滿金銀珠寶的大包裹貼肉縛好，再在外面罩上布衫，微微彎腰，登時變成了一個背脊高高隆起的駝子，心想：「我這麼一副怪模樣，便爹媽見了也認我不出，那是再也不用擔心了。」吃了一碗排骨大面，便到街上閒蕩，心想最好能撞到父母，否則只須探聽到青城派的一些訊息，也是大有裨益。走了半日，忽然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他在街邊買了個洪油斗笠，戴在頭上，眼見天邊黑沉沉地，殊無停雨之象，轉過一條街，見一間茶館中坐滿了人，便進去找了個座頭。茶博士泡了壺茶，端上一碟南瓜子、一碟蠶豆。

　　他喝了杯茶，咬著瓜子解悶，忽聽有人說道：「駝子，大夥兒坐坐行不行？」那人也不等林平之回答，大刺刺便坐將下來，跟著又有兩人打橫坐下。

　　林平之初時渾沒想到那人是對自己說話，一怔之下，才想到「駝子」乃是自己，忙陪笑道：「行，行！請坐，請坐！」只見這三人都身穿黑農，腰間掛著兵刃。

　　這三條漢子自顧自的喝茶聊天，再也沒去理會林平之。一個年輕漢子道：「這次劉三爺金盆洗手，場面當真不小，離正日還有三天，衡山城裡就已擠滿了賀客。」另一個瞎了一隻眼的漢子道：「那自然啦。衡山派自身已有多大的威名，再加五嶽劍派聯手，聲勢浩大，哪一個不想跟他們結交結交？再說，劉正風劉三爺武功了得，三十六手『回風落雁劍』，號稱衡山派第二把高手，只比掌門人莫大先生稍遜一籌。平時早有人想跟他套交情了。只是他一不做壽，二不娶媳，三不嫁女，沒這份交情好套。這一次金盆洗手的大喜事，武林群豪自然聞風而集。我看明後天之中，衡山城中還有得熱鬧呢。」另一個花白鬍子道：「若說都是來跟劉正風套交情，那倒不見得，咱哥兒三個就並非為此而來，是不是？劉正風金盆洗手，那是說從今而後，再也不出拳動劍，決不過問武林中的是非恩怨，江湖上算是沒了這號人物。他既立誓決不使劍，他那三十六路『回風落雁劍』的劍招再高，又有什麼用處？一個會家子金盆洗手，便跟常人無異，再強的高手也如廢人了。旁人跟他套交情，又圖他個什麼？」那年輕人道：「劉三爺今後雖然不再出拳使劍，但他總是衡山派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交上了劉三爺，便是交上了衡山派，也便是交上了五嶽劍派哪！」那姓彭的花白鬍子冷笑道：「結交五嶽劍派，你配麼？」那瞎子道：「彭大哥，話可不是這麼說。大家在江湖上行走，多一個朋友不多，少一個冤家不少。五嶽劍派雖然武藝高，聲勢大，人家可也沒將江湖上的朋友瞧低了。他們倘若真是驕傲自大，不將旁人放在眼裡，怎麼衡山城中，又有這許多賀客呢？」那花白鬍子哼了一聲，不再說話，過了好一會，才輕聲道：「多半是趨炎附勢之徒，老子瞧著心頭有氣。」林平之只盼這三人不停談下去，或許能聽到些青城派的訊息，哪知這三人話不投機，各自喝茶，卻不再說話了。忽聽得背後有人低聲說道：「王二叔，聽說衡山派這位劉三爺還只五十來歲，正當武功鼎盛的時候，為什麼忽然要金盆洗手？那不是辜負了他這一副好身手嗎？」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武林中人金盆洗手，原因很多。倘若是黑道上的大盜，一生作的孽多，洗手之後，這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勾當算是從此不幹了，那一來是改過遷善，給兒孫們留個好名聲；二來地方上如有大案發生，也好洗脫了自己嫌疑。劉三爺家財富厚，衡山劉家已發了幾代，這一節當然跟他沒有干係。」另一人道：「是啊，那是全不相干。」

　　那王二叔道：「學武的人，一輩子動刀動槍，不免殺傷人命，多結冤家。一個人臨到老來，想到江湖上仇家眾多，不免有點兒寢食不安，像劉三爺這般廣邀賓客，揚言天下，說道從今而後再也不動刀劍了，那意思是說，他的仇家不必擔心他再去報復，卻也盼他們別再來找他麻煩。」那年輕人道：「王二叔，我瞧這樣干很是吃虧。」那王二叔道：「為什麼吃虧？」那年輕人道：「劉三爺固然是不去找人家了，人家卻隨時可來找他。如果有人要害他性命，劉三爺不動刀動劍，豈不是任人宰割，沒法還手麼？」那王二叔笑道：「後生家當真沒見識。人家真要殺你，又哪有不還手的？再說，像衡山派那樣的聲勢，劉三爺那樣高的武功，他不去找人家麻煩，別人早已拜神還願、上上大吉了，哪裡有人吃了獅子心、豹子膽，敢去找他老人家的麻煩？就算劉三爺他自己不動手，劉門弟子眾多，又有哪一個是好惹的？你這可真叫做杞人憂天了。」坐在林平之對面的花白鬍子自言自語：「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之上有能人。又有誰敢自稱天下無敵？」他說的聲音甚低，後面二人沒有聽見。

　　只聽那王二叔又道：「還有些開鏢局子的，如果賺得夠了，急流勇退，乘早收業，金盆洗手，不再在刀頭上找這賣命錢，也算得是聰明見機之舉。」這幾句話鑽入林平之耳中，當真驚心動魄，心想：「我爹爹倘若早幾年便急流勇退，金盆洗手，卻又如何？」

　　只聽那花白鬍子又在自言自語：「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可是當局者迷，這『急流勇退』四個字，卻又談何容易？」那瞎子道：「是啊，因此這幾天我老是聽人家說：『劉三爺的聲名正當如日中天，突然急流勇退，委實了不起，令人好生欽佩』。」突然間左首桌上有個身穿綢衫的中年漢子說道：「兄弟日前在武漢三鎮，聽得武林中的同道說起，劉三爺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實有不得已的苦衷。」那瞎子轉身道：「武漢的朋友們卻怎樣說，這位朋友可否見告？」那人笑了笑，說道：「這種話在武漢說說不打緊，到得衡山城中，那可不能隨便亂說了。」另一個矮胖子粗聲粗氣的道：「這件事知道的人著實不少，你又何必裝得莫測高深？大家都在說，劉三爺只因為武功太高，人緣太好，這才不得不金盆洗手。」

　　他說話聲音很大，茶館中登時有許多眼光都射向他的臉上，好幾個人齊聲問道：「為什麼武功太高，人緣太好，便須退出武林，這豈不奇怪？」

　　那矮胖漢子得意洋洋的道：「不知內情的人自然覺得奇怪，知道了卻毫不希奇了。」有人便問：「那是什麼內情？」那矮胖子只是微笑不語。隔著幾張桌子的一個瘦子冷冷的道：「你們多問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信口胡吹。」那矮胖漢子受激不過，大聲道：「誰說我不知道了？劉三爺金盆洗手，那是為了顧全大局，免得衡山派中發生門戶之爭。」好幾人七張八嘴的道：「什麼顧全大局？」「什麼門戶之爭？」「難道他們師兄弟之間有意見麼？」

　　那矮胖子道：「外邊的人雖說劉三爺是衡山派的第二把高手，可是衡山派自己，上上下下卻都知道，劉三爺在這三十六路『回風落雁劍』上的造詣，早已高出掌門人莫大先生很多。莫大先生一劍能刺落三頭大雁，劉三爺一劍卻能刺落五頭。劉三爺門下的弟子，個個又勝過莫大先生門下的。眼下形勢已越來越不對，再過得幾年，莫大先生的聲勢一定會給劉三爺壓了下去，聽說雙方在暗中已衝突過好幾次。劉三爺家大業大，不願跟師兄爭這虛名，因此要金盆洗手，以後便安安穩穩做他的富家翁了。」

　　好幾人點頭道：「原來如此。劉三爺深明大義，很是難得啊。」又有人道：「那莫大先生可就不對了，他逼得劉三爺退出武林，豈不是削弱了自己衡山派的聲勢？」那身穿綢衫的中年漢子冷笑道：「天下事情，哪有面面都顧得周全的？我只要坐穩掌門人的位子，本派聲勢增強也好，削弱也好，那是管他娘的了。」那矮胖子喝了幾口茶，將茶壺蓋敲得當當直響，叫道：「沖茶，沖茶！」又道：「所以哪，這明明是衡山派中的大事，各門各派中都有賀客到來，可是衡山派自己……」他說到這裡，忽然間門口伊伊呀呀的響起了胡琴之聲，有人唱道：「歎楊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嗓門拉得長長的，聲音甚是蒼涼。眾人一齊轉頭望去，只見一張板桌旁坐了一個身材瘦長的老者，臉色枯槁，披著一件青布長衫，洗得青中泛白，形狀甚是落拓，顯是個唱戲討錢的。那矮胖子喝道：「鬼叫一般，嘈些什麼？打斷了老子的話頭。」那老者立時放低了琴聲，口中仍是哼著：「金沙灘……雙龍會……一戰敗了……」

　　有人問道：「這位朋友，剛才你說各門各派都有賀客到來，衡山派自己卻又怎樣？」那矮胖子道：「劉三爺的弟子們，當然在衡山城中到處迎客招呼，但除了劉三爺的親傳弟子之外，你們在城中可遇著了衡山派的其他弟子沒有？」眾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道：「是啊，怎麼一個也不見？這豈非太不給劉三爺臉面了嗎？」那矮胖子向那身穿綢衫的漢子笑道：「所以哪，我說你膽小怕事，不敢提衡山派中的門戶之爭，其實有什麼相干？衡山派的人壓根兒不會來，又有誰聽見了？」

　　忽然間胡琴之聲漸響，調門一轉，那老者唱道：「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一個年輕人喝道：「別在這裡惹厭了，拿錢去罷！」手一揚，一串銅錢飛將過去，拍的一聲，不偏不倚的正落在那老者面前，手法甚準。那老者道了聲謝，收起銅錢。那矮胖子讚道：「原來老弟是暗器名家，這一手可帥得很哪！」那年輕人笑了笑，道：「不算得什麼？這位大哥，照你說來，莫大先生當然不會來了！」那矮胖子道：「他怎麼會來？莫大先生和劉三爺師兄弟倆勢成水火，一見面便要拔劍動手。劉三爺既然讓了一步，他也該心滿意足了。」

　　那賣唱老者忽然站了起來，慢慢走到他身前，側頭瞧了他半晌。那矮胖子怒道：「老頭子幹什麼？」那老者搖頭道：「你胡說八道！」轉身走開。矮胖子大怒，伸手正要往他後心抓去，忽然眼前青光一閃，一柄細細的長劍晃向桌上，叮叮叮的響了幾下。那矮胖子大吃一驚，縱身後躍，生怕長劍刺到他身上，卻見那老者緩緩將長劍從胡琴底部插入，劍身盡沒。原來這柄劍藏在胡琴之中，劍刃通入胡琴的把手，從外表看來，誰也不知這把殘舊的胡琴內竟會藏有兵刃。那老者又搖了搖頭，說道：「你胡說八道！」緩緩走出茶館。眾人目送他背影在雨中消失，蒼涼的胡琴聲隱隱約約傳來。

　　忽然有人「啊」的一聲驚呼，叫道：「你們看，你們看！」眾人順著他手指所指之處瞧去，只見那矮胖子桌上放著的七隻茶杯，每一隻都被削去了半寸來高的一圈。七個瓷圈跌在茶杯之旁，茶杯卻一隻也沒傾倒。

　　茶館中的幾十個人都圍了攏來，紛紛議論。有人道：「這人是誰？劍法如此厲害？」有人道：「一劍削斷七隻茶杯，茶杯卻一隻不倒，當真神乎其技。」有人向那矮胖子道：「幸虧那位老先生劍下留情，否則老兄的頭頸，也和這七隻茶杯一模一樣了。」又有人道：「這老先生當然是位成名的高手，又怎能跟常人一般見識？」那矮胖子瞧著七隻半截茶杯，只是怔怔發呆，臉上已無半點血色，對旁人的言語一句也沒聽進耳中。那身穿綢衫的中年人道：「是麼？我早勸你少說幾句，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眼前衡山城中臥虎藏龍，不知有多少高人到了。這位老先生，定是莫大先生的好朋友，他聽得你背後議論莫大先生，自然要教訓教訓你了。」

　　那花白鬍子忽然冷冷的道：「什麼莫大先生的好朋友？他自己就是衡山派掌門、『瀟湘夜雨』莫大先生！」眾人又都一驚，齊問：「什麼？他……他便是莫大先生？你怎麼知道？」

　　那花白鬍子道：「我自然知道。莫大先生愛拉胡琴，一曲《瀟湘夜雨》，聽得人眼淚也會掉下來。『琴中藏劍，劍發琴音』這八字，是他老先生武功的寫照。各位既到衡山城來，怎會不知？這位兄台剛才說什麼劉三爺一劍能刺五頭大雁，莫大先生卻只能刺得三頭。他便一劍削斷七隻茶杯給你瞧瞧。茶杯都能削斷，刺雁又有何難？因此他要罵你胡說八道了。」那矮胖子兀自驚魂未定，垂頭不敢作答。那穿綢衫的漢子會了茶錢，拉了他便走。

　　茶館中眾人見到「瀟湘夜雨」莫大先生顯露了這一手驚世駭俗的神功，無不心寒，均想適才那矮子稱讚劉正風而對莫大先生頗有微詞，自己不免隨聲附和，說不定便此惹禍上身，各人紛紛會了茶錢離去，頃刻之間，一座鬧哄哄的茶館登時冷冷清清。除了林平之之外，便是角落裡兩個人伏在桌上打盹。林平之瞧著七隻半截茶杯和從茶杯上削下來的七個瓷圈，尋思：「這老人模樣猥瑣，似乎伸一根手指便能將他推倒，哪知他長劍一晃，便削斷了七隻茶杯。我若不出福州，焉知世上竟有這等人物？我在福威鏢局中坐井觀天，只道江湖上再厲害的好手，至多也不過和我爹爹在伯仲之間。唉！我若能拜得此人為師，苦練武功，或者尚能報得大仇，否則是終身無望了。」又想：「我何不去尋找這位莫大先生，苦苦哀懇，求他救我父母，收我為弟子？」剛站起身來，突然又想：「他是衡山派的掌門人，五嶽劍派和青城派互通聲氣，他怎肯為我一個毫不相干之人去得罪朋友？」言念及此，復又頹然坐倒。忽聽得一個清脆嬌嫩的聲音說道：「二師哥，這雨老是不停，濺得我衣裳快濕透了，在這裡喝杯茶去。」林平之心中一凜，認得便是救了他性命的那賣酒醜女的聲音，急忙低頭。只聽另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好罷，喝杯熱茶暖暖肚。」兩個人走進茶館，坐在林平之斜對面的一個座頭。林平之斜眼瞧去，果見那賣酒少女一身青衣，背向著自己，打橫坐著的是那自稱姓薩、冒充少女祖父的老者，心道：「原來你二人是師兄妹，卻喬裝祖孫，到福州城來有所圖謀。卻不知他們又為什麼要救我？說不定他們知道我爹娘的下落。」茶博士收拾了桌上的殘杯，泡上茶來。那老者一眼見到旁邊桌上的七隻半截茶杯，不禁「咦」的一聲低呼，道：「小師妹，你瞧！」那少女也是十分驚奇，道：「這一手功夫好了得，是誰削斷了七隻茶杯？」

　　那老者低聲道：「小師妹，我考你一考，一劍七出，砍金斷玉，這七隻茶杯，是誰削斷的？」那少女微嗔道：「我又沒瞧見，怎知是誰削……」突然拍手笑道：「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三十六路回風落雁劍，第十七招『一劍落九雁』，這是劉正風劉三爺的傑作。」那老者笑著搖頭道：「只怕劉三爺的劍法還不到這造詣，你只猜中了一半。」那少女伸出食指，指著他笑道：「你別說下去，我知道了。這……這……這是『瀟湘夜雨』莫大先生！」突然間七八個聲音一齊響起，有的拍手，有的轟笑，都道：「師妹好眼力。」林平之吃了一驚：「哪裡來了這許多人？」斜眼瞧去，只見本來伏在桌上打瞌睡的兩人已站了起來，另有五人從茶館內堂走出來，有的是腳夫打扮，有個手拿算盤，是個做買賣的模樣，更有個肩頭蹲著頭小猴兒，似是耍猴兒戲的。那少女笑道：「哈，一批下三濫的原來都躲在這裡，倒嚇了我一大跳！大師哥呢？」那耍猴兒的笑道：「怎麼一見面就罵我們是下三濫的？」那少女笑道：「偷偷躲起來嚇人，怎麼不是江湖上下三濫的勾當？大師哥怎的不跟你們在一起？」那耍猴兒的笑道：「別的不問，就只問大師哥。見了面還沒說得兩三句話，就連問兩三句大師哥？怎麼又不問問你六師哥？」那少女頓足道：「呸！你這猴兒好端端的在這兒，又沒死，又沒爛，多問你幹麼？」那耍猴兒的笑道：「大師哥又沒死，又沒爛，你卻又問他幹麼？」那少女嗔道：「我不跟你說了，四師哥，只有你是好人，大師哥呢？」那腳夫打扮的人還未回答，已有幾個人齊聲笑道：「只有四師哥是好人，我們都是壞人了。老四，偏不跟她說。」那少女道：「希罕嗎？不說就不說。你們不說，我和二師哥在路上遇見一連串希奇古怪的事兒，也別想我告訴你們半句。」

　　那腳夫打扮的人一直沒跟他說笑，似是個淳樸木訥之人，這時才道：「我們昨兒跟大師哥在衡陽分手，他叫我們先來。這會兒多半他酒也醒了，就會趕來。」那少女微微皺眉，道：「又喝醉了？」那腳夫打扮的人道：「是。」那手拿算盤的道：「這一會可喝得好痛快，從早晨喝到中午，又從中午喝到傍晚，少說也喝了二三十斤好酒！」那少女道：「這豈不喝壞了身子？你怎不勸勸他？」那拿算盤的人伸了伸舌頭，道：「大師哥肯聽人勸，真是太陽從西邊出啦。除非小師妹勸他，他或許還這麼少喝一斤半斤。」眾人都笑了起來。

　　那少女道：「為什麼又大喝起來？遇到了什麼高興事麼？」那拿算盤的道：「這可得問大師哥自己了。他多半知道到得衡山城，就可和小師妹見面，一開心，便大喝特喝起來。」那少女道：「胡說八道！」但言下顯然頗為歡喜。

　　林平之聽著他們師兄妹說笑，尋思：「聽他們話中說來，這姑娘對他大師兄似乎頗有情意。然而這二師哥已這樣老，大師哥當然更加老了，這姑娘不過十六七歲，怎麼去愛上個老頭兒？」轉念一想，登時明白：「啊，是了。這姑娘滿臉麻皮，相貌實在太過醜陋，誰也瞧她不上，因此只好去愛上一個老年喪偶的酒鬼。」只聽那少女又問：「大師哥昨天一早便喝酒了？」那耍猴兒的道：「不跟你說得個一清二楚，反正你也不放過我們。昨兒一早，我們八個人正要動身，大師哥忽然聞到街上酒香撲鼻，一看之下，原來是個叫化子手拿葫蘆，一股勁兒的口對葫蘆喝酒。大師哥登時酒癮大發，上前和那化子攀談，讚他的酒好香，又問那是什麼酒？那化子道：『這是猴兒酒！』大師哥道：『什麼叫猴兒酒？』那化子說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兒會用果子釀酒。猴兒采的果子最鮮最甜，因此釀出來的酒也極好，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剛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蘆酒，還捉了一頭小猴兒，喏，就是這傢伙了。」說著指指肩頭上的猴兒。這猴兒的後腿被一根麻繩縛著，繫住在他手臂上，不住的摸頭搔腮，擠眉弄眼，神情甚是滑稽。那少女瞧瞧那猴兒，笑道：「六師哥，難怪你外號叫作六猴兒，你和這隻小東西，真個是一對兄弟。」

　　那六猴兒板起了臉，一本正經的道：「我們不是親兄弟，是師兄弟。這小東西是我的師哥，我是老二。」眾人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那少女笑道：「好啊，你敢繞了彎子罵大師哥，瞧我不告你一狀，他不踢你幾個觔斗才怪！」又問：「怎麼你兄弟又到了你手裡？」六猴兒道：「我兄弟？你說這小畜生嗎？唉，說來話長，頭痛頭痛！」那少女笑道：「你不說我也猜得到，定是大師哥把這猴兒要了來，叫你照管，盼這小東西也釀一葫蘆酒給他喝。」六猴兒道：「果真是一……」他似乎本想說「一屁彈中」，但只說了個「一」字，隨即忍住，轉口道：「是，是，你猜得對。」那少女微笑道：「大師哥就愛搞這些古里古怪的玩意兒。猴兒在山裡才會做酒，給人家捉住了，又怎肯去採果子釀酒？你放它去採果子，它怎不跑了？」她頓了一頓，笑道：「否則的話，怎麼又不見咱們的六猴兒釀酒呢？」

　　六猴兒板起臉道：「師妹，你不敬師兄，沒上沒下的亂說。」那少女笑道：「啊唷，這當兒擺起師兄架子來啦。六師哥，你還是沒說到正題，大師哥又怎地從早到晚喝個不停。」六猴兒道：「是了，當時大師哥也不嫌髒，就向那叫化子討酒喝，啊唷，這叫化子身上污垢足足有三寸厚，爛衫上白虱鑽進鑽出，眼淚鼻涕，滿臉都是，多半葫蘆中也有不少濃痰鼻涕……」那少女掩口皺眉，道：「別說啦，叫人聽得噁心。」六猴兒道：「你噁心，大師哥才不噁心呢，那化子說：三葫蘆猴兒酒，喝得只剩下這大半葫蘆，決不肯給人的。大師哥拿出一兩銀子來，說一兩銀子喝一口。」那少女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啐道：「饞嘴鬼。」

　　那六猴兒道：「那化子這才答允了，接過銀子，說道：『只許一口，多喝可不成！』大師哥道：「說好一口，自然是一口！」他把葫蘆湊到嘴上，張口便喝。哪知他這一口好長，只聽得骨嘟骨嘟直響，一口氣可就把大半葫蘆酒都喝乾了。原來大師哥使出師父所授的氣功來，竟不換氣，猶似烏龍取水，把大半葫蘆酒喝得滴酒不剩。」

　　眾人聽到這裡，一齊哈哈大笑。

　　那六猴兒又道：「小師妹，昨天你如在衡陽，親眼見到大師哥喝酒的這一路功夫，那真非叫你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可。他『神凝丹田，息游紫府，身若凌虛而超華岳，氣如衝霄而撼北辰』，這門氣功當真使得出神入化，奧妙無窮。」那少女笑得直打跌，罵道：「瞧你這貧嘴鬼，把大師哥形容得這般缺德。哼，你取笑咱們氣功的口訣，可小心些！」

　　六猴兒笑道：「我這可不是瞎說。這裡六位師兄師弟，大家都瞧見的。大師哥是不是使氣功喝那猴兒酒？」旁邊的幾人都點頭道：「小師妹，那確是真的。」

　　那少女歎了口氣，道：「這功夫可有多難，大家都不會，偏他一個人會，卻拿去騙叫化子的酒喝。」語氣中似頗有憾，卻也不無讚譽之意。六猴兒道：「大師哥喝得葫蘆底朝天，那化子自然不依，拉住他衣衫直嚷，說道明明只許喝一口，怎地將大半葫蘆酒都喝乾了。大師哥笑道：『我確實只喝一口，你瞧我透過氣沒有？不換氣，就是一口。咱們又沒說是一大口，一小口。其實我還只喝了半口，一口也沒喝足。一口一兩銀子，半口只值五錢。還我五錢銀子來。』」

　　那少女笑道：「喝了人家的酒，還賴人家錢？」六猴兒道：「那叫化急得要哭了。大師哥道：『老兄，瞧你這麼著急，定是個好酒的君子！來來來，我做東道，請你喝一個飽。』便拉著他上了街旁的酒樓，兩人你一碗我一碗的喝個不停。我們等到中午，他二人還在喝。大師哥向那化子要了猴兒，交給我照看。等到午後，那叫化醉倒在地，爬不起來了，大師哥獨個兒還在自斟自飲，不過說話的舌頭也大了，叫我們先來衡山，他隨後便來。」那少女道：「原來這樣。」她沉吟半晌，道：「那叫化子是丐幫中的麼？」那腳夫模樣的人搖頭道：「不是，他不會武功，背上也沒口袋。」那少女向外面望了一會，見雨兀自淅瀝不停，自言自語：「倘若昨兒跟大夥一起來了，今日便不用冒雨趕路。」六猴兒道：「小師妹，你說你和二師哥在道上遇到許多希奇古怪的事兒，這好跟咱們說了罷。」那少女道：「你急什麼，待會見到大師哥再說不遲，免得我又多說一遍。你們約好在哪裡相會的？」六猴兒道：「沒約好，衡山城又沒多大，自然撞得到。好，你騙了我說大師哥喝猴兒酒的事，自己的事卻又不說了。」那少女似乎有些心神不屬，道：「二師哥，請你跟六師哥他們說，好不好？」她向林平之的背影瞧了一眼，又道：「這裡耳目眾多，咱們先找客店，慢慢再說罷。」

　　另一個身材高高的人一直沒說話，此刻說道：「衡山城裡大大小小店棧都住滿了賀客，咱們又不願去打擾劉府，待會兒會到大師兄，大夥兒到城外寺廟祠堂歇足罷。二師哥，你說怎樣？」此時大師兄未至，這老者自成了眾同門的首領，他點頭說道：「好，咱們就在這裡等罷。」

　　六猴兒最是心急，低聲道：「這駝子多半是個顛子，坐在這裡半天了，動也不動，理他作甚？二師哥，你和小師妹到福州去，探到了什麼？福威鏢局給青城派鏟了，那麼林家真的沒真實武功？」林平之聽他們忽然說到自己鏢局，更加凝神傾聽。那老者說道：「我和小師妹在長沙見到師父，師父他老人家叫我們到衡山城來，跟大師哥和眾位師弟相會。福州的事，且不忙說。莫大先生為什麼忽然在這裡使這一招『一劍落九雁』？你們都瞧見了，是不是？」六猴兒道：「是啊。」搶著將眾人如何議論劉正風金盆洗手、莫大先生如何忽然出現、驚走眾人的情形一一說了。那老者「嗯」了一聲，隔了半晌，才道：「江湖上都說莫大先生跟劉三爺不和，這次劉三爺金盆洗手，莫大先生卻又如此行蹤詭秘，真叫人猜想不透其中緣由。」那手拿算盤的人道：「二師哥，聽說泰山派掌門人天門真人親身駕到，已到了劉府。」那老者道：「天門真人親身駕到？劉三爺好大的面子啊。天門真人既在劉府歇足，要是衡山派莫劉師兄弟當真內哄，劉三爺有天門真人這樣一位硬手撐腰，莫大先生就未必能討得了好去。」那少女道：「二師哥，那麼青城派余觀主卻又幫誰？」林平之聽到「青城派余觀主」六個字，胸口重重一震，便似被人當胸猛力捶了一拳。

　　六猴兒等紛紛道：「余觀主也來了？」「請得動他下青城可真不容易。」「這衡山城中可熱鬧啦，高手雲集，只怕要有一場龍爭虎鬥。」「小師妹，你聽誰說余觀主也來了？」那少女道：「又用得著聽誰說，我親眼見到他來著。」六猴兒道：「你見到余觀主了？在衡山城？」那少女道：「不但在衡山城裡見到，在福建見到了，在江西也見到了。」那手拿算盤的人道：「余觀主幹麼去福建？小師妹，你一定不知道的了。」那少女道：「五師哥，你不用激我。我本來要說，你一激，我偏偏不說了。」六猴兒道：「這是青城派的事，就算給旁人聽去了也不打緊。二師哥，余觀主到福建去做干甚？你們怎麼見到他的？」那老者道：「大師哥還沒來，雨又不停，左右無事，讓我從頭說起罷。大家知道了前因後果，日後遇上了青城派的人，也好心中有個底。去年臘月裡，大師哥在漢中打了青城派的侯人英、洪人雄……」六猴兒突然「嘿」的一聲，笑了出來。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什麼好笑？」六猴兒笑笑道：「我笑這兩個傢伙妄自尊大，什麼人英、人雄的，居然給江湖上叫做什麼『英雄豪傑，青城四秀』，反不如我老老實實的叫做『陸大有』，什麼事也沒有。」那少女道：「怎麼會什麼事也沒有？你倘若不姓陸，不叫陸大有，在同門中恰好又排行第六，外號怎麼會叫做六猴兒呢？」陸大有笑道：「好，打從今兒起，我改名為『陸大無』。」另一人道：「你別打斷二師哥的話。」陸大有道：「不打斷就不打斷！」卻「嘿」了一聲，又笑了出來。那少女皺眉道：「又有什麼好笑，你就愛搗亂！」

　　陸大有笑道：「我想起侯人英、洪人雄兩個傢伙給大師哥踢得連跌七八個觔斗，還不知踢他們的人是誰，更不知好端端的為什麼挨打。原來大師哥只是聽到他們的名字就生氣，一面喝酒，一面大聲叫道：『狗熊野豬，青城四獸』這侯洪二人自然大怒，上前動手，卻給大師哥從酒樓上直踢了下來，哈哈！」林平之只聽得心懷大暢，對華山派這個大師哥突然生好感，他雖和侯人英、洪人雄素不相識，但這二人是方人智、於人豪的師兄弟，給這位「大師哥」踢得滾下酒樓，狼狽可知，正是代他出了一口惡氣。那老者道：「大師哥打了侯洪二人，當時他們不知道大師哥是誰，事後自然查了出來。於是余觀主寫了封信給師父，措詞倒很客氣，說道管教弟子不嚴，得罪了貴派高足，特此馳書道歉什麼的。」陸大有道：「這姓余的也當真奸猾得緊，他寫信來道歉，其實還不是向師父告狀？害得大師哥在大門外跪了一日一夜，眾師兄弟一致求情，師父才饒了他。」那少女道：「什麼饒了他，還不是打了三十下棍子？」陸大有道：「我陪著大師哥，也挨了十下。嘿嘿，不過瞧著侯人英、洪人雄那兩個小子滾下樓去的狼狽相，挨十下棍子也值得，哈哈，哈哈！」那高個子道：「瞧你這副德性，一點也沒悔改之心，這十棍算是白打了。」陸大有道：「我怎麼悔改啊，大師哥要踢人下樓，我還有本事阻得住他麼？」那高個子道：「但你從旁勸幾句也是好的。師父說得一點不錯：『陸大有嘛，從旁勸解是決計不會的，多半還是推波助瀾的起哄，打十棍！』哈哈，哈哈！」旁人跟著笑了起來。

　　陸大有道：「這一次師父可真冤枉了我。你想大師哥出腳可有多快，這兩位大英雄分從左右搶上，大師哥舉起酒碗，骨嘟骨嘟的只是喝酒。我叫道：『大師哥，小心！』卻聽得拍拍兩響，跟著呼呼兩聲，兩位大英雄從樓梯上馬不停蹄的一股勁兒往下滾。我只想看得仔細些，也好學一學大師哥這一腳『豹尾腳』的絕招，可是我看也來不及看，哪裡還來得及學？推波助瀾，更是不消提了。」

　　那高個子道：「六猴兒，我問你，大師哥叫嚷『狗熊野豬，青城四獸』之時，你有沒有跟著叫，你跟我老實說，」陸大有嘻嘻一笑，道：「大師哥既然叫開了，咱們做師弟的，豈有不隨聲附和、以壯聲勢之理？難道你叫我反去幫青城派來罵大師哥麼？」那高個子笑道：「這麼看，師父他老人家就一點也沒冤枉了你。」林平之心道：「這六猴兒倒也是個好人，不知他們是哪一派的？」那老者道：「師父他老人家訓誡大師哥的話，大家須得牢記心中。師父說道：江湖上學武之人的外號甚多，個個都是過甚其辭，什麼『威震天南』，又是什麼『追風俠』、『草上飛』等等，你又怎管得了這許多？人家要叫『英雄豪傑』，你儘管讓他叫。他的所作所為倘若確是英雄豪傑行徑，咱們對他欽佩結交還來不及，怎能稍起仇視之心？但如他不是英雄豪傑，武林中自有公論，人人齒冷，咱們又何必理會？」眾人聽了二師兄之言，都點頭稱是。陸大有低聲道：「倒是我這『六猴兒』的外號好，包管沒人聽了生氣。」

　　那老者微笑道：「大師哥將侯人英、洪人雄踢下樓去之事，青城派視為奇恥大辱，自然絕口不提，連本派弟子也少有人知道。師父諄諄告誡，不許咱們風聲外洩，以免惹起不和。從今而後，咱們也別談論了，提防給人家聽了去，傳揚開來。」陸大有道：「其實青城派的功夫嘛，我瞧也不過是徒有虛名，得罪了他們，其實也不怎麼打緊……」

　　他一言未畢，那老者喝道：「六師弟，你別再胡說八道，小心我回去稟告師父，又打你十下棍子。你知道麼？大師哥以一招『豹尾腳』將人家踢下樓去，一來趁人不備，二來大師哥是我派出類拔萃的人物，非旁人可及。你有沒有本事將人家踢下樓去？」陸大有伸了伸舌頭，搖手道：「你別拿我跟大師哥比。」那老者臉色鄭重，說道：「青城派掌門余觀主，實是當今武林中的奇才怪傑，誰要小覷了他，那就非倒霉不可。小師妹，你是見過余觀主的，你覺得他怎樣？」

　　那少女道：「余觀主嗎？他出手毒辣得很。我……我見了他很害怕，以後我……我再也不願見他了。」語音微微發顫，似乎猶有餘悸。陸大有道：「那余觀主出手毒辣？你見到他殺了人嗎？」那少女身子縮了縮，不答他的問話。那老者道：「那天師父收了余觀主的信，大怒之下，重重責打大師哥和六師弟，次日寫了封信，命我送上青城山去……」幾名弟子都叫了起來：「原來那日你匆匆離山，是上青城去了？」那老者道：「是啊，當日師父命我不可向眾位兄弟說起，以免旁生枝節。」陸大有問道：「那有什麼枝節可生？師父只是做事把細而已。師父他老人家吩咐下來的事，自然大有道理，又有誰能不服了？」

　　那高個子道：「你知道什麼？二師哥倘若對你說了，你定會向大師哥多嘴。大師哥雖然不敢違抗師命，但想些刁鑽古怪的事來再去跟青城派搗蛋，卻也大有可能。」那老者道：「三弟說得是。大師哥江湖上的朋友多，他真要幹什麼事，也不一定要自己出手，師父跟我說，信中都是向余觀主道歉的話，說頑徒胡鬧，十分痛恨，本該逐出師門，只是這麼一來，江湖上都道貴我兩派由此生了嫌隙，反為不美，現下已將兩名頑徒……」說到此處，向陸大有瞟了一眼。陸大有大有慍色，悻悻的道：「我也是頑徒了！」那少女道：「拿你跟大師哥並列，難道辱沒了你？」陸大有登時大為高興，叫道：「對！對！拿酒來，拿酒來！」

　　但茶館中賣茶不賣酒，茶博士奔將過來，說道：「哈你家，哈小店只有洞庭春、水仙、龍井、祁門，普洱、鐵觀音，哈你家，不賣酒，哈你家。」衡陽、衡山一帶之人，說話開頭往往帶個「哈」字，這茶博士尤其厲害。

　　陸大有道：「哈你家，哈你貴店不賣酒，哈我就喝茶不喝酒便了，哈你家。」那茶博士道：「是！是！哈你家。」在幾把茶壺中沖滿了滾水。那老者又道：「師父信中說，現在已將兩名頑徒重重責打，原當命其親上青城，負荊請罪。只是兩名頑徒挨打後受傷甚重，難以行走，特命二弟子勞德諾前來領責。此番事端全由頑徒引起，務望余觀主看在青城、華山兩派素來交好份上，勿予介懷，日後相見，親自再向余觀主謝罪。」

　　林平之心道：「原來你叫勞德諾。你們是華山派，五嶽劍派之一。」想到信中說「兩派素來交好」，不禁慄慄心驚：「這勞德諾和丑姑娘見過我兩次，可別給他們認了出來。」只聽勞德諾又道：「我到得青城，那侯人英倒還罷了，那洪人雄卻心懷不忿，幾番出言譏嘲，伸手要和我較量……」陸大有道：「他媽的，青城派的傢伙這麼惡！二師哥，較量就較量，怕他什麼了？料這姓洪的也不是你的對手。」勞德諾道：「師父命我上青城山去道歉謝罪，可不是惹是生非去的。當下我隱忍不發，在青城山待了六日，直到第七日上，才由余觀主接見。」陸大有道：「哼！好大的架子！二師哥，這六日六夜的日子，恐怕不大好過。」

　　勞德諾道：「青城弟子的冷嘲熱諷，自然受了不少。好在我心中知道，師父所以派我去幹這件事，不是因我武功上有什麼過人之長，只是我年紀大，比起眾位師弟來沉得住氣，我越能忍耐，越能完成師命。他們可沒料到，將我在青城山松風觀中多留六日，於他們卻沒什麼好處。我住在松風觀裡，一直沒能見到余觀主，自是十分無聊，第三日上，一早便起身散步，暗中做些吐納功夫，以免將功課擱下荒疏了。信步走到松風觀後練武場旁，只見青城派有幾十名弟子正在練把式。武林中觀看旁人練功，乃是大忌，我自然不便多看，當即掉頭回房。但便這麼一瞥之間，已引起了我老大疑心。這幾十名弟子人人使劍，顯而易見，是在練一路相同的劍法，各人都是新學乍練，因此出招之際都頗生硬，至於是什麼劍招，這麼匆匆一瞥也瞧不清楚。我回房之後，越想越奇怪。青城派成名已久，許多弟子都是已入門一二十年，何況群弟子入門有先有後，怎麼數十人同時起始學一路劍法？尤其練劍的數十人中，有號稱『青城四秀』的侯人英、洪人雄、於人豪和羅人傑四人在內。眾位師弟，你們要是見到這種情景，那便如何推測？」那手拿算盤的人說道：「青城派或許是新得了一本劍法秘笈，又或許是余觀主新創一路劍法，因此上傳授給眾弟子。」勞德諾道：「那時我也這麼想，但仔細一想，卻又覺不對。以余觀主在劍法上的造詣修為，倘若新創劍招，這些劍招自是非同尋常。如是新得劍法秘笈遺篇，那麼其中所傳劍法一定甚高，否則他也決計瞧不上眼，要弟子練習，豈不練壞了本劍的劍法？既是高明的招數，那麼尋常弟子就無法領悟，他多半是選擇三四名武功最高的弟子來傳授指點，決無四十餘人同時傳授之理。這倒似是教拳的武師開場子騙錢，哪裡是名門正派的大宗師行徑？第二天早上，我又自觀前轉到觀後，經過練武場旁，見他們仍在練劍。我不敢停步，晃眼間一瞥，記住了兩招，想回來請師父指點。那時余觀主仍然沒接見我，我不免猜測青城派對我華山派大有仇視之心，他們新練劍招，說不定是為了對付我派之用，那就不得不防備一二。」那高個子道：「二師哥，他們會不會在練一個新排的劍陣？」勞德諾道：「那當然也大有可能。只是當時我見到他們都是作對兒拆解，攻的守的，使的都是一般招數，頗不像是練劍陣。到得第三天早上，我又散步經過練武場時，卻見場上靜悄悄地，竟一個人也沒有了。我知他們是故意避我，心中只有疑慮更甚。我這樣信步走過，遠遠望上一眼，又能瞧得見什麼隱秘？看來他們果是為了對付本派而在練一門厲害的劍法，否則何必對我如此顧忌？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思前想後，一直無法入睡，忽聽得遠處傳來隱隱的兵刃撞擊之聲。我吃了一驚，難道觀中來了強敵？我第一個念頭便想：莫非大師哥受了師父責備，心中有氣，殺進松風觀來啦？他一個人寡不敵眾，我說什麼也得出去相助。這次上青城山，我沒攜帶兵刃，倉卒間無處找劍，只得赤手空拳的前往……」陸大有突然讚道：「了不起，二師哥，你好膽色啊！叫我就不敢赤手空拳的去迎戰青城派掌門、松風觀觀主余滄海。」

　　勞德諾怒道：「六猴兒你說什麼死話？我又不是說赤手空拳去迎戰余觀主，只是我擔心大師哥遇險，明知危難，也只得挺身而出。難道你叫我躲在被窩裡做縮頭烏龜麼？」眾師弟一聽，都笑了起來。陸大有扮個鬼臉，笑道：「我是佩服你、稱讚你啊，你又何必發脾氣？」勞德諾道：「謝謝了，這等稱讚，聽著不見得怎麼受用。」幾名師弟齊聲道：「二師哥快說下去，別理六猴兒打岔。」

　　勞德諾續道：「當下我悄悄起來，循聲尋去，但聽得兵刃撞擊聲越來越密，我心中跳得越厲害，暗想：咱二人身處龍潭虎穴，大師哥武功高明，或許還能全身而退，我這可糟了。耳聽得兵刃撞擊聲是從後殿傳出，後殿窗子燈火明亮，我矮著身子，悄悄走近，從窗縫中向內一張，這才透了口大氣，險些兒失笑。原來我疑心生暗鬼，這幾日餘觀主始終沒理我，我胡思亂想，總是往壞事上去想。這哪裡是大師哥尋仇生事來了？只見殿中有兩對人在比劍，一對是侯人英和洪人雄，另一對是方人智和於人豪。」

　　陸大有道：「嘿！青城派的弟子好用功啊，晚間也不閒著，這叫做臨陣磨槍，又叫作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勞德諾白了他一眼，微微一笑，續道：「只見後殿正中，坐著一個身穿青色道袍的矮小道人，約莫五十來歲年紀，臉孔十分瘦削，瞧他這副模樣，最多不過七八十斤重。武林中都說青城掌門是個矮小道人，但若非親見，怎知他竟是這般矮法，又怎能相信他便是名滿天下的余觀主？四周站滿了數十名弟子，都目不轉睛的瞧著四名弟子拆劍。我看得幾招，便知這四人所拆的，正是這幾天來他們所學的新招。「我知道當時處境十分危險，若被青城派發覺了，不但我自身定會受重大羞辱，而傳揚了出去，於本派聲名也大有妨礙。大師哥一腳將位列『青城四秀』之首的侯人英、洪人雄踢下樓去，師父他老人家雖然責打大師哥，說他不守門規，惹是生非，得罪了朋友，但在師父心中，恐怕也是喜歡的。畢竟大師哥替本派爭光，什麼青城四秀，可擋不了本派大弟子的一腳。但我如偷竊人家隱秘，給人家拿獲，這可比偷人錢財還更不堪，回到山來，師父一氣之下，多半便會將我逐出門牆。「但眼見人家鬥得熱鬧，此事說不定和我派大有干係，我又怎肯掉頭不顧？我心中只是說：『只看幾招，立時便走。』可是看了幾招，又是幾招。眼見這四人所使的劍法甚是希奇古怪，我生平可從來沒見過，但說這些劍招有什麼大威力，卻又不像。我只是奇怪：『這劍法並不見得有什麼驚人之處，青城派幹麼要日以繼夜的加緊修習？難道這路劍法，竟然便是我華山派劍法的剋星麼？看來也不見得。』又看得幾招，實在不敢再看下去了，乘著那四人鬥得正緊，當即悄悄回房。等到他四人劍招一停，止了聲息，那便無法脫身了。以余觀主這等高強的武功，我在殿外只須跨出一步，只怕立時便給他發覺。「以後兩天晚上，劍擊聲仍不絕傳來，我卻不敢再去看了。其實，我倘若早知他們是在余觀主面前練劍，說什麼也不敢去偷看，那也是陰錯陽差，剛好撞上而已。六師弟恭維我有膽色，這可是受之有愧。那天晚上你要是見到我嚇得面無人色的那副德行，不罵二師哥是天下第一膽小鬼，我已多謝你啦。」陸大有道：「不敢，不敢！二師哥你最多是天下第二。不過如果換了我，倒也不怕給余觀主發覺。那時我嚇得全身僵硬，大氣不透，寸步難移，早就跟殭屍沒什麼分別。余觀主本領再高，也決不會知道長窗之外，有我陸大有這麼一號英雄人物。」眾人盡皆絕倒。

　　勞德諾續道：「後來余觀主終於接見我了。他言語說得很客氣，說師父重責大師哥，未免太過見外了。華山、青城兩派素來交好，弟子們一時鬧著玩，就如小孩子打架一般，大人何必當真？當晚設筵請了我。次日清晨我向他告辭，余觀主還一直送到松風觀大門口。我是小輩，辭別時自須跪下磕頭。我左膝一跪，余觀主右手輕輕一托，就將我托了起來。他這股勁力當真了不起，我只覺全身虛飄飄的，半點力氣也使不出來，他若要將我摔出十餘丈外，或者將我連翻七八個觔斗，當時我是連半點反抗餘地也沒有。他微微一笑，問道：『你大師哥比你入師門早了幾年？你是帶藝投師的，是不是？』我當時給他這麼一托，一口氣換不過來，隔了好半天才答：『是，弟子是帶藝投師的。弟子拜入華山派時，大師哥已在恩師門下十二年了。』余觀主又笑了笑，說道：『多十二年，嗯，多十二年。』」那少女問道：「他說『多十二年』，那是什麼意思？」勞德諾道：「他當時臉上神氣很古怪，依我猜想，當是說我武功平平，大師哥就算比我多練了十二年功夫，也未必能好得了多少。」那少女嗯了一聲，不再言語。

　　勞德諾續道：「我回到山上，向師父呈上余觀主的回書。那封信寫得禮貌周到，十分謙下，師父看後很是高興，問起松風觀中的情狀。我將青城群弟子夤夜練劍的事說了，師父命我照式試演。我只記得七八式，當即演了出來。師父一看之後，便道：『這是福威鏢局林家的辟邪劍法！』」林平之聽到這句話，忍不住身子一顫。

## 第3章　救難

　　勞德諾又道：「當時我問師父：『林家這辟邪劍法威力很大麼？青城派為什麼這樣用心修習？』師父不答，閉眼沉思半晌，才道：『德諾，你入我門之前，已在江湖上闖蕩多年，可曾聽得武林之中，對福威鏢局總鏢頭林震南的武功，如何評論？』我道：『武林中朋友們說，林震南手面闊，交朋友夠義氣，大家都買他的帳，不去動他的鏢。至於手底下真實功夫怎樣，我不大清楚。』師父道：『是了！福威鏢局這些年來興旺發達，倒是江湖上朋友給面子的居多。你可曾聽說，余觀主的師父長青子少年之時，曾栽在林遠圖的辟邪劍下？』我道：『林……林遠圖？是林震南的父親？』師父道：『不，林遠圖是林震南的祖父，福威鏢局是他一手創辦的。當年林遠圖以七十二路辟邪劍法開創鏢局，當真是打遍黑道無敵手。其時白道上英雄見他太過威風，也有去找他比試武藝的，長青子便因此而在他辟邪劍法下輸了幾招。』我道：『如此說來，辟邪劍法果然是厲害得很了？』師父道：『長青子輸招之事，雙方都守口如瓶，因此武林中都不知道。長青子前輩和你師祖是好朋友，曾對你師祖說起過，他自認這是他畢生的奇恥大辱，但自忖敵不過林遠圖，此仇終於難報。你師祖曾和他拆解辟邪劍法，想助他找出這劍法中的破綻，然而這七十二路劍法看似平平無奇，中間卻藏有許多旁人猜測不透的奧妙，突然之間會變得迅速無比。兩人鑽研了數月，一直沒破解的把握。那時我剛入師門，還只是個十來歲的少年，在旁斟茶侍候，看得熟了，你一試演，便知道這是辟邪劍法。唉，歲月如流，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林平之自被青城派弟子打得毫無招架之功，對家傳武功早已信心全失，只盼另投明師，再報此仇，此刻聽得勞德諾說起自己曾祖林遠圖的威風，不由得精神大振，心道：「原來我家的辟邪劍法果然非同小可，當年青城派和華山派的首腦人物尚且敵不過。然則爹爹怎麼又鬥不過青城派的後生小子？多半是爹爹沒學到這劍法的奧妙厲害之處。」

　　只聽勞德諾道：「我問師父：『長青子前輩後來報了此仇沒有？』師父道：『比武輸招，其實也算不得是什麼仇怨。何況那時候林遠圖早已成名多年，是武林中眾所欽服的前輩英雄，長青子卻是個剛出道的小道士。後生小子輸在前輩手下，又算得了什麼？你師祖勸解了他一番，此事也不再提了。後來長青子在三十六歲上便即逝世，說不定心中放不開此事，以此鬱鬱而終。事隔數十年，余滄海忽然率領群弟子一起練那辟邪劍法，那是什麼緣故？德諾，你想那是什麼緣故？』「我說：『瞧著松風觀中眾人練劍情形，人人神色鄭重，難道余觀主是要大舉去找福威鏢局的晦氣，以報上代之仇？』師父點頭道：『我也這麼想。長青子胸襟極狹，自視又高，輸在林遠圖劍底這件事，一定令他耿耿於懷，多半臨死時對余滄海有什麼遺命。林遠圖比長青子先死，余滄海要報師仇，只有去找林遠圖的兒子林仲雄，但不知如何，直挨到今日才動手。余滄海城府甚深，謀定後動，這一次青城派與福威鏢局可要有一場大斗了。』「我問師父：『你老人家看來，這場爭鬥誰勝誰敗？』師父笑道：『余滄海的武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造詣已在長青子之上。林震南的功夫外人雖不知底細，卻多半及不上乃祖。一進一退，再加上青城派在暗而福威鏢局在明，還沒動上手，福威鏢局已輸了七成。倘若林震南事先得知訊息，邀得洛陽金刀王元霸相助，那麼還可鬥上一鬥。德諾，你想不想去瞧瞧熱鬧？』我自是欣然奉命。師父便教了我幾招青城派的得意劍法，以作防身之用。」陸大有道：「咦，師父怎地會使青城派劍法？啊，是了，當年長青子跟咱們祖師爺爺拆招，要用青城派劍法對付辟邪劍法，師父在旁邊都見到了。」

　　勞德諾道：「六師弟，師父他老人家武功的來歷，咱們做弟子的不必多加推測。師父又命我不可和眾同門說起，以免洩露了風聲。但小師妹畢竟機靈，卻給她探知訊息，纏著師父許她和我同行。我二人喬扮改裝，假作在福州城外賣酒，每日到福威鏢局去察看動靜。別的沒看到，就看到林震南教他兒子林平之練劍。小師妹瞧得直搖頭，跟我說：『這哪裡是辟邪劍法了？這是邪辟劍法，邪魔一到，這位林公子便得辟易遠避。』」在華山群弟子哄笑聲中，林平之滿臉通紅，羞愧得無地自容，尋思：「原來他二人早就到我局中來窺看多次，我們卻毫不知覺，也真算得無能。」

　　勞德諾續道：「我二人在福州城外耽不了幾天，青城派的弟子們就陸續到了。最先來的是方人智和於人豪二人。他二人每天到鏢局中踹盤子，我和小師妹怕撞見他們，就沒再去。那一日也是真巧，這位林公子居然到我和師妹開設的大寶號來光顧，小師妹只好送酒給他們喝了。當時我們還擔心是給他瞧破了，故意上門來點穿的，但跟他一搭上口，才知他是全然蒙在鼓裡。這紈褲弟子什麼也不懂，跟白癡也差不了什麼。便在那時，青城派中兩個最不成話的餘人彥和賈人達，也到我們大寶號來光顧……」

　　陸大有鼓掌道：「二師哥，你和小師妹開設的大寶號，當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你們在福建可發了大財哪！」那少女笑道：「那還用說麼？二師哥早成了大財主，我托他大老闆的福，可也撈了不少油水。」眾人盡皆大笑。勞德諾笑道：「別瞧那林少鏢頭武功稀鬆平常，給咱們小師妹做徒兒也還不配，倒是頗有骨氣。余滄海那不成材的小兒了餘人彥瞎了眼睛，向小師妹動手動腳，口出調笑之言，那林公子居然伸手來抱打不平……」

　　林平之又是慚愧，又是憤怒，尋思：「原來青城派處心積慮，向我鏢局動手，是為了報上代敗劍之辱。來到福州的其實遠不止方人智等四人。我殺不殺餘人彥，可說毫不相干。」他心緒煩擾，勞德諾述說他如何殺死餘人彥，就沒怎麼聽進耳去，但聽得勞德諾一面說，眾人一面笑，顯是譏笑他武功甚低，所使招數全不成話。

　　只聽勞德諾又道：「當天晚上，我和小師妹又上福威鏢局去察看，只見余觀主率領了侯人英、洪人雄等十多個大弟子都已到了。我們怕給青城派的人發覺，站得遠遠的瞧熱鬧，眼見他們將局中的鏢頭和趟子手一個個殺了，鏢局派出去求援的眾鏢頭，也都給他們治死了，一具具屍首都送了回來，下的手可也真狠毒。當時我想，青城派上代長青子和林遠圖比劍而敗，余觀主要報此仇，只須去和林震南父子比劍，勝了他們，也就是了，卻何以下手如此狠毒？那定是為了給餘人彥報仇。可是他們偏偏放過了林震南夫妻和林平之三人不殺，只是將他們逼出鏢局。林家三口和鏢局人眾前腳出了鏢局，余觀主後腳就進去，大模大樣的往大廳正中太師椅上一坐，這福威鏢局算是教他青城派給佔了啦。」

　　陸大有道：「他青城派想接手開鏢局了，余滄海要做總鏢頭！」眾人都是哈哈一笑。

　　勞德諾道：「林家三口喬裝改扮，青城派早就瞧在眼裡，方人智、於人豪、賈人達三人奉命追蹤擒拿。小師妹定要跟著去瞧熱鬧，於是我們兩個又跟在方人智他們後面。到了福州城南山裡的一家小飯鋪中，方人智、於人豪、賈人達三個露臉出來，將林家三口都擒住了。小師妹說：『林公子所以殺餘人彥，是由我身上而起，咱們可不能見死不救。』我極力勸阻，說道咱們一出手，必定傷了青城、華山兩家的和氣，何況余觀主便在福州，我二人別要鬧個灰頭土臉。」陸大有道：「二師哥上了幾歲年紀，做事自然把細穩重，那豈不掃了小師妹的興致？」

　　勞德諾笑道：「小師妹興致勃勃，二師哥便要掃她的興，可也掃不掉。當下小師妹先到灶間中去，將那賈人達打得頭破血流，哇哇大叫，引開了方於二人，她又繞到前面去救了林公子，放他逃生。」陸大有拍手道：「妙極，妙極！我知道啦，小師妹可不是為了救那姓林的小子。她心中卻另有一番用意。很好，很好。」那少女道：「我另有什麼用意？你又來胡說八道。」陸大有道：「我為了青城派而挨師父的棍子，小師妹心中氣不過，因此去揍青城派的人，為我出氣，多謝啦……」說著站起身來，向那少女深深一揖。那少女噗哧一笑，還了一禮，笑道：「六猴兒師哥不用多禮。」那手拿算盤的人笑道：「小師妹揍青城弟子，確是為人出氣。是不是為你，那可大有研究。挨師父棍子的，不見得只你六猴兒一個。」勞德諾笑道：「這一次六師弟說得對了，小師妹揍那賈人達，確是為了給六師弟出氣，日後師父問起來，她也是這麼說。」陸大有連連搖手，說道：「這……這個人情我可不敢領，別拉在我身上，教我再挨十下八下棍子。」那高個兒問道：「那方人智和於人豪沒追來嗎？」那少女道：「怎麼沒追？可是二師哥學過青城派的劍法，只一招『鴻飛冥冥』，便將他二人的長劍絞得飛上了天。只可惜二師哥當時用黑布蒙上了臉，方於二人到這時也不知是敗在我華山派手下。」勞德諾道：「不知道最好，否則可又有老大一場風波。倘若只憑真實功夫，我也未必鬥得過方於二人，只是我突然使出青城派劍法來，攻的又是他們劍法中的破綻，他哥兒倆大吃一驚，就這麼著，咱們又佔了一次上風。」

　　眾弟子紛紛議論，都說大師哥知道了這回事後，定然十分高興。

　　其時雨聲如酒豆一般，越下越大。只見一副餛飩擔從雨中挑來，到得茶館屋簷下，歇下來躲雨。賣餛飩的老人篤篤篤敲著竹片，鍋中水氣熱騰騰的上冒。

　　華山群弟子早就餓了，見到餛飩擔，都臉現喜色。陸大有叫道：「喂，給咱們煮九碗餛飩，另加雞蛋。」那老人應道：「是！是！」揭開鍋蓋，將餛飩拋入熱湯中，過不多時，便煮好了五碗，熱烘烘的端了上來。

　　陸大有倒很守規矩，第一碗先給二師兄勞德諾，第二碗給三師兄梁發，以下依次奉給四師兄施戴子，五師兄高根明，第五碗本該他自己吃的，他端起放在那少女面前，說道：「小師妹，你先吃。」那少女一直和他說笑，叫他六猴兒，但見他端過餛飩，卻站了起來，說道：「多謝師哥。」林平之在旁偷眼相瞧，心想多半他們師門規矩甚嚴，平時雖可說笑，卻不能廢了長幼的規矩。勞德諾等都吃了起來，那少女卻等陸大有及其他幾個師兄都有了餛飩，這才同吃。梁發問道：「二師哥，你剛才說到余觀主佔了福威鏢局，後來怎樣？」勞德諾道：「小師妹救了林少鏢頭後，本想暗中掇著方人智他們，俟機再將林震南夫婦救出。我勸她說：餘人彥當日對你無禮，林少鏢頭仗義出手，你感他的情，救他一命，已足以報答。青城派與福威鏢局是上代結下的怨仇，咱們又何必插手？小師妹依了。當下咱二人又回到福州城，只見十餘名青城弟子在福威鏢局前前後後嚴密把守。

　　「這可就奇了。鏢局中眾人早就一哄而散，連林震南夫婦也走了，青城派還忌憚什麼？我和小師妹猜不透其中緣由，好奇心起，便想去查看。我們想青城弟子守得如此把細，夜裡進去可不太容易，傍晚時分，便在他們換班吃飯之時，閃進菜園子躲了起來。「一進鏢局，只見許多青城弟子到處翻箱倒篋，鑽牆挖壁，幾乎將偌大一座福威鏢局從頭至尾都翻了一個身。鏢局中自有不少來不及攜去的金銀財寶，但這些人找到後隨手放在一旁，並不如何重視。我當時便想：他們是在找尋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那是什麼呢？」

　　三四個華山弟子齊聲道：「辟邪劍法的劍譜！」勞德諾道：「不錯，我和小師妹也這麼想。瞧這模樣，顯然他們佔了福威鏢局之後，便即大抄而特抄。眼見他們忙得滿頭大汗，擺明了是勞而無功。」

　　陸大有問道：「後來他們抄到了沒有？」勞德諾道：「我和小師妹都想看個水落石出，但青城派這些人東找西抄，連茅廁也不放過，我和小師妹實在無處可躲，只好溜走了。」五弟子高根明道：「二師哥，這次余滄海親自出馬，你看是不是有點兒小題大作？」

　　勞德諾道：「余觀主的師父曾敗在林遠圖的辟邪劍下，到底林震南是不肖子孫，還是強爺勝祖，外人不知虛實。余觀主如果單派幾名弟子來找回這個梁子，未免過於托大，他親自出馬，事先又督率眾弟子練劍，有備而發，倒也不算小題大作。不過我瞧他的神情，此番來到福州，報仇倒是次要，主旨卻是在得那部劍譜。」四弟子施戴子道：「二師哥，你在松風觀中見到他們齊練辟邪劍法，這路劍法既然會使了，又何必再去找尋這劍法的劍譜？說不定是找別的東西。」

　　勞德諾搖頭道：「不會。以余觀主這等高人，除了武功秘訣之外，世上更有什麼是他志在必得之物？後來在江西玉山，我和小師妹又見到他們一次。聽到余觀主在查問從浙江、廣東各地趕去報訊的弟子，問他們有沒有找到那東西，神色焦慮，看來大家都沒找到。」

　　施戴子仍是不解，搔頭道：「他們明明會使這路劍法，又去找這劍譜作甚？真是奇哉怪也！」勞德諾道：「四弟你倒想想，林遠圖當年既能打敗長青子，劍法自是極高明的了。可是長青子當時記在心中而傳下來的辟邪劍法固然平平無奇，而余觀主今日親眼目睹，林氏父子的武功更殊不足道。這中間一定有什麼不對頭的了。」施戴子問道：「什麼不對頭？」勞德諾道：「那自然是林家的辟邪劍法之中，另有一套訣竅，劍法招式雖然不過如此，威力卻極強大，這套訣竅，林震南就沒學到。」施戴子想了一會，點頭道：「原來如此。不過劍法口訣，都是師父親口傳授的。林遠圖死了幾十年啦，便是找到他的棺材，翻出他死屍來，也沒用了。」

　　勞德諾道：「本派的劍訣是師徒口傳，不落文字，別家別派的武功卻未必都這樣。」

　　施戴子道：「二師哥，我還是不明白。倘若在從前，他們要找辟邪劍法的秘訣是有道理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勝過辟邪劍法，自須明白其中的竅訣所在。可是眼下青城派將林震南夫婦都給捉了去，福威鏢局總局分局，也一古腦兒給他們挑得一乾二淨，還有什麼仇沒報？就算辟邪劍法之中真有秘訣，他們找了來又幹什麼？」

　　勞德諾道：「四弟，青城派的武功，比之咱們五嶽劍派怎麼樣？」施戴子道：「我不知道。」過了一會，又道：「恐怕不及罷？」勞德諾道：「是了。恐怕有所不及。你想，余觀主是何等心高氣傲之人，豈不想在武林中揚眉吐氣，出人頭地？要是林家的確另有秘訣，能將招數平平的辟邪劍法變得威力奇大，那麼將這秘訣用在青城劍法之上，卻又如何？」旋戴子呆了半晌，突然伸掌在桌上大力一拍，站起身來，叫道：「這才明白了！原來余滄海要青城劍法在武林之中無人能敵！」便在此時，只聽得街上腳步聲響，有一群人奔來，落足輕捷，顯是武林中人。眾人轉頭向街外望去，只見急雨之中有十餘人迅速過來。這些人身上都披了油布雨衣，奔近之時，看清楚原來是一群尼姑。當先的老尼姑身材甚高，在茶館前一站，大聲喝道：「令狐沖，出來！」勞德諾等一見此人，都認得這老尼姑道號定逸，是恆山白雲庵庵主，恆山派掌門定閒師太的師妹，不但在恆山派中威名甚盛，武林中也是誰都忌憚她三分，當即站起，一齊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勞德諾朗聲說道：「參見師叔。」定逸師太眼光在眾人臉上掠過，粗聲粗氣的叫道：「令狐沖躲到哪裡去啦？快給我滾出來。」聲音比男子漢還粗豪幾分。勞德諾道：「啟稟師叔，令狐師兄不在這兒。弟子等一直在此相候，他尚未到來。」

　　林平之尋思：「原來他們說了半天的大師哥名叫令狐沖。此人也真多事，不知怎地，卻又得罪這老尼姑了。」定逸目光在茶館中一掃，目光射到那少女臉上時，說道：「你是靈珊麼？怎地裝扮成這副怪相嚇人？」那少女笑道：「有惡人要和我為難，只好裝扮了避他一避。」

　　定逸哼了一聲，說道：「你華山派的門規越來越鬆了，你爹爹老是縱容弟子，在外面胡鬧，此間事情一了，我親自上華山來評這個理。」靈珊急道：「師叔，你可千萬別去。大師哥最近挨了爹爹三十下棍子，打得他路也走不動。你去跟爹爹一說，他又得挨六十棍，那不打死了他麼？」定逸道：「這畜生打死得愈早愈好。靈珊，你也來當面跟我撒謊！什麼令狐沖路也走不動？他走不動路，怎地會將我的小徒兒擄了去？」她此言一出，華山群弟子盡皆失色。靈珊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忙道：「師叔，不會的！大師哥再膽大妄為，也決計不敢冒犯貴派的師姊。定是有人造謠，在師叔面前挑撥。」定逸大聲道：「你還要賴？儀光，泰山派的人跟你說什麼來？」一個中年尼姑走上一步，說道：「泰山派的師兄們說，天松道長在衡陽城中，親眼見到令狐沖師兄，和儀琳師妹一起在一家酒樓上飲酒。那酒樓叫做麼回雁樓。儀琳師妹顯然是受了令狐沖師兄的挾持，不敢不飲，神情……神情甚是苦惱。跟他二人在一起飲酒的，還有那個……那個……無惡不作的田……田伯光。」定逸早已知道此事，此刻第二次聽到，仍是一般的暴怒，伸掌在桌上重重拍落，兩隻餛飩碗跳將起來，嗆啷啷數聲，在地下跌得粉碎。

　　華山群弟子個個神色十分尷尬。靈珊只急得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顫聲道：「他們定是撒謊，又不然……又不然，是天松師叔看錯了人。」定逸大聲道：「泰山派天松道人是什麼人，怎會看錯了人？又怎會胡說八道？令狐沖這畜生，居然去和田伯光這等惡徒為伍，墮落得還成什麼樣子？你們師父就算護犢不理，我可不能輕饒。這萬里獨行田伯光貽害江湖，老尼非為天下除此大害不可。只是我得到訊息趕去時，田伯光和令狐沖卻已挾制了儀琳去啦！我……我……到處找他們不到……」她說到後來，聲音已甚為嘶啞，連連頓足，歎道：「唉，儀琳這孩子，儀琳這孩子！」華山派眾弟子心頭怦怦亂跳，均想：「大師哥拉了恆山派門下的尼姑到酒樓飲酒，敗壞出家人的清譽，已然大違門規，再和田伯光這等人交結，那更是糟之透頂了。」隔了良久，勞德諾才道：「師叔，只怕令狐師兄和田伯光也只是邂逅相遇，並無交結。令狐師兄這幾日喝得醺醺大醉，神智迷糊，醉人幹事，作不得準……」定逸怒道：「酒醉三分醒，這麼大一個人，連是非好歹也不分麼？」勞德諾道：「是，是！只不知令狐師兄到了何處，師侄等急盼找到他，責以大義，先來向師叔磕頭謝罪，再行稟告我師父，重重責罰。」

　　定逸怒道：「我來替你們管師兄的嗎？」突然伸手，抓住了靈珊的手腕。靈珊腕上便如套上一個鐵箍，「啊」的一聲，驚叫出來，顫聲道：「師……師叔！」

　　定逸喝道：「你們華山派擄了我儀琳去。我也擄你們華山派一個女弟子作抵。你們把我儀琳放出來還我，我便也放了靈珊！」一轉身，拉了她便走。靈珊只覺上半身一片酸麻，身不由主，跌跌撞撞的跟著她走到街上。

　　勞德諾和梁發同時搶上，攔在定逸師太面前。勞德諾躬身道：「師叔，我大師兄得罪了師叔，難怪師叔生氣。只是這件事的確跟小師妹無關，還請師叔高抬貴手。」定逸喝道：「好，我就高抬貴手！」右臂抬起，橫掠了出去。勞德諾和梁發只覺一股極強的勁風逼將過來，氣為之閉，身不由主的向後直飛了出去。勞德諾背脊撞在茶館對面一家店舖的門板之上，喀喇一聲，將門板撞斷了兩塊。梁發卻向那餛飩擔飛了過去。眼見他勢將把餛飩擔撞翻，鍋中滾水濺得滿身都是，非受重傷不可。那賣餛飩的老人伸出左手，在梁發背上一托，梁發登時平平穩穩的站定。定逸師太回過頭來，向那賣餛飩的老人瞪了一眼，說道：「原來是你！」那老人笑道：「不錯，是我！師太的脾氣也忒大了些。」定逸道：「你管得著麼？」

　　便在此時，街頭有兩個人張著油紙雨傘，提著燈籠，快步奔來，叫道：「這位是恆山派的神尼麼？」

　　定逸道：「不敢，恆山定逸在此。尊駕是誰？」那二人奔到臨近，只見他們手中所提燈籠上都寫著「劉府」兩個紅字。當先一人道：「晚輩奉敝業師之命，邀請定逸師伯和眾位師姊，同到敝處奉齋。晚輩未得眾位來到衡山的訊息，不曾出城遠迎，恕罪恕罪。」說著便躬身行禮。定逸道：「不須多禮。兩位是劉三爺的弟子嗎？」那人道：「是。晚輩向大年，這是我師弟米為義，向師伯請安。」說著和米為義二人又恭恭敬敬的行禮。定逸見向米二人執禮甚恭，說道：「好，我們正要到府上拜訪劉三爺。」

　　向大年向著梁發等道：「這幾位是？」梁發道：「在下華山派梁發。」向大年歡然道：「原來是華山派梁三哥，久慕英名，請各位同到敝舍。我師父囑咐我們到處迎接各路英雄好漢，實因來的人多，簡慢之極，得罪了朋友，各位請罷。」勞德諾走將過來，說道：「我們本想會齊大師哥後，同來向劉三師叔請安道賀。」向大年道：「這位想必是勞二哥了。我師父常日稱道華山派岳師伯座下眾位師兄英雄了得，令狐師兄更是傑出的英才。令狐師兄既然未到，眾位先去也是一樣。」勞德諾心想：「小師妹給定逸師叔拉了去，看樣子是不肯放的了，我們只有陪她一起去。」便道：「打擾了。」向大年道：「眾位勞步來到衡山，那是給我們臉上貼金，怎麼還說這些客氣話？請！請！」定逸指著那賣餛飩的人道：「這一位你也請麼？」向大年朝那老人瞧了一會，突然有悟，躬身道：「原來雁蕩山何師伯到了，真是失禮，請，請何師伯駕臨敝舍。」他猜到這賣餛飩的老人是浙南雁蕩山高手何三七。此人自幼以賣餛飩為生，學成武功後，仍是挑著副餛飩擔遊行江湖，這副餛飩擔可是他的標記。他雖一身武功，但自甘淡泊，以小本生意過活，武林中人說起來都是好生相敬。天下市巷中賣餛飩的何止千萬，但既賣餛飩而又是武林中人，那自是非何三七不可了。何三七哈哈一笑，說道：「正要打擾。」將桌上的餛飩碗收拾了。勞德諾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何前輩莫怪。」何三七笑道：「不怪，不怪。你們來光顧我餛飩，是我衣食父母，何怪之有？九碗餛飩，十文錢一碗，一共九十文。」說著伸出了左掌。勞德諾好生尷尬，不知何三七是否開玩笑。定逸道：「吃了餛飩就給錢啊，何三七又沒說請客。」何三七笑道：「是啊，小本生意，現銀交易，至親好友，賒欠免問。」勞德諾道：「是，是！」卻也不敢多給，數了九十文銅錢，雙手恭恭敬敬的奉上。何三七收了，轉身向定逸伸出手來，說道：「你打碎了我兩隻餛飩碗，兩隻調羹，一共十四文，賠來。」定逸一笑，道：「小氣鬼，連出家人也要訛詐。儀光，賠了給他。」儀光數了十四文，也是雙手奉上。何三七接過，丟入餛飩擔旁直豎的竹筒之中，挑起擔子，道：「去罷！」

　　向大年向茶博士道：「這裡的茶錢，回頭再算，都記在劉三爺帳上。」那茶博士笑道：「哈，是劉三爺的客人，哈，我們請也請不到，哈，還算什麼茶錢？」

　　向大年將帶來的雨傘分給眾賓，當先領路。定逸拉著那華山派的少女靈珊，和何三七並肩而行。恆山派和華山派群弟子跟在後面。林平之心想：「我就遠遠的跟著，且看是否能混進劉正風的家裡。」眼見眾人轉過了街角，便即起身走到街角，見眾人向北行去，於是在大雨下挨著屋簷下走去。過了三條長街，只見左首一座大宅，門口點著四盞大燈籠，十餘人手執火把，有的張著雨傘，正忙著迎客。定逸、何三七等一行人進去後，又有好多賓客從長街兩頭過來。

　　林平之大著膽子，走到門口。這時正有兩批江湖豪客由劉門弟子迎著進門，林平之一言不發的跟了進去。迎賓的只道他也是賀客，笑臉迎人，道：「請進，奉茶。」踏進大廳，只聽得人聲喧嘩，二百餘人分坐各處，分別談笑。林平之心中一定，尋思：「這裡這麼多人，誰也不會來留心我，只須找到青城派的那些惡徒，便能查知我爹爹媽媽的所在了。」當下在廳角暗處一張小桌旁坐下，不久便有家丁送上清茶、麵點、熱毛巾。

　　他放眼打量，見恆山群尼圍坐在左側一桌，華山群弟子圍坐在其旁另一桌，那少女靈珊也坐在那裡，看來定逸已放開了她。但定逸和何三七卻不在其內。林平之一桌一桌瞧過去，突然間心中一震，胸口熱血上湧，只見方人智、於人豪二人和一群人圍坐在兩張桌旁，顯然都是青城派的弟子，但他父親和母親卻不在其間，不知給他們囚禁在何處。林平之又悲又怒，又是擔心，深恐父母已遭了毒手，只想坐到附近的座位去，偷聽他們說話，但轉念又想，好容易混到了這裡，倘若稍有輕舉妄動，給方人智他們瞧出了破綻，不但全功盡棄，且有殺身之禍。

　　正在這時，忽然門口一陣騷動，幾名青衣漢子抬著兩塊門板，匆匆進來。門板上臥著兩人，身上蓋著白布，布上都是鮮血。廳上眾人一見，都搶近去看。聽得有人說道：「是泰山派的！」「泰山派的天松道人受了重傷，還有一個是誰？」「是泰山掌門天門道人的弟子，姓遲的，死了嗎？」「死了，你看這一刀從前胸砍到後背，那還不死？」

　　眾人喧擾聲中，一死一傷二人都抬了後廳，便有許多人跟著進去。廳上眾人紛紛議論：「天松道人是泰山派的好手，有誰這樣大膽，居然將他砍得重傷？」「能將天松道人砍傷，自然是武功比他更高的好手。藝高人膽大，便沒什麼希奇！」大廳上眾人議論紛紛之中，向大年匆匆出來，走到華山群弟子圍坐的席上，向勞德諾道：「勞師兄，我師父有請。」勞德諾應道：「是！」站起身來，隨著他走向內室，穿過一條長廊，來到一座花廳之中。只見上首五張太師椅並列，四張倒是空的，只有靠東一張上坐著一個身材魁梧的紅臉道人，勞德諾知道這五張太師椅是為五嶽劍派的五位掌門人而設，嵩山、恆山、華山、衡山四劍派掌門人都沒到，那紅臉道人是泰山派的掌門天門道人。兩旁坐者十九位武林前輩，恆山派定逸師太，青城派余滄海，浙南雁蕩山何三七都在其內。下首主位坐著個身穿醬色繭綢袍子、矮矮胖胖、猶如財主模樣的中年人，正是主人劉正風。勞德諾先向主人劉正風行禮，再向天門道人拜倒，說道：「華山弟子勞德諾，叩見天門師伯。」

　　那天門道人滿臉煞氣，似是心中鬱積著極大的憤怒要爆炸出來，左手在太師椅的靠手上重重一拍，喝道：「令狐沖呢？」他這一句話聲音極響，當真便如半空中打了個霹靂。大廳上眾人遠遠聽到他這聲暴喝，盡皆聳然動容。那少女靈珊驚道：「三師哥，他們又在找大師哥啦。」梁發點了點頭，並不說話，過了一會，低聲道：「大家定些！大廳上各路英雄畢集，別讓人小覷了我華山派。」林平之心想：「他們又在找令狐沖啦。這個令狐老兒，闖下的亂子也真不少。」

　　勞德諾被天門道人這一聲積怒凝氣的大喝震得耳中嗡嗡作響，在地下跪了片刻，才站起來，說道：「啟稟師伯，令狐師兄和晚輩一行人在衡陽分手，約定在衡山城相會，同到劉師叔府上來道賀。他今天如果不到，料想明日定會來了。」天門道人怒道：「他還敢來？他還敢來？令狐沖是你華山派的掌門大弟子，總算是名門正派的人物。他居然去跟那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的採花大盜田伯光混在一起，到底幹什麼了？」勞德諾道：「據弟子所知，大師哥和田伯光素不相識。大師哥平日就愛喝上三杯，多半不知對方便是田伯光，無意間跟他湊在一起喝酒了。」天門道人一頓足，站起身來，怒道：「你還在胡說八道，給令狐沖這狗崽子強辯。天松師弟，你……你說給他聽，你怎麼受的傷？令狐沖識不識得田伯光？」

　　兩塊門板停在西首地下，一塊極上躺的是一具死屍，另一塊上臥著個長鬚道人，臉色慘白，鬍鬚上染滿了鮮血，低聲道：「今兒早上……我……我和遲師侄在衡陽……回雁……回雁樓頭，見到令狐沖……還有田伯光和一個小尼姑……」說到這裡，已喘不過氣來。劉正風道：「天松道兄，你不用再複述了，我將你剛才說過的話，跟他說便了。」轉頭向勞德諾道：「勞賢侄，你和令狐賢侄眾位同門遠道光臨，來向我道賀，我對岳師兄和諸位賢侄的盛情感激之至。只不知令狐賢侄如何跟田伯光那廝結識上了，咱們須得查明真相，倘若真是令狐賢侄的不是，咱們五嶽劍派本是一家，自當好好勸他一番才是……」

　　天門道人怒道：「什麼好好勸他！清理門戶，取其首級！」劉正風道：「岳師兄向來門規極嚴。在江湖上華山派向來是一等一的聲譽，只是這次令狐賢侄卻也太過分了些。」天門道人怒道：「你還稱他『賢侄』？賢，賢，賢，賢他個屁！」他一句話出口，便覺在定逸師太這女尼之前吐言不雅，未免有失自己一派大宗師的身份，但說也說了，已無法收回，「波」的一聲，怒氣沖沖的重重噓了口氣，坐入椅中。勞德諾道：「劉師叔，此事到底真相如何，還請師叔賜告。」劉正風道：「適才天松道兄說道：今日大清早，他和天門道兄的弟子遲百城賢侄上衡陽回雁樓喝酒，上得酒樓，便見到三個人坐在樓上大吃大喝。這三個人，便是淫賊田伯光，令狐師侄，以及定逸師太的高足儀琳小師父了。天松道兄一見，便覺十分礙眼，這三人他本來都不認得，只是從服色之上，得知一個是華山派弟子，一個是恆山派弟子。定逸師太莫惱，儀琳師侄被人強迫，身不由主，那是顯而易見的。天松道兄說，那田伯光是個三十來歲的華服男子，也不知此人是誰，後來聽令狐師侄說道：『田兄，你雖輕功獨步天下，但要是交上了倒霉的華蓋運，輕功再高，卻也逃不了。』他既姓田，又說輕功獨步天下，自必是萬里獨行田伯光了。天松道兄是個嫉惡如仇之人，他見這三人同桌共飲，自是心頭火起。」勞德諾應道：「是！」心想：「回雁樓頭，三人共飲，一個是惡名昭彰的淫賊，一個是出家的小尼姑，另一個卻是我們華山派大弟子，確是不倫不類之至。」

　　劉正風道：「他接著聽那田伯光道：『我田伯光獨往獨來，橫行天下，哪裡能顧忌得這麼多？這小尼姑嘛，反正咱們見也見到了，且讓她在這裡陪著便是……』」

　　劉正風說到這裡，勞德諾向他瞧了一眼，又瞧瞧天松道人，臉上露出懷疑之色。劉正風登時會意，說道：「天松道兄重傷之餘，自沒說得這般清楚連貫，我給他補上一些，但大意不錯。天松道兄，是不是？」天松道：「正……正是，不錯，不……不錯！」劉正風道：「當時遲百城賢侄便忍耐不住，拍桌罵道：『你是淫賊田伯光麼？武林中人人都要殺你而甘心，你卻在這裡大言不慚，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拔出兵刃，上前動手，不幸竟給田伯光殺了。少年英雄，命喪奸人之手，實在可惜。天松道兄隨即上前，他俠義為懷，殺賊心切，鬥了數百回合後，一不留神，竟給田伯光使卑鄙手段，在他胸口砍了一刀。其後令狐師侄卻仍和田伯光那淫賊一起坐著喝酒，未免有失我五嶽劍派結盟的義氣。天門道兄所以著惱，便是為此。」天門道人怒道：「什麼五嶽結盟的義氣，哼，哼！咱們學武之人，這是非之際，總得分個明白，和這樣一個淫賊……這樣一個淫賊……」氣得臉如巽血，似乎一叢長鬚中每一根都要豎將起來，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師父，弟子有事啟稟。」天門道人聽得是徒兒聲音，便道：「進來！什麼事？」一個三十來歲、英氣勃勃的漢子走了進來，先向主人劉正風行了一禮，又向其餘眾前輩行禮，然後轉向天門道人說道：「師父，天柏師叔傳了訊息來，說道他率領本門弟子，在衡陽搜尋田伯光、令狐沖兩個淫賊，尚未見到蹤跡……」勞德諾聽他居然將自己大師哥也歸入「淫賊」之列，大感臉上無光，但大師哥確是和田伯光混在一起，又有什麼法子？只聽那泰山派弟子續道：「但在衡陽城外，卻發現了一具屍體，小腹上插著一柄長劍，那口劍是令狐沖那淫賊的……」天門道人急問：「死者是誰？」那人的眼光轉向余滄海，說道：「是余師叔門下的一位師兄，當時我們都不識得，這屍首搬到了衡山城裡之後，才有人識得，原來是羅人傑羅師兄……」余滄海「啊」的一聲，站了起來，驚道：「是人傑？屍首呢？」只聽得門外有人接口道：「在這裡。」余滄海極沉得住氣，雖然乍聞噩耗，死者又是本門「英雄豪傑」四大弟子之一的羅人傑，卻仍然不動聲色，說道：「煩勞賢侄，將屍首抬了進來。」門外有人應道：「是！」兩個人抬著一塊門板，走了進來。那兩人一個是衡山派弟子，一個是青城派弟子。只見門板上那屍體的腹部插著一柄利劍。這劍自死者小腹插入，斜刺而上。一柄三尺長劍，留在體外的不足一尺，顯然劍尖已插到了死者的咽喉，這等自下而上的狠辣招數，武林中倒還真少見。余滄海喃喃的道：「令狐沖，哼，令狐沖，你……你好辣手。」那泰山派弟子說道：「天柏師叔派人帶了訊來，說道他還在搜查兩名淫賊，最好這裡的師伯、師叔們有一兩位前去相助。」定逸和余滄海齊聲道：「我去！」

　　便在此時，門外傳進來一個嬌嫩的聲音，叫道：「師父，我回來啦！」定逸臉色斗變，喝道：「是儀琳？快給我滾進來！」

　　眾人目光一齊望向門口，要瞧瞧這個公然與兩個萬惡淫賊在酒樓上飲酒的小尼姑，到底是怎麼一個人物。門簾掀處，眾人眼睛陡然一亮，一個小尼姑悄步走進花廳，但見她清秀絕俗，容色照人，實是一個絕麗的美人。她還只十六七歲年紀，身形婀娜，雖裹在一襲寬大緇衣之中，仍掩不住窈窕娉婷之態。她走到定逸身前，盈盈倒拜，叫道：「師父……」兩字一出口，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定逸沉著臉道：「你做……你做的好事？怎地回來了？」儀琳哭道：「師父，弟子這一次……這一次，險些兒不能再見著你老人家了。」她說話的聲音十分嬌媚，兩隻纖纖小手抓住了定逸的衣袖，白得猶如透明一般。人人心中不禁都想：「這樣一個美女，怎麼去做了尼姑？」

　　余滄海只向她瞥了一眼，便不再看，一直凝視著羅人傑屍體上的那柄利劍，見劍柄上飄著青色絲穗，近劍柄處的鋒刃之上，刻著「華山令狐沖」五個小字。他目光轉處，見勞德諾腰間佩劍一模一樣，也是飄著青色絲穗，突然間欺身近前，左手疾伸，向他雙目插了過去，指風凌厲，剎那間指尖已觸到他眼皮。勞德諾大驚，急使一招「舉火撩天」，高舉雙手去格。余滄海一聲冷笑，左手轉了個極小的圈子，已將他雙手抓在掌中，跟著右手伸出，刷的一聲，拔出了他腰間長劍。勞德諾雙手入於彼掌，一掙之下，對方屹然不動，長劍的劍尖卻已對準了自己胸口，驚呼：「不……不關我事！」余滄海看那劍刃，見上面刻著「華山勞德諾」五字，字體大小，與另一柄劍上的全然相同。他手腕一沉，將劍尖指著勞德諾的小腹，陰森森的道：「這一劍斜刺而上，是貴派華山劍法的什麼招數？」勞德諾額頭冷汗涔涔而下，顫聲道：「我……我們華山劍法沒……沒這一招。」余滄海尋思：「致人傑於死這一招，長劍自小腹刺入，劍尖直至咽喉，難道令狐沖俯下身去，自下而上的反刺？他殺人之後，又為什麼不拔出長劍，故意留下證據？莫非有意向青城派挑釁？」忽聽得儀琳說道：「余師伯，令狐大哥這一招，多半不是華山劍法。」余滄海轉過身來，臉上猶似罩了一層寒霜，向定逸師太道：「師太，你倒聽聽令高徒的說話，她叫這惡賊作什麼？」定逸怒道：「我沒耳朵麼？要你提醒。」她聽得儀琳叫令狐沖為「令狐大哥」，心頭早已有氣，余滄海只須遲得片刻說這句話，她已然開口大聲申斥，但偏偏他搶先說了，言語又這等無禮，她便反而轉過來回護徒兒，說道：「她順口這麼叫，又有什麼干係？我五嶽劍派結義為盟，五派門下，都是師兄弟、師姊妹，有什麼希奇了？」

　　余滄海笑道：「好，好！」丹田中內息上湧，左手內力外吐，將勞德諾推了出去，砰的一聲，重重撞在牆上，屋頂灰泥登時簌簌而落，喝道：「你這傢伙難道是好東西了？一路上鬼鬼祟祟的窺探於我，存的是什麼心？」

　　勞德諾給他這麼一推一撞，五臟六腑似乎都要翻了轉來，伸手在牆上強行支撐，只覺雙膝酸軟得猶如灌滿了黑醋一般，只想坐倒在地，勉力強行撐住，聽得余滄海這麼說，暗暗叫苦：「原來我和小師妹暗中察看他們行跡，早就給這老奸巨猾的矮道士發覺了。」定逸道：「儀琳，跟我來，你怎地失手給他們擒住，清清楚楚的給師父說。」說著拉了她手，向廳外走去。眾人心中都甚明白，這樣美貌的一個個尼姑，落入了田伯光這採花淫賊手中，哪裡還能保得清白？其中經過情由，自不便在旁人之前吐露，定逸師太是要將她帶到無人之處，再行詳細查問。突然間青影一晃，余滄海閃到門前，擋住了去路，說道：「此事涉及兩條人命，便請儀琳小師父在此間說。」他頓了一頓，又道：「遲百城賢侄，是五嶽劍派中人。五派門下，大家都是師兄弟，給令狐衝殺了，泰山派或許不怎麼介意。我這徒兒羅人傑，可沒資格跟令狐沖兄弟相稱。」

　　定逸性格剛猛，平日連大師姊定靜、掌門師姊定閒，也都容讓她三分，如何肯讓余滄海這般擋住去路，出言譏刺？聽了這幾句話後，兩條淡淡的柳眉登即向上豎起。劉正風素知定逸師太脾氣暴躁，見她雙眉這麼一豎，料想便要動手。她和余滄海都是當今武林中一流高手，兩人一交上手，事情可更鬧得大了，急忙搶步上前，一揖到地，說道：「兩位大駕光臨劉某舍下，都是在下的貴客，千萬衝著我這小小面子，別傷了和氣。都是劉某招呼不周，請兩位莫怪。」說著連連作揖。定逸師太哈的一聲笑，說道：「劉三爺說話倒也好笑，我自生牛鼻子的氣，跟你有什麼相干？他不許我走，我偏要走。他若不攔著我的路，要我留著，倒也可以。」

　　余滄海對定逸原也有幾分忌憚，和她交手，並無勝算，而且她師姊定閒雖為人隨和，武功之高，卻是眾所周知，今日就算勝了定逸，她掌門師姊決不能撇下不管，這一得罪了恆山派，不免後患無窮，當即也是哈哈一笑，說道：「貧道只盼儀琳小師父向大夥兒言明真相。余滄海是什麼人，豈敢阻攔恆山派白雲庵主的道路？」說著身形一晃，歸位入座。定逸師太道：「你知道就好。」拉著儀琳的手，也回歸己座，問道：「那一天跟你失散後，到底後來事情怎樣？」她生怕儀琳年幼無知，將貽羞師門之事也都說了出來，忙加上一句：「只揀要緊的說，沒相干的，就不用囉唆。」儀琳應道：「是！弟子沒做什麼有違師訓之事，只是田伯光這壞人，這壞人……他……他……他……」定逸點頭道：「是了，你不用說了，我都知道。我定當殺田伯光和令狐沖那兩個惡賊，給你出氣……」

　　儀琳睜著清亮明澈的雙眼，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說道：「令狐大哥？他……他……」突然垂下淚來，嗚咽道：「他……他已經死了！」眾人聽了，都是一驚。天門道人聽說令狐沖已死，怒氣登時消滅，大聲問道：「他怎麼死的，是誰殺死他的？」儀琳道：「就是這……這個青城派的……的壞人。」伸手指著羅人傑的屍體。余滄海不禁感到得意，心道：「原來令狐沖這惡棍竟是給人傑殺的。如此說來，他二人是拚了個同歸於盡。好，人傑這孩子，我早知他有種，果然沒墮了我青城派的威名。」他瞪視儀琳，冷笑道：「你五嶽劍派的都是好人，我青城派的便是壞人了？」儀琳垂淚道：「我……我不知道，我不是說你余師伯，我只是說他。」說著又向羅人傑的屍身一指。

　　定逸向余滄海道：「你惡狠狠的嚇唬孩子做什麼？儀琳，不用怕，這人怎麼壞法，你都說出來好了。師父在這裡，有誰敢為難你？」說著向余滄海白了一眼。

　　余滄海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小師父，你敢奉觀音菩薩之名，立一個誓嗎？」他怕儀琳受了師父的指使，將羅人傑的行為說得十分不堪，自己這弟子既已和令狐沖同歸於盡，死無對證，便只有聽儀琳一面之辭了。

　　儀琳道：「我對師父決計不敢撒謊。」跟著向外跪倒，雙手合十，垂眉說道：「弟子儀琳，向師父和眾位師伯叔稟告，決不敢有半句不盡不實的言語。觀世音菩薩神通廣大，垂憐鑒察。」眾人聽她說得誠懇，又是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都對她心生好感。一個黑鬚書生一直在旁靜聽，一言不發，此時插口說道：「小師父既這般立誓，自是誰也信得過的。」定逸道：「牛鼻子聽見了嗎？聞先生都這般說，還有什麼假的？」她知這須生姓聞，人人都叫他聞先生，叫什麼名字，她卻不知，只知他是陝南人，一對判官筆出神入化，是點穴打穴的高手。眾人目光都射向儀琳臉上，但見她秀色照人，恰似明珠美玉，純淨無瑕，連余滄海也想：「看來這小尼姑不會說謊。」花廳上寂靜無聲，只候儀琳開口說話。

　　只聽她說道：「昨日下午，我隨了師父和眾師姊去衡陽，行到中途，下起雨來，下嶺之時，我腳底一滑，伸手在山壁上扶了一下，手上弄得滿是泥濘青苔。到得嶺下，我去山溪裡洗手，突然之間，溪水中在我的影子之旁，多了一個男子的影子。我吃了一驚，急忙站起，背心上一痛，已被他點中了穴道。我害怕得很，想要呼叫師父來救我，但已叫不出聲來。那人將我身子提起，走了幾丈，放在一個山洞之中。我心裡害怕之極，偏偏動不了，又叫不出聲。過了好一會，聽得三位師姊分在三個地方叫我：『儀琳，儀琳，你在哪裡？』那人只是笑，低聲道：『他們倘若找到這裡，我一起都捉了！』三位師姊到處找尋，又走回了頭。

　　「隔了好一會，那人聽得我三位師姊已去遠了，便拍開了我的穴道。我當即向山洞外逃走，哪知這人的身法比我快得多，我急步外沖，沒想到他早已擋在山洞口，我一頭撞在他的胸口。他哈哈大笑，說道：『你還逃得了麼？』我急忙後躍，抽出長劍，便想向他刺去，但想這人也沒傷害我，出家人慈悲為本，何苦傷他性命？我佛門中殺生是第一大戒，因此這一劍就沒刺出。我說：『你攔住我幹什麼？你再不讓開，我這劍就要……刺傷你了。』「那人只是笑，說道：『小師父，你良心倒好。你捨不得殺我，是不是？』我說：『我跟你無怨無仇，何必殺你？』那人道：『那很好啊，那麼坐下來談談。』我說：『師父師姊在找我呢，再說，師父不許我隨便跟男人說話。』那人道：『你說都說了，多說幾句，少說幾句，又有什麼分別？』我說：『快讓開罷，你知不知道我師父是很厲害的？她老人家見到你這樣無禮，說不定把你兩條腿也打斷了。』他說：『你要打斷我兩條腿，我就讓你打。你師父嘛，她這樣老，我可沒胃口。』……」定逸喝道：「胡鬧！這些瘋話，你也記在心裡。」

　　眾人無不忍俊不禁，只是礙著定逸師太，誰也不敢露出半點笑容，人人苦苦忍住。

　　儀琳道：「他是這樣說的啊。」定逸道：「好啦，這些瘋話，無關緊要，不用提了，你只說怎麼撞到華山派的令狐沖。」儀琳道：「是。那個人又說了許多話，只是不讓我出去，說我……我生得好看，要我陪他睡……」定逸喝道：「住嘴！小孩子家口沒遮攔，這些話也說得的？」儀琳道：「是他說的，我可沒答應啊，也沒陪他睡覺……」定逸喝聲更響：「住口！」便在此時，抬著羅人傑屍身進來的那名青城派弟子再也忍耐不住，終於哈的一聲笑了出來。定逸大怒，抓起幾上茶碗，一揚手，一碗熱茶便向他潑了過去，這一潑之中，使上了恆山派嫡傳內力，既迅且准，那弟子不及閃避，一碗熱茶都潑在臉上，只痛得哇哇大叫。

　　余滄海怒道：「你的弟子說得，我的弟子便笑不得？好不橫蠻！」定逸師太斜眼道：「恆山定逸橫蠻了幾十年啦，你今日才知？」說著提起那只空茶碗，便欲向余滄海擲去。余滄海正眼也不向她瞧，反而轉過了身子。定逸師太見他一番有恃無恐的模樣，又素知青城派掌門人武功了得，倒也不敢造次，緩緩放下茶碗，向儀琳道：「說下去！那些沒要緊的話，別再囉唆。」儀琳道：「是了，師父。我要從山洞中出來，那人卻一定攔著不放。眼看天色黑了，我心裡焦急得很，提劍便向他刺去。師父，弟子不敢犯殺戒，不是真的要殺他，不過想嚇他一嚇。我使的是一招『金針渡劫』，不料他左手伸了過來，抓向我……我身上，我吃了一驚，向旁閃避，右手中的長劍便給他奪了去。那人武功好生厲害，右手拿著劍柄，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劍尖，只輕輕一扳，卡的一聲，便將我這柄劍扳斷了一寸來長的一截。」定逸道：「板斷了一寸來長的一截？」儀琳道：「是！」定逸和天門道人對望一眼，均想：「那田伯光若將長劍從中折斷，那是毫不希奇，但以二指之力，扳斷一柄純鋼劍寸許一截，指力實是非同小可。」天門道人一伸手，從一名弟子腰間拔出一柄長劍，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劍尖，輕輕一扳，卜的一聲，扳斷了寸許長的一截，問道：「是這樣麼？」儀琳道：「是。原來師伯也會！」天門道人哼的一聲，將斷劍還入弟子劍鞘，左手在幾上一拍，一段寸許來長的斷劍頭平平嵌入了幾面。儀琳喜道：「師伯這一手好功夫，我猜那惡人田伯光一定不會了。」突然間神色黯然，垂下眼皮，輕輕歎息了一聲，說道：「唉，可惜師伯那時沒在，否則令狐大哥也不會身受重傷了。」天門道人道：「什麼身受重傷？你不是說他已經死了麼？」儀琳道：「是啊，令狐大哥因為身受重傷，才會給青城派那個惡人羅人傑害死。」余滄海聽她稱田伯光為「惡人」，稱自己的弟子也是「惡人」，竟將青城門下與那臭名昭彰的淫賊相提並論，不禁又哼了一聲。眾人見儀琳一雙妙目之中淚水滾來滾去，眼見便要哭出聲來，一時誰也不敢去問她。天門道人、劉正風、聞先生、何三七一干長輩，都不自禁的對她心生愛憐之意，倘若她不是出家的尼姑，好幾個人都想伸手去拍拍她背脊、摸摸她頭頂的加以慰撫了。儀琳伸衣袖拭了拭眼淚，哽咽道：「那惡人田伯光只是逼我，伸手扯我衣裳。我反掌打他，兩隻手又都被他捉住了。就在這時候，洞外忽然有人笑了起來，哈哈哈，笑三聲，停一停，又笑三聲。田伯光厲聲問道：『是誰？』外面那人又哈哈哈的連笑了三次。田伯光罵道：『識相的便給我滾得遠遠地。田大爺發作起來，你可沒命啦！』那人又是哈哈哈的笑了三聲。田伯光不去理他，又來扯我的衣裳，山洞外那人卻又笑了起來。那人一笑，田伯光就發怒，我真盼那人快來救我。可是那人知道田伯光厲害，不敢進洞，只是在山洞外笑個不停。「田伯光就破口罵人，點了我的穴道，呼的一聲，竄了出去，但那人早就躲了起來。田伯光找了一會找不到，又回進洞來，剛走到我身邊。那人便在山洞外哈哈哈的笑了起來。我覺得有趣，忍不住也笑了出來。」

　　定逸師太橫了她一眼，斥道：「自己正在生死關頭，虧你還笑得出？」儀琳臉上微微一紅，道：「是，弟子也想不該笑的，不過當時不知怎的，竟然便笑了。田伯光伏下身子，悄悄走到洞口，只待他再笑，便衝了出去。可是洞外那人機警得很，卻也下發出半點聲息，田伯光一步步的往外移，我想那人倘若給他擒住，可就糟了，眼見田伯光正要衝出去，我便叫了起來：『小心，他出來啦！』那人在遠處哈哈哈的笑了三聲，說道：『多謝你，不過他追不上我。他輕身功夫不行。』」眾人均想，田伯光號稱「萬里獨行」，輕身功夫之了得，江湖上素來大大有名，那人居然說他「輕身功夫不行」，自是故意要激怒於他。儀琳續道：「田伯光這惡人突然回身，在我臉上重重扭了一把，我痛得大叫，他便竄了出去，叫道：『狗賊，你我來比比輕身功夫！』哪知道這一下他可上了當。原來那人早就躲在山洞旁邊，田伯光一衝出，他便溜了進來，低聲道：『別怕，我來救你。他點了你哪裡的穴道？』我說：『是右肩和背心，好像是「肩貞」「大椎」！你是哪一位？』他說：『解了穴道再說。』便伸手替我在肩貞與大椎兩穴推宮過血。

　　「多半我說的穴位不對，那人雖用力推拿，始終解不開，耳聽得田伯光呼嘯連連，又追回來了。我說：『你快逃，他一回來，可要殺死你了。』他說：『五嶽劍派，同氣連枝。師妹有難，焉能不救？』」定逸問道：「他也是五嶽劍派的？」

　　儀琳道：「師父，他就是令狐沖令狐大哥啊。」定逸和天門道人、余滄海、何三七、聞先生、劉正風等都「哦」了一聲。勞德諾吁了口長氣。眾人中有些本已料到這人或許便是令狐沖，但總要等儀琳親口說出，方能確定。儀琳道：「耳聽得田伯光嘯聲漸近，令狐大哥道：『得罪！』將我抱起，溜出山洞，躲在草叢裡。剛剛躲好，田伯光便奔進山洞，他找不到我，就大發脾氣，破口大罵，罵了許多難聽的話，我也不懂是什麼意思。他提了我那柄斷劍，在草叢中亂砍，幸好這天晚上下雨，星月無光，他瞧不見我們，但他料想我們逃不遠，一定躲在附近，因此不停手的砍削。有一次險得不得了，一劍從我頭頂掠過，只差得幾寸。他砍了一會，口中只是咒罵，向前砍削，一路找了過去。「忽然之間，有些熱烘烘的水點一滴滴的落在臉上，同時我聞到一陣陣血腥氣。我吃了一驚，低聲問：『你受了傷麼？』令狐大哥伸手按住我嘴，過了好一會，聽得田伯光砍草之聲越去越遠，他才低聲道：『不礙事。』放開了手。可是流在我臉上的熱血越來越多。我說：『你傷得很厲害，須得止血才好。我有「天香斷續膠」。』他道：『別出聲，一動就給那廝發覺了！』伸手按住了自己傷口。過了一會，田伯光又奔了回來，叫道：『哈哈，原來在這裡，我瞧見啦。站起身來！』我聽得田伯光說已瞧見了我們，心中只是叫苦，便想站起身來，只是腿上動彈不得……」定逸師太道：「你上了當啦，田伯光騙你們的，他可沒瞧見你。」儀琳道：「是啊。師父，當時你又不在那裡，怎麼知道？」定逸道：「哪有什麼難猜？他倘若真的瞧見了你們，過來一劍將令狐沖砍死便是，又何必大叫大嚷？可見令狐沖這小子也沒見識。」儀琳搖頭道：「不，令狐大哥也猜到了的。他一伸手便按住了我嘴，怕我驚嚇出聲。田伯光叫嚷了一會，不聽到聲音，又去砍草找尋。令狐大哥待他去遠，低聲道：『師妹，咱們若能再挨得半個時辰，你被封的穴道上氣血漸暢，我就可以給你解開。只是田伯光那廝一定轉頭又來，這一次恐怕再難避過。咱們索性冒險，進山洞躲一躲。』」

　　儀琳說到這裡，聞先生、何三七、劉正風三人不約而同的都擊了一下手掌。聞先生道：「好，有膽，有識！」儀琳道：「我聽說再要進山洞去，很是害怕，但那時我對令狐大哥已很欽佩，他既這麼說，總是不錯的，便道：『好！』他又抱起我，竄進山洞，將我放在地下。我說：『我衣袋裡有天香斷續膠，是治傷的靈藥，請你……請你取出來敷上傷口。』他道：『現在拿不大方便，等你手足能動之後，再給我罷。』他拔劍割下了一幅衣袖，縛在左肩。這時我才明白，原來他為了保護我，躲在草叢中之時，田伯光一劍砍在他的肩頭，他一動不動，一聲不哼，黑暗之中，田伯光居然沒發覺。我心裡難過，不明白取藥有什麼不方便……」

　　定逸哼了一聲，道：「如此說來，令狐衝倒是個正人君子了。」儀琳睜大了一雙明亮的妙目，露出詫異神色，說道：「令狐大哥自然是一等一的好人。他跟我素不相識，居然不顧自己安危，挺身而出，前來救我。」

　　余滄海冷冷的道：「你跟他雖然素不相識，他可多半早就見過你的面了，否則焉有這等好心？」言下之意自是說，令狐沖為了她異乎尋常的美貌，這才如此的奮不顧身。儀琳道：「不，他說從未見過我。令狐大哥決不會對我撒謊，他決計不會！」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果決，聲音雖然溫柔，卻大有斬釘截鐵之意。眾人為她一股純潔的堅信之意所動，無不深信。余滄海心想：「令狐沖這廝大膽狂妄，如此天不怕、地不怕的胡作非為，既然不是為了美色，那麼定是故意去和田伯光鬥上一鬥，好在武林中大出風頭。」

　　儀琳續道：「令狐大哥紮好自己傷口後，又在我肩頭和背心的穴道上給我推宮過血。過不多時，便聽得洞外刷刷刷的聲響越來越近，田伯光揮劍在草叢中亂砍，走到了山洞門口。我的心怦怦大跳，只聽他走進洞來，坐在地上，一聲不響。我屏住了呼吸，連氣也不敢透一口。突然之間，我肩頭一陣劇痛，我出其不意，禁不住低呼了一聲。這一下可就糟了，田伯光哈哈大笑，大踏步向我走來。令狐大哥蹲在一旁，仍是不動。田伯光笑著說：『小綿羊，原來還是躲在山洞裡。』伸手來抓我，只聽得嗤的一聲響，他被令狐大哥刺中了一劍。「田伯光一驚，斷劍脫手落地。可惜令狐大哥這一劍沒刺中他要害，田伯光向後急躍，拔出了腰間佩刀，便向令狐大哥砍去，噹的一聲響，刀劍相交，兩個人便動起手來。他們誰也瞧不見誰，錚錚錚的拆了幾招，兩個人便都向後躍開。我只聽到他二人的呼吸之聲，心中怕得要命。」

　　天門道人插口問道：「令狐沖和他鬥了多少回合？」儀琳道：「弟子當時嚇得糊塗了，實在不知他二人鬥了多久。只聽得田伯光笑道：『啊哈，你是華山派的！華山劍法，非我敵手。你叫什麼名字？』令狐大哥道：『五嶽劍派，同氣連枝，華山派也好，恆山派也好，都是你這淫賊的對頭……』他話未說完，田伯光已攻了上去，原來他要引令狐大哥說話，好得知他處身的所在。兩人交手數合。令狐大哥『啊』的一聲叫，又受了傷。田伯光笑道：『我早說華山劍法不是我對手，便是你師父岳老兒親來，也鬥我不過。』令狐大哥卻不再睬他。「先前我肩頭一陣劇痛，原來是肩上的穴道解了，這時背心的穴道又痛了幾下，我支撐著慢慢爬起，伸手想去摸地下那柄斷劍。令狐大哥聽到了聲音，喜道：『你穴道解開了，快走，快走。』我說：『華山派的師兄，我和你一起跟這惡人拚了！」他說：『你快走！我們二人聯手，也打他不過。』田伯光笑道：『你知道就好！何必枉自送了性命？喂，我倒佩服你是條英雄好漢，你叫什麼名字？』令狐大哥道：『你問我尊姓大名，本來說給你知，卻也不妨。但你如此無禮詢問，老子睬也不來睬你。』師父，你說好笑不好笑？令狐大哥又不是他爹爹，卻自稱是他『老子』。」

　　定逸哼了一聲，道：「這是市井中的粗口俗語，又不是真的『老子』！」儀琳道：「啊，原來如此。令狐大哥道：『師妹，你快到衡山城去，咱們許多朋友都在那邊，諒這惡賊不敢上衡山城找你。』我道：『我如出去，他殺死了你怎麼辦？』令狐大哥道：『他殺不了我的！我纏住他，你還不快走！啊喲！』乒乓兩聲，兩人刀劍相交，令狐大哥又受了一處傷，他心中急了，叫道：『你再不走，我可要開口罵你啦！』這時我已摸到了地下的斷劍，叫道：『咱們兩人打他一個。』田伯光笑道：『再好沒有！田伯光隻身單刀，會鬥華山、恆山兩派。』

　　「令狐大哥真的罵起我來，叫道：『不懂事的小尼姑，你簡直糊塗透頂，還不快逃！你再不走，下次見到你，我打你老大的耳括子！』田伯光笑道：『這小尼姑捨不得我，她不肯走！』令狐大哥急了，叫道：『你到底走不走？』我說：『不走！』令狐大哥道：『你再不走，我可要罵你師父啦！定閒這老尼姑是個老糊塗，教了你這小糊塗出來。』我說：『定閒師伯不是我師父。』他說：『好，那麼我就罵定靜師太！』我說：『定靜師伯也不是我師父。』他道：『呸！你仍然不走！我罵定逸這老糊塗……』」定逸臉色一沉，模樣十分難看。

　　儀琳忙道：「師父，你別生氣，令狐大哥是為我好，並不是真的要罵你。我說：『我自己糊塗，可不是師父教的！』突然之間，田伯光欺向我身邊，伸指向我點來。我在黑暗中揮劍亂砍，才將他逼退。「令狐大哥叫道：『我還有許多難聽的話，要罵你師父啦，你怕不怕？』我說：『你別罵，咱們一起逃吧！』令狐大哥道：『你站在我旁邊，礙手礙腳，我最厲害的華山劍法使不出來，你一出去，我便將這惡人殺了。』田伯光哈哈大笑，道：『你對這小尼姑倒是多情多義，只可惜她連你姓名也不知道。』我想這惡人這句話倒是不錯，便道：『華山派的師兄，你叫什麼名字呢？我去衡山跟師父說，說是你救了我性命。』令狐大哥道：『快走，快走！怎地這等囉唆？我姓勞，名叫勞德諾！』」勞德諾聽到這裡，不由得一怔：「怎麼大師哥冒我的名？」聞先生點頭道：「這令狐沖為善而不居其名，原是咱們俠義道的本色。」定逸師太向勞德諾望了一眼，自言自語：「這令狐沖好生無禮，膽敢罵我，哼，多半是他怕我事後追究，便將罪名推在別人頭上。」向勞德諾瞪眼道：「喂，在那山洞中罵我老糊塗的，就是你了，是不是？」勞德諾忙躬身道：「不，不！弟子不敢。」劉正風微笑道：「定逸師太，令狐沖冒他師弟勞德諾之名，是有道理的。這位勞賢侄帶藝投師，輩份雖低，年紀卻已不小，鬍子也這麼大把了，他足可做得儀琳師侄的祖父。」

　　定逸登時恍然，才知令狐沖是為了顧全儀琳。其時山洞中一團漆黑，互不見面，儀琳脫身之後，說起救她的是華山派勞德諾，此人是這麼一個乾癟老頭子，旁人自無閒言閒語，這不但保全了儀琳的清白聲名，也保全了恆山派的威名，言念及此，不由得臉上露出了一絲笑意，點頭道：「這小子想得周到。儀琳，後來怎樣？」

　　儀琳道：「那時我仍然不肯走，我說：『勞大哥，你為救我而涉險，我豈能遇難先遁？師父如知我如此沒同道義氣，定然將我殺了。師父平日時時教導，我們恆山派雖然都是女流之輩，在這俠義份上，可不能輸給了男子漢。』」定逸拍掌叫道：「好，好，說得是！咱們學武之人，要是不顧江湖義氣，生不如死，不論男女，都是一樣。」眾人見她說這幾句話時神情豪邁，均道：「這老尼姑的氣概，倒是不減鬚眉。」儀琳續道：「可是令狐大哥卻大罵起來，說道：『混帳王八蛋的小尼姑，你在這裡囉哩囉唆，教我施展不出華山派天下無敵的劍法來，我這條老命，注定是要送在田伯光手中了。原來你和田伯光串通了，故意來陷害於我。我勞德諾今天倒霉，出門遇見尼姑，而且是個絕子絕孫、絕他媽十八代子孫的混帳小尼姑，害得老子空有一身無堅不摧、威力奇大的絕妙劍法，卻怕凌厲劍風帶到這小尼姑身上，傷了她性命，以致不能使將出來。罷了，罷了，田伯光，你一刀砍死我罷，我老頭子今日是認命啦！』」眾人聽得儀琳口齒伶俐，以清脆柔軟之音，轉述令狐沖這番粗俗無賴的說話，無不為之莞爾。

　　只聽她又道：「我聽他這麼說，雖知他罵我是假，但想我武藝低微，幫不了他忙，在山洞中的確反而使他礙手礙腳，施展不出他精妙的華山劍法來……」

　　定逸哼了一聲道：「這小子胡吹大氣！他華山劍法也不過如此，怎能說是天下無故？」

　　儀琳道：「師父，他是嚇唬嚇唬田伯光，好叫他知難而退啊。我聽他越罵越凶，只得說道：『勞大哥，我去了！後會有期。』他罵道：『滾你媽的臭鴨蛋，給我滾得越遠越好！一見尼姑，逢賭必輸，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你，以後也永遠不見你。老子生平最愛賭錢，再見你幹什麼？』」

　　定逸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厲聲道：「這小子好不混蛋！那時你還不走？」儀琳道：「我怕惹他生氣，只得走了，一出山洞，就聽得洞裡乒乓乒乓兵刃相交之聲大作。我想倘若那惡人田伯光勝了，他又會來捉我，若是那位『勞大哥』勝了，他出洞來見到了我，只怕害得他『逢賭必輸』，於是我咬了咬牙，提氣疾奔，想追上你老人家，請你去幫著收拾田伯光那惡人。」定逸「嗯」的一聲，點了點頭。

　　儀琳突然問道：「師父，令狐大哥後來不幸喪命，是不是因為……因為見到了我，這才運氣不好？」

　　定逸怒道：「什麼『一見尼姑，逢賭必輸』，全是胡說八道的鬼話，那也是信得的？這裡這許多人，都見到了我們師徒啦，難道他們一個個運氣都不好？」

　　眾人聽了都臉露微笑，卻誰都不敢笑出聲來。儀琳道：「是。我奔到天明時，已望見了衡陽城，心中略定，尋思多半可以在衡陽見到師父，哪知就在此時，田伯光又追了上來。我一見到他，腳也軟了，奔不幾步，便給他抓住了。我想他既追到這裡，那位華山派的勞大哥定在山洞中給他害死了，心中說不出的難受。田伯光見道上行人很多，倒也不敢對我無禮，只說：『你乖乖的跟著我，我便不對你動手動腳。如果倔強不聽話，我即刻把你衣服剝個精光，教路上這許多人都笑話你。』我嚇得不敢反抗，只有跟著他進城。「來到那家酒樓回雁樓前，他說：『小師父，你有沉魚……沉魚落雁之容。這家回雁樓就是為你開的。咱們上去喝個大醉，大家快活快活罷。』我說：『出家人不用葷酒，這是我白雲庵的規矩。』他說：『你白雲庵的規矩多著呢，當真守得這麼多？待會我還要叫你大大的破戒。什麼清規戒律，都是騙人的。你師父……你師父……』。」她說到這裡，偷眼瞧了定逸一眼，不敢再說下去。定逸道：「這惡人的胡說，不必提他，你只說後來怎樣？」儀琳道：「是。後來我說：『你瞎三話四，我師父從來不躲了起來，偷偷的喝酒吃狗肉。』」

　　眾人一聽，忍不住都笑。儀琳雖不轉述田伯光的言語，但從這句答話之中，誰都知道田伯光是誣指定逸「躲了起來，偷偷的喝酒吃狗肉」。定逸將臉一沉，心道：「這孩子便是實心眼兒，說話不知避忌。」儀琳續道：「這惡人伸手抓住我衣襟，說道：『你不上樓去陪我喝酒，我就扯爛你的衣服。』我沒法子，只好跟他上去。這惡人叫了些酒菜，他也真壞，我說吃素，他偏偏叫的都是牛肉、豬肉、雞鴨、魚蝦這些葷菜。他說我如不吃，他要撕爛我衣服。師父，我說什麼也不肯吃，佛門戒食葷肉，弟子決不能犯戒。這壞人要撕爛我衣服，雖然不好，卻不是弟子的過錯。「正在這時，有一個人走上酒樓來，腰懸長劍，臉色蒼白，滿身都是血跡，便往我們那張桌旁一坐，一言不發，端起我面前酒碗中的酒，一口喝乾了。他自己斟了一碗酒，舉碗向田伯光道：『請！』向我道：『請！』又喝乾了。我一聽到他的聲音，不由得又驚又喜，原來他便是在洞中救我的那位『勞大哥』。謝天謝地，他沒給田伯光害死，只是身上到處是血，他為了救我，受傷可著實不輕。

　　「田伯光向他上上下下的打量，說道：『是你！』他說：『是我！』田伯光向他大拇指一豎，讚道：『好漢子！』他也向田伯光大拇指一豎，讚道：「好刀法！』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一同喝了碗酒。我很是奇怪，他二人昨晚還打得這麼厲害，怎麼此刻忽然變了朋友？這人沒死，我很歡喜；然而他是田伯光這惡人的朋友，弟子又擔心起來啦。

　　「田伯光道：『你不是勞德諾！勞德諾是個糟老頭子，哪有你這麼年輕瀟灑？』我偷偷瞧這人，他不過二十來歲年紀，原來昨晚他說『我老人家活了這大把年紀』什麼的，都是騙田伯光的。那人一笑，說道：『我不是勞德諾。』田伯光一拍桌子，說道：『是了，你是華山令狐沖，是江湖上的一號人物。』「令狐大哥這時便承認了，笑道：『豈敢！令狐沖是你手下敗將，見笑得緊。』田伯光道：『不打不相識，咱們便交個朋友如何？令狐兄既看中了這個美貌小尼姑，在下讓給你便是。重色輕友，豈是我輩所為？』」

　　定逸臉色發青，只道：「這惡賊該死之極，該死之極！」儀琳泫然欲涕，說道：「師父，令狐大哥忽然罵起我來啦。他說：『這小尼姑臉上全無血色，整日價只吃青菜豆腐，相貌決計好不了。田兄，我生平一見尼姑就生氣，恨不得殺盡天下的尼姑！』田伯光笑問：『那又為什麼？』

　　「令狐大哥道：『不瞞田兄說，小弟生平有個嗜好，那是愛賭如命，只要瞧見了骨牌骰子，連自己姓什麼也忘記了。可是只要一見尼姑，這一天就不用賭啦，賭什麼輸什麼，當真屢試不爽。不但是我一人，華山派的師兄師弟們個個都是這樣。因此我們華山派弟子，見到恆山派的師伯、師叔、師姊、師妹們，臉上雖然恭恭敬敬，心中卻無不大叫倒霉！』」定逸大怒，反過手掌，拍的一聲，清清脆脆的打了勞德諾一個耳括子。她出手又快又重，勞德諾不及閃避，只覺頭腦一陣暈眩，險些便欲摔倒。

## 第4章　坐斗

　　劉正風笑道：「師太怎地沒來由生這氣？令狐師侄為了要救令高足，這才跟田伯光這般胡說八道，花言巧語，你怎地信以為真了？」定逸一怔，道：「你說他是為了救儀琳？」劉正風道：「我是這麼猜想。儀琳師侄，你說是不是？」儀琳低頭道：「令狐大哥是好人，就是……就是說話太過粗俗無禮。師父生氣，我不敢往下說了！」定逸喝道：「你說出來！一字不漏的說出來。我要知道他到底安的是好心，還是歹意。這傢伙倘若是個無賴漢子，便算死了，我也要跟岳老兒算帳。」儀琳囁嚅了幾句，不敢往下說。定逸道：「說啊，不許為他忌諱，是好是歹，難道咱們還分辨不出？」儀琳道：「是！令狐大哥又道：『田兄，咱們學武之人，一生都在刀尖上討生活，雖然武藝高強的佔便宜，但歸根結底，終究是在碰運氣，你說是不是？遇到武功差不多的對手，生死存亡，便講運道了。別說這小尼姑瘦得小雞也似的，提起來沒三兩重，就算真是天仙下凡，我令狐沖正眼也不瞧她。一個人畢竟性命要緊，重色輕友固然不對，重色輕生，那更是大傻瓜一個。這小尼姑啊，萬萬碰她不得。』「田伯光笑道：『令狐兄，我只道你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子，怎麼一提到尼姑，便偏有這許多忌諱？』令狐大哥道：『嘿，我一生見了尼姑之後，倒的霉實在太多，可不由得我不信。你想，昨天晚上我還是好端端的，連這小尼姑的面也沒見到，只不過聽到了她說話的聲音，就給你在身上砍了三刀，險些兒喪了性命。這不算倒霉，什麼才是倒霉？』田伯光哈哈大笑，道：『這倒說得是。』

　　「令狐大哥道：『田兄，我不跟尼姑說話，咱們男子漢大丈夫，喝酒便喝個痛快，你叫這小尼姑滾蛋罷！我良言勸你，你只消碰她一碰，你就交上了華蓋運，以後在江湖上到處都碰釘子，除非你自己出家去做和尚，這「天下三毒」，你怎麼不遠而避之？』「田伯光問道：『什麼是「天下三毒」？』令狐大哥臉上現出詫異之色，說道：『田兄多在江湖上行走，見識廣博，怎麼連天下三毒都不知道？常言道得好：「尼姑砒霜金線蛇，有膽無膽莫碰他！」這尼姑是一毒，砒霜又是一毒，金線蛇又是一毒。天下三毒之中，又以尼姑居首。咱們五嶽劍派中的男弟子們，那是常常掛在口上說的。』」

　　定逸大怒，伸手在茶几上重重一拍，破口罵道：「放他娘的狗臭……」到得最後關頭，這個「屁」字終於忍住了不說。勞德諾吃過她的苦頭，本來就遠遠的避在一旁，見她滿臉脹得通紅，又退開一步。劉正風歎道：「令狐師侄雖是一番好意，但如此信口開河，也未免過分了些。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跟田伯光這等大惡徒打交道，若非說得像煞有介事，可也真不易騙得他相信。」儀琳問道：「劉師叔，你說那些言語，都是令狐大哥故意捏造出來騙那姓田的？」

　　劉正風道：「自然是了。五嶽劍派之中，哪有這等既無聊、又無禮的說話？再過一日，便是劉某金盆洗手的大日子，我說什麼也要圖個吉利，倘若大夥兒對貴派真有什麼顧忌，劉某怎肯恭恭敬敬的邀請定逸師太和眾位賢侄光臨舍下？」定逸聽了這幾句話，臉色略和，哼了一聲，罵道：「令狐沖這小子一張臭嘴，不知是哪個缺德之人調教出來的。」言下之意，自是將令狐沖的師父華山掌門也給罵上了。劉正風道：「師太不須著惱，田伯光那廝，武功是很厲害的。令狐師侄鬥他不過，眼見儀琳賢侄身處極大危難，只好編造些言語出來，盼能騙得這惡賊放過了她。想那田伯光走遍天下，見多識廣，豈能輕易受騙？世俗之人無知，對出家的師太們有些偏見，也是實情，令狐師侄便乘機而下說詞了。咱們身在江湖，行事說話，有時免不了要從權。令狐師侄若不是看重恆山派，華山派自岳先生而下，若不都是心中敬重佩服三位老師太，他又怎肯如此盡心竭力的相救貴派弟子？」定逸點了點頭，道：「多承劉三爺美言。」轉頭向儀琳道：「田伯光因此而放了你？」儀琳搖頭道：「沒有。令狐大哥又說：『田兄，你雖輕功獨步天下，但要是交上了倒霉的華蓋運，輕功再高，也逃不了。』田伯光一時好似拿不定主意，向我瞧了兩眼，搖搖頭說道：『我田伯光獨往獨來，橫行天下，哪裡能顧忌得這麼多？這小尼姑嘛，反正咱們見也見到了，且讓她在這裡陪著便是。』「就在這時，鄰桌上有個青年男子突然拔出長劍，搶到田伯光面前，喝道：『你……你就是田伯光嗎？』田伯光道：『怎樣？』那年輕人道：『殺了你這淫賊！武林中人人都要殺你而甘心，你卻在這裡大言不慚，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挺劍向田伯光刺去。看他劍招，是泰山派的劍法，就是這一位師兄。」說著手指躺在門板上的那具屍身。

　　天門道人點頭道：「遲百城這孩子，很好，很好！」儀琳繼續道：「田伯光身子一晃，手中已多了一柄單刀，笑道：『坐下，坐下，喝酒，喝酒！』將單刀還入刀鞘。那位泰山派的師兄，卻不知如何胸口已中了他一刀，鮮血直冒，他眼睛瞪著田伯光，身子搖晃了幾下，倒向樓板。」她目光轉向天松道人，說道：「這位泰山派的師伯，縱身搶到田伯光面前，連聲猛喝，出劍疾攻，這位師伯的劍招自是十分了得，但田伯光仍不站起身，坐在椅中，拔刀招架。這位師伯攻了二三十劍，田伯光擋了二三十招，一直坐著，沒站起身來。」天門道人黑著臉，眼光瞧向躺在門板上的師弟，問道：「師弟，這惡賊的武功當真如此了得？」天松道人一聲長歎，緩緩將頭轉了開去。儀琳續道：「那時候令狐大哥便拔劍向田伯光疾刺。田伯光回刀擋開，站起身來。」

　　定逸道：「這可不對了。天松道長接連刺他二三十劍，他都不用起身，令狐沖只刺他一劍，田伯光便須站起來。令狐沖的武功，又怎能高得過天松道長？」

　　儀琳道：「那田伯光是有道理的。他說：『令狐兄，我當你是朋友，你出兵刃攻我，我如仍然坐著不動，那就是瞧你不起。我武功雖比你高，心中卻敬你為人，因此不論勝敗，都須起身招架。對付這牛……牛鼻……卻又不同。』令狐大哥哼了一聲，道：『承你青眼，令狐沖臉上貼金。』嗤嗤嗤向他連攻三劍。師父，這三劍去勢凌厲得很，劍光將田伯光的上盤盡數籠罩住了……」定逸點頭道：「這是岳老兒的得意之作，叫什麼『太岳三青峰』，據說是第二劍比第一劍的勁道狠，第三劍又勝過了第二劍。那田伯光如何拆解？」

　　儀琳道：「田伯光接一招，退一步，連退三步，喝彩道：『好劍法！』轉頭向天松師伯道：『牛鼻子，你為什麼不上來夾攻？』令狐大哥一出劍，天松師伯便即退開，站在一旁。天松師伯冷冷的道：『我是泰山派的正人君子，豈肯與淫邪之人聯手？』我忍不住了，說道：『你莫冤枉了這位令狐師兄，他是好人！』天松師伯冷笑道：『他是好人？嘿嘿，他是和田伯光同流合污的大大好人！』突然之間，天松師伯『啊』的一聲大叫，雙手按住了胸口，臉上神色十分古怪。田伯光還刀入鞘，說道：『坐下，坐下！喝酒，喝酒。』

　　「我見天松師伯雙手指縫中不絕的滲出鮮血。不知田伯光使了什麼奇妙的刀法，我全沒見到他伸臂揮手，天松師伯胸口已然中刀，這一刀當真快極。我嚇得只叫：『別……別殺他！』田伯光笑道：『小美人說不殺，我就不殺！』天松師伯按住胸口，衝下了樓梯。「令狐大哥起身想追下去相救。田伯光拉住他，說道：『令狐兄，這牛鼻子驕傲得緊，寧死不會要你相幫，又何苦自討沒趣？』令狐大哥苦笑著搖搖頭，一連喝了兩碗酒。師父，那時我想，咱們佛門五大戒，第五戒酒，令狐大哥雖然不是佛門弟子，可是喝酒這麼喝個不停，終究不好。不過弟子自然不敢跟他說話，怕他罵我『一見尼姑』什麼的。」定逸道：「令狐沖這些瘋話，以後不可再提。」儀琳道：「是。」定逸道：「以後便怎樣？」

　　儀琳道：「田伯光說：『這牛鼻子武功不錯，我這一刀砍得不算慢，他居然能及時縮了三寸，這一刀竟砍他不死。泰山派的玩藝倒真還有兩下子。令狐兄，這牛鼻子不死，今後你的麻煩可就多了。剛才我存心要殺了他，免你後患，可惜這一刀砍他不死。』「令狐大哥笑道：『我一生之中，麻煩天天都有，管他娘的，喝酒，喝酒。田兄，你這一刀如果砍向我胸口，我武功不及天松師伯，那便避不了。』田伯光笑道：『剛才我出刀之時，確是手下留了情，那是報答你昨晚在山洞中不殺我的情誼。』我聽了好生奇怪，如此說來，昨晚山洞中兩人相鬥，倒還是令狐大哥佔了上風，饒了他性命。」

　　眾人聽到這裡，臉上都現出不以為然的神色，均覺令狐沖不該和這萬惡淫賊拉交情。

　　儀琳續道：「令狐大哥道：『昨晚山洞之中，在下已盡全力，藝不如人，如何敢說劍下留情？』田伯光哈哈一笑，說道：『當時你和這小尼姑躲在山洞之中，這小尼姑發出聲息，被我查覺，可是你卻屏住呼吸，我萬萬料不到另外有人窺伺在側。我拉住了這小尼姑，立時便要破了她的清規戒律。你只消等得片刻，待我魂飛天外、心無旁騖之時，一劍刺出，定可取了我的性命。令狐兄，你又不是十一二歲的少年，其間的輕重關節，豈有不知？我知你是堂堂丈夫，不願施此暗算，因此那一劍嘛，嘿嘿，只是在我肩頭輕輕這麼一刺。』「令狐大哥道：『我如多待得片刻，這小尼姑豈非受了你的污辱？我跟你說，我雖然見了尼姑便生氣，但恆山派總是五嶽劍派之一。你欺到我們頭上來，那可容你不得。』田伯光笑道：『話是如此，然而你這一劍若再向前送得三四寸，我一條胳臂就此廢了，幹麼你這一劍刺中我後，卻又縮回？』令狐大哥道：『我是華山弟子，豈能暗箭傷人？你先在我肩頭砍一刀，我便在你肩頭還了一劍，大家扯個直，再來交手，堂堂正正，誰也不佔誰的便宜。』田伯光哈哈大笑，道：『好，我交了你這個朋友，來來來，喝一碗。』

　　「令狐大哥道：『武功我不如你，酒量卻是你不如我。』田伯光道：『酒量不如你嗎？那也未見得，咱們便來比上一比，來，大家先喝十大碗再說。』令狐大哥皺眉道：『田兄，我只道你也是個不佔人便宜的好漢，這才跟你賭酒，哪知大謬不然，令我好生失望。』「田伯光斜眼看他，問道：『我又如何佔你便宜了？』令狐大哥道：『你明知我討厭尼姑，一見尼姑便週身不舒服，胃口大倒，如何還能跟你賭酒？』田伯光又大笑起來，說道：『令狐兄，我知你千方百計，只是要救這小尼姑，可是我田伯光愛色如命，既看上了這千嬌百媚的小尼姑，說什麼也不放她走。你要我放她，唯有一個條件。』令狐大哥道：『好，你說出來罷，上刀山，下油鍋，我令狐沖認命了，皺一皺眉頭，不算好漢。』「田伯光笑嘻嘻的斟滿了兩碗酒，道：『你喝了這碗酒，我跟你說。』令狐大哥端起酒碗，一口喝乾，道：『干！』田伯光也喝了那碗酒，笑道：『令狐兄，在下既當你是朋友，就當按照江湖上的規矩，朋友妻，不可戲。你若答應娶這小尼姑……小尼姑……』」她說到這裡，雙頰暈紅如火，目光下垂，聲音越說越小，到後來已細不可聞。定逸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胡說八道，越說越下流了。後來怎樣？」儀琳細聲道：「那田伯光口出胡言，笑嘻嘻的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答應娶她……娶她為妻，我即刻放她，還向她作揖賠罪，除此之外，萬萬不能。』「令狐大哥呸的一聲，道：『你要我倒足一世霉麼？此事再也休提。』田伯光那廝又胡說了一大篇，說什麼留起頭髮，就不是尼姑，還有許多教人說不出口的瘋話，我掩住耳朵，不去聽他。令狐大哥道：『住嘴！你再開這等無聊玩笑，令狐沖當場給你氣死，哪還有性命來跟你拚酒？你不放她，咱們便來決一死戰。』田伯光笑道：『講打，你是打我不過的！』令狐大哥道：『站著打，我不是你對手。坐著打，你便不是我對手。』」眾人先前聽儀琳述說，田伯光坐在椅上一直沒站起身，卻擋架了泰山派好手天松道人二三十招凌厲的攻勢，則他善於坐著而鬥，可想而知，令狐沖說「站著打，我不是你對手；坐著打，你不是我對手。」這句話，自是為了故意激惱他而說。何三七點頭道：「遇上了這等惡徒淫賊，先將他激得暴跳如雷，然後乘機下手，倒也不失為一條妙計。」

　　儀琳續道：「田伯光聽了，也不生氣，只笑嘻嘻的道：『令狐兄，田伯光佩服的，是你的豪氣膽識，可不是你的武功。』令狐大哥道：『令狐沖佩服你的，乃是你站著打的快刀，卻不是坐著打的刀法。』田伯光道：『你這個可不知道了，我少年之時，腿上得過寒疾，有兩年時光我坐著練習刀法，坐著打正是我拿手好戲。適才我和那泰山派的牛……牛……道人拆招，倒不是輕視於他，只是我坐著使刀使得慣了，也就懶得站將起來。令狐兄，這一門功夫，你是不如我的。』令狐大哥道：『田兄，你這個可不知道了。你不過少年之時為了腿患寒疾，坐著練了兩年刀法，時候再多，也不過兩年。我別的功夫不如你，這坐著使劍，卻比你強。我天天坐著練劍。』」眾人聽到這裡，目光都向勞德諾瞧去，均想：「可不知華山派武功之中，有沒這樣一項坐著練劍的法門？」勞德諾搖頭道：「大師哥騙他的，敝派沒這一門功夫。」

　　儀琳道：「田伯光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說道：『當真有這回事？在下這可是孤陋寡聞了，倒想見識見識華山派的坐……坐……什麼劍法啊？』令狐大哥笑道：『這些劍法不是我恩師所授，是我自己創出來的。』田伯光一聽，登時臉色一變，道：『原來如此，令狐兄人才，令人好生佩服。』」眾人均知田伯光何以動容。武學之中，要新創一路拳法劍法，當真談何容易，若非武功既高，又有過人的才智學識，決難別開蹊徑，另創新招。像華山派這等開山立派數百年的名門大派，武功的一招一式無不經過千錘百煉，要將其中一招稍加變易，也已極難，何況另創一路劍法？勞德諾心想：「原來大師哥暗中創了一套劍法，怎地不跟師父說？」只聽儀琳續道：「當時令狐大哥嘻嘻一笑，說道：『這路劍法臭氣沖天。有什麼值得佩服之處？』田伯光大感詫異，問道：『怎地臭氣沖天？』我也是好生奇怪，劍法最多是不高明，哪會有什麼臭氣？令狐大哥道：『不瞞田兄說，我每天早晨出恭，坐在茅廁之中，到處蒼蠅飛來飛去，好生討厭，於是我便提起劍來擊刺蒼蠅。初時刺之不中，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出劍便刺到蒼蠅，漸漸意與神會，從這些擊刺蒼蠅的劍招之中，悟出一套劍法來。使這套劍法之時，一直坐著出恭，豈不是臭氣有點難聞麼？』「他說到這裡，我忍不住便笑了出來，這位令狐大哥真是滑稽，天下哪有這樣練劍的。田伯光聽了，卻臉色鐵青，怒道：『令狐兄，我當你是個朋友，你出此言，未免欺人太甚，你當我田伯光是茅廁中的蒼蠅，是不是？好，我便領教領教你這路……你這路……』」眾人聽到這話，都暗暗點頭，均知高手比武，倘若心意浮躁，可說已先自輸了三成，令狐沖這些言語顯然意在激怒對方，現下田伯光終於發怒，那是第一步已中計了。定逸道：「很好！後來怎樣？」

　　儀琳道：「令狐大哥笑嘻嘻的道：『在下練這路劍法，不過是為了好玩，絕無與人爭勝拚鬥之意。田兄千萬不可誤會，小弟決不敢將你當作是茅廁裡的蒼蠅。』我忍不住又笑了一聲。田伯光更加惱怒，抽出單刀，放在桌上，說道：『好，咱們便大家坐著，比上一比。』我見到他眼中露出凶光，很是害怕，他顯然已動殺機，要將令狐大哥殺了。

　　「令狐大哥笑道：『坐著使刀使劍，你沒我功夫深，你是比不過我的，令狐沖今日新交了田兄這個朋友，又何必傷了兩家和氣？再說，令狐沖堂堂丈夫，不肯在自己最擅勝場的功夫上佔朋友的便宜。』田伯光道：『這是田伯光自甘情願，不能說是你佔了我便宜。』令狐大哥道：『如此說來，田兄一定要比？』田伯光道：『一定要比！』令狐大哥道：『一定要坐著比！』田伯光道：「對了，一定要坐著比！』令狐大哥道：『好，既然如此，咱們得訂下一個規條，勝敗未決之時，哪一個先站了起來，便算輸。』田伯光道：『不錯！勝敗未決之時，哪一個先站起身，便算輸了。』

　　「令狐大哥又問：『輸了的便怎樣？』田伯光道：『你說如何便如何？』令狐大哥道：『待我想一想。有了，第一，比輸之人，今後見到這個小尼姑，不得再有任何無禮的言語行動，一見到她，便得上前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說道：「小師父，弟子田伯光拜見。」』田伯光道：『呸！你怎知定是我輸？要是你輸呢？』令狐大哥道：『我也一樣，是誰輸了，誰便得改投恆山派門下，做定逸老師太的徒孫，做這小尼姑的徒弟。』師父，你想令狐大哥說得滑稽不滑稽？他二人比武，怎地輸了要改投恆山派門下？我又怎能收他們做徒弟？」她說到這裡，臉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她一直愁容不展，此刻微現笑靨，更增秀色。

　　定逸道：「這些江湖上的粗魯漢子，什麼話都說得出，你又怎地當真了？這令狐沖存心是在激怒田伯光。」她說到這裡，抬起頭來，微閉雙目，思索令狐沖用什麼法子能夠取勝，倘若他比武敗了，又如何自食其言？想了一會，知道自己的智力跟這些無賴流氓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不必徒傷腦筋，便問：「那田伯光卻又怎樣回答？」

　　儀琳道：「田伯光見令狐大哥說得這般有恃無恐，臉上現出遲疑之色，我料他有一些擔心了，大概在想：莫非令狐沖坐著使劍，當真有過人之長？令狐大哥又激他：『倘若你決意不肯改投恆山派門下，那麼咱們也不用比了。』田伯光怒道：『胡說八道！好，就是這樣，輸了的拜這小尼姑為師！』我道：『我可不能收你們做徒弟，我功夫不配，再說，我師父也不許。我恆山派不論出家人、在家人，個個都是女子，怎能夠……怎能夠……』「令狐大哥將手一揮，說道：『我和田兄商量定的，你不收也得收，哪由得你作主？』他轉頭向田伯光道：『第二，輸了之人，就得舉刀一揮，自己做了太監。』師父，不知道什麼是舉刀一揮，自己做了太監？」

　　她這麼一問，眾人都笑了起來。定逸也忍不住好笑，嚴峻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說道：「那些流氓的粗話，好孩子，你不懂就不用問，沒什麼好事。」

　　儀琳道：「噢，原來是粗話。我本來想有皇帝就有太監，沒什麼了不起。田伯光聽了這話後，斜眼向著令狐大哥問道：『令狐兄，你當真有必勝的把握？』令狐大哥道：『這個自然，站著打，我令狐沖在普天下武林之中，排名第八十九；坐著打，排名第二！』田伯光甚是好奇，問道：『你第二？第一是誰？』令狐大哥道：『那是魔教教主東方不敗！』」眾人聽她提到「魔教教主東方不敗」八字，臉色都為之一變。儀琳察覺到眾人神色突然間大變，既感詫異，又有些害怕，深恐自己說錯了話，問道：「師父，這話不對麼？」定逸道：「你別提這人的名字。田伯光卻怎麼說？」儀琳道：「田伯光點點頭，道：『你說東方教主第一，我沒異言，可是閣下自居排名第二，未免有些自吹自擂。難道你還勝得過尊師岳先生？』令狐大哥道：『我是說坐著打啊。站著打，我師父排名第八，我是八十九，跟他老人家可差得遠了。』田伯光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站著打，我排名第幾？這又是誰排的？』令狐大哥道：『這是一個大秘密，田兄，我跟你言語投機，說便跟你說了，可千萬不能洩漏出去，否則定要惹起武林中老大一場風波。三個月之前，我五嶽劍派五位掌門師尊在華山聚會，談論當今武林名手的高下。五位師尊一時高興，便將普天下眾高手排了一排。田兄，不瞞你說，五位尊師對你的人品罵得一錢不值，說到你的武功，大家認為還真不含糊，站著打，天下可以排到第十四。』」天門道人和定逸師太齊聲道：「令狐沖胡說八道，哪有此事？」儀琳道：「原來令狐大哥是騙他的。田伯光也有些將信將疑，但道：「五嶽劍派掌門人都是武林中了不起的高人。居然將田伯光排名第十四，那是過獎了。令狐兄，你是否當著五位掌門人之面，施展你那套臭不可聞的茅廁劍法，否則他們何以許你天下第二？』「令狐大哥笑道：『這套茅廁劍法嗎？當眾施展，太過不雅，如何敢在五位尊師面前獻醜？這路劍法姿勢難看，可是十分厲害。令狐沖和一些旁門左道的高手談論，大家認為除了東方教主之外，天下無人能敵。不過，田兄，話又得說回來，我這路劍法雖然了得，除了出恭時擊刺蒼蠅之外，卻無實用。你想想，當真與人動手比武，又有誰肯大家坐著不動？就算我和你約好了非坐著比不可，等到你一輸，你自然老羞成怒，站起身來，你站著的打天下第十四，輕而易舉，便能將我這坐著打的天下第二一刀殺了。所以嘛，你這站著打天下第十四是真的，我這坐著打的天下第二卻是徒有虛名，毫不足道。』「田伯光冷哼一聲，說道：『令狐兄，你這張嘴當真會說。你又怎知我坐著打一定會輸給你，又怎知我會老羞成怒，站起身來殺你？』「令狐大哥道：『你若答應輸了之後不來殺我，那麼做太……太監之約，也可不算，免得你絕子絕孫，沒了後代。好罷，廢話少說，這就動手！』他手一掀，將桌子連酒壺、酒碗都掀得飛了出去，兩個人就面對面的坐著，一個手中提了把刀，一個手中握了柄劍。「令狐大哥道：『進招罷！是誰先站起身來，屁股離開了椅子，誰就輸了。』田伯光道：『好，瞧是誰先站起身來！』他二人剛要動手，田伯光向我瞧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說道：『令狐兄，我服了你啦。原來你暗中伏下人手，今日存心來跟田伯光為難，我和你坐著相鬥，誰都不許離開椅子，別說你的幫手一擁而出，單是這小尼姑在我背後動手動腳，說不定便逼得我站起身來。』「令狐大哥也是哈哈大笑，說道：「只教有人插手相助，便算是令狐沖輸了。小尼姑，你盼我打勝呢，還是打敗？』我道：『自然盼你打勝。你坐著打，天下第二，決不能輸了給他。』令狐大哥道：『好，那麼你請罷！走得越快越好，越遠越好！這麼一個光頭小尼姑站在我眼前，令狐沖不用打便輸了。』他不等田伯光出言阻止，刷的一劍，便向他刺去。「田伯光揮刀擋開，笑道：『佩服，佩服！好一條救小尼姑脫身的妙計。令狐兄，你當真是個多……多情種子。只是這一場凶險，冒得忒也大了些。』我那時才明白，原來令狐大哥一再說誰先站起誰輸，是要我有機會逃走。田伯光身子不能離椅，自然無法來捉我了。」

　　眾人聽到這裡，對令狐沖這番苦心都不禁讚歎。他武功不及田伯光，除此之外，確無良策可讓儀琳脫身。定逸道：「什麼『多情種子』等等，都是粗話，以後嘴裡千萬不可提及，連心裡也不許想。」儀琳垂目低眉，道：「是，原來那也是粗話，弟子知道了。」定逸道：「那你就該立即走路啊，倘若田伯光將令狐衝殺了，你便又難逃毒手。」儀琳道：「是。令狐大哥一再催促，我只得向他拜了拜，說道：「多謝令狐師兄救命之恩。』轉身下樓，剛走到樓梯口，只聽得田伯光喝道：『中！』我一回頭，兩點鮮血飛了過來，濺上我的衣衫，原來令狐大哥肩頭中了一刀。

　　「田伯光笑道：『怎麼樣？你這坐著打天下第二的劍法，我看也是稀鬆平常！』令狐大哥道：『這小尼姑還不走，我怎打得過你？那是我命中注定要倒大霉。』我想令狐大哥討厭尼姑，我留著不去，只怕真的害了他性命，只得急速下樓。一到酒樓之下，但聽樓上刀劍之聲相交不絕，田伯光又大喝一聲：『中！』「我大吃一驚，料想令狐大哥又給他砍中了一刀，但不敢再上樓去觀看，於是從樓旁攀援而上，到了酒樓屋頂，伏在瓦上，從窗子裡向內張望，只見令狐大哥仍是持劍狠鬥，身上濺滿了鮮血，田伯光卻一處也沒受傷。「又鬥了一陣，田伯光又喝一聲：『中！』一刀砍在令狐大哥的左臂，收刀笑道：『令狐兄，我這一招是刀下留情！』令狐大哥笑道：『我自然知道，你落手稍重，我這條臂膀便給你砍下來啦！』師父，在這當口，他居然還笑得出來。田伯光道：『你還打不打？』令狐大哥道：『當然打啊！我又沒站起身來。』田伯光道：『我勸你認輸，站了起來罷。咱們說過的話不算數，你不用拜那小尼姑為師啦。』令狐大哥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過的話，豈有不算數的？』田伯光道：『天下硬漢子我見過多了，令狐兄這等人物，田伯光今日第一次見到。好！咱們不分勝敗，兩家罷手如何？』

　　「令狐大哥笑嘻嘻的瞧著他，並不說話，身上各處傷口中的鮮血不斷滴向樓板，嗒嗒嗒的作聲。田伯光拋下單刀，正要站起，突然想到一站起身便算輸了，身子只這麼一晃，便又坐實，總算沒離開椅子。令狐大哥笑道：『田兄，你可機靈得很啊！』」眾人聽到這裡，都情不自禁「唉」的一聲，為令狐沖可惜。儀琳繼續說道：「田伯光拾起單刀，說道：『我要使快刀了，再遲得片刻，那小尼姑便要逃得不知去向，追她不上了。』我聽他說還要追我，只嚇得渾身發抖，又擔心令狐大哥遭了他的毒手，不知如何是好。忽地想起，令狐大哥所以拚命和他纏鬥，只是為了救我，唯有我去自刎在他二人面前，方能使令狐大哥不死。當下我拔出腰間斷劍，正要湧身躍入酒樓，突然間只見令狐大哥身子一晃，連人帶椅倒下地來，又見他雙手撐地，慢慢爬了開去，那只椅子壓在他身上。他受傷甚重，一時掙扎著站不起來。

　　「田伯光甚是得意，笑道：『坐著打天下第二，爬著打天下第幾？』說著站起身來。

　　「令狐大哥也是哈哈一笑，說道：『你輸了！』田伯光笑道：『你輸得如此狼狽，還說是我輸了？』令狐大哥伏在地下，問道：『咱們先前怎麼說來？』田伯光道：『咱們約定坐著打，是誰先站起身來，屁股離了椅子……便……便……便……』他連說了三個『便』字，再也說不下去，左手指著令狐大哥。原來這時他才醒悟已上了當。他已經站起，令狐大哥可兀自未曾起立，屁股也未離開椅子，模樣雖然狼狽，依著約定的言語，卻算是勝了。」眾人聽到這裡，忍不住拍手大笑，連聲叫好。只餘滄海哼了一聲，道：「這無賴小子，跟田伯光這淫賊去耍流氓手段，豈不丟了名門正派的臉面？」定逸怒道：「什麼流氓手段？大丈夫鬥智不鬥力。可沒見你青城派中有這等見義勇為的少年英俠？」她聽儀琳述說令狐沖奮不顧身，保全了恆山派的顏面，心下實是好生感激，先前怨怪令狐沖之意，早就丟到了九霄雲外。余滄海又哼了一聲，道：「好一個爬在地下的少年英俠！」定逸厲聲道：「你青城派……」劉正風怕他二人又起衝突，忙打斷話頭，問儀琳道：「賢侄，田伯光認不認輸？」儀琳道：「田伯光怔怔的站著，一時拿不定主意。令狐大哥叫道：『恆山派的小師妹，你下來罷，恭喜你新收了一位高足啊！原來我在屋頂窺探，他早就知道了。田伯光這人雖惡，說過了的話倒不抵賴，那時他本可上前一刀將令狐大哥殺了，回頭再來對付我，但他卻大聲叫道：『小尼姑，我跟你說，下次你再敢見我，我一刀便將你殺了。』我本來就不願收這惡人做徒弟，他這麼說，我正是求之不得。田伯光說了這句話，將單刀往刀鞘裡一插，大踏步下了酒樓。我這才跳進樓去，將令狐大哥扶了起來，取出天香斷續膠給他敷上傷口，我一數，他身上大大小小的傷口，竟有十三處之多……」余滄海忽然插口道：「定逸師太，恭喜恭喜！」定逸瞪眼道：「恭什麼喜？」余滄海道：「恭喜你新收了一位武功卓絕、天下揚名的好徒孫！」定逸大怒，一拍桌子，站起身來。天門道人道：「余觀主，這可是你的不對了。咱們玄門清修之士，豈可開這等無聊玩笑？」余滄海一來自知理屈，二來對天門道人十分忌憚，當下轉過了頭，只作沒有聽見。儀琳續道：「我替令狐大哥敷完了藥，扶他坐上椅子。令狐大哥不住喘氣，說道：『勞你駕，給斟一碗酒。』我斟了一碗酒遞給他。忽然樓梯上腳步聲響，上來了兩人，一個就是他。」伸指指著抬羅人傑屍身進來的那青城派弟子，又道：「另一個便是那惡人羅人傑。他們二人看看我，看看令狐大哥，眼光又轉過來看我，神色間甚是無禮。」

　　眾人均想，羅人傑他們乍然見到令狐沖滿身鮮血，和一個美貌尼姑坐在酒樓之上，而那個尼姑又斟酒給他喝，自然會覺得大大不以為然，神色無禮，那也不足為奇了。儀琳續道：「令狐大哥向羅人傑瞧了一眼，問道：『師妹，你可知青城派最擅長的是什麼功夫？』我道：『不知道，聽說青城派高明的功夫多得很。』令狐大哥道：『不錯，青城派高明的功夫很多，但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嘿嘿，免傷和氣，不說也罷。』說著向羅人傑又瞪了一眼。羅人傑搶將過來，喝道：『最高明的是什麼？你倒說說看？』令狐大哥笑道：『我本來不想說，你一定要我說，是不是？那是一招「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羅人傑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胡說八道，什麼叫做「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從來沒聽見過！』「令狐大哥笑道：『這是貴派的看家招式，你怎地會沒聽見過？你轉過身來，我演給你瞧。』羅人傑罵了幾句，出拳便向令狐大哥打去。令狐大哥站起來想避，但實在失血過多，半點力氣也沒有了，身子一晃，便即坐倒，給他這一拳打在鼻上，鮮血長流。「羅人傑第二拳又待再打，我忙伸掌格開，道：『不能打！他身受重傷，你沒瞧見麼？你欺負受傷之人，算是什麼英雄好漢？』羅人傑罵道：『小尼姑見小賊生得瀟灑，動了凡心啦！快讓開。你不讓開，連你也打了。』我說：『你敢打我，我告訴你師父余觀主去。』他說：『哈哈，你不守清規，破了淫戒，天下人個個打得。』師父，他這可不是冤枉人嗎？他左手向我一探，我伸手格時，沒料到他這一下是虛招，突然間他右手伸出，在我左頰上捏了一把，還哈哈大笑。我又氣又急，連出三掌，卻都給他避開了。

　　「令狐大哥道：「師妹，你別動手，我運一運氣，那就成了。』我轉頭瞧他，只見他臉上半點血色也沒有。就在那時，羅人傑奔將過去，握拳又要打他。令狐大哥左掌一帶，將他帶得身子轉了半個圈子，跟著飛出一腿，踢中了他的……他的後臀。這一腿又快又準，巧妙之極。那羅人傑站立不定，直滾下樓去。「令狐大哥低聲道：『師妹，這就是他青城派最高明的招數，叫做「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屁股向後，是專門給人踢的，平沙落……落……雁，你瞧像不像？』我本想笑，可是見他臉色愈來愈差，很是擔心，勸道：『你歇一歇，別說話。』我見他傷口又流出血來，顯然剛才踢這一腳太過用力，又將傷口弄破了。「那羅人傑跌下樓後立即又奔了上來，手中已多了一柄劍，喝道：『你是華山令狐沖，是不是？』令狐大哥笑道：『貴派高手向我施展這招「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的，閣下已是第三人，無怪……無怪……』說著不住咳嗽。我怕羅人傑害他，抽出劍來，在旁守護。

　　「羅人傑向他師弟道：『黎師弟，你對付這小尼姑。』這姓黎的惡人應了一聲，抽出長劍，向我攻來，我只得出劍招架。只見羅人傑一劍又一劍向令狐大哥刺去，令狐大哥勉力舉劍招架，形勢甚是危急。又打幾招，令狐大哥的長劍跌了下來。羅人傑長劍刺出，抵在他胸前，笑道：『你叫我三聲青城派的爺爺，我便饒了你性命。』令狐大哥笑道：『好，我叫，我叫！我叫了之後，你傳不傳我貴派那招屁股向後平沙……』他這句話沒說完，羅人傑這惡人長劍往前一送，便刺入了令狐大哥胸口，這惡人當真毒辣……」

　　她說到這裡，晶瑩的淚水從面頰上滾滾流下，哽咽著繼續道：「我……我……我見到這等情狀，撲過去阻擋，但那羅人傑的利劍，已刺……刺進了令狐大哥的胸膛。」一時之間，花廳上靜寂無聲。

　　余滄海只覺射向自己臉上的許多眼光之中，都充滿著鄙夷和憤恨之意，說道：「你這番言語，未免不盡不實。你即說羅人傑已殺了令狐沖，怎地羅人傑又會死在他的劍下？」儀琳道：「令狐大哥中了那劍後，卻笑了笑，向我低聲道：『小師妹，我……我有個大秘密，說給你聽。那福……福威鏢局的辟邪……辟邪劍譜，是在……是在……』他聲音越說越低，我再也聽不見什麼，只見他嘴唇在動……」余滄海聽她提到福威鏢局的辟邪劍譜，登時心頭大震，不由自主的神色十分緊張，問道：「在什麼……」他本想問「在什麼地方」，但隨即想起，這句話萬萬不能當眾相詢，當即縮住，但心中撲通撲通的亂跳，只盼儀琳年幼無知，當場便說了出來，否則事後定逸師太一加詳詢，知道了其中的重大關連，那是無論如何不會讓自己與聞機密了。

　　只聽儀琳續道：「羅人傑對那什麼劍譜，好像十分關心，走將過來，俯低身子，要聽令狐大哥說那劍譜是在什麼地方，突然之間，令狐大哥抓起掉在樓板上的那口劍，一抬手，刺入了羅人傑的小腹之中。這惡人仰天一交跌倒，手足抽搐了幾下，再也爬不起來。原來……原來……師父……令狐大哥是故意騙他走近，好殺他報仇。」

　　她述說完了這段往事，精神再也支持不住，身子晃了幾晃，暈了過去。定逸師太伸出手臂，攬住了她腰，向余滄海怒目而視。眾人默然不語，想像回雁樓頭那場驚心動魄的格鬥。在天門道人、劉正風、聞先生、何三七等高手眼中，令狐沖、羅人傑等人的武功自然都沒什麼了不起，但這場鬥殺如此變幻慘酷，卻是江湖上罕見罕聞的淒厲場面，而從儀琳這樣一個秀美純潔的妙齡女尼口中說來，顯然並無半點誇大虛妄之處。劉正風向那姓黎的青城派弟子道：「黎世兄，當時你也在場，這件事是親眼目睹的？」

　　那姓黎的青城弟子不答，眼望余滄海。眾人見了他的神色，均知當時實情確是如此。否則儀琳只消有一句半句假話，他自必出言反駁。余滄海目光轉向勞德諾，臉色鐵青，冷冷的問道：「勞賢侄，我青城派到底在什麼事上得罪了貴派，以致令師兄一再無端生事，向我青城派弟子挑釁？」勞德諾搖頭道：「弟子不知。那是令狐師哥和貴派羅兄私人間的爭鬥，和青城、華山兩派的交情絕不相干。」余滄海冷笑道：「好一個絕不相干！你倒推得乾乾淨淨……」話猶未畢，忽聽得豁喇一聲，西首紙窗被人撞開，飛進一個人來。廳上眾人都是高手，應變奇速，分向兩旁一讓，各出拳掌護身，還未看清進來的人是誰，豁喇一響，又飛進一個人來。這兩人摔在地下，俯伏不動，但見兩人都身穿青色長袍，是青城派弟子的服色打扮，袍上臀部之處，清清楚楚的各印著一個泥水的腳印。只聽得窗外一個蒼老而粗豪的聲音朗聲道：「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哈哈，哈哈！」余滄海身子一晃，雙掌劈出，跟著身隨掌勢，竄出窗外，左手在窗格上一按，已借勢上了屋頂，左足站在屋簷，眼觀四方，但見夜色沉沉，雨絲如幕，更無一個人影，心念一動：「此人決不能在這瞬息之間，便即逸去無蹤，定然伏在左近。」知道此人大是勁敵，伸手拔出長劍，展開身形，在劉府四周迅捷異常的遊走了一周。

　　其時只天門道人自重身份，仍坐在原座不動，定逸師太、何三七、聞先生、劉正風、勞德諾等都已躍上了屋頂，眼見一個身材矮小的道人提劍疾行，黑暗中劍光耀眼，幻作了一道白光，在劉府數十間屋舍外繞行一圈，對余滄海輕身功夫之高，無不暗暗佩服。余滄海奔行雖快，但劉府四周屋角、樹木、草叢各處，沒一處能逃過他的眼光，不見有任何異狀，當即又躍入花廳，只見兩名弟子仍伏在地下，屁股上那兩個清清楚楚的腳印，便似化成了江湖上千萬人的恥笑，正在譏嘲青城派丟盡了顏面。余滄海伸手將一名弟子翻過身來，見是弟子申人俊，另一個不必翻身，從他後腦已可見到一部鬍子，自是與申人俊焦孟不離的吉人通了。他伸手在申人俊脅下的穴道上拍了兩下，問道：「著了誰的道兒？」申人俊張口欲語，卻發不出半點聲息。余滄海吃了一驚，適才他這麼兩拍，只因大批高手在側，故意顯得似乎輕描淡寫，渾不著力，其實已運上了青城派的上乘內力，但申人俊被封的穴道居然無法解開。當下只得潛運功力，將內力自申人俊背心「靈台穴」中源源輸入。過了好一會，申人俊才結結巴巴的叫道：「師……師父。」余滄海不答，又輸了一陣內力。申人俊道：「弟……弟子沒見到對手是誰。」余滄海道：「他在哪裡下的手？」申人俊道：「弟子和吉師弟兩個同到外邊解手，弟子只覺後心一麻，便著了這龜兒子的道兒。」余滄海臉一沉，道：「人家是武林高手，不可胡言謾罵。」申人俊道：「是。」

　　余滄海一時想不透對方是什麼路子，一抬頭，只見天門道人臉色木然，對此事似是全不關心，尋思：「他五嶽劍派同氣連枝，人傑殺了令狐沖，看來連天門這廝也將我怪上了。」突然想起：「下手之人只怕尚在大廳之中。」當即向申人俊招了招手，快步走進大廳。廳上眾人正在紛紛議論，兀自在猜測一名泰山派弟子，一名青城派弟子死於非命，是誰下的毒手，突然見到余滄海進來，有的認得他是青城派掌門，不認得他的，見這人身高不逾五尺，卻自有一股武學宗匠的氣度，形貌舉止，不怒自威，登時都靜了下來。余滄海的眼光逐一向眾人臉上掃去。廳上眾人都是武林中第二輩的人物，他雖然所識者不多，但一看各人的服色打扮，十之八九便已知屬於何門何派，料想任何門派的第二代弟子之中，決無內力如此深厚的好手，此人若在廳上，必然與眾不同。他一個一個的看去，突然之間，兩道鋒銳如刀的目光停在一個人身上。這人形容醜陋之極，臉上肌肉扭曲，又貼了幾塊膏藥，背脊高高隆起，是個駝子。余滄海陡然憶起一人，不由得一驚：「莫非是他？聽說這『塞北明駝』木高峰素在塞外出沒，極少涉足中原，又跟五嶽劍派沒什麼交情，怎會來參與劉正風的金盆洗手之會？但若不是他，武林中又哪有第二個相貌如此醜陋的駝子？」大廳上眾人的目光也隨著余滄海而射向那駝子，好幾個熟知武林情事的年長之人都驚噫出聲。劉正風搶上前去，深深一揖，說道：「不知尊駕光臨，有失禮數，當真得罪了。」其實那個駝子，卻哪裡是什麼武林異人了？便是福威鏢局少鏢頭林平之。他深恐被人認出，一直低頭兜身，縮在廳角落裡，若不是余滄海逐一認人，誰也不會注意到他。這時眾人目光突然齊集，林平之登時大為窘迫，忙站起向劉正風還禮，說道：「不敢，不敢！」

　　劉正風知道木高峰是塞北人士，但眼前此人說的卻是南方口音，年歲相差甚遠，不由得起疑，但素知木高峰行事神出鬼沒，不可以常理測度，仍恭恭敬敬的道：「在下劉正風，不敢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林平之從未想到有人會來詢問自己姓名，囁嚅了幾句，一時不答。劉正風道：「閣下跟木大俠……」林平之靈機一動：「我姓『林』，拆了開來，不妨只用一半，便冒充姓『木』好了。」隨口道：「在下姓木。」

　　劉正風道：「木先生光臨衡山，劉某當真是臉上貼金。不知閣下跟『塞北明駝』木大俠如何稱呼？」他看林平之年歲甚輕，同時臉上那些膏藥，顯是在故意掩飾本來面貌，決不是那成名已數十年的「塞北明駝」木高峰。

　　林平之從未聽到過「塞北明駝木大俠」的名字，但聽得劉正風語氣之中對那姓木之人甚是尊敬，而余滄海在旁側目而視，神情不善，自己但須稍露行跡，只怕立時便會斃於他的掌下，此刻情勢緊迫，只好隨口敷衍搪塞，說道：「塞北明駝木大俠嗎？那是……那是在下的長輩。」他想那人既有「大俠」之稱，當然可以說是「長輩」。

　　余滄海眼見廳上更無別個異樣之人，料想弟子申人俊和吉人通二人受辱，定是此人下的手，倘若塞北明駝木高峰親來，雖然頗有忌憚，卻也不懼，這人不過是木高峰的子侄，更加不放在心上，是他先來向青城派生事，豈能白白的嚥下這口氣去？當即冷冷的道：「青城派和塞北木先生素無瓜葛，不知什麼地方開罪了閣下？」

　　林平之和這矮小道人面對面的站著，想起這些日子來家破人散，父母被擒，迄今不知生死，全是因這矮小道人而起，雖知他武功高過自己百倍，但胸口熱血上湧，忍不住便要拔出兵刃向他刺去。然而這些日來多歷憂患，已非復當日福州府那個鬥雞走馬的紈褲少年，當下強抑怒火，說道：「青城派好事多為，木大俠路見不平，自要伸手。他老人家古道熱腸，最愛鋤強扶弱，又何必管你開罪不開罪於他？」劉正風一聽，不由得暗暗好笑，塞北明駝木高峰武功雖高，人品卻頗為低下，這「木大俠」三字，只是自己隨口叫上一聲，其實以木高峰為人而論，別說「大俠」兩字夠不上，連跟一個「俠」字也是毫不相干。此人趨炎附勢，不顧信義，只是他武功高強，為人機警，倘若跟他結下了仇，那是防不勝防，武林中人對他忌憚畏懼則有之，卻無人真的對他有什麼尊敬之意。劉正風聽林平之這麼說，更信他是木高峰的子侄，生怕余滄海出手傷了他，當即笑道：「余觀主，木兄，兩位既來到舍下，都是在下的貴客，便請瞧著劉某的薄面，大家喝杯和氣酒，來人哪，酒來！」家丁們轟聲答應，斟上酒來。余滄海對面前這年輕駝子雖不放在眼裡，然而想到江湖上傳說木高峰的種種陰毒無賴事跡，倒也不敢貿然破臉，見劉府家丁斟上酒家，卻不出手去接，要看對方如何行動。林平之又恨又怕，但畢竟憤慨之情佔了上風，尋思：「說不定此刻我爹媽已遭這矮道人的毒手，我寧可被你一掌斃於當場，也決不能跟你共飲。」目光中儘是怒火，瞪視余滄海，也不伸手去取酒杯，他本來還想辱罵幾句，畢竟懾於對方之威，不敢罵出聲來。余滄海見他對自己滿是敵意，怒氣上衝，一伸手，便施展擒拿法抓住了他手腕，說道：「好！好！好！衝著劉三爺的金面，誰都不能在劉府上無禮。木兄弟，咱們親近親近。」林平之用力一掙，沒能掙脫，聽得他最後一個「近」字一出口，只覺手腕上一陣劇痛，腕骨格格作響，似乎立即便會給他捏得粉碎。余滄海凝力不發，要逼迫林平之討饒。哪知林平之對他心懷深仇大恨，腕上雖痛入骨髓，卻哼也沒哼一聲。劉正風站在一旁，眼見他額頭黃豆大的汗珠一滴滴滲將出來，但臉上神色傲然，絲毫不屈，對這青年人的硬氣倒也有些佩服，說道：「余觀主！」正想打圓場和解，忽聽得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余觀主，怎地興致這麼好，欺侮起木高峰的孫子來著？」眾人一齊轉頭，只見廳口站著一個肥肥胖胖的駝子，這人臉上生滿了白瘢，卻又東一塊西一塊的都是黑記，再加上一個高高隆起的駝背，實是古怪醜陋之極。廳上眾人大都沒見過木高峰的廬山真面，這時聽他自報姓名，又見到這副怪相，無不聳然動容。這駝子身材臃腫，行動卻敏捷無倫，眾人只眼睛一花，見這駝子已欺到了林平之身邊，在他肩頭拍了拍，說道：「好孫子，乖孫兒，你給爺爺大吹大擂，說什麼行俠仗義，鋤強扶弱，爺爺聽在耳裡，可受用得很哪！」說著又在他肩頭拍了一下。他第一次拍肩，林平之只感全身劇震，余滄海手臂上也是一熱，險些便放開了手，但隨即又運功力，牢牢抓住。木高峰一拍沒將余滄海的五指震脫，一面跟林平之說話，一面潛運內力，第二下拍在他肩頭之時，已使上了十成功力。林平之眼前一黑，喉頭發甜，一口鮮血湧到了嘴裡。他強自忍住，骨嘟一聲，將鮮血吞入了腹中。

　　余滄海虎口欲裂，再也捏不住，只得放開了手，退了一步，心道：「這駝子心狠手辣，果然名不虛傳，他為了震脫我手指，居然寧可讓他孫子身受內傷。」

　　林平之勉力哈哈一笑，向余滄海道：「余觀主，你青城派的武功太也稀鬆平常，比之這位塞北明駝木大俠，那可差得遠了，我瞧你不如改投木大俠門下，請他點撥幾招，也可……也可……有點兒進……進益……」他身受內傷，說這番話時心情激盪，只覺五臟便如倒了轉來，終於支撐著說完，身子已搖搖欲墜。余滄海道：「好，你叫我改投木先生的門下，學一些本事，余滄海正是求之不得。你自己是木先生門下，本事一定挺高的了，在下倒要領教領教。」指明向林平之挑戰，卻要木高峰袖手旁觀，不得參預。木高峰向後退了兩步，笑道：「小孫子，只怕你修為尚淺，不是青城派掌門的對手，一上去就給他斃了。爺爺難得生了你這樣一個又駝又俊的好孫子，可捨不得你給人殺了。你不如跪下向爺爺磕頭，請爺爺代你出手如何？」

　　林平之向余滄海瞧了一眼，心想：「我若貿然上前和這姓余的動手，他怒火大熾之下，只怕當真一招之間就將我殺了。命既不存，又談什麼報父母之仇？可是我林平之堂堂男子，豈能平白無端的去叫這駝子作爺爺？我自己受他羞辱不要緊，連累爹爹也受此奇恥大辱，終身抬不起頭來，日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我倘若向他一跪，那明擺是托庇於『塞北明駝』的宇下，再也不能自立了。」一時心神不定，全身微微發抖，伸左手扶在桌上。余滄海道：「我瞧你就是沒種！要叫人代你出手，磕幾個頭，又打什麼緊？」他已瞧出林平之和木高峰之間的關係有些特異，顯然木高峰並非真的是他爺爺，否則為什麼林平之只稱他「前輩」，始終沒叫過一聲「爺爺」？木高峰也不會在這當口叫自己的孫兒磕頭。他以言語相激，要林平之沉不住氣而親自出手，那便大有迴旋餘地。

　　林平之心念電轉，想起這些日來福威鏢局受到青城派的種種欺壓，一幕幕的恥辱，在腦海中紛至沓來的流過，尋思：「大丈夫小不忍則亂大謀，只須我日後真能揚眉吐氣，今日受一些折辱又有何妨？」當即轉過身來，屈膝向木高峰跪倒，連連磕頭，說道：「爺爺，這余滄海濫殺無辜，搶劫財物，武林中人人得而誅之。請你主持公道，為江湖上除此大害。」木高峰和余滄海都大出意料之外，這年輕駝子適才被余滄海抓住，以內力相逼，始終強忍不屈，可見頗有骨氣，哪知他居然肯磕頭哀求，何況是在這大庭廣眾之間。群豪都道這年輕駝子便是木高峰的孫子，便算不是真的親生孫兒，也是徒孫、侄孫之類。只有木高峰才知此人與自己絕無半點瓜葛，而余滄海雖瞧出其中大有破綻，卻也猜測不到兩者真正的關係，只知林平之這聲「爺爺」叫得極為勉強，多半是為了貪生怕死而發。木高峰哈哈大笑，說道：「好孫兒，乖孫兒，怎麼？咱們真的要玩玩嗎？」他口中在稱讚林平之，但臉孔正對著余滄海，那兩句「好孫兒，乖孫兒」，便似叫他一般。

　　余滄海更是憤怒，但知今日這一戰，不但關係到一己的生死存亡，更與青城一派的興衰榮辱大有關連，當下暗自凝神戒備，淡淡一笑，說道：「木先生有意在眾位朋友之前炫耀絕世神技，令咱們大開眼界，貧道只有捨命陪君子了。」適才木高峰這兩下拍肩震手，余滄海已知他內力深厚，兼且十分霸道，一旦正面相攻，定如雷霆疾發、排山倒海一般的撲來，尋思：「素聞這駝子十分自負，他一時勝我不得，便會心浮氣躁的搶攻，我在最初一百招之中只守不攻，先立於不敗之地，到得一百招後，當能找到他的破綻。」

　　木高峰見這矮小道人身材便如孩童一般，提在手裡只怕還不到八十斤，然而站在當地，猶如淵停嶽峙，自有一派大宗師的氣度，顯然內功修為頗深，心想：「這小道士果然有些鬼門道，青城派歷代名手輩出，這牛鼻子為其掌門，決非泛泛之輩，駝子今日倒不可陰溝裡翻船，一世英名，付於流水。」他為人向來謹細，一時不敢貿然發招。

　　便在二人蓄勢待發之際，突然間呼的一聲響，兩個人從後飛了出來，砰的一聲，落在地下，直挺挺的俯伏不動。這兩人身穿青袍，臀部處各有一個腳印。只聽得一個女童的清脆聲音叫道：「這是青城派的看家本領，『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

　　余滄海大怒，一轉頭，不等看清是誰說話，循聲辨向，晃身飛躍過去，只見一個綠衫女童站在席邊，一伸手便抓住了她的手臂。那女童大叫一聲「媽呀！」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余滄海吃了一驚，本來聽她口出侮辱之言，狂怒之下，不及細思，認定青城派兩名弟子又著了道兒，定是與她有關，這一抓手指上使力甚重，待得聽她哭叫，才想此人不過是一個小小女孩，如何可以下重手對待，當著天下英雄之前，豈不是大失青城掌門的身份？急忙放手。豈知那小姑娘越哭越響，叫道：「你抓斷了我骨頭，媽呀，我手臂斷啦！嗚嗚，好痛，好痛！嗚嗚。」這青城派掌門身經百戰，應付過無數大風大浪，可是如此尷尬場面卻從來沒遇到過，眼見千百道目光都射向自己，而目光中均有責難甚至鄙視之色，不由得臉上發燒，手足無措，低聲道：「別哭，別哭，手臂沒斷，不會斷的。」那女童哭道：「已經斷了，你欺侮人，大人打小孩，好不要臉，哎唷好痛啊，嗚嗚嗚，嗚嗚嗚嗚！」

　　眾人見這女童約莫十三四歲年紀，穿一身翠綠衣衫，皮膚雪白，一張臉蛋清秀可愛，無不對她生出同情之意。幾個粗魯之人已喝了起來：「揍這牛鼻子！」「打死這矮道士！」余滄海狼狽之極，知道犯了眾怒，不敢反唇相譏，低聲道：「小妹妹，別哭，對不起。我瞧瞧你的手臂，看傷了沒有？」說著便欲去捋她衣袖。那女童叫道：「不，不，別碰我。媽媽，媽媽，這矮道士打斷了我的手臂。」

　　余滄海正感無法可施，人叢中走出一名青袍漢子，正是青城派中最機靈的方人智。他向那女童道：「小姑娘裝假，我師父的手連你的衣袖也沒碰到，怎會打斷了你的手臂？」那女童大叫：「媽媽，又有人來打我了！」

　　定逸師太在旁早已看得大怒，搶步上前，伸掌便向方人智臉上拍去，喝道：「大欺小，不要臉。」方人智伸臂欲擋，定逸右手疾探，抓住了他手掌，左手手臂一靠，壓向他上臂和小臂之間相交的手肘關節，這一下只教壓實了，方人智手臂立斷。余滄海回手一指，點向定逸後心。定逸只得放開方人智，反手拍出。余滄海不欲和她相鬥，說聲：「得罪了！」躍開兩步。定逸握住那小姑娘的手，柔聲道：「好孩子，哪裡痛？給我瞧瞧，我給你治治。」一摸她的手臂，並未斷折，先放了心，拉起她的衣袖，只見一條雪白粉嫩的圓臂之上，清清楚楚的留下四條烏青的手指印。定逸大怒，向方人智喝道：「小子撒謊！你師父沒碰到她手臂，那麼這四個指印是誰捏的？」那小姑娘道：「是烏龜捏的，是烏龜捏的。」一面說，一面指著余滄海的背心。突然之間，群雄轟然大笑，有的笑得口中茶水都噴了出來，有的笑彎了腰，大廳之中，儘是哄笑之聲。余滄海不知眾人笑些什麼，心想這小姑娘罵自己是烏龜，不過是孩子家受了委屈，隨口詈罵，又有什麼好笑了？只是人人對自己發笑，卻也不禁狼狽。方人智縱身而前，搶到余滄海背後，從他衣服上揭下一張紙來，隨手一團，余滄海接了過來，展開一看，卻見紙上畫著一隻大烏龜，自是那女童貼在自己背後的。余滄海羞憤之下，心中一凜：「這只烏龜當然是早就繪好了的。別人要在我背心上作什麼手腳。決無可能，定是那女童大哭大叫，趁我心慌意亂之際，便即貼上，如此說來，暗中定是有大人指使。」轉眼向劉正風瞧了一眼，心想：「這女孩自是劉家的人，原來劉正風暗中在給我搗鬼。」劉正風給他這麼瞧了一眼，立時明白，知他怪上了自己，當即走上一步，向那女童道：「小妹妹，你是誰家的孩子？你爹爹媽媽呢？」這兩句問話，一來是向余滄海表白，二來自己確也起疑，要知道這小姑娘是何人帶來。

　　那女童道：「我爹爹媽媽有事走開了，叫我乖乖的坐著別動，說一會兒便有把戲瞧，有兩個人會飛出去躺著不動，說是青城派的看家本領，叫什麼『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果然好看！」說著拍起手來。她臉上晶瑩的淚珠兀自未曾拭去，這時卻笑得甚是燦爛。眾人一見，不由得都樂了，明知那是陰損青城派的，眼見那兩名青城派弟子兀自躺著不動，屁股朝天，屁股上清清楚楚的各有一個腳印，大暴青城派之丑。

　　余滄海伸手到一名弟子身上拍了拍，發覺二人都被點了穴道，正與先前申人俊、吉人通二人所受一般無異，若要運內力解穴，殊非一時之功，不但木高峰在旁虎視眈眈，而且暗中還伏了大對頭，這時可不能為了替弟子解穴而耗損內力，當即低聲向方人智道：「先抬了下去。」方人智向幾名同門一招手，幾個青城派弟子奔了出來，將兩個同門抬了出廳。那女童忽然大聲道：「青城派的人真多！一個人平沙落雁，有兩個人抬！兩個人平沙落雁，有四個人抬。」余滄海鐵青著臉，向那女童道：「你爹爹姓什麼？剛才這幾句話，是你爹爹教的麼？」他想這女童這兩句話甚是陰損，若不是大人所教，她小小年紀，決計說不出來，又想：「什麼『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是令狐沖這小子胡謅出來的，多半華山派不忿令狐沖為人傑所殺，向我青城派找場子來啦。點穴之人武功甚高，難道……難通是華山派掌門岳不群在暗中搗鬼？」想到岳不群在暗算自己，不但這人甚是了得，而且他五嶽劍派聯盟，今日要是一齊動手，青城派非一敗塗地不可。言念及此，不由得神色大變。

　　那女童不回答他的問話，笑著叫道：「二一得二，二二得四，二三得六，二四得八，二五得十……」不住口的背起九九乘數表來。余滄海道：「我問你啊！」聲音甚是嚴厲。那女童嘴一扁，哇的一聲，又哭了出來，將臉藏在定逸師太的懷裡。定逸輕輕拍她背心，安慰她道：「別怕，別怕！乖孩子，別怕。」轉頭向余滄海道：「你這麼凶霸霸嚇唬孩子幹麼？」余滄海哼了一聲，心想：「五嶽劍派今日一齊跟我青城派幹上了，可得小心在意。」

　　那女童從定逸懷中伸頭出來，笑道：「老師太，二二得四，青城派兩個人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四個人抬，二三得六，三個人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就得六個人抬，二四得八……」沒再說下去，已格格的笑了起來。

　　眾人覺得這小姑娘動不動便哭，哭了之後隨即破涕為笑，如此忽哭忽笑，本來是七八歲孩童的事，這小姑娘看模樣已有十三四歲，身材還生得甚高，何況每一句話都是在陰損余滄海，顯然不是天真爛漫的孩童之言，暗中另行有人指使，那是絕無可疑的了。余滄海大聲道：「大丈夫行為光明磊落，哪一位朋友跟貧道過不去的，盡可現身，這般鬼鬼祟祟的藏頭露尾，指使一個小孩子來說些無聊言語，算是哪一門子英雄好漢？」他身子雖矮，這幾句話發自丹田，中氣充沛，入耳嗡嗡作響。群豪聽了，不由自主的肅然起敬，一改先前輕視的神態。他說完話後，大廳中一片靜寂，無人答話。隔了好一會，那女童忽道：「老師太，他問是哪一門子的英雄好漢？他青城派是不是英雄好漢？」定逸是恆山派的前輩人物，雖對青城派不滿，不願公然詆毀整個門派，當下含糊其辭的答道：「青城派……青城派上代，是有許多英雄好漢的。」那女童又問：「那麼現今呢？還有沒有英雄好漢剩下來？」定逸將嘴向余滄海一努，道：「你問這位青城派的掌門道長罷！」那女童道：「青城派掌門道長，倘使人家受了重傷，動彈不得，卻有人上去欺侮他。你說那個乘人之危的傢伙，是不是英雄好漢？」余滄海心頭怦的一跳，尋思：「果然是華山派的！」先前在花廳中曾聽儀琳述說羅人傑刺殺令狐沖經過之人，也盡皆一凜：「莫非這小姑娘和華山派有關？」勞德諾卻想：「這小姑娘說這番話，明明是為大師哥抱不平來著。她卻是誰？」他為了怕小師妹傷心，匆忙之間，尚未將大師兄的死訊告知同門。儀琳全身發抖，心中對那小姑娘感激無比。這一句話，她早就想向余滄海責問，只是她生性和善，又素來敬上，余滄海說什麼總是前輩，這句話便問不出口，此刻那小姑娘代自己說出了心頭的言語，忍不住胸口一酸，淚水便撲簌簌的掉下來了。余滄海低沉著聲音問道：「這一句話，是誰教你問的？」那女童道：「青城派有一個羅人傑，是道長的弟子罷？他見人家受了重傷，那受傷的又是個大大的好人，這羅人傑不去救他，反而上去刺他一劍。你說這羅人傑是不是英雄好漢？這是不是道長教他的青城派俠義道本事？」這幾句話雖是出於一個小姑娘之口，但她說得爽脆利落，大有咄咄逼人之意。余滄海無言可答，又厲聲道：「到底是誰指使你來問我？你父親是華山派的是不是？」

　　那女童轉過了身子，向定逸道：「老師太，他這麼嚇唬小姑娘，算不算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算不算英雄好漢？」定逸歎了口氣，道：「這個我可就說不上來了。」

　　眾人愈聽愈奇，這小姑娘先前那些話，多半是大人先前教定了的，但剛才這兩句問話，明明是抓住了余滄海的話柄而發問，譏刺之意，十分辛辣，顯是她隨機應變，出於己口，瞧不出她小小年紀，竟這般厲害。

　　儀琳淚眼模糊之中，看到了這小姑娘苗條的背影，心念一動：「這個小妹妹我曾經見過的，是在哪裡見過的呢？」側頭一想，登時記起：「是了，昨日回雁樓頭，她也在那裡。」腦海之中，昨天的情景逐步自朦朧而清晰起來。昨日早晨，她被田伯光威逼上樓，酒樓上本有七八張桌旁坐滿了酒客，後來泰山派的二人上前挑戰，田伯光砍死了一人，眾酒客嚇得一哄而散，酒保也不敢再上來送菜斟酒。可是在臨街的一角之中，一張小桌旁坐著個身材十分高大的和尚，另一張小桌旁坐著二人，直到令狐沖被殺，自己抱著他屍體下樓，那和尚和那二人始終沒有離開。當時她心中驚惶已極，諸種事端紛至沓來，哪有心緒去留神那高大和尚以及另外兩人，此刻見到那女童的背影，與腦海中殘留的影子一加印證，便清清楚楚的記得，昨日坐在小桌旁的二人之中，其中之一就是這小姑娘。她背向自己，因此只記得她的背影，昨日她穿的是淡黃衫子，此刻穿的卻是綠衫，若不是此刻她背轉身子，說什麼也記不起來。

　　可是另外一人是誰呢？她只記得那是個男人，那是確定無疑的，是老是少，什麼打扮，那是什麼都記不得了。還有，記得當時看到那個和尚端起碗來喝酒，在田伯光給令狐沖騙得承認落敗之時，那大和尚曾哈哈大笑，這小姑娘當時也笑了的，她清脆的笑聲，這時在耳邊似乎又響了起來，對，是她，正是她！那個大和尚是誰？怎麼和尚會喝酒？

　　儀琳的心神全部沉浸在昨日的情景之中，眼前似乎又出現了令狐沖的笑臉：他在臨死之際，怎樣誘騙羅人傑過來，怎樣挺劍刺入敵人小腹。她抱著令狐沖的屍體跌跌撞撞的下樓，心中一片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糊里糊塗的出了城門，糊里糊塗的在道上亂走……只覺得手中所抱的屍體漸漸冷了下去，她一點不覺得沉重，也不知道悲哀，更不知要將這屍體抱到什麼地方。突然之間，她來到了一個荷塘之旁，荷花開得十分鮮艷華美，她胸口似被一個大錘撞了一下，再也支持不住，連著令狐沖的屍體一齊摔倒，就此暈了過去。

　　等到慢慢醒轉，只覺日光耀眼，她急忙伸手去抱屍體，卻抱了個空。她一驚躍起，只見仍是在那荷塘之旁，荷花仍是一般的鮮艷華美，可是令狐沖的屍體卻已影蹤不見。她十分驚惶，繞著荷塘奔了幾圈，屍體到了何處，找不到半點端倪。回顧自己身上衣衫血清斑斑，顯然並不是夢，險些兒又再暈去，定了定神，四下裡又尋了一遍，這具屍體竟如生了翅膀般飛得無影無蹤。荷塘中塘水甚淺，她下水去掏了一遍，哪有什麼蹤跡？這樣，她到了衡山城，問到了劉府，找到了師父，心中卻無時無刻不在思索：「令狐大哥的屍體到哪裡去了？有人路過，搬了去麼？給野獸拖了去麼？」想到他為了相救自己而喪命，自己卻連他的屍身也不能照顧周全，如果真是給野獸拖去吃了，自己實在不想活了。其實，就算令狐沖的屍身好端端地完整無缺，她也是不想活了。

　　忽然之間，她心底深處，隱隱冒出來一個念頭，那是她一直不敢去想的。這念頭在過去一天中曾出現過幾次，她立即強行壓下，心中只想：「我怎地如此不定心？怎會這般的胡思亂想？當真荒謬絕倫！不，決沒這會子事。」可是這時候，這念頭她再也壓不住了，清清楚楚的出現在心中：「當我抱著令狐大哥的屍身之時，我心中十分平靜安定，甚至有一點兒歡喜，倒似乎是在打坐做功課一般，心中什麼也不想，我似乎只盼一輩子抱著他的身子，在一個人也沒有的道上隨意行走，永遠無止無休。我說什麼也要將他的屍身找回來，那是為了什麼？是不忍他的屍身給野獸吃了麼？不！不是的。我要抱著他的屍身在道上亂走，在荷塘邊靜靜的待著。我為什麼暈去？真是該死！我不該這麼想，師父不許，菩薩也不容，這是魔念，我不該著了魔。可是，可是令狐大哥的屍身呢？」她心頭一片混亂，一時似乎見到了令狐沖嘴角邊的微笑，那樣滿不在乎的微笑，一時又見到他大罵「倒霉的小尼姑」時那副鄙夷不屑的臉色。她胸口劇痛起來，像是刀子在剜割一般……余滄海的聲音又響了起來：「勞德諾，這個小女孩是你們華山派的，是不是？」勞德諾道：「不是，這個小妹妹，弟子今日也還是初見，她不是敝派的。」余滄海道：「好，你不肯認，也就算了。」突然間手一揚，青光閃動，一柄飛錐向儀琳射了過去，喝道：「小師父，你瞧這是什麼？」儀琳正在呆呆出神，沒想到余滄海竟會向自己發射暗器，心中突然感到一陣快意：「他殺了我最好，我本就不想活了，殺了我最好！」心中更無半分逃生之念，眼見那飛錐緩緩飛來，好幾個人齊聲警告：「小心暗器！」不知為了什麼，她反而覺得說不出的平安喜悅，只覺活在這世上苦得很，難以忍受的寂寞淒涼，這飛錐能殺了自己，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定逸將那女童輕輕一推，飛身而前，擋在儀琳的身前，別瞧她老態龍鍾，這一下飛躍可快得出奇，那飛錐去勢雖緩，終究是一件暗器，定逸後發先至，居然能及時伸手去接。眼見定逸師太一伸手便可將錐接住，豈知那鐵錐飛至她身前約莫兩尺之處，陡地下沉，拍的一聲，掉在地下。定逸伸手接了個空，那是在人前輸了一招，不由得臉上微微一紅，卻又不能就此發作。便在此時，只見余滄海又是手一揚，將一個紙團向那女童臉上擲了過去。這紙團便是繪著烏龜的那張紙搓成的。定逸心念一動：「牛鼻子發這飛錐，原來是要將我引開，並非有意去傷儀琳。」

　　眼見這小小紙團去勢甚是勁急，比之適才的那柄飛錐勢道還更凌厲，其中所含內力著實不小，擲在那小姑娘臉上，非教她受傷不可，其時定逸站在儀琳的身畔，這一下變起倉卒，已不及過去救援，只叫得一個「你」字，只見那女童矮身坐地，哭叫：「媽媽，媽媽，人家要打死我啦！」她這一縮甚是迅捷，及時避開紙團，明明身有武功，卻是這般撒賴。眾人都覺好笑。余滄海卻也覺得不便再行相逼，滿腹疑團，難以索解。定逸師太見余滄海神色尷尬，暗暗好笑，心想青城派出的醜已著實不小，不願再和他多所糾纏，向儀琳道：「儀琳，這小妹妹的爹娘不知到哪裡去了，你陪她找找去，免得沒人照顧，給人家欺侮。」儀琳應道：「是！」走過去拉住了那女童的手。那女童向她笑了笑，一同走出廳去。

　　余滄海冷笑一聲，不再理會，轉頭去瞧木高峰。

## 第5章　治傷

　　儀琳和那女童到了廳外，問道：「姑娘，你貴姓，叫什麼名字？」那女童嘻嘻一笑，說道：「我複姓令狐，單名一個沖字。」儀琳心頭怦的一跳，臉色沉了下來，道：「我好好問你，你怎地開我玩笑？」那女童笑道：「怎麼開你玩笑了？難道只有你朋友叫得令狐沖，我便叫不得？」儀琳歎了口氣，心中一酸，忍不住眼淚又掉了下來，道：「這位令狐大哥於我有救命大恩，終於為我而死，我……我不配做他朋友。」剛說到這裡，只見兩個佝僂著背脊的人，匆匆從廳外廊上走過，正是塞北明駝木高峰和林平之。那女童嘻嘻一笑，說道：「天下真有這般巧，而這麼一個醜得怕人的老駝子，又有這麼個小駝子。」儀琳聽她取笑旁人，心下甚煩，說道：「姑娘，你自己去找你爹爹媽媽，好不好？我頭痛得很，身子不舒服。」那女童笑道：「頭痛不舒服，都是假的，我知道，你聽我冒充令狐沖的名頭，心裡便不痛快。好姊姊，你師父叫你陪我的，怎能撇下我便不管了？要是我給壞人欺侮了，你師父非怪罪你不可。」儀琳道：「你本事比我大得多，心眼兒又靈巧，連余觀主那樣天下聞名的大人物，也都栽在你手下。你不去欺侮人家，人家已經謝天謝地啦，誰又敢來欺侮你？」那女童格格而笑，拉著儀琳的手道：「你可在損我啦。剛才若不是你師父護著我，這牛鼻子早就打到我了。姊姊，我姓曲，名叫非煙。我爺爺叫我非非，你也叫我非非好啦。」儀琳聽她說了真實姓名，心意頓和，只是奇怪她何以知道自己牽記著令狐沖，以致拿他名字來開玩笑？多半自己在花廳中向師父等述說之時，這精靈古怪的小姑娘躲在窗外偷聽去了，說道：「好，曲姑娘，咱們去找你爹爹媽媽去罷，你猜他們到了哪裡去啦？」曲非煙道：「我知道他們到了哪裡。你要找，自己找去，我可不去。」儀琳奇道：「怎地你自己不去？」曲非煙道：「我年紀這麼小，怎肯便去？你卻不同，你傷心難過，恨不得早早去了才是。」儀琳心下一凜，道：「你說你爹爹媽媽……」曲非煙道：「我爹爹媽媽早就給人害死啦。你要找他們，便得到陰世去。」儀琳甚是不快，說道：「你爹爹媽媽既已去世，怎可拿這事來開玩笑？我不陪你啦。」

　　曲非煙抓住了她左手，央求道：「好姊姊，我一個兒孤苦伶仃的，沒人陪我玩兒，你就陪我一會兒。」

　　儀琳聽她說得可憐，便道：「好罷，我就陪你一會兒，可是你不許再說無聊的笑話。我是出家人，你叫我姊姊，也不大對。」曲非煙笑道：「有些話你以為無聊，我卻以為有聊得緊，這是各人想法不同，你比我年紀大，我就叫你姊姊，有什麼對不對的？難道我還叫你妹子嗎？儀琳姊姊，你不如不做尼姑了，好不好？」儀琳不禁愕然，退了一步。曲非煙也順勢放脫了她手，笑道：「做尼姑有什麼好？魚蝦雞鴨不能吃，牛肉、羊肉也不能吃。姊姊，你生得這般美貌，剃了光頭，便大大減色，倘若留起一頭烏油油的長髮，那才叫好看呢。」儀琳聽她說得天真，笑道：「我身入空門，四大皆空，哪裡還管他皮囊色相的美惡。」曲非煙側過了頭，仔細端相儀琳的臉，其時雨勢稍歇，烏雲推開，淡淡的月光從雲中斜射下來，在她臉上朦朦朧朧的鋪了一層銀光，更增秀麗之氣。曲非煙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姊姊，你真美，怪不得人家這麼想念你呢。」儀琳臉色一紅，嗔道：「你說什麼？你開玩笑，我可要去了。」曲非煙笑道：「好啦，我不說了。姊姊，你給我些天香斷續膠，我要去救一個人。」儀琳奇道：「你去救誰？」曲非煙笑道：「這個人要緊得很，這會兒可不能跟你說。」儀琳道：「你要傷藥去救人性命，本該給你，只是師父曾有嚴訓，這天香斷續膠調製不易，倘若受傷的是壞人，卻不能救他。」

　　曲非煙道：「姊姊，如果有人無禮，用難聽的話罵你師父和你恆山派，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儀琳道：「這人罵我師父，罵我恆山派，自然是壞人了，怎還好得了？」曲非煙笑道：「這可奇了。有一個人張口閉口的說，見了尼姑就倒大霉，逢賭必輸。他既罵你師父，又罵了你，也罵了你整個恆山派，如果這樣的大壞人受了傷……」

　　儀琳不等她說完，已是臉色一變，回頭便走。曲非煙晃身攔在她身前，張開了雙手，只是笑，卻不讓她過去。儀琳突然心念一動：「昨日回雁樓頭，她和另一個男人一直坐著。直到令狐大哥死於非命，我抱著他屍首奔下酒家，似乎她還在那裡。這一切經過，她早瞧在眼裡了，也不用偷聽我的說話。她會不會一直跟在我後面呢？」想要問她一句話，卻脹紅了臉，說不出口。曲非煙道：「姊姊，我知道你想問我：『令狐大哥的屍首到哪裡去啦？』是不是？」儀琳道：「正是，姑娘若能見告，我……我……實在感激不盡。」

　　曲非煙道：「我不知道，但有一個人知道。這人身受重傷，性命危在頃刻。姊姊若能用天香斷續膠救活了他生命，他便能將令狐大哥屍首的所在跟你說。」儀琳道：「你自己真的不知？」曲非煙道：「我曲非煙如果得悉令狐沖死屍的所在，教我明天就死在余滄海手裡，被他長劍在身上刺十七八個窟窿。」儀琳忙道：「我信了，不用發誓。那人是誰？」曲非煙道：「這個人哪，救不救在你。我們要去的地方，也不是什麼善地。」為了尋到令狐沖的屍首，便刀山劍林，也去闖了，管他什麼善地不善地，儀琳點頭道：「咱們這就去罷。」兩人走到大門口，見門外兀自下雨，門旁放著數十柄油紙雨傘。儀琳和曲非煙各取了一柄，出門向東北角上行去。其時已是深夜，街上行人稀少，兩人走過，深巷中便有一兩隻狗兒吠了起來。儀琳見曲非煙一路走向偏僻狹窄的小街中，心中只掛念著令狐沖屍身的所在，也不去理會她帶著自己走向何處。行了好一會，曲非煙閃身進了一條窄窄的弄堂，左邊一家門首挑著一盞小紅燈籠。曲非煙走過去敲了三下門。有人從院子中走出來，開門探頭出來。曲非煙在那人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又塞了一件物事在他手中。那人道：「是，是，小姐請進。」

　　曲非煙回頭招了招手。儀琳跟著她進門。那人臉上露出詫異之極的神色，搶在前頭領路，過了一個天井，掀開東廂房的門簾，說道：「小姐，師父，這邊請坐。」門簾開處，撲鼻一股脂粉香氣。儀琳進門後，見房中放著一張大床，床上鋪著繡花的錦被和枕頭。湘繡馳名天下，大紅錦被上繡的是一對戲水鴛鴦，顏色燦爛，栩栩欲活。儀琳自幼在白雲庵中出家，蓋的是青布粗被，一生之中從未見過如此華麗的被褥，只看了一眼，便轉過了頭。只見幾上點著一根紅燭，紅燭旁是一面明鏡，一隻梳妝箱子。床前地下兩對繡花拖鞋，一對男的，一對女的，並排而置。儀琳心中突的一跳，抬起頭來，眼前出現了一張緋紅的臉蛋，嬌羞靦腆，又帶著三分尷尬，三分詫異，正是自己映在鏡中的容顏。背後腳步聲響，一個僕婦走了進來，笑瞇瞇的奉上香茶。這僕婦衣衫甚窄，妖妖嬈嬈地甚是風騷。儀琳越來越害怕，低聲問曲非煙：「這是什麼地方？」曲非煙笑了笑，俯身在那僕婦耳邊說了一句話，那僕婦應道：「是。」伸手抿住了嘴，嘻的一笑，扭扭捏捏的走了出去。儀琳心想：「這女人裝模作樣的，必定不是好人。」又問曲非煙：「你帶我來幹什麼？這裡是什麼地方？」曲非煙微笑道：「這地方在衡山城大大有名，叫做群玉院。」儀琳又問：「什麼群玉院？」曲非煙道：「群玉院是衡山城首屈一指的大妓院。」

　　儀琳聽到「妓院」二字，心中怦的一跳，幾乎便欲暈去。她見了這屋中的擺設排場，早就隱隱感到不妙，卻萬萬想不到這竟是一所妓院。她雖不十分明白妓院到底是什麼所在，卻聽同門俗家師姊說過，妓女是天下最淫賤的女子，任何男人只須有錢，便能叫妓女相陪。曲非煙帶了自己到妓院中來，卻不是要自己做妓女麼？心中一急，險些便哭了出來。便在這時，忽聽得隔壁房中有個男子聲音哈哈大笑，笑聲甚是熟悉，正是那惡人「萬里獨行」田伯光。儀琳雙腿酸軟，騰的一聲，坐倒在椅上，臉上已全無血色。曲非煙一驚，搶過去看她，問道：「怎麼啦？」儀琳低聲道：「是那田……田伯光！」曲非煙嘻的一聲笑，說道：「不錯，我也認得他的笑聲，他是你的乖徒兒田伯光。」田伯光在隔房大聲道：「是誰在提老子的名字？」曲非煙道：「喂！田伯光，你師父在這裡，快快過來磕頭！」田伯光怒道：「什麼師父？小娘皮胡說八道，我撕爛你的臭嘴。」曲非煙道：「你在衡山回雁酒樓，不是拜了恆山派的儀琳小師太為師嗎？她就在這裡，快過來！」

　　田伯光道：「她怎麼會在這種地方，咦，你……你怎麼知道？你是誰？我殺了你！」聲音中頗有驚恐之意。曲非煙笑道：「你來向師父磕了頭再說。」儀琳忙道：「不，不！你別叫他過來！」田伯光「啊」的一聲驚呼，跟著拍的一聲，顯是從床上跳到了地下。一個女子聲音道：「大爺，你幹什麼？」曲非煙叫道：「田伯光，你別逃走！你師父找你算帳來啦。」田伯光罵道：「什麼師父徒兒，老子上了令狐沖這小子的當！這小尼姑過來一步，老子立刻殺了她。」儀琳顫聲道：「是！我不過來，你也別過來。」曲非煙道：「田伯光，你在江湖上也算是一號人物，怎地說了話竟不算數？拜了師父不認帳？快過來，向你師父磕頭。」田伯光哼了一聲不答。儀琳道：「我不要他磕頭，也不要見他，他……他不是我的徒弟。」田伯光忙道：「是啊！這位小師父根本就不要見我。」曲非煙道：「好，算你的。我跟你說，我們適才來時，有兩個小賊鬼鬼祟祟的跟著我們，你快去給打發了。我和你師父在這裡休息，你就在外看守著，誰也不許進來打擾我們。你做好了這件事，你拜恆山派小師父為師的事，我以後就絕口不提。否則的話，我宣揚得普天下人人都知。」

　　田伯光突然提聲喝道：「小賊，好大膽子。」只聽得窗格子砰的一聲，屋頂上嗆啷啷兩聲響，兩件兵刃掉在瓦上。跟著有人長聲慘呼，又聽得腳步聲響，一人飛快的逃走了。窗格子又是砰的一響，田伯光已躍回房中，說道：「殺了一個，是青城派的小賊，另一個逃走了。」曲非煙道：「你真沒用，怎地讓他逃了？」田伯光道：「那個人我不能殺，是……是恆山派的女尼。」曲非煙笑道：「原來是你師伯，那自然不能殺。」儀琳卻大吃一驚，低聲道：「是我師姊？那怎麼好？」

　　田伯光問道：「小姑娘，你是誰？」曲非煙笑道：「你不用問。你乖乖的不說話，你師父永遠不會來找你算帳。」田伯光果然就此更不作聲。儀琳道：「曲姑娘，咱們快走罷！」曲非煙道：「那個受傷之人，還沒見到呢。你不是有話要跟他說嗎？你要是怕師父見怪，立刻回去，卻也不妨。」儀琳沉吟道：「反正已經來了，咱們……咱們便瞧瞧那人去。」曲非煙一笑，走到床邊，伸手在東邊牆上一推，一扇門輕輕開了，原來牆上裝有暗門。曲非煙招招手，走了進去。儀琳只覺這妓院更顯詭秘，幸好田伯光是在西邊房內，心想跟他離得越遠越好，當下大著膽子跟進。裡面又是一房，卻無燈火，藉著從暗門中透進來的燭光，可以看到這房甚小，也有一張床，帳子低垂，依稀似乎睡得有人。儀琳走到門邊，便不敢再進去。曲非煙道：「姊姊，你用天香斷續膠給他治傷罷！」儀琳遲疑道：「他……他當真知道令狐大哥屍首的所在？」曲非煙道：「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我可說不上來。」儀琳急道：「你剛才說他知道的。」曲非煙笑道：「我又不是大丈夫，說過了的話卻不算數，可不可以？你要是願意一試，不妨便給他治傷。否則的話，你即刻掉頭便走，誰也不會來攔你。」儀琳心想：「無論如何要找到令狐大哥的屍首，就算只有一線機會，也不能放過了。」便道：「好，我給他治傷。」回到外房去拿了燭台，走到內房的床前，揭開帳子，只見一人仰天而臥，臉上覆了一塊綠色錦帕，一呼一吸，錦帕便微微顫動。儀琳見不到他臉，心下稍安，回頭問道：「他什麼地方受了傷？」曲非煙道：「在胸口，傷口很深，差一點兒便傷到了心臟。」儀琳輕輕揭開蓋在那人身上的薄被，只見那人袒裸著胸膛，胸口前正中大一個傷口，血流已止，但傷口甚深，顯是十分凶險。儀琳定了定神，心道：「無論如何，我得救活他的性命。」將手中燭台交給曲非煙拿著，從懷中取出裝有天香斷續膠的木盒子，打開了盒蓋，放在床頭的幾上，伸手在那人創口四周輕輕按了按。曲非煙低聲道：「止血的穴道早點過了，否則怎能活得到這時候？」

　　儀琳點點頭，發覺那人傷口四處穴道早閉，而且點得十分巧妙，遠非自己所能，於是緩緩抽出塞在他傷口中的棉花，棉花一取出，鮮血便即急湧。儀琳在師門曾學過救傷的本事，左手按住傷口，右手便將天香斷續膠塗到傷口之上，再將棉花塞入。這天香斷續膠是恆山派治傷聖藥，一塗上傷口，過不多時血便止了。儀琳聽那人呼吸急促，不知他是否能活，忍不住便道：「這位英雄，貧尼有一事請教，還望英雄不吝賜教。」突然之間，曲非煙身子一側，燭台傾斜，燭火登時熄滅，室中一片漆黑。曲非煙叫了聲「啊喲」，道：「蠟燭熄了。」儀琳伸手不見五指，心下甚慌，尋思：「這等不乾不淨的地方，豈是出家人來得的？我及早問明令狐大哥屍身的所在，立時便得離去。」顫聲問道：「這位英雄，你現下痛得好些了嗎？」那人哼了一聲，並不回答。

　　曲非煙道：「他在發燒，你摸摸他額頭，燒得好生厲害。」儀琳還未回答，右手已被曲非煙捉住，按到了那人額上。本來遮在他面上的錦帕已給曲非煙拿開，儀琳只覺觸手處猶如火炭，不由得起了惻隱之心，道：「我還有內服的傷藥，須得給他服下才好。曲姑娘，請你點亮了蠟燭。」曲非煙道：「好，你在這裡等著，我去找火。」儀琳聽她說要走開，心中急了，忙拉住她袖子道：「不，不，你別去，留了我一個兒在這裡，那怎麼辦？」曲非煙低低笑了一聲，道：「你把內服的傷藥摸出來罷。」儀琳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打開瓶塞，倒了三粒藥丸出來，托在掌中，道：「傷藥取出來啦。你給他吃罷。」曲非煙道：「黑暗中別把傷藥掉了，人命關天，可不是玩的。姊姊，你不敢留在這裡，那麼我在這裡待著，你出去點火。」儀琳聽得要她獨自在妓院中亂闖，更是不敢，忙道：「不，不！我不去。」曲非煙道：「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你把傷藥塞在他口裡，餵他喝幾口茶，不就得了？黑暗之中，他又見不到你是誰，怕什麼啊？喏，這是茶杯，小心接著，別倒翻了。」儀琳慢慢伸出手去，接過了茶杯，躊躇了一會，心想：「師父常道，出家人慈悲為本，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就算此人不知道令狐大哥屍首的所在，既是命在頃刻，我也當救他。」於是緩緩伸出右手，手背先碰到那人額頭，翻過手掌，將三粒內服治傷的「白雲熊膽丸」塞在那人口中。那人張口含了，待儀琳將茶杯送到口邊時喝了幾口，含含糊糊的似是說了聲「多謝」。儀琳道：「這位英雄，你身受重傷，本當安靜休息，只是我有一件急事請問。令狐沖令狐俠士為人所害，他屍首……」那人道：「你……你問令狐沖……」儀琳道：「正是！閣下可知這位令狐沖英雄的遺體落在何處？」那人迷迷糊糊的道：「甚……什麼遺體？」儀琳道：「是啊，閣下可知令狐沖令狐俠士的遺體落於何方？」那人含糊說了幾個字，但聲音極低，全然聽不出來。儀琳又問了一遍，將耳朵湊近那人的臉孔，只聽得那人呼吸甚促，要想說什麼話，卻始終說不出來。

　　儀琳突然想起：「本門的天香斷續膠和白雲熊膽丸效驗甚佳，藥性卻也極猛，尤其服了白雲熊膽丸後往往要昏暈半日，那正是療傷的要緊關頭，我如何在這時逼問於他？」她輕輕歎了口氣，從帳子中鑽頭出來，扶著床前一張椅子，便即坐倒，低聲道：「待他好一些後再問。」曲非煙道：「姊姊，這人性命無礙麼？」儀琳道：「但願他能痊癒才好，只是他胸前傷口實在太深。曲姑娘，這一位……是誰？」

　　曲非煙並不答覆，過了一會，說道：「我爺爺說，你什麼事情都看不開，是不能做尼姑的。」儀琳奇道：「你爺爺認得我？他……他老人家怎知道我什麼事情都看不開？」曲非煙道：「昨日在回雁樓頭，我爺爺帶著我，看你們和田伯光打架。」儀琳「啊」了一聲，問道：「跟你在一起的，是你爺爺？」曲非煙笑道：「是啊，你那個令狐大哥，一張嘴巴也真會說，他說他坐著打天下第二，那時我爺爺真的有些相信，還以為他真有一套什麼出恭時練的劍法，還以為田伯光鬥不過他呢，嘻嘻。」黑暗之中，儀琳瞧不見她的臉，但想像起來，定然滿臉都是笑容。曲非煙愈是笑得歡暢，儀琳心頭卻愈酸楚。曲非煙續道：「後來田伯光逃走了，爺爺說這小子沒出息，既然答應輸了拜你為師，就應當磕頭拜師啊，怎地可以混賴？」儀琳道：「令狐大哥為了救我，不過使個巧計，卻也不是真的贏了他。」曲非煙道：「姊姊，你良心真好，田伯光這小子如此欺侮你，你還給他說好話。令狐大哥給人刺死後，你抱著他的屍身亂走。我爺爺說：『這小尼姑是個多情種子，這一下只怕要發瘋，咱們跟著瞧瞧。』於是我們二人跟在你後面，見你抱著這個死人，一直不捨得放下。我爺爺說：『非非，你瞧這小尼姑多麼傷心，令狐沖這小子倘若不死，小尼姑非還俗嫁給他做老婆不可。』」儀琳羞得滿臉通紅，黑暗中只覺耳根子和脖子都在發燒。

　　曲非煙道：「姊姊，我爺爺的話對不對？」儀琳道：「是我害死了人家。我真盼死的是我，而不是他。倘若菩薩慈悲，能叫我死了，去換得令狐大哥還陽，我……我……我便墮入十八重地獄，萬劫不能超生，我也心甘情願。」她說這幾句話時聲音誠懇之極。便在這時，床上那人忽然輕輕呻吟了一下。儀琳喜道：「他……他醒轉了，曲姑娘，請你問他，可好些了沒有？」曲非煙道：「為什麼要我去問！你自己沒生嘴巴！」儀琳微一遲疑，走到床前，隔著帳子問道：「這位英雄，你可……」一句話沒說完，只聽那人又呻吟了幾聲。儀琳尋思：「他此刻痛苦難當，我怎可煩擾他？」悄立片刻，聽得那人呼吸逐漸均勻，顯是藥力發作，又已入睡。曲非煙低聲道：「姊姊，你為什麼願意為令狐沖而死，你當真是這麼喜歡他？」儀琳道：「不，不！曲姑娘，我是出家人，你別再說這等褻瀆佛祖的話。令狐大哥和我素不相識，卻為了救我而死。我……我只覺萬分的對他不起。」曲非煙道：「要是他能活轉來，你什麼事都肯為他做？」儀琳道：「不錯，我便為他死一千次，也是毫無怨言。」

　　曲非煙突然提高聲音，笑道：「令狐大哥，你聽著，儀琳姊姊親口說了……」儀琳怒道：「你開什麼玩笑？」曲非煙繼續大聲道：「她說，只要你沒死，她什麼事都肯答允你。」儀琳聽她語氣不似開玩笑，頭腦中一陣暈眩，心頭怦怦亂跳，只道：「你……你……」只聽得咯咯兩聲，眼前一亮，曲非煙已打著了火，點燃蠟燭，揭開帳子，笑著向儀琳招了招手。儀琳慢慢走近，驀地裡眼前金星飛舞，向後便倒。曲非煙伸手在她背後一托，令她不至摔倒，笑道：「我早知你會大吃一驚，你看他是誰？」儀琳道：「他……他……」聲音微弱，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床上那人雖然雙目緊閉，但長方臉蛋，劍眉薄唇，正便是昨日回雁樓頭的令狐沖。

　　儀琳伸手緊緊抓住了曲非煙的手臂，顫聲道：「他……他沒死？」曲非煙笑道：「他現下還沒有死，但如你的傷藥無效，便要死了。」儀琳急道：「不會死的，他一定不會死的。他……他沒死！」驚喜逾恆，突然哭了起來。曲非煙奇道：「咦，怎麼他沒有死，你卻反而哭了？」儀琳雙腳發軟，再也支持不住，伏在床前，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說道：「我好歡喜。曲姑娘，真是多謝你啦。原來，原來是你救了……救了令狐大哥。」曲非煙道：「是你自己救的，我可沒有這麼大的本事，我又沒天香斷續膠。」儀琳突然省悟，慢慢站起，拉住曲非煙的手，道：「是你爺爺救的，是你爺爺救的。」

　　忽然之間，外邊高處有人叫道：「儀琳，儀琳！」卻是定逸師太的聲音。儀琳吃了一驚，待要答應。曲非煙吐氣吹熄了手中蠟燭，左掌翻轉，按住了儀琳的嘴，在她耳邊低聲道：「這是什麼地方？別答應。」一霎時儀琳六神無主，她身在妓院之中，處境尷尬之極，但聽到師父呼喚而不答應，卻是一生中從所未有之事。

　　只聽得定逸又大聲叫道：「田伯光，快給我滾出來！你把儀琳放出來。」

　　只聽得西首房中田伯光哈哈大笑，笑了一陣，才道：「這位是恆山派白雲庵前輩定逸師太麼？晚輩本當出來拜見，只是身邊有幾個俏佳人相陪，未免失禮，這就兩免了。哈哈，哈哈！」跟著有四五個女子一齊吃吃而笑，聲音甚是淫蕩，自是妓院中的妓女，有的還嗲聲叫道：「好相公，別理她，再親我一下，嘻嘻，嘻嘻。」幾個妓女淫聲蕩語，越說越響，顯是受了田伯光的吩咐，意在氣走定逸。

　　定逸大怒，喝道：「田伯光，你再不滾出來，非把你碎屍萬段不可。」田伯光笑道：「我不滾出來，你要將我碎屍萬段。我滾了出來，你也要將我碎屍萬段。那還是不滾出來罷！定逸師太，這種地方，你出家人是來不得的，還是及早請回的為妙。令高徒不在這裡，她是一位戒律精嚴的小師父，怎麼會到這裡來？你老人家到這種地方來找徒兒，豈不奇哉怪也？」定逸怒叫：「放火，放火，把這狗窩子燒了，瞧他出不出來？」田伯光笑道：「定逸師太，這地方是衡山城著名的所在，叫作『群玉院』。你把它放火燒了不打緊，有分教：江湖上眾口喧傳，都道湖南省的煙花之地『群玉院』，給恆山派白雲庵定逸師太一把火燒了。人家一定要問：『定逸師太是位年高德劭的師太，怎地到這種地方去呀？』別人便道：『她是找徒弟去了！』人家又問：『恆山派的弟子怎會到群玉院去？』這麼你一句，我一句，於貴派的聲譽可大大不妙。我跟你說，萬里獨行田伯光天不怕，地不怕，天下就只怕令高足一人，一見到她，我遠而避之還來不及，怎麼還敢去惹她？」定逸心想這話倒也不錯，但弟子回報，明明見到儀琳走入了這座屋子，她又被田伯光所傷，難道還有假的？她只氣得五竅生煙，將屋瓦踹得一塊塊的粉碎，一時卻無計可施。突然間對面屋上一個冷冷的聲音道：「田伯光，我弟子彭人騏，可是你害死的？」卻是青城掌門余滄海到了。田伯光道：「失敬，失敬！連青城派掌門也大駕光臨，衡山群玉院從此名聞天下，生意滔滔，再也應接不暇了。有一個小子是我殺的，劍法平庸，有些像是青城派招數，至於是不是叫什麼彭人騏，也沒功夫去問他。」

　　只聽得嗖的一聲響，余滄海已穿入房中，跟著乒乒乓乓，兵刃相交聲密如聯珠，余滄海和田伯光已在房中交起手來。定逸師太站在屋頂，聽著二人兵刃撞擊之聲，心下暗暗佩服：「田伯光那廝果然有點兒真功夫，這幾下快刀快劍，竟和青城掌門鬥了個勢均力敵。」

　　驀然間砰的一聲大響，兵刃相交聲登時止歇。儀琳握著曲非煙的手，掌心中都是冷汗，不知田余二人相鬥到底誰勝誰負，按理說，田伯光數次欺辱於她，該當盼望他被余滄海打敗才是，但她竟是盼望余滄海為田伯光所敗，最好余滄海快快離去，師父也快快離去，讓令狐沖在這裡安安靜靜的養傷。他此刻正在生死存亡的要緊關頭，倘若見到余滄海衝進房來，一驚之下，創口再裂，那是非死不可。卻聽得田伯光的聲音在遠處響起，叫道：「余觀主，房中地方太小，手腳施展不開，咱們到曠地之上，大戰三四百回合，瞧瞧到底是誰厲害。要是你打勝，這個千嬌百媚的小粉頭玉寶兒便讓給你，假如你輸了，這玉寶兒可是我的。」余滄海氣得幾乎胸膛也要炸了開來，這淫賊這番話，竟說自己和他相鬥乃是爭風吃醋，為了爭奪「群玉院」中一個妓女，叫作什麼玉寶兒的。適才在房中相鬥，頃刻間拆了五十餘招，田伯光刀法精奇，攻守俱有法度，余滄海自忖對方武功實不在自己之下，就算再鬥三四百招，可也並無必勝把握。一霎時間，四下裡一片寂靜。儀琳似乎聽到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之聲，湊頭過去，在曲非煙耳邊輕輕問道：「他……他們會不會進來？」其實曲非煙的年紀比她輕著好幾歲，但當這情急之際，儀琳一切全沒了主意。曲非煙並不回答，伸手按住了她嘴。忽聽得劉正風的聲音說道：「余觀主，田伯光這廝做惡多端，日後必無好死，咱們要收拾他，也不用忙在一時。這間妓院藏垢納污，兄弟早就有心將之搗了，這事待兄弟來辦。大年，為義，大伙進去搜搜，一個人也不許走了。」劉門弟子向大年和米為義齊聲答應。接著聽得定逸師太急促傳令，吩咐眾弟子四周上下團團圍住。

　　儀琳越來越惶急，只聽得劉門眾弟子大聲呼叱，一間間房查將過來。劉正風和余滄海在旁監督，向大年和米為義諸人將妓院中龜頭和鴇兒打得殺豬價叫。青城派群弟子將妓院中的家\*儀琳急得幾欲暈去，心想：「師父前來救我，我卻不出聲答應，在妓院之中，和令狐大哥深夜同處一室。雖然他身受重傷，但衡山派、青城派這許多男人一湧而進，我便有一百張嘴巴也分說不了。如此連累恆山派的清名，我……我如何對得起師父和眾位師姊？」伸手拔出佩劍，便往頸中揮去。

　　曲非煙聽得長劍出鞘之聲，已然料到，左手一翻，黑暗中抓住了她手腕，喝聲道：「使不得！我和你衝出去。」忽聽得悉瑟有聲，令狐沖在床上坐了起來，低聲道：「點亮了蠟燭！」曲非煙道：「幹什麼？」令狐沖道：「我叫你點亮了蠟燭！」聲音中頗含威嚴。曲非煙便不再問，取火刀火石打著了火，點燃了蠟燭。燭光之下，儀琳見到令狐沖臉色白得猶如死人，忍不住低低驚呼了一聲。令狐沖指著床頭自己的那件大氅，道：「給我披在……在身上。」儀琳全身發抖，俯身取了過來，披在他身上。令狐沖拉過大氅前襟，掩住了胸前的血跡和傷口，說道：「你們兩人，都睡在床上。」曲非煙嘻嘻一笑，道：「好玩，好玩！」拉著儀琳，鑽入了被窩。這時外邊諸人都已見到了這間房中的燭火，紛紛叫道：「到那邊去搜搜。」蜂擁而來。令狐沖提一口氣，搶過去掩上了門，橫上門閂，回身走到床前，揭開帳子，道：「都鑽進被窩去！」儀琳道：「你……你別動，小心傷口。」令狐沖伸出左手，將她的頭推入被窩中，右手卻將曲非煙的一頭長髮拉了出來，散在枕頭之上。只是這麼一推一拉，自知傷口的鮮血又在不絕外流，雙膝一軟，坐在床沿之上。

　　這時房門上已有人擂鼓般敲打，有人叫道：「狗娘養的，開門！」跟著砰的一聲，有人將房門踢開，三四個人同時搶將進來。

　　當先一人正是青城派弟子洪人雄。他一見令狐沖，大吃一驚，叫道：「令狐……是令狐沖……」急退了兩步。向大年和米為義不識得令狐沖，但均知他已為羅人傑所殺，聽洪人雄叫出他的名字，都是心頭一震，不約而同的後退。各人睜大了雙眼，瞪視著他。令狐沖慢慢站了起來，道：「你們……這許多人……」洪人雄道：「令狐……令狐沖，原來……原來你沒死？」令狐沖冷冷的道：「哪有這般容易便死？」

　　余滄海越眾而前，叫道：「你便是令狐沖了？好，好！」令狐衝向他瞧了一眼，並不回答。余滄海道：「你在這妓院之中，幹什麼來著？」令狐沖哈哈一笑，道：「這叫做明知故問。在妓院之中，還幹什麼來著？」余滄海冷冷的道：「素聞華山派門規甚嚴，你是華山派掌門大弟子，『君子劍』岳先生的嫡派傳人，卻偷偷來嫖妓宿娼，好笑啊好笑！」令狐沖道：「華山派門規如何，是我華山派的事，用不著旁人來瞎操心。」余滄海見多識廣，見他臉無血色，身子還在發抖，顯是身受重傷模樣，莫非其中有詐？心念一轉之際，尋思：「恆山派那小尼姑說這廝已為人傑所殺，其實並未斃命，顯是那小尼姑撒謊騙人。聽她說來，令狐大哥長，令狐大哥短，叫得脈脈含情，說不定他二人已結下了私情。有人見到那小尼姑到過妓院之中，此刻卻又影蹤全無，多半便是給這廝藏了起來。哼，他五嶽劍派自負是武林中的名門正派，瞧我青城派不起，我要是將那小尼姑揪將出來，不但羞辱了華山、恆山兩派，連整個五嶽劍派也是面目無光，叫他們從此不能在江湖上誇口說嘴。」目光四下一轉，不見房中更有別人，心想：「看來那小尼姑便藏在床上。」向洪人雄道：「人雄，揭開帳子，咱們瞧瞧床上有什麼好把戲。」

　　洪人雄道：「是！」上前兩步，他吃過令狐沖的苦頭，情不自禁的向他望了一眼，一時不敢再跨步上前。令狐沖道：「你活得不耐煩了？」洪人雄一窒，但有師父撐腰，也不如何懼他，刷的一聲，拔出了長劍。

　　令狐衝向余滄海道：「你要幹什麼？」余滄海道：「恆山派走失了一名女弟子，有人見到她是在這座妓院之中，咱們要查一查。」令狐沖道：「五嶽劍派之事，也勞你青城派來多管閒事？」余滄海道：「今日之事，非查明白不可。人雄，動手！」洪人雄應道：「是！」長劍伸出，挑開了帳子。儀琳和曲非煙互相摟抱，躲在被窩之中，將令狐沖和余滄海的對話，一句句都聽得清清楚楚，心頭只是叫苦，全身瑟瑟發抖，聽得洪人雄挑開帳子，更嚇得魂飛天外。帳子一開，眾人目光都射到床上，只見一條繡著雙鴛鴦的大紅錦被之中裹得有人，枕頭上舞著長長的萬縷青絲，錦被不住顫動，顯然被中人十分害怕。

　　余滄海一見到枕上的長髮，好生失望，顯然被中之人並非那個光頭小尼姑了，原來令狐沖這廝果然是在宿娼。令狐沖冷冷的道：「余觀主，你雖是出家人，但聽說青城派道士不禁婚娶，你大老婆、小老婆著實不少。你既這般好色如命，想瞧妓院中光身赤裸的女子，幹麼不爽爽快快的揭開被窩，瞧上幾眼？何必借口什麼找尋恆山派的女弟子？」余滄海喝道：「放你的狗屁！」右掌呼的一聲劈出，令狐沖側身一閃，避開了掌風，重傷之下，轉動不靈，余滄海這一掌又劈得凌厲，還是被他掌風邊緣掃中了，站立不定，一交倒在床上。他用力支撐，又站了起來，一張嘴，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身子搖晃兩下，又噴出一口鮮血。余滄海欲待再行出手，忽聽得窗外有人叫道：「以大欺小，好不要臉！」那「臉」字尾聲未絕，余滄海已然右掌轉回，劈向窗格，身隨掌勢，到了窗外。房內燭光照映出來，只見一個醜臉駝子正欲往牆角邊逃去。余滄海喝道：「站住了！」那駝子正是林平之所扮。他在劉正風府中與余滄海朝相之後，乘著曲非煙出現，余滄海全神注視到那女童身上，便即悄悄溜了出來。他躲在牆角邊，一時打不定主意，實不知如何，才能救得爹娘，沉吟半晌，心道：「我假裝駝子，大廳中人人都已見到了，再遇上青城派的人，非死不可。是不是該當回復本來面目？」回思適才給余滄海抓住，全身登時酸軟，更無半分掙扎之力，怎地世上竟有如此武功高強之人？心頭思潮起伏，只呆呆出神。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有人在他駝背上輕輕一拍。林平之大吃一驚，急忙轉身，眼前一人背脊高聳，正是那正牌駝子「塞北明駝」木高峰，聽他笑道：「假駝子，做駝子有什麼好？幹麼你要冒充是我徒子徒孫？」

　　林平之情知此人性子凶暴，武功又極高，稍一對答不善，便是殺身之禍，但適才在大廳中向他磕過頭，又說他行俠仗義，並未得罪於他，只須繼續如此說，諒來也不致惹他生氣，便道：「晚輩曾聽許多人言道：『塞北明駝』木大俠英名卓著，最喜急人之難，扶危解困。晚輩一直好生仰慕，是以不知不覺的便扮成木大俠的模樣，萬望恕罪。」

　　木高峰哈哈一笑，說道：「什麼急人之難，扶危解困？當真胡說八道。」他明知林平之是在撒謊，但這些話總是聽來十分入耳，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是哪一個的門下？」林平之道：「晚輩其實姓林，無意之間冒認了前輩的姓氏。」木高峰冷笑道：「什麼無意之間？你只是想拿你爺爺的名頭來招搖撞騙。余滄海是青城掌門，伸一根手指頭也立時將你斃了。你這小子居然敢衝撞於他，膽子當真不小。」林平之一聽到余滄海的名字，胸口熱血上湧，大聲道：「晚輩但教有一口氣在，定須手刃了這奸賊。」

　　木高峰奇道：「余滄海跟你有什麼怨仇？」林平之略一遲疑，尋思：「憑我一己之力，難以救得爹爹媽媽，索性再拜他一拜，求他援手。」當即雙膝跪倒，磕頭道：「晚輩父母落入這奸賊之手，懇求前輩仗義相救。」木高峰皺起眉頭，連連搖頭，說道：「沒好處之事，木駝子是向來不做的，你爹爹是誰？救了他於我有什麼得益？」

　　正說到這裡，忽聽門邊有人壓低了聲音說話，語氣甚是緊急，說道：「快稟報師父，在群玉院妓院中，青城派又有一人給人家殺了，恆山派有人受了傷逃回來。」

　　木高峰低聲道：「你的事慢慢再說，眼前有一場熱鬧好看，你想開眼界便跟我同去。」林平之心想：「只須陪在他的身邊，便有機會求他。」當即道：「是，是。老前輩去哪裡，晚輩自當追隨。」木高峰道：「咱們把話說在頭裡，木駝子不論什麼事，總須對自己有好處才幹。你若想單憑幾頂高帽子，便叫你爺爺去惹麻煩上身，這種話少提為妙。」

　　林平之唯唯喏喏，含糊答應。忽聽得木高峰道：「他們去了，跟著我來。」只覺右腕一緊，已被他抓住，跟著騰身而起，猶似足不點地般在衡山街上奔馳。

　　到得群玉院外，木高峰和他挨在一株樹後，窺看院中眾人動靜。余滄海和田伯光交手、劉正風等率人搜查、令狐沖挺身而出等情，他二人都一一聽在耳裡。待得余滄海又欲擊打令狐沖，林平之再也忍耐不住，將「以大欺小，好不要臉」這八個字叫了出來。林平之叫聲出口，自知魯莽，轉身便欲躲藏，哪知余滄海來得快極，一聲「站住了！」力隨聲至，掌力已將林平之全身籠住，只須一發，便能震得他五臟碎裂，骨骼齊折，待見到他形貌，一時含力不發，冷笑道：「原來是你！」眼光向林平之身後丈許之外的木高峰射去，說道：「木駝子，你幾次三番，指使小輩來和我為難，到底是何用意？」

　　木高峰哈哈一笑，道：「這人自認是我小輩，木駝子卻沒認他。他自姓林，我自姓木，這小子跟我有什麼干係？余觀主，木駝子不是怕你，只是犯不著做冤大頭，給一個無名小輩做擋箭牌。要是做一做擋箭牌有什麼好處，金銀財寶滾滾而來，木駝子權衡輕重，這算盤打得響，做便做了。可是眼前這般全無進益的蝕本買賣，卻是決計不做的。」余滄海一聽，心中一喜，便道：「此人既跟木兄並無干係，乃是冒充招搖之徒，貧道不必再顧你的顏面了。」積蓄在掌心中的力道正欲發出，忽聽窗內有人說道：「以大欺小，好不要臉！」余滄海回過頭來，只見一人憑窗而立，正是令狐沖。余滄海怒氣更增，但「以大欺小，好不要臉」這八個字，卻正是說中了要害，眼前這二人顯然武功遠不如己，若欲殺卻，原只一舉手之勞，但「以大欺小」那四個字，卻無論如何是逃不過的，既是「以大欺小」，那下面「好不要臉」四字便也順理成章的了。但若如此輕易饒了二人，這口氣如何便嚥得下去？他冷笑一聲，向令狐沖道：「你的事，以後我找你師父算帳。」回頭向林平之道：「小子，你到底是哪個門派的？」林平之怒叫：「狗賊，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此刻還來問我？」余滄海心下奇怪：「我幾時識得你這醜八怪了？什麼害得你家破人亡，這話卻從哪裡說起？」但四下裡耳目眾多，不欲細問，回頭向洪人雄道：「人雄，先宰了這小子，再擒下了令狐沖。」是青城派弟子出手，便說不上「以大欺小」。洪人雄應道：「是！」拔劍上前。林平之伸手去拔佩劍，甫一提手，洪人雄的長劍寒光森然，已直指到了胸前。林平之叫道：「余滄海，我林平之……」余滄海一驚，左掌急速拍出，掌風到處，洪人雄的長劍被震得一偏，從林平之右臂外掠過。余滄海道：「你說什麼？」林平之道：「我林平之做了厲鬼，也會找你索命。」余滄海道：「你……你是福威鏢局的林平之？」

　　林平之既知已無法隱瞞，索性堂堂正正的死個痛快，雙手撕下臉上膏藥，朗聲道：「不錯，我便是福州福威鏢局的林平之。你兒子調戲良家姑娘，是我殺的。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爹爹媽媽，你……你……你將他們關在哪裡？」青城派一舉挑了福威鏢局之事，江湖上早已傳得沸沸揚揚。長青子早年敗在林遠圖劍下之事，武林中並不知情，人人都說青城派志在劫奪林家辟邪劍法的劍譜。令狐沖正因聽了這傳聞，才在回雁樓頭以此引得羅人傑俯身過來，挺劍殺卻。木高峰也已得知訊息，此刻聽得眼前這假駝子是「福威鏢局的林平之」，而眼見余滄海一聽到他自報姓名，便忙不迭的將洪人雄長劍格開，神情緊張，看來確是想著落在這年輕人身上得到辟邪劍譜。其時余滄海左臂長出，手指已抓住林平之的右腕，手臂一縮，便要將他拉了過去。木高峰喝道：「且慢！」飛身而出，伸手抓住了林平之的左腕，向後一拉。

　　林平之雙臂分別被兩股大力前後拉扯，全身骨骼登時格格作響，痛得幾欲暈去。余滄海知道自己若再使力，非將林平之登時拉死不可，當即右手長劍遞出，向木高峰刺去，喝道：「木兄，撒手！」木高峰左手一揮，噹的一聲響，格開長劍，手中已多了一柄青光閃閃的彎刀。余滄海展開劍法，嗤嗤嗤聲響不絕，片刻間向木高峰連刺了八九劍，說道：「木兄，你我無冤無仇，何必為這小子傷了兩家和氣？」左手亦抓住林平之右腕不放。

　　木高峰揮動彎刀，將來劍一一格開，說道：「適才大庭廣眾之間，這小子已向我磕過了頭，叫了我『爺爺』，這是眾目所見、眾耳所聞之事。在下和余觀主雖然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但你將一個叫我爺爺之人捉去殺了，未免太不給我臉面。做爺爺的不能庇護孫子，以後還有誰肯再叫我爺爺？」兩人一面說話，兵刃相交聲叮噹不絕，越打越快。

　　余滄海怒道：「木兄，此人殺了我的親生兒子，殺子之仇，豈可不報？」木高峰哈哈一笑，道：「好，衝著余觀主的金面，就替你報仇便了。來來來，你向前拉。我向後拉，一二三！咱們將這小子拉為兩片！」他說完這句話後，又叫：「一，二，三！」這「三」字一出口，掌上力道加強，林平之全身骨骼格格之聲更響。余滄海一驚，報仇並不急在一時，劍譜尚未得手，卻決不能便傷了林平之性命，當即鬆手。林平之立時便給木高峰拉了過去。木高峰哈哈一笑，說道：「多謝，多謝！余觀主當真夠朋友，夠交情，衝著木駝子的臉面，連殺子大仇也肯放過了。江湖上如此重義之人，還真的沒第二位！」余滄海冷冷的道：「木兄知道了就好。這一次在下相讓一步，以後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木高峰笑嘻嘻的道：「那也未必。說不定余觀主義薄雲天，第二次又再容讓呢。」

　　余滄海哼了一聲，左手一揮，道：「咱們走！」率領本門弟子，便即退走。這時定逸師太急於找尋儀琳，早已與恆山派群尼向西搜了下去。劉正風率領眾弟子向東南方搜去。青城派一走，群玉院外便只剩下木高峰和林平之二人。

　　木高峰笑嘻嘻的道：「你非但不是駝子，原來還是個長得挺俊的小子。小子，你也不用叫我爺爺。駝子挺喜歡你，收你做了徒弟如何？」林平之適才被二人各以上乘內力拉扯，全身疼痛難當，兀自沒喘過氣來，聽木高峰這麼說，心想：「這駝子的武功高出我爹爹十倍，余滄海對他也頗為忌憚，我要復仇雪恨，拜他為師，便有指望。可是他眼見那青城弟子使劍殺我，本來毫不理會，一聽到我的來歷，便即出手和余滄海爭奪。此刻要收我為弟子，顯是不懷好意。」

　　木高峰見他神色猶豫，又道：「塞北明駝的武功聲望，你是知道的了。迄今為止，我還沒收過一個弟子。你拜我為師，為師的把一身武功傾囊相授，那時別說青城派的小子們決不是你對手，假以時日，要打敗余滄海亦有何難？小子，怎麼你還不磕頭拜師？」他越說得熱切，林平之越是起疑：「他如當真愛惜我，怎地剛才抓住我手，用力拉扯，全無絲毫顧忌？余滄海這惡賊得知我是他的殺子大仇之後，反而不想就此拉死我了，自然是為了什麼辟邪劍譜。五嶽劍派中盡多武功高強的正直之士，我欲求明師，該找那些前輩高人才是。這駝子心腸毒辣，武功再高，我也決不拜他為師。」

　　木高峰見他仍是遲疑，心下怒氣漸增，但仍笑嘻嘻道：「怎麼？你嫌駝子的武功太低，不配做你師父麼？」林平之見木高峰霎時間滿面烏雲，神情猙獰可怖，但怒色一現即隱，立時又顯得和藹可親，情知處境危險，若不拜他為師，說不定他怒氣發作，立時便將自己殺了，當即道：「木大俠，你肯收晚輩為徒，那正是晚輩求之不得之事。只是晚輩學的是家傳武功，倘若另投明師，須得家父允可，這一來是家法，二來也是武林中的規矩。」

　　木高峰點了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不過你這一點玩意兒，壓根兒說不上是什麼功夫，你爹爹想來武功也是有限。我老人家今日心血來潮，一時興起，要收你為徒，以後我未必再有此興致了。機緣可遇不可求，你這小子瞧來似乎機伶，怎地如此糊塗？這樣罷，你先磕頭拜師。然後我去跟你爹爹說，諒他也不敢不允。」林平之心念一動，說道：「木大俠，晚輩的父母落在青城派手中，生死不明，求木大俠去救了出來。那時晚輩感恩圖報，木大俠有什麼囑咐，自當遵從。」

　　木高峰怒道：「什麼？你向我討價還價？你這小子有什麼了不起，我非收你為徒不可？你居然來向我要挾，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隨即想到余滄海肯在眾目睽睽之下讓步，不將殺子大仇人撕開兩片，自是另有重大圖謀，像余滄海這樣的人，哪會輕易上當？多半江湖上傳言不錯，他林家那辟邪劍譜確是非同小可，只要收了這小子為徒，這部武學寶笈遲早便能得到手，說道：「快磕頭，三個頭磕下去，你便是我的徒弟了。徒弟的父母，做師父的焉有不關心之理？余滄海捉了我徒弟的父母，我去向他要人，名正言順，他怎敢不放？」林平之救父母心切，心想：「爹爹媽媽落在奸人手中，度日如年，說什麼也得盡快將他們救了出來。我一時委曲，拜他為師，只須他救出我爹爹媽媽，天大的難事也擔當了。」當即屈膝跪倒，便要磕頭。木高峰怕他反悔，伸手往他頭頂按落，掀將下去。林平之本想磕頭，但給他這麼使力一掀，心中反感陡生，自然而然的頭頸一硬，不讓他按下去。木高峰怒道：「嘿，你不磕頭嗎？」手上加了一分勁道。林平之本來心高氣傲，做慣了少鏢頭，平生只有受人奉承，從未遇過屈辱，此番為了搭救父母，已然決意磕頭，但木高峰這麼伸手一掀，弄巧反拙，激發了他的倔強本性，大聲道：「你答應救我父母，我便答應拜你為師，此刻要我磕頭，卻是萬萬不能。」

　　木高峰道：「萬萬不能？咱們瞧瞧，果真是萬萬不能？」手上又加了一分勁力。林平之腰板力挺，想站起身來，但頭頂便如有千斤大石壓住了，卻哪裡站得起來？他雙手撐地，用力掙扎，木高峰手上勁力又加了一分。林平之只聽得自己頸中骨頭格格作響。木高峰哈哈大笑，道：「你磕不磕頭？我手上再加一分勁道，你的頭頸便折斷了。」

　　林平之的頭被他一寸一寸的按將下去，離地面已不過半尺，奮力叫道：「我不磕頭，偏不磕頭！」木高峰道：「瞧你磕不磕頭？」手一沉，林平之的額頭又被他按低了兩寸。便在此時，林平之忽覺背心上微微一熱，一股柔和的力道傳入體內，頭頂的壓力鬥然間輕了，雙手在地上一撐，便即站起。這一下固然大出林平之意料之外，而木高峰更是大吃一驚，適才衝開他手上勁道的這股內力，似乎是武林中盛稱的華山派「紫霞功」，聽說這門內功初發時若有若無，綿如雲霞，然而蓄勁極韌，到後來更鋪天蓋地，勢不可當，「紫霞」二字由此而來。木高峰驚詫之下，手掌又迅即按上林平之頭頂，掌心剛碰到林平之頭頂，他頂門上又是一股柔韌的內力升起，兩者一震，木高峰手臂發麻，胸口也隱隱作痛。他退後兩步，哈哈一笑，說道：「是華山派的岳兄嗎？怎地悄悄躲在牆角邊，開駝子的玩笑？」牆角後一人縱聲大笑，一個青衫書生踱了出來，輕袍緩帶，右手搖著折扇，神情甚是瀟灑，笑道：「木兄，多年不見，丰采如昔，可喜可賀。」木高峰眼見此人果然便是華山派掌門「君子劍」岳不群，心中向來對他頗為忌憚，此刻自己正在出手欺壓一個武功平平的小輩，恰好給他撞見，而且出手相救，不由得有些尷尬，當即笑嘻嘻的道：「岳兄，你越來越年輕了，駝子真想拜你為師，學一學這門『陰陽採補』之術。」岳不群「呸」的一聲，笑道：「駝子越來越無聊。故人見面，不敘契闊，卻來胡說八道。小弟又懂什麼這種邪門功夫了？」木高峰笑道：「你說不會採補功夫，誰也不信，怎地你快六十歲了，忽然返老還童，瞧起來倒像是駝子的孫兒一般。」

　　林平之當木高峰的手一鬆，便已跳開幾步，眼見這書生頦下五柳長鬚，面如冠玉，一臉正氣，心中景仰之情，油然而生，知道適才是他出手相救，聽得木高峰叫他為「華山派的岳兄」，心念一動：「這位神仙般的人物，莫非便是華山派掌門岳先生？只是他瞧上去不過四十來歲，年紀不像。那勞德諾是他弟子，可比他老得多了。」待聽木高峰讚他駐顏有術，登時想起：曾聽母親說過，武林中高手內功練到深處，不但能長壽不老，簡直真能返老還童，這位岳先生多半有此功夫，不禁更是欽佩。岳不群微微一笑，說道：「木兄一見面便不說好話。木兄，這少年是個孝子，又是頗具俠氣，原堪造就，怪不得木兄喜愛。他今日種種禍患，全因當日在福州仗義相救小女靈珊而起，小弟實在不能袖手不理，還望木兄瞧著小弟薄面，高抬貴手。」木高峰臉上現出詫異神情，道：「什麼？憑這小子這一點兒微末道行，居然能去救靈珊侄女？只怕這話要倒過來說，是靈珊賢侄女慧眼識玉郎……」

　　岳不群知道這駝子粗俗下流，接下去定然沒有好話，便截住他話頭，說道：「江湖上同道有難，誰都該當出手相援，粉身碎骨是救，一言相勸也是救，倒也不在乎武藝的高低。木兄，你如決意收他為徒，不妨讓這少年稟明了父母，再來投入貴派門下，豈不兩全其美？」

　　木高峰眼見岳不群插手，今日之事已難以如願，便搖了搖頭，道：「駝子一時興起，要收他為徒，此刻卻已意興索然，這小子便再磕我一萬個頭，我也不收了。」說著左腿忽起，拍的一聲，將林平之踢了個觔斗，摔出數丈。這一下卻也大出岳不群的意料之外，全沒想到他抬腿便踢，事先竟沒半點徵兆，渾不及出手阻攔。好在林平之摔出後立即躍起，似乎並未受傷。岳不群道：「木兄，怎地跟孩子們一般見識？我說你倒是返老還童了。」木高峰笑道：「岳兄放心，駝子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得罪了這位……你這位……哈哈……我也不知道是你這位什麼，再見，再見，真想不到華山派如此赫赫威名，對這《辟邪劍譜》卻也會眼紅。」一面說，一面拱手退開。岳不群搶上一步，大聲道：「木兄，你說什麼話來？」突然之間，臉上滿佈紫氣，只是那紫氣一現即隱，頃刻間又回復了白淨面皮。木高峰見到他臉上紫氣，心中打了個突，尋思：「果然是華山派的「紫霞功』！岳不群這廝劍法高明，又練成了這神奇內功，駝子倒得罪他不得。」當下嘻嘻一笑，說道：「我也不知《辟邪劍譜》是什麼東西，只是見青城余滄海不顧性命的想搶奪，隨口胡謅幾句，岳兄不必介意。」說著掉轉身子，揚長而去。岳不群瞧著他的背影在黑暗中隱沒，歎了口氣，自言自語：「武林中似他這等功夫，那也是很難得了，可就偏生自甘……」下面「下流」兩字，忍住了不說，卻搖了搖頭。突然間林平之奔將過來，雙膝一屈，跪倒在地，不住磕頭，說道：「求師父收錄門牆，弟子恪遵教誨，嚴守門規，決不敢有絲毫違背師命。」岳不群微微一笑，說道：「我若收了你為徒，不免給木駝子背後說嘴，說我跟他搶奪徒弟。」林平之磕頭道：「弟子一見師父，說不出的欽佩仰慕，那是弟子誠心誠意的求懇。」說著連連磕頭。岳不群笑道：「好罷，我收你不難，只是你還沒稟明父母呢，也不知他們是否允可。」林平之道：「弟子得蒙恩收錄，家父家母歡喜都還來不及，決無不允之理。家父家母為青城派眾惡賊所擒，尚請師父援手相救。」岳不群點了點頭，道：「起來罷！好，咱們這就去找你父母。」回頭叫道：「德諾、阿發、珊兒，大家出來！」

　　只見牆角後走出一群人來，正是華山派的群弟子。原來這些人早就到了，岳不群命他們躲在牆後，直到木高峰離去，這才現身，以免人多難堪，令他下不了台。勞德諾等都歡然道賀：「恭喜師父新收弟子。」岳不群笑道：「平之，這幾位師哥，在那小茶館中，你早就都見過了，你向眾師哥見禮。」老者是二師兄勞德諾，身形魁梧的漢子是三師兄梁發，腳夫模樣的是四師兄施戴子，手中總是拿著個算盤的是五師兄高根明，六師兄六猴兒陸大有，那是誰都一見就不會忘記的人物，此外七師兄陶鈞、八師兄英白羅是兩個年輕弟子。林平之一一拜見了。忽然岳不群身後一聲嬌笑，一個清脆的聲音道：「爹爹，我算是師姊，還是師妹？」

　　林平之一怔，認得說話的是當日那個賣酒少女、華山門下人人叫她作「小師妹」的，原來她竟是師父的女兒。只見岳不群的青袍後面探出半邊雪白的臉蛋，一隻圓圓的左眼骨溜溜地轉了幾轉，打量了他一眼，又縮回岳不群身後。林平之心道：「那賣酒少女容貌醜陋，滿臉都是麻皮，怎地變了這幅模樣？」她乍一探頭，便即縮回，又在夜晚，月色朦朧，無法看得清楚，但這少女容顏俏麗，卻是絕無可疑。又想：「她說她喬裝改扮，到福州城外賣酒，定逸師太又說她裝成一副怪模怪樣。那麼她的醜樣，自然是故意裝成的了。」岳不群笑道：「這裡個個人入門比你遲，卻都叫你小師妹。你這師妹命是坐定了的，那自然也是小師妹了。」那少女笑道：「不行，從今以後，我可得做師姊了。爹爹，林師弟叫我師姊，以後你再收一百個弟子、兩百個弟子，也都得叫我師姊了。」她一面說，一面笑，從岳不群背後轉了出來，濛濛月光下，林平之依稀見到一張秀麗的瓜子臉蛋，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射向他臉。林平之深深一揖，說道：「岳師姊，小弟今日方蒙恩師垂憐收錄門下。先入門者為大，小弟自然是師弟。」岳靈珊大喜，轉頭向父親道：「爹，是他自願叫我師姊的，可不是我強逼他。」岳不群笑道：「人家剛入我門下，你就說到『強逼』兩字。他只道我門下個個似你一般，以大壓小，豈不嚇壞了他？」說得眾弟子都笑了起來。

　　岳靈珊道：「爹，大師哥躲在這地方養傷，又給余滄海那臭道士打了一掌，只怕十分凶險，快去瞧瞧他。」岳不群雙眉微蹙，搖了搖頭，道：「根明、戴子，你二人去把大師哥抬出來。」高根明和施戴子齊聲應諾，從窗口躍入房中，但隨即聽到他二人說道：「師父，大師哥不在這裡，房裡沒人。」跟著窗中透出火光，他二人已點燃了蠟燭。

　　岳不群眉頭皺得更加緊了，他不願身入妓院這等污穢之地，向勞德諾道：「你進去瞧瞧。」勞德諾道：「是！」走向窗口。岳靈珊道：「我也去瞧瞧。」岳不群反手抓住她的手臂，道：「胡鬧！這種地方你去不得。」岳靈珊急得幾乎要哭出聲來，道：「可是……可是大師哥身受重傷……只怕他有性命危險。」岳不群低聲道：「不用擔心，他敷了恆山派的『天香斷續膠』，死不了。」岳靈珊又驚又喜，道：「爹，你……你怎麼知道？」岳不群道：「低聲，別多嘴！」

　　令狐沖重傷之餘，再給余滄海掌風帶到，創口劇痛，又嘔了幾口血，但神智清楚，耳聽得木高峰和余滄海爭執，眾人逐一退去，又聽得師父到來。他向來天不怕、地不怕，便只怕師父，一聽到師父和木高峰說話，便想自己這番胡鬧到了家，不知師父會如何責罰，一時忘了創口劇痛，轉身向床，悄聲道：「大事不好，我師父來了，咱們快逃。」立時扶著牆壁，走出房去。曲非煙拉著儀琳，悄悄從被窩中鑽出，跟了出去，只見令狐沖搖搖晃晃，站立不定，兩人忙搶上扶住。令狐沖咬著牙齒，穿過了一條走廊，心想師父耳目何等靈敏，只要一出去，立時便給他知覺，眼見右首是間大房，當即走了進去，道：「將……將門窗關上。」曲非煙依言帶上了門，又將窗子關了。令狐沖再也支持不住，斜躺床上，喘氣不止。三個人不作一聲，過了良久，才聽得岳不群的聲音遠遠說道：「他不在這裡了，咱們走罷！」令狐沖吁了口氣，心下大寬。又過一會，忽聽得有人躡手躡腳的在院子中走來，低聲叫道：「大師哥，大師哥。」卻是陸大有。令狐沖心道：「畢竟還是六猴兒跟我最好。」正想答應，忽覺床帳簌簌抖動，卻是儀琳聽到有人尋來，害怕起來。令狐沖心想：「我這一答應，累了這位小師父的清譽。」當下便不作聲，耳聽得陸大有從窗外走過，一路「大師哥，大師哥」的呼叫，漸漸運去，再無聲息。曲非煙忽道：「喂，令狐沖，你會死麼？」令狐沖道：「我怎麼能死？我如死了，大損恆山派的令譽，太對不住人家了。」曲非煙奇道：「為什麼？」令狐沖道：「恆山派的治傷靈藥，給我既外敷，又內服，如果仍然治不好，令狐沖豈非大大的對不住……對不住這位恆山派的師妹？」曲非煙笑道：「對，你要是死了，太也對不住人家了。」

　　儀琳見他傷得如此厲害，兀自在說笑話，既佩服他的膽氣，又稍為寬心，道：「令狐大哥，那余觀主又打了你一掌，我再瞧瞧你的傷口。」令狐沖支撐著要坐起身來。曲非煙道：「不用客氣啦，你這就躺著罷。」令狐沖全身乏力，實在坐不起身，只得躺在床上。

　　曲非煙點亮了蠟燭。儀琳見令狐沖衣襟都是鮮血，當下顧不得嫌疑，輕輕揭開他長袍，取過臉盆架上掛著的一塊洗臉手巾，替他抹淨了傷口上的血跡，將懷中所藏的天香斷續膠盡數抹在他傷口上。令狐沖笑道：「這麼珍貴的靈藥，浪費在我身上，未免可惜。」儀琳道：「令狐大哥為我受此重傷，別說區區藥物，就是……就是……」說到這裡，只覺難以措詞，囁嚅一會，續道：「連我師父她老人家，也讚你是見義勇為的少年英俠，因此和余觀主吵了起來呢。」令狐沖笑道：「贊倒不用了，師太她老人家只要不罵我，已經謝天謝地啦。」儀琳道：「我師父怎……怎會罵你？令狐大哥，你只須靜養十二個時辰，傷口不再破裂，那便無礙了。」又取出三粒白雲熊膽丸，餵著他服了。曲非煙忽道：「姊姊，你在這裡陪著他，提防壞人又來加害。爺爺等著我呢，我這可要去啦。」儀琳急道：「不，不！你不能走。我一個人怎能耽在這裡？」曲非煙笑道：「令狐沖不是好端端在這裡麼？你又不是一個人。」說著轉身便走。儀琳大急，縱身上前，一把抓住她左臂，情急之下，使上了恆山派擒拿手法，牢牢抓住她臂膀，道：「你別走！」曲非煙笑道：「哎喲，動武嗎？」儀琳臉一紅，放開了手，央求道：「好姑娘，你陪著我。」曲非煙笑道：「好，好，好！我陪著你便是。令狐沖又不是壞人，你幹什麼這般怕他？」

　　儀琳稍稍放心，道：「對不起，曲姑娘，我抓痛了你沒有？」曲非煙道：「我倒不痛。令狐沖卻好像痛得很厲害。」儀琳一驚，掠開帳子看時，只見令狐沖雙目緊閉，已自沉沉睡去。她伸手探他鼻息，覺得呼吸勻淨，正感寬慰，忽聽得曲非煙格的一笑，窗格聲響。儀琳急忙轉過身來，只見她已然從窗中跳了出去。儀琳大驚失色，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走到床前，說道：「令狐大哥，令狐大哥，她……她走了。」但其時藥力正在發作，令狐沖昏昏迷迷的，並不答話。儀琳全身發抖，說不出的害怕，過了好一會，才過去將窗格拉上，心想：「我快快走罷，令狐大哥倘若醒轉，跟我說話，那怎麼辦？」轉念又想：「他受傷如此厲害，此刻便是一個小童過來，隨手便能制他死命，我豈能不加照護，自行離去？」黑夜之中，只聽到遠處深巷中偶然傳來幾下犬吠之聲，此外一片靜寂，妓院中諸人早已逃之夭夭，似乎這世界上除了帳中的令狐沖外，更無旁人。她坐在椅上，一動也不敢動，過了良久，四處雞啼聲起，天將黎明。儀琳又著急起來：「天一亮，便有人來了，那怎麼辦？」她自幼出家，一生全在定逸師太照料之下，全無處世應變的經歷，此刻除了焦急之外，想不出半點法子。正慌亂間，忽聽得腳步聲響，有三四人從巷中過來，四下俱寂之中，腳步聲特別清晰。這幾人來到群玉院門前，便停住了，只聽一人說道：「你二人搜東邊，我二人搜西邊，要是見到令狐沖，要拿活的。他身受重傷，抗拒不了。」

　　儀琳初時聽到人聲，驚惶萬分，待聽到那人說要來擒拿令狐沖，心中立時閃過一個念頭：「說什麼也要保得令狐大哥周全，決不能讓他落入壞人手裡。」這主意一打定，驚恐之情立去，登時頭腦清醒了起來，搶到床邊，拉起墊在褥子上的被單，裹住令狐沖身子，抱了起來，吹滅燭火，輕輕推開房門，溜了出去。這時也不辨東西南北，只是朝著人聲來處的相反方向快步而行，片刻間穿過一片菜圃，來到後門。只見門戶半掩，原來群玉院中諸人匆匆逃去，打開了後門便沒關上。她橫抱著令狐沖走出後門，從小巷中奔了出去。不一會便到了城牆邊，暗忖：「須得出城才好，衡山城中，令狐大哥的仇人太多。」沿著城牆疾行，一到城門口，便急竄而出。

　　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只是往荒山中急鑽，到後來再無路徑，到了一處山坳之中。她心神略定，低頭看看令狐沖時，只見他已醒轉，臉露笑容，正注視著自己。

　　她突然見到令狐沖的笑容，心中一慌，雙手發顫，失手便將他身子掉落。她「啊喲」一聲，急使一招「敬捧寶經」，俯身伸臂，將他托住，總算這一招使得甚快，沒將他摔著，但自己下盤不穩，一個踉蹌，向前搶了幾步這才站住，說道：「對不住，你傷口痛嗎？」令狐沖微笑道：「還好！你歇一歇罷！」

　　儀琳適才為了逃避青城群弟子的追拿，一心一意只想如何才能使令狐沖不致遭到對方毒手，全沒念及自己的疲累，此刻一定下來，只覺全身四肢都欲散了開來一般，勉力將令狐沖輕輕放在草地之上，再也站立不定，一交坐倒，喘氣不止。令狐沖微笑道：「你只顧急奔，卻忘了調勻氣息，那是學武……學武之人的大忌，這樣挺容易……容易受傷。」儀琳臉上微微一紅，說道：「多謝令狐大哥指點。師父本來也教過我，一時心急，那便忘了。」頓了一頓，問道：「你傷口痛得怎樣？」令狐沖道：「已不怎麼痛，略略有些麻癢。」儀琳大喜，道：「好啦，好啦，傷口麻癢是痊癒之象，想不到竟好得這麼快。」令狐沖見她喜悅無限，心下也有些感動，笑道：「那是貴派靈藥之功。」忽然間歎了口氣，恨恨的道：「只可惜我身受重傷，致受鼠輩之侮，適才倘若落入了青城派那幾個小子手中，死倒不打緊，只怕還得飽受一頓折辱。」

　　儀琳道：「原來你都聽見了？」想起自己抱著他奔馳了這麼久，也不知他從何時起便睜著眼睛在瞧自己，不由得臉如飛霞。令狐沖不知她忽然害羞，只道她奔跑過久，耗力太多，說道：「師妹，你打坐片刻，以貴派本門心法，調勻內息，免得受了內傷。」儀琳道：「是。」當即盤膝而坐，以師授心法運動內息，但心意煩躁，始終無法寧靜，過不片刻，便睜眼向令狐沖瞧一眼，看他傷勢有何變化，又看他是否在瞧自己，看到第四眼時，恰好和令狐沖的目光相接。她嚇了一跳，急忙閉眼，令狐沖卻哈哈大笑起來。儀琳雙頰暈紅，忸怩道：「為……為什麼笑？」令狐沖道：「沒什麼。你年紀小，坐功還淺，一時定不下神來，就不必勉強。定逸師伯一定教過你，練功時過分勇猛精進，會有大礙，這等調勻內息，更須心平氣和才是。」他休息片刻，又道：「你放心，我元氣已在漸漸恢復，青城派那些小子們再追來，咱們不用怕他，叫他們再摔一個……摔一個屁股向後……向後……」儀琳微笑道：「摔一個青城派的平沙落雁式。」令狐沖笑道：「不錯，妙極。什麼屁股向後，說起來太過不雅，咱們就叫之為『青城派的平沙……落雁式』！」說到最後幾個字，已有些喘不過氣來。儀琳道：「你別多說話，再好好兒睡一會罷。」令狐沖道：「我師父也到了衡山城。我恨不得立時起身，到劉師叔家瞧瞧熱鬧去。」

　　儀琳見他口唇發焦，眼眶乾枯，知他失血不少，須得多喝水才是，便道：「我去找些水給你喝。一定口乾了，是不是？」令狐沖道：「我見來路之上，左首田里有許多西瓜。你去摘幾個來罷。」儀琳道：「好。」站起身來，一摸身邊，卻一文也無，道：「令狐大哥，你身邊有錢沒有？」令狐沖道：「做什麼？」儀琳道：「去買西瓜呀！」令狐沖笑道：「買什麼？順手摘來便是。左近又無人家，種西瓜的人一定住得很遠，卻向誰買去？」儀琳囁嚅道：「不予而取，那是偷……偷盜了，這是五戒中的第二戒，那是不可以的。倘若沒錢，向他們化緣，討一個西瓜，想來他們也肯的。」令狐沖有些不耐煩了，道：「你這小……」他本想罵她「小尼姑好糊塗」，但想到她剛才出力相救，說到這「小」字便即停口。

　　儀琳見他臉色不快，不敢再說，依言向左首尋去。走出二里有餘，果見數畝瓜田，纍纍的生滿了西瓜，樹巔蟬聲鳴響，四下裡卻一個人影也無，尋思：「令狐大哥要吃西瓜。可是這西瓜是有主之物，我怎可隨便偷人家的？」快步又走出里許，站到一個高崗之上，四下眺望，始終不見有人，連農舍茅屋也不見一間，只得又退了回來，站在瓜田之中，踟躕半晌，伸手待去摘瓜，又縮了回來，想起師父諄淳告誡的戒律，決不可偷盜他人之物，欲待退去，腦海中又出現了令狐沖唇乾舌燥的臉容，咬一咬牙，雙手合十，暗暗祝禱：「菩薩垂鑒，弟子非敢有意偷盜，實因令狐大哥……令狐大哥要吃西瓜。」轉念一想，又覺「令狐大哥要吃西瓜」這八個字，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理由，心下焦急，眼淚已然奪眶而出，雙手捧住一個西瓜，向上一提，瓜蒂便即斷了，心道：「人家救你性命，你便為他墮入地獄，永受輪迴之苦，卻又如何？一人作事一身當，是我儀琳犯了戒律，這與令狐大哥無干。」捧起西瓜，回到令狐沖身邊。令狐沖於世俗的禮法教條，從來不瞧在眼裡，聽儀琳說要向人化緣討西瓜，只道這個尼姑年輕不懂事，渾沒想到她為了採摘這一個西瓜，心頭有許多交戰，受了這樣多委曲，見她折了西瓜回來，心頭一喜，讚道：「好師妹，乖乖的小姑娘。」儀琳驀地聽到他這麼稱呼自己，心頭一震，險些將西瓜摔落，急忙抄起衣襟兜住。令狐沖笑道：「幹麼這等慌張？你偷西瓜，有人要捉你麼？」儀琳臉上又是一紅，道：「不，沒人捉我。」緩緩坐了下來。

　　其時天色新晴，太陽從東方升起，令狐沖和她所坐之處是在山陰，日光照射不到，滿山樹木為雨水洗得一片青翠，山中清新之氣撲面而來。儀琳定了定神，拔出腰間斷劍，見到劍頭斷折之處，心想：「田伯光這惡人武功如此了得，當日若不是令狐大哥捨命相救，我此刻怎能太太平平的仍然坐在這裡？」一瞥眼，見到令狐沖雙目深陷，臉上沒半點血色，自忖：「為了他，我便再犯多大惡業，也始終無悔，偷一隻西瓜，卻又如何？」言念及此，犯戒後心中的不安登時盡去，用衣襟將斷劍抹拭乾淨，便將西瓜剖了開來，一股清香透出。

　　令狐沖嗅了幾下，叫道：「好瓜！」又道：「師妹，我想起了一個笑話。今年元宵，我們師兄妹相聚飲酒，靈珊師妹出了個燈謎，說是：『左邊一隻小狗，右邊一個傻瓜』，打一個字。那時坐在她左邊的，是我六師弟陸大有，便是昨晚進屋來尋找我的那個師弟。我是坐在她右首。」儀琳微笑道：「她出這個謎兒，是取笑你和這位陸師兄了。」令狐沖道：「不錯，這個謎兒倒不難猜，便是我令狐沖的這個『狐』字。她說是個老笑話，從書上看來的。只難得剛好六師弟坐在她左首，我坐在她右首。也真湊巧，此刻在我身旁，又是這邊一隻小狗，這邊一隻大瓜。」說著指指西瓜，又指指她，臉露微笑。儀琳微笑道：「好啊，你繞彎兒罵我小狗。」將西瓜剖成一片一片，剔去瓜子，遞了一片給他。令狐沖接過咬了一口，只覺滿口香甜，幾口便吃完了。儀琳見他吃得歡暢，心下甚是喜悅，又見他仰臥著吃瓜，襟前汁水淋漓，便將第二片西瓜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遞在他手裡，一口一塊，汁水便不再流到衣上。見他吃了幾塊，每次伸手來接，總不免引臂牽動傷口，心下不忍，便將一小塊一小塊西瓜餵在他口裡。令狐沖吃了小半隻西瓜，才想起儀琳卻一口未吃，說道：「你自己也吃些。」儀琳道：「等你吃夠了我再吃。」令狐沖道：「我夠了，你吃罷！」儀琳早已覺得口渴，又餵了令狐沖幾塊，才將一小塊西瓜放入自己口中，眼見令狐沖目不轉睛的瞧著自己，害羞起來，轉過身子，將背脊向著他。

　　令狐沖忽然讚道：「啊，真是好看！」語氣之中，充滿了激賞之意。儀琳大羞，心想他怎麼忽然讚我好看，登時便想站起身來逃走，可是一時卻又拿不定主意，只覺全身發燒，羞得連頭頸中也紅了。只聽得令狐沖又道：「你瞧，多美！見到了麼？」儀琳微微側身，見他伸手指著西首，順著他手指望去，只見遠處一道彩虹，從樹後伸了出來，七彩變幻，艷麗無方，這才知他說「真是好看」，乃是指這彩虹而言，適才是自己會錯了意，不由得又是一陣羞慚。只是這時的羞慚中微含失望，和先前又是忸怩、又是暗喜的心情卻頗有不同了。

　　令狐沖道：「你仔細聽，聽見了嗎？」儀琳側耳細聽，但聽得彩虹處隱隱傳來有流水之聲，說道：「好像是瀑布。」令狐沖道：「正是，連下了幾日雨，山中一定到處是瀑布，咱們過去瞧瞧。」儀琳道：「你……你還是安安靜靜的多躺一會兒。」令狐沖道：「這地方都是光禿禿的亂石，沒一點風景好看，還是去看瀑布的好。」

　　儀琳不忍拂他之意，便扶著他站起，突然之間，臉上又是一陣紅暈掠過，心想：「我曾抱過他兩次，第一次當他已經死了，第二次是危急之際逃命。這時他雖然身受重傷，但神智清醒，我怎麼能再抱他？他一意要到瀑布那邊去，莫非……莫非要我……」正猶豫間，卻見令狐沖已拾了一根斷枝，撐在地下，慢慢向前走去，原來自己又會錯了意。

　　儀琳忙搶了過去，伸手扶住令狐沖的臂膀，心下自責：「我怎麼了？令狐沖大哥明明是個正人君子，今日我怎地心猿意馬，老是往歪路上想。總是我單獨和一個男子在一起，心下處處提防，其實他和田伯光雖然同是男子，卻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怎可相提並論？」

　　令狐沖步履雖然不穩，卻盡自支撐得住。走了一會，見到一塊大石，儀琳扶著他過去，坐下休息，道：「這裡也不錯啊，你一定要過去看瀑布麼？」令狐沖笑道：「你說這裡好，我就陪你在這裡瞧一會。」儀琳道：「好罷。那邊風景好，你瞧著心裡歡喜，傷口也好得快些。」令狐沖微微一笑，站起身來。兩人緩緩轉過了個山坳，便聽得轟轟的水聲，又行了一段路，水聲愈響，穿過一片松林後，只見一條白龍也似的瀑布，從山壁上傾瀉下來。令狐沖喜道：「我華山的玉女峰側也有一道瀑布，比這還大，形狀倒差不多，靈珊師妹常和我到瀑布旁練劍。她有時頑皮起來，還鑽進瀑布中去呢。」儀琳聽他第二次提到「靈珊師妹」，突然醒悟：「他重傷之下，一定要到瀑布旁來，不見得真是為了觀賞風景，卻是在想念他的靈珊師妹。」不知如何，心頭猛地一痛，便如給人重重一擊一般。只聽令狐沖又道：「有一次在瀑布旁練劍，她失足滑倒，險些摔入下面的深潭之中，幸好我一把拉住了她，那一次可真危險。」儀琳淡淡問道：「你有很多師妹麼？」令狐沖道：「我華山派共有七個女弟子，靈珊師妹是師父的女兒，我們都管她叫小師妹。其餘六個都是師母收的弟子。」儀琳道：「喂，原來她是岳師伯的小姐。她……她……她和你很談得來罷？」令狐沖慢慢坐了下來，道：「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十五年前蒙恩師和師母收錄門下，那時小師妹還只三歲，我比她大得多，常常抱了她出去採野果、捉兔子。我和她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師父師母沒兒子，待我猶似親生兒子一般，小師妹便等於是我的妹子。」儀琳應了一聲：「嗯。」過了一會，道：「我也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幼便蒙恩師收留，從小就出了家。」令狐沖道：「可惜，可惜！」儀琳轉頭向著他，目光中露出疑問神色。令狐沖道：「你如不是已在定逸師伯門下，我就可求師母收你為弟子，我們師兄弟姊妹人數很多，二十幾個人，大家很熱鬧的。功課一做完，各人結伴遊玩，師父師母也不怎麼管。你見到我小師妹，一定喜歡她，會和她做好朋友的。」儀琳道：「可惜我沒這好福氣。不過，我在白雲庵裡，師父、師姊們都待我很好，我……我……我也很快活。」令狐沖道：「是，是，我說錯了。定逸師伯劍法通神，我師父師母說到各家各派的劍法時，對你師父她老人家是很佩服的。恆山派哪裡不及我華山派了？」

　　儀琳道：「令狐大哥，那日你對田伯光說，站著打，田伯光是天下第十四，岳師伯是第八，那麼我師父是天下第幾？」令狐沖笑了起來，道：「我是騙騙田伯光的，哪裡有這回事了？武功的強弱，每日都有變化，有的人長進了，有的人年老力衰退步了，哪裡真能排天下第幾？田伯光這傢伙武功是高的，但說是天下第十四，卻也不見得。我故意把他排名排得高些，引他開心。」儀琳道：「原來你是騙他的。」望著瀑布出了會神，問道：「你常常騙人麼？」令狐沖嘻嘻一笑，道：「那得看情形，不會是『常常』罷！有些人可以騙，有些人不能騙。師父師母問起什麼事，我自然不敢相欺。」

　　儀琳「嗯」了一聲，道：「那麼你同門的師兄弟、師姊妹呢？」她本想問：「你騙不騙你的靈珊師妹？」但不知如何，竟不敢如此直截了當的相詢。令狐沖笑道：「那要看是誰，又得瞧是什麼事。我們師兄弟們常鬧著玩，說話不騙人，又有什麼好玩？」儀琳終於問道：「連靈珊姊姊，你也騙她麼？」令狐沖未曾想過這件事，皺了皺眉頭，沉吟半晌，想起這一生之中，從未在什麼大事上騙過她，便道：「要緊事，那決不會騙她。玩的時候，哄哄她，說些笑話，自然是有的。」儀琳在白雲庵中，師父不苟言笑，戒律嚴峻，眾師姊個個冷口冷面的，雖然大家互相愛護關顧，但極少有人說什麼笑話，鬧著玩之事更是難得之極。定靜、定閒兩位師伯門下倒有不少年輕活潑的俗家女弟子，但也極少和出家的同門說笑。她整個童年便在冷靜寂寞之中度過，除了打坐練武之外，便是敲木魚唸經，這時聽到令狐沖說及華山派眾同門的熱鬧處，不由得悠然神往，尋思：「我若能跟著他到華山去玩玩，豈不有趣。」但隨即想起：「這一次出庵，遇到這樣的大風波，看來回庵之後，師父再也不許我出門了。什麼到華山去玩玩，那豈不是癡心妄想？」又想：「就算到了華山，他整日價陪著他的小師妹，我什麼人也不識，又有誰來陪我玩？」心中忽然一陣淒涼，眼眶一紅，險些掉下淚來。

　　令狐沖卻全沒留神，瞧著瀑布，說道：「我和小師妹正在鑽研一套劍法，藉著瀑布水力的激盪，施展劍招。師妹，你可知那有什麼用？」儀琳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她聲音已有些哽咽，令狐沖仍沒覺察到，繼續說道：「咱們和人動手，對方倘若內功深厚，兵刃和拳掌中往往附有厲害的內力，無形有質，能將我們的長劍蕩了開去。我和小師妹在瀑布中練劍，就當水力中的沖激是敵人內力，不但要將敵人的內力擋開，還得借力打力，引對方的內力去打他自己。」儀琳見他說得興高采烈，問道：「你們練成了沒有？」令狐沖搖頭道：「沒有，沒有！自創一套劍法，談何容易？再說，我們也創不出什麼劍招，只不過想法子將師父所傳的本門劍法，在瀑布中擊刺而已。就算有些新花樣，那也是鬧著玩的，臨敵時沒半點用處。否則的話，我又怎會給田伯光這廝打得全無還手之力？」他頓了一頓，伸手緩緩比劃了一下，喜道：「我又想到了一招，等得傷好後，回去可和小師妹試試。」儀琳輕輕的道：「你們這套劍法，叫什麼名字？」令狐沖笑道：「我本來說，這不能另立名目。但小師妹一定要給取個名字，她說叫做『沖靈劍法』，因為那是我和她兩個一起試出來的。」儀琳輕輕的道：「沖靈劍法，沖靈劍法。嗯，這劍法中有你的名字，也有她的名字，將來傳到後世，人人都知道是你們……你們兩位合創的。」令狐沖笑道：「我小師妹小孩兒脾氣，才這麼說的，憑我們這一點兒本領火候，哪有資格自創什麼劍法？你可千萬不能跟旁人說，要是給人知道了，豈不笑掉了他們的大牙？」儀琳道：「是，我決不會對旁人說。」她停了一會，微笑道：「你自創劍法的事，人家早知道了。」令狐沖吃了一驚，問道：「是麼？是靈珊師妹跟人說的？」儀琳笑了笑，道：「是你自己跟田伯光說的。你不是說自創了一套坐著刺蒼蠅的劍法麼？」令狐沖大笑，說道：「我對他胡說八道，虧你都記在心裡。」令狐沖這麼放聲一笑，牽動傷口，眉頭皺了起來。儀琳道：「啊喲，都是我不好，累得你傷口吃痛。快別說話了，安安靜靜的睡一會兒。」令狐沖閉上了眼睛，但只過得一會，便又睜了開來，道：「我只道這裡風景好，但到得瀑布旁邊，反而瞧不見那彩虹了。」儀琳道：「瀑布有瀑布的好看，彩虹有彩虹的好看。」令狐沖點了點頭，道：「你說得不錯，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一個人千辛萬苦的去尋求一件物事，等得到了手，也不過如此，而本來拿在手中的物事，卻反而拋掉了。」儀琳微笑道：「令狐大哥，你這幾句話，隱隱含有禪機，只可惜我修為太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倘若師父聽了，定有一番解釋。」令狐沖歎了口氣，道：「什麼禪機不禪機，我懂得什麼？唉，好倦！」慢慢閉上了眼睛，漸漸呼吸低沉，入了夢鄉。儀琳守在他身旁，折了一根帶葉的樹枝，輕輕拂動，替他趕開蚊蠅小蟲，坐了一個多時辰，自己也有些倦了，迷迷糊糊的合上眼想睡，忽然心想：「待會他醒來，一定肚餓，這裡沒什麼吃的，我再去採幾個西瓜，既能解渴，也可以充飢。」於是快步奔向西瓜田，又摘了兩個西瓜來。她生怕離開片刻，有人或是野獸來侵犯令狐沖，急急匆匆的趕回，見他兀自安安穩穩的睡著，這才放心，輕輕坐在他身邊。令狐沖睜開眼來，微笑道：「我以為你回去了。」儀琳奇道：「我回去？」令狐沖道：「你師父、師姊們不是在找你麼？她們一定掛念得很。」儀琳一直沒想到這事，聽他這麼一說，登時焦急起來，又想：「明兒見到師父，不知他老人家會不會責怪？」令狐沖道：「師妹，多謝你陪了我半天，我的命已給你救活啦，你還是早些回去罷。」儀琳搖頭道：「不，荒山野嶺，你獨個兒耽在這裡，沒人服侍照料，那怎麼行？」令狐沖道：「你到得衡山城劉師叔家裡，悄悄跟我的師弟們一說，他們就會過來照料我。」儀琳心中一酸，暗想：「原來他是要他的小師妹相陪，只盼我越快去叫她來越好。」再也忍耐不住，淚珠兒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令狐沖見她忽然流淚，大為奇怪，問道：「你……你……為什麼哭了？怕回去給師父責罵麼？」儀琳搖了搖頭。令狐沖又道：「啊，是了，你怕路上又撞到田伯光。不用怕，從今而後，他見了你便逃，再也不敢見你的面了。」儀琳又搖了搖頭，淚珠兒更落得多了。令狐沖見她哭得更厲害了，心下大惑不解，說道：「好，好，是我說錯了話，我跟你賠不是啦。小師妹，你別生氣。」儀琳聽他言語溫柔，心下稍慰，但轉念又想：「他說這幾句話，這般的低聲下氣，顯然是平時向他小師妹賠不是慣了的，這時候卻順口說了出來。」突然間「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頓足道：「我又不是你的小師妹，你……你……你心中便是記著你那個小師妹。」這句話一出口，立時想起，自己是出家人，怎可跟他說這等言語，未免大是忘形，不由得滿臉紅暈，忙轉過了頭。令狐沖見她忽然臉紅，而淚水未絕，便如瀑布旁濺滿了水珠的小紅花一般，嬌艷之色，難描難畫，心道：「原來她竟也生得這般好看，倒不比靈珊妹子差呢。」怔了一怔，柔聲道：「你年紀比我小得多，咱們五嶽劍派，同氣連枝，大家都是師兄弟姊妹，你自然也是我的小師妹啦。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跟我說，好不好？」儀琳道：「你也沒得罪我。我知道了，你要我快快離開，免得瞧在眼中生氣，連累你倒霉。你說過的，一見尼姑，逢賭……」說到這裡，又哭了起來。

　　令狐沖不禁好笑，心想：「原來她要跟我算回雁樓頭這筆帳，那確是非賠罪不可。」便道：「令狐沖當真該死，口不擇言。那日在回雁樓頭胡說八道，可得罪了貴派全體上下啦，該打，該打！」提起手來，拍拍兩聲，便打了自己兩個耳光。儀琳急忙轉身，說道：「別……別打……我……不是怪你。我……我只怕連累了你。」

　　令狐沖道：「該打之至！」拍的一聲，又打了自己一個耳光。儀琳急道：「我不生氣了，令狐大哥，你……你別打了。」令狐沖道：「你說過不生氣了？」儀琳搖了搖頭。令狐沖道：「你笑也不笑，那不是還在生氣麼？」

　　儀琳勉強笑了一笑，但突然之間，也不知為什麼傷心難過，悲從中來，再也忍耐不住，淚水從臉頰上流了下來，忙又轉過了身子。令狐沖見她哭泣不止，當即長歎一聲。儀琳慢慢止住了哭泣，幽幽的道：「你……你又為什麼歎氣？」令狐沖心下暗笑：「畢竟她是個小姑娘，也上了我這個當。」他自幼和岳靈珊相伴，岳靈珊時時使小性兒，生了氣不理他，千哄萬哄，總是哄不好，不論跟她說什麼，她都不瞅不睬，令狐沖便裝模作樣，引起她的好奇，反過來相問。儀琳一生從未和人鬧過彆扭，自是一試便靈，落入了他的圈套。令狐沖又是長歎一聲，轉過了頭不語。

　　儀琳問道：「令狐大哥，你生氣了麼？剛才是我得罪你，你……你別放在心上。」令狐沖道：「沒有，你沒得罪我。」儀琳見他仍然面色憂愁，哪知他肚裡正在大覺好笑，這副臉色是假裝的，著急起來，道：「我害得你自己打了自己，我……我打還了賠你。」說著提起手來，拍的一聲，在自己右頰上打了一掌。第二掌待要再打，令狐沖急忙仰身坐起，伸手抓住了她手腕，但這麼一用力，傷口劇痛，忍不住輕哼了一聲。儀琳急道：「啊喲！快……快躺下，別弄痛了傷口。」扶著他慢慢臥倒，一面自怨自艾：「唉，我真是蠢，什麼事情總做得不對，令狐大哥，你……你痛得厲害麼？」

　　令狐沖的傷處痛得倒也真厲害，若在平時，他決不承認，這時心生一計：「只有如此如此，方能逗她破涕為笑。」便皺起眉頭，大哼了幾聲。儀琳甚是惶急，道：「但願不……不再流血才好。」伸手摸他額頭，幸喜沒有發燒，過了一會，輕聲問道：「痛得好些了麼？」令狐沖道：「還是很痛。」儀琳愁眉苦臉，不知如何是好。令狐沖歎道：「唉，好痛！六……六師弟在這裡就好了。」儀琳道：「怎麼？他有止痛藥嗎？」令狐沖道：「是啊，他一張嘴巴就是止痛藥。以前我也受過傷，痛得十分厲害。六師弟最會說笑話，我聽得高興，就忘了傷處的疼痛。他要是在這裡就好了，哎唷……怎麼這樣痛……這樣痛……哎唷，哎唷！」

　　儀琳為難之極，定逸師太門下，人人板起了臉誦經念佛、坐功練劍，白雲庵中只怕一個月裡也難得聽到一兩句笑聲，要她說個笑話，那真是要命了，心想：「那位陸大有師兄不在這裡，令狐大哥要聽笑話，只有我說給他聽了，可是……可是……我一個笑話也不知道。」突然之間，靈機一動，想起一件事來，說道：「令狐大哥，笑話我是不會說，不過我在藏經閣中看到過一本經書，倒是很有趣的，叫做《百喻經》，你看過沒有？」令狐沖搖頭道：「沒有，我什麼書都不讀，更加不讀佛經。」儀琳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我真傻，問這等蠢話。你又不是佛門弟子，自然不會讀經書。」頓了一頓，繼續說道：「那部《百喻經》，是天竺國一位高僧伽斯那作的，裡面有許多有趣的故事。」令狐沖忙道：「好啊，我最愛聽有趣的故事，你說幾個給我聽。」儀琳微微一笑，那《百喻經》中的無數故事，一個個在她腦海中流過，便道：「好，我說那個『以犁打破頭喻』。從前，有一個禿子，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他是天生的禿頭。這禿子和一個種田人不知為什麼爭吵起來。那種田人手中正拿著一張耕田的犁，便舉起犁來，打那禿子，打得他頭頂破損流血。可是那禿子只默然忍受，並不避開，反而發笑。旁人見了奇怪，問他為什麼不避，反而發笑。那禿子笑道：「這種田人是個傻子，見我頭上無毛，以為是塊石頭，於是用犁來撞石頭。我倘若逃避，豈不是教他變得聰明了？』」她說到這裡，令狐沖大笑起來，讚道：「好故事！這禿子當真聰明得緊，就算要給人打死，那也是無論如何不能避開的。」

　　儀琳見他笑得歡暢，心下甚喜，說道：「我再說個『醫與王女藥，令率長大喻』。從前，有一個國王，生了個公主。這國王很是性急，見嬰兒幼小，盼她快些長大，便叫了御醫來，要他配一服靈藥給公主吃，令她立即長大。御醫奏道：『靈藥是有的，不過搜配各種藥材，再加煉製，很費功夫，現下我把公主請到家中，同時加緊製藥，請陛下不可催逼。』國王道：『很好，我不催你就是。』御醫便抱了公主回家，每天向國王稟報，靈藥正在採集製煉。過了十二年，御醫稟道：『靈藥製煉已就，今日已給公主服下。』於是帶領公主來到國王面前。國王見當年的小小嬰兒已長成為亭亭玉立的少女，心中大喜，稱讚御醫醫道精良，一服靈藥，果然能令我女快高長大，命左右賞賜金銀珠寶，不計其數。」

　　令狐沖又是哈哈大笑，說道：「你說這國王性子急，其實一點也不性急，他不是等了十二年嗎？要是我作那御醫哪，只須一天功夫，便將那嬰兒公主變成個十七八歲、亭亭玉立的少女公主。」儀琳睜大了眼睛，問道：「你用什麼法子？」令狐沖微笑道：「外搽天香斷續膠，內服白雲熊膽丸。」儀琳笑道：「那是治療金創之傷的藥物，怎能令人快高長大？」令狐沖道：「治不治得金創，我也不理，只須你肯挺身幫忙便是了。」儀琳笑道：「要我幫忙？」令狐沖道：「不錯，我把嬰兒公主抱回家後，請四個裁縫……」儀琳更是奇怪，問道：「請四個裁縫幹什麼？」令狐沖道：「趕製新衣服啊。我要他們度了你的身材，連夜趕製公主衣服一襲。第二日早晨，你穿了起來，頭戴玲瓏鳳冠，身穿百花錦衣，足登金繡珠履，這般儀態萬方、娉娉婷婷的走到金鑾殿上，三呼萬歲，躬身下拜，叫道：『父王在上，孩兒服了御醫令狐沖的靈丹妙藥之後，一夜之間，便長得這般高大了。』那國王見到這樣一位美麗可愛的公主，心花怒放，哪裡還來問你真假。我這御醫令狐沖，自是重重有賞了。」儀琳不住口的格格嘻笑，直聽他說完，已是笑得彎下了腰，伸不直身子，過了一會，才道：「你果然比那《百喻經》中的御醫聰明得多，只可惜我……我這麼醜怪，半點也不像公主。」令狐沖道：「倘若你醜怪，天下便沒美麗的人了。古往今來，公主成千成萬，卻哪有一個似你這般好看？」儀琳聽他直言稱讚自己，芳心竊喜，笑道：「這成千成萬的公主，你都見過了？」令狐沖道：「這個自然，我在夢中一個個都見過。」儀琳笑道：「你這人，怎麼做夢老是夢見公主！」令狐沖嘻嘻一笑，道：「日有所思……」但隨即想起，儀琳是個天真無邪的妙齡女尼，陪著自己說笑，已犯她師門戒律，怎可再跟她肆無忌憚的胡言亂語？言念及此，臉色登時一肅，假意打個呵欠。儀琳道：「啊，令狐大哥，你倦了，閉上眼睡一會兒。」令狐沖道：「好，你的笑話真靈，我傷口果然不痛了。」他要儀琳說笑話，本是要哄得她破涕為笑，此刻見她言笑晏晏，原意已遂，便緩緩閉上了眼睛。

　　儀琳坐在他身旁，又在輕輕搖動樹枝，趕開蠅蚋。只聽得遠處山溪中傳來一陣陣蛙鳴，猶如催眠的樂曲一般，儀琳到這時實在倦得很了，只覺眼皮沉重，再也睜不開來，終於也迷迷糊糊的入了睡鄉。

　　睡夢之中，似乎自己穿了公主的華服，走進一座輝煌的宮殿，旁邊一個英俊青年攜著自己的手，依稀便是令狐沖，跟著足底生雲，兩個人輕飄飄的飛上半空，說不出的甜美歡暢。忽然間一個老尼橫眉怒目，仗劍趕來，卻是師父。儀琳吃了一驚，只聽得師父喝道：「小畜生，你不守清規戒律，居然大膽去做公主，又和這浪子在一起廝混！」一把抓住她手臂，用力拉扯。霎時之間，眼前一片漆黑，令狐沖不見了，師父也不見了，自己在黑沉沉的烏雲中不住往下翻跌。儀琳嚇得大叫：「令狐大哥，令狐大哥！」只覺全身酸軟，手足無法動彈，半分掙扎不得。叫了幾聲，一驚而醒，卻是一夢，只見令狐沖睜大了雙眼，正瞧著自己。儀琳暈紅了雙頰，忸怩道：「我……我……」令狐沖道：「你做了夢麼？」儀琳臉上又是一紅，道：「也不知是不是？」一瞥眼間，見令狐沖臉上神色十分古怪，似在強忍痛楚，忙道：「你……你傷口痛得厲害麼？」見令狐沖道：「還好！」但聲音發顫，過得片刻，額頭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滲了出來，疼痛之劇，不問可知。儀琳甚是惶急，只說：「那怎麼好？那怎麼好？」從懷中取出塊布帕，替他抹去額上汗珠，小指碰到他額頭時，猶似火炭。他曾聽師父說過，一人受了刀劍之傷後，倘若發燒，情勢十分凶險，情急之下，不由自主的念起經來：「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她念的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初時聲音發顫，念了一會，心神逐漸寧定。令狐沖聽儀琳語音清脆，越念越是沖和安靜，顯是對經文的神通充滿了信心，只聽她繼續念道：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持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扭械枷鎖檢系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憑斷壞，即得解脫……」令狐衝越聽越是好笑，終於「嘿」的一聲笑了出來。儀琳奇道：「甚……什麼好笑？」令狐沖道：「早知如此，又何必學什麼武功，如有惡人仇人要來殺我害我，我……我只須口稱觀世音菩薩之名，惡人的刀杖斷成一段一段，豈不是平安……平安大吉。」儀琳正色道：「令狐大哥，你休得褻瀆了菩薩，心念不誠，唸經便無用處。」她繼續輕聲念道：「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蟒蛇及螟蠍，氣毒煙火然，念彼觀音力，尋聲自回去。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遍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令狐沖聽她念得虔誠，聲音雖低，卻顯是全心全意的在向觀世音菩薩求救，似乎整個心靈都在向菩薩呼喊哀懇，要菩薩顯大神通，解脫自己的苦難，好像在說：「觀世音菩薩，求求你免除令狐大哥身上痛楚，把他的痛楚都移到我身上。我變成畜生也好，身入地獄也好，只求菩薩解脫令狐大哥的災難……」到得後來，令狐沖已聽不到經文的意義，只聽到一句句祈求禱告的聲音，是這麼懇摯，這麼熱切。不知不覺，令狐沖眼中充滿了眼淚，他自幼沒了父母，師父師母雖待他恩重，畢竟他太過頑劣，總是責打多而慈愛少；師兄弟姊妹間，人人以他是大師兄，一向尊敬，不敢拂逆；靈珊師妹雖和他交好，但從來沒有對他如此關懷過，竟是這般寧願把世間千萬種苦難都放到自己身上，只是要他平安喜樂。令狐沖不由得胸口熱血上湧，眼中望出來，這小尼姑似乎全身隱隱發出聖潔的光輝。

　　儀琳誦經的聲音越來越柔和，在她眼前，似乎真有一個手持楊枝、遍灑甘露、救苦救難的白衣大士，每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都是在向菩薩為令狐沖虔誠祈求。令狐沖心中既感激，又安慰，在那溫柔虔誠的念佛聲中入了睡鄉。

## 第6章　洗手

　　岳不群收錄林平之於門牆後，率領眾弟子徑往劉府拜會。劉正風得到訊息，又驚又喜，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君子劍」華山掌門居然親身駕到，忙迎了出來，沒口子的道謝。岳不群甚是謙和，滿臉笑容的致賀，和劉正風攜手走進大門。天門道人、定逸師太、余滄海、聞先生、何三七等也都降階相迎。余滄海心懷鬼胎，尋思：「華山掌門親自到此，諒那劉正風也沒這般大的面子，必是為我而來。他五嶽劍派雖然人多勢眾，我青城派可也不是好惹的，岳不群倘若口出不遜之言，我先問他令狐沖嫖妓宿娼，是什麼行徑。當真說翻了臉，也只好動手。」哪知岳不群見到他時，一般的深深一揖，說道：「余觀主，多年不見，越發的清健了。」余滄海作揖還禮，說道：「岳先生，你好。」各人寒暄得幾句，劉府中又有各路賓客陸續到來。這天是劉正風「金盆洗手」的正日，到得巳時二刻，劉正風便返入內堂，由門下弟子招待客人。

　　將近午時，五六百位遠客流水般湧到。丐幫副幫主張金鰲、鄭州六合門夏老拳師率領了三個女婿、川鄂三峽神女峰鐵老老、東海海砂幫幫主潘吼、曲江二友神刀白克、神筆盧西思等人先後到來。這些人有的互相熟識，有的只是慕名而從未見過面，一時大廳上招呼引見，喧聲大作。天門道人和定逸師太分別在廂房中休息，不去和眾人招呼，均想：「今日來客之中，有的固然在江湖上頗有名聲地位，有的卻顯是不三不四之輩。劉正風是衡山派高手，怎地這般不知自重，如此濫交，豈不墮了我五嶽劍派的名頭？」岳不群名字雖然叫作「不群」，卻十分喜愛朋友，來賓中許多藉藉無名、或是名聲不甚清白之徒，只要過來和他說話，岳不群一樣和他們有說有笑，絲毫不擺出華山派掌門、高人一等的架子來。劉府的眾弟子指揮廚夫僕役，裡裡外外擺設了二百來席。劉正風的親戚、門客、帳房，和劉門弟子向大年、米為義等恭請眾賓入席。依照武林中的地位聲望，泰山派掌門天門道人該坐首席，只是五嶽劍派結盟，天門道人和岳不群、定逸師太等有一半是主人，不便上坐，一眾前輩名宿便群相退讓，誰也不肯坐首席。忽聽得門外砰砰兩聲銃響，跟著鼓樂之聲大作，又有鳴鑼喝道的聲音，顯是什麼官府來到門外。群雄一怔之下，只見劉正風穿著嶄新熟羅長袍，匆匆從內堂奔出。群雄歡聲道賀。劉正風略一拱手，便走向門外，過了一會，見他恭恭敬敬的陪著一個身穿公服的官員進來。群雄都感奇怪：「難道這官兒也是個武林高手？」眼見他雖衣履皇然，但雙眼昏昏，一臉酒色之氣，顯非身具武功。岳不群等人則想：「劉正風是衡山城大紳士，平時免不了要結交官府，今日是他大喜的好日子，地方上的官員來敷衍一番，那也不足為奇。」卻見那官員昂然直入，居中一站，身後的衙役右腿跪下，雙手高舉過頂，呈上一隻用黃緞覆蓋的托盤，盤中放著一個卷軸。那官員躬著身子，接過了卷軸，朗聲道：「聖旨到，劉正風聽旨。」群雄一聽，都吃了一驚：「劉正風金盆洗手，封劍歸隱，那是江湖上的事情，與朝廷有什麼相干？怎麼皇帝下起聖旨來？難道劉正風有逆謀大舉，給朝廷發覺了，那可是殺頭抄家誅九族的大罪啊。」各人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這一節，登時便都站了起來，沉不住氣的便去抓身上兵刃，料想這官員既來宣旨，劉府前後左右一定已密佈官兵，一場大廝殺已難避免，自己和劉正風交好，決不能袖手不理，再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己既來劉府赴會，自是逆黨中人，縱慾置身事外，又豈可得？只待劉正風變色喝罵，眾人白刃交加，頃刻間便要將那官員斬為肉醬。哪知劉正風竟是鎮定如恆，雙膝一屈，便跪了下來，向那官員連磕了三個頭，朗聲道：「微臣劉正風聽旨，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群雄一見，無不愕然。

　　那官員展開卷軸，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據湖南省巡撫奏知，衡山縣庶民劉正風，急公好義，功在桑梓，弓馬嫻熟，才堪大用，著實授參將之職，今後報效朝廷，不負朕望，欽此。」劉正風又磕頭道：「微臣劉正風謝恩，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站起身來，向那官員彎腰道：「多謝張大人栽培提拔。」那官員撚鬚微笑，說道：「恭喜，恭喜，劉將軍，此後你我一殿為臣，卻又何必客氣？」劉正風道：「小將本是一介草莽匹夫，今日蒙朝廷授官，固是皇上恩澤廣被，令小將光宗耀祖，卻也是當道恩相、巡撫大人和張大人的逾格栽培。」那官員笑道：「哪裡，哪裡。」劉正風轉頭向方千駒道：「方賢弟，奉敬張大人的禮物呢？」方千駒道：「早就預備在這裡了。」轉身取過一隻圓盤，盤中是個錦袱包裹。

　　劉正風雙手取過，笑道：「些些微禮，不成敬意，張大人哂納。」那張大人笑道：「自己兄弟，劉大人卻又這般多禮。」使個眼色，身旁的差役便接了過去。那差役接過盤子時，雙臂向下一沉，顯然盤中之物份量著實不輕，並非白銀而是黃金。那張大人眉花眼笑，道：「小弟公務在身，不克久留，來來來，斟三杯酒，恭賀劉將軍今日封官授職，不久又再陞官晉爵，皇上恩澤，綿綿加被。」早有左右斟過酒來。張大人連盡三杯，拱拱手，轉身出門。劉正風滿臉笑容，直送到大門外。只聽鳴鑼喝道之聲響起，劉府又放禮銃相送。這一幕大出群雄意料之外，人人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各人臉色又是尷尬，又是詫異。

　　來到劉府的一眾賓客雖然並非黑道中人，也不是犯上作亂之徒，但在武林中各具名望，均是自視甚高的人物，對官府向來不瞧在眼中，此刻見劉正風趨炎附勢，給皇帝封一個「參將」那樣芝麻綠豆的小小武官，便感激涕零，作出種種肉麻的神態來，更且公然行賄，心中都瞧他不起，有些人忍不住便露出鄙夷之色。年紀較大的來賓均想：「看這情形，他這頂官帽定是用金銀買來的，不知他花了多少黃金白銀，才買得了巡撫的保舉。劉正風向來為人正直，怎地臨到老來，利祿熏心，居然不擇手段的買個官來做做？」

　　劉正風走到群雄身前，滿臉堆歡，揖請各人就座。無人肯座首席，居中那張太師椅便任其空著。左首是年壽最高的六合門夏老拳師，右首是丐幫副幫主張金鰲。張金鰲本人雖無驚人藝業，但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丐幫幫主解風武功及名望均高，人人都敬他三分。

　　群雄紛紛坐定，僕役上來獻菜斟酒。米為義端出一張茶几，上面鋪了錦緞。向大年雙手捧著一隻金光燦爛、徑長尺半的黃金盆子，放在茶几之上，盆中已盛滿了清水。只聽得門外砰砰砰放了三聲銃，跟著砰拍、砰拍的連放了八響大爆竹。在後廳、花廳坐席的一眾後輩子弟，都湧到大廳來瞧熱鬧。劉正風笑嘻嘻的走到廳中，抱拳團團一揖。群雄都站起還禮。劉正風朗聲說道：「眾位前輩英雄，眾位好朋友，眾位年輕朋友。各位遠道光臨，劉正風實是臉上貼金，感激不盡。兄弟今日金盆洗手，從此不過問江湖上的事，各位想必已知其中原因。兄弟已受朝廷恩典，做一個小小官兒。常言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江湖上行事講究義氣；國家公事，卻須奉公守法，以報君恩。這兩者如有衝突，叫劉正風不免為難。從今以後，劉正風退出武林，我門下弟子如果願意改投別門別派，各任自便。劉某邀請各位到此，乃是請眾位好朋友作個見證。以後各位來到衡山城，自然仍是劉某人的好朋友，不過武林中的種種恩怨是非，劉某卻恕不過問了。」說著又是一揖。群雄早已料到他有這一番說話，均想：「他一心想做官，那是人各有志，勉強不來。反正他也沒得罪我，從此武林中算沒了這號人物便是。」有的則想：「此舉實在有損衡山派的光彩，想必衡山掌門莫大先生十分惱怒，是以竟沒到來。」更有人想：「五嶽劍派近年來在江湖上行俠仗義，好生得人欽仰，劉正風卻做出這等事來。人家當面不敢說什麼，背後卻不免齒冷。」也有人幸災樂禍，尋思：「說什麼五嶽劍派是俠義門派，一遇到陞官發財，還不是巴巴的向官員磕頭？還提什麼『俠義』二字？」群雄各懷心事，一時之間，大廳上鴉雀無聲。本來在這情景之下，各人應紛紛向劉正風道賀，恭維他什麼「福壽全歸」、「急流勇退」、「大智大勇」等等才是，可是一千餘人濟濟一堂，竟是誰也不說話。

　　劉正風轉身向外，朗聲說道：「弟子劉正風蒙恩師收錄門下，授以武藝，未能張大衡山派門楣，十分慚愧。好在本門有莫師哥主持，劉正風庸庸碌碌，多劉某一人不多，少劉某一人不少。從今而後，劉某人金盆洗手，專心仕宦，卻也決計不用師傳武藝，以求陞官進爵，死於江湖上的恩怨是非，門派爭執，劉正風更加決不過問。若違是言，有如此劍。」右手一翻，從袍底抽出長劍，雙手一扳，拍的一聲，將劍鋒扳得斷成兩截，他折斷長劍，順手讓兩截斷劍墮下，嗤嗤兩聲輕響，斷劍插入了青磚之中。

　　群雄一見，皆盡駭異，自這兩截斷劍插入青磚的聲音中聽來，這口劍顯是砍金斷玉的利器，以手勁折斷一口尋常鋼劍，以劉正風這等人物，自是毫不希奇，但如此舉重若輕，毫不費力的折斷一口寶劍，則手指上功夫之純，實是武林中一流高手的造詣。聞先生歎了口氣，說道：「可惜，可惜！」也不知是他可惜這口寶劍，還是可惜劉正風這樣一位高手，竟然甘心去投靠官府。劉正風臉露微笑，捋起了衣袖，伸出雙手，便要放入金盆，忽聽得大門外有人厲聲喝道：「且住！」

　　劉正風微微一驚，抬起頭來，只見大門口走進四個身穿黃衫的漢子。這四人一進門，分往兩邊一站，又有一名身材甚高的黃衫漢子從四人之間昂首直入。這人手中高舉一面五色錦旗，旗上綴滿了珍珠寶石，一展動處，發出燦爛寶光。許多人認得這面旗子的，心中都是一凜：「五嶽劍派盟主的令旗到了！」那人走到劉正風身前，舉旗說道：「劉師叔，奉五嶽劍派左盟主旗令：劉師叔金盆洗手大事，請暫行押後。」劉正風躬身說道：「但不知盟主此令，是何用意？」那漢子道：「弟子奉命行事，實不知盟主的意旨，請劉師叔恕罪。」劉正風微笑道：「不必客氣。賢侄是千丈松史賢侄吧？」他臉上雖然露出笑容，但語音已微微發顫，顯然這件事來得十分突兀，以他如此多歷陣仗之人，也不免大為震動。那漢子正是嵩山派門下的弟子千丈松史登達，他聽得劉正風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外號，心中不免得意，微微躬身，道：「弟子史登達拜見劉師叔。」他搶上幾步，又向天門道人、岳不群、定逸師太等人行禮，道：「嵩山門下弟子，拜見眾位師伯、師叔。」其餘四名黃衣漢子同時躬身行禮。定逸師太甚是喜歡，一面欠身還禮，說道：「你師父出來阻止這件事，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說呢，咱們學武之人，俠義為重，在江湖上逍遙自在，去做什麼勞什子的官兒？只是我見劉賢弟一切安排妥當，決不肯聽老尼姑的勸，也免得多費一番唇舌。」劉正風臉色鄭重，說道：「當年我五嶽劍派結盟，約定攻守相助，維護武林中的正氣，遇上和五派有關之事，大夥兒須得聽盟主的號令。這面五色令旗是我五派所共製，見令旗如見盟主，原是不錯。不過在下今日金盆洗手，是劉某的私事，既沒違背武林的道義規矩，更與五嶽劍派並不相干，那便不受盟主旗令約束。請史賢侄轉告尊師，劉某不奉旗令，請左師兄恕罪。」說著走向金盆。

　　史登達身子一晃，搶著攔在金盆之前，右手高舉錦旗，說道：「劉師叔，我師父千叮萬囑，務請師叔暫緩金盆洗手。我師父言道，五嶽劍派，同氣連枝，大家情若兄弟。我師父傳此旗令，既是顧全五嶽劍派的情誼，亦為了維護武林中的正氣，同時也是為劉師叔的好。」

　　劉正風道：「我這可不明白了。劉某金盆洗手喜筵的請柬，早已恭恭敬敬的派人送上嵩山，另有長函稟告左師兄。左師兄倘若真有這番好意，何以事先不加勸止？直到此刻才發旗令攔阻，那不是明著要劉某在天下英雄之前出爾反爾，叫江湖上好漢恥笑於我？」史登達道：「我師父囑咐弟子，言道劉師叔是衡山派鐵錚錚的好漢子，義薄雲天，武林中同道向來對劉師叔甚是尊敬，我師父心下也十分欽佩，要弟子萬萬不可有絲毫失禮，否則嚴懲不貸。劉師叔大名播於江湖，這一節卻不必過慮。」劉正風微微一笑，道：「這是左盟主過獎了，劉某焉有這等聲望？」定逸師太見二人僵持不決，忍不住又插口道：「劉賢弟，這事便擱一擱又有何妨。今日在這裡的，個個都是好朋友，又會有誰來笑話於你？就算有一二不知好歹之徒，妄肆譏評，縱然劉賢弟不和他計較，貧尼就先放他不過。」說著眼光在各人臉上一掃，大有挑戰之意，要看誰有這麼大膽，來得罪她五嶽劍派中的同道。劉正風點頭道：「既然定逸師太也這麼說，在下金盆洗手之事，延至明日午時再行。請各位好朋友誰都不要走，在衡山多盤桓一日，待在下向嵩山派的眾位賢侄詳加討教。」便在此時，忽聽得後堂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喂，你這是幹什麼的？我愛跟誰在一起玩兒，你管得著麼？」群雄一怔，聽她口音便是早一日和余滄海大抬其槓的少女曲非煙。又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道：「你給我安安靜靜的坐著，不許亂動亂說，過得一會，我自然放你走。」曲非煙道：「咦，這倒奇了，這是你的家嗎？我喜歡跟劉家姊姊到後園子去捉蝴蝶，為什麼你攔著不許？」那人道：「好罷！你要去，自己去好了，請劉姑娘在這裡耽一會兒。」曲非煙道：「劉姊姊說見到你便討厭，你快給我走得遠遠地。劉姊姊又不認得你，誰要你在這裡纏七纏八。」只聽得另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妹妹，咱們去罷，別理他。」那男子道：「劉姑娘，請你在這裡稍待片刻。」劉正風愈聽愈氣，尋思：「哪一個大膽狂徒到我家來撒野，居然敢向我菁兒無禮？」劉門二弟子米為義聞聲趕到後堂，只見師妹和曲非煙手攜著手，站在天井之中，一個黃衫青年張開雙手，攔住了她二人。米為義一見那人服色，認得是嵩山派的弟子，不禁心中有氣，咳嗽一聲，大聲道：「這位師兄是嵩山派門下罷，怎不到廳上坐地？」那人傲然道：「不用了。奉盟主號令，要看住劉家的眷屬，不許走脫了一人。」這幾句話聲音並不甚響，但說得驕矜異常，大廳上群雄人人聽見，無不為之變色。

　　劉正風大怒，向史登達道：「這是從何說起？」史登達道：「萬師弟，出來罷，說話小心些。劉師叔已答應不洗手了。」後堂那漢子應道：「是！那就再好不過。」說著從後堂轉了來，向劉正風微一躬身，道：「嵩山門下弟子萬大平，參見劉師叔。」劉正風氣得身子微微發抖，朗聲說道：「嵩山派來了多少弟子，大家一齊現身罷！」

　　他一言甫畢，猛聽得屋頂上、大門外、廳角落、後院中、前後左右，數十人齊聲應道：「是，嵩山派弟子參見劉師叔。」幾十人的聲音同時叫了出來，聲既響亮，又是出其不意，群雄都吃了一驚。但見屋頂上站著十餘人，一色的身穿黃衫。大廳中諸人卻各樣打扮都有，顯然是早就混了進來，暗中監視著劉正風，在一千餘人之中，誰都沒有發覺。定逸師太第一個沉不住氣，大聲道：「這……這是什麼意思？太欺侮人了！」史登達道：「定逸師伯恕罪。我師父傳下號令，說什麼也得勸阻劉師叔，不可讓他金盆洗手，深恐劉師叔不服號令，因此上多有得罪。」

　　便在此時，後堂又走出十幾個人來，卻是劉正風的夫人，他的兩個幼子，以及劉門的七名弟子，每一人身後都有一名嵩山弟子，手中都持匕首，抵住了劉夫人等人後心。劉正風朗聲道：「眾位朋友，非是劉某一意孤行，今日左師兄竟然如此相脅，劉某若為威力所屈，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左師兄不許劉某金盆洗手，嘿嘿，劉某頭可斷，志不可屈。」說著上前一步，雙手便往金盆中伸去。史登達叫道：「且慢！」令旗一展，攔在他身前。劉正風左手疾探，兩根手指往他眼中插去。史登達雙臂向上擋格，劉正風左手縮回，右手兩根手指又插向他雙眼。史登達無可招架，只得後退。劉正風一將他逼開，雙手又伸向金盆。只聽得背後風聲颯然，有兩人撲將上來，劉正風更不回頭，左腿反彈而出，砰的一聲，將一名嵩山弟子遠遠踢了出去，右手辨聲抓出，抓住另一名嵩山弟子的胸口，順勢提起，向史登達擲去。他這兩下左腿反踢，右手反抓，便如背後生了眼睛一般，部位既准，動作又快得出奇，確是內家高手，大非尋常。嵩山群弟子一怔之下，一時無人再敢上來。站在他兒子身後的嵩山弟子叫道：「劉師叔，你不住手，我可要殺你公子了。」劉正風回過頭來，向兒子望了一眼，冷冷的道：「天下英雄在此，你膽敢動我兒一根寒毛，你數十名嵩山弟子盡皆身為肉泥。」此言倒非虛聲恫嚇，這嵩山弟子倘若當真傷了他的幼子，定會激起公憤，群起而攻，嵩山弟子那就難逃公道。他一回身，雙手又向金盆伸去。

　　眼見這一次再也無人能加阻止，突然銀光閃動，一件細微的暗器破空而至。劉正風退後兩步，只聽得叮的一聲輕響，那暗器打在金盆邊緣。金盆傾倒，掉下地來，嗆啷啷一聲響，盆子翻轉，盆底向天，滿盆清水都潑在地下。同時黃影晃動，屋頂上躍下一人，右足一起，往金盆底踹落，一隻金盆登時變成平平的一片。這人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瘦削異常，上唇留了兩撇鼠鬚，拱手說道：「劉師兄，奉盟主號令，不許你金盆洗手。」

　　劉正風識得此人是嵩山派掌門左冷禪的第四師弟費彬、一套大嵩陽手武林中赫赫有名，瞧情形嵩山派今日前來對付自己的，不僅第二代弟子而已。金盆既已被他踹爛，金盆洗手之舉已不可行，眼前之事是盡力一戰，還是暫且忍辱？霎時間心念電轉：「嵩山派雖執五嶽盟旗，但如此咄咄逼人，難道這裡千餘位英雄好漢，誰都不挺身出來說一句公道話？」當下拱手還禮，說道：「費師兄駕到，如何不來喝一杯水酒，卻躲在屋頂，受那日曬之苦？嵩山派多半另外尚有高手到來，一齊都請現身罷。單是對付劉某，費師兄一人已綽綽有餘，若要對付這裡許多英雄豪傑，嵩山派只怕尚嫌不足。」費彬微微一笑，說道：「劉師兄何須出言挑撥離間？就算單是和劉師兄一人為敵，在下也抵擋不了適才劉師兄這一手『小落雁式』。嵩山派決不敢和衡山派有什麼過不去，決不敢得罪了此間哪一位英雄，甚至連劉師兄也不敢得罪了，只是為了武林中千百萬同道的身家性命，前來相求劉師兄不可金盆洗手。」此言一出，廳上群雄盡皆愕然，均想：「劉正風是否金盆洗手，怎麼會和武林中千百萬同道的身家性命相關？」果然聽得劉正風接口道：「費師兄此言，未免太也抬舉小弟了。劉某只是衡山派中一介庸手，兒女俱幼，門下也只收了這麼八九個不成材的弟子，委實無足輕重之至。劉某一舉一動，怎能涉及武林中千百萬同道的身家性命？」定逸師太又插口道：「是啊。劉賢弟金盆洗手，去做那芝麻綠豆官兒，老實說，貧尼也大大的不以為然，可是人各有志，他愛陞官發財，只要不害百姓，不壞了武林同道的義氣，旁人也不能強加阻止啊。我瞧劉賢弟也沒這麼大的本領，居然能害到許多武林同道。」

　　費彬道：「定逸師太，你是佛門中有道之士，自然不明白旁人的鬼蜮伎倆。這件大陰謀倘若得逞，不但要害死武林中不計其數的同道，而且普天下善良百姓都會大受毒害。各位請想一想，衡山派劉三爺是江湖上名頭響亮的英雄豪傑，豈肯自甘墮落，去受那些骯髒狗官的齷齪氣？劉三爺家財萬貫，哪裡還貪圖陞官發財？這中間自有不可告人的原因。」群雄均想：「這話倒也有理，我早在懷疑，以劉正風的為人，去做這麼一個小小武官，實在太過不倫不類。」劉正風不怒反笑，說道：「費師兄，你要血口噴人，也要看說得像不像。嵩山派別的師兄們，便請一起現身罷！」只聽得屋頂上東邊西邊同時各有一人應道：「好！」黃影晃動，兩個人已站到了廳口，這輕身功夫，便和剛才費彬躍下時一模一樣。站在東首的是個胖子，身材魁偉，定逸師太等認得他是嵩山派掌門人的二師弟托塔手丁勉，西首那人卻極高極瘦，是嵩山派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仙鶴手陸柏。這二人同時拱了拱手，道：「劉三爺請，眾位英雄請。」丁勉、陸柏二人在武林中都是大有威名，群雄都站起身來還禮，眼見嵩山派的好手陸續到來，各人心中都隱隱覺得，今日之事不易善罷，只怕劉正風非吃大虧不可。定逸師太氣忿忿的道：「劉賢弟，你不用擔心，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別瞧人家人多勢眾，難道咱們泰山派、華山派、恆山派的朋友，都是來睜眼吃飯不管事的不成？」劉正風苦笑道：「定逸師太，這件事說起來當真好生慚愧，本來是我衡山派內裡的門戶之事，卻勞得諸位好朋友操心。劉某此刻心中已清清楚楚，想必是我莫師哥到嵩山派左盟主那裡告了我一狀，說了我種種不是，以致嵩山派的諸位師兄來大加問罪，好好好，是劉某對莫師哥失了禮數，由我向莫師哥認錯賠罪便是。」費彬的目光在大廳上自東而西的掃射一周，他眼睛瞇成一線，但精光燦然，顯得內功深厚，說道：「此事怎地跟莫大先生有關了？莫大先生請出來，大家說個明白。」他說了這幾句話後，大廳中寂靜無聲，過了半晌，卻不見「瀟湘夜雨」莫大先生現身。劉正風苦笑道：「我師兄弟不和，武林朋友眾所周知，那也不須相瞞。小弟仗著先人遺蔭，家中較為寬裕。我莫師哥卻家境貧寒。本來朋友都有通財之誼，何況是師兄弟？但莫師哥由此見嫌，絕足不上小弟之門，我師兄弟已有數年沒來往、不見面，莫師哥今日自是不會光臨了。在下心中所不服者，是左盟主只聽了我莫師哥的一面之辭，便派了這麼多位師兄來對付小弟，連劉某的老妻子女，也都成為階下之囚，那……那未免是小題大做了。」

　　費彬向史登達道：「舉起令旗。」史登達道：「是！」高舉令旗，往費彬身旁一站。費彬森然說道：「劉師兄，今日之事，跟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沒半分干係，你不須牽扯到他身上。左盟主吩咐了下來，要我們向你查明；劉師兄和魔教教主東方不敗暗中有什麼勾結？設下了什麼陰謀，來對付我五嶽劍派以及武林中一眾正派同道？」

　　此言一出，群雄登時聳然動容，不少人都驚噫一聲。魔教和白道中的英俠勢不兩立，雙方結仇已逾百年，纏鬥不休，互有勝敗。這廳上千餘人中，少說也有半數曾身受魔教之害，有的父兄被殺，有的師長受戕，一提到魔教，誰都切齒痛恨。五嶽劍派所以結盟，最大的原因便是為了對付魔教。魔教人多勢眾，武功高強，名門正派雖然各有絕藝，卻往往不敵，魔教教主東方不敗更有「當世第一高手」之稱，他名字叫做「不敗」，果真是藝成以來，從未敗過一次，實是非同小可。群雄聽得費彬指責劉正風與魔教勾結，此事確與各人身家性命有關，本來對劉正風同情之心立時消失。

　　劉正風道：「在下一生之中，從未見過魔教教主東方不敗一面，所謂勾結，所謂陰謀，卻是從何說起？」費彬側頭瞧著三師兄陸柏，等他說話。陸柏細聲細語的道：「劉師兄，這話恐怕有些不盡不實了。魔教中有一位護法長老，名字叫作曲洋的，不知劉師兄是否相識？」劉正風本來十分鎮定，但聽到他提起「曲洋」二字，登時變色，口唇緊閉，並不答話。

　　那胖子丁勉自進廳後從未出過一句聲，這時突然厲聲問道：「你識不識得曲洋？」他話聲洪亮之極，這七個字吐出口來，人人耳中嗡嗡作響。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身材本已魁梧奇偉，在各人眼中看來，似乎更突然高了尺許，顯得威猛無比。劉正風仍不置答，數千對眼光都集中在他臉上。各人都覺劉正風答與不答，都是一樣，他既然答不出來，便等於默認了。過了良久，劉正風點頭道：「不錯！曲洋曲大哥，我不但識得，而且是我生平唯一知己，最要好的朋友。」霎時之間，大廳中嘈雜一片，群雄紛紛議論。劉正風這幾句話大出眾人意料之外，各人猜到他若非抵賴不認，也不過承認和這曲洋曾有一面之緣，萬沒想到他竟然會說這魔教長老是他的知交朋友。費彬臉上現出微笑，道：「你自己承認，那是再好也沒有，大丈夫一人作事一身當。劉正風，左盟主定下兩條路，憑你抉擇。」劉正風宛如沒聽到費彬的說話，神色木然，緩緩坐了下來，右手提起酒壺，斟了一杯，舉杯就唇，慢慢喝了下去。群雄見他綢衫衣袖筆直下垂，不起半分波動，足見他定力奇高，在這緊急關頭居然仍能絲毫不動聲色，那是膽色與武功兩者俱臻上乘，方克如此，兩者缺一不可，各人無不暗暗佩服。費彬朗聲說道：「左盟主言道：劉正風乃衡山派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時誤交匪人，入了歧途，倘若能深自悔悟，我輩均是俠義道中的好朋友，豈可不與人為善，給他一條自新之路？左盟主吩咐兄弟轉告劉師兄：你若選擇這條路，限你一個月之內，殺了魔教長老曲洋，提頭來見，那麼過往一概不究，今後大家仍是好朋友、好兄弟。」

　　群雄均想：正邪不兩立，魔教的旁門左道之士，和俠義道人物一見面就拚你死我活，左盟主要劉正風殺了曲洋自明心跡，那也不算是過分的要求。

　　劉正風臉上突然閃過一絲淒涼的笑容，說道：「曲大哥和我一見如故，傾蓋相交。他和我十餘次聯床夜話，偶然涉及門戶宗派的異見，他總是深自歎息，認為雙方如此爭鬥，殊屬無謂。我和曲大哥相交，只是研討音律。他是七絃琴的高手，我喜歡吹簫，二人相見，大多時候總是琴簫相和，武功一道，從來不談。」他說到這裡，微微一笑，續道：「各位或者並不相信，然當今之世，劉正風以為撫琴奏樂，無人及得上曲大哥，而按孔吹簫，在下也不作第二人想。曲大哥雖是魔教中人，但自他琴音之中，我深知他性行高潔，大有光風霽月的襟懷。劉正風不但對他欽佩，抑且仰慕。劉某雖是一介鄙夫，卻決計不肯加害這位君子。」

　　群雄越聽越奇，萬料不到他和曲洋相交，竟然由於音樂，欲待不信，又見他說得十分誠懇，實無半分作偽之態，均想江湖上奇行特立之士甚多，自來聲色迷人，劉正風耽於音樂，也非異事。知道衡山派底細的人又想：衡山派歷代高手都喜音樂，當今掌門人莫大先生外號「瀟湘夜雨」，一把胡琴不離手，有「琴中藏劍，劍發琴音」八字外號，劉正風由吹蕭而和曲洋相結交，自也大有可能。

　　費彬道：「你與曲魔頭由音律而結交，此事左盟主早已查得清清楚楚。左盟主言道：魔教包藏禍心，知道我五嶽劍派近年來好生興旺，魔教難以對抗，便千方百計的想從中破壞，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或動以財帛，或誘以美色。劉師兄素來操守謹嚴，那便設法投你所好，派曲洋來從音律入手。劉師兄，你腦子須得清醒些，魔教過去害死過咱們多少人，怎地你受了人家鬼蜮伎倆的迷惑，竟然毫不醒悟？」定逸師太道：「是啊，費師弟此言不錯。魔教的可怕，倒不在武功陰毒，還在種種詭計令人防不勝防。劉師弟，你是正人君子，上了卑鄙小人的當，那有什麼關係？你盡快把曲洋這魔頭一劍殺了，乾淨爽快之極。我五嶽劍派同氣連枝，千萬不可受魔教中歹人的挑撥，傷了同道的義氣。」天門道人點頭道：「劉師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所共知，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你只須殺了那姓曲的魔頭，俠義道中人，誰都會翹起大拇指，說一聲『衡山派劉正風果然是個善惡分明的好漢子。』我們做你朋友的，也都面上有光。」劉正風並不置答，目光射到岳不群臉上，道：「岳師兄，你是位明辨是非的君子，這裡許多位武林高人都逼我出賣朋友，你卻怎麼說？」岳不群道：「劉賢弟，倘若真是朋友，我輩武林中人，就為朋友兩脅插刀，也不會皺一皺眉頭。但魔教中那姓曲的，顯然是笑裡藏刀，口蜜腹劍，設法來投你所好，那是最最陰毒的敵人。他旨在害得劉賢弟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包藏禍心之毒，不可言喻。這種人倘若也算是朋友，豈不是污辱了『朋友』二字？古人大義滅親，親尚可滅，何況這種算不得朋友的大魔頭、大奸賊？」群雄聽他侃侃而談，都喝起彩來，紛紛說道：「岳先生這話說得再也明白不過。對朋友自然要講義氣，對敵人卻是誅惡務盡，哪有什麼義氣好講？」

　　劉正風歎了口氣，待人聲稍靜，緩緩說道：「在下與曲大哥結交之初，早就料到有今日之事。最近默察情勢，猜想過不多時，我五嶽劍派和魔教便有一場大火拚。一邊是同盟的師兄弟，一邊是知交好友，劉某無法相助那一邊，因此才出此下策，今日金盆洗手，想要遍告天下同道，劉某從此退出武林，再也不與聞江湖上的恩怨仇殺，只盼置身事外，免受牽連。去捐了這個芝麻綠豆大的武官來做做，原是自污，以求掩人耳目。哪想到左盟主神通廣大，劉某這一步棋，畢竟瞞不過他。」群雄一聽，這才恍然大悟，心中均道：「原來他金盆洗手，暗中含有這等深意，我本來說嘛，這樣一位衡山派高手，怎麼會甘心去做這等芝麻綠豆小官。」劉正風一加解釋，人人都發覺自己果然早有先見之明。

　　費彬和丁勉、陸柏三人對視一眼，均感得意：「若不是左師兄識破了你的奸計，及時攔阻，便給你得逞了。」劉正風續道：「魔教和我俠義道百餘年來爭鬥仇殺，是是非非，一時也說之不盡。劉某只盼退出這腥風血雨的鬥毆，從此歸老林泉，吹簫課子，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良民，自忖這份心願，並不違犯本門門規和五嶽劍派的盟約。」費彬冷笑道：「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危難之際，臨陣脫逃，豈不是便任由魔教橫行江湖，為害人間？你要置身事外，那姓曲的魔頭卻又如何不置身事外？」

　　劉正風微微一笑，道：「曲大哥早已當著我的面，向他魔教祖師爺立下重誓，今後不論魔教和白道如何爭鬥，他一定置身事外，決不插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費彬冷笑道：「好一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倘若我們白道中人去犯了他呢？」

　　劉正風道：「曲大哥言道：他當盡力忍讓，決不與人爭強鬥勝，而且竭力彌縫雙方的誤會嫌隙。曲大哥今日早晨還派人來跟我說，華山派弟子令狐沖為人所傷，命在垂危，是他出手給救活了的。」此言一出，群雄又群相聳動，尤其華山派、恆山派以及青城派諸人，更交頭接耳的議論了起來。華山派的岳靈珊忍不住問道：「劉師叔，我大師哥在哪裡？真的是……是那位姓曲的……姓曲的前輩救了他性命麼？」

　　劉正風道：「曲大哥既這般說，自非虛假。日後見到令狐賢侄，你可親自問他。」費彬冷笑道：「那有什麼奇怪？魔教中人拉攏離間，什麼手段不會用？他能千方百計的來拉攏你，自然也會千方百計的去拉攏華山派弟子。說不定令狐沖也會由此感激，要報答他的救命之恩，咱們五嶽劍派之中，又多一個叛徒了。」轉頭向岳不群道：「岳師兄，小弟這話只是打個比方，請勿見怪。」岳不群微微一笑，說道：「不怪！」

　　劉正風雙眉一軒，昂然問道：「費師兄，你說又多一個叛徒，這個『又』字，是什麼用意？」費彬冷笑道：「啞子吃餛飩，心裡有數，又何必言明。」劉正風道：「哼，你直指劉某是本派叛徒了。劉某結交朋友，乃是私事，旁人卻也管不著。劉正風不敢欺師滅祖，背叛衡山派本門，『叛徒』二字，原封奉還。」他本來恂恂有禮，便如一個財主鄉紳，有些小小的富貴之氣，又有些土氣，但這時突然顯出勃勃英氣，與先前大不相同。群雄眼見他處境十分不利，卻仍與費彬針鋒相對的論辯，絲毫不讓，都不禁佩服他的膽量。

　　費彬道：「如此說來，劉師兄第一條路是不肯走的了，決計不願誅妖滅邪，殺那大魔頭曲洋了？」

　　劉正風道：「左盟主若有號令，費師兄不妨就此動手，殺了劉某的全家！」費彬道：「你不須有恃無恐，只道天下的英雄好漢在你家裡作客，我五嶽劍派便有所顧忌，不能清理門戶。」伸手向史登達一招，說道：「過來！」史登達應道：「是！」走上三步。費彬從他手中接過五色令旗，高高舉起，說道：「劉正風聽者：左盟主有令，你若不應允在一個月內殺了曲洋，則五嶽劍派只好立時清理門戶，以免後患，斬草除根，決不容情。你再想想罷！」劉正風慘然一笑，道：「劉某結交朋友，貴在肝膽相照，豈能殺害朋友，以求自保？左盟主既不肯見諒，劉正風勢孤力單，又怎麼與左盟主相抗？你嵩山派早就佈置好一切，只怕連劉某的棺材也給買好了，要動手便即動手，又等何時？」費彬將令旗一展，朗聲道：「泰山派天門師兄，華山派岳師兄，恆山派定逸師太，衡山派諸位師兄師侄，左盟主有言吩咐：自來正邪不兩立，魔教和我五嶽劍派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劉正風結交匪人，歸附仇敵。凡我五嶽同門，出手共誅之。接令者請站到左首。」

　　天門道人站起身來，大踏步走到左首，更不向劉正風瞧上一眼。天門道人的師父當年命喪魔教一名女長老之手，是以他對魔教恨之入骨。他一走到左首，門下眾弟子都跟了過去。岳不群起身說道：「劉賢弟，你只須點一點頭，岳不群負責為你料理曲洋如何？你說大丈夫不能對不起朋友，難道天下便只曲洋一人才是你朋友，我們五嶽劍派和這裡許多英雄好漢，便都不是你朋友了？這裡千餘位武林同道，一聽到你要金盆洗手，都千里迢迢的趕來，滿腔誠意的向你祝賀，總算夠交情了罷？難道你全家老幼的性命，五嶽劍派師友的恩誼，這裡千百位同道的交情，一併加將起來，還及不上曲洋一人？」劉正風緩緩搖了搖頭，說道：「岳師兄，你是讀書人，當知道大丈夫有所不為，你這番良言相勸，劉某甚是感激。人家逼我害曲洋，此事萬萬不能。正如若是有人逼我殺害你岳師兄，或是要我加害這裡任何哪一位好朋友，劉某縱然全家遭難，卻也決計不會點一點頭。曲大哥是我至交好友，那是不錯，但岳師兄何嘗不是劉某的好友？曲大哥倘若有一句提到，要暗害五嶽劍派中劉某那一位朋友，劉某便鄙視他的為人，再也不當他是朋友了。」他這番話說得極是誠懇，群雄不由得為之動容，武林中義氣為重，劉正風這般顧全與曲洋的交情，這些江湖漢子雖不以為然，卻禁不住暗自讚歎。岳不群搖頭道：「劉賢弟，你這話可不對了。劉賢弟顧全朋友義氣，原是令人佩服，卻未免不分正邪，不問是非。魔教作惡多端，殘害江湖上的正人君子、無辜百姓。劉賢弟只因一時琴簫投緣，便將全副身家性命都交給了他，可將『義氣』二字誤解了。」

　　劉正風淡淡一笑，說道：「岳師兄，你不喜音律，不明白小弟的意思。言語文字可以撒謊作偽，琴簫之音卻是心聲，萬萬裝不得假。小弟和曲大哥相交，以琴簫唱和，心意互通。小弟願意以全副身家性命擔保，曲大哥是魔教中人，卻無一點一毫魔教的邪惡之氣。」岳不群長歎一聲，走到了天門道人身側。勞德諾、岳靈珊、陸大有等也都隨著過去。

　　定逸師太望著劉正風，問道：「從今而後，我叫你劉賢弟，還是劉正風？」劉正風臉露苦笑，道：「劉正風命在頃刻，師太以後也不會再叫我了。」定逸師太合十念道：「阿彌陀佛！」緩緩走到岳不群之側，說道：「魔深孽重，罪過，罪過。」座下弟子也都跟了過去。費彬道：「這是劉正風一人之事，跟旁人並不相干。衡山派的眾弟子只要不甘附逆，都站到左首去。」

　　大廳中寂靜片刻，一名年輕漢子說道：「劉師伯，弟子們得罪了。」便有三十餘名衡山派弟子走到恆山派群尼身側，這些都是劉正風的師侄輩，衡山派第一代的人物都沒到來。費彬又道：「劉門親傳弟子，也都站到左首去。」向大年朗聲道：「我們受師門重恩，義不相負，劉門弟子，和恩師同生共死。」劉正風熱淚盈眶，道：「好，好，大年！你說這番話，已很對得起師父了。你們都過去罷。師父自己結交朋友，和你們可沒干係。」米為義刷的一聲，拔出長劍，說道：「劉門一系，自非五嶽劍派之敵，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哪一個要害我恩師，先殺了姓米的。」說著便在劉正風身前一站，擋住了他。丁勉左手一揚，嗤的一聲輕響，一絲銀光電射而出。劉正風一驚，伸手在米為義右膀上一推，內力到處，米為義向左撞出，那銀光便向劉正風胸口射來。向大年護師心切，縱身而上，只聽他大叫一聲，那銀針正好射中心臟，立時氣絕身亡。劉正風左手將他屍體抄起，探了探他鼻息，回頭向丁勉道：「丁老二，是你嵩山派先殺了我弟子！」丁勉森然道：「不錯，是我們先動手，卻又怎樣？」

　　劉正風提起向大年的屍身，運力便要向丁勉擲去。丁勉見他運勁的姿式，素知衡山派的內功大有獨到之處，劉正風是衡山派中的一等高手，這一擲之勢非同小可，當即暗提內力，準備接過屍身，立即再向他反擲回去。哪知劉正風提起屍身，明明是要向前擲出，突然間身子往斜裡竄出，雙手微舉，卻將向大年的屍身送到費彬胸前。這一下來得好快，費彬出其不意，只得雙掌豎立，運勁擋住屍身，便在此時，雙脅之下一麻，已被劉正風點了穴道。

　　劉正風一招得手，左手搶過他手中令旗，右手拔劍，橫架在他咽喉，左肘連撞，封了他背心三處穴道，任由向太年的屍身落在地下。這幾下兔起鶻落，變化快極，待得費彬受制，五嶽令旗被奪，眾人這才醒悟，劉正風所使的，正是衡山派絕技，叫做「百變千幻衡山雲霧十三式」。眾人久聞其名，這一次算是大開眼界。岳不群當年曾聽師父說過，這一套「百變千幻衡山雲霧十三式」乃衡山派上代一位高手所創。這位高手以走江湖變戲法賣藝為生。那走江湖變戲法，仗的是聲東擊西，虛虛實實，幻人耳目。到得晚年，他武功愈高，變戲法的技能也是日增，竟然將內家功夫使用到戲法之中，街頭觀眾一見，無不稱賞，後來更是一變，反將變戲法的本領滲入了武功，五花八門，層出不窮。這位高手生性滑稽，當時創下這套武功遊戲自娛，不料傳到後世，竟成為衡山派的三大絕技之一。只是這套功夫變化雖然古怪，但臨敵之際，卻也並無太大的用處，高手過招，人人嚴加戒備，全身門戶，無不守備綦謹，這些幻人耳目的花招多半使用不上，因此衡山派對這套功夫也並不如何著重，如見徒弟是飛揚佻脫之人，便不傳授，以免他專務虛幻，於扎正根基的踏實功夫反而欠缺了。劉正風是個深沉寡言之人，在師父手上學了這套功夫，平生從未一用，此刻臨急而使，一擊奏功，竟將嵩山派中這個大名鼎鼎、真實功夫決不在他之下的」大嵩陽手」費彬制服。他右手舉著五嶽劍派的盟旗，左手長劍架在費彬的咽喉之中，沉聲道：「丁師兄、陸師兄，劉某斗膽奪了五嶽令旗，也不敢向兩位要脅，只是向兩位求情。」

　　丁勉與陸伯對望了一眼，均想：「費師弟受了他的暗算，只好且聽他有何話說。」丁勉道：「求什麼情？」劉正風道：「求兩位轉告左盟主，准許劉某全家歸隱，從此不干預武林中的任何事務。劉某與曲洋曲大哥從此不再相見，與眾位師兄朋友，也……也就此分手。劉某攜帶家人弟子，遠走高飛，隱居海外，有生之日，絕足不履中原一寸土地。」丁勉微一躊躇，道：「此事我和陸師弟可做不得主，須得歸告左師哥，請他示下。」

　　劉正風道：「這裡泰山、華山兩派掌門在此，恆山派有定逸師太，也可代她掌門師姊作主，此外，眾位英雄好漢，俱可作個見證。」他眼光向眾人臉上掃過，沉聲道：「劉某向眾位朋友求這個情，讓我顧全朋友義氣，也得保家人弟子的周全。」定逸師太外剛內和，脾氣雖然暴躁，心地卻極慈祥，首先說道：「如此甚好，也免得傷了大家的和氣。丁師兄、陸師兄，咱們答應了劉賢弟罷。他既不再和魔教中人結交，又遠離中原，等如是世上沒了這人，又何必定要多造殺業？」天門道人點頭道：「這樣也好，岳賢弟，你以為如何？」岳不群道：「劉賢弟言出如山，他既這般說，大家都是信得過的。來來來，咱們化干戈為玉帛，劉賢弟，你放了費賢弟，大夥兒喝一杯解和酒，明兒一早，你帶了家人子弟，便離開衡山城罷！」陸柏卻道：「泰山、華山兩派掌門都這麼說，定逸師太更竭力為劉正風開脫，我們又怎敢違抗眾意？但費師弟刻下遭受劉正風的暗算，我們倘若就此答允，江湖上勢必人人言道，嵩山派是受了劉正風的脅持，不得不低頭服輸，如此傳揚開去，嵩山派臉面何存？」定逸師太道：「劉賢弟是在向嵩山派求情，又不是威脅逼迫，要說『低頭服輸』，低頭服輸的是劉正風，不是嵩山派。何況你們又已殺了一名劉門弟子。」

　　陸柏哼了一聲，說道：「狄修，預備著。」嵩山派弟子狄修應道：「是！」手中短劍輕送，抵進劉正風長子背心的肌肉。陸柏道：「劉正風，你要求情，便跟我們上嵩山去見左盟主，親口向他求情。我們奉命差遣，可作不得主。你立刻把令旗交還，放了我費師弟。」劉正風慘然一笑，向兒子道：「孩兒，你怕不怕死？」劉公子道：「孩兒聽爹爹的話，孩兒不怕！」劉正風道：「好孩子！」陸柏喝道：「殺了！」狄修短劍往前一送，自劉公子的背心直刺入他心窩，短劍跟著拔出。劉公子俯身倒地，背心創口中鮮血泉湧。劉夫人大叫一聲，撲向兒子屍身。陸柏又喝道：「殺了！」狄修手起劍落，又是一劍刺入劉夫人背心。

　　定逸師太大怒，呼的一掌，向狄修擊了過去，罵道：「禽獸！」丁勉搶上前來，也擊出一掌。雙掌相交，定逸師太退了三步，胸口一甜，一口鮮血湧到了嘴中，她要強好勝，硬生生將這口血嚥入口腹中。丁勉微微一笑，道：「承讓！」定逸師太本來不以掌力見長，何況適才這一掌擊向狄修，以長攻幼，本就未使全力，也不擬這一掌擊死了他，不料丁勉突然出手，他那一掌卻是凝聚了十成功力。雙掌陡然相交，定逸師太欲待再催內力，已然不及，丁勉的掌力如排山倒海般壓到，定逸師太受傷嘔血，大怒之下，第二掌待再擊出，一運力間，只覺丹田中痛如刀割，知道受傷已然不輕，眼前無法與抗，一揮手，怒道：「咱們走！」大踏步向門外走去，門下群尼都跟了出去。陸柏喝道：「再殺！」兩名嵩山弟子推出短劍，又殺了兩名劉門弟子。陸柏道：「劉門弟子聽了，若要活命，此刻跪地求饒，指斥劉正風之非，便可免死。」

　　劉正風的女兒劉菁怒罵：「奸賊，你嵩山派比魔教奸惡萬倍！」陸柏喝道：「殺了！」萬大平提起長劍，一劍劈下，從劉菁右肩直劈至腰。史登達等嵩山弟子一劍一個，將早已點了穴道制住的劉門親傳弟子都殺了。

　　大廳上群雄雖然都是畢生在刀槍頭上打滾之輩，見到這等屠殺慘狀，也不禁心驚肉跳。有些前輩英雄本想出言阻止，但嵩山派動手實在太快，稍一猶豫之際，廳上已然屍橫遍地。各人又想：自來邪正不兩立，嵩山派此舉並非出於對劉正風的私怨，而是為了對付魔教，雖然出手未免殘忍，卻也未可厚非。再者，其時嵩山派已然控制全局，連恆山派的定逸師太亦已鎩羽而去，眼見天門道人、岳不群等高手都不作聲，這是他五嶽劍派之事，旁人倘若多管閒事，強行出頭，勢不免惹下殺身之禍，自以明哲保身的為是。

　　殺到這時，劉門徒弟子女已只剩下劉正風最心愛的十五歲幼子劉芹。陸柏向史登達道：「問這小子求不求饒？若不求饒，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史登達道：「是！」轉向劉芹，問道：「你求不求饒？」劉芹臉色慘白，全身發抖。劉正風道：「好孩子，你哥哥姊姊何等硬氣，死就死了，怕什麼？」劉芹顫聲道：「可是……爹，他們要……要割我鼻子，挖……挖我眼睛……」劉正風哈哈一笑，道：「到這地步，難道你還想他們放過咱們麼？」劉芹道：「爹爹，你……你就答允殺了曲……曲伯伯……」劉正風大怒，喝道：「放屁！小畜生，你說什麼？」史登達舉起長劍，劍尖在劉芹鼻子前晃來晃去，道：「小子，你再不跪下求饒，我一劍削下來了。一……二……」他那「三」字還沒說出口，劉芹身子戰抖，跪倒在地，哀求道：「別……別殺我……我……」陸柏笑道：「很好，饒你不難。但你須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劉正風的不是。」劉芹雙眼望著父親，目光中儘是哀求之意。劉正風一直甚是鎮定，雖見妻子兒女死在他的眼前，臉上肌肉亦毫不牽動，這時卻憤怒難以遏制，大聲喝道：「小畜生，你對得起你娘麼？」劉芹眼見母親、哥哥、姊姊的屍身躺在血泊之中，又見史登達的長劍不斷在臉前晃來晃去，已嚇得心膽俱裂，向陸柏道：「求求你饒了我，饒了……饒了我爹爹。」陸柏道：「你爹爹勾結魔教中的惡人，你說對不對？」劉芹低聲道：「不……不對！」陸柏道：「這樣的人，該不該殺？」劉芹低下了頭，不敢答話。陸柏道：「這小子不說話，一劍把他殺了。」史登達道：「是！」知道陸柏這句話意在恫嚇，舉起了劍，作勢砍下。劉芹忙道：「該……該殺！」陸柏道：「很好！從今而後，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劉正風的兒子，我饒了你的性命。」劉芹跪在地下，嚇得雙腿都軟了，竟然站不起來。群雄瞧著這等模樣，忍不住為他羞慚，有的轉過了頭，不去看他。劉正風長歎一聲，道：「姓陸的，是你贏了！」右手一揮，將五嶽令旗向他擲去，左足一抬，把費彬踢開，朗聲道：「劉某自求了斷，也不須多傷人命了。」左手橫過長劍，便往自己頸中刎去。便在這時，簷頭突然掠下一個黑衣人影，行動如風，一伸臂便抓住了劉正風的左腕，喝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去！」右手向後舞了一個圈子，拉著劉正風向外急奔。

　　劉正風驚道：「曲大哥……你……」

　　群雄聽他叫出「曲大哥」三字，知道這黑衣人便是魔教長老曲洋，盡皆心頭一驚。

　　曲洋叫道：「不用多說！」足下加勁，只奔得三步，丁勉、陸柏二人四掌齊出，分向他二人後心拍來。曲洋向劉正風喝道：「快走！」出掌在劉正風背上一推，同時運勁於背，硬生生受了丁勉、陸柏兩大高手的併力一擊。砰的一聲響，曲洋身子向外飛出去，跟著一口鮮血急噴而出，回手連揮，一叢黑針如雨般散出。丁勉叫道：「黑血神針，快避！」急忙向旁閃開。群雄見到這叢黑針，久聞魔教黑血神針的大名，無不驚心，你退我閃，亂成一團，只聽得「哎唷！」「不好！」十餘人齊聲叫了起來。廳上人眾密集，黑血神針又多又快，畢竟還是有不少人中了毒針。混亂之中，曲洋與劉正風已逃得遠了。

## 第7章　授譜

　　令狐沖所受劍傷雖重，但得恆山派治傷聖藥天香斷續膠外敷、白雲熊膽丸內服，兼之他年輕力壯，內功又已有相當火候，在瀑布旁睡了一天兩晚後，創口已然癒合。這一天兩晚中只以西瓜為食。令狐沖求儀琳捉魚射兔，她卻說什麼也不肯，說道令狐沖這死裡逃生，全憑觀世音菩薩保佑，最好吃一兩年長素，向觀世音菩薩感恩，要她破戒殺生，那是萬萬不可。令狐沖笑她迂腐無聊，可也無法勉強，只索罷了。這日傍晚，兩人背倚石壁，望著草叢間流螢飛來飛去，點點星火，煞是好看。令狐沖道：「前年夏天，我曾捉了幾千隻螢火蟲兒，裝在十幾隻紗囊之中，掛在房裡，當真有趣。」儀琳心想，憑他的性子，決不會去縫製十幾隻紗囊，問道：「你小師妹叫你捉的，是不是？」令狐沖笑道：「你真聰明，猜得好準，怎麼知道是小師妹叫我捉的？」儀琳微笑道：「你性子這麼急，又不是小孩子了，怎會這般好耐心，去捉幾千隻螢火蟲來玩。」又問：「後來怎樣？」令狐沖笑道：「師妹拿來掛在她帳子裡，說道滿床晶光閃爍，她像是睡在天上雲端裡，一睜眼，前後左右都是星星。」儀琳道：「你小師妹真會玩，偏你這個師哥也真肯湊趣，她就是要你去捉天上的星星，只怕你也肯。」

　　令狐沖笑道：「捉螢火蟲兒，原是為捉天上的星星而起。那天晚上我跟她一起乘涼，看到天上星星燦爛，小師妹忽然吸了一口氣，說道：『可惜過一會兒，便要去睡了，我真想睡在露天，半夜裡醒來，見到滿天星星都在向我眨眼，那多有趣。但媽媽一定不會答應。』我就說：『咱們捉些螢火蟲來，放在你蚊帳裡，不是像星星一樣嗎？』」

　　儀琳輕輕道：「原來還是你想的主意。」

　　令狐沖微微一笑，說道：「小師妹說：『螢火蟲飛來飛去，撲在臉上身上，那可討厭死了。有了，我去縫些紗布袋兒，把螢火蟲裝在裡面。』就這麼，她縫袋子，我捉飛螢，忙了整整一天一晚，可惜只看得一晚，第二晚螢火蟲全都死了。」儀琳身子一震，顫聲道：「幾千隻螢火蟲，都給害死了？你們……你們怎地如此……」

　　令狐沖笑道：「你說我們殘忍得很，是不是？唉，你是佛門子弟，良心特別好。其實螢火蟲兒一到天冷，還是會盡數凍死的，只不過早死幾天，那又有什麼干係？」儀琳隔了半晌，才幽幽的道：「其實世上每個人也都這樣，有的人早死，有的人遲死，或早或遲，終歸要死。無常，苦，我佛說每個人都不免有生老病死之苦。但大徹大悟，解脫輪迴，卻又談何容易？」令狐沖道：「是啊，所以你又何必念念不忘那些清規戒律，什麼不可殺生，不可偷盜。菩薩要是每一件事都管，可真忙壞了他。」

　　儀琳側過了頭，不知說什麼好，便在此時，左首山側天空中一個流星疾掠而過，在天空劃成了一道長長的火光。儀琳道：「儀淨師姊說，有人看到流星，如果在衣帶上打一個結，同時心中許一個願，只要在流星隱沒之前先打好結，又許完願，那麼這個心願便能得償。你說是不是真的？」令狐沖笑道：「我不知道。咱們不妨試試，只不過恐怕手腳沒這麼快。」說著拈起了衣帶，道：「你也預備啊，慢得一會兒，便來不及了。」儀琳拈起了衣帶，怔怔的望著天邊。夏夜流星甚多，片刻間便有一顆流星劃過長空，但流星一瞬即逝，儀琳的手指只一動，流星便已隱沒。她輕輕「啊」了一聲，又再等待。第二顆流星自西至東，拖曳甚長，儀琳動作敏捷，竟爾打了個結。令狐沖喜道：「好，好！你打成了！觀世音菩薩保佑，一定教你得償所願。」儀琳歎了口氣，道：「我只顧著打結，心中卻什麼也沒想。」令狐沖笑道：「那你快些先想好了罷，在心中先默念幾遍，免得到時顧住了打結，卻忘了許願。」儀琳拈著衣帶，心想：「我許什麼願好？我許什麼願好？」向令狐沖望了一眼，突然暈紅雙頰，急忙轉開了頭。這時天上連續劃過了幾顆流星，令狐沖大呼小叫，不住的道：「又是一顆，咦，這顆好長，你打了結沒有？這次又來不及嗎？」儀琳心亂如麻，內心深處，隱隱有一個渴求的願望，可是這願望自己想也不敢想，更不用說向觀世音菩薩祈求了，一顆心怦怦亂跳，只覺說不出的害怕，卻又是說不出的喜悅。只聽令狐沖又問：「你想好了心願沒有？」儀琳心底輕輕的說：「我要許什麼願？我要許什麼願？」眼見一顆顆流星從天邊劃過，她仰起了頭瞧看，竟是癡了。

　　令狐沖笑道：「你不說，我便猜上一猜。」儀琳急道：「不，不，你不許說。」令狐沖笑道：「那有什麼打緊？我猜三次，且看猜不猜得中。」儀琳站起身來，道：「你再說，我可要走了。」令狐沖哈哈大笑。道：「好，我不說。就算你心中想做恆山派掌門，那也沒什麼可害臊的。」儀琳一怔，心道：「他……他猜我想做恆山派掌門？我可從來沒這麼想過。我又怎做得來掌門人？」忽聽得遠處傳來錚錚幾聲，似乎有人彈琴。令狐沖和儀琳對望了一眼，都是大感奇怪：「怎地這荒山野嶺之中有人彈琴？」琴聲不斷傳來，甚是優雅，過得片刻，有幾下柔和的簫聲夾入琴韻之中。七絃琴的琴音和平中正，夾著清幽的洞簫，更是動人，琴韻簫聲似在一問一答，同時漸漸移近。令狐沖湊身過去，在儀琳耳邊低聲道：「這音樂來得古怪，只怕於我們不利，不論有什麼事，你千萬別出聲。」儀琳點了點頭，只聽琴音漸漸高亢，簫聲卻慢慢低沉下去，但簫聲低而不斷，有如游絲隨風飄蕩，卻連綿不絕，更增迴腸蕩氣之意。只見山石後轉出三個人影，其時月亮被一片浮雲遮住了，夜色朦朧，依稀可見三人二高一矮，高的是兩個男子，矮的是個女子。兩個男子緩步走到一塊大岩石旁，坐了下來，一個撫琴，一個吹簫，那女子站在撫琴者的身側。令狐沖縮身石壁之後，不敢再看，生恐給那三人發見。只聽琴簫悠揚，甚是和諧。令狐沖心道：「瀑布便在旁邊，但流水轟轟，竟然掩不住柔和的琴簫之音，看來撫琴吹簫的二人內功著實不淺。嗯，是了，他們所以到這裡吹奏，正是為了這裡有瀑布聲響，那麼跟我們是不相干的。」當下便放寬了心。

　　忽聽瑤琴中突然發出鏘鏘之音，似有殺伐之意，但簫聲仍是溫雅婉轉。過了一會，琴聲也轉柔和，兩音忽高忽低，驀地裡琴韻簫聲陡變，便如有七八具瑤琴、七八支洞簫同時在奏樂一般。琴簫之聲雖然極盡繁複變幻，每個聲音卻又抑揚頓挫，悅耳動心。令狐沖只聽得血脈賁張，忍不住便要站起身來，又聽了一會，琴簫之聲又是一變，簫聲變了主調，那七絃琴只是玎玎璫璫的伴奏，但簫聲卻愈來愈高。令狐沖心中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陣酸楚，側頭看儀琳時，只見她淚水正涔涔而下。突然間錚的一聲急響，琴音立止，簫聲也即住了。霎時間四下裡一片寂靜，唯見明月當空，樹影在地。只聽一人緩緩說道：「劉賢弟，你我今日畢命於此，那也是大數使然，只是愚兄未能及早出手，累得你家眷弟子盡數殉難，愚兄心下實是不安。」另一個道：「你我肝膽相照，還說這些話幹麼……」儀琳聽到他的口音，心念一動，在令狐沖耳邊低聲道：「是劉正風師叔。」他二人於劉正風府中所發生大事，絕無半點知聞，忽見劉正風在這曠野中出現，另一人又說什麼「你我今日畢命於此」，什麼「家眷弟子盡數殉難」，自都驚訝不已。只聽劉正風續道：「人生莫不有死，得一知己，死亦無憾。」另一人道：「劉賢弟，聽你簫中之意，卻猶有遺恨，莫不是為了令郎臨危之際，貪生怕死，羞辱了你的令名？」劉正風長歎一聲，道：「曲大哥猜得不錯，芹兒這孩子我平日太過溺愛，少了教誨，沒想到竟是個沒半點氣節的軟骨頭。」曲洋道：「有氣節也好，沒氣節也好，百年之後，均歸黃土，又有什麼分別？愚兄早已伏在屋頂，本該及早出手，只是料想賢弟不願為我之故，與五嶽劍派的故人傷了和氣，又想到愚兄曾為賢弟立下重誓，決不傷害俠義道中人士，是以遲遲不發，又誰知嵩山派為五嶽盟主，下手竟如此毒辣。」

　　劉正風半晌不語，長長歎了口氣，說道：「此輩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他們以常情猜度，自是料定你我結交，將大不利於五嶽劍派與俠義道。唉，他們不懂，須也怪他們不得。曲大哥，你是大椎穴受傷，震動了心脈？」曲洋道：「正是，嵩山派內功果然厲害，沒料到我背上挺受了這一擊，內力所及，居然將你的心脈也震斷了。早知賢弟也是不免，那一叢黑血神針倒也不必再發了，多傷無辜，於事無補。幸好針上並沒喂毒。」

　　令狐沖聽得「黑血神針」四字，心頭一震：「這人曾救我性命，難道他竟是魔教中的高手？劉師叔又怎會和他結交？」劉正風輕輕一笑，說道：「但你我卻也因此而得再合奏一曲，從今而後，世上再也無此琴簫之音了。」曲洋一聲長歎，說道：「昔日嵇康臨刑，撫琴一曲，歎息《廣陵散》從此絕響。嘿嘿，《廣陵散》縱情精妙，又怎及得上咱們這一曲《笑傲江湖》？只是當年嵇康的心情，卻也和你我一般。」劉正風笑道：「曲大哥剛才還甚達觀，卻又如何執著起來？你我今晚合奏，將這一曲《笑傲江湖》發揮得淋漓盡致。世上已有過了這一曲，你我已奏過了這一曲，人生於世，夫復何恨？」曲洋輕輕拍掌道：「賢弟說得不錯。」過得一會，卻又歎了口氣。劉正風道：「大哥卻又為何歎息？啊，是了，定然是放心不下非非。」

　　儀琳心念一動：「非非，就是那個非非？」果然聽得曲非煙的聲音說道：「爺爺，你和劉公公慢慢養好了傷，咱們去將嵩山派的惡徒一個個斬盡殺絕，為劉婆婆他們報仇！」猛聽山壁後傳來一聲長笑。笑聲未絕，山壁後竄出一個黑影，青光閃動，一人站在曲洋與劉正風身前，手持長劍，正是嵩山派的大嵩陽手費彬，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女娃子好大的口氣，將嵩山派趕盡殺絕，世上可有這等稱心如意之事？」劉正風站起身來，說道：「費彬，你已殺我全家，劉某中了你兩位師兄的掌力，也已命在頃刻，你還想幹什麼？」費彬哈哈一笑，傲然道：「這女娃子說要趕盡殺絕，在下便是來趕盡殺絕啊！女娃子，你先過來領死吧！」儀琳在令狐沖旁邊道：「你是非非和他爺爺救的，咱們怎生想個法子，也救他們一救才好？」令狐沖不等她出口，早已在盤算如何設法解圍，以報答他祖孫的救命之德，但一來對方是嵩山派高手，自己縱在未受重傷之時，也就遠不是他對手，二來此刻已知曲洋是魔教中人，華山派一向與魔教為敵，如何可以反助對頭，是以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只聽劉正風道：「姓費的，你也算是名門正派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曲洋和劉正風今日落在你手中，要殺要剮，死而無怨，你去欺侮一個女娃娃，那算是什麼英雄好漢？非非，你快走！」曲非煙道：「我陪爺爺和劉公公死在一塊，決不獨生。」劉正風道：「快走，快走！我們大人的事，跟你孩子有什麼相干？」曲非煙道：「我不走！」刷刷兩聲，從腰間拔出兩柄短劍，搶過去擋在劉正風身前，叫道：「費彬，先前劉公公饒了你不殺，你反而來恩將仇報，你要不要臉？」

　　費彬陰森森的道：「你這女娃娃說過要將我們嵩山派趕盡殺絕，你這可不是來趕盡殺絕了麼？難道姓費的袖手任你宰割，還是掉頭逃走？」劉正風拉住曲非煙的手臂，急道：「快走，快走！」但他受了嵩山派內力劇震，心脈已斷，再加適才演奏了這一曲《笑傲江湖》，心力交瘁，手上已無內勁。曲非煙輕輕一掙，掙脫了劉正風的手，便在此時，眼前青光閃動，費彬的長劍刺到面前。曲非煙左手短劍一擋，右手劍跟著遞出。費彬嘿的一聲笑，長劍圈轉，拍的一聲，擊在她右手短劍上。曲非煙右臂酸麻，虎口劇痛，右手短劍登時脫手。費彬長劍斜晃反挑，拍的一聲響，曲非煙左手短劍又被震脫，飛出數丈之外。費彬的長劍已指住她咽喉，向曲洋笑道：「曲長老，我先把你孫女的左眼刺瞎，再割去她的鼻子，再割了她兩隻耳朵……」曲非煙大叫一聲，向前縱躍，往長劍上撞去。費彬長劍疾縮，左手食指點出，曲非煙翻身栽倒。費彬哈哈大笑，說道：「邪魔外道，作惡多端，便要死卻也沒這麼容易，還是先將你的左眼刺瞎了再說。」提起長劍，便要往曲非煙左眼刺落。忽聽得身後有人喝道：「且住！」費彬大吃一驚，急速轉過身來，揮劍護身。他不知令狐沖和儀琳早就隱伏在山石之後，一動不動，否則以他功夫，決不致有人欺近而竟不察覺。月光下只見一個青年漢子雙手叉腰而立。

　　費彬喝問：「你是誰？」令狐沖道：「小侄華山派令狐沖，參見費師叔。」說著躬身行禮，身子一晃一晃，站立不定。費彬點頭道：「罷了！原來是岳師兄的大弟子，你在這裡幹什麼？」令狐沖道：「小侄為青城派弟子所傷，在此養傷，有幸拜見費師叔。」費彬哼了一聲，道：「你來得正好。這女娃子是魔教中的邪魔外道，該當誅滅，倘若由我出手，未免顯得以大欺小，你把她殺了吧。」說著伸手向曲非煙指了指。

　　令狐沖搖了搖頭，說道：「這女娃娃的祖父和衡山派劉師叔結交，攀算起來，她比我也矮著一輩，小侄如殺了她，江湖上也道華山派以大壓小，傳揚出去，名聲甚是不雅。再說，這位曲前輩和劉師叔都已身負重傷，在他們面前欺侮他們的小輩，決非英雄好漢行徑，這種事情，我華山派是決計不會做的。尚請費師叔見諒。」言下之意甚是明白，華山派所不屑做之事，嵩山派倘若做了，那麼顯然嵩山派是大大不及華山派了。費彬雙眉揚起，目露凶光，厲聲道：「原來你和魔教妖人也在暗中勾結。是了，適才劉正風言道，這姓曲的妖人曾為你治傷，救了你的性命，沒想到你堂堂華山弟子，這麼快也投了魔教。」手中長劍顫動，劍鋒上冷光閃動，似是挺劍便欲向令狐衝刺去。劉正風道：「令狐賢侄，你和此事毫不相干，不必來趕淌渾水，快快離去，免得將來教你師父為難。」

　　令狐沖哈哈一笑，說道：「劉師叔，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麼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別？」

　　曲洋歎道：「這種事情，我們魔教也是不做的。令狐兄弟，你自己請便罷，嵩山派愛幹這種事，且由他幹便了。」令狐沖笑道：「我才不走呢。大嵩陽手費大俠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是嵩山派中數一數二的英雄好漢，他不過說幾句嚇嚇女娃兒，哪能當真做這等不要臉之事，費師叔決不是那樣的人。」說著雙手抱胸，背脊靠上一株松樹的樹幹。費彬殺機陡起，獰笑道：「你以為用言語僵住我，便能逼我饒了這三個妖人？嘿嘿，當真癡心夢想。你既已投了魔教，費某殺三人是殺，殺四人也是殺。」說著踏上了一步。令狐沖見到他獰惡的神情，不禁吃驚，暗自盤算解圍之策，臉上卻絲毫不動聲色，說道：「費師叔，你連我也要殺了滅口，是不是？」費彬道：「你聰明得緊，這句話一點不錯。」說著又向前逼近一步。突然之間，山石後又轉出一個妙齡女尼，說道：「費師叔，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眼下只有做壞事之心，真正的壞事還沒有做，懸崖勒馬，猶未為晚。」這人正是儀琳。令狐沖囑她躲在山石之後，千萬不可讓人瞧見了，但她眼見令狐沖處境危殆，不及多想，還想以一片良言，勸得費彬罷手。費彬卻也吃了一驚，說道：「你是恆山派的，是不是？怎麼鬼鬼祟祟躲在這裡？」儀琳臉上一紅，囁嚅道：「我……我……」曲非煙被點中穴道，躺在地下，動彈不得，口中卻叫了出來：「儀琳姊姊，我早猜到你和令狐大哥在一起。你果然醫好了他的傷，只可惜……只可惜咱們都要死了。」

　　儀琳搖頭道：「不會的，費師叔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英雄豪傑，怎會真的傷害身受重傷之人和你這樣的小姑娘？」曲非煙嘿嘿冷笑，道：「他真是大英雄、大豪傑麼？」儀琳道：「嵩山派是五嶽劍派的盟主，江湖上俠義道的領袖，不論做什麼事，自然要以俠義為先。」

　　她幾句話出自一片誠意，在費彬耳中聽來，卻全成了譏嘲之言，尋思：「一不做，二不休，今日但教走漏了一個活口，費某從此聲名受污，雖然殺的是魔教妖人，但誅戮傷俘，非英雄豪傑之所為，勢必給人瞧得低了。」當下長劍一挺，指著儀琳道：「你既非身受重傷，也不是動彈不得的小姑娘，我總殺得你了罷？」儀琳大吃一驚，退了幾步，顫聲道：「我……我……我？你為什麼要殺我？」費彬道：「你和魔教妖人勾勾搭搭，姊妹相稱，也已成了妖人一路，自是容你不得。」說著踏上了一步，挺劍要向儀琳刺去。令狐沖急忙搶過，攔在儀琳身前，叫道：「師妹快走，去請你師父來救命。」他自知遠水難救近火，所以要儀琳去討救兵，只不過支使她開去，逃得性命。

　　費彬長劍晃動，劍尖向令狐沖右側攻刺到。令狐沖斜身急避。費彬刷刷刷連環三劍，攻得他險象環生。儀琳大急，忙抽出腰間斷劍，向費彬肩頭刺去，叫道：「令狐大哥，你身上有傷，快快退下。」費彬哈哈一笑，道：「小尼姑動了凡心啦，見到英俊少年，自己命也不要了。」揮劍直斬，噹的一聲響，雙劍相交，儀琳手中斷劍登時脫手而飛。費彬長劍挑起，指向她的心口。費彬眼見要殺的有五人之多，雖然個個無甚抵抗之力，但夜長夢多，只須走脫了一個，便有無窮後患，是以出手便下殺招。令狐沖和身撲上，左手雙指插向費彬眼珠。費彬雙足象點，向後躍開，長劍拖回時乘勢一帶，在令狐沖左臂上劃了長長一道口子。令狐沖拚命撲擊，救得儀琳的危難，卻也已喘不過氣來，身子搖搖欲墜。儀琳搶上去扶住，哽咽道：「讓他把咱們一起殺了！」令狐沖喘息道：「你……你快走……」曲非煙笑道：「傻子，到現在還不明白人家的心意，她要陪你一塊兒死……」一句話沒說完，費彬長劍送出，已刺入了她的心窩。曲洋、劉正風、令狐沖、儀琳齊聲驚呼。費彬臉露獰笑，向著令狐沖和儀琳緩緩踏上一步，跟著又踏前了一步，劍尖上的鮮血一滴滴的滴落。令狐沖腦中一片混亂：「他……他竟將這小姑娘殺了，好不狠毒！我這也就要死了。儀琳師妹為什麼要陪我一塊死？我雖救過她，但她也救了我，已補報了欠我之情。我跟她以前素不相識，不過同是五嶽劍派的師兄妹，雖有江湖上的道義，卻用不著以性命相陪啊。沒想到恆山派門下弟子，居然如此顧全武林義氣，定逸師太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嘿，是這個儀琳師妹陪著我一起死，卻不是我那靈珊小師妹。她……她這時候在幹什麼？」眼見費彬獰笑的臉漸漸逼近，令狐沖微微一笑，歎了口氣，閉上了眼睛。

　　忽然間耳中傳入幾下幽幽的胡琴聲，琴聲淒涼，似是歎息，又似哭泣，跟著琴聲顫抖，發出瑟瑟瑟斷續之音，如是一滴滴小雨落上樹葉。令狐沖大為詫異，睜開眼來。費彬心頭一震：「瀟湘夜雨莫大先生到了。」但聽胡琴聲越來越淒苦，莫大先生卻始終不從樹後出來。費彬叫道：「莫大先生，怎地不現身相見？」

　　琴聲突然止歇，松樹後一個瘦瘦的人影走了出來。令狐沖久聞「瀟湘夜雨」莫大先生之名，但從未見過他面，這時月光之下，只見他骨瘦如柴，雙肩拱起，真如一個時時刻刻便會倒斃的癆病鬼，沒想到大名滿江湖的衡山派掌門，竟是這樣一個形容猥瑣之人。莫大先生左手握著胡琴，雙手向費彬拱了拱，說道：「費師兄，左盟主好。」

　　費彬見他並無惡意，又素知他和劉正風不睦，便道：「多謝莫大先生，俺師哥好。貴派的劉正風和魔教妖人結交，意欲不利我五嶽劍派。莫大先生，你說該當如何處置？」莫大先生向劉正風走近兩步，森然道：「該殺！」這「殺」字剛出口，寒光陡閃，手中已多了一柄又薄又窄的長劍，猛地反刺，直指費彬胸口。這一下出招快極，抑且如夢如幻，正是「百變千幻衡山雲霧十三式」中的絕招。費彬在劉府曾著了劉正風這門武功的道兒，此刻再度中計，大駭之下，急向後退，嗤的一聲，胸口已給利劍割了一道長長的口子，衣衫盡裂，胸口肌肉也給割傷了，受傷雖然不重，卻已驚怒交集，銳氣大失。費彬立即還劍相刺，但莫大先生一劍既佔先機，後著綿綿而至，一柄薄劍猶如靈蛇，顫動不絕，在費彬的劍光中穿來插去，只逼得費彬連連倒退，半句喝罵也叫不出口。

　　曲洋、劉正風、令狐沖三人眼見莫大先生劍招變幻，猶如鬼魅，無不心驚神眩。劉正風和他同門學藝，做了數十年師兄弟，卻也萬萬料不到師兄的劍術竟一精至斯。一點點鮮血從兩柄長劍間濺了出來，費彬騰挪閃躍，竭力招架，始終脫不出莫大先生的劍光籠罩，鮮血漸漸在二人身周濺成了一個紅圈。猛聽得費彬長聲慘呼，高躍而起。莫大先生退後兩步，將長劍插入胡琴，轉身便走，一曲「瀟湘夜雨」在松樹後響起，漸漸遠去。

　　費彬躍起後便即摔倒，胸口一道血箭如湧泉般向上噴出，適才激戰，他運起了嵩山派內力，胸口中劍後內力未消，將鮮血逼得從傷口中急噴而出，既詭異，又可怖。儀琳扶著令狐沖的手臂，只嚇得心中突突亂跳，低聲問道：「你沒受傷罷？」曲洋歎道：「劉賢弟，你曾說你師兄弟不和，沒想到他在你臨危之際，出手相救。」劉正風道：「我師哥行為古怪，教人好生難料。我和他不睦，決不是為了什麼貧富之見，只是說什麼也性子不投。」曲洋搖了搖頭，說道：「他劍法如此之精。但所奏胡琴一味淒苦，引人下淚，未免太也俗氣，脫不了市井的味兒。」劉正風道：「是啊，師哥奏琴往而不復，曲調又是盡量往哀傷的路上走。好詩好詞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好曲子何嘗不是如此？我一聽到他的胡琴，就想避而遠之。」令狐沖心想：「這二人愛音樂入了魔，在這生死關頭，還在研討什麼哀而不傷，什麼風雅俗氣。幸虧莫大師伯及時趕到，救了我們性命，只可惜曲家小姑娘卻給費彬害死了。」

　　只聽劉正風又道：「但說到劍法武功，我卻萬萬不及了。平日我對他頗失恭敬，此時想來，實在好生慚愧。」曲洋點頭道：「衡山掌門，果然名不虛傳。」轉頭向令狐沖道：「小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能答允麼？」

　　令狐沖道：「前輩但有所命，自當遵從。」曲洋向劉正風望了一眼，說道：「我和劉賢弟醉心音律，以數年之功，創製了一曲《笑傲江湖》，自信此曲之奇，千古所未有。今後縱然世上再有曲洋，不見得又有劉正風，有劉正風，不見得又有曲洋。就算又有曲洋、劉正風一般的人物，二人又未必生於同時，相遇結交，要兩個既精音律，又精內功之人，志趣相投，修為相若，一同創製此曲，實是千難萬難了。此曲絕響，我和劉賢弟在九泉之下，不免時發浩歎。」他說到這裡，從懷中摸出一本冊子來，說道：「這是《笑傲江湖曲》的琴譜簫譜，請小兄弟念著我二人一番心血，將這琴譜簫譜攜至世上，覓得傳人。」

　　劉正風道：「這《笑傲江湖曲》倘能流傳於世，我和曲大哥死也瞑目了。」令狐沖躬身從曲洋手中接過曲譜，放入懷中，說道：「二位放心，晚輩自當盡力。」他先前聽說曲洋有事相求，只道是十分艱難危險之事，更擔心去辦理此事，只怕要違犯門規，得罪正派中的同道，但在當時情勢之下卻又不便不允，哪知只不過是要他找兩個人來學琴學簫，登時大為寬慰，輕輕吁了口氣。劉正風道：「令狐賢侄，這曲子不但是我二人畢生心血之所寄，還關聯到一位古人。這笑傲江湖曲中間的一大段琴曲，是曲大哥依據晉人嵇康的《廣陵散》而改編的。」曲洋對此事甚是得意，微笑道：「自來相傳，嵇康死後，《廣陵散》從此絕響，你可猜得到我卻又何處得來？」令狐沖尋思：「音律之道，我一竅不通，何況你二人行事大大的與眾不同，我又怎猜得到。」便道：「尚請前輩賜告。」曲洋笑道：「嵇康這個人，是很有點意思的，史書上說他『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這性子很對我的脾胃。鍾會當時做大官，慕名去拜訪他，嵇康自顧自打鐵，不予理會。鍾會討了個沒趣，只得離去。嵇康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這傢伙，也算得是個聰明才智之士了，就可惜胸襟太小，為了這件事心中生氣，向司馬昭說嵇康的壞話，司馬昭便把嵇康殺了。嵇康臨刑時撫琴一曲，的確很有氣度，但他說『《廣陵散》從此絕矣』，這句話卻未免把後世之人都看得小了。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他是西晉時人，此曲就算西晉之後失傳，難道在西晉之前也沒有了嗎？」令狐沖不解，問道：「西晉之前？」曲洋道：「是啊！我對他這句話挺不服氣，便去發掘西漢、東漢兩朝皇帝和大臣的墳墓，一連掘二十九座古墓，終於在蔡邕的墓中，覓到了《廣陵散》的曲譜。」說罷呵呵大笑，甚是得意。令狐沖心下駭異：「這位前輩為了一首琴曲，竟致去連掘二十九座古墓。」只見曲洋笑容收斂，神色黯然，說道：「小兄弟，你是正教中的名門大弟子，我本來不該托你，只是事在危急，迫不得已的牽累於你，莫怪莫怪。」轉頭向劉正風道：「兄弟，咱們這就可以去了。」劉正風道：「是！」伸出手來，兩人雙手相握，齊聲長笑，內力運處，迸斷內息主脈，閉目而逝。令狐沖吃了一驚，叫道：「前輩，劉師叔。」伸手去探二人鼻息，已無呼吸。儀琳驚道：「他們……他們都死了？」令狐沖點點頭，說道：「師妹，咱們趕快將四個人的屍首埋了，免得再有人尋來，另生枝節。費彬為莫大先生所殺之事，千萬不可洩漏半點風聲。」他說到這裡，壓低了聲音，道：「此事倘若洩漏了出去，莫大先生自然知道是咱們兩人說出去的，禍患那可不小。」儀琳道：「是。如果師父問起，我說不說？」令狐沖道：「跟誰都不能說。你一說，莫大先生來跟你師父鬥劍，豈不糟糕？」儀琳想到適才所見莫大先生的劍法，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忙道：「我不說。」令狐沖慢慢俯身，拾起費彬的長劍，一劍又一劍的在費彬的屍體上戳了十七八個窟窿。儀琳心中不忍，說道：「令狐大哥，他人都死了，何必還這般恨他，糟蹋他的屍身？」令狐沖笑道：「莫大先生的劍刃又窄又薄，行家一看到費師叔的傷口，便知是誰下的手。我不是糟蹋他屍身，是將他身上每一個傷口都通得亂七八糟，教誰也看不出線索。」儀琳吸了口氣，心想：「江湖上偏有這許多心機，真……真是難得很了。」見令狐沖拋下長劍，拾起石塊，往費彬的屍身上拋去，忙道：「你別動，坐下來休息，我來。」拾起石塊，輕輕放在費彬屍身上，倒似死屍尚有知覺，生怕壓痛了他一般。她執拾石塊，將劉正風等四具屍體都掩蓋了，向著曲非煙的石墳道：「小妹子，你倘若不是為了我，也不會遭此危難。但盼你升天受福，來世轉為男身，多積功德福報，終於能到西方極樂世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令狐沖倚石而坐，想到曲非煙於自己有救命之恩，小小年紀，竟無辜喪命，心下也甚傷感。他素不信佛，但忍不住跟著儀琳念了幾句「南無阿彌陀佛」。

　　歇了一會，令狐沖傷口疼痛稍減，從懷中取出《笑傲江湖》曲譜，翻了開來，只見全書滿是古古怪怪的奇字，竟一字不識。他所識文字本就有限，不知七絃琴的琴譜本來都是奇形怪字，還道譜中文字古奧艱深，自己沒有讀過，隨手將冊子往懷中一揣，仰起頭來，吁了一口長氣，心想：「劉師叔結交朋友，將全副身家性命都為朋友而送了，雖然結交的是魔教中長老，但兩人肝膽義烈，都不愧為鐵錚錚的好漢子，委實令人欽佩。劉師叔今天金盆洗手，要退出武林，卻不知如何，竟和嵩山派結下了冤仇，當真奇怪。」

　　正想到此處，忽見西北角上青光閃了幾閃，劍路縱橫，一眼看去甚是熟悉，似是本門高手和人鬥劍，他心中一凜，道：「小師妹，你在這裡等我片刻，我過去一會兒便回來。」儀琳兀自在堆砌石墳，沒看到那青光，還道他是要解手，便點了點頭。令狐沖撐著樹枝，走了十幾步，拾起費彬的長劍插在腰間，向著青光之處走去。走了一會，已隱隱聽到兵刃撞擊之聲，密如聯珠，鬥得甚是緊迫，尋思：「本門哪一位尊長在和人動手？居然鬥得這麼久，顯然對方也是高手了。」

　　他伏低了身子，慢慢移近，耳聽得兵刃相交聲相距不遠，當即躲在一株大樹之後，向外張望，月光下只見一個儒生手執長劍，端立當地，正是師父岳不群，一個矮小道人繞著他快速無倫的旋轉，手中長劍疾刺，每繞一個圈子，便刺出十餘劍，正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

　　令狐沖陡然間見到師父和人動手，對手又是青城派掌門，不由得大是興奮，但見師父氣度閑雅，余滄海每一劍刺到，他總是隨手一格，余滄海轉到他身後，他並不跟著轉身，只是揮劍護住後心。余滄海出劍越來越快，岳不群卻只守不攻。令狐沖心下佩服：「師父在武林中人稱『君子劍』，果然蘊藉儒雅，與人動手過招也是毫無霸氣。」又看了一會，再想：「師父所以不動火氣，只因他不但風度甚高，更由於武功甚高之故。」岳不群極少和人動手，令狐衝往常見到他出手，只是和師母過招，向門人弟子示範，那只是假打，此番真斗自是大不相同；又見余滄海每劍之出，都發出極響的嗤嗤之聲，足見劍力強勁。令狐沖心下暗驚：「我一直瞧不起青城派，哪知這矮道士竟如此了得，就算我沒受傷，也決不是他對手，下次撞到，倒須小心在意，還是盡早遠而避之的為妙。」又瞧了一陣，只見余滄海愈轉愈快，似乎化作一圈青影，繞著岳不群轉動，雙劍相交聲實在太快，已是上一聲和下一聲連成一片，再不是叮叮噹噹，而是化成了連綿的長聲。令狐沖道：「倘若這幾十劍都是向我身上招呼，只怕我一劍也擋不掉，全身要給他刺上幾十個透明窟窿了。這矮道士比之田伯光，似乎又要高出半籌。」眼見師父仍然不轉攻勢，不由得暗暗擔憂：「這矮道士的劍法當真了得，師父可別一個疏神，敗在他的劍下。」猛聽得錚的一聲大響，余滄海如一枝箭般向後平飛丈餘，隨即站定，不知何時已將長劍入鞘。令狐沖吃了一驚，看師父時，只見他長劍也已入鞘，一聲不響的穩站當地。這一下變故來得太快，令狐沖竟沒瞧出到底誰勝誰敗，不知有否哪一人受了內傷。

　　二人凝立半晌，余滄海冷哼一聲，道：「好，後會有期！」身形飄動，便向右側奔去。岳不群大聲道：「余觀主慢走！那林震南夫婦怎麼樣了？」說著身形一晃，追了下去，餘音未了，兩人身影皆已杳然。令狐沖從兩人語意之中，已知師父勝過了余滄海，心中暗喜，他重傷之餘，這番勞頓，甚感吃力，心忖：「師父追趕余滄海去了。他兩人展開輕功，在這片刻之間，早已在數里之外！」他撐著樹枝，想走回去和儀琳會合，突然間左首樹林中傳出一下長聲慘呼，聲音甚是淒厲。令狐沖吃了一驚，向樹林走了幾步，見樹隙中隱隱現出一堵黃牆，似是一座廟宇。他擔心是同門師弟妹和青城派弟子爭鬥受傷，快步向那黃牆處行去。離廟尚有數丈，只聽得廟中一個蒼老而尖銳的聲音說道：「那辟邪劍譜此刻在哪裡？你只須老老實實的跟我說了，我便替你誅滅青城派全派，為你夫婦報仇。」令狐沖在群玉院床上，隔窗曾聽到過這人說話，知道是塞北明駝木高峰，尋思：「師父正在找尋林震南夫婦的下落，原來這兩人卻落入了木高峰的手中。」只聽一個男子聲音說道：「我不知有什麼辟邪劍譜。我林家的辟邪劍法世代相傳，都是口授，並無劍譜。」令狐沖心道：「說這話的，自必定林師弟的父親，是福威鏢局總鏢師林震南。」又聽他說道：「前輩肯為在下報仇，自是感激不盡。青城派余滄海多行不義，日後必無好報，就算不為前輩所誅，也必死於另一位英雄好漢的刀劍之下。」

　　木高峰道：「如此說來，你是不肯說的了。『塞北明駝』的名頭，或許你也聽見過。」林震南道：「木前輩威震江湖，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木高峰道：「很好，很好！威震江湖，倒也不見得，但姓木的下手狠辣，從來不發善心，想來你也聽到過。」林震南道：「木前輩意欲對林某用強，此事早在預料之中。莫說我林家並無辟邪劍譜，就算真的有，不論別人如何威脅利誘，那也決計不會說出來。林某自遭青城派擒獲，無日不受酷刑，林某武功雖低，幾根硬骨頭卻還是有的。」木高峰道：「是了，是了，是了！」

　　令狐沖在廟外聽著，尋思：「什麼『是了，是了』？嗯，是了，原來如此。」果然聽得木高峰續道：「你自誇有硬骨頭，熬得住酷刑，不論青城派的矮鬼牛鼻子如何逼迫於你，你總是堅不吐露。倘若你林家根本就無辟邪劍譜，那麼你不吐露，只不過是無可吐露，談不上硬骨頭不硬骨頭。是了，你辟邪劍譜是有的，就是說什麼也不肯交出來。」過了半晌，歎道：「我瞧你實在蠢得厲害。林總鏢頭，你為什麼死也不肯交劍譜出來？這劍譜於你半分好處也沒有。依我看啊，這劍譜上所記的劍法，多半平庸之極，否則你為什麼連青城派的幾名弟子也鬥不過？這等武功，不提也罷。」

　　林震南道：「是啊，木前輩說得不錯，別說我沒辟邪劍譜，就算真的有，這等稀鬆平常的三腳貓劍法，連自己身家性命也保不住，木前輩又怎會瞧在眼裡？」

　　木高峰笑道：「我只是好奇，那矮鬼牛鼻子如此興師動眾，苦苦逼你，看來其中必有什麼古怪之處。說不定那劍譜中所記的劍法倒是高的，只因你資質魯鈍，無法領悟，這才辱沒了你林家祖上的英名。你快拿出來，給我老人家看上一看，指出你林家辟邪劍法的好處來，教天下英雄盡皆知曉，豈不是於你林家的聲名大有好處？」林震南道：「木前輩的好意，在下只有心領了。你不妨在我全身搜搜，且看是否有那辟邪劍譜。」木高峰道：「那倒不用。你遭青城派擒獲，已有多日，只怕他們在你身上沒搜過十遍，也搜過八遍。林總鏢頭，我覺得你愚蠢得緊，你明不明白？」林震南道：「在下確是愚蠢得緊，不勞前輩指點，在下早有自知之明。」木高峰道：「不對，你沒明白。或許林夫人能夠明白，也未可知。愛子之心，慈母往往勝過嚴父。」林夫人尖聲道：「你說什麼？那跟我平兒又有什麼干係？平兒怎麼了？他……他在哪裡？」木高峰道：「林平之這小子聰明伶俐，老夫一見就很喜歡，這孩子倒也識趣，知道老夫功夫厲害，便拜在老夫門下了。」林震南道：「原來我孩子拜了木前輩為師，那真是他的造化。我夫婦遭受酷刑，身受重傷，性命已在頃刻之間，盼木前輩將我孩兒喚來，和我夫婦見上一面。」木高峰道：「你要孩子送終，那也是人之常情，此事不難。」林夫人道：「平兒在哪兒？木前輩，求求你，快將我孩子叫來，大恩大德，永不敢忘。」木高峰道：「好，這我就去叫，只是木高峰素來不受人差遣，我去叫你兒子來，那是易如反掌，你們卻須先將辟邪劍譜的所在，老老實實的跟我說。」林震南歎道：「木前輩當真不信，那也無法。我夫婦命如懸絲，只盼和兒子再見一面，眼見已難以如願。如果真有什麼辟邪劍譜，你就算不問，在下也會求前輩轉告我孩兒。」木高峰道：「是啊，我說你愚蠢，就是為此。你心脈已斷，我不用在你身上加一根小指頭兒，你也活不上一時三刻了。你死也不肯說劍譜的所在，那為了什麼？自然是為了要保全林家的祖傳功夫。可是你死了之後，林家只剩下林平之一個孩兒，倘若連他也死了，世上徒有劍譜，卻無林家的子孫去練劍，這劍譜留在世上，對你林家又有什麼好處？」林夫人驚道：「我孩兒……我孩兒安好吧？」木高峰道：「此刻自然是安好無恙。你們將劍譜的所在說了出來，我取到之後，保證交給你的孩兒，他看不明白，我還可從旁指點，免得像林總鏢頭一樣，鑽研了一世辟邪劍法，臨到老來，還是莫名其妙，一竅不通。那不是比之將你孩兒一掌劈死為高麼？」跟著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顯是他一掌將廟中一件大物劈得垮了下來。林夫人驚聲問道：「怎……怎麼將我孩兒一掌劈死？」木高峰哈哈一笑，道：「林平之是我徒兒，我要他活，他便活著，要他死，他便死了。我喜歡什麼時候將他一掌劈死，便提掌劈將過去。」喀喇、喀喇幾聲響，他又以掌力擊垮了什麼東西。林震南道：「娘子，不用多說了。咱們孩兒不會是在他手中，否則的話，他怎地不將他帶來，在咱們面前威迫？」

　　木高峰哈哈大笑，道：「我說你蠢，你果然蠢得厲害。『塞北明駝』要殺你的兒子，有什麼難？就說此刻他不在我手中，我當真決意去找他來殺，難道還辦不到？姓木的朋友遍天下，耳目眾多，要找你這個寶貝兒子，可說是不費吹灰之力。」林夫人低聲道：「相公，倘若他真要找我們兒子晦氣……」木高峰接口道：「是啊，你們說了出來，即使你夫婦性命難保，留下了林平之這孩子一脈香煙，豈不是好？」林震南哈哈一笑，說道：「夫人，倘若我們將辟邪劍譜的所在說了給他聽，這駝子第一件事，便是去取劍譜；第二件事便是殺咱們的孩兒。倘若我們不說，這駝子要得劍譜，非保護平兒性命周全不可，平兒一日不說，這駝子便一日不敢傷他，此中關竅，不可不知。」

　　林夫人道：「不錯，駝子，你快把我們夫婦殺了罷。」令狐沖聽到此處，心想木高峰已然大怒，再不設法將他引開，林震南夫婦性命難保，當即朗聲道：「木前輩，華山派弟子令狐沖奉業師之命，恭請木前輩移駕，有事相商。」木高峰狂怒之下，舉起了手掌，正要往林震南頭頂擊落，突然聽得令狐沖在廟外朗聲說話，不禁吃了一驚。他生平極少讓人，但對華山掌門岳不群卻頗為忌憚，尤其在「群玉院」外親身領略過岳不群「紫霞神功」的厲害。他向林震南夫婦威逼，這種事情自為名門正派所不齒，岳不群師徒多半已在廟外竊聽多時，心道：「岳不群叫我出去有什麼事情相商？還不是明著好言相勸，實則是冷嘲熱諷，損我一番。好漢不吃眼前虧，及早溜開的為是。」當即說道：「木某另有要事，不克奉陪。便請拜上尊師，何時有暇，請到塞北來玩玩，木某人掃榻恭候。」說著雙足一登，從殿中竄到天井，左足在地下輕輕一點，已然上了屋頂，跟著落於廟後，唯恐給岳不群攔住質問，一溜煙般走了。令狐沖聽得他走遠，心下大喜，尋思：「這駝子原來對我師父如此怕得要死。他倘若真的不走，要向我動粗，倒是凶險得緊。」當下撐著樹枝，走進土地廟中，殿中黑沉沉的並無燈燭，但見一男一女兩個人影，半坐半臥的倚傍在一起，當即躬身說道：「小侄是華山派門下令狐沖，現與平之師弟已有同門之誼，拜上林伯父、林伯母。」

　　林震南喜道：「少俠多禮，太不敢當。老朽夫婦身受重傷，難以還禮，還請恕罪。我那孩兒，確是拜在華山派岳大俠的門下了嗎？」說到最後一句話時語音已然發顫。岳不群的名氣在武林中比余滄海要響得多。林震南為了巴結餘滄海，每年派人送禮，但岳不群等五嶽劍派的掌門人，林震南自知不配結交，連禮也不敢送，眼見木高峰凶神惡煞一般，但一聽到華山派的名頭，立即逃之夭夭，自己兒子居然有幸拜入華山派門中，實是不勝之喜。令狐沖道：「正是。那駝子木高峰想強收令郎為徒，令郎執意不允，那駝子正欲加害，我師父恰好經過，出手救了。令郎苦苦相求，要投入我門，師父見他意誠，又是可造之材，便答允了。適才我師父和余滄海鬥劍，將他打得服輸逃跑，我師父追了下去，要查問伯父、伯母的所在。想不到兩位竟在這裡。」林震南道：「但願……但願平兒即刻到來才好，遲了……遲了可來不及啦。」令狐沖見他說話出氣多而入氣少，顯是命在頃刻，說道：「林伯父，你且莫說話。我師父和余滄海算了帳後，便會前來找你，他老人家必有醫治你的法子。」

　　林震南苦笑了一下，閉上了雙目，過了一會，低聲道：「令狐賢弟，我……我……是不成的了。平兒得在華山派門下，我實是大喜過望，求……求你日後多……多加指點照料。」令狐沖道：「伯父放心，我們同門學藝，便如親兄弟一般。小侄今日更受伯父囑咐，自當對林師弟加意照顧。」林夫人插口道：「令狐少俠的大恩大德，我夫婦便死在九泉之下，也必時時刻刻記得。」令狐沖道：「請兩位凝神靜養，不可說話。」林震南呼吸急促，斷斷續續的道：「請……請你告訴我孩子，福州向陽巷老宅地窖中的物事，是……我林家祖傳之物，須得……須得好好保管，但……但他曾祖遠圖公留有遺訓，凡我子孫，不得翻看，否則有無窮禍患，要……要他好好記住了。」令狐沖點頭道：「好，這幾句話我傳到便是。」林震南道：「多……多……多……」一個「謝」字始終沒說出口，已然氣絕。他先前苦苦支撐，只盼能見到兒子，說出心中這句要緊言語，此刻得令狐沖應允傳話，又知兒子得了極佳的歸宿，大喜之下，更無牽掛，便即撒手而逝。

　　林夫人道：「令狐少俠，盼你叫我孩兒不可忘了父母的深仇。」側頭向廟中柱子的石階上用力撞去。她本已受傷不輕，這麼一撞，便亦斃命。令狐沖歎了口氣，心想：「余滄海和木高峰逼他吐露辟邪劍譜的所在，他寧死不說，到此刻自知大限已到，才不得不托我轉言。但他終於怕我去取了他林家的劍譜，說什麼『不得翻看，否則有無窮禍患』。嘿嘿，你當令狐沖是什麼人了，會來覬覦你林家的劍譜？當真以小人之心……」此時疲累已極，當下靠柱坐地，閉目養神。

　　過了良久，只聽廟外岳不群的聲音說道：「咱們到廟裡瞧瞧。」令狐沖叫道：「師父，師父！」岳不群喜道：「是沖兒嗎？」令狐沖道：「是！」扶著柱子慢慢站起身來。

　　這時天將黎明，岳不群進廟見到林氏夫婦的屍身，皺眉道：「是林總鏢頭夫婦？」令狐沖道：「是！」當下將木高峰如何逼迫、自己如何以師父之名將他嚇走，林氏夫婦如何不支逝世等情一一說了，將林震南最後的遺言也稟告了師父。岳不群沉吟道：「嗯，余滄海一番徒勞，作下的罪孽也真不小。」令狐沖道：「師父，余矮子向你賠了罪麼？」岳不群道：「余觀主腳程快極，我追了好久，沒能追上，反而越離越遠。他青城派的輕功，確是勝我華山一籌。」令狐沖笑道：「他青城派屁股向後、逃之夭夭的功夫，原比別派為高。」岳不群臉一沉，責道：「沖兒，你就是口齒輕薄，說話沒點正經，怎能作眾師弟師妹的表率？」令狐沖轉過了頭，伸了伸舌頭，應道：「是！」岳不群道：「你答應便答應，怎地要伸一伸舌頭，豈不是其意不誠？」令狐沖應道：「是！」他自幼由岳不群撫養長大，情若父子，雖對師父敬畏，卻也並不如何拘謹，笑問：「師父你怎知我伸了伸舌頭？」岳不群哼了一聲，說道：「你耳下肌肉牽動，不是伸舌頭是什麼？你無法無天，這一次可吃了大虧啦！傷勢可好了些嗎？」令狐沖道：「是，好得多了。」又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岳不群哼了一聲，道：「你早已乖成精了，還不夠乖？」從懷中取出一個火箭炮來，走到天井之中，晃火折點燃了藥引，向上擲出。火箭炮沖天飛上，砰的一聲響，爆上半天，幻成一把銀白色的長劍，在半空中停留了好一會，這才緩緩落下，下降十餘丈後，化為滿天流星。這是華山掌門召集門人的信號火箭。過不到一頓飯時分，便聽得遠處有腳步聲響，向著土地廟奔來，不久高根明在廟外叫道：「師父，你老人家在這裡麼？」岳不群道：「我在廟裡。」高根明奔進廟來，躬身叫道：「師父！」見到令狐沖在旁，喜道：「大師哥，你身子安好，聽到你受了重傷，大夥兒可真擔心得緊。」令狐沖微笑道：「總算命大，這一次沒死。」說話之間，隱隱又聽到了遠處腳步之聲，這次來的是勞德諾和陸大有。陸大有一見令狐沖，也不及先叫師父，衝上去就一把抱住，大叫大嚷，喜悅無限。跟著三弟子梁發和四弟子施戴子先後進廟。又過了一盞茶功夫，七弟子陶鈞、八弟子英白羅、岳不群之女岳靈珊、以及方入門的林平之一同到來。林平之見到父母的屍身，撲上前去，伏在屍身上放聲大哭。眾同門無不慘然。岳靈珊見到令狐沖無恙，本是驚喜不勝，但見林平之如此傷痛，卻也不便即向令狐沖說什麼喜歡的話，走近身去，在他右手上輕輕一握，低聲道：「你……你沒事麼？」令狐沖道：「沒事！」這幾日來，岳靈珊為大師哥擔足了心事，此刻乍然相逢，數日來積蓄的激動再也難以抑制，突然拉住他衣袖，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令狐沖輕輕拍她肩頭，低聲道：「小師妹，怎麼啦？有誰欺侮你了，我去給你出氣！」岳靈珊不答，只是哭泣，哭了一會，心中舒暢，拉起令狐沖的衣袖來擦了擦眼淚，道：「你沒死，你沒死！」令狐沖搖頭道：「我沒死！」岳靈珊道：「聽說你又給青城派那余滄海打了一掌，這人的摧心掌殺人不見血，我親眼見他殺過不少人，只嚇得我……嚇得我……」想起這幾日中柔腸百結，心神煎熬之苦，忍不住眼淚簌簌的流下。令狐沖微笑道：「幸虧他那一掌沒打中我。剛才師父打得余滄海沒命價飛奔，那才教好看呢，就可惜你沒瞧見。」岳不群道：「這件事大家可別跟外人提起。」令狐沖等眾弟子齊聲答應。岳靈珊淚眼模糊的瞧著令狐沖，只見他容顏憔悴，更無半點血色，心下甚為憐惜，說道：「大師哥，你這次……你這次受傷可真不輕，回山後可須得好好將養才是。」岳不群見林平之兀自伏在父母屍身上哀哀痛哭，說道：「平兒，別哭了，料理你父母的後事要緊。」林平之站起身來，應道：「是！」眼見母親頭臉滿是鮮血，忍不住眼淚又簌簌而下，哽咽道：「爹爹、媽媽去世，連最後一面也見不到我，也不知……也不知他們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令狐沖道：「林師弟，令尊令堂去世之時，我是在這裡。他二位老人家要我照料於你，那是應有之義，倒也不須多囑。令尊另外有兩句話，要我向你轉告。」

　　林平之躬身道：「大師哥，大師哥……我爹爹、媽媽去世之時，有你相伴，不致身旁連一個人也沒有，小弟……小弟實在感激不盡。」令狐沖道：「令尊令堂為青城派的惡徒狂加酷刑，逼問辟邪劍譜的所在，兩位老人家絕不稍屈，以致被震斷了心脈。後來那木高峰又逼迫他二位老人家，木高峰本是無行小人，那也罷了。余滄海枉為一派宗師，這等行為卑污，實為天下英雄所不齒。」林平之咬牙切齒的道：「此仇不報，林平之禽獸不如！」挺拳重重擊在柱子之上。他武功平庸，但因心中憤激，這一拳打得甚是有力，只震得樑上灰塵簌簌而落。

　　岳靈珊道：「林師弟，此事可說由我身上起禍，你將來報仇，做師姊的決不會袖手。」林平之躬身道：「多謝師姊。」岳不群歎了口氣，說道：「我華山派向來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跟魔教是死對頭之外，與武林中各門各派均無嫌隙。但自今而後，青城派……青城派……唉，既是身涉江湖，要想事事都不得罪人，那是談何容易？」勞德諾道：「小師妹，林師弟，這樁禍事，倒不是由於林師弟打抱不平而殺了余滄海的孽子，完全因余滄海覬覦林師弟的家傳辟邪劍譜而起。當年青城派掌門長青子敗在林師弟曾祖遠圖公的辟邪劍法之下，那時就已種下禍胎了。」岳不群道：「不錯，武林中爭強好勝，向來難免，一聽到有什麼武林秘笈，也不理會是真是假，便都不擇手段的去巧取豪奪。其實，以余觀主、塞北明駝那樣身份的高手，原不必更去貪圖你林家的劍譜。」林平之道：「師父，弟子家裡實在沒什麼辟邪劍譜。這七十二路辟邪劍法，我爹爹手傳口授，要弟子用心記憶，倘若真有什麼劍譜，我爹爹就算不向外人吐露，卻決無向弟子守秘之理。」岳不群點頭道：「我原不信另有什麼辟邪劍譜，否則的話，余滄海就不是你爹爹的對手，這件事再明白也沒有的了。」

　　令狐沖道：「林師弟，令尊的遺言說道：福州向陽巷……」岳不群擺手道：「這是平兒令尊的遺言，你單獨告知平兒便了，旁人不必知曉。」令狐沖應道：「是。」岳不群道：「德諾、根明，你二人到衡山城中去買兩具棺木來。」收殮林震南夫婦後，雇了人夫將棺木抬到水邊，一行人乘了一艘大船，向北進發。

　　到得豫西，改行陸道。令狐沖躺在大車之中養傷，傷勢日漸痊癒。不一日到了華山玉女峰下。林震南夫婦的棺木暫厝在峰側的小廟之中，再行擇日安葬。高明根和陸大有先行上峰報訊，華山派其餘二十多名弟子都迎下峰來，拜見師父。林平之見這些弟子年紀大的已過三旬，年幼的不過十五六歲，其中有六名女弟子，一見到岳靈珊，便都咭咭咯咯的說個不休。勞德諾替林平之一一引見。華山派規矩以入門先後為序，因此就算是年紀最幼的舒奇，林平之也得稱他一聲師兄。只有岳靈珊是例外，她是岳不群的女兒，無法列入門徒之序，只好按年紀稱呼，比她大的叫她師妹。她本來比林平之小著好幾歲，但一定爭著要做師姊，岳不群既不阻止，林平之便以「師姊」相稱。上得峰來，林平之跟在眾師兄之後，但見山勢險峻，樹木清幽，鳥鳴嚶嚶，流水淙淙，四五座粉牆大屋依著山坡或高或低的構築。一個中年美婦緩步走近，岳靈珊飛奔著過去，撲入她的懷中，叫道：「媽，我又多了個師弟。」一面笑，一面伸手指著林平之。林平之早聽師兄們說過，師娘岳夫人寧中則和師父本是同門師兄妹，劍術之精，不在師父之下，忙上前叩頭，說道：「弟子林平之叩見師娘。」岳夫人笑吟吟的道：「很好！起來，起來。」向岳不群笑道：「你下山一次，若不搜羅幾件寶貝回來，一定不過癮。這一次衡山大會，我猜想你至少要收三四個弟子，怎麼只收一個？」岳不群笑道：「你常說兵貴精不貴多，你瞧這一個怎麼樣？」岳夫人笑道：「就是生得太俊了，不像是練武的胚子。不如跟著你念四書五經，將來去考秀才、中狀元罷。」林平之臉上一紅，心想：「師娘見我生得文弱，便有輕視之意。我非努力用功不可，決不能趕不上眾位師兄，教人瞧不起。」岳不群笑道：「那也好啊。華山派中要是出一個狀元郎，那倒是千古佳話。」岳夫人向令狐沖瞪了一眼，說道：「又跟人打架受傷了，是不是？怎地臉色這樣難看？傷得重不重？」令狐沖微笑道：「已經好得多了，這一次倘若不是命大，險些兒便見不著師娘。」岳夫人又瞪了他一眼，道：「好教你得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輸得服氣麼？」令狐沖道：「田伯光那廝的快刀，沖兒抵擋不了，正要請師娘指點。」

　　岳夫人聽說令狐沖是傷於田伯光之手，登時臉有喜色，點頭道：「原來是跟田伯光這惡賊打架，那好得很啊，我還道你又去惹是生非的闖禍呢。他的快刀怎麼樣？咱們好好琢磨一下，下次再跟他打過。」一路上途中，令狐沖曾數次向師父請問破解田伯光快刀的法門，岳不群始終不說，要他回華山向師娘討教，果然岳夫人一聽之下，便即興高采烈。一行人走進岳不群所居的「有所不為軒」中，互道別來的種種遭遇。六個女弟子聽岳靈珊述說在福州與衡山所見，大感艷羨。陸大有則向眾師弟大吹大師哥如何力鬥田伯光，如何手刃羅人傑，加油添醬，倒似田伯光被大師哥打敗、而不是大師哥給他打得一敗塗地一般。眾人吃過點心，喝了茶，岳夫人便要令狐沖比劃田伯光的刀法，又問他如何拆解。令狐沖笑道：「田伯光這廝的刀法當真了得，當時弟子只瞧得眼花繚亂，拚命抵擋也不成，哪裡還說得上拆解？」岳夫人道：「你這小子既然抵擋不了，那必定是耍無賴、使詭計，混蒙了過去。」令狐沖自幼是她撫養長大，他的性格本領，豈有不知？令狐沖臉上一紅，微笑道：「那時在山洞外相鬥，恆山派那位師妹已經走了，弟子心無牽掛，便跟田伯光這廝全力相拚。哪知斗不多久，他便使出快刀刀法來。弟子只擋了兩招，心中便暗暗叫苦：『此番性命休矣！』當即哈哈大笑。田伯光收刀不發，問道：『有什麼好笑！你擋得了我這「飛沙走石」十三式刀法麼？』弟子笑道：『原來大名鼎鼎的田伯光，竟然是我華山派的棄徒，料想不到，當真料想不到！是了，定然你操守惡劣，給本派逐出了門牆。』田伯光道：『什麼華山派棄徒，胡說八道。田某武功另成一家，跟你華山派有個屁相干？』弟子笑道：『你這路刀法，共有一十三式，是不是？什麼「飛沙走石」，自己胡亂安上個好聽名稱。我便曾經見師父和師娘拆解過。那是我師娘在繡花時觸機想出來的，我華山有座玉女峰，你聽見過沒有？』田伯光道：『華山有玉女峰，誰不知道，那又怎樣？』我說：『我師娘創的劍法，叫做「玉女金針十三劍」，其中一招「穿針引線」，一招「天衣無縫」，一招「夜繡鴛鴦」。』弟子一面說，一面屈指計數，繼續說道：『是了，你剛才那兩招刀法，是從我師娘所創的第八招「織女穿梭」中化出來的。你這樣雄赳赳的一個大漢，卻學我師娘嬌怯怯的模樣，好似那如花如玉的天上織女，坐在布機旁織布，玉手纖纖，將梭子從這邊擲過去，又從那邊擲過來，千嬌百媚，豈不令人好笑……』」他一番話沒說完，岳靈珊和一眾女弟子都已格格格的笑了起來。

　　岳不群莞爾而笑，斥道：「胡鬧，胡鬧！」岳夫人「呸」了一聲，道：「你要亂嚼舌根，什麼不好說，卻把你師娘給拉扯上了？當真該打。」令狐沖笑道：「師娘你不知道，那田伯光甚是自負，聽得弟子將他比作女子，又把他這套神奇的刀法說成是師娘所創，他非辯個明白不可，決不會當時便將弟子殺了。果然他將那套刀法慢慢的一招招使了出來，使一招，問一句：『這是你師娘創的麼？』弟子故作神秘，沉吟不語，心中暗記他的刀法，待他一十三式使完，才道：『你這套刀法，和我師娘所創的雖然小異，大致相同。你如何從華山派偷師學得，可真奇怪得很了。』田伯光怒道：『你擋不了我這套刀法，便花言巧語，拖延時刻，想瞧明白我這套刀法的招式，我豈有不知？令狐沖，你說貴派也有這套刀法，便請施展出來，好令田某開開眼界。』「弟子說道：『敝派使劍不使刀，再說，我師娘這套「玉女金針劍」只傳女弟子，不傳男弟子。咱們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卻來使這等姐兒腔的劍法，豈不令武林中的朋友恥笑？』田伯光更加惱怒，說道：『恥笑也罷，不恥笑也罷，今日定要你承認，華山派其實並無這樣一套武功。令狐兄，田某佩服你是個好漢，你不該如此信口開河，戲侮於我。』」岳靈珊插口道：「這等無恥惡賊，誰希罕他來佩服了？戲弄他一番，原是活該。」令狐沖道：「但瞧他當時情景，我若不將這套杜撰的『玉女金針劍』試演一番，立時便有性命之憂，只得依著他的刀法，胡亂加上些扭扭捏捏的花招，演了出來。」岳靈珊笑道：「你這些扭扭捏捏的花招，可使得像不像？」令狐沖笑道：「平時瞧你使劍使得多了，又怎有不像之理？」岳靈珊道：「啊，你笑人家使劍扭扭捏捏，我三天不睬你。」岳夫人一直沉吟不語，這時才道：「珊兒，你將佩劍給大師哥。」岳靈珊拔出長劍，倒轉了劍把，交給令狐沖，笑道：「媽要瞧你扭扭捏捏使劍的那副鬼模樣。」岳夫人道：「沖兒，別理珊兒胡鬧，當時你是怎生使來？」

　　令狐沖知道師娘要看的是田伯光的刀法，當下接過長劍，向師父、師娘躬身行禮，道：「師父、師娘，弟子試演田伯光的刀招。」岳不群點了點頭。

　　陸大有向林平之道：「林師弟，咱們門中規矩，小輩在尊長面前使拳動劍，須得先行請示。」林平之道：「是。多謝六師哥指點。」只見令狐沖臉露微笑，懶洋洋的打個呵欠，雙手軟軟的提起，似乎要伸個懶腰，突然間右腕陡振，接連劈出三劍，當真快似閃電，嗤嗤有聲。眾弟子都吃了一驚，幾名女弟子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令狐沖長劍使了開來，恍似雜亂無章，但在岳不群與岳夫人眼中，數十招盡皆看得清清楚楚，只見每一劈刺、每一砍削，無不既狠且準。倏忽之間，令狐沖收劍而立，向師父、師娘躬身行禮。

　　岳靈珊微感失望，道：「這樣快？」岳夫人點頭道：「須得這樣快才好。這一十三式快刀，每式有三四招變化，在這頃刻之間便使了四十餘招，當真是世間少有的快刀。」令狐沖道：「田伯光那廝使出之時，比弟子還快得多了。」岳夫人和岳不群對望了一眼，心下均有驚歎之意。

　　岳靈珊道：「大師哥，怎地你一點也沒扭扭捏捏？」令狐沖笑道：「這些日來，我時時想著這套快刀，使出時自是迅速了些。當日在荒山之中向田伯光試演，卻沒這般敏捷，而且既要故意與他的刀法似是而非，又得加上許多裝模作樣的女人姿態，那是更加慢了。」岳靈珊笑道：「你怎生搔首弄姿？快演給我瞧瞧！」岳夫人側過身來，從一名女弟子腰間拔出一柄長劍，向令狐沖道：「使快刀！」令狐沖道：「是！」嗤的一聲，長劍繞過了岳夫人的身子，劍鋒向她後腰勾了轉來。岳靈珊驚呼：「媽，小心！」岳夫人彈身縱出，更不理會令狐沖從後削來的一劍，手中長劍逕取令狐沖胸口，也是快捷無倫。岳靈珊又是驚呼：「大師哥，小心！」令狐沖也不擋架，反劈一劍，說道：「師娘，他還要快得多。」岳夫人刷刷刷連刺三劍，令狐沖同時還了三劍。兩人以快打快，儘是進手招數，並無一招擋架防身。瞬息之間，師徒倆已拆了二十餘招。林平之只瞧得目瞪口呆，心道：「大師哥說話行事瘋瘋癲癲，武功卻恁地了得，我以後須得片刻也不鬆懈的練功，才不致給人小看了。」便在此時，岳夫人嗤的一劍，劍尖已指住了令狐沖咽喉。令狐沖無法閃避，說道：「他擋得住。」岳夫人道：「好！」手中長劍抖動，數招之後，又指住了令狐沖的心口。令狐沖仍道：「他擋得住。」意思說我雖擋不住，但田伯光的刀法快得多，這兩招都能擋住。二人越鬥越快，令狐衝到得後來，已無暇再說「他擋得住」，每逢給岳夫人一劍制住，只是搖頭示意，表明這一劍仍不能制得田伯光的死命。岳夫人長劍使得興發，突然間一聲清嘯，劍鋒閃爍不定，圍著令狐沖身圍疾刺，銀光飛舞，眾人看得眼都花了。猛地裡她一劍挺出，直刺令狐沖心口，當真是捷如閃電，勢若奔雷。令狐沖大吃一驚，叫道：「師娘！」其時長劍劍尖已刺破他衣衫。岳夫人右手向前疾送，長劍護手已碰到令狐沖的胸膛，眼見這一劍是在他身上對穿而過，直沒至柄。岳靈珊驚呼：「娘！」只聽得叮叮噹噹之聲不絕，一片片寸來長的斷劍掉在令狐沖的腳邊。岳夫人哈哈一笑，縮回手來，只見她手中的長劍已只剩下一個劍柄。

　　岳不群笑道：「師妹，你內力精進如此，卻連我也瞞過了。」他夫婦是同門結縭，年輕時叫慣了，成婚後仍是師兄妹相稱。岳夫人笑道：「大師兄過獎，彫蟲小技，何足道哉！」令狐沖瞧著地下一截截斷劍，心下駭然，才知師娘這一劍刺出時使足了全力，否則內力不到，出劍難以如此迅捷，但劍尖一碰到肌膚，立即把這一股渾厚的內力縮了轉來，將直勁化為橫勁，劇震之下，登時將一柄長劍震得寸寸斷折，這中間內勁的運用之巧，實已臻於化境，歎服之餘，說道：「田伯光刀法再快，也決計逃不過師娘這一劍。」

　　林平之見他一身衣衫前後左右都是窟窿，都是給岳夫人長劍刺破了的，心想：「世間竟有如此高明的劍術，我只須學得幾成，便能報得父母之仇。」又想：「青城派和木高峰都貪圖得到我家的辟邪劍譜，其實我家的辟邪劍法和師娘的劍法相比，相去天差地遠！」岳夫人甚是得意，道：「沖兒，你既說這一劍能制得田伯光的死命，你好好用功，我便傳了你。」令狐沖道：「多謝師娘。」岳靈珊道：「媽，我也要學。」岳夫人搖了搖頭，道：「你內功還不到火候，這一劍是學不來的。」岳靈珊呶起了小嘴，心中老大不願意，說道：「大師哥的內功比我也好不了多少，怎麼他能學，我便不能學？」岳夫人微笑不語。岳靈珊拉住父親衣袖，道：「爹，你傳我一門破解這一劍的功夫，免得大師哥學會這一劍後盡來欺侮我。」岳不群搖頭笑道：「你媽這一劍叫做『無雙無對，寧氏一劍』，天下無敵，我怎有破解的法門？」岳夫人笑道：「你胡謅什麼？給我頂高帽戴不打緊，要是傳了出去，可給武林同道笑掉了牙齒。」岳夫人這一劍乃是臨時觸機而創出，其中包含了華山派的內功、劍法的絕詣，又加上她自己的巧心慧思，確是厲害無比，但臨時創製，自無什麼名目。岳不群本想給取個名字叫作「岳夫人無敵劍」，但轉念一想，夫人心高氣傲，即是成婚之後，仍是喜歡武林同道叫她作「寧女俠」，不喜歡叫她作「岳夫人」，要知「寧女俠」三字是恭維她自身的本領作為，「岳夫人」三字卻不免有依傍一個大名鼎鼎的丈夫之嫌。她口中嗔怪丈夫胡說，心裡對「無雙無對，寧氏一劍」這八個字卻著實喜歡，暗讚丈夫畢竟是讀書人，給自己這一劍取了這樣個好聽名稱，當真是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岳靈珊道：「爹，你幾時也來創幾招『無比無敵，岳家十劍』，傳給女兒，好和大師哥比拚比拚。」岳不群搖頭笑道：「不成，爹爹不及你媽聰明，創不出什麼新招！」岳靈珊將嘴湊到父親耳邊，低聲道：「你不是創不出，你是怕老婆，不敢創。」岳不群哈哈大笑，伸手在她臉頰上輕輕一扭，笑道：「胡說八道。」岳夫人道：「珊兒，別盡纏住爹胡鬧了。德諾，你去安排香燭，讓林師弟參拜本派列代祖師的靈位。」勞德諾應道：「是！」片刻間安排已畢，岳不群引著眾人來到後堂。林平之見梁間一塊匾上寫著「以氣御劍」四個大字，掌上佈置肅穆，兩壁懸著一柄柄長劍，劍鞘黝黑，劍穗陳舊，料想是華山派前代各宗師的佩劍，尋思：「華山派今日在武林中這麼大的聲譽，不知道曾有多少奸邪惡賊，喪生在這些前代宗師的長劍之下。」岳不群在香案前跪下磕了四個頭，禱祝道：「弟子岳不群，今日收錄福州林平之為徒，願列代祖宗在天之靈庇蒨，教林平之用功向學，潔身自愛，恪守本派門規，不讓墮了華山派的聲譽。」林平之聽師父這麼說，忙恭恭敬敬跟著跪下。岳不群站起身來，森然道：「林平之，你今日入我華山派門下，須得恪守門規，若有違反，按情節輕重處罰，罪大惡極者立斬不赦。本派立足武林數百年，武功上雖然也能和別派互爭雄長，但一時的強弱勝敗，殊不足道。真正要緊的是，本派弟子人人愛惜師門令譽，這一節你須好好記住了。」林平之道：「是，弟子謹記師父教訓。」

　　岳不群道：「令狐沖，背誦本派門規，好教林平之得知。」令狐沖道：「是，林師弟，你聽好了。本派首戒欺師滅祖，不敬尊長。二戒恃強欺弱，擅傷無辜。三戒姦淫好色，調戲婦女。四戒同門嫉妒，自相殘殺。五戒見利忘義，偷竊財物。六戒驕傲自大，得罪同道。七戒濫交匪類，勾結妖邪。這是華山七戒，本門弟子，一體遵行。」林平之道：「是，小弟謹記大師哥所揭示的華山七戒，努力遵行，不敢違犯。」岳不群微笑道：「好了，就是這許多。本派不像別派那樣，有許許多多清規戒律。你只須好好遵行這七戒，時時記得仁義為先，做個正人君子，師父師娘就歡喜得很了。」林平之道：「是！」又向師父師娘叩頭，向眾師兄師姊作揖行禮。岳不群道：「平兒，咱們先給你父母安葬了，讓你盡了人子的心事，這才傳授本門的基本功夫。」林平之熱淚盈眶，拜倒在地，道：「多謝師父、師娘。」岳不群伸手扶起，溫言道：「本門之中，大家親如家人，不論哪一個有事，人人都是休戚相關，此後不須多禮。」他轉過頭來，向令狐衝上上下下的打量，過了好一會才道：「沖兒，你這次下山，犯了華山七戒的多少戒條？」令狐沖心中一驚，知道師父平時對眾弟子十分親和慈愛，但若哪一個犯了門規，卻是嚴責不貸，當即在香案前跪下，道：「弟子知罪了，弟子不聽師父、師娘的教誨，犯了第六戒驕傲自大，得罪同道的戒條，在衡山回雁樓上，殺了青城派的羅人傑。」岳不群哼了一聲，臉色甚是嚴峻。

　　岳靈珊道：「爹，那是羅人傑來欺侮大師哥的。當時大師哥和田伯光惡鬥之後，身受重傷，羅人傑乘人之危，大師哥豈能束手待斃？」岳不群道：「不要你多管閒事，這件事還是由當日沖兒足踢兩名青城弟子而起。若無以前的嫌隙，那羅人傑好端端地，又怎會來乘沖兒之危？」岳靈珊道：「大師哥足踢青城弟子，你已打了他三十棍，責罰過了，前帳已清，不能再算。大師哥身受重傷，不能再挨棍子了。」岳不群向女兒蹬了一眼，厲聲道：「此刻是論究本門戒律，你是華山弟子，休得胡亂插嘴。」岳靈珊極少見父親對自己如此疾言厲色，心中大受委曲，眼眶一紅，便要哭了出來。若在平時，岳不群縱然不理，岳夫人也要溫言慰撫，但此時岳不群是以掌門人身份，究理門戶戒律，岳夫人也不便理睬女兒，只有當作沒瞧見。岳不群向令狐沖道：「羅人傑乘你之危，大加折辱，你寧死不屈，原是男子漢大丈夫義所當為，那也罷了。可是你怎地出言對恆山派無禮，說什麼『一見尼姑，逢賭必輸』？又說連我也怕見尼姑？」岳靈珊噗哧一聲笑，叫道：「爹！」岳不群向她搖了搖手，卻也不再峻色相對了。

　　令狐沖說道：「弟子當時只想要恆山派的那個師妹及早離去。弟子自知不是田伯光的對手，無法相救恆山派的那師妹，可是她顧念同道義氣，不肯先退，弟子只得胡說八道一番，這種言語聽在恆山派的師伯、師叔們耳中，確是極為無禮。」岳不群道：「你要儀琳師侄離去，用意雖然不錯，可是什麼話不好說，偏偏要口出傷人之言？總是平素太過輕浮。這一件事，五嶽劍派中已然人人皆知，旁人背後定然說你不是正人君子，責我管教無方。」令狐沖道：「是，弟子知罪。」岳不群又道：「你在群玉院中養傷，還可說迫於無奈，但你將儀琳師侄和魔教中那個小魔女藏在被窩裡，對青城派余觀主說道是衡山的煙花女子，此事冒著多大的危險？倘若事情敗露，我華山派聲名掃地，還在其次，累得恆山派數百年清譽毀於一旦，咱們又怎麼對得住人家？」令狐沖背上出了一陣冷汗，顫聲道：「這件事弟子事後想起，也是捏著偌大一把冷汗。原來師父早知道了。」岳不群道：「魔教的曲洋將你送至群玉院養傷，我是事後方知，但你命那兩個小女孩鑽入被窩之時，我已在窗外。」令狐沖道：「幸好師父知道弟子並非無行的浪子。」岳不群森然道：「倘若你真在妓院中宿娼，我早已取下你項上人頭，焉能容你活到今日？」令狐沖道：「是！」岳不群臉色愈來愈嚴峻，隔了半晌，才道：「你明知那姓曲的少女是魔教中人，何不一劍將她殺了？雖說他祖父於你有救命之恩，然而這明明是魔教中人沽恩市義、挑撥我五嶽劍派的手段，你又不是傻子，怎會不知？人家救你性命，其實內裡伏有一個極大陰謀。劉正風是何等精明能幹之人，卻也不免著了人家的道兒，到頭來鬧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魔教這等陰險毒辣的手段，是你親眼所見。可是咱們從湖南來到華山，一路之上，我沒聽到你說過一句譴責魔教的言語。沖兒，我瞧人家救了你一命之後，你於正邪忠奸之分這一點上，已然十分糊塗了。此事關涉到你以後安身立命的大關節，這中間可半分含糊不得。」令狐衝回想那日荒山之夜，傾聽曲洋和劉正風琴簫合奏，若說曲洋是包藏禍心，故意陷害劉正風，那是萬萬不像。岳不群見他臉色猶豫，顯然對自己的話並未深信，又問：「沖兒，此事關係到我華山一派的興衰榮辱，也關係到你一生的安危成敗，你不可對我有絲毫隱瞞。我只問你，今後見到魔教中人，是否嫉惡如仇，格殺無赦？」

　　令狐沖怔怔的瞧著師父，心中一個念頭不住盤旋：「日後我若見到魔教中人，是不是不問是非，拔劍便殺？」他自己實在不知道，師父這個問題當真無法回答。

　　岳不群注視他良久，見他始終不答，長歎一聲，說道：「這時就算勉強要你回答，也是無用。你此番下山，大損我派聲譽，罰你面壁一年，將這件事從頭至尾好好的想一想。」令狐沖躬身道：「是，弟子恭領責罰。」

　　岳靈珊道：「面壁一年？那麼這一年之中，每天面壁幾個時辰？」岳不群道：「什麼幾個時辰？每日自朝至晚，除了吃飯睡覺之外，便得面壁思過。」岳靈珊急道：「那怎麼成？豈不是將人悶也悶死了？難道連大小便也不許？」岳夫人喝道：「女孩兒家，說話沒半點斯文！」岳不群道：「面壁一年，有什麼希罕？當年你師祖犯過，便曾在這玉女峰上面壁三年零六個月，不曾下峰一步。」岳靈珊伸了伸舌頭，道：「那麼面壁一年，還算是輕的了？其實大師哥說『一見尼姑，逢賭必輸』，全是出於救人的好心，又不是故意罵人！」岳不群道：「正因為出於好心，這才罰他面壁一年，要是出於歹意，我不打掉他滿口牙齒、割了他的舌頭才怪。」岳夫人道：「珊兒不要囉唆爹爹啦。大師哥在玉女峰上面壁思過，你可別去跟他聊天說話，否則爹爹成全他的一番美意，可全教你給毀了。」岳靈珊道：「罰大師哥在玉女峰上坐牢，還說是成全哪！不許我去跟他聊天，那麼大師哥寂寞之時，有誰給他說話解悶？這一年之中，誰陪我練劍？」岳夫人道：「你跟他聊天，他還面什麼壁、思什麼過？這山上多少師兄師姊，誰都可和你切磋劍術。」岳靈珊側頭想了一會，又問：「那麼大師哥吃什麼呢？一年不下峰，豈不餓死了他？」岳夫人道：「你不用擔心，自會有人送飯菜給他。」

## 第8章　面壁

　　當日傍晚，令狐沖拜別了師父、師娘，與眾師弟、師妹作別，攜了一柄長劍，自行到玉女峰絕頂的一個危崖之上。危崖上有個山洞，是華山派歷代弟子犯規後囚禁受罰之所。崖上光禿禿的寸草不生，更無一株樹木，除一個山洞外，一無所有。華山本來草木清華，景色極幽，這危崖卻是例外，自來相傳是玉女髮釵上的一顆珍珠。當年華山派的祖師以此危崖為懲罰弟子之所，主要便因此處無草無木，無蟲無鳥，受罰的弟子在面壁思過之時，不致為外物所擾，心有旁騖。令狐衝進得山洞，見地下有塊光溜溜的大石，心想：「數百年來，我華山派不知道有多少前輩曾在這裡坐過，以致這塊大石竟坐得這等滑溜。令狐沖是今日華山派第一搗蛋鬼，這塊大石我不來坐，由誰來坐？師父直到今日才派我來坐石頭，對我可算是寬待之極了。」伸手拍了拍大石，說道：「石頭啊石頭，你寂寞了多年，今日令狐沖又來和你相伴了。」坐上大石，雙眼離開石壁不過尺許，只見石壁左側刻著「風清揚」三個大字，是以利器所刻，筆劃蒼勁，深有半寸，尋思：「這位風清揚是誰？多半是本派的一位前輩，曾被罰在這裡面壁的。啊，是了，我祖師爺是『風』字輩，這位風前輩是我的太師伯或是太師叔。這三字刻得這麼勁力非凡，他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師父、師娘怎麼從來沒提到過？想必這位前輩早已不在人世了。」閉目行了大半個時辰坐功，站起來鬆散半晌，又回入石洞，面壁尋思：「我日後見到魔教中人，是否不問是非，拔劍便將他們殺了？難道魔教之中當真便無一個好人？但若他是好人，為什麼又入魔教？就算一時誤入歧途，也當立即抽身退出才是，即不退出，便是甘心和妖邪為伍、禍害世人了。」霎時之間，腦海中湧現許多情景，都是平時聽師父、師娘以及江湖上前輩所說魔教中人如何行兇害人的惡事：江西於老拳師一家二十三口被魔教擒住了，活活的釘在大樹之上，連三歲孩兒也是不免，於老拳師的兩個兒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濟南府龍鳳刀掌門人趙登魁娶兒媳婦，賓客滿堂之際，魔教中人闖將進來，將新婚夫婦的首級雙雙割下，放在筵前，說是賀禮；漢陽郝老英雄做七十大壽，各路好漢齊來祝壽，不料壽堂下被魔教埋了炸藥，點燃藥引，突然爆炸，英雄好漢炸死炸傷不計其數，泰山派的紀師叔便在這一役中斷送了一條膀子，這是紀師叔親口所言，自然絕無虛假。想到這裡，又想起兩年前在鄭州大路上遇到嵩山派的孫師叔，他雙手雙足齊被截斷，兩眼也給挖出，不住大叫：「魔教害我，定要報仇，魔教害我，定要報仇！」那時嵩山派已有人到來接應，但孫師叔傷得這麼重，如何又能再治？令狐沖想到他臉上那兩個眼孔，兩個窟窿中不住淌出鮮血，不由得打了個寒噤，心想：「魔教中人如此作惡多端，曲洋祖孫出手救我，定然不安好心。師父問我，日後見到魔教中人是否格殺不論，那還有什麼猶豫的？當然是拔劍便殺。」

　　想通了這一節，心情登時十分舒暢，一聲長嘯，倒縱出洞，在半空輕輕巧巧一個轉身，向前縱出，落下地來，站定腳步，這才睜眼，只見雙足剛好踏在危崖邊上，與崖緣相距只不過兩尺，適才縱起時倘若用力稍大，落下時超前兩尺，那便墮入萬丈深谷，化為肉泥了。他這一閉目轉身，原是事先算好了的，既已打定了主意，見到魔教中人出手便殺，心中更無煩惱，便來行險玩上一玩。

　　他正想：「我膽子畢竟還不夠大，至少該得再踏前一尺，那才好玩。」忽聽得身後有人拍手笑道：「大師哥，好得很啊！」正是岳靈珊的聲音。令狐沖大喜，轉過身來，只見岳靈珊手中提著一隻飯籃，笑吟吟的道：「大師哥，我給你送飯來啦。」放下飯籃，走進石洞，轉身坐在大石上，說道：「你這下閉目轉身，十分好玩，我也來試試。」

　　令狐沖心想玩這遊戲可危險萬分，自己來玩也是隨時準擬賠上一條性命，岳靈珊武功遠不及自己，力量稍一拿捏不準，那可糟了，但見她興致甚高，也不便阻止，當即站在峰邊。岳靈珊一心要賽過大師哥，心中默念力道部位，雙足一點，身子縱起，也在半空這麼輕輕巧巧一個轉身，跟著向前竄出。她只盼比令狐衝落得更近峰邊，竄出時運力便大了些，身子落下之時，突然害怕起來，睜眼一看，只見眼前便是深不見底的深谷，嚇得大叫起來。令狐沖一伸手，拉住她左臂。岳靈珊落下地來，只見雙足距崖邊約有一尺，確是比令狐沖更前了些，她驚魂略定，笑道：「大師哥，我比你落得更遠。」令狐沖見她已駭得臉上全無血色，在她背上輕輕拍了拍，笑道：「這個玩意下次可不能再玩了，師父、師娘知道了，非大罵不可，只怕得罰我面壁多加一年。」

　　岳靈珊定了定神，退後兩步，笑道：「那我也得受罰，咱兩個就在這兒一同面壁，豈不好玩？天天可以比賽誰跳得更遠。」令狐沖道：「咱們天天一同在這兒面壁？」向石洞瞧了一眼，不由得心頭一蕩：「我若得和小師妹在這裡日夕不離的共居一年，豈不是連神仙也不如我快活？唉，哪有此事！」說道：「就只怕師父叫你在正氣軒中面壁，一步也不許離開，那麼咱們就一年不能見面了。」岳靈珊道：「那不公平，為什麼你可以在這裡玩，卻將我關在正氣軒中？」但想父母決不會讓自己日夜在這崖上陪伴大師哥，便轉過話頭道：「大師哥，媽媽本來派六猴兒每天給你送飯，我對六猴兒說：『六師哥，每天在思過崖間爬上爬下，雖然你是猴兒，畢竟也很辛苦，不如讓我來代勞罷，可是你謝我什麼？』六猴兒說：『師娘派給我做的功夫，我可不敢偷懶。再說，大師哥待我最好，給他送一年飯，每天見上他一次，我心中才喜歡呢，有什麼辛苦？』大師哥，你說六猴兒壞不壞？」令狐沖笑道：「他說的倒也是實話。」

　　岳靈珊道：「六猴兒還說：『平時我想向大師哥多討教幾手功夫，你一來到，便過來將我趕開，不許我跟大師哥多說話。』大師哥，幾時有這樣的事啊？六猴兒當真胡說八道。他又說：『今後這一年之中，可只有我能上思過崖去見大師哥，你卻見不到他了。』我發起脾氣來，他卻不理我，後來……後來……」令狐沖道：「後來你拔劍嚇他？」岳靈珊搖頭道：「不是，後來我氣得哭了，六猴兒才過來央求我，讓我送飯來給你。」令狐沖瞧著她的小臉，只見她雙目微微腫起，果然是哭過來的，不禁甚是感動，暗想：「她待我如此，我便為她死上百次千次，也所甘願。」岳靈珊打開飯籃，取出兩碟菜餚，又將兩副碗筷取出，放在大石之上。令狐沖道：「兩副碗筷？」岳靈珊笑道：「我陪你一塊吃，你瞧，這是什麼？」從飯籃底下取出一個小小的酒葫蘆來。令狐沖嗜酒如命，一見有酒，站起來向岳靈珊深深一揖，道：「多謝你了！我正在發愁，只怕這一年之中沒酒喝呢。」岳靈珊拔開葫蘆塞子，將葫蘆送到令狐沖手中，笑道：「便是不能多喝，我每日只能偷這麼一小葫蘆給你，再多只怕給娘知覺了。」令狐沖慢慢將一小葫蘆酒喝乾了，這才吃飯。華山派規矩，門人在思過崖上面壁之時戒葷茹素，因此廚房中給令狐沖所煮的只是一大碗青菜、一大碗豆腐。岳靈珊想到自己是和大師哥共經患難，卻也吃得津津有味。兩人吃過飯後，岳靈珊又和令狐沖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了半個時辰，眼見天色已黑，這才收拾碗筷下山。

　　自此每日黃昏，岳靈珊送飯上崖，兩人共膳。次日中午令狐沖便吃昨日剩下的飯菜。

　　令狐沖雖在危崖獨居，倒也不感寂寞，一早起來，便打坐練功，溫習師授的氣功劍法，更默思田伯光的快刀刀法，以及師娘所創的那招「無雙無對，寧氏一劍」。這「寧氏一劍」雖只一劍，卻蘊蓄了華山派氣功和劍譜的絕詣。令狐沖自知修為未到這個境界，勉強學步，只有弄巧成拙，是以每日裡加緊用功。這麼一來，他雖被罰面壁思過，其實壁既未面，過亦不思，除了傍晚和岳靈珊聊天說話以外，每日心無旁騖，只是練功。如此過了兩個多月，華山頂上一日冷似一日。又過了些日子，岳夫人替令狐沖新縫一套棉衣，命陸大有送上峰來給他，這天一早北風怒號，到得午間，便下起雪來。令狐沖見天上積雲如鉛，這場雪勢必不小，心想：「山道險峻，這雪下到傍晚，地下便十分滑溜，小師妹不該再送飯來了。」可是無法向下邊傳訊，甚是焦慮，只盼師父、師娘得知情由，出言阻止，尋思：「小師妹每日代六師弟給我送飯，師父、師娘豈有不知，只是不加理會而已。今日若再上崖，一個失足，便有性命之憂，料想師娘定然不許她上崖。」眼巴巴等到黃昏，每過片刻便向崖下張望，眼見天色漸黑，岳靈珊果然不來了。令狐沖心下寬慰：「到得天明，六師弟定會送飯來，只求小師妹不要冒險。」正要入洞安睡，忽聽得上崖的山路上簌簌聲響，岳靈珊在呼叫：「大師哥，大師哥……」令狐沖又驚又喜，搶到崖邊，鵝毛般大雪飄揚之下，只見岳靈珊一步一滑的走上崖來。令狐沖以師命所限，不敢下崖一步，只伸長了手去接她，直到岳靈珊的左手碰到他右手，令狐沖抓住她手，將她凌空提上崖來。暮色朦朧中只見她全身是雪，連頭髮也都白了，左額上卻撞破了老大一塊，像個小雞蛋般高高腫起，鮮血兀自在流。令狐沖道：「你……你……」岳靈珊小嘴一扁，似欲哭泣，道：「摔了一交，將你的飯籃掉到山谷裡去啦，你……你今晚可要挨餓了。」令狐沖又是感激，又是憐惜，提起衣袖在她傷口上輕輕按了數下，柔聲道：「小師妹，山道這樣滑溜，你實在不該上來。」岳靈珊道：「我掛念你沒飯吃，再說……再說，我要見你。」令狐沖道：「倘若你因此掉下了山谷，教我怎對得起師父、師娘？」岳靈珊微笑道：「瞧你急成這副樣子！我可不是好端端的麼？就可惜我不中用，快到崖邊時，卻把飯籃和葫蘆都摔掉了。」令狐沖道：「只求你平安，我便十天不吃飯也不打緊。」岳靈珊道：「上到一半時，地下滑得不得了，我提氣縱躍了幾下，居然躍上了五株松旁的那個陡坡，那時我真怕掉到了下面谷中。」令狐沖道：「小師妹，你答允我，以後你千萬不可為我冒險，倘若你真掉下去，我是非陪著你跳下不可。」岳靈珊雙目中流露出喜悅無限的光芒，道：「大師哥，其實你不用著急，我為你送飯而失足，是自己不小心，你又何必心中不安？」令狐沖緩緩搖頭，說道：「不是為了心中不安。倘若送飯的是六師弟，他因此而掉入谷中送了性命，我會不會也跳下谷去陪他？」說著仍是緩緩搖頭，說道：「我當盡力奉養他父母，照料他家人，卻不會因此而跳崖殉友。」岳靈珊低聲道：「但如是我死了，你便不想活了？」令狐沖道：「正是。小師妹，那不是為了你替我送飯，如果你是替旁人送飯，因而遇到凶險，我也是決計不能活了。」

　　岳靈珊緊緊握住他的雙手，心中柔情無限，低低叫了聲「大師哥」。令狐沖想張臂將她摟入懷中，卻是不敢。兩人四目交投，你望著我，我望著你，一動也不動，大雪繼續飄下，逐漸，逐漸，似乎將兩人堆成了兩個雪人。

　　過了良久，令狐沖才道：「今晚你自己一個人可不能下去。師父、師娘知道你上來麼？最好能派人來接你下去。」岳靈珊道：「爹爹今早突然收到嵩山派左盟主來信，說有要緊事商議，已和媽媽趕下山去啦。」令狐沖道：「那麼有人知道你上崖來沒有？」岳靈珊笑道：「沒有，沒有。二師哥、三師哥、四師哥和六猴兒四個人跟了爹爹媽媽去嵩山，沒人知道我上崖來會你。否則的話，六猴兒定要跟我爭著送飯，那可麻煩啦。啊！是了，林平之這小子見我上來的，但我吩咐了他，不許多嘴多舌，否則明兒我就揍他。」令狐沖笑道：「唉呀，師姊的威風好大。」岳靈珊笑道：「這個自然，好容易有一個人叫我師姊，不擺擺架子，豈不枉了？不像是你，個個都叫你大師哥，那就沒什麼希罕。」兩人笑了一陣。令狐沖道：「那你今晚是不能回去的了，只好在石洞裡躲一晚，明天一早下去。」當下攜了她手，走入洞中。石洞窄小，兩人僅可容身，已無多大轉動餘地。兩人相對而坐，東拉西扯的談到深夜，岳靈珊說話越來越含糊，終於合眼睡去。令狐沖怕她著涼，解下身上棉衣，蓋在她身上。洞外雪光映射進來，朦朦朧朧的看到她的小臉，令狐沖心中默念：「小師妹待我如此情重，我便為她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願。」支頤沉思，自忖從小沒了父母，全蒙師父師母撫養長大，對待自己猶如親生愛子一般，自己是華山派的掌門大弟子，入門固然最早，武功亦非同輩師弟所能及，他日勢必要承受師父衣缽，執掌華山一派，而小師妹更待我如此，師門厚恩，實所難報，只是自己天性跳蕩不羈，時時惹得師父師母生氣，有負他二位的期望，此後須得痛改前非才是，否則不但對不起師父師母，連小師妹也對不起了。

　　他望著岳靈珊微微飛動的秀髮，正自出神，忽聽得她輕輕叫了一聲：「姓林的小子，你不聽話！過來，我揍你！」令狐沖一怔，見她雙目兀自緊閉了，側個身，又即呼吸勻淨，知道她剛才是說夢話，不禁好笑，心想：「她一做師姊，神氣得了不得，這些日子中，林師弟定是給她呼來喝去，受飽了氣。她在夢中也不忘罵人。」令狐沖守護在她身旁，直到天明，始終不曾入睡。岳靈珊前一晚勞累得很了，睡到辰牌時分，這才醒來，見令狐沖正微笑著注視自己，當下打了個呵欠，報以一笑，道：「你一早便醒了。」令狐沖沒說一晚沒睡，笑道：「你做了個什麼夢？林師弟挨了你打麼？」岳靈珊側頭想了片刻，笑道：「你聽到我說夢話了，是不是？林平之這小子倔得緊，便是不聽我的話，嘻嘻，我白天罵他，睡著了也罵他。」令狐沖笑道：「他怎麼得罪你了？」岳靈珊笑道：「我夢見叫他陪我去瀑布中練劍，他推三阻四的不肯去，我騙他走到瀑布旁，一把將他推了下去。」令狐沖笑道：「唉唷，那可使不得，這不是鬧出人命來嗎？」岳靈珊笑道：「這是做夢，又不是真的，你擔心什麼？還怕我真的殺了這小子麼？」令狐沖笑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你白天裡定然真的想殺了林師弟，想啊想的，晚上便做起夢來。」

　　岳靈珊小嘴一扁，道：「這小子不中用得很，一套入門劍法練了三個月，還是沒半點樣子，偏生用功得緊，日練夜練，教人瞧得生氣，我要殺他，用得著想嗎？提起劍來，一下子就殺了。」說著右手橫著一掠，作勢使出一招華山劍法。令狐沖笑道：「『白雲出岫』，姓林的人頭落地！」岳靈珊格格嬌笑，說道：「我要是真的使這招『白雲出岫』，可真非教他人頭落地不可。」令狐沖笑道：「你做師姊的，師弟劍法不行，你該點撥點撥他才是，怎麼動不動揮劍便殺？以後師父再收弟子，都是你的師弟。師父收一百個弟子，給你幾天之中殺了九十九個，那怎麼辦？」岳靈珊扶住石壁，笑得花枝招展，說道：「你說得真對，我可只殺九十九個，非留下一個不可。要是都殺光了，誰來叫我師姊啊？」令狐沖笑道：「你要是殺了九十九個師弟，第一百個也逃之夭夭了，你還是做不成師姊。」岳靈珊笑道：「那時我就逼你叫我師姊。」令狐沖笑道：「叫師姊不打緊，不過你殺我不殺？」岳靈珊笑道：「聽話就不殺，不聽話就殺。」令狐沖笑道：「小師姊，求你劍下留情。」令狐沖見大雪已止，生怕師弟師妹們發覺不見了岳靈珊，若有風言蜚語，那可大大對不起小師妹了，說笑了一陣，便催她下崖。岳靈珊兀自戀戀不捨，道：「我要在這裡多玩一會兒，爹爹媽媽都不在家，悶也悶死了。」令狐沖道：「乖師妹，這幾日我又想出了幾招沖靈劍法，等我下崖之後，陪你到瀑布中去練劍。」說了好一會，才哄得她下崖。

　　當日黃昏，高根明送飯上來，說道岳靈珊受了風寒，發燒不退，臥病在床，卻掛記著大師哥，命他送飯之時，最要緊別忘了帶酒。令狐沖吃了一驚，極是擔心，知她昨晚摔了那一交，受了驚嚇，恨不得奔下崖去探望她病勢。他雖然餓了兩天一晚，但拿起碗來，竟是喉嚨哽住了，難以下嚥。高根明知道大師哥和小師妹兩情愛悅，一聽到她有病，便焦慮萬分，勸道：「大師哥卻也不須太過擔心，昨日天下大雪，小師妹定是貪著玩雪，以致受了些涼。咱們都是修習內功之人，一點小小風寒，礙得了什麼，服一兩劑藥，那便好了。」豈知岳靈珊這場病卻生了十幾天，直到岳不群夫婦回山，以內功替她驅除風寒，這才漸漸痊癒，到得她又再上崖，卻是二十餘日之後了。兩人隔了這麼久見面，均是悲喜交集。岳靈珊凝望他的臉，驚道：「大師哥，你也生了病嗎？怎地瘦得這般厲害？」令狐沖搖搖頭，道：「我沒生病，我……我……」岳靈珊陡地醒悟，突然哭了出來，道：「你……你是記掛著我，以致瘦成這個樣子。大師哥，我現下全好啦。」令狐沖握著她手，低聲道：「這些日來，我日日夜夜望著這條路，就只盼著這一刻的時光，謝天謝地，你終於來了。」

　　岳靈珊道：「我卻時時見到你的。」令狐沖奇道：「你時時見到我？」岳靈珊道：「是啊，我生病之時，一合眼，便見到你了。那一日發燒發得最厲害，媽說我老說囈語，儘是跟你說話。大師哥，媽知道了那天晚上我來陪你的事。」令狐沖臉一紅，心下有些驚惶，問道：「師娘有沒生氣？」岳靈珊道：「媽沒生氣，不過……不過……」說到這裡，突然雙頰飛紅，不說下去了，令狐沖道：「不過怎樣？」岳靈珊道：「我不說。」令狐沖見她神態忸怩，心中一蕩，忙鎮定心神，道：「小師妹，你大病剛好了點兒，不該這麼早便上崖來。我知道你身子漸漸安好了，五師弟、六師弟給我送飯的時候，每天都說給我聽的。」岳靈珊道：「那你為什麼還這樣瘦？」令狐沖笑了笑，道：「你病一好，我即刻便胖了。」

　　岳靈珊道：「你跟我說實話，這些日子中到底你每餐吃幾碗飯？六猴兒說你只喝酒，不吃飯，勸你也不聽，大師哥，你……為什麼不自己保重？」說到這裡，眼眶兒又紅了。令狐沖道：「胡說，你莫只聽他。不論說什麼事，六猴兒都愛加上三分虛頭，我哪裡只喝酒不吃飯了？」說到這裡，一陣寒風吹來，岳靈珊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其實正當嚴寒，危崖四面受風，並無樹木遮掩，華山之巔本已十分寒冷，這崖上更加冷得厲害。令狐沖忙道：「小師妹，你身子還沒大好，這時候千萬不能再著涼了，快快下崖去罷，等哪一日出大太陽，你又十分健壯了，再來瞧我。」岳靈珊道：「我不冷。這幾天不是颳風，便是下雪，要等大太陽，才不知等到幾時呢。」令狐沖急道：「你再生病，那怎麼辦？我……我……」岳靈珊見他形容憔悴，心想：「我倘若真的再病，他也非病倒不可。在這危崖之上，沒人服侍，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嗎？」只得道：「好，那麼我去了。你千萬保重，少喝些酒，每餐吃三大碗飯。我去跟爹爹說，你身子不好，該得補一補才是，不能老是吃素。」令狐沖微笑道：「我可不敢犯戒吃葷。我見到你病好了，心裡歡喜，過不了三天，馬上便會胖起來。好妹子，你下崖去吧。」岳靈珊目光中含情脈脈，雙頰暈紅，低聲道：「你叫我什麼？」令狐沖頗感不好意思，道：「我衝口而出，小師妹，你別見怪。」岳靈珊道：「我怎會見怪？我喜歡你這樣叫。」令狐沖心口一熱，只想張臂將她摟在懷裡，但隨即心想：「她這等待我，我當敬她重她，豈可冒瀆了她？」忙轉過了頭，柔聲道：「你下崖時一步步的慢慢走，累了便歇一會，可別像平時那樣，一口氣奔下崖去。」岳靈珊道：「是！」慢慢轉過身子，走到崖邊。令狐沖聽到她腳步聲漸遠，回過頭來，見岳靈珊站在崖下數丈之處，怔怔的瞧著她。兩人這般四目交投，凝視良久。令狐沖道：「你慢慢走，這該去了。」岳靈珊道：「是！」這才真的轉身下崖。這一天中，令狐沖感到了生平從未經歷過的歡喜，坐在石上，忍不住自己笑出聲來，突然間縱聲長嘯，山谷鳴響，這嘯聲中似乎在叫喊：「我好歡喜，我好歡喜！」第二日天又下雪，岳靈珊果然沒再來。令狐沖從陸大有口中得知她復原甚快，一天比一天壯健，不勝之喜。過了二十餘日，岳靈珊提了一籃粽子上崖，向令狐沖臉上凝視了一會，微笑道：「你沒騙我，果真胖得多了。」令狐沖見她臉頰上隱隱透出血色，也笑道：「你也大好啦，見到你這樣，我真開心。」岳靈珊道：「我天天吵著要來給你送飯，可是媽說什麼也不許，又說天氣冷，又說濕氣重，倒好似一上思過崖來，便會送了性命一般。我說大師哥日日夜夜都在崖上，又不見他生病。媽說大師哥內功高強，我怎能和他相比。媽背後讚你呢，你高興不高興？」令狐沖笑著點了點頭，道：「我常想念師父、師娘，只盼能早點見到他兩位一面。」

　　岳靈珊道：「昨兒我幫媽裹了一日粽子，心裡想，我要拿幾隻粽子來給你吃就好啦。哪知道今日媽沒等我開口，便說：『這籃粽子，你拿去給沖兒吃。』當真意想不到。」令狐沖喉頭一酸，心想：「師娘待我真好。」岳靈珊道：「粽子剛煮好，還是熱的，我剝兩隻給你吃。」提著粽子走進石洞，解開粽繩，剝開了粽箬。

　　令狐沖聞到一陣清香，見岳靈珊將剝開了的粽子遞過來，便接過咬了一口。粽子雖是素餡，但草菇、香菌、腐衣、蓮子、豆瓣等物混在一起，滋味鮮美。岳靈珊道：「這草菇，小林子和我前日一起去採來的……」令狐沖問：「小林子？」岳靈珊笑了笑，道：「啊，是林師弟，最近我一直叫他小林子。前天他來跟我說，東邊山坡的松樹下有草菇，陪我一起去採了半天，卻只採了小半籃兒。雖然不多，滋味卻好，是不是？」令狐沖道：「當真鮮得緊，我險些連舌頭也吞了下去。小師妹，你不再罵林師弟了嗎？」岳靈珊道：「為什麼不罵？他不聽話便罵。只是近來他乖了些，我便少罵他幾句。他練劍用功，有進步時，我也誇獎他幾句：『喏，喏，小林子，這一招使得還不錯，比昨天好得多了，就是還不夠快，再練，再練。』嘻嘻！」令狐沖道：「你在教他練劍麼？」岳靈珊道：「嗯！他說的福建話，師兄師姊們都聽不大懂，我去過福州，懂得他話，爹爹就叫我閒時指點他。大師哥，我不能上崖來瞧你，悶得緊，反正沒事，便教他幾招。小林子倒也不笨，學得很快。」令狐沖笑道：「原來師姊兼做了師父，他自然不敢不聽你的話了。」岳靈珊道：「當真聽話，卻也不見得。昨天我叫他陪我去捉山雞，他便不肯，說那兩招『白虹貫日』和『天紳倒懸』還沒學好，要加緊練習。」令狐沖微感詫異，道：「他上華山來還只幾個月，便練到『白虹貫日』和『天紳倒懸』了？小師妹，本派劍法須得按部就班，可不能躁進。」岳靈珊道：「你別擔心，我才不會亂教他呢。小林子要強好勝得很，日也練，夜也練，要跟他閒談一會，他總是說不了三句，便問到劍法上來。旁人要練三個月的劍法，他只半個月便學會了。我拉他陪我玩兒，他總是不肯爽爽快快的陪我。」令狐沖默然不語，突然之間，心中湧現了一股說不出的煩擾，一隻粽子只吃了兩口，手中拿著半截粽子，只感一片茫然。岳靈珊拉了拉他的衣袖，笑道：「大師哥，你把舌頭吞下肚去了嗎？怎地不說話了？」令狐沖一怔，將半截粽子送到口中，本來十分清香鮮美的粽子，粘在嘴裡，竟然無法下嚥。岳靈珊指住了他，格格嬌笑，道：「吃得這般性急，粘住了牙齒。」令狐沖臉現苦笑，努力把粽子吞下咽喉，心想：「我恁地傻！小師妹愛玩，我又不能下崖，她便拉林師弟作伴，那也尋常得很，我竟這等小氣，為此介意！」言念及此，登時心平氣和，笑道：「這只粽子定是你裹的，可裹得真粘，可將我的牙齒和舌頭都粘在一起啦。」岳靈珊哈哈大笑，隔了一會，說道：「可憐的大師哥，在這崖上坐牢，饞成了這副樣子。」這次她過了十餘日才又上崖，酒飯之外又有一隻小小竹籃，盛著半籃松子、栗子。

　　令狐沖早盼得頭頸也長了，這十幾日中，向送飯來的陸大有問起小師妹，陸大有神色總是有些古怪，說話不大自然。令狐沖心下起疑，卻又問不出半點端倪，問得急了，陸大有便道：「小師妹身子很好，每日裡練劍用功得很，想是師父不許她上崖來，免得打擾了大師哥的功課。」他日等夜想，陡然見岳靈珊，如何不喜？只見她神采奕奕，比生病之前更顯得嬌艷婀娜，心中不禁湧起一個念頭：「她身子早已大好了，怎地隔了這許多日子才上崖來？難道是師父、師娘不許？」岳靈珊見到令狐沖眼光中困感的眼神，臉上突然一紅，道：「大師哥，這麼多天沒來看你，你怪我不怪？」令狐沖道：「我怎會怪你？定是師父、師娘不許你上崖來，是不是？」岳靈珊道：「是啊，媽教了我一套新劍法，說這路劍法變化繁複，我倘若上崖來跟你聊天，便分心了。」令狐沖道：「什麼劍法？」岳靈珊道：「你倒猜猜？」令狐沖道：「『養吾劍』？」岳靈珊道：「不是。」令狐沖道：「『希夷劍』？」岳靈珊搖頭道：「再猜？」令狐沖道：「難道是『淑女劍』？」岳靈珊伸了伸舌頭，道：「這是媽的拿手本領，我可沒資格練『淑女劍』。跟你說了罷，是『玉女劍十九式』！」言下甚是得意。

　　令狐沖微感吃驚，喜道：「你起始練『玉女劍十九式』了？嗯，那的確是十分繁複的劍法。」言下登時釋然，這套「玉女劍」雖只一十九式，但每一式都是變化繁複，倘若記不清楚，連一式也不易使全。他曾聽師父說：「這玉女劍十九式主旨在於變幻奇妙，跟本派著重以氣馭劍的法門頗有不同。女弟子膂力較弱，遇上勁敵之時，可憑此劍法以巧勝拙，但男弟子便不必學了。」因此令狐沖也沒學過。憑岳靈珊此時的功力，似乎還不該練此劍法。當日令狐沖和岳靈珊以及其他幾個師兄妹同看師父、師娘拆解這套劍法，師父連使各家各派的不同劍法進攻，師娘始終以這「玉女劍十九式」招架，一十九式玉女劍，居然和十餘門劍法的數百招高明劍招鬥了個旗鼓相當。當時眾弟子瞧得神馳目眩，大為驚歎，岳靈珊便央著母親要學。岳夫人道：「你年紀還小，一來功力不夠，二來這套劍法太過傷腦勞神，總得到了二十歲再學。再說，這劍法專為克制別派劍招之用，如果單是由本門師兄妹跟你拆招，練來練去，變成專門克制華山劍法了。沖兒的雜學很多，記得許多外家劍法，等他將來跟你拆招習練罷。」這件事過去已近兩年，此後一直沒提起，不料師娘竟教了她。令狐沖道：「難得師父有這般好興致，每日跟你拆招。」這套劍法重在隨機應變，決不可拘泥於招式，一上手練便得拆招。華山派中，只有岳不群和令狐沖博識別家劍法，岳靈珊要練「玉女劍十九式」，勢須由岳不群親自出馬，每天跟她喂招。岳靈珊臉上又是微微一紅，忸怩道：「爹爹才沒功夫呢，是小林子每天跟我喂招。」令狐沖奇道：「林師弟？他懂得許多別家劍法？」岳靈珊笑道：「他只懂得一門他家傳的辟邪劍法。爹爹說，這辟邪劍法威力雖然不強，但變招神奇，大有可以借鑒之處，我練『玉女劍十九式』，不妨由對抗辟邪劍法起始。」令狐沖點頭道：「原來如此。」

　　岳靈珊道：「大師哥，你不高興嗎？」令狐沖道：「沒有！我怎會不高興？你修習本門的一套上乘劍法，我為你高興還來不及呢，怎會不高興了？」岳靈珊道：「可是我見你臉上神氣，明明很不高興。」令狐沖強顏一笑，道：「你練到第幾式了？」岳靈珊不答，過了好一會，說道：「是了，本來娘說過叫你幫我喂招的，現今要小林子喂招，因此你不願意了，是不是？可是，大師哥，你在崖上一時不能下來，我又心急著想早些練劍，因此不能等你了。」令狐沖哈哈大笑，道：「你又來說孩子話了。同門師兄妹，誰給你喂招都是一樣。」他頓了一頓，笑道：「我知道你寧可要林師弟給你喂招，不願要我陪你。」岳靈珊臉上又是一紅，道：「胡說八道！小林子的本領和你相比，那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要他喂招有什麼好？」令狐沖心想：「林師弟入門才幾個月，就算他當真有絕頂的聰明，能有多大氣候？」說道：「要他喂招自然大有好處。你每一招都殺得他無法還手，豈不是快活得很？」岳靈珊格格嬌笑，說道：「憑他的三腳貓辟邪劍法，還想還手嗎？」令狐沖素知小師妹十分要強好勝，料想她跟林平之拆招，這套新練的劍法自然使來得心應手，招招都佔上風，此人武功低微，確是最好的對手，當下鬱悶之情立去，笑道：「那麼讓我來給你過幾招，瞧瞧你的『玉女劍十九式』練得怎樣了。」岳靈珊大喜，笑道：「好極了，我今天……今天上崖來就是想……」含羞一笑，拔出了長劍。令狐沖道：「你今天上崖來，便是要將新學的劍法試給我看，好，出手罷！」岳靈珊笑道：「大師哥，你劍法一直強過我，可是等我練成了這路『玉女劍十九式』，就不會受你欺侮了。」令狐沖道：「我幾時欺侮過你了？當真冤枉好人。」岳靈珊長劍一立，道：「你還不拔劍？」令狐沖笑道：「且不忙！」左手擺個劍訣，右掌迭地竄出，說道：「這是青城派的松風劍法，這一招叫做『松濤如雷』！」以掌作劍，向岳靈珊肩頭刺了過去。

　　岳靈珊斜身退步，揮劍往他手掌上格去，叫道：「小心了！」令狐沖笑道：「不用客氣，我擋不住時自會拔劍。」岳靈珊嗔道：「你竟敢用空手鬥我的『玉女劍十九式』？」令狐沖笑道：「現下你還沒練成。練成之後，我空手便不能了。」岳靈珊這些日子中苦練「玉女劍十九式」，自覺劍術大進，縱與江湖上一流高手相比，也已不輸於人，是以十幾日不上崖，用意便是要不洩露了風聲，好得一鳴驚人，讓令狐沖大為佩服，不料他竟十分輕視，只以一雙肉掌來接自己的「玉女劍十九式」，當下臉孔一板，說道：「我劍下要是傷了你，你可莫怪，也不能跟爹爹媽媽說。」

　　令狐沖笑道：「這個自然，你盡力施展，倘若劍底留情，便顯不出真實本領。」說著左掌突然呼的一聲劈了出去，喝道：「小心了！」岳靈珊吃了一驚，叫道：「怎……怎麼？你左手也是劍？」令狐沖剛才這一掌倘若劈得實了，岳靈珊肩頭已然受傷，他回力不發，笑道：「青城派有些人使雙劍。」岳靈珊道：「對！我曾見到有些青城弟子佩帶雙劍，這可忘了。看招！」回了一劍。

　　令狐沖見她這一劍來勢飄忽，似是「玉女劍」的上乘招數，讚道：「這一劍很好，就是還不夠快。」岳靈珊道：「還不夠快？再快，可割下你的膀子啦。」令狐沖笑道：「你倒割割看。」右手成劍，削向她左臂。

　　岳靈珊心下著惱，運劍如風，將這數日來所練的「玉女劍十九式」一式式使出來。這一十九式劍法，她記到的還只九式，而這九式之中真正能用的不過六式，但單是這六式劍法，已然頗具威力，劍鋒所指之處，真使令狐沖不能過分逼近。令狐沖繞著她身子游鬥，每逢向前搶攻，總是給她以凌厲的劍招逼了出來，有一次向後急躍，背心竟在一塊凸出的山石上重重撞了一下。岳靈珊甚是得意，笑道：「還不拔劍？」令狐沖笑道：「再等一會兒。」引著她將「玉女劍」一招招的使將出來，又鬥片刻，眼見她翻來覆去，所能使的只是六式，心下已是瞭然，突然間一個踏步上前，右掌劈出，喝道：「松風劍的煞手，小心了。」掌如甚是沉重。岳靈珊見他手掌向自己頭頂劈到，急忙舉劍上撩。這一招正在令狐沖的意中，左手疾伸而前，中指彈出，噹的一聲，彈在長劍的劍刃之上。岳靈珊虎口劇痛，把捏不定，長劍脫手飛出，滴溜溜的向山谷中直墮下去。岳靈珊臉色蒼白，呆呆的瞪著令狐沖，一言不發，上顎牙齒緊緊的咬住下唇。令狐沖叫聲「啊喲！」急忙衝到崖邊，那劍早已落入了下面千丈深谷。無影無蹤。突然之間，只見山崖邊青影一閃，似乎是一片衣角，令狐沖定神看時，再也看不見什麼，心下怦怦而跳，暗道：「我怎麼了？我怎麼了？跟小師妹比劍過招，不知已有過幾千百次，我總是讓她，從沒一次如今日的出手不留情。我做事可越來越荒唐了。」

　　岳靈珊轉頭向山谷瞧了一眼，叫道：「這把劍，這把劍！」令狐沖又是一驚，知道小師妹的長劍是一口斷金削鐵的利器，叫做「碧水劍」，三年前師父在浙江龍泉得來，小師妹一見之下愛不釋手，向師父連求數次，師父始終不給，直至今年她十八歲生日，師父才給了她當生日禮物，這一下墮入了深谷，再也難以取回，今次當真是鑄成大錯了。

　　岳靈珊左足在地下蹬了兩下，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轉身便走。令狐沖叫道：「小師妹！」岳靈珊更不理睬，奔下崖去。令狐沖追到崖邊，伸手待要拉她手臂，手指剛碰到她衣袖，又自縮回，眼見她頭也不回的去了。

　　令狐沖悶悶不樂，尋思：「我往時對她什麼事都盡量容讓，怎麼今日一指便彈去了她的寶劍？難道師娘傳了她『玉女劍十九式』，我便起了妒忌的念頭麼？不，不會，決無此事。『玉女劍十九式』本是華山派女弟子的功夫，何況小師妹學的本領越多，我越是高興。唉，總是獨個兒在崖上過得久了，脾氣暴躁，只盼她明日又再上崖來，我好好給她賠不是。」這一晚說什麼也睡不著，盤膝坐在大石上練了一會氣功，只覺心神難以寧定，便不敢勉強練功。月光斜照進洞，射在石壁之上。令狐沖見到壁上「風清揚」三個大字，伸出手指，順著石壁上凹入的字跡，一筆一劃的寫了起來。突然之間，眼前微暗，一個影子遮住了石壁，令狐沖一驚之下，順手搶起身畔長劍，不及拔劍出鞘，反手便即向身後刺出，劍到中途，斗地喜叫：「小師妹！」硬生生凝力不發，轉過身來，卻見洞口丈許之外站著一個男子，身形瘦長，穿一襲青袍。這人身背月光，臉上蒙了一塊青布，只露出一雙眼睛，瞧這身形顯是從來沒見過的。令狐沖喝道：「閣下是誰？」隨即縱出石洞，拔出了長劍。那人不答，伸出右手，向右前方連劈兩下，竟然便是岳靈珊日間所使「玉女劍十九式」中的兩招。令狐沖大奇，敵意登時消了大半，問道：「閣下是本派前輩嗎？」突然之間，一股疾風直撲而至，逕襲臉面，令狐沖不及思索，揮劍削出，便在此時，左肩頭微微一痛，已被那人手掌擊中，只是那人似乎未運內勁。令狐沖駭異之極，急忙向左滑開幾步。那人卻不追擊，以掌作劍，頃刻之間，將「玉女十九劍」中那六式的數十招一氣呵成的使了出來，這數十招便如一招，手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每一招都是岳靈珊日間曾跟令狐沖拆過的，令狐沖這時在月光下瞧得清清楚楚，可是怎麼能將數十招劍法使得猶如一招相似？一時開了大口，全身猶如僵了一般。那人長袖一拂，轉身走入崖後。

　　令狐沖隔了半晌，大叫：「前輩！前輩！」追向崖後，但見遍地清光，哪裡有人？令狐衝倒抽了一口涼氣，尋思：「他是誰？似他這般使『玉女十九劍』，別說我萬萬彈不了他手中長劍，他每一招都能把我手掌削了下來。不，豈僅削我手掌而已，要刺我哪裡便刺哪裡，要斬我哪裡便哪裡。在這六式「玉女十九劍』之下，令狐沖惟有聽由宰割的份兒。原來這套劍法竟有偌大威力。」轉念又想：「那顯然不是在於劍招的威力，而是他使劍的法子。這等使劍，不論如何平庸的招式，我都對付不了。這人是誰？怎麼會在華山之上？」

　　思索良久，不得絲毫端倪，但想師父、師娘必會知道這人來歷，明日小師妹上崖來，要她去轉問師父、師娘便是。可是第二日岳靈珊並沒上崖，第三日、第四日仍沒上來。直過了十八日，她才和陸大有一同上崖。令狐沖盼望了十八天、十八晚才見到她，有滿腔言語要說，偏偏陸大有在旁，無法出口。吃過飯後，陸大有知道令狐沖的心意，說道：「大師哥、小師妹，你們多日不見了，在這裡多談一會，我把飯籃子先提下去。」岳靈珊笑道：「六猴兒，你想逃麼？一塊兒來一塊兒去。」說著站了起來。令狐沖道：「小師妹，我有話跟你說。」岳靈珊道：「好罷，大師哥有話說，六猴兒你也站著，聽大師哥教訓。」令狐沖搖頭道：「我不是教訓。你那口『碧水劍』……」岳靈珊搶著道：「我跟媽說過了，說是練『玉女劍十九式』時，一個不小心，脫手將劍掉入了山谷，再也找不到了。我哭了一場，媽非但沒罵我，反而安慰我，說下次再設法找一口好劍給我。這件事早過去了，又提他作甚？」說著雙手一伸，笑了一笑。她愈是不當一回事，令狐沖愈是不安，說道：「我受罰期滿，下崖之後，定到江湖上去尋一口好劍來還你。」岳靈珊微笑道：「自己師兄妹，老是記著一口劍幹麼？何況那劍確是我自己失手掉下山谷的，那只怨我學藝不精，又怪得誰來？大家『蛋幾寧施，個必踢米」罷了！」說著格格格的笑了起來。令狐沖一怔，問道：「你說什麼？」岳靈珊笑道：「啊，你不知道，這是小林子常說的『但盡人事，各憑天命』，他口齒不正，我便這般學著取笑他，哈哈，『蛋幾寧施，個必踢米』！」

　　令狐沖微微苦笑，突然想起：「那日小師妹使『玉女劍十九式』，我為什麼要用青城派的松風劍法跟她對拆。莫非我心中存了對付林師弟的辟邪劍法之心？他林家福威鏢局家破人亡，全是傷在青城派手中，我是故意的譏刺於他？我何以這等刻薄小氣？」轉念又想：「那日在衡山群玉院中，我險些便命喪在余滄海的掌力之下，全憑林師弟不顧自身安危，喝一聲『以大欺小，好不要臉』，余滄海這才留掌不發。說起來林師弟實可說於我有救命之恩。」言念及此，不由得好生慚愧，吁了一口氣，說道：「林師弟資質聰明，又肯用功，這幾個月來得小師妹指點劍法，想必進境十分迅速。可惜這一年中我不能下崖，否則他有恩於我，我該當好好助他練劍才是。」岳靈珊秀眉一軒，道：「小林子怎地有恩於你了？我可從來不曾聽他說起過。」令狐沖道：「他自己自然不會說。」於是將當日情景詳細說了。岳靈珊出了會神，道：「怪不得爹爹讚他為人有俠氣，因此在「塞北明駝』的手底下救了他出來。我瞧他傻乎乎的，原來他對你也曾挺身而出，這麼大喝一聲。」說到這裡，禁不住嗤的一聲笑，道：「憑他這一點兒本領，居然救過華山派的大師兄，曾為華山掌門的女兒出頭而殺了青城掌門的愛子，單就這兩件事，已足以在武林中轟傳一時了。只是誰也料想不到，這樣一位愛打抱不平的大俠，嘿嘿，林平之林大俠，武功卻是如此稀鬆。」令狐沖道：「武功是可以練的，俠義之氣卻是與生俱來，人品高下，由此而分。」岳靈珊微笑道：「我聽爹爹和媽媽談到小林子時，也這麼說。大師哥，除了俠氣，還有一樣氣，你和小林子也不相上下。」令狐沖道：「什麼還有一樣氣？脾氣麼？」岳靈珊笑道：「是傲氣，你兩個都驕傲得緊。」陸大有突然插口道：「大師哥是一眾師兄妹的首領，有點傲氣是應該的。那姓林的是什麼東西，憑他也配在華山耍他那一份驕傲？」語氣中竟對林平之充滿了敵意。令狐沖一愕，問道：「六猴兒，林師弟什麼時候得罪你了？」陸大有氣憤憤的道：「他可沒得罪我，只是師兄弟們大夥兒瞧不慣他那副德性。」岳靈珊道：「六師哥怎麼啦？你老是跟小林子過不去。人家是師弟，你做師哥的該當包涵點兒才是。」陸大有哼了一聲，道：「他安份守己，那就罷了，否則我姓陸的第一個便容他不得。」岳靈珊道：「他到底怎麼不安份守己了？」陸大有道：「他……他……他……」說了三個「他」字便不說下去了。岳靈珊道：「到底什麼事啊？這麼吞吞吐吐。」陸大有道：「但願六猴兒走了眼，看錯了事。」岳靈珊臉上微微一紅，就不再問。陸大有嚷著要走，岳靈珊便和他一同下崖。

　　令狐沖站在崖邊，怔怔的瞧著他二人背影，直至二人轉過山坳。突然之間，山坳後面飄上來岳靈珊清亮的歌聲，曲調甚是輕快流暢。令狐沖和她自幼一塊兒長大，曾無數次聽她唱歌，這首曲子可從來沒聽見過。岳靈珊過去所唱都是陝西小曲，尾音吐的長長的，在山谷間悠然搖曳，這一曲卻猶似珠轉水濺，字字清圓。令狐沖傾聽歌詞，依稀只聽到：「姊妹，上山採茶去」幾個字，但她發音古怪，十分之八九只聞其音，不辨其義，心想：「小師妹幾時學了這首新歌，好聽得很啊，下次上崖來請她從頭唱一遍。」

　　突然之間，胸口忽如受了鐵錘的重重一擊，猛地省悟：「這是福建山歌，是林師弟教她的！」

　　這一晚心思如潮，令狐沖再也無法入睡，耳邊便是響著岳靈珊那輕快活潑、語音難辨的山歌聲。幾番自怨自責：「令狐衝啊令狐沖，你往日何等瀟灑自在，今日只為了一首曲子，心中卻如此的擺脫不開，枉自為男子漢大丈夫了。」儘管自知不該，岳靈珊那福建山歌的音調卻總是在耳邊繚繞不去。他心頭痛楚，提起長劍，向著石壁亂砍亂削，但覺丹田中一股內力湧將上來，挺劍刺出，運力姿式，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無雙無對，寧氏一劍」，擦的一聲，長劍竟爾插入石壁之中，直沒至柄。

　　令狐沖吃了一驚，自忖就算這幾個月中功力再進步得快，也決無可能一劍刺入石壁，直沒至柄，那要何等精純渾厚的內力貫注於劍刃之上，才能使劍刃入石，如刺朽木，縱然是師父、師娘，也未必有此能耐。他呆了一呆，向外一拉，將劍刃拔了出來，手上登時感到，那石壁其實只薄薄的一層，隔得兩三寸便是空處，石壁彼端竟是空洞。

　　他好奇心起，提劍又是一刺，拍的一聲，一口長劍斷為兩截，原來這一次內勁不足，連兩三寸的石板也無法穿透。他罵了一句，到石洞外拾起一塊斗大石頭，運力向石壁上砸去，石頭相擊，石壁後隱隱有回聲傳來，顯然其後有很大的空曠之處。他運力再砸，突然間砰的一聲響，石頭穿過石壁，落在彼端地下，但聽得砰砰之聲不絕，石頭不住滾落。他發現石壁後別有洞天，霎時間便將滿腔煩惱拋在九霄雲外，又去拾了石頭再砸，砸不到幾下，石壁上破了一個洞孔，腦袋已可從洞中伸入。他將石壁上的洞孔再砸得大些，點了火把，鑽將進去，只見裡面是一條窄窄的孔道，低頭看時，突然間全身出了一陣冷汗，只見便在自己足旁，伏著一具骷髏。這情景實在太過出於意料之外，他定了定神，尋思：「難道這是前人的墳墓？但這具骸骨怎地不仰天躺臥，卻如此俯伏？瞧這模樣，這窄窄的孔道也不是墓道。」俯身看那骷髏，見身上的衣著也已腐朽成為塵土，身旁放著兩柄大斧，在火把照耀下兀自燦然生光。他提起一柄斧頭，入手沉重，無虞四十來斤，舉斧往身旁石壁砍去，嗡的一聲，登時落下一大塊石頭。他又是一怔：「這斧頭如此鋒利，大非尋常，定是一位武林前輩的兵器。」又見石壁上斧頭砍過處十分光滑，猶如刀切豆腐一般，旁邊也都是利斧砍過的一片片切痕，微一凝思，不由得呆了，舉火把一路向下走去，滿洞都是斧削的痕跡，心下驚駭無已：「原來這條孔道竟是這人用利斧砍出來的。是了，他被人囚禁在山腹之中，於是用利斧砍山，意圖破山而出，可是功虧一簣，離出洞只不過數寸，已然力盡而死。唉，這人命運不濟，一至於此。」走了十餘丈，孔道仍然未到盡頭，又想：「這人開鑿了如此的山道，毅力之堅，武功之強，實是千古罕有。」不由得對他好生欽佩。又走幾步，只見地下又有兩具骷髏，一具倚壁而坐，一具蜷成一團，令狐沖尋思：「原來被囚在山腹中的，不止一人。」又想：「此處是我華山派根本重地，外人不易到來，難道這些骷髏，都是我華山派犯了門規的前輩，被囚死在此地的麼？」再行數丈，順著甬道轉而向左，眼前出現了個極大的石洞，足可容得千人之眾，洞中又有七具骸骨，或坐或臥，身旁均有兵刃。一對鐵牌，一對判官筆，一根鐵棍，一根銅棒，一具似是雷震擋，另一件則是生滿狼牙的三尖兩刃刀，更有一件兵刃似刀非刀、似劍非劍，從來沒有見過。令狐沖尋思：「使這些外門兵刃和那利斧之人，決不是本門弟子。」不遠處地下拋著十來柄長劍，他走過去俯身拾起一柄，見那劍較常劍為短，劍刃卻闊了一倍，入手沉重，心道：「這是泰山派的用劍。」其餘長劍，有的輕而柔軟，是恆山派的兵刃；有的劍身彎曲，是衡山派所用三種長劍之一；有的劍刃不開鋒，只劍尖極是尖利，知是嵩山派中某些前輩喜用的兵刃；另有三柄劍，長短輕重正是本門的常規用劍。他越來越奇：「這裡拋滿了五嶽劍派的兵刃，那是什麼緣故？」

　　舉起火把往山洞四壁察看，只見右首山壁離地數丈處突出一塊大石，似是個平台，大石之下石壁上刻著十六個大字：「五嶽劍派，無恥下流，比武不勝，暗算害人。」每四個字一排，一共四排，每個字都有尺許見方，深入山石，是用極鋒利的兵刃刻入，深達數寸。十六個字稜角四射，大有劍拔弩張之態。又見十六個大字之旁更刻了無數小字，都是些「卑鄙無賴」、「可恥已極」、「低能」、「懦怯」等等詛咒字眼，滿壁儘是罵人的語句。令狐沖看得甚是氣惱，心想：「原來這些人是被我五嶽劍派擒住了囚禁在此，滿腔氣憤。無可發洩，便在石壁上刻些罵人的話，這等行徑才是卑鄙無恥。」又想：「卻不知這些是什麼人？既與五嶽劍派為敵，自不是什麼好人了。」舉起火把更往石壁上照看時，只見一行字刻著道：「范松趙鶴破恆山劍法於此。」這一行之旁是無數人形，每兩個人形一組，一個使劍而另一個使斧，粗略一計，少說也有五六百個人形，顯然是使斧的人形在破解使劍人形的劍法。在這些人形之旁，赫然出現一行字跡：「張乘雲張乘風盡破華山劍法。」令狐沖勃然大怒，心道：「無恥鼠輩，大膽狂妄已極。華山劍法精微奧妙，天下能擋得住的已屈指可數，有誰膽敢說得上一個『破』字？更有誰膽敢說是『盡破』？」回手拾起泰山派的那柄重劍，運力往這行字上砍去，噹的一聲，火花四濺，那個「盡」字被他砍去了一角，但便從這一砍之中，察覺石質甚是堅硬，要在這石壁上繪圖寫字，雖有利器，卻也十分不易。一凝神間，看到那行字旁一個圖形，使劍人形雖只草草數筆，線條甚為簡陋，但從姿形之中可以明白看出，那正是本門基本劍法的一招「有鳳來儀」，劍勢飛舞而出，輕盈靈動。與之對拆人形手中持著一條直線形的兵刃，不知算是棒棍還是槍矛，但見這件兵刃之端直指對方劍尖，姿式異常笨拙。令狐沖嘿嘿一聲冷笑，尋思：「本門這招『有鳳來儀』，內藏五個後著，豈是這一招笨招所能破解？」

　　但再看那圖中那人的身形，笨拙之中卻含著有餘不盡、綿綿無絕之意。「有鳳來儀」這一招儘管有五個後著，可是那人這一條棒棍之中，隱隱似乎含有六七種後著，大可對付得了「有鳳來儀」的諸種後著。

　　令狐沖凝視著這個寥寥數筆的人形，不勝駭異，尋思：「本門這一招『有鳳來儀』招數本極尋常，但後著卻威力極大，敵手知機的便擋格閃避，倘若犯難破拆，非吃大虧不可，可是對方這一棍，委實便能破了我們這招『有鳳來儀』，這……這……這……」漸漸的自驚奇轉為欽佩，內心深處，更不禁大有惶恐之情。他呆呆凝視這兩個人形，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之間，右手上覺得一陣劇烈疼痛，卻是火把燃到盡頭，燒到了手上。他一甩手拋開火把，心想：「火把一燒完，洞中便黑漆一團。」急忙奔到前洞，拿了十幾根用以燒火取暖的松柴，奔回後洞，在即將燒盡的火把上點著了，仍是瞧著這兩個人形，心想：「這使棍的如果功力和本門劍手相若，那麼本門劍手便有受傷之虞；要是對方功力稍高，則兩招相逢，本門劍手立時便得送命。我們這一招『有鳳來儀』……確確實實是給人家破了，不管用了！」他側頭再看第二組圖形時，見使劍的所使是本門一招『蒼松迎客』，登時精神一振，這一招他當年足足花了一個月時光才練得純熟，已成為他臨敵時的絕招之一。他興奮之中微感惶恐，只怕這一招又為人所破，看那使棍的人形時，卻見他手中共有五條棍子，分擊使劍人形下盤五個部位。他登時一怔：「怎地有五條棍子？」但一看使棍人形的姿式，便即明白：「這不是五條棍子，是他在一剎那間連續擊出五棍，分取對方下盤五處。可見他快我也快，他未必來得及連出五棍。這招『蒼松迎客』畢竟破解不了。」正自得意，忽然一呆，終於想到：「他不是連出五棍，而是在這五棍的方位中任擊一棍，我卻如何躲避？」

　　他拾起一柄本門的長劍，使出「蒼松迎客」那一招來，再細看石壁上圖形，想像對方一棍擊來，倘若知道他定從何處攻出，自有對付之方，但他那一棍可以從五個方位中任何一個方位擊至，那時自己長劍已刺在外門，勢必不及收回，除非這一劍先行將他刺死，否則自己下盤必被擊中，但對手既是高手，豈能期望一劍定能制彼死命？眼見敵人沉肩滑步的姿式，定能在間不容髮的情勢下避過自己這一劍，這一劍既給避過，反擊之來，自己可就避不過了。這麼一來，華山派的絕招「蒼松迎客」豈不是又給人破了？

　　令狐衝回想過去三次曾以這一招「蒼松迎客」取勝，倘若對方見過這石壁上的圖形，知道以此反擊，則對方不論使棍使槍、使棒使矛，如此還手，自己非死即傷，只怕今日世上早已沒有令狐沖這個人了。他越想越是心驚，額頭冷汗涔涔而下，自言自語：「不會的，不會的！要是『蒼松迎客』真有此法可以破解，師父怎會不知？怎能不向我警告？」但他對這一招的精要訣竅實是所知極稔，眼見使棍人形這五棍之來，凌厲已極，雖只石壁上短短的五條線，每一線卻都似重重打在他腿骨、脛骨上一般。再看下去，石壁上所刻劍招儘是本門絕招，而對方均是以巧妙無倫、狠辣之極的招數破去，令狐衝越看越心驚，待看到一招「無邊落木」時，見對方棍棒的還招軟弱無力，純係守勢，不由得吁了口長氣，心道：「這一招你畢竟破不了啦。」記得去年臘月，師父見大雪飛舞，興致甚高，聚集了一眾弟子講論劍法，最後施展了這招「無邊落木」出來，但見他一劍快似一劍，每一劍都閃中了半空中飄下來的一朵雪花，連師娘都鼓掌喝彩，說道：「師哥，這一招我可服你了，華山派確該由你做掌門人。」師父笑道：「執掌華山一派門戶，憑德不憑力，未必一招劍法使得純熟些，便能做掌門人了。」師娘笑道：「羞不著？你哪一門德行比我高了？」師父笑了笑，便不再說。師娘極少服人，常愛和師父爭勝，連她都服，則這招「無邊落木」的厲害可想而知。後來師父講解，這一招的名字取自一句唐詩，就叫做「無邊落木」什麼的，師父當時念過，可不記得了，好像是說千百棵樹木上的葉子紛紛飄落，這招劍法也要如此四面八方的都照顧到。

　　再看那使棍人形，但見他縮成一團，姿式極不雅觀，一副招架無方的挨打神態，令狐沖正覺好笑，突然之間，臉上笑容僵硬了起來，背上一陣冰涼，寒毛直豎。他目不轉瞬的凝視那人手中所持棍棒，越看越覺得這棍棒所處方位實是巧妙到了極處。「無邊落木」這一招中刺來的九劍、十劍、十一劍、十二劍……每一劍勢必都刺在這棍棒之上，這棍棒驟看之下似是極拙，卻乃極巧，形似奇弱，實則至強，當真到了「以靜制動，以拙御巧」的極詣。

　　霎時之間，他對本派武功信心全失，只覺縱然學到了如師父一般爐火純青的劍術，遇到這使棍棒之人，那也是縛手縛腳，絕無抗禦的餘地，那麼這門劍術學下去更有何用？難道華山派劍術當真如此不堪一擊？眼見洞中這些骸骨腐朽已久，少說也有三四十年，何以五嶽劍派至今仍然稱雄江湖，沒聽說那一派劍法真的能為人所破？但若說壁上這些圖形不過紙上談兵，卻又不然，嵩山等派劍法是否為人所破，他雖不知，但他嫻熟華山劍法，深知倘若陡然間遇上對方這等高明之極的招數，決計非一敗塗地不可。

　　他便如給人點中了穴道，呆呆站著不動，腦海之中，一個個念頭卻層出不窮的閃過，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得有人在大叫：「大師哥，大師哥，你在哪裡？」令狐沖一驚，急從石洞中轉身而出，急速穿過窄道，鑽過洞口，回入自己的山洞，只聽得陸大有正向著崖外呼叫。令狐沖從洞中縱了出來，轉到後崖的一塊大石之後，盤膝坐好，叫道：「我在這裡打坐。六師弟，有什麼事？」陸大有循聲過來，喜道：「大師哥在這裡啊！我給你送飯來啦。」令狐沖從黎明起始凝視石壁上的招數，心有專注，不知時刻之過，此時竟然已是午後。他居住的山洞是靜居思過之處，陸大有不敢擅入，那山洞甚淺，一瞧不見令狐沖在內，便到崖邊尋找。令狐沖見他右頰上敷了一大片草藥，血水從青綠的草藥糊中滲將出來，顯是受了不輕的創傷。忙問：「咦！你臉上怎麼了？」陸大有道：「今早練劍不小心，回劍時劃了一下，真蠢！」令狐沖見他神色間氣憤多於慚愧，料想必有別情，便道：「六師弟，到底是怎生受的傷，難道你連我也瞞麼？」陸大有氣憤憤的道：「大師哥，不是我敢瞞你，只是怕你生氣，因此不說。」令狐沖問：「是給誰刺傷的？」心下奇怪，本門師兄弟素來和睦，從無打架相鬥之事，難道是山上來了外敵？陸大有道：「今早我和林師弟練劍，他剛學會了那招『有鳳來儀』，我一個不小心，給他劃傷了臉。」令狐沖道：「師兄弟們過招，偶有失手，平常得很，那也不用生氣，林師弟初學乍練，收發不能自如，須怪不得他。只是你未免太大意了。這招『有鳳來儀』威力不小，該當小心應付才是。」陸大有道：「是啊，可是我怎料到這……這姓林的入門沒幾個月，便練成了『有鳳來儀』？我是拜師後第五年上，師父才要你傳我這一招的。」令狐沖微微一怔，心想林師弟入門數月，便學成這招「有鳳來儀」，進境確是太過迅速，若非天縱聰明而有過人之能，那便根基不穩，這等以求速成，於他日後總功反而大有妨礙，不知師父何以這般快的傳他。

　　陸大有又道：「當時我乍見之下，吃了一驚，便給他劃傷了。小師妹還在旁拍手叫好，說道：『六猴兒，你連我的徒弟也打不過，以後還敢在我面前逞英雄麼？』原姓林的小子自知不合，過來給我包紮傷口，卻給我踢了個觔斗，小師妹怒道：『六猴兒，人家好心給你包紮，你怎地打不過人家，便老羞成怒了？』大師哥，原來是小師妹偷偷傳給他的。」剎那之間，令狐沖心頭感到一陣強烈的酸苦，這招「有鳳來儀」甚是難練，五個後著變化繁複，又有種種訣竅，小師妹教會林師弟這招劍法，定是花了無數心機，不少功夫，這些日子中她不上崖來，原來整日便和林師弟在一起。岳靈珊生性好動，極不耐煩做細磨功夫，為了要強好勝，自己學劍尚有耐心，要她教人，卻極難望其能悉心指點，現下居然將這招變化繁複的「有鳳來儀」教會了林平之，則對這師弟的關心愛護，可想而知。他過了好一陣，心頭較為平靜，才淡淡的道：「你怎地去和林師弟練劍了？」

　　陸大有道：「昨日我和你說了那幾句話，小師妹聽了很不樂意，下峰時一路跟我嘮叨，今日一早便拉我去跟林師弟拆招。我毫無戒心，拆招便拆招。哪知小師妹暗中教了姓林的小子好幾手絕招。我出其不意，中了他暗算。」令狐衝越聽越明白，定是這些日子中岳靈珊和林平之甚是親熱，陸大有和自己交好，看不過眼，不住的冷言譏刺，甚至向林平之辱罵生事，也不出奇，便道：「你罵過林師弟好幾次了，是不是？」陸大有氣憤憤的道：「這卑鄙無恥的小白臉，我不罵他罵誰？他見到我怕得很，我罵了他，從來不敢回嘴，一見到我，轉頭便即避開，沒想到……沒想到這小子竟這般陰毒。哼！憑他能有多大氣候，若不是師妹背後撐腰，這小子能傷得了我？」令狐沖心頭湧上一股難以形容的苦澀滋味，隨即想起後洞石壁上那招專破「有鳳來儀」的絕招，從地下拾起一根樹枝，隨手擺了個姿式，便想將這一招傳給陸大有，但轉念一想：「六師弟對那姓林的小子惱恨已極，此招既出，定然令他重傷，師父師娘追究起來，我們二人定受重責，這事萬萬不可。」便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以後別再上當，也就是了。自己師兄弟，過招時的小小勝敗，那也不必在乎。」陸大有道：「是。可是大師哥，我能不在乎，你……你也能不在乎嗎？」令狐沖知他說的是岳靈珊之事，心頭感到一陣劇烈痛楚，臉上肌肉也扭曲了起來。陸大有一言既出，便知這句話大傷師哥之心，忙道：「我……我說錯了。」令狐沖握住他手，緩緩的道：「你沒說錯。我怎能不在乎？不過……不過……」隔了半晌，道：「六師弟，這件事咱們此後再也別提。」陸大有道：「是！大師哥，那招『有鳳來儀』，你教過我的。我一時不留神，才著了那小子的道兒。我一定好好去練，用心去練，要教這小子知道，到底大師哥教的強，還是小師妹教的強。」

　　令狐沖慘然一笑，說道：「那招『有鳳來儀」，嘿嘿，其實也算不了什麼。」陸大有見他神情落寞，只道小師妹冷淡了他，以致他心灰意懶，當下也不敢再說什麼，陪著他吃過了酒飯，收拾了自去。令狐沖閉目養了會神，點了個松明火把，又到後洞去看石壁上的劍招。初時總是想著岳靈珊如何傳授林平之劍術，說什麼也不能凝神細看石壁上的圖形，壁上寥寥數筆勾勒成的人形，似乎一個個都幻化為岳靈珊和林平之，一個在教，一個在學，神態親密。他眼前晃來晃去，都是林平之那俊美的相貌，不由得歎了口長氣，心想：「林師弟相貌比我俊美十倍，年紀又比我小得多，比小師妹只大一兩歲，兩人自是容易說得來。」突然之間，瞥見石壁上圖形中使劍之人刺出一劍，運勁姿式，劍招去路，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無雙無對，寧氏一劍」，令狐沖大吃一驚，心道：「師娘這招明明是她自創的，怎地石壁上早就刻下了？這可奇怪之極了。」

　　仔細再看圖形，才發覺石壁上這一劍和岳夫人所創的劍招之間，實有頗大不同，石壁上的劍招更加渾厚有力，更為樸實無華，顯然出於男子之手，一劍之出，真正便只一劍，不似岳夫人那一劍暗藏無數後著，只因更為單純，也便更為凌厲。令狐沖暗暗點頭：「師娘所創這一劍，原來是暗合前人的劍意。其實那也並不奇怪，兩者都是從華山劍法的基本道理中變化出來，兩人的功力和悟性都差不多，自然會有大同小異的創製。」又想：「如此說來，這石壁上的種種劍招，有許多是連師父和師娘都不知道了。難道師父於本門的高深劍法，竟沒學全麼？」但見對手那一棍也是逕自直點，以棍端對準劍尖，一劍一棍，聯成了一條直線。

　　令狐沖看到這一條直線，情不自禁的大叫一聲：「不好了！」手中火把落地，洞中登時全黑。他心中出現了極強的懼意，只說：「那怎麼辦？那怎麼辦？」

　　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一棍一劍既針鋒相對，棍硬劍柔，雙方均以全力點出，則長劍非從中折斷不可。這一招雙方的後勁都是綿綿不絕，棍棒不但會乘勢直點過去，而且劍上後勁會反擊自身，委實無法可解。

　　跟著腦海中又閃過了一個念頭：「當真無法可解？卻也不見得。兵刃既斷，對方棍棒疾點過來，其勢只有拋去斷劍，雙膝跪倒，要不然身子向前一撲，才能消解棍上之勢。可是像師父、師娘這等大有身份的劍術名家，能使這等姿式麼？那自然是寧死不辱的了。唉，一敗塗地！一敗塗地！」悄立良久，取火刀火石打著了火，點起火把，向石壁再看下去，只見劍招愈出愈奇，越來越精，最後數十招直是變幻難測，奧秘無方，但不論劍招如何厲害，對方的棍棒必有更加厲害的克制之法。華山派劍法圖形盡處，刻著使劍者拋棄長劍，俯首屈膝，跪在使棍者的面前。令狐沖胸中憤怒早已盡消，只餘一片沮喪之情，雖覺使棍者此圖形未免驕傲刻薄，但華山派劍法被其盡破，再也無法與之爭雄，卻也是千真萬確，絕無可疑。這一晚間，他在後洞來來回回的不知繞了幾千百個圈子，他一生之中，從未受過這般巨大的打擊。心中只想：「華山派名列五嶽劍派，是武林中享譽已久的名門大派，豈知本派武功竟如此不堪一擊。石壁上的劍招，至少有百餘招是連師父、師娘也不知道的，但即使練成了本門的最高劍法，連師父也是遠遠不及，卻又有何用？只要對方知道了破解之法，本門的最強高手還是要棄劍投降。倘若不肯服輸，只有自殺了。」徘徊來去，焦慮苦惱，這時火把早已熄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又點燃火把，看著那跪地投降的人形，愈想愈是氣惱，提起劍來，便要往石壁上削去，劍尖將要及壁，突然動念：「大丈夫光明磊落，輸便是輸，贏便是贏，我華山派技不如人，有什麼話可說？」拋下長劍，長歎了一聲。再去看石壁上的其餘圖形時，只見嵩山、衡山、泰山、恆山四派的劍招，也全被對手破盡破絕，其勢無可挽救，最後也是跪地投降。令狐沖在師門日久，見聞廣博，於嵩山等派的劍招雖然不能明其精深之處，但大致要義，卻都聽人說過，眼見石壁上所刻四派劍招，沒一招不是十分高明凌厲之作，但每一招終是為對方所破。他驚駭之餘，心中充滿了疑竇：「范松、趙鶴、張乘風、張乘雲這些人，到底是什麼來頭？怎地花下如許心思，在石壁上刻下破我五嶽劍派的劍招之法，他們自己在武林中卻是默默無聞？而我五嶽劍派，居然又得享大名至今？」心底隱隱覺得，五嶽劍法今日在江湖上揚威立萬，實不免有點欺世盜名，至少也是僥倖之極。五家劍派中數千名師長弟子，所以得能立運於武林，全仗這石壁上的圖形未得洩漏於外，心中忽又生念：「我何不提起大斧，將石壁上的圖形砍得乾乾淨淨，不在世上留下絲毫痕跡？那麼五嶽劍派的令名便可得保了。只當我從未發見過這個後洞，那便是了。」他轉身去提起大斧，回到石壁之前，但看到壁上種種奇妙招數，這一斧始終砍不下去，沉吟良久，終於大聲說道：「這等卑鄙無恥的行徑，豈是令狐沖所為？」

　　突然之間，又想起那位青袍蒙面客來：「這人劍術如此高明，多半和這洞裡的圖形大有關連。這人是誰？這人是誰？」回到前洞想了半日，又到後洞去察看壁上圖形，這等忽前忽後，也不知走了多少次，眼見天色向晚，忽聽得腳步聲響，岳靈珊提了飯籃上來。令狐沖大喜，急忙迎到崖邊，叫道：「小師妹！」聲音也發顫了。

　　岳靈珊不應，上得崖來，將飯籃往大石上重重一放，一眼也不向他瞧，轉身便行。令狐沖大急，叫道：「小師妹，小師妹，你怎麼了？」岳靈珊哼了一聲，右足一點，縱身便即下崖，任由令狐沖一再叫喚，她始終不應一聲，也始終不回頭瞧他一眼。令狐沖心情激盪，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打開飯籃，但見一籃白飯，兩碗素菜，卻沒了那一小葫蘆酒。他癡癡的瞧著，不由得呆了。他幾次三番想要吃飯，但只吃得一口，便覺口中乾澀，食不下嚥，終於停箸不食，尋思：「小師妹若是惱了我，何以親自送飯來給我？若是不惱我，何以一句話不說，眼角也不向我瞧一眼？難道是六師弟病了，以致要她送飯來？可是六師弟不送，五師弟、七師弟、八師弟他們都能送飯，為什麼小師妹卻要自己上來？」思潮起伏，推測岳靈珊的心情，卻把後洞石壁的武功置之腦後了。

　　次日傍晚，岳靈珊又送飯來，仍是一眼也不向他瞧，一句話也不向他說，下崖之時，卻大聲唱起福建山歌來。令狐沖更是心如刀割，尋思：「原來她是故意氣我來著。」第三日傍晚，岳靈珊又這般將飯籃在石上重重一放，轉身便走，令狐沖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小師妹，留步，我有話跟你說。」岳靈珊轉過身來，道：「有話請說。」令狐沖見她臉上猶如罩了一層嚴霜，竟沒半點笑意，喃喃的道：「你……你……你……」岳靈珊道：「我怎樣？」令狐沖道：「我……我……」他平時瀟灑倜儻，口齒伶俐，但這時竟然說不出話來。岳靈珊道：「你沒話說，我可要走了。」轉身便行。令狐沖大急，心想她這一去，要到明晚再來，今日不將話問明白了，這一晚心情煎熬，如何能挨得過去？何況瞧她這等神情，說不定明晚便不再來，甚至一個月不來也不出奇，情急之下，伸手便拉住她左手袖子。岳靈珊怒道：「放手！」用力一掙，嗤的一聲，登時將那衣袖扯了下來，露出白白的半條手膀。岳靈珊又羞又急，只覺一條裸露的手膀無處安放，她雖是學武之人，於小節不如尋常閨女般拘謹，但突然間裸露了這一大段臂膀，卻也狼狽不堪，叫道：「你……大膽！」令狐沖忙道：「小師妹，對……對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岳靈珊將右手袖子翻起，罩在左膀之上，厲聲道：「你到底要說什麼？」令狐沖道：「我便是不明白，為什麼你對我這樣？當真是我得罪了你，小師妹，你……你……拔劍在我身上刺十七八個窟窿，我……我也是死而無怨。」

　　岳靈珊冷笑道：「你是大師兄，我們怎敢得罪你啊？還說什麼刺十七八個窟窿呢，我們是你師弟妹，你不加打罵，大夥兒已謝天謝地啦。」令狐沖道：「我苦苦思索，當真想不明白，不知哪裡得罪了師妹。」岳靈珊氣虎虎的道：「你不明白！你叫六猴兒在爹爹、媽媽面前告狀，你就明白得很了。」令狐沖大奇，道：「我叫六師弟向師父、師娘告狀了？告……告你麼？」岳靈珊道：「你明知爹爹媽媽疼我，告我也沒用，偏生這麼鬼聰明，去告了……告了……哼哼，還裝腔作勢，你難道真的不知道？」令狐沖心念一動，登時雪亮，卻是愈增酸苦，道：「六師弟和林師弟比劍受傷，師父師娘知道了，因而責罰了林師弟，是不是？」心想：「只因師父師娘責罰了林師弟，你便如此生我的氣。」岳靈珊道：「師兄弟比劍，一個失手，又不是故意傷人，爹爹卻偏袒六猴兒，狠狠罵了小林子一頓，又說小林子功力未到，不該學『有鳳來儀』這等招數，不許我再教他練劍。好了，是你贏啦！可是……可是……我……我再也不來理你，永遠永遠不睬你！」這「永遠永遠不睬你」七字，原是平時她和令狐沖鬧著玩時常說的言語，但以前說時，眼波流轉，口角含笑，哪有半分「不睬你」之意？這一次卻神色嚴峻，語氣中也充滿了當真割絕的決心。

　　令狐沖踏上一步，道：「小師妹，我……」他本想說：「我確是沒叫六師弟去向師父師娘告狀。」但轉念又想：「我問心無愧，並未做過此事，何必為此向你哀懇乞憐？」說了一個「我」字，便沒接口說下去。

　　岳靈珊道：「你怎樣？」

　　令狐沖搖頭道：「我不怎麼樣！我只是想，就算師父師娘不許你教林師弟練劍，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又何必惱我到這等田地？」岳靈珊臉上一紅，道：「我便是惱你，我便是惱你！你心中盡打壞主意，以為我不教林師弟練劍，便能每天來陪你了。哼，我永遠永遠不睬你。」右足重重一蹬，下崖去了。這一次令狐沖不敢再伸手拉扯，滿腹氣苦，耳聽得崖下又響起了她清脆的福建山歌。走到崖邊，向下望去，只見她苗條的背影正在山坳邊轉過，依稀見到她左膀攏在右袖之中，不禁擔心：「我扯破了她的衣袖，她如去告知師父師娘，他二位老人家還道我對小師妹輕薄無禮，那……那……那便如何是好？這件事傳了出去，連一眾師弟師妹也都瞧我不起了。」隨即心想：「我又不是真的對她輕薄。人家愛怎麼想，我管得著麼？」但想到她只是為了不得對林平之教劍，居然如此惱恨自己，實不禁心中大為酸楚，初時還能自己寬慰譬解：「小師妹年輕好動，我既在崖上思過，無人陪她說話解悶，她便找上了年紀和她相若的林師弟作個伴兒，其實又豈有他意？」但隨即又想：「我和她一同長大，情誼何等深重？林師弟到華山來還不過幾個月，可是親疏厚薄之際，竟然這般不同。」言念及此，卻又氣苦。這一晚，他從洞中走到崖邊，又從崖邊走到洞中，來來去去，不知走了幾千百次，次日又是如此，心中只是想著岳靈珊，對後洞石壁上的圖形，以及那晚突然出現的青袍人，盡皆置之腦後了。到得傍晚，卻是陸大有送飯上崖。他將飯菜放在石上，盛好了飯，說道：「大師哥，用飯。」令狐沖嗯了一聲，拿起碗筷扒了兩口，實是食不下嚥，向崖下望了一眼，緩緩放下了飯碗。陸大有道：「大師哥，你臉色不好，身子不舒服麼？」令狐沖搖頭道：「沒什麼。」陸大有道：「這冬菇是我昨天去給你採的，你試試味道看。」令狐沖不忍拂他之意，挾了兩隻冬菇來吃了，道：「很好。」其實冬菇滋味雖鮮，他何嘗感到了半分甜美之味？陸大有笑嘻嘻的道：「大師哥，我跟你說一個好消息，師父師娘打從昨兒起，不許小林子跟小師妹學劍啦。」令狐沖冷冷的道：「你鬥劍鬥不過林師弟，便向師父師娘哭訴去了，是不是？」陸大有跳了起來，道：「誰說我鬥他不過了？我……我是為……」說到這裡，立時住口。

　　令狐沖早已明白，雖然林平之憑著一招「有鳳來儀」出其不意的傷了陸大有，但畢竟陸大有入門日久，林平之無論如何不是他對手。他所以向師父師娘告狀，實則是為了自己。令狐衝突然心想：「原來一眾師弟師妹，心中都在可憐我，都知道小師妹從此不跟我好了。只因六師弟和我交厚，這才設法幫我挽回。哼哼，大丈夫豈受人憐？」

　　突然之間，他怒發如狂，拿起飯碗菜碗，一隻隻的都投入了深谷之中，叫道：「誰要你多事？誰要你多事？」陸大有吃一驚，他對大師哥素來敬重佩服，不料竟激得他如此惱怒，心下甚是慌亂，不住慌亂，不住倒退，只道：「大師哥，大……師哥。」令狐衝將飯菜盡數拋落深谷，餘怒未息，隨手拾起一塊塊石頭，不住投入深谷之中。陸大有道：「大師哥，是我不好，你……打我好了。」

　　令狐沖手中正舉起一塊石頭，聽他這般說，轉過身來，厲聲道：「你有什麼不好？」陸大有嚇得又退了一步，囁嚅道：「我……我……我不知道！」令狐沖一聲長歎，將手中石頭遠遠投了出去，拉住陸大有雙手，溫言道：「六師弟，對不起，是我自己心中發悶，可跟你毫不相干。」

　　陸大有鬆了口氣，道：「我下去再給你送飯來。」令狐沖搖頭道：「不，不用了，我不想吃。」陸大有見大石上昨日飯籃中的飯菜兀自完整不動，不由得臉有憂色，說道：「大師哥，你昨天也沒吃飯？」令狐沖強笑一聲，道：「你不用管，這幾天我胃口不好。」陸大有不敢多說，次日還不到未牌時分，便即提飯上崖，心想：「今日弄到了一大壺好酒，又煮了兩味好菜，無論如何要勸大師哥多吃幾碗飯。」上得崖來，卻見令狐沖睡在洞中石上，神色甚是憔悴。他心中微驚，說道：「大師哥，你瞧這是什麼？」提起酒葫蘆晃了幾晃，拔開葫蘆上的塞子，登時滿洞都是酒香。令狐沖當即接過，一口氣喝了半壺，讚道：「這酒可不壞啊。」陸大有甚是高興，道：「我給你裝飯。」令狐沖道：「不，這幾天不想吃飯。」陸大有道：「只吃一碗罷。」說著給他滿滿裝了一碗。令狐沖見他一番好心，只得道：「好，我喝完了酒再吃飯。」

　　可是這一碗飯，令狐沖畢竟沒有吃。次日陸大有再送飯上來時，見這碗飯仍滿滿的放在石上，令狐沖卻躺在地下睡著了。陸大有見他雙頰潮紅，伸手摸他額頭，觸手火燙，竟是在發高燒，不禁擔心。低聲道：「大師哥，你病了麼？」令狐沖道：「酒，酒，給我酒！」陸大有雖帶了酒來，卻不敢給他，倒了一碗清水送到他口邊。令狐沖坐起身來，將一大碗水喝乾了，叫道：「好酒，好酒！」仰天重重睡倒，兀自喃喃的叫道：「好酒，好酒！」陸大有見他病勢不輕，甚是憂急，偏生師父師娘這日一早又有事下山去了，當即飛奔下崖，去告知了勞德諾等眾師兄。岳不群雖有嚴訓，除了每日一次送飯外，不許門人上崖和令狐沖相見，眼下他既有病，上去探病，諒亦不算犯規。但眾門人仍是不敢一同上崖，商量了大夥兒分日上崖探病，先由勞德諾和梁發兩人上去。

　　陸大有又去告知岳靈珊，她餘憤兀自未息，冷冷的道：「大師哥內功精湛，怎會有病？我才不上這個當呢。」令狐沖這場病來勢著實兇猛，接連四日四晚昏睡不醒。陸大有向岳靈珊苦苦哀求，請她上崖探視，差點便要跪在她面前。岳靈珊才知不假，也著急起來，和陸大有同上崖去，只見令狐沖雙頰深陷，蓬蓬的鬍子生得滿臉，渾不似平時瀟灑倜儻的模樣。岳靈珊心下歉仄，走到他身邊，柔聲道：「大師哥，我來探望你啦，你別再生氣了，好不好？」令狐沖神色漠然，睜大了眼睛向她瞧著，眼光中流露出迷茫之色，似乎並不相識。岳靈珊道：「大師哥，是我啊。你怎麼不睬我？」令狐沖仍是呆呆的瞪視，過了良久，閉眼睡著了，直至陸大有和岳靈珊離去，他始終沒再醒來。這場病直生了一個多月，這才漸漸痊可。這一個多月中，岳靈珊曾來探視了三次。第二次上令狐沖神智已復，見到她時十分欣喜。第三次她再來探病時，令狐沖已可坐起身來，吃了幾塊她帶來的點心。但自這次探病之後，她卻又絕足不來。令狐沖自能起身行走之後，每日之中，倒有大半天是在崖邊等待這小師妹的倩影，可是每次見到的，若非空山寂寂，便是陸大有佝僂著身子快步上崖的形相。

## 第9章　邀客

　　這日傍晚，令狐沖又在崖上凝目眺望，卻見兩個人形迅速異常的走上崖來，前面一人衣裙飄飄，是個女子。他見這二人輕身功夫好高，在危崖峭壁之間行走如履平地，凝目看時，竟是師父和師娘。他大喜之下，縱聲高呼：「師父、師娘！」片刻之間，岳不群和岳夫人雙雙縱上崖來，岳夫人手中提著飯籃。依照華山派歷來相傳門規，弟子受罰在思過崖上面壁思過，同門師兄弟除了送飯，不得上崖與之交談，即是受罰者的徒弟，也不得上崖叩見師父。哪知岳不群夫婦居然親自上崖，令狐沖不勝之喜，搶上拜倒，抱住了岳不群的雙腿，叫道：「師父、師娘，可想煞我了。」

　　岳不群眉頭微皺，他素知這個大弟子率性任情，不善律己，那正是修習華山派上乘氣功的大忌。夫婦倆上崖之前早已問過病因，眾弟子雖未明言，但從各人言語之中，已推測到此病是因岳靈珊而起，待得叫女兒來細問，聽她言詞吞吐閃爍，知道得更清楚了。這時眼見他真情流露，顯然在思過崖上住了半年，絲毫沒有長進，心下頗為不懌，哼了一聲。岳夫人伸手將令狐沖扶起，見他容色憔悴，大非往時神采飛揚的情狀，不禁心生憐惜，柔聲道：「沖兒，你師父和我剛從關外回來，聽到你生了一場大病，現下可大好了罷？」

　　令狐沖胸口一熱，眼淚險些奪眶而出，說道：「已全好了。師父、師娘兩位老人家一路辛苦，你們今日剛回，卻便上來……上來看我。」說到這裡，心情激動，說話哽咽，轉過頭去擦了擦眼淚。岳夫人從飯籃中取出一碗參湯，道：「這是關外野山人參熬的參湯，於身子大有補益，快喝了罷。」令狐沖想起師父、師娘萬里迢迢的從關外回來，攜來的人參第一個便給自己服食，心下感激，端起碗時右手微顫，竟將參湯潑了少許出來。岳夫人伸手過去，要將參湯接過來餵他。令狐沖忙大口將參湯喝完了，道：「多謝師父、師娘。」

　　岳不群伸指過去，搭住他的脈搏，只覺弦滑振速，以內功修為而論，比之以前反而大大退步了，更是不快，淡淡的道：「病是好了！」過了片刻，又道：「沖兒，你在思過崖上這幾個月，到底在幹什麼？怎地內功非但沒長進，反而後退了？」令狐沖俯首道：「是，師父師娘恕罪。」岳夫人微笑道：「沖兒生了一場大病，現下還沒全好，內力自然不如從前。難道你盼他越生病，功夫越強麼？」

　　岳不群搖了搖頭，說道：「我查考他的不是身子強弱，而是內力修為，這跟生不生病無關。本門氣功與別派不同，只須勤加修習，縱在睡夢中也能不斷進步。何況沖兒修練本門氣功已逾十年，若非身受外傷，便不該生病，總之……總之是七情六慾不善控制之故。」

　　岳夫人知道丈夫所說不錯，向令狐沖道：「沖兒，你師父向來諄諄告誡，要你用功練氣練劍，罰你在思過崖上獨修，其實也並非真的責罰，只盼你不受外事所擾，在這一年之內，不論氣功和劍術都有突飛猛進，不料……不料……唉……」令狐沖大是惶恐，低頭道：「弟子知錯了，今日起便當好好用功。」岳不群道：「武林之中，變故日多。我和你師娘近年來四處奔波，眼見所伏禍胎難以消解，來日必有大難，心下實是不安。」他頓了一頓，又道：「你是本門大弟子，我和你師娘對你期望甚殷，盼你他日能為我們分任艱巨，光大華山一派。但你牽纏於兒女私情，不求上進，荒廢武功，可令我們失望得很了。」令狐沖見師父臉上憂色甚深，更是愧懼交集，當即拜伏於地，說道：「弟子……弟子該死，辜負了師父、師娘的期望。」岳不群伸手扶他起來，微笑道：「你既已知錯，那便是了。半月之後，再來考校你的劍法。」說著轉身便行。令狐沖叫道：「師父，有一件事……」想要稟告後洞石壁上圖形和那青袍人之事。岳不群揮一揮手，下崖去了。

　　岳夫人低聲道：「這半月中務須用功，熟習劍法。此事與你將來一生大有關連，千萬不可輕忽。」令狐沖道：「是，師娘……」又待再說石崖劍招和青袍人之事，岳夫人笑著向岳不群背影指了指，搖一搖手，轉身下崖，快步追上了丈夫。令狐沖自忖：「為什麼師娘說練劍一事與我將來一生大有關連，千萬不可輕忽？又為什麼師娘要等師父先走，這才暗中叮囑我？莫非……莫非……」登時想到了一件事，一顆心怦怦亂跳，雙頰發燒，再也不敢細想下去，內心深處，浮上了一個指望：「莫非師父師娘知道我是為小師妹生病，竟然肯將小師妹許配給我？只是我必須好好用功，不論氣功、劍術，都須能承受師父的衣缽。師父不便明言，師娘當我是親兒子一般，卻暗中叮囑我，否則的話，還有什麼事能與我將來一生大有關連？」想到此處，登時精神大振，提起劍來，將師父所授劍法中最艱深的幾套練了一遍，可是後洞石壁上的圖形已深印腦海，不論使到哪一招，心中自然而然的浮起了種種破解之法，使到中途，凝劍不發，尋思：「後洞石壁上這些圖形，這次沒來得及跟師父師娘說，半個月後他二位再上崖來，細觀之後，必能解破我的種種疑竇。」

　　岳夫人這番話雖令他精神大振，可是這半個月中修習氣功、劍術，卻無多大進步，整日裡胡思亂想：「師父師娘如將小師妹許配於我，不知她自己是否願意？要是我真能和她結為夫婦，不知她對林師弟是否能夠忘情？其實，林師弟不過初入師門，向她討教劍法，平時陪她說話解悶而已，兩人又不是真有情意，怎及得我和小師妹一同長大，十餘年來朝夕共處的情誼？那日我險些被余滄海一掌擊斃，全蒙林師弟出言解救，這件事我可終身不能忘記，日後自當善待於他。他若遇危難，我縱然捨卻性命，也當挺身相救。」半個月晃眼即過，這日午後，岳不群夫婦又連袂上崖，同來的還有施戴子、陸大有與岳靈珊三人。令狐沖見到小師妹也一起上來，在口稱「師父、師娘」之時，聲音也發顫了。岳夫人見他精神健旺，氣色比之半個月前大不相同，含笑點了點頭，道：「珊兒，你替大師哥裝飯，讓他先吃得飽飽的，再來練劍。」岳靈珊應道：「是。」將飯籃提進石洞，放在大石上，取出碗筷，滿滿裝了一碗白米飯，笑道：「大師哥，請用飯罷！」令狐沖道：「多……多謝。」岳靈珊笑道：「怎麼？你還在發冷發熱？怎地說起話來聲音打顫？」令狐沖道：「沒……沒什麼。」心道：「倘若此後朝朝暮暮，我吃飯時你能常在身畔，這一生令狐沖更無他求。」這時哪裡有心情吃飯，三扒二撥，便將一碗飯吃完。岳靈珊道：「我再給你添飯。」令狐沖道：「多謝，不用了。師父、師娘在外邊等著。」

　　走出洞來，只見岳不群夫婦並肩坐在石上。令狐沖走上前去，躬身行禮，想要說什麼，卻覺得什麼話都說來不妥。陸大有向他眨了眨眼睛，臉上大有喜色。令狐沖心想：「六師弟定是得到了訊息，在代我歡喜呢。」

　　岳不群的目光在他臉上轉來轉去，過了好一刻才道：「根明昨天從長安來，說道田伯光在長安做了好幾件大案。」令狐沖一怔，道：「田伯光到了長安？干的多半不是好事了。」岳不群道：「那還用說？他在長安城一夜之間連盜七家大戶，這也罷了，卻在每家牆上寫上九個大字：『萬里獨行田伯光借用』。」令狐沖「啊」的一聲，怒道：「長安城便在華山近旁，他留下這九個大字，明明是要咱們華山派的好看。師父，咱們……」岳不群道：「怎麼？」令狐沖道：「只是師父、師娘身份尊貴，不值得叫這惡賊來污了寶劍。弟子功夫卻還不夠，不是這惡賊的對手，何況弟子是有罪之身，不能下崖去找這惡賊，卻讓他在華山腳下如此橫行，當真可惱可恨。」岳不群道：「倘若你真有把握誅了這惡賊，我自可准你下崖，將功贖罪。你將師娘所授那一招『無雙無對，寧氏一劍』演來瞧瞧。這半年之中，想來也已領略到了七八成，請師娘再加指點，未始便真的鬥不過那姓田的惡賊。」令狐沖一怔，心想：「師娘這一劍可沒傳我啊。」但一轉念間，已然明白：「那日師娘試演此劍，雖然沒正式傳我，但憑著我對本門功夫的造詣修為，自該明白劍招中的要旨。師父估計我在這半年之中，琢磨修習，該當學得差不多了。」他心中翻來覆去的說著：「無雙無對，寧氏一劍！無雙無對，寧氏一劍！」額頭上不自禁滲出汗珠。他初上崖時，確是時時想著這一劍的精妙之處，也曾一再試演，但自從見到後洞石壁上的圖形，發覺華山派的任何劍招都能為人所破，那一招「寧氏一劍」更敗得慘不可言，自不免對這招劍法失了信心，一句話幾次到了口邊，卻又縮回：「這一招並不管用，會給人家破去的。」但當著施戴子和陸大有之面，可不便指摘師娘這招十分自負的劍法。

　　岳不群見他神色有異，說道：「這一招你沒練成麼？那也不打緊，這招劍法是我華山派武功的極詣，你氣功火候未足，原也練不到家，假以時日，自可慢慢補足。」

　　岳夫人笑道：「沖兒，還不叩謝師父？你師父答允傳你『紫霞功』的心法了。」令狐沖心中一凜，道：「是！多謝師父。」便要跪倒。岳不群伸手阻住，笑道：「紫霞功是本門最高的氣功心法，我所以不加輕傳，倒不是有所吝惜，只因一練此功之後，必須心無雜念，勇猛精進，中途不可有絲毫耽擱，否則於練武功者實有大害，往往會走火入魔。沖兒，我要先瞧瞧你近半年來功夫的進境如何，再決定是否傳你這紫霞功的口訣。」

　　施戴子、陸大有、岳靈珊三人聽得大師哥將得「紫霞功」的傳授，臉上都露出了艷羨之色。他三人均知「紫霞功」威力極大，自來有「華山九功，第一紫霞」的說法，他們雖知本門中武功之強，無人及得上令狐沖的項背，日後必是他承受師門衣缽，接掌華山派門戶，但料不到師父這麼快便將本門的第一神功傳他。陸大有道：「大師哥用功得很，我每日送飯上來，見到他不是在打坐練氣，便是勤練劍法。」岳靈珊橫了他一眼，偷偷扮個鬼臉，心道：「你這六猴兒當面撒謊，只是想幫大師哥。」岳夫人笑道：「沖兒，出劍罷！咱師徒三人去斗田伯光。臨時抱佛腳，上陣磨槍，比不磨總要好些。」令狐沖奇道：「師娘，你說咱們三人去斗田伯光？」岳夫人笑道：「你明著向他挑戰，我和你師父暗中幫你。不論是誰殺了他，都說是你殺的，免得武林同道說我和你師父失了身份。」岳靈珊拍手笑道：「那好極了。即有爹爹媽媽暗中相幫，女兒也敢向他挑戰，殺了後，說是女兒殺的，豈不是好？」

　　岳夫人笑道：「你眼紅了，想來撿這現成便宜，是不是？你大師哥出生入死，曾和田伯光這廝前後相鬥數百招，深知對方的虛實，憑你這點功夫，哪裡能夠？再說，你好好一個女孩兒家，連嘴裡也別提這惡賊的名字，更不要說跟他見面動手了。」突然間嗤的一聲響，一劍刺到了令狐沖胸口。她正對著女兒笑吟吟的說話，豈知剎那之間，已從腰間拔出長劍，直刺令狐沖的要害。令狐沖應變也是奇速，立即拔劍擋開，噹的一聲響，雙劍相交，令狐沖左足向後退了一步。岳夫人刷刷刷刷刷刷，連刺六劍，噹噹噹噹當當，響了六聲，令狐沖一一架開。岳夫人喝道：「還招！」劍法陡變，舉劍直砍，快劈快削，卻不是華山派的劍法。令狐沖當即明白，師娘是在施展田伯光的快刀，以便自己從中領悟到破解之法，誅殺強敵。眼見岳夫人出招越來越快，上一招與下一招之間已無連接的蹤跡可尋，岳靈珊向父親道：「爹，媽這些招數，快是快得很了，只不過還是劍法，不是刀法。只怕田伯光的快刀不會是這樣子的。」岳不群微微一笑，道：「田伯光武功了得，要用他的刀法出招，談何容易？你娘也不是真的模仿他刀法，只是將這個『快』字，發揮得淋漓盡致。要除田伯光，要點不在如何破他刀法，而在設法克制他刀招的迅速。你瞧，好！『有鳳來儀』！」他見令狐沖左肩微沉，左手劍訣斜引，右肘一縮，跟著便是一招「有鳳來儀」，這一招用在此刻，實是恰到好處，心頭一喜，便大聲叫了出來。不料這「儀」字剛出口，令狐沖這一劍卻刺得歪斜無力，不能穿破岳夫人的劍網而前。岳不群輕輕歎了口氣，心道：「這一招可使糟了。」岳夫人手下毫不留情，嗤嗤嗤三劍，只逼得令狐沖手忙腳亂。岳不群見令狐衝出招慌張，不成章法，隨手抵禦之際，十招之中倒有兩三招不是本門劍術，不由得臉色越來越難看，只是令狐沖的劍法雖然雜亂無章，卻還是把岳夫人凌厲的攻勢擋住了。他退到山壁之前，已無退路，漸漸展開反擊，忽然間得個機會，使出一招「蒼松迎客」，劍花點點，向岳夫人眉間鬢邊滾動閃擊。

　　岳夫人當的一劍格開，急挽劍花護身，她知這招「蒼松迎客」含有好幾個厲害後著，令狐沖對這招習練有素，雖然不會真的刺傷了自己，但也著實不易抵擋，是以轉攻為守，凝神以待，不料令狐沖長劍斜擊，來勢既緩，勁道又弱，竟絕無威脅之力。岳夫人叱道：「用心出招，你在胡思亂想什麼？」呼呼呼連劈三劍，眼見令狐沖跳躍避開，叫道：「這招『蒼松迎客』成什麼樣子？一場大病，生得將劍法全都還給了師父？」令狐沖道：「是。」臉現愧色，還了兩劍。

　　施戴子和陸大有見師父的神色越來越是不愉，心下均有惴惴之意，忽聽得風聲獵獵，岳夫人滿場遊走，一身青衫化成了一片青影，劍光閃爍，再也分不出劍招。令狐沖腦中卻是混亂一片，種種念頭此去彼來：「我若使『野馬奔馳』，對方有以棍橫擋的精妙招法可破，我若使那招斜擊，卻非身受重傷不可。」他每想到本門的一招劍法，不自禁的便立即想到石壁上破解這一招的法門，先前他使「有鳳來儀」和「蒼松迎客」都半途而廢，沒使得到家，便因想到了這兩招的破法之故，心生懼意，自然而然的縮劍回守。

　　岳夫人使出快劍，原是想引他用那「無雙無對，寧氏一劍」來破敵建功，可是令狐沖隨手拆解，非但心神不屬，簡直是一副膽戰心驚、魂不附體的模樣。她素知這徒兒膽氣極壯，自小便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目下這等拆招，卻是從所未見，不由得大是惱怒，叫道：「還不使那一劍？」令狐沖道：「是！」提劍直刺，運勁之法，出劍招式，宛然正便是岳夫人所創那招「無雙無對，寧氏一劍」。岳夫人叫道：「好！」知道這一招凌厲絕倫，不敢正攖其鋒，斜身閃開，回劍疾挑，令狐沖心中卻是在想：「這一招不成的，沒有用，一敗塗地。」突然間手腕劇震，長劍脫手飛起。令狐沖大吃一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岳夫人隨即挺劍直出，劍勢如虹，嗤嗤之聲大作，正是她那一招「無雙無對，寧氏一劍」。此招之出，比之那日初創時威力又大了許多，她自創成此招後，心下甚是得意，每日裡潛心思索，如何發招更快，如何內勁更強，務求一擊必中，敵人難以抵擋。她見令狐沖使這一招自己的得意之作，初發時形貌甚似，劍至中途，實質竟然大異，當真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將一招威力奇強的絕招，使得猥猥崽崽，拖泥帶水，十足膿包模樣。她一怒之下，便將這一招使了出來。她雖絕無傷害徒兒之意，但這一招威力實在太強，劍刃未到，劍力已將令狐沖全身籠罩住了。

　　岳不群眼見令狐沖已然無法閃避，無可擋架，更加難以反擊，當日岳夫人長劍甫觸令狐沖之身，便以內力震斷己劍，此刻這一劍的勁力卻盡數集於劍尖，實是使得性發，收手不住。暗叫一聲：「不好！」忙從女兒身邊抽出長劍，踏上一步，岳夫人的長劍只要再向前遞得半尺，他便要搶上出劍擋格。他師兄妹功夫相差不遠，岳不群雖然稍勝，但岳夫人既佔機先，是否真能擋開，也是殊無把握，只盼令狐沖所受創傷較輕而已。便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令狐沖順手摸到腰間劍鞘，身子一矮，沉腰斜坐，將劍鞘對準了岳夫人的來劍。這一招式，正是後洞石壁圖形中所繪，使棍者將棍棒對準對方來劍，棍劍聯成一線，雙方內力相對，長劍非斷不可。令狐沖長劍被震脫手，跟著便見師娘勢若雷霆的攻將過來，他心中本已混亂之極，腦海中來來去去的儘是石壁上的種種招數，岳夫人這一劍他無可抗禦，為了救命，自然而然的便使出石壁上那一招來。來劍既快，他拆解亦速，這中間實無片刻思索餘地，又哪有餘暇去找棍棒？隨手摸到腰間劍鞘，便將劍鞘對準岳夫人長劍，聯成一線。別說他隨手摸到的是劍鞘，即令是一塊泥巴，一根稻草，他也會使出這個姿式來，將之對準長劍，聯成一線。此招一出，臂上內勁自然形成，卻聽得嚓的一聲響，岳夫人的長劍直插入劍鞘之中。原來令狐沖驚慌之際，來不及倒轉劍鞘，一握住劍鞘，便和來劍相對，不料對準來劍的乃是劍鞘之口，沒能震斷岳夫人的長劍，那劍卻插入了鞘中。岳夫人大吃一驚，虎口劇痛，長劍脫手，竟被令狐沖用劍鞘奪去。令狐沖這一招中含了好幾個後著，其時已然管不住自己，自然而然的劍鞘挺出，點向岳夫人咽喉，而指向她喉頭要害的，正是岳夫人所使長劍的劍柄。

　　岳不群又驚又怒，長劍揮出，擊在令狐沖的劍鞘之上。這一下他使上了「紫霞功」，令狐沖只覺全身一熱，騰騰騰連退三步，一交坐倒。那劍鞘連著鞘中長劍，都斷成了三四截，掉在地下，便在此時，白光一閃，空中那柄長劍落將下來，插在土中，直沒至柄。施戴子、陸大有、岳靈珊三人只瞧得目為之眩，盡皆呆了。岳不群搶到令狐沖面前，伸出右掌，拍拍連聲，接連打了他兩個耳光，怒聲喝道：「小畜生，幹什麼來著？」令狐沖頭暈腦脹，身子晃了晃，跪倒在地，道：「師父、師娘，弟子該死。」岳不群惱怒已極，喝道：「這半年之中，你在思過崖上思什麼過？練什麼功？」令狐沖道：「弟……弟子沒……沒練什麼功？」岳不群厲聲又問：「你對付師娘這一招，卻是如何胡思亂想而來的？」令狐沖囁嚅道：「弟子……弟子想也沒想，眼見危急，隨手……隨手便使了出來。」岳不群歎道：「我料到你是想也沒想，隨手使出，正因如此，我才這等惱怒。你可知自己已經走上了邪路，眼見使會難以自拔麼？」令狐沖俯首道：「請師父指點。」

　　岳夫人過了良久，這才心神寧定，只見令狐沖給丈夫擊打之後，雙頰高高腫起，全成青紫之色，憐惜之情，油然而生，說道：「你起來罷！這中間的關鍵所在，你本來不知。」轉頭向丈夫道：「師哥，沖兒資質太過聰明，這半年中不見到咱二人，自行練功，以致走上了邪路。如今迷途未遠，及時糾正，也尚未晚。」岳不群點點頭，向令狐沖道：「起來。」令狐沖站起身來，瞧著地下斷成了三截的長劍和劍鞘，心頭迷茫一片，不知何以師父和師娘都說自己練功走上了邪路。岳不群向施戴子等人招了招手，道：「你們都過來。」施戴子、陸大有、岳靈珊三人齊聲應道：「是。」走到他身前。岳不群在石上坐下，緩緩的道：「二十五年之前，本門功夫本來分為正邪兩途。」令狐沖等都是大為奇怪，均想：「華山派武功便是華山派武功了，怎地又有正邪之分？怎麼以前從來不曾聽師父說起過。」岳靈珊道：「爹爹，咱們所練的，當然都是正宗功夫了。」岳不群道：「這個自然，難道明知是旁門左道功夫，還會去練？只不過左道的一支，卻自認是正宗，說咱們一支才是左道。但日子一久，正邪自辨，旁門左道的一支終於煙消雲散，二十五年來，不復存在於這世上了。」岳靈珊道：「怪不得我從來沒聽見過。爹爹，這旁門左道的一支既已消滅，那也不用理會了。」

　　岳不群道：「你知道什麼？所謂旁門左道，也並非真的邪魔外道，那還是本門功夫，只是練功的著重點不同。我傳授你們功夫，最先教什麼？」說著眼光盯在令狐沖臉上。令狐沖道：「最先傳授運氣的口訣，從練氣功開始。」岳不群道：「是啊。華山一派功夫，要點是在一個『氣』字，氣功一成，不論使拳腳也好，動刀劍也好，便都無往而不利，這是本門練功正途。可是本門前輩之中另有一派人物，卻認為本門武功要點在『劍』，劍術一成，縱然內功平平，也能克敵致勝。正邪之間的分歧，主要便在於此。」

　　岳靈珊道：「爹爹，女兒有句話說，你可不能著惱。」岳不群道：「什麼話？」岳靈珊道：「我想本門武功，氣功固然要緊，劍術可也不能輕視。單是氣功厲害，倘若劍術練不到家，也顯不出本門功夫的威風。」岳不群哼了一聲，道：「誰說劍術不要緊了？要點在於主從不同。到底是氣功為主。」岳靈珊道：「最好是氣功劍術，兩者都是主。」岳不群怒道：「單是這句話，便已近魔道。兩者都為主，那便是說兩者都不是主。所謂『綱舉目張』，什麼是綱，什麼是目，務須分得清清楚楚。當年本門正邪之辨，曾鬧得天覆地翻。你這句話如在三十年前說了出來，只怕過不了半天，便已身首異處了。」岳靈珊伸了伸舌頭，道：「說錯一句話，便要叫人身首異處，哪有這麼強凶霸道的？」岳不群道：「我在少年之時，本門氣劍兩宗之爭勝敗未決。你這句話如果在當時公然說了出來，氣宗固然要殺你，劍宗也要殺你。你說氣功與劍術兩者並重，不分軒輊，氣宗自然認為你抬高了劍宗的身份，劍宗則說你混淆綱目，一般的大逆不道。」岳靈珊道：「誰對誰錯，那有什麼好爭的？一加比試，豈不就是非立判！」岳不群歎了口氣，緩緩的道：「三十多年前，咱們氣宗是少數，劍宗中的師伯、師叔佔了大多數。再者，劍宗功夫易於速成，見效極快。大家都練十年，定是劍宗佔上風；各練二十年，那是各擅勝場，難分上下；要到二十年之後，練氣宗功夫的才漸漸的越來越強；到得三十年時，練劍宗功夫的便再也不能望氣宗之項背了。然而要到二十餘年之後，才真正分出高下，這二十餘年中雙方爭鬥之烈，可想而知。」岳靈珊道：「到得後來，劍宗一支認錯服輸，是不是？」岳不群搖頭不語，過了半晌，才道：「他們死硬到底，始終不肯服輸，雖然在玉女峰上大比劍時一敗塗地，卻大多數……大多數橫劍自盡。剩下不死的則悄然歸隱，再也不在武林中露面了。」令狐沖、岳靈珊等都「啊」的一聲，輕輕驚呼。岳靈珊道：「大家是同門師兄弟，比劍勝敗，打什麼緊！又何必如此看不開？」岳不群道：「武學要旨的根本，那也不是師兄弟比劍的小事。當年五嶽劍派爭奪盟主之位，說到人材之盛，武功之高，原以本派居首，只以本派內爭激烈，玉女峰上大比劍，死了二十幾位前輩高手，劍宗固然大敗，氣宗的高手卻也損折不少，這才將盟主之席給嵩山派奪了去。推尋禍首，實是由於氣劍之爭而起。」令狐沖等都連連點頭。

　　岳不群道：「本派不當五嶽劍派的盟主，那也罷了；華山派威名受損，那也罷了；最關重大的，是派中師兄弟內哄，自相殘殺。同門師兄弟本來親如骨肉，結果你殺我，我殺你，慘酷不堪。今日回思當年華山上人人自危的情景，兀自心有餘悸。」說著眼光轉向岳夫人。

　　岳夫人臉上肌肉微微一動，想是回憶起本派高手相互屠戮的往事，不自禁的害怕。

　　岳不群緩緩解開衣衫，袒裸胸膛。岳靈珊驚呼一聲：「啊喲，爹爹，你……你……」只見他胸口橫過一條兩尺來長的傷疤。自左肩斜伸右胸，傷疤雖然癒合已久，仍作淡紅之色，想見當年受傷極重，只怕差一點便送了性命。令狐沖和岳靈珊都是自幼伴著岳不群長大，但直到今日，才知他身上有這樣一條傷疤。岳不群掩上衣襟，扣上鈕扣，說道：「當日玉女峰大比劍，我給本門師叔斬上了一劍，昏暈在地。他只道我已經死了，沒再加理會。倘若他隨手補上一劍，嘿嘿！」岳靈珊笑道：「爹爹固然沒有了，今日我岳靈珊更加不知道在哪裡。」岳不群笑了笑，臉色隨即十分鄭重，說道：「這是本門的大機密，誰也不許洩漏出去。別派人士，雖然都知華山派在一日之間傷折了二十餘位高手，但誰也不知真正的原因。我們只說是猝遇瘟疫侵襲，決不能將這件貽羞門戶的大事讓旁人知曉。其中的前因後果，今日所以不得不告知你們，實因此事關涉太大。沖兒倘若沿著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不出三年，那便是『劍重於氣』的局面，實是危險萬分，不但毀了你自己，毀了當年無數前輩用性命換來的本門正宗武學，連華山派也給你毀了。」令狐沖只聽得全身冷汗，俯首道：「弟子犯了大錯，請師父、師娘重重責罰。」岳不群喟然道：「本來嘛，你原是無心之過，不知者不罪。但想當年劍宗的諸位師伯、師叔們，也都是存著一番好心，要以絕頂武學，光大本門，只不過一經誤入歧途，陷溺既深，到後來便難以自拔了。今日我若不給你當頭棒喝，以你的資質性子，極易走上劍宗那條抄近路、求速成的邪途。」令狐沖應道：「是！」

　　岳夫人道：「沖兒，你適才用劍鞘奪我長劍這一招，是怎生想出來的？」令狐沖慚愧無地，道：「弟子只求擋過師娘這凌厲之極的一擊，沒想到……沒想到……」

　　岳夫人道：「這就是了。氣宗與劍宗的高下，此刻你已必然明白。你這一招固然巧妙，但一碰到你師父的上乘氣功，再巧的招數也是無能為力。當年玉女峰上大比劍，劍宗的高手劍氣千幻，劍招萬變，但你師祖憑著練得了紫霞功，以拙勝巧，以靜制動，盡敗劍宗的十餘位高手，奠定本門正宗武學千載不拔的根基。今日師父的教誨，大家須得深思體會。本門功夫以氣為體，以劍為用；氣是主，劍為從；氣是綱，劍是目。練氣倘若不成，劍術再強，總歸無用。」令狐沖、施戴子、陸大有、岳靈珊一齊躬身受教。

　　岳不群道：「沖兒，我本想今日傳你紫霞功的入門口訣，然後帶你下山，去殺了田伯光那惡賊，這件事眼下可得擱一擱了。這兩個月中，你好好修習我以前傳你的練氣功夫，將那些旁門左道、古靈精怪的劍法盡數忘記，待我再行考核，瞧你是否真有進益。」說到這裡，突然聲色俱厲的道：「倘若你執迷不悟，繼續走劍宗的邪路，嘿嘿，重則取你性命，輕則廢去你全身武功，逐出門牆，那時再來苦苦哀求，卻是晚了。可莫怪我事先沒跟你說明白！」

　　令狐沖額頭冷汗涔涔而下，說道：「是，弟子決計不敢。」岳不群轉向女兒道：「珊兒，你和大有二人，也都是性急鬼，我教訓你大師哥這番話，你二人也當記住了。」陸大有道：「是。」岳靈珊道：「我和六師哥雖然性急，卻沒大師哥這般聰明，自己創不出劍招，爹爹盡可放心。」岳不群哼了一聲，道：「自己創不出劍招？你和沖兒不是創了一套沖靈劍法麼？」令狐沖和岳靈珊都是滿臉通紅。令狐沖道：「弟子胡鬧。」岳靈珊笑道：「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小，什麼也不懂，和大師哥鬧著玩的。爹爹怎麼也知道了呢？」岳不群道：「我門下弟子要自創劍法，自立門戶，做掌門人的倘若蒙然不知，豈不糊塗。」岳靈珊拉著父親袖子，笑道：「爹爹，你還在取笑人家！」令狐沖見師父的語氣神色之中絕無絲毫說笑之意，不禁心中又是一凜。岳不群站起身來，說道：「本門功夫練到深處，飛花摘葉，俱能傷人。旁人只道華山派以劍術見長，那未免小覷咱們了。」說著左手衣袖一捲，勁力到處，陸大有腰間的長劍從鞘中躍出。岳不群右手袖子跟著拂出，掠上劍身，喀喇一聲響，長劍斷為兩截。令狐沖等無不駭然。岳夫人瞧著丈夫的眼光之中，儘是傾慕敬佩之意。岳不群道：「走罷！」與夫人首先下崖，岳靈珊、施戴子跟隨其後。令狐沖瞧著地下的兩柄斷劍，心中又驚又喜，尋思：「原來本門武學如此厲害，任何一招劍法在師父手底下施展出來，又有誰能破解得了？」又想：「後洞石壁上刻了種種圖形，註明五嶽劍法的絕招盡數可破。但五嶽劍派卻得享大名至今，始終巍然存於武林，原來各劍派都有上乘氣功為根基，劍招上倘若附以渾厚內力，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破去了。這道理本也尋常，只是我想得鑽入了牛角尖，竟爾忽略了，其實同是一招『有鳳來儀』，在林師弟劍下使出來，又或是在師父劍下使出來，豈能一概而論？石壁上使棍之人能破林師弟的『有鳳來儀』，卻破不了師父的『有鳳來儀』。」

　　想通了這一節，數月來的煩惱一掃而空，雖然今日師父未以「紫霞功」相授，更沒有出言將岳靈珊許配，他卻絕無沮喪之意，反因對本門武功回復信心而大為欣慰，只是想到這半月來癡心妄想，以為師父、師娘要將女兒許配於己，不由得面紅耳赤，暗自慚愧。

　　次日傍晚，陸大有送飯上崖，說道：「大師哥，師父、師娘今日一早上陝北去啦。」令狐沖微感詫異，道：「上陝北？怎地不去長安？」陸大有道：「田伯光那廝在延安府又做了幾件案子，原來這惡賊不在長安啦。」

　　令狐沖「哦」了一聲，心想師父、師娘出馬，田伯光定然伏誅；內心深處，卻不禁微有惋惜之感，覺得田伯光好淫貪色，為禍世間，自是死有餘辜，但此人武功可也真高，與自己兩度交手，磊落豪邁，也不失男兒漢的本色，只可惜專做壞事，成為武林中的公敵。

　　此後兩日之中，令狐沖練習氣功，別說不再去看石壁上的圖形，連心中每一憶及，也立即將那念頭逐走，避之唯恐不速，常想：「幸好師父及時喝阻，我才不致誤入歧途，成為本門的罪人，當真危險之極。」

　　這日傍晚，吃過飯後，打坐了一個多更次，忽聽得遠遠有人走上崖來，腳步迅捷，來人武功著實不低，他心中一凜：「這人不是本門中人，他上崖來幹什麼？莫非是那蒙面青袍人嗎？」忙奔入後洞，拾起一柄本門的長劍，懸在腰間，再回到前洞。片刻之間，那人已然上崖，大聲道：「令狐兄，故人來訪。」聲音甚是熟悉，竟然便是「萬里獨行」田伯光，令狐沖一驚，心想：「師父、師娘正下山追殺你，你卻如此大膽，上華山來幹什麼？」當即走到洞口，笑道：「田兄遠道過訪，當真意想不到。」只見田伯光肩頭挑著副擔子，放下擔子，從兩隻竹籮中各取出一隻大罈子，笑道：「聽說令狐兄在華山頂上坐牢，嘴裡一定淡出鳥來，小弟在長安謫仙酒樓的地窖之中，取得兩壇一百三十年的陳酒，來和令狐兄喝個痛快。」令狐沖走近幾步，月光下只見兩隻極大的酒罈之上，果然貼著「謫仙酒樓」的金字紅紙招牌，招紙和壇上篦箍均已十分陳舊，確非近物，忍不住一喜，笑道：「將這一百斤酒挑上華山絕頂，這份人情可大得很啦！來來來，咱們便來喝酒。」從洞中取出兩隻大碗。田伯光將壇上的泥封開了，一陣酒香直透出來，醇美絕倫。酒未沾唇，令狐沖已有醺醺之意。田伯光提起酒罈倒了一碗，道：「你嘗嘗，怎麼樣？」令狐沖舉碗來喝了一大口，大聲讚道：「真好酒也！」將一碗酒喝乾，大拇指一翹，道：「天下名酒，世所罕有！」

　　田伯光笑道：「我曾聽人言道，天下名酒，北為汾酒，南為紹酒。最好的汾酒不在山西而在長安，而長安醇酒，又以當年李太白時時去喝得大醉的『謫仙樓』為第一。當今之世，除了這兩大罈酒之外，再也沒有第三壇了。」令狐沖奇道：「難道『謫仙樓』的地窖之中，便只剩下這兩壇了？」田伯光笑道：「我取了這兩罈酒後，見地窖中尚有二百餘壇，心想長安城中的達官貴人、凡夫俗子，只須腰中有錢，便能上『謫仙樓』去喝到這樣的美酒，又如何能顯得華山派令狐大俠的矯矯不群，與眾不同？因此上乒乒乓乓，希里花拉，地窖中酒香四溢，酒漲及腰。」令狐沖又是吃驚，又是好笑，道：「田兄竟把二百餘罈美酒都打了個稀巴爛？」田伯光哈哈大笑，道：「天下只此兩壇，這份禮才有點貴重啊，哈哈，哈哈！」令狐沖道：「多謝，多謝！」又喝了一碗，說道：「其實田兄將這兩大罈酒從長安城挑上華山，何等辛苦麻煩，別說是天下名釀，縱是兩壇清水，令狐沖也見你的情。」田伯光豎起右手拇指，大聲道：「大丈夫，好漢子！」令狐沖問道：「田兄如何稱讚小弟？」田伯光道：「田某是個無惡不作的淫賊，曾將你砍得重傷，又在華山腳邊犯案纍纍，華山派上下無不想殺之而後快。今日擔得酒來，令狐兄卻坦然而飲，竟不怕酒中下了毒，也只有如此胸襟的大丈夫，才配喝這天下名酒。」令狐沖道：「取笑了。小弟與田兄交手兩次，深知田兄品行十分不端，但暗中害人之事卻不屑為。再說，你武功比我高出甚多，要取我性命，拔刀相砍便是，有何難處？」田伯光哈哈大笑，說道：「令狐兄說得甚是。但你可知道這兩大罈酒，卻不是徑從長安挑上華山的。我挑了這一百斤美酒，到陝北去做了兩件案子，又到陝東去做兩件案子，這才上華山來。」令狐沖一驚，心道：「卻是為何？」略一凝思，便已明白，道：「原來田兄不斷犯案，故意引開我師父、師娘，以便來見小弟，使的是個調虎離山之計。田兄如此不嫌煩勞，不知有何見教。」田伯光笑道：「令狐兄且請猜上一猜。」令狐沖道：「不猜！」斟了一大碗酒，說道：「田兄，你來華山是客，荒山無物奉敬，借花獻佛，你喝一碗天下第一美酒。」田伯光道：「多謝。」將一碗酒喝乾了。令狐沖陪了一碗。兩人舉著空碗一照，哈哈一笑，一齊放下碗來。令狐衝突然右腿飛出，砰砰兩聲，將兩大罈酒都踢入了深谷，隔了良久，谷底才傳上來兩下悶響。田伯光驚道：「令狐兄踢去酒罈，卻為什麼？」令狐沖道：「你我道不同不相為謀，田伯光，你作惡多端，濫傷無辜，武林之中，人人切齒。令狐沖敬你落落大方，不算是卑鄙猥崽之徒，才跟你喝了三大碗酒。見面之誼，至此而盡。別說兩大罈美酒，便是將普天下的珍寶都堆在我面前，難道便能買得令狐沖做你朋友嗎？」刷的一聲，拔出長劍，叫道：「田伯光，在下今日再領教你快刀高超。」

　　田伯光卻不拔刀，搖頭微笑，說道：「令狐兄，貴派劍術是極高的，只是你年紀還輕，火候未到，此刻要動刀動劍，畢竟還不是田某的對手。」令狐沖略一沉吟，點了點頭，道：「此言不錯，令狐沖十年之內，無法殺得了田兄。」當下拍的一聲，將長劍還入了劍鞘。

　　田伯光哈哈太笑，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令狐沖道：「令狐衝不過是江湖上的無名小卒，田兄不辭辛勞的來到華山，想來不是為了取我頸上人頭。你我是敵非友，田兄有何所命，在下一概不允。」田伯光笑道：「你還沒聽到我的說話，便先拒卻了。」令狐沖道：「正是。不論你叫我做什麼事，我都決不照辦。可是我又打不過你，在下腳底抹油，這可逃了。」說著身形一晃，便轉到了崖後。他知這人號稱「萬里獨行」，腳下奇快，他刀法固然了得，武林中勝過他的畢竟也為數不少，但他十數年來作惡多端，俠義道幾次糾集人手，大舉圍捕，始終沒能傷到他一根寒毛，便因他為人機警、輕功絕佳之故。是以令狐沖這一發足奔跑，立時使出全力。

　　不料他轉得快，田伯光比他更快，令狐沖只奔出數丈，便見田伯光已攔在面前。令狐沖立即轉身，想要從前崖躍落，只奔了十餘步，田伯光又已追上，在他面前伸手一攔，哈哈大笑。令狐沖退了三步，叫道：「逃不了，只好打。我可要叫幫手了，田兄莫怪。」田伯光笑道：「尊師岳先生倘若到來，只好輪到田某腳底抹油。可是岳先生與岳夫人此刻尚在陝東五百里外，來不及趕回相救。令狐兄的師弟、師妹人數雖多，叫上崖來，卻仍不是田某敵手，男的枉自送了性命，女的……嘿嘿，嘿嘿。」這幾下「嘿嘿」之聲，笑得大是不懷好意。

　　令狐沖心中一驚，暗道：「思過崖離華山總堂甚遠，我就算縱聲大呼，師弟師妹們也無法聽見。這人是出名的採花淫賊，倘若小師妹給他見到……啊喲，好險！剛才我幸虧沒能逃走，否則田伯光必到華山總堂去找我，小師妹定然會給他撞見。小師妹這等花容月貌，落入了這萬惡淫賊眼中，我……我可萬死莫贖了。」眼珠一轉，已打定了主意：「眼下只有跟他敷衍，拖延時光，既難力敵，便當智取，只須拖到師父、師娘回山，那便平安無事了。」便道：「好罷，令狐沖打是打你不過，逃又逃不掉，叫不到幫手……」雙手一攤，作個無可奈何之狀，意思是說你要如何便如何，我只有聽天由命了。田伯光笑道：「令狐兄，你千萬別會錯了意，只道田某要跟你為難，其實此事於你有大大的好處，將來你定會重重謝我。」令狐沖搖手道：「你惡事多為，聲名狼藉，不論這件事對我有多大好處，令狐沖潔身自愛，決不跟你同流合污。」田伯光笑道：「田某是聲名狼藉的採花大盜，令狐兄卻是武林中第一正人君子岳先生的得意弟子，自不能和我同流合污。只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令狐沖道：「什麼叫做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田伯光笑道：「在衡陽回雁樓頭，令狐兄和田某曾有同桌共飲之誼。」令狐沖道：「令狐衝向來好酒如命，一起喝幾杯酒，何足道哉？」田伯光道：「在衡山群玉院中，令狐兄和田某曾有同院共嫖之雅。」令狐沖呸的一聲，道：「其時令狐沖身受重傷，為人所救，暫在群玉院中養傷，怎說得上一個『嫖』字？」田伯光笑道：「可是便在那群玉院中，令狐兄卻和兩位如花似玉的少女，曾有同被共眠之樂。」令狐沖心中一震，大聲道：「田伯光，你口中放乾淨些！令狐沖聲名清白，那兩位姑娘更是冰清玉潔。你這般口出污言穢語，我要不客氣了。」

　　田伯光笑道：「你今日對我不客氣有什麼用？你要維護華山的清白令名，當時對那兩位姑娘就該客氣尊重些，卻為什麼當著青城派、衡山派、恆山派眾英雄之前，和這兩個小姑娘大被同眠，上下其手，無所不為？哈哈，哈哈！」令狐沖大怒，呼的一聲，一拳向他猛擊過去。田伯光笑著避過，說道：「這件事你要賴也賴不掉啦，當日你若不是在床上被中，對這兩個小姑娘大肆輕薄，為什麼她們今日會對你苦害相思？」

　　令狐沖心想：「這人是個無恥之徒，什麼話也說得出口，跟他這般莫名其妙的纏下去，不知他將有多少難聽的話說出來，那日在衡陽回雁樓頭，他中了我的詭計，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唯有以此塞他之口。」當下不怒反笑，說道：「我道田兄千里迢迢的到華山幹什麼來著，卻原來是奉了你師父儀琳小尼姑之命，送兩罈美酒給我，以報答我代她收了這樣一個乖徒弟，哈哈，哈哈！」

　　田伯光臉上一紅，隨即寧定，正色道：「這兩罈酒，是田某自己的一番心意，只是田某來到華山，倒確與儀琳小師父有關。」令狐沖笑道：「師父便是師父，怎還有什麼大師父、小師父之分？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難道你想不認帳麼？儀琳師妹是恆山派的名門高弟，你拜上了這樣一位師父，真是你的造化，哈哈！」田伯光大怒，手按刀柄，便欲拔刀，但隨即忍住，冷冷的道：「令狐兄，你手上的功夫不行，嘴頭的功夫倒很厲害。」令狐沖笑道：「刀劍拳腳既不是田兄對手，只好在嘴頭上找些便宜。」田伯光道：「嘴頭上輕薄，田伯光甘拜下風。令狐兄，這便跟我走罷。」令狐沖道：「不去！殺了我也不去！」

　　田伯光道：「你可知我要你到哪裡去？」

　　令狐沖道：「不知道！上天也好，入地也好，田伯光到那裡，令狐沖總之是不去。」

　　田伯光緩緩搖頭，道：「我是來請令狐兄去見一見儀琳小師父。」令狐沖大吃一驚，道：「儀琳師妹又落入你這惡賊之手麼？你忤逆犯上，膽敢對自己師父無禮！」田伯光怒道：「田某師尊另有其人，已於多年之前歸天，此後休得再將儀琳小師父牽扯在一起。」他神色漸和，又道：「儀琳小師父日思夜想，便是牽掛著令狐兄，在下當你是朋友，從此不敢對她再有半分失敬，這一節你倒可放心。咱們走罷！」

　　令狐沖道：「不去！一千個不去，一萬個不去！」田伯光微微一笑，卻不作聲。令狐沖道：「你笑什麼？你武功勝過我，便想開硬弓，將我擒下山去嗎？」田伯光道：「田某對令狐兄並無敵意，原不想得罪你，只是既乘興而來，便不想敗興而歸。」令狐沖道：「田伯光，你刀法甚高，要殺我傷我，確是不難，可是令狐沖可殺不可辱，最多性命送在你手，要想擒我下山，卻是萬萬不能。」

　　田伯光側頭向他斜睨，說道：「我受人之托，請你去和儀琳小師父一見，實無他意，你又何必拚命？」令狐沖道：「我不願做的事，別說是你，便是師父、師娘、五嶽盟主、皇帝老子，誰也無法勉強。總之是不去，一萬個不去，十萬個不去。」田伯光道：「你既如此固執，田某只好得罪了。」刷的一聲，拔刀在手。令狐沖怒道：「你存著擒我之心，早已得罪我了。這華山思過崖，便是今日令狐沖畢命之所。」說著一聲清嘯，拔劍在手。田伯光退了一步，眉頭微皺，說道：「令狐兄，你我無怨無仇，何必性命相搏？咱們不妨再打一個賭。」令狐沖心中一喜：「要打賭，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倘若輸了，還可強詞奪理的抵賴。」口中卻道：「打什麼賭？我贏了固然不去，輸了也是不去。」田伯光微笑道：「華山派的掌門大弟子，對田伯光的快刀刀法怕得這等厲害，連三十招也不敢接。」令狐沖怒道：「怕你什麼？大不了給你一刀殺了。」

　　田伯光道：「令狐兄，非是我小覷了你，只怕我這快刀，你三十招也接不下。只須你擋得住我快刀三十招，田某拍拍屁股，立即走路，再也不敢向你囉唆。但若田某僥倖在三十招內勝了你，你只好跟我下山，去和儀琳小師父會上一會。」令狐沖心念電轉，將田伯光的刀法想了一遍，暗忖：「自從和他兩番相鬥之後，將他刀法的種種的凌厲殺著，早已想過無數遍，又曾請教過師父、師娘。我只求自保，難道連三十招也擋不住？」喝道：「好，便接你三十招！」刷的一劍，向他攻去。這一出手便是本門劍法的殺著「有鳳來儀」，劍刃顫動，嗡嗡有聲，登時將田伯光的上盤盡數籠罩在劍光之下。田伯光讚道：「好劍法！」揮刀格開，退了一步。令狐沖叫道：「一招了！」跟著一招「蒼松迎客」，又攻了過去。田伯光又讚道：「好劍法！」知道這一招之中，暗藏的後著甚多，不敢揮刀相格，斜身滑步，閃了開去。這一下避讓其實並非一招，但令狐沖喝道：「兩招！」手下毫不停留，又攻了一招。他連攻五招，田伯光或格或避，始終沒有反擊，令狐沖卻已數到了「五」字。待得他第六招長劍自下而上的反挑，田伯光大喝一聲，舉刀硬劈，刀劍相撞，令狐沖手中長劍登時沉了下去。田伯光喝道：「第六招、第七招、第八招、第九招、第十招！」口中數一招，手上砍一刀，連數五招，鋼刀砍了五下，招數竟然並無變化，每一招都是當頭硬劈。這幾刀一刀重似一刀，到了第六刀再下來時，令狐沖只覺全身都為對方刀上勁力所脅，連氣也喘不過來，奮力舉劍硬架，錚的一聲巨響，刀劍相交，手臂麻酸，長劍落下地來。田伯光又是一刀砍落，令狐沖雙眼一閉，不再理會。田伯光哈哈一笑，問道：「第幾招？」令狐沖睜開眼來，說道：「你刀法固然比我高，膂力內勁，也都遠勝於我，令狐沖不是你對手。」田伯光笑道：「這就走罷！」令狐沖搖頭道：「不去！」田伯光臉色一沉，道：「令狐兄，田某敬你是男子漢大丈夫，言而有信，三十招內令狐兄既然輸了，怎麼又來反悔？」令狐沖道：「我本來不信你能在三十招內勝我，現下是我輸了，可是我並沒說輸招之後便跟你去。我說過沒有？」田伯光心想這句話原是自己說的，令狐衝倒確沒說過，當下將刀一擺，冷笑道：「你姓名中有個『狐』，果然名副其實。你沒說過便怎樣？」令狐沖道：「適才在下輸招，是輸在力不如你，心中不服，待我休息片刻，咱們再比過。」

　　田伯光道：「好罷，要你輸得口服心服。」坐在石上，雙手\*

　　令狐沖尋思：「這惡賊定要我隨他下山，不知有何奸計，說什麼去見儀琳師妹，定非實情。他又不是儀琳師妹的真徒弟，何況儀琳師妹一見他便嚇得魂不附體，又怎會和他去打什麼交道？只是我眼下給他纏上了，卻如何脫身才是？」想到適才他向自己連砍這六刀，刀法平平，勢道卻是沉猛無比，實不知該當如何拆解。突然間心念一動：「那日荒山之夜，莫大先生力殺大嵩陽手費彬，衡山劍法靈動難測，以此對敵田伯光，定然不輸於他。後洞石壁之上，刻得有衡山劍法的種種絕招，我去學得三四十招，便可和田伯光拚上一拚了。」又想：「衡山劍法精妙無比，頃刻間豈能學會，終究是我的胡思亂想。」田伯光見他臉色瞬息間忽愁忽喜，忽又悶悶不樂，笑道：「令狐兄，破解我這刀法的詭計，可想出來了麼？」令狐沖聽他將「詭計」二字說得特別響亮，不由得氣往上衝，大聲道：「要破你刀法，又何必使用詭計？你在這裡囉哩囉唆，吵鬧不堪，令我心亂意煩，難以凝神思索，我要到山洞裡好好想上一想，你可別來滋擾。」田伯光笑道：「你去苦苦思索便是，我不來吵你。」令狐沖聽他將「苦苦」二字又說得特別響亮，低低罵了一聲，走進山洞。

　　令狐沖點燃蠟燭，鑽入後洞，逕到刻著衡山派劍法的石壁前去觀看，但見一路路劍法變幻無方，若非親眼所見，真不信世間有如此奇變橫生的劍招，心想：「片刻之間要真的學會什麼劍法，決無可能，我只揀幾種最為希奇古怪的變化，記在心中，出去跟他亂打亂鬥，說不定可以攻他一個措手不及。」當下邊看邊記，雖見每一招衡山派劍法均為敵方所破，但想田伯光決不知此種破法，此點不必顧慮。

　　他一面記憶，一面手中比劃，學得二十餘招變化後，已花了大半個時辰，只聽得田伯光的聲音在洞外傳來：「令狐兄，你再不出來，我可要衝進來了。」令狐沖提劍躍出，叫道：「好，我再接你三十招！」田伯光笑道：「這一次令狐兄若再敗了，那便如何？」令狐沖道：「那也不是第一次敗了。多敗一次，又待怎樣？」說這句話時，手中長劍已如狂風驟雨般連攻七招。這七招都是他從後洞石壁上新學來的，果是極盡變幻之能事。田伯光沒料到他華山派劍法中有這樣的變化，倒給他鬧了個手足無措，連連倒退，到得第十招上，心下暗暗驚奇，呼嘯一聲，揮刀反擊。他刀上勢道雄渾，令狐衝劍法中的變化便不易施展，到得第十九招上，兩人刀劍一交，令狐沖長劍又被震飛。令狐沖躍開兩步，叫道：「田兄只是力大，並非在刀法上勝我。這一次仍然輸得不服，待我去再想三十招劍法出來，跟你重新較量。」田伯光笑道：「令師此刻尚在五百里外，正在到處找尋田某的蹤跡，十天半月之內未必能回華山。令狐兄施這推搪之計，只怕無用。」令狐沖道：「要靠我師父來收拾你，那又算什麼英雄好漢？我大病初癒，力氣不足，給你佔了便宜，單比招數，難道連你三十招也擋不住？」田伯光笑道：「我可不上你這個當。是刀法勝你也好，是膂力勝你也好，輸便是輸，贏便是贏，口舌上爭勝，又有何用？」令狐沖道：「好！你等著我，是男兒漢大丈夫，可別越想越怕，就此逃走下山，令狐沖卻不會來追趕於你！」田伯光哈哈大笑，退了兩步，坐在石上。令狐衝回入後洞，尋思：「田伯光傷過泰山派的天松道長、鬥過恆山派的儀琳師妹，適才我又以衡山派劍法和他相鬥，但嵩山派的武功他未必知曉。」尋到嵩山派劍法的圖形，學了十餘招，心道：「衡山派的絕招剛才還有十來招沒使，我給他夾在嵩山派劍法之中，再突然使幾招本門劍招，說不定便能搞得他頭暈眼花。」不等田伯光相呼，便出洞相鬥。他劍招忽而嵩山，忽而衡山，中間又將華山派的幾下絕招使了出來。田伯光連叫：「古怪，古怪！」但拆到二十二招時，終究還是將刀架在令狐沖頸中，逼得他棄劍認輸。令狐沖道：「第一次我只能接你五招，動腦筋想了一會，便接得你十八招，再想一會，已接得你二十一招。田兄，你怕不怕？」田伯光笑道：「我怕什麼？」令狐沖道：「我不斷潛心思索，再想幾次，便能接得你三十招了。又多想幾次，便能反敗為勝了，那時我就算不殺你，你豈不是糟糕之極？」田伯光道：「田某浪蕩江湖，生平所遇對手之中，以令狐兄最為聰明多智，只可惜武功和田某還差著一大截，就算你進步神速，要想在幾個時辰之中便能勝過田某，天下決計沒這個道理。」令狐沖道：「令狐衝浪蕩江湖，生平所遇對手之中，以田兄最為膽大妄為，眼見得令狐衝越戰越強，居然並不逃走，難得啊難得。田兄，少陪了，我再進去想想。」

　　田伯光笑道：「請便。」

　　令狐沖慢慢走入洞中，他嘴上跟田伯光胡說八道，似乎滿不在乎，心中其實越來越擔憂：「這惡徒來到華山，決計不存好心。他明知師父、師娘正在追殺他，又怎有閒情來跟我拆招比武？將我制住之後，縱然不想殺我，也該點了我的穴道，令我動彈不得，卻何以一次又一次的放我？到底是何用意？」料想田伯光來到華山，實有個恐怖之極的陰謀，但到底是什麼陰謀，卻全無端倪可尋，尋思：「倘若是要絆住了我，好讓旁人收拾我一眾師弟、師妹，又何不直截了當的殺我？那豈不乾脆容易得多？」思索半晌，一躍而起，心想：「今日之事，看來我華山派是遇上了極大的危難。師父、師娘不在山上，令狐沖是本門之長，這副重擔是我一個人挑了。不管田伯光有何圖謀，我須當竭盡心智，和他纏鬥到底，只要有機可乘，便即一劍將他殺了。」心念已決，又去觀看石壁上的圖形，這一次卻只揀最狠辣的殺著用心記憶。

　　待得步出山洞，天色已明，令狐沖已存了殺人之念，臉上卻笑嘻嘻地，說道：「田兄，你駕臨華山，小弟沒盡地主之誼，實是萬分過意不去。這場比武之後，不論誰輸誰贏，小弟當請田兄嘗一嘗本山的土釀名產。」田伯光笑道：「多謝了！」令狐沖道：「他日又在山下相逢，你我卻是決生死的拚鬥，不能再如今日這般，客客氣氣的數招賭賽了。」田伯光道：「像令狐兄這般朋友，殺了實在可惜。只是我若不殺你，你武功進展神速，他日劍法比我為強之時，你卻不肯饒我這採花大盜了。」令狐沖道：「正是，如今日這般切磋武功，實是機會難得。田兄，小弟進招了，請你多多指教。」田伯光笑道：「不敢，令狐兄請！」

　　令狐沖笑道：「小弟越想越覺不是田兄的對手。」一言未畢，挺劍刺了過去，劍尖將到田伯光身前三尺之處，驀地裡斜向左側，猛然回刺。田伯光舉刀擋格。令狐沖不等劍鋒碰到刀刃，忽地從他下陰挑了上去。這一招陰狠毒辣，凌厲之極。田伯光吃了一驚，縱身急躍。令狐沖乘勢直進，刷刷刷三劍，每一劍都是竭盡平生之力，攻向田伯光的要害。田伯光失了先機，登處劣勢，揮刀東擋西格，只聽得嗤的一聲響，令狐沖長劍從他右腿之側刺過，將他褲管刺穿一孔，劍勢奇急，與他腿肉相去不及一寸。

　　田伯光右手砰的一拳，將令狐沖打了個觔斗，怒道：「你招招要取我性命，這是切磋武功的打法麼？」令狐沖躍起身來，笑道：「反正不論我如何盡力施為，終究傷不了田兄的一根寒毛。你左手拳的勁道可真不小啊。」田伯光笑道：「得罪了。」令狐沖笑嘻嘻的走上前去，說道：「似乎已打斷了我兩根肋骨。」越走越近，突然間劍交左手，反手刺出。這一劍當真是匪夷所思，卻是恆山派的一招殺著。田伯光大驚之下，劍尖離他小腹已不到數寸，百忙中一個打滾避過。令狐沖居高臨下，連刺四劍，只攻得田伯光狼狽不堪，眼見再攻數招，便可將他一劍釘在地下，不料田伯光突然飛起左足，踢在他手腕之上，跟著鴛鴦連環，右足又已踢出，正中他小腹。令狐沖長劍脫手，向後仰跌出去。田伯光挺身躍起，撲上前去，將刀刃架在他咽喉之中，冷笑道：「好狠辣的劍法！田某險些將性命送在你手中，這一次服了嗎？」令狐沖笑道：「當然不服。咱們說好比劍，你卻連使拳腳。又出拳，又出腿，這招數如何算法？」

　　田伯光放開了刀，冷笑道：「便是將拳腳合併計算，也沒足三十之數。」令狐沖站起身來，怒道：「你在三十招內打敗了我，算你武功高強，那又怎樣？你要殺便殺，何以恥笑於我？你要笑便笑，卻何以要冷笑？」田伯光退了一步，說道：「令狐兄責備得對，是田某錯了。」一抱拳，說道：「田某這裡誠意謝過，請令狐兄恕罪。」

　　令狐沖一怔，萬沒想到他大勝之餘，反肯賠罪，當下抱拳還禮，道：「不敢！」尋思：「禮下於人，必有所圖。他對我如此敬重，不知有何用意？」苦思不得，索性便開門見山的相詢，說道：「田兄，令狐沖心中有一事不明，不知田兄是否肯直言相告？」田伯光道：「田伯光事無不可對人言。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之事，旁人要隱瞞抵賴，田伯光做便做了，何賴之有？」令狐沖道：「如此說來，田兄倒是個光明磊落的好漢子。」田伯光道：「『好漢子』三字，那是不敢當，總算得還是個言行如一的真小人。」令狐沖道：「嘿嘿，江湖之上，如田兄這等人物，倒也罕有。請問田兄，你深謀遠慮，將我師父遠遠引開，然後來到華山，一意要我隨你同去，到底要我到哪裡去？有何圖謀？」田伯光道：「田某早對令狐兄說過，是請你去和儀琳小師父見上一見，以慰她相思之苦。」令狐沖搖頭道：「此事太過怪誕離奇，令狐沖又非三歲小兒，豈能相信？」

　　田伯光怒道：「田某敬你是英雄好漢，你卻當我是下三濫的無恥之徒。我說的話，你如何不信？難道我口中說的不是人話，卻是大放狗屁麼？田某若有虛言，連豬狗也不如。」令狐沖見他說得十分真誠，實不由得不信，不禁大奇，問道：「田兄拜那小師父為師之事，只是一句戲言，原當不得真，卻何以為了她，千里迢迢的來邀我下山？」田伯光神色頗為尷尬，道：「其中當然另有別情。憑她這點微末本事，怎能做得我的師父？」令狐沖心念一動，暗忖：「莫非田伯光對儀琳師妹動了真情，一番慾念，竟爾化成了愛意麼？」說道：「田兄是否對儀琳小師太一見傾心，心甘情願的聽她指使？」田伯光搖頭道：「你不要胡思亂想，哪有此事？」令狐沖道：「到底其中有何別情，還盼田兄見告。」

　　田伯光道：「這是田伯光倒霉之極的事，你何必苦苦追問？總而言之，田伯光要是請不動你下山，一個月之後，便會死得慘不堪言。」令狐沖一驚，臉上卻不動聲色，道：「天下哪有此事？」田伯光捋起衣衫，袒裸胸膛，指著雙乳之下的兩枚錢大紅點，說道：「田伯光給人在這裡點了死穴，又下了劇毒，被迫來邀你去見那小師父。倘若請你不到，這兩塊紅點在一個月後便腐爛化膿，逐漸蔓延，從此無藥可治，終於全身都化為爛肉，要到三年六個月後，這才爛死。」他神色嚴峻，說道：「令狐兄，田某跟你實說，不是盼你垂憐，乃是要你知道，不管你如何堅決拒卻，我是非請你去不可的。你當真不去，田伯光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我平日已然無惡不作，在這生死關頭，更有什麼顧忌？」令狐沖尋思：「看來此事非假，我只須設法能不隨他下山，一個月後他身上毒發，這個為禍世間的惡賊便除去了，倒不須我親手殺他。」當下笑吟吟道：「不知是哪一位高手如此惡作劇，給田兄出了這樣一個難題？田兄身上所中的卻又不知是何種毒藥？不管是如何厲害的毒藥，也總有解救的法門。」田伯光氣憤憤的道：「點穴下毒之人，那也不必提了。要解此死穴奇毒，除了下手之人，天下只怕惟有『殺人名醫』平一指一人，可是他又怎肯給我解救？」令狐沖微笑道：「田兄善言相求，或是以刀相迫，他未必不肯解。」田伯光道：「你別盡說風涼話，總而言之，我真要是請你不動，田某固然活不成，你也難以平安大吉。」令狐沖道：「這個自然，但田兄只須打得我口服心服，令狐沖念你如此武功，得來不易，隨你下山走一趟，也未始不可。田兄稍待，我可又要進洞去想想了。」他走進山洞，心想：「那日我曾和他數度交手，未必每一次都拆不上三十招，怎地這一次反而退步了，說什麼也接不到他三十招？」沉吟片刻，已得其理：「是了，那日我為了救儀琳師妹，跟他性命相撲，管他拆的是三十招，還是四十招。眼下我口中不斷數著一招、兩招、三招，心中想著的只是如何接滿三十招，這般分心，劍法上自不免大大打了個折扣。令狐衝啊令狐沖，你怎如此糊塗？」想明白了這一節，精神一振，又去鑽研石壁上的武功。這一次看的卻是泰山派劍法。泰山劍招以厚重沉穩見長，一時三刻，無論如何學不到其精髓所在，而其規矩謹嚴的劍路也非他性之所喜。看了一會，正要走開，一瞥眼間見到圖形中以短槍破解泰山劍法的招數，卻十分輕逸靈動。他越看越著迷，不由得沉浸其中，忘了時刻已過，直到田伯光等得實在不耐煩，呼他出去，兩人這才又動手相鬥。這一次令狐沖學得乖了，再也不去數招，一上手便劍光霍霍，向田伯光急攻。田伯光見他劍招層出不窮，每進洞去思索一會，出來時便大有新意，卻也不敢怠慢。兩人以快打快，瞬息之間，已拆了不知若干招。突然間田伯光踏進一步，伸手快如閃電，已扣住了令狐沖的手腕，扭轉他手臂，將劍尖指向他咽喉，只須再使力一送，長劍便在他喉頭一穿而過，喝道：「你輸了！」令狐沖手腕奇痛，口中卻道：「是你輸了！」田伯光道：「怎地是我輸了？」令狐沖道：「這是第三十二招。」田伯光道：「三十二招？」令狐沖道：「正是第三十二招！」田伯光道：「你口中又沒數。」令狐沖道：「我口中不數，心中卻數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是第三十二招。」其實他心中又何嘗數了？三十二招云云，只是信口胡吹。

　　田伯光放開他手腕，說道：「不對！你第一劍這麼攻來，我便如此反擊，你如此招架，我又這樣砍出，那是第二招。」他一刀一式，將適才相鬥的招式從頭至尾的復演一遍，數到伸手抓到令狐沖的手腕時，卻只二十八招。令狐沖見他記心如此了得，兩人拆招這麼快捷，他卻每一招每一式都記得清清楚楚，次序絲毫不亂，實是武林中罕見的奇才，不由得好生佩服，大拇指一翹，說道：「田兄記心驚人，原來是小弟數錯了，我再去想過。」田伯光道：「且慢！這山洞中到底有什麼古怪，我要進去看看。洞裡是不是藏得有什麼武學秘笈？為什麼你進洞一次，出來後便多了許多古怪招式？」說著便走向山洞。令狐沖吃了一驚，心想：「倘若給他見到石壁上的圖形，那可大大不妥。」臉上卻露出喜色，隨即又將喜色隱去，假裝出一副十分擔憂的神情，雙手伸開攔住，說道：「這洞中所藏，是敝派武學秘本，田兄非我華山派弟子，可不能入內觀看。」田伯光見他臉上喜色一現即隱，其後的憂色顯得甚是誇張，多半是假裝出來的，心念一動：「他聽到我要進山洞去，為什麼登時即喜動顏色？其後又假裝憂愁，顯是要掩飾內心真情，只盼我闖進洞去。山洞之中，必有對我大大不利的物事，多半是什麼機關陷阱，或是他養馴了的毒蛇怪獸，我可不上這個當。」說道：「原來洞內有貴派武學秘笈，田某倒不便進去觀看了。」令狐沖搖了搖頭，顯得頗為失望。此後令狐衝進洞數次，又學了許多奇異招式，不但有五嶽劍派各派絕招，而破解五派劍法的種種怪招也學了不少，只是倉猝之際，難以融會貫通，現炒現賣，高明有限，始終無法擋得住田伯光快刀的三十招。田伯光見他進洞去思索一會，出來後便怪招紛呈，精彩百出，雖無大用，克制不了自己，但招式之妙，平生從所未睹，實令人歎為觀止，心中固然越來越不解，卻也亟盼和他鬥得越久越好，俾得多見識一些匪夷所思的劍法。眼見天色過午，田伯光又一次將令狐沖制住後，驀地想起：「這一次他所使劍招，似乎大部分是嵩山派的，莫非山洞之中，竟有五嶽劍派的高手聚集？他每次進洞，便有高手傳他若干招式，叫他出來和我相鬥。啊喲，幸虧我沒貿然闖進洞去，否則怎鬥得過五嶽劍派的一眾高手？」他心有所思，隨口問道：「他們怎麼不出來？」令狐沖道：「誰不出來？」田伯光道：「洞中教你劍法的那些前輩高手。」

　　令狐沖一怔，已明其意，哈哈一笑，說道：「這些前輩，不……不願與田兄動手。」

　　田伯光大怒，大聲道：「哼，這些人沽名釣譽，自負清高，不屑和我淫賊田伯光過招。你叫他們出來，只消是單打獨鬥，他名氣再大，也未必便是田伯光的對手。」

　　令狐沖搖搖頭，笑道：「田兄倘若有興，不妨進洞向這十一位前輩領教領教。他們對田兄的刀法，言下倒也頗為看重呢。」他知田伯光在江湖上作惡多端，樹敵極眾，平素行事向來十分的謹慎小心，他既猜想洞內有各派高手，那便說什麼也不會激得他闖進洞去，他不說十位高手，偏偏說個十一位的畸零數字，更顯得實有其事。

　　果然田伯光哼了一聲，道：「什麼前輩高手？只怕都是些浪得虛名之徒，否則怎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傳你種種招式，始終連田某的三十招也擋不過？」他自負輕功了得，心想就算那十一個高手一湧而出，我雖然鬥不過，逃總逃得掉，何況既是五嶽劍派的前輩高手，他們自重身份，決不會聯手對付自己。令狐沖正色道：「那是由於令狐沖資質愚魯，內力膚淺，學不到這些前輩武功的精要。田兄嘴裡可得小心些，莫要惹怒了他們。任是哪一位前輩出手，田兄不等一月後毒發，轉眼便會在這思過崖上身首異處了。」田伯光道：「你倒說說看，洞中到底是哪幾位前輩。」令狐沖神色詭秘，道：「這幾位前輩歸隱已久，早已不預聞外事，他們在這裡聚集，更和田兄毫不相干。別說這幾位老人家名號不能外洩，就是說了出來，田兄也不會知道。不說也罷，不說也罷。」田伯光見他臉色古怪，顯是在極方掩飾，說道：「嵩山、泰山、衡山、恆山四派之中，或許還有些武功不凡的前輩高人，可是貴派之中，卻沒什麼耆宿留下來了。那是武林中眾所周知之事。令狐兄信口開河，難令人信。」令狐沖道：「不錯，華山派中，確無前輩高人留存至今。當年敝派不幸為瘟疫侵襲，上一輩的高手凋零殆盡，華山派元氣大傷，否則的話，也決不能讓田兄單槍匹馬的闖上山來，打得我華山派竟無招架之力。田兄之言甚是，山洞之中，的確並無敝派高手。」田伯光既然認定他是在欺騙自己，他說東，當然是西，他說華山派並無前輩高手留存，那麼一定是有，思索半晌，猛然間想起一事，一拍大腿，叫道：「啊！我想起來了！原來是風清揚風老前輩！」令狐沖登時想起石壁上所刻的那「風清揚」三個大字，忍不住一聲驚噫，這一次倒非作假，心想這位風前輩難道此時還沒死？不管怎樣，連忙搖手，道：「田兄不可亂說。風……風……」他想「風清揚」的名字中有個「清」字，那是比師父「不」字輩高了一輩的人物，接著道：「風太師叔歸隱多年，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尚在人世，怎麼會到華山來？田兄不信，最好自己到洞中去看看，那便真相大白了。」田伯光越見他力邀自己進洞，越是不肯上這個當，心想：「他如此驚慌，果然我所料不錯。聽說華山派前輩，當年在一夕之間盡數暴斃，只有風清揚一人其時不在山上，逃過了這場劫難，原來尚在人世，但說什麼也該有七八十歲了，武功再高，終究精力已衰，一個糟老頭子，我怕他個屁？」說道：「令狐兄，咱們已鬥了一日一晚，再鬥下去，你終究是鬥我不過的，雖有你風太師叔不斷指點，終歸無用。你還是乖乖的隨我下山去罷。」令狐沖正要答話，忽聽得身後有人冷冷的道：「倘若我當真指點幾招，難道還收拾不下你這小子？」

## 第10章　傳劍

　　令狐沖大吃一驚，回過頭來，見山洞口站著一個白鬚青袍老者，神氣抑鬱，臉如金紙。令狐沖心道：「這老先生莫非便是那晚的蒙面青袍人？他是從哪裡來的？怎地站在我身後，我竟沒半點知覺？」心下驚疑不定，只聽田伯光顫聲道：「你……你便是風老先生？」那老者歎了口氣，說道：「難得世上居然還有人知道風某的名字。」令狐沖心念電轉：「本派中還有一位前輩，我可從來沒聽師父、師娘說過，倘若他是順著田伯光之言隨口冒充，我如上前參拜，豈不令天下好漢恥笑？再說，事情哪裡真有這麼巧法？田伯光提到風清揚，便真有一個風清揚出來。」那老者搖頭歎道：「令狐衝你這小子，實在也太不成器！我來教你。你先使一招『白虹貫日』，跟著便使『有鳳來儀』，再使一招『金雁橫空』，接下來使『截劍式』……」一口氣滔滔不絕的說了三十招招式。

　　那三十招招式令狐沖都曾學過，但出劍和腳步方位，卻無論如何連不在一起。那老者道：「你遲疑什麼？嗯，三十招一氣呵成，憑你眼下的修為，的確有些不易，你倒先試演一遍看。」他嗓音低沉，神情蕭索，似是含有無限傷心，但語氣之中自有一股威嚴。令狐沖心想：「便依言一試，卻也無妨。」當即使一招「白虹貫日」，劍尖朝天，第二招「有鳳來儀」便使不下去，不由得一呆。那老者道：「唉，蠢才，蠢才！無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拘泥不化，不知變通。劍術之道，講究如行雲流水，任意所至。你使完那招『白虹貫日』，劍尖向上，難道不會順勢拖下來嗎？劍招中雖沒這等姿式，難道你不會別出心裁，隨手配合麼？」這一言登時將令狐沖提醒，他長劍一勒，自然而然的便使出「有鳳來儀」，不等劍招變老，已轉「金雁橫空」。長劍在頭頂劃過，一勾一挑，輕輕巧巧的變為「截手式」，轉折之際，天衣無縫，心下甚是舒暢。當下依著那老者所說，一招一式的使將下去，使到「鐘鼓齊鳴」收劍，堪堪正是三十招，突然之間，只感到說不出的歡喜。

　　那老者臉色間卻無嘉許之意，說道：「對是對了，可惜斧鑿痕跡太重，也太笨拙。不過和高手過招固然不成，對付眼前這小子，只怕也將就成了。上去試試罷！」

　　令狐沖雖尚不信他便是自己太師叔，但此人是武學高手，卻絕無可疑，當即長劍下垂，躬身為禮，轉身向田伯光道：「田兄請！」田伯光道：「我已見你使了這三十招，再跟你過招，還打個什麼？」令狐沖道：「田兄不願動手，那也很好，這就請便。在下要向這位老前輩多多請教，無暇陪伴田兄了。」田伯光大聲道：「那是什麼話？你不隨我下山，田某一條性命難道便白白送在你手裡？」轉面向那老者道：「風老前輩，田伯光是後生小子，不配跟你老人家過招，你若出手，未免有失身份。」那老者點點頭，歎了口氣，慢慢走到大石之前，坐了下來。田伯光大為寬慰，喝道：「看刀！」揮刀向令狐沖砍了過來。令狐沖側身閃避，長劍還刺，使的便是適才那老者所說的第四招「截劍式」。他一劍既出，後著源源傾瀉，劍法輕靈，所用招式有些是那老者提到過的，有些卻在那老者所說的三十招之外。他既領悟了「行雲流水，任意所至」這八個字的精義，劍術登時大進，翻翻滾滾的和田伯光拆了一百餘招。突然間田伯光一聲大喝，舉刀直劈，令狐沖眼見難以閃避，一抖手，長劍指向他胸膛。田伯光回刀削劍。噹的一聲，刀劍相交，他不等令狐沖抽劍，放脫單刀，縱身而上，雙手扼住了他喉頭。令狐沖登時為之窒息，長劍也即脫手。田伯光喝道：「你不隨我下山，老子扼死你。」他本來和令狐沖稱兄道弟，言語甚是客氣，但這番百餘招的劇鬥一過，打得性發，牢牢扼住他喉頭後，居然自稱起「老子」來。令狐沖滿臉紫脹，搖了搖頭。田伯光咬牙道：「一百招也好，二百招也好，老子贏了，便要你跟我下山。他媽的三十招之約，老子不理了。」令狐沖想要哈哈一笑，只是給他十指扼住了喉頭，無論如何笑不出聲。

　　忽聽那老者道：「蠢才！手指便是劍。那招『金玉滿堂』，定要用劍才能使嗎？」令狐沖腦海中如電光一閃，右手五指疾刺，正是一招「金玉滿堂」，中指和食指戳在田伯光胸口「膻中穴」上。田伯光悶哼一聲，委頓在地，抓住令狐沖喉頭的手指登時鬆了。

　　令狐沖沒想到自己隨手這麼一戳，竟將一個名動江湖的「萬里獨行」田伯光輕輕易易的便點倒在地。他伸手摸摸自己給田伯光扼得十分疼痛的喉頭，只見這淫賊蜷縮在地，不住輕輕抽搐，雙眼翻白，已暈了過去，不由得又驚又喜，霎時之間，對那老者欽佩到了極點，搶到他身前，拜伏在地，叫道：「太師叔，請恕徒孫先前無禮。」說著連連磕頭。那老者淡淡一笑，說道：「你再不疑心我是招搖撞騙了麼？」令狐沖磕頭道：「萬萬不敢。徒孫有幸，得能拜見本門前輩風太師叔，實是萬千之喜。」

　　那老者風清揚道：「你起來。」令狐沖又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這才站起，眼見那老者滿面病容，神色憔悴，道：「太師叔，你肚子餓麼？徒孫洞裡藏得有些乾糧。」說著便欲去取。風清揚搖頭道：「不用！」瞇著眼向太陽望了望，輕聲道：「日頭好暖和啊，可有好久沒曬太陽了。」令狐沖好生奇怪，卻不敢問。風清揚向縮在地下的田伯光瞧了一眼，話道：「他給你戳中了膻中穴，憑他功力，一個時辰後便會醒轉，那時仍會跟你死纏。你再將他打敗，他便只好乖乖的下山去了。你制服他後，須得逼他發下毒誓，關於我的事決不可洩漏一字半句。」令狐沖道：「徒孫適才取勝，不過是出其不意，僥倖得手，劍法上畢竟不是他的敵手，要制服他……制服他……」風清揚搖搖頭，說道：「你是岳不群的弟子，我本不想傳你武功。但我當年……當年……曾立下重誓，有生之年，決不再與人當真動手。那晚試你劍法，不過讓你知道，華山派『玉女十九劍』倘若使得對了，又怎能讓人彈去手中長劍？我若不假手於你，難以逼得這田伯光立誓守秘，你跟我來。」說著走進山洞，從那孔穴中走進後洞。令狐沖跟了進去。風清揚指著石壁說道：「壁上這些華山派劍法的圖形，你大都已經看過記熟，只是使將出來，卻全不是那一回事。唉！」說著搖了搖頭。令狐沖尋思：「我在這裡觀看圖形，原來太師叔早已瞧在眼裡。想來每次我都瞧得出神，以致全然沒發覺洞中另有旁人，倘若……倘若太師叔是敵人……嘿嘿，倘若他是敵人，我就算發覺了，也難道能逃得性命？」只聽風清揚續道：「岳不群那小子，當真是狗屁不通。你本是塊大好的材料，卻給他教得變成了蠢牛木馬。」令狐沖聽得他辱及恩師，心下氣惱，當即昂然說道：「太師叔，我不要你教了，我出去逼田伯光立誓不可洩漏太師叔之事就是。」風清揚一怔，已明其理，淡淡的道：「他要是不肯呢？你這就殺了他？」令狐沖躊躇不答，心想田伯光數次得勝，始終不殺自己，自己又怎能一佔上風，卻便即殺他？風清揚道：「你怪我罵你師父，好罷，以後我不提他便是，他叫我師叔，我稱他一聲『小子』，總稱得罷？」令狐沖道：「太師叔不罵我恩師，徒孫自是恭聆教誨。」風清揚微微一笑，道：「倒是我來求你學藝了。」令狐沖躬身道：「徒孫不敢，請太師叔恕罪。」風清揚指著石壁上華山派劍法的圖形，說道：「這些招數，確是本派劍法的絕招，其中泰半已經失傳，連岳……岳……嘿嘿……連你師父也不知道。只是招數雖妙，一招招的分開來使，終究能給旁人破了……」

　　令狐沖聽到這裡，心中一動，隱隱想到了一層劍術的至理，不由得臉現狂喜之色。風清揚道：「你明白了什麼？說給我聽聽。」令狐沖道：「太師叔是不是說，要是各招渾成，敵人便無法可破？」風清揚點了點頭，甚是歡喜，說道：「我原說你資質不錯，果然悟性極高。這些魔教長老……」一面說，一面指著石壁上使棍棒的人形。令狐沖道：「這是魔教中的長老？」風清揚道：「你不知道麼？這十具骸骨，便是魔教十長老了。」說著手指地下一具骸骨。令狐沖奇道：「怎麼這魔教十長老都死在這裡？」風清揚道：「再過一個時辰，田伯光便醒轉了，你盡問這些陳年舊事，還有時刻學武功麼？」令狐沖道：「是，是，請太師叔指點。」風清揚歎了口氣，說道：「這些魔教長老，也確都是了不起的聰明才智之士，竟將五嶽劍派中的高招破得如此乾淨徹底。只不過他們不知道，世上最厲害的招數，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陰謀詭計，機關陷阱。倘若落入了別人巧妙安排的陷阱，憑你多高明的武功招數，那也全然用不著了……」說著抬起了頭，眼光茫然，顯是想起了無數舊事。

　　令狐沖見他說得甚是苦澀，神情間更有莫大憤慨，便不敢接口，心想：「莫非我五嶽劍派果然是『比武不勝，暗算害人』？風太師叔雖是五嶽劍派中人，卻對這些卑鄙手段似乎頗不以為然。但對付魔教人物，使些陰謀詭計，似乎也不能說不對。」風清揚又道：「單以武學而論，這些魔教長老們也不能說真正已窺上乘武學之門。他們不懂得，招數是死的，發招之人卻是活的。死招數破得再妙，遇上了活招數，免不了縛手縛腳，只有任人屠戮。這個『活』字，你要牢牢記住了。學招時要活學，使招時要活使。倘若拘泥不化，便練熟了幾千萬手絕招，遇上了真正高手，終究還是給人家破得乾乾淨淨。」令狐沖大喜，他生性飛揚跳脫，風清揚這幾句話當真說到了他心坎裡去，連稱：「是，是！須得活學活使。」風清揚道：「五嶽劍派中各有無數蠢才，以為將師父傳下來的劍招學得精熟，自然而然便成高手，哼哼，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熟讀了人家詩句，做幾首打油詩是可以的，但若不能自出機杼，能成大詩人麼？」他這番話，自然是連岳不群也罵在其中了，但令狐沖一來覺得這話十分有理，二來他並未直提岳不群的名字，也就沒有抗辯。風清揚道：「活學活使，只是第一步。要做到出手無招，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你說『各招渾成，敵人便無法可破』，這句話還只說對了一小半。不是『渾成』，而是根本無招。你的劍招使得再渾成，只要有跡可尋，敵人便有隙可乘。但如你根本並無招式，敵人如何來破你的招式？」令狐沖一顆心怦怦亂跳，手心發熱，喃喃的道：「根本無招，如何可破？根本無招，如何可破？」陡然之間，眼前出現了一個生平從所未見、連做夢也想不到的新天地。風清揚道：「要切肉，總得有肉可切；要斬柴，總得有柴可斬；敵人要破你劍招，你須得有劍招給人家來破才成。一個從未學過武功的常人，拿了劍亂揮亂舞，你見聞再博，也猜不到他下一劍要刺向哪裡，砍向何處。就算是劍術至精之人，也破不了他的招式，只因並無招式，『破招』二字，便談不上了。只是不曾學過武功之人，雖無招式，卻會給人輕而易舉的打倒。真正上乘的劍術，則是能制人而決不能為人所制。」他拾起地下的一根死人腿骨，隨手以一端對著令狐沖，道：「你如何破我這一招？」

　　令狐沖不知他這一下是什麼招式，一怔之下，便道：「這不是招式，因此破解不得。」

　　風清揚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了。學武之人使兵刃，動拳腳，總是有招式的，你只須知道破法，一出手便能破招制敵。」令狐沖道：「要是敵人也沒招式呢？」風清揚道：「那麼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二人打到如何便如何，說不定是你高些，也說不定是他高些。」歎了口氣，說道：「當今之世，這等高手是難找得很了，只要能僥倖遇上一兩位，那是你畢生的運氣，我一生之中，也只遇上過三位。」令狐沖問道：「是哪三位？」風清揚向他凝視片刻，微微一笑，道：「岳不群的弟子之中，居然有如此多管閒事、不肯專心學劍的小子，好極，妙極！」令狐沖臉上一紅，忙躬身道：「弟子知錯了。」風清揚微笑道：「沒有錯，沒有錯。你這小子心思活潑，很對我的脾胃。只是現下時候不多了，你將這華山派的三四十招融合貫通，設想如何一氣呵成，然後全部將它忘了，忘得乾乾淨淨，一招也不可留在心中。待會便以什麼招數也沒有的華山劍法，去跟田伯光打。」令狐沖又驚又喜，應道：「是！」凝神觀看石壁上的圖形。過去數月之中，他早已將石壁上的本門劍法記得甚熟，這時也不必再花時間學招，只須將許多毫不連貫的劍招設法串成一起就是。風清揚道：「一切須當順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倘若串不成一起，也就罷了，總之不可有半點勉強。」令狐沖應了，只須順乎自然，那便容易得緊，串得巧妙也罷，笨拙也罷，那三四十招華山派的絕招，片刻間便聯成了一片，不過要融成一體，其間並無起迄轉折的刻畫痕跡可尋，那可十分為難了。他提起長劍左削右劈，心中半點也不去想石壁圖形中的劍招，像也好，不像也好，只是隨意揮灑，有時使到順溜處，亦不禁暗暗得意。他從師練劍十餘年，每一次練習，總是全心全意的打起了精神，不敢有絲毫怠忽。岳不群課徒極嚴，眾弟子練拳使劍，舉手提足間只要稍離了尺寸法度，他便立加糾正，每一個招式總要練得十全十美，沒半點錯誤，方能得到他點頭認可。令狐沖是開山門的大弟子，又生來要強好勝，為了博得師父、師娘的讚許，練習招式時加倍的嚴於律己。不料風清揚教劍全然相反，要他越隨便越好，這正投其所好，使劍時心中暢美難言，只覺比之痛飲數十年的美酒還要滋味無窮。正使得如癡如醉之時，忽聽得田伯光在外叫道：「令狐兄，請你出來，咱們再比。」令狐沖一驚，收劍而立，向風清揚道：「太師叔，我這亂揮亂削的劍法，能擋得住他的快刀麼？」風清揚搖頭道：「擋不住，還差得遠呢！」令狐沖驚道：「擋不住？」風清揚道：「要擋，自然擋不住，可是你何必要擋？」

　　令狐沖一聽，登時省悟，心下大喜：「不錯，他為了求我下山，不敢殺我。不管他使什麼刀招，我不必理會，只是自行進攻便了。」當即仗劍出洞。

　　只見田伯光橫刀而立，叫道：「令狐兄，你得風老前輩指點訣竅之後，果然劍法大進，不過適才給你點倒，乃是一時疏忽，田某心中不服，咱們再來比過。」令狐沖道：「好！」挺劍歪歪斜斜的刺去，劍身搖搖晃晃，沒半分勁力。田伯光大奇，說道：「你這是什麼劍招？」眼見令狐沖長劍刺到，正要揮刀擋格，卻見令狐衝突然間右手後縮，向空處隨手刺了一劍，跟著劍柄疾收，似乎要撞上他自己胸膛，跟著手腕立即反抖，這一撞便撞向右側空處。田伯光更是奇怪，向他輕輕試劈一刀。令狐沖不避不讓，劍尖一挑，斜刺對方小腹，田伯光叫道：「古怪！」回刀反擋。

　　兩人拆得數招，令狐衝將石壁上數十招華山劍法使了出來，只攻不守，便如自顧自練劍一般。田伯光給他逼得手忙腳亂。叫道：「我這一刀你如再不擋，砍下了你的臂膀，可別怪我！」令狐沖笑道：「可沒這麼容易。」刷刷刷三劍，全是從希奇古怪的方位刺削而至。田伯光仗著眼明手快，一一擋過，正待反擊，令狐沖忽將長劍向天空拋了上去。田伯光仰頭看劍，砰的一聲，鼻上已重重吃了一拳，登時鼻血長流。田伯光一驚之間，令狐沖以手作劍，疾刺而出，又戳中了他的膻中穴。田伯光身子慢慢軟倒，臉上露出十分驚奇、又十分憤怒的神色。令狐衝回過身來，風清揚招呼他走入洞中，道：「你又多了一個半時辰練劍，他這次受創較重，醒過來時沒第一次快。只不過下次再鬥，說不定他會拚命，未必肯再容讓，須得小心在意。你去練練衡山派的劍法。」

　　令狐沖得風清揚指點後，劍法中有招如無招，存招式之意，而無招式之形，衡山派的絕招本已變化莫測，似鬼似魅，這一來更無絲毫跡象可尋。田伯光醒轉後，鬥得七八十招，又被他打倒。眼見天色已晚，陸大有送飯上崖，令狐衝將點倒了的田伯光放在岩石之後，風清揚則在後洞不出。令狐沖道：「這幾日我胃口大好，六師弟明日多送些飯菜上來。」陸大有見大師哥神采飛揚，與數月來鬱鬱寡歡的情形大不相同，心下甚喜，又見他上身衣衫都汗濕了，只道他在苦練劍法，說道：「好，明兒我提一大籃飯上來。」

　　陸大有下崖後，令狐沖解開田伯光穴道，邀他和風清揚及自己一同進食。風清揚只吃小半碗飯便飽了。田伯光憤憤不平，食不下嚥，一面扒飯，一面罵人，突然間左手使勁太大，拍的一聲，竟將一隻瓦碗捏成十餘塊，碗片飯粒，跌得身上地下都是。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田兄何必跟一隻飯碗過不去？」田伯光怒道：「他媽的，我是跟你過不去。只因為我不想殺你，咱們比武，你這小子只攻不守，這才佔盡了便宜，你自己說，這公道不公道？倘若我不讓你哪，三十招之內硬砍下了你腦袋。哼！哼！他媽的那小尼……小尼……」他顯是想罵儀琳那小尼姑，但不知怎的，話到口邊，沒再往下罵了。站起身來，拔刀在手，叫道：「令狐沖，有種的再來鬥過。」令狐沖道：「好！」挺劍而上。

　　令狐沖又施故技，對田伯光的快刀並不拆解，自此以巧招刺他。不料田伯光這次出手甚狠，拆得二十餘招後，刷刷兩刀，一刀砍中令狐沖大腿，一刀在他左臂上劃了一道口子，但畢竟還是刀下留情，所傷不重。令狐沖又驚又痛，劍法散亂，數招後便給田伯光踢倒。

　　田伯光將刀刃架在他喉頭，喝道：「還打不打？打一次便在你身上砍幾刀，縱然不殺你，也要你肢體不全，流乾了血。」令狐沖笑道：「自然再打！就算令狐沖鬥你不過，難道我風太師叔袖手不理，任你橫行？」田伯光道：「他是前輩高人，不會跟我動手。」說著收起單刀，心下畢竟也甚惴惴，生怕將令狐沖砍傷了，風清揚一怒出手，看來這人雖然老得很了，糟卻半點不糟，神氣內斂，眸子中英華隱隱，顯然內功著實了得，劍術之高，那也不用說了，他也不必揮劍殺人，只須將自己逐下華山，那便糟糕之極了。

　　令狐沖撕下衣襟，裹好了兩處創傷，走進洞中，搖頭苦笑，說道：「太師叔，這傢伙改變策略，當真砍殺啦！如果給他砍中了右臂，使不得劍，這可就難以勝他了。」風清揚道：「好在天色已晚，你約他明晨再鬥。今晚你不要睡，咱們窮一晚之力，我教你三招劍法。」令狐沖道：「三招？」心想只三招劍法，何必花一晚時光來教。

　　風清揚道：「我瞧你人倒挺聰明的，也不知是真聰明，還是假聰明，倘若真的聰明，那麼這一個晚上，或許能將這三招劍法學會了。要是資質不佳，悟心平常，那麼……那麼……明天早晨你也不用再跟他打了，自己認輸，乖乖的跟他下山去罷！」令狐沖聽太師叔如此說，料想這三招劍法非比尋常，定然十分難學，不由得激發了他要強好勝之心，昂然道：「太師叔，徒孫要是不能在一晚間學會這三招，寧可給他一刀殺了，決不投降屈服，隨他下山。」

　　風清揚笑了笑，道：「那便很好。」抬起了頭，沉思半晌，道：「一晚之間學會三招，未免強人所難，這第二招暫且用不著，咱們只學第一招和第三招。不過……不過……第三招中的許多變化，是從第二招而來，好，咱們把有關的變化都略去，且看是否管用。」自言自語，沉吟一會，卻又搖頭。令狐沖見他如此顧慮多端，不由得心癢難搔，一門武功越是難學，自然威力越強，只聽風清揚又喃喃的道：「第一招中的三百六十種變化如果忘記了一變，第三招便會使得不對，這倒有些為難了。」令狐沖聽得單是第一招便有三百六十種變化，不由得吃了一驚，只見風清揚屈起手指，數道：「歸妹趨無妄，無妄趨同人，同人趨大有。甲轉丙，丙轉庚，庚轉癸。子丑之交，辰巳之交，午未之交。風雷是一變，山澤是一變，水火是一變。乾坤相激，震兌相激，離巽相激。三增而成五，五增而成九……」越數越是憂色重重，歎道：「沖兒，當年我學這一招，花了三個月時光，要你在一晚之間學會兩招，那是開玩笑了，你想：『歸妹趨無妄……』」說到這裡，便住了口，顯是神思不屬，過了一會，問道：「剛才我說什麼來著？」令狐沖道：「太師叔剛才說的是歸妹趨無妄，無妄趨同人，同人趨大有。」風清揚雙眉一軒，道：「你記性倒不錯，後來怎樣？」令狐沖道：「太師叔說道：『甲轉丙，丙轉庚，庚轉癸……』」一路背誦下去，竟然背了一小半，後面的便記不得了。風清揚大奇，問道：「這獨孤九劍的總訣，你曾學過的？」令狐沖道：「徒孫沒學過，不知這叫做『獨孤九劍』。」風清揚問道：「你沒學過，怎麼會背？」令狐沖道：「我剛才聽得太師叔這麼念過。」

　　風清揚滿臉喜色，一拍大腿，道：「這就有法子了。一晚之間雖然學不全，然而可以硬記，第一招不用學，第三招只學小半招好了。你記著。歸妹趨無妄，無妄趨同人，同人趨大有……」一路念將下去，足足念了三百餘字，才道：「你試背一遍。」令狐沖早就在全神記憶，當下依言背誦，只錯了十來個字。風清揚糾正了，令狐沖第二次再背，只錯了七個字，第三次便沒再錯。風清揚甚是高興，道：「很好，很好！」又傳了三百餘字口訣，待令狐沖記熟後，又傳三百餘字。那「孤獨九劍」的總訣足足有三千餘字，而且內容不相連貫，饒是令狐沖記性特佳，卻也不免記得了後面，忘記了前面，直花了一個多時辰，經風清揚一再提點，這才記得一字不錯。風清揚要他從頭至尾連背三遍，見他確已全部記住，說道：「這總訣是獨孤九劍的根本關鍵，你此刻雖記住了，只是為求速成，全憑硬記，不明其中道理，日後甚易忘記。從今天起，須得朝夕念誦。」令狐沖應道：「是！」

　　風清揚道：「九劍的第一招『總訣式』，有種種變化，用以體演這篇總訣，現下且不忙學。第二招是『破劍式』，用以破解普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現下也不忙學。第三招『破刀式』，用以破解單刀、雙刀、柳葉刀、鬼頭刀、大砍刀、斬馬刀種種刀法。田伯光使的是單刀中的快刀法，今晚只學專門對付他刀法的這一部分。」

　　令狐沖聽得獨孤九劍的第二招可破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第三招可破種種刀法，驚喜交集，說道：「這九劍如此神妙，徒孫直是聞所未聞。」興奮之下，說話聲音也顫抖了。

　　風清揚道：「獨孤九劍的劍法你師父沒見識過，這劍法的名稱，他倒聽見過的。只不過他不肯跟你們提起罷了。」令狐沖大感奇怪，問道：「卻是為何？」風清揚不答他此問，說道：「這第三招『破刀式』講究以輕御重，以快制慢。田伯光那廝的快刀是快得很了，你卻要比他更快。以你這等少年，和他比快，原也可以，只是或輸或贏，並無必勝把握。至於我這等糟老頭子，卻也要比他快，唯一的法子便是比他先出招。你料到他要出什麼招，卻搶在他頭裡。敵人手還沒提起，你長劍已指向他的要害，他再快也沒你快。」

　　令狐沖連連點頭，道：「是，是！想來這是教人如何料敵機先。」風清揚拍手讚道：「對，對！孺子可教。『料敵機先』這四個字，正是這劍法的精要所在，任何人一招之出，必定有若干徵兆。他下一刀要砍向你的左臂，眼光定會瞧向你左臂，如果這時他的單刀正在右下方，自然會提起刀來，劃個半圓，自上而下的斜向下砍。」於是將這第三劍中克破快刀的種種變化，一項項詳加剖析。令狐沖只聽得心曠神怡，便如一個鄉下少年忽地置身於皇宮內院，目之所接，耳之所聞，莫不新奇萬端。這第三招變化繁複之極，令狐沖於一時之間，所能領會的也只十之二三，其餘的便都硬記在心。一個教得起勁，一個學得用心，竟不知時刻之過，猛聽得田伯光在洞外大叫：「令狐兄，天光啦，睡醒了沒有？」

　　令狐沖一呆，低聲道：「啊喲，天亮啦。」風清揚歎道：「只可惜時刻太過迫促，但你學得極快，已遠過我的指望。這就出去跟他打罷！」令狐沖道：「是。」閉上眼睛，將這一晚所學大要，默默存想了一遍，突然睜開眼來，道：「太師叔，徒孫尚有一事未明，何以這種種變化，儘是進手招數，只攻不守？」風清揚道：「獨孤九劍，有進無退！招招都是進攻，攻敵之不得不守，自己當然不用守了。創製這套劍法的獨孤求敗前輩，名字叫做『求敗』，他老人家畢生想求一敗而不可得，這劍法施展出來，天下無敵，又何必守？如果有人攻得他老人家回劍自守，他老人家真要心花怒放，喜不自勝了。」令狐沖喃喃的道：「獨孤求敗，獨孤求敗。」想像當年這位前輩仗劍江湖，無敵於天下，連找一個對手來逼得他回守一招都不可得，委實令人可驚可佩。

　　只聽田伯光又在呼喝：「快出來，讓我再砍你兩刀。」令狐沖叫道：「我來也！」風清揚皺眉道：「此刻出去和他接戰，有一事大是凶險，他如上來一刀便將你右臂或右腕砍傷，那只有任他宰割，更無反抗之力了。這件事可真叫我擔心。」

　　令狐沖意氣風發，昂然道：「徒孫盡力而為！無論如何，決不能辜負了太師叔這一晚盡心教導。」提劍出洞，立時裝出一副萎靡之狀，打了個呵欠，又伸了個懶腰，揉了揉眼睛，說道：「田兄起得好早，昨晚沒好睡嗎？」心中卻在盤算：「我只須挨過眼前這個難關，再學幾個時辰，便永遠不怕他了。」田伯光一舉單刀，說道：「令狐兄，在下實在無意傷你，但你太也固執，說什麼也不肯隨我下山。這般鬥將下去，逼得我要砍你十刀廿刀，令得你遍體鱗傷，豈不是十分的對你不住？」令狐沖心念一動，說道：「倒也不須砍上十刀廿刀，你只須一刀將我右臂砍斷，要不然砍傷了我右手，叫我使不得劍。那時候你要殺要擒，豈不是悉隨尊便？」田伯光搖頭道：「我只是要你服輸，何必傷你右手右臂？」令狐沖心中大喜，臉上卻裝作深有憂色，說道：「只怕你口中雖這麼說，輸得急了，到頭來還是什麼野蠻的毒招都使將出來。」田伯光道：「你不用以言語激我。田伯光一來跟你無怨無仇，二來敬你是條有骨氣的漢子，三來真的傷你重了，只怕旁人要跟我為難。出招罷！」令狐沖道：「好！田兄請。」田伯光虛晃一刀，第二刀跟著斜劈而出，刀光映日，勢道甚是猛惡。令狐沖待要使用「獨孤九劍」中第三劍的變式予以破解，哪知田伯光的刀法實在太快，甫欲出劍，對方刀法已轉，終是慢了一步。他心中焦急，暗叫：「糟糕，糟糕！新學的劍法竟然完全用不上，太師叔一定在罵我蠢才。」再拆數招，額頭汗水已涔涔而下。豈知自田伯光眼中看出來，卻見他劍法凌厲之極，每一招都是自己刀法的剋星，心下也是吃驚不小，尋思：「他這幾下劍法，明明已可將我斃了，卻為什麼故意慢了一步？是了，他是手下留情，要叫我知難而退。可是我雖然『知難』，苦在不能『而退』，非硬挺到底不可。」他心中這麼想，單刀劈出時勁力便不敢使足。兩人互相忌憚，均是小心翼翼的拆解。又鬥一會，田伯光刀法漸快，令狐沖應用獨孤氏第三劍的變式也漸趨純熟，刀劍光芒閃爍，交手越來越快。驀地裡田伯光大喝一聲，右足飛起，踹中令狐沖小腹。令狐沖身子向後跌出，心念電轉：「我只須再有一日一夜的時刻，明日此時定能制他。」當即摔劍脫手，雙目緊閉，凝住呼吸，假作暈死之狀。田伯光見他暈去，吃了一驚，但深知他狡譎多智，不敢俯身去看，生怕他暴起襲擊，敗中求勝，當下橫刀身前，走近幾步，叫道：「令狐兄，怎麼了？」叫了幾聲，才見令狐沖悠悠醒轉，氣息微弱，顫聲道：「咱們……咱們再打過。」支撐著要站起身來，左腿一軟，又摔倒在地。田伯光道：「你是不行的了，不如休息一日，明兒隨我下山去罷。」令狐沖不置可否，伸手撐地，意欲站起，口中不住喘氣。田伯光更無懷疑，踏上一步，抓住他右臂，扶了他起來，但踏上這一步時若有意，若無意的踏住了令狐衝落在地下的長劍，右手執刀護身，左手又正抓在令狐沖右臂的穴道之上，叫他無法行使詭計。令狐沖全身重量都掛在他的左手之上，顯得全然虛弱無力，口中卻兀自怒罵：「誰要你討好？他奶奶的。」一跛一拐的回入洞中。風清揚微笑道：「你用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費半點力氣，只不過有點兒卑鄙無恥。」令狐沖笑道：「對付卑鄙無恥之徒，說不得，只好用點卑鄙無恥的手段。」風清揚正色道：「要是對付正人君子呢？」令狐沖一怔，道：「正人君子？」一時答不出話來。風清揚雙目炯炯，瞪視著令狐沖，森然問道：「要是對付正人君子，那便怎樣？」令狐沖道：「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倘若想要殺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卑鄙無恥的手段，也只好用上這麼一點半點了。」風清揚大喜，朗聲道：「好，好！你說這話，便不是假冒為善的偽君子。大丈夫行事，愛怎樣便怎樣，行雲流水，任意所至，什麼武林規矩，門派教條，全都是放他媽的狗臭屁！」

　　令狐沖微微一笑，風清揚這幾句話當真說到了他心坎中去，聽來說不出的痛快，可是平素師父諄諄叮囑，寧可性命不要，也決計不可違犯門規，不守武林規矩，以致敗了華山派的清譽，太師叔這番話是不能公然附和的；何況「假冒為善的偽君子」云云，似乎是在譏刺他師父那「君子劍」的外號，當下只微微一笑，並不接口。

　　風清揚伸出乾枯的手指撫摸令狐沖頭髮，微笑道：「岳不群門下，居然有你這等人才，這小子眼光是有的，倒也不是全無可取之處。」他所說的「這小子」，自然是指岳不群了。他拍拍令狐沖的肩膀，說道：「小娃子很合我心意，來來來，咱們把獨孤大俠的第一劍和第三劍再練上一些。」當下又將獨孤氏的第一劍擇要講述，待令狐沖領悟後，再將第三劍中的有關變化，連講帶比，細加指點。後洞中所遺長劍甚多，兩人都以華山派的長劍比劃演式。令狐沖用心記憶，遇到不明之處，便即詢問。這一日時候充裕，學劍時不如前晚之迫促，一劍一式均能闡演周詳。晚飯之後，令狐沖睡了兩個時辰，又再學招。次日清晨，田伯光只道他早一日受傷不輕，竟然並不出聲索戰。令狐沖樂得在後洞繼續學劍，到得午末未初，獨孤式第三劍的種種變化已盡數學全。風清揚道：「今日倘若仍然打他不過，也不要緊。再學一日一晚，無論如何，明日必勝。」令狐沖應了，倒提本派前輩所遺下的一柄長劍，緩步走出洞來，見田伯光在崖邊眺望，假作驚異之色，說道：「咦，田兄，你怎麼還不走？」田伯光道：「在下恭候大駕。昨日得罪，今日好得多了罷？」令狐沖道：「也不見得好，腿上給田兄所砍的這一刀，痛得甚是厲害。」田伯光笑道：「當日在衡陽相鬥，令狐兄傷勢可比今日重得多了，卻也不曾出過半句示弱之言。我深知你鬼計多端，你這般裝腔作勢，故意示弱，想攻我一個出其不意，在下可不會上當。」

　　令狐沖笑道：「你這當已經上了，此刻就算醒覺，也來不及啦！田兄，看招！」劍隨聲出，直刺其胸。田伯光舉刀急擋，卻擋了個空。令狐沖第二劍又已刺了過來。田伯光讚道：「好快！」橫刀封架。令狐沖第三劍、第四劍又已刺出，口中說道：「還有快的。」第五劍、第六劍跟著刺出，攻勢既發，竟是一劍連著一劍，一劍快似一劍，連綿不絕，當真學到了這獨孤劍法的精要，「獨孤九劍，有進無退」，每一劍全是攻招。十餘劍一過，田伯光膽戰心驚，不知如何招架才是，令狐衝刺一劍，他便退一步，刺得十餘劍，他已退到了崖邊。令狐沖攻勢絲毫不緩，刷刷刷刷，連刺四劍，全是指向他要害之處。田伯光奮力擋開了兩劍，第三劍無論如何擋不開了，左足後退，卻踏了個空。他知道身後是萬丈深谷，這一跌下去勢必粉身碎骨，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猛力一刀砍向地下，借勢穩住身子。令狐沖的第四劍已指在他咽喉之上。田伯光臉色蒼白，令狐沖也是一言不發，劍尖始終不離他的咽喉。過了良久，田伯光怒道：「要殺便殺，婆婆媽媽作甚？」令狐沖右手一縮，向後縱開數步，道：「田兄一時疏忽，給小弟佔了機先，不足為憑，咱們再打過。」田伯光哼了一聲，舞動單刀，猶似狂風驟雨般攻將過來，叫道：「這次由我先攻，可不能讓你佔便宜了。」令狐沖眼見他鋼刀猛劈而至，長劍斜挑，逕刺他小腹，自己上身一側，已然避開了他刀鋒。田伯光見他這一劍來得峻急，疾回單刀，往他劍上砸去，自恃力大，只須刀劍相交，準能將他長劍砸飛。令狐沖只一劍便搶到了先著，第二劍、第三劍源源不絕的發出，每一劍都是又狠且準，劍尖始終不離對手要害。田伯光擋架不及，只得又再倒退，十餘招過去，竟然重蹈覆轍，又退到了崖邊。令狐沖長劍削下，逼得他提刀護住下盤，左手伸出，五指虛抓，正好搶到空隙，五指指尖離他胸口膻中穴已不到兩寸，凝指不發。田伯光曾兩次被他以手指點中膻中穴，這一次若再點中，身子委倒時不再是暈在地下，卻要跌入深谷之中了，眼見他手指虛凝，顯是有意容讓。兩人僵持半晌，令狐沖又再向後躍開。田伯光坐在石上，閉目養了會神，突然間一聲大吼，舞刀搶攻，一口鋼刀直上直下，勢道威猛之極。這一次他看準了方位，背心向山，心想縱然再給你逼得倒退，也是退入山洞之中，說什麼也要決一死戰。

　　令狐沖此刻於單刀刀招的種種變化，已盡數瞭然於胸，待他鋼刀砍至，側身向右，長劍便向他左肩削去。田伯光回刀相格，令狐沖的長劍早已收而刺他左腰。田伯光左臂與左腰相去不到一尺，但這一回刀，守中帶攻，含有反擊之意，力道甚勁，鋼刀直蕩了出去，急切間已不及收刀護腰，只得向右讓了半步。令狐沖長劍起處，刺向他左頰。田伯光舉刀擋架，劍尖忽地已指向左腿。田伯光無法再擋，再向右踏出一步。令狐沖一劍連著一劍，儘是攻他左側，逼得他一步又一步地向右退讓，十餘步一跨，已將他逼向右邊石崖的盡頭。該處一塊大石壁阻住了退路，田伯光背心靠住岩石，舞起七八個刀花，再也不理令狐沖長劍如何攻來，耳中只聽得嗤嗤聲響，左手衣袖、左邊衣衫、左足褲管已被長劍接連劃中了六劍。這六劍均是只破衣衫，不傷皮肉，但田伯光心中雪亮，這六劍的每一劍都能教自己斷臂折足，破肚開膛，到這地步，霎時間只覺萬念俱灰，哇的一聲，張嘴噴出一大口鮮血。令狐沖接連三次將他逼到了生死邊緣，數日之前，此人武功還遠勝於己，此刻竟是生殺之權操於己手，而且勝來輕易，大是行有餘力，臉上不動聲色，心下卻已大喜若狂，待見他大敗之後口噴鮮血，不由得歉疚之情油然而生，說道：「田兄，勝敗乃是常事，何必如此？小弟也曾折在你手下多次！」田伯光拋下單刀，搖頭道：「風老前輩劍術如神，當世無人能敵，在下永遠不是你的對手了。」令狐沖替他拾起單刀，雙手遞過，說道：「田兄說得不錯，小弟僥倖得勝，全憑風太師叔的指點。風太師叔想請田兄答應一件事。」田伯光不接單刀，慘然道：「田某命懸你手，有什麼好說的。」令狐沖道：「風太師叔隱居已久，不預世事，不喜俗人煩擾。田兄下山之後，請勿對人提起他老人家的事，在下感激不盡。」田伯光冷冷的道：「你只須這麼一劍刺將過來，殺人滅口，豈不乾脆？」令狐沖退後兩步，還劍入鞘，說道：「當日田兄武藝遠勝於我之時，倘若一刀將我殺了，焉有今日之事？在下請田兄不向旁人洩露我風太師叔的行蹤，乃是相求，不敢有絲毫脅迫之意。」田伯光道：「好，我答允了。」令狐沖深深一揖，道：「多謝田兄。」田伯光道：「我奉命前來請你下山。這件事田某幹不了，可是事情沒完。講打，我這一生是打你不過的了，卻未必便此罷休。田某性命攸關，只好爛纏到底，你可別怪我不是好漢子的行徑。令狐兄，再見了。」說著一抱拳，轉身便行。令狐沖想到他身中劇毒，此番下山，不久便毒發身亡，和他惡鬥數日，不知不覺間已對他生出親近之意，一時衝動，脫口便想叫將出來：「我隨你下山便了。」但隨即想起，自己被罰在崖上思過，不奉師命，決不能下崖一步，何況此人是個作惡多端的採花大盜，這一隨他下山，變成了和他同流合污，將來身敗名裂，禍患無窮，話到口邊，終於縮住。眼見他下崖而去，當即回入山洞，向風清揚拜伏在地，說道：「太師叔不但救了徒孫性命，又傳了徒孫上乘劍術，此恩此德，永難報答。」風清揚微笑道：「上乘劍術，上乘劍術，嘿嘿，還差得遠呢。」他微笑之中，大有寂寞淒涼的味道。令狐沖道：「徒孫斗膽，求懇太師叔將獨孤九劍的劍法盡數傳授。」風清揚道：「你要學獨孤九劍，將來不會懊悔麼？」

　　令狐沖一怔，心想將來怎麼會懊悔？一轉念間，心道：「是了，這獨孤九劍並非本門劍法，太師叔是說只怕師父知道之後會見責於我。但師父本來不禁我涉獵別派劍法，曾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再者，我從石壁的圖形之中，已學了不少恆山、衡山、泰山、嵩山各派的劍法，連魔教十長老的武功也已學了不少。這獨孤九劍如此神妙，實是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絕世妙技，我得蒙本門前輩指點傳授，當真是莫大的機緣。」當即拜道：「這是徒孫的畢生幸事，將來只有感激，決無懊悔。」風清揚道：「好，我便傳你。這獨孤九劍我若不傳你，過得幾年，世上便永遠沒這套劍法了。」說時臉露微笑，顯是深以為喜，說完之後，神色卻轉淒涼，沉思半晌，這才說道：「田伯光決不會就此甘心，但縱然再來，也必在十天半月之後。你武功已勝於他，陰謀詭計又勝於他，永遠不必怕他了。咱們時候大為充裕，須得從頭學起，扎好根基。」於是將獨孤九劍第一劍的「總訣式」依著口訣次序，一句句的解釋，再傳以種種附於口訣的變化。令狐沖先前硬記口訣，全然未能明白其中含意，這時得風清揚從容指點，每一刻都領悟到若幹上乘武學的道理，每一刻都學到幾項奇巧奧妙的變化，不由得歡喜讚歎，情難自已。一老一少，便在這思過崖上傳習獨孤九劍的精妙劍法，自「總訣式」、「破劍式」、「破刀式」以至「破槍式」、「破鞭式」、「破索式」、「破掌式」、「破箭式」而學到了第九劍「破氣式」。那「破槍式」包括破解長槍，大戟、蛇矛、齊眉棍、狼牙棒、白蠟桿、禪杖、方便鏟種種長兵刃之法。「破鞭式」破的是鋼鞭、鐵鑭、點穴橛、拐子，蛾眉刺、匕首、板斧、鐵牌、八角槌、鐵椎等等短兵刃，「破索式」破的是長索，軟鞭、三節棍，鏈子槍、鐵鏈、漁網、飛錘流星等等軟兵刃。雖只一劍一式，卻是變化無窮，學到後來，前後式融會貫通，更是威力大增。最後這三劍更是難學。「破掌式」破的是拳腳指掌上的功夫，對方既敢以空手來斗自己利劍，武功上自有極高造詣，手中有無兵器，相差已是極微。天下的拳法、腿法、指法、掌法繁複無比，這一劍「破掌式」，將長拳短打、擒拿點穴、魔爪虎爪、鐵沙神掌，諸般拳腳功夫盡數包括內在。「破箭式」這個「箭」字，則總羅諸般暗器，練這一劍時，須得先學聽風辨器之術，不但要能以一柄長劍擊開敵人發射來的種種暗器，還須借力反打，以敵人射來的暗器反射傷敵。至於第九劍「破氣式」，風清揚只是傳以口訣和修習之法，說道：「此式是為對付身具上乘內功的敵人而用，神而明之，存乎一心。獨孤前輩當年挾此劍橫行天下，欲求一敗而不可得，那是他老人家已將這套劍法使得出神入化之故。同是一門華山劍法，同是一招，使出來時威力強弱大不相同，這獨孤九劍自也一般。你縱然學得了劍法，倘若使出時劍法不純，畢竟還是敵不了當世高手，此刻你已得到了門徑，要想多勝少敗，再苦練二十年，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較長短了。」令狐衝越是學得多，越覺這九劍之中變化無窮，不知要有多少時日，方能探索到其中全部奧秘，聽太師叔要自己苦練二十年，絲毫不覺驚異，再拜受教，說道：「徒孫倘能在二十年之中，通解獨孤老前輩當年創製這九劍的遺意，那是大喜過望了。」風清揚道：「你倒也不可妄自菲薄，獨孤大俠是絕頂聰明之人，學他的劍法，要旨是在一個『悟』字，決不在死記硬記。等到通曉了這九劍的劍意，則無所施而不可，便是將全部變化盡數忘記，也不相干，臨敵之際，更是忘記得越乾淨徹底，越不受原來劍法的拘束。你資質甚好，正是學練這套劍法的材料。何況當今之世，真有什麼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嘿嘿，只怕也未必。以後自己好好用功，我可要去了。」令狐沖大吃一驚，顫聲道：「太師叔，你……你到哪裡去？」風清揚道：「我本在這後山居住，已住了數十年，日前一時心喜，出洞來授了你這套劍法，只是盼望獨孤前輩的絕世武功不遭滅絕而已。怎麼還不回去？」令狐沖喜道：「原來太師叔便在後山居住，那再好沒有了。徒孫正可朝夕侍奉，以解太師叔的寂寞。」風清揚厲聲道：「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見華山派門中之人，連你也非例外。」見令狐沖神色惶恐，便語氣轉和，說道：「沖兒，我跟你既有緣，亦復投機。我暮年得有你這樣一個佳子弟傳我劍法，實是大暢老懷。你如心中有我這樣一個太師叔，今後別來見我，以至令我為難。」令狐沖心中酸楚，道：「太師叔，那為什麼？」風清揚搖搖頭，說道：「你見到我的事，連對你師父也不可說起。」令狐沖含淚道：「是，自當遵從太師叔吩咐。」風清揚輕輕撫摸他頭，說道：「好孩子，好孩子！」轉身下崖。令狐沖跟到崖邊，眼望他瘦削的背影飄飄下崖，在後山隱沒，不由得悲從中來。

　　令狐沖和風清揚相處十餘日，雖然聽他所談論指教的只是劍法，但於他議論風範，不但欽仰敬佩，更是覺得親近之極，說不出的投機。風清揚是高了他兩輩的太師叔，可是令狐沖內心，卻隱隱然有一股平輩知己、相見恨晚的交誼，比之恩師岳不群，似乎反而親切得多，心想：「這位太師叔年輕之時，只怕性子和我差不多，也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任性行事的性格。他教我劍法之時，總是說『人使劍法，不是劍法使人』，總說『人是活的，劍法是死的，活人不可給死劍法所拘』。這道理千真萬確，卻為何師父從來不說？」他微一沉吟，便想：「這道理師父豈有不知？只是他知道我性子太過隨便，跟我一說了這道理，只怕我得其所在，亂來一氣，練劍時便不能循規蹈矩。等到我將來劍術有了小成，師父自會給我詳加解釋。師弟師妹們武功未夠火候，自然更加不能明白這上乘劍理，跟他們說了也是白說。」又想：「太師叔的劍術，自己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只可惜他老人家從來沒顯一下身手，令我大開眼界。比之師父，太師叔的劍法當然又高一籌了。」回想風清揚臉帶病容，尋思：「這十幾天中，他有時輕聲歎息，顯然有什麼重大的傷心事，不知為了什麼？」歎了口氣，提了長劍，出洞便練了起來。

　　練了一會，順手使出一劍，竟是本門劍法的「有鳳來儀」。他一呆之下，搖頭苦笑，自言自語：「錯了！」跟著又練，過不多時，順手一劍，又是「有鳳來儀」，不禁發惱，尋思：「我只因本門劍法練得純熟，在心中已印得根深蒂固，使劍時稍一滑溜，便將練熟了的本門劍招夾了進去，卻不是獨孤劍法了。」突然間心念一閃，心道：「太師叔叫我使劍時須當心無所滯，順其自然，那麼使本門劍法，有何不可？甚至便將衡山、泰山諸派劍法、魔教十長老的武功夾在其中，又有何不可？倘若硬要劃分，某種劍法可使，某種劍法不可使，那便是有所拘泥了。」此後便即任意發招，倘若順手，便將本門劍法、以及石壁上種種招數摻雜其中，頓覺樂趣無窮。但五嶽劍派的劍法固然各不相同，魔教十長老更似出自六七個不同門派，要將這許多不同路子的武學融為一體，幾乎絕不可能。他練了良久，始終無法融合，忽想：「融不成一起，那又如何？又何必強求？」當下再也不去分辨是什麼招式，一經想到，便隨心所欲的混入獨孤九劍之中，但使來使去，總是那一招「有鳳來儀」使得最多。又使一陣，隨手一劍，又是一招「有鳳來儀」，心念一動：「要是小師妹見到我將這招『有鳳來儀』如此使法，不知會說什麼？」

　　他凝劍不動，臉上現出溫柔的微笑。這些日子來全心全意的練劍，便在睡夢之中，想到的也只是獨孤九劍的種種變化，這時驀地裡想起岳靈珊，不由得相思之情難以自已。跟著又想：「不知她是否暗中又在偷偷教林師弟學劍？師父命令雖嚴，小師妹卻向來大膽，恃著師娘寵愛，說不定又在教劍了。就算不教劍，朝夕相見，兩人定是越來越好。」漸漸的，臉上微笑轉成了苦笑，再到後來，連一絲笑意也沒有了。他心意沮喪，慢慢收劍，忽後得陸大有的聲音叫道：「大師哥，大師哥！」叫聲甚是惶急。令狐沖一驚：「啊喲不好！田伯光那廝敗退下山，說道心有不甘，要爛纏到底，莫非他打我不過，竟把個師妹擄劫了去，向我挾持？」急忙搶到崖邊，只見陸大有提著飯籃，氣急敗壞的奔上來，叫道：「大……大師哥……大……師哥，大……事不妙。」

　　令狐沖更是焦急，忙問：「怎麼？小師妹怎麼了？」陸大有縱上崖來，將飯籃在大石上一放，道：「小師妹？小師妹沒事啊。糟糕，我瞧事情不對。」令狐沖聽得岳靈珊無事，已放了一大半心，問道：「什麼事情不對？」陸大有氣喘喘的道：「師父、師娘回來啦。」令狐沖心中一喜，斥道：「呸！師父、師娘回山來了，那不是好得很麼？怎麼叫做事情不對？胡說八道！」陸大有道：「不，不，你不知道。師父、師娘一回來，剛坐定還沒幾個時辰，就有好幾個人拜山，嵩山、衡山、泰山三派中，都有人在內。」令狐沖道：「咱們五嶽劍派聯盟，嵩山派他們有人來見師父，那是平常得緊哪。」陸大有道：「不，不……你不知道，還有三個人跟他們一起上來，說是咱們華山派的，師父卻不叫他們師兄、師弟。」

　　令狐沖微感詫異，道：「有這等事？那三個人怎生模樣？」陸大有道：「一個人焦黃面皮，說是姓封，叫什麼封不平。還有一個是個道人，另一個則是矮子，都叫『不』什麼的，倒真是『不』字輩的人。」令狐沖點頭道：「或許是本門叛徒，早就給清出了門戶的。」陸大有道：「是啊！大師哥料得不錯。師父一見到他們，就很不高興，說道：『封兄，你們三位早已跟華山派沒有瓜葛，又上華山來作甚？』那封不平道：『華山是你岳師兄買下來的？就不許旁人上山？是皇帝老子封給你的？』師父哼了一聲，說道：『各位要上華山遊玩，當然聽便，可是岳不群卻不是你師兄了，「岳師兄」三字，原封奉還。』那封不平道：『當年你師父行使陰謀詭計，霸佔了華山一派，這筆舊帳，今日可得算算。你不要我叫「岳師兄」，哼哼，算帳之後，你便跪在地下哀求我再叫一聲，也難求得動我呢。』」

　　令狐沖「哦」了一聲，心想：「師父可真遇上了麻煩。」陸大有又道：「咱們做弟子的聽得都十分生氣，小師妹第一個便喝罵起來，不料師娘這次卻脾氣忒也溫和，竟不許小師妹出聲。師父顯然沒將這三人放在心上，淡淡的道：『你要算帳？算什麼帳？要怎樣算法？』那封不平大聲道：『你篡奪華山派掌門之位，已二十多年啦，到今天還做不夠？應該讓位了罷？』師父笑道：『各位大動陣仗的來到華山，卻原來想奪在下這掌門之位。那有什麼希罕？封兄如自忖能當這掌門，在下自當奉讓。』那封不平道：『當年你師父憑著陰謀詭計，篡奪了本派掌門之位，現下我已稟明五嶽盟主左盟主，奉得旗令，來執掌華山一派。』說著從懷中掏出一支小旗，展將開來，果然便是五嶽旗令。」令狐沖怒道：「左盟主管得未免太寬了，咱們華山派本門之事，可用不著他來管閒事。他有什麼資格能廢立華山派的掌門？」陸大有道：「是啊，師娘當時也就這麼說。可是嵩山派那姓陸的老頭仙鶴手陸柏，就是在衡山劉師叔府上見過的那老傢伙，卻極力替那封不平撐腰，說道華山派掌門該當由那姓封的來當，和師娘爭執不休。泰山派、衡山派那兩個人，說來氣人，也都和封不平做一夥兒。他們三派聯群結黨，來和華山派為難來啦。就只恆山派沒人參預。大……大師哥，我瞧著情形不對，趕緊來給你報訊。」

　　令狐沖叫道：「師門有難，咱們做弟子的只教有一口氣在，說什麼也要給師父賣命。六師弟，走！」陸大有道：「對！師父見你是為他出力，一定不會怪你擅自下崖。」令狐沖飛奔下崖，說道：「師父就算見怪，也不打緊。師父是彬彬君子，不喜和人爭執，說不定真的將掌門人之位讓給了旁人，那豈不糟糕……」說著展開輕功疾奔。

　　令狐沖正奔之間，忽聽得對面山道上有人叫道：「令狐沖，令狐沖，你在哪兒？」令狐沖道：「是誰叫我？」跟著幾個聲音齊聲問道：「你是令狐沖？」令狐沖道：「不錯！」突然間兩個人影一晃，擋在路心。山道狹窄，一邊更下臨萬丈深谷，這二人突如其來的在山道上現身，突兀無比，令狐衝奔得正急，險些撞在二人身上，急忙止步，和那二人相去已不過尺許。只見這二人臉上都是凹凹凸凸，又滿是皺紋，甚為可怖，一驚之下，轉身向後縱開丈餘，喝問：「是誰？」卻見背後也是兩張極其醜陋的臉孔，也是凹凹凸凸，滿是皺紋，這兩張臉和他相距更不到半尺，兩人的鼻子幾乎要碰到他鼻子，令狐沖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向旁踏出一步，只見山道臨谷處又站著二人，這二人的相貌與先前四人頗為相似。陡然間同時遇上這六個怪人，令狐沖心中怦怦大跳，一時手足無措。在這霎息之間，令狐沖已被這六個怪人擠在不到三尺見方的一小塊山道之中，前面二人的呼吸直噴到他臉上，而後頸熱呼呼地，顯是後面二人的呼吸。他忙伸手去拔劍，手指剛碰到劍柄，六個怪人各自跨上半步，往中間一擠，登時將他擠得絲毫無法動彈。只聽得陸大有在身後大叫：「喂，喂，你們幹什麼？」饒是令狐沖機變百出，在這剎那之間，也不由得嚇得沒了主意。這六人如鬼如魅，似妖似怪，容顏固然可怖，行動更是詭異。令狐沖雙臂向外力張，要想推開身前二人，但兩條手臂被那二人擠住，卻哪裡推得出去？他心念電閃：「定是封不平他們一夥的惡徒。」驀地裡全身一緊，幾乎氣也喘不過來，四個怪人加緊擠攏，只擠得他骨骼格格有聲。令狐沖不敢與面前怪人眼睜睜的相對，急忙閉住了雙眼，只聽得有個尖銳的聲音說道：「令狐沖，我們帶你去見小尼姑。」令狐沖心道：「啊喲，原來是田伯光這廝的一夥。」叫道：「你們不放開我，我便拔劍自殺！令狐沖寧死……」突覺雙臂已被兩隻手掌牢牢握住，兩隻手掌直似鐵鉗。令狐沖空自學了獨孤九劍，卻半點施展不出，心中只是叫苦。只聽得又一人道：「乖乖小尼姑要見你，聽話些，你也是乖孩子。」又一人道：「死了不好，你如自殺，我整得你死去活來。」另一人道：「他死都死了，你還整得他死去活來幹麼？」先一人道：「你要嚇他，便不可說給他聽。給他一聽見，便嚇不倒了。」先一人道：「我偏要嚇，你又待怎樣？」另一人道：「我說還是勸他聽話的好。」先一人道：「我說要嚇，便是要嚇。」另一人道：「我喜歡勸。」兩人竟爾互相爭執不休。令狐沖又驚又惱，聽他二人這般瞎吵，心想：「這六個怪人武功雖高，卻似乎蠢得厲害。」當即叫道：「嚇也沒用，勸也沒用，你們不放我，我可要自己咬斷舌頭自殺了。」突覺臉頰上一痛，已被人伸手捏住了雙頰。只聽另一個聲音道：「這小子倔強得緊，咬斷了舌頭，不會說話，小尼姑可不喜歡。」又有一人道：「咬斷舌頭便死了，豈但不會說話而已！」另一人道：「未必便死。不信你倒咬咬看。」先一人道：「我說要死，所以不咬，你倒咬咬看。」另一人道：「我為什麼要咬自己舌頭？有了，叫他來啊。」

　　只聽得陸大有「啊」的一聲大叫，顯是給那些怪人捉住了，只聽一人喝道：「你咬斷自己舌頭，試試看，死還是不死？快咬，快咬！」陸大有叫道：「我不咬，咬了一定要死。」一人道：「不錯，咬斷舌頭定然要死，連他也這麼說。」另一人道：「他又沒死，這話作不得準。」另一人道：「他沒咬斷舌頭，自然不死。一咬，便死！」令狐沖運勁雙臂，猛力一掙，手腕登時疼痛入骨，卻哪裡掙得動分毫？立然間情急智生，大叫一聲，假裝暈了過去。六個怪人齊聲驚呼，捏住令狐沖臉頰的人立時鬆手。一人道：「這人嚇死啦！」又一人道：「嚇不死的，哪會如此沒用。」另一人道：「就算是死了，也不是嚇死的。」先一人道：「那麼是怎生死的？」陸大有只道大師哥真的給他們弄死了，放聲大哭。一個怪人道：「我說是嚇死的。」另一人道：「你抓得太重，是抓死的。」又一人道：「到底是怎生死的？」令狐沖大聲道：「我自閉經脈，自殺死的！」

　　六怪聽他突然說話，都嚇了一跳，隨即齊聲大笑，都道：「原來沒死，他是裝死。」令狐沖道：「我不是裝死，我死過之後，又活轉來了。」一怪道：「你當真會自閉經脈？這功夫可難練得緊，你教教我。」另一怪道：「這自閉經脈之法高深得很，這小子不會的，他是騙你。」令狐沖道：「你說我不會？我倘若不會，剛才又怎會自閉經脈而死？」那怪人搔了搔頭，道：「這個……這個……可有點兒奇了。」

　　令狐沖見這六怪武功雖然甚高，頭腦果然魯鈍之至，便道：「你們再不放開我，我可又要自閉經脈啦，這一次死了之後，可就活不轉了。」抓住他的手腕的二怪登時鬆手，齊道：「你死不得，你要死了，大大的不妙。」令狐沖道：「要我不死也可以，你們讓開路，我有要事去辦。」擋在他身前的二怪同時搖頭，一齊搖向左，又一齊搖向右，齊聲道：「不行，不行。你得跟我去見小尼姑。」令狐沖睜眼提氣，身子縱起，便欲從二怪頭頂飛躍而過，不料二怪跟著躍高，動作快得出奇，兩個身子便如一堵飛牆，擋在他身前。令狐沖和二怪身子一撞，便又掉了下來。他身在半空之時，已伸手握住劍柄，手臂向外一掠，便欲抽劍，突然間肩頭一重，在他身後的二怪各伸一掌，分按他雙肩，他長劍只離鞘一尺，便抽不出來。按在他肩頭的兩隻手掌上各有數百斤力道，他身子登時矮了下去，別說拔劍，連站立也已有所不能。二怪將他按倒後，齊聲笑道：「抬了他走！」站在他身前的二怪各伸一手，抓住他足踝，便將他抬了起來。陸大有叫道：「喂，喂！你們幹什麼？」一怪道：「這人嘰哩咕嚕，殺了他！」舉掌便要往他頭頂拍落。令狐沖大叫：「殺不得，殺不得！」那怪人道：「好，聽你這小子的，不殺便不殺，點了他的啞穴。」竟不轉身，反手一指，嗤得一聲響，已點了陸大有的啞穴。陸大有正在大叫，但那「啊」的一聲突然從中斷絕，恰如有人拿一把剪刀將他的叫聲剪斷了一般，身子跟著縮成一團。令狐沖見他這點穴手法認穴之準，勁力之強，生平實所罕見，不由得大為欽佩，喝彩道：「好功夫！」

　　那怪人大為得意，笑道：「那有什麼希奇，我還有許多好功夫呢，這就試演幾種給你瞧瞧。」若在平時，令狐沖原欲大開眼界，只是此刻掛念師父的安危，心下大為焦慮，叫道：「我不要看！」那怪人怒道：「你為什麼不看？我偏要你看。」縱身躍起，從令狐沖和抓著他的四名怪人頭頂飛越而過，身子從半空橫過時平掠而前，有如輕燕，姿式美妙已極。令狐沖不由得脫口又讚：「好啊！」那怪人輕輕落地，微塵不起，轉過身來時，一張長長的馬臉上滿是笑容，道：「這不算什麼，還有更好的呢。」此人年紀少說也有六七十歲，但性子恰似孩童一般，得人稱讚一句，便欲賣弄不休，武功之高明深厚，與性格之幼稚淺薄，恰是兩個極端。

　　令狐沖心想：「師父、師娘正受困於大敵，對手有嵩山、泰山諸派好手相助，我便趕了去，那也無濟於事，何不騙這幾個怪人前去，以解師父、師娘之厄？」當即搖頭道：「你們這點功夫，到這裡來賣弄，那可差得遠了。」那人道：「什麼差得遠？你不是給我們捉住了嗎？」令狐沖道：「我是華山派的無名小卒，要捉住我還不容易？眼前山上聚集了嵩山、泰山、衡山、華山各派好手，你們又豈敢去招惹？」那人道：「要惹便去惹，有什麼不敢？他們在哪裡？」另一人道：「我們打賭贏了小尼姑，小尼姑就叫我們來抓令狐沖，可沒叫我去惹什麼嵩山、泰山派的好手。贏一場，只做一件事，做得多了，太不上算。這就走罷。」

　　令狐沖心下寬慰：「原來他們是儀琳小師妹差來的？那麼倒不是我對頭。看來他們是打賭輸了，不得不來抓我，卻要強好勝，自稱贏了一場。」當下笑道：「對了，那個嵩山派的好手說道，他最瞧不起那六個橘子皮的馬臉老怪，一見到便要伸手將他們一個個像捏螞蟻般捏死了。只可惜那六個老怪一聽到他聲音，便即遠遠逃去，說什麼也找他們不到。」六怪一聽，立時氣得哇哇大叫，抬著令狐沖的四怪將他身子放下，你一言我一語的道：「這人在哪裡？快帶我們去，跟他們較量較量。」「什麼嵩山派、泰山派，桃谷六仙還真不將他們放在眼裡。」「這人活得不耐煩了，膽敢要將桃谷六仙像捏螞蟻般捏死？」令狐沖道：「你們自稱桃谷六仙，他口口聲聲的卻說桃谷六鬼，有時又說桃谷六小子。六仙哪，我勸你們還是遠而避之的為妙，這人武功厲害得很，你們打他不過的。」一怪大叫：「不行，不行！這就去打個明白。」另一怪道：「我瞧情形不妙，這嵩山派的高手既然口出大言，必有驚人的藝業。他叫我們桃谷六小子，那麼定是我們的前輩，想來一定鬥他不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們快快回去罷。」另一人道：「六弟最是膽小，打都沒打，怎知鬥他不過？」那膽小怪人道：「倘若當真給他像捏螞蟻般捏死了，豈不倒霉？打過之後，已經給他捏死，又怎生逃法？」

　　令狐沖暗暗好笑，說道：「是啊，要逃就得趕快，倘若給他得知訊息，追將過來，你們就逃不掉了。」

　　那膽小怪人一聽，飛身便奔，一晃之間便沒了蹤影。令狐沖吃了一驚，心想：「這人輕身功夫竟然如此了得。」卻聽一怪道：「六弟怕事，讓他逃走好了，咱們卻要去鬥鬥那嵩山派的高手。」其餘四怪都道：「去，去！桃谷六仙天下無敵，怕他何來？」

　　一個怪人在令狐沖肩上輕輕一拍，說道：「快帶我們去，且看他怎生將我們像捏螞蟻般捏死了。」令狐沖道：「帶你們去是可以的，但我令狐沖堂堂男子，決不受人脅迫。我不過聽那嵩山派的高手對你們六位大肆嘲諷，心懷不平，又見到你們六位武功高強，心下十分佩服，這才有意仗義帶你們去找他們算帳。倘若你們仗著人多勢眾，硬要我做這做那，令狐沖死就死了，決不依從。」

　　五個怪人同時拍手，叫道：「很好，你挺有骨氣，又有眼光，看得出我們六兄弟武功高強，我兄弟們也很佩服。」令狐沖道：「既然如此，我便帶你們去，只是見到他之時，不可胡亂說話，胡亂行事，免得武林中英雄好漢恥笑桃谷六仙淺薄幼稚，不明世務。一切須聽我吩咐，否則的話，你們大大丟我的臉，大夥兒都面上無光了。」他這幾句話原只是意存試探，不料五怪聽了之後，沒口子的答應，齊聲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咱們決不能讓人家再說桃谷六仙淺薄幼稚，不明世務。」看來「淺薄幼稚，不明世務」這八字評語，桃谷六仙早就聽過許多遍，心下深以為恥，令狐沖這話正打中了他們心坎。令狐沖點頭道：「好，各位請跟我來。」當下快步順著山道走去，五怪隨後跟去。行不到數里，只見那膽小怪人在山巖後探頭探腦的張望，令狐沖心想此人須加激勵，便道：「嵩山派那老兒的武功比你差得遠了，不用怕他。咱們大夥兒去找他算帳，你也一起去罷。」那人大喜，道：「好，我也去。」但隨即又問：「你說那老兒的武功和我差得遠，到底是我高得多，還是他高得多？」此人既然膽小，便十分的謹慎小心。令狐沖笑道：「當然是你高得多。剛才你脫身飛奔，輕功高明之極，那嵩山派的老兒無論如何追你不上。」那人大為高興，走到他身旁，不過兀自不放心，問道：「倘若他當真追上了我，那便如何？」令狐沖道：「我和你寸步不離，他如膽敢追上了你，哼，哼！」手拉長劍劍柄，出鞘半尺，拍的一聲，又推入了鞘中，道：「我便一劍將他殺了。」那人大喜，叫道：「妙極，妙極！你說過的話可不能不算數。」令狐沖道：「這個自然。不過他如追你不上，我便不殺他了。」那人笑道：「是啊，他追我不上，便由得他去。」令狐沖暗暗好笑，心想：「你一發足奔逃，要想追上你可真不容易。」又想：「這六個老兒生性純樸，不是壞人，倒可交交。」說道：「在下久聞六位的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只不知六位尊姓大名。」

　　六個怪人哪想得到此言甚是不通，一聽到他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個個便心花怒放。那人道：「我是大哥，叫做桃根仙。」另一人道：「我是二哥，叫做桃干仙。」又一人道：「我不知是三哥還是四哥，叫做桃枝仙。」指著一怪人道：「他不知是三哥還是四哥，叫做桃葉仙。」令狐沖奇道：「你們誰是三哥四哥，怎麼連自己也不知道？」

　　桃枝仙道：「不是我二人不知道，是我爹爹媽媽忘了。」桃葉仙插口道：「你爹娘生你之時，如果忘了生過你，你當時一個小娃娃，怎知道世界上有沒有你這個人？」令狐沖忍笑點頭，說道：「很是，很是，幸虧我爹娘記得生過我這個人。」桃葉仙道：「可不是嗎？」令狐沖問道：「怎地是你們爹媽忘了？」桃葉仙道：「爹爹媽媽生我們兩兄弟之時，是記得誰大誰小的，過得幾年便忘記了，因此也不知到底誰是老三，誰是老四。」指著桃枝仙道：「他定要爭到老三，我不叫他三哥，他便要和我打架，只好讓了他。」令狐沖笑道：「原來你們是兩兄弟。」桃枝仙道：「是啊，我們是六兄弟。」

　　令狐沖心想：「有這樣的糊塗父母，難怪生了這樣糊塗的六個兒子來。」向其餘二人道：「這兩位卻又怎生稱呼？」膽小怪人道：「我來說，我是六弟，叫做桃實仙。我五哥叫桃花仙。」令狐沖忍不住啞然失笑，心想：「桃花仙相貌這般醜陋，和『桃花』二字無論如何不相稱。」桃花仙見他臉有笑容，喜道：「六兄弟之中，以我的名字最是好聽，誰都及不上我。」令狐沖笑道：「桃花仙三字，當真好聽，但桃根、桃干、桃枝、桃葉、桃實，五個名字也都好聽得緊。妙極，妙極，要是我也有這樣美麗動聽的名字，我可要歡喜死了。」

　　桃谷六仙無不心花怒放，手舞足蹈，只覺此人實是天下第一好人。令狐沖笑道：「咱們這便去罷。請哪一位桃兄去解了我師弟的穴道。你們的點穴手段太高，我是說什麼也解不開的。」桃谷六仙又各得一頂高帽，立時湧將過去，爭先恐後的給陸大有解開了穴道。從思過崖到華山派的正氣堂，山道有十一里之遙，除了陸大有外，餘人腳程均快，片刻間便到。一到正氣堂外，便見勞德諾、梁發、施戴子、岳靈珊、林平之等數十名師弟、師妹都站在堂外，均是憂形於色，各人見到大師哥到來，都是大為欣慰。

　　勞德諾迎了上來，悄聲道：「大師哥，師父和師娘在裡面見客。」令狐衝回頭向桃谷六仙打個手勢，叫他們站著不可作聲，低聲道：「這六位是我朋友，不必理會。我想去瞧瞧。」走到客廳的窗縫中向內張望。本來岳不群、岳夫人見客，弟子決不會在外窺探，但此刻本門遇上重大危難，眾弟子對令狐沖此舉誰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 第11章　聚氣

　　令狐衝向廳內瞧去，只見賓位上首坐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右手執著五嶽劍派令旗，正是嵩山派的仙鶴手陸柏。他下首坐著一個中年道人，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從服色瞧來，分別屬於泰山、衡山兩派，更下手又坐著三人，都是五、六十歲年紀，腰間所佩長劍均是華山派的兵刃，第一人滿臉戾氣，一張黃焦焦的面皮，想必是陸大有所說的那個封不平。師父和師娘坐在主位相陪。桌上擺了清茶和點心。只聽那衡山派的老者說道：「岳兄，貴派門戶之事，我們外人本來不便插嘴。只是我五嶽劍派結盟聯手，共榮共辱，要是有一派處事不當，為江湖同道所笑，其餘四派共蒙其羞。適才岳夫人說道，我嵩山、泰山、衡山三派不該多管閒事，這句話未免不對了。」這老者一雙眼睛黃澄澄地，倒似生了黃膽病一般。令狐沖心下稍寬：「原來他們仍在爭執這件事，師父並未屈服讓位。」岳夫人道：「魯師兄這麼說，那是咬定我華山派處事不當，連累貴派的聲名了？」衡山派這姓魯的老者微微冷笑，說道：「素聞華山派寧女俠是太上掌門，往日在下也還不信，今日一見，才知果然名不虛傳。」岳夫人怒道：「魯師兄來到華山是客，今日我可不便得罪。只不過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想不到卻會這般胡言亂語，下次見到莫大先生，倒要向他請教。」那姓魯老者冷笑道：「只因在下是客，岳夫人才不能得罪，倘若這裡不是華山，岳夫人便要揮劍斬我的人頭了，是也不是？」岳夫人道：「這卻不敢，我華山派怎敢來理會貴派門戶之事？貴派中人和魔教勾結，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不用敝派插手。」衡山派劉正風和魔教長老曲洋雙雙死於衡山城外，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殺。她提及此事，一來揭衡山派的瘡疤，二來譏刺這姓魯老者不念本門師兄弟被殺之仇，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來跟自己夫婦為難。那姓魯老者臉色大變，厲聲道：「古往今來，哪一派中沒有不肖弟子？我們今日來到華山，正是為了主持公道，相助封大哥清理門戶中的奸邪之輩。」岳夫人手按劍柄，森然道：「誰是奸邪之輩？拙夫岳不群外號人稱『君子劍』，閣下的外號叫作什麼？」那姓魯老者臉上一紅，一雙黃澄澄的眼睛對著岳夫人怒目而視，卻不答話。這老者雖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在江湖上卻無多大名氣，令狐沖不知他來歷，回頭問勞德諾道：「這人是誰？匪號叫作什麼？」他知勞德諾帶藝投師，拜入華山派之前在江湖上歷練已久，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軼事。勞德諾果然知道，低聲道：「這老兒叫魯連榮，正式外號叫作『金眼雕』。但他多嘴多舌，惹人討厭，武林中人背後都管他叫『金眼烏鴉』。」令狐沖微微一笑，心想：「這不雅的外號雖然沒人敢當面相稱，但日子久了，總會傳入他耳裡，師娘問他外號，他自然明白指的決不會是『金眼雕』而是『金眼烏鴉』。」只聽得魯連榮大聲道：「哼，什麼『君子劍』？『君子』二字之上，只怕得再加上一個『偽』字。」令狐沖聽他如此當面侮辱師父，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叫道：「瞎眼烏鴉，有種的給我滾了出來！」岳不群早聽得門外令狐沖和勞德諾的對答，心道：「怎地沖兒下峰來了？」當即斥道：」沖兒，不得無禮。魯師伯遠來是客，你怎可沒上沒下的亂說？」

　　魯連榮氣得眼中如要噴出火來，華山大弟子令狐沖在衡山城中胡鬧的事，他是聽人說過的，當即罵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在這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華山派門下果然是人才濟濟。」令狐沖笑道：「不錯，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結識的婊子姓魯！」岳不群怒喝：「你……你還在胡說八道！」令狐沖聽得師父動怒，不敢再說，但廳上陸柏和封不平等已忍不住臉露微笑。魯連榮倏地轉身，左足一抬，砰的一聲，將一扇長窗踢得飛了出去。他不認得令狐沖，指著華山派群弟子喝道：「剛才說話的是哪一隻畜生？」華山群弟子默然不語。魯連榮又罵：「他媽的，剛才說話的是哪一隻畜生？」令狐沖笑道：「剛才是你自己在說話，我怎知是什麼畜生？」魯連榮怒不可遏，大吼一聲，便向令狐衝撲去。令狐沖見他來勢兇猛，向後躍開，突然間人影一閃，廳堂中飄出一個人來，銀光閃爍，錚錚有聲，已和魯連榮鬥在一起，正是岳夫人。她出廳，拔劍，擋架，還擊，一氣呵成，姿式又復美妙之極，雖是極快，旁人瞧在眼中卻不見其快，但見其美。岳不群道：「大家是自己人，有話不妨慢慢的說，何必動手？」緩步走到廳外，順手從勞德諾腰邊抽出長劍，一遞一翻，將魯連榮和岳夫人兩柄長劍壓住。魯連榮運勁於臂，向上力抬，不料竟然紋絲不動，臉上一紅，又再運氣。岳不群笑道：「我五嶽劍派同氣連枝，便如自家人一般，魯師兄不必和小孩子們一般見識。」回過頭來，向令狐沖斥道：「你胡說八道，還不快向魯師伯賠禮？」

　　令狐沖聽了師父吩咐，只得上前躬身行禮，說道：「魯師伯，弟子瞎了眼，不知輕重，便如臭烏鴉般啞啞亂叫，污蔑了武林高人的聲譽，當真連畜生也不如。你老人家別生氣，我可不是罵你。臭烏鴉亂叫亂噪，咱們只當他是放屁！」他臭烏鴉長、臭烏鴉短的說個不休，誰都知他又是在罵魯連榮，旁人還可忍住，岳靈珊已咭的一聲，笑了出來。岳不群感到魯連榮接連運了三次勁，微微一笑，收起長劍，交還給勞德諾。魯連榮劍上壓力陡然消失，手臂向上急舉，只聽得當當兩聲響，兩截斷劍掉在地下，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剩下了半截斷劍。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群相拚，這時運勁正猛，半截斷劍向上疾挑，險些劈中了自己額角，幸好他膂力甚強，這才及時收住，但已鬧得手忙腳亂，面紅耳赤。他嘶聲怒喝：「你……你……兩個打一個！」但隨即想到，岳夫人的長劍也被岳不群以內力壓斷，眼見陸柏、封不平等人都已出廳觀鬥，人人都看得出來，岳不群只是勸架，請二人罷手，卻無偏袒。但妻子的長劍被丈夫壓斷並無干係，魯連榮這一下卻無論如何受不了。他又叫：「你……你……」右足重重一頓，握著半截斷劍，頭也不回的急衝下山。岳不群壓斷二人長劍之時，便已見到站在令狐沖身後的桃谷六仙，只覺得這六人形相非常，甚感詫異，拱手道：「六位光臨華山，未曾遠迎，還望恕罪。」桃谷六仙瞪眼瞧著他，既不還禮，也不說話。令狐沖道：「這位是我師父，華山派掌門岳先生……」他一句話沒說完，封不平插口道：「是你師父，那是不錯，是不是華山派掌門，卻要走著瞧了。岳師兄，你露的這手紫霞神功可帥的很啊，可是單憑這手氣功，卻未必便能執掌華山門戶。誰不知道華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劍派劍派，自然是以劍為主。你一味練氣，那是走入魔道，修習的可不是本門正宗心法了。」岳不群道：「封兄此言未免太過。五嶽劍派都使劍，那固然不錯，可是不論哪一門、哪一派，都講究『以氣御劍』之道。劍術是外學，氣功是內學，須得內外兼修，武功方克得有小成。以封兄所言，倘若只是勤練劍術，遇上了內家高手，那便相形見絀了。」封不平冷笑道：「那也不見得。天下最佳之事，莫如九流三教、醫卜星相、四書五經、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事事皆精，刀法也好，槍法也好，無一不是出人頭地，可是世人壽命有限，哪能容得你每一門都去練上一練？一個人專練劍法，尚且難精，又怎能分心去練別的功夫？我不是說練氣不好，只不過咱們華山派的正宗武學乃是劍術。你要涉獵旁門左道的功夫，有何不可，去練魔教的『吸星大法』，旁人也還管你不著，何況練氣？但尋常人貪多務得，練壞了門道，不過是自作自受，你眼下執掌華山一派，這般走上了歪路，那可是貽禍子弟，流毒無窮。」令狐沖心中猛地閃過一個念頭：「風太師叔只教我練劍，他……他多半是劍宗的。我跟他老人家學劍，這……這可錯了嗎？」霎時間毛骨悚然，背上滿是冷汗。

　　岳不群微笑道：「『貽禍子弟，流毒無窮』，卻也不見得。」封不平身旁那個矮子突然大聲道：「為什麼不見得？你教了這麼一大批沒個屁用的弟子出來，還不是『貽禍子弟，流毒無窮』？封師兄說你所練的功夫是旁門左道，不配做華山派的掌門，這話一點不錯，你到底是自動退位呢？還是吃硬不吃軟，要叫人拉下位來？」

　　這時陸大有已趕到廳外，見大師哥瞧著那矮子，臉有疑問之色，便低聲道：「先前聽他們跟師父對答，這矮子名叫成不憂。」岳不群道：「成兄，你們『劍宗』一支，二十五年前早已離開本門，自認不再是華山派弟子，何以今日又來生事？倘若你們自認功夫了得，不妨自立門戶，在武林中揚眉吐氣，將華山派壓了下來，岳某自也佩服。今日這等嚕唆不清，除了徒傷和氣，更有何益？」成不憂大聲道：「岳師兄，在下和你無怨無仇，原本不必傷這和氣。只是你霸佔華山派掌門之位，卻教眾弟子練氣不練劍，以致我華山派聲名日衰，你終究卸不了重責。成某既是華山弟子，終不能袖手旁觀，置之不理。再說，當年『氣宗』排擠『劍宗』，所使的手段實在不明不白，殊不光明正大，我『劍宗』弟子沒一個服氣。我們已隱忍了二十五年，今日該得好好算一算這筆帳了。」

　　岳不群道：「本門氣宗劍宗之爭，由來已久。當日兩宗玉女峰上比劍，勝敗既決，是非亦分。事隔二十五年，三位再來舊事重提，復有何益？」

　　成不憂道：「當日比劍勝敗如何，又有誰來見？我們三個都是『劍宗』弟子，就一個也沒見。總而言之，你這掌門之位得來不清不楚，否則左盟主身為五嶽劍派的首領，怎麼他老人家也會頒下令旗，要你讓位？」岳不群搖頭道：「我想其中必有蹊蹺。左盟主向來見事極明，依情依理，決不會突然頒下令旗，要華山派更易掌門。」成不憂指著五嶽劍派的令旗道：「難道這令旗是假的？」岳不群道：「令旗是不假，只不過令旗是啞巴，不會說話。」

　　陸柏一直旁觀不語，這時終於插口：「岳師兄說五嶽令旗是啞巴，難道陸某也是啞巴不成？」岳不群道：「不敢，茲事體大，在下當面謁左盟主後，再定行止。」陸柏陰森森的道：「如此說來，岳師兄畢竟是信不過陸某的言語了？」岳不群道：「不敢！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他老人家也不能單憑一面之辭，便傳下號令，總也得聽聽在下的言語才是。再說，左盟主為五嶽劍派盟主，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至於泰山、恆山、衡山、華山四派自身的門戶之事，自有本派掌門人作主。」成不憂道：「哪有這麼許多嚕唆的？說來說去，你這掌門人之位是不肯讓的了，是也不是？」他說了「不肯讓的了」這五個字後，刷的一聲，已然拔劍在手，待說那「是」字時便刺出一劍，說「也」字時刺出一劍，說「不」字時刺出一劍，說到最後一個「是」字時又刺出一劍，「是也不是」四個字一口氣說出，便已連刺了四劍。

　　這四劍出招固然捷迅無倫，四劍連刺更是四下淒厲之極的不同招式，極盡變幻之能事。第一劍穿過岳不群左肩上衣衫，第二劍穿過他右肩衣衫，第三劍刺他左臂之旁的衣衫，第四劍刺他右脅旁衣衫。四劍均是前後一通而過，在他衣衫上刺了八個窟窿，劍刃都是從岳不群身旁貼肉掠過，相去不過半寸，卻沒傷到他絲毫肌膚，這四劍招式之妙，出手之快，拿捏之準，勢道之烈，無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風範。華山群弟子除令狐沖外盡皆失色，均想：「這四劍都是本派劍法，卻從來沒見師父使過。『劍宗』高手，果然不凡。」但陸柏、封不平等卻對岳不群更是佩服。眼見成不憂連刺四劍，每一劍都是狠招殺著，劍劍能致岳不群的死命，但岳不群始終臉露微笑，坦然而受，這養氣功夫卻尤非常人所能。成不憂等人來到華山，擺明了要奪掌門之位，岳不群人再厚道，也不能不防對方暴起傷人，可是他不避不讓，滿不在乎的受了四劍，自是胸有成竹，只須成不憂一有加害之意，他便有克制之道。在這間不容髮的瞬息之間，他竟能隨時出手護身克敵，則武功遠比成不憂為高，自可想而知。他雖未出手，但懾人之威，與出手致勝已殊無二致。令狐沖眼見成不憂所刺的這四劍，正是後洞石壁所刻華山派劍法中的一招招式，他將之一化為四，略加變化，似乎四招截然不同，其實只是一招，心想：「劍宗的招式再奇，終究越不出石壁上所刻的範圍。」

　　岳夫人道：「成兄，拙夫總是瞧著各位遠來是客，一再容讓。你已在他衣上刺了四劍，再不知趣，華山派再尊敬客人，總也有止境。」成不憂道：「什麼遠來是客，一再容讓？岳夫人，你只須破得我這四招劍法，成某立即乖乖的下山，再也不敢上玉女峰一步。」他雖然自負劍法了得，然見岳不群如此不動聲色，倒也不敢向他挑戰，心想岳夫人在華山派中雖也名聲不小，終究是女流之輩，適才見到自己這四劍便頗有駭然色變之態，只須激得她出手，定能將她制住，那時岳不群或者心有所忌，就此屈服，或者章法大亂，便易為封不平所乘了，說著長劍一立，大聲道：「岳夫人請。寧女俠乃華山氣宗高手，天下知聞。劍宗成不憂今日領教寧女俠的氣功。」他這麼說，竟揭明瞭要重作華山劍氣二宗的比拚。

　　岳夫人雖見成不憂這四劍招式精妙，自己並無必勝把握，但他這等咄咄逼人，如何能就此忍讓？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令狐沖搶著道：「師娘，劍宗練功的法門誤入歧途，豈是本門正宗武學之可比？先讓弟子和他鬥鬥，倘若弟子的氣功沒練得到家，再請師娘來打發他不遲。」他不等岳夫人允可，已縱身攔在她身前，手中卻握著一柄順手在牆邊撿起來的破掃帚。他將掃帚一晃一晃，向成不憂道：「成師傅，你已不是本門中人，什麼師伯師叔的稱呼，只好免了。你如迷途知返，要重投本門，也不知我師父肯不肯收你。就算我師父肯收，本門規矩，先入師門為大，你也得叫我一聲師兄了，請請！」倒轉了掃帚柄，向他一指。成不憂大怒，喝道：「臭小子，胡說八道！你只須擋得住我適才這四劍，成不憂拜你為師。」令狐沖搖頭道：「我可不收你這個徒弟……」一句話沒說完，成不憂已叫道：「拔劍領死！」令狐沖道：「真氣所至，草木皆是利劍。對付成兄這幾招不成氣候的招數，又何必用劍？」成不憂道：「好，是你狂妄自大，可不能怨我出手狠辣！」

　　岳不群和岳夫人知道這人武功比令狐沖可高得太多，一柄掃帚管得甚用？以空手擋他利劍，凶險殊甚，當下齊聲喝道：「沖兒退開！」但見白光閃處，成不憂已挺劍向令狐衝刺出，果然便是適才曾向岳不群刺過的那一招。他不變招式，一來這幾招正是他生平絕學，二來有言在先，三來自己舊招重使，顯得是讓對方有所準備，雙方各有所利，扯了個直，並非單是自己在兵刃上佔了便宜。令狐衝向他挑戰之時，早已成竹在胸，想好了拆招之法，後洞石壁上所刻圖形，均是以奇門兵刃破劍，自己倘若使劍，此刻獨孤九劍尚未練成，並無必勝之方，這柄破掃帚卻正好當作雷震擋，眼見成不憂長劍刺來，破掃帚便往他臉上掃了過去。令狐沖這一下卻也甘冒極大凶險，雷震擋乃金鋼所鑄，掃上了不死也必受傷，如果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擋，這一掃妙到顛毫，對方自須回劍自救，但這把破掃帚卻又有什麼脅敵之力？他內力平常，什麼「真氣所至，草木即是利劍」云云，全是信口胡吹，這一掃帚便掃在成不憂臉上，最多也不過劃出幾條血絲，有甚大礙？可是成不憂這一劍，卻在他身上穿膛而過了。只是他料想對手乃前輩名宿，決不願自己這柄沾滿了雞糞泥塵的破掃帚在他臉上掃上一下，縱然一劍將自己殺了，也難雪破帚掃臉之恥。

　　果然眾人驚呼聲中，成不憂偏臉閃開，回劍去斬掃帚。令狐衝將破帚一搭，避開了這劍。成不憂被他一招之間即逼得回劍自救，不由得臉上一熱，他可不知令狐衝破掃帚這一掃，其實是魔教十餘位高手長老，不知花了多少時光，共同苦思琢磨，才創出來克制他這一招的妙著，實是嘔心瀝血、千錘百練的力作，還道令狐衝亂打誤撞，竟然破解了自己這一招。他惱怒之下，第二劍又已刺出，這一劍可並非按著原來次序，卻是本來刺向岳不群腋下的第四劍。令狐沖一側身，帚交左手，似是閃避他這一劍，那破帚卻如閃電般疾穿而出，指向成不憂前胸。帚長劍短，帚雖後發，卻是先至，成不憂的長劍尚未圈轉，掃帚上的幾根竹絲已然戳到了他胸口。令狐沖叫道：「著！」嗤的一聲響，長劍已將破帚的帚頭斬落。但旁觀眾高手人人看得明白，這一招成不憂已然輸了，如果令狐沖所使的不是一柄竹帚，而是鋼鐵所鑄的雷震擋、九齒釘耙、月牙鏟之類武器，成不憂胸口已受重傷。對方若是一流高手，成不憂只好撒劍認輸，不能再行纏鬥，但令狐沖明明只是個二代弟子，自己敗在他一柄破掃帚下，顏面何存？當下刷刷刷連刺三劍，儘是華山派的絕招，三招之中，倒有兩招是後洞石壁上所刻。另一招令狐沖雖未見過，但他自從學了獨孤九劍的「破劍式」後，於天下諸種劍招的破法，心中都已有了些頭緒，閃身避開對方一劍之後，跟著便以石壁上棍棒破劍之法，以掃帚柄當作棍棒，一棍將成不憂的長劍擊歪，跟著挺棍向他劍尖撞了過去。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鐵棍鐵棒，則棍堅劍柔，長劍為雙方勁力所撞，立即折斷，使劍者更無解救之道。不料他在危急中順手使出，沒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以竹棍遇利劍，並非勢如破竹，而是勢乃破竹，擦的一聲響，長劍插進了竹棍之中，直沒至劍柄。

　　令狐沖念頭轉得奇快，右手順勢一掌橫擊帚柄，那掃帚挾著長劍，斜刺裡飛了出去。

　　成不憂又羞又怒，左掌疾翻，喀的一聲，正擊在令狐沖胸口。他是數十年的修為，令狐衝不過熟悉劍招變化，拳腳功夫如何是他對手，身子一仰，立即翻倒，口中鮮血狂噴。突然間人影閃動，成不憂雙手雙腳被人提了起來，只聽他一聲慘呼，滿地鮮血內臟，一個人竟被拉成了四塊，兩隻手兩隻腳分持在四個形貌奇醜的怪人手裡，正是桃谷四仙將他活生生的分屍四爿。這一下變起俄頃，眾人都嚇得呆了。岳靈珊見到這血肉模糊的慘狀，眼前一黑，登時暈倒。饒是岳不群、陸柏等皆是武林中見多識廣的大高手，卻也都駭然失措。便在桃谷四仙撕裂成不憂的同時，桃花仙與桃實仙已搶起躺在地上的令狐沖，迅捷異常的向山下奔去。岳不群和封不平雙劍齊出，向桃干仙和桃葉仙二人背心刺去。桃根仙和桃枝仙各自抽出一根短鐵棒，錚錚兩響，同時格開。桃谷四仙展開輕功，頭也不回的去了。

　　瞬息之間，六怪和令狐沖均已不見蹤影。陸柏和岳不群、封不平等人面面相覷，眼見這六個怪人去得如此快速，再也追趕不上，各人瞧著滿地鮮血和成不憂分成四塊的肢體，又是驚懼，又是慚愧。

　　隔了良久，陸柏搖了搖頭，封不平也搖了搖頭。令狐沖被成不憂一掌打得重傷，隨即被桃谷二仙抬著下山，過不多時，便已昏暈過去，醒轉來時，眼前只見兩張馬臉、兩對眼睛凝視著自己，臉上充滿著關切之情。桃花仙見令狐沖睜開眼睛，喜道：「醒啦，醒啦，這小子死不了啦。」桃實仙道：「當然死不了，給人輕輕的打上一掌，怎麼會死？」桃花仙道：「你倒說得稀鬆平常，這一掌打在你身上，自然傷不了你，但打在這小子身上，或許便打死了他。」桃實仙道：「他明明沒死，你怎麼說打死了他？」桃花仙道：「我不是說一定死，我是說：或許會死。」桃實仙道：「他既然活轉，就不能再說『或許會死』。」桃花仙道：「我說都說了，你待怎樣？」桃實仙道：「那就證明你眼光不對，也可說你根本沒有眼光。」桃花仙道：「你既有眼光，知道他決計死不了，剛才又為什麼唉聲歎氣，滿臉愁容？」桃實仙道：「第一，我剛才唉聲歎氣，不是擔心他死，是擔心小尼姑見了他這等模樣之後，為他擔心。第二，咱們打賭贏了小尼姑，說好要到華山來請令狐衝去見她，現下請了這麼一個半死不活的令狐衝去，只怕小尼姑不答應。」桃花仙道：「你既然知他一定不會死，就可以告訴小尼姑不用擔心，小尼姑既然不擔心，你又擔心些什麼？」桃實仙道：「第一，我叫小尼姑不擔心，她未必就聽我話，就算她聽了我話，假裝不擔心，其實還是在擔心。第二，這小子雖然死不了，這傷勢著實不輕，說不定難好，那麼我自然也有點擔心。」

　　令狐沖聽他兄弟二人辯個不停，雖是聽著可笑，但顯然他二人對自己的生死實深關切，不禁感激，又聽他二人口口聲聲說到「小尼姑為自己擔心」，想必那「小尼姑」便是恆山派的儀琳小師妹了，當下微笑道：「兩位放心，令狐沖死不了。」桃實仙大喜，對桃花仙道：「你聽，他自己說死不了，你剛才還說或許會死。」桃花仙道：「我說那句話之時，他還沒開口說話。」桃實仙道：「他既然睜開了眼睛，當然就會開口說話，誰都料想得到。」令狐沖心想二人這麼爭辯下去，不知幾時方休，笑道：「我本來是要死的，不過聽見兩位盼望我不死，我想桃谷六仙何等的聲威，江湖上何等……何等的……咳咳……名望，你們要我不死，我怎敢再死？」

　　桃花仙、桃實仙二人一聽，心花怒放，齊聲道：「對，對！這人的話十分有理！咱們跟大哥他們說去。」二人奔了出去。令狐沖這時只覺自己是睡在一張板床之上，頭頂帳子陳舊破爛，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輕輕轉頭，便覺胸口劇痛難當，只得躺著不動。過不多時，桃根仙等四人也都走進房來。六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休，有的自誇功勞，有的稱讚令狐沖不死的好，更有人說當時救人要緊，無暇去跟嵩山派那老狗算帳，否則將他也是拉成四塊，瞧他身子變成四塊之後，還能不能將桃谷六仙像捏螞蟻般捏死。令狐沖為湊桃谷六仙之興，強提精神，和他們談笑了幾句，隨即又暈了過去。迷迷糊糊之中，但覺胸口煩惡，全身氣血倒轉，說不出的難受，過了良久，神智漸復，只覺身子似乎在一隻大火爐中燒烤，忍不住呻吟出聲，聽得有人喝道：「別作聲。」令狐沖睜開眼來，但見桌上一燈如豆，自己全身赤裸，躺在地下，雙手雙腳分別被桃谷四仙抓住，另有二人，一個伸掌按住他小腹，一個伸掌按在他腦門的「百會穴」上。令狐沖駭異之下，但覺有一股熱氣從左足足心向上游去，經左腿、小腹、胸口、右臂，而至右手掌心，另有一股熱氣則從左手掌心向下游去，經左臂、胸口、心腹、右腿，而至右足足心。兩股熱氣交互盤旋，只蒸得他大汗淋漓，炙熱難當。他知道桃谷六仙正在以上乘內功給自己療傷，心中好生感激，暗暗運起師父所授的華山派內功心法，以便加上一份力道，不料一股內息剛從丹田中升起，小腹間便突然劇痛，恰如一柄利刃插進了肚中，登時哇哇一聲，鮮血狂噴。桃谷六仙齊聲驚呼：「不好了！」桃葉仙反手一掌，擊在令狐沖頭上，立時將他打暈。

　　此後令狐沖一直在昏迷之中，身子一時冷，一時熱，那兩股熱氣也不斷在四肢百駭間來回遊走，有時更有數股熱氣相互衝突激盪，越發的難當難熬。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終於頭腦間突然清涼了一陣，只聽得桃谷六仙正在激辯，他睜開眼來，聽桃干仙說道：「你們瞧，他大汗停了，眼睛也睜開了，是不是我的法子才是真行？我這股真氣，從中瀆而至風市、環跳，在他淵液之間回來，必能治好他的內傷。」桃根仙道：「你還在胡吹大氣呢，前日倘若不用我的法子，以真氣遊走他足厥陰肝經諸經脈，這小子早已死定了，哪裡還輪得你今日在他淵液之間來回？」桃枝仙道：「不錯，不過大哥的法子縱然將他內傷治好了，他雙足不能行走，總是美中不足，還是我的法子好。這小子的內傷，是屬於心包絡，須得以真氣通他腎絡三焦。」桃根仙怒道：「你又沒鑽進過他身子，怎知他的內傷一定屬於心包絡？當真胡說八道！」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休。

　　桃葉仙忽道：「這般以真氣在他淵液間來回，我看不大妥當，還是先治他的足少陰腎經為是。」也不等旁人是否同意，立即伸手按住令狐沖左膝的陰谷穴，一股熱氣從穴道中透了進去。桃干仙大怒，喝道：「嘿！你又來跟我搗蛋啦。咱們便試一試，到底誰說得對。」當即催動內力，加強真氣。令狐沖又想作嘔，又想吐血，心裡連珠價只是叫苦：「糟了，糟了！這六人一片好心，要救我性命，但六兄弟意見不同，各憑己法為我醫治，我令狐沖這次可倒足大霉了。」他想出聲抗辯，叫六仙住手，苦在開口不得。

　　只聽桃根仙道：「他胸口中掌，受了內傷，自然當以治他手太陽肺經為主。我用真氣貫注他中府、尺澤、孔最、列缺、太淵、少商諸穴，最是對症。」桃干仙道：「大哥，別的事情我佩服你，這以真氣療傷的本領，卻是你不及我了。這小子全身發高燒，乃是陽氣太旺的實症，須得從他手太陽經入手。我決意通他商陽、合谷、手三里、曲池、迎香諸處穴道。」桃枝仙搖頭道：「錯了，錯了，錯之極矣。」桃干仙怒道：「你知道什麼？為什麼說我錯之極矣？」桃根仙卻十分高興，笑道：「究竟三弟醫理明白，知道是我對，二弟錯了。」桃葉仙道：「二哥固然錯了，大哥卻也沒對。你們瞧，這小子雙眼發直，口唇顫動，偏偏不想說話……」（令狐沖心中暗罵：「我怎地不想說話？給你們用真氣內力在我身上亂通亂鑽，我怎麼還說得出話來？」）桃葉仙續道：「……那自然是頭腦發昏，心智糊塗，須得治他陽明胃經。」（令狐沖暗罵：「你才頭腦發昏，心智糊塗！」）桃葉仙一聲甫畢，令狐沖便覺眼眶下凹陷處的四白穴上一痛，口角旁的地倉穴上一酸，跟著臉頰上大迎、頰車，以及頭上頭維、下關諸穴一陣劇痛，又是一陣酸癢，只攪得他臉上肌肉不住跳動。

　　桃實仙道：「你整來整去，他還是不會說話，我看倒不是他腦子有病，只怕乃是舌頭發強，這是裡寒上虛的病症，我用內力來治他的隱白、太白、公孫、商丘、地機諸處穴道，只不過……只不過……倘若治不好，你們可不要怪我。」桃干仙道：「治不好，人家性命也給你送了，怎可不怪你？」桃實仙道：「但如果不治，你明知他是舌頭發強，不治他足太陰脾經，豈不是見死不救？」桃枝仙道：「倘若治錯了，可糟糕得很了。」桃花仙道：「治錯了糟糕，治不好也糟糕。咱們治了這許多時候始終治不好，我料得他定是害了心病，須得從手心經著手。可見少海、通理、神門、少衝四個穴道，乃是關竅之所在。」桃實仙道：「昨天你說當治他足少陰腎經，今天卻又說手少陽心經了。少陽是陽氣初盛，少陰是陰氣甫生，一陰一陽，二者截然相反，到底是哪一種說法對？」桃花仙道：「由陰生陽，此乃一物之兩面，乃是一分為二之意。太極生兩儀，兩儀復合而為太極，可見有時一分為二有時合二為一，少陽少陰，互為表裡，不能一概而論者也。」

　　令狐沖暗暗叫苦：「你在這裡強辭奪理，胡說八道，卻是在將我的性命來當兒戲。」

　　桃根仙道：「試來試去，總是不行，我是決心，一意孤行的了。」桃干仙、桃枝仙等五人齊聲道：「怎麼一意孤行？」桃根仙道：「這顯然是一門奇症，既是奇症，便須從經外奇穴入手。我要以凌虛點穴之法，點他印堂、金律、玉液、魚腰、百勞和十二井穴。」桃干仙等齊道：「大哥，這個使不得，那可太過凶險。」只聽得桃根仙大喝：「什麼使不得？再不動手，這小子性命不保。」令狐沖便覺印堂、金律等諸處穴道之中，便似有一把把利刀戳了進去，痛不可當，到後來已全然分辨不出是何處穴道中劇痛。他張嘴大叫，卻呼喚不出半點聲音。便在此時，一道熱氣從足太陰脾經諸處穴道中急劇流轉，跟著少陽心經的諸處穴道中也出現熱氣，兩股真氣相互激盪。過不多時，又有三道熱氣分從不同經絡的各穴道中透入。令狐沖心內氣苦，身上更是難熬無比，以往桃谷六仙在他身上胡亂醫治，他昏迷之中懵然不知，那也罷了，此刻苦在神智清醒，於六人的胡鬧卻是全然無能為力。只覺得這六道真氣在自己體內亂衝亂撞，肝、膽、腎、肺、心、脾、胃、大腸、小腸、膀胱、心包、三焦、五臟六腑，到處成了六兄弟真力激盪之所，內功比拚之場。令狐沖怒極，心中大喝：「我此次若得不死，日後定將你這六個狗賊碎屍萬段。」他內心深處自知桃谷六仙純是一片好意，而且這般以真氣助他療傷，實是大耗內力，若不是有與眾不同的交情，輕易不肯施為，可是此刻經歷如湯如沸、如煎如烤的折磨，痛楚難當，倘若他能張口作聲，天下最惡毒的言語也都罵將出來了。桃谷六仙一面各運真氣、各憑己意替令狐沖療傷，一面兀自爭執不休，卻不知這些日子之中，早已將令狐沖體內經脈攪得亂七八糟，全然不成模樣。令狐沖自幼研習華山派上乘內功，雖然修為並不深湛，但所學卻是名門正宗的內家功夫，根基扎得極厚，幸虧尚有這一點兒底子，才得苟延殘喘，不給桃谷六仙的胡攪立時送了性命。

　　桃谷六仙運氣多時，眼見令狐沖心跳微弱，呼吸越來越沉，轉眼便要氣絕身亡，都不禁擔心，桃實仙道：「我不幹啦，再幹下去，弄死了他，這小子變成冤鬼，老是纏著我，可不嚇死了我？」手掌便從令狐沖的穴道上移開。桃根仙怒道：「要是這小子死了，第一個就怪你。他變成冤鬼，陰魂不散，總之是纏住了你。」桃實仙大叫一聲，越窗而走。桃干仙、桃枝仙諸人次第縮手，有的皺眉，有的搖頭，均不知如何是好。桃葉仙道：「看來這小子不行啦，那怎麼辦？」桃干仙道：「你們去對小尼姑說，他給那個矮傢伙拍了一掌，抵受不住，因此死了。咱們為他報仇，已將那矮傢伙撕成了四塊。」桃根仙道：「說不說咱們以真氣替他醫傷之事？」桃干仙道：「這個萬萬說不得！」桃根仙道：「但如小尼姑又問，咱們為什麼不設法給他治傷，那便如何？」桃干仙道：「那咱們只好說，醫是醫過了，只不過醫不好。」桃根仙道：「小尼姑豈不要怪桃谷六仙全無屁用，還不如六條狗子。」桃干仙大怒，喝道：「小尼姑罵咱們是六條狗子，太也無理！」桃根仙道：「小尼姑又沒罵，是我說的。」桃干仙怒道：「她既沒有罵，你怎麼知道？」桃根仙道：「她說不定會罵的。」桃干仙道：「也說不定會不罵。你這不是胡說八道麼？」桃根仙道：「這小子一死，小尼姑大大生氣，多半要罵。」桃干仙道：「我說小尼姑一定放聲大哭，卻不會罵。」桃根仙道：「我寧可她罵咱們是六條狗子，不願見她放聲大哭。」

　　桃干仙道：「她也未必會罵咱們是六條狗子。」桃根仙問：「那罵什麼？」桃干仙道：「咱們六兄弟像狗子麼！我看一點也不像。說不定罵咱們是六條貓兒。」桃葉仙插嘴：「為什麼？難道咱們像貓兒麼？」桃花仙加入戰團：「罵人的話，又不必像。咱們六兄弟是人，小尼姑要是說咱們六個是人，就不是罵了。」桃枝仙道：「她如罵我們六個都是蠢人、壞人，那還是罵。」桃花仙道：「這總比六條狗子好。」桃枝仙道：「如果那六條狗子是聰明狗、能幹狗、威風狗、英雄好漢狗、武林中的六大高狗呢？到底是人好還是狗好？」

　　令狐沖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聽得他們如此爭執不休，忍不住好笑，不知如何，一股真氣上衝，忽然竟能出聲：「六條狗子也比你們好得多！」桃谷五仙盡皆一愕，還未說話，卻聽得桃實仙在窗外問道：「為什麼六條狗子也比咱們好？」桃谷五仙齊聲問道：「是啊，為什麼六條狗子也比咱們好？」

　　令狐沖只想破口大罵，卻實在半點力氣也無，斷斷續續的道：「你……你們送我……送我回華山去，只……只有我師父能救……救我性命……」桃根仙道：「什麼？只有你師父能救你性命？桃谷六仙便救你不得？」令狐沖點了點頭，張大了口，再也說不出話來。桃葉仙怒道：「豈有此理？你師父有什麼了不起？難道比我們桃谷六仙還要厲害？」桃花仙道：「哼，叫他師父來跟我們比拚比拚！」桃干仙道：「咱們四人抓住他師父的兩隻手，兩隻腳，喀的一聲，撕成他四塊。」

　　桃實仙跳進房來，說道：「連華山上所有男男女女，一個個都撕成了四塊。」桃花仙道：「連華山上的狗子貓兒、豬羊雞鴨、烏龜魚蝦，一隻隻都抓住四肢，撕成四塊。」桃枝仙道：「魚蝦有什麼四肢？怎麼抓住四肢？」桃花仙一愕，道：「抓其頭尾，上下魚鰭，不就成了？」桃枝仙道：「魚頭就不是魚的四肢。」桃花仙道：「那有什麼干係？不是四肢就不是四肢。」桃枝仙道：「當然大有干係，既然不是四肢，那就證明你第一句話說錯了。」桃花仙明知給他抓住了痛腳，兀自強辯：「什麼我第一句話說錯了。」桃花仙道：「你說，『連華山上的狗子貓兒、豬羊雞鴨、烏龜魚蝦，一隻隻都抓住四肢，撕成四塊。』你沒說過嗎？」桃花仙道：「我說過的。可是這句話，卻不是我的第一句話。今天我已說過幾千幾百句話，怎麼你說我這句話是第一句話？如果從我出娘胎算起，我不知說過幾萬萬句了，這更加不是第一句話。」桃枝仙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桃干仙道：「你說烏龜？」桃花仙道：「不錯，烏龜有前腿後腿，自然有四肢。」桃干仙道：「但咱們分抓烏龜的前腿後腿，四下一拉，怎麼能將之撕成四塊？」桃花仙道：「為什麼不能？烏龜有什麼本事，能擋得住咱們四兄弟的一撕？」桃干仙道：「將烏龜的身子撕成四塊，那是容易，可是它那張硬殼呢？你怎麼能抓住烏龜的四肢，連它硬殼也撕成四塊？倘若不撕硬殼，那就成為五塊，不是四塊。」桃花仙道：「硬殼是一張，不是一塊，你說五塊，那就錯了。」桃枝仙道：「烏龜殼背上共有十三塊格子，說四塊是錯，說五塊也錯。」桃干仙道：「我說的是撕成五塊，又不是說烏龜背上的格子共有五塊。你怎地如此纏夾不清？」桃根仙道：「你只將烏龜的身子撕成四塊，卻沒撕及烏龜的硬殼，只能說『撕成四塊，再加一張撕不開的硬殼』，所以你說『撕成五塊』云云，大有語病。不但大有語病，而且根本錯了。」桃葉仙道：「大哥，你這可又不對了。大有語病，就不是根本錯了。根本錯了，就不是大有語病。這兩者截然不同，豈可混為一談？」令狐沖聽他們喋喋不休的爭辯，若不是自己生死懸於一線，當真要大笑一場，這些人言行可笑已極，自己卻越聽越是煩惱。但轉念一想，這一下居然與這六個天地間從所未有的怪人相遇，也算是難得之奇，造化弄人，竟有這等滑稽之作，而自己躬逢其盛，人生於世，也不算枉了，真當浮一大白。言念及此，不禁豪興大發，叫道：「我……我要喝酒！」桃谷六仙一聽，立時臉現喜色，都道：「好極，好極！他要喝酒，那就死不了。」令狐沖呻吟道：「死得了也……也好……死……死不了也好。總之先……先喝……喝個痛快再說。」

　　桃枝仙道：「是，是！我去打酒來。」過不多時，便提了一大壺進房。令狐沖聞到酒香，精神大振，道：「你餵我喝。」桃枝仙將酒壺嘴插在他口中，慢慢將酒倒入。令狐衝將一壺酒喝得乾乾淨淨，腦子更加機靈了，說道：「我師父……平時常說：天下……大英雄，最厲害的是桃……桃……桃……」桃谷六仙心癢難搔，齊問：「天下大英雄最厲害的是桃什麼？」令狐沖道：「是……是桃……桃……桃……」六仙齊聲道：「桃谷六仙！」令狐沖道：「正是。我師父又說，他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幾杯酒，交個朋友，再請他六位……六位大……大……」桃谷六仙齊聲道：「六位大英雄！」令狐沖道：「是啊，再請他六位大英雄在眾弟子之前大獻身手，施展……施展絕技……」桃谷六仙你一言，我一語：「那便如何？」「你師父怎知我們本事高強？」「華山派掌門是個大大的好人哪，咱們可不能動華山的一草一木。」「那個自然，誰要動了華山的一草一木，決計不能和他甘休。」「我們很願意跟你師父交個朋友，這就上華山去罷！」令狐沖當即接口：「對，這就上華山去罷！」桃谷六仙立即抬起令狐衝動身。走了半天，桃根仙突然叫道：「啊喲，不對！小尼姑要咱們帶這小子去見她，怎麼帶他去華山？不帶這小子去見小尼姑，咱們豈不是又……又……又那個贏了一場？連贏兩場，不大好意思罷？」桃干仙道：「這一次大哥說對了，咱們還是帶他去見了小尼姑，再上華山，免得又多贏一場。」六人轉過身來，又向南行。令狐沖大急，問道：「小尼姑要見的是活人呢，還是死人？」桃根仙道：「當然要見活小子，不要見死小子。」令狐沖道：「你們不送我上華山，我立即自絕經脈，再也不活了。」桃實仙喜道：「好啊，自絕經脈的高深內功如何練法，正要請教。」桃干仙道：「你一練成這功夫，自己登時就死了，那有什麼練頭？」令狐沖氣喘吁吁的道：「那也是有用的，若是為人……為人脅迫，生不如死，苦惱不堪，還不如自絕經脈來得……來得痛快。」桃谷六仙一齊臉色大變，道：「小尼姑要見你，決無惡意。咱們也不是脅迫於你。」令狐沖歎道：「六位雖是一片好心，但我不稟明師父，得到他老人家的允可，那是寧死也不從命。再說，我師父、師娘一直想見見六位……六位……當世……當世……無敵的……大……大……大……」桃谷六仙齊聲道：「大英雄！」令狐沖點了點頭。

　　桃根仙道：「好！咱們送你回華山一趟便是。」幾個時辰之後，一行七人又上了華山。

　　華山弟子見到七人，飛奔回去報知岳不群。岳氏夫婦聽說這六個怪人擄了令狐沖後去而復回，不禁一驚，當即率領群弟子迎了出來。桃谷六仙來得好快，岳氏夫婦剛出正氣堂，便見這六人已從青石路上走來。其中二人抬著一個擔架，令狐沖躺在擔架上。岳夫人忙搶過去察看，只見令狐沖雙頰深陷，臉色蠟黃，伸手一搭他脈搏，更覺脈象散亂，性命便在呼吸之間，驚叫：「沖兒，沖兒！」令狐沖睜開眼來，低聲道：「師……師……師娘！」岳夫人眼淚盈眶，道：「沖兒，師娘與你報仇。」刷的一聲，長劍出鞘，便欲向抬著擔架的桃花仙刺去。岳不群叫道：「且慢。」拱手向桃谷六仙說道：「六位大駕光臨華山，不曾遠迎，還乞恕罪。不知六位尊姓大名，是何門派。」桃谷六仙一聽，登時大為氣惱，又是大為失望。他們聽了令狐沖的言語，只道岳不群真的對他六兄弟十分仰慕，哪知他一出口便詢問姓名，顯然對桃谷六仙一無所知。桃根仙道：「聽說你對我們六兄弟十分欽仰，難道並無其事？如此孤陋寡聞，太也豈有此理。」桃干仙道：「你曾說天下大英雄中，最厲害的便是桃谷六仙。啊哈，是了！定是你久仰桃谷六仙大名，如雷貫耳，卻不知我們便是桃谷六仙，倒也怪不得。」桃枝仙道：「二哥，他說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幾杯酒，交個朋友。此刻咱六兄弟上得山來，他卻既不顯得歡天喜地，又不像想請咱們喝酒，原來是徒聞六仙之名，卻不識六仙之面。哈哈！好笑啊好笑。」岳不群只聽得莫名其妙，冷冷的道：「各位自稱桃谷六仙，岳某凡夫俗子，沒敢和六位仙人結交。」

　　桃谷六仙登時臉現喜色。桃枝仙道：「那也無所謂。我們六仙和你徒弟是朋友，和你交個朋友那也不妨。」桃實仙道：「你武功雖然低微，我們也不會看不起你，你放心好啦。」桃花仙道：「你武藝上有什麼不明白的，儘管問好了，我們自會點撥於你。」岳不群淡淡一笑，說道：「這個多謝了。」桃干仙道：「多謝是不必的。我們桃谷六仙既然當你是朋友，自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桃實仙道：「我這就施展幾手，讓你們華山派上下，大家一齊大開眼界如何？」岳夫人自不知這六人天真爛漫，不明世務，這些話純是一片好意，但聽他們言語放肆，早就憤怒之極，這時再也忍耐不住，長劍一起，劍尖指向桃實仙胸口，叱道：「好，我來領教你兵刃上的功夫。」桃實仙笑道：「桃谷六仙跟人動手，極少使用兵刃，你既說仰慕我們的武功，此節如何不知？」岳夫人只道他這句話又是辱人之言，道：「我便是不知！」長劍陡地刺出。這一劍出手既快，劍上氣勢亦是凌厲無比。桃實仙對她沒半分敵意，全沒料到她說刺便刺，劍尖在瞬息之間已刺到了他胸口，他如要抵禦，以他武功，原也來得及，只是他膽子實在太小，霎時間目瞪口呆，只嚇得動彈不得，噗的一聲，長劍透胸而入。桃枝仙急搶而上，一掌擊在岳夫人肩頭。岳夫人身子一晃，退後兩步，脫手鬆劍，那長劍插在桃實仙胸中，兀自搖晃。桃根仙等五人齊聲大呼。桃枝仙抱起桃實仙，急忙退開。餘下四仙倏地搶上，迅速無倫的抓住了岳夫人雙手雙足，提了起來。岳不群知道這四人跟著便是往四下一分，將岳夫人的身子撕成四塊，饒是他臨事鎮定，當此情景之下，長劍向桃根仙和桃葉仙分刺之時，手腕竟也發顫。

　　令狐沖身在擔架，眼見師娘處境凶險無比，急躍而起，大叫：「不得傷我師娘，否則我便自絕經脈。」這兩句話一叫出，口中鮮血狂噴，立時暈去。

　　桃根仙避開了岳不群的一劍，叫道：「小子要自絕經脈，這可使不得，饒了婆娘！」四仙放下岳夫人，牽掛著桃實仙的性命，追趕桃枝仙和桃實仙而去。

　　岳不群和岳靈珊同時趕到岳夫人身邊，待要伸手相扶，岳夫人已一躍而起，驚怒交集之下，臉上更沒半點血色，身子不住發顫。岳不群低聲道：「師妹不須惱怒，咱們定當報仇。這六人大是勁敵，幸好你已殺了其中一人。」

　　岳夫人想起當日成不憂被這桃谷六仙分屍的情景，一顆心反而跳得更加厲害了，顫聲道：「這……這……這……」身子發抖，竟爾再也說不出話來。

　　岳不群知道妻子受驚著實不小，對女兒道：「珊兒，你陪媽媽進房去休息休息。」再去看令狐沖時，只見他臉上胸前全是鮮血，呼吸低微，已是出氣多、入氣少，眼見難活了。岳不群伸手按住他後心靈台穴，欲以深厚內力為他續命，甫一運氣，突覺他體內幾股詭奇之極的內力反擊出來，險些將自己手掌震開，不禁大為駭異，隨又發覺，這幾股古怪內力在令狐沖體內竟也自行互相撞擊，衝突不休。再伸掌按到令狐沖胸口的膻中穴上，掌心又是劇烈的一震，竟帶得胸口也隱隱生疼，這一下岳不群驚駭更甚，但覺令狐沖體內這幾股真氣逆沖斜行，顯是旁門中十分高明的內功。每一股真氣雖較自己的紫霞神功略遜，但只須兩股合而為一，或是分進而擊，自己便抵擋不住，再仔細辨認，察覺他體內真氣共分六道，每一道都甚是怪誕。岳不群不敢多按，撤掌尋思：「這真氣共分六道，自是那六個怪人注入沖兒體內的了。這六怪用心險惡，竟將各人內力分注六道經脈，要衝兒吃盡苦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皺眉搖了搖頭，命高根明和陸大有將令狐沖抬入內室，自去探視妻子。岳夫人受驚不小，坐在床沿握住女兒之手，兀自臉色慘白，怔忡不安，一見岳不群，便問：「沖兒怎樣？傷勢有礙嗎？」岳不群將他體內有六道旁門真氣互鬥的情形說了。岳夫人道：「須得將這六道旁門真氣一一化去才是，只不知還來得及嗎？」岳不群抬頭沉吟，過了良久，道：「師妹，你說這六怪如此折磨沖兒，是什麼用意？」

　　岳夫人道：「想是他們要衝兒屈膝認輸，又或是逼問我派的什麼機密。沖兒當然寧死不屈，這六個醜八怪便以酷刑相加。」岳不群點頭道：「照說該是如此。可是我派並沒什麼機密，這六怪和咱夫婦並不相識，並無仇怨。他們擒了沖兒而去，又再回來，那為了什麼？」岳夫人道：「只怕是……」隨即覺得自己的想法難以自圓其說，搖頭道：「不對的。」夫婦倆相視不語，各自皺起眉頭思索。

　　岳靈珊插嘴道：「我派雖沒隱秘，但華山武功，天下知名。這六個怪人擒住了大師哥，或許是逼問我派氣功和劍法的精要。」岳不群道：「此節我也曾想過，但沖兒內力修為，並不高明，這六怪內功甚深，一試便知。至於外功，六怪武功的路子和華山劍法沒絲毫共通之處，更不會由此而大費周章的來加逼問。再說，若要逼問，就該遠離華山，慢慢施刑相迫，為什麼又帶他回山？」岳夫人聽他語氣越來越是肯定，和他多年夫婦，知他已解開疑團，便問：「那到底是什麼緣故？」岳不群臉色鄭重，緩緩的道：「借沖兒之傷，耗我內力。」岳夫人跳起身來，說道：「不錯！你為了要救沖兒之命，勢必以內力替他化去這六道真氣，待得大功將成之際，這六個醜八怪突然現身，以逸待勞，便能制咱們的死命。」頓了一頓，又道：「幸好現在只剩五怪了。師哥，適才他們明明已將我擒住，何以聽得沖兒一喝，便又放了我？」想到先前的險事，兀自心有餘悸，不由得語音發顫。

　　岳不群道：「我便是由這件事而想到的。你殺了他們一人，那是何等的深仇大恨？但他們竟怕沖兒自絕經脈，便即放你。你想，若不是其中含有重大圖謀，這六怪又何愛於沖兒的一條性命？」岳夫人喃喃的道：「陰險之極！毒辣之極！」尋思：「這四個怪物撕裂成不憂，下手之狠，武林中罕見罕聞，這兩天想起來便心中怦怦亂跳。他們這麼一擾，封不平要奪掌門之位的事是擱下了，隨同陸柏等掃興下山，這六怪倒為華山派暫時擋去了一樁麻煩，哪想到他們又上華山來生事挑釁。師哥所料，必是如此。」說道：「你不能以內力給沖兒療傷。我內力雖遠不如你，但盼能暫且助他保住性命。」說著便走向房門。岳不群叫道：「師妹！」岳夫人回過頭來。岳不群搖頭道：「不行的，沒用。這六怪的旁門真氣甚是了得。」岳夫人道：「只有你的紫霞功才能消解，是不是？那怎麼辦？」岳不群道：「眼下只有見一步，行一步，先給沖兒吊住一口氣再說，那也不用耗費多少內力。」三人走進令狐沖躺臥的房中。岳夫人見他氣若游絲，忍不住掉下眼淚來，伸手欲去搭他脈搏。岳不群伸出手去，握住了岳夫人的手掌，搖了搖頭，再放了她手，以雙掌抵住令狐沖雙掌的掌心，將內力緩緩送將過去。內力與令狐沖體內的真氣一碰，岳不群全身一震，臉上紫氣大盛，退開了一步。令狐沖忽然開口說話：「林……林師弟呢？」岳靈珊奇道：「你找小林子幹麼？」令狐沖雙目仍然緊閉，道：「他父親……臨死之時，有句話要我轉……轉告他。我……我一直沒時間跟他說……我是不成的了，快……快找他來。」岳靈珊眼中淚水滾來滾去，掩面奔出。華山派群弟子都守在門外。林平之一聽岳靈珊傳言，當即進房走到令狐沖榻前，說道：「大師哥，你保重身子。」令狐沖道：「是……是林師弟麼？」林平之道：「正是小弟。」令狐沖道：「令……令尊逝世之時，我在他……他身邊，要我跟……跟你說……說……」說別這裡，聲息漸微。各人屏住呼吸，房中更無半點聲音。過了好一會，令狐沖緩過一口氣來，說道：「他說向陽……向陽巷……老宅……老宅中的物事，要……要你好好照看。不過……不過千萬不可翻……翻看，否則……否則禍患無窮……」

　　林平之奇道：「向陽巷老宅？那邊早就沒人住了，沒什麼要緊物事的。爹叫我不可翻看什麼東西？」

　　令狐沖道：「我不知道。你爹爹……就是這麼兩句話……這麼兩句話……要我轉告你，別的話沒有了……他們就……就死了……」聲音又低了下去。

　　四人等了半晌，令狐沖始終不再說話。岳不群歎了口氣，向林平之和岳靈珊道：「你們陪著大師哥，他傷勢倘若有變，立即來跟我說。」林岳二人答應了。

　　岳不群夫婦回入自己房中，想起令狐沖傷勢難治，都是心下黯然。過了一會，岳夫人兩道淚水，從臉頰上緩緩流下。岳不群道：「你不用難過。沖兒之仇，咱們非報不可。」岳夫人道：「這六怪既伏下了這條毒計，定然去而復來，咱們若和他們硬拚，雖然未必便輸，但如有個閃失……」岳不群搖頭道：「『未必便輸』四字，談何容易？以我夫婦敵他三人，不過打個平手，敵他四人，多半要輸。他五人齊上……」說著緩緩搖頭。岳夫人本來也知自己夫婦並非這五怪的敵手，但知道丈夫近年來練成紫霞神功後功力大進，總還存著個僥倖之心，這時聽他如此說，登時大為焦急，道：「那……那怎麼辦？難道咱們便束手待斃不成？」岳不群道：「你可別喪氣，大丈夫能屈能伸，勝負之數，並非決於一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岳夫人道：「你說咱們逃走？」

　　岳不群道：「不是逃走，是暫時避上一避。敵眾我寡，咱夫婦只有二人，如何敵得過他們五人聯手？何況你已殺了一怪，咱們其實已經大佔上風，暫且避開，並不墮了華山派的威名。再說，只要咱們誰也不說，外人也未必知道此事。」岳夫人哽咽道：「我雖殺了一怪，但沖兒性命難保，也只……也只扯了個直。沖兒……沖兒……」頓了一頓，說道：「就依你的話，咱們帶了沖兒一同走，慢慢設法替他治傷。」岳不群沉吟不語。岳夫人急道：「你說不能帶了沖兒一齊走？」岳不群道：「沖兒傷勢極重，帶了他兼程急行，不到半個時辰便送了他性命。」岳夫人道：「那……那怎麼辦？當真沒法子救他性命了麼？」岳不群歎道：「唉，那日我已決意傳他紫霞神功，豈知他竟會胡思亂想，誤入劍宗的魔道。當時他如習了這部秘笈，就算只練得一二頁，此刻也已能自行調氣療傷，不致為這六道旁門真氣所困了。」

　　岳夫人立即站起，道：「事不宜遲，你立即去將紫霞神功傳他，就算他在重傷之下，無法全然領悟，總也勝於不練。要不然，將《紫霞秘笈》留給他，讓他照書修習。」岳不群拉住她手，柔聲道：「師妹，我愛惜沖兒，和你毫無分別。可是你想，他此刻傷得這般厲害，又怎能聽我口授口訣和練功的法門？我如將《紫霞秘笈》交了給他，讓他神智稍清時照書自練，這五個怪物轉眼便找上山來，沖兒無力自衛，咱華山派這部鎮山之寶的內功秘笈，豈不是一轉手便落入五怪手中？這些旁門左道之徒，得了我派的正宗內功心法，如虎添翼，為禍天下，再也不可複製，我岳不群可真成為千古罪人了。」岳夫人心想丈夫之言甚是有理，不禁怔怔的又流下淚來。岳不群道：「這五個怪物行事飄忽，人所難測，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動身。」岳夫人道：「咱們難道將沖兒留在這裡，任由這五個怪人折磨？我留下保護他。」此言一出，立即知道那是一時衝動的尋常婦人之見，與自己「華山女俠」的身份殊不相稱，自己留下，徒然多送一人性命，又怎保護得了令狐沖？何況自己倘若留下，丈夫與女兒又怎肯自行下山？又是著急，又是傷心，不禁淚如泉湧。岳不群搖了搖頭，長歎一聲，翻開枕頭，取出一隻扁扁的鐵盒，打開鐵盒蓋，取出一本錦面冊子，將冊子往懷中一端，推門而出。只見岳靈珊便就在門外，說道：「爹爹，大師哥似乎……似乎不成了。」岳不群驚道：「怎麼？」岳靈珊道：「他口中胡言亂語，神智越來越不清了。」岳不群問道：「他胡言亂語些什麼？」岳靈珊臉上一紅，說道：「我也不明白他胡言亂語些什麼？」原來令狐沖體內受桃谷六仙六道真氣的交攻煎逼，迷迷糊糊中見岳靈珊站在眼前，衝口而出的便道：「小師妹，我……我想得你好苦！你是不是愛上了林師弟，再也不理我了？」岳靈珊萬不料他竟會當著林平之的面問出這句話來，不由得雙頰飛紅，忸怩之極，只聽令狐沖又道：「小師妹，我和你自幼一塊兒長大，一同遊玩，一同練劍，我……我實在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惱了我，要打我罵我，便是……便是用劍在我身上刺幾個窟窿，我也沒半句怨言。只是你對我別這麼冷淡，不理睬我……」這一番話，幾個月來在他心中不知已翻來覆去的想了多少遍，若在神智清醒之時，縱然只和岳靈珊一人獨處，也決計不敢說出口來。此時全無自制之力，盡數吐露了心底言語。林平之甚是尷尬，低聲道：「我出去一會兒。」岳靈珊道：「不，不！你在這裡瞧著大師哥。」奪門而出，奔到父母房外，正聽到父母談論以「紫霞神功」療傷之事，不敢衝進去打斷了父母話頭，便候在門外。

　　岳不群道：「你傳我號令，大家在正氣堂上聚集。」岳靈珊應道：「是，大師哥呢？誰照料他？」岳不群道：「你叫大有照料。」岳靈珊應了，即去傳令。

　　片刻之間，華山群弟子都已在正氣掌上按序站立。岳不群在居中的交椅上坐下，岳夫人坐在側位。岳不群一瞥之間，見群弟子除令狐沖、陸大有二人外，均已到齊，便道：「我派上代前輩之中，有些人練功時誤入歧途，一味勤練劍法，忽略了氣功。殊不知天下上乘武功，無不以氣功為根基，倘若氣功練不到家，劍法再精，終究不能登峰造極。可歎這些前輩們執迷不悟，自行其是，居然自成一宗，稱為華山劍宗，而指我正宗功夫為華山氣宗。氣宗和劍宗之爭，遷延數十年，大大阻撓了我派的發揚光大，實堪浩歎。」他說到這裡，長長歎了口氣。

　　岳夫人心道：「那五個怪人轉眼便到，你卻還在這裡慢條斯理的述說舊事。」向丈夫橫了一眼，卻不敢插嘴，順眼又向廳上「正氣堂」三字匾額瞧了一眼，心想：「我當年初入華山派練劍，這堂上的匾額是『劍氣衝霄』四個大字。現下改作了『正氣堂』，原來那塊匾可不知給丟到哪裡去了。唉，那時我還是個十三歲的小丫頭，如今……如今……」岳不群道：「但正邪是非，最終必然分明。二十五年前，劍宗一敗塗地，退出了華山一派，由為師執掌門戶，直至今日。不料前數日竟有本派的棄徒封不平、成不憂等人，不知使了什麼手段，竟騙信了五嶽劍派的盟主左盟主，手持令旗，來奪華山掌門之位。為師接任我派掌門多年，俗務紛紜，五派聚會，更是口舌甚多，早想退位讓賢，以便靜下心來，精研我派上乘氣功心法，有人肯代我之勞，原是求之不得之事。」說到這裡，頓了一頓。高根明道：「師父，劍宗封不平這些棄徒，早都已入了魔道，跟魔教教徒不相上下。他們便要再入我門，也是萬萬不許，怎能任由他們癡心妄想的來接掌本派門戶？」勞德諾、梁發、施戴子等都道：「決不容這些大膽狂徒的陰謀得逞。」岳不群見眾弟子群情激昂，微微一笑，道：「我自己做不做掌門，實是小事一件。只是劍宗的左道之士倘若統率了我派，華山一派數百年來博大精純的武學毀於一旦，咱們死後，有何面目去見本派的列代先輩？而華山派的名頭，從此也將在江湖上為人所不齒了。」

　　勞德諾等齊道：「是啊，是啊！那怎麼成？」岳不群道：「單是封不平等這幾個劍宗棄徒，那也殊不足慮，但他們既請到了五嶽劍派的令旗，又勾結了嵩山、泰山、衡山各派的人物，倒也不可小覷了。因此上……」他目光向眾弟子一掃，說道：「咱們即日動身，上嵩山去見左盟主，和他評一評這個道理。」眾弟子都是一凜。嵩山派乃五嶽劍派之首，嵩山掌門左冷禪更是當今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武功固然出神入化，為人尤富機智，機變百出，江湖上一提到「左盟主」三字，無不惕然。武林中說到評理，可並非單是「評」一「評」就算了事，一言不合，往往繼之以動武。眾弟子均想：「師父武功雖高，未必是左盟主的對手，何況嵩山派左盟主的師弟共有十餘人之多，武林中號稱『嵩山十三太保」，大嵩陽手費彬雖然逝世，也還剩下一十二人。這一十二人，無一不是武功卓絕的高手，決非華山派的第二代弟子所能對敵。咱們貿然上嵩山去生事，豈非太也鹵莽？」群弟子雖這麼想，但誰也不敢開口說話。岳夫人一聽丈夫之言，立即暗暗叫好，心想：「師哥此計大妙，咱們為了逃避桃谷五怪，捨卻華山根本之地而遠走他方，江湖上日後必知此事，咱華山派顏面何存？但若上嵩山評理，旁人得知，反而欽佩咱們的膽識了。左盟主並非蠻不講理之人，上得嵩山，未必便須拚死，盡有迴旋餘地。」當即說道：「正是，封不平他們持了五嶽劍派的令旗，上華山來羅皂，焉知這令旗不是偷來的盜來的？就算令旗真是左盟主所頒，咱們華山派自身門戶之事，他嵩山派也管不著。嵩山派雖然人多勢眾，左盟主武功蓋世，咱們華山派卻也是寧死不屈。哪一個膽小怕死，就留在這裡好了。」

　　群弟子哪一個肯自承膽小怕死，都道：「師父師娘有命，弟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岳夫人道：「如此甚好，事不宜遲，大夥兒收拾收拾，半個時辰之內，立即下山。」

　　當下她又去探視令狐沖，見他氣息奄奄，命在頃刻，心下甚是悲痛，但桃谷五怪隨時都會重來，決不能為了令狐沖一人而令華山一派盡數覆滅，當即命陸大有將令狐沖移入後進小舍之中，好生照料，說道：「大有，我們為了本派百年大計，要上嵩山去向左盟主評理，此行大是凶險，只盼在你師父主持之下，得以伸張正義，平安而歸，沖兒傷勢甚重，你好生照看，倘若有外敵來侵，你們盡量忍辱避讓，不必枉自送了性命。」陸大有含淚答應。

　　陸大有在山口送了師父、師娘和一眾師兄弟下山，\*，偌大一個華山絕頂，此刻只剩下一個昏昏沉沉的大師哥，孤孤零零的一個自己，眼見暮色漸深，不由得心生驚懼。

　　他到廚下去煮了一鍋粥，盛了一碗，扶起令狐衝來喝了兩口。喝到第三口時，令狐衝將粥噴了出來，白粥變成了粉紅之色，卻是連腹中鮮血也噴出來了。陸大有甚是惶恐，扶著他重行睡倒，放下粥碗，望著窗外黑沉沉的一片只是發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但聽得遠處傳來幾下貓頭鷹的夜啼，心想：「夜貓子啼叫是在數病人的眉毛，要是眉毛的根數給它數清了，病人便死。」當即用手指蘸些唾沫，塗在令狐沖的雙眉之上，好教貓頭鷹難以數清。

　　忽聽得上山的路上，傳來一陣輕輕的腳步聲，陸大有忙吹熄燈火，拔出長劍，守在令狐沖床頭。但聽腳步聲漸近，竟是直奔這小舍而來，陸大有嚇得一顆心幾乎要從脖子中跳將出來，暗道：「敵人竟知大師哥在此療傷，那可糟糕之極，我怎生護得大師哥周全？」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低聲叫道：「六猴兒，你在屋裡嗎？」竟是岳靈珊的口音。陸大有大喜，忙道：「是小師妹麼？我……我在這裡。」忙晃火折點亮了油燈，興奮之下，竟將燈盞中的燈油潑了一手。岳靈珊推門進來，道：「大師哥怎麼了？」陸大有道：「又吐了好多血。」岳靈珊走到床邊，伸手摸了摸令狐沖的額頭，只覺著手火燙，皺眉問道：「怎麼又吐血了？」令狐衝突然說道：「小……小師妹，是你？」岳靈珊道：「是，大師哥，你身上覺得怎樣？」令狐沖道：「也……也沒……怎麼樣。」

　　岳靈珊從懷內取出一個布包，低聲道：「大師哥，這是《紫霞秘笈》，爹爹說道……」令狐沖道：「《紫霞秘笈》？」岳靈珊道：「正是，爹爹說，你身上中了旁門高手的內功，須得以本派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來予以化解。六猴兒，你一個字一個字的讀給大師哥聽，你自己可不許練，否則給爹爹知道了，哼哼，你自己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陸大有大喜，忙道：「我是什麼胚子，怎敢偷練本門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小師妹儘管放心好啦。恩師為了救大師哥之命，不惜破例以秘笈相授，大師哥這可有救了。」岳靈珊低聲道：「這事你對誰也不許說。這部秘笈，我是從爹爹枕頭底下偷出來的。」陸大有驚道：「你偷師父……師父的內功秘笈？他老人家發覺了那怎麼辦？」岳靈珊道：「什麼怎麼辦？難道還能將我殺了？至多不過罵我幾場，打我一頓。倘若由此救了大師哥，爹爹媽媽一定喜歡，什麼也不計較了。」陸大有道：「是，是！眼前是救命要緊。」

　　令狐沖忽道：「小師妹，你帶回去，還……還給師父。」岳靈珊奇道：「為什麼？我好不容易偷到秘笈，黑夜裡幾十里山道趕了回來，你為什麼不要？這又不是偷學功夫，這是救命啊。」陸大有也道：「是啊，大師哥，你也不用練全，練到把六怪的邪氣化除了，便將秘笈繳還給師父，那時師父多半便會將秘笈傳你。你是我派掌門大弟子，這部《紫霞秘笈》不傳你，又傳誰了？只不過是遲早之分，打什麼緊？」令狐沖道：「我……我寧死不違師命。師父說過的，我不能……不能學練這紫霞神功。小……小師妹，小……小師妹……」他叫了兩聲，一口氣接不上來，又暈了過去。岳靈珊探他鼻下，雖然呼吸微弱，仍有氣息，歎了口氣，向陸大有道：「我趕著回去，要是天光時回不到廟裡，爹爹媽媽可要急死了。你勸勸大師哥，要他無論如何得聽我的話，修習這部《紫霞秘笈》。別……別辜負了我……」說到這裡，臉上一紅，道：「我這一夜奔波的辛苦。」

　　陸大有道：「我一定勸他。小師妹，師父他們住在部裡？」岳靈珊道：「我們今晚在白馬廟住。」陸大有道：「嗯，白馬廟離這兒是三十里的山道，小師妹，這來回六十里的黑夜奔波，大師哥永遠不會忘記。」岳靈珊眼眶一紅，哽咽道：「我只盼他能復元，那就好了。這件事他記不記得，有什麼相干？」說著雙手捧了《紫霞秘笈》，放在令狐沖床頭，向他凝視片刻，奔了出去。又隔了一個多時辰，令狐沖這才醒轉，眼沒睜開，便叫：「小……師妹，小師妹。」陸大有道：「小師妹，已經走了。」令狐沖大叫：「走了？」突然坐起，一把抓住了陸大有胸口。陸大有嚇了一跳，道：「是，小師妹下山去了，她說，要是不能在天光之前回去，怕師父師娘擔心，大師哥，你躺下歇歇。」令狐沖對他的話聽而不聞，說道：「她……她走了，她和林師弟一起去了？」陸大有道：「她是和師父師娘在一起。」令狐沖雙眼發直，臉上肌肉抽搐。陸大有低聲道：「大師哥，小師妹對你關心得很，半夜三更從白馬廟回山來，她一個小姑娘家，來回奔波六十里，對你這番情意可重得緊哪。她臨去時千叮萬囑，要你無論如何，須得修習這部《紫霞秘笈》，別辜負了她……她對你的一番心意。」令狐沖道：「她這樣說了？」陸大有道：「是啊，難道我還敢向你說謊？」令狐沖再也支持不住，仰後便倒，砰的一聲，後腦重重撞在炕上，卻也不覺疼痛。

　　陸大有又嚇了一跳，道：「大師哥，我讀給你聽。」拿起那部《紫霞秘笈》，翻開第一頁來，讀道：「天下武功，以練氣為正。浩然正氣，原為天授，惟常人不善養之，反以性伐氣。武夫之患，在性暴、性驕、性酷、性賊。暴則神擾而氣亂，驕則真離而氣浮，酷則喪仁而氣失，賊則心狠而氣促。此四事者，皆是截氣之刀鋸……」

　　令狐沖道：「你在讀些什麼？」陸大有道：「那是《紫霞秘笈》的第一章。下面寫著……」他繼續讀道：「捨爾四性，返諸柔善，制汝暴酷，養汝正氣，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據而行之，當有小成。」

　　令狐沖怒道：「這是我派不傳之秘，你胡亂誦讀，大犯門規，快快收起。」陸大有道：「大師哥，大丈夫事急之際，須當從權，豈可拘泥小節？眼前咱們是救命要緊。我再讀給你聽。」他接著讀下去，便是上乘氣功練法的詳情，如何「鳴天鼓，飲玉漿」，又如何「蕩華池，叩金梁」。令狐沖大聲喝道：「住口！」陸大有一呆，抬起頭來，道：「大師哥，你……你怎麼了？什麼地方不舒服？」令狐沖怒道：「我聽著你讀師父的……內功秘笈，週身都不舒服。你要叫我成為一個……不忠不義之徒，是不是？」陸大有愕然道：「不，不，那怎麼會不忠不義？」令狐沖道：「這部《紫霞秘笈》，當日師父曾攜到思過崖上，想要傳我，但發覺我練功的路子固然不合，資質……資質也不對，這才改變了主意……主意……」說到這裡，氣喘吁吁，很是辛苦。陸大有道：「這一次卻是為了救命，又不是偷練武功，那……那是全然不同的。」令狐沖道：「咱們做弟子的，是自己性命要緊，還是師父的旨意要緊？」陸大有道：「師父師娘要你活著，那是最最要緊的事了，何況……何況，小師妹黑夜奔波，這一番情意，你如何可以辜負了？」

　　令狐沖胸口一酸，淚水便欲奪眶而出，說道：「正因為是她……是她拿來我的……我令狐沖堂堂丈夫，豈受人憐？」他這一句話一出口，不由得全身一震，心道：「我令狐衝向來不是拘泥不化之人，為了救命，練一練師門內功又打什麼緊？原來我不肯練這紫霞神功，是為了跟小師妹賭氣，原來我內心深處，是在怨恨小師妹和林師弟好，對我冷淡。令狐衝啊令狐沖，你如何這等小氣？」但想到岳靈珊一到天明，便和林平之會合，遠去嵩山，一路上並肩而行，途中不知將說多少言語，不知將唱多少山歌，胸中酸楚，眼淚終於流了下來。陸大有道：「大師哥，你這可是想左了，小師妹和你自幼一起長大，你們……你們便如是親兄妹一般。」令狐沖心道：「我便不要和她如親兄妹一般。」只是這句話難以出口，卻讓陸大有續道：「我再讀下去，你慢慢聽著，一時記不住，我便多讀幾遍。天下武功，以練氣為正。浩然正氣，原為天授……」令狐沖厲聲道：「不許讀！」

　　陸大有道：「是，是，大師哥，為了盼你迅速痊癒，今日小弟只好不聽你的話了。違背師令的罪責，全由我一人承當。你說什麼也不肯聽，我陸大有卻偏偏說什麼也要讀。這部《紫霞秘笈》，你一根手指頭都未碰過，秘笈上所錄的心法，你一個字也沒瞧過，你有什麼罪過？你是臥病在床，這叫做身不由主，是我陸大有強迫你練的。天下武功，以練氣為正。浩然正氣，原為天授……」跟著便滔滔不絕的讀了下去。令狐沖待要不聽，可是一個字一個字鑽入耳來。他突然大聲呻吟。陸大有驚問：「大師哥，覺得怎樣？」令狐沖道：「你將我……我枕頭……枕頭墊一墊高。」

　　陸大有道：「是。」伸出雙手去墊他枕頭。令狐沖一指倏出，凝聚力氣，正戳在他胸口的膻中穴上。陸大有哼也沒哼一聲，便軟軟的垂在炕上了。

　　令狐沖苦笑道：「六師弟，這可對不住你了。你且在炕上躺幾個時辰，穴……穴道自解。」他慢慢掙扎著起床，向那部《紫霞秘笈》凝神瞧了半晌，歎了一口氣，走到門邊，提起倚在門角的門閂，當作枴杖，支撐著走了出去。陸大有大急，叫道：「大……大……到……到……到……哪……哪……去……去……」本來膻中穴當真給人點中了，說一個字也是不能，但令狐沖氣力微弱，這一點只能令陸大有手足麻軟，並沒教他全身癱瘓。

　　令狐衝回過頭來，說道：「六師弟，令狐衝要離開這部《紫霞秘笈》越遠越好，別讓旁人見到我的屍身橫在秘笈之旁，說我偷練神功，未成而死……別讓林師弟瞧我不起……」說到這裡，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出。

　　他不敢再稍有耽擱，只怕從此氣力衰敗，再也無法離去，當下撐著門閂，喘幾口氣，再向前行，憑著一股強悍之氣，終於慢慢遠去。

## 第12章　圍攻

　　令狐沖挨得十餘丈，便拄閂喘息一會，奮力挨了小半個時辰，已行了半里有餘，只覺眼前金星亂冒，天旋地轉，便欲摔倒，忽聽得前面草叢中有人大聲呻吟。令狐沖一凜，問道：「誰？」那人大聲道：「是令狐兄麼？我是田伯光。哎唷！哎唷！」顯是身有劇烈疼痛。令狐沖驚道：「田……田兄，你……怎麼了？」田伯光道：「我快死啦！令狐兄，請你做做好事，哎唷……哎唷……快將我殺了。」他說話時夾雜著大聲呼痛，但語音仍十分洪亮。令狐沖道：「你……你……受了傷麼？」雙膝一軟，便即摔倒，滾在路旁。田伯光驚道：「你也受了傷麼？哎唷，哎唷，是誰害了你的？」令狐沖道：「一言難盡。田……兄，卻又是誰傷了你？」田伯光道：「唉，不知道！」令狐沖道：「怎麼不知道？」田伯光道：「我正在道上行走，忽然之間，兩隻手兩隻腳被人抓住，凌空提了起來，我也瞧不見是誰有這樣的神通……」令狐沖笑道：「原來又是桃谷六仙……啊喲，田兄，你不是跟他們作一路麼？」田伯光道：「什麼作一路？」令狐沖道：「你來邀我去見儀……儀琳小師妹，他……他們也來邀我去見……她……」說著喘氣不已。

　　田伯光從草叢中爬了出來，搖頭罵道：「他媽的，當然不是一路。他們上華山來找一個人，問我這人在哪裡。我問他們找誰。他們說，他們已抓住了我，該他們問我，不應該我問他們。如果是我抓住了他們，那就該我問他們，不是他們問我。他們……哎唷……他們說，我倘若有本事，不妨將他們抓了起來，那……那就可以問他們了。」

　　令狐沖哈哈大笑，笑得兩聲，氣息不暢，便笑不下去了。田伯光道：「我身子凌空，臉朝地下，便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將他們抓起啊，真他奶奶的胡說八道。」令狐沖問道：「後來怎樣？」田伯光道：「我說：『我又不想問你們，是你們自己在問我。快放我下來。』其中一人說：『既將你抓了起來，如不將你撕成四塊，豈不損了我六位大英雄的威名？』另一人道：『撕成四塊之後，他還會說話不會？』」他罵了幾句，喘了一口氣。令狐沖道：「這六人強辭奪理，纏夾不清，田兄也不必……不必再說了。」田伯光道：「哼，他奶奶的。一人道：『變成了四塊之人，當然不會說話。咱六兄弟撕成四塊之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幾時聽到撕開之後，又會說話？』又一人道：『撕成了四塊之人所以不說話，因為我們不去問他。倘若有事問他。諒他也不敢不答。』另一人道：『他既已成為四塊，還怕什麼？還有什麼敢不敢的？難道還怕咱們將他撕成八塊？』先前一人道：『撕成八塊，這門功夫非同小可，咱們以前是會的，後來大家都忘了。』」田伯光斷斷續續說來，虧他重傷之下，居然還能將這些胡說八道的話記得清清楚楚。

　　令狐沖歎道：「這六位仁兄，當真世間罕見，我……我也是被他們害苦了。」田伯光驚道：「原來令狐兄也是傷在他們手下？」令狐沖歎道：「誰說不是呢！」

　　田伯光道：「我身子凌空吊著，不瞞你說，可真是害怕。我大聲道：『要是將我撕成四塊，我是一定不會說話的了，就算口中會說，我心裡氣惱，也決計不說。』一人道：『將你撕成四塊之後，你的嘴巴在一塊上，心又在另一塊上，心中所想和口中所說，又怎能聯在一起？』我當下也給他們來個亂七八糟，叫道：『有事快問，再拉住我不放，我可要大放毒氣了。』一人問道：『什麼大放毒氣？』我說：『我的屁臭不可當，聞到之後，三天三晚吃不下飯，還得將三天之前吃的飯盡數嘔將出來。警告在先，莫謂言之不預也。』」

　　令狐沖笑道：「這幾句話，只怕有些道理。」田伯光道：「是啊，那四人一聽，不約而同的大叫一聲，將我重重往地下一摔，跳了開去。我躍將起來，只見六個古怪之極的老人各自伸手掩鼻，顯是怕了我的屁臭不可當。令狐兄，你說這六個人叫什麼桃谷六仙？」

　　令狐沖道：「正是，唉，可惜我沒田兄聰明，當時沒施這臭屁……之計，將他們嚇退。田兄此計，不輸於當年……當年諸葛亮嚇退司馬懿的空城計。」

　　田伯光乾笑兩聲，罵了兩句「他奶奶的」，說道：「我知道這六個傢伙不好惹，偏生兵刃又丟在你那思過崖上了，當下腳底抹油，便想溜開，不料這六人手掩鼻子，像一堵牆似的排成一排，擋在我面前，嘿嘿，可誰也不敢站在我身後。我一見衝不過去，立即轉身，哪知這六人猶似鬼魅，也不知怎的，竟已轉將過來，擋在我面前。我連轉幾次，閃避不開，當即一步一步後退，終於碰到了山壁。這六個怪物高興得緊，呵呵大笑，又問：『他在哪裡？這人在哪裡？』

　　「我問：『你們要找誰？』六個人齊聲道：『我們圍住了你，你無路逃走，必須回答我們的話。』其中一人道：『若是你圍住了我們，教我們無路逃走，那就由你來問我們，我們只好乖乖的回答了。』另一人道：『他只有一個人，怎能圍得住我們六人？』先前那人道：『假如他本領高強，以一勝六呢？』另一人道：『那也只是勝過我們，而不是圍住我們。』先一人道：『但如將我們堵在一個山洞之中，守住洞門，不讓我們出來，那不是圍住了我們嗎？』另一人道：『那是堵住，不是圍住。』先一人道：『但如他張開雙臂，將我們一齊抱住，豈不是圍了？』另一人道：『第一，世上無如此長臂之人；第二，就算世上真有，至少眼前此人就無如此長臂；第三，就算他將我們六人一把抱住，那也是抱住，不是圍住。』先一人愁眉苦臉，無可辯駁，卻偏又不肯認輸，呆了半晌，突然大笑，說道：『有了，他如大放臭屁，教我們不敢奔逃，以屁圍之，難道不是圍？』其餘四人一齊拍手，笑道：『對啦，這小子有法子將我們圍住。』「我靈機一動，撤退便奔，叫道：『我……我要圍你們啦。』料想他們怕我臭屁，不會再追，哪知這六個怪物出手快極，我沒奔得兩步，已給他們揪住，立即將我按著坐在一塊大石之上，牢牢按住，令我就算真的放屁，臭屁也不致外洩。」令狐沖哈哈大笑，但笑得幾聲，便覺胸口熱血翻湧，再也笑不下去了。田伯光續道：「這六怪按住我後，一人問道：『屁從何出？』另一人道：『屁從腸出，自然屬於陽明大腸經，點他商陽、合谷、曲池、迎香諸穴。』他說了這話，隨手便點了我這四處穴道，出手之快，認穴之準，田某生平少見，當真令人好生佩服。他點穴之後，六個怪物都吁了口長氣，如釋重負，都道：『這臭……臭……臭屁蟲再也放不出臭屁了。』那點穴之人又問：『喂，那人究竟在哪裡？你如不說，我永遠不給你解穴，叫你有屁難放，脹不可當。』我心裡想，這六個怪物武功如此高強，來到華山，自不會是找尋泛泛之輩。令狐兄，尊師岳先生夫婦其時不在山上，就算已經回山，自是在正氣堂中居住，一找便著。我思來想去，六怪所要找尋的，定是你太師叔風老前輩了。」令狐沖心中一震，忙問：「你說了沒有？」田伯光大是不懌，悻然道：「呸，你當我是什麼人了？田某既已答應過你，決不洩漏風老前輩的行蹤，難道我堂堂男兒，說話如同放屁嗎？」令狐沖道：「是，是，小弟失言，田兄莫怪。」田伯光道：「你如再瞧我不起，咱們一刀兩斷，從今而後，誰也別當誰是朋友。」令狐沖默然，心想：「你是武林中眾所不齒的採花淫賊，誰又將你當朋友了？只是你數次可以殺我而沒下手，總算我欠了你的情。」黑暗之中，田伯光瞧不見他臉色，只道他已然默諾，續道：「那六怪不住問我，我大聲道：『我知道這人的所在，可是偏偏不說；這華山山嶺連綿，峰巒洞谷，不計其數，我倘若不說，你們一輩子也休想找得到他。』那六怪大怒，對我痛加折磨，我從此就給他們來個不理不睬。令狐兄，這六怪的武功怪異非常，你快去稟告風老前輩，他老人家劍法雖高，卻也須得提防才是。」田伯光輕描淡寫的說一句「六怪對我痛加折磨」，令狐沖卻知道這「痛加折磨」四字之中，不知包括了多少毒辣苦刑，多少難以形容的煎熬。六怪對自己是一番好意的治傷，自己此刻尚在身受其酷，他們逼迫田伯光說話，則手段之厲害，可想而知，心下好生過意不去，說道：「你寧死不洩漏我風太師叔的行藏，真乃天下信人。不過……不過這桃谷六仙要找的是我，不是我風太師叔。」田伯光全身一震，道：「要找你？他們找你幹什麼？」令狐沖道：「他們和你一般，也是受了儀琳小師妹之托，來找我去見……見她。」田伯光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不絕發出「荷荷」之聲。過了好一會，田伯光才道：「早知這六個怪人找的是你，我實該立即說與他們知曉，這六怪將你請了去，我跟隨其後，也不致劇毒發作，葬身於華山了。咦，你既落入六怪手中，他們怎地沒將你抬了去見那小師太？」令狐沖歎了口氣，道：「總之一言難盡。田兄，你說是劇毒發作，葬身於華山？」田伯光道：「我早就跟你說過，我給人點了死穴，下了劇毒，命我一月之內將你請去，和那小師太相會，便給我解穴解毒。眼下我請你請不動，打又打不過，還給六個怪物整治得遍體鱗傷，屈指算來，離毒發之期也不過十天了。」

　　令狐沖問道：「儀琳小師妹在哪裡？從此處去，不知有幾日之程？」田伯光道：「你肯去了？」令狐沖道：「你曾數次饒我不殺，雖然你行為不端，令狐沖卻也不能眼睜睜的瞧著你為我毒發而死。當日你恃強相逼，我自是寧折不屈，但此刻情勢，卻又大不相同了。」田伯光道：「小師太在山西，唉……倘若咱二人身子安健，騎上快馬，六七天功夫也趕到了。這時候兩個都傷成這等模樣，那還有什麼好說？」令狐沖道：「反正我在山上也是等死，便陪你走一遭。也說不定老天爺保佑，咱們在山下雇到輕車快馬，十天之間便抵達山西呢。」田伯光笑道：「田某生平作孽多端，不知已害死了多少好人，老天爺為什麼要保佑我？除非老天爺當真瞎了眼睛。」令狐沖道：「老天爺瞎眼之事……嘿嘿，那……那也是有的。反正左右是死，試試那也不妨。」

　　田伯光拍手道：「不錯，我死在道上和死在華山之上，又有什麼分別？下山去找些吃的，最是要緊，我給乾擱在這裡，每日只撿生栗子吃，嘴裡可真是淡出鳥來了。你能不能起身？我來扶你。」他口說「我來扶你」，自己卻掙扎不起。令狐衝要伸手相扶，臂上又哪有半點力氣？二人掙扎了好半天，始終無用，突然之間，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

　　田伯光道：「田某縱橫江湖，生平無一知己，與令狐兄一齊死在這裡，倒也開心。」

　　令狐沖笑道：「日後我師父見到我二人屍身，定道我二人一番惡鬥，同歸於盡，誰也料想不到，我二人臨死之前，居然還曾稱兄道弟一番。」田伯光伸出手去，說道：「令狐兄，咱們握一握手再死。」令狐沖不禁遲疑，田伯光此言，明是要與自己結成生死之交，但他是個聲名狼藉的採花大盜，自己是名門高徒，如何可以和他結交？當日在思過崖上數次勝他而不殺，還可說是報他數度不殺之德，到今日再和他一起廝混，未免太也說不過去，言念及此，一隻右手伸了一半，便伸不過去。田伯光還道他受傷實在太重，連手臂也難以動彈，大聲道：「令狐兄，田伯光交上了你這個朋友。你倘若傷重先死，田某決不獨活。」令狐沖聽他說得誠摯，心中一凜，尋思：「這人倒很夠朋友。」當即伸出手去，握住他右手，笑道：「田兄，你我二人相伴，死得倒不寂寞。」他這句話剛出口，忽聽得身後陰惻惻的一聲冷笑，跟著有人說道：「華山派氣宗首徒，竟墮落成這步田地，居然去和江湖下三濫的淫賊結交。」

　　田伯光喝問：「是誰？」令狐沖心中暗暗叫苦：「我傷重難治，死了也不打緊，卻連累師父的清譽，當真糟糕之極了。」黑暗之中，只見朦朦朧朧的一個人影，站在身前，那人手執長劍，光芒微閃，只聽他冷笑道：「令狐沖，你此刻尚可反悔，拿這把劍去，將這姓田的淫賊殺了，便無人能責你和他結交。」噗的一聲，將長劍插入地下。

　　令狐沖見這劍劍身闊大，是嵩山派的用劍，問道：「尊駕是嵩山派哪一位？」那人道：「你眼力倒好，我是嵩山派狄修。」令狐沖道：「原來是狄師兄，一向少會。不知尊駕來到敝山，有何貴幹？」狄修道：「掌門師伯命我到華山巡查，要看華山派的弟子們，是否果如外間傳言這般不堪，嘿嘿，想不到一上華山，便聽到你和這淫賊相交的肺腑之言。」田伯光罵道：「狗賊，你嵩山派有什麼好東西了？自己不加檢點，卻來多管閒事。」狄修提起足來，砰的一聲，在田伯光頭上重重踢了一腳，喝道：「你死到臨頭，嘴裡還在不乾不淨！」田伯光卻兀自「狗賊、臭賊、直娘賊」的罵個不休。狄修若要取他性命，自是易如探囊取物，只是他要先行折辱令狐沖一番，冷笑道：「令狐沖，你和他臭味相投，是決計不殺他的了？」令狐沖大怒，朗聲道：「我殺不殺他，管你什麼事？你有種便一劍把令狐衝殺了，要是沒種，給我乖乖的挾著尾巴，滾下華山去罷。」狄修道：「你決計不肯殺他，決計當這淫賊是朋友了？」令狐沖道：「不管我跟誰交朋友，總之是好過跟你交朋友。田伯光大聲喝彩：「說得好，說得妙！」

　　狄修道：「你想激怒了我，讓我一劍把你二人殺了，天下可沒這般便宜事。我要將你二人剝得赤赤條條地綁在一起，然後點了你二人啞穴，拿到江湖上示眾，說道一個大鬍子，一個小白臉，正在行那苟且之事，被我手到擒來。哈哈，你華山派岳不群假仁假義，裝出一副道學先生的模樣來唬人，從今而後，他還敢自稱『君子劍』麼？」

　　令狐沖一聽，登時氣得暈了過去。田伯光罵道：「直娘賊……」狄修一腳踢中他腰間穴道。狄修嘿嘿一笑，伸手便來解令狐沖的衣衫。忽然身後一個嬌嫩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喂，這位大哥，你在這裡幹什麼？」狄修一驚，回過頭來，微光朦朧中只見一個女子身影，便道：「你又在這裡幹什麼？」田伯光聽到那女子聲音正是儀琳，大喜叫道：「小……小師父，你來了，這可好啦。這直娘賊要……要害你的令狐大哥。」他本來想說：「直娘賊要害我」，但隨即轉念，這一個「我」，在儀琳心中毫無份量，當即改成了「你的令狐大哥」。儀琳聽得躺在地下的那人竟然是令狐沖，如何不急，忙縱身上前，叫道：「令狐大哥，是你嗎？」

　　狄修見她全神貫注，對自己半點也不防備，左臂一屈，食指便往她脅下點去。手指正要碰到她衣衫，突然間後領一緊，身子已被人提起，離地數尺，狄修大駭，右肘向後撞去，卻撞了個空，跟著左足後踢，又踢了個空。他更是驚駭，雙手反過去擒拿，便在此時，咽喉中已被一隻大手扼住，登時呼吸為艱，全身再沒半點力氣。

　　令狐沖悠悠轉醒，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在焦急地呼喚：「令狐大哥，令狐大哥！」依稀似是儀琳的聲音。他睜開眼來，星光朦朧之下，眼前是一張雪白秀麗的瓜子臉，卻不是儀琳是誰？只聽得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琳兒，這病鬼便是令狐沖麼？」令狐沖循聲向上瞧去，不由得嚇了一跳，只見一個極肥胖，極高大的和尚，鐵塔也似的站在當地。這和尚身高少說也有七尺，左手平伸，將狄修凌空提起。狄修四肢軟垂，一動不動，也不知是死是活。

　　儀琳道：「爹，他……他便是令狐大哥，可不是病夫。」她說話之時，雙目仍是凝視著令狐沖，眼光中流露出愛憐橫溢的神情，似欲伸手去撫摸他的面頰，卻又不敢。令狐沖大奇，心道：「你是個小尼姑，怎地叫這大和尚做爹？和尚有女兒，已是駭人聽聞，女兒是個小尼姑，更是奇上加奇了。」那胖大和尚呵呵笑道：「你日思夜想，掛念看這個令狐沖，我只道是個怎生高大了得的英雄好漢，卻原來是躺在地下裝死、受人欺侮不能還手的小膿包。這病夫，我可不要他做女婿。咱們別理他，這就走罷。」

　　儀琳又羞又急，嗔道：「誰日思夜想了？你……你就是胡說八道。你要走，你自己走好了。你不要……不要……」下面這「不要他做女婿」這幾字，終究出不了口。令狐沖聽他既罵自己是「病夫」，又罵「膿包」，大是惱怒，說道：「你走就走，誰要你理了？」田伯光急叫：「走不得，走不得！」令狐沖道：「為什麼走不得！」田伯光道：「我的死穴要他來解，劇毒的解藥也在他身上，他如一走，我豈不嗚呼哀哉？」令狐沖道：「怕什麼？我說過陪你一起死，你毒發身亡，我立即自刎便是。」

　　那胖大和尚哈哈大笑，聲震山谷，說道：「很好，很好，很好！原來這小子倒是個有骨氣的漢子。琳兒，他很對我胃口。不過，有一件事咱們還得問個明白，他喝酒不喝？」儀琳還未回答，令狐沖已大聲道：「當然喝，為什麼不喝？老子朝也喝，晚也喝，睡夢中也喝。你見了我喝酒的德性，包管氣死了你這戒葷、戒酒、戒殺、戒撒謊的大和尚！」那胖大和尚呵呵大笑，說道：「琳兒，你跟他說，爹爹的法名叫作什麼。」儀琳微笑道：「令狐大哥，我爹爹法名『不戒』。他老人家雖然身在佛門，但佛門種種清規戒律，一概不守，因此法名叫作『不戒』。你別見笑，他老人家喝酒吃葷，殺人偷錢，什麼事都幹，而且還……還生了……生了個我。」說到這裡，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令狐沖哈哈大笑，朗聲道：「這樣的和尚，才教人……才教人瞧著痛快。」說著想掙扎站起，總是力有未逮。儀琳忙伸手扶他起身。令狐沖笑道：「老伯，你既然什麼都干，何不索性還俗，還穿這和尚袍幹什麼？」不戒道：「這個你就不知道了。我正因為什麼都干，這才做和尚的。我就像你這樣，愛上了一個美貌尼姑……」儀琳插口道：「爹，你又來隨口亂說了。」說這句話時，滿臉通紅，幸好黑夜之中，旁人瞧不清楚。不戒道：「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做就做了，人家笑話也好，責罵也好，我不戒和尚堂堂男子，又怕得誰來？」

　　令狐沖和田伯光齊聲喝彩，道：「正是！」不戒聽得二人稱讚，大是高興，繼續說：「我愛上的那個美貌尼姑，便是她媽媽了。」

　　令狐沖心道：「原來儀琳小師妹的爹爹是和尚，媽媽是尼姑。」不戒繼續道：「那時候我是個殺豬屠夫，愛上了她媽媽，她媽媽睬也不睬我，我無計可施，只好去做和尚。當時我心裡想，尼姑和尚是一家人，尼姑不愛屠夫，多半會愛和尚。」儀琳啐道：「爹爹，你一張嘴便是沒遮攔，年紀這樣大了，說話卻還是像孩子一般。」

　　不戒道：「難道我的話不對？不過我當時沒想到，做了和尚，可不能跟女人相好啦，連尼姑也不行，要跟她媽媽相好，反而更加難了，於是就不想做和尚啦。不料我師父偏說我有什麼慧根，是真正的佛門弟子，不許我還俗。她媽媽也糊里糊塗的被我真情感動，就這麼生了個小尼姑出來。沖兒，你今日方便啦，要同我女兒小尼姑相好，不必做和尚。」令狐沖大是尷尬，心想：「儀琳師妹其時為田伯光所困，我路見不平，拔劍相助。她是恆山派清修的女尼，如何能和俗人有甚情緣瓜葛？她遣了田伯光和桃谷六仙來邀我相見，只怕是少年女子初次和男子相處，動了凡心。我務須盡快避開，倘若損及華山、恆山兩派的清譽，我雖死了，師父師娘也仍會怪責，靈珊小師妹會瞧我不起。」

　　儀琳大是忸怩不安，說道：「爹爹，令狐大哥早就……早就有了意中人，如何會將旁人放在眼裡，你……你……今後再也別提這事，沒的教人笑話。」

　　不戒怒道：「這小子另有意中人？氣死我也，氣死我也！」右臂一探，一隻蒲扇般的大手往令狐沖胸口抓去。令狐沖站也站不穩，如何能避，被他一把抓住，提了起來。不戒和尚左手抓住狄修後頸，右手抓住令狐沖胸口，雙臂平伸，便如挑擔般挑著兩人。令狐沖本就動彈不得，給他提在半空，便如是一隻破布袋般，軟軟垂下。儀琳急叫：「爹爹，快放令狐大哥下來，你不放，我可要生氣啦。」不戒一聽女兒說到「生氣」兩字，登時怕得什麼似的，立即放下令狐沖，口中兀自喃喃：「他又中意哪一個美貌小尼姑了？真是豈有此理！」他自己愛上了美貌尼姑，便道世間除了美貌尼姑之外，別無可愛之人。

　　儀琳道：「令狐大哥的意中人，是他的師妹岳小姐。」不戒大吼一聲，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響，喝道：「什麼姓岳的姑娘？他媽的，不是美貌小尼姑嗎？哪有什麼可愛了？下次給我見到，一把捏死了這臭丫頭。」

　　令狐沖心道：「這不戒和尚是個魯莽匹夫，和那桃谷六仙倒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怕他說得出，做得到，真要傷害小師妹，那便如何是好？」儀琳心中焦急，說道：「爹爹，令狐大哥受了重傷，你快設法給他治好了。另外的事，慢慢再說不遲。」不戒對女兒之言奉命唯謹，道：「治傷就治傷，那有什麼難處？」隨手將狄修向後一拋，大聲問令狐沖：「你受了什麼傷？」只聽得狄修「啊喲」連聲，從山坡上滾了下去。令狐沖道：「我給人胸口打了一掌，那倒不要緊……」不戒道：「胸口中掌，定是震傷了任脈……」令狐沖道：「我給桃谷……」不戒道：「任脈之中，並沒什麼桃谷。你華山派內功不精，不明其理。人身諸穴中雖有合谷穴，但那屬於手陽明大腸經，在拇指與食指的交界處，跟任脈全無干係。好，我給你治任脈之傷。」令狐沖道：「不，不，那桃谷六……」不戒道：「什麼桃谷六、桃谷七？全身諸穴，只有手三里、足三里、陰陵泉、絲空竹，哪裡有桃谷六、桃谷七了？你不可胡言亂語。」隨手點了他的啞穴，說道：「我以精純內功，通你任脈的承漿、天突、膻中、鳩尾、巨闕、中脘、氣海、石門、關元、中極諸穴，包你力到傷癒，休息七八日，立時變成個鮮龍活跳的小伙子。」伸出兩隻蒲扇般的大手，右手按在他下顎承漿穴上，左手按在他小腹中極穴上，兩股真氣，從兩處穴道中透了進去，突然之間，這兩股真氣和桃谷六仙所留下的六道真氣一碰，雙手險被震開。不戒大吃一驚，大聲叫了出來。儀琳忙問：「爹，怎麼樣？」不戒道：「他身體內有幾道古怪真氣，一、二、三、四，共有四道，不對，又有一道，一共是五道，這五道真氣……啊哈又多了一道。他媽的，居然有六道之多！我這兩道真氣，就跟你他媽的六道真氣鬥上一鬥！看看到底是誰厲害。只怕還有，哈哈，這可熱鬧之極了！好玩，好玩！再來好了，哼，沒有了，是不是？只有六道，我不戒和尚他奶奶的又怕你這狗賊的何來？」他雙手緊緊按住令狐沖的兩處穴道，自己頭上慢慢冒出白氣，初時還大呼小叫，到後來內勁越運越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其實天色漸明，但見他頭頂白氣愈來愈濃，直如一團濃霧，將他一個大腦袋圍在其中。

　　過了良久良久，不戒雙手一起，哈哈大笑，突然間大笑中絕，咕咚一聲，栽倒在地。

　　儀琳大驚，叫道：「爹爹，爹爹。」忙搶過去將他扶起，但不戒身子實在太重，只扶起一半，兩人又一起坐倒。不戒全身衣褲都已被大汗濕透，口中不住喘氣，顫聲道：「我……我……他媽的……我……我……他媽的……」

　　儀琳聽他罵出聲來，這才稍稍放心，問道：「爹，怎麼啦？你累得很麼？」不戒罵道：「他奶奶的，這小子之身體內有六道厲害的真氣，想跟老子……老子鬥法。他奶奶的，老子催動真氣，將這六道邪門怪氣都給壓了下去，嘿嘿，你放心，這小子死不了。」儀琳芳心大慰，回過臉去，果見令狐沖慢慢站起身來。田伯光笑道：「大和尚的真氣當真厲害，便這麼片刻之間，就治癒了令狐兄的重傷。」

　　不戒聽他一讚，甚是喜歡，道：「你這小子作惡多端，本想一把捏死了你，總算你找到了令狐沖這小子，有點兒功勞，饒你一命，乖乖的給我滾罷。」

　　田伯光大怒，罵道：「什麼叫做乖乖的給我滾？他媽的大和尚，你說的是人話不是？你說一個月之內給你找到令狐沖，便給我解開死穴，再給解藥解毒，這時候卻又來賴了。你不給解穴解毒，便是豬狗不如的下三濫臭和尚。」田伯光如此狠罵，不戒倒也並不惱怒，笑道：「瞧你這臭小子，怕死怕成這等模樣，生怕我不戒大師說話不算數，不給解藥。他媽的混小子，解藥給你。」說著伸手入懷，去取解藥，但適才使力過度，一隻手不住顫抖，將瓷瓶拿在手中，幾次又掉在身上。儀琳伸手過去拿起，拔去瓶塞。不戒道：「給他三粒，服一粒後隔三天再服一粒，再隔六天後服第三粒，這九天中倘若給人殺了，可不干大和尚的事。」

　　田伯光從儀琳手中取過解藥，說道：「大和尚，你逼我服毒，現下又給解藥，我不罵你已算客氣了，謝是不謝的。我身上的死穴呢？」不戒哈哈大笑，說道：「我點你的穴道，七天之後，早就自行解開了。大和尚倘若當真點了你死穴，你這小子還能活到今日？」田伯光早就察知身上穴道已解，聽了不戒這幾句話登時大為寬慰，又笑又罵：「他奶奶的，老和尚騙人。」轉頭向令狐沖道：「令狐兄，你和小師太一定有些言語要說，我去了，咱們後會有期。」說著一拱手，轉身走向下山的大路。令狐沖道：「田兄且慢。」田伯光道：「怎麼？」令狐沖道：「田兄，令狐沖數次承你手下留情，交了你這朋友，有一件事我可要良言相勸。你若不改，咱們這朋友可做不長。」田伯光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勸我從此不可再干姦淫良家婦女的勾當。好，田某聽你的話，天下蕩婦淫娃，所在多有，田某貪花好色，也不必定要去逼迫良家婦女，傷人性命。哈哈，令狐兄，衡山群玉院中的風光，不是妙得緊麼？」令狐沖和儀琳聽他提到衡山群玉院，都不禁臉上一紅。田伯光哈哈大笑，邁步又行，腳下一軟，一個觔斗，骨碌碌的滾出老遠。他掙扎著坐起，取出一粒解藥吞入腹中，霎時間腹痛如絞，坐在地下，一時動彈不得。他知這是解治劇毒的應有之象，倒也並不驚恐。

　　適才不戒和尚將兩道強勁之極的真氣注入令狐沖體內，壓制了桃谷六仙的六道真氣，令狐沖只覺胸口煩惡盡去，腳下勁力暗生，甚是歡喜，走向前去，向不戒恭恭敬敬的一揖，說道：「多謝大師，救了晚輩一命。」

　　不戒笑嘻嘻的道：「謝倒不用，以後咱們是一家人了，你是我女婿，我是你丈人老頭，又謝什麼？」

　　儀琳滿臉通紅，道：「爹，你……你又來胡說了。」不戒奇道：「咦！為什麼胡說？你日思夜想的記掛著他，難道不是想嫁給他當老婆？就算嫁不成，難道不想跟他生個美貌的小尼姑？」儀琳啐道：「老沒正經，誰又……誰又……」便在此時，只聽得山道上腳步聲響，兩人並肩上山，正是岳不群和岳靈珊父女。令狐沖一見又驚又喜，忙迎將上去，叫道：「師父，小師妹，你們又回來啦！師娘呢？」岳不群突見令狐沖精神健旺，渾不似昨日奄奄一息的模樣，甚是歡喜，一時無暇尋問，向不戒和尚一拱手，問道：「這位大師上下如何稱呼？光臨敝處，有何見教？」不戒道：「我叫做不戒和尚，光降敝處，是找我女婿來啦。」說著向令狐沖一指。他是屠夫出身，不懂文謅謅的客套，岳不群謙稱「光降敝處」，他也照樣說「光降敝處」。岳不群不明他底細，又聽他說什麼「找女婿來啦」，只道有意戲侮自己，心中惱怒，臉上卻不動聲色，淡淡的道：「大師說笑了。」見儀琳上來行禮，說道：「儀琳師侄，不須多禮。你來華山，是奉了師尊之命麼？」儀琳臉上微微一紅，道：「不是。我……我……」岳不群不再理她，向田伯光道：「田伯光，哼！你好大膽子！」田伯光道：「我跟你徒弟令狐沖很說得來，挑了兩擔酒上山，跟他喝個痛快，那也用不著多大膽子。」岳不群臉色愈益嚴峻，道：「酒呢？」田伯光道：「早在思過崖上跟他喝得乾乾淨淨了。」岳不群轉向令狐沖，問道：「此言不虛？」令狐沖道：「師父，此中原委，說來話長，待徒兒慢慢稟告。」岳不群道：「田伯光來到華山，已有幾日？」令狐沖道：「約莫有半個月。」岳不群道：「這半個月中，他一直便在華山之上？」令狐沖道：「是。」岳不群厲聲道：「何以不向我稟明？」令狐沖道：「那時師父師娘不在山上。」岳不群道：「我和師娘到哪裡去了？」令狐沖道：「到長安附近，去追殺田君。」

　　岳不群哼了一聲，說道：「田君，哼，田君！你既知此人積惡如山，怎地不拔劍殺他？就算鬥他不過，也當給他殺了，何以貪生怕死，反而和他結交？」

　　田伯光坐在地下，始終無法掙扎起身，插嘴道：「是我不想殺他，他又有什麼法子？難道他鬥我不過，便在我面前拔劍自殺？」岳不群道：「在我面前，也有你說話的餘地？」向令狐沖道：「去將他殺了！」岳靈珊忍不住插口道：「爹，大師哥身受重傷，怎能與人爭鬥？」岳不群道：「難道人家便沒有傷？你擔什麼心，明擺著我在這裡，豈能容這惡賊傷我門下弟子？」他素知令狐沖狡譎多智，生平嫉惡如仇，不久之前又曾在田伯光刀下受傷，若說竟去和這大淫賊結交為友，那是決計不會，料想他是鬥力不勝，便欲鬥智，眼見田伯光身受重傷，多半便是這個大弟子下的手，因此雖聽說令狐沖和這淫賊結交，倒也並不真怒，只是命他過去將之殺了，既為江湖上除一大害，也成孺子之名，料得田伯光重傷之餘，縱然能與令狐沖相抗，卻抵擋不住自己輕輕的一下彈指。不料令狐沖卻道：「師父，這位田兄已答應弟子，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做污辱良家婦女的勾當。弟子知他言而有信，不如……」岳不群厲聲道：「你……你怎知他言而有信？跟這等罪該萬死的惡賊，也講什麼言而有信，言而無信？他這把刀下，曾傷過多少無辜人命？這種人不殺，我輩學武，所為何來？珊兒，將佩劍交給大師哥。」岳靈珊應道：「是！」拔出長劍，將劍柄向令狐沖遞去。令狐沖好生為難，他從來不敢違背師命，但先前臨死時和田伯光這麼一握手，已是結交為友，何況他確已答應改過遷善，這人過去為非作歹，說過了的話卻必定算數，此時殺他，未免不義。他從岳靈珊手中接過劍來，轉身搖搖晃晃的向田伯光走去，走出十幾步，假裝重傷之餘突然間兩腿無力，左膝一曲，身子向前直撲出去，撲的一聲，長劍插入了自己左邊的小腿。這一下誰也意料不到，都是驚呼出來。儀琳和岳靈珊同時向他奔去。儀琳只跨出一步，便即停住，心想自己是佛門弟子，如何可以當眾向一個青年男子這等情切關心？岳靈珊卻奔到了令狐沖身旁，叫道：「大師哥，你怎麼了？」令狐沖閉目不答。岳靈珊握住劍柄，拔起長劍，創口中鮮血直噴。她隨手從懷中取出本門金創藥，敷在令狐沖腿上創口，一抬頭，猛見儀琳俏臉全無血色，滿臉是關注已極的神氣。岳靈珊心頭一震：「這小尼姑對大師哥竟這等關懷！」她提劍站起，道：「爹，讓女兒去殺了這惡賊。」

　　岳不群道：「你殺此惡賊，沒的壞了自己名頭。將劍給我！」田伯光淫賊之名，天下皆知，將來江湖傳言，都說田伯光死於岳家小姐之手，定有不肖之徒加油添醬，說什麼強姦不遂之類的言語。岳靈珊聽父親這般說，當即將劍柄遞了過去。岳不群卻不接劍，右手一拂，裹住了長劍。不戒和尚見狀，叫道：「使不得！」除下兩隻鞋子在手。但見岳不群袖刀揮出，一柄長劍向著十餘丈外的田伯光激飛過去。不戒已然料到，雙手力擲，兩隻鞋子分從左右也是激飛而出。劍重鞋輕，長劍又先揮出，但說也奇怪，不戒的兩隻僧鞋竟後發先至，便兜了轉來，搶在頭裡，分從左右勾住了劍柄，硬生生拖轉長劍，又飛出數丈，這才力盡，插在地下。兩隻僧鞋兀自掛在劍柄之上，隨著劍身搖晃不已。不戒叫道：「糟糕！糟糕！琳兒，爹爹今日為你女婿治傷，大耗內力，這把長劍竟飛了一半便掉將下來。本來該當飛到你女婿的師父面前兩尺之處落下，嚇他一大跳，唉！你和尚爹爹這一回丟臉之極，難為情死了。」

　　儀琳見岳不群臉色極是不善，低聲道：「爹，別說啦。」快步過去，在劍柄上取下兩隻僧鞋，拔起長劍，心下躊躇，知道令狐沖之意是不欲刺殺田伯光，倘若將劍交還給岳靈珊，她又去向田伯光下手，豈不是傷了令狐沖之心？岳不群以袖功揮出長劍，滿擬將田伯光一劍穿心而過，萬不料不戒和尚這兩隻僧鞋上竟有如許力道，而勁力又巧妙異常。這和尚大叫大嚷，對小尼姑自稱爹爹，叫令狐沖為女婿，胡言亂語，顯是個瘋僧，但武功可當真了得，他還說適才給令狐沖治傷，大耗內力，若非如此，豈不是更加厲害？雖然自己適才衣袖這一拂之中未用上紫霞神功，若是使上了，未必便輸於和尚，但名家高手，一擊不中，怎能再試？他雙手一拱，說道：「佩服，佩服。大師既一意回護著這個惡賊，在下今日倒不便下手了。大師意欲如何？」

　　儀琳聽他說今日不會再殺田伯光，當即雙手橫捧長劍，走到岳靈珊身前，微微躬身，道：「姊姊，你……」岳靈珊哼的一聲，抓住劍柄，眼睛瞧也不瞧，順手擦的一聲，便即還劍入鞘，手法乾淨利落之極。

　　不戒和尚呵呵大笑，道：「好姑娘，這一下手法可帥得很哪。」轉頭向令狐沖道：「小女婿兒，這就走罷。你師妹俊得很，你跟她在一塊兒，我可不大放心。」

　　令狐沖道：「大師愛開玩笑，只是這等言語有損恆山、華山兩派令譽，還請住口。」不戒愕然道：「什麼？好容易找到你，救活了你性命，你又不肯娶我女兒了？」令狐沖正色道：「大師相救之德，令狐沖終身不敢或忘。儀琳師妹恆山派門規精嚴，大師再說這等無聊笑話，定閒、定逸兩位師太臉上須不好看。」不戒搔頭道：「琳兒，你……你……你這個女婿兒到底是怎麼搞的？這……這不是莫名其妙麼？」儀琳雙手掩面，叫道：「爹，別說啦，別說啦！他自是他，我自是我，有……有……有什麼干係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向山下疾奔而去。不戒和尚更是摸不著頭腦，呆了一會，道：「奇怪，奇怪！見不到他時，拚命要見。見到他時，卻又不要見了。就跟她媽媽一模一樣，小尼姑的心事，真是猜想不透。」眼見女兒越奔越遠，當即追了下去。田伯光支撐著站起，向令狐沖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轉過身來，踉蹌下山。岳不群待田伯光遠去，才道：「沖兒，你對這惡賊，倒挺有義氣啊，寧可自刺一劍，也不肯殺他。」令狐沖臉有慚色，知道師父目光銳利，適才自己這番做作瞞不過他，只得低頭說道：「師父，此人行止雖然十分不端，但一來他已答應改過遷善，二來他數次曾將弟子制住，卻始終留情不殺。」岳不群冷笑道：「跟這種狼心狗肺的賊子也講道義，你一生之中，苦頭有得吃了。」他對這個大弟子一向鍾愛，見他居然重傷不死，心下早已十分歡喜，剛才他假裝跌倒，自刺其腿，明知是詐，只是此人從小便十分狡獪，岳不群知之已稔，也不十分深究，再加令狐沖對不戒和尚這番言語應付得體，頗洽己意，田伯光這樁公案，暫且便擱下了，伸手說道：「書呢？」令狐沖見師父和師妹去而復返，便知盜書事發，師父回山追索，此事正是求之不得，說道：「在六師弟處。小師妹為救弟子性命，一番好意，師父請勿怪責。但未奉師父之命，弟子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伸手碰那秘笈一碰，秘笈上所錄神功，更是隻字不敢入眼。」

　　岳不群臉色登和，微笑道：「原當如此。我也不是不肯傳你，只是本門面臨大事，時機緊迫，無暇從容指點，但若任你自習，只怕誤入歧途，反有不測之禍。」頓了一頓，續道：「那不戒和尚瘋瘋癲癲，內功倒甚是高明，是他給你化解了身體內的六道邪氣麼？現下覺得怎樣？」令狐沖道：「弟子體內煩惡盡消，種種炙熱冰冷之苦也已除去，不過週身沒半點力氣。」岳不群道：「重傷初癒，自是乏力。不戒大師的救命之恩，咱們該當圖報才是。」令狐沖應道：「是。」岳不群回上華山，一直擔心遇上桃谷六仙，此刻不見他們蹤跡，心下稍定，但也不願多所逗留，道：「咱們會同大有，一起去嵩山罷。沖兒，你能不能長途跋涉？」令狐沖大喜，連聲道：「能，能，能！」師徒三人來到正氣堂旁的小舍外。岳靈珊快步在前，推門進內，突然間「啊」的一聲，尖叫出來，聲音充滿了驚怖。岳不群和令狐沖同時搶上，向內望時，只見陸大有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不動。令狐沖笑道：「師妹勿驚，是我點倒他的。」岳靈珊道：「倒嚇了我一跳，幹麼點倒了六猴兒？」令狐沖道：「他也是一番好意，見我不肯觀看秘笈，便念誦秘笈上的經文給我聽，我阻止不住，只好點倒了他，他怎麼……」突然之間，岳不群「咦」的一聲，俯身一探陸大有的鼻息，又搭了搭他的脈搏，驚道：「他怎麼……怎麼會死了？沖兒，你點了他什麼穴道？」

　　令狐沖聽說陸大有竟然死了，這一下嚇得魂飛天外，身子晃了幾晃，險些暈去，顫聲道：「我……我……」伸手去摸陸大有的臉頰，觸手冰冷，死去已然多時，忍不住哭出聲來，叫道：「六……六師弟，你當真死了？」岳不群道：「書呢？」令狐沖淚眼模糊的瞧出來，不見了那部《紫霞秘笈》，也道：「書呢？」忙伸手到陸大有屍身的懷裡一搜，並無影蹤，說道：「弟子點倒他時，記得見到那秘笈翻開了攤在桌上，怎麼會不見了？」岳靈珊在炕上、桌旁、門角、椅底，到處尋找，卻哪裡有《紫霞秘笈》的蹤跡？這是華山派內功的無上典籍，突然失蹤，岳不群如何不急？他細查陸大有的屍身，並無一處致命的傷痕，再在小舍前後與屋頂踏勘一遍，也無外人到過的絲毫蹤跡，尋思：「既無外人來過，那決不是桃谷六仙或不戒和尚取去的了。」厲聲問道：「沖兒，你到底點的是什麼穴道？」

　　令狐沖雙膝一曲，跪在師父面前，道：「弟子生怕重傷之餘，手上無力，是以點的是膻中要穴，沒想到……沒想到竟然失手害死了六師弟。」一探手，拔出陸大有腰間的長劍，便往自己頸中刎去。

　　岳不群伸手一彈，長劍遠遠飛開，說道：「便是要死，也得先找到了《紫霞秘笈》。你到底把秘笈藏到哪裡去了？」令狐沖心下一片冰涼，心想：「師父竟然疑心我藏起了《紫霞秘笈》。」呆了一呆，說道：「師父，這秘笈定是為人盜去，弟子說什麼也要追尋回來，一頁不缺，歸還師父。」岳不群心亂如麻，說道：「要是給人抄錄了，或是背熟了，縱然一頁不缺的得回原書，本門的上乘武功，也從此不再是獨得之秘了。」他頓了一頓，溫言說道：「沖兒，倘若是你取去的，你交了出來，師父不責備你便是。」

　　令狐沖呆呆的瞧著陸大有的屍身，大聲道：「師父，弟子今日立下重誓，世上若有人偷窺了師父的《紫霞秘笈》，有十個弟子便殺他十個，有一百個便殺他一百個。師父倘若仍然疑心是弟子偷了，請師父舉掌擊斃便是。」

　　岳不群搖頭道：「你起來！你既說不是，自然不是了。你和大有向來交好，當然不是故意殺他。那麼這部秘笈，到底是誰偷了去呢？」眼望窗外，呆呆的出神。

　　岳靈珊垂淚道：「爹，都是女兒不好，我……我自作聰明，偷了爹爹的秘笈，哪知道大師哥決意不看，反而害了六師哥的性命。女兒……女兒說什麼也要去找回秘笈。」岳不群道：「咱們四下再找一遍。」這一次三人將小舍中每一處都細細找過了，秘笈固然不見，也沒發現半點可疑的線索。岳不群對女兒道：「此事不可聲張，除了我跟你娘說明之外，向誰也不能提及。咱們葬了大有，這就下山去罷。」令狐沖見到陸大有屍體的臉孔，忍不住又悲從中來，尋思：「同門諸師弟之中，六師弟對我情誼最深，哪知道我一個失手，竟會將他點斃。這件事實在萬萬料想不到，就算我毫沒受傷，這樣一指也決計不會送了他性命，莫非因為我體內有了桃谷六仙的邪門真氣，因而指力便異乎尋常麼？就算如此，那《紫霞秘笈》卻何以又會不翼而飛？這中間的蹊蹺，當真猜想不透。師父對我起疑，辯白也是無用，說什麼也要將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那時再行自刎以謝六師弟便了。」他拭了眼淚，找把鋤頭，挖坑埋葬陸大有的屍體，直累得全身大汗，氣喘不已，還是岳靈珊在旁相助，這才安葬完畢。三人來到白馬廟，岳夫人見令狐沖性命無礙，隨伴前來，自是不勝之喜。岳不群悄悄告知陸大有身亡、《紫霞秘笈》失蹤的訊息，岳夫人又淒然下淚。《紫霞秘笈》失蹤雖是大事，但在她想來，丈夫早已熟習，是否保有秘笈，已大不相干。可是陸大有在華山派門下已久，為人隨和，一旦慘亡，自是傷心難過。眾弟子不明緣由，只是見師父、師娘、大師哥和小師妹四人都神色鬱鬱，誰也不敢大聲談笑。

　　當下岳不群命勞德諾雇了兩輛大車，一輛由岳夫人和岳靈珊乘坐，另一輛由令狐沖躺臥其中養傷，一行向東，朝嵩山進發。這日行至韋林鎮，天已將黑，鎮上只有一家客店，已住了不少客人，華山派一行人有女眷，借宿不便。岳不群道：「咱們再趕一程路，到前面鎮上再說。」哪知行不到三里路，岳夫人所乘的大車脫了車軸，無法再走。岳夫人和岳靈珊只得從車中出來步行。施戴子指著東北角道：「師父，那邊樹林中有座廟宇，咱們過去借宿可好？」岳夫人道：「就是女眷不便。」岳不群道：「戴子，你過去問一聲，倘若廟中和尚不肯，那就罷了，不必強求。」施戴子應了，飛奔而去。不多時便奔了回來，遠遠叫道：「師父，是座破廟，沒有和尚。」眾人大喜。陶鈞、英白羅、舒奇等年幼弟子當先奔去。

　　岳不群、岳夫人等到得廟外時，只見東方天邊烏雲一層層的堆將上來，霎時間天色便已昏黑。岳夫人道：「幸好這裡有一座破廟，要不然途中非遇大雨不可。」走進大殿，只見殿上供的是一座青面神像，身披樹葉，手持枯草，是嘗百草的神農氏藥王菩薩。岳不群率領眾弟子向神像行了禮，還沒打開舖蓋，電光連閃，半空中忽喇喇的打了個霹靂，跟著黃豆大的雨點灑將下來，只打得瓦上刷刷直響。

　　那破廟到處漏水，眾人鋪蓋也不打開了，各尋乾燥之地而坐。高根明、梁發和三名女弟子自去做飯。岳夫人道：「今年春雷響得好早，只怕年成不好。」

　　令狐沖在殿角中倚著鍾架而坐，望著簷頭雨水傾倒下來，宛似一張水簾，心想：「倘若六師弟健在，大家有說有笑，那便開心得多了。」這一路上他極少和岳靈珊說話，有時見她和林平之在一起，更加避得遠遠的，心中常想：「小師妹拚著給師父責罵，盜了《紫霞秘笈》來給我治傷，足見對我情義深厚。我只盼她一生快樂。我決意找到秘笈之後，便自刎以謝六師弟，豈可再去招惹於她？她和林師弟正是對壁人，但願她將我忘得乾乾淨淨，我死之後，她眼淚也不流一滴。」心中雖這麼想，可是每當見她和林平之並肩同行、娓娓而談之際，胸中總是酸楚難當。這時藥王廟外大雨傾盆，眼見岳靈珊在殿上走來走去，幫著燒水做飯，她目光每次和林平之相對，兩人臉上都露出一絲微笑。這情景他二人只道旁人全沒注意，可是每一次微笑，從沒逃過令狐沖的眼去。他二人相對一笑，令狐沖心中便是一陣難受，想要轉過了頭不看，但每逢岳靈珊走過，他總是情不自禁的要向她瞥上一眼。

　　用過晚飯後，各人分別睡臥。那雨一陣大，一陣小，始終不止，令狐沖心下煩亂，一時難以入睡，聽得大殿上鼻息聲此起彼落，各人均已沉沉睡去。

　　突然東南方傳來一片馬蹄聲，約有十餘騎，沿著大道馳來。令狐沖一凜：「黑夜之中，怎地有人冒雨奔馳？難道是衝著我們來麼？」他坐起身來，只聽岳不群大聲喝道：「大家別作聲。」過不多時，那十餘騎在廟外奔了過去。這時華山派諸人都已全醒轉，各人手按劍柄防敵，聽得馬蹄聲越過廟外，漸漸遠去，各人鬆了口氣，正欲重行臥倒，卻聽得馬蹄聲又兜了轉來。十餘騎馬來到廟外，一齊停住。

　　只聽得一個清亮的聲音叫道：「華山派岳先生在廟裡麼？咱們有一事請教。」令狐沖是本門大弟子，向來由他出面應付外人，當即走到門邊，把閂開門，說道：「夤夜之際，是哪一路朋友過訪？」望眼過去，但見廟外一字排開十五騎人馬，有六七人手中提著孔明燈，齊往令狐沖臉上照來。

　　黑暗之中六七盞燈同時迎面照來，不免耀眼生花，此舉極是無理，只這麼一照，已顯得來人充滿了敵意。令狐沖睜大了眼，卻見來人個個頭上戴了個黑布罩子，只露出一對眼睛，心中一動：「這些人若不是跟我們相識，便是怕給我們記得了相貌。」只聽左首一人說道：「請岳不群岳先生出見。」令狐沖道：「閣下何人？請示知尊姓大名，以便向敝派師長稟報。」那人道：「我們是何人，你也不必多問。你去跟你師父說，聽說華山派得到了福威鏢局的《辟邪劍譜》，要想借來一觀。」令狐沖氣往上衝，說道：「華山派自有本門武功，要別人的《辟邪劍譜》何用？別說我們沒有得到，就算得到了，閣下如此無理強索，還將華山派放在眼裡麼？」那人哈哈大笑，其餘十四人也都跟著大笑，笑聲從曠野中遠遠傳了開去，聲音洪亮，顯然每一個人都是內功不弱。令狐沖暗暗吃驚：「今晚又遇上了勁敵，這一十五個人看來人人都是好手，卻不知是什麼來頭？」

　　眾人大笑聲中，一人朗聲說道：「聽說福威鏢局姓林的那小子，已投入了華山派門下。素仰華山派君子劍岳先生劍術神通，獨步武林，對那《辟邪劍譜》自是不值一顧。我們是江湖上無名小卒，斗膽請岳先生賜借一觀。」那十四人的笑聲呵呵不絕，但這一人的說話仍然清晰洪亮，未為嘈雜之聲所掩，足見此人內功比之餘人又勝了一籌。

　　令狐沖道：「閣下到底是誰？你……」這幾個字卻連自己也無法聽見，心中一驚，隨即住口，暗忖：「難道我十多年來所練內功，居然一點也沒剩下？」他自下華山之後，曾數度按照本門心法修習內功，但稍一運氣，體內便雜息奔騰，無法調御，越想控制，越是氣悶難當，若不立停內息，登時便會暈了過去。練了數次，均是如此，當下便向師父請教，但岳不群只是冷冷的瞧他一眼，並不置答。令狐沖當時即想：「師父定是疑心我吞沒《紫霞秘笈》，私自修習。那也不必辯白。反正我已命不久長，又去練這內功作甚？」此後便不再練。不料此刻提氣說話，竟被對方的笑聲壓住了，一點聲音也傳不出去。卻聽得岳不群清亮的聲音從廟中傳了出來：「各位均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怎地自謙是無名小卒？岳某素來不打誑語，林家《辟邪劍譜》，並不在我們這裡。」他說這幾句話時運上了紫霞神功，夾在廟外十餘人的大笑聲中，廟裡廟外，仍然無人不聽得清清楚楚，他說得輕描淡寫，和平時談話殊無分別，比之那人力運中氣的大聲說話，顯得遠為自然。只聽得另一人粗聲說道：「你自稱不在你這裡，卻到哪裡去了？」岳不群道：「閣下憑什麼問這句話？」那人道：「天下之事，天下人管得。」岳不群冷笑一聲，並不答話。那人大聲道：「姓岳的，你到底交不交出來？可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你不交出來，咱們只好動粗，要進來搜了。」

　　岳夫人低聲道：「女弟子們站在一塊，背靠著背，男弟子們，拔劍！」刷刷刷刷聲響，眾人都拔出了長劍。令狐沖站在門口，手按劍柄，還未拔劍，已有兩人一躍下馬，向他衝了過來。令狐沖身子一側，待要拔劍，只聽一人喝道：「滾開！」抬腿將他踢了個觔斗，遠遠摔了出去。令狐沖直飛出數丈之外，跌在灌木叢中。他頭腦中一片混亂，心道：「他這一踢力道也不如何厲害，怎地我下盤竟然輕飄飄的沒半點力氣？」掙扎著待要坐起，突然胸腹間熱血翻湧，七八道真氣盤旋來去，在體內相互衝突碰撞，教他便要移動一根手指也是不能。令狐沖大驚，張嘴大叫，卻叫不出半點聲息，這情景便如著了魔魘，腦子甚是清醒，可就絲毫動彈不得。耳聽得兵器撞碰之聲錚錚不絕，師父、師娘、二師弟等人已衝到廟外，和七八個蒙面人鬥在一起，另有幾個蒙面人卻已闖入了廟內，一陣陣叱喝之聲，從廟門中傳出來，還夾著幾下女子的呼叱聲音。這時雨勢又已轉大，幾盞孔明燈拋在地下，發出淡淡黃光，映著劍光閃爍，人影亂晃。

　　過不多時，只聽得廟中傳出一聲女子的慘呼，令狐沖更是焦急，敵人都是男子，這聲女子慘呼，自是師妹之中有人受了傷，眼見師父舞動長劍，以一敵四，師娘則在和兩個敵人纏鬥。他知師父師娘劍術極精，雖以少敵多，諒必不會敗落。二師弟勞德諾大聲叱喝，也是以一擋二，他兩個敵人均使單刀，從兵器撞碰聲中聽來，顯是臂力沉雄，時候一長，勞德諾勢難抵擋。眼見己方三人對抗八名敵人，形勢已甚險惡，廟內情景只怕更是凶險。師弟師妹人數雖眾，卻無一高手，耳聽得慘呼之聲連連，多半已有幾人遭了毒手。他越焦急，越是使不出半分力氣，不住暗暗禱祝：「老天爺保佑，讓我有半個時辰恢復力道，令狐沖只須進得廟中，自當力護小師妹周全，我便給敵人碎屍萬段，身遭無比酷刑，也是心甘情願。」他強自掙扎，又運內息，陡然間六道真氣一齊衝向胸口，跟著又有兩道真氣自上而下，將六道真氣壓了下去，登時全身空蕩蕩地，似乎五臟六腑全都不知去向，肌膚血液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心頭登時一片冰冷，暗叫：「罷了，罷了！原來如此。」這時他方才明白，桃谷六仙競以真氣替他療傷，六道真氣分從不同經脈中注入，內傷固然並未治好，而這六道真氣卻停留在他體內，鬱積難宣。偏生遇上了內功甚高而性子急躁的不戒和尚，強行以兩道真氣將桃谷六仙的真氣壓了下去，一時之間，似乎他內傷已癒，實則是他體內更多了兩道真氣，相互均衡抵制，使得他舊習內功半點也不留存，竟然成了廢人。他胸口一酸，心想：「我遭此不測，等於是廢去了我全身武功，今日師門有難，我竟然出不了半分力氣。令狐沖身為華山派大弟子，眼睜睜的躺在地下，聽憑師父、師娘受人欺辱，師弟、師妹為人宰割，當真是枉自為人了。好，我去和小師妹死在一塊。」他知道只消稍一運氣，牽動體內八道真氣，全身便無法動彈，當下氣沉丹田，絲毫不運內息，果然便能移動四肢，當下慢慢站起身來，緩緩抽出長劍，一步一步走進廟中。一進廟門，撲鼻便聞到一陣血腥氣，神壇上亮著兩盞孔明燈，但見梁發、施戴子、高根明諸師弟正自和敵人浴血苦戰，幾名師弟、師妹躺在地下，不知死活。岳靈珊和林平之正並肩和一個蒙面敵人相鬥。

　　岳靈珊長髮披散，林平之左手持劍，顯然右手已為敵人所傷。那蒙面人手持一根短槍，槍法矯夭靈活，林平之連使三招「蒼松迎客」，才擋住了他攻勢，苦在所學劍法有限，只見敵人短槍一起，槍上紅纓抖開，耀眼生花，噗的一聲，林平之右肩中槍。岳靈珊急刺兩劍，逼得敵人退開一步，叫道：「小林子，快去裹傷。」林平之道：「不要緊！」刺出一劍，腳步已然踉蹌。那蒙面人一聲長笑，橫過槍柄，拍的一聲響，打在岳靈珊腰間。岳靈珊右手撒劍，痛得蹲下身去。令狐沖大驚，當即持劍搶上，提氣挺劍刺出，劍尖只遞出一尺，內息上湧，右臂登時軟軟的垂了下來。那蒙面人眼見劍到，本待側身閃躲，然後還他一槍，哪知他這一劍刺不到一尺，手臂便垂了下來。那蒙面人微感詫異，一時不加細想，左腿橫掃，將令狐沖從廟門中踢了出去。砰的一聲，令狐沖摔入了廟外的水潭。大雨兀自滂沱，他口中、眼中、鼻中、耳中全是泥漿，一時無法動彈，但見勞德諾已被人點倒，本來和他對戰的兩敵已分別去圍攻岳不群夫婦。過不多時，廟中又擁出兩個敵人，變成岳不群獨鬥七人，岳夫人力抗三敵的局面。

　　只聽得岳夫人和一個敵人齊聲呼叱，兩人腿上同時受傷。那敵人退了下去，岳夫人眼前雖少了一敵，但腿上被重重砍了一刀，受傷著實不輕，又拆得幾招，肩頭被敵人刀背擊中，委頓在地。兩個蒙面人哈哈大笑，在她背心上點了幾處穴道。這時廟中群弟子相繼受傷，一一被人制服。來攻之敵顯是另有圖謀，只將華山群弟子打倒擒獲，或點其穴道，卻不傷性命。十五人團團圍在岳不群四周，八名好手分站八方，與岳不群對戰，餘下七人手中各執孔明燈，將燈火射向岳不群雙眼。華山派掌門內功雖深，劍術雖精，但對戰的八人均屬好手，七道燈光迎面直射，更令他難以睜眼。他知道今日華山派已然一敗塗地，勢將在這藥王廟中全軍覆沒，但仍揮劍守住門戶，氣力悠長，劍法精嚴，燈火射到之時，他便垂目向下，八個敵人一時倒也奈何他不得。

　　一名蒙面人高聲叫道：「岳不群，你投不投降？」岳不群朗聲道：「岳某寧死不辱，要殺便殺。」那人道：「你不投降，我先斬下你夫人的右臂！」說著提起一柄厚背薄刃的鬼頭刀，在孔明燈照射之下，刀刃上發出幽幽藍光，刀鋒對住了岳夫人的肩頭。岳不群微一遲疑：「難道聽憑師妹斷去一臂？」但隨即心想：「倘若棄劍投降，一般的受他們欺凌虐辱，我華山派數百年的令名，豈可在我手中葬送？」突然間吸一口氣，臉上紫氣大盛，揮劍向左首的漢子劈去。那漢子舉刀擋格，豈知岳不群這一劍伴附著紫霞神功，力道強勁，那刀竟然被長劍逼回，一刀一劍，同時砍上他右臂，將他右臂砍下了兩截，鮮血四濺。那人大叫一聲，摔倒在地。

　　岳不群一招得手，嗤的一劍，又插入了另一名敵人左腿，那人破口大罵，退了下去。和他對戰的少了二人，但情勢並不稍緩，驀地裡噗的一聲，背心中了一記鏈子錘，連攻三劍，才驅開敵人，忍不住一口鮮血噴出。眾敵齊聲歡呼：「岳老兒受了傷，累也累死了他！」和他對戰的六人眼見勝算在握，放開了圈子，這一來，岳不群更無可乘之機。

　　蒙面敵人一共一十五人，其中三人為岳不群夫婦所傷，只一個被斬斷手臂的傷得極重，其餘二人傷腿，並無大礙，手中提著孔明燈，不住口的向岳不群嘲罵。

　　岳不群聽他們口音南北皆有，武功更雜，顯然並非一個門派，但趨退之餘，相互間又默契甚深，並非臨時聚在一起，到底是什麼來歷？實是猜想不透，最奇的是，這一十五人無一是弱者，以自己在江湖上見聞之博，不該一十五名武功好手竟然連一個也認不出來，但偏偏便摸不著半點頭腦。他拿得定這些人從未和自己交過手，絕無仇冤，難道真是為了《辟邪劍譜》，才如此大舉來和華山派為難麼？他心中思忖，手上卻絲毫不懈，紫霞神功施展出來，劍尖末端隱隱發出光芒，十餘招後又有一名敵人肩頭中劍，手中鋼鞭跌落在地，圈外另一名蒙面人搶了過來，替了他出去，這人手持鋸齒刀，兵刃沉重，刀頭有一彎鉤，不住去鎖拿岳不群手中長劍。岳不群內力充沛，精神愈戰愈長，突然間左手反掌，打中一人胸口，喀喇一聲響，打斷了他兩根肋骨，那人雙手所持的鑌鐵懷杖登時震落在地。

　　不料這人勇悍絕倫，肋骨一斷，奇痛徹心，反而激起了狂怒，著地滾進，張開雙臂便抱住了岳不群的左腿。岳不群吃了一驚，揮劍往他背心劈落，旁邊兩柄單刀同時伸過來格開。岳不群長劍未能砍落，右腳便往他頭上踢去。那人是個擒拿好手，左臂長出，連他右腿也抱住了，跟著一滾。岳不群武功再強，也已無法站定，登時摔倒。頃刻之間，單刀、短槍、鏈子錘、長劍，諸般兵刃同時對準了他頭臉喉胸諸處要害。岳不群一聲歎息，鬆手撤劍，閉目待死，只覺腰間、脅下、喉頭、左乳各處，被人以重手點了穴道，跟著兩個蒙面人拉著他站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君子劍岳先生武功卓絕，果然名不虛傳，我們合十五人之力對付你一人，還鬧得四五人受傷，這才將你擒住，嘿嘿，佩服，佩服！老朽跟你單打獨鬥，那是鬥不過你的了。不過話得說回來，我們有十五人，你們卻有二十餘人，比較起來，還是你華山派人多勢眾。我們今晚以少勝多，打垮了華山派，這一仗也算勝得不易，是不是？」其餘蒙面人都道：「是啊，勝來著實不易。」那老者道：「岳先生，我們和你無冤無仇，今晚冒昧得罪，只不過想借那《辟邪劍譜》一觀。這劍譜嗎，本來也不是你華山派的，你千方百計的將福威鏢局的林家少年收入門下，自然是在圖謀這部劍譜了。這件事太也不夠光明正大，武林同道聽了，人人十分憤怒。老朽好言相勸，你還是獻了出來罷！」岳不群大怒，說道：「岳某既然落入你手，要殺便殺，說這些廢話作甚？岳不群為人如何，江湖上眾皆知聞，你殺岳某容易，想要壞我名譽，卻是作夢！」

　　一名蒙面人哈哈大笑，大聲道：「壞你名譽不容易麼？你的夫人、女兒和幾個女弟子都相貌不錯，我們不如大夥兒分了，娶了作小老婆！哈哈，這一下，你岳先生在武林中可就大名鼎鼎了。」其餘蒙面人都跟著大笑，笑聲中充滿了淫猥之意。岳不群只氣得全身發抖。只見幾名蒙面人將一眾男女弟子從廟中推了出來。眾弟子都給點中了穴道，有的滿臉鮮血，有的一到廟外便即跌倒，顯是腿腳受傷。

　　那蒙面老者說道：「岳先生，我們的來歷，或許你已經猜到了三分，我們並不是武林中什麼白道上的英雄好漢，沒什麼事做不出來。眾兄弟有的好色成性，倘若得罪了尊夫人和令愛，於你面上可不大光彩。」

　　岳不群叫道：「罷了，罷了！閣下既然不信，儘管在我們身上搜索便是，且看有什麼《辟邪劍譜》！」

　　一名蒙面人笑道：「我勸你還是自己獻出來的好。一個個搜將起來，搜到你老婆、閨女身上，未必有什麼好看。」林平之大聲叫道：「一切禍事，都是由我林平之身上而起。我跟你們說，我福建林家，壓根兒便沒什麼《辟邪劍譜》，信與不信，全由你們了。」說著從地下拾起一根被震落的鑌鐵懷杖，猛力往自己額上擊落。只是他雙臂已被點了穴道，出手無力，嗒的一聲，懷杖雖然擊在頭上，只擦損了一些油皮，連鮮血也無。但他此舉的用意，旁人都十分明白，他意欲犧牲一己性命，表明並無什麼劍譜落在華山派手中。那蒙面老者笑道：「林公子，你倒挺夠義氣。我們跟你死了的爹爹有交情，岳不群害死你爹爹，吞沒你家傳的《辟邪劍譜》，我們今天是打抱不平來啦。你師父徒有君子之名，卻無君子之實，不如你改投在我門下，包你學成一身縱橫江湖的好武功。」林平之叫道：「我爹娘是給青城派余滄海與木高峰害死的，跟我師父有什麼相干？我是堂堂華山派門徒，豈能臨到危難，便貪生怕死？」梁發叫道：「說得好！我華山派……」一個蒙面人喝道：「你華山派便怎樣？」橫揮一刀，將梁發的腦袋砍了下來，鮮血直噴。華山群弟子中，八九個人齊聲驚呼。岳不群腦海中種種念頭此起彼落，卻始終想不出這些人是什麼來頭，聽那老者的話，多半是黑道上的強人，或是什麼為非作歹的幫會匪首，可是秦晉川豫一帶白道黑道上的成名人物，自己就算不識，也必早有所聞，絕無哪一個會幫、山寨擁有如此眾多的好手。那人一刀便砍了梁發的腦袋，下手之狠，實是罕見。江湖上動武爭鬥，殺傷人命原是常事，但既已將對方擒住，絕少這般隨手一刀，便斬人首級。那人一刀砍死梁發後，縱聲狂笑，走到岳夫人身前，將那柄染滿鮮血的鋼刀在半空中虛劈幾刀，在岳夫人頭頂掠過，相距不到半尺。岳靈珊尖聲叫喚：「別……別傷我媽！」便暈了過去。岳夫人卻是女中豪傑，毫不畏懼，心想他若將我一刀殺了，免受其辱，正是求之不得之事，昂首罵道：「膿包賊，有種便將我殺了。」便在此時，東北角上馬蹄聲響，數十騎馬奔馳而來。蒙面老者叫道：「什麼人？過去瞧瞧！」兩名蒙面人應道：「是！」一躍上馬，迎了上去。卻聽得蹄聲漸近，跟著乒乒乓乓幾下兵刃碰撞，有人叫道：「啊喲！」顯是來人和那兩名蒙面人交上了手，有人受傷。岳不群夫婦和華山群弟子知是來了救星，無不大喜，模模糊糊的燈光之下，只見三四十騎馬沿著大道，濺水沖泥，急奔而至，頃刻間在廟外勒馬，團團站定。馬上一人叫道：「是華山派的朋友。咦！這不是岳兄麼？」

　　岳不群往那說話之人臉上瞧去，不由得大是尷尬，原來此人便是數日前持了五嶽令旗、來到華山絕頂的嵩山派第三太保仙鶴手陸柏。他右首一人高大魁偉，認得是嵩山派第二太保托塔手丁勉。站在他左首的，赫然是華山派棄徒劍宗的封不平。那日來到華山的泰山派和衡山派的好手也均在內，只是比之其時上山的更多了不少人。孔明燈的黯淡光芒之下，影影綽綽，一時也認不得那許多。只聽陸柏道：「岳兄，那天你不接左盟主的令旗，左盟主甚是不快，特令我丁師哥、湯師弟奉了令旗，再上華山奉訪。不料深夜之中，竟會在這裡相見，可真是料不到了。」岳不群默默不答。

　　那蒙面老者抱拳說道：「原來是嵩山派丁二俠、陸三俠、湯七俠三位到了。當真幸會，幸會。」嵩山派第七太保湯英顎道：「不敢，閣下尊姓大名，如何不肯以真面目相示？」蒙面老者道：「我們眾兄弟多是黑道上的無名小卒，幾個難聽之極的匪號說將出來，沒的污了各位武林高人的耳朵。衝著各位的金面，大夥兒對岳夫人和岳小姐是不敢無禮的了，只是有一件事，卻要請各位主持武林公道。」

　　湯英顎道：「是什麼事，不妨說出來大家聽聽。」那老者道：「這位岳不群先生，有個外號叫作君子劍，聽說平日說話，向來滿口仁義道德，最講究武林規矩，可是最近的行為卻有點兒大大的不對頭了。福州福威鏢局給人挑了，總鏢頭林震南夫婦給人害了，各位想必早已知聞。」湯英顎道：「是啊，聽說那是四川青城派干的。」那老者連連搖頭，道：「江湖上雖這般傳言，實情卻未必如此。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人人都知道，福威鏢局林家有一部祖傳的《辟邪劍譜》，載有精微奧妙的劍法，練得之後，可以天下無敵。林震南夫婦所以被害，便因於有人對這部《辟邪劍譜》眼紅之故。」湯英顎道：「那又怎樣？」

　　那老者道：「林震南夫婦到底是給誰害死的，外人不知詳情。咱們只聽說，這位君子劍暗使詭計，騙得林震南的兒子死心塌地的投入了華山派門下，那部劍譜，自然也帶入了華山派門中。大夥兒一推敲，都說岳不群工於心計，強奪不成，便使巧取之計。想那姓林的小子有多大的年紀？能有多大見識？投入華山派門中之後，還不是讓那老狐狸玩弄於掌股之上，乖乖的將《辟邪劍譜》雙手獻上。」

　　湯英顎道：「那恐怕不見得罷。華山派劍法精妙，岳先生的紫霞神功更是獨步武林，乃是最神奇的一門內功，如何會去貪圖別派的劍法？」那老者仰天打了個哈哈，說道：「湯老英雄這是以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了。岳不群有什麼精妙劍法？他華山派氣劍兩宗分家之後，氣宗霸佔華山，只講究練氣，劍法平庸幼稚之極。江湖上震於『華山派』三字的虛名，還道他們真有本領，其實呢，嘿嘿，嘿嘿……」他冷笑了幾聲，繼道：「按理說，岳不群既是華山派掌門，劍術自必不差，可是眾位親眼目睹，眼下他是為我們幾個無名小卒所擒。我們一不使毒藥，二不用暗器，三不是以多勝少，乃是憑著真實本領，硬打硬拚，將華山派眾師徒收拾了下來。華山派氣宗的武功如何，那也可想而知了。岳不群當然有自知之明，他是急欲得到《辟邪劍譜》之後，精研劍法，以免徒負虛名，一到要緊關頭，就此出醜露乖。」湯英顎點頭說：「這幾句話倒也在理。」

　　那老者又道：「我們這些黑道上的無名小卒，說到功夫，在眾位名家眼中看來，原是不值一笑，對那《辟邪劍譜》，也不敢起什麼貪心。不過以往十幾年中，承蒙福威鏢局的林總鏢頭瞧得起，每年都贈送厚禮，他的鏢車經過我們山下，眾兄弟衝著他的面子，誰也不去動他一動。這次聽說林總鏢頭為了這部劍譜，鬧得家破人亡，大夥兒不由得動了公憤，因此上要和岳不群算一算這個帳。」他說到這裡，頓了一頓，環顧馬上的眾人，說道：「今晚駕到的，個個都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英雄好漢，更有與華山結盟的五嶽劍派高手在內，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置，聽憑眾位吩咐，在下無有不遵。」湯英顎道：「這位兄台很夠朋友，我們領了這個交情。丁師哥、陸師哥，你們瞧這件事怎麼辦？」

　　丁勉道：「華山派掌門人之位，依左盟主說，該當由封先生執掌，岳不群今日又做出這等無恥卑鄙的事來，便由封先生自行清理門戶罷！」馬上眾人齊聲說道：「丁二俠斷得再明白也沒有了。華山派之事，該由華山派掌門人自行處理，也免得江湖上朋友說咱們多管閒事。」封不平一躍下馬，向眾人團團一揖，說道：「眾位給在下這個面子，當真感激不盡。敝派給岳不群竊居掌門之位，搞得天怒人怨，江湖上聲名掃地，今日竟做出殺人之父、奪人劍譜、勒逼收徒，種種無法無天的事來。在下無德無能，本來不配居華山派掌門之位，只是念著敝派列祖列宗創業艱難，實不忍華山一派在岳不群這不肖門徒手中煙飛灰滅，只得勉為其難，還盼眾位朋友今後時時指點督促。」說著又是抱拳作個四方揖。這時馬上乘客中已有七八人點燃了火把，雨尚未全歇，但已成為絲絲小雨。火把上光芒射到封不平臉上，顯得神色得意非凡。只聽他繼續說道：「岳不群罪大惡極，無可寬赦，須當執行門規，立即處死！叢師弟，你為本派清理門戶，將叛徒岳不群夫婦殺了。」一名五十來歲的漢子應道：「是！」拔出長劍，走到岳不群身前，獰笑道：「姓岳的，你敗壞本派，今日當有此報。」岳不群歎了口氣，道：「好，好！你劍宗為了爭奪掌門之位，居然設下這條毒計。叢不棄，你今日殺我，日後在陰世有何面目去見華山派的列祖列宗？」

　　叢不棄哈哈一笑，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你自己幹下了這許多罪行，我若不殺你，你勢必死於外人之手，那反而不美了。」封不平喝道：「叢師弟，多說無益，行刑！」叢不棄道：「是！」提起長劍，手肘一縮，火把上紅光照到劍刃之上，忽紅忽碧。岳夫人叫道：「且慢！那《辟邪劍譜》到底是在何處？捉賊捉贓，你們如此含血噴人，如何能令人心服？」叢不棄道：「好一個捉賊捉贓！」向岳夫人走上兩步，笑嘻嘻的道：「那部《辟邪劍譜》，多半便藏在你身上，我可要搜上一搜了，也免得你說我們含血噴人。」說著伸出左手，便要往岳夫人懷中摸去。岳夫人腿上受傷，又被點中了兩處穴道，眼看叢不棄一隻骨節稜稜的大手往自己身上摸來，若給他手指碰到了肌膚，實是奇恥大辱，大叫一聲：「嵩山派丁師兄！」丁勉沒料到她突然會呼叫自己，問道：「怎樣？」岳夫人道：「令師兄左盟主是五嶽劍派盟主，為武林表率，我華山派也托庇於左盟主之下，你卻任由這等無恥小人來辱我婦道人家，那是什麼規矩？」丁勉道：「這個？」沉吟不語。岳夫人又道：「那惡賊一派胡言，說什麼並非以多勝少。這兩個華山派的叛徒，倘若單打獨鬥能勝過我丈夫，咱們將掌門之位雙手奉讓，死而無怨，否則須難塞武林中千萬英雄好漢的悠悠之口。」說到這裡，突然呸的一聲，一口唾沫向叢不棄臉上吐了過去。叢不棄和她相距甚近，這一下又是來得突然，竟不及避讓，正中在雙目之間，大罵：「你奶奶的！」

　　岳夫人怒道：「你劍宗叛徒，武功低劣之極，不用我丈夫出手，便是我一個女流之輩，若不是給人暗算點了穴道，要殺你也易如反掌。」丁勉道：「好！」雙腿一挾，胯下黑馬向前邁步，繞到岳夫人身後。倒轉馬鞭，向前俯身戳出，鞭柄戳中了岳夫人背上三處穴道。她只覺全身一震，被點的兩處穴道登時解了。岳夫人四肢一得自由，知道丁勉是要自己與叢不棄比武，眼前這一戰不但有關一家三口的生死，也將決定華山一派的盛衰興亡，自己如能將叢不棄打敗，雖然未必化險為夷，至少是個轉機，倘若自己落敗，那就連話也沒得說了，當即從地下拾起自己先後被擊落的長劍，橫劍當胸，立個門戶，便在此時，左腿一軟，險些跪倒。她腿上受傷著實不輕，稍一用力，便難以支持。叢不棄哈哈大笑，叫道：「你又說是婦道人家，又假裝腿上受傷，那還比什麼劍？就算贏了你，也沒什麼光榮！」岳夫人不願跟他多說一句，叱道：「看劍！」刷刷刷三劍，疾刺而出，劍刃上帶著內力，嗤嗤有聲，這三劍一劍快似一劍，全是指向對方的要害。叢不棄退了兩步，叫道：「好！」岳夫人本可乘勢逼近，但她不敢移動腿腳，站著不動。叢不棄提劍又上，反擊過去，錚錚錚三聲，火光飛進，這三劍攻得甚是狠辣。岳夫人一一擋開，第三劍隨即轉守為攻，疾刺敵人小腹。岳不群站在一旁，眼見妻子腿傷之餘，力抗強敵，叢不棄劍招精妙，靈動變化，顯是遠在妻子之上。二人拆到十餘招後，岳夫人下盤呆滯，華山氣宗本來擅於內力克敵，但她受傷後氣息不勻，劍法上漸漸為叢不棄所制。岳不群心中大急，見妻子劍招越使越快，更是擔憂：「他劍宗所長者在劍法，你卻以劍招與他相拆，以己之短，抗敵之長，非輸不可。」這中間的關竅，岳夫人又何嘗不知，只是她腿上傷勢著實不輕，而且中刀之後，不久便被點中穴道，始終沒能緩出手來裹傷，此刻兀自流血不止，如何能運氣克敵？這時全仗著一股精神支持，劍招上雖然絲毫不懈，勁力卻已迅速減弱。十餘招一過，叢不棄已察覺到對方弱點，心中大喜，當下並不急切求勝，只是嚴密守住門戶。

　　令狐沖眼睜睜瞧著兩人相鬥，但見叢不棄劍路縱橫，純是使招不使力的打法，與師父所授全然不同，心道：「怪不得本門分為氣宗、劍宗，兩宗武功所尚，果然完全相反。」他慢慢支撐著站起身來，伸手摸到地下一柄長劍，心想：「今日我派一敗塗地，但師娘和師妹清白的名聲決不能為奸人所污，看來師娘非此人之敵，待會我先殺了師娘、師妹，然後自刎，以全華山派的聲名。」只見岳夫人劍法漸亂，突然之間長劍急轉，呼的一聲刺出，正是她那招「無雙無對，寧氏一劍」。這一劍勢道凌厲，雖然在重傷之餘，刺出時仍然虎虎有威。

　　叢不棄吃了一驚，向後急縱，僥倖躲開。岳夫人倘若雙腿完好，乘勢追擊，敵人必難倖免，此刻卻是臉上全無血色，以劍拄地，喘息不已。叢不棄笑道：「怎麼？岳夫人，你力氣打完啦，可肯給我搜一搜麼？」說著左掌箕張，一步步的逼近，岳夫人待要提劍而刺，但右臂便是有千斤之重，說什麼也提不起來。令狐沖叫道：「且慢！」邁步走到岳夫人身前，叫道：「師娘！」便欲出劍將她刺死，以保她的清白。

　　岳夫人目光中露出喜色，點頭道：「好孩子！」再也站立不住，一交坐倒在泥濘之中。叢不棄喝道：「滾開！」挺劍向令狐沖咽喉挑去。令狐沖眼見劍到，自知手上無半分力氣，倘若伸劍相格，立時會給他將長劍擊飛，當下更不思索，提劍也向他喉頭刺去，那是個同歸於盡的打法，這一劍出招並不迅捷，但部位卻妙到巔毫，正是「獨孤九劍」中「破劍式」的絕招。叢不棄大吃一驚，萬不料這個滿身泥污的少年突然會使出這一招來，情急之下，著地打了個滾，直滾出丈許之外，才得避過，但已驚險萬分。旁觀眾人見他狼狽不堪，躍起身來時，頭上、臉上、手上、身上，全是泥水淋漓，有的人忍不住笑出聲來，但稍加思索，都覺除了這麼一滾之外，實無其他妙法可以拆解此招。叢不棄聽到笑聲，羞怒更甚，連人帶劍，向令狐沖直撲過去。令狐沖已打定了主意：「我不可運動絲毫內息，只以太師叔所授的劍法與他拆招。」那「獨孤九劍」他本未練熟，原不敢貿然以之抗禦強敵，但當此生死繫於一線之際，腦筋突然清明異常，「破劍式」中種種繁複神奇的拆法，霎時間盡皆清清楚楚的湧現，眼見叢不棄勢如瘋虎的拚撲而前，早已看出他招式中的破綻，劍尖斜挑，指向他小腹。

　　叢不棄這般撲將過去，對方如不趨避，便須以兵刃擋架，因此自己小腹雖是空門，卻不必守禦。豈知令狐沖不避不格，只是劍尖斜指，候他自己將小腹撞到劍上去。叢不棄身子躍起，雙足尚未著地，已然看到自己陷入險境，忙揮劍往令狐沖的長劍上斬去。令狐沖早料到此著，右臂輕提，長劍提起了兩尺，劍尖一抬，指向叢不棄胸前。

　　叢不棄這一劍斬出，原盼與令狐沖長劍相交，便能借勢躍避，萬不料對方突然會在這要緊關頭轉劍上指，他一劍斬空，身子在半空中無可迴旋，口中哇哇大叫，便向令狐衝劍尖上直撞過去。封不平縱身而起，伸手往叢不棄背心抓去，終於遲了一步，但聽得撲的一聲響，劍尖從叢不棄肩胛一穿而過。封不平一抓不中，拔劍已斬向令狐沖後頸。按照劍理，令狐沖須得向後急躍，再乘機還招，但他體內真氣雜沓，內息混亂，半分內勁也沒法運使，絕難後躍相避，無可奈何之中，長劍從叢不棄肩頭抽出，便又使出「獨孤九劍」中的招式，反劍刺出，指向封不平的肚臍。這一招似乎又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但他的反手劍部位奇特，這一劍先刺入敵人肚臍，敵人的兵器才刺到他身上，相距雖不過瞬息之間，這中間畢竟有了先後之差。封不平眼見自己這一劍敵人已絕難擋架，哪知這少年隨手反劍，竟會刺向自己小腹，委實凶險之極，立即後退，吸一口氣，登時連環七劍，一劍快似一劍，如風如雷般攻上。令狐沖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想，只是風清揚所指點的種種劍法，有時腦中一閃，想到了後洞石壁上的劍招，也即順手使出，揮灑如意，與封不平片刻間便拆了七十餘招，兩人長劍始終沒有相碰，攻擊守禦，全是精微奧妙之極的劍法。旁觀眾人瞧得目為之眩，無不暗暗喝彩，各人都聽到令狐沖喘息沉重，顯然力氣不支，但劍上的神妙招數始終層出不窮，變幻無方。封不平每逢招數上無法抵擋，便以長劍硬砍硬劈，知道對方不會與自己鬥力而以劍擋劍，這麼一來，便得解脫窘境。旁觀諸人中眼見封不平的打法跡近無賴，有的忍不住心中不滿。泰山派的一個道士說道：「氣宗的徒兒劍法高，劍宗的師叔內力強，這到底怎麼搞的？華山派的氣宗、劍宗，這可不是顛倒來玩了麼？」封不平臉上一紅，一柄長劍更使得猶如疾風驟雨一般。他是當今華山派劍宗第一高手，劍術確是了得。令狐沖無力移動身子，勉強支撐，方能站立，失卻了許多可勝的良機，而初使「獨孤九劍」，便即遭逢大敵，不免心有怯意，劍法又不純熟，是以兩人酣鬥良久，一時仍勝敗難分。再拆三十餘招後，令狐沖發覺自己倘若隨手亂使一劍，對方往往難以抵擋，手忙腳亂；但如在劍招中用上了本門華山派劍法，或是後洞石壁上所刻的嵩山、衡山、泰山等派劍法，封不平卻乘勢反擊，將自己劍招破去。有一次封不平長劍連劃三個弧形，險些將自己右臂齊肩斬落，實在凶險之極。危急之中，風清揚的一句話突然在腦海中響起：「你劍上無招，敵人便無法可破，無招勝有招，乃劍法之極詣。」其實他與封不平拚鬥已逾二百招，對「獨孤九劍」中的精妙招式領悟越來越多，不論封不平以如何凌厲狠辣的劍法攻來，總是一眼便看到他招式中的破綻所在，隨手出劍，便迫得他非回劍自保不可，再鬥一會，信心漸增，待得突然間想到風清揚所說「以無招破有招」的要決，輕吁一口長氣，斜斜刺出一劍，這一劍不屬於任何招數，甚至也不是獨孤九劍中「破劍式」的劍法，出劍全然無力，但劍尖歪斜，連自己也不知指向何方。封不平一呆，心想：「這是什麼招式？」一時不知如何拆解才好，只得舞劍護住了上盤。令狐衝出劍原無定法，見對方護住上盤，劍尖輕顫，便刺向他腰間。封不平料不到他變招如此奇特，大驚之下，向後躍開三步。令狐沖無力跟他縱躍，適才斗了良久，雖然不動用半分真氣內息，但提劍劈刺，畢竟頗耗力氣，不由得左手撫胸，喘息不已。封不平見他並不追擊，如何肯就此罷手？隨即縱上，刷刷刷刷四劍，向令狐沖胸、腹、腰、肩四處連刺。令狐沖手腕一抖，挺劍向他左眼刺去。封不平驚叫一聲，又向後躍開了三步。泰山派那道人又道：「奇怪，奇怪！這人的劍法，當真令人好生佩服。」旁觀眾人均有同感，都知他所佩服的「這人的劍法」，自不是封不平的劍法，必是令狐沖的劍法。封不平聽在耳裡，心道：「我以劍宗之長，圖入掌華山一派，倘若在劍法上竟輸了給氣宗的一個徒兒，做華山派掌門的雄圖固然從此成為泡影，勢必又將入山隱居，再也沒臉在江湖上行走了。」言念及此，暗叫：「到這地步，我再能隱藏什麼？」仰天一聲清嘯，斜行而前，長劍橫削直擊，迅捷無比，未到五六招，劍勢中已發出隱隱風聲。他出劍越來越快，風聲也是漸響。這套「狂風快劍」，是封不平在中條山隱居十五年而創製出來的得意劍法，劍招一劍快似一劍，所激起的風聲也越來越強。他胸懷大志，不但要執掌華山一派，還想成了華山派掌門人之後，更進而為五嶽劍派盟主，所憑持的便是這套一百零八式「狂風快劍」。這項看家本領本不願貿然顯露，一顯之後，便露了底，此後再和一流高手相鬥，對方先已有備，便難收出奇制勝之效。但此刻勢成騎虎，若不將令狐沖打敗，當時便即顏面無存，實逼處此，也只好施展了。這套「狂風快劍」果然威力奇大，劍鋒上所發出的一股勁氣漸漸擴展，旁觀眾人只覺寒氣逼人，臉上、手上被疾風刮得隱隱生疼，不由自主的後退，圍在相鬥兩人身周的圈子漸漸擴大，竟有四五丈方圓。

　　此刻縱是嵩山、泰山、衡山諸派高手，以及岳不群夫婦，對封不平也已不敢再稍存輕視之心，均覺他劍法不但招數精奇，而且劍上氣勢凌厲，並非徒以劍招取勝，此人在江湖上無藉藉之名，不料劍法竟然這等了得。

　　馬上眾人所持火把的火頭被劍氣逼得向外飄揚，劍上所發的風聲尚有漸漸增大之勢。

　　在旁觀眾人的眼中看來，令狐沖便似是百丈洪濤中的一葉小舟，狂風怒號，駭浪如山，一個又一個的滔天白浪向小舟撲去，小舟隨波上下，卻始終未被波濤所吞沒。

　　封不平攻得越急，令狐衝越領略到風清揚所指點的劍學精義，每斗一刻，便多了幾分體會。他以劍法上種種招數明白得越透徹，自信越強，當下並不急於求勝，只是凝神觀看對方劍招中的種種變化。「狂風快劍」委實快極，一百零八招片刻間便已使完，封不平見始終奈何對方不得，心下焦躁，連聲怒喝，長劍斜劈直斫，猛攻過去，非要對方出劍擋架不可。令狐沖眼見他勢如拚命，倒也有些膽怯，不敢再鬥下去，長劍抖動，嗤嗤嗤嗤四聲輕響，封不平左臂、右臂、左腿、右腿上各已中劍，噹的一聲，長劍落地。令狐沖手上無力，這四劍刺得甚輕。封不平霎時間臉色蒼白，說道：「罷了，罷了！」回身向丁勉、陸柏、湯英顎三人拱手道：「嵩山派三位師兄，請你們拜上左盟主，說在下對他老人家的盛意感激不盡。只是……只是技不如人，無顏……無顏……」又是一拱手，向外疾走，奔出十餘步後，突然站定，叫道：「那位少年，你劍法好生了得，在下拜服。但這等劍法，諒來岳不群也不如你。請教閣下尊姓大名，劍法是哪一位高人所授？也好叫封不平輸得心服。」令狐沖道：「在下令狐沖，是恩師岳先生座下大弟子。承蒙前輩相讓，僥倖勝得一招半式，何足道哉！」封不平一聲長歎，聲音中充滿了淒涼落魄的滋味，緩步走入了黑暗之中。丁勉、陸柏和湯英顎三人對望了一眼，均想：「以劍法而論，自己多半及不上封不平，當然更非令狐沖之敵，倘若一擁而上，亂劍分屍，自是立即可以將他殺了。但此刻各派好手在場，說什麼也不能幹這等事。」三人心意相同，都點了點頭。丁勉朗聲道：「令狐賢侄，閣下劍法高明，教人大開眼界，後會有期！」湯英顎道：「大夥兒這就走罷！」左手一揮，勒轉了馬頭，雙腿一挾，縱馬直馳而去，其餘各人也都跟隨其後，片刻間均已奔入黑暗之中，但聽得蹄聲漸遠漸輕。藥王廟外除了華山派眾人，便是那些蒙面客了。

　　那蒙面老者乾笑了兩聲，說道：「令狐少俠，你劍術高明，大家都是很佩服的。岳不群的功夫和你差得太遠，照理說，早就該由你來當華山派掌門人才是。」他頓了一頓，續道：「今晚見識了閣下的精妙劍法，原當知難而退，只是我們得罪了貴派，日後禍患無窮，今日須得斬草除根，欺侮你身上有傷，只好以多為勝了。」說著一聲呼嘯，其餘十四名蒙面人團團圍了上來。當丁勉等一行人離去時，火把隨手拋在地下，一時未熄，但只照得各人下盤明亮，腰圍以上便瞧不清楚，十五個蒙面客的兵刃閃閃生光，一步步向令狐沖逼近。

　　令狐沖適才酣鬥封不平，雖未耗內力，亦已全身大汗淋漓。他所以得能勝過這華山派劍宗高手，全仗學過獨孤九劍，在招數上著著佔了先機。但這十五個蒙面客所持的是諸般不同的兵刃，所使的諸般不同的招數，同時攻來，如何能一一拆解？他內力全無，便想直縱三尺，橫縱半丈，也是無能為力，怎能在這十五名好手的分進合擊之下突圍而出？他長歎一聲，眼光向岳靈珊望去，知道這是臨死時最後一眼，只盼能從岳靈珊的神色中得到一些慰藉，果見她一雙妙目正凝視著自己，眼光中流露出十分焦慮關切之情。令狐沖心中一喜，火光中卻見她一隻纖纖素手垂在身邊，竟是和一隻男子的手相握，一瞥眼間，那男子正是林平之。令狐沖胸口一酸，更無鬥志，當下便想拋下長劍，聽由宰割。那一十五名蒙面客憚於他適才惡鬥封不平的威勢，誰也不敢搶先發難，半步半步的慢慢逼近。

　　令狐沖緩緩轉身，只見這一十五人三十隻眼睛在面幕洞孔間炯炯生光，便如是一對對猛獸的眼睛，充滿了兇惡殘忍之意。突然之間，他心中如電光石火般閃過了一個念頭：「獨孤九劍第七劍『破箭式』專破暗器。任憑敵人千箭萬弩射將過來，或是數十人以各種各樣暗器同時攢射，只須使出這一招，便能將千百件暗器同時擊落。」

　　只聽得那蒙面老者道：「大夥兒齊上，亂刀分屍！」令狐沖更無餘暇再想，長劍倏出，使出「獨孤九劍」的「破箭式」，劍尖顫動，向十五人的眼睛點去。只聽得「啊！」「哎唷！」「啊喲！」慘呼聲不絕，跟著叮噹、嗆啷、乒乓，諸般兵刃紛紛墮地。十五名蒙面客的三十隻眼睛，在一瞬之間被令狐沖以迅捷無倫的手法盡數刺中。獨孤九劍「破箭式」那一招擊打千百件暗器，千點萬點，本有先後之別，但出劍實在太快，便如同時發出一般。這路劍招須得每刺皆中，只稍疏漏了一刺，敵人的暗器便射中了自己。令狐沖這一式本未練熟，但刺人緩緩移近的眼珠，畢竟遠較擊打紛紛攢落的暗器為易，刺出三十劍，三十劍便刺中了三十隻眼睛。他一刺之後，立即從人叢中衝出，左手扶住了門框，臉色慘白，身子搖憑，跟著「噹」的一聲響，手中長劍落地。但見那十五名蒙面客各以雙手按住眼睛，手指縫中不住滲出鮮血。有的蹲在地下，有的大聲號叫，更有的在泥濘中滾來滾去。十五名蒙面客眼前突然漆黑，又覺疼痛難當，驚駭之下，只知按住眼睛，大聲呼號，若能稍一鎮定，繼續群起而攻，令狐沖非給十五人的兵刃斬成肉醬不可。但任他武功再高，驀然間雙目被人刺瞎，又如何鎮定得下來？又怎能繼續向敵人進攻？這一十五人便似沒頭蒼蠅一般，亂闖亂走，不知如何是好。令狐沖在千鈞一髮之際，居然一擊成功，大喜過望，但看到這十五人的慘狀，卻不禁又是害怕，又是惻然生憫。岳不群驚喜交集，大聲喝道：「沖兒，將他們挑斷了腳筋，慢慢拷問。」令狐沖應道：「是……是……」俯身撿拾長劍，哪知適才使這一招時牽動了內力，全身只是發戰，說什麼也無法抓起長劍，雙腿一軟，坐倒在地。

　　那蒙面老者叫道：「大夥兒右手拾起兵刃，左手拉住同伴腰帶，跟著我去！」十四名蒙面客正自手足無措，聽得那老者的呼喝，一齊俯身在地下摸索，不論碰到什麼兵刃，便隨手拾起，也有人摸到兩件而有人一件也摸不到的，各人左手牽住同伴的腰帶，連成一串，跟著那老者，七高八低，在大雨中踐踏泥濘而去。華山派眾人除岳夫人和令狐沖外，個個被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岳夫人雙腿受傷，難以移步。令狐沖又是全身脫力，軟癱在地。眾人眼睜睜瞧著這一十五名蒙面客明明已全無還手之力，卻無法將之留住。

## 第13章　學琴

　　一片寂靜中，惟聞眾男女弟子粗重的喘息之聲。岳不群忽然冷冷的道：「令狐沖令狐大俠，你還不解開我的穴道，當真要大夥兒向你哀求不成？」

　　令狐沖大吃一驚，顫聲道：「師父，你……你怎地跟弟子說笑？我……我立即給師父解穴。」掙扎著爬起，搖搖晃晃的走到岳不群身前，問道：「師……師父，解什麼穴？」岳不群惱怒之極，想起先前令狐沖在華山上裝腔作勢的自刺一劍，說什麼也不肯殺田伯光，眼下自然又是老戲重演，既放走那十五名蒙面客，又故意拖延，不即替自己解穴，怕自己去追殺那些蒙面惡徒，怒道：「不用你費心了！」繼續暗運紫霞神功，沖蕩被封的諸處穴道。他自被敵人點了穴道後，一直以強勁內力衝擊不休，只是點他穴道之人所使勁力著實厲害，而被點的又是「玉枕」、「膻中」、「巨椎」、「肩貞」、「志堂」等幾處要緊大穴，經脈運行在這幾處要穴中被阻，紫霞神功威力大減，一時竟沖解不開。

　　令狐沖只想盡快替師父解穴，卻半點力道也使不出來，數次勉力想提起手臂，總是眼前金星亂舞，耳中嗡嗡作響，差一點便即暈去，只得躺在岳不群身畔，靜候他自解穴道。岳夫人伏在地下，適才氣惱中岔了真氣，全身脫力，竟抬不起手來按住腿上傷口。

　　眼見天色微明，雨也漸漸住了，各人面目慢慢由朦朧變為清楚。岳不群頭頂白霧瀰漫，臉上紫氣大盛，忽然間一聲長嘯，全身穴道盡解。他一躍而起，雙手或拍或打，或點或捏，頃刻間將各人被封的穴道重解開了，然後以內力輸入岳夫人體內，助她順氣。岳靈珊忙給母親包紮腿傷。眾弟子回思昨晚死裡逃生的情景，當真恍如隔世。高根明、施戴子等看到梁發身首異處的慘狀，都潸然落淚，幾名女弟子更放聲大哭。眾人均道：「幸虧大師哥擊敗了這批惡徒，否則委實不堪設想。」高根明見令狐沖兀自躺在泥濘之中，過去將他扶起。岳不群淡淡的道：「沖兒，那一十五個蒙面人是什麼來歷？」令狐沖道：「弟子……弟子不知。」岳不群道：「你識得他們嗎？交情如何？」令狐沖駭然道：「弟子在此以前，從未見過其中任何一人。」岳不群道：「既然如此，那為什麼我命你留他們下來仔細查問，你卻聽而不聞，置之不理？」令狐沖道：「弟子……弟子……實在全身乏力，半點力氣也沒有了，此刻……此刻……」說著身子搖晃，顯然單是站立也頗為艱難。岳不群哼的一聲，道：「你做的好戲！」令狐沖額頭汗水涔涔而下，雙膝一曲，跪倒在地，說道：「弟子自幼孤苦，承蒙師父師娘大恩大德，收留撫養，看待弟子便如親生兒子一般。弟子雖然不肖，卻也決不敢違背師父意旨，有意欺騙師父師娘。」岳不群道：「你不敢欺騙我和你師娘？那你這些劍法，哼哼，是從哪裡學來的？難道真是夢中神人所授，突然間從天上掉下來不成？」令狐沖叩頭道：「請師父恕罪，傳授劍法這位前輩曾要弟子答應，無論如何不可向人吐露劍法的來歷，即是對師父、師娘，也不得稟告。」

　　岳不群冷笑道：「這個自然，你武功到了這地步，怎麼還會將師父、師娘瞧在眼裡？我們華山派這點點兒微末功力，如何能當你神劍之一擊？那個蒙面老者不說過麼？華山派掌門一席，早該由你接掌才是。」

　　令狐沖不敢答話，只是磕頭，心中思潮起伏：「我若不吐露風太師叔傳授劍法的經過，師父師娘終究不能見諒。但男兒漢須當言而有信，田伯光一個採花淫賊，在身受桃谷六仙種種折磨之時，尚自決不洩漏風太師叔的行蹤。令狐沖受人大恩，決不能有負於他。我對師父師娘之心，天日可表，暫受一時委屈，又算得什麼？」說道：「師父、師娘，不是弟子膽敢違抗師命，實是有難言的苦衷。日後弟子去求懇這位前輩，請他准許弟子向師父、師娘稟明經過，那時自然不敢有絲毫隱瞞。」岳不群道：「好，你起來罷！」令狐沖又叩兩個頭，待要站起，雙膝一軟，又即跪倒。林平之正在他的身畔，一伸手，將他拉了起來。岳不群冷笑道：「你劍法高明，做戲的本事更加高明。」令狐沖不敢回答，心想：「師父待我恩重如山，今日錯怪了我，日後終究會水落石出。此事太也蹊蹺，那也難怪他老人家心中生疑。」他雖受委屈，倒無絲毫怨懟之意。

　　岳夫人溫言道：「昨晚若不是憑了沖兒的神妙劍法，華山派全軍覆沒，固然不用說了，我們娘兒們只怕還難免慘受凌辱。不管傳授沖兒劍法那位前輩是誰，咱們所受恩德，總之是實在不淺。至於那一十五個惡徒的來歷嗎，日後總能打聽得出。沖兒怎麼跟他們會有交情？他們不是要將沖兒亂刀分屍、沖兒又都刺瞎了他們的眼睛？」

　　岳不群抬起了頭呆呆出神，岳夫人這番話似乎一句也沒聽進耳去。眾弟子有的生火做飯，有的就地掘坑，將梁發的屍首掩埋了。用過早飯後，各人從行李中取出乾衣，換了身上濕衣。大家眼望岳不群，聽他示下，均想：「是不是還要到嵩山去跟左盟主評理？封不平既然敗於大師哥劍底，再也沒臉來爭這華山派掌門人之位了。」岳不群向岳夫人道：「師妹，你說咱們到哪裡去？」岳夫人道：「嵩山是不必去了。但既然出來了，也不必急急的就回華山。」她害怕桃谷六仙，不敢便即回山。岳不群道：「左右無事，四下走走那也不錯，也好讓弟子們增長些閱歷見聞。」岳靈珊大喜，拍手道：「好極，爹爹……」但隨即想到梁發師哥剛死，登時便如此歡喜，實是不合，只拍了一下手，便即停住。岳不群微笑道：「提到遊山玩水，你最高興了。爹爹索性順你的性，珊兒，你說咱們到哪裡去玩的好？」一面說，一面瞧向林平之。岳靈珊道：「爹爹，既然說玩，那就得玩個痛快，走得越遠越好，別要走出幾百里路，又回家了。咱們到小林子家裡玩兒去。我跟二師哥去過福州，只可惜那次扮了個醜丫頭，不想在外面多走動，什麼也沒見到。福建龍眼又大又甜，又有福橘、榕樹、水仙花……」

　　岳夫人搖搖頭，說道：「從這裡到福建，萬里迢迢，咱們哪有這許多盤纏？莫不成華山派變了丐幫，一路乞食而去。」林平之道：「師父、師娘，咱們沒幾天便入河南省境，弟子外婆家是在洛陽。」岳夫人道：「嗯，你外祖父金刀無敵王元霸是洛陽人。」林平之道：「弟子父母雙亡，很想去拜見外公、外婆，稟告詳情。師父、師娘和眾位師哥、師姊如肯賞光，到弟子外祖家盤桓數日，我外公、外婆必定大感榮寵。然後咱們再慢慢遊山玩水，到福建舍下去走走。弟子在長沙分局中，從青城派手裡奪回了不少金銀珠寶，盤纏一節……倒不必掛懷。」岳夫人自刺了桃實仙一劍之後，每日裡只是擔心被桃谷四仙抓住四肢，登時全身麻木，無法動彈，更憂被撕成四塊、遍地都是臟腑的慘狀，當真心膽俱裂，已不知做了多少惡夢。這次下山雖以上嵩山評理為名，實則是逃難避禍。她見丈夫注目林平之後，林平之便邀請眾人赴閩，心想逃難自然逃得越遠越好，自己和丈夫生平從未去過南方，到福建一帶走走倒也不錯，便笑道：「師哥，小林子管吃管住，咱們去不去吃他的白食啊？」岳不群微笑道：「平之的外公金刀無敵威震中原，我一直好生相敬，只是緣慳一面。福建莆田是南少林所在之地，自來便多武林高手。咱們便到洛陽、福建走一遭，如能結交到幾位說得來的朋友，也就不虛此行了。」

　　眾弟子聽得師父答應去福建遊玩，無不興高采烈。林平之和岳靈珊相視而笑，都是心花怒放。

　　這中間只令狐沖一人黯然神傷，尋思：「師父、師娘什麼地方都不去，偏偏先要去洛陽會見林師弟的外祖父，再萬里迢迢的去福建作客，不言而喻，自是要將小師妹許配給他了。到洛陽是去見他家長輩，說定親事；到了福建，多半便在他林家完婚。我是個沒爹沒娘、無親無戚的孤兒，怎能和他分局遍天下的福威鏢局相比？林師弟去洛陽叩見外公、外婆，我跟了去卻又算什麼？」眼見眾師弟、師妹個個笑逐顏開，將梁發慘死一事丟到了九霄雲外，更是不愉，尋思：「今晚投宿之後，我不如黑夜裡一個人悄悄走了。難道我竟能隨著大家，吃林師弟的飯，使林師弟的錢？再強顏歡笑，恭賀他和小師妹舉案齊眉，白頭偕老？」眾人啟程後，令狐沖跟隨在後，神困力乏，越走越慢，和眾人相距也越來越遠。行到中午時分，他坐在路邊一塊石上喘氣，卻見勞德諾快步回來，道：「大師哥，你身子怎樣？走得很累罷？我等等你。」令狐沖道：「好，有勞你了。」勞德諾道：「師娘已在前邊鎮上雇了一輛大車，這就來接你。」令狐沖心中感到一陣暖意：「師父雖然對我起疑，師母仍然待我極好。」過不多時，一輛大車由騾子拉著馳來。令狐衝上了大車，勞德諾在一旁相陪。這日晚上，投店住宿，勞德諾便和他同房。如此一連兩日，勞德諾竟和他寸步不離。令狐沖見他顧念同門義氣，照料自己有病之身，頗為感激，心想：「勞師弟是帶藝投師，年紀比我大得多，平時跟我話也不多說幾句，想不到我此番遭難，他竟如此盡心待我，當真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別的師弟們見師父對我神色不善，便不敢來跟我多說話。」第三日晚上，他正在炕上合眼養神，忽聽得小師弟舒奇在房門口輕聲說話：「二師哥，師父問你，今日大師哥有什麼異動？」勞德諾噓的一聲，低聲道：「別作聲，出去！」只聽了這兩句話，令狐沖心下已是一片冰涼，才知師父對自己的疑忌實已非同小可，竟然派了勞德諾在暗中監視自己。只聽得舒奇躡手躡腳的走了開去。勞德諾來到炕前，察看他是否真的睡著。令狐沖心下大怒，登時便欲跳起身來，直斥其非，但轉念一想：「此事跟他有什麼相干？他是奉了師命辦事，怎能違抗？」當下強忍怒氣，假裝睡熟。勞德諾輕步走出房去。令狐沖知他必是去向師父稟報自己的動靜，暗自冷笑：「我又沒做絲毫虧心之事，你們就有十個、一百個對我日夜監視，令狐沖光明磊落，又有何懼？」胸中憤激，牽動了內息，只感氣血翻湧，極是難受，伏在枕上只大聲喘息，隔了好半天，這才漸漸平靜。坐起身來，披衣穿鞋，心道：「師父既已不當我弟子看待，便似防賊一般提防，我留在華山派中還有什麼意味，不如一走了之。將來師父明白我也罷，不明白也罷，一切由他去了。」便在此時，只聽得窗外有人低聲說道：「伏著別動！」另一人低聲道：「好像大師哥起身下地。」這二人說話聲音極低，但這時夜闌人靜，令狐沖耳音又好，竟聽得清清楚楚，認出是兩名年輕師弟，顯是伏在院子之中，防備自己逃走。令狐沖雙手抓拳，只捏得骨節格格直響，心道：「我此刻倘若一走，反而顯得作賊心虛，好，好！我偏不走，任憑你們如何對付我便了。」突然大叫：「店小二，店小二，拿酒來。」叫了好一會，店小二才答應了送上酒來。令狐沖喝了個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次日早晨由勞德諾扶入大車，還兀自叫道：「拿酒來，我還要喝！」

　　數日後，華山派眾人到了洛陽，在一家大客店投宿了。林平之單身到外祖父家去。岳不群等眾人都換了乾淨衣衫。令狐沖自那日藥王廟外夜戰後，穿的那件泥濘長衫始終沒換，這日仍是滿身污穢，醉眼乜斜。岳靈珊拿了一件長袍，走到他身前，道：「大師哥，你換上這件袍子，好不好？」令狐沖道：「師父的袍子，幹麼給我穿？」岳靈珊道：「待會小林子請咱們到他家去，你換上爹爹的袍子罷。」令狐沖道：「到他家去，就非穿漂亮衣服不可？」說著向她上下打量。只見她上身穿一件翠綢緞子薄棉襖，下面是淺綠緞裙，臉上薄施脂粉，一頭青絲梳得油光烏亮，鬢邊插著一朵珠花，令狐沖記得往日只過年之時，她才如此刻意打扮，心中一酸，待要說幾句負氣之言，轉念一想：「男子漢大丈夫，何以如此小氣？」當下忍住不說。岳靈珊給他銳利的目光看得忸怩不安，說道：「你不愛著，那也不用換了。」令狐沖道：「我不慣穿新衣，還是別換了罷！」岳靈珊不再跟他多說，拿著長袍出房。

　　只聽得門外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岳大掌門遠到光臨，在下未曾遠迎，可當真失禮之極哪！」

　　岳不群知是金刀無敵王元霸親自來客店相會，和夫人對視一笑，心下甚喜，當即雙雙迎了出去。只見那王元霸已有七十來歲，滿面紅光，顎下一叢長長的白鬚飄在胸前，精神矍鑠，左手嗆啷啷的玩著兩枚鵝蛋大小的金膽。武林中人手玩鐵膽，甚是尋常，但均是鑌鐵或純鋼所鑄，王元霸手中所握的卻是兩枚黃澄澄的金膽，比之鐵膽固重了一倍有餘，而且大顯華貴之氣。他一見岳不群，便哈哈大笑，說道：「幸會，幸會！岳大掌門名滿武林，小老兒二十年來無日不在思念，今日來到洛陽，當真是中州武林的大喜事。」說著握住了岳不群的右手連連搖晃，喜歡之情，甚是真誠。岳不群笑道：「在下夫婦帶了徒兒出外遊歷訪友，以增見聞，第一位要拜訪的，便是中州大俠、金刀無敵王老爺子。咱們這幾十個不速之客，可來得鹵莽了。」

　　王元霸大聲道：「『金刀無敵』這四個字，在岳大掌門面前誰也不許提。誰要提到了，那不是捧我，而是損我王元霸來著。岳先生，你收容我的外孫，恩同再造，咱們華山派和金刀門從此便是一家，哥兒倆再也休分彼此。來來來，大家到我家去，不住他一年半載的，誰也不許離開洛陽一步。岳大掌門，我老兒親自給你背行李去。」

　　岳不群忙道：「這個可不敢當。」

　　王元霸回頭向身後兩個兒子道：「伯奮、仲強，快向岳師叔、岳師母叩頭。」王伯奮、王仲強齊聲答應，屈膝下拜。岳不群夫婦忙跪下還禮，說道：「咱們平輩相稱，『師叔』二字，如何克當？就從平之身上算來，咱們也是平輩。」王伯奮、王仲強二人在鄂豫一帶武林中名頭甚響，對岳不群雖然素來佩服，但向他叩頭終究不願，只是父命不可違，勉強跪倒，見岳不群夫婦叩頭還禮，心下甚喜。當下四人交拜了站起。岳不群看二人時，見兄弟倆都身材甚高，只王仲強要肥胖得多。兩人太陽穴高高鼓起，手上筋骨突出，顯然內外功造詣都甚了得。岳不群向眾弟子道：「大家過來拜見王老爺子和二位師叔。金刀門武功威震中原，咱們華山派的上代祖師，向來對金刀門便十分推崇。今後大家得王老爺子和二位師叔指點，一定大有進益。」眾弟子齊聲應道：「是！」登時在客店的大堂中跪滿了一地。王元霸笑道：「不敢當，不敢當！」王伯奮、王仲強各還了半禮。林平之站在一旁，將華山群弟子一一向外公通名。王元霸手面豪闊，早就備下每人一份四十兩銀子的見面禮，由王氏兄弟逐一分派。林平之引見到岳靈珊時，王元霸笑嘻嘻的向岳不群道：「岳老弟，你這位令愛真是一表人才，可對了婆家沒有啊？」岳不群笑道：「女孩兒年紀還小，再說，咱們學武功的人家，大姑娘家整日價也是動刀掄劍，什麼女紅烹飪可都不會，又有誰家要她這樣的野丫頭？」

　　王元霸笑道：「老弟說得太謙了，將門虎女，尋常人家的子弟自是不敢高攀的了。不過女孩兒家，學些閨門之事也是好的。」說到這裡，聲音放低了，頗為喟然。岳不群知他是想起了在湖南逝世的女兒，當即收起了笑容，應道：「是！」王元霸為人爽朗，喪女之痛，隨即克制，哈哈一笑，說道：「令愛這麼才貌雙全，要找一位少年英雄來配對兒，可還真不容易。」勞德諾到店房中扶了令狐衝出來。令狐沖腳步踉蹌，見了王元霸與王氏兄弟也不叩頭，只是深深作揖，說道：「弟子令狐沖，拜見王老爺子、兩位師叔。」

　　岳不群皺眉道：「怎麼不磕頭？」王元霸早聽得外孫稟告，知道令狐沖身上有傷，笑道：「令狐賢侄身子不適，不用多禮了。岳老弟，你華山派內功向稱五嶽劍派中第一，酒量必定驚人，我和你喝十大碗去。」說著挽了他手，走出客店。岳夫人、王伯奮、王仲強以及華山眾弟子在後相隨。一出店門，外邊車輛坐騎早已預備妥當。女眷坐車，男客乘馬，每一匹牲口都是鞍轡鮮明。自林平之去報訊到王元霸客店迎賓，還不到一個時辰，倉促之間，車馬便已齊備，單此一節，便知金刀王家在洛陽的聲勢。

　　到得王家，但見房舍高大，朱紅漆的大門，門上兩個大銅環，擦得晶光雪亮，八名壯漢垂手在大門外侍候。一進大門，只見樑上懸著一塊黑漆大匾，寫著「見義勇為」四個金字，下面落款是河南省的巡撫某人。

　　這一晚王元霸大排筵席，宴請岳不群師徒，不但廣請洛陽武林中知名之士相陪，賓客之中還有不少的士紳名流，富商大賈。令狐沖是華山派大弟子，遠來男賓之中，除岳不群外便以他居長。眾人見他衣衫襤褸，神情萎靡，均是暗暗納罕。但武林中獨特異行之士甚多，丐幫中的俠士高手便都個個穿得破破爛爛，眾賓客心想此人既是華山派首徒，自非尋常，誰也不敢瞧他不起。令狐沖坐在第二席上，由王伯奮作主人相陪。酒過三巡，王伯奮見他神情冷漠，問他三句，往往只回答一句，顯是對自己老大瞧不在眼裡，又想起先前在客店之中，這人對自己父子連頭也不曾磕一個，四十兩銀子的見面禮倒是老實不客氣的收了，不由得暗暗生氣，當下談到武功上頭，旁敲側擊，提了幾個疑難請教。令狐沖唯唯喏喏，全不置答。他倒不是對王伯奮有何惡感，只是眼見王家如此豪奢，自己一個窮小子和之相比，當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林平之一到外公家，便即換上蜀錦長袍，他本來相貌十分俊美，這一穿戴，越發顯得富貴都雅，丰神如玉。令狐沖一見之下，更不由得自慚形穢，尋思：「莫說小師妹在山上時便已和他相好，就算她始終對我如昔，跟了我這窮光蛋又有什麼出息？」他一顆心來來回回，儘是在岳靈珊身上纏繞，不論王伯奮跟他說什麼話，自然都是聽而不聞了。王伯奮在中州一帶武林之中，人人對他趨奉唯恐不及，這一晚卻連碰了令狐沖這個年輕人的幾個釘子，依著他平時心性，早就要發作，只是一來念著死去了的姊姊，二來見父親對華山派甚是尊重，當下強抑怒氣，連連向令狐沖敬酒。令狐沖酒到杯乾，不知不覺已喝了四十來杯。他本來酒量甚宏，便是百杯以上也不會醉，但此時內力已失，大大打了個折扣，兼之酒入愁腸，加倍易醉，喝到四十餘杯時已大有醺醺之意。王伯奮心想：「你這小子太也不通人情世故，我外甥是你師弟，你就該當稱我一聲師叔或是世叔。你一聲不叫，那也罷了，對我竟然不理不睬。好，今日灌醉了你，叫你在眾人之前大大出個醜。」眼見令狐沖醉眼惺忪，酒意已有八分了，王伯奮笑道：「令狐老弟華山首徒，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武功高，酒量也高。來人哪，換上大碗，給令狐少爺倒酒。」

　　王家家人轟聲答應，上來倒酒。令狐沖一生之中，人家給他斟酒，那可從未拒卻過，當下酒到碗乾，又喝了五六大碗，酒氣湧將上來，將身前的杯筷都拂到了地下。同席的人都道：「令狐少俠醉了。喝杯熱茶醒醒酒。」王伯奮笑道：「人家華山派掌門弟子，哪有這麼容易醉的？令狐老弟，干了！」又跟他斟滿了一碗酒。

　　令狐沖道：「哪……哪裡醉了？干了！」舉起酒碗，骨嘟骨嘟的喝下，倒有半碗酒倒在衣襟之上，突然間身子一晃，張嘴大嘔，腹中酒菜淋淋漓漓的吐滿了一桌。同席之人一齊驚避，王伯奮卻不住冷笑。令狐沖這麼一嘔，大廳上數百對眼光都向他射來。岳不群夫婦皺起了眉頭，心想：「這孩子便是上不得台盤，在這許多貴賓之前出醜。」

　　勞德諾和林平之同時搶過來扶住令狐沖。林平之道：「大師哥，我扶你歇歇去！」令狐沖道：「我……我沒醉，我還要喝酒，拿酒來。」林平之道：「是，是，快拿酒來。」令狐沖醉眼斜睨，道：「你……你……小林子，怎地不去陪小師妹？拉著我幹麼？」勞德諾低聲道：「大師哥，咱們歇歇去，這裡人多，別亂說話！」令狐沖怒道：「我亂說什麼了？師父派你來監視我，你……你找到了什麼憑據？」勞德諾生怕他醉後更加口不擇言，和林平之二人左右扶持，硬生生將他架入後進廂房中休息。岳不群聽到他說「師父派你來監視我，你找到了什麼憑據」這句話，饒是他修養極好，卻也忍不住變色。王元霸笑道：「岳老弟，後生家酒醉後胡言亂語，理他作甚？來來來，喝酒！」岳不群強笑道：「鄉下孩子沒見過世面，倒教王老爺子見笑了。」筵席散後，岳不群囑咐勞德諾此後不可跟隨令狐沖，只暗中留神便是。令狐沖這一醉，直到次日午後才醒，當時自己說過些什麼，卻一句話也不記得了。只覺頭痛欲裂，見自己獨睡一房，臥具甚是精潔。他踱出房來，眾師弟一個也不見，一問下人，原來是在後面講武廳上，和金刀門王家的子侄、弟子切磋武藝。令狐沖心道：「我跟他們混在一塊幹什麼？不如到外面逛逛去。」當即揚長出門。洛陽是歷代皇帝之都，規模宏偉，市肆卻不甚繁華。令狐沖識字不多，於古代史事所知有限，見到洛陽城內種種名勝古跡，茫然不明來歷，看得毫無興味。信步走進一條小巷，只見七八名無賴正在一家小酒店中賭骰子。他擠身進去，摸出王元霸昨日所給的見面禮封包，取出銀子，便和他們呼麼喝六的賭了起來。到得傍晚，在這家小酒店中喝得醺醺而歸。一連數日，他便和這群無賴賭錢喝酒，頭幾日手氣不錯，贏了幾兩，第四日上卻一敗塗地，四十幾兩銀子輸得乾乾淨淨。那些無賴便不許他再賭。令狐沖怒火上衝，只管叫酒喝，喝得幾壺，店小二道：「小伙子，你輸光了錢，這酒帳怎麼還？」令狐沖道：「欠一欠，明日來還。」店小二搖頭道：「小店本小利薄，至親好友，概不賒欠！」令狐沖大怒，喝道：「你欺侮小爺沒錢麼？」店小二笑道：「不管你是小爺、老爺，有錢便賣，無錢不賒。」

　　令狐衝回顧自身，衣衫襤褸，原不似是個有錢人模樣，除了腰間一口長劍，更無他物，當即解下劍來，往桌上一拋，說道：「給我去當鋪裡當了。」

　　一名無賴還想贏他的錢，忙道：「好！我給你去當。」捧劍而去。店小二便又端了兩壺酒上來。令狐沖喝乾了一壺，那無賴已拿了幾塊碎銀子回來，道：「一共當了三兩四錢銀子。」將銀子和當票都塞給了他。令狐沖一掂銀子，連三兩也不到，當下也不多說，又和眾無賴賭了起來。賭到傍晚，連喝酒帶輸，三兩銀子又是不知去向。令狐衝向身旁一名無賴陳歪嘴道：「借三兩銀子來，贏了加倍還你。」陳歪嘴笑道：「輸了呢？」令狐沖道：「輸了？明天還你。」陳歪嘴道：「諒你這小子家裡也沒銀子，輸了拿什麼來還？賣老婆麼？賣妹子麼？」令狐沖大怒，反手便是一記耳光，這時酒意早有了八九分，順手便將他身前的幾兩銀子都搶了過來。陳歪嘴叫道：「反了，反了！這小子是強盜。」眾無賴本是一夥，一擁而上，七八個拳頭齊往令狐沖身上招呼。令狐沖手中無劍，又是力氣全失，給幾名無賴按在地下，拳打足踢，片刻間便給打得鼻青目腫。忽聽得馬蹄聲響，有幾乘馬經過身旁，馬上有人喝道：「閃開，閃開！」揮起馬鞭，將眾無賴趕散。令狐沖俯伏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一個女子聲音突然叫道：「咦，這不是大師哥麼？」正是岳靈珊。另一人道：「我瞧瞧去！」卻是林平之。他翻身下馬，扳過令狐沖的身子，驚道：「大師哥，你怎麼啦？」令狐沖搖了搖頭，苦笑道：「喝醉啦！賭輸啦！」林平之忙將他抱起，扶上馬背。除了林平之、岳靈珊二人外，另有四乘馬，馬上騎的是王伯奮的兩個女兒和王仲強的兩個兒子，是林平之的表兄姊妹。他六人一早便出來在洛陽各處寺觀中遊玩，直到此刻才盡興而歸，哪料到竟在這小巷之中見令狐沖給人打得如此狼狽。那四人都大為訝異：「他華山派位列五嶽劍派，爺爺平日提起，好生讚揚，前數日和他們眾弟子切磋武功，也確是各有不凡功夫。這令狐沖是華山派首徒，怎地連幾個流氓地痞也打不過？」眼見他給打得鼻孔流血，又不是假的，這可真奇了？令狐衝回到王元霸府中，將養了數日，這才漸漸康復。岳不群夫婦聽說他和無賴賭博，輸了錢打架，甚是氣惱，也不來看他。到第五日上，王仲強的小兒子王家駒興沖沖的走進房來，說道：「令狐大哥，我今日給你出了一口惡氣。那日打你的七個無賴，我都已找了來，狠狠的給抽了一頓鞭子。」令狐沖對這件事其實並不介懷，淡淡的道：「那也不必了。那日是我喝醉了酒，本來是我的不是。」

　　王家駒道：「那怎麼成？你是我家的客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我金刀王家的客人，怎能在洛陽城中教人打了不找回場子？這口氣倘若不出，人家還能把我金刀王家瞧在眼裡麼？」令狐沖內心深處，對「金刀王家」本就頗有反感，又聽他左一個「金刀王家」，右一個「金刀王家」，倒似「金刀王家」乃是武林權勢熏天的大豪門一般，忍不住脫口而出：「對付幾個流氓混混，原是用得著金刀王家。」他話一出口，已然後悔，正想致歉，王家駒臉色已沉了下來，道：「令狐兄，你這是什麼話？那日若不是我和哥哥趕散了這七個流氓混混，你今日的性命還在麼？」令狐沖淡淡一笑，道：「原要多謝兩位的救命之恩。」王家駒聽他語氣，知他說的乃是反話，更加有氣，大聲道：「你是華山派掌門大弟子，連洛陽城中幾個流氓混混也對付不了，嘿嘿，旁人不知，豈不是要說你浪得虛名？」令狐沖百無聊賴，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說道：「我本就連虛名也沒有，『浪得虛名』四字，卻也談不上了。」便在這時，房門外有人說道：「兄弟，你跟令狐兄在說什麼？」門帷一掀，走進一個人來，卻是王仲強的長子王家駿。王家駒氣憤憤的道：「哥哥，我好意替他出氣，將那七個痞子找齊了，每個人都狠狠給抽了一頓鞭子，不料這位令狐大俠卻怪我多事呢。」王家駿道：「兄弟，你有所不知，適才我聽得岳師妹說道，這位令狐兄真人不露相，那日在陝西藥王廟前，以一柄長劍，只一招便刺瞎了一十五位一流高手的雙眼，當真是劍術如神，天下罕有，哈哈！」他這一笑神氣間頗為輕浮，顯然對岳靈珊之言全然不信。王家駒跟著也哈哈一笑，說道：「想來那一十五位一流高手，比之咱們洛陽城中的流氓，武藝卻還差了這麼老大一截，哈哈，哈哈！」令狐沖也不動怒，嘻嘻一笑，坐在椅上抱住了右膝，輕輕搖晃。王家駿這一次奉了伯父和父親之命，前來盤問令狐沖。王伯奮、仲強兄弟本來叫他善言套問，不可得罪了客人，但他見令狐沖神情傲慢，全不將自己兄弟瞧在眼裡，漸漸的氣往上衝，說道：「令狐兄，小弟有一事請教。」聲音說得甚響。令狐沖道：「不敢。」王家駿道：「聽平之表弟言道，我姑丈姑母逝世之時，就只令狐兄一人在他二位身畔送終。」令狐沖道：「正是。」王家駿道：「我姑丈姑母的遺言，是令狐兄帶給了我平之表弟？」令狐沖道：「不錯。」王家駿道：「那麼我姑丈的《辟邪劍譜》呢？」令狐沖一聽，霍地站起，大聲道：「你說什麼？」王家駿防他暴起動手，退了一步，道：「我姑丈有一部《辟邪劍譜》，托你交給平之表弟，怎地你至今仍未交出？」令狐沖聽他信口誣蔑，只氣得全身發抖，顫聲道：「誰……誰說有一部《辟……辟邪劍譜》，托……托……托我交給林師弟？」王家駿笑道：「倘若並無其事，你又何必作賊心虛，說起話來也是膽戰心驚？」令狐沖強抑怒氣，說道：「兩位王兄，令狐沖在府上是客，你說這等話，是令祖、令尊之意，還是兩位自己的意思？」王家駿道：「我不過隨口問問，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跟我爺爺、爹爹可全不相干。不過福州林家的辟邪劍法威震天下，武林中眾所知聞，林姑丈突然之間逝世，他隨身珍藏的《辟邪劍譜》又不知去向，我們既是至親，自不免要查問查問。」令狐沖道：「是小林子叫你問的，是不是？他自己為什麼不來問我？」王家駒嘿嘿嘿的笑了三聲，說道：「平之表弟是你師弟，他又怎敢開口問你？」令狐沖冷笑道：「既有你洛陽金刀王家撐腰，嘿嘿，你們現下可以一起逼問我啦。那麼去叫林平之來罷。」王家駿道：「閣下是我家客人，『逼問』二字，那可擔當不起。我兄弟只是心懷好奇，這麼問上一句，令狐兄肯答固然甚好，不肯答呢，我們也是無法可施。」

　　令狐沖點頭道：「我不肯答！你們無法可施，這就請罷！」王氏兄弟面面相覷，沒料到他乾淨爽快，一句話就將門封住了。王家駿咳嗽一聲，另找話頭，說道：「令狐兄，你一劍刺瞎了一十五位高手的雙眼，這手劍招如此神奇，多半是從《辟邪劍譜》中學來的罷！」

　　令狐沖大吃一驚，全身出了一陣冷汗，雙手忍不住發顫，登時心下一片雪亮：「師父、師娘和眾師弟、師妹不感激我救了他們性命，反而人人大有疑忌之意，我始終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原來他們都認定我吞沒了林震南的《辟邪劍譜》。他們既從來沒見過獨孤九劍，我又不肯洩露風太師叔傳劍的秘密，眼見我在思過崖上住了數月，突然之間，劍術大進，連劍宗封不平那樣的高手都敵我不過，若不是從《辟邪劍譜》中學到了奇妙高招，這劍法又從何處學來？風太師叔傳劍之事太過突兀，無人能料想得到，而林震南夫婦逝世之時又只我一人在側，人人自然都會猜想，那部武林高手大生覬覦之心的《辟邪劍譜》，必定是落入了我的手中。旁人這般猜想，並不希奇。但師父師母撫養我長大，師妹和我情若兄妹，我令狐沖是何等樣人，居然也信我不過？嘿嘿，可真將人瞧得小了！」思念及此，臉上自然而然露出了憤慨不平之意。王家駒甚為得意，微笑道：「我這句話猜對了，是不是？那《辟邪劍譜》呢？我們也不想瞧你的，只是物歸原主，你將劍譜還了給林家表弟，也就是啦。」令狐沖搖頭道：「我從來沒見過什麼《辟邪劍譜》。林總鏢頭夫婦曾先後為青城派和塞北明駝木高峰所擒，他身上倘若有什麼劍譜，旁人早已搜了出來。」王家駿道：「照啊，那《辟邪劍譜》何等寶貴，我姑丈姑母怎會隨身攜帶？自然是藏在一個萬分隱秘的所在。他們臨死之時，這才請你轉告平之表弟，哪知道……哪知道……嘿嘿！」王家駒道：「哪知道你悄悄去找了出來，就此吞沒！」令狐衝越聽越怒，本來不願多辯，但此事關連太過重大，不能蒙此污名，說道：「林總鏢頭要是真有這麼一部神妙劍譜，他自己該當無敵於世了，怎麼連幾個青城派的弟子也敵不過，竟然為他們所擒？」王家駒道：「這個……這個……」一時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王家駿卻能言善辯，說道：「天下之事，無獨有偶。令狐兄學會了辟邪劍法，劍術通神，可是連幾個流氓地痞也敵不過，竟然為他們所擒，那是什麼緣故？哈哈，這叫做真人不露相。可惜哪，令狐兄，你做得未免也太過份了些，堂堂華山派掌門大弟子，給洛陽城幾個流氓打得毫無招架之力。這番做作，任誰也難以相信。既是絕不可信，其中自然有詐。令狐兄，我勸你還是認了罷！」

　　按著令狐沖平日的性子，早就反唇相譏，只是此事太也湊巧，自己身處嫌疑之地，什麼「金刀王家」，什麼王氏兄弟，他半點也沒放在心上，卻不能讓師父、師娘、師妹三人對自己起了疑忌之心，當即莊容說道：「令狐沖生平從未見過什麼《辟邪劍譜》。福州林總鏢頭的遺言，我也已一字不漏的傳給了林師弟知曉。令狐沖若有欺騙隱瞞之事，罪該萬死，不容於天地之間。」說著叉手而立，神色凜然。

　　王家駿微笑道：「這等關涉武林秘笈的大事，假使隨口發了一個誓，便能混蒙了過去，令狐兄未免把天下人都當作傻子啦。」令狐沖強忍怒氣，道：「依你說該當如何？」王家駒道：「我兄弟斗膽，要在令狐兄身邊搜上一搜。」他頓了一頓，笑嘻嘻的道：「就算那日令狐兄給那七個流氓擒住了，動彈不得，他們也會在你身上裡裡外外的大搜一陣。」令狐沖冷笑道：「你們要在我身上搜檢，哼，當我令狐沖是個賊麼？」王家駿道：「不敢！令狐兄既說未取《辟邪劍譜》，又何必怕人搜檢？搜上一搜，倘若身上並無劍譜，從此洗脫了嫌疑，豈不是好？」令狐沖點頭道：「好！你去叫林師弟和岳師妹來，好讓他二人作個證人。」王家駿生怕自己一走開，兄弟落了單，立刻便被令狐沖所乘，若二人同去，他自然會將《辟邪劍譜》收了起來，再也搜檢不到，說道：「要搜便搜，令狐兄若不是心虛，又何必這般諸多推搪？」令狐沖心想：「我容你們搜查身子，只不過要在師父、師娘、師妹三人面前證明自己清白，你二人信得過我也好，信不過也好，令狐沖理會作甚？小師妹若不在場，豈容你二人的獸爪子碰一碰我身子？」當下緩緩搖頭，說道：「憑你二位，只怕還不配搜我！」王氏兄弟越是見他不讓搜檢，越認定他身上藏了《辟邪劍譜》，一來要在伯父與父親面前領功，二來素聞辟邪劍法好生厲害，這劍譜既是自己兄弟搜查出來，林表弟不能不借給自己兄弟閱看。王家駿日前眼見他給幾個無賴按在地下毆打，無力抗拒，料想他只不過劍法了得，拳腳功夫卻甚平常，此刻他手中無劍，正好乘機動手，當下向兄弟使個眼色，說道：「令狐兄，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大家破了臉，卻沒什麼好看。」兩兄弟說著便逼將過來。

　　王家駒挺起胸膛，直撞過去。令狐沖伸手一擋。王家駒大聲道：「啊喲，你打人麼？」刁住他手腕，往下便是一壓。他想令狐沖是華山派首徒，終究不可小覷了，這一刁一壓，使上了家傳的擒拿手法，更運上了十成力道。

　　令狐沖臨敵應變經驗極是豐富，眼見他挺胸上前，便知他不懷好意，右手這一擋，原是藏了不少後著，給對方刁住了手腕，本當轉臂斜切，轉守為攻，豈知自己內力全失之後，雖然照式轉臂，卻發不出半點力通，只聽得喀喇一聲響，右臂關節一麻，手肘已然被他壓斷，這才覺得徹骨之痛。王家駒下手極是狠辣，一壓斷令狐沖右臂，跟著一抓一扭，將他左臂齊肩的關節扭脫了臼，說道：「哥哥，快搜！」王家駿伸出左腿，攔在令狐沖雙腿之前，防他飛腿傷人，伸手到他懷中，將各種零星物事一件件掏了出來，突然摸到一本薄薄的書冊，當即取出。二人同聲歡叫：「在這裡啦，在這裡啦，搜到了林姑丈的《辟邪劍譜》！」

　　王氏兄弟忙不迭的揭開那本冊子，只見第一頁上寫著「笑傲江湖之曲」六個篆字。王氏兄弟只粗通文墨，這六個字如是楷書，倒也認得，既作篆體，那便一個也不識得了。再翻過一頁，但見一個個均是奇文怪字，他二人不知這是琴簫曲譜，心中既已認定是《辟邪劍譜》，自是更無懷疑，齊聲大叫：「《辟邪劍譜》，《辟邪劍譜》！」

　　王家駿道：「給爹爹瞧去。」拿了那部琴簫曲譜，急奔出房。王家駒在令狐沖腰裡重重踢了一腳，罵道：「不要臉的小賊！」又在他臉上吐了一口唾沫。

　　令狐沖初時氣得幾乎胸膛也要炸了，但轉念一想：「這兩個小子無知無識，他祖父和父親卻不致如此粗鄙，待會得知這是琴譜簫譜，非來向我陪罪不可。」只是雙臂脫臼，一陣陣疼痛難當，又想：「我內功全失，遇到街上的流氓無賴也毫無抵抗之力，已成廢人一個，活在世上，更有何用？」他躺在床上，額頭不住冒汗，傷心之際，忍不住眼淚撲簌簌的流下，但想王氏兄弟定然轉眼便回，不可示弱於人，當即拭乾了眼淚。過了好一會，只聽得腳步聲響，王氏兄弟快步回來。王家駿冷笑道：「去見我爺爺。」

　　令狐沖怒道：「不去！你爺爺不來向我賠罪，我去見他幹麼？」王氏兄弟哈哈大笑。王家駒道：「我爺爺向你這小賊賠罪？發你的春秋大夢了！去，去！」兩人抓住令狐沖腰間衣服，將他從床上提了起來，走出房外。令狐沖罵道：「金刀王家還自誇俠義道呢，卻如此狂妄欺人，當真卑鄙之極。」王家駿反手一掌，打得他滿口是血。

　　令狐沖仍是罵聲不絕，給王氏兄弟提到後面花廳之中。只見岳不群夫婦和王元霸分賓主而坐，王伯奮、仲強二人坐在王元霸下首。令狐沖兀自大罵：「金刀王家，卑鄙無恥，武林中從未見過這等污穢骯髒的人家！」

　　岳不群臉一沉喝道：「沖兒，住口！」

　　令狐沖聽到師父喝斥，這才止聲不罵，向著王元霸怒目而視。

　　王元霸手中拿著那部琴簫曲譜，淡淡的道：「令狐賢侄，這部《辟邪劍譜》，你是從何處得來的？」

　　令狐沖仰天大笑，笑聲半晌不止。岳不群斥道：「沖兒，尊長問你，便當據實稟告，何以膽敢如此無禮？什麼規矩？」令狐沖道：「師父，弟子重傷之後，全身無力，你瞧這兩個小子怎生對付我，嘿嘿，這是江湖上待客的規矩嗎？」王仲強道：「倘若是朋友佳客，我們王家說什麼也不敢得罪。但你負人所托，將這部《辟邪劍譜》據為己有，這是盜賊之行，我洛陽金刀王家是清白人家，豈能再當他是朋友？」令狐沖道：「你祖孫三代，口口聲聲的說這是《辟邪劍譜》。你們見過《辟邪劍譜》沒有？怎知這便是《辟邪劍譜》？」王仲強一怔，道：「這部冊子從你身上搜了出來，岳師兄又說這不是華山派的武功書譜，卻不是《辟邪劍譜》是什麼？」令狐沖氣極反笑，說道：「你既說是《辟邪劍譜》，便算是《辟邪劍譜》好了。但願你金刀王家依樣照式，練成天下無敵的劍法，從此洛陽王家在武林中號稱刀劍雙絕，哈哈，哈哈！」王元霸道：「令狐賢侄，小孫一時得罪，你也不必介意。人孰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你既把劍譜交了出來，衝著你師父的面子，咱們還能追究麼？這件事，大家此後誰也別提。我先給你接上了手膀再說。」說著下座走向令狐沖，伸手去抓他左掌。令狐沖退後兩步，厲聲道：「且慢！令狐沖可不受你買好。」王元霸愕然道：「我向你買什麼好？」

　　令狐沖怒道：「我令狐沖又不是木頭人，我的手臂你們愛折便折，愛接便接！」向左兩步，走到岳夫人面前，叫道：「師娘！」岳夫人歎了口氣，將他雙臂被扭脫的關節都給接上了。令狐沖道：「師娘，這明明是一本七絃琴的琴譜，洞簫的簫譜，他王家目不識丁，硬說是《辟邪劍譜》，天下居然有這等大笑話。」岳夫人道：「王老爺子，這本譜兒，給我瞧瞧成不成？」王元霸道：「岳夫人請看。」將曲譜遞了過去。岳夫人翻了幾頁，也是不明所以，說道：「琴譜簫譜我是不懂，劍譜卻曾見過一些，這部冊子卻不像是劍譜。王老爺子，府上可有什麼人會奏琴吹簫？不妨請他來看看，便知端的。」

　　王元霸心下猶豫，只怕這真是琴譜簫譜，這個人可丟得夠瞧的，一時沉吟不答。王家駒卻是個草包，大聲道：「爺爺，咱們帳房裡的易師爺會吹簫，去叫他來瞧瞧便是。這明明是《辟邪劍譜》，怎麼會是什麼琴譜簫譜？」王元霸道：「武學秘笈的種類極多，有人為了守秘，怕人偷窺，故意將武功圖譜寫成曲譜模樣，那也是有的。這並不足為奇。」岳夫人道：「府上既有一位師爺會得吹簫，那麼這到底是劍譜，還是簫譜，請他來一看便知。」王元霸無奈，只得命王家駒去請易師爺來。那易師爺是個瘦瘦小小、五十來歲的漢子，頦下留著一部稀稀疏疏的鬍子，衣履甚是整潔。王元霸道：「易師爺，請你瞧瞧，這是不是尋常的琴譜簫譜？」

　　易師爺打開琴譜，看了幾頁，搖頭道：「這個，晚生可不大憧了。」再看到後面的簫譜時，雙目登時一亮，口中低聲哼了起來，左手兩根手指不住在桌上輕打節拍。哼了一會，卻又搖頭，道：「不對，不對！」跟著又哼了下去，突然之間，聲音拔高，忽又變啞，皺起了眉頭，道：「世上決無此事，這個……這個……晚生實在難以明白。」

　　王元霸臉有喜色，問道：「這部書中是否大有可疑之處？是否與尋常簫譜大不相同？」

　　易師爺指著簫譜，說道：「東翁請看，此處宮調，突轉變微，實在大違樂理，而且簫中也吹不出來。這裡忽然又轉為角調，再轉羽調，那也是從所未見的曲調。洞簫之中，無論如何是奏不出這等曲子的。」

　　令狐沖冷笑道：「是你不會吹，未見得別人也不會吹奏！」易師爺點頭道：「那也說得是，不過世上如果當真有人能吹奏這樣的調子，晚生佩服得五體投地，佩服得五體投地！除非是……除非是東城……」

　　王元霸打斷他話頭，問道：「你說這不是尋常的簫譜？其中有些調子，壓根兒無法在簫中吹奏出來？」

　　易師爺點頭道：「是啊，大非尋常，大非尋常，晚生是決計吹不出。除非是東城……」

　　岳夫人問道：「東城有哪一位名師高手，能夠吹這曲譜？」易師爺道：「這個……晚生可也不能擔保，只是……只是東城的綠竹翁，他既會撫琴，又會吹簫，或許能吹得出也不一定。他吹奏的洞簫，可比晚生要高明的多，實在是高明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語，不可同日而語。」

　　王元霸道：「既然不是尋常簫譜，這中間當然大有文章了。」

　　王伯奮在旁一直靜聽不語，忽然插口道：「爹，鄭州八卦刀的那套四門六合刀法，不也是記在一部曲譜之中麼？」王元霸一怔，隨即會意，知道兒子是在信口開河，鄭州八卦刀的掌門人莫星與洛陽金刀王家是數代姻親，他八卦刀門中可並沒什麼四門六合刀法，但料想華山派只是專研劍法，別派中有沒有這樣一種刀法，岳不群縱然淵博，也未必盡曉，當即點頭道：「不錯，不錯，幾年前莫親家還提起過這件事。曲譜中記以刀法劍法，那是常有之事，一點也不足為奇。」令狐沖冷笑道：「既然不足為奇，那麼請教王老爺子，這兩部曲譜中所記的劍法，卻是怎麼一副樣子。」王元霸長歎一聲，說道：「這個……唉，我女婿既已逝世，這曲譜中的秘奧，世上除了老弟一人之外，只怕再也沒第二人明白了。」令狐沖若要辯白，原可說明《笑傲江湖》一曲的來歷，但這一來可牽涉重大，不得不說到衡山派莫大先生如何殺死大嵩陽手費彬，師父知道此曲與魔教長老曲洋有關，勢必將之毀去，那麼自己受人所托，便不能忠人之事了，當下強忍怒氣，說道：「這位易師爺說道，東城有一位綠竹翁精於音律，何不拿這曲譜去請他品評一番。」

　　王元霸搖頭道：「這綠竹翁為人古怪之極，瘋瘋癲癲的，這種人的話，怎能信得？」

　　岳夫人道：「此事終須問個水落石出，沖兒是我們弟子，平之也是我們弟子，我們不能有所偏袒，到底誰是誰非，不妨去請那綠竹翁評評這個道理。」她不便說這是令狐沖和金刀王家的爭執，而將爭端的一造換作了林平之，又道：「易師爺，煩你派人用轎子去接了這位綠竹翁來如何？」

　　易師爺道：「這老人家脾氣古怪得緊，別人有事求他，倘若他不願過問的，便是上門磕頭，也休想他理睬，但如他要插手，便推也推不開。」岳夫人點頭道：「這倒是我輩中人，想來這位綠竹翁是武林中的前輩了。師哥，咱們可孤陋寡聞得緊。」王元霸笑道：「那綠竹翁是個篾匠，只會編竹籃，打篾席，哪裡是武林中人了？只是他彈得好琴，吹得好簫，又會畫竹，很多人出錢來買他的畫兒，算是個附庸風雅的老匠人，因此地方上對他倒也有幾分看重。」

　　岳夫人道：「如此人物，來到洛陽可不能不見。王老爺子，便請勞動你的大駕，咱們同去拜訪一下這位風雅的篾匠如何？」眼見岳夫人之意甚堅，王元霸不能不允，只得帶同兒孫，和岳不群夫婦、令狐沖、林平之、岳靈珊等人同赴東城。易師爺在前領路，經過幾條小街，來到一條窄窄的巷子之中。巷子盡頭，好大一片綠竹叢，迎風搖曳，雅致天然。眾人剛踏進巷子，便聽得琴韻丁冬，有人正在撫琴，小巷中一片清涼寧靜，和外面的洛陽城宛然是兩個世界。岳夫人低聲道：「這位綠竹翁好會享清福啊！」

　　便在此時，錚的一聲，一根琴弦忽爾斷絕，琴聲也便止歇。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貴客枉顧蝸居，不知有何見教。」易師爺道：「竹翁，有一本奇怪的琴譜簫譜，要請你老人家的法眼鑒定鑒定。」綠竹翁道：「有琴譜簫譜要我鑒定？嘿嘿，可太瞧得起老篾匠啦。」

　　易師爺還未答話，王家駒搶著朗聲說道：「金刀王家王老爺子過訪。」他抬了爺爺的招牌出來，料想爺爺是洛陽城中響噹噹的腳色，一個老篾匠非立即出來迎接不可。哪知綠竹翁冷笑道：「哼，金刀銀刀，不如我老篾匠的爛鐵刀有用。老篾匠不去拜訪王老爺，王老爺也不用來拜訪老篾匠。」王家駒大怒，大聲道：「爺爺，這老篾匠是個不明事理的渾人，見他作甚？咱們不如回去罷！」岳夫人道：「既然來了，請綠竹翁瞧瞧這部琴譜簫譜，卻也不妨。」王元霸「嘿」了一聲，將曲譜遞給易師爺。易師爺接過，走入了綠竹叢中。只聽綠竹翁道：「好，你放下罷！」易師爺道：「請問竹翁，這真的是曲譜，還是什麼武功秘訣，故意寫成了曲譜模樣？」綠竹翁道：「武功秘訣？虧你想得出！這當然是琴譜了！嗯。」接著只聽得琴聲響起，幽雅動聽。

　　令狐沖聽了片刻，記得這正是當日劉正風所奏的曲子，人亡曲在，不禁淒然。彈不多久，突然間琴音高了上去，越響越高，聲音尖銳之極，錚的一聲響，斷了一根琴弦，再高了幾個音，錚的一聲，琴弦又斷了一根。綠竹翁「咦」的一聲，道：「這琴譜好生古怪，令人難以明白。」

　　王元霸祖孫五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臉上均有得色。只聽綠竹翁道：「我試試這簫譜。」跟著簫聲便從綠竹叢中傳了出來，初時悠揚動聽，情致纏綿，但後來簫聲愈轉愈低，幾不可聞，再吹得幾個音，簫聲便即啞了，波波波的十分難聽。綠竹翁歎了口氣，說道：「易老弟，你是會吹簫的，這樣的低音如何能吹奏出來？這琴譜、簫譜未必是假，但撰曲之人卻在故弄玄虛，跟人開玩笑。你且回去，讓我仔細推敲推敲。」易師爺道：「是。」從綠竹叢中退了出來。王仲強道：「那劍譜呢？」易師爺道：「劍譜？啊！綠竹翁要留著，說是要仔細推敲推敲。」王仲強急道：「快去拿回來，這是珍貴無比的劍譜，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要搶奪，如何能留在不相干之人手中？」易師爺應道：「是！」正要轉身再入竹叢，忽聽得綠竹翁叫道：「姑姑，怎麼你出來了？」王元霸低聲問道：「綠竹翁多大年紀？」易師爺道：「七十幾歲，快八十了罷！」眾人心想：「一個八十老翁居然還有姑姑，這位老婆婆怕沒一百多歲？」

　　只聽得一個女子低低應了一聲。綠竹翁道：「姑姑請看，這部琴譜可有些古怪。」那女子又嗯了一聲，琴音響起，調了調弦，停了一會，似是在將斷了的琴弦換去，又調了調弦，便奏了起來。初時所奏和綠竹翁相同，到後來越轉越高，那琴韻竟然履險如夷，舉重若輕，毫不費力的便轉了上去。令狐沖又驚又喜，依稀記得便是那天晚上所聽到曲洋所奏的琴韻。這一曲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溫柔雅致，令狐沖雖不明樂理，但覺這位婆婆所奏，和曲洋所奏的曲調雖同，意趣卻大有差別。這婆婆所奏的曲調平和中正，令人聽著只覺音樂之美，卻無曲洋所奏熱血如沸的激奮。奏了良久，琴韻漸緩，似乎樂音在不住遠去，倒像奏琴之人走出了數十丈之遙，又走到數里之外，細微幾不可再聞。

　　琴音似止未止之際，卻有一二下極低極細的簫聲在琴音旁響了起來。迴旋婉轉，簫聲漸響，恰似吹簫人一面吹，一面慢慢走近，簫聲清麗，忽高忽低，忽輕忽響，低到極處之際，幾個盤旋之後，又再低沉下去，雖極低極細，每個音節仍清晰可聞。漸漸低音中偶有珠玉跳躍，清脆短促，此伏彼起，繁音漸增，先如鳴泉飛濺，繼而如群卉爭艷，花團錦簇，更夾著間關鳥語，彼鳴我和，漸漸的百鳥離去，春殘花落，但聞雨聲蕭蕭，一片淒涼肅殺之象，細雨綿綿，若有若無，終於萬籟俱寂。簫聲停頓良久，眾人這才如夢初醒。王元霸、岳不群等雖都不懂音律，卻也不禁心馳神醉。易師爺更是猶如喪魂落魄一般。岳夫人歎了一口氣，衷心讚佩，道：「佩服，佩服！沖兒，這是什麼曲子？」令狐沖道：「這叫做《笑傲江湖之曲》，這位婆婆當真神乎其技，難得是琴簫盡皆精通。」岳夫人道：「這曲子譜得固然奇妙，但也須有這位婆婆那樣的琴簫絕技，才奏得出來。如此美妙的音樂，想來你也是生平首次聽見。」令狐沖道：「不！弟子當日所聞，卻比今日更為精彩。」岳夫人奇道：「那怎麼會？難道世上更有比這位婆婆撫琴吹簫還要高明之人？」令狐沖道：「比這位婆婆更加高明，倒不見得。只不過弟子聽到的是兩個人琴簫合奏，一人撫琴，一人吹簫，奏的便是這《笑傲江湖之曲》……」

　　他這句話未說完，綠竹叢中傳出錚錚錚三響琴音，那婆婆的語音極低極低，隱隱約約的似乎聽得她說：「琴簫合奏，世上哪裡去找這一個人去？」

　　只聽綠竹翁朗聲道：「易師爺，這確是琴譜簫譜，我姑姑適才奏過了，你拿回去罷！」易師爺應道：「是！」走入竹叢，雙手捧著曲譜出來。綠竹翁又道：「這曲譜中所記樂曲之妙，世上罕有，此乃神物，不可落入俗人手中。你不會吹奏，千萬不得癡心妄想的硬學，否則於你無益有損。」易師爺道：「是，是！在下萬萬不敢！」將曲譜交給王元霸。王元霸親耳聽了琴韻簫聲，知道更無虛假，當即將曲譜還給令狐沖，訕訕的道：「令狐賢侄，這可得罪了！」令狐沖冷笑一聲接過，待要說幾句譏刺的言語，岳夫人向他搖了搖頭，令狐沖便忍住不說。王元霸祖孫五人面目無光，首先離去。岳不群等跟著也去。

　　令狐沖卻捧著曲譜，呆呆的站著不動。

　　岳夫人道：「沖兒，你不回去嗎？」令狐沖道：「弟子多耽一會便回去。」岳夫人道：「早些回去休息。你手臂剛脫過臼，不可使力。」令狐沖應道：「是。」

　　一行人去後，小巷中靜悄悄地一無聲息，偶然間風動竹葉，發出沙沙之聲。令狐沖看著手中那部曲譜，想起那日深夜劉正風和曲洋琴簫合奏，他二人得遇知音，創了這部神妙的曲譜出來。綠竹叢中這位婆婆雖能撫琴吹簫，曲盡其妙，可惜她只能分別吹奏，那綠竹翁便不能和她合奏，只怕這琴簫合奏的《笑傲江湖之曲》從此便音斷響絕，更無第二次得聞了。又想：「劉正風師叔和曲長老，一是正派高手，一是魔教長老，兩人一正一邪，勢如水火，但論到音韻，卻心意相通，結成知交，合創了這曲神妙絕倫的《笑傲江湖》出來。他二人攜手同死之時，顯是心中絕無遺憾，遠勝於我孤零零的在這世上，為師父所疑，為師妹所棄，而一個敬我愛我的師弟，卻又為我親手所殺。」不由得悲從中來，眼淚一滴滴的落在曲譜之上，忍不住哽咽出聲。

　　綠竹翁的聲音又從竹叢中傳了出來：「這位朋友，為何哭泣？」令狐沖道：「晚輩自傷身世，又想起撰作此曲的兩位前輩之死，不禁失態，打擾老先生了。」說著轉身便行。綠竹翁道：「小朋友，我有幾句話請教，請進來談談如何？」令狐沖適才聽他對王元霸說話時傲慢無禮，不料對自己一個無名小卒卻這等客氣，倒大出意料之外，便道：「不敢，前輩有何垂詢，晚輩自當奉告。」緩步走進竹林。只見前面有五間小舍，左二右三，均以粗竹子架成。一個老翁從右邊小舍中走出來，笑道：「小朋友，請進來喝茶。」令狐沖見這綠竹翁身子略形佝僂，頭頂稀稀疏疏的已無多少頭髮，大手大腳，精神卻十分矍鑠，當即躬身行禮，道：「晚輩令狐沖，拜見前輩。」

　　綠竹翁呵呵笑道：「老朽不過癡長幾歲，不用多禮，請進來，請進來！」令狐沖隨著他走進小舍，見桌椅幾榻，無一而非竹製，牆上懸著一幅墨竹，筆勢縱橫，墨跡淋漓，頗有森森之意。桌上放著一具瑤琴，一管洞簫。

　　綠竹翁從一把陶茶壺中倒出一碗碧綠清茶，說道：「請用茶。」令狐沖雙手接過，躬身謝了。綠竹翁道：「小朋友，這部曲譜，不知你從何處得來，是否可以見告？」令狐沖一怔，心想這部曲譜的來歷之中包含著許多隱秘，是以連師父、師娘也未稟告。但當日劉正風和曲洋將曲譜交給自己，用意是要使此曲傳之後世，不致湮沒，這綠竹翁和他姑姑妙解音律，他姑姑更將這一曲奏得如此神韻俱顯，他二人年紀雖老，可是除了他二人之外，世上又哪裡再找得到第三個人來傳授此曲？就算世上另有精通音律的解人，自己命不久長，未必能有機緣遇到。他微一沉吟，便道：「撰寫此曲的兩位前輩，一位精於撫琴，一位善於吹簫，這二人結成知交，共撰此曲，可惜遭逢大難，同時逝世。二位前輩臨死之時，將此曲交於弟子，命弟子訪覓傳人，免使此曲湮沒無聞。」頓了一頓，又道：「適才弟子得聆前輩這位姑姑的琴簫妙技，深慶此曲已逢真主，便請前輩將此曲譜收下，奉交婆婆，弟子得以不負撰作此曲者的付託，完償了一番心願。」說著雙手恭恭敬敬的將曲譜呈上。

　　綠竹翁卻不便接，說道：「我得先行請示姑姑，不知她肯不肯收。」只聽得左邊小舍中傳來那位婆婆的聲音道：「令狐先生高義，慨以妙曲見惠，咱們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不知那兩位撰曲前輩的大名，可能見告否？」聲音卻也並不如何蒼老。令狐沖道：「前輩垂詢，自當稟告。撰曲的兩位前輩，一位是劉正風劉師叔，一位是曲洋曲長老。」那婆婆「啊」的一聲，顯得十分驚異，說道：「原來是他二人。」

　　令狐沖道：「前輩認得劉曲二位麼？」那婆婆並不逕答，沉吟半晌，說道：「劉正風是衡山派中高手，曲洋卻是魔教長老，雙方乃是世仇，如何會合撰此曲？此中原因，令人好生難以索解。」

　　令狐沖雖未見過那婆婆之面，但聽了她彈琴吹簫之後，只覺她是個又清雅又慈和的前輩高人，決計不會欺騙出賣了自己，聽她言及劉曲來歷，顯是武林同道，當即源源本本的將劉正風如何金盆洗手，嵩山派左盟主如何下旗令阻止，劉曲二人如何中了嵩山派高手的掌力，如何荒郊合奏，二人臨死時如何委託自己尋覓知音傳曲等情，一一照實說了，只略去了莫大先生殺死費彬一節。那婆婆一言不發的傾聽。令狐沖說完，那婆婆問道：「這明明是曲譜，那金刀王元霸卻何以說是武功秘笈？」

　　令狐沖當下又將林震南夫婦如何為青城派及木高峰所傷，如何請其轉囑林平之，王氏兄弟如何起疑等情說了。那婆婆道：「原來如此。」她頓了一頓，說道：「此中情由，你只消跟你師父、師娘說了，豈不免去許多無謂的疑忌？我是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何以你反而對我直言無隱？」令狐沖道：「弟子自己也不明白其中原因。想是聽了前輩雅奏之後，對前輩高風大為傾慕，更無絲毫猜疑之意。」那婆婆道：「那麼你對你師父師娘，反而有猜疑之意麼？」令狐沖心中一驚，道：「弟子萬萬不敢。只是……恩師心中，對弟子卻大有疑意，唉，這也怪恩師不得。」那婆婆道：「我聽你說話，中氣大是不足，少年人不該如此，卻是何故？最近是生了大病呢，還是曾受重傷？」令狐沖道：「是受了極重的內傷。」那婆婆道：「竹賢侄，你帶這位少年到我窗下，待我搭一搭脈。」綠竹翁道：「是。」引令狐沖走到左邊小舍窗邊，命他將左手從細竹窗簾下伸將進去。那竹簾之內，又障了一層輕紗，令狐沖只隱隱約約的見到有個人影，五官面貌卻一點也無法見到，只覺有三根冷冰冰的手指搭上了自己腕脈。那婆婆只搭得片刻，便驚「噫」了一聲，道：「奇怪之極！」過了半晌，才道：「請換右手。」她搭完兩手脈搏後，良久無語。令狐沖微微一笑，說道：「前輩不必為弟子生死擔憂。弟子自知命不久長，一切早已置之度外。」那婆婆道：「你何以自知命不久長？」令狐沖道：「弟子誤殺師弟，遺失了師門的《紫霞秘笈》，我只盼早日找回秘笈，繳奉師父，便當自殺以謝師弟。」那婆婆道：「《紫霞秘笈》？那也未必是什麼了不起的物事。你又怎地誤殺了師弟？」令狐沖當下又將桃谷六仙如何為自己治傷，如何六道真氣在體內交戰，如何師妹盜了師門秘笈來為自己治傷，如何自己拒絕而師弟陸大有強自誦讀，如何自己將之點倒，如何下手太重而致其死命等情一一說了。那婆婆聽完，說道：「你師弟不是你殺的。」令狐沖吃了一驚，道：「不是我殺的？」那婆婆道：「你真氣不純，點那兩個穴道，決計殺不了他。你師弟是旁人殺的。」令狐沖喃喃的道：「那是誰殺了陸師弟？」那婆婆道：「偷盜秘笈之人，雖然不一定便是害你師弟之人，但兩者多少會有些牽連。」令狐沖吁了口長氣，胸口登時移去了一塊大石。他當時原也已經想到，自己輕輕點了陸大有兩處穴道，怎能制其死命？只是內心深處隱隱覺得，就算陸大有不是自己點死，卻也是為了自己而死，男子漢大丈夫豈可推卸罪責，尋些借口來為自己開脫？這些日子來岳靈珊和林平之親密異常，他傷心失望之餘，早感全無生趣，一心只往一個「死」字上去想，此刻經那婆婆一提，立時心生莫大憤慨：「報仇！報仇！必當替陸師弟報仇！」那婆婆又道：「你說體內有六道真氣相互交迸，可是我覺你脈象之中，卻有八道真氣，那是何故？」令狐沖哈哈大笑，將不戒和尚替自己治病的情由說了。

　　那婆婆微微一笑，說道：「閣下性情開朗，脈息雖亂，並無衰歇之象。我再彈琴一曲，請閣下品評如何？」令狐沖道：「前輩眷顧，弟子衷心銘感。」

　　那婆婆嗯了一聲，琴韻又再響起。這一次的曲調卻是柔和之至，宛如一人輕輕歎息，又似是朝露暗潤花瓣，曉風低拂柳梢。令狐沖聽不多時，眼皮便越來越沉重，心中只道：「睡不得，我在聆聽前輩的撫琴，倘若睡著了，豈非大大的不敬？」但雖竭力凝神，卻終是難以抗拒睡魔，不久眼皮合攏，再也睜不開來，身子軟倒在地，便即睡著了。睡夢之中，仍隱隱約約聽到柔和的琴聲，似有一隻溫柔的手在撫摸自己頭髮，像是回到了童年，在師娘的懷抱之中，受她親熱憐惜一般。過了良久良久，琴聲止歇，令狐沖便即驚醒，忙爬起身來，不禁大是慚愧，說道：「弟子該死，不專心聆聽前輩雅奏，卻竟爾睡著了，當真好生惶恐。」

　　那婆婆道：「你不用自責。我適才奏曲，原有催眠之意，盼能為你調理體內真氣。你倒試自運內息，煩惡之情，可減少了些麼？」令狐沖大喜，道：「多謝前輩。」當即盤膝坐在地下，潛運內息，只覺那八股真氣仍是相互衝突，但以前那股胸口立時熱血上湧、便欲嘔吐的情景卻已大減，可是只運得片刻，又已頭暈腦脹，身子一側，倒在地下。綠竹翁忙趨前扶起，將他扶入房中。

　　那婆婆道：「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師功力深厚，所種下的真氣，非我淺薄琴音所能調理，反令閣下多受痛楚，甚是過意不去。」令狐沖忙道：「前輩說哪裡話來？得聞此曲，弟子已大為受益。綠竹翁提起筆來，在硯池中蘸了些墨，在紙上寫道：「懇請傳授此曲，終身受益。」令狐沖登時省悟，說道：「弟子斗膽求請前輩傳授此曲，以便弟子自行慢慢調理。」綠竹翁臉現喜色，連連點頭。那婆婆並不即答，過了片刻，才道：「你琴藝如何？可否撫奏一曲？」令狐沖臉上一紅，說道：「弟子從未學過，一竅不通，要從前輩學此高深琴技，實深冒昧，還請恕過弟子狂妄。」當下向綠竹翁長揖到地，說道：「弟子這便告辭。」那婆婆道：「閣下慢走。承你慨贈妙曲，愧無以報，閣下傷重難愈，亦令人思之不安。竹侄，你明日以奏琴之法傳授令狐沖君，倘若他有耐心，能在洛陽久耽，那麼……那麼我這一曲《清心普善咒》，便傳了給他，亦自不妨。」最後兩句話語聲細微，幾不可聞。次日清晨，令狐沖便來小巷竹舍中學琴。綠竹翁取出一張焦尾桐琴，授以音律，說道：「樂律十二律，是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此是自古已有，據說當年黃帝命伶倫為律，聞鳳凰之鳴而制十二律。瑤琴七弦，具宮、商、角、微、羽五音，一弦為黃鐘，三弦為宮調。五調為慢角、清商、宮調、慢宮、及蕤賓調。」當下依次詳加解釋。

　　令狐沖雖於音律一竅不通，但天資聰明，一點便透。綠竹翁甚是喜歡，當即授以指法，教他試奏一曲極短的《碧霄吟》。令狐沖學得幾遍，彈奏出來，雖有數音不準，指法生澀，卻洋洋然頗有青天一碧、萬里無雲的空闊氣象。一曲既終，那婆婆在隔捨聽了，輕歎一聲，道：「令狐少君，你學琴如此聰明，多半不久便能學《清心普善咒》了。」綠竹翁道：「姑姑，令狐兄弟今日初學，但彈奏這曲《碧霄吟》，琴中意像已比侄兒為高。琴為心聲，想是因他胸襟豁達之故。」令狐沖謙謝道：「前輩過獎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弟子才能如前輩這般彈奏那《笑傲江湖之曲》。」那婆婆失聲道：「你……你也想彈奏那《笑傲江湖之曲》麼？」令狐沖臉上一紅，道：「弟子昨日聽得前輩琴簫雅奏，心下甚是羨慕，那當然是癡心妄想，連綠竹前輩尚且不能彈奏，弟子又哪裡夠得上？」那婆婆不語，過了半晌，低聲道：「倘若你能彈琴，自是大佳……」語音漸低，隨後是輕輕的一聲歎息。如此一連二十餘日，令狐沖一早便到小巷竹舍中來學琴，直至傍晚始歸，中飯也在綠竹翁處吃，雖是青菜豆腐，卻比王家的大魚大肉吃得更有滋味，更妙在每餐都有好酒。綠竹翁酒量雖不甚高，備的酒卻是上佳精品。他於酒道所知極多，於天下美酒不但深明來歷，而且年份產地，一嘗即辨。令狐沖聽來聞所未聞，不但跟他學琴，更向他學酒，深覺酒中學問，比之劍道琴理，似乎也不遑多讓。

　　有幾日綠竹翁出去販賣竹器，便由那婆婆隔著竹簾教導。到得後來，令狐沖於琴中所提的種種疑難，綠竹翁常自無法解答，須得那婆婆親自指點。

　　但令狐沖始終未見過那婆婆一面，只是聽她語音輕柔，倒似是位大家的千金小姐，哪像陋巷貧居的一個老婦？料想她雅善音樂，自幼深受熏冶，因之連說話的聲音也好聽了，至老不變。這日那婆婆傳授了一曲《有所思》，這是漢時古曲，節奏婉轉。令狐沖聽了數遍，依法撫琴。他不知不覺想起當日和岳靈珊兩小無猜、同游共樂的情景，又想到瀑布中練劍，思過崖上送飯，小師妹對自己的柔情密意，後來無端來了個林平之，小師妹對待自己竟一日冷淡過一日。他心中淒楚，突然之間，琴調一變，竟爾出現了幾下福建山歌的曲調，正是岳靈珊那日下崖時所唱。他一驚之下，立時住手不彈。那婆婆溫言道：「這一曲《有所思》，你本來奏得極好，意與情融，深得曲理，想必你心中想到了往昔之事。只是忽然出現閩音，曲調似是俚歌，令人大為不解，卻是何故？」令狐沖生性本來開朗，這番心事在胸中鬱積已久，那婆婆這二十多天來又對他極好，忍不住便吐露自己苦戀岳靈珊的心情。他只說了個開頭，便再難抑止，竟原原本本的將種種情由盡行說了，便將那婆婆當作自己的祖母、母親，或是親姊姊、妹妹一般，待得說完，這才大感慚愧，說道：「婆婆，弟子的無聊心事，嘮嘮叨叨的說了這半天，真是……真是……」那婆婆輕聲道：「『緣』之一事，不能強求。古人道得好：『各有因緣莫羨人』。令狐少君，你今日雖然失意，他日未始不能另有佳偶。」令狐沖大聲道：「弟子也不知能再活得幾日，室家之想，那是永遠不會有的了。」那婆婆不再說話，琴音輕輕，奏了起來，卻是那曲《清心普善咒》。令狐沖聽得片刻，便已昏昏欲睡。那婆婆止了琴音，說道：「現下我起始授你此曲，大概有十日之功，便可學完。此後每日彈奏，往時功力雖然不能盡復，多少總會有些好處。」令狐沖應道：「是。」

　　那婆婆當即傳了曲譜指法，令狐沖用心記憶。如此學了四日，第五日令狐沖又要到小巷去學琴，勞德諾忽然匆匆過來，說道：「大師哥，師父吩咐，咱們明日要走了。」令狐沖一怔，道：「明日便走了？我……我……」想要說「我的琴曲還沒學全呢」，話到口邊，卻又縮回。勞德諾道：「師娘叫你收拾收拾，明兒一早動身。」

　　令狐沖答應了，當下快步來到綠竹小舍，向婆婆道：「弟子明日要告辭了。」那婆婆一怔，半晌不語，隔了良久，才輕輕道：「去得這麼急！你……你這一曲還沒學全呢。」令狐沖道：「弟子也這麼想。只是師命難違。再說，我們異鄉為客，也不能在人家家中久居。」那婆婆道：「那也說得是。」當下傳授曲調指法，與往日無異。

　　令狐沖與那婆婆相處多日，雖然從未見過她一面，但從琴音說話之中，知她對自己頗為關懷，無異親人。只是她性子淡泊，偶然說了一句關切的話，立即雜以他語，顯是不想讓他知道心意。這世上對令狐沖最關心的，本來是岳不群夫婦、岳靈珊與陸大有四人，現下陸大有已死，岳靈珊全心全意放在林平之身上，師父師母對他又有了疑忌之意，他覺得真正的親人，倒是綠竹翁和那婆婆二人了。這一日中，他幾次三番想跟綠竹翁陳說，要在這小巷中留居，既學琴簫，又學竹匠之藝，不再回歸華山派，但一想到岳靈珊的倩影，終究割捨不下，心想：「小師妹就算不理我，不睬我，我每日只見她一面，縱然只見到她的背影，聽到一句她的說話聲音，也是好的。何況她又沒不睬我？」

　　傍晚臨別之際，對綠竹翁和那婆婆甚有依戀之情，走到婆婆窗下，跪倒拜了幾拜，依稀見竹簾之中，那婆婆卻也跪倒還禮，聽她說道：「我雖傳你琴技，但此是報答你贈曲之德，令狐少君為何行此大禮？」令狐沖道：「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得能再聆前輩雅奏。令狐沖但教不死，定當再到洛陽，拜訪婆婆和竹翁。」心中忽想：「他二人年紀老邁，不知還有幾年可活，下次我來洛陽，未必再能見到。」言下想到人生如夢如露，不由得聲音便哽咽了。

　　那婆婆道：「令狐少君，臨別之際，我有一言相勸。」令狐沖道：「是，前輩教誨，令狐沖不敢或忘。」但那婆婆始終不說話，過了良久良久，才輕聲說道：「江湖風波險惡，多多保重。」

　　令狐沖道：「是。」心中一酸，躬身向綠竹翁告別。只聽得左首小舍中琴聲響起，奏的正是那《有所思》古曲。次日岳不群等一行向王元霸父子告別，坐舟沿洛水北上。王元霸祖孫五人直送到船上，盤纏酒菜，致送得十分豐盛。自從那日王家駿、王家駒兄弟折斷了令狐沖的手臂，令狐沖和王家祖孫三代不再交言，此刻臨別，他也是翻起了一雙白眼，對他五人漠然而視，似乎眼前壓根兒便沒一個「金刀王家」一般。岳不群對這個大弟子甚感頭痛，知他素來生性倔強，倘若硬要他向王元霸行禮告別，他當時師命難違，勉強順從，事後多半會去向王家尋仇搗蛋，反而多生事端，是以他自行向王元霸一再稱謝，於令狐沖的無禮神態，裝作不見。令狐沖冷眼旁觀，見王家大箱小箱，大包小包，送給岳靈珊的禮物極多。一名名僕婦走上船來，呈上禮物，說道這是老太太送給岳姑娘路上吃的，又說這是大奶奶送給姑娘路上穿的，二奶奶送給姑娘船中戴的，簡直便將岳靈珊當作了親戚一般。岳靈珊歡然道謝，說道：「啊喲，我哪裡穿得了這許多，吃得了這許多！」正熱鬧間，忽然一名敝衣老者走上船頭，叫道：「令狐少君！」令狐沖見是綠竹翁，不由得一怔，忙迎上躬身行禮。綠竹翁道：「我姑姑命我將這件薄禮送給令狐少君。」說著雙手奉上一個長長的包裹，包袱布是印以白花的藍色粗布。令狐沖躬身接過，說道：「前輩厚賜，弟子拜領。」說著連連作揖。王家駿、王家駒兄弟見他對一個身穿粗布衣衫的老頭兒如此恭敬，而對名滿江湖的金刀無敵王家爺爺卻連正眼也不瞧上一眼，自是心中十分有氣，若不是礙著岳不群夫婦和華山派眾師兄弟姊妹的面子，二人又要將令狐沖拉了出來，狠狠打他一頓，方出胸中惡氣。

　　眼見綠竹翁交了那包裹後，從船頭踏上跳板，要回到岸上，兩兄弟使個眼色，分從左右向綠竹翁擠了過去。二人一挺左肩，一挺右肩，只消輕輕一撞，這糟老頭兒還不摔下洛水之中？雖然岸邊水淺淹不死他，卻也大大削了令狐沖的面子。令狐沖一見，忙叫：「小心！」正要伸手去抓二人，陡然想起自己功力全失，別說這一下抓不住王氏兄弟，就算抓上了，那也全無用處。他只一怔之間，眼見王氏兄弟已撞到了綠竹翁身上。王元霸叫道：「不可！」他在洛陽是有家有業之人，與尋常武人大不相同。他兩個孫兒年輕力壯，倘若將這個衰翁一下子撞死了，官府查究起來那可後患無窮。偏生他坐在船艙之中，正和岳不群說話，來不及出手阻止。

　　但聽得波的一聲響，兩兄弟的肩頭已撞上了綠竹翁，驀地裡兩條人影飛起，撲通撲通兩響，王氏兄弟分從左右摔入洛水之中。那老翁便如是個鼓足了氣的大皮囊一般，王氏兄弟撞將上去，立即彈了出來。他自己卻渾若無事，仍是顫巍巍的一步步從跳板走到岸上。

　　王氏兄弟一落水，船上登時一陣大亂，立時便有水手跳下水去，救了二人上來。此時方當春寒，洛水中雖已解凍，河水卻仍極冷。王氏兄弟不識水性，早已喝了好幾口河水，只凍得牙齒打戰，狼狽之極。王元霸正驚奇間，一看之下，更加大吃一驚，只見兩兄弟的四條胳臂，都是在肩關節和肘關節處脫了臼，便如當日二人折斷令狐沖的胳臂一模一樣。兩人不停的破口大罵，四條手臂卻軟垂垂的懸在身邊。王仲強見二子吃虧，縱身躍上岸去，搶在綠竹翁面前，攔住了他去路。綠竹翁也是弓腰曲背，低著頭慢慢走去。王仲強喝道：「何方高人，到洛陽王家顯身手來著？」綠竹翁便如不聞，繼續前行，慢慢走到王仲強身前。

　　舟中眾人的眼光都射在二人身上。但見綠竹翁一步步的上前，王仲強微張雙臂，擋在路心。漸漸二人越來越近，相距自一丈而五尺，自五尺而自三尺，綠竹翁又踏前一步，王仲強喝道：「去罷！」伸出雙手，往他背上猛力抓落。眼見他雙手手指剛要碰到綠竹翁背脊，突然之間，他一個高大的身形騰空而起，飛出數丈。眾人驚呼聲中，他在半空中翻了半個觔斗，穩穩落地。倘若二人分從遠處急速奔至，相撞時有一人如此飛了出去，倒也不奇，奇在王仲強站著不動，而綠竹翁緩緩走近，卻陡然間將他震飛，即連岳不群、王元霸這等高手，也瞧不出這老翁使了什麼手法，竟這般將人震得飛出數丈之外。王仲強落下時身形穩實，絕無半分狼狽之態，不會武功之人還道他是自行躍起，顯了一手輕功。眾家丁轎夫拍手喝彩，大讚王家二老爺武功了得。王元霸初見綠竹翁不動聲色的將兩個孫兒震得四條手臂脫臼，心下已十分驚訝，自忖這等本事自己雖然也有，但使出之時定然十分威猛霸道，決不能如這老頭兒那麼舉重若輕，也決不能如此迅捷，待見他將兒子震飛，心下已非驚異，而是大為駭然。他知自己次子已全得自己武功真傳，一手單刀固然使得沉穩狠辣，而拳腳上功夫和內功修為，也已不弱於自己壯年之時，但二人一招未交，便給對方震飛，那是生平從所未見之事，眼見兒子吃了這虧，又欲奔上去動手，忙叫道：「仲強，過來！」王仲強轉過身來，躍上船頭，吐了口唾沫，幸幸罵道：「這臭老兒，多半會使妖法！」王元霸低聲問道：「身上覺得怎樣？沒受傷麼？」王仲強搖了搖頭。王元霸心下盤算，憑著自己本事，未必對付得了這個老人，若要岳不群出手相助，勝了也不光彩，索性不提此事，含糊過去，反正那老人手下留情，沒將兒子震倒震傷，已然給了自己面子。眼見綠竹翁緩緩遠去，心頭實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尋思：「這老兒自是令狐沖的朋友，只因孫兒折斷了令狐沖兩條胳臂，他便來震斷他二人的胳臂還帳。我在洛陽稱雄一世，難道到得老來，反要摔個大觔斗麼？」這時王伯奮已將兩個侄兒關節脫臼處接上。兩乘轎子將兩個濕淋淋的少年抬回府去。

　　王元霸眼望岳不群，說道：「岳先生，這人是什麼來歷？老朽老眼昏花，可認不出這位高人。」岳不群道：「沖兒，他是誰？」令狐沖道：「他便是綠竹翁。」

　　王元霸和岳不群同時「哦」的一聲。那日他們雖曾同赴小巷，卻未見綠竹翁之面，而唯一識得綠竹翁的易師爺，在府門口送別後沒到碼頭來送行，是以誰都不識此人。岳不群指著那藍布包裹，問道：「他給了你些什麼？」令狐沖道：「弟子不知。」打開包裹，露出一具短琴，琴身陳舊，顯是古物，琴尾刻著兩個篆字「燕語」：另有一本冊子，封面上寫著「清心普善咒」五字。令狐沖胸口一熱，「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岳不群凝視著他，問道：「怎麼？」令狐沖道：「這位前輩不但給了我一張瑤琴，還抄了琴譜給我。」翻開琴譜，但見每一頁都寫滿了簪花小楷，除了以琴字書明曲調之外，還詳細列明指法、弦法，以及撫琴的種種關竅，紙張墨色，均是全新，顯是那婆婆剛寫就的。令狐沖想到這位前輩對自己如此眷顧，心下感動，眼中淚光瑩然，差點便掉下淚來。王元霸和岳不群見這冊子上所書確然全是撫琴之法，其中有些怪字，顯然也與那本《笑傲江湖之曲》中的怪字相似，雖然心下疑竇不解，卻也無話可說。岳不群道：「這位綠竹翁真人不露相，原來是武林中的一位高手。沖兒，你可知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他料想令狐沖縱然知道，也不會據實以答，只是這人武功太高，若不問明底細，心下終究不安。果然令狐沖說道：「弟子只是跟隨這位前輩學琴，實不知他身負武功。」當下岳不群夫婦向王元霸和王伯奮、仲強兄弟拱手作別，起篙解纜，大船北駛。那船駛出十餘丈，眾弟子便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那綠竹翁武功深不可測，有的卻說這老兒未必有什麼本領，王氏兄弟自己不小心才摔入洛水之中，王仲強只是不願跟這又老又貧的老頭子一般見識，這才躍起相避。

　　令狐沖坐在後梢，也不去聽眾師弟師妹談論，自行翻閱琴譜，按照書上所示，以指按捺琴弦，生怕驚吵了師父師娘，只是虛指作勢，不敢彈奏出聲。

　　岳夫人眼見坐船順風順水，行駛甚速，想到綠竹翁的詭異形貌，心中思潮起伏，走到船頭，觀賞風景。看了一會，忽聽得丈夫的聲音在耳畔說道：「你瞧那綠竹翁是什麼門道？」這句話正是她要問丈夫的，他雖先行問起，岳夫人仍然問道：「你瞧他是什麼門道？」岳不群道：「這老兒行動詭異，手不動，足不抬，便將王家父子三人震得離身數丈，多半不是正派武功。」岳夫人道：「不過他對沖兒似乎甚好，也不像真的要對金刀王家生事。」岳不群歎了口氣，說道：「但願此事就此了結，否則王老爺子一生英名，只怕未必有好結果呢。」隔了半晌，又道：「咱們雖然走的是水道，大家仍是小心點的好。」岳夫人道：「你說會有人上船來生事？」

　　岳不群搖了搖頭，說道：「咱們一直給蒙在鼓裡，到底那晚這一十五名蒙面客是什麼路道，還是不明所以。咱們在明，而敵人在暗，前途未必會很太平呢。」他自執掌華山一派以來，從未遇到過什麼重大挫折，近月來卻深覺前途多艱，但到底敵人是誰，有什麼圖謀，卻半點摸不著底細，正因為愈是無著力處，愈是心事重重。他夫婦倆叮囑弟子日夜嚴加提防，但坐船自鞏縣附近入河，順流東下，竟沒半點意外。離洛陽越遠，眾人越放心，提防之心也漸漸懈了。

## 第14章　論杯

　　這一日將到開封，岳不群夫婦和眾弟子談起開封府的武林人物。岳不群道：「開封府雖是大都，但武風不盛，像華老鏢頭、海老拳師、豫中三英這些人，武功和聲望都並沒什麼了不起。咱們在開封玩玩名勝古跡便是，不再拜客訪友，免得驚動了人家。」岳夫人微笑道：「開封府有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師哥怎地忘了？」岳不群道：「大大有名？你說是……是誰？」岳夫人笑道：「『醫一人，殺一人。殺一人，醫一人。醫人殺人一樣多，蝕本生意決不做。』那是誰啊？」岳不群微笑道：「『殺人名醫』平一指，那自是大大的有名。不過他脾氣太怪，咱們便去拜訪，他也未必肯見。」岳夫人道：「是啊，否則沖兒一直內傷難癒，咱們又來到了開封，該當去求這位殺人名醫瞧瞧才是。」岳靈珊奇道：「媽，什麼叫做『殺人名醫』？既會殺人，又怎會是名醫？」岳夫人微笑道：「這位平老先生，是武林中的一個怪……一位奇人，醫道高明之極，當真是著手成春，據說不論多麼重的疾病傷勢，只要他答應醫治，便決沒治不好的。不過他有個古怪脾氣。他說世上人多人少，老天爺和閻羅王心中自然有數。如果他醫好許多人的傷病，死的人少了，難免活人太多而死人太少，對不起閻羅王。日後他自己死了之後，就算閻羅王不加理會，判官小鬼定要和他為難，只怕在陰間日子很不好過。」眾弟子聽著都笑了起來。岳夫人續道：「因此他立下誓願，只要救活了一個人，便須殺一個人來抵數。又如他殺了一人，必定要救活一個人來補數。他在他醫寓中掛著一幅大中堂，寫明：「醫一人，殺一人。殺一人，醫一人。醫人殺人一樣多，蝕本生意決不做。』他說這麼一來，老天爺不會怪他殺傷人命，閻羅王也不會怨他搶了陰世地府的生意。」眾弟子又都大笑。

　　岳靈珊道：「這位平一指大夫倒有趣得緊。怎麼他又取了這樣一個奇怪名字？他只有一根手指麼？」岳夫人道：「好像不是一根手指的。師哥，你可知他為什麼取這名字？」岳不群道：「平大夫十指俱全，他自稱『一指』，意思說：殺人醫人，俱只一指。要殺人，點人一指便死了，要醫人，也只用一根手指搭脈。」岳夫人道：「啊，原來如此。那麼他的點穴功夫定然厲害得很了？」岳不群道：「那就不大清楚了，當真和這位平大夫動過手的，只怕也沒幾個。武林中的好手都知他醫道高明之極，人生在世，誰也難保沒三長兩短，說不定有一天會上門去求他，因此誰也不敢得罪他。但若不是迫不得已，也不敢貿然請他治病。」岳靈珊道：「為什麼？」岳不群道：「武林中人請他治病療傷，他定要那人先行立下重誓，病好傷癒之後，須得依他吩咐，去殺一個他所指定之人，這叫做一命抵一命。倘若他要殺的是個不相干之人，倒也罷了，要是他指定去殺的，竟是求治者的至親好友，甚或是父兄妻兒，那豈不是為難之極？」眾弟子均道：「這位平大夫，那可邪門得緊了。」岳靈珊道：「大師哥，這麼說來，你的傷是不能去求他醫治的了。」令狐沖一直倚在後梢艙門邊，聽師父師娘述說「殺人名醫」平一指的怪癖，聽小師妹這麼說，淡淡一笑，說道：「是啊！只怕他治好我傷之後，叫我來殺了我的小師妹。」華山群弟子都笑了起來。

　　岳靈珊笑道：「這位平大夫跟我無冤無仇，為什麼要你殺我？」她轉過頭去，問父親道：「爹，這平大夫到底是好人呢還是壞人？」岳不群道：「聽說他行事喜怒無常，亦正亦邪，說不上是好人，也不能算壞人。說得好些，是個奇人，說得壞些，便是個怪人了。」岳靈珊道：「只怕江湖上傳言，誇大其事，也是有的。到得開封府，我倒想去拜訪拜訪這位平大夫。」岳不群和岳夫人齊聲喝道：「千萬不可胡鬧！」岳靈珊見父親和母親的臉色都十分鄭重，微微一驚，問道：「為什麼？」岳不群道：「你想惹禍上身麼？這種人都見得的？」岳靈珊道：「見上一見，也會惹禍上身了？我又不是去求他治病，怕什麼？」岳不群臉一沉，說道：「咱們出來是遊山玩水，可不是惹事生非。」岳靈珊見父親動怒，便不敢再說了，但對這個「殺人名醫平一指」卻充滿了好奇之心。次日辰牌時分，舟至開封，但到府城尚有一截路。岳不群笑道：「離這裡不遠有個地方，是咱岳家當年大出風頭之所，倒是不可不去。」岳靈珊拍手笑道：「好啊，知道啦，那是朱仙鎮，是岳鵬舉岳爺爺大破金兀朮的地方。」凡學武之人，對抗金衛國的岳飛無不極為敬仰，朱仙鎮是昔年岳飛大破金兵之地，自是誰都想去瞧瞧。岳靈珊第一個躍上碼頭，叫道：「咱們快去朱仙鎮，再趕到開封城中吃中飯。」眾人紛紛上岸，令狐沖卻坐在後梢不動。岳靈珊叫道：「大師哥，你不去麼？」令狐沖自失了內力之後，一直倦怠困乏，懶於走動，心想各人上岸遊玩，自己正好乘機學彈《清心普善咒》，又見林平之站在岳靈珊身畔，神態親熱，更是心冷，便道：「我沒力氣，走不快。」岳靈珊道：「好罷，你在船裡歇歇，我到開封給你打幾斤好酒來。」令狐沖見她和林平之並肩而行，快步走在眾人前頭，心中一酸，只覺那《清心普善咒》學會之後，即使真能治好自己內傷，卻又何必去治？這琴又何必去學？望著黃河中濁流滾滾東去，一霎時間，只覺人生悲苦，亦如流水滔滔無盡，這一牽動內力，丹田中立時大痛。

　　岳靈珊和林平之並肩而行，指點風物，細語喁喁，卻另是一般心情。岳夫人扯了扯丈夫的衣袖，低聲道：「珊兒和平兒年輕，這般男女同行，在山野間渾沒要緊，到了大城市中卻是不妥，咱們二老陪陪他們罷。」岳不群一笑，道：「你我年紀已經不輕，男女同行便渾沒要緊了。」岳夫人哈哈一笑，搶上幾步，走到女兒身畔。四人向行人問明途徑，逕向朱仙鎮而去。將到鎮上，只見路旁有座大廟，廟額上寫著「楊將軍廟」四個金字。岳靈珊道：「爹，我知道啦，這是楊再興揚將軍的廟，他誤走小商河，給金兵射死的。」岳不群點頭道：「正是。楊將軍為國捐軀，令人好生敬仰，咱們進廟去瞻仰遺容，跪拜英靈。」眼見其餘眾弟子相距尚遠，四人不待等齊，先行進廟。只見楊再興的神像粉面銀鎧，英氣勃勃，岳靈珊心道：「這位楊將軍生得好俊！」轉頭向林平之瞧了一眼，心下暗生比較之意。便在此時，忽聽得廟外有人說道：「我說楊將軍廟供的一定是楊再興。」岳不群夫婦聽得聲音，臉色均是一變，同時伸手按住劍柄。卻聽得另一人道：「天下姓楊的將軍甚多，怎麼一定是楊再興？說不定是後山金刀楊老令公，又說不定是楊六郎、楊七郎？」又有一人道：「單是楊家將，也未必是楊令公、楊六郎、楊七郎，或許是楊宗保、楊文廣呢？」另一人道：「為什麼不能是楊四郎？」先一人道：「楊四郎投降番邦，決不會起一座廟來供他。」另一人道：「你譏刺我排行第四，就會投降番邦，是不是？」先一人道：「你排行第四，跟楊四郎有什麼相干？」另一人道：「你排行第五，楊五郎五台山出家，你又為什麼不去當和尚？」先一人道：「我如做和尚，你便得投降番邦。」岳不群夫婦聽到最初一人說話，便知是桃谷諸怪到了，當即打個手勢，和女兒及林平之一齊躲入神像之後。他夫婦躲在左首，岳靈珊和林平之躲在右首。

　　只聽得桃谷諸怪在廟外不住口的爭辯，卻不進來看個明白。岳靈珊暗暗好笑：「那有什麼好爭的，到底是楊再興還是楊四郎，進來瞧瞧不就是了？」

　　岳夫人仔細分辨外面話聲，只是五人，心想餘下那人果然是給自己刺死了，自己和丈夫遠離華山，躲避這五個怪物，防他們上山報仇，不料狹路相逢，還是在這裡碰上了，雖然尚未見到，但別的弟子轉眼便到，如何能逃得過？心下好生擔憂。只聽五怪愈爭愈烈，終於有一人道：「咱們進去瞧瞧，到底這廟供的是什麼臭菩薩。」五人一湧而進。一人大聲叫了起來：「啊哈，你瞧，這裡不明明寫著『楊公再興之神』，這當然是楊再興了。」說話的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頭，說道：「這裡寫的是『楊公再』，又不是『楊再興』。原來這個楊將軍姓楊，名字叫公再。唔，楊公再，楊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聲道：「這明明是楊再興，你胡說八道，怎麼叫做楊公再？」桃干仙道：「這裡寫的明明是『楊公再』，可不是『楊再興』。」桃根仙道：「那麼『興之神』三個字是什麼意思？』桃葉仙道：「興，就是高興，興之神，是精神很高興的意思。楊公再這姓楊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當然很高興了。」桃干仙道：「很是，很是。」桃花仙道：「我說這裡供的是楊七郎，果然不錯，我桃花仙大有先見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楊再興，怎麼是楊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楊公再，又怎麼是楊七郎了？」桃花仙道：「三哥，楊再興排行第幾？」桃枝仙搖頭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楊再興排行第七，是楊七郎。二哥，楊公再排行第幾？」桃干仙道：「從前我知道的，現下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記得，他排行也是第七，因此是楊七郎。」桃根仙道：「這神像倘若是楊再興，便不是楊公再；如果是楊公再，便不是楊再興。怎麼又是楊再興，又是楊公再？」桃葉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這個『再』字，是什麼意思？『再』，便是再來一個之意，一定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因此既是楊公再，又是楊再興。」餘下四人都道：「此言有理。」突然之間，桃枝仙說道：「你說名字中有個『再』字，便要再來一個，那麼楊七郎有七個兒子，那是眾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則名字中有個千字，便生一千個兒子，有個萬字，便生一萬個兒子？」五人越扯越遠。岳靈珊幾次要笑出聲來，卻都強自忍住。桃谷五怪又爭了一會，桃干仙忽道：「楊七郎啊楊七郎，你只要保佑咱們六弟不死，老子向你磕幾個頭也是不妨。我這裡先磕頭了。」說著跪下磕頭。

　　岳不群夫婦一聽，互視一眼，臉上均有喜色，心想：「聽他言下之意，那怪人雖然中了一劍，卻尚未死。」這桃谷六仙莫名奇妙，他夫婦實不願結上這不知所云的冤家。桃枝仙道：「倘若六弟死了呢？」桃干仙道：「我便把神像打得稀巴爛，再在爛泥上撒泡尿。」桃花仙道：「就算你把楊七郎的神像打得稀巴爛，又撒上一泡尿，就算再拉上一堆屎，卻又怎地？六弟死都死了，你磕了頭，總之是吃了虧啦！」桃枝仙道：「言之有理，這頭且不忙磕，咱們去問個清楚，到底六弟的傷治得好呢，還是治不好。治得好再來磕頭，治不好便來拉尿。」桃根仙道：「倘若治得好，不磕頭也治得好，這頭便不用磕了。倘若治不好，不拉尿也治不好，這尿便不用拉了。」桃葉仙道：「六弟治不好，咱們大家便不拉尿？不拉尿，豈不是要脹死？」桃干仙突然放聲大哭，道：「六弟要是活不成，大夥兒不拉尿便不拉尿，脹死便脹死。」其餘四人也都大哭起來。桃枝仙突然哈哈大笑，道：「六弟倘若不死，咱們白哭一場，豈不吃虧？去去去，問個明白，再哭不遲。」桃花仙道：「這句話大有語病。六弟倘若不死，『再哭不遲』這四字，便用不著了。」五人一面爭辯，快步出廟。

　　岳不群道：「那人到底死活如何，事關重大，我去探個虛實。師妹，你和珊兒他們在這裡等我回來。」岳夫人道：「你孤身犯險，沒有救應，我和你同去。」說著搶先出廟。岳不群過去每逢大事，總是夫婦聯手，此刻聽妻子這麼說，知道拗不過她，也不多言。兩人出廟後，遙遙望見桃谷五怪從一條小路轉入一個山坳。兩人不敢太過逼近，只遠遠跟著，好在五人爭辯之聲甚響，雖然相隔甚遠，卻聽得五人的所在。沿著那條山路，經過十幾株大柳樹，只見一條小溪之畔有幾間瓦屋，五怪的爭辯聲直響入瓦屋之中。岳不群輕聲道：「從屋後繞過去。」夫婦倆展開輕功，遠遠向右首奔出，又從里許之外兜了轉來。瓦屋後又是一排柳樹，兩人隱身柳樹之後。猛聽得桃谷五怪齊聲怒叫：「你殺了六弟啦！」「怎……怎麼剖開了他胸膛？」「要你這狗賊抵命。」「把你胸膛也剖了開來。」「啊喲，六弟，你死得這麼慘，我……我們永遠不拉尿，跟著你一起脹死。」岳不群夫婦大驚：「怎麼有人剖了他們六弟的胸膛？」兩人打個手勢，彎腰走到窗下，從窗縫向屋內望去。

　　只見屋內明晃晃的點了七八盞燈，屋子中間放著一張大床。床上仰臥著一個全身赤裸的男子，胸口已被人剖開，鮮血直流，雙目緊閉，似已死去多時，瞧他面容，正是那日在華山頂上身中岳夫人一劍的桃實仙。桃谷五怪圍在床邊，指著一個矮胖子大叫大嚷。這矮胖子腦袋極大，生一撇鼠鬚，搖頭晃腦，形相十分滑稽。他雙手都是鮮血，右手持著一柄雪亮的短刀，刀上也染滿了鮮血。他雙目直瞪桃谷五怪，過了一會，才沉聲道：「放屁放完了沒有？」桃谷五怪齊聲道：「放完了，你有什麼屁放？」那矮胖子道：「這個活死人胸口中劍，你們給他敷了金創藥，千里迢迢的抬來求我救命。你們路上走得太慢，創口結疤，經脈都對錯了。要救他性命是可以的，不過經脈錯亂，救活後武功全失，而且下半身癱瘓，無法行動。這樣的廢人，醫好了又有什麼用處？」桃根仙道：「雖是廢人，總比死人好些。」那矮胖子怒道：「我要就不醫，要就全部醫好。醫成一個廢人，老子顏面何在？不醫了，不醫了！你們把這死屍抬去吧，老子決心不醫了。氣死我也，氣死我也！」桃根仙道：「你說『氣死我也』，怎麼又不氣死？」那矮胖子雙目直瞪著他，冷冷的道：「我早就給你氣死了。你怎知我沒死？」桃干仙道：「你既沒醫好我六弟的本事，幹麼又剖開了他胸膛？」那矮胖子冷冷的道：「我的外號叫作什麼？」桃干仙道：「你的狗屁外號有道是『殺人名醫』！」

　　岳不群夫婦心中一凜，對望了一眼，均想：「原來這個形相古怪的矮胖子，居然便是大名鼎鼎的『殺人名醫』。不錯，普天下醫道之精，江湖上都說以這平一指為第一，那怪人身受重傷，他們來求他醫治，原在情理之中。」

　　只聽平一指冷冷的道：「我既號稱『殺人名醫』，殺個把人，又有什麼希奇？」桃花仙道：「殺人有什麼難？我難道不會？你只會殺人，不會醫人，枉稱了『名醫』二字。」平一指道：「誰說我不會醫人？我將這活死人的胸膛剖開，經脈重行接過，醫好之後，內外武功和未受傷時一模一樣，這才是殺人名醫的手段。」桃谷五怪大喜，齊聲道：「原來你能救活我們六弟，那可錯怪你了。」桃根仙道：「你怎……怎麼還不動手醫治？六弟的胸膛給你剖開了，一直流血不止，再不趕緊醫治，便來不及了。」平一指道：「殺人名醫是你還是我？」桃根仙道：「當然是你，那還用問？」平一指道：「既然是我，你怎知來得及來不及？再說，我剖開他胸膛後，本來早就在醫治，你們五個討厭鬼來囉唆不休，我怎麼醫法？我叫你們去楊將軍廟玩上半天，再到牛將軍廟、張將軍廟去玩玩，為什麼這麼快就回來了？」桃干仙道：「快動手治傷罷，是你自己在囉唆，還說我們囉唆呢。」平一指又向他瞪目凝視，突然大喝一聲：「拿針線來！」他這麼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喝，桃谷五仙和岳不群夫婦都吃了一驚，只見一個高高瘦瘦的婦人走進房來，端著一隻木盤，一言不發的放在桌上。這婦人四十來歲年紀，方面大耳，眼睛深陷，臉上全無血色。

　　平一指道：「你們求我救活這人，我的規矩，早跟你們說過了，是不是？」桃根仙道：「是啊。我們也早答應了，誓也發過了。不論要殺什麼人，你吩咐下來好了，我們六兄弟無不遵命。」平一指道：「那就是了，現下我還沒想到要殺哪一個人，等得想到了，再跟你們說。你們通統給我站在一旁，不許出一句聲，只要發出半點聲息，我立即停手，這人是死是活，我可再也不管了。」桃谷六兄弟自幼同房而睡，同桌而食，從沒片刻停嘴，在睡夢中也常自爭辯不休。這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個個都是滿腹言語，須得一吐方快，但想到只須說一個字，便送了六弟性命，唯有竭力忍住，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又唯恐一不小心，放一個屁。平一指從盤裡取過一口大針，穿上了透明的粗線，將桃實仙胸口的剖開處縫了起來。他十根手指又粗又短，便似十根胡蘿蔔一般，豈知動作竟靈巧之極，運針如飛，片刻間將一條九寸來長的傷口縫上了，隨即反手從許多磁瓶中取出藥粉、藥水，紛紛敷上傷口，又撬開桃實仙的牙根，灌下幾種藥水，然後用濕布抹去他身上鮮血。那高瘦婦人一直在旁相助，遞針遞藥，動作也極熟練。

　　平一指向桃谷五仙瞧了瞧，見五人唇動舌搖，個個急欲說話，便道：「此人還沒活，等他活了過來，你們再說話罷。」五人張口結舌，神情尷尬之極。平一指「哼」了一聲，坐在一旁。那婦人將針線刀等物移了出去。

　　岳不群夫婦躲在窗外，屏息凝氣，此刻屋內鴉雀無聲，窗外只須稍有動靜，屋內諸人立時便會察覺。

　　過了良久，平一指站起身來，走到桃實仙身旁，突然伸掌在桃實仙頭頂「百會穴」上重重一擊。六個人「啊」的一聲，同時驚呼出來。這六個人中五個是桃谷五仙，另一個竟是躺臥在床、一直昏迷不醒的桃實仙。

　　桃實仙一聲呼叫，便即坐起，罵道：「你奶奶的，你為什麼打我頭頂？」平一指罵道：「你奶奶的，老子不用真氣通你百會穴，你能好得這麼快麼？」桃實仙道：「你奶奶的，老子好得快好得慢，跟你又有什麼相干？」平一指道：「你奶奶的，你好得慢了，豈非顯得我『殺人名醫』的手段不夠高明？你老是躺在我屋裡，豈不討厭？」桃實仙道：「你奶奶的，你討厭我，老子走好了，希罕麼？」一骨碌站起身來，邁步便行。桃谷五仙見他說走就走，好得如此迅速，都是又驚又喜，跟隨其後，出門而去。岳不群夫婦心下駭然，均想：「平一指醫術果然驚人，而他內力也非同小可，適才在桃實仙頭頂百會穴上這一拍，定是以渾厚內力注入其體，這才能令他立時甦醒。」二人微一猶豫，只見桃谷六仙已去得遠了，平一指站起身來，走向另一間屋中。岳不群向妻子打個手勢，兩人立即輕手輕腳的走開，直到離那屋子數十丈處，這才快步疾行。岳夫人道：「那殺人名醫內功好生了得，瞧他行事，又委實邪門。」岳不群道：「桃谷六怪既在這裡，這開封府就勢必是非甚多，咱們及早離去罷，不用跟他們歪纏了。」岳夫人哼的一聲，畢生之中，近幾個月來所受委屈特多，丈夫以五嶽劍派一派掌門之尊，居然不得不東躲西避，天下雖大，竟似無容身之所。他夫婦間無話不談，話題一涉及此事，卻都避了開去，以免同感尷尬。此刻想到桃實仙終得不死，心頭都如放下了一塊大石。兩人回到楊將軍廟，只見岳靈珊、林平之和勞得諾等諸弟子均在後殿相候。岳不群道：「回船去罷！」眾人均已得知桃谷五怪便在當地，誰也沒有多問，便即匆匆回舟。正要吩咐船家開船，忽聽得桃谷五仙齊聲大叫：「令狐沖，令狐沖，你在哪裡？」岳不群夫婦及華山群弟子臉色一齊大變，只見六個人匆匆奔到碼頭邊，桃谷五仙之外，另一個便是平一指。桃谷五仙認得岳不群夫婦，遠遠望見，便即大聲歡呼，五人縱身躍起，齊向船上跳來。

　　岳夫人立即拔出長劍，運勁向桃根仙胸口刺去。岳不群也已長劍出手，噹的一聲，將妻子的劍刃壓了下去，低聲道：「不可魯莽！」只覺船頭微微一沉，桃谷五仙已站在船頭。桃根仙大聲道：「令狐沖，你躲在哪裡？怎地不出來？」令狐沖大怒，叫道：「我怕你們麼？為什麼要躲？」便在這時，船身微晃，船頭又多了一人，正是殺人名醫平一指。岳不群暗自吃驚：「我和師妹剛回舟中，這矮子跟著也來了，莫非發現了我二人在窗外偷窺的蹤跡？桃谷五怪已極難對付，再加上這個厲害人物，岳不群夫婦的性命，今日只怕要送在開封了。」只聽平一指道：「哪一位是令狐兄弟？」言辭居然甚為客氣。令狐沖慢慢走到船頭，道：「在下令狐沖，不知閣下尊姓大名，有何見教。」平一指向他上下打量，說道：「有人托我來治你之傷。」伸手抓住他手腕，一根食指搭上他脈搏，突然雙眉一軒，「咦」的一聲，過了一會，眉頭慢慢皺了攏來，又是「啊」的一聲，仰頭向天，左手不住搔頭，喃喃的道：「奇怪，奇怪！」隔了良久，伸手去搭令狐沖另一隻手的脈搏，突然打了個噴嚏，說道：「古怪得緊，老夫生平從所未遇。」

　　桃根仙忍不住道：「那有什麼奇怪？他心經受傷，我早已用內力真氣替他治過了。」桃干仙道：「你還在說他心經受傷，明明是肺經不妥，若不是我用真氣通他肺經諸穴，這小子又怎活得到今日？」桃枝仙、桃葉仙、桃花仙三人也紛紛大發謬論，各執一辭，自居大功。

　　平一指突然大喝：「放屁，放屁！」桃根仙怒道：「是你放屁，還是我五兄弟放屁？」平一指道：「自然是你們六兄弟放屁！令狐兄弟體內，有兩道較強真氣，似乎是不戒和尚所注，另有六道較弱真氣，多半是你們六個大傻瓜的了。」岳不群夫婦對望了一眼，均想：「這平一指果然了不起，他一搭脈搏，察覺沖兒體內有八道不同真氣，那倒不奇，奇在他居然說得出來歷，知道其中兩道來自不戒和尚。」桃干仙怒道：「為什麼我們六人較弱，不戒賊禿的較強？明明是我們的強，他的弱！」

　　平一指冷笑道：「好不要臉！他一個人的兩道真氣，壓住了你們六個人的，難道還是你們較強？不戒和尚這老混蛋，武功雖強，卻毫無見識，他媽的，老混蛋！」

　　桃花仙伸出一根手指，假意也去搭令狐沖右手的脈搏，道：「以我搭脈所知，乃是桃谷六仙的真氣，將不戒和尚的真氣壓得無法動……」突然間大叫一聲，那根手指猶如被人咬了一口，急縮不迭，叫道：「唉唷，他媽的！」平一指哈哈大笑，十分得意。眾人均知他是以上乘內功藉著令狐沖的身子傳力，狠狠的將桃花仙震了一下。

　　平一指笑了一會，臉色一沉，道：「你們都給我在船艙裡等著，誰都不許出聲！」桃葉仙道：「我是我，你是你，我們為什麼要聽你的話？」平一指道：「你們立過誓，要給我殺一個人，是不是？」桃枝仙道：「是啊，我們只答應替你殺一個人，卻沒答應聽你的話。」平一指道：「聽不聽話，原在你們。但如我叫你們去殺了桃谷六仙中的桃實仙，你們意下如何？」桃谷五仙齊聲大叫：「豈有此理！你剛救活了他，怎麼又叫我們去殺他？」平一指道：「你們五人，向我立過什麼誓？」桃根仙道：「我們答應了你，倘若你救活了我們的兄弟桃實仙，你吩咐我們去殺一個人，不論要殺的是誰，都須照辦，不得推托。」平一指道：「不錯。我救活了你們的兄弟沒有？」桃花仙道：「救活了！」平一指道：「桃實仙是不是人？」桃葉仙道：「他當然是人，難道還是鬼？」平一指道：「好了，我叫你們去殺一個人，這個人便是桃實仙！」

　　桃谷五仙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覺此事太也匪夷所思，卻又難以辯駁。平一指道：「你們倘若真的不願去殺桃實仙，那也可以通融。你們到底聽不聽我的話？我叫你們到船艙裡去乖乖的坐著，誰都不許亂說亂動。」桃谷五仙連聲答應，一晃眼間，五人均已雙手按膝，端莊而坐，要有多規矩便有多規矩。令狐沖道：「平前輩，聽說你給人治病救命，有個規矩，救活之後，要那人去代你殺一人。」平一指道：「不錯，確是有這規矩。」令狐沖道：「晚輩不願替你殺人，因此你也不用給我治病。」

　　平一指聽了這話，「哈」的一聲，又自頭至腳的向令狐沖打量了一番，似乎在察看一件希奇古怪的物事一般，隔了半晌，才道：「第一，你的病很重，我治不好。第二，就算治好了，自有人答應給我殺人，不用你親自出手。」令狐沖自從岳靈珊移情別戀之後，雖然已覺了無生趣，但忽然聽得這位有號稱再生之能的名醫斷定自己的病已無法治癒，心中卻也不禁感到一陣淒涼。

　　岳不群夫婦又對望一眼，均想：「什麼人這麼大的面子，居然請得動『殺人名醫』到病人的住處來出診？這人跟沖兒又有什麼交情？」平一指道：「令狐兄弟，你體內有八道異種真氣，驅不出、化不掉、降不服、壓不住，是以為難。我受人之托，給你治病，不是我不肯盡力，實在你的病因與真氣有關，非針灸藥石所能奏效，在下行醫以來，從未遇到過這等病象，無能為力，十分慚愧。」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出十粒朱紅色的丸藥，說道：「這十粒『鎮心理氣丸』，多含名貴藥材，製煉不易，你每十天服食一粒，可延百日之命。」令狐沖雙手接過，說道：「多謝。」平一指轉過身來，正欲上岸，忽然又回頭道：「瓶裡還有兩粒，索性都給了你罷。」令狐沖不接，說道：「前輩如此珍視，這藥丸自有奇效，不如留著救人。晚輩多活十日八日，於人於己，都沒什麼好處。」平一指側頭又瞧了令狐沖一會，說道：「生死置之度外，確是大丈夫本色。怪不得，怪不得！唉，可惜，可惜！慚愧，慚愧！」一顆大頭搖了幾搖，一躍上岸，快步而去。他說來便來，說去便去，竟將華山派掌門人岳不群視若無物。岳不群好生有氣，只是船艙中還坐著五個要命的瘟神，如何打發，可煞費周章。只見五仙坐著一動也不動，眼觀鼻，鼻觀心，便是老僧入定一般。若命船家開船，勢必將五個瘟神一齊帶走，若不開船，不知他五人坐到什麼時候，又不知是否會暴起傷人，以報岳夫人刺傷桃實仙的一劍之仇？勞得諾、岳靈珊等都親眼見過他們撕裂成不憂的凶狀，此刻思之猶有餘悸，各人面面相覷，誰都不敢向五人瞧去。令狐衝回身走進船艙，說道：「喂，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桃根仙道：「乖乖的坐著，什麼也不幹。」令狐沖道：「我們要開船了，你們請上岸罷。」桃干仙道：「平一指叫我們在船艙中乖乖的坐著，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便要我們去殺了我們兄弟。因此我們便乖乖的坐著，不敢亂說亂動。」令狐沖忍不住好笑，說道：「平大夫早就上岸去了，你們可以亂說亂動了！」桃花仙搖頭道：「不行，不行！萬一他瞧見我們亂說亂動，那可大事不妙。」忽聽得岸上有個嘶嗄的聲音叫道：「五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在哪裡？」桃根仙道：「他是在叫我們。」桃干仙道：「為什麼是叫我們？我們怎會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人又叫道：「這裡又有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平大夫剛給他治好了傷，你們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丟下黃河裡去餵大王八了。」桃谷五仙一聽，呼得一聲，五個人並排從船艙中縱了出去，站在岸邊。只見那個相助平一指縫傷的中年婦人筆挺站著，左手平伸，提著一個擔架，桃實仙便躺在擔架上。這婦人滿臉病容，力氣卻也真大，一隻手提了個百來斤的桃實仙再加上木製擔架，竟全沒當一回事。

　　桃根仙忙道：「當然要的，為什麼不要？」桃干仙道：「你為什麼要說我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桃實仙躺在擔架之上，說道：「瞧你相貌，比我們更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原來桃實仙經平一指縫好了傷口，服下靈丹妙藥，又給他在頂門一拍，輸入真氣，立時起身行走，但畢竟失血太多，行不多時，便又暈倒，給那中年婦人提了轉去。他受傷雖重，嘴頭上仍是決不讓人，忍不住要和那婦人頂撞幾句。那婦人冷冷的道：「你們可知平大夫生平最怕的是什麼？」桃谷六仙齊道：「不知道，他怕什麼？」那婦人道：「他最怕老婆！」桃谷六仙哈哈大笑，齊聲道：「他這麼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居然怕老婆，哈哈，可笑啊可笑！」那婦人冷冷的道：「有什麼好笑？我就是他老婆！」桃谷六仙立時不作一聲。那婦人道：「我有什麼吩咐，他不敢不聽。我要殺什麼人，他便會叫你們去殺。」桃谷六仙齊道：「是，是！不知平夫人要殺什麼人？」那婦人的眼光向船艙中射去，從岳不群看到岳夫人，又從岳夫人看到岳靈珊，逐一瞧向華山派群弟子，每個人都給她看得心中發毛，各人都知道，只要這個形容醜陋、全無血色的婦人向誰一指，桃谷五仙立時便會將這人撕了，縱是岳不群這樣的高手，只怕也難逃毒手。

　　那婦人的眼光慢慢收了回來，又轉向桃谷六仙臉上瞧去，六兄弟也是心中怦怦亂跳。那婦人「哈」的一聲，桃谷六仙齊道：「是，是！」那婦人又「哼」的一聲，桃谷六仙又一齊應道：「是，是！」那婦人道：「此刻我還沒想到要殺之人。不過平大夫說道，這船中有一位令狐沖令狐公子，是他十分敬重的。你們須得好好服侍他，直到他死為止。他說什麼，你們便聽什麼，不得有違。」桃谷六仙皺眉道：「服侍到他死為止？」平夫人道：「不錯，服侍他到死為止。不過他已不過百日之命，在這一百天中，你們須得事事聽他吩咐。」

　　桃谷六仙聽說令狐沖已不過再活一百日，登時都高興起來，都道：「服侍他一百天，倒也不是難事。」令狐沖道：「平前輩一番美意，晚輩感激不盡。只是晚輩不敢勞動桃谷六仙照顧，便請他們上岸，晚輩這可要告辭了。」平夫人臉上冷冰冰的沒半點喜怒之色，說道：「平大夫言道，令狐公子的內傷，是這六個混蛋害的，不但送了令狐公子一條性命，而且使得平大夫無法醫治，大失面子，不能向囑托他的人交代，非重重責罰這六個混蛋不可。平大夫本來要他們依據誓言，殺死自己一個兄弟，現下從寬處罰，要他們服侍令狐公子。」她頓了一頓，又道：「這六個混蛋倘若不聽令狐公子的話，平大夫知道了，立即取他六人中一人的性命。」桃花仙道：「令狐兄的傷既是由我們而起，我們服侍他一下，何足道哉，這叫做大丈夫恩怨分明。」桃枝仙道：「男兒漢為朋友雙脅插刀，尚且不辭，何況照料一下他的傷勢？」桃實仙道：「我的傷勢本來需人照料，我照料他，他照料我，有來有往，大家便宜。」桃干仙道：「何況只服侍一百日，時日甚是有限。」桃根仙一拍大腿，說道：「古人聽得朋友有難，千里赴義，我六兄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平夫人白了白眼，逕自去了。桃枝仙和桃干仙抬了擔架，躍入船中。桃根仙等跟著躍入，叫道：「開船，開船！」

　　令狐沖見其勢無論如何不能拒卻他六人同行，便道：「六位桃兄，你們要隨我同行，那也未始不可，但對我師父師母，必須恭敬有禮，這是我第一句吩咐。你們倘若不聽，我便不要你們服侍了。」桃葉仙道：「桃谷六仙本來便是彬彬君子，天下知名，別說是你的師父師母，就算是你的徒子徒孫，我們也一般的禮敬有加。」令狐沖聽他居然自稱是「彬彬君子」，忍不住好笑，向岳不群道：「師父，這六個桃兄想乘咱們坐船東行，師父意下如何？」岳不群心想，這六人目前已不致向華山派為難，雖然同處一舟，不免是心腹之患，但瞧情形也無法將他們趕走，好在這六人武功雖強，為人卻是瘋瘋癲癲，若以智取，未始不能對付，便點頭道：「好，他們要乘船，那也不妨，只是我生性愛靜，不喜聽他們爭辯不休。」

　　桃干仙道：「岳先生此言錯矣，人生在世，幹什麼有一張嘴巴？這張嘴除了吃飯之外，是還須說話的。又幹什麼有兩隻耳朵，那自是聽人說話之用。你如生性愛靜，便辜負了老天爺造你一張嘴巴、兩隻耳朵的美意。」

　　岳不群知道只須和他一接上口，他五兄弟的五張嘴巴一齊加入，不知要嘈到什麼地步，打架固然打他們不過，辯論也辯他們不贏，當即微微一笑，說道：「船家，開船！」桃葉仙道：「岳先生，你要船家開船，便須張口出聲，倘若當真生性愛靜，該當打手勢叫他開船才是。」桃干仙道：「船家在後梢，岳先生在中艙，他打手勢，船家看不見，那也枉然。」桃根仙道：「他難道不能到後梢去打手勢麼？」桃花仙道：「倘若船家不懂他的手勢，將『開船』誤作『翻船』，豈不糟糕？」桃谷六仙爭辯聲中，船家已拔錨開船。

　　岳不群夫婦不約而同的向令狐沖望了一眼，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又互相你瞧我，我瞧你，心中所想的是同一件事：「平一指說受人之托來給沖兒治病，從他話中聽來，那個托他之人在武林中地位甚高，以致他雖將華山派掌門人沒瞧在眼裡，對華山派的一個弟子卻偏偏十分客氣。到底是誰托了他給沖兒治病？他罵不戒和尚為『他媽的老混蛋』，自然不會是受了不戒和尚之托。」若在往日，他夫婦早就將令狐沖叫了過來，細問端詳，但此刻師徒間不知不覺已生出許多隔閡，二人均知還不是向令狐沖探問的時候。

　　岳夫人想到江湖上第一名醫平一指也治不了令狐沖的傷，說他已只有百日之命，心下難過，禁不住掉下淚來。順風順水，舟行甚速，這晚停泊處離蘭封已不甚遠。船家做了飯菜，各人正要就食，忽聽得岸上有人朗聲說道：「借問一聲，華山派諸位英雄，是乘這艘船的麼？」岳不群還未答話，桃枝仙已搶著說道：「桃谷六仙和華山派的諸位英雄好漢都在船上，有什麼事？」

　　那人歡然道：「這就好了，我們在這裡已等了一日一夜。快，快，拿過來。」十多名大漢分成兩行，從岸旁的一個茅棚中走出，每人手中都捧了一隻朱漆匣子。一個空手的藍衫漢子走到船前，躬身說道：「敝上得悉令狐少俠身子欠安，甚是掛念，本當親來探候，只是實在來不及趕回，飛鴿傳書，特命小人奉上一些菲禮，請令狐少俠賞收。」一眾大漢走上船頭，將十餘隻匣子放在船上。令狐沖奇道：「貴上不知是哪一位？如此厚賜，令狐沖愧不敢當。」那漢子道：「令狐少俠福澤深厚，定可早日康復，還請多多保重。」說著躬身行禮，率領一眾大漢逕自去了。令狐沖道：「也不知是誰給我送禮，可真希奇古怪。」桃谷五仙早就忍耐不住，齊聲道：「先打開瞧瞧。」五人七手八腳，將一隻隻朱漆匣子的匣蓋揭開，只見有的匣中裝滿了精緻點心，有的是熏雞火腿之類的下酒物，更有人參、鹿茸、燕窩、銀耳一類珍貴滋補的藥材。最後兩盒卻裝滿了小小的金錠銀錠，顯是以備令狐沖路上花用，說是「菲禮」，為數可著實不菲。桃谷五仙見到糖果蜜餞，水果點心，便抓起來塞入口中，大叫：「好吃，好吃！」令狐沖翻遍了幾十隻匣子，既無信件名刺，亦無花紋表記，到底送禮之人是誰，實無半分線索可尋，向岳不群道：「師父，這件事弟子可真摸不著半點頭腦。這送禮之人既不像是有惡意，也不似是開玩笑。」說著捧了點心，先敬師父師娘，再分給眾師弟師妹。岳不群見桃谷六仙吃了食物，一無異狀，瞧模樣這些食物也不似下了毒藥，問令狐沖道：「你有江湖上的朋友是住在這一帶的麼？」令狐沖沉吟半晌，搖頭道：「沒有。」只聽得馬蹄聲響，八乘馬沿河馳來，有人叫道：「華山派令狐少俠是在這裡麼？」桃谷六仙歡然大叫：「在這裡，在這裡！有什麼好東西送來？」那人叫道：「敝幫幫主得知令狐少俠來到蘭封，又聽說令狐少俠喜歡喝上幾杯，命小人物色到十六罈陳年美酒，專程趕來，請令狐少俠船中飲用。」八乘馬奔到近處，果見每一匹馬的鞍上都掛著兩罈酒。酒罈上有的寫著「極品貢酒」，有的寫著「三鍋良汾」，更有的寫著「紹興狀元紅」，十六罈酒竟似各不相同。令狐沖見了這許多美酒，那比送什麼給他都歡喜，忙走上船頭，拱手說道：「恕在下眼拙，不知貴幫是哪一幫？兄台尊姓大名？」那漢子笑道：「敝幫幫主再三囑咐，不得向令狐少俠提及敝幫之名。他老人家言道，這一點小小禮物，實在太過菲薄，再提出敝幫的名字來，實在不好意思。」他左手一揮，馬上乘客便將一罈罈美酒搬了下來，放上船頭。

　　岳不群在船艙中凝神看這八名漢子，只見個個身手矯捷，一手提一隻酒罈，輕輕一躍，便上了船頭，這八人都沒什麼了不起的武功，但顯然八人並非同一門派，看來同是一幫的幫眾，倒是不假。八人將十六罈酒送上船頭後，躬身向令狐沖行禮，便即上馬而去。令狐沖笑道：「師父，這件事可真奇怪了，不知是誰跟弟子開這個玩笑，送了這許多罈酒來。」岳不群沉吟道：「莫非是田伯光？又莫非是不戒和尚？」令狐沖道：「不錯，這兩人行事古里古怪，或許是他們也未可知。喂！桃谷六仙，有大批好酒在此，你們喝不喝？」

　　桃谷六仙笑道：「喝啊！喝啊！豈有不喝之理？」桃根仙、桃干仙二人捧起兩罈酒來，拍去泥封，倒在碗中，果然香氣撲鼻。六人也不和令狐沖客氣，便即骨嘟嘟的喝酒。令狐沖也去倒了一碗，捧在岳不群面前，道：「師父，你請嘗嘗，這酒著實不錯。」岳不群微微皺眉，「嗯」的一聲。勞德諾道：「師父，防人之心不可無。這酒不知是誰送來，焉知酒中沒有古怪。」岳不群點點頭，道：「沖兒，還是小心些兒的好。」令狐沖一聞到醇美的酒香，哪裡還忍耐得住，笑道：「弟子已命不久長，這酒中有毒無毒，也沒多大分別。」雙手捧碗，幾口喝了個乾淨，讚道：「好酒，好酒！」

　　只聽得岸上也有人大聲讚道：「好酒，好酒！」令狐沖舉目往聲音來處望去，只見柳樹下有個衣衫襤褸的落魄書生，右手搖著一柄破扇，仰頭用力嗅著從船上飄去的酒香，說道：「果然是好酒！」令狐沖笑道：「這位兄台，你並沒品嚐，怎知此酒美惡？」那書生道：「你一聞酒氣，便該知道這是藏了六十二年的三鍋頭汾酒，豈有不好之理？」

　　令狐沖自得綠竹翁悉心指點，於酒道上的學問已著實不凡，早知這是六十年左右的三鍋頭汾酒，但要辨出不多不少恰好是六十二年，卻所難能，料想這書生多半是誇張其辭，笑道：「兄台若是不嫌，便請過來喝幾杯如何？」那書生搖頭晃腦的道：「你我素不相識，萍水相逢，一聞酒香，已是干擾，如何再敢叨兄美酒，那是萬萬不可，萬萬不可。」令狐沖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聞兄之言，知是酒國前輩，在下正要請教，便請下舟，不必客氣。」那書生慢慢踱將過來，深深一揖，說道：「晚生姓祖，祖宗之祖。當年祖逖聞雞起舞，那便是晚生的遠祖了。晚生雙名千秋，千秋者，百歲千秋之意。不敢請教兄台尊姓大名。」令狐沖道：「在下複姓令狐，單名一個沖字。」那祖千秋道：「姓得好，姓得好，這名字也好！」一面說，一面從跳板走向船頭。令狐沖微微一笑，心想：「我請你喝酒，便什麼都好了。」當即斟了一碗酒，遞給祖千秋，道：「請喝酒！」只見他五十來歲年紀，焦黃面皮，一個酒糟鼻，雙眼無神，疏疏落落的幾根鬍子，衣襟上一片油光，兩隻手伸了出來，十根手指甲中都是黑黑的污泥。他身材瘦削，卻挺著個大肚子。祖千秋見令狐沖遞過酒碗，卻不便接，說道：「令狐兄雖有好酒，卻無好器皿，可惜啊可惜。」令狐沖道：「旅途之中，只有些粗碗粗盞，祖先生將就著喝些。」祖千秋搖頭道：「萬萬不可，萬萬不可。你對酒具如此馬虎，於飲酒之道，顯是未明其中三味。飲酒須得講究酒具，喝什麼酒，便用什麼酒杯。喝汾酒當用玉杯，唐人有詩云：『玉碗盛來琥珀光。』可見玉碗玉杯，能增酒色。」令狐沖道：「正是。」祖千秋指著一罈酒，說道：「這一壇關外白酒，酒味是極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氣，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飲，那就醇美無比，須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誠不我欺。」令狐沖在洛陽聽綠竹翁談論講解，於天下美酒的來歷、氣味、釀酒之道、窖藏之法，已十知八九，但對酒具一道卻一竅不通，此刻聽得祖千秋侃侃而談，大有茅塞頓開之感。只聽他又道：「至於飲葡萄酒嘛，當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詩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艷紅之色，我輩鬚眉男兒飲之，未免豪氣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後，酒色便與鮮血一般無異，飲酒有如飲血。岳武穆詞云：『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豈不壯哉！」令狐沖連連點頭，他讀書甚少，聽得祖千秋引證詩詞，於文義不甚了了，只是「笑談渴飲匈奴血」一句，確是豪氣干雲，令人胸懷大暢。祖千秋指著一罈酒道：「至於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令狐兄，世人眼光短淺，只道大禹治水，造福後世，殊不知治水什麼的，那也罷了，大禹真正的大功，你可知道麼？」

　　令狐沖和桃谷六仙齊聲道：「造酒！」祖千秋道：「正是！」八人一齊大笑。祖千秋又道：「飲這高粱酒，須用青銅酒爵，始有古意。至於那米酒呢，上佳米酒，其味雖美，失之於甘，略稍淡薄，當用大鬥飲之，方顯氣概。」

　　令狐沖道：「在下草莽之人，不明白這酒漿和酒具之間，竟有這許多講究。」

　　祖千秋拍著一隻寫著「百草美酒」字樣的酒罈，說道：「這百草美酒，乃採集百草，浸入美酒，故酒氣清香，如行春郊，令人未飲先醉。飲這百草酒須用古籐杯。百年古籐雕而成杯，以飲百草酒則大增芳香之氣。」令狐沖道：「百年古籐，倒是很難得的。」祖千秋正色道：「令狐兄言之差矣，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籐，可更為難得。你想，百年古籐，盡可求之於深山野嶺，但百年美酒，人人想飲，一飲之後，便沒有了。一隻古籐杯，就算飲上千次萬次，還是好端端的一隻古籐杯。」令狐沖道：「正是。在下無知，承先生指教。」岳不群一直在留神聽那祖千秋說話，聽他言辭誇張，卻又非無理，眼見桃枝仙、桃干仙等捧起了那壇百草美酒，倒得滿桌淋漓，全沒當是十分珍貴的美酒。岳不群雖不嗜飲，卻聞到酒香撲鼻，甚是醇美，情知那確是上佳好酒，桃谷六仙如此糟蹋，未免可惜。祖千秋又道：「飲這紹興狀元紅須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南宋瓷杯勉強可用，但已有衰敗氣象，至於元瓷，則不免粗俗了。飲這壇梨花酒呢？那該當用翡翠杯。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賣這梨花酒，掛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飲這梨花酒，自然也當是翡翠杯了。飲這玉露酒，當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細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飲，方可見其佳處。」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嘟嘟嘟，吹法螺！」說話之人正是岳靈珊，她伸著右手食指，刮自己右頰。岳不群道：「珊兒不可無理，這位祖先生說的，大有道理。」岳靈珊道：「什麼大有道理，喝幾杯酒助助興，那也罷了，成日成晚的喝酒，又有這許多講究，豈是英雄好漢之所為？」祖千秋搖頭晃腦的道：「這位姑娘，言之差矣。漢高祖劉邦，是不是英雄？當年他若不是大醉之後劍斬白蛇，如何能成漢家幾百年基業？樊噲是不是好漢？那日鴻門宴上，樊將軍盾上割肉，大斗喝酒，豈非壯士哉？」

　　令狐沖笑道：「先生既知此是美酒，又說英雄好漢，非酒不歡，卻何以不飲？」祖千秋道：「我早已說過，若無佳器，徒然糟蹋了美酒。」桃干仙道：「你胡吹大氣，說什麼翡翠杯、夜光杯，世上哪有這種酒杯？就算真的有，也不過一兩隻，又有誰能一起齊備了的？」祖千秋道：「講究品酒的雅士，當然具備。似你們這等牛飲驢飲，自然什麼粗杯粗碗都能用了。」桃葉仙道：「你是不是雅士？」祖千秋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三分風雅是有的。」桃葉仙哈哈大笑，問道：「那麼喝這八種美酒的酒杯，你身上帶了幾隻？」祖千秋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每樣一隻是有的。」桃谷六仙齊聲叫嚷：「牛皮大王，牛皮大王！」桃根仙道：「我跟你打個賭，你如身上有這八隻酒杯，我一隻一隻都吃下肚去。你要是沒有，那又如何？」祖千秋道：「就罰我將這些酒杯酒碗，也一隻隻都吃下肚去！」桃谷六仙齊道：「妙極，妙極！且看他怎生……」一句話沒說完，只見祖千秋伸手入懷，掏了一隻酒杯出來，光潤柔和，竟是一隻羊脂白玉杯。桃谷六仙吃了一驚，便不敢再說下去，只見他一隻又一隻，不斷從懷中取出酒杯，果然是翡翠杯、犀角杯、古籐杯、青銅爵、夜光杯、琉璃杯、古瓷杯無不具備。他取出八隻酒杯後，還繼續不斷取出，金光燦爛的金盃，鏤刻精緻的銀杯，花紋斑斕的石杯，此外更有象牙杯、虎齒杯、牛皮杯、竹筒杯、紫檀杯等等，或大或小，種種不一。眾人只瞧得目瞪口呆，誰也料想不到這窮酸懷中，竟然會藏了這許多酒杯。祖千秋得意洋洋的向桃根仙道：「怎樣？」桃根仙臉色慘然，道：「我輸了，我吃八隻酒杯便是。」拿起那只古籐杯，格的一聲，咬成兩截，將小半截塞入口中，咭咭咯咯的一陣咀嚼，便吞下肚中。

　　眾人見他說吃當真便吃，將半隻古籐杯嚼得稀爛，吞下肚去，無不駭然。桃根仙一伸手，又去拿那只犀角杯，祖千秋左手撩出，去切他脈門。桃根仙右手一沉，反拿他手腕，祖千秋中指彈向他掌心，桃根仙愕然縮手，道：「你不給我吃了？」祖千秋道：「在下服了你啦，我這八隻酒杯，就算你都已吃下了肚去便是。你有這股狠勁，我可捨不得了。」眾人又都大笑。岳靈珊初時對桃谷六仙甚是害怕，但相處時刻既久，見他們未露凶悍之氣，而行事說話甚為滑稽可親，便大著膽子向桃根仙道：「喂，這只古籐杯的味道好不好？」桃根仙舐唇咂舌，嗒嗒有聲，說道：「苦極了，有什麼好吃？」祖千秋皺起了眉頭，道：「給你吃了一隻古籐杯，可壞了我的大事。唉，沒了古籐杯，這百草酒用什麼杯來喝才是？只好用一隻木杯來將就將就了。」他從懷中掏出一塊手巾，拿起半截給桃根仙咬斷的古籐杯抹了一會，又取過檀木杯，裡裡外外的拭抹不已，只是那塊手巾又黑又濕，不抹倒也罷了，這麼一抹，顯然越抹越髒。他抹了半天，才將木杯放在桌上，八隻一列，將其餘金盃、銀杯等都收入懷中，然後將汾酒、葡萄酒、紹興酒等八種美酒，分別斟入八隻杯裡，吁了一口長氣，向令狐沖道：「令狐仁兄，這八杯酒，你逐一喝下，然後我陪你喝八杯。咱們再來細細品評，且看和你以前所喝之酒，有何不同？」令狐沖道：「好！」端起木杯，將酒一口喝下，只覺一股辛辣之氣直鑽入腹中，不由得心中一驚，尋思道：「這酒味怎地如此古怪？」祖千秋道：「我這些酒杯，實是飲者至寶。只是膽小之徒，嘗到酒味有異，喝了第一杯後，第二杯便不敢再喝了。古往今來，能夠連飲八杯者，絕無僅有。」

　　令狐沖心想：「就算酒中有毒，令狐沖早就命不久長，給他毒死便毒死便了，何必輸這口氣？」當即端起酒杯，又連飲兩杯，只覺一杯極苦而另一杯甚澀，決非美酒之味，再拿起第四杯酒時，桃根仙忽然叫道：「啊喲，不好，我肚中發燒，有團炭火。」祖千秋笑道：「你將我半隻古籐酒杯吞下肚中，豈有不肚痛之理？這古籐堅硬如鐵，在肚子裡是化不掉的，快些多吃瀉藥，瀉了出來，倘若瀉不出，只好去請殺人名醫平一指開肚剖腸取出來了。」令狐沖心念一動：「他這八隻酒杯之中必有怪異。桃根仙吃了那只古籐杯，就算古籐堅硬不化，也不過肚中疼痛，哪有發燒之理？嘿，大丈夫視死如歸，他的毒藥越毒越好。」一仰頭，又喝了一杯。岳靈珊忽道：「大師哥，這酒別喝了，酒杯之中說不定有毒。你刺瞎了那些人的眼睛，可須防人暗算報仇。」令狐沖淒然一笑，說道：「這位祖先生是個豪爽漢子，諒他也不會暗算於我。」內心深處，似乎反而盼望酒中有毒，自己飲下即死，屍身躺在岳靈珊眼前，也不知她是否有點兒傷心？當即又喝了兩杯。這第六杯酒又酸又鹹，更有些臭味，別說當不得「美酒」兩字，便連這「酒」字，也加不上去。他吞下肚中之時，不由得眉頭微微一皺。

　　桃干仙見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忍不住也要試試，說道：「這兩杯給我喝罷。」伸手去取第七杯酒。祖千秋揮扇往他手背擊落，笑道：「慢慢來，輪著喝，每個人須得連喝八杯，方知酒中真味。」桃干仙見他扇子一擊之勢極是沉重，倘若給擊中了，只怕手骨也得折斷，一翻手便去抓他扇子，喝道：「我偏要先喝這杯，你待怎地？」

　　祖千秋的扇子本來折成一條短棍，為桃干仙手指抓到之時，突然之間呼的一聲張開，扇緣便往他食指上彈去。這一下出其不意，桃干仙險被彈中，急忙縮手，食指上已微微一麻，啊啊大叫，向後退開。祖千秋道：「令狐兄，你快些將這兩杯酒喝了……」令狐沖更不多想，將餘下的兩杯酒喝了。這兩杯酒臭倒不臭，卻是一杯刺喉有如刀割，一杯藥氣衝鼻，這哪裡是酒，比之最濃烈的草藥，藥氣還更重了三分。

　　桃谷六仙見他臉色怪異，都是極感好奇，問道：「八杯酒喝下之後，味道怎樣？」祖千秋搶著道：「八杯齊飲，甘美無窮。古書上是有得說的。」桃干仙道：「胡說八道，什麼古書？」突然之間，也不知他使了什麼古怪暗號，四人同時搶上，分別抓住了祖千秋的四肢。桃谷六仙捉人手足的手法既怪且快，突如其來，似鬼似魅，饒是祖千秋武功了得，還是給桃谷四仙捉住手足，提將起來。華山派眾人見過桃谷四仙手撕成不憂的慘狀，忍不住齊聲驚呼。祖千秋心念電閃，立即大呼：「酒中有毒，要不要解藥？」抓住祖千秋手足的桃谷四仙都已喝了不少酒，聽得「酒中有毒」四字，都是一怔。

　　祖千秋所爭的正是四人這片刻之間的猶豫，突然大叫：「放屁，放屁！」桃谷四仙只覺手中一滑，登時便抓了個空，跟著「砰」的一聲巨響，船篷頂上穿了個大孔，祖千秋破篷而遁，不知去向。桃根仙和桃枝仙兩手空空，桃花仙和桃葉仙手中，卻分別多了一隻臭襪，一隻沾滿了爛泥的臭鞋。桃谷五仙身法也是快極，一晃之下，齊到岸上，祖千秋卻已影蹤不見。五人正要展開輕功去追，忽聽得長街盡頭有人呼道：「祖千秋你這壞蛋臭東西，快還我藥丸來，少了一粒，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那人大聲呼叫，迅速奔來。桃谷五仙聽到有人大罵祖千秋，深合我意，都要瞧瞧這位如此夠朋友之人是怎樣一號人物，當即停步不追，往那人瞧去。

　　但見一個肉球氣喘吁吁的滾來，越滾越近，才看清楚這肉球居然是個活人。此人極矮極胖，說他是人，實在頗為勉強。此人頭頸是決計沒有，一顆既扁且闊的腦袋安在雙肩之上，便似初生下地之時，給人重重當頭一錘，打得他腦袋擠下，臉頰口鼻全都向橫裡扯了開去。眾人一見，無不暗暗好笑，均想：「那平一指也是矮胖子，但和此人相比，卻是全然小巫見大巫了。」平一指不過矮而橫闊，此人卻腹背俱厚，兼之手足短到了極處，似乎只有前臂而無上臂，只有大腹而無小腹。此人來到船前，雙手一張，老氣橫秋的問道：「祖千秋這臭賊躲到哪裡去了？」桃根仙笑道：「這臭賊逃走了，他腳程好快，你這麼慢慢滾啊滾的，定然追他不上。」那人睜著圓溜溜的小眼向他一瞪，哼了一聲，突然大叫：「我的藥丸，我的藥丸！」雙足一彈，一個肉球衝入船艙，嗅了幾嗅，捉起桌上一隻空著的酒杯，移近鼻端聞了一下，登時臉色大變。他臉容本就十分難看，這一變臉，更是奇形怪狀，難以形容，委實是傷心到了極處。他將餘下七杯逐一拿起，嗅一下，說一句：「我的藥丸！」說了八句「我的藥丸」，哀苦之情更是不忍卒睹，忽然往地下一坐，放聲大哭。桃谷五仙更是好奇，一齊圍在身旁，問道：「你為什麼哭？」「是祖千秋欺侮你嗎？」「不用難過，咱們找到這臭賊，把他撕成四塊，給你出氣。」那人哭道：「我的藥丸給他和酒喝了，便殺……殺了這臭賊，也……也……沒用啦。」

　　令狐沖心念一動，問道：「那是什麼藥丸？」

　　那人垂淚道：「我前後足足花了一十二年時光，採集千年人參、伏苓、靈芝、鹿茸、首烏、靈脂、熊膽、三七、麝香種種珍貴之極的藥物，九蒸九曬，製成八顆起死回生的『續命八丸』，卻給祖千秋這天殺的偷了去，混酒喝了。」令狐沖大驚，問道：「你這八顆藥丸、味道可是相同？」那人道：「當然不同。有的極臭，有的極苦，有的入口如刀割，有的辛辣如火炙。只要吞服了這『續命八丸』，不論多大的內傷外傷，定然起死回生。」令狐沖一拍大腿，叫道：「糟了，糟了！這祖千秋將你的續命八丸偷了來，不是自己吃了，而是……而是……」那人問道：「而是怎樣？」令狐沖道：「而是混在酒裡，騙我吞下了肚中。我不知酒中有珍貴藥丸，還道他是下毒呢。」那人怒不可遏，罵道：「下毒，下毒！下你奶奶個毒！當真是你吃了我這續命八丸？」令狐沖道：「那祖千秋在八隻酒杯之中，裝了美酒給我飲下，確是有的極苦，有的甚臭，有的猶似刀割，有的好如火炙。什麼藥丸，我可沒瞧見。」那人瞪眼向令狐沖凝視，一張胖臉上的肥肉不住跳動，突然一聲大叫，身子彈起，便向令狐衝撲去。

　　桃谷五仙見他神色不善，早有提防，他身子剛縱起，桃谷四仙出手如電，已分別拉住他的四肢。

　　令狐沖忙叫：「別傷他性命！」

　　可是說也奇怪，那人雙手雙足被桃谷四仙拉住了，四肢反而縮攏，更似一個圓球。桃谷四仙大奇，一聲呼喝，將他四肢拉了開來，但見這人的四肢越拉越長，手臂大腿，都從身體中伸展出來，便如是一隻烏龜的四隻腳給人從殼里拉了出來一般。令狐沖又叫：「別傷他性命！」

　　桃谷四仙手勁稍鬆，那人四肢立時縮攏，又成了一個圓球。桃實仙躺在擔架之上，大叫：「有趣，有趣！這是什麼功夫？」桃谷四仙使勁向外一拉，那人的手足又長了尺許。岳靈珊等女弟子瞧著，無不失笑。桃根仙道：「喂，我們將你身子手足拉長，可俊得多啦。」

　　那人大叫：「啊喲，不好！」桃谷四仙一怔，齊道：「怎麼？」手上勁力略鬆。那人四肢猛地一縮，從桃谷四仙手中滑了出來，砰的一聲響，船底已給他撞破一個大洞，從黃河中逃走了。眾人齊聲驚呼，只見河水不絕從破洞中冒將上來。岳不群叫道：「各人取了行李物件，躍上岸去。」船底撞破的大洞有四尺方圓，河水湧進極快，過不多時，船艙中水已齊膝。好在那船泊在岸邊，各人都上了岸。船家愁眉苦臉，不知如何是好。

　　令狐沖道：「你不用發愁，這船值得多少銀子，加倍賠你便是。」心中好生奇怪：「我和那祖千秋素不相識，為什麼他要盜了如此珍貴的藥物來騙我服下？」微一運氣，只覺丹田中一團火熱，但體內的八道真氣仍是衝突來去，不能聚集。當下勞德諾去另雇一船，將各物搬了上去。令狐沖拿了幾錠不知是誰所送的銀子，賠給那撞穿了船底的船家。岳不群覺得當地異人甚多，來意不明，希奇古怪之事層出不窮，以盡快離開這是非之地為宜，只是天色已黑，河水急湍，不便夜航，只得在船中歇了。

　　桃谷五仙兩次失手，先後給祖千秋和那肉球人逃走，實是生平罕有之事，六兄弟自吹自擂，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說到後來，總覺有點不能自圓其說，喝了一會悶酒，也就睡了。

## 第15章　灌藥

　　岳不群躺在船艙中，耳聽河水拍岸，思潮如湧。過了良久，迷迷糊糊中忽聽得岸上腳步聲響，由遠而近，當即翻身坐起，從船窗縫中向外望去。月光下見兩個人影迅速奔來，突然其中一人右手一舉，兩人都在數丈外站定。岳不群知道這二人倘若說話，語音必低，當即運起「紫霞神功」，登時耳目加倍靈敏，聽覺視力均可及遠，只聽一人說道：「就是這艘船，日間華山派那老兒雇了船後，我已在船篷上做了記號，不會弄錯的。」另一人道：「好，咱們就去回報諸師伯。師哥，咱們『百藥門』幾時跟華山派結上了樑子啊？為什麼諸師伯要這般大張旗鼓的截攔他們？」岳不群聽到「百藥門」三字，吃了一驚，微微打個寒噤，略一疏神，紫霞神功的效力便減，只聽得先一人說道：「……不是截攔……諸師伯是受人之托，欠了人家的情，打聽一個人……倒不是……」那人說話的語音極低，斷斷續續的聽不明白，待得再運神功，卻聽得腳步聲漸遠，二人已然走了。岳不群尋思：「我華山派怎地會和『百藥門』結下了樑子？那個什麼諸師伯，多年便是『百藥門』的掌門人了。此人外號『毒不死人』，據說他下毒的本領高明之極，下毒而毒死人，人人都會，毫不希奇，這人下毒之後，被毒者卻並不斃命，只是身上或如千刀萬剮，或如蟲蟻攢嚙，總之是生不如死，卻又是求死不得，除了受他擺佈之外，更無別條道路可走。江湖上將『百藥門』與雲南『五仙教』並稱為武林中兩大毒門，雖然『百藥門』比之『五仙教』聽說還頗不如，究竟也非同小可。這姓諸的要大張旗鼓的來跟我為難，『受人之托』，受了誰的托啊？」想來想去，只有兩個緣由：其一，百藥門是由劍宗封不平等人邀了來和自己過不去；其二，令狐沖所刺瞎的一十五人之中，有百藥門的朋友在內。

　　忽聽得岸上有一個女子聲音低聲問道：「到底你家有沒有什麼《辟邪劍譜》啊？」正是女兒岳靈珊，不必聽第二人說話，另一人自然是林平之了，不知何時，他二人竟爾到了岸上。岳不群心下恍然，女兒和林平之近來情愫日增，白天為防旁人恥笑，不敢太露形跡，卻在深宵之中到岸上相聚。只因發覺岸上來了敵人，這才運功偵查，否則運這紫霞功頗耗內力，等閒不輕運用，不料除了查知敵人來歷之外，還發覺了女兒的秘密。只聽林平之道：「《辟邪劍法》是有的，我早練給你瞧過了幾次，劍譜卻真的沒有。」岳靈珊道：「那為什麼你外公和兩個舅舅，總是疑心大師哥吞沒了你的劍譜？」林平之道：「這是他們疑心，我可沒疑心。」岳靈珊道：「哼，你倒是好人，讓人家代你疑心，你自己一點也不疑心。」林平之歎道：「倘若我家真有什麼神妙劍譜，我福威鏢局也不致給青城派如此欺侮，鬧得家破人亡了。」岳靈珊道：「這話也有道理。那麼你外公、舅舅對大師哥起疑，你怎麼又不替他分辯？」林平之道：「到底爹爹媽媽說了什麼遺言，我沒親耳聽見，要分辯也無從辯起。」岳靈珊道：「如此說來，你心中畢竟是有些疑心了。」林平之道：「千萬別說這等話，要是給大師哥知道了，豈不傷了同門義氣？」岳靈珊冷笑一聲，道：「偏你便有這許多做作！疑心便疑心，不疑心便不疑心，換作是我，早就當面去問大師哥了。」她頓了一頓，又道：「你的脾氣和爹爹倒也真像，兩人心中都對大師哥犯疑，猜想他暗中拿了你家的劍譜……」林平之插口問道：「師父也在犯疑？」岳靈珊嗤的一笑，道：「你自己若不犯疑，何以用上這個『也』字？我說你和爹爹的性格兒一模一樣，就只管肚子裡做功夫，嘴上卻一句不提。」突然之間，華山派坐船旁的一艘船中傳出一個破鑼般的聲音喝道：「不要臉的狗男女！胡說八道。令狐沖是英雄好漢，要你們什麼狗屁劍譜？你們背後說他壞話，老子第一個容不得。」他這幾句話聲聞十數丈外，不但河上各船乘客均從夢中驚醒，連岸上樹頂宿鳥也都紛紛叫噪。跟著那船中躍起一個巨大人影，疾向林平之和岳靈珊處撲去。

　　林岳二人上岸時並未帶劍，忙展開拳腳架式，以備抵禦。岳不群一聽那人呼喝，便知此人內功了得，而他這一撲一躍，更顯得外功也頗為深厚，眼見他向女兒攻去，情急之下，大叫：「手下容情！」縱身破窗而出，也向岸上躍去，身在半空之時，見那巨人一手一個，已抓了林平之和岳靈珊，向前奔出。岳不群大驚，右足一落地，立即提氣縱前，手中長劍一招「白虹貫日」，向那人背心刺去。

　　那人身材既極魁梧，腳步自也奇大，邁了一步，岳不群這劍便刺了個空，當即又是一招「中平劍」向前遞出。那巨人正好大步向前，這一劍又刺了個空。岳不群一聲清嘯，叫道：「留神了！」一招「清風送爽」，急刺而出。眼見劍尖離他背心已不過一尺，突然間勁風起處，有人自身旁搶近，兩根手指向他雙眼插將過來。此處正是河街盡頭，一排房屋遮住了月光，岳不群立即側身避過，斜揮長劍削出，未見敵人，先已還招。敵人一低頭，欺身直進，舉手扣他肚腹的「中脘穴」。岳不群飛腳踢出，那人的溜溜打個轉，攻他背心。岳不群更不回身，反手疾刺出。那人又已避開，縱身拳打胸膛。岳不群見這人好生無禮，竟敢以一雙肉掌對他長劍，而且招招進攻，心下惱怒，長劍圈轉，倏地挑上，刺向對方額頭。那人急忙伸指在劍身上一彈。岳不群長劍微歪，乘勢改刺為削，嗤的一聲響，將那人頭上帽子削落，露出個光頭。那人竟是個和尚。他頭頂鮮血直冒，已然受傷。那和尚雙足一登，向後疾射而出。岳不群見他去路恰和那擄去岳靈珊的巨人相反，便不追趕。岳夫人提劍趕到，忙問：「珊兒呢？」岳不群左手一指，道：「追！」夫婦二人向那巨人去路追了出去，不多時便見道路交叉，不知敵人走的是哪一條路。岳夫人大急，連叫：「怎麼辦？」岳不群道：「擄劫珊兒那人是沖兒的朋友，想來不至於……不至於加害珊兒。咱們去問沖兒，便知端的。」岳夫人點頭道：「不錯，那人大聲叫嚷，說珊兒、平兒污穢沖兒，不知是什麼緣故。」岳不群道：「還是跟《辟邪劍譜》有關。」

　　夫婦倆回到船邊，見令狐沖和眾弟子都站在岸上，神情甚是關切。岳不群和岳夫人走進中艙，正要叫令狐衝來問，只聽得岸上遠處有人叫道：「有封信送給岳不群。」勞德諾等幾名男弟子拔劍上岸，過了一會，勞德諾回入艙中，說道：「師父，這塊布用石頭壓在地下，送信的人早已走了。」說著呈上一塊布片。岳不群接過一看，見是從衣衫上撕下的一片碎布，用手指甲蘸了鮮血歪歪斜斜的寫著：「五霸岡上，還你的臭女兒。」岳不群將布片交給夫人，淡淡的說：「是那和尚寫的。」岳夫人急問：「他……他用誰的血寫字？」岳不群道：「別擔心，是我削傷了他頭皮。」問船家道：「這裡去五霸岡，有多少路？」那船家道：「明兒一早開船，過銅瓦廂、九赫集，便到東明。五霸岡在東明集東面，挨近菏澤，是河南和山東兩省交界之地。爺台若是要去，明日天黑，也就到了。」

　　岳不群嗯了一聲，心想：「對方約我到五霸岡相會，此約不能不去，可是前去赴會，對方不知有多少人，珊兒又在他們手中，那注定了是有敗無勝的局面。」正自躊躇，忽聽得岸上有人叫道：「他媽巴羔子的桃谷六鬼，我鍾馗爺爺捉鬼來啦。」桃谷六仙一聽之下，如何不怒？桃實仙躺著不能動彈，口中大呼小叫，其餘五人一齊躍上岸去。只見說話之人頭戴尖帽，手持白幡。那人轉身便走，大叫：「桃谷六鬼膽小如鼠，決計不敢跟來。」桃根仙等怒吼連連，快步急追。這人的輕功也甚了得，幾個人頃刻間便隱入了黑暗之中。岳不群等這時都已上岸。岳不群叫道：「這是敵人調虎離山之計，大家上船。」眾人剛要上船，岸邊一個圓圓的人形忽然滾將過來，一把抓住了令狐沖的胸口，叫道：「跟我去！」正是那個肉球一般的矮胖子。令狐沖被他抓住，全無招架之力。忽然呼的一聲響，屋角邊又有一人衝了出來，飛腳向肉球人踢去，卻是桃枝仙。原來他追出十餘丈，想到兄弟桃實仙留在船上，可別給那他媽的什麼「鍾馗爺爺」捉了去，當即奔回守護，待見肉球人擒了令狐沖，便挺身來救。肉球人立即放下令狐沖，身子一晃，已鑽入船艙，躍到桃實仙床前，右腳伸出，作勢往他胸膛上踏去。桃枝仙大驚，叫道：「勿傷我兄弟。」肉球人道：「老頭子愛傷便傷，你管得著嗎？」桃枝仙如飛般縱入船艙，連人帶床板，將桃實仙抱在手中。那肉球人其實只是要將他引開，反身上岸，又已將令狐沖抓住，扛在肩上，飛奔而去。

　　桃枝仙立即想到，平一指吩咐他們五兄弟照料令狐沖，他給人擒去，日後如何交代？平大夫非叫他們殺了桃實仙不可。但如放下桃實仙不顧，又怕他傷病之中無力抗禦來襲敵人，當即雙臂將他橫抱，隨後追去。

　　岳不群向妻子打個手勢，說道：「你照料眾弟子，我瞧瞧去。」岳夫人點了點頭。二人均知眼下強敵環伺，倘若夫婦同去追敵，只怕滿船男女弟子都會傷於敵手。

　　肉球人的輕功本來遠不如桃枝仙，但他將令狐沖扛在肩頭，全力奔跑，桃枝仙卻惟恐碰損桃實仙的傷口，雙臂橫抱了他，穩步疾行，便追趕不上。岳不群展開輕功，漸漸追上，只聽得桃枝仙大呼小叫，要肉球人放下令狐沖，否則決計不和他善罷甘休。桃實仙身子雖動彈不得，一張口可不肯閒著，不斷和桃枝仙爭辯，說道：「大哥、二哥他們不在這裡，你就是追上了這個肉球，也沒法奈何得了他。既然奈何不了他，那麼決不和他善罷甘休什麼的，那也不過虛聲恫嚇而已。」桃枝仙道：「就算虛聲恫嚇，也有嚇阻敵人之效，總之比不嚇為強。」桃實仙道：「我看這肉球奔跑迅速，腳下絲毫沒慢了下來，『嚇阻』二字中這個『阻』字，未免不大妥當。」桃枝仙道：「他眼下還沒慢，過得一會，便慢下來啦。」他手中抱著人，嘴裡爭辯不休，腳下竟絲毫不緩。

　　三人一條線般向東北方奔跑，道路漸漸崎嶇，走上了一條山道。岳不群突然想起：「別要這肉球人在山裡埋伏高手，引我入伏，大舉圍攻，那可凶險得緊。」停步微一沉吟，只見肉球人已抱了令狐沖走向山坡上一間瓦屋，越牆而入。岳不群四下察看，又即追上。桃枝仙抱著桃實仙也即越牆而入，驀地裡一聲大叫，顯是中計受陷。岳不群欺到牆邊，只聽桃實仙道：「我早跟你說，叫你小心些，你瞧，現下給人家用漁網縛了起來，像是一條大魚，有什麼光彩？」桃枝仙道：「第一，是兩條大魚，不是一條大魚。第二，你幾時叫我小心些？」桃實仙道；「小時候我一起和你去偷人家院子裡樹上的石榴，我叫你小心些，難道你忘了？」桃枝仙道：「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跟眼前的事有什麼相干？」桃實仙道：「當然有相干。那一次你不小心，摔了下去，給人家捉住了，揍了一頓，後來大哥、二哥、四哥他們趕到，才將那一家人殺得乾乾淨淨。這一次你又不小心，又給人家捉住了。」桃枝仙道：「那有什麼要緊？最多大哥、二哥他們一齊趕到，又將這家人殺得乾乾淨淨。」

　　那肉球人冷冷的道：「你這桃谷二鬼轉眼便死，還在這裡想殺人。不許說話，好讓我耳根清淨些。」只聽得桃枝仙和桃實仙都荷荷荷的響了幾下，便不出聲了，顯是肉球人在他二人口中塞了麻核桃之類物事，令他們開口不得。岳不群側耳傾聽，牆內好半天沒有聲息，繞到圍牆之後，見牆外有株大棗樹，於是輕輕躍上棗樹，向牆內望去，見裡面是間小小瓦屋，和圍牆相距約有一丈。他想桃枝仙躍入牆內即被漁網縛住，多半這一丈的空地上裝有機關埋伏，當下隱身在棗樹的枝葉濃密之處，運起「紫霞神功」，凝神傾聽。那肉球人將令狐沖放在椅上，低沉著聲音問道：「你到底是祖千秋那老賊的什麼人？」令狐沖道：「祖千秋這人，今兒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是我什麼人了？」肉球人怒道：「事到如今，還在撒謊！你已落入我的掌握，我要你死得慘不堪言。」令狐沖笑道：「你的靈丹妙藥給我無意中吃在肚裡，你自然要大發脾氣。只不過你的丹藥，實在也不見得有什麼靈妙，我服了之後，不起半點效驗。」肉球人怒道：「見效哪有這樣快的？常言道病來似山倒，病去如抽絲。這藥力須得在十天半月之後，這才慢慢見效。」令狐沖道：「那麼咱們過得十天半月，再看情形罷！」肉球人怒道：「看你媽的屁！你偷吃了我的『續命八丸』，老頭子非立時殺了你不可。」令狐沖笑道：「你即刻殺我，我的命便沒有了，可見你的『續命八丸』毫無續命之功。」肉球人道：「是我殺你，跟『續命八丸』毫不相干。」令狐沖歎道：「你要殺我，儘管動手，反正我全身無力，毫無抗禦之能。」肉球人道：「哼，你想痛痛快快的死，可沒這麼容易！我先得問個清楚。他奶奶的，祖千秋是我老頭子幾十年的老朋友，這一次居然賣友，其中定然別有原因。你華山派在我『黃河老祖』眼中，不值半文錢，他當然並非為了你是華山派的弟子，才盜了我的『續命八丸』給你。當真是奇哉怪也，奇哉怪也！」一面自言自語，一面頓足有聲，十分生氣。令狐沖道：「閣下的外號原來叫作『黃河老祖』，失敬啊失敬。」肉球人怒道：「胡說八道！我一個人怎做得來『黃河老祖』？」令狐沖問道：「為什麼一個人做不來？」肉球人道：「『黃河老祖』一個姓老，一個姓祖，當然是兩個人了。連這個也不懂，真是蠢才。我老爺老頭子，祖宗祖千秋。我們兩人居於黃河沿岸，合稱『黃河老祖』。」

　　令狐沖問道：「怎麼一個叫老爺，一個叫祖宗？」肉球人道：「你孤陋寡聞，不知世上有姓老、姓祖之人。我姓老，單名一個『爺』字，字『頭子』，人家不是叫我老爺，便叫我老頭子……」令狐沖忍不住笑出聲來，問道：「那個祖千秋，便姓祖名宗了？」肉球人老頭子道：「是啊。」他頓了一頓，奇道：「咦！你不知祖千秋的名字，如此說來，或許真的跟他沒什麼相干。啊喲，不對，你是不是祖千秋的兒子？」令狐沖更是好笑，說道：「我怎麼會是他的兒子？他姓祖，我複姓令狐，怎拉扯得上一塊？」

　　老頭子喃喃自語：「真是古怪。我費了無數心血，偷搶拐騙，這才配製成了這『續命八丸』，原是要用來治我寶貝乖女兒之病的，你既不是祖千秋的兒子，他幹麼要偷了我這丸藥給你服下？」令狐沖這才恍然，說道：「原來老先生這些丸藥，是用來治令愛之病的，卻給在下誤服了，當真萬分過意不去。不知令愛患了什麼病，何不請『殺人名醫』平大夫設法醫治？」老頭子呸呸連聲，說道：「有病難治，便得請教平一指。老頭子身在開封，豈有不知？他有個規矩，治好一人，須得殺一人抵命。我怕他不肯治我女兒，先去將他老婆家中一家五口盡數殺了，他才不好意思，不得不悉心替我女兒診斷，查出我女兒在娘胎之中便已有了這怪病，於是開了這張『續命八丸』的藥方出來。否則我怎懂得採藥製煉的法子？」令狐沖愈聽愈奇，問道：「前輩既去請平大夫醫治令愛，又怎能殺了他岳家的全家？」

　　老頭子道：「你這人笨得要命，不點不透。平一指仇家本來不多，這幾年來又早被他的病人殺得精光了。平一指生平最恨之人是他岳母，只因他怕老婆，不便親自殺他岳母，也不好意思派人代殺。老頭子跟他是鄉鄰，大家武林一脈，怎不明白他的心意？於是由我出手代勞。我殺了他岳母全家之後，平一指十分喜歡，這才悉心診治我女兒之病。」令狐沖點頭道：「原來如此。其實前輩的丹藥雖靈，對我的疾病卻不對症。不知令愛病勢現下如何，重新再覓丹藥，可來得及嗎？」老頭子怒道：「我女兒最多再拖得一年半載，便一命嗚呼了，哪裡還來得及去再覓這等靈丹妙藥？現下無可奈何，只有死馬當作活馬醫了。」他取出幾根繩索，將令狐沖的手足牢牢縛在椅上，撕爛他衣衫，露出了胸口肌膚。令狐沖問道：「你要幹什麼？」老頭子獰笑道：「不用心急，待會便知。」將他連人帶椅抱起，穿過兩間房，揭起棉帷，走進一間房中。

　　令狐沖一進房便覺悶熱異常。但見那房的窗縫都用綿紙糊住，當真密不通風，房中生著兩大盆炭火，床上布帳低垂，滿房都是藥氣。老頭子將椅子在床前一放，揭開帳子，柔聲道：「不死好孩兒，今天覺得怎樣？」令狐沖心下大奇：「什麼？老頭子的女兒芳名「不死」，豈不作『老不死』？啊，是了，他說他女兒在娘胎中便得了怪病，想來他生怕女兒死了，便給她取名『不死』，到老不死，是大吉大利的好口彩。她是『不』字輩，跟我師父是同輩。」越想越覺好笑。只見枕上躺著一張更無半點血色的臉蛋，一頭三尺來長的頭髮散在布被之上，頭髮也是黃黃的。那姑娘約莫十七八歲年紀，雙眼緊閉，睫毛甚長，低聲叫道：「爹！」卻不睜眼。老頭子道：「不兒，爹爹給你煉製的『續命八丸』已經大功告成，今日便可服用了，你吃了之後，毛病便好，就可起床玩耍。」那少女嗯的一聲，似乎並不怎麼關切。令狐沖見到那少女病勢如此沉重，心下更是過意不去，又想：「老頭子對他女兒十分愛憐，無可奈何之中，只好騙騙她了。」

　　老頭子扶著女兒上身，道：「你坐起一些好吃藥，這藥得來不易，可別糟蹋了。」那少女慢慢坐起，老頭子拿了兩個枕頭墊在她背後。那少女睜眼見到令狐沖，十分詫異，眼珠不住轉動，瞧著令狐沖，問道：「爹，他……他是誰？」老頭子微笑道：「他麼？他不是人，他是藥。」那少女茫然不解，道：「他是藥？」老頭子道：「是啊，他是藥。那『續命八丸』藥性太過猛烈，我兒服食不宜，因此先讓這人服了，再刺他之血供我兒服食，最為適當。」那少女道：「刺他的血？他會痛的，那……那不大好。」老頭子道：「這人是個蠢才，不會痛的。」那少女「嗯」的一聲，閉上了眼睛。令狐沖又驚又怒，正欲破口大罵，轉念一想：「我吃了這姑娘的救命靈藥，雖非有意，總之是我壞了大事，害了她性命。何況我本就不想活了，以我之血，救她性命，贖我罪愆，有何不可？」當下淒然一笑，並不說話。

　　老頭子站在他身旁，只待他一出聲叫罵，立即點他啞穴，豈知他竟是神色泰然，不以為意，倒也大出意料之外。他怎知令狐沖自岳靈珊移情別戀之後，本已心灰意冷，這晚聽得那大漢大聲斥責岳靈珊和林平之，罵他二人說自己壞話，又親眼見到岳林二人在岸上樹底密約相會，更覺了無生趣，於自己生死早已全不掛懷。老頭子問道：「我要刺你心頭熱血，為我女兒治病了，你怕不怕？」令狐沖淡淡的道：「那有什麼可怕的？」老頭子側目凝視，見他果然毫無懼怕的神色，說道：「刺出你心頭之血，你便性命不保了，我有言在先，可別怪我沒告知你。」令狐沖淡淡一笑，道：「每個人到頭來終於要死的，早死幾年，遲死幾年，也沒多大分別？我的血能救得姑娘之命，那是再好不過，勝於我白白的死了，對誰都沒有好處。」他猜想岳靈珊得知自己死訊，只怕非但毫不悲慼，說不定還要罵聲：「活該！」不禁大生自憐自傷之意。老頭子大拇指一翹，讚道：「這等不怕死的好漢，老頭子生平倒從來沒見過。只可惜我女兒若不飲你的血，便難以活命，否則的話，真想就此饒了你。」

　　他到灶下端了一盆熱氣騰騰的沸水出來，右手執了一柄尖刀，左手用手巾在熱水中浸濕了，敷在令狐沖心口。正在此時，忽聽得祖千秋在外面叫道：「老頭子，老頭子，快開門，我有些好東西送給你的不死姑娘。」老頭子眉頭一皺，右手刀子一劃，將那熱手巾割成兩半，將一半塞在令狐衝口中，說道：「什麼好東西了？」放下刀子和熱水，出去開門，將祖千秋放進屋來。祖千秋道：「老頭子，這一件事你如何謝我？當時事情緊急，又找你不到。我只好取了你的『續命八丸』，騙他服下。倘若你自己知道了，也必會將這些靈丹妙藥送去，可是他就未必肯服。」老頭子怒道：「胡說八道……」

　　祖千秋將嘴巴湊到他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老頭子突然跳起身來，大聲道：「有這等事？你……你……可不是騙我？」祖千秋道：「騙你作甚？我打聽得千真萬確。老頭子，咱們是幾十年的交情了，知己之極，我辦的這件事，可合了你心意罷？」老頭子頓足叫道：「不錯，不錯！該死，該死！」祖千秋奇道：「怎地又是不錯，又是該死？」老頭子道：「你不錯，我該死！」祖千秋更加奇了，道：「你為什麼該死？」

　　老頭子一把拖了他手，直入女兒房中，向令狐沖納頭便拜，叫道：「令狐公子，令狐爺爺，小人豬油蒙住了心，今日得罪了你。幸好天可憐見，祖千秋及時趕到，倘若我一刀刺死了你，便將老頭子全身肥肉熬成脂膏，也贖不了我罪愆的萬一。」說著連連叩頭。令狐衝口中塞著半截手巾，荷荷作聲，說不出話來。祖千秋忙將手巾從他口中挖了出來，問道：「令狐公子，你怎地到了此處？」令狐沖忙道：「老前輩快快請起，這等大禮，我可愧不敢當。」老頭子道：「小老兒不知令狐公子和我大恩人有這等淵源，多多冒犯，唉，唉，該死，該死！糊塗透頂，就算我有一百個女兒，個個都要死，也不敢讓令狐公子流半點鮮血救她們的狗命。」

　　祖千秋睜大了眼，道：「老頭子，你將令狐公子綁在這裡幹什麼？」老頭子道：「唉，總之是我倒行逆施，胡作非為，你少問一句行不行？」祖千秋又問：「這盆熱水，這把尖刀放在這裡，又幹什麼來著？」只聽得拍拍拍拍幾聲，老頭子舉起手來，力批自己雙頰。他的臉頰本就肥得有如一隻南瓜，這幾下著力擊打，登時更加腫脹不堪。

　　令狐沖道：「種種情事，晚輩糊里糊塗，實不知半點因由，還望兩位前輩明示。」老頭子和祖千秋匆匆忙忙解開了他身上綁縛，說道：「咱們一面喝酒，一面詳談。」令狐衝向床上的少女望了一眼，問道：「令愛的傷勢，不致便有變化麼？」老頭子道：「沒有，不會有變化，就算有變化，唉，這個……那也是……」他口中嘮嘮叨叨的，也不知說些什麼，將令狐沖和祖千秋讓到廳上，倒了三碗酒，又端出一大盤肥豬肉來下酒，恭恭敬敬的舉起酒碗，敬了令狐沖一碗。令狐沖一口飲了，只覺酒味淡薄，平平無奇，但比之在祖千秋酒杯中盛過的酒味，卻又好上十倍。

　　老頭子說道：「令狐公子，老朽糊塗透頂，得罪了公子，唉，這個……真是……」一臉惶恐之色，不知說什麼話，才能表達心中歉意。祖千秋道：「令狐公子大人大量，也不會怪你。再說，你這『續命八丸』倘若有些效驗，對令狐公子的身子真有補益，那麼你反有功勞了。」老頭子道：「這個……功勞是不敢當的，祖賢弟，還是你的功勞大。」祖千秋笑道：「我取了你這八顆丸藥，只怕於不死侄女身子有妨，這一些人參給她補一補罷。」說著俯身取過一隻竹簍，打開蓋子，掏出一把把人參來，有粗有細，看來沒有十斤，也有八斤。老頭子道：「從哪裡弄了這許多人參來？」祖千秋笑道：「自然是從藥材鋪中借來的了。」老頭子哈哈大笑，道：「劉備借荊州，不知何日還。」令狐沖見老頭子雖強作歡容，卻掩不住眉間憂愁，說道：「老先生，祖先生，你兩位想要醫我之病，雖然是一番好意，但一個欺騙在先，一個擄綁在後，未免太不將在下瞧在眼裡了。」老祖二人一聽，當即站起，連連作揖，齊道：「令狐公子，老朽罪該萬死。不論公子如何處罰，老朽二人都是罪有應得。」令狐沖道：「好，我有事不明，須請直言相告。請問二位到底是衝著誰的面子，才對我這等相敬？」

　　老祖二人相互瞧了一眼。老頭子道：「這個……這個……這個嗎？」祖千秋道：「公子爺當然知道。那一位的名字，恕我們不敢提及。」令狐沖道：「我的的確確不知。」暗自思忖：「是風太師叔麼？是不戒大師麼？是田伯光麼？是綠竹翁麼？可是似乎都不像。風太師叔雖有這等本事面子，但他老人家隱居不出，不許我洩露行蹤，他怎會下山來幹這等事？」

　　祖千秋道：「公子爺，你問這件事，我和老兄二人是決計不敢答的，你就殺了我們，也不會說。你公子爺心中自然知道，又何必定要我們說出口來？」

　　令狐沖聽他語氣堅決，顯是不論如何逼問，都是決計不說的了，便道：「好，你們既然不說，我心中怒氣不消。老先生，你剛才將我綁在椅上，嚇得我魂飛魄散，我也要綁你二人一綁，說不定我心中不開心，一尖刀把你們的心肝都挖了出來。」老祖二人又是對望一眼，齊道：「公子爺要綁，我們自然不敢反抗。」老頭子端過兩隻椅子，又取了七八條粗索來。兩人先用繩索將自己雙足在椅腳上牢牢縛住，然後雙手放在背後，說道：「公子請綁。」均想：「這位少年未必真要綁我們出氣，多半是開開玩笑。」哪知令狐沖取過繩索，當真將二人雙手反背牢牢縛住，提起老頭子的尖刀，說道：「我內力已失，不能用手指點穴，又怕你們運力掙扎，只好用刀柄敲打，封了你二人的穴道。」當下倒轉尖刀，用刀柄在二人的環跳、天柱、少海等處穴道中用力敲擊，封住了二人的穴道。老頭子和祖千秋面面相覷，大是詫異，不自禁的生出恐懼之情，不知令狐沖用意何在。只聽他說道：「你們在這裡等一會。」轉身出廳。

　　令狐沖握著尖刀，走到那少女的房外，咳嗽一聲，說道：「老……唔，姑娘，你身子怎樣？」他本待叫她「老姑娘」，但想這少女年紀輕輕，雖然姓老，稱之為「老姑娘」總是不大妥當，如叫她為「老不死姑娘」，更有點匪夷所思。那少女「嗯」的一聲，並不回答。

　　令狐沖掀開棉帷，走進房去，只見她兀自坐著，靠在枕墊之上，半睡半醒，雙目微睜。令狐沖走近兩步，見她臉上肌膚便如透明一般，淡黃的肌肉下現出一條條青筋，似乎可見到血管中血液隱隱流動。房中寂靜無聲，風息全無，好像她體內鮮血正在一滴滴的凝結成膏，她呼出來的氣息，呼出一口便少了一口。令狐沖心道：「這姑娘本來可活，卻給我誤服丹藥而害了她。我反正是要死了，多活幾天，少活幾天，又有什麼分別？」取過一隻瓷碗放在幾上，伸出左腕，右手舉刀在腕脈上橫斬一刀，鮮血泉湧，流入碗中。他見老頭子先前取來的那盆熱水仍在冒氣，當即放下尖刀，右手抓些熱水淋在傷口上，使得鮮血不致迅速凝結。頃刻間鮮血已注滿了大半碗。那少女迷迷糊糊中聞到一陣血腥氣，睜開眼來，突然見到令狐沖手腕上鮮血直淋，一驚之下，大叫了一聲。令狐沖見碗中鮮血將滿，端到那姑娘床前，就在她嘴邊，柔聲道：「快喝了，血中含有靈藥，能治你的病。」那姑娘道：「我……我怕，我不喝。」令狐沖流了一碗血後，只覺腦中空蕩蕩地，四肢軟弱無力，心想：「她害怕不喝，這血豈不是白流了？」左手抓過尖刀，喝道：「你不聽話，我便一刀殺了你。」將尖刀刀尖直抵到她喉頭。

　　那姑娘怕了起來，只得張嘴將一碗鮮血一口口的都喝了下去，幾次煩惡欲嘔，看到令狐沖的尖刀閃閃發光，竟嚇得不敢作嘔。令狐沖見她喝乾了一碗血，自己腕上傷口鮮血漸漸凝結，心想：「我服了老頭子的『續命八丸』，從血液裡進入這姑娘腹內的，只怕還不到十分之一，待我大解小解之後，不免所失更多，須得盡早再餵她幾碗鮮血，直到我不能動彈為止。」當下再割右手腕脈，放了大半碗鮮血，又去餵那姑娘。那姑娘皺起了眉頭，求道：「你……你別迫我，我真的不行了。」令狐沖道：「不行也得行，快喝，快。」那姑娘勉強喝了幾口，喘了一會氣，說道：「你……你為什麼這樣？你這樣做，好傷自己身子。」令狐沖苦笑道：「我傷身子打什麼緊，我只要你好。」桃枝仙和桃實仙被老頭子所裝的漁網所縛，越是出力掙扎，漁網收得越緊，到得後來，兩人手足便想移動數寸也已有所不能。兩人身不能動，耳目卻仍十分靈敏，口中更是爭辯不休。當令狐衝將老祖二人縛住後，桃枝仙猜他定要將二人殺了，桃實仙則猜他一定先來釋放自己兄弟。哪知二人白爭了一場，所料全然不中，令狐沖卻走進了那姑娘房中。那姑娘的閨房密不通風，二人在房中說話，只隱隱約約的傳了一些出來。桃枝仙、桃實仙、岳不群、老頭子、祖千秋五人內力都甚了得，但令狐沖在那姑娘房中幹什麼，五人只好隨意想像，突然間聽得那姑娘尖聲大叫，五人臉色登時都為之大變。桃枝仙道：「令狐沖一個大男人，走到人家閨女房中去幹什麼？」桃實仙道：「你聽！那姑娘害怕之極，說道：『我……我怕！』令狐沖說：『你不聽話，我便一刀殺了你。』他說『你不聽話』，令狐衝要那姑娘聽什麼話？」桃枝仙道：「那還有什麼好事？自然是逼迫那姑娘做他老婆。」桃實仙道：「哈哈，可笑之極！那矮冬瓜胖皮球的女兒，當然也是矮冬瓜胖皮球，令狐沖為什麼要逼她做老婆？」桃枝仙道：「蘿蔔青菜，各人所愛！說不定令狐沖特別喜歡肥胖女子，一見肥女，便即魂飛天外。」桃實仙道：「啊喲！你聽，你聽！那肥女求饒了，說什麼『你別迫我，我真的不行了。』」桃枝仙道：「不錯。令狐沖這小子卻是霸王硬上弓，說道：『不行也得行，快，快！』」桃實仙道：「為什麼令狐沖叫她快些，快什麼？」桃枝仙道：「你沒娶過老婆，是童男之身，自然不懂！」桃實仙道：「難道你就娶過了，不害臊！」桃枝仙道：「你明知我沒娶過，幹麼又來問我？」桃實仙大叫：「喂，喂，老頭子，令狐沖在逼你女兒做老婆，你幹麼見死不救？」桃枝仙道：「你管什麼閒事？你又怎知那肥女要死，說什麼見死不救？她女兒名叫『老不死』，怎麼會死？」老頭子和祖千秋給縛在椅上，又給封了穴道，聽得房中老姑娘驚呼和哀求之聲，二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二人心下本已起疑，聽得桃谷二仙在院子中大聲爭辯，更無懷疑。祖千秋道：「老兄，這件事非阻止不可，沒想到令狐公子如此好色，只怕要闖大禍。」老頭子道：「唉，糟蹋了我不死孩兒，那還罷了，卻……卻太也對不起人家。」祖千秋道：「你聽，你聽。你的不死姑娘對他生了情意，她說道：『你這樣做，好傷自己身子。』令狐沖說什麼？你聽到沒有？」老頭子道：「他說：『我傷身子打什麼緊？我只是要你好！』他奶奶的，這兩個小傢伙。」祖千秋哈哈大笑，說道：「老兄，恭喜，恭喜！」老頭子怒道：「恭你奶奶個喜！」祖千秋笑道：「你何必發怒？恭喜你得了個好女婿！」

　　老頭子大叫一聲，喝道：「別再胡說！這件事傳揚出去，你我還有命麼？」他說這兩句話時，聲音中含著極大的驚恐。祖千秋道：「是，是！」聲音卻也打顫了。

　　岳不群身在牆外樹上，隔著更遠，雖運起了「紫霞神功」，也只聽到一鱗半爪，最初一聽到令狐沖強迫那姑娘，便想衝入房中阻止，但轉念一想，這些人連令狐沖在內，個個詭秘怪異，不知有什麼圖謀，還是不可魯莽，以靜觀其變為是，當下運功繼續傾聽。桃谷二仙和老祖二人的說話不絕傳入耳中，只道令狐沖當真乘人之危，對那姑娘大肆非禮，後來再聽老祖二人的對答，心想令狐沖瀟灑風流，那姑娘多半與乃父相像，是個胖皮球般的醜女，則失身之後對其傾倒愛慕，亦非奇事，不禁連連搖頭。

　　忽聽得那姑娘又尖叫道：「別……別……這麼多血，求求你……」突然牆外有人叫道：「老頭子，桃谷四鬼給我撇掉啦。」波的一聲輕響，有人從牆外躍入，推門進內，正是那個手持白幡去逗引桃谷四仙的漢子。

　　他見老頭子和祖千秋都給綁在椅上，吃了一驚，叫道：「怎麼啦！」右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精光燦然的匕首，手臂幾下揮舞，已將兩人手足上所綁的繩索割斷。

　　房中那姑娘又尖聲驚叫：「你……你……求求你……不能再這樣了。」那漢子聽她叫得緊急，驚道：「是老不死姑娘！」向房門衝去。老頭子一把拉住了他手臂，喝道：「不可進去！」那漢子一怔之下，停住了腳步。只聽得院子中桃枝仙道：「我想矮冬瓜得了令狐沖這樣一個女婿，定是歡喜得緊。」桃實仙道：「令狐沖快要死了，一個半死半活的女婿，得了有什麼歡喜？」桃枝仙道：「他女兒也快死了，一對夫妻一般的半死半活。」桃實仙問道：「哪個死？哪個活？」桃枝仙道：「那還用問？自然是令狐沖死。老不死姑娘名叫老不死，怎麼會死？」桃實仙道：「這也未必。難道名字叫什麼，便真的是什麼？如果天下人個個叫老不死，便個個都老而不死了？咱們練武功還有什麼用？」兩兄弟爭辯聲中，猛聽得房中砰的一聲，什麼東西倒在地下。老姑娘又叫了起來，聲音雖然微弱，卻充滿了驚惶之意，叫道：「爹，爹！快來！」

　　老頭子聽得女兒呼叫，搶進房去，只見令狐衝倒在地下，一隻瓷碗合在胸口，上身全是鮮血，老姑娘斜倚在床，嘴邊也都是血。祖千秋和那漢子站在老頭子身後，望望令狐沖，望望老姑娘，滿腹都是疑竇。

　　老姑娘道：「爹，他……他割了許多血出來，逼我喝了兩碗……他……他還要割……」

　　老頭子這一驚更加非同小可，忙俯身扶起令狐沖，只見他雙手腕脈處各有傷口，鮮血兀自汩汩流個不住。老頭子急衝出房，取了金創藥來，心慌意亂之下，雖在自己屋中，還是額頭在門框邊上撞得腫起了一個大瘤，門框卻被他撞塌了半邊。桃枝仙聽到碰撞聲響，只道他在毆打令狐沖，叫道：「喂，老頭子，令狐沖是桃谷六仙的好朋友，你可不能再打。要是打死了他，桃谷六仙非將你全身肥肉撕成一條條不可。」桃實仙道：「錯了，錯了！」桃枝仙道：「什麼錯了？」桃實仙道：「他若是全身瘦肉，自可撕成一條一條，但他全是肥肉，一撕便成一團一塌糊塗的膏油，如何撕成一條一條？」老頭子將金創藥在令狐沖手腕上傷口處敷好，再在他胸腹間幾處穴道上推拿良久，令狐沖這才悠悠醒轉。老頭子驚魂略定，心下感激無已，顫聲道：「令狐公子，你……這件事當真叫咱們粉身碎骨，也是……唉……也是……」祖千秋道：「令狐公子，老頭子剛才縛住了你，全是一場誤會，你怎地當真了？豈不令他無地自容？」

　　令狐沖微微一笑，說道：「在下的內傷非靈丹妙藥所能醫治，祖前輩一番好意，取了老前輩的『續命八丸』來給在下服食，實在是糟蹋了……但願這位姑娘的病得能痊可……」他說到這裡，只因失血過多，一陣暈眩，又昏了過去。老頭子將他抱起，走出女兒閨房，放在自己房中床上，愁眉苦臉的道：「那怎麼辦？那怎麼辦？」祖千秋道：「令狐公子失血極多，只怕性命已在頃刻之間，咱三人便以畢生修為，將內力注入他體內如何？」老頭子道：「自該如此。」輕輕扶起令狐沖，右掌心貼上他背心大椎穴，甫一運氣，便全身一震，喀喇一聲響，所坐的木椅給他壓得稀爛。

　　桃枝仙哈哈大笑，大聲道：「令狐沖的內傷，便因咱六兄弟以內力給他療傷而起，這矮冬瓜居然又來學樣，令狐沖豈不是傷上加傷，傷之又傷，傷之不已！」桃實仙道：「你聽，這喀喇一聲響，定是矮冬瓜給令狐沖的內力震了出來，撞壞了什麼東西。令狐沖的內力，便是我們的內力，矮冬瓜又吃了桃谷六仙一次苦頭！妙哉！妙哉！」

　　老頭子歎了口氣，道：「唉，令狐公子倘若傷重不醒，我老頭子只好自殺了。」那漢子突然放大喉嚨叫道：「牆外棗樹上的那一位，可是華山派掌門岳先生嗎？」岳不群大吃一驚，心道：「原來我的行跡早就給他見到了。」只聽那漢子又叫：「岳先生，遠來是客，何不進來見面？」岳不群極是尷尬，只覺進去固是不妙，其勢又不能老是坐在樹上不動。那漢子道：「令高足令狐公子暈了過去，請你一起參詳參詳。」岳不群咳嗽一聲，縱身飛躍，越過了院子中丈餘空地，落在滴水簷下的走廊之上。老頭子已從房中走了出來，拱手道：「岳先生，請進。」岳不群道：「在下掛念小徒安危，可來得魯莽了。」老頭子道：「那是在下該死。唉，倘若……倘若……」桃枝仙大聲道：「你不用擔心，令狐沖死不了的。」老頭子大喜，問道：「你怎知他不會死？」桃仙枝道：「他年紀比你小得多，也比我小得多，是不是？」老頭子道：「是啊。那又怎樣？」桃枝仙道：「年紀老的人先死呢，還是年紀小的人先死？自然是老的先死了。你還沒死，我也沒有死，令狐沖又怎麼會死？」老頭子本道他有獨得之見，豈知又來胡說一番，只有苦笑。桃實仙道：「我倒有個挺高明的主意，咱們大夥兒齊心合力，給令狐沖改個名字，叫作『令狐不死』……」岳不群走入房中，見令狐沖暈倒在床，心想：「我若不露一手紫霞神功，可教這幾人輕視我華山派了。」當下暗運伸功，臉向裡床，以便臉上紫氣顯現之時無人瞧見，伸掌按到令狐沖背上大椎穴上。他早知令狐沖體內真氣運行的情狀，當下並不用力，只以少些內力緩緩輸入，覺得他體內真氣生出反激，手掌便和他肌膚離開了半寸，停得片刻，又將手掌按了上去。果然過不多時，令狐沖便即悠悠醒轉，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來了。」老頭子等三人見岳不群毫不費力的便將令狐沖救轉，都大為佩服。岳不群尋思：「此處是非之地，不能多耽，又不知舟中夫人和眾弟子如何。」拱手說道：「多承諸位對我師徒禮敬有加，愧不敢當，這就告辭。」老頭子道：「是，是！令狐公子身子違和，咱們本當好好接待才是，眼下卻是不便，實在失禮之至，還請兩位原恕。」岳不群道：「不用客氣。」黯淡的燈光之下，見那漢子一雙眸子炯炯發光，心念一動，拱手道：「這位朋友尊姓大名？」祖千秋笑道：「原來岳先生不識得咱們的夜貓子『無計可施』計無施。」岳不群心中一凜：「夜貓子計無施？聽說此人天賦異稟，目力特強，行事忽善忽惡，或邪或正，雖然名計無施，其實卻是詭計多端，是個極厲害的人物。他竟也和老頭子等人攪在一起。」忙拱手道：「久仰計師傅大名，當真是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見。」計無施微微一笑，說道：「咱們今日見了面，明日還要在五霸岡見面啊。」岳不群又是一凜，雖覺初次見面，不便向人探詢詳情，但女兒被擄，甚是關心，說道：「在下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這裡武林朋友，想必是路過貴地，未曾拜候，實是禮數不周。小女和一個姓林的小徒，不知給哪一位朋友召了去，計先生可能指點一二麼？」計無施微笑道：「是麼？這個可不大清楚了。」岳不群向計無施探詢女兒下落，本已大大委曲了自己掌門人的身份，聽他不置可否，雖又惱又急，其勢已不能再問，當下淡淡的道：「深夜滋擾，甚以為歉，這就告辭了。」將令狐沖扶起，伸手欲抱。老頭子從他師徒之間探頭上來，將令狐沖搶著抱了過去，道：「令狐公子是在下請來，自當由在下恭送回去。」抓了張薄被蓋在令狐沖身上，大踏步往門外走出。

　　桃枝仙叫道：「喂，我們這兩條大魚，放在這裡，成什麼樣子？」老頭子沉吟道：「這個……」心想縛虎容易縱虎難，倘若將他兩兄弟放了，他桃谷六仙前來生事尋仇，可真難以抵擋。否則的話，有這兩個人質在手，另外那四人便心有所忌。令狐沖知他心意，道：「老前輩，請你將他們二位放了。桃谷二仙，你們以後也不可向老祖二位尋仇生事，大家化敵為友如何？」桃枝仙道：「單是我們二位，也無法向他們尋仇生事。」令狐沖道：「那自是桃谷六仙一起在內了。」桃實仙道：「不向他們尋仇生事，那是可以的；說到化敵為友，卻是不行，殺了我頭也不行。」老頭子和祖千秋都哼了一聲，心下均想：「我們不過衝著令狐公子的面子，才不來跟他們計較，難道當真怕了你桃谷六仙不成？」

　　令狐沖道：「那為什麼？」桃實仙道：「桃谷六仙和他們黃河老祖本來無怨無仇，根本不是敵人，既非敵人，這『化敵』便如何化起？所以啊，要結成朋友，倒也不妨，要化敵為友，可無論如何化不來了。」眾人一聽，都哈哈大笑。祖千秋俯下身去，解開了漁網的活結。這漁網乃人發、野蠶絲、純金絲所絞成，堅韌異常，寶刀利劍亦不能斷，陷身入內後若非得人解救，否則越是掙扎，勒得越緊。桃枝仙站起身來，拉開褲子，便在漁網上撒尿。祖千秋驚問：「你……你幹什麼？」桃枝仙道：「不在這臭網上撒一泡尿，難消老子心頭之氣。」

　　當下七人回到河邊碼頭。岳不群遙遙望見勞德諾和高根明二弟子仗劍守在船頭，知道眾人無恙，當即放心。老頭子將令狐沖送入船艙，恭恭敬敬的一揖到地，說道：「公子爺義薄雲天，老朽感激不盡。此刻暫且告辭，不久便當再見。」令狐沖在路上一震，迷迷糊糊的又欲暈去，也不知他說些什麼話，只嗯了一聲。岳夫人等見這肉球人前倨後恭，對令狐沖如此恭謹，無不大為詫異。老頭子和祖千秋深怕桃根仙等回來，不敢多所逗留，向岳不群一拱手，便即告辭。

　　桃枝仙向祖千秋招招手，道：「祖兄慢去。」祖千秋道：「幹什麼？」桃枝仙道：「幹這個！」曲膝矮身，突然挺肩向他懷中猛力撞去。這一下出其不意，來勢快極，祖千秋不及閃避，只得急運內勁，霎時間氣充丹田，肚腹已是堅如鐵石。只聽得喀喇、辟拍、玎玎、錚錚十幾種聲音齊響，桃枝仙已倒退在數丈之外，哈哈大笑。

　　祖千秋大叫：「啊唷！」探手入懷，摸出無數碎片來，或瓷或玉，或竹或木，他懷中所藏的二十餘隻珍貴酒杯，在這麼一撞之下多數粉碎，金盃、銀杯、青銅爵之類也都給壓得扁了。他既痛惜，又惱怒，手一揚，數十片碎片向桃枝仙激射過去。桃枝仙早就有備，閃身避開，叫道：「令狐沖叫咱們化敵為友，他的話可不能不聽。咱們須得先成敵人，再做朋友。」祖千秋窮數十年心血搜羅來的這些酒杯，給桃枝仙一撞之下盡數損毀，如何不怒？本來還待追擊，聽他這麼一說，當即止步，乾笑幾聲，道：「不錯，化敵為友，化敵為友。」和老頭子、計無施二人轉身而行。

　　令狐沖迷迷糊糊之中，還是掛念著岳靈珊的安危，說道：「桃枝仙，你請他們不可……不可害我岳師妹。」桃枝仙應道：「是。」大聲說道：「喂！喂！老頭子，夜貓子，祖千秋幾個朋友聽了，令狐沖說，叫你們不可傷害他的寶貝師妹。」計無施等本已走遠，聽了此言，當即停步。老頭子回頭大聲道：「令狐公子有命，自當遵從。」三人低聲商量了片刻，這才離去。岳不群剛向夫人述說得幾句在老頭子家中的見聞，忽聽得岸上大呼小叫，桃根仙等四人回來了。

　　桃谷四仙滿嘴吹噓，說那手持白幡之人給他們四兄弟擒住，已撕成了四塊。桃實仙哈哈大笑，說道：「厲害，厲害。四位哥哥端的了得。」桃枝仙道：「你們將那人撕成了四塊，可知他叫什麼名字？」桃干仙道：「他死都死了，管他叫什麼名字？難道你便知道？」桃枝仙道：「我自然知道。他姓計，名叫計無施，還有個外號，叫作夜貓子。」桃葉仙拍手道：「這姓固是姓得好，名字也取得妙，原來他倒有先見之明，知道日後給桃谷六仙擒住之後，定是無計可施，逃不了被撕成四塊的命運，因此上預先取下了這個名字。」

　　桃實仙道：「這夜貓子計無施，功夫當真出類拔萃，世所罕有！」桃根仙道：「是啊，他功夫實在了不起，倘若不是遇上桃谷六仙，憑他的輕身功夫，在武林中也可算得是一把好手。」桃實仙道：「輕身功夫倒也罷了，給撕成四塊之後，他居然能自行拼起，死後還魂，行動如常。剛才還到這裡來說了一會子話呢。」桃根仙等才知謊話拆穿，四人也不以為意，臉上都假裝驚異之色。桃花仙道：「原來計無施還有這等奇門功夫，那倒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佩服啊，佩服。」桃干仙道：「將撕成四塊的身子自行拼湊，片刻間行動如常，聽說叫做『化零為整大法』，這功夫失傳已久，想不到這計無施居然學會了，確是武林異人，下次見到，可以跟他交個朋友。」岳不群和岳夫人相對發愁，愛女被擄，連對頭是誰也不知道，想不到華山派名震武林，卻在黃河邊上栽了這麼個大觔斗，可是怕眾弟子驚恐，還是半點不露聲色。夫婦倆也不商量種種疑難不解之事，只心中暗自琢磨。大船之中，便是桃谷六仙胡說八道之聲。

　　過了一個多時辰，天色將曙，忽聽得岸上腳步聲響，不多時有兩乘轎子抬到岸邊。當先一名轎夫朗聲說道：「令狐沖公子吩咐，不可驚嚇了岳姑娘。敝上多有冒昧，還請令狐沖公子恕罪。」四名轎夫將轎子放下，轉身向船上行了一禮，便即轉身而去。只聽得轎中岳靈珊的聲音叫道：「爹，媽！」岳不群夫婦又驚又喜，躍上岸去掀開轎帷，果見愛女好端端的坐在轎中，只見腿上被點了穴道，行動不得。另一頂轎中坐的，正是林平之。岳不群伸手在女兒環跳、脊中、委中幾處穴道上拍了幾下，解開了她被封的穴道，問道：「那大個子是誰？」岳靈珊道：「那個又高又大的大個子。他……他……他……」小嘴一扁，忍不住要哭。岳夫人輕輕將她抱起，走入船艙，低聲問道：「可受了委曲嗎？」岳靈珊給母親一問，索性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岳夫人大驚，心想：「那些人路道不正，珊兒落在他們手裡，有好幾個時辰，不知是否受了凌辱？」忙問：「怎麼了？跟媽說不要緊。」岳靈珊只哭個不停。岳夫人更是驚惶，船中人多，不敢再問，將女兒橫臥於榻，拉過被子，蓋在她身上。

　　岳靈珊忽然大聲哭道：「媽，這大個子罵我，嗚！嗚！」岳夫人一聽，如釋重負，微笑道：「給人家罵幾句，便這麼傷心。」岳靈珊哭道：「他舉起手掌，還假裝要打我、嚇我。」岳夫人笑道：「好啦，好啦！下次見到，咱們罵還他，嚇還他。」岳靈珊道：「我又沒說大師哥壞話，小林子更加沒說。那大個子強凶霸道，他說平生最不喜歡的事，便是聽到有人說令狐沖的壞話。我說我也不喜歡。他說，他一不喜歡，便要把人煮來吃了。媽，他說到這裡，便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嚇我。嗚嗚嗚！」岳夫人道：「這人真壞。沖兒，那大個子是誰啊？」令狐沖神智未曾十分清醒，迷迷糊糊的道：「大個子嗎？我……我……」這時林平之也已得師父解開穴道，走入船艙，插口道：「師娘，那大個子跟那和尚當真是吃人肉的，倒不是空言恫嚇。」岳夫人一驚，問道：「他二人都吃人肉？你怎知道？」林平之道：「那和尚問我辟邪劍譜的事，盤問了一會，從懷中取出一塊東西來嚼，吃得津津有味，還拿到我嘴邊，問我要不要咬一口嘗嘗滋味。卻原來……卻原來是一隻人手。」岳靈珊驚叫一聲，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林平之道：「我怕你受驚，不敢跟你說。」岳不群忽道：「啊，我想起來了。這是『漠北雙熊』。那大個兒皮膚很白，那和尚卻皮膚很黑，是不是？」岳靈珊道：「是啊。爹，你認得他們？」岳不群搖頭道：「我不認得。只是聽人說過，塞外漠北有兩名巨盜，一個叫白熊，一個叫黑熊。倘若事主自己攜貨而行，漠北雙熊不過搶了財物，也就算了，倘若有鏢局子保鏢，那麼雙熊往往將保鏢的煮吃了，還道練武之人，肌肉結實，吃起來加倍的有咬口。」岳靈珊又是「啊」的一聲尖叫。岳夫人道：「師哥你也真是的，什麼『吃起來加倍的有咬口』，這種話也說得出口，不怕人作嘔。」岳不群微微一笑，頓了一頓，才道：「從沒聽說漠北雙熊進過長城，怎地這一次到黃河邊上來啦？沖兒，你怎會認得漠北雙熊的？」令狐沖道：「漠北雙雄？」他沒聽清楚師父前半截的話，只道「雙雄」二字定是英雄之雄，卻不料是熊羆之熊，呆了半晌，道：「我不認得啊。」岳靈珊忽道：「小林子，那和尚要你咬那隻手掌，你咬了沒有？」林平之道：「我自然沒咬。」岳靈珊道：「你不咬就罷了，倘若咬過一口，哼哼，瞧我以後還睬不睬你？」桃干仙在外艙忽然說道：「天下第一美味，莫過於人肉。小林子一定偷吃過了，只是不肯承認而已。」桃葉仙道：「他倘若沒吃，先前為什麼不說，到這時候才拚命抵賴？」林平之自遭大變後，行事言語均十分穩重，聽他二人這麼說，一怔之下，無以對答。

　　桃花仙道：「這就是了。他不聲不響，便是默認。岳姑娘，這種人吃了人肉不認，為人極不誠實，豈可嫁給他做老婆？」桃根仙道：「你與他成婚之後，他日後必定與第二個女子勾勾搭搭，回家來你若問他，他定然死賴，決計不認。」桃葉仙道：「更有一樁危險萬分之事，他吃人肉吃出癮來，他日你和他同床而臥，睡到半夜，忽然手指奇痛，又聽到喀喇、喀喇的咀嚼之聲，一查之下，你道是什麼？卻原來這小林子在吃你的手指。」桃實仙道：「岳姑娘，一個人連腳趾在內，也不過二十根。這小林子今天吃幾根，明天吃幾根，好容易便將你十根手指、十根腳趾都吃了個精光。」

　　桃谷六仙自在華山絕頂與令狐沖結交，便已當他是好朋友。六兄弟雖然好辯成性，卻也不是全無腦筋，令狐沖和岳靈珊之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情狀，他六人早就瞧在眼裡，此時捉到林平之的一點岔子，竟爾大肆挑撥離間。岳靈珊伸手指塞在耳朵，叫道：「你們胡說八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桃根仙道：「岳姑娘，你喜歡嫁給這小林子做老婆，倒也不妨，不過有一門功夫，卻不可不學。這門功夫跟你一生干係極大，倘若錯過了機會，日後定是追悔無及。」岳靈珊聽他說得鄭重，問道：「什麼功夫，有這麼要緊？」桃根仙道：「那個夜貓子計無施，有一門『化零為整大法』，日後你的耳朵、鼻子、手指、腳趾，都給小林子吃在肚裡，只消你身具這門功夫，那也不懼，盡可剖開他肚子，取了出來，拼在身上，化零為整。」

## 第16章　注血

　　桃谷六仙胡說八道聲中，坐船解纜拔錨，向黃河下游駛去。其時曙色初現，曉霧未散，河面上一團團白霧罩在滾滾濁流之上，放眼不盡，令人胸懷大暢。

　　過了小半個時辰，太陽漸漸升起，照得河水中金蛇亂舞。忽見一艘小舟張起風帆，迎面駛來。其時吹的正是東風，那小舟的青色布帆吃飽了風，溯河而上。青帆上繪著一隻白色的人腳，再駛進時，但見帆上人腳纖纖美秀，顯是一隻女子的素足。華山群弟子紛紛談論：「怎地在帆上畫一隻腳，這可奇怪之極了！」桃枝仙道：「這多半是漠北雙熊的船。啊唷，岳夫人、岳姑娘，你們娘兒們可得小心，這艘船上的人講明要吃女人腳。」岳靈珊啐了一口，心中卻也不由得有些驚惶。小船片刻間便駛到面前，船中隱隱有歌聲傳出。歌聲輕柔，曲意古怪，無一字可辨，但音調濃膩無方，簡直不像是歌，既似歎息，又似呻吟。歌聲一轉，更像是男女歡合之音，喜樂無限，狂放不禁。華山派一眾青年男女登時忍不住面紅耳赤。岳夫人罵道：「那是什麼妖魔鬼怪？」

　　小舟中忽有一個女子聲音膩聲道：「華山派令狐沖公子可在船上？」岳夫人低聲道：「沖兒，別理她！」那女子說道：「咱們好想見見令狐公子的模樣，行不行呢？」聲音嬌柔宛轉，蕩人心魄。只見小舟艙中躍出一個女子，站在船頭，身穿藍布印白花衫褲，自胸至膝圍一條繡花圍裙，色彩燦爛，金碧輝煌，耳上垂一對極大的黃金耳環，足有酒杯口大小。那女子約莫廿七八歲年紀，肌膚微黃，雙眼極大，黑如點漆，腰中一根彩色腰帶被疾風吹而向前，雙腳卻是赤足。這女子風韻雖也甚佳，但聞其音而見其人，卻覺聲音之嬌美，遠過於其容貌了。那女子臉帶微笑，瞧她裝束，絕非漢家女子。頃刻之間，華山派坐船順流而下，和那小舟便要撞上，那小舟一個轉折，掉過頭來，風帆跟著卸下，便和大船並肩順流下駛。岳不群陡然想起一事，問道：「這位姑娘，可是雲南五仙教藍教主屬下嗎？」那女子格格一笑，柔聲道：「你倒有眼光，只不過猜對了一半。我是雲南五仙教的，卻不是藍教主屬下。」岳不群站到船頭，拱手道：「在下岳不群，請教姑娘貴姓，河上枉顧，有何見教？」那女子笑道：「苗家女子，不懂你拋書袋的說話，你再說一遍。」岳不群道：「請問姑娘，你姓什麼？」那女子笑道：「你早知道我姓什麼了，又來問我。」岳不群道：「在下不知姑娘姓什麼，這才請教。」那女子笑道：「你這麼大年紀啦，鬍子也這麼長了，明明知道我姓什麼，偏偏又要賴。」這幾句話頗為無禮，只是言笑晏晏，神色可親，不含絲毫敵意。岳不群道：「姑娘取笑了。」那女子笑道：「岳掌門，你姓什麼啊？」岳不群道：「姑娘知道在下姓岳，卻又明知故問。」岳夫人聽那女子言語輕佻，低聲道：「別理睬她。」岳不群左手伸到自己背後，搖了幾搖，示意岳夫人不可多言。桃根仙道：「岳先生在背後搖手，那是什麼意思？嗯，岳夫人叫他不可理睬那個女子，岳先生卻見那女子既美貌，又風騷，偏偏不聽老婆的話，非理睬她不可。」

　　那女子笑道：「多謝你啦！你說我既美貌，又風什麼的，我們苗家女子，哪有你們漢人的小姐太太們生得好看？」似乎她不懂「風騷」二字中含有污蔑之意，聽人讚她美貌，登時容光煥發，十分歡喜，向岳不群道：「你知道我姓什麼了，為什麼卻又明知故問？」桃干仙道：「岳先生不聽老婆的話，有什麼後果？」桃花仙道：「後果必定不妙。」桃干仙道：「岳先生人稱『君子劍』，原來也不是真的君子，早知道人家姓什麼了，偏偏明知故問，沒話找話，跟人家多對答幾句也是好的。」

　　岳不群給桃谷六仙說得甚是尷尬，心想這六人口沒遮攔，不知更將有多少難聽的話說將出來，給一眾男女弟子聽在耳中，算什麼樣子？又不能和他們當真，當即向那女子拱了拱手，道：「便請拜上藍教主，說道華山嶽不群請問他老人家安好。」那女子睜著一對圓圓的大眼，眼珠骨溜溜的轉了幾轉，滿臉詫異之色，問道：「你為什麼叫我『老人家』，難道我已經很老了嗎？」岳不群大吃一驚，道：「姑娘……你……你便是五仙教……藍教主……」他知五仙教是個極為陰險狠辣的教派，「五仙」云云，只是美稱，江湖中人背後提起，都稱之為五毒教。其實百餘年前，這教派的真正名稱便叫作五毒教，創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都是雲貴川湘一帶的苗人。後來有幾個漢人入了教，說起「五毒」二字不雅，這才改為「五仙」。這五仙教善於使瘴、使蠱、使毒，與「百藥門」南北相稱。五仙教中教眾苗人為多，使毒的心計不及百藥門，然而詭異古怪之處，卻尤為匪夷所思。江湖中人傳言，百藥門使毒，雖然使人防不勝防，可是中毒之後，細推其理，終於能恍然大悟。但中了五毒教之毒後，即使下毒者細加解釋，往往還是令人難以相信，其詭秘奇特，實非常理所能測度。

　　那女子笑道：「我便是藍鳳凰，你不早知道了麼？我跟你說，我是五仙教的，可不是藍教主的屬下。五仙教中，除了藍鳳凰自己，又有哪一個不是藍鳳凰的屬下？」說著格格格的笑了起來。桃谷六仙拊掌大笑，齊道：「岳先生真笨，人家明明跟他說了，他還是纏夾不清。」

　　岳不群只知五仙教的教主姓藍，聽她這麼說，才知叫做藍鳳凰，瞧她一身花花綠綠的打扮，的確便如是一頭鳳凰似的。其時漢人士族女子，閨名深加隱藏，直到結親下聘，夫家行「問名」之禮，才能告知。武林中雖不如此拘泥，卻也決沒將姑娘家的名字隨口亂叫的。這苗家女子竟在大河之上當眾自呼，絲毫無忸怩之態。只是她神態雖落落大方，語音卻仍嬌媚之極。

　　岳不群拱手道：「原來是藍教主親身駕臨，岳某多有失敬，不知藍教主有何見教？」藍鳳凰笑道：「我瞎字不識，教你什麼啊？除非你來教我。瞧你這副打扮模樣，倒真像是個教書先生，你想教我讀書，是不是？我笨得很，你們漢人鬼心眼兒多，我可學不會。」岳不群心道：「不知她是裝傻，還是真的不懂『見教』二字。瞧她神情，似乎不是裝模作樣。」便道：「藍教主，你有什麼事？」藍鳳凰笑道：「令狐沖是你師弟呢，還是你徒弟？」岳不群道：「是在下的弟子。」藍鳳凰道：「嗯，我想瞧瞧他成不成？」岳不群道：「小徒正在病中，神智未曾清醒，大河之上，不便拜見教主。」

　　藍鳳凰睜大了一雙圓圓的眼睛，奇道：「拜見？我不是要他拜見我啊，他又不是我五仙教屬下，幹麼要他拜我？再說，他是人家……嘻嘻……人家的好朋友，他就是要拜我，我也不敢當啊。聽說他割了自己的血，去給老頭子的女兒喝，救那姑娘的性命。這樣有情有意之人，咱們苗家女子最是佩服，因此我要見見。」岳不群沉吟道：「這個……這個……」藍鳳凰道：「他身上有傷，我是知道的，又割出了這許多血。不用叫他出來了，我自己過來罷。」岳不群忙道：「不敢勞動教主大駕。」藍鳳凰格格一笑，說道：「什麼大駕小駕？」輕輕一躍，縱身上了華山派坐船的船頭。

　　岳不群見她身法輕盈，卻也不見得有如何了不起的武功，當即退後兩步，擋住了船艙入口，心下好生為難。他素知五仙教十分難纏，跟這等邪教拚鬥，又不能全仗真實武功，一上來他對藍鳳凰十分客氣，便是為此；又想起昨晚那兩名百藥門門人的說話，說他們跟蹤華山派是受人之托，物以類聚，多半便是受了五毒教之托。五毒教卻為什麼要跟華山派過不去？五毒教是江湖上一大幫會，教主親臨，在理不該阻擋，可是如讓這樣一個週身都是千奇百怪毒物之人進入船艙，可也真的放心不下。他並不讓開，叫道：「沖兒，藍教主要見你，快出來見過。」心想叫令狐衝出來在船頭一見，最為妥善。但令狐沖大量失血，神智兀自未復，雖聽得師父大聲呼叫，只輕聲答應：「是！是！」身子動了幾下，竟坐不起來。藍鳳凰道：「聽說他受傷甚重，怎麼出來？河上風大，再受了風寒可不是玩的。我進去瞧瞧他。」說著邁步便向艙門口走去。她走上幾步，離岳不群已不過四尺。岳不群聞到一陣極濃烈的花香，只得身子微側，藍鳳凰已走進船艙。外艙中桃谷五仙盤膝而坐，桃實仙臥在床上。藍鳳凰笑道：「你們是桃谷六仙嗎？我是五仙教教主，你們是桃谷六仙。大家都是仙，是自家人啊。」桃根仙道：「不見得，我們是真仙，你是假仙。」桃干仙道：「就算你也是真仙。我們是六仙，比你多了一仙。」藍鳳凰笑道：「要比你們多一仙，那也容易。」桃葉仙道：「怎麼能多上一仙？你的教改稱七仙教麼？」藍鳳凰道：「我們只有五仙，沒有七仙。可是叫你們桃谷六仙變成四仙，不就比你們多一仙了麼？」桃花仙怒道：「叫桃谷六仙變成四仙，你要殺死我們二人？」藍鳳凰笑道：「殺也可以，不殺也可以。聽說你們是令狐沖的朋友，那麼就不殺好了，不過你們不能吹牛皮，說比我五仙教還多一仙。」桃干仙叫道：「偏要吹牛皮，你又怎樣？」

　　一瞬之間，桃根、桃干、桃葉、桃花四人已同時抓住了她手足，剛要提起，突然四人齊聲驚呼，鬆手不迭。每人都攤開手掌，呆呆的瞧著掌中之物，臉上神情恐怖異常。岳不群一眼見到，不由得全身發毛，背上登時出了一陣冷汗。但見桃根仙、桃干仙二人掌中各有一條綠色大蜈蚣，桃葉仙、桃花仙二人掌中各有一條花紋斑斕的大蜘蛛。四條毒蟲身上都生滿長毛，令人一見便欲作嘔。這四條毒蟲只微微抖動，並未咬嚙桃谷四仙，倘若已經咬了，事已如此，倒也不再令人生懼，正因將咬未咬，卻制得桃谷四仙不敢稍動。藍鳳凰隨手一拂，四隻毒蟲都被她收了去，霎時不見，也不知給她藏在身上何處。她不再理會桃谷六仙，又向前行。桃谷六仙嚇得魂飛魄散，再也不敢多口。

　　令狐沖和華山派一眾男弟子都在中艙。這時中艙和後艙之間的隔板已然拉上，岳夫人和眾女弟子都回入了後艙。藍鳳凰的眼光在各人臉上打了個轉，走到令狐沖床前，低聲叫道：「令狐公子，令狐公子！」聲音溫柔之極，旁人聽在耳裡，只覺迴腸蕩氣，似乎她叫的似乎便是自己，忍不住便要出聲答應。她這兩聲一叫，一眾男弟子倒有一大半面紅過耳，全身微顫。令狐沖緩緩睜眼，低聲道：「你……你是誰？」藍鳳凰柔聲說道：「我是你好朋友的朋友，所以也是你的朋友。」令狐沖「嗯」的一聲，又閉上了眼睛。藍鳳凰道：「令狐公子，你失血雖多，但不用怕，不會死的。」令狐沖昏昏沉沉，並不答話。

　　藍鳳凰伸手到令狐沖被中，將他的右手拉了出來，搭他脈搏，皺了皺眉頭，忽然探頭出艙，一聲忽哨，嘰哩咕嚕的說了好幾句話，艙中諸人均不明其意。

　　過不多時，四個苗女走了進來，都是十八九歲年紀，穿的一色是藍布染花衣衫，腰中縛一條繡花腰帶，手中都拿著一隻八寸見方的竹織盒子。

　　岳不群微微皺眉，心想五仙教門下所持之物，哪裡會有什麼好東西，單是藍鳳凰一人，身上已是蜈蚣、蜘蛛，藏了不少，這四個苗女公然捧了盒子進船，只怕要天下大亂了，可是對方未曾露出敵意，卻又不便出手阻攔。

　　四名苗女走到藍鳳凰身前，低聲說了幾句。藍鳳凰一點頭，四名苗女便打開了盒子。眾人心下都十分好奇，急欲瞧瞧盒中藏的是什麼古怪物事，只有岳不群才見過桃谷四仙掌中的生毛毒蟲，心想這盒中物事，最好是今生永遠不要見到。便在頃刻之間，奇事陡生。

　　只見四個苗女各自捲起衣袖，露出雪白的手臂，跟著又捲起褲管，直至膝蓋以上。華山派一眾男弟子無不看得目瞪口呆，怦怦心跳。岳不群暗叫：「啊喲，不好！這些邪教女子要施邪術，以色慾引誘我門下弟子。這藍鳳凰的話聲已如此淫邪，再施展妖法，眾弟子定力不夠，必難抵禦。」不自禁的手按劍柄，心想這些五仙教教徒倘若解衣露體，施展邪法，說不得，只好出劍對付。四名苗女捲起衣袖褲管後，藍鳳凰也慢慢捲起了褲管。岳不群連使眼色，命眾弟子退到艙外，以免為邪術所惑，但只有勞德諾和施戴子二人退了出去，其餘各人或呆立不動，或退了幾步，又再走回。岳不群氣凝丹田，運起紫霞神功，臉上紫氣大盛，心想五毒教盤踞天南垂二百年，惡名決非幸致，必有狠毒厲害之極的邪法，此時其教主親身施法，更加非同小可，若不以神功護住心神，只怕稍有疏虞，便著了她的道兒。眼見這些苗女赤身露體，不知羞恥為何物，自己著邪中毒後喪了性命，也還罷了，怕的是心神被迷，當眾出醜，華山派和君子劍聲名掃地，可就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了。只見四名苗女各從竹盒之中取出一物，蠕蠕而動，果是毒蟲。四名苗女將毒蟲放在自己赤裸的臂上腿上，毒蟲便即附著，並不跌落。岳不群定睛看去，認出原來並非毒蟲，而是水中常見的吸血水蛭，只是比尋常水蛭大了一倍有餘。四名苗女取了一隻水蛭，又是一隻。藍鳳凰也到苗女的竹盒中取了一隻隻水蛭出來，放在自己臂上腿上，不多一會，五個人臂腿上爬滿了水蛭，總數少說也有兩百餘條。眾人都看得呆了，不知這五人幹的是什麼古怪玩意。岳夫人本在後艙，聽得中艙中眾人你一聲「啊」，他一聲「噫」，充滿了詫異之情，忍不住輕輕推開隔板，眼見這五個苗女如此情狀，不由得也是「啊」的一聲驚呼。

　　藍鳳凰微笑道：「不用怕，咬不著你的。你……你是岳先生的老婆嗎？聽說你的劍法很好，是不是？」

　　岳夫人勉強笑了笑，並不答話，她問自己是不是岳先生的老婆，出言太過粗俗，又問自己是否劍法很好，此言若是另一人相詢，對方縱含惡意，也當謙遜幾句，可是這藍鳳凰顯然不大懂得漢人習俗，如說自己劍法很好，未免自大，如說劍法不好，說不定她便信以為真，小覷了自己，還是以不答為上。藍鳳凰也不再問，只安安靜靜的站著。岳不群全神戒備，只待這五個苗女一有異動，擒賊擒王，先制止了藍鳳凰再說。船艙中一時誰也不再說話。只聞到華山派眾男弟子粗重的呼吸之聲。過了良久，只見五個苗女臂上腿上的水蛭身體漸漸腫脹，隱隱現出紅色。岳不群知道水蛭一遇人獸肌膚，便以口上吸盤牢牢吸住，吮吸鮮血，非得吃飽，決不肯放。水蛭吸血之時，被吸者並無多大知覺，僅略感麻癢，農夫在水田中耕種，往往被水蛭釘在腿上，吸去不少鮮血而不自知。他暗自沉吟：「這些妖女以水蛭吸血，不知是何用意？多半五仙教徒行使邪法，須用自己鮮血。看來這些水蛭一吸飽血，便是他們行法之時。」卻見藍鳳凰輕輕揭開蓋在令狐沖身上的棉被，從自己手臂上拔下一隻吸滿了八九成鮮血的水蛭，放上令狐沖頸中的血管。岳夫人生怕她傷害令狐沖，急道：「喂，你幹什麼？」拔出長劍，躍入中艙。岳不群搖搖頭，道：「不忙，等一下。」

　　岳夫人挺劍而立，目不轉睛的瞧著藍鳳凰和令狐沖二人。只見令狐沖頸上那水蛭咬住了他血管，又再吮吸。藍鳳凰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拔開瓶塞，伸出右手小指的尖尖指甲，從瓶中挑了些白色粉末，灑了一些在水蛭身上。四名苗女解開令狐沖衣襟，捲起他衣袖褲管，將自己身上的水蛭一隻隻拔下，轉放在他胸腹臂腿各處血管上。片刻之間，兩百餘隻水蛭盡已附著在令狐沖身上。藍鳳凰不斷挑取藥粉，在每隻水蛭身上分別灑上少些。

　　說也奇怪，這些水蛭附在五名苗女身上時越吸越脹，這時卻漸漸縮小。岳不群恍然大悟，長長舒了口氣，心道：「原來她所行的是轉血之法，以水蛭為媒介，將她們五人身上的鮮血轉入沖兒血管。這些白色粉末不知是何物所制，竟然能逼令水蛭倒吐鮮血，當真神奇之極。」他想明白了這一點，緩緩放鬆了本來緊握著劍柄的手指。岳夫人也輕輕還劍入鞘，本來繃緊著的臉上現出了笑容。船艙中雖仍寂靜無聲，但和適才惡鬥一觸即發的氣勢卻已大不相同。更加難得的是，居然連桃谷六仙也瞧得驚詫萬分，張大了嘴巴，合不攏來。六張嘴巴既然都張大了合不攏，自然也無法議論爭辯了。又過了一會，只聽得嗒的一聲輕響，一條吐乾了腹中血液的水蛭掉在船板上，扭曲了幾下，便即僵死。一名苗女拾了起來，從窗口拋入河中。水蛭一條條投入河中，不到一頓飯時分，水蛭拋盡，令狐沖本來焦黃的臉孔上卻微微有了些血色。那二百多條水蛭所吸而轉注入令狐沖體內的鮮血，總數當逾一大碗，雖不能補足他所失之血，卻已令他轉危為安。岳不群和夫人對望了一眼，均想：「這苗家女子以一教之尊，居然不惜以自身鮮血補入沖兒體內。她和沖兒素不相識，決非對他有了情意。她自稱是沖兒的好朋友的朋友，沖兒幾時又結識下這樣大有來頭的一位朋友？」

　　藍鳳凰見令狐沖臉色好轉，再搭他脈搏，察覺振動加強，心下甚喜，柔聲問道：「令狐公子，你覺得怎樣？」令狐沖於一切經過雖非全部明白，卻也知這女子是在醫治自己，但覺精神已好得多，說道：「多謝姑娘，我……我好得多了。」藍鳳凰道：「你瞧我老不老？是不是很老了？」令狐沖道：「誰說你老了？你自然不老。要是你不生氣，我就叫你一聲妹子啦。」藍鳳凰大喜，臉色便如春花初綻，大增嬌艷之色，微笑道：「你真好。怪不得，怪不得，這個不把天下男子瞧在眼裡的人，對你也會這樣好，所以啦……唉……」令狐沖笑道：「你倘若真的說我好，幹麼不叫我『令狐大哥』？」藍鳳凰臉上微微一紅，叫道：「令狐大哥。」令狐沖笑道：「好妹子，乖妹子！」

　　他生性倜儻，不拘小節，與素以「君子」自命的岳不群大不相同。他神智略醒，便知藍鳳凰喜歡別人道她年輕美貌，聽她直言相詢，雖眼見她年紀比自己大，卻也張口就叫她「妹子」，心想她出力相救自己，該當贊上幾句，以資報答。果然藍鳳凰一聽之下，十分開心。

　　岳不群和岳夫人都不禁皺起眉頭，均想：「沖兒這傢伙浮滑無聊，當真難以救藥。平一指說他已不過百日之命，此時連一百天也沒有了，一隻腳已踏進了棺材，剛清醒得片刻，便和這等淫邪女子胡言調笑。」

　　藍鳳凰笑道：「大哥，你想吃什麼？我去拿些點心給你吃，好不好？」令狐沖道：「點心倒不想吃，只是想喝酒。」藍鳳凰道：「這個容易，我們有自釀的『五寶花蜜酒』，你倒試試看。」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苗語。

　　兩名苗女應命而去，從小舟取過八瓶酒來，開了一瓶倒在碗中，登時滿船花香酒香。

　　令狐沖道：「好妹子，你這酒嘛，花香太重，蓋住了酒味，那是女人家喝的酒。」藍鳳凰笑道：「花香非重不可，否則有毒蛇的腥味。」令狐沖奇道：「酒中有毒蛇腥味？」藍鳳凰道：「是啊。我這酒叫作『五寶花蜜酒』，自然要用『五寶』了。」令狐沖問道：「什麼叫『五寶』？」藍鳳凰道：「五寶是我們教裡的五樣寶貝，你瞧瞧罷。」說著端過兩隻空碗，倒轉酒瓶，將瓶中的酒倒了出來，只聽得咚咚輕響，有幾條小小的物事隨酒落入碗中。好幾名華山弟子見到，登時駭聲而呼。

　　她將酒碗拿到令狐沖眼前，只見酒色極清，純白如泉水，酒中浸著五條小小的毒蟲，一是青蛇，一是蜈蚣，一是蜘蛛，一是蠍子，另有一隻小蟾蜍。令狐沖嚇了一跳，問道：「酒中為什麼放這……這種毒蟲？」藍鳳凰呸了一聲，說道：「這是五寶，別毒蟲……毒蟲的亂叫。令狐大哥，你敢不敢喝？」令狐沖苦笑道：「這……五寶，我可有些害怕。」藍鳳凰拿起酒碗，喝了一大口，笑道：「我們苗人的規矩，倘若請朋友喝酒吃肉，朋友不喝不吃，那朋友就不是朋友啦。」令狐沖接過酒碗，骨嘟骨嘟的將一碗酒都喝下肚中，連那五條毒蟲也一口吞下。他膽子雖大，卻也不敢去咀嚼其味了。藍鳳凰大喜，伸手摟住他頭頸，便在他臉頰上親了兩親，她嘴唇上搽的胭脂在令狐沖臉上印了兩個紅印，笑道：「這才是好哥哥呢。」令狐沖一笑，一瞥眼間見到師父嚴厲的眼色，心中一驚，暗道：「糟糕，糟糕！我大膽妄為，在師父師娘跟前這般胡鬧，非給師父痛罵一場不可。小師妹可又更加瞧我不起了。」藍鳳凰又開了一瓶酒，斟在碗裡，連著酒中所浸的五條小毒蟲，送到岳不群面前，笑道：「岳先生，我請你喝酒。」岳不群見到酒中所浸蜈蚣、蜘蛛等一干毒蟲，已然噁心，跟著便聞到濃烈的花香之中隱隱混著難以言宣的腥臭，忍不住便欲嘔吐，左手伸出，便往藍鳳凰持著酒杯的手上推去。不料藍鳳凰竟然並不縮手，眼見自己手指便要碰到她手背，急忙縮回。藍鳳凰笑道：「怎地做師父的反沒徒兒大膽？華山派的眾位朋友，哪一個喝了這碗酒？喝了可大有好處。」霎時之間舟中寂靜無聲。藍鳳凰一手舉著酒碗，卻無人接口。藍鳳凰歎了口氣道：「華山派中除了令狐沖外，再沒第二個英雄好漢了。」忽聽得一人大聲道：「給我喝！」卻是林平之。他走上幾步，伸手便要去接酒碗。藍鳳凰雙眉一軒，笑道：「原來……」岳靈珊叫道：「小林子，你吃了這髒東西，就算不毒死，以後也別想我再來睬你。」藍鳳凰將酒碗遞到林平之面前，笑道：「你喝了罷！」林平之囁嚅道：「我……我不喝了。」聽得藍鳳凰長聲大笑，不由得漲紅了臉，道：「我不喝這酒，可……可不是怕死。」藍鳳凰笑道：「我當然知道，你是怕這美貌姑娘從此不睬你。你不是膽小鬼，你是多情漢子，哈哈，哈哈。」走到令狐沖身前，說道：「大哥，回頭見。」將酒碗在桌上一放，一揮手。四個苗女拿了餘下的六瓶酒，跟著她走出船艙，縱回小舟。

　　只聽得甜膩的歌聲飄在水面，順流向東，漸遠漸輕，那小舟搶在頭裡，遠遠的去了。

　　岳不群皺眉道：「將這些酒瓶酒碗都摔入河中。」林平之應道：「是！」走到桌邊，手指剛碰到酒瓶，只聞奇腥衝鼻，身子一晃，站立不定，忙伸手扶住桌邊。岳不群登時省悟，叫道：「酒瓶上有毒！」衣袖拂去，勁風到處，將桌上的酒瓶酒碗，一古腦兒送出窗去，摔在河裡；驀地裡胸口一陣煩惡，強自運氣忍住，卻聽得哇的一聲，林平之已大吐起來。跟著這邊廂哇的一聲，那邊廂又是哇的一響，人人都捧腹嘔吐，連桃谷六仙和船艄的船公水手也均不免。岳不群強忍了半日，終於再也忍耐不住，也便嘔吐起來。各人嘔了良久，雖已將胃中食物吐了個乾乾淨淨，再無剩餘，嘔吐卻仍不止，不住的嘔出酸水。到後來連酸水也沒有了，仍是喉癢心煩，難以止歇，均覺腹中倘若有物可吐，反比這等空嘔舒服得多。船中前前後後數十人，只令狐沖一人不嘔。桃實仙道：「令狐沖，那妖女對你另眼相看，給你服了解藥。」令狐沖道：「我沒服解藥啊。難道那碗毒酒便是解藥？」桃根仙道：「誰說不是呢？那妖女見你生得俊，喜歡了你啦。」桃枝仙道：「我說不是因為他生得俊，而是因為他讚那妖女年輕貌美。」桃花仙道：「那也要他有膽量喝那毒酒，吞了那五條毒蟲。」桃葉仙道：「他雖然不嘔，焉知不是腹中有了五條毒蟲之後，中毒更深？」桃干仙道：「啊喲，不得了！令狐沖喝那碗毒酒，咱們沒加阻攔，倘若因此斃命，平一指追究起來，那便如何是好？」桃根仙道：「平一指說他本來就快死的，早死了幾天，有什麼要緊？」桃花仙道：「令狐沖不要緊，我們就要緊了。」桃實仙道：「那也不要緊，咱們高飛遠走，那平一指身矮腿短，諒他也追咱們不著。」桃谷六仙不住作嘔，卻也不捨得少說幾句。岳不群眼見駕船的水手作嘔不止，座船在大河中東歪西斜，甚是危險，當即縱到後艄，把住了舵，將船向南岸駛去。他內功深厚，運了幾次氣，胸中煩惡之意漸消。座船慢慢靠岸，岳不群縱到船頭，提起鐵錨摔到岸邊。這隻鐵錨無慮二百來斤，要兩名水手才抬得動。船夫見岳不群是個文弱書生，不但將這大鐵錨一手提起，而且一拋數丈，不禁為之咋舌，不過咋舌也沒多久，跟著又捧腹大嘔。眾人紛紛上岸，跪在水邊喝滿了一腹河水，又嘔將出來，如此數次，這才嘔吐漸止。

　　這河岸是個荒僻所在，但遙見東邊數里外屋宇鱗比，是個市鎮。岳不群道：「船中餘毒未淨，乘坐不得的了。咱們到那鎮上再說。」桃干仙背著令狐沖、桃枝仙背著桃實仙，眾人齊往那市鎮行去。到得鎮上，桃干仙和桃枝仙當先走進一家飯店，將令狐沖和桃實仙往椅上一放，叫道：「拿酒來，拿菜來，拿飯來！」令狐沖一瞥間，見店堂中端坐著一個矮小道人，正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不禁一怔。

　　這青城掌門顯是身處重圍。他坐在一張小桌旁，桌上放著酒壺筷子，三碟小菜，一柄閃閃發光的出鞘長劍。圍著那張小桌的卻是七條長凳，每條凳上坐著一人。這些人有男有女，貌相都頗兇惡，各人凳上均置有兵刃。七人一言不發，凝視余滄海。那青城掌門甚為鎮定，左手端起酒杯飲酒，衣袖竟沒絲毫顫動。桃根仙道：「這矮道人心中在害怕。」桃枝仙道：「他當然在害怕，七個打一個，他非輸不可。」桃干仙道：「他倘若不怕，幹麼左手舉杯，不用右手？當然是要空著右手，以備用劍。」余滄海哼了一聲，將酒杯從左手交到右手。桃花仙道：「他聽到二哥的說話，可是眼睛不敢向二哥瞄上一瞄，那就是害怕。他倒不是怕二哥，而是怕一個疏神，七個敵人同時進攻，他就得給分成八塊。」桃葉仙格的一笑，說道：「這矮道人本就矮小，分成八塊，豈不是更加矮小？」

　　令狐沖對余滄海雖大有芥蒂，但眼見他強敵環伺，不願乘人之危，說道：「六位桃兄，這位道長是青城派的掌門。」桃根仙道：「是青城派掌門便怎樣？是你的朋友麼？」令狐沖道：「在下不敢高攀，不是我的朋友。」桃干仙道：「不是你朋友便好辦。咱們有一場好戲看。」桃花仙拍桌叫道：「快拿酒來！老子要一面喝酒，一面瞧人把矮道人切成九塊。」桃葉仙道：「為什麼是九塊？」桃花仙道：「你瞧那頭陀使兩柄虎頭彎刀，他一個人要多切一塊。」桃花仙道：「也不見得，這些人有的使狼牙錘，有的使金枴杖，那又怎麼切法？」

　　令狐沖道：「大家別說話，咱們兩不相幫，可是也別分散了青城派掌門余觀主的心神。」桃谷六仙不再說話，笑嘻嘻、眼睜睜的瞧著余滄海。令狐沖卻逐一打量圍住他的七人。只見一個頭陀長髮垂肩，頭上戴著一個閃閃發光的銅箍，束著長髮，桌邊放著一對彎成半月形的虎頭戒刀。他身旁是個五十來歲的婦人，頭髮發白，滿臉晦氣之色，身畔放的是一柄兩尺來長的短刀。再過去是一僧一道，僧人身披血也似紅的僧衣，身邊放著一缽一鈸，均是純鋼所鑄，鋼鈸的邊緣鋒銳異常，顯是一件厲害武器；那道人身材高大，長凳上放的是個八角狼牙錘，看上去斤兩不輕。道人右側的長凳上箕踞著一個中年化子，頭頸和肩頭盤了兩條青蛇，蛇頭作三角之形，長信伸縮不已。其餘二人是一男一女，男的瞎了左眼，女的瞎了右眼，兩人身邊各倚一條枴杖，杖身燦然發出黃澄澄之色，杖身甚粗，倘若真是黃金所鑄，份量著實沉重，這一男一女都是四十來歲年紀，情狀便是江湖上尋常的落魄男女，卻攜了如此貴重的枴杖，透著說不出的詭異。只見那頭陀目露凶光，緩緩伸出雙手，握住了一對戒刀的刀柄。那乞丐從頸中取下一條青蛇，盤在臂上，蛇頭對準了余滄海。那和尚拿起了鋼鈸。那道人提起了狼牙錘。那中年婦人也將短刀拿在手中。眼見各人便要同時進襲。

　　余滄海哈哈一笑，說道：「倚多為勝，原是邪魔外道的慣技，我余滄海又有何懼？」

　　那眇目男子忽道：「姓余的，我們並不想殺你。」那眇目女子道：「不錯，你只須將《辟邪劍譜》乖乖交了出來，我們便客客氣氣的放你走路。」

　　岳不群、令狐沖、林平之、岳靈珊等聽她突然提到《辟邪劍譜》，都是一怔，沒料想到這七人圍住了余滄海，竟是要向他索取辟邪劍譜。四人你向我瞧一眼，我向你瞧一眼，均想：「難道這部《辟邪劍譜》當真是落在余滄海手中？」那中年婦人冷冷的道：「跟這矮子多說什麼，先宰了他，再搜他身上。」眇目女子道：「說不定他藏在什麼隱僻之處，宰了他而搜不到，豈不糟糕。」那中年婦女嘴巴一扁，道：「搜不到便搜不到，也不見得有什麼糟糕。」她說話時含糊不清，大為漏風，原來滿口牙齒已落了大半。眇目女子道：「姓余的，我勸你好好的獻了出來。這部劍譜又不是你的，在你手中已有這許多日子，你讀也讀熟了，背也背得出了，死死的霸著，又有何用？」余滄海一言不發，氣凝丹田，全神貫注。便在此時，忽聽得門外有人哈哈哈的笑了幾聲，走進一個眉花眼笑的人來。這人身穿繭綢長袍，頭頂半禿，一部黑鬚，肥肥胖胖，滿臉紅光，神情十分和藹可親，左手拿著個翡翠鼻煙壺，右手則是一柄尺來長的折扇，衣飾華貴，是個富商模樣。他進店後見到眾人，怔了一怔，笑容立斂，但立即哈哈哈的笑了起來，拱手道：「幸會，幸會！想不到當世的英雄好漢，都聚集到這裡了。當真是三生有幸。」

　　這人向余滄海道：「什麼好風把青城派余觀主吹到河南來啊？久聞青城派『松風劍法』是武林中一絕，今日咱們多半可以大開眼界了。」余滄海全神運功，不加理睬。這人向眇目的男女拱手笑道：「好久沒見『桐柏雙奇』在江湖上行走了，這幾年可發了大財哪。」那眇目男子微微一笑，說道：「哪裡有游大老闆發的財大。」這人哈哈哈連笑三聲，道：「兄弟是空場面，左手來，右手去，單是兄弟的外號，便可知兄弟只不過面子上好看，內裡卻空虛得很。」

　　桃枝仙忍不住問道：「你的外號叫什麼？」那人向桃枝仙瞧去，見桃谷六仙形貌奇特，卻認不出他六人的來歷，嘻嘻一笑，道：「兄弟有個難聽的外號，叫作『滑不留手』，大家說兄弟愛結交朋友。為了朋友，兄弟是千金立盡，毫不吝惜，雖然賺得錢多，金銀卻是在手裡留不住的。」那眇目男子道：「這位游朋友，好像另外還有一個外號。」游迅笑道：「是麼？兄弟怎地不知？」突然間有個冷冷的聲音說道：「油浸泥鰍，滑不留手。」聲音漏風，自是那少了一半牙齒的婦人在說話了。桃花仙叫道：「不得了，了不得，泥鰍已是滑溜之極，再用油來一浸，又有誰能抓得它住？」

　　游迅笑道：「這是江湖上朋友抬愛，稱讚兄弟的輕功造詣不差，好像泥鰍一般敏捷，其實慚愧得緊，這一點微末功夫，實在不足掛齒。張夫人，你老人家近來清健。」說著深深一揖。那老婦人張夫人白了他一眼，喝道：「油腔滑調，給我走開些。」這游迅脾氣極好，一點也不生氣，向那乞丐道：「雙龍神丐嚴兄，你那兩條青龍可越來越矯捷活潑了。」那乞丐名叫嚴三星，外號本來叫作「雙蛇惡乞」，但游迅卻隨口將他叫作「雙龍神丐」，嚴三星本來極為凶悍，一聽之下，臉上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游迅也認得長髮頭陀仇松年，僧人西寶，道人玉靈，隨口捧了幾句。他嘻嘻哈哈，片刻之間，便將劍拔弩張的局面弄得和緩了好多。忽聽得桃葉仙叫道：「喂，油浸泥鰍，你卻怎地不讚我六兄弟武功高強，本事了得？」游迅笑道：「這個……這個自然要讚的……」豈知他一句話沒說完，雙手雙腳已被桃根、桃干、桃枝、桃葉四仙抓在手中，將他提了起來，卻沒使勁拉扯。游迅急忙讚道：「好功夫，好本事，如此武功，古今罕有！」桃谷四仙聽得游迅接連大讚三句，自不願便將他撕成了四塊。桃根仙、桃枝仙齊聲問道：「怎見得我們的武功古今罕有？」游迅道：「兄弟的外號叫作『滑不留手』，老實說，本來是誰也抓不到兄弟的。可是四位一伸手，便將兄弟手到擒來，一點不滑，一點不溜，四位手上功夫之厲害，當真是古往今來，罕見罕聞。兄弟此後行走江湖，定要將六位高人的名號到處宣揚，以便武林中個個知道世上有如此了不起的人物。」桃根仙等大喜，當即將他放下。張夫人冷冷的道：「滑不留手，名不虛傳。這一回，豈不是又叫人抓住再放了？」游迅道：「這是六位高人的武功太過了得，令人大為敬仰，只可惜兄弟孤陋寡聞，不知六位前輩名號如何稱呼？」桃根仙道：「我們兄弟六人，名叫『桃谷六仙』。我是桃根仙，他是桃干仙。」將六兄弟的名號逐一說了。游迅拍手道：「妙極，妙極。這『仙』之一字，和六位的武功再配合沒有，若非如此神乎其技、超凡入聖的功夫，哪有資格稱到這一個『仙』字？」桃谷六仙大喜，齊道：「你這人有腦筋，有眼光，是個大大的好人。」

　　張夫人瞪視余滄海，喝道：「那《辟邪劍譜》，你到底交不交出來？」余滄海仍不理會。

　　游迅說道：「啊喲，你們在爭《辟邪劍譜》？據我所知，這劍譜可不在余觀主手中啊。」張夫人問道：「那你知道是在誰的手中？」游迅道：「此人大大的有名，說將出來，只怕嚇壞了你。」頭陀仇松年大聲喝道：「快說！你倘若不知，便走開些，別在這裡礙手礙腳！」游迅笑道：「這位師父遮莫多吃了些燒豬烤羊，偌大火氣。兄弟武功平平，消息卻十分靈通。江湖上有什麼秘密訊息，要瞞過兄弟的千里眼、順風耳，可不大容易。」桐柏雙奇、張夫人等均知此言倒是不假，這游迅好管閒事，無孔不入，武林中有什麼他所不知道的事確實不多，當即齊聲道：「你賣什麼關子？《辟邪劍譜》到底是在誰的手中？」游迅笑嘻嘻的道：「各位知道兄弟的外號叫作『滑不留手』，錢財左手來，右手去，這幾天實在窮得要命。各位都是大財主，拔一根寒毛，也比兄弟的腿子粗。兄弟好容易得到一個要緊消息，當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常言道得好，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好消息嘛，自當賣給財主。兄弟所賣的不是關子，而是消息。」

　　張夫人道：「好，咱們先把余滄海殺了，再逼這游泥鰍說話。動手！」她「動手」二字一出口，只聽得叮叮噹噹幾下兵刃迅速之極的相交。張夫人等七人一齊離開了長凳，各挺兵刃和余滄海拆了幾招。七人一擊即退，仍團團的將余滄海圍住。只見西寶和尚與頭陀仇松年腿上鮮血直流，余滄海長劍交在左手，右肩上道袍破碎，不知是誰給重重的擊中了一下。張夫人叫道：「再來！」七人又是一齊攻上，叮叮噹噹的響了一陣，七人又再後退，仍是將余滄海圍在垓心。只見張夫人臉上中劍，左邊自眉心至下頦，劃了一道長長的口子。余滄海左臂上卻被砍了一刀，左手已無法使劍，將長劍又再交到右手。玉靈道人一揚狼牙錘，朗聲說道：「余觀主，咱二人是三清一派，勸你投降了罷！」余滄海哼了一聲，低聲咒罵。張夫人也不去抹臉上的鮮血，提起短刀，對準了余滄海，叫道：「再……」張夫人一個「上」字尚未出口，忽聽得有人喝道：「且慢！」一人幾步搶進圈中，站在余滄海身邊，說道：「各位以七對一，未免太不公平，何況那位游老闆說過，《辟邪劍譜》確是不在余滄海手中。」這人正是林平之。他自見到余滄海後，目光始終沒離開過他片刻，眼見他雙臂受傷，張夫人等七人這次再行攻上，定然將他亂刀分屍，自己與這人仇深似海，非得手刃此獠不可，決不容旁人將他殺了，當即挺身而出。張夫人厲聲問道：「你是什麼人？要陪他送死不成？」林平之道：「陪他送死倒不想。我見這事太過不平，要出來說句公道話。大家不要打了罷。」仇松年道：「將這小子一起宰了。」玉靈道人道：「你是誰？如此膽大妄為，替人強行出頭。」林平之道：「在下華山派林平之……」

　　桐柏雙奇、雙蛇惡乞、張夫人等齊聲叫道：「你是華山派的？令狐公子呢？」令狐沖抱拳道：「在下令狐沖，山野少年，怎稱得上『公子』二字？各位識得我的一個朋友麼？」一路之上，許多高人奇士對他尊敬討好，都說是由於他的一個朋友之故，令狐沖始終猜想不出，到底什麼時候交上了這樣一位神通廣大的朋友，聽這七人如此說，料想又是衝著這位神奇朋友而賣他面子了。果然張夫人等七人一齊轉身，向令狐沖恭恭敬敬的行禮。玉靈道人說道：「我們七人得到訊息，日夜不停的趕來，便是要想一識尊範。得在此處拜見，正是好極了。」余滄海受傷著實不輕，眼見挺身而出替他解圍的居然是林平之，不禁大是奇怪，但隨即便明白了他的用意，見圍住自己的七人都在跟令狐沖說話，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腿上並未受傷，突然倒縱而出，搶入小飯店後進，從後門飛也似的走了。嚴三星和仇松年齊聲呼叫，卻顯然已追趕不及。「滑不留手」游迅走到令狐沖面前，笑道：「兄弟從東方來，聽得不少江湖朋友提到令狐公子的大名，心下好生仰慕。兄弟得知幾十位教主、幫主、洞主、島主要在五霸岡上和公子相會，這就忙不迭的趕來湊熱鬧，想不到運氣真好，卻搶先見到了公子。放心，不要緊，這次帶到五霸岡上的靈丹妙藥，沒一百種也有九十九種，公子所患的小小疾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哈哈哈，很好，很好。」拉住了令狐沖的手連連搖晃，顯得親熱無比。令狐沖吃了一驚，問道：「什麼數十位教主、幫主、洞主、島主？又是什麼一百種靈丹妙藥？在下可全不明白了。」游迅笑道：「令狐公子不必過慮，這中間的原由，兄弟便有天大膽子，也不敢信口亂說。公子爺儘管放心，哈哈哈，兄弟要是胡說八道，就算公子爺不會見怪，落在旁人耳中，姓游的有幾個腦袋？游迅再滑上十倍，這腦袋瓜子終於也非給人揪下來不可。」張夫人陰沉沉的道：「你說不敢胡說八道，卻又盡提這事作甚？五霸岡上有什麼動靜，待會令狐公子自能親眼見到，又何必要你先來多嘴？我問你，那《辟邪劍譜》，到底是在誰的手裡？」游迅佯作沒聽見，轉頭向著岳不群夫婦，笑嘻嘻的道：「在下一進門來，見到兩位，心中一直嘀咕：這位相公跟這位夫人相貌清雅，氣度不凡，卻是那兩位了不起的武林高人？兩位跟令狐公子在一起，那必是華山派掌門、大名鼎鼎的『君子劍』岳先生夫婦了。」岳不群微微一笑，說道：「不敢。」

　　游迅道：「常言道：有眼不識泰山。小人今日是有眼不識華山。最近岳先生一劍刺瞎一十五名強敵，當真名震江湖，小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好劍法！好劍法！」他說得真切，如曾親眼目睹一般。岳不群哼了聲，臉上閃過了一陣陰雲。游迅又道：「岳夫人寧女俠……」

　　張夫人喝道：「你囉哩彌唆的，有個完沒有？快說！是誰得了《辟邪劍譜》？」她聽到岳不群夫婦的名字，竟似渾不在意下。游迅笑嘻嘻的伸出手來，說道：「給一百兩銀子，我便說給你聽。」張夫人啊的一聲，道：「你前世就沒見過銀子？什麼都是要錢，要錢，要錢！」桐柏雙奇的眇目男子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向游迅投了過去，道：「一百兩只多不少，快說！」游迅接過銀子，在手中掂了掂，說道：「這就多謝了。來，咱們到外邊去，我跟你說。」那眇目男子道：「為什麼到外邊去？你就在這裡說好了，好讓大家聽聽。」眾人齊道：「是啊，是啊！幹麼鬼鬼祟祟的？」游迅連連搖頭，說道：「不成，不成！我要一百兩銀子，是每人一百兩，可不是將這個大消息只賣一百兩銀子。如此大賤賣，世上焉有此理？」那眇目男子右手一擺，仇松年、張夫人、嚴三星、西寶僧等都圍將上來，霎時間將他圍在垓心，便如適才對付余滄海一般。張夫人冷冷的道：「這人號稱滑不留手，對付他可不能用手，大家使兵刃。」玉靈道人提起八角狼牙錘，在空中呼的一聲響，劃了個圈子，說道：「不錯，瞧他的腦袋是不是滑不留錘。」眾人瞧瞧他錘上的狼牙尖銳鋒利，閃閃生光，再瞧瞧游迅的腦袋細皮白肉、油滋烏亮，都覺他的腦袋不見得前程遠大。游迅道：「令狐公子，適才貴派一位少年朋友，片言為余觀主解圍，公子卻何以對游某人身遭大難，猶似不聞不見？」令狐沖道：「你如不說《辟邪劍譜》的所在，在下也只好插手要對老兄不大客氣了。」說到這裡，心中一酸，情不自禁的向岳靈珊瞧了一眼，心想：「連你，也冤枉我取了小林子的劍譜。」張夫人等七人齊聲歡呼，叫道：「妙極，妙極！請令狐公子出手。」游迅歎了口氣，道：「好，我說就是，你們各歸各位啊，圍著我幹什麼？」張夫人道：「對付滑不留手，只好加倍小心些。」游迅歎道：「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我游迅為什麼不等在五霸岡上看熱鬧，卻自己到這裡送死？」張夫人道：「你到底說不說？」游迅道：「我說，我說，我為什麼不說？咦，東方教主，你老人家怎地大駕光臨？」他最後這兩句說得聲音極響，同時目光向著店外西首直瞪，臉上充滿了不勝駭異之情。眾人一驚之下，都順著他眼光向西瞧去，只見長街上一人慢慢走近，手中提了一隻菜簍子，乃是個市井菜販，怎麼會是威震天下的東方不敗東方教主？眾人回過頭來，游迅卻已不知去向，這才知道是上了他的大當。張夫人、仇松年、玉靈道人都破口大罵起來，情知他輕功了得，為人又精靈之極，既已脫身，就再難捉得他住。

　　令狐沖大聲道：「原來那《辟邪劍譜》是游迅得了去，真料不到是在他手中。」眾人齊問：「當真？是在游迅手中？」令狐沖道：「那當然是在他手中了，否則他為什麼堅不吐實，卻又拚命逃走？」他說得聲音極響，到後來已感氣衰力竭。忽聽得游迅在門外大聲道：「令狐公子，你幹麼要冤枉我？」隨即又走進門來。張夫人等大喜，立即又將他圍住。玉靈道人笑道：「你中了令狐公子的計也！」游迅愁眉苦臉，道：「不錯，不錯，倘若這句話傳將出去，說道游迅得了《辟邪劍譜》，游某人今後哪裡還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好過？江湖之上，不知有多少人要找游某的麻煩。我便有三頭六臂，那也抵擋不住。令狐公子，你當真了得，只一句話，便將滑不留手捉了回來。」令狐沖微微一笑，心道：「我有什麼了得？只不過我也曾給人這麼冤枉過而已。」不禁眼光又向岳靈珊瞧去。岳靈珊也正在瞧他。兩人目光相接，都是臉上一紅，迅速轉開了頭。張夫人道：「游老兄，剛才你是去將《辟邪劍譜》藏了起來，免得給我們搜到，是不是？」游迅叫道：「苦也，苦也！張夫人，你這麼說，存心是要游迅的老命了。各位請想，那《辟邪劍譜》若是在我手中，游迅必定使劍，而且一定劍法極高，何以我身上一不帶劍，二不使劍，三來武功又是奇差呢？」眾人一想，此言倒也不錯。

　　桃根仙道：「你得到《辟邪劍譜》，未必便有時候去學；就算學了，也未必學得會。你身上沒帶劍，或許是給人偷了。」桃干仙道：「你手中那柄扇子，便是一柄短劍，剛才你這麼一指，就是《辟邪劍譜》中的劍招。」桃枝仙道：「是啊，大家瞧，他折扇斜指，明是辟邪劍法第五十九招『指打奸邪』，劍尖指著誰，便是要取誰性命。」

　　這時游迅手中的折扇正好指著仇松年。這莽頭陀虎吼一聲，雙手戒刀便向游迅砍過去。游迅身子一側，叫道：「他是說笑，喂！喂！喂！你可別當真！」噹噹噹噹四聲響，仇松年左右雙刀各砍了兩刀，都給游迅撥開。聽聲音，他那柄折扇果然是純鋼所鑄。他肥肥白白，一副養尊處優的模樣，身法竟十分敏捷，而折扇輕輕一撥，仇松年的虎頭彎刀便給盪開在數尺之外，足見武功在那長髮頭陀之上，只是身陷包圍之中，不敢反擊而已。桃花仙叫道：「這一招是辟邪劍法中第三十二招『烏龜放屁』，嗯，這一招架開一刀，是第二十五招『甲魚翻身』。」令狐沖道：「游先生，那《辟邪劍譜》倘若確實不是在你手中，那麼是在誰的手中？」

　　張夫人、玉靈道人等都道：「是啊，快說。是在誰手中？」游迅哈哈一笑，說道：「我所以不說，只是想多賣幾千兩銀子，你們這等小氣，定要省錢，好，我便說了，只不過你們聽在耳裡，卻是癢在心裡，半點也無可奈何。那《辟邪劍譜》倘若為旁人所得，也還有幾分指望，現下偏偏是在這一位主兒手中，那就……那就……咳咳，這個……」眾人屏息凝氣，聽他述說劍譜得主的名字。忽聽得馬蹄聲急，夾著車聲轔轔，從街上疾馳而來，游迅乘機住口，側耳傾聽，道：「咦，是誰來了？」玉靈道人道：「快說，是誰得到了劍譜？」游迅道：「我當然是要說的，卻又何必性急？」

　　只聽車馬之聲到得飯店之外，倏然而止，有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令狐公子在這裡嗎？敝幫派遣車馬，特來迎接大駕。」令狐沖急欲知道《辟邪劍譜》的所在，以便消除師父、師娘、眾師弟、師妹對自己的疑心，卻不答覆外面的說話，繼續向游迅道：「有外人到來，快快說罷！」游迅道：「公子鑒諒，有外人到來，這可不便說了。」

　　忽聽得街上馬蹄聲急，又有七八騎疾馳而至，來到店前，也即止住，一個雄偉的聲音道：「黃老幫主，你是來迎接令狐公子的嗎？」那老人道：「不錯。司馬島主怎地也來了？」那雄偉的聲音哼了一聲，接著腳步聲沉重，一個魁梧之極的大漢走進店來，大聲道：「哪一位是令狐公子？小人司馬大，前來迎接公子去五霸岡上和群雄相見。」

　　令狐沖只得拱手說道：「在下令狐沖，不敢勞動司馬島主大駕。」那司馬島主道：「小人名叫司馬大，只因小人自幼生得身材高大，因此父母給取了這一個名字。令狐公子叫我司馬大好了，要不然便叫阿大，什麼島主不島主，阿大可不敢當。」令狐沖道：「不敢。」伸手向著岳不群夫婦道：「這兩位是我師父、師娘。」司馬大抱拳道：「久仰。」隨即轉過身來，說道：「小人迎接來遲，公子勿怪。」

　　岳不群身為華山派掌門二十餘年，向來極受江湖中人敬重，可是這司馬大以及張夫人、仇松年、玉靈道人等一干人，全都對令狐沖十分恭敬，而對這位華山派掌門顯然絲毫不以為意，就算略有敬意，也完全瞧在令狐沖臉上，這等神情流露得十分明顯。這比之當面斥罵，令他尤為恚怒。但岳不群修養極好，沒顯出半分惱怒之色。

　　這時那姓黃的幫主也已走了進來。這人已有八十來歲年紀，一部白鬚，直垂至胸，精神卻甚矍鑠。他向令狐沖微微彎腰，說道：「令狐公子，小人幫中的兄弟們，就在左近一帶討口飯吃，這次沒好好接待公子，當真罪該萬死。」

　　岳不群心頭一震：「莫非是他？」他早知黃河下游有個天河幫，幫主黃伯流是中原武林中的一位前輩耆宿，只是他幫規鬆懈，幫中良莠不齊，作奸犯科之事所在難免，這天河幫的聲名就不見得怎麼高明。但天河幫人多勢眾，幫中好手也著實不少，是齊魯豫鄂之間的一大幫會，難道眼前這個老兒，便是號令萬餘幫眾的「銀髯蛟」黃伯流？假若是他，又怎會對令狐沖這個初出道的少年如此恭敬？

　　岳不群心中的疑團只存得片刻，便即打破，只聽雙蛇惡乞嚴三星道：「銀髯老蛟，你是地頭蛇，對咱們這些外來朋友，可也得招呼招呼啊。」這白鬚老者果然便是「銀髯蛟」黃伯流，他哈哈一笑，說道：「若不是托了令狐公子的福，又怎請得動這許多位英雄好漢的大駕？眾位來到豫東魯西，都是天河幫的嘉賓，那自然是要接待的。五霸岡上敝幫已備了酒席，令狐公子和眾位朋友這就動身如何？」令狐沖見小小一間飯店之中擠滿了人，這般聲音嘈雜，游迅決不會吐露機密，好在適才大家這麼一鬧，師父、師妹他們對自己的懷疑之意當會大減，日後終於會水落石出，倒也不急欲洗刷，便向岳不群道：「師父，咱們去不去？請你示下。」岳不群心想：「聚集在五霸岡上的，顯然沒一個正派之士，如何可跟他們混在一起？這些人頗似欲以恭謹之禮，誘引沖兒入伙。衡山派劉正風前車之轍，一與邪徒接近，終不免身敗名裂。可是在眼前情勢之下，這『不去』二字，又如何說得出口？」游迅道：「岳先生，此刻五霸岡上可熱鬧得緊哩！好多位洞主、島主，都是十幾年、二三十年沒在江湖上露臉了。大夥兒都是為令狐公子而來。你調教了這樣一位文武全才、英雄了得的少俠出來，岳先生當真臉上大有光彩。那五霸岡嗎，當然是要去的囉。岳先生大駕不去，豈不叫眾人大為掃興？」岳不群尚未答話，司馬大和黃伯流二人已將令狐沖半扶半抱的擁了出去，扶入一輛大車之中。仇松年、嚴三星、桐柏雙奇、桃谷六仙等紛紛一擁而出。

　　岳不群和夫人相對苦笑，均想：「這一干人只是要衝兒去。咱們去不去，他們也不放在心上。」

　　岳靈珊甚是好奇，說道：「爹，咱們也瞧瞧去，看那些怪人跟大師哥到底在要些什麼花樣。」她想到那吃人肉的黑白雙熊，兀自心驚，但想他們既衝著大師哥的面子放了自己，總不會再來咬自己的手指頭，不過到得五霸岡上，可別離開爹爹太遠了。

　　岳不群點了點頭，走出門外，適才大嘔了一場，未進飲食，落足時竟然虛飄飄的，真氣不純，不由得暗驚：「那五毒教藍鳳凰的毒藥當真厲害。」

　　黃伯流和司馬大等眾人乘來許多馬匹，當下讓給岳不群、岳夫人、張夫人、仇松年、桃谷六仙等一干人乘坐。華山派的幾名男弟子無馬可騎，便與天河幫的幫眾、長鯨島司馬大島主的部屬一同步行，向五霸岡進發。

## 第17章　傾心

　　五霸岡正當魯豫兩省交界處，東臨山東菏澤定陶，西接河南東明。這一帶地勢平坦，甚多沼澤，遠遠望去，那五霸岡也不甚高，只略有山嶺而已。一行車馬向東疾馳，行不數里，便有數騎馬迎來，馳到車前，翻身下馬，高聲向令狐沖致意，言語禮數，甚是恭敬。

　　將近五霸岡時，來迎的人愈多。這些人自報姓名，令狐沖也記不得這許多。大車停在一座高岡之前，只見岡上黑壓壓一片大松林，一條山路曲曲折折上去。

　　黃伯流將令狐沖從大車中扶了出來。早有兩名大漢抬了一乘軟轎，在道旁相候。令狐沖心想自己坐轎，而師父、師娘、師妹卻都步行，心中不安，道：「師娘，你坐轎罷，弟子自己能走。」岳夫人笑道：「他們迎接的只是令狐沖公子，可不是你師娘。」展開輕功，搶步上岡。岳不群、岳靈珊父女也快步走上岡去。令狐沖無奈，只得坐入轎中。轎子抬入岡上松林間的一片空地，但見東一簇，西一堆，人頭湧湧，這些人形貌神情，都是三山五嶽的草莽漢子。眾人一窩蜂般湧過來。有的道：「這位便是令狐公子嗎？」有的道：「這是小人祖傳的治傷靈藥，頗有起死回生之功。」有的道：「這是在下二十年前在長白山中挖到的老年人參，已然成形，請令狐公子收用。」有一人道：「這七個是魯東六府中最有本事的名醫，在下都請了來，讓他們給公子把把脈。」這七個名醫都給粗繩縛住了手，連成一串，愁眉苦臉，神情憔悴，哪裡有半分名醫的模樣？顯是給這人硬捉來的，「請」之一字，只是說得好聽而已。又有一人挑著兩隻大竹籮，說道：「濟南府城裡的名貴藥材，小人每樣都拿了一些來。公子要用什麼藥材，小人這裡備得都有，以免臨時措手不及。」令狐沖見這些人大都裝束奇特，神情悍惡，對自己卻顯是一片摯誠，絕無可疑，不由得大是感激。他近來迭遭挫折，死活難言，更是易受感觸，胸口一熱，竟爾流下淚來，抱拳說道：「眾位朋友，令狐沖一介無名小子，竟承各位……各位如此眷顧，當真……當真無……無法報答……」言語哽咽，難以卒辭，便即拜了下去。群雄紛紛說道：「這可不敢當！」「快快請起。」「折殺小人了！」也都跪倒還禮。霎時之間，五霸岡上千餘人一齊跪倒，便只餘下華山派岳不群師徒與桃谷六仙。岳不群師徒不便在群豪之前挺立，都側身避開，免有受禮之嫌。桃谷六仙卻指著群豪嘻嘻哈哈，胡言亂語。令狐沖和群豪對拜了數拜，站起來時，臉上熱淚縱橫，心下暗道：「不論這些朋友此來是何用意，令狐沖今後為他們粉身碎骨，萬死不辭。」天河幫幫主黃伯流道：「令狐公子，請到前邊草棚中休息。」引著他和岳不群夫婦走進一座草棚。那草棚乃是新搭，棚中桌椅俱全，桌上放了茶壺、茶杯。黃伯流一揮手，便有部屬斟上酒來，又有人送上干牛肉、火腿等下酒之物。令狐沖端起酒杯，走到棚外，朗聲說道：「眾位朋友，令狐沖和各位初見，須當共飲結交。咱們此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杯酒，算咱們好朋友大夥兒一齊喝了。」說著右手一揚，將一杯酒向天潑了上去，登時化作千萬顆酒滴，四下飛濺。群豪歡聲雷動，都道：「令狐公子說得不錯，大夥兒此後跟你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岳不群皺起了眉頭，尋思：「沖兒行事好生魯莽任性，不顧前，不顧後，眼見這些人對他好，便跟他們說什麼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些人中只怕沒一個是規規矩矩的人物，儘是田伯光一類的傢伙。他們姦淫擄掠，打家劫舍，你也跟他們有福同享？我正派之士要剿滅這些惡徒，你便跟他們有難同當？」令狐沖又道：「眾位朋友何以對令狐沖如此眷顧，在下半點不知。不過知道也好，不知也好，眾位有何為難之事，便請明示。大丈夫光明磊落，事無不可對人言。只須有用得著令狐沖處，在下刀山劍林，決不敢辭。」他想這些人素不相識，卻對自己這等結交，自必有一件大事求己相助，反正總是要答允他們的，當真辦不到，也不過一死而已。黃伯流道：「令狐公子說哪裡話來？眾位朋友得悉公子駕臨，大家心中仰慕，都想瞻仰丰采，因此上不約而同的聚在這裡。又聽說公子身子不大舒服，這才或請名醫，或覓藥材，對公子卻決無所求。咱們這些人並非一夥，相互間大都只是聞名，有的還不大和睦呢。只是公子既說今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大家就算不是好朋友，也要做好朋友了。」群豪齊道：「正是！黃幫主的話一點不錯。」那牽著七個名醫之人走將過來，說道：「公子請到草棚之中，由這七個名醫診一診脈如何？」令狐沖心想：「平一指先生如此大本領，尚且說我的傷患已無藥可治，你這七個醫生又瞧得出什麼來？」礙於他一片好意，不便拒絕，只得走入草棚。那人將七個名醫如一串田雞般拉進棚來。令狐沖微微一笑，道：「兄台便放了他們罷，諒他們也逃不了。」那人道：「公子說放，就放了他們。」拍拍拍六聲響過，拉斷了麻繩，喝道：「倘若治不好令狐公子，把你們的頭頸也都這般拉斷了。」一個醫生道：「小……小人盡力而為，不過天下……天下可沒包醫之事。」另一個道：「瞧公子神完氣足，那定是藥到病除。」幾個醫生搶上前去，便替他搭脈。

　　忽然棚口有人喝道：「都給我滾出去，這等庸醫，有個屁用？」令狐沖轉過頭來，見是「殺人名醫」平一指到了，喜道：「平先生，你也來啦，我本想這些醫生沒什麼用。」平一指走進草棚，左足一起，砰的一聲，將一個醫生踢出草棚，右足一起，砰的一聲，又將一個醫生踢出草棚，那捉了醫生來的漢子對平一指甚是敬畏，喝道：「當世第一大名醫平大夫到了，你們這些傢伙，還膽敢在這裡獻醜！」砰砰兩聲，也將兩名醫生踢了出去，餘下三名醫生連跌帶爬的奔出草棚。那漢子躬身陪笑，說道：「令狐公子，平大夫，在下多有冒昧，你老……」平一指左足一抬，砰的一聲，又將那漢子踢出了草棚。這一下大出令狐沖的意料之外，不禁愕然。平一指一言不發，坐了下來，伸手搭住他右手脈搏，再過良久，又去搭他左手脈搏，如此轉換不休，皺起眉頭，閉了雙眼，苦苦思索。令狐沖說道：「平先生，凡人生死有命，令狐沖傷重難治，先生已兩番費心，在下感激不盡。先生也不須再勞心神了。」只聽得草棚外喧嘩大作，鬥酒猜拳之聲此起彼伏，顯是天河幫已然運到酒菜，供群豪暢飲。令狐沖神馳棚外，只盼去和群豪大大熱鬧一番，可是平一指交互搭他手上脈搏，似是永無止盡之時，他暗自尋思：「這位平大夫名字叫做平一指，自稱治人只用一指搭脈，殺人也只用一指點穴，可是他此刻和我搭脈，豈止一指？幾乎連十根手指也都用上了。」豁喇一聲，一個人探頭進來，正是桃干仙，說道：「令狐沖，你怎地不來喝酒？」令狐沖道：「這就來了，你等著我，可別自己搶著喝飽了。」桃干仙道：「好！平大夫，你趕快些罷。」說著將頭縮了出去。平一指緩緩縮手，閉著眼睛，右手食指在桌上輕輕敲擊，顯是困惑難解，又過良久，睜開眼來，說道：「令狐公子，你體內有七種真氣，相互衝突，既不能宣洩，亦不能降服。這不是中毒受傷，更不是風寒濕熱，因此非針灸藥石之所能治。」令狐沖道：「是。」平一指道：「自從那日在朱仙鎮上給公子瞧脈之後，在下已然思得一法，圖個行險僥倖，要邀集七位內功深湛之士，同時施為，將公子體內這七道不同真氣一舉消除。今日在下已邀得三位同來，群豪中再請兩位，毫不為難，加上尊師岳先生與在下自己，便可施治了。可是適才給公子搭脈，察覺情勢又有變化，更加複雜異常。」令狐沖「嗯」了一聲。平一指道：「過去數日之間，又生四種大變。第一，公子服食了數十種大補的燥藥，其中有人參、首烏、芝草、伏苓等等珍奇藥物。這些補藥的製煉之法，卻是用來給純陰女子服食的。」令狐沖「啊」的一聲，道：「正是如此，前輩神技，當真古今罕有。」平一指道：「公子何以去服食這些補藥？想必是為庸醫所誤了，可恨可惱。」令狐沖心想：「祖千秋偷了老頭子的『續命八丸』來給我吃，原是一番好意，他哪裡知道補藥有男女之別？倘若說了出來，平大夫定然責怪於他，還是為他隱瞞的為是。」說道：「那是晚輩自誤，須怪不得別人。」平一指道：「你身子並不氣虛，恰恰相反，乃是真氣太多，突然間又服了這許多補藥下去，那可如何得了？便如長江水漲，本已成災，治水之人不謀宣洩，反將洞庭、鄱陽之水倒灌入江，豈有不釀成大災之理？只有先天不足、虛弱無力的少女服這等補藥，才有益處。偏偏是公子服了，唉，大害，大害！」令狐沖心想：「只盼老頭子的女兒老不死姑娘喝了我的血後，身子能夠痊可。」平一指又道：「第二個大變，是公子突然大量失血。依你目下的病體，怎可再和人爭鬥動武？如此好勇鬥狠，豈是延年益壽之道？唉，人家對你這等看重，你卻不知自愛。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又何必逞快於一時？」說著連連搖頭。他說這些話時，臉上現出大不以為然的神色，倘若他所治的病人不是令狐沖，縱然不是一巴掌打將過去，那也是聲色俱厲、破口大罵了。令狐沖道：「前輩指教得是。」

　　平一指道：「單是失血，那也罷了，這也不難調治，偏偏你又去和雲南五毒教的人混在一起，飲用了他們的五仙大補藥酒。」令狐沖奇道：「是五仙大補藥酒？」平一指道：「這五仙大補藥酒，是五毒教祖傳秘方所釀，所釀的五種小毒蟲珍奇無匹，據說每一條小蟲都要十多年才培養得成，酒中另外又有數十種奇花異草，中間頗具生剋之理。服了這藥酒之人，百病不生，諸毒不侵，陡增十餘年功力，原是當世最神奇的補藥。老夫心慕已久，恨不得一見。聽見藍鳳凰這女子守身如玉，從來不對任何男子假以辭色，偏偏將她教中如此珍貴的藥酒給你服了，唉，風流少年，到處留情，豈不知反而自受其害！」令狐沖只有苦笑，說道：「藍教主和晚輩只是在黃河舟中見過一次，蒙她以五仙藥酒相贈，此外可更無其他瓜葛。」平一指向他瞪視半晌，點了點頭，說道：「如此說來，藍鳳凰給你喝這五仙大補藥酒，那也是衝著人家的面子了。可是這一來補上加補，那便是害上加害。又何況這酒雖能大補，亦有大毒。哼，他媽的亂七八糟！他五毒教只不過仗著幾張祖傳的古怪藥方，藍鳳凰這小妞兒又懂什麼狗屁醫理、藥理了？他媽的攪得一塌糊塗！」

　　令狐沖聽他如此亂罵，覺得此人性子太也暴躁，但見他臉色慘淡，胸口不住起伏，顯是對自己傷勢關切之極，心下又覺歉仄，說道：「平前輩，藍教主也是一番好意……」平一指怒道：「好意，好意！哼，天下庸醫殺人，又有哪一個不是好意？你知不知道，每天庸醫害死的人數，比江湖上死於刀下的人可多得多了？」令狐沖道：「這也大有可能。」平一指道：「什麼大有可能？確確實實是如此。我平一指醫過的人，她藍鳳凰憑什麼又來加一把手？你此刻血中含有劇毒，若要一一化解，便和那七道真氣大起激撞，只怕三個時辰之內便送了你性命。」令狐沖心想：「我血中含有劇毒，倒不一定是飲了那五仙酒之故，藍教主和那四名苗女給我注血，用的是她們身上之血。這些人日夕和奇毒之物為伍，飲食中也含有毒物，血中不免有毒，只是她們長期習慣了，不傷身體。這事可不能跟平前輩說，否則他脾氣更大了。」說道：「醫道藥理，精微深奧，原非常人所能通解。」

　　平一指歎了口氣道：「倘若只不過是誤服補藥，大量失血，誤飲藥酒，我還是有辦法可治。這第四個大變，卻當真令我束手無策了。唉，都是你自己不好！」令狐沖道：「是，都是我自己不好。」平一指道：「這數日之中，你何以心灰意懶，不想再活？到底受了什麼重大委曲？上次在朱仙鎮我跟你搭脈，察覺你傷勢雖重，病況雖奇，但你心脈旺盛，有一股勃勃生機。我先延你百日之命，然後在這百日之中，無論如何要設法治癒你的怪病。當時我並無十足把握，也不忙給你明言，可是現下卻連這一股生機也沒有了，卻是何故？」聽他問及此事，令狐沖不由得悲從中來，心想：「先前師父疑心我吞沒小林子的辟邪劍譜，那也沒什麼，大丈夫心中無愧，此事總有水落石出之時，可是……可是連小師妹竟也對我起疑，為了小林子，心中竟將我糟蹋得一錢不值，那我活在世上，更有什麼樂趣？」

　　平一指不等他回答，接著道：「搭你脈象，這又是情孽牽纏。其實天下女子言語無味，面目可憎，最好是遠而避之，真正無法躲避，才只有極力容忍，虛與委蛇。你怎地如此想不通，反而對她們日夜想念？這可大大的不是了。雖然，雖然那……唉，可不知如何說起？」說著連連搖頭。令狐沖心想：「你的夫人固然言語無味，面目可憎，但天下女子卻並非個個如此。你以己之妻將天下女子一概論之，當真好笑，倘若小師妹確是言語無味，面目可憎……」桃花仙雙手拿了兩大碗酒，走到竹棚口，說道：「喂，平大夫，怎地還沒治好？」平一指臉一沉，道：「治不好的了！」桃花仙一怔：「治不好，那你怎麼辦？」轉頭向令狐沖道：「不如出來喝酒罷。」令狐沖道：「好！」平一指怒道：「不許去！」桃花仙嚇了一跳，轉身便走，兩碗酒潑得滿身都是。平一指道：「令狐公子，你這傷勢要徹底治好，就算大羅金仙，只怕也是難以辦到，但要延得數月以至數年之命，也未始不能。可是必須聽我的話，第一須得戒酒；第二必須收拾起心猿意馬，女色更是萬萬沾染不得，別說沾染不得，連想也不能想；第三不能和人動武。這戒酒、戒色、戒斗三件事若能做到，那麼或許能多活一二年。」

　　令狐沖哈哈大笑。平一指怒道：「有什麼可笑？」令狐沖道：「人生在世，會當暢情適意，連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還做什麼人？不如及早死了，來得爽快。」平一指厲聲道：「我一定要你戒，否則我治不好你的病，豈不聲名掃地？」令狐沖伸出手去，按住他右手手背，說道：「平前輩，你一番美意，晚輩感激不盡。只是生死有命，前輩醫道雖精，也難救必死之人，治不好我的病，於前輩聲名絲毫無損。」豁喇一聲，又有一人探頭進來，卻是桃根仙，大聲道：「令狐沖，你的病治好了嗎？」令狐沖道：「平大夫醫道精妙，已給我治好了。」桃根仙道：「妙極，妙極。」進來拉住他袖子，說道：「喝酒去，喝酒去！」令狐衝向平一指深深一揖，道：「多謝前輩費心。」平一指也不還禮，口中低聲喃喃自語。

　　桃根仙道：「我原說一定治得好的。他是『殺人名醫』，他醫好一人，要殺一人，倘若醫不好一人，那又怎麼辦？豈不是搞不明白了？」令狐沖笑道：「胡說八道！」兩人手臂相挽，走出草棚。四下群豪聚集轟飲。令狐沖一路走過去，有人斟酒過來，便即酒到杯乾。群豪見他逸興遄飛，放量喝酒，談笑風生，心下無不歡喜，都道：「令狐公子果是豪氣干雲，令人心折。」令狐沖接著連喝了十來碗酒，忽然想起平一指來，斟了一大碗酒，口中大聲唱歌：「今朝有酒今朝醉……」走進竹棚，說道：「平前輩，我敬你一碗酒。」

　　燭光搖晃之下，只見平一指神色大變。令狐沖一驚，酒意登時醒了三分。細看他時，本來的一頭烏髮竟已變得雪白，臉上更是皺紋深陷，幾個時辰之中，恰似老了一二十年。只聽他喃喃說道：「醫好一人，要殺一人，醫不好人，我怎麼辦？」令狐沖熱血上湧，大聲道：「令狐沖一條命又值得什麼？前輩何必老是掛在心上？」

　　平一指道：「醫不好人，那便殺我自己，否則叫什麼『殺人名醫』？」突然站起身來，身子晃了幾晃，噴出幾口鮮血，撲地倒了。令狐沖大驚，忙去扶他時，只覺他呼吸已停，竟然死了。令狐衝將他抱起，不知如何是好。耳聽得竹棚外轟飲之聲漸低，心下一片淒涼。悄立良久，不禁掉下淚來。平一指的屍身在手中越來越重，無力再抱，於是輕輕放在地下。忽見一人悄步走進草棚，低聲道：「令狐公子！」令狐沖見是祖千秋，淒然道：「祖前輩，平大夫死了。」祖千秋對這事竟不怎麼在意，低聲說道：「令狐公子，我求你一件事。倘若有人問起，請你說從來沒見過祖千秋之面，好不好？」令狐沖一怔，問道：「那為什麼？」祖千秋道：「也沒什麼，只不過……只不過……，咳，再見，再見。」

　　他前腳走出竹棚，跟著便走進一人，卻是司馬大，向令狐沖道：「令狐公子，在下有個不大說得出口的……不大說得出口的這個……倘若有人問起，有哪些人在五霸岡上聚會，請公子別提在下的名字，那就感激不盡。」令狐沖道：「是。這卻是為何？」司馬大神色忸怩，便如孩童做錯了事，忽然給人捉住一般，囁嚅道：「這個……這個……」

　　令狐沖道：「令狐沖既然不配做閣下的朋友，自是從此不敢高攀的了。」司馬大臉色一變，突然雙膝一屈，拜了下去，說道：「公子說這等話，可坑殺俺了。俺求你別提來到五霸岡上的事，只是為免得惹人生氣，公子忽然見疑，俺剛才說過的話，只當是司馬大放屁。」令狐沖忙伸手扶起，道：「司馬島主何以行此大禮？請問島主，你到五霸岡上見我，何以會令人生氣？此人既對令狐沖如此痛恨，儘管衝著在下一人來好了……」司馬大連連搖手，微笑道：「公子越說越不成話了。這人對公子疼愛還來不及，哪裡有什麼痛恨之理？唉，小人粗胚一個，實在不會說話，再見，再見。總而言之，司馬大交了你這個朋友，以後你有什麼差遣，只須傳個訊來，火裡火裡去，水裡水裡去，司馬大只要皺一皺眉，祖宗十八代都是烏龜王八蛋。」說著一拍胸口，大踏步走出草棚。令狐沖好生奇怪，心想：「此人對我一片血誠，絕無可疑。卻何以他上五霸岡來見我，會令人生氣？而生氣之人偏偏又不恨我，居然還對我極好，天下哪有這等怪事？倘若當真對我極好，這許多朋友跟我結交，他該當喜歡才是。」突然想起一事，心道：「啊，是了，此人定是正派中的前輩，對我甚為愛護，卻不喜我結交這些旁門左道之輩。難道是風太師叔？其實像司馬島主這等人乾脆爽快，什麼地方不好了？」只聽得竹棚外一人輕輕咳嗽，低聲叫道：「令狐公子。」令狐沖聽得是黃伯流的聲音，說道：「黃幫主，請進來。」黃伯流走進棚來，說道：「令狐公子，有幾位朋友要俺向公子轉言，他們身有急事，須得立即趕回去料理，不及向公子親自告辭，請你原諒。」令狐沖道：「不用客氣。」果然聽得棚外喧聲低沉，已走了不少人。黃伯流吞吞吐吐的說道：「這件事，咳，當真是我們做得魯莽了，大夥兒一來是好奇，二來是想獻慇勤，想不到……本來嘛，人家臉皮子薄，不願張揚其事，我們這些莽漢粗人，誰都不懂。藍教主又是苗家姑娘，這個……」令狐沖聽他前言不對後語，半點摸不著頭腦，問道：「黃幫主是不是要我不可對人提及五霸岡上之事？」黃伯流乾笑幾聲，神色極是尷尬，說道：「別人可以抵賴，黃伯流是賴不掉的了。天河幫在五霸岡上款待公子，說什麼也只好承認。」令狐沖哼了一聲，道：「你請我喝一杯酒，也不見得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大罪。男子漢大丈夫，有什麼賴不賴的？」黃伯流忙陪笑道：「公子千萬不可多心。唉，老黃生就一副茅包脾氣，倘若事先問問俺兒媳婦，要不然問問俺孫女，也不會得罪了人家，自家還不知道。唉，俺這粗人十七歲上就娶了媳婦，只怪俺媳婦命短，死得太早，連累俺對女人家的心事摸不上半點邊兒。」令狐沖心想：「怪不得師父說他們旁門左道，這人說話當真顛三倒四。他請我喝酒，居然要問他兒媳婦、孫女兒，又怪他老婆死得太早。」黃伯流又道：「事已如此，也就是這樣了。公子，你說早就認得老黃，跟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好不好？啊，不對，就說和我已有八九年交情，你十五六歲時就跟老黃一塊兒賭錢喝酒。」令狐沖笑道：「在下六歲那一年，就跟你賭過骰子，喝過老酒，你怎地忘了？到今日可不是整整二十年的交情？」黃伯流一怔，隨即明白他說的乃是反話，苦笑道：「公子恁地說，自然是再好不過。只是……只是黃某二十年前打家劫舍，做的都是見不得人的勾當，公子又怎會跟俺交朋友？嘿嘿……這個……」令狐沖道：「黃幫主直承其事，足見光明磊落，在下非在二十年前交上你這位好朋友不可。」黃伯流大喜，大聲道：「好好，咱們是二十年前的朋友。」回頭一望，放低聲音說道：「公子保重，你良心好，眼前雖然有病，終能治好，何況聖……聖……神通廣大……啊喲！」大叫一聲，轉頭便走。

　　令狐沖心道：「什麼聖……聖……神通廣大？當真莫名其妙。」只聽得馬蹄聲漸漸遠去，喧嘩聲盡數止歇。他向平一指的屍體呆望半晌，走出棚來，猛地裡吃了一驚，岡上靜悄悄地，竟無一個人影。他本來只道群豪就算不再鬧酒，又有人離岡他去，卻也不會片刻間便走得乾乾淨淨。他提高嗓子叫道：「師父，師娘！」卻無人答應。他再叫：「二師弟，三師弟，小師妹！」仍然無人答應。

　　眉月斜照，微風不起，偌大一座五霸岡上，竟便只他一人。眼見滿地都是酒壺、碗碟，此外帽子、披風、外衣、衣帶等四下散置，群豪去得匆匆，連東西也不及收拾。他更加奇怪：「他們走得如此倉促，倒似有什麼洪水猛獸突然掩來，非趕快逃走不可。這些漢子本來似乎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忽然間變得膽小異常，當真令人難以索解。師父、師娘、小師妹他們，卻又到哪裡去了？要是此間真有什麼凶險，怎地又不招呼我一聲？」驀然間心中一陣淒涼，只覺天地雖大，卻無一人關心自己的安危，便在不久之前，有這許多人竟相向他結納討好，此刻雖以師父、師娘之親，也對他棄之如遺。

　　心口一酸，體內幾道真氣便湧將上來，身子晃了晃，一交摔倒。掙扎著要想爬起，呻吟了幾聲，半點使不出力道。他閉目養神，休息片刻，第二次又再支撐著想爬起身來，不料這一次使力太大，耳中嗡的一聲，眼前一黑，便即暈去。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迷迷糊糊中聽到幾下柔和的琴聲，神智漸復，琴聲優雅緩慢，入耳之後，激盪的心情便即平復，正是洛陽城那位婆婆所彈的《清心普善咒》。令狐沖恍如漂流於茫茫大海之中，忽然見到一座小島，精神一振，便即站起，聽琴聲是從草棚中傳出，當下一步一步的走過去，見草棚之門已然掩上。他走到草棚前六七步處便即止步，心想：「聽這琴聲，正是洛陽城綠竹巷中那位婆婆到了。在洛陽之時，她不願我見她面目，此刻我若不得她許可，如何可以貿然推門進去？」當下躬身說道：「令狐沖參見前輩。」

　　琴聲丁東丁東的響了幾下，戛然而止。令狐沖只覺這琴音中似乎充滿了慰撫之意，聽來說不出的舒服，明白世上畢竟還有一人關懷自己，感激之情霎時充塞胸臆。忽聽得遠處有人說道：「有人彈琴！那些旁門左道的邪賊還沒走光。」又聽得一個十分宏亮的聲音說道：「這些妖邪淫魔居然敢到河南來撒野，還把咱們瞧在眼裡麼？」他說到這裡，更提高噪子，喝道：「是哪些混帳王八羔子，在五霸岡上胡鬧，通統給我報上名來！」他中氣充沛，聲震四野，極具威勢。令狐沖心道：「難怪司馬大、黃伯流、祖千秋他們嚇得立時逃走，確是有正派中的高手前來挑戰。」隱隱覺得，司馬大、黃伯流等人忽然溜得一乾二淨，未免太沒男子漢氣概，但來者既能震懾群豪，自必是武功異常高超的前輩，心想：「他們問起我來，倒是難以對答，不如避一避的為是。」當即走到草棚之後，又想：「棚中那位老婆婆，料他們也不會和她為難。」這時棚中琴聲也已止歇。腳步聲響，三個人走上岡來。三人上得岡後，都是「咦」的一聲，顯是對岡上寂靜無人的情景大為詫異。那聲音宏亮的人道：「王八羔子們都到哪裡去了？」一個細聲細氣的人道：「他們聽說少林派的二大高手上來除奸驅魔，自然都挾了尾巴逃走啦。」另一人笑道：「好說，好說！那多半是仗了崑崙派譚兄的聲威。」三人一齊大笑。令狐沖心道：「原來兩個是少林派的，一個是崑崙派的。少林派自唐初以來，向是武林領袖，單是少林一派，聲威便比我五嶽劍派聯盟為高，實力恐亦較強。少林派掌門人方證大師更是武林中眾所欽佩。師父常說崑崙派劍法獨樹一幟，兼具沉雄輕靈之長。這兩派聯手，確是厲害，多半他們三人只是前鋒，後面還有大援。可是師父、師娘卻又何必避開？」轉念一想，便即明白：「是了，我師父是明門正派的掌門人，和黃伯流這些聲名不佳之人混在一起，見到少林、崑崙的高手，未免尷尬。」只聽那崑崙派姓譚的說道：「適才還聽得岡上有彈琴之聲，那人卻又躲到哪裡去了？辛兄、易兄，這中間只怕另有古怪。」那聲音宏大的人道：「正是，還是譚兄細心，咱們搜上一搜，揪他出來。」另一人道：「辛師哥，我到草棚中去瞧瞧。」令狐沖聽了這句話，知道這人姓易，那聲音宏大之人姓辛，是他師兄。聽得那姓易的向草棚走去。

　　棚中一個清亮的女子聲音說道：「賤妾一人獨居，夤夜之間，男女不便相見。」那姓辛的道：「是個女的。」姓易的道：「剛才是你彈琴麼？」那婆婆道：「正是。」那姓易的道：「你再彈幾下聽聽。」那婆婆道：「素不相識，豈能徑為閣下撫琴？」那姓辛的道：「哼，有什麼希罕？諸多推搪，草棚中定然另有古怪，咱們進去瞧瞧。」姓易的道：「你說是孤身女子，半夜三更的，卻在這五霸岡上幹什麼？十之八九，便跟那些左道妖邪是一路的。咱們進來搜了。」說著大踏步便向草棚門走去。

　　令狐沖從隱身處閃了出來，擋在草棚門口，喝道：「且住！」那三人沒料到突然會有人閃出，都微微一驚，但見是個單身少年，亦不以為意。那姓辛的大聲喝道：「少年是誰？鬼鬼祟祟的躲在黑處，幹什麼來著？」

　　令狐沖道：「在下華山派令狐沖，參見少林、崑崙派的前輩。」說著向三人深深一揖。

　　那姓易的哼了一聲，道：「是華山派的？你到這裡幹什麼來啦？」令狐沖見這姓辛的身子倒不如何魁梧，只是胸口凸出，有如一鼓，無怪說話聲音如此響亮。另一個中年漢子和他穿著一式的醬色長袍，自是他同門姓易之人。那崑崙派姓譚的背懸一劍，寬袍大袖，神態頗為瀟灑。那姓易的不待他回答，又問：「你既是正派中弟子，怎地會在五霸岡上？」令狐沖先前聽他們王八羔子的亂罵，心頭早就有氣，這時更聽他言詞頗不客氣，說道：「三位前輩也是正派中人，卻不也在五霸岡上？」那姓譚的哈哈一笑，道：「說得好，你可知草棚中彈琴的女子，卻是何人？」令狐沖道：「那是一位年高德劭、與世無爭的婆婆。」那姓易的斥道：「胡說八道！聽這女子聲音，顯然年紀不大，什麼婆婆不婆婆了？」令狐沖笑道：「這位婆婆說話聲音好聽，那有什麼希奇？她的侄兒也比你要老上二三十歲，別說婆婆自己了。」姓易的道：「讓開！我們自己進去瞧瞧。」

　　令狐沖雙手一伸，道：「婆婆說道，夤夜之間，男女不便相見。她跟你們素不相識，沒來由的又見什麼？」姓易的袖子一拂，一股勁力疾捲過來，令狐沖內力全失，毫無抵禦之能，撲地摔倒，姓易的沒料到他竟全無武功，倒是一怔，冷笑道：「你是華山派弟子？只怕吹牛！」說著走向草棚。令狐沖站起身來，臉下已被地上石子擦出了一條血痕，說道：「婆婆不願跟你們相見，你怎可無禮？在洛陽城中，我曾跟婆婆說了好幾日話，卻也沒見到她一面。」那姓易的道：「這小子，說話沒上沒下，你再不讓開，是不是想再摔一大交？」令狐沖道：「少林派是武林中聲望最高的名門大派，兩位定是少林派中的俗家高手。這位想來也必是崑崙派中赫赫有名之輩，黑夜之中，卻來欺侮一個年老婆婆，豈不教江湖上好漢笑話？」那姓易的喝道：「偏有你這麼多廢話！」左手突出，拍的一聲，在令狐沖左頰上重重打了一掌。

　　令狐沖內力雖失，但一見他右肩微沉，便知他左手要出掌打人，急忙閃避，卻是腰腿不由使喚，這一掌終於無法避開，身子打了兩個轉，眼前一黑，坐倒在地。那姓辛的道：「易師弟，這人不會武功，不必跟他一般見識，妖邪之徒早已逃光，咱們走罷！」那姓易的道：「魯豫之間的左道妖邪突然都聚集在五霸岡上，頃刻間又散得乾乾淨淨。聚得固然古怪，散得也見希奇。這件事非查個明白不可。在這草棚之中，多半能找到些端倪。」說著，伸手便去推草棚門。

　　令狐沖站起身來，手中已然多了一柄長劍，說道：「易前輩，草棚中這位婆婆於在下有恩，我只須有一口氣在，決不許你冒犯她老人家。」那姓易的哈哈大笑，問道：「你憑什麼？便憑手中這口長劍麼？」令狐沖道：「晚輩武藝低微，怎能是少林派高手之敵？只不過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你要進這草棚，先得殺了我。」那姓辛的道：「易師弟，這小子倒挺有骨氣，是條漢子，由他去罷。」那姓易的笑道：「聽說你華山派劍法頗有獨得之秘，還有什麼劍宗、氣宗之分。你是劍宗呢，還是氣宗？又還是什麼屁宗？哈哈，哈哈？」他這麼一笑，那姓辛的、姓譚的跟著也大笑起來。令狐沖朗聲道：「恃強逞暴，叫什麼名門正派？你是少林派弟子？只怕吹牛！」那姓易的大怒，右掌一立，便要向令狐沖胸口拍去。眼見這一掌拍落，令狐沖便要立斃當場，那姓辛的說道：「且住！令狐沖，若是名門正派的弟子，便不能跟人動手嗎？」令狐沖道：「既是正派中人，每次出手，總得說出個名堂。」那姓易的緩緩伸出手掌，道：「我說一二三，數到三字，你再不讓開，我便打斷你三根筋骨。一！」令狐沖微微一笑，說道：「打斷三根筋骨，何足道哉！」那姓易的大聲數道：「二！」那姓辛的道：「小朋友，我這位師弟，說過的話一定算數，你快快讓開吧。」令狐沖微笑道：「我這張嘴巴，說過的話也一定算數。令狐沖既還沒死，豈能讓你們對婆婆無禮？」說了這句話後，知道那姓易的一掌便將擊到，暗自運了口氣，將力道貫到右臂之上，但胸口登感劇痛，眼前只見千千萬萬顆金星亂飛亂舞。那姓易的喝道：「三！」左足踏上一步，眼見令狐沖背靠草棚板門，嘴角邊微微冷笑，毫無讓開之意，右掌便即拍出。令狐沖只感呼吸一窒，對方掌力已然襲體，手中長劍遞出，對準了他掌心。這一劍方位時刻，拿捏得妙到顛毫，那姓易的右掌拍出，竟然來不及縮手，嗤的一聲輕響，跟著「啊」的一聲大叫，長劍劍尖已從他掌心直通而過。他急忙縮臂回掌，又是嗤的一聲，將手掌從劍鋒上拔了出去。這一下受傷極重，他急躍退開數丈，左手從腰間拔出長劍，驚怒交集，叫道：「賊小子裝傻，原來武功好得很啊。我……我跟你拚了。」辛、易、譚三人都是使劍的好手，眼見令狐沖長劍一起，並未遞劍出招，單是憑著方位和時刻的拿捏，即令對方手掌自行送到他劍尖之上，劍法上的造詣，實已到了高明之極的境界。那姓易的雖氣惱之極，卻也已不敢輕敵，左手持劍，刷刷刷連攻三劍，卻都是試敵的虛招，每一招劍至中途，便即縮回。那晚令狐沖在藥王廟外連傷一十五名好手的雙目，當時內力雖然亦已失卻，終不如目前這般又連續受了幾次大損，幾乎抬臂舉劍亦已有所不能。眼見那姓易的連發三下虛招，劍尖不絕顫抖，顯是少林派上乘劍法，更不願與他為敵，說道：「在下絕無得罪三位前輩之意，只須三位離此他去，在下……在下願意誠心賠罪。」那姓易的哼了一聲，道：「此刻求饒，已然遲了。」長劍疾刺，直指令狐沖的咽喉。

　　令狐沖行動不便，知道這一劍無可躲避，當即挺劍刺出，後發先至，噗的一聲響，正中他左手手腕要穴。那姓易的五指一張，長劍掉在地下。其時東方曙光已現，他眼見自己手腕上鮮血一點點的滴在地下綠草之上，竟不信世間有這等事，過了半晌，才長歎一聲，掉頭便走。那姓辛的本就不想與華山派結仇，又見令狐沖這一劍精妙絕倫，自己也決非對手，掛念師弟傷勢，叫道：「易師弟！」隨後趕去。那姓譚的側目向令狐沖凝視片刻，問道：「閣下當真是華山弟子？」令狐沖身子搖搖欲墜，道：「正是！」那姓譚的瞧出他已身受重傷，雖然劍法精妙，但只須再挨得片刻，不用相攻，他自己便會支持不住，眼前正有個大便宜可撿，心想：「適才少林派的兩名好手一傷一走，栽在華山派這少年手下，我如將他打倒，擒去少林寺，交給掌門方丈發落，不但給了少林派一個極大人情，而且崑崙派在中原也大大露臉。」當即踏上一步，微笑道：「少年，你劍法不錯，跟我比一下拳掌上的功夫，你瞧怎樣？」令狐沖一見他神情，便已測知他的心思，心想這人好生奸猾，比少林派那姓易的更加可惡，挺劍便往他肩頭刺去。豈知劍到中途，手臂已然無力，噹的一聲響，長劍落地。那姓譚的大喜，呼的一掌，重重拍正在令狐沖胸口。令狐沖哇的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兩人相距甚近，這口鮮血對準了這姓譚的，直噴在他臉上，更有數滴濺入了他口中。那姓譚的嘴裡嘗到一股血腥味，也不在意，深恐令狐沖拾劍反擊，右掌一起，又欲拍出，突然間一陣昏暈，摔倒在地。

　　令狐沖見他忽在自己垂危之時摔倒，既感奇怪，又自慶幸，見他臉上顯出一層黑氣，肌肉不住扭曲顫抖，模樣詭異可怖，說道：「你用錯了真力，只好怪自己了！」遊目四顧，五霸岡上更無一個人影，樹梢百鳥聲喧，地下散滿了酒餚兵刃，種種情狀，說不出的古怪。他伸袖抹拭口邊血跡，說道：「婆婆，別來福體安康。」那婆婆道：「公子此刻不可勞神，請坐下休息。」令狐沖確已全身更無半分力氣，當即依言坐下。只聽得草棚內琴聲輕輕響起，宛如一股清泉在身上緩緩流過，又緩緩注入了四肢百骸，令狐沖全身輕飄飄地，更無半分著力處，便似飄上了雲端，置身於棉絮般的白雲之上。過了良久良久，琴聲越來越低，終於細不可聞而止。令狐沖精神一振，站起身來，深深一揖，說道：「多謝婆婆雅奏，令晚輩大得補益。」那婆婆道：「你捨命力抗強敵，讓我不致受辱於強徒，該我謝你才是。」令狐沖道：「婆婆說哪裡話來？此是晚輩義所當為。」那婆婆半晌不語，琴上發出輕輕的仙翁、仙翁之聲，似是手撥琴弦，暗自沉吟，有什麼事好生難以委決，過了一會，問道：「你……你這要上哪裡去？」

　　令狐沖登時胸口熱血上湧，只覺天地雖大，卻無容身之所，不由得連聲咳嗽，好容易咳嗽止息，才道：「我……我無處可去。」那婆婆道：「你不去尋你師父、師娘？不去尋你的師弟，師……師妹他們了？」令狐沖道：「他們……他們不知到哪裡去了，我傷勢沉重，尋不著他們。就算尋著了，唉！」一聲長歎，心道：「就算尋著了，卻又怎地？他們也不要我了。」那婆婆道：「你受傷不輕，何不去風物佳勝之處，登臨山水，以遣襟懷？卻也強於徒自悲苦。」令狐沖哈哈一笑，說道：「婆婆說得是，令狐沖於生死之事，本來也不怎麼放在心上。晚輩這就別過，下山遊玩去也！」說著向草棚一揖，轉身便走。他走出三步，只聽那婆婆道：「你……你這便去了嗎？」令狐沖站住了道：「是。」那婆婆道：「你傷勢不輕，孤身行走，旅途之中，乏人照料，可不大妥當。」令狐沖聽得那婆婆言語之中頗為關切，心頭又是一熱，說道：「多謝婆婆掛懷。我的傷是治不好的了，早死遲死，死在哪裡，也沒多大分別。」那婆婆道：「嗯，原來如此。只不過……只不過……」隔了好一會，才道：「你走了之後，倘若那兩個少林派的惡徒又來囉皂，卻不知如何是好？這崑崙派的譚迪人一時昏暈，醒來之後，只怕又會找我的麻煩。」令狐沖道：「婆婆，你要去哪裡？我護送你一程如何？」那婆婆道：「本來甚好，只是中間有個極大難處，生怕連累了你。」令狐沖道：「令狐沖的性命是婆婆所救，哪有什麼連累不連累的？」那婆婆歎了口氣，說道：「我有個厲害對頭，尋到洛陽綠竹巷來跟我為難，我避到了這裡，但朝夕之間，他又會追蹤到來。你傷勢未癒，不能跟他動手·我只想找個隱僻所在暫避，等約齊了幫手再跟他算帳。要你護送我罷，一來你身上有傷，二來你一個鮮龍活跳的少年，陪著我這老太婆，豈不悶壞了你？」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我道婆婆有什麼事難以委決，卻原來是如此區區小事。你要去哪裡，我送你到哪裡便是，不論天涯海角，只要我還沒死，總是護送婆婆前往。」那婆婆道：「如此生受你了。當真是天涯海角，你都送我去？」語音中大有歡喜之意。令狐沖道：「不錯，不論天涯海角，令狐沖都隨婆婆前往。」那婆婆道：「這可另有一個難處。」令狐沖道：「卻是什麼？」那婆婆道：「我的相貌十分醜陋，不管是誰見了，都會嚇壞了他，因此我說什麼也不願給人見到。否則的話，剛才那三人要進草棚來，見他們一見又有何妨？你得答應我一件事，不論在何等情景之下，都不許向我看上一眼，不能瞧我的臉，不能瞧我身子手足，也不能瞧我的衣服鞋襪。」令狐沖道：「晚輩尊敬婆婆，感激婆婆對我關懷，至於婆婆容貌如何，那有什麼干係？」那婆婆道：「你既不能答應此事，那你便自行去罷。」令狐沖忙道：「好，好！我答應就是，不論在何等情景之下，決不正眼向婆婆看上一眼。」那婆婆道：「連我的背影也不許看。」令狐沖心想：「難道連你的背影也是醜陋不堪？世上最難看的背影，若非侏儒，便是駝背，那也沒有什麼。我和你一同長途跋涉，連背影也不許看，只怕有些不易。」

　　那婆婆聽他遲疑不答，問道：「你辦不到麼？」令狐沖道：「辦得到，辦得到。要是我瞧了婆婆一眼，我剜了自己眼睛。」那婆婆道：「你可要記著才好。你先走，我跟在你後面。」令狐沖道：「是！」邁步向岡下走去，只聽得腳步之聲細碎，那婆婆在後面跟了上來。走了數丈，那婆婆遞了一根樹枝過來，說道：「你把這樹枝當作枴杖撐著走。」令狐沖道：「是。」撐著樹枝，慢慢下岡。走了一程，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婆婆，那崑崙派這姓譚的，你知道他名字？」那婆婆道：「嗯，這譚迪人是崑崙派第二代弟子中的好手，劍法上學到了他師父的六七成功夫，比起他大師兄、二師兄來，卻還差得遠。那少林派的大個子辛國梁，劍法還比他強些。」令狐沖道：「原來那大喉嚨漢子叫做辛國梁，這人倒似乎還講道理。」那婆婆道：「他師弟叫做易國梓，那就無賴得緊了。你一劍穿過他右掌，一劍刺傷他左腕，這兩劍可帥得很哪。」令狐沖道：「那是出於無奈，唉，這一下跟少林派結了樑子，可是後患無窮。」那婆婆道：「少林派便怎樣？咱們未必便鬥他們不過。我可沒想到那譚迪人會用掌打你，更沒想到你會吐血。」令狐沖道：「婆婆，你都瞧見了？那譚迪人不知如何會突然暈倒？」那婆婆道：「你不知道麼？藍鳳凰和手下的四名苗女給你注血，她們日日夜夜跟毒物為伍，血中含毒，那不用說了。那五仙酒更是劇毒無比。譚迪人口中濺到你的毒血，自然抵受不住。」

　　令狐沖恍然大悟，「哦」了一聲，道：「我反而抵受得住，也真奇怪。我跟那藍教主無冤無仇，不知她何以要下毒害我？」那婆婆說道：「誰說她要害你了？她是對你一片好心，哼，妄想治你的傷來著。要你血中有毒而你性命無礙，原是她五毒教的拿手好戲。」令狐沖道：「是，我原想藍教主並無害我之意。平一指大夫說她的藥酒是大補之物。」那婆婆道：「她當然不會害你，要對你好也來不及呢。」令狐沖微微一笑，又問：「不知那譚迪人會不會死？」那婆婆道：「那要瞧他的功力如何了。不知有多少毒血濺入了他口中。」

　　令狐沖想起譚迪人中毒後臉上的神情，不由得打了個寒噤，又走出十餘丈後，突然想起一事，叫道：「啊喲，婆婆，請你在這兒等我一等，我得回上岡去。」那婆婆問道：「幹什麼？」令狐沖道：「平大夫的遺體在岡上尚未掩埋。」那婆婆道：「不用回去啦，我已把他屍體化了，埋了。」令狐沖道：「啊，原來婆婆已將平大夫安葬了。」那婆婆道：「也不是什麼安葬。我是用藥將他屍體化了。在那草棚之中，難道叫我整晚對著一具屍首？平一指活的時候已沒什麼好看，變了屍首，這副模樣，你自己想想罷。」令狐沖「嗯」了一聲，只覺這位婆婆行事實在出人意表，平一指對自己有恩，他身死之後，該當好好將他入土安葬才是，但這婆婆卻用藥化去他的屍體，越想越是不安，可是用藥化去屍體有什麼不對，卻又說不上來。

　　行出數里，已到了岡下平陽之地。那婆婆道：「你張開手掌！」令狐沖應道：「是！」心下奇怪，不知她又有什麼花樣，當即依言伸出手掌，張了開來，只聽得噗的一聲輕響，一件細物從背後拋將過來，投入掌中，乃是一顆黃色藥丸，約有小指頭大小。那婆婆道：「你吞了下去，到那棵大樹下坐著歇歇。」令狐沖道：「是。」將藥丸放入口中，吞了下去。那婆婆道：「我是要仗著你的神妙劍法護送脫險，這才用藥物延你性命，免得你突然身死，我便少了個衛護之人。可不是對你……對你有什麼好心，更不是想要救你性命，你記住了。」

　　令狐沖又應了一聲，走到樹下，倚樹而坐，只覺丹田中一股熱氣暖烘烘的湧將上來，似有無數精力送入全身各處臟腑經脈，尋思：「這顆藥丸明明於我身子大有補益，那婆婆偏不承認對我有什麼好心，只說不過是利用我而已。世上只有利用別人而不肯承認的，她卻為什麼要說這等反話？」又想：「適才她將藥丸擲入我手掌，能使藥丸入掌而不彈起，顯是使上了極高內功中的一股沉勁。她武功比我強得多，又何必要我衛護？唉，她愛這麼說，我便聽她這麼辦就是。」他坐得片刻，便站起身來，道：「咱們走罷。婆婆，你累不累？」那婆婆道：「我倦得緊，再歇一會兒。」令狐沖道：「是。」心想：「上了年紀之人，憑他多高的武功，精力總是不如少年。我只顧自己，可太不體恤婆婆了。」當下重行坐倒。又過了好半晌，那婆婆才道：「走罷！」令狐沖應了，當先而行，那婆婆跟在後面。

　　令狐沖服了藥丸，步履登覺輕快得多，依著那婆婆的指示，盡往荒僻的小路上走。行了將近十里，山道漸覺崎嶇，行走時已有些氣喘。那婆婆道：「我走得倦了，要歇一會兒。」令狐沖應道：「是，」坐了下來，心想：「聽她氣息沉穩，一點也不累，明明是要我休息，卻說是她自己倦了。」歇了一盞茶時分，起身又行，轉過了一個山坳，忽聽得有人大聲說道：「大夥兒趕緊吃飯，盡快離開這是非之地。」數十人齊聲答應。令狐沖停住腳步，只見山澗邊的一片草地之上，數十條漢子圍坐著正自飲食。便在此時，那些漢子也已見到了令狐沖，有人說道：「是令狐公子！」令狐沖依稀認了出來，這些人昨晚都曾到過五霸岡上，正要出聲招呼，突然之間，數十人鴉雀無聲，一齊瞪眼瞧著他身後。這些人的臉色都古怪之極，有的顯然甚是驚懼，有的則是惶惑失措，似乎驀地遇上了一件難以形容、無法應付的怪事一般。令狐沖一見這等情狀，登時便想轉頭，瞧瞧自己身後到底有什麼事端，令得這數十人在霎時之間便變得泥塑木雕一般，但立即驚覺：這些人所以如此，是由於見到了那位婆婆，自己曾答應過她，決計不向她瞧上一眼。他急忙扭過頭來，使力過巨，連頭頸也扭得痛了，好奇之心大起：「為什麼他們一見婆婆，便這般驚惶？難道婆婆當真形相怪異之極，人世所無？」

　　忽見一名漢子提起割肉的匕首，對準自己雙眼刺了兩下，登時鮮血長流。令狐沖大吃一驚，叫道：「你幹什麼？」那漢子大聲道：「小人三天之前便瞎了眼睛，早已什麼東西也瞧不見。」又有兩名漢子拔出短刀，自行刺瞎了雙眼，都道：「小人瞎眼已久，什麼都瞧不見了。」令狐沖驚奇萬狀，眼見其餘的漢子紛紛拔出匕首鐵錐之屬，要刺瞎自己的眼睛，忙叫：「喂，喂！且慢，有話好說，可不用刺瞎自己啊，那……那到底是什麼緣故？」一名漢子慘然道：「小人本想立誓，決不敢有半句多口，只是生怕難以取信。」令狐沖叫道：「婆婆，你救救他們，叫他們別刺瞎自己眼睛了。」那婆婆道：「好，我信得過你們。東海中有座蟠龍島，可有人知道麼？」一個老者道：「福建泉州東南五百多里海中，有座蟠龍島，聽說人跡不至，極是荒涼。」那婆婆道：「正是這座小島，你們立即動身，到蟠龍島上去玩玩罷。這一輩子也不用回中原來啦。」數十名漢子齊聲答應，臉上均現喜色，說道：「咱們即刻便走。」有人又道：「咱們一路之上，決不跟外人說半句話。」那婆婆冷冷的道：「你們說不說話，關我什麼事？」那人道：「是，是！小人胡說八道。」提起手來，在自己臉上用力擊打。那婆婆道：「去罷！」數十名大漢發足狂奔。三名刺瞎了眼的漢子則由旁人攙扶，頃刻之間，走得一個不剩。令狐沖心下駭然：「這婆婆單憑一句話，便將他們發配去東海荒島，一輩子不許回來。這些人反而歡天喜地，如得大赦，可真教人不懂了。」他默不作聲的行走，心頭思潮起伏，只覺身後跟隨著的那位婆婆實是生平從所未聞的怪人，思忖：「只盼一路前去，別再遇見五霸岡上的朋友。他們一番熱心，為治我的病而來，倘若給婆婆撞見了，不是刺瞎雙目，便得罰去荒島充軍，豈不冤枉？這樣看來，黃幫主、司馬島主、祖千秋要我說從來沒見過他們，五霸岡上群豪片刻間散得乾乾淨淨，都是因為怕了這婆婆。她……她到底是怎麼一個可怖的大魔頭？」想到此處，不由自主的連打兩個寒噤。又行得七八里，忽聽得背後有人大聲叫道：「前面那人便是令狐沖。」這人叫聲響亮之極，一聲便知是少林派那辛國梁到了。那婆婆道：「我不想見他，你跟他敷衍一番。」令狐沖應道：「是。」只聽得簌的一聲響，身旁灌木一陣搖晃，那婆婆鑽入了樹叢之中。只聽辛國梁說道：「師叔，那令狐沖身上有傷，走不快的。」其時相隔尚遠，但辛國梁的話聲實在太過宏亮，雖是隨口一句話，令狐沖也聽得清清楚楚，心道：「原來他還有個師叔同來。」當下索性不走，坐在道旁相候。

　　過了一會，來路上腳步聲響，幾人快步走來，辛國梁和易國梓都在其中，另有兩個僧人，一個中年漢子，兩個僧人一個年紀甚老，滿臉皺紋，另一個三十來歲，手持方便鏟。令狐沖站起身來，深深一揖，說道：「華山派晚輩令狐沖，參見少林派諸位前輩，請教前輩上下怎生稱呼。」易國梓喝道：「小子……」那老僧道：「老衲法名方生。」那老僧一說話，易國梓立時住口，但怒容滿臉，顯是對適才受挫之事氣憤已極。令狐沖躬身道：「參見大師。」方生點了點頭，和顏悅色的道：「少俠不用多禮。尊師岳先生可好。」

　　令狐沖初時聽到他們來勢洶洶的追到，心下甚是惴惴，待見方生和尚說話神情是個有道高僧模樣，又知「方」字輩僧人是當今少林寺的第一代人物，與方丈方證大師是師兄弟，料想他不會如易國梓這般蠻不講理，心中登時一寬，恭恭敬敬的道：「多謝大師垂詢，敝業師安好。」

　　方生道：「這四個都是我師侄。這僧人法名覺月，這是黃更柏師侄，這是辛國梁師侄，這是易國梓師侄。辛易二人，你們曾會過面的。」令狐沖道：「是。令狐沖參見四位前輩。晚輩身受重傷，行動不便，禮數不周，請眾位前輩原諒。」易國梓哼了一聲，道：「你身受重傷！」方生道：「你當真身上有傷？國梓，是你打傷他的嗎？」

　　令狐沖道：「一時誤會，算不了什麼。易前輩以袖風摔了晚輩一交，又擊了晚輩一掌，好在晚輩一時也不會便死，大師卻也不用深責易前輩了。」他一上來便說自己身受重傷，又將全部責任推在易國梓身上，料想方生是位前輩高僧，決不能再容這四個師侄跟自己為難，又道：「種種情事，辛前輩在五霸岡上都親眼目睹。既是大師佛駕親臨，晚輩已有了好大面子，決不在敝業師面前提起便是。大師放心，晚輩雖然傷重難愈，此事卻不致引起五嶽劍派和少林派的糾紛。」這麼一說，倒像自己傷重難愈，全是易國梓的過失。易國梓怒道：「你……你……你胡說八道，你本來就已身受重傷，跟我有什麼干係？」

　　令狐沖歎了口氣，淡淡的道：「這件事，易前輩，你可是說不得的。倘若傳了出去，豈不於少林派清譽大大有損。」辛國梁、黃國柏和覺月三人都微微點了點頭。各人心下明白，少林派「方」字輩的僧人輩份甚尊，雖說與五嶽劍派門戶各別，但上輩敘將起來，比之五嶽劍派各派的掌門人還長了一輩，因此辛國梁、易國梓等人的輩份也高於令狐沖。易國梓和令狐衝動手，本已有以大壓小之嫌，何況他少林派有師兄弟二人在場？更何況令狐沖在動手之前已然受傷？少林派門規綦嚴，易國梓倘若真的將華山派一個後輩打死，縱不處死抵命，那也是非廢去武功、逐出門牆不可。易國梓念及此節，不由得臉都白了。方生道：「少俠，你過來，我瞧瞧你的傷勢。」令狐沖走近身去。方生伸出右手，握住令狐沖的手腕，手指在他「大淵」、「經渠」兩處穴道上一搭，登時覺得他體內生出一股希奇古怪的內力，一震之下，便將手指彈開。方生心中一凜，他是當今少林寺第一代高僧中有數的好手，竟會給這少年的內力彈開手指，實在匪夷所思。他哪知道令狐沖體內已蓄有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七人的真氣，他武功雖強，但在絕無防範之下，究竟也擋不住這七個高手的合力。他「哦」的一聲，雙目向令狐沖瞪視，緩緩的道：「少俠，你不是華山派的。」令狐沖道：「晚輩卻是華山派弟子，是敝業師岳先生所收的第一個門徒。」方生問道：「那麼後來你又怎地跟從旁門左道之士，練了一身邪派武功？」

　　易國梓插口道：「師叔，這小子使的確是邪派武功，半點不錯，他賴也賴不掉。剛才咱們還見到他身後跟著一個女子，怎麼躲將起來了？鬼鬼祟祟的，多半不是好東西。」令狐沖聽他出言辱及那婆婆，怒道：「你是名門弟子，怎地出言無禮？婆婆她老人家就是不願見你，免得生氣。」易國梓道：「你叫她出來，是正是邪，我師叔法眼無訛，一望而知。」令狐沖道：「你我爭吵，便是因你對我婆婆無禮而起，這當兒還在胡說八道。」覺月接口道：「令狐少俠，適才我在山岡之上，望見跟在你身後的那女子步履輕捷，不似是年邁之人。」令狐沖道：「我婆婆是武林中人，自然步履輕捷，那有什麼希奇？」方生搖了搖頭，說道：「覺月，咱們是出家人，怎能強要拜見人家的長輩女眷？令狐少俠，此事中間疑竇甚多，老衲一時也參詳不透。你果然身負重傷，但內傷怪異，決不是我易師侄出手所致。咱們今日在此一會，也是有緣，盼你早日痊癒。後會有期。你身上的內傷著實不輕，我這裡有兩顆藥丸，給你服了罷，就只怕治不了……」說著伸手入懷。令狐沖心下敬佩：「少林高僧，果然氣度不凡。」躬身道：「晚輩有幸得見大師……」

　　一語未畢，突然間刷的一聲響，易國梓長劍出鞘，喝道：「在這裡了！」連人帶劍，撲入那婆婆藏身的灌木之中。方生叫道：「易師侄，休得無禮！」只聽得呼的一聲，易國梓從灌木叢中又飛身出來，一躍數丈，拍得一聲響，直挺挺的摔在地下，仰面向天，手足抽搐了幾下，便不再動了。方生等都大吃一驚，只見他額頭一個傷口，鮮血汩汩流出，手中兀自抓著那柄長劍，卻早已氣絕。

　　辛國梁、黃國柏、覺月三人齊聲怒喝，各挺兵刃，縱身撲向灌木叢去。方生雙手一張，僧袍肥大的衣袖伸展開來，一股柔和的勁風將三人一齊擋住，向著灌木叢朗聲說道：「是黑木崖哪一位道兄在此？」但見數百株灌木中一無動靜，更無半點聲息。方生又道：「敝派跟黑木崖素無糾葛，道兄何以對敝派易師侄驟施毒手？」灌木中仍然無人答話。

　　令狐沖大吃一驚：「黑木崖？黑木崖是魔教總舵的所在，難道……難道這位婆婆竟是魔教中的前輩？」

　　方生大師又道：「老衲昔年和東方教主也曾有一面之緣。道友既然出手殺了人，雙方是非，今日須作了斷。道友何不現身相見？」令狐沖又是心頭一震：「東方教主？他說的是魔教的教主東方不敗？此人號稱當世第一高手，那麼……那麼這位婆婆果然是魔教中人？」

　　那婆婆藏身灌木叢中，始終不理。方生道：「道友一定不肯賜見，恕老衲無禮了！」說著雙手向後一伸，兩隻袍袖中登時鼓起一股勁氣，跟著向前推出，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數十株灌木從中折斷，枝葉紛飛。便在此時，呼的一聲響，一個人影從灌木中躍將出來。

　　令狐沖雖然滿心想瞧瞧那婆婆的模樣，總是記著諾言，急忙轉身，只聽得辛國梁和覺月齊聲呼叱，兵刃撞擊之聲如暴雨灑窗，既密且疾，顯是那婆婆與方生等已鬥了起來。其時正當巳牌時分，日光斜照，令狐沖為守信約，心下雖然又焦慮，又好奇，卻也不敢回頭去瞧四人相鬥的情景，只見地下黑影晃動，方生等四人將那婆婆圍在垓心。方生手中並無兵刃，覺月使的是方便鏟，黃國柏使刀，辛國梁使劍，那婆婆使的是一對極短的兵刃，似是匕首，又似是蛾眉刺，那兵刃既短且薄，又似透明，單憑日影，認不出是何種兵器。那婆婆和方生都不出聲，辛國梁等三人卻大聲吆喝，聲勢威猛。令狐沖叫道：「有話好說，你們四個大男人，圍攻一位年老婆婆，成什麼樣子？」黃國柏冷笑道：「年老婆婆！嘿嘿，這小子睜著眼睛說夢話。她……」一語未畢，只聽得方生叫道：「黃……留神！」黃國柏「啊」的一聲大叫，似是受傷不輕。

　　令狐沖心下駭然：「這婆婆好厲害的武功！適才方生大師以袖風擊斷樹木，內力強極，可是那婆婆以一敵四，居然還佔到上風。」跟著覺月也一聲大叫，方便鏟脫手飛出，越過令狐沖頭頂，落在數丈之外。地下晃動的黑影這時已少了兩個，黃國柏和覺月都已倒下，只有方生和辛國梁二人仍在和那婆婆相鬥。方生說道：「善哉！善哉！你下手如此狠毒，連殺我師侄三人。老衲不能再手下留情，只好全力和你周旋一番了。」拍拍拍幾下急響，顯是方生大師已使上了兵刃，但他的兵刃似是木棒木棍之屬。令狐沖覺得背後的勁風越來越凌厲，逼得他不斷向前邁步。方生大師一用到兵刃，果然是少林高僧，非同小可，戰局當即改觀。令狐沖隱隱聽到那婆婆的喘息之聲，似乎已有些內力不濟。方生大師道：「拋下兵刃！我也不來難為你，你隨我去少林寺，稟明方丈師兄，請他發落便是。」那婆婆不答，向辛國梁急攻數招。辛國梁抵擋不住，跳出圈子，待方生大師接過。辛國梁定了定神，舞動長劍，又攻了上去。又鬥片刻，但聽得兵刃撞擊之聲漸緩，但勁風卻越來越響。方生大師說道：「你內力非我之敵，我勸你快快拋下兵刃，跟我去少林寺，否則再支持得一會，非受沉重內傷不可。」那婆婆哼了一聲，突然間「啊」的一聲呼叫，令狐沖後頸中覺得有些水點濺了過來，伸手一摸，只見手掌中血色殷然，濺到頭頸中的竟是血滴。方生大師又道：「善哉，善哉！你已受了傷，更加支撐不住了。我一直手下留情，你該當知道。」辛國梁怒道：「這婆娘是邪魔妖女，師叔快下手斬妖，給三位師弟報仇。對付妖邪，豈能慈悲？」

　　耳聽得那婆婆呼吸急促，腳步踉蹌，隨時都能倒下，令狐沖心道：「婆婆叫我隨伴，原是要我保護她，此時她身遭大難，我豈可不理？雖然方生大師是位有道高僧，那姓辛的也是個直爽漢子，終不成讓婆婆傷在他們的手下？」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朗聲說道：「方生大師，辛前輩，請你們住手，否則晚輩可要得罪了。」辛國梁喝道：「妖邪之輩，一併誅卻。」呼的一劍，向令狐沖背後刺來。令狐沖生怕見到婆婆，不敢轉身，只是往旁一讓。那婆婆叫道：「小心！」令狐沖這麼一側身，辛國梁的長劍跟著也斜著刺至。猛聽得辛國梁「啊」的一聲大叫，身子飛了起來，從令狐沖左肩外斜斜向外飛出，摔在地下，也是一陣抽搐，便即斃命，不知如何，竟遭了那婆婆的毒手。便在此時，砰的一聲響，那婆婆中了方生大師一掌，向後摔入灌木叢中。令狐沖大驚，叫道：「婆婆，婆婆，你怎麼了？」那婆婆在灌木叢中低聲呻吟。令狐沖知她未死，稍覺放心，側身挺劍向方生刺去，這一劍去勢的方位巧妙已極，逼得方生向後躍開。令狐沖跟著又是一劍，方生舉兵刃一擋，令狐沖縮回長劍，已和方生大師面對著面，見他所用兵刃原來是根三尺來長的舊木棒。他心頭一怔：「沒想到他的兵刃只是這麼一根短木棒。這位少林高僧內力太強，我若不以劍術將他制住，婆婆無法活命。」當即上刺一劍，下刺一劍，跟著又是上刺兩劍，都是風清揚所授的劍招。方生大師登時臉色大變，說道：「你……你……」令狐沖不敢稍有停留，自己沒絲毫內力，只要有半點空隙給對方的內力攻來，自己固然立斃，那婆婆也會給他擒回少林寺處死，當下心中一片空明，將「獨孤九劍」諸般奧妙變式，任意所至的使了出來。這「獨孤九劍」劍法精妙無比，令狐沖雖內力已失，而劍法中的種種精微之處亦尚未全部領悟，但饒是如此，也已逼得方生大師不住倒退。令狐沖只覺胸口熱血上湧，手臂酸軟難當，使出去的劍招越來越弱。

　　方生猛地裡大喝一聲：「撤劍！」左掌按向令狐沖胸口。令狐沖此時精疲力竭，一劍刺出，劍到中途，手臂便沉了下去。他長劍下沉，仍是刺了出去，去勢卻已略慢，方生大師左掌飛出，已按中他胸口，勁力不吐，問道：「你這獨孤九劍……」便在此時，令狐沖長劍劍尖也已刺入他胸口。令狐沖對這少林高僧甚是敬仰，但覺劍尖和對方肌膚相觸，急忙用力一收，將劍縮回，這一下用力過巨，身子後仰，坐倒在地，口中噴出鮮血。

　　方生大師按住胸膛傷口，微笑道：「好劍法！少俠如不是劍下留情，老衲的性命早已不在了。」他卻不提自己掌下留情，說了這句話後不住咳嗽。令狐沖雖及時收劍，長劍終於還是刺入了他胸膛寸許，受傷不輕。令狐沖道：「冒……冒犯了……前輩。」方生大師道：「沒想到華山風清揚前輩的劍法，居然世上尚有傳人，老衲當年曾受過風前輩的大恩，今日之事，老衲……老衲無法自作主張，」慢慢伸手到僧袍中摸出一個紙包，打了開來，裡面有兩顆龍眼大小的藥丸，說道：「這是少林寺的療傷靈藥，你服下一丸。」微一遲疑，又道：「另一丸給了那女子。」令狐沖道：「晚輩的傷治不好啦，還服什麼藥！另一顆大師你自己服罷。」方生大師搖了搖頭，道：「不用。」將兩顆藥丸放在令狐沖身前，瞧著覺月、辛國梁等四具屍體，神色淒然，舉起手掌，輕聲誦唸經文，漸漸的容色轉和，到後來臉上竟似籠罩了一層聖光，當真唯有「大慈大悲」四字，方足形容。令狐沖只覺頭暈眼花，實難支持，於是拾起兩顆藥丸，服了一顆。

　　方生大師念畢經文，向令狐沖道：「少俠，風前輩『獨孤九劍』的傳人，決不會是妖邪一派，你俠義心腸，按理不應橫死。只是你身上所受的內傷十分怪異，非藥石可治，須當修習高深內功，方能保命。依老衲之見，你隨我去少林寺，由老衲懇求掌門師兄，將少林派至高無上的內功心法相授，當能療你內傷。」他咳嗽了幾聲，又道：「修習這門內功，講究緣法，老衲卻於此無緣。少林派掌門師兄胸襟廣大，或能與少俠有緣，傳此心法。」令狐沖道：「多謝大師好意，待晚輩護送婆婆到達平安的所在，倘若僥倖未死，當來少林寺拜見大師和掌門方丈。」方生臉現詫色，道：「你……你叫她婆婆？少俠，你是名門正派的弟子，不可和妖邪一流為伍。老衲好言相勸，少俠還須三思。」令狐沖道：「男子漢一言既出，豈能失信於人。」方生大師歎道：「好！老衲在少林寺等候少俠到來。」向地下四具屍體看了一眼，說道：「四具臭皮囊，葬也罷，不葬也罷，離此塵世，一了百了。」轉身緩緩邁步而去。令狐沖坐在地下只是喘息，全身酸痛，動彈不得，問道：「婆婆，你……你還好罷？」

　　只聽得身後簌簌聲響，那婆婆從灌木叢中出來，說道：「死不了！你跟這老和尚去罷。他說能療你內傷，少林派內功心法當世無匹，你為什麼不去？」

　　令狐沖道：「我說過護送婆婆，自然護送到底。」那婆婆道：「你身上有傷，還護送什麼？」令狐沖笑道：「你也有傷，大家走著瞧罷！」那婆婆道：「我是妖邪外道，你是名門弟子，跟我混在一起，沒的敗壞了你名門弟子的名譽。」令狐沖道：「我本來就沒名譽，管他旁人說甚短長？婆婆，你待我極好，令狐沖可不是不知好歹之人。你此刻身受重傷，我倘若捨你而去，還算是人麼？」那婆婆道：「倘若我此刻身上無傷，你便捨我而去了，是不是？」令狐沖一怔，笑道：「婆婆倘若不嫌我後生無知，要我相伴，令狐沖便在你身畔談談說說。就只怕我這人生性粗魯，任意妄為，過不了幾天，婆婆便不願跟我說話了。」那婆婆嗯了一聲。令狐衝回過手臂，將方生大師所給的那顆藥丸遞了過去，說道：「這位少林高僧當真了不起，婆婆，你殺他門下弟子四人，他反而省下治傷靈藥給你，寧可自己不服，他剛才跟你相鬥，只怕也未出全力。」那婆婆怒道：「啊！他未出全力，怎地又將我打傷了？這些人自居名門正派，假惺惺的冒充好人，我才瞧不在眼裡呢。」令狐沖道：「婆婆，你把這顆藥服下罷。我服了之後，確是覺得胸腹間舒服了些。」那婆婆應了一聲，卻不來取。令狐沖道：「婆婆……」那婆婆道：「眼前只有你我二人，怎地『婆婆，婆婆』的叫個不休？少叫幾句成不成？」令狐沖笑道：「是。少叫幾句，有什麼不成？你怎麼不把這顆藥服了？」那婆婆道：「你既說少林派的療傷靈丹好，說我給你的傷藥不好，那你何不將老和尚這顆藥一併吃了？」令狐沖道：「啊喲，我幾時說過你的傷藥不好，那不是冤枉人嗎？再說，少林派的傷藥好，正是要你服了，可以早些有力氣走路。」那婆婆道：「你嫌陪著我氣悶，是不是？那你自己儘管走啊，我又沒留著你。」

　　令狐沖心想：「怎地婆婆此刻脾氣這樣大，老是跟我鬧彆扭？是了，她受傷不輕，身子不適，脾氣自然大了，原也怪她不得。」笑道：「我此刻是半步也走不動了，就算想走，也走不了，何況……何況……哈哈……」那婆婆怒道：「何況什麼？又哈哈什麼？」令狐沖笑道：「哈哈就是哈哈，何況，我就算能走，也不想走，除非你跟我一起走。」他本來對那婆婆說話甚是恭謹有禮，但她亂發脾氣，不講道理，他也就放肆起來。豈知那婆婆卻不生氣，突然一言不發，不知在想什麼心事。令狐沖道：「婆婆……」那婆婆道：「又是婆婆！你一輩子沒叫過人『婆婆』，是不是？這等叫不厭？」令狐沖笑道：「從此之後，我不叫你婆婆了，那我叫你什麼？」那婆婆不語，過了一會，道：「便只咱二人在此，又叫什麼了？你一開口，自然就是跟我說話，難道還會跟第二人說話不成？」令狐沖笑道：「有時候我喜歡自言自語，你可別誤會。」那婆婆哼了一聲，道：「說話沒點正經，難怪你小師妹不要你。」這句話可刺中了令狐沖心中的創傷，他胸口一酸，不自禁的想道：「小師妹不喜歡我而喜歡林師弟，只怕當真為了我說話行事沒點正經，以致她不願以終身相托？是了，林師弟循規蹈矩，確是個正人君子，跟我師父再像也沒有了。別說小師妹，倘若我是女子，也會喜歡他而不要我這無行浪子令狐沖。唉，令狐衝啊令狐沖，你喝酒胡鬧，不守門規，委實不可救藥。我跟採花大盜田伯光結交，在衡陽妓院中睡覺，小師妹一定大大的不高興。」

　　那婆婆聽他不說話了，問道：「怎麼？我這句話傷了你嗎？你生氣了，是不是？」令狐沖道：「沒生氣，你說得對，我說話沒點正經，行事也沒點正經，難怪小師妹不喜歡我，師父、師娘也都不喜歡我。」那婆婆道：「你不用難過，你師父、師娘、小師妹不喜歡你，難道……難道世上便沒旁人喜歡你了？」這句話說得甚是溫柔，充滿了慰藉之意。

　　令狐沖大是感激，胸口一熱，喉頭似是塞住了，說道：「婆婆，你待我這麼好，就算世上再沒別人喜歡我，也……也沒有什麼。」那婆婆道：「你就是一張嘴甜，說話教人高興。難怪連五毒教藍鳳凰那樣的人物，也對你讚不絕口。好啊，你走不動，我也走不動，今天只好在那邊山崖之下歇宿，也不知今日會不會死。」令狐沖微笑道：「今日不死，也不知明日會不會死，明日不死，也不知後日會不會死。」那婆婆道：「少說廢話。你慢慢爬過去·我隨後過來。」

　　令狐沖道：「你如不服老和尚這顆藥丸，我恐怕一步也爬不動。」那婆婆道：「又來胡說八道了，我不服藥丸，為什麼你便爬不動？」令狐沖道：「半點也不是胡說。你不服藥，身上的傷就不易好，沒精神彈琴，我心中一急，哪裡還會有力氣爬過去？別說爬過去，連躺在這裡也沒力氣。」那婆婆嗤的一聲笑，說道：「躺在這裡也得有力氣？」令狐沖道：「這是自然。這裡是一片斜坡，我若不使力氣，登時滾了下去，摔入下面的山澗，就不摔死，也淹死了。」

　　那婆婆歎道：「你身受重傷，朝不保夕，偏偏還有這麼好興致來說笑。如此憊懶傢伙，世所罕有。」令狐衝將藥丸輕輕向後一拋，道：「你快吃了罷。」那婆婆道：「哼，凡是自居名門正派之徒，就沒一個好東西，我吃了少林派的藥丸，沒的污了我嘴。」令狐沖「啊喲」一聲大叫，身子向左一側，順著斜坡，骨碌碌的便向山澗滾了下去。那婆婆大吃一驚，叫道：「小心！」令狐沖繼續向下滾動，這斜坡並不甚陡，卻是極長，令狐沖滾了好一會才滾到澗邊，手腳力撐，便止住了。那婆婆叫道：「喂，喂，你怎麼啦？」令狐沖臉上、手上給地下尖石割得鮮血淋漓，忍痛不作聲。那婆婆叫道：「好啦，我吃老和尚的臭藥丸便了，你……你上來罷。」令狐沖道：「說過了的話，可不能不算。」其時二人相距已遠，令狐沖中氣不足，話聲不能及遠。那婆婆隱隱約約的只聽到那些聲音，卻不知他說些什麼，問道：「你說什麼？」令狐沖道：「我……我……」氣喘不已。那婆婆道：「快上來！我答應你吃藥丸便是。」令狐沖顫巍巍的站起身來，想要爬上斜坡，但順勢下滾甚易，再爬將上去，委實難如登天，只走得兩步，腿上一軟，一個踉蹌，撲通一聲，當真摔入了山澗。

　　那婆婆在高處見到他摔入山澗，心中一急，便也順著斜坡滾落，滾到令狐沖身畔，左手抓住了他的左足踝。她喘息幾下，伸右手抓住他背心，將他濕淋淋的提了起來。令狐沖已喝了好幾口澗水，眼前金星亂舞，定了定神，只見清澈的澗水之中，映上來兩個倒影，一個妙齡姑娘正抓著自己背心。他一呆之下，突然聽得身後那姑娘「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熱烘烘的都吐在他頸中，同時伏在他的背上，便如癱瘓了一般。令狐沖感到那姑娘柔軟的軀體，又覺她一頭長髮拂在自己臉上，不由得心下一片茫然。再看水中倒影時，見到那姑娘的半邊臉蛋，眼睛緊閉，睫毛甚長，雖然倒影瞧不清楚，但顯然容貌秀麗絕倫，不過十七八歲年紀。

　　他奇怪之極：「這姑娘是誰？怎地忽然有這樣一位姑娘前來救我？」水中倒影，背心感覺，都在跟他說這姑娘已然暈了過去，令狐沖想要轉過身來，將她扶起，但全身軟綿綿地，連抬一根手指也無力氣。他猶似身入夢境，看到清溪中秀美的容顏，恰又似如在仙境中一般，心中只想：「我是死了嗎？這已經升了天嗎？」過了良久，只聽得背後那姑娘嚶嚀一聲，說道：「你到底是嚇我呢，還是真的……真的不想活了？」

　　令狐沖一聽到她說話之聲，不禁大吃一驚，這聲音便和那婆婆一模一樣，他駭異之下，身子發顫，道：「你……你……你……」那姑娘道：「你什麼？我偏不吃老和尚的臭藥丸，你尋死給我看啊。」令狐沖道：「婆婆，原來你是一個……一個美麗的小……小姑娘。」那姑娘驚道：「你怎麼知道？你……你這說話不算數的小子，你偷看過了？」一低頭，見到山澗中自己清清楚楚的倒影，正依偎在令狐沖的背上，登時羞不可抑，忙掙扎著站起，剛站直身子，膝間一軟，又摔在他懷中，支撐了幾下，又欲暈倒，只得不動。令狐沖心中奇怪之極，說道：「你為什麼裝成個老婆婆來騙我？冒充前輩，害得我……害得我……」那姑娘道：「害得你什麼？」令狐沖的目光和她臉頰相距不到一尺，只見她肌膚白得便如透明一般·隱隱透出來一層暈紅，說道：「害得我婆婆長、婆婆短的一路叫你。哼，真不害羞，你做我妹子也還嫌小，偏想做人家婆婆！要做婆婆，再過八十年啦！」

　　那姑娘噗嗤一笑，說道：「我幾時說過自己是婆婆了？一直是你自己叫的。你不住口的叫『婆婆』，剛才我還生氣呢，叫你不要叫，你偏要叫，是不是？」

　　令狐沖心想這話倒也不假，但給她騙了這麼久，自己成了個大傻瓜，心下總是不忿，道：「你不許我看你的臉，就是存心騙人。倘若我跟你面對面，難道我還會叫你婆婆不成？你在洛陽就在騙我啦，串通了綠竹翁那老頭子，要他叫你姑姑。他都這麼老了，你既是他的姑姑，我豈不是非叫你婆婆不可？」那姑娘笑道：「綠竹翁的師父，叫我爸爸做師叔，那麼綠竹翁該叫我什麼？」令狐沖一怔，遲遲疑疑的道：「你當真是綠竹翁的姑姑？」那姑娘道：「綠竹翁這小子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我為什麼要冒充他姑姑？做姑姑有什麼好？」

　　令狐沖歎了一口氣，說道：「唉！我真傻，其實早該知道了。」那姑娘笑問：「早該知道什麼？」令狐沖道：「你說話聲音這樣好聽，世上哪有八十歲的婆婆，話聲是這般清脆嬌嫩的？」那姑娘笑道：「我聲音又粗糙，又嘶嘎，就像是烏鴉一般，難怪你當我是個老太婆。」令狐沖道：「你的聲音像烏鴉？唉，時世不大同了，今日世上的烏鴉，原來叫聲比黃鶯兒還好聽。」那姑娘聽他稱讚自己，臉上一紅，心中大樂，笑道：「好啦，令狐公公，令狐爺爺。你叫了我這麼久婆婆，我也叫還你幾聲。這可不吃虧、不生氣了罷？」

　　令狐沖笑道：「你是婆婆，我是公公，咱兩個公公婆婆，豈不是……」他生性不羈，口沒遮攔，正要說「豈不是一對兒」，突見那姑娘雙眉一蹙，臉有怒色，急忙住口。那姑娘怒道：「你胡說八道些什麼？」令狐沖道：「我說咱兩個做了公公婆婆，豈不是……豈不是都成為武林中的前輩高人？」那姑娘明知他是故意改口，卻也不便相駁，只怕他越說越難聽。她倚在令狐沖懷中，聞到他身上強烈的男子氣息，心中煩亂已極，要想掙扎著站起身來，說什麼也沒力氣，紅著臉道：「喂，你推我一把！」令狐沖道：「推你一把幹什麼？」那姑娘道：「咱們這樣子……這樣子……成什麼樣子？」令狐沖笑道：「公公婆婆，那便是這個樣子了。」

　　那姑娘哼的一聲，厲聲道：「你再胡言亂語，瞧我不殺了你！」令狐沖一凜，想起她迫令數十名大漢自剜雙目、往東海蟠龍島上充軍之事，不敢再跟她說笑，隨即想起：「她小小年紀，一舉手間便殺了少林派的四名弟子，武功如此高強，行事又這等狠辣，真令人難信就是眼前這個嬌滴滴的姑娘。」

　　那姑娘聽他不出聲，說道：「你又生氣了，是不是？堂堂男子漢，氣量恁地窄小。」令狐沖道：「我不是生氣，我是心中害怕，怕給你殺了。」那姑娘笑道：「你以後說話規規矩矩，誰來殺你了？」令狐沖歎了口氣，道：「我生來就是個不能規規矩矩的脾氣，這叫做無可奈何，看來命中注定，非給你殺了不可。」那姑娘一笑，道：「你本來叫我婆婆，對我恭恭敬敬地，那就很乖很好，以後仍是那樣便了。」令狐沖搖頭道：「不成！我既知你是個小姑娘，便不能再當你是婆婆了。」那姑娘道：「你……你……」說了兩個「你」字，忽然臉上一紅，不知心中想到了什麼，便住口不說了。

　　令狐沖低下頭來，見到她嬌羞之態，嬌美不可方物，心中一蕩，便湊過去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那姑娘吃了一驚，突然生出一股力氣，反過手來，拍的一聲，在令狐沖臉上重重打了個巴掌，跟著躍起身來。但她這一躍之力甚是有限，身在半空，力道已洩，隨即摔下，又跌在令狐沖懷中，全身癱軟，再也無法動彈了。她只怕令狐沖再肆輕薄，心下甚是焦急，說道：「你再這樣……這樣無禮，我立刻……立刻宰了你。」令狐沖笑道：「你宰我也好，不宰我也好，反正我命不長了。我偏偏再要無禮。」那姑娘大急，道：「我……我……我……」卻是無法可施。令狐沖奮起力氣，輕輕扶起她肩頭，自己側身向旁滾了開去，笑道：「你便怎麼？」說了這句話，連連咳嗽，咳出好幾口血來。他一時動情，吻了那姑娘一下，心中便即後悔，給她打了一掌後，更加自知不該，雖然仍舊嘴硬，卻再也不敢和她相偎相依了。那姑娘見他自行滾遠，倒大出意料之外，見他用力之後又再吐血，內心暗暗歉仄，只是臉嫩，難以開口說幾句道歉的話，柔聲問道：「你……你胸口很痛，是不是？」令狐沖道：「胸口倒不痛，另一處卻痛得厲害。」那姑娘問道：「什麼地方很痛？」語氣甚是關懷。令狐沖撫著剛才被她打過的臉頰，道：「這裡。」那姑娘微微一笑，道：「你要我賠不是，我就向你賠個不是好了。」令狐沖道：「是我不好，婆婆，你別見怪。」那姑娘聽他又叫自己「婆婆」，忍不住格格嬌笑。令狐沖問道：「老和尚那顆臭藥丸呢？你始終沒吃，是不是？」那姑娘道：「來不及撿了。」伸指向斜坡上一指，道：「還在上面。」頓了一頓道：「我依你的。待會上去拾來吃下便是，不管他臭不臭的了。」

　　兩人躺在斜坡上，若在平時，飛身即上，此刻卻如是萬仞險峰一般，高不可攀。兩人向斜坡瞧了一眼，低下頭來，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同聲歎了口氣。

　　那姑娘道：「我靜坐片刻，你莫來吵我。」令狐沖道：「是。」只見她斜倚澗邊，閉上雙目，右手拇指、食指、中指三根手指捏了個法訣，定在那裡便一動也不動了，心道：「她這靜坐的方法也是與眾不同，並非盤膝而坐。」

　　待要定下心來也休息片刻，卻是氣息翻湧，說什麼也靜不下來，忽聽得閣閣閣幾聲叫，一隻肥大的青蛙從澗畔跳了過來。令狐沖大喜，心想折騰了這半日，早就餓得很了，這送到口邊來的美食，當真再好不過，伸手便向青蛙抓去，豈知手上酸軟無力，一抓之下，竟抓空了。那青蛙嗒的一聲，跳了開去，閣閣大叫，似是十分得意，又似嘲笑令狐沖無用。令狐沖歎了口氣，偏生澗邊青蛙甚多，跟著又來兩隻，令狐沖仍無法捉住，忽然腰旁伸過來一隻纖纖素手，輕輕一挾，便捉住了一隻青蛙，卻是那姑娘靜坐半晌，便能行動，雖仍乏力，捉幾隻青蛙可輕而易舉。令狐沖喜道：「妙極！咱們有一頓蛙肉吃了。」那姑娘微微一笑，一伸手便是一隻，頃刻間捕了二十餘隻。令狐沖道：「夠了！請你去拾些枯枝來生火，我來洗剝青蛙。」那姑娘依言去拾枯枝，令狐沖拔劍將青蛙斬首除腸。那姑娘道：「古人殺雞用牛刀，今日令狐大俠以獨孤九劍殺青蛙。」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獨孤大俠九泉有靈，得知傳人如此不肖，當真要活活氣……」說到這個「氣」字立即住口，心想獨孤求敗逝世已久，怎說得上「氣死」二字？那姑娘道：「令狐大俠……」令狐沖手中拿著一隻死蛙，連連搖晃，說道：「大俠二字，萬萬不敢當。天下哪有殺青蛙的大俠？」那姑娘笑道：「古時有屠狗英雄，今日豈可無殺蛙大俠？你這獨孤九劍神妙得很哪，連那少林派的老和尚也鬥你不過。他說傳你這劍法之人姓風那位前輩，是他的恩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令狐沖道：「傳我劍法那位師長，是我華山派的前輩。」那姑娘道：「這位前輩劍術通神，怎地江湖上不聞他的名頭？」令狐沖道：「這……這……我答應過他老人家，決不洩漏他的行跡。」那姑娘道：「哼，希罕麼？你就跟我說，我還不愛聽呢。你可知我是什麼人？是什麼來頭？」令狐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連姑娘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那姑娘道：「你把事情隱瞞了不跟我說，我也不跟你說。」令狐沖道：「我雖不知道，卻也猜到了八九成。」那姑娘臉上微微變色，道：「你猜到了？怎麼猜到的？」令狐沖道：「現在還不知道，到得晚上，那便清清楚楚啦。」那姑娘更是驚奇，問道：「怎地到得晚上便清清楚楚？」令狐沖道：「我抬起頭來看天，看天上少了哪一顆星，便知姑娘是什麼星宿下凡了。姑娘生得像天仙一般，凡間哪有這樣的人物。」那姑娘臉上一紅，「呸」的一聲，心中卻十分喜歡，低聲道：「又來胡說八道了。」這時她已將枯枝生了火，把洗剝了的青蛙串在一根樹枝之上，在火堆上燒烤，蛙油落在火堆之中，發出嗤嗤之聲，香氣一陣陣的冒出。她望著火堆中冒起的青煙，輕輕的道：「我叫做『盈盈』。說給你聽了，也不知你以後會不會記得。」令狐沖道：「盈盈，這名字好聽得很哪。我要是早知道你叫作盈盈，便決不會叫你婆婆了。」盈盈道：「為什麼？」令狐沖道：「盈盈二字，明明是個小姑娘的名字，自然不是老婆婆。」盈盈笑道：「我將來真的成為老婆婆，又不會改名，仍舊叫作盈盈。」令狐沖道：「你不會成為老婆婆的，你這樣美麗，到了八十歲，仍然是個美得不得了的小姑娘。」

　　盈盈笑道：「那不變成了妖怪嗎？」隔了一會，正色道：「我把名字跟你說了，可不許你隨便亂叫。」令狐沖道：「為什麼？」盈盈道：「不許就不許，我不喜歡。」

　　令狐沖伸了伸舌頭，說道：「這個也不許，那個也不許，將來誰做了你的……」說到這裡，見她沉下臉來，當即住口。盈盈哼的一聲。令狐沖道：「你為什麼生氣？我說將來誰做了你的徒弟，可有得苦頭吃了。」他本來想說「丈夫」，但一見情勢不對，忙改說「徒弟」。盈盈自然知道原意，說道：「你這人既不正經，又不老實，三句話中，倒有兩句顛三倒四。我……我不會強要人家怎麼樣，人家愛聽我的話就聽，不愛聽呢，也由得他。」令狐沖笑道：「我愛聽你的話。」這句話中也帶有三分調笑之意。盈盈秀眉一蹙，似要發作，但隨即滿臉暈紅，轉過了頭。一時之間，兩人誰也不作聲。忽然聞到一陣焦臭，盈盈一聲「啊喲」，卻原來手中一串青蛙燒得焦了，嗔道：「都是你不好。」令狐沖笑道：「你該說虧得我逗你生氣，才烤了這樣精彩的焦蛙出來。」取下一隻燒焦了的青蛙，撕下一條腿，放入口中一陣咀嚼，連聲讚道：「好極，好極！如此火候，才恰到好處，甜中帶苦，苦盡甘來，世上更無這般美味。」盈盈給他逗得格格而笑，也吃了起來。令狐沖搶著將最焦的蛙肉自己吃了，把並不甚焦的部分都留了給她。

　　二人吃完了烤蛙，和暖的太陽照在身上，大感睏倦，不知不覺間都合上眼睛睡著了。

　　二人一晚未睡，又受了傷，這一覺睡得甚是沉酣。令狐沖在睡夢之中，忽覺正和岳靈珊在瀑布中練劍，突然多了一人，卻是林平之，跟著便和林平之鬥劍。但手上沒半點力氣，拚命想使獨孤九劍，偏偏一招也想不起來，林平之一劍又一劍的刺在自己心口、腹上、頭上、肩上，又見岳靈珊在哈哈大笑。他又驚又怒，大叫：「小師妹，小師妹！」叫了幾聲，便驚醒過來，聽到一個溫柔的聲音道：「你夢見小師妹了？她對你怎樣？」令狐沖兀自心中酸苦，說道：「有人要殺我，小師妹不睬我，還……還笑呢！」盈盈歎了口氣，輕輕的道：「你額頭上都是汗水。」

　　令狐沖伸袖拂拭，忽然一陣涼風吹來，不禁打了個寒噤，但見繁星滿天，已是中夜。

　　令狐沖神智一清，便即坦然，正要說話，突然盈盈伸手按住了他嘴，低聲道：「有人來了。」令狐沖凝神傾聽，果然聽得遠處有三人的腳步聲傳來。

　　又過一會，聽得一人說道：「這裡還有兩個死屍。」令狐沖認出說話的是祖千秋。另一人道：「啊，這是少林派中的和尚。」卻是老頭子發現了覺月的屍身。

　　盈盈慢慢縮轉了手，只聽得計無施道：「這三人也都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怎地都死在這裡？咦，這人是辛國梁，他是少林派的好手。」祖千秋道：「是誰這樣厲害，一舉將少林派的四名好手殺了？」老頭子囁嚅道：「莫非……莫非是黑木崖上的人物？甚至是東方教主自己？」計無施道：「瞧來倒也甚像。咱們趕緊把這四具屍體埋了，免得給少林派中人瞧出蹤跡。」祖千秋道：「倘若真是黑木崖人物下的手，他們也就不怕給少林派知道。說不定故意遺屍於此，向少林派示威。」計無施道：「若要示威，不會將屍首留在這荒野之地。咱們若非湊巧經過，這屍首給鳥獸吃了，就也未必會發現。朝陽神教如要示威，多半便將屍首懸在通都大邑，寫明是少林派的弟子，這才教少林派面上無光。」祖千秋道：「不錯，多半是黑木崖人物殺了這四人後，又去追敵，來不及掩埋屍首。」跟著便聽得一陣挖地之聲，三人用兵刃掘地，掩埋屍體。令狐沖尋思：「這三人和黑木崖東方教主定然大有淵源，否則不會費這力氣。」忽聽得祖千秋「咦」的一聲，道：「這是什麼，一顆丸藥。」計無施嗅了幾嗅，說道：「這是少林派的治傷靈藥，大有起死回生之功。定是這幾個少林弟子的衣袋裡掉出來的。」祖千秋道：「你怎知道？」計無施道：「許多年前，我曾在一個少林老和尚處見過。」祖千秋道：「既是治傷靈藥，那可妙極，老兄，你拿去給你那不死姑娘服了，治她的病。」老頭子道：「我女兒的死活，也管不了這許多，咱們趕緊去找令狐公子，送給他服。」令狐沖心頭一陣感激，尋思：「這是盈盈掉下的藥丸。怎地去向老頭子要回來，給她服下？」一轉頭，淡淡月光下只見盈盈微微一笑，扮個鬼臉，一副天真爛漫的模樣，笑容說不出的動人，真不信她便在不多久之前，曾連殺四名少林好手。但聽得一陣拋石搬土之聲，三人將死屍埋好。老頭子道：「眼下有個難題，夜貓子，你幫我想想。」計無施道：「什麼難題？」老頭子道：「這當兒令狐公子一定是和……和聖姑她在一起。我送這顆藥丸去，非撞到聖姑不可。聖姑生氣把我殺了，也沒什麼，只怕這麼一來，定要衝撞了她，惹得她生氣，那可大大的不妙。」令狐衝向盈盈瞧了一眼，心道：「原來他們叫你聖姑，又對你怕成這個樣子。你為什麼動不動便殺人？」計無施道：「今日咱們在道上見到的那三個瞎子，倒有用處。咱們明日一早追到那三個瞎子，要他們將藥丸送去給令狐公子。他們眼睛是盲的，就算見到聖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也無殺身之禍。」祖千秋道：「我卻在疑心，只怕這三人所以剜去眼睛，便是因為見到聖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之故。」老頭子一拍大腿，道：「不錯！若非如此，怎地三個人好端端地都壞了眼睛？這四名少林弟子只怕也是運氣不好，無意中撞見了聖姑和令狐公子。」三人半晌不語，令狐沖心中疑團愈多，只聽得祖千秋歎了口氣，道：「只盼令狐公子傷勢早愈，聖姑盡早和他成為神仙眷屬。他二人一日不成親，江湖上總是難得安寧。」令狐沖大吃一驚，偷眼向盈盈瞧去，夜色朦朧中隱隱可見她臉上暈紅，目光中卻射出了惱怒之意。令狐沖生怕她躍出去傷害了老頭子等三人，伸出右手，輕輕握住她左手，但覺她全身都在顫抖，也不知是氣惱，還是害羞。祖千秋道：「咱們在五霸岡上聚集，聖姑竟然會生這麼大的氣。其實男歡女愛，理所當然。像令狐公子那樣瀟灑仁俠的豪傑，也只有聖姑那樣美貌的姑娘才配得上。為什麼聖姑如此了不起的人物，卻也像世俗女子那般扭扭捏捏？她明明心中喜歡令狐公子，卻不許旁人提起，更不許人家見到，這不是……不是有點不近情理嗎？」

　　令狐沖心道：「原來如此。卻不知此言是真是假？」突然覺得掌中盈盈那隻小手一摔，要將自己手掌甩脫，急忙用力握住，生怕她一怒之下，立時便將祖千秋等三人殺了。計無施道：「聖姑雖是黑木崖上了不起的人物，便東方教主，也從來對她沒半點違拗，但她畢竟是個年輕姑娘。世上的年輕姑娘初次喜歡了一個男人，縱然心中愛煞，臉皮子總是薄的。咱們這次拍馬屁拍在馬腳上，雖是一番好意，還是惹得聖姑發惱，只怪大夥兒都是粗魯漢子，不懂得女孩兒家的心事。來到五霸岡上的姑娘大嫂，本來也有這麼幾十個，偏偏她們的性子，跟男子漢可也沒多大分別。五霸岡群豪聚會，拍馬屁聖姑生氣。這一回事傳了出去，可笑壞了名門正派中那些狗崽子們。」老頭子朗聲道：「聖姑於大夥兒有恩，眾兄弟感恩報德，只盼能治好了她心上人的傷。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有什麼錯了？哪一個狗崽子敢笑話咱們，老子抽他的筋，剝他的皮。」令狐沖這時方才明白；一路上群豪如此奉承自己，原來都是為了這個閨名叫作盈盈的聖姑，而群豪突然在五霸岡上一哄而散，也為了聖姑不願旁人猜知她的心事，在江湖上大肆張揚，因而生氣。他轉念又想：聖姑以一個年輕姑娘，能令這許多英雄豪傑來討好自己，自是魔教中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聽計無施說，連號稱「天下武功第一」的東方不敗，對她也是從不違拗。我令狐沖只是武林中一個無名小卒，和她相識，只不過在洛陽小巷中隔簾傳琴，說不上有半點情愫，是不是綠竹翁誤會其意，傳言出去，以致讓聖姑大大的生氣呢？只聽祖千秋道：「老頭子的話不錯，聖姑於咱們有大恩大德，只要能成就這段姻緣，讓她一生快樂，大家就算粉身碎骨，那也是死而無悔。在五霸岡上碰一鼻子灰，又算得什麼？只是……只是令狐公子乃華山派首徒，和黑木崖勢不兩立，要結成這段美滿姻緣，恐怕這中間阻難重重。」

　　計無施道：「我倒有一計在此。咱們何不將華山派的掌門人岳不群抓了來，以死相脅，命他主持這樁婚姻？」祖千秋和老頭子齊聲道：「夜貓子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動身，去抓岳不群。」計無施道：「只是那岳先生乃一派掌門，內功劍法俱有極高造詣。咱們對他動粗，第一難操必勝，第二就算擒住了他，他寧死不屈，卻又如何？」老頭子道：「那麼咱們只好綁架他老婆、女兒，加以威逼。」祖千秋道：「不錯！但此事須當做得隱秘，不可令人知曉，掃了華山派的顏面。令狐公子如得知咱們得罪了他師父，定然不快。」三人當下計議如何去擒拿岳夫人和岳靈珊。

　　盈盈突然朗聲道：「喂，三個膽大妄為的傢伙，快滾得遠遠地，別惹姑娘生氣！」令狐沖聽她忽然開口說話，嚇了一跳，使力抓住她手。計無施等三人自是更加吃驚。老頭子道：「是，是……小人……小人……小人……」連說了三聲「小人」，驚慌過度，再也接不下去。計無施道：「是，是！咱們胡說八道，聖姑可別當真。咱們明日便遠赴西域，再也不回中原來了。」令狐沖心想：「這一來，又是三個人給充了軍。」盈盈站起身來，說道：「誰要你們到西域去？我有一件事，你們三個給我辦一辦。」計無施等三人大喜，齊聲應道：「聖姑但請吩咐，小人自當盡心竭力。」盈盈道：「我要殺一個人，一時卻找他不到。你們傳下話去。哪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殺了此人，我重重酬謝。」祖千秋道：「酬謝是決不敢當，聖姑要取此人性命，我兄弟三人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尋到了他。只不知這賊子是誰，竟敢得罪了聖姑？」盈盈道：「單憑你們三人，耳目不廣，須當立即傳言出去。」三人齊聲道：「是！是！」盈盈道：「你們去罷！」祖千秋道：「是。請問聖姑要殺的，是哪一個大膽惡賊。」盈盈哼了一聲，道：「此人複姓令狐，單名一個沖字，乃華山派門下的弟子。」此言一出，令狐沖、計無施、祖千秋、老頭子四人都大吃一驚。誰都不作聲。過了好半天，老頭子道：「這個……這個……」盈盈厲聲道：「這個什麼？你們怕五嶽劍派，不敢動華山門下的弟子，是不是？」計無施道：「給聖姑辦事，別說五嶽劍派，便是玉皇大帝，閻羅老子，也敢得罪了。咱們設法去把令狐……令狐沖擒了來，交給聖姑發落。老頭子，祖千秋，咱們去罷。」老頭子心想：「定是令狐公子在言語上得罪了聖姑，年輕人越相好，越易鬧彆扭，當年我跟不死她媽好得蜜裡調油，可又不是天天吵嘴打架？唉，不死這孩子胎裡帶病，還不是因為她媽懷著她時，我在她肚子上狠狠打了一拳，傷了胎氣？說不得，只好去將令狐公子請了來，由聖姑自己對付他。」他正在胡思亂想，哪知聽得盈盈怒道：「誰叫你們去擒他了？這令狐沖倘若活在世上，於我清白的名聲有損。早一刻殺了他，我便早一刻出了心中的惡氣。」祖千秋吞吞吐吐的道：「聖姑……」盈盈道：「好，你們跟令狐沖有交情，不願替我辦這件事，那也不妨，我另行遣人傳言便是。」三人聽她說得認真，只得一齊躬身說道：「謹遵聖姑台命。」老頭子卻想：「令狐公子是個仁義之人，老頭子今日奉聖姑之命，不得不去殺他，殺了他後，老頭子也當自刎以殉。」從懷中取出那顆傷藥，放在地下。

　　三人轉身離去，漸漸走遠。

　　令狐衝向盈盈瞧去，見她低了頭沉思，心想：「她為保全自己名聲，要取我性命，那又是什麼難事了？」說道：「你要殺我，自己動手便是，又何必勞師動眾？」緩緩拔出長劍，倒轉劍柄，遞了過去。盈盈接過長劍，微微側頭，凝視著他，令狐沖哈哈一笑，將胸膛挺了挺。盈盈道：「你死在臨頭，還笑什麼？」令狐沖道：「正因為死在臨頭，所以要笑。」

　　盈盈提起長劍，手臂一縮，作勢便欲刺落，突然轉過身去，用力一揮，將劍擲了出去。長劍在黑暗中閃出一道寒光，噹的一聲，落在遠處地下。

　　盈盈頓足道：「都是你不好，教江湖上這許多人都笑話於我。倒似我一輩子……一輩子沒人要了，千方百計的要跟你相好。你……你有什麼了不起？累得我此後再也沒臉見人。」令狐沖又哈哈一笑。盈盈怒道：「你還要笑我？還要笑我？」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這麼一哭，令狐沖心下登感歉然，柔情一起，驀然間恍然大悟：「她在江湖上位望甚尊，這許多豪傑漢子都對她十分敬畏，自必向來十分驕傲，又是女孩兒家，天生的靦腆，忽然間人人都說她喜歡了我，也真難免令她不快。她叫老頭子他們如此傳言，未必真要殺我，只不過是為了闢謠。她既這麼說，自是誰也不會疑心我跟她在一起了。」柔聲道：「果然是我不好，累得損及姑娘清名。在下這就告辭。」盈盈伸袖拭了拭眼淚，道：「你到哪裡去？」令狐沖道：「信步所至，到哪裡都好。」盈盈道：「你答允過要保護我的，怎地自行去了？」令狐沖微笑道：「在下不知天高地厚，說這些話，可教姑娘笑話了。姑娘武功如此高強，又怎需人保護？便有一百個令狐沖，也及不上姑娘。」說著轉身便走。盈盈急道：「你不能走。」令狐沖道：「為什麼？」盈盈道：「祖千秋他們已傳了話出去，數日之間，江湖上便無人不知，那時人人都要殺你，這般步步荊棘，別說你身受重傷，就是完好無恙，也難逃殺身之禍。」

　　令狐沖淡然一笑，道：「令狐沖死在姑娘的言語之下，那也不錯啊。」走過去拾起長劍插入劍鞘，自忖無力走上斜坡，便順著山澗走去。

　　盈盈眼見他越走越遠，追了上來，叫道：「喂，你別走！」令狐沖道：「令狐沖跟姑娘在一起，只有累你，還是獨自去了的好。」盈盈道：「你……你……」咬著嘴唇，心頭煩亂之極，見他始終不肯停步，又奔近幾步，說道：「令狐沖，你是要迫我親口說了出來，這才快意，是不是？」令狐沖奇道：「什麼啊？我可不懂了。」盈盈又咬了咬口唇，說道：「我叫祖千秋他們傳言，是要你……要你永遠在我身邊，不離開我一步。」說了這句話後，身子發顫，站立不穩。令狐沖大是驚奇，道：「你……你要我陪伴？」盈盈道：「不錯！祖千秋他們把話傳出之後，你只有陪在我身邊，才能保全性命。沒想到你這不顧死活的小子，竟一點不怕，那不是……那不是反而害了你麼？」

　　令狐沖心下感激，尋思：「原來你當真是對我好，但對著那些漢子，卻又死也不認。」轉身走到她身前，伸手握住她雙手，入掌冰涼，只覺她兩隻掌心都是冷汗，低聲道：「你何苦如此？」盈盈道：「我怕。」令狐沖道：「怕什麼？」盈盈道：「怕你這傻小子不聽我話，當真要去江湖涉險，只怕過不了明天，便死在那些不值一文錢的臭傢伙手下。」令狐沖歎道：「那些人都是血性漢子，對你又是極好，你為什麼對他們如此輕賤？」盈盈道：「他們在背後笑我，又想殺你，還不是該死的臭漢子？」令狐沖忍不住失笑，道：「是你叫他們殺我的，怎能怪他們了？再說，他們也沒在背後笑你。你聽計無施、老頭子、祖千秋三人談到你時，語氣何等恭謹？哪裡有絲毫笑話你了？」盈盈道：「他們口裡沒笑，肚子裡在笑。」令狐沖覺得這姑娘蠻不講理，無法跟她辯駁，只得道：「好，你不許我走，我便在這裡陪你便是。唉，給人家斬成十七八塊，滋味恐怕也不大好受。」

　　盈盈聽他答允不走，登時心花怒放，答道：「什麼滋味不大好受？簡直是難受之極。」

　　她說這話時，將臉側了過去。星月微光照映之下，雪白的臉龐似乎發射出柔和的光芒，令狐沖心中一動：「這姑娘其實比小師妹美貌得多，待我又這樣好，可是……可是……我心中怎地還是對小師妹念念不忘？」

　　盈盈卻不知他正在想到岳靈珊，道：「我給你的那張琴呢？不見了，是不是？」令狐沖道：「是啊，路上沒錢使，我將琴拿到典當店裡去押了。」一面說，一面取下背囊，打了開來，捧出了短琴。

　　盈盈見他包裹嚴密，足見對自己所贈之物極是重視，心下甚喜，道：「你一天要說幾句謊話，心裡才舒服？」接過琴來，輕輕撥弄，隨即奏起那曲《清心普善咒》來，問道：「你都學會了沒有？」令狐沖道：「差得遠呢。」靜聽她指下優雅的琴音，甚是愉悅。聽了一會，覺得琴音與她以前在洛陽城綠竹巷中所奏的頗為不同，猶如枝頭鳥喧，清泉迸發，丁丁東東的十分動聽，心想：「曲調雖同，音節卻異，原來這《清心普善咒》尚有這許多變化。」忽然間錚的一聲，最短的一根琴弦斷了，盈盈皺了皺眉頭，繼續彈奏，過不多時，又斷了一根琴弦。令狐沖聽得琴曲中頗有煩躁之意，和《清心普善咒》的琴旨殊異其趣，正訝異間，琴弦拍的一下，又斷了一根。

　　盈盈一怔，將瑤琴推開，嗔道：「你坐在人家身邊，只是搗亂，這琴哪裡還彈得成？」

　　令狐沖心道：「我安安靜靜的坐著，幾時搗亂過了？」隨即明白：「你自己心神不定，便來怪我。」卻也不去跟她爭辯，臥在草地上閉目養神，疲累之餘，竟不知不覺的睡著了。次日醒轉，見盈盈正坐在澗畔洗臉，又見她洗罷臉，用一隻梳子梳頭，皓臂如玉，長髮委地，不禁看得癡了。盈盈一回頭，見他怔怔的呆望自己，臉上一紅，笑道：「瞌睡鬼，這時候才醒來。」令狐沖也有些不好意思，訕訕的道：「我再去捉青蛙，且看有沒有力氣。」盈盈道：「你躺著多歇一會兒，我去捉。」令狐沖掙扎著想要站起，卻是手足酸軟，稍一用力，胸口又是氣血翻騰，心下好生煩惱：「死就死，活就活，這般不死不活，廢人一個，別說人家瞧著累贅，自己也是討厭。」盈盈見他臉色不愉，安慰他道：「你這內傷未必當真難治，這裡甚是僻靜，左右無事，慢慢養傷，又何必性急？」山澗之畔地處偏僻，自從計無施等三人那晚經過，此後便無人來。二人一住十餘日。盈盈的內傷早就好了，每日採摘野果、捕捉青蛙為食，卻見令狐沖一日消瘦一日。她硬逼他服了方生大師留下的藥丸，彈奏琴曲撫其入睡，於他傷勢也已無半分好處。令狐沖自知大限將屆，好在他生性豁達，也不以為憂，每日裡仍與盈盈說笑。盈盈本來自大任性，但想到令狐沖每一刻都會突然死去，對他更加意溫柔，千依百順的服侍，偶爾忍不住使些小性兒，也是立即懊悔，向他賠話。

　　這一日令狐沖吃了兩個桃子，即感困頓，迷迷糊糊的便睡著了。睡夢中聽到一陣哭泣之聲，他微微睜眼，見盈盈伏在他腳邊，不住啜泣。令狐沖一驚，正要問她為何傷心，突然心下明白：「她知道我快死了，是以難過。」伸出左手，輕輕撫摸她的秀髮，強笑道：「別哭，別哭！我還有八十年好活呢，哪有這麼快便去西天。」

　　盈盈哭道：「你一天比一天瘦，我……我……我也不想活了……」令狐沖聽她說得又是誠摯，又是傷心，不由得大為感激，胸口一熱，只覺得天旋地轉，喉頭不住有血狂湧，便此人事不知。

## 第18章　聯手

　　令狐沖這一番昏迷，實不知過了多少時日，有時微有知覺，身子也如在雲端飄飄蕩蕩，過不多時，又暈了過去。如此時暈時醒，有時似乎有人在他口中灌水，有時又似有人用火在他週身燒炙，手足固然無法動彈，連眼皮也睜不開來。這一日神智略清，只覺雙手手腕的脈門給人抓住了，各有一股炙熱之氣分從兩手脈門中注入，登時和體內所蓄真氣激盪衝突。他全身說不出的難受，只想張口呼喊，卻叫不出半點聲音，真如身受千般折磨、萬種煎熬的酷刑。

　　如此昏昏沉沉的又不知過了多少日子，只覺每一次真氣入體，均比前一次苦楚略減，心下也明白了些，知道有一位內功極高之人在給自己治傷，心道：「難道是師父、師娘請了前輩高人來救我性命？盈盈卻到哪裡去了？師父、師娘呢？小師妹又怎地不見？」一想到岳靈珊，胸口氣血翻湧，便又人事不知。如此每日有人來給他輸送內力。這一日輸了真氣後，令狐沖神智比前大為清醒，說道：「多……多謝前輩，我……我是在哪裡？」緩緩睜開眼來，見到一張滿是皺紋的臉，露著溫和的笑容。

　　令狐沖覺得這張臉好生熟悉，迷迷惘惘的看了他一會，見這人頭上無發，燒有香疤，是個和尚，隱隱約約想了起來，說道：「你……你是方……方……大師……」

　　那老僧神色甚是欣慰，微笑道：「很好，很好！你認得我了，我是方生。」令狐沖道：「是，是。你是方生大師。」這時他察覺處身於一間斗室之中，桌上一燈如豆，發出淡淡黃光，自己睡在榻上，身上蓋了棉被。

　　方生道：「你覺得怎樣？」令狐沖道：「我好些了。我……我在哪裡？」方生道：「你是在少林寺中。」令狐沖大為驚奇，問道：「我……我在少林寺中？盈盈呢？我怎麼會到少林寺來？」方生微笑道：「你神智剛清醒了些，不可多耗心神，以免傷勢更有反覆。一切以後慢慢再說。」

　　此後朝晚一次，方生來到斗室，以內力助他療傷。過了十餘日，令狐沖已能坐起，自用飲食，但每次問及盈盈的所在，以及自己何以能來到寺中，方生總是微笑不答。這一日，方生又替令狐沖輸了真氣，說道：「令狐少俠，現下你這條命暫且算保住了。但老衲功夫有限，始終無法化去你體內的異種真氣，眼前只能拖得一日算一日，只怕過不了一年，你內傷又會大發，那時縱有大羅金仙，也難救你性命了。」令狐沖點頭道：「當日平一指平大夫對晚輩也這麼說。大師盡心竭力相救，晚輩已感激不盡。一個人壽長短，各有天命，大師功力再高，也不能逆天行事。」方生搖頭道：「我佛家不信天命，只講緣法。當日我曾跟你說過，本寺住持方證師兄內功淵深，倘若和你有緣，能傳你《易筋經》秘術，則筋骨尚能轉移，何況化去內息異氣？我這就帶你去拜見方丈，盼你好好對答。」令狐沖素聞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的聲名，心下甚喜，道：「有勞大師引見。就算晚輩無緣，不蒙方丈大師垂青，但能拜見這位當世高僧，也是十分難得的機遇。」當下慢慢起床，穿好衣衫，隨著方生大師走出斗室。

　　一到室外，陽光耀眼，竟如進入了另一個天地，精神為之一爽。他移步之際，雙腿酸軟，只得慢慢行走，但見寺中一座座殿堂構築宏偉。一路上遇到許多僧人，都是遠遠便避在一旁，向方生合十低首，執禮甚恭。

　　穿過了三條長廊，來到一間石屋之外。方生向屋外的小沙彌道：「方生有事求見方丈師兄。」小沙彌進去稟報了，隨即轉身出來，合十道：「方丈有請。」

　　令狐沖跟在方生之後，走進室去，只見一個身材矮小的老僧坐在中間一個蒲團之上。方生躬身行禮，說道：「方生拜見方丈師兄，引見華山派首徒令狐沖令狐少俠。」令狐沖當即跪了下去，叩首禮拜。方證方丈微微欠身，右手一舉，說道：「少俠少禮，請坐。」令狐沖拜畢，在方生下首的蒲團上坐了，只見那方證方丈容顏瘦削，神色慈和，也瞧不出有多少年紀，心下暗暗納罕：「想不到這位名震當世的高僧，竟然如此貌不驚人，若非事先得知，有誰會料得到他是武林中第一大派的掌門。」方生大師道：「令狐少俠經過三個多月來調養，已好得多了。」令狐沖又是一驚：「原來我昏迷不醒，已有三個多月，我還道只是二十多天的事。」

　　方證道：「很好。」轉頭向令狐沖道：「少俠，尊師岳先生執掌華山一派，為人嚴正不阿，清名播於江湖，老衲向來是十分佩服的。」令狐沖站起身來，說道：「不敢。晚輩身受重傷，不知人事，多蒙方生大師相救，原來已三月有餘。我師父、師娘想必平安？」自己師父、師娘是否平安，本不該去問旁人，只是他心下掛念，忍不住脫口相詢。

　　方證道：「聽說岳先生、岳夫人和華山派群弟子，眼下都在福建。」令狐沖當即放寬了心，道：「多謝方丈大師示知。」隨即不禁心頭一酸：「師父，師娘終於帶著小師妹，到了林師弟家裡。」方證道：「少俠請坐。聽方生師弟說道，少俠劍術精絕，已深得華山前輩風老先生的真傳，實乃可喜可賀。」令狐沖道：「不敢。」方證道：「風老先生歸隱已久，老衲只道他老人家已然謝世，原來尚在人間，令人聞之不勝之喜。」令狐沖道：「是。」方證緩緩說道：「少俠受傷之後，為人所誤，以致體內注有多種真氣，難以化去，方生師弟已為老衲詳告。老衲仔細參詳，唯有修習敝派內功秘要《易筋經》，方能以本身功力，逐步化去，若以外力加強少俠之體，雖能延得一時之命，實則乃飲鴆止渴，為患更深。方生師弟三月來以內功延你生命，可是他的真氣注入你體內之後，你身體之中可又多了一道異種真氣了。少俠試一運氣，便當自知。」令狐沖微一運氣，果覺丹田中內息澎湃，難以抑制，劇痛攻心，登時身子搖晃，額頭汗水涔涔而下。

　　方生合十道：「老衲無能，致增少俠病苦。」令狐沖道：「大師說哪裡話來？大師為晚輩盡心竭力，大耗清修之功。晚輩二世為人，實拜大師再造之恩。」方生道：「不敢。風老先生昔年於老衲有大恩大德，老衲此舉，亦不過報答風老先生之恩德於萬一。」方證抬起頭來，說道：「說什麼大恩大德，深仇大恨？恩德是緣，冤仇亦是緣，仇恨不可執著，恩德亦不必執著。塵世之事，皆如過眼雲煙，百歲之後，更有什麼恩德仇怨？」方生應道：「是，多謝師兄指點。」

　　方證緩緩說道：「佛門子弟，慈悲為本，既知少俠負此內傷，自當盡心救解。那《易筋經》神功，乃東土禪宗初祖達摩老祖所創，禪宗二祖慧可大師得之於老祖。慧可大師本來法名神光，是洛陽人氏，幼通孔老之學，尤精玄理。達摩老祖駐錫本寺之時，神光大師來寺請益。達摩老祖見他所學駁雜，先入之見甚深，自恃聰明，難悟禪理，當下拒不收納。神光大師苦求良久，始終未得其門而入，當即提起劍來，將自己左臂砍斷了。」令狐沖「啊」的一聲，心道：「這位神光大師求法學道，竟如此堅毅。」方證說道：「達摩老祖見他這等誠心，這才將他收為弟子，改名慧可，終得承受達摩老祖的衣缽，傳禪宗法統。二祖跟著達摩老祖所學的，乃是佛法大道，依《楞伽經》而明心見性。我宗武功之名雖然流傳天下，實則那是末學，殊不足道。達摩老祖當年只是傳授弟子們一些強身健體的法門而已。身健則心靈，心靈則易悟。但後世門下弟子，往往迷於武學，以致捨本逐末，不體老祖當年傳授武功的宗旨，可歎，可歎。」說著連連搖頭。過了一會，方證又道：「老祖圓寂之後，二祖在老祖的蒲團之旁見到一卷經文，那便是《易筋經》了。這卷經文義理深奧，二祖苦讀鑽研，不可得解，心想達摩老祖面壁九年，在石壁畔遺留此經，雖然經文寥寥，必定非同小可，於是遍歷名山，訪尋高僧，求解妙諦。但二祖其時已是得道高僧，他老人家苦思深慮而不可解，世上欲求智慧深湛更勝於他的大德，那也難得很了。因此歷時二十餘載，經文秘義，終未能彰。一日，二祖以絕大法緣，在四川峨嵋山得晤梵僧般刺密諦，講談佛學，大相投機。二祖取出《易筋經》來，和般刺密諦共同研讀。二位高僧在峨嵋金頂互相啟發，經七七四十九日，終於豁然貫通。」方生合十讚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方證方丈續道：「但那般刺密諦大師所闡發的，大抵是禪宗佛學。直到十二年後，二祖在長安道上遇上一位精通武功的年輕人，談論三日三晚，才將《易筋經》中的武學秘奧，盡數領悟。」他頓了一頓，說道：「那位年輕人，便是唐朝開國大功臣，後來輔佐太宗，平定突厥，出將入相，爵封衛公的李靖。李衛公建不世奇功，想來也是從《易筋經》中得到了不少教益。」令狐沖「哦」了一聲，心想：「原來《易筋經》有這等大來頭。」方證又道：「《易筋經》的功夫圜一身之脈絡，系五臟之精神，周而不散，行而不斷，氣自內生，血從外潤。練成此經後，心動而力發，一攢一放，自然而施，不覺其出而自出，如潮之漲，似雷之發。少俠，練那《易筋經》，便如一葉小舟於大海巨濤之中，怒浪澎湃之際，小舟自然拋高伏低，何嘗用力？若要用力，又哪有力道可用？又從何處用起？」令狐沖連連點頭，覺得這道理果是博大精深，和風清揚所說的劍理頗有相通處。方證又道：「只因這《易筋經》具如此威力，是以數百年來非其人不傳，非有緣不傳，縱然是本派出類拔萃的弟子，如無福緣，也不獲傳授。便如方生師弟，他武功既高，持戒亦復精嚴，乃是本寺了不起的人物，卻未獲上代師父傳授此經。」令狐沖道：「是。晚輩無此福緣，不敢妄自干求。」方證搖頭道：「不然。少俠是有緣人。」

　　令狐沖驚喜交集，心中怦怦亂跳，沒想到這項少林秘技，連方生大師這樣的少林高僧也未蒙傳授，自己卻是有緣。方證緩緩的道：「佛門廣大，只渡有緣。少俠是風老先生的傳人，此是一緣；少俠來到我少林寺中，此又是一緣；少俠不習《易筋經》便須喪命，方生師弟習之固為有益，不習亦無所害，這中間的分別又是一緣。」

　　方生合十道：「令狐少俠福緣深厚，方生亦代為欣慰。」方證道：「師弟，你天性執著，於『空、無相、無作』這三解脫門的至理，始終未曾參透，了生死這一關，也就勘不破。不是我不肯傳你《易筋經》，實是怕你研習這門上乘武學之後，沉迷其中，於參禪的正業不免荒廢。」

　　方生神色惶然，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道：「師兄教誨得是。」

　　方證微微點頭，意示激勵，過了半晌，見方生臉現微笑，這才臉現喜色，又點了點頭，轉頭向令狐沖道：「這中間本來尚有一重大障礙，此刻卻也跨過去了。自達摩老祖以來，這《易筋經》只傳本寺弟子，不傳外人，此例不能自老衲手中而破。因此少俠須得投我嵩山少林寺門下，為少林派俗家弟子。」頓了一頓，又道：「少俠若不嫌棄，便屬老衲門下，為『國』字輩弟子，可更名為令狐國沖。」

　　方生喜道：「恭喜少俠，我方丈師兄生平只收過兩名弟子，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俠為我方丈師兄的關門弟子，不但得窺《易筋經》的高深武學，而我方丈師兄所精通的一十二般少林絕藝，亦可量才而授，那時少俠定可光大我門，在武林中放一異彩。」令狐沖站起身來，說道：「多承方丈大師美意，晚輩感激不盡，只是晚輩身屬華山派門下，不便改投明師。」方證微微一笑，說道：「我所說的大障礙，便是指此而言。少俠，你眼下已不是華山弟子了，你自己只怕還不知道。」令狐沖吃了一驚，顫聲道：「我……我……怎麼已不是華山派門下？」方證從衣袖中取出一封信來，道：「請少俠過目。」手掌輕輕一送，那信便向令狐沖身前平平飛來。

　　令狐沖雙手接住，只覺得全身一震，不禁駭然：「這位方丈大師果然內功深不可測，單憑這薄薄一封信，居然便能傳過來這等渾厚內力。」見信封上蓋著「華山派掌門之印」的朱鈐，上書「謹呈少林派掌門大師」，九個字間架端正，筆致凝重，正是師父岳不群的親筆。令狐沖隱隱感到大事不妙，雙手發顫，抽出信紙，看了一遍，真難相信世上竟有此事，又看了一遍，登覺天旋地轉，咕咚一聲，摔倒在地。待得醒轉，只見身在方生大師懷中，令狐沖支撐著站起，忍不住放聲大哭。方生問道：「少俠何故悲傷？難道尊師有甚不測麼？」令狐衝將書函遞過，哽咽道：「大師請看。」方生接了過來，只見信上寫道：

　　「華山派掌門岳不群頓首，書呈少林派掌門大師座前：猥以不德，執掌華山門戶。久疏問候，乃闋清音。頃以敝派逆徒令狐沖，秉性頑劣，屢犯門規，比來更結交妖孽，與匪人為伍。不群無能，雖加嚴訓痛懲，迄無顯效。為維繫武林正氣，正派清譽，茲將逆徒令狐沖逐出本派門戶。自今而後，該逆徒非復敝派弟子，若再有勾結淫邪、為禍江湖之舉，祈我正派諸友共誅之。臨書惶愧，言不盡意，祈大師諒之。」方生看後，也大出意料之外，想不出什麼言語來安慰令狐沖，當下將書信交還方證，見令狐沖淚流滿臉，歎道：「少俠，你與黑木崖上的人交往，原是不該。」

　　方證道：「諸家正派掌門人想必都已接到尊師此信，傳諭門下。你就算身上無傷，只須出得此門，江湖之上，步步荊棘，諸凡正派門下弟子，無不以你為敵。」

　　令狐沖一怔，想起在那山澗之旁，盈盈也說過這麼一番話。此刻不但旁門左道之士要殺自己，而正派門下也是人人以己為敵，當真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所；又想起師恩深重，師父師娘於自己向來便如父母一般，不僅有傳藝之德，更兼有養育之恩，不料自己任性妄為，竟給逐出師門，料想師父寫這些書信時，心中傷痛恐怕更在自己之上。一時又是傷心，又是慚愧，恨不得一頭便即撞死。

　　他淚眼模糊中，只見方證、方生二僧臉上均有憐憫之色，忽然想起劉正風要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只因結交了魔教長老曲洋，終於命喪嵩山派之手，可見正邪不兩立，連劉正風如此藝高勢大之人，尚且不免，何況自己這樣一個孤立無援，卑不足道的少年？更何況五霸岡上群邪聚會，鬧出這樣大的事來？方證緩緩的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縱是十惡不赦的奸人，只須心存悔悟，佛門亦是來者不拒。你年紀尚輕，一時失足，誤交匪人，難道就此便無自新之路？你與華山派的關連已然一刀兩斷，今後在我少林門下，痛改前非，再世為人，武林之中，諒來也不見得有什麼人能與你為難。」他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卻自有一股威嚴氣象。

　　令狐沖心想：「此時我已無路可走，倘若托庇於少林派門下，不但能學到神妙內功，救得性命，而且以少林派的威名，江湖上確是無人敢向方證大師的弟子生事。」

　　但便在此時，胸中一股倔強之氣，勃然而興，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靦顏向別派托庇求生，算什麼英雄好漢？江湖上千千萬萬人要殺我，就讓他們來殺好了。師父不要我，將我逐出了華山派，我便獨來獨往，卻又怎地？」言念及此，不由得熱血上湧，口中乾渴，只想喝他幾十碗烈酒，什麼生死門派，盡數置之腦後，霎時之間，連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靈珊，也變得如同陌路人一般。他站起身來，向方證及方生跪拜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

　　二僧只道他已決意投入少林派，臉上都露出了笑容。令狐沖站起身來，朗聲說道：「晚輩既不容於師門，亦無顏改投別派。兩位大師慈悲，晚輩感激不盡，就此拜別。」方證愕然，沒想到這少年竟然如此的泯不畏死。方生勸道：「少俠，此事有關你生死大事，千萬不可意氣用事。」令狐沖嘿嘿一笑，轉過身來，走出了室門。他胸中充滿了一股不平之氣，步履竟然十分輕捷，大踏步走出了少林寺。令狐衝出得寺來，心中一股蒼蒼涼涼，仰天長笑，心想：「正派中人以我為敵，左道之士人人要想殺我，令狐沖多半難以活過今日，且看是誰取了我的性命。」

　　一摸之下，囊底無錢，腰間無劍，連盈盈所贈的那具短琴也已不知去向，當真是一無所有，了無掛礙，便即走下嵩山。行到傍晚時分，眼看離少林寺已遠，人既疲累，腹中也甚飢餓，尋思：「卻到哪裡去找些吃的？」忽聽得腳步聲響，七八人自西方奔來，都是勁裝結束，身負兵刃，奔行甚急。令狐沖心想：「你們要殺我，那就動手，免得我又麻煩去找飯吃。吃飽了反正也是死，又何必多此一舉？」當即在道中一站，雙手叉腰，大聲道：「令狐沖在此。要殺我的便上罷！」哪知這幾名漢子奔到他身前時，只向他瞧了一眼，便即繞身而過。一人道：「這人是個瘋子。」又一人道：「是，別要多生事端，耽誤了大事。」另一人道：「若給那廝逃了，可糟糕之極。」霎時間便奔得遠了。令狐沖心道：「原來他們是去追拿另一個人。」

　　這幾人腳步聲方歇，西首傳來一陣蹄聲，五乘馬如風般馳至，從他身旁掠過。馳出十餘丈後，忽然一乘馬兜了轉來，馬上是個中年婦人，說道：「客官，借問一聲，你可見到一個身穿白袍的老頭子嗎？這人身材瘦長，腰間佩一柄彎刀。」令狐沖搖頭道：「沒瞧見。」那婦人更不打話，圈轉馬頭，追趕另外四騎而去。令狐沖心想：「他們去追拿這個身穿白袍的老頭子？左右無事，去瞧瞧熱鬧也好。」當下折而東行。走不到一頓飯時分，身後又有十餘人追了上來。一行人越過他身畔後，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回頭問道：「兄弟，你可見到一個身穿白袍的老頭子麼？這人身材高瘦，腰掛彎刀。」令狐沖道：「沒瞧見。」又走了一會，來到一處三岔路口，西北角上鸞鈴聲響，三騎馬疾奔而至，乘者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當先一人手揚馬鞭，說道：「喂，借問一聲，你可見到一個……」令狐沖接口道：「你要問一個身材高瘦，腰懸彎刀，穿一件白色長袍的老頭兒，是不是？」三人臉露喜色，齊聲道：「是啊，這人在哪裡？」令狐沖歎道：「我沒見過。」當先那青年大怒，喝者：「沒的來消遣老子！你既沒見過，怎麼知道？」令狐沖微笑道：「沒見過的，便不能知道麼？」那青年提起馬鞭，便要向令狐沖頭頂劈落。另一個青年道：「二弟，別多生枝節，咱們快追。」那手揚馬鞭的青年哼的一聲，將鞭子在空中虛揮一記，縱馬奔馳而去。令狐沖心想：「這些人一起去追尋一個白衣老者，不知為了何事？去瞧瞧熱鬧，固然有趣，但如他們知道我便是令狐沖，定然當場便將我殺了。」言念及此，不由得有些害怕，但轉念又想：「眼下正邪雙方都要取我性命，我躲躲閃閃的，縱然苟延殘喘，多活得幾日，最後終究難逃這一刀之厄。這等怕得要死的日子，多過一天又有什麼好處？反不如隨遇而安，且看是撞在誰的手下送命便了。」當即隨著那三匹馬激起的煙塵，向前行去。其後又有幾批人趕來，都向他探詢那「身穿白袍，身材高瘦，腰懸彎刀」的老者。令狐沖心想：「這些人追趕那白衣老者，都不知他在何處，走的卻是同一方向，倒也奇怪。」又行出里許，穿過一片松林，眼前突然出現一片平野，黑壓壓的站著許多人，少說也有六七百人，只是曠野實在太大，那六七百人置身其間，也不過佔了中間小小的一點。一條筆直的大道通向人群，令狐沖便沿著大路向前。行到近處，見人群之中有一座小小涼亭，那是曠野中供行旅憩息之用，構築頗為簡陋。那群人圍著涼亭，相距約有數丈，卻不逼近。令狐沖再走近十餘丈，只見亭中赫然有個白衣老者，孤身一人，坐在一張板桌旁飲酒，他是否腰懸彎刀，一時無法見到。此人雖然坐著，幾乎仍有常人高矮。

　　令狐沖見他在群敵圍困之下，居然仍是好整以暇的飲酒，不由得心生敬仰，生平所見所聞的英雄人物，極少有人如此這般豪氣干雲。他慢慢行前，擠入了人群。

　　那些人個個都目不轉睛的瞧著那白衣老者，對令狐沖的過來絲毫沒加留神。

　　令狐沖凝神向那老者瞧去，只見他容貌清懼，頦下疏疏朗朗一叢花白長鬚，垂在胸前，手持酒杯，眼望遠處黃土大地和青天相接之所，對圍著他的眾人竟正眼也不瞧上一眼。他背上負著一個包袱，再看他腰間時，卻無彎刀。原來他竟連兵刃也未攜帶。令狐沖不知這老者姓名來歷，不知何以有這許多武林中人要和他為難，更不知他是正是邪，只是欽佩他這般旁若無人的豪氣，又不知不覺間起了一番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之意，當下大踏步向前，朗聲說道：「前輩請了，你獨酌無伴，未免寂寞，我來陪你喝酒。」走入涼亭，向他一揖，便坐了下來。那老者轉過頭來，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令狐沖一掃，見他不持兵刃，臉有病容，是個素不相識的少年，臉上微現詫色，哼了一聲，也不回答。令狐沖提起酒壺，先在老者面前的酒杯中斟了酒，又在另一隻杯中斟了酒，舉杯說道：「請！」咕的一聲，將酒喝乾了，那酒極烈，入口有如刀割，便似無數火炭般流入腹中，大聲讚道：「好酒！」

　　只聽得涼亭外一條大漢粗聲喝道：「兀那小子，快快出來。咱們要跟向老頭拚命，別在這裡礙手礙腳。」令狐沖笑道：「我自和向老前輩喝酒，礙你什麼事了？」又斟了一杯酒，咕的一聲，仰脖子倒入口中，大拇指一翹，說道：「好酒！」左首有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小子走開，別在這裡枉送了性命。咱們奉東方教主之命，擒拿叛徒向問天。旁人若來滋擾干撓，教他死得慘不堪言。」

　　令狐衝向話聲來處瞧去，見說話的是個臉如金紙的瘦小漢子，身穿黑衣，腰繫黃帶。他身旁站著二三百人，衣衫也都是黑的，腰間帶子卻各種顏色均有。令狐沖驀地想起，那日在衡山城外見到魔教長老曲洋，他便身穿這樣的黑衣，依稀記得腰間所繫也是黃帶。那瘦子說奉了東方教主之命追拿叛徒，那麼這些人都是魔教教眾了，莫非這瘦子也是魔教長老？他又斟一杯酒，仰脖子干了，讚道：「好酒！」向那白衣老者向問天道：「向老前輩，在下喝了你三杯酒，多謝，多謝！」忽聽得東首有人喝道：「這小子是華山派棄徒令狐沖。」令狐沖晃眼瞧去，認出說話的是青城派弟子侯人雄。這時看得仔細了，在他身旁的竟有不少是五嶽劍派中的人物。一名道士朗聲道：「令狐沖，你師父說你和妖邪為伍，果然不錯。這向問天雙手染滿了英雄俠士的鮮血，你跟他在一起幹什麼？再不給我快滾，大夥兒把你一起斬成了肉醬。」令狐沖道：「這位是泰山派的師叔麼？在下跟這位向前輩素不相識，只是見你們幾百人圍住了他一人，那算什麼樣子？五嶽劍派幾時又跟魔教聯手了？正邪雙方一起來對付向前輩一人，豈不教天下英雄笑話？」那道士怒道：「我們幾時跟魔教聯手了？魔教追拿他們教下叛徒，我們卻是替命喪在這惡賊手下的朋友們復仇。各幹各的，毫無關連！」令狐沖道：「好好好，只須你們單打獨鬥，我便坐著喝酒看熱鬧。」

　　侯人雄喝道：「你是什麼東西？大夥兒先將這小子斃了，再找姓向的算帳。」令狐沖笑道：「要斃我令狐沖一人，又怎用得著大夥兒動手？侯兄自己請上來便是。」侯人雄曾給令狐沖一腳踢下酒樓，知道自己武功不如，還真不敢上前動手，他卻不知令狐沖內力已失，已然遠非昔比了。旁人似乎忌憚向問天了得，也不敢便此衝入涼亭。

　　那魔教的瘦小漢子叫道：「姓向的，事已如此，快跟我們去見教主，請他老人家發落，未必便無生路。你也是本教的英雄，難道大家真要鬥個血肉橫飛，好教旁人笑話麼？」向問天嘿的一聲，舉杯喝了一口酒，卻發出嗆啷一聲響。令狐沖見他雙手之間竟繫著一根鐵鏈，大為驚詫：「原來他是從囚牢中逃出來的，連手上的束縛也尚未去掉。」對他同情之心更盛，心想：「這人已無抗禦之能，我便助他抵擋一會，糊里糊塗的在這裡送了性命便是。」當即站起身來，雙手在腰間一叉，朗聲道：「這位向前輩手上繫著鐵鏈，怎能跟你們動手？我喝了他老人家三杯好酒，說不得，只好助他抵禦強敵。誰要動姓向的，非得先殺了令狐沖不可。」

　　向問天見令狐沖瘋瘋癲癲，毫沒來由的強自出頭，不由得大為詫異，低聲道：「小子，你為什麼要幫我？」令狐沖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向問天道：「你的刀呢？」令狐沖道：「在下使劍，就可惜沒劍。」向問天道：「你劍法怎樣？你是華山派的，劍法恐怕也不怎麼高明。」令狐沖笑道：「原本不怎麼高明，加之在下身受重傷，內力全失，更是糟糕之至。」向問天道：「你這人莫名其妙。好，我去給你弄把劍來。」只見白影一晃，他已向群豪衝了過去。

　　霎時間刀光耀眼，十餘件兵刃齊向他砍去。向問天斜刺穿出，向那泰山派的道士欺近。那道士挺劍刺出，向問天身形一晃，閃到了他背後，左肘反撞，噗的一聲，撞中了那道士後心，雙手輕揮，已將他手中長劍卷在鐵鏈之中，右足一點，躍回涼亭。這幾下兔起鶻落，迅捷無比，正派群豪待要阻截，哪裡還來得及？一名漢子追得最快，逼近涼亭不逾數尺，提起單刀砍落，向問天背後如生眼睛，竟不回頭，左腳反足踢出，腳底踹中那人胸膛。那人大叫一聲，直飛出去，右手單刀這一砍之勢力道正猛，擦的一響，竟將自己右腿砍了下來。泰山派那道人晃了幾下，軟軟的癱倒，口中鮮血不住湧出。魔教人叢中彩聲如雷，數十人大叫：「向右使好俊的身手。」向問天微微一笑，舉起雙手向魔教諸人一抱拳，答謝彩聲，手下鐵鏈嗆啷啷直響。他一甩手，那劍嗒的一聲，插入了板桌，說道：「拿去使罷！」

　　令狐沖好生欽佩，心道：「這人睥睨群豪，果然身有驚人藝業。」卻不伸手拔劍，說道：「向前輩武功如此了得，又何必晚輩再來出醜。」一抱拳，說道：「告辭了。」向問天尚未回答，只見劍光閃爍，三柄長劍指向涼亭，卻是青城派中侯人雄等三名弟子攻了過來。三人三劍都是指向令狐沖，一劍指住他背心，兩劍指住他後腰，相距均不到一尺。侯人雄喝道：「令狐沖，給我跪下！」這一聲喝過，長劍挺前，已刺到了令狐沖肌膚。令狐沖心道：「令狐沖堂堂男子，今日雖無幸理，卻也不甘死在你青城派這些卑鄙之徒的劍下。」此刻自身已在三劍籠罩之下，只須一轉身，那便一劍插入胸膛，二劍插入小腹，當即哈哈一笑，道：「跪下便跪下！」右膝微屈，右手已拔起桌上長劍，回手一揮，青城派弟子三隻手掌齊腕而斷，連著三柄長劍一齊掉在地下。侯人雄等三人臉上登無血色，真難相信世上居然會有此事，惶然失措片刻，這才向後躍開。其中一名青城弟子只有十八九歲，痛得大聲號哭起來。令狐沖歎道：「兄弟，是你先要殺我！」

　　向問天喝彩道：「好劍法！」接著又道：「劍上無勁，內力太差！」令狐沖笑道：「豈但內力太差，簡直毫無內力。」突然聽得向問天一聲呼叱，跟著嗆啷啷鐵鏈聲響，只見兩名黑衣漢子已撲入涼亭，疾攻向問天。這二人一個手執鑌鐵雙懷杖，另一手持雙鐵牌，都是沉重兵器，四件兵刃和向問天的鐵鏈相撞，火星四濺。向問天連閃幾閃，欲待搶到那懷杖之人身後，那人雙杖嚴密守衛，護住了週身要害。向問天雙手給鐵鏈縛住了，運轉不靈。

　　魔教中連聲呼叱，又有二人搶入涼亭。這兩人均使八角銅錘，直上直下的猛砸。二人四錘一到，那使雙懷杖的便轉守為攻。向問天穿來插去，身法靈動之極，卻也無法傷到對手。每當有隙可乘，鐵鏈攻向一人，其餘三人便奮不顧身的撲上，打法凶悍之極。堪堪鬥了十餘招，魔教人眾的首領喝道：「八槍齊上。」八名黑衣漢子手提長槍，分從涼亭四面搶上，東南西北每一方均有兩桿長槍，朝向問天攢刺。

　　向問天向令狐沖叫道：「小朋友，你快走罷！」喝聲未絕，八根長槍已同時向他刺去。便在此時，四柄銅錘砸他胸腹，雙懷杖掠地擊他脛骨，兩塊鐵牌向他臉面擊到，四面八方，無處不是殺手。這十二個魔教好手各奮平生之力，下手毫不容情。看來人人均知和向問天交手，那是世間最凶險之事，多挨一刻，便是向鬼門關走近了一步。

　　令狐沖眼見眾人如此狠打，向問天勢難脫險，叫道：「好不要臉！」向問天突然迅速無比的旋轉身子，甩起手上鐵鏈，撞得一眾兵刃叮叮噹噹直響。他身子便如一個陀螺，轉得各人眼也花了，只聽得當當兩聲大響，兩塊鐵牌撞上他的鐵鏈，穿破涼亭頂，飛了出去。向問天更不去瞧對方來招，越轉越快，將八根長槍都蕩了開去。魔教那首領喝道：「緩攻游鬥，耗他力氣！」使槍的八人齊聲應道：「是！」各退了兩步，只待向問天力氣稍衰，鐵鏈中露出空隙，再行搶攻。

　　旁觀眾人稍有閱歷的都看了出來，向問天武功再高，也決難長久旋轉不休，如此打法，終究會力氣耗盡，束手就擒。向問天哈哈一笑，突然間左腿微蹲，鐵鏈呼的甩出，打在一名使銅錘之人的腰間。那人「啊」的一聲大叫，左手銅錘反撞過來，打中自己頭頂，登時腦漿迸裂。八名使槍之人八槍齊出，分刺向問天前後左右。向問天甩鐵鏈盪開了兩桿槍，其餘六人的鋼槍不約而同的刺向他左脅。當此情景，向問天避得開一桿槍，避不開第二桿，避得開第二桿，避不開第三桿，更何況六槍齊發？

　　令狐沖一瞥之下，看到這六槍攢刺，向問天勢無可避，腦中靈光一閃，想起了獨孤九劍的第四式「破槍式」，當這間不容髮之際，哪裡還能多想？長劍閃出，只聽得噹啷一聲響，八桿長槍一齊跌落，八槍跌落，卻只發出噹啷一響，幾乎是同時落地。令狐沖一劍分刺八人手腕，自有先後之別，只是劍勢實在太快，八人便似同時中劍一般。

　　他長劍既發，勢難中斷，跟著第五式「破鞭式」又再使出。這「破鞭式」只是個總名，其中變化多端，舉凡鋼鞭、鐵鑭、點穴撅、判官筆、拐子、蛾眉刺、匕首、板斧、鐵牌、八角錘、鐵椎等等短兵刃皆能破解。但見劍光連閃，兩根懷杖、兩柄銅錘又皆跌落。十二名攻入涼亭的魔教教眾之中，除了一人為向問天所殺、一人鐵牌已然脫手之外，其餘十人皆是手腕中劍，兵刃脫落。十一人發一聲喊，狼狽逃歸本陣。正派群豪情不自禁的大聲喝彩：「好劍法！」「華山派劍法，教人大開眼界！」那魔教首領發了句號令，立時便有五人攻入涼亭。一個中年婦人手持雙刀，向令狐衝殺來。四名大漢圍攻向問天。那婦人刀法極快，一刀護身，一刀疾攻，左手刀攻敵時右手刀守禦，右手刀攻敵時左手刀守禦，雙刀連使，每一招均在攻擊，同時也是每一招均在守禦，守是守得牢固嚴密，攻亦攻得淋漓酣暢。令狐沖看不清來路，連退了四步。便在這時，只聽呼呼風響，似是有人用軟兵刃和向問天相鬥，令狐沖百忙中斜眼一瞥，卻見兩人使鏈子錘，二人使軟鞭，和向問天手上的鐵鏈鬥得正烈。鏈子錘上的鋼鏈甚長，甩將開來，橫及丈餘，好幾次從令狐沖頭頂掠過。只聽得向問天罵道：「你奶奶的！」一名漢子叫道：「向右使，得罪！」原來一根鏈子錘上的鋼鏈已和向問天手上的鐵鏈纏住。便在這一瞬之間，其餘三人三般兵刃，同時往向問天身上擊來。向問天「嘿」的一聲，運勁猛拉，將使鏈子錘的拉了過來，正好擋在他的身前。兩根軟鞭、一枚鋼錘盡數擊上那人背心。令狐沖斜刺裡刺出一劍，劍勢飄忽，正中那婦人的左腕，卻聽得噹的一聲，長劍一彎，那婦人手中柳葉刀竟不跌落，反而一刀橫掃過來。令狐沖一驚，隨即省悟：「她腕上有鋼製護腕，劍刺不入。」手腕微翻，長劍挑上，噗的一聲，刺入她左肩「肩貞穴」。那婦人一怔，但她極為勇悍，左肩雖然劇痛，右手刀仍是奮力砍出。令狐沖長劍閃處，那婦人右肩的「肩貞穴」又再中劍。她兵刃再也拿捏不住，使勁將雙刀向令狐沖擲出，但雙臂使不出力道，兩柄刀只擲出一尺，便即落地。令狐沖剛將那婦人制服，右首正派群豪中一名道士挺劍而上，鐵青著臉喝道：「華山派中，只怕沒這等妖邪劍法。」令狐沖見他裝束，知是泰山派的長輩，想是他不忿同門為向問天所傷，上來找還場子。令狐沖雖為師父革逐，但自幼便在華山派門下，五嶽劍派，同氣連枝，見到這位泰山派前輩，自然而然有恭敬之意，倒轉長劍，劍尖指地，抱拳說道：「弟子沒敢得罪了泰山派的師伯。」

　　那道人道號天乙，和天門、天松等道人乃是同輩，冷冷的道：「你使的是什麼劍法？」令狐沖道：「弟子所使劍法，乃華山派長輩所傳。」天乙道人哼了一聲道：「胡說八道，不知到哪裡去拜了個妖魔為師，看劍！」挺劍向令狐沖當胸刺到，劍光閃爍，長劍發出嗡嗡之聲，單只這一劍，便罩住了他胸口「膻中」、「神藏」、「靈墟」、「神封」、「步廊」、「幽門」、「通谷」七處大穴，不論他閃向何處，總有一穴會被劍尖刺中。這一劍叫做「七星落長空」，是泰山派劍法的精要所在。這一招刺出，對方須得輕功高強，立即倒縱出丈許之外，方可避過，但也必須識得這一招「七星落長空」，當他劍招甫發，立即毫不猶豫的飛快倒躍，方能免去劍尖穿胸之禍，而落地之後，又必須應付跟著而來的三招凌厲後著，這三招一著狠似一著，連環相生，實所難當。天乙道人眼見令狐衝劍法厲害，出手第一劍便使上了。自從泰山派前輩創了這招劍招以來，與人動手第一招便即使用，只怕從所未有。令狐沖一驚之下，猛地想起在思過崖後洞的石壁之上見過這招，當日自己學了來對付田伯光，只是學得不像，未能取勝，但於這招劍法的勢路卻瞭然於胸。這時劍氣森森，將及於體，更無思索餘暇，登時挺劍直刺天乙道人小腹。這一劍正是石壁上的圖形，魔教長老用以破解此招，粗看似是與敵人鬥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其時泰山派這招「七星落長空」分為兩節，第一節以劍氣罩住敵人胸口七大要穴，當敵人驚慌失措之際，再以第二節中的劍法擇一穴而刺。劍氣所罩雖是七穴，致敵死命，卻只一劍。這一劍不論刺在哪一穴中，都可克敵取勝，是以既不須同時刺中七穴，也不可能同時刺中七穴。招分兩節，本是這一招劍法的厲害之處，但當年魔教長老仔細推敲，正從這厲害之處找出了弱點，待對方第一節劍法使出之後，立時疾攻其小腹，這一招「七星落長空」便即從中斷絕，招不成招。

　　天乙道人一見敵劍來勢奧妙，絕無可能再行格架，大驚失色，縱聲大叫，料想自己肚腹定然給長劍洞穿，驚惶中也不知痛楚，腦中一亂，只道自己已經死了，登時摔倒。其時令狐衝劍尖將及他小腹，便即凝招不發，不料天乙道人大驚之下，竟爾嚇得暈了過去。

　　泰山派門下眼見天乙倒地，均道是為令狐沖所傷，紛紛叫罵，五名青年道人挺劍來攻。這五人都是天乙的門人，心急師仇，五柄長劍猶如狂風暴雨般急刺疾舞。令狐沖長劍連點，五名道士手腕中劍，長劍嗆啷、嗆啷落地。五人驚惶之下，各自躍開。只見天乙道人顫巍巍的站了起來，叫道：「刺死我了，刺死我了！」五弟子見他身上無傷，不住大叫，盡皆駭然，不知他是死是活。天乙道人叫了幾聲，身子一晃，又復摔倒。兩名弟子搶過去扶起，狼狽退開。

　　群豪見令狐沖只使半招，便將泰山派高手天乙道人打得生死不知，無不心驚。這時圍攻向問天的又換了數人。兩個使劍的漢子是衡山派中人，雙劍起落迅速，找尋向問天鐵鏈中的空隙。另一個左手持盾，右手使刀，卻是魔教中的人物，這人以盾護體，展開地堂刀法，滾近向問天足邊，以刀砍他下盤。向問天的鐵鏈在盾牌上接連狠擊兩下，都傷他不到。盾牌下的鋼刀陡伸陡縮，招數狠辣。令狐沖心想：「這人盾牌護身，防守嚴密，但他一出刀攻人，自身便露破綻，立時可斷他手臂。」

　　忽聽得身後有人喝道：「小子，你還要不要性命？」這聲音雖然不響，但相距極近，離他耳朵似不過一兩尺。令狐沖一驚回頭，已和一人面對面而立，兩人鼻子幾乎相觸，急待閃避，那人雙掌已按住他胸口，冷冷的道：「我內力一吐，教你肋骨盡斷。」令狐沖心知他所說不虛，站定了不敢再動，連一顆心似也停止了跳動。那人雙目凝視著令狐沖，只因相距太近，令狐沖反而無法見到他的容貌，但見他雙目神光炯炯，凜然生威，心道：「原來我死在此人手下。」想起生死大事終於有個了斷，心下反而舒泰。那人初見令狐沖眼色中大有驚懼之意，但片刻之間，便現出一般滿不在乎的神情，如此臨死不懼，縱是武林中的前輩高人亦所難能，不由得起了欽佩之心，哈哈一笑，說道：「我偷襲得手，制你要穴，雖然殺了你，諒你死得不服！」雙掌一撤，退了三步。令狐沖這才看清，這人矮矮胖胖，面皮黃腫，約莫五十來歲年紀，兩隻手掌肥肥的又小又厚，一掌高，一掌低，擺著「嵩陽手」的架式。令狐沖微笑道：「這位嵩山派前輩，不知尊姓大名？多謝掌下留情。」

　　那人道：「我是孝感樂厚。」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劍法的確甚高，臨敵經驗卻太也不足。」令狐沖道：「慚愧。『大陰陽手』樂師伯，好快的身手。」樂厚道：「師伯二字，可不敢當！」接著左掌一提，右掌一招便即劈出。他這人形相醜陋，但一掌出手，登時全身猶如淵停嶽峙，氣度凝重，說不出的好看。令狐沖見他週身竟無一處破綻，喝彩道：「好掌法！」長劍斜挑，因見樂厚掌法身形中全無破綻，這一劍便守中帶攻，九分虛，一分實。樂厚見令狐沖長劍斜挑，自己雙掌不論拍向他哪一個部位，掌心都會自行送到他劍尖之上，雙掌只拍出尺許，立即收掌躍開，叫道：「好劍法！」令狐沖道：「晚輩無禮！」樂厚喝道：「小心了！」雙掌凌空推出，一股猛烈的掌風逼體而至。令狐沖暗叫：「不好！」此時樂厚和他相距甚遠，雙掌發力遙擊，令狐沖無法以長劍擋架，剛要閃避，只覺一股寒氣襲上身來，登時機伶伶打了個冷戰。樂厚雙掌掌力不同，一陰一陽，陽掌先出，陰力卻先行著體。令狐沖只一呆，一股炙熱的掌風跟著撲到，擊得他幾乎窒息，身子晃了幾晃。陰陽雙掌掌力著體，本來更無幸理，但令狐沖內力雖失，體內真氣卻充沛欲溢，既有桃谷六仙的真氣，又有不戒和尚的真氣，在少林寺中養傷，又得了方生大師的真氣，每一股都是渾厚之極。這一陰一陽兩股掌力打在身上，他體內真氣自然而然生出相應之力，護住心脈內臟，不受損傷。但霎時間全身劇震，說不出的難受，生怕樂厚再以掌力擊來，當即提劍衝出涼亭，挺劍疾刺而出。

　　樂厚雙掌得手，只道對方縱不立斃當場，也必重傷倒地，哪知他竟是安然無恙，跟著又見劍光點點，指向自己掌心，驚異之下，雙掌交錯，一拍令狐沖面門，一拍他的小腹。掌力甫吐，突然間一陣劇痛連心，只見自己兩隻手掌疊在一起，都已穿在對方長劍之上，不知是他用劍連刺自己雙掌，還是自己將掌擊到他的劍尖之上，但見左掌在前，右掌在後，劍尖從左掌的手背透入五寸有餘。

　　令狐沖倘若順勢挺劍，立時便刺入了他胸膛，但念著他先前掌底留情之德，劍穿雙掌後便即凝劍不動。樂厚大叫一聲，雙掌回縮，拔離劍鋒，倒躍而出。令狐沖心下歉然，叫道：「得罪了！」他所使這一招是「獨孤九劍」中「破掌式」的絕招之一，自從風清揚歸隱，從未一現於江湖。猛聽得砰蓬、喀喇之聲大作，令狐衝回過頭來，但見七八條漢子正在圍攻向問天，其中兩人掌力凌厲，將那涼亭打得柱斷樑折，頂上椽子瓦片紛紛墮下。各人鬥得興發，瓦片落在頭頂，都是置之不理。

　　他便這麼望得一眼，樂厚倏地欺近身來，遠遠發出一掌，掌力擊在令狐沖胸口，打得他身子飛了出去，長劍跟著脫手。他背心未曾著地，已有七八人追將過來，齊舉兵刃，往他身上砸落。令狐沖笑道：「撿現成便宜嗎？」忽覺腰間一緊，一根鐵鏈飛過來捲住了他身子，便如騰雲駕霧般給人拖著凌空而行。救了令狐沖性命的正是那魔教高手向問天。他受魔教和正教雙方圍攻追擊，勢窮力竭之時，突然有這樣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出來打抱不平，自是大生知己之感。他一見令狐沖退敵的手段，便知這少年劍法極高，內力卻是極差，當此強敵環攻，凶險殊甚，是以一面和敵人周旋，卻時時留心令狐沖的戰況，眼見他被擊飛出，當即飛出鐵鏈，捲了他狂奔。向問天這一展開輕功，當真是疾逾奔馬，瞬息之間便已在數十丈外。後面數十人飛步趕來，只聽得數十人大聲呼叫：「向問天逃了，向問天逃了！」向問天大怒，突然回身，向前衝了幾步。追趕之人都大吃一驚，急忙停步。一些下盤功夫較浮，奔得勢急，收足不住，直衝過來。向問天飛起左足，將他踢得向人叢中摔了過去，當即轉身又奔。眾人又隨後追來，但這時誰也不敢發力狂追，和他相距越來越遠。

　　向問天腳下疾奔，心頭盤算：「這少年和我素不相識，居然肯為我賣命，這樣的朋友，天下到哪裡找去？這些兔崽子陰魂不散，怎生擺脫他們才好？」

　　奔了一陣，忽然想起一處所在，心頭登時一喜：「那地方極好！」轉念又想：「只是相去甚遠，不知有沒力氣奔得到那裡。不妨，我若無力氣，那些兔崽子們更無力氣。」抬頭一望太陽，辨明方向，斜刺裡橫越麥田，逕向東北角上奔去。奔出十餘里後，又來到大路，忽有三匹快馬從身旁掠過，向問天罵道：「你奶奶的！」提氣疾衝，追到馬匹身後，縱身躍在半空，飛腳將馬上乘客踢落，跟著便落上馬背。他將令狐沖橫放在馬鞍橋上，鐵鏈橫揮，將另外兩匹馬上的乘客也都擊了下來。那二人筋折骨斷，眼見不活了。三人都是尋常百姓，看裝束不是武林中人，適逢其會，遇上這個煞星，無端送了性命。乘者落地，兩匹馬仍繼續奔馳。向問天鐵鏈揮出，捲住了韁繩，這鐵鏈在他手中揮灑自如，倒似是一條極長的手臂一般。令狐沖見他濫殺無辜，不禁暗暗歎息。向問天搶得三馬，精神大振，仰天哈哈大笑，說道：「小兄弟，那些兔崽子追咱們不上了。」令狐沖淡淡一笑，道：「今日追不上，明日又追上了。」向問天罵道：「他奶奶的，追他個屁！我將他們一個個殺得乾乾淨淨。」

　　向問天輪流乘坐三馬，在大路上奔馳一陣，轉入了一條山道，漸行漸高，到後來馬匹已不能行。向問天道：「你餓不餓？」令狐沖點頭道：「嗯，你有乾糧麼？」向問天道：「沒乾糧，喝馬血！」跳下馬來，右手五指在馬頸中一抓，登時穿了一洞，血如泉湧。向問天湊口過去，骨嘟骨嘟的喝了幾口馬血，道：「你喝！」

　　令狐沖見到這等情景，甚是駭異。向問天道：「不喝馬血，怎有力氣再戰？」令狐沖道：「還要再打？」向問天道：「你怕了嗎？」令狐沖豪氣登生，哈哈一笑，道：「你說我怕不怕？」就口馬頸，只覺馬血衝向喉頭，當即嚥了下去。馬血初入口時血腥刺鼻，但喝得幾口，也已不覺如何難聞，令狐沖連喝了十幾大口，直至腹中飽脹，這才離嘴。向問天跟著湊口上去喝血，喝不多時，那馬支持不住，長聲悲嘶，軟倒在地。向問天飛起左腿，將馬踢入了山澗。令狐沖不禁駭然，這匹馬如此龐然大物，少說也有五百來斤，他隨意抬足，便踢了出去。向問天跟著又將第二匹馬踢下，轉過身來，呼的一掌，將第三匹馬的後腿硬生生切了下來，隨即又切了那馬的另一條後腿。那馬嘶叫的震天價響，中了向問天一腿後墮入山澗，兀自嘶聲不絕。

　　向問天道：「你拿一條腿！慢慢的吃，可作十日之糧。」令狐沖這才醒悟，原來他割切馬腿是作糧食之用，倒不是一味的殘忍好殺，當下依言取了一條馬腿。見向問天提了馬腿徑向山嶺上行去，便跟在後面。向問天放慢腳步，緩緩而行。令狐沖內力全失，行不到半里，已遠遠落在後面，趕得氣喘吁吁，臉色發青。向問天只得停步等待。又行里許，令狐沖再也走不動了，坐在道旁歇足。

　　向問天道：「小兄弟，你這人倒也奇怪，內力如此差勁，但身中樂厚這混蛋的兩次大陰陽手掌力，居然若無其事，可叫人弄不明白。」令狐沖苦笑道：「哪裡是若無其事了？我五臟六腑早給震得顛三倒四，已不知受了幾十樣內傷。我自己也在奇怪，怎地這時候居然還不死？只怕隨時隨刻就會倒了下來，再也爬不起身。」向問天道：「既是如此，咱們便多歇一會。」令狐沖本想對他說明，自己命不長久；不必相候自己，致為敵人追上，但轉念一想，此人甚是豪邁，決不肯拋下自己獨自逃生，倘若說這等話，不免將他看得小了。向問天坐在山石之上，問道：「小兄弟，你內力是怎生失去的？」令狐沖微微一笑，道：「此事說來當真好笑。」當下將自己如何受傷、桃谷六仙如何為自己輸氣療傷、後來不戒和尚又如何再在自己體內輸入真氣等情簡略說了。向問天哈哈大笑，聲震山谷，說道：「這等怪事，我老向今日還是第一次聽見。」大笑聲中，忽聽得遠處傳來呼喝：「向問天，你逃不掉的，還是乖乖的投降罷。」向問天仍然哈哈大笑，說道：「好笑，好笑！這桃谷六仙跟不戒和尚，都是天下一等一的糊塗蛋。」又再笑了三聲，雙眉一豎，罵道：「他奶奶的，大批混蛋追來了。」雙手一抄，將令狐沖抱在懷中，那隻馬腿不便再提，任其棄在道旁，便即提氣疾奔。這一下放足快跑，令狐沖便如騰雲駕霧一般，不多時忽見眼前白茫茫一片，果真是鑽入了濃霧，心道：「妙極！這一上山，那數百人便無法一擁而上，只須一個個上來單打獨鬥，我和這位向先生定能對付得了。」可是後面呼叫聲竟然越來越近，顯然追來之人也均是輕功高手，雖和向問天相較容有不及，但他手中抱了人，奔馳既久，總不免慢了下來。向問天奔到一處轉角，將令狐沖放下，低聲道：「別作聲。」兩個人均貼著山壁而立，片刻之間，便聽得腳步聲響，有人追近。追來的兩人奔跑迅速，濃霧中沒見到向問天和令狐沖，直至奔過兩人身側，這才察覺，待要停步轉身，向問天雙掌推出，既狠且準，那兩人哼也沒哼，便掉下了山澗，過了一會，才騰騰兩下悶響，身子墮地。令狐沖心想：「這兩人墮下之時，怎地並不呼叫？是了，他兩人中了掌力，尚未墮下，便早已死了。」向問天嘿嘿一笑，道：「這兩個混蛋平日耀武揚威，說什麼『點蒼雙劍，劍氣沖天』，他奶奶的跌入山澗之中，爛個臭氣沖天。」令狐沖曾聽到過「點蒼雙劍」的名頭，聽說他兩人劍法著實了得，曾殺過不少黑道上的厲害人物，沒想到莫名其妙的死在這裡，連相貌如何也沒見到。

　　向問天又抱起令狐沖，說道：「此去仙愁峽，還有十來里路，一到了峽口，便不怕那些混蛋了。」他腳下越奔越快。卻聽得腳步聲響，又有好幾個人追了上來。這時所行的山道轉而向東，其側已無深澗，向問天不能重施故技，躲在山壁間偷襲，只有提氣直奔。只聽得呼的一聲響，一枚暗器飛了過來，破空聲勁急，顯然暗器份量甚重。向問天放下令狐沖，回過身來，伸手抄住，罵道：「姓何的，你也來蹚這渾水幹什麼？」

　　濃霧中傳來一人聲音叫道：「你為禍武林，人人得而誅之，再接我一錐。」只聽得呼呼呼呼響聲不絕，他口說「一錐」，飛射而來的少說也有七八枚飛錐。

　　令狐沖聽了這暗器破空的淒厲聲響，心下暗暗發愁：「風太師叔傳我的劍法雖可擊打任何暗器，但這飛錐上所帶勁力如此厲害，我長劍縱然將其擊中，但我內力全無，長劍勢必給他震斷。」只見向問天雙腿擺了馬步，上身前俯，神情甚是緊張，反不如在涼亭中被群敵圍困時那麼滿不在乎。一枚枚飛錐飛到他身前，便都沒了聲息，想必都給他收了去。突然響聲大盛，不知有多少飛錐同時擲出，令狐沖知道這是「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本來以此手法發射暗器，所用的定是金錢鏢、鐵蓮子等等細小暗器，這飛錐從破空之聲中聽來，每枚若無斤半，也有一斤，怎能數十枚同時發出？他聽到這凌厲的破空之聲，自然而然的身子往地下一伏，卻聽得向問天大叫一聲：「啊喲！」似是身受重傷。令狐沖大驚，縱身過去，擋在他的前面，急問：「向先生，你受了傷嗎？」向問天道：「我……我不成了，你……你……快走……」令狐沖大聲道：「咱二人同生共死，令狐沖決不捨你獨生！」只聽得追敵大聲呼叫：「向問天中了飛錐！」白霧中影影綽綽，十幾個人漸漸逼近。

　　便在此時，令狐沖猛覺一股勁風從身右掠過，向問天哈哈大笑，前面十餘人紛紛倒地。原來他將數十枚飛錐都接在手中，卻假裝中錐受傷，令敵人不備，隨即也以「滿天花雨」手法射了出去。其時濃霧彌天，視界不明；而令狐沖惶急之聲出於真誠，對方聽了，盡皆深信不疑；再加向問天居然也能以「滿天花雨」手法發射如此沉重暗器，大出追者意料之外，是以追在最前的十餘人或死或傷，竟無一人倖免。向問天抱起令狐沖，轉身又奔，說道：「不錯，小兄弟，你很有義氣。」他想令狐沖挺身而出，胡亂打抱不平，還不過是少年人的古怪脾氣，可是自己適才假裝身受重傷，裝得極像，令狐沖竟不肯捨己逃生，決意同生共死，那實是江湖上最可寶貴的「義氣」。過得少時，敵人又漸漸追近，只聽得嗖嗖之聲不絕，暗器連續飛至。向問天竄高伏低的閃避，追者更加迫近，他將令狐沖放下，一聲大喝，回身衝入追敵人叢之中，乒乒乓乓幾聲響，又再奔回，背上已負了一人。他將那人雙手用自己手腕上的鐵鏈繞住，負在背上。這才將令狐沖抱起，繼續奔跑，笑道：「咱們多了塊活盾牌。」

　　那人大叫：「別放暗器！別放暗器！」可是追敵置之不理，暗器發之不已。那人突然大叫一聲：「哎唷！」背心上被暗器打中。向問天背負活盾牌，手抱令狐沖，仍是奔躍迅捷。背上那人大聲叱罵：「王崇古，他媽的你不講義氣，明知我……哎喲，是袖箭，你奶奶的，張芙蓉你這騷狐狸，你……你借刀殺人。」只聽得噗噗噗之聲連響，那人叫罵之聲漸低，終於一聲不響。向問天笑道：「活盾牌變了死盾牌。」他不須顧忌暗器，提氣急奔，轉了兩個山坳，說道：「到了！」吁了一口長氣，哈哈大笑，心懷大暢，最後這十里山道實是凶險萬分，是否能擺脫追敵，當時實在殊無把握。令狐沖放眼望去，心下微微一驚，眼前一條窄窄的石樑，通向一個萬仞深谷，所見到的石樑不過八九尺長，再過去便雲封霧鎖，不知盡頭。向問天低聲道：「白霧之中是條鐵索，可別隨便踏上去。」令狐沖道：「是！」忍不住心驚：「這石樑寬不逾尺，下臨深谷，本已危險萬狀，再換作了鐵索，以我眼前功力，絕難渡過。」向問天放開了纏在「死盾牌」手上的鐵鏈，從他腰間抽出一柄長劍，遞給令狐沖，再將「盾牌」豎在身前，靜待追敵。等不到一盞茶時分，第一批追敵已然趕到，正、魔雙方的人物均有。眾人見地形險惡，向問天作的是背水為陣之勢，倒也不敢逼近。過了一會，追敵越來越多，均聚在五六丈外，大聲喝罵，隨即暗器、飛蝗石、袖箭等紛紛打了過來。向問天和令狐沖縮在「盾牌」之後，諸般暗器都打他們不到。驀地裡一聲大吼，聲震山谷，一名莽頭舵手舞禪杖衝來，一柄七八十斤的鐵禪杖往向問天腰間砸到。向問天一低頭，禪杖自頭頂掠過，鐵鏈著地揮出，抽他腳骨。那頭陀這一杖用力極猛，無法收轉擋架，當即上躍閃避。向問天鐵鏈急轉，已捲住他右踝，乘勢向前一送，使上借力打力之法，那頭陀立足不定，向前摔出，登時跌向深谷。向問天一抖一送，已將鐵鏈從他足踝放開。那頭陀驚吼聲慘厲之極，一路自深谷中傳上來。眾人聽了無不毛骨悚然，不自禁的都退開幾步，似怕向問天將自己也摔下谷去。

　　僵持半晌，忽有二人越眾而出。一人手挺雙戟，另一個是個和尚，持一柄月牙鏟。兩人並肩齊上，雙戟一上一下，戳往向問天面門與小腹，那月牙鏟卻往他左脅推倒。這三件兵刃都斤兩甚重，挾以渾厚內力，攻出時大具威勢。二人看準了地形，教向問天無法向旁踏出，非以鐵鏈硬接硬格不可。果然向問天鐵鏈揮出，噹噹噹三響，將雙戟和月牙鏟盡數砸開，四件兵刃上發出點點火花，那是硬碰硬的打法，更無取巧餘地。對面人叢中彩聲大作。

　　那二人手中兵刃被鐵鏈盪開，隨即又攻了上去，噹噹噹三響，四件兵刃再度相交。那和尚和那漢子都晃了幾下，向問天卻穩穩站住。他不等敵人緩過氣來，大喝一聲，疾揮鐵鏈擊出。二人分舉兵刃擋住，又爆出噹噹噹三聲急響。那和尚大聲吼叫，拋去月牙鏟，口中鮮血狂噴。那漢子高舉雙戟，對準向問天刺去。向問天挺直胸膛，不擋不架，哈哈一笑，只見雙戟刺到離他胸口半尺之處，忽然軟軟的垂了下來。那漢子順著雙戟落下之勢，俯伏於地，就此一動不動，竟已被向問天的硬勁活生生震死。聚在山峽前的群豪相顧失色，無人再敢上前。向問天道：「小兄弟，咱們跟他們耗上了，你坐下歇歇。」說著坐了下來，抱膝向天，對眾人正眼也不瞧上一眼。忽聽得有人朗聲說道：「大膽妖邪，竟敢如此小視天下英雄。」四名道人挺劍而上，走到向問天面前，四劍一齊橫轉，說道：「站起來交手。」向問天嘿嘿一笑，冷冷的道：「姓向的惹了你們峨嵋派什麼事了？」左手一名道士說道：「邪魔外道為害江湖，我輩修真之士伸張正義，除妖滅魔，責無旁貸。」向問天笑道：「好一個除妖滅魔，責無旁貸！你們身後這許多人中，有一半是魔教中人，怎地不去除妖滅魔？」那道人道：「先誅首惡！」向問天仍是抱膝而坐，舉頭望著天上浮雲，淡淡的道：「原來如此，不錯，不錯！」

　　突然間一聲大喝，身子縱起，鐵鏈如深淵騰蛟，疾向四人橫掃而至。這一下奇襲來得突兀之至，總算四名道人都是峨嵋派好手，倉卒中三道長劍下豎，擋在腰間，站在最右的第四名道士長劍刺出，指向向問天咽喉。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三柄長劍齊被鐵鏈打彎，向問天一側頭，避開了這一劍。那道人劍勢如風，連環三劍，逼得向問天無法緩手。其餘三名道人退了開去，換了劍又再來鬥。四道劍勢相互配合，宛似一個小小的劍陣。四柄長劍夭矯飛舞，忽分忽合。令狐沖瞧得一會，見向問天揮舞鐵鏈時必須雙手齊動，遠不及單手運使的靈便，時刻一長，難免落敗，從向問天右側踏上，長劍刺出，疾取一道的脅下。這一劍出招的方位古怪之極，那道士萬難避開，噗的一聲，脅下已然中劍。令狐沖心念電閃：「聽說峨嵋派向來潔身自好，不理江湖上的閒事，聲名極佳，我助向先生解圍，卻不可傷這道士性命。」劍尖甫刺入對方肌膚，立刻回劍，但臨時強縮，劍招便不精純。那道人手臂下壓，竟然不顧痛楚，強行將他的長劍挾住。令狐沖長劍回拖，登時將那道人的手臂和脅下都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口子，便這麼一緩，另一名中年道人的長劍擊了過來，砸在令狐衝劍上。令狐沖手臂一麻，便欲放手撤劍，但想兵器一失，便成廢人，拚命抓住劍柄，只覺劍上勁力一陣陣傳來，疾攻自己心脈。第一名道士脅下中劍，受傷不重，但他以手臂挾劍，給令狐沖長劍拖回時所劃的口子卻深及見骨，鮮血狂湧，無法再戰。其餘兩名道人這時已在令狐沖背後，正和向問天激鬥，二道劍法精奇，雙劍聯手，守得嚴謹異常。

　　向問天接鬥數招，便退後一步，一連退了十餘步，身入白霧之中。二道繼續前攻，長劍前半截已沒入霧中。石樑彼端突然有人大叫：「小心，再過去便是鐵索橋！」這「橋」字剛出口，只聽得二道齊聲慘呼，身子向前疾衝，鑽入了白霧，顯得身不由主，給向問天拖了過去。慘呼聲迅速下沉，從橋上傳入谷底，霎時之間便即無聲無息。

　　向問天哈哈大笑，從白霧中走將出來，驀見令狐沖身子搖搖欲墜，不禁吃了一驚。

　　令狐沖在涼亭中以「獨孤九劍」連續傷人，四個峨嵋派道士眼見之下，自知劍法決非其敵，但都已瞧出他內力平平。此刻那道士便將內力源源不絕的攻將過去。別說令狐沖此時內力全失，即在往昔，究竟修為日淺，也非這個已練了三十餘年峨嵋內家心法的道人之可比，幸好他體內真氣充沛，一時倒也不致受傷，但氣血狂翻亂湧，眼前金星飛舞。忽覺背心「大椎穴」上一股熱氣透入，手上的壓力立時一輕，令狐沖精神一振，知道已得向問天之助，但隨即察覺，向問天竟是將對方攻來的內力導引向下，自手臂傳至腰脅，又傳至腿腳，隨即在地下消失得無影無蹤。

　　那道人察覺到不妙，大喝一聲，撤劍後躍，叫道：「吸星妖法，吸星妖法！」群眾聽到「吸星妖法」四字，有不少人臉上便即變色。向問天哈哈一笑，說道：「不錯，這是吸星大法，哪一位有興致的便上來試試。」魔教中那名黃帶長老嘶聲說道：「難道那任……任……又出來了？咱們回去稟告教主，再行定奪。」魔教大眾答應了一聲，一齊轉身，百餘人中登時散去了一半。其餘正教中人低聲商議了一會，便有人陸陸續續的散去，到得後來，只剩下寥寥十餘人。只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向問天，令狐沖，你們竟使用吸星妖法，墮入萬劫不復之境，此後武林朋友對付你們兩個，更不必計較手段是否正當。這是你們自作自受，事到臨頭，可別後悔。」向問天笑道：「姓向的做事，幾時後悔過了？你們數百人圍攻我等二人，難道便是正當手段了？嘿嘿，可笑啊可笑。」腳步聲響，那十餘人也都走了。向問天側耳傾聽，察知來追之敵確已遠去，低聲說道：「這批狗傢伙必定去而復回。你伏在我背上。」令狐沖見他神情鄭重，當下也不多問，便伏在他背上。向問天彎下腰來，左足慢慢伸落，竟向深谷中走去。令狐沖微微一驚，只見向問天鐵鏈揮出，捲住了山壁旁伸出的一棵樹，試了試那樹甚是堅牢，吃得住兩人身子的份量，這才輕輕向下縱落。兩人身懸半空，向問天晃了幾下，找到了踏腳之所，當即手腕回力，自相反方向甩去，鐵鏈自樹幹上滑落。向問天雙手在山壁上一按，略行凝定，鐵鏈已捲向腳底一塊凸出的大石，兩人身子便又下降丈餘。如此不住下落，有時山壁光溜溜地既無樹木，又無凸出石塊，向問天便即行險，身貼山壁，逕自向下滑溜，一溜十餘丈，越滑越快，但只須稍有可資借力之處，便施展神功，或以掌拍，或以足踏，延緩下溜之勢。

　　令狐沖身歷如此大險，委實驚心動魄，這般滑下深谷，凶險處實不下於適才的激鬥，但想這等平生罕歷之奇，險固極險，若非遇上向問天這等奇人，只怕百世也是難逢，是以當向問天雙足踏上谷底時，他反覺微微失望，恨不得這山谷更深數百丈才好，抬頭上望，谷口儘是白雲，石樑已成了極細的一條黑影。令狐沖道：「向先生……」向問天伸出手來，按住他嘴，左手食指向上一指。令狐沖隨即醒悟，知道追敵果然去而復來，極目望去，看不到石樑上有何人影。

　　向問天放開了手，將耳貼山壁傾聽，過了好一會，才微笑道：「他奶奶的，有的守在上面，有的在四處找尋。」轉頭瞪著令狐沖，說道：「你是名門正派的弟子，姓向的卻是旁門妖邪，雙方向來便是死敵。你為什麼甘願得罪正教朋友，這般奮不顧身的來救我性命？」

　　令狐沖道：「晚輩適逢其會，和先生聯手，跟正教魔教雙方群豪周旋一場，居然得能不死，實是僥天之悻。向先生說什麼救命不救命，當真……咳咳……當真是……」向問天接口道：「當真是胡說八道之至，是也不是？」令狐沖道：「晚輩可不敢說向先生胡說八道，但若說晚輩有救命之功，卻是大大的不對了。」向問天道：「姓向的說過了的話，從不改口。我說你於我有救命之恩，便有救命之恩。」令狐沖笑了笑，便不再辯。向問天道：「剛才那些狗娘養的大叫什麼『吸星大法』，嚇得一哄而散。你可知『吸星大法』是什麼功夫？他們為什麼這等害怕？」令狐沖道：「晚輩正要請教。」向問天皺眉道：「什麼晚輩長輩、先生學生的，教人聽了好不耐煩。乾乾脆脆，你叫我向兄，我叫你兄弟便了。」令狐沖道：「這個晚輩卻是不敢。」向問天怒道：「好，你見我是魔教中人，瞧我不起。你救過我性命，老子這條命在與不在，那是稀鬆平常之至，你瞧我不起，咱們先來打上一架。」他話聲雖低，卻是怒容滿面，顯然甚是氣惱。令狐沖笑道：「打架倒也不必，向兄既執意如此，小弟自當從命。」尋思：「我連田伯光這等採花大盜也結交為友，多交一個向問天又有何妨？這人豪邁灑脫，真是一條好漢子，我本來就喜歡這等人物。」俯身下拜，說道：「向兄在上，受小弟一禮。」向問天大喜，說道：「天下與向某義結金蘭的，就只兄弟你一人，你可要記好了。」令狐沖笑道：「小弟受寵若驚之至。」照江湖上慣例，二人結義為兄弟，至少也當撮土為香，立誓他日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但他二人均是放蕩不羈之人，經此一戰，都覺意氣相投，肝膽相照，這些磕頭結拜的繁文縟節誰都不加理會，說是兄弟，便是兄弟了。

　　向問天身在魔教，但教中兄弟極少是他瞧得上眼的，今日認了一個義兄弟，心下甚是喜歡，說道：「可惜這裡沒好酒，否則咱們一口氣喝他媽的幾十杯，那才痛快。」令狐沖道：「正是，小弟喉頭早已饞得發癢，哥哥這一提，可更加不得了。」向問天向上一指，道：「那些狗崽子還沒遠去，咱們只好在這谷底熬上幾日。兄弟，適才那峨嵋派的牛鼻子以內力攻你，我以內力相助，那牛鼻子的內力便怎樣了？」令狐沖道：「哥哥似是將那道人的內力都引入了地下。」向問天一拍大腿，喜道：「不錯，不錯。兄弟的悟心真好。我這門功夫，是自己無意中想出來的，武林中無人得知，我給取個名字，叫做『吸功入地小法』。」令狐沖道：「這名字倒也奇怪。」向問天道：「我這門功夫，和那武林中人人聞之色變的『吸星大法』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因此只好稱為『小法』。我這功夫只是移花接木、借力打力的小技，將對方的內力導入地下，使之不能為害，於自己可半點也沒好處。再者，這功夫只有當對方相攻之時方能使用，卻不能拿來攻敵傷人，對方當時但覺內力源源外洩，不免大驚失色，過不多時，便即復元。我料到他們必定去而復回，因那峨嵋派的牛鼻子功力一復，便知我這『吸功入地小法』只是個唬人的玩意兒，其實不足為懼。你哥哥素來不喜搞這些騙人的伎倆，因此從來沒有用過。」令狐沖笑道：「向問天從不騙人，今日為了小弟，卻破了戒。」向問天嘿嘿一笑，說道：「從不騙人，卻也未必，只像向峨嵋派松紋道人這等小腳色，你哥哥可還真不屑騙他。要騙人，就得揀件大事，騙得驚天動地，天下皆知。」兩人相對大笑，生怕給上面的敵人聽見了，雖然壓低了笑聲，卻笑得甚為歡暢。

## 第19章　打賭

　　這時兩人都已甚為疲累，分別倚在山石旁閉目養神。令狐沖不久便睡著了。睡夢之中，忽見盈盈手持三隻烤熟了的青蛙，遞在他手裡，問道：「你忘了我麼？」令狐沖大聲道：「沒有忘，沒有忘！你……你到哪裡去了？」見盈盈的影子忽然隱去，忙叫：「你別去！我有很多話跟你說。」卻見刀槍劍戟，紛紛殺來，他大叫一聲，醒了過來。向問天笑嘻嘻的道：「夢見了情人麼？要說很多話？」

　　令狐沖臉上一紅，也不知說了什麼夢話給他聽了去。向問天道：「兄弟，你要見情人，只有養好了傷，治好了病，才能去找她。」令狐沖黯然道：「我……我沒情人。再說，我的傷是治不好的。」向問天道：「我欠了你一命，雖是自己兄弟，總是心中不舒服，非還你一條命不可。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定可治好你的傷。」令狐沖雖說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畢竟是出於無奈，只好淡然處之，聽向問天說自己之傷可治，此言若從旁人口中說出，未必能信，但向問天實有過人之能，武功之高，除了太師叔風清揚外，生平從所未睹，他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份量之重，無可言喻，心頭登時湧起一股喜悅之情，道：「我……我……」說了兩個「我」字，卻接不下話去。這時一彎冷月，從谷口照射下來，清光遍地，谷中雖仍是陰森森地，但在令狐沖眼中瞧出來，便如是滿眼陽光。

　　向問天道：「咱們去見一個人。這人脾氣十分古怪，事先不能讓他知情。兄弟，你如信得過我，一切便由我安排。」令狐沖道：「那有什麼信不過的？哥哥是要設法治我之傷，這是死馬當活馬醫，本來是沒有指望之事。治得好是謝天謝地，治不好是理所當然。」向問天伸舌頭舐了舐嘴唇，道：「那條馬腿不知丟到哪裡去了？他媽的，殺了這許多兔崽子，山谷裡卻一個也不見。」令狐沖見他這份神情，知他是想尋死屍來吃，心下駭然，不敢多說，又即閉眼入睡。

　　第二日早晨，向問天道：「兄弟，這裡除了青草苔蘚，什麼也沒有，咱們在這裡挨下去，非去找死屍來吃不可，可是昨天跌在這山谷中的，個個又老又韌，我猜你吃起來胃口不會太好。」令狐沖忙道：「簡直半點胃口也沒有。」

　　向問天笑道：「咱們只好覓路出去。我先給你的相貌改上一改。」到山谷裡去抓了些爛泥，塗在他臉上，隨即伸手在自己下巴上揉了一會，神力到處，長鬚盡脫，雙手再在自己頭上一陣搓揉，滿頭花白頭髮脫得乾乾淨淨，變成了一個油光精滑的禿頭。令狐沖見他頃刻之間，相貌便全然不同，又是好笑，又是佩服。向問天又去抓些爛泥來，加大自己鼻子，敷腫雙頰，此時便是對面細看，也不易辨認。

　　向問天在前覓路而行，他雙手攏在袖中，遮住了繫在腕上的鐵鏈，只要不出手，誰也認不出這禿頭胖子便是那矍鑠瀟灑的向問天。二人在山谷中穿來穿去，到得午間，在山坳裡見到一株毛桃，桃子尚青，入口酸澀，兩人卻也顧不得這許多，採來飽餐了一頓。休息了一個多時辰，又再前行。到黃昏時，向問天終於尋到了出谷的方位，但須翻越一個數百尺的峭壁。他將令狐沖負於背上，騰越而上。

　　登上峭壁。放眼一條小道蜿蜒於長草之間，雖然景物荒涼，總是出了那連鳥獸之跡也絲毫不見的絕地，兩人都長長吁了口氣。次日清晨，兩人徑向東行，到得一處大市鎮，向問天從懷中取出一片金葉子，要令狐衝去一家銀鋪兌成了銀子，然後投店借宿。向問天叫了一桌酒席，命店小二送來一大罈酒，和令狐沖二人痛飲了半壇，飯也不吃了，一個伏案睡去，一個爛醉於床。直到次日紅日滿窗，這才先後醒轉。兩人相對一笑，回想前日涼亭中、石樑上的惡鬥，直如隔世。向問天道：「兄弟，你在此稍候，我出去一會。」這一去竟是一個多時辰。令狐沖正自擔憂，生怕他遇上了敵人，卻見他雙手大包小包，挾了許多東西回來，手腕間的鐵鏈也已不知去向，想是叫鐵匠給鑿開了。向問天打開包裹，一包包都是華貴衣飾，說道：「咱二人都扮成大富商的模樣，越闊綽越好。」當下和令狐沖二人裡裡外外換得煥然一新。出得店時，店小二牽過兩匹鞍轡鮮明的高頭大馬過來，也是向問天買來的。二人乘馬而行，緩緩向東。行得兩日，令狐沖感到累了，向問天便雇了大車給他乘坐，到得運河邊上，索性棄車乘船，折而南行。一路之上，向問天花錢如流水，身邊的金葉子似乎永遠用不完。過了長江，運河兩岸市肆繁華，向問天所買的衣飾也越來越華貴。舟中長日，向問天談些江湖上的軼聞趣事。許多事情令狐沖都是前所未聞，聽得津津有味。但涉及黑木崖上魔教之事，向問天卻絕口不提，令狐沖也就不問。

　　這一天將到杭州，向問天又在舟中替令狐沖及自己刻意化裝了一會，這才捨舟登陸，買了兩匹駿馬，乘馬進了杭州城。杭州古稱臨安，南宋時建為都城，向來是個好去處。進得城來，一路上行人比肩，笙歌處處。令狐沖跟著向問天來到西湖之畔，但見碧波如鏡，垂柳拂水，景物之美，直如神仙境地。令狐沖道：「常聽人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沒去過，不知端的，今日親見西湖，這天堂之譽，確是不虛了。」向問天一笑，縱馬來到一個所在，一邊倚著小山，和外邊湖水相隔著一條長堤，更是幽靜。兩人下了馬，將坐騎繫在河邊的柳樹之上，向山邊的石級上行去。向問天似是到了舊遊之地，路徑甚是熟悉。轉了幾個彎，遍地都是梅樹，老干橫斜，枝葉茂密，想像初春梅花盛開之日，香雪如海，定然觀賞不盡。穿過一大片梅林，走上一條青石板大路，來到一座朱門白牆的大莊院外，行到近處，見大門外寫著「梅莊」兩個大字，旁邊署著「虞允文題」四字。令狐沖讀書不多，不知虞允文是南宋破金的大功臣，但覺這幾個字儒雅之中透著勃勃英氣。向問天走上前去，抓住門上擦得精光雪亮的大銅環，回頭低聲道：「一切聽我安排。」令狐沖點了點頭，心想：「這座梅莊，顯是杭州城大富之家的寓所，莫非所住的是一位當世名醫麼？」只聽得向問天將銅環敲了四下，停一停，再敲兩下，停一停，敲了五下，又停一停，再敲三下，然後放下銅環，退在一旁。過了半晌，大門緩緩打開，並肩走出兩個家人裝束的老者。令狐沖微微一驚，這二人目光炯炯，步履穩重，顯是武功不低，卻如何在這裡幹這僕從廝養的賤役？左首那人躬身說道：「兩位駕臨敝莊，有何貴幹？」向問天道：「嵩山門下、華山門下弟子，有事求見江南四友，四位前輩。」那人道：「我家主人向不見客。」說著便欲關門。

　　向問天從懷中取出一物，展了開來，令狐沖又是一驚，只見他手中之物寶光四耀，乃是一面五色錦旗，上面鑲滿了珍珠寶石。令狐沖知道是嵩山派左盟主的五嶽令旗，令旗所到之處，猶如左盟主親到，五嶽劍派門下，無不凜遵持旗者的號令。令狐沖隱隱覺得不妥，猜想向問天此旗定是來歷不正，說不定還是殺了嵩山派中重要人物而搶來的，又想正教中人追殺於他，或許便因此旗而起，他自稱是嵩山派弟子，又不知有何圖謀？自己答應過一切聽他安排，只好一言不發，靜觀其變。那兩名家人見了此旗，神色微變，齊聲道：「嵩山派左盟主的令旗？」向問天道：「正是。」右首那家人道：「江南四友和五嶽劍派素不往來，便是嵩山左盟主親到，我家主人也未必……未必……嘿嘿。」下面的話沒說下去，意思卻甚明顯：「便是左盟主親到，我家主人也未必接見。」嵩山派左盟主畢竟位高望重，這人不願口出輕侮之言，但他顯然認為「江南四友」的身份地位，比之左盟主又高得多了。令狐沖心道：「這『江南四友』是何等樣人物？倘若他們在武林之中真有這等大來頭，怎地從沒聽師父、師娘提過他四人名字？我在江湖上行走，多聽人講到當世武林中的前輩高人，卻也不曾聽到有人提及『江南四友』四字。」向問天微微一笑，將令旗收入懷中，說道：「我左師侄這面令旗，不過是拿來唬人的。江南四位前輩是何等樣人，自不會將這個旗放在眼裡……」令狐沖心道：「你說『左師侄』？居然冒充左盟主的師叔，越來越不成話了。」只聽向問天續道：「只是在下一直無緣拜見江南四位前輩，拿這面令旗出來，不過作為信物而已。」兩名家人「哦」了一聲，聽他話中將江南四友的身份抬得甚高，臉上便和緩了下來。一人道：「閣下是左盟主的師叔？」向問天又是一笑，說道：「正是。在下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兩位自是不識了。想當年丁兄在祁連山下單掌劈四霸，一劍伏雙雄；施兄在湖北橫江救孤，一柄紫金八卦刀殺得青龍幫一十三名大頭子血濺漢水江頭，這等威風，在下卻常在心頭。」那兩個家人打扮之人，一個叫丁堅，一個叫施令威，歸隱梅莊之前，是江湖上兩個行事十分辣手的半正半邪人物。他二人一般的脾氣，做了事後，絕少留名，是以武功雖高，名字卻少有人知。向問天所說那兩件事，正是他二人生平的得意傑作。一來對手甚強，而他二人以寡敵眾，勝得乾淨利落；二來這兩件事都是曲在對方，二人所作的乃是行俠仗義的好事，這等義舉他二人生平所為者甚是寥寥。大凡做了好事，雖不想故意宣揚，為人所知，但若給人無意中知道，畢竟心中竊喜。丁施二人聽了向問天這一番話，不由得都臉露喜色。丁堅微微一笑，說道：「小事一件，何足掛齒？閣下見聞倒廣博得很。」向問天道：「武林中沽名釣譽之徒甚眾，而身懷真材實學、做了大事而不願宣揚的清高之士，卻十分難得。『一字電劍』丁大哥和『五路神』施九哥的名頭，在下仰慕已久。左師侄說起，有事須來杭州向江南四友請教。在下歸隱已久，心想江南四友未必見得著，但如能見到『一字電劍』和『五路神』二位，便算不虛此行，因此上便答允到杭州來走一趟。左師侄說道：倘若他自己親來，只怕四位前輩不肯接見，因他近年來在江湖上太過張揚，恐怕前輩們瞧他不起，倒是在下素來不在外走動，說不定還不怎麼惹厭。哈哈，哈哈。」丁施二人聽他既捧江南四友，又大大的捧了自己二人，也是甚為高興，陪他哈哈哈的笑了幾聲，見這禿頭胖子雖然面目可憎，但言談舉止，頗具器度，確然不是尋常人物，他既是左冷禪的師叔，武功自必不低，心下也多了幾分敬意。施令威心下已決定代他傳報，轉頭向令狐沖道：「這一位是華山派門下？」向問天搶著道：「這一位風兄弟，是當今華山掌門岳不群的師叔。」令狐沖聽他信口胡言，早已猜到他要給自己捏造一個名字和身份，卻決計料不到他竟說自己是師父的師叔。令狐沖雖然諸事滿不在乎，但要他冒認是恩師的長輩，究竟心中不安，忍不住身子一震，幸好他臉上塗了厚厚的黃粉，震驚之情絲毫不露。丁堅和施令威相互瞧了一眼，心下均有些起疑：「這人真實年紀雖瞧不出來，多半未過四十，怎能是岳不群的師叔？」向問天雖已將令狐沖的面貌扮得大為蒼老，但畢竟難以使他變成一個老者，倘若強加化裝，難免露出馬腳，當即接口道：「這位風兄弟年紀比岳不群還小了幾歲，卻是風清揚風師兄獨門劍法的唯一傳人，劍術之精，華山派中少有人能及。」令狐沖又是大吃一驚：「向大哥怎地知道我是風太師叔的傳人？」隨即省悟：「風太師叔劍法如此了得，當年必定威震江湖。向大哥見識不凡，見了我的劍法後自能推想得到。方生大師即看得出，向大哥自也看得出。」

　　丁堅「啊」的一聲，他是使劍的名家，聽得令狐沖精於劍法，忍不住技癢，可是見這人滿臉黃腫，形貌猥瑣，實不像是個精擅劍法之人，問道：「不知二位大名如何稱呼。」向問天道：「在下姓童，名叫童化金。這位風兄弟，大名是上二下中。」丁施二人都拱了拱手，說道：「久仰，久仰。」向問天暗暗好笑，自己叫「童化金」，便是「銅化金」之意，以銅化金，自然是假貨了，這「二中」二字卻是將「沖」字拆開來的。武林中並沒這樣兩個人，他二個居然說「久仰，久仰」，不知從何「仰」起？更不用說「久仰」了。丁堅說道：「兩位請進廳上用茶，待在下去稟告敝上，見與不見，卻是難言。」向問天笑道：「兩位和江南四友名雖主僕，情若兄弟。四位前輩可不會不給丁施二兄的面子。」丁堅微微一笑，讓在一旁。向問天便即邁步入內，令狐沖跟了進去。走過一個大天井，天井左右各植一棵老梅，枝幹如鐵，極是蒼勁。來到大廳，施令威請二人就座，自己站著相陪，丁堅進內稟報。向問天見施令威站著，自己踞坐，未免對他不敬，但他在梅莊身為僕役，卻不能請他也坐，說道：「風兄弟，你瞧這一幅畫，雖只寥寥數筆，氣勢可著實不凡。」一面說，一面站起身來，走到懸在廳中的那幅大中堂之前。」

　　令狐沖和他同行多日，知他雖十分聰明機智，於文墨書畫卻並不擅長，這時忽然贊起畫來，自是另有深意，當即應了一聲，走到畫前。見畫中所繪是一個仙人的背面，墨意淋漓，筆力雄健，令狐沖雖不懂畫，卻也知確是力作，又見畫上題款是：「丹青生大醉後潑墨」八字，筆法森嚴，一筆筆便如長劍的刺劃。令狐沖看了一會，說道：「童兄，我一見畫上這個『醉』字，便十分喜歡。這字中畫中，更似乎蘊藏著一套極高明的劍術。」他見到這八字的筆法，以及畫中仙人的手勢衣折，想到了思過崖後洞石壁上所刻的劍法。向問天尚未答話，施令威在他二人身後說道：「這位風爺果然是劍術名家。我家四莊主丹青生說道：那日他大醉後繪此一畫，無意中將劍法蘊蓄於內，那是他生平最得意之作，酒醒之後再也繪不出來了。風爺居然能從此畫中看出劍意，四莊主定當引為知己。我進去告知。」說著喜孜孜的走了進去。

　　向問天咳嗽一聲，說道：「風兄弟，原來你懂得書畫。」令狐沖道：「我什麼也不懂，胡謅幾句，碰巧撞中。這位丹青生倘若和我談書論畫，可要我大大出醜了。」

　　忽聽得門外一人大聲道：「他從我畫中看出了劍法？這人的眼光可了不起啊。」叫嚷聲中，走進一個人來，髯長及腹，左手拿著一隻酒杯，臉上醺醺然大有醉意。

　　施令威跟在其後，說道：「這兩位是嵩山派童爺，華山派風爺。這位是梅莊四莊主丹青生。四莊主，這位風爺一見莊主的潑墨筆法，便說其中含有一套高明劍術。」那四莊主丹青生斜著一雙醉眼，向令狐沖端相一會，問道：「你懂得畫？會使劍？」這兩句話問得甚是無禮。令狐沖見他手中拿的是一隻翠綠欲滴的翡翠杯，又聞到杯中所盛是梨花酒，猛地裡想起祖千秋在黃河舟中所說的話來，說道：「白樂天杭州喜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趁梨花。』飲梨花酒當用翡翠杯，四莊主果然是喝酒的大行家。」他沒讀過多少書，什麼詩詞歌賦，全然不懂，但生性聰明，於別人說過的話，卻有過耳不忘之才，這時竟將祖千秋的話搬了過來。丹青生一聽，雙眼睜得大大的，突然一把抱住令狐沖，大叫：「啊哈，好朋友到了。來來來，咱們喝他三百杯去。風兄弟，老夫好酒、好畫、好劍，人稱三絕。三絕之中，以酒為首，丹青次之，劍道居末。」令狐沖大喜，心想：「丹青我是一竅不通，我是來求醫治傷，終不成跟人家比劍動手。這喝酒嗎，卻是求之不得。」當即跟著丹青生向內進走去，向問天和施令威跟隨在後。穿過一道迴廊，來到西首一間房中。門帷掀開，便是一陣撲鼻酒香。令狐沖自幼嗜酒，只是師父、師娘沒給他多少錢零花，自來有酒便喝，也不容他辨選好惡，自從在洛陽聽綠竹翁細論酒道，又得他示以各種各樣美酒，一來天性相投，二來得了名師指點，此後便賞鑒甚精，一聞到這酒香，便道：「好啊，這兒有三鍋頭的陳年汾酒。唔，這百草酒只怕已有七十五年，那猴兒酒更是難得。」他聞到猴兒酒的酒香，登時想起六師弟陸大有來，忍不住心中一酸。

　　丹青生拊掌大笑，叫道：「妙極，妙極！風兄弟一進我酒室，便將我所藏三種最佳名釀報了出來，當真是大名家，了不起！了不起！」令狐沖見室中琳琅滿目，到處都是酒罈、酒瓶、酒葫蘆、酒杯，說道：「前輩所藏，豈止名釀三種而已。這紹興女兒紅固是極品，這西域吐魯番的葡萄酒，四蒸四釀，在當世也是首屈一指的了。」丹青生又驚又喜，問道：「我這吐魯番四蒸四釀葡萄酒密封於木桶之中，老弟怎地也嗅得出來？」令狐沖微笑道：「這等好酒，即使是藏於地下數丈的地窖之中，也掩不住它的酒香。」丹青生叫道：「來來來，咱們便來喝這四蒸四釀葡萄酒。」將屋角落中一隻大木桶搬了出來。那木桶已然舊得發黑，上面彎彎曲曲的寫著許多西域文字，木塞上用火漆封住，火漆上蓋了印，顯得極為鄭重。丹青生握住木塞，輕輕拔開，登時滿室酒香。施令威向來滴酒不沾唇，聞到這股濃烈的酒氣，不禁便有醺醺之意。丹青生揮手笑道：「你出去，你出去，可別醉倒了你。」將三隻酒杯並排放了，抱起酒桶往杯中斟去。那酒殷紅如血，酒高於杯緣，卻不溢出半點。令狐沖心中喝一聲彩：「此人武功了得，抱住這百來斤的大木桶向小小酒杯中倒酒，居然齊口而止，實是難能。」丹青生將木桶挾在脅下，左手舉杯，道：「請，請！」雙目凝視令狐沖的臉色，瞧他嘗酒之後的神情。令狐沖舉杯喝了半杯，大聲辨味，只是他臉上塗了厚粉，瞧上去一片漠然，似乎不甚喜歡。丹青生神色惴惴，似乎生怕這位酒中行家覺得他這桶酒平平無奇。令狐沖閉目半晌，睜開眼來，說道：「奇怪，奇怪！」丹青生問道：「什麼奇怪？」令狐沖道：「此事難以索解，晚輩可當真不明白了。」丹青生眼中閃動著十分喜悅的光芒，道：「你問的是……」令狐沖道：「這酒晚輩生平只在洛陽城中喝過一次，雖然醇美之極，酒中卻有微微的酸味。據一位酒國前輩言道，那是由於運來之時沿途顛動之故。這四蒸四釀的吐魯番葡萄酒，多搬一次，便減色一次。從吐魯番來到杭州，不知有幾萬里路，可是前輩此酒，竟然絕無酸味，這個……」丹青生哈哈大笑，得意之極，說道：「這是我的不傳之秘。我是用三招劍法向西域劍豪莫花爾徹換來的秘訣，你想不想知道？」令狐沖搖頭道：「晚輩得嘗此酒，已是心滿意足，前輩這秘訣，卻不敢多問了。」

　　丹青生道：「喝酒，喝酒。」又倒了三杯，他見令狐沖不問這秘訣，不禁心癢難搔，說道：「其實這秘訣說出來不值一文，可說毫不希奇。」令狐沖知道自己越不想聽，他越是要說，忙搖手道：「前輩千萬別說，你這三招劍招，定然非同小可。以如此重大代價換來的秘訣，晚輩輕輕易易的便學了去，於心何安？常言道：無功不受祿……」丹青生道：「你陪我喝酒，說得出此酒的來歷，便是大大的功勞了。這秘訣你非聽不可。」令狐沖道：「晚輩蒙前輩接見，又賜以極品美酒，已是感激之至，怎可……」丹青生道：「我願意說，你就聽好了。」向問天勸道：「四莊主一番美意，風兄弟不用推辭了。」丹青生道：「對，對！」笑咪咪的道：「我再考你一考，你可知這酒已有多少年份？」

　　令狐衝將杯中酒喝乾，辨味多時，說道：「這酒另有一個怪處，似乎已有一百二十年，又似只有十二三年。新中有陳，陳中有新，比之尋常百年以上的美酒，另有一股風味。」向問天眉頭微蹙，心道：「這一下可獻醜了。一百二十年和十二三年相差百年以上，怎可相提並論。」他生怕丹青生聽了不愉，卻見這老兒哈哈大笑，一部大鬍子吹得筆直，笑道：「好兄弟，果然厲害。我這秘訣便在於此。我跟你說，那西域劍豪莫花爾徹送了我十桶三蒸三釀的一百二十年吐魯番美酒，用五匹大宛良馬馱到杭州來，然後我依法再加一蒸一釀，十桶美酒，釀成一桶。屈指算來，正是十二年半以前之事。這美酒歷關山萬里而不酸，酒味陳中有新，新中有陳，便在於此。」向問天和令狐沖一齊鼓掌，道：「原來如此。」令狐沖道：「能釀成這等好酒，便是以十招劍法去換，也是值得。前輩只用三招去換，那是佔了天大的便宜了。」

　　丹青生更是喜歡，說道：「老弟真是我的知己。當日大哥、三哥都埋怨我以劍招換酒，令我中原絕招傳入了西域。二哥雖然笑而不言，心中恐怕也是不以為然。只有老弟才明白我是佔了大便宜，咱們再喝一杯。」他見向問天顯然不懂酒道，對之便不加理睬。令狐沖又喝了一杯，說道：「四莊主，此酒另有一個喝法，可惜眼下無法辦到。」丹青生忙問：「怎麼個喝法？為什麼辦不到？」令狐沖道：「吐魯番是天下最熱之地，聽說當年玄奘大師到天竺取經，途經火焰山，便是吐魯番了。」丹青生道：「是啊，那地方當真熱得可以。一到夏天，整日浸在冷水桶中，還是難熬，到得冬天，卻又奇寒徹骨。正因如此，所產葡萄才與眾不同。」令狐沖道：「晚輩在洛陽城中喝此酒之時，天時尚寒，那位酒國前輩拿了一大塊冰來，將酒杯放於冰上。這美酒一經冰鎮，另有一番滋味。此刻正當初夏，這冰鎮美酒的奇味，便品嚐不到了。」

　　丹青生道：「我在西域之時，不巧也正是夏天，那莫花爾徹也說過冰鎮美酒的妙處。老弟，那容易，你就在我這裡住上大半年，到得冬天，咱們同來品嚐。」他頓了一頓，皺眉道：「只是要人等上這許多時候，實是心焦。」

　　向問天道：「可惜江南一帶，並無練『寒冰掌』、『陰風爪』一類純陰功夫的人物，否則……」他一言未畢，丹青生喜叫：「有了，有了！」說著放下酒桶，興沖沖的走了出去。令狐沖朝向問天瞧去，滿腹疑竇。向問天含笑不語。

　　過不多時，丹青生拉了一個極高極瘦的黑衣老者進來，說道：「二哥，這一次無論如何要你幫幫忙。」令狐沖見這人眉清目秀，只是臉色泛白，似乎是一具殭屍模樣，令人一見之下，心中便感到一陣涼意。丹青生給二人引見了，原來這老者是梅莊二莊主黑白子，他頭髮極黑而皮膚極白，果然是黑白分明。黑白子冷冷的道：「幫什麼忙？」丹青生道：「請你露一手化水成冰的功夫，給我這兩位好朋友瞧瞧。」黑白子翻著一雙黑白分明的怪眼，冷冷的道：「彫蟲小技，何足掛齒？沒的讓大行家笑話。」丹青生道：「二哥，不瞞你說，這位風兄弟說道，吐魯番葡萄酒以冰鎮之，飲來別有奇趣。這大熱天卻到哪裡找冰去？」黑白子道：「這酒香醇之極，何必更用冰鎮？」令狐沖道：「吐魯番是酷熱之地……」丹青生道：「是啊，熱得緊！」令狐沖道：「當地所產的葡萄雖佳，卻不免有些暑氣。」丹青生道：「是啊，那是理所當然。」令狐沖道：「這暑氣帶入了酒中，過得百年，雖已大減，但微微一股辛辣之意，終究難免。」丹青生道：「是極，是極！老弟不說，我還道是我蒸酒之時火頭太旺，可錯怪了那個御廚了。」令狐沖問道：「什麼御廚？」丹青生笑道：「我只怕蒸酒時火候不對，糟蹋了這十桶美酒，特地到北京皇宮之中，將皇帝老兒的御廚抓了來生火蒸酒。」黑白子搖頭道：「當真是小題大做。」

　　向問天道：「原來如此。若是尋常的英雄俠士，喝這酒時多一些辛辣之氣，原亦不妨。但二莊主、四莊主隱居於這風景秀麗的西湖邊上，何等清高，和武林中的粗人大不相同。這酒一經冰鎮，去其火氣，便和二位高人的身份相配了。好比下棋，力鬥搏殺，那是第九流的棋品，一二品的高棋卻是入神坐照……」黑白子怪眼一翻，抓住他肩頭，急問：「你也會下棋？」向問天道：「在下生平最喜下棋，只可惜棋力不高，於是走遍大江南北、黃河上下，訪尋棋譜。三十年來，古往今來的名局，胸中倒記得不少。」黑白子忙問：「記得哪些名局？」向問天道：「比如王質在爛柯山遇仙所見的棋局，劉仲甫在驪山遇仙對弈的棋局，王積薪遇狐仙婆媳的對局……」

　　他話未說完，黑白子已連連搖頭，道：「這些神話，焉能信得？更哪裡真有棋譜了？」說著鬆手放開了他肩頭。向問天道：「在下初時也道這是好事之徒編造的故事，但二十五年前見到了劉仲甫和驪山仙姥的對弈圖譜，著著精警，實非常人所能，這才死心塌地，相信確非虛言。前輩與此道也有所好嗎？」丹青生哈哈大笑，一部大鬍子又直飄起來。向問天問道：「前輩如何發笑？」丹青生道：「你問我二哥喜不喜歡下棋？哈哈哈，我二哥道號黑白子，你說他喜不喜歡下棋？二哥之愛棋，便如我愛酒。」向問天道：「在下胡說八道，當真是班門弄斧了，二莊主莫怪。」黑白子道：「你當真見過劉仲甫和驪山仙姥對弈的圖譜？我在前人筆記之中，見過這則記載，說劉仲甫是當時國手，卻在驪山之麓給一個鄉下老媼殺得大敗，登時嘔血數升，這局棋譜便稱為《嘔血譜》。難道世上真有這局《嘔血譜》？他進室來時，神情冷漠，此刻卻是十分的熱切。

　　向問天道：「在下廿五年之前，曾在四川成都一處世家舊宅之中見過，只因這一局實在殺得大過驚心動魄，雖然事隔廿五年，全數一百一十二著，至今倒還著著記得。」黑白子道：「一共一百一十二著？你倒擺來給我瞧瞧。來來，到我棋室中去擺局。」

　　丹青生伸手攔住，道：「且慢！二哥，你不給我製冰，說什麼也不放你走。」說著捧過一隻白瓷盆，盆中盛滿了清水。黑白子歎道：「四兄弟各有所癡，那也叫無可如何。」伸出右手食指，插入瓷盆。片刻間水面便浮起一絲絲白氣，過不多時，瓷盆邊上起了一層白箱，跟著水面結成一片片薄冰，冰越結越厚，只一盞茶時分，一瓷盆清水都化成了寒冰。向問天和令狐沖都大聲喝彩。向問天道：「這『黑風指』的功夫，聽說武林失傳已久，卻原來二莊主……」丹青生搶道：「這不是『黑風指』，叫做『玄天指』，和『黑風指』的霸道功夫，倒有上下之別。」一面說，一面將四隻酒杯放在冰上，在杯中倒了葡萄酒，不久酒面上便冒出絲絲白氣。令狐沖道：「行了！」丹青生拿起酒杯，一飲而盡，果覺既厚且醇，更無半分異味，再加一股清涼之意，沁人心脾，大聲讚道：「妙極！我這酒釀得好，風兄弟品得好，二哥的冰制得好。你呢？」向著向問天笑道：「你在旁一搭一檔，搭檔得好。」黑白子將酒隨口飲了，也不理會酒味好壞，拉著向問天的手，道：「去，去！擺劉仲甫的《嘔血譜》給我看。」向問天一扯令狐沖的袖子，令狐沖會意，道：「在下也去瞧瞧。」丹青生道：「那有什麼好看？我跟你不如在這裡喝酒。」令狐沖道：「咱們一面喝酒，一面看棋。」說著跟了黑白子和向問天而去。丹青生無奈，只得挾著那隻大酒桶跟入棋室。只見好大一間房中，除了一張石幾、兩隻軟椅之外，空蕩蕩的一無所有，石幾上刻著縱橫十九道棋路，對放著一盒黑子、一盒白子。這棋室中除了幾椅棋子之外不設一物，當是免得對局者分心。向問天走到石幾前，在棋盤的「平、上、去、入」四角擺了勢子，跟著在「平部」六三路放了一枚白子，然後在九三路放一枚黑子，在六五路放一枚白子，在九五路放一枚黑子，如此不住置子，漸放漸慢。

　　黑白雙方一起始便纏鬥極烈，中間更無一子餘裕，黑白子只瞧得額頭汗水涔涔而下。

　　令狐沖暗暗納罕，眼見他適才以「玄天指」化水成冰，那是何等高強的內功修為，當時他渾不在意；弈棋只是小道，他卻瞧得滿頭大汗；可見關心則亂，此人愛棋成癡，向問天多半是揀正了他這弱點進襲。

　　黑白子見向問天置了第六十六著後，隔了良久不放下一步棋子，耐不住問道：「下一步怎樣？」向問天微笑道：「這是關鍵所在，以二莊主高見，該當如何？」黑白子苦思良久，沉吟道：「這一子嗎？斷又不妥，連也不對，沖是衝不出，做活卻又活不成。這……這……這……」他手中拈著一枚白子，在石幾上輕輕敲擊，直過了一頓飯時分，這一子始終無法放入棋局。這時丹青生和令狐沖已各飲了十七八杯葡萄美酒。丹青生見黑白子的臉色越來越青，說道：「童老兄，這是《嘔血譜》，難道你真要我二哥想得嘔血不成？下一步怎麼下，爽爽快快說出來吧。」向問天道：「好！這第六十七子，下在這裡。」於是在「上部」七四路下了一子。

　　黑白子拍的一聲，在大腿上重重一拍，叫道：「好，這一子下在此處，確是妙著。」

　　向問天微笑道：「劉仲甫此著，自然精彩，但那也只是人間國手的妙棋，和驪山仙姥的仙著相比，卻又大大不如了。」黑白子忙問：「驪山仙姥的仙著，卻又如何？」向問天道：「二莊主不妨想想看。」黑白子思索良久，總覺敗局已成，難以反手，搖頭道：「即是仙著，我輩凡夫俗子怎想得出來？童兄不必賣關子了。」向問天微笑道：「這一著神機妙算，當真只有神仙才想得出來。」黑白子是善弈之人，也就精於揣度對方心意，眼見向問天不將這一局棋爽爽快快的說出，好救人心癢難搔，料想他定是有所企求，便道：「童兄，你將這一局棋說與我聽，我也不會白聽了你的。」令狐沖心想：「莫非向大哥知道這位二莊主的『玄天指』神功能治我之病，才兜了這樣一個大圈子來求他？」向問天抬起頭來，哈哈一笑，說道：「在下和風兄弟，對四位莊主絕無所求。二莊主此言，可將我二人瞧得小了。」黑白子深深一揖，說道：「在下失言，這裡謝過。」向問天和令狐沖還禮。向問天道：「我二人來到梅莊，乃是要和四位莊主打一個賭。」黑白子和丹青生齊聲問道：「打一個賭？打什麼賭？」向問天道：「我賭梅莊之中，無人能在劍法上勝得過這位風兄弟。」黑白子和丹青生一齊轉看令狐沖。黑白子神色漠然，不置可否。丹青生卻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打什麼賭？」向問天道：「倘若我們輸了，這一幅圖送給四莊主。」說著解下負在背上的包袱，打了開來，裡面是兩個卷軸。他打開一個卷軸，乃是一幅極為陳舊的圖畫，右上角題著「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圖」十字，一座高山沖天而起，墨韻凝厚，氣勢雄峻之極。令狐沖雖然不懂繪畫，也知這幅山水實是精絕之作，但見那山森然高聳，雖是紙上的圖畫，也令人不由自主的興高山仰止之感。丹青生大叫一聲：「啊喲！」目光牢牢釘住了那幅圖畫，再也移不開來，隔了良久，才道：「這是北宋范寬的真跡，你……你……卻從何處得來？」向問天微笑不答，伸手慢慢將卷軸捲起。丹青生道：「且慢！」在他手臂上一拉，要阻他卷畫，豈知手掌碰到他手臂之上，一股柔和而渾厚的內力湧將出來，將他手掌輕輕彈開。向問天卻如一無所知，將卷軸捲好了。丹青生好生詫異，他剛才扯向問天的手臂，生怕撕破圖畫，手上並未用力，但對方內勁這麼一彈，卻顯示了極上乘的內功，而且顯然尚自行有餘力。他暗暗佩服，說道：「老童，原來你武功如此了得，只怕不在我四莊主之下。」向問天道：「四莊主取笑了。梅莊四位莊主除了劍法之外，哪一門功夫都是當世無敵。我童化金無名小卒，如何敢和四莊主相比？」丹青生臉一沉，道：「你為什麼說『除了劍法之外』？難道我的劍法還當真及不上他？」

　　向問天微微一笑，道：「二位莊主，請看這一幅書法如何？」將另一個卷軸打了開來，卻是一幅筆走龍蛇的狂草。丹青生奇道：「咦，咦，咦！」連說三個「咦」字，突然張口大叫：「三哥，三哥！你的性命寶貝來了！」這一下呼叫聲音響極，牆壁門窗都為之震動，椽子上灰塵簌簌而落，加之這聲叫喚突如其來，令狐沖不禁吃了一驚。只聽得遠處有人說道：「什麼事大驚小怪？」丹青生叫道：「你再不來看，人家收了起來，可叫你後悔一世。」外面那人道：「你又覓到什麼冒牌貨的書法了，是不是？」門帷掀起，走進一個人來，矮矮胖胖，頭頂禿得油光滑亮，一根頭髮也無，右手提著一枝大筆，衣衫上都是墨跡。他走近一看，突然雙目直瞪，呼呼喘氣，顫聲道：「這……這是真跡！真是……真是唐朝……唐朝張旭的《率意帖》，假……假……假不了！」帖上的草書大開大闔，便如一位武林高手展開輕功，竄高伏低，雖然行動迅捷，卻不失高雅的風致。令狐沖在十個字中還識不到一個，但見帖尾寫滿了題跋，蓋了不少圖章，料想此帖的是非同小可。丹青生道：「這位是我三哥禿筆翁，他取此外號，是因他性愛書法，寫禿了千百枝筆，卻不是因他頭頂光禿禿地。這一節千萬不可弄錯。」令狐沖微笑應道：「是。」那禿筆翁伸出右手食指，順著率意帖中的筆路一筆一劃的臨空鉤勒，神情如醉如癡，對向問天和令狐沖二人固是一眼不瞧，連丹青生的說話也顯然渾沒聽在耳中。令狐衝突然之間，心頭一震：「向大哥此舉，只怕全是早有預謀。記得我和他在涼亭中初會，他背上便有這麼一個包袱。」但轉念又想：「當時包袱之中，未必藏的便是這兩個卷軸，說不定他為了來求梅莊的四位莊主治我之病，途中當我在客店中休息之時，出去買來，甚或是偷來搶來。嗯，多半是偷盜而得，這等無價之寶，又哪裡買得到手？」耳聽得那禿筆翁臨空寫字，指上發出極輕微的嗤嗤之聲，內力之強，和黑白子各擅勝場，又想：「我的內傷乃因桃谷六仙及不戒大師而起，這梅莊三位莊主的內功，似乎不在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師之下，那大莊主說不定更加厲害。再加上向大哥，五人合力，或許能治我之傷了。但願他們不致大耗功力才好。」向問天不等禿筆翁寫完，便將率意帖收起，包入包裹。

　　禿筆翁向他愕然而視，過了好一會，說道：「換什麼？」向問天搖頭道：「什麼都不能換。」禿筆翁道：「二十八招石鼓打穴筆法！」黑白子和丹青生齊聲叫道：「不行！」禿筆翁道：「行，為什麼不行？能換得這幅張旭狂草真跡到手，我那石鼓打穴筆法又何足惜？」向問天搖頭道：「不行！」禿筆翁急道：「那你為什麼拿來給我看？」向問天道：「就算是在下的不是，三莊主只當從來沒看過便是。」禿筆翁道：「看已經看過了，怎麼能只當從來沒看過？」向問天道：「三莊主真的要得這幅張旭真跡，那也不難，只須和我們打一個賭。」禿筆翁忙問：「賭什麼？」丹青生道：「三哥，此人有些瘋瘋癲癲。他說賭我們梅莊之中，無人能勝得這位華山派風朋友的劍法。」禿筆翁道：「倘若有人勝得了這位朋友，那便如何？」向問天道：「倘若梅莊之中，不論哪一位勝得我風兄弟手中長劍，那麼在下便將這幅張旭真跡《率意帖》奉送三莊主，將那幅范寬真跡《溪山行旅圖》奉送四莊主，還將在下心中所記神仙鬼怪所下的圍棋名局二十局，一一錄出，送給二莊主。」禿筆翁道：「我們大哥呢？你送他什麼？」

　　向問天道：「在下有一部《廣陵散》琴譜，說不定大莊主……」他一言未畢，黑白子等三人齊聲道：「《廣陵散》？」令狐沖也是一驚：「這《廣陵散》琴譜，是曲長老發掘古墓而得，他將之譜入了《笑傲江湖之曲》，向大哥又如何得來？」隨即恍然：「向大哥是魔教右使，曲長老是魔教長老，兩人多半交好。曲長老得到這部琴譜之後，喜悅不勝，自會跟向大哥說起。向大哥要借來抄錄，曲長老自必欣然允諾。」想到譜在人亡，不禁喟然。禿筆翁搖頭道：「自嵇康死後，《廣陵散》從此不傳，童兄這話，未免是欺人之談了。」

　　向問天微笑道：「我有一位知交好友，愛琴成癡。他說嵇康一死，天下從此便無《廣陵散》。這套琴譜在西晉之後固然從此湮沒，然而在西晉之前呢？」

　　禿筆翁等三人茫然相顧，一時不解這句話的意思。向問天道：「我這位朋友心智過人，兼又大膽妄為，便去發掘晉前擅琴名人的墳墓。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他掘了數十個古墓之後，終於在東漢蔡邕的墓中，尋到了此曲。」禿筆翁和丹青生都驚噫一聲。黑白子緩緩點頭，說道：「智勇雙全，了不起！」向問天打開包袱，取了一本冊子，封皮上寫著《廣陵散琴曲》五字，隨手一翻，冊內錄的果是琴譜。他將那冊子交給令狐沖，說道：「風兄弟，梅莊之中，倘若有哪一位高人勝得你的劍法，兄弟便將此琴譜送給大莊主。」

　　令狐沖接過，收入懷中，心想：「說不定這便是曲長老的遺物。曲長老既死，向大哥要取他一本琴譜，有何難處？」丹青生笑道：「這位風兄弟精通酒理，劍法也必高明，可是他年紀輕輕，難道我梅莊之中……嘿嘿，這可太笑話了。」黑白子道：「倘若我梅莊之中，果然無人能勝得風少俠，我們要賠什麼賭注？」令狐沖和向問天有約在先，一切聽由他安排，但事情演變至斯，覺得向問天做得太也過份，即來求醫，怎可如此狂妄，輕視對方？何況自己內力全失，如何能是梅莊中這些高人的對手？便道：「童大哥愛說笑話，區區末學後輩，怎敢和梅莊諸位莊主講武論劍？」

　　向問天道：「這幾句客氣話當然是要說的，否則別人便會當你狂妄自大了。」禿筆翁似乎沒將二人的言語聽在耳裡，喃喃吟道：「『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二哥，那張旭號稱『草聖』，乃草書之聖，這三句詩，便是杜甫在《飲中八仙歌》寫張旭的。此人也是『飲中八仙』之一。你看了這《率意帖》，可以想像他當年酒酣落筆的情景。唉，當真是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好字，好字！」丹青生道：「是啊，此人既愛喝酒，自是個大大的好人，寫的字當然也不會差的了。」禿筆翁道：「韓愈品評張旭道：『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此公正是我輩中人，不平有動於心，發之於草書，有如仗劍一揮，不亦快哉！」提起手指，又臨空書寫，寫了幾筆，對向問天道：「喂，你打開來再給我瞧瞧。」

　　向問天搖了搖頭，笑道：「三莊主取勝之後，這張帖便是你的了，此刻何必心急？」

　　黑白子善於弈棋，思路周詳，未勝算，先慮敗，又問：「倘若梅莊之中，無人勝得風少俠的劍法，我們該輸什麼賭注？」向問天道：「我們來到梅莊，不求一事，不求一物。風兄弟只不過來到天下武學的巔峰之所，與當世高手印證劍法。倘若僥倖得勝，我們轉身便走，什麼賭注都不要。」黑白子道：「哦，這位風少俠是求揚名來了。一劍連敗『江南四友』，自是名動江湖。」向問天搖頭道：「二莊主料錯了。今日梅莊印證劍法，不論誰勝誰敗，若有一字洩漏於外，我和風兄弟天誅地滅，乃是狗屎不如之輩。」

　　丹青生道：「好，好！說得爽快！這房間甚是寬敞，我便和風兄弟來比劃兩手。風兄弟，你的劍呢？」向問天笑道：「來到梅莊，怎敢攜帶兵刃？」

　　丹青生放大喉嚨叫道：「拿兩把劍來！」

　　外邊有人答應，接著丁堅和施令威各捧一劍，走到丹青生面前，躬身奉上。丹青生從丁堅手中接了劍，道：「這劍給他。」施令威道：「是！」雙手托劍，走到令狐沖面前。令狐沖覺得此事甚為尷尬，轉頭去瞧向問天。向問天道：「梅莊四莊主劍法通神，風兄弟，你只消學得一招一式，那也是終身受用不盡。」令狐沖眼見當此情勢，這場劍已不得不比，只得微微躬身，伸雙手接過長劍。

　　黑白子忽道：「四弟且慢。這位童兄打的賭，是賭我們梅莊之中無人勝得風兄。丁堅也會使劍，他也是梅莊中人，倒也不必定要你親自出手。」他越聽向問天說得有恃無恐，越覺此事不妥，當下決定要丁堅先行出手試招，心想他劍法著實了得，而在梅莊只是家人身份，縱然輸了，也無損梅莊令名，一試之下，這風二中劍法的虛實便可得知。

　　向問天道：「是，是。只須梅莊之中有人勝得我風兄弟的劍法，便算是我們輸了，也不一定是四位莊主親自出手。這位丁兄，江湖上人稱『一字電劍』，劍招之快，世所罕見。風兄弟，你先領教這位丁兄的一字電劍，也是好的。」丹青生將長劍向丁堅一拋，笑道：「你如輸了，罰你去吐魯番運酒。」丁堅躬身接住長劍，轉身向令狐沖道：「丁某領教風爺的劍法。」刷的一聲，將劍拔了出來。令狐沖當下也拔劍出鞘，將劍鞘放在石幾之上向問天道：「三位莊主，丁兄，咱們是印證劍法，可不用較量內力。」黑白子道：「那自然是點到為止。」向問天道：「風兄弟，你可不得使出絲毫內力。咱們較量劍法，招數精熟者勝，粗疏者敗。你華山派的氣功，在武林中是有名的，你若以內力取勝，便算是咱們輸了。」令狐沖暗暗好笑：「向大哥知我沒半分內力，卻用這些言語擠兌人家。」便道：「小弟的內力使將出來，教三位莊主和丁施二兄笑掉了牙齒，自然是半分也不敢使。」向問天道：「咱們來到梅莊，實出於一片至誠，風兄弟若再過謙，對四位前輩反而不敬了。你華山派『紫霞神功』遠勝於我嵩山派內功，武林中眾所周知。風兄弟，你站在我這兩隻腳印之中，雙腳不可移動，和丁兄試試劍招如何？」他說了這幾句話，身子往旁邊一讓，只見地下兩塊青磚之上，分別出現了一個腳印，深及兩寸。原來他適才說話之時，潛運內力，竟在青磚上硬生生踏出了兩個腳印。黑白子、禿筆翁、丹青生三人齊聲喝彩：「好功夫！」眼見向問天口中說話，不動聲色的將內力運到了腳底，而踏出的足印之中並無青磚碎粉，兩個足印又一般深淺，平平整整，便如細心雕刻出來一般，內力驚人，實非自己所及。丹青生等只道他是試演內功，這等做作雖然不免有些膚淺，非高人所為，但畢竟神功驚人，令人欽佩，卻不知他另有深意。令狐沖自然明白，他宣揚自己內功較他為高，他內功已如此了得，自己自然更加厲害，則對方於過招之時便決不敢行使內力，以免自取其辱。再者，自己除劍法之外，其他武功一無可取，輕空縱躍，絕非所長，雙足踏在足印之中，只是施展劍法，便可藏拙。丁堅聽向問天要令狐沖雙足踏在腳印之中再和自己比劍，顯然對自己有輕蔑之意，心下不禁惱怒，但見他踏磚留痕的功力如此深厚，他不禁駭異，尋思：「他們膽敢來向四位莊主挑戰，自非泛泛之輩。我只消能和這人鬥個平手，便已為孤山梅莊立了一功。」他昔年甚是狂傲，後來遭逢強敵，逼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幸得「江南四友」出手相救解困，他才投身梅莊，甘為廝役，當年的悍勇凶焰，早已收斂殆盡了。令狐沖舉步踏入了向問天的足印，微笑道：「丁兄請！」丁堅道：「有僭了！」長劍橫揮，嗤的一聲輕響，眾人眼前便是一道長長的電光疾閃而過，他在梅莊歸隱十餘年，當年的功夫竟絲毫沒有擱下。這「一字電劍」每招之出，皆如閃電橫空，令人一見之下，驚心動魄，先自生了怯意。當年丁堅乃是敗在一個盲眼獨行大盜手下，只因對手眼盲，聽聲辨形，這一字電劍的懾人聲勢便無所施其技。此刻他將劍法施展出來，霎時之間，滿室都是電光，耀人眼目。但這一字電劍只出得一招，令狐沖便瞧出了其中三個老大破綻。丁堅並不急於進攻，只是長劍連劃，似是對來客盡了禮敬之道，真正用意卻是要令狐沖神馳目眩之餘，難以抵擋他的後著。他使到第五招時，令狐沖已看出了他劍法中的十八個破綻。當下說道：「得罪！」長劍斜斜指出。其時丁堅一劍正自左而右急掠而過，令狐沖的劍鋒距他手腕尚有二尺六七寸左右，但丁堅這一掠之勢，正好將自己手腕送到他劍鋒上去。這一掠勁道太急，其勢已無法收轉，旁觀五人不約而同的叫道：「小心！」

　　黑白子手中正扣著黑白兩枚棋子，待要擲出擊打令狐沖的長劍，以免丁堅手腕切斷，但想：「我若出手相助，那是以二敵一，梅莊擺明是輸了，以後也不用比啦。」只一遲疑，丁堅的手腕已向劍鋒上直削過去。施令威大叫一聲：「啊喲！」便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刻間，令狐沖手腕輕輕一轉，劍鋒側了過來，拍的一聲響，丁堅的手腕擊在劍鋒平面之上，竟然絲毫無損。丁堅一呆，才知對方手下留情，便在這頃刻之間，自己已撿回了一隻手掌，此腕一斷，終身武功便即廢了，他全身都是冷汗，躬身道：「多謝風大俠劍下留情。」令狐沖躬身還禮，說道：「不敢！承讓了。」

　　黑白子、禿筆翁、丹青生見令狐沖長劍這麼一轉，免得丁堅血濺當場，心下都是大生好感。丹青生斟滿了一杯酒，說道：「風兄弟，你劍法精奇，我敬你一杯。」

　　令狐沖道：「不敢當。」接過來喝了。丹青生陪了一杯，又在令狐沖杯中斟滿，說道：「風兄弟，你宅心仁厚，保全了丁堅的手掌，我再敬你一杯。」令狐沖道：「那是碰巧，何足為奇？」雙手捧杯喝了。丹青生又陪了一杯，再斟了一杯，說道：「這第三杯，咱倆誰都別先喝，我跟你玩玩，誰輸了，誰喝這杯酒。」令狐沖笑道：「那自然是我輸的，不如我先喝了。」丹青生搖手道：「別忙，別忙！」將酒杯放在石幾上，從丁堅手中接過長劍，道：「風兄弟，你先出招。」

　　令狐沖喝酒之時，心下已在盤算：「他自稱第一好酒，第二好畫，第三好劍，劍法必定是極精的。我看大廳上他所畫的那幅仙人圖，筆法固然凌厲，然而似乎有點管不住自己，倘若他劍法也是這樣，那麼破綻必多。」當即躬身說道：「四莊主，請你多多容讓。」丹青生道：「不用客氣，出招。」令狐沖道：「遵命！」長劍一起，挺劍便向他肩頭刺出。這一劍歪歪斜斜，顯然全無力氣，更加不成章法，天下劍法中決不能有這麼一招。丹青生愕然道：「那算什麼？」他既知令狐沖是華山派的，心中一直在思忖華山派的諸路劍法，豈知這一劍之出，渾不是這麼一回事，非但不是華山派劍法，甚至不是劍法。令狐沖跟風清揚學劍，除了學得古今獨步的「獨孤九劍」之外，更領悟到了「以無招勝有招」這劍學中的精義。這要旨和「獨孤九劍」相輔相成，「獨孤九劍」精微奧妙，達於極點，但畢竟一招一式，尚有跡可尋，待得再將「以無招勝有招」的劍理加入運用，那就更加的空靈飄忽，令人無從捉摸。是以令狐沖一劍刺出，丹青生心中一怔，立覺倘若出劍擋架，實不知該當如何擋，如何架，只得退了兩步相避。令狐沖一招迫得丁堅棄劍認輸，黑白子和禿筆翁雖然暗讚他劍法了得，卻也並不如何驚奇，心想他既敢來梅莊挑戰，倘若連梅莊的一名僕役也鬥不過，那未免太過笑話了，待見丹青生被他一劍逼得退出兩步，無不駭然。

　　丹青生退出兩步後，立即踏上兩步。令狐沖長劍跟著刺出，這一次刺向他左脅，仍是隨手而刺，全然不符劍理。丹青生橫劍想擋，但雙劍尚未相交，立時察覺對方劍尖已斜指自己右脅之下，此處門戶大開，對方乘虛攻來，實是無可挽救，這一格萬萬不可，危急中迅即變招，雙足一彈，向後縱開了丈許。他喝一聲：「好劍法！」毫不停留的又撲了上來，連人帶劍，向令狐沖疾刺，勢道甚是威猛。

　　令狐沖看出他右臂彎處是個極大破綻，長劍遽出，削他右肘。丹青生中途若不變招，那麼右肘先已被對方削了下來。他武功也真了得，百忙中手腕急沉，長劍刺向地下，藉著地下一股反激之力，一個觔斗翻出，穩穩的落在兩丈之外，其實背心和牆壁已相去不過數寸，如果這個觔斗翻出時用力稍巨，背心撞上了牆壁，可大失高人的身份了。饒是如此，這一下避得太過狼狽，臉上已泛起了紫紅之色。他是豁達豪邁之人，反而哈哈一笑，左手大拇指一豎，叫道：「好劍法！」舞動長劍，一招「白虹貫日」，跟著變「春風楊柳」，又變「騰蛟起鳳」，三劍一氣呵成，似乎沒見他腳步移動，但這三招使出之時，劍尖已及令狐沖面門。令狐沖斜劍輕拍，壓在他劍脊之上，這一拍時刻方位，拿捏得不錯分毫，其實丹青生長劍遞到此處，精神氣力，逕行貫注於劍尖，劍脊處卻無半分力道。只聽得一聲輕響，他手中長劍沉了下去。令狐沖長劍向外一吐，指向他胸口。丹青生「啊」的一聲，向左側縱開。

　　他左手捏個劍訣，右手長劍又攻將過來，這一次乃是硬劈硬砍，當頭一劍砍落，叫道：「小心了！」他並不想傷害令狐沖，但這一劍「玉龍倒懸」勢道凌厲，對方倘若不察，自己一個收手不住，只怕當真砍傷了他。

　　令狐沖應道：「是！」長劍倒挑，刷的一聲，劍鋒貼著他劍鋒斜削而上。丹青生這一劍如乘勢砍下，劍鋒未及令狐沖頭頂，自己握劍的五根手指已先被削落，眼見對方長劍順著自己劍鋒滑將上來，這一招無可破解，只得左掌猛力拍落，一股掌力擊在地下，蓬的一聲響，身子向後躍起，已在丈許之外。他尚未站定，長劍已在身前連劃三個圓圈，幻作三個光圈。三個光圈便如是有形之物，凝在空中停得片刻，緩緩向令狐沖身前移去。這幾個劍氣化成的光圈驟視之似不及一字電劍的凌厲，但劍氣滿室，寒風襲體。令狐沖長劍伸出，從光圈左側斜削過去，那正是丹青生第一招力道已逝，第二招勁力未生之間的一個空隙。丹青生「咦」的一聲，退了開去，劍氣光圈跟著他退開，隨即見光圈陡然一縮，跟著脹大，立時便向令狐沖湧去。令狐沖手腕一抖，長劍刺出，丹青生又是「咦」的一聲，急躍退開。

　　如此倏進倏退，丹青生攻得快，退得也是越快，片刻之間，他攻了一十一招，退了一十一次，眼見他鬚髯俱張，劍光大盛，映得他臉上罩了一層青氣，一聲斷喝，數十個大大小小的光圈齊向令狐沖襲到。那是他劍法中登峰造極之作，將數十招劍法合而為一。這數十招劍法每一招均有殺著，每一招均有變化，聚而為一，端的是繁複無比。

　　令狐沖以簡御繁，身子微蹲，劍尖從數十個光圈之下挑上，直指丹青生小腹。丹青生又是一聲大叫，用力躍出，砰的一聲，重重坐在石幾之上，跟著嗆啷一聲響，幾上酒杯震於地下，打得粉碎。他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風兄弟，你劍法比我高明得太多。來，來，來！敬你三杯酒。」

　　黑白子和禿筆翁素知這個四弟劍法的造詣，眼見他攻擊一十六招，令狐沖雙足不離向問天所踏出的足印，卻將丹青生逼退了一十八次，劍法之高，實是可畏可佩。丹青生斟了酒來，和令狐沖對飲三杯，說道：「江南四友之中，以我武功最低，我雖服輸，二哥、三哥卻不肯服。多半他們都要和你試試。」令狐沖道：「咱二人拆了十幾招，四莊主一招未輸，如何說是分了勝敗？」丹青生搖頭道：「第一招便已輸了，以後這一十七劍都是多餘的。大哥說我風度不夠，果真一點不錯。」令狐沖笑道：「四莊主風度高極，酒量也是一般的極高。」丹青生笑道：「是，是，咱們再喝酒。」眼見他於劍術上十分自負，今日輸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手中，居然毫不氣惱，這等瀟灑豁達，實是人中第一等的風度，向問天和令狐沖都不禁為之心折。

　　禿筆翁向施令威道：「施管家，煩你將我那桿禿筆拿來。」施令威應了，出去拿了一件兵刃進來，雙手遞上。令狐沖一看，竟是一桿精鋼所鑄的判官筆，長一尺六寸，奇怪的是，判官筆筆頭上竟然縛有一束沾過墨的羊毛，恰如是一枝寫字用的大筆。尋常判官筆筆頭是作點穴之用，他這兵刃卻以柔軟的羊毛為筆頭，點在人身穴道之上，如何能克敵制勝？想來他武功固另有家數，而內力又必渾厚之極，內力到處，雖羊毛亦能傷人。禿筆翁將判官筆取在手裡，微笑道：「風兄，你仍是雙足不離足印麼？」令狐沖急忙退後兩步，躬身道：「不敢。晚輩向前輩請教，何敢托大？」丹青生點頭道：「是啊，你跟我比劍，站著不動是可以的，跟我三哥比就不行了。」禿筆翁舉起判官筆，微笑道：「我這幾路筆法，是從名家筆帖中變化出來的。風兄文武全才，自必看得出我筆法的路子。風兄是好朋友，我這禿筆之上，便不蘸墨了。」令狐沖微微一怔，心想：「你倘若不當我是好朋友，筆上便要蘸墨。筆上蘸墨，卻又怎地？」他不知禿筆翁臨敵之時，這判官筆上所蘸之墨，乃以特異藥材煎熬而成，著人肌膚後墨痕深印，永洗不脫，刀刮不去。當年武林好手和「江南四友」對敵，最感頭痛的對手便是這禿筆翁，一不小心，便給他在臉上畫個圓圈，打個交叉，甚或是寫上一兩個字，那便終身見不得人，寧可給人砍上一刀，斷去一臂，也勝於給他在臉上塗抹。禿筆翁見令狐沖和丁堅及丹青生動手時出劍頗為忠厚，是以筆上也不蘸墨了。令狐沖雖不明其意，但想總是對自己客氣，便躬身道：「多感盛情。晚輩識字不多，三莊主的筆法，晚輩定然不識。」

　　禿筆翁微感失望，道：「你不懂書法？好罷，我先跟你解說。我這一套筆法，叫做《裴將軍詩》，是從顏真卿所書詩帖中變化出來的，一共二十三字，每字三招至十六招不等，你聽好了：「裴將軍！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令狐沖道：「多承指教。」心中卻想：「管你什麼詩詞、書法，反正我一概不懂。」禿筆翁大筆一起，向令狐沖左頰連點三點，正是那「裴」字的起首三筆，這三點乃是虛招，大筆高舉，正要自上而下的劃將下來，令狐沖長劍遞出，制其機先，疾刺他右肩。禿筆翁迫不得已，橫筆封擋，令狐沖長劍已然縮回。兩人兵刃並未相交，所使均是虛招，但禿筆翁這路《裴將軍詩》筆法第一式便只使了半招，無法使全。他大筆擋了個空，立時使出第二式。令狐沖不等他筆尖遞出，長劍便已攻其必救。禿筆翁回筆封架，令狐沖長劍又已縮回，禿筆翁這第二式，仍只使了半招。禿筆翁一上手便給對方連封二式，自己一套十分得意的筆法無法使出，甚感不耐，便如一個善書之人，提筆剛寫了幾筆，旁邊便有一名頑童來捉他筆桿，拉他手臂，教他始終無法好好寫一個字。禿筆翁心想：「我將這首《裴將軍詩》先念給他聽，他知道我的筆路，制我機先，以後各招可不能順著次序來。」大筆虛點，自右上角至左下角彎曲而下，勁力充沛，筆尖所劃是個「如」字的草書。令狐沖長劍遞出，指向他右脅。禿筆翁吃了一驚，判官筆急忙反挑，砸他長劍，令狐沖這一刺其實並非真刺，只是擺個姿式，禿筆翁又只使了半招。他這筆草書之中，本來灌注了無數精神力氣，突然間中途轉向，不但筆路登時為之窒滯，同時內力改道，只覺丹田中一陣氣血翻湧，說不出的難受。

　　他呼了口氣，判官筆急舞，要使「騰」字那一式，但仍只半招，便給令狐沖攻得回筆拆解。禿筆翁好生惱怒，喝道：「好小子，便只搗亂！」判官筆使得更加快了，可是不管他如何騰挪變化，每一個字的筆法最多寫得兩筆，便給令狐沖封死，無法再寫下去。他大喝一聲，筆法登變，不再如適才那麼恣肆流動，而是勁貫中鋒，筆致凝重，但鋒芒角出，劍拔弩張，大有磊落波磔意態。令狐沖自不知他這路筆法是取意於蜀漢大將張飛所書的《八濛山銘》，但也看出此時筆路與先前已大不相同。他不理對方使的是什麼招式，總之見他判官筆一動，便攻其虛隙。禿筆翁哇哇大叫，不論如何騰挪變化，總是只使得半招，無論如何使不全一招。

　　禿筆翁筆法又變，大書《懷素自敘帖》中的草書，縱橫飄忽，流轉無方，心想：「懷素的草書本已十分難以辨認，我草中加草，諒你這小子識不得我這自創的狂草。」他哪知令狐沖別說草書，便是端端正正的真楷也識不了多少，他只道令狐沖能搶先制住自己，由於揣摸到了自己的筆路，其實在令狐沖眼中所見，純是兵刃的路子，乘瑕抵隙，只是攻擊對方招數中的破綻而已。

　　禿筆翁這路狂草每一招仍然只能使出半招，心中鬱怒越積越甚，突然大叫：「不打了，不打了！」向後縱開，提起丹青生那桶酒來，在石幾上倒了一灘，大筆往酒中一蘸，便在白牆上寫了起來，寫的正是那首《裴將軍詩》。二十三個字筆筆精神飽滿，尤其那個「如」字直猶破壁飛去。他寫完之後，才鬆了口氣，哈哈大笑，側頭欣賞壁上殷紅如血的大字，說道：「好極！我生平書法，以這幅字最佳。」

　　他越看越得意，道：「二哥，你這間棋室給我住罷，我捨不得這幅字，只怕從今而後，再也寫不出這樣的好字了。」黑白子道：「可以。反正我這間屋中除了一張棋枰，什麼也沒有，就是你不要，我也得搬地方，對著你這幾個龍飛鳳舞的大字，怎麼還能靜心下棋？」禿筆翁對著那幾行字搖頭晃腦，自稱自讚：「便是顏魯公復生，也未必寫得出。」轉頭向令狐沖道：「兄弟，全靠你逼得我滿肚筆意，無法施展，這才突然間從指端一湧而出，成此天地間從所未有的傑構。你的劍法好，我的書法好，這叫做各有所長，不分勝敗。」

　　向問天道：「正是，各有所長，不分勝敗。」丹青生道：「還有，全仗我的酒好！」黑白子道：「我這個三弟天真爛漫，癡於揮毫書寫，倒不是比輸了不認。」向問天道：「在下理會得。反正咱們所賭，只是梅莊中無人能勝過風兄弟的劍法。只要雙方不分勝敗，這賭注我們也就沒輸。」黑白子點頭道：「正是。」伸手到石幾之下，抽了一塊方形的鐵板出來。鐵板上刻著十九道棋路，原來是一塊鐵鑄的棋枰。他抓住鐵棋之角，說道：「風兄，我以這塊棋枰作兵刃，領教你的高招。」

　　向問天道：「聽說二莊主這塊棋枰是件寶物，能收諸種兵刃暗器。」黑白子向他深深凝視，說道：「童兄當真博聞強記。佩服，佩服。其實我這兵刃並非寶物，乃是磁鐵所製，用以吸住鐵製的棋子，當年舟中馬上和人對弈，顛簸之際，不敢亂了棋路。」向問天道：「原來如此。」

　　令狐沖聽在耳裡，心道：「幸得向大哥指教，否則一上來長劍給他棋盤吸住，不用打便輸了。和此人對敵，可不能讓他棋盤和我長劍相碰。」當下劍尖下垂，抱拳說道：「請二莊主指點。」黑白子道：「不敢，風兄的劍法高明，在下生平未睹。請進招！」令狐沖隨手虛削，長劍在空中彎彎曲曲的蜿蜒而前。黑白子一怔，心想：「這是什麼招數？」眼見劍尖指向自己咽喉，當即舉枰一封。令狐沖撥轉劍頭，刺向他的右肩，黑白子又是舉枰一擋。令狐沖不等長劍接近棋枰，便已縮回，挺劍刺向他小腹。黑白子又是一封，心想：「再不反擊，如何爭先？」下棋講究一個先手，比武過招也講究一個先手，黑白子精於棋理，自然深通爭先之道，當即舉起棋枰，向令狐沖右肩疾砸。這棋枰二尺見方，厚達一寸，乃是一件甚為沉重的兵刃，倘若砸在劍上，就算鐵枰上無吸鐵的磁性，長劍也非給砸斷不可。令狐沖身子略側，斜劍往他右脅下刺去。黑白子見對方這一劍雖似不成招式，所攻之處卻務須照應，當即斜枰封他長劍，同時又即向前推出。這一招「大飛」本來守中有攻，只要令狐沖應得這招，後著便源源而至。哪知道令狐沖竟不理會，長劍斜挑，和他搶攻。黑白子這一招守中帶攻之作只有半招起了效應，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此後令狐沖一劍又是一劍，毫不停留的連攻四十餘劍。黑白子左擋右封，前拒後御，守得似乎連水也潑不進去，委實嚴密無倫。但兩人拆了四十餘招，黑白子便守了四十餘招，竟然騰不出手來還擊一招。禿筆翁、丹青生、丁堅、施令威四人只看得目瞪口呆，眼見令狐沖的劍法既非極快，更不威猛凌厲，變招之際，亦無什麼特別巧妙，但每一劍刺出，總是教黑白子左支右絀，不得不防守自己的破綻。禿筆翁和丹青生自都理會得，任何招數中必有破綻，但教能夠搶先，早一步攻擊對方的要害，那麼自己的破綻便不成破綻，縱有千百處破綻，亦是無妨。令狐沖這四十餘招源源不絕的連攻，正是用上了這個道理。黑白子也是心下越來越驚，只想變招還擊，但棋枰甫動，對方劍尖便指向自己露出的破綻，四十餘招之中，自己連半手也緩不出來反擊，便如是和一個比自己棋力遠為高明之人對局，對方連下四十餘著，自己每一著都是非應不可。黑白子眼見如此鬥將下去，縱然再拆一百招、二百招，自己仍將處於挨打而不能還手的局面，心想：「今日若不行險，以圖一逞，我黑白子一世英名，化為流水。」橫過棋枰，疾揮出去，逕砸令狐沖的左腰。令狐沖仍是不閃不避，長劍先刺他小腹。這一次黑白子卻不收枰防護，仍是順勢砸將過去，似是決意拚命，要打個兩敗俱傷，待長劍刺到，左手食中二指陡地伸出，往劍刃上挾去。他練就「玄天指」神功，這兩根手指上內勁凌厲，實不下於另有一件厲害的兵刃。旁觀五人見他行此險著，都不禁「咦」的一聲，這等打法已不是比武較藝，而是生死相搏，倘若他一挾不中，那便是劍刃穿腹之禍。一霎之間，五人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眼見黑白子兩根手指將要碰到劍刃，不論是否挾中，必將有一人或傷或死。倘若挾中，令狐沖的長劍無法刺出，棋枰便擊在他腰間，其勢已無可閃避；但如一挾不中，甚或雖然挾中而二指之力阻不住劍勢，那麼長劍一通而前，黑白子縱慾後退，亦已不及。便在黑白子的手指和劍刃將觸未觸之際，長劍劍尖突然一昂，指向了他咽喉。這一下變招出於人人意料之外，古往今來武學之中，決不能有這麼一招。如此一來，先前刺向小腹的一劍竟是虛招，高手相搏而使這等虛招，直如兒戲。可是此招雖為劍理之所絕無，畢竟已在令狐沖手下使了出來。劍尖上挑，疾刺咽喉，黑白子的棋枰如繼續前砸，這一劍定然先刺穿了他喉頭。黑白子大驚之下，右手奮力凝住棋枰不動。他心思敏捷，又善於弈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料到了對方的心意，如果自己棋枰頓住不砸，對方長劍也不會刺來。

　　果然令狐沖見他棋枰不再進擊，長劍便也凝住不動，劍尖離他咽喉不過數寸，而棋枰離令狐沖腰間也已不過數寸。兩人相對僵持，全身沒半分顫動。

　　局勢雖似僵持，其實令狐沖已佔了全面上風。棋枰乃是重物，至少也須相隔數尺之遙運力擊下，方能傷敵，此時和令狐沖只隔數寸，縱然大力向前猛推，也傷他不得，但令狐沖的長劍只須輕輕一刺，便送了對方性命。雙方處境之優劣，誰也瞧得出來。

　　向問天笑道：「此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這在棋理之中，乃是『雙活』。二莊主果是大智大勇，和風兄弟鬥了個不分勝敗。」令狐沖長劍一撤，退開兩步，躬身道：「得罪！」黑白子道：「童兄取笑了。什麼不勝不敗？風兄劍術精絕，在下是一敗塗地。」丹青生道：「二哥，你的棋子暗器是武林中一絕，三百六十一枚黑白子射將出去，無人能擋，何不試試這位風兄弟破暗器的功夫？」黑白子心中一動，見向問天微微點頭，側頭向令狐沖瞧去，卻見他絲毫不動聲色，忖道：「此人劍法高明之極，當今之世，恐怕只有那人方能勝得過他。瞧他二人神色之中有恃無恐，我便再使暗器，看來也只是多出一次丑而已。」當即搖了搖頭，笑道：「我既已認輸，還比什麼暗器？」

## 第20章　入獄

　　禿筆翁只是掛念著那幅張旭的《率意帖》，求道：「童兄，請你再將那帖給我瞧瞧。」向問天微笑道：「只等大莊主勝了我風兄弟，此帖便屬三莊主所有，縱然連看三日三夜，也由得你了。」禿筆翁道：「我連看七日七夜！」向問天道：「好，便連看七日七夜。」禿筆翁心癢難搔，問道：「二哥，我去請大哥出手，好不好？」黑白子道：「你二人在這裡陪客，我跟大哥說去。」轉身出外。丹青生道：「風兄弟，咱們喝酒。唉，這罈酒給三哥糟蹋了不少。」說著倒酒入杯。

　　禿筆翁怒道：「什麼糟蹋了不少？你這酒喝入肚中，化尿拉出，哪及我粉壁留書，萬古不朽？酒以書傳，千載之下，有人看到我的書法，才知世上有過你這壇吐魯番紅酒。」丹青生舉起酒杯，向著牆壁，說道：「牆壁啊牆壁，你生而有幸，能嘗到四太爺手釀的美酒，縱然沒有我三哥在你臉上寫字，你……你……你也萬古不朽了。」令狐沖笑道：「比之這堵無知無識的牆壁，晚輩能嘗到這等千古罕有的美酒，那更是幸運得多了。」說著舉杯乾了。向問天在旁陪得兩杯，就此停杯不飲。丹青生和令狐沖卻酒到杯乾，越喝興致越高。

　　兩人各自喝了十七八杯，黑白子這才出來，說道：「風兄，我大哥有請，請你移步。童兄便在這裡再喝幾杯如何？」向問天一愕，說道：「這個……」眼見黑白子全無邀己同去之意，終不成硬要跟去？歎道：「在下無緣拜見大莊主，實是終身之憾。」黑白子道：「童兄請勿見怪。我大哥隱居已久，向來不見外客，只是聽到風兄劍術精絕，心生仰慕，這才邀請一見，可決不敢對童兄有不敬之意。」向問天道：「豈敢，豈敢。」令狐沖放下酒杯，心想不便攜劍去見主人，當下兩手空空，跟著黑白子走出棋室，穿過一道走廊，來到一個月洞門前。月洞門門額上寫著「琴心」兩字，以藍色琉璃砌成，筆致蒼勁，當是出於禿筆翁的手筆了。過了月洞門，是一條清幽的花徑，兩旁修竹姍姍，花徑鵝卵石上生滿青苔，顯得平素少有人行。花徑通到三間石屋之前。屋前屋後七八株蒼松夭矯高挺，遮得四下裡陰沉沉的。黑白子輕輕推開屋門，低聲道：「請進。」令狐沖一進屋門，便聞到一股檀香。黑白子道：「大哥，華山派的風少俠來了。」內室走出一個老者，拱手道：「風少俠駕臨敝莊，未克遠迎，恕罪，恕罪。」令狐沖見這老者六十來歲年紀，骨瘦如柴，臉上肌肉都凹了進去，直如一具骷髏，雙目卻炯炯有神，躬身道：「晚輩來得冒昧，請前輩恕罪。」那人道：「好說，好說。」黑白子道：「我大哥道號黃鐘公，風少俠想必早已知聞。」令狐沖道：「久仰四位莊主的大名，今日拜見清顏，實是有幸。」尋思：「向大哥當真開玩笑，事先全沒跟我說及，只說要我一切聽他安排。現下他又不在我身邊，倘若這位大莊主出下什麼難題，不知如何應付才是。」黃鐘公道：「聽說風少俠是華山派前輩風老先生的傳人，劍法如神。老朽對風先生的為人和武功向來是十分仰慕的，只可惜緣慳一面。前些時江湖之間傳聞，說道風老先生已經仙去，老朽甚是悼惜。今日得見風老先生的嫡系傳人，也算是大慰平生之願了。不知風少俠是風老先生的子侄麼？」令狐沖尋思：「風太師叔鄭重囑咐，不可洩漏他老人家的行蹤。向大哥見了我劍法，猜到是他老人家所傳，在這裡大肆張揚不算，還說我也姓風，未免大有招搖撞騙之嫌。但我如直陳真相，卻又不妥。」只得含混說道：「我是他老人家的後輩子弟。晚輩資質愚魯，受教日淺，他老人家的劍法，晚輩學不到十之一二。」黃鐘公歎道：「倘若你真只學到他老人家劍法的十之一二，而我三個兄弟卻都敗在你的劍下，風老先生的造詣，可真是深不可測了。」令狐沖道：「三位莊主和晚輩都只隨意過了幾招，並未分什麼勝敗，便已住手。」黃鐘公點了點頭，皮包骨頭的臉上露出一絲笑意，說道：「年輕人不驕不躁，十分難得。請進琴堂用茶。」令狐沖和黑白子隨著他走進琴堂坐好，一名童子捧上清茶。黃鐘公道：「聽說風少俠有《廣陵散》的古譜。這事可真麼？老朽頗喜音樂，想到嵇中散臨刑時撫琴一曲，說道：『廣陵散從此絕矣！』每自歎息。倘若此曲真能重現人世，老朽垂暮之年得能按譜一奏，生平更無憾事。」說到這裡，蒼白的臉上竟然現出血色，顯得頗為熱切。

　　令狐沖心想：「向大哥謊話連篇，騙得他們慘了。我看孤山梅莊四位莊主均非常人，而且是來求他們治我傷病，可不能再賣什麼關子。這本琴譜倘若正是曲洋前輩在東漢蔡什麼人的墓中所得的《廣陵散》，該當便給他瞧瞧。」從懷中掏出琴譜，離座而起，雙手奉上，說道：「大莊主請觀。」黃鐘公欠身接過，說道：「《廣陵散》絕響於人間已久，今日得睹古人名譜，實是不勝之喜，只是……只是不知……」言下似乎是說，卻又如何得知這確是《廣陵散》真譜，並非好事之徒偽造來作弄人的。他隨手翻閱，說道：「唔，曲子很長啊。」從頭自第一頁看起，只瞧得片刻，臉上便已變色。他右手翻閱琴譜，左手五根手指在桌上作出挑捻按捺的撫琴姿式，讚道：「妙極！和平中正，卻又清絕幽絕。」翻到第二頁，看了一會，又讚：「高量雅致，深藏玄機，便這麼神遊琴韻，片刻之間已然心懷大暢。」

　　黑白子眼見黃鐘公只看到第二頁，便已有些神不守舍，只怕他這般看下去，幾個時辰也不會完，當下插口道：「這位風少俠和華山派的一位童兄到來·說到梅莊之中，若有人能勝得他的劍法……」黃鐘公道：「嗯，定須有人能勝得他的劍法，他才肯將這套《廣陵散》借我抄錄，是也不是？」黑白子道：「是啊，我們三個都敗下陣來，若非大哥出馬，我孤山梅莊，嘿嘿……」黃鐘公淡淡一笑，道：「你們既然不成，我也不成啊。」黑白子道：「我們三個怎能和大哥相比？」黃鐘公道：「老了，不中用啦。」

　　令狐沖站起身來，說道：「大莊主道號『黃鐘公』，自是琴中高手。此譜雖然難得，卻也不是什麼不傳之秘，大莊主儘管留下抄錄，三日之後，晚輩再來取回便是。」黃鐘公和黑白子都是一愕。黑白子在棋室之中，見向問天大賣關子，一再刁難，將自己引得心癢難搔，卻料不到這風二中卻十分慷慨。他是善弈之人，便想令狐沖此舉必是布下了陷阱，要引黃鐘公上當，但又瞧不出破綻。黃鐘公道：「無功不受祿。你我素無淵源，焉可受你這等厚禮？二位來到敝莊，到底有何見教，還盼坦誠相告。」

　　令狐沖心想：「到底向大哥同我到梅莊來是什麼用意，他來此之前，一字未提。推想起來，自必是求四位莊主替我療傷，但他所作安排處處透著十分詭秘，這四位莊主又均是異行特立之士，說不定不能跟他們明言。反正我確不知向大哥來此有何所求，我直言相告，並非有意欺人。」便道：「晚輩是跟隨童大哥前來寶莊，實不相瞞，踏入寶莊之前，晚輩既未得聞四位莊主的大名，亦不知世上有『孤山梅莊』這座莊子。」頓了一頓，又道：「這自是晚輩孤陋寡聞，不識武林中諸位前輩高人，二位莊主莫怪。」

　　黃鐘公向黑白子瞧了一眼，臉露微笑，說道：「風少俠說得極是坦誠，老朽多謝了。老朽本來十分奇怪，我四兄弟隱居臨安，江湖上極少人知，五嶽劍派跟我兄弟更素無瓜葛，怎地會尋上門來？如此說來，風少俠確是不知我四人的來歷了？」令狐沖道：「晚輩甚是慚愧，還望二位莊主指教。適才說什麼『久仰四位莊主大名』，其實……其實……是……」黃鐘公點了點頭，道：「黃鐘公、黑白子什麼的，都是我們自己取的外號，我們原來的姓名早就不用了。少俠從來不曾聽見過我們四人的名頭，原是理所當然。」右手翻動琴譜，問道：「這部琴譜，你是誠心借給老朽抄錄？」令狐沖道：「正是。只因這琴譜是童大哥所有，晚輩才說相借，否則的話，前輩儘管取去便是，寶劍贈烈士，那也不用賜還了。」黃鐘公「哦」了一聲，枯瘦的臉上露出一絲喜色。黑白子道：「你將琴譜借給我大哥，那位童兄可答允麼？」令狐沖道：「童大哥與晚輩是過命的交情，他為人慷慨豪邁，既是在下答應了的，再大的事，他也不會介意。」黑白子點了點頭。黃鐘公道：「風少俠一番好意，老朽深實感謝。只不過此事既未得到童兄親口允諾，老朽畢竟心中不安。那位童兄言道，要得琴譜，須得本莊有人勝過你的劍法，老朽可不能白佔這個便宜。咱們便來比劃幾招如何？」

　　令狐沖尋思：「剛才二莊主言道：『我們三個怎能和大哥相比』，那麼這位大莊主的武功，自當在他三人之上。三位莊主武功卓絕，我全仗風太師叔所傳劍法才佔了上風，若和大莊主交手，未必再能獲勝，沒來由的又何苦自取其辱？就算我勝得了他，又有什麼好處？」便道：「童大哥一時好事，說這等話，當真令晚輩慚愧已極。四位莊主不責狂妄，晚輩已十分感激，如何再敢和大莊主交手？」

　　黃鐘公微笑道：「你這人甚好，咱們較量幾招，點到為止，又有什麼干係？」回頭從壁上摘下一桿玉簫，交給令狐沖，說道：「你以簫作劍，我則用瑤琴當作兵刃。」從床頭幾上捧起一張瑤琴，微微一笑，說道：「我這兩件樂器雖不敢說價值連城，卻也是難得之物，總不成拿來砸壞了？大家裝模作樣的擺擺架式罷了。」令狐沖見那簫通身碧綠，竟是上好的翠玉，近吹口處有幾點朱斑，殷紅如血，更映得玉簫青翠欲滴。黃鐘公手中所持瑤琴顏色暗舊，當是數百年甚至是千年以上的古物，這兩件樂器只須輕輕一碰，勢必同時粉碎，自不能以之真的打鬥，眼見無可再推，雙手橫捧玉簫，恭恭敬敬的道：「請大莊主指點。」黃鐘公道：「風老先生一代劍豪，我向來十分佩服，他老人家所傳劍法定是非同小可。風少俠請！」令狐沖提起簫來，輕輕一揮，風過簫孔，發出幾下柔和的樂音。黃鐘公右手在琴弦上撥了幾下，琴音響處，琴尾向令狐沖右肩推來。令狐沖聽到琴音，心頭微微一震，玉簫緩緩點向黃鐘公肘後。瑤琴倘若繼續撞向自己肩頭，他肘後穴道勢必先被點上。黃鐘公倒轉瑤琴，向令狐沖腰間砸到，琴身遞出之時，又是撥弦發聲。令狐沖心想：「我若以玉簫相格，兩件名貴樂器一齊撞壞。他為了愛惜樂器，勢必收轉瑤琴。但如此打法，未免跡近無賴。」當下玉簫轉了個弧形，點向對方腋下。黃鐘公舉琴封擋，令狐沖玉簫便即縮回。黃鐘公在琴上連彈數聲，樂音轉急。黑白子臉色微變，倒轉著身子退出琴堂，隨手帶上了板門。他知道黃鐘公在琴上撥弦發聲，並非故示閒暇，卻是在琴音之中灌注上乘內力，用以擾亂敵人心神，對方內力和琴音一生共鳴，便不知不覺的為琴音所制。琴音舒緩，對方出招也跟著舒緩；琴音急驟，對方出招也跟著急驟。但黃鐘公琴上的招數卻和琴音恰正相反。他出招快速而琴音加倍悠閒，對方勢必無法擋架。黑白子深知黃鐘公這門功夫非同小可，生怕自己內力受損，便退到琴堂之外。

　　他雖隔著一道板門，仍隱隱聽到琴聲時緩時急，忽爾悄然無聲，忽爾錚然大響，過了一會，琴聲越彈越急。黑白子只聽得心神不定，呼吸不舒，又退到了大門外，再將大門關上。琴音經過兩道門的阻隔，已幾不可聞，但偶而琴音高亢，透了幾聲出來，仍令他心跳加劇。佇立良久，但聽得琴音始終不斷，心下詫異：「這姓風少年劍法固然極高，內力竟也如此了得。怎地在我大哥『七弦無形劍』久攻之下，仍能支持得住？」正凝思間，禿筆翁和丹青生二人並肩而至。丹青生低聲問道：「怎樣？」黑白子道：「已鬥了很久，這少年還在強自支撐。我擔心大哥會傷了他的性命。」丹青生道：「我去向大哥求個情，不能傷了這位好朋友。」黑白子搖頭道：「進去不得。」便在此時，琴音錚錚大響，琴音響一聲，三個人便退出一步，琴音連響五下，三個人不由自主的退了五步。禿筆翁臉色雪白，定了定神，才道：「大哥這『六丁開山』無形劍法當真厲害。這六音連續狠打猛擊，那姓風的如何抵受得了？」言猶未畢，只聽得又是一聲大響，跟著拍拍數響，似是斷了好幾根琴弦。黑白子等吃了一驚，推開大門搶了進去，又再推開琴堂板門，只見黃鐘公呆立不語，手中瑤琴七弦皆斷，在琴邊垂了下來。令狐沖手持玉簫，站在一旁，躬身說道：「得罪！」顯而易見，這番比武又是黃鐘公輸了。

　　黑白子等三人盡皆駭然。三人深知這位大哥內力渾厚，實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料仍折在這華山派少年手中，若非親見，當真難信。黃鐘公苦笑道：「風少俠劍法之精，固是老朽生平所僅見，而內力造詣竟也如此了得，委實可敬可佩。老朽的『七弦無形劍』，本來自以為算得是武林中的一門絕學，哪知在風少俠手底竟如兒戲一般。我們四兄弟隱居梅莊，十餘年來沒涉足江湖，嘿嘿，竟然變成了井底之蛙。」言下頗有淒涼之意。令狐沖道：「晚輩勉力支撐，多蒙前輩手下留情。」黃鐘公長歎一聲，搖了搖頭，頹然坐倒，神情蕭索。

　　令狐沖見他如此，意有不忍，尋思：「向大哥顯是不欲讓他們知曉我內力已失，以免他們知悉我受傷求治，便生障礙。但大丈夫光明磊落，我不能佔他這個便宜。」便道：「大莊主，有一事須當明言。我所以不怕你琴上所發出的無形劍氣，並非由於我內力高強，而是因為晚輩身上實是一無內力之故。」黃鐘公一怔，站起身來，說道：「什麼？」令狐沖道：「晚輩多次受傷，內力盡失，是以對你琴音全無感應。」黃鐘公又驚又喜，顫聲問道：「當真？」令狐沖道：「前輩如果不信，一搭晚輩脈搏便知。」說著伸出了右手。

　　黃鐘公和黑白子都大為奇怪，心想他來到梅莊，雖非明顯為敵，終究不懷好意，何以竟敢坦然伸手，將自己命脈交於人手？倘若黃鐘公藉著搭脈的因頭，扣住他手腕上穴道，那他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已無從施展，只好任由宰割了。黃鐘公適才運出「六丁開山」神技，非但絲毫奈何不了令狐沖，而且最後七弦同響，內力催到頂峰，竟致七弦齊斷，如此大敗，終究心有不甘，尋思：「你若引我手掌過來，想反扣我穴道，我就再跟你一拚內力便了。」當即伸出右手，緩緩向令狐沖右手腕脈上搭去。他這一伸手之中，暗藏「虎爪擒拿手」、「龍爪功」、「小十八拿」的三門上乘擒拿手法，不論對方如何變招，他至多抓不住對方手腕，卻決不致為對方所乘，不料五根手指搭將上去，令狐沖竟然一動不動，毫無反擊之象。黃鐘公剛感詫異，便覺令狐衝脈搏微弱，弦數弛緩，確是內力盡失。他一呆之下，不禁哈哈大笑，說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可上了你當啦，上了你老弟的當啦！」他口中雖說自己上當，神情卻是歡愉之極。

　　他那「七弦無形劍」只是琴音，聲音本身自不能傷敵，效用全在激發敵人內力，擾亂敵招，對手內力越強，對琴音所起感應也越加厲害，萬不料令狐沖竟然半點內力也無，這「七弦無形劍」對他也就毫無效驗。黃鐘公大敗之餘，心灰意冷，待得知悉所以落敗，並非由於自己苦練數十年的絕技不行，忍不住大喜若狂。他抓住了令狐沖的手連連搖晃，笑道：「好兄弟，好兄弟！你為什麼要將這秘密告知老夫？」令狐沖笑道：「晚輩內力全失，適才比劍之時隱瞞不說，已不免存心不良，怎可相欺到底？前輩對牛彈琴，恰好碰上了晚輩牛不入耳。」黃鐘公捋鬚大笑，說道：「如此說來，老朽的『七弦無形劍』倒還不算是廢物，我只怕『七弦無形劍』變成了『斷弦無用劍』呢，哈哈，哈哈！」

　　黑白子道：「風少俠，你坦誠相告，我兄弟俱都感激。但你豈不知自洩弱點，我兄弟若要取你性命，已是易如反掌？你劍法雖高，內力全無，終不能和我等相抗。」

　　令狐沖道：「二莊主此言不錯。晚輩知道四位莊主是英雄豪傑，這才明言。」黃鐘公點頭道：「甚是，甚是。風兄弟，你來到敝莊有何用意，也不妨直說。我四兄弟跟你一見如故，只須力之所及，無不從命。」禿筆翁道：「你內力盡失，想必是受了重傷。我有一至交好友，醫術如神，只是為人古怪，輕易不肯為人治病，但衝著我的面子，必肯為你施治。那『殺人名醫』平一指跟我向來交情……」令狐沖失聲道：「是平一指平大夫？」禿筆翁道：「正是，你也聽過他的名字，是不是？」

　　令狐沖黯然道：「這位平大夫，數月之前，已在山東的五霸岡上逝世了。」禿筆翁「啊喲」一聲，驚道：「他……他死了？」丹青生道：「他什麼病都能治，怎麼反而醫不好自己的病？啊，他是給仇人害死的嗎？」令狐沖搖了搖頭，於平一指之死，心下一直甚是歉仄，說道：「平大夫臨死之時，還替晚輩把了脈，說道晚輩之傷甚是古怪，他確是不能醫治。」禿筆翁聽到平一指的死訊，甚是傷感，呆呆不語，流下淚來。黃鐘公沉思半晌，說道：「風兄弟，我指點你一條路子，對方肯不肯答允，卻是難言。我修一通書信，你持去見少林寺掌門方證大師，如他能以少林派內功絕技《易筋經》相授，你內力便有恢復之望。這《易筋經》本是他少林派不傳之秘，但方證大師昔年曾欠了我一些情，說不定能賣我的老面子。」令狐沖聽他二人一個介紹平一指，一個指點去求方證大師，都是十分對症，而且均是全力推介，可見這兩位莊主不但見識超人，而對自己也確是一片熱誠，不由得心下感激，說道：「這《易筋經》神技，方證大師只傳本門弟子，而晚輩卻不便拜入少林門下，此中甚有難處。」站起來深深一揖，說道：「四位莊主的好意，晚輩深為感激。死生有命，晚輩身上的傷也不怎麼打緊，倒教四位掛懷了。晚輩這就告辭。」黃鐘公道：「且慢。」轉身走進內室，過了片刻，拿了一個瓷瓶出來，說道：「這是昔年先師所賜的兩枚藥丸，補身療傷，頗有良效。送了給小兄弟，也算是你我相識一場的一點小意思。」令狐沖見瓷瓶的木塞極是陳舊，心想這是他師父的遺物，保存至今，自必珍貴無比，忙道：「這是前輩的尊師所賜，非同尋常，晚輩不敢拜領。」黃鐘公搖了搖頭，說道：「我四人絕足江湖，早就不與外人爭鬥，療傷聖藥，也用它不著。我兄弟既無門人，亦無子女，你推辭不要，這兩枚藥丸我只好帶進棺材裡去了。」

　　令狐沖聽他說得淒涼，只得鄭重道謝，接了過來，告辭出門。黑白子、禿筆翁、丹青生三人陪他回到棋室。向問天見四人臉色均甚鄭重，知道令狐沖和大莊主比劍又已勝了。倘是大莊主得勝，黑白子固是仍然不動聲色，禿筆翁和丹青生卻必定意氣風發，一見面就會伸手來取張旭的書法和范寬的山水，假意問道：「風兄弟，大莊主指點了你劍法嗎？」令狐沖道：「大莊主功力之高，人所難測，但適逢小弟內力全失，實大莊主瑤琴上所發內力不起感應。天下僥倖之事，莫過於此。」丹青生瞪眼對向問天道：「這位風兄弟為人誠實，什麼都不隱瞞。你卻說他內力遠勝於你，教我大哥上了這個大當。」向問天笑道：「風兄弟內力未失之時，確是遠勝於我啊。我說的是從前，可沒說現今。」禿筆翁哼了一聲，道：「你不是好人！」向問天拱了拱手，說道：「既然梅莊之中，無人勝得了我風兄弟的劍法，三位莊主，我們就此告辭。」轉頭向令狐沖道：「咱們走罷。」令狐沖抱拳躬身，說道：「今日有幸拜見四位莊主，大慰平生，日後若有機緣，當再造訪寶莊。」丹青生道：「風兄弟，你不論哪一天想來喝酒，只管隨時駕臨，我把所藏的諸般名酒，一一與你品嚐。這位童兄嘛，嘿嘿，嘿嘿！」向問天微笑道：「在下酒量甚窄，自不敢再來自討沒趣了。」說著又拱了拱手，拉著令狐沖的手走了出去。黑白子等送了出來。向問天道：「三位莊主請留步，不勞遠送。」禿筆翁道：「哈，你道我們是送你嗎？我們送的是風兄弟。倘是你童兄一人來此，我們一步也不送呢。」向問天笑道：「原來如此。」黑白子等直送到大門之外，這才和令狐沖珍重道別。禿筆翁和丹青生對著向問天只直瞪眼，恨不得將他背上那個包袱搶了下來。向問天攜著令狐沖的手，步入柳蔭深處，離梅莊已遠，笑道：「那位大莊主琴上所發的『無形劍氣』十分厲害，兄弟，你如何取勝？」令狐沖道：「原來大哥一切早知就裡。幸好我內力盡失，否則只怕此刻性命已經不在了。大哥，你跟這四位莊主有仇麼？」向問天道：「沒有仇啊。我跟他們從未會過面，怎說得上有仇？」

　　忽聽得有人叫道：「童兄，風兄，請你們轉來。」令狐沖轉過身來，只見丹青生快步奔到，手持酒碗，碗中盛著大半碗酒，說道：「風兄弟，我有半瓶百年以上的竹葉青，你若不嘗一嘗，甚是可惜。」說著將酒碗遞了過去。

　　令狐沖接過酒碗，見那酒碧如翡翠，盛在碗中，宛如深不見底，酒香極是醇厚，讚道：「果是好酒。」喝一口，讚一聲：「好！」一連四口，將半碗酒喝乾了，道：「這酒輕靈厚重，兼而有之，當是揚州、鎮江一帶的名釀。」丹青生喜道：「正是，那是鎮江金山寺的鎮寺之寶，共有六瓶。寺中大和尚守戒不飲酒，送了一瓶給我。我喝了半瓶，便不捨得喝了。風兄弟，我那裡著實還有幾種好酒，請你去品評品評如何？」令狐沖對「江南四友」頗有親近之意，加之有好酒可喝，如何不喜，當下轉頭向著向問天，瞧他意向。向問天道：「兄弟，四莊主邀你去喝酒，你就去罷。至於我呢，三莊主和四莊主見了我就生氣，我就那個……嘿嘿，嘿嘿。」丹青生笑道：「我幾時見你生氣了？一起去，一起去！你是風兄弟的朋友，我也請你喝酒。」向問天還待推辭，丹青生左臂挽住了他手臂，右臂挽住了令狐沖，笑道：「去，去！再去喝幾杯。」令狐沖心想：「我們告辭之時，這位四莊主對向大哥神色甚是不善，怎地忽又親熱起來？莫非他念念不忘向大哥背上包袱中的書畫，另行設法謀取麼？」三人回到梅莊，禿筆翁等在門口，喜道：「風兄弟又回來了，妙極，妙極！」四人重回棋室。丹青生斟上諸般美酒和令狐沖暢飲，黑白子卻始終沒露面。

　　眼見天色將晚，禿筆翁和丹青生似是在等什麼人，不住斜眼向門口張望。向問天告辭了幾次，他二人總是全力挽留。令狐沖並不理會，只是喝酒。向問天看了看天色，笑道：「二位莊主若不留我們吃飯，可要餓壞我這飯桶了。」禿筆翁道：「是，是！」大聲叫道：「丁管家，快安排筵席。」丁堅在門外答應。便在此時，室門推開，黑白子走了進來，向令狐沖道：「風兄弟，敝莊另有一位朋友，想請教你的劍法。」禿筆翁和丹青生一聽此言，同時跳起身來，喜道：「大哥答允了？」令狐沖心想：「那人和我比劍，須先得到大莊主的允可。他們留著我在這裡，似是二莊主向大莊主商量，求了這麼久，大莊主方始答允。那麼此人不是大莊主的子侄後輩，便是他的門人下屬，難道他的劍法竟比大莊主還要高明麼？」轉念一想，暗叫：「啊喲，不好！他們知我內力全無，自己顧全身份，不便出手，但若派一名後輩或是下屬來跟我動手，專門和我比拚內力，豈不是立時取了我性命？」但隨之又想：「這四位莊主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豈能幹這等卑鄙的行徑？但三莊主、四莊主愛那兩幅書畫若狂，二莊主貌若冷靜，對那些棋局卻也是不得到手便難以甘心，為了這些書畫棋局而行此下策，也非事理之所無。要是有人真欲以內力傷我，我先以劍法刺傷他的關節要害便了。」

　　黑白子道：「風少俠，勞你駕再走一趟。」令狐沖道：「若以真實功夫而論，晚輩連三莊主、四莊主都非敵手，更不用說大莊主、二莊主了。孤山梅莊四位前輩武功卓絕，只因和晚輩杯酒相投，這才處處眷顧容讓。晚輩一些粗淺劍術，實在不必再獻醜了。」丹青生道：「風兄弟，那人的武功當然比你高，不過你不用害怕，他……」黑白子截住他的話頭，說道：「敝莊之中，尚有一個精研劍術的前輩名家，他聽說風少俠的劍法如此了得，說什麼也要較量幾手，還望風少俠再比一場。」令狐沖心想再比一場，說不定被迫傷人，便和「江南四友」翻臉成仇，說道：「四位莊主待晚輩極好，倘若再比一場，也不知這位前輩脾氣如何，要是鬧得不歡而散，或者晚輩傷在這位前輩劍底，豈不是壞了和氣？」丹青生笑道：「沒關係，不……不會……」黑白子又搶著道：「不論怎樣，我四人決不會怪你風少俠。」向問天道：「好罷，再比試一場，又有何妨？我可有些事情，不能多耽擱了，須得先走一步。風兄弟，咱們到嘉興府見。」禿筆翁和丹青生齊聲道：「你要先走，那怎麼成？」禿筆翁道：「除非你將張旭的書法留下了。」丹青生道：「風少俠輸了之後，又到哪裡去找你取書畫棋譜？不成，不成，你再耽一會兒。丁管家，快擺筵席哪！」

　　黑白子道：「風少俠，我陪你去。童兄，你先請用飯，咱們過不多久，便回來陪你。」向問天連連搖頭，說道：「這場比賽，你們志在必勝。我風兄弟劍法雖高，臨敵經驗卻淺。你們又已知道他內力已失，我如不在旁掠陣，這場比試縱然輸了，也是輸得心不甘服。」黑白子道：「童兄此言是何用意？難道我們還會使詐不成？」向問天道：「孤山梅莊四位莊主乃豪傑之士，在下久仰威望，自然十分信得過的。但風兄弟要去和另一人比劍，在下實不知梅莊中除了四位莊主之外，竟然另有一位高人。請問二莊主，此人是誰？在下若知這人和四位莊主一般，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俠士，那就放心了。」丹青生道：「這位前輩的武功名望，和我四兄弟相比，那是只高不低，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向問天道：「武林之中，名望能和四位莊主相捋的，屈指寥寥可數，諒來在下必知其名。」禿筆翁道：「這人的名字，卻不便跟你說。」向問天道：「那麼在下定須在旁觀戰，否則這場比試便作罷論。」丹青生道：「你何必如此固執？我看童兄臨場，於你有損無益，此人隱居已久，不喜旁人見到他的面貌。」向問天道：「那麼風兄弟又怎麼和他比劍？」黑白子道：「雙方都戴上頭罩，只露出一對眼睛，便誰也看不到誰了。」向問天道：「四位莊主是否也戴上頭罩？」黑白子道：「是啊。這人脾氣古怪得緊，否則他便不肯動手。」向問天道：「那麼在下也戴上頭罩便是。」黑白子躊躇半晌，說道：「童兄既執意要臨場觀鬥，那也只好如此，但須請童兄答允一件事，自始至終，不可出聲。」向問天笑道：「裝聾作啞，那還不容易？」

　　當下黑白子在前引路，向問天和令狐沖跟隨其後，禿筆翁和丹青生走在最後。令狐沖見他走的是通向大莊主居室的舊路，來到大莊主琴堂外，黑白子在門上輕扣三聲，推門進去。只見室中一人頭上已套了黑布罩子，瞧衣衫便是黃鐘公。黑白子走到他身前，俯頭在他耳邊低語數句。黃鐘公搖了搖頭，低聲說了幾句話，顯是不願向問天參與。黑白子點了點頭，轉頭道：「我大哥以為，比劍事小，但如惹惱了那位朋友，多有不便。這事就此作罷。」

　　五人躬身向黃鐘公行禮，告辭出來。

　　丹青生氣忿忿的道：「童兄，你這人當真古怪，難道還怕我們一擁而上，欺侮風兄弟不成？你非要在旁觀鬥不可，鬧得好好一場比試，就此化作雲煙，豈不令人掃興？」禿筆翁道：「二哥花了老大力氣，才求得我大哥答允，偏偏你又來搗蛋。」向問天笑道：「好啦，好啦！我便讓一步，不瞧這場比試啦。你們可要公公平平，不許欺騙我風兄弟。」禿筆翁和丹青生大喜，齊聲道：「你當我們是什麼人了？哪有欺騙風少俠之理？」向問天笑道：「我在棋室中等候。風兄弟，他們鬼鬼祟祟的不知玩什麼把戲，你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千萬小心了。」令狐沖笑道：「梅莊之中，儘是高士，豈有行詭使詐之人？」丹青生笑道：「是啊，風少俠哪像你這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向問天走出幾步，回頭招手道：「風兄弟，你過來，我得囑咐你幾句，可別上了人家的當。」丹青生笑了笑，也不理會。令狐沖心道：「向大哥忒也小心了，我又不是三歲小孩，真要騙我，也不這麼容易。」走近身去。

　　向問天拉住他手，令狐沖便覺他在自己手掌之中，塞了一個紙團。令狐沖一捏之下，便覺紙團中有一枚硬物。向問天笑嘻嘻的拉他近前，在他耳邊低聲說道：「你見了那人之後，便跟他拉手親近，將這紙團連同其中的物事，偷偷塞在他手中。這事牽連重大，不可輕忽。哈哈，哈哈。」他說這幾句話之時，語氣甚是鄭重，但臉上始終帶著笑容，最後幾下哈哈大笑，和他的說話更是毫不相干。黑白子等三人都道他說的是奚落自己三人的言語。丹青生道：「有什麼好笑？風少俠固然劍法高明，你童兄劍法如何，咱們可還沒請教。」向問天笑道：「在下的劍法稀鬆平常，可不用請教。」說著搖搖擺擺的出外。

　　丹青生笑道：「好，咱們再見大哥去。」四人重行走進黃鐘公的琴堂。黃鐘公沒料到他們去而復回，已將頭上的罩子除去。黑白子道：「大哥，那位童兄終於給我們說服，答允不去觀戰了。」黃鐘公道：「好。」拿起黑布罩子，又套在頭上。丹青生拉開木櫃，取了三隻黑布罩子出來，將其中一隻交給令狐沖，道：「這是我的，你戴著罷。大哥，我借你的枕頭套用用。」走進內室，過得片刻，出來時頭上已罩了一隻青布的枕頭套子，套上剪了兩個圓孔，露出一雙光溜溜的眼睛。

　　黃鐘公點了點頭，向令狐沖道：「待會比試，你們兩位都使木劍，以免拚上內力，讓風兄弟吃虧。」令狐沖喜道：「那再好不過。」黃鐘公向黑白子道：「二弟，帶兩柄木劍。」黑白子打開木櫃，取出兩柄木劍。

　　黃鐘公向令狐沖道：「風兄弟，這場比試不論誰勝誰敗，請你對外人一句也別提起。」令狐沖道：「這個自然，晚輩先已說過，來到梅莊，決非求名，豈有到外面胡說張揚之理？何況晚輩敗多勝少，也沒什麼好說的。」

　　黃鐘公道：「那倒未必盡然。但相信風兄弟言而有信，不致外傳。此後一切所見，請你也是一句不提，連那位童兄也不可告知，這件事做得到麼？」令狐沖躊躇道：「連童大哥也不能告知？比劍之後，他自然要問起經過，我如絕口不言，未免於友道有虧。」黃鐘公道：「那位童兄是老江湖了，既知風兄弟已答應了老夫，大丈夫千金一諾，不能食言而肥，自也不致於強人所難。」令狐沖點頭道：「那也說得是，晚輩答允了便是。」黃鐘公拱了拱手，道：「多謝風兄弟厚意。請！」令狐沖轉過身來，便往外走。哪知丹青生向內室指了指，道：「在這裡面。」令狐沖一怔，大是愕然：「怎地在內室之中？」隨即省悟：「啊，是了！和我比劍之人是個女子，說不定是大莊主的夫人或是姬親，因此他們堅決不讓向大哥在旁觀看，既不許她見到我相貌，又不許我見到她真面目，自是男女有別之故。大莊主一再叮囑，要我不可向旁人提及，連對向大哥也不能說，若非閨閣之事，何必如此鄭重？」

　　想通了此節，種種疑竇豁然而解，但一捏到掌心中的紙團和其中那枚小小硬物，尋思：「看來向大哥種種佈置安排，深謀遠慮，只不過要設法和這女子見上一面。他自己既不能見她之面，便要我傳遞書信和信物。這中間定有私情曖昧。向大哥和我雖義結金蘭，但四位莊主待我甚厚，我如傳遞此物，太也對不住四位莊主，這便如何是好？」又想：「向大哥和四位莊主都是五六十歲年紀之人，那女子定然也非年輕，縱有情緣牽纏，也是許多年前的舊事了，就算遞了這封信，想來也不會壞了那女子的名節。」沉吟之際，五人已進了內室。室內一床一幾，陳設簡單，床上掛了紗帳，甚是陳舊，已呈黃色。幾上放著一張短琴，通體黝黑，似是鐵製。令狐沖心想：「事情一切推演，全入於向大哥的算中。唉，他情深若斯，我豈可不助他償了這個心願？」他生性灑脫，於名教禮儀之防，向來便不放在心上，這時內心之中，隱隱似乎那女子便是小師妹岳靈珊，她嫁了師弟林平之，自己則是向問天，隔了數十年後，千方百計的又想去和小師妹見上一面，會面竟不可得，則傳遞一樣昔年的信物，聊表情愫，也足慰數十年的相思之苦。心下又想：「向大哥擺脫魔教，不惜和教主及教中眾兄弟翻臉，說不定也是為了這舊情人之故。」他心涉遐想之際，黃鐘公已掀開床上被褥，揭起床板，下面卻是塊鐵板，上有銅環。黃鐘公握住銅環，向上一提，一塊四尺來闊、五尺來長的鐵板應手而起，露出一個長大方洞。這鐵板厚達半尺，顯是甚是沉重，他平放在地上，說道：「這人的居所有些奇怪，風兄弟請跟我來。」說著便向洞中躍入。黑白子道：「風少俠先請。」

　　令狐沖心感詫異，跟著躍下，只見下面牆壁上點著一盞油燈，發出淡黃色光芒，置身之所似是個地道。他跟著黃鐘公向前行去，黑白子等三人依次躍下。

　　行了約莫二丈，前面已無去路。黃鐘公從懷中取出一串鑰匙，插入了一個匙孔，轉了幾轉，向內推動。只聽得軋軋聲響，一扇石門緩緩開了。令狐沖心下越感驚異，而對向問天卻又多了幾分同情之意，尋思：「他們將這女子關在地底，自然是強加囚禁，違其本願。這四位莊主似是仁義豪傑之士，卻如何幹這等卑鄙勾當？」

　　他隨著黃鐘公走進石門，地道一路向下傾斜，走出數十丈後，又來到一扇門前。黃鐘公又取出鑰匙，將門開了，這一次卻是一扇鐵門。地勢不斷的向下傾斜，只怕已深入地底百丈有餘。地道轉了幾個彎，前面又出現一道門。令狐沖忿忿不平：「我還道四位莊主精擅琴棋書畫，乃是高人雅士，豈知竟然私設地牢，將一個女子關在這等暗無天日的所在。」他初下地道時，對四人並無提防之意，此刻卻不免大起戒心，暗自慄慄：「他們跟我比劍不勝，莫非引我來到此處，也要將我囚禁於此？這地道中機關門戶，重重疊疊，當真是插翅難飛。」可是雖有戒備之意，但前有黃鐘公，後有黑白子、禿筆翁、丹青生，自己手中一件兵器也沒有，卻也無可奈何。第三道門戶卻是由四道門夾成，一道鐵門後，一道釘滿了棉絮的木門，其後又是一道鐵門，又是一道釘棉的板門。令狐沖尋思：「為什麼兩道鐵門之間要夾兩道釘滿棉絮的板門？是了，想來被囚之人內功十分厲害，這棉絮是吸去她的掌力，以防她擊破鐵門。」此後接連行走十餘丈，不見再有門戶，地道隔老遠才有一盞油燈，有些地方油燈已熄，更是一片漆黑，要摸索而行數丈，才又見到燈光。令狐沖只覺呼吸不暢，壁上和足底潮濕之極，突然之間想起：「啊喲，那梅莊是在西湖之畔，走了這麼遠，只怕已深入西湖之底。這人給囚於湖底，自然無法自行脫困。別人便要設法搭救，也是不能，倘若鑿穿牢壁，湖水便即灌入。」再前行數丈，地道突然收窄，必須弓身而行，越向前行，彎腰越低。又走了數丈，黃鐘公停步晃亮火折，點著了壁上的油燈，微光之下，只見前面又是一扇鐵門，鐵門上有個尺許見方的洞孔。黃鐘公對著那方孔朗聲道：「任先生，黃鐘公四兄弟拜訪你來啦。」令狐沖一呆：「怎地是任先生？難道裡面所囚的不是女子？」但裡面無人答應。黃鐘公又道：「任先生，我們久疏拜候，甚是歉仄，今日特來告知一件大事。」室內一個濃重的聲音罵道：「去你媽的大事小事！有狗屁就放，如沒屁放，快給我滾得遠遠地！」

　　令狐沖驚訝莫名，先前的種種設想，霎時間盡皆煙消雲散，這口音不但是個老年男子，而且出語粗俗，直是個市井俚人。黃鐘公道：「先前我們只道當今之世，劍法之高，自以任先生為第一，豈知大謬不然。今日有一人來到梅莊，我們四兄弟固然不是他的敵手，任先生的劍法和他一比，那也是有如小巫見大巫了。」令狐沖心道：「原來他是以言語相激，要那人和我比劍。」那人哈哈大笑，說道：「你們四個狗雜種鬥不過人家，便激他來和我比劍，想我替你們四個混蛋料理這個強敵，是不是？哈哈，打的倒是如意算盤，只可惜我十多年不動劍，劍法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操你奶奶的王八羔子，夾著尾巴快給我滾罷。」令狐沖心下駭然：「此人機智無比，料事如神，一聽黃鐘公之言，便已算到。」禿筆翁道：「大哥，任先生決不是此人的敵手。那人說梅莊之中無人勝得過他，這句話原是不錯的。咱們不用跟任先生多說了。」那姓任的喝道：「你激我有什麼用？姓任的難道還能為你們這四個小雜種辦事？」禿筆翁道：「此人劍法得自華山派風清揚老先生的真傳。大哥，聽說任先生當年縱橫江湖，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風老先生一個人。任先生有個外號，叫什麼『望風而逃』。這個『風』字，便是指風清揚老先生而言，這話可真？」那姓任的哇哇大叫，罵道：「放屁，放屁，臭不可當。」丹青生道：「三哥錯了。」禿筆翁道：「怎地錯了？」丹青生道：「你說錯了一個字。任先生的外號不是叫『望風而逃』，而是叫『聞風而逃』。你想，任先生如果望見了風老先生，二人相距已不甚遠，風老先生還容得他逃走嗎？只有一聽到風老先生的名字，立即拔足便奔，急急如喪家之犬……」禿筆翁接口道：「忙忙似漏網之魚！」丹青生道：「這才得保首領，直至今日啊。」那姓任的不怒反笑，說道：「四個臭混蛋給人家逼得走投無路，無可奈何，這才想到來求老夫出手。操你奶奶，老夫要是中了你們的詭計，那也不姓任了。」

　　黃鐘公歎了口氣，道：「風兄弟，這位任先生一聽到你這個『風』字，已是魂飛魄散，心膽俱裂。這劍不用比了，我們承認你是當世劍法第一便是。」

　　令狐沖雖見那人並非女子，先前種種猜測全都錯了，但見他深陷牢籠，顯然歲月已久，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從各人的語氣之中，推想這人既是前輩，武功又必極高，聽黃鐘公如此說，便道：「大莊主這話可不對了，風老前輩和晚輩談論劍法之時，對這位……這位任老先生極是推崇，說道當世劍法，他便只佩服任老先生一人，他日晚輩若有機緣拜見任老先生，務須誠心誠意、恭恭敬敬的向他老人家磕頭，請他老人家指教。」

　　此言一出，黃鐘公等四人盡皆愕然。那姓任的卻十分得意，呵呵大笑，道：「小朋友，你這話說得很對，風清揚並非泛泛之輩，也只有他，才識得我劍法的精妙所在。」黃鐘公道：「風……風老先生知道他……他是在這裡？」語音微顫，似有驚恐之意。令狐沖信口胡吹：「風老先生只道任老先生歸隱於名山勝地。他老人家教導晚輩練劍之時，常常提及任老先生，說道練這等劍招，只是用來和任老先生的傳人對敵，世上若無任老先生，這等繁難的劍法根本就不必學。」他此時對梅莊四個莊主頗為不滿，這幾句話頗具奚落之意，心想這姓任的是前輩英雄，卻給囚禁於這陰暗卑濕的牢籠之中，定是中了暗算。他四人所使手段之卑鄙，不問可知。

　　那姓任的道：「是啊，小朋友，風清揚果然挺有見識。你將梅莊這幾個傢伙都打敗了，是不是？」

　　令狐沖道：「晚輩的劍法既是風老先生親手所傳，除非是你任老先生自己，又或是你的傳人，尋常之人自然不是敵手。」他這幾句話，那是公然和黃鐘公等四人過不去了。他越感到這地底黑牢潮濕鬱悶，越是對四個莊主氣惱，只覺在此處耽得片刻，已如此難受，他們將這位武林高人關在這非人所堪居住的所在，不知已關了多少年，當真殘忍無比，激動義憤，出言再也無所顧忌，心想最多你們便將我當場殺了，卻又如何？黃鐘公等聽在耳裡，自是老大沒趣，但他們確是比劍而敗，那也無話可說。丹青生道：「風兄弟，你這話……」黑白子扯扯他的衣袖，丹青生便即住口。

　　那人道：「很好，很好，小朋友，你替我出了胸中一口惡氣。你怎樣打敗了他們？」令狐沖道：「梅莊中第一個和我比劍的，是個姓丁的朋友，叫什麼『一字電劍』丁堅。」那人道：「此人劍法華而不實，但以劍光唬人，並無真實本領。你根本不用出招傷他，只須將劍鋒擺在那裡，他自己會將手指、手腕、手臂送到你劍鋒上來，自己切斷。」

　　五人一聽，盡皆駭然，不約而同的都「啊」了一聲。那人問道：「怎樣，我說得不對嗎？」令狐沖道：「說得對極了，前輩便似親眼見到一般。」那人笑道：「好極！他割斷了五根手指，還是一隻手掌？」令狐沖道：「晚輩將劍鋒側了一側。」那人道：「不對，不對！對付敵人有什麼客氣？你心地仁善，將來必吃大虧。第二個是誰跟你對敵？」令狐沖道：「四莊主。」那人道：「嗯，老四的劍法當然比那個什麼『一字屁劍』高明些，但也高不了多少。他見你勝了丁堅，定然上來便使他的得意絕技，哼哼，那叫什麼劍法啊？是了，叫作『潑墨披麻劍法』，什麼『白虹貫日』、『騰蛟起鳳』，又是什麼『春風楊柳』。」丹青生聽他將自己的得意劍招說得絲毫不錯，更加駭異。

　　令狐沖道：「四莊主的劍法其實也算高明，只不過攻人之際，破綻太多。」那人呵呵一笑，說道：「老風的傳人果然有兩下子，你一語破的，將他這路『潑墨披麻劍法』的致命弱點說了出來。他這路劍法之中，有一招自以為最厲害的殺手，叫做『玉龍倒懸』，仗劍當頭硬砍，他不使這招便罷，倘若使將出來，撞到老風的傳人，只須將長劍順著他劍鋒滑了上去，他的五根手指便都給披斷了，手上的鮮血，便如潑墨一般的潑下來了。這叫做『潑血披指劍法』，哈哈，哈哈。」

　　令狐沖道：「前輩料事如神，晚輩果是在這一招上勝了他。不過晚輩跟他無冤無仇，四莊主又曾以美酒款待，相待甚厚，這五根手指嗎，倒不必披下來了，哈哈，哈哈。」丹青生的臉色早氣得又紅又青，當真是名副其實的「丹青生」，只是頭上罩了枕套，誰也瞧不見而已。那人道：「禿頭老三善使判官筆，他這一手字寫得好像三歲小孩子一般，偏生要附庸風雅，武功之中居然自稱包含了書法名家的筆意。嘿嘿，小朋友，要知臨敵過招，那是生死繫於一線的大事，全力相搏，尚恐不勝，哪裡還有閒情逸致，講究什麼鍾王碑帖？除非對方武功跟你差得太遠，你才能將他玩弄戲耍。但如雙方武功相若，你再用判官筆來寫字，那是將自己的性命雙手獻給敵人了。」

　　令狐沖道：「前輩之言是極，這位三莊主和人動手，確是太過托大了些。」禿筆翁初時聽那人如此說，極是惱怒，但越想越覺他的說話十分有理，自己將書法融化在判官筆的招數之中，雖是好玩，筆上的威力畢竟大減，令狐沖若不是手下留情，十個禿筆翁也給他斃了，想到此處，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那人笑道：「要勝禿頭老三，那是很容易的。他的判官筆法本來相當可觀，就是太過狂妄，偏要在武功中加上什麼書法。嘿嘿，高手過招，所爭的只是尺寸之間，他將自己性命來鬧著玩，居然活到今日，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一樁奇事。禿頭老三，近十多年來你龜縮不出，沒到江湖上行走，是不是？」

　　禿筆翁哼了一聲，並不答話，心中又是一寒，自忖：「他的話一點不錯，這十多年中我若在江湖上闖蕩，焉能活到今日？」那人道：「老二玄鐵棋盤上的功夫，那可是真材實料了，一動手攻人，一招快似一招，勢如疾風驟雨，等閒之輩確是不易招架。小朋友，你卻怎樣破他，說來聽聽。」令狐沖道：「這個『破』字，晚輩是不敢當的，只不過我一上來就跟二莊主對攻，第一招便讓他取了守勢。」那人道：「很好。第二招呢？」令狐沖道：「第二招晚輩仍是搶攻，二莊主又取了守勢。」那人道：「很好。第三招怎樣？」令狐沖道：「第三招仍然是我攻他守。」那人道：「了不起。黑白子當年在江湖上著實威風，那時他使一塊大鐵牌，只須有人能擋得他連環三擊，黑白子便饒了他不殺。後來他改使玄鐵棋枰，兵刃上大佔便宜，那就更加了得。小朋友居然逼得他連守三招，很好！第四招他怎生反擊？」令狐沖道：「第四招還是晚輩攻擊，二莊主守禦。」那人道：「老風的劍法當真如此高明？雖然要勝黑白子並不為難，但居然逼得他在第四招上仍取守勢，嘿嘿，很好，很好！第五招一定是他攻了？」令狐沖道：「第五招攻守之勢並未改變。」那姓任的「哦」的一聲，半晌不語，隔了好一會，才道：「你一共攻了幾劍，黑白子這才回擊？」令狐沖道：「這個……這個……招數倒記不起了。」

　　黑白子道：「風少俠劍法如神，自始至終，晚輩未能還得一招。他攻到四十餘招時，晚輩自知不是敵手，這便推枰認輸。」他直到此刻，才對那姓任的說話，語氣竟十分恭敬。

　　那人「啊」的一聲大叫，說道：「豈有此理？風清揚雖是華山派劍宗出類拔萃的人才，但華山劍宗的劍法有其極限。我決不信華山派之中，有哪一人能連攻黑白子四十餘招，逼得他無法還上一招。」黑白子道：「任老先生對晚輩過獎了！這位風兄弟青出於藍，劍法之高，早已遠遠超越華山劍宗的範圍。環顧當世，也只有任老先生這等武林中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大高手，方能指點他幾招。」令狐沖心道：「黃鐘公、禿筆翁、丹青生三人言語侮慢，黑白子卻恭謹之極。但或激或捧，用意相同，都是要這位任老先生跟我比劍。」

　　那人道：「哼，你大拍馬屁，一般的臭不可當。黃鐘公的武術招數，與黑白子也只半斤八兩，但他內力不錯，小朋友，你的內力也勝過他嗎？」令狐沖道：「晚輩受傷在先，內力全失，以致大莊主的『七弦無形劍』對晚輩全然不生效用。」那人呵呵大笑，說道：「倒也有趣。很好，小朋友，我很想見識見識你的劍法。」令狐沖道：「前輩不可上當。江南四友只想激得你和我比劍，其實別有所圖。」那人道：「有什麼圖謀？」令狐沖道：「他們和我的一個朋友打了個賭，倘若梅莊之中有人勝得了晚輩的劍法，我那朋友便要輸幾件物事給他們。」那人道：「輸幾件物事？嗯，想必是罕見的琴譜棋譜，又或是前代的什麼書畫真跡。」令狐沖道：「前輩料事如神。」

　　那人道：「我只想瞧瞧你的劍法，並非真的過招，再說，我也未必能勝得了你。」令狐沖道：「前輩要勝過晚輩，那是十拿九穩之事，但須請四位莊主先答允一件事。」那人道：「什麼事？」令狐沖道：「前輩勝了晚輩手中長劍，給他們贏得那幾件希世珍物，四位莊主便須大開牢門，恭請前輩離開此處。」禿筆翁和丹青生齊聲道：「這個萬萬不能。」黃鐘公哼了一聲。那人笑道：「小朋友有些異想天開。是風清揚教你的嗎？」令狐沖道：「風老先生絕不知前輩囚於此間，晚輩更是萬萬料想不到。」黑白子忽道：「風少俠，這位任老先生叫什麼名字？武林中的朋友叫他什麼外號？他原是哪一派的掌門？為何因於此間？你都曾聽風老先生說過麼？」

　　黑白子突如其來的連問四事，令狐沖卻一件也答不上來。先前令狐沖連攻四十餘招，黑白子還能守了四十餘招，此刻對方連發四問，有如急攻四招，令狐沖卻一招也守不住，囁嚅半晌，說道：「這個倒沒聽風老先生說起過，我……我確是不知。」丹青生道：「是啊，諒你也不知曉，你如得知其中原由，也不會要我們放他出去了。此人倘若得離此處，武林中天翻地覆，不知將有多少人命喪其手，江湖上從此更無寧日。」那人哈哈大笑，說道：「正是！江南四友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讓老夫身脫牢籠。再說，他們只是奉命在此看守，不過四名小小的獄卒而已，他們哪裡有權放脫老夫？小朋友，你說這句話，可將他們的身份抬得太高了。」

　　令狐沖不語，心想：「此中種種干係，我半點也不知道，當真一說便錯，露了馬腳。」

　　黃鐘公道：「風兄弟，你見這地牢陰暗潮濕，對這位任先生大起同情之意，因而對我們四兄弟甚是不忿，這是你的俠義心腸，老夫也不來怪你。你可知道，這位任先生要是重入江湖，單是你華山一派，少說也得死去一大半人。任先生，我這話不錯罷？」那人笑道：「不錯，不錯。華山派的掌門人還是岳不群罷？此人一臉孔假正經，只可惜我先是忙著，後來又失手遭了暗算，否則早就將他的假面具撕了下來。」

　　令狐沖心頭一震，師父雖將他逐出華山派，並又傳書天下，將他當作正派武林人士的公敵，但師父師母自幼將他撫養長大的恩德，一直對他有如親兒的情義，卻令他感懷不忘，此時聽得這姓任的如此肆言侮辱自己師父，不禁怒喝：「住嘴！我師……」下面這個「父」字將到口邊，立即忍住，記起向問天帶自己來到梅莊，是讓自己冒認是師父的師叔，對方善惡未明，可不能向他們吐露真相。

　　那姓任的自不知他這聲怒喝的真意，繼續笑道：「華山門中，我瞧得起的人當然也有。風老是一個，小朋友你是一個。還有一個你的後輩，叫什麼『華山玉女』寧……寧什麼的。啊，是了，叫作寧中則。這個小姑娘倒也慷慨豪邁，是個人物，只可惜嫁了岳不群，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令狐沖聽他將自己的師娘叫作「小姑娘」，不禁啼笑皆非，只好不加置答，總算他對師娘頗有好評，說她是個人物。

　　那人問道：「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令狐沖道：「晚輩姓風，名叫二中。」那人道：「華山派姓風的人，都不會差。你進來罷！我領教領教風老的劍法。」他本來稱風清揚為「老風」，後來改了口，稱為「風老」，想是令狐沖所說的言語令他頗為歡喜，言語中對風清揚也客氣了起來。

　　令狐沖好奇之心早已大動，亟想瞧瞧這人是怎生模樣，武功又如何高明，便道：「晚輩一些粗淺劍法，在外面唬唬人還勉強可以，到了前輩跟前，實是不足一笑。但任老先生是人中龍鳳，既到此處，焉可不見？」

　　丹青生挨近前來，在他耳畔低聲說道：「風兄弟，此人武功十分怪異，手段又是陰毒無比，你千萬要小心了。稍有不對，便立即出來。」他語聲極低，但關切之情顯是出於至誠。令狐沖心頭一動：「四莊主對我很夠義氣啊！適才我說話譏刺於他，他非但毫不記恨，反而真的關懷我的安危。」不由暗自慚愧。那人大聲道：「進來，進來。他們在外面鬼鬼祟祟的說些什麼？小朋友，江南四『丑』不是好人，除了叫你上當，別的決沒什麼好話，半句也信不得。」

　　令狐沖好生難以委決，不知到底哪一邊是好人，該當助誰才是。黃鐘公從懷中取出另一枚鑰匙，在鐵門的鎖孔中轉了幾轉。令狐沖只道他開了鎖後，便會推開鐵門，哪知他退在一旁，黑白子走上前去，從懷中取出一枚鑰匙，在另一個鎖孔中轉了幾轉。然後禿筆翁和丹青生分別各出鑰匙，插入鎖孔轉動。令狐沖恍然省悟：「原來這位前輩的身份如此重要，四個莊主各懷鑰匙，要用四條鑰匙分別開鎖，鐵門才能打開。他江南四友有如兄弟，四個人便如是一人，難道互相還信不過嗎？」又想：「適才那位前輩言道，江南四友只不過奉命監守，有如獄卒，根本無權放他。說不定四人分掌四條鑰匙之舉，是委派他們那人所規定的。聽鑰匙轉動之聲極是窒滯，鎖孔中顯是生滿鐵銹。這道鐵門，也不知有多少日子沒打開了。」丹青生轉過了鑰匙後，拉住鐵門搖了幾搖，運勁向內一推，只聽得嘰嘰格格一陣響，鐵門向內開了數寸。鐵門一開，丹青生隨即向後躍開。黃鐘公等三人同時躍退丈許。令狐沖不由自主的也退了幾步。那人呵呵大笑，說道：「小朋友，他們怕我，你卻又何必害怕？」令狐沖道：「是。」走上前去，伸手向鐵門上推去。只覺門樞中鐵銹生得甚厚，花了好大力氣才將鐵門推開兩尺，一陣霉氣撲鼻而至。丹青生走上前來，將兩柄木劍遞了給他。令狐沖拿在左手之中。禿筆翁道：「兄弟，你拿盞油燈進去。」從牆壁上取下一盞油燈。令狐沖伸右手接了，走入室中。只見那囚室不過丈許見方，靠牆一榻，榻上坐著一人，長鬚垂至胸前，鬍子滿臉，再也瞧不清他的面容，頭髮鬚眉都是深黑之色，全無斑白。令狐沖躬身說道：「晚輩今日有幸拜見任老前輩，還望多加指教。」那人笑道：「不用客氣，你來解我寂寞，可多謝你啦。」令狐沖道：「不敢。這蓋燈放在榻上罷？」那人道：「好！」卻不伸手來接。

　　令狐沖心想：「囚室如此窄小，如何比劍？當下走到榻前，放下油燈，隨手將向問天交給他的紙團和硬物輕輕塞在那人手中。那人微微一怔，接過紙團，朗聲說道：「喂，你們四個傢伙，進不進來觀戰？」黃鐘公道：「地勢狹隘，容身不下。」那人道：「好！小朋友，帶上了門。」令狐沖道：「是！」轉身將鐵門推上了。那人站起身來，身上發出一陣輕微的嗆啷之聲，似是一根根細小的鐵鏈自行碰撞作聲。他伸出右手，從令狐沖手中接過一柄木劍，歎道：「老夫十餘年不動兵刃，不知當年所學的劍法還記不記得。」

　　令狐沖見他手腕上套著個鐵圈，圈上連著鐵鏈通到身後牆壁之上，再看他另一隻手和雙足，也都有鐵鏈和身後牆壁相連，一瞥眼間，見四壁青油油地發出閃光，原來四周牆壁均是鋼鐵所鑄，心想他手足上的鏈子和銬鐐想必也都是純鋼之物，否則這鏈子不粗，難以繫住他這等武學高人。那人將木劍在空中虛劈一劍，這一劍自上而下，只不過移動了兩尺光景，但斗室中竟然嗡嗡之聲大作。令狐沖讚道：「老前輩，好深厚的功力！」

　　那人轉過身去，令狐沖隱約見到他已打開紙團，見到所裹的硬物，在閱讀紙上的字跡。令狐沖退了一步，將腦袋擋住鐵門上的方孔，使得外邊四人瞧不見那人的情狀。那人將鐵鏈弄得當當發聲，身子微微發顫，似是讀到紙上的字後極是激動，但片刻之間，便轉過身來，眼中陡然精光大盛，說道：「小朋友，我雙手雖然行動不便，未必便勝不了你！」令狐沖道：「晚輩末學後進，自不是前輩的對手。」那人道：「你連攻黑白子四十餘招，逼得他無法反擊一招，現下便向我試試。」令狐沖道：「晚輩放肆。」挺劍向那人刺去，正是先前攻擊黑白子時所使的第一招。

　　那人讚道：「很好！」木劍斜刺令狐沖左胸，守中帶攻，攻中有守，乃是一招攻守兼備的凌厲劍法。黑白子在方孔中向內觀看，一見之下，忍不住大聲叫道：「好劍法！」那人笑道：「今日算你們四個傢伙運氣，叫你們大開眼界。」便在此時，令狐沖第二劍早已刺到。那人木劍揮轉，指向令狐沖右肩，仍是守中帶攻、攻中有守的妙著。令狐沖一凜，只覺來劍中竟無半分破綻，難以仗劍直入，制其要害，只得橫劍一封，劍尖斜指，含有刺向對方小腹之意，也是守中有攻。那人笑道：「此招極妙。」當即回劍旁掠。二人你一劍來，我一劍去，霎時間拆了二十餘招，兩柄木劍始終未曾碰過一碰。令狐沖眼見對方劍法變化繁複無比，自己自從學得「獨孤九劍」以來，從未遇到過如此強敵，對方劍法中也並非沒有破綻，只是招數變幻無方，無法攻其瑕隙。他謹依風清揚所授「以無招勝有招」的要旨，任意變幻。那「獨孤九劍」中的「破劍式」雖只一式，但其中於天下各門各派劍法要義兼收並蓄，雖說「無招」，卻是以普天下劍法之招數為根基。那人見令狐衝劍招層出不窮，每一變化均是從所未見，仗著經歷豐富，武功深湛，一一化解，但拆到四十餘招之後，出劍已略感窒滯。他將內力慢慢運到木劍之上，一劍之出，竟隱隱有風雷之聲。

　　但不論敵手的內力如何深厚，到了「獨孤九劍」精微的劍法之下，盡數落空。只是那人內力之強，劍術之精，兩者混而為一，實已無可分割。那人接連數次已將令狐沖迫得處於絕境，除了棄劍認輸之外更無他法，但令狐沖總是突出怪招，非但解脫顯已無可救藥的困境，而且乘機反擊，招數之奇妙，實是匪夷所思。黃鐘公等四人擠在鐵門之外，從方孔中向內觀看。那方孔實在太小，只容兩人同看，而且那二人也須得一用左眼，一用右眼。兩人看了一會，便讓開給另外兩人觀看。初時四人見那人和令狐沖相鬥，劍法精奇，不勝讚歎，看到後來，兩人劍法的妙處已然無法領略。有時黃鐘公看到一招之後，苦苦思索其中精要的所在，想了良久，方始領會，但其時二人早已另拆了十餘招，這十餘招到底如何拆，他是全然的視而不見了，駭異之餘，尋思：「原來這風兄弟劍法之精，一至於斯。適才他和我比劍，只怕不過使了三四成功夫。別說他身無內力，我瑤琴上的『七弦無形劍』奈何他不得，就算他內力充沛，我這無形劍又怎奈何他得了？他一上來只須連環三招，我當下便得丟琴認輸。倘若真的性命相搏，他第一招便能用玉簫點瞎了我的雙目。」

　　黃鐘公自不知對令狐沖的劍法卻也是高估了。「獨孤九劍」是敵強愈強，敵人如果武功不高，「獨孤九劍」的精要處也就用不上。此時令狐沖所遇的，乃是當今武林中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武功之強，已到了常人所不可思議的境界，一經他的激發，「獨孤九劍」中種種奧妙精微之處，這才發揮得淋漓盡致。獨孤求敗如若復生，又或風清揚親臨，能遇到這樣的對手，也當歡喜不盡。使這「獨孤九劍」，除了精熟劍訣劍術之外，有極大一部分依賴使劍者的靈悟，一到自由揮灑、更無規範的境界，使劍者聰明智慧越高，劍法也就越高，每一場比劍，便如是大詩人靈感到來，作出了一首好詩一般。

　　再拆四十餘招，令狐衝出招越來越是得心應手，許多妙詣竟是風清揚也未曾指點過的，遇上了這敵手的精奇劍法，「獨孤九劍」中自然而然的生出相應招數，與之抗禦。他心中懼意盡去，也可說全心傾注於劍法之中，更無恐懼或是歡喜的餘暇。那人接連變換八門上乘劍法，有的攻勢凌厲，有的招數連綿，有的小巧迅捷，有的威猛沉穩。但不論他如何變招，令狐沖總是對每一路劍法應付裕如，竟如這八門劍法每一門他都是從小便拆解純熟一般。

　　那人橫劍一封，喝道：「小朋友，你這劍法到底是誰傳的？諒來風老並無如此本領。」

　　令狐沖微微一怔，說道：「這劍法若非風老先生所傳，更有哪一位高人能傳？」那人道：「這也說得是。再接我這路劍法。」一聲長嘯，木劍倏地劈出。令狐沖斜劍刺出，逼得他收劍回擋。那人連連呼喝，竟似發了瘋一般。呼喝越急，出劍也是越快。令狐沖覺得他這路劍法也無甚奇處，但每一聲斷喝卻都令他雙耳嗡嗡作響，心煩意亂，只得強自鎮定，拆解來招。突然之間，那人石破天驚般一聲狂嘯。令狐沖耳中嗡的一響，耳鼓都似被他震破了，腦中一陣暈眩，登時人事不知，昏倒在地。

## 第21章　囚居

　　令狐沖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時候，終於醒轉，腦袋痛得猶如已裂了開來，耳中仍如雷霆大作，轟轟聲不絕。睜眼漆黑一團，不知身在何處，支撐著想要站起，渾身更無半點力氣，心想：「我定是死了，給埋在墳墓中了。」一陣傷心，一陣焦急，又暈了過去。第二次醒轉時仍頭腦劇痛，耳中響聲卻輕了許多，只覺得身下又涼又硬，似是臥在鋼鐵之上，伸手去摸，果覺草蓆下是塊鐵板，右手這麼一動，竟發出一聲嗆啷輕響，同時覺得手上有什麼冰冷的東西縛住，伸左手去摸時，也發出嗆啷一響，左手竟也有物縛住。他又驚又喜，又是害怕，自己顯然沒死，身子卻已為鐵鏈所繫，左手再摸，察覺手上所繫的是根細鐵鏈，雙足微一動彈，立覺足脛上也繫了鐵鏈。他睜眼出力凝視，眼前更沒半分微光，心想：「我暈去之時，是在和任老先生比劍，不知如何中了江南四友的暗算，看來也是被囚於湖底的地牢中了。但不知是否和任老前輩囚於一處。」當即叫過：「任老前輩，任老前輩。」叫了兩聲，不聞絲毫聲息，驚懼更增，縱聲大叫：「任老前輩！任老前輩！」黑暗中只聽到自己嘶嗄而焦急的叫聲，大叫：「大莊主！四莊主！你們為什麼關我在這裡？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可是除了自己的叫喊之外，始終沒聽到半點別的聲息。由惶急轉為憤怒，破口大罵：「卑鄙無恥的奸惡小人，你們鬥劍不勝，便想關住我不放嗎？」想到要像任老先生那樣，此後一生便給囚於這湖底的黑牢之中，霎時間心中充滿了絕望，不由得全身毛髮皆豎。

　　他越想越怕，又張口大叫，只聽得叫出來的聲音竟變成了號哭，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然淚流滿面，嘶啞著嗓子叫道：「你梅莊中這四個……這四個卑鄙狗賊，我……我……令狐衝他日得脫牢籠，把你們……你們……你們的眼睛刺瞎，把你們雙手雙足都割了……割了下來。我出了黑牢之後……」突然間靜了下來，一個聲音在心中大叫：「我能出這黑牢麼？我能出這黑牢麼？任老前輩如此本領，尚且不能出去，我……我怎能出去？」一陣焦急，哇的一聲，噴出了幾口鮮血，又暈了過去。昏昏沉沉之中，似乎聽得喀得一聲響，跟著亮光耀眼，驀地驚醒，一躍而起，卻沒記得雙手雙足均已被鐵鏈縛住，兼之全身乏力，只躍起尺許，便即摔落，四肢百骸似乎都斷折了一般。他久處暗中，陡見光亮，眼睛不易睜開，但生怕這一線光明稍現即隱，就此失去了脫困良機，雖然雙眼刺痛，仍使力睜得大大的，瞪著光亮來處。

　　亮光是從一個尺許見方的洞孔中射進來，隨即想起，任老前輩所居的黑牢，鐵門上有一方孔，便與此一模一樣，再一瞥間，自己果然也是處身於這樣的一間黑牢之中。他大聲叫嚷：「快放我出去，黃鐘公、黑白子，卑鄙的狗賊，有膽的就放我出去。」

　　只見方孔中慢慢伸進來一隻大木盤，盤上放了一大碗飯，飯上堆著些菜餚，另有一個瓦罐，當是裝著湯水。令狐沖一見，更加惱怒，心想：「你們送飯菜給我，正是要將我在此長期拘禁了。」大聲罵道：「四個狗賊，你們要殺便殺，要剮便剮，沒的來消遣大爺。」只見那只木盤停著不動，顯是要他伸手去接，他憤怒已極，伸出手去用力一擊，嗆當當幾聲響，飯碗和瓦罐掉在地下打得粉碎，飯菜湯水潑得滿地都是。那只木盤慢慢縮了出去。

　　令狐沖狂怒之下，撲到方孔上，只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左手提燈，右手拿著木盤，正緩緩轉身。這老者滿臉都是皺紋，卻是從來沒見過的。令狐沖叫道：「你去叫黃鐘公來，叫黑白子來，那四個狗賊，有種的就來跟大爺決個死戰。」那老者毫不理睬，彎腰曲背，一步步的走遠。令狐沖大叫：「喂，喂，你聽見沒有？」那老者竟頭也不回的走了。令狐沖眼見他的背影在地道轉角處消失，燈光也逐漸暗淡，終於瞧出去一片漆黑。過了一會，隱隱聽得門戶轉動之聲，再聽得木門和鐵門依次關上，地道中便又黑沉沉地，既無一絲光亮，亦無半分聲息。

　　令狐沖又是一陣暈眩，凝神半晌，躺倒床上，尋思：「這送飯的老者定是奉有嚴令，不得跟我交談。我向他叫嚷也是無用。」又想：「這牢房和任老前輩所居一模一樣，看來梅莊的地底築有不少黑牢，不知囚禁著多少英雄好漢，我若能和任老前輩通上消息，或者能和哪一個被囚於此的難友聯絡上了，同心合力，或有脫困的機會。」當下伸手往牆壁上敲去。牆壁上當當兒響，發出鋼鐵之聲，回音既重且沉，顯然隔牆並非空房，而是實土。

　　走到另一邊牆前，伸手在牆上敲了幾下，傳出來的亦是極重實的聲響，他仍不死心，坐回床上，伸手向身後敲去，聲音仍是如此。他摸著牆壁，細心將三面牆壁都敲遍了，除了裝有鐵門的那面牆壁之外，似乎這間黑牢竟是孤零零的深埋地底。這地底當然另有囚室，至少也有一間囚禁那姓任老者的地牢，但既不知在什麼方位，亦不知和自己的牢房相距多遠。他倚在壁上，將昏暈過去以前的情景，仔仔細細的想了一遍，只記得那老者劍招越使越急，呼喝越來越響，陡然間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喝，自己便暈了過去，至於如何為江南四友所擒，如何被送入這牢房監禁，那便一無所知了。心想：「這四個莊主面子上都是高人雅士，連日常遣興的也是琴棋書畫，暗底裡竟卑鄙齷齪，無惡不作。武林中這一類小人甚多，原不足為奇。所奇的是，這四人於琴棋書畫這四門，確是喜愛出自真誠，要假裝也假裝不來。禿筆翁在牆上書寫那首《裴將軍詩》，大筆淋漓，決非尋常武人所能。」又想：「師父曾說：『真正大奸大惡之徒，必是聰明才智之士。』這話果然不錯，江南四友所設下的奸計，委實令人難防難避。」忽然間叫了一聲：「啊喲！」情不自禁的站起，心中怦怦亂跳：「向大哥卻怎樣了？不知是否也遭了他們毒手？」尋思：「向大哥聰明機變，看來對這江南四友的為人早有所知，他縱橫江湖，身為魔教的光明右使，自不會輕易著他們的道兒。只須他不為江南四友所困，定會設法救我。我縱然被囚在地底之下百丈深處，以向大哥的本事，自有法子救我出去。」想到此處，不由得大為寬心，嘻嘻一笑，自言自語：「令狐衝啊令狐沖，你這人忒也膽小無用，適才竟然嚇得大哭起來，要是給人知道了，顏面往哪裡擱去？」

　　心中一寬，慢慢站起，登時覺得又餓又渴，心想：「可惜剛才大發脾氣，將好好一碗飯和一罐水都打翻了。若不吃得飽飽的，向大哥來救我出去之後，哪有力氣來和這江南四狗廝殺？哈哈，不錯，江南四狗！這等奸惡小人，又怎配稱江南四友？江南四狗之中，黑白子不動聲色，最為陰沉，一切詭計多半是他安排下的。我脫困之後，第一個便要殺了他。丹青生較為老實，便饒了他的狗命，卻又何妨？只是他的窖藏美酒，卻非給我喝個乾淨不可了。」一想到丹青生所藏美酒，更加口渴如焚，心想：「我不知已昏暈了多少時候，怎地向大哥還不來救？」忽然又想：「啊喲，不好！以向大哥的武功，倘若單打獨鬥，勝這江南四狗自是綽綽有餘，但如他四人聯手，向大哥便難操必勝之算，縱然向大哥大奮神勇，將四人都殺了，要覓到這地道的入口，卻也千難萬難。誰又料想得到，牢房入口竟會在黃鐘公的床下？」

　　只覺體困神倦，便躺了下來，忽爾想到：「任老前輩武功之高，只在向大哥之上，決不在他之下，而機智閱歷，料事之能，也非向大哥所及。以他這等人物尚且受禁，為什麼向大哥便一定能勝？自來光明磊落的君子，多遭小人暗算，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向大哥隔了這許多時候仍不來救我，只怕他也已身遭不測了。」一時忘了自己受困，卻為向問天的安危擔起心來。

　　如此胡思亂想，不覺昏昏睡去，一覺醒來時，睜眼漆黑，也不知已是何時，尋思：「憑我自己，無論如何是不能脫困的。如果向大哥也不幸遭了暗算，又有誰來搭救？師父已傳書天下，將我逐出華山一派，正派中人自然不會來救。盈盈，盈盈……」一想到盈盈，精神一振，當即坐起，心想：「她曾叫老頭子他們在江湖上揚言，務須將我殺死，那些旁門左道之士，自然也不會來救我的了。可是她自己呢？她如知我被禁於此，定會前來相救。左道中人聽她號令的人極多，她只須傳一句話出去，嘻嘻……」忽然之間，忍不住笑了出來，心想：「這個姑娘臉皮子薄得要命，最怕旁人說她喜歡了我，就算她來救我，也必孤身前來，決不肯叫幫手。倘若有人知道她來救我，這人還多半性命難保。唉，姑娘家的心思，真好教人難以捉摸。像小師妹……」一想到岳靈珊，心頭驀地一痛，傷心絕望之意，又深了一層：「我為什麼只想有人來救我？這時候，說不定小師妹已和林師弟拜堂成親，我便脫困而出，做人又有什麼意味？還不如便在這黑牢中給囚禁一輩子，什麼都不知道的好。」想到在地牢中被囚，倒也頗有好處，登時便不怎麼焦急，竟然有些洋洋自得之意。但這自得其樂的心情挨不了多久，只覺飢渴難忍，想起昔日在酒樓中大碗飲酒、大塊吃肉的樂趣，總覺還是脫困出去要好得多，心想：「小師妹和林師弟成親卻又如何？反正我給人家欺侮得夠了。我內力全失，早是廢人一個，平大夫說我已活不了多久，小師妹就算願意嫁我，我也不能娶她，難道叫她終身為我守寡嗎？」

　　但內心深處總覺得：倘若岳靈珊真要相嫁，他固不會答允，可是岳靈珊另行愛上了林平之，卻又令他痛心之極。最好……最好……最好怎樣？「最好小師妹仍然和以前一樣，最好是這一切事都沒發生，我仍和她在華山的瀑布中練劍，林師弟沒到華山來，我和小師妹永遠這樣快快活活的過一輩子。唉，田伯光、桃谷六仙、儀琳師妹……」

　　想到恆山派的小尼姑儀琳，臉上登時露出了溫柔的微笑，心想：「這個儀琳師妹，現今不知怎樣了？她如知道我給關在這裡，一定焦急得很。她師父收到了我師父的信後，當然不會准許她來救我。但她會求她的父親不戒和尚設法，說不定還會邀同桃谷六仙，一齊前來。唉，這七個人亂七八糟，說什麼也成不了事。只不過有人來救，總是勝於無人理睬。」想起桃谷六仙的纏七夾八，不由得嘻嘻一笑，當和他們共處之時，對這六兄弟不免有些輕視之意，這時卻恨不得他們也是在這牢房內作伴，那些莫名其妙的怪話，這時如能聽到，實是仙樂綸音一般了，想一會，又復睡去。黑獄之中，不知時辰，朦朦朧朧間，又見方孔中射進微光。令狐沖大喜，當即坐起，一顆心怦怦亂跳：「不知是誰來救我了？」但這場喜歡維持不了多久，隨即聽到緩慢滯重的腳步之聲，顯然便是那送飯的老人。他頹然臥倒，叫道：「叫那四隻狗賊來，瞧他們有沒臉見我？」聽得腳步聲漸漸走近，燈光也漸明亮，跟著一隻木盤從方孔中伸了進來，盤上仍放著一大碗米飯，一隻瓦罐。令狐沖早餓得肚子乾癟，乾渴更是難忍，微一躊躇，便接過木盤。那老人木盤放手，轉身便行。令狐沖叫道：「喂，喂，你慢走，我有話問你。」那老人毫不理睬，但聽得踢\*帶水的腳步聲漸漸遠去，燈光也即隱沒。令狐沖詛咒了幾聲，提起瓦罐，將口就到瓦罐嘴上便喝，罐中果是清水。他一口氣喝了半罐，這才吃飯，飯上堆著菜餚，黑暗中辨別滋味，是些蘿蔔、豆腐之類。如此在牢中挨了七八日，每天那老人總是來送一次飯，跟著接去早一日的碗筷、瓦罐，以及盛便溺的罐子。不論令狐沖跟他說什麼話，他臉上總是絕無半分表情。也不知是第幾日上，令狐沖一見燈光，便撲到方孔之前，抓住了木盤，叫道：「你為什麼不說話？到底聽見了我的話沒有？」那老人一手指了指自己耳朵，搖了搖頭，示意耳朵是聾的，跟著張開口來。令狐沖一見之下，驚得呆了，只見他口中舌頭只剩下半截，模樣極是可怖。他「啊」的一聲大叫，說道：「你的舌頭給人割去了？是梅莊這四名狗莊主下的毒手？」那老人並不答話，慢慢將木盤遞進方孔，顯然他聽不到令狐沖的話，就算聽到了，也無法回答。

　　令狐沖心頭驚怖，直等那老人去遠，兀自靜不下心來吃飯，那老人被割去了半截舌頭的可怖模樣，不斷出現在眼前。他恨恨的道：「這江南四狗如此可惡。令狐沖終身不能脫困，那便罷了，有一日我得脫牢籠，定當將這四狗一個個割去舌頭、鑽聾耳朵、刺瞎眼睛……」

　　突然之間，內心深處出現了一絲光亮：「莫非是那些人……那些人……」想起那晚在藥王廟外刺瞎了十五名漢子的雙目，這些人來歷如何，始終不知。「難道他們將我囚於此處，是為了報當日之仇麼？」想到這裡，歎了口長氣，胸中積蓄多日的惡氣，登時便消了大半：「我刺瞎了這一十五人的雙目，他們要報仇，那也是應當的。」

　　他氣憤漸平，日子也就容易過了些。黑獄中日夜不分，自不知已被囚了多少日子，只覺過一天便熱一天，想來已到盛夏。小小一間囚室中沒半絲風息，濕熱難當。這一天實在熱得受不住了，但手足上都縛了鐵鏈，衣褲無法全部脫除，只得將衣衫拉上，褲子褪下，又將鐵板床上所鋪的破席捲起，赤身裸體的睡在鐵板上，登時感到一陣清涼，大汗漸消，不久便睡著了。睡了個把時辰，鐵板給他身子煨熱了，迷迷糊糊的向裡挪去，換了個較涼的所在，左手按在鐵板上，覺得似乎刻著什麼花紋，其時睡意正濃，也不加理會。

　　這一覺睡得甚是暢快，醒轉來時，頓覺精神飽滿。過不多時，那老人又送飯來了。令狐沖對他甚為同情，每次他托木盤從方孔中送進來，必去捏捏他手，或在他手背上輕拍數下，表示謝意，這一次仍是如此。他接了木盤，縮臂回轉，突然之間，在微弱的燈光之下，只見自己左手手背上凸起了四個字，清清楚楚是「我行被困」四字。

　　他大感奇怪，不明白這四個字的來由，微一沉吟，忙放下木盤，伸手去摸床上鐵板，原來竟然刻滿了字跡，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有多少字。他登時省悟，這鐵板上的字是早就刻下了的，只因前時床上有席，因此未曾發覺，昨晚赤身在鐵板上睡臥，手背上才印了這四個字，反手在背上、臀上摸了摸，不禁啞然失笑，觸手處儘是凸起的字跡。每個字約有銅錢大小，印痕甚深，字跡卻頗潦草。

　　其時送飯老人已然遠去，囚室又是漆黑一團，他喝了幾大口水，顧不得吃飯，伸手從頭去摸鐵床上的字跡，慢慢一個字、一個字的摸索下去，輕輕讀了出來：

　　「老夫生平快意恩仇，殺人如麻，囚居湖底，亦屬應有之報。唯老夫任我行被困……」讀到這裡，心想：「原來『我行被困』四字，是在這裡印出來的。」繼續摸下去，那字跡寫道：「……於此，一身通天徹地神功，不免與老夫枯骨同朽，後世小子，不知老夫之能，亦憾事也。」

　　令狐沖停手抬起頭來，尋思：「老夫任我行！老夫任我行！刻這些字跡之人，自是叫做任我行了。原來這人也姓任，不知與任老前輩有沒有干係？」又想：「這地牢不知建成已有多久，說不定刻字之人，在數十年或數百年前便已逝世了。」繼續摸下去，以後的字跡是：「茲將老夫神功精義要旨，留書於此，後世小子習之，行當縱橫天下，老夫死且不朽矣。第一，坐功……」以下所刻，都是調氣行功的法門。令狐沖自習「獨孤九劍」之後，於武功中只喜劍法，而自身內力既失，一摸到「坐功」二字，便自悵然，只盼以後字跡中留有一門奇妙劍法，不妨便在黑獄之中習以自遣，脫困之望越來越渺茫，坐困牢房，若不尋些事情做做，日子實是難過。可是此後所摸到的字跡，儘是「呼吸」、「意守丹田」、「氣轉金井」、「任脈」等等修習內功的用語，直摸到鐵板盡頭，也再不著一個「劍」字。他好生失望：「什麼通天徹地的神功？這不是跟我開玩笑麼！什麼武功都好，我就是不能練內功，一提內息，胸腹間立時氣血翻湧。我練內功，那是自找苦吃。」歎了口長氣，端起飯碗吃飯，心想：「這任我行不知是什麼人物？他口氣好狂，什麼通天徹地，縱橫天下，似乎世上更無敵手。原來這地牢是專門用來囚禁武學高手的。」初發現鐵板上的字跡時，原有老大一陣興奮，此刻不由得意興索然，心想：「老天真是弄人，我沒尋到這些字跡，倒還好些。」又想：「那個任我行如果確如他所自誇，功夫這等了得，又怎麼仍然被困於此，無法得脫？可見這地牢當真固密之極，縱有天大的本事，一入牢籠，也只可慢慢在這裡等死了。」當下對鐵板下的字跡不再理會。

　　杭州一到炎暑，全城猶如蒸籠一般。地牢深處湖底，不受日曬，本該陰涼得多，但一來不通風息，二來潮濕無比，身居其中，另有一般困頓。令狐沖每日都是脫光了衣衫，睡在鐵板上，一伸手便摸到字跡，不知不覺之間，已將其中許多字句記在心中了。一日正自思忖：「不知師父、師娘、小師妹他們現今在哪裡？已回到華山沒有？」忽聽得遠遠傳來一陣腳步聲，既輕且快，和那送飯老人全然不同。他困處多日，已不怎麼熱切盼望有人來救，突然聽到這腳步聲，不由得驚喜交集，本想一躍而起，但狂喜之下，突然全身無力，竟躺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只聽腳步聲極快的便到了鐵門外。

　　只聽得門外有人說道：「任先生，這幾日天氣好熱，你老人家身子好罷？」

　　話聲入耳，令狐沖便認出是黑白子，倘若此人在一個多月以前到來，令狐沖定然破口大罵，什麼惡毒的言語都會罵出來，但經過這些時日的囚禁，已然火氣大消，沉穩得多，又想：「他為什麼叫我任先生？是走錯了牢房麼？」當下默不作聲。只聽黑白子道：「有一句話，我每隔兩個月便來請問你老人家一次。今日七月初一，我問的還是這一句話，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語氣甚是恭謹。

　　令狐沖暗暗好笑：「這人果然是走錯了牢房，以為我是任老前輩了，怎地如此糊塗？」隨即心中一凜：「梅莊這四個莊主之中，顯以黑白子心思最為縝密。如是禿筆翁、丹青生，說不定還會走錯了牢房。黑白子卻怎會弄錯？其中必有緣故。」當下仍默不作聲。只聽得黑白子道：「任老先生，你一世英雄了得，何苦在這地牢之中和腐土同朽？只須你答允了我這件事，在下言出如山，自當助你脫困。」令狐沖心中怦怦亂跳，腦海中轉過了無數念頭，卻摸不到半點頭緒，黑白子來跟自己說這幾句話，實不知是何用意。只聽黑白子又問：「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令狐沖知道眼前是個脫困的機會，不論對方有何歹意，總比不死不活、不明不白的困在這裡好得多，但無法揣摸到對方用意的所在，生怕答錯了話，致令良機坐失，只好仍然不答。黑白子歎了口氣，說道：「任老先生，你怎麼不作聲？上次那姓風的小子來跟你比劍，你在我三個兄弟面前，絕口不提我向你問話之事，足感盛情。我想老先生經過那一場比劍，當年的豪情勝概，不免在心中又活了起來罷？外邊天地多麼廣闊，你老爺子出得黑牢，普天下的男女老幼，你要殺哪一個便殺哪一個，無人敢與老爺子違抗，豈不痛快之極？你答允我這件事，於你絲毫無損，卻為什麼十二年來總是不肯應允？」令狐沖聽他語音誠懇，確是將自己當作了那姓任的前輩，心下更加起疑，只聽黑白子又說了一會話，翻來覆去只是求自己答允那件事。令狐沖急欲獲知其中詳情，但料想自己只須一開口，情形立時會糟，只有硬生生的忍住，不發半點聲息。黑白子道：「老爺子如此固執，只好兩個月後再見。」忽然輕輕笑了幾聲，說道：「老爺子這次沒破口罵我，看來已有轉機。這兩個月中，請老爺子再好好思量罷。」說著轉身向外行去。令狐衝著急起來，他這一出去，須得再隔兩月再來，在這黑獄中度日如年，怎能再等得兩個月？等他走出幾步，便即壓低嗓子，粗聲道：「你求我答允什麼事？」黑白子轉身一縱，到了方孔之前，行動迅捷之極，顫聲道：「你……你肯答允了嗎？」

　　令狐沖轉身向著牆壁，將手掌蒙在口上，含糊不清的道：「答允什麼事？」黑白子道：「十二年來，每年我都有六次冒險來到此處，求懇你答允，老爺子怎地明知故問？」令狐沖哼的一聲，道：「我忘記了。」黑白子道：「我求老爺子將那大法的秘要傳授在下，在下學成之後，自當放老爺子出去。」令狐沖尋思：「他是真的將我錯認作是那姓任前輩？還是另有陰謀詭計？」一時無法知他真意，只得又模模糊糊的咕嚕幾句，連自己都不知說的是什麼，黑白子自然更加聽不明白了，連問：「老爺子答不答允？老爺子答不答允？」令狐沖道：「你言而無信，我才不上這個當呢。」黑白子道：「老爺子要在下作什麼保證，才能相信？」令狐沖道：「你自己說好了。」黑白子道：「老爺子定是擔心傳授了這大法的秘要之後，在下食言而肥，不放老爺子出去，是不是？這一節在下自有安排。總是教老爺子信得過便是。」令狐沖道：「什麼安排？」黑白子道：「請問老爺子，你是答允了？」語氣中顯得驚喜不勝。令狐沖腦中念頭轉得飛快：「他求我傳大法的秘要，我又有什麼大法的秘要可傳？但不妨聽聽他有什麼安排。他如真的能放我出去，我便將鐵板上那些秘訣說給他聽，管他有用無用，先騙一騙他再說。」

　　黑白子聽他不答，又道：「老爺子將大法傳我之後，我便是老爺子門下的弟子了。本教弟子欺師滅祖，向來須受剝皮凌遲之刑，數百年來，無人能逃得過。在下如何膽敢不放老爺子出去？」令狐沖哼的一聲，說道：「原來如此。三天之後，你來聽我回話。」黑白子道：「老爺子今日答允了便是，何必在這黑牢中多耽三天？」令狐沖心想：「他比我還心急得多，且多挨三天再說，看他到底有何詭計。」當下重重哼了一聲，顯得甚為惱怒，黑白子道：「是！是！三天之後，在下再來向你老人家請教。」令狐沖聽得他走出地道，關上了鐵門，心頭思潮起伏：「難道他當真將我錯認為那姓任的前輩？此人甚是精細，怎會鑄此大錯？」突然想起一事：「莫非黃鐘公窺知了他的秘密，暗中將任前輩囚於別室，卻將我關在此處？不錯，這黑白子十二年來，每隔兩月便來一次，多半給人察覺了。定是黃鐘公暗中布下了機關。」突然之間，想起了黑白子適才所說的一句話來：「本教弟子欺師滅祖，向來須受剝皮凌遲之刑，數百年來，無人能逃得過。」尋思：「本教？什麼教？難道是魔教，莫非那姓任的前輩和江南四狗都是魔教中人？也不知他們搗什麼鬼，卻將我牽連在內。」一想到「魔教」兩字，便覺其中詭秘重重，難以明白，也就不再多想，只是琢磨著兩件事：「黑白子此舉出於真情，還是作偽？三天之後他再來問我，那便如何答覆？」東猜西想，種種古怪的念頭都轉到了，卻想破了頭也無法猜到黑白子的真意，到後來疲極入睡。一覺醒轉之後，第一個念頭便是：「倘若向大哥在此，他見多識廣，頃刻間便能料到黑白子的用意。那姓任的前輩智慧之高，顯然更在向大哥之上……啊唷！」脫口一聲大叫，站起身來。睡了這一覺之後，腦子大為清醒，心道：「十二年來，任老前輩始終沒答允他，自然是因深知此事答允不得。他是何等樣人，豈不知其中利害關節？」隨即又想：「任老前輩固然不能答允，我可不是任老前輩，又有什麼不能？」他情知此事甚為不妥，中間含有極大凶險，但脫困之心極切，只要能有機會逃出黑牢，什麼禍害都不放在心上了，當下打定主意：「三天後黑白子再來問我，我便答允了他，將鐵板上這些練氣的秘訣傳授於他，看他如何，再隨機應變便是。」

　　於是摸著鐵板上的字跡默默記誦，心想：「我須當讀得爛熟，教他時脫口而出，他便不會起疑。只是我口音和那任老前輩相差太遠，只好拚命壓低嗓子。是了，我大叫兩日，把喉嚨叫得啞了，到那時再說得加倍含糊，他當不易察覺。」當下讀一會口訣，便大叫大嚷一會，知道黑牢深處地底，門戶重疊，便在獄室裡大放炮仗，外面也聽不到半點聲息。他放大了喉嚨，一會兒大罵江南四狗，一會兒唱歌唱戲，唱到後來，自己覺得實在難聽，不禁大笑一場，便又去記誦鐵板上的口訣。突然間讀到幾句話：「當令丹田常如空箱，恆似深谷，空箱可貯物，深谷可容水。若有內息，散之於任脈諸穴。」這幾句話，以前也曾摸到過好幾次，只是心中對這些練氣的法門存著厭惡之意，字跡過指，從來不去思索其中含意，此刻卻覺大為奇怪：「師父教我修習內功，基本要義在於充氣丹田，丹田之中須當內息密實，越是渾厚，內力越強。為什麼這口訣卻說丹田之中不可存絲毫內息？丹田中若無內息，內力從何而來？任何練功的法門都不會如此，這不是跟人開玩笑麼？哈哈，黑白子此人卑鄙無恥，我便將這法門傳他，教他上一個大當，有何不可？」

　　摸著鐵板上的字跡，慢慢琢磨其中含意，起初數百字都是教人如何散功，如何化去自身內力，越來越覺駭異：「天下有哪一個人如此蠢笨，居然肯將畢生勤修苦練而成的內力設法化去？除非他是決意自盡了。若要自盡，橫劍抹脖子便是，何必如此費事？這般化散內功，比修積內功還著實艱難得多，練成了又有什麼用？」想了一會，不由得大是沮喪：「黑白子一聽這些口訣和法門，便知是消遣他的，怎肯上當？看來這條計策是行不通的了。」越想越煩惱，口中翻來覆去的只是念著那些口訣：「丹田有氣，散之任脈，如竹中空，似谷恆虛……」念了一會，心中有氣，捶床大罵：「他媽的，這人在這黑牢中給關得怒火難消，便安排這詭計來捉弄旁人。」罵一會，便睡著了。睡夢之中，似覺正在照著鐵板上的口訣練功，什麼「丹田有氣，散之任脈」，便有一股內急向任脈中流動，四肢百骸，竟說不出的舒服。過了好一會，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覺得丹田中的內息仍在向任脈流動，突然動念：「啊喲，不好！我內力如此不絕流出，豈不是轉眼變成廢人？」一驚之下，坐了起來，內息登時從任脈中轉回，只覺氣血翻湧，頭暈眼花，良久之後，這才定下神來。驀地裡想起一事，不由得驚喜交集：「我所以傷重難愈，全因體內積蓄了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七八道異種真氣，以致連平一指大夫也無法醫治。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言道，只有修習《易筋經》，才能將這些異種真氣逐步化去。這鐵板上所刻的內功秘要，不就是教我如何化去自身內力嗎？哈哈，令狐沖，你這人當真蠢笨之極，別人怕內力消失，你卻是怕內力無法消失。有此妙法，練上一練，那是何等的美事？」自知適才在睡夢中練功，乃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清醒時不斷念誦口訣，腦中所想，儘是鐵板上的練功法門，入睡之後，不知不覺的便依法練了起來，但畢竟思緒紛亂，並非全然照著法門而行。這時精神一振，重新將口訣和練法摸了兩遍，心下想得明白，這才盤膝而坐，循序修習。只練得一個時辰，便覺長期鬱積在丹田中的異種真氣，已有一部分散入了任脈，雖然未能驅出體外，氣血翻湧的苦況卻已大減。他站起身來喜極而歌，卻覺歌聲嘶嘎，甚是難聽，原來早一日大叫大嚷以求喊啞喉嚨，居然已收功效，心道：「任我行啊任我行，你留下這些口訣法門，想要害人。哪知道撞在我的手裡，反而於我有益無害。你死而有知，只怕要氣得你大翹鬍子罷！哈哈，哈哈！」

　　如此毫不間歇的散功，多練一刻，身子便舒服一些，心想：「我將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真氣盡數散去之後，再照師父所傳的法子，重練本門內功。雖然一切從頭做起，要花上不少功夫，但我這條性命，只怕就此撿回來了。如果向大哥終於來救我出去，江湖之上，豈不是另有一番天地？」忽爾又想：「師父既將我逐出華山派，我又何必再練華山派內功？武林中各家各派的內功甚多，我便跟向大哥學，又或是跟盈盈學，卻又何妨？」心中一陣淒涼，又一陣興奮。這日吃了飯後，練了一會功，只覺說不出的舒服，不由自主的縱聲大笑。忽聽得黑白子的聲音在門外說道：「前輩你好，晚輩在這裡侍候多時了。」原來不知不覺間三日之期已屆，令狐沖潛心練功散氣，連黑白子來到門外亦未察覺，幸好嗓子已啞，他並未察覺，於是又乾笑幾聲。黑白子道：「前輩今日興致甚高，便收弟子入門如何？」令狐沖尋思：「我答允收他為弟子，傳他這些練功的法門？他一開門進來，發見是我風二中而不是那姓任前輩，自然立時翻臉。再說，就算傳他功夫的真是任前輩，黑白子練成之後，多半會設法將他害死，譬如在飯菜中下毒之類。是了，這黑白子要下毒害死我，當真易如反掌，他學到了口訣，怎會將我放出？任前輩十二年來所以不肯傳他，自是為此了。」黑白子聽他不答，說道：「前輩傳功之後，弟子即去拿美酒肥雞來孝敬前輩。」令狐沖被囚多日，每日吃的都是青菜豆腐，一聽到「美酒肥雞」，不由得饞涎欲滴，說道：「好，你先去拿美酒肥雞來，我吃了之後，心中一高興，或許便傳你些功夫。」黑白子忙道：「好好，我去取美酒肥雞。不過今天是不成了，明日如有機緣，弟子自當取來奉獻。」令狐沖道：「幹麼今日不成？」黑白子道：「來到此處，須得經過我大哥的臥室，只有乘著我大哥外出之時，才能……才能……」令狐沖嗯了一聲，便不言語了。

　　黑白子記掛著黃鐘公回到臥室，不敢多耽，便即告辭而去。令狐沖心想：「怎生才能將黑白子誘進牢房，打死了他？此人狡猾之極，決不會上當。何況扯不斷手足的鐵鏈，就算打死了黑白子，我仍然不能脫困。」心中轉著念頭，右手幾根手指伸到左腕的鐵圈中，用力一扳，那是無意中的隨手而扳，決沒想真能扯開鐵圈，可是那鐵圈竟然張了開來，又扳了幾下，左腕竟然從鐵圈中脫出。

　　這一下大出意外，驚喜交集，摸那鐵圈，原來中間竟然有一斷口，但若自己內力未曾散開，稍一使力，便欲昏暈，圈上雖有斷口，終究也扳不開來。此刻他已散了兩天內息，桃谷六仙與不戒大師注入他體內的真氣到了任脈之中，自然而然的生出強勁內力。再摸右腕上的鐵圈，果然也有一條細縫。這條細縫以前不知曾摸到過多少次，但說什麼也想不到這竟是斷口。當即左手使勁，將右手上的鐵圈也扳開了，跟著摸到箍在兩隻足脛上的鐵圈，也都有斷口，運勁扳開，一一除下，只累得滿身大汗，氣喘不已。鐵圈既除，鐵鏈隨之脫落，身上已無束縛。他好生奇怪：「為什麼每個鐵圈上都有斷口？這樣的鐵圈，怎能鎖得住人？」

　　次日那老人送飯來時，令狐沖就著燈光一看，只見鐵圈斷口處，有一條條細微的鋼絲鋸紋，顯是有人用一條極細的鋼絲鋸子，將足鐐手銬上四個鐵圈都鋸斷了，斷口處閃閃發光，並未生銹，那麼鋸斷鐵圈之事，必是在不久以前，何以這些鐵圈又合了攏來，套在自己手足上？「那多半有人暗中在設法救我。這地牢如此隱密，外人決計無法入來，救我之人當然是梅莊中的人物。想來他不願這等對我暗算，因此在我昏迷不醒之時，暗中用鋼絲鋸子將腳鐐手銬鋸開了。此人自不肯和梅莊中餘人公然為敵，只有覷到機會，再來放我出去。」想到此處，精神大振，心想：「這地道的入口處在黃鐘公的臥床之下，如是黃鐘公想救我，隨時可以動手，不必耽擱這許多時光。黑白子當然不會。禿筆翁和丹青生二人之中，丹青生和我是酒中知己，交情與眾不同，十之八九，是丹青生。」再想到黑白子明日來時如何應付：「我只跟他順口敷衍，騙他些酒肉吃，教他些假功夫，有何不可？」

　　隨即又想：「丹青生隨時會來救我出去，須得趕快將鐵板上的口訣法門記熟了。」摸著字跡，口中誦讀，心中記憶。先前摸到這些字跡時並不在意，此時真要記誦得絕無錯失，倒也不是易事。鐵板上字跡潦草，他讀書不多，有些草字便不識得，只好強記筆劃，胡亂念個別字充數。心想這些上乘功夫的法門，一字之錯，往往令得練功者人鬼殊途，成敗逆轉，只要練得稍有不對，難免走火入魔。出此牢後，幾時再有機會重來對照？非記得沒半點錯漏不可。他念了一遍又一遍，不知讀了幾多遍，幾乎倒背也背得出了，這才安心入睡。睡夢之中，果見丹青生前來打開牢門，放他出去，令狐沖一驚而醒，待覺是南柯一夢，卻也並不沮喪，心想：「他今日不來救，只不過未得其便，不久自會來救。」心想這鐵板上的口訣法門於我十分有用，於別人卻有大害，日後如再有人被囚於這黑牢之中，那人自然是好人，可不能讓他上了那任我行的大當。當下摸著字跡，又從頭至尾的讀了十來遍，拿起除下的鐵銬，便將其中的字跡刮去了十幾個字。這一天黑白子並未前來，令狐沖也不在意，照著口訣法門，繼續修習。其後數日，黑白子始終沒來。令狐沖自覺練功大有進境，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留在自己體內的異種真氣，已有六七成從丹田中驅了出來，散之於任督諸脈，心想只須持之有恆，自能盡數驅出。

　　他每日背誦口訣數十遍，刮去鐵板上的字跡數十字，自覺力氣越來越大，用鐵銬刮削鐵板，已花不了多大力氣。如此又過了一月有餘，他雖在地底，亦覺得炎暑之威漸減，心想：「冥冥之中果有天意，我若是冬天被囚於此，決不會發見鐵板上的字跡。說不定熱天未到，丹青生已將我救了出去。」正想到此處，忽聽得甬道中又傳來了黑白子的腳步聲。

　　令狐沖本來臥在床上，當即轉身，面向裡壁，只聽得黑白子走到門外，說道：「任……任老前輩，真正萬分對不起。這一個多月來，我大哥一直足不出戶。在下每日裡焦急萬狀，只盼來跟你老人家請安問候，總是不得其便。你……你老人家千萬不要見怪才好！」一陣酒香雞香，從方孔中傳了進來。令狐沖這許多日子滴酒未沾，一聞到酒香，哪裡還忍得住，轉身說道：「把酒菜拿給我吃了再說。」黑白子道：「是，是。前輩答允傳我神功的秘訣了？」令狐沖道：「每次你送三斤酒，一隻雞來，我便傳你四句口訣。等我喝了三千斤酒，吃了一千隻雞，口訣也傳得差不多了。」黑白子道：「這樣未免太慢，只怕日久有變。晚輩每次送六斤酒，兩隻雞，前輩每次便傳八句口訣如何？」令狐沖笑道：「你倒貪心得緊，那也可以。拿來，拿來！」黑白子托著木盤，從方孔中遞將進去，盤上果是一大壺酒，一隻肥雞。令狐沖心想：「我未傳口訣，你總不能先毒死我。」提起酒壺，骨嘟嘟的便喝。這酒並不甚佳，但這時喝在口裡，卻委實醇美無比，似乎丹青生四釀四蒸的吐魯番葡萄酒也有所不及，當下一口氣便喝了半壺，跟著撕下一條雞腿，大嚼起來，頃刻之間，將一壺酒、一隻雞吃得乾乾淨淨，拍了拍肚子，讚道：「好酒，好酒！」

　　黑白子笑道：「老爺子吃了肥雞美酒，便請傳授口訣了。」令狐沖聽他再也不提拜師之事，只道自己喝酒吃雞之餘，一時記不起了，當下也就不提，說道：「好，這四句口訣，你牢牢記住了：『奇經八脈，中有內息，聚之丹田，會於膻中。』你懂得解麼？」鐵板上原來的口訣是：「丹田內息，散於四肢，膻中之氣，分注八脈。」他故意將之倒了轉來。黑白子一聽，覺得這四句口訣平平無奇，乃是練氣的普通法門，說道：「這四句，在下領會得，請前輩再傳四句。」

　　令狐沖心想：「這四句經我一改，變成尋常之極，他自感不足了，須當念四句十分古怪的，嚇唬嚇唬他。」說道：「今天是第一日，索性多傳四句，你記好了：『震裂陽維，塞絕陰\*

　　黑白子大吃一驚，道：「這……這……這人身的奇經八脈倘若斷絕了，哪裡還活得成？這……這四句口訣，晚輩可當真不明白了。」令狐沖道：「這等神功大法，倘若人人都能領會，那還有什麼希奇？這中間自然有許多精微奇妙之處，常人不易索解。」黑白子聽到這裡，越來越覺他說話的語氣、所用的辭句，與那姓任之人大不相同，不由得疑心大起。前兩次令狐沖說話極少，辭語又十分含糊，這一次吃了酒後，精神振奮，說話多了，黑白子十分機警，登時便生了疑竇，料想他有意捏造口訣，戲弄自己，說道：「你說『八脈齊斷，神功自成』，難道老爺子自己，這奇經八脈都已斷絕了嗎？」

　　令狐沖道：「這個自然。」他從黑白子語氣之中，聽出他已起了疑心，不敢跟他多說，道：「全部傳完，你融會貫通，自能明白。」說著將酒壺放在盤上，從方孔中遞將出去。黑白子伸手來接。令狐衝突然「啊喲」一聲，身子向前一衝，噹的一聲，額頭撞上鐵門。

　　黑白子驚道：「怎樣了？」他這等武功高強之人，反應極快，一伸手，已探入方孔，抓住木盤，生怕酒壺掉在地下摔碎。便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令狐沖左手翻上，抓住了他右手手腕，笑道：「黑白子，你瞧瞧我到底是誰？」黑白子大驚，顫聲道：「你……你……」

　　令狐衝將木盤遞出去之時，並未有抓他手腕的念頭，待在油燈微光下見到黑白子手掌在方孔外一晃，只待接他木盤，突然之間，心中起了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自己在這裡囚禁多日，全是出於這人的狡計，若能將他手腕扭斷了，也足稍出心中的惡氣；又想他出其不意的給自己抓住，突然大吃一驚，這人如此奸詐，嚇他一跳，又有何不可？也不知是出於報復之意，還是一時童心大盛，便這麼假裝摔跌，引得他伸手進來，抓住了他手腕。黑白子本來十分機警，只是這一下實在太過突如其來，事先更沒半點朕兆，待得心中微覺不妥，手腕已被對方抓住，只覺對方五根手指便如是一隻鐵箍，牢牢的扣住了自己手腕上「內關」「外關」兩處穴道，當即手腕急旋，反打擒拿。噹的一聲大響，左足三根足趾立時折斷，痛得啊啊大叫。何以他右手手腕被扣，左足的足趾卻會折斷，豈非甚奇？原來黑白子於對方向來深自敬憚，這時手腕被扣，立即想到有性命之憂，忙不迭的使出一招「蛟龍出淵」。這一招乃是手腕被人扣住時所用，手臂向內急奪，左足無影無蹤的疾踢而出，這一腳勢道厲害已極，正中敵人胸口，非將他踢得當場吐血不可。敵人若是高手，知所趨避，便須立時放開他手腕，否則無法躲得過這當胸一腳。也是事出倉卒，黑白子急於脫困，沒想到自己和對方之間隔了一道厚厚的鐵門，這一招「蛟龍出淵」確是使對了，這一腳也是踢得部位既准，力道又凌厲之極，只可惜噹的一聲大響，正中鐵門。令狐沖聽到鐵門這一聲大響，這才明白，自己全仗鐵門保護，才逃過了黑白子如此厲害的一腳，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再踢一腳，踢得也這樣重，我便放你。」突然之間，黑白子猛覺右腕「內關」「外關」兩處穴道中內力源源外洩，不由得想起生平最害怕的一件事來，登時魂飛天外，一面運力凝氣，一面哀聲求告：「老……老爺子，求你……你……」他一說話，內力更大量湧出，只得住口，但內力還是不住飛快洩出。令狐沖自練了鐵板上的功夫之後，丹田已然如竹之虛，如谷之空，這時覺得丹田中有氣注入，卻也並不在意。只覺黑白子的手腕不住顫抖，顯是害怕之極，心中氣他不過，索性要嚇他一嚇，喝道：「我傳了你功夫，你便是本門弟子了，你欺師滅祖，該當何罪？」黑白子只覺內力愈洩愈快，勉強凝氣，還暫時能止得住，但呼吸終究難免，一呼一吸之際，內力便大量外洩，這時早忘了足趾上的疼痛，只求右手能從方孔中脫出，縱然少了一隻手一隻腳也是甘願，一想到此處，伸手便去腰間拔劍。他身子這麼一動，手腕上「內關」「外關」兩處穴道便如開了兩個大缺口，立時全身內力急瀉而出，有如河水決堤，再也難以堵截。黑白子知道只須再捱得一刻，全身內力便盡數被對方吸去，當下奮力抽出腰間長劍，咬緊牙齒，舉將起來，便欲將自己手臂砍斷。但這麼一使力，內力奔騰而出，耳朵中嗡的一聲，便暈了過去。

　　令狐沖抓住他手腕，只不過想嚇他一嚇，最多也是扭斷他腕骨，以洩心中積忿，沒料到他竟會嚇得如此的魂不附體，以致暈去，哈哈一笑，便鬆了手。他這一鬆手，黑白子身子倒下，右手便從方孔中縮回。

　　令狐沖腦中突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急忙抓住他的手掌，幸好動作迅速，及時拉住，心想：「我何不用鐵銬將他銬住，逼迫黃鐘公他們放我？」當下使力將黑白子的手腕拉近，沒料想用力一拉，黑白子的腦袋竟從方孔中鑽了進來，呼的一聲，整個身子都進了牢房。

　　這一下實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一呆之下，暗罵自己愚不可及，這洞孔有尺許見方，只要腦袋通得過，身子便亦通得過，黑白子既能進來，自己又何嘗不能出去？以前四肢為銬鏈所繫，自是無法越獄，但銬鏈早已暗中給人鋸開，卻為何不逃？又忖：「丹青生暗中替我鋸斷了銬鏈，日日盼望我跟著那送飯的老人越獄逃走，想必心焦之極了。」他發覺銬鏈已為人鋸斷之時，正是練功之際，全副精神都貫注練功，而且其時鐵板上的功訣尚未背熟，自不願就此離去，只因內心深處不願便即離開牢房，是以也未曾想到逃獄。

　　他略一沉吟，已有了主意，匆匆除下黑白子和自己身上的衣衫，對調了穿好，連黑白子那頭罩也套在頭上，心想：「出去時就算遇上了旁人，他們也只道我便是黑白子。」將黑白子的長劍插在自己腰間，一劍在身，更是精神大振，又將黑白子的手足都銬在銬鐐的鐵圈之中，用力捏緊，鐵圈深陷入肉。黑白子痛得醒了過來，呻吟出聲。令狐沖笑道：「咱哥兒倆扳扳位！那老頭兒每天會送飯送水來。」黑白子呻吟道：「任……任老爺子……你……你的吸星大法……」令狐沖那日在荒郊和向問天聯手抗敵，聽得對方人群中有人叫過「吸星大法」，這時又聽黑白子說起，便問：「什麼吸星大法？」黑白子道：「我……我……該……該死……」

　　令狐沖脫身要緊，當下也不去理他，從方孔中探頭出去，兩隻手臂也伸到了洞外，手掌在鐵門上輕輕一推，身子射出，穩穩站在地下，只覺丹田中又積蓄了大量內息，頗不舒服。他不知這些內力乃是從黑白子身上吸來，只道久不練功，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內力又回入了丹田。這時只盼盡快離開黑獄，當下提了黑白子留下的油燈，從地道中走出去。地道中門戶都是虛掩，料想黑白子要待出去時再行上鎖，這一來，令狐沖便毫不費力的脫離了牢籠。他邁過一道道堅固的門戶，想起這些在黑牢中的日子，真是如同隔世，突然之間，對黃鐘公他們也已不怎麼懷恨，但覺身得自由，便什麼都不在乎了。走到了地道盡頭，拾級而上，頭頂是塊鐵板，側耳傾聽，上面並無聲息。自從經過這次失陷，他一切小心謹慎得多了，並不立即衝上，站在鐵板之下等了好一會，仍沒聽得任何聲息。確知黃鐘公當真不在臥室之中，這才輕輕托起鐵板，縱身而上。他從床上的孔中躍出，放好鐵板，拉上蓆子，躡手躡足的走將出來，忽聽得身後一人陰惻惻的道：「二弟，你下去幹什麼？」令狐沖一驚回頭，只見黃鐘公、禿筆翁、丹青生三人各挺兵刃，圍在身周。他不知秘門上裝有機關消息，這麼貿然闖出，機關上鈴聲大作，將黃鐘公等三人引了來，只是他戴著頭罩，穿的又是黑白子的長袍，無人認他得出。令狐沖一驚之下，說道：「我……我……」

　　黃鐘公冷冷的道：「我什麼？我看你神情不正，早料到你是要去求任我行教你練那吸星妖法，哼哼，當年你發過什麼誓來？」令狐沖心中混亂，不知是暴露自己真相好呢，還是冒充黑白子到底，一時拿不定主意，拔出腰間長劍，向禿筆翁刺去。禿筆翁怒道：「好二哥，當真動劍嗎？」舉筆一封。令狐沖這一劍只是虛招，乘他舉筆擋架，便即發足奔出。黃鐘公等三人直追出來。令狐沖提氣疾奔，片刻間便奔到了大廳。黃鐘公大叫：「二弟，二弟，你到哪裡去？」令狐沖不答，仍是拔足飛奔。突見迎面一人站在大門正中，說道：「二莊主，請留步！」令狐衝奔得正急，收足不住，砰的一聲，重重撞在他身上。這一衝之勢好急，那人直飛出去，摔在數丈之外。令狐沖忙中一看，見是一字電劍丁堅，直挺挺的橫在當地，身子倒確是作「一字」之形，只是和「電劍」二字卻拉不上干係了。令狐沖足不停步的向小路上奔去。黃鐘公等一到莊子門口，便不再追來。丹青生大叫：「二哥，二哥，快回來，咱們兄弟有什麼事不好商量……」

　　令狐沖只揀荒僻的小路飛奔，到了一處無人的山野，顯是離杭州城已遠。他如此迅捷飛奔，停下來時竟既不疲累，也不氣喘，比之受傷之前，似乎功力尚有勝過。他除下頭上罩子，聽到淙淙水聲，口中正渴，當下循聲過去，來到一條山溪之畔，正要俯身去捧水喝，水中映出一個人來，頭髮篷鬆，滿臉污穢，神情甚是醜怪。令狐沖吃了一驚，隨即啞然一笑，囚居數月，從不梳洗，自然是如此齷齪了，霎時間只覺全身奇癢，當下除去外袍，跳在溪水中好好洗了個澡，心想：「身上的老泥便沒半擔，也會有三十斤。」渾身上下擦洗乾淨，喝飽清水後，將頭髮挽在頭頂，水中一照，已回復了本來面目，與那滿臉浮腫的風二中已沒半點相似之處。穿衣之際，覺得胸腹間氣血不暢，當下在溪邊行功片刻，便覺丹田中的內急已散入奇經八脈，丹田內又是如竹之空、似谷之虛，而全身振奮，說不出的暢快。他不知自己已練成了當世第一等厲害功夫，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七道真氣，在少林寺療傷時方生大師注入他體內的內力，固然已盡皆化為己有，而適才抓住黑白子的手腕，又已將他畢生修習的內功吸了過來貯入丹田，再散入奇經八脈，那便是又多了一個高手的功力，自是精神大振。

　　他躍起身來，拔出腰間長劍，對著溪畔一株綠柳的垂枝隨手刺出，手腕略抖，嗤的一聲輕響，長劍還鞘，這才左足落地，抬起頭來，只見五片柳葉緩緩從中飄落。長劍二次出鞘，在空中轉了個弧形，五片柳葉都收到了劍刃之上。他左手從劍刃上取過一片柳葉，說不出的又是歡喜，又是奇怪。在湖畔悄立片時，陡然間心頭一陣酸楚：「我這身功夫，師父師娘是無論如何教不出來的了。可是我寧可像從前一樣，內力劍法，一無足取，卻在華山門中逍遙快樂，和小師妹朝夕相見，勝於這般在江湖上孤身一人，做這遊魂野鬼。」自覺一生武功從未如此刻之高，卻從未如此刻這般寂寞淒涼。他天生愛好熱鬧，喜友好酒，過去數月被囚於地牢，孤身一人那是當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卻仍是孤零零地。獨立溪畔，歡喜之情漸消，清風拂體，冷月照影，心中惆悵無限。

## 第22章　脫困

　　令狐沖悄立良久，眼見月至中天，夜色已深，心想種種疑竇，務當到梅莊去查個明白，那姓任的前輩倘若不是大奸大惡之輩，也當救他脫困。

　　當下認明路徑，向梅莊行去。上了孤山後，從斜坡上穿林近莊，耳聽得莊中寂靜無聲，輕輕躍進圍牆。見幾十間屋子都是黑沉沉地，只右側一間屋子窗中透出燈光，提氣悄步走到窗下，便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黃鐘公，你知罪麼？」聲音十分嚴厲。令狐沖大感奇怪，以黃鐘公如此身份，居然會有人對他用這等口吻說話，矮下身子，從窗縫中向內張去。只見四人分坐在四張椅中，其中三人都是五六十歲的老者，另一人是個中年婦人。四人都身穿黑衫，腰繫黃帶。黃鐘公、禿筆翁、丹青生站在四人之前，背向窗外。令狐沖瞧不見他三人的神情，但一坐一站，顯然尊卑有別。

　　只聽黃鐘公道：「是，屬下知罪。四位長老駕臨，屬下未曾遠迎，罪甚，罪甚。」坐在中間一個身材瘦削的老者冷笑道：「哼，不曾遠迎，有什麼罪了？又裝什麼腔。黑白子呢？怎麼不來見我？」令狐沖暗暗好笑：「黑白子給我關在地牢之中，黃鐘公他們卻當他已經逃走了。」又想：「怎麼是長老、屬下？是了，他們都是魔教中的人物。」只聽黃鐘公道：「四位長老，屬下管教不嚴，這黑白子性情乖張，近來大非昔比，這幾日竟然不在莊中。」那老者雙目瞪視著他，突然間眼中精光大盛，冷冷的道：「黃鐘公，教主命你們駐守梅莊，是叫你們在這裡彈琴喝酒，繪畫玩兒，是不是？」黃鐘公躬身道：「屬下四人奉了教主令旨，在此看管要犯。」那老者道：「這就是了。那要犯看管得怎樣了？」黃鐘公道：「啟稟長老，那要犯拘禁地牢之中。十二年來屬下寸步不離梅莊，不敢有虧職守。」那老者道：「很好，很好。你們寸步不離梅莊，不敢有虧職守。如此說來，那要犯仍是拘禁在地牢之中了？」黃鐘公道：「正是。」那老者抬起頭來，眼望屋頂，突然間打個哈哈，登時天花板上灰塵簌簌而落。他隔了片刻，說道：「很好！你帶那名要犯來讓我們瞧瞧。」黃鐘公道：「四位長老諒鑒，當日教主嚴旨，除非教主他老人家親臨，否則不論何人，均不許探訪要犯，違者……違者……」

　　那老者一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塊東西來，高高舉起，跟著便站起身來。其餘坐著的三人也即站起，狀貌甚是恭謹。令狐沖凝目瞧去，只見那物長約半尺，是塊枯焦的黑色木頭，上面雕刻有花紋文字，看來十分詭異。黃鐘公等三人躬身說道：「教主黑木令牌駕到，有如教主親臨，屬下謹奉令旨。」那老者道：「好，你去將那要犯帶上來。」

　　黃鐘公躊躇道：「那要犯手足鑄於精鋼銬鏈之中，無法……無法提至此間。」

　　那老者冷笑道：「直到此刻，你還在強辭奪理，意圖欺瞞。我問你，那要犯到底是怎生逃出去的？」

　　黃鐘公驚道：「那要犯……那要犯逃出去了？決……決無此事。此人好端端的在地牢之中，不久之前屬下還親眼見到，怎……怎能逃得出去？」那老者臉色登和，溫言道：「哦，原來他還在地牢之中，那倒是錯怪你們了，對不起之至。」和顏悅色的站起身來，慢慢走近身去，似乎要向三人賠禮，突然間一伸手，在黃鐘公肩頭一拍。禿筆翁和丹青生同時急退兩步。但他們行動固十分迅捷，那老者出手更快，拍拍兩聲，禿筆翁和丹青生的右肩也被他先後拍中。那老者這三下出手，實是不折不扣的偷襲，臉上笑吟吟的甚是和藹，竟連黃鐘公這等江湖大行家也沒提防。禿筆翁和丹青生武功較弱，雖然察覺，卻已無法閃避。丹青生大聲叫道：「鮑長老，我們犯了什麼罪？怎地你用這等毒手對付我們？」叫聲中既有痛楚之意，又顯得大是憤怒。鮑長老嘴角垂下，緩緩的道：「教主命你們在此看管要犯，給那要犯逃了出去，你們該不該死？」黃鐘公道：「那要犯倘若真的逃走，屬下自是罪該萬死，可是他好端端的在地牢之中。鮑長老濫施毒刑，可教我們心中不服。」他說話之時身子略側，令狐沖在窗外見到他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珠不住滲將出來，心想這鮑長老適才這麼一拍，定然十分厲害，以致連黃鐘公這等武功高強之人，竟也抵受不住。又想：黃鐘公的武功該當不在此人之下，這鮑長老若不是使詐偷襲，未必便制他得住。鮑長老道：「你們再到地牢去看看，倘若那要犯確然仍在牢中，我……哼……我鮑大楚給你們三位磕頭賠罪，自然立時給你們解了這藍砂手之刑。」黃鐘公道：「好，請四位在此稍待。」當即和禿筆翁、丹青生走了出去。令狐沖見他三人走出房門時都身子微微顫抖，也不知是因心下激動，還是由於身中藍砂手之故。他生怕給屋中四人發覺，不敢再向窗中張望，緩緩坐倒在地，尋思：「他們說的什麼教主，自必是號稱當世武功第一的東方不敗。他命江南四友在此看守要犯，已看守了十二年，自然不是指我而言，當是指那姓任的前輩了。難道他竟已逃了出去？他逃出地牢，居然連黃鐘公他們都不知道，確是神通廣大之至。不錯，他們一定不知，否則黑白子也不會將我錯認作了任前輩。」心想黃鐘公等一入地牢，自然立時將黑白子認出來，這中間變化曲折甚多，想來又是希奇，又是好笑，又想：「他們卻為何將我也囚在牢中？多半是我和那姓任的前輩比劍之後，他們怕我出去洩漏了機密，是以將我關住。哼，這雖不是殺人滅口，和殺人滅口卻也相差無幾。此刻他們身中藍砂手，滋味定然極不好受，也算是替我出了口惡氣。」但聽那四人坐在室中，一句話不說，令狐沖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和那四人雖有一牆之隔，相距不過丈許之遙，只須呼吸稍重，立時便會給他們察覺。

　　萬籟俱寂之中，忽然傳來「啊」的一聲悲號，聲音中充滿痛苦和恐懼之意，靜夜聽來，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令狐沖聽得是黑白子的叫聲，不禁微感歉仄，雖然他為了暗算自己而遭此報，可說自作自受，但他落在鮑大楚諸人手中，定是凶多吉少。跟著聽得腳步聲漸近，黃鐘公等進了屋中。令狐沖又湊眼到窗縫上去張望，只見禿筆翁和丹青生分在左右扶著黑白子。黑白子臉上一片灰色，雙目茫然無神，與先前所見的精明強幹情狀已全然不同。

　　黃鐘公躬身說道：「啟……啟稟四位長老，那要犯果然……果然逃走了。屬下在四位長老跟前領死。」他似明知已然無倖，話聲頗為鎮定，反不如先前激動。

　　鮑大楚森然道：「你說黑白子不在莊中，怎地他又出現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黃鐘公道：「種種原由，屬下實在莫名其妙。唉，玩物喪志，都因屬下四人耽溺於琴棋書畫，給人窺到了這老大弱點，定下奸計，將罪人……將那人劫了出去。」

　　鮑大楚道：「我四人奉了教主命旨，前來查明那要犯脫逃的真相，你們倘若據實稟告，確無分毫隱瞞，那麼……那麼我們或可向教主代你們求情，請教主慈悲發落。」黃鐘公長長歎了口氣，說道：「就算教主慈悲，四位長老眷顧，屬下又怎有面目再活在世上？只是其中原委曲折，屬下如不明白真相，縱然死了也不瞑目。鮑長老，教主……教主他老人家是在杭州麼？」鮑大楚長眉一軒，問道：「誰說他老人家在杭州？」黃鐘公道：「然則那要犯昨天剛逃走，教主他老人家怎地立時便知道了？立即便派遣四位長老前來梅莊？」

　　鮑大楚哼的一聲，道：「你這人越來越糊塗啦，誰說那要犯是昨天逃走的？」黃鐘公道：「那人確是昨天中午越獄的，當時我三人還道他是黑白子，沒想到他移花接木，將黑白子關在地牢之中，穿了黑白子的衣冠衝將出來。這件事，我三弟、四弟固然看得清清楚楚，還有那丁堅，給他一撞之下，肋骨斷了十幾根……」鮑大楚轉頭向其餘三名長老瞧去，皺眉道：「這人胡說八道，不知說些什麼。」一個肥肥矮矮的老者說道：「咱們是上月十四得到的訊息……」一面說，一面屈指計算，道：「到今日是第十七天。」黃鐘公猛退兩步，砰的一聲，背脊重重撞在牆上，道：「決……決無此事！我們的的確確，昨天是親眼見到他逃出去的。」他走到門口，大聲叫道：「施令威，將丁堅抬來。」施令威在遠處應道：「是！」鮑大楚走到黑白子身前，抓住他胸口，將他身子提起，只見他手足軟軟的垂了下來，似乎全身骨骼俱已斷絕，只剩下一個皮囊。鮑大楚臉上變色，大有惶恐之意，一鬆手，黑白子摔在地下，竟站不起身。另一個身材魁梧的老者說道：「不錯，這是中了那廝的……那廝的吸星大法，將全身精力都吸乾了。」語音顫抖，十分驚懼。

　　鮑大楚問黑白子道：「你在什麼時候著了他的道兒？」尾白子道：「我……我……的確是昨天，那廝……那廝抓住了我右腕，我……我便半點動彈不得，只好由他擺佈。」鮑大楚甚為迷惑，臉上肌肉微微顫動，眼神迷惘，問道：「那便怎樣？」黑白子道：「他將我從鐵門的方孔中拉進牢去，除下我衣衫換上了，又……又將足鐐手銬都套在我手足之上，然後從那方孔中鑽……鑽了出去。」鮑大楚皺眉道：「昨天？怎能夠是昨天？」那矮胖老者問道：「足鐐手銬都是精鋼所鑄，又怎地弄斷的？」黑白子道：「我……我……我實在不知道。」禿筆翁道：「屬下細看過足鐐手銬的斷口，是用鋼絲鋸子鋸斷的。這鋼絲鋸子，不知那廝何處得來？」說話之間，施令威已引著兩名家人將丁堅抬了進來。他躺在一張軟榻上，身上蓋著一張薄被。鮑大楚揭開被子，伸手在他胸口輕輕一按。丁堅長聲大叫，顯是痛楚已極。鮑大楚點點頭，揮了揮手。施令威和兩名家人將丁堅抬了出去。鮑大楚道：「這一撞之力果然了得，顯然是那廝所為。」坐在左面那中年婦人一直沒開口，這時突然說道：「鮑長老，倘若那廝確是昨天才越獄逃走，那麼上月中咱們得到的訊息只怕是假的了。那廝的同黨在外面故佈疑陣，令咱們人心搖動。」鮑大楚搖頭道：「不會是假的。」那婦人道：「不會假？」鮑大楚道：「薛香主一身金鐘罩、鐵布衫的橫練功夫，尋常刀劍也砍他不入，可是給人五指插入胸膛，將一顆心硬生生的挖了出去。除了這廝之外，當世更無第二人……」令狐沖正聽得出神，突然之間，肩頭有人輕輕一拍。這一拍事先更無半點朕兆，他一驚之下，躍出三步，拔劍在手，回過頭來，只見兩個人站在當地。

　　這二人臉背月光，瞧不見面容。一人向他招了招手，道：「兄弟，咱們進去。」正是向問天的聲音。令狐沖大喜，低聲道：「向大哥！」令狐沖急躍拔劍，又和向問天對答，屋中各人已然聽見。鮑大楚喝問：「什麼人？」只聽得一人哈哈大笑，發自向問天身旁的人口中。這笑聲聲震屋瓦，令狐沖耳中嗡嗡作響，只覺胸腹間氣血翻湧，說不出的難過。那人邁步向前，遇到牆壁，雙手一推，轟隆一聲響，牆上登時穿了一個大洞，那人便從牆洞中走了進去。向問天伸手挽住令狐沖的右手，並肩走進屋去。鮑大楚等四人早已站起，手中各執兵刃，臉上神色緊張。令狐沖急欲看到這人是誰，只是他背向自己，但見他身材甚高，一頭黑髮，穿的是一襲青衫。

　　鮑大楚顫聲道：「原……原來是任……任前輩到了。」那人哼了一聲，踏步而前。鮑大楚、黃鐘公等自然而然退開了兩步。那人轉過身來，往中間的椅中一坐，這張椅子，正是鮑大楚適才坐過的。令狐沖這才看清楚，只見他一張長長的臉孔，臉色雪白，更無半分血色，眉目清秀，只是臉色實在白得怕人，便如剛從墳墓中出來的殭屍一般。他對向問天和令狐沖招招手，道：「向兄弟，令狐沖兄弟，過來請坐。」令狐沖一聽到他聲音，不禁驚喜交集，道：「你……你是任前輩？」那人微微一笑，道：「正是。你劍法可高明得緊啊。」令狐沖道：「你果然已經脫險了。今天……今天我正想來救……」那人笑道：「今天你想來救我脫困，是不是？哈哈，哈哈。向兄弟，你這位兄弟很夠朋友啊。」向問天拉著令狐沖的手，讓他在那人右側坐了，自己坐在那人左側，說道：「令狐兄弟肝膽照人，真是當世的堂堂血性男兒。」那人笑道：「令狐兄弟，委屈你在西湖底下的黑牢住了兩個多月，我可抱歉得很哪。哈哈，哈哈！」這時令狐沖心中已隱隱知道了些端倪，但還是未能全然明白。那姓任的笑吟吟的瞧著令狐沖，說道：「你雖為我受了兩個多月牢獄之災，但練成了我刻在鐵板上的吸星大法，嘿嘿，那也足以補償而有餘了。」令狐沖奇道：「那鐵板上的秘訣，是前輩刻下的？」那人微笑道：「若不是我刻的，世上更有何人會這吸星大法？」向問天道：「兄弟，任教主的吸星神功，當世便只你一個傳人，實是可喜可賀。」令狐沖奇道：「任教主？」向問天道：「原來你到此刻還不知任教主的身份，這一位便是日月神教的任教主，他名諱是上『我』下『行』，你可曾聽見過嗎？」令狐沖知道「日月神教」就是魔教，只不過他本教之人自稱日月神教，教外之人則稱之為魔教，但魔教教主向來便是東方不敗，怎地又出來一個任我行？他囁嚅道：「任……任教主的名諱，我是在那鐵板上摸到的，卻不知他是教主。」那身材魁梧的老者突然喝道：「他是什麼教主了？我日月神教的教主，普天下皆知是東方教主。這姓任的反教作亂，早已除名開革。向問天，你附逆為非，罪大惡極。」任我行緩緩轉過頭來，凝視著他，說道：「你叫做秦偉邦，是不是？」那魁梧老人道：「不錯。」任我行道：「我掌執教中大權之時，你是在江西任青旗旗主，是不是？」秦偉邦道：「正是。」任我行歎了口氣。道：「你現今身列本教十長老之位了，升得好快哪。東方不敗為什麼這樣看重你？你是武功高強呢，還是辦事能幹？」秦偉邦道：「我盡忠本教，遇事向前，十多年來積功而升為長老。」任我行點頭道：「那也是很不錯的了。」突然間任我行身子一晃，欺到鮑大楚身前，左手疾探，向他咽喉中抓去。鮑大楚大駭，右手單刀已不及揮過來砍對方手臂，只得左手手肘急抬，護住咽喉，同時左足退後一步，右手單刀順勢劈了下來。這一守一攻，只在一剎那間完成，守得嚴密，攻得凌厲，確是極高明手法。但任我行右手還是快了一步，鮑大楚單刀尚未砍落，已抓住他胸口，嗤的一聲響，撕破了他長袍，左手將一塊物事從他懷中抓了出來，正是那塊黑木令。他右手翻轉，已抓住了鮑大楚右腕，將他手腕扭了轉去。只聽得噹噹噹三聲響，卻是向問天遞出長劍，向秦偉邦以及其餘兩名長老分別遞了一招。三長老各舉兵刃相架。向問天攻這三招，只是阻止他們出手救援鮑大楚，三招一過，鮑大楚已全在任我行的掌握之中。

　　任我行微笑道：「我的吸星大法尚未施展，你想不想嘗嘗滋味？」鮑大楚在這一瞬之間，已知若不投降，便送了性命，除此之外更無第三條路好走。他決斷也是極快，說道：「任教主，我鮑大楚自今而後，效忠於你。」任我行道：「當年你曾立誓向我效忠，何以後來反悔？」鮑大楚道：「求任教主准許屬下戴罪圖功，將功贖罪。」任我行道：「好，吃了這顆丸藥。」放開他手腕，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瓷瓶，倒出一枚火紅色的藥丸，向鮑大楚拋去。鮑大楚一把抓過，看也不看，便吞入了腹中。秦偉邦失聲道：「這……這是『三屍腦神丹』？」任我行點點頭，說道：「不錯，這正是『三屍腦神丹』！」又從瓷瓶中倒出六粒「三屍腦神丹」，隨手往桌上擲去，六顆火紅色的丹丸在桌上滴溜溜轉個不停，道：「你們知道這『三屍腦神丹』的厲害嗎？」

　　鮑大楚道：「服了教主的腦神丹後，便當死心塌地，永遠聽從教主驅使，否則丹中所藏屍蟲便由僵伏而活動，鑽而入腦，咬嚙腦髓，痛楚固不必說，更且行事狂妄顛倒，比瘋狗尚且不如。」任我行道：「你說得甚是。你既知我這腦神丹的靈效，卻何以大膽吞服？」鮑大楚道：「屬下自今而後，永遠對教主忠心不貳，這腦神丹便再厲害，也跟屬下並不相干。」任我行哈哈一笑，說道：「很好，很好。這裡的藥丸哪一個願服？」黃鐘公和禿筆翁、丹青生面面相覷，都是臉色大變。他們與秦偉邦等久在魔教，早就知道這「三屍腦神丹」中裡有屍蟲，平時並不發作，一無異狀，但若到了每年端午節的午時不服克制屍蟲的藥物，原來的藥性一過，屍蟲脫伏而出。一經入腦，其人行動如妖如鬼，再也不可以常理測度，理性一失，連父母妻子也會咬來吃了。當世毒物，無逾於此。再者，不同藥主所煉丹藥，藥性各不相同，東方教主的解藥，解不了任我行所製丹藥之毒。眾人正驚惶躊躇間，黑白子忽然大聲道：「教主慈悲，屬下先服一枚。」說著掙扎著走到桌邊，伸手去取丹藥。任我行袍袖輕輕一拂，黑白子立足不定，仰天一交摔了出去，砰的一聲，腦袋重重撞在牆上。任我行冷笑道：「你功力已失，廢人一個，沒的糟蹋了我的靈丹妙藥。」轉頭說道：「秦偉邦、王誠、桑三娘，你們不願服我這靈藥，是不是？」那中年婦人桑三娘躬身道：「屬下誓願自今而後，向教主效忠，永無貳心。」那矮胖老者王誠道：「屬下謹供教主驅策。」兩人走到桌邊，各取一枚丸藥，吞入腹中。他二人對任我行向來十分忌憚，眼見他脫困復出，已然嚇得心膽俱裂，積威之下，再也不敢反抗。那秦偉邦卻是從中級頭目升上來的，任我行掌教之時，他在江西管轄數縣之地，還沒資格領教過這位前任教主的厲害手段，叫道：「少陪了！」雙足一點，向牆洞竄出。任我行哈哈一笑，也不起身阻攔。待他身子已縱出洞外，向問天左手輕揮，袖中倏地竄出一條黑色細長軟鞭，眾人眼前一花，只聽得秦偉邦「啊」的一聲叫，長鞭從牆洞中縮轉，已然捲住他左足，倒拖了回來。這長鞭鞭身極細，還沒一根小指頭粗，但秦偉邦給捲住了左足足踝，只有在地下翻滾的份兒，竟然無法起立。任我行道：「桑三娘，你取一枚腦神丹，將外皮小心剝去了。」桑三娘應道：「是！」從桌上拿了一枚丹藥，用指甲將外面一層紅色藥殼剝了下來，露出裡面灰色的一枚小圓球。任我行道：「喂他吃了。」桑三娘道：「是！」走到秦偉邦身前，叫道：「張口！」秦偉邦一轉身，呼的一掌，向桑三娘劈去。他本身武功雖較桑三娘略遜，但相去也不甚遠，可是足踝給長鞭捲住了，穴道受制，手上已無多大勁力。桑三娘左足踢他手腕，右足飛起，拍的一聲，踢中胸口，左足鴛鴦連環，跟著在他肩頭踢了一腳，接連三腳，踢中了三處穴道，左手捏住他臉頰，右手便將那枚脫殼藥丸塞入他口中，右手隨即在他喉頭一捏，咕的一聲響，秦偉邦已將藥丸吞入肚中。

　　令狐沖聽了鮑大楚之言，知道「三屍腦神丹」中藏有僵伏的屍蟲，全仗藥物克制，桑三娘所剝去的紅色藥殼，想必是克制屍蟲的藥物，又見桑三娘這幾下手腳兔起鶻落，十分的乾淨利落，倒似平日習練有素，專門逼人服藥，心想：「這婆娘手腳伶俐得緊！」他不知桑三娘擅於短打擒拿功夫，此刻歸附任我行，自是抖擻精神，施展生平絕技，既賣弄手段，又是向教主表示效忠之意。任我行微微一笑，點了點頭。桑三娘站起身來，臉上神色不動，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

　　任我行目光向黃鐘公等三人瞧去，顯是問他們服是不服。禿筆翁一言不發，走過去取過一粒丹藥服下。丹青生口中喃喃自語，不知在說些什麼，終於也過去取了一粒丹藥吃了。黃鐘公臉色慘然，從懷中取出一本冊子，正是那《廣陵散》琴譜，走到令狐沖身前，說道：「尊駕武功固高，智謀又富，設此巧計將這任我行救了出去，嘿嘿，在下佩服得緊。這本琴譜害得我四兄弟身敗名裂，原物奉還。」說著舉手一擲，將琴譜投入了令狐沖懷中。

　　令狐沖一怔之際，只見他轉過身來，走向牆邊，心下不禁頗為歉仄，尋思：「相救這位任教主，全是向大哥的計謀，事先我可半點不知。但黃鐘公他們心中恨我，也是情理之常，我可無法分辯了。」黃鐘公轉過身來，靠牆而立，說道：「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俠仗義，好好作一番事業。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東方教主接任之後，寵信奸佞，鋤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懶，討此差使，一來得以遠離黑木崖，不必與人勾心鬥角，二來閒居西湖，琴書遣懷。十二年來，清福也已享得夠了。人生於世，憂多樂少，本就如此……」說到這裡，輕哼一聲，身子慢慢軟垂下去。禿筆翁和丹青生齊叫：「大哥！」搶過去將他扶起，只見他心口插了一柄匕首，雙目圓睜，卻已氣絕。禿筆翁和丹青生連叫：「大哥，大哥！」哭了出來。

　　王誠喝道：「這老兒不遵教主令旨，畏罪自盡，須當罪加一等。你們兩個傢伙又吵些什麼？」丹青生滿臉怒容，轉過身來，便欲向王誠撲將過去，和他拚命。王誠道：「怎樣？你想造反麼？」丹青生想起已然服了三屍腦神丹，此後不得稍有違抗任我行的意旨，一股怒氣登時消了，只是低頭拭淚。任我行道：「把屍首和這廢人都攆了出去，取酒菜來，今日我和向兄弟、令狐兄弟要共謀一醉。」禿筆翁道：「是！」抱了黃鐘公的屍身出去。跟著便有家丁上來擺陳杯筷，共設了六個座位。鮑大楚道：「擺三副杯筷！咱們怎配和教主共席？」一面幫著收拾。任我行道：「你們也辛苦了，且到外面喝一杯去。」鮑大楚、王誠、桑三娘一齊躬身，道：「謝教主恩典。」慢慢退出。令狐沖見黃鐘公自盡，心想此人倒是個義烈漢子，想起那日他要修書薦自己去見少林寺方證大師，求他治病，對己也是一番好意，不由得有些傷感。

　　向問天笑道：「兄弟，你怎地機緣巧合，學到了教主的吸星大法？這件事倒要你說來聽聽。」令狐沖便將如何自行修習，如何無意中練成等情，一一說了。向問天笑道：「恭喜，恭喜，這種種機緣，缺一不成。做哥哥的好生為你喜歡。」說著舉起酒杯，一口乾了。任我行和令狐沖也都舉杯乾了。任我行笑道：「此事說來也是險極。我當初在那鐵板上刻這套練功秘訣，雖是在黑獄中悶得很了，聊以自遣，卻未必存著什麼好心。神功秘訣固然是真，但若非我親加指點，助其散功，依法修習者非走火入魔不可，能避過此劫者千中無一。練這神功，有兩大難關。第一步是要散去全身內力，使得丹田中一無所有，只要散得不盡，或行錯了穴道，立時便會走火入魔，輕則全身癱瘓，從此成了廢人，重則經脈逆轉，七孔流血而亡。這門功夫創成已達數百年，但得獲傳授的固已稀有，而能練成的更寥寥無幾，實因散功這一步太過艱難之故。令狐兄弟卻佔了極大的便宜，你內力本已全失，原無所有，要散便散，不費半點力氣，在旁人最艱難最凶險的一步，在你竟不知不覺間便邁過去了。散功之後，又須吸取旁人的真氣，貯入自己丹田，再依法驅入奇經八脈以供己用。這一步本來也十分艱難，自己內力已然散盡，再要吸取旁人真氣，豈不是以卵擊石，徒然送命？令狐兄弟卻又有巧遇，聽向兄弟說，你身上早已有幾名高手所注的八道異種真氣，雖只各人的一部分，但亦已極為厲害。令狐兄弟，你居然輕輕易易的度此兩大難關，練成大法，也真是天意了。」令狐沖手心中捏了把冷汗，說道：「幸好我內力全失，否則當真不堪設想。向大哥，任教主到底怎生脫困，兄弟至今仍是不明所以。」向問天笑嘻嘻的從懷中取出一物，塞在令狐沖手中，道：「這是什麼？」令狐沖覺得入手之物是一枚堅硬的圓球，正是那日他要自己拿去交給任我行的，攤開手掌，只見是一枚鋼球，球上嵌有一粒小小的鋼珠。令狐沖一撥鋼珠，覺那鋼珠能夠轉動，輕輕轉得幾轉，便拉了一條極細的鋼絲出來。這鋼絲一端連在鋼球之上，鋼絲上都是鋸齒，卻是一把打造得精巧之極的鋼絲鋸子。令狐沖恍然大悟，道：「原來教主手足上的銬鐐，是用此物鋸斷的。」

　　任我行笑道：「我在幾聲大笑之中運上了內力，將你們五人盡皆震倒，隨即鋸斷銬鐐。你後來怎樣對付黑白子，當時我便怎樣對付你了。」令狐沖笑道：「原來你跟我換了衣衫，將銬鐐套在我手足之上，難怪黃鐘公等沒有察覺。」向問天道：「本來此事也不易瞞得過黃鐘公和黑白子，但他們醒轉之後，教主和我早已出了梅莊。黑白子他們見到我留下的棋譜書畫，各人歡喜得緊，又哪裡會疑心到獄中人已經掉了包。」令狐沖道：「大哥神機妙算，人所難及。」心想：「原來你一切早已安排妥當，投這四人所好，引其入彀。只是教主脫困已久，何以遲遲不來救我？」

　　向問天鑒貌辨色，猜到了他心意，笑道：「兄弟，教主脫困之後，有許多大事要辦，可不能讓對頭得知，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幾天，咱們今日便是救你來啦。好在你因禍得福，練成了不世神功，總算有了補償。哈哈哈，做哥哥的給你賠不是了。」說著在三人酒杯中都斟滿了酒，自己一口喝乾。任我行哈哈大笑，道：「我也陪一杯。」令狐沖笑道：「賠什麼不是？我得多謝兩位才是。我本來身受內傷，無法醫治，練了教主的神功後，這內傷竟也霍然而愈，得回了一條性命。」三人縱聲大笑，甚是高興。

　　向問天道：「十二年之前，教主離奇失蹤，東方不敗篡位。我知事出蹊蹺，只有隱忍，與東方不敗敷衍。直到最近，才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便即來助教主他老人家脫困。豈知我一下黑木崖，東方不敗那廝便派出大隊人馬，追殺於我，又遇上正教中一批混帳王八蛋擠在一起趕熱鬧。兄弟，那日在深谷之底，你說了內功盡失的緣由，我當時便想要散去你體內的諸般異種真氣，當世惟有教主的『吸星大法』。教主脫困之後，我便當求他老人家傳你這項神功，救你性命，想不到不用我出口懇求，教主已自傳你了。」三人又一起乾杯大笑。令狐沖心想：「向大哥去救任教主，固然是利用了我，卻也確是存了救我性命之心。那日離谷之時，他便說帶我去求人醫治。何況我若不是在這件事上出了大力，那『吸星大法』何等神妙，任教主又怎肯輕易便即傳給我這毫不相干的外人？」不禁對向問天好生感激。

　　喝得十幾杯酒後，令狐沖覺得這位任教主談吐豪邁，識見非凡，確是一位平生罕見的大英雄、大豪傑，不由得大是心折，先前見他對付秦偉邦和黃鐘公、黑白子，手段未免過份毒辣，但聽他談論了一會後，頗信英雄處事，有不能以常理測度者，心中本來所存的不平之意逐漸淡去。任我行道：「令狐兄弟。我對待敵人，出手極狠，御下又是極嚴，你或許不大看得慣。但你想想，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關了多久？你在牢中耽過，知道這些日子的滋味。人家待我如何？對於敵人叛徒，難道能心慈的麼？」令狐沖點頭稱是，忽然想起一事，站起身來，說道：「我有一事相求教主，盼望教主能夠答允。」任我行道：「什麼事？」」令狐沖道：「我當日初見教主，曾聽黃鐘公言道，教主倘若脫困，重入江湖，單是華山一派，少說便會死去一大半人。又聽教主言道，要是見到我師父，要令他大大難堪。教主功力通神，倘若和華山派為難，無人能夠抵擋……」任我行道：「我聽向兄弟說，你師父已傳言天下，將你逐出了華山派門牆。我去將他們大大折辱一番，索性就此滅了華山一派，將之在武林中除名，替你出了心中一口惡氣。」令狐沖搖頭道：「在下自幼父母雙亡，蒙恩師、師娘收入門下，撫養長大，名雖師徒，情同父子。師父將我逐出門牆，一來確是我的不是，二來只怕也有些誤會。在下可萬萬不敢怨怪恩師。」任我行微笑道：「原來岳不群對你無情，你倒不肯對他不義？」令狐沖道：「在下想求懇教主的，便是請你寬宏大量，別跟我師父、師娘，以及華山派的師弟、師妹們為難。」任我行沉吟道：「我得脫黑牢，你出力甚大，但我傳了你吸星大法，救了你的性命，兩者已然相抵，誰也不虧負誰。我重入江湖，未了的恩怨大事甚多，可不能對你許下什麼諾言，以後行事，未免縛手縛腳。」令狐沖聽他這麼說，竟是非和岳不群為難不可，不由得焦急之情，見於顏色。任我行哈哈一笑，說道：「小兄弟，你且坐下。今日我在世上，只有向兄弟和你二人，才是真正親信之人，你有事求我，總也有個商量處。這樣罷，你先答允我一件事，我也就答允你，今後見到華山派中師徒，只要他們不是對我不敬，我便不去惹他。縱然要教訓他們，也當瞧在你的面上，手下留情三分。你說如何？」

　　令狐沖大喜，忙道：「如此感激不盡。教主有何囑咐，在下無有不遵。」任我行道：「我和你二人結為金蘭兄弟，今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向兄弟為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你便為我教的光明右使。你意下如何？」令狐沖一聽，登時愕然，萬沒料到他要自己加入魔教。他自幼便聽師父和師娘說及魔教的種種奸邪惡毒事跡，自己雖被逐出門牆，只想閒雲野鶴，在江湖上做個無門無派的散人便了，若要自己身入魔教，卻是萬萬不能，一時之間，心中亂成一團，難以回答。任我行和向問天兩對眼睛凝視著他，霎時之間，室中更無半點聲息。過了好一會。令狐沖才道：「教主美意，想我令狐沖乃末學後進，如何敢和教主比肩稱兄道弟？再說，在下雖已不屬華山一派，尚盼師父能夠回心轉意，收回成命……」任我行淡淡一笑，道：「你叫我教主，其實我此刻雖然得脫牢籠，仍是性命朝不保夕，『教主』二字，也不過說來好聽而已。今日普天之下，人人都知日月神教的教主乃是東方不敗。此人武功之高，決不在我之下，權謀智計，更遠勝於我。他麾下人才濟濟，憑我和向兄弟二人，要想從他手中奪回教主之位，當真是以卵擊石、癡心妄想之舉。你不願和我結為兄弟，原是明哲保身的美事，來來來，咱們杯酒言歡，這話再也休提了。」令狐沖道：「教主的權位如何被東方不敗奪去，又如何被囚在黑牢之中，種種情事，在下全然不明，不知兩位能賜告否？」任我行搖了搖頭，淒然一笑，說道：「湖底一居，一十二年，什麼名利權位，本該瞧得淡了。嘿嘿，偏偏年紀越老，越是心熱。」他滿滿斟了一杯酒，一口乾了，哈哈一聲長笑，笑聲中卻滿是蒼涼之意。向問天道：「兄弟，那日東方不敗派出多人追我，手段之辣，你是親眼見到的了。若不是你仗義出手，我早已在那涼亭中給他們砍為肉醬。你心中尚有正派魔教之分，可是那日他們數百人聯手，圍殺你我二人，哪裡還分什麼正派，什麼魔教？其實事在人為，正派中固有好人，何嘗沒有卑鄙奸惡之徒？魔教中壞人確是不少，但等咱們三人掌了大權，好好整頓一番，將那些作惡多端的敗類給清除了，豈不教江湖上豪傑之士揚眉吐氣？」令狐沖點頭道：「大哥這話，也說得是。」向問天道：「想當年教主對待東方不敗，猶如手足一般，提拔他為教中的光明左使，教中一應大權都交了給他。其時教主潛心修習這吸星大法，要將其中若干小小的缺陷都糾正過來，教中日常事務便無暇多管，不料那東方不敗狼子野心，面子上對教主十分恭敬，什麼事都不敢違背，暗中卻培植一己勢力，假借諸般借口，將所有忠於教主的部屬或是撤革，或是處死，數年之間，教主的親信竟然凋零殆盡。教主是個忠厚至誠之人，見東方不敗處處恭謹小心，而本教在他手中也算一切井井有條，始終沒加懷疑。」

　　任我行吸了口氣，說道：「向兄弟，這件事我實在好生慚愧。你曾對我進了數次忠言，叫我提防。可是我對東方不敗信任太過，忠言逆耳，反怪你對他心懷嫉忌，言下責你挑撥離間，多生是非，以至你一怒而去，高飛遠走，從此不再見面。」向問天道：「屬下決不敢對教主有何怨怪之意，只是眼見情勢不對，那東方不敗部署周密，發難在即，屬下倘若隨侍教主身畔，非先遭了他的毒手不可。雖然為本教殉難，亦屬份所當為，但屬下思前想後，總覺還是先行避開為是。倘若教主能洞燭他的奸心，令他逆謀不逞，那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屬下身在外地，至少也教他心有所忌，不敢太過放肆。」任我行點頭道：「是啊，可是我當時怎知道你的苦心？見你不辭而行，心下大是惱怒，其時練功正在緊要關頭，還險些出了亂子。那東方不敗卻來大獻慇勤，勸我不可煩惱。這一來，我更加中了他的奸計，竟將本教的秘籍《葵花寶典》傳了給他。」令狐沖聽到《葵花寶典》四字，不禁「啊」了一聲。向問天道：「兄弟，你也知道《葵花寶典》麼？」令狐沖道：「我曾聽師父說起過這部寶典的名字，知道是博大精深的武學秘笈，卻不知是在教主手中。」

　　任我行道：「多年以來，《葵花寶典》一直是日月神教的鎮教之寶，歷來均是上代教主傳給下一代教主。其時我修習吸星大法廢寢忘食，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便想將教主之位傳給東方不敗。將《葵花寶典》傳給他，原是向他表示得十分明白，不久之後，我便會以教主之位相授。唉，東方不敗原是個十分聰明之人，這教主之位明明已交在他的手裡，他為什麼這樣心急，不肯等到我正式召開總壇，正式公佈於眾？卻偏偏要幹這叛逆篡位的事？」他皺起了眉頭，似乎直到此刻，對這件事還是弄不明白。向問天道：「他一來是等不及，不知教主到何時才正式相傳；二來是不放心，只怕突然之間，大事有變。」任我行道：「其實他一切已部署妥當，又怕什麼突然之間大事有變？當真令人好生難以索解。我在黑牢中靜心思索，對他的種種奸謀已一一想得明白，只是他何以迫不及待的忽然發難，至今仍然想他不通。本來嘛，他對你心中頗有所忌，怕我說不定會將教主之位傳了給你。但你既不別而行，已去了他眼中之釘，儘管慢慢的等下去好了。」

　　向問天道：「就是東方不敗發難那一年，端午節晚上大宴，小姐在席上說過一句話，教主還記得麼？」任我行搔了搔頭，道：「端午節？那小姑娘說過什麼話啊？那有什麼干係？我可全不記得了。」向問天道：「教主別說小姐是小孩子。她聰明伶俐，心思之巧，實不輸於大人。那一年小姐是七歲罷？她在席上點點人數，忽然問你：『爹爹，怎麼咱們每年端午節喝酒，一年總是少一個人？』你一怔，問道，『什麼一年少一個人？』小姐說道：『我記得去年有十一個人，前年有十二個。今年一、二、三、四、五……咱們只剩下了十個。』」

　　任我行歎了口氣，道：「是啊，當時我聽了小姑娘這句話，心下很是不快。早一年東方不敗處決了郝賢弟。再早一年，丘長老不明不白的死在甘肅，此刻想來，自也是東方不敗暗中安排的毒計了。再先一年，文長老被革出教，受嵩山派、泰山派、衡山派三派高手圍攻而死，此事起禍，自也是在東方不敗身上。唉，小姑娘無意中吐露真言，當時我猶在夢中，竟自不悟。」他頓了一頓，喝了口酒，又道：「這『吸星大法』，創自北宋年間的『逍遙派』，分為『北冥神功』與『化功大法』兩路（作者按：請參閱《天龍八部》）。後來從大理段氏及星宿派分別傳落，合而為一，稱為『吸星大法』，那主要還是繼承了「化功大法』一路。只是學者不得其法，其中頗有缺陷。其時我修習吸星大法已在十年以上，在江湖上這神功大法也是大有聲名，正派中人聞者無不喪膽。可是我卻知這神功之中有幾個重大缺陷，初時不覺，其後禍患卻慢慢顯露出來。那幾年中我已然深明其患，知道若不及早補救，終有一日會得毒火焚身。那些吸取而來的他人功力，會突然反噬，吸來的功力愈多，反撲之力愈大。」

　　令狐沖聽到這裡，心下隱隱覺得有一件大事十分不妥。任我行又道：「那時候我身上已積聚了十餘名正邪高手的功力。但這十餘名高手分屬不同門派，所練功力各不相同。我須得設法將之融合為一，以為己用，否則總是心腹大患。那幾年中，我日思夜想，所掛心的便是這一件事。那日端午節大宴席上，我雖在飲酒談笑，心中卻兀自在推算陽\*穴和陽維三十二穴，在這五十四個穴道之間，如何使內息遊走自如，既可自陽\*亦可自陽維入陽\*。」向問天道：「屬下也一直十分奇怪。教主向來機警萬分，別人只須說得半句話，立時便知他心意，十拿九穩，從不失誤。可是在那幾年中，不但對東方不敗的奸謀全不察覺，而且日常……日常……咳……」任我行微笑道：「而且日常渾渾噩噩，神不守舍，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是也不是？」向問天道：「是啊。小姐說了那幾句話後，東方不敗哈哈一笑，道：『小姐，你愛熱鬧，是不？明年咱們多邀幾個人來一起喝酒便是。』他說話時滿臉堆歡，可是我從他眼光之中，卻看出滿是疑慮之色。他必定猜想，教主早已胸有成竹，眼前只不過假裝癡呆，試他一試。他素知教主精明，料想對這樣明顯的事，決不會不起疑心。」任我行皺起眉頭，說道：「小姑娘那日在端午節大宴中說過這幾句話，這十二年來，我卻從來沒記起過。此刻經你一提，我才記得，確有此言。不錯，東方不敗聽了那幾句話，焉有不大起疑心之理？」向問天道：「再說，小姐一天天長大，越來越聰明，便在一二年間，只怕便會給她識破了機關。等她成年之後，教主又或許會將大位傳她。東方不敗所以不敢多等，寧可冒險發難，其理或在於此。」

　　任我行連連點頭，歎了口氣，道：「唉，此刻我女兒若在我身邊，咱們多了一人，也不致如此勢孤力弱了。」向問天轉過頭來，向令狐沖道：「兄弟，教主適才言道，他這吸星大法之中，含有重大缺陷。以我所知，教主雖在黑牢中被囚十二年，大大受了委屈，可是由此脫卻俗務羈絆，潛心思索，已然解破了這神功中的秘奧。教主，是也不是？」任我行摸摸濃密的黑髯，哈哈一笑，極是得意，說道：「正是。從此而後，吸到別人的功力，盡為我用，再也不用擔心這些異種真氣突然反撲了。哈哈！令狐兄弟，你深深吸一口氣，是否覺得玉枕穴中和膻中穴中有真氣鼓蕩，猛然竄動？」

　　令狐沖依言吸了口氣，果覺玉枕穴和膻中穴兩處有真氣隱隱流竄，不由得臉色微變。

　　任我行道：「你不過初學乍練，還不怎麼覺得，可是當年我尚未解破這秘奧之時，這兩處穴道中真氣鼓蕩，當真是天翻地覆，實難忍受。外面雖靜悄悄地一無聲息，我耳中卻滿是萬馬奔騰之聲，有時又似一個個焦雷連續擊打，轟轟發發，一個響似一個。唉，若不是我體內有如此重大變故，那東方不敗的逆謀焉能得逞？」令狐沖知他所言不假，又知向問天和他說這番話，用意是要自己向他求教，但若自己不允加入日月神教，求教之言，自是說不出口，心想：「練了他這吸星大法，原來是吸取旁人功力以為己用。這功夫自私陰毒，我決計不練，決計不使。至於我體內異種真氣無法化除，本來便已如此，我這條性命原是撿來的。令狐沖豈能貪生怕死，便去做大違素願之事？」當下轉過話題，說道：「教主，在下有一事不明，還想請教。在下曾聽師父言道，那《葵花寶典》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秘笈，練成了寶典中的武學，固是無敵於天下，而且長生延年，壽過百歲。教主何以不練那寶典中的武功，卻去練那甚為凶險的吸星大法？」任我行淡淡一笑，道：「此中原由，便不足為外人道了。」令狐沖臉上一紅，道：「是，在下冒昧了。」向問天道：「兄弟，教主年事已高，你大哥也比他老人家小不了幾歲。你若入了本教，他日教主的繼承人非你莫屬。就算你嫌日月神教的聲名不好，難道不能在你手中力加整頓，為天下人造福麼？」

　　令狐沖聽他這番話入情入理，微覺心動，只見任我行左手拿起酒杯，重重在桌上一放，右手提起酒壺，斟滿了一杯酒，說道：「數百年來，我日月神教和正教諸派為仇，向來勢不兩立。你如固執己見，不入我教，自己內傷難癒，性命不保，固不必說，只怕你師父、師娘的華山派……嘿嘿，我要使華山派師徒盡數覆滅，華山一派從此在武林中除名，卻也不是什麼難事。你我今日在此相聚，大是有緣，你若聽我良言相勸，便請乾了此杯。」

　　這番話充滿了威脅之意，令狐沖胸口熱血上湧，朗聲說道：「教主，大哥，我本就身患絕症，命在旦夕，無意中卻學得了教主的神功大法，此後終究無法化解，也不過是回復舊狀而已，那也沒有什麼。我於自己這條性命早已不怎麼看重，生死有命，且由他去。華山派開派數百年，當有自存之道，未必別人一舉手間便能予以覆滅。今日言盡於此，後會有期。」說著站起身來，向二人一拱手，轉身便走。

　　向問天欲待再有話說，令狐沖早已去得遠了。令狐衝出得梅莊，重重吁了口氣，拂體涼風，適意暢懷，一抬頭，只見一鉤殘月斜掛柳梢，遠處湖水中映出月亮和浮雲的倒影。走到湖邊，悄立片刻，心想：「任教主眼前的大事當是去向東方不敗算帳，奪回教主之位，自不會去尋華山派的晦氣。但若師父、師娘、師弟妹們不知內情，撞上了他，那可非遭毒手不可。須得盡早告知，好讓他們有所防備。卻不知他們從福州回來了沒有？這裡去福州不遠，左右無事，我就去福建走一趟。倘若他們已動身回來，在途中或者也能遇上。」

　　隨即想到師父傳書武林，將自己逐出了師門，胸口不禁又是一酸，又想：「我將任教主逼我入教之事，向師父師娘稟明。他們當能明白，我並非有意和魔教中人結交。說不定師父能收回成命，只罰我去思過崖上面壁三年，那便好了。」一想到重入師門有望，精神為之一振，當下去找了家客店歇宿。這一覺睡到午時方醒，心想在未見師父師娘之前，別要顯了自己本來面目，何況盈盈曾叫祖千秋他們傳言江湖，要取自己性命，還是喬裝改扮，免惹麻煩。卻扮作什麼樣子才好？心下沉吟，從房中踱了出來，剛走進天井，突然間豁喇一聲，一盆水向他身上潑將過來。令狐沖立時倒縱避開，那盆水便潑了個空。只見一個軍官手中正拿著一隻木臉盆，向著他怒目而視，粗聲道：「走路也不帶眼睛？你不見老爺在倒水嗎？」令狐沖氣往上衝，心想天下竟有這等橫蠻之人，眼見這軍官四十來歲年紀，滿腮虯髯，倒也頗為威武，一身服色，似是個校尉，腰中掛了把腰刀，挺胸凸肚，顯是平素作威作福慣了的。那軍官喝道：「還瞧什麼？不認得老爺麼？」令狐沖靈機一動：「扮成這個軍官，倒也有趣。我大模大樣的在江湖上走動，武林中朋友誰也不會來向我多瞧一眼。」那軍官喝道：「笑什麼？你奶奶的，有什麼好笑？」原來令狐沖想到得意處，臉上不禁露出微笑。令狐沖走到櫃檯前付了房飯錢，低聲問道：「那位軍爺是什麼來頭？」那掌櫃的愁眉苦臉的道：「誰知他是什麼來頭？他自稱是北京城來的；只住了一晚，服侍他的店小二倒已吃了他三記耳光。好酒好肉叫了不少，也不知給不給房飯錢呢。」

　　令狐沖點了點頭，走到附近一家茶館中，泡了壺茶，慢慢喝著等候。等了小半個時辰，只聽得馬蹄聲響，那軍官騎了匹棗紅馬，從客店中出來，馬鞭揮得拍拍作響，大聲吆喝：「讓開，讓開，你奶奶的，還不快走。」幾個行人讓得稍慢，給他馬鞭抽去，呼痛聲不絕。令狐沖早已付了茶錢，站起身來，快步跟在馬後，眼見那軍官出了西門，向西南大路上馳去。奔得數里，路上行人漸稀，令狐沖加快腳步，搶到馬前，右手一揚。那馬吃了一驚，噓溜溜一聲叫，人立起來，那軍官險些掉下馬來。令狐沖喝道：「你奶奶的，走路不帶眼睛麼？你這畜生險些踹死了老子！」他不開口，那軍官已然大怒，這三聲一罵，那軍官自是怒不可遏，待那馬前足落地，刷的一鞭，便向令狐沖頭上抽落。令狐沖見大道上不便行事，叫聲：「啊喲！」一個踉蹌，抱頭便向小路上逃去。那軍官怎肯就此罷休，躍下馬來，匆匆將馬韁繫在樹上，狂奔追來。令狐沖叫道：「啊喲，我的媽啊。」逃入樹林。那軍官大叫大嚷的追來，突然間脅下一麻，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令狐沖左足踏住他胸口，笑道：「你奶奶的，本事如此不濟，怎能行軍打仗？」他在懷中一搜，掏了一隻大信封出來，上面蓋有「兵部尚書大堂正印」的朱紅大印，寫著「告身」兩個大字。打開信封，抽了一張厚紙出來，卻是兵部尚書的一張委任令，寫明委任河北滄州游擊吳天德升任福建泉州府參將，剋日上任。令狐沖笑道：「原來是位參將大人，你便是吳天德麼？」那軍官給他踏住了動彈不得，一張臉皮脹得發紫，喝道：「快放我起來，你……你……膽大妄為，侮辱朝廷命官，不……不怕王法嗎？」嘴裡雖然吆喝，氣勢卻已餒了。令狐沖笑道：「老子沒了盤纏，要借你的衣服去當一當。」反掌在他頭頂一拍，那軍官登時暈去。

　　令狐沖迅速剝下他衣服，心想這人如此可惡，教他多受些罪，將他內衣內褲一起剝下，全身赤條條地一絲不掛。一提他包袱重甸甸地，打開一看，竟有好幾百兩銀子，還有三隻金元寶，心想：「這都是這狗官搜刮來的民脂民膏，難以物歸原主，只好讓我吳天德參將大人拿來買酒喝了。」想著不禁笑出聲來，當下脫去衣衫，將那參將的軍服、皮靴、腰刀、包裹都換到了自己身上，撕爛自己衣衫，將他反手綁了，縛在樹上，再在他口中塞滿了爛泥。轉念一想，回身抽出單刀，將他滿臉虯髯都剃了下來，將剃下的鬍子揣入懷中，笑道：「你變成了小白臉，這可美得多啦！」

　　走到大路之上，解開繫在樹上的馬韁，縱身上馬，舉鞭一揮，喝道：「讓開，讓開，你奶奶的，走路不帶眼睛嗎？哈哈，哈哈！」長聲笑中，縱馬南馳。

　　當晚來到餘杭投店，掌櫃的和店小二「軍爺前，軍爺後」的，招呼得極是周到。令狐沖次晨向掌櫃問明了去福建的道路，賞了五錢銀子，掌櫃和店小二恭恭敬敬的直送出店門外。令狐沖心想：「總算你們時運好，遇上了我這位冒牌參將，要是真參將吳天德前來投宿，你們可有苦頭吃了。」去店舖買了面鏡子，一瓶膠水，出城後來到荒僻處，對著鏡子將一根根鬍子膠在臉上。這番細功夫花了大半個時辰，粘完後對鏡一照，滿臉虯髯，蓬蓬鬆鬆，著實神氣，不禁哈哈大笑。一路向南，到金華府，處州府後，南方口音已和中州大異，甚難聽懂。好在人人見他是軍官，都捲起了舌頭跟他說官話，也無甚難處。他一生手頭從未有過這許多錢，喝起酒來盡情暢懷，頗為自得其樂。

　　只是體內的諸般異種真氣不過逼入各處經脈之中，半分也沒驅出體外，時時突然間湧向丹田，令他頭暈眼花，煩惡欲嘔。這時又多了黑白子的真氣，比先前更加難熬。每當發作，只得依照任我行在鐵板上所刻的法門，將之驅離丹田。只要異種真氣一離丹田，立即精神奕奕，舒暢無比。如此每練一次，自知功力便深了一層，卻也是陷溺深了一層，好在總是想到：「我這條命是撿來的。多活一日，便已多佔了一分便宜。」便即坦然。這日午後，已入仙霞嶺。山道崎嶇，漸行漸高，嶺上人煙稀少。再行出二十餘里後，始終沒見到人家，已知貪著趕路，錯過了宿頭。眼見天色已晚，於是採些野果裹腹。見懸崖下有個小山洞，頗為乾燥，不致有蟲蟻所擾，便將馬繫在樹上，讓其自行吃草，找些乾草來鋪在洞裡，預備過夜。只覺丹田中氣血不舒，當即坐下行功。任我行所傳的那神功每多一次修習，便多受一次羈縻，越來越覺滋味無窮。直練了一個更次，但覺全身舒泰，飄飄欲仙，直如身入雲端一般。他吐了口長氣，站起身來，不由得苦笑，心想：「那日我問任教主，他既有武功絕學的《葵花寶典》在手，何以還要練這吸星大法，他不肯置答。此中情由，這時我卻明白了。原來這吸星大法一經修習，便再也無法罷手，」想到此處，不由得暗暗心驚：「曾聽師娘說過苗人養蠱之事，一養之後，縱然明知其害，也已難以捨棄，若不放蠱害人，蠱蟲便會反噬其主。將來我可別成為養蠱的苗人才好。」

　　走出山洞，但見繁星滿天，四下裡蟲聲唧唧，忽聽得山道上有人行來，其時相距尚遠，但他內功既強，耳音便亦及遙，心念一動，當即過去將馬韁放開了，在馬臀上輕輕一拍，那馬緩緩走向山坳。他隱身樹後，過了好一會，聽到山道上腳步聲漸近，人數著實不少，星光之下，見一行人均穿黑衣，其中一人腰纏黃帶，瞧裝束是魔教中人，其餘高高矮矮的共有三十餘人，都默不作聲的隨在其後。令狐沖心想：「他們此去向南入閩，莫非和我華山派有關？難道是奉了任教主之命，去跟師父師娘為難？」待一行人去遠，便悄悄跟隨。

　　行出數里，山路突然陡峭，兩旁山峰筆立，中間留出一條窄窄的山路，已是兩人不能並肩而行。那三十餘人排成一字長蛇，向山道上爬去。令狐沖心道：「我如跟著上去，這些人居高臨下，只須有一人偶一回頭，便見到了我。」於是閃入草叢躲起，要等他們上了高坡，從南坡下去，這才追趕上去。哪知這行人將到坡頂，突然散開，分別隱在山石之後，頃刻之間，藏得一個人影也不見了。

　　令狐沖吃了一驚，第一個念頭是：「他們已見到了我。」但隨即知道不是，尋思：「他們在此埋伏，要襲擊上坡之人。是了，此處地勢絕佳，在此陡然發難，上坡之人勢必難逃毒手。他們要伏擊的是誰？難道師父師娘他們北歸之後，又有急事要去福建？否則怎麼會連夜趕路？今晚我又能和小師妹相會？」一想到岳靈珊，登時全身皆熱，悄悄在草叢中爬了開去，直爬到遠離山道，這才從亂石間飛奔下山，轉了幾個彎，回頭已望不見那高坡，再轉到山道上向北而行。他一路疾走，留神傾聽對面是否有人過來，走出十餘里後，忽聽得左側山坡上有人斥道：「令狐沖這混帳東西，你還要為他強辯！」

## 第23章　伏擊

　　黑夜之中，荒山之上，突然聽到有人清清楚楚的叫出自己姓名，令狐沖不禁大吃一驚，第一個念頭便是：「是師父他們！」但這明明是女子聲音，卻不是師娘，更不是岳靈珊。跟著又聽得一個女子的話聲，只是相隔既遠，話聲又低，聽不清說些什麼。令狐衝向山坡上望去，只見影影綽綽的站著三四十人，心中一酸：「不知是誰在罵我？如果真是華山派一行，小師妹聽別人這般罵我，不知又如何說？」

　　當即矮身鑽入了道旁灌木叢中，繞到那山坡之側，弓腰疾行，來到一株大樹之後，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師伯，令狐師兄行俠仗義……」只聽得這半句話，腦海中便映出一張俏麗清秀的臉蛋來，胸口微微一熱，知道說話之人是恆山派的小尼姑儀琳。他得知這些人是恆山派而不是華山派，大為失望，心神一激動間，儀琳下面兩句話便沒聽見。只聽先前那尖銳而蒼老的聲音怒道：「你小小年紀，卻恁地固執？難道華山派掌門岳先生的來信是假的？岳先生傳書天下，將令狐沖逐出了門牆，說他與魔教中人勾結，還能冤枉他麼？令狐沖以前救過你，他多半要憑著這一點點小恩小惠，向咱們暗算下手……」

　　儀琳道：「師伯，那可不是小恩小惠，令狐師兄不顧自己性命……」那蒼老的聲音喝道：「你還叫他令狐師兄？這人多半是個工於心計的惡賊，裝模作樣，騙你們小孩子家。江湖上人心鬼蜮，什麼狡猾伎倆都有。你們年輕人沒見識，便容易上當。」儀琳道：「師伯的吩咐，弟子怎敢不聽？不過……不過……令狐師……」底下個「兄」字終於沒說出口，硬生生的給忍住了。那老人問道：「不過怎樣？」儀琳似乎甚為害怕，不敢再說。那老人道：「這次嵩山左盟主傳來訊息，魔教大舉入閩，企圖劫奪福州林家的《辟邪劍譜》。左盟主要五嶽劍派一齊設法攔阻，以免給這些妖魔歹徒奪到了劍譜，武功大進，五嶽劍派不免人人死無葬身之地。那福州姓林的孩子已投入岳先生門下，劍譜若為華山派所得，自然再好沒有。就怕魔教詭計多端，再加上個華山派舊徒令狐沖，他熟知內情，咱們的處境便十分不利了。掌門人既將這副重擔放在我肩頭，命我率領大夥兒入閩，此事有關正邪雙方氣運消長，萬萬輕忽不得。再過三十里，便是浙閩交界之處。今日大家辛苦些，連夜趕路，到廿八鋪歌宿。咱們趕在頭裡，等魔教人眾大舉趕到之時，咱們便佔了以逸待勞的便宜。可仍得事事小心。」只聽得數十個女子齊聲答應。

　　令狐沖心想：「這位師太既非恆山派掌門，儀琳師妹又叫她師伯，『恆山三定，』那麼是定靜師太了。她接到我師父傳書，將我當作歹人，那也怪她不得。她只道自己趕在頭裡，殊不知魔教教眾已然埋伏在前。幸好給我發覺了，卻怎生去告知她們才好？」只聽定靜師太道：「一入閩境，須得步步提防，要當四下裡全是敵人。說不定飯店中的店小二，茶館裡的茶博士，都是魔教中的奸細。別說隔牆有耳，就是這草叢之中，也難免沒藏著敵人。自今而後，大夥兒決不可提一句《辟邪劍譜》，連岳先生、令狐沖、東方必敗的名頭也不可提。」群女弟子齊聲應道：「是。」令狐沖知道魔教教主東方不敗神功無敵，自稱不敗，但正教中人提到他時，往往稱之為「必敗」，一音之轉，含有長自己志氣、滅敵人威風之意，聽她竟將自己的名字和師父及東方不敗相提並論，不禁苦笑，心道：「我這無名小卒，你恆山派前輩竟如此瞧得起，那可不敢當了。」

　　只聽定靜師太道：「大夥兒這就走罷！」眾弟子又應了一聲，便見七名女弟子從山坡上疾馳而下，過了一會，又有七人奔下。恆山派輕功另有一路，在武林中頗有聲名，前七人、後七人相距都一般遠近，宛似結成了陣法一般，十四人大袖飄飄，同步齊進，遠遠望去，美觀之極。再過一會，又有七人奔下。過不多時，恆山派眾弟子一批批都動身了，一共六批，最後一批卻有八人，想是多了個定靜師太。這些女子不是女尼，便是俗家女弟子，黑夜之中，令狐沖難辨儀琳在哪一隊中，心想：「這些恆山派的師姊師妹雖然各有絕技，但一上得那陡坡，雙峰夾道，魔教教眾忽施奇襲，勢必傷亡慘重。」當即摘了些青草，擠出草汁，搽在臉上，再挖些爛泥，在臉上手上塗抹一陣，再加上這滿腮虯髯，料想就在白天，儀琳也認不得自己，繞到山道左側，提氣追了上去。他輕功本來並不甚佳，但輕功高低，全然繫於內力強弱，此時內力既強，隨意邁步都是一步跨出老遠。這一提氣急奔，頃刻間便追上了恆山派眾人。他怕定靜師太武功了得，聽到他奔行的聲息，是以兜了個大圈子，這才趕在眾人頭裡，一上山道後，奔得更加快了。耽擱了這許久，月亮已掛在中天，令狐衝來到陡坡之下，站定了靜聽，竟無半點聲息，心想：「若不是我親眼見到魔教教眾埋伏在側，又怎想得到此處危機四伏，凶險無比。」慢慢走上陡坡，來到雙峰夾道之處的山口，離開魔教教眾埋伏處約有里許，坐了下來，尋思：「魔教中人多半已見到了我，只是他們生怕打草驚蛇，想來不會對我動手。」等了一會，索性臥倒在地。終於隱隱聽到山坡下傳來了腳步聲，心下轉念：「最好引得魔教教眾來和我動手，只須稍稍打鬥一下，恆山派自然知道了。」於是自言自語：「老子生平最恨的，便是暗箭傷人，有本事的何不真刀真槍，狠狠的打上一架？躲了起來，鬼鬼祟祟的害人，那是最無恥的卑鄙行徑。」他對著高坡提氣說話，聲音雖不甚響，但藉著充沛內力遠遠傳送出去，料想魔教人眾定然聽到，豈知這些人真能沉得住氣，竟毫不理睬。過不多時，恆山派第一撥七名弟子已到了他身前。七弟子在月光下見一名軍官伸張四肢，睡在地下。這條山道便只容一人行過，兩旁均是峭壁，若要上坡，非跨過他身子不可。這些弟子只須輕輕一縱，便躍過了他身子，但男女有別，在男人頭頂縱躍而過，未免太過無禮。一名中年女尼朗聲說道：「勞駕，這位軍爺，請借一借道。」令狐沖唔唔兩聲，忽然間鼾聲大作。那女尼法名儀和，性子卻毫不和氣，眼見這軍官深更半夜的睡在當道，情狀已十分突兀，而這等大聲打鼾，十九是故意做作。她強抑怒氣，說道：「你如不讓開，我們可要從你身子跳過去了。」令狐沖鼾聲不停，迷迷糊糊的道：「這條路上妖魔鬼怪多得緊，可過去不得啊。唔晤，苦海無邊，回……回……回頭是岸！」儀和一怔，聽他這幾句話似是意帶雙關。另一名女尼扯了扯她衣袖，七人都退開幾步。

　　一人悄聲道：「師姊，這人有點古怪。」又一人道：「只怕他是魔教的奸人，在此向咱們挑戰。」另一人道：「魔教中人決不會去做朝廷的軍官，就算喬裝改扮，也當扮作別種裝束。」儀和道：「不管他！他不再讓道，咱們就跳了過去。」邁步上前，喝道：「你真的不讓，我們可要得罪了。」令狐沖伸了個懶腰，慢慢坐起。他仍怕給儀琳認了出來，臉向山坡，背脊對著恆山派眾弟子，右手撐在峭壁之上，身子搖搖晃晃，似是喝醉了酒一般，說道：「好酒啊，好酒！」便在此時，恆山派第二撥弟子已然到達。一名俗家弟子問道：「儀和師姊，這人在這裡幹什麼？」儀和皺眉道：「誰知道他了！」令狐沖大聲道：「剛才宰了一條狗，吃得肚子發脹，酒又喝得太多，只怕要嘔。啊喲，不好，真的要嘔！」當下嘔聲不絕。眾女弟子皺眉掩鼻，紛紛退開。令狐沖嘔了幾聲，卻嘔不出什麼。眾女弟子竊竊私議間，第三撥又已到了。只聽得一個輕柔的聲音道：「這人喝醉了，怪可憐的，讓他歇一歇，咱們再走不遲。」令狐沖聽到這聲音，心頭微微一震，尋思：「儀琳小師妹心地當真良善。」

　　儀和卻道：「這人故意在此搗亂，可不是安著好心！」邁步上前，喝道：「讓開！」伸掌往令狐沖左肩撥去。令狐沖身子晃了幾下，叫道：「啊喲，乖乖不得了！」跌跌撞撞的向上走了幾步。這幾步一走，局勢更是尷尬，他身子塞在窄窄的山道之中，後面來人除非從他頭頂飛躍而過，否則再也無法超越。儀和跟著上去，喝道：「讓開了！」令狐沖道：「是，是！」又走上幾步。他越行越高，將那上山的道路塞得越死，突然間大聲叫道：「喂，上面埋伏的朋友們留神了，你們要等的人正在上來啦。你們這一殺將出來，那可誰也逃不了啦！」儀和等一聽，當即退回。一人道：「此處地勢奇險，倘若敵人在此埋伏襲擊，那可難以抵擋。」儀和道：「倘若有人埋伏，他怎會叫了出來？這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上面定然無人。咱們要是露出畏縮之意，可讓敵人笑話了。」另外兩名中年女尼齊聲道：「是啊！咱三人在前開路，師妹們在後跟來。」三人長劍出鞘，又奔到了令狐沖身後。

　　令狐沖不住大聲喘氣，說道：「這道山坡可當真陡得緊，唉，老人家年紀大了，走不動啦。」一名女尼喝道：「喂，你讓在一旁，給我們先走行不行？」令狐沖道：「出家人火氣別這麼大，走得快是到，走得慢也是到。咳咳，唉，去鬼門關嗎，還是走得慢些的好。」那女尼道：「你不是繞彎子罵人嗎？」呼的一劍，從儀和身側刺出，指向令狐沖背心。她只是想將令狐沖嚇得讓開，這一劍將刺到他身子之時，便即凝力不發。令狐沖恰於此時轉過身來，眼見劍尖指著自己胸口，大聲喝道：「喂！你……你……你這是幹什麼來了？我是朝廷命官，你竟敢如此無禮。來人哪，將這女尼拿了下來！」幾名年輕女弟子忍不住笑出聲來，此人在這荒山野嶺之上，還在硬擺官架子，實是滑稽之至。

　　一名尼姑笑道：「軍爺，咱們有要緊事，心急趕路，勞你駕往旁邊讓一讓。」令狐沖道：「什麼軍爺不軍爺？我是堂堂參將，你該當叫我將軍，才合道理。」七八名女弟子齊聲笑著叫道：「將軍大人，請你讓道！」

　　令狐沖哈哈一笑，挺胸凸肚，神氣十足，突然間腳下一滑，摔跌下來。眾弟子尖聲驚呼：「小心。」便有二人拉住了他手臂。令狐沖又滑了一下，這才站定，罵道：「他奶奶……這地下這樣滑。地方官全是飯桶，也不差些民夫，將山道給好好修一修。」他這麼兩滑一跌，身子已縮在山壁微陷的凹處，恆山女弟子展開輕功，一一從他身旁掠過。有人笑道：「地方官該得派輛八人大轎，把將軍大人抬過嶺去，才是道理。」有人道：「將軍是騎馬不坐轎的。」先一人道：「這位將軍與眾不同，騎馬只怕會摔跌下來。」令狐沖怒道：「胡說八道！我騎馬幾時摔跌過？上個月那該死的畜生作老虎跳，我才從馬背上滑了一滑，摔傷了膀子，那也算不得什麼。」眾女弟子一陣大笑，如風般上坡。令狐沖眼見一個苗條身子一晃，正是儀琳，當即跟在她身後。這一來，可又將後面眾弟子阻住了去路。幸好他雖腳步沉重，氣喘吁吁，三步兩滑，又爬又跌，走得倒也快捷。後面一名女弟子又笑又埋怨：「你這位將軍大人真是……咳，一天也不知要摔多少交！」

　　儀琳回過頭來，說道：「儀清師姊，你別催將軍了。他心裡一急，別真的摔了下去。這山坡陡得緊，摔下去可不是玩的。」令狐沖見到她一雙大眼，清澄明澈，猶如兩泓清泉，一張俏臉在月光下秀麗絕俗，更無半分人間煙火氣，想起那日為了逃避青城派的追擊，她在衡山城中將自己抱了出來，自己也曾這般怔怔的凝視過她，突然之間，心底升起一股柔情，心想：「這高坡之上，伏得有強仇大敵，要加害於她。我便自己性命不在，也要保護她平安周全。」

　　儀琳見他雙目呆滯，容貌醜陋，向他微微點頭，露出溫和笑容，又道：「儀清師姊，這位將軍如果摔跌，你可得快拉住他。」儀清笑道：「他這麼重，我怎拉得住？」本來恆山派戒律甚嚴，這些女弟子輕易不與外人說笑，但令狐沖大裝小丑模樣，不住逗她們的樂子，而四周並無長輩，黑夜趕路，說幾句無傷大雅的笑話，亦有振奮精神之效。令狐沖怒道：「你們這些女孩子說話便不知輕重。我堂堂將軍，想當年在戰場上破陣殺賊，那般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模樣，你們要是瞧見了，嘿嘿，還有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這區區山路，壓根兒就沒瞧在我眼裡，怎會摔交？當真信口開河……啊喲，不好！」腳下似乎踏到一塊小石子，身子便俯跌下去。他伸出雙手，在空中亂揮亂抓。在他身後的幾名女弟子都尖聲叫了出來。儀琳急忙回身，伸手一拉。令狐沖湊手過去，握住了她手。儀琳運勁一提，令狐沖左手在地下連撐，這才站定，神情狼狽不堪。他身後的幾名女弟子忍不住咭咭咯咯的直笑。令狐沖道：「我這皮靴走山路太過笨重，倘若穿了你們的麻鞋，那就包管不會摔交。再說，我只不過滑了一滑，又不是摔交，有什麼好笑？」儀琳緩緩鬆開了手，說道：「是啊，將軍穿了馬靴，走山道確是不大方便。」令狐沖道：「雖然不便，可威風得緊，要是像你們老百姓那樣，腳上穿雙麻鞋草鞋，可又太不體面了。」眾女弟子聽他死要面子，又都笑了起來。這時後面幾撥人已絡繹到了山腳下，走在最先的將到坡頂。令狐沖大聲嚷道：「這一帶所在，偷雞摸狗的小賊最多，冷不妨的便打人悶棍，搶人錢財。你們出家人身邊雖沒多大油水，可是辛辛苦苦化緣得來的銀子，卻也小心別讓人給搶了去。」儀清笑道：「有咱們大將軍在此，諒來小賊們也不敢前來太歲頭上動土。」令狐沖叫道：「喂，喂，小心了，我好像瞧見上面有人探頭探腦的。」

　　一名女弟子道：「你這位將軍當真囉嗦，難道咱們還怕了幾個小毛賊不成？」一言甫畢，突然聽得兩名女弟子叫聲：「哎唷！」骨碌碌滾將下來。兩名女弟子急忙搶上，同時抱住。前面幾名女弟子叫了起來：「賊子放暗器，小心了！」叫聲未歇，又有一人滾跌下來。儀和叫道：「大家伏低！小心暗器！」當下眾人都伏低了身子。令狐沖罵道：「大膽毛賊，你們不知本將軍在此麼？」儀琳拉拉他手臂，急道：「快伏低了！」

　　在前的女弟子掏出暗器，袖箭、鐵菩提紛紛向上射去。但上面的敵人隱伏石後，一個也瞧不見，暗器都落了空。定靜師太聽得前面現了敵蹤，蹤身急上，從一眾女弟子頭頂躍過，來到令狐沖身後時，呼的一聲，也從他頭頂躍了過去。令狐沖叫道：「大吉利市！晦氣，晦氣！」吐了幾口口水。只見定靜師太大袖飛舞，當先攻上，敵人的暗器嗤嗤的射來，有的釘在她衣袖之上，有的給她袖力激飛。

　　定靜師太幾個起落，到了坡頂，尚未站定，但覺風聲勁急，一條熟銅棍從頭頂砸到。聽這兵刃劈風之聲，便知十分沉重，當下不敢硬接，側身從棍旁竄過，卻見兩柄鏈子槍一上一下的同時刺到，來勢迅疾。敵人在這隘口上伏著三名好手，扼守要道。定靜師太喝道：「無恥！」反手拔出長劍，一劍破雙槍，格了開去。那熟銅棍又攔腰掃來。定靜師太長劍在棍上一搭，乘勢削下，一條鏈子槍卻已刺向她右肩。只聽得山腰中女弟子尖聲驚呼，跟著砰砰之聲大作，原來敵人從峭壁上將大石推將下來。恆山派眾弟子擠在窄道之中，竄高伏低，躲避大石，頃刻間便有數人被大石砸傷。定靜師太退了兩步，叫道：「大家回頭，下坡再說！」她舞劍斷後，以阻敵人追擊。卻聽得轟轟之聲不絕，頭頂不住有大石擲下，接著聽得下面兵刃相交，山腳下竟也伏有敵人，待恆山派眾人上坡，上面一發動，便現身堵住退路。下面傳上訊息：「師伯，攔路的賊子功夫硬得很，衝不下去。」接著又傳訊上來：「兩位師姊受了傷。」

　　定靜師太大怒，如飛奔下，眼見兩名漢子手持鋼刀，正逼得兩名女弟子不住倒退。定靜師太一聲呼叱，長劍疾刺，忽聽得呼呼兩聲，兩個拖著長鏈的鑌鐵八角錘從下飛擊而上，直攻她面門。定靜師太舉劍撩去，一枚八角錘一沉，逕砸她長劍，另一枚卻向上飛起，自頭頂壓落。定靜師太微微一驚：「好大的膂力。」如在平地，她也不會對這等硬打硬砸的武功放在心上，只須展開小巧功夫，便能從側搶攻，但山道狹窄，除了正面衝下之外，別無他途。敵人兩柄八角鐵錘舞得勁急，但見兩團黑霧撲面而來，定靜師太無法施展精妙劍術，只得一步步的倒退上坡。猛聽上面「哎唷」聲連作，又有幾名女弟子中了暗器，摔跌下來。定靜師太定了定神，覺得還是坡頂的敵人武功稍弱，較易對付，當下又衝了上去，從眾女弟子頭頂躍過，跟著又越過令狐沖頭頂。令狐沖大聲叫道：「啊喲，幹什麼啦，跳田雞麼？這麼大年紀，還鬧著玩。你在我頭頂跳來跳去，人家還能賭錢麼？」定靜師太急於破敵解圍，沒將他的話聽在耳中。儀琳歉然道：「對不住，我師伯不是故意的。」令狐沖嘮嘮叨叨的埋怨：「我早說這裡有毛賊，你們就是不信。」心中卻道：「我只見魔教人眾埋伏在坡頂，卻原來山坡下也伏有好手。恆山派人數雖多，擠在這條山道中，絲毫施展不出手腳，大事當真不妙。」定靜師太將到坡頂，驀見杖影晃動，一條鐵禪杖當頭擊落，原來敵人另調好手把守。定靜師太心想：「今日我如衝不破此關，帶出來的這些弟子們只怕要覆沒於此。」身形一側，長劍斜刺，身子離鐵禪杖只不過數寸，便已閃過，長劍和身撲前，急刺那手揮禪杖的胖大頭陀。這一招可說險到了極點，直是不顧性命、兩敗俱傷的打法。那頭陀猝不及防，收轉禪杖已自不及，嗤的一聲輕響，長劍從他脅下刺入。那頭陀悍勇已極，一聲大叫，手起一拳，將長劍打得斷成兩截，拳上自也是鮮血淋漓。定靜師太叫道：「快上來，取劍！」儀和飛身而上，橫劍叫道：「師伯，劍！」定靜師太轉身去接，斜刺裡一柄鏈子槍攻向議和，一柄鏈子槍刺向定靜師太。儀和只得揮劍擋格，那使鏈子槍之人著著進逼，又將儀和逼得退下山道，長劍竟然無法遞到定靜師太手中。跟著上面搶過三人，二人使刀，一人使一對判官筆，將定靜師太圍在垓心。定靜師太一雙肉掌上下翻飛，使開恆山派「天長掌法」，在四般兵刃間翻滾來去。她年近六旬，身手矯捷卻不輸少年。魔教四名好手合力圍攻，竟奈何不了這赤手空拳的一位老尼。儀琳輕輕驚叫：「啊喲，那怎麼辦？那怎麼辦？」令狐沖大聲道：「這些小毛賊太不成話，讓道，讓道！本將軍要上去捉拿毛賊了。」儀琳急道：「去不得！他們不是毛賊，都是武功很好的人，你一上去，他們便要殺了你。」令狐沖胸口一挺，昂然叫道：「青天白日之下……」抬頭一看，天剛破曉，還說不上是「青天白日」，他也不以為意，繼續說道：「這些小毛賊攔路打劫，欺侮女流之輩，哼哼，難道不怕王法麼？」儀琳道：「我們不是尋常的女流之輩，敵人也不是攔路打劫的小毛賊……」令狐沖大踏步上前，從一眾女弟子身旁硬擠了過去。眾女弟子只得貼緊石壁，讓他擦身而過。

　　令狐衝將上坡頂；伸手去拔腰刀，拔了好一會，假裝拔不出來，罵道：「他奶奶的，這刀子硬是搗亂，要緊關頭卻生了銹。將軍刀銹，怎生拿賊？」

　　儀和正挺劍和兩名魔教教眾劇鬥，拚命守住山道，聽他在身後嘮嘮叨叨，刀子生了銹，拔不出來，又好氣，又好笑，叫道：「快讓開，這裡危險！」只這麼叫了一聲，微一疏神，一柄鏈子槍刷的一聲，刺向她肩頭，險些中槍。儀和退了半步，那人又挺槍刺到。令狐沖叫道：「反了，反了！大膽毛賊，不見本將軍在此嗎？」斜身一閃，擋在儀和身前。那使鏈子槍的漢子一怔，此時天色漸明，見他服色打扮確是朝廷命官模樣，當下凝槍不發，槍尖指住了他胸口，喝道：「你是誰？剛才在下面大呼小叫，便是你這狗官麼？」令狐沖罵道：「你奶奶的，你叫我狗官？你才是狗賊！你們在這裡攔路打劫，本將軍到此，你們還不逃之夭夭，當真無法無天之至！本將軍拿住了你們，送到縣衙門去，每人打五十大板，打得你們屁股開花，每人大叫我的媽啊！」那使槍漢子不願戕殺朝廷命官，惹下麻煩，罵道：「快滾你媽的臭鴨蛋！再囉嗦不清，老子在你這狗官身上戳三個透明窟窿。」令狐沖見定靜師太一時尚無敗象，而魔教教眾也不再向下發射暗器、投擲大石，大聲喝道：「大膽毛賊，快些跪下叩頭，本將軍看在你們家有八十歲老娘，或者還可從輕發落，否則的話，哼哼，將你們的狗頭一個個砍將下來……」恆山派眾弟子聽得都是皺眉搖頭，均想：「這是個瘋子。」儀和走上一步，挺劍相護，如敵人發槍刺他，便當出劍招架。令狐沖又使勁拔刀，罵道：「你奶奶的，臨急上陣，這柄祖傳的寶刀偏偏生了銹。哼，我這寶刀只消不生銹哪，你毛賊便有十個腦袋也都砍了下來。」那使槍漢子呵呵大笑，喝道：「去你媽的！」橫槍向令狐沖腰裡砸來。令狐沖一扯之下，連刀帶鞘都扯了下來，叫聲：「啊喲！」身子向前直撲，摔了下去。儀和叫道：「小心！」令狐沖摔跌之時，腰刀遞出，刀鞘頭正好點中那使槍漢子腰眼。那漢子哼也不哼，便已軟倒在地。令狐沖拍的一聲，摔倒在地，掙扎著爬將起來，咦的一聲，叫道：「啊哈，你也摔了一交，大家扯個直，老子不算輸，咱們再來打過。」儀和一把抓起那漢子，向後摔出，心想有了一名俘虜在手，事情便易辦了些。魔教中三人衝將過來，意圖救人。令狐沖叫道：「啊哈，乖乖不得了，小小毛賊真要拒捕。」提起腰刀，指東打西，使的全然不得章法。「獨孤九劍」本來便無招數，固可使得瀟灑優雅，但使得笨拙醜怪，一樣的威力奇大，其要點乃在劍意而不在招式。他並不擅於點穴打穴，激鬥之際，難以認準穴道，但精妙劍法附之以渾厚內力，雖然並非戳中要害，又或是撞在穴道之側，敵人一般的也禁受不住，隨手戳出，便點倒了一人。但見他腳步踉蹌，跌跌撞撞，一把連鞘腰刀亂飛亂舞，忽然間收足不住，向一名敵人撞去，噗的一聲響，刀鞘尖頭剛好撞正在那人小腹。那人吐了口長氣，登時軟倒。令狐沖叫聲「啊喲」，向後一跳，刀柄又撞中一人肩後。那人立即摔倒，不住在地下打滾。令狐沖雙腳在他身上一絆，罵道：「他奶奶的！」身子直撞出去，刀鞘戳中一名持刀的教眾。此人是圍攻定靜師太的三名好手之一，背心被撞，單刀脫手飛出。定靜師太趁機發掌，砰的一聲，擊在那人胸口。那人口噴鮮血，眼見不活了。令狐沖叫道：「小心，小心！」退了幾步，背心撞向那使判官筆之人。那人挺筆向他背脊點去。令狐沖一個踉蹌，向前衝出，刀鞘到處，又有兩名教眾被戳倒地。那使判官筆之人向他疾撲而至。令狐沖大叫：「我的媽啊！」拔步奔逃，那人發足追來。令狐衝突然停步彎腰，刀柄從腋下露出半截，那人萬料不到他奔跑正速之際忽然會站定不動，他武功雖高，變招卻已不及，急衝之下，將自己胸腹交界處撞上了令狐衝向後伸出的刀柄。那人臉上露出古怪之極的神情，對適才之事似是絕不相信，可是身子卻慢慢軟倒下去。

　　令狐沖轉過身來，見坡頂打鬥已停，恆山派眾弟子一小半已然上坡，正和魔教眾人對峙而立，其餘弟子正自迅速上來。他大聲叫道：「小小毛賊，見到本將軍在此，還不快快跪下投降，真是奇哉怪也！」手舞刀鞘，大叫一聲，向魔教人叢中衝了進去。魔教教眾登時刀槍交加。恆山派眾弟子待要上前相助，卻見令狐沖大叫：「厲害，厲害！好凶狠的毛賊！」已從人叢中奔了出來。他腳步沉重，奔跑時拖泥帶水，一不小心，砰的摔了一交，刀鞘彈起，擊上自己額頭，登時暈去。但他在魔教人叢中一入一出，又已戳倒了五人。雙方見他如此，無不驚得呆了。

　　儀和、儀清雙雙搶上，叫道：「將軍，你怎麼啦？」令狐沖雙目緊閉，詐作不醒。魔教領頭的老人眼見片刻間己方一人身亡，更有十一人被這瘋瘋癲癲的軍官戳倒。適才見他衝入陣來，自己接連出招要想拿他，都反而險些被他刀鞘戳中，刀鞘鞘尖所指處雖非穴道所在，但來勢凌厲，方位古怪，生平從所未見，此人武功之高，實是深不可測。又見己方被戳倒的人之中，五人已被恆山派擒住，今日無論如何討不了好去，當即朗聲說道：「定靜師太，你們中了暗器的弟子，要不要解藥？」定靜師太見己方中了暗器的幾名弟子昏迷不醒，傷處流出的都是黑血，知道暗器淬有劇毒，一所她這句話，已明其意，叫道：「拿解藥來換人！」那人點了點頭，低語數句。一名教眾拿了一個瓷瓶，走到定靜師太身前，微微躬身。定靜師太接過瓷瓶，厲聲道：「解藥倘若有效，自當放人。」那老人道：「好，恆山定靜師太，當非食言之人。」將手一揮。眾人抬起傷者和死者屍體，齊從西側山道下坡，頃刻之間，走得一個不剩。令狐沖悠悠醒轉，叫道：「好痛！」摸了摸腫起一個硬塊的額頭，奇道：「咦，那些毛賊呢？都到哪裡去啦？」儀和嗤的一笑，道：「你這位將軍真是希奇古怪，剛才幸虧你衝入敵陣，胡打一通，那些小毛頭居然給你嚇退了。」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大將軍出馬，果然威風八面，與眾不同。小毛賊望風披靡，哎唷……」伸手一摸額頭，登時苦起了臉。儀清道：「將軍，你可砸傷了嗎？咱們有傷藥。」令狐沖道：「沒傷，沒傷！大丈夫馬革裡屍，也是閒事……」儀和抿嘴笑道：「只怕是馬革裹屍罷，什麼叫馬革裡屍？」儀清橫了她一眼，道：「你就是愛挑眼，這會兒說這些幹什麼？」令狐沖道：「我們北方人，就讀馬革裡屍，你們南方人讀法有些不同。」儀和轉過了頭，笑道：「我們可也是北方人。」定靜師太將解藥交給了身旁弟子，囑她們救治中了暗器的同門，走到令狐沖身前，躬身施禮，說道：「恆山老尼定靜，不敢請問少俠高姓大名。」

　　令狐沖心中一凜：「這位恆山派前輩果然眼光厲害，瞧出了我年紀不大，又是個冒牌將軍。」當下躬身抱拳，恭恭敬敬的還禮，說道：「老師太請了。本將軍姓吳，官名天德，天恩浩蕩之天，道德文章之德，官拜泉州參將之職，這就去上任也。」定靜師太料他是不願以真面目示人，未必真是將軍，說道：「今日我恆山派遭逢大難，得蒙將軍援手相救，大恩大德，不知如何報答才是。將軍武功深湛，貧尼卻瞧不出將軍的師承門派，實是佩服。」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老師太誇獎，不過老實說，我的武功倒的確有兩下子，上打雪花蓋頂，下打老樹盤根，中打黑虎偷心……哎唷，哎唷。」一面說，一面手舞足蹈，一拳打出，似乎用力過度，自己弄痛了關節，偷眼看儀琳時，見她吃了一驚，頗有關切之意，心想：「這位小師妹良心真好，倘若知道是我，不知她心中有何想法？」

　　定靜師太自然明知他是假裝，微笑道：「將軍既是真人不露相，貧尼只有朝夕以清香一炷，禱祝將軍福體康健，萬事如意了。」令狐沖道：「多謝，多謝。請你求求菩薩，保佑我陞官發財。小將也祝老師太和眾位小師太一路順風，逢凶化吉，萬事順利。哈哈，哈哈！」大笑聲中，向定靜師太一躬到地，揚長而去。他雖狂妄做作，但久在五嶽劍派，對這位恆山派前輩卻也不敢缺了禮數。恆山派群弟子望著他腳步蹣跚的向南行去，圍著定靜師太，嘰嘰喳喳的紛紛詢問：「師伯，這人是什麼來頭？」「他是真的瘋瘋癲癲，還是假裝的？」「他是不是武功很高，還是不過運氣好，誤打誤撞的打中了敵人？」「我瞧他不像將軍，好像年紀也不大，是不是？」

　　定靜師太歎了口氣，轉頭去瞧身中暗器的眾弟子，見她們敷了解藥後，黑血轉紅，脈搏加強，已無險象，她恆山派治傷靈藥算得是各派之冠，自能善後，當下解開了五名魔教教眾的穴道，令其自去，說道：「大夥兒到那邊樹下坐下休息。」她獨自在一塊大岩石釁坐定，閉目沉思：「這人衝入魔教陣中之時，魔教領頭的長老向他動手。但他仍能在頃刻間戳倒五人，卻又不是打穴功夫，所用招式竟絲毫沒顯示他的家數門派。當世武林之中，居然有這樣厲害的年輕人，卻是哪一位高人的弟子？這樣的人物是友非敵，實是我恆山派的大幸了。」她沉吟半晌，命弟子取過筆硯，一張薄絹，寫了一信，說道：「儀質，取信鴿來。」儀質答應了，從背上所負竹籠中取出一隻信鴿。定靜師太將薄絹書信捲成細細的一條，塞入一個小竹筒中，蓋上了蓋子，再澆了火漆，用鐵絲縛在鴿子的左足上，心中默禱，將信鴿往上一擲。鴿兒振翅北飛，漸高漸遠，頃刻間成為一個小小的黑點。

　　定靜師太自寫書以至放鴿，每一行動均十分遲緩，和她適才力戰群敵時矯捷若飛的情狀全然不同。她抬頭仰望，那小黑點早在白雲深處隱沒不見，但她兀自向北遙望。眾人誰都不敢出聲，適才這一戰，雖有那小丑般的將軍插科打諢，似乎頗為滑稽，其實局面凶險之極，各人都可說是死裡逃生。隔了良久，定靜師太轉過身來，向一名十五六歲的小姑娘招了招手。那少女立即站起，走到她身前，低聲叫道：「師父！」定靜師太輕輕撫了撫她頭髮，說道：「絹兒，你剛才怕不怕？」那少女點了點頭，道：「怕的！幸虧這位將軍勇敢得很，將這些惡人打跑了。」定靜師太微微一笑，說道：「這位將軍不是勇敢得很，而是武功好得很。」那少女道：「師父，他武功好得很麼？我瞧他出招亂七八糟，一不小心，把刀鞘砸在自己頭上。怎麼他的刀又會生銹，拔不出鞘？」這少女秦絹是定靜師太所收的關門弟子，聰明伶俐，甚得師父憐愛。恆山派女弟子中，出家的尼姑約佔六成，其餘四成是俗家弟子，有些是中年婦人，五六十歲的婆婆也有，秦絹是恆山派中年紀最小的。眾弟子見定靜師太和小師妹秦絹說話，慢慢都圍了上來。儀和插口道：「他出招哪裡亂七八糟了？那都是假裝出來的。將上乘武功掩飾得一點不露痕跡，那才叫高明呢！師伯，你看這位將軍是什麼來頭？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定靜師太緩緩搖頭，說道：「這人的武功，只能以『深不可測』四字來形容，其餘的我一概不知。」

　　秦絹問道：「師父，你這封信是寫給掌門師叔的，是不是？馬上能送到嗎？」定靜師太道：「鴿兒到蘇州白衣庵換一站，從白衣庵到濟南妙相庵又換一站，再在老河口清靜庵換一站。四隻鴿兒接力，當可送到恆山了。」儀和道：「幸好咱們沒損折人手，那幾個師姊妹中了喂毒暗器的，過得兩天相信便無大礙。給石頭砸傷和中了兵刃的，也無性命之憂。」定靜師太抬頭沉思，沒聽到她的話，心想：「恆山派這次南下，行蹤十分機密，晝宿宵行，如何魔教人眾竟然得知訊息，在此據險伏擊？」轉頭對眾弟子道：「敵人遠遁，諒來一時不敢再來。大家都累得很了，便在這裡吃些乾糧，到那邊樹蔭下睡一忽兒。」大家答應了，便有人支起鐵架，烹水泡茶。眾人睡了幾個時辰，用過了午餐。定靜師太見受傷的弟子神情委頓，說道：「咱們行跡已露，以後不用晚間趕路了，受傷的人也須休養，咱們今晚在廿八鋪歇宿。」從這高坡上一路下山，行了三個多時辰到了廿八鋪。那是浙閩間的交通要衝，仙霞嶺上行旅必經之所。進得鎮來，天還沒黑，可是鎮上竟無一人。

　　儀和道：「福建風俗真怪，這麼早大家便睡了。」定靜師太道：「咱們且找一家客店投宿。」恆山派和武林中各地尼庵均互通聲氣，但廿八鋪並無尼庵，不能前去掛單，只得找客店投宿。所不便的是俗人對尼姑頗有忌諱，認為見之不吉，往往多惹閒氣，好在一眾女尼受之已慣，也從來不加計較。但見一家家店舖都上了門板。廿八鋪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有一兩百家店舖，可是一眼望去，竟是一座死鎮。落日餘暉未盡，廿八鋪街上已如深夜一般。眾人在街上轉了個彎，見一家客店前挑出一個白布招子，寫著「仙安客店」四個大字，但大門緊閉，靜悄悄地沒半點聲息。女弟子鄭萼當下便上前敲門。這鄭萼是俗家弟子，一張圓圓的臉蛋常帶笑容，能說會道，很討人家喜歡。一路上凡有與人打交道之事，總是由她出馬，免得旁人一見尼姑，便生拒卻之心。鄭萼敲了幾下門，停得片刻，又敲幾下，過了良久，卻無人應門。鄭萼叫道：「店家大叔，請開門來。」她聲音清亮，又是習武之人，聲音頗能及遠，便隔著幾重院子，也當聽見了。可是客店中竟無一人答應，情形顯然甚是突兀。儀和走上前去，附耳在門板上一聽，店內全無聲息，轉頭說道：「師伯，店內沒人。」

　　定靜師太隱隱覺得有些不對，眼見店招甚新，門板也洗刷得十分乾淨，決不是歇業不做的模樣，說道：「過去瞧瞧，這鎮上該不止這一家客店。」

　　向前走過數十家門面，又有一家「南安客店」。鄭萼上前拍門，一模一樣，仍然無人答應。鄭萼道：「儀和師姊，咱們進去瞧瞧。」儀和道：「好！」兩人越牆而入。鄭萼叫道：「店裡有人嗎？」不聽有人回答，兩人拔劍出鞘，並肩走進客堂，再到後面廚房、馬廄、客房各處一看，果是一人也無。但桌上、椅上未積灰塵，連桌上一把茶壺中的茶也尚有微溫。鄭萼打開了大門，讓定靜師太等人進來，將情形說了。各人都嘖嘖稱奇。定靜師太道：「你們七人一隊，分別到鎮上各處去瞧瞧，打聽一下到底是何緣故。七個人不可離散，一有敵蹤便吹哨為號。」眾弟子答應了，分別快速行出。客堂之上便只剩下定靜師太一人。初時尚聽到眾弟子的腳步之聲，到後來便寂無聲息。這廿八鋪鎮上，靜得令人只感毛骨悚然，偌大一個鎮甸，人聲俱寂，連雞鳴犬吠之聲也聽不到半點，實是大異尋常。定靜師太突然擔心起來：「莫非魔教布下了陰毒陷阱？女弟子們沒多大江湖閱歷，別要中了詭計，給魔教一網打盡。」走到門口，只見東北角人影晃動，西首又有幾人躍入人家屋中，都是本派弟子，她心中稍定。又過一會，眾弟子絡繹回報，都說鎮上並無一人。儀和道：「別說沒人，連畜生也沒一隻。」儀清道：「看來鎮上各人離去不久，許多屋中箱籠打開，大家把值錢的東西都帶走了。」定靜師太點點頭，問道：「你們以為怎麼？」儀和道：「弟子猜想，那是魔教妖人驅散了鎮民，不久便會大舉來攻。」定靜師太道：「不錯！這一次魔教妖人要跟咱們明槍交戰，那好得很啊。你們怕不怕？「眾弟子齊道：「降魔滅妖，乃我佛門弟子的天職。」定靜師太道：「咱們便在這客店中宿歇，做飯飽餐一頓再說。先試試水米蔬菜之中有無毒藥。」恆山派會餐之時，本就不許說話，這一次更是人人豎起了耳朵，傾聽外邊聲息。第一批吃過後，出去替換外邊守衛的弟子進來吃飯。儀清忽然想到一計，說道：「師伯，咱們去將許多屋中的燈燭都點了起來，教敵人不知咱們的所在。」定靜師太道：「這疑兵之計甚好。你們七人去點燈。」

　　她從大門中望出去，只見大街西首許多店舖的窗戶之中，一處處透了燈火出來，再過一會，東首許多店舖的窗中也有燈光透出。大街上燈光處處。便是沒半點聲息。定靜師太一抬頭，見到天邊月亮，心中默禱：「菩薩保佑，讓我恆山派諸弟子此次得能全身而退。弟子定靜若能復歸恆山，從此青燈禮佛，再也不動刀劍了。」

　　她昔年叱吒江湖，著實幹下了不少轟轟烈烈的事跡，但昨晚仙霞嶺上這一戰，局面之凶險，此刻思之猶有餘悸，所擔心的是率領著這許多弟子，倘若是她孤身一人，情境便再可怖十倍，那也不放在心上，又再默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要是我恆山諸人此番非有損折不可，只讓弟子定靜一人身當此災，諸般殺業報應，只由弟子一人承當。」便在此時，忽聽得東北角傳來一個女子聲音大叫：「救命，救命哪！」萬籟俱寂之中，尖銳的聲音特別顯得淒厲。定靜師太微微一驚，聽聲音並非本派弟子，凝目向東北角望去，並未見到什麼動靜，隨見儀清等七名弟子向東北角上奔去，自是前去察看。過了良久，不見儀清等回報。儀和道：「師伯，弟子和六位師妹過去瞧瞧。」定靜點點頭，儀和率領六人，循著呼叫聲來處奔去。黑夜中劍光閃爍，不多時便即隱沒。隔了好一會，忽然那女子聲音又尖叫起來：「殺了人哪，救命，救命！」恆山派群徒面面相覷，不知那邊出了什麼事，何以儀清、儀和兩批人過去多時，始終未來回報，若說遇上了敵人，卻又不聞打鬥之聲。但聽那女子一聲聲的高叫「救命」，大家瞧著定靜師太，候她發令派人再去施救。定靜師太道：「於嫂，你帶領六名師妹前去，不論見到什麼事，即刻派人回報。」於嫂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原是恆山白雲庵中服侍定閒師太的傭婦。後來定閒師太見她忠心能幹，收為弟子，此次隨同定靜師太出來，卻是第一次闖蕩江湖。於嫂躬身答應，帶同六名師妹，向東北方而去。

　　可是這七人去後，仍如石沉大海一般，有去無回。定靜師太越來越驚，猜想敵人布下了陷阱，誘得眾弟子前去，一一擒住；又等片刻，仍無半點動靜，那高呼「救命」之聲卻也不再響了。定靜師太道：「儀質、儀真，你們留在這裡，照料受傷的師姊、師妹，不論見到什麼古怪，總之不可離開客店，以免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儀質、儀真兩人躬身答應。定靜師太對鄭萼、儀琳、秦絹三名年輕弟子道：「你們三個跟我來。」抽出長劍，向東北角奔去。來到近處，但見一排房屋，黑沉沉地既無燈火，亦無聲息，定靜師太厲聲喝道：「魔教妖人，有種的便出來決個死戰，在這裡裝神弄鬼，是什麼英雄好漢？」停了片刻，聽屋中無人回答，飛腿向身畔一座屋子的大門上踢去。喀喇一聲，門閂斷截，大門向內彈開，屋內一團漆黑，也不知有人沒人。

　　定靜師太不敢貿然闖進，叫道：「儀和、儀清、於嫂，你們聽到我聲音麼？」她叫聲遠遠傳了開去，過了片刻，遠處傳來一些輕微的回聲，回聲既歇，便又是一片靜寂。定靜師太回頭道：「你們三人緊緊跟著我，不可離開。」提劍繞著這排屋子奔行一周，沒見絲毫異狀，縱身上屋，凝目四望。其時微風不起，樹梢俱定，冷月清光鋪在瓦面之上，這情景便如昔日在恆山午夜出來步月時所見一般，但在恆山是一片寧靜，此刻卻蘊藏著莫大詭秘和殺氣。定靜師太空有一身武功，敵人始終沒有露面，當真束手無策。她又是焦躁，又是後悔：「早知魔教妖人詭計多端，可不該派她們分批過來……」突然間心中一凜，雙手一拍，縱下屋來，展開輕功，急馳回到南安客店，叫道：「儀質、儀真，見到什麼沒有？」客店之中竟然無人答應。

　　她疾衝進內，店內已無一人，本來睡在榻上養傷的幾名弟子也都已不知去向。這一下定靜師太便修養再好，卻也無法鎮定了，劍尖在燭光下不住躍動，閃出一絲絲青光，知道自己握著長劍的手已忍不住顫抖，數十名女弟子突然間無聲無息的就此失蹤，到底什麼緣故？卻又如何是好？一霎那間，但覺唇乾舌燥，全身筋骨俱軟，竟爾無法移動。

　　但這等癱軟只頃刻間的事，她吸了一口氣，在丹田中一加運轉，立即精神大振，在客店各處房舍庭院中迅速兜了一圈，不見絲毫端倪，叫道：「萼兒、絹兒，你們過來。」可是黑夜之中，只聽到自己的叫聲，鄭萼、秦絹和儀琳三人均無應聲。定靜師太暗叫：「不好！」急衝出門，叫道：「萼兒、絹兒、儀琳，你們在哪裡？」門外月光淡淡，那三個小徒兒也已影蹤不見。當此大變，定靜師太不驚反怒，一躍上屋，叫道：「魔教妖人，有種的便來決個死戰，裝神弄鬼，成什麼樣子？」她連呼數聲，四下裡靜悄悄地絕無半點聲音。她不住口的大聲叫罵，但廿八鋪偌大一座鎮甸之中，似乎便只剩下她一人。正無法可施之際，忽然靈機一動，朗聲說道：「魔教眾妖人聽了，你們再不現身，那便顯得東方不敗只是個無恥膽怯之徒，不敢派人和我正面為敵。什麼東方不敗，只不過是東方必敗而已。東方必敗，有種敢出來見見老尼嗎？東方必敗，東方必敗，我料定你便是不敢！」她知道魔教中上上下下，對教主奉若神明，如有人辱及教主之名，教徒聞聲而不出來捨命維護教主的令譽，實是罪大惡極之事。果然她叫了幾聲「東方必敗」，突見幾間屋中湧出七人，悄沒聲的躍上屋頂，四面將她圍住。敵人一現身形，定靜師太心中便是一喜，心想：「你們這些妖人終究給我罵了出來，便將我亂刀分屍，也勝於這般鬼影也見不到半個。」可是這七人只一言不發的站在她身周。定靜師太怒道：「我那些女弟子呢？將她們綁架到哪裡去了？」那七人仍是默不作聲。定靜師太見站在西首的兩人年紀均有五十來歲，臉上肌肉便如僵了一般，不露半分喜怒之色，她吐了一口氣，叫道：「好，看劍！」挺劍向西北角上那人胸口刺去。她身在重圍之中，自知這一劍無法當真刺到他，這一刺只是虛招。眼前那人可也當真了得，他料到這劍只是虛招，竟然不閃不避。定靜師太這一劍本擬收回，見他毫不理會，刺到中途卻不收回了，力貫右臂，逕自便疾刺過去。卻見身旁兩個人影一閃，兩人各伸雙手，分別往她左肩、右肩插落。定靜師太身形一側，疾如飄風般轉了過來，攻向東首那身形甚高之人。那人滑開半步，嗆啷一聲，兵刃出手，乃是一面沉重的鐵牌，舉牌往她劍上砸去，定靜師太長劍早已圈轉，嗤的一聲，刺向身左一名老者。那老者伸出左手，逕來抓她劍身，月光下隱隱見他手上似是戴有黑色手套，料想是刀劍不入之物，這才敢赤手來奪長劍。

　　轉戰數合，定靜師太已和七名敵人中的五人交過了手，只覺這五人無一不是好手，若是單打獨鬥，甚或以一敵二，她決不畏懼，還可佔到七八成贏面，但七人齊上，只要稍有破綻空隙，旁人立即補上，她變成只有挨打、絕難還手的局面。越鬥下去，越是心驚：「魔教中有哪些出名人物，十之八九我都早有所聞。他們的武功家數，所用兵刃，我五嶽劍派並非不知。但這七人是什麼來頭，我卻全然猜想不出。料不到魔教近年來勢力大張，竟有這許多身份隱秘的高手為其所用。」堪堪鬥到六七十招，定靜師太左支右絀，已氣喘吁吁，一瞥眼間，忽見屋面上又多了十幾個人影。這些人顯然早已隱伏在此，到這時才突然現身。她暗叫：「罷了，罷了！眼前這七人我已對付不了。再有這些敵人窺伺在側，定靜今日大限難逃，與其落入敵人手中，苦受折辱，不如早些自尋了斷。這臭皮囊只是我暫居的舍宅，毀了殊不足惜，只是所帶出來的數十名弟子盡數斷送，定靜老尼卻是愧對恆山派的列位先人了。」刷刷刷疾刺三劍，將敵人逼開兩步，忽地倒轉長劍，向自己心口插了下去。劍尖將及胸膛，突然噹的一聲響，手腕一震，長劍盪開。只見一個男子手中持劍，站在自己身旁，叫道：「定靜師太勿尋短見，嵩山派朋友在此！」自己長劍自是他擋開的。只聽得兵刃撞擊之聲急響，伏在暗處的十餘人紛紛躍出，和那魔教的七人鬥了起來。定靜師太死中逃生，精神一振，當即仗劍上前追殺。但見嵩山那些人以二對一，魔教的七人立處下風。那七人眼見寡不敵眾，齊聲呼哨，從南方退了下去。定靜師太持劍疾追，迎面風聲響動，屋簷上十多枚暗器同時發出。定靜師太舉起長劍，凝神將攢射過來的暗器一一拍開。黑夜之中，唯有星月微光，長劍飛舞，但聽得叮叮之聲連響，十多枚暗器給她盡數擊落。只是給暗器這麼一阻，那魔教七人卻逃得遠了。只聽得身後那人叫道：「恆山派萬花劍法精妙絕倫，今日教人大開眼界。」

　　定靜師太長劍入鞘，緩緩轉過身來，剎那之間，由動入靜，一位適才還在奮劍劇鬥的武林健者，登時變成了謙和仁慈的有道老尼，雙手合十行禮，說道：「多謝鐘師兄解圍。」她認得眼前這個中年男子，是嵩山派左掌門的師弟，姓鍾名鎮，外號人稱「九曲劍」。這並非因他所用兵刃是彎曲的長劍，而是恭維他劍派變幻無方，人所難測。當年泰山日觀峰五嶽劍派大會，定靜師太曾和他有一面之緣。其餘的嵩山派人物中，她也有三四人相識。

　　鍾鎮抱拳還禮，微笑道：「定靜師太以一敵七，力鬥魔教的『七星使者』，果然劍法高超，佩服，佩服。」定靜師太尋思：「原來這七個傢伙叫做什麼『七星使者』。」她不願顯得孤陋寡聞，當下也不再問，心想日後慢慢打聽不遲，既然知道了他們的名號，那就好辦。

　　嵩山派餘人一一過來行禮，有二人是鍾鎮的師弟，其餘便是低一輩弟子。定靜師太還禮罷，說道：「說來慚愧，我恆山派這次來到福建，所帶出來的數十名弟子，突然在這鎮上失蹤。鐘師兄你們各位是幾時來到廿八鋪的？可曾見到一些線索，以供老尼追查嗎？」她想到嵩山派這些人早就隱伏在旁，卻要等到自己勢窮力竭，挺劍自盡，這才出手相救，顯是要自己先行出醜，再來顯他們的威風，心中甚是不悅。只是數十名女弟子突然失蹤，實在事關重大，不得不向他們打聽，倘若是她個人之事，那就寧可死了，也不會出口向這些人相求，此時向鍾鎮問到這一聲，那已是委屈之至了。鍾鎮道：「魔教妖人詭計多端，深知師太武功卓絕，力敵難以取勝，便暗設陰謀，將貴派弟子盡數擒了去。師太也不用著急，魔教雖然大膽，料來也不敢立時加害貴派諸位師妹。咱們下去詳商救人之策便是。」說著左手一伸，請她下屋。定靜師太點了點頭，一躍落地。鍾鎮等跟著躍下。鍾鎮向西走去，說道：「在下引路。」走出數十丈後折而向北，來到仙安客店之前，推門進去，說道：「師太，咱們便在這裡商議。」他兩名師弟一個叫做「神鞭」鄧八公，另一個叫「錦毛獅」高克新。三人引著定靜師太走進一間寬大的上房，點了蠟燭，分賓主坐下。弟子們獻上茶後，退了出去。高克新便將房門關上了。鍾鎮說道：「我們久慕師太劍法恆山派第一……」定靜師太抓頭道：「不對，我劍法不及掌門師妹，也不及定逸師妹。」鍾鎮微笑道：「師太不須過謙。我兩個師弟素仰英名，企盼見識師太神妙的劍法，以致適才救援來遲，其實絕無惡意，謹此謝過，師太請勿怪罪。」定靜師太心意稍平，見三人站起來抱拳行禮，便也站起合十行禮，道：「好說。」鍾鎮待她坐下，說道：「我五嶽劍派結盟之後，同氣連枝，原是不分彼此。只是近年來大家見面的時候少，好多事情又沒聯手共為，致令魔教坐大，氣焰日甚。」

　　定靜師太「嘿」的一聲，心道：「這當兒卻來說這些閒話幹什麼？」鍾鎮又道：「左師哥日常言道：合則勢強，分則力弱。我五嶽劍派若能合而為一，魔教固非咱們敵手，便是少林、武當這些享譽已久的名門大派，聲勢也遠遠不及咱們了。左師哥他老人家有個心願，想將咱們有如一盤散沙般的五嶽劍派，歸並為一個『五嶽派』。那時人多勢眾，齊心合力，實可成為武林中諸門派之冠。不知師太意下如何？」定靜師太長眉一軒，說道：「貧尼在恆山派中乃是閒人，素來不理事。鐘師兄所提的大事，該當去跟我掌門師妹說才是。眼前最要緊的，是設法將敝派失陷了的女弟子搭救出來。其餘種種，盡可從長計議。」鍾鎮微笑道：「師太放心。這件事既教嵩山派給撞上了，恆山派的事，便是我嵩山派的事，說什麼也不能讓貴派諸位師妹們受委屈吃虧。」定靜師太道：「那可多謝了。但不知鍾兄有何高見？有什麼把握說這句話？」鍾鎮微笑道：「師太親身在此，恆山派鼎鼎大名的高手，難道還怕了魔教的幾名妖人？再說，我們師兄弟和幾名師侄，自也當盡心竭力，倘若仍奈何不了魔教中這幾個二流腳式，嘿嘿，那也未免太不成話了。」

　　定靜師太聽他說來說去，始終不著邊際，又是焦躁，又是氣惱，站起身來，說道：「鐘師兄這般說，自是再好不過，咱們這便去罷！」鍾鎮道：「師太哪裡去？」定靜師太道：「去救人啊！」鍾鎮問道：「到哪裡去救人？」這一問之下，定靜師太不由啞口無言，頓了一頓，道：「我這些弟子們失蹤不久，定然便在左近，越耽誤得久，那就越難找了。」鍾鎮道：「據在下所知，魔教在離廿八鋪不遠之處有一巢穴，貴派的師妹們，多半已被囚禁在那裡，依在下……」

　　定靜師太忙問：「這巢穴在哪裡？咱們便去救人。」

　　鍾鎮緩緩的道：「魔教有備而發，咱們貿然前去，若有錯失，說不定人還沒救出來，先著了他們的道兒。依在下之見，還是計議定當，再去救人，較為妥善。」

　　定靜師太無奈，只得又坐了下來，道：「願聆鐘師兄高見。」鍾鎮道：「在下此次奉掌門師兄之命，來到福建，原是有一件大事要和師太會商。此事有關中原武林氣運，牽連我五嶽劍派的盛衰，實是非同小可之舉。待大事商定，其餘救人等等，那只是舉手之勞。」定靜師太道：「卻不知是何大事？」鍾鎮道：「那便是在下適才所提，將五嶽劍派合而為一之事了。」定靜師太霍地站起，臉色發青，道：「你……你……你這……」鍾鎮微笑道：「師太千萬不可有所誤會，還道在下乘人之危，逼師太答允此事。」定靜師太怒道：「你自己說了出來，就免得我說。你這不是乘人之危，那是什麼？」鍾鎮道：「貴派是恆山派，敝派是嵩山派。貴派之事，敝派雖然關心，畢竟是刀劍頭上拚命之事。在下自然願意為師太效力，卻不知眾位師弟、師侄們意下如何。但若兩派合而為一，是自己本派的事。便不容推諉了。」

　　定靜師太道：「照你說來，如我恆山派不允與貴派合併，嵩山派對恆山弟子失陷之事，便要袖手旁觀了？」鍾鎮道：「話可也不是這麼說。在下奉掌門師兄之命，趕來跟師太商議這件大事。其他的事嘛，未得掌門師兄的命令，在下可不敢胡亂行事。師太莫怪。」定靜師太氣得臉都白了，冷冷的道：「兩派合併之事，貧尼可作不得主。就算是我答允了，我掌門師妹不允，也是枉然。」鍾鎮上身移近尺許，低聲道：「只須師太答允了，到時候定閒師太非允不可。自來每一門每一派的掌門，十之八九由本門大弟子執掌。師太論德行、論武功、論入門先後，原當執掌恆山派門戶才是……」

　　定靜師太左掌倏起，拍的一聲，將板桌的一角擊了下來，厲聲道：「你這是想來挑撥離間嗎？我師妹出任掌門，原系我向先師力求，又向定閒師妹竭力勸說而致。定靜倘若要做掌門，當年早就做了，還用得著旁人來攛掇擺唆？」鍾鎮歎了口氣，道：「左師哥之言，果然不錯。」定靜師太道：「他說什麼了？」鍾鎮道：「我此番南下之前，左師哥言道：『恆山派定靜師太人品甚好，武功也是極高，大家向來都是很佩服的，就可惜不識大體。』我問他這話怎麼說。他說：『我素知定靜師太為人，她生性清高，不愛虛名，又不喜理會俗務，你跟她去說五派合併之事，定會碰個老大釘子。只是這件事實在牽涉太廣，咱們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倘若定靜師太只顧一人享清閒之福，不顧正教中數千人的生死安危，那是武林的大劫難逃，卻也無可如何了。」

　　定靜師太站起身來，冷冷的道：「你種種花言巧語，在我跟前全然無用。你嵩山派這等行徑，不但乘人之危，簡直是落井下石。」鍾鎮道：「師太此言差矣。師太倘若瞧在武林同道的份上，肯毅然挑起重擔，促成我嵩山、恆山、泰山、華山、衡山五派合併，則我嵩山派必定力舉師太出任『五嶽派』掌門。可見我左師哥一心為公，絕無半分私意……」

　　定靜師太連連搖手，喝道：「你再說下去，沒的污了我耳朵。」雙掌一起，掌力揮出，砰的一聲大響，兩扇木板脫臼飛起。她身影晃動，便出了仙安客店。

　　出得門來，金風撲面，熱辣辣的臉上感到一陣清涼，尋思：「那姓鍾的說道，魔教在廿八鋪左近有一巢穴，本派的女弟子們都失陷在那裡。不知此言有幾分真，幾分假？」她彷徨無策，踽踽獨行，其時月亮將沉，照得她一條長長的黑影映在青石板上。走出數丈後，停步尋思：「單憑我一人之力，說什麼也不能救出眾弟子了。古來英雄豪傑，無不能屈能伸。我何不暫且答允了那姓鍾的？待眾弟子獲救之後，我立即自刎以謝，教他落一個死無對證。就算他宣揚我無恥食言，一應污名，都由我定靜承擔便了。」她一聲長歎，回過身來，緩緩向仙安客店走去，忽聽得長街彼端有人大聲吆喝：「你奶奶的，本將軍要喝酒睡覺，你奶奶的店小二，怎不快快開門？」正是昨日在仙霞嶺上所遇那參將吳天德的聲音。定靜師太一聽之下，便如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條大木材。令狐沖在仙霞嶺上助恆山派脫困，甚是得意，當即快步趕路，到了廿八鋪鎮上。其時飯店剛打開門，他走進店去，大喝一聲：「拿酒來！」店小二見是一位將軍，何敢怠慢，斟酒做飯，殺雞切肉，畢恭畢敬、戰戰兢兢的侍候他飽餐一頓。令狐沖喝得微醺，心想：「魔教這次大受挫折，定不甘心，十九又會去向恆山派生事。定靜師太有勇無謀，不是魔教對手，我暗中還得照顧著她們才是。」結了酒飯帳後，便到仙安客店中開房睡覺。睡到下午，剛醒來起身洗臉，忽聽得街上有幾人大聲吆喝：「亂石崗黃風寨的強人今晚要來洗劫廿八鋪，逢人便殺，見財便搶。大家這便趕快逃命罷！」片刻之間，吆喝聲東邊西邊到處響起。店小二在他房門上擂得震天價響，叫道：「軍爺，軍爺大事不好！」令狐沖道：「你奶奶的，什麼大事不好了？」店小二道：「軍爺，軍爺，亂石崗黃風寨的大王們，今晚要來洗劫。家家戶戶都在逃命了。」令狐沖打開房門，罵道：「你奶奶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哪裡有什麼強盜了？本將軍在此，他們敢放肆麼？」店小二苦著臉道：「那些大王，可凶……可凶狠得緊，他……他們又不知將軍你……你在這裡。」令狐沖道：「你去跟他們說去。」店小二道：「小……小人萬萬不敢去說，沒的給強人將腦袋瓜子砍了下來。」令狐沖道：「亂石崗黃風寨在什麼地方？」店小二道：「亂石崗在什麼地方，倒沒聽說過，只知道黃風寨的強人十分厲害，兩天之前，剛洗劫了廿八鋪東三十里的榕樹頭，殺了六七十人，燒了一百多間屋子。將軍，你……你老人家雖然武藝高強，可是雙拳難敵四手。山寨裡大王爺不算，聽說單是小嘍囉便有三百多人。」令狐沖罵道：「你奶奶的，三百多人便怎樣？本將軍在千軍萬馬的戰陣之中，可也七進七出，八進八出。」店小二道：「是！是！」轉身快步奔出。

　　外面已亂成一片，呼兒喚娘之聲四起，浙語閩音，令狐沖懂不了一成，料想都是些什麼「阿毛的娘啊，你拿了被頭沒有？」什麼「大寶，小寶，快走，強盜來啦！」之類。走到門外，只見已有數十人背負包裹，手提箱籠，向南逃去。令狐沖心想：「此處是浙閩交界之地，杭州和福州的將軍都管不到，致令強盜作亂，為害百姓。我泉州府參將吳天德大將軍既然撞上了，可不能袖手不理，將那些強盜頭子殺了，也是一件功德。這叫作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奶奶的，有何不可，哈哈！」想到此處，忍不住笑出聲來，叫道：「店小二，拿酒來。本將軍要喝飽了酒殺賊。」

　　但其時店中住客、掌櫃、掌櫃的大老婆、二姨太、三姨太、以及店小二、廚子都已紛紛奪門而出，唯恐走得慢了一步，給強人撞上了。令狐沖叫聲再響，也是無人理會。令狐沖無奈，只得自行到灶下去取酒，坐在大堂之上，斟酒獨酌，但聽得雞鳴犬吠、馬嘶豬嚎之聲大作，料想是鎮人帶了牲口逃走。又過一會，聲息漸稀，再喝得三碗酒，一切惶急驚怖的聲音盡都消失，鎮上更無半點聲息。心想：「這次黃風寨的強人運氣不好，不知如何走漏了風聲，待得來到鎮上時，可什麼也搶不到了。」

　　這樣偌大一座鎮甸，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倒也是生平未有之奇。萬籟俱寂之中，忽聽得遠處馬蹄聲響，有四匹馬從南急馳而來。令狐沖心道：「大王爺到啦，但怎地只這麼幾個人？」耳聽得四匹馬馳到了大街，馬蹄鐵和青石板相擊，發出錚錚之聲。一人大聲叫道：「廿八鋪的肥羊們聽著，亂石崗黃風寨的大王有令，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通統站到大門外來。在門外的不殺，不出來的一個個給砍了腦袋。」口中呼喝，縱馬在大街上奔馳而來。令狐沖從門縫中向外張望，四匹馬風馳而過，只見到馬上乘者的背影，心念一動：「這可不對了！瞧這四人騎在馬上的神態，顯然武功不弱。強盜窩中的小嘍囉，怎會有如此人物？」推出門來，在空無一人的鎮上走出十餘丈，見一處土地廟側有株大槐樹，枝葉茂盛，當即縱身而上，爬到最高的一根橫枝上坐下。四下裡更無半點聲息。他越等得久，越知其中必有蹊蹺，黃風寨先行的嘍囉來了這麼久，大隊人馬仍沒來到，難道是派幾名嘍囉先來通風報信，好讓鎮上百姓逃避一空？直等了大半個時辰，才隱約聽到人聲，卻是嘰嘰喳喳的女子聲音。凝神聽得幾句，便知是恆山派的眾人到了，心想：「她們怎地這時候方到？是了，她們日間定是在山野中休息過了。」耳聽得她們到仙安客店打門，又去另一家客店打門。南安客店和土地廟相距頗遠，恆山派眾人進了客店後幹些什麼，說些什麼，便聽不到了。他心下隱隱覺得：「這多半是魔教安排下陷阱，要讓恆山派上鉤。」當下仍是隱身樹頂，靜以待變。過了良久，見到儀清等七人出來點燈，大街上許多店舖的窗戶中都透了燈光出來。又過一會，忽聽得東北角上有個女子聲音大叫：「救命！」令狐沖吃了一驚：「啊喲不好，恆山派的弟子中了魔教毒手。」當即從樹上躍下，奔到了那女子呼救處的屋外。從窗縫中向內張去，屋內並無燈火，窗中照入淡淡月光，見七八名漢子貼牆而立，一個女子站在屋子中間，大叫：「救命，救命，殺了人哪！」令狐沖只見到她的側面，但見她臉上神色淒厲，顯然是候人前來上鉤。

　　果然她叫聲未歇，外邊便有一個女子喝道：「什麼人在此行兇？」那屋子大門並未關上，門一推開，便有七個女子竄了進來，當先一人正是儀清。這七人手中都執長劍，為了救人，進來甚急。突見那呼救的女子右手一揚，一塊約莫四尺見方的青布抖了起來，儀清等七人立時身子發顫，似是頭暈眼花，轉了幾個圈子，立即栽倒。令狐沖大吃一驚，心念電轉：「那女子手中這塊布上，定有極厲害的迷魂毒藥。我若衝進去救人，定也著了她的道兒，只有等著瞧瞧再說。」見貼牆而立的漢子一擁而上，取出繩子，將儀清等七人手足都綁住了。過不多時，外面又有聲響，一個女子尖聲喝道：「什麼人在這裡？」令狐沖在過仙霞嶺時，曾和這個急性子的尼姑說過許多話，知道是儀和到了，心想：「你這人魯莽暴躁，這番又非變成一隻大粽子不可。」只聽得儀和又叫：「儀清師妹，你們在這裡麼？」接著砰的一聲，大門踢開，儀和等人兩個一排，並肩齊入。一踏進門，便使開劍花，分別護住左右，以防敵人從暗中來襲。第七人卻是倒退入內，使劍護住後路。屋中眾人屏息不動，直等七人一齊進屋，那女子又展開青布，將七人都迷倒了。跟著於嫂率領六人進屋，又被迷倒，前後二十一名恆山女弟子，盡數昏迷不醒，給綁縛了置在屋角。隔了一會，一個老者打了幾下手勢，眾人從後門悄悄退了出去。令狐沖縱上屋頂，弓著身子跟去，正行之間，忽聽得前面屋上有衣襟帶風之聲，忙在屋脊邊一伏，便見十來名漢子互打手勢，分別在一座大屋的屋脊邊伏下，和他藏身處相距不過數丈。令狐沖溜著牆輕輕下來，只見定靜師太率領著三名弟子正向這邊趕來。令狐沖心道：「不好，這是調虎離山之計。留在南安客店中的尼姑可要糟糕。」遙遙望見幾個人影向南安客店急奔過去，正想趕去看個究竟，忽聽得屋頂上有人低聲道：「待會那老尼姑過來，你們七人在這裡纏住他。」這聲音正在他頭頂，令狐沖只須一移動身子，立時便給發覺，只得便在牆角後貼牆而立。耳聽得定靜師太踢開板門，大叫：「儀和、儀清、於嫂，你們聽到我聲音嗎？」叫聲遠遠傳了過去，又見她繞屋奔行，跟著縱上屋頂，卻沒進屋察看。令狐沖心想：「她幹麼不進去瞧瞧？一進去便見到廿一名女弟子被人綁縛在地。」隨即省悟：「她不進去倒好。魔教人眾守在屋頂，只待她進屋，便即四下裡團團圍困，那是甕中捉鱉之勢。」

　　眼見定靜師太東馳西奔，顯是六神無主，突然間她奔回南安客店，奔行奇速，身後三名女弟子追趕不上。但見街角邊轉出數人，青布一揚，那三名女弟子又即栽倒，給人拖進了屋中，朦朧月光之下隱約見那三人中似有儀琳在內。令狐沖心念一動：「是否須當即去救了儀琳小師妹出來？」隨即又想：「我此刻一現身，便是一場大打。恆山派這許多人給魔教擒住了，投鼠忌器，可不能跟他們正面相鬥，還是暗中動手的為是。」跟著便見定靜師太從南安客店中出來，在街上高聲叫罵，又縱上屋頂，大罵東方不敗，果然魔教人眾忍耐不住，有七人上前纏鬥。令狐沖看得幾招，尋思：「定靜師太劍術精湛，雖然以一敵七，一時不致落敗。我還是先去救了儀琳師妹的為是。」當下閃身進了那屋，只見廳堂中有一人持刀而立，三個女子給綁住了，橫臥在他腳邊。令狐沖一躍而前，腰刀連鞘挺出，直刺其喉。那人尚未驚覺，已然送命。令狐沖不禁一呆：「我這一刀怎地如此快法？手剛伸出，刀鞘已戳中了他咽喉要害？」自己也不知自從修習了「吸星大法」之後，桃谷六仙、不戒和尚、黑白子等人留在他體內的真氣已盡為其用。他原意是這刀刺出，敵人舉刀封擋，刀鞘便戳他雙腿，教他栽倒在地，然後救人，不料對方竟無絲毫招架還手的餘暇，一下便制了他死命。令狐沖心下微有歉意，拖開死屍，低頭看去，果見地下所臥的三個女子中有儀琳在內，伸手探她鼻息，呼吸調勻，除了昏迷不醒之外並無他礙，當即到灶下取了一杓冷水，潑了少許在她臉上。過得片刻，儀琳嚶嚀一聲，醒了轉來。她初時不知身在何地，微微睜眼，突然省悟，當即躍起，想去摸身邊長劍時，才知手足被縛，險些重又跌倒。

　　令狐沖道：「小師太，別怕，那壞人已給本將軍殺了。」拔刀割斷了她手足上繩索。儀琳在黑暗中乍聞他聲音，依稀便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那個「令狐大哥」，又驚又喜，叫道：「你……你是令狐大……」這個「哥」字沒說出口，便覺不對，只羞得滿臉通紅，囁嚅道：「你……你是誰？」

　　令狐沖聽她已將自己認了出來，卻又改口，低聲道：「本將軍在此，那些小毛賊不敢欺侮你們。」儀琳道：「啊，原來是吳將軍。我……我師伯呢？」令狐沖道：「她在外邊和敵人交戰，咱們便過去瞧瞧。」儀琳道：「鄭師姊、秦師妹……」從懷中摸出火折晃亮了，見到二人臥在地下，說道：「嗯，她們都在這裡。」便欲去割她們手足上的繩索。令狐沖道：「別忙，還是去幫你師伯要緊。」儀琳道：「正是。」

　　令狐沖轉身出外，儀琳跟在她身後。沒走出幾步，只見七個人影如飛般竄了出去，跟著便聽得叮叮噹噹的擊落暗器之聲，又聽得有人大聲稱讚定靜師太劍法高強，定靜師太認出對方是嵩山派的人物，不久見定靜師太隨著十幾名漢子走入仙安客店。令狐衝向儀琳招招手，跟著潛入客店，站在窗外偷聽。只聽到定靜師太在屋中和鍾鎮說話，那姓鍾的口口聲聲要定靜師太先行答允恆山派贊同並派，才能助她去救人。令狐沖聽他乘人之危，不懷好意，心下暗暗生氣，又聽得定靜師太越說越怒，獨自從店中出來。

　　令狐沖待定靜師太走遠，便去仙安客店外打門大叫：「你奶奶的，本將軍要喝酒睡覺，你奶奶的店小二，怎不快快開門？」定靜師太正當束手無策之際，聽得這將軍呼喝，心下大喜，當即搶上。儀琳迎了上去，叫道：「師伯！」定靜師太又是一喜，忙問：「剛才你在哪裡？」儀琳道：「弟子給魔教妖人擒住了，是這位將軍救了我……」這時令狐沖已推開店門，走了進去。大堂上點了兩枝明晃晃的蠟燭。鍾鎮坐在正中椅上，陰森森的道：「什麼人在這裡大呼小叫，給我滾了出去。」

　　令狐衝破口大罵：「你奶奶的，本將軍乃堂堂朝廷命官，你膽敢出言衝撞？掌櫃的，老闆娘，店小二，快快給我滾出來。」嵩山派諸人聽他罵了兩句後，便大叫掌櫃的、老闆娘，顯然是色厲內荏，心中已大存怯意，都覺好笑。鍾鎮心想正有大事在身，半夜裡卻撞來了這個狗官，低聲道：「把這傢伙點倒了，可別傷他性命。」錦毛獅高克新點了點頭，笑嘻嘻走上前去，說道：「原來是一位官老爺，這可失敬了。」令狐沖道：「你知道了就好，你們這些蠻子老百姓，就是不懂規矩……」高克新笑道：「是，是！」閃身上前，伸出食指，往令狐沖腰間戳去。令狐沖見到他出指的方位，急運內息，鼓於腰間。高克新這指正中令狐沖「笑腰穴」，對方本當大笑一陣，隨即昏暈。不料令狐沖只嘻的一笑，說道：「你這人沒規沒矩，動手動腳的，跟本將軍開什麼玩笑？」高克新大為詫異，第二指又即點出，這一次勁貫食指，已使上了十成力。令狐沖哈哈一笑，跳了起來，笑罵：「你奶奶的，在本將軍腰裡摸啊摸的，想偷銀子麼？你這傢伙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卻幹麼不學好？」

　　高克新左手一翻，已抓住了令狐沖右腕，向右急甩，要將他拉倒在地。不料手掌剛和他手腕相觸，自己內力立時從掌心中傾瀉而出，再也收束不住，不由得驚怖異常，想要大叫，可是張大了口，卻發不出半點聲息。

　　令狐沖察覺對方內力正注向自己體內，便如當日自己抓住了黑白子手腕的情形一般，心下一驚：「這邪法可不能使用。」當即用力一甩，摔脫了他手掌。

　　高克新猶如遇到皇恩大赦，一呆之下，向後縱開，只覺全身軟綿綿的恰似大病初癒，叫道：「吸星大法，吸……吸星大法！」聲音嘶啞，充滿了惶懼之意。鍾鎮、鄧八公和嵩山派諸弟子同時躍將起來，齊問：「什麼？」高克新道：「這……這人會使吸……吸星大法。」

　　霎時間青光亂閃，鏘鏘聲響，各人長劍出鞘，神鞭鄧八公手握的卻是一條軟鞭。鍾鎮劍法最快，寒光一顫，劍光便已疾刺令狐沖咽喉。當高克新張口大叫之時，令狐沖便料到嵩山派諸人定會一擁而上，向自己攢刺，眼見眾人長劍出手，當即取下腰刀，連刀帶鞘當作長劍使用，手腕抖動，向各人手背上點去，但聽得嗆啷、嗆啷響聲不絕，長劍落了一地。鍾鎮武功最高，手背雖給他刀鞘頭刺中，長劍卻不落地，驚駭之下，向後躍開。鄧八公可狼狽了，鞭柄脫手，那軟鞭卻倒捲上來，捲住了他頭頸，箍得他氣也透不過來。

　　鍾鎮背靠牆壁，臉上已無半點血色，說道：「江湖上盛傳，魔教前任教主復出，你……你……便是任教主……任我行麼？」令狐沖笑道：「他奶奶的什麼任我行，任你行，本將軍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姓吳，官諱天德的便是。你們卻是什麼崗、什麼寨的小毛賊啊？」

　　鍾鎮雙手一拱，道：「閣下重臨江湖，鍾某自知不是敵手，就此別過。」縱身躍起，破窗而出。高克新跟著躍出，餘人一一從窗中飛身出去，滿地長劍，誰也不敢去拾。令狐沖左手握刀鞘，右手握刀柄，作勢連拔數下，那把刀始終拔不出來，說道：「這把寶刀可真銹得厲害，明兒得找個磨剪刀的，給打磨打磨才行。」

　　定靜師太合十道：「吳將軍，咱們去救了幾個女徒兒出來如何？」令狐沖料想鍾鎮等人一去，再也無人抵擋得住定靜師太的神劍，說道：「本將軍要在這裡喝幾碗酒，老師太，你也喝一碗麼？」儀琳聽他又提到喝酒，心想：「這位將軍倘若遇到令狐大哥，二人倒是一對酒友。」妙目向他偷看過去，卻見這將軍的目光也在向她凝望，臉上微微一紅，便低下了頭。定靜師太道：「恕貧尼不飲酒，將軍，少陪了！」合十行禮，轉身而出。儀琳跟著出去。將出門口時忍不住轉頭又向他瞧了一眼，只見他起身找酒，大聲呼喝：「他奶奶的，這客店裡的人都死光了，這會兒還不滾出來。」她心中想：「聽他口音似乎有點像令狐大哥。但這位將軍出口粗俗，每一句話都帶個他什麼的，令狐大哥決不會這樣，他武功比令狐太哥高得多。我……我居然會這樣胡思亂想，唉，當真……」

　　令狐沖找到了酒，將嘴就在酒壺上喝了半壺，心想：「這些尼姑、婆娘、姑娘們就要回來，嘰嘰喳喳、囉囉嗦嗦的說個沒完，一個應付不當，那可露出了馬腳，還是溜之大吉的為妙。將這些人一個個的救醒來，總得花上小半個時辰，肚子可餓得狠了，先得找些吃的。」

　　將一壺酒喝乾，走到灶下想去找些吃的，忽聽得遠遠傳來儀琳尖銳的叫聲：「師伯，師伯，你在哪裡？」聲音大是惶急。

　　令狐沖急衝出店，循聲而前，只見儀琳和兩個年輕姑娘站在長街上，大叫：「師伯，師父！」令狐沖問道：「怎麼啦？」儀琳道：「我去救醒了鄭師姊和秦師妹，師伯掛念著眾師姊，趕著去找尋。我們三人出來，可又……不知她老人家到哪裡去啦。」令狐沖見鄭萼不過二十一二歲，秦絹年齡更稚，只十五六歲年紀，心想：「這些年輕姑娘毫沒見識，恆山派派她們出來幹什麼？」微笑道：「我知道她們在哪裡，你們跟我來。」快步向東北角上那間大屋走去，到得門外，一腳踢開大門，生怕那女子還在裡面，又抖迷魂藥害人，說道：「你們用手帕掩住口鼻，裡面有個臭婆娘會放毒。」左手捏住鼻孔，嘴唇緊閉，直衝進屋，一進大堂，不禁呆了。

　　本來大堂中躺滿了恆山派女弟子，這時卻已影蹤全無。他「咦」的一聲，見桌上有只燭台，晃火折點著了，廳堂中空蕩蕩地，哪裡還有人在？在大屋各處搜了一遍，沒見到絲毫端倪，叫道：「這又是奇哉怪也！」

　　儀琳、鄭萼、秦絹三人眼睜睜的望著他，臉上儘是疑色。令狐沖道：「他奶奶的，你們這許多師姊們，都給一個會放毒的婆娘迷倒了，給綁了放在這裡，只這麼一轉眼功夫，怎地都不見啦？」鄭萼問道：「吳將軍，你見到我們那些師姊，是給迷倒在這裡的麼？」令狐沖道：「昨晚我睡覺發夢，親眼目睹，見到許多尼姑婆娘，橫七豎八的在這廳堂上躺了一地，怎會有錯？」鄭萼道：「你……你……」她本想說你做夢見到，怎作得準？但知他喜歡信口胡言，說是發夢，其實是親眼見到，當即改口道：「你想他們都到哪裡去了啦？」

　　令狐沖沉吟道：「說不定什麼地方有大魚大肉，她們都去大吃大喝了，又或者什麼地方做戲文，她們在看戲。」招招手道：「你們三個小妞兒，最好緊緊跟在我身後，不可離開，要吃肉看戲，卻也不忙在一時。」

　　秦絹年紀雖幼，卻也知情勢凶險，眾師姊都已落入了敵手，這將軍瞎說一通，全當不得真，恆山派數十人出來，只剩下了自己三個年輕弟子，除了聽從這位將軍吩咐之外，別無其他計較，當下和儀琳、鄭萼二人跟了他走到門外。令狐沖自言自語：「難道我昨晚這個夢發得不准，眼花看錯了人？今晚非得再好好做過一個夢不可。」心下尋思：「這些女弟子就算給人擄了去，怎麼定靜師太也突然失了蹤跡？只怕她落了單，遭了敵人暗算，該當立即去追尋才是。儀琳她們三個年輕女子倘若留在廿八鋪，卻大大不妥，只得帶了她們同去。」說道：「咱們左右也沒什麼事，這就去找找你們的師伯，看她在哪裡玩兒，你們說好不好？」

　　鄭萼道：「那好極了！將軍武藝高強，見識過人，若不是你帶領我們去找，只怕難以找到。」令狐沖笑道：「『武藝高強、見識過人』，這八個字倒說得不錯。本將軍將來掛帥平番，陞官發財，定要送一百兩白花花的銀子，給你們三個小妞兒買新衣服穿。」他信口開河，將到廿八鋪盡頭，躍上屋頂，四下望去。其時朝暾初上，白霧瀰漫，樹梢上煙霧靄靄，極目遠眺，兩邊大路上一個人影也無。突然見到南邊大路上有一件青色物事，相距遠了，看不清楚。但一條大路空蕩蕩地，路中心放了這樣一件物事，顯得頗為觸目。他縱身下屋，發足奔去，拾起那物，卻是一隻青布女履，似乎便和儀琳所穿的相同。他等了一會，儀琳等三人跟著趕到。他將那女履交給儀琳，問道：「是你的鞋子嗎？怎麼落在這裡？」儀琳接過女履，明知自己腳上穿著鞋子，還是不自禁的向腳下瞧了一眼，見兩隻腳上好端端都穿著鞋子。鄭萼道：「這……這是我們師姊妹穿的，怎麼會落在這裡？」秦絹道：「定是哪一位師姊給敵人擄去，在這裡掙扎，鞋子落了下來。」鄭萼道：「也說不定她故意留下一隻鞋子，好教我們知道。」令狐沖道：「不錯，你武藝高強，見識過人。咱們該向南追，還是向北？」鄭萼道：「自然是向南了。」令狐沖發足向南疾奔，頃刻間便在數十丈外，初時鄭萼她們三人還和他相距不遠，後來便相距甚遠。令狐沖沿途察看，不時轉頭望著她們三人，唯恐相距過遠，救援不及，這三人又給敵人擄了去，奔出里許，便住足等候。待得儀琳等三人追了上來，又再前奔，如此數次，已然奔出了十餘里。眼見前面道路崎嶇，兩旁樹木甚多，倘若敵人在轉彎處設伏，將儀琳等擄去，那可救援不及，又見秦絹久奔之下，已然雙頰通紅，知她年幼，不耐長途奔馳，當下放慢了腳步，大聲道：「他奶奶的，本將軍足登皮靴，這麼快跑，皮靴磨穿了底，可還真有些捨不得，咱們慢慢走罷。」四人又走出七八里路，秦絹突然叫道：「咦！」奔到一叢灌木之下，拾起了一頂青布帽子，正是恆山派眾女尼所戴的。鄭萼道：「將軍，我們那些師姊，確是給敵人擄了，從這條路上去的。」三名女弟子見走對了路，當下加快腳步，令狐沖反而落在後面。

　　中午時分，四人在一家小飯店打尖。飯店主人見一名將軍帶了一名小尼姑、兩個年輕姑娘同行，甚是詫異，側過了頭不住細細打量。令狐沖拍桌罵道：「你奶奶的，有什麼好看？和尚尼姑沒見過麼？」那漢子道：「是，是！小人不敢。」鄭萼問道：「這位大叔，你可見到好幾個出家人，從這裡過去嗎？」那漢子道：「好幾個是沒有，一個倒是有的。有一個老師太，可比這小師太年紀老得多了……」令狐沖喝道：「囉哩囉嗦！一位老師太，難道還會比小師太年紀小？」那漢子道：「是，是。」鄭萼忙問：「那老師太怎樣啦？」那漢子道：「那老師太匆匆忙忙的問我，可見到有好幾個出家人，從這條路上過去。我說沒有，她就奔下去了。唉，這樣大的年紀，奔得可真快了，手裡還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寶劍，倒像是戲台上做戲的。」秦絹拍手道：「那是師父了，咱們快追。」令狐沖道：「不忙，吃飽了再說。」四人匆匆吃了飯，臨去時秦絹買了四個饅頭，說要給師父吃。令狐沖心中一酸：「她對師父如此孝心，我雖欲對師父盡孝，卻不可得。」

　　可是直趕到天黑，始終沒見到定靜師太和恆山派眾人的蹤跡。一眼望去儘是長草密林，道路越來越窄，又走一會，草長及腰，到後來路也不大看得出了。

　　突然之間，西北角上隱隱傳來兵刃相交之聲。令狐沖叫道：「那裡有人打架，可有熱鬧瞧了。」秦絹道：「啊喲，莫不是我師父？」令狐沖循聲奔去，奔出數十丈，眼前忽地大亮，十數枝火把高高點起，兵刃相交之聲卻更加響了。

　　他加快腳步，奔到近處，只見數十人點了火把，圍成個圈子，圈中一人大袖飛舞，長劍霍霍，力敵七人，正是定靜師太。圈子之外躺著數十人，一看服色，便知是恆山派的眾女弟子。令狐沖見對方個個都蒙了面，當下一步步的走近。眾人都在凝神觀鬥，一時誰也沒發見他。令狐沖哈哈大笑，叫道：「七個打一個，有什麼味兒？」

　　一眾蒙面人見他突然出現，都是一驚，回頭察看。只有正在激鬥的七人恍若不聞，仍圈著定靜師太，諸般兵刃往她身上招呼。令狐沖見定靜師太布袍上已有好幾灘鮮血，連臉上也濺了不少血，同時左手使劍，顯然右手受傷。這時人叢中有人呼喝：「什麼人？」兩條漢子手挺單刀，躍到令狐沖身前。令狐沖喝道：「本將軍東征西戰，馬不停蹄，天天就是撞到你們小毛賊。來將通名，本將軍刀下不斬無名之將。」一名漢子笑道：「原來是個渾人。」揮刀向令狐沖腿上砍來。令狐沖叫道：「啊喲，真的動刀子嗎？」身子一晃，衝入戰團，提起刀鞘，拍拍拍連響七下，分別擊中七人手腕，七件兵器紛紛落地。跟著嗤的一聲響，定靜師太一劍插入了一名敵人胸膛。那人突被擊落兵刃，駭異之下，不及閃避定靜師太這迅如雷電的這一劍。定靜師太身子晃了幾下，再也支持不住，一交坐倒。秦絹叫道：「師父，師父！」奔過去想扶她起身。一名蒙面人舉起單刀，架在一名恆山派女弟子頸中，喝道：「退開三步，否則我一刀先殺了這女子！」令狐沖笑道：「很好，很好，退開便退開好了，有什麼希奇？別說退開三步，三十步也行。」腰刀忽地遞出，刀鞘頭戳在他胸口。那人「啊喲」一聲大叫，身子向後直飛出去。令狐沖沒料到自己內力竟然如此強勁，卻也一呆，順手揮過刀鞘，劈劈拍拍幾聲響，擊倒了三名蒙面漢子，喝道：「你們再不退開，我將你們一一擒來，送到官府裡去，每個人打你奶奶的三十大板。」蒙面人的首領見到他武功之高，直是匪夷所思，拱手道：「衝著任教主的金面，我們且讓一步。」左手一揮，喝道：「魔教任教主在此，大家識相些，這就走罷。」眾人抬起一具死屍和給擊倒的四人，拋下火把，向西北方退走，頃刻間都隱沒在長草之下。秦絹將本門治傷靈藥服侍師父服下。儀琳和鄭萼分別解開眾師姊的綁縛。四名女弟子拾起地下的火把，圍在定靜師太四周。眾人見她傷重，都是臉有憂色，默不作聲。定靜師太胸口不住起伏，緩緩睜開眼來，向令狐沖道：「你……你果真便是當年……當年魔教的……教主任……我行麼？」令狐沖搖頭道：「不是。」定靜師太目光茫然無神，出氣多，入氣少，顯然已是難以支持，喘了幾口氣，突然厲聲道：「你若是任我行，我恆山派縱然一敗塗地，盡……盡數覆滅，也不……不要……」說到這裡，一口氣已接不上來。令狐沖見她命在垂危，不敢再胡說八道，說道：「在下這一點兒年紀，難道會是任我行麼？」定靜師太問道：「那麼你為什麼……為什麼會使吸星妖法？你是任我行的弟子……」令狐沖想起在華山時師父、師娘日常說起的魔教種種惡行，這兩日來又親眼見到魔教偷襲恆山派的鬼蜮伎倆，說道：「魔教為非作歹，在下豈能與之同流合污？那任我行決不是我的師父。師太放心，在下的恩師人品端方，行俠仗義，乃是武林中眾所欽仰的前輩英雄，跟師太也頗有淵源。」定靜師太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斷斷續續的道：「那……那我就放心了。我……我是不成的了，相煩足下將恆山派……這……這些弟子們，帶……帶……」她說到這裡，呼吸急促，隔了一陣，才道：「帶到福州無相庵中……安頓，我掌門師妹……日內……就會趕到。」

　　令狐沖道：「師太放心，你休養得幾天，就會痊癒。」定靜師太道：「你……你答允了嗎？」令狐沖見她雙眼凝望著自己，滿臉是切盼之色，唯恐自己不肯答應，便道：「師太如此吩咐，自當照辦。」定靜師太微微一笑，道：「阿彌陀佛，這副重擔，我……我本來……本來是不配挑的。少俠……你到底是誰？」令狐沖見她眼神渙散，呼吸極微，已是命在頃刻，不忍再瞞，湊嘴到她耳邊，悄聲道：「定靜師伯，晚輩便是華山派門下棄徒令狐沖。」定靜師太「啊」的一聲，道：「你……你……」一口氣轉不過來，就此氣絕。令狐沖叫道：「師太，師太。」探她鼻息，呼吸已停，不禁淒然。恆山派群弟子放聲大哭，荒原之上，一片哀聲。幾枝火把掉在地上，逐次熄滅，四周登時黑沉沉地。令狐沖心想：「定靜師太也算得一代高手，卻遭宵小所算，命喪荒郊。她是個與人無爭的出家老尼，魔教卻何以總是放她不過？」突然間心念一動：「那蒙面人的頭腦臨去之時，叫道：『魔教任教主在此，大家識相些，這就去罷！』魔教中人自稱本教為『日月神教』，聽到『魔教』二字，認為是污辱之稱，往往便因這二字稱呼，就此殺人。為什麼這人卻口稱『魔教』？他既說『魔教』，便決不是魔教中人。那麼這一夥人到底是什麼來歷？」耳聽得眾弟子哭聲甚悲，當下也不去打擾，倚在一株樹旁，片刻便睡著了。

　　次晨醒來，見幾名年長的弟子在定靜師太屍身旁守護，年輕的姑娘、女尼們大都蜷縮著身子，睡在其旁。令狐沖心想：「要本將軍帶領這一批女人趕去福州，當是古里古怪、不倫不類之至。好在我本也要去福州見師父、師娘，帶領是不必了，我沿途保護便是。」當下咳嗽一聲，走將過去。儀和、儀清、儀質、儀真等幾名為首的弟子都向他合十行禮，說道：「貧尼等俱蒙大俠搭救，大恩大德，無以為報。師伯不幸遭難，圓寂之際重托大俠，此後一切還望吩咐指點，自當遵循。」她們都不再叫他作將軍，自然明白他這個將軍是個冒牌貨了。令狐沖道：「什麼大俠不大俠，難聽得很。你們如果瞧得起我，還是叫我將軍好了。」儀和等互望了一眼，都只得點頭。令狐沖道：「我前晚發夢，夢見你們給一個婆娘用毒藥迷倒，都躺在一間大屋之中。後來怎地到了這裡？」

　　儀和道：「我們給迷倒後人事不知，後來那些賊子用冷水澆醒了我們，鬆了我們腳下綁縛，從鎮後小路上繞了出來，一路足不停步的拉著我們快奔。走得慢一步的，這些賊子用鞭子抽打。天黑了仍是不停，後來師伯追來，他們便圍住了師伯，叫她投降……」說到這裡，喉頭哽咽，哭了出來。

　　令狐沖道：「原來另外有條小路，怪不得片刻之間，你們便走了個沒影沒蹤。」儀清道：「將軍，我們想眼前的第一件大事，是火化師伯的遺體。此後如何行止，還請示下。」令狐沖搖頭道：「和尚尼姑的事情，本將軍一竅不通，要我吩咐示下，當真是瞎纏三官經了。本將軍陞官發財，最是要緊，這就去也！」邁開大步，疾向北行。眾弟子大叫：「將軍，將軍！」令狐沖哪去理會？他轉過山坡後，便躲在一株樹上，直等了兩個多時辰，才見恆山一眾女弟子悲悲切切的上路。他遠遠跟在後面，暗中保護。令狐衝到了前面鎮甸投店，尋思：「我已跟魔教人眾及嵩山派那些傢伙動過手。泉州府參將吳天德這副大鬍子模樣，在江湖上不免已有了點兒小小名聲。他奶奶的，老子這將軍只好不做啦！」當下將店小二叫了進來，取出二兩銀子，買了他全身衣衫鞋帽，說道要改裝之後，辦案拿賊，囑咐他不得洩漏風聲，倘若教江洋大盜跑了，回來捉他去抵數。次日行到僻靜處，換上了店小二的打扮，扯下滿腮虯髯，連同參將的衣衫皮靴、腰刀文件，一古腦兒的掘地埋了，想到從此不能再做「將軍」，一時竟有點茫然若失。兩日之後，在建寧府兵器鋪中買了一柄長劍，裹在包袱之中。且喜一路無事，令狐沖直到眼見恆山派一行進了福州城東的一座尼庵，那尼庵的匾額確是寫著「無相庵」三字，這才噓了一口長氣，心想：「這副擔子總算是交卸了。我答允定靜師太，將她們帶到福州無相庵，帶雖沒帶，這可不都平平安安的進了無相庵麼？」

## 第24章　蒙冤

　　令狐沖轉身走向大街，向行人打聽了福威鏢局的所在，一時卻不想便去，只是在街巷間漫步而行。到底是不敢去見師父、師娘呢，還是不敢親眼見到小師妹和林師弟現下的情狀，可也說不上來，自己找尋借口拖延，似乎挨得一刻便好一刻。突然之間，一個極熟悉的聲音鑽進耳中：「小林子，你到底陪不陪我去喝酒？」令狐沖登時胸口熱血上湧，腦中一陣暈眩。他千里迢迢的來到福建，為的就是想聽到這聲音，想見到這聲音主人的臉龐。可是此刻當真聽見了，卻不敢轉過頭去。霎時之間，竟似泥塑木雕般呆住了，淚水湧到眼眶之中，望出來模糊一片。只這麼一個稱呼，這麼一句話，便知小師妹跟林師弟親熱異常。只聽林平之道：「我沒功夫。師父交下來的功課，我還沒練熟呢。」岳靈珊道：「這三招劍法容易得緊。你陪我喝了酒，我就教你其中的竅門，好不好呢？」林平之道：「師父、師娘吩咐，要咱們這幾天別在城裡胡亂行走，以免招惹是非。我說呢，咱們還是回去罷。」岳靈珊道：「難道街上逛一逛也不許麼？我就沒見到什麼武林人物。再說，就是有江湖豪客到來，咱們跟他河水不犯井水，又怕什麼了？」兩人說著漸漸走遠。令狐沖慢慢轉過身來，只見岳靈珊苗條的背影在左，林平之高高的背影在右，二人並肩而行。岳靈珊穿件湖綠衫子，翠綠裙子。林平之穿的是件淡黃色長袍。兩人衣履鮮潔，單看背影，便是一雙才貌相當的璧人。令狐沖胸口便如有什麼東西塞住了，幾乎氣也透不過來。他和岳靈珊一別數月，雖然思念不絕，但今日一見，才知對她相愛之深。他手按劍柄，恨不得抽出劍來，就此橫頸自刎。突然之間，眼前一黑，只覺天旋地轉，一交坐倒。過了好一會，他定了定神，慢慢站起，腦中兀自暈眩，心想：「我是永遠不能跟他二人相見的了。徒自苦惱，復有何益？今晚我暗中去瞧一瞧師父師娘，留書告知，任我行重入江湖，要與華山派作對，此人武功奇高，要他兩位老人家千萬小心。我也不必留下名字，從此遠赴異域，再不踏入中原一步。」回到店中喚酒而飲。大醉之後，和衣倒在床上便睡。睡到中夜醒轉，越牆而出，逕往福威鏢局而去。鏢局建構宏偉，極是易認。但見鏢局中燈火盡熄，更無半點聲息，心想：「不知師父、師娘住在哪裡？此刻當已睡了。」便在此時，只見左邊牆頭人影一閃，一條黑影越牆而出，瞧身形是個女子，這女子向西南角上奔去，所使輕功正是本門身法。令狐沖提氣追將上去，瞧那背影，依稀便是岳靈珊，心想：「小師妹半夜三更卻到哪裡去？」

　　但見岳靈珊挨在牆邊，快步而行，令狐沖好生奇怪，跟在她身後四五丈遠，腳步輕盈，沒讓她聽到半點聲音。福州城中街道縱橫，岳靈珊東一轉，西一彎，這條路顯是平素走慣了的，在岔路上從沒半分遲疑，奔出二里有餘，在一座石橋之側，轉入了一條小巷。

　　令狐沖飛身上屋，只見她走到小巷盡頭，縱身躍進一間大屋牆內。大屋黑門白牆，牆頭盤著一株老籐，屋內好幾處窗戶中都透出光來。岳靈珊走到東邊廂房窗下，湊眼到窗縫中向內一張，突然吱吱吱的尖聲鬼叫。令狐沖本來料想此處必是敵人所居，她是前來窺敵，突然聽到她尖聲叫了起來，大出意料之外，但一聽到窗內那人說話之聲，便即恍然。窗內那人說道：「師姊，你想嚇死我麼？嚇死了變鬼，最多也不過和你一樣。」岳靈珊笑道：「臭林子，死林子，你罵我是鬼，小心我把你心肝挖了出來。」林平之道：「不用你來挖，我自己挖給你看。」岳靈珊笑道：「好啊，你跟我說風話，我這就告訴娘去。」林平之笑道：「師娘要是問你，這句話我是什麼時候說的，在什麼地方說的，你怎生回答？」岳靈珊道：「我便說是今日午後，在練劍場上說的。你不用心練劍，卻盡跟我說這些閒話。」林平之道：「師娘一惱，定然把我關了起來，三個月不能見你的面。」岳靈珊道：「呸！我希罕麼？不見就不見！喂，臭林子，你還不開窗，幹什麼啦？」

　　林平之長笑聲中，呀的一聲，兩扇木窗推開。岳靈珊縮身躲在一旁。林平之自言自語：「我還道是師姊來了，原來沒人。」作勢慢慢關窗。岳靈珊縱身從窗中跳了進去。令狐沖蹲在屋角，聽著兩人一句句調笑，渾不知是否尚在人世，只盼一句也不聽見，偏偏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的鑽入耳來。但聽得廂房中兩人笑作一團。

　　窗子半掩，兩人的影子映上窗紙，兩個人頭相偎相倚，笑聲卻漸漸低了。令狐沖輕輕歎了口氣，正要掉頭離去。忽聽得岳靈珊說道：「這麼晚還不睡，幹什麼來著？」林平之道：「我在等你啊。」岳靈珊笑道：「呸，說謊也不怕掉了大牙，你怎知我會來？」林平之道：「山人神機妙算，心血來潮，屈指一算，便知我的好師姊要大駕光臨。」岳靈珊道：「我知道啦，瞧你房中亂成這個樣子，定是又在找那部劍譜了，是不是？」

　　令狐沖已然走出幾步，突然聽到「劍譜」二字，心念一動，又回轉身來。只聽得林平之道：「幾個月來，這屋子也不知給我搜過幾遍了，連屋頂上瓦片也都一張張翻過了，就差著沒將牆上的磚頭拆下來瞧瞧……啊，師姊，這座老屋反正也沒什麼用了，咱們真的將牆頭都拆開來瞧瞧，好不好？」岳靈珊道：「這是你林家的屋子，拆也好，不拆也好，你問我幹什麼？」林平之道：「是林家的屋子，就得問你。」岳靈珊道：「為什麼？」林平之道：「不問你問誰啊？難道你……你將來不姓……不姓我這個……哼……哼……嘻嘻。」

　　只聽得岳靈珊笑罵：「臭林子，死林子，你討我便宜是不是？」又聽得拍拍作響，顯是她在用手拍打林平之。他二人在屋內調笑，令狐沖心如刀割，本想即行離去，但那辟邪劍譜卻與自己有莫大干係。林平之的父母臨死之時，有幾句遺言要自己帶給他們兒子，其時只有自己一人在側，由此便蒙了冤枉。偏生自己後來得風太師叔傳授，學會了獨孤九劍的神妙劍法，華山門中，人人都以為自己吞沒了辟邪劍譜，連素來知心的小師妹也大加懷疑。平心而論，此事原也怪不得旁人，自己上思過崖那日，還曾與師娘對過劍來，便擋不住那「無雙無對，寧氏一劍」，可是在崖上住得數月，突然劍術大進，而這劍法又與本門劍法大不相同，若不是自己得了別派的劍法秘笈，怎能如此？而這別派的劍法秘笈，若不是林家的辟邪劍譜，又會是什麼？

　　他身處嫌疑之地，只因答允風太師叔決不洩漏他的行跡，實是有口難辯。中夜自思，師父所以將自己逐出門牆，處事如此決絕，雖說由於自己與魔教妖人交結，但另一重要原因，多半認定自己吞沒辟邪劍譜，行止卑污，不容再列於華山派門下。此刻聽到岳、林二人談及劍譜，雖然他二人親暱調笑，也當強忍心酸，聽個水落石出。

　　只聽得岳靈珊道：「你已找了幾個月，既然找不到，劍譜自然不在這兒了，還拆牆幹什麼？大師哥……大師哥隨口一句話，你也作得真的？」令狐沖又是心中一痛：「她居然還叫我『大師哥』！」林平之道：「大師哥傳我爹爹遺言，說道向陽巷老宅中的祖先遺物，不可妄自翻看。我想那部劍譜，縱然是大師哥借了去，暫不歸還……」令狐沖黯然冷笑，心道：「你倒說得客氣，不說我吞沒，卻說是借了去暫不歸還，哼哼，那也不用如此委婉其詞。」

　　只聽林平之接著道：「但想『向陽巷老宅』這五個字，卻不是大師哥所能編造得出的，定是我爹爹媽媽的遺言。大師哥和我家素不相識，又從未來過福州，不會知道福州有個向陽巷，更不會知道我林家祖先的老宅是在向陽巷。即是福州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

　　岳靈珊道：「就算確是你爹爹媽媽的遺言，那又怎樣？」林平之道：「大師哥轉述我爹爹的遺言，又提到『翻看』兩字，那自不會翻看什麼四書五經，或是什麼陳年爛帳，想來想去，必定與劍譜有關。師姊，我想爹爹遺言中既然提到向陽巷老宅，即使劍譜早已不在，在這裡當也能發現一些端倪。」岳靈珊道：「那也說得是。這些日子來，我見你總是精神不濟，晚上又不肯在鏢局子裡睡，定要回到這裡，我不放心，因此過來瞧瞧。原來你白天練劍，又要強打精神陪我，晚間卻在這裡掏窩子。」林平之淡淡一笑，隨即歎了口氣，道：「想我爹爹媽媽死得好慘，我倘若找到劍譜，能以林家祖傳劍法手刃仇人，方得慰爹爹媽媽在天之靈。」

　　岳靈珊道：「不知大師哥此刻在哪裡？我能見到他就好了，定要代你向他索還劍譜。他劍法早已練得高明之極，這劍譜也當物歸原主啦。我說，小林子，你乘早死了這條心，不用在這舊房子裡東翻西尋啦。就沒這劍譜，練成了我爹爹的紫霞神功，也報得了仇。」林平之道：「這個自然。只是我爹爹媽媽生前遭人折磨侮辱，又死得這等慘，如若能以我林家劍法報仇，才真正是給爹娘出了這口氣。再說，本門紫霞神功向來不輕傳弟子，我入門最遲，縱然恩師、師娘看顧，眾位師兄、師姊也都不服，定要說……定要說……」岳靈珊道：「定要說什麼啊？」

　　林平之道：「說我跟你好未必是真心，只不過瞧在紫霞神功的面上，討恩師、師娘的歡心。」岳靈珊道：「呸！旁人愛怎麼說，讓他們說去。只要我知道你是真心就行啦。」林平之笑道：「你怎知道我是真心？」岳靈珊拍的一聲，不知在他肩頭還是背上重重打了一下，啐道：「我知道你是假情假意，是狼心狗肺！」林平之笑道：「好啦，來了這麼久，該回去啦，我送你回鏢局子。要是給師父、師娘知道了，那可糟糕。」岳靈珊道：「你趕我回去，是不是？你趕我，我就走。誰要你送了？」語氣甚是不悅。令狐沖知她這時定是撅起了小嘴，輕嗔薄怒，自是另有一番系人心處。林平之道：「師父說道，魔教前任教主任我行重現江湖，聽說已到了福建境內，此人武功深不可測，心狠手辣。你深夜獨行，如果不巧遇上了他，那……那怎麼辦？」令狐沖心道：「原來此事師父已知道了。是了，我在仙霞嶺這麼一鬧，人人都說是任我行復出，師父豈有不聽到訊息之理？我也不用寫那一封信了。」

　　岳靈珊道：「哼，你送我回去，如果不巧遇上了他，難道你便能殺了他，拿住他？」

　　林平之道：「你明知我武功不行，又來取笑？我自然對付不了他，但只須跟你在一起，就是要死，也死在一塊。」岳靈珊柔聲道：「小林子，我不是說你武功不行。你這般用功苦練，將來一定比我強。其實除了劍法還不怎麼熟，要是真打，我可還真不是你對手。」

　　林平之輕輕一笑，說道：「除非你用左手使劍，或許咱們還能比比。」岳靈珊道：「我幫你找找看。你對家裡的東西看得熟了，見怪不怪，或許我能見到些什麼惹眼的東西。」林平之道：「好啊，你就瞧瞧這裡又有什麼古怪。」

　　接著便聽得開抽屜、拉桌子的聲音。過了半晌，岳靈珊道：「這裡什麼都平常得緊。你家裡可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林平之沉吟一會，道：「異乎尋常的地方？沒有。」岳靈珊道：「你家的練武場在哪裡？」林平之道：「也沒什麼練武場。我曾祖父創辦鏢局子後，便搬到鏢局去住。我祖父、父親，都是在鏢局子練的功夫。再說，我爹爹遺言中有『翻看』二字，練武場中也沒什麼可翻看的。」岳靈珊道：「對啦，咱們到你家的書房去瞧瞧。」林平之道：「我們是保鏢世家，只有帳房，沒有書房。帳房可也是在鏢局子裡。」

　　岳靈珊道：「那可真難找了。在這座屋子中，有什麼可以翻看的。」林平之道：「我琢磨大師哥的那句話，他說我爹爹命我不可翻看祖宗的遺物，其實多半是句反話，叫我去翻看這老宅中祖宗的遺物。但這裡有什麼東西好翻看呢？想來想去，只有我曾祖的一些佛經了。」岳靈珊跳將起來，拍手道：「佛經！那好得很啊。達摩老祖是武學之祖，佛經中藏有劍譜，可沒什麼希奇。」令狐沖聽到岳靈珊這般說，精神為之一振，心道：「林師弟如能在佛經中找到了那部劍譜，可就好了，免得他們再疑心是我吞沒了。」卻聽得林平之道：「我早翻過啦。不但是翻一遍兩遍，也不是十遍八遍，只怕一百遍也翻過了。我還去買了金剛經、法華經、心經、楞伽經來和曾祖父遺下的佛經逐字對照，確是一個字也不錯。那些佛經，便是尋常的佛經。」岳靈珊道：「那就沒什麼可翻的了。」她沉吟半晌，突然說道：「佛經的夾層之中，你可找過沒有？」

　　林平之一怔，說道：「夾層？我可沒想到。咱們這便去瞧瞧。」二人各持一隻燭台，手拉手的從廂房中出來，走向後院。令狐沖在屋面上跟去，眼見燭光從一間間房子的窗戶中透出來，最後到了西北角一間房中。令狐沖跟著過去，輕輕縱下院子，湊眼窗縫向內張望。只見裡面是座佛堂。居中懸著一幅水墨畫，畫的是達摩老祖背面，自是描寫他面壁九年的情狀。佛堂靠西有個極舊的蒲團，桌上放著木魚、鐘磬，還有一疊佛經。令狐沖心想：「這位創辦福威鏢局的林老前輩，當年威名遠震，手下傷過的綠林大盜定然不少，想來到得晚年，在這裡懺悔生平的殺業。」想像一位叱吒江湖的英雄豪傑，白髮蒼蒼之時，坐在這間陰沉沉的佛堂中敲木魚唸經，那心境可著實寂寞淒涼。岳靈珊取過一部佛經，道：「咱們把經書拆了開來，查一查夾層中可有物事。如果查不到，再將經書重行釘好便是。你說好不好？」林平之道：「好！」拿起一本佛經，拉斷了釘書的絲線，將書頁平攤開來，查看夾層之中可有字跡。岳靈珊拆開另一本佛經，一張張拿起來在燭光前映照。令狐沖瞧著她背影，但見她皓腕如玉，左手上仍是戴著那隻銀鐲子，有時臉龐微側，與林平之四目交投，相對便是一笑，又去查看書頁，也不知是燭光照射，還是她臉頰暈紅，但見半邊俏臉，當真艷若春桃。令狐沖悄立窗外，卻是瞧得癡了。二人拆了一本又一本，堪堪便要將桌上十二本佛經拆完，突然之間，令狐沖聽得背後輕輕一響。他身子一縮，回頭過來，只見兩條人影從南邊屋面上欺將過來，互打手勢，躍入院子，落地無聲。二人隨即都湊眼窗縫，向內張望。過了好一會，聽得岳靈珊道：「都拆完啦，什麼都沒有。」語氣甚是失望，忽然又道：「小林子，我想到啦，咱們去打盆水來。」聲音轉得頗為興奮。林平之問道：「幹什麼？」岳靈珊道：「我小時候曾聽爹爹說過個故事，說有一種草，浸了酸液出來，用來寫字，干了後字跡便即隱沒，但如浸濕了，字跡卻又重現。」令狐沖心中一酸，記得師父說這個故事時，岳靈珊還只八九歲，自己卻有十七八歲了。當年舊事，霎時間湧上心來，記得那天和她去捉蟋蟀來打架，自己把最大最壯的蟋蟀讓了給她，偏偏還是她的輸了。她哭個不停，自己哄了她很久，她才回嗔作喜，兩個人同去請師父講故事。念及這些往事，淚水又湧到眼眶之中。只聽林平之道：「對，不妨試一試。」轉身出來，岳靈珊道：「我和你同去。」兩人手拉手的出來。躲在窗後的那二人屏息不動。過了一會，林平之和岳靈珊各捧了一盆水，走進佛堂，將七八張佛經的散頁浸在水中。林平之迫不及待的將一頁佛經提了起來，在燭光前一照，不見有什麼字跡。兩人試了二十餘頁，沒發見絲毫異狀。林平之歎了口氣，道：「不用試啦，沒寫上別的字。」他剛說了這兩句話，躲在窗外那二人悄沒聲的繞到門口，推門而入。林平之喝道：「什麼人？」那二人直撲進門，勢疾如風。林平之舉手待要招架，脅下已被人一指點中。岳靈珊長劍只拔出一半，敵人兩隻手指已向她眼中插去，岳靈珊只得放脫劍柄，舉手上擋。那人右手連抓三下，都是指向她咽喉。岳靈珊大駭，退得兩步，背脊已靠在供桌邊上，無法再退。那人左手向她天靈蓋劈落，岳靈珊雙掌上格，不料那人這一掌乃是虛招，右手點出，岳靈珊左腰中指，斜倚在供桌之上，無法動彈。這一切令狐沖全看在眼裡，見林岳二人一時並無性命之憂，心想不忙出手相救，且看敵人是什麼來頭。只見這二人在佛堂中東張西望，一人提起地下蒲團，撕成兩半，另一人拍的一掌，將木魚劈成了七八片。林平之和岳靈珊既不能言，亦不能動，見到這二人掌力如刀，撕蒲團，碎木魚，顯然便是來找尋那辟邪劍譜，均想：「怎沒想到劍譜或許藏在蒲團和木魚之中。」但見蒲團和木魚中並沒藏有物事，心下均是一喜。那二人都是五十來歲年紀，一個禿頭，另一個卻滿頭白髮。二人行動迅疾，頃刻之間，便將佛堂中供桌等物一一劈碎；直至無物可碎，兩人目光都向那幅達摩老祖畫像瞧去。禿頭老者左手伸出，便去抓那畫像。白髮老者伸手一格，喝道：「且慢，你瞧他的手指！」令狐沖、林平之、岳靈珊三人的目光都向畫像瞧去，但見圖中達摩左手放在背後，似是捏著一個劍訣，右手食指指向屋頂。禿頭老者問道：「他手指有什麼古怪？」白髮老者道：「不知道！且試試看。」身子縱起，雙掌對準了圖中達摩食指所指之處，擊向屋頂。蓬的一聲，泥沙灰塵簌簌而落。禿頭老者道：「哪有什麼……」只說了四個字，一團紅色的物事從屋頂洞中飄了下來，卻是一件和尚所穿的袈裟。

　　白髮老者伸手接住，在燭光下一照，喜道：「在……在這裡了。」他大喜若狂，聲音也發顫了。禿頭老者道：「怎麼？」白髮老者道：「你自己瞧。」

　　令狐沖凝目瞧去，只見袈裟之上隱隱似寫滿了無數小字。禿頭老者道：「這難道便是辟邪劍譜？」白髮老者道：「十之八九，該是劍譜。哈哈，咱兄弟二人今日立此大功。兄弟，收了起來罷。」禿頭老者喜得嘴也合不攏來，將袈裟小心折好，放入懷中，左手向林岳二人指了指，道：「斃了嗎？」令狐沖手持劍柄，只待白髮老者一露殺害林岳二人之意，立時搶入，先將這兩名老者殺了。哪知那白髮老者說道：「劍譜既已得手，不必跟華山派結下深仇，讓他們去罷。」兩人並肩走出佛堂，越牆而出。令狐沖也即躍出牆外，跟隨其後。兩名老者腳步十分迅疾。令狐沖生怕在黑暗之中走失了二人，加快腳步，和二人相距不過二丈。兩名老者奔行甚急，令狐沖便也加快腳步。突然之間，兩名老者倏地站住，轉過身來，眼前寒光一閃，令狐沖只覺右肩、右臂一陣劇痛，竟已被對方雙刀同時砍中。兩人這一下突然站定，突然轉身，突然出刀，來得當真便如雷轟電閃一般。令狐沖只是內力渾厚，劍法高明，這等臨敵應變的奇技怪招，卻和第一流高手還差著這麼一大截，對方驀地裡出招，別說拔劍招架，連手指也不及碰到劍柄，便已受重傷。兩名老者的刀法快極，一招既已得手，第二刀跟著砍到。令狐沖大駭之下，急忙向後躍出，幸好他內力奇厚，這倒退一躍，已在兩丈之外，跟著又是一縱，又躍出了兩丈。兩名老者見他重傷之下，倒躍仍如此快捷，也吃了一驚，當即撲將上來。令狐沖轉身便奔，肩頭臂上初中刀時還不怎麼疼痛，此時卻痛得幾欲暈倒，心想：「這二人盜去的袈裟，上面所寫的多半便是辟邪劍譜。我身蒙不白之冤，說什麼也要奪了回來，去還給林師弟。」當下強忍疼痛，伸手去拔長劍。一拔之下，長劍只出鞘一半，竟爾拔不出來，右臂中刀之後，力氣半點也無法使出。耳聽得腦後風響，敵人鋼刀砍到，當即提氣向前急躍，左手用力一扯，拉斷了腰帶，這才將長劍握在手中，使勁一抖，將劍鞘摔在地下。堪堪轉身，但覺寒氣撲面，雙刀同時砍到。

　　他又倒躍一步。其時天色將明，但天明之前一刻最是黑暗，除了刀光閃閃之外，睜眼不見一物。他所學的獨孤九劍，要旨是看到敵人招數的破綻所在，乘虛而入，此時敵人的身法招式全然無法看到，劍法便使不出來。只覺左臂又是一痛，被敵人刀鋒劃了一道口子，只得斜向長街急衝出去，左手握劍，將拳頭按住右肩傷口，以免流血過多，不支倒地。兩名老者追了一陣，眼見他腳步極快，追趕不上，好在劍法秘譜已然奪到，不願多生枝節，當即停步不追。轉身回去。令狐沖叫道：「喂，大膽賊子，偷了東西想逃嗎？」反而轉身追來。兩名老者大怒，又即轉身，揮刀向他砍去。令狐沖不和他們正面交鋒，返身又逃，心下暗暗禱祝：「有人提一盞燈籠過來，那就好了。」奔得幾步，靈機一動，躍上屋頂，四下一望，見左前方一間屋中有燈光透出，當即向燈光處奔去。兩名老者卻又停步不追。

　　令狐沖俯身拿起兩張瓦片，向二人投了過去，喝道：「你們盜了林家的辟邪劍譜，一個禿頭，一個白髮，便逃到天涯海角，武林好漢也要拿到你們，碎屍萬段。」拍剌剌一聲響，兩張瓦片在大街青石板上跌得粉碎。

　　兩名老者聽他叫出《辟邪劍譜》的名稱，當即上屋向他追去。令狐沖只覺腳下發軟，力氣越來越弱，猛提一口氣，向燈光處狂奔一陣，突然間一個踉蹌，從屋面上摔了下來，急忙一個「鯉魚打挺」，翻身站起，靠牆而立。

　　兩名老者輕輕躍下，分從左右掩上。禿頭老者獰笑道：「老子放你一條生路，你偏生不走。」令狐沖見他禿頭上油光晶亮，心頭一凜：「原來天亮了。」笑道：「兩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為什麼定要殺我而甘心？」

　　白髮老者單刀一舉，向令狐沖頭頂疾劈而下。令狐衝劍交右手，輕輕一刺，劍尖便刺入了他咽喉。禿頭老者大吃一驚，舞刀直撲而前。令狐沖一劍削出，正中其腕，連刀帶手，一齊切了下來，劍尖隨即指住他喉頭，喝道：「你二人到底是什麼門道，說了出來，饒你一命。」禿頭老者嘿嘿一笑，跟著淒然道：「我兄弟橫行江湖，罕逢敵手，今日死在尊駕劍下，佩服佩服，只是不知尊駕高姓大名，我死了……死了也是個糊塗鬼。」

　　令狐沖見他雖斷了一手，仍是氣概昂然，敬重他是條漢子，說道：「在下被迫自保，其實和兩位素不相識，失手傷人，可對不住了。那件袈裟，閣下交了給我，咱們就此別過。」禿頭老者森然道：「禿鷹豈是投降之人？」左手一翻，一柄匕首插入自己心窩。令狐沖心道：「這人寧死不屈，倒是個人物。」俯身去他懷中掏那件袈裟。只覺一陣頭暈，知道是失血過多，於是撕下衣襟，胡亂紮住肩頭和臂上的傷口，這才在禿頭老者懷中將袈裟取了出來。這時又覺一陣頭暈，當即吸了幾口氣，辨明方向，逕向林平之那向陽巷老宅走去。走出數十丈，已感難以支持，心想：「我若倒了下來，不但性命不保，死後人家還道我是偷了辟邪劍譜，贓物在身，死後還是落了污名。」當下強自支撐，終於走進了向陽巷。但林家大門緊閉，林平之和岳靈珊又被人點倒，無人開門，要他此刻躍牆入內，卻無論如何無此力氣，只得打了幾下門，跟著出腳往大門上踢去。

　　這一腳大門沒踢開，一下震盪，暈了過去。待得醒轉，只覺身臥在床，一睜眼，便見到岳不群夫婦站在床前，令狐沖大喜，叫道：「師父，師娘……我……我……」心情激動，淚水不禁滾滾而下，掙扎著坐起身來。岳不群不答，只問：「卻是怎麼會事？」令狐沖道：「小師妹呢？她……她平安無事嗎？」岳夫人道：「沒事！你……你怎麼到了福州？」語音中充滿了關懷之意，眼眶卻不禁紅了。令狐沖道：「林師弟的辟邪劍譜，給兩個老頭兒奪了去，我殺了那二人，搶了回來。那兩人……那兩人多半是魔教中的好手。」一摸懷中，那件袈裟已然不見，忙問：「那……那件袈裟呢？」岳夫人問道：「那是什麼？」令狐沖道：「袈裟上寫得有字，多半便是林家的辟邪劍譜。」岳夫人道：「那麼這是平之的物事，該當由他收管。」令狐沖道：「正是。師娘，你和師父都好？眾位師弟師妹也都好？」

　　岳夫人眼眶紅了，舉起衣袖拭了拭眼淚，道：「大家都好。」令狐沖道：「我怎麼到了這裡？是師父、師娘救我回來的麼？」岳夫人道：「我今兒早晨到平之的向陽巷老宅去，在門外見你暈在地下。」令狐沖「嗯」了一聲，道：「幸虧師娘到來，否則如果給魔教的妖人先見到，孩兒就沒命了。」他知師娘定是早起不見了女兒，便趕到向陽巷去找尋，只是這件事不便跟自己說起。岳不群道：「你說殺了兩名魔教妖人，怎知他們是魔教的？」令狐沖道：「弟子南來，一路上遇到不少魔教中人，跟他們動了幾次手。這兩個老頭兒武功怪異，顯然不是我正派中人。」心下暗暗喜歡：「我奪回了林師弟的辟邪劍譜，師父、師娘、小師妹便不會再對我生疑；而我殺了這兩名魔教妖人，師父當也不再怪我和魔教勾結了。」

　　哪知岳不群臉色鐵青，哼了一聲，厲聲道：「你到這時還在胡說八道！難道我便如此容易受騙麼？」令狐沖大驚，忙道：「弟子決不敢欺瞞師父。」岳不群森然道：「誰是你師父了？岳某早跟你脫卻了師徒名份。」

　　令狐沖從床上滾下地來，雙膝跪地，磕頭道：「弟子做錯了不少事，願領師父重責，只是……只是逐出門牆的責罰，務請師父收回成命。」岳不群向旁避開，不受他的大禮，冷冷的道：「魔教任教主的小姐對你青眼有加，你早已跟他們勾結在一起，還要我這師父幹什麼？」令狐沖奇道：「魔教任教主的小姐？師父這話不知從何說起？雖然聽說那任……任我行有個女兒，可是弟子從來沒見過。」岳夫人道：「沖兒，到了此刻，你又何必再說謊？」歎了口氣，道：「那位任小姐召集江湖上旁門左道之士，在山東五霸岡上給你醫病，那天我們又不是沒去……」

　　令狐沖大為駭異，顫聲道：「五霸岡上那位姑娘，她……她……盈盈……她是任教主的女兒？」岳夫人道：「你起來說話。」令狐沖慢慢站起，心下一片茫然，喃喃的道：「她……她是任教主之女？這……這真是從何說起？」

　　岳夫人怫然不悅，道：「為什麼對著師父、師娘，你還要說謊？」岳不群怒道：「誰是他師父、師娘了？」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擊，拍的一聲響，桌角登時掉下了一塊。

　　令狐沖惶恐道：「弟子決不敢欺騙師父、師娘……」岳不群厲聲道：「岳某當初有眼無珠，收容了你這無恥小兒，實是愧對天下英豪。你是不是要我長此負這污名？你再叫一聲『師父、師娘』，我立時便將你斃了！」怒喝時臉上紫氣忽現，實是惱怒已極。

　　令狐沖應道：「是！」伸手扶著床緣，臉上全無血色，身子搖搖欲墜，說道：「他們給我治傷療病，那是有的。可是……可是誰也沒跟我說過，她……便是任教主的女兒。」岳夫人道：「你聰明伶俐，何等機警，怎會猜想不到？她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只這麼一句話，便調動了三山五嶽的左道之士，個個爭著來給你治病。除了魔教的任小姐，又誰能有這樣的天大面子？」令狐沖道：「弟……我……我當時只道她是一位年老婆婆。」岳夫人道：「她易容改裝了麼？」令狐沖道：「沒有，只不過……只不過我當時一直沒見到她臉。」

　　岳不群「哈」的一聲笑了出來，臉上卻無半分笑意。岳夫人歎了口氣，道：「沖兒，你年紀大了，性格兒也變了。我說的話，你再也不放在心上啦。」令狐沖道：「師……師……我對你老人家的說話，可……可……可真不……」他想要說「我對你老人家的說話，可真不敢違背」，但事實俱在，師父、師娘一再命他不可與魔教中人結交，他和盈盈、向問天、任我行這些人的干係，又豈僅是「結交」而已？岳夫人又道：「就算那個任教主的女兒對你好，你為了活命，讓她召人給你治病，或者說情有可原……」岳不群怒道：「什麼情有可原？為了活命，那就可以無所不為麼？」他平時對這位師妹兼夫人向來彬彬有禮，當真是相敬如賓，但今日卻一再疾言厲色，打斷她的話頭，可見實是怒不可遏。岳夫人明白丈夫的心情，也不和他計較，繼續說道：「但你為什麼又和魔教那個大魔頭向問天勾結在一起，殺害了不少我正派同道？你雙手染滿了正教人士的鮮血，你……你快快走罷！」令狐沖背上一陣冰冷，想起那日在涼亭之中，深谷之前，和向問天並肩迎敵，確有不少正教中人因自己而死，雖說當其時惡鬥之際，自己若不殺人，便是被殺，委實出於無奈，可是這大筆血債，總是算在自己身上了。

　　岳夫人道：「在五霸岡下，你又與魔教的任小姐聯手，殺害了好幾個少林派和崑崙派弟子。沖兒，我從前視你有如我的親兒，但事到如今，你……你師娘無能，可再沒法子庇護你了。」說到這裡，兩行淚水從面頰上直流下來。令狐沖黯然道：「孩兒的確是做錯了事，罪不可赦。但一身做事一身當，決不能讓華山派的名頭蒙污。請兩位老人家大開法堂，邀集各家各派的英雄與會，將孩兒當場處決，以正華山派的門規便是。」岳不群長歎一聲，說道：「令狐師傅，你今日倘若仍是我華山派門下弟子，此舉原也使得。你性命雖亡，我華山派清名得保，你我師徒之情尚在。可是我早已傳書天下，將你逐出門牆。你此後的所作所為，與我華山派何涉？我又有什麼身份來處置你？嘿嘿，正邪勢不兩立，下次你再為非作歹，撞在我的手裡，妖孽奸賊，人人得而誅之，那就容你不得了。」正說到這裡，房外一人叫道：「師父、師娘。」卻是勞德諾。岳不群問道：「怎麼？」勞德諾道：「外面有人拜訪師父、師娘，說道是嵩山派的鍾鎮，還有他的兩個師弟。」岳不群道：「九曲劍鍾鎮，他也來福建了嗎？好，我便出來。」逕自出房。岳夫人向令狐沖瞧了一眼，眼色中充滿了柔情，似是叫他稍待，回頭尚有說話，跟著走了出去。

　　令狐沖自幼對師娘便如與母親無異，見她對自己愛憐，心中懊悔已極，尋思：「種種情事，總是怪我行事任性，是非善惡，不辨別清楚。向大哥明明不是正人君子，我怎地不問情由，上前便幫他打架？我一死不足惜，可教師父、師娘沒臉見人。華山派門中出了這樣一個不肖弟子，連眾師弟、師妹們也都臉上少了光彩。」又想：「原來盈盈是任教主的女兒，怪不得老頭子、祖千秋他們對她如此尊崇。她隨口一句話，便將許多江湖豪士充軍到東海荒島，終身不得回歸中原。唉，我原該想到才是。武林之中，除了魔教的大頭腦，又有誰能有這等權勢？可是她和我在一起之時，扭扭捏捏，嬌羞靦腆，比之小師妹尚且勝了三分，又怎想得到她竟會是魔教中的大人物？然而那時任教主尚給東方不敗囚在西湖底下，他的女兒又怎會有偌大權勢？」正自思湧如潮，起伏不定，忽聽得腳步聲細碎，一人閃進房來，正是他日思夜想、念茲在茲的小師妹。令狐沖叫道：「小師妹！你……」下面的話便接不下去了。岳靈珊道：「大師哥，快……快離開這兒，嵩山派的人找你晦氣來啦。」語氣甚是焦急。令狐沖只一見到她，天大的事也都置之腦後，什麼嵩山派不嵩山派，壓根兒便沒放在心上，雙眼怔怔的瞧她，一時甜、酸、苦、辣，諸般滋味盡皆湧向心頭。

　　岳靈珊見他目不轉睛的望著自己，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有個什麼姓鍾的，帶著兩個師弟，說你殺了他們嵩山派的人，一直追尋到這兒來。」令狐沖一呆，茫然道：「我殺了嵩山派的人？沒有啊。」突然間砰的一聲，房門推開，岳不群怒容滿臉走了進來，厲聲道：「令狐沖，你幹的好事！你殺了嵩山派屬下的武林前輩，卻說是魔教妖人，欺瞞於我。」令狐沖奇道：「弟……我……我殺了嵩山派屬下的武林前輩？我……我沒有……」岳不群怒道：「『白頭仙翁』卜沉，『禿鷹』沙天江，這兩人可是你殺的？」令狐沖聽到這二人的外號，記起那禿頂老者自殺之時，曾說過「禿鷹豈是投降之人」這句話，那麼另一個白髮老者，便是什麼「白頭仙翁」卜沉了，便道：「一個白頭髮的老人，一個禿頭老者，那確是我殺的。我……我可不知他們是嵩山派門下。他們使的是單刀，全不是嵩山派武功。」岳不群神色愈是嚴峻，問道：「那麼這兩個人，確是你殺的？」令狐沖道：「正是。」岳靈珊道：「爹，那個白頭髮和那禿頂的老頭兒……」岳不群喝道：「出去！誰叫你進來的？我在這裡說話，要你插什麼嘴？」岳靈珊低下了頭，慢慢走到房門口。

　　令狐沖心下一陣淒涼，一陣喜歡：「師妹雖和林師弟要好，畢竟對我仍有情誼。她干冒父親申斥，前來向我示警，要我盡速避禍。」岳不群冷笑道：「五嶽劍派各派的武功，你都明白麼？這卜沙二人出於嵩山派的旁枝，你心有不規，不知用什麼卑鄙手段害死了他們，卻將血跡帶到了向陽巷平之的老宅。嵩山派一查，便跟著查到了這裡。眼下嵩山派的鐘師兄便在外面，向我要人，你有什麼話說？」

　　岳夫人走進房來，說道：「他們又沒親眼見到是沖兒殺的？單憑幾行血跡，也不能認定是咱們鏢局中人殺的。咱們給他們推個一乾二淨，那便是了。」

　　岳不群怒道：「師妹，到了這時候，你還要包庇這無惡不作的無賴子。我堂堂華山派掌門，豈能為了這小畜生而說謊？你……你……咱們這麼幹，非搞到身敗名裂不可。」令狐沖這幾年來，常想師父、師娘是師兄妹而結成眷屬，自己若能和小師妹也有這麼一天，那真是萬事俱足，更無他求，此刻見師父對師娘說話，竟如此的聲色俱厲，心中忽想：「倘若小師妹是我妻子，她要幹什麼，我便由得她幹什麼，是好事也罷，是壞事也罷，我決不會有半點拂逆她的意願。她便要我去幹十惡不赦的大壞事，我也不會皺一皺眉頭。」岳不群雙目盯在令狐沖臉上，忽然見他臉露溫柔微笑，目光含情，射向站在房門口的女兒，怒喝：「小畜生，在這當兒，你心中還在打壞主意麼？」

　　岳不群這一聲大喝，登時教令狐沖從胡思亂想中醒覺過來，一抬頭，只見師父臉上紫氣隱隱，手掌提起，便要往自己頭頂擊落，突然間感到一股說不出的歡喜，只覺在這世上委實苦澀無味之極，今日死在師父掌底，那是痛痛快快的解脫，尤其小師妹在旁，看著自己被他父親一掌劈死，更是自己全心所企求之事。他微微一笑，目光向岳靈珊瞧去，只待師父揮掌打落。但覺腦頂風生，岳不群右掌劈將下來，卻聽得岳夫人叫道：「使不得！」手指便往丈夫後腦「玉枕穴」上點去。他二人自幼同門學藝，相互拆招，已然熟極而流，岳夫人這一指所點之處，乃是致命要穴，岳不群自然而然回掌拆格。岳夫人已閃身擋在令狐沖身前。

　　岳不群臉色鐵青，怒道：「你……你幹什麼？」岳夫人急叫：「沖兒，快走！快走！」令狐沖搖頭道：「我不走，師父要殺我，便殺好了。我是罪有應得。」岳夫人頓足道：「有我在這裡，他殺不了你的，快走，走得遠遠的，永遠別再回來。」岳不群道：「哼，他一走了之，外面廳上嵩山派那三人，咱們又如何對付？」令狐沖心道：「原來師父擔心應付不了鍾鎮他們，我可須先得去替他打發了。」朗聲說道：「好，我去見見他們。」說著大踏步往外走去，岳夫人叫道：「去不得，他們會殺了你的。」令狐沖走得極快，立時已衝入了大廳。

　　果見蒿山派的九曲劍鍾鎮、神鞭鄧八公、錦毛獅高克新三人大剌剌的坐在西首賓位。令狐衝往對面的太師椅中一坐，冷冷的道：「你們三個，到這裡幹什麼來了？」此刻令狐沖身上穿著店小二衣衫，除去虯髯，與廿八鋪客店中夜間相逢時的參將模樣已全不相同。鍾鎮等三人突然見到這樣一個滿身血跡的市井少年如此無禮，都是勃然大怒。高克新喝道：「你是什麼東西？」令狐沖笑道：「你們三個，是什麼南北？」高克新一怔，心想：「怎叫做『是什麼南北』？」但想那定然不是什麼好話，怒道：「快去請岳先生出來！憑你也配跟我們說話？」這時岳不群、岳夫人、岳靈珊以及華山派眾弟子都已到了屏門之後，聽著令狐沖跟這三人對答。岳靈珊聽他問「你們三個是什麼南北？」忍不住好笑，但知眼前這三人都是嵩山派好手，大師哥殺了他們的人，又對他們如此無禮，待會定要動手，未免凶多吉少，而父親、母親勢難插手相助，可不知如何是好，心中一發愁，便笑不出來。

　　令狐沖道：「岳先生是誰？啊，你說的是華山派掌門。我正來尋他的晦氣。嵩山派有兩個不肖之徒，一個叫什麼白頭妖翁卜沉，一個叫禿梟沙天江，已經給我殺了。聽說嵩山派還有三個傢伙，躲在福威鏢局之中。我要岳先生交出人來，岳先生卻是不肯。氣死我也，氣死我也！」跟著縱聲大叫：「岳先生，嵩山派有三個無聊傢伙，一個叫爛鐵劍鍾鎮，一個叫小鬼鄧八婆，還有一個癩皮貓高克新。請你快快交出人來，我要跟他們算帳。你想包庇他們，那可不成！你們五嶽劍派，同氣連枝，我可不賣這個帳。」

　　岳不群等聽了，無不駭然，均知他如此叫嚷，是要表明華山派與殺人之事無關。可是嵩山派這三人成名已久，那九曲劍鍾鎮更是了得。聽他所嚷的言語，顯已知道鍾鎮等三人的來歷。那日夜戰，他打敗劍宗封不平，刺瞎十五名江湖好手雙眼，劍法確是非同小可，但他此刻受傷極重，只怕再站立一會便會倒下，何以這等膽大妄為，貿然上前挑戰？高克新大怒躍起，長劍出鞘，便要向令狐衝刺出。鍾鎮舉手攔住，向令狐沖問道：「尊駕是誰？」

　　令狐沖道：「哈哈，我認得你，你卻不認得我。你們嵩山派想將五嶽劍派合而為一，由你嵩山吞併其餘四派。你們三個南北來到福建，一來是要搶奪林家的辟邪劍譜，二來是要戕害華山、恆山各派的重要人物。種種陰謀，可全給我知悉了。嘿嘿，好笑啊好笑！」

　　岳不群和岳夫人對瞧了一眼，均想：「他這話倒未必全是無稽之談。」

　　鍾鎮臉有驚疑之色，問道：「尊駕是哪一派的人物？」令狐沖道：「我大廟不收，小廟不受，是個無主孤魂，荒山野鬼，決不會來搶你們嵩山派的生意，你這可放心了罷？哈哈，哈哈。」笑聲中充滿了淒涼之意。

　　鍾鎮道：「尊駕既非華山派人物，咱們可不能騷擾了岳先生，這就借步到外面說話。」這幾句話語調平淡，但目露凶光，充滿了殺機，顯是令狐沖揭了他的底，已決心誅卻。他對岳不群畢竟有所忌憚，不敢在福威鏢局中拔劍殺人，要將令狐沖引到鏢局之外再行動手。

　　這句話正合令狐沖心意，大聲叫道：「岳先生，你今後可得多加提防。魔教教主任我行復出，此人身有吸星大法，專吸旁人內功，他說要跟華山派為難。還有，嵩山派想併吞你華山派。你是彬彬君子，人家的狼心狗肺，卻不可不防。」他此番來到福州，為的便是要向師父說這幾句話，說罷便即大踏步出門。鍾鎮等跟了出來。

　　令狐沖邁步走出福威鏢局，只見一群尼姑、婦女站在大門外，正是恆山派那批女弟子。儀和與鄭萼二人手持拜盒，走在最前，當是到鏢局來拜會岳不群和岳夫人。令狐沖一怔，急忙轉頭，不讓她們見到，但已跟儀和她們打了個照面，好在儀琳遠遠在後，沒見到他面目。

　　鍾鎮等三人出來時，儀和與鄭萼卻認得他們，不禁一怔，同時停住了腳步。令狐沖心想：「恆山派弟子既知我師父在此，自當前來拜會，有我師父、師娘照料，她們也不會吃虧了。」他不願給儀琳見到，斜刺裡便欲溜走。

　　鍾鎮、鄧八公、高克新同時兵刃出手，攔在他面前，喝道：「你還想逃嗎？」令狐沖笑道：「我沒兵器，怎生打法？」

　　這時岳不群、岳夫人和華山派眾弟子都來到門前，要看令狐沖如何對付鍾鎮等三人。岳靈珊拔劍出鞘，叫道：「大……」想將長劍擲過去給他。岳不群左手兩指伸出，搭在她劍刃之上，搖了搖頭。岳靈珊急道：「爹！」岳不群又搖了搖頭。這一切全瞧在令狐沖眼裡，心中大慰：「小師妹對我，畢竟還有昔日之情。」突然之間，好幾人齊聲驚呼。

　　令狐沖情知必是有人偷襲，不及回頭，立即向前急縱而出。他內力奇厚，這一躍既高且速，但饒是如此，只覺腦後生風，一劍在背後直劈而下，剛才這一躍只須慢得剎那，又或是力道不足，躍得近了半尺，身子只給人劈成兩半，當真兇險已極。他站定後立即回頭，但聽得一聲呼叱，白光閃動。恆山派女弟子同時出手。七人一隊，分成三隊，七柄長劍指住一人，將鍾鎮等三人分別圍住。這一下拔劍、移步、圍敵、出招，動作也是迅捷無比，加之身法輕盈，姿式美觀，顯是習練有素的陣法。每柄長劍劍尖指住對方一處要害，頭、喉、胸、腹、腰、背、脅，每人身上七處要害，均被一柄長劍指住。陣法既成，七名女弟子便不再動。

　　適才出手向令狐沖偷襲的，便是鍾鎮。聽得令狐沖的言語對嵩山派甚是不利，當即乘其不備，忽施殺手，意欲盡速滅口，以免他多嘴多舌，更增岳不群的疑心。他出手固是極毒，卻還是讓對方避了開去，而恆山派眾女弟子劍陣一成，他武功雖強，可也半點動彈不得，四肢百骸，只須哪裡動上一動，料想便有一柄劍刺將過來。

　　岳不群、岳夫人等不知恆山派與鍾鎮等在廿八鋪中曾有一番過節，突見雙方動手，都大為驚奇，眼見恆山派眾女弟子所結劍陣甚是奇妙，二十一人分成三堆，除了衣袖衫角在風中飄動之外，二十一柄長劍寒光閃閃，竟是紋絲不動，其中卻蘊藏著無限殺機。令狐沖但見恆山劍陣凝式不動，七柄劍既攻敵，復自守，七劍連環，絕無破綻可尋，宛然有獨孤九劍「以無招破有招」之妙詣，氣喘吁吁的喝采：「妙極！這劍陣精彩之至！」鍾鎮眼見受制，當即哈哈一笑，說道：「大家是自己人，開什麼玩笑？我認輸了，好不好？」噹的一聲，擲劍下地。圍住他的七人以儀和為首，見對方擲劍認輸，當好長劍一抖，收了轉去，其餘六人跟著收劍。不料鍾鎮左足足尖在地下長劍劍身上一點，那劍猛地跳起。鍾鎮手指間一碰劍柄，劍鋒如電，驀地刺出。儀和「啊」的一聲驚呼，右臂中劍，手中長劍嗆啷落地。鍾鎮長笑聲中，寒光連閃，恆山派眾弟子紛紛受傷。這麼一亂，其餘兩個劍陣中的十四名女弟子心神稍分，鄧八公和高克新同時乘隙發動，登時兵刃相交，錚錚之聲大作。令狐沖搶起儀和掉在地下的長劍，揮劍擊出。但聽得嗆啷，啊，嘿，幾下聲響，高克新手腕被擊，長劍落地。鄧八公的軟鞭倒了轉來，圈在自己頭頸之中。鍾鎮手腕被劍背擊中，退了幾步，長劍總算還握在手中，但整條手臂已然酸軟無力。兩個少女同時尖聲叫了起來，一個叫：「吳將軍！」一個叫：「令狐大哥！」叫「吳將軍」的是鄭萼。適才令狐衝擊退三人所使手法，與在廿八鋪客店中對付這三人時所用劍招一模一樣，連高克新茫然失措、鄧八公險些窒息、鍾鎮又驚又怒的神情也殊無二致。鄭萼心思機敏，當日曾見令狐沖如此出招，他容貌衣飾雖已大變，還是立即認了出來。另一個叫「令狐大哥」的卻是儀琳。她本來和儀真、儀質等六位師姊結成劍陣，圍住了鄧八公。每人全神貫注，雙目盯住敵人，絕不斜視，目中所見，只是他身上一處要害，視頭則只見其頭，視胸則只見其胸，連敵人別處肢體都無法瞧見，自然更加無法見到旁人，直至劍陣散開，她才見到令狐沖。闋別經年，陡然相遇，儀琳全身大震，險些暈去。令狐沖真相既顯，眼見已無法隱瞞，笑道：「你奶奶的，你這三個傢伙太也不識好歹，恆山派眾位師太饒了你們一命，你們居然恩將仇報。本將軍可實在太瞧著不順眼了。我……我……」說到這裡，突然腦中暈眩，眼前發黑，咕咚倒地。儀琳搶上扶起，急叫：「令狐大哥，令狐大哥！」只見他肩頭、臂上血如泉湧，急忙捲起他衣袖，取出本門治傷靈藥白雲熊膽丸塞入他口中。鄭萼、儀真等取過天香斷續膠，替他搽上傷口。恆山派眾女弟子個個感念他救援之德，當日若不是他出手相救，人人都已死於非命，不但慘死，說不定還會受賊子污辱，是以遞藥的遞藥，抹血的抹血，包紮的包紮，便在這長街之上盡心救治。天下女子遇到這等緊急事態，自不免嘰嘰喳喳，七嘴八舌，圍住了議論不休。恆山派眾女弟子雖是武學之士，卻也難免，或發歎息，或示關心，或問何人傷我將軍，或曰兇手狠毒無情，言語紛紜，且雜「阿彌陀佛」之聲。華山派眾人見到這等情景，盡皆詫異。

　　岳不群心想：「恆山派向來戒律精嚴，這些女弟子卻不知如何，竟給令狐沖這無行浪子迷得七顛八倒，竟在眾目睽睽之下，不避男女之嫌，叫大哥的叫大哥，呼將軍的呼將軍。這小賊幾時又做過將軍了？當真昏天黑地，一塌糊塗。怎地恆山派的前輩也不管管？」鍾鎮向兩名師弟打個手勢，三人各挺兵刃，向令狐沖衝去。三人均知此人不除，後患無窮，何況兩番失手在他劍底，乘他突然昏迷，正是誅卻此人的良機。

　　儀和一聲呼嘯，立時便有十四名女弟子排成一列，長劍飛舞，將鍾鎮三人擋住。這些女弟子個別武功並不甚高，但一結成陣，攻者攻，守者守，十四人便擋得住四五名一流高手。岳不群初時原有替雙方調解之意，只是種種事端，皆大出意料之外，既不知雙方何以結怨，又對嵩山、恆山雙方均生反感，心想暫且袖手旁觀，靜待其變。但見恆山派十四女弟子守得極是嚴密，鍾鎮等連連變招，始終無法攻近。高克新一個大意，攻得太前，反給儀清在大腿上刺了一劍，傷勢雖然不重，卻也已鮮血淋漓，甚是狼狽。

　　令狐沖迷迷糊糊之中，聽得兵刃相交聲叮噹不絕，眼睜一線，見到儀琳臉上神色焦慮，口中喃喃念佛：「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遍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他心下感激，站了起來，低聲道：「小師妹，多謝你，將劍給我。」儀琳道：「你……你別……別……」令狐沖微微一笑，從她手中接過劍來，左手扶著她肩頭，搖搖晃晃的走出去。儀琳本來擔心他傷勢，但一覺自己肩頭正承擔著他身子重量，登時勇氣大增，全身力氣都運上右肩。令狐沖從幾名女弟子身旁走過去，第一劍揮出，高克新長劍落地，第二劍揮出，鄧八公軟鞭繞頸，第三劍噹的一聲，擊在鍾鎮的劍刃之上。鍾鎮知他劍法奇幻，自己決非其敵，但見他站立不定，正好憑內力將他兵刃震飛，雙劍相交，當即在劍上運足了內勁，猛覺自身內力急瀉外洩，竟然收束不住。原來令狐沖的吸星大法在不知不覺間功力日深，不須肌膚相觸，只要對方運勁攻來，內力便會通過兵刃而傳入他體內。鍾鎮大驚之下，急收長劍，跟著立即刺出。令狐沖見到他脅下空門大開，本來只須順勢一劍，即可制其死命，但手臂酸軟，力不從心，只得橫劍擋格。雙劍相交，鍾鎮又是內力急瀉，心跳不已，驚怒交集之下，鼓起平生之力，長劍疾刺，劍到中途，陡然轉向，劍尖竟刺向令狐沖身旁儀琳的胸口。這一招虛虛實實，後著甚多，極是陰狠，令狐沖如橫劍去救，他便回劍刺其小腹，如若不救，則這一劍真的刺中了儀琳，也要教令狐沖心神大亂，便可乘機猛下殺手。眾人驚呼聲中，眼見劍尖已及儀琳胸口衣衫，令狐沖的長劍驀地翻過，壓上他劍刃。

　　鍾鎮的長劍突然在半空中膠住不動，用力前送，劍尖竟無法向前推出分毫，劍刃卻向上緩緩弓起，同時內力急傾而出。總算他見機極快，急忙撤劍，向後躍出，可是前力已失，後力未繼，身在半空，突然軟癱，重重的直撻下來。這一下撻得如此狼狽，渾似個不會絲毫武功的常人。他雙手支地，慢慢爬起，但身子只起得一半，又側身摔倒。

　　鄧八公和高克新忙搶過將他扶起，齊問：「師哥，怎麼了？」鍾鎮雙目盯住在令狐沖臉上，隨即想起，數十年前便已威震武林的魔教教主任我行，決不能是這樣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說道：「你是任我行的弟……弟子，會使吸星……吸星妖法！」高克新驚道：「師哥，你的內力給他吸去了？」鍾鎮道：「正是！」但身子一挺，又覺內力漸增。原來令狐沖所習吸星大法修為未深，又不是有意要吸他內力，只是鍾鎮突覺內勁傾瀉而出，惶怖之下，以致摔得狼狽不堪。

　　鄧八公低聲道：「咱們去罷，日後再找回這場子。」鍾鎮將手一揮，對著令狐沖大聲道：「魔教妖人，你使這等陰毒絕倫的妖法，那是與天下英雄為敵。姓鍾的今日不是你對手，可是我正教的千千萬萬好漢，決不會屈服於你妖法的淫威之下。」說著轉過身來，向岳不群拱了拱手，說道：「岳先生，這個魔教妖人，跟閣下沒什麼淵源罷？」

　　岳不群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鍾鎮在他面前也不敢如何放肆，說道：「真相若何，終當大白，後會有期。」帶著鄧高二人，逕自走了。岳不群從大門的階石走了下來，森然道：「令狐沖，你好，原來你學了任我行的吸星妖法。」令狐沖確是學了任我行這一項功夫，雖是無意中學得，但事實如此，卻也無從置辯。岳不群厲聲道：「我問你，是也不是？」令狐沖道：「是！」岳不群厲聲道：「你習此妖法，更是正教中人的公敵。今日你身上有傷，我不來乘人之危。第二次見面，不是我殺了你，便是你殺了我。」側身向眾弟子道：「這人是你們的死敵，哪一個對他再有昔日的同門之情，那便自絕於正教門下。大家聽到了沒有？」眾弟子齊聲應道：「是！」岳不群見女兒嘴唇動了一下，想說什麼話，說道：「珊兒，你雖是我的女兒，卻也並不例外，你聽到了沒有？」岳靈珊低聲道：「聽到了。」令狐沖本已衰弱不堪，聽了這幾句話，更覺雙膝無力，噹的一聲，長劍落地，身子慢慢垂了下去。

　　儀和站在他身旁，伸臂托在他右脅之下，說道：「岳師伯，這中間必有誤會，你沒查問明白，便如此絕情，那可忒也魯莽了。」岳不群道：「有什麼誤會？」儀和道：「我恆山派眾人為魔教妖人所辱，全仗這位令狐吳將軍援手。他倘若是魔教教下，怎麼會來幫我們去和魔教為敵？」她聽儀琳叫他「令狐大哥」，岳不群又叫「令狐沖」，自己卻只知他是「吳將軍」，只好兩個名字一起叫了。岳不群道：「魔教妖人詭計多端，你們可別上了他的當。貴派眾位南來，是哪一位師太為首？」他想這些年輕的尼姑、姑娘們定是為令狐沖的花言巧語所感，只有見識廣博的前輩師太，方能識破他的奸計。

　　儀和淒然道：「師伯定靜師太，不幸為魔教妖人所害。」岳不群和岳夫人都「啊」的一聲，甚感驚惋。便在此時，長街彼端一個中年尼姑快步奔來，說道：「白雲庵信鴿有書傳到。」走到儀和面前，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竹筒，雙手遞將過去。儀和接過，拔開竹筒一端的木塞，倒出一個布卷，展開一看，驚叫：「啊喲，不好！」恆山派眾弟子聽得白雲庵有書信到來，早就紛紛圍攏，見儀和神色驚惶，忙問：「怎麼？」「師父信上說什麼？」「什麼事不好？」儀和道：「師妹你瞧。」將布卷遞給儀清。儀清接了過來，朗聲讀道：「余與定逸師妹，被困龍泉鑄劍谷。」又道：「這是掌門師尊的……的血書。她老人家怎地到了龍泉？」儀真道：「咱們快去！」儀清道：「卻不知敵人是誰？」儀和道：「管他是什麼凶神惡煞，咱們急速趕去。便是要死，也和師父死在一起。」儀清心想：「師父和師叔的武功何等了得，尚且被困，咱們這些人趕去，多半也無濟於事。」拿著血書，走到岳不群身前，躬身說道：「岳師伯，我們掌門師尊來信，說道：『被困於龍泉鑄劍谷。』請師伯念在五嶽劍派同氣連枝之誼，設法相救。」岳不群接過書信，看了一眼，沉吟道：「尊師和定逸師太怎地會去浙南？她二位武功卓絕，怎麼會被敵人所困，這可奇了？這通書信，可是尊師的親筆麼？」儀清道：「確是我師父親筆。只怕她老人家已受了傷，倉卒之際，蘸血書寫。」岳不群道：「不知敵人是誰？」儀清道：「多半是魔教中人，否則敝派也沒什麼仇敵。」岳不群斜眼向令狐沖瞧去，緩緩的道：「說不定是魔教妖人假造書信，誘你們去自投羅網。妖人鬼計層出不窮，不可不防。」儀和朗聲叫道：「師尊有難，事情急如星火，咱們快去救援要緊。儀清師妹，咱們速速趕去，岳師伯沒空，多求也是無用。」儀真也道：「不錯，倘若遲到了一刻，那可是千古之恨。」恆山派見岳不群推三阻四，不顧義氣，都是心頭有氣。儀琳道：「令狐大哥，你且在福州養傷，我們去救了師父、師伯回來，再來探你。」令狐沖大聲道：「大膽毛賊又在害人，本將軍豈能袖手旁觀？大夥兒一同前去救人便了。」儀琳道：「你身受重傷，怎能趕路？」令狐沖道：「本將軍為國捐軀，馬革裹屍，何足道哉？去，去，快去。」

　　恆山眾弟子本來全無救師尊脫險的把握，有令狐沖同去，膽子便大了不少，登時都臉現喜色。儀真道：「那可多謝你了。我們去找坐騎給你乘坐。」

　　令狐沖道：「大家都騎馬！出陣打仗，不騎馬成什麼樣子？走啊，走啊。」他眼見師父如此絕情，心下氣苦，狂氣便又發作。儀清向岳不群、岳夫人躬身說道：「晚輩等告辭。」儀和氣忿忿的道：「這種人跟他客氣什麼？陡然多費時刻，哼，全無義氣，浪得虛名！」儀清喝道：「師姊，別多說啦！」岳不群笑了笑，只當沒聽見。

　　勞德諾閃身而出，喝道：「你嘴裡不乾不淨的說些什麼？我五嶽劍派本來同氣連枝，一派有事，四派共救。可是你們和令狐沖這魔教妖人勾結在一起，行事鬼鬼祟祟，我師父自要考慮周詳。你們先得把令狐沖這妖人殺了，表明潔白。否則我華山派可不能跟你恆山派同流合污。」

　　儀和大怒，踏上一步，手按劍柄，朗聲問道：「你說什麼『同流合污』？」勞德諾道：「你們跟魔教勾勾搭搭，那便是同流合污了。」儀和怒道：「這位令狐大俠見義勇為，急人之難，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丈夫，哪像你們這種人，自居豪傑，其實卻是見死不救、臨難苟免的偽君子！」

　　岳不群外號「君子劍」，華山門下最忌的便是「偽君子」這三字。勞德諾聽她言語中顯在譏諷師父，刷的一聲，長劍出鞘，直指儀和的咽喉。這一招正是華山劍法中的妙著「有鳳來儀」。儀和沒料到他竟會突然出手，不及拔劍招架，劍尖已及其喉，一聲驚呼。跟著寒光閃動，七柄長劍已齊向勞德諾刺到。勞德諾忙回劍招架，可是只架開刺向胸膛的一劍，嗤嗤聲響，恆山派的六柄長劍，已在他衣衫上劃了六道口子，每一道口子都有一尺來長。總算恆山派弟子並沒想取他性命，每一劍都是及身而止，只鄭萼功夫較淺，出劍輕重拿捏不準，劃破他右臂袖子之後，劍尖又刺傷了他右臂肌膚。勞德諾大驚，急向後躍，拍的一聲，懷中掉下一本冊子。

　　日光照耀下，人人瞧得清楚，只見冊子上寫著「紫霞秘笈」四字。勞德諾臉色大變，急欲上前搶還。令狐沖叫道：「阻住他！」儀和這時已拔劍在手，刷刷連刺三劍。勞德諾舉劍架開，卻進不得一步。岳靈珊道：「爹，這本秘笈，怎地在二師哥身上？」令狐沖大聲道：「勞德諾，六師弟是你害死的，是不是？」那日華山上絕頂六弟子陸大有被害，《紫霞秘笈》失蹤，始終是一絕大疑團，不料此刻恆山女弟子割斷了勞德諾衣衫的帶子，又劃破了他口袋，這本華山派鎮山之寶的內功秘笈竟掉了出來。勞德諾道：「胡說八道！」突然間矮身疾衝，闖入了一條小胡同中，飛奔而去。令狐沖憤極，發足追去，只奔出幾步，便一晃倒地。儀琳和鄭萼忙奔過去扶起。岳靈珊將冊子拾了起來，交給父親，道：「爹，原來是給二師哥偷了去的。」岳不群臉色鐵青，接過來一看，果然便是本派歷祖相傳的內功秘笈，幸喜書頁完整，未遭損壞，恨恨的道：「都是你不好，拿了去做人情。」儀和口舌上不肯饒人，大聲道：「這才叫做同流合污呢！」於嫂走到令狐沖跟前，問道：「令狐大俠，覺得怎樣？」令狐沖咬牙道：「我師弟給這奸賊害死了，可惜追他不上。」見岳不群及眾弟子轉身入內，掩上了鏢局大門，心想：「師父的大弟子學了魔教陰毒武功，二弟子又是個戕害同門、偷盜秘本的惡賊，難怪他老人家氣惱！」說道：「尊師被困，事不宜遲，咱們火速去救人要緊。勞德諾這惡賊，遲早會撞在我手裡。」於嫂道：「你身上有傷，如此……如此……唉，我不會說……」她是傭婦出身，此時在恆山派中身份已然不低，武功也自不弱，但知識有限，不知如何向他表示感激才好。令狐沖道：「咱們快去騾馬市上，見馬便買。」掏出懷中金銀，交給於嫂。但市上買不夠馬匹，身量較輕的女弟子便二人共騎，出福州北門，向北飛馳。奔出十餘里，只見一片草地上有數十匹馬放牧，看守的是六七名兵卒，當是軍營中的官馬。令狐沖道：「去把馬搶過來！」於嫂忙道：「這是軍馬，只怕不妥。」令狐沖道：「救人要緊，皇帝的御馬也搶了，管他什麼妥不妥。」儀清道：「得罪了官府，只怕……」令狐沖大聲道：「救師父要緊，還是守王法要緊？去他奶奶的官府不官府！我吳將軍就是官府。將軍要馬，小兵敢不奉號令嗎？」儀和道：「正是。」令狐沖叫道：「把這些兵卒點倒了，拉了馬走。」儀清道：「拉十二匹就夠了。」令狐沖叫道：「盡數拉了來！」

　　他呼號喝令，自有一番威嚴。自從定靜師太逝世後，恆山派弟子淒淒惶惶，六神無主，聽令狐沖這麼一喝，眾人便拍馬衝前，隨手點倒幾名牧馬的兵卒，將幾十匹馬都拉了過來。那些兵卒從未見過如此無法無天的尼姑，只叫得一兩句「幹什麼？」「開什麼玩笑？」已摔在地下，動彈不得。眾弟子搶到馬匹，嘻嘻哈哈，嘰嘰喳喳，大是興奮。大家貪新鮮，都躍到官馬之上，疾馳一陣。中午時分，來到一處市鎮上打尖。鎮民見一群女尼姑帶了大批馬匹，其中卻混著一個男人，無不大為詫異。吃過素餐粉條，儀清取錢會帳，低聲道：「令狐師兄，咱們帶的錢不夠了。」適才在騾馬市上買馬，眾人救師心切，哪有心情討價還價，已將銀兩使了個乾淨，只剩下些銅錢。令狐沖道：「鄭師妹，你和於嫂牽一匹馬去賣了，官馬卻不能賣。」鄭萼答應了，牽了馬和於嫂到市上去賣。眾弟子掩嘴偷笑，均想：「於嫂倒也罷了，鄭萼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小姑娘，居然在市上賣馬，倒也希罕得很。」但鄭萼聰明伶俐，能說會道，來到福建沒多日，天下最難講的福建話居然已給她學會了幾百句，不久便賣了馬，拿了錢來付帳。

　　傍晚時分，在山坡上遙遙望見一座大鎮，屋宇鱗比，至少有七八百戶人家。眾人到鎮上吃了飯，將賣馬錢會了鈔，已沒剩下多少。鄭萼興高采烈，笑道：「明兒咱們再賣一匹。」令狐沖低聲道：「你到街上打聽打聽，這鎮上最有錢的財主是誰，最壞的壞人是誰。」鄭萼點點頭，拉了秦絹同去，過了小半個時辰，回來說道：「本鎮只有一個大財主，姓白，外號叫做白剝皮，又開當鋪，又開米行。這人外號叫做白剝皮，想來為人也好不了。」令狐沖笑道：「今兒晚上，咱們去跟他化緣。」鄭萼道：「這種人最是小氣，只怕化不到什麼錢米。」令狐沖微笑不語，隔了一會，說道：「大夥兒上路罷。」

　　眾人眼見天色已黑，但想師父有難，原該不辭辛勞，連夜趕路的為是，當即出鎮向北。行不數里，令狐沖道：「行了，咱們便在這裡歇歇。」眾人依言在一條小溪邊坐地休息。令狐沖閉目養神，過了大半個時辰，睜開眼來，向於嫂和儀和道：「你們兩位各帶六位師妹，到白剝皮家去化緣，鄭師妹帶路。」於嫂和儀和等心中奇怪，但還是答應了。令狐沖道：「至少得化五百兩銀子，最好是二千兩。」儀和大聲道：「啊喲，哪能化到這麼多？」令狐沖道：「小小二千兩銀子，本將軍還不瞧在眼裡呢。二千兩，咱們自己使一千，餘下一千分給了鎮上窮人。」眾人這才恍然大悟，面面相覷。儀和道：「你是……是要咱們劫富濟貧？」令狐沖道：「劫是不劫的，咱們是化富濟貧。咱們幾十個人，身邊湊起來也沒幾兩銀子，那是窮得到了姥姥家啦。不請富家大舉佈施，來周濟咱們這些貧民，怎到得了龍泉鑄劍谷哪？」

　　眾人聽到「龍泉鑄劍谷」五字，更無他慮，都道：「這就化緣去！」令狐沖道：「這種化緣，恐怕你們從來沒化過，法子有點兒小小不同。你們臉上用帕子蒙了起來，跟白剝皮化緣之時，也不用開口，見到金子銀子，隨手化了過來便是。」鄭萼笑道：「要是他不肯呢？」令狐沖道：「那就太也不識抬舉了。恆山派門下英傑，都是武林中非同小可之士，旁人便用八人大轎來請，輕易也請不到你們上門化緣，是不是？白剝皮只不過是一個小小鎮上的土豪劣紳，在武林中有什麼名堂位份？居然有十五位恆山派高手登門造訪，大駕光臨，那不是給他臉上貼金麼？他倘若當真瞧你們不起，那也不妨跟他動手過招，比劃比劃。且看是白剝皮的武功厲害，還是咱們恆山派鄭師妹的拳腳了得。」他這麼一說，眾人都笑了起來。群弟子中幾個老成持重的如儀清等人，心下隱隱覺得不妥，暗想恆山派戒律精嚴，戒偷戒盜，這等化緣，未免犯戒。但儀和、鄭萼等已快步而去，那些心下不以為然的，也已來不及再說什麼。令狐沖一回頭，只見儀琳一雙妙目正注視著自己，微笑道：「小師妹，你說不對麼？」儀琳避開他的眼光，低聲道：「我不知道。你說該這麼做，我……我想總是不錯的。」令狐沖道：「那日我想吃西瓜，你不也曾去田里化了一個來嗎？」儀琳臉上一紅，想起了當日和他在曠野共處的那段時光，便在此時，天際一個流星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閃爍而過。令狐沖道：「你記不記得心中許願的事？」儀琳低聲道：「怎麼不記得？」她轉過頭來，說道：「令狐大哥，這樣許願真的很靈。」令狐沖道：「是嗎？你許了個什麼願？」

　　儀琳低頭不語，心中想：「我許過幾千幾百個願，盼望能再見你，終於又見到你了。」

　　突然遠遠傳來馬蹄聲響，一騎馬自南疾馳而來，正是來自於嫂、儀和她們一十五人的去路，但她們去時並未乘馬，難道出了什麼事？眾人都站了起來，向馬蹄聲來處眺望。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叫道：「令狐沖，令狐衝！」令狐沖心頭大震，那正是岳靈珊的聲音，叫道：「小師妹，我在這裡！」儀琳身子一顫，臉色蒼白，退開了一步。

　　黑暗中一騎白馬急速奔來，奔到離眾人數丈處，那馬一聲長嘶，人立起來，這才停住，顯是岳靈珊突然勒馬。令狐沖見她來得倉卒，暗覺不妙，叫道：「小師妹！師父、師母沒事嗎？」岳靈珊騎在馬上，月光斜照，雖只見到她半邊臉龐，卻也見到她鐵青著臉，只聽她大聲道：「誰是你的師父、師母？我爹爹媽媽，跟你又有什麼相干？」

　　令狐沖胸口猶如給人重重打了一拳，身子晃了晃，本來岳不群對他十分嚴厲，但岳夫人和岳靈珊始終顧念舊情，沒令他難堪，此刻聽她如此說，不禁淒然道：「是，我已給逐出華山派門牆，無福再叫師父、師娘了。」岳靈珊道：「你既知不能叫，又掛在嘴上幹什麼？」令狐沖垂頭不語，心如刀割。

　　岳靈珊哼了一聲，縱馬上前數步，說道：「拿來！」伸出了右手。令狐沖有氣沒力的道：「什麼？」岳靈珊道：「到這時候還在裝腔作勢，能瞞得了我麼？」突然提高嗓子，叫道：「拿來！」令狐沖搖頭道：「我不明白。你要什麼？」岳靈珊道：「要什麼？要林家的辟邪劍譜！」令狐沖大奇，道：「辟邪劍譜？你怎會向我要？」岳靈珊冷笑道：「不問你要，卻問誰要？那件袈裟，是誰從林家老宅中搶去的？」令狐沖道：「是嵩山派的兩個傢伙，一個叫什麼『白頭仙翁』卜沉，一個叫『禿鷹』沙天江。」岳靈珊道：「這姓卜姓沙的兩個傢伙，是誰殺的？」令狐沖道：「是我。」岳靈珊道：「那件袈裟，又是誰拿了？」令狐沖道：「是我。」岳靈珊道：「那麼拿來！」

　　令狐沖道：「我受傷暈倒，蒙師……師……蒙你母親所救。此後這件袈裟，便不在我身上。」岳靈珊仰起頭來，打個哈哈，聲音中卻無半分笑意，說道：「依你說來，倒是我娘吞沒了？這等卑鄙無恥的話，虧你說得出口！」令狐沖道：「我決沒說是你母親吞沒。老天在上，令狐沖心中，可沒半分對你母親不敬之意。我只是說……只是說……」岳靈珊道：「什麼？」令狐沖道：「你母親見到這件袈裟，得知是林家之物，自然交給了林師弟。」岳靈珊冷冷的道：「我娘怎會來搜你身上之物？就算要交還林師弟，是你拚命奪來的物事，哼哼，你醒過來後，自己不會交還麼？怎會不讓你做這個人情？」

　　令狐沖心道：「此言有理。難道這袈裟又給人偷去了？」心中一急，背上登時出了一身冷汗，說道：「既是如此，其中必有別情。」將衣衫抖了抖，說道：「我全身衣物，俱在此處，你如不信，盡可搜搜。」岳靈珊又是一聲冷笑，說道：「你這人精靈古怪，拿了人家的物事，難道會藏在自己身上？再說，你手下這許多尼姑和尚、不三不四的女人，哪一個不會代你收藏？」岳靈珊如此審犯人般對付令狐沖，恆山派群弟子早已俱都忿忿不平，待聽她如此說，登時有幾人齊聲叫了出來：「胡說八道！」「什麼叫做不三不四的女人！」「這裡有什麼和尚了？」「你自己才不三不四！」岳靈珊手持劍柄，大聲道：「你們是佛門弟子，糾纏著一個大男人，跟他日夜不離，那還不是不三不四？呸！好不要臉！」恆山群弟子大怒，刷刷刷之聲不絕，七八人都拔出了長劍。岳靈珊一按劍上簧扣，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叫道：「你們要倚多為勝，殺人滅口，儘管上來！岳姑娘怕了你們，也不是華山門下弟子了！」令狐沖左手一揮，止住恆山群弟子，歎道：「你始終見疑，我也無法可想。勞德諾呢？你怎不去問問他？他既會偷《紫霞秘笈》，說不定這件袈裟也是給他偷去了？」岳靈珊大聲道：「你要我去問勞德諾是不是？」令狐沖奇道：「正是！」岳靈珊喝道：「好，那你上來取我性命便是！你精通林家的辟邪劍法，我本來就不是你的對手！」令狐衝來道：「我……我怎會傷你？」岳靈珊道：「你要我去問勞德諾，你不殺了我，我怎能去陰世見著他？」

　　令狐沖又驚又喜，說道：「勞德諾他……他給師……師……給你爹爹殺了？」他知勞德諾帶藝投師，華山門下除了自己之外，要數他武功最強，若非岳不群親自動手，旁人也除不了他。此人害死陸大有，自己恨之入骨，聽說已死，實是一件大喜事。岳靈珊冷笑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你殺了勞德諾，又為何不認？」令狐沖奇道：「你說是我殺的？倘若真是我殺的，卻何必不認？此人害死六師弟，早就死有餘辜，我恨不得親手殺了他。」岳靈珊大聲道：「那你為什麼又害死八師哥？他可沒得罪你啊，你……你好狠心！」

　　令狐沖更是大吃一驚，顫聲道：「八師弟跟我向來很好，我……我怎會殺他？」岳靈珊道：「你……你自從跟魔教妖人勾結之後，行為反常，誰又知道你為什麼……為什麼要殺八師哥，你……你……」說到這裡，不禁垂下淚來。令狐沖踏上一步，說道：「小師妹，你可別胡亂猜想。八師弟他年紀輕輕，和人無冤無仇，別說是我，誰都不會忍心加害於他。」岳靈珊柳眉突然上豎，厲聲道：「那你又為什麼忍心殺害小林子？」令狐沖大驚失色，道：「林師弟……他……他也死了？」岳靈珊道：「現下是還沒死，你一劍沒砍死他，可是……可是誰也不知他……他……能不能好。」說到這裡，嗚咽起來。令狐沖舒了口氣，問道：「他受傷很重，是嗎？他自然知道是誰砍他的。他怎麼說？」岳靈珊道：「世上又有誰像你這般狡猾？你在他背後砍他，他……他背後又沒生眼睛。」

　　令狐沖心頭酸苦，氣不可遏，拔出腰間長劍，一提內力，運動於臂，呼的一聲，擲了出去。那劍平平飛出，削向一株徑長尺許的大烏□樹，劍刃攔腰而過，將那大樹居中截斷。半截大樹搖搖晃晃的摔將下來，砰的一聲大響，地下飛沙走石，塵土四濺。岳靈珊見到這等威勢，情不自禁的勒馬退了兩步，說道：「怎麼？你學會了魔教妖法，武功厲害，在我面前顯威風麼？」令狐沖搖頭道：「我如要殺林師弟，不用在他背後動手，更不會一劍砍他不死。」岳靈珊道：「誰知道你心中打什麼鬼主意了？哼，定然是八師哥見到你的惡行，你這才殺他滅口，還將他面目剁得稀爛，便如你對付二……勞德諾一般。」

　　令狐沖沉住了氣，情知這中間定有一件自己眼下猜想不透的大陰謀，問道：「勞德諾的面目，也給人剁得稀爛了？」岳靈珊道：「是你親手幹下的好事，難道自己不知道？卻來問我！」令狐沖道：「華山派門下，更有何人受到損傷？」岳靈珊道：「你殺了兩個，傷了一個，這還不夠麼？」

　　令狐沖聽她這般說，知道華山派中並無旁人受到傷害，心下略寬，尋思：「這是誰下的毒手？」突然之間心中一涼，想起任我行在杭州孤山梅莊所說的話來，他說自己倘若不允加入魔教，便要將華山派盡數屠滅，莫非他已來到福州，起始向華山派下手？急道：「你……你快快回去，稟告你爹爹、媽媽，恐怕……恐怕是魔教的大魔頭來對華山派痛下毒手了。」岳靈珊扁了扁嘴，冷笑道：「不錯，確是魔教的大魔頭在對我華山派痛下毒手。不過這個大魔頭，以前卻是華山派的。這才叫做養虎貽患，恩將仇報！」

　　令狐沖只有苦笑，心想：「我答應去龍泉相救定閒、定逸兩位師太，可是我師父、師娘他們又面臨大難，這可如何是好？倘若真是任我行施虐，我自然也決不是他敵手，但恩師、師娘有難，縱然我趕去徒然送死，無濟於事，也當和他們同生共死。事有輕重，情有親疏，恆山派的事，只好讓他們自己先行料理了。要是能阻擋了任我行，當再趕去龍泉赴援。」他心意已決，說道：「今日自離福州之後，我跟恆山派的這些師姊們一直在一起，怎麼分身去殺八師弟、勞德諾？你不妨問問她們。」岳靈珊道：「哼，我問她們？她們跟你同流合污，難道不會跟你圓謊麼？」恆山眾弟子一聽，又有七八個叫嚷起來。幾個出家人言語還算客氣，那些俗家弟子卻罵得甚是尖刻。岳靈珊勒馬退開幾步，說道：「令狐沖，小林子受傷極重，昏迷之中仍是掛念劍譜，你如還有半點人性，便該將劍譜還了給他。否則……否則……」令狐沖道：「你瞧我真是如此卑鄙無恥之人麼？」岳靈珊怒道：「你若不卑鄙無恥，天下再沒卑鄙無恥之人了！」儀琳在旁聽著二人對答之言，心中十分激動，這時再也忍不住，說道：「岳姑娘，令狐大哥對你好得很。他心中對你實在是真心誠意，你為什麼這樣凶的罵他？」岳靈珊冷笑道：「他對我好不好，你是出家人，又怎麼知道了？」儀琳突然感到一陣驕傲，只覺得令狐沖受人冤枉誣蔑，自己縱然百死，也要為他辯白，至於佛門中的清規戒律，日後師父如何責備，一時全都置之腦後，當即朗聲說道：「是令狐大哥親口跟我說的。」岳靈珊道：「哼，他連這種事也對你說。他……他就想對我好，這才出手加害林師弟。」

　　令狐沖歎了口氣，說道：「儀琳師妹，不用多說了。貴派的天香斷續膠和白雲熊膽丸治傷大有靈效，請你給一點我師……給一點岳姑娘，讓她帶去救人治傷。」

　　岳靈珊一抖馬頭，轉身而去，說道：「你一劍斬他不死，還想再使毒藥麼？我才不上你的當。令狐沖，小林子倘若好不了，我……我……」說到這裡，語音已轉成了哭聲，急抽馬鞭，疾馳向南。令狐沖聽著蹄聲漸遠，心中一片酸苦。

　　秦絹道：「這女人這等潑辣，讓她那個小林子死了最好。」儀真道：「秦師妹，咱們身在佛門，慈悲為懷，這位姑娘雖然不是，卻也不可咒人死亡。」

　　令狐沖心念一動，道：「儀真師妹，我有一事相求，想請你辛苦一趟。」儀真道：「令狐師兄但有所命，自當遵依。」令狐沖道：「不敢。那個姓林之人，是我的同門師弟，據那位岳姑娘說受傷甚重。我想貴派的金創藥靈驗無比……」儀真道：「你要我送藥去給他，是不是？好，我這就回福州城去，儀靈師妹，你陪我同去。」令狐沖拱手道：「有勞兩位師妹大駕。」儀真道：「令狐師兄一直跟咱們在一起，怎會去殺人了？這等冤枉人，我們也須向岳師伯分說分說。」

　　令狐沖搖頭苦笑，心想師父只當我已然投入魔教麾下，無所不為，無惡不作，哪還能信你們的話？眼見儀真、儀靈二人馳馬而去，心想：「她們對我的事如此熱心，我倘若撇下她們，回去福州，此心何安？何況定閒師太她們確是為敵所困，而任我行是否來到福州，我卻一無所知……」見秦絹過去拾起斬斷大樹的長劍，給他插入腰間劍鞘，忽然想起：「我說若要殺死林平之，何必背後斬他？又豈會一劍斬他不死？倘若下手之人是任我行，他更怎麼一劍斬他不死？那定然是另有其人了。只須不是任我行，我師父怕他何來？」想到此節，心下登時一寬，只聽得遠處蹄聲隱隱，聽那馬匹的數目，當是於嫂她們化緣回來了。果然過不多時，一十五騎馬奔到跟前。於嫂說道：「令狐少俠，咱們化……化了不少金銀，可使不了……使不了這許多。黑夜之中，也不能分些去救濟貧苦。」儀和道：「這當兒去龍泉要緊。濟貧的事，慢慢再辦不遲。」轉頭向儀清道：「剛才道上遇到了個年輕女子，你們見到沒有？也不知是什麼來頭，卻跟我們動上了手。」令狐沖驚道：「跟你們動上了手？」儀和道：「是啊。黑暗之中，這女子騎馬衝來，一見到我們，便罵什麼不三不四的尼姑，什麼也不怕醜。」令狐沖暗暗叫苦，忙問：「她受傷重不重？」儀和奇道：「咦，你怎知她受了傷？」令狐沖心想：「她如此罵你們，你又是這等火爆霹靂的脾氣，她一個對你們一十五人，豈有不受傷的？」又問：「她傷在哪裡？」儀和：「我先問她。為什麼素不相識，一開口就罵人？她說：『哼，我才識得你們呢。你們是恆山派中一群不守清規的尼姑。』我說：『什麼不守清規？胡說八道，你嘴裡放乾淨些。』她馬鞭一揚，不再理我，喝道：『讓開！』我伸手抓住了她馬鞭，也喝道：『讓開！』這樣便動起手來啦。」

　　於嫂道：「她拔劍出手，咱們便瞧出她是華山派的，黑暗之中當時看不清面貌，後來認出好像便是岳先生的小姐。我急忙喝阻，可是她手臂上已中了兩處劍傷，卻也不怎麼重。」儀和笑道：「我可早認出來啦。他們華山派在福州城中，對令狐師兄好生無禮，咱們恆山派有難，又是袖手不理，我有心要她吃些苦頭。」鄭萼道：「儀和師姊對這岳姑娘確是手下留情，那一招『金針渡劫』砍中了她左膀，只輕輕一劃，便收了轉來，若是真打哪，還不卸下了她一條手臂。」令狐沖心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師妹心高氣傲，素來不肯認輸，今晚這一戰定然認為是畢生奇恥大辱，多半還要怪在自己頭上。一切都是運數使然，那也無可如何，好在她受傷不重。料想當無大礙。

　　鄭萼早瞧出令狐沖對這岳姑娘關心殊甚，說道：「咱們倘若早知是令狐師兄的師妹，就讓她罵上幾句也沒什麼，偏生黑暗之中，什麼也瞧不清楚。日後見到，倒要好生向她賠罪才是。」儀和氣忿忿的道：「賠什麼罪？咱們又沒得罪她，是她一開口就罵人。走遍天下，也沒這個道理。」令狐沖道：「幾位化到了緣，咱們走罷。那白剝皮怎樣？」他心中難過，不願再提岳靈珊之事，便岔開了話題。儀和等人說起化緣之事，大為興奮，登時滔滔不絕，還道：「平時向財主化緣，要化一兩二兩銀子也為難得緊，今晚卻一化便是幾千兩。」鄭萼笑道：「那白剝皮躺在地下，又哭又嚷，說道幾十年心血，一夜之間便化為流水。」秦絹笑道：「誰叫他姓白呢？他去制人家的皮，搜刮財物，到頭來還是白白的一場空。」眾人笑了一陣，但不久便想起師伯、師父她們被困，心情又沉重起來。令狐沖道：「咱們盤纏有了著落，這就趕路罷！」

## 第25章　聞訊

　　一行人縱馬疾馳，每天只睡一兩個時辰，沿途毫無耽擱，數日後便到了浙南龍泉。令狐沖給卜沉和沙天江二人砍傷，流血雖多，畢竟只是皮肉之傷。他內力渾厚，兼之內服外敷恆山派的治傷靈藥，到得浙江境內時已好了大半。眾弟子心下焦急，甫入浙境便即打聽鑄劍谷的所在，但沿途鄉人均無所知。到得龍泉城內，見鑄刀鑄劍鋪甚多，可是向每家刀劍鋪打聽，竟無一個鐵匠知道鑄劍谷的所在。眾人大急，再問可見到兩位年老尼姑，有沒聽到附近有人爭鬥打架。眾鐵匠都說並沒聽到有什麼人打架，至於尼姑，那是常常見到的，城西水月庵中便有好幾個尼姑，卻也不怎麼老。眾人問明水月庵的所在，當即馳馬前往，到得庵前，只見庵門緊閉。鄭萼上前打門，半天也無人出來。儀和見鄭萼又打了一會門，沒聽見庵中有絲毫聲音，不耐再等，便即拔劍出鞘，越牆而入。儀清跟著躍進。儀和道：「你瞧，這是什麼？」指著地下。只見院子中有七八枚亮晶晶的劍頭，顯是被人用利器削下來的。儀和叫道：「庵裡有人麼？」尋向後殿。儀清拔門開門，讓令狐沖和眾人進來。她拾起一枚劍頭，交給令狐沖道：「令狐師兄，這裡有人動過手。」

　　令狐沖接過劍頭，見斷截處極是光滑，問道：「定閒、定逸兩位師伯，使的可是寶劍麼？」儀清道：「她二位老人家都不使寶劍。我師父曾道，只須劍法練得到了家，便是木劍竹劍，也能克敵制勝。她老人家又道，寶刀寶劍太過霸道，稍有失手，便取人性命，殘人肢體……」令狐沖沉吟道：「那麼這不是兩位師伯削斷的？」儀清點了點頭。

　　只聽得儀和在後殿叫道：「這裡又有劍頭。」眾人跟著走向後殿，見殿堂中地下桌上，到處積了灰塵。天下尼庵佛堂，必定灑掃十分乾淨，這等塵封土積，至少也有數日無人居住了。令狐沖等又來到庵後院子，只見好幾株樹木被利器劈斷，檢視斷截之處，當也已歷時多日。後門洞開，門板飛出在數丈之外，似是被人踢開。後門外一條小徑通向群山，走出十餘丈後，便分為兩條岔路。儀清叫道：「大夥兒分頭找找，且看有無異狀。」過不多時，秦絹在右首的岔路上叫了起來：「這裡有一枚袖箭。」又有一人跟著叫道：「鐵錐！有一枚鐵錐。」眼見這條小路通入一片丘嶺起伏的群山，眾人當即向前疾馳，沿途不時見到暗器和斷折的刀劍。突然之間，儀清「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從草叢中拾起一柄長劍，向令狐沖道：「本門的兵器！」令狐沖道：「定閒、定逸兩位師太和人相鬥，定是向這裡過去。」眾人皆知掌門人和定逸師太定是鬥不過敵人，從這裡逃了下去，令狐沖這麼說，不過措詞冠冕些而已。眼見一路上散滿了兵刃暗器，料想這一場爭鬥定然十分慘烈，事隔多日，不知是否還來得及相救。眾人憂心忡忡，發足急奔。

　　山路越走越險，盤旋而上，繞入了後山。行得數里，遍地皆是亂石，已無道路可循。恆山派中武功較低的弟子儀琳、秦絹等已然落後。又走一陣，山中更無道路，亦不再見有暗器等物指示方向。眾人正沒做理會處，突見左側山後有濃煙升起。令狐沖道：「咱們快到那邊瞧瞧。」疾向該處奔去。但見濃煙越升越高，繞過一處山坡後，眼前好大一個山谷，谷中烈焰騰空，柴草燒得劈拍作響。令狐沖隱身石後，回身揮手，叫儀和等人不可作聲。便在此時，聽得一個蒼老的男子聲音叫道：「定閒、定逸，今日送你們一起上西方極樂世界，得證正果，不須多謝我們啦。」令狐沖心中一喜：「兩位師太並未遭難，幸喜沒有來遲。」又有一個男子聲音叫道：「東方教主好好勸你們歸降投誠，你們偏偏固執不聽，自今而後，武林中可再沒恆山一派了。」先前那人叫道：「你們可怨不得我日月神教心狠手辣，只好怪自己頑固，累得許多年輕弟子枉自送了性命，實在可惜。哈哈，哈哈！」眼見谷中火頭越燒越旺，顯是定閒、定逸兩位師太已被困在火中，令狐沖執劍在手，提一口氣，長聲叫道：「大膽魔教賊子，竟敢向恆山派眾位師太為難。五嶽劍派的高手們四方來援，賊子們還不投降？」口中叫嚷，向山谷衝了下去。一到谷底，便是柴草阻路，枯枝幹草堆得兩三丈高，令狐沖更不思索，湧身從火堆中跳將進去。幸好火圈之中的柴草燃著的還不甚多，他搶前幾步，見有兩座石窯，卻不見有人，便叫：「定閒、定逸兩位師太，恆山派的救兵來啦！」這時儀和、儀清、於嫂等眾弟子也在火圈外縱聲大呼，大叫：「師父、師伯，弟子們都到了。」跟著敵人呼叱之聲大作：「一起都宰了！」「都是恆山派的尼姑！」「虛張聲勢，什麼五嶽劍派的高手。」隨即兵刃相交，恆山派眾弟子和敵人交上了手。只見窯洞口中一個高大的人影鑽了出來，滿身血跡，正是定逸師太，手執長劍，當門而立，雖然衣衫破爛，臉有血污，但這麼一站，仍是神威凜凜，絲毫不失一代高手的氣派。她一見令狐沖，怔了一怔，道：「你……你是……」令狐沖道：「弟子令狐沖。」定逸師太道：「我正識得你是令狐沖……」她在衡山群玉院外，曾隔窗見過令狐沖一面。令狐沖道：「弟子開路，請眾位一齊衝殺出去。」俯身拾起一根長條樹枝，挑動燃著的柴草。定逸師太道：「你已投入魔教……」便在此時，只聽得一人喝道：「什麼人在這裡搗亂！」刀光閃動，一柄鋼刀在火光中劈將下來。令狐沖眼見火勢甚烈，情勢危急，而定逸師太對自己大有見疑之意，竟然不肯隨己衝出，當此情勢，只有快刀斬亂麻，大開殺戒，方能救得眾人脫險，當即退了一步。那人一刀不中，第二刀又復砍下。令狐沖長劍削出，嗤的一聲響，將他右臂連刀一齊斬落。卻聽得外邊一個女子尖聲慘叫，當是恆山派女弟子遭了毒手。令狐沖一驚，急從火圈中躍出，但見山坡上東一團、西一堆，數百人已鬥得甚急。恆山派群弟子七人一隊，組成劍陣與敵人相抗，但也有許多人落了單，不及組成劍陣，便已與敵人接戰。組成劍陣的即使未佔上風，一時之間也是無礙，但各自為戰的凶險百出，已有兩名女弟子在這頃刻之間屍橫就地。令狐沖雙目向戰場掃了一圈，見儀琳和秦絹二人背靠背的正和三名漢子相鬥。他提氣急衝過去，猛見青光閃動，一柄長劍疾刺而至。令狐沖長劍挺出，刺向那人咽喉，登即了帳。幾個起落，已奔到儀琳之前，一劍刺入一名漢子背心，又一劍從另一名漢子脅下通入。第三名漢子舉起鋼鞭，正要往秦絹頭頂砸下，令狐沖長劍反迎上去，將他一條手臂齊肩卸落。儀琳臉色慘白，露出一絲笑容，說道：「阿彌陀佛，令狐大哥。」令狐沖眼見於嫂被兩名好手攻得甚急，縱身過去，刷刷兩劍，一中小腹、一斷右腕，敵方兩名好手一死一傷；回過身來，長劍到處，三名正和儀和、儀清劇鬥的漢子在慘呼聲中倒地不起。只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合力料理他，先殺了這廝。」三條灰影應聲撲至，三劍齊出，分指令狐沖的咽喉、胸口和小腹。這三劍劍招精奇，勢道凌厲，實是第一流好手的劍法。令狐沖吃了一驚，心道：「這是嵩山派劍法！難道他們竟是嵩山派的？」他心念只這麼一動，敵人三柄長劍的劍尖已逼近他三處要害。令狐沖運起「獨孤九劍」中「破劍式」要訣，長劍圈轉，將敵人攻來的三劍一齊化解了，劍意未盡，又將敵人逼得退開了兩步，只見左首是個胖大漢子，四十來歲年紀，頦下一部短鬚。居中是個乾瘦的老者，皮色黝黑，雙目炯炯生光。他不及瞧第三人，斜身竄出，反手刷刷兩劍，刺倒了兩名正在夾攻鄭萼的敵人。那三人大聲吼叫，追了上來。令狐沖已打定主意：「這三人劍法甚高，一時三刻打發不了。纏鬥一久，恆山門下損傷必多。」他提起內力，足下絲毫不停，東刺一招，西削一劍，長劍到處，必有一名敵人受傷倒地，甚或中劍身亡。那三名高手大呼追來，可是和他始終相差丈許，追趕不及。只一盞茶功夫，已有三十餘名敵人死傷在令狐衝劍下，果真是當者披靡，無人能擋得住他的一招一式。敵方頃刻間損折了三十餘人，強弱之勢登時逆轉。令狐沖每殺傷得幾名敵人，恆山派女弟子便有數人緩出手來，轉去相助同門，原是以寡敵眾，反過來漸漸轉為以強凌弱，越來越佔上風。令狐沖心想今日這一戰性命相搏，決計不能有絲毫容情，若不在極短時刻內殺退敵人，火勢漸旺，困在石窯中的定閒師太等人便無法脫險。他奔行如飛，忽而直衝，忽而斜進，足跡所到之處。丈許內的敵人無一得能倖免，過不多時，又有二十餘人倒地。定逸站在窯頂高處，眼見令狐沖如此神出鬼沒的殺傷敵人，劍法之奇，直是生平從所未見，歡喜之餘，亦復駭然。餘下敵人尚有四五十名，眼見令狐沖如鬼如魅，直非人力所能抵擋，驀地裡發一聲喊，有二十餘人向樹叢中逃了進去。令狐沖再殺數人，其餘各人更無鬥志，也即逃個乾乾淨淨。只有那三名高手仍是在他身後追逐，但相距漸遠，顯然也已大有怯意。令狐沖立定腳步，轉過身來，喝道：「你們是嵩山派的，是不是？」那三人急向後躍。一個高大漢子喝道：「閣下何人？」令狐沖不答，向於嫂等人叫道：「趕快撥開火路救人。」眾弟子砍下樹枝，扑打燃著的柴草。儀和等幾名弟子已躍進火圈。枯枝幹草一經著火，再也扑打不熄，但十餘人合力扑打下，火圈中已開了個缺口，儀和等人從窯中扶了幾名奄奄一息的尼姑出來。令狐沖問道：「定閒師太怎樣了？」只聽得一個蒼老的女子聲音說道：「有勞掛懷！」一個中等身材的老尼從火圈中緩步而出。她月白色的衣衫上既無血跡，亦無塵土，手中不持兵刃，只左手拿著一串念珠，面目慈祥，神定氣閒。令狐沖大為詫異，心想：「這位定閒師太竟然如此鎮定，身當大難，卻沒半分失態，當真名不虛傳。」當即躬身行禮，說道：「拜見師太。」定閒師太合十回禮，卻道：「有人偷襲，小心了。」令狐沖應道：「是！」竟不回身，反手揮劍，擋開了那胖大漢子刺過來的一劍，說道：「弟子赴援來遲，請師太恕罪。」當當連聲，又擋開背後刺來的兩劍。

　　這時火圈中又有十餘名尼姑出來，更有人背負著屍體。定逸師太大踏步走出，厲聲罵道：「無恥奸徒，這等狼子野心……」她袍角著火，正向上延燒，她卻置之不理。於嫂過去替她撲熄。令狐沖道：「兩位師太無恙，實是萬千之喜。」身後嗤嗤風響，三柄長劍同時刺到，令狐沖此刻不但劍法精奇，內功之強也已當世少有匹敵，聽到金刃劈風之聲，內力感應，自然而然知道敵招來路，長劍揮出，反刺敵人手腕。那三人武功極高，急閃避過，但那高大漢子的手背還是被劃一道口子，鮮血涔涔。令狐沖道：「兩位師太，嵩山派是五嶽劍派之首，和恆山派同氣連枝，何以忽施偷襲，實令人大惑不解。」定逸師太問道：「師姊呢？她怎麼沒來？」秦絹哭道：「師……師父為奸人圍攻，力戰身……身亡……」定逸師太悲憤交集，罵道：「好賊子！」踏步上前，可是只走得兩步，身子一晃，便即坐倒，口中鮮血狂噴。

　　嵩山派三名高手接連變招，始終奈何不了令狐沖分毫，眼見他背向己方，反手持劍，劍招已神妙難測，倘若轉過身來，更怎能是他之敵？三人暗暗叫苦，只想脫身逃走。令狐沖轉過身來，刷刷數劍急攻，劍招之出，對左首敵人攻其左側，對右首敵人攻其右側，逼得三人越擠越緊。他一柄長劍將三人圈住，連攻一十八劍，那三人擋了一十八招，竟無餘裕能還得一手。三人所使均是嵩山派的精妙劍法，但在「獨孤九劍」的攻擊之下，全無還手餘地。令狐沖有心逼得他們施展本門劍法，再也無可抵賴，眼見三人滿臉都是汗水，神情猙獰可怖，但劍法卻並無散亂，顯然每人數十年的修為，均是大非尋常。定閒師太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趙師兄、張師兄、司馬師兄，我恆山派和貴派無怨無仇，三位何以如此苦苦相逼，竟要縱火將我燒成焦炭？貧尼不明，倒要請教。」那嵩山派三名好手正是姓趙、姓張、姓司馬。三人極少在江湖上走動，只道自己身份十分隱秘，本已給令狐沖迫得手忙腳亂，忽聽定閒師太叫了姓氏出來，都是一驚。嗆啷、嗆啷兩響，兩人手腕中劍，長劍落地。令狐衝劍尖指在那姓趙矮小老者喉頭，喝道：「撤劍！」那老者長歎一聲，說道：「天下居然有這等武功，這等劍法！趙某人栽在閣下劍底，卻也不算冤枉。」手腕一振，內力到處，手中長劍斷為七八截，掉在地下。令狐沖退開幾步，儀和等七人各出長劍，圍住三人。定閒師太緩緩的道：「貴派意欲將五嶽劍派合而為一，並成一個五嶽派。貧尼以恆山派傳世數百年，不敢由貧尼手中而絕，拒卻了貴派的倡議。此事本來盡可從長計議，何以各位竟冒充魔教，痛下毒手，要將我恆山派盡數誅滅。如此行事，那不是太霸道了些嗎？」

　　定逸師太怒道：「師姊跟他們多說什麼？一概殺了，免留後患，咳……咳……」她咳得幾聲，又大口吐血。那姓司馬的高大漢子道：「我們是奉命差遣，內中詳情，一概不知……那姓趙老者怒道：「任他們要殺要剮便了，你多說什麼？」那姓司馬的被他這麼一喝，便不再說，臉上頗有慚愧之意。定閒師太說道：「三位三十年前橫行冀北，後來突然銷聲匿跡。貧尼還道三位已然大徹大悟，痛改前非，卻不料暗中投入嵩山派，另有圖謀。唉，嵩山派左掌門一代高人，卻收羅了許多左道……這許多江湖異士，和同道中人為難，真是居心……唉，令人大惑不解。」她雖當此大變，仍不願出言傷人，說話自覺稍有過份，便即轉口，長歎一聲，問道：「我師姊定靜師太，也是傷在貴派之手嗎？」

　　那姓司馬的先前言語中露了怯意，急欲挽回顏面，大聲道：「不錯，那是鐘師弟……」那姓趙老者「嘿」的一聲，向他怒目而視。那姓司馬的才知失言，兀自說道：「事已如此，還隱瞞什麼？左掌門命我們分兵兩路，各赴浙閩幹事。」定閒師太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左掌門已然身為五嶽劍派盟主，位望何等尊崇，何必定要歸並五派，由一人出任掌門？如此大動干戈，傷殘同道，豈不為天下英雄所笑？」定逸師太厲聲道：「師姊，賊子野心，貪得無厭……你……」定閒師太揮了揮手，向那三人說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義，必遭惡報。你們去罷！相煩三位奉告左掌門，恆山派從此不再奉左掌門號令。敝派雖然都是孱弱女子，卻也決計不屈於強暴。左掌門並派之議，恆山派恕不奉命。」儀和叫道：「師伯，他們……他們好惡毒……」定閒師太道：「撤了劍陣！」儀和應道：「是！」長劍一舉，七人收劍退開。這三名嵩山派好手萬料不到居然這麼容易便獲釋放，不禁心生感激，向定閒師太躬身行禮，轉身飛奔而去。那姓趙的老者奔出數丈，停步回身，朗聲道：「請問這位劍法通神的少俠尊姓大名。在下今日栽了，不敢存報仇之望，卻想得知是栽在哪一位英雄的劍底。」

　　令狐沖笑道：「本將軍泉州府參將吳天德便是！來將通名。」那老者明知他說的是假話，長歎一聲，轉頭而去。其時火頭越燒越旺，嵩山派死傷的人眾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下。十餘名傷勢較輕的慢慢爬起走開，重傷的臥於血泊之中，眼見火勢便要燒到，無力相避，有的便大聲呼救。定閒師太道：「這事不與他們相干，皆因左掌門一念之差而起。於嫂、儀清，便救他們一救。」眾人知道掌門人素來慈悲，不敢違拗，當下分別去檢視嵩山派中死傷之輩，只要尚有氣息的，便扶在一旁，取藥給之敷治。

　　定閒師太舉首向南，淚水滾滾而下，叫道：「師姊！」身子晃了兩下，向前直摔下去。

　　眾人大驚，搶上扶起，只見她口中一道道鮮血流出，而定逸師太傷勢亦重。眾弟子十分惶急，不知如何是好，一齊望著令狐沖，要聽他的主意。

　　令狐沖道：「快給兩位師太服用傷藥。受傷的先裹傷止血。此處火氣仍烈，大夥兒到那邊休息。請幾位師姊師妹去找些野果或什麼吃的。」眾人應命，分頭辦事。鄭萼、秦絹用水壺裝了山水，服侍定閒、定逸以及受傷的眾位同門喝水服藥。龍泉一戰，恆山派弟子死了三十七人。眾弟子想起定靜師太和戰死了的師姊師妹，盡皆傷感，突然有人放聲大哭，餘人也都哭了起來。霎時之間，山谷充滿了一片悲號之聲。定逸師太厲聲喝道：「死的已經死，怎地如此想不開？大家平時學佛誦經，為的便是參悟這『生死』兩字，一副臭皮囊，又有什麼好留戀的？」眾弟子素知這位師太性如烈火，誰也不敢拗她之意，當下便收了哭聲，但許多人兀是抽噎不止。定逸師太又道：「師姊到底如何遭難？萼兒，你口齒清楚些，給掌門人稟告明白。」鄭萼應道：「是。」站起身來，將如何仙霞嶺中伏，得令狐沖援手，如何廿八鋪為敵人迷藥迷倒被擒，如何定靜師太為嵩山派鍾鎮所脅，又受蒙面人圍攻，幸得令狐沖趕到殺退，而定靜師太終於傷重圓寂等情，一一說了。

　　定逸師太道：「這就是了。嵩山派的賊子冒充魔教，脅迫師姊贊同並教之議。哼，用心好毒。倘若你們皆為嵩山派所擒，師姊便欲不允，那也不可得了。」她說到後來，已是氣力不繼，聲音漸漸微弱，喘息了一會，又道：「師姊在仙霞嶺遭到圍攻，便知敵人不是易與之輩，信鴿傳書，要我們率眾來援，不料……不料……這件事，也是落在敵人算中。」定閒師太座下的二弟子儀文說道：「師叔，你請歇歇，弟子來述說咱們遇敵的經過。」定逸師太怒道：「有什麼經過？水月庵中敵人夜襲，乒乒乓乓的一直打到今日。」儀文道：「是。」仍是簡單敘述數日來遇敵的情景。

　　原來當晚嵩山派大舉來襲，各人也都蒙面，冒充是魔教的教眾。恆山派倉卒受攻，當時大有覆沒之虞，幸好水月庵也是武林一脈，庵中藏得五柄龍泉寶劍，住持清曉師太在危急中將寶劍分交定閒、定逸等禦敵。龍泉寶劍削鐵如泥，既將敵人兵刃削斷了不少，又傷了不少敵人，這才且戰且退，逃到了這山谷之中。清曉師太卻因護友殉難。這山谷舊產精鐵，數百年前原是鑄鐵之所，後來精鐵採完，鑄劍爐搬往別處，只剩下幾座昔日煉焦的石窯。也幸得這幾座石窯，恆山派才支持多日，未遭大難。嵩山派久攻不下，堆積柴草，使起火攻毒計，倘若令狐沖等來遲半日，眾人勢難倖免了。定逸師太不耐煩去聽儀文述說往事，雙目瞪著令狐沖，突然說道：「你……你很好啊。你師父為什麼將你逐出門牆？說你和魔教勾結？」令狐沖道：「弟子交遊不慎，確是結識了幾個魔教中的人物。」定逸師太哼了一聲，道：「像嵩山派這樣狼子野心，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儀和道：「令狐師兄，我不敢說你師父的是非。可是他……他明知我派有難，卻袖手旁觀，這中間……這中間……說不定他早已贊成嵩山派的並派之議了。」

　　令狐沖心中一動，覺得這話也未嘗無理，但他自幼崇仰恩師，心中決不敢對他存絲毫不敬的念頭，說道：「我恩師也不是袖手旁觀，多半他老人家另有要事在身……這個……」定閒師太一直在閉目養神，這時緩緩睜開眼來，說道：「敝派數遭大難，均蒙令狐少俠援手，這番大恩大德……」令狐沖忙道：「弟子稍效微勞，師伯之言，弟子可萬不敢當。」定閒師太搖了搖頭，道：「少俠何必過謙？岳師兄不能分身，派他大弟子前來效力，那也是一樣。儀和，可不能胡言亂語，對尊長無禮。」儀和躬身道：「是，弟子不敢了。不過……不過令狐師兄已被逐出華山派，岳師伯早已不要他了。他也不是岳師伯派來的。」定閒師太微微一笑，道：「你就是不服氣，定要辯個明白。」儀和忽然歎了口氣，說道：「令狐師兄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定閒師太問道：「為什麼？」儀和道：「他已被逐出華山，無所歸依，如是女子，便可改入我派。他和我們共歷患難，已是自己人一樣……」定逸師太喝道：「胡說八道，你年紀越大，說話越像個孩子。」定閒師太微微一笑，道：「岳師兄一時誤會，將來辨明真相，自會將令狐少俠重收門戶。嵩山派圖謀之心，不會就此便息，華山派也正要倚仗令狐少俠呢。就算他不回華山，以他這樣的胸懷武功，就是自行創門立派，也非難事。」

　　鄭萼道：「掌門師叔說得真對。令狐師兄，華山派這些人都對你這麼凶，你就來自創一個……創個『令狐派』給他們瞧瞧。哼，難道非回華山派不可，好希罕麼？」令狐沖臉現苦笑，道：「師伯獎飾之言，弟子何以克當？但願恩師日後能原恕弟子過失，得許重入門牆，弟子便更無他求了。」秦絹道：「你更無他求？你小師妹呢？」

　　令狐沖搖了搖頭，岔開話頭，說道：「一眾殉難的師姊遺體，咱們是就地安葬呢，還是火化後將骨灰運回恆山？」定閒師太道：「都火化了罷！」她雖對世事看得透徹，但見這許多屍體橫臥地下，都是多年相隨自己的好弟子，說這句話時，聲音也不免哽咽了。眾弟子又有好幾人哭了出來。有些弟子已死數日，有的屍體還遠在數十丈外。眾弟子搬移同門屍身之時，無不痛罵嵩山派掌門左冷禪居心險惡，手段毒辣。待諸事就緒，天色已黑，當晚眾人便在荒山間露宿一宵。次晨眾弟子背負了定閒師太、定逸師太，以及受傷的同門，到了龍泉城內，改行水道，雇了七艘烏篷船，向北進發。令狐沖生怕嵩山派又再在水上偷襲，隨著眾人北上。恆山派既有兩位長輩同行，令狐沖深自收斂，再也不敢和眾弟子胡說八道了。定閒師太、定逸師太等受傷本來頗為不輕，幸好恆山派治傷丸散極具神效，過錢塘江後，便已脫險境。恆山派此次元氣大傷，不願途中再生事端，盡量避開江湖人物，到得長江邊上，便即另行僱船，溯江西上。如此緩緩行去，預擬到得漢口後，受傷眾人便會好得十之六七，那時再捨舟登陸，折向北行，回歸恆山。

　　這一日來到鄱陽湖畔，舟泊九江口。其時所乘江船甚大，數十人分乘兩船。令狐沖晚間在後艄和艄公水手同宿。睡到半夜，忽聽得江岸之上有人輕輕擊掌，擊了三下，停得一停，又擊三下。跟著西首一艘船上也有人擊掌三響，停得一停，再擊三下。擊掌聲本來極輕，但令狐沖內力既厚，耳音隨之極好，一聞異聲，立即從睡夢中醒覺，知是江湖上人物相互招呼的訊號。這些日來，他隨時隨刻注視水面上的動靜，防人襲擊，尋思：「不妨前去瞧瞧，若和恆山派無關，那是最好，否則暗中便料理了，免得驚動定閒師太她們。」凝目往西首的船隻上瞧去，果見一條黑影從數丈外躍起，到了岸上，輕功卻也平平。令狐沖輕輕一縱，悄沒聲息的上岸，繞到東首排在江邊的一列大油簍之後，掩將過去，只聽一人說道：「那船上的尼姑，果然是恆山派的。」另一人道：「你說怎麼辦？」令狐沖慢慢欺近，星月微光之下，只見一人滿臉鬍子，另一人臉形又長又尖，不但是瓜子臉，而且是張葵花子臉。只聽這尖臉漢子說道：「單憑咱們白蛟幫，人數雖多，武功可及不上人家，明著動手是不成的。」那鬍子道：「誰說明著動手了？這些尼姑武功雖強，水上的玩藝卻未必成。明兒咱們駕船掇了下去，到得大江上，跳下水去鑿穿了她們坐船，還不一一的手到擒來？」那尖臉漢子喜道：「此計大妙。咱哥兒倆立此大功，九江白蛟幫的萬兒，從此在江湖上可響得很啦。不過我還是有一件事擔心。」那鬍子道：「擔心什麼？」那尖臉的道：「他們五嶽劍派結盟，說什麼五嶽劍派，同氣連枝。要是給莫大先生得知了，來尋咱們晦氣，白蛟幫可吃不了要兜著走啦。」那鬍子道：「哼，這幾年來咱們受衡山派的氣，可也受得夠啦。這一次咱們倘若不替朋友們出一番死力，下次有事之時，朋友們也不會出力相幫。這番大事幹成後，說不定衡山派也會鬧個全軍覆沒，又怕莫大先生作甚？」那尖臉的道：「好，就是這個主意。咱們去招集人手，可得揀水性兒好的。」令狐沖一竄而出，反轉劍柄，在那尖臉的後腦一撞，那人登時暈了過去。那鬍子揮拳打來，令狐衝劍柄探出，登的一聲，正中他左邊太陽穴。那鬍子如陀螺般轉了幾轉身，一交坐倒。令狐沖橫過長劍，削下兩隻大油簍的蓋子，提起二人，分別塞入了油簍。油簍中裝滿了菜油，每一簍裝三百斤，原是要次日裝船，運往下游去的。這二人一浸入油簍，登時油過口鼻，冷油一激，便即醒轉，骨嘟骨嘟的大口吞油。忽然背後有人說道：「令狐少俠，勿傷他們性命。」正是定閒師太的聲音。令狐沖微微一驚，心想：「定閒師太何時到了身後，我竟沒知曉。」當下鬆開按在二人頭上的雙手，說道：「是！」那二人頭上一鬆，便欲躍出。令狐沖笑道：「別動！」伸劍在二人頭頂一擊，又將二人迫入了油簍。那二人屈膝而蹲，菜油及頸，雙眼難睜，竟不知何以會處此狼狽境地。只見一條灰影從船上躍將過來，卻是定逸師太，問道：「師姊，捉到了小毛賊麼？」定閒師太道：「是九江白蛟幫的兩位堂主，令狐少俠跟他們開開玩笑。」她轉頭向那鬍子道：「閣下姓易還是姓齊？史幫主可好？」那鬍子正是姓易，奇道：「我……我姓易，你怎麼知道？咱們史幫主很好啊。」定閒微笑道：「白蛟幫易堂主、齊堂主，江湖上人稱『長江雙飛魚』，鼎鼎大名，老尼早已如雷貫耳。」

　　定閒師太心細如髮，雖然平時極少出庵，但於江湖上各門各派的人物，無一不是瞭如指掌，否則怎能認出嵩山派中那三名為首高手？以這姓易的鬍子，這姓齊的尖臉漢子而論，在武林中只是第三四流人物，但她一見到兩人容貌，便猜到了他們的身份來歷。那尖臉漢子甚是得意，說道：「如雷貫耳，那可不敢。」令狐沖手上一用力，用劍刃將他腦袋壓入了油中，又再鬆手，笑道：「我是久仰大名，如油貫耳。」那漢子怒道：「你……你……」想要破口罵人，卻又不敢。令狐沖道：「我問一句，你們就老老實實答一句，若有絲毫隱瞞，叫你『長江雙飛魚』變成一對『油浸死泥鰍』。」說著將那鬍子也按在油中浸了一下。那鬍子先自有備，沒吞油入肚，但菜油從鼻孔中灌入，卻也說不出的難受。定閒和定逸忍不住微笑，均想：「這年輕人十分胡鬧頑皮。但這倒也不失為逼供的好法子。」

　　令狐沖問道：「你們白蛟幫幾時跟嵩山派勾結了？是誰叫你們來跟恆山派為難的？」那鬍子道：「和嵩山派勾結？這可奇了。嵩山派英雄，咱們一位也不識啊。」令狐沖道：「啊哈！第一句話你就沒老實回答。叫你喝油喝一個飽！」挺劍平按其頂，將他按入油中。這鬍子雖非一流好手，武功亦不甚弱，但令狐沖渾厚的內力自長劍傳到，便如千斤之重的大石壓在他頭頂，絲毫動彈不得。菜油沒其口鼻，露出了雙眼，骨碌碌的轉動，甚是狼狽。

　　令狐衝向那尖臉漢子道：「你快說！你想做長江飛魚呢，還是想做油浸泥鰍？」那姓齊的道：「遇上了你這位英雄，想不做油浸泥鰍，可也辦不到了。不過易大哥可沒說謊，咱們確是不識得嵩山派的人物。再說，嵩山派和恆山派結盟，武林中人所共知。嵩山派怎麼叫咱們白蛟幫來跟……貴派過不去？」令狐沖鬆開長劍，放了那姓易的抬起頭來，又問：「你說明兒要在長江之中，鑿沉恆山派的坐船，用心如此險惡，恆山派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你們了？」

　　定逸師太后到，本不知令狐沖何以如此對待這兩名漢子，聽他一說，登時勃然大怒，喝道：「好賊子，想在長江中淹死我們啊。」她恆山派門下十之八九是北方女子，全都不會水性，大江之中倘若坐船沉沒，勢不免葬身魚腹，想起來當真不寒而慄。那姓易的生怕令狐沖再將他腦袋按入油中，搶先答道：「恆山派跟我們白蛟幫本來無怨無仇。我們只是九江碼頭上一個小小幫會，又有什麼能耐跟恆山派眾位師太結下樑子。只不過……只不過我想大家都是佛門一脈，貴派向西而去，多半是前去應援。因此……這個……我們不自量力，起下了歹心，下次是再也不敢了。」

　　令狐衝越聽越糊塗，問道：「什麼叫做佛門一脈，西去赴什麼援？說得不清不楚，莫名其妙！」那姓易的道：「是，是！少林派雖不是五嶽劍派之一，但我們想和尚尼姑都是一家人……」定逸師太喝道：「胡說！」那姓易的吃了一驚，自然而然的身子一縮，吞了一大口油，膩住了口，說不出話來。定逸師太忍住了笑，向那尖臉漢子道：「你來說。」那姓齊的道：「是，是！有一個『萬里獨行』田伯光，不知師太是否和他相熟？」定逸師太大怒，心想這「萬里獨行」田伯光是江湖上惡名昭彰的採花淫賊，我如何會和他相熟？這廝竟敢問出這句話來，當真是莫大的侮辱，右手一揚，便要往他頂門拍落。定閒師太伸手一攔，道：「師妹勿怒。這二位在油中耽得久了，腦筋不大清楚。且別和他們一般見識。」問那姓齊的道：「田伯光怎麼了？」那姓齊的道：「『萬里獨行』田伯光田大爺，跟我們史幫主是好朋友。早幾日田大爺……」定逸師太怒道：「什麼田大爺？這等惡行昭彰的賊子，早就該將他殺了。你們反和他結交，足見白蛟幫就不是好人。」那姓齊的道：「是，是，是。我們不是……不是好人。」定逸師太問道：「我們只問你，白蛟幫何以要和恆山派為難，又牽扯上田伯光什麼了？」田伯光曾對她弟子儀琳非禮，定逸師太一直未能殺之洩憤，心下頗以為恥，雅不願旁人提及此人名字。

　　那姓齊的道：「是，是。大夥兒要救任大小姐出來，生怕正教中人幫和尚的忙，因此我哥兒倆豬油蒙了心，打起了糊塗主意，這就想對貴派下手……」

　　定逸師太更是摸不著半點頭腦，歎道：「師姊，這兩個渾人，還是你來問罷。」定閒師太微微一笑，問道：「任大小姐，可便是日月神教前教主的大小姐嗎？」令狐沖心頭一震：「他們說的是盈盈？」登時臉上變色，手心出汗。

　　那姓齊的道：「是。田大爺……不，那田……田伯光前些時來到九江，在我白蛟幫總舵跟史幫主喝酒，說道預期十二月十五，大夥兒要大鬧少林寺，去救任大小姐出來。」定逸師太忍不住插嘴道：「大鬧少林寺？你們又有多大能耐，敢去太歲頭上動土？」

　　那姓齊的道：「是，是。我們自然是不成。」定閒師太道：「那田伯光腳程最快，由他來往聯絡傳訊，是不是？這件事，到底是誰在從中主持？」

　　那姓易的說道：「大家一聽得任大小姐給少林寺的賊……不，少林寺的和尚扣住了，不約而同，都說要去救人，也沒什麼人主持。大夥兒想起任大小姐的恩義，都說，便是為任大小姐粉身碎骨，也是甘願。」

　　一時之間，令狐沖心中起了無數疑團：「他們說的任大小姐，到底是不是便是盈盈？她怎麼會給少林寺的僧人扣住？她小小年紀，平素有什麼恩義待人？為何這許多人一聽到她有難的訊息，便會奮不顧身的去相救？」

　　定閒師太道：「你們怕我恆山派去相助少林派，因此要將我們坐船鑿沉，是不是？」那姓齊的道：「是，我們想和尚尼姑……這個那個……」定逸師太怒道：「什麼這個那個？」那姓齊的忙道：「是，是，這個……那個……小人不敢多說。小人沒說什麼……」定閒師太道：「十二月十五之前，你們白蛟幫也要去少林寺？」姓易姓齊二人齊聲道：「這可得聽史幫主號令。」姓齊的又道：「既然大夥兒都去，我們白蛟幫總也不能落在人家後面。」定閒師太問道：「大夥兒？到底有哪些大夥兒？」那姓齊的道：「那田……田伯光說，浙西海沙幫、山東黑風會、湘西排教……」一口氣說了江湖上三十來個大大小小幫會的名字。此人武功平平，幫會門派的名稱倒記得挺熟。定逸師太皺眉道：「都是些不務正業的旁門左道人物，人數雖多，也未必是少林派的對手。」令狐沖聽那姓齊的所說人名中，有天河幫幫主「銀髯蛟」黃伯流，長鯨島島主司馬大，還有幾人，也都是當日在五霸岡上會過的，心下更無懷疑，他們所要救的定然便是盈盈，陡然得到她的訊息，甚是歡喜，但想到她為少林派所扣押，而她曾殺過好幾名少林弟子，又不禁擔憂，問道：「少林派為什麼要扣住這位……這位任大小姐？」那姓齊的道：「這可不知道了。多半是少林派的和尚們吃飽了飯沒事幹，故意找些事來跟大夥兒為難。」

　　定閒師太道：「請二位回去拜上貴幫主，便說恆山派定閒、定逸和這位朋友路過九江，沒來拜會史幫主，多有失禮，請史幫主包涵則個。我們明日乘船西行，請二位大度包容，別再派人來鑿沉我們的船隻。」她說一句，二人便說一句：「不敢。」定閒師太向令狐沖道：「月白風清，少俠慢慢領略江岸夜景。恕貧尼不奉陪了。」攜了定逸之手，緩步回舟。令狐沖知她有意相避，好讓自己對這二人仔細再加盤問，但一時之間，心亂如麻，竟想不出更有什麼話要問，在岸邊走來走去，又悄立良久，只見半鉤月亮映在江心，大江滾滾東去，月光顫動不已，猛然想起：「今日已是十一月下旬。他們下月十五要去少林寺，為時已然無多。少林派方證、方生兩位大師待我甚好。這些人為救盈盈而去，勢必和少林派大動干戈，不論誰勝誰敗，雙方損折必多。我何不趕在頭裡，求方證方丈將盈盈放出，將一場血光大災化於無形，豈不甚好？」又想：「定閒、定逸兩位師太傷勢已痊癒了大半。定閒師太外表瞧來和尋常老尼無異，其實所知既博，見識又極高超，實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高人。由她率眾北歸，只要不再遇到嵩山派這樣的大批強敵，該不會有什麼應付不了的危難。只是我怎生向她們告辭才好？」這些日來，和這些尼姑、姑娘們共歷患難，眾人對他既恭敬，又親切，於他被逐出師門、為小師妹所棄之事，雖然從不提及，但神情之間，顯然猶似她們自身遭此不幸一般。華山眾同門中，除陸大有外，反而無人待他如此親厚，突然要中途分手，頗感難以啟齒。只聽得腳步聲細碎，兩人緩緩走近，卻是儀琳和鄭萼，走到離令狐沖二三丈外，叫了聲：「令狐大哥。」便停住了腳步。令狐沖迎將上去，說道：「你們也給驚醒了？」儀琳道：「令狐大哥，掌門師伯吩咐我們來跟你說……」推了推鄭萼，道：「你跟他說。」鄭萼道：「掌門師叔要你說的。」儀琳道：「你說也是一樣。」鄭萼說道：「令狐大哥，掌門師叔說道，大恩不言謝，今後你不論有什麼事，恆山派都供你驅策。你如要去少林寺救那位任大小姐，大家自當盡力效命。」

　　令狐沖大奇，心想：「我又沒說要去相救盈盈，怎地定閒師太卻恁地說？啊喲，是了！群雄在五霸岡上聚會，設法為我治病，那都是瞧在盈盈的份上。此事鬧得沸沸揚揚，連這兩個不成材的『長江雙飛魚』都知道，定閒師太焉有不知？」想及此事，不由得臉上一紅。

　　鄭萼又道：「掌門師叔說道，此事最好不要硬來。她老人家和定逸師叔兩位，此刻已過江去了，要趕赴少林寺，去向方丈大師求情放人，請令狐大哥帶同我們，緩緩前去。」令狐沖聽了這番話，登時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舉目向長江中眺望，果見一葉小舟，掛起了一張小小白帆，正自向北航去，心中又是感激，又覺慚愧，心想：「兩位師太是佛門中有道大德，又是武林高人。她們肯親身去向少林派求情，原是再好不過，比之我這浪跡江湖、素行不端的一介無名小卒，面子是大上百倍了。多半方證方丈能瞧著二位師太的金面，肯放了盈盈。」想到此處，心下登時一寬。回過頭來，只見那姓易、姓齊的兀自在油簍子中探頭探腦，不敢爬將出來，心想這二人一片熱心，為的是去救盈盈，自己可將他們得罪了，頗覺過意不去，邁步上前，拱了拱手，說道：「在下一時魯莽，得罪了白蛟幫『長江雙飛魚』兩位英雄，實因事先未知其中緣由，還請恕罪。」說著深深一揖。「長江雙飛魚」突然見他前倨後恭，大感詫異，急忙抱拳還禮，這一手忙腳亂，無數菜油飛濺出來，濺得令狐沖身上點點滴滴的都是油跡。令狐沖微笑著點了點頭，向儀琳和鄭萼道：「咱們走罷！」回到舟中，恆山派眾弟子竟絕口不提此事，連儀和、秦絹這些素來事事好奇之人，居然也不向他問一句話，自是定閒師太臨去時已然囑咐，免得令他尷尬。令狐沖暗自感激，但見到好幾名女弟子似笑非笑的臉色，卻又不免頗為狼狽，尋思：「她們這副模樣，心中可咬定盈盈是我的情人了。其實我和盈盈之間清清白白，並無什麼逾規越禮之事。但她們不問，我又如何辯白？」眼見秦絹眼中閃著狡獪的光芒，忍不住道：「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你……你們可別胡思亂想。」秦絹笑道：「我胡思亂想什麼了？」令狐沖臉上一紅，道：「我猜也猜得到。」秦絹笑道：「猜到什麼？」令狐沖還未答話，儀和道：「秦師妹，別多說了，掌門師叔吩咐的話，你忘了嗎？」秦絹抿嘴笑道：「是，是，我沒忘記。」

　　令狐沖轉過頭來，避開她眼光，只見儀琳坐在船艙一角，臉色蒼白，神情卻甚為冷漠，不禁心中一動：「她心中在想什麼？為什麼她不和我說話？」怔怔的瞧著她，忽然想到那日在衡山城外，自己受傷之後，她抱了自己在曠野中奔跑時的臉色。那時她又是關切，又是激動，渾不是眼前這般百事不理的模樣。為什麼？為什麼？

　　儀和忽道：「令狐師兄！」令狐沖沒聽見，沒有答應。儀和大聲又叫：「令狐師兄！」令狐沖一驚，回過頭道：「嗯，怎麼？」儀和道：「掌門師伯說道，明日咱們或是改行陸道，或是仍走水路，悉聽令狐師兄的意思。」

　　令狐沖心中只盼改行陸道，及早得知盈盈的訊息，但斜眼一睨，只見儀琳長長的睫毛下閃動著淚水，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說道：「掌門師太叫咱們緩緩行去，那麼還是仍舊坐船罷。諒來那白蛟幫也不敢對咱們怎地。」秦絹笑道：「你放心得下嗎？」令狐沖臉上微微一紅，尚未作答，儀和喝道：「秦師妹，小孩兒家，少說幾句行不行？」秦絹笑道：「行！有什麼不行？阿彌陀佛，我可不大放心。」

　　次晨舟向西行，令狐沖命舟子將船靠近岸旁航行，以防白蛟幫來襲，但直至湖北境內，一直沒有動靜。此後數日之中，令狐沖也不和恆山弟子多說閒話，每逢晚間停泊，便獨自一人上岸飲酒，喝得醺醺而歸。

　　這一日舟過夏口，折而向北，溯漢水而上，傍晚停泊在小鎮雞鳴渡旁。他又上岸去，在一家冷酒鋪中喝了幾碗酒，忽想：「小師妹的傷不知好了沒有？儀真、儀靈兩位師姊送去恆山靈藥，想來必可治好她的劍傷。林師弟的傷勢又不知如何？倘若林師弟竟致傷重不治，她又怎樣？」想到這裡，心下不禁一驚，尋思：「令狐衝啊令狐沖，你真是個卑鄙小人！你雖盼小師妹早日痊癒，內心卻又似在盼望林師弟傷重而死？難道林師弟死了，小師妹便會嫁你不成？」自覺無聊，連盡了三碗酒，又想：「勞德諾和八師弟不知是誰殺的？那人為什麼又去暗算林師弟？師父、師娘不知近來若何？」

　　端起酒碗，又是一飲而盡，小店之中無下酒物，隨手抓起幾粒鹹水花生，拋入口中，忽聽背後有人歎了口氣，說道：「唉！天下男子，十九薄倖。」

　　令狐沖轉過面來，向說話之人瞧去，搖晃的燭光之下，但見小酒店中除了自己之外，便只店角落裡一張板桌旁有人伏案而臥。板桌上放了酒壺、酒杯，那人衣衫襤褸，形狀猥瑣，不像是如此吐屬文雅之人。當下令狐沖也不理會，又喝了一碗酒，只聽得背後那聲音又道：「人家為了你，給幽禁在不見天日之處。自己卻整天在脂粉堆中廝混，小姑娘也好，光頭尼姑也好，老太婆也好，照單全收。唉，可歎啊可歎。」令狐沖知他說的是自己，卻不回頭，尋思：「這人是誰？他說『人家為了你，給幽禁在不見天日之處』，說的是盈盈嗎？為什麼盈盈是為了我而給人幽禁？」只聽那人又道：「不相干之輩，倒是多管閒事，說要去拚了性命，將人救將出來。偏生你要做頭子，我也要做頭子，人還沒救，自己伙裡已打得昏天黑地。唉，這江湖上的事，老子可真沒眼瞧的了。」令狐沖拿著酒碗，走過去坐在那人對面，說道：「在下多事不明，要請老兄指教。」

　　那人仍然伏在桌上，並不抬頭，說道：「唉，有多少風流，便有多少罪孽。恆山派的姑娘、尼姑們，這番可當真糟糕之極了。」令狐沖更是心驚，站起身來，深深一揖，說道：「令狐沖拜見前輩，還望賜予指點。」突然見到那人凳腳旁放著一把胡琴，琴身深黃，久經年月，心念一動，已知此人是誰，當即拜了下去，說道：「晚輩令狐沖，有幸拜見衡山莫師伯，適才多有失禮。」那人抬起頭來，雙目如電，冷冷的在令狐沖臉上一掃，正是衡山派掌門「瀟湘夜雨」莫大先生。他哼了一聲，說道：「師伯之稱，可不敢當。令狐大俠，這些日來可快活哪！」令狐沖躬身道：「莫師伯明鑒，弟子奉定閒師伯之命，隨同恆山派諸位師姊師妹前赴少林。弟子雖然無知，卻決不敢對恆山師姊妹們有絲毫失禮。」莫大先生歎了口氣，道：「請坐！唉，你怎不知江湖上人言紛紛，眾口鑠金？」令狐沖苦笑道：「晚輩行事狂妄，不知檢點，連本門也不能容，江湖上的閒言閒語，卻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莫大先生冷笑道：「你自己甘負浪子之名，旁人自也不來理你。可是恆山派數百年的清譽，竟敗壞在你的手裡，你也毫不動心嗎？江湖上傳說紛紜，說你一個大男人，混在恆山派一群姑娘和尼姑中間。別說幾十位黃花閨女的名聲給你損了，甚至連……連那幾位苦守戒律的老師太，也給人作為笑柄，這……這可太不成話了。」

　　令狐沖退開兩步，手按劍柄，說道：「不知是誰造謠，說這些無恥荒唐的言語，請莫師伯告知。」

　　莫大先生道：「你想去殺了他們嗎？江湖上說這些話的，沒有一萬，也有八千，你殺得乾淨麼？哼，人家都羨慕你艷福齊天，那又有什麼不好了？」

　　令狐沖頹然坐下，心道：「我做事總是不顧前，不顧後，但求自己問心無愧，卻沒想到累了恆山派眾位上下。這……這便如何是好？」

　　莫大先生歎了口氣，溫言道：「這五日裡，每天晚上，我都曾到你船上窺探……」令狐沖「啊」的一聲，心想：「莫師伯接連五晚來船窺探，我竟半點不知，可算是十分無能。」莫大先生續道：「我見你每晚總是在後艄和衣而臥，別說對恆山眾弟子並無分毫無禮的行為，連閒話也不說一句。令狐世兄，你不但不是無行浪子，實是一位守禮君子。對著滿船妙齡尼姑，如花少女，你竟絕不動心，不僅是一晚不動心，而且是數十晚始終如一。似你這般男子漢、大丈夫，當真是古今罕有，我莫大好生佩服。」大拇指一翹，右手握拳，在桌上重重一擊，說道：「來來來，我莫大敬你一杯。」說著便提起酒壺斟酒。令狐沖道：「莫師伯之言，倒教小侄好生惶恐。小侄品行不端，以致不容於師門，但恆山派同道的師妹，卻如何可以得罪？」莫大先生呵呵笑道：「光明磊落，這才是男兒漢的本色。我莫大如年輕二十歲，教我晚晚陪著這許多姑娘，要像你這般守身如玉，那就辦不到。難得啊難得！來，干了！」兩人舉碗一飲而盡，相對大笑。

　　令狐沖見莫大先生形貌落拓，衣飾寒酸，哪裡像是一位威震江湖的一派掌門？偶爾眼光一掃，鋒銳如刀，但這霸悍之色一露即隱，又成為一個久困風塵的潦倒漢子，心想：「恆山掌門定閒師太慈祥平和，泰山掌門天門道長威嚴厚重，嵩山掌門左冷禪陰鷙險刻，我恩師是位彬彬君子，這位莫師伯外表猥瑣平庸，似是個市井小人。但五嶽劍派的五位掌門人，其實個個是十分深沉多智之人。我令狐沖草包一個，可和他們差得遠了。」莫大先生道：「我在湖南，聽到你和恆山派的尼姑混在一起，甚是詫異，心想定閒師太是何等樣人物，怎容門下做出這等事來？後來聽得白蛟幫的人說起你們行蹤，便趕了下來。令狐老弟，你在衡山群玉院中胡鬧，我莫大當時認定你是個儇薄少年。你後來助我劉正風師弟，我心中對你生了好感，只想趕將上來，善言相勸，不料卻見到後一輩英俠之中，竟有你老弟這樣了不起的少年英雄。很好，很好！來來來，咱們同乾三杯！」說著叫店小二添酒，和令狐沖對飲。幾碗酒一下肚，一個寒酸落拓的莫大先生突然顯得逸興遄飛，連連呼酒，只是他酒量和令狐沖差得甚遠，喝得幾碗後，已是滿臉通紅，說道：「令狐老弟，我知你最喜喝酒。莫大無以為敬，只好陪你多喝幾碗。嘿嘿，武林之中，莫大肯陪他喝酒的，卻也沒有幾人。那日嵩山大會，座上有個大嵩陽手費彬。此人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莫大越瞧越不順眼，當時便一滴不飲。此人居然還口出不遜之言，他臭妹子的，你說可不可惱？」令狐沖笑道：「是啊，這種人不自量力，橫行霸道，終究沒好下場。」莫大先生道：「後來聽說此人突然失了蹤，下落不明，不知到了何處，倒也奇怪。」

　　令狐沖心想，那日在衡山城外，莫大先生施展神妙劍法殺了費彬，他當日明明見到自己在旁，此刻卻又如此說，自是不願留下了形跡，便道：「嵩山派門下行事令人莫測高深，這費彬嘛，說不定是在嵩山哪一處山洞之中隱居了起來，正在勤練劍法，也未可知。」

　　莫大先生眼中閃出一絲狡獪的光芒，微微一笑，拍案叫道：「原來如此，若不是老弟提醒，我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其中緣由。」喝了一口酒，問道：「令狐老弟，你到底何以和恆山派的人混在一起？魔教的任大小姐對你情深一往，你可千萬不能辜負她啊。」令狐沖臉上一紅，說道：「莫師伯明鑒，小侄情場失意，於這男女之事，可早已瞧得淡了。」想起了小師妹岳靈珊，胸口一酸，眼眶不由得紅了，突然哈哈一笑，朗聲說道：「小侄本想看破紅塵，出家為僧，便怕出家人戒律太嚴，不准飲酒，這才沒去做和尚。哈哈，哈哈。」雖是大笑，笑聲中畢竟大有淒涼之意。過了一會，便敘述如何遇到定靜、定閒、定逸三位師太的經過，說到自己如何出手援救，每次都只輕描淡寫的隨口帶過。

　　莫大先生靜靜聽完，瞪著酒壺呆呆出神，過了半晌，才道：「左冷禪意欲吞併四派，聯成一個大派，企圖和少林、武當兩大宗派鼎足而三，分庭抗禮。他這密謀由來已久，雖然深藏不露，我卻早已瞧出了些端倪。操他奶奶的，他不許我劉師弟金盆洗手，暗助華山劍宗去和岳先生爭奪掌門之位，歸根結底，都是為此。只是沒想到他居然如此膽大妄為，竟敢對恆山派明目張膽的下令狐沖道：「他倒也不是明目張膽，原本是假冒魔教，要逼得恆山派無可奈何之下，不得不答允並派之議。」莫大先生點頭道：「不錯。他下一步棋子，當是去對付泰山派天門道長了。哼，魔教雖毒，卻也未必毒得過左冷禪。令狐兄弟，你現下已不在華山派門下，閒雲野鶴，無拘無束，也不必管他什麼正教魔教。我勸你和尚倒也不必做，也不用為此傷心，儘管去將那位任大小姐救了出來，娶她為妻便是。別人不來喝你的喜酒，我莫大偏來喝你三杯。他媽的，怕他個鳥？」他有時出言甚是文雅，有時卻又夾幾句粗俗俚語，說他是一派掌門，也真有些不像。

　　令狐沖心想：「他只道我情場失意乃是為了盈盈，但小師妹之事，也不便跟他提起。」便問：「莫師伯，到底少林派為什麼要拘留任小姐？」莫大先生張大了口，雙眼直視，臉上充滿了驚奇之狀，道：「少林派為什麼要拘留任小姐？你是當真不知，還是明知故問？江湖上眾人皆知，你……你……還問什麼？」

　　令狐沖道：「過去數月之中，小侄為人囚禁，江湖上之事一無所聞。那任小姐曾殺過少林派四名弟子，原也是從小侄身上而起，只不知後來怎地失手，竟為少林派所擒？」莫大先生道：「如此說來，你是真的不明白其中原委了。你身中奇異內傷，無藥可治，聽說旁門左道中有數千人聚集五霸岡，為了討好這位任大小姐而來治你的傷，結果卻人人束手無策，是也不是？」令狐沖道：「正是。」莫大先生道：「這件事轟傳江湖，都說令狐沖這小子不知幾生修來的福氣，居然得到黑木崖聖姑任大小姐的垂青，就算這場病醫不好，也是不枉的了。」令狐沖道：「莫師伯取笑了。」心想：「老頭子，祖千秋他們雖然是一番好意，畢竟行事太過魯莽，這等張揚其事，難怪盈盈生氣。」莫大先生問道：「你後來怎地卻好了？是修習了少林派的『易筋經』神功，是不是？」

　　令狐沖道：「不是。少林派方丈方證大師慈悲為懷，不念舊惡，答允傳授少林派無上內功。只是小侄不願改投少林派，而這門少林神功又不能傳授派外之人，只好辜負了方丈大師的一番美意。」莫大先生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你其時已被逐出華山門牆，正好改投少林。那是千載難逢的機緣，卻為何連自己性命也不顧了？」令狐沖道：「小侄自幼蒙恩師、師娘收留，養育之恩，粉身難報，只盼日後恩師能許小侄改過自新，重列門牆，決不願貪生怕死，另投別派。」莫大先生點頭道：「這也有理。如此說來，你的內傷得愈，那是由於另一樁機緣了。」令狐沖道：「正是。其實小侄的內傷也沒完全治好。」莫大先生凝視著他，說道：「少林派和你向來並無淵源，佛門中人雖說慈悲為懷，卻也不能隨便傳人以本門的無上神功。方證大師答應以『易筋經』相授，你當真不知是什麼緣故嗎？」令狐沖道：「小侄確是不知，還望莫師伯示知。」莫大先生道：「好！江湖上都說，那日黑木崖任大小姐親身背負了你，來到少林寺中，求見方丈，說道只須方丈救了你的性命，她便任由少林寺處置，要殺要剮，絕不皺眉。」令狐沖「啊」的一聲，跳了起來，將桌上一大碗酒都帶翻了，全身登時出了一陣冷汗，手足發抖，顫聲道：「這……這……這……」腦海中一片混亂，想起當時自己身子一日弱似一日，一晚睡夢之中，聽到盈盈哭泣甚哀，說道：「你一天比一天瘦，我……我……」說得誠摯無比，自己心中感激，狂吐鮮血，就此人事不知。待得清醒，已是在少林寺的一間斗室之中，方生大師已費了無數心力為己施教。自己一直不知如何會到少林寺中，又不知盈盈到了何處，原來竟是她捨命相救，不由得熱淚盈眶，跟著兩道眼淚撲簌簌的直流下來。莫大先生歎道：「這位任大小姐雖然出身魔教，但待你的至誠至情，卻令人好生相敬。少林派中，辛國梁、易國梓、黃國柏、覺月禪師四名大弟子命喪她手。她去到少林，自無生還之望，但為了救你，她……她是全不顧己了。方證大師不願就此殺她，卻也不能放她，因此將她囚禁在少林寺後的山洞之中。任大小姐屬下那許多三山五嶽之輩，自然都要去救她出來。聽說這幾個月來，少林寺沒一天安寧，擒到的人，少說也有一百來人了。」令狐沖心情激盪，良久不能平息，過了好一會，才問：「莫師伯，你剛才說，大家爭著要做頭子，自己伙裡已打得昏天黑地，那是怎麼一回事？」

　　莫大先生歎了口氣，道：「這些旁門左道的人物，平日除了聽從任大小姐的號令之外，個個狂妄自大，好勇鬥狠，誰也不肯服誰。這次上少林寺救人，大家知道少林寺是天下武學的祖宗，事情很是棘手，何況單獨去闖寺的，個個有去無回。因此上大家說要廣集人手，結盟而往。既然結盟，便須有個盟主。聽說這些日子來為了爭奪盟主之位，許多人動上了手，死的死，傷的傷，著實損折了不少人。令狐老弟，我看只有你急速趕去，才能制得住他們。你說什麼話，那是誰也不敢違拗的，哈哈，哈哈！」

　　莫大先生這麼一笑，令狐沖登時滿臉通紅，情知他這番話不錯，但群豪服了自己，只不過是瞧在盈盈的面上，而盈盈日後知道，一定要大發脾氣，突然間心念一動：「盈盈對我情意深重，可是她臉皮子薄，最怕旁人笑話於她，說她對我落花有意，而我卻流水無情。我要報答她這番厚意，務須教江湖上好漢眾口紛傳，說道令狐沖對任大小姐一往情深，為了她性命也不要了。我須孤身去闖少林，能救得出她來，那是最好，倘若救不出，也要鬧得眾所周知。」說道：「恆山派的定閒、定逸兩位師伯上少林寺去，便是向少林方丈求情，請他放了這位任小姐出來，以免釀成一場大動干戈的流血浩劫。」莫大先生點頭道：「怪不得，怪不得！我一直奇怪，定閒師太如此老成持重之人，怎麼會放心由你陪伴她門下的姑娘、尼姑，自己卻另行他往，原來是為你作說客去了。」令狐沖道：「莫師伯，小侄既知此事，著急得了不得，恨不得插翅飛去少林寺，瞧瞧兩位師太求情的結果如何。只是恆山派這些師姊妹都是女流之輩，倘若途中遇上了什麼意外，可又難處。」莫大先生道：「你儘管去好了！」令狐沖喜道：「我先去不妨？」莫大先生不答，拿起倚在板凳旁的胡琴，咿咿呀呀的拉了起來。令狐沖知道他既這麼說，那便是答應照料恆山派一眾弟子了，這位莫師伯武功識見，俱皆非凡，不論他明保還是暗護，恆山派自可無虞，當即躬身行禮，說道：「深感大德。」莫大先生笑道：「五嶽劍派，同氣連枝。我幫恆山派的忙，要你來謝什麼？那位任大小姐得知，只怕要喝醋了。」令狐沖道：「小侄告辭。恆山派眾位師姊妹，相煩莫師伯代為知照。」說著直衝出店。

　　一凝步，向江中望去，只見坐船的窗中透出燈光，倒映在漢水之中，一條黃光，緩緩閃動。身後小酒店中，莫大先生的琴聲漸趨低沉，靜夜聽來，甚是淒清。

## 第26章　圍寺

　　令狐衝向北疾行，天明時到了一座大鎮，走進一家飯店。湖北最出名的點心是豆皮，以豆粉製成粉皮，裹以菜餚，甚是可口。令狐沖連盡三大碟，付帳出門。

　　只見迎面走來一群漢子，其中一人又矮又胖，赫然便是「黃河老祖」之一的老頭子。令狐沖心中大喜，大聲叫道：「老頭子！你好啊。」老頭子一見是他，登時臉上神色尷尬之極，遲疑半晌，刷的一聲，抽出了大刀。令狐沖又向前迎了一步，說道：「祖千秋……」只說了三個字，老頭子舉刀便向他砍將過來，可是這一刀雖然力勁勢沉，準頭卻是奇差，和令狐沖肩頭差著一尺有餘，呼的一聲，直削了下去。令狐沖嚇了一跳，向後躍開，叫道：「老先生，我……我是令狐衝！」老頭子叫道：「我當然知道你是令狐沖。眾位朋友聽了，聖姑當日曾有令諭，不論哪一人見到令狐沖，務須將他殺了，聖姑自當重重酬謝。這一句話，大夥兒可都知道麼？」眾人轟然道：「咱們都知道的。」眾人話雖如此，但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臉上神情甚是古怪，並無一人拔刀刃動手，有些人甚至笑嘻嘻的，似覺十分有趣。

　　令狐沖臉上一紅，想起那日盈盈要老頭子等傳言江湖，務須將自己殺了，她是既盼自己再不離開她身邊，又要群豪知道，她任大小姐決非癡戀令狐沖，反而恨他入骨。此後多經變故，早將當時這句話忘了，此刻聽老頭子這麼說，才想起她這號令尚未通傳取消。當時老頭子等傳言出去，群豪已然不信，待得她為救令狐沖之命，甘心赴少林寺就死，這事由少林寺俗家弟子洩漏了出來，登時轟動江湖。人人固讚她情深義重，卻也不免好笑，覺得這位大小姐太也要強好勝，明明愛煞了人家，卻又不認，拚命掩飾，不免欲蓋彌彰。這件事不但盈盈屬下那些左道旁門的好漢知之甚詳，連正派中人也多有所聞，日常閒談，往往引為笑柄。此刻群豪突然見到令狐衝出現，驚喜交集之下，卻也有些不知所措。

　　老頭子道：「令狐公子，聖姑有令，叫我們將你殺了。但你武功甚高，適才我這一刀砍你不中，承你手下留情，沒取我性命，足感盛情。眾位朋友，大家親眼目睹，咱們決不是不肯殺令狐公子，實在是殺他不了，我老頭子不行，當然你們也都不行的了。是不是？」

　　眾人哈哈大笑，都道：「正是！」一人道：「適才咱們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雙方打得筋疲力盡，誰也殺不了誰，只好不打。大夥兒再不妨鬥鬥酒去。倘若有哪一位英雄好漢，能灌得令狐公子醉死了，日後見到聖姑，也好有個交代。」群豪捧腹狂笑，都道：「妙極，妙極！」又一人笑道：「聖姑只要咱們殺了令狐公子，可沒規定非用刀子不可。用上好美酒灌得醉死了他，那也是可以啊。這叫做不能力敵，便當智取。」

　　群豪歡呼大叫，簇擁著令狐衝上了當地最大的一間酒樓，四十餘人坐滿了六張桌子。幾個人敲台拍凳，大呼：「酒來！」令狐沖一坐定後，便問：「聖姑到底怎樣啦？這可急死我群豪聽他關心盈盈，盡皆大喜。

　　老頭子道：「大夥兒定了十二月十五，同上少林寺去接聖姑出寺。這些日子來，卻為了誰做盟主之事，大家爭鬧不休，大傷和氣。令狐公子駕到，那是再好不過了。這盟主若不是你當，更有誰當？倘若別人當了，就算接了聖姑出來，她老人家也必不開心。」一個白鬚老者笑道：「是啊。只要由令狐公子主持全局，縱然一時遇上阻難，接不到聖姑，她老人家只須得知訊息，心下也是歡喜得緊。這盟主一席，天造地設，是由令狐公子來當的了。」令狐沖道：「是誰當盟主，那是小事一件，只須救得聖姑出來，在下便是粉身碎骨，也所甘願。」這幾句話倒不是隨口胡謅，他感激盈盈為己捨身，若要他為盈盈而死，那是一往無前，決不用想上一想。不過如在平日，這念頭在自己心頭思量也就是了，不用向人宣之於口，此刻卻要拚命顯得多情多義，好叫旁人不去笑話盈盈。

　　群豪一聽，更是心下大慰，覺得聖姑看中此人，眼光委實不錯。那白髮老者笑道：「原來令狐公子果然是位有情有義的英雄，倘若是如江湖上所訛傳那般，說道令狐公子置身事外，全不理會，可教眾人心涼了。」

　　令狐沖道：「這幾個月來，在下失手身陷牢籠，江湖上的事情一概不知。但日夜思念聖姑，想得頭髮也白了。來來來，在下敬眾位朋友一杯，多謝各位為聖姑出力。」說著站起身來，舉杯一飲而盡。群豪也都干了。

　　令狐沖道：「老先生，你說許多朋友在爭盟主之位，大傷和氣，事不宜遲，咱們便須立即趕去勸止。」老頭子道：「正是。祖千秋和夜貓子都已趕去了。我們也正要去。」令狐沖道：「不知大夥兒都在哪裡？」老頭子道：「都在黃保坪聚會。」令狐沖道：「黃保坪？」那白鬚老者道：「那是在襄陽以西的荊山之中。」令狐沖道：「咱們快些吃飯喝酒，立即去黃保坪。咱們已鬥了三日三夜酒，各位費盡心機，始終灌不死令狐沖，日後見到聖姑，已大可交代了。」

　　群豪大笑，都道：「令狐公子酒量如海，只怕再鬥三日三夜，也奈何不了你。」令狐沖和老頭子並肩而行，問道：「令愛的病，可大好了？」老頭子道：「多承公子關懷，她雖沒怎麼好，幸喜也沒怎麼壞。」令狐沖心中一直有個疑團，眼見餘人在身後相距數丈，便問：「眾位朋友都說聖姑於各位有大恩德。在下委實不明其中原因，聖姑小小年紀，怎能廣施恩德於這許多江湖朋友？」老頭子問道：「公子真的不知其中緣由？」令狐沖搖頭道：「不知。」老頭子道：「公子不是外人，原本不須相瞞，只是大家向聖姑立過誓，不能洩漏此中機密。請公子恕罪。」令狐沖點頭道：「既不便說，還是不說的好。」老頭子道：「日後由聖姑親口向公子說，那不是好得多麼？」令狐沖道：「但願此日越早到來越好。」

　　群豪在路上又遇到了兩批好漢，也都是去黃保坪的，三伙人相聚，已有一百餘人。

　　群豪趕到黃保坪時已是深夜，群雄聚會處是在黃保坪以西的荒野。還在里許之外，便已聽到人聲嘈雜，有人粗聲喝罵，有人尖聲叫嚷。令狐沖加快腳步奔去，月光之下，只見群山圍繞的一塊草坪上，黑壓壓地聚集著無數人眾，一眼望去，少說也有千餘人。只聽有人大聲說道：「盟主，盟主，既然稱得這個『主』字，自然只好一人來當。你們六個人都要當，那還成什麼盟主？」另一人道：「我們六個人便是一個人，一個人便是六個人。你們都聽我六兄弟的號令，我六兄弟便是盟主了。你再囉哩囉嗦，先將你撕成四塊再說。」令狐沖不用眼見其人，便知是「桃谷六仙」之一，但他六兄弟說話聲音都差不多，卻分辨不出是六人中的哪一個。先前那人給他一嚇，登時不敢再說。但群雄對「桃谷六仙」顯然心中不服，有的在遠處叫罵，有的躲在黑暗中大聲嘻笑，更有人投擲石塊泥沙，亂成一團。

　　桃葉仙大聲嚷道：「是誰向老子投擲石塊？」黑暗中有人道：「是你老子。」桃花仙怒道：「什麼？你是我哥哥的老子，也就是我的老子了？」有人說道：「那也未必！」登時數百人齊聲轟笑。桃花仙道：「為什麼未必？」另一人道：「這個我也不知道。我只生一個兒子。」桃根仙道：「你只生一個兒子，跟我有什麼相干？」又一個粗嗓子的大聲笑道：「跟你沒相干，多半跟你兄弟相干了。」桃干仙道：「難道跟我相干麼？」先一人笑道：「那得看相貌像不像。」桃實仙道：「你說跟我的相貌有些相像，出來瞧瞧。」那人笑道：「有什麼好瞧的，你自己照鏡子好了！」突然之間，四條人影迅捷異常的縱起，一撲向前，將那人從黑暗中抓了出來。這人又高又大，足足有二百來斤，給桃谷四仙抓住了四肢，竟絲毫動彈不得。四人將他抓到月光底下一照。桃實仙道：「不像我，我哪有這樣難看？老三，只怕有些像你。」桃枝仙道：「呸，我就比你難看嗎？天下英雄在此，不妨請大夥兒品評品評。」

　　群雄早就見到桃谷六仙都是五官不正，面貌醜陋，要說哪一個更好看些，這番品評功夫可也真著實不易，這時眼見那大漢給四仙抓在手中，頃刻之間便會給撕成了四塊，人人慄慄危懼，誰也笑不出來。

　　令狐沖知道桃谷六仙的脾氣，一個不對，便會將這大漢撕了，朗聲說道：「桃谷六仙，讓我令狐衝來品評品評如何？」說著緩步從暗處走了出來。

　　群雄一聽到「令狐沖」三字，登時聳動，千餘對目光都注集在他身上。令狐沖卻目不轉睛的凝視著桃谷四仙，唯恐他們一時興起，登時便將這大漢撕裂，說道：「你們將這位朋友放下，我才瞧得清楚。」桃谷四仙當即將他放下。

　　這條大漢身材雄偉已極，站在當地，便如一座鐵塔相似。他適才死裡逃生，已然嚇得魂不附體，臉如死灰，身子簌簌發抖。他明知如此當眾發抖，實非英雄行徑，可是全身自己要抖，卻也勉強不來，要想說幾句撐門面之言，只顫聲道：「我……我……我……」令狐沖見他嚇得厲害，但此人五官倒也端正，向桃谷六仙道：「六位桃兄，你們的相貌和這位朋友全然不像，可比他俊美得多了。桃根仙骨格清奇、桃干仙身材魁偉、桃枝仙四肢修長、桃葉仙眉清目秀、桃花仙呢……這個……這個目如朗星，桃實仙精神飽滿，任誰一見到，立刻都知是六位行俠仗義的玉面英雄，英俊少……這個英俊中年。」群雄聽了，盡皆大笑。桃谷六仙更是大為高興。老頭子吃過這六兄弟的苦頭，知道他們極不好惹，跟著湊趣，說道：「依在下之見，環顧天下英雄，武功高的固多，說到相貌，那是誰也比不上桃谷六仙了。」

　　群豪跟著起哄，有的說：「豈僅俊美而已，簡直是風流瀟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的說：「潘安退避三舍，宋玉甘拜下風。」有的說：「武林中從第一到第六的美男子，自當算他們六位。令狐公子最多排到第七。」

　　桃谷六仙不知眾人取笑自己，還道是真心稱讚，更加笑得合不攏嘴。桃枝仙道：「我媽當年說咱六個是醜八怪，原來說得不對。」有人笑道：「當然不對了，你們只有六個人，怎能成為醜八怪？」有人輕道：「加上他們爹娘……」一句話沒說完，便給人掩住了嘴巴。

　　老頭子大聲道：「眾位朋友，大夥兒運氣不小。令狐公子正要單槍匹馬，獨闖少林，去接聖姑出來，道上遇到了我們，聽說大夥兒在此，便過來和大家商議商議。說到相貌之美，自然要算桃谷六仙……」群雄一聽，又都轟笑。老頭子連連搖手，在眾人大笑聲中繼續說道：「可是這闖少林、接聖姑的大事，和相貌如何，干係也不太大。以在下之見，咱們公奉令狐公子為盟主，請他主持全局，發號施令，大夥兒一體凜遵，眾位意下如何？」群雄人人都知聖姑是為了令狐沖而陷身少林，令狐沖武功卓絕，當日在河南和向問天聯手，大戰各路英雄，此事早已轟動江湖，但即令他手無縛雞之力，瞧在聖姑面上，也當奉他為主，是以聽到老頭子的話，當即歡聲雷動，許多人都鼓掌叫好。桃花仙突然怪聲道：「咱們去救任大小姐，救了她出來，是不是給令狐沖做老婆？」

　　群雄對任大小姐十分尊敬，雖覺桃花仙這話沒錯，卻誰也不敢公然稱是。令狐沖更十分尷尬，只好默不作聲。桃葉仙道：「他又得老婆，又做盟主，那可太過便宜他了。我們去幫他救老婆，盟主卻要我們六兄弟來做。」桃根仙道：「正是！除非他本事強過我們，卻又當別論。」驀地裡桃根、桃干、桃枝、桃實四仙一齊動手，將令狐沖四肢抓住，提在空中。他四人出手實在太快，事先又無半點朕兆，說抓便抓，令狐沖竟然閃避不及。

　　群雄齊聲驚呼：「使不得，快放手！」

　　桃葉仙笑道：「大家放心，我們決不傷他性命，只要他答應讓我們六兄弟做盟主……」

　　一句話沒說完，桃根、桃干、桃枝、桃實四仙忽地齊聲怪叫，忙不迭的將令狐沖拋下，嚷道：「啊喲，你……你使什麼妖法？」原來令狐沖手足分別被四人抓住，也真怕四人傻頭傻腦，什麼怪事都做得出來，別要真的將自己撕了，當即運起吸星大法。桃谷四仙只覺內力源源從掌心中外洩，越是運功相抗，內力奔瀉得越快，驚駭之下，立即撒手。令狐沖腰背一挺，穩穩站直。桃葉仙忙問：「怎麼？」桃根仙、桃實仙齊道：「這……這令狐沖的功夫好奇怪，咱們可抓他不住。」桃干仙道：「不是抓他不住，而是忽然之間，不想抓他了。」群雄歡呼之聲大作，都道：「桃谷六仙，你們這次可服了麼？」桃根仙道：「令狐沖是我們六兄弟的好朋友，令狐沖就是桃谷六仙，桃谷六仙就是令狐沖。令狐衝來當盟主，就等如是桃谷六仙當盟主，那有什麼不服？」桃花仙道：「天下哪有自己不服自己之理？你們問得太笨了。」群雄見桃谷六仙的神情，料想適才抓住令狐沖時暗中已吃了虧，只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認，雖不明其中緣由，卻都嘻笑歡呼。令狐沖道：「眾位朋友，咱們這次去迎接聖姑，並相救失陷在少林寺中的許多朋友。少林寺乃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七十二絕技數百年來馳名天下，任何門派都不能與之抗衡。但咱們人多勢眾，除了這裡已有千餘位英雄之外，尚有不少好漢前來。咱們的武功就算不及少林寺僧俗弟子，十個打一個，總也打贏了。」眾人轟叫：「對，對！難道少林寺的和尚真有三頭六臂不成？」令狐沖又道：「可是少林寺的大師們雖留住了聖姑，卻也沒有為難於她。寺中大師都是有道的高僧，慈悲為懷，令人好生相敬。咱們縱然將少林寺毀了，只怕江湖上的好漢要說我們倚多為勝，不是英雄所為。因此依在下之見，咱們須得先禮後兵，如能說得少林寺讓了一步，對聖姑和其他朋友們不再留難，免得一場爭鬥，那是再好不過。」

　　祖千秋道：「令狐公子之言，正合我意，倘若當真動手，雙方死傷必多。」桃枝仙道：「令狐公子之言，卻不合我意。雙方如不動手，死傷必少，那還有什麼趣味？」祖千秋道：「咱們既奉令狐公子為盟主，他發號施令，大夥兒自當聽從。」桃根仙道：「不錯，這發號施令之事，還是由我們桃谷六仙來幹好了。」群雄聽他六兄弟儘是無理取鬧，阻撓正事，都不由得發惱，許多人手按刀柄，只待令狐沖稍有示意，便要將這六人亂刀分屍，他六人武功再高，終究擋不住數十人刀劍齊施。祖千秋道：「盟主是幹什麼的？那自然是發號施令的了。他如不發號施令，那還叫什麼盟主？這個『主』字，便是發號施令之意。桃花仙道：「既是如此，便單叫他一個『盟』字，少了那『主』字便了。」桃葉仙搖頭道：「單叫一個『盟』字，多麼彆扭。」桃干仙道：「依我的高見，單是一個『盟』字既然彆扭，便可拆將開來，稱他為『明血』！」桃枝仙叫道：「錯了，錯了！『盟』字拆開來，下面不是『血』字，比『血』字少了一撇。那是什麼字？」桃谷六仙都不識那器皿的「皿」字，群雄任由他們出醜，無人出聲指點。桃干仙道：「少了一些，也還是血。好比我割你一刀，割得深，出的血多，固然是血，倘若我顧念手足之情，割得很輕，出的血甚少，雖然少了些，那仍然是血。」桃枝仙怒道：「你割我一刀，就算割得輕，也不是顧念手足之情了。你為什麼要割我一刀？」桃干仙道：「我可沒有割，我手裡也沒有刀。」桃花仙道：「如果你手裡有刀呢？」

　　群雄聽他們越扯越遠，不禁怒喝：「安靜些，大家聽盟主的號令。」桃枝仙道：「他號令便號令好了，又何必安靜？」令狐沖提高嗓子說道：「眾位朋友，屈指算來，離十二月十五還有十七日，大夥兒動身慢慢行去，到得嵩山，時候也差不多了。咱們這次可不是秘密行事，乃是大張旗鼓而去。明日咱們去買布制旗，寫明『天下英雄齊赴少林恭迎聖姑』的字樣，再多買些皮鼓，一路敲擊前往，好教少林的僧俗弟子們聽到，先自心驚膽戰。」

　　這些左道豪客十之八九是好事之徒，聽他說要如此大鬧，都是不勝之喜，歡呼聲響震山谷。其中也有若干老成穩重之輩，但見大伙都喜胡鬧，也只有不置可否、捋鬚微笑而已。次日清晨，令狐沖請祖千秋、計無施、老頭子三人去趕製旗幟，採辦皮鼓。到得中午時分，已寫就了數十面白布大旗，皮鼓卻只買到兩面。令狐沖道：「咱們便即起程，沿路經過城鎮，不停添購便是。」

　　當即有人擂起鼓來，群豪齊聲吶喊，列隊向北進發。令狐沖見過恆山派弟子在仙霞嶺上受人襲擊的情形，當下與計無施等商議，派出七個幫會，兩幫在前作為前哨，兩幫左護，兩幫右衛，另有一幫殿後接應，餘人則是中軍大隊；又派漢水的神烏幫來回傳遞消息。神烏幫是本地幫會，自鄂北以至豫南皆是其勢力範圍，若有風吹草動，自能盡早得悉。群豪見他分派井井有條，除桃谷六仙外，盡皆悅服凜遵。行了數日，沿途不斷有豪士來聚。旗幟皮鼓，越置越多，蓬蓬皮鼓聲中，二千餘人喧嘩叫嚷，湧向少林。這日將到武當山腳下。令狐沖道：「武當派是武林中的第二大派，聲勢之盛，僅次於少林。咱們這次去迎接聖姑，連少林派也不想得罪，自然更不想得罪武當派了。咱們還是避道而行，以示對武當派掌門人沖虛道長尊重之意。不知諸位意下如何？」老頭子道：「令狐公子怎麼說，便怎麼行。咱們只須接到聖姑，那便心滿意足，原不必旁生枝節，多樹強敵。倘若接不到聖姑，就算將武當山踏平了，又有個屁用？」令狐沖道：「如此甚好！便請傳下令去，偃旗息鼓，折向東行。」當下群豪改道東行。這日正行之際，迎面有人騎了一頭毛驢過來，驢後隨著兩名鄉農，一個挑著一擔菜，另一個挑著一擔山柴。毛驢背上騎著個老者，彎著背不住咳嗽，一身衣服上打滿了補釘。群豪人數眾多，手持兵刃，一路上大呼小叫，聲勢甚壯，道上行人見到，早就避在一旁。但這三人竟如視而不見，向群豪直衝過來。

　　桃根仙罵道：「幹什麼的？」伸手一推，那毛驢一聲長嘶，摔了出去，喀喇幾聲，腿骨折斷。驢背上老者摔倒在地，哼哼唧唧的半天爬不起來。令狐沖好生過意不去，當即縱身過去扶起，說道：「真對不起。老丈，可摔痛了嗎？」

　　那老者哼哼唧唧，說道：「這……這……這算什麼？我窮漢……」兩名鄉農放下肩頭擔子，站在大路正中，雙手\*腳下，你們是什麼人，膽敢在這裡出手打人？」桃根仙道：「武當山腳下，那便怎地？」那漢子道：「武當山腳下，人人都會武功。你們外路人到這裡來撒野，當真是不知死活，自討苦吃。」群豪見這二人面黃肌瘦，都是五十來歲年紀，這挑菜的說話中氣不足，居然自稱會武，登時有數十人大笑起來。桃花仙笑道：「你也會武功？」那漢子道：「武當山腳下，三歲孩兒也會打拳，五歲孩子就會使劍，那有什麼希奇？」桃花仙指著那挑柴漢子，笑道：「他呢？他會不會使劍？」挑柴的漢子道：「我……我……小時候學過幾個月，有幾十年沒練，這功夫……咳咳，可都擱下了。」挑菜的道：「武當派武功天下第一，只要學過幾個月，你就不是對手。」桃葉仙笑道：「那麼你練幾手給我們瞧瞧。」

　　挑柴漢子道：「練什麼？你們又看不懂。」群豪轟然大笑，都道：「不懂也得瞧瞧。」挑柴漢子道：「唉，既然如此，我便練幾手，只不知是否還記得全？哪一位借把劍來。」當下便有一人笑著遞了把劍過去。那漢子接了過來，走到乾硬的稻田中，東刺一劍、西劈一劍的練了起來，使得三四下，忽然忘記了，搔頭凝思，又使了幾招。群豪見他使得全然不成章法，身手又笨拙之極，無不捧腹大笑。那挑菜漢子道：「有什麼好笑？讓我來練練，借把劍來。」接了長劍在手，便即亂劈亂刺，出手極快，猶如發瘋一般，更引人狂笑不已。令狐沖初時也是負手微笑，但看到十幾招時，不禁漸覺訝異，這兩個漢子的劍招一個遲緩，一個迅捷，可是劍法中破綻之少，實所罕見。二人的姿式固是難看之極，但劍招古樸渾厚，劍上的威力似乎只發揮得一二成，其餘的卻是蓄勢以待，深藏不露，當即跨上幾步，拱手說道：「今日拜見兩位前輩，得睹高招，實是不勝榮幸。」語氣甚是誠懇。兩名漢子收起長劍。那挑柴的瞪眼道：「你這小子，你看得懂我們的劍法麼？」令狐沖道：「不敢說懂。兩位劍法博大精深，這個『懂』字，哪裡說得上？武當派劍法馳名天下，果然令人歎為觀止。」那挑菜漢子道：「你這小子，叫什麼名字？」令狐沖還未答話，群豪中已有好幾人叫了起來：「什麼小子不小子的？」「這位是我們的盟主，令狐公子。」「鄉巴佬，你說話客氣些！」挑柴漢子側頭道：「令狐瓜子？不叫阿貓阿狗，卻叫什麼瓜子花生，名字難聽得緊。」令狐沖抱拳道：「令狐沖今日得見武當神劍，甚是佩服，他日自當上山叩見沖虛道長，謹致仰慕之誠。兩位尊姓大名，可能示知嗎？」挑柴漢子向地下吐了口濃痰，說道：「你們這許多人，嘩啦嘩啦的，打鑼打鼓，可是大出喪嗎？」令狐沖情知這兩人必是武當派高手，當下恭恭敬敬的躬身說道：「我們有一位朋友，給拘留在少林寺中，我們是去求懇方證方丈，請他老人家慈悲開釋。」挑菜漢子道：「原來不是大出喪！可是你們打壞了我伯伯的驢子，賠不賠錢？」

　　令狐沖順手牽過三匹駿馬，說道：「這三匹馬，自然不及前輩的驢子了，只好請前輩將就騎騎。晚輩們不知前輩駕到，大有衝撞，還請恕罪。」說著將三匹馬送將過去。群豪見令狐沖神態越來越謙恭，絕非故意做作，無不大感詫異。挑菜漢子道：「你既知我們的劍法了得，想不想比上一比？」令狐沖道：「晚輩不是兩位的敵手。」挑柴漢子道：「你不想比，我倒想比比。」歪歪斜斜的一劍，向令狐衝刺來。令狐沖見他這一劍籠罩自己上身九處要害，確是精妙。叫道：「好劍法！」拔出長劍，反刺過去。那漢子向著空處亂刺一劍。令狐沖長劍回轉，也削在空處。兩人連出七八劍，每一劍都刺在空處，雙劍未曾一交。但那挑柴漢子卻一步又一步的倒退。那挑菜漢子叫道：「瓜子花生，果然有點門道。」提起劍來一陣亂刺亂削，剎那間接連劈了二十來劍。每一劍都不是劈向令狐沖，劍鋒所及，和他身子差著七八尺。令狐沖提起長劍，有時向挑柴漢子虛點一式，有時向挑菜漢子空刺一招，劍刃離他們身子也均有七八尺。但兩人一見他出招，便神情緊迫，或跳躍閃避，或舞劍急擋。群豪都看得呆了，令狐沖的劍刃明明離他們還有老大一截，他出劍之時又無半點勁風，決非以無形劍氣之類攻人，為何這兩人如此避擋唯恐不及？看到此時，群豪都已知這兩人乃是身負深湛武功的高手。他們出招攻擊之時雖仍一個呆滯，一個癲狂，但當閃避招架之際，身手卻輕靈沉穩，兼而有之，同時全神貫注，不再有半分惹笑的做作。

　　忽聽得兩名漢子齊聲呼嘯，劍法大變，挑柴漢長劍大開大闔，勢道雄渾，挑菜漢疾趨疾退，劍尖上幻出點點寒星。令狐沖手中長劍劍尖微微上斜，竟不再動，一雙目光有時向挑柴漢瞪視，有時向挑菜漢斜睨。他目光到處，兩漢便即變招，或大呼倒退，或轉攻為守。

　　計無施、老頭子、祖千秋等武功高強之士，已漸漸瞧出端倪，發覺兩個漢子所閃避衛護的，必是令狐沖目光所及之處，也正是他二人身上的要穴。

　　只見挑柴漢舉劍相砍，令狐沖目光射他小腹處的「商曲穴」，那漢子一劍沒使老，當即回過，擋在自己「商曲穴」上。這時挑菜漢挺劍向令狐沖作勢連刺，令狐沖目光看到他左頸「天鼎穴」處，那漢子急忙低頭，長劍砍在地下，深入稻田硬泥，倒似令狐沖的雙眼能發射暗器，他說什麼也不讓對方目光和自己「天鼎穴」相對。

　　兩名漢子又使了一會劍，全身大汗淋漓，頃刻間衣褲都汗濕那騎驢的老頭一直在旁觀看，一言不發，這時突然咳嗽一聲，說道：「佩服，佩服，你們退下吧！」兩名漢子齊聲應道：「是！」但令狐沖的目光還是盤旋往復，不離二人身上要穴。二人一面舞劍，一面倒退，始終擺脫不了令狐沖的目光。那老頭道：「好劍法！令狐公子，讓老漢領教高招。」令狐沖道：「不敢當！」轉過頭來，向那老者抱拳行禮。那兩名漢子至此方始擺脫了令狐沖目光的羈絆，同時向後縱出，便如兩頭大鳥一般，穩穩的飛出數丈之外。群豪忍不住齊聲喝采，他二人劍法如何，難以領會，但這一下倒縱，躍距之遠，身法之美，誰都知道乃是上乘功夫。

　　那老者道：「令狐公子劍底留情，若是真打，你二人身上早已千孔百創，豈能讓你們將一路劍法從容使完？快來謝過了。」兩名漢子飛身過來，一躬到地。挑菜漢子說道：「今日方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公子高招，世所罕見，適才間言語無禮，公子恕罪。」令狐沖拱手還禮，說道：「武當劍法，的是神妙。兩位的劍招一陰一陽，一剛一柔，可是太極劍法嗎？」挑菜漢道：「卻教公子見笑了。我們使的是『兩儀劍法』，劍分陰陽，未能混而為一。」令狐沖道：「在下在旁觀看，勉強能辨別一些劍法中的精微。要是當真出手相鬥，也未必便能乘隙而進。」那老頭道：「公子何必過謙？公子目光到處，正是兩儀劍法每一招的弱點所在。唉，這路劍法……這路劍法……」不住搖頭，說道：「五十餘年前，武當派有兩位道長，在這路兩儀劍法上花了數十年心血，自覺劍法中有陰有陽，亦剛亦柔，唉！」長長一聲歎息，顯然是說：「哪知遇到劍術高手，還是不堪一擊。」令狐沖恭恭敬敬的道：「這兩位大叔劍術已如此精妙。武當派沖虛道長和其餘高手，自必更是令人難窺堂奧。晚輩和眾位朋友這次路過武當山腳下，只因身有要事，未克上山拜見沖虛道長，甚為失禮。此事一了，自當上真武觀來，向真武大帝與沖虛道長磕頭。」令狐沖為人本來狂傲，但適才見二人劍法剛柔並濟，內中實有不少神奇之作，雖然找到了其中的破綻，但天下任何招式均有破綻，因之心下的確好生佩服，料想這老者定是武當派中的一流高手，因之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摯。那老者點頭道：「年紀輕輕，身負絕藝而不驕，也當真難得。令狐公子，你曾得華山風清揚前輩的親傳嗎？」令狐沖心頭一驚：「他目光好生厲害，竟然知道我所學的來歷。我雖不能吐露風太師叔的行跡，但他既直言相詢，可不能撒謊不認。」說道：「晚輩有幸，曾學得風太師叔劍術的一些皮毛。」這句話模稜兩可，並不直認曾得風清揚親手傳劍。那老者微笑道：「皮毛，皮毛！嘿嘿，風前輩劍術的皮毛，便已如此了得麼？」從挑柴漢手中接過長劍，握在左手，說道：「我便領教一些風老前輩劍術的皮毛。」

　　令狐沖道：「晚輩如何敢與前輩動手？」

　　那老者又微微一笑，身子緩緩右轉，左手持劍向上提起，劍身橫於胸前，左右雙掌掌心相對，如抱圓球。令狐沖見他長劍未出，已然蓄勢無窮，當下凝神注視。那老者左手劍緩緩向前劃出，成一弧形。令狐沖只覺一股森森寒氣，直逼過來，若不還招，已勢所不能，說道：「得罪了！」看不出他劍法中破綻所在，只得虛點一劍。突然之間，那老者劍交右手，寒光一閃，向令狐沖頸中劃出。這一下快速無倫，旁觀群豪都情不自禁的叫出聲來。但他如此奮起一擊，令狐沖已看到他脅下是個破綻，長劍刺出，逕指他脅下「淵液穴」。那老者長劍豎立，噹的一聲響，雙劍相交，兩人都退開了一步。令狐沖但覺對方劍上有股綿勁，震得自己右臂隱隱發麻。那老者「咦」的一聲，臉上微現驚異之色。那老者又是劍交左手，在身前劃了兩個圓圈。令狐沖見他劍勁連綿，護住全身，竟無半分空隙，暗暗驚異：「我從未見過誰的招式之中，竟能如此毫無破綻。他若以此相攻，那可如何破法？任我行前輩劍法或許比這位老先生更強，但每一招中難免仍有破綻。難道一人使劍，竟可全無破綻？」心下生了怯意，不由得額頭滲出汗珠。

　　那老者右手捏著劍訣，左手劍不住抖動，突然平刺，劍尖急顫，看不出攻向何處。

　　他這一招中籠罩了令狐衝上盤七大要穴，但就因這一搶攻，令狐沖已瞧出了他身上三處破綻，這些破綻不用盡攻，只攻一處已足制死命，登時心中一寬：「他守禦時全無破綻，攻擊之時，畢竟仍然有隙可乘。」當下長劍平平淡淡的指向對方左眉。那老者倘若繼續挺劍前刺，左額必先中劍，待他劍尖再刺中令狐沖時，已然遲了一步。

　　那老者劍招未曾使老，已然圈轉。突然之間，令狐沖眼前出現了幾個白色光圈，大圈小圈，正圈斜圈，閃爍不已。他眼睛一花，當即回劍向對方劍圈斜攻。噹的一響，雙劍再交，令狐沖只感手臂一陣酸麻。

　　那老者劍上所幻的光圈越來越多，過不多時，他全身已隱在無數光圈之中，光圈一個未消，另一個再生，長劍雖使得極快，卻聽不到絲毫金刃劈風之聲，足見劍勁之柔韌已達於化境。這時令狐沖已瞧不出他劍法中的空隙，只覺似有千百柄長劍護住了他全身。那老者純採守勢，端的是絕無破綻。可是這座劍鋒所組成的堡壘卻能移動，千百個光圈猶如浪潮一般，緩緩湧來。那老者並非一招一招的相攻，而是以數十招劍法混成的守勢，同時化為攻勢。令狐沖無法抵禦，只得退步相避。

　　他退一步，光圈便逼進一步，頃刻之間，令狐沖已連退了七八步。群豪眼見盟主戰況不利，已落下風，屏息而觀，手心中都捏了把冷汗。桃根仙忽道：「那是什麼劍法？這是小孩子亂畫圈兒，我也會畫。」桃花仙道：「我來畫圈，定然比他畫得還要圓。」桃枝仙道：「令狐兄弟，你不用害怕，倘若你打輸了，我們把這老兒撕成四塊，給你出氣。」桃葉仙道：「此言差之極矣，第一，他是令狐盟主，不是令狐兄弟。第二，你又怎知道他害怕？」桃枝仙道：「令狐沖雖然做了盟主，年紀總還是比我小，難道一當盟主，便成為令狐哥哥、令狐伯伯、令狐爺爺、令狐老太爺了？」這時令狐沖又再倒退，群豪都十分焦急，耳聽得桃谷六仙在一旁胡言亂語，更增惱怒。

　　令狐沖再退一步，波的一聲，左足踏入了一個小水坑，心念一動：「風太師叔當日諄諄教導，說道天下武術千變萬化，神而明之，存乎一心，不論對方的招式如何精妙，只要是有招，便有破綻。獨孤大俠傳下來的這路劍法，所以能打遍天下無敵手，便在能從敵招之中瞧出破綻。眼前這位前輩的劍法圓轉如意，竟無半分破綻，可是我瞧不出破綻，未必便真無破綻，只是我瞧不出而已。」

　　他又退幾步，凝視對方劍光所幻的無數圓圈，驀地心想：「說不定這圓圈的中心，便是破綻。但若不是破綻，我一劍刺入，給他長劍這麼一絞，手臂便登時斷了。」

　　又想：「幸好他如此攻逼，只能漸進，當真要傷我性命，卻也不易。但我一味退避，終究是輸了。此仗一敗，大夥兒心虛氣餒，哪裡還能去闖少林，救盈盈？」想到盈盈對自己情深義重，為她斷送一條手臂，又有何妨？內心深處，竟覺得為她斷送一條手臂，乃是十分快慰之事，又覺自己負她良多，須得為她受到什麼重大傷殘，方能稍報深恩。言念及此，內心深處，倒似渴望對方能將自己一條手臂斬斷，當下手臂一伸，長劍便從老者的劍光圈中刺了進去。噹的一聲大響，令狐沖只感胸口劇烈一震，氣血翻湧，一隻手臂卻仍然完好。那老者退開兩步，收劍而立，臉上神色古怪，既有驚詫之意，亦有慚愧之色，更帶著幾分惋惜之情，隔了良久，才道：「令狐公子劍法高明，膽識過人，佩服，佩服！」令狐沖此時方知，適才如此冒險一擊，果然是找到了對方劍法的弱點所在，只是那老者劍法實在太高，光圈中心本是最凶險之處，他居然練得將破綻藏於其中，天下成千成萬劍客之中，只怕難得有一個膽敢以身犯險。他一逞而成，心下暗叫：「僥倖，僥倖！」只覺得一道道汗水從背脊流下，當即躬身道：「前輩劍法通神，承蒙指教，晚輩得益非淺。」這句話倒不是尋常的客套，這一戰於他武功的進益確是大有好處，令他得知敵人招數中之最強處，竟然便是最弱處，最強處都能擊破，其餘自是迎刃而解了。

　　高手比劍，一招而決。那老者即見令狐沖敢於從自己劍光圈中揮刃直入，以後也就不必再比。他向令狐沖凝視半晌，說道：「令狐公子，老朽有幾句話，要跟你說。」令狐沖道：「是，恭聆前輩教誨。」那老者將長劍交給挑菜漢子，往東走去。令狐衝將長劍拋在地下，跟隨其後。

　　到得一棵大樹之旁，和群豪已相去數十丈，雖可互相望見，話聲卻已傳不過去。那老者在樹蔭下坐了下來，指著樹旁一塊圓石，道：「請坐下說話。」待令狐沖坐好，緩緩說道：「令狐公子，年輕一輩人物之中，如你這般人才武功，那是少有得很了。」令狐沖道：「不敢。晚輩行為不端，聲名狼藉，不容於師門，怎配承前輩如此見重？」

　　那老者道：「我輩武人，行事當求光明磊落，無愧於心。你的所作所為，雖然有時狂放大膽，不拘習俗，卻不失為大丈夫的行徑。我暗中派人打聽，並沒查到你什麼真正的劣跡。江湖上的流言蜚語，未足為憑。」

　　令狐沖聽他如此為自己分辯，句句都打進了心坎之中，不由得好生感激，又想：「這位前輩在武當派中必定位居尊要，否則怎會暗中派人查察我的為人行事。」

　　那老者又道：「少年人鋒芒太露，也在所難免。岳先生外貌謙和，度量卻嫌不廣……」令狐沖當即站起，說道：「恩師待晚輩情若父母，晚輩不敢聞師之過。」

　　那老者微微一笑，說道：「你不忘本，那便更好。老朽失言。」忽然間臉色鄭重，問道：「你習這『吸星大法』有多久了？」令狐沖道：「晚輩於半年前無意中習得，當初修習，實不知是『吸星大法』。」那老者點頭道：「這就是了！你我適才三次兵刃相交，我內力為你所吸，但我察覺你尚不善運用這項為禍人間的妖法。老朽有一言相勸，不知少俠能聽否？」令狐沖大是惶恐，躬身道：「前輩金石良言，晚輩自當凜遵。」那老者道：「這吸星妖法臨敵交戰，雖然威力奇大，可是於修習者本身卻亦大大有害，功行越深，為害越烈。少俠如能臨崖勒馬，盡棄所學妖術，自然最好不過，否則也當從此停止修習。」令狐沖當日在孤山梅莊，便曾聽任我行言道，習了「吸星大法」後有極大後患，要自己答允參與魔教，才將化解之法相傳，其時自己曾予堅拒，此刻聽這老者如此說，更信所言非虛，說道：「前輩指教，晚輩決不敢忘。晚輩明知此術不正，也曾立意決不用以害人，只是身上既有此術，縱想不用，亦不可得。」那老者點頭道：「據我所聞，確是如此。有一件事，要少俠行來，恐怕甚難，但英雄豪傑，須當為人之所不能為。少林寺有一項絕藝《易筋經》，少俠想來曾聽見過。」令狐沖道：「正是。聽說這是武林中至高無上的內功，即是少林派當今第一輩的高僧大師，也有未蒙傳授的。」那老者道：「少俠這番率人前往少林，只怕此事不易善罷，不論哪一邊得勝，雙方都將損折無數高手，實非武林之福。老朽不才，願意居間說項，請少林方丈慈悲為懷，將《易筋經》傳於少俠，而少俠則向眾人善為開導，就此散去，將一場大禍消弭於無形。少俠以為如何？」令狐沖道：「然則被少林寺所拘的任氏小姐卻又如何？」那老者道：「任小姐殺害少林弟子四人，又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為害人間。方證大師將她幽禁，決不是為了報復本派私怨，實是出於為江湖同道造福的菩薩心腸。少俠如此人品武功，豈無名門淑女為配？何必拋捨不下這個魔教妖女，以致壞了聲名，自毀前程？」令狐沖道：「受人之恩，必當以報。前輩美意，晚輩衷心感激，卻不敢奉命。」那老者歎了口氣，搖頭道：「少年人溺於美色，脂粉陷阱，原是難以自拔。」令狐沖躬身道：「晚輩告辭。」

　　那老者道：「且慢。老朽和華山派雖少往來，但岳先生多少也要給老朽一點面子，你若依我所勸，老朽與少林寺方丈一同拍胸口擔保，叫你重回華山派中。你信不信得過我？」令狐沖不由得心動，重歸華山原是他最大的心願，這老者武功如此了得，聽他言語，必是武當派中一位響噹噹的前輩腳色，他說可和方證方丈一同擔保，相信必能辦成此事。師父向來十分顧全同道的交誼，少林、武當是當今武林中最大的兩個門派，這兩派的頭面人物出來說項，師父極難不賣這個面子。師父對自己向來情同父子，這次所以傳書武林，將自己逐出門牆，自是因自己與向問天、盈盈等人結交，令師父無顏以對正派同道，但既有少林、武當兩大掌門人出面，師父自然有了最好的交代。但自己回歸華山，日夕和小師妹相見，卻難道任由盈盈在少林寺後山陰寒的山洞之中受苦？想到此處，登時胸口熱血上湧，說道：「晚輩若不能將任小姐救出少林寺，枉自為人。此事不論成敗若何，晚輩若還留得命在，必當上武當山真武觀來，向沖虛道長和前輩叩謝。」那老者歎了口氣，說道：「你不以性命為重，不以師門為重，不以聲名前程為重，一意孤行，便是為了這個魔教妖女。將來她若對你負心，反臉害你，你也不怕後悔嗎？」

　　令狐沖道：「晚輩這條性命，是任小姐救的，將這條命還報了她，又有何足惜？」那老者點頭道：「好，那你就去罷！」

　　令狐沖又躬身行禮，轉身回向群豪，說道：「走罷！」桃實仙道：「那老頭兒跟你比劍，怎麼沒分勝敗，便不比了？」適才二人比劍，確是勝敗未分，只是那老者情知不敵，便即罷手，旁觀眾人都瞧不出其中關竅所在。令狐沖道：「這位前輩劍法極高，再鬥下去，我也必佔不到便宜，不如不打了。」桃實仙道：「你這就笨得很了。既然不分勝敗，再打下去你就一定勝了。」令狐沖笑道：「那也不見得。」桃實仙道：「怎麼不見得？這老頭兒的年紀比你大得多，力氣當然沒你大，時候一長，自然是你佔上風。」令狐沖還沒回答，只聽桃根仙道：「為什麼年紀大的，力氣一定不大？」令狐沖登時省悟，桃谷六仙之中，桃根仙是大哥，桃實仙是六弟，桃實仙說年紀大的力氣不大，桃根仙便不答應。

　　桃干仙道：「如果年紀越小，力氣越大，那麼三歲孩兒力氣最大了？」桃花仙道：「這話不對，三歲孩兒力氣最大這個『最』字，可用錯了，兩歲孩兒比他力氣更大。」桃干仙道：「你也錯了，一歲孩兒比兩歲孩兒力氣又要大些。」桃葉仙道：「還沒出娘胎的胎兒，力氣最大。」

　　群豪一路向北，到得河南境內，突然有兩批豪士分從東西來會，共有二千餘人，這麼一來，總數已在四千以上。這四千餘人晚上睡覺倒還罷了，不論草地樹林、荒山野嶺，都可倒頭便睡，這吃飯喝酒卻是極大麻煩。接連數日，都是將沿途城鎮上的飯鋪酒店，吃喝得鍋鑊俱爛，桌椅皆碎。群豪酒不醉，飯不飽，惱起上來，自是將一干飯鋪酒店打得落花流水。令狐沖眼見這些江湖豪客凶橫暴戾，卻也皆是義氣極重的直性漢子，一旦少林寺不允釋放盈盈，雙方展開血戰，勢必慘不忍睹。他連日都在等待定閒、定逸兩位師太的回音，只盼憑著她二人的金面，方證方丈釋放盈盈，就可免去一場大廝殺的浩劫。屈指算來，距十二月十五日只差三日，離少林寺也已不過一百多里，卻始終沒得兩位師太的回音。這番江湖群豪北攻少林，大張旗鼓而來，早已遠近知聞，對方卻一直沒任何動靜，倒似有恃無恐一般。令狐沖和祖千秋、計無施等人談起，均也頗感憂慮。

　　這晚群豪在一片曠野上露宿，四周都布了巡哨，以防敵人晚間突來偷襲。寒風凜冽，鉛雲低垂，似乎要下大雪。方圓數里的平野上，到處燒起了一堆堆柴火。這些豪士並無軍令部勒，烏合之眾，聚在一起，但聽得唱歌吆喝之聲，震動四野。更有人揮刀比劍，鬥拳摔角，吵嚷成一片。令狐沖心想：「最好不讓這些人真的到少林寺去。我何不先去向方證、方生兩位大師相求？要是能接盈盈出來，豈不是天大的喜事？」想到此處，全身一熱，但轉念又想：「但若少林僧眾對我一人動手，將我擒住甚或殺死，我死不足惜，但無人主持大局，群豪勢必亂成一團，盈盈固然救不出來，這數千位血性朋友，說不定都會葬身於少室山上。我憑了一時血氣之勇而誤此大事，如何對得住眾人？」

　　站起身來，放眼四望，但見一個個火堆烈焰上騰，火堆旁人頭湧湧，心想：「他們不負盈盈，我也不能負了他們。」兩日之後，群豪來到少室山上、少林寺外。這兩日中，又有大批豪士來會。當日在五霸岡上聚會的豪傑如黃伯流、司馬大、藍鳳凰等盡皆到來，九江白蛟幫史幫主帶著「長江雙飛魚」也到了，還有許許多多是令狐沖從未見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千人眾。數百面大皮鼓同時擂起，蓬蓬之聲，當真驚天動地。群豪擂鼓良久，不見有一名僧人出來。令狐沖道：「止鼓！」號令傳下，鼓聲漸輕，終於慢慢止歇。令狐沖提一口氣，朗聲說道：「晚輩令狐沖，會同江湖上一眾朋友，前來拜訪少林寺方丈。敬請賜予接見。」這幾句話以充沛內力傳送出去，聲聞數里。但寺中寂無聲息，竟無半點回音。令狐沖又說了一遍，仍是無人應對。令狐沖道：「請祖兄奉上拜帖。」

　　祖千秋道：「是。」持了事先預備好的拜盒，中藏自令狐沖以下群豪首領的名帖，來到少林寺大門之前，在門上輕叩數下，傾聽寺中寂無聲息，在門上輕輕一推，大門並未上閂，應手而開，向內望去，空蕩蕩地並無一人。他不敢擅自進內，回身向令狐沖稟報。令狐沖武功雖高，處事卻無閱歷，更無統率群豪之才，遇到這等大出意料之外的情境，實不知如何是好，一時呆在當地，說不出話來。桃根仙叫道：「廟裡的和尚都逃光了？咱們快衝進去，見到光頭的便殺。」桃干仙道：「你說和尚都逃光了，哪裡還有光頭的人給你來殺？」桃根仙道：「尼姑不是光頭的嗎？」桃花仙道：「和尚廟裡，怎麼會有尼姑？」桃根仙指著游迅，說道：「這個人既不是和尚，也不是尼姑，卻是光頭。」桃干仙道：「你為什麼要殺他？」計無施道：「咱們進去瞧瞧如何？」令狐沖道：「甚好，請計兄、老兄、祖兄、黃幫主四位陪同在下，進寺察看。請各位傳下令去，約束屬下弟兄，不得我的號令，誰也不許輕舉妄動，不得對少林僧人有任何無禮的言行，亦不可毀損少室山上的一草一木。」桃枝仙道：「當真拔一根草也不可以嗎？」令狐沖心下焦慮，掛念盈盈不知如何，大踏步向寺中走去。計無施等四人跟隨其後。

　　進得山門，走上一道石級，過前院，經前殿，來到大雄寶殿，但見如來佛寶相莊嚴，地下和桌上卻都積了一層薄薄的灰塵。祖千秋道：「難道寺中僧人當真都逃光了？」令狐沖道：「祖兄別說這個『逃』字。」

　　五個人靜了下來，側耳傾聽，所聽到的只是廟外數千豪傑的喧嘩，廟中卻無半點聲息。

　　計無施低聲道：「得防少林僧布下機關埋伏，暗算咱們。」令狐沖心想：「方證方丈、方生大師都是有道高僧，怎會行使詭計？但咱們這些旁門左道大舉來攻，少林僧跟我們鬥智不鬥力，也非奇事。」眼見偌大一座少林寺竟無一個人影，心底隱隱感到一陣極大的恐懼，不知他們將如何對付盈盈。五人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一步步向內走去，穿過兩重院子，到得後殿，突然之間，令狐沖和計無施同時停步，打個手勢。老頭子等一齊止步。令狐衝向西北角的一間廂房一指，輕輕掩將過去。老頭子等跟著過去。隨即聽到廂房中傳出一聲極輕的呻吟。令狐沖走到廂房之前，拔劍在手，伸手在房門上一推，身子側在一旁，以防房中發出暗器。那房門呀的一聲開了，房中又是一聲低呻。令狐沖探頭向房中看時，不由得大吃一驚，只見兩位老尼躺在地下，側面向外的正是定逸師太，眼見她臉無血色，雙目緊閉，似已氣絕身亡。他一個箭步搶了進去。祖千秋叫道：「盟主，小心！」跟著進內。令狐沖繞過躺在地下的定逸師太身子，去看另一人時，果然便是恆山掌門定閒師太。令狐沖俯身叫道：「師太，師太。」定閒師太緩緩張開眼來，初時神色呆滯，但隨即目光中閃過一絲喜色，嘴唇動了幾動，卻發不出聲音。令狐沖身子俯得更低，說道：「是晚輩令狐沖。」定閒師太嘴唇又動了幾下，發出幾下極低的聲音，令狐沖只聽到她說：「你……你……你……」眼見她傷勢十分沉重，一時不知如何才好。定閒師太運了口氣，說道：「你……你答允我……」令狐沖忙道：「是，是。師太但有所命，令狐沖縱然粉身碎骨，也當為師太辦到。」想到兩位師太為了自己，只怕要雙雙命喪少林寺中，不由得淚水直滾而下。定閒師太低聲說道：「你……你一定能答允……答允我？」令狐沖道：「一定能夠答允！」定閒師太眼中又閃過一道喜悅的光芒，說道：「你……你答允接掌……接掌恆山派門戶……」說了這幾個字，已是上氣不接下氣。

　　令狐沖大吃一驚，說道：「晚輩是男子之身，不能作貴派掌門。不過師太放心，貴派不論有何艱巨危難，晚輩自當盡力擔當。」定閒師太緩緩搖了搖頭，說道：「不，不是。我……我傳你令狐沖，為恆山派……恆山派掌門人，你若……你若不答應，我死……死不瞑目。」

　　祖千秋等四人站在令狐沖身後，面面相覷，均覺定閒師太這遺命太也匪夷所思。令狐沖心神大亂，只覺這實在是件天大的難事，但眼見定閒師太命在頃刻，心頭熱血上湧，說道：「好，晚輩答應師太便是。」定閒師太嘴角露出微笑，低聲道：「多……多謝！恆山派門下數百弟……弟子，今後都要累……累你令狐少俠了。」令狐沖又驚又怒，又是傷心，說道：「少林寺如此不講情理，何以竟對兩位師太痛下毒手，晚輩……」只見定閒師太將頭一側，閉上了眼睛。令狐沖大驚，伸手去探她鼻息時，已然氣絕。他心中傷痛，回身去摸了摸定逸師太的手，著手冰涼，已死去多時，心中一陣憤激難過，忍不住痛哭失聲。老頭子道：「令狐公子，咱們必當為兩位師太報仇。少林寺的禿驢逃得一個不剩，咱們一把火將少林寺燒了。」令狐沖悲憤填膺，拍腿道：「正是！咱們一把火將少林寺燒了。」計無施忙道：「不行！不行！倘若聖姑仍然囚在寺中，豈不燒死了她？」令狐沖登時恍然，背上出了一陣冷汗，說道：「我魯莽糊塗，若不是計兄提醒，險些誤了大事。眼前該當如何？」計無施道：「少林寺千房百舍，咱們五人難以遍查，請盟主傳下號令，召喚二百位弟兄進寺搜查。」令狐沖道：「對，便請計兄出去召人。」計無施道：「是！」轉身出外。祖千秋叫道：「可千萬別讓桃谷六怪進來。」

　　令狐衝將兩位師太的屍身扶起，放在禪床之上，跪下磕了幾個頭，心下默祝：「弟子必當盡力，為兩位師太報仇雪恨，光大恆山派門戶，以慰師太在天之靈。」站起身來，察看二人屍身上的傷痕，不見有何創傷，亦無血跡，卻不便揭開二人衣衫詳查，料想是中了少林派高手的內功掌力，受內傷而亡。只聽得腳步聲響，二百名豪士湧將進來，分往各處查察。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令狐沖不讓我們進來，我們偏要進來，他又有什麼法子？」正是桃枝仙的聲音。令狐沖眉頭一皺，裝作沒有聽見。只聽桃干仙道：「來到名聞天下的少林寺，不進來逛逛，豈不冤枉？」桃葉仙道：「進了少林寺，沒見到名聞天下的少林和尚，那更加冤枉。」桃枝仙道：「見不到少林寺和尚，便不能跟名聞天下的少林派武功較量較量，那可冤枉透頂，無以復加了。」桃花仙道：「大名鼎鼎的少林寺中，居然看不到一個和尚，真是奇哉怪也。」桃實仙道：「沒一個和尚，倒也不奇，奇在卻有兩個尼姑。」桃根仙道：「有兩個尼姑，倒也不奇，奇在兩個尼姑不但是老的，而且是死的。」六兄弟各說各的，走向後院。

　　令狐沖和祖千秋、老頭子、黃伯流三人走出廂房，帶上了房門。但見群豪此來彼往，在少林寺中到處搜查。過得一會，便有人不斷來報，說道寺中和尚固然沒有一個，就是廚子雜工，也都不知去向。有人報道：寺中藏經、簿籍、用具都已移去，連碗盞也沒一隻。有人報道：寺中柴米油鹽，空無所有，連菜園中所種的蔬菜也拔得乾乾淨淨。令狐沖每聽一人稟報，心頭便低沉一分，尋思：「少林寺僧人佈置得如此周詳，甚至青菜也不留下一條，自然早將盈盈移往別處。天下如此之大，卻到哪裡去找？」不到一個時辰，二百名豪士已將少林寺的千房百舍都搜了個遍，即令神像座底，匾額背後，也都查過了，便一張紙片也沒找到。有人得意洋洋的說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名門大派，一聽到咱們來到，竟然逃之夭夭，那是千百年來從所未有之事。」有人說道：「咱們這一下大顯威風，從此武林中人，再也不敢小覷了咱們。」有人卻道：「趕跑少林寺和尚固然威風，可是聖姑呢？咱們是來接聖姑，卻不是來趕和尚的。」群豪均覺有理，有的垂頭喪氣，有的望著令狐沖聽他示下。令狐沖道：「此事大出意料之外，誰也想不到少林僧人竟會捨寺而去。眼前之事如何辦理，在下可沒了主意。一人計短，二人計長，還請眾位各抒高見。」

　　黃伯流道：「依屬下之見，找聖姑難，找少林僧易。少林寺僧眾不下千人，這些人總不會躲將起來，永不露面。咱們找到了少林僧，著落在他們身上，說出聖姑芳駕的所在。」祖千秋道：「黃幫主之言不錯。咱們便住在這少林寺中，難道少林派弟子竟會捨得這千百年的基業，任由咱們佔住？只要他們想來奪回此寺，便可向他們打聽聖姑的下落了。」有人道：「打聽聖姑的下落？他們又怎肯說？」老頭子道：「所謂打聽，只是說得客氣些而已，其實便是逼供。所以啊，咱們見到少林僧，須得只擒不殺，但教能捉得十個八個來，還怕他們不說嗎？」又一人道：「要是這些和尚倔強到底，偏偏不說，那又如何？」

　　老頭子道：「那倒容易。請藍教主放些神龍、神物在他們身上，怕他們不吐露真相？」眾人點頭稱是。大家均知所謂「藍教主的神龍、神物」，便是五毒教教主藍鳳凰的毒蛇、毒蟲，這些毒物放在人身，咬嚙起來，可比任何苦刑都更厲害。藍鳳凰微微一笑，說道：「少林寺和尚久經修練，我的神龍、神物制他們不了，也未可知。」

　　令狐沖卻想：「如此濫施刑罰，倒也不必。咱們卻只管盡量捉拿少林僧人，捉到一百個後，以百換一，他們總得釋放盈盈了。」突然間一個粗魯的聲音說道：「這半天沒吃肉，可餓壞我了。偏生廟裡沒和尚，否則捉個細皮白肉的和尚蒸他一蒸，倒也妙得很！」說話之人身材高大，正是「漠北雙熊」中的大個子白熊。群豪知他和另一個和尚黑熊都愛吃人肉，他這幾句話雖然聽來令人作嘔，但來到少室山上已有好幾個時辰，無飲無食，均感飢渴，有的肚子中已咕咕咕的響了起來。黃伯流道：「少林派使的是堅什麼清什麼之計。」祖千秋道：「堅壁清野。」黃伯流道：「正是。他們盼望咱們在寺中挨不住，就此乖乖的退下山去，天下哪有這麼容易的事？」令狐沖道：「不知黃幫主有什麼高見？」黃伯流道：「咱們一面派遣兄弟，下山打探少林僧的去向，一面派人採辦糧食，大夥兒便在寺中守……什麼待兔，以便大和尚們自投……自投什麼網。」這位黃幫主愛用成語，只是不大記得清楚，用起來也往往並不貼切。令狐沖道：「這個甚是。便請黃幫主傳下令去，派遣五百位精明幹練的弟兄們下山，打聽到少林僧眾的下落。採購糧食之事，也請黃幫主一手辦理。」黃伯流答應了，轉身出去。藍鳳凰笑道：「黃幫主可得趕著辦，要不然白熊、黑熊兩位餓得狠了，什麼東西都會吃下肚去。」黃伯流笑道：「老朽理會得。但漠北雙熊就算餓癟了肚子，也不敢碰藍教主的一根手指頭兒。」祖千秋道：「寺中和尚是走清光的了，請各位朋友辛苦一番，再到各處瞧瞧，且看有何異狀，說不定能找到什麼線索。」群豪轟然答應，又到各處察看。

　　令狐沖坐在大雄寶殿的一個蒲團之上，眼見如來佛像寶相莊嚴，臉上一副憐憫慈悲的神情，心想：「方證方丈果然是有道高僧，得知我們大舉而來，寧可自墮少林派威名，也不願率眾出戰，終於避開了這場大殺戮、大流血的浩劫。但他們何以又將定逸、定閒兩位師太害死？料想害死兩位師太的，多半是寺中的凶悍僧人，決非出於方丈大師之意。我當體念方證大師的善意，不可去找少林僧人為難，須得另行設法相救盈盈才是。」突然之間，一陣朔風從門中直捲進來，吹得神座前的帷子揚了起來，風勢猛烈，香爐中的香灰飛得滿殿都是。令狐沖步到殿口，只見天上密雲如鉛，北風甚緊，心想：「這早晚便要下大雪了。」心中剛轉過這個念頭，半空已有一片片雪花飄下，又忖：「天寒地凍，不知盈盈身上可有寒衣？少林派人多勢眾，部署又如此周密。咱們這些人都是一勇之夫，要想救盈盈出來，只怕是千難萬難了。」負手背後，在殿前長廊上走來走去，一片片細碎的雪花飄在頭上、臉上、衣上、手上，迅即融化。

　　又想：「定閒師太臨死之時，受傷雖重，神智仍很清醒，絲毫無迷亂之象，她卻何以要我去當恆山派的掌門？恆山派門下沒一個男人，聽說上一輩的掌門人也都是女尼，我一個大男人怎能當恆山派掌門？這話傳將出去，豈不教江湖上好漢都笑掉了下巴？哼，我既已答允了她，大丈夫豈能食言？我行我素，旁人恥笑，又理他怎地？」想到此處，胸中豪氣頓生。忽聽得半山隱隱傳來一陣喊聲，過不多時，寺外的群豪都喧嘩起來。令狐沖心頭一驚，搶出寺門，只見黃伯流滿臉鮮血，奔將過來，肩上中了一枝箭，箭桿兀自不住顫動，叫道：「盟主，敵……敵人把守了下山的道路，咱們這……這可是自投那個網了。」令狐沖驚道：「是少林寺僧人嗎？」黃伯流道：「不是和尚，是俗家人，他奶奶的，咱們下山沒夠三里，便給一陣急箭射了回來，死了十幾名弟兄，傷的怕有七八十人，那真是全軍覆沒了。」

　　只見數百人狼狽退回，中箭的著實不少。群豪喊聲如雷，都要衝下去決一死戰。令狐沖又問：「敵人是什麼門派，黃幫主可瞧出些端倪麼？」黃伯流道：「我們沒能跟敵人近鬥，他奶奶的，弓箭厲害得很，還沒瞧清楚這些王八蛋的模樣，一枝枝箭便射了過來。當真是遠交近攻，箭無虛發。」

　　祖千秋道：「看來少林派是故意布下陷阱，乃是個甕中捉鱉之計。」老頭子道：「什麼甕中捉鱉？豈不自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這是個……這是個誘敵深入之計。」祖千秋道：「好，就算是誘敵深入，咱們來都來了，還有什麼可說的？這些和尚要將咱們都活生生的餓死在這少室山上。」白熊大聲叫道：「哪一個跟我衝下去殺了這些王八蛋？」登時有千餘人轟然答應。令狐沖道：「且慢！對方弓箭了得，咱們須得想個對付之策，免得枉自損傷。」計無施道：「這和尚廟中別的沒有，蒲團倒有數千個之多。」這一言提醒了眾人，都道：「當作盾牌，當真是再好不過。」當下便有數百人衝入寺中，搬了許多蒲團出來。令狐沖叫道：「以此擋箭，大夥兒便衝下山去。」計無施道：「盟主，下山之後在何處聚會，以後作何打算，如何設法搭救聖姑，現下都須先作安排。」令狐沖道：「正是。你瞧我臨事毫無主張，哪裡能作什麼盟主？我想下山之後，大夥兒暫且散歸原地，各自分別訪查聖姑的下落，互通聲氣，再定救援之策。」計無施道：「那也只好如此。」當即將令狐沖之意大聲說了。那吃人肉的和尚黑熊叫道：「少林寺的禿驢們如此可惡，大夥兒把這鬼廟一把火燒了，再衝下去，跟他們拚個死活。」他自己也是和尚，但罵人「禿驢」，卻也毫無避忌。群豪轟然叫好。令狐沖連連搖手，說道：「聖姑眼下還受他們所制，大家可魯莽不得，免得聖姑吃了眼前虧。」眾人一想不錯，都道：「好，那就便宜了他們。」令狐沖道：「計兄，如何分批衝殺，請你分派。」計無施見令狐沖確無統率群豪以應巨變之才，便也當仁不讓，朗聲說道：「眾位朋友聽了，盟主有令，大夥兒分為八路下山，東南西北四路，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又是四路。咱們只求突圍而出，卻也不須多所殺傷。」當下分派各幫各派，從哪一方下山，每一路或五六百人，或七八百人不等。計無施道：「正南方是上山的大路，想必敵人最多，盟主，咱們先從正南下山，牽制敵人，好讓其餘各路兄弟從容突圍。」令狐沖拔劍在手，也不持蒲團，大踏步便向山下奔去。群豪齊聲吶喊，分從八方衝下山去。上山的道路本無八條之多，眾人奔躍而前，初時還分八路，到後來漫山遍野，蜂湧而下。令狐衝奔出數里，便聽得幾聲鑼響，前面樹林中一陣箭雨，急射而至。他使開獨孤九劍中的「破箭式」，撥挑拍打，將迎面射來的羽箭一一撥開，腳下絲毫不停，向前衝去。忽聽得身後有人「啊」的一聲，卻是藍鳳凰左腿、左肩同時中箭，倒在地下。令狐沖急忙轉身，將她扶起，說道：「我護著你下山。」藍鳳凰道：「你別管我，你……你……自己下山要緊。」這時羽箭仍如飛蝗般攢射而至，令狐沖信手揮灑，盡數擋開，卻見四下裡群豪紛紛中箭倒地。

　　令狐沖左手攬住了藍鳳凰，向山下奔去，羽箭射來，便揮劍撥開。只覺來箭勢道勁急，發箭之人都是武功高強，來箭又是極密，以致群豪手中雖有蒲團，卻也難以盡數擋開，中箭之人越來越多。令狐沖一時拿不定主意，該當衝下山去，還是回去接應眾人。計無施叫道：「盟主，敵人弓箭厲害，弟兄們衝不下去，傷亡已眾，還是叫大夥兒暫且退回，再作計較。」令狐沖早知敗勢已成，若給對方衝殺上來，更加不可收拾，當下縱聲叫道：「大夥兒退回少林寺！大夥兒退回少林寺！」他內力充沛，這一叫喊，雖在數千人高呼酣戰之時，仍是四處皆聞。計無施、祖千秋等數十人齊聲呼喚：「盟主有令，大夥兒退回少林寺。」群豪聽得呼聲，陸續退回。

　　少林寺前但聞一片咒罵聲、呻吟聲、叫喚聲，地下東一灘，西一片，儘是鮮血。計無施傳下號令，命八百名完好無傷之人分為八隊，守住了八方，以防敵人衝擊。來到少林寺的數千人眾，其中約有半數分屬門派幫會，各有統屬，還守規矩號令，其餘二千餘人卻皆是烏合之眾，這一仗敗了下來，更是亂成一團，各說各的，誰都不知下一步該當如何。令狐沖道：「大夥兒快去替受傷的弟兄們敷藥救治。」心想：「可惜恆山派的女弟子們不在山上，缺了治傷的靈藥。」又想：「倘若恆山派眾人在此，是幫我呢，還是幫他們正教各派？嗯，兩位師太被害，恆山派眾弟子一定幫我。」耳聽得群豪仍是喧擾不已，不由得心亂如麻，倘若是他獨自一人被困山上，早已衝了下去，死也好，活也好，也不放在心上，但自己是這群人的首領，這數千人的生死安危，全在自己一念之間，偏生束手無策，這可真為難了。眼見天色將暮，突然間山腰裡擂起鼓來，喊聲大作。令狐沖拔出長劍，搶到路口。群豪也是各執兵刃，要和敵人決一死戰。只聽得鼓聲越敲越響，敵人卻並不衝上。過了一會，鼓聲同時止歇，群豪紛紛論議：「鼓聲停了，要上來了。」「衝上來倒好，便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免得在這裡等死。」「他奶奶的，這些王八蛋便是要咱們在這裡餓死、渴死。」「龜兒子不上來，咱們便衝下去。」「只要衝得下去，那還用你多說？」計無施悄聲對令狐沖道：「咱們今晚要是不能脫困，再餓得一日一晚，大夥兒可無力再戰了。」令狐沖道：「不錯。咱們挑選二三百位武功高強的朋友開路，黑夜中敵人射箭沒準頭，只消打亂了敵人的陣腳，大家便可一湧而下。」計無施道：「也只有如此。」便在此時，山腰裡鼓聲響起，跟著便有百餘名頭纏白布之人衝上山來。群豪大聲呼喝，湧上去接戰。但攻上來的這一百餘人只鬥得片刻，一聲呼哨，便都退下山去。群豪放下兵刃休息。跟著鼓聲又起，另有一批頭纏白布之人攻上山來，殺了一陣，又即退去。敵人雖退，擂鼓聲、吶喊聲此伏彼起，始終不息。計無施道：「盟主，敵人使的顯是疲兵之計，要擾得咱們難以休息。」令狐沖道：「正是。請計兄安排。」計無施傳下令去，若再有敵人衝上，只由把守山口的數百人接戰，餘人只管休息，不可理會。祖千秋道：「在下倒有個計較，咱們選定三百名好手，等到半夜，敵人再來進攻，這三百人便乘勢衝下。一入敵陣混戰，王八羔子們便不能放箭，大夥兒就乘勢下山。為今之計，只有先攪得天下大亂，才能乘亂脫身。」令狐沖道：「極好，請祖兄去分別挑選，囑咐眾朋友，只待勢頭一亂，便即猛衝。」不到半個時辰，祖千秋回報三百人已挑選定當，都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以此精銳奮力下衝，敵人縱有數千人列隊攔阻，也未必擋得住這三百頭猛虎。令狐沖精神一振，跟著祖千秋走到西首山邊，只見那三百人一行，排得整整齊齊，便道：「眾位請坐下稍息，待到天色全黑，大夥兒下去決個死戰。」群豪轟然答應。這時候雪下得更大了，雪花一大片一大片的飄將下來，地下已積了薄薄的一層，群豪頭上、衣上都飄滿了雪花。寺中所有水缸固已倒得滴水不存，連水井也都用泥土填滿。各人抓起地下積雪，捏成一團，送入口中解渴。天色越來越黑，到後來即是兩人相對，面目也已模糊。祖千秋道：「幸好今晚下雪，否則剛好十五，月光可亮得很呢。」

　　突然之間，四下裡萬籟無聲。少林寺寺內寺外聚集豪士數千之眾，少室山自山腰以至山腳，正教中人至少也有二三千人，竟不約而同的誰都沒有出聲，便有人想說話的，也為這寂靜的氣氛所懾，話到嘴邊都縮了回去。似乎只聽到雪花落在樹葉和叢草之上，發出輕柔異常的聲音。令狐沖心中忽想：「小師妹這時候不知在幹什麼？」

　　暮地裡山腰間傳上來一陣嗚嗚嗚的號角聲，跟著四面八方喊聲大作。這一次敵人似是乘黑全力進攻，再不如適才那般虛張聲勢。令狐沖長劍一揮，低聲道：「衝！」向西北方的山道搶先奔下，計無施、祖千秋、田伯光、漠北雙熊，以及那三百名精選的豪士跟著衝了下去。

　　三百餘人一路衝下，前途均無阻攔。奔出里許後，祖千秋取出一枚大炮仗，晃火折點燃了，砰的一聲響，射入半空，跟著火光一閃，拍的一聲巨響，炸了開來。這是通知山上群豪的訊號，寺中群豪也即殺出。

　　令狐沖正奔之際，然覺腳底一痛，踹著了一枚尖釘，心知不妙，急忙提氣上躍，落在一株樹上，只聽得祖千秋等紛紛叫了起來：「啊喲，不好，地下有鬼！」各人腳底都踹到了聳起的尖釘，有的尖釘直穿過腳背，痛不可當。數十人繼續奮勇下衝，突然啊啊大叫，跌入一個大陷坑中，樹叢中伸出十幾枝長槍，往坑中戳去，一時慘呼之聲，響遍山野。計無施叫道：「盟主快傳號令，退回山上！」令狐沖眼見這等情勢，顯然正教門派在山下佈滿了陷阱，若再貿然下衝，非全軍覆沒不可，當即縱聲高叫道：「大夥兒退回少林寺！大夥兒退回少林寺！」

　　他從一株樹頂躍到另一株樹頂，將到陷坑之邊，長劍下掠，刺倒了三名長槍手，縱身下地，落在一名長槍手身邊，料想此人立足處必無尖釘，霎時間刺倒了七八人。其餘的長槍手發一聲喊，四下退走。落在陷坑中的四十餘人才一一躍起，但已有十餘人喪身坑中。群豪望出去漆黑一片，地下雖有積雪反光，卻不知何處布有陷阱，各人垂頭喪氣，一跛一拐的回到山上，幸好敵人並不乘勢來追。

　　群豪回入寺中，在燈燭光下檢視傷勢，十人中倒有九人的足底給刺得鮮血淋漓，人人破口大罵，顯得對方這幾個時辰中擂鼓吶喊，乃是遮掩在山腰裡挖坑布釘的聲音。這些鐵釘長達一尺，有七寸埋在土中，三寸露在地面，釘頭十分尖利，若是滿山都佈滿了，怕不有數十萬枚？這許多利釘當然是事先預備好了的，敵人如此處心積慮，群豪中凡是稍有見識的，思之無不駭然。計無施將令狐沖拉在一邊，悄聲說道：「令狐公子，大夥兒要一齊全身而退，勢已萬萬不能。咱們日思夜想，只是盼望救聖姑脫險，這件大事，只好請公子獨力承擔了。」令狐沖驚道：「你……你……是什麼意思？」計無施道：「我自然知道公子義薄雲天，決不肯捨眾獨行。但人人在此就義，將來由誰來為大夥兒報此大仇？聖姑困於苦獄，又有誰去救她重出生天？」

　　令狐沖嘿嘿一笑，說道：「原來計兄要我獨自下山逃命，此事再也休提。大夥兒死就死了，又怎能理會得這許多？世人有誰不死？咱們一起死了，聖姑困在獄中，將來也就死了。正教門派今日雖然得勝，過得數十年，他們還不是一個個都死了？勝負之分，也不過早死遲死之別而已。」計無施眼見勸他不聽，情知多說也是無用，但如今晚不乘黑逃走，明日天一亮，敵人大舉來攻，那可再也沒有脫身之機了，不由得攤手長歎。

　　忽聽得幾個人嘻嘻哈哈的大笑，越笑越是歡暢。群豪大敗之餘，坐困寺中，性命便在旦夕之間，居然還有人笑得這麼開心，令狐沖和計無施一聽，便知桃谷六仙，均想：「世上也只有這六個怪物，死到臨頭，還能如此嘻笑。」只聽桃谷六仙中一人說道：「天下竟有這樣的傻子！把好好一雙腳，踏到鐵釘上去，哈哈哈，真笑死我也。」另一人道：「你們這些笨蛋，定是要試試到底腳板厲害，還是鐵釘了得，哈哈，鐵釘穿足，味道可舒服得很罷？」又一人笑道：「你們要嘗嘗鐵釘穿足的滋味，何不用個大鐵錘，將鐵釘從腳背上自己錘下去？哈哈哈，嘿嘿嘿，呵呵呵。」六兄弟笑得上氣不接下氣，似乎天下滑稽之事，莫過於此。

　　群豪被鐵釘穿足的，本已痛得叫苦連天，偏生有如此不識趣之人在旁嘲笑，無不破口大罵。可是和桃谷六仙對罵，那是艱難無比之事，每一句話他都要和你辯個明白。你罵他「直娘賊」，他就問你為什麼是「直娘」而不是「彎娘」；你罵他「王八蛋」，他就苦苦追問為何不是「王七蛋、王九蛋」，而定要「王八蛋」。一時殿上嘈聲四起，有人抄起兵刃，便要動手。令狐沖眼見事情鬧得不可收拾，突然叫道：「咦」這是什麼東西？有趣啊有趣，古怪之極了！」桃谷六仙一聽，一齊奔了過來，問道：「什麼東西如此有趣？」令狐沖道：「我瞧見六隻老鼠咬住一隻貓，從這裡奔了過去。」桃谷六仙大喜，都道：「老鼠咬貓，我們可從來沒有見過。走向哪裡去了？」令狐沖隨手一指，道：「向那邊過去了。」桃根仙拉住他手腕，道：「去，去！大夥兒都去瞧瞧。」群豪知道令狐沖繞彎兒罵他們是六隻老鼠，他們居然信以為真，都縱聲大笑。桃谷六仙卻簇擁著令狐沖，逕向後殿奔去。

　　令狐沖笑道：「咦！那不是嗎？」桃實仙道：「我怎地沒瞧見？」令狐沖有意將他們遠遠引開，免得和群豪爭鬧相鬥，當下信手亂指，七人越走越遠。

　　桃干仙砰的一聲，推開一間偏殿之門，裡面黑漆漆地一無所見。令狐沖笑道：「啊喲，六隻老鼠抬了一隻大貓，鑽進洞裡去啦。」桃根仙道：「你可別騙人。」晃亮火折，但見房中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一尊菩薩石像面壁而坐。桃根仙過去點燃了供桌上的油燈，說道：「哪裡有洞？咱把老鼠趕出來。」拿了油燈四下照看，卻一個洞穴也沒有。

　　桃枝仙道：「只怕是在菩薩的背後？」桃干仙道：「菩薩的背後，就是咱們七人，難道咱們是老鼠麼？」桃枝仙道：「菩薩對著牆壁，他的背後，就是前面。」桃干仙道：「你明明說錯了，偏不承認！背後怎麼會就是前面？」桃花仙道：「是背後也好，前面也好，咱們拉開來瞧瞧。」桃葉仙、桃實仙齊道：「正是。」三人伸手便去拉動石像。

　　令狐沖叫道：「使不得，這是達摩老祖。」他知達摩老祖乃少林寺的祖師，少林寺武學領袖群倫，歷千餘年而不衰，便是自達摩老祖一脈相承。達摩當年曾面壁九年，終於大徹大悟，因此寺中所供奉的達摩像，也是面向牆壁。達摩老祖又是中土禪宗之祖，不論在武林或在佛教，地位均甚尊崇。此番來到少林寺，群豪均遵從他的告誡，對寺中各物並無損毀，這達摩老祖的石像，決不可對之稍有輕侮。

　　但桃花仙等野性已發，哪去理會令狐沖的呼喚，三人一齊使勁，力逾千斤，只聽得軋軋連聲，已將達摩石像扳了轉來。突然之間，七人齊聲大叫，只見眼前一塊鐵板緩緩升起，露出了一個大洞。鐵板的機括日久生銹，糾結甚固，在桃花仙等三人的大力拉扯之下，發出嘰嘰格格之聲，聞之耳刺牙酸。桃枝仙叫道：「果然有個洞！」桃根仙道：「去瞧瞧六隻老鼠抬貓。」頭一低，已從洞中鑽了進去。桃干仙等五人誰肯落後，紛紛鑽進。洞內似乎極大，六人進去之後，但聽得腳步之聲。但片刻之間，六人哇哇叫喊，又奔了出來。桃枝仙叫道：「裡面黑漆漆的，深不見底。」桃葉仙道：「既是黑漆漆的，又怎知一定很深？說不定再走幾步，便到了盡頭呢。」桃枝仙道：「你既知再走幾步便到盡頭，幹麼不再走幾步，以便知道盡頭所在？」桃葉仙道：「我說的是『說不定』，卻不是『一定』。『說不定』與『一定』之間，大有分別。」桃枝仙道：「你既知是『說不定』，又何必多說？」桃根仙道：「吵什麼？快點兩根火把，進去瞧瞧。」桃實仙道：「為什麼只點兩根，點三根不可以麼？」桃花仙道：「既然點得三根，為什麼便點不得四根？」六人口中不停，手下卻也十分迅捷，頃刻間已扳下桌腿，點起了四根火把，六人你爭我奪，搶了火把，鑽入洞中。令狐沖尋思：「瞧這模樣，分明是少林寺的一條秘密地道。當日我在孤山梅莊被困，也是經過一條長長的地道。看來盈盈便是囚在其中。」思念及此，一顆心怦怦大跳，當即鑽入洞中，加快腳步，追上桃谷六仙。這地道甚是寬敞，與梅莊地道的狹隘潮濕全然不同，只是洞中霉氣甚重，呼吸不暢。桃實仙道：「那六隻老鼠還是不見？只怕不是鑽到這洞裡來的。咱們回去吧，到別的地方找找。」桃干仙道：「到了盡頭再回去，也還不遲。」六人又行一陣，突然間呼的一聲響，半空中一根禪杖當頭直擊下來。桃花仙走在最前，急忙後躍，重重撞在桃實仙胸前。只見一名僧人手執禪杖，迅速閃入右邊山壁之中。桃花仙大怒，喝道：「你奶奶的，賊禿驢，卻躲在這裡暗算老爺。」伸手往山壁中抓去，呼的一聲響，左邊山壁中又有一條禪杖擊了出來。這一杖將桃花仙的退路盡數封死，他無可退避，只得向前縱出，左足剛落地，右側又有一條禪杖飛出。這時令狐沖已看得清楚，使禪杖的並非活人，乃是機括操縱的鐵人，只是裝置得極妙，只要有人踏中了地下機括，便有禪杖擊出，而且進退呼應，每一杖都是極精妙厲害之著。桃花仙抽出短鐵棒擋架，噹的一聲大響，短鐵棒登時給震得脫手飛出。桃花仙叫聲「啊喲」，著地滾倒，又有一柄鐵禪杖摟頭擊落。桃根仙、桃枝仙各抽短鐵棒，搶過去相救兄弟，雙棒齊上，這才擋住。但一杖甫過，二杖又至，桃干仙、桃葉仙、桃實仙三人撲將進去。五根短鐵棒使開，與兩壁不斷擊到的禪杖鬥了起來。使禪杖的鐵和尚雖是死物，但當時裝置之人卻是心思機靈之極的大匠，若非本人身具少林絕藝，便是有少林高僧在旁指點，是以這些鐵和尚每一杖擊出，盡屬妙著，更有一樁極厲害處，鐵和尚的手臂和禪杖均系鑌鐵所鑄，近百斤的重量再加機括牽引，下擊力道之強，不遜大力高手。桃谷六仙武功雖強，可是短鐵棒實在太短，難以擋架禪杖的撞擊。六兄弟叫苦連天，只想退出，後路呼呼風響，儘是禪杖影子，但每向前踏出一步，又增添了幾個鐵和尚參與夾擊。令狐沖眼見勢危，又看出這些鐵和尚招數固然極精，每一招中均具極大破綻，當即抽出長劍，刺向兩個鐵和尚的手腕，當當兩聲，劍尖都刺中鐵和尚的手腕穴道，火花微濺，長劍卻彈了轉來。便在此時，猛聽得桃根仙一聲大叫，已被禪杖擊中，倒在地下。令狐沖本已心下驚惶，這一來神智更亂，眼見禪杖晃動，想也不想，又是兩劍刺出，錚錚兩聲，仍是刺中了鐵和尚的要害，但這兩下劍術中的至精至妙之著，只刮去了鐵和尚胸口和小腹上的一些鐵銹，頭頂風響，一杖罩將下來。令狐沖大驚，踏前閃避，左前方又有一杖擊到。驀地裡眼前一黑，接著什麼也看不到了。原來桃谷六仙攜入四根火把，搶前接戰鐵和尚時都拋在地下，這些火把是燃著的桌腳，橫持在手時可以燒著，一拋落地，不久便即熄滅。令狐沖搶上之時，已有三根火把熄滅，避得幾杖時連第四根火把也熄滅了。他目不見物，登時手足無措，接著左肩一陣劇痛，俯跌了下去，但聽得「啊喲！」「哼！」「我的媽啊！」喊叫連連，桃谷六仙一一都被擊倒。

　　令狐沖俯伏在地，只聽得背後呼呼風響，儘是禪杖掃掠之聲，便如身在夢魘之中，心下惶怖已達極點，卻是全然的無能為力。但不久風聲漸輕，嘰嘰格格之聲不絕，似是各個鐵和尚回歸了原位。忽然間眼前一亮，有人叫道：「令狐公子，你在這裡麼？」令狐沖大喜，叫道：「我……我在這裡……」伏在地下，不敢稍動，腳步聲響，幾個人走了進來，聽得計無施「咦」的一聲，甚是驚奇。令狐沖道：「別……別過來……機關……機關厲害得緊。」計無施等久候令狐沖不歸，心下掛念，十餘人一路尋將過來，在達摩堂中發現了地道的入口，眼見令狐沖和桃谷六仙橫臥於地，身上儘是鮮血，無不駭然。祖千秋叫道：「令狐公子，你怎麼了？」令狐沖道：「站住別動，一動便觸發了機關。」祖千秋道：「是！我用軟鞭拖你們出來可好？」令狐沖道：「最好不過！」祖千秋軟鞭甩出，捲住桃枝仙的左足，將他著地拖出。桃枝仙躺在地道的最外處，祖千秋將他拉了出來，這才用軟鞭捲住令狐沖右足，叫聲：「得罪了！」又將他拉出。如此陸續將餘下桃谷五仙都拉了出來，並未觸動機括，那些裝在兩壁的鐵和尚也就沒再躍出傷人。

　　令狐沖搖搖晃晃的站起，忙去察看桃谷六仙。六人肩頭、背上都被禪杖擊傷，幸好六人皮粗肉厚，又以深厚內力相抗，受的都只是皮肉之傷。桃根仙便即吹牛：「這些鐵做的和尚好生厲害，可都教桃谷六仙給破了。」桃花仙覺得不便盡居其功，說道：「令狐公子也有一點功勞，只不過功勞及不上我六兄弟而已。」令狐沖強忍肩頭疼痛，笑道：「這個自然，誰又及得上桃谷六仙了？」祖千秋問道：「令狐公子，到底是怎麼一會事？」令狐衝將情形簡略說了，說道：「多半聖姑便給囚在其內。咱們怎生想個計較，將這些鐵和尚破了？」祖千秋向桃谷六仙瞧了一眼，道：「原來鐵和尚還沒破去。」

　　桃干仙道：「要破鐵和尚，又有何難？我們只不過一時還不想出手而已。」桃實仙道：「是啊，桃谷六仙所到之處，無堅不摧，無敵不克。」計無施道：「不知這些鐵和尚到底怎樣厲害法，請桃谷六仙再衝進去引動機括，讓大夥兒開開眼界如何？」桃谷六仙適才吃過苦頭，哪肯再上前去領略那禪杖飛舞、無處可避的困境。桃干仙道：「眾位，貓捉老鼠，大家都見過了，可是老鼠咬貓，有人見過沒有？」桃葉仙道：「我們七個人，適才便見了，當真是大開眼界，從來沒見過。」他六兄弟另有一項絕技，遇上難題無法對答，便即顧左右而言他，扯開話題。

　　令狐沖道：「請哪一位去搬幾塊大石來，都須一二百斤的。」當下便有三人出外，搬了三塊大石進來，都是少林寺庭院中的假山石筍。令狐沖端起一塊，運起內力，著地滾去。只聽得轟隆隆一聲響，引發機括，兩壁軋軋連聲，鐵和尚一個個閃將出來，眼前杖影晃動，呼呼風聲不絕，一柄柄鐵杖橫掃豎擊，過了良久，一個個鐵和尚才縮回石壁。群豪只瞧得目眩神馳，撟舌不下。

　　計無施道：「公子，這些鐵和尚有機括牽引，機括之力有時而盡，須得以絞盤絞緊機簧鐵鏈，鐵人方能再動。只須再用大石滾動幾次，機簧力道一盡，鐵和尚便不能動了。」令狐沖急於要救盈盈脫險，說道：「我看鐵和尚出杖之勢毫不緩慢，不知要再舞幾次，機簧力道方盡，再試得七八次，天也亮了。哪一位兄長有寶刀寶劍，請借來一用。」當即有人越眾而前，拔刀出鞘，道：「盟主，在下這口兵刃頗為鋒利。」令狐沖見那人高鼻深目，頦下一部黃須，似是西域人氏。接過那口刀來，果然冷氣森森，大非尋常，說道：「多謝了！要借兄長寶刀，去削鐵人，若有損傷莫怪。」那人笑道：「為接聖姑，大夥兒性命尚且不惜，刀劍是身外之物，何足道哉。」令狐沖點點頭，向前踏出。桃谷六仙齊叫：「小心！」令狐沖又踏出兩步，呼的一聲，一柄禪杖當頭擊下。這招式他已是第三次見到，毫不思索的舉刀一揮，嗤的一聲，鐵和尚右腕應聲而斷，鐵手和鐵杖掉在地下。令狐沖讚道：「好寶刀！」他初時尚恐這口刀不夠鋒利，不能一舉削斷鐵和尚的手腕，待見此刀削鐵如泥，登時精神大振，刷刷兩聲，又已削斷了兩隻鐵和尚的手腕。他以刀作劍，所使的全是「孤獨九劍」中的招數。鐵和尚不絕從兩壁進攻，但手腕一斷，禪杖跌落，兩隻手臂雖仍上下左右的不絕揮舞，但既無禪杖，也就全無威脅之力了。令狐沖眼見越向前行，鐵和尚所出的招數越是精妙，心下暗暗佩服，但畢竟是鐵鑄的死物，一招既出，破綻大露，手腕一斷之後，機括雖仍不住作響，卻全成廢物了。群豪高舉火把跟隨，替他照明，削斷了百餘隻鐵手之後，石壁中再無鐵和尚躍出。有人一數，鐵和尚共是一百零八名。群豪在地道中齊聲歡呼，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作響。令狐沖亟盼及早見到盈盈，接過一個火把，搶前而行，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恐又觸上什麼機關，地道不住向下傾斜，越走越低，直行出三里外，地道通入了幾個天生的洞穴，始終沒再遇到什麼機關陷阱。突然之間，前面透過來淡淡的光芒，令狐沖快步搶前，一步踏出，足底一軟，竟是踏在一層積雪之上，同時一陣清新的寒氣灌入胸臆，身子竟然已在空處。他四下一望，黑沉沉的夜色之中，大雪紛飛飄落，跟著聽得淙淙水響，卻是處身在一條山溪之畔。霎時之間，心下好生失望，原來這地道並非通向囚禁盈盈之處。卻聽計無施在身後說道：「大家傳話下去，千萬別出聲，多半咱們已在少室山下。」令狐沖問道：「難道咱們已然脫險？」計無施道：「公子，隆冬之際，山上的溪流不會有水，看來咱們通過地道，已到了山腳。」祖千秋喜道：「是了，咱們誤打誤撞，找到了少林寺的秘密地道。」

　　令狐沖驚喜交集，將寶刀還給了那西域豪士，說道：「那就快快傳話進去，要大夥兒從地道中出來。」

　　計無施命眾人散開探路，再命數十人遠遠守住地道的出口，以防敵人陡然來攻，倘若地道的前後都給堵死，未及出來的兄弟可就生生困死了。

　　過不多時，已有探路的人回報，確是到了少室山山腳，處身之所是在後山，抬頭可以望到山頂的寺院。群豪此時未曾脫險，誰也不敢大聲說話。從地道中出來的豪士漸漸增多，跟著連傷者和死者的屍體也都抬了出來。

　　群豪死裡逃生，雖不縱聲歡呼，但竊竊私議，無不喜形於色。漠北雙熊中的黑熊說道：「盟主，那些王八羔子只道咱們仍在寺中，不如就去攻他們的屁股，斬斷王八蛋的尾巴，也好出一口胸中惡氣。」桃干仙插口道：「王八蛋有尾巴嗎？」令狐沖道：「咱們來到少林寺是為迎接聖姑，聖姑既然接不到，當再繼續尋訪，不必多所殺傷。」白熊道：「哼，好歹我要捉幾個王八蛋來吃了，否則給他們欺負得太過厲害。」令狐沖道：「請各位傳下號令，大夥兒分別散去，遇到正教門下，最好不要打鬥動粗。有誰聽到聖姑的消息，務須廣為傳佈。我令狐沖有生之日，不論經歷多大艱險，定要助聖姑脫困。寺中的兄弟可都出來了麼？」

　　計無施走到地道出口之處，向內叫了幾聲，隔了半晌，又叫了幾聲，裡面無人答應，這才回報：「都出來了！」令狐沖童心忽起，說道：「咱們一齊大叫三聲，好教正教中人嚇一大跳。」祖千秋笑道：「妙極！大夥兒跟著盟主齊聲大叫。」

　　令狐沖運起內力叫道：「大家跟著呼叫，一、二、三！『喂，我們下山來啦！』」數千人跟著齊聲大叫：「喂，我們下山來啦！」令狐沖又叫：「你們便在山上賞雪罷！」群豪跟著大叫：「你們便在山上賞雪罷！」令狐沖再叫：「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群豪也都大叫：「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令狐沖笑道：「走罷！」

　　忽然有人大聲叫道：「你們這批烏龜兒子王八蛋，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群豪跟著大叫：「你們這批烏龜兒子王八蛋，去你奶奶的祖宗十八代！」這等粗俗下流的罵人之聲，由數千人齊聲喊了出來，聲震山谷，當真是前所未有。令狐沖大聲叫道：「好啦，不用叫了，大夥兒走罷！」群豪喊得興起，跟著又叫：「好啦，不用叫了，大夥兒走罷！」眾人叫嚷了一陣，眼見半山裡並無動靜，天色漸明，便紛紛告別散去。令狐沖心想：「眼前第一件大事，是要找到盈盈的所在，其次是須得查明定閒、定逸兩位師太是何人所害，要辦這兩件大事，該去何處才是？」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少林僧和正教中人已知我們都下了少室山，既然圍殲不成，自然都會回入少林寺去。說不定他們將盈盈帶在身邊。辦此二事，須回少林。」又想：「要混入少林寺中，人越少越好，可不能讓計無施他們同行。」當下向計無施、老頭子、祖千秋、藍鳳凰、黃伯流等一干人作別，說道：「大家分頭努力，迎到聖姑之後，再行歡聚痛飲。」計無施問道：「公子，你要到哪裡去？」令狐沖道：「請恕小弟眼下不便明言，日後自當詳告。」

　　眾人不敢多問，當下施禮作別。

## 第27章　三戰

　　令狐沖竄入樹林，隨即縱身上樹，藏身在枝葉濃密之處，過了好半晌，耳聽得群豪喧嘩聲漸歇，終於寂然無聲，料想各人已然散去，當下緩步回向地道的出口處，果然已無一人。出口處隱藏在兩塊大石之後，長草掩映，不知內情之人即使到了其旁，亦決不會發現。

　　他回入地道，快步前行，回到達摩堂中，只聽得前殿隱隱已有人聲，想來正教中人行事持重，緩緩查將過來，只怕中了陷阱機關。令狐沖凝力雙臂，將達摩石像慢慢推回原處，尋思：「該去哪裡偷聽正教領袖人物議事，設法查知囚禁盈盈的所在？少林寺中千房百舍，可不知他們將在哪一間屋子中聚會。」想起當日方生大師引著自己去見方丈，依稀記得方丈禪房的所在，當即奔出達摩堂，逕向後行。少林寺中房舍實在太多，奔了一陣，始終找不到方丈的禪房。耳聽得腳步聲響，外邊有十餘人走近，他處身之所是座偏殿，殿上懸著一面金字木匾，寫著「清涼境界」四字，四顧無處可以藏身，縱身便鑽入了木匾之後。腳步聲漸近，有七八人走進殿來。一人說道：「這些邪魔外道本事也真不小，咱們四下裡圍得鐵桶也似，居然還是給他們逃了下山。」另一人道：「看來少室山上有什麼地道秘徑通向山下，否則他們怎麼逃得出去？」又一人道：「地道秘徑是決計沒有的。小僧在少林寺出家二十餘年，可從來沒聽過有什麼秘密的下山路徑。」先前那人道：「既然說是秘徑，自不會有多少人知道啦。」那少林僧道：「就算小僧不知，難道我們當家方丈也不知道？寺中若有此秘徑地道，敝寺方丈事先自會知照各派首領，怎能容這些邪魔外道從容脫身？」忽聽得一人大聲喝道：「什麼人？給我出來！」令狐沖大吃一驚：「原來我蹤跡給他們發現了？」正想縱身躍出，忽聽得東側的木匾之後傳出哈哈一笑，一人說道：「老子透了口大氣，吹落了幾片灰塵，居然給你們見到了。眼光倒厲害得很哪！」聲音清亮，正是向問天的口音。令狐沖又驚又喜，心道：「原來向大哥早就躲在這兒，他屏息之技甚是了得，我在這裡多時，卻沒聽出來。若不是灰塵跌落，諒來這些人也決不會知覺……」

　　便在這心念電轉之際，忽聽得嗒嗒兩聲，東西兩側忽有一人躍下，跟著有三人齊聲呼喝：「什……」「你……」「干……」這三人的呼喝聲都只吐得一個字，隨即啞了。令狐沖忍不住探頭出去，只見大殿中兩條黑影飛舞，一人是向問天，另一人身材高大，卻是任我行。這兩人出掌無聲，每一出掌，殿下便有一人倒下，頃刻之間，殿中便倒下了八人，其中五人俯伏且動，三人仰面向天，都是雙目圓睜，神情可怖，臉上肌肉一動不動，顯然均已被任、向二人一掌擊斃。任我行雙手在身側一擦，說道：「盈兒，下來罷！」西首木匾中一人飄然而落，身形婀娜，正是多日不見的盈盈。令狐沖腦中一陣暈眩，但見她身穿一身粗布衣衫，容色憔悴。他正想躍下相見，任我行向著他藏身處搖了搖手。令狐沖尋思：「他們先到，我藏身木匾之後，他們自然都見到了。任老先生叫我不可出來，卻是何意？」但剎那之間，便明白了任我行的用意。只見殿門中幾個人快步搶進，一瞥之下，見到了師父師娘岳不群夫婦和少林方丈方證大師，其餘尚有不少人眾。他不敢多看，立即縮頭匾後，一顆心劇烈跳動，心想：「盈盈他們陷身重圍，我……我縱然粉身碎骨，也要救她脫險。」只聽得方證大師說道：「阿彌陀佛！三位施主好厲害的掌力。女施主既已離去少林，卻何以去而復回？這兩位想必是黑木崖的高手了，恕老衲眼生，無緣識荊。」

　　向問天道：「這位是日月神教任教主，在下向問天。」他二人的名頭當真響亮已極，向問天這兩句話一出口，便有數人輕輕「咦」的一聲。

　　方證說道：「原來是任教主和向左使，當真久仰大名。兩位光臨，有何見教？」任我行道：「老夫不問世事已久，江湖上的後起之秀，都不識得了，不知這幾位小朋友都是些什麼人。」方證道：「待老衲替兩位引見。這一位是武當派掌門道長，道號上衝下虛。」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貧道年紀或許比任先生大著幾歲，但執長武當門戶，確是任先生退隱之後的事。後起是後起，這個『秀』字，可不敢當了，呵呵。」

　　令狐沖一聽他聲音，心想：「這位武當掌門道長口音好熟。」隨即恍然：「啊喲！我在武當山下遇到三人，一個挑柴，一個挑菜，另一位騎驢的老先生，劍法精妙無比，原來竟然便是武當派掌門。」霎時間心頭湧起了一陣自得之情，手心中微微出汗。武當派和少林派齊名數百年，一柔一剛，各擅勝場。沖虛道長劍法之精，向來眾所推崇。他突然得知自己居然曾戰勝沖虛道長，實是意外之喜。

　　卻聽任我行道：「這位左大掌門，咱們以前是會過的。左師傅，近年來你的『大嵩陽神掌』又精進不少了罷？」令狐沖又是微微一驚：「原來嵩山派掌門左師伯也到了。」只聽一個冷峻的聲音道：「聽說任先生為屬下所困，蟄居多年，此番復出，實是可喜可賀。在下的『大嵩陽神掌』已有十多年未用，只怕倒有一半忘記了。」任我行笑道：「江湖上那可寂寞得很啊。老夫一隱，就沒一人能和左兄對掌，可歎啊可歎。」左冷禪道：「江湖上武功與任先生相埒的，數亦不少。只是如方證大師、沖虛道長這些有德之士，決不會無緣無故的來教訓在下就是了。」任我行道：「很好。幾時有空，要再試試你的新招。」左冷禪道：「自當奉陪。」聽他二人對答，顯然以前曾有一場劇鬥，誰勝誰敗，從言語中卻聽不出來。方證大師道：「這位是泰山派掌門天門道長，這位是華山派掌門岳先生，這位岳夫人，便是當年的寧女俠，任先生想必知聞。」任我行道：「華山派寧女俠我是知道的，岳什麼先生，可沒聽見過。」令狐沖心下不快：「我師父成名在師娘之先，他倘若二人都不知，那也罷了，卻決無只知寧女俠、不知岳先生之理。他被困西湖湖底，也不過是近十年之事，那時我師父早就名滿天下。顯然他是在故意向我師父招惹。」

　　岳不群淡然道：「晚生賤名，原不足以辱任先生清聽。」任我行道：「岳先生，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可知他下落。聽說此人從前是你華山派門下。」岳不群道：「任先生要問的是誰？」任我行道：「此人武功極高，人品又是世所罕有。有些睜眼瞎子妒忌於他，將他排擠，我姓任的卻和他一見如故，一心一意要將我這個寶貝女兒許配給他……」

　　令狐沖聽他說到這裡，心中怦怦亂跳，隱隱覺得即將有件十分為難之事出現。只聽任我行續道：「這個年輕人有情有義，聽說我這個寶貝女兒給囚在少林寺中，便率領了數千位英雄豪傑，來到少林寺迎妻。只是一轉眼間卻不知了去向，我做泰山的心下焦急之極，因此上要向你打聽打聽。」

　　岳不群仰天哈哈一笑，說道：「任先生神通廣大，怎地連自己的好女婿也弄得不見了？任先生所說的少年，便是敝派棄徒令狐沖這小賊麼？」任我行笑道：「明明是珠玉，你卻當是瓦礫。老弟的眼光，可也當真差勁得很了。我說的這少年，正是令狐沖。哈哈，你罵他是小賊，不是罵我為老賊麼？」

　　岳不群正色道：「這小賊行止不端，貪戀女色，為了一個女子，竟然鼓動江湖上一批旁門左道，狐群狗黨，來到天下武學之源的少林寺大肆搗亂，若不是嵩山左師兄安排巧計，這千年古剎倘若給他們燒成了白地，豈不是萬死莫贖的大罪？這小賊昔年曾在華山派門下，在下有失教誨，思之汗顏無地。」向問天接口道：「岳先生此言差矣！令狐兄弟來到少林，只是迎接任姑娘，決無妄施搗亂之心。你且瞧瞧，這許多朋友們在少林寺中一日一夜，可曾損毀了一草一木？連白米也沒吃一粒，清水也沒喝一口。」

　　忽然有人說道：「這些豬朋狗友們一來，少林寺中反而多了些東西。」令狐沖聽這人聲音尖銳，辨出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心道：「這人也來了。」向問天道：「請問余觀主，少林寺多了些什麼？」余滄海道：「牛矢馬溺，遍地黃白之物。」當下便有幾個人笑了起來。令狐沖心下微感歉仄：「我只約束眾兄弟不可損壞物事，卻沒想到叮囑他們不得隨地便溺。這些粗人拉開褲子便撒，可污穢了這清淨佛地。」方證大師道：「令狐公子率領眾人來到少林，老衲終日憂心忡忡，唯恐眼前出現火光燭天的慘狀。但眾位朋友於少林物事不損毫末，定是令狐公子菩薩心腸，極力約束所致，合寺上下，無不感激。日後見到令狐公子，自當親謝。余觀主戲謔之言，向先生不必介意。」

　　向問天讚道：「究竟人家是有道高僧，氣度胸襟，何等不凡？與什麼偽君子、什麼真小人，那是全然不同了。」方證又道：「老衲卻有一事不明，恆山派的兩位師太，何以竟會在敝寺圓寂？」盈盈「啊」的一聲尖叫，顫聲道：「甚……什麼？定閒、定逸兩……兩位師太死了？」

　　方證道：「正是。她兩位的遺體在寺中發見，推想她兩位圓寂之時，正是眾位江湖朋友進入敝寺的時刻。難道令狐公子未及約束屬下，以致兩位師太眾寡不敵，命喪於斯麼？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跟著一聲長歎。

　　盈盈道：「這……這可真奇了。那日小女子在貴寺後殿與兩位師太相見，蒙方丈大師慈悲，說道瞧在兩位師太面上，放小女子離寺……」令狐沖心下又是感激，又是難過：「兩位師太向方丈求情，原來方丈果真是放了盈盈出去，她二位卻在這裡送了性命。那是為了我和盈盈而死。到底害死她們的兇手是誰？我非為她們報仇不可。」只聽盈盈道：「這些日子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為了想救小女子脫身，前來少林寺滋擾，給少林派擒住了一百多人。方丈大師慈悲為懷，說道要向他們說十天法，盼望能消解他們的戾氣，然後盡數釋放。但小女子被禁已久，可以先行離去。」令狐沖心道：「這位方證大師當真是個大大的好人，只不過未免有些迂腐。盈盈手下那些江湖豪客，又怎能聽你說十天法，便即化除了戾氣？」

　　只聽盈盈續道：「小女子感激無已，拜謝了方丈大師後，隨同兩位師太離開少室山，第三日上，便聽說令狐……令狐公子率領江湖上朋友，到少林寺來迎接小女子。定閒師太言道：須得兼程前往，截住眾人，以免驚擾了少林寺的眾位高僧。這天晚上，我們又遇上了一位江湖朋友，他說眾人從四面八方分道而來，定十二月十五聚集少林。兩位師太便即計議，說道江湖豪士龍蛇混雜，而且來自四方，未必都聽令狐公子的號令。當下定閒師太吩咐小女子趕著去和他……令狐公子相見，請眾人立即散去。兩位師太則重上少林，要在方丈大師座下效一臂之力，維護佛門福地的清淨。」她娓娓說來，聲音清脆，吐屬優雅，說到兩位師太時，帶著幾分傷感之意，說到「令狐公子」之時，卻又掩不住靦腆之情。令狐沖在木匾之後聽著，不由得心情一陣陣激盪。方證道：「阿彌陀佛！兩位師太一番好意，老衲感激之至。少林寺有難的訊息一傳出，正教各門派的同道，不論識與不識，齊來援手，敝派實不知如何報答才好。幸得雙方未曾大動干戈，免去了一場浩劫。唉，兩位師太妙悟佛法，慈悲有德，我佛門中少了兩位高人，可惜，可歎。」

　　盈盈又道：「小女子和兩位師太分手之後，當天晚上便受嵩山派劫持，寡不敵眾，為左先生的門下所擒，又給囚禁了數日，待得爹爹和向叔叔將我救出，眾位江湖上的朋友卻已進了少林寺。向叔叔和我父女三人，來到少林寺還不到半個時辰，既不知眾人如何離去，更不知兩位師太的死訊。」方證說道：「如此說來，兩位師太不是任先生和向左使所害了。」盈盈道：「兩位師太於小女子有相救的大德，小女子只有感恩圖報。倘若我爹爹和向叔叔遇上了兩位師太，雙方言語失和，小女子定當從中調解，決不會不加勸阻。」方證道：「那也說得是。」余滄海突然插口道：「魔教中人行徑與常人相反，常人是以德報德，奸邪之徒卻是恩將仇報。」向問天道：「奇怪，奇怪！余觀主是幾時入的日月神教？」余滄海怒道：「什麼？誰說我入了魔教？」向問天道：「你說我神教中人恩將仇報。但福建福威鏢局林總鏢頭，當年救過你全家性命，每年又送你一萬兩銀子，你青城派卻反而害死了林總鏢頭。余觀主恩將仇報之名播於天下，無人不知。如此說來，余觀主必是我教的教友了。很好，很好，歡迎之至。」余滄海怒道：「胡說八道，亂放狗屁！」向問天道：「我說歡迎之至，乃是一番好意。余觀主卻罵我亂放狗屁，這不是恩將仇報，卻是什麼？可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一生一世恩將仇報，便在一言一動之中也流露了出來。」

　　方證怕他二人多作無謂的爭執，便道：「兩位師太到底是何人所害，咱們向令狐公子查詢，必可水落石出。但三位來到少林寺中，一出手便害了我正教門下八名弟子，卻不知又是何故？」任我行道：「老夫在江湖上獨來獨往，從無一人敢對老夫無禮。這八人對老夫大聲呼喝，叫老夫從藏身之處出來，豈不是死有餘辜？」方證道：「阿彌陀佛，原來只不過他八人呼喝了幾下，任先生就下此毒手，那豈不是太過了嗎？」任我行哈哈一笑，說道：「方丈大師說是太過，就算太過好了。你對小女沒加留難，老夫很承你的情，本來是要謝謝你的，這一次不跟你多辯，道謝也免了，雙方就算扯直。」方證道：「任先生既說扯直，就算扯直便了。只是三位來到敝寺，殺害八人，此事卻又如何了斷？」任我行道：「那又有什麼了斷？我日月教教下徒眾甚多，你們有本事，儘管也去殺八人來抵數就是。」方證道：「阿彌陀佛。胡亂殺人，大增罪業。左施主，被害八人之中，有兩位是貴派門下的，你說該當如何？」左冷禪尚未答話，任我行搶著道：「人是我殺的。為什麼你去問旁人該當如何，卻不來問我？聽你口氣，你們似是恃著人多，想把我三人殺來抵命，是也不是？」

　　方證道：「豈敢？只是任先生復出，江湖上從此多事，只怕將有無數人命傷在任先生手下。老衲有意屈留三位在敝寺盤桓，誦經禮佛，教江湖上得以太平，三位意下如何？」任我行仰天大笑，說道：「妙，妙，這主意甚是高明。」方證續道：「令愛在敝寺後山駐足，本寺上下對她禮敬有加，供奉不敢有缺。老衲所以要屈留令愛，倒不在為本派已死弟子報仇。唉，冤冤相報，糾纏不已，豈是佛門弟子之所當為？少林派那幾名弟子死於令愛手下，也是前生的業報，只是……只是女施主殺業太重，動輒傷人，若在敝寺修心養性，於大家都有好處。」任我行笑道：「如此說來，方丈大師倒是一番美意了。」方證道：「正是。不過此事竟引得江湖上大起風波，卻又非老衲始料之所及了。再說，令愛當日背負令狐少俠來寺求救，言明只須老衲肯救令狐少俠的性命，她甘願為所殺本寺弟子抵命。老衲說道，抵命倒是不必，但須在少室山上幽居，不得老衲許可，不得擅自離山。她當即一口答允。任小姐，這話可是有的？」

　　盈盈低聲道：「不錯。」

　　令狐沖聽方證大師親口說及當日盈盈背負自己上山求救的情景，心下好生感激，此事雖然早已聽人說過，但從方證大師口中說出，而盈盈又直承其事，比之聞諸旁人之口，又自不同，不由得眼眶濕潤。

　　余滄海冷笑道：「倒是有情有意得緊。只可惜這令狐沖品行太差，當年在衡陽城中嫖妓宿娼，貧道親眼所見，卻是辜負任大小姐一番恩情了。」向問天笑問：「是余觀主在妓院中親眼目睹，並未看錯？」余滄海道：「當然，怎會看錯？」向問天低聲道：「余觀主，原來你常逛窯子，倒是在下的同道。你在那妓院裡的相好是誰？相貌可不錯罷？」

　　余滄海大怒，喝道：「放屁，放屁！」向問天道：「好臭，好臭！」方證道：「任先生，你們三位便在少室山上隱居，大家化敵為友。只須你們三位不下少室山一步，老衲擔保無人敢來向三位招惹是非。從此樂享清淨，豈不是皆大歡喜？」令狐沖聽方證大師說得十分誠摯，心想：「這位佛門高僧不通世務，當真迂得厲害。這三人殺人不眨眼，你想說得他們自願給拘禁在少室山上，可真異想天開之至了。」任我行微笑道：「方丈的美意，想得面面俱到，在下原該遵命才是。」方證喜道：「那麼施主是願意留在少室山了？」任我行道：「不錯。」方證喜道：「老衲這就設齋款待，自今而後，三位是少林寺的嘉賓。」任我行道：「只不過我們最多只能留上三個時辰，再多就不行了。」方證大為失望，說道：「三個時辰？那有什麼用？」任我行笑道：「在下本來也想多留數日，與諸位朋友盤桓，只不過在下的名字取得不好，這叫做無可如何。」方證茫然道：「老衲這可不明白了。為什麼與施主的大號有關？」任我行道：「在下姓得不好，名字也取得不好。我既姓了個『任』，又叫作『我行』。早知如此，當年叫作『你行』，那就方便得多了。現下已叫作『我行』，只好任著我自己性子，喜歡走到哪裡，就走到哪裡。」

　　方證怫然道：「原來任先生是消遣老衲來著。」任我行道：「不敢，不敢。老夫於當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沒有幾個，數來數去只有三個半，大和尚算得是一位。還有三個半，是老夫不佩服的。」

　　他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懇，絕無譏嘲之意。方證道：「阿彌陀佛，老衲可不敢當。」

　　令狐沖聽他說於當世高人之中，佩服三個半，不佩服三個半，甚是好奇，亟盼知道他所指的，除了方證之外更有何人。只聽一個聲音洪亮之人問道：「任先生，你還佩服哪幾位？」適才方證只替任我行等引見到岳不群夫婦，雙方便即爭辯不休，餘人一直不及引見。令狐沖聽下面呼吸之聲，方證等一行共有十人，除了方證大師、師父、師娘、沖虛道長、左冷禪、天門道長、余滄海，此外尚有三人。這聲音洪亮之人，便不知是誰。任我行笑道：「抱歉得很，閣下不在其內。」那人道：「在下如何敢與方證大師比肩？自然是任先生所不佩服了。」任我行道：「我不佩服的三個半人之中，你也不在其內。你再練三十年功夫，或許會讓我不佩服一下。」那人嘿然不語。令狐沖心道：「原來要叫你不佩服，卻也不易。」方證道：「任先生所言，倒是頗為新穎。」任我行道：「大和尚，你想不想知道我佩服的是誰，不佩服的又是誰？」方證道：「正要恭聆施主的高論。」任我行道：「大和尚，你精研易筋經，內功已臻化境，但心地慈祥，為人謙退，不像老夫這樣囂張，那是我向來佩服的。」方證道：「不敢當。」任我行道：「不過在我所佩服的人中，大和尚的排名還不是第一。我所佩服的當世第一位武林人物，是篡了我日月神教教主之位的東方不敗。」

　　眾人都是「啊」一聲，顯然大出意料之外。令狐沖幸而將這個「啊」字忍住了，心想他為東方不敗所算，被囚多年，定然恨之入骨，哪知竟然心中對之不勝佩服。任我行道：「老夫武功既高，心思又是機敏無比，只道普天下已無抗手，不料竟會著了東方不敗的道兒，險些葬身湖底，永世不得翻身。東方不敗如此厲害的人物，老夫對他敢不佩服？」方證道：「那也說得是。」

　　任我行道：「第三位我所佩服的，乃是當今華山派的絕頂高手。」令狐沖又大出意料之外，他適才言語之中，對岳不群不留半分情面，哪知他內心竟會對之頗為佩服。岳夫人道：「你不用說這等反語，譏刺於人。」任我行笑道：「哈哈，岳夫人，你還道我說的是尊夫麼？他……他可差得遠了。我所佩服的，乃是劍術通神的風清揚風老先生。風老先生劍術比我高明得多，非老夫所及，我是衷心佩服，並無虛假。」方證道：「岳先生，難道風老先生還在人世麼？」岳不群道：「風師叔於數十年前便已……便已歸隱，與本門始終不通消息。他老人家倘若尚在人世，那可真是本門的大幸。」

　　任我行冷笑道：「風老先生是劍宗，你是氣宗。華山派劍氣二宗勢不兩立。他老人家仍在人世，於你何幸之有？」岳不群給他這幾句搶白，默然不語。

　　令狐沖早就猜到風清揚是本派劍宗中的人物，此刻聽任我行一說，師父並不否認，那麼此事自是確然無疑。任我行笑道：「你放心。風老先生是世外高人，你還道他希罕你這華山派掌門，會來搶你的寶座麼？」岳不群道：「在下才德庸駑，若得風師叔耳提面命，真是天大的喜事。任先生，你可能指點一條明路，讓在下去拜見風師叔，華山門下，盡感大德。」說得甚是懇切。任我行道：「第一，我不知風老先生在哪裡。第二，就算知道，也決不跟你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真小人容易對付，偽君子可叫人頭痛得很。」岳不群不再說話。令狐沖心道：「我師父是彬彬君子，自不會跟任先生惡言相向。」任我行側身過來，對著武當派掌門沖虛道長道：「老夫第四個佩服的，是牛鼻子老道。你武當派太極劍頗有獨到之妙，你老道卻潔身自愛，不去多管江湖上的閒事。只不過你不會教徒弟，武當門下沒什麼傑出人材，等你牛鼻子鶴駕西歸，太極劍法的絕藝只怕要失傳。再說，你的太極劍法雖高，未必勝得過老夫，因此我只佩服你一半，算是半個。」沖虛道人笑道：「能得任先生佩服一半，貧道已是臉上貼金，多謝了！」任我行道：「不用客氣。」轉頭向左冷禪道：「左大掌門，你倒不必臉上含笑，肚裡生氣，你雖不屬我佩服之列，但在我不佩服的三個半高人之中，閣下卻居其首。」左冷禪笑道：「在下受寵若驚。」任我行道：「你武功了得，心計也深，很合老夫的脾胃。你想合併五嶽劍派，要與少林、武當鼎足而三，才高志大，也算了不起。可是你鬼鬼祟祟，安排下種種陰謀詭計，不是英雄豪傑的行徑，可教人十分的不佩服。」左冷禪道：「在下所不佩服的當世三個半高人之中，閣下卻只算得半個。」任我行道：「拾人牙慧，全無創見，因此你就不令人佩服了。你所學嵩山派武功雖精，卻全是前人所傳。依你的才具，只怕這些年中，也不見得有什麼新招創出來。」左冷禪哼了一聲，冷笑道：「閣下東拉西扯，是在拖延時辰呢，還是在等救兵？」任我行冷笑道：「你說這話，是想倚多為勝，圍攻我們三人嗎？」左冷禪道：「閣下來到少林，戕害良善，今日再想全身而退，可太把我們這些人不放在眼裡了。你說我們倚多為勝也好，不講武林規矩也好。你殺了我嵩山派門下弟子，眼放著左冷禪在此，今日要領教閣下高招。」

　　任我行向方證道：「方丈大師，這裡是少林寺呢，還是嵩山派的下院？」方證道：「施主明知故問了，這裡自然是少林寺。」任我行道：「然則此間事物，是少林方丈作主，還是嵩山派掌門作主？」方證道：「雖是老衲作主，但眾位朋友若有高見，老衲自當聽從。」任我行仰天打了個哈哈，說道：「不錯，果然是高見，明知單打獨鬥是輸定了的，便要群毆爛打。姓左的，你今日攔得住任我行，姓任的不用你動手，在你面前橫劍自刎。」左冷禪冷冷的道：「我們這裡十個人，攔你或許攔不住，要殺你女兒，卻也不難。」

　　方證道：「阿彌陀佛，殺人可使不得。」

　　令狐沖心中怦怦亂跳，知道左冷禪所言確是實情，下面十人中，雖不知餘下三人是誰，但料想也必與方證、沖虛等身份相若，不是一派掌門，便是絕頂高手。任我行武功再強，最多不過全身而退。向問天是否能夠保命脫困，已是難言，盈盈是更加沒指望了。任我行道：「那妙得很啊。左大掌門有個兒子，聽說武功差勁，殺起來挺容易。岳君子有個女兒。余觀主好像有幾個愛妾，還有三個小兒子。天門道長沒兒子女兒，心愛徒弟卻不少。莫大先生有老父、老母在堂。崑崙派乾坤一劍震山子有個一脈單傳的孫子。還有這位丐幫的解大幫主呢，向左使，解幫主世上有什麼捨不得的人啊？」

　　令狐沖心道：「原來莫大師伯也到了。任先生其實不用方證大師引見，於對方十人不但均早知形貌，而且他們的身世眷屬也都已查得清清楚楚。」

　　向問天道：「聽說丐幫中的青蓮使者、白蓮使者兩位，雖然不姓解，卻都是解幫主的私生兒子。」任我行道：「你沒弄錯罷？咱們可別殺錯了好人？」向問天道：「錯不了，屬下已查問清楚。」任我行點頭道：「就算殺錯了，那也沒有法子，咱們殺他丐幫中三四十人，總有幾個殺對了的。」向問天道：「教主高見！」他一提到各人的眷屬，左冷禪、解幫主等無不凜然，情知此人言下無虛，眾人攔他是攔不住的，若是殺了他的女兒，他必以毒辣手段相報，自己至親至愛之人，只怕個個難逃他的毒手，思之不寒而慄。一時殿中鴉雀無聲，人人臉上變色。隔了半晌，方證說道：「冤冤相報，無有已時。任施主，我們決計不傷任大小姐，卻要屈三位大駕，在少室山居留十年。」任我行道：「不行，我殺性已動，忍不住要將左大掌門的兒子、余觀主那幾個愛妾和兒子一併殺了。岳先生的令愛，更加不容她活在世上。」令狐沖大驚，不知這個喜怒難測的大魔頭只不過危言聳聽，還是真的要大開殺戒。

　　沖虛道人說道：「任先生，咱們來打個賭，你瞧如何？」任我行道：「老夫賭運不佳，打賭沒有把握，殺人卻有把握。殺高手沒有把握，殺高手的父母子女、大老婆小老婆卻挺有把握。」沖虛道人道：「那些人沒什麼武功，殺之不算英雄。」任我行道：「雖然不算英雄，卻可教我的對頭一輩子傷心，老夫就開心得很了。」沖虛道人道：「你自己沒了女兒，也沒什麼開心。沒有女兒，連女婿也沒有了。你女婿不免去做人家的女婿，你也不見得有什麼光彩。」任我行道：「沒有法子，沒有法子。我只好將他們一古腦兒都殺了，誰叫我女婿對不住我女兒呢？」沖虛道人道：「這樣罷，我們不倚多為勝，你也不可胡亂殺人。大家公公平平，以武功決勝敗。你們三位，和我們之中的三個人比鬥三場，三戰兩勝。」

　　方證忙道：「是極，沖虛道兄高見大是不凡。點到為止，不傷人命。」任我行道：「我們三人倘若敗了，便須在少室山上居留十年，不得下山，是也不是？」

　　沖虛道人道：「正是。要是三位勝了兩場，我們自然服輸，任由三位下山，這八名弟子也只好算是白死了。」任我行道：「我心中對你牛鼻子有一半佩服，覺得你所說的話，也有一半道理。那你們這一方是哪三位出場？由我挑選成不成？」左冷禪道：「方丈大師是主，他是非下場不可的。老夫的武功擱下了十幾年，也想試上一試。至於第三場嗎？這場賭賽既是沖虛道長的主意，他終不成袖手旁觀，出個難題讓人家頂缸？只好讓他的太極劍法露上一露了。」他們這邊十人之中，雖然個個不是庸手，畢竟以方證大師、沖虛道人和他自己三人武功最高。他一口氣便舉了這三人出來，可說已立於不敗之地。盈盈不過十八九歲年紀，武功再高，修為也必有限，不論和哪一位掌門相鬥，注定是要輸的。岳不群等一齊稱是。方證大師、沖虛道人、左冷禪三人是正教中的三大高手，任誰一人的武功都不見得會在任我行之下，比之向問天只怕尚可稍勝半籌，三戰兩勝，贏面佔了七八成，甚至三戰三勝，也是五五之數。各人所擔心的，只是怕擒不住任我行，給他逃下山去，以陰險毒辣手段戕害各人的家人弟子，只要是正大光明決戰，那就無所畏懼了。任我行道：「三戰兩勝，這個不妥，咱們只比一場。你們挑一位出來，我們這裡也挑一人，乾乾脆脆只打一場了事。」左冷禪道：「任兄，今日你們勢孤力單，處在下風。別說我們這裡十個人，已比你方多了三倍有餘，方丈大師一個號令出去，單是少林派一等一的高手，便有二三十位，其餘各派好手還不計在內。」任我行道：「因此你們要倚多為勝。」左冷禪道：「不錯，正是要倚多為勝。」任我行道：「不要臉之至。」左冷禪道：「無故殺人，才不要臉。」

　　任我行道：「殺人一定要有理由？左大掌門，你吃葷還是吃素？」左冷禪哼了一聲道：「在下殺人也殺，幹麼吃素？」任我行道：「你每殺一人，死者都是罪有應得的了？」左冷禪道：「這個自然。」任我行道：「你吃牛吃羊，牛羊又有什麼罪？」方證大師道：「阿彌陀佛，任施主這句話，大有菩薩心腸。」左冷禪道：「方證大師別上他的當。他將咱們這八個無辜喪命的弟子比作了牛羊。」任我行道：「蟲蟻牛羊，仙佛凡人，都是眾生。」方證又道：「是，是。阿彌陀佛。」

　　左冷禪道：「任兄，你一意遷延時刻，今日是不敢一戰的了？」任我行突然一聲長嘯，只震得屋瓦俱響，供桌上的十二支蠟燭一齊暗了下來，待他嘯聲止歇，燭光這才重明。眾人聽了他這一嘯聲，都是心頭怦怦而跳，臉上變色。任我行道：「好，姓左的，咱們就比劃比劃。」左冷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三戰兩勝，你們之中若有三個人輸了兩個，三人便都得在少室山停留十年。」任我行道：「也罷！三戰兩勝，我們這一夥人中，若有三個人輸了兩個，我們三人便在少室山上停留十年。」正教中人聽他受了左冷禪之激，居然答允下來，無不欣然色喜。

　　任我行道：「我就跟你再打一場，向左使斗余矮子，我女兒女的斗女的，便向寧女俠請教。」左冷禪道：「不行。我們這邊由哪三人出場，由我們自己來推舉，豈能由你指定。」任我行道：「一定要自己來選，不能由對方指定？」左冷禪道：「正是。少林、武當兩大掌門，再加上區區在下。」任我行道：「憑你的聲望、地位和武功，又怎能和少林、武當兩大掌門相提並論？」左冷禪哼了一聲，說道：「在下自不敢和少林、武當兩大掌門相提並論，卻勉強可跟閣下鬥鬥。」任我行哈哈大笑，說道：「方證大師，在下向你討教少林神拳，配得上嗎？」方證道：「阿彌陀佛，老衲功夫荒疏已久，不是施主對手。只是老衲亟盼屈留大駕，只好拿幾根老骨頭來挨挨施主的拳腳。」左冷禪見他竟向方證大師挑戰，固是擺明了輕視自己，心下卻是一喜，暗想：「我本來擔心你跟我鬥，讓向問天跟沖虛鬥，卻叫你女兒去斗方證。沖虛道人若有疏虞，我又輸給了你，那就糟了。」當下不再多言，向旁退開了幾步。餘人將地下的八具屍體搬在一旁，空出殿中的戰場。任我行道：「方丈大師請。」雙袖一擺，抱拳為禮。方證合十還禮，說道：「施主請先發招。」任我行道：「在下使的是日月教正宗功夫，大師使的是少林派正宗武藝。咱們正宗對正宗，這一架原是要打的。」

　　余滄海道：「呸！你魔教是什麼正宗了？也不怕醜！」任我行道：「方丈，讓我先殺了余矮子，再跟你鬥。」方證忙道：「不可。」知道此人出手如電，若是如雷霆般一擊，說不定余滄海真的給他殺了，當下更不耽擱，輕飄飄拍出一掌，叫道：「任施主，請接掌。」這一掌招式尋常，但掌到中途，忽然微微搖晃，登時一掌變兩掌，兩掌變四掌，四掌變八掌。任我行脫口叫道：「千手如來掌！」知道只須遲得頃刻，他便八掌變十六掌，進而幻化為三十二掌，當即呼的一掌拍出，攻向方證右肩。方證左掌從右掌掌底穿出，仍是微微晃動，一變二、二變四的掌影飛舞。任我行身子躍起，呼呼還了兩掌。

　　令狐沖居高臨下，凝神細看，但見方證大師掌法變幻莫測，每一掌擊出，甫到中途，已變為好幾個方位，掌法如此奇幻，直是生平所未睹。任我行的掌法卻甚是質樸，出掌收掌，似乎顯得頗為窒滯生硬，但不論方證的掌法如何離奇莫測，一當任我行的掌力送到，他必隨之變招，看來兩人旗鼓相當，功力悉敵。令狐衝拳腳功夫造詣甚淺，因之獨孤九劍中那「破掌式」一招，便也學不到家，既看不出對方拳腳中的破綻，便無法乘虛而入。這兩大高手所施展的乃當世最高深的掌法，他看得莫名其妙，渾不明其中精奧，尋思：「劍法上我可勝得沖虛道長，與任先生相鬥，也不輸於他。但遇到眼前這兩位的拳掌功夫，我只好以利劍一味搶攻。風太師叔說，我要練得二十年後，方可與當世高手一爭雄長，主要當是指『破掌式』那一招而言。」看了一會，只見任我行突然雙掌平平推出，方證大師連退三步，令狐沖一驚，暗叫：「啊喲，糟糕，方證大師要輸。」接著便見方證大師左掌劃了幾個圈子，右掌急拍，上拍下拍，左拍右拍，拍得幾拍，任我行便退一步，再拍幾拍，任我行又退一步。令狐沖心道：「還好，還好！」他輕吁一口氣，忽想：「為什麼我見方證大師要輸，便即心驚，見他扳回，則覺寬慰？是了，方證大師是有道高僧，任教主畢竟是左道之士，我心中總還有善惡是非之念。」轉念又想：「可是任教主若輸，盈盈便須在少室山上囚禁十年，豈是我心中所願？」一時之間，連自己也不明白到底盼望誰勝誰敗，內心只隱隱覺得，任我行父女與向問天一入江湖，世上便即風波大作，但心中又想：「風波大作，又有什麼不好？那不是很熱鬧麼？」他眼光慢慢轉過去，只見盈盈倚在柱上，嬌怯怯地一副弱不禁風模樣，秀眉微蹙，若有深憂，突然間憐念大盛，心想：「我怎忍讓她在此再給囚禁十年？她怎經得起這般折磨？」想到她為了相救自己，甘願捨生，自己一生之中，師友厚待者雖也不少，可沒一個人竟能如此甘願把性命來交託給自己。胸口熱血上湧，只覺別說盈盈不過是魔教教主的女兒，縱然她萬惡不赦、天下人皆欲殺之而甘心，自己寧可性命不在，也決計要維護她平安周全。殿上的十一對目光，卻都注視著方證大師和任我行的掌法之上，心下無不讚歎。左冷禪心想：「幸虧任老怪挑上了方證大師，否則他這似拙實巧的掌法，我便不知如何對付才好。本門的大嵩陽神掌與之相比，顯得招數太繁，變化太多，不如他這掌法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向問天卻想：「少林派武功享名千載，果然非同小可。方證大師這『千手如來掌』掌法雖繁，功力不散，那真是千難萬難。倘若教我遇上了，只好跟他硬拚內力，掌法是比他不過的了。」岳不群、余滄海等各人心中，也均以本身武功，與二人的掌法相印證。任我行酣鬥良久，漸覺方證大師的掌法稍形緩慢，心中暗喜：「你掌法雖妙，終究年紀老了，難以持久。」當即急攻數掌，劈到第四掌時，猛覺收掌時右臂微微一麻，內力運轉，不甚舒暢，不由得大驚，知道這是自身內力的干擾，心想：「這老和尚所練的易筋經內功竟如此厲害，掌力沒和我掌力相交，卻已在克制我的內力。」心知再鬥下去，對方深厚的內力發將出來，自己勢須處於下風，眼見方證大師左掌拍到，一聲呼喝，左掌迅捷無倫的迎了上去，拍的一聲響，雙掌相交，兩人各退了一步。任我行只覺對方內力雖然柔和，卻是渾厚無比，自己使出了「吸星大法」，竟然吸不到他絲毫內力，心下更是驚訝。方證大師道：「善哉！善哉！」跟著右掌擊將過來。任我行又出右掌與之相交。兩人身子一晃，任我行但覺全身氣血都是晃了一晃，當即疾退兩步，陡地轉身，右手已抓住了余滄海的胸口，左掌往他天靈蓋疾拍下去。這一下兔起鶻落，實是誰都料想不到的奇變，眼見任我行與方證大師相鬥，情勢漸居不利，按理說他力求自保尚且不及，哪知竟會轉身去攻擊余滄海。這一著變得太奇太快，不然余滄海也是一代武學宗匠，若與任我行相鬥，雖然最後必敗，卻決不致在一招之間便為他所擒。眾人「啊」的一聲，齊聲呼叫。方證大師身子躍起，猶似飛鳥般撲到，雙掌齊出，擊向任我行後腦，這是武學中「圍魏救趙」之策，攻敵之不得不救，旨在逼得任我行撤回擊向余滄海頭頂之掌，反手擋架。

　　眾高手見方證大師在這瞬息之間使出這一掌，都大為欽服，卻來不及喝采，知道余滄海這條性命是有救了。豈知任我行這一掌固是撤了回來，卻不反手擋架，一把便抓住了方證大師的「膻中穴」，跟著右手一指，點中了他心口。方證大師身子一軟，摔倒在地。眾人大驚之下，紛紛呼喝，一齊擁了上去。左冷禪突然飛身而上，發掌猛向任我行後心擊到。任我行反手回擊，喝道：「好，這是第二場。」左冷禪忽拳忽掌，忽指忽抓，片刻間已變了十來種招數。

　　任我行給他陡然一輪急攻，一時只能勉力守禦。他適才和方證大師相鬥，最後這三招雖是用智，卻也使盡了平生之力，否則以少林派掌門人如此深厚的內力，如何能讓他一把抓住「膻中穴」？一指點中了心口？這幾招全力以搏，實是孤注一擲。任我行所以勝得方證大師，純是使詐。他算準了對方心懷慈悲，自己突向余滄海痛下殺手，一來餘人相距較遠，縱慾救援也是不及，二來各派掌門與余滄海無甚交情，決不會幹冒大險，捨生相救，只有方證大師卻定會出手。當此情境之下，這位少林方丈唯有攻擊自己，以解余滄海之困，但他對方證大師擊來之掌偏又不擋不格，反拿對方要穴。這一著又是險到了極處。方證大師雙掌擊他後腦，不必擊實，掌風所及，便能使他腦漿迸裂。他反擒余滄海之時，便已拿自己性命來作此大賭，賭的是這位佛門高僧菩薩心腸，眼見雙掌可將自己後腦擊碎，便會收回掌力。但方證身在半空，雙掌擊出之後隨即全力收回，縱是絕頂高手，胸腹之間內力亦必不繼。他一拿一點，果然將方證大師點倒。只是方證渾厚的掌力所及，已掃得他後腦劇痛欲裂，一口丹田之氣竟然轉不上來。沖虛道人忙扶起方證大師，拍開他被封的穴道，歎道：「方丈師兄一念之仁，反遭奸人所算。」方證道：「阿彌陀佛。任施主心思機敏，鬥智不鬥力，老夫原是輸了的。」岳不群大聲道：「任先生行奸使詐，勝得毫不光明正大，非正人君子之所為。」向問天笑道：「我日月神教之中，也有正人君子麼？任教主若是正人君子，早就跟你同流合污了，還比試什麼？」岳不群為之語塞。

　　任我行背靠木柱，緩緩出掌，將左冷禪的拳腳一一擋開。左冷禪向來自負，若在平時，決不會當任我行力鬥少林派第一高手之後，又去向他索戰。明佔這等便宜，絕非一派宗師之所為，未免為人所不齒。但任我行適才點倒方證大師，純是利用對方一片好心，勝得奸詐之極，正教各人無不為之扼腕大怒。他奮不顧身的上前急攻，旁人均道他是激於義憤，已顧不到是否車輪戰。在左冷禪卻正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向問天見任我行一口氣始終緩不過來，搶到柱旁，說道：「左大掌門，你撿這便宜，可要臉麼？我來接你的。」左冷禪道：「待我打倒了這姓任的匹夫，再跟你鬥，老夫還怕你車輪戰麼？」呼的一拳，向任我行擊出。

　　任我行左手撩開，冷冷的道：「向兄弟，退開！」向問天知道教主極是要強好勝，不敢違拗，說道：「好，我就暫且退開。只是這姓左的太也無恥，我踢他的屁股。」飛起一腳，便往左冷禪後臀踢去。

　　左冷禪怒道：「兩個打一個嗎？」斜身避讓。豈知向問天雖作飛腿之狀，這一腿竟沒踢出，只是右腳抬了起來，微微一動，乃是一招虛招。他見左冷禪上當，哈哈一笑，道：「孫子王八蛋才倚多為勝。」一縱向後，站在盈盈身旁。左冷禪這麼一讓，攻向任我行的招數緩了一緩。高手對招，相差原只一線，任我行得此餘暇，深深吸一口氣，內息暢通，登時精神大振，砰砰砰三掌劈出。左冷禪奮力化解，心下暗暗吃驚：「這老兒十多年不見，功力大勝往昔，今日若要贏他，可須全力從事。」兩人此番二度相逢，這一次相鬥，乃是在天下頂尖兒人物之前一決雌雄。兩人都將勝敗之數看得極重，可不像適才任我行和方證大師較量之時那樣和平。任我行一上來便使殺著，雙掌便如刀削斧劈一般；左冷禪忽拳忽掌，忽抓忽拿，更是極盡變化之能事。兩人越鬥越快，令狐沖在木匾之後，瞧得眼也花了。他看任我行和方證大師相鬥，只不過看不懂二人的招式精妙所在，但此刻二人身形招式快極，竟連一拳一掌如何出，如何收，也都看不明白。他轉眼去看盈盈，只見她臉色雪白，雙眼長長的睫毛垂了下來，臉上卻無驚異或擔心的神態。向問天的臉色卻是忽喜忽憂，一時驚疑，一時惋惜，一時攢眉怒目，一時咬牙切齒，倒似比他親自決戰猶為要緊。令狐沖心想：「向大哥的見識自比盈盈高明得多，他如此著緊，只怕任先生這一仗很是難贏。」慢慢斜眼過去，見到那邊廂師父和師娘並肩而立，其側是方證大師和沖虛道人。兩人身後一個是泰山派掌門天門道人，一個是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莫大先生來到殿中之後，始終未曾出過半分聲息，令狐沖一見到他瘦瘦小小的身子，胸中登時感到一陣溫暖，隨即心想：「儀琳師妹她們這群恆山弟子沒了師父，可不知怎樣了。」青城派掌門余滄海獨個兒站在牆後，手按劍柄，滿臉怒色。站在西側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乞丐，當是丐幫幫主解風。另一個穿一襲青衫，模樣頗為瀟灑，當是崑崙派掌門乾坤一劍震山子了。

　　這九個人乃當今正教中最強的好手，若不是九人都在全神貫注的觀戰，自己在木匾後藏身這麼久，雖然竭力屏氣凝息，多半還是早已給下面諸人發覺了。他暗想：「下面聚集著這許多高人，尤其有師父、師娘在內，而方證大師、武當掌門、莫大先生這三位，更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輩。我在這裡偷聽他們說話，委實不敬之極，雖說是我先到而他們後至，但不論如何，總之是我在這裡竊聽，要是給他們發覺了，我可當真是無地自容了。」只盼任我行盡快再勝一場，三戰兩勝，便可帶著盈盈從容下山，一旁方證大師他們退出後殿，自己便趕下山去和盈盈相會。一想到和盈盈對面相晤，不由得胸口一熱，連耳根子也熱烘烘的，自忖：「自今而後，我真的要和盈盈結為夫妻嗎？她待我情深義重，可是我……可是我……」這些日子來，雖然時時想到盈盈，但每次念及，總是想到要報她相待之恩，要助她脫卻牢獄之災，要在江湖上大肆宣揚，是自己對她傾心，並非她對己有意，免得江湖豪士譏嘲於她，令她尷尬羞慚。每當盈盈的倩影在腦海中出現之時，心中卻並不感到喜悅不勝之情、溫馨無限之意，和他想到小師妹岳靈珊時纏綿溫柔的心意，大不相同，對於盈盈，內心深處竟似乎有些懼怕。他和盈盈初遇，一直當她是個年老婆婆，心中對她有七分尊敬，三分感激；其後見她舉手殺人，指揮群豪，尊敬之中不免摻雜了幾分懼怕，直至得知她對自己頗有情意，這幾分厭憎之心才漸漸淡了，及後得悉她為自己捨身少林，那更是深深感激。然而感激之意雖深，卻並無親近之念，只盼能報答她的恩情；聽到任我行說自己是他女婿，心底竟然頗感為難。這時見到她的麗色，只覺和她相距極遠極遠。他向盈盈瞧了幾眼，不敢再看，只見向問天雙手握拳，兩目圓睜，順著他目光看任我行和左冷禪時，見左冷禪已縮在殿角，任我行一掌一掌的向他劈將過去，每一掌都似開山大斧一般，威勢驚人。左冷禪全然處於下風，雙臂出招極短，攻不到一尺便即縮回，顯似只守不攻。突然之間，任我行一聲大喝，雙掌疾向對方胸口推去。四掌相交，蓬的一聲大響，左冷禪背心撞在牆上，頭頂泥沙灰塵簌簌而落，四掌卻不分開。令狐沖只感到身子搖動，藏身的那張木匾似乎便要跌落。他一驚之下，便想：「左師伯這番可要糟了。他二人比拚內力，任先生使出『吸星大法』吸他內力，時刻一長，左師伯非輸不可。」卻見左冷禪右掌一縮，竟以左手單掌抵禦對方掌力，右手伸出食中二指向任我行戳去。任我行一聲怪叫，急速躍開。左冷禪右手跟著點了過去。他連指三指，任我行連退三步。方證大師、沖虛道長等均大為奇怪：「素聞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擅吸對方內力，何以適才他二人四掌相交，左冷禪竟安然無恙？難道他嵩山派的內功居然不怕吸星妖法？」

　　旁觀眾高手固覺驚異，任我行心下更是駭然。十餘年前任我行左冷禪劇鬥，未曾使用「吸星大法」，已然佔到上風，眼見便可制住了左冷禪，突感心口奇痛，真力幾乎難以使用，心下驚駭無比，自知這是修練「吸星大法」的反擊之力，若在平時，自可靜坐運功，慢慢化解，但其時勁敵當前，如何有此餘裕？正彷徨無計之際，忽見左冷禪身後出現了兩人，是左冷禪的師弟托塔手丁勉和大嵩陽手費彬。任我行立即跳出圈子，哈哈一笑，說道：「說好單打獨鬥，原來你暗中伏有幫手，君子不吃眼前虧，咱們後會有期，今日爺爺可不奉陪了。」左冷禪敗局已成，對方居然自願罷戰，自是求之不得，他也不敢討嘴頭上便宜，說什麼「要人幫手的不是好漢」之類，只怕激惱了對方，再鬥下去，丁勉與費彬又不便插手相助，自己一世英名不免付於流水，當即說道：「誰教你不多帶幾名魔教的幫手來？」任我行冷笑一聲，轉身就走。

　　這一場拚鬥，面子上似是未分勝敗，但任左二人內心均知，自己的武功之中具有極大弱點，當日不輸，實乃僥倖，自此分別苦練。尤其任我行更知「吸星大法」之中伏有莫大隱患，便似是附骨之疽一般。他以「吸星大法」吸取對手功力，但對手門派不同，功力有異，諸般雜派功力吸在自身，無法融而為一，作為己用，往往會出其不意的發作出來。他本身內力甚強，一覺異派內功作怪，立時將之壓服，從未遇過凶險，但這一次對手是極強高手，激鬥中自己內力消耗甚巨，用於壓制體內異派內力的便相應減弱，大敵當前之時，既有外患，復生內憂，自不免狼狽不堪。此後潛心思索，要揣摩出一個法門來制服體內的異派內功，心無二用，乃致聰明一世的梟雄，竟連變生肘腋亦不自知，終於為東方不敗所困。他在西湖湖底一囚十年，心無旁騖，這才悟出了壓制體內異派內功的妥善法門，修習這「吸星大法」才不致有慘遭反噬之危。此番和左冷禪再度相逢，一時未能取勝，當即運出「吸星大法」，與對方手掌相交，豈知一吸之下，竟然發現對方內力空空如也，不知去向。任我行這一驚非同小可。對方內力凝聚，一吸不能吸到，那並不奇，適才便吸不到方證的內力，但在瞬息間竟將內力藏得無影無蹤，教他的「吸星大法」無力可吸，別說生平從所未遇，連做夢也沒想到過有這等奇事。他又連吸了幾下，始終沒摸到左冷禪內力的半點邊兒，眼見左冷禪指法凌厲，於是退了三步，隨即變招，狂砍狠劈，威猛無儔。左冷禪改取守勢。兩人又鬥了二三十招，任我行左手一掌劈將出去，左冷禪無名指彈他手腕，右手食指戳向他左肋。任我行見他這一指勁力狠辣，心想：「難道你這一指之中，竟又沒有內力？」當下微微斜身，似是閃避，其實卻故意露出空門，讓他戳中胸肋，同時將「吸星伸功」佈於胸口，心想：「你有本事深藏內力，不讓我吸星大法吸到，但你以指攻我，指上若無內力，那麼刺在我身上只當是給我搔癢，但若有分毫內力，便非盡數給我吸來不可。」

　　便在心念電閃之際，噗的一聲響，左冷禪的手指已戳中他左胸「天池穴」。旁觀眾人啊的一聲，齊聲呼叫。

　　左冷禪的手指在任我行的胸口微一停留，任我行立即全力運功，果然對方內力猶如河堤潰決，從自己「天池穴」中直湧進來。他心下大喜，加緊施為，吸取對方內力越快。突然之間，他身子一晃，一步步的慢慢退開，一言不發的瞪視著左冷禪，身子發顫，手足不動，便如是給人封了穴道一般。盈盈驚叫：「爹爹！」撲過去扶住，只覺他手上肌膚冰涼徹骨，轉頭道：「向叔叔！」向問天縱身上前，伸掌在任我行胸口推拿了幾下。任我行嘿的一聲，回過氣來，臉色鐵青，說道：「很好，這一著棋我倒沒料到。咱們再來比比。」左冷禪緩緩搖了搖頭。

　　岳不群道：「勝敗已分，還比什麼？任先生適才難道不是給左掌門封了『天池穴』？」

　　任我行呸的一聲，喝道：「不錯，是我上了當，這一場算我輸便是。」原來左冷禪適才這一招大是行險，他已修練了十餘年的「寒冰真氣」注於食指之上，拚著大耗內力，將計就計，便讓任我行吸了過去，不但讓他吸去，反而加催內力，急速注入對方穴道。這內力是至陰至寒之物，一瞬之間，任我行全身為之凍僵。左冷禪乘著他「吸星大法」一窒的頃刻之間，內力一催，就勢封住了他的穴道。穴道被封之舉，原只見於第二三流武林人物動手之時，高手過招，決不使用這一類平庸招式。左冷禪卻捨得大耗功力，竟以第二三流的手段制勝，這一招雖是使詐，但若無極厲害的內力，卻也決難辦到。向問天知道左冷禪雖然得勝，但已大損真元，只怕非花上幾個月時光，無法復元，當即上前說道：「適才左掌門說過，你打倒了任教主之後，再來打倒我。現下便請動手。」方證大師、沖虛道人等都看得明白，左冷禪自點中任我行之後，臉色慘白，始終不敢開聲說話，可見內力消耗之重，此刻二人倘若動手，不但左冷禪非敗不可，而且數招之間便會給向問天送了性命。但這一句話，左冷禪剛才確是說過了的，眼見向問天挑戰，難道是自食前言不成？眾人正躊躇間，岳不群道：「咱們說過，這三場比試，哪一方由誰出馬，由該方自行決定，卻不能由對方指名索戰。這一句話，任教主是答應過了的，是不是？任教主是大英雄、大豪傑，說過了的話豈能不算？」

　　向問天冷笑道：「岳先生能言善辯，令人好生佩服，只不過和『君子』二字，未免有些不稱。這般東拉西扯，倒似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了。」岳不群淡淡的道：「自君子的眼中看出來，天下滔滔，皆是君子。自小人的眼中看來，世上無一而非小人。」左冷禪慢慢挨了幾步，將背脊靠到柱上，以他此時的情狀，簡直要站立不倒也是十分為難，更不用說和人動手過招了。武當掌門沖虛道人走上兩步，說道：「素聞向左使人稱『天王老子』，實有驚天動地的能耐。貧道忝居武當掌門，於正教諸派與貴教之爭，始終未能出什麼力，常感慚愧，今日有幸，若能以『天王老子』為對手，實感榮寵。」他武生掌門何等身份，對向問天說出這等話來，那是將對方看得極重了。向問天在情在理，實是難以推卻，便道：「恭敬不如從命。久仰衝虛道長的『太極劍法』天下無雙，在下捨命陪君子，只好獻醜。」抱拳行禮，退了兩步。沖虛道人寬袍大袖雙手一擺，躬身還禮。

　　兩人相對而立，凝目互視，一時卻均不拔劍。任我行突然說道：「且慢！向兄弟，你且退下。」一伸手，從腰間拔出了長劍。眾人盡皆駭然：「他已連鬥兩位高手，內力顯已大為耗損，竟然要連鬥三陣，再來接沖虛道長。」左冷禪更是驚詫，心想：「我苦練十多年的寒冰真氣傾注於他『天池穴』中，縱是武功高他十倍之人，只怕也得花三四個時辰，方能化解。難道此人一時三刻之間便又能與人動手？」眾人怎知此刻任我行丹田之中，猶似有數十把小刀在亂攢亂刺，他使盡了力氣，才將這幾句話說得平平穩穩，沒洩出半點痛楚之情。沖虛道人微笑道：「任教主要賜教麼？咱們先前說過，雙方由哪一位出手，由每一方自定，任教主若要賜教，原也不違咱們約定之議。只是貧道這個便宜，卻佔得太大了。」任我行道：「在下拚鬥了兩位高手之餘，再與道長動手，未免小覷了武當派享譽數百年的神妙劍法，在下雖然狂妄，卻還不致於如此。」沖虛道人心下甚喜，點頭道：「多謝了。」他一見到任我行拔劍，心下便大為躊躇，以車輪戰勝得任我行，說不上有何光彩，但此仗若敗，武當派在武林中可無立足之地了，聽說不是他自己出戰，這才寬心。

　　任我行道：「沖虛道長在貴方是生力軍，我們這一邊也得出一個生力軍才是。」抬頭叫道：「令狐沖小兄弟，你下來罷！」

　　眾人大吃一驚，都順著他目光向頭頂的木匾望去。令狐沖更為驚訝，一時手足無措，狼狽之極，當此情勢，無法再躲，只得湧身跳下，向方證大師跪倒在地，納頭便拜，說道：「小子擅闖寶剎，罪該萬死，謹領方丈責罰。」方證呵呵笑道：「原來是令狐少俠。我聽得少俠呼吸勻淨，內力深厚，心下正在奇怪，不知是哪一位高人光臨敝寺。請起，請起，行此大禮，可不敢當。」說著合十還禮。令狐沖心想：「原來他早知我藏在匾後了。」丐幫幫主解風忽道：「令狐沖，你來瞧瞧這幾個字。」令狐沖站起身來，順著他手指向一根木柱後看去，見柱上刻著三行字。第一行是：「匾後有人。」第二行是：「我揪他下來。」第三行是：「且慢，此人內功亦正亦邪，未知是友是敵。」每一行都深入柱內，木質新露，自是方證大師和解風二人以指力在柱上所刻。令狐沖甚是驚佩，心想：「方證大師從我極微弱的呼吸之中，能辨別我武功家數，真乃神人。」隨即抱拳躬身，團團行禮，說道：「眾位前輩來到殿上之時，小子心虛，未敢下來拜見，還望恕罪。」料想此刻師父的臉色定是難看之極，哪敢和他目光相接？解風笑道：「你作賊心虛，到少林寺偷什麼來啦？」令狐沖道：「小子聞道任大小姐留居少林，斗膽前來接她出去。」解風笑道：「原來是偷老婆來著，哈哈，這不是賊膽心虛，這叫做色膽包天。」令狐沖正色道：「任大小姐有大恩於我，小子縱然為她粉身碎骨，亦所甘願。」解風歎了口氣，說道：「可惜，可惜。好好一個年輕人，一生前途卻為女子所誤。你若不墮邪道，這華山派掌門的尊位，日後還會逃得出你的手掌麼？」任我行大聲道：「華山掌門，有什麼希罕？將來老夫一命歸天，日月神教教主之位，難道還逃得出我乘龍快婿的手掌麼？」令狐沖吃了一驚，顫聲道：「不……不……不能……」任我行笑道：「好啦。閒話少說。沖兒，你就領教一下這位武當掌門的神劍。沖虛道長的劍法以柔克剛，圓轉如意，世間罕有，可要小心了。」他改口稱他為「沖兒」，當真是將他當作女婿了。令狐沖默察眼前局勢，雙方已各勝一場，這第三場的勝敗，將決定是否能救盈盈下山：自己曾和沖虛道人比過劍，劍法上可以勝得過他，要救盈盈，那是非出場不可，當下轉過身來，向沖虛道人跪倒在地，拜了幾拜。

　　沖虛道人忙伸手相扶，奇道：「何以行此大禮？」令狐沖道：「小子對道長好生相敬，迫於情勢，要向道長領教，心中不安。」沖虛道人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忒也多禮了。」令狐沖站起身來，任我行遞過長劍。令狐沖接劍在手，劍尖指地，側身站在下首。沖虛道人舉目望著殿外天井中的天空，呆呆出神，心下盤算令狐沖的劍招。眾人見他始終不動，似是入定一般，都覺十分奇怪。過了良久，沖虛道人長吁一口氣，說道：「這一場不用比了，你們四位下山去罷。」

　　此言一出，眾人盡皆駭然。令狐沖大喜，躬身行禮。解風道：「道長，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沖虛道：「我想不出破解他的劍法之道，這一場比試，貧道認輸。」解風道：「兩位可還沒動手啊。」沖虛道：「數日之前，在武當山下，貧道曾和他拆過三百餘招，那次是我輸了。今日再比，貧道仍然要輸。」方證等都問：「有這等事？」沖虛道：「令狐小兄弟深得風清揚風前輩劍法真傳，貧道不是他的對手。」說著微微一笑，退在一旁。任我行呵呵大笑，說道：「道長虛懷若谷，令人好生佩服。老夫本來只佩服你一半，現下可佩服你七分了。」說是七分，畢竟還沒十足。他向方證大師拱了拱手，說道：「方丈大師，咱們後會有期。」令狐沖走到師父、師娘跟前，跪倒磕頭。岳不群側身避開，冷冷的道：「可不敢當！」岳夫人心中一酸，淚水盈眶。令狐沖又過去向莫大先生行禮，知他不願旁人得悉兩人之間過去的交往，只磕了三個頭，卻不說話。

　　任我行一手牽了盈盈，一手牽了令狐沖，笑道：「走罷！」大踏步走向殿門。解風、震山子、余滄海、天門道人等自知武功不及沖虛道人，既然沖虛自承非令狐沖之敵，他們心下雖將信將疑，卻也不敢貿然上前動手，自取其辱。

　　任我行正要出殿，忽聽得岳不群喝道：「且慢！」任我行回頭道：「怎麼？」岳不群道：「沖虛道長大賢不和小人計較，這第三場可還沒比。令狐沖，我來跟你比劃比劃。」令狐沖大吃一驚，不由得全身皆顫，囁嚅道：「師父，我……我……怎能……」

　　岳不群卻泰然自若，說道：「人家說你蒙本門前輩風師叔的指點，劍術已深得華山派精髓，看來我也已不是你的對手。雖然你已被逐出本門，但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使的仍是本門劍法。我管教不善，使得正教中各位前輩，都為你這不肖少年慪氣，倘若我不出手，難道讓別人來負此重任？我今天如不殺了你，你就將我殺了罷。」說到後來，已然聲色俱厲，刷的一聲，抽出長劍，喝道：「你我已無師徒之情，亮劍！」令狐沖退了一步，道：「弟子不敢！」

　　岳不群嗤的一劍，當胸平刺。令狐沖側身避過。岳不群接著又刺出兩劍，令狐沖又避開了，長劍始終指地，並不出劍擋架。岳不群道：「你已讓我三招，算得已盡了敬長之義，這就拔劍！」任我行道：「沖兒，你再不還招，當真要將小命送在這兒不成？」令狐沖應道：「是。」橫劍當胸。這場比試，是讓師父得勝呢，還是須得勝過師父？倘若故意容讓，輸了這一場，縱然自己身受重傷，也不打緊，可是任我行、向問天、盈盈三人卻得在少室山上苦受十年囚禁。方證大師固是有道高僧，但左冷禪和少林寺中其他僧眾，難保不對盈盈他們三人毒計陷害，說是囚禁十年，然是否得保性命，挨過這十年光陰，卻難說得很。若說不計罷，自己自幼孤苦，得蒙師父、師娘教養成材，直與親生父母一般，大恩未報，又怎能當著天下英雄之前，將師父打敗，令他面目無光，聲名掃地？便在他躊躇難決之際，岳不群已急攻了二十餘招。令狐沖只以師父從前所授的華山劍法擋架，「獨孤九劍」每一劍都攻人要害，一出劍便是殺著，當下不敢使用。他自習得「獨孤九劍」之後，見識大進，加之內力渾厚之極，雖然使的只是尋常華山劍法，劍上所生的威力自然與疇昔大不相同。岳不群連連催動劍力，始終攻不到他身前。

　　旁觀眾人見令狐沖如此使劍，自然均知他有意相讓。任我行和向問天相對瞧了一眼，都是深有憂色。兩人不約而同的想起，那日在杭州孤山梅莊，任我行邀令狐沖投身日月神教，許他擔當光明右使之位，日後還可出任教主，又允授他秘訣，用以化解「吸星大法」中異種內力反噬的惡果。但這年輕人絲毫不為所動，足見他對師門十分忠義。此刻更見他對舊日的師父師娘神色恭謹之極，直似岳不群便要一劍將他刺死，也是心所甘願。他所使招式全是守勢，如此鬥下去焉有勝望？令狐沖顯然決計不肯勝過師父，更不肯當著這許多成名的英雄之前勝過師父。若不是他明知這一仗輸了之後，盈盈等三人便要在少室山囚禁，只怕拆不上十招，便已棄劍認輸了。任、向二人彷徨無計，相對又望了一眼，目光中便只三個字：「怎麼辦？」任我行轉過頭來，向盈盈低聲道：「你到對面去。」盈盈明白父親的意思，他是怕令狐沖顧念昔日師門之恩，這一場比試要故意相讓，他叫自己到對面去，是要令狐沖見到自己之後，想到自己待他的情意，便會出力取勝。她輕輕嗯了一聲，卻不移動腳步。過了片刻，任我行見令狐沖不住後退，更是焦急，又向盈盈道：「到前面去。」盈盈仍是不動，連「嗯」的那一聲也不答應。她心中在想：「我待你如何，你早已知道。你如以我為重，決意救我下山，你自會取勝。你如以師父為重，我便是拉住你衣袖哀哀求告，也是無用。我何必站到你的面前來提醒你？」深覺兩情相悅，貴乎自然，倘要自己有所示意之後，令狐沖再為自己打算，那可無味之極了。

　　令狐沖隨手揮灑，將師父攻來的劍招一一擋開，所使已不限於華山劍法。他若還擊，早能逼得岳不群棄劍認輸，眼見師父劍招破綻大露，始終不出手攻擊。岳不群早已明白他的心意，運起紫霞神功，將華山劍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既知令狐沖不會還手，每一招便全是進手招數，不再顧及自己劍法中是否有破綻。這麼一來，劍法威力何止大了一倍。旁觀眾人見岳不群劍法精妙，又佔盡了便宜，卻始終無法刺中令狐沖；又見令狐衝出劍有時有招，有時無招，而無招之時，長劍似乎亂擋亂架，卻是曲盡其妙，輕描淡寫的便將岳不群巧妙的劍招化解了，越看越是佩服，均想：「沖虛道長自承劍術不及，當非虛言。」

　　岳不群久戰不下，心下焦躁，突然想起：「啊喲，不好！這小賊不願負那忘恩負義的惡名，卻如此跟我纏鬥。他雖不來傷我，卻總是叫我難以取勝。這裡在場的個個都是目光如炬的高手，便在此時，也早已瞧出這小賊是在故意讓我。我不斷的死纏爛打，成什麼體統？哪裡還像是一派掌門的模樣？這小賊是要逼我知難而退，自行認輸。」

　　他當即將紫霞神功都運到了劍上，呼的一劍，當頭直劈。令狐沖斜身閃開。岳不群圈轉長劍，攔腰橫削。令狐沖縱身從劍上躍過。岳不群長劍反撩，疾刺他後心，這一劍變招快極，令狐沖背後不生眼睛，勢在難以躲避。眾人「啊」的一聲，都叫了出來。令狐沖身在半空，既已無處借勢再向前躍，回劍擋架也已不及，卻見他長劍挺出，拍在身前數尺外的木柱之上，這一借力，身子便已躍到了木柱之後，噗的一聲響，岳不群長劍刺入木柱。劍刃柔韌，但他內勁所注，長劍竟穿柱而過，劍尖和令狐沖身子相距不過數寸。

　　眾人又都「啊」的一聲。這一聲叫喚，聲音中充滿了喜悅、欣慰和讚歎之情，竟是人人都不禁為令狐沖歡喜，既佩服他這一下躲避巧妙之極，又慶幸岳不群終於沒刺中他。岳不群施展平生絕技，連環三擊，仍然奈何不了令狐沖，又聽得眾人的叫喚，竟是都在同情對方，心下大是懊怒。這「奪命連環三仙劍」是華山派劍宗的絕技，他氣宗弟子原本不知。當年兩宗自殘，劍宗弟子曾以此劍法殺了好幾名氣宗好手。當氣宗弟子將劍宗的弟子屠戮殆盡、奪得華山派掌門之後，氣宗好手仔細參詳這三式高招「奪命連環三仙劍」。諸人想起當日拚鬥時這三式連環的威力，心下猶有餘悸，參研之時，各人均說這三招劍法入了魔道，但求劍法精妙，卻忘了本派「以氣馭劍」的不易至理，大家嘴裡說得漂亮，心中卻無不佩服。當岳不群與令狐沖兩人出劍相鬥，岳夫人就已傷心欲涕，見丈夫突然使出這三招，心頭大震：「當年兩宗同門相殘，便因重氣功、重劍法的紛爭而起。他是華山氣宗的掌門弟子，在這時居然使用劍宗的絕技，倘若給外人識破了，豈不令人輕視齒冷？唉，他既用此招，自是迫不得已，其實他非沖兒敵手，早已昭然，又何必苦苦纏鬥？」有心上前勸阻，但此事關涉實在太大，並非單是本門一派之事，欲前又卻，手按劍柄，憂心如焚。岳不群右手一提，從柱中拔出了長劍。令狐沖站在柱後，並不轉出。岳不群只盼他就此躲在木柱之後，不再出來應戰，算是怕了自己，也就顧全了自己的顏面。兩人相對而視。令狐沖低頭道：「弟子不是你老人家的敵手。咱們不用再比試了罷？」岳不群哼了一聲。任我行道：「他師徒兩人動手，無法分出勝敗。方丈大師，咱們這三場比試，雙方就算不勝不敗。老夫向你賠個罪，咱們就此別過如何？」岳夫人暗自舒了口長氣，心道：「這一場比試，我們明明是輸了。任教主如此說，總算顧全到我們的面子，如此了事，那是再好不過。」方證說道：「阿彌陀佛！任施主這等說，大家不傷和氣，足見高明，老衲自無異……」這個「議」字尚未出口，左冷禪忽道：「那麼我們便任由這四人下山，從此為害江湖，屠殺無辜？任由他們八隻手掌沾滿千千萬萬人的鮮血，任由他們殘殺天下良善？岳師兄以後還算不算是華山派掌門？」方證遲疑道：「這個嗤的一聲響，岳不群繞到柱後，挺劍向令狐衝刺去。令狐沖閃身避過，數招之間，二人又鬥到了殿心。岳不群快劍進擊，令狐沖或擋或避，又成了纏鬥悶戰之局。再拆得二十餘招，任我行笑道：「這場比試，勝敗終究是會分的，且看誰先餓死，再打得七八天，相信便有分曉了。」眾人覺得他這番話雖是誇張，但如此打法，只怕幾個時辰之內，也的確難有結果。

　　任我行心想：「這岳老兒倘若老起臉皮，如此胡纏下去，他是立於不敗之地，說什麼也不會輸的。可是沖兒只須有一絲半分疏忽，那便糟了，久戰下去，可於咱們不利。須得以言語激他一激。」便道：「向兄弟，今日咱們來到少林寺中，當真是大開眼界。」向問天道：「不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人物，盡集於此……」任我行道：「其中一位，更是了不起。」向問天道：「是哪一位？」任我行道：「此人練就了一項神功，令人歎為觀止。」向問天道：「是什麼神功？」任我行道：「此人練的是金臉罩、鐵面皮神功。」向問天道：「屬下只聽過金鐘罩、鐵布衫，卻沒聽過金臉罩、鐵面皮。」任我行道：「人家金鐘罩、鐵布衫功夫是週身刀槍不入，此人的金臉罩、鐵面皮神功，卻只練硬一張臉皮。」向問天道：「這金臉罩、鐵面皮神功，不知是哪一門哪一派的功夫？」任我行道：「這功夫說來非同小可，乃是西嶽華山，華山派掌門人，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君子劍岳不群岳先生所創。」向問天道：「素聞君子劍岳先生氣功蓋世，劍術無雙，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這金臉罩、鐵面皮神功，將一張臉皮練得刀槍不入，不知有何用途？」任我行道：「這用處可說之不盡。我們不是華山派門下弟子，其中訣竅，難以瞭然。」向問天道：「岳先生創下這路神功，從此名揚江湖，永垂不朽的了。」任我行道：「這個自然。咱們以後遇上華山派的人物，對他們這路鐵面皮神功，可得千萬小心在意。」向問天道：「是，屬下牢記在心。」

　　他二人一搭一檔，便如說相聲一般，盡量的譏刺岳不群。余滄海聽得嘻笑不絕，大為幸災樂禍。岳夫人一張粉臉脹得通紅。岳不群卻似一句話也沒聽進耳中。他一劍刺出，令狐衝向左閃避，岳不群側身向右，長劍斜揮，突然回頭，劍鋒猛地倒刺，正是華山劍法中一招妙著，叫作「浪子回頭」。令狐沖舉劍擋格，岳不群劍勢從半空中飛舞而下，卻是一招「蒼松迎客」。令狐沖揮劍擋開。

　　岳不群刷刷兩劍，令狐沖一怔，急退兩步，不由得滿臉通紅，叫道：「師父！」岳不群哼的一聲，又是一劍刺將過去，令狐沖再退了一步。旁觀眾人見令狐沖神情忸怩，狼狽萬狀，都是大惑不解，均想：「他師父這三劍平平無奇，有什麼了不起？何以竟使令狐沖難以抵擋？」眾人自均不知，岳不群所使的這三劍，乃是令狐沖和岳靈珊二人練劍時私下所創的「沖靈劍法」。當時令狐沖一片癡心，只盼日後能和小師妹共締鴛盟，岳靈珊對他也是極好。二人心中都有個孩子氣的念頭，覺得岳不群夫婦所傳的武功，其餘同門都會，這一套「沖靈劍法」，天下卻只他二人會使，因此使到這套劍法時，內心都有絲絲甜意。

　　不料岳不群竟在此時將這三招劍法使了出來，令狐沖登時手足無措，又是羞慚，又是傷心，心道：「小師妹對我早已情斷義絕，你卻使出這套劍法來，叫我觸景生情，心神大亂。你要殺我，便殺好了。」只覺活在世上了無意趣，不如一死了之，反而爽快。岳不群長劍跟著刺到，這一招卻是「弄玉吹簫」。令狐沖熟知此招，迷迷糊糊中順手擋架。岳不群跟著使出下一式「蕭史乘龍」。這兩式相輔相成，姿式曼妙，尤其「蕭史乘龍」這一式，長劍矯夭飛舞，直如神龍破空一般，卻又瀟灑蘊藉，頗有仙氣。相傳春秋之時，秦穆公有女，小字弄玉，最愛吹簫。有一青年男子蕭史，乘龍而至，奏簫之技精妙入神，前來教弄玉吹簫。秦穆公便將愛女許配他為妻。「乘龍快婿」這典故便由此而來。後來夫妻雙雙仙去，居於華山中峰。華山玉女峰有「引鳳亭」，中峰有玉女祠、玉女洞、玉女洗頭盆、梳妝台，皆由此傳說得名。這些所在，令狐沖和岳靈珊不知曾多少次並肩同游，蕭史和弄玉這故事中的綢繆之意，逍遙之樂，也不知曾多少次繚繞在他二人心底。

　　此刻眼見岳不群使出這招「蕭史乘龍」，令狐沖心下亂成一片，隨手擋架，只想：「師父為什麼要使這一招？他要激得我神智錯亂，以便乘機殺我麼？」

　　只見岳不群使完這一招後，又使一招「浪子回頭」一招「蒼松迎客」，三招「沖靈劍法」，跟著又是一招「弄玉吹簫」，一招「蕭史乘龍」。高手比武，即令拚到千餘招以上，招式也不會重複，這一招既能為對方所化解，再使也必無用，反而令敵方熟知了自己的招式之後，乘隙而攻。岳不群卻將這幾招第二次重使，旁觀眾人均是大惑不解。

　　令狐沖見岳不群第二次「蕭史乘龍」使罷，又使出三招「沖靈劍法」時，突然之間，腦海中靈光一閃，登時恍然大悟：「原來師父是以劍法點醒我。只須我棄邪歸正，浪子回頭，便可重入華山門下。」

　　華山上有數株古松，枝葉向下伸展，有如張臂歡迎上山的遊客一樣，稱為「迎客松」。這招「蒼松迎客」，便是從這幾株古松的形狀上變化而出。他想：「師父是說，我若重歸華山門戶，不但同門歡迎，連山上的松樹也會歡迎我了。」驀地裡心頭大震：「師父是說，不但我可重入華山門戶，他還可將小師妹配我為妻。師父使那數招『沖靈劍法』，明明白白的說出了此意，只是我糊塗不懂，他才又使『弄玉吹簫』、『蕭史乘龍』這兩招。」重歸華山和娶岳靈珊為妻，那是他心中兩個最大的願望，突然之間，師父當著天下高手之前，將這兩件事向他允諾了，雖非明言，但在這數招劍法之中，已說得明白無比。令狐沖素知師父最重然諾，說過的話決無反悔，他既答允自己重歸門戶，又將女兒許配自己為妻，那自是言出如山，一定會做到的事。霎時之間，喜悅之情充塞胸臆。

　　他自然知道岳靈珊和林平之情愛正濃，對自己不但已無愛心，且是大有恨意。但男女婚配，全憑父母之命，做兒女的不得自主，千百年來皆是如此。岳不群既允將女兒許配於他，岳靈珊決計無可反抗。令狐沖心想：「我得重回華山門下，已是謝天謝地，更得與小師妹為偶，那實是喜從天降了。小師妹初時定然不樂，但我處處將順於她，日子久了，定然感於我的至誠，慢慢的回心轉意。」

　　他心下大喜，臉上自也笑逐顏開。岳不群又是一招「浪子回頭」，一招「蒼松迎客」，兩招連綿而至。劍招漸急，若不可耐。令狐沖猛地裡省悟：「師父叫我浪子回頭，當然不是口說無憑，是要我立刻棄劍認輸，這才將我重行收入門下。我得返華山，再和小師妹成婚，人生又復何求？但盈盈、任教主、向大哥卻又如何？這場比試一輸，他們三人便得留在少室山上，說不定尚有殺身之禍。我貪圖一己歡樂，卻負人一至於斯，那還算是人麼？」言念及此，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眼中瞧出來也是模模糊糊，只見岳不群長劍一橫，在他自己口邊掠過，跟著劍鋒便推將過來，正是一招「弄玉吹簫」。令狐沖心中又是一動：「盈盈甘心為我而死，我竟可捨之不顧，天下負心薄倖之人，還有更比得上我令狐沖嗎？無論如何，我可不能負了盈盈對我的情義。」突然腦中一暈，只聽得錚的一聲響，一柄長劍落在地下。

　　旁觀眾人「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令狐沖身子晃了晃，睜開眼來，只見岳不群正向後躍開，滿臉怒容，右腕上鮮血涔涔而下，再看自己長劍時，劍尖上鮮血點點滴滴的掉將下來。他大吃一驚，才知適才心神混亂之際，隨手擋架攻來的劍招，不知如何，竟使出了「獨孤九劍」中的劍法，刺中了岳不群的右腕。他立即拋去長劍，跪倒在地，說道：「師父，弟子罪該萬死。」

　　岳不群一腿飛出，正中他胸膛。這一腿力道好不凌厲，令狐沖登時身子飛起，身在半空之時，便只覺眼前一團漆黑，直挺挺的摔將下來，耳中隱約聽得砰的一聲，身子落地，卻已不覺疼痛，就此人事不知了。

## 第28章　積雪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令狐沖漸覺身上寒冷，慢慢睜開眼來，只覺得火光耀眼，又即閉上，聽得盈盈歡聲叫道：「你……你醒轉來啦！」令狐沖再度睜眼，見盈盈一雙妙目正凝視著自己，滿臉都是喜色。令狐沖便欲坐起，盈盈搖手道：「躺著再歇一會兒。」令狐沖一看週遭情景，見處身在一個山洞之中，洞外生著一堆大火，這才記得是給師父踢了一腳，問道：「我師父、師姐呢？」盈盈扁扁嘴道：「你還叫他作師父嗎？天下也沒這般不要臉的師父。你一味相讓，他卻不知好歹，終於弄得下不了台，還這麼狠心踢你一腿。震斷了他腿骨，才是活該。」令狐沖驚道：「我師父斷了腿骨？」盈盈微笑道：「沒震死他是客氣的呢？爹爹說，你對吸星大法還不會用，否則也不會受傷。」令狐沖喃喃的道：「我刺傷了師父，又震斷了他腿骨，真是……真是……」盈盈道：「你懊悔嗎？」令狐沖心下惶愧已極，說道：「我實是大大的不該。當年若不是師父、師娘撫養我長大，說不定我早已死了，焉能得有今日？我恩將仇報，真是禽獸不如。」盈盈道：「他幾次三番的痛下殺手，想要殺你。你如此忍讓，也算已報了師恩。像你這樣的人，到哪裡都不會死，就算岳氏夫婦不養你，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也決計死不了。他把你逐出華山，師徒間的情義早已斷了，還想他作甚？」說到這裡，慢慢放低了聲音，道：「沖哥，你為了我而得罪師父、師娘，我……我心裡……」說著低下了頭，暈紅雙頰。令狐沖見她露出了小兒女的靦腆神態，洞外熊熊火光照在她臉上，直是明艷不可方物，不由得心中一蕩，伸出手去握住了她左手，歎了口氣，不知說什麼才好。盈盈柔聲道：「你為什麼歎氣？你後悔識得我嗎？」令狐沖道：「沒有，沒有！我怎會後悔？你為了我，寧肯把性命送在少林寺裡，我以後粉身碎骨，也報不了你的大恩。」盈盈凝視他雙目，道：「你為什麼說這等話？你直到現下，心中還是在將我當作外人。」令狐沖內心一陣慚愧，在他心中，確然總是對她有一層隔膜，說道：「是我說錯了，自今而後，我要死心塌地的對你好。」這句話一出口，不禁想道：「小師妹呢？小師妹？難道我從此忘了小師妹？」盈盈眼光中閃出喜悅的光芒，道：「沖哥，你這是真心話呢，還是哄我？」令狐沖當此之時，再也不自計及對岳靈珊銘心刻骨的相思，全心全意的道：「我若是哄你，教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盈盈的左手慢慢翻轉，也將令狐沖的手握住了，只覺一生之中，實以這一刻光陰最是難得，全身都暖烘烘地，一顆心卻又如在雲端飄浮，但願天長地久，水恆如此。過了良久，緩緩說道：「咱們武林中人，只怕是注定要不得好死的了。你日後倘若對我負心，我也不盼望你天打雷劈，我……我……我寧可親手一劍刺死了你。」

　　令狐沖心頭一震，萬料不到她竟會說出這一句話來，怔了一怔，笑道：「我這條命是你救的，早就歸於你了。你幾時要取，隨時來拿去便是。」盈盈微微一笑，道：「人家說你是個浮滑無行的浪子，果然說話這般油腔滑調，沒點正經。也不知是什麼緣份，我就是……就是喜歡了你這個輕薄浪子。」令狐沖笑道：「我幾時對你輕薄過了？你這麼說我，我可要對你輕薄了。」說著坐起身來。

　　盈盈雙足一點，身子彈出數尺，沉著臉道：「我心中對你好，咱們可得規規矩矩的。你若當我是個水性女子，可以隨便欺我，那可看錯人了。」

　　令狐沖一本正經的道：「我怎敢當你是水性女子？你是一位年高德劭、不許我回頭瞧一眼的婆婆。」

　　盈盈噗哧一笑，想起初識令狐沖之時，他一直叫自己為「婆婆」，神態恭謹之極，不由得笑靨如花，坐了下來，卻和令狐沖隔著有三四尺遠。令狐沖笑道：「你不許我對你輕薄，今後我仍是一直叫你婆婆好啦。」盈盈笑道：「好啊，乖孫子。」令狐沖道：「婆婆，我心中有……」盈盈道：「不許叫婆婆啦，待過得六十年，再叫不遲。」令狐沖道：「若是現下叫起，能一直叫你六十年，這一生可也不枉了。」盈盈心神蕩漾，尋思：「當真得能和他廝守六十年，便天上神仙，也是不如。」令狐沖見到她的側面，鼻子微聳，長長睫毛低垂，容顏嬌嫩，臉色柔和，心想：「這樣美麗的姑娘，為什麼江湖上成千成萬桀驁不馴的豪客，竟會對她又敬又畏，又甘心為她赴湯蹈火？」想要詢問，卻覺在這時候說這等話未免大煞風景，欲言又止。盈盈道：「你想說什麼話，儘管說好了。」令狐沖道：「我一直心中奇怪，為什麼老頭子、祖千秋他們，會對你怕得這麼厲害。」盈盈嫣然一笑，說道：「我知道你若不問明白這件事，總是不放心。只怕在你心中，始終當我是個妖魔鬼怪。」令狐沖道：「不，不，我當你是位神通廣大的活神仙。」盈盈微笑道：「你說不了三句話，便會胡說八道。其實你這人，也不見得真的是浮薄無行，只不過愛油嘴滑舌，以致大家說你是個浪蕩子弟。」令狐沖道：「我叫你作婆婆之時，可曾油嘴滑舌嗎？」盈盈道：「那你一輩子叫我作婆婆好了。」令狐沖道：「我要叫你一輩子，只不過不是叫婆婆。」盈盈臉上浮起紅雲，心下甚甜，低聲道：「只盼你這句話，不是油嘴滑舌才好。」令狐沖道：「你怕我油嘴滑舌，這一輩子你給我煮飯，菜裡不放豬油豆油。」盈盈微笑道：「我可不會煮飯，連烤青蛙也烤焦了。」

　　令狐沖想起那日二人在荒郊溪畔烤蛙，只覺此時此刻，又回到了當日的情景，心中滿是纏綿之意。

　　盈盈低聲道：「只要你不怕我煮的焦飯，我便煮一輩子飯給你吃。」令狐沖道：「只要是你煮的，每日我便吃三大碗焦飯，卻又何妨？」盈盈輕輕的道：「你愛說笑，儘管說個夠好了。其實，你說話逗我歡喜，我也開心得很呢。」兩人四目交投，半晌無語。隔了好一會，盈盈緩緩道：「我爹爹本是日月神教的教主，你是早知道的了。後來東方叔叔……不，東方不敗，我一直叫他叔叔，可叫慣了，他行使詭計，把爹爹囚禁起來，欺騙大家，說爹爹在外逝世，遺命要他接任教主。當時我年紀還小，東方不敗又機警狡猾，這件事做得不露半點破綻，我也就沒絲毫疑心。東方不敗為了掩人耳目，對我異乎尋常的優待客氣，我不論說什麼，他從來沒一次駁回。因此我在教中，地位甚是尊榮。」令狐沖道：「那些江湖豪客，都是日月神教屬下的了？」盈盈道：「他們也不算正式的教眾，不過一向歸我教統屬，他們的首領也大都服過我教的『三屍腦神丹』。」

　　令狐沖哼了一聲。當日他在孤山梅莊，曾見魔教長老鮑大楚、秦偉邦等人一見任我行那幾顆火紅色的「三屍腦神丹」，登即嚇得魂不附體，想到當日情景，不由得眉頭微皺。盈盈續道：「這『三屍腦神丹』服下之後，每年須服一次解藥，否則毒性發作，死得慘不堪言。東方不敗對那些江湖豪士十分嚴厲，小有不如他意，便扣住解藥不發，每次總是我去求情，討得解藥給了他們。」令狐沖道：「那你可是他們的救命恩人了。」盈盈道：「也不是什麼恩人。他們來向我磕頭求告，我可硬不了心腸，置之不理。原來這也是東方不敗掩人耳目之策，他是要使人人知道，他對我十分愛護尊重。這樣一來，自然再也無人懷疑他的教主之位是篡奪來的。」

　　令狐沖點頭道：「此人也當真工於心計。」盈盈道：「不過老是要我向東方不敗求情，實在太煩。再者，教裡的情形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人人見了東方不敗都要滿口諛詞，肉麻無比。前年春天，我叫師侄綠竹翁陪伴，出來遊山玩水，既免再管教中的閒事，也不必向東方不敗說那些無恥言語。想不到竟撞到了你。」她向令狐沖瞧了一眼，想起綠竹巷中初遇的情景，輕輕歎息一聲，心中充滿了柔情。過了好一會，說道：「來到少林寺的這數千豪客，當然並非都曾服過我求來的解藥。但只要有一人受過我的恩惠，他的親人好友、門下弟子、所屬幫眾等等，自然也都承我的情了。再說，他們到少室山來，也未必真的是為了我，多半還是應令狐大俠的召喚，不敢不來。」說到這裡，抿嘴一笑。

　　令狐沖歎道：「你跟著我沒什麼好處，這油嘴滑舌的本事，倒也長進了三分。」盈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她一生下地，日月神教中人人便當她公主一般，誰也不敢違拗她半點，待得年紀愈長，更是頤指氣使，要怎麼便怎麼，從無一人敢和她說一句笑話。此刻和令狐沖如此笑謔，當真是生平從無此樂。過了一會，盈盈將頭轉向山壁，說道：「你率領眾人到少林寺來接我，我自然喜歡。那些人貧嘴貧舌，背後都說我……說我對你好，而你卻是個風流浪子，到處留情，壓根兒沒將我放在心上……」說到這裡，聲音漸漸低了下來，幽幽的道：「你這般大大的胡鬧一場，總算是給足了我面子，我……我就算死了，也不枉擔了這個虛名。」

　　令狐沖道：「你負我到少林寺求醫，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後來又給關在西湖底下，待得脫困而出，又遇上了恆山派的事。好容易得悉情由，再來接你，已累你受了不少苦啦。」盈盈道：「我在少林寺後山，也沒受什麼苦。我獨居一間石屋，每隔十天，便有個老和尚給我送柴送米，除此之外，什麼人也沒見過。直到定閒、定逸兩位師太來到少林，方丈要我去相見，才知道他沒傳你易筋經。我發覺上了當，生氣得很，便罵那老和尚。定閒師太勸我不用著急，說你平安無恙，又說是你求她二位師太來向少林方丈求情的。」令狐沖道：「你聽她這麼說，才不罵方丈大師了？」盈盈道：「少林寺的方丈聽我罵他，只是微笑，也不生氣，說道：『女施主，老衲當日要令狐少俠歸入少林門下，算是我的弟子，老衲便可將本門易筋經內功相授，助他驅除體內的異種真氣，但他堅決不允，老衲也是無法相強。再說，你當日背負他上……當日他上山之時，奄奄一息，下山時內傷雖然未癒，卻已能步履如常，少林寺對他總也不無微功。』我想這話也有道理，便說：『那你為什麼留我在山？出家人不打誑語，那不是騙人麼？』」令狐沖道：「是啊，他們可不該瞞著你。」盈盈道：「這老和尚說起來卻又是一片道理。他說留我在少室山，是盼望以佛法化去我的什麼暴戾之氣，當真胡說八道之至。」令狐沖道：「是啊，你又有什麼暴戾之氣了？」盈盈道：「你不用說好話討我喜歡。我暴戾之氣當然是有的，不但有，而且相當不少。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對你發作。」令狐沖道：「承你另眼相看，那可多謝了。」盈盈道：「當時我對老和尚說：『你年紀這麼大了，欺侮我們年紀小的，也不怕醜。』老和尚道：『那日你自願在少林寺捨身，以換令狐少俠這條性命。我們雖沒治癒令狐少俠，可也沒要了你的性命。聽恆山派兩位師太說，令狐少俠近來在江湖上著實做了不少行俠仗義之事，老衲也代他歡喜。衝著恆山兩位師太的金面，你這就下山去罷。』他還答應釋放我百餘名江湖朋友，我很承他的情，向他拜了幾拜。就這麼著，我跟恆山派兩位師太下山來了。後來在山下遇到一個叫什麼萬里獨行田伯光的，說你已率領了數千人到少林寺來接我。兩位師太言道：少林寺有難，她們不能袖手。於是和我分手，要我來阻止你。不料兩位心地慈祥的前輩，竟會死在少林寺中。」說著長長的歎了口氣。令狐沖歎道：「不知是誰下的毒手。兩位師太身上並無傷痕，連如何喪命也不知道。」

　　盈盈道：「怎麼沒傷痕？我和爹爹、向叔叔在寺中見到兩位師太的屍身，我曾解開她們衣服察看，見到二人心口都有一粒針孔大的紅點，是被人用鋼針刺死的。」

　　令狐沖「啊」的一聲，跳了起來，道：「毒針？武林之中，有誰是使毒針的？」盈盈搖頭道：「爹爹和向叔叔見聞極廣，可是他們也不知道。爹爹說，這針並非毒針，其實是件兵刃，刺人要害，致人死命，只是刺入定閒師太心口那一針略略偏斜了些。」令狐沖道：「是了。我見到定閒師太之時，她還沒斷氣。這針既是當心刺入，那就並非暗算，而是正面交鋒。那麼害死兩位師太的，定是武功絕頂的高手。」盈盈道：「我爹爹也這麼說。既有了這條線索，要找到兇手，想亦不難。」令狐沖伸掌在山洞的洞壁上用力一拍，大聲道：「盈盈，我二人有生之年，定當為兩位師太報仇雪恨。」盈盈道：「正是。」

　　令狐沖扶著石壁坐起身來，但覺四肢運動如常，胸口也不疼痛，竟似沒受過傷一般，說道：「這可奇了，我師父踢了我這一腿，好似沒傷到我什麼。」

　　盈盈道：「我爹爹說，你已吸到不少別人的內力，內功高出你師父甚遠。只因你不肯運力和你師父相抗，這才受傷，但有深厚內功護體，受傷甚輕。向叔叔給你推拿了幾次，激發你自身的內力療傷，很快就好了。只是你師父的腿骨居然會斷，那可奇怪得很。爹爹想了半天，難以索解。」令狐沖道：「我內力既強，師父這一腿踢來，我內力反震，害得他老人家折斷腿骨，為什麼奇怪？」盈盈道：「不是的。爹爹說，吸自外人的內力雖可護體，但必須自加運用，方能傷人，比之自己練成的內力，畢竟還是遜了一籌。」

　　令狐沖道：「原來如此。」他不大明白其中道理，也就不去多想，只是想到害得師父受傷，更當著天下眾高手之前失盡了面子，實是負咎良深。

　　一時之間，兩人相對默然，偶然聽到洞外柴火燃燒時的輕微爆裂之聲，但見洞外大雪飄揚，比在少室山上之時，雪下得更大了。突然之間，令狐沖聽得山洞外西首有幾下呼吸粗重之聲，當即凝神傾聽，盈盈內功不及他，沒聽到聲息，見了他的神情，便問：「聽到了什麼？」令狐沖道：「剛才我聽到一陣喘氣聲，有人來了。但喘聲急促，那人武功低微，不足為慮。」又問：「你爹爹呢？」盈盈道：「爹爹和向叔叔說出去溜\*句話時，臉上一紅，知道父親故意避開，好讓令狐沖醒轉之後，和她細敘離情。令狐沖又聽到了幾下喘息，道：「咱們出去瞧瞧。」兩人走出洞來，見向任二人踏在雪地裡的足印已給新雪遮了一半。令狐沖指著那兩行足印道：「喘息聲正是從那邊傳來。」兩人順著足跡，行了十餘丈，轉過山坳，突見雪地之中，任我行和向問天並肩而立，卻一動也不動。兩人吃了一驚，同時搶過去。盈盈叫道：「爹！」伸手去拉任我行的左手，剛和父親的肌膚相接，全身便是一震，只覺一股冷入骨髓的寒氣，從他手上直透過來，驚叫：「爹，你……你怎麼……」一句話沒說完，已全身戰慄，牙關震得格格作響，心中卻已明白，父親中了左冷禪的「寒冰真氣」後，一直強自抑制，此刻終於鎮壓不住，寒氣發作了出來，向問天是在竭力助她父親抵擋。任我行在少林寺中如何被左冷禪以詭計封住穴道，下山之後，曾向她簡略說過。令狐沖卻尚未明白，白雪的反光之下，只見任向二人臉色極是凝重，跟著任我行又重重喘了幾口氣，才知適才所聞的喘息聲是他所發。但見盈盈身子戰抖，當及伸手去握她左手，立覺一陣寒氣鑽入了體內。他登時恍然，任我行中了敵人的陰寒內力，正在全力散發，於是依照西湖底鐵板上所刻散功之法，將鑽進體內的寒氣緩緩化去。

　　任我行得他相助，心中登時一寬，向問天和盈盈的內力和他所習並非一路，只能助他抗寒，卻不能化散。他自己全力運功，以免全身凍結為冰，已再無餘力散發寒氣，堅持既久，越來越覺吃力。令狐沖這運功之法卻是釜底抽薪，將「寒冰真氣」從他體內一絲絲的抽將出來，散之於外。四人手牽手的站在雪地之中，便如僵硬了一般。大雪紛紛落在四人頭上臉上，漸漸將四人的頭髮、眼睛、鼻子、衣服都蓋了起來。令狐沖一面運功，心下暗自奇怪：「怎地雪花落在臉上，竟不消融？」他不知左冷禪所練的「寒冰真氣」厲害之極，散發出來的寒氣遠比冰雪寒冷。此時他四人只臟腑血液才保有暖氣，肌膚之冷，已若堅冰，雪花落在身上，竟絲毫不融，比之落在地下還積得更快。過了良久良久，天色漸明，大雪還是不斷落下。令狐沖擔心盈盈嬌女弱質，受不起這寒氣長期侵襲，只是任我行體內的寒毒並未去盡，雖然喘息之聲已不再聞，卻不知此時是否便可罷手，罷手之後是否另有他變。他拿不定主意，只好繼續助他散功，好在從盈盈的手掌中覺到，她肌膚雖冷，身子卻早已不再顫抖，自己掌心察覺到她手掌上脈搏微微跳動。這時他雙眼上早已積了數寸白雪，只隱隱覺到天色已明，卻什麼也看不到了。當下不住加強運功，只盼及早為任我行化盡體內的陰寒之氣。又過良久，忽然東北角上遠遠傳來馬蹄聲，漸奔漸近，聽得出是一騎前，一騎後，跟著聽得一人大聲呼叫：「師妹，師妹，你聽我說。」令狐沖雙耳外雖堆滿了白雪，仍聽得分明，正是師父岳不群的聲音。兩騎不住馳近，又聽得岳不群叫道：「你不明白其中緣由，便亂發脾氣，你聽我說啊。」跟著聽得岳夫人叫道：「我自己不高興，關你什麼事了？又有什麼好說？」聽兩人叫喚和馬匹奔跑之聲，是岳夫人乘馬在前，岳不群乘馬在後追趕。令狐沖甚是奇怪：「師娘生了好大的氣，不知師父如何得罪了她。」但聽得岳夫人那乘馬筆直奔來，突然間她「咦」的一聲，跟著坐騎噓哩哩一聲長嘶，想必是她突然勒馬止步，那馬人立了起來。不多時岳不群縱馬趕到，說道：「師妹，你瞧這四個雪人堆得很像，是不是？」岳夫人哼的一聲，似是餘怒未息，跟著自言自語：「在這曠野之中，怎麼有人堆了這四個雪人？」令狐沖剛想：「這曠野間有什麼雪人？」隨即明白：「我們四人全身堆滿了白雪，臃腫不堪，以致師父、師娘把我們當作了雪人。」師父、師娘便在眼前，情勢尷尬，但這件事卻實在好笑之極。跟前卻又慄慄危懼：「師父一發覺是我們四人，勢必一劍一個。他此刻要殺我們，那是用不著花半分力氣。」岳不群道：「雪地裡沒足印，這四個雪人堆了有好幾天啦。師妹，你瞧，似乎三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岳夫人道：「我看也差不多，又有什麼男女之別了？」一聲吆喝，催馬欲行。岳不群道：「師妹，你性子這麼急！這裡左右無人，咱們從長計議，豈不是好？」岳夫人道：「什麼性急性緩？我自回華山去。你愛討好左冷禪，你獨自上嵩山去罷。」岳不群道：「誰說我愛討好左冷禪了？我好端端的華山派掌門不做，幹麼要向嵩山派低頭？」岳夫人道：「是啊！我便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向左冷禪低首下心，聽他指使？雖說他是五嶽劍派盟主，可也管不著我華山派的事。五個劍派合而為一，武林中還有華山派的字號嗎？當年師父將華山派掌門之位傳給你，曾說什麼話來？」岳不群道：「恩師要我發揚光大華山一派的門戶。」岳夫人道：「是啊。你若答應了左冷禪，將華山派歸入了嵩山，怎對得住泉下的恩師？常言道得好：寧為雞口，毋為牛後。華山派雖小，咱們盡可自立門戶，不必去依附旁人。」岳不群歎了口氣，道：「師妹，恆山派定閒、定逸兩位師太武功，和咱二人相較，誰高誰下？」岳夫人道：「沒比過，我看也差不多。你問這個又幹什麼了？」岳不群道：「我也看是差不多，這兩位師太在少林寺中喪身，顯然是給左冷禪害的。」令狐沖心頭一震，他本來也早疑心是左冷禪作的手腳，否則別人也沒這麼好的功夫。少林、武當兩派掌門武功雖高，但均是有通之士，決不會幹這害人的勾當。嵩山派數次圍攻恆山三尼不成，這次定是左冷禪親自出手。任我行這等厲害的武功，尚且敗在左冷禪手下，恆山派兩位師太自然非他之敵。岳夫人道：「是左冷禪害的，那又如何？你如拿到了證據，便當邀集正教中的英雄，齊向左冷禪問罪，替兩位師太伸冤雪恨才是。」岳不群道：「一來沒有證據，二來又是強弱不敵。」岳夫人道：「什麼強弱不敵？咱們把少林派方證方丈、武當派沖虛道長兩位都請了出來主持公道，左冷禪又敢怎麼樣了？」岳不群道：「就只怕方證方丈他們還沒請到，咱夫妻已如恆山派那兩位師太一樣了。」岳夫人道：「你說左冷禪下手將咱二人害了？哼，咱們既在武林立足，那又顧得了這許多？前怕虎，後怕狼的，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令狐沖暗暗佩服：「師娘雖是女流之輩，豪氣尤勝鬚眉。」岳不群道：「咱二人死不足惜，可又有什麼好處？左冷禪暗中下手，咱二人死得不明不白，結果他還不是開山立派，創成了那五嶽派？說不定他還會捏造個難聽的罪名，加在咱們頭上呢。」岳夫人沉吟不語。岳不群又道：「咱夫婦一死，華山門下的群弟子盡成了左冷禪刀下魚肉，哪裡還有反抗的餘地？不管怎樣，咱們總得給珊兒想想。」

　　岳夫人唔了一聲，似已給丈夫說得心動，隔了一會，才道：「嗯，咱們那就暫且不揭破左冷禪的陰謀，依你的話，面子上跟他客客氣氣的敷衍，待機而動。」

　　岳不群道：「你肯答應這樣，那就很好。平之那家傳的《辟邪劍譜》，偏偏又給令狐沖這小賊吞沒了，倘若他肯還給平之，我華山群弟子大家學上一學，又何懼於左冷禪的欺壓？我華山派又怎致如此朝不保夕、難以自存？」

　　岳夫人道：「你怎麼仍在疑心沖兒劍術大進，是由於吞沒了平兒家傳的《辟邪劍譜》？少林寺中這一戰，方證大師、沖虛道長這等高人，都說他的精妙劍法是得自風師叔的真傳。雖然風師叔是劍宗，終究還是咱們華山派的。沖兒跟魔教妖邪結交，果然是大大不對，但無論如何，咱們再不能冤枉他吞沒了《辟邪劍譜》。倘若方證大師與沖虛道長的話你仍然信不過，天下還有誰的話可信？」

　　令狐沖聽師娘如此為自己分說，心中感激之極，忍不住便想撲出去抱住她。突然之間，他頭上震動了幾下，正是有人伸掌在他頭頂拍擊，心道：「不好，咱們的行藏給識破了。任教主寒毒尚未去盡，師父、師娘又再向我動手，那便如何是好？」只覺得盈盈手上傳過來的內力跟著劇震數下，料想任我行也是心神不定。但頭頂給人這麼輕輕拍了幾下後，便不再有什麼動靜。只聽得岳夫人道：「昨天你和沖兒動手，連使『浪子回頭』、『蒼松迎客』、『弄玉吹簫』、『蕭史乘龍』這四招，那是什麼意思？」岳不群嘿嘿一笑，道：「這小賊人品雖然不端，畢竟是你我親手教養長大，眼看他誤入歧途，實在可惜，只要他浪子回頭，我便許他重歸華山門戶。」岳夫人道：「這意思我理會得。可是另外兩招呢？」岳不群道：「你心中早已知道，又何必問我？」岳夫人道：「倘若沖兒肯棄邪歸正，你就答允將珊兒許配他為妻，是不是？」岳不群道：「不錯。」岳夫人道：「你這樣向他示意，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呢，還是確有此意？」岳不群不語。令狐沖又感到頭頂有人輕輕敲擊，當即明白，岳不群是一面沉思，一面伸手在雪人的頭上輕拍，倒不是識破了他四人。只聽岳不群道：「大丈夫言出如山，我既答允了他，自無反悔之理。」岳夫人道：「他對那魔教妖女十分迷戀，你豈有不知？」岳不群道：「不，他對那妖女感激則有之，迷戀卻未必。平日他對珊兒那般情景，和對那妖女大不相同，難道你瞧不出來？」岳夫人道：「我自然也瞧出了。你說他對珊兒仍然並未忘情？」岳不群道：「豈但並未忘情，簡直是……簡直是相思入骨。他一明白了我那幾招劍招的用意之後，你不見他那一股喜從天降、心花怒放的神氣？」岳夫人冷冷的道：「正因為如此，因此你是以珊兒為餌，要引他上鉤？要引得他為了珊兒之故，故意輸了給你？」

　　令狐沖雖積雪盈耳，仍聽得出師娘這幾句話中，充滿著憤怒和譏刺之意。這等語氣，他從來沒聽到曾出之於師娘之口。岳不群夫婦向來視他如子，平素說話，在他面前亦無避忌。岳夫人性子較急，在家務細事上，偶爾和丈夫頂撞幾句，原屬常有，但遇上門戶弟子之事，她向來尊重丈夫的掌門身份，絕不違拗其意。此刻如此說法，足見她心中已是不滿之極。岳不群長歎一聲，道：「原來連你也不能明白我的用意。我一己的得失榮辱事小，華山派的興衰成敗卻是事大。倘若我終能勸服令狐沖，令他重歸華山，那可是一舉四得，大大的美事。」岳夫人道：「什麼一舉四得？」岳不群道：「令狐衝劍法高強之極，遠勝於我。他是得自辟邪劍譜也好，是得自風師叔的傳授也好，他如重歸華山，我華山派聲威大振，名揚天下，這是第一樁大事。左冷禪吞併華山派的陰謀固然難以得逞，連泰山、恆山、衡山三派也得保全，這是第二樁大事。他重歸正教門下，令魔教不但去了一個得力臂助，反而多了一個大敵，正盛邪衰，這是第三樁大事。師妹，你說是不是呢？」岳夫人道：「嗯，那第四樁呢？」岳不群道：「這第四樁啊，我夫婦膝下無子，向來當沖兒是親生孩兒一般。他誤入歧途，我實在痛心非凡。我年紀已不小了，這世上的虛名，又何足道？只要他真能改邪歸正，咱們一家團圓，融融洩洩，豈不是天大的喜事？」令狐沖聽到這裡，不由得心神激盪，「師父！師娘！」這兩聲，險些便叫出口來。岳夫人道：「珊兒和平之情投意合，難道你忍心硬生生的將他二人拆開，令珊兒終身遺恨？」岳不群道：「我這是為了珊兒好。」岳夫人道：「為珊兒好？平之勤勤懇懇，規規矩矩，有什麼不好了？」岳不群道：「平之雖然用功，可是和令狐沖相比，那是天差地遠了，這一輩子拍馬也追他不上。」岳夫人道：「武功強便是好丈夫嗎？我真盼沖兒能改邪歸正、重入本門。但他胡鬧任性、輕浮好酒，珊兒倘若嫁了他，勢必給他誤了終身。」令狐沖心下慚愧，尋思：「師母說我『胡鬧任性，輕浮好酒』，這八字確是的評。可是倘若我真能娶小師妹為妻，難道我會辜負她嗎？不，萬萬不會！」

　　岳不群又歎了口氣，說道：「反正我枉費心機，這小賊陷溺已深，咱們這些話，也都是白說了。師妹，你還生我的氣麼？」岳夫人不答，過了一會，問道：「你腿上痛得厲害麼？」岳不群道：「那只是外傷，不打緊。咱們這就回華山去罷。」岳夫人「嗯」了一聲。但聽得二騎踏雪之聲，漸漸遠去。令狐沖心亂如麻，反覆思念師父師娘適才的說話，竟爾忘了運功，突然一股寒氣從手心中湧來，不禁機伶伶的打個冷戰，只覺全身奇寒徹骨，急忙運功抵禦，一時運得急了，忽覺內息在左肩之處阻住，無法通過，他急忙提氣運功。可是他練這「吸星大法」，只是依據鐵板上所刻要訣，無師自通，種種細微精奧之處，未得明師指點，這時強行沖蕩，內息反而岔得更加厲害，先是左臂漸漸僵硬，跟著麻木之感隨著經脈通至左脅、左腰，順而向下，整條左腿也麻木了，令狐沖惶急之下，張口大呼，卻發覺口唇也已無法動彈。便在此時，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馳近。有人說道：「這裡蹄印雜亂，爹爹、媽媽曾在這裡停留。」正是岳靈珊的聲音。令狐沖又驚又喜：「怎地小師妹也來了？」聽得另一人道：「師父腿上有傷，別要出了岔子，咱們快隨著蹄印追去。」卻是林平之的聲音。令狐沖心道：「是了，雪地中蹄印清晰。小師妹和林師弟追尋師父、師娘，一路尋了過來。」

　　岳靈珊忽然叫道：「小林子，你瞧這四個雪人兒多好玩，手拉手的站成一排。」林平之道：「附近好像沒人家啊，怎地有人到這裡堆雪人玩兒？」岳靈珊笑道：「咱們也堆兩個雪人玩玩好不好？」林平之道：「好啊，堆一個男的，一個女的，也要手拉手的。」岳靈珊翻身下馬，捧起雪來便要堆砌。

　　林平之道：「咱們還是先去找尋師父、師娘要緊。找到他二位之後，慢慢再堆雪人玩不遲。」岳靈珊道：「你便是掃人家的興。爹爹腿上雖然受傷，騎在馬上便和不傷一般無異，有媽媽在旁，還怕有人得罪他們麼？他兩位雙劍縱橫江湖之時，你都還沒生下來呢。」林平之道：「話是不錯。不過師父、師娘還沒找到，咱們卻在這裡貪玩，總是心中不安。」岳靈珊道：「好罷，就聽你的。不過找到了爹媽，你可得陪我堆兩個挺好看的雪人。」林平之道：「這個自然。」

　　令狐沖心想：「我料他必定會說：『就像你這般好看。』又或是說：『要堆得像你這樣好看，可就難了。』不料他只說『這個自然』，就算了事。」轉念又想：「林師弟穩重厚實，哪似我這般輕佻？小師妹倘若要我陪她堆雪人，便有天大的事，我也置之腦後了。偏生小師妹就服他的，雖然不願意，卻半點也不使小性兒，沒鬧彆扭，哪裡像她平時對我這樣？嗯，林師弟身子是大好了，不知那一劍是誰砍他的，小師妹卻把這筆帳算在我頭上。」他全神貫注傾聽岳靈珊和林平之說話，忘了自身僵硬，這一來，正合了「吸星大法」行功的要訣：「無所用心，渾不著意。」左腿和左腰的麻木便漸漸減輕。

　　只聽得岳靈珊道：「好，雪人便不堆，我卻要在這四個雪人上寫幾個字。」刷的一聲，拔出了長劍。

　　令狐沖又是一驚：「她要用劍在我們四人身上亂劃亂刺，那可糟了。」要想出聲叫喚，揮手阻止，苦於口不能言，手不能動。但聽得嗤嗤幾聲輕響，她已用劍尖在向問天身外的積雪上劃字，一路劃將過來，劃到了令狐沖身上。幸好她劃得甚淺，沒破雪見衣，更沒傷到令狐沖的皮肉。令狐沖尋思：「不知她在我們身上寫了些什麼字？」

　　只聽岳靈珊柔聲道：「你也來寫幾個字罷。」林平之道：「好！」接過劍來，也在四個雪人身上劃字，也是自左而右，至令狐沖身上而止。令狐沖心道：「不知他又寫了什麼字？」

　　只聽岳靈珊道：「對了，咱二人定要這樣。」良久良久，兩人默然無語。令狐沖更是好奇，尋思：「一定要怎麼樣？只有他二人走了之後，任教主身上的寒毒去淨，我才能從積雪中掙出來看。啊喲不好，我身子一動，積雪跌落，他們在我身上刻的字可就毀了。倘若四人同時行動，更加一個字也無法看到。」又過一會，忽聽得遠處隱隱傳來一陣馬蹄之聲，相隔尚遠，但顯是向這邊奔來。令狐沖聽蹄聲共有十餘騎之多，心道：「多半是本派其餘的師弟妹們來啦。」蹄聲漸近，但林岳二人似乎始終未曾在意。聽得那十餘騎從東北角上奔來，到得數里之外，有七八騎向西馳去，列成橫隊後才繼續馳近，顯然要兩翼包抄。令狐沖心道：「來人不懷好意！」突然之間，岳靈珊驚呼：「啊喲，有人來啦！」蹄聲急響，十餘騎發力疾馳，隨即颼颼兩聲響，兩隻長箭射來，兩匹馬齊聲悲嘶，中箭倒地。令狐沖心道：「來人武功不弱，用意更是歹毒，先射死小師妹和林師弟的坐騎，教他們難以逃走。」只聽得十餘人大笑吆喝，縱馬逼近。岳靈珊驚呼一聲，退了幾步。只聽一人笑道：「一個小弟弟，一個小妹妹，你們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門下啊？」林平之朗聲道：「在下華山門下林平之，這位是我師姊姓岳。眾位素不相識，何故射死了我們的坐騎？」那人笑道：「華山門下？嗯，你們師父，便是那個比劍敗給徒兒的，什麼君子劍岳先生了？」

　　令狐沖心頭一痛：「此番群豪聚集少林，我得罪師父，只是昨日之事，但頃刻間便天下皆知。我累得師父給旁人如此恥笑，當真罪孽深重。」林平之道：「令狐沖素行不端，屢犯門規，早在一年之前，便已逐出了華山派門戶。」意思是說，師父雖然輸給了他，卻只是輸於外人，並非輸給本門弟子。

　　那人笑道：「這個小姐兒姓岳，是岳不群的什麼人？」岳靈珊怒道：「關你什麼事了？你射死我的馬，賠我馬來。」那人笑道：「瞧她這副浪勁兒，多半是岳不群的小老婆。」其餘十餘人轟然大笑起來。令狐沖暗自吃驚：「此人吐屬粗鄙，絕非正派人物，只怕對小師妹不利。」

　　林平之道：「閣下是江湖前輩，何以說話如此不乾不淨？我師妹是我師父的千金。」

　　那人笑道：「原來是岳不群的大小姐，當真是浪得虛名。」旁邊一人問道：「盧大哥，為什麼浪得虛名？」那人道：「我曾聽人說，岳不群的女兒相貌標緻，算是後一輩人物中的美女，一見之下，卻也不過如此。」另一人笑道：「這妞兒相貌稀鬆平常，卻是細皮白肉，脫光了瞧瞧，只怕不差。哈哈，哈哈！」十幾個人又都大笑，笑聲中充滿了淫穢之意。岳靈珊、林平之、令狐沖聽到如此無禮的言語，盡皆怒不可遏。林平之拔出長劍，喝道：「你們再出無恥之言，林某誓死周旋。」那人笑道：「你們瞧，這兩個姦夫淫婦，在雪人上寫了什麼字啊？」林平之大叫：「我跟你們拚了」令狐沖只聽得嗤的一聲響，知是林平之挺劍刺出，跟著乒乒乓乓聲響，有人躍下馬來，跟他動上了手。隨即岳靈珊挺劍上前。七八名漢子同時叫道：「我來對付這妞兒。」一名漢子笑道：「大家別爭，誰也輪得到。」兵刃撞擊，岳靈珊也和敵人動上了手。猛聽一名漢子大聲怒吼，叫聲中充滿了痛楚，當是中劍受傷。一名漢子道：「這妞兒下手好狠，史老三，我跟你報仇。」

　　刀劍格鬥聲中，岳靈珊叫道：「小心！」噹的一聲大響，跟著林平之哼了一聲。岳靈珊驚叫：「小林子！」似乎是林平之受了傷。有人叫道：「將這小子宰了罷！」那帶頭的道：「別殺他，捉活的。拿了岳不群的女兒女婿，不怕那偽君子不聽咱們的。」

　　令狐沖凝神傾聽，只聞金刃劈空之聲呼呼而響。突然噹的一聲，又是拍的一響。一名漢子罵道：「他媽的，臭小娘。」令狐沖忽覺有人靠在自己身上，聽得岳靈珊喘息甚促，正是她靠在自己這個「雪人」之上。叮噹數響，一名漢子歡聲叫道：「這還拿不住你？」岳靈珊「啊」的一聲驚叫，不再聽得兵刃相交，眾漢子卻都哈哈大笑起來。

　　令狐沖感到岳靈珊被人拖開，又聽她叫道：「放開我！放開我！」一人笑道：「閔老二，你說她一身細皮白肉，老子可就不信，咱們剝光了她衣衫瞧瞧。」眾人鼓掌歡呼。林平之罵道：「狗強……」拍的一聲，給人踢了一腳，跟著嗤的一聲響，竟是布帛撕裂之聲。令狐沖耳聽小師妹為賊人所辱，哪裡還顧得任我行的寒毒是否已經驅盡，使力一掙，從積雪中躍出，右手拔出腰間長劍，左手便去抹臉上積雪，豈知左手並不聽使喚，無法動彈。眾人驚呼聲中，他伸右臂在臉上一抹，一見到光亮，長劍遞出，三名漢子咽喉中劍。他回過身來，刷刷兩劍，又刺倒二人。眼見一名漢子拿住了岳靈珊雙手，將她雙臂反在背後，另一名漢子站在她身前，拔刀欲待迎敵，令狐沖長劍從他左脅下刺入，右腿一抬，將那人踢開，長劍從屍身中拔出，耳聽得背後有人偷襲，竟不回頭，反手兩劍，刺中了背後二人的心口，順手挺劍，從岳靈珊身旁掠過，直刺拿住她雙手那人的咽喉。那人雙手一鬆，撲在岳靈珊肩頭，喉頭血如泉湧。這一下變故突兀之極，令狐沖連殺九人，僅是瞬息間之事。那帶頭的一聲吆喝，舞動雙鐵牌向令狐沖頭頂砸到。令狐沖長劍抖動，從他兩塊鐵牌間的空隙中穿入，直刺他左眼。那人大叫一聲，向後便倒。令狐衝回過頭來，橫削直刺，又殺了三人。餘下四人只嚇得心膽俱裂，發一聲喊，沒命價四下奔逃。令狐沖叫道：「你們辱我小師妹，一個也休想活命。」追上二人，長劍疾刺，都是從後背穿向前胸。這二人奔行正急，中劍氣絕，腳下未停，兀自奔出十餘步這才倒地。眼見餘下二人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令狐沖疾奔往東，使勁一擲，長劍幻作一道銀光，從那人背腰插入。令狐沖轉頭向西首那人追去，奔行十餘丈後，已追到那人身後，一伸手，這才發覺手中並無兵刃。他運力於指，向那人背心戳去。那人背上一痛，回刀砍來。令狐衝拳腳功夫平平，適才這一指雖戳中了敵人，但不知運力之法，卻傷不了他，見他舉刀砍到，不由得心下發慌，急忙閃避，見他右脅下是個老大破綻，左手一拳直擊過去，不料左臂只微微一動，抬不起來，敵人的鋼刀卻已砍向面前。令狐沖大駭之下，急向後躍。那漢子舉刀猛撲。令狐沖手中沒了兵刃，不敢和他對敵，只得轉身而逃。岳靈珊拾起地下長劍，叫道：「大師哥，接劍！」將長劍擲來。令狐沖右手一抄，接住了劍，轉過身子，哈哈一笑。那漢子鋼刀舉在半空，作勢欲待砍下，突然見到他手中長劍閃爍，登時嚇呆了，這一刀竟爾砍不下來。

　　令狐沖慢慢走近，那漢子全身發抖，雙膝一屈，跪倒在雪地之中。令狐沖怒道：「你辱我師妹，須饒你不得。」長劍指在他咽喉之上，心念一動，走近一步，低聲問道：「寫在雪人上的，是些什麼字？」那漢子顫聲道：「是……是……『海枯……海枯……石爛，兩……情……情不……不渝』。」自從世上有了「海枯石爛，兩情不渝」這八個字以來，說得如此膽戰心驚、喪魂落魄的，只怕這是破題兒第一遭了。令狐沖一呆，道：「嗯，是海枯石爛，兩情不渝。」心頭酸楚，長劍送出，刺入他咽喉。回過身來，只見岳靈珊正在扶起林平之，兩人滿臉滿身都是鮮血。林平之站直身子，向令狐沖抱拳道：「多謝令狐兄相救之德。」令狐沖道：「那算得什麼？你傷得不重嗎？」林平之道：「還好！」令狐衝將長劍還給了岳靈珊，指著地下兩行馬蹄印痕，說道：「師父、師娘，向此而去。」林平之道：「是。」岳靈珊牽過敵人留下的兩匹坐騎，翻身上馬，道：「咱們找爹爹、媽媽去。」林平之掙扎著上了馬。岳靈珊縱馬馳過令狐沖身邊，將馬一勒，向他臉上望去。

　　令狐沖見到她的目光，也向她瞧去。岳靈珊道：「多……多謝你……」一回頭，提起韁繩，兩騎馬隨著岳不群夫婦坐騎所留下的蹄印，向西北方而去。

　　令狐沖怔怔的瞧著他二人背影沒在遠處樹林之後，這才慢慢轉過身子，只見任我行、向問天、盈盈三人都已抖去身上積雪，凝望著他。令狐沖喜道：「任教主，我沒累到你的事？」任我行苦笑道：「我的事沒累到，你自己可糟得很了。你左臂怎麼樣？」令狐沖道：「臂上經脈不順，氣血不通，竟不聽使喚。」任我行皺眉道：「這件事有點兒麻煩，咱們慢慢再想法子。你救了岳家大小姐，總算報了師門之德，從此誰也不欠誰的情。向兄弟，盧老大怎地越來越不長進了。幹起這些卑鄙齷齪的事來？」向問天道：「我聽他口氣，似是要將這兩個年輕人擒回黑木崖去。」任我行道：「難道是東方不敗的主意？他跟這偽君子又有什麼梁子了？」

　　令狐沖指著雪地中橫七豎八的屍首，問道：「這些人是東方不敗的屬下？」任我行道：「是我的屬下。」令狐沖點了點頭。盈盈道：「爹爹，他的手臂怎麼了？」任我行笑道：「你別心急！乖女婿給爹爹驅除寒毒，泰山老兒自當設法治好他手臂。」說著呵呵大笑，瞪視令狐沖，瞧得他甚感尷尬。盈盈低聲道：「爹爹，你休說這等言語。沖哥自幼和華山嶽小姐青梅竹馬，一同長大，適才沖哥對岳小姐那樣的神情，你難道還不明白麼？」任我行笑道：「岳不群這偽君子是什麼東西？他的女兒又怎能和我的女兒相比？再說，這岳姑娘早已另外有了心上人，這等水性的女子，沖兒今後也不會再將她放在心上。小孩子時候的事，怎作得準？」盈盈道：「沖哥為了我大鬧少林，天下知聞，又為了我而不願重歸華山，單此兩件事，女兒已經心滿意足，其餘的話，不用提了。」任我行知道女兒十分要強好勝，令狐沖既未提出求婚，此刻就不便多說，反正那也只是遲早間之事，當下又是哈哈一笑，說道：「很好，很好，終身大事，慢慢再談。沖兒，打通左臂經脈的秘訣，我先傳你。」將他招往一旁，將如何運氣、如何通脈的法門說了，待聽他複述一遍，記憶無誤，又道：「你助我驅除寒毒，我教你通暢經脈，咱倆仍是兩不虧欠。要令左臂經脈復元，須得七日時光，可不能躁進。」令狐沖應道：「是。」任我行招招手，叫向問天和盈盈過來，說道：「沖兒，那日在孤山梅莊，我邀你入我日月神教，當時你一口拒卻。今日情勢已大不相同，老夫舊事重提，這一次，你再不會推三阻四了罷？」令狐沖躊躇未答，任我行又道：「你習了我的吸星大法之後，他日後患無窮，體內異種真氣發作之時，當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老夫說過的話，決無反悔，你若不入本教，縱然盈盈嫁你，我也不能傳你化解之道。就算我女兒怪我一世，我也是這一句話。我們眼前大事，是去向東方不敗算帳，你是不是隨我們同去？」

　　令狐沖道：「教主莫怪，晚輩決計不入日月神教。」這兩句話朗朗說來，斬釘截鐵，絕無轉圜餘地。

　　任我行等三人一聽，登時變色。向問天道：「那卻是為何？你瞧不起日月神教嗎？」令狐沖指著雪地上十餘具屍首，說道：「日月神教中儘是這些人，晚輩雖然不肖，卻也羞與為伍。再說，晚輩已答應了定閒師太，要去當恆山派的掌門。」

　　任我行、向問天、盈盈三人臉上都露出怪異之極的神色。令狐沖不願入教，並不如何出奇，而他最後這一句話當真是奇峰突起，三人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任我行伸出食指，指著令狐沖的臉，突然哈哈大笑，直震得週遭樹上的積雪簌簌而落。他笑了好一陣，才道：「你……你……你要去做尼姑？去做眾尼姑的掌門人？」

　　令狐沖正色道：「不是做尼姑，是去做恆山派掌門人。定閒師太臨死之時，親口求我，晚輩若不答應，老師太死不瞑目。定閒師太是為我而死，晚輩明知此事勢必駭人聽聞，卻是無法推卻。」任我行仍是笑聲不絕。

　　盈盈道：「定閒師太是為了女兒而死的。」令狐衝向她瞧去，眼光中充滿了感激之意。

　　任我行慢慢止住了笑聲，道：「你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令狐沖道：「不錯。定閒師太是受我之托，因此喪身。」任我行點頭道：「那也好！我是老怪，你是小怪。不行驚世駭俗之事，何以成驚天動地之人？你去當大小尼姑的掌門人罷。你這就上恆山去？」令狐沖搖頭道：「不！晚輩要上少林寺去。」任我行微微一奇，隨即明白，道：「是了，你要將兩個老尼姑的屍首送回恆山。」轉頭向盈盈道：「你要隨沖兒一起上少林寺去罷？」盈盈道：「不，我隨著爹爹。」

　　任我行道：「對啦，終不成你跟著他上恆山去做尼姑。」說著呵呵呵的笑了幾聲，笑聲中卻儘是苦澀之意。令狐沖一拱到地，說道：「任教主，向大哥，盈盈，咱們就此別過。」轉過身來，大踏步的去了。他走出十餘步，回頭說道：「任教主，你們何時上黑木崖去！」

　　任我行道：「這是本教教內之事，可不勞外人操心。」他知道令狐沖問這句話，意欲屆時拔刀相助，共同對付東方不敗，當即一口拒卻。令狐沖點了點頭，從雪地裡拾起一柄長劍，掛在腰間，轉身而去。

## 第29章　掌門

　　傍晚時分，令狐沖又到了少林寺外，向知客僧說明來意，要將定閒、定逸兩位師太的遺體迎歸恆山。知客僧進內稟告，過了一會，出來說道：「方丈言道：兩位師太的法體已然火化。本寺僧眾正在誦經恭送。兩位師太的荼昆舍利，我們將派人送往恆山。」令狐沖走到正在為兩位師太做法事的偏殿，向骨灰罈和蓮位靈牌跪倒，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暗暗禱祝：「令狐沖有生之日，定當盡心竭力，協助恆山一派發揚光大，不負了師太的付託。」令狐沖也不求見方證方丈，逕和知客僧作別，便即出寺。到得山下，大雪兀自未止，當下在一家農家中借宿。次晨又向北行，在市集上買了一匹馬代步。每日只行七八十里，便即住店，依著任我行所授法門，緩緩打通經脈，七日之後，左臂經脈運行如常。又行數日，這一日午間在一家酒樓中喝酒，眼見街上人來人往，甚是忙碌，家家戶戶正在預備過年，一片喜氣洋洋。令狐沖自斟自飲，心想：「往年在華山之上，師娘早已督率眾師弟妹到處打掃，磨年糕，辦年貨，縫新衣，小師妹也已剪了不少窗花，熱鬧非凡。今年我卻孤零零的在這裡喝這悶酒。」

　　正煩惱間，忽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有人說道：「口乾得很了，在這裡喝上幾杯，倒也不壞。」另一人道：「就算口不幹，喝上幾杯，難道就壞了？」又一人道：「喝酒歸喝酒，口乾歸口乾，兩件事豈能混為一談？」又一人道：「越是喝酒口越干，兩件事非但不能混為一談，而且是截然相反。」令狐沖一聽，自知是桃谷六仙到了，心中大喜，叫道：「六位桃兄，快快上來，跟我一起喝酒。」

　　突然間呼呼聲響，桃谷六仙一起飛身上樓，搶到令狐沖身旁，伸手抓住他肩頭、手臂，紛紛叫攘：「是我先見到他的。」「是我先抓到他。」「是我第一個說話，令狐公子才聽到我的聲音。」「若不是我說要到這裡來，怎能見得到他？」令狐沖大是奇怪，笑問：「你們六個又搗什麼鬼了？」桃花仙奔到酒樓窗邊，大聲叫道：「小尼姑，大尼姑，老尼姑，不老不小中尼姑！我桃花仙找到令狐公子啦，快拿一千兩銀子來。」桃枝仙跟著奔過去，叫道：「是我桃枝仙第一個發現他，大小尼姑，快拿銀子來。」桃根仙和桃實仙各自抓住令狐沖一條手臂，兀自叫嚷：「是我尋到的！」「是我！是我！」只聽得長街彼端有個女子聲音叫道：「找到了令狐大俠麼？」桃實仙道：「是我找到了令狐沖，快拿錢來。」桃干仙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桃根仙道：「對，對！小尼姑倘若賴帳，咱們便將令狐沖藏了起來，不給她們。」桃枝仙問道：「怎生藏法？將他關起來，不給小尼姑們見到麼？」樓梯上腳步聲響，搶上幾個女子，當先一人正是恆山派弟子儀和，後面跟著四個尼姑，另有兩個年輕姑娘，卻是鄭萼和秦絹。七人一見令狐沖，滿臉喜色，有的叫「令狐大俠」，有的叫「令狐大哥」，也有的叫「令狐公子」的。桃干仙等一齊伸臂，攔在令狐沖面前，說道：「不給一千兩銀子，可不能交人。」令狐沖笑道：「六位桃兄，那一千兩銀子，卻是如何？」桃枝仙道：「剛才我們見到她們，她們問我有沒有見到你。我說暫時還沒見到，過不多時便見到了。」秦絹道：「這位大叔當面撒謊，他說：『沒有啊，令狐沖身上生腳，他這會兒多半到了天涯海角，我們怎見得到？』」桃花仙道：「不對，不對。我們早有先見之明，早就算到要在這裡見到令狐沖。」桃干仙道：「是啊！否則的話，怎地我們不去別的地方，偏偏到這裡來？」令狐沖笑道：「我猜到啦。這幾位師姊師妹有事尋我，托六位相助尋訪，你們便開口要一千兩銀子，是不是？」桃干仙道：「我們開口討一千兩銀子，那是漫天討價，她們倘若會做生意，該當著地還錢才是。哪知她們大方得緊，這個中尼姑說道：『好，只要找到令狐大俠，我們便給一千兩銀子。』這句話可是有的？」儀和道：「不錯，六位相幫尋訪到了令狐大俠，我們恆山派該當奉上紋銀一千兩便是。」六隻手掌同時伸出，桃谷六仙齊道：「拿來。」儀和道：「我們出家人，身上怎會帶這許多銀子？相煩六位隨我們到恆山去取。」她只道桃谷六仙定然怕麻煩，豈知六人竟是一般的心思，齊聲道：「很好，便跟你們上恆山去，免得你們賴帳。」令狐沖笑道：「恭喜六位發了大財啦，將區區在下賣了這麼大價錢。」

　　桃谷六仙橘皮般的臉上滿是笑容，拱手道：「托福，托福！沾光，沾光！」儀和等七人卻慘然變色，齊向令狐沖拜倒。令狐沖驚道：「各位何以行此大禮？」急忙還禮。儀和道：「參見掌門人。」令狐沖道：「你們都知道了？快請起來。」

　　桃根仙道：「是啊，跪在地下，說話可多不方便。」令狐沖站起身來，說道：「六位桃兄，我和恆山派這幾位有要緊事情商議，請六位在一旁喝酒，不可打擾，以免你們這一千兩銀子拿不到手。」桃谷六仙本來要大大的囉唆一番，聽到最後一句話，當即住口，走到靠街窗口的一張桌旁坐下，呼酒叫菜。儀和等站起身來，想到定閒、定逸兩位師太慘死，不禁都痛哭失聲。桃花仙道：「咦，奇怪，奇怪，怎麼忽然哭了起來？你們見到令狐衝要哭，那就不用見了。」令狐衝向他怒目而視，桃花仙嚇得伸手按住了口。儀和哭道：「那日令狐大哥……不，掌門人你上岸喝酒，沒再回船，後來衡山派的莫大師伯來向我們諭示，說你到少林寺去見掌門師叔和定逸師叔去了。大夥兒一商量，都說不如也往少林寺來，以便和兩位師叔及你相聚。不料行到中途，便遇到幾十個江湖豪客，聽他們高談闊論，大講你如何率領群豪攻打少林寺，如何將少林寺數千僧眾盡數嚇跑之事。有一個大頭矮胖子，說是姓老，他說……他說掌門師叔和定逸師叔兩位，在少林寺中為人所害。掌門師叔臨終之時，要你……要你接任本派掌門，你已經答允了。這一句話，當時許多人都是親耳聽見的……」她說到這裡，已泣不成聲，其餘六名弟子也都抽抽噎噎的哭泣。

　　令狐沖歎道：「定閒師太當時確是命我肩擔這個重任，但想我是個年輕男子，聲名又是極差，人人都知我是個無行浪子，如何能做恆山派的掌門？只不過眼見當時情勢，我若不答應，定閒師太死不瞑目。唉，這可為難得緊了。」儀和道：「我們……我們大夥兒都盼望你……盼望你來執掌恆山門戶。」鄭萼道：「掌門師叔，你領著我們出生入死，不止一次的救了眾弟子性命。恆山派眾弟子人人都知你是位正人君子。雖然你是男子，但本門門規之中，也沒不許男子做掌門那一條。」一個中年尼姑儀文道：「大夥兒聽到兩位師叔圓寂的消息，自是不勝悲傷，但得悉由掌門師叔你來接掌門戶，恆山一派不致就此覆滅，都大感寬慰。」儀和道：「我師父和兩位師叔都給人害死，恆山派『定』字輩三份師長，數月之間先後圓寂，我們可連兇手是誰也不知道。掌門師叔，你來做掌門人當真最好不過，若不是你，也不能給我們三位師長報仇。」令狐沖點頭道：「為三位師太報仇雪恨的重擔，我自當肩負。」秦絹道：「你給華山派趕了出來，現下來做恆山派掌門。西嶽北嶽，武林中並駕齊驅，以後你見到岳先生，也不用叫他做師父啦，最多稱他一聲岳師兄便是。」

　　令狐沖只有苦笑，心道：「我可沒面目再去見這位『岳師兄』了。」鄭萼道：「我們得知兩位師叔的噩耗後，兼程趕往少林寺，途中又遇到了莫大師伯。他說你已不在寺中，要我們趕快尋訪你掌門師叔。」秦絹道：「莫大師伯說道，越早尋著你越好，要是遲了一步，你給人勸得入了魔教，正邪雙方，水火不相容，恆山派可就沒了掌門人啦。」鄭萼向她白了一眼，道：「秦師妹便口沒遮攔。掌門師叔怎會去入魔教？」秦絹道：「是，不過莫大師伯可真的這麼說。」

　　令狐沖心想：「莫大師伯對這事推算得極準，我沒參與日月教，相差也只一線之間。當日任教主若不是以內功秘訣相誘，而是誠誠懇懇的邀我加入，我情面難卻，又瞧在盈盈和向大哥的份上，說不定會答應料理了恆山派大事之後，便即加盟。」說道：「因此上你們便定下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到處捉拿令狐沖了？」秦絹破涕為笑，說道：「捉拿令狐沖？我們怎敢啊？」鄭萼道：「當時大家聽莫大師伯的吩咐後，便分成七人一隊，尋訪掌門師叔，要請你早上恆山，處理派中大事。今日見到桃谷六仙，他們出口要一千兩銀子。只要尋到掌門師叔，別說一千兩，就是要一萬兩，我們也會設法去化了來給他們。」令狐沖微笑道：「我做你們掌門，別的好處沒有，向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化緣要銀子，這副本事大家定有長進。」七名弟子想起那日在福建向白剝皮化緣之事，悲苦少抑，忍不住都臉露微笑。令狐沖道：「好，大家不用擔心，令狐沖既然答應了定閒師太，說過的話不能不算。恆山派掌門人我是做定了。咱們吃飽了飯，這就上恆山去罷。」七名弟子盡皆大喜。令狐沖和桃谷六仙共席飲酒，問起六人要一千兩銀子何用。桃根仙道：「夜貓子計無施窮得要命，若沒一千兩銀子，便過不了日子，我們答允給他湊乎湊乎。」桃干仙道：「那日在少林寺中，我們兄弟跟計無施打了個賭……」桃花仙搶著道：「結果自然是計無施輸了，這小子怎能贏得我們兄弟？」令狐沖心道：「你們和計無施打賭，輸得定然是你們。」問道：「賭什麼事？」桃實仙道：「打賭的這件事，可和你有關。我們料你一定不會做恆山派掌門，不……不……我們料定你一定做恆山派掌門。」桃花仙道：「夜貓子卻料定你必定不做恆山派掌門，我們說，大丈夫言而有信，你已答允那老尼姑做恆山派掌門，天下英雄，盡皆知聞，哪裡還能抵賴？」桃枝仙道：「夜貓子說道，令狐衝浪蕩江湖，不久便要娶魔教的聖姑做老婆，哪肯去跟老尼姑、小尼姑們磨菇？」

　　令狐沖心想：「夜貓子對盈盈十分敬重，哪會口稱『魔教』？定是桃谷六仙將言語顛倒了來說。」說道：「於是你們便賭一千兩銀子？」桃根仙道：「不錯，當時我們想那是贏定了的。計無施又道，這一千兩銀子可得正大光明掙來，不能去偷去搶。我說這個自然，桃谷六仙還能去偷去搶麼？」桃葉仙道：「今天我們撞到這幾個尼姑，她們打起了鑼到處找你，說要請你去當恆山派掌門，我們答應幫她們找你，這尋訪費是一千兩銀子。」令狐沖微笑道：「你們想到夜貓子要輸一千兩銀子，太過可憐，因此要掙一千兩銀子來給他，好讓他輸給你們？」桃谷六仙齊聲說道：「正是，正是。你料事如神。」桃葉仙道：「和我們六兄弟料事的本領，也就相差並不太遠。」

　　令狐沖等一行往恆山進發，不一日到了山下。

　　派中弟子早已得到訊息，齊在山腳下恭候，見到令狐沖都拜了下去。令狐沖忙即還禮。說起定閒、定逸兩位師太逝世之事，盡皆傷感。令狐沖見儀琳雜在眾弟子之中，容色憔悴，別來大見清減，問道：「儀琳師妹，近來你身子不適麼？」儀琳眼圈兒一紅，道：「也沒什麼。」頓了一頓，又道：「你做了我們掌門人，可不能再叫我做師妹啦。」

　　一路之上，儀和等都叫令狐沖作「掌門師叔」。他叫各人改口，眾人總是不允，此刻聽儀琳又這般叫，朗聲道：「眾位師姊師妹，令狐沖承本派前掌門師太遺命，前來執掌恆山派門戶，其實是無德無能，決不敢當。」眾弟子都道：「掌門師叔肯負此重任，實是本派的大幸。」令狐沖道：「不過大家須得答允我一件事。」儀和等道：「掌門人有何吩咐，弟子等無有不遵。」令狐沖道：「我只做你們的掌門師兄，卻不做掌門師叔。」儀和、儀清、儀真、儀文等諸大弟子低聲商議了幾句，回稟道：「掌門人既如此謙光，自當從命。」令狐沖喜道：「如此甚好。」當下眾人共上恆山。恆山主峰甚高，眾人腳程雖快，到得見性峰峰頂，也花了大半日時光。恆山派主庵無色庵是座小小庵堂，庵旁有三十餘間瓦屋，分由眾弟子居住。令狐沖見無色庵只前後兩進，和構築宏偉的少林寺相較，直如螻蟻之比大象。來到庵中，見堂上供奉一尊白衣觀音，四下裡一塵不染，陳設簡陋，想不到恆山派威震江湖，主庵竟然質樸若斯。令狐衝向觀音神像跪拜，由於嫂引導，來到定閒師太日常靜修之所，但見四壁蕭然，只地下有個舊蒲團，此外一無所有。令狐沖最愛熱鬧，愛飲愛食，如何能在這靜如止水般的斗室中清修？若將酒罈子、熟狗腿之類搬到這靜室來，未免太過褻瀆了，向於嫂道：「我雖來做恆山掌門，但既不出家，又不做尼姑，派中師姊師妹們都是女流，我一個男子，住在這庵中諸多不便。請你在遠處搬空一間屋子，我和桃谷六仙到那邊居住，較為妥善。」

　　於嫂道：「是。峰西有三間大屋，原是客房，以供本派女弟子的父母們上峰探望時住宿之用。掌門人倘若合意，便暫且住在那邊如何？咱們另行再為掌門人建造新居。」令狐沖喜道：「那再好沒有了，又另建什麼新居？」心下尋思：「難道我一輩子當這恆山派掌門人？一旦在派中找到合適的人選，只要群弟子都服她，我這掌門人之位立即便傳了給她，我拍拍屁股走路，到江湖上逍遙快樂去也。」來到峰西的客房，只見床褥桌椅便和鄉間的富農人家相似，雖仍粗陋，卻已不似無色庵那樣空蕩蕩地一無所有。於嫂道：「掌門人請坐，我去給你拿酒。」令狐沖喜道：「這山上有酒？」這件事可令他喜出望外。於嫂微笑道：「不但有酒，而且有好酒，儀琳小師妹聽說掌門人要上恆山來，跟我說若無好酒，只怕你這掌門人做不長。我們連夜派人下山，買得有數十罈好酒在此。」令狐沖有些不好意思，笑道：「本派人人清苦，為我一人太過破費，那可說不過去。」儀清微笑道：「那日向白剝皮化來的銀子，雖然分了一半救濟窮人，還剩下許多；又賣了那幾十匹官馬，掌門師兄便喝十年二十年，酒錢也足夠了。」

　　當晚令狐沖和桃谷六仙痛飲一頓。次日清晨，便和於嫂、儀清、儀和等人商議如何迎回兩位師太的骨灰，如何設法為三位師太報仇。儀清道：「掌門師兄接任此位，須得公告武林中同道才是，也須得遣人告知五嶽劍派的盟主左師伯。」儀和怒道：「呸，我師父就是他嵩山派這批奸賊害死的，兩位師叔多半也是他們下的毒手，告知他們幹什麼？」儀清道：「禮數可不能缺了。待得咱們查明確實，倘若三位師尊當真是嵩山派所害，那時在掌門師兄率領之下，自當大舉向他們問罪。」

　　令狐沖點頭道：「儀清師姊之言有理。只是這掌門人嘛，做就做了，卻不用行什麼典禮啦。」記得幼年之時，師父接任華山掌門，繁文縟節，著實不少，上山來道賀觀禮的武林同道不計其數；又想起衡山派劉正風「金盆洗手」，衡山城中也是群豪畢集。恆山派和華山、衡山齊名，自己出任掌門，到賀的人如果寥寥無幾，未免丟臉，但如到賀之人極多，眼見自己一個大男人做一群女尼的掌門人，又未免可笑。儀清明白他心意，說道：「掌門師兄既不願驚動武林中朋友，那麼屆時不請賓客上山觀禮，也就是了，但咱們總得定下一個正式就任的日子，知會四方。」

　　令狐沖心想恆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掌門人就任倘若太過草草，未免有損恆山派威名，點頭稱是。

　　儀清取過一本歷本，翻閱半晌，說道：「二月十六、三月初八、三月二十七，這三天都是黃道吉日，大吉大利。掌門師兄你瞧哪一天合適？」令狐沖素來不信什麼黃道吉日、黑道凶日那一套，心想典禮越行得早，上山來參預的人越少，就可免了不少尷尬狼狽，說道：「正月裡有好日子嗎？」

　　儀清道：「正月裡好日子倒也不少，不過都是利於出行、破土、婚姻、開張等等的，要到二月裡，才有利於『接印、坐衙』的好日子。」令狐沖笑道：「我又不是做官，什麼接印、坐衙？」儀和笑道：「你不是做過大將軍嗎？做掌門人，也是接印。」令狐沖不願拂逆眾意，道：「既是如此，便定在二月十六罷。」當下派遣弟子，分赴少林寺迎回兩位師太的骨灰，向各門派分送通知。他向下山的諸弟子一再叮囑，千萬不可張揚其事，又道：「你們向各派掌門人稟明，定閒師太圓寂，大仇未報，恆山派眾弟子在居喪期內，不行什麼掌門人就任的大典，請勿遣人上山觀禮道賀。」

　　打發了下山傳訊的弟子後，令狐沖心想：「我既做恆山掌門，恆山派的劍法武功，可得好好揣摩一下才是。」當下召集留在山上的眾弟子，命各人試演劍法武功，自入門的基本功夫練起，最後是儀和、儀清兩名大弟子拆招，施展恆山劍法中最上乘的招式。令狐沖見恆山派劍法綿密嚴謹，長於守禦，而往往在最令人出其不意之處突出殺著，劍法綿密有餘，凌厲不足，正是適於女子所使的武功。恆山派歷代高手都是女流，自不及男子所練的武功那樣威猛凶悍。但恆山劍法可說是破綻極少的劍法之一，若言守禦之嚴，僅遜於武當派的「太極劍法」，但偶爾忽出攻招，卻又在「太極劍法」之上。恆山一派在武林中卓然成家，自有其獨到處。

　　心想在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之上，曾見到刻有恆山劍法，變招之精奇，遠在儀和、儀清所使劍法之上。但縱是那套劍法，亦為人所破，恆山派日後要在武林中發揚光大，其基本劍術顯然尚須好好改進才是。又想起曾見定靜師太與人動手，內功渾厚，招式老辣，遠非儀和等諸弟子所及，聽說定閒師太的武功更高，看來三位前輩師太的功夫，尚有一大半未能為諸弟子所習得。三位師太數月間先後謝世，恆山派許多精妙功夫，只怕就此失傳了。

　　儀和見他呆呆出神，對諸弟子的劍法不置可否，便道：「掌門師兄，我們的劍法你自是瞧不入眼，還請多多指點。」令狐沖道：「有一套恆山派的劍法，不知三位師太傳過你們沒有？」從儀和手中接過劍來，將石壁上所刻的恆山派劍法，招招使了出來。他使得甚慢，好讓眾弟子看得分明。使不數招，群弟子便都喝采，但見他每一招均包含了本派劍法的精要，可是變化之奇，卻比自己以往所學的每一套劍法都高明得不知多少，一招一式，人人瞧得血脈賁張，心曠神怡。這套劍招刻在石壁之上，乃是死的，令狐沖使動之時，將一招招串連在一起，其中轉折連貫之處，不免加上一些自創的新意。一套劍法使罷，群弟子轟然喝采，一齊躬身拜服。儀和道：「掌門師兄，這明明是我們恆山派的劍法，可是我們從未見過，只怕師父和兩位師叔也是不會，不知你從何處學來？」令狐沖道：「我是在一個山洞中的石壁上看來的。你們倘若願學，便傳了你們如何？」群弟子大喜，連聲稱謝。這日令狐沖便傳了她們三招，將這三招中奧妙之處細細分說，命各弟子自行練習。

　　劍法雖只三招，但這三招博大精深，縱是儀和、儀清等大弟子，也得七八日功夫，才略明其中精要所在，至於鄭萼、儀琳、秦絹等人，更是不易領悟。到第九日上，令狐沖又傳了她們兩招劍法。這套石壁上的劍法，招數並不甚多，卻也花了一個多月時光，才大致授完，至於是否能融會貫通，那得瞧各人的修為與悟性了。

　　這一個多月中，下山傳訊的眾弟子陸續回山，大都面色不愉，向令狐衝回稟時說話吞吞吐吐。令狐沖情知她們必是受人譏嘲羞辱，說她們一群尼姑，卻要個男子來做掌門，也不細問，只好言安慰幾句，要她們分別向師姊學習所傳劍法，遇有不明之處，親自再加指點。

　　華山派那通書信，由於嫂與儀文兩名老成持重之人送去。華山和恆山相距不遠，按理該當早回。但往南方送信的弟子都已歸山，於嫂和儀文卻一直沒回來，眼見二月十六將屆，始終不見於嫂和儀文的影蹤，當下又派了兩名弟子儀光、儀識前去接應。群弟子料想各門各派無人上山道賀觀禮，也不準備賓客的食宿，大家只是除草洗地，將數十座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各人又均縫了新衣新鞋。鄭萼等替令狐沖縫了一件黑布長袍，以待這日接任時穿著。恆山是五嶽中的北嶽，服色尚黑。二月十六日清晨，令狐衝起床後出來，只見見性峰上每一座屋子前懸燈結綵，佈置得一片喜氣。一眾女弟子心細，連一紙一線之微，也均安排得十分妥貼。令狐沖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心道：「因我之故，累得兩位師太慘死，她們非但不來怪我，反而對我如此看重。令狐沖若不能為三位師太報仇，當真枉自為人了。」忽聽得山坳後有人大聲叫道：「阿琳，阿琳，你爹爹瞧你來啦，你好不好？阿琳，你爹爹來啦！」聲音洪亮，震得山谷間回聲不絕：「阿琳……阿琳……你爹爹……你爹爹……」儀琳聽到叫聲，忙奔出庵來，叫道：「爹爹，爹爹！」山坳後轉出一個身材魁梧的和尚，正是儀琳的父親不戒和尚，他身後又有一個和尚。兩人行得甚快，片刻間已走近身來。不戒和尚大聲道：「令狐公子，你受了重傷居然不死，還做了我女兒的掌門人，那可好得很啊。」

　　令狐沖笑道：「這是托大師的福。」

　　儀琳走上前去，拉住父親的手，甚是親熱，笑道：「爹，你知道今日是令狐大哥接任恆山派掌門的好日子，因此來道喜嗎？」不戒笑道：「道喜也不用了，我是來投入恆山派。大家是自己人，又道什麼喜？」令狐沖微微一驚，問道：「大師要投入恆山派？」不戒道：「是啊。我女兒是恆山派，我是她老子，自然也是恆山派了。他奶奶的，我聽到人家笑話你，說你一個大男人，卻來做一群尼姑和女娘的掌門人。他奶奶的，他們不知你多情多義，別有居心……」他眉花眼笑，顯得十分歡喜，向女兒瞧了一眼，又道：「老子一拳就打落了他滿口牙齒，喝道：『你這小子懂個屁！恆山派怎麼全是尼姑和女娘們？老子就是恆山派的，老子雖然剔了光頭，你瞧老子是尼姑嗎？老子解開褲子給你瞧瞧！』我伸手便解褲子，這小子嚇得掉頭就跑，哈哈，哈哈！」令狐沖和儀琳也都大笑。儀琳笑道：「爹爹，你做事就這麼粗魯，也不怕人笑話！」不戒道：「不給他瞧個清楚，只怕這小子還不知老子是尼姑還是和尚。令狐兄弟，我自己入了恆山派，又帝了個徒孫來。不可不戒，快參見令狐掌門。」

　　他說話之時，隨著他上山的那個和尚一直背轉了身子，不跟令狐沖、儀琳朝相，這時轉過身來，滿臉尷尬之色，向令狐沖微微一笑。令狐沖只覺那和尚相貌極熟，一時卻想不起是誰，一怔之下，才認出他竟然便是萬里獨行田伯光，不由得大為驚奇，衝口而出的道：「是……是田兄？」

　　那和尚正是田伯光。他微微苦笑，躬身向儀琳行禮，道：「參……參見師父。」儀琳也是詫異之極，道：「你……你怎地出了家？是假扮的嗎？」不戒大師洋洋得意，笑道：「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的確確是個和尚。不可不戒，你法名叫做什麼，說給你師父聽。」田伯光苦笑道：「師父，太師父給我取了個法名，叫什麼『不可不戒。』儀琳奇道：「什麼『不可不戒』哪有這樣長的名字？」不戒道：「你懂得什麼？佛經中菩薩的名字要多長便有多長。『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名字不長嗎？他的名字只有四個字，怎會長了？」儀琳點頭道：「原來如此。他怎麼出了家？爹，是你收了他做徒弟嗎？」不戒道：「不。他是你的徒弟，我是他祖師爺。不過你是小尼姑，他拜你為師，若不做和尚，於恆山派名聲有礙。因此我勸他做了和尚。」儀琳笑道：「什麼勸他？爹爹，你定是硬逼他出家，是不是？」不戒道：「他是自願，出家是不能逼的。這人什麼都好，就是一樣不好，因此我給他取個法名叫做『不可不戒』。」儀琳臉上微微一紅，明白了爹爹用意。田伯光這人貪花好色，以前不知怎樣給她爹爹捉住了，饒他不殺，卻有許多古怪的刑罰加在他身上，這一次居然又硬逼他做了和尚。只聽不戒大聲道：「我法名叫不戒，什麼清規戒律，一概不守。可是這田伯光在紅湖上做的壞事太多，倘若不戒了這一樁壞事，怎能在你門下，做你弟子？令狐公子也不喜歡啊。他將來要傳我衣缽，因此他法名之中，也應該有『不戒』二字。」忽聽得一人說道：「不戒和尚和不可不戒投入恆山派，我們桃谷六仙也入恆山派。」正是桃谷六仙到了，說話的是桃干仙。桃根仙道：「我們最先見到令狐沖，因此我們六人是大師兄，不戒和尚是小師弟。」

　　令狐沖心想：「恆山派既有不戒大師和田伯光，不妨再收桃谷六仙，免得江湖上說令狐沖是一群尼姑、姑娘的掌門。」說道：「六位桃兄肯入恆山派，那是再好不過。師兄師弟排起來麻煩得緊，大家都免了罷！」

　　桃葉仙忽道：「不戒的弟子叫做不可不戒，不可不戒將來收了徒弟，法名叫作什麼？」桃實仙道：「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中須有不可不戒四字，可以稱為『當然不可不戒』。」桃枝仙問道：「那麼『當然不可不戒』的弟子，法名又叫做什麼？」令狐沖見田伯光處境尷尬，便攜了他的手道：「我有幾句話問你。」田伯光道：「是。」二人加緊腳步，走出了數丈，卻聽得肯後桃干仙說道：「他的法名可以叫做『理所當然不戒』。」桃花仙道：「那麼『理所當然不可不戒』的第子，法名又叫做什麼？」田伯光苦笑道：「令狐掌門，那日我受太師父逼迫，來華山邀你去見小師太，這中間的經過，當真一言難盡。」令狐沖道：「我只知他逼你服了毒藥，又騙你說點了你死穴。」田伯光道：「這件事得從頭說起。那日在衡山群玉院外跟余矮子打了架，心想這當兒湖南白道上的好手太多，不能多耽，於是北上河南。這天說來慚愧，老毛病發作，在開封府黑夜裡摸到一家富戶小姐的閨房之中。我掀開紗帳，伸手一摸，竟摸到一個光頭。」令狐沖笑道：「不料是個尼姑。」田伯光苦笑道：「不，是個和尚。」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小姐繡被之內，睡著個和尚，想不到這位小姐偷漢，偷的卻是個和尚。」田伯光搖頭道：「不是！那位和尚，便是太師父了。原來太師父一直便在找我，終於得到線索，找到了開封府。我白天在這家人家左近踩盤子，給太師父瞧在眼裡。他老人家料到我不懷好意，跟這家人說了，叫小姐躲了起來，他老人家睡在床上等我。」令狐沖笑道：「田兄這一下就吃了苦頭。」田伯光苦笑道：「那還用說嗎？當時我一伸手摸到太師父的腦袋，便知不妙，跟著小腹上一麻，已給點中了穴道。太師父跳下床來，點了燈，問我要死要活。我自知一生作惡多端，終有一日會遭到報應，當下便道：『要死！』太師父大為奇怪，問我：『為什麼要死？』我說：『我不小心給你制住，難道還能想活命嗎？』太師父臉孔一板，怒道：『你說不小心給我制住，倒像如果小心些，便不會給我制住了。好！』他說了這『好』字，一伸手便解開了我的穴道。「我坐了下來，問道：『有什麼吩咐？』他說：『你帶得有刀，幹麼不向我砍？你生得有腳，幹麼不跳窗逃走？』我說：『姓田的男子漢大丈夫，豈是這等無恥小人？』他哈哈一笑，道：『你不是無恥小人？你答應拜我女兒為師，怎地賴了？』我大是奇怪，問道：『你女兒？』他道：『在那酒樓之上，你和那華山派的小伙子打賭，說道輸了便拜我女兒為師，難道那是假的？我上恆山去找我女兒，她一五一十，從頭至尾的都跟我說了。』我道：『原來如此。那個小尼姑是你大和尚的女兒，那倒奇了。』他道：『有什麼奇怪了？』」

　　令狐沖笑道：「這件事本來頗為奇怪。人家是生了兒女再做和尚，不戒大師卻是做了和尚再生女兒，他法名叫做不戒，那便是什麼清規戒律都不遵守之意。」

　　田伯光道：「是。當時我說：『打賭之事，乃是戲言，又如何當得真？這場打賭是我輸了，那不錯，我再也不去騷擾那位小師太，也就是了。』太師父道：『那不行。你說過要拜師，一定得拜師。你非拜我女兒為師不可。我可不能生了個女兒，卻讓人欺侮。我一路上找你，功夫花得著實不小。你這小子滑溜得緊，你如不再幹這採花的勾當，要捉到你可還真不容易。』我見他糾纏不清，當下一個『倒踩三疊雲』，從窗口中跳了出去。在下自以為輕功了得，太師父定然追趕不上，不料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太師父直追了下來。我叫道：『大和尚，剛才你沒殺我，我此刻也不殺你。你再追來，我可要不客氣了。』「太師父哈哈笑道：『你怎生不客氣？』我拔刀轉身，向他砍了過去。但太師父的武功也真高強，他以一雙肉掌和我拆招，封得我的快刀無法遞進招去，拆到四十招後，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後頸，跟著又將我的單刀奪了下來，問我：『服了沒有？』我說：『服了，你殺了我罷！』他道：『我殺了你有什麼用？又救不活我的女兒了？』我吃了一驚，問道：『小師太死了嗎？』他道：『這時候還沒死，可也就差不多了。我在恆山見到她，她瘦得皮包骨頭似的，見到我就哭，我慢慢問明白了她的事，原來都是給你害的。』我說：『你要殺便殺，田伯光生平光明磊落，不打謊語。我本想對你的小姐無禮，可是她給華山派的令狐沖救了，田某可沒侵犯到你小姐，她仍是一位冰清玉潔的姑娘。』太師父道：『你奶奶的，冰清玉潔有什麼用？我閨女生了相思病啦，倘若令狐沖不娶她，她便活不了。但我一提到這件事，我閨女便罵我，說什麼出家人不可動凡心，否則菩薩責怪，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他說了一會，忽然揪住我頭頸，罵我：『臭小子，都是你搞出來的事。那日若不是你對我女兒非禮，令狐沖便不會出手相救，我女兒就不致瘦成這個樣子。』我道：『那倒不然。小師太美若天仙，當日我就算不對她無禮，令狐沖也必定會另借因頭，上前去勾勾搭搭。』」令狐沖皺眉道：「田兄，你這幾句話可未免過份了。」田伯光笑道：「對不起，這可得罪了。當時情勢危急，我若不是這麼說，太師父決計不會放我。果然他一聽之下，便即轉怒為喜，說道：『臭小子，你自己想想，你一生做過多少壞事？要不是你非禮我女兒，老子早就將你腦袋捏扁了。』」令狐沖奇道：「你對她女兒無禮，他反而高興？」田伯光道：「那也不是高興，他讚我有眼光。」令狐沖不禁莞爾。田伯光道：「太師父左手將我提在半空，右手打了我十七八個耳光，我給他打得暈了過去。他將我浸入小河之中，浸醒了我，說道：『我限你一個月之內，去請令狐衝到恆山來見我女兒，就算一時不能娶她，讓他們說說情話，也是好的，我女兒的一條性命，就可保得下來。師父有難，你做徒弟的怎可不救？』他點了我幾處穴道，說是死穴，又逼我服了一劑毒藥，說道倘若一個月之內邀得你去見小師太，便給解藥，否則劇毒發作，無藥可救。」

　　令狐沖這才恍然，當日田伯光到華山來邀自己下山，滿腹難言之隱，什麼都不肯明說，怎料到其間竟有這許多過節。田伯光續道：「我到華山來邀你大駕，卻給你打得一敗塗地，只道這番再也性命難保，不料太師父放心不下，親自帶同小師太上華山找你，又給了我解藥，我聽你的勸，從此不再做採花姦淫的勾當。不過田伯光天生好色，女人是少不了的，反正身邊金銀有的是，要找蕩婦淫娃、娼妓歌女，絲毫不是難事。半個月前，太師父又找到了我，說你做了恆山派掌門，卻給人家背後譏笑，江湖上的名聲不大好聽，他老人家愛屋及烏，愛女及婿……」

　　令狐沖皺眉道：「田兄，這等無聊的話，以後可再也不能出口。」田伯光道：「是，是。我只不過轉述太師父的話而已。他說他老人家要投入恆山派，叫我跟著一起來，第一步他要代女收徒。我不肯答應，他老人家揮拳就打，我打是打不過，逃又逃不了，只好拜師。」說到這裡，愁眉苦臉，神色甚是難看。令狐沖道：「就算拜師，也不一定須做和尚。少林派不也有許多俗家弟子？」田伯光搖頭道：「太師父是另有道理的。他說：『你這人太也好色，入了恆山派，師伯師叔們都是美貌尼姑，那可大大不妥。須得斬草除根，方為上策。』他出手將我點倒，拉下我的褲子，提起刀來，就這麼喀的一下，將我那話兒斬去了半截。」令狐沖一驚，「啊」的一聲，搖了搖頭，雖覺此事甚慘，但想田伯光一生所害的良家婦女太多，那也是應得之報。田伯光也搖了搖頭，說道：「當時我便暈了過去。待得醒轉，太師父已給我敷上了金創藥，包好傷口，命我養了幾日傷。跟著便逼我剃度，做了和尚，給我取個法名，叫做『不可不戒』。他說：『我已斬了你那話兒，你已幹不得採花壞事，本來也不用做和尚。我叫你做和尚，取個「不可不戒」的法名，以便眾所周知，那是為了恆山派的名聲。本來嘛，做和尚的人，跟尼姑們混在一起，大大不妥，但打明招牌「不可不戒」，就不要緊了。』」令狐沖微笑道：「你太師父倒想得周到。」田伯光道：「太師父要我向你說明此事，又要我請你別責怪我師父。」令狐沖奇道：「我為什麼要責怪你師父？全沒這回子事。」田伯光道：「太師父說：每次見到我師父，她總是更瘦了一些，臉色也越來越壞，問起她時，她總是流淚，一句話不說。太師父說：定是你欺負了她。」令狐沖驚道：「沒有啊！我從來沒重言重語說過你師父一句。再說，她什麼都好，我怎會責罵她？」田伯光道：「就是你從來沒罵過她一句，因此我師父要哭了。」令狐沖道：「這個我可不明白了。」田伯光道：「太師父為了這件事，又狠狠打了我一頓。」

　　令狐沖搔了搔頭，心想這不戒大師之胡纏瞎攪，與桃谷六仙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田伯光道：「太師父說：他當年和太師母做了夫妻後，時時吵嘴，越是罵得凶，越是恩愛。你不罵我師父，就是不想娶她為妻。」令狐沖道：「這個……你師父是出家人，我可從來沒想過這件事。」田伯光道：「我也這樣說，太師父大大生氣，便打了我一頓。他說：我太師母本來是尼姑，他為了要娶他，才做和尚。如果出家人不能做夫妻，世上怎會有我師父這個人？如果世上沒我師父，又怎會有我？」令狐沖忍不住好笑，心想你比儀琳小師妹年紀大得多，兩樁事怎能拉扯在一起？田伯光又道：「太師父還說：如果你不是想娶我師父，幹麼要做恆山派掌門？他說：恆山派尼姑雖多，可沒一個比我師父更貌美的。你不是為我師父，卻又為了哪一個尼姑？」令狐沖心下暗暗叫苦不迭，心想：「不戒大師當年為要娶一個尼姑為妻，才做和尚，他只道普天下人個個和他一般的心腸。這句話如果傳了出去，豈不糟糕之至？」田伯光苦笑道：「太師父問我：我師父是不是世上最美貌的女子。我說：『就算不是最美，那也是美得很了。』他一拳打落了我兩枚牙齒，大發脾氣，說道：『為什麼不是最美？如果我女兒不美，你當日什麼意圖對她非禮？令狐沖這小子為什麼捨命救她？』我連忙說：『最美，最美。太師父你老人家生下來的姑娘，豈有不是天下最美貌之理？』他聽了這話，這才高興，大讚我眼光高明。」

　　令狐沖微笑道：「儀琳小師妹本來相貌甚美，那也難怪不戒大師誇耀。」田伯光喜道：「你也說我師父相貌甚美，那就好極啦。」令狐沖奇道：「為什麼那就好極啦？」田伯光道：「太師父交了一件好差使給我，說道著落在我身上，要我設法叫你……叫你……」令狐沖道：「叫我什麼？」田伯光笑道：「叫你做我的師公。」令狐沖一呆，道：「田兄，不戒大師愛女之心，無微不至。然而這樁事情，你也明知是辦不到的。」田伯光道：「是啊。我說那可難得很，說你曾為了神教的任大小姐，率眾攻打少林寺。我說：『任大小姐的相貌雖然及不上我師父的一成，可是令狐公子和她有緣，已給她迷上了，旁人也是無法可施。』公子，在太師父面前，我不得不這麼說，以便保留幾枚牙齒來吃東西，你可別見怪。」令狐沖微笑道：「我自然明白。」田伯光道：「太師父說：這件事他也知道，他說那很好辦，想個法子將任大小姐殺了，不讓你知道，那就成了。我忙說不可，倘若害死了任大小姐，令狐公子一定自殺。太師父道：『這也說得是。令狐沖這小子死了，我女兒要守活寡，豈不倒霉？這樣罷，你去跟令狐沖這小子說，我女兒嫁給他做二房，也無不可。』我說：『太師父，你老人家的堂堂千金，豈可如此委屈？』他歎道：『你不知道，我這個姑娘如嫁不成令狐沖，早晚便死，定然活不久長。』他說到這裡，突然流下淚來。唉，這是父女天性，真情流露，可不是假的。」

　　兩人面面相對，都感尷尬。田伯光道：「令狐公子，太師父對我的吩咐我都對你說了。我知道這其中頗有難處，尤其你是恆山派掌門，更加犯忌。不過我勸你對我師父多說幾句好話，讓她高高興興，將來再瞧著辦罷。」

　　令狐沖點頭道：「是了。」想起這些日來每次見到儀琳，確是見她日漸瘦損，卻原來是為相思所苦。儀琳對他情深一往，他如何不知？但她是出家人，又年紀幼小，料想這些閒情稍經時日，也便收拾起了，此後在仙霞嶺上和她重逢，自閩至贛，始終未曾單獨跟她說過什麼話。此番上恆山來，更是大避嫌疑。自己名聲早就不佳，於世人毀譽原不放在心上，可不能壞了恆山派的清名，是以除了向恆山女弟子傳授劍法之外，平日極少和誰說什麼閒話，往日裝瘋喬癡的小丑模樣，更早已收得乾乾淨淨。此刻聽田伯光說到往事，儀琳對自己的一番柔情，驀地裡湧上心頭。

　　眼望著遠處山頭皚皚積雪，正自沉思，忽聽得山道上有大群人喧嘩之聲。見性峰上向來清靜，從無有人如此吵嚷，正詫異間，只聽得腳步聲響，數百人湧將上來，當先一人叫道：「恭喜令狐公子，你今日大喜啊。」這人又矮又肥，正是老頭子。他身後計無施、祖千秋、以及黃伯流、司馬大、藍鳳凰、游迅、漠北雙熊等一干人竟然都到了。

　　令狐沖又驚又喜，忙迎上前去，說道：「在下受定閒師太遺命，只得前來執掌恆山派門戶，沒敢驚動眾位朋友。怎地大夥兒都到了？」

　　這些人曾隨令狐沖攻打少林寺，經過一場生死搏鬥，已是患難之交。眾人紛紛搶上，將他圍在中間，十分親熱。老頭子大聲道：「大夥兒聽得公子已將聖姑接了出來，人人都十分歡喜。公子出任恆山派掌門，此事早已轟傳紅湖，大夥兒今日若不上山道喜，可真該死之極了。」這些人豪邁爽快，三言兩語之間，已是笑成一片。

　　令狐沖自上恆山之後，對著一群尼姑、姑娘，說話行事，無不極盡拘束，此刻陡然間遇上這許多老友，自是不勝之喜。黃伯流道：「我們是不速之客，恆山派未必備有我們這批粗胚的飲食，酒食飯菜，這就挑上山來了。」令狐沖喜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心想：「這情景倒似當年五霸岡上的群豪大會。」說話之間，又有數百人上山。計無施笑道：「公子，咱們自己人不用客氣。你那些斯斯文文的女弟子，也招呼不來我們這些渾人。大家自便最好。」

　　這時見性峰上已喧鬧成一片。恆山眾弟子絕未料到竟有這許多賓客到賀，均各興奮。有些見多識廣的老成弟子，察覺來賀的這些客人頗為不倫不類，雖有不少知名之士，卻均是邪派高手，也有許多是綠林英雄、黑道豪客。恆山派門規索嚴，群弟子人人潔身自愛，縱然同是正教之士，也少交往。這些左道旁門的人物，向來對之絕不理睬，今日竟一窩蜂的湧上峰來。但眼見掌門人和他們抱腰拉手，神態親熱，也只好心下嘀咕而已。到得午間，數百名漢子挑了雞鴨牛羊、酒菜飯面來到峰上。令狐沖心想：「見性峰上供奉白衣觀音，自己一做掌門人，便即大魚大肉，殺豬宰羊，未免對不住恆山派歷代祖宗。」當下命這些漢子在山腰間埋灶造飯。一陣陣酒肉香氣飄將上來，群尼無不暗暗皺眉。群豪用過中飯，團團在見性峰主庵前的曠地上坐定。令狐沖坐在西首之側，數百名女弟子依著長幼之序，站在他身後，只待吉時一到，便行接任之禮。

　　忽聽得絲竹聲響，一群樂手吹著簫笛上峰。中間兩名青衣老者大踏步走上前來，豪群中「咦、啊」之聲四起，不少人站起身來。左首青衣老者蠟黃面皮，朗聲說道：「日月神教東方教主，委派賈布、上官雲，前來祝賀令狐大俠榮任恆山派掌門。恭祝恆山派發揚光大，令狐掌門威震武林。」

　　此言一出，群豪都是「啊」的一聲，轟然叫了起來。這些左道之士大半與魔教有瓜葛，其中還有人服了東方不敗的「三屍腦神丹」，聽到「東方教主」四字便即心驚膽戰。群豪就算不識得這兩個老者的，也都久聞其名，左首那人是「黃面尊者」賈布，右首那人複姓上官，單名一個雲字，外號叫做「雕俠」。兩人武功之高，據說遠在一般尋常門派的掌門人與幫主、總舵主之上。兩人在日月神教之中，資歷也不甚深，但近數年來教中變遷甚大，元老耆宿如向問天一類人或遭排斥，或自行退隱，眼前賈布與上官雲是教中極有權勢、極有頭臉的第一流人物。這一次東方不敗派他二人親來，對令狐沖可說是給足面子了。令狐衝上前相迎，說道：「在下與東方先生素不相識，有勞二位大駕，愧不敢當。」他見那「黃面尊者」賈布一張瘦臉蠟也似黃，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便如藏了一枚核桃相似。那「雕俠」上官雲長手長腳，雙目精光燦爛，甚有威勢，足見二人內功均甚深厚。賈布說道：「令狐大俠今日大喜，東方教主說道原該親自前來道賀才是。只是教中俗務羈絆，無法分身，令狐掌門勿怪才好。」令狐沖道：「不敢。」心想：「瞧東方不敗這副排場，任教主自是尚未奪回教主之位，不知他和向大哥、盈盈三人現下怎樣了？」賈布側過身來，左手一擺，說道：「一些薄禮，是東方教主的小小心意，請令狐掌門曬納。」絲竹聲中，百餘名漢子抬了四十口朱漆大箱上來。每一口箱子都由四名壯漢抬著，瞧各人腳步沉重，箱子中所裝物事著實不輕。

　　令狐沖忙道：「兩位大駕光臨，令狐沖已感榮寵，如此重禮，卻萬萬不敢拜領。還請上復東方先生，說道令狐沖多謝了，恆山弟子山居清苦，也不需用這些華貴的物事。」賈布道：「令狐掌門若不笑納，在下與上官兄弟可為難得緊了。」略略側頭，向上官雲道：「上官兄弟，你說這話對不對？」上官雲道：「正是！」

　　令狐沖心下為難：「恆山派是正教門派，和你魔教勢同水火，就算雙方不打架，也不能結交為友。再說，任教主和盈盈就要去跟東方不敗算帳，我怎能收你的禮物？」便道：「兩位兄台請復上東方先生，所賜萬萬不敢收受。兩位倘若不肯將原禮帶回，在下只好遣人送到貴教總壇來了。」賈布微微一笑，說道：「令狐掌門可知這四十口箱中，裝的是什麼物事？」令狐沖道：「在下自然不知。」賈布笑道：「令狐掌門看了之後，一定再也不會推卻了。這四十口箱子中所裝，其實也並非全是東方教主的禮物，有一部分原是該屬令狐掌門所有，我們抬了來，只是物歸原主而已。」令狐沖大奇，道：「是我的東西？那是什麼？」賈布踏上一步，低聲道：「其中大多數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上的衣衫首飾和常用物事，東方教主命在下送來，以供任大小姐應用。另外也有一些，是教主送給令狐大俠與任大小姐的薄禮。許多事物混在一起，分也分不開，令狐掌門也不用客氣了。哈哈，哈哈。」令狐沖生性豁達隨便，向來不拘小節，見東方不敗送禮之意甚誠，其中又有許多是盈盈的衣物，卻也不便堅拒，跟著哈哈一笑，說道：「如此便多謝了。」

　　只見一名女弟子快步過來，稟道：「武當派沖虛道長親來道賀。」令狐沖吃了一驚，忙迎到峰前。只見沖虛道人帶著八名弟子，走上峰來。令狐沖躬身行禮，說道：「有勞道長大駕，令狐沖感激不盡。」沖虛道人笑道：「老弟榮任恆山掌門，貧道聞知，不勝之喜。少林寺方證、方生兩位大師也要前來道賀，不知他們兩位到了沒有？」令狐沖更是驚訝。便在此時，山道上走上來一群僧人，當先二人大袖飄飄，正是方證方丈和方生大師。方證叫道：「沖虛道兄，你腳程好快，可比我們先到了。」令狐沖迎下山去，叫道：「兩位大師親臨，令狐沖何以克當？」方生笑道：「少俠，你曾三入少林，我們到恆山來回拜一次，那也是禮尚往來啊。」

　　令狐衝將一眾少林僧和武當道人迎上峰來。峰上群豪見少林、武當兩大門派的掌門人親身駕到，無不駭異，說話也不敢這麼大聲了。恆山一眾女弟子個個喜形於色，均想：「掌門師兄的面子可大得很啊。」

　　賈布與上官雲對望了一眼，站在一旁，對方證、方生、沖虛等人上峰，似是視而不見。

　　令狐沖招呼方證大師和沖虛道人上座，尋思：「記得師父當年接任華山派掌門，少林派和武當派的掌門人並未到來，只遣人到賀而已。其時我雖年幼，不知有哪些賓客，但師父、師娘後來跟眾弟子講述當年就任掌門時的風光，也從未提過少林、武當的掌門人大駕光臨。今日他二位同時到來，難道真的是向我道賀，還是別有用意？」

　　這時上峰來的賓客絡繹不絕，大都是當日曾參與攻打少林寺之役的群豪。崑崙派、點蒼派、峨嵋派、崆峒派、丐幫，各大門派幫會，也都派人呈上掌門人、幫主的賀帖和禮物。令狐沖見賀客眾多，心下釋然：「他們都是瞧著恆山派和定閒師太的臉面，才來道賀，可不是憑著我令狐沖的面子。」嵩山、華山、衡山、泰山四派，卻均並未遣人來賀。耳聽得砰砰砰三聲號炮，吉時已屆。令狐沖站到場中，躬身抱拳，向眾人團團為禮，朗聲說道：「恆山派前任掌門定閒師太不幸遭人暗算，與定逸師太同時圓寂。令狐沖兼承定閒師太遺命，接掌恆山一派的門戶。承眾位前輩、眾位朋友不棄，大駕光臨，恆山派上下，同蒙榮寵，不勝感激。」磬鈸聲中，恆山派群弟子列成兩行，魚貫而前，居中是儀和、儀清、儀真、儀質四名大弟子。四名大弟子手捧法器，走到令狐沖面前，躬身行禮。令狐沖長揖還禮。儀和說道：「四件法器，乃恆山派創派之祖曉風師太所傳，向由本派掌門人接管。新任掌門人令狐師兄便請收領。」令狐沖應道：「是。」四名大弟子將法器依次遞過，乃是一卷經書，一個木魚，一串念珠，一柄短劍。令狐沖見到木魚、念珠，不由得發窘，只得伸手接過，雙眼視地，不敢與眾人目光相接。儀清展開一個卷軸，說道：「恆山派五大戒律，一戒犯上忤逆，二戒同門相殘，三戒妄殺無辜，四戒持身不正，五戒結交奸邪。恆山派祖宗遺訓，掌門師兄須當身體力行，督率弟子，一概凜遵。」令狐沖應道：「是！」心想：「前三戒倒也罷了，可是令狐沖持身不大端正，至於不得結交奸邪那一款，更加令人為難。今日上峰來的賓客，倒有一大半是左道旁門之士。」忽聽得山道上有人叫道：「五嶽劍派左盟主有令，令狐沖不得擅篡恆山派掌門之位。」

　　呼喝聲中，五個人飛奔而至，後面跟著數十人。當先五人各執一面錦旗，正是五嶽劍派的盟旗。五人奔至人群外數丈處站定，居中那人矮矮胖胖，面皮黃腫，五十來歲年紀。令狐沖認得此人姓樂名厚，外號「大陰陽手」，是嵩山派的一名好手，當日在河南荒郊曾和他交過手，長劍透他雙掌而過，是結下了極深梁子的。但他為人倒也光明磊落，那日偷襲得手而制住了自己，卻並不乘機便下殺手，重行躍開再鬥，自己很承他的情，當下抱拳說道：「樂前輩，您好。」樂厚將手中錦旗一展，說道：「恆山派是五嶽劍派之一，須遵左盟主號令。」令狐沖道：「令狐沖接掌恆山門戶後，是否還加盟五嶽劍派，可得好好商議商議。」

　　這時其餘數十人都已上峰，卻是嵩山、華山、衡山、泰山四派的弟子。華山派那八人均是令狐沖當年的師弟，林平之卻不在其內。這數十人分成四列，手按劍柄，默不作聲。樂厚大聲道：「恆山一派，向由出家的女尼執掌門戶。令狐沖身為男子，豈可壞了恆山派數百年來的規矩？」令狐沖道：「規矩是人所創，也可由人所改，這是本派之事，與旁人並不相干。」群豪之中已有人向樂厚叫罵起來：「他恆山派的事，要你嵩山派來多管什麼鳥閒事？」「你奶奶的，快給我滾罷！」「什麼五嶽盟主？狗屁盟主，好不要臉。」

　　樂厚向令狐沖道：「這些口出污言之人，在這裡幹什麼來著？」令狐沖道：「這些兄台都是在下的朋友，是上峰來觀禮的。」樂厚道：「這就是了。恆山派五大戒律，第五條是什麼？」令狐沖心道：「你存心跟我過不去，我便來跟你強辯。」說道：「恆山五大戒律，第五戒是不得結交奸邪。像樂兄這樣的人，令狐沖是決計不會和你結交的。」

　　群豪一聽，登時轟笑起來，都道：「奸邪之徒，快快滾罷！」樂厚以及嵩山、華山等各派弟子見了這等聲勢，均想敵眾我寡，對方倘若翻臉動手，那可糟糕。樂厚更想：「左師哥這次可失算了。他料想見性峰上冷冷清清，只不過一些恆山派的尼姑、姑娘，我們四派數十名好手，盡可制得住。令狐衝劍術雖精，我們乘他手中無劍之時，師兄弟五人突以拳腳夾攻，必可取他性命。哪知道賀客竟這麼多，連少林、武當的二大掌門也到了。」當下轉身向方證和沖虛說道：「兩位掌門是當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所共仰，今日須請兩位說句公道話。令狐沖招攬了這許多妖魔鬼怪來到恆山，是不是壞了恆山派不得結交奸邪這一條門規？恆山派這樣一個歷時已久、享譽甚隆的名門正派，在令狐沖手中轉眼便鬧得萬劫不復，兩位是否坐視不理？」

　　方證咳嗽一聲，說道：「這個……這個……唔……」心想此人的話倒也有理，這裡果然大多數是旁門左道之士，可是難道要令狐衝將他們都逐下山去不成？

　　忽聽得山道上傳來一個女子清脆的叫聲：「日月神教任大小姐到！」令狐沖驚喜交集，情不自禁的衝口而出：「盈盈來了！」急步奔到崖邊，只見兩名大漢抬著一乘青呢小轎，快步上峰。小轎之後跟著四名青衣女婢。

　　左道群豪聽得盈盈到來，紛紛衝下山道去迎接，歡聲雷動，擁著小轎，來到峰頂。

　　小轎停下，轎帷掀開，走出一個身穿淡綠衣衫的艷美少女，正是盈盈。群豪大聲歡呼：「聖姑！聖姑！」一齊躬身行禮。瞧這些人的神情，對盈盈又是敬畏，又是感佩，歡喜之情出自心底。令狐沖走上幾步，微笑道：「盈盈，你也來啦！」盈盈微笑道：「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怎能不來？」眼光四下一掃，走上幾步，向方證與沖虛二人斂衽為禮，說道：「方丈大師，掌門道長，小女子有禮。」

　　方證和沖虛一齊還禮，心下都想：「你和令狐沖再好，今日卻也不該前來，這可叫令狐沖更加為難了。」

　　樂厚大聲道：「這個姑娘，是魔教中的要緊人物。令狐沖，你說是也不是？」令狐沖道：「是又怎樣？」樂厚道：「恆山派五大戒律，規定不得結交奸邪。你若不與這些奸邪人物一刀兩斷，便做不得恆山派掌門。」令狐沖道：「做不得便做不得，那又有什麼打緊？」盈盈向他瞧了一眼，目光中深情無限，心想：「你為了我，什麼都不在乎了。」問道：「請問令狐掌門，這位朋友是什麼來頭？憑什麼來過問恆山派之事？」

　　令狐沖道：「他自稱是嵩山派左掌門派來的，手中拿的，便是左掌門的令旗。別說這是左掌門的一面小小令旗，就是左掌門自己親至，又怎能管得了我恆山派的事。」盈盈點頭道：「不錯。」想起那日少林寺比武，左冷禪千方百計的為難，寒冰真氣又使爹爹身受重傷，險些性命不保，不由得惱怒，說道：「誰說這是五嶽劍派的盟旗？他是來騙人的……」一言未畢，身子微晃，左手中已多了柄寒光閃閃的短劍，疾向樂厚胸口刺去。

　　樂厚萬料不到這樣一個嬌怯怯的美貌女子說打便打，事先更沒半點朕兆，出手如電，一劍便刺了過來，拔劍招架已然不及，只得側身閃避。他更沒料到盈盈這一招乃是虛招，身子略轉之際，右手一鬆，一面錦旗已給對方奪了過去。盈盈身子不停，連刺五劍，連奪了五面錦旗，所使身法劍招，一模一樣，五招皆是如此。嵩山派其餘四人都是樂厚的師兄弟，拳腳功夫著實了得，左冷禪派了來，原定是以拳腳襲擊令狐沖的，可是盈盈出手實在太快，一霎之間，給她奇兵突出，攻了個措手不及，與其說是輸招，還不如說是中了奇襲暗算。

　　盈盈手到旗來，轉到了令狐沖身後，大聲道：「令狐掌門，這旗果然是假的。這哪裡是五嶽劍派的令旗，這是五仙教的五毒旗啊。」她將手中五面錦旗張了開來，人人看得明白，五面旗上分別繡著青蛇、蜈蚣、蜘蛛、蠍子、蟾蜍五樣毒物，色彩鮮明，奕奕如生，哪裡是五嶽劍派的令旗了？

　　樂厚等人只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老頭子、祖千秋等群豪卻大聲喝采。人人均知盈盈奪到令旗之後，立即便掉了包，將五嶽令旗換了五毒旗，只是她手腳實在太快，誰也沒有看清楚她掉旗之舉。

　　盈盈叫道：「藍教主！」人群中一個身穿苗家裝束的美女站了出來，笑道：「在！聖姑有何吩咐？」正是五仙教教主藍鳳凰。盈盈問道：「你教中的五毒旗，怎麼會落入了嵩山派手中？」藍鳳凰笑道：「這幾個嵩山弟子，都是我教下女弟子的好朋友，想必是他們甜言蜜語，將我教中的五毒旗騙了去玩兒。」盈盈道：「原來如此。這五面旗兒，便還了你罷。」說著將五面旗子擲將過去。藍鳳凰笑道：「多謝。」伸手接了。樂厚怒極大罵：「無恥妖女，在老子面前使這掩眼的妖法，快將令旗還來。」盈盈笑道：「你要五毒旗，不會向藍教主去討嗎？」樂厚無法可施，向方證和沖虛道：「方丈大師，沖虛道長，請你二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主持公道。」

　　方證道：「這個……唔……不得結交奸邪，恆山派戒律中原是有這麼一條，不過……不過……今日江湖上朋友們前來觀禮，令狐掌門也不能閉門不納，太不給人家面子……」樂厚突然指著人群中一人，大聲道：「他……他……我認得他是採花大盜田伯光，他這麼扮成個和尚，便想瞞過我的眼去嗎？像這樣的人，也是令狐沖的朋友？」厲聲道：「田伯光，你到恆山幹什麼來著？」田伯光道：「拜師來著。」樂厚奇道：「拜師？」田伯光道：「正是。」走到儀琳面前，跪下磕頭，叫道：「師父，弟子請安。弟子痛改前非，法名叫做『不可不戒』。」儀琳滿臉通紅，側身避過，道：「你……你……」盈盈笑道：「田師傅有心改邪歸正，另投明師，那是再好不過。他落髮出家，法名『不可不戒』，更顯得其意極誠。方證大師，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個人只要決心改過遷善，佛門廣大，便會給他一條自新之路，是不是？」方證喜道：「正是！不可不戒投入恆山派，從此嚴守門規，那是武林之福。」盈盈大聲道：「眾位聽了，咱們今日到來，都是來投恆山派的。只要令狐掌門肯收留，咱們便都是恆山弟子了。恆山弟子，怎麼算是妖邪？」令狐沖恍然大悟：「原來盈盈早料到我身為眾女弟子的掌門，十分尷尬，倘若派中有許多男弟子，那便無人恥笑了。因此特地叫這一大群人來投入恆山派。」當即朗聲問道：「儀和師姊，本派可有不許收男弟子這條門規麼？」

　　儀和道：「不許收男弟子的門規倒沒有，不過……不過……」她腦子一時轉不過來，總覺派中突然多了這許多男弟子出來，實是大大不妥。令狐沖道：「眾位要投入恆山派，那是再好不過。但也不必拜師。恆山派另設一個……唔……一個『恆山別院』，安置各位，那邊通元谷，便是一個極好去處。」

　　那通元谷在見性峰之側，相傳唐時仙人張果老曾在此煉丹。恆山大石上有蹄印數處，歷代相傳為張果老所騎驢子踏出。如此堅強的花崗石上，居然有驢蹄之痕深印，若不是仙人遺跡，何以生成？唐玄宗封張果老為「通元先生」，通元谷之名，便由此而來。通元谷和見性峰上主庵相距雖然不遠，但由谷至峰，山道絕險。令狐衝將這批江湖豪客安置在通元谷中，令他們男女隔絕，以免多生是非。

　　方證連連點頭，說道：「如此甚好，這些朋友們歸入了恆山派，受恆山派門規約束，真是武林中一件大大的美事。」樂厚見方證大師也如此說，對方又人多勢眾，今日已無法阻止令狐衝出任恆山派掌門，只得傳達左冷禪的第二道命令，咳嗽一聲，朗聲說道：「五嶽劍派左盟主有令：三月十五清晨，五嶽劍派各派師長弟子齊集嵩山，推舉五嶽派掌門人，務須依時到達，不得有誤。」

　　令狐沖問道：「五嶽劍派並為一派，是誰的主意？」樂厚道：「嵩山、泰山、華山、衡山四派，均已一致同意。你恆山派倘若獨持異議，便是公然跟四派過不去，只有自討苦吃了。」轉身向泰山派等人問道：「你們說是不是？」站在他身後的數十人齊聲道：「正是！」樂厚一陣冷笑，轉身便走。走出幾步，不禁回頭向盈盈瞧了一眼，心想：「那五面令旗，如何想法子奪回來才好。」藍鳳凰笑道：「樂老師，你失了旗子，回去怎麼向左掌門交代啊？不如我還了你罷！」說著右手一揮，將一面錦旗擲了過去。

　　樂厚眼見一面小旗勢挾勁風飛來，心想：「這是你的五毒旗，又不是五嶽令旗，我要來幹什麼？」心念甫轉，那旗已飛向面前，截向他咽喉，當即伸手抄住。突然一聲大叫，急忙將旗擲下，只覺掌心猶似烈火燃炙，提手一看，掌心已成淡紫之色，知道旗桿上喂有劇毒，已受了五毒教暗算，又驚又怒，氣急敗壞的罵道：「妖女……」

　　藍鳳凰笑道：「你叫一聲「令狐掌門』，向他求情，我便給你解藥，否則你這隻手掌要整個兒爛掉。」

　　樂厚素知五毒教使毒的厲害，一猶豫間，但覺掌心麻木，知覺漸失，心想我畢生功力，全在兩掌，爛掉手掌變成廢人，情急之下，只得叫道：「令狐掌門，你……」藍鳳凰笑道：「求情啊。」樂厚道：「令狐掌門，在下得罪了你，求……求你賜給解……解藥。」令狐沖微笑道：「藍姑娘，這位樂兄不過奉左掌門之命而來，請你給他解藥罷！」藍鳳凰一笑，向身畔一名苗女揮手示意。那苗女從懷中取出一個白紙小包，走上幾步，拋給了樂厚。樂厚伸手接過，在群豪轟笑聲中疾趨下峰。其餘數十人都跟了下去。令狐沖朗聲道：「眾位朋友，大夥兒既願在恆山別院居住，可得遵守本派的戒律。這戒律其實也不怎麼難守，只是第五條不得結交奸邪，有些麻煩。但自今而後，大夥兒都算是恆山派的人，恆山派弟子自然不是奸邪。不過和派外之人交友時，卻得留神些了。」群豪轟然稱是。令狐沖又道：「你們要喝酒吃肉，也無不可，可是吃葷之人，過了今日，便不能再到這見性峰來。」

　　方證合十道：「善哉，善哉！清淨佛地，原是不可褻瀆了。」令狐沖笑道：「好啦，我這掌門人，算是做成了。大家肚子也餓啦，快開素齋來，我陪少林方丈、武當掌門和各位前輩用飯。到得明日，再和各位喝酒。」

　　素齋後，方證道：「令狐掌門，老衲和沖虛道兄二人有幾句話，想和掌門人商議。」

　　令狐沖應道：「是。」心想：「當今武林中二大門派的掌門人親身來到恆山，必有重要話說。見性峰上龍蛇混雜，不論在哪裡說話，都不免隔牆有耳。」當下吩咐儀和、儀清等弟子分別招待賓客，向方證、沖虛二人道：「下此峰後，磁窯口側有一座山，叫作翠屏山，峭壁如鏡。山上有座懸空寺，是恆山的勝景。二份前輩若有雅興，讓晚輩導往一遊如何？」沖虛道人喜道：「久聞翠屏山懸空寺建於北魏年間，於松不能生、猿不能攀之處，發偌大願力，憑空建寺。那是天下奇景，貧道仰慕已久，正欲一開眼界。」

## 第30章　密議

　　令狐沖引著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下見性峰，趨磁窯口，來到翠屏山下。方證與沖虛仰頭而望，但見飛閣二座，聳立峰頂，宛似仙人樓閣，現於雲端。方證歎道：「造此樓閣之人當真妙想天開，果然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三人緩步登山，來到懸空寺中。那懸空寺共有樓閣二座，皆高三層，凌虛數十丈，相距數十步，二樓之間，聯以飛橋。寺中有一年老僕婦看守打掃，見到令狐沖等三人到來，瞠目以視，既不招呼，也不行禮。令狐沖於十多日前曾偕儀和、儀清、儀琳等人來過，知道這僕婦又聾又啞，什麼事也不懂，當下也不理睬，逕和方證、沖虛來到飛橋之上。飛橋闊僅數尺，若是常人登臨，放眼四周皆空，雲生足底，有如身處天上，自不免心目俱搖，手足如廢，但三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臨此勝境，胸襟大暢。

　　方證和沖虛向北望去，於縹緲煙雲之中，隱隱見到城郭出沒，磁窯口雙峰夾峙，一水中流，形勢極是雄峻。方證說道：「古人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裡的形勢，確是如此。」沖虛道：「北宋年間楊老令公扼守三關，鎮兵於此，這原是兵家必爭的要塞。始見懸空寺，覺鬼斧神工，驚詫古人的毅力，但看到這五百里開鑿的山道，懸空寺又渺不足道了。」令狐沖奇道：「道長，你說這數百里山道，都是人工開鑿出來的？」沖虛道：「史書記載，魏道武帝天興元年克燕，將兵自中山歸平城，發卒數萬人鑿恆嶺，通直道五百餘里，磁窯口便是這直道的北端。」方證道：「所謂直道五百餘里。當然大多數是天生的。北魏皇帝發數萬兵卒，只是將其間阻道的山嶺鑿開而已。但縱是如此，工程之大，也已令人撟舌難下。」令狐沖道：「無怪乎有這許多人想做皇帝。他只消開一句口，數萬兵卒便將阻路的山嶺給他鑿了開來。」沖虛道：「權勢這一關，古來多少英雄豪傑，都是難過。別說做皇帝了，今日武林中所以風波迭起，紛爭不已，還不是為了那『權勢』二字。」令狐沖心下一凜，尋思：「他說到正題了。」便道：「晚輩不明，請二位前輩指點。」

　　方證道：「令狐掌門，今日嵩山派的樂老師率眾前來，為的是什麼？」令狐沖道：「他傳達左盟主的號令，不許晚輩接任恆山派掌門。」方證道：「左盟主為什麼不許你做恆山派掌門？」令狐沖道：「左盟主要將五嶽劍派並而為一，晚輩曾一再阻撓他的大計，殺了不少嵩山派之人，左盟主對晚輩自是痛恨之極。」方證問道：「你為什麼要阻撓他的大計？」令狐沖一呆，一時難以回答，順口重複了一句：「我為什麼要阻撓他的大計？」方證問道：「你以為五嶽劍派合而為一，這件事不妥麼？」令狐沖道：「晚輩當時也沒想過此事妥與不妥。只是嵩山派為了脅迫恆山派答允，假扮日月教教眾，劫擄恆山弟子，圍攻定靜師太。所使的手段太過卑鄙。晚輩剛巧遇上此事，心覺不平，是以出手相助。後來嵩山派火燒鑄劍谷，要燒死定閒、定逸兩位師太，那是更加可惡了。晚輩心想，五嶽劍派合併之舉倘是美事，嵩山派何不正大光明的與各派掌門商議，卻要幹這鬼鬼祟祟的行徑？」

　　沖虛點頭道：「令狐掌門所見不差。左冷禪野心極大，要做武林中的第一人。自知難以服眾，只好暗使陰謀。」方證歎道：「左盟主文才武略，確是武林中的傑出人物，五嶽劍派之中，原本沒第二人比得上。不過他抱負太大，急欲壓倒武當、少林兩派，未免有些不擇手段。」沖虛道：「少林派向為武林領袖，數百年來眾所公認。少林之次，便是武當。更其次是崑崙、峨嵋、崆峒諸派。令狐賢弟，一個門派創建成名，那是數百年來無數英雄豪傑，花了無數心血累積而成，一套套的武功家數，都是一點一滴、千錘百煉的積聚起來，決非一朝一夕之功。五嶽劍派在武林崛起，不過是近六七十年的事，雖然興旺得快，家底總還不及崑崙、峨嵋，更不用說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絕藝相比了。」令狐沖點頭稱是。沖虛又道：「各派之中，偶爾也有一二才智之上，武功精強，雄霸當時。一個人在武林中出人頭地，揚名立萬，事屬尋常。但若只憑一人之力，便想壓倒天下各大門派，那是從所未有。左冷禪滿腹野心，想幹的卻正是這件事。當年他一任五嶽劍派的盟主，方丈大師就料到武林中從此多事。近年來左冷禪的所作所為，果然證明了方丈大師的先見。」方證念了一句：「阿彌陀佛。」沖虛道：「左冷禪當上五嶽劍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將五派歸一。由他自任掌門。五派歸一之後，實力雄厚，便可隱然與少林、武當成為鼎足而三之勢。那時他會進一步蠶食崑崙、峨嵋、崆峒、青城諸派，一一將之合併，那是第三步，然後他向魔教啟釁，率領少林、武當諸派，一舉將魔教挑了，這是第四步。」

　　令狐沖內心感到一陣懼意，說道：「這種事情難辦之極，左冷禪的武功未必當世無敵，他何以要花偌大心力？」沖虛道：「人心難測。世上之事，不論多麼難辦，總是有人要去試上一試。你瞧，這五百里山道，不是有人鑿開了？這懸空寺，不是有人建成了？左冷禪若能滅了魔教，在武林中已是唯我獨尊之勢，再要吞併武當，收拾少林，也未始不能。干辦這些大事，那也不是全憑武功。」方證又念了一句：「阿彌陀佛！」令狐沖道：「原來左冷禪是要天下武林之士，個個遵他號令。」沖虛說道：「正是！那時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後，又想長生不老，萬壽無疆！這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來，皆是如此。英雄豪傑之士，絕少有人能逃得過這『權位』的關口。」令狐沖默然，一陣北風疾刮過來，不由得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說道：「人生數十年，但貴適意，卻又何若如此？左冷禪要消滅崆峒、崑崙，吞併少林、武當，不知將殺多少人，流多少血？」沖虛雙手一拍，說道：「著啊，咱三人身負重任，須得阻止左冷禪，不讓他野心得逞，以免江湖之上，遍地血腥。」令狐沖悚然道：「道長這等說，可令晚輩大是惶恐。晚輩見識淺陋，謹奉二位前輩教誨驅策。」

　　沖虛說道：「那日你率領群豪，赴少林寺迎接任大小姐，不損少林寺一草一木，方丈大師很承你的情。」令狐沖臉上微微一紅，道：「晚輩胡鬧，甚是惶恐。」沖虛道：「你走了之後，左冷禪等人也分別告辭，我卻又在少林寺中住了七日，和方丈大師日夜長談，深以左冷禪的野心勃勃為憂。那日任我行使詭計佔了方證大師的上風，左冷禪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本來那也算不了什麼，但武林中無知之徒不免會說：「方證大師敵不過任我行，任我行又敵不過左冷禪……』」令狐沖連連搖頭，道：「不見得，不見得！」沖虛道：「我們都知不見得。可是經此一戰，左冷禪的名頭終究又響了不少，也增長了他的自負與野心。後來我們分別接到你老弟出任恆山派掌門的訊息，決定親自上恆山來，一來是向老弟道賀，二來是商議這件大事。」

　　令狐沖道：「兩位如此抬舉，晚輩實不敢當。」沖虛道：「那樂厚傳來左冷禪的號令，說道三月十五，五嶽劍派人眾齊集嵩山，推舉五嶽派的掌門人。此舉原早在方丈大師的意料之中，只是我們沒想到左冷禪會如此性急而已。他說推舉五嶽派掌門人，倒似五嶽劍派合而為一之事已成定局。其實，衡山莫大先生脾氣怪僻，是不會附和左冷禪的。泰山天門道兄性子剛烈，也決計不肯屈居人下。令師岳先生外圓內方，對華山一派的道統看得極重，左冷禪他取消華山派的名頭，岳先生該會據理力爭。只有恆山一派，三位前輩師太先後圓寂，一眾女弟子無力和左冷禪相抗。說不定就此屈服。豈知定閒師太竟能破除成規，將掌門人一席重任，交託在老弟手中。我和方丈師兄談起定閒師太的胸襟遠見，當真欽佩之極。她在身受重傷之際，仍能想到這一著，更是難得，足見定閒師太太平素修為之高，直至壽終西歸，始終靈台清明。只要泰山、衡山、華山、恆山四派聯手，不允並成五嶽派，左冷禪為禍江湖的陰謀便不能得逞了。」

　　令狐沖道：「然而瞧樂厚今日前來傳令的聲勢，似乎泰山、衡山、華山三派均已受了左冷禪的挾制。」沖虛點頭道：「正是。令師岳先生的動向，也令方丈大師和貧道大惑不解。聽說福州林家有一名子弟，拜在令師門下，是不是？」令狐沖道：「正是。這林師弟名叫林平之。」沖虛道：「他祖傳有一部《辟邪劍譜》，江湖上傳言已久，均說譜中所載劍法，威力極大，老弟想來必有所聞。」令狐沖道：「是。」當下將如何在福州向陽巷中尋到一件袈裟、如何嵩山派有人謀奪、自己如何受傷暈倒等情說了。沖虛沉吟半晌，道：「按情理說，令師見到了這件袈裟，自會交給你林師弟。」令狐沖道：「是。可是後來師妹卻又向我追討《辟邪劍譜》。其中疑難，實無法索解。晚輩蒙冤已久，那也不去理他，但辟邪劍法到底實情如何。要向二位前輩請教。」沖虛向方證瞧了一眼，道：「方丈大師，其中原委，請你向令狐老弟解說罷。」方證點了點頭，說道：「令狐掌門，你可聽到過《葵花寶典》的名字？」令狐沖道：「曾聽晚輩師父提起過，他老人家說，《葵花寶典》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秘笈，可是失傳已久，不知下落。後來晚輩又聽任教主說，他曾將《葵花寶典》傳給了東方不敗，然則這部《葵花寶典》，目下是在日月教手中了。」方證搖頭道：「日月教所得的殘缺不全，並非原書。」令狐沖應道：「是。」心想武林中的重大隱秘之事，這兩位前輩倘若不知，旁人更不會知道，料來有一件武林大事，即將從方證大師口中透露出來。方證抬起頭來，望著天空悠悠飄過的白雲，說道：「華山派當年有氣宗、劍宗之分，一派分為兩宗。華山派前輩，曾因此而大動干戈，自相殘殺，這一節你是知道的？」令狐沖道：「是。只是我師父亦未詳加教誨。」方證點頭道：「本派中同室操戈，實非美事，是以岳先生不願多談。華山派所以有氣宗、劍宗之分，據說便是因那部《葵花寶典》而起。」他頓了一頓，緩緩說道：「這部《葵花寶典》，武林中向來都說，是前朝皇宮中一位宦官所著。」令狐沖道：「宦官？」方證道：「宦官就是太監。」令狐沖點頭道：「嗯。」方證道：「至於這位前輩的姓名，已經無可查考，以他這樣一位大高手，為什麼在皇宮中做太監，那是更加誰也不知道了。至於寶典中所載的武功，卻是精深之極，三百餘年來，始終無一人能據書練成。百餘年前，這部寶典為福建莆田少林寺下院所得。其時莆田少林寺方丈紅葉禪師，乃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了不起人物，依照他老人家的武功悟性，該當練成寶典上所載武功才是。但據他老人家的弟子說道，紅葉禪師並未練成。更有人說，紅葉禪師參究多年，直到逝世，始終就沒起始練寶典中所載的武功。」令狐沖道：「說不定此外另有秘奧訣竅，卻不載在書中，以致以紅葉禪師這樣的智慧之上，也難以全部領悟，甚至根本無從著手。」方證大師點頭道：「這也大有可能，老衲和沖虛道兄都無緣法見到寶典，否則雖不敢說修習，但看看其中到底是些什麼高深莫測的文字，也是好的。」

　　沖虛微微一笑，道：「大師卻動塵心了。咱們學武之人，不見到寶典則已，要是見到，定然會廢寢忘食的研習參悟，結果不但誤了清修，反而空惹一身煩惱。咱們沒有緣份見到，其實倒是福氣。」方證哈哈一笑，說道：「道兄說得是，老衲塵心不除，好生慚愧。」他轉頭又向令狐沖道：「據說華山派有兩位師兄弟，曾到莆田少林寺作客，不知因何機緣，竟看到了這部《葵花寶典》。」令狐沖心想：「《葵花寶典》既如此要緊，莆田少林寺自然秘不示人。華山派這兩名師兄弟能夠見到，定是偷看。方證大師說得客氣，不提這個『偷』字而已。」

　　方證又道：「其實匆匆之際，二人不及同時遍閱全書，當下二人分讀，一個人讀一半，後來回到華山，共同參悟研討。不料二人將書中功夫一加印證，竟然牛頭不對馬嘴，全然合不上來。二人都深信對方讀錯了書，只有自己所記得的才是對的。可是單憑自己所記得的一小半，卻又不能依之照練。兩個本來親逾同胞骨肉的師兄弟，到後來竟變成了對頭冤家。華山派分為氣宗、劍宗，也就由此而起。」

　　令狐沖道：「這兩位前輩師兄弟，想來便是岳肅和蔡子峰兩位華山前輩了？」岳肅是華山氣宗之祖，蔡子峰則是劍宗之祖。華山一派分為二宗，那是許多年前之事了。方證道：「正是。岳蔡二位私閱《葵花寶典》之事，紅葉禪師不久便即發覺。他老人家知道這部寶典中所載武學不但博大精深，兼且凶險之極。據說最難的還是第一關，只消第一關能打通，以後倒也沒有什麼。天下武功都是循序漸進，越到後來越難。這《葵花寶典》最艱難之處卻在第一步，修習時只要有半點岔差，立時非死即傷。當下派遣他的得意弟子渡元禪師前往華山，勸諭岳蔡二位，不可修習寶典中的武學。」令狐沖道：「這門武功竟是第一步最難，如果無人指點，照書自練，定然凶險得緊。但想來岳蔡二位前輩並未聽從。」方證道：「其實。那也怪不得岳蔡二人。想我輩武學之人，一旦得窺精深武學的秘奧，如何肯不修習？老衲出家修為數十載，一旦想到寶典的武學，也不免起了塵念，沖虛道兄適才以此見笑。何況是俗家武師？不料渡元禪師此一去，卻又生出一番事來。」令狐沖道：「難道岳蔡二位，對渡元禪師有所不敬嗎？」方證搖頭道：「那倒不是。渡元禪師上得華山，岳蔡二人對他好生相敬。承認私閱《葵花寶典》，一面深致歉意，一面卻以經中所載武學，向他請教。殊不知渡元禪師雖是紅葉禪師的得意弟子，寶典中的武學卻是未蒙傳授。只因紅葉禪師自己也不太明白，自不能以之傳授弟子。岳蔡二人只道他定然精通寶典中所載的學問，哪想得到其中另有原由？當下渡元禪師並不點明，聽他們背誦經文，隨口解釋，心下卻暗自記憶。渡元禪師武功本極高明，又是絕頂機智之人，聽到一句經文，便以己意演繹幾句，居然也說來頭頭是道。」

　　令狐沖道：「這樣一來，渡元禪師反從岳蔡二位那裡，得悉了寶典中的經文？」方證點頭道：「不錯。不過岳蔡二人所記的，本已不多，經過這麼一轉述，不免又打了折扣。據說渡元禪師在華山之上住了八日，這才作別，但從此卻也沒再回莆田少林寺去。」令狐沖奇道：「他不再回去？卻到了何處？」方證道：「當時就無人得知了。不久紅葉禪師就收到渡元禪師的一通書信，說道他凡心難抑，決意還俗，無面目再見師父云云。」令狐沖大為奇怪，心想此事當真出乎意料之外。方證道：「由於這一件事，少林下院和華山派之間，便生了許多嫌隙，而華山弟子偷窺《葵花寶典》之事，也流傳於外。過不多時，即有魔教十長老攻華山之舉。」令狐沖登時想起在思過崖後洞所見的骷髏，以及石壁上所刻的武功劍法，不禁「啊」的一聲。方證道：「怎麼？」令狐沖臉上一紅，道：「打斷了方丈的話題，恕罪則個。」方證點了點頭，說道：「算來那時候連你師父也還沒出世呢。魔教十長老攻華山，便是想奪這部《葵花寶典》，其實華山派已與泰山、嵩山、恆山、衡山四派結成了五嶽劍派，其餘四派得訊便即來援。華山腳下一場大戰，魔教十長老多數身受重傷，鎩羽而去，但岳肅、蔡子峰兩人均在這一役中斃命，而他二人所筆錄的《葵花寶典》殘本，也給魔教奪了去，因此這一仗的輸贏卻也難說得很。五年之後魔教捲土重來。這一次十長老有備而來，對五嶽劍派劍術中的精妙之著，都想好了破解之法。沖虛道兄與老衲推想，魔教十長老武功雖高，但要在短短五年之內，盡破五嶽劍派的精妙劍招，多半也還是由於從《葵花寶典》中得到了好處。二次決鬥，五嶽劍派著實吃了大虧，高手耆宿，死傷慘重，五派許多精妙劍法從此失傳湮沒。只是那魔教十長老卻也不得生離華山。想像那一場惡戰，定是慘烈非凡。」

　　令狐沖道：「晚輩曾在華山思過崖的一個洞口之中，見到這魔教十長老的遺骨，又見到石壁上刻下的若干題字。」沖虛道：「有這等事？題字中寫些什麼？」令狐沖道：「有十六個大字，寫的是『五嶽劍派，無恥下流，比武不勝，暗算害人。』此外還有許多小字，都是咒罵五嶽劍派卑鄙無賴，不要臉等等。」沖虛道：「華山派怎地容得這些誹謗的字跡留在石壁之上，這倒奇了。」令狐沖道：「這石洞是晚輩無意中發見的，旁人均不知道。」當下將如何發見這石洞的經過說了，又說那使斧之人以利斧開山數百丈，卻只相差不到一尺，力盡而死，毅力可佩，而命運之蹇，著實令人可歎。

　　方證大師道：「使斧頭的？難道是十長老中的『大力神魔』范松？」令狐沖道：「正是！石壁上刻有一行字，說『范松趙鶴破恆山派劍法於此』。」方證道：「趙鶴？他是十長老中的『飛天神魔』。他是不是使雷震擋的？」令狐沖道：「這個晚輩卻不知道，但石洞中地下，確有一具雷震擋。晚輩記得石壁上題字，破了華山派劍法的，是兩個姓張的，叫什麼張乘風、張乘雲。」方證道：「果然不錯，『金猴神魔』張乘風，『白猿神魔』張乘雲，乃是兄弟二人，據說所使兵刃是熟銅棍。」令狐沖道：「正是。石壁上圖形，確是以棍棒破了我華山派的劍法，設想之奇，令人歎服。」

　　方證道：「從你所見者推想，似乎魔教十長老中了五嶽劍派的埋伏，被誘入山洞之中，囚禁了起來，無法脫身。」令狐沖道：「晚輩也這麼想，料想因此這些人心懷不平，既在石壁上刻字痛罵五嶽劍派，又刻下破解五嶽劍派的法門，好使後人得知，他們並非戰敗，只是誤中機關而已。石壁上所刻華山派劍法，確是精妙非凡，我師父師娘似乎並不知曉。此中緣故，晚輩一直大惑不解，適才聽了方丈大師述說往事，才知華山派前輩大都在此役中喪命，這些高招就此失傳。恆山、泰山等四派想來也是這樣。」沖虛道：「確是如此。」令狐沖道：「在魔教十長老的骷髏之旁，還有好幾柄長劍，卻是五嶽劍派的兵刃。」方證出了一會神，道：「那就難以推想了，說不定是十長老從五嶽劍派手中奪來的。你在後洞中所見，一直沒跟人說起過？」令狐沖道：「晚輩發見了後洞中的奇事之後，變故迭生，一直沒機緣向師父、師娘提起此事。風太師叔卻早就知道了。」方證點頭道：「我方生師弟當年曾與風老前輩有數面之緣，頗受過他老人家的恩惠。方生師弟說道，你的劍法確是風老前輩嫡傳。我們只道風老前輩當年在華山氣劍兩宗火並之後便已仙去，原來尚自健在，實乃可喜。」

　　沖虛道：「當年武林中傳說，華山兩宗火並之時，風老前輩剛好在江南娶親，得訊之後趕回華山，劍宗好手已然傷亡殆盡，一敗塗地。否則以他劍法之精，倘若參與鬥劍，氣宗無論如何不能佔到上風。風老前輩隨即發覺，江南娶親云云，原來是一場大騙局，他那岳丈暗中受了華山氣宗之托，買了個妓女來冒充小姐，將他羈絆在江南。風老前輩重回江南嶽家，他的假岳丈全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江湖上都說，風老前輩惱怒羞愧，就此自刎而死。」

　　方證連使眼色，要他住口。沖虛卻裝作並未會意，最後才道：「令狐掌門，貧道對風老前輩好生敬仰，決不敢揭他老人家的舊日隱私。今日所以重提此事，是盼你明白，英雄難過美人關，大丈夫一時誤中奸計，那也算不了什麼，只是不可愈陷愈深。」令狐沖知他其意所指，說的是盈盈，他言語中比喻不倫，不過總是一番好意，當下喟然不答，尋思：「風太師叔這些年來一直在思過崖畔隱居，原來是懺悔前過，想是他無面目見武林中同道，因此命我決計不可洩露他的行蹤，又說從此不再見華山派之人。他一生遭遇極慘，數十年來孤單寂寞，待我大事一了，須得上思過崖去陪陪他說話解悶才是。我現下已不屬華山派，去拜見他老人家，不算是不遵囑咐。」三人說了半天話，太陽快下山了，照映得半天皆紅。方證道：「華山派岳肅、蔡子峰二人錄到《葵花寶典》不久，便即為魔教十長老所殺，兩人都來不及修習，寶典又給魔教奪了去。因此華山派中沒人學到寶典中的絲毫武功。但兩人由於所見寶典經文不同，在武學上重氣、重劍的偏歧，卻已分別跟門人弟子詳細講論過，華山派後來分為氣劍兩宗，同門相殘，便種因於此。說這部寶典是不祥之物，也不為過。」沖虛點頭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本來就是這個道理。」方證道：「魔教得到了岳蔡二人手錄的寶典殘本，恐怕也沒什麼得益。十長老慘死華山，那不必說了。令狐掌門說道，任教主將那寶典傳給了東方不敗。那麼兩人交惡，說不定也與這部手錄本有關。其實這部手錄本殘缺不全，本上所錄，只怕還不及林遠圖所悟。」

　　令狐沖問道：「林遠圖是誰？」方證道：「嗯，林遠圖便是你林師弟的曾祖，福威鏢局的創辦人，以七十二路辟邪劍法鎮懾群小的便是他了。」令狐沖道：「這位林前輩，也曾得見《葵花寶典》嗎？」方證道：「他便是渡元禪師，便是紅葉禪師的弟子！」令狐沖身子一震，道：「原來如此。」方證道：「渡元禪師本來姓林，還俗之後，便復了本姓。」

　　令狐沖道：「原來以七十二路辟邪劍法威震江湖的林前輩，便是這位渡元禪師，那真是料想不到。」那天晚上衡山城外破廟中林震南臨死時的情景，驀地裡湧上心頭。方證道：「渡元就是圖遠。這位前輩禪師還俗之後，復了原姓，卻將他法名顛倒過來，取名為遠圖，後來娶妻生子，創立鏢局，在江湖上轟轟烈烈的幹了一番事業。這位林前輩立身甚正，吃的雖是鏢局子飯，但行俠仗義，急人之難，他不在佛門，行的卻是佛門之事。一個人只要心地好，心即是佛，是否出家，也沒多大分別。紅葉禪師當然不久即知，這林鏢頭便是他的得意弟子，但聽說師徒之間，以後也沒來往。」令狐沖道：「這位林前輩從華山派岳蔡二位前輩口中，獲知《葵花寶典》的精要，不知那《辟邪劍譜》又從何而來？而林家傳下來的辟邪劍法，卻又不甚高明？」

　　方證道：「辟邪劍法是從《葵花寶典》殘本中悟出來的武功，兩者系出同源，但都只得到了原來寶典的一小部分。」轉頭向沖虛道：「道兄，劍法之道，你是大行家，比我懂得多了，這中間的道理，你向令狐少俠說說。」

　　沖虛笑道：「你這麼說，若非多年知己，老道可要怪你取笑我了。當今劍術之精，除了風老前輩，又有誰及得上令狐少俠？」方證道：「令狐少俠劍術雖精，劍道上的學問卻遠不及你。大家是自己人，無話不說，那也不用客氣。」沖虛歎道：「其實以老道之所知，與劍道中浩如煙海的學問相比，實只太倉一粟而已。將來也不知是否得有機緣拜見風老前輩，向他老人家請教疑難。」向令狐沖道：「今日林家的辟邪劍法平平無奇，而林遠圖前輩曾以此劍法威震江湖，卻又絕不虛假。當年青城派掌門長青子，號稱『三峽以西劍法第一』，卻也敗在林前輩手下。今日青城派的劍法，可就比福威鏢局的辟邪劍法強得太多，其中一定別有原因。這個道理，老道已想了很久，其實，天下學劍之士，人人都曾想過這個道理。」令狐沖道：「林師弟家破人亡，父母雙雙慘死，便是由於這個疑團難解而起？」沖虛道：「正是。辟邪劍法的威名太甚，而林震南的武功太低，這中間的差別，自然而然令人推想，定然是林震南太蠢，學不到家傳武功。進一步便想，倘若這劍譜落在我手中，定然可以學到當年林遠圖那輝煌顯赫的劍法。老弟，百餘年來以劍法馳名的，原不只林遠圖一人。但少林、武當、峨嵋、崑崙、點蒼、青城以及五嶽劍派諸派，後代各有傳人，旁人決計不會去打他們的主意。只因林震南武功低微，那好比一個三歲娃娃，手持黃金，在鬧市之中行走，誰都會起心搶奪了。」令狐沖道：「這位林遠圖前輩既是紅葉禪師的高足，然則他在莆田少林寺中，早已學到了一身驚人武功，什麼辟邪劍法，說不定只是他將少林派劍法略加變化而已，未必真的另有劍譜。」沖虛道：「這麼想的人，本來也是不少。不過辟邪劍法與少林派武功截然不同，任何學劍之士，一見便知。嘿嘿，起心搶奪劍譜的人雖多，終究還是青城矮子臉皮最老，第一個動手。可是余矮子臉皮雖厚，腦筋卻笨，怎及得上令師岳先生不動聲色，坐收巨利。」

　　令狐沖臉上變色，道：「道長，你……你說什麼？」沖虛微微一笑，說道：「那林平之拜入了你華山門下，《辟邪劍譜》自然跟著帶進來了。聽說岳先生有個獨生愛女，也要許配你那林師弟，是不是？果然是深謀遠慮。」令狐沖初時聽沖虛說「令師岳先生不動聲色、坐收巨利」，辱及師尊，頗為忿怒，待又聽到他說到師父「深謀遠慮」，突然想起，那日師父派遣二師弟勞德諾喬裝改扮，攜帶小師妹到福州城外開設酒店，當時不知師父用意，此刻想來，自是為了針對福威鏢局。林震南武功平平，師父如此處心積慮，若說不是為了《辟邪劍譜》，又為了什麼？只是師父所用的策略乃是巧取，不像余滄海和木高峰那樣豪奪罷了。隨即又想：「小師妹是個妙齡閨女，只是師父為什麼要她拋頭露面，去開設酒店？」想到這裡，不由得心頭湧起一陣寒意，突然之間省悟：「師父要將小師妹許配給林師弟，其實在他二人相見之前，早就有這個安排了。」

　　方證和沖虛見他臉上陰晴不定，神氣甚是難看，知他向來尊敬師父，這番話頗傷他的臉面。方證道：「這些言語，也只是老衲與沖虛道兄閒談之時，胡亂推測。尊師為人方正，武林中向有君子之稱。只怕我們是以小人之心，妄度君子之腹了。」沖虛微微一笑。令狐沖心下一片混亂，只盼沖虛所言非實，但內心深處，卻知他每句話說的都是實情，忽然又想：「是了，原來林遠圖前輩本是和尚，因此他向陽巷老宅之中，有一佛堂，而那劍譜，又是寫在袈裟上。猜想起來，他在華山與岳肅、蔡子峰兩位前輩探討葵花寶典，一字一句，記在心裡，當時他尚是禪師，到得晚上，便筆錄在袈裟之上，以免遺忘。」沖虛道：「時至今日，這部《葵花寶典》上所載的武學秘奧，魔教手中有一些，令師岳先生手上有一些。你林師弟既拜入華山派門下，左冷禪便千方百計的來找岳先生麻煩，用意顯然有二：一是想殺了岳先生，便於他歸並五嶽劍派：其二自然是劫奪《辟邪劍譜》了。」

　　令狐沖連連點頭，說道：「道長推想甚是。那寶典原書是在莆田少林寺，左冷禪可知道嗎？倘若他得知此事，只怕更要去滋擾莆田少林寺。」方證微笑道：「莆田少林寺中的《葵花寶典》早已毀了。那倒不足為慮。」令狐沖奇道：「毀了？」方證道：「紅葉禪師臨圓寂之時，召集門人弟子，說明這部寶典的前因後果，便即投入爐中火化，說道：「這部武學秘笈精微奧妙，但其中許多關鍵之處，當年的撰作人並未能妥為參通解透，留下的難題太多，尤其是第一關難過，不但難過，簡直是不能過、不可過，流傳後世，實非武林之福。』他有遺書寫給嵩山本寺方丈，也說及了此事。」令狐沖歎道：「這位紅葉禪師前輩見識非凡。倘若世上從來就沒有《葵花寶典》，這許許多多變故，也就不會發生。」他心中想的是：「沒有《葵花寶典》就沒有辟邪劍法，師父就不會安排將小師妹許配給林師弟，林師弟不會投入華山派門下，就不會遇見小師妹。」但轉念又想：「可是我令狐沖浮滑無行，與旁門左道之士結交，又跟《葵花寶典》有什麼干係了？男子漢大丈夫，自己種因，自己得果，不用怨天尤人。」沖虛道：「下月十五，左冷禪召集五嶽劍派齊集嵩山推舉掌門，令狐少俠有何高見？」令狐沖微笑道：「那有什麼推舉的？掌門之位，自然是非左冷禪莫屬。」沖虛道：「令狐少俠便不反對嗎？」令狐沖道：「他嵩山、泰山、衡山、華山四派早已商妥，我恆山派孤掌難鳴，縱然反對，也是枉然。」沖虛搖頭道：「不然！泰山、衡山、華山三派，懾於嵩山派之威，不敢公然異議，容或有之，若說當真贊成並派，卻為事理之所必無。」方證道：「以老衲之見，少俠一上來該當反對五派合併，理正辭嚴，他嵩山派未必說得人心盡服。倘若五派合併之議終於成了定局，那麼掌門人一席，便當以武功決定。少俠如全力施為，劍法上當可勝得過左冷禪，索性便將這掌門人之位搶在手中。」令狐沖大吃一驚，道：「我……我……那怎麼成？萬萬不能！」沖虛道：「方丈大師和老道商議良久，均覺老弟是直性子人，隨隨便便，無可無不可，又跟魔教左道之士結交，你倘若做了五嶽派的掌門人，老實說，五嶽派不免門規鬆弛，眾弟子行為放縱，未必是武林之福……」

　　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道長說得真是，要晚輩去管束別人，那如何能夠？上樑不正下樑歪，令狐衝自己，便是個好酒貪杯的無行浪子。」沖虛道：「浮滑無行，為害不大，好酒貪杯更於人無損，野心勃勃，可害得人多了。老弟如做了五嶽派掌門，第一，不會欺壓五嶽劍派的前輩耆宿與門人弟子；第二，不會大動干戈，想去滅了魔教，不會來吞併我們少林、武當；第三，大概吞併峨嵋、崑崙諸派的興致，老弟也不會太高。」方證微笑道：「沖虛道兄和老衲如此打算，雖說是為江湖同道造福，一半也是自私自利。」沖虛道：「打開天窗說亮話，老和尚、老道士來到恆山，一來是為老弟捧場，二來是為正邪雙方萬千同道請命。」方證合十道：「阿彌陀佛，左冷禪倘若當上了五嶽派掌門人，這殺劫一起，可不知伊于胡底了。」令狐沖沉吟道：「兩位前輩如此吩咐，令狐沖本來不敢推辭。但兩位明鑒，晚輩後生小子，這麼一塊糊塗材料，做這恆山掌門，已是狂妄之極，實在是迫於無奈，如再想做五嶽派掌門，勢必給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齒。這三分自知之明，晚輩總還是有的。這麼著，做五嶽派掌門，晚輩萬萬不敢，但三月十五這一天，晚輩一定到嵩山去大鬧一場，說什麼也要左冷禪做不成五嶽派掌門。令狐沖成事不足，搗搗亂或許還行。」沖虛道：「一味搗亂，也不成話。屆時倘若事勢所逼，你非做掌門人不可，那時卻不能推辭。」令狐沖只是搖頭。沖虛道：「你倘若不跟左冷禪搶，當然是他做掌門。那時五派歸一，左掌門手操生殺之權，第一個自然來對付你。」令狐沖默然，歎了口氣，說道：「那也無可奈何。」沖虛道：「就算你一走了之，他捉不到你，左冷禪對付你恆山派門下的弟子，卻也不會客氣。定閒師太交在你手上的這許多弟子，你便任由她們聽憑左冷禪宰割麼？」令狐沖伸手在欄干一拍，大聲道：「不能！」方證又道：「那時你師父、師娘、師弟、師妹，左冷禪一定也容他們不得。數年之間，他們一個個大禍臨頭，你也忍心不理嗎？」令狐沖心頭一凜，不禁全身毛骨悚然，退後兩步，向方證與沖虛兩人深深作揖，說道：「多蒙二位前輩指點，否則令狐沖不自努力，貽累多人。」

　　方證、沖虛行禮作答。方證道：「三月十五，老衲與沖虛道兄率同本門弟子，前赴嵩山為令狐少俠助威。」沖虛道：「他嵩山派若有什麼不軌異動，我們少林、武當兩派自當出手制止。」令狐沖大喜，說道：「得有二位前輩在場主持大局，諒那左冷禪也不敢胡作非為。」

　　三人計議已罷，雖覺前途多艱，但既有了成算，便覺寬懷。沖虛笑道：「咱們該回去了罷。新任掌門人陪著一個老和尚、一個老道士不知去了哪裡，只怕大家已在擔心了。」三人轉身過來，剛走得七八步，突然間同時停步。令狐沖喝道：「什麼人？」他察覺天橋彼端傳來多人的呼吸之聲，顯然懸空寺左首的靈龜閣中伏得有人。

　　他一聲呼喝甫罷，只聽得砰砰砰幾聲響，靈龜閣的幾扇窗戶同時被人擊飛，窗口露出十餘枝長箭的箭頭，對準了三人。便在此時，身後神蛇閣的窗門也為人擊飛，窗口也有十餘人彎弓搭箭，對準三人。

　　方證、沖虛、令狐沖三人均是當世武林中頂尖高手，雖然對準他們的強弓硬弩，自非尋常弓箭之可比，而伏在窗後的箭手料想也非庸手，但畢竟奈何不了三人。只是身處二閣之間的天橋之上，下臨萬丈深淵，既不能縱躍而下，而天橋橋身窄僅數尺，亦無迴旋餘地，加之三人身上均未攜帶兵刃，猝遇變故，不禁都吃了一驚。

　　令狐沖身為主人，斜身一閃，擋在二人身前，喝道：「大膽鼠輩，怎地不敢現身？」

　　只聽一人喝道：「射！」卻見窗中射出十七八道黑色水箭。這些水箭竟是從箭頭上射將出來，原來這些箭並非羽箭，而是裝有機括的水槍，用以射水。水箭斜射向天，顏色烏黑，在夕陽反照之下，顯得詭異之極。

　　令狐沖等三人跟著便覺奇臭衝鼻，既似腐爛的屍體，又似大批死魚死蝦，聞著忍不住便要作嘔。十餘道水箭射上天空，化作雨點，灑將下來，有些落上了天橋欄干，片刻之間，木欄幹上腐蝕出一個個小孔。方證和沖虛雖然見多識廣，卻也從未見過這等猛烈的毒水。若是羽箭暗器，他三人手中雖無兵刃，也能以袍袖運氣開擋，但這等遇物即爛的毒水，身上只須沾上一點一滴，只怕便腐爛至骨，二人對視一眼，都見到對方臉上變色，眼中微露懼意。要令這二大掌門眼中顯露懼意，那可真是難得之極了。

　　一陣毒水射過，窗後那人朗聲說道：「這陣毒水是射向天空的，要是射向三位身上，那便如何？」只見十七八枝長箭慢慢斜下，又平平的指向三人。天橋長十餘丈，左端與靈龜閣相連，右端與神蛇閣相連，雙閣之中均伏有毒水機弩，要是兩邊機弩齊發，三人武功再高，也必難以逃生。令狐沖聽得這人的說話聲音，微一凝思，便已記起，說道：「東方教主派人前來送禮，送的好禮！」

　　伏在靈龜閣中說話之人，正是東方不敗派來送禮道賀的那個黃面尊者賈布。賈布哈哈一笑，說道：「令狐公子好聰明，認出了在下口音。既是在下暗使卑鄙詭計，佔到了上風，聰明人不吃眼前虧，令狐公子那便暫且認輸如何？」他把話說在頭裡，自稱是「暗使卑鄙詭計」，倒免得令狐衝出言指責了。令狐沖氣運丹田，朗聲長笑，山谷鳴響，說道：「我和少林、武當兩位前輩在此閒談，只道今日上山來的都是好朋友，沒作防範的安排，可著了賈兄的道兒。此刻便不認輸，也不可得了。」賈布道：「如此甚好。東方教主素來尊敬武林前輩，看重後起之秀的少年英俠。何況任大小姐自幼跟東方教主一起長大，便看在任大小姐面上，我們也不敢對令狐公子無禮。」令狐沖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方證和沖虛當令狐沖和賈布對答之際，察看週遭情勢，要尋覓空隙，冒險一擊，但見前後水槍密密相對，僧道二人同時出手，當可掃除得十餘枝水槍，但若要一股盡殲，卻萬萬不能，只須有一枝水槍留下發射毒水，三人便均難保性命。僧道二人對望了一眼，眼光中所示心意都是說：「不能輕舉妄動。」只聽賈布又道：「既然令狐公子願意認輸，雙方免傷和氣，正合了在下心願。我和上官兄弟下山之時，東方教主吩咐下來，要請公子和少林寺方丈、武當掌門道長，同赴黑木崖敝教總壇盤桓數日。此刻三位同在一起，那是再好不過，咱們便即起行如何？」令狐沖又哼了一聲，心想天下哪有這樣的便宜事，已方三人只消一離開天橋，要制住賈布、上官雲和他一干手下，自是易如反掌。果然賈布跟著便道：「只不過三位武功太高，倘若行到中途，忽然改變主意，不願去黑木崖了，我們可無法交差，吃罪不起，因此斗膽向三位借三隻右手。」令狐沖道：「借三隻右手？」賈布道：「正是，請三位各自砍下右臂，那我們就放心得多了。」令狐沖哈哈一笑，說道：「原來如此。東方不敗是怕了我們三人的武功劍術，因此布下了這個圈套。只要我們砍下了自己右臂，使不了兵刃，他便高枕無憂了。」賈布道：「高枕無憂倒不見得。任我行少了公子這樣一位強援，那便勢孤力弱得多了。」令狐沖道：「閣下說話倒坦率得很。」賈布道：「在下是真小人。」他提高嗓子說道：「方丈大師，掌門道長，兩位是寧可捨卻一臂呢，還是甘願把性命拚在這裡？」沖虛道：「好！東方不敗要借手臂，我們把手臂借給他便是。只是我們身上不帶兵刃，要割手臂，卻有些難。」他這個「難」字剛脫手，窗口中寒光一閃，一個鋼圈擲了出來。這鋼圈直徑近尺，邊緣鋒利，圈中有一橫條作為把手，乃是外門的短打兵刃，若有一對，便是「乾坤圈」之類了。令狐沖站在最前，伸手一抄，接了過來，不由得微微苦笑，心想這賈布也真工於心計，這鋼圈外緣鋒利如刀，一轉之下，便可割斷手臂，但不論舞得如何迅捷，總因兵刃太短，無法擋開飛射過來的水箭。

　　賈布厲聲喝道：「既已答應，快快下手！別要拖延時刻，妄圖救兵到來。我叫一、二、三！若不斷臂，毒水齊發。一！」令狐沖低聲道：「我向前急衝，兩位跟在我身後！」沖虛道：「不可！」賈布道：「二！」令狐沖左手將鋼圈一舉，心想：「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是我恆山客人，說什麼也不能讓他二位受到傷害。他『三』字一叫出口，我擲出鋼圈，舞動袍袖衝上，只要毒水都射在我身上，他二位便有機會乘隙脫身。」只聽得賈布叫道：「大家預備，我要叫『三』了！」

　　忽聽得靈龜閣屋頂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喝道：「且慢！」跟著便似有一團綠雲冉冉從閣頂飄落，擋在令狐沖身前，正是盈盈。令狐沖急叫：「盈盈，退後！」盈盈反過左手，在身後搖了搖，叫道：「賈叔叔，黃面尊者在江湖上好響的萬兒，怎地幹起這等沒出息的勾當來啦！」賈布道：「這個……大小姐，你……退開，別蹚混水。」盈盈道：「你在這裡幹什麼來著？東方叔叔叫你和上官叔叔來送禮給我，你怎地受了嵩山派左冷禪的賄賂，竟來對恆山派掌門無禮？」賈布道：「誰說我受了左冷禪的賄賂？我奉有東方教主密令，捉拿令狐沖送交總壇。」盈盈道：「你胡說八道。教主的黑木令在此。教主有令：賈布密謀不軌，一體教眾見之即行擒拿格殺，重重有賞！」說著右手高高舉起，手中果然是一根黑木令牌。賈布大怒，喝道：「放箭！」盈盈道：「東方教主叫你殺我嗎？」賈布道：「你違抗教主令旨……」盈盈叫道：「上官叔叔，你將叛徒賈布拿下，你便升作青龍堂長老。」

　　上官雲自負武功較賈布為高，入教資歷也較他為深，但賈布是青龍堂長老，自己是白虎堂長老，排名反在其下，本來就對賈布頗有心病，一聽盈盈的呼喚，不禁遲疑。盈盈是前任教主之女，現下任教主重入江湖，謀復教主之位，東方教主雖然向來對這位任大小姐十分尊重，今後卻勢必不同，但要他指揮部屬向盈盈發射毒水，卻是萬萬不能。賈布又叫：「放箭！」但他那些部屬一直視盈盈有若天神，又見她手中持有黑木令，如何敢對她無禮？

　　正僵持間，靈龜閣下忽然有人叫道：「火起，火起！」紅光閃動，黑煙衝上，正是閣樓底下著了火。盈盈大聲叫道：「賈布，你好狠心，幹麼放火想燒死你的老部下？」賈布怒道：「胡說八……」盈盈叫道：「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日月神教教眾，東方教主有令：快下去救火！」說著向前疾衝。令狐沖、方證、沖虛三人乘勢奔前。盈盈叫的是本教切口，加之閣下火起，混亂中諸教眾只一呆，令狐沖等三人便已橫越半截飛橋，破窗入閣。三人衝入閣內，毒水機弩即已無所施其技。令狐沖搶到真武大帝座前，提起一隻燭台，右臂一振，蠟燭飛出。他知道毒水實在太過厲害，只須身上濺到一點，那便後患無窮，眼見方證、沖虛二人掌劈足踢，下手毫不容情，霎時間已料理了七八人，他提起燭台當作劍使，手臂一抬，便刺入了一人咽喉，頃刻間殺了六人。賈布與上官雲這次來到恆山，共攜帶四十口箱子，每口箱子兩人扛抬，一共有八十名漢子。這八十人其實均是日月教中的得力教眾，武功均頗了得。四十人分佈於懸空寺四周，其餘四十人便取出暗藏在身的機弩，分自神蛇閣、靈龜閣中出襲。令狐沖等三人片刻之間，將賈布手下的二十人屠戮乾淨，毒水機弩散了一地。賈布手持一對判官筆，和盈盈手中一長一短的雙劍鬥得甚緊。令狐沖和盈盈交往，初時是聞其聲而不見其人，隨後是見其威懾群豪而不知其所由，感其深情而不知其所蹤。當日她手殺少林弟子，力鬥方生大師，令狐沖也只是見其影而不見其形，直至此刻，才初次正面見到她與人相鬥。但見她身形輕靈，倏來倏往，劍招攻人，出手詭奇，長短劍或虛或實，極盡飄忽，雖然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便在眼前，令狐沖心中，仍是覺得飄飄緲緲，如煙如霧。

　　賈布所使的一對判官筆份量極重，揮舞之際，發出有似鋼鞭、鐵鑭般聲息。盈盈的雙劍始終不和他判官筆相碰。賈布每一招都是筆尖指向盈盈身上各處大穴，但總是差之毫釐。方證大師喝道：「孽障，還不撤下兵刃就擒？」賈布眼見今日之勢已是有死無生，雙筆歸一，疾向盈盈喉頭戳去。令狐沖一驚，生怕盈盈避不開這一招，手中燭台刺出，嗤嗤兩聲，刺在賈布雙手腕脈之上。賈布手指無力，判官筆脫手，雙掌一起，和身向令狐衝撲來。

　　方證大師斜刺裡穿上，一舉臂，兩隻手掌將他雙掌拿住了。賈布使力掙扎，無法脫出對方手掌，當即飛起左腿，踢向方證下陰，招式甚是毒辣。方證歎一口氣，雙手一送，賈布向外直飛，穿門而出。只聽得叫聲慘厲，越叫越遠，跌入翠屏山外深谷之中。令狐衝向盈盈一笑，說道：「虧得你來相救！」盈盈微笑道：「總算及時趕到！」縱聲叫道：「撲熄了火！」閣下有人應道：「是！」原來樓閣下起火，是以硫磺硝石之屬燒著茅草，用以擾亂賈布心神，並非真的起火。盈盈走到窗口，向對面神蛇閣叫道：「上官叔叔，賈布抗命，自取其禍，你率領部屬下閣來罷，我不跟你為難。」上官雲道：「大小姐，你可得言而有信。」盈盈道：「我向本教歷代神魔發誓，只要上官雲聽我號令，今後我決不加害於他，若違此誓，給三屍蟲嚼食腦髓而死。」這是日月教最重的毒誓，上官雲一聽，便即放心，率領二十名部屬下閣。令狐沖等四人走下靈龜閣，只見老頭子、祖千秋等數十人已候在閣下。令狐沖問盈盈道：「你怎知賈布他們前來偷襲？」盈盈道：「東方不敗哪有這等好心，會誠心來給你送禮？我初時還道四十口箱子之中藏著什麼詭計，後來見賈布鬼鬼祟祟，領著從人到這邊來，我起了疑心，帶老先生他們一起過來瞧瞧。那些守在翠屏山下的飯桶居然不許我們上山，一下子便露出了馬腳。」老頭子、祖千秋等盡皆大笑。上官雲低下了頭，臉上深有慚色。令狐沖歎道：「我這恆山派掌門第一天上任，也便露出了糊塗無能的馬腳。明知東方不敗派人前來決無善意，卻也不加防範。令狐沖死了，那是活該，倘若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竟也遭到奸人暗算……唉！」說著不住搖頭。

　　盈盈道：「上官叔叔，今後你是跟我呢，還是跟東方不敗？」上官雲臉上變色，在這頃刻之間，要他決定背叛東方教主，那可為難之極。盈盈道：「神教十長老之中，已有六人服了我爹爹給他們的三屍腦神丹。這一顆丹丸，你服是不服？」說著伸出手掌，一顆殷紅色的藥丸，在她手中滴溜溜的打轉。上官雲顫聲道：「大小姐，你說本教十大長老之中，已有六位長老……六位長老……」盈盈道：「不錯，你從未跟過我爹爹辦事，這幾年跟隨東方不敗，並不算是背叛我爹爹。你若能棄暗投明，我固然定當借重，我爹爹自也另眼相看。」上官雲向四週一瞧，心想：「我若不投降，眼見便得命喪當場，既然十長老中已有六長老歸順了任教主，大勢所趨，我上官雲也不能獨自向東方教主效忠。」當即上前，從盈盈掌上取過三屍腦神丹，嚥入腹中，說道：「上官雲蒙大小姐不殺之恩，今後奉命驅使，不敢有違。」一面說，一面躬身行禮。盈盈笑道：「今後咱們都是自己人，不必如此多禮。你手下這些兄弟，自然也跟著你罷？」

　　上官雲轉頭向二十名部屬瞧去。那些漢子見首領已降，且已服了三屍腦神丹，當即向盈盈拜伏於地，說道：「願聽聖姑差遣，萬死不辭。」這時群豪已撲熄了火，見盈盈收服上官雲，盡皆慶賀。上官雲在日月教中武功既高，職位又尊，歸降盈盈，於任我行奪回教主之事自必助力甚大。

　　方證與沖虛見事已平息，當即告辭下山。令狐沖送出數里，這才互道珍重而別。盈盈與令狐沖並肩緩緩回見性峰來，說道：「東方不敗此人行事陰險毒辣，適才你已親見。我爹爹和向大哥刻下正在向教中故舊遊說，要他們重投舊主。欣然順服的自然最好，不肯歸降的便一一解決，以削弱東方不敗的勢力。東方不敗這當兒也已展開反攻，他派遣賈布和上官雲來向你下手，便是一著極厲害的棋子。只因我爹爹和向大哥行蹤隱秘，東方不敗無法找到他們，若是傷害了你，我……我……」說到這裡，臉上微微一紅，轉過了頭。

　　其時暮色蒼茫，晚風吹動她柔髮，從後腦向雙頰邊飄起。令狐沖見到她雪白的後頸，心中一蕩，尋思：「她對我一往情深，天下皆知，連東方不敗也想到要擒拿了我，向她要脅，再以此要脅她爹爹。適才懸空寺天橋之上，她明知毒水中人即死，卻擋在我身前，唯恐我受傷。有妻如此，令狐沖復有何求？」伸出雙臂，便往她腰中抱去。

　　盈盈嗤的一笑，身子微側，令狐沖便抱了個空。他劍法雖精，內力渾厚，但於拳腳、擒拿、輕身等等功夫，卻差得遠了。盈盈笑道：「一派掌門大宗師，如此沒規沒矩嗎？」令狐沖笑道：「普天下掌門人之中，以恆山派掌門最為莫名奇妙，貽笑大方了。」盈盈正色道：「你為什麼這樣說？連少林方丈、武當掌門，對你也禮敬有加，還有誰敢瞧你不起？你師父將你逐出華山門牆，你可別永遠將這件事放在心頭，自覺愧對於人。」盈盈這幾句話，正說中了令狐沖的心事，他生性雖然豁達，但於被逐出師門之事，卻是一直既慚愧又痛心，不由得長歎一聲，低下了頭。盈盈拉住他手，說道：「你身為恆山掌門，已於天下英雄之前揚眉吐氣。恆山華山兩派向來齊名，難道堂堂恆山派掌門，還及不上一個華山派的弟子嗎？」令狐沖道：「多謝你相勸。只是我總覺做尼姑頭兒，有些尷尬可笑。」盈盈道：「今日已有近千名英雄好漢投入恆山派麾下，五嶽劍派之中，說到聲勢之盛，只嵩山派尚可和你較量一下，泰山、衡山、華山三派，又怎能及得上你？」

　　令狐沖道：「這件大事，我還沒謝你呢。」盈盈微笑道：「謝什麼？」令狐沖道：「你怕我做尼姑頭兒不大體面光彩，於是派遣手下好漢，投歸恆山。若不是聖姑有令，這些放蕩不羈、桀驁不馴的江湖朋友，怎肯來做大小尼姑的同門？來乖乖的受我約束？」盈盈抿嘴一笑，說道：「那也未必盡然，你做他們的盟主，攻打少林寺，大夥兒都很服你呢。」兩人談談說說，離主庵已近，隱隱聽到群豪笑語喧嘩。盈盈停步道：「咱們暫且分手，待爹爹大事已定，我再來見你。」令狐沖胸口突然一熱，說道：「你去黑木崖嗎？」盈盈道：「是。」令狐沖道：「我和你同去。」盈盈目光中放出十足喜悅的光彩，卻緩緩搖頭。令狐沖道：「你不要我同去？」盈盈道：「你今天剛做恆山派掌門，便和我一起去辦日月教的事。雖說恆山派新掌門行事，令人莫測高深，但這樣幹，總未免過份些罷？」令狐沖道：「對付東方不敗，那是艱危之極的事，我難道能置身事外，忍心你去涉險？」盈盈道：「那些江湖漢子住在恆山別院之中，難保他們不向恆山派的姑娘羅皂。」令狐沖道：「只須你去傳個號令，諒他們便有天大膽子，再也不敢。」

　　盈盈道：「好，你肯和我同去，我代爹爹多謝了。」令狐沖笑道：「咱二人你謝我、我謝你的，幹麼這樣客氣？」盈盈嫣然一笑，道：「以後我對你不客氣，可別怪我。」走了一陣，盈盈道：「我爹爹說過，你既不允入教，他去奪回教主之事，便不能要你相助，可是……可是……」說著紅暈上臉。令狐沖道：「我雖不屬日月教，跟你卻不是外人。就算你爹爹見了我，要攆我走，我也是厚了臉皮，死賴活挨。」盈盈微笑道：「我爹爹得你相助，心中也一定挺歡喜的。」二人回到見性峰上，分別向眾弟子吩咐。令狐沖命諸弟子勤練武功，說自己要送盈盈一程，辦完事後，即行回山。盈盈則叮囑群豪，過了今天之後，若是有人踏上見性峰一步，上左足砍左足，上右足砍右足，雙足都上便兩腿齊砍。次日清晨，令狐沖和盈盈跟眾人別過，帶同上官雲及二十名教眾，向黑木崖進發。

　　黑木崖是在河北境內，由恆山而東，不一日到了平定州。令狐沖和盈盈一路都分別坐在兩輛大車之中，車帷低垂，以防為東方不敗的耳目知覺。當晚盈盈和令狐沖在平定客店之中歇宿。該地和日月教總壇相去不遠，城中頗多教眾來往，上官雲派遣四名得力部屬，在客店前後把守，不許閒雜人等行近。晚膳之時，盈盈陪著令狐沖小酌。店房中火盆裡的熊熊火光映在盈盈臉上，更增嬌艷。

　　令狐沖喝了幾杯酒，說道：「你爹爹那日在少林寺中，說道他於當世豪傑之中，佩服三個半人，其中以東方不敗居首。此人既能從你爹爹手中奪得教主之位，自然是個才智極高之士。江湖上又向來傳言，天下武功以東方不敗為第一，不知此言真假如何？」盈盈道：「東方不敗這廝極工心計，那是不必說了。武功到底如何，我卻不大瞭然，近幾年來我極少見到他面。」令狐沖點頭道：「近幾年你在洛陽城中綠竹巷住，自是少見他面。」盈盈道：「那倒也不盡然。我雖在洛陽城，每年總回黑木崖一兩次，但回到黑木崖，往往也見不著東方不敗。聽教中長老說，這些年來，越來越難見到教主。」令狐沖道：「身居高位之人，往往裝神弄鬼，令人不易見到，以示與眾不同。」盈盈道：「這自然是一個原因。但我猜想他是在苦練《葵花寶典》上的功夫，不願教中的事物打擾他的心神。」令狐沖道：「你爹爹曾說，當年他日夕苦思『吸星大法』中化解異種真氣之法，不理教務，這才讓東方不敗篡奪了權位。難道東方不敗又來重蹈覆轍麼？」

　　盈盈道：「東方不敗自從不親教務之後，這些年來，教中事務，盡歸那姓楊的小子大權獨攬了。這小子不會奪東方不敗的權，重蹈覆轍之舉，倒決不至於。」令狐沖道：「姓楊的小子？那是誰啊？怎地我從來沒聽見過？」盈盈臉上忽現忸怩之色，微笑道：「說起來沒的污了口。教中知情之人，誰也不提；教外之人，誰也不知。你自然不會聽見了。」令狐沖好奇之心大起，道：「好妹子，你便說給我聽聽。」盈盈道：「那姓楊的叫做楊蓮亭，只二十來歲年紀，武功既低，又無辦事才幹，但近來東方不敗卻對他寵信得很，真是莫名奇妙。」說到這裡，臉上一紅，嘴角微斜，顯得甚是鄙夷。令狐沖恍然道：「啊，這姓楊的是東方不敗的男寵了。原來東方不敗雖是英雄豪傑，卻喜歡……喜歡孌童。」盈盈道：「別說啦，我不懂東方不敗搗什麼鬼。總之他把什麼事兒都交給楊蓮亭去辦，教裡很多兄弟都害在這姓楊的手上，當真該殺……」突然之間，窗外有人笑道：「這話錯了，咱們該得多謝楊蓮亭才是。」盈盈喜叫：「爹爹！」快步過去開門。

　　任我行和向問天走進房來。二人都穿著莊稼漢衣衫，頭上破氈帽遮住了大半張臉，若非聽到聲音，當真見了面也認不出來。令狐衝上前拜見，命店小二重整杯筷，再加酒菜。

　　任我行精神勃勃，意氣風發，說道：「這些日子來，我和向兄弟聯絡教中舊人，竟出乎意料之外的容易。十個中倒有八個不勝之喜，均說東方不敗近年來倒行逆施，已近於眾叛親離的地步。尤其那楊蓮亭，本來不過是神教中一個無名小卒，只因巴結上東方不敗，大權在手，作威作福，將教中不少功臣斥革的斥革，害死的害死。若不是限於教中嚴規，早已有人起來造反了。那姓楊的幫著咱們幹了這樁大事，豈不是須得多謝他才是。」盈盈道：「正是。」又問：「爹爹，你們怎知我們到了？」任我行笑道：「向兄弟和上官雲打了一架，後來才知他已歸降了你。」盈盈道：「向叔叔，你沒傷到他罷？」向問天微笑道：「要傷到上官雕俠，可不是易事。」

　　正說到這裡，忽聽得外面噓溜溜、噓溜溜的哨子聲響，靜夜中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盈盈道：「難道東方不敗知道我們到了？」轉向令狐沖解說：「這哨聲是教中捉拿刺客、叛徒的訊號，本教教眾一聞訊號，便當一體戒備，奮勇拿人。」

　　過了片刻，聽得四匹馬從長街上奔馳而過，馬上乘者大聲傳令：「教主有令：風雷堂長老童百熊勾結敵人，謀叛本教，立即擒拿歸壇，如有違抗，格殺勿論。」

　　盈盈失聲道：「童伯伯！那怎麼會？」只聽得馬蹄聲漸遠，號令一路傳了下去。瞧這聲勢，日月教在這一帶囂張得很，簡直沒把地方官放在眼裡。任我行道：「東方不敗消息倒也靈通，咱們前天和童老會過面。」盈盈吁了口氣，道：「童伯伯也答應幫咱們？」任我行搖頭道：「他怎肯背叛東方不敗？我和向兄弟二人跟他剖析利害，說了半天，最後童老說道：「我和東方兄弟是過命的交情，兩位不是不知，今日跟我說這些話，那分明是瞧不起童百熊，把我當作了是出賣朋友之人。東方教主近來受小人之惑，的確幹了不少錯事。但就算他身敗名裂，我姓童的也決不會做半件對不起他的事。姓童的不是兩位敵手，要殺要剮，便請動手。』這位童老，果然是老薑越老越辣。」

　　令狐沖讚道：「好漢子！」

　　盈盈道：「他既不答應幫咱們，東方不敗又怎地要拿他？」向問天道：「這就叫做倒行逆施了。東方不敗年紀沒怎麼老，行事卻已顛三倒四。像童老這麼對他忠心耿耿的好朋友，普天下又哪裡找去？」任我行拍手笑道：「連童老這樣的人物，東方不敗竟也和他翻臉，咱們大事必成！來，乾一杯！」四個人一齊舉杯喝乾。盈盈向令狐沖道：「這位童伯伯是本教元老，昔年曾有大功，教中上下，人人對他甚是尊敬。他向來和爹爹不和，跟東方不敗卻交情極好。按情理說，他便犯了再大的過失，東方不敗也決不會難為他。」

　　任我行興高采烈，說道：「東方不敗捉拿童百熊，黑木崖上自是吵翻了天，咱們乘這時候上崖，當真最好不過。」向問天道：「咱們請上官兄弟一起來商議商議。」任我行點頭道：「甚好。」向問天轉身出房，隨即和上官雲一起進來。上官雲一見任我行，便即躬身行禮，說道：「屬下上官雲，參見教主，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任我行笑道：「上官兄弟，向來聽說你是個不愛說話的硬漢子，怎地今日初次見面，卻說這等話？」上官雲一愣，道：「屬下不明，請教主指點。」盈盈道：「爹爹，你聽上官叔叔說『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覺得這句話很突兀，是不是？」任我行道：「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當我是秦始皇嗎？」

　　盈盈微笑道：「這是東方不敗想出來的玩意兒，他要下屬眾人見到他時，都說這句話，就是他不在跟前，教中兄弟們互相見面之時，也須這麼說。那還是不久之前搞的花樣。上官叔叔說慣了，對你也這麼說了。」

　　任我行點頭道：「原來如此。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倒想得挺美！但又不是神仙，哪裡有千秋萬載的事？上官兄弟，聽說東方不敗下了令要捉拿童老，料想黑木崖上甚是混亂，咱們今晚便上崖去，你說如何？」

　　上官雲道：「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萬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死不辭。」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說『雕俠』上官雲武功既高，為人又極耿直，怎地說起話來滿口諛詞，陳腔爛調，直似個不知廉恥的小人？難道江湖上傳聞多誤，他只是浪得虛名？」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盈盈笑道：「爹爹，咱們要混上黑木崖去，第一自須易容改裝，別給人認了出來。可是更要緊的，卻得學會一套黑木崖上的切口，否則你開口便錯。」任我行道：「什麼叫做黑木崖上的切口？」盈盈道：「上官叔叔說的什麼『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什麼『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死不辭』等等，便是近年來在黑木崖上流行的切口。這一套都是楊蓮亭那廝想出來奉承東方不敗的。他越聽越喜歡，到得後來，只要有人不這麼說，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說得稍有不敬，立時便有殺身之禍。」任我行道：「你見到東方不敗之時，也說這些狗屁嗎？」盈盈道：「身在黑木崖上，不說又有什麼法子？女兒所以常在洛陽城中住，便是聽不得這些叫人生氣的言語。」任我行道：「上官兄弟，咱們之間，今後這一套全都免了。」上官雲道：「是。教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佈於天下，屬下自當凜遵。」盈盈抿著嘴，不敢笑出聲來。

　　任我行道：「你說咱們該當如何上崖才好？」上官雲道：「教主胸有成竹，神機妙算，當世無人能及萬一。教主座前，屬下如何敢參末議？」任我行皺眉道：「東方不敗會商教中大事之時，也是無人敢發一言嗎？」盈盈道：「東方不敗才智超群，別人原不及他的見識。就算有人想到什麼話，那也是誰都不敢亂說，免遭飛來橫禍。」

　　任我行道：「原來如此。那很好，好極了！上官兄弟，東方不敗命你去捉拿令狐沖，當時如何指示？」上官雲道：「他說捉到令狐大俠，重重有賞，捉拿不到，提頭來見」任我行笑道：「很好，你就綁了令狐衝去領賞。」

　　上官雲退了一步，臉上大有驚惶之色，說道：「令狐大俠是教主愛將，有大功於本教，屬下何敢得罪？」任我行笑道：「東方不敗的居處，甚是難上，你綁縛了令狐衝去黑木崖，他定要傳見。」盈盈笑道：「此計大妙，咱們便扮作上官叔叔的下屬，一同去見東方不敗。只要見到他面，大夥兒抽兵刃齊上，憑他武功再高，總是雙拳難敵四手。」向問天道：「令狐兄弟最好假裝身受重傷，手足上綁了布帶，染些血跡，咱們幾個人用擔架抬著他，一來好叫東方不敗不防，二來擔架之中可以暗藏兵器。」任我行道：「甚好，甚好。」只聽得長街彼端傳來馬蹄聲響，有人大呼：「拿到風雷堂主了，拿到風雷堂主了！」

　　盈盈向令狐沖招了招手。兩人走到客店大門之後，只見數十人騎在馬上，高舉火把，擁著一個身材魁梧的老者疾馳而過。那老者鬚髮俱白，滿臉是血，當是經過一番劇戰。他雙手被綁在背後，雙目炯炯，有如要噴出火來，顯是心中憤怒已極。盈盈低聲道：「五六年前，東方不敗見到童伯伯時，熊兄長，熊兄短，親熱得不得了，哪想到今日竟會反臉無情。」過不多時，上官雲取來了擔架等物。盈盈將令狐沖的手臂用白布包紮了，吊在他頭頸之中，宰了口羊，將羊血灑得他滿身都是。任我行和向問天都換上教中兄弟的衣服，盈盈也換上男裝，塗黑了臉。各人飽餐之後，帶同上官雲的部屬，向黑木崖進發。離平定州西北四十餘里，山石殷紅如血，一片長灘，水流湍急，那便是有名的猩猩灘。更向北行，兩邊石壁如牆，中間僅有一道寬約五尺的石道。一路上日月教教眾把守嚴密，但一見到上官雲，都十分恭謹。一行人經過三處山道，來到一處水灘之前，上官雲放出響箭，對岸搖過來三艘小船，將一行人接了過去。令狐沖暗想：「日月教數百年基業，果然非同小可。若不是上官雲作了內應，咱們要從外攻入，那是談何容易？到得對岸，一路上山，道路陡峭。上官雲等在過渡之時便已棄馬不乘，一行人在松柴火把照耀下徒步上坡。盈盈守在擔架之側，手持雙劍，全神監視。這一路上山，地勢極險，抬擔架之人倘若拚著性命不要，將擔架往萬丈深谷中一拋，令狐沖不免命喪宵小之手。到得總壇時天尚未明，上官雲命人向東方不敗急報，說道奉行教主令旨，已成功而歸。過了一會，半空中銀鈴聲響，上官雲立即站起，恭恭敬敬的等候。

　　盈盈拉了任我行一把，低聲道：「教主令旨到，快站起來。」任我行當即站起，放眼瞧去，只見總壇中一干教眾在這剎那間突然都站在原地不動，便似中邪著魔一般。銀鈴聲從高而下的響將下來，十分迅速，鈴聲止歇不久，一名身穿黃衣的教徒走進來，雙手展開一幅黃布，讀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東方令曰：賈布、上官雲遵奉令旨，成功而歸，殊堪嘉尚，著即帶同俘虜，上崖進見。」上官雲躬身道：「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令狐沖見了這情景，暗暗好笑：「這不是戲台上太監宣讀聖旨嗎？」只聽上官雲大聲道：「教主賜屬下進見，大恩大德，永不敢忘。」他屬下眾人一齊說道：「教主賜屬下進見，大恩大德，永不敢忘。」任我行、向問天等隨著眾人動動嘴巴，肚中暗暗咒罵。

　　一行人沿著石級上崖，經過了三道鐵門，每一處鐵閘之前，均有人喝問當晚口令，檢查腰牌。到得一道大石門前，只見兩旁刻著兩行大字，右首是「文成武德」，左首是「仁義英明」，橫額上刻著「日月光明」四個大紅字。

　　過了石門，只見地下放著一隻大竹簍，足可裝得十來石米。上官雲喝道：「把俘虜抬進去。」和任我行、向問天、盈盈三人彎腰抬了擔架，跨進竹簍。

　　銅鑼三響，竹簍緩緩升高。原來上有絞索絞盤，將竹簍絞了上去。竹簍不住上升，令狐沖抬頭上望，只見頭頂有數點火星，這黑木崖著實高得厲害。盈盈伸出右手，握住了他左手。黑夜之中，仍可見到一片片輕雲從頭頂飄過，再過一會，身入雲霧，俯視簍底，但見黑沉沉的一片，連燈火也望不到了。

　　過了良久，竹簍才停。上官雲等抬著令狐沖踏出竹簍，向左走了數丈，又抬進了另一隻竹簍，原來崖頂太高，中間有三處絞盤，共分四次才絞到崖頂。令狐沖心想：「東方不敗住得這樣高，屬下教眾要見他一面自是為難之極。」好容易到得崖頂，太陽已高高昇起。日光從東射來，照上一座漢白玉的巨大牌樓，牌樓上四個金色大字「澤被蒼生」，在陽光下發出閃閃金光，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令狐沖心想：「東方不敗這副排場，武林中確是無人能及。少林、嵩山，俱不能望其項背，華山、恆山，那更差得遠了。他胸中大有學問，可不是尋常的草莽豪雄。」任我行輕聲道：「澤被蒼生，哼！」上官雲朗聲叫道：「屬下白虎堂長老上官雲，奉教主之命，前來進謁。」右首一間小石屋中出來四人，都是身穿紫袍，走了過來。為首一人道：「恭喜上官長老立了大功，賈長老怎地沒來？」上官雲道：「賈長老力戰殉難，已報答了教主的大恩。」那人道：「原來如此，然則上官長老立時便可升級了。」上官雲道：「若蒙教主提拔，決不敢忘了老兄的好處。」那人聽他答應行賄，眉花眼笑的道：「我們可先謝謝你啦！」他向令狐沖瞧了一眼，笑道：「任大小姐瞧中的，便是這小子嗎？我還道是潘安宋玉一般的容貌，原來也不過如此。青龍堂上官長老，請這邊走。」上官雲道：「教主還沒提拔我，可別叫得太早了，倘若傳進了教主和楊總管耳中，那可吃罪不起。」那人伸了伸舌頭，當先領路。從牌樓到大門之前，是一條筆直的石板大路。進得大門後，另有兩名紫衣人將五人引入後廳，說道：「楊總管要見你，你在這裡等著。」上官雲道：「是！」垂手而立。過了良久，那「楊總管」始終沒出來，上官雲一直站著，不敢就座。令狐沖尋思：「這上官長老在教中職位著實不低，可是上得崖來，人人沒將他放在眼裡，倒似一個廝養侍僕也比他威風些。那楊總管是什麼人？多半便是那楊蓮亭了，原來他只是個總管，那是打理雜務瑣事的僕役頭兒，可是日月教的白虎堂長老，竟要恭恭敬敬的站著，靜候他到來。東方不敗當真欺人太甚！」又過良久，才聽得腳步聲響，步聲顯得這人下盤虛浮，無甚內功。一聲咳嗽，屏風後轉出一個人來。令狐沖斜眼瞧去，只見這人三十歲不到年紀，穿一件棗紅色緞面皮袍，身形魁梧，滿臉虯髯，形貌極為雄健威武。

　　令狐沖尋思：「盈盈說東方不敗對此人甚是寵信，又說二人之間，關係曖昧。我總道是個姑娘一般的美男子，哪知竟是個彪形大漢，那可大出意料之外了。難道他不是楊蓮亭？」只聽這人說道：「上官長老，你大功告成，擒了令狐沖而來，教主極是喜歡。」聲音低沉，甚是悅耳動聽。上官雲躬身道：「那是托賴教主的洪福，楊總管事先的詳細指點，屬下只是遵照教主的令旨行事而已。」令狐沖心下暗暗稱奇：「這人果然便是楊蓮亭！」楊蓮亭走到擔架之旁，向令狐沖臉上瞧去。令狐沖目光散渙，嘴巴微張，裝得一副身受重傷後的癡呆模樣。楊蓮亭道：「這人死樣活氣的，當真便是令狐沖，你可沒弄錯？」上官雲道：「屬下親眼見到他接任恆山派掌門，並沒弄錯。只是他給賈長老點了三下重穴，又中了屬下兩掌，受傷甚重，一年半載之內，只怕不易復原。」楊蓮亭笑道：「你將任大小姐的心上人打成這副模樣，小心她找你拚命。」上官雲道：「屬下忠於教主，旁人的好惡，也顧不得了。若得能為盡忠於教主而死，那是屬下畢生之願，全家皆蒙榮寵。」楊蓮亭道：「很好，很好。你這番忠心，我必告知教主知道，教主定然重重有賞。風雷堂堂主背叛教主，犯上作亂之事，想來你已知道了？」上官雲道：「屬下不知其詳，正要向總管請教。教主和總管若有差遣，屬下奉命便行，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楊蓮亭在椅中一坐，歎了口氣，說道：「童百熊這老兒，平日仗著教主善待於他，一直倚老賣老，把誰都不放在眼裡。近年來他暗中營私結黨，陰謀造反，我早已瞧出了端倪，哪知他越來越無法無天，竟然去和反教大逆任我行勾結，真正豈有此理。」上官雲道：「他竟去和那……那姓任的勾結嗎？」話聲發顫，顯然大為震驚。楊蓮亭道：「上官長老，你為什麼怕得這樣厲害？那任我行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之徒，教主昔年便將他玩弄於掌心之中，擺佈得他服服貼貼。只因教主開恩，才容他活到今日。他不來黑木崖便罷，倘若膽敢到來，還不是像宰雞一般的宰了。」上官雲道：「是，是。只不知童百熊如何暗中和他勾結？」楊蓮亭道：「童百熊和任我行偷偷相會，長談了幾個時辰，還有一名反教的大叛徒向問天在側。那是有人親眼目睹的。跟任我行、向問天這兩個大叛徒有什麼好談的？那自是密謀反叛教主了。童百熊回到黑木崖來，我問他有無此事，他竟然一口認了！」上官雲道：「他竟一口承認，那自然不是冤枉的了。」楊蓮亭道：「我問他既和任我行見過面，為什麼不向教主稟報？他說：『任老弟瞧得起我姓童的，跟我客客氣氣的說話。他當我是朋友，我也當他是朋友，朋友之間說幾句話，有什麼了不起？』我問他：『任我行重入江湖，意欲和教主搗亂，這一節你又不是不知。他既然對不起教主，你怎可還當他是朋友？』他可回答得更加不成話了，他媽的，這老傢伙竟說：『只怕是教主對不起人家，未必是人家對不起教主！』」上官雲道：「這老兒胡說八道！教主義薄雲天，對待朋友向來是最厚道的，怎會對不起人？那自然是忘恩負義之輩對不起教主。」這幾句話在楊蓮亭聽來，自然以為「教主」二字是指東方不敗，令狐沖等卻知他是在討好任我行，只聽他又道：「屬下既決意向教主效忠，有哪個鼠輩膽敢言語中對教主他老人家稍有無禮，我上官雲決計放他不過。」這幾句話，其實是當面在罵楊蓮亭，可是他哪裡知道，笑道：「很好，教中眾兄弟倘若都能像你上官長老一般，對教主忠心耿耿，何愁大事不成？你辛苦了，這就下去休息罷。」上官雲一怔，說道：「屬下很想參見教主。屬下每見教主金面一次，便覺精神大振，做事特別有勁，全身發熱，似乎功力修為陡增十年。」楊蓮亭淡淡一笑，說道：「教主很忙，恐怕沒空見你。」上官雲探手入懷，伸出來時，掌心中已多了十來顆大珍珠，走上幾步，低聲道：「楊總管，屬下這次出差，弄到了這十八顆珍珠，盡數孝敬了總管，只盼總管讓我參見教主。教主一喜歡，說不定升我的職，那時再當重重酬謝。」楊蓮亭皮笑肉不笑的道：「自己兄弟，又何必這麼客氣？那可多謝你了。」放低了喉嚨道：「教主座前，我盡力替你多說好話，勸他升你做青龍堂長老便了。」

　　上官雲連連作揖，說道：「此事若成，上官雲終身不敢忘了教主和總管的大恩大德。」楊蓮亭道：「你在這裡等著，待教主有空，便叫你進去。」上官雲道：「是，是，是！」將珍珠塞在他的手中，躬身退下。楊蓮亭站起身來，大模大樣的進內去了。又過良久，一名紫衫侍者走了出來，居中一站，朗聲說道：「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有令：著白虎堂長老上官雲帶同俘虜進見。」上官雲道：「多謝教主恩典，願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左手一擺，跟著那紫衫人向後進走去。任我行和向問天、盈盈抬了令狐沖跟在後面。一路進去，走廊上排滿了執戟武士，一共進了三道大鐵門，來到一道長廊，數百名武士排列兩旁，手中各挺一把明晃晃的長刀，交叉平舉。上官雲等從陣下弓腰低頭而過，數百柄長刀中只要有一柄突然砍落，便不免身首異處。任我行、向問天等身經百戰，自不將這些武士放在眼裡，但在見到東方不敗之前先受如許屈辱，心下暗自不忿，令狐沖心想：「東方不敗待屬下如此無禮，如何能令人為他盡忠效力？一干教眾所以沒有反叛，只是迫於淫威、不敢輕舉妄動而已，東方不敗輕視豪傑之士，焉得不敗？」

　　走完刀陣，來到一座門前，門前懸著厚厚的帷幕。上官雲伸手推幕，走了進去，突然之間寒光閃動，八桿槍分從左右交叉向他疾刺，四桿槍在他胸前掠過，四桿槍在他背後掠過，相去均不過數寸。令狐沖看得明白，吃了一驚，伸手去握藏在大腿繃帶下的長劍，卻見上官雲站立不動，朗聲道：「屬下白虎堂長老上官雲，參見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

　　殿裡有人說道：「進見！」八名執槍武士便即退回兩旁。令狐沖這才明白，原來這八槍齊出，還是嚇唬人的，倘若進殿之人心懷不軌，眼前八槍刺到，立即抽兵刃招架，那便陰謀敗露了。進得大殿，令狐沖心道：「好長的長殿！」殿堂闊不過三十來尺，縱深卻有三百來尺，長端彼端高設一座，坐著一個長鬚老者，那自是東方不敗了。殿中無窗，殿口點著明晃晃的蠟燭，東方不敗身邊卻只點著兩盞油燈，兩朵火焰忽明忽暗，相距既遠，火光又暗，此人相貌如何便瞧不清楚。上官雲在階下跪倒，說道：「教主文成武德，仁義英明，中興聖教，澤被蒼生，屬下白虎堂長老上官雲叩見教主。」東方不敗身旁的紫衫侍從大聲喝道：「你屬下小使，見了教主為何不跪？」任我行心想：「時刻未到，便跪你一跪，又有何妨？待會抽你的筋，剝你的皮。」當即低頭跪下。向問天和盈盈見他都跪了，也即跪倒。上官雲道：「屬下那幾個小使朝思暮想，只盼有幸一睹教主金面，今日得蒙教主賜見，真是他們祖宗十八代積的德，一見到教主，喜歡得渾身發抖，忘了跪下，教主恕罪。」

　　楊蓮亭站在東方不敗身旁，說道：「賈長老如何力戰殉教，你稟明教主。」上官雲道：「賈長老和屬下奉了教主令旨，都說我二人多年來身受教主培養提拔，大恩難報。此番教主又將這件大事交在我二人身上，想到教主平時的教誨，我二人心中的血也要沸了，均想教主算無遺策，不論派誰去擒拿令狐沖，仗著教主的威德，必定成功，教主所以派我二人去，那是無上的眷顧……」令狐沖躺在擔架之上，心中不住暗罵：「肉麻，肉麻！上官雲的外號之中，總算也有個『俠』字，說這等話居然臉不紅，耳不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便在此時，聽得身後有人大聲叫道：「東方兄弟，當真是你派人將我捉拿嗎？」這人聲音蒼老，但內力充沛，一句話說了出去，回音從大殿中震了回來，顯得威猛之極，料想此人便是風雷堂堂主童百熊了。

## 第31章　繡花

　　楊蓮亭冷冷的道：「童百熊，在這成德堂上，怎容得你大呼小叫？見了教主，為什麼不跪下？膽敢不稱頌教主的文武聖德？」童百熊仰天大笑，說道：「我和東方兄弟交朋友之時，哪裡有你這小子了？當年我和東方兄弟出死入生，共歷患難，你這乳臭小子生也沒生下來，怎輪得到你來和我說話？」令狐沖側過頭去，此刻看得清楚，但見他白髮披散，銀髯戟張，臉上肌肉牽動，圓睜雙眼，臉上鮮血已然凝結，神情甚是可怖。他雙手雙足都銬在鐵銬之中，拖著極長的鐵鏈，說到憤怒處，雙手擺動，鐵鏈發出錚錚之聲。任我行本來跪著不動，一聽到鐵鏈之聲，在西湖底被囚的種種苦況突然間湧上心頭，再也克制不住，身子顫動，便欲發難，卻聽得楊蓮亭道：「在教主面前膽敢如此無禮，委實狂妄已極。你暗中和反教大叛徒任我行勾結，可知罪嗎？」童百熊道：「任教主是本教前任教主，身患不治重症，退休隱居，這才將教務交到東方兄弟手中，怎說得上是反教大叛徒？東方兄弟，你明明白白說一句，任教主怎麼反叛，怎麼背叛本教了？」楊蓮亭道：「任我行疾病治癒之後，便應回歸本教，可是他卻去少林寺中，和少林、武當、嵩山諸派的掌門人勾搭，那不是反教謀叛是什麼？他為什麼不前來參見教主，恭聆教主的指示？」童百熊哈哈一笑，說道：「任教主是東方兄弟的舊上司，武功見識，未必在東方兄弟之下。東方兄弟，你說是不是？」楊蓮亭大聲喝道：「別在這裡倚老賣老了。教主待屬下兄弟寬厚，不來跟你一般見識。你若深自懺悔，明日在總壇之中，向眾兄弟說明自己的胡作非為，保證今後痛改前非，對教主盡忠，教主或許還可網開一面，饒你不死。否則的話，後果如何，你自己也知道。」

　　童百熊笑道：「姓童的年近八十，早已活得不耐煩了，還怕什麼後果？」楊蓮亭喝道：「帶人來！」紫衫侍者應道：「是！」只聽得鐵鏈聲響，押了十餘人上殿，有男有女，還有幾個兒童。童百熊一見到這干人進來，登時臉色大變，提氣暴喝：「楊蓮亭，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當，你拿我的兒孫來幹什麼？」他這一聲呼喝，直震得各人耳鼓中嗡嗡作響。令狐沖見居中而坐的東方不敗身子震了一震，心想：「這人良心未曾盡泯，見童百熊如此情急，不免心動。」楊蓮亭笑道：「教主寶訓第三條是什麼？你讀來聽聽！」童百熊重重「呸」了一聲，並不答話。楊蓮亭道：「童家各人聽了，哪一個知道教主寶訓第三條的，念出來聽聽。」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說道：「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寶訓第三條：『對敵須狠，斬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楊蓮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條教主寶訓，你都背得出嗎？」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讀教主寶訓，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讀了教主寶訓，練武有長進，打仗有氣力。」楊蓮亭笑道：「很對，這話是誰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楊蓮亭指著童百熊道：「他是誰？」那男孩道：「是爺爺。」楊蓮亭道：「你爺爺不讀教主寶訓，不聽教主的話，反而背叛教主，你說怎麼樣？」那男孩道：「爺爺不對。每個人都應該讀教主寶訓，聽教主的話。」

　　楊蓮亭向童百熊道：「你孫兒只是個十歲娃娃，尚且明白道理。你這大把年紀，怎地反而糊塗了？」

　　童百熊道：「我只跟姓任的、姓向的二人說過一陣子話。他們要我背叛教主，我可沒答允。童百熊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不會做對不起人的事。」他見到全家十餘口長幼全被拿來，口氣不由得軟了下來。

　　楊蓮亭道：「你倘若早這麼說，也不用這麼麻煩了。現下你知錯了嗎？」童百熊道：「我沒有錯。我沒叛教，更沒背叛教主。」楊蓮亭歎了口氣，道：「你既不肯認錯，我可救不得你了。左右，將他家屬帶下去，從今天起，不得給他們吃一粒米，喝一口水。」幾名紫衫侍者應道：「是！」押了十餘人便行。童百熊叫道：「且慢！」向楊蓮亭道：「好，我認錯便是。是我錯了，懇求教主網開一面。」雖然認錯，眼中如欲噴出火來。楊蓮亭冷笑道：「剛才你說什麼來？你說什麼和教主共歷患難之時，我生都沒生下來，是不是？」童百熊忍氣吞聲，道：「是我錯了。」楊蓮亭道：「是你錯了？這麼說一句話，那可容易得緊啊。你在教主之前，為何不跪？」

　　童百熊道：「我和教主當年是八拜之交，數十年來，向來平起平坐。」他突然提高嗓子說道：「東方兄弟，你眼見老哥哥受盡折磨，怎地不開口，不說一句話？你要老哥哥下跪於你，那容易得很。只要你說一句話，老哥哥便為你死了，也不皺一皺眉。」東方不敗坐著一動不動。一時大殿之中寂靜無聲，人人都望著東方不敗，等他開口。可是隔了良久，他始終沒出聲。童百熊叫道：「東方兄弟，這幾年來，我要見你一面也難。你隱居起來，苦練《葵花寶典》，可知不知道教中故舊星散，大禍便在眉睫嗎？」東方不敗仍是默不作聲。童百熊道：「你殺我不打緊，折磨我不打緊，可是將一個威霸江湖數百年的日月神教毀了，那可成了千古罪人。你為什麼不說話？你是練功走了火，不會說話了，是不是？」

　　楊蓮亭喝道：「胡說！跪下了！」兩名紫衫侍者齊聲吆喝，飛腳往童百熊膝彎裡踢去。

　　只聽得呯呯兩聲響，兩名紫衫侍者腿骨斷折，摔了出去，口中狂噴鮮血。童百熊叫道：「東方兄弟，我要聽你親口說一句話，死也甘心。三年多來你不出一聲，教中兄弟都已動疑。」楊蓮亭怒道：「動什麼疑？」童百熊大聲道：「疑心教主遭人暗算，給服了啞藥。為什麼他不說話？為什麼他不說話？」楊蓮亭冷笑道：「教主金口，豈為你這等反教叛徒輕開？左右，將他帶了下去！」八名紫衫侍者應聲而上。童百熊大呼：「東方兄弟，我要瞧瞧你，是誰害得你不能說話？」雙手舞動，鐵鏈揮起，雙足拖著鐵鏈，便向東方不敗搶去。八名紫衫侍者見他神威凜凜，不敢逼進。楊蓮亭大叫：「拿住他，拿住他！」殿下武士只在門口高聲吶喊，不敢上殿。教中立有嚴規，教眾若是攜帶兵刃踏入成德殿一步，那是十惡不赦的死罪。東方不敗站起身來，便欲轉入後殿。童百熊叫道：「東方兄弟，別走，」加快腳步。他雙足給鐵鐐繫住，行走不快，心中一急，摔了出去。他乘勢幾個觔斗，跟著向前撲出，和東方不敗相去已不過百尺之遙。楊蓮亭大呼：「大膽叛徒，行刺教主！眾武士，快上殿擒拿叛徒。」任我行見東方不敗閃避之狀極為顢頇，而童百熊與他相距尚遠，一時趕他不上，從懷中摸出三枚銅錢，運力於掌，向東方不敗擲了過去。盈盈叫道：「動手罷！」

　　令狐沖一躍而起，從繃帶中抽出長劍。向問天從擔架的木棍中抽出兵刃，分交任我行和盈盈，跟著用力一抽，擔架下的繩索原來是一條軟鞭。四個人展開輕功，搶將上去。只聽得東方不敗「啊」的一聲叫，額頭上中了一枚銅錢，鮮血涔涔而下。任我行發射這三枚銅錢時和他相距甚遠，擲中他額頭時力道已盡，所受的只是一些肌膚輕傷。但東方不敗號稱武功天下第一，居然連這樣的一枚銅錢也避不開，自是情理之所無。任我行哈哈大笑，叫道：「這東方不敗是假貨。」向問天刷的一鞭，捲住了楊蓮亭的雙足，登時便將他拖倒。東方不敗掩面狂奔。令狐沖斜刺裡兜過去，截住他去路，長劍一指，喝道：「站住！」豈知東方不敗急奔之下，竟不會收足，身子便向劍尖上撞來。令狐沖急忙縮劍，左掌輕輕拍出，東方不敗仰天直摔了出去。

　　任我行縱身搶到，一把抓住東方不敗後頸，將他提到殿口，大聲道：「眾人聽著，這傢伙假冒東方不敗，禍亂我日月神教，大家看清了他的嘴臉。」

　　但見這人五官相貌，和東方不敗實在十分相似，只是此刻神色惶急，和東方不敗平素那泰然自若、胸有成竹的神態，卻有天壤之別。眾武士面面相覷，都驚得說不出話來。任我行大聲道：「你叫什麼名字？不好好說，我把你腦袋砸得稀爛。」那人只嚇得全身發抖，顫聲說道：「小……小……人……人……叫……叫……叫……」

　　向問天已點了楊蓮亭數處穴道，將他拉到殿口，喝道：「這人到底叫什麼名字？」楊蓮亭昂然道：「你是什麼東西，也配來問我？我認得你是反教叛徒向問天。日月神教早將你革逐出教，你憑什麼重回黑木崖來？」向天冷笑道：「我上黑木崖來，便是為了收拾你這奸徒！」右掌一起，喀的一聲，將他左腿小腿骨斬斷了。豈知楊蓮亭武功平平，為人居然極是硬朗，喝道：「你有種便將我殺了，這等折磨老子，算什麼英雄好漢？」向問天笑道：「有這等便宜的事？」手起掌落，喀的一聲響，又將他右腿小腿骨斬斷，左手一樁，將他頓在地下。

　　楊蓮亭雙足著地，小腿上的斷骨戳將上來，劇痛可想而知，可是他竟然哼也不哼一聲。

　　向問天大拇指一翹，讚道：「好漢子！我不再折磨你便了。」在那假東方不敗肚子上輕輕一拳，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啊」的大叫，說道：「小……小……人……名……名叫……包……包……包……」向問天道：「你姓包，是不是？」那人道：「是……是……是……包……包……包……」結結巴巴的半天，也沒說出叫包什麼名字。

　　眾人隨即聞到一陣臭氣，只見他褲管下有水流出，原來是嚇得屎尿直流。任我行道：「事不宜遲，咱們去找東方不敗要緊！」提起那姓包漢子，大聲道：「你們大家都瞧見了，此人冒充東方不敗，擾亂我教。咱們這就要去查明真相。我是你們的真正教主任我行，你們認不認得？」

　　眾武士均是二十來歲的青年，從未見過他，自是不識。自東方不敗接任教主，手下親信揣摩到他心意，相誡不提前任教主之事，因此這些武士連任我行的名字也沒聽見過，倒似日月神教創教數百年，自古至今便是東方不敗當教主一般。眾武士面面相覷，不敢接話。

　　上官雲大聲道：「東方不敗多半早給楊蓮亭他們害死了。這位任教主，便是本教教主。自今而後，大夥兒須得盡忠於任教主。」說著便向任我行跪下，說道：「屬下參見任教主，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眾武士認得上官雲是本教職位極高的大人物，見他向任我行參拜，又見東方教主確是冒充假貨，而權勢顯赫的楊蓮亭被人折斷雙腿，拋在地下，更無半分反抗之力，當下便有數人向任我行跪倒，說道：「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其餘眾武士先後跟著跪倒。那「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十字，大家每日裡都說上好幾遍，說來順口純熟之至。任我行哈哈大笑，一時之間，志得意滿，說道：「你們嚴守上下黑木崖的通路，任何人不得上崖下崖。」眾武士齊聲答應。這時向問天已呼過紫衫侍者，將童百熊的銬鐐打開。童百熊關心東方不敗的安危存亡，抓起楊蓮亭的後頸，喝道：「你……你……你一定害死了我那東方兄弟，你……你……」心情激動，喉頭哽咽，兩行眼淚流將下來。楊蓮亭雙目一閉，不去睬他。童百熊一個耳光打過去，喝道：「我那東方兄弟到底怎樣了？」向問天忙叫：「下手輕些！」但已不及，童百熊只使了三成力，卻已將楊蓮亭打得暈了過去。童百熊拚命搖晃他身子，楊蓮亭雙眼翻白，便似死了一般。任我行向一干紫衫侍者道：「有誰知道東方不敗下落的，盡速稟告，重重有賞。」連問三句，無人答話。霎時之間，任我行心中一片冰涼。他困囚西湖湖底十餘年，除了練功之外，便是想像脫困之後，如何折磨東方不敗，天下快事，無逾於此。哪知今日來到黑木崖上，找到的竟是個假貨。顯然東方不敗早已不在人世，否則以他的機智武功，怎容得楊蓮亭如此胡作非為，命人來冒充於他？而折磨楊蓮亭和這姓包的混蛋，又有什麼意味？

　　他向數十名散站殿周的紫衫侍者瞧去，只見有些人顯得十分恐懼，有些惶惑，有些隱隱現著狡譎之色。任我行失望之餘，煩躁已極，喝道：「你們這些傢伙，明知東方不敗是個假貨，卻夥同楊蓮亭欺騙教下兄弟，個個罪不容誅！」身子一晃，欺將過去，拍拍拍拍四聲輕響，手掌到處，四名紫衫侍者哼也不哼一聲，便即斃命。其餘侍者駭然驚呼，四散逃開。任我行獰笑道：「想逃！逃到哪裡去？」拾起地下從童百熊身上解下來的銬鐐鐵鏈，向人叢中猛擲過去，登時血肉橫飛，又有七八人斃命。任我行哈哈大笑，叫道：「跟隨東方不敗的，一個都活不了！」盈盈見父親舉止有異，大有狂態，叫道：「爹爹！」過去牽住了他手。忽見眾侍者中走出一人，跪下說道：「啟稟教主，東方教……東方不敗並沒有死！」

　　任我行大喜，搶過去抓住他肩頭，問道：「東方不敗沒死？」那人道：「是！啊！」大叫一聲，暈了過去，原來任我行激動之下，用力過巨，竟捏碎了他雙肩肩骨。任我行將他身子搖了幾下，這人始終沒有轉醒。他轉頭向眾侍者喝道：「東方不敗在哪裡？快些帶路！遲得片刻，一個個都殺了。」一名侍者跪下說道：「啟稟教主，東方不敗所居的處所十分隱秘，只有楊蓮亭知道如何開啟秘門。咱們把這姓楊的反教叛徒弄醒過來，他能帶引教主前往。」

　　任我行道：「快取冷水來！」

　　這些紫衫侍者都是十分伶俐之徒，當即有五人飛奔出殿，卻只三人回來，各自端了一盆冷水，其餘兩人卻逃走了。三盆冷水都潑在楊蓮亭頭上。只見他慢慢睜開眼睛，醒了過來。向問天道：「姓楊的，我敬重你是條硬漢，不來折磨於你。此刻黑木崖上下通路早已斷絕，東方不敗如非身有雙翼，否則無法逃脫。你快帶我們去找他，男子漢大丈夫，何必藏頭露尾？大家爽爽快快的作個了斷，豈不痛快？」楊蓮亭冷笑道：「東方教主天下無敵，你們膽敢去送死，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好，我就帶你們去見他。」向問天對上官雲道：「上官兄，我二人暫且做一下轎夫，抬這傢伙去見東方不敗。」說著抓起楊蓮亭，將他放在擔架上。上官雲道：「是！」和向問天二人抬起了擔架。楊蓮亭道：「向裡面走！」向問天和上官雲抬著他在前領路。任我行、令狐沖、盈盈、童百熊四人跟隨其後。

　　一行人走到成德殿後，經過一道長廊，到了一座花園之中，走入西首一間小石屋。楊蓮亭道：「推左首牆壁。」童百熊伸手一推，那牆原來是活的，露出一扇門來。裡面尚有一道鐵門。楊蓮亭從身邊摸出一串鑰匙，交給童百熊，打開了鐵門，裡面是一條地道。眾人從地道一路向下。地道兩旁點著幾盞油燈，昏燈如豆，一片陰沉沉地。任我行心想：「東方不敗這廝將我關在西湖湖底，哪知道報應不爽，他自己也是身入牢籠。這條地道，比之孤山梅莊的也好不了多少。」哪知轉了幾個彎，前面豁然開朗，露出天光。眾人突然聞到一陣花香，胸襟為之一爽。從地道中出來，竟是置身於一個極精緻的小花園中，紅梅綠竹，青松翠柏，佈置得極具匠心，池塘中數對鴛鴦悠遊其間，池旁有四隻白鶴。眾人萬料不到會見到這等美景，無不暗暗稱奇。繞過一堆假山，一個大花圃中儘是深紅和粉紅的玫瑰，爭芳競艷，嬌麗無儔。

　　盈盈側頭向令狐沖瞧去，見他臉孕笑容，甚是喜悅，低聲問：「你說這裡好不好？」令狐沖微笑道：「咱們把東方不敗趕跑後，我和你在這裡住上幾個月，你教我彈琴，那才叫快活呢。」盈盈道：「你這話可不是騙我？」令狐沖道：「就怕我學不會，婆婆可別見怪。」盈盈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兩人觀賞美景，便落了後，見向問天和上官雲抬著楊蓮亭已走進一間精雅的小舍，令狐沖和盈盈忙跟著進去。一進門，便聞到一陣濃烈花香。見房中掛著一幅仕女圖，圖中繪著三個美女，椅上鋪了繡花錦墊。令狐沖心想：「這是女子的閨房，怎地東方不敗住在這裡？是了，這是他愛妾的居所。他身處溫柔鄉中，不願處理教務了。」

　　只聽得內室一人說道：「蓮弟，你帶誰一起來了？」聲音尖銳，嗓子卻粗，似是男子，又似女子，令人一聽之下，不由得寒毛直豎。楊蓮亭道：「是你的老朋友，他非見你不可。」內室那人道：「你為什麼帶他來？這裡只有你一個人才能進來。除了你之外，我誰也不愛見。」最後這兩句說得嗲聲嗲氣，顯然是女子聲調，但聲音卻明明是男人。任我行、向問天、盈盈、童百熊、上官雲等和東方不敗都甚熟悉，這聲音確然是他，只是恰如捏緊喉嚨學唱花旦一般，嬌媚做作，卻又不像是開玩笑。各人面面相覷，盡皆駭異。楊蓮亭歎了口氣道：「不行啊，我不帶他來，他便要殺我。我怎能不見你一面而死？」

　　房內那人尖聲道：「有誰這樣大膽，敢欺侮你？是任我行嗎？你叫他進來！」

　　任我行聽他只憑一句話便料到是自己，不禁深佩他的才智，作個手勢，示意各人進去。上官雲掀起繡著一叢牡丹的錦緞門帷，將楊蓮亭抬進，眾人跟著入內。

　　房內花團錦簇，脂粉濃香撲鼻，東首一張梳妝台畔坐著一人，身穿粉紅衣衫，左手拿著一個繡花繃架，右手持著一枚繡花針，抬起頭來，臉有詫異之色。

　　但這人臉上的驚訝神態，卻又遠不如任我行等人之甚。除了令狐沖之外，眾人都認得這人明明便是奪取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十餘年來號稱武功天下第一的東方不敗。可是此刻他剃光了鬍鬚，臉上竟然施了脂粉，身上那件衣衫式樣男不男、女不女，顏色之妖，便穿在盈盈身上，也顯得太嬌艷、太刺眼了些。這樣一位驚天動地、威震當世的武林怪傑，竟然躲在閨房之中刺繡！任我行本來滿腔怒火，這時卻也忍不住好笑，喝道：「東方不敗，你在裝瘋嗎？」東方不敗尖聲道：「果然是任教主！你終於來了！蓮弟，你……你……怎麼了？是給他打傷了嗎？」撲到楊蓮亭身旁，把他抱了起來，輕輕放在床上。東方不敗臉上一副愛憐無限的神情，連問：「疼得厲害嗎？」又道：「只是斷了腿骨，不要緊的，你放心好啦，我立刻給你接好。」慢慢給他除了鞋襪，拉過熏得噴香的繡被，蓋在他身上，便似一個賢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眾人不由得相顧駭然，人人想笑，只是這情狀太過詭異，卻又笑不出來。珠簾錦帷、富麗燦爛的繡房之中，竟充滿了陰森森的妖氛鬼氣。東方不敗從身邊摸出一塊綠綢手帕，緩緩替楊蓮亭拭去額頭的汗水和泥污。楊蓮亭怒道：「大敵當前，你跟我這般婆婆媽媽幹什麼？你能打發得了敵人，再跟我親熱不遲。」東方不敗微笑道：「是，是！你別生氣，腿上痛得厲害，是不是？真叫人心疼。」如此怪事，任我行、令狐沖等皆是從所未見，從所未聞。男風變童固是所在多有，但東方不敗以堂堂教主，何以竟會甘扮女子，自居妾婦？此人定然是瘋了。楊蓮亭對他說話，聲色俱厲，他卻顯得十分的「溫柔嫻淑」，人人既感奇怪，又有些噁心。童百熊忍不住踏步上前，叫道：「東方兄弟，你……你到底在幹什麼？」東方不敗抬起頭來，陰沉著臉，問道：「傷害我蓮弟的，也有你在內嗎？」童百熊道：「你為什麼受楊蓮亭這廝擺弄？他叫一個混蛋冒充了你，任意發號施令，胡作非為，你可知道麼？」東方不敗道：「我自然知道。蓮弟是為我好，對我體貼。他知道我無心處理教務，代我操勞，那有什麼不好？」童百熊指著楊蓮亭道：「這人要殺我，你也知道麼？」東方不敗緩緩搖頭，道：「我不知道。蓮弟既要殺你，一定是你不好。那你為什麼不讓他殺了？」童百熊一怔，伸起頭來，哈哈大笑，笑聲中儘是悲憤之意，笑了一會，才道：「他要殺我，你便讓他殺我，是不是？」東方不敗道：「蓮弟喜歡幹什麼，我便得給他辦到。當世就只他一人真正待我好，我也只待他一個好。童大哥，咱們一向是過命的交情，不過你不應該得罪我的蓮弟啊。」童百熊滿臉脹得通紅，大聲道：「我還道你是失心瘋了，原來你心中明白得很，知道咱們是好朋友，一向是過命的交情。」東方不敗道：「正是。你得罪我，那沒有什麼。得罪我蓮弟，卻是不行。」童百熊大聲道：「我已經得罪他了，你待怎地？這奸賊想殺我，可是未必能夠如願。」

　　東方不敗伸手輕輕撫摸楊蓮亭的頭髮，柔聲道：「蓮弟，你想殺了他嗎？」楊蓮亭怒道：「快快動手！婆婆媽媽的，令人悶煞。」東方不敗笑道：「是！」轉頭向童百熊道：「童兄，今日咱們恩斷義絕，須怪不了我。」

　　童百熊來此之前，已從殿下武士手中取了一柄單刀，當即退了兩步，抱刀在手，立個門戶。他素知東方不敗武功了得，此刻雖見他瘋瘋癲癲，畢竟不敢有絲毫輕忽，抱元守一，凝目而視。東方不敗冷冷一笑，歎道：「這可真教人為難了！童大哥，想當年在太行山之時，潞東七虎向我圍攻。其時我練功未成，又被他們忽施偷襲，右手受了重傷，眼見得命在頃刻，若不是你捨命相救，做兄弟的又怎能活得到今日？」童百熊哼了一聲，道：「你竟還記得這些舊事。」東方不敗道：「我怎不記得？當年我接掌日月神教大權，朱雀堂羅長老心中不服，囉哩囉唆，是你一刀將羅長老殺了。從此本教之中，再也沒第二人敢有半句異言。你這擁戴的功勞，可著實不小啊。」童百熊氣憤憤的道：「只怪我當年糊塗！」

　　東方不敗搖頭道：「你不是糊塗，是對我義氣深重。我十一歲上就識得你了。那時我家境貧寒，全蒙你多年救濟。我父母故世後無以為葬，喪事也是你代為料理的。」童百熊左手一擺，道：「過去之事，提來幹麼？」東方不敗歎道：「那可不得不提。童大哥，做兄弟的不是沒良心，不顧舊日恩情，只怪你得罪了我蓮弟。他要取你性命，我這叫做無法可施。」童百熊大叫：「罷了，罷了！」

　　突然之間，眾人只覺眼前有一團粉紅色的物事一閃，似乎東方不敗的身子動了一動。但聽得噹的一聲響，童百熊手中單刀落地，跟著身子晃了幾晃。

　　只見童百熊張大了口，忽然身子向前直撲下去，俯伏在地，就此一動也不動了。他摔倒時雖只一瞬之間，但任我行等高手均已看得清楚，他眉心、左右太陽穴、鼻下人中四處大穴上，都有一個細小紅點，微微有血滲出，顯是被東方不敗用手中的繡花針所刺。任我行等大駭之下，不由自主都退了幾步。令狐沖左手將盈盈一扯，自己擋在她身前。一時房中一片寂靜，誰也沒喘一口大氣。任我行緩緩拔出長劍，說道：「東方不敗，恭喜你練成了《葵花寶典》上的武功。」東方不敗道：「任教主，這部《葵花寶典》是你傳給我的。我一直念著你的好處。」任我行冷笑道：「是嗎？因此你將我關在西湖湖底，教我不見天日。」東方不敗道：「我沒殺你，是不是？只須我叫江南四友不送水給你喝，你能挨得十天半月嗎？」任我行道：「這樣說來，你待我還算不錯了？」東方不敗道：「正是。我讓你在杭州西湖頤養天年。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西湖風景，那是天下有名的了，孤山梅莊，更是西湖景色絕佳之處。」

　　任我行哈哈一笑，道：「原來你讓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頤養天年，可要多謝你了。」

　　東方不敗歎了口氣，道：「任教主，你待我的種種好處，我永遠記得。我在日月神教，本來只是風雷堂長老座下一名副香主，你破格提拔，連年升我的職，甚至連本教至寶《葵花寶典》也傳了給我，指定我將來接替你為本教教主。此恩此德，東方不敗永不敢忘。」

　　令狐衝向地下童百熊的屍體瞧了一眼，心想：「你剛才不斷讚揚童長老對你的好處，突然之間，對他猛下殺手。現下你又想對任教主重施故技了。他可不會上你這個當。」但東方不敗出手實在太過迅捷，如電閃，如雷轟，事先又無半分徵兆，委實可怖可畏。令狐沖提起長劍，指住了他胸口，只要他四肢微動，立即便挺劍疾刺，只有先行攻擊，方能制他死命，倘若讓他佔了先機，這房中又將有一人殞命了。任我行、向問天、上官雲、盈盈四人也都目不轉瞬的注視著東方不敗，防他暴起發難。

　　只聽東方不敗又道：「初時我一心一意只想做日月神教教主，想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於是處心積慮的謀你的位，剪除你的羽翼。向兄弟，我這番計謀，可瞞不過你。日月神教之中，除了任教主和我東方不敗之外，要算你是個人才了。」向問天手握軟鞭，屏息凝氣，竟不敢分心答話。東方不敗歎了口氣，說道：「我初當教主，那可意氣風發了，說什麼文成武德，中興聖教，當真是不要臉的胡吹法螺。直到後來修習《葵花寶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諦。其後勤修內功，數年之後，終於明白了天人化生、萬物滋長的要道。」

　　眾人聽他尖著嗓子說這番話，漸漸的手心出汗，這人說話有條有理，腦子十分清楚，但是這副不男不女的妖異模樣，令人越看越是心中發毛。東方不敗的目光緩緩轉到盈盈臉上，問道：「任大小姐，這幾年來我待你怎樣？」盈盈道：「你待我很好。」東方不敗又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很好是談不上，只不過我一直很羨慕你。一個人生而為女子，已比臭男子幸運百倍，何況你這般千嬌百媚，青春年少。我若得能和你易地而處，別說是日月神教的教主，就算是皇帝老子，我也不做。」

　　令狐沖笑道：「你若和任大小姐易地而處，要我愛上你這個老妖怪，可有點不容易！」

　　任我行等聽他這麼說，都是一驚。

　　東方不敗雙目凝視著他，眉毛漸漸豎起，臉色發青，說道：「你是誰？竟敢如此對我說話，膽子當真不小。」這幾句話音尖銳之極，顯得憤怒無比。

　　令狐沖明知危機已迫在眉睫，卻也忍不住笑道：「是鬚眉男兒漢也好，是千嬌百媚的姑娘也好，我最討厭的，是男扮女裝的老旦。」東方不敗尖聲怒道：「我問你，你是誰？」令狐沖道：「我叫令狐沖。」東方不敗怒色登斂，微微一笑，說道：「啊！你便是令狐沖。我早想見你一見，聽說任大小姐愛煞了你，為了你連頭都割得下來，可不知是如何一位英俊的郎君。哼，我看也平平無奇，比起我那蓮弟來，可差得遠了。」令狐沖笑道：「在下沒什麼好處，勝在用情專一。這位楊君雖然英俊，就可惜太過喜歡拈花惹草，到處留情……」

　　東方不敗突然大吼：「你……你這混蛋，胡說什麼？」一張臉脹得通紅，突然間粉紅色人影一晃，繡花針向令狐沖疾刺。令狐沖說那兩句話，原是要惹他動怒，但見他衣袖微擺，便即刷的一劍，向他咽喉疾刺過去。這一劍刺得快極，東方不敗若不縮身，立即便會利劍穿喉。但便在此時，令狐沖只覺左頰微微一痛，跟著手中長劍向左盪開。

　　卻原來東方不敗出手之快，實在不可思議，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他已用針在令狐沖臉上刺了一下，跟著縮回手臂，用針擋開了令狐沖這一劍。幸虧令狐沖這一劍刺得也是極快，又是攻敵之所不得不救，而東方不敗大怒之下攻敵，不免略有心浮氣粗，這一針才刺得偏了，沒刺中他的人中要穴。東方不敗手中這枚繡花針長不逾寸，幾乎是風吹得起，落水不沉，竟能撥得令狐沖的長劍直蕩了開去，武功之高，當真不可思議。令狐沖大驚之下，知道今日遇到了生平從所未見的強敵，只要一給對方有施展手腳的餘暇，自己立時性命不保，當即刷刷刷刷連刺四劍，都是指向對方要害。

　　東方不敗「咦」的一聲，讚道：「劍法很高啊。」左一撥，右一撥，上一撥，下一撥，將令狐衝刺來的四劍盡數撥開。令狐沖凝目看他出手，這繡花針四下撥擋，週身竟無半分破綻，當此之時，決不容他出手回刺，當即大喝一聲，長劍當頭直砍。東方不敗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拈住繡花針，向上一舉，擋住來劍，長劍便砍不下去。

　　令狐沖手臂微感酸麻，但見紅影閃處，似有一物向自己左目戳來。此刻既已不及擋架，又不及閃避，百忙中長劍顫動，也向東方不敗的左目急刺，竟是兩敗俱傷的打法。這一下劍刺敵目，已是跡近無賴，殊非高手可用的招數，但令狐沖所學的「獨狐劍法」本無招數，他為人又是隨隨便便，素來不以高手自居，危急之際更不暇細思，但覺左邊眉心微微一痛，東方不敗已跳了開去，避開了他這一劍。令狐沖知道自己左眉已為他繡花針所刺中，幸虧他要閃避自己長劍這一刺，繡花針才失了準頭，否則一隻眼睛已給他刺瞎了，駭異之餘，長劍便如疾風驟雨般狂刺亂劈，不容對方緩出手來還擊一招。東方不敗左撥右擋，兀自好整以暇的嘖嘖連讚：「好劍法，好劍法！」

　　任我行和向問天見情勢不對，一挺長劍，一揮軟鞭，同時上前夾擊。這當世三大高手聯手出戰，勢道何等厲害，但東方不敗兩根手指拈著一枚繡花針，在三人之間穿來插去，趨退如電，竟沒半分敗象。上官雲拔出單刀，衝上助戰，以四敵一。鬥到酣處，猛聽得上官雲大叫一聲，單刀落地，一個觔斗翻了出去，雙手按住右目，這隻眼睛已被東方不敗刺瞎。令狐沖見任我行和向問天二人攻勢凌厲，東方不敗已緩不出手來向自己攻擊，當下展動長劍，盡往他身上各處要害刺去。但東方不敗的身形如鬼如魅，飄忽來去，直似輕煙。令狐沖的劍尖劍鋒總是和他身子差著數寸。

　　忽聽得向問天「啊」的一聲叫，跟著令狐沖也是「嘿」的一聲，二人身上先後中針。任我行所練的「吸星大法」功力雖深，可是東方不敗身法快極，難與相觸，二來所使兵刃是一根繡花針，無法從針上吸他內力。又鬥片刻，任我行也是「啊」的一聲叫，胸口、喉頭都受到針刺，幸好其時令狐沖攻得正急，東方不敗急謀自救，以致一針刺偏了準頭，另一針刺得雖准，卻只深入數分，未能傷敵。

　　四人圍攻東方不敗，未能碰到他一點衣衫，而四人都受了他的針刺。盈盈在旁觀戰，越來越擔心：「不知他針上是否喂有毒藥，要是有毒，那可不堪設想！」但見東方不敗身子越轉越快，一團紅影滾來滾去。任我行、向問天、令狐沖連聲吆喝，聲音中透著又是憤怒，又是惶急。三人兵刃上都是貫注了內力，風聲大作。東方不敗卻不發出半點聲息。盈盈暗想：「我若加入混戰，只有阻手阻腳，幫不了忙，那可如何是好？看來東方不敗以一敵三，還能取勝。」一瞥眼間，只見楊蓮亭已坐在床上，凝神觀鬥，滿臉關切之情。盈盈心念一動，慢慢移步走向床邊，突然左手短劍一起，嗤的一聲，刺在楊蓮亭右肩。楊蓮亭猝不及防，大叫一聲。盈盈跟著又是一劍，斬在他的大腿之上。

　　楊蓮亭這時已知她用意，是要自己呼叫出聲，分散東方不敗的心神，強忍疼痛，竟再也不哼一聲。盈盈怒道：「你叫不叫？我把你手指一根根的斬了下來。」長劍一顫，斬落了他右手的一根手指。不料楊蓮亭十分硬氣，雖然傷口劇痛，卻沒發出半點聲息。但楊蓮亭的第一聲呼叫已傳入東方不敗耳中。他斜眼見到盈盈站在床邊，正在揮劍折磨楊蓮亭，罵道：「死丫頭！」一團紅雲陡向盈盈撲去。盈盈急忙側頭縮身，也不知是否能避得開東方不敗刺來的這一針。令狐沖、任我行雙劍自東方不敗背上疾截。向問天刷的一鞭，向楊蓮亭頭上砸去。東方不敗不顧自己生死，反手一針，刺入了向問天胸口。

　　向問天只覺全身一麻，軟鞭落地，便在此時，令狐沖和任我行兩柄劍都插入了東方不敗後心。東方不敗身子一顫，撲在楊蓮亭身上。任我行大喜，拔出劍來，以劍尖指住他後頸，喝道：「東方不敗，今日終於……終於教你落在我手裡。」劇鬥之餘，說話時氣喘不已。盈盈驚魂未定，雙腿發軟，身子搖搖欲墜。令狐沖搶過去扶住，只見細細一行鮮血，從她左頰流了下來。盈盈卻道：「你可受了不少傷。」伸袖在令狐沖臉上一抹，只見袖上斑斑點點，都是鮮血。令狐沖轉頭問向問天：「受傷不重罷？」向問天苦笑道：「死不了！」東方不敗背上兩處傷口中鮮血狂湧，受傷極重，不住呼叫：「蓮弟，蓮弟，這批奸人折磨你，好不狠毒！」楊蓮亭怒道：「你往日自誇武功蓋世，為什麼殺不了這幾個奸賊？」東方不敗道：「我已……我……」楊蓮亭怒道：「你什麼？」東方不敗道：「我已盡力而為，他們……武功都強得很。」突然身子一晃，滾倒在地。任我行怕他乘機躍起，一劍斬在他左腿之上。東方不敗苦笑道：「任教主，終於是你勝了，是我敗了。」任我行哈哈大笑，道：「你這大號，可得改一改罷？」東方不敗搖頭道：「那也不用改。東方不敗既然落敗，也不會再活在世上。」他本來說話聲音極尖，此刻卻變得低沉起來，又道：「倘若單打獨鬥，你是不能打敗我的。」

　　任我行微一猶豫，說道：「不錯，你武功比我高，我很是佩服。」東方不敗道：「令狐沖，你劍法極高，但若單打獨鬥，也打不過我。」令狐沖道：「正是。其實我們便是四人聯手，也打你不過，只不過你顧著那姓楊的，這才分心受傷。閣下武功極高，不愧稱得『天下第一』四字，在下十分欽佩。」東方不敗微微一笑，說道：「你二位能這麼說，足見男子漢大丈夫氣概。唉，冤孽，冤孽，我練那《葵花寶典》，照著寶典上的秘方，自宮練氣，煉丹服藥，漸漸的鬍子沒有了，說話聲音變了，性子也變了。我從此不愛女子，把七個小妾都殺了，卻……卻把全副心意放在楊蓮亭這鬚眉男子身上。倘若我生為女兒身，那就好了。

　　任教主，我……我就要死了，我求你一件事，請……你瞧在我這些年來善待你大小姐的份上……」任我行問道：「什麼事？」東方不敗道：「請你饒了楊蓮亭一命，將他逐下黑木崖去便是。」任我行笑道：「我要將他千刀萬剁，分一百天凌遲處死，今天割一根手指，明天割半根腳趾。」東方不敗怒叫：「你……你好狠毒！」猛地縱起，向任我行撲去。他重傷之餘，身法已遠不如先前迅捷，但這一撲之勢仍是凌厲驚人。任我行長劍直刺，從他前胸通到後背。便在此時，東方不敗手指一彈，繡花針飛了出去，插入了任我行右目。任我行撤劍後躍，呯的一聲，背脊撞在牆上，喀喇喇一響，一座牆被他撞塌了半邊。盈盈忙搶前瞧父親右眼，只見那枚繡花針正插在瞳仁之中。幸好其時東方不敗手勁已衰，否則這針直貫入腦，不免性命難保，但這隻眼珠恐怕終不免是廢了。盈盈伸指去抓繡花針的針尾，但鋼針甚短，露出在外者不過一分，實無著手處。她轉過身來，拾起東方不敗拋下的繡花繃子，抽了一根絲線，款款輕送，穿入針鼻，拉住絲線，向外一拔。任我行大叫一聲。那繡花針帶著幾滴鮮血，掛在絲線之下。任我行怒極，飛腿猛向東方不敗的屍身上踢去。屍身飛將起來，呯的一聲響，撞在楊蓮亭頭上。任我行盛怒之下，這一腿踢出時使足了勁力，東方不敗和楊蓮亭兩顆腦袋一撞，盡皆頭骨碎破，腦漿迸裂。任我行得誅大仇，重奪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卻也由此而失了一隻眼睛，一時喜怒交迸，伸天長笑，聲震屋瓦。但笑聲之中，卻也充滿了憤怒之意。

　　上官雲道：「恭喜教主，今日誅卻大逆。從此我教在教主庇蔭之下，揚威四海。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任我行笑罵：「胡說八道！什麼千秋萬載？」忽然覺得倘若真能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確是人生至樂，忍不住又哈哈大笑。這一次大笑，那才是真的稱心暢懷，志得意滿。向問天給東方不敗一針刺中左乳下穴道，全身麻了好一會，此刻四肢才得自如，也道：「恭喜教主，賀喜教主！」任我行笑道：「這一役誅奸復位，你實佔首功。」轉頭向令狐沖道：「沖兒的功勞自然也不在小。」

　　令狐沖見到盈盈皎白如玉的臉頰上一道殷紅的血痕，想起適才的惡戰，兀自心有餘悸，說道：「若不是盈盈去對付楊蓮亭，要殺東方不敗，可當真不易。」頓了一頓，又道：「幸好他繡花針上沒喂毒。」盈盈身子一顫，低聲道：「別說啦。這不是人，是妖怪。唉，我小時候，他常抱著我去山上採果子遊玩，今日卻變得如此下場。」任我行伸手到東方不敗衣衫袋中，摸出一本薄薄的舊冊頁，隨手一翻，其中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他握在手中揚了揚，說道：「這本冊子，便是《葵花寶典》了，上面註明，『欲練神功，引刀自宮』，老夫可不會沒了腦子，去幹這等傻事，哈哈，哈哈，……」隨即沉吟道：「可是寶典上所載的武功實在厲害，任何學武之人，一見之後決不能不動心。那時候幸好我已學得『吸星大法』，否則跟著去練這寶典上的害人功夫，卻也難說。」他在東方不敗屍身上又踢了一腳，笑道：「饒你奸詐似鬼，也猜不透老夫傳你《葵花寶典》的用意。你野心勃勃，意存跋扈，難道老夫瞧不出來嗎？哈哈，哈哈！」令狐沖心中一寒：「原來任教主以《葵花寶典》傳他，當初便就沒懷善意。兩人爾虞我詐，各懷機心。」見任我行右目中不絕流出鮮血，張嘴狂笑，顯得十分的面目猙獰，心中更感到一陣驚怖。任我行伸手到東方不敗胯下一摸，果然他的兩枚睪丸已然割去，笑道：「這部《葵花寶典》要是教太監去練，那就再好不過。」將那《葵花寶典》放在雙掌中一搓，功力到處，一本原已十分陳舊的冊頁登時化作碎片。他雙手一揚，許多碎片隨風吹到了窗外。盈盈吁了一口氣道：「這種害人東西，毀了最好！」令狐沖笑道：「你怕我去練麼？」盈盈滿臉通紅，啐了一口，道：「說話就沒半點正經。」盈盈取出金創藥，替父親及上官雲敷了眼上的傷。各人臉上被刺的針孔，一時也難以計數。盈盈對鏡一照，只見左頰上劃了一道血痕，雖然極細，傷癒之後，只怕仍要留下些微痕跡，不由得鬱鬱不樂。

　　令狐沖道：「你佔盡了天下的好處，未免為鬼神所妒，臉上小小破一點相，那便後福無窮。」盈盈道：「我佔盡了什麼天下的好處？」令狐沖道：「你聰明美貌，武功高強，父親是神教教主，自己又為天下豪傑所敬服。兼之身為女子，東方不敗就羨慕得不得了。」盈盈給他逗得噗嗤一笑，登時將臉上受傷之事擱在一旁。任我行等五人從東方不敗的閨房中出來，經過花園、地道，回入殿中。任我行傳下號令，命各堂長老、香主，齊來會見。他坐入教主的座位，笑道：「東方不敗這廝倒有不少鬼主意，高高在上的坐著，下屬和他相距既遠，敬畏之心自是油然而生。這叫做什麼殿啊？」上官雲道：「啟稟教主，這叫作『成德殿』，那是頌揚教主文成武德之意。」任我行呵呵而笑，道：「文成武德！文武全才，那可不容易哪。」向令狐沖招招手，道：「沖兒，你過來。」令狐沖走到他座位之前。

　　任我行道：「沖兒，當日我在杭州，邀你加盟本教。其時我光身一人，甫脫大難，所許下的種種諾言，你都未必能信，此刻我已復得教主之位，第一件事便是舊事重提……」說到這裡，右手在椅子扶手上拍了幾拍，說道：「這個位子，遲早都是你坐的，哈哈，哈哈！」

　　令狐沖道：「教主、盈盈待我恩重如山，你要我做什麼事，原是不該推辭。只是我已答應了人，有一件大事要辦，加盟神教之事，請恕晚輩不能應命。」

　　任我行雙眉漸漸豎起，陰森森的道：「不聽我吩咐，日後會有什麼下場，你該知道！」

　　盈盈移步上前，挽住令狐沖的手，道：「爹爹，今日是你重登大位的好日子，何必為這種小事傷神？他加盟本教之事，慢慢再說不遲。」任我行側著一隻左目，向二人斜睨，鼻中哼了一聲，道：「盈盈，你就只要丈夫，不要老父了，是不是？」向問天在旁陪笑道：「教主，令狐兄弟是位少年英雄，性子執拗得很，待屬下慢慢開導於他……」正說到這裡，殿外有十餘人朗聲說道：「玄武堂屬下長老、堂主、副堂主，五枝香香主、副香主參見文成武德、仁義英明聖教主。教主中興聖教，澤被蒼生，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任我行喝道：「進殿！」只見十餘條漢子走進殿來，一排跪下。任我行以前當日月神教教主，與教下部屬兄弟相稱，相見時只是抱拳拱手而已，突見眾人跪下，當即站起，將手一擺，道：「不必……」心下忽想：「無威不足以服眾。當年我教主之位為奸人篡奪，便因待人太過仁善之故。這跪拜之禮既是東方不敗定下了，我也不必取消。」當下將「多禮」二字縮住了不說，跟著坐了下來。

　　不多時，又有一批人入殿參見，向他跪拜時，任我行便不再站起，只點了點頭。令狐沖這時已退到殿口，與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遙，燈光又暗，遠遠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頗為朦朧，心下忽想：「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什麼分別？」只聽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讚頌之辭越說越響，顯然眾人心懷極大恐懼，自知過去十餘年來為東方不敗盡力，言語之中，更不免有得罪前任教主之處，今日任教主重登大位，倘若要算舊帳，不知會受到如何慘酷的刑罰。更有一干新進，從來不知任我行是何等人，只知努力奉承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便可升職免禍，料想換了教主仍是如此，是以人人大聲頌揚。令狐沖站在殿口，太陽光從背後射來，殿外一片明朗，陰暗的長殿之中卻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頌辭。他心下說不出厭惡，尋思：「盈盈對我如此，她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順她之意不可。等得我去了嵩山，阻止左冷禪當上五\*有了交代，再在恆山派中選出女弟子來接任掌門，我身一獲自由，加盟神教，也可商量。可是要我學這些人的樣，豈不是枉自為人？我日後娶盈盈為妻，任教主是我岳父，向他磕頭跪拜，那是應有之義，可是什麼『中興聖教，澤被蒼生』，什麼『文成武德，仁義英明』，男子漢大丈夫整日價說這些無恥的言語，當真玷污了英雄豪傑的清白！我當初只道這些無聊的玩意兒，只是東方不敗與楊蓮亭所想出來折磨人的手段，但瞧這情形，任教主聽著這些諛詞，竟也欣然自得，絲毫不覺得肉麻！」又想：「當日在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之上，見到魔教十長老所刻下的武功，曾想魔教前輩之中，著實有不少英雄好漢。若非如此，日月教焉能與正教抗衡百年，互爭雄長，始終不衰？即以當世之士而論，向大哥、上官雲、賈布、童百熊、孤山梅莊中的江南四友，哪一個不是奇材傑出之士？這樣一群豪傑之士，身處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個人跪拜，口中唸唸有辭，心底暗暗詛咒。言者無恥，受者無禮。其實受者逼人行無恥之事，自己更加無恥。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漢？」只聽得任我行洋洋得意的聲音從長殿彼端傳了出來，說道：「你們以前都在東方不敗手下服役，所幹過的事，本教主暗中早已查得清清楚楚，一一登錄在案。但本教主寬大為懷，既往不咎。今後只須大家盡忠本教主，本教主自當善待爾等，共享榮華富貴。」瞬時之間，殿中頌聲大作，都說教主仁義蓋天，胸襟如海，大人不計小人過，眾部屬自當謹奉教主令旨，忠字當頭，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立下決心，為教主盡忠到底。任我行待眾人說了一陣，聲音漸漸靜了下來，又道：「但若有誰膽敢作逆造反，不服令旨，那便嚴懲不貸。一人有罪，全家老幼凌遲處死。」眾人齊聲道：「屬下萬萬不敢。」令狐沖聽這些人話聲顫抖，顯是十分害怕，暗道：「任教主還是和東方不敗一樣，以恐懼之心威懾教眾。眾人面子上恭順，心底卻憤怒不服，這個『忠』字，從何說起？」只聽得有人向任我行揭發東方不敗的罪惡，說他如何忠言逆耳，偏信楊蓮亭一人，如何濫殺無辜，賞罰有私，愛聽恭維的言語，禍亂神教。有人說他敗壞本教教規，亂傳黑木令，強人服食三屍腦神丸。另有一人說他飲食窮侈極欲，吃一餐飯往往宰三頭牛、五口豬、十口羊。

　　令狐沖心道：「一個人食量再大，又怎食得三頭牛、五口豬、十口羊？他定是宴請朋友或是與眾部屬同食。東方不敗身為一教之主，宰幾頭牛羊，又怎算是什麼大罪？」但聽各人所提東方不敗罪名，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加瑣碎。有人罵他喜怒無常，哭笑無端；有人罵他愛穿華服，深居不出。更有人說他見識膚淺，愚蠢糊塗；另有一人說他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嚇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令狐沖尋思：「你們指罵東方不敗如何如何，我也不知你們說得對不對。可是適才我們五人敵他一人，個個死裡逃生，險些兒盡數命喪他繡花針下。倘若東方不敗武功低微，世上更無一個武功高強之人了。當真是胡說八道之至。」接著又聽一人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

　　令狐沖心想：「東方不敗為練《葵花寶典》中的奇功，早已自宮，什麼淫辱婦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哈哈，哈哈！」他想到這裡，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聲來。這一縱聲大笑，登時聲傳遠近。長殿中各人一齊轉過頭來，向他怒目而視。盈盈知道他闖了禍，搶過來挽住了他手，道：「沖哥，他們在說東方不敗的事，沒什麼聽的，咱們到崖下逛逛去。」令狐沖伸了伸舌頭，笑道：「可別惹你爹爹生氣。」二人並肩而出，經過那座漢白玉的牌樓，從竹籃下掛了下去。

　　二人偎倚著坐在竹籃之中，眼見輕煙薄霧從身旁飄過，與崖上長殿中的情景換了另一個世界。令狐衝向黑木崖上望去，但見日光照在那漢白玉牌樓上，發出閃閃金光，心下感到一陣快慰：「我終於離此而去，昨晚的事情便如做了一場惡夢。從此而後，說什麼也不再踏上黑木崖來了。」

　　盈盈道：「沖哥，你在想什麼？」令狐沖道：「你能和我一起去嗎？」盈盈臉上一紅，道：「我們……我們……」令狐沖道：「什麼？」盈盈低頭道：「我們又沒成婚，我……我怎能跟著你去？」令狐沖道：「以前你不也和我一起在江湖行走？」盈盈道：「那是迫不得已，何況，也因此惹起了不少閒言閒語。剛才爹爹說我……說我只向著你，不要爹爹了，倘若我跟了你去，爹爹一定大大的不高興。爹爹受了這十幾年牢獄之災，性子很有些不同了，我想多陪陪他。只要你此心不渝，今後咱們相聚的日子可長著呢。」說到最後這兩句話，聲音細微，幾不可聞。恰好一團白雲飄來，將竹籃和二人都裹在雲中。令狐沖望出來時但覺朦朦朧朧，盈盈雖偎依在他身旁，可是和她相距卻又似極遠，好像她身在雲端，伸手不可觸摸。竹籃到得崖下，二人跨出籃外。盈盈低聲道：「你這就要去？」令狐沖道：「左冷禪邀集五嶽劍派於三月十五聚會，推舉五嶽派的掌門。他野心勃勃，將不利於天下英雄。嵩山之會，我是必須去的。」盈盈點了點頭，道：「沖哥，左冷禪劍術非你敵手，但你須提防他詭計多端。」令狐沖應道：「是。」盈盈道：「我本該跟你一起去，只不過我是魔教妖女，倘若和你同上嵩山，有礙你的大計。」她頓了一頓，黯然道：「待得你當上了五嶽派的掌門，名震天下，咱二人正邪不同，那……那……那可更加難了。」

　　令狐沖握住她手，柔聲道：「到這時候，難道你還信我不過麼？」盈盈淒然一笑，道：「信得過。」隔了一會，幽幽的道：「只是我覺得，一個人武功越練越高，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大，往往性子會變。他自己並不知道，可是種種事情，總是和從前不同了。東方叔叔是這樣，我擔心爹爹，說不定也會這樣。」令狐沖微笑道：「你爹爹不會去練《葵花寶典》上的武功，那寶典早已給他撕得粉碎，便是想練，也不成了。」盈盈道：「我不是說武功，是說一個人的性子。東方叔叔就是不練《葵花寶典》，他當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權在手，生殺予奪，自然而然的會狂妄自大起來。」

　　令狐沖道：「盈盈，你不妨擔心別人，卻決計不必為我擔心。我生就一副浪子性格，永不會裝模作樣。就算我狂妄自大，在你面前，永遠永遠就像今天這樣。」

　　盈盈歎了口氣，道：「那就好了。」

　　令狐沖忽然想起一事，說道：「我倆的事，早已天下皆知。給你充軍到南海荒島的那些朋友們，可以讓他們回來了罷？」盈盈微笑道：「我就派人，坐船去接他們回來就是。」令狐沖拉近她身子，輕輕摟了摟她，說道：「我這就向你告辭。嵩山的大事一了，我便來尋你，自此而後，咱二人也不分開了。」盈盈眼中一亮，閃出異樣的神采，低聲道：「但願你事事順遂，早日前來。我……我在這裡日日夜夜望著。」令狐沖道：「是了！」伸嘴在她臉頰上輕輕一吻。盈盈滿臉飛紅，嬌羞無限，伸手推開了他。

　　令狐沖哈哈大笑，牽過馬來，上馬出了日月教。

## 第32章　並派

　　不一日，令狐衝回到恆山。在山腳下守望的恆山弟子望見了，報上山去，群弟子齊來迎接。接著居於恆山別院中的群豪，也一窩蜂的湧過來相見。令狐沖問起別來情況。祖千秋道：「啟稟掌門人，男弟子們都住在別院，沒一人敢上主峰，規矩得很。」令狐沖喜道：「那就好極。」

　　儀和笑道：「他們確是誰也沒上主峰來，至於是否規矩得很，只怕未必。」令狐沖問：「怎麼？」儀和道：「我們在主庵之中，白天晚上，總是聽得通元谷中喧嘩無比，沒片刻安靜。」令狐沖哈哈大笑，道：「要這些朋友們有片刻安靜，可就難了。」令狐沖當下簡略說了任我行奪回教主之位的事。群豪歡聲雷動，叫嚷聲響徹山谷。大家都想：「任教主奪回大位，聖姑自然權重。大夥兒今後的日子一定好過得多。」令狐衝上了見性峰，到無色庵中，在定閒等三位師太靈位前磕了頭，與儀和、儀清等大弟子商議，離三月十五嵩山之會已無多日，恆山派該當首途去河南了。儀和等都說，為了對抗嵩山派的並派之議，帶同通元谷群豪上嵩山固然聲勢浩大，但難免引得泰山、衡山、華山三派的非議，也讓左冷禪多了反對恆山派的借口。儀和道：「掌門師兄劍法上勝了左冷禪，出任五嶽掌門人就已順理成章，但如通元谷的大批仁兄在旁，勢必多生枝節。」令狐沖微笑道：「咱們的主旨是讓左冷禪吞併不了其餘四派。我做恆山派掌門人已挺不像樣，更不用說做五嶽派掌門人了。大家都說不帶通元谷這些仁兄們去嵩山，那麼不帶便是。」

　　他去通元谷悄悄向計無施、祖千秋、老頭子三人說了。計無施等也說以不帶通元谷群豪為妥，要令狐沖帶同眾女弟子先去，他三人自會向群豪解釋明白。當晚令狐沖和群豪縱酒痛飲，喝得爛醉如泥，原定次日動身前赴嵩山，但酒醒時日已過午，一切都未收拾定當，只得順延一日。到第二日早晨，令狐沖才率同一眾女弟子向嵩山進發。

　　一行人行了數日，這天來到一處市鎮，眾人在一座破敗的大祠堂中做飯休息。鄭萼等七名女弟子出外四下查察，以防嵩山派又搞什麼陰謀詭計。

　　過不多時，鄭萼和秦絹飛步奔來，叫道：「掌門師兄，快來看！」兩人臉上滿是笑容，顯是見到了滑稽之極的事。儀和忙問：「什麼事？」秦絹笑道：「師姊你自己去看。」令狐沖等跟著她二人奔進一家客店，走到西邊廂一間客房門外，只見一張炕上幾人疊成一團，正是桃谷六仙。六人都是動彈不得。令狐沖大為駭異，忙走進房中，將放在最上的桃根仙抱了下來，見他口中塞有一個麻核桃，便給他挖出。桃根仙立時破口大罵：「你奶奶的，你十八代祖宗個個不得好死，十八代灰孫子個個生下來沒屁股眼……」令狐沖笑道：「喂，桃根仙大哥，我可沒得罪你啊。」桃根仙道：「我怎麼會罵你？你別纏夾！這狗娘養的，老子見了他，將他撕成八塊、十六塊、三十四塊……」令狐沖問道：「你罵誰？」

　　桃根仙道：「他奶奶的，老子不罵他罵誰？」令狐沖又將餘下五人中堆得最高的桃花仙抱下，取出了他口中麻核。麻核只取出一半，桃花仙便已急不及待，嘰哩咕嚕的含糊說話，待得麻核離口，便道：「大哥，你說得不對，八塊的一倍是十六塊，十六塊的一倍是三十二塊，你怎麼說是三十四塊？」桃根仙道：「我偏偏喜歡說三十四塊，卻又怎地？我又沒說是一倍？我心中想的是一倍加二。」桃花仙道：「為什麼一倍加二？那可沒有道理。」兩人身上穴道尚未解開，只嘴巴一得自由，立即辯了起來。

　　令狐沖笑道：「兩位且別吵，到底是怎麼回事？」桃花仙罵道：「不戒和不可不戒這兩個臭和尚，他祖宗十八代個個是臭和尚！」令狐沖笑道：「怎麼罵起不戒大師來啦？」桃根仙道：「不罵他罵誰？你不告而別，祖千秋跟大夥兒一說，我六兄弟怎肯不去嵩山瞧熱鬧？自然跟了來啦。我們還要搶在你頭裡。走到這裡，遇見了不可不戒這臭和尚，假裝跟我們喝酒，又說見到六隻狗子咬死一頭大蟲，騙我們出去瞧。哪知道他太師父不戒這臭和尚卻躲在門角落裡，冷不防把我們一個個都點了穴道，像堆柴草般堆在一起，說道我們如上嵩山，定要壞了令狐掌門的大事。他奶奶的，我們怎會壞你的大事？」令狐沖這才明白，笑道：「這一次是桃谷六仙贏了，不戒大師輸了。下次你們六兄弟見到他師徒倆，千萬不能提起這件事，更不可跟他們二人動手。否則的話，天下英雄好漢問起原因，都知道不戒大師折在桃谷六仙手裡，他面目無光，太丟人了。」桃根仙和桃花仙連連點頭，說道：「下次見到這兩個臭和尚，我們只裝作沒事人一般便了，免得他師徒倆難以做人。」令狐沖笑道：「趕快解開這幾位的穴道要緊，他們可給憋得狠了。」當下伸手替桃花仙解了穴道，走出房外，帶上了房門，以免聽他六兄弟纏夾不清的爭吵。

　　鄭萼笑問：「大師哥，這六兄弟在幹什麼？」秦絹笑道：「他們在疊羅漢。」桃花仙登時便罵：「小尼姑，胡說八道，誰說我們是在疊羅漢？」秦絹笑道：「我可不是小尼姑。」桃根仙道：「你和小尼姑在一起，也就是小尼姑了。」秦絹道：「令狐掌門跟我們在一起，他也是小尼姑嗎？」鄭萼笑道：「你和我們在一起，那麼你們六兄弟也都是小尼姑了。」桃根仙和桃花仙無言以對，互相埋怨，都怪對方不好，以致弄得自己也變成了小尼姑。

　　令狐沖和儀和等在房外候了好半晌，始終不見桃谷六仙出來。令狐沖又推門入內，卻見桃花仙笑吟吟的走來走去，始終沒給五兄弟解開穴道。令狐沖哈哈大笑，忙伸手給五人都解了穴道，急速退出房外。但聽得呯彭、喀喇之聲大作，房中已打成一團。令狐沖笑嘻嘻的走開，轉了個彎，行出數丈，便到了田邊小路之上。但見一株桃樹上生滿了蓓蕾，只待春風一至，便即盛開，心想：「這桃花何等嬌艷，可是桃谷六仙卻又這等顛三倒四，和桃花可拉不上半點干係。」

　　他閒步一會，心想六兄弟的架該打完了，不妨便去跟他們一起喝酒，忽聽得身後腳步聲輕響，有個女子聲音叫道：「令狐大哥！」令狐沖轉過身來，見是儀琳。她走上前來，輕聲道：「我問你一句話，成不成？」令狐沖微笑道：「當然成啊，什麼事？」儀琳道：「到底你喜歡任大小姐多些，還是喜歡你那個姓岳的小師妹多些？令狐沖一怔，微感尷尬，道：「你怎麼忽然問起這件事來？」儀琳道：「是儀和、儀清師妹她們叫我問的。」令狐沖更感奇怪，微笑道：「她們怎地想到要問這些話？」儀琳低下了頭，道：「令狐大哥，你小師妹的事，我從來沒跟旁人說過。那日儀和師妹劍傷岳小姐，雙方生了嫌隙。儀真、儀靈兩位師妹奉你之命送去傷藥，華山派非但不收，還把兩位師姊轟了出來。大家怕惹你生氣，也沒敢跟你說。後來於嫂和儀文師姊又上華山去，報知你接任恆山掌門，卻讓華山派給扣了起來。」令狐沖微微一驚，道：「你怎知道？」

　　儀琳忸怩道：「是那田……不可不戒說的。」令狐沖道：「田伯光？」儀琳道：「正是。你去了黑木崖之後，師妹們叫他上華山去探聽訊息。」令狐沖點頭道：「田伯光輕功了得，打探消息，不易為人發覺。他見到了報訊的兩位師姊？」儀琳道：「是。不過華山派看守得很嚴，他無法相救，好在兩位師姊也沒吃苦。再說，我寫給他的條子上說，千萬不可得罪了華山派，更加不得動手傷人，以免惹你生氣。」令狐沖微笑道：「你寫了條子對他說，倒像是師父的派頭！」儀琳臉上一紅，道：「我在見性峰，他在通元谷，有事通知他，只好寫了條子，叫佛婆送去給他。」令狐沖笑道：「是了，我是說笑話。田伯光又說些什麼？」儀琳道：「他說見到一場喜事，你從前的師父招女婿……」突然之間，只見令狐沖臉色大變，她心下驚恐，便停了口。令狐沖喉頭哽住，呼吸艱難，喘著氣道：「你說好啦，不……不要緊。」聽到自己語音乾澀，幾乎不像是自己說的話。儀琳柔聲道：「令狐大哥，你別難過。儀和、儀清師姊她們都說，任大小姐雖是魔教中人，但容貌既美，武功又高，哪一點都比岳小姐強上十倍。」

　　令狐沖苦笑道：「我難過什麼？小師妹有了個好好的歸宿，我歡喜還來不及呢。他……他……田伯光見到了我小師妹……」儀琳道：「田伯光說華山玉女峰上張燈結綵，熱鬧得很，各門各派中有不少人道賀。岳先生卻沒通知咱們恆山派，竟把咱們當作敵人看待。」令狐沖點了點頭。儀琳又道：「於嫂和儀文師姊好意去華山報訊。他們不派人送禮，不來祝賀你接任掌門，那也罷了，幹麼卻將報訊的使者扣住了不放？」令狐沖呆呆出神，沒回答她的話。儀琳又道：「儀和、儀清兩位師姊說，他華山派行事不講道理，咱們也不能太客氣了。在嵩山見到了，咱們應該當眾質問，叫他們放人。」令狐沖又點了點頭。儀琳見他失神落魄的模樣，歎了口氣，柔聲道：「令狐大哥，你自己保重。」緩步走開。令狐沖見她漸漸走遠，喚道：「師妹！」儀琳停步回頭。令狐沖問道：「和我師妹成親的，是……是……」儀琳點頭道：「是！是那個姓林的。」她快步走到令狐沖面前，拉住他右手衣袖，說道：「令狐大哥，那姓林的沒半分及得上你。岳小姐是個糊塗人，才肯嫁給他，師妹們怕你生氣，一直沒敢跟你說。可是桃谷六仙說，我爹爹和田伯光便在左近。田伯光見到了你，多半會跟你說。就算田伯光不說，再過幾天，便上嵩山了，定會遇上岳小姐和她丈夫。那時你見到她改了裝，穿著新媳婦的打扮，說不定……說不定……有礙大事。大家都說，倘若任大小姐在你身邊，那就好了。眾師姊叫我來勸勸你，別把那個糊塗的岳姑娘放在心上。」令狐沖臉露苦笑，心想：「她們都關心我，怕我傷心，因此一路上對我加意照顧。」忽覺手背上落上幾滴水點，一側頭，只見儀琳正自流淚，奇道：「你……你怎麼了？」儀琳淒然道：「我見到你傷心的……傷心的模樣，令狐大哥，你如要哭，就……就哭出聲來好了。」

　　令狐沖哈哈一笑，道：「我為什麼要哭？令狐沖是個無行浪子，為師父師娘所不齒，早給逐出了師門。小師妹怎會……怎會……哈哈，哈哈！」縱聲大笑，發足往山道上奔去。這一番奔馳，直奔出二十餘里，到了一處荒無人跡的所在，只覺悲從中來，不可抑制，撲在地下，放聲大哭。哭了好一會，心中才稍感舒暢，尋思：「我這時回去，雙目紅腫，若教儀和她們見了，不免笑話於我，不如晚上再回去罷。」但轉念又想：「我久出不歸，她們定然擔心。大丈夫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令狐沖苦戀岳靈珊，天下知聞。她棄我有若敝屣，我若不傷心，反倒是矯情作假了。」

　　當下放開腳步，回到鎮尾的破祠堂中。儀和、儀清等正散在各處找尋，見他回來，無不喜動顏色。桌上早已安排了酒菜，令狐沖自斟自飲，大醉之後，伏案而睡。

　　數日後到了嵩山腳下，離會期尚有兩天。等到三月十五正日，令狐沖率同眾弟子，一早動身上山。走到半山，四名嵩山弟子上來迎接，執禮甚恭，說道：「嵩山末學後進，恭迎恆山派令狐掌門大駕，敝派左掌門在山上恭候。」又說：「泰山、衡山、華山三派的師伯叔和師兄們，昨天便都已到了。令狐掌門和眾位師姊到來，嵩山派上下盡感榮寵。」令狐沖一路上山，只見山道上打掃乾淨，每過數里，便有幾名嵩山弟子備了茶水點心，迎接賓客，足見嵩山派這次準備得甚是周到，但也由此可見，左冷禪對這五嶽派掌門之位志在必得，決不容有人阻攔。

　　行了一程，又有幾名嵩山弟子迎上來，和令狐沖見禮，說道：「崑崙、峨嵋、崆峒、青城各派的掌門人和前輩名宿，今日都要聚會嵩山，參與五嶽派推舉掌門人大典。崑崙和青城派的各位都已到了。令狐掌門來得正好，大家都在山上候你駕到。」這幾人眉字之間頗有傲色，聽他們語氣，顯然認為五嶽派掌門一席，說什麼也脫不出嵩山掌門的掌心。行了一程，忽聽得水聲如雷，峭壁上兩條玉龍直掛下來，雙瀑並瀉，屈曲迴旋，飛躍奔逸。眾人自瀑布之側上峰。嵩山派領路的弟子說道：「這叫作勝觀峰。令狐掌門，你看比之恆山景物卻又如何？」令狐沖道：「恆山靈秀而嵩山雄偉，風景都是挺好的。」那人道：「嵩山位居天下之中，在漢唐二朝邦畿之內，原是天下群山之首。令狐掌門請看，這等氣象，無怪歷代帝王均建都於嵩山之麓了。」其意似說嵩山為群山之首，嵩山派也當為諸派的領袖。令狐沖微微一笑，道：「不知我輩江湖豪士，跟帝王官吏拉得上什麼干係？左掌門時常結交官府嗎？」那人臉上一紅，便不再說。

　　由此而上，山道越來越險，領路的嵩山派弟子一路指點，道：「這是青岡峰，青岡坪。這是大鐵梁峽，小鐵梁峽。」鐵梁峽之右儘是怪石，其左則是萬仞深壑，渺不見底。一名嵩山弟子拾起一塊大石拋下壑去，大石和山壁相撞，初時轟然如雷，其後聲響極小，終至杳不可聞。儀和道：「請問這位師兄，今日來到嵩山的有多少人啊？」那漢子道：「少說也有二千人了。」儀和道：「每一個客人上山，你們都投一塊大石示威，過不多時，這山谷可讓你們嵩山派給填滿了。」那漢子哼了一聲，並不答話。轉了一個彎，前面雲霧迷濛，山道上有十餘名漢子手執兵刃，攔在當路。一人陰森森的道：「令狐沖幾時上來？朋友們倘若見到，跟我瞎子說一聲。」

　　令狐沖見說話之人鬚髯似戟，臉色陰森可怕，一雙眼卻是瞎的，再看其餘各人時，竟個個都是瞎子，不由得心中一凜，朗聲道：「令狐沖在此，閣下有何見教？」他一說「令狐沖在此」五字，十幾名瞎子立時齊聲大叫大罵，挺著兵刃，便欲撲上，都罵：「令狐沖賊小子，你害得我好苦，今日這條命跟你拚了。」

　　令狐沖登時省悟：「那晚華山派荒廟遇襲，我以新學的獨孤九劍劍法刺瞎了不少敵手的眼睛。這些人的來歷一直猜想不出，此刻想來，自是嵩山派所遣，不料今日在此處重會。」眼見地勢險惡，這些人倘若拚命，只要給其中一人抱住，不免一齊墮下萬丈深谷。

　　又見引路的嵩山弟子嘴角含笑，一副幸災樂禍之意，尋思：「我在龍泉鑄劍谷所殺嵩山派人物著實不少，今日上得嵩山，可半分大意不得。」說道：「這些瞎朋友，是嵩山派門下的弟子嗎？請閣下叫他們讓路。」那嵩山弟子笑道：「他們不是敝派的。在下說出來的話管不了事。還是請令狐掌門自行打發的好。」忽聽得一人大聲喝道：「老子先打發了你再說。」正是不戒和尚到了。他身後跟著不可不戒田伯光。不戒大踏步走上前去，一伸手，抓住兩名嵩山弟子，向眾瞎子投將過去，叫道：「令狐衝來也。」眾瞎子揮兵刃亂砍亂劈，總算兩名嵩山弟子武功不低，身在半空，仍能拔劍抵擋，大叫：「是嵩山派自己人，快讓開了。」眾瞎子急忙閃避，亂成一團。不戒搶上前去，又抓住了兩名嵩山弟子，喝道：「你不叫這些瞎子們讓開，老子把你這兩個混蛋拋了下去。」雙臂運勁，將二人向天投去。不戒和尚臂力雄健無比，兩名嵩山弟子給他投向半空，直飛上七八丈，登時魂飛魄散，齊聲慘叫，只道這番定是跌入了下面萬丈深谷，頃刻間便成為一團肉泥了。

　　不戒和尚待他二人跌落，雙臂齊伸，又抓住了二人後頸，說道：「要不要再來一次？」一名漢子忙道：「不……不要了！」另一名嵩山弟子甚是乖覺，大聲叫道：「令狐沖，你往哪裡逃？眾位瞎子朋友，快追，快追！」十餘名瞎子聽了，信以為真，拔足便奔。田伯光怒道：「令狐掌門的名字，也是你這小子叫得的？」伸手拍拍兩記耳光，大聲呼喚：「令狐大俠在這裡！令狐掌門在這裡！哪一個瞎子有種，便過來領教他的劍法。」眾瞎子受了嵩山弟子的慫恿，又想到雙目被令狐衝刺瞎的仇怨，滿腔憤怒，便在山道上守候，但聽得兩名嵩山弟子的慘呼，不由得心寒，跟著在山道上來回亂奔，雙目不能見物，一時無所適從，茫然站立。

　　令狐沖、不戒、田伯光及恆山諸弟子從眾瞎子身畔走過，更向上行。陡見雙峰中斷，天然現出一個門戶，疾風從斷絕處吹出，雲霧隨風撲面而至。不戒喝道：「這叫作什麼所在？怎地變啞巴了？」那嵩山弟子苦著臉道：「這叫作朝天門。」眾人折向西北，又上了一段山路，望見峰頂的曠地之上，無數人眾聚集。引路的數名嵩山弟子加快腳步，上峰報訊。跟著便聽得鼓樂聲響起，歡迎令狐沖等上峰。

　　左冷禪身披土黃色布袍，率領了二十名弟子，走上幾步，拱手相迎。令狐沖此刻雖是恆山掌門，但先前一直叫他「左師伯」，畢竟是後輩，當下躬身行禮，說道：「晚輩令狐沖，拜見嵩山掌門。」左冷禪道：「多日不見，令狐世兄丰采尤勝往昔。世兄英俊年少而執掌恆山派門戶，開武林中千古未有之局面，可喜可賀。」他向來冷口冷面，這時口中說「可喜可賀」，臉上神色，卻絕無絲毫「可喜可賀」的模樣。令狐沖明白他言語中皮裡陽秋，說什麼「開武林中千古未有之局面」，其實是諷刺他以男子而做群尼的領袖，「英俊年少」四字，更是不懷好意，說道：「晚輩奉定閒師太遺命，執掌恆山門戶，志在為兩位師太復仇雪恨。報仇大事一了，自當退位讓賢。」他說著這幾句話時，雙目緊緊和左冷禪的目光相對，瞧他臉上是否現出慚色，抑或有憤怒憎恨之意，卻見左冷禪臉上連肌肉也不牽動一下，說道：「五嶽劍派向來同氣連枝，今後五派歸一，定閒、定逸兩位師太的血仇，不單是恆山之事，也是我五嶽派之事。令狐兄弟有志於此，那好得很啊。」他頓了一頓，說道：「泰山天門道兄、衡山莫大先生、華山嶽先生，以及前來觀禮道賀的不少武林朋友都已到達，請過去相見罷。」令狐沖道：「是。少林方證大師和武當沖虛道長到了沒有？」左冷禪淡淡的道：「他二位住得雖近，但自持身份，是不會來的。」說著向令狐沖瞪了一眼，目光中深有恨意。令狐沖一怔，便即省悟：「我接任掌門，這兩位武林前輩親臨道賀。左冷禪卻以為他們今日不會來，因此不但恨上了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對我可恨得更加厲害了。」

　　便在此時，忽見山道上兩名黃衣弟子疾奔而上，全力快跑，顯是身有急事。峰頂上諸人不約而同的都向這二人瞧去。不多時兩人奔到左冷禪身前，稟道：「恭喜師父，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武當派掌門沖虛道長，率領兩派門人弟子，正上山來。」左冷禪道：「他二位老人家也來了？那可客氣得很啊。這可須得下去迎接了。」他語氣似乎沒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但令狐沖見到他衣袖微微顫動，心中喜悅之情畢竟難以盡掩。在嵩山絕頂的群雄聽到少林方證大師、武當沖虛道長齊到，登時聳動，不少人跟在左冷禪之後，迎下山去。令狐沖和恆山弟子避在一旁，讓眾人下山。

　　只見泰山派天門道人、衡山派莫大先生以及丐幫幫主、青城派掌門松風觀觀主余滄海等前輩名宿，果然都已到了。令狐沖和眾人一一見禮，忽見黃牆後轉出一群人來，正是師父、師娘和華山派一眾師弟師妹。他心中一酸，快步搶前，跪下磕頭，說道：「令狐沖拜見兩位老人家。」

　　岳不群身子一側，冷冷的道：「令狐掌門何以行此大禮？那不是笑話奇談嗎？」令狐沖拜畢站起，退立道側。岳夫人眼圈一紅，說道：「聽說你當了恆山派掌門。以後只須不再胡鬧，也未始不能安身立命。」岳不群冷笑道：「他不再胡鬧？那是日頭從西方出來了。他第一日當掌門，恆山派便收了成千名旁門左道的人物，那還不夠胡鬧？聽說他又同大魔頭任我行聯手，殺了東方不敗，讓任我行重登魔教教主寶座。恆山派掌門人居然去參預魔教這等大事，還不算胡鬧得到了家嗎？」令狐沖道：「是，是。」不願多說此事，岔開了話題：「今日嵩山之會，瞧左師伯的用意，是要五嶽劍派合而為一，合成一個五嶽派。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岳不群問道：「你意下如何？」令狐沖道：「弟子……」岳不群微笑道：「『弟子』二字，那是不用提了。你倘若還念著昔日華山之情，那就……那就……」微微沉吟，似乎以下的話不易措詞。令狐沖自破逐出華山門牆以來，從未見過岳不群對自己如此和顏悅色，忙道：「你老人家有何吩咐，弟子……晚輩無有不遵。」岳不群點頭道：「我也沒什麼吩咐，只不過我輩學武之人，最講究的是正邪是非之辨。當日你不能再在華山派耽下去，並不是我和你師娘狠心，不能原宥你的過失，實在你是犯了武林的大忌。我雖將你自幼撫養長大，待你有如親生兒子，卻也不能徇私。」令狐沖聽到這裡，眼淚涔涔而下，哽咽道：「師父師娘的大恩，弟子粉身碎骨，也是難以報答。」岳不群輕拍他的肩頭，意示安慰，又道：「那日在少林寺中，鬧到我師徒二人兵刃相見。我所使的那幾招劍招，其中實含深意，盼你回心轉意，重入我華山門牆。但你堅執不從，可令我好生灰心。」令狐沖首道：「那日在少林寺中胡作非為，弟子當真該死。如得重列師父門牆，原是弟子畢生大願。」岳不群微笑道：「這句話，只怕有些口是心非了。你身為恆山一派掌門，指揮號令，一任己意，那是何等風光，何等自在，又何必重列我夫婦門下？再說，以你此刻武功，我又怎能再做你師父？」說著向岳夫人瞧了一眼。令狐沖聽得岳不群口氣鬆動，竟有重新收自己為弟子之意，心中喜不自勝，雙膝一屈，便即跪下，說道：「師父、師娘，弟子罪大惡極，今後自當痛改前非，遵奉師父、師娘的教誨。只盼師父、師娘慈悲，收留弟子，重列華山門牆。」只聽得山道上人聲喧嘩，群雄簇擁著方證大師和沖虛道人，上得峰來。岳不群低聲道：「你起來，這件事慢慢商量不遲。」令狐沖大喜，又磕了個頭，道：「多謝師父、師娘！」這才站起。岳夫人又悲又喜，說道：「你小師妹和你林師弟，上個月在華山已成……成了親。」她口氣頗有些擔憂，生怕令狐沖所以如此急切的要重回華山，只是為了岳靈珊，一聽到她嫁人的訊息，就算不發作吵嚷，那也非大失所望不可。

　　令狐沖心中一陣酸楚，微微側頭，向岳靈珊瞧去，只見她已改作了少婦打扮，衣飾頗為華麗，但容顏一如往昔，並無新嫁娘那種容光煥發的神情。

　　她目光和令狐沖一觸，突然間滿臉通紅，低下頭去。令狐沖胸口便如給大鐵錘重重打了一下，霎時間眼前金星亂冒，身子搖晃，站立不定，耳邊隱隱聽得有人說道：「令狐掌門，你是遠客，反先到了。少林寺和峻極禪院近在咫尺，老衲卻來得遲了。」令狐沖覺得有人扶住了自己左臂，定了定神，見方證大師笑容可掬的站在身前，忙道：「是，是！」拜了下去。左冷禪朗聲道：「大夥兒不用多禮了。否則幾千人拜來拜去，拜到明天也拜不完。請進禪院坐地。」

　　嵩山絕頂，古稱「峨極」。嵩山絕頂的峻極禪院本是佛教大寺，近百年來卻已成為嵩山派掌門的住所。左冷禪的名字中雖有一個「禪」字，卻非佛門弟子，其武功近於道家。群雄進得禪院，見院子中古柏森森，殿上並無佛像，大殿雖也極大，比之少林寺的大雄寶殿卻有不如，進來還不到千人，已連院子中也站滿了，後來者更無插足之地。左冷禪朗聲道：「我五嶽劍派今日聚會，承蒙武林中同道友好賞臉，光臨者極眾，大出在下意料之外，以致諸般供應，頗有不足，招待簡慢，還望各位勿怪。」群豪中有人大聲道：「不用客氣啦，只不過人太多，這裡站不下。」左冷禪道：「由此更上二百步，是古時帝皇封禪嵩山的封禪台，地勢寬闊，本來極好。只是咱們布衣草莽，來到封禪台上議事，流傳出去，有識之士未免要譏刺諷嘲，說咱們太過僭越了。」

　　古代帝皇為了表彰自己功德，往往有封禪泰山，或封禪嵩山之舉，向上天呈表遞文，乃是國家盛事。這些江湖豪傑，又怎懂得「封禪」是怎麼回事？只覺擠在這大殿中氣悶之極，別說坐地，連呼口氣也不暢快，紛紛說道：「咱們又不是造反做皇帝，既有這等好所在，何不便去？旁人愛說閒話，去他媽的！」說話之間，已有數人衝出院門。

　　左冷禪道：「既是如此，大夥兒便去封禪台下相見。」令狐沖心想：「左冷禪事事預備得十分周到，遇到商議大事之際，反讓眾人擠得難以轉身，天下寧有是理？他自是早就想要眾人去封禪台，只是不好意思自己出口，卻由旁人來倡議而已。」又想：「這封禪台不知是什麼玩意兒？他說跟皇帝有關，他引大夥兒去封禪台，難道當真以皇帝自居麼？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說他野心極大，混一了五嶽劍派之後，便圖掃滅日月教，再行併吞少林、武當。嘿嘿，他和東方不敗倒是志同道合得很，『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他跟著眾人，走到封禪台下，尋思：「聽師父的口氣，是肯原宥我的過失，准我重回華山門下。為什麼師父從前十分嚴厲，今日卻臉色甚好？是了，多半他打聽之下，得知我在恆山行為端正，絕無穢亂恆山門戶，心中喜歡。小師妹嫁了林師弟，他二位老人家對我又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再加上師娘一再勸說，師父這才回心轉意。今日左冷禪力圖吞併四派，師父身為華山掌門，自要竭力抗拒。他待我好些，我就可以和他聯手，力保華山一派。這一節我自當盡力，不負他老人家的期望，同時也保全了恆山派。」

　　封禪台為大麻石所建，每塊大石都鑿得極是平整，想像當年帝皇為了祭天祈福，不知驅使幾許石匠，始成此巨構。令狐沖細看時，見有些石塊上斧鑿之印甚新，雖已塗抹泥苔，仍可看出是新近補上，顯然這封禪台年深月久，頗已毀敗，左冷禪曾命人好好修整過一番，只是著意掩飾，不免欲蓋彌彰，反而令人看出來其居心不善。

　　群豪來到這嵩山絕頂，都覺胸襟大暢。這絕巔獨立天心，萬峰在下。其時雲開日朗，纖翳不生。令狐衝向北望去，遙見成皋玉門，黃河有如一線，西向隱隱見到洛陽伊闕，東南兩方皆是重重疊疊的山峰。

　　只見三個老者向著南方指指點點。一人說道：「這是大熊峰，這是小熊峰，兩峰筆立並峙的是雙圭峰，三峰插雲的是三尤峰。」另一位老者道：「這一座山峰，便是少林寺所在的少室山。那日我到少林寺去，頗覺少室之高，但從此而望，少林寺原來是在嵩山腳下。」三名老者都大笑起來。令狐沖瞧這三人服色打扮並非嵩山派中人，口中卻說這等言語，以山為喻，推崇嵩山，菲薄少林。再瞧這三人雙目炯炯有光，內力大是了得，看來左冷禪這次約了不少幫手，若是有變，出手的不僅僅是嵩山一派而已。

　　只見左冷禪正在邀請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登上封禪台去。方證笑道：「我們兩個方外的昏庸老朽之徒，今日到來只是觀禮道賀，卻不用上台做戲，丟人現眼了。」左冷禪道：「方丈大師說這等話，那是太過見外了。」沖虛道：「賓客都已到來，左掌門便請勾當大事，不用老是陪著我們兩個老傢伙了。」

　　左冷禪道：「如此遵命了。」向兩人一抱拳，拾級走上封禪台。上了數十級，距台頂尚有丈許，他站在石級上朗聲說道：「眾位朋友請了。」嵩山絕頂山風甚大，群豪又散處在四下裡觀賞風景，左冷禪這一句話卻清清楚楚的傳入了各人耳中。眾人一齊轉過頭來，紛紛走近，圍到封禪台旁。左冷禪抱拳說道：「眾位朋友瞧得起左某，惠然駕臨嵩山，在下感激不盡。眾位朋友來此之前，想必已然風聞，今日乃是我五嶽劍派協力同心、歸並為一派的好日子。」台下數百人齊聲叫了起來：「是啊，是啊，恭喜，恭喜！」左冷禪道：「各位請坐。」群雄當即就地坐下，各門各派的弟子都隨著掌門人坐在一起。左冷禪道：「想我五嶽劍派向來同氣連枝，百餘年來攜手結盟，早便如同一家，兄弟忝為五派盟主，亦已多歷年所。只是近年來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兄弟與五嶽劍派的前輩師兄們商量，均覺若非聯成一派，統一號令，則來日大難，只怕不易抵擋。」忽聽得台下有人冷冷的道：「不知左盟主和哪一派的前輩師兄們商量過了？怎地我莫某人不知其事？」說話的正是衡山派掌門人莫大先生。他此言一出，顯見衡山派是不贊成合併的了。左冷禪道：「兄弟適才說道，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五派非合而為一不可，其中一件大事，便是咱們五派中人，自相殘殺戕害，不顧同盟義氣。莫大先生，我嵩山派弟子大嵩陽手費師弟，在衡山城外喪命，有人親眼目睹，說是你莫大先生下的毒手，不知此事可真？」

　　莫大先生心中一凜：「我殺這姓費的，只有劉師弟、曲洋、令狐沖、恆山派一名小尼、以及曲洋的孫女親眼所見。其中三人已死，難道令狐沖酒後失言，又或那小尼姑少不更事，走漏風聲？」其時台下數千道目光，都集於莫大先生臉上。莫大先生神色自若，搖頭說道：「並無其事！諒莫某這一點兒微末道行，怎殺得了大嵩陽手？」

　　左冷禪冷笑道：「若是正大光明的單打獨鬥，莫大先生原未必能殺得了我費師弟，但如忽施暗算，以衡山派這等百變千幻的劍招，再強的高手也難免著了道兒。我們細查費師弟屍身上傷痕，創口是給人搗得稀爛了，可是落劍的部位卻改不了啊，那不是欲蓋彌彰嗎？

　　」莫大先生心中一寬，搖頭道：「你妄加猜測，又如何作得準？」心想原來他只是憑費彬屍身上的劍創推想，並非有人洩漏，我跟他來個抵死不認便了。但這麼一來，衡山派與嵩山派總之已結下了深仇，今日是否能生下嵩山，可就難說得很。左冷禪續道：「我五嶽劍派合而為一，是我五派立派以來最大的大事。莫大先生，你我均是一派之主，當知大事為重，私怨為輕。只要於我五派有利，個人的恩怨也只好擱在一旁了。莫兄，這件事你也不用太過擔心，費師弟是我師弟，等我五派合併之後，莫兄和我也是師兄弟了。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又何必再逞兇殺，多造殺孽？」他這番話聽來平和，含意卻著實咄咄逼人，意思顯是說，倘若莫大先生贊同合派，那麼殺死費彬之事便一筆勾銷，否則自是非清算不可。他雙目瞪視莫大先生，問道：「莫兄，你說是不是呢？」莫大先生哼了一聲，不置可否。左冷禪皮笑肉不笑的微微一笑，說道：「南嶽衡山派於並派之議，是無異見了。東嶽泰山派天門道兄，貴派意思如何？」天門道人站起身來，聲若洪鐘的說道：「泰山派自祖師爺東靈道長創派以來，已三百餘年。貧道無德無能，不能發揚光大泰山一派，可是這三百多年的基業，說什麼也不能自貧道手中斷絕。這並派之議，萬萬不能從命。」

　　泰山派中一名白鬚道人站了起來，朗聲說道：「天門師侄這話就不對了。泰山一派，四代共有四百餘眾，可不能為了你一個人的私心，阻撓了利於全派的大業。」眾人見這白鬚道人臉色枯槁，說話中氣卻十分充沛。有人識得他的，便低聲相告：「他是玉璣子，是天門道人的師叔。」

　　天門道人臉色本就甚是紅潤，聽得玉璣子這麼說，更是脹得滿臉通紅，大聲道：「師叔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師侄自從執掌泰山門戶以來，哪一件事不是為了本派的聲譽基業著想？我反對五派合併，正是為了保存泰山一派，那又有什麼私心了？」玉璣子嘿嘿一笑，說道：「五派合併，行見五嶽派聲勢大盛，五嶽派門下弟子，哪一個不沾到光？只是師侄你這掌門人卻做不成了。」天門道人怒氣更盛，大聲道：「我這掌門人，做不做有什麼干係？只是泰山一派，說什麼也不能在我手中給人吞併。」玉璣子道：「你嘴上說得漂亮，心中卻就是為了放不下掌門人的名位。」

　　天門道人怒道：「你真道我是如此私心？」一伸手，從懷中取出了一柄黑黝黝的鐵鑄短劍，大聲道：「從此刻起，我這掌門人是不做了。你要做，你去做去！」

　　眾人見這柄短劍貌不驚人，但五嶽劍派中年紀較長的，都知是泰山派創派祖師東靈道人的遺物，近三百年來代代相傳，已成為泰山派掌門人的信物。

　　玉璣子退了一步，冷笑道：「你倒捨得？」天門道人怒道：「為什麼捨不得？」玉璣子道：「既是如此，那就給我！」右手疾探，已抓住了天門道人的手中鐵劍。天門道人全沒料到他竟會真的取劍，一怔之下，鐵劍已被玉璣子奪了過去。他不及細想，刷的一聲，抽出了腰間長劍。

　　玉璣子飛身退開，兩條青影晃處，兩名老道仗劍齊上，攔在天門道人面前，齊聲喝道：「天門，你以下犯上，忘了本門的戒條麼？」天門道人看這二人時，卻是玉磬子、玉音子兩個師叔。他氣得全身發抖，叫道：「二位師叔，你們親眼瞧見了，玉璣……玉璣師叔剛才幹什麼來！」

　　玉音子道：「我們確是親眼瞧見了。你已把本派掌門人之位，傳給了玉璣師兄，退位讓賢，那也好得很啊。」玉磬子道：「玉璣師兄既是你師叔，眼下又是本派掌門人，你仗劍行兇，對他無禮，這是欺師滅祖、犯上作亂的大罪。」天門道人眼見兩個師叔無理偏袒，反而指責自己的不是，怒不可遏，大聲道：「我只是一時的氣話，本派掌門人之位，豈能如此草草……草草傳授，就算要讓人，他……他……他媽的，我也決不能傳給玉璣。」急怒之餘，竟忍不住口出穢語。玉音子喝道：「你說這種話，配不配當掌門人？」

　　泰山派人群中一名中年道人站起身來，大聲說道：「本派掌門向來是俺師父，你們幾位師叔祖在搗什麼鬼？」這中年道人法名建除，是天門道人的第二弟子。跟著又有一人站起來喝道：「天門師兄將掌門人之位交給了俺師父，這裡嵩山絕頂數千對眼睛都見到了，數千對耳朵都聽到了，難道是假的？天門師兄剛才說道：『從此刻起，我這掌門人是不做了，你要做，你去做去！』你沒聽見嗎？」說這話的是玉璣子的弟子。泰山派中一百幾十人齊叫：「舊掌門退位，新掌門接位！舊掌門退位，新掌門接位！」天門道人是泰山派的長門弟子，他這一門聲勢本來最盛，但他五六個師叔暗中聯手，突然同時跟他作對，泰山派來到嵩山的二百來人中，倒有一百六十餘人和他敵對。玉璣子高高舉起鐵劍，說道：「這是東靈祖師爺的神兵。祖師爺遺言：『見此鐵劍，如見東靈』，咱們該不該聽祖師爺的遺訓？」一百多名道人大聲呼道：「掌門人說得對！」又有人叫道：「逆徒天門犯上作亂，不守門規，該當擒下發落。」令狐沖見了這般情勢，料想這均是左冷禪暗中佈置。天門道人性子暴躁，受不起激，三言兩語，便墮入了彀中。此時敵方聲勢大盛，天門又乏應變之才。徒然暴跳如雷，卻是一籌莫展。令狐沖舉目向華山派人群中望去，見師父負手而立，臉上絲毫不動聲色，心想：「玉璣子他們這等搞法，師父自是大大的不以為然，但他老人家目前並不想插手干預，當是暫且靜觀其變。我一切唯他老人家馬首是瞻便了。」玉璣子左手揮了幾下，泰山派的一百六十餘名道人突然散開，拔出長劍，將其餘五十多名道人圍在垓心，被圍的自然都是天門座下的徒眾了。天門道人怒吼：「你們真要打？那就來拚個你死我活。」玉璣子朗聲道：「天門聽著：泰山派掌門有令，叫你棄劍降服，你服不服東靈祖師爺的鐵劍遺訓？」天門怒道：「呸，誰說你是本派的掌門人了？」玉璣子叫道：「天門座下諸弟子，此事與你們無干，大家拋下兵刃，過來歸順，那便概不追究，否則嚴懲不貸。」

　　建除道人大聲道：「你若能對祖師爺的鐵劍立下重誓，決不讓祖師爺當年辛苦締造的泰山派在江湖中除名，那麼大家擁你為本派掌門，原也不妨。但若你一當掌門，立即將本派出賣給嵩山派，那可是本派的千古罪人，你就死了，也無面目去見祖師爺。」玉音子道：「你後生小子，憑什麼跟我們『玉』字輩的前人說話？五派合併，嵩山派還不是一樣的除名？五嶽派這『五嶽』二字，就包括泰山在內，又有什麼不好了？」天門道人道：「你們暗中搗鬼，都給左冷禪收買了。哼，哼！要殺我可以，要我答應歸降嵩山，那是萬萬不能。」玉璣子道：「你們不服掌門人的鐵劍號令，小心頃刻間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天門道人道：「忠於泰山派的弟子們，今日咱們死戰到底，血濺嵩山。」站在他身周的群弟子齊聲呼道：「死戰到底，決不投降。」他們人數雖少，但個個臉上現出堅毅之色。玉璣子倘若揮眾圍攻，一時之間未必能將他們盡數殺了。封禪台旁聚集了數千位英雄好漢，少林派方證大師、武當派沖虛道人這些前輩高人，也決不能讓他們以眾欺寡，幹這屠殺同門的慘事。玉璣子、玉磬子、玉音子等數人面面相覷，一時拿不定主意。

　　忽聽得左側遠處有人懶洋洋的道：「老子走遍天下，英雄好漢見得多了，然而說過了話立刻就賴的狗熊，倒是少見。」眾人一齊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一個麻衣漢子斜倚在一塊大石旁，左手拿著一頂范陽斗笠，當扇子般在面前扇風。這人身材瘦長，瞇著一雙細眼，一臉不以為然的神氣。眾人都不知他的來歷，也不知道他這幾句話是在罵誰。只聽他又道：「你明明已把掌門讓了給人家，難道說過的話便是放屁？天門道人，你名字中這個『天』字，只怕得改一改，改個『屁』字，那才相稱。」玉璣子等才知他是在相助己方，都笑了起來。天門怒道：「是我泰山派自己的事，用不著旁人多管閒事。」那麻衣漢子仍懶洋洋的道：「老子見到不順眼之事，那閒事便不得不管。今日是五嶽劍派並派為一的好日子，你這牛鼻子卻在這裡拔劍使刀，大呼小叫，敗人清興，當真是放屁之至。」突然間眾人眼一花，只見這麻衣漢子陡然躍起身來，迅捷無比的衝進了玉璣子等人的圈子，左手斗笠一起，便向天門道人頭頂劈落。天門道人竟不招架，挺劍往他胸口刺去。那人倏地一撲，從天門道人的胯下鑽過，右手據地，身子倒了轉來，呼的一聲，足跟重重的踢中了天門道人背心。這幾下招數怪異之極，峰上群英聚集，各負絕藝，但這漢子所使的招數，眾人卻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天門猝不及防，登時給他賜中了穴道。天門身側的幾名弟子各挺長劍向那漢子刺去。那漢子哈哈一笑，抓住天門後心，擋向長劍，眾弟子縮劍不迭。那漢子喝道：「再不拋劍，我把這牛鼻子的腦袋給扭了下來。」說著右手揪住了天門頭頂的道髻。天門空負一身武功，給他制住之後，竟全然動彈不得，一張紅臉已變得鐵青。瞧這情勢，那漢子只消雙手用力一扭，天門的頸骨立時會給他扭斷了。建除道：「閣下忽施偷襲，不是英雄好漢之所為。閣下尊姓大名。」那人左手一揚，拍的一聲，打了天門道人一個耳光，懶洋洋的道：「誰對我無禮，老子便打他師父。」天門道人的眾弟子見師尊受辱，無不又驚又怒，各人挺著長劍，只消同時攢刺，這麻衣漢子當場便得變成一隻刺蝟，但天門道人為他所制，投鼠忌器，誰也不敢妄動。一名青年罵道：「你這狗畜生……」那漢子舉起手來，拍的一聲，又打了天門一記耳光，說道：「你教出來的弟子，便只會說髒話嗎？」突然之間，天門道人哇的一聲大叫，腦袋一轉，和那麻衣漢子面對著面，口中一股鮮血直噴了出來。那漢子吃了一驚，待要放手，已然不及。霎時之間，那漢子滿頭滿臉都給噴滿了鮮血，便在同時，天門道人雙手環轉，抱住了他頭頸，但聽得喀的一聲，那人頸骨竟被硬生生的折斷，天門道人右手一抬，那人直飛了出去，拍的一聲響，跌在數丈之外，扭曲得幾下，便已死去。天門道人身材本就十分魁梧，這時更是神威凜凜，滿臉都是鮮血，令人見之生怖。過了一會，他猛喝一聲，身子一側，倒在地下。原來他被這漢子出其不意的突施怪招制住，又當眾連遭侮辱，氣憤難當之際，竟甘捨己命，運內力衝斷經脈，由此而解開被封的穴道，奮力一擊，殺斃敵人，但自己經脈俱斷，也活不成了。天門座下眾弟子齊叫「師父」，搶去相扶，見他已然氣絕，登時大哭起來。

　　人叢中忽然有人說道：「左掌門，你派了『青海一身』這等人物來對付天門道長，未免太過分了罷？」眾人向說話之人瞧去，見是個形貌猥瑣的老者，有人認得他名叫何三七，常自挑了副餛飩擔，出沒三湘五澤市井之間。被天門道人擊斃的那漢子到底是何來歷，誰也不知，聽何三七說叫做「青海一梟」。「青海一梟」是何來頭，知道的人卻也不多。左冷禪道：「這可是笑話奇談了，這位季兄，和在下今天是初次見面，怎能說是在下所派？」何三七道：「左掌門和『青海一梟』或許相識不久，但和這人的師父『白板煞星』，交情定然大非尋常。」這「白板煞星」四字一出口，人叢中登時轟的一聲。令狐沖依稀記得，許多年前，師娘曾提到「白板煞星」的名字。那時岳靈珊還只六七歲，不知為什麼事哭鬧不休，岳夫人嚇她道：「你再哭，『白板煞星』來捉你去了。」令狐沖便問：「『白板煞星』是什麼東西？」岳夫人道：『白板煞星』是個大惡人，專捉愛哭的小孩子去咬來吃。這人沒有鼻子，臉孔是平的，好像一塊白板那樣。」當時岳靈珊一害怕，便不哭了。令狐沖想起往事，凝目向岳靈珊望去，只見她眼望遠處青山，若有所思，眉目之間微帶愁容，顯然沒留心到何三七提及「白板煞星」這名字，恐怕幼時聽岳夫人說過的話，也早忘了。令狐沖心想：「小師妹新婚燕爾，林師弟是她心中所愛，該當十分喜歡才是，又有什麼不如意事了？難道小夫婦兩個鬧彆扭嗎？」眼見林平之站在她身邊，臉上神色頗為怪異，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令狐沖又是一驚：「這是什麼神氣？我似乎在誰臉上見過的。」但在什麼地方見過，卻想不起來。

　　只聽得左冷禪道：「玉璣道兄，恭喜你接任泰山派掌門。於五嶽劍派合併之議，道兄高見若何？」眾人聽得左冷禪不答何三七的問話，顧左右而言他，那麼於結交「白板煞星」一節，是默認不辯了。「白板煞星」的惡名響了二三十年，但真正見過他、吃過他苦頭的人，卻也沒有幾個，似乎他的惡名主要還是從形貌醜怪而起，然從他弟子「青海一梟」的行止瞧來，自然師徒都非正派人物。

　　玉璣子手執鐵劍，得意洋洋的說道：「五嶽劍派並而為一，於我五派上下人眾，惟有好處，沒半點害處。只有像天門道人那樣私心太重之人，貪名戀棧，不顧公益，那才會創議反對。左盟主，在下執掌泰山派門戶，於五派合併的大事，全心全意贊成。泰山全派，決在你老人家麾下效力，跟隨你老人家之後，發揚光大五嶽派的門戶。倘若有人惡意阻撓，我泰山派首先便容他們不得。」

　　泰山派中百餘人轟然應道：「泰山派全派盡數贊同並派，有人妄持異議，泰山全派誓不與之干休。」這些人同聲高呼，雖然人數不多，但聲音整齊，倒也震得群山鳴響。令狐沖心想：「他們顯然是事先早就練熟了的，否則縱然大家贊同並派，也決不能每一個字都說得一模一樣。」又聽玉璣子的語氣，對左冷禪老人家前、老人家後的，恭敬萬分，料想左冷禪若不是暗中已給了他極大好處，便是曾以毒辣手段，制得他服服貼貼。天門道人座下的徒眾眼見師尊慘死，大勢已去，只好默不作聲，有人咬牙切齒的低聲咒詛，有人握緊了拳頭，滿臉悲憤之色。

　　左冷禪朗聲道：「我五嶽劍派之中，衡山、泰山兩派，已然贊同並派之議，看來這是大勢所趨，既然並派一舉有百利而無一害，我嵩山派自也當追隨眾位之後，共襄大舉。」令狐沖心下冷笑：「這件事全是你一人策劃促成，嘴裡卻說得好不輕鬆漂亮，居然還是追隨眾人之後，倒像別人在創議，而你不過是依附眾意而已。」

　　只聽左冷禪又道：「五派之中，已有三派同意並派，不知恆山派意下如何？恆山派前掌門定閒師太，曾數次和在下談起，於並派一事，她老人家是極力贊成的。定靜、定逸兩位師太，也均持此見。」恆山派眾黑衣女弟子中，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左掌門，這話可不對了。我們掌門人和兩位師伯、師叔圓寂之前，對並派之議痛心疾首，極力反對。三位老人家所以先後不幸逝世，就是為了反對並派。你怎可擅以己見，加之於她三位老人家身上？」眾人齊向說話之人瞧去，見是個圓臉女郎。這姑娘是能言善道的鄭萼，她年紀尚輕，別派人士大都不識。左冷禪道：「你師父定閒師太武功高強，見識不凡，實是我五嶽劍派中最最了不起的人物，老夫生平深為佩服。只可惜在少林寺中不幸為奸徒所害。倘若她老人家今日尚在，這五嶽派掌門一席，自是非她莫屬。」他頓了一頓，又道：「當日在下與定閒、定靜、定逸三位師太談及並派之事，在下就曾極力主張，並派之事不行便罷，倘若如議告成，則五嶽派的掌門一席，必須請定閒師太出任。當時定閒師太雖然謙遜推辭，但在下全力擁戴，後來定閒師太也就不怎麼堅辭了。唉，可歎，可歎，這樣一位佛門女俠，竟然大功未成身先死，喪身少林寺中，實令人不勝歎息。」他連續兩次提及少林寺，言語之中，隱隱將害死定閒師太的罪責加之於少林寺。就算害死她的不是少林派中人，但少林寺為武學聖地，居然有人能在其中害死這樣兩位武學高人，則少林派縱非串謀，也逃不了縱容兇手、疏於防範之責。

　　忽然有個粗糙的聲音說道：「左掌門此言差矣。當日定閒師太跟我說道，她老人家本來是想推舉你做五嶽派掌門的。」左冷禪心頭一喜，向那人瞧去，見那人馬臉鼠目，相貌十分古怪，不知是誰，但身穿黑衫，乃是恆山派中的人物，他身旁又站著五個容貌類似、衣飾相同之人，卻不知道六人便是桃谷六仙。他心中雖喜，臉上不動聲色，說道：「這位尊兄高姓大名？定閒師太當時雖有這等言語，但在下與她老人家相比，那可萬萬不及了。」

　　先前說話之人乃是桃根仙，他大聲道：「我是桃根仙，這五個都是我的兄弟。」左冷禪道：「久仰，久仰。」桃枝仙道：「你久仰我們什麼？是久仰我們武功高強呢，還是久仰我們見識不凡？」左冷禪心想：「撕裂成不憂的，原來是這麼六個渾人。」念在桃根仙為自己捧場的份上，便道：「六位武功高強，見識不凡，我都是久仰的。」

　　桃干仙道：「我們的武功，也沒有什麼，六人齊上，比你左盟主高些，單打獨鬥，就差得遠了。」桃花仙道：「但說到見識，可真比你左掌門高得不少。」左冷禪皺起眉頭，哼了一聲，道：「是嗎？」桃花仙道：「半點不錯。當日定閒師太便這麼說。」桃葉仙道：「定閒師太和定靜師太、定逸師太三位老人家在庵中閒話，說起五嶽劍派合併之事。定逸師太說道：『五嶽劍派不並派便罷，倘要並派，須得請嵩山派左冷禪先生來當掌門。』這一句話，你信不信？」左冷禪心下暗喜，說道：「那是定逸師太瞧得起在下，我可不敢當。」

　　桃根仙道：「你別忙歡喜。定靜師太卻道：『當世英雄好漢之中，嵩山派左掌門也算得是位人物，倘若由他來當五嶽派掌門人，倒也是一時之選。只不過他私心太重，胸襟太窄，不能容物，如果是他當掌門，我座下這些女弟子們，苦頭可吃得大了。』」桃干仙接著道：「定閒師太便說：『以大公無私而言，倒有六位英雄在此。他們不但武功高強，而且見識不凡，足可當得五嶽派的掌門人。』」

　　左冷禪冷笑道：「六位英雄？是哪六位？」桃花仙道：「那便是我們六兄弟了。」此言一出，山上數千人登時轟然大笑。這些人雖然大半不識桃谷六仙，但瞧他們形貌古怪，神態滑稽，這時更自稱英雄，說什麼「武功高強，見識不凡」，自是忍不住好笑。桃枝仙道：「當時定閒師太一提到『六位英雄』四字，定靜、定逸兩位師太立即便想到是我們六兄弟，當下一齊鼓掌喝采。那時候定逸師太說什麼來？兄弟，你記得嗎？」桃實仙道：「我當然記得。那時候定逸師太說道：『桃谷六仙嘛，比之少林寺方證大師，見識是差一些了。比之武當派沖虛道長，武功是有所不及了。但在五嶽劍派中，倒也無人能及。兩位師姊，你們以為如何？』定靜師太便道：『我卻以為不然。定閒師妹的武功見識，決不在桃谷六仙之下。只可惜咱們是女流之輩，又是出家人，要做五嶽派掌門，作五嶽派數千位英雄好漢的首領，總是不便。所以啊，咱們還是推舉桃谷六仙為是。』」桃葉仙道：「定閒師太當下連連點頭，說道：『五嶽劍派如果真要並派，若不是由他六兄弟出任掌門，勢必難以發揚光大，昌大門戶。』」令狐衝越聽越好笑，情知桃谷六仙是在故意與左冷禪搗亂。左冷禪既妄造死者的言語，桃谷六仙依樣葫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左冷禪倒也無法可施。

　　嵩山上群雄之中，除了嵩山一派以及為左冷禪所籠絡的人物之外，對於五嶽並派一舉，大都頗具反感。有的高瞻遠矚之士如方證方丈、沖虛道長等人，深恐左冷禪羽翼一成，便即為禍江湖；有的眼見天門道人慘死，而左冷禪咄咄逼人，深感憎惡；更有的料想五嶽並派之後，五嶽派聲勢大張，自己這一派不免相形見絀；而如令狐沖等恆山派中人，料得定閒等三位師太是為左冷禪所害，只盼誅他報仇，自然敵意更盛。眾人耳聽得桃谷六仙胡說八道，卻又說得似模似樣，左冷禪幾乎無法辯駁，大都笑吟吟的頗以為喜，年輕的更笑出聲來。忽然有個粗豪的聲音說道：「桃谷六怪，恆山派定閒師太說這些話，有誰聽到了？」

　　桃根仙道：「恆山派的幾十名女弟子都是親耳聽到的。鄭姑娘，你說是不是？」鄭萼忍住了笑，正色道：「不錯。左掌門，你說我師父贊成五派合併，那些言語，又有誰聽到了？恆山派的師姊師妹們，左掌門說的話，有誰聽見咱們師尊說過沒有？」百餘名女弟子齊聲答道：「沒聽見過。」有人大聲道：「多半是左掌門自己捏造出來的。」更有一名女弟子道：「和左掌門相比，我師父還是對桃谷六仙推許多些。我們隨侍三位老人家多年，豈有不知師尊心意之理？」眾人轟笑聲中，桃枝仙大聲道：「照啊，我們並沒說謊，是不是？後來定閒師太又道：『五派合併，掌門人只有一個，他桃谷六仙共有六人，卻是請誰來當的好？』兄弟，定靜師太卻怎麼說啊？」桃花仙道：「這個……嗯，是了，定靜師太說道：『五派雖然並而為一，但泰山、衡山、華山、恆山、嵩山這東南西北中五嶽，卻是並不到一塊的。左冷禪又不是玉皇大帝，難道他還能將五座大山搬在一起嗎？請桃谷六仙中的五兄弟分駐五山，剩下一個做總掌門也就是了。』」桃葉仙道：「不錯！定逸師太便說：『師妹此見甚是。原來桃谷六仙的父母當年甚有先見，知道日後左冷禪要合併五嶽劍派，因此生下他六個兄弟來，既不是五個，又不是七個，佩服啊佩服！』」群雄一聽，登時笑聲震天。

　　左冷禪籌劃這一場五嶽並派，原擬辦得莊嚴隆重，好教天下英雄齊生敬畏之心，不料斜刺裡鑽了這六個憊懶傢伙出來，插科打諢，將一個盛大的典禮搞得好似一場兒戲，心下之惱怒實非言語所能形容，只是他乃嵩山之主，可不能隨便發作，只得強忍氣惱，暗暗打定了主意：「一待大事告成，若不殺了這六個無賴，我可真不姓左了。」

　　桃實仙突然放聲大哭，叫道：「不行，不行！我六兄弟自出娘胎，從來寸步不離，這一做五嶽派掌門，從此要分駐五嶽，那可不幹，萬萬的不幹。」他哭得情意真切，恰似五嶽派掌門名位已定，他六兄弟面臨生離死別之境了。桃干仙道：「六弟不須煩惱，咱們六人是不能分開的，兄弟固然捨不得，做哥哥的也是捨不得。但既然眾望所歸，這五嶽派掌門又非我們六兄弟來做不可，我們只好反對五嶽派合而為一了。」桃根仙等五人齊聲道：「對，對，五嶽劍派一如現狀，並他作甚？」桃實仙破涕為笑，說道：「就算真的要並，也得五嶽派中將來有了一位大英雄大豪傑，比我六兄弟見識更高，武功更強，也如我六兄弟那樣的眾望所歸。有這樣的人來做掌門，那時再並不遲。」左冷禪眼見再與這六個傢伙糾纏下去，只有越鬧越糟，須以快刀斬亂麻手法，截斷他們的話題，當下朗聲說道：「恆山派的掌門，到底是你們六位大英雄呢，還是另有其人？恆山派的事，你們六位大英雄作得了主呢，還是作不了主？」桃枝仙道：「我們六位大英雄要當恆山派掌門，本來也無不可。但想到嵩山派掌門是你左老弟，我們六人一當恆山掌門，便得和你姓左的相提並論，未免有點，嘿嘿，這個……那個……」桃花仙道：「和他相提並論，我們六位大英雄當然是大失身份，因此上這恆山派掌門人之位，只好請令狐衝來勉為其難了。」左冷禪只氣得七竅生煙，冷冷的道：「令狐掌門，你執掌恆山派門戶，於貴派門下卻不好生約束，任由他們在天下英雄之前胡說八道，出醜露乖。

　　」令狐沖微笑道：「這六位桃兄說話天真爛漫，心直口快，卻不是瞎造謠言之人。他們轉述本派先掌門定閒師太的遺言，當比派外之人的胡說八道靠得住些。」

　　左冷禪哼了一聲，道：「五嶽劍派今日並派，貴派想必是要獨持異議了？」令狐沖搖頭道：「恆山派卻也不是獨持異議。華山派掌門岳先生，是在下啟蒙傳藝的恩師，在下今日雖然另歸別派，卻不敢忘了昔日恩師的教誨。」左冷禪道：「這麼說來，你仍聽從華山嶽先生的話？」令狐沖道：「不錯，我恆山派與華山派並肩攜手，協力同心。」左冷禪轉頭瞧向華山派人眾，說道：「岳先生，令狐掌門不忘你舊日對他的思義，可喜可賀。閣下於五派合併之舉，贊成也罷，反對也罷，令狐掌門都唯你馬首是瞻。但不知閣下尊意若何？」岳不群道：「承左盟主詢及，在下雖於此事曾細加考慮，但要作出一個極為妥善周詳的抉擇，卻亦不易。」一時峰上群雄的數千對目光都向他望去，許多人均想：「衡山派勢力孤弱，泰山派內哄分裂，均不足與嵩山派相抗。此刻華山、恆山兩派聯手，再加上衡山派，當可與嵩山派一較短長了。」只聽岳不群說道：「我華山創派二百餘年，中間曾有氣宗、劍宗之爭。眾位武林前輩都知道的。在下念及當日兩宗自相殘殺的慘狀，至今兀自不寒而慄……」

　　令狐沖尋思：「師父曾說，華山氣劍二宗之爭，是本派門戶之羞，實不足為外人道，為什麼他此刻卻當著天下英雄公然談論？」又聽得岳不群語聲尖銳，聲傳數里，每說一句話，遠處均有回音，心想：「師父修習『紫霞神功』，又到了更高的境界，說話聲音，內力的運用，都跟從前不同了。」岳不群續道：「因此在下深覺武林中的宗派門戶，分不如合。千百年來，江湖上仇殺鬥毆，不知有多少武林同道死於非命，推原溯因，泰半是因門戶之見而起。在下常想，倘若武林之中並無門戶宗派之別，天下一家，人人皆如同胞手足，那麼種種流血慘劇，十成中至少可以減去九成。英雄豪傑不致盛年喪命，世上也少了許許多多無依無靠的孤兒寡婦。」他這番話中充滿了悲天憫人之情，極大多數人都不禁點頭。有人低聲說道：「華山嶽不群人稱『君子劍』，果然名不虛傳，深具仁者之心。」方證大師合十而道：「善哉，善哉！岳居士這番言語，宅心仁善。武林中人只要都如岳居士這般想法，天下的腥風血雨，刀兵紛爭，便都泯於無形了。」

　　岳不群道：「大師過獎了，在下的一些淺見，少林寺歷代高僧大德，自然早已想到過。以少林寺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登高一呼，各家各派中的高明卓識之士，聞風響應，千百年來必能有所建樹。固然各家各派武術源流不同，修習之法大異，要武學之士不分門戶派別，那是談何容易？但『君子和而不同』，武功盡可不同，卻大可和和氣氣。可是直至今日，江湖上仍是派別眾多，或明爭，或暗鬥，無數心血性命，都耗費於無謂的意氣之爭。既然歷來高明之士，都知門戶派別的紛歧大有禍害，為什麼不能痛下決心，予以消除？在下大惑不解，於此事苦思多年，直至前幾日，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的關竅所在。此事關係到武林全體同道的生死禍福，在下不敢自秘，謹提出請各位指教。」

　　群雄紛紛道：「請說，請說。」「岳先生的見地，定然是很高明的。」「不知到底是什麼原因？」「要清除門戶派別之見，那可是難於登天了！」岳不群待人聲一靜，說道：「在下潛心思索，發覺其中道理，原來在於一個『急』字與『漸』字的差別。歷來武林中的有心人，盼望消除門戶派別，往往操之過急，要一舉而將天下所有宗派門戶之間的界限，盡數消除。殊不知積重難返，武林中的宗派，大者數十，小者過千，每個門戶都有數十年乃至千百年的傳承，要一舉而消除之，確是難於登天。」左冷禪道：「以岳先生的高見，要消除宗派門戶之別，那是絕不可能了？如此說來，豈不令人失望？」

　　岳不群搖頭道：「雖然艱難萬分，卻也非絕無可能。在下適才言道，其間差別，在於緩急之不同。常言道得好，欲速則不達。只須方針一變，天下同道協力以赴，期之以五十年、一百年，決無不成之理。」

　　左冷禪歎道：「五十年、一百年，這裡的英雄好漢，十之八九是屍骨已寒了。」岳不群道：「吾輩只須盡力，事功是否成於我手，卻不必計較。所謂前人種樹後人涼，咱們只是種樹，讓後人得享清涼之福，豈非美事？再說，五十年、一百年，乃是期於大成，若說小有成就，則十年八年之間，也已頗有足觀。」左冷禪道：「十年八年便有小成，那倒很好，卻不知如何共策進行？」岳不群微微一笑，說道：「左盟主眼前所行，便是大有福於江湖同道的美事。咱們要一舉而泯滅門戶宗派之見，那是無法辦到的。但各家各派如擇地域相近，武功相似，又或相互交好，先行盡量合併，則十年八年之內，門戶宗派便可減少一大半。咱們五嶽劍派合成五嶽派，就可為各家各派樹一範例，成為武林中千古艷稱的盛舉。」

　　他此言一出，眾人都叫了起來：「原來華山派贊成五派合併。」令狐沖更是大吃一驚，心道：「料不到師父竟然贊成並派。我說過恆山派唯華山派馬首是瞻，師父說贊成並派，我可不能食言。」心中焦急，舉目向方證大師與沖虛道人望去，只見二人都搖了搖頭，神色頗為沮喪。

　　左冷禪一直擔心岳不群會力持異議，此人能言善辯，江湖上聲名又好，不能對他硬來，萬料不到他竟會支持並派，當真大喜過望，說道：「嵩山派贊成五派合併，老實說，本來只是念到眾志成城的道理，只覺合則力強，分則力弱。但今日聽了岳先生一番大道理，令在下茅塞頓開，方知原來五派合併，於武林前途有這等重大關係，卻不單單是於我五派有利之事了。」岳不群道：「我五派合併之後，如欲張大己力，以與各家門派爭雄鬥勝，那麼只有在武林中徒增風波，於我五嶽派固然未必有什麼好處，於江湖同道更是禍多於福。因此並派的宗旨，必須著眼於『息爭解紛』四字之上。在下推測同道友好的心情，以為我五派合併之後，於別派或有不利，此點諸位大可放心。」群雄聽了他這幾句話，有的似乎鬆了口氣，有的卻是將信將疑。左冷禪道：「如此說來，華山派是贊成並派的？」岳不群道：「正是。」他頓了頓，眼望令狐沖，說道：「恆山派令狐掌門，以前曾在華山門下，在下與他曾有二十年師徒之情。他出了華山門牆之後，承他不棄，仍念念不忘昔日在下對他的情誼，盼望與在下終於同居一派。在下今日已答應於他，要同歸一派，亦不是難事。」說到這裡，臉上露出笑容。令狐沖胸口一震，登時醒悟：「他答應我重入他門下，原來並非回歸華山，而是五派合併之後，我和師父、師娘又在一派之中，那也好得很啊。」又想：「聽師父適才言道：五派合併，宗旨當在『息爭解紛』四字，如果真是如此，五派合併倒是好事而非壞事了。看來前途之吉凶，在於五嶽派是照我師父的宗旨去做呢，還是照左冷禪的宗旨去做。如果我華山、恆山兩派協力同心，再加上衡山派，以及泰山派中的一些道友，我們三派半對抗嵩山派和泰山派的半數，未始不能佔到贏面。」令狐沖心下思潮起伏，聽得左冷禪道：「恭賀岳先生與令狐掌門，自今日起，賢師徒重歸同一門派，那真是天大的喜事。」群雄中便有數百人跟著鼓掌叫好。

　　突然間桃枝仙大聲說道：「這件事不妥，不妥，大大的不妥。」桃干仙道：「為什麼不妥？」桃枝仙道：「這恆山派的掌門，本來是我六兄弟做的，是不是？」桃干仙等五人齊聲應道：「是！」桃枝仙道：「後來我們客氣，因此讓給了令狐衝來做，是不是？讓給令狐沖做，有一個條款，便是要他為定閒、定靜、定逸三位師太報仇，是不是？」他問一句，桃干仙等五人都答道：「是！」

　　桃枝仙道：「可是殺害定閒師太她們三位的，卻在五嶽劍派之中，依我看來，多半是個若非姓左、便是姓右之人，又或是不左不右、姓中的人，如果令狐沖加入了五嶽派，和這個姓左姓右又或姓中之人，變成了同門師兄弟，如何還可動刀動槍，為定閒師太報仇？」桃谷五仙齊聲道：「半點也不錯。」左冷禪心下大怒，尋思：「你這六個傢伙如此當眾辱我，再留你們多活幾個時辰，只怕更將有不少胡言亂語說了出來。」只聽桃根仙又道：「如果令狐沖不替定閒師太報仇，便做不得恆山派掌門，是不是？如果他不是恆山派掌門，便拿不得恆山派的主意，是不是？如果他拿不得恆山派的主意，那麼恆山派是否加入五嶽派，便不能由令狐衝來說話了，是不是？」他問一句，桃谷五仙便齊聲答一句：「是！」桃干仙道：「一派不能沒有掌門，令狐沖既然做不得恆山派掌門，便須另推高明，是不是？恆山派中有哪六位英雄武功高強，識見不凡，當年定閒師太固然早有定評，連五嶽劍派左盟主剛才也說：『六位武功高強，見識不凡，我都是久仰的』，是不是？」桃干仙這麼問，他五兄弟便都答一聲：「是！」問的人聲音越來越響，答的人也是越答越起勁。與會的群雄一來確是覺得好笑，二來見到有人與嵩山派搗蛋，多少有些幸災樂禍的心情，頗有人跟著起哄，數十人隨著桃谷五仙齊聲叫道：「是！」當岳不群贊成五派合併之後，令狐沖心中便即大感混亂，這時聽桃谷六仙胡說八道的搗亂，內心深處頗覺喜歡，似乎這六兄弟正在設法替自己解圍脫困，但再聽一會，突然奇怪：「桃谷六仙說話素來纏夾，前言不對後語，可是來到嵩山之後，每一句竟都含有深意。剛才這些言語似乎是強辭奪理，可是事先早有伏筆，教人難以辯駁，和他們平素亂扯一頓的情形大不相同。難道暗中另有高人在指點嗎？」

　　只聽得桃花仙道：「恆山派中這六位武功卓絕、識見不凡的大英雄是誰，各位不是蠢人，想來也必知道，是不是？」百餘人笑著齊聲應道：「是！」桃花仙道：「天下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請問各位，這六位大英雄是誰？」二百餘人在大笑聲中說道：「自然是你們桃谷六仙了。」

　　桃根仙道：「照啊，如此說來，恆山派掌門的位子，我們六兄弟只好當仁不讓，勉為其難，德高望重，眾望所歸，水到渠成，水落石出，高山滾鼓，門戶大開……」他越說越是不知所云，群雄無不捧腹大笑。嵩山派中不少人大聲吆喝起來：「你六個傢伙在這裡搗什麼亂？快跟我滾下山去。」

　　桃枝仙道：「奇哉怪也！你們嵩山派千方百計的要搞五派合併，我恆山派的六位大英雄賞光來到嵩山，你們居然要趕我們下去。我們六位大英雄一走，恆山派其餘的小英雄、女英雄們，自然跟著也都下了嵩山，你們這五派合併，便稀哩呼嚕，搞不成了。好！恆山派的朋友們，咱們都下山去，讓他們搞四派合併。左冷禪愛做四岳派掌門，便由他做去。咱們恆山派可不湊這個熱鬧。」

　　儀和、儀清等女弟子對左冷禪恨之入骨，聽桃枝仙這麼一說，立時齊聲答應，紛紛呼叫：「咱們走罷！」

　　左冷禪一聽，登時發急，心想：「恆山派一走，五嶽派變了四岳派。自古以來，天下便是五嶽，決無缺一而成四岳之理。就算四派合併，我當了四岳派的掌門，說起來也無光采。非但沒有威風，反而成為武林中的笑柄了。」當即說道：「恆山派的眾位朋友，有話慢慢商量，何必急在一時？」桃根仙道：「是你的狐群狗黨、蝦兵蟹將大聲吆喝，要趕我們下去，可不是我們自己要走。」

　　左冷禪哼了一聲，向令狐沖道：「令狐掌門，咱們學武之人，說話一諾千金，你說過要以岳先生的意旨為依歸，那可不能說過了不算。」令狐沖舉目向岳不群望去，見他滿臉殷切之狀，不住向自己點頭；令狐沖轉頭又望方證大師和沖虛道人，卻見他二人連連搖頭，正沒做道理處，忽聽得岳不群道：「沖兒，我和你向來情若父子，你師娘更是待你不薄，難道你就不想和我們言歸於好，就同從前那樣嗎？」

　　令狐沖聽了這句話，霎時之間熱淚盈眶，更不思索，朗聲說道：「師父、師娘，孩兒所盼望的便是如此。你們贊同五派合併，孩兒不敢違命。」他頓了頓，又道：「可是，三位師太的血海深仇……」岳不群朗聲道：「恆山派定閒、定靜、定逸三位師太不幸遭人暗算，武林同道，無不痛惜。今後咱們五派合併，恆山派的事，也便是我岳某人的事。眼前首要急務，莫過於查明真兇，然後以咱們五派之力，再請此間所有武林同道協助，那兇手便是金剛不壞之身，咱們也把他砍成了肉泥。沖兒，你不用過慮，這兇手就算是我五嶽派中的頂尖兒人物，咱們也決計放他不過。」這番話大義凜然，說得又是斬釘截鐵，絕無迴旋餘地。恆山派眾女弟子登時喝采。儀和高聲叫道：「岳先生之言不錯。尊駕若能主持大局，替我們三位師尊報得血海深仇，恆山上下，盡皆深感大德。」

　　岳不群道：「這事著落在我身上，三年之內，岳某人若不能為三位師太報仇，武林同道便可說我是無恥之徒，卑鄙小人。」他此言一出，恆山派女弟子更是大聲歡呼，別派人眾也不禁鼓掌喝采。令狐沖尋思：「我雖決心為三位師太報仇，但要限定時日，卻是不能。大家疑心左冷禪是兇手，但如何能夠證明？就算將他制住逼問，他也決不承認。師父何以能說得這般肯定？是了，他老人家定然已確知兇手是誰，又拿到了確切證據，則三年之內自能對付他。」他先前隨同岳不群贊成並派，還怕恆山派的弟子們不願，此刻見她們大聲歡呼，無人反對，心中為之一寬，朗聲道：「如此極好。我師父岳先生已然說過，只要查明戕害三位師太的真兇是誰，就算他是五嶽派中的頂尖兒人物，也決計放他不過。左掌門，你贊同這句話嗎？」左冷禪冷冷的道：「這句話很對啊。我為什麼不贊成？」令狐沖道：「今日天下眾英雄在此，大夥兒都聽見了，只要查到害死三位師太的主凶是誰，是他親自下手也好，是指使門下弟子所幹的也好，不論他是什麼尊長前輩，人人得而誅之。」群雄之中，倒有一半人轟聲附和。

　　左冷禪待人聲稍靜，說道：「五嶽劍派之中，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中岳嵩山，五派一致同意並派。那麼自今而後，這五嶽劍派的五個名字，便不再在武林出現了。我五派的門人弟子，都成為新的五嶽派門下。」他左手一揮，只聽得山左山右鞭炮聲大作，跟著砰拍、砰拍之巨響不絕，許多大炮仗升入天空，慶祝「五嶽派」正式開山立派。群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臉上都露出笑容，均想：「左冷禪預備得如此周到，五嶽劍派合派之舉，自是勢在必行。倘時今日合派不成，這嵩山絕頂，只怕腥風血雨，非有一場大廝殺不可。」峰上硝煙瀰漫，紙屑紛飛，鞭炮聲越來越響，誰都無法說話，直過了良久良久，鞭炮聲方歇。便有若干江湖豪士紛紛向左冷禪道賀，看來這些或是嵩山派事先邀來助拳的，或是眼見五嶽合派已成，左冷禪聲勢大張，當即搶先向他奉承討好的。左冷禪口中不住謙遜，冷冰冰的臉上居然也露出一二絲笑容。

　　忽聽得桃根仙說道：「既然五嶽劍派並成了一個五嶽派，我桃谷六仙也就順其自然，這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左冷禪心想：「你這六怪來到峰上之後，只這句話才像人話。」桃干仙道：「不論哪一個門派，都有個掌門人。這五嶽派的掌門人，由誰來當好？如果大夥一致推舉桃谷六仙，我們也只好當仁不讓了。」桃枝仙道：「適才岳先生言道：五派合併，乃是為了武林的公益，不是為謀私利。既是如此，雖然當這五嶽派掌門責任重大，事務繁多，我六兄弟也只好勉為其難了。」桃葉仙長長歎了口氣，說道：「大夥兒都這麼熱心，我六兄弟焉可袖手旁觀，不為江湖上同道出一番力氣？」他六人你吹我唱，便似眾人已公舉他六兄弟作了五嶽派掌門人一般。嵩山派中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大聲說道：「是誰推舉你們作五嶽派掌門人了？這般瘋瘋顛顛的胡說，太不成話了！」這是左冷禪的師弟「托塔手」丁勉。嵩山派中登時許多人都鼓噪起來，有一人說：「今日若不是五派合併的大喜日子，將你們六個瘋子的十二條腿都砍了下來。」丁勉又道：「令狐掌門，這六個瘋子儘是在這裡胡鬧，你也不管管。」

　　桃花仙大聲道：「你叫令狐沖作『令狐掌門』，你舉他為五嶽派掌門人嗎？適才左冷禪說過，恆山派啦，華山派啦，這些名字在武林中從此不再留存，你既叫他作令狐掌門，心中自然認他是五嶽派掌門人了。」

　　桃實仙道：「要令狐沖做五嶽派掌門，雖然比我六兄弟差著一籌，但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可將就將就。」桃根仙提高嗓子，叫道：「嵩山派提名令狐沖為五嶽派掌門人，大夥兒以為如何？」只聽得百餘名女子嬌聲叫好，那自然都是恆山派的女弟子了。丁勉只因順口叫了聲「令狐掌門」，給桃谷六仙抓住了話柄，不由得尷尬萬分，滿臉通紅，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說：「不，不！我……我不是……不是這個意思，我沒提名令狐沖做五嶽派掌門……」桃干仙道：「你說不是要令狐沖做五嶽派掌門，那麼定然認為，非由桃谷六仙出馬不可了。閣下既如此抬愛，我六兄弟卻之不恭，居之有愧。」桃枝仙道：「這樣罷，咱們不妨先做上一年半載，待得大局已定，再行退位讓賢，亦自不妨。」桃谷五仙道：「對，對，這也不失為折衷之策。」左冷禪冷冷的道：「六位說話真多，在這嵩山絕頂放言高論，將天下英雄視若無物，讓別人也來說幾句話行不行？」桃花仙道：「行，行，為什麼不行？有話請說，有屁請放。」他說了這「有屁請放」四字，一時之間，封禪台下一片寂靜，誰也沒有出聲，免得一開口就變成放屁。

　　過了好一會，左冷禪才道：「眾位英雄，請各抒高見。這六個瘋子胡說八道，大家不必理會，免得掃了清興。」桃谷六仙六鼻齊吸，嗤嗤有聲，說道：「放屁甚多，不算太臭。」嵩山派中站出一名瘦削的老者，朗聲說道：「五嶽劍派同氣連枝，聯手結盟，近年來均由左掌門為盟主。左掌門統率五派已久，威望素著，今日五派合併，自然由左盟主為我五嶽派掌門人，若是換作旁人，有誰能服？」當年曾參與衡山劉正風金盆洗手之會的，都認得這人名叫陸柏。他和丁勉、費彬三人曾殘殺劉正風的滿門，甚是心狠手辣。桃花仙道：「不對，不對！五派合併，乃是推陳出新的盛舉，這個掌門人嘛，也得破舊立新，除舊更新，換一個新人。」桃實仙道：「正是。倘若仍由左冷禪當掌門，那是換湯不換藥，沒半分新氣象，然則五派又何必合併？」桃枝仙道：「這五嶽派的掌門人，誰都可以做，就是左冷禪不能做。」桃干仙道：「以我高見，不如大家輪流來做。一個人做一天，今天你做，明天我做，個個有份，決不落空。那叫做公平交易，老少無欺，貨真價實，皆大歡喜。」桃根仙鼓掌道：「這法子妙極，那應當由年紀最小的小姑娘輪起。我推恆山派的秦絹秦家小妹妹，做五嶽派今天的掌門人。」恆山派一眾女弟子情知桃谷六仙如此說法，旨在和左冷禪搗蛋，都是大聲叫好。千餘名事不關己、只盼越亂越好之輩，便也隨著起哄。一時嵩山絕頂又是亂成一團。

## 第33章　比劍

　　泰山派一名老道朗聲道：「五嶽派掌門一席，自須推舉一位德才並備、威名素著的前輩高人擔任，豈有輪流來做之理？」這人語聲高亢，眾人在一片嘈雜之中，仍聽得清清楚楚。桃枝仙道：「德才兼備，威名素著？夠得上這八字考語的，武林之中，我看也只有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了。」每當桃谷六仙說話之時，旁人無不嘻笑，誰也沒當他們是一回事，但此刻桃枝仙提到方證大師的名字，頃刻之間，嵩山絕頂之上的數千人登時鴉雀無聲。方證大師武功高強，慈悲俠義，於武林中紛爭向來主持公道，數十年來人所共仰，而少林派聲勢極盛，又是武林中的第一門派，這「德才兼備，威名素著」八個字加在他的身上，誰都沒有絲毫異議。桃根仙大聲道：「少林寺方證方丈，算不算得是德才具備，威名素著？」數千人齊聲應道：「算得！」桃根仙道：「好了，那是眾口一詞，眾望所歸。比之我們桃谷六仙的眾望所歸，方證大師的眾望所歸，那是更加眾望所歸些。既是如此，這五嶽派的掌門人，便請方證大師擔任。」

　　嵩山派與泰山派中登時便有不少人叫道：「胡說八道！方證大師是少林派的掌門人，跟我們五嶽派有什麼相干？」桃枝仙道：「剛才這位老道說要請一位德才兼備、威名素著的前輩高人來做掌門，我好容易找到了一位，這位方證大師難道不是德才兼備？難道不是威名素著？又難道不是前輩高人？依你們所說，方證大師無德無才，全無威名，他老人家是後輩低人？真正豈有此理！哪一個膽敢這麼說，不要他做掌門人，我桃谷六仙跟他拚命。」

　　桃干仙道：「方證大師做掌門已做了十幾年，少林派的掌門人也做得，為什麼五嶽派的掌門人便做不得？難道五嶽派今天便已蓋過了少林派？哪一個大膽狂徒，敢說方證大師不會做掌門人，不配做掌門人？」

　　泰山派的玉璣子皺眉道：「方證大師德高望重，那是誰都敬重的，可是今日我們是在推舉五嶽派的掌門人。方證大師乃是貴客，怎可將他老人家拉扯在一起？」

　　桃干仙道：「方證大師不能做五嶽派掌門人，依你說，是為了少林派和五嶽派無關。」玉璣子道：「正是。」桃干仙道：「少林派為什麼和五嶽派無關？我說關係大得很呢！五嶽派是哪五派？」玉璣子道：「閣下是明知故問了。五嶽派便是嵩山、泰山、華山、衡山，恆山五派。」

　　桃花仙和桃實仙齊聲道：「錯了，錯了！適才左冷禪言道，五嶽劍派合併之後，什麼嵩山派、泰山派之名不再留存，怎地你又重提五派之名？」桃葉仙道：「足見他對原來宗派念念不忘，戀派成狂，一有機緣，便圖復辟，要將好好一個五嶽派打得稀巴爛，重建泰山派的雄風，再整日觀峰的威名。」群雄中不少人都笑出聲來，均想：「莫看這桃谷六仙瘋瘋顛顛，但只要有人說錯了半句話，立即給他們抓住，再也難以脫身。」他們哪知桃谷六仙打從兩三歲起能說話以來，便即互相辯駁不休，專捉兄弟中說話的漏洞，數十年來習以為常，再加上六個腦袋齊用，六張嘴巴齊開，旁人焉是他六兄弟的對手？玉璣子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只道：「五嶽派中有了你們六個寶貝，也叫倒霉。」桃花仙道：「你說五嶽派倒霉，那是瞧不起五嶽派，不願自居於五嶽派之中。」桃實仙道：「我們五嶽派第一日開山立派，你便立心詛咒，說他倒霉。五嶽派將來張大門戶，要在武林中揚眉吐氣，與少林、武當鼎足而三，成為江湖上人所共仰的大門派。玉璣道長，你為什麼不存好心，今天來說這等不吉利的話？」桃葉仙道：「足見玉璣道人身在五嶽，心在泰山，只盼五嶽派開派不成，第一天便摔個大觔斗，如此用心，我五嶽派如何容得了他？」

　　江湖上學武之人，過的是在刀口上舐血的日子，於這吉祥兆頭，忌諱最多。各人聽桃谷六仙這麼一說，均覺言之有理，玉璣子在今天這個好日子中說五嶽派倒霉，確是大大不該。連左冷禪心中也對玉璣子這話頗為不滿。玉璣子自知說錯了話，當下默不作聲，暗自氣惱。

　　桃干仙道：「我說少林派和嵩山有關，玉璣道人卻說無關。到底是有關無關？是你對還是我對？」玉璣道人氣憤憤的道：「你愛說有關，便算有關好了。」桃干仙道：「哈，天下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少林寺是在哪一座山中？嵩山派只是在哪一座山中？」桃花仙道：「少林派在少室山，嵩山派在太室山，少室太室，都屬嵩山，是不是？為什麼說少林派與嵩山無關？」這一句倒確非強辭奪理，群雄聽得一齊點頭。

　　桃枝仙道：「適才岳先生言道，各派合併，可以減少江湖上的門戶紛爭，他所以贊成五嶽並派，便是為此。他又言道，各派可擇武功相近，或是地域相鄰，互求合併。說到地域之近，無過於少林和嵩山。兩大門派，同在一山之中。少林派和嵩山派若不合並，那麼岳先生的說話，未免怕有點跡近放……放……放那個……一種氣了。」

　　群雄聽得他強行將那個「屁」字忍住，都是哈哈大笑起來，心中卻都覺得，少林和嵩山合併，未免匪夷所思，可是桃枝仙的說話，卻也是言之成理，是順著岳不群先前一片大道理推論下來的。令狐沖暗暗稱奇：「桃谷六仙要抓別人話中的岔子，那是拿手好戲，但這一番話卻料想他們說不出來。卻不知是誰在旁提示指點？」

　　桃干仙道：「方證大師眾望所歸，本來大夥兒要請他老人家當五嶽派掌門人。只是有人提出，方證大師不屬五嶽派。那麼只須少林與五嶽派合併，成為一個『少林五嶽派』，方證大師便可成為這個新派的掌門人了。」桃根仙道：「正是。當今之世，要找一位比方證大師更合式的掌門人，那是誰也沒有法子。」桃實仙道：「我桃谷六仙服了方證大師，難道還有旁人不服的？」桃花仙道：「若有人不服的，不妨站出來，和我桃谷六仙較量較量。打贏了桃谷六仙，不妨再和方證大師較量較量。打贏了方證大師，再和少林派中達摩堂、羅漢堂、戒律院、藏經閣的眾位大師高手較量較量。打贏了少林派達摩堂、羅漢堂、戒律院、藏經閣的眾位大師高手，可以再和武當派的沖虛道長較量較量……」桃實仙道：「五哥，怎麼要和武當派的沖虛道長較量較量？」桃花仙道：「武當派和少林派的兩位掌門人是過命的交情，同榮共辱。有人打贏了少林派的方證大師，武當派的沖虛道長豈有不出頭之理？」桃葉仙道：「正是，一點兒也不錯，打贏了武當派的掌門沖虛道長，再來和我們桃谷六仙較量較量。」桃根仙道：「咦，他和我們桃谷六仙已經較量過了，怎麼又要較量較量？」桃葉仙道：「第一次我們打輸了，桃谷六仙難道就此甘心認輸？自然是死纏爛打，陰魂不散，跟那些臭王八蛋再來較量較量。」群雄聽了，盡皆大笑，有的怪聲叫好，有的隨著起哄。玉璣子心頭惱怒，再也不可抑止，縱身而出，手按劍柄，叫道：「桃谷六怪，我玉璣子便是不服，要和你們較量較量。」桃根仙道：「咱們大夥兒都是五嶽派門下，動起手來，豈不是自相殘殺？」玉璣子道：「你們說話太多，神憎鬼厭。五嶽派門下少了你們六個人，大家樂得眼目清涼，耳根清淨。」桃干仙道：「好啊，你手按劍柄，心中動了殺機，只想拔出劍來，擦擦擦擦擦擦六聲，砍了我們六兄弟的腦袋？」玉璣子哼了一聲，給他來個默認，目光中殺氣更盛。桃枝仙道：「今日我五派合併，第一天你泰山派便動手殺了我恆山派的六大高手，五嶽派今後怎說得上齊心協力，和衷共濟？」

　　玉璣子心想此言倒是不錯，今日倘若殺了這六人，只怕以後紛爭無窮，恆山派中勢必定有人為他六兄弟報仇，當下強忍怒氣，說道：「你們既知道要齊心協力，和衷共濟，那麼有礙大局的胡說八道，便不可再說。」將長劍抽出劍鞘尺許，刷的一聲，送回劍鞘。

　　桃葉仙道：「倘若是有益於光大五嶽派前途，有利於全體武林同道的好話呢？」玉璣子冷笑道：「哼，諒你們也說不出那種話來！」桃花仙道：「五嶽派的掌門人由誰來當，這件事是不是與我派前途、武林同道的禍福大有關連？我六兄弟苦口婆心，想推舉一位眾望所歸的前輩高人來當掌門，你總是存了私心，想叫那個給了你三千兩黃金、四個美女的人來做掌門。」玉璣子大怒，喝道：「胡說八道！誰說有人給了我三千兩黃金、四個美女？」桃花仙道：「嗯，我說錯了數目，也是有的，不是三千兩，定是四千兩了。不是四名美女，那麼不是三名，便是五名。是誰給你，難道你不知道嗎？你想推舉誰做掌門，便是誰給你了。」

　　玉璣子刷的一聲，拔出了長劍，喝道：「你再胡言亂語，我便叫你血濺當場。」桃花仙哈哈一笑，昂首挺胸，向他走了過去，說道：「你用卑鄙手段，害死了泰山派掌門人天門道人，還想繼續害人嗎？天門道人已給你害得血濺當場，戕害同門，原是你的拿手好戲，你倒在我身上試試看。」說著一步步向玉璣子走去。玉璣子長劍挺出，厲聲喝道：「停步，你再向前走一步，我便不客氣了。」桃花仙笑道：「難道你現下對我客氣得很嗎？這嵩山絕頂，又不是你玉璣子私有之地，我偏偏要邁邁方步，東走西行，你又管得著我？」說著又向前走了幾步，和玉璣子相距已不過數尺。玉璣子看到他醜陋的長長馬臉，露出一副焦黃牙齒，裂嘴而笑，厭憎之情大生，長劍一挺，嗤的一聲響，便向桃花仙胸口刺去。

　　桃花仙急忙閃避，罵道：「臭賊，你真……真打啊！」玉璣子已深得泰山派劍術精髓，一劍既出，二劍隨至，劍招迅疾無倫。桃花仙說話之間，已連避了他四劍。但玉璣子劍招越來越快，桃花仙手忙腳亂，哇哇大叫，想要抽出腰間短鐵棍招架，卻緩不出手來。劍光閃爍之中，噗的一聲響，桃花仙左肩中劍。便在此時，玉璣子長劍脫手，飛上半天，跟著身子離地，雙手雙腳已被桃根、桃干、桃枝、桃葉四仙分別抓住。這一下兔起鶻落，變化迅速之極。但見黃影一閃，挾著一道劍光，有人揮劍向桃枝仙頭頂砍落，桃實仙早已護持在旁，伸短鐵棍架住。那人又是一劍向桃根仙胸口刺去。桃花仙抽鐵棍擋開，看那人時，正是嵩山派掌門左冷禪。左冷禪知道桃谷六仙雖然說話亂七八糟，身上卻實負驚人藝業，當年在華山絕頂，曾將自己所派去的華山劍宗高手成不憂撕成四截，一見玉璣子為他六兄弟所擒，知道只要相救稍遲，玉璣子立遭裂體之厄，是以自己雖是主人身份，實不宜隨便出手，當此危急之際，也只得拔劍相救。他兩劍急攻桃枝仙和桃根仙，用意是在迫使二人放手退避，不料桃谷六仙相互配合得猶如天衣無縫，四人抓住敵人手腳，餘下二人便在旁護持，左冷禪這兩劍招式精奇，勢道凌厲，還是分別給桃實仙和桃花仙架開了。其實玉璣子生死繫於一線，在這一霎之間，左冷禪已從桃實仙、桃花仙出棍相架的招式與內力之中，知道要迫退二人，至少須在六招以外，待得拆到六招，玉璣子早給四人撕裂，當下長劍圈轉，劍光閃爍。只聽得玉璣子大叫一聲，腦袋摔在地下。桃根仙、桃枝仙手中各握一隻斷手，桃干仙手中握著一隻斷腳，只有桃葉仙手中所握著的那隻腳，仍連在玉璣子身上。原來左冷禪知道無法在這瞬息之間迫得桃谷六仙放手，只有當機立斷，砍斷了玉璣子的雙手和一隻足踝，使得桃谷四仙無法將他撕裂，那是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意。左冷禪切斷了他三肢，料想桃谷六仙不會再難為這個廢人，當即冷笑一聲，退了開去。桃枝仙道：「咦，左冷禪，你送黃金美女給玉璣子，要他助你做掌門，為什麼反來斷他手腳，是想殺他滅口嗎？」桃根仙道：「他怕我們把玉璣子撕成四塊，因此出手相救，那全是會錯意了。」桃實仙道：「自作聰明，可歎，可笑。我們抓住玉璣子，只不過跟他開開玩笑。今日是五嶽派開山立派的好日子，又有誰敢胡亂殺人了？」桃花仙道：「玉璣子確想殺我，但我們念及同門之誼，怎能殺他？只不過將他拋上天空，摔將下來，又再接住，嚇他一嚇。左冷禪出手如此魯莽，腦筋糊塗得緊。」桃葉仙拖著只剩獨腳、全身是血的玉璣子，走到左冷禪身前，鬆開了玉璣子的左腳，連連搖頭，說道：「左冷禪，你下手太過毒辣，怎地將一個好好的玉璣子傷成這般模樣？他沒了雙手，只有一隻獨腳，今後叫他如何做人？」左冷禪怒氣填膺，心想：「剛才我只要出手遲得片刻，玉璣子早給你們撕成四塊，哪裡還有命在？這會兒卻來說這風涼話！只是無憑無據，一時卻說不明白。」

　　桃根仙道：「左冷禪要殺玉璣子，一劍刺死了他，倒也乾淨，卻斷了他雙手一足，叫他不生不死，當真殘忍，可說是大大的不仁。」桃干仙道：「大家都是五嶽派中的同門，便有什麼事過不去，也可好好商量，為什麼下手如此毒辣？沒半點同門的義氣。」「托塔手」丁勉大聲道：「你們六個怪人，動不動便將人撕成四塊。左掌門出手相救玉璣子道長，正是瞧在同門的份上，你們卻來胡說。」桃枝仙道：「我們明明跟玉璣子開玩笑，左冷禪卻信以為真，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那是不智之極。」桃葉仙道：「男子漢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你既然傷了玉璣子，便當直承其事，卻又閃閃縮縮，意圖抵賴，竟無半分勇氣。殊不知這嵩山絕頂，數千位英雄好漢，眾目睽睽，個個見到玉璣子的手足是你砍斷的，難道還能賴得了嗎？」桃花仙道：「不仁、不義、不智、不勇，五嶽派的掌門人，豈能由這樣的人來充當嗎？左冷禪，你也未免太過異想天開了。」說罷，六兄弟一起搖頭。其實左冷禪若不以精妙絕倫的劍法斬斷玉璣子的雙手一足，這個做了泰山派掌門還不到一個時辰的道人，當時便被撕成四截了。封禪台旁的一流高手自然都看出來，心下不免稱讚左冷禪劍法精妙，應變神速。但桃谷六仙如此振振有辭的說來，旁人卻也難以辯駁。知道左冷禪吃了冤枉的，肚裡暗自好笑；沒看出其中原由的，均覺左冷禪此舉若非過於魯莽，便是十分的凶狠毒辣，臉上均有不滿之色。令狐沖與桃谷六仙相處日久，深知他們為人，尋思：「今日桃谷六仙所說的話，句句擊中左冷禪的要害。他六兄弟的腦筋怎能如此清楚？多半暗中另行有人指點。」當下慢慢走近桃谷六仙身旁，想察看到底是哪位高人隱身其側，但見桃谷六仙聚在一起，身邊並無旁人，五兄弟正在手忙腳亂的替桃花仙肩頭止血。令狐沖轉過頭來，向西首瞧去，耳中忽然傳來細若蚊鳴的聲音：「沖哥，你是在找我嗎？」令狐沖又驚又喜，聲音雖細，但清清楚楚，正是盈盈的聲音。他微微側頭，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一名身材臃腫的虯髯大漢倚在一塊大石之旁，懶洋洋的伸手在頭上搔癢。在這嵩山絕頂之上，如這般的虯髯大漢少說也有一二百人，誰都沒加注意，令狐沖略一凝神，突然從那大漢的眼光之中，看到了一絲又狡獪又嫵媚的笑意。他大喜之下，向她走去。盈盈傳音說道：「別過來，不可拆穿了西洋鏡。」這聲音如一縷細絲，遠遠傳來，鑽入他耳中。令狐沖當即停步，心想：「我倒不知你有這樣的傳音功夫，定然又是你父親的一項秘傳了。」立時明白：「桃谷六仙所說的那些話，原來都是你教他們的，難怪這六個粗胚，居然講出什麼不仁不義、不智不勇的話來？」心下喜悅，忍不住要發洩，大聲道：「桃谷七仙的話，當真有理。我本來只道桃谷只有六仙，哪知道還有一位又聰明、又美麗的七仙女桃萼仙！」

　　群雄聽得令狐衝突然開口，說的言語卻如此不倫不類，盡皆愕然。盈盈傳音道：「這當口事關重大，你是恆山派掌門，可別胡說八道。左冷禪此刻狼狽萬分，正是你當五嶽派掌門的好機會。」令狐沖心中一凜，暗道：「盈盈喬裝改扮來到嵩山，原來要助我當五嶽派掌門。她是日月教教主之女，是此間正教門下的死敵，倘若給人發覺了，那可危險之極。她干冒奇險，一心助我在武林中得享大名，對我如此深情，我……我……我真不知如何報答？」只聽得桃根仙道：「方證大師這樣的前輩高人，你們不願讓他做掌門人。玉璣子斷手斷腳，左冷禪不仁不義，自然都不能做掌門了。我們便推舉一位劍術當世第一的少年英雄，來做五嶽派掌門人。有哪一個不服的，不妨來領教領教他的劍法。」他說到這裡，左掌攤開，向令狐沖一擺。桃干仙道：「這位令狐少俠，原是恆山派掌門，與華山派岳先生淵源極深，跟衡山派莫大先生又是好友。五嶽劍派之中，已有三派是一定擁戴他的了。」桃枝仙道：「泰山派門下的群道並非都是糊塗蟲，自然也是擁戴他的多，反對他的少。」桃葉仙道：「五嶽派中人人使劍，誰的劍法最高，誰就理所當然、不可不戒的做掌門人。」他說了「理所當然」四字，順口便加上「不可不戒」，也不理會通與不通。桃花仙按住肩頭傷口，說道：「左冷禪，你倘若不服，不妨便和令狐少俠比比劍。誰贏了，誰做五嶽派掌門。這叫做比劍奪帥！」此次來到嵩山的群雄，除了五嶽劍派門下以及方證大師、沖虛道人這等有心之人外，大都是存著瞧熱鬧之心。此刻各人均知五派合併，已成定局，爭奪之鵠的，當在掌門人一席。這些江湖上好漢最怕的是長篇大論的爭執，適才桃谷六仙跟左冷禪瞎纏，只因說得有趣，倒不氣悶，但若個個似岳不群那麼滿口仁義道德，說到太陽落山，還是沒了沒完，那可悶死人了，是以眾人一聽到桃花仙說出「比劍奪帥」四字，登時轟天價叫起好來。群豪上得山來，見到天門道人自戕斃敵，左冷禪劍斷三肢，這兩幕看得人驚心動魄，可說此行已然不虛，但如五嶽派中眾高手為爭奪掌門人而大戰一場，好戲紛呈，那可更加過癮了。因此群雄鼓掌喝采，甚是真誠熱烈。令狐沖心想：「我答應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力阻左冷禪為五嶽派掌門，以免他為禍武林。只要師父做了掌門，他老人家大公無私，自然人人心悅誠服。除了他老人家之外，五嶽劍派中，又有誰配當此重任？」朗聲道：「眼前有一位最適宜的前輩，怎地大家忘了？五嶽派若不由君子劍岳先生來當掌門人，哪裡還找得出第二位來？岳先生武功既高，識見更是卓超。他老人家為人仁義，眾所周知，否則怎地會得了『君子劍』三字的外號？我恆山派推舉岳先生為五嶽派掌門。」他說了這番話，華山派的群弟子登時大聲鼓掌喝采。嵩山派中有人說道：「岳先生雖然不錯，比之左掌門卻總是遜著一籌。」有人道：「左掌門是五嶽劍派盟主，已當了這麼多年，由他老人家出任五嶽派掌門，那是順理成章之事。又何必另推旁人？」又有人道：「以我之見，五嶽派掌門當然由左掌門來當，另外可設四位副手，由岳先生、莫大先生、令狐少俠、玉……玉……玉……那個玉磬子或是玉音子道長分別擔任，那就妥當得很了。」

　　桃枝仙叫道：「玉璣子還沒死呢，他斷了兩隻手一隻腳，你們就不要他了？」桃葉仙道：「比劍奪帥，比劍奪帥！誰的武功高，誰就做掌門！」千餘名江湖漢子跟著叫嚷：「對！對！比劍奪帥，比劍奪帥！」

　　令狐沖心想：「今日的局面，必須先將左冷禪打倒，斷了嵩山派眾人的指望，否則我師父永遠做不了五嶽派掌門。」當下仗劍而出，叫道：「左先生，天下英雄在此，眾口一辭，要咱們比劍奪帥。在下和你二人拋磚引玉，先來過過招如何？」暗自思忖：「左冷禪的陰寒掌力十分厲害，我拳腳上功夫可跟他天差地遠，但劍法決計不會輸他。我贏了左冷禪之後，再讓給師父，誰也沒有話說。就算莫大先生要爭，他也未必勝得了師父。泰山派的兩大高手一死一傷，不會有什麼好手剩下了。就算我劍法也不是左冷禪的對手，但也得在千餘招之後方才落敗，大耗他內力之後，師父再下場跟他相鬥，那便頗有勝望。」他長劍虛劈兩劍，說道：「左先生，咱們五嶽劍派門下，人人都使劍，在劍上分勝敗便了。」他這麼說，那是先行封住了左冷禪的口，免得他提出要比拳腳、比掌法。群雄紛紛喝采：「令狐少俠快人快語，就在劍上比勝敗。」「勝者為掌門，敗者聽奉號令，公平交易，最妙不過。」「左先生，下場去比劍啊。有什麼顧忌，怕輸麼？」「說了這半天話，有什麼屁用？早就該動手打啦。」

　　一時嵩山絕頂之上，群雄叫嚷聲越來越響，人數一多，人人跟著起哄，縱然平素極為老成持重之輩，也忍不住大叫大吵。這些人只是左冷禪邀來的賓客，五嶽派由誰出任掌門，如何決定掌門席位，本來跟他們毫不相干，他們原也無由置喙，但比武奪帥，大有熱鬧可瞧，大家都盼能多看幾場好戲。這股聲勢一成，竟然喧賓奪主，變得若不比武，這掌門人便無法決定了。令狐沖見眾人附和己見，心下大喜，叫道：「左先生，你如不願和在下比劍，那麼當眾宣佈決不當這五嶽派的掌門人，那也不妨。」群雄紛紛叫嚷：「比劍，比劍！不比的不是英雄，乃是狗熊！」嵩山派中不少人均知令狐衝劍法精妙，左冷禪未必有勝他的把握，但要說左冷禪不能跟他比劍，卻也舉不出什麼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時都皺起了眉頭，默不作聲。喧嘩聲中，一個清亮的聲音拔眾而起：「各位英雄眾口一辭，都願五嶽派掌門人一席，以比劍決定，我們自也不能拂逆了眾位的美意。」說話之人正是岳不群。

　　群雄叫道：「岳先生言之不差，比劍奪帥，比劍奪帥。」岳不群道：「比劍奪帥，原也是一法，只不過我五嶽劍派合而為一，本意是減少門戶紛爭，以求武林中同道和睦友愛，因此比武只可點到為止，一分勝敗便須住手，切不可傷殘性命。否則可大違我五派合併的本意了。」

　　眾人聽他說得頭頭是道，都靜了下來。有一大漢說道：「點到為止固然好，但刀劍不生眼睛，真有死傷，那也是自己晦氣，怪得誰來？」又有一人道：「倘若怕死怕傷，不如躲在家裡抱娃娃，又何必來奪這五嶽派的掌門？」群雄都轟笑起來。岳不群道：「話雖如此，總是以不傷和氣為妙。在下有幾點淺見，說出來請各位參詳參詳。」

　　有人叫道：「快動手打，又說些什麼了？」另有人道：「別瞎搗亂，且聽岳先生說什麼話。」先前那人道：「誰搗亂了？你回家問你大妹子去！」那邊跟著也對罵了起來。岳不群道：「哪一個有資格參與比武奪帥，可得有個規定……」他內力充沛，一出聲說話，便將污言對罵之人的聲音壓了下來，只聽他繼續道：「比武奪帥，這帥是五嶽派之帥，因此若不是五嶽派門下，不論他有通天本領，可也不能見獵心喜，一時手癢，下場角逐。否則的話，爭的是『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卻不是為決定五嶽派掌門了。」群雄都道：「對！不是五嶽派門下，自消不能下場比武。」也有人道：「大夥兒亂打一起，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可也不錯啊。」這人顯是胡鬧，旁人也沒加理會。岳不群道：「至於如何比武，方不致傷殘人命，不傷同門和氣，請左先生一抒宏論。」

　　左冷禪冷冷的道：「既然動上了手，定要不可傷殘人命，不得傷了同門和氣，那可為難得緊。不知岳先生有何高見？」岳不群道：「在下以為，最好是請方證大師、沖虛道長、丐幫解幫主、青城派余觀主等幾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出作公證。誰勝誰敗，由他們幾位評定，免得比武之人纏鬥不休。咱們只分高下，不決生死。」

　　方證道：「善哉，善哉！『只分高下，不決生死』這八個字，便消弭了無數血光之災，左先生意下如何？」左冷禪道：「這是大師對敝派慈悲眷顧，自當遵從。原來的五嶽劍派五派，每一派只能派出一人比武奪帥，否則每一派都出數百人，不知比到何年何月，方有結局。」群雄雖覺五嶽劍派每派只出一人比武，五派便只有五人，未免太不熱鬧。但這五派若都是掌門人出手，他本派中人決不會有人向他挑戰。只聽得嵩山派中數百人大聲附和，旁人也就沒有異議。

　　桃枝仙忽道：「泰山派的掌門人是玉璣子，難道由他這個斷手斷足的牛鼻子來比武奪帥麼？」桃葉仙道：「他斷手斷足，為什麼便不能參與比武？他還剩下一隻獨腳，大可起飛腳踢人。」群雄聽了，無不大笑。

　　泰山派的玉音子怒道：「你這六個怪物，害得我玉璣子師兄成了殘廢，還在這裡出言譏笑，終須叫你們一個個也都斷手斷足。有種的，便來跟你道爺單打獨鬥，比試一場。」說著挺劍而出，站在當場。這玉音子身形高瘦，氣宇軒昂，這麼出來一站，風度儼然，道袍隨風飄動，更顯得神采飛揚。群雄見了，不少人大聲喝采。

　　桃根仙道：「泰山派中，由你出來比武奪帥嗎？」桃葉仙道：「是你同門公舉的呢，還是你自告奮勇？」玉音子道：「跟你又有什麼相干？」桃葉仙道：「當然相干。不但相干，而且大大的相干，非常相干之至。如果是泰山派公舉你出來比武奪帥，那麼你落敗之後，泰山派中第二人便不能再來比武。」玉音子道：「第二人不能出來比武，那便如何？」忽然泰山派中有人說道：「玉音子師弟並非我們公舉，如果他敗了，泰山派另有好手，自然可再出手。」正是玉磬子。桃花仙道：「哈哈，另有好手，只怕便是閣下了？」玉磬子道：「不錯，說不定便是你道爺。」桃實仙叫道：「大家請看，泰山派中又起內訌，天門道人死了，玉璣道人傷了，這玉磬、玉音二人，又爭著做泰山派的新掌門。」

　　玉音子道：「胡說八道！」玉磬子卻冷笑著數聲，並不說話。桃花仙道：「泰山派中，到底是那一個出來比武？」玉磬子和玉音子齊聲道：「是我！」桃根仙道：「好，你們哥兒倆自己先打一架，且看是誰強些。嘴上說不清，打架定輸贏。」玉磬子越眾而出，揮手道：「師弟，你且退下，可別惹得旁人笑話。」玉音子道：「為什麼會惹得旁人笑話？玉璣師兄身受重傷，我要替他報仇雪恨。」玉磬子道：「你是要報仇呢，還是比武奪帥？」玉音子道：「憑咱們這點兒微末道行，還配當五嶽派掌門嗎？那不是癡心妄想？我泰山派眾人，早就已一致主張，請嵩山左盟主為五嶽派掌門，我哥兒倆又何必出來獻醜？」玉磬子道：「既然如此，你且退下，泰山派眼前以我居長。」玉音子冷笑道：「哼，你雖居長，可是平素所作所為，服得了人嗎？上下人眾，都聽你話嗎？」

　　玉磬子勃然變色，厲聲道：「你說這話，是何用意？你不理長幼之序，欺師滅祖，本派門規第一條怎麼說？」玉音子道：「哈哈，你可別忘了，咱們此刻都已是五嶽派門下，大夥兒同年同月同時一齊入五嶽派，有什麼長幼之序？五嶽派門規還未訂下，又有什麼第一條、第二條？你動不動提出泰山派門規來壓人，只可惜這當兒卻只有五嶽派，沒有泰山派了。」玉磬子無言可對，左手食指指著玉音子鼻子，氣得只是說：「你……你……你……」千餘名漢子齊聲大叫：「上去打啊，哪個本事高強，打一架便知道了。」玉磬子手中長劍不住晃動，卻不上前，他雖是師兄，但平素沉溺酒色，武功劍法比之玉音子已大有不如。此後五嶽劍派合併，但五嶽派人眾必將仍然分居五嶽，每一處名山定有一人為首。玉磬子、玉音子二人自知本事與左冷禪差得甚遠，原無作五嶽派掌門的打算，但頗想回歸本山之後，便為泰山之長。這時群雄慫恿之下，師兄弟勢必兵戎相見，玉磬子可不敢貿然動手，只是在天下英雄之前為玉音子所屈，心中卻也不甘；何況這麼一來，左掌門多半會派玉音子為泰山之長，從此聽他號令，終身抬不起頭來了。一時之間，師兄弟二人怒目相向，僵持不決。

　　突然人群中一個尖利的聲音說道：「我看泰山派武功的精要，你二人誰都摸不著半點邊兒，偏有這麼厚臉皮，在這裡囉唆爭吵，虛耗天下英雄的時光。」

　　眾人向說話之人瞧去，見是個長身玉立的青年，相貌俊美，但臉色青白，嘴角邊微帶冷嘲，正是華山派的林平之。有人識得他的，便叫了出來：「這是華山派岳先生的新女婿。」令狐沖心道：「林師弟向來甚是拘謹，不多說話，不料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竟在天下英雄之前，出言譏諷這兩個賊道。」適才玉磬子、玉音子二道與玉璣子狼狽為奸，逼死泰山派掌門人天門道人，向左冷禪諂媚討好，令狐沖心中對二道極是不滿，聽得林平之如此辱罵，頗為痛快。玉音子道：「我摸不著泰山派武功的邊兒，閣下倒摸得著了？卻要請閣下施展幾手泰山派武功，好讓天下英雄開開眼界。」他特別將「泰山派」三字說得極響，意思說，你是華山派弟子，武功再強，也只是華山派的，決不會連我泰山派的武功也會練。林平之冷笑一聲，說道：「泰山派武功博大精深，豈是你這等認賊為父、戕害同門的不肖之徒所能領略……」岳不群喝道：「平兒，玉音道長乃是長輩，不得無禮！」林平之應道：「是！」

　　玉音子怒道：「岳先生，你調教的好徒兒，好女婿！連泰山派的武功如何，他也能來胡言亂語。」

　　突然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你怎知他是胡言亂語？」一個俊俏的少婦越眾而出，長裙拂地，衣帶飄風，鬢邊插著一朵小小紅花，正是岳靈珊。她背上負著一柄長劍，右手反過去握住劍柄，說道：「我便以泰山派的劍法，會會道長的高招。」玉音子認得她是岳不群的女兒，心想岳不群這番大力贊同五派合併，左冷禪言語神情中對他甚是客氣，倒也不敢得罪了她，微微一笑，說道：「岳姑娘大喜，貧道沒有來賀，討一杯喜酒喝，難道為此生我的氣了嗎？貴派劍法精妙，貧道向來是十分佩服的。但華山派門人居然也會使泰山派劍法，貧道今日還是首次得聞。」岳靈珊秀眉一軒，道：「我爹爹要做五嶽派掌門人，對五嶽劍派每一派的劍法，自然都得鑽研一番。否則的話，就算我爹爹打贏了四派掌門人，那也只是華山派獨佔鰲頭，算不得是五嶽派真正的掌門人。」

　　此言一出，群雄登時聳動。有人道：「岳先生要做五嶽派掌門人？」有人大聲道：「難道泰山、衡山、嵩山、恆山四派的武功，岳先生也都會嗎？」

　　岳不群朗聲道：「小女信口開河，小孩兒家的話，眾位不可當真。」岳靈珊卻道：「嵩山左師伯，如果你能以泰衡華恆四派劍法，分別打敗我四派好手，我們自然服你做五嶽派掌門。否則你嵩山派的劍法就算獨步天下，也不過嵩山派的劍法十分高明而已，跟別的四派，終究拉不上干係。」

　　群雄均想：這話確然不錯。如果有人精擅五嶽劍派各派劍法，以他來做五嶽派掌門，自是再合適不過。可是五嶽劍派每一派的劍法，都是數百年來經無數好手嘔心瀝血鍛煉而成。有人縱得五派名師分別傳授，經數十年苦練，也未必能學全五派的全部劍法，而各派秘招絕藝，都是非本派弟子不傳，如說一人而能同時精擅五嶽派劍法，決計無此可能。左冷禪卻想：「岳不群的女兒為什麼說這番話？其中必有用意。難道岳不群當真痰迷了心竅，想跟我爭奪這五嶽派掌門人之位嗎？」玉音子道：「原來岳先生已然精通五派劍法，那可是自從五嶽劍派創派以來，從所未有的大事。貧道便請岳姑娘指點指點泰山派的劍法。」岳靈珊道：「甚好！」刷的一聲，從背上劍鞘中拔出了長劍。玉音子心下大是著惱：「我比你父親還長著一輩，你這女娃娃居然敢向我拔劍！」他只道岳不群定會出手阻攔，就算真要動手，華山派中也只有岳不群夫婦才堪與自己匹敵，豈知岳不群只是搖頭歎息，說道：「小孩子家不知天高地厚。玉音、玉磬兩位前輩，乃是泰山派的一等一好手。你要用泰山派劍法跟他們過招，那不是自討苦吃嗎？」

　　玉音子心中一凜：「岳不群居然叫女兒用泰山劍法跟我過招。」一瞥眼間，只見岳靈珊右手長劍斜指而下，左手五指正在屈指而數，從一數到五，握而成拳，又將拇指伸出，次而食指，終至五指全展，跟著又屈拇指而屈食指，再屈中指，登時大吃一驚：「這女娃娃怎地懂得這一招『岱宗如何』？」

　　玉音子在三十餘年前，曾聽師父說過這一招「岱宗如何」的要旨，這一招可算得是泰山派劍法中最高深的絕藝，要旨不在右手劍招，而在左手的算數。左手不住屈指計算，算的是敵人所處方位、武功門派、身形長短、兵刃大小，以及日光所照高低等等，計算極為繁複，一經算準，挺劍擊出，無不中的。當時玉音子心想，要在頃刻之間，將這種種數目盡皆算得清清楚楚，自知無此本領，其時並未深研，聽過便罷。他師父對此術其實也未精通，只說：「這招『岱宗如何』使起來太過艱難，似乎不切實用，實則威力無儔。你既無心詳參，那是與此招無緣，也只好算了。你的幾個師兄弟都不及你細心，他們更不能練。可惜本派這一招博大精深、世無其匹的劍招，從此便要失傳了。」玉音子見師父並未勉強自己苦練苦算，暗自欣喜，此後在泰山派中也從未見人練過，不料事隔數十年，竟見岳靈珊這樣一個年輕少婦使了出來，霎時之間，額頭上出了一片汗珠。他從未聽師父說過如何對付此招，只道自己既然不練，旁人也決不會使這奇招，自無需設法拆解，豈知世事之奇，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情急智生，自忖：「我急速改變方位，竄高伏低，她自然算我不准。」當即長劍一晃，向右滑出三步，一招「朗月無雲」，轉過身來，身子微矮，長劍斜刺，離岳靈珊右肩尚有五尺，便已圈轉，跟著一招「峻嶺橫空」，去勢奇疾而收劍極快。只見岳靈珊站在原地不動，右手長劍的劍尖不住晃動，左手五指仍是伸屈不定。玉音子展開劍勢，身隨劍走，左邊一拐，右邊一彎，越轉越急。

　　這路劍法叫做「泰山十八盤」，乃泰山派昔年一位名宿所創，他見泰山三門下十八盤處羊腸曲折，五步一轉，十步一回，勢甚險峻，因而將地勢融入劍法之中，與八卦門的「八卦游身掌」有異曲同工之妙。泰山「十八盤」越盤越高，越行越險，這路劍招也是越轉越加狠辣。玉音子每一劍似乎均要在岳靈珊身上對穿而過，其實自始至終，並未出過一招真正的殺著。他雙目所注，不離岳靈珊左手五根手指的不住伸屈。昔年師父有言：「這一招『岱宗如何』，可說是我泰山劍法之宗，擊無不中，殺人不用第二招。劍法而到這地步，已是超凡聖人。你師父也不過是略知皮毛，真要練到精絕，那可談何容易？」想到師父這些話，背上冷汗一陣陣的滲了出來。那泰山「十八盤」，有「緩十八、緊十八」之分，十八處盤旋較緩，另外十八處盤旋甚緊，一步高一步，所謂「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發頂」。泰山派這路劍法，純從泰山這條陡道的地勢中化出，也是忽緩忽緊，迴旋曲折。令狐沖見岳靈珊既不擋架，也不閃避，左手五指不住伸屈，似乎在計算數目，不由得心下大急，只想大叫：「小師妹，小心！」但這五個字塞在喉頭，始終叫不出來。玉音子這路劍法將要使完，長劍始終不敢遞到岳靈珊身週二尺之處。岳靈珊長劍倏地刺出，一連五劍，每一劍的劍招皆蒼然有古意。玉磬子失聲叫道：「『五大夫劍！』」泰山有松極古，相傳為秦時所封之「五大夫松」，虯枝斜出，蒼翠相掩。玉磬子、玉音子的師伯祖曾由此而悟出一套劍法來，便稱之為「五大夫劍」。這套劍法招數古樸，內藏奇變，玉磬子二十餘年前便已學得精熟，但眼見岳靈珊這五招似是而非，與自己所學頗有不同，卻顯然又比原來劍法高明得多，正驚詫間，岳靈珊突然纖腰一彎，挺劍向他刺去，叫道：「這也是你泰山派的劍法嗎？」玉磬子急忙舉劍相架，叫道：「『來鶴清泉』，如何不是泰山劍法，不過……」這一招雖然架開，卻已驚得出了一身冷汗，敵劍之來，方位與自己所學大不相同，這一劍險些便透胸而過。岳靈珊道：「是泰山劍法就好！」刷的一聲，反手砍向玉音子。玉磬子道：「石關回馬！你使得不……不大對……」岳靈珊道：「劍招名字，你記得倒熟。」長劍展開，刷刷兩劍，只聽玉音子「啊」的一聲大叫。幾乎便在同一剎那，玉磬子右膝中劍，一個踉蹌，右腿一屈，跪了下來，急忙以劍支地撐起，力道用得猛了，劍尖又剛好撐在一塊麻石之上，拍的一響，長劍斷為兩截，口中兀自說道：「『快活三』！不過……不過……」岳靈珊一聲冷笑，將長劍反手插入背上劍鞘。旁觀群雄轟然叫好。這樣一位年輕美貌的少婦，竟在舉手投足之間，以泰山派劍法將兩位泰山派高手殺敗，劍法之妙，令人看得心曠神怡，這一番采聲，當真山谷鳴響。左冷禪與嵩山派的幾名高手對望一眼，都大為疑慮：「這女娃娃所使確是泰山劍法。然而其中大有更改，劍招老練狠辣，決非這女娃娃所能琢磨而得，定是岳不群暗中練就了傳授於她。要練成這路劍法，不知要花多少時日，岳不群如此處心積慮，其志決不在小。」

　　玉音子突然大叫：「你……你……這不是『岱宗如何』！」他於中劍受傷之後，這才省悟，岳靈珊只不過擺個「岱宗如何」的架子，其實並非真的會算，否則的話，她一招即已取勝，又何必再使「五大夫劍」、「來鶴清泉」、「石關回馬」、「快活三」等等招術？更氣人的是，她竟將泰山派的劍招在關鍵處忽加改動，自己和師哥二人倉卒之際，不及多想，自然而然以數十年來練熟了的劍招拆解，而她出劍方位陡變，以致師兄弟倆雙雙中計落敗。倘若她使的是別派劍法，不論招式如何精妙，憑著自己劍術上的修為，決不能輸了給這嬌怯怯的少婦。但她使的確是泰山派劍法，卻又不是假的，心中又是慚愧氣惱，又是驚惶詫異，更有三分上了當的不服氣。令狐沖眼見岳靈珊以這幾招劍法破敵，心下一片迷茫，忽聽得背後有人低聲道：「令狐公子，這幾招劍法是你教她的？」令狐衝回過頭來，見說話的是田伯光，便搖了搖頭。田伯光微笑道：「那日在華山頂上，你和我動手，記得你便曾使過這一招來鶴清什麼的，只不過那時你還沒使熟。」令狐沖神色茫然，宛如不聞。當岳靈珊一出手，他便瞧了出來，她所使的乃是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上所刻的泰山派劍法。但自己在後洞石壁上發現劍招石刻之事，並未與人提過，當日離開思過崖，記得已將後洞的洞口掩好，岳靈珊怎會發見？轉念又想：「我既能發見後洞，小師妹當然也能發見。何況我已在無意中打開了洞口，小師妹便易找得多了。」他在華山思過崖後洞，見到石壁上所刻五嶽劍法的絕招，以及魔教諸長老破解各家劍法的法門，雖於所刻招數記得頗熟，但這些招數叫作什麼名字，卻全然不知。眼見岳靈珊最後三劍使得猶似行雲流水，大有善御者駕輕車而行熟路之意，三劍之間擊傷泰山派兩名高手，將石壁上的劍招發揮得淋漓盡致，心下也是暗自讚歎。又聽得玉磬子說了「快活三」三字，想起當年曾隨師父去過泰山，過水簾洞後，一條長長的山道斜坡，名為「快活三」，意思說連續三里，順坡而下，走起來十分快活，想不到這連環三劍，竟是從這條斜坡化出。一個瘦削的老者緩步而出，說道：「岳先生精擅五嶽劍派各派劍法，實是武林中從所未有。老朽潛心參研本派劍法，有許多處所無法明白，今日正好向岳先生請教。」他左手拿著一把撫摩得晶光發亮的胡琴，右手從琴柄中慢慢抽出一柄劍身極細的短劍，正是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

　　岳靈珊躬身道：「莫師伯手下留情。侄女胡亂學得幾手衡山派劍法，請莫師伯指點。」

　　莫大先生口說「今日正好向岳先生請教」，原是向岳不群索戰，不料岳靈珊一句話便接了過去，還言明是用衡山派劍法。莫大先生江湖上威名素著。群雄適才又聽得左冷禪言道，嵩山派好手大嵩陽手費彬便死在他的劍下，均想：「難道岳靈珊以泰山劍法傷了兩名泰山派高手，又能以衡山劍法與他對敵？」莫大先生微笑道：「很好，很好！了不起，了不起！」岳靈珊道：「侄女如敵不過莫師伯，再由我爹爹下場。」莫大先生喃喃的道：「敵得過的，敵得過的！」短劍慢慢指出，突然間在空中一顫，發出嗡嗡之聲，跟著便是嗡嗡兩劍。岳靈珊舉劍招架，莫大先生的短劍如鬼如魅，竟然已繞到了岳靈珊背後。岳靈珊急忙轉身，耳邊只聽得嗡嗡兩聲，眼前有一團頭髮飄過，卻是自己的頭髮已被莫大先生削了一截下來。她大急之下，心念電轉：「他這是手下留情，否則適才這一劍已然殺了我。他既不傷我，便可和他對攻。」當下更不理會對方劍勢來路，刷刷兩劍，分向莫大先生小腹與額頭刺去。莫大先生微微一驚：「這兩招『泉鳴芙蓉』、『鶴翔紫蓋』，確是我衡山派絕招，這小姑娘如何學得了去？」衡山七十二峰，以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五峰最高。衡山派劍法之中，也有五路劍法，分別以這五座高峰為名。莫大先生眼見適才岳靈珊所出，均是「一招包一路」的劍法，在一招之中，包含了一路劍法中數十招的精要。「芙蓉劍法」三十六招，「紫蓋劍法」四十八招。「泉鳴芙蓉」與「鶴翔紫蓋」兩招劍法，分別將芙蓉劍法、紫蓋劍法每一路數十招中的精奧之處，融會簡化而入一招，一招之中有攻有守，威力之強，為衡山劍法之冠，是以這五招劍法，合稱「衡山五神劍」。眾人只聽得錚錚錚之聲不絕，不知兩人誰攻誰守，也不知在頃刻之間兩人已拆了幾招。

　　莫大先生事事謀定而後動，「比劍奪帥」之議既決，他便即籌思對策。他絕無半分要當五嶽派掌門人之念，更知不是左冷禪和令狐沖的敵手，但身為衡山掌門，不能自始至終龜縮不出。他氣惱玉磬子為虎作倀，逼死天門道人，本擬和這道人一拚，豈知泰山三子一上來便先後受傷，於是剩下的對手便只岳不群一人。他在少林寺中，已將岳不群的武功瞧得清清楚楚，自己不致輸了於他，但上來動手的竟是岳不群的女兒。岳靈珊會使衡山派劍法，他已是一驚，而她所使的更是衡山劍法中最上乘的「一招包一路」，更令他心中儘是驚懼惶惑。莫大先生的師祖和師叔祖，當年在華山絕頂與魔教十長老會鬥，雙雙斃命。其時莫大先生的師父年歲尚輕，芙蓉、紫蓋等五路劍法是學全了，但「一招包一路」的「泉鳴芙蓉」、「鶴翔紫蓋」那五招衡山神劍，卻只知了個大概。莫大先生自然也未得師父詳加傳授指點。豈知此刻竟會在別派一個年輕女子劍底顯了出來。雖然岳靈珊那兩招只得劍形而未得其意，否則的話，莫大先生心神激盪之際，在第二招上便已落敗。他好容易接過了這兩招，只見岳靈珊長劍晃動，正是一招「石廩書聲」，跟著又是一招「天柱雲氣」。那「天柱劍法」主要是從雲霧中變化出來，極盡詭奇之能事，動向無定，不可捉摸。莫大先生一見岳靈珊使出「天柱雲氣」，他見機極快，當即不架而走。所謂不架而走，那不過說得好聽，其實是打不過而逃跑。只是他劍法變化繁複，逃走之際，短劍東刺西削，使人眼花繚亂，不知他已是在使三十六策中的上策。他知衡山五大神劍之中，除了「泉鳴芙蓉」、「鶴翔紫蓋」、「石廩書聲」、「天柱雲氣」之外，最厲害的一招叫做「雁回祝融」。衡山五高峰中，以祝融峰最高，這招「雁回祝融」，在衡山五神劍中也是最為精深。莫大先生的師父當年說到這一招時，含糊其詞，並說自己也不大清楚，如果岳靈珊再使出這一招來，自己縱不喪命當場，那也非大大出醜不可。他腳下急閃，短劍急揮，心念急轉：「她雖學到了奇招，看來只會呆使，不會隨機應便。說不得，只好冒險跟她拚上一拚，否則莫大今後也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

　　眼見岳靈珊腳步微一遲疑，知她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到底要追呢還是不追，莫大先生暗叫：「慚愧！畢竟年輕人沒見識。」岳靈珊以這招「天柱雲氣」逼得莫大先生轉身而逃，他雖然掩飾得高明，似乎未呈敗象，但武功高明之士，人人都已見到他不敵而走的窘態。倘若岳靈珊立時收劍行禮，說道：「莫師伯，承讓！侄女得罪。」那麼勝敗便已分了。莫大先生何等身份地位，豈能敗了一招之後，再轉身與後輩女子纏鬥？可是岳靈珊竟然猶豫，實是莫大先生難得之極的良機。但見岳靈珊笑靨甫展，櫻唇微張，正要說話，莫大先生手中短劍嗡嗡作響，向她直撲過去。這幾下急劍，乃是莫大先生畢生功力之所聚，劍發琴音，光環亂轉，霎時之間已將岳靈珊裹在一團劍光之中。岳靈珊一聲驚呼，連退了幾步。莫大先生豈容她緩出手來，施展那招「雁回祝融」？他手中短劍越使越快，一套「百變千幻雲霧十三式」有如雲卷霧湧，旁觀者不由得目為之眩，若不是群雄覺得莫大先生頗有以長凌幼、以男欺女之嫌，采聲早已大作。

　　當岳靈珊使出「泉鳴芙蓉」等幾招時，令狐沖更無懷疑，她這幾路劍法，是從華山思過崖後洞的石壁上學來的，尋思：「小師妹為什麼會到思過崖去？師父、師娘對她甚是疼愛，當然不會罰她在這荒僻的危崖上靜坐思過。就算她犯了什麼重大過失，師父、師娘也不過嚴加斥責而已。思過崖與華山主峰相距不近，地形又極凶險，即令是一個尋常女弟子，也不會罰她孤零零的去住在崖上。難道是林師弟被罰到崖上思過，小師妹每日去送飯送茶，便像她從前待我那樣嗎？」想到此處，不由得心口一熱。

　　又想：「林師弟沉默寡言，循規蹈矩，宛然便是一位『小君子劍』。他正因此而得到師父、師娘和小師妹的歡心，怎會犯錯而被罰到崖上思過？不會，不會，決計不會。」猛然想起：「難道小師妹……小師妹……」內心深處突然浮起一個念頭，可是這念頭太過荒唐，剛浮入腦海，便即壓下，一時心中恍恍惚惚，到底是個什麼念頭，自己也不大清楚。便在此時，只聽得岳靈珊「啊」的一聲驚呼，長劍脫手斜飛，左足一滑，仰跌在地。莫大先生手中短劍伸出，指向她的左肩，笑道：「侄女請起，不用驚慌！」

　　突然間拍的一聲響，莫大先生手中短劍斷折，卻是岳靈珊從地下拾起了兩塊圓石，左手圓石砸在莫大先生劍上，那短劍劍身甚細，一砸之下，立即斷成兩截。跟著岳靈珊右手的圓石向左急擲。莫大先生兵刃斷折，吃了一驚，又見她將一塊圓石向左擲出，左側並無旁人，此舉甚是古怪，不明其意。驀地裡那圓石竟然飛了轉來，撞在莫大先生右胸。砰的一聲，跟著喀喇幾響，他胸口肋骨登時有數根撞斷，一張口，鮮血直噴。這幾下變幻莫測，岳靈珊的動作又是快得甚奇，每一下卻又乾淨利落，眾人盡皆呆了。人人都看得分明，莫大先生佔了先機之後，不再進招，只說：「侄女請起，不用驚慌。」那原是長輩和晚輩過招戰勝後應有之義。可是岳靈珊拾起圓石所使的那兩招，卻實有鬼神莫測之機。令狐沖卻明白，岳靈珊這兩招，正是當年魔教長老破解衡山劍法的絕招。不過石壁上所刻人形所使的是一對銅錘。岳靈珊以圓石當銅錘使，要拆招久戰，當然不行，但一招間擲出飛回，只要練成了運力的巧勁，圓石與銅錘並無二致。

　　岳不群飛身入場，拍的一聲響，打了岳靈珊一個耳光，喝道：「莫大師伯明明讓你，你何敢對他老人家無禮？」彎腰扶起莫大先生，說道：「莫兄，小女不知好歹，小弟當真抱歉之至。尚請原諒。」莫大先生苦笑道：「將門虎女，果然不凡。」說了這兩句話，又是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出。衡山派兩名弟子奔了出來，將他扶回。岳不群怒目向女兒瞪了一眼，退在一旁。令狐沖見岳靈珊左邊臉頰登時腫起，留下了五個手指印，足見她父親這一掌打得著實不輕。岳靈珊眼淚涔涔而下，可是嘴角微撇，神情頗為倔強。令狐沖便即想起：「從前我和她同在華山，她有時頑皮，受到師父師娘的責罵，心中委屈，便是這麼一副又可憐又可愛的神氣。那時我必千方百計的哄得她喜歡。小師妹最開心的，莫過於和我比劍而勝，只不過我必須裝得似模似樣，似乎真的偶一疏忽而給她佔了先機，決不能讓她看出是故意讓她……」

　　想到這裡，腦海中一個本來十分模糊的念頭，突然之間，顯得清晰異常：「她怎麼會到思過崖去？多半她是在婚前婚後，思念昔日我對她的深情，因而孤身來到崖上，緬懷舊事。後洞的入口我本是用石子封砌好了的，若非在崖上長久逗留，不易發見。如此說來，她在崖上所留時間不短，去了也不止一次。」轉頭向林平之瞥了一眼，尋思：「林師弟和她新婚，該當喜氣洋洋，心花怒放才是。為什麼他始終神色鬱鬱？小師妹給她父親當眾打了一掌，他做丈夫的既不過去勸慰，也無關心之狀，未免太過不近人情。」

　　他想岳靈珊為了掛念自己而到思過崖去追憶昔情，只是他一廂情願的猜測，可是他似乎已迷迷惘惘的見到，岳靈珊如何在崖上淚如雨下，如何痛悔嫁錯了林平之，如何為了辜負自己的一片深情而傷心不已。一抬頭，只見岳靈珊正在彎腰拾劍，淚水滴在青草之上，一根青草因淚水的滴落而彎了下去，令狐沖胸口一陳衝動：「我當然要哄得她破涕為笑！」在他眼中看出來，這嵩山絕頂的封禪台側，已成為華山的玉女峰，數千名江湖好漢，不過是一棵棵樹木，便只一個他刻骨相思、傾心而戀的意中人，為了受到父親的責打而在哭泣。他一生之中，曾哄過她無數次，今日怎可置之不理？他大踏步而出，說道：「小師……小……」隨即想起，要哄得她喜歡，必須真打，一顆心撲通撲通的跳動，說道：「你勝了泰山、衡山兩派掌門人，劍法非同小可。我恆山派心下不服，你能以恆山派劍法，和我較量較量麼？」岳靈珊緩緩轉身，一時卻不抬頭，似在思索什麼，過了好一會，這才慢慢抬起頭來，突然間臉上一紅。令狐沖道：「岳先生本領雖高，但居然能盡通五嶽劍派各派劍法，我可難以相信。」岳靈珊抬起頭來，說道：「你本來也不是恆山派的，今日為恆山掌門，不是也精通了恆山派劍法嗎？」臉頰上兀自留著淚水。令狐沖聽她這幾句話語氣甚和，頗有友善之意，心下喜不自勝，暗道：「我定要裝得極像，不可讓她瞧出來我是故意容讓。」說道：「『精通』二字，可不敢說。但我已在恆山多時，恆山派劍法應當習練。此刻我以恆山派劍法領教，你也當以恆山派劍法拆解。倘若所使劍法不是恆山一派，那麼雖勝亦敗，你意下如何？」他已打定了主意，自己劍法比她高明得多，那是眾所周知之事，倘若假裝落敗，別人固然看得出，連岳靈珊也不會相信，只有鬥到後來，自己突然在無意之間，以一招「獨孤九劍」或是華山派的劍法將她擊敗，那時雖然取勝，亦作敗論，人人不會懷疑。

　　岳靈珊道：「好，咱們便比劃比劃！」提起長劍，劃了個半圈，斜斜向令狐衝刺去。

　　只聽得恆山派一群女弟子中，同時響起了「咦」的一聲。群雄之中便有不識得恆山派劍法的，聽得這些女弟子這聲驚呼，而呼叫中顯是充滿了欽佩之意，也已即知岳靈珊這招確是恆山劍法，而且招式著實不凡。

　　她所使的，正是思過崖後洞的招式，而這招式，卻是令狐沖曾傳過恆山派女弟子的。

　　令狐沖揮劍擋開。他知道恆山派劍法以圓轉為形，綿密見長，每一招劍法中都隱含陰柔之力，與人對敵之時，往往十招中有九招都是守勢，只有一招才乘虛突襲。他與恆山派弟子相處已久，又親眼見過定靜師太數次與敵人鬥劍，這時施展出來的，招招成圓，余意不盡，顯然已深得恆山派劍法的精髓。方證大師、沖虛道長、丐幫幫主、左冷禪等人於恆山劍法均熟識已久，眼見令狐沖並非恆山派出身，卻將恆山劍法使得中規中矩，於極平凡的招式之中暗蓄鋒芒，深合恆山派武功「綿裡藏針」的要訣，無不暗讚。他們都知數百年來恆山門下均以女尼為主，出家人慈悲為本，女流之輩更不宜妄動刀劍，學武只是為了防身。這「綿裡藏針」訣，便如是暗藏鋼針的一團棉絮。旁人倘若不加觸犯，棉絮輕柔溫軟，於人無忤，但若以手力捏，棉絮中所藏鋼針便刺入手掌；刺入的深淺，並非決於鋼針，而決於手掌上使力的大小。使力小則受傷輕，使力大則受傷重。這武功要訣，本源便出於佛家因果報應、業緣自作、善惡由心之意。

　　令狐沖學過「獨孤九劍」後，於各式武功皆能明其要旨。他所使劍法原是重意不重招，這時所使的恆山劍法，方位變化與原來招式頗有歧異，但恆山劍意卻清清楚楚的顯了出來。各家高手雖然識得恆山劍法，但所知的只是大要，於細微曲折處的差異自是不知，是以見到令狐沖的劍意，均想：「這少年身為恆山掌門，果然不是幸致！原來早得定閒、定靜諸師太的真傳。」只有恆山派門下弟子儀和、儀清等人，才看出他所使招式與師傳並不相符。但招式雖異，於本門劍法的含意，卻只有體會得更加深切。令狐沖和岳靈珊二人所使的恆山派劍法，均是從思過崖後洞中學來，但令狐衝劍法根底比岳靈珊強得太多，加之他與恆山派師徒相處日久，所知恆山派劍法的範圍，自非岳靈珊所及。二人一交上劍，若不是令狐沖故意相讓，只在數招之間便即勝了。拆到三十餘招後，岳靈珊從石壁上學來的劍招已窮，只好從頭再使。好在這套劍法精妙繁複，使動時圓轉如意，一招與一招之間絕少斧鑿之痕，從第一招到三十六招，便如是一氣呵成的一式大招。她劍招重複，除了令狐沖也學過石壁劍法之外，誰也看不出來。

　　岳靈珊的劍招使得綿密，令狐沖依法與之拆解。兩人所學劍招相同，俱是恆山派劍法的精華，打來絲絲入扣，極是悅目動人。旁觀群雄看得高興，忍不住喝采。有人道：「令狐沖是恆山派掌門，這路劍法使得如此精采，也沒什麼希奇。岳家姑娘明明是華山派的，怎麼也會使恆山劍法？」有人道：「令狐沖本來也是岳先生的門下，還是華山派的大弟子呢，否則他怎麼也會這路劍法了？若不是岳先生一手親授，兩個人怎會拆解得這等合拍？」又有人道：「岳先生精通華山、泰山、衡山、恆山四派劍法，看來於嵩山劍法也必熟悉。這五嶽派掌門人一席，那是非他莫屬了。」另一人道：「那也不見得。嵩山左掌門的劍法比岳先生高得多。武功之道，貴精不貴多，你就算於天下武功無所不會，通統都是三腳貓，又有什麼用處？左掌門單是一路嵩山劍法，便能擊敗岳先生的五派劍法。」先一人道：「你又怎麼知道了，當真是大言不慚。」那人怒道：「什麼大言不慚？你有種，咱們便來賭五十兩銀子。」先一人道：「什麼有種沒種？咱們賭一百兩。現銀交易，輸了賴的便是恆山派門下。」那人道：「好，賭一百兩！什麼恆山派門下？」先一人道：「那個賴的，便是尼姑！」那人「呸」的一聲，在地下吐了一口痰。這時岳靈珊出招越來越快，令狐沖瞧著她婀娜的身形，想起昔日同在華山練劍的情景，漸漸的神思恍惚，不由得癡了，眼見她一劍刺到，順手還了一招。不想這一招並非恆山派劍法。岳靈珊一怔，低聲道：「青梅如豆！」跟著還了一劍，削向令狐沖額間。令狐沖也是一呆，低聲道：「柳葉似眉。」他二人於所拆的恆山劍法，只知其式不知其名，適才交換的這兩招，卻不是恆山劍法，而是兩人在華山練劍時共創的「沖靈劍法」。「沖」是令狐沖，「靈」是岳靈珊，是二人好玩而共同鑽研出來的劍術。令狐沖的天份比師妹高得多，不論做什麼事都喜不拘成法，別創新意，這路劍法雖說是二人共創，十之八九卻是令狐沖想出來的。當時二人武功造詣尚淺，這路劍法中也並沒什麼厲害的招式，只是二人常在無人處拆解，練得卻十分純熟。令狐沖無意間使了一招「青梅如豆」，岳靈珊便還了一招「柳葉似眉」。兩人原無深意，可是突然之間，臉上都是一紅。令狐沖手上不緩，還了一招「霧中初見」，岳靈珊隨手便是一招「雨後乍逢」。這套劍法，二人在華山已不知拆過了多少遍，但怕岳先生、岳夫人知道後責罵，從不讓第三人知曉，此刻卻情不自禁，在天下英雄之前使了出來。這一接上手，頃刻間便拆了十來招，不但令狐沖早已回到了昔日華山練劍的情景之中，連岳靈珊心裡，也漸漸忘卻了自己此刻是已嫁之身，是在數千江湖漢子之前，為了父親的聲譽而出手試招，眼中所見，只是這個倜儻瀟灑的大師哥，正在和自己試演二人合創的劍法。

　　令狐沖見她臉上神色越來越柔和，眼中射出喜悅的光芒，顯然已將適才給父親打了記耳光的事淡忘了，心想：「今天我見她一直鬱鬱不樂，容色也甚憔悴，現下終於高興起來了。唉，但願這套沖靈劍法有千招萬招，一生一世也使不完。」自從他在思過崖上聽得岳靈珊口哼福建小調以來，只有此刻，小師妹對他才像從前這般相待，不由歡喜無限。

　　又拆了二十來招，岳靈珊長劍削向他左腿，令狐沖左足飛起，踢向她劍身。岳靈珊劍刃一沉，砍向他足面。令狐沖長劍急攻她右腰，岳靈珊劍鋒斜轉，噹的一聲，雙劍相交，劍尖震起。二人同時挺劍急刺向前，同時疾刺對方咽喉，出招迅疾無比。瞧雙劍去勢，誰都無法挽救，勢必要同歸於盡，旁觀群雄都忍不住驚叫。卻聽得錚的一聲輕響，雙劍劍尖竟在半空中抵住了，濺出星星火花，兩柄長劍彎成弧形，跟著二人雙手一推，雙掌相交，同時借力飄了開去。這一下變化誰都料想不到，這兩把長劍竟有如此巧法，居然在疾刺之中，會在半空中相遇而劍尖相抵，這等情景，便有數千數萬次比劍，也難得碰到一次，而他二人竟然在生死繫於一線之際碰到了。殊不知雙劍如此在半空中相碰，在旁人是數千數萬次比劍不曾遇上一次，他二人卻是練了數千數萬次要如此相碰，而終於練成了的。這招劍法必須二人同使，兩人出招的方位力道又須拿捏得分毫不錯，雙劍才會在迅疾互刺的一瞬之間劍尖相抵，劍身彎成弧形。這劍法以之對付旁人，自無半分克敵制勝之效，在令狐沖與岳靈珊，卻是一件又艱難又有趣的玩意。二人練成招數之後，更進一步練得劍尖相碰，濺出火花。當他二人在華山上練成這一招時，岳靈珊曾問，這一招該當叫作什麼。令狐沖道：「你說叫什麼好？」岳靈珊笑道：「雙劍疾刺，簡直是不顧性命，叫作『同歸於盡』罷？」令狐沖道：「同歸於盡，倒似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還不如叫作『你死我活』！」岳靈珊啐道：「為什麼我死你活？你死我活才對。」令狐沖道：「我本來說是『你死我活』。」岳靈珊道：「你啊我啊的，纏夾不清，這一招誰都沒死，便叫作『同生共死』好了。」令狐沖拍手叫好。岳靈珊一想「同生共死」這四字太過親熱，一撤劍，掉頭便跑了。

　　旁觀群雄見二人在必死之境中逃了出來，實是驚險無比，手中無不捏了把冷汗，連那一聲喝采也都忘了。那日在少林寺中，岳不群與令狐沖拔劍動手，為了勸他重歸華山門下，也曾使過幾招「沖靈劍法」，但這一招卻沒使過。岳不群雖曾在暗中窺看二人練劍，得知沖靈劍法的招式，卻並未花下心血時間去練這招既無聊又無用的「同生共死」。因此連方證、沖虛、左冷禪等人見到這一招時，也都大吃一驚。盈盈心中的驚駭，更是不在話下。只見他二人在半空中輕身飄開，俱是嘴角含笑，姿態神情，便似裹在一團和煦的春風之中。兩人挺劍再上，隨即又鬥在一起。二人在華山創製這套劍法時，師兄妹間情投意合，互相依戀，因之劍招之中，也是好玩的成份多，而兇殺的意味少。此刻二人對劍，不知不覺之間，都回想到從前的情景，出劍轉慢，眉梢眼角，漸漸流露出昔日青梅竹馬的柔情。這與其說是「比劍」，不如說是「舞劍」，而「舞劍」兩字，又不如「劍舞」之妥貼，這「劍舞」卻又不是娛賓，而是為了自娛。突然間人叢中「嘿」的一聲，有人冷笑。岳靈珊一驚，聽得出是丈夫林平之的聲音，心中一寒：「我和大師哥如此打法，那可不對。」長劍一圈，自下而上，斜斜撩出一劍，勢勁力疾，姿式美妙已極，卻是華山派「玉女劍十九式」中的一式。林平之那一聲冷笑，令狐沖也聽見了，眼見岳靈珊立即變招，來劍毫不容情，再不像適才使沖靈劍法那樣充滿了纏綿之意。他胸口一酸，種種往事，霎時間都湧向心頭，想起自己被師父罰去思過崖面壁思過，小師妹每日給自己送飯，一日大雪，二人竟在山洞共處一霄；又想起小師妹生病，二人相別日久，各懷相思之苦，但便在此時，不知如何，林平之竟討得了她的歡心，自此之後，兩人之間隔膜日深一日；又想起那日小師妹學得師娘所授的「玉女劍十九式」後，來崖上與自己試招，自己心中酸苦，出手竟不容讓……這許許多多念頭，都是一瞬之間在他腦海中電閃而過，便在此時，岳靈珊長劍已撩到他胸前。令狐冷腦中混亂，左手中指彈出，鋒的一聲輕響，正好彈在她長劍之上。岳靈珊把捏不住，長劍脫手飛出，直射上天。

　　令狐沖一指彈出，暗叫一聲「糟糕！」只見岳靈珊神色苦澀，似乎勉強要笑，卻哪裡笑得出來？當日令狐沖在思過崖上，便是以這麼一彈，將她寶愛的「碧水劍」彈入深谷之中，二人由此而生芥蒂，不料今日又是舊事重演。這些日子來，他有時靜夜自思，早知所以彈去岳靈珊的長劍，其實是自己在喝林平之的醋，激情洶湧，難以克制，自不免自怨自艾。豈知今日聽得林平之的冷笑之聲，眼見岳靈珊神態立變，自己又舊病復發。當日在思過崖上，他一指已能將岳靈珊手中長劍彈脫，此刻身上內力，與其時相去不可道里計，但見那長劍直衝上天，一時竟不落下。

　　他心念電轉：「我本要敗在小師妹手裡，哄得她歡喜。現下我卻彈去了她長劍，那是故意在天下英雄之前削她面子，難道我竟以這等卑鄙手段，去報答小師妹待我的情義？」一瞥之間，只見那長劍正自半空中向下射落，當即身子一晃，叫道：「好恆山劍法！」似是竭力閃避，其實卻是將身子往劍尖湊將過去，噗的一聲響，長劍從他左肩後直插了進去。令狐衝向前一撲，長劍竟將他釘在地下。

　　這一下變故來得突兀無比，群雄發一聲喊，無不驚得呆了。岳靈珊驚道：「你……大師哥……」只見一名虯髯漢子衝將上來，拔出長劍，抱起了令狐沖。令狐沖肩背上傷口中鮮血狂湧，恆山派十餘名女弟子圍了上去，競相取出傷藥，給他敷治。岳靈珊不知他生死如何，奔過去想看。劍光晃動，兩柄長劍攔住去路，一名女尼喝道：「好狠心的女子！」岳靈珊一怔，退了幾步，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只聽得岳不群縱聲長笑，朗聲說道：「珊兒，你以泰山、衡山、恆山三派劍法，力敗三派掌門，也算難得！」岳靈珊長劍脫手，群雄明明見到是給令狐沖伸指彈落，但令狐沖為她長劍所傷，卻也是事實。這一招到底是否恆山劍法，誰也說不上來。他二人以沖靈劍法相鬥之時，旁人早已看得全然摸不著頭腦，眼見這路劍法招數稚拙，全無用處，偏偏又舞得這生好看：最後這一招變生不測，誰都為這突如其來的結局所震驚，這時聽岳不群稱讚女兒以三派劍法打敗三派掌門，想來岳靈珊這招長空落劍，定然也是恆山劍法了。雖然有人懷疑，覺得這與恆山劍法大異其趣，但無法說得出其來龍去脈，也不便公然與岳不群辯駁。

　　岳靈珊拾起地下長劍，只見劍身上血跡殷然。她心中怦怦亂跳，只是想：「不知他性命如何？只要他能不死，我便……我便……」

## 第34章　奪帥

　　群豪紛紛議論聲中，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華山一派，在岳先生精心鑽研之下，連泰山、衡山、恆山諸派劍法也都通曉，不但通曉，而且精絕，實令人讚歎不已。這五嶽派掌門一席，若不是岳先生來擔任，普天下更選不出第二位了。」說話之人衣衫襤褸，正是丐幫解幫主。他與方證、沖虛兩人心意相同，也早料到左冷禪將五嶽劍派並而為一，勢必不利於武林同道，遲早會惹到丐幫頭上，以彬彬君子的岳不群出任五嶽派掌門，遠勝於野心勃勃的左冷禪。丐幫自來在江湖中潛力極強，丐幫幫主如此說，等閒之人便不敢貿然而持異議。忽聽一人冷森森的道：「岳姑娘精通泰山、衡山、恆山三派劍法，確是難能可貴，若能以嵩山劍法勝得我手中長劍，我嵩山全派自當奉岳先生為掌門。」說話的正是左冷禪。他說著走到場中，左手在劍鞘上一按，嗤的一聲響，長劍在劍鞘中躍出，青光閃動，長劍上騰，他右手伸處，挽住了劍柄。這一手悅目之極，而左手一按劍鞘，便能以內力逼出長劍，其內功之深，當真罕見罕聞。嵩山門下弟子固然大聲歡呼，別派群雄也是采聲雷動。岳靈珊道：「我……我只出一十三劍，十三劍內倘若勝不得左師伯……」左冷禪心中大怒：「你這小女娃敢公然接我劍招，已是大膽之極，居然還限定十三招。你如此說，直是將我姓左的視若無物。」冷冷的道：「倘若你十三招內取不了姓左的項上人頭，那便如何？」岳靈珊道：「我……我怎能是左師伯的對手？侄女只不過學到十三招嵩山派劍法，是爹爹親手傳我的，想在左師伯手下印證印證。」左冷禪哼了一聲。岳靈珊道：「我爹爹說，這一十三招嵩山劍法，雖是嵩山派的高明招數，但在我手下使將出來，只怕一招之間，便給左師伯震飛了長劍，要再使第二招也是艱難。」左冷禪又是哼了一聲，不置可否。岳靈珊初說之時，聲音發顫，也不知是酣鬥之餘力氣不足，還是與左冷禪這樣一位武林大豪面對面說話，不禁害怕，說到此時，聲音漸漸平靜，續道：「我對爹爹說：『左師伯是嵩山派中第一高手，當然絕無疑問，但他未必是我五嶽劍派中的第一高手。他武功再高，也未必能如爹爹這樣，精通五嶽劍派的劍法。』我爹爹說道：精通二字，談何容易？為父的也不過粗知皮毛而已。你若不信，你初學乍練、三腳貓般的嵩山劍法，能在左師伯威震天下的嵩山劍法之前使得上三招，我就誇你是乖女兒了。』」左冷禪冷笑道：「如果你在三招之內將左某擊敗，那你更是岳先生的乖女兒了。」岳靈珊道：「左師伯劍法通神，乃嵩山派數百年罕見的奇材，侄女剛得爹爹傳授，學得幾招嵩山劍法，如何敢有此妄想？爹爹叫我接左師伯三招，侄女卻癡心妄想，盼望能在左師伯跟前，使上一十三招嵩山派劍法，也不知是否能夠如願。」

　　左冷禪心想：「別說一十三招，要是我讓你使上了三招，姓左的已然面目無光。」伸出左手拇指、食指、中指三根手指，握住了劍尖，右手一鬆，長劍突然彈起，劍柄在前，不住晃動，說道：「進招罷！」左冷禪露了這手絕技，群雄登時為之聳動。左手使劍已然極不順手，但他竟以三根手指握住劍尖，以劍柄對敵，這出之空手入白刃更要艱難十倍，以手指握住劍尖，劍刃只須稍受震盪，便割傷了自己手指，哪裡還用得上力？他使出這手法，固然對岳靈珊十分輕蔑，心中卻也大是惱怒，存心要以驚世駭俗的神功威震當場。岳靈珊見他如此握劍，心中不禁一寒，尋思：「他這是什麼武功，爹爹可沒教過。」心下隱隱生了怯意，又想：「事已如此，怕有何用？」百忙中向恆山派群弟子瞥了一眼，見她們仍是圍成一團，沒聽見哭聲，料想令狐沖受傷雖重，性命卻是無礙。當下長劍一立，舉劍過頂，彎腰躬身，使一招「萬岳朝宗」，正是嫡系正宗的嵩山劍法。

　　這一招含意甚是恭敬，嵩山群弟子都轟的一聲，頗感滿意。嵩山弟子和本派長輩拆招，必須先使此招，意思說並非敢和前輩動手，只是說你老人家指教。左冷禪微一點頭，心道：「你居然會使此招，總算是乖覺的，看在這一招份上，我不讓你太過出醜便了。」岳靈珊一招「萬岳朝宗」使罷，突然間劍光一吐，長劍化作一道白虹，向左冷禪直刺過來。這一招端嚴雄偉，正是嵩山劍法的精要所在，但饒是左冷禪於嵩山派劍法「內八路，外九路」、一十七路長短、快慢各路劍法盡皆通曉，卻也從來沒有見過。他心頭一震：「這一招是什麼招數？我嵩山派一十七路劍法之中，似乎沒一招比得上，這可奇了。」他不但是嵩山派的宗師，亦是當代武學大家，一見到本派這一招雄奇精奧的劍招，自要看個明白。眼見岳靈珊這一劍刺來，內力並不強勁，只須刺到自己身前數寸處，自己以手指一彈，立時可將她長劍震飛，不妨看清楚這一招的後招，是否尚有古怪變化。但見岳靈珊這一劍刺到他胸口尚有尺許，便已縮轉，一斜身，長劍圈轉，向他左肩削落。

　　這一劍似是嵩山劍法中的「千古人龍」，但「千古人龍」清雋過之，無其古樸；又似是「疊翠浮青」，但較之「疊翠浮青」，卻勝其輕靈而輸其雄傑；也有些像是「玉井天池」，可是「玉井天池」威儀整肅，這一招在岳靈珊這樣一個年輕女子劍下使將出來，另具一股端麗飄逸之態。

　　左冷禪眼光何等敏銳，對嵩山劍法又是畢生浸淫其間，每一招每一式的精粗利弊，縱是最最細微曲折之處，也無不瞭然於胸，這時突然見到岳靈珊這一招中蘊藏了嵩山劍法中數大名招的長處，似乎尚能補足各招中所含破綻，不由得手心發熱，又是驚奇，又是喜歡，便如陡然見到從天上掉下來一件寶貝一般。當年五嶽劍派與魔教十長老兩度會戰華山，五派好手死傷殆盡，五派劍法的許多精藝絕招，隨五派高手而逝。左冷禪彙集本派殘存的耆宿，將務人所記得的劍招，不論精粗，盡數錄了下來，匯成一部劍譜。這數十年來，他去蕪存菁，將本派劍法中種種不夠狠辣的招數，不夠堂皇的姿式，一一修改，使得本派一十七路劍招完美無缺。他雖未創設新的劍路，卻算得是整理嵩山劍法的大功臣。此刻陡然間見到岳靈珊所使的嵩山劍法，卻是本派劍譜中所未載，而比之現有嵩山劍法的諸式劍招，顯得更為博大精深，不由得歡喜讚歎，看出了神。倘若這劍法是在一個勁敵手下使出，比如是任我行或令狐沖，又或是方證大師、沖虛道人，左冷禪自當全神貫注的迎敵，縱見對方劍招精絕，也只有竭力應付，哪有餘暇來細看敵手劍法？但岳靈珊內力低淺，殊不足畏，真到危急關頭，隨時可以震去她的長劍，當下打起精神，潛心觀察她劍勢的法度變化。群雄眼見岳靈珊長劍飛舞，每一招都是離對方身子尺許而止，似是故意容讓，又似是存心畏懼，左冷禪卻呆呆不動，臉上神色忽喜忽憂，倒像是失魂落魄一般。如此比武，實是從所未見。群雄你望望我，我瞧瞧你，都是驚奇不已。只有嵩山派門下群弟子，個個目不轉瞬的凝神觀看，生怕漏過了一招半式。岳靈珊這幾招嵩山劍法，正是從思過崖後洞石壁上學來。石壁上所刻招式共有六七十招，岳不群細心參研後，料想其中的四十餘招左冷禪多半會使，另有數招雖然精采，卻尚不足以動其心目，只有這一十三招，倘若陡然使出，定要令他張口結舌，說什麼也要瞧個究竟不可。石壁上所刻招式，畢竟是死的，未能極盡變化，岳靈珊只依樣萌蘆的使出，但左冷禪看後，所有前招後招，自行在腦中加以補足，越想越覺無窮無盡。

　　岳靈珊堪堪將這一十三招使完，第十四招又是從頭使起，左冷禪心念一動：「再看下去呢，還是將她長劍震飛？」這兩件事在他都是輕而易舉，若要繼續觀看，岳靈珊劍招再高，畢竟也傷他不得；要震飛她兵刃，那也只是舉手之勞。可是要在這兩件事中作一抉擇，卻大非易事。霎時之間，在他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這些嵩山劍法如此奇妙，過了此刻，日後只怕再也沒機緣見到。要殺傷了這小妮子容易，可是這些劍法，卻再從何處得見？我又怎能去求岳先生試演？但我如容她繼續使下去，顯得左某人奈何不了華山門下一個年輕女子，於我臉面何存？啊喲，只怕已過了一十三招！」一想到「一十三招」這四字，領袖武林的念頭登時壓倒了鑽研武學的心意，左手三根手指一轉，手中長劍翻了上來，噹的一聲響，與岳靈珊的長劍一撞，喀喀喀十餘聲輕響過去，岳靈珊手中只剩了一個劍柄，劍刃寸斷，折成數十截掉在地下。岳靈珊縱身反躍，倒退數丈，朗聲道：「左師伯，侄女在你老人家跟前，已使了幾招嵩山劍法？」左冷禪閉住雙目，將岳靈珊所使的那些劍招，一招招在心中回想了一遍，睜開眼來，說道：「你使了一十三招！很好，不容易。」岳靈珊躬身行禮，道：「多承左師伯手下容情，得讓侄女在你面前班門弄斧，使了一十三招嵩山劍法。」

　　左冷禪以絕世神功，震斷了岳靈珊手中長劍，群雄無不歎服。只是岳靈珊先前有言，要在左冷禪面前施展一十三招嵩山劍招，大多數人想來，就算她能使三招，也已不易，決計無法使到一十三招，不料左冷禪忽似心智失常，竟容她使到第十四招上，方始出手。各人心下暗自駭異，有人還想到了歪路上去，只道左冷禪是個好色之徒，見到對手是個美貌少婦，便給她迷得失魂落魄。

　　嵩山派中一名瘦削老者走了出來，正是「仙鶴手」陸柏，朗聲道：「左掌門神功蓋世，眾所共見，兼且雅量高致，博大能容。這位岳大小姐學得了我嵩山派劍法一些皮毛，便在他老人家面前妄自賣弄。左掌門直等她技窮，這才一擊而將之制服。足見武學之道，貴精不貴多，不論哪一門哪一派的武功，只須練到登峰造極之境，皆能在武林中矯然自立……」他說到這裡，群雄都不禁點頭。這一番話，正打中了各人心坎。這些江湖漢子除了極少數高手之外，所學的均只一派武功，陸柏說武學貴精不貴多，眾人自表贊同，這些人於這個「精」字是否能夠做到，固然難說得很，至於「多」，那是決計多不了的。陸柏續道：「這位岳大小姐仗著一點小聰明，當別派同道練劍之時，暗中窺看，偷學到了一些劍法，便自稱是精通五嶽劍派的各派劍法。其實各派武功均有秘傳的師門心法，偷看到一些招式的外形，如何能說到『精通』二字？」群雄又是點頭，均想：「偷學別派武功，原是武林中的大忌。這筆帳其實該當算在岳不群頭上。」那老者又道：「倘若一見到旁人使出幾下精妙的招式，便學了過來，自稱是精通了這一派的武功，武林之中，哪裡還有什麼獨門秘技、還有什麼精妙絕招？你偷我的，我偷你的，豈不是一塌糊塗了？」

　　他說到這裡，群雄中便有許多人轟笑起來。岳靈珊以衡山劍法打敗莫大先生，以恆山劍法打敗令狐沖，對方不免有容讓之意，但她以泰山劍法力敗玉磬子和玉音子，卻是真真實實的功夫。她所使的石壁劍招比玉磬子、玉音子所學為精，又攻了他們一個出其不意，仍不免有取巧之意，然劍法較精，便該得勝，所取巧者，只是假裝會使「岱宗如何」這一招而已，這事除了泰山派中少數高手之外，誰也不知。可是群雄不願見到旁人通曉各派武功，人同此心，陸柏這麼一說，登時便有許多人隨聲附和，倒不僅以嵩山弟子為然。陸柏見一番話博得眾人讚賞，神情極是得意，提高了嗓子說道：「所以哪，這五嶽派掌門一席，實非左掌門莫屬。也由此可知，一家之學而練到爐火純青的境地，那可比貪多嚼不爛的大雜燴高明得多了。」他這幾句話，直是明指岳不群而言。嵩山派中便有數十名青年弟子跟著叫好起哄。陸柏道：「五嶽劍派之中，若有誰自信武功勝得了左掌門的，便請出來，一顯身手。」他接連說了兩遍，無人接腔。

　　本來桃谷六仙必定會出來胡說八道一番，但此時盈盈正急於救治令狐沖，再也無暇指點桃谷六仙去跟嵩山派搗蛋。桃根仙等六人面面相覷，一時拿不定主意，該當如何才好。「托塔手」丁勉大聲道：「既然無人向左掌門挑戰，左掌門眾望所歸，便請出任我五嶽派的掌門人。」左冷禪假意謙遜，說道：「五嶽派中人才濟濟，在下無德無能，可不敢當此重任。」嵩山派第七太保湯英鶚朗聲道：「五嶽派掌門一席，位高任重，務請左掌門勉為其難，替五嶽派門下千餘弟子造福，也替江湖同道盡力。請左掌門登壇！」

　　只聽得鑼鼓之聲大作，爆竹又是連串響起，都是嵩山弟子早就預備好了的。爆竹劈拍聲中，嵩山派眾弟子以及左冷禪邀來助陣壯威的朋友齊聲吶喊：「請左掌門登台，請左掌門登台！」

　　左冷禪縱起身子，輕飄飄落在封禪台上。他身穿杏黃色布袍，其時夕陽即將下山，日光斜照，映射其身，顯得金光燦爛，大增堂皇氣象。他抱拳轉身，向台下眾人作了個四方揖，說道：「既承眾位朋友推愛，在下倘若再不答允，出任艱巨，倒顯得過於保身自愛，不肯為武林同道盡力了。」嵩山門下數百人歡聲雷動，大力鼓掌。

　　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左師伯，你震斷了我的長劍，就這樣，便算是五嶽派的掌門人嗎？」說話的正是岳靈珊。左冷禪道：「天下英雄在此，大家原說好比劍奪帥。岳小姐如能震斷我手中長劍，則大夥兒奉岳小姐為五嶽派掌門，亦無不可。」岳靈珊道：「要勝過左師伯，侄女自然無此能耐，但咱們五嶽派之中，武功勝過左師伯的，未必就沒有了。」左冷禪在五嶽派諸人之中，真正忌憚的只有令狐沖一人，眼見他與岳靈珊比劍而身受重傷，心頭早就已放下一塊大石，這時聽岳靈珊如此說，便道：「以岳小姐之見，五嶽派中武功劍法勝過在下的，是令尊呢、令堂呢，還是尊夫？」嵩山群弟子又都轟笑起來。岳靈珊道：「我夫君是後輩，比之左師伯不免要遜一籌。我媽媽的劍法自可與左師伯旗鼓相當。至於我爹爹，想來比左師伯要高明些。」嵩山群弟子怪聲大作，有的猛吹口哨，有的頓足擂地。左冷禪對著岳不群道：「岳先生，令愛對閣下的武功，倒是推許得很呢。」岳不群道：「小女孩兒口沒遮攔，左兄不必當真。在下的武功劍法，比之少林派方證大師、武當派沖虛道長，以及丐幫解幫主諸位前輩英雄，那可是望塵莫及。」左冷禪臉上登時變色。岳不群提到方證大師等三人，偏就不提左冷禪的名字，人人都聽了出來，那顯是自承比他高明。丁勉道：「比之左掌門卻又如何？」岳不群道：「在下和左兄神交多年，相互推重。嵩山華山兩派劍法，各擅勝場，數百年來從未分過高下。丁兄這一句話，在下可難答得很了。」丁勉道：「聽岳先生的口氣，倒似乎自以為比左掌門強著些兒？」

　　岳不群道：「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較量武功高低，自古賢者所難免，在下久存向左師兄討教之心。只是今日五嶽派新建，掌門人尚未推出，在下倘若和左師兄比劍，倒似是來爭做這五嶽派掌門一般，那不免惹人閒話了。」左冷禪道：「岳兄只消勝得在下手中長劍，五嶽派掌門一席，自當由岳兄承當。」岳不群搖手道：「武功高的，未必人品也高。在下就算勝得了左兄，也不見得能勝過五嶽派中其餘高手。」他口中說得謙遜，但每一句話扣得極緊，始終顯得自己比左冷禪高上一籌。左冷禪越聽越怒，冷冷的道：「岳兄『君子劍』三字，名震天下。『君子』二字，人所共知。這個『劍』字到底如何，卻是耳聞者多，目睹者少。今日天下英雄畢集，便請岳兄露一手高明劍法，也好讓大夥兒開開眼界！」

　　許多人都大叫起來：「到台上去打，到台上去打。」「光說不練，算什麼英雄好漢？」「上台比劍，分個強弱，自吹自擂有什麼用？」岳不群雙手負在背後，默不作聲，臉上神情肅穆，眉間微有憂意。左冷禪在籌謀合併五嶽劍派之時，於四派中高手的武功根底，早已瞭然於胸，自信四派中無一能勝得過自己，這才不遺餘力的推動其事。否則若有人武功強過於他，那麼五嶽劍派合併之後，掌門人一席反為旁人奪去，豈不是徒然為人作嫁？岳不群劍法高明，修習「紫霞神功」造詣已頗不低，那是他所素知。他慫恿封不平、成不憂等劍宗好手上華山明爭，又遣十餘異派好手赴藥王廟伏擊，雖然所謀不成，卻已摸清了岳不群武功的底細。待得在少林寺中親眼見到他與令狐沖相鬥，更大為放心，他劍法雖精，畢竟非自己敵手，岳不群腳踢令狐沖，反而震斷了右腿，則內功修為亦不過爾爾。只是令狐沖一個後生小子突然劍法大進，卻始料所不及，然總不能為了顧忌這無行浪子，就此放棄這籌劃了十數年的大計，何況令狐沖所長者只是劍術，拳腳功夫平庸之極，當真比武動手，劍招倘若不勝，大可同時再出拳掌，便立時能取他性命，待見令狐沖甘願傷在岳靈珊劍底，天下事便無足慮。左冷禪這時聽得岳不群父女倆口出大言，心想：「你不知如何，學到了五嶽劍派一些失傳的絕招，便狂妄自大起來。你若在和我動手之際，突然之間使將出來，倒可嚇人一跳，可是偏偏行錯了一著棋，叫你女兒先使，我既已有備，復有何用？」又想：「此人極工心計，若不當著一眾豪傑之前打得他從此抬不起頭來，則此人留在我五嶽派中，必有後患。」說道：「岳兄，天下英雄都請你上台，一顯身手，怎地不給人家面子？」岳不群道：「左兄既如此說，在下恭敬不如從命。」當下一步一步的拾級上台。

　　群雄見有好戲可看，都鼓掌叫好。

　　岳不群拱手道：「左兄，你我今日已份屬同門，咱們切磋武藝，點到為止，如何？」

　　左冷禪道：「兄弟自當小心，盡力不要傷到了岳兄。」嵩山派眾門人叫了起來：「還沒打就先討饒，不如不用打了。」「刀劍不生眼睛，一動上手，誰保得了你不死不傷？」「若是害怕，趁早乖乖的服輸下台，也還來得及。」岳不群微微一笑，朗聲道：「刀劍不生眼睛，一動上手，難免死傷，這話不錯。」轉頭向華山派群弟子道：「華山門下眾人聽著：我和左師兄是切磋武藝，絕無仇怨，倘若左師兄失手殺了我，或是打得我身受重傷，乃是激鬥之際，不易拿捏分寸，大夥兒不可對左師伯懷恨，更不可與嵩山門下尋仇生事，壞了我五嶽派同門的義氣。」岳靈珊等都高聲答應。左冷禪聽他如此說，倒頗出於意料之外，說道：「岳兄深明大義，以本派義氣為重，那好得很啊。」

　　岳不群微笑道：「我五派合併為一，那是十分艱難的大事。倘若因我二人論劍較技，傷了和氣，五嶽派同門大起紛爭，那可和並派的原意背道而馳了。」

　　左冷禪道：「不錯！」心想：「此人已生怯意，我正可乘勢一舉而將其制服。」高手比武，內勁外招固然重要，而勝敗之分，往往只差在一時氣勢之盛衰，左冷禪見他示弱，心下暗暗歡喜，刷的一聲響，抽出了長劍。這一下長劍出鞘，竟然聲震山谷。原來他潛運內力，長劍出鞘之時，劍刃與劍鞘內壁不住相撞，震盪而發巨聲。不明其理之人，無不駭異。嵩山門人又大聲喝起采來。岳不群將長劍連劍鞘從腰間解下，放在封禪台一角，這才慢慢將劍抽了出來。單從二人拔劍的聲勢姿式看來，這場比劍可說高下已分，大可不必比了。

　　令狐沖給長劍插入肩胛，自背直透至前胸，受傷自是極重。盈盈看得分明，心急之下，顧不得掩飾自己身份，搶過去拔起長劍，將他抱起。恆山派眾女弟子紛紛圍了上來。儀和取出「白雲熊膽丸」，手忙腳亂的倒出五六顆丸藥，餵入令狐衝口裡。盈盈早已伸指點了他前胸後背傷口四周的穴道，止住鮮血進流。儀清和鄭萼分別以「天香斷續膠」搽在他傷口上。掌門人受傷，群弟子哪裡會有絲毫吝惜？敷藥唯恐不多，將千金難買的靈藥，當作石灰爛泥一般，厚厚的塗上他傷口。令狐沖受傷雖重，神智仍是清醒，見到盈盈和恆山弟子情急關切，登感歉仄：「為了哄小師妹一笑，卻累得盈盈和恆山眾師姊妹如此擔驚受怕。」當下強露笑容，說道：「不知怎地，一個不小心，竟讓……竟讓這劍給傷了。不……不要緊的。不用……不用……」盈盈道：「別作聲。」她雖盡量放粗了喉嚨，畢竟女音難掩。恆山弟子聽得這個虯髯漢子話聲嬌嫩，均感詫異。令狐沖道：「我……我瞧瞧……瞧瞧……」儀清應道：「是。」將擋在他身前的兩名師妹拉開，讓他觀看岳靈珊與左冷禪比劍。此後岳靈珊施展嵩山劍法，左冷禪震斷她劍刃，以及左冷禪與岳不群同上封禪台，他都模模糊糊的看在眼裡。岳不群長劍指地，轉過身來，臉露微笑，與左冷禪相距約有二丈。其時群雄盡皆屏息凝氣，一時嵩山絕頂之上，寂靜無聲。令狐沖卻隱隱聽到一個極低的聲音在誦唸經文：「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去無邊方。蟒蛇及螟蠍，氣毒煙火燃，念彼觀音力，尋聲自回去。雲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遍身，觀音妙智力，解救世間苦……」令狐沖聽到唸經聲中所充滿的虔誠和熱切之情，便知是儀琳又在為自己向觀世音祈禱，求懇這位救苦救難的菩薩解除自己的苦楚。許多日子以前，在衡山城郊，儀琳曾為他誦念這篇經文。這時他並未轉頭去看，但當時儀琳那含情脈脈的眼光，溫雅秀美的容貌，此刻又清清楚楚的出現在眼前。他心中湧起一片柔情：「不但是盈盈，還有這儀琳小師妹，都將我看得比自己性命還重。我縱然粉身碎骨，也難報答深恩。」

　　左冷禪見岳不群橫劍當胸，左手捏了個劍訣，似是執筆寫字一般，知道這招華山劍法的「詩劍會友」，是華山派與同道友好過招時所使的起手式，意思說，文人交友，聯句和詩，武人交友則是切磋武藝。使這一招，是表明和對手絕無怨仇敵意，比劍只決勝敗，不可性命相搏。左冷禪嘴角邊也現出一絲微笑，說道：「不必客氣。」心想：「岳不群號稱君子，我看還是偽君子的成份較重。他對我不露絲毫敵意，未必真是好心，一來是心中害怕，二來是叫我去了戒懼之意，漫不經心，他便可突下殺手，打我一個措手不及。」他左手向外一分，右手長劍向右掠出，使的是嵩山派劍法「開門見山」。他使這一招，意思說要打便打，不用假惺惺的裝腔作勢，那也含有諷刺對方是偽君子之意。岳不群吸一口氣，長劍中宮直進，劍尖不住顫動，劍到中途，忽然轉而向上，乃是華山劍法的一招「青山隱隱」，端的是若有若無，變幻無方。

　　左冷禪一劍自上而下的直劈下去，真有石破天驚的氣勢。旁觀群豪中不少人都「咦」的一聲，叫了出來。本來嵩山劍法中並無這一招，左冷禪是借用了拳腳中的一個招式，以劍為拳，突然使出。這一招「獨劈華山」，甚是尋常，凡是學過拳腳的無不通曉。五嶽劍派數百年聲氣互通，嵩山劍法中別說並無此招，就算本來就有，礙在華山派的名字，也當捨棄不用，或是變換其形。此刻左冷禪卻有意化成劍招，自是存心要激怒岳不群。嵩山劍法原以氣勢雄偉見長，這一招「獨劈華山」，招式雖平平無奇，但呼的一聲響，從空中疾劈而下，確有開山裂石的聲勢，將嵩山劍法之所長發揮得淋漓盡致。岳不群側身閃過，斜刺一劍，還的是一招「古柏森森」。左冷禪見他法度嚴謹，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正是久戰長斗之策，對自己「開門見山」與「獨劈華山」這兩招中的含意，絕未顯出慍怒，心想此人確是勁敵，我若再輕視於他，亂使新招，別讓他佔了先機，當下長劍自左而右急削過去，正是一招嵩山派正宗劍法「天外玉龍」。

　　嵩山群弟子都學過這一招，可是有誰能使得這等奔騰矯夭，氣勢雄渾？但見他一柄長劍自半空中橫過，劍身似曲似直，長劍便如一件活物一般，登時采聲大作。別派群雄來到嵩山之後，見嵩山派門人又打鑼鼓，又放爆竹，左冷禪不論說什麼話，都是鼓掌喝采，群相附和，人人心中都不免有厭惡之情。但此刻聽到嵩山弟子大聲喝采，卻覺實是理所當然，將自己心意也喝了出來。左冷禪這一招「天外玉龍」，將一柄死劍使得如靈蛇，如神龍，不論是使劍或是使別種兵刃的，無不讚歎。泰山、衡山等派中的名宿高手一見此招，都不禁暗自慶幸：「幸虧此刻在封禪台上和他對敵的，是岳不群而不是我！」

　　只見左岳二人各使本派劍法，鬥在一起。嵩山劍氣象森嚴，便似千軍萬馬奔馳而來，長槍大戟，黃沙千里；華山劍輕靈機巧，恰如春日雙燕飛舞柳間，高低左右，回轉如意。岳不群一時雖未露敗象，但封禪台上劍氣縱橫，嵩山劍法佔了八成攻勢。岳不群的長劍盡量不與對方兵刃相交，只是閃避游鬥，眼見他劍法雖然精奇，但單仗一個「巧」字，終究非嵩山劍法堂堂之陣、正正之師的敵手。

　　似他二人這等武學宗師，比劍之時自無一定理路可循。左冷禪將一十七路嵩山劍法夾雜在一起使用。岳不群所用劍法較少，但華山劍法素以變化繁複見長，招數亦自層出不窮。再拆了二十餘招，左冷禪忽地右手長劍一舉，左掌猛擊而出，這一掌籠罩了對方上盤三十六處要穴，岳不群若是閃避，立時便受劍傷。只見他臉上紫氣大盛，也伸出左掌，與左冷禪擊來的一掌相對，砰的一聲響，雙掌相交。岳不群身子飄開，左冷禪卻端立不動。岳不群叫道：「這掌法是嵩山派武功嗎？」令狐沖見他二人對掌，「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極是關切。他知左冷禪的陰寒內力厲害無比，以任我行內功之深厚，中了他內力之後，發作時情勢仍十分凶險，竟使得四人都變成了雪人。岳不群雖久練氣功，終究不及任我行，只要再對數掌，就算不致當場凍僵，也定然抵受不住。左冷禪笑道：「這是在下自創的掌法，將來要在五嶽派中選擇弟子，量才傳授。」岳不群道：「原來如此，那可要向左兄多討教幾招。」左冷禪道：「甚好。」心想：「他華山派的『紫霞神功』倒也了得，接了我的『寒冰神掌』之後，居然說話聲音並不顫抖。」當下舞動長劍，向岳不群刺去。岳不群仗劍封住，數招之後，砰的一聲，又是雙掌相交。岳不群長劍圈轉，向左冷禪腰間削去。左冷禪豎劍擋開，左掌加運內勁，向他背心直擊而下，這一掌居高臨下，勢道奇勁。岳不群反轉左掌一托，拍的一聲輕響，雙掌第三次相交。岳不群矮著身子，向外飛了出去。左冷禪左手掌心中但覺一陣疼痛，舉手一看，只見掌心中已刺了一個小孔，隱隱有黑血滲出。他又驚又怒，罵道：「好奸賊，不要臉！」心想岳不群在掌中暗藏毒針，冷不防在自己掌心中刺了一針，滲出鮮血既現黑色，自是針上喂毒，想不到此人號稱「君子劍」，行事卻如此卑鄙。他吸一口氣，右手伸指在自己左肩上點了三點，不讓毒血上行，心道：「這區區毒針，豈能奈何得了我？只是此刻須當速戰，可不能讓他拖延時刻了。」當下長劍如疾風驟雨般攻了過去。岳不群揮劍還擊，劍招也變得極為狠辣猛惡。這時候暮色蒼茫，封禪台上二人鬥劍不再是較量高下，竟是性命相搏，台下人人都瞧了出來。方證大師說道：「善哉，善哉！怎地突然之間，戾氣大作？」

　　數十招過去，左冷禪見對方封得嚴密，擔心掌中毒質上行，劍力越運越勁。岳不群左支右絀，似是抵擋不住，突然間劍法一變，劍刃忽伸忽縮，招式詭奇絕倫。台下群雄大感詫異，紛紛低聲相詢：「這是什麼劍法？」問者儘管問，答者卻無言可對，只是搖頭。

　　令狐沖倚在盈盈身上，突然見到師父使出的劍法既快又奇，與華山派劍法大相逕庭，心下甚是詫異，一轉眼間，卻見左冷禪劍法一變，所使劍招的路子與師父竟然極為相似。二人攻守趨避，配合得天衣無縫，便如同門師兄弟數十年來同習一套劍法，這時相互在拆招一般。二十餘招過去，左冷禪招招進逼，岳不群不住倒退。令狐沖最善於查察旁人武功中的破綻，眼見師父劍招中的漏洞越來越大，情勢越來越險，不由得大為焦急。眼見左冷禪勝勢已定，嵩山派群弟子大聲吶喊助威。左冷禪一劍快似一劍，見對方劍法散亂，十招之內便可將他手中兵刃擊飛，不禁心中暗喜，手上更是連連催勁。果然他一劍橫削，岳不群舉劍擋格，手上勁力頗為微弱，左冷禪回劍疾撩，岳不群把捏不住，長劍直飛上天。嵩山派弟子歡聲雷動。驀地裡岳不群空手猱身而上，雙手擒拿點拍，攻勢凌厲之極。他身形飄忽，有如鬼魅，轉了幾轉，移步向西，出手之奇之快，直是匪夷所思。左冷禪大駭，叫道：「這……這……這……」奮劍招架。岳不群的長劍落了下來，插在台上，誰都沒加理會。盈盈低聲道：「東方不敗！」令狐沖心中念頭相同，此時師父所使的，正是當日東方不敗持繡花針和他四人相鬥的功夫。他驚奇之下，竟忘了傷處劇痛，站起身來。旁邊一隻小手伸了過來，托在他腋下，他全然不覺；一雙妙目怔怔的瞧著他，他也茫無所知。當時嵩山絕頂之上，數千對眼睛，只有一雙眼睛才不瞧左岳二人相鬥。自始至終，儀琳的眼光未有片刻離開過令狐沖的身子。猛聽得左冷禪一聲長叫，岳不群倒縱出去，站在封禪台的西南角，離台邊不到一尺，身子搖晃，似乎便要摔下台去。左冷禪右手舞動長劍，越使越急，使的儘是嵩山劍法，一招接一招，護住了全身前後左右的要穴。但見他劍法精奇，勁力威猛，每一招都激得風聲虎虎，許多人都喝起采來。過了片刻，見左冷禪始終只是自行舞劍，並不向岳不群進攻，情形似乎有些不對。

　　他的劍招只是守禦，絕不向岳不群攻擊半招，如此使劍，倒似是獨自練功一般，哪裡是應付勁敵的打法？突然之間，左冷禪一劍刺出，停在半空，不再收回，微微側頭，似在傾聽什麼奇怪的聲音。只見他雙眼中流下兩道極細的血線，橫過面頰，直掛到下頦。人叢中有人說道：「他眼睛瞎了！」

　　這一聲說得並不甚響，左冷禪卻大怒起來，叫道：「我沒有瞎，我沒有瞎！哪一個狗賊說我瞎了？岳不群，岳不群你這奸賊，有種的，就過來和你爺爺再戰三百回合。」他越叫越響，聲音中充滿了憤怒、痛楚和絕望，便似是一頭猛獸受了致命重傷，臨死時全力嗥叫。

　　岳不群站在台角，只是微笑。

　　人人都看了出來，左冷禪確是雙眼給岳不群刺瞎了，自是盡皆驚異無比。只有令狐沖和盈盈，才對如此結局不感詫異。岳不群長劍脫手，此後所使的招術，便和東方不敗的武功大同小異。那日在黑木崖上，任我行、令狐沖、向問天、上官雲四人聯手和東方不敗相鬥，尚且不敵，直到盈盈轉而攻擊楊蓮亭，這才僥倖得手，饒是如此，任我行終究還是被刺瞎了一隻眼睛，當時生死所差，只是一線。岳不群身形之飄忽迅捷，比之東方不敗雖然頗有不如，但料到單打獨鬥，左冷禪非輸不可，果然過不多時，他雙目便被針刺瞎。

　　令狐沖見師父得勝，心下並不喜悅，反而突然感到說不出的害怕。岳不群性子溫和，待他向來親切，他自小對師父摯愛實勝於敬畏。後來師父將他逐出門牆，他也深知自己行事乖張任性，實是罪有應得，只盼能得師父師娘寬恕，從未生過半分怨懟之意。但這時見到師父大袖飄飄的站在封禪台邊，神態儒雅瀟灑，不知如何，心中竟然生起了強烈的憎恨。或許由於岳不群所使的武功，令他想到了東方不敗的怪模怪樣，也或許他覺得師父勝得殊不正大光明，他呆了片刻，傷口一陣劇痛，便即頹然坐倒。盈盈和儀琳同時伸手扶住，齊問：「怎樣？」令狐沖搖了搖頭，勉強露出微笑，道：「沒……沒什麼。」只聽得左冷禪又在叫喊：「岳不群，你這奸賊，有種的便過來決一死戰，躲躲閃閃的，真是無恥小人！你……你過來，過來再打！」嵩山派中湯英鶚說道：「你們去扶師父下來。」兩名大弟子史登達和狄修應道：「是！」飛身上台，說道：「師父，咱們下去罷！」左冷禪叫道：「岳不群，你不敢來嗎？」

　　史登達伸手去扶，說道：「師……」

　　突然間寒光一閃，左冷禪長劍一劍從史登達左肩直劈到右腰，跟著劍光帶過，狄修已齊胸而斷。這兩劍勢道之凌厲，端的是匪夷所思，只是閃電般一亮，兩名嵩山派大弟子已被斬成四截。台下群雄齊聲驚呼，盡皆駭然。

　　岳不群緩步步到台中，說道：「左兄，你已成殘廢，我也不會來跟你一般見識。到了此刻，你還想跟我爭這五嶽派掌門嗎？」左冷禪慢慢提起長劍，劍尖對準了他胸口。岳不群手中並無兵器，他那柄長劍從空中落下後，兀自插在台上，在風中微微晃動。岳不群雙手攏在大袖之中，目不轉瞬的盯住胸口三尺外的劍尖。劍尖上的鮮血一滴滴的掉在地下，發出輕輕的嗒嗒聲響。左冷禪右手衣袖鼓了起來，猶似吃飽了風的帆篷一般，左手衣袖平垂，與尋常無異，足見他全身勁力都集中到右臂之上，內力鼓蕩，連衣袖都欲脹裂，直是非同小可。這一劍之出，自是雷霆萬鈞之勢。

　　突然之間，白影急晃，岳不群向後滑出丈餘，立時又回到了原地，一退一進，竟如常人一霎眼那麼迅捷。他站立片刻，又向左後方滑出丈餘，跟著快迅無倫的回到原處，以胸口對著左冷禪的劍尖。人人都看得清楚，左冷禪這乾坤一擲的猛擊，不論如何厲害，終究不能及於岳不群之身。

　　左冷禪心中無數念頭紛去沓來，這一劍倘若不能直刺入岳不群胸口，只要給他閃避了過去，自己雙眼已盲，那便只有任其宰割的份兒，想到自己花了無數心血，籌劃五派合併，料不到最後霸業為空，功敗垂成，反中暗算，突然間心中一酸，熱血上湧，哇的一聲，一口鮮血直噴出來。岳不群微一側身，早已避在一旁，臉上忍不住露出笑容。左冷禪右手一抖，長劍自中而斷，隨即拋下斷劍，仰天哈哈大笑，笑聲遠遠傳了出去，山谷為之鳴響。長笑聲中，他轉過身來，大踏步下台，走到台邊時左腳踏空，但心中早就有備，右足踢出，飛身下台。

　　嵩山派幾名弟子搶過去，齊叫：「師父，咱們一齊動手，將華山派上下斬為肉泥。」

　　左冷禪朗聲道：「大丈夫言而有信！既說是比劍奪帥，各憑本身武功爭勝，岳先生武功遠勝左某，大夥兒自當奉他為掌門，豈可更有異言？」他雙目初盲之時，驚怒交集，不由得破口大罵，但略一寧定，便即恢復了武學大宗師的身份氣派。群雄見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是一代豪雄，無不佩服。否則以嵩山派人數之眾，所約幫手之盛，又佔了地利，若與華山派群毆亂鬥，岳不群武功再高，也難以抵敵。五嶽劍派和來到嵩山看熱鬧的人群之中，自有不少趨炎附勢之徒，聽左冷禪這麼說，登時大聲歡呼：「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華山派的一門弟子自是叫喊得更加起勁，只是這變故太過出於意料之外，華山門人實難相信眼前所見乃是事實。

　　岳不群走到台邊，拱手說道：「在下與左師兄比武較藝，原盼點到為止。但左師兄武功太高，震去了在下手中長劍，危急之際，在下但求自保，下手失了分寸，以致左師兄雙目受損，在下心中好生不安。咱們當尋訪名醫，為左師兄治療。」台下有人說道：「刀劍不生眼睛，哪能保得絕無損傷。」另一人道：「閣下沒有趕盡殺絕，足見仁義。」岳不群道：「不敢！」他拱手不語，也無下台之意。台下有人叫道：「哪一個想做五嶽派掌門，上台去較量啊。」另一人道：「哪一個招子太亮，上台去請岳先生剜了出來，也無不可。」數百人齊聲叫道：「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岳先生當五嶽派掌門！」

　　岳不群待人聲稍靜，朗聲說道：「既是眾位抬愛，在下也不敢推辭。五嶽派今日新創，百廢待舉，在下只能總領其事。衡山的事務仍請莫大先生主持。恆山事務仍由令狐沖賢弟主持。泰山事務請玉磬、玉音兩位道長，再會同天門師兄的門人建除道長，三人共同主持。嵩山派的事務嘛，左師兄眼睛不便，卻須斟酌……」岳不群頓了一頓，眼光向嵩山派人群中射去，緩緩說道：「依在下之見，暫時請湯英鶚湯師兄、陸柏陸師兄，會同左師兄，三位一同主理日常事務。」陸柏大出意料之外，說道：「這個……這個……」嵩山門人與別派人眾也都甚是詫異。湯英鶚長期來做左冷禪的副手，那也罷了，陸柏適才一直出言與岳不群為難，冷嘲熱諷，甚是無禮，不料岳不群居然不計前嫌，指定他會同主領嵩山派的事務。嵩山派門人本來對左冷禪雙目被刺一事極為忿忿，許多人正欲俟機生事，但聽岳不群派湯英鶚、陸柏、左冷禪三人料理嵩山事務，然則嵩山派一如原狀，岳不群不來強加干預，登時氣憤稍平。岳不群道：「咱們五嶽劍派今日合派，若不和衷同濟，那麼五派合併云云，也只有虛名而已。大家今後都是份屬同門，再也休分彼此。在下無德無能，暫且執掌本門門戶，種種興革，還須和眾位兄弟從長計議，在下不敢自專。現下天色已晚，各位都辛苦了，便請到嵩山本院休息，喝酒用飯！」群雄齊聲歡呼，紛紛奔下峰去。

　　岳不群下得台來，方證大師、沖虛道人等都過來向他道賀。方證和沖虛本來擔心左冷禪混一五嶽派後，野心不息，更欲吞併少林、武當，為禍武林。各人素知岳不群乃謙謙君子，由他執掌五嶽一派門戶，自是大為放心，因之各人的道賀之意均十分誠懇。方證大師低聲道：「岳先生，此刻嵩山門下，只怕頗有人心懷叵測，欲對施主不利。常言道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施主身在嵩山，可須小心在意。」岳不群道：「是，多謝方丈大師指點。」方證道：「少室山與此相距只咫尺之間，呼應極易。」岳不群深深一揖，道：「大師美意，岳某銘感五中。」他又向沖虛道人、丐幫解幫主等說了幾句話，快步走到令狐沖跟前，問道：「沖兒，你的傷不礙事麼？」自從他將令狐沖逐出華山以來，這是第一次如此和顏悅色叫他「沖兒」。令狐沖卻心中一寒，顫聲道：「不……不打緊。」岳不群道：「你便隨我同去華山養傷，和你師娘聚聚如何？」岳不群如在幾個時辰前提出此事，令狐沖自是大喜若狂，答應之不暇，但此刻竟大為躊躇，頗有些怕上華山。岳不群道：「怎麼樣？」令狐沖道：「恆山派的金創藥好，弟子……弟子養好了傷，再來拜見師父師娘。」岳不群側頭凝視他臉，似要查察他真正的心意，過了好一會，才道：「那也好！你安心養傷，盼你早來華山。」令狐沖道：「是！」掙扎著想站起來行禮。岳不群伸手扶住他右臂，溫言道：「不用啦！」令狐沖身子一縮，臉上不自禁的露出了懼意。岳不群哼的一聲，眉間閃過一陣怒色，但隨即微笑，歎道：「你小師妹還是跟從前一樣，出手不知輕重，總算沒傷到你要害！」跟著和儀和、儀清等恆山派二大弟子點頭招呼，這才慢慢轉過身來。數丈外有數百人等著，待岳不群走近，紛紛圍攏，大讚他武功高強，為人仁義，處事得體，一片諂諛奉承聲中，簇擁著下峰。令狐沖目送著師父的背影在山峰邊消失，各派人眾也都走下峰去，忽聽得背後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偽君子！」令狐沖身子一晃，傷處劇烈疼痛，這「偽君子」三字，便如是一個大鐵椎般，在他當胸重重一擊，霎時之間，他幾乎氣也喘不過來。

## 第35章　復仇

　　天色漸黑，封禪台旁除恆山派外已無旁人。儀和問道：「掌門師兄，咱們也下去嗎？」她仍叫令狐沖「掌門師兄」，顯是既不承認五派合併，更不承認岳不群是本派掌門。令狐沖道：「咱們便在這裡過夜，好不好？」只覺和岳不群離開得越遠越好，實不願再到嵩山本院和他見面。

　　他此言一出，恆山派許多女弟子都歡呼起來，人同此心，誰都不願下去。當日在福州城中，她們得悉師長有難，曾求華山派援手，岳不群不顧「五嶽劍派，同氣連枝」之義，一口拒絕，恆山弟子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今日令狐沖又為岳靈珊所傷，自是人人氣憤，待見岳不群奪得了五嶽派掌門之位，各人均是不服，在這封禪台旁露宿一宵，倒是耳目清淨。儀清道：「掌門師兄不宜多動，在這裡靜養最好。只是這位大哥……」說時眼望盈盈。

　　令狐沖笑道：「這位不是大哥，是任大小姐。」盈盈一直扶著令狐沖，聽他突然洩露自己身份，不由得大羞，急忙抽身站起，逃出數步。令狐沖不防，身子向後便仰。儀琳站在他身旁，一伸手，托住他的左肩，叫道：「小心了！」儀和、儀清等早知盈盈和令狐沖戀情深摯，非比尋常。一個為情郎少林寺捨命，一個為她率領江湖豪士攻打少林寺。令狐沖就任恆山派掌門人，這位任大小姐又親來道賀，擊破了魔教的奸謀，可說大有惠於恆山派，聽得眼前這個虯髯大漢竟然便是任大小姐，都是驚喜交集。恆山眾弟子心目中早就將這位任大小姐當作是未來的掌門夫人，相見之下，甚是親熱。當下儀和等取出乾糧、清水，分別吃了，眾人便在封禪台旁和衣而臥。令狐沖重傷之餘，神困力竭，不久便即沉沉睡去。睡到中夜，忽聽得遠處有女子聲音喝道：「什麼人？」令狐沖雖受重傷，內力極厚，一聽之下，便即醒轉，知是巡查守夜的恆山弟子盤問來人。聽得有人答道：「五嶽派同門，掌門人岳先生座下弟子林平之。」守夜的恆山弟子問道：「夤夜來此，為了何事？」林平之道：「在下約得有人在封禪台下相會，不知眾位師姊在此休息，多有得罪。」言語甚為有禮。便在這時，一個蒼老的聲音從西首傳來：「姓林的小子，你在這裡伏下五嶽派同門，想倚多為勝，找老道的麻煩嗎？」令狐沖認出是青城派掌門余滄海，微微一驚：「林師弟與余滄海有殺父殺母的大仇，約他來此，當是索還這筆血債了。」林平之道：「恆山眾師姊在此歇宿，我事先並不知情。咱們另覓處所了斷，免得騷擾了旁人清夢。」余滄海哈哈大笑，說道：「免得騷擾旁人清夢？嘿嘿，你擾都擾了，卻在這裡裝濫好人。有這樣的岳父，便有這樣的女婿。你有什麼話，爽爽快快的說了，大家好安穩睡覺。」林平之冷冷的道：「要安穩睡覺，你這一生是別妄想了。你青城派來到嵩山的，連你共有三十四人。我約你一齊前來相會，幹麼只來了三個？」余滄海仰天大笑，說道：「你是什麼東西？也配叫我這樣那樣麼？你岳父新任五嶽派掌門，我是瞧在他臉上，才來聽你有什麼話說。你有什麼屁，趕快就放。要動手打架，那便亮劍，讓我瞧瞧你林家的辟邪劍法，到底有什麼長進。」令狐沖慢慢坐起身來，月光之下，只見林平之和余滄海相對而立，相距約有三丈。令狐沖心想：「那日我在衡山負傷，這余矮子想一掌將我擊死，幸得林師弟仗義，挺身而出，這才救了我一命。倘若當日餘矮子一掌打在我身上，令狐沖焉有今日？林師弟入我華山門下之後，武功自是大有進境，但與余矮子相比，畢竟尚有不逮。他約余矮子來此，想必師父、師娘定然在後相援。但若師父師娘不來，我自也不能袖手不理。」余滄海冷笑道：「你要是有種，便該自行上我青城山來尋仇，卻鬼鬼祟祟的約我到這裡來，又在這裡伏下一批尼姑，好一齊向老道下手，可笑啊可笑。」

　　儀和聽到這裡，再也忍耐不住，朗聲說道：「姓林的小子跟你有恩有仇，和我們恆山派有什麼相干？你這矮道人便會胡說八道。你們盡可拚個你死我活，咱們只是看熱鬧。你心中害怕，可不用將恆山派拉扯在一起。」她對岳靈珊大大不滿。愛屋及烏，恨屋也及烏，連帶的將岳靈珊的丈夫也憎厭上了。余滄海與左冷禪一向交情不壞，此次左冷禪又先後親自連寫了兩封信，邀他上山觀禮，兼壯聲勢。余滄海來到嵩山之時，料定左冷禪定然會當五嶽派掌門，因此雖與華山派門人有仇，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哪知這五嶽派掌門一席竟會給岳不群奪了去，大為始料所不及，覺得在嵩山殊無意味，即晚便欲下山。

　　青城派一行從嵩山絕頂下來之時，林平之走到他身旁，低聲相約，要他今晚子時，在封禪台釁相會。林平之說話雖輕，措詞神情卻無禮已極，令他難以推托。余滄海尋思：「你華山派新掌五嶽派門戶，氣焰不可一世，但你羽翼未豐，五嶽派內四分五裂，我也不來怕你。只是須得提防你邀約幫手，對我群起而攻。」他故意赴約稍遲，跟在林平之身後，看他是否有大批幫手，眼見林平之竟孤身上峰赴約。他暗暗心喜，本來帶齊了青城派門人，當下只帶了兩名弟子上峰，其餘門人則散佈峰腰，一見到有人上峰應援，便即發聲示警。上得峰來，見封禪台旁有多人睡臥，余滄海暗暗叫苦，心想：「三十老娘，倒繃嬰兒。我只去查他有無帶同大批幫手上峰，沒想到他大批幫手早在峰頂相候。老道身入伏中，可得籌劃脫身之計。」他素知恆山派的武功劍術決不在青城派之下，雖然三位前輩師太圓寂，令狐沖又身受重傷，此刻恆山派中人材凋零，並無高手，但畢竟人多勢眾，如果數百名尼姑結成劍陣圍攻，那可棘手得緊。待聽得儀和如此說，雖然直呼自己為「矮子」，好生無禮，但言語之中顯是表明兩不相助，不由得心中一寬，說道：「各位兩不相助，那是再好不過。大家不妨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且看我青城派的劍術，與華山派劍法相較卻又如何。」頓了一頓，又道：「各位別以為岳不群僥倖勝得嵩山左師兄，他的劍法便如何了不起。武林中各家各派，各有各的絕技，華山劍法未必就能獨步天下。以我看來，恆山劍法就比華山高明得多。」他這幾句話的弦外之意，恆山門人如何聽不出來，儀和卻不領他的情，說道：「你們兩個，要打便爽爽快快的動手，半夜三更在這裡嘰哩咕嚕，擾人清夢，未免太不識相。」余滄海心下暗怒，尋思：「今日老道要對付姓林的小子，又落了單，不能跟你們這些臭尼姑算帳。日後你恆山門人在江湖上撞在老道手中，總教你們有苦頭吃的。」他為人極是小氣，一向又自尊自大慣了的，武林後輩見到他若不恭恭敬敬的奉承，他已老大不高興，儀和如此說話，倘在平時，他早就大發脾氣了。林平之走上兩步，說道：「余滄海，你為了覬覦我家劍譜，害死我父母雙親，我福威鏢局中數十口人丁，都死在你青城派手下，這筆血債，今日要鮮血來償。」余滄海氣往上衝，大聲道：「我親生孩兒死在你這小畜生手下，你便不來找我，我也要將你這小狗千刀萬剮。你托庇華山門下，以岳不群為靠山，難道就躲得過了？」嗆啷一聲，長劍出鞘。這日正是十五，皓月當空，他身子雖矮，劍刃卻長。月光與劍光映成一片，溶溶如水，在他身前晃動，只這一拔劍，氣勢便大是不凡。

　　恆山弟子均想：「這矮子成名已久，果然非同小可。」林平之仍不拔劍，又走上兩步，與余滄海相距已只丈餘，側頭瞪視著他，眼睛中如欲迸出火來。

　　余滄海見他並不拔劍，心想：「你這小子倒也托大，此刻我只須一招『碧淵騰蛟』，長劍挑起，便將你自小腹而至咽喉，劃一道兩尺半的口子。只不過你是後輩，我可不便先行動手。」喝道：「你還不拔劍？」他蓄勢以待，只須林平之手按劍柄，長劍抽動，不等他長劍出鞘，這一招「碧淵騰蛟」便剖了他肚子。恆山弟子那就只能讚他出手迅捷，不能說他突然偷襲。令狐沖眼見余滄海手中長劍的劍尖不住顫動，叫道：「林師弟，小心他刺你小腹。」

　　林平之一聲冷笑，驀地裡疾衝上前，當真是動如脫兔，一瞬之間，與余滄海相距已不到一尺，兩人的鼻子幾乎要碰在一起。這一衝招式之怪，無人想像得到，而行動之快，更是難以形容。他這麼一衝，余滄海的雙手，右手中的長劍，便都已到了對方的背後。他長劍無法彎過來戳刺林平之的背心，而林平之左手已拿住了他右肩，右手按上了他心房。余滄海只覺「肩井穴」上一陣酸麻，右臂竟無半分力氣，長劍便欲脫手。眼見林平之一招制住強敵，手法之奇，恰似岳不群戰勝左冷禪時所使的招式，路子也是一模一樣，令狐沖轉過頭來，和盈盈四目交視，不約而同的低呼：「東方不敗！」兩人都從對方的目光之中，看到了驚恐和惶惑之意。顯然，林平之這一招，便是東方不敗當日在黑木崖所使的功夫。林平之右掌蓄勁不吐，月光之下，只見余滄海眼光中突然露出極大的恐懼。林平之心中說不出的快意，只覺倘若一掌將這大仇人震死了，未免太過便宜了他。便在此時，只聽得遠處岳靈珊的聲音響了起來：「平弟，平弟！爹爹叫你今日暫且饒他。」她一面呼喚，一面奔上峰來。見到林平之和余滄海面對面的站著，不由得一呆。她搶前幾步，見林平之一手已拿住余滄海的要穴，一手按在他胸口，便噓了口氣，說道：「爹爹說道，余觀主今日是客，咱們不可難為了他。」

　　林平之哼的一聲，搭在余滄海「肩井穴」的左手加催內勁。余滄海穴道中酸麻加甚，但隨即覺察到，對方內力實在平平無奇，苦在自己要穴受制，否則以內功修為而論，和自己可差得遠了，一時之間，心下悲怒交集，明明對方武功稀鬆平常，再練十年也不是自己對手，偏偏一時疏忽，竟為他怪招所乘，一世英名固然付諸流水，而且他要報父母大仇，多半不聽師父的吩咐，便即取了自己性命。

　　岳靈珊道：「爹爹叫你今日饒他性命。你要報仇，還怕他逃到天邊去嗎？」林平之提起左掌，拍拍兩聲，打了余滄海兩個耳光。余滄海怒極，但對方右手仍然按在自己心房之上，這少年內力不濟，但稍一用勁，便能震壞自己心脈，這一掌如將自己就此震死，倒也一了百了，最怕的是他以第四五流的內功，震得自己死不死，活不活，那就慘了。在一剎那間他權衡輕重利害，竟不敢稍有動彈。林平之打了他兩記耳光，一聲長笑，身子倒縱出去，已離開他有三丈遠近，側頭向他瞪視，一言不發。余滄海挺劍欲上，但想自己以一代宗主，一招之間便落了下風，眾目睽睽之下若再上前纏鬥，那是痞棍無賴的打法，較之比武而輸，更是羞恥百倍，雖跨出了一步，第二步卻不再踏出。林平之一聲冷笑，轉身便走，竟也不去理睬妻子。

　　岳靈珊頓了頓足，一瞥眼見到令狐沖坐在封禪台之側，當即走到他身前，說道：「大師哥，你……你的傷不礙事罷？」令狐沖先前一聽到她的呼聲，心中便已怦怦亂跳，這時更加心神激盪，說道：「我……我……我……」儀和向岳靈珊冷冷的道：「你放心，死不了！」岳靈珊聽而不聞，眼光只是望著令狐沖，低聲說道：「那劍脫手，我……我不是有心想傷你的。」令狐沖道：「是，我當然知道，我當然知道……我……我……我當然知道。」他向來豁達灑脫，但在這小師妹面前，竟是呆頭呆腦，變得如木頭人一樣，連說了三句「我當然知道」，直是不知所云。岳靈珊道：「你受傷很重，我十分過意不去，但盼你不要見怪。」令狐沖道：「不，不會，我當然不會怪你。」岳靈珊幽幽歎了口氣，低下了頭，輕聲道：「我去啦！」令狐沖道：「你……你要去了嗎？」失望之情，溢於言表。岳靈珊低頭慢慢走開，快下峰時，站定腳步，轉身說道：「大師哥，恆山派來到華山的兩位師姊，爹爹說我們多有失禮，很對不起。我們一回華山，立即向兩位師姊陪罪，恭送她們下山。」令狐沖道：「是，很好，很……很好！」目送她走下山峰，背影在松樹後消失，忽然想起，當時在思過崖上，她天天給自己送酒送飯，離去之時，也總是這麼依依不捨，勉強想些話說出來，多講幾句才罷，直到後來她移情於林平之，情景才變。他回思往事，情難自已，忽聽得儀和一聲冷笑，說道：「這女子有什麼好？三心二意，待人沒半點真情，跟咱們任大小姐相比，給人家提鞋兒也不配。」

　　令狐沖一驚，這才想起盈盈便在身邊，自己對小師妹如此失魂落魄的模樣，當然都給她瞧在眼裡了，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熱。只見盈盈倚在封禪台的一角，似在打盹，心想：「只盼她是睡著了才好。」但盈盈如此精細，怎會在這當兒睡著？令狐沖這麼想，明知是自己欺騙自己，訕訕的想找幾句話來跟她說，卻又不知說什麼好。

　　對付盈盈，他可立刻聰明起來，這時既無話可說，最好便是什麼話都不說，但更好的法子，是將她心思引開，不去想剛才的事，當下慢慢躺倒，忽然輕輕哼了一聲，顯得觸到背上的傷痛。盈盈果然十分關心，過來低聲問道：「碰痛了嗎？」令狐沖道：「還好。」伸過手去，握住了她手。盈盈想要甩脫，但令狐沖抓得很緊。她生怕使力之下，扭痛了他傷口，只得任由他握著。令狐沖失血極多，疲睏殊甚，過了一會，迷迷糊糊的也就睡著了。次晨醒轉，已是紅日滿山。眾人怕驚醒了他，都沒敢說話。令狐沖覺得手中已空，不知什麼時候，盈盈已將手抽回了，但她一雙關切的目光卻凝視著他臉。令狐衝向她微微一笑，坐起身來，說道：「咱們回恆山去罷！」

　　這時田伯光已砍下樹木，做了個擔架，當下與不戒和尚二人抬起令狐沖，走下峰來。眾人行經嵩山本院時，只見岳不群站在門口，滿臉堆笑的相送，岳夫人和岳靈珊卻不在其旁。令狐沖道：「師父，弟子不能向你老人家叩頭告別了。」岳不群道：「不用，不用。等你養好傷後，咱們再行詳談。我做這五嶽派掌門，沒什麼得力之人匡扶，今後仗你相助的地方正多著呢。」令狐沖勉強一笑。不戒和田伯光抬著他行走如飛，頃刻間走的遠了。山道之上，儘是這次來嵩山聚會的群豪。到得山腳，眾人雇了幾輛騾車，讓令狐沖、盈盈等人乘坐。

　　傍晚時分，來到一處小鎮，見一家茶館的木棚下坐滿了人，都是青城派的，余滄海也在其內。他見到恆山弟子到來，臉上變色，轉過了身子。小鎮上別無茶館飯店，恆山眾人便在對面屋簷下的石階上坐下休息。鄭萼和秦絹到茶館中去張羅了熱茶來給令狐沖喝。忽聽得馬蹄聲響，大道上塵土飛揚，兩乘馬急馳而來。到得鎮前，雙騎勒定，馬上一男一女，正是林平之和岳靈珊夫婦。林平之叫道：「余滄海，你明知我不肯干休，幹麼不趕快逃走？卻在這裡等死？」令狐沖在騾車中聽得林平之的聲音，問道：「是林師弟他們追上來了？」秦絹坐在車中正服侍他喝茶，當下捲起車帷，讓他觀看車外情景。余滄海坐在板凳之上，端起了一杯茶，一口口的呷著，並不理睬，將一杯茶喝乾，才道：「我正要等你前來送死。」林平之喝道：「好！」這「好」字剛出口，便即拔劍下馬，反手挺劍刺出，跟著飛身上馬，一聲吆喝，和岳靈珊並騎而去。站在街邊的一名青城弟子胸口鮮血狂湧，慢慢倒下。林平之這一劍出手之奇，實是令人難以想像。他拔劍下馬，顯是向余滄海攻去。余滄海見他拔劍相攻，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心下暗喜。料定一和他鬥劍，便可取其性命。以報昨晚封禪台畔的奇恥大辱，日後岳不群便來找自己的晦氣，理論此事，那也是將來的事了。哪料到對方的這一劍竟會在中途轉向，快如閃電般刺死一名青城弟子，便即策馬馳去。余滄海驚怒之下，躍起追擊，但對方二人坐騎奔行迅速，再也追趕不上。

　　林平之這一劍奇幻莫測，迅捷無倫，令狐沖只看得橋舌不下，心想：「這一劍若是向我刺來，如果我手中沒有兵刃，那是決計無法抵擋，非給他刺死不可。」他自忖以劍術而論，林平之和自己相差極遠，可是他適才這一招如此快法，自己卻確無拆解之方。余滄海指著林平之馬後的飛塵，頓足大罵，但林平之和岳靈珊早已去得遠了，哪裡還聽得到他的罵聲？他滿腔怒火，無處發洩，轉身罵道：「你們這些臭尼姑，明知姓林的要來，便先行過來為他助威開路。好，姓林的小畜生逃走了，有膽子的，便過來決一死戰。」恆山弟子比青城派人數多上數倍，兼之有不戒和尚、盈盈、桃谷六仙、田伯光等好手在內，倘若動手，青城派決無勝望。雙方強弱懸殊，余滄海不是不知，但他狂怒之下，雖然向來老謀深算，這時竟也按捺不住。儀和當即抽出長劍，怒道：「要打便打，誰還怕了你不成？」令狐沖道：「儀和師姊，別理會他。」

　　盈盈向桃谷六仙低聲說了幾句話。桃根仙、桃干仙、桃枝仙、桃葉仙四人突然間飛身而起，撲向繫在涼棚上的一匹馬。那馬便是余滄海的坐騎。只聽得一聲嘶鳴，桃谷四仙已分別抓住那馬的四條腿，四下裡一拉，豁啦一聲巨響，那馬竟被撕成了四片，臟腑鮮血，到處飛濺。這馬腿高身壯，竟然被桃谷四仙以空手撕裂，四人膂力之強，實是罕見。青城派弟子無不駭然變色，連恆山門人也都嚇得心下怦怦亂跳。盈盈說道：「余老道，姓林的跟你有仇。我們兩不相幫，只是袖手旁觀，你可別牽扯上我們。當真要打，你們不是對手，大家省些力氣罷。」余滄海一驚之下，氣勢怯了，刷的一聲，將長劍還入鞘中，說道：「大家既是河水不犯井水，那就各走各路，你們先請罷。」盈盈道：「那可不行，我們得跟著你們。」余滄海眉頭一皺，問道：「那為什麼？」盈盈道：「實不相瞞，那姓林的劍法太怪，我們須得看個清楚。」令狐沖心頭一凜，盈盈這句話正說中了他的心事，林平之劍術之奇，連「獨孤九劍」也無法破解，確是非看個清楚不可。

　　余滄海道：「你要看那小子的劍法，跟我有什麼相干？」這句話一出口，便知說錯了，自己與林平之仇深似海，林平之決不會只殺一名青城弟子，就此罷手，定然又會再來尋仇。恆山派眾人便是要看林平之如何使劍，如何來殺戮他青城派的人眾。任何學武之人，一知有奇特的武功，定欲一睹為快，恆山派人人使劍，自不肯放過這大好機會。只是他們跟定了青城派，倒似青城派已成待宰的羔羊，只看屠夫如何操刀一割，世上欺人之甚，豈有更逾於此？他心下大怒，便欲反唇相譏，話到口邊，終於強行忍住，鼻孔中哼了一聲，心道：「這姓林的小子只不過忽使怪招，卑鄙偷襲，兩次都攻了我一個措手不及，難道他還有什麼真實本領？否則的話，他又怎麼不敢跟我正大光明的動手較量？好，你們跟定了，叫你們看得清楚，瞧道爺怎地一劍一劍，將這小畜生斬成肉醬。」他轉過身來，回到涼棚中坐定，拿起茶壺來斟茶，只聽得嗒嗒嗒之聲不絕，卻是右手發抖，茶壺蓋震動作聲。適才林平之在他跟前，他鎮定如恆，慢慢將一杯茶呷乾，渾沒將大敵當前當一回事，可是此刻心中不住說：「為什麼手發抖？為什麼手發抖？」勉力運氣寧定，茶壺蓋總是不住的發響。他門下弟子只道是師父氣得厲害，其實余滄海內心深處，卻知自己實在是害怕之極，林平之這一劍倘若刺向自己，決計抵擋不了。余滄海喝了一杯茶後，心神始終不能寧定，吩咐眾弟子將死去的弟子抬了，到鎮外荒地掩埋，餘人便在這涼棚中宿歇。鎮上居民遠遠望見這一夥人鬥毆殺人，早已嚇得家家閉門，誰敢過來瞧上一眼？恆山派一行散在店舖與人家的屋簷下。盈盈獨自坐在一輛騾車之中，與令狐沖的騾車離得遠遠的。雖然她與令狐沖的戀情早已天下知聞，但她靦腆之情，竟不稍減。恆山女弟子替令狐沖敷傷換藥，她正眼也不去瞧。鄭萼、秦絹等知她心意，不斷將令狐沖傷勢情形說給她聽，盈盈只微微點頭，不置一辭。令狐沖細思林平之這一招劍法，劍招本身並沒什麼特異，只是出手實在太過突兀，事先絕無半分徵兆，這一招不論向誰攻出，就算是絕頂高手，只怕也難以招架。當日在黑木崖上圍攻東方不敗，他手中只持一枚繡花針，可是四大高手竟然無法與之相抗，此刻細想，並非由於東方不敗內功奇高，也不是由於招數極巧，只是他行動如電，攻守進退，全然出於對手意料之外。林平之在封禪台旁制住余滄海，適才出劍刺死青城弟子，武功路子便與東方不敗一模一樣，而岳不群刺瞎左冷禪雙目，顯然也便是這一路功夫。辟邪劍法與東方不敗所學的《葵花寶典》系出同源，料來岳不群與林平之所使的，自然便是「辟邪劍法」了。

　　念及此處，不禁搖頭，喃喃道：「辟邪，辟邪！辟什麼邪？這功夫本身便邪得緊。」心想：「當今之世，能對付得這門劍法的，恐怕只有風太師叔。我傷癒之後，須得再上華山，去向風太師叔請教，求他老人家指點破解之法。風太師叔說過不見華山派的人，我此刻可已不是華山派了。」又想：「東方不敗已死。岳不群是我師父，林平之是我師弟，他二人決計不會用這劍法來對付我，然則又何必去鑽研破解這路劍法的法門？」突然間想起一事，猛地坐起身來，一動之下，騾車一震，傷口登時奇痛，忍不住哼了一聲。

　　秦絹站在車旁，忙問：「要喝茶嗎？」令狐沖道：「不要。小師妹，請你去請任姑娘過來。」秦絹答應了。過了一會，盈盈隨著秦絹過來，淡淡問道：「什麼事？」令狐沖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你爹爹曾說，你教中那部《葵花寶典》，是他傳給東方不敗的。當時我總道《葵花寶典》上所載的功夫，一定不及你爹爹自己修習的神功，可是……」盈盈道：「可是我爹爹的武功，後來卻顯然不及東方不敗，是不是？」令狐沖道：「正是。這其中的緣由，我可不明白了。」學武之人見到武學奇書，決無自己不學而傳給旁人之理，就算是父子、夫妻、師徒、兄弟、至親至愛之人，也不過是共同修習。捨己為人，那可大悖常情。盈盈道：「這事我也問過爹爹。他說：第一，這部寶典上的武功是學不得的，學了大大有害。第二，他也不知寶典上的武功學成之後，竟有如此厲害。」令狐沖道：「學不得的？那為什麼？」盈盈臉上一紅，道：「為什麼學不得，我哪裡知道？」頓了一頓，又道：「東方不敗如此下場，有什麼好？」令狐沖「嗯」了一聲，內心隱隱覺得，師父似乎正在走上東方不敗的路子。他這次擊敗左冷禪，奪到五嶽派掌門人之位，令狐沖殊無絲毫喜歡之情。「千秋萬載，一統江湖」，黑木崖上所見情景、所聞諛辭，在他心中，似乎漸漸要與岳不群連在一起了。盈盈低聲道：「你靜靜的養傷，別胡思亂想，我去睡了。」令狐沖道：「是。」掀開車帷，只見月光如水，映在盈盈臉上，突然之間，心下只覺十分的對她不起。盈盈慢慢轉過身去，忽道：「你那林師弟，穿的衣衫好花。」說了這句話，走向自己騾車。令狐沖微覺奇怪：「她說林師弟穿的衣衫好花，那是什麼意思？林師弟剛做新郎，穿的是新婚時的衣飾，那也沒什麼希奇。這女孩子，不注意人家的劍法，卻去留神人家的衣衫，真是有趣。」他一閉眼，腦海中出現的只是林平之那一劍刺出時的閃光，到底林平之穿的是什麼花式的衣衫，可半點也想不起來。睡到中夜，遠遠聽得馬蹄聲響，兩乘馬自西奔來，令狐沖坐起身來，掀開車帷，但見恆山弟子和青城人眾一個個都醒了轉來。恆山眾弟子立即七個一群，結成了劍陣，站定方位，凝立不動。青城人眾有的衝向路口，有的背靠土牆，遠不若恆山弟子的鎮定。大路上兩乘馬急奔而至，月光下望得明白，正是林平之夫婦。林平之叫道：「余滄海，你為了想偷學我林家的辟邪劍法，害死了我父母。現下我一招一招的使給你看，可要瞧仔細了。」他將馬一勒，飛身下馬，長劍負在背上，快步向青城人眾走來。令狐沖一定神，見他穿的是一件翠綠衫子，袍角和衣袖上都繡了深黃色的花朵，金線滾邊，腰中繫著一條金帶，走動時閃閃生光，果然是十分的華麗燦爛，心想：「林師弟本來十分樸素，一做新郎，登時大不相同了。那也難怪，少年得意，娶得這樣的媳婦，自是興高采烈，要盡情的打扮一番。」昨晚在封禪台側，林平之空手襲擊余滄海，正是這麼一副模樣，此時青城派豈容他故技重施？余滄海一聲呼喝，便有四名弟子挺劍直上，兩把劍分刺他左胸右胸，兩把劍分自左右橫掃，斬其雙腿。桃谷六仙看得心驚，忍不住呼叫。三個人叫道：「小子，小心！」另外三個叫道：「小心，小子！」

　　林平之右手伸出，在兩名青城弟子手腕上迅速無比的一按，跟著手臂回轉，在斬他下盤的兩名青城弟子手肘上一推，只聽得四聲慘呼，兩人倒了下來。這兩人本以長劍刺他胸膛，但給他在手腕上一按，長劍回轉，竟插入了自己小腹。林平之叫道：「辟邪劍法，第二招和第三招！看清楚了罷？」轉身上鞍，縱馬而去。青城人眾驚得呆了，竟沒上前追趕。看另外兩名弟子時，只見一人的長劍自下而上的刺入了對方胸膛，另一人也是如此。這二人均已氣絕，但右手仍然緊握劍柄，是以二人相互連住，仍直立不倒。林平之這麼一按一推，令狐沖看得分明，又是驚駭，又是佩服，心道：「高明之極，這確是劍法，不是擒拿。只不過他手中沒有持劍而已。」月光映照之下，余滄海矮矮的人形站在四具屍體之旁，呆呆出神。青城群弟子圍在他的身周，離得遠遠的，誰都不敢說話。隔了良久，令狐沖從車中望出去，見余滄海仍是站立不動，他的影子卻漸漸拉得長了，這情景說不盡的詭異。有些青城弟子已走了開去，有些坐了下來，余滄海仍是僵了一般。令狐沖心中突然生起一陣憐憫之意，這青城派的一代宗匠給人制得一籌莫展，束手待斃，不自禁的代他難過。睡意漸濃，便合上了眼，睡夢中忽覺騾車馳動，跟著聽得吆喝之聲，原來已然天明，眾人啟行上道。他從車帷邊望出去，筆直的大道上，青城派師徒有的乘馬，有的步行，瞧著他們零零落落的背影，只覺說不出的淒涼，便如是一群待宰的牛羊，自行走入屠場一般。他想：「這群人都知林平之定會再來，也都知道決計無法與之相抗，倘若分散逃去，青城一派就此毀了。難道林平之找上青城山去，松風觀中竟然無人出來應接？」中午時分，到了一處大鎮甸上，青城人眾在酒樓中吃喝，恆山派群徒便在對面的飯館打尖。隔街望見青城師徒大塊肉大碗酒的大吃大喝，群尼都是默不作聲。各人知道，這些人命在旦夕，多吃得一頓便是一頓。

　　行到未牌時分，來到一條江邊，只聽得馬蹄聲響，林平之夫婦又縱馬馳來。儀和一聲口哨，恆山人眾都停了下來。其時紅日當空，兩騎馬沿江奔至。馳到近處，岳靈珊先勒定了馬，林平之繼續前行。余滄海一揮手，眾弟子一齊轉身，沿江南奔。林平之哈哈大笑，叫道：「余矮子，你逃到哪裡去？」縱馬衝來。余滄海猛地回身一劍，劍光如虹，向林平之臉上刺去。這一劍勢道竟如此厲害，林平之似乎吃了一驚，急忙拔劍擋架。青城群弟子紛紛圍上。余滄海一劍緊似一劍，忽而竄高，忽而伏低，這個六十左右的老者，此刻矯健猶勝少年，手上劍招全采攻勢。八名青城弟子長劍揮舞，圍繞在林平之馬前馬後，卻不向馬匹身上砍斬。

　　令狐沖看得幾招，便明白了余滄海的用意。林平之劍法的長處，在於變化莫測，迅若雷電，他騎在馬上，這長處便大大打了個折扣，如要驟然進攻，只能身子前探，胯下的坐騎可不能像他一般趨退若神，令人無法捉摸。八名青城弟子結成劍網，圍在馬匹周圍，旨在迫得林平之不能下馬。令狐沖心想：「青城掌門果非凡庸之輩，這法子極是厲害。」林平之劍法變幻，甚是奇妙，但既身在馬上，余滄海便盡自抵敵得住，令狐沖又看了數招，目光便射向遠處的岳靈珊，突然間全身一震，大吃一驚。

　　只見六名青城弟子已圍住了她，將她慢慢擠向江邊。跟著她所乘馬匹肚腹中劍，長聲悲嘶，跳將起來，將她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岳靈珊身子一側，架開削來的兩劍，站起身來。六名青城弟子奮力進攻，猶如拚命一般，令狐沖認得有侯人英和洪人雄兩人在內。侯人英左手使劍，仍極悍勇。岳靈珊雖學過思過崖後洞石壁上所刻的五派劍法，青城派劍法卻沒學過。石壁上的劍招對她而言，都是太過高明，她其實並未真正學會，只是經父親指點後，略得形似而已。在封禪台側以泰山劍法對付泰山派好手，以衡山劍法對付衡山派掌門，令對方大吃一驚，頗具先聲奪人的鎮懾之勢，但以之對付青城弟子，卻無此效。令狐沖只看得數招，便知岳靈珊無法抵擋，正焦急間，忽聽得「啊」的一聲長叫，一名青城弟子的左臂被岳靈珊以一招衡山劍法的巧招削斷。令狐沖心中一喜，只盼這六名弟子就此嚇退，豈知其餘五人固沒退開半步，連那斷了左臂之人，也如發狂般撲上。岳靈珊見他全身浴血，神色可怖，嚇得連退數步，一腳踏空，摔在江邊的碎石灘上。

　　令狐沖驚呼一聲，叫道：「不要臉，不要臉！」忽聽盈盈說道：「那日咱們對付東方不敗，也就是這個打法。」不知在什麼時候，她已到了身邊。令狐沖心想不錯，那日黑木崖之戰，己方四人已然敗定，幸虧盈盈轉而進攻楊蓮亭，分散了東方不敗的心神，才致他死命。此刻余滄海所使的正便是這個計策，他們如何擊斃東方不敗，余滄海自然不知，只是情急智生，想出來的法子竟然不謀而合。料想林平之見到愛妻遇險，定然分心，自當回身去救，不料他全力和余滄海相鬥，竟然全不理會妻子身處奇險。

　　岳靈珊摔倒後便即躍起，長劍急舞。六名青城弟子知道青城一派的存亡，自己的生死，決於是否能在這一役中殺了對手，都不顧性命的進逼。那斷臂之人已拋去長劍，著地打滾，右臂向岳靈珊小腿攬去。岳靈珊大驚，叫道：「平弟，平弟，快來助我！」林平之朗聲道：「余矮子要瞧辟邪劍法，讓他瞧個明白，死了也好閉眼！」奇招迭出，只壓得余滄海透不過氣來。他辟邪劍法的招式，余滄海早已詳加鑽研，盡數瞭然於胸，可是這些並無多大奇處的招式之中，突然間會多了若干奇妙之極的變化，更以猶如雷轟電閃般的手法使出，只逼得余滄海怒吼連連，越來越是狼狽。余滄海知道對手內力遠不如己，不住以劍刃擊向林平之的長劍，只盼將之震落脫手，但始終碰它不著。令狐沖大怒，喝道：「你……你……你……」他本來還道林平之給余滄海纏住了，分不出手來相救妻子，聽他這麼說，竟是沒將岳靈珊的安危放在心上，所重視的只是要將余滄海戲弄個夠。這時陽光猛烈，遠遠望見林平之嘴角微斜，臉上露出又是興奮又是痛恨的神色，想見他心中充滿了復仇的快意。若說像貓兒捉到了老鼠，要先殘酷折磨，再行咬死，貓兒對老鼠卻決無這般痛恨和惡毒。

　　岳靈珊又叫：「平弟，平弟，快來！」聲嘶力竭，已然緊急萬狀。林平之道：「這就來啦，你再支持一會兒，我得把辟邪劍法使全了，好讓他看個明白。余矮子跟我們原沒怨仇，一切都是為了這『辟邪劍法』，總得讓他把這套劍法有頭有尾的看個分明，你說是不是？」他慢條斯理的說話，顯然不是說給妻子聽，而是在對余滄海說，還怕對方不明白，又加了一句：「余矮子，你說是不是？」他身法美妙，一劍一指，極盡優雅，神態之中，竟大有華山派女弟子所學「玉女劍十九式」的風姿，只是帶著三分陰森森的邪氣。

　　令狐沖原想觀看他辟邪劍法的招式，此刻他向余滄海展示全貌，正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但他掛念岳靈珊的安危，就算料定日後林平之定會以這路劍招來殺他，也決無餘裕去細看一招，耳聽得岳靈珊連聲急叫，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儀和師姊，儀清師姊，你們快去救岳姑娘。她……她抵擋不住了。」儀和道：「我們說過兩不相助，只怕不便出手。」武林中人最講究「信義」二字。有些旁門左道的人物，儘管無惡不作，但一言既出，卻也是決無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頗為人所不齒。連田伯光這等採花大盜，也得信守諾言。令狐沖聽儀和這麼說，知道確是實情，前晚在封禪台之側，她們就已向余滄海說得明白，決不插手，如果此刻有人上前相救岳靈珊，那確是大大損及恆山一派的令譽，不由得心中大急，說道：「這……這……」叫道：「不戒大師呢？田伯光呢？」秦絹道：「他二人昨天便跟桃谷六仙一起走了，說道瞧著余矮子的模樣太也氣悶，要去喝酒。再說，他們八個也都是恆山派的……」盈盈突然縱身而出，奔到江邊，腰間一探，手中已多了兩柄短劍，朗聲說道：「你們瞧清楚了，我是日月神教任教主之女，任盈盈便是，可不是恆山派的。你們六個大男人，合手欺侮一個女流之輩，教人看不過去。任姑娘路見不平，這樁事得管上一管。」令狐沖見盈盈出手，不禁大喜，吁了一口長氣，只覺傷口劇痛，坐倒車中。青城六弟子對盈盈之來，竟全不理睬，仍拚命向岳靈珊進攻。岳靈珊退得幾步，噗的一聲，左足踩入了江水之中。她不識水性，一足入水，心中登時慌了，劍法更是散亂。便在此時，只覺左肩一痛，被敵人刺了一劍。那斷臂人乘勢撲上，伸右臂攬住了她右腿。岳靈珊長劍砍下，中其背心，那斷臂人張嘴往她腿上狠命咬落。岳靈珊眼前一黑，心想：「我就這麼死了？」遙見林平之斜斜刺出一劍，左手捏著劍訣，在半空中劃個弧形，姿式俊雅，正自好整以暇的賣弄劍法。她心頭一陣氣苦，險些暈去，突然間眼前兩把長劍飛起，跟著撲通、撲通聲響，兩名青城弟子摔入了江中。岳靈珊意亂神迷，摔倒在地。盈盈舞動短劍，十餘招間，餘下五名青城弟子盡皆受傷，兵刃脫手，只得退開。盈盈將那垂死的獨臂人踢開，將岳靈珊拉起，只見她下半身浸入江中，裙子盡濕，衣裳上濺滿了鮮血，當下扶著她走上江岸。

　　只聽得林平之叫道：「我林家的辟邪劍法，你們都看清楚了嗎？」劍光閃處，圍在他馬旁的一名青城弟子眉心中劍。他哈哈大笑，叫道：「方人智，你這惡賊，如此死法，可便宜了你！」他一提韁繩，坐騎從正在倒下去的方人智身上躍過，馳了出來。余滄海筋疲力竭，哪敢追趕？

　　林平之勒馬四顧，突然叫道：「你是賈人達！」縱馬向前。賈人達本就遠遠縮在一旁，見他追來，大叫一聲，轉身狂奔。林平之卻也並不急趕，縱馬緩緩追上，長劍挺出，刺中他右腿。賈人達撲地摔倒。林平之一提韁繩，馬蹄便往他身上踏去。賈人達長聲慘呼，一時卻不得便死。林平之大笑聲中，拉轉馬頭，又縱馬往他身上踐踏，來回數次，賈人達終於寂無聲息。林平之更不再向青城派眾人多瞧一眼，縱馬馳到岳靈珊和盈盈的身邊，向妻子道：「上馬！」

　　岳靈珊向他怒目而視，過了一會，咬牙說道：「你自己去好了。」林平之問道：「你呢？」岳靈珊道：「你管我幹什麼？」林平之向恆山派群弟子瞧了一眼，冷笑一聲，雙腿一挾，縱馬絕塵而去。盈盈決計料想不到，林平之對他新婚妻子竟會如此絕情，不禁愕然，說道：「林夫人，你到我車中歇歇。」岳靈珊淚水盈眶，竭力忍住不讓眼淚流下，鳴咽道：「我……我不去。你……你為什麼要救我？」盈盈道：「不是我救你，是你大師哥令狐衝要救你。」岳靈珊心中一酸，再也忍耐不住，眼淚湧出，說道：「你……請你借我一匹馬。」盈盈道：「好。」轉身去牽了一匹馬過來。岳靈珊道：「多謝，你……你……」躍上馬背，勒馬轉向東行，和林平之所去方向相反，似是回向嵩山。余滄海見她馳過，頗覺詫異，但也沒加理會，心想：「過了一夜，這姓林的小畜生又會來殺我們幾人，要將我眾弟子一個個都殺了，叫我孤零零的一人，然後再向我下手。」令狐沖不忍看余滄海這等失魂落魄的模樣，說道：「走罷！」趕車的應道：「是！」一聲吆喝，鞭子在半空中虛擊一記，拍的一響，騾子拖動車子，向前行去。令狐沖「咦」的一聲。他見岳靈珊向東回轉，心中自然而然的想隨她而去，不料騾車卻向西行。他心中一沉，卻不能吩咐騾車折向東行，掀開車帷向後望去，早已瞧不見她的背影，心頭沉重：「她身上受傷，孤身獨行，無人照料，那便如何是好？」忽聽得秦絹說道：「她回去嵩山，到她父母身邊，甚是平安，你不用擔心。」令狐沖心下一寬，道：「是。」心想：「秦師妹心細得很，猜到了我的心思。」次日中午，一行人在一家小飯店中打尖。這飯店其實算不上是什麼店，只是大道旁的幾間草棚，放上幾張板桌，供過往行人喝茶買飯。恆山派人眾湧到，飯店中便沒這許多米，好在眾人帶得有米，連鍋子碗筷等等也一應俱備，當下便在草棚旁埋鍋造飯。令狐沖在車中坐得久了，甚是氣悶，在恆山派金創藥內服外敷之下，傷勢已好了許多，鄭萼與秦絹二人攜扶著他，下車來在草棚中坐著休息。他眼望東邊，心想：「不知小師妹會不會來？」只見大道上塵土飛揚，一群人從東而至，正是余滄海等一行。青城派人眾來到草棚外，也即下馬做飯打尖。余滄海獨自坐在一張板桌之旁，一言不發，呆呆出神。顯然他自知命運已然注定，對恆山派眾人也不迴避忌憚，當真是除死無大事，不論恆山派眾人瞧見他如何死法，都沒什麼相干。過不多久，西首馬蹄聲響，一騎馬緩緩行來，馬上乘客錦衣華服，正是林平之。他在草棚外勒定了馬，見青城派眾人對他正眼也不瞧上一眼，各人自顧煮飯的煮飯，喝茶的喝茶。這情形倒大出他意料之外，當下哈哈一笑，說道：「你們不動手，我一樣的要殺人。」躍下馬來，在馬臀上一拍，那馬踱了開去，自去吃草。他見草棚中尚有兩張空著的板桌，便去一張桌旁坐下。他一進草棚，令狐沖便聞到一股濃烈的香氣，但見林平之的服色考究之極，顯是衣衫上都熏了香，帽子上綴著一塊翠玉，手上戴了只紅寶石戒指，每隻鞋頭上都縫著兩枚珍珠，直是家財萬貫的豪富公子打扮，哪裡像是個武林人物？令狐沖心想：「他家裡本來開福威鏢局，原是個極有錢的富家公子。在江湖上吃了幾年苦，現下學成了本事，那是要好好享用一番了。」只見他從懷中取出一塊雪白的綢帕，輕輕抹了抹臉。他相貌俊美，這幾下取帕、抹臉、抖衣，簡直便如是戲台上的花旦。林平之坐定後，淡淡的道：「令狐兄，你好！」令狐沖點了點頭，道：「你好！」林平之側過頭去，見一名青城弟子捧了一壺熱茶上來，給余滄海斟茶，說道：「你叫於人豪，是不是？當年到我家來殺人，便有你的份兒。你便化成了灰，我也認得。」於人豪將茶壺往桌上重重一放，倏地回身，手按劍柄，退後兩步，說道：「老子正是於人豪，你待怎地？」他說話聲音雖粗，卻是語音發顫，臉色鐵青。林平之微微一笑，道：「英雄豪傑，青城四秀！你排第三，可沒半點豪傑的氣概，可笑啊可笑。」

　　「英雄豪傑，青城四秀」，是青城派武功最強的四名弟子，侯人英、洪人雄、於人豪、羅人傑。其中羅人傑已在湘南醉仙樓頭為令狐沖所殺，其餘三人都在眼前。林平之又冷笑一聲，說道：「那位令狐兄曾道：『狗熊野豬，青城四獸』，他將你們比作野獸，那還是看得起你們了。依我看來，哼哼，只怕連禽獸也不如。」於人豪又怕又氣，臉色更加青了，手按劍柄，這把劍卻始終沒拔將出來。

　　便在此時，東首傳來馬蹄聲響，兩騎馬快奔而至，來到草棚前，前面一人勒住了馬。眾人回頭一看，有的人「咦」的一聲，叫了出來。前面馬上坐的是個身材肥矮的駝子，正是外號「塞北明駝」的木高峰。後面一匹馬上所乘的卻是岳靈珊。令狐沖一見到岳靈珊，胸口一熱，心中大喜，卻見岳靈珊雙手被縛背後，坐騎的韁繩也是牽在木高峰手中，顯是被他擒住了，忍不住便要發作，轉念又想：「她丈夫便在這裡，何必要我外人強行出頭？倘若她丈夫不理，那時再設法相救不遲。」林平之見到木高峰到來，當真如同天上掉下無數寶貝來一般，喜悅不勝，尋思：「害死我爹爹媽媽的，也有這駝子在內，不料陰差陽錯，今日他竟會自己送將上來，真叫做老天爺有眼。」木高峰卻不識得林平之。那日在衡山劉正風家中，二人雖曾相見，但林平之裝作了個駝子，臉上帖滿了膏藥，與此刻這樣一個玉樹臨風般的美少年，自是渾不相同，後來雖知他是假裝駝子，卻也沒見過他真面目。木高峰轉頭向岳靈珊道：「難得有許多朋友在此，咱們走罷。」他見到青城和恆山兩派人眾，心下頗為忌憚，料想有人會出手相救岳靈珊，不如及早遠離的為是。他一聲吆喝，縱馬便行。早一日岳靈珊受傷獨行，想回到嵩山爹娘身畔，但行不多時，便遇上了木高峰。木高峰心眼兒極窄，那日與岳不群較量內功不勝，後來林震南夫婦又被他救了去，心下引為奇恥大辱，後來聽得林震南的兒子林平之投入華山門下，又娶岳不群之女為妻，料想這部《辟邪劍譜》自然也帶入了華山門下，更是氣惱萬分。五嶽派開宗立派，他也得到了消息，只是五嶽劍派中人素來瞧他不起，左冷禪也沒給他請柬。他心中氣不過，伏在嵩山左近，只待五嶽派門人下山，若是成群結隊，有長輩同行，他便不露面，只要有人落了單，他便要暗中料理幾個，以洩心中之憤。但見群雄紛紛下山，都是數十人、數百人同行，欲待下手，不得其便，好容易見到岳靈珊單騎奔來，當即上前截住。

　　岳靈珊武功本就不及木高峰，加之身上受傷，木高峰又是忽施偷襲，佔了先機，終於被他所擒。木高峰聽她口出恫嚇之言，說是岳不群的女兒，更是心花怒放，當下想定主意，要將她藏在一個隱秘之所，再要岳不群用《辟邪劍譜》來換人。一路上縱馬急行，不料卻撞見了青城、恆山兩派人眾。岳靈珊心想：「此刻若教他將我帶走了，哪裡還有人來救我？」顧不得肩頭傷勢，斜身從馬背上摔了下來。木高峰喝道：「怎麼啦？」躍下馬來，俯身往岳靈珊背上抓去。令狐沖心想林平之決不能眼睜睜的瞧著妻子為人所辱，定會出手相救，哪知林平之全不理會，從左手衣袖中取出一柄泥金柄折扇，輕輕揮動，一個翡翠扇墜不住晃動。其時三月天時，北方冰雪初銷，哪裡用得著扇子？他這麼裝模作樣，顯然只不過故示閒暇。木高峰抓著岳靈珊背心，說道：「小心摔著了。」手臂一舉，將她放上馬鞍，自己躍上馬背，又欲縱馬而行。林平之說道：「姓木的，這裡有人說道，你的武功甚是稀鬆平常，你以為如何？」

　　木高峰一怔，眼見林平之獨坐一桌，既不似青城派的，也不似是恆山派的，一時摸不清他的來路，便問：「你是誰？」林平之微笑道：「你問我幹什麼？說你武功稀鬆平常的，又不是我。」木高峰道：「是誰說的？」林平之拍的一聲，扇子合了攏來，向余滄海一指，道：「便是這位青城派的余觀主。他最近看到了一路精妙劍術，乃是天下劍法之最，好像叫作辟邪劍法。」木高峰一聽到「辟邪劍法」四字，精神登時大振，斜眼向余滄海瞧去，只見他手中捏著茶杯，呆呆出神，對林平之的話似是聽而不聞，便道：「余觀主，恭喜你見到了辟邪劍法，這可不假罷？」余滄海道：「不假！在下確是從頭至尾、一招一式都見到了。」木高峰又驚又喜，從馬背上一躍而下，坐到余滄海的桌畔，說道：「聽說這劍譜給華山派的岳不群得了去，你又怎地見到了？」余滄海道：「我沒見到劍譜，只見到有人使這路劍法。」木高峰道：「哦，原來如此。辟邪劍法有真有假，福州福威鏢局的後人，就學得了一套他媽的辟邪劍法，使出來可教人笑掉了牙齒。你所見到的，想必是真的了？」余滄海道：「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使這路劍之人，便是福州福威鏢局的後人。」木高峰哈哈大笑，說道：「枉為你是一派宗主，連劍法的真假也分不出。福威鏢局的那個林震南，不就是死在你手下的嗎？」余滄海道：「辟邪劍法的真假，我確然分不出。你木大俠見識高明，定然分得出了。」

　　木高峰素知這矮道人武功見識，俱是武林中第一流的人才，忽然說這等話，定是別有深意，他嘿嘿嘿的乾笑數聲，環顧四周，只見每個人都在瞧著他，神色甚是古怪，倒似自己說錯了極要緊的話一般，便道：「倘若給我見到，好歹總分辨得出。」余滄海道：「木大俠要看，那也不難。眼前便有人會使這路劍法。」木高峰心中一凜，眼光又向眾人一掃，見到林平之神情最是滿不在乎，問道：「是這少年會使嗎？」余滄海道：「佩服，佩服！木大俠果然眼光高明，一眼便瞧了出來。」木高峰上上下下的打量林平之，見他服飾華麗，便如是個家財豪富的公子哥兒，心想：「余矮子這麼說，定有陰謀詭計要對付我。對方人多，好漢不吃眼前虧，不用跟他們糾纏，及早動身的為是，只要岳不群的女兒在我手中，不怕他不拿劍譜來贖。」當即打個哈哈，說道：「余矮子，多日不見，你還是這麼愛開玩笑。駝子今日有事，恕不奉陪了。辟邪劍法也好，降魔劍法也好，駝子從來就沒放在心上，再見了。」這句話一說完，身子彈起，已落上馬背，身法敏捷之極。便在這時，眾人只覺眼前一花，似乎見到林平之躍了出去，攔在木高峰的馬前，但隨即又見他折扇輕搖，坐在板桌之旁，卻似從未離座。眾人正詫異間，木高峰一聲吆喝，催馬便行。但令狐沖、盈盈、余滄海這等高手，卻清清楚楚見到林平之曾伸手向木高峰的坐騎點了兩下，定是做了手腳。果然那馬奔出幾步，驀地一頭撞在草棚的柱上。這一撞力道極大，半邊草棚登時塌了下來。余滄海一躍而起，縱出棚外。令狐沖與林平之等人頭上都落滿了麥桿茅草。鄭萼伸手替令狐沖撥開頭上柴草。林平之卻毫不理會，目不轉睛的瞪視著木高峰。木高峰微一遲疑，縱下馬背，放開了韁繩。那馬衝出幾步，又是一頭撞在一株大樹上，一聲長嘶，倒在地下，頭上滿是鮮血。這馬的行動如此怪異，顯是雙眼盲了，自是林平之適才以快速無倫的手法刺瞎了馬眼。

　　林平之用折扇慢慢撥開自己左肩上的茅草，說道：「盲人騎瞎馬，可危險得緊哪！」

　　木高峰哈哈一笑，說道：「你這小子囂張狂妄，果然有兩下子。余矮子說你會使辟邪劍法，不妨便使給老爺瞧瞧。」林平之道：「不錯，我確是要使給你看。你為了想看我家的辟邪劍法，害死了我爹爹媽媽，罪惡之深，與余滄海也不相上下。」木高峰大吃一驚，沒想到眼前這公子哥兒便是林震南的兒子，暗自盤算：「他膽敢如此向我挑戰，當然是有恃無恐。他五嶽劍派已聯成一派，這些恆山派的尼姑，自然都是他的幫手了。」心念一動，回手便向岳靈珊抓去，心想：「敵眾我寡，這小娘兒原來是他老婆，挾制了她，這小子還不服服貼貼嗎？」突然背後風聲微動，一劍劈到。木高峰斜身閃開，卻見這一劍竟是岳靈珊所劈。原來盈盈已割斷了縛在她手上的繩索，解開了她身上被封的穴道，再將一柄長劍遞在她手中。岳靈珊一劍將木高峰逼開，只覺傷口劇痛，穴道被封了這麼久，四肢酸麻，心下雖怒，卻也不再追擊。

　　林平之冷笑道：「枉為你也是成名多年的武林人物，竟如此無恥。你若想活命，爬在地下向爺爺磕三個響頭，叫三聲『爺爺』，我便讓你多活一年。一年之後，再來找你如何？」木高峰仰天打個哈哈，說道：「你這小子，那日在衡山劉正風家中，扮成了駝子，向我磕頭，大叫『爺爺』，拚命要爺爺收你為徒。爺爺不肯，你才投入了岳老兒的門下，騙到了一個老婆，是不是呢？」林平之不答，目光中滿是怒火，臉上卻又大有興奮之色，折扇一攏，交於左手，右手撩起袍角，跨出草棚，直向木高峰走去。熏風過處，人人聞到一陣香氣。

　　忽聽得啊啊兩聲響，青城派中於人豪、吉人通臉色大變，胸口鮮血狂湧，倒了下去。旁人都不禁驚叫出聲，明明眼見他要出手對付木高峰，不知如何，竟會拔劍刺死了於吉二人。他拔劍殺人之後，立即還劍入鞘，除了令狐沖等幾個高手之外，但覺寒光一閃，就沒瞧清楚他如何拔劍，更不用說見他如何揮劍殺人了。令狐沖心頭閃過一個念頭：「我初遇田伯光的快刀之時，也是難以抵擋，待得學了獨孤九劍，他的快刀在我眼中便已殊不足道。然而林平之這快劍，田伯光只消遇上了，只怕擋不了他三劍。我呢？我能擋得了幾劍？」霎時之間，手掌中全是汗水。木高峰在腰間一掏，抽出一柄劍。他這把劍的模樣可奇特得緊，變成一個弧形，人駝劍亦駝，乃是一柄駝劍。林平之微微冷笑，一步步向他走去。突然間木高峰大吼一聲，有如狼嗥，身子撲前，駝劍劃了個弧形，向林平之脅下勾到。林平之長劍出鞘，反刺他前胸。這一劍後發先至，既狠且準，木高峰又是一聲大吼，身子彈了出去，只見他胸前棉襖破了一道大縫，露出胸膛上的一叢黑毛。林平之這一劍只須再遞前兩寸，木高峰便是破胸開膛之禍。眾人「哦」的一聲，無不駭然。木高峰這一招死裡逃生，可是這人凶悍之極，竟無絲毫畏懼之意，吼聲連連，連人和劍的向林平之撲去。林平之連刺兩劍，當當兩聲，都給駝劍擋開。林平之一聲冷笑，出招越來越快。木高峰竄高伏低，一柄駝劍使得便如是一個劍光組成的鋼罩，將身子罩在其內。林平之長劍刺入，和他駝劍相觸，手臂便一陣酸麻，顯然對方內力比自己強得太多，稍有不慎，長劍還會給他震飛。這麼一來，出招時便不敢托大，看準了他空隙再以快劍進襲。木高峰只是自行使劍，一柄駝劍運轉得風雨不透，竟然不露絲毫空隙。林平之劍法雖高，一時卻也奈何他不得。但如此打法，林平之畢竟是立於不敗之地，縱然無法傷得對方，木高峰可並無還手的餘地。各高手都看了出來，只須木高峰一有還擊之意，劍網便會露出空隙，林平之快劍一擊之下，他絕無抵擋之能。這般運劍如飛，最耗內力，每一招都是用盡全力，方能使後一招與前一招如水流不斷，前力與後力相續。可是不論內力如何深厚，終不能永耗不竭。

　　在那駝劍所交織的劍網之中，木高峰吼聲不絕，忽高忽低，吼聲和劍招相互配合，神威凜凜。林平之幾次想要破網直入，總是給駝劍擋了出來。

　　余滄海觀看良久，忽見劍網的圈子縮小了半尺，顯然木高峰的內力漸有不繼。他一聲清嘯，提劍而上，刷刷刷急攻三劍，儘是指向林平之背心要害。林平之回劍擋架。木高峰駝劍揮出，疾削林平之的下盤。按理說，余滄海與木高峰兩個成名前輩，合力夾擊一個少年，實是大失面子。但恆山派眾人一路看到林平之戕殺青城弟子，下手狠辣，絕不容情，余滄海非他敵手，這時眼見二大高手合力而攻，均不以為奇，反覺是十分自然之事。木余二人若不聯手，如何抵擋得了林平之勢若閃電的快劍？既得余滄海聯手，木高峰劍招便變，有攻有守。三人堪堪又拆了二十餘招，林平之左手一圈，倒轉扇柄，驀地刺出，扇子柄上突出一枝寸半長的尖針，刺在木高峰右腿「環跳穴」上。木高峰吃了一驚，駝劍急掠，只覺左腿穴道上也是一麻。他不敢再動，狂舞駝劍護身，雙腿漸漸無力，不由自主的跪下來。林平之哈哈大笑，叫道：「你這時候跪下磕頭，未免遲了！」說話之時，向余滄海急攻三招。

　　木高峰雙腿跪地，手中駝劍絲毫不緩，急砍急刺。他知已然輸定，每一招都是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初戰時他只守不攻，此刻卻豁出了性命，變成只攻不守。余滄海知道時不我與，若不在數招之內勝得對手，木高峰一倒，自己孤掌難鳴，一柄劍使得有如狂風驟雨一般。突然間只聽得林平之一聲長笑，他雙眼一黑，再也瞧不見什麼，跟著雙肩一涼，兩條手臂離身飛出。

　　只聽得林平之狂笑叫道：「我不來殺你！讓你既無手臂，又無眼睛，一個人獨闖江湖。你的弟子、家人，我卻要殺得一個不留，教你在這世上只有仇家，並無親人。」余滄海只覺斷臂處劇痛難當，心中卻十分明白：「他如此處置我，可比一劍殺了我殘忍萬倍。我這等活在世上，便是一個絲毫不會武功之人，也可任意凌辱折磨於我。」他辨明聲音，舉頭向林平之懷中撞去。林平之縱聲大笑，側身退開。他大仇得報，狂喜之餘，未免不夠謹慎，兩步退到了木高峰身邊。木高峰駝劍狂揮而來，林平之豎劍擋開，突然間雙腿一緊，已被木高峰牢牢抱住。林平之吃了一驚，眼見四下裡數十名青城弟子撲將上來，雙腿力掙，卻掙不脫木高峰手臂猶似鐵圈般的緊箍，當即挺劍向他背上駝峰直刺下去。波的一聲響，駝峰中一股黑水激射而出，腥臭難當。這一下變生不測，林平之雙足急登，欲待躍頭閃避，卻忘了雙腿已被木高峰抱住，登時滿臉都被臭水噴中，只痛得大叫起來。這些臭水竟是劇毒之物。原來木高峰駝背之中，竟然暗藏毒水皮囊。林平之左手擋住了臉，閉著雙眼，揮劍在木高峰身上亂砍亂斬。這幾劍出手快極，木高峰絕無閃避餘裕，只是牢牢抱住林平之的雙腿。便在這時，余滄海憑著二人叫喊之聲，辨別方位，撲將上來，張嘴便咬，一口咬住林平之右頰，再也不放。三人纏成一團，都已神智迷糊。青城派弟子提劍紛向林平之身上斬去。令狐沖在車中看得分明，初時大為驚駭，待見林平之被纏，青城群弟子提劍上前，急叫：「盈盈，盈盈，你快救他。」盈盈縱身上前，短劍出手，噹噹噹響聲不絕，將青城群弟子擋在數步之外。木高峰狂吼之聲漸歇，林平之兀自一劍一劍的往他背上插落。余滄海全身是血，始終牢牢咬住了林平之的面頰。過了好一會，林平之左手用力一推，將余滄海推得飛了出去，他同時一聲慘呼，但見他右頰上血淋淋地，竟被余滄海硬生生的咬下了一塊肉來。木高峰早已氣絕，卻仍緊緊抱住林平之的雙腿。林平之左手摸準了他手臂的所在，提劍一劃，割斷了他兩條手臂，這才得脫糾纏。盈盈見到他神色可怖，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幾步。青城弟子紛紛擁到師父身旁施救，也不再來理會這個強仇大敵了。忽聽得青城群弟子哭叫：「師父，師父！」「師父死了，師父死了！」眾人抬了余滄海的屍身，遠遠逃開，唯恐林平之再來追殺。林平之哈哈大笑，叫道：「我報了仇啦，我報了仇啦！」恆山派眾弟子見到這驚心動魄的變故，無不駭然失色。岳靈珊慢慢走到林平之的身畔，說道：「平弟，恭喜你報了大仇。」林平之仍是狂笑不已，大叫：「我報了仇啦，我報了仇啦。」岳靈珊見他緊閉著雙目，道：「你眼睛怎樣了？那些毒水得洗一洗。」林平之一呆，身子一晃，險些摔倒。岳靈珊伸手托在他腋下，扶著他一步一拐的走入草棚，端了一盤清水，從他頭上淋下去。林平之縱聲大叫，聲音慘厲，顯然痛楚難當。站在遠處的青城群弟子都嚇了一跳，又逃出了幾步。令狐沖道：「小師妹，你拿些傷藥去，給林師弟敷上。扶他到我們的車中休息。」岳靈珊道：「多……多謝。」林平之大聲道：「不要！要他賣什麼好！姓林的是死是活，跟他有什麼相干？」令狐沖一怔，心想：「我幾時得罪你了？為什麼你這麼恨我？」岳靈珊柔聲道：「恆山派的治傷靈藥，天下有名，難得……」林平之怒道：「難得什麼？」岳靈珊歎了口氣，又將一盆清水輕輕從他頭頂淋下。這一次林平之卻只哼了一聲，咬緊牙關，沒再呼叫，說道：「他對你這般關心，你又一直說他好，為什麼不跟了他去？你還理我幹麼？」

　　恆山群弟子聽了他這句話，盡皆相顧失色。儀和大聲道：「你……你……竟敢說這等不要臉的話？」儀清忙拉了拉她袖子，勸道：「師姊，他傷得這麼樣子，心情不好，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儀和怒道：「呸！我就是氣不過……」這時岳靈珊拿了一塊手帕，正在輕按林平之面頰上的傷口。林平之突然右手用力一推。岳靈珊全沒防備，立時摔了出去，砰的一聲，撞在草棚外的一堵土牆上。令狐沖大怒，喝道：「你……」但隨即想起，他二人是夫妻，夫妻間口角爭執，甚至打架，旁人也不便干預，何況聽林平之的言語，顯是對自己頗有疑忌，自己一直苦戀小師妹，林平之當然知道，他重傷之際，自己更不能介入其間，當即強行忍住，但已氣得全身發抖。

　　林平之冷笑道：「我說話不要臉？到底是誰不要臉了？」手指草棚之外，說道：「這姓余的矮子、姓木的駝子，他們想得我林家的辟邪劍法，便出手硬奪，害死我父親母親，雖然凶狠毒辣，也不失為江湖上惡漢光明磊落的行徑，哪像……哪像……」回身指向岳靈珊，續道：「哪像你的父親君子劍岳不群，卻以卑鄙奸猾的手段，來謀取我家的劍譜。」岳靈珊正扶著土牆，慢慢站起，聽他這麼說，身子一顫，復又坐倒，顫聲道：「哪……哪有此事？」

　　林平之冷笑道：「無恥賤人！你父女倆串謀好了，引我上鉤。華山派掌門的岳大小姐，下嫁我這窮途末路、無家可歸的小子，那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我林家的辟邪劍譜。劍譜既已騙到了手，還要我姓林的幹什麼？」

　　岳靈珊「啊」的一聲，哭了出來，哭道：「你……冤枉好人，我若有此意，教我……教我天誅地滅。」

　　林平之道：「你們暗中設下奸計，我初時蒙在鼓裡，毫不明白。此刻我雙眼盲了，反而更加看得清清楚楚。你父女倆若非有此存心，為什麼……為什麼……」

　　岳靈珊慢慢走到他身畔，說道：「你別胡思亂想，我對你的心，跟從前沒半點分別。」林平之哼了一聲。岳靈珊道：「咱們回去華山，好好的養傷。你眼睛好得了也罷，好不了也罷。我岳靈珊有三心兩意，教我……教我死得比這余滄海還慘。」林平之冷笑道：「也不知你心中又在打什麼鬼主意，來對我這等花言巧語。」岳靈珊不再理他，向盈盈道：「姊姊，我想跟你借一輛大車。」盈盈道：「自然可以。要不要請兩位恆山派的姊姊送你們一程？」岳靈珊不住嗚咽，道：「不……不用了，多……多謝。」盈盈拉過一輛車來，將騾子的韁繩和鞭子交在她手裡。岳靈珊扶著林平之的手臂，道：「上車罷！」林平之顯是極不願意，但雙目不能見物，實是寸步難行，遲疑了一會，終於躍入車中。岳靈珊咬牙跳上趕車的座位，向盈盈點了點頭示謝，鞭子一揮，趕車向西北行去，向令狐沖卻始終一眼不瞧。令狐沖目送大車越走越遠，心中一酸，眼淚便欲奪眶而出，心想：「林師弟雙目已盲，小師妹又受了傷。他二人無依無靠，漫漫長路，如何是好？倘若青城派弟子追來尋仇，怎生抵敵？」眼見青城群弟子裹了余滄海的屍身，放上馬背，向西南方行去，雖和林平之、岳靈珊所行方向相反，焉知他們行得十數里後，不會折而向北？又向林、岳夫婦趕去？再琢磨林平之和岳靈珊二人適才那一番話，只覺中間實藏著無數隱情，夫妻間的恩怨愛憎，雖非外人所得與聞，但林岳二人婚後定非和諧，當可斷言；想到小師妹青春年少，父母愛如掌珠，同門師兄弟對她無不敬重愛護，卻受林平之這等折辱，不自禁的流下淚來。當日眾人只行出十餘里，便在一所破祠堂中歇宿。令狐沖睡到半夜，好幾次均為噩夢所纏，昏昏沉沉中忽聽得一縷微聲鑽入耳中，有人在叫：「沖哥，沖哥！」令狐沖嗯了一聲，醒了過來，只聽得盈盈的聲音道：「你到外面來，我有話說。」令狐沖忙即坐起，走到祠堂外，只見盈盈坐在石級上，雙手支頤，望著白雲中半現的月亮。令狐沖走到她身邊，和她並肩而坐。夜深人靜，四下裡半點聲息也無。過了好一會，盈盈道：「你在掛念小師妹？」令狐沖道：「是。許多情由，令人好生難以明白。」盈盈道：「你擔心她受丈夫欺侮？」令狐沖歎了口氣，道：「他夫妻倆的事，旁人又怎管得了？」盈盈道：「你怕青城弟子趕去向他們生事？」令狐沖道：「青城弟子痛於師仇，又見到他夫妻已然受傷，趕去意圖加害，那也是情理之常。」盈盈道：「你怎地不設法前去相救？」令狐沖又歎了口氣，道：「聽林師弟的語氣，對我頗有疑忌之心。我雖好意援手，只怕更傷了他夫妻間的和氣。」盈盈道：「這是其一。你心中另有顧慮，生怕令我不快，是不是？」令狐沖點了點頭，伸出手去握住她左手，只覺她手掌甚涼，柔聲道：「盈盈，在這世上，我只有你一人，倘若你我之間也生了什麼嫌隙，那做人還有什麼意味？」盈盈緩緩將頭倚了過去，靠在他肩頭上，說道：「你心中既這樣想，你我之間，又怎會生什麼嫌隙？事不宜遲，咱們就追趕前去，別要為了避什麼嫌疑，致貽終生之恨。」令狐沖矍然而驚：「致貽終身之恨，致貽終生之恨！」似乎眼見數十名青城弟子正圍在林平之、岳靈珊所乘大車之旁，數十柄長劍正在向車中亂刺狠戳，不由得身子一顫。盈盈道：「我去叫醒儀和、儀清兩位姊姊，你吩咐她們自行先回恆山，咱們暗中護送你小師妹一程，再回白雲庵去。」儀和與儀清見令狐沖傷勢未癒，頗不放心，然見他心志已決，急於救人，也不便多勸，只得奉上一大包傷藥，送著他二人上車馳去。當令狐衝向儀和、儀清吩咐之時，盈盈站在一旁，轉過了頭，不敢向儀和、儀清瞧上一眼，心想自己和令狐沖孤男寡女，同車夜行，只怕為她二人所笑，直到騾車行出數里，這才吁了口氣，頰上紅潮漸退。

　　她辨明了道路，向西北而行，此去華山，只是一條官道，料想不會岔失。拉車的是匹健騾，腳程甚快，靜夜之中，只聽得車聲轔轔，蹄聲得得，更無別般聲息。

　　令狐沖心下好生感激，尋思：「她為了我，什麼都肯做。她明知我牽記小師妹，便和我同去保護。這等紅顏知己，令狐沖不知是前生幾世修來？」

　　盈盈趕著騾子，疾行數里，又緩了下來，說道：「咱們暗中保護你師妹、師弟。他們倘若遇上危難，咱們被迫出手，最好不讓他們知道。我看咱們還是易容改裝的為是。」令狐沖道：「正是。你還是扮成那個大鬍子罷！」盈盈搖搖頭道：「不行了。在封禪台側我現身扶你，你小師妹已瞧在眼裡了。」令狐沖道：「那改成什麼才好？」盈盈伸鞭指著前面一間農舍，說道：「我去偷幾件衣服來，咱二人扮成一……一……兩個鄉下兄妹罷。」她本想說「一對」，話到口邊，覺得不對，立即改為「兩個」。令狐衝自己聽了出來，知她最害羞，不敢隨便出言說笑，只微微一笑。盈盈正好轉過頭來，見到他的笑容，臉上一紅，問道：「有什麼好笑？」令狐沖微笑道：「沒什麼？我是在想，倘若這家鄉下人沒年輕女子，只是一位老太婆，一個小孩兒，那我又得叫你婆婆了。」盈盈噗哧一笑，記起當日和令狐沖初識，他一直叫自己婆婆，心中感到無限溫馨，躍下騾車，向那農舍奔去。令狐沖見她輕輕躍入牆中，跟著有犬吠之聲，但只叫得一聲，便沒了聲息，想是給盈盈一腳踢暈了。過了好一會，見她捧著一包衣物奔了出來，回到騾車之畔，臉上似笑非笑，神氣甚是古怪，突然將衣物往車中一拋，伏在車轅之上，哈哈大笑。令狐沖提起幾件衣服，月光下看得分明，竟然便是老農夫和老農婦的衣服，尤其那件農婦的衫子十分寬大，鑲著白底青花的花邊，式樣古老，並非年輕農家姑娘或媳婦的衣衫。這些衣物中還有男人的帽子，女裝的包頭，又有一根旱煙筒。盈盈笑道：「你是令狐半仙，猜到這鄉下人家有個婆婆，只可惜沒孩兒……」說到這裡便紅著臉住了口。令狐沖微笑道：「原來他們是兄妹二人，這兩兄妹當真要好，一個不娶，一個不嫁，活到七八十歲，還是住在一起。」盈盈笑著啐了一口，道：「你明知不是的。」令狐沖道：「不是兄妹麼？那可奇了。」盈盈忍不住好笑，當下在騾車之後，將老農婦的衫裙罩在衣衫之上，又將包頭包在自己頭頂，雙手在道旁抓些泥塵，抹在自己臉上，這才幫著令狐沖換上老農的衣衫。令狐沖和她臉頰相距不過數寸，但覺她吹氣如蘭，不由得心中一蕩，便想伸手摟住她親上一親，只是想到她為人極是端嚴，半點褻瀆不得，要是冒犯了她，惹她生氣，有何後果，那可難以料想，當即收攝心神，一動也不敢動。

　　他眼神突然顯得異樣、隨又莊重克制之態，盈盈都瞧得分明，微笑道：「乖孫子，婆婆這才疼你。」伸出手掌，將滿掌泥塵往他臉上抹去。令狐沖閉住眼，只感她掌心溫軟柔滑，在自己臉上輕輕的抹來抹去，說不出的舒服，只盼她永遠的這麼撫摸不休。過了一會，盈盈道：「好啦，黑夜之中，你小師妹一定認不出，只是小心別開口。」令狐沖道：「我頭頸中也得抹些塵土才是。」盈盈笑道：「誰瞧你頭頸了？」隨即會意，令狐沖是要自己伸手去撫摸他的頭頸，彎起中指，在他額頭輕輕打個爆栗，回身坐在車伕位上，一聲忽哨，趕騾便行，突然間忍不住好笑，越笑越響，竟然彎住了腰，身子難以坐直。

　　令狐沖微笑道：「你在那鄉下人家見到了什麼？」盈盈笑道：「不是見到了好笑的事。哪老公公和老婆婆是……是夫妻兩個……」令狐沖笑道：「原來不是兄妹，是夫妻兩個。」盈盈道：「你再跟我胡鬧，不說了。」令狐沖道：「好，他們不是夫妻，是兄妹。」

　　盈盈道：「你別打岔，成不成？我跳進牆去，一隻狗叫了起來，我便將狗子拍暈了。哪知這麼一叫，便將那老公公和老婆婆吵醒了。老婆婆說：『阿毛爹，別是黃鼠狼來偷雞。』老公公說：『老黑又不叫了，不會有黃鼠狼的。』老婆婆忽然笑了起來，說道：『只怕那黃鼠狼學你從前的死樣，半夜三更摸到我家裡來時，總帶一塊牛肉、騾肉來餵狗。』」令狐沖微笑道：「這老婆婆真壞，她繞著彎兒罵你是黃鼠狼。」他知盈盈是最靦腆，她說到那老農夫婦當年的私情，自己只有假裝不懂，她或許還會說下去，否則自己言語中只須帶上一點兒情意，她立時便住口了。

　　盈盈笑道：「那老婆婆是在說他們沒成親時的事……」說到這裡，挺腰一提韁繩，騾子又快跑起來。令狐沖道：「沒成親時怎樣啦？他們一定規矩得很，半夜三更就是一起坐在大車之中，也一定不敢抱一抱，親一親。」盈盈呸了一聲，不再說了。令狐沖道：「好妹子，親妹子，他們說些什麼，你說給我聽。」盈盈微笑不答。黑夜之中，但聽得騾子的四隻蹄子打在官道之上，清脆悅耳。令狐衝向外望去，月色如水，瀉在一條又寬又直的官道上，輕煙薄霧，籠罩在道旁樹梢，騾車緩緩駛入霧中，遠處景物便看不分明，盈盈的背脊也裹在一層薄霧之中。其時正當初春，野花香氣忽濃忽淡，微風拂面，說不出的歡暢。令狐沖久未飲酒，此刻情懷，卻正如微醺薄醉一般。盈盈臉上一直帶著微笑，她在回想那對老農夫婦的談話：老公公道：「那一晚屋裡半兩肉也沒有，只好到隔壁人家偷一隻雞殺了，拿到你家來餵你的狗。那隻狗叫什麼名字啊？」老婆婆道：「叫大花。」老公公道：「對啦，叫大花。它吃了半隻雞，乖乖的一聲不出，你爹爹、媽媽什麼也不知道。咱們的阿毛，就是這一晚有了的。」老婆婆道：「你就知道自己快活，也不理人家死活。後來我肚子大了，爹爹把我打得死去活來。」老公公道：「幸虧你肚子大了，否則的話，你爹怎肯把你嫁給我這窮小子？那時候哪，我巴不得你肚子快大！」老婆婆忽然發怒，罵道：「你這死鬼，原來你是故意的，你一直瞞著我，我……我決不能饒你。」老公公道：「別吵，別吵！阿毛也生了孩子啦，你還吵什麼？」

　　當下盈盈生怕令狐沖記掛，不敢多聽，偷了衣服物品便走，在桌上放了一大錠銀子。她輕手輕腳，這一對老夫婦一來年老遲鈍，二來說得興起，竟渾不知覺。

　　盈盈想著他二人的說話，突然間面紅過耳，慶幸好得是在黑夜之中，否則教令狐沖見到自己臉色，那真不用做人了。她不再催趕騾子，大車行得漸漸慢了，行了一程，轉了個彎，來到一座大湖之釁。湖旁都是垂柳，圓圓的月影倒映湖中，湖面水波微動，銀光閃閃。

　　盈盈輕聲問道：「沖哥，你睡著了嗎？」令狐沖道：「我睡著了，我正在做夢。」盈盈道：「你在做什麼夢？」令狐沖道：「我夢見帶了一大塊牛肉，摸到黑木崖上，去餵你家的狗。」盈盈笑道：「你人不正經，做的夢也不正經。」

　　兩人並肩坐在車中，望著湖水。令狐沖伸過右手，按在盈盈左手的手背上。盈盈的手微微一顫，卻不縮回。令狐沖心想：「若得永遠如此，不再見到武林中的腥風血雨，便是叫我做神仙，也沒這般快活。」

　　盈盈道：「你在想什麼？」令狐衝將適才心中所想說了出來。盈盈反轉左手，握住了他右手，說道：「沖哥，我真是快活。」令狐沖道：「我也是一樣。」盈盈道：「你率領群豪攻打少林寺，我雖然感激，可也沒此刻歡喜。倘若我是你的好朋友，陷身少林寺中，你為了江湖上的義氣，也會奮不顧身前來救我。可是這時候你只想到我，沒想到你小師妹……」她提到「你小師妹」四字，令狐沖全身一震，脫口而出：「啊喲，咱們快些趕去！」盈盈輕輕的道：「直到此刻我才相信，在你心中，你終於是念著我多些，念著你小師妹少些。」她輕拉韁繩，轉過騾頭，騾車從湖畔回上了大路，揚鞭一擊，騾子快跑起來。這一口氣直趕出了二十餘里，騾子腳力已疲，這才放緩腳步。轉了兩個彎，前面一望平陽，官道旁都種滿了高粱，溶溶月色之下，便似是一塊極大極大的綠綢，平鋪於大地。極目遠眺，忽見官道彼端有一輛大車似乎停著不動。令狐沖道：「這輛大車，好像就是林師弟他們的。」盈盈道：「咱們慢慢上去瞧瞧。」任由騾子緩步向前，與前車越來越近。行了一會，才察覺前車其實也在行進，只是行得慢極，又見騾子之旁另有一人步行，竟是林平之，趕車之人看背影便是岳靈珊。令狐沖好生詫異，伸出手去一勒韁繩，不令騾子向前，低聲道：「那是幹什麼？」盈盈道：「你在這裡等著，我過去瞧瞧。」若是趕車上前，立時便給對方發覺，須得施展輕功，暗中偷窺。令狐沖很想同去，但傷處未癒，輕功提不起來，只得點頭道：「好。」盈盈輕躍下車，鑽入了高梁叢中。高粱生得極密，一入其中，便在白天也看不到人影，只是其時高粱桿子尚矮，葉子也未茂密，不免露頭於外。她彎腰而行，辨明蹄聲的所在，趕上前去，在高粱叢中與岳靈珊的大車並肩而行。只聽得林平之說道：「我的劍譜早已盡數交給你爹爹了，自己沒私自留下一招半式，你又何必苦苦的跟著我？」岳靈珊道：「你老是疑心我爹爹圖你的劍譜，當真好沒來由。你憑良心說，你初入華山門下，那時又沒什麼劍譜，可是我早就跟你……跟你很好了，難道也是別有居心嗎？」林平之道：「我林家的辟邪劍法天下知名，余滄海、木高峰他們在我爹爹身上搜查不得，便來找我。我怎知你不是受了爹爹、媽媽的囑咐，故意來向我賣好？」岳靈珊嗚咽道：「你真要這麼想，我又有什麼法子？」林平之氣忿忿的道：「難道是我錯怪了你？這《辟邪劍譜》，你爹爹不是終於從我手中得去了嗎？誰都知道，要得《辟邪劍譜》，總須向我這姓林的小子身上打主意。余滄海、木高峰，哼哼，岳不群，有什麼分別了？只不過岳不群成則為王，余滄海、木高峰敗則為寇而已。」

　　岳靈珊怒道：「你如此損我爹爹，當我是什麼人了？若不是……若不是……哼哼……」

　　林平之站定了腳步，大聲道：「你要怎樣？若不是我瞎了眼，受了傷，你便要殺我，是不是？我一雙眼睛又不是今天才瞎的。」岳靈珊道：「原來你當初識得我，跟我要好，就是瞎了眼睛。」勒住韁繩，騾車停了下來。

　　林平之道：「正是！我怎知你如此深謀遠慮，為了一部《辟邪劍譜》，竟會到福州來開小酒店？青城派那姓余的小子欺侮你，其實你武功比他高得多，可是你假裝不會，引得我出手。哼，林平之，你這早瞎了眼睛的渾小子，憑這一手三腳貓的功夫，居然膽敢行俠仗義，打抱不平？你是爹娘的心肝肉兒，他們若不是有重大圖謀，怎肯讓你到外邊拋頭露面、幹這當壚賣酒的低三下四勾當？」

　　岳靈珊道：「爹爹本是派二師哥去福州的。是我想下山來玩兒，定要跟著二師哥去。」

　　林平之道：「你爹爹管治門人弟子如此嚴厲，倘若他認為不妥，便任你跪著哀求三日三夜，也決計不會准許。自然因為他信不過二師哥，這才派你在旁監視。」

　　岳靈珊默然，似乎覺得林平之的猜測，也非全然沒有道理，隔了一會，說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總之我到福州之前，從未聽見過《辟邪劍譜》四字。爹爹只說，大師哥打了青城弟子，雙方生了嫌隙，現下青城派人眾大舉東行，只怕於我派不利，因此派二師哥和我去暗中查察。」林平之歎了口氣，似乎心腸軟了下來，說道：「好罷，我便再信你一次。可是我已變成這個樣子，你跟著我又有什麼意思？你我僅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你還是處女之身，這就回頭……回頭到令狐沖那裡去罷！」

　　盈盈一聽到「你我僅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你還是處女之身。」這句話，不由得吃了一驚，心道：「那是什麼緣故？」隨即羞得滿面通紅，連脖子中也熱了，心想：「女孩兒家去偷聽人家夫妻的私話，已大大不該，卻又去想那是什麼緣故，真是……真是……」轉身便行，但只走得幾步，好奇心大盛，再也按捺不住，當即停步，側耳又聽，但心下害怕，不敢回到先前站立處，和林岳二人便相隔遠了些，但二人的話聲仍清晰入耳。只聽岳靈珊幽幽的道：「我只和你成親三日，便知你心中恨我極深，雖和我同房，卻不肯和我同床。你既然這般恨我，又何必……何必……娶我？」林平之歎了口氣，說道：「我沒恨你。」岳靈珊道：「你不恨我？那為什麼日間假情假意，對我親熱之極，一等晚上回到房中，連話也不跟我說一話？爸爸媽媽幾次三番查問你待我怎樣，我總是說你很好，很好，很好……哇……」說到這裡，突然縱聲大哭。

　　林平之一躍上車，雙手握住她肩膀，厲聲道：「你說你爹媽幾次三番的查問，要知道我待你怎樣，此話當真？」岳靈珊嗚咽道：「自然是真的，我騙你幹麼？」林平之問道：「明明我待你不好，從來沒跟你同床。那你又為什麼說很好？」岳靈珊泣道：「我既然嫁了你，便是你林家的人了。只盼你不久便回心轉意。我對你一片真心，我……我怎可編排自己夫君的不是？」林平之半晌不語，只是咬牙切齒，過了好一會，才慢慢的道：「哼，我只道你爹爹顧念著你，對我還算手下留情，豈知全仗你從中遮掩。你若不是這麼說，姓林的早就死在華山之巔了。」岳靈珊抽抽噎噎的道：「哪有此事？夫妻倆新婚，便有些小小不和，做岳父的豈能為此而將女婿殺了？」盈盈聽到這裡，慢慢向前走了幾步。

　　林平之恨恨的道：「他要殺我，不是為我待你不好，而是為我學了辟邪劍法。」岳靈珊道：「這件事我可真不明白了。你和爹爹這幾日來所使的劍法古怪之極，可是威力卻又強大無比。爹爹打敗左冷禪，奪得五嶽派掌門，你殺了余滄海、木高峰，難道……難道這當真便是辟邪劍法嗎？」

　　林平之道：「正是！這便是我福州林家的辟邪劍法！當年我曾祖遠圖公以這七十二路劍法威懾群邪，創下『福威鏢局』的基業，天下英雄，無不敬仰，便是由此。」他說到這件事時，聲音也響了起來，語音中充滿了得意之情。岳靈珊道：「可是，你一直沒跟我說已學會了這套劍法。」林平之道：「我怎麼敢說？令狐沖在福州搶到了那件袈裟，畢竟還是拿不去，只不過錄著劍譜的這件袈裟，卻落入了你爹爹手中……」岳靈珊尖聲叫道：「不，不會的！爹爹說，劍譜給大師哥拿了去，我曾求他還給你，他說什麼也不肯。」林平之哼的一聲冷笑。岳靈珊又道：「大師哥劍法厲害，連爹爹也敵他不過，難道他所使的不是辟邪劍法？不是從你家的《辟邪劍譜》學的？」林平之又是一聲冷笑，說道：「令狐沖雖然奸猾，但比起你爹爹來，可又差得遠了。再說，他的劍法亂七八糟，怎能和我家的辟邪劍法相比？在封禪台側比武，他連你也比不過，在你劍底受了重傷，哼哼，又怎能和我家的辟邪劍法相比？」岳靈珊低聲道：「他是故意讓我的。」林平之冷笑道：「他對你的情義可深著哪！」這句話盈盈倘若早一日聽見，雖然早知令狐沖比劍時故意容讓，仍會惱怒之極，可是今宵兩人良夜同車，湖畔清談，已然心意相照，她心中反而感到一陣甜意：「他從前確是對你很好，可是現下卻待我好得多了。這可怪不得他，不是他對你變心，實在是你欺侮得他太也狠了。」

　　岳靈珊道：「原來大師哥所使的不是辟邪劍法，那為什麼爹爹一直怪他偷了你家的《辟邪劍譜》？那日爹爹將他逐出華山門牆，宣佈他罪名之時，那也是一條大罪。這麼說來，我……我可錯怪他了。」林平之冷笑道：「有什麼錯怪？令狐沖又不是不想奪我的劍譜，實則他確已奪去了。只不過強盜遇著賊爺爺，他重傷之後，暈了過去，你爹爹從他身上搜了出來，乘機賴他偷了去，以便掩人耳目，這叫做賊喊捉賊……」岳靈珊怒道：「什麼賊不賊的，說得這麼難聽！」林平之道：「你爹爹做這種事，就不難聽？他做得，我便說不得？」岳靈珊歎了口氣，說道：「那日在向陽巷中，這件袈裟是給嵩山派的壞人奪了去的。大師哥殺了這二人，將袈裟奪回，未必是想據為己有。大師哥氣量大得很，從小就不貪圖旁人的物事。爹爹說他取了你的劍譜，我一直有些懷疑，只是爹爹既這麼說，又見大師哥劍法突然大進，連爹爹也及不上，這才不由得不信。」盈盈心道：「你能說這幾句話，不枉了沖郎愛你一場。」

　　林平之冷笑道：「他這麼好，你為什麼又不跟他去？」岳靈珊道：「平弟，你到此刻，還是不明白我的心。大師哥和我從小一塊兒長大，在我心中，他便是我的親哥哥一般。我對他敬重親愛，只當他是兄長，從來沒當他是情郎。自從你來到華山之後，我跟你說不出的投緣，只覺一刻不見，心中也是拋不開，放不下，我對你的心意，永永遠遠也不會變。」林平之道：「你和你爹爹原有些不同，你……你更像你媽媽。」語氣轉為柔和，顯然對岳靈珊的一片真情，心中也頗為感動。兩人半晌不語，過了一會，岳靈珊道：「平弟，你對我爹爹成見很深，你們二人今後在一起也不易和好的了。我是嫁雞……我……我總之是跟定了你。咱們還是遠走高飛，找個隱僻的所在，快快活活過日子。」

　　林平之冷笑道：「你倒想得挺美。我這一殺余滄海、木高峰，已鬧得天下皆知，你爹爹自然知道我已學了辟邪劍法，他又怎能容得我活在世上？」

　　岳靈珊歎道：「你說我爹爹謀你的劍譜，事實俱在，我也不能為他辯白。但你口口聲聲說，為了你學過辟邪劍法，他定要殺你，天下焉有是理？《辟邪劍譜》本是你家之物，你學這劍法，乃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我爹爹就算再不通情理，也決不能為此殺你。」林平之道：「你這麼說，只因為你既不明白你爹爹為人，也不明白這《辟邪劍譜》到底是什麼東西。」岳靈珊道：「我雖對你死心塌地，可是對你的心，我實在也不明白。」林平之道：「是了，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你何必要明白？」說到這裡，語氣又暴躁起來。岳靈珊不敢再跟他多說，道：「嗯，咱們走罷！」林平之道：「上哪裡去？」岳靈珊道：「你愛去哪裡，我也去哪裡。天涯海角，總是和你在一起。」林平之道：「你這話當真？將來不論如何，可都不要後悔。」岳靈珊道：「我決心和你好，決意嫁你，早就打定了一輩子的主意，哪裡還會後悔？你的眼睛受傷，又不是一定治不好，就算真的難以復元，我也是永遠陪著你，服侍你，直到我倆一起死了。」

　　這番話情意真摯，盈盈在高粱叢中聽著，不禁心中感動。林平之哼了一聲，似乎仍是不信。岳靈珊輕聲說道：「平弟，你心中仍然疑我。我……我……今晚什麼都交了給你，你……你總信得過我了罷。我倆今晚在這裡洞房花燭，做真正的夫妻，從今而後，做……真正的夫妻……」她聲音越說越低，到後來已幾不可聞。盈盈又是一陣奇窘，心想：「到了這時候，我再聽下去，以後還能做人嗎？」當即緩步移開，暗罵：「這岳姑娘真不要臉！在這陽關大道之上，怎能……怎能……呸！」猛聽得林平之一聲大叫，聲音甚是淒厲，跟著喝道：「滾開！別過來！」盈盈大吃一驚，心道：「幹什麼了？為什麼這姓林的這麼凶？」跟著便聽得岳靈珊哭了出來。林平之喝道：「走開，走開！快走得遠遠的，我寧可給你父親殺了，不要你跟著我。」岳靈珊哭道：「你這樣輕賤於我……到底……到底我做錯了什麼……」林平之道：「我……我……」頓了一頓，又道：「你……你……」但又住口不說。

　　岳靈珊道：「你心中有什麼話，儘管說個明白。倘若真是我錯了，即或是你怪我爹爹，不肯原諒，你明白說一句，也不用你動手，我立即橫劍自刎。刷的一聲響，拔劍出鞘。盈盈心道：「她這可要給林平之逼死了，非救她不可！」快步走回，離大車甚近，以便搶救。

　　林平之又道：「我……我……」過了一會，長歎一聲，說道：「這不是你的錯，是我自己不好。」岳靈珊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又羞又急，又是氣苦。林平之道：「好，我跟你說了便是。」岳靈珊泣道：「你打我也好，殺我也好，就別這樣教人家不明不白。」林平之道：「你既對我並非假意，我也就明白跟你說了，好教你從此死了這心。」岳靈珊道：「為什麼？」林平之道：「為什麼？我林家的辟邪劍法，在武林中向來大大有名。余滄海和你爹爹都是一派掌門，自身原以劍法見長，卻也要千方百計的來謀我家的劍譜。可是我爹爹的武功卻何以如此不濟？他任人欺凌，全無反抗之能，那又為什麼？」岳靈珊道：「或者因為公公他老人家天性不宜習武，又或者自幼體弱。武林世家的子弟，也未必個個武功高強的。」林平之道：「不對。我爹爹就算劍法不行，也不過是學得不到家，內功根底淺，劍法造詣差。可是他所教我的辟邪劍法，壓根兒就是錯的，從頭至尾，就不是那一回事。」岳靈珊沉吟道：「這……這可就奇怪得很了。」

　　林平之道：「其實說穿了也不奇怪。你可知我曾祖遠圖公，本來是什麼人？」岳靈珊道：「不知道。」林平之道：「他本來是個和尚。」岳靈珊道：「原來是出家人。有些武林英雄，在江湖上創下了轟轟烈烈的事業，臨到老來看破世情，出家為僧，也是有的。」林平之道：「不是。我曾祖不是老了才出家，他是先做和尚，後來再還俗的。」岳靈珊道：「英雄豪傑，少年時做過和尚，也不是沒有。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小時候便曾在皇覺寺出家為僧。」

　　盈盈心想：「岳姑娘知道丈夫心胸狹窄，不但沒一句話敢得罪他，還不住口的寬慰。」

　　只聽岳靈珊又道：「咱們曾祖遠圖公少年時曾出過家，想必是公公對你說的。」林平之道：「我爹爹從未說過，恐怕他也不會知道。我家向陽巷老宅的那座佛堂，那一晚我和你一起去過。」岳靈珊道：「是。」林平之道：「這《辟邪劍譜》為什麼抄錄在一件袈裟上？只因為他本來是和尚，見到劍譜之後，偷偷的抄在袈裟上，盜了出來。他還俗之後，在家中起了一座佛堂，沒敢忘了禮敬菩薩。」岳靈珊道：「你的推想很有道理。可是，也說不定是有一位高僧，將劍譜傳給了遠圖公，這套劍譜本來就是寫在袈裟上的。遠圖公得到這套劍譜，手段本就光明正大。」林平之道：「不是的。」岳靈珊道：「你既這麼推測，想必不錯。」林平之道：「不是我推測，是遠圖公親筆寫在袈裟上的。」岳靈珊道：「啊，原來如此。」林平之道：「他在劍譜之末註明，他原在寺中為僧，以特殊機緣，從旁人口中聞此劍譜，錄於袈裟之上。他鄭重告誡，這門劍法太過陰損毒辣，修習者必會斷子絕孫。尼僧習之，已然甚不相宜，大傷佛家慈悲之意，俗家人更萬萬不可研習。」岳靈珊道：「可是他自己竟又學了。」林平之道：「當時我也如你這麼想，這劍法就算太過毒辣，不宜修習，可是遠圖公習了之後，還不是一般的娶妻生子，傳種接代？」岳靈珊道：「是啊。不過也可能是他先娶妻生子，後來再學劍法。」

　　林平之道：「決計不是。天下習武之人，任你如何英雄了得，定力如何高強，一見到這劍譜，決不可能不會依法試演一招。試了第一招之後，決不會不試第二招；試了第二招後，更不會不試第三招。不見劍譜則已，一見之下，定然著迷，再也難以自拔，非從頭至尾修習不可。就算明知將有極大禍患，那也是一切都置之腦後了。」

　　盈盈聽到這裡，心想：「爹爹曾道，這《辟邪劍譜》，其實和我教的《葵花寶典》同出一源，基本原理並無二致，無怪岳不群和這林平之的劍法，竟然和東方不敗如此近似。」又想：「爹爹說道，《葵花寶典》上的功夫習之有損無益。他知道學武之人一見到內容精深的武學秘籍，縱然明知習之有害，卻也會陷溺其中，難以自拔。他根本自始就不翻看寶典，那自是最明智的上上之策。」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那他為什麼傳給了東方不敗？」想到這一節，自然而然的就會推斷：「原來當時爹爹已瞧出東方不敗包藏禍心，傳他寶典是有意陷害於他。向叔叔卻還道爹爹顢頇懵憧，給東方不敗蒙在鼓裡，空自著急。其實以爹爹如此精明厲害之人，怎會長期的如此糊塗？只不過人算不如天算，東方不敗竟然先下手為強，將爹爹捉了起來，囚入西湖湖底。總算他心地還不是壞得到家，倘若那時竟將爹爹一刀殺了，或者吩咐不給飲食，爹爹哪裡還有報仇雪恨的機會？其實我們能殺了東方不敗，那也是僥倖之極的事，若無沖郎在旁援手，爹爹、向叔叔、上官雲和我四人，一上來就給東方不敗殺了。又若無楊蓮亭在旁亂他心神，東方不敗仍是不敗。」想到這裡，不由得覺得東方不敗有些可憐，又想：「他囚禁了我爹爹之後，待我著實不薄，禮數周到。我在日月神教之中，便和公主娘娘無異。今日我親生爹爹身為教主，我反無昔時的權柄風光。唉，我今日已有了沖郎，還要那些勞什子的權柄風光幹什麼？」回思往事，想到父親的心計深沉，不由得暗暗心驚：「直到今天，爹爹還是沒答允將散功的法門傳授沖郎。沖郎體內積貯了別人的異種真氣，不加發散，禍胎越結越巨，遲早必生大患。爹爹說道，只須他入了我教，不但立即傳他此術，還宣示教眾，立他為教主的承繼之人，可是沖郎偏偏不肯低頭屈從，當真是為難得很。」一時喜，一時憂，悄立於高粱叢中，雖說是思潮雜沓，但想來想去，總是歸結在令狐沖身上。這時林平之和岳靈珊也是默默無言。過了好一會，聽得林平之說道：「遠圖公一見劍譜之後，當然立即就練。」岳靈珊道：「這套劍法就算真有禍患，也決不會立即發作，總是在練了十年八年之後，才有不良後果。遠圖公娶妻生子，自是在禍患發作之前的事了。」林平之道：「不……是……的。」這三個字拖得很長，可是語意中並無絲毫猶疑，頓了一頓，道：「我初時也如你這般想，只過得幾天，便知不然。我爺爺決不能是遠圖公的親生兒子，多半是遠圖公領養的。遠圖公娶妻生子，只是為了掩人耳目。」

　　岳靈珊「啊」的一聲，顫聲道：「掩人耳目？那……那為了什麼？」林平之哼了一聲不答，過了一會，說道：「我見到劍譜之時，和你好事已近。我幾次三番想要等到和你成親之後，真正做了夫妻，這才起始練劍。可是劍譜中所載的招式法門，非任何習武之人所能抗拒。我終於……我終於……自宮習劍……」岳靈珊失聲道：「你……你自……自宮練劍？」林平之陰森森的道：「正是。這辟邪劍譜的第一道法訣，便是：『武林稱雄，揮劍自宮』。」岳靈珊道：「那……那為什麼？」林平之道：「練這辟邪劍法，自練內功入手。若不自宮，一練之下，立即慾火如焚，登時走火入魔，僵癱而死。」岳靈珊道：「原來如此。」語音如蚊，幾不可聞。

　　盈盈心中也道：「原來如此！」這時她才明白，為什麼東方不敗一代梟雄，武功無故於天下，卻身穿婦人裝束，拈針繡花，而對楊蓮亭這樣一個虯髯魁梧、俗不可耐的臭男人，卻又如此著迷，原來為了練這邪門武功，他已成了不男不女之身。只聽得岳靈珊輕輕啜泣，說道：「當年遠圖公假裝娶妻生子，是為了掩人耳目，你……你也是……」林平之道：「不錯，我自宮之後，仍和你成親，也是掩人耳目，不過只是要掩你爹爹一人的耳目。」岳靈珊嗚嗚咽咽的只是低泣。林平之道：「我一切都跟你說了，你痛恨我入骨，這就走罷。」岳靈珊哽咽道：「我不恨你，你是為情勢所逼，無可奈何。我只恨……只恨當年寫下那《辟邪劍譜》之人，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害人。」林平之嘿嘿一笑，說道：「這位前輩英雄，是個太監。」岳靈珊「嗯」了一聲，說道：「然則……然則我爹爹……也是……也是像你這樣……」林平之道：「既練此劍法，又怎能例外？你爹爹身為一派掌門，倘若有人知道他揮劍自宮，傳將出去，豈不是貽笑江湖？因此他如知我習過這門劍法，非殺我不可。他幾次三番查問我對你如何，便是要確知我有無自宮。假如當時你稍有怨懟之情，我這條命早已不保了。」岳靈珊道：「現下他是知道了。」林平之道：「我殺余滄海，殺木高峰，數日之內，便將傳遍武林，天下皆知。」言下甚是得意。岳靈珊道：「照這麼說，只怕……只怕我爹爹真的放你不過，咱們到哪裡去躲避才好？」

　　林平之奇道：「咱們？你既已知道我這樣了，還願跟著我？」岳靈珊道：「這個自然。平弟，我對你一片心意，始終……始終如一。你的身世甚是可憐……」她一句話沒說完，突然「啊」的一聲叫，躍下車來，似是給林平之推了下來。只聽得林平之怒道：「我不要你可憐，誰要你可憐了？林平之劍術已成，什麼也不怕。等我眼睛好了以後，林平之雄霸天下，什麼岳不群、令狐沖，什麼方證和尚、沖虛道士，都不是我的對手。」盈盈心下暗怒：「等你眼睛好了？哼，你的眼睛好得了嗎？」對林平之遭際不幸，她本來頗有惻然之意，待聽到他對妻子這等無情無義，又這等狂妄自大，不禁頗為不齒。岳靈珊歎了口氣，道：「你總得先找個地方，暫避一時，將眼睛養好了再說。」林平之道：「我自有對付你爹的法子。」岳靈珊道：「這件事既然說來難聽，你自然不會說，爹爹也不用擔心你。」林平之冷笑道：「哼，對你爹爹的為人，我可比你明白得多了。明天我一見到有人，立即便說及此事。」岳靈珊急道：「那又何必？你這不是……」林平之道：「何必？這是我保命全身的法門。我逢人便說，不久自然傳入你爹爹耳中。岳不群既知我已然說了出來，便不能再殺我滅口，他反而要千方百計的保全我性命。」岳靈珊道：「你的想法真是希奇。」林平之道：「有什麼希奇？你爹爹是否自宮，一眼是瞧不出來的。他鬍子落了，大可用漆粘上去，旁人不免將信將疑。但若我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人人都會說是岳不群所殺，這叫做欲蓋彌彰。」岳靈珊歎了口氣，默不作聲。盈盈尋思：「林平之這人心思甚是機敏，這一著委實厲害。岳站娘夾在中間，可為難得很了。這麼一來，她父親不免聲名掃地，但如設法阻止，卻又危及丈夫性命。」林平之道：「我縱然雙眼從此不能見物，但父母大仇得報，一生也決不後悔。當日令狐沖傳我爹爹遺言，說向陽巷老宅中祖宗的遺物，千萬不可翻看，這是曾祖傳下來的遺訓。現下我是細看過了，雖然沒遵照祖訓，卻報了父母之仇。若非如此，旁人都道我林家的辟邪劍法浪得虛名，福威鏢局歷代總鏢頭都是欺世盜名之徒。」

　　岳靈珊道：「當時爹爹和你都疑心大師哥，說他受了你林家的《辟邪劍譜》，說他捏造公公的遺言……」林平之道：「就算是我錯怪了他，卻又怎地？當時連你自己，也不是一樣的疑心？」岳靈珊輕輕歎息一聲，說道：「你和大師哥相識未久，如此疑心，也是人情之常。可是爹爹和我，卻不該疑他。世上真正信得過他的，只有媽媽一人。」

　　盈盈心道：「誰說只有你媽媽一人？」

　　林平之冷笑道：「你娘也真喜歡令狐沖。為了這小子，你父母不知口角了多少次。」岳靈珊訝道：「我爹爹媽媽為了大師哥口角？我爹媽是從來不口角的，你怎麼知道？」林平之冷笑道：「從來不口角？那只是裝給外人看看而已。連這種事，岳不群也戴起偽君子的假面具。我親耳聽得清清楚楚，難道會假？」岳靈珊道：「我不是說假，只是十分奇怪。怎麼我沒聽到，你聽到了？」林平之道：「現下說與你知，也不相干。那日在福州，嵩山派的兩人搶了那袈裟去。那兩人給令狐衝殺死，袈裟自然是令狐沖得去了。可是當他身受重傷、昏迷不醒之際，我搜他身上，袈裟卻已不知去向。」岳靈珊道：「原來在福州城中，你已搜過大師哥身上。」林平之道：「正是，哪又怎樣？」岳靈珊道：「沒什麼？」

　　盈盈心想：「岳姑娘反後跟著這奸狡凶險、暴躁乖戾的小子，這一輩子，苦頭可有得吃了。」忽然又想：「我在這裡這麼久了，沖郎一定掛念。」側耳傾聽，不聞有何聲息，料想他定當平安無事。只聽林平之續道：「袈裟既不在令狐沖身上，定是給你爹娘取了去。從福州回到華山，我潛心默察，你爹爹掩飾得也真好，竟半點端倪也瞧不出來，你爹爹那時得了病，當然，誰也不知道他是一見袈裟上的《辟邪劍譜》之後，立即便自宮練劍。旅途之中眾人聚居，我不敢去窺探你父母的動靜，一回華山，我每晚都躲在你爹娘臥室之側的懸崖上，要從他們的談話之中，查知劍譜的所在。」岳靈珊道：「你每天晚上都躲在那懸崖上？」林平之道：「正是。」岳靈珊又重複問了一句：「每天晚上？」盈盈聽不到林平之的回答，想來他是點了點頭。只聽得岳靈珊歎道：「你真有毅力。」林平之道：「為報大仇，不得不然。」岳靈珊低低應了聲：「是。」

　　只聽林平之道：「我接連聽了十幾晚，都沒聽到什麼異狀。有一天晚上，聽得你媽媽說道：『師哥，我覺得你近來神色不對，是不是練那紫霞神功有些兒麻煩？可別太求精進，惹出亂子來。』你爹笑了一聲，說道：『沒有啊，練功順利得很。』你媽道：『你別瞞我，為什麼你近來說話的嗓子變了，又尖又高，倒像女人似的。』你爹道：『胡說八道！我說話向來就是這樣的。』我聽得他說這句話，嗓聲就尖得很，確像是個女子在大發脾氣。你媽道：『還說沒變？你一生之中，就從來沒對我這樣說過話。我倆夫婦多年，你心中有什麼解不開的事，何以瞞我？』你爹道：『有什麼解不開的事？嗯，嵩山之會不遠，左冷禪意圖吞併四派，其心昭然若揭。我為此煩心，那也是有的。』你媽道：『我看還不止於此。』你爹又生氣了，尖聲道：『你便是瞎疑心，此外更有什麼？』你媽道：『我說了出來，你可別發火。我知道你是冤枉了沖兒。』你爹道：『沖兒？他和魔教中人來往，和魔教那個姓任的姑娘結下私情，天下皆知，有什麼冤枉他的？』」盈盈聽他轉述岳不群之言，提到自己，更有「結下私情，天下皆知」八字，臉上微微一熱，但隨即心中湧起一股柔情。只聽林平之續道：「你媽說道：『他和魔教中人結交，自是沒冤枉他。我說你冤枉他偷了平兒的《辟邪劍譜》。』你爹道：『難道劍譜不是他偷的？他劍術突飛猛進，比你比我還要高明，你又不是沒見過？』你媽道：『那定是他另有際遇。我斷定他決計沒拿辟邪劍譜。沖兒任性胡鬧，不聽你我的教訓，那是有的。但他自小光明磊落，決不做偷偷摸摸的事。自從珊兒跟平兒要好，將他撇下之後，他這等傲性之人，便是平兒雙手將劍譜奉送給他，他也決計不收。』」

　　盈盈聽到這裡，心中說不出的歡喜，真盼立時便能摟住了岳夫人，好好感謝她一番，心想不枉你將沖郎從小撫養長大，華山全派，只有你一人，才真正明白他的為人；又想單憑她這幾句話，他日若有機緣，便須好好報答她才是。林平之續道：「你爹哼了一聲，道：『你這麼說，咱們將令狐沖這小子逐出門牆，你倒似好生後悔。』你媽道：『他犯了門規，你執行祖訓，清理門戶，無人可以非議。但你說他結交左道，罪名已經夠了，何必再冤枉他偷盜劍譜？其實你比我還明白得多。你明知他沒拿平兒的《辟邪劍譜》。』你爹叫了起來：『我怎麼知道？我怎麼知道？』」

　　林平之的聲音也是既高且銳，倣傚岳不群尖聲怒叫，靜夜之中，有如厲梟夜啼，盈盈不由得毛骨悚然。隔了一會，才聽他續道：「你媽媽緩緩的道：『你自然知道，只因為這部劍譜，是你取了去的。』你爹怒聲吼叫：『你……你說……是我……』但只說了幾個字，突然住口。你媽聲音十分平靜，說道：『那日沖兒受傷昏迷，我替他止血治傷之時，見到他身上有件袈裟，寫滿了字，似乎是劍法之類。第二次替他換藥，那件袈裟已經不見了，其時沖兒仍然昏迷未醒。這段時候之中，除了你我二人，並無別人進房。這件袈裟可不是我拿的。』」岳靈珊哽咽道：「我爹爹……我爹爹……」林平之道：「你爹幾次插口說話，但均只含糊不清的說了一兩個字，便沒再說下去。你媽媽語聲漸轉柔和，說道：『師哥，我華山一派的劍術，自有獨到的造詣，紫霞神功的氣功更是不凡，以此與人爭雄，自亦足以樹名聲於江湖，原不必再去另學別派劍術。只是近來左冷禪野心大熾，圖並四派。華山一派在你手中，說什麼也不能淪亡於他手中。咱們聯絡泰山、恆山、衡山三派，到時以四派鬥他一派，我看還是佔了六成贏面。就算真的不勝，大夥兒轟轟烈烈的劇鬥一場，將性命送在嵩山，也就是了，到了九泉之下，也不致愧對華山派的列祖列宗。』」盈盈聽到這裡，心下暗讚：「這位岳夫人確是女中鬚眉，比她丈夫可有骨氣得多了。」

　　只聽岳靈珊道：「我媽這幾句話，可挺有道理呀。」林平之冷笑道：「可是其時你爹爹已拿了我的劍譜，早已開始修習，哪裡還肯聽師娘的勸？」他突然稱一句「師娘」，足見在他心中，對岳夫人還是不失敬意，繼續道：「你爹爹那時說道：『你這話當真是婦人之見。逞這等匹夫之勇，徒然送了性命，華山派還是給左冷禪吞了，死了之後，未必就有臉面去見華山派列祖列宗。』你媽半晌不語，歎道：『你苦心焦慮，為了保全本派，有些事我也不能怪你。只是……只是那辟邪劍法練之有損無益，否則的話，為什麼林家子孫都不學這劍法，以致被人家逼得走投無路？我勸你還是懸崖勒馬，及早別學了罷？』你爹爹大聲道：『你怎知我在學辟邪劍法？你……你……在偷看我嗎？』你媽道：『我又何必偷看這才知道？』你爹大聲道：『你說，你說！』他說得聲嘶力竭，話音雖響，卻顯得頗為氣餒。「你媽道：『你說話的聲音，就已經全然變了，人人都聽得出來，難道你自己反而不覺得？』你爹還在強辯：『我向來便是如此。』你媽道：『每天早晨，你被窩裡總是落下了許多鬍鬚……』你爹尖叫一聲：『你瞧見了？』語音甚是驚怖。你媽歎道：『我早瞧見了，一直不說。你粘的假須，能瞞過旁人，卻怎瞞得過和你做了幾十年夫妻的枕邊之人？』你爹見事已敗露，無可再辯，隔了良久，問道：『旁人還有誰知道了？』你媽道：『沒有。』你爹問：『珊兒呢？』你媽道：『她不會知道的。』你爹道：『平之自然也不知了？』你媽道：『不知。』你爹道：『好，我聽你的勸，這件袈裟，明兒咱們就設法交給平之，再慢慢想法替令狐沖洗刷清白。這路劍法，我今後也不練了。』你媽十分歡喜，說道：『那當真再好也沒有。不過這劍譜於人有損，豈可讓平兒見到？還是毀去了的為是。』」岳靈珊道：「爹爹當然不肯答允了。要是他肯毀去了劍譜，一切都不會是這個樣子。」

　　林平之道：「你猜錯了。你爹爹當時說道：『很好，我立即毀去劍譜！』我大吃一驚，便想出聲阻止，劍譜是我林家之物，管他有益有害，你爹爹可無權毀去。便在此時，只聽得窗子呀的一聲打開，我急忙縮頭，眼前紅光一閃，那件袈裟飄將下來，跟著窗子又即關上。眼看那袈裟從我身旁飄過，我伸手一抓，差了數尺，沒能抓到。其時我只知父母之仇是否能報，繫於是否能抓到袈裟，全將生死置之度外，我右手搭在崖上，左腳拚命向外一勾，只覺腳尖似乎碰到了袈裟，立即縮將回來，當真幸運得緊，竟將那袈裟勾到了，沒落入天聲峽下的萬仞深淵中。」

　　盈盈聽他說得驚險，心想：「你若沒能將袈裟勾到，那才真是幸運得緊呢。」岳靈珊道：「媽媽只道爹爹將劍譜擲入了天聲峽中，其實爹爹早將劍法記熟，袈裟於他已然無用，卻讓你因此而學得了劍法，是不是？」林平之道：「正是。」

　　岳靈珊道：「那是天意如此。冥冥之中，老天爺一切早有安排，要你由此而報公公、婆婆的大仇。那……那……那也很好。」林平之道：「可是有一件事，我這幾天來幾乎想破了頭，也是難以明白。為什麼左冷禪也會使辟邪劍法？」岳靈珊「嗯」了一聲，語音冷漠，顯然對左冷禪會不會使辟邪劍法，全然沒放在心上。林平之道：「你沒學過這路劍法，不知其中的奧妙所在。那一日左冷禪與你爹爹在封禪台上大戰，鬥到最後，兩人使的全是辟邪劍法。只不過左冷禪的劍法全然似是而非，每一招都似故意要輸給你爹爹，總算他劍術根底奇高，每逢極險之處，急變劍招，才得避過，但後來終於給你爹爹刺瞎了雙眼。倘若……嗯……倘若他使嵩山劍法，被你爹爹以辟邪劍法所敗，那並不希奇。辟邪劍法無敵於天下，原非嵩山劍法之所能匹敵。左冷禪沒有自宮，練不成真正的辟邪劍法，那也不奇。我想不通的是，左冷禪這辟邪劍法卻是從哪裡學來的，為什麼又學得似是而非？」他最後這幾句話說得遲疑不定，顯是在潛心思索。

　　盈盈心想：「沒有什麼可聽的了。左冷禪的辟邪劍法，多半是從我教偷學去的。他只學了些招式，卻不懂這無恥的法門。東方不敗的辟邪劍法比岳不群還厲害得多。你若見了，管教你就有三個腦袋，一起都想破了，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她正欲悄悄退開，忽聽得遠處馬蹄聲響，二十餘騎在官道上急馳而來。

## 第36章　傷逝

　　盈盈生怕令狐沖有失，急展輕功，趕到大車旁，說道：「沖哥，有人來了！」令狐沖笑道：「你又在偷聽人家殺雞餵狗了，是不是？怎地聽了這麼久？」盈盈呸了一聲，想到剛才岳靈珊確是便要在那大車之中，和林平之「做真正夫妻」，不由得滿臉發燒，說道：「他們……他們在說修習……修習辟邪劍法的事。」令狐沖道：「你說話吞吞吐吐，一定另有古怪，快上車來，說給我聽，不許隱瞞抵賴。」盈盈道：「不上來！好沒正經。」令狐沖笑道：「怎麼好沒正經？」盈盈道：「不知道！」這時蹄聲更加近了，盈盈道：「聽人數是青城派沒死完的弟子，果真是跟著報仇來啦！」令狐沖坐起身來，說道：「咱們慢慢過去，時候也差不多了。」盈盈道：「是。」她知令狐沖對岳靈珊關心之極，既有敵人來襲，他受傷再重，也是非過去援手不可，何況任由他一人留在車中，自己出手救人，也不放心，當下扶著他跨下車來。令狐沖左足踏地，傷口微覺疼痛，身子一側，碰了碰車轅。拉車的騾子一直悄無聲息，大車一動，只道是趕它行走，頭一昂，便欲嘶叫。盈盈短劍一揮，一劍將騾頭切斷，乾淨利落之極。令狐沖輕聲讚道：「好！」他不是讚她劍法快捷，以她這等武功，快劍一揮，騾頭便落，毫不希奇，難得的是當機立斷，竟不讓騾子發出半點聲息。至於以後如何拉車，如何趕路，那是另一回事了。

　　令狐沖走了幾步，聽得來騎蹄聲又近了些，當即加快步子。盈盈尋思：「他要搶在敵人頭裡，走得快了，不免牽動傷口。我如伸手抱他負他，豈不羞人？」輕輕一笑，說道：「沖哥，可要得罪了。」不等令狐衝回答，右手抓住他背後腰帶，左手抓住他衣領，將他身子提了起來，展開輕功，從高粱叢中疾行而前。令狐沖又是感激，又是好笑，心想自己堂堂恆山派掌門，給她這等如提嬰兒般抓在手裡，倘若教人見了，當真顏面無存，但若非如此，只怕給青城派人眾先到，小師妹立遭凶險，她此舉顯然是深體自己心意。

　　盈盈奔出數十步，來騎馬蹄聲又近了許多。她轉頭望去，只見黑暗中一列火把高舉，沿著大道馳來，說道：「這些人膽子不小，竟點了火把追人。」令狐沖道：「他們拚死一擊，什麼都不顧了，啊喲，不好！」盈盈也即想起，說道：「青城派要放火燒車。」令狐沖道：「咱們上去截住了，不讓他們過來。」盈盈道：「不用心急，要救兩個人，總還辦得到。」令狐沖知她武功了得，青城派中余滄海已死，餘人殊不足道，當下也放寬了心。盈盈抓著令狐沖，走到離岳靈珊大車的數丈處，扶他在高粱叢中坐好，低聲道：「你安安穩穩的坐著別動。」只聽得岳靈珊在車中說道：「敵人快到了，果然是青城派的鼠輩。」林平之道：「你怎知道？」岳靈珊道：「他們欺我夫妻受傷，竟人人手執火把追來，哼，肆無忌憚之極。」林平之道：「人人手執火把？」岳靈珊道：「正是。」林平之多歷患難，心思縝密，可比岳靈珊機靈得多，忙道：「快下車，鼠輩要放火燒車！」岳靈珊一想不錯，道：「是！否則要這許多火把幹什麼？」一躍下車，伸手握住林平之的手。林平之跟著也躍了下來。兩人走出數丈，伏在高粱叢中，與令狐沖、盈盈兩人所伏處相距不遠。蹄聲震耳，青城派眾人馳近大車，先截住了去路，將大車團團圍住。一人叫道：「林平之，你這狗賊，做烏龜麼？怎地不伸出頭來？」眾人聽得車中寂靜無聲，有人道：「只怕是下車逃走了。」只見一個火把劃過黑暗，擲向大車。忽然車中伸出一隻手來，接住了火把，反擲出來。青城眾人大嘩，叫道：「狗賊在車裡！

　　狗賊在車裡！」車中突然有人伸手出來，接住火把反擲，令狐沖和盈盈自是大出意料之外，想不到大車之中另有強援。岳靈珊卻更大吃一驚，她和林平之說了這許久話，全沒想到車中竟有旁人，眼見這人擲出火把，手勢極勁，武功顯是頗高。青城弟子擲出八個火把，那人一一接住，一一還擲，雖然沒傷到人，餘下青城弟子卻也不再投擲火把，只遠遠圍著大車，齊聲吶喊。火光下人人瞧得明白，那隻手乾枯焦黃，青筋突起，是老年人之手。有人叫道：「不是林平之！」另有人道：「也不是他老婆。」有人叫道：「龜兒子不敢下車，多半也受了傷。」眾人猶豫半晌，見車中並無動靜，突然間發一聲喊，二十餘人一湧而上，各挺長劍，向大車中插去。只聽得波的一聲響，一人從車頂躍出，手中長劍閃爍，竄到青城派群弟子之後，長劍揮動，兩名青城弟子登時倒地。這人身披黃衫，似是嵩山派打扮，臉上蒙了青布，只露出精光閃閃的一雙眼珠，出劍奇快，數招之下，又有兩名青城弟子中劍倒地。令狐沖和盈盈雙手一握，想的都是同一個念頭：「這人使的又是辟邪劍法。」

　　但瞧他身形絕不是岳不群。兩人又是同一念頭：「世上除了岳不群、林平之、左冷禪三人之外，居然還有第四人會使辟邪劍法。」岳靈珊低聲道：「這人所使的，似乎跟你的劍法一樣。」林平之「咦」的一聲，奇道：「他……他也會使我的劍法？你可沒看錯？」片刻之間，青城派又有三人中劍。但令狐沖和盈盈都已瞧了出來，這人所使劍招雖是辟邪劍法，但閃躍進退固與東方不敗相去甚遠，亦不及岳不群和林平之的神出鬼沒，只是他本身武功甚高，遠勝青城諸弟子，加上辟邪劍法的奇妙，以一敵眾，仍大佔上風。岳靈珊道：「他劍法好像和你相同，但出手沒你快。」林平之吁了口氣，道：「出手不快，便不合我家劍法的精義。可是……可是，他是誰？為什麼會使這劍法？」

　　酣鬥聲中，青城弟子中又有一人被他長劍貫胸，那人大喝一聲，抽劍出來，將另一人攔腰斬為兩截。餘人心膽俱寒，四下散開。那人一聲呼喝，衝出兩步。青城弟子中有人「啊」的一聲叫，轉頭便奔，餘人洩了氣，一窩蜂的都走了。有的兩人一騎，有的不及乘馬，步行飛奔，剎那間走得不知去向。那人顯然也頗為疲累，長劍拄地，不住喘氣。令狐沖和盈盈從他喘息之中，知道此人適才一場劇鬥，為時雖暫，卻已大耗內力，多半還已受了頗重的暗傷。

　　這時地下有七八個火把仍在燃燒，火光閃耀，明暗不定。這黃衫老人喘息半晌，提起長劍，緩緩插入劍鞘，說道：「林少俠、林夫人，在下奉嵩山左掌門之命，前來援手。」他語音極低，嗓音嘶啞，每一個字都說得含糊不清，似乎口中含物，又似舌頭少了一截，聲音從喉中發出。林平之道：「多謝閣下相助，請教高姓大名。」說著和岳靈珊從高粱叢中出來。那老人道：「左掌門得悉少俠與夫人為奸人所算，受了重傷，命在下護送兩位前往穩妥之地，治傷療養，擔保令岳無法找到。」

　　令狐沖、盈盈、林平之、岳靈珊均想：「左冷禪怎會知道其中諸般關節？」林平之道：「左掌門和閣下美意，在下甚是感激。養傷一節，在下自能料理，卻不敢煩勞尊駕了。」那老人道：「少俠雙目為塞北明駝毒液所傷，不但復明甚難，而且此人所使毒藥極為陰狠厲害，若不由左掌門親施刀圭藥石，只怕……只怕……少俠的性命亦自難保。」

　　林平之自中了木高峰的毒水後，雙目和臉上均是麻癢難當，恨不得伸指將自己眼珠挖了出來，以大耐力，方始強行克制，知道此人所言非虛，沉吟道：「在下和左掌門無親無故，左掌門如何這等眷愛？閣下若不明言，在下難以奉命。」那老人嘿嘿一笑，說道：「同仇敵愾，那便如同有親有故一般了。左掌門的雙目為岳不群所傷。閣下雙目受傷，推尋源由，禍端也是從岳不群身上而起。岳不群既知少俠已修習辟邪劍法，少俠便避到天涯海角，他也非追殺你不可。他此時身為五嶽派掌門，權勢熏天，少俠一人又如何能與之相抗？何況……何況……嘿嘿，岳不群的親生愛女，便朝夕陪在少俠身旁，少俠便有通天本領，也難防床頭枕邊的暗算……」岳靈珊突然大聲道：「二師哥，原來是你！」她這一聲叫了出來，令狐沖全身一震。他聽那老者說話，聲音雖然十分含糊，但語氣聽來甚熟，發覺是個相稔之人，聽岳靈珊一叫，登時省悟，此人果然便是勞德諾。只是先前曾聽岳靈珊說道，勞德諾已在福州為人所殺，以致萬萬想不到是他，然則岳靈珊先前所云的死訊並非事實。只聽那老者冷冷的道：「小丫頭倒也機警，認出了我的聲音。」他不再以喉音說話，語音清晰，確是勞德諾。林平之道：「二師哥，你在福州假裝為人所殺，然則……然則八師哥是你殺的？」勞德諾哼了一聲，說道：「不是。英白羅是小孩兒，我殺他幹麼？」岳靈珊大聲道：「還說不是呢？他……他……小林子背上這一劍，也是你砍的。我一直還冤枉了大師哥。哼，你做得好事，你又另外殺了一個老人，將他面目剁得稀爛，把你的衣服套在死人身上，人人都道你是給人害死了。」勞德諾道：「你所料不錯，若非如此，岳不群豈能就此輕易放過了我？但林少俠背上這一劍，卻不是我砍的。」岳靈珊道：「不是你？難道另有旁人？」

　　勞德諾冷冷的道：「那也不是旁人，便是你的令尊大人。」岳靈珊叫道：「胡說！自己幹了壞事，卻來含血噴人。我爹爹好端端的，為什麼要劍砍平弟？」勞德諾道：「只因為那時候，你爹爹已從令狐沖身上得到了辟邪劍譜。這劍譜是林家之物，岳不群第一個要殺的，便是你的平弟。林平之倘若活在世上，你爹爹怎能修習辟邪劍法？」

　　岳靈珊一時無語，在她內心，知道這幾句話甚是有理，但想到父親竟會對林平之忽施暗算，總是不願相信。她連說幾句「胡說八道」，說道：「就算我爹爹要害平弟，難道一劍會砍他不死？」林平之忽道：「這一劍，確是岳不群砍的，二師哥可沒說錯。」岳靈珊道：「你……你……你也這麼說？」林平之道：「岳不群一劍砍在我背上，我受傷極重，情知無法還手，倒地之後，立即裝死不動。那時我還不知暗算我的竟是岳不群，可是昏迷之中，聽到八師哥的聲音，他叫了句：『師父！』八師哥一句『師父』，救了我的性命，卻送了他自己的性命。」岳靈珊驚道：「你說八師哥也……也……也是我爹爹殺的？」林平之道：「當然是啦！我只聽得八師哥叫了『師父』之後，隨即一聲慘呼。我也就暈了過去，人事不知了。」勞德諾道：「岳不群本來想在你身上再補一劍，可是我在暗中窺伺，當下輕輕咳嗽了一聲。岳不群不敢逗留，立即回入屋中。林兄弟，我這聲咳嗽，也可說是救了你的性命。」岳靈珊道：「如果……如果我爹爹真要害你，以後……以後機會甚多，他怎地又不動手了？」林平之冷冷的道：「我此後步步提防，教他再也沒下手的機會。那倒也多虧了你，我成日和你在一起，他想殺我，就沒這麼方便。」岳靈珊哭道：「原來……原來……你所以娶我，既是為了掩人耳目，又……又……不過將我當作一面擋箭牌。」

　　林平之不去理她，向勞德諾道：「勞兄，你幾時和左掌門結交上了？」勞德諾道：「左掌門是我恩師，我是他老人家的第三弟子。」林平之道：「原來你改投了嵩山派門下。」勞德諾道：「不是改投嵩山門下。我一向便是嵩山門下，只不過奉了恩師之命，投入華山，用意是在查察岳不群的武功，以及華山派的諸般動靜。」令狐沖恍然大悟。勞德諾帶藝投師，本門中人都是知道的，但他所演示的原來武功駁雜平庸，似是雲貴一帶旁門所傳，萬料不到竟是嵩山高弟。原來左冷禪意圖吞併四派，蓄心已久，早就伏下了這著棋子；那麼勞德諾殺陸大有、盜紫霞神功的秘譜，自是順理成章，再也沒什麼希奇了。只是師父為人機警之極，居然也會給他瞞過。

　　林平之沉思片刻，說道：「原來如此，勞兄將紫霞神功秘笈和辟邪劍譜從華山門中帶到嵩山，使左掌門習到這路劍法，功勞不小。」令狐沖和盈盈都暗暗點頭，心道：「左冷禪和勞德諾所以會使辟邪劍法，原來由此。林平之的腦筋倒也動得甚快。」勞德諾恨恨的道：「不瞞林兄弟說，你我二人，連同我恩師，可都栽在岳不群這惡賊手下了。這人陰險無比，咱們都中了他的毒計。」林平之道：「嘿，我明白了。勞兄盜去的辟邪劍譜，已給岳不群做了手腳，因此左掌門和勞兄所使的辟邪劍法，有些不大對頭。」

　　勞德諾咬牙切齒的道：「當年我混入華山派門下，原來岳不群一起始便即發覺，只是不動聲色，暗中留意我的作為。岳不群所錄的辟邪劍譜上，所記的劍法雖妙，卻都似是而非，更缺了修習內功的法門。他故意將假劍譜讓我盜去，使我恩師所習劍法不全。一到生死決戰之際，他引我恩師使此劍法，以真劍法對假劍法，自是手操勝券了。否則五嶽派掌門之位，如何能落入他手？」林平之歎了口氣，道：「岳不群奸詐凶險，你我都墮入了他的彀中。」勞德諾道：「我恩師十分明白事理，雖然給我壞了大事，卻無一言一語責怪於我，可是我做弟子的卻於心何安？我便拚著上刀山、下油鍋，也要殺了岳不群這奸賊，為恩師報仇雪恨。」這幾句話語氣激憤，顯得心中怨毒奇深。林平之嗯了一聲。勞德諾又道：「我恩師壞了雙眼，此時隱居嵩山西峰。西峰上另有十來位壞了雙目之人，都是給岳不群與令狐沖害的。林兄弟隨我去見我恩師，你是福州林家辟邪劍門的唯一傳人，便是辟邪劍門的掌門，我恩師自當以禮相待，好生相敬。你雙目能夠治癒，那是最好，否則和我恩師隱居在一起，共謀報此大仇，豈不甚妙？」這番話只說得林平之怦然心動，心想自己雙目為毒液所染，自知復明無望，所謂治癒云云，不過是自欺自慰，自己和左冷禪都是失明之人，同病相憐，敵愾同仇，原是再好不過，只是素知左冷禪手段厲害，突然對自己這樣好，必然另有所圖，便道：「左掌門一番好意，在下卻不知何以為報。勞兄是否可以先加明示？」勞德諾哈哈一笑，說道：「林兄弟是明白人，大家以後同心合力，自當坦誠相告。我在岳不群那裡取了一本不盡不實的劍譜去，累我師徒大上其當，心中自然不甘。我一路上見到林兄弟大施神威，以奇妙無比的劍法殺木高峰，誅余滄海，青城小丑，望風披靡，顯是已得辟邪劍法真傳，愚兄好生佩服，抑且艷羨得緊……」林平之已明其意，說道：「勞兄之意，是要我將辟邪劍譜的真本取出來讓賢師徒瞧瞧？」勞德諾道：「這是林兄弟家傳秘本，外人原不該妄窺。但今後咱們歃血結盟，合力撲殺岳不群。林兄弟倘若雙目完好，年輕力壯，自亦不懼於他。但以今日局面，卻只有我恩師及愚兄都學到了辟邪劍法，三人合力，才有誅殺岳不群的指望，林兄弟莫怪。」林平之心想：自己雙目失明，實不知何以自存，何況若不答應，勞德諾便即用強，殺了自己和岳靈珊二人，勞德諾此議倘是出於真心，於己實利多於害，便道：「左掌門和勞兄願與在下結盟，在下是高攀了。在下家破人亡，失明殘廢，雖是由余滄海而起，但岳不群的陰謀亦是主因，要誅殺岳不群之心，在下與賢師徒一般無異。你我既然結盟，這辟邪劍譜，在下何敢自秘，自當取出供賢師徒參閱。」

　　勞德諾大喜，道：「林兄弟慷慨大量，我師徒得窺辟邪劍譜真訣，自是感激不盡，今後林兄弟永遠是我嵩山派上賓。你我情同手足，再也不分彼此。」林平之道：「多謝了。在下隨勞兄到得嵩山之後，立即便將劍譜真訣，盡數背了出來。」勞德諾道：「背了出來？」林平之道：「正是。勞兄有所不知，這劍譜真訣，本由我家曾祖遠圖公錄於一件袈裟之上。這件袈裟給岳不群盜了去，他才得窺我家劍法。後來陰錯陽差，這袈裟又落在我手中。小弟生怕岳不群發覺，將劍譜苦記背熟之後，立即將袈裟毀去。倘若將袈裟藏在身上，有我這樣一位賢妻相伴，姓林的焉能活到今日？」岳靈珊在旁聽著，一直不語，聽到他如此譏諷，又哭了起來，泣道：「你……你……」

　　勞德諾在車中曾聽到他夫妻對話，情知林平之所言非虛，便道：「如此甚好，咱們便同回嵩山如何？」林平之道：「很好。」勞德諾道：「須當棄車乘馬，改行小道，否則途中撞上了岳不群，咱們可還不是他的對手。」他略略側頭，問岳靈珊道：「小師妹，你是幫父親呢？還是幫丈夫？」

　　岳靈珊收起了哭聲，說道：「我是兩不相幫！我……我是個苦命人，明日去落髮出家，爹爹也罷，丈夫也罷，從此不再見面了。」林平之冷冷的道：「你到恆山去出家為尼，正是得其所在。」岳靈珊怒道：「林平之，當日你走投無路之時，若非我爹爹救你，你早已死在木高峰的手下，焉能得有今日？就算我爹爹對你不起，我岳靈珊可沒對你不起。你說這話，那是什麼意思？」林平之道：「什麼意思？我是要向左掌門表明心跡。」聲音極是凶狠。突然之間，岳靈珊「啊」的一聲慘呼。

　　令狐沖和盈盈同時叫道：「不好！」從高粱叢中躍了出來。令狐沖大叫：「林平之，別害小師妹。」

　　勞德諾此刻最怕的，是岳不群和令狐沖二人，一聽到令狐沖的聲音，不由得魂飛天外，當即抓住林平之的左臂，躍上青城弟子騎來的一匹馬，雙腿力挾，縱馬狂奔。令狐沖掛念岳靈珊的安危，不暇追敵，只見岳靈珊倒在大車的車伕座位上，胸口插了一柄長劍，探她鼻息，已是奄奄一息。令狐沖大叫：「小師妹，小師妹。」岳靈珊道：「是……是大師哥麼？」令狐沖喜道：「是……是我。」伸手想去拔劍，盈盈忙伸手一格，道：「拔不得。」

　　令狐沖見那劍深入半尺，已成致命之傷，這一拔出來，立即令她氣絕而死，眼見無救，心中大慟，哭了出來，叫道：「小……小師妹！」岳靈珊道：「大師哥，你陪在我身邊，那很好。平弟……平弟，他去了嗎？」令狐沖咬牙切齒，哭道：「你放心，我一定殺了他，給你報仇。」岳靈珊道：「不，不！他眼睛看不見，你要殺他，他不能抵擋。我……我……我要到媽媽那裡去。」令狐沖道：「好，我送你去見師娘。」盈盈聽她話聲越來越微，命在頃刻，不由得也流下淚來。

　　岳靈珊道：「大師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我對你不起。我……我就要死了。」令狐沖垂淚道：「你不會死的，咱們能想法子治好你。」岳靈珊道：「我……我這裡痛……痛得很。大師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千萬要答允我。」令狐沖握住她左手，道：「你說，你說，我一定答允。」岳靈珊歎了口氣，道：「你……你……不肯答允的……而且……也太委屈了你……」聲音越來越低，呼吸也越是微弱。令狐沖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說好了。」岳靈珊道：「你說什麼？」令狐沖道：「我一定答允的，你要我辦什麼事，我一定給你辦到。」岳靈珊道：「大師哥，我的丈夫……平弟……他……他……瞎了眼睛……很是可憐……你知道麼？」令狐沖道：「是，我知道。」岳靈珊道：「他在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師哥……我死了之後，請你盡力照顧他，別……別讓人欺侮了他……」

　　令狐沖一怔，萬想不到林平之毒手殺妻，岳靈珊命在垂危，竟然還是不能忘情於他。令狐沖此時恨不得將林平之抓來，將他千刀萬剮，日後要饒了他性命，也是千難萬難，如何肯去照顧這負心的惡賊？

　　岳靈珊緩緩的道：「大師哥，平弟……平弟他不是真的要殺我……他怕我爹爹……他要投靠左冷禪，只好……只好刺我一劍……」令狐沖怒道：「這等自私自利、忘恩負義的惡賊，你……你還念著他？」岳靈珊道：「他……他不是存心殺我的，只不過……只不過一時失手罷了。大師哥……我求求你，求求你照顧他……」月光斜照，映在她臉上，只見她目光散亂無神，一對眸子渾不如平時的澄澈明亮，雪白的腮上濺著幾滴鮮血，臉上全是求懇的神色。令狐沖想起過去十餘年中，和小師妹在華山各處攜手共游，有時她要自己做什麼事，臉上也曾露出過這般祈懇的神氣，不論這些事多麼艱難，多麼違反自己的心願，可從來沒拒卻過她一次。她此刻的求懇之中，卻又充滿了哀傷，她明知自己頃刻間便要死去，再也沒機會向令狐衝要求什麼，這是最後一次的求懇，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懇。霎時之間，令狐沖胸中熱血上湧，明知只要一答允，今後不但受累無窮，而且要強迫自己做許多絕不願做之事，但眼見岳靈珊這等哀懇的神色和語氣，當即點頭道：「是了，我答允便是，你放心好了。」

　　盈盈在旁聽了，忍不住插嘴道：「你……你怎可答允？」岳靈珊緊緊握著令狐沖的手，道：「大師哥，多……多謝你……我……我這可放心……放心了。」她眼中忽然發出光彩，嘴角邊露出微笑，一副心滿意足的模樣。令狐沖見到她這等神情，心想：「能見到她這般開心，不論多大的艱難困苦，也值得為她抵受。」

　　忽然之間，岳靈珊輕輕唱起歌來。令狐沖胸口如受重擊，聽她唱的正是福建山歌，聽到她口中吐出了「姊妹，上山採茶去」的曲調，那是林平之教她的福建山歌。當日在思過崖上心痛如絞，便是為了聽到她口唱這山歌。她這時又唱了起來，自是想著當日與林平之在華山兩情相悅的甜蜜時光。她歌聲越來越低，漸漸鬆開了抓著令狐沖的手，終於手掌一張，慢慢閉上了眼睛。歌聲止歇，也停住了呼吸。令狐沖心中一沉，似乎整個世界忽然間都死了，想要放聲大哭，卻又哭不出來。他伸出雙手，將岳靈珊的身子抱了起來，輕輕叫道：「小師妹，小師妹，你別怕！我抱你到你媽媽那裡去，沒有人再欺侮你了。」

　　盈盈見到他背上殷紅一片，顯是傷口破裂，鮮血不住滲出，衣衫上的血跡越來越大，但當此情景，又不知如何勸他才好。令狐沖抱著岳靈珊的屍身，昏昏沉沉的邁出了十餘步，口中只說：「小師妹，你別怕，別怕！我抱你去見師娘。」突然間雙膝一軟，撲地摔倒，就此人事不知了。迷糊之中，耳際聽到幾下丁冬、丁冬的清脆琴聲，跟著琴聲宛轉往復，曲調甚是熟習，聽著說不出的受用。他只覺全身沒半點力氣，連眼皮也不想睜開，只盼永遠永遠聽著這琴聲不斷。琴聲果然絕不停歇的響了下去，聽得一會，令狐沖迷迷糊糊的又睡著了。待得二次醒轉，耳中仍是這清幽的琴聲，鼻中更聞到芬芳的花香。他慢慢睜開眼來，觸眼儘是花朵，紅花、白花、黃花、紫花，堆滿眼前，心想：「這是什麼地方？」聽得琴聲幾個轉折，正是盈盈常奏的《清心普善咒》，側過頭來，見到盈盈的背影，她坐在地下，正自撫琴。他漸漸看清楚了置身之所，似乎是在一個山洞之中，陽光從洞口射進來，自己躺在一堆柔軟的草上。令狐沖想要坐起，身下所墊的青草簌簌作聲。琴聲嘎然而止，盈盈回過頭來，滿臉都是喜色。她慢慢走到令狐沖身畔坐下，凝望著他，臉上愛憐橫溢。

　　剎那之間，令狐沖心中充滿了幸福之感，知道自己為岳靈珊慘死而暈了過去，盈盈將自己救到這山洞中，心中突然又是一陣難過，但逐漸逐漸，從盈盈的眼神中感到了無比溫馨。兩人脈脈相對，良久無語。

　　令狐沖伸出左手，輕輕撫摸盈盈的手背，忽然間從花香之中，聞到一些烤肉的香氣。盈盈拿起一根樹枝，樹枝上穿著一串烤熟了的青蛙，微笑道：「又是焦的！」令狐沖大笑了起來。兩人都想到了那日在溪邊捉蛙燒烤的情景。兩次吃蛙，中間已經過了無數變故，但終究兩人還是相聚在一起。令狐沖笑了幾聲，心中一酸，又掉下淚來。盈盈扶著他坐了起來，指著山外一個新墳，低聲道：「岳姑娘便葬在那裡。」令狐沖含淚道：「多……多謝你了。」盈盈緩緩搖了搖頭，道：「不用多謝。各人有各人的緣份，也各有各的業報。」令狐沖心下暗感歉仄，說道：「盈盈，我對小師妹始終不能忘情，盼你不要見怪。」盈盈道：「我自然不會怪你。如果你當真是個浮滑男子，負心薄倖，我也不會這樣看重你了。」低聲道：「我開始……開始對你傾心，便因在洛陽綠竹巷中，隔著竹簾，你跟我說怎樣戀慕你的小師妹。岳姑娘原是個好姑娘，她……她便是和你無緣。如果你不是從小和她一塊兒長大，多半她一見你之後，便會喜歡你的。」令狐沖沉思半晌，搖了搖頭，道：「不會的。小師妹崇仰我師父，她喜歡的男子，要像她爹爹那樣端莊嚴肅，沉默寡言。我只是她的遊伴，她從來……從來不尊重我。」盈盈道：「或許你說得對。正好林平之就像你師父一樣，一本正經，卻滿肚子都是機心。」令狐沖歎了口氣，道：「小師妹臨死之前，還不信林平之是真的要殺她，還是對他全心相愛，那……那也很好。她並不是傷心而死。我想過去看看她的墳。」盈盈扶著他手臂，走出山洞。令狐沖見那墳雖以亂石堆成，卻大小石塊錯落有致，殊非草草，墳前墳後都是鮮花，足見盈盈頗花了一番功夫，心下暗暗感激。墳前豎著一根削去了枝葉的樹幹，樹皮上用劍尖刻著幾個字：「華山女俠岳靈珊姑娘之墓」。令狐沖又怔怔的掉下淚來，說道：「小師妹或許喜歡人家叫她林夫人。」盈盈道：「林平之如此無情無義，岳姑娘泉下有靈，明白了他的歹毒心腸，不會願作林夫人了。」心道：「你不知她和林平之的夫妻有名無實，並不是什麼夫妻。」令狐沖道：「那也說得是。」只見四周山峰環抱，處身之所是在一個山谷之中，樹林蒼翠，遍地山花，枝頭啼鳥唱和不絕，是個十分清幽的所在。盈盈道：「咱們便在這裡住些時候，一面養傷，一面伴墳。」令狐沖道：「好極了。小師妹獨自個在這荒野之地，她就算是鬼，也很膽小的。」盈盈聽他這話甚癡，不由得暗暗歎了口氣。

　　兩人便在這翠谷之中住了下來，烤蛙摘果，倒也清靜自在。令狐沖所受的只是外傷，既有恆山派的治傷靈藥，兼之內功深厚，養了二十餘日，傷勢已痊癒了八九。盈盈每日教他奏琴，令狐沖本極聰明，潛心練習，進境也是甚速。這日清晨起來，只見岳靈珊的墳上茁發了幾枚青草的嫩芽，令狐沖怔怔的瞧著這幾枚草芽，心想：「小師妹墳上也生青草了。她在墳中，卻又不知如何？」

　　忽聽得背後傳來幾下清幽的簫聲，他回過頭來，只見盈盈坐在一塊岩石之上，手中持簫正自吹奏，所奏的便是《清心普善咒》。他走將過去，見那簫是根新竹，自是盈盈用劍削下竹枝，穿孔調律，製成了洞簫。他搬過瑤琴，盤膝坐下，跟著她的曲調奏了起來。漸漸的潛心曲中，更無雜念，一曲既罷，只覺精神大爽。兩人相對一笑。

　　盈盈道：「這曲《清心普善咒》你已練得熟了，從今日起，咱們來練那《笑傲江湖曲》如何？」令狐沖道：「這曲子如此難奏，不知什麼時候才跟得上你。」盈盈微笑道：「這曲子樂旨深奧，我也有許多地方不明白。但這曲子有個特異之處，何以如此，卻難以索解，似乎若是二人同奏，互相啟發，比之一人獨自摸索，進步一定要快得多。」令狐沖拍手道：「是了，當日我聽衡山派劉師叔，與魔……與日月教的曲長老合奏此曲，琴簫之聲共起鳴響，確是動聽無比。這一首曲子，據劉師叔說，原是為琴簫合奏而作的。」盈盈道：「你撫琴，我吹簫，咱們慢慢一節一節的練下去。

　　」令狐沖微笑道：「只可惜這是簫，不是瑟，琴瑟和諧，那就好了。」盈盈臉上一紅，道：「這些日子沒聽你說風言風語，只道是轉性了，卻原來還是一般。」令狐沖做個鬼臉，知道盈盈性子是最靦腆，雖然荒山空谷，孤男寡女相對，卻從來不許自己言行稍有越禮，再說句笑話，只怕她要大半天不理自己，當下湊過去看她展開琴簫之譜，靜心聽她解釋，學著奏了起來。撫琴之道原非易事，《笑傲江湖曲》曲旨深奧，變化繁複，更是艱難，但令狐沖秉性聰明，既得名師指點，而當日在洛陽綠竹巷中就已起始學奏，此後每逢閒日，便即練習，時日既久，自有進境。此刻合奏，初時難以合拍，慢慢的終於也跟上去了，雖不能如曲劉二人之曲盡其妙，卻也略有其意境韻味。此後十餘日中，兩人耳鬢廝磨，合奏琴簫，這青松環繞的翠谷，便是世間的洞天福地，將江湖上的刀光劍影，漸漸都淡忘了。兩人都覺得若能在這翠谷中偕老以終，再也不被捲入武林鬥毆仇殺之中，那可比什麼都快活了。這日午後，令狐沖和盈盈合奏了大半個時辰，忽覺內息不順，無法寧靜，接連奏錯了幾處，心中著急，指法更加亂了。盈盈道：「你累嗎？休息一會再說。」令狐沖道：「累倒不累，不知怎的，覺得有些煩躁。我去摘些桃子來，晚上再練琴。」盈盈道：「好，可別走遠了。」

　　令狐沖知道山谷東南有許多野桃樹，其時桃實已熟，當下分草拂樹，行出八九里，來到野桃樹下，縱身摘了兩枚桃子，二次縱起時又摘了三枚。眼見桃子已然熟透，樹下已掉了不少，數日間便會盡數自落，在地下爛掉，當下一口氣摘了數十枚，心想：「我和盈盈吃了桃子之後，將桃核種在山谷四周，數年後桃樹成長，翠谷中桃花燦爛，那可多美？」忽然間想起了桃谷六仙：「這山谷四周種滿桃樹，豈不成為桃谷？我和盈盈豈不變成了桃谷二仙？日後我和她生下六個兒子，那不是小桃谷六仙？那小桃谷六仙倘若便如那老桃谷六仙一般，說話纏夾不清，豈不糟糕？」

　　想到這裡，正欲縱聲大笑，忽聽得遠處樹叢中簌的一聲響。令狐沖立即伏低，藏身長草之中，心想：「老是吃烤蛙野果，嘴也膩了，聽這聲音多半是隻野獸，若能捉到一隻羚羊野鹿，也好教盈盈驚喜一番。」思念未定，便聽得腳步聲響，竟是兩個人行走之聲。令狐沖吃了一驚：「這荒谷中如何有人？定是衝著盈盈和我來了。」

　　便在此時，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你沒弄錯嗎？岳不群那廝確會向這邊來？」令狐沖驚訝更甚：「他們是追我師父來了，那是什麼人？」另一個聲音低沉之人道：「史香主四周都查察過了。岳不群的女兒女婿突然在這一帶失蹤，各處市鎮碼頭、水陸兩道，都不見這對小夫婦的蹤跡，定是躲在近一帶山谷中養傷。岳不群早晚便會尋來。」

　　令狐沖心中一酸，尋思：「原來他們知道小師妹受傷，卻不知她已經死了，自是有不少人在尋覓她的下落，尤其是師父師娘。若不是這山谷十分偏僻，早就該尋到這裡了。」只聽那聲音蒼老之人道：「倘若你所料不錯，岳不群早晚會到此處，咱便在山谷入口處設伏。」那聲音低沉之人道：「就算岳不群不來，咱們佈置好了之後，也能引他過來。」那老者拍了兩下手掌，道：「此計大妙，薛兄弟，瞧你不出，倒還是智多星呢。」那姓薛的笑道：「葛長老說得好。屬下蒙你老人家提拔，你老人家有什麼差遣，自當盡心竭力，報答你老的恩典。」令狐沖心下恍然：「原來是日月教的，是盈盈的手下。最好他們走得遠遠地，別來騷擾我和盈盈。」又想：「此刻師父武功大進，他們人數再多，也決計不是師父的敵手。師父精明機警，武林中無人能及，憑他們這點兒能耐，想要誘我師父上當，那真是魯班門前弄大斧了。」

　　忽聽得遠處有人拍拍拍的擊了三下手掌，那姓薛的道：「杜長老他們也到了。」葛長老也拍拍拍的擊了三下。腳步聲響，四人快步奔來，其中二人腳步沉滯，奔到近處，令狐沖聽了出來，這二人抬著一件什麼物事。

　　葛長老喜道：「杜老弟，抓到岳家小妞兒了？功勞不小哪。」一個聲音洪亮之人笑道：「岳家倒是岳家的，是大妞兒，可不是小妞兒。」葛長老「咦」了一聲，顯是驚喜交集，道：「怎……怎……拿到了岳不群的老婆？」

　　令狐沖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便欲撲出救人，但隨即記起身上沒帶劍。他手無長劍，武功便不敵尋常高手，心下暗暗著急，只聽那杜長老道：「可不是嗎？」葛長老道：「岳夫人劍法了得，杜兄弟怎地將她拿到？啊，定是使了迷藥。」杜長老笑道：「這婆娘失魂落魄，來到客店之中，想也不想，倒了一碗茶便喝。人家說岳不群的老婆寧中則如何了不起，卻原來是草包一個。」令狐沖心下惱怒，暗道：「我師娘聽說愛女受傷失蹤，數十天遍尋不獲，自然是心神不定，這是愛女心切，哪裡是草包一個？你們辱我師娘，待會教你們一個個都死於我劍下。」尋思：「怎能奪到一柄長劍就好了。沒劍，刀也行。」只聽那葛長老道：「咱們既將岳不群的老婆拿到手，事情就大大好辦了。杜兄弟，眼下之計，是如何將岳不群引來。」杜長老道：「引來之後，卻又如何？」葛長老微一躊躇，道：「咱們以這婆娘作為人質，逼他棄劍投降。料那岳不群夫妻情深義重，決計不敢反抗。」杜長老道：「葛兄之言有理，就只怕這岳不群心腸狠毒，夫妻間情不深，義不重，那可就有點兒棘手。」葛長老道：「這個……這個……嗯，薛兄弟，你看如何？」那姓薛的道：「在兩位長老之前，原挨不上屬下說話……」正說到這裡，西首又有一人接連擊掌三下。杜長老道：「包長老到了。」片刻之間，兩人自西如飛奔來，腳步極快。葛長老道：「莫長老也到了。」令狐沖暗暗叫苦：「從腳步聲聽來，這二人似乎比這葛杜二人武功更高。我赤手空拳，如何才救得師娘？」只聽葛杜二長老齊聲說道：「包莫二兄也到了，當真再好不過。」葛長老又道：「杜兄弟立了一件大功，拿到了岳不群的婆娘。」一個老者喜道：「妙極，妙極！兩位辛苦了。」葛長老道：「那是杜兄弟的功勞。」那老者道：「大家奉教主之命出來辦事，不論是誰的功勞，都是托教主的洪福。」令狐沖聽這老者的聲音有些耳熟，心想：「莫非是當日在黑木崖上曾經見過的？」他運起內功，聽得到各人說話，卻不敢探頭查看。魔教中的長老都是武功高手，自己稍一動彈，只怕便給他們查覺了。葛長老道：「包莫二兄，我正和杜兄弟在商議，怎生才誘得岳不群到來，擒他到黑木崖去。」另一名長老道：「你們想到了什麼計較？」葛長老道：「我們一時還沒想到什麼良策，包莫二兄到來，定有妙計。」先一名老者說道：「五嶽劍派在嵩山封禪台爭奪掌門之位，岳不群刺瞎左冷禪雙目，威震嵩山，五嶽劍派之中，再也沒人敢上台向他挑戰。聽說這人已得了林家辟邪劍法的真傳，非同小可，咱們須得想個萬全之策，可不能小覷了他。」杜長老道：「正是。咱們四人合力齊上，雖然未必便輸於他，卻也無必勝之算。」莫長老道：「包兄，你胸中想已算定，便請說出來如何？」

　　那姓包的長老道：「我雖已想到一條計策，但平平無奇，只怕三位見笑了。」莫葛杜三長老齊道：「包兄是本教智囊，想的計策，定是好的。」包長老道：「這其實是個笨法子。咱們掘個極深的陷坑，上面鋪上樹枝青草，不露痕跡，然後點了這婆娘的穴道，將她放在坑邊，再引岳不群到來。他見妻子倒地，自必上前相救，咕咚……撲通……啊喲，不好……」他一面說，一面打手勢。三名長老和其餘四人都哈哈大笑起來。莫長老笑道：「包兄此計大妙。咱們自然都埋伏在旁，只等岳不群跌下陷坑，四件兵刃立即封住坑口，不讓他上躍。否則這人武功高強，怕他沒跌入坑底，便躍了上來。」包長老沉吟道：「但這中間尚有難處。」莫長老道：「什麼難處？啊，是了，包兄怕岳不群劍法詭異，跌入陷阱之後，咱們仍然封他不住？」包長老道：「莫兄料得甚是。這次教主派咱們辦事，所對付的，是個合併了五嶽劍派的大高手。咱們若得為教主殉身，原是十分榮耀之事，只不過卻損了神教與教主的威名。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既是對付君子，便當下些毒手。看來咱們還須在陷阱之中，加上些物事。」杜長老道：「包老之言，大合我心。這『百花消魂散』，兄弟身邊帶得不少，大可盡數撒在陷阱上的樹枝草葉之中。那岳不群一入陷阱，立時會深深吸一口氣……」四人說到這裡，又都齊聲哄笑。包長老道：「事不宜遲，便須動手。這陷阱卻設在何處最好？」葛長老道：「自此向西三里，一邊是參天峭壁，另一邊下臨深淵，唯有一條小道可行，岳不群不來則已，否則定要經過這條小道。」包長老道：「甚好，大家過去瞧瞧。」說著拔足便行，餘人隨後跟去。

　　令狐沖心道：「他們挖掘陷阱，非一時三刻之間所能辦妥，我得趕快去通知盈盈，取了長劍，再來教師娘不遲。」待魔教眾人走遠，悄悄循原路回去。

　　行出數里，忽聽得嗒嗒嗒的掘地之聲，心想：「怎麼他們是在此處掘地？」藏身樹後，探頭一張，果見四名魔教的教眾在弓身掘地，幾個老者站在一旁。此刻相距近了，見到一個老者的側面，心下微微一凜：「原來這人便是當年在杭州孤山梅莊中見過的鮑大楚。什麼包長老，卻是鮑長老。那日任我行在西湖脫困，第一個收服的魔教長老，便是這鮑大楚。」令狐沖曾見他出手制服黃鐘公，知他武功甚高；心想師父出任五嶽派掌門，擺明要和魔教為難，魔教自不能坐視，任我行派出來對付他的，只怕尚不止這一路四個長老。見這四人用一對鐵戟、一對鋼斧，先斫鬆了土，再用手扒土，抄了出來，心想：「他們明明說要到那邊峭壁去挖掘陷阱，卻怎麼改在此處？」微一凝思，已明其理：「峭壁旁都是岩石，要挖陷阱，談何容易？這葛長老是個無智之人，隨口瞎說。」但這麼一來，阻住了去路，令他無法回去取劍了。眼見四人以臨敵交鋒用的兵刃來挖土掘地，甚是不便，陷阱非片刻間能掘成，他卻又不敢離師娘太遠，繞道回去取劍。

　　忽聽葛長老笑道：「岳不群年紀已經不小，他老婆居然還是這麼年輕貌美。」杜長老笑道：「相貌自然不錯，年輕卻不見得了。我瞧早四十出頭了。葛兄若是有興，待拿住了岳不群，稟明教主，便要了這婆娘如何？」葛長老笑道：「要了這婆娘，那可不敢，拿來玩玩，倒是不妨。」

　　令狐沖大怒，心道：「無恥狗賊，膽敢辱我師娘，待會一個個教你們不得好死。」聽葛長老笑得甚是猥褻，忍不住探頭張望，只見這葛長老伸出手來，在岳夫人臉頰上擰了一把。岳夫人被點要穴，無法反抗，一聲也不能出。魔教眾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杜長老笑道：「葛兄這般猴急，你有沒膽子就在這裡玩了這個婆娘？」令狐沖怒不可遏，這姓葛的倘真對師娘無禮，儘管自己手中無劍，也要和這些魔教奸人拚個死活。只聽葛長老淫笑道：「玩這婆娘，有什麼不敢？但若壞了教主大事，老葛便有一百個腦袋，也不夠砍。」鮑大楚冷冷的道：「如此最好。葛兄弟、杜兄弟，你兩位輕功好，便去引那岳不群到來，預計再過一個時辰，這裡一切便可佈置就緒。」葛杜二老齊聲道：「是！」縱身向北而去。

　　二人去後，空谷之中便聽得挖地之聲，偶爾莫長老指揮幾句。令狐沖躲在草叢之中，大氣也不敢透，心想：「我這麼久沒回，盈盈定然掛念，必會出來尋我。她聽到掘地聲，過來察看，自會救我師娘。這些魔教中的長老，見到任大小姐到來，怎敢違抗？衝著任教主、向大哥和盈盈的面子，我能不與魔教人眾動手，自是再好不過。」想到此處，反覺等得越久越好，那好色的葛長老既已離去，師娘已無受辱之虞。耳聽得眾人終於掘好陷阱，放入柴草，撒了迷魂毒藥，再在陷阱上蓋以亂草，鮑大楚等六人分別躲入旁邊的草叢之中，靜候岳不群到來。令狐沖輕輕抬起一塊大石頭，拿在手裡，心道：「等得師父過來，倘若走近陷阱，我便將石頭投上陷阱口上柴草。石頭落入陷阱，師父一見，自然警覺。」其時已是初夏，幽谷中蟬聲此起彼和，偶有小鳥飛鳴而過，此外更無別般聲音。令狐衝將呼吸壓得極緩極輕，傾聽岳不群和葛杜二長老的腳步聲。

　　過了半個多時辰，忽聽得遠處一個女子聲音「啊」的一聲叫，正是盈盈，令狐沖心道：「盈盈已發見了外人到來。不知她見到了我師父，還是葛杜二長老？」跟著聽得腳步聲響，兩人一前一後，疾奔而來，聽得盈盈不住叫喚：「沖哥，沖哥，你師父要殺你，千萬不可出來。」令狐沖大吃一驚：「師父為什麼要殺我？」只聽盈盈又叫：「沖哥快走，你師父要殺你。」她全力呼喚，顯是要令狐沖聞聲遠走。叫喚聲中，只見她頭髮散亂，手提長劍，快步奔來，岳不群空著雙手，在後追趕。眼見盈盈再奔得十餘步，便會踏入陷阱，令狐沖和鮑大楚等均十分焦急，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間岳不群電閃而出，左手拿住了盈盈後心，右手隨即抓住她雙手手腕，將她雙臂反在背後。盈盈登時動彈不得，手一鬆，長劍落地。岳不群這一下出手快極，令狐沖和鮑大楚固不及救援，盈盈本來武功也是甚高，竟無閃避抗拒之能，一招間便給他擒住。令狐沖大驚，險些叫出聲來。盈盈仍在叫喚：「沖哥快走，你師父要殺你！」令狐沖熱淚湧入眼眶，心想：「她只顧念我的危險，全不念及自己。」

　　岳不群左手一鬆，隨即伸指在盈盈背上點了幾下，封了她穴道，放開右手，讓她委頓在地。便在此時，他一眼見到岳夫人躺在地下，毫不動彈，岳不群吃了一驚，但立時料到，左近定然隱伏重大危險，當下並不走到妻子身邊，只不動聲色的四下察看，一時不見異狀，便淡淡的道：「任大小姐，令狐沖這惡賊殺我愛女，你也有一份嗎？」

　　令狐沖又是大吃一驚：「師父說我殺了小師妹，這話從哪裡說起？」盈盈道：「你女兒是林平之殺的，跟令狐沖有什麼相干？你口口聲聲說令狐衝殺了你女兒，當真冤枉好人。」岳不群哈哈一笑，道：「林平之是我女婿，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新婚燕爾，何等恩愛，豈有殺妻之理？」盈盈道：「林平之投靠嵩山派，為了取信於左冷禪，表明確是與你勢不兩立，因此將你女兒殺了。」岳不群又是哈哈一笑，說道：「胡說八道。嵩山派？這世上還有什麼嵩山派？嵩山一派早已併入五嶽派之中。武林之中，嵩山派已然除名，林平之又怎能去投靠嵩山派？再說，左冷禪是我屬下，林平之又不是不知。他不追隨身為五嶽派掌門的岳父，卻去投靠一個瞎了雙眼、自身難保的左冷禪，天下再蠢的蠢人，也不會幹這種事。」

　　盈盈道：「你不相信，那也由得你。你找了到林平之，自己問他好了。」岳不群語音突轉嚴峻，說道：「眼前我要找的不是林平之，而是令狐沖。江湖上人人都道，令狐沖對我女兒非禮，我女兒力拒淫賊，被殺身亡。你編了一大篇謊話出來，為令狐沖隱瞞，顯是與他狼狽為奸。」盈盈哼了一聲，嘿嘿幾下冷笑。岳不群道：「任大小姐，令尊是日月教教主，我對你本來不會為難，但為了逼迫令狐衝出來，說不得，只好在你身上加一點兒小小刑罰。我要先斬去你左手手掌，然後斬去你右手手掌，再斬去你的左腳，再斬去你的右腳。令狐沖這惡賊若還有半點良心，便該現身。」盈盈大聲道：「料你也不敢，你動了我身上一根頭髮，我爹爹將你五嶽派殺得雞犬不留。」岳不群笑道：「我不敢嗎？」說著從腰間劍鞘中慢慢抽出長劍。令狐沖再也忍耐不住，從草叢中衝了出來，叫道：「師父，令狐沖在這裡！」盈盈「啊」的一聲，忙道：「快走，快走！他不敢傷我的。」令狐沖搖了搖頭，走近幾步，說道：「師父……」岳不群厲聲道：「小賊，你還有臉叫我：「師父？」令狐沖目中含淚，雙膝跪地，顫聲道：「皇天在上，令狐沖對岳姑娘向來敬重，決不敢對她有分毫無禮。令狐沖受你夫婦養育的大恩，你要殺我，便請動手。」盈盈大急，叫道：「沖哥，這人半男半女，早已失了人性，你還不快走！」岳不群臉上驀地現出一股凌厲殺氣，轉向盈盈，厲聲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盈盈道：「你為了練辟邪劍法，自……自……自己攪得半死半活，早已如鬼怪一般。沖哥，你記得東方不敗麼？他們都是瘋子，你別當他們是常人。」她只盼令狐沖趕快逃走，明知這麼說，岳不群定然放不過自己，卻也顧不得了。岳不群冷冷的道：「你這些怪話，是從哪裡聽來的？」盈盈道：「是林平之親口說的。你偷了林平之的辟邪劍譜，你當他不知道麼？你將那件袈裟投入峽谷，那時候林平之躲在你窗外，伸手撿了去，因此他……他也練成了辟邪劍法，若非如此，他怎能殺得了木高峰和余滄海？他自己怎樣練成辟邪劍法，自然知道你是怎樣練成的。沖哥，你聽這岳不群說話的聲音，就像女子一般。他……他和東方不敗一樣，早已失卻常性了。」她曾聽到林平之和岳靈珊在大車中的說話，令狐沖卻沒聽到。她知令狐沖始終敬愛師父，不願更增他心中難過，這番話又十分不便出口，是以數月來一直不提。但此刻事機緊迫，只好抖露出來，要令狐沖知道，眼前的人並不是什麼武林中的宗師掌門，不過是個失卻常性的怪人，與瘋子豈可講什麼恩義交情？岳不群目光中殺氣大盛，惡狠狠的道：「任大小姐，我本想留你一條性命，但你說話如此胡鬧，卻容你不得了。這是你自取其死，可別怪我。」

　　盈盈叫道：「沖哥，快走，快走！」

　　令狐沖知道師父出手快極，長劍一顫之下，盈盈便沒了性命，眼見岳不群長劍提起，作勢便欲刺出，大叫：「你要殺人，便來殺我，休得傷她。」

　　岳不群轉過頭來，冷笑道：「你學得一點三腳貓的劍法，便以為能橫行江湖麼？拾起劍來，教你死得心服。」令狐沖道：「萬萬不敢……不敢與師……與你動手？」岳不群大聲道：「到得今日，你還裝腔作勢幹什麼？那日在黃河舟中，五霸岡上，你勾結一般旁門左道，故意削我面子，其時我便已決意殺你，隱忍至今，已是便宜了你。在福州你落入我手中，若不是礙著我夫人，早教你這小賊見閻王去了。當日一念之差，反使我女兒命喪於你這淫賊之手。」令狐沖急得只叫：「我沒有……我沒有……」岳不群怒喝：「拾起劍來！你只要能勝得我手中長劍，便可立時殺我，否則我也決不饒你。這魔教妖女口出胡言，我先廢了她！」說著舉劍便往盈盈頸中斬落。

　　令狐沖左手一直拿著一塊石頭，本意是要用來相救岳不群，免他落入陷阱，此時無暇多想，立時擲出石頭，往岳不群胸口投去。岳不群側身避開。令狐衝著地一滾，拾起盈盈掉在地下的長劍，挺劍刺向岳不群的左腋。倘若岳不群這一劍是刺向令狐沖，他便束手就戳，並不招架，但岳不群聽得盈盈揭破自己的秘密，驚怒之下，這劍竟是向她斬落，令狐沖不能不救。岳不群擋了三劍，退開兩步，心下暗暗驚異，適才擋這三招，已震得他手臂隱隱發麻。當日師徒二人雖曾在少林寺中拆到千招以上，但令狐衝劍上始終沒真正催動內力，此刻事急，這三劍卻沒再容讓。

　　令狐衝將岳不群一逼開，反手便去解盈盈的穴道。盈盈叫道：「別管我，小心！」白光一閃，岳不群長劍已然刺到。令狐沖見過東方不敗、岳不群、林平之三人的武功，知道對方出手如鬼如魅，迅捷無倫，待得看清楚來招破綻，自身早已中劍，當下長劍反挑，疾刺岳不群的小腹。

　　岳不群雙足一彈，向後反躍，罵道：「好狠的小賊！」其實岳不群雖將令狐沖自幼撫養長大，竟不明白他的為人，倘若他不理令狐沖的反擊，適才這一劍直刺到底，已然取了令狐沖的性命。令狐沖使的雖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打法，實則他決不會真的一劍刺入師父小腹。岳不群以己之心度人，立即躍開，失卻了一個傷敵的良機。

　　岳不群數招不勝，出劍更快，令狐沖打起精神，與之周旋。初時他尚想倘若敗在師父手下，自己死了固不足惜，但盈盈也必為他所殺，而且盈盈出言傷他，死前定遭慘酷折磨，是以奮力酣鬥，一番心意，全是為了回護盈盈。拆到數十招後，岳不群變招繁複，令狐沖凝神接戰，漸漸的心中一片空明，眼光所注，只是對方長劍的一點劍尖。獨孤九劍，敵強愈強。那日在西湖湖底囚室與任我行比劍，任我行武功之高，世所罕有，但不論他劍招如何騰挪變化，令狐沖的獨孤九劍之中，定有相應的招式隨機衍生，或守或攻，與之針鋒相對。此時令狐沖已學得吸星大法，內力比之當日湖底比劍又已大進。岳不群所學的辟邪劍法劍招雖然怪異，畢竟修習的時日甚淺，遠不及令狐沖研習獨孤九劍之久，與東方不敗之所學相比，那是更加不如了。鬥到一百五十六招後，令狐衝出劍已毫不思索，而以岳不群劍招之快，令狐沖亦全無思索之餘地。林家辟邪劍法雖然號稱七十二招，但每一招各有數十著變化，一經推衍，變化繁複之極。倘若換作旁人，縱不頭暈眼花，也必為這萬花筒一般的劍法所迷，無所措手，但令狐沖所學的獨孤九劍全無招數可言，隨敵招之來而自然應接。敵招倘若只有一招，他也只有一招，敵招有千招萬招，他也有千招萬招。然在岳不群眼中看來，對方劍法之繁，更遠勝於己，只怕再鬥三日三夜，也仍有新招出來，想到此處，不由得暗生怯意，又想：「任家這妖女揭破了我練劍的秘密，今日若不殺得此二人，此事傳入江湖，我焉有臉面再為五嶽派的掌門？已往種種籌謀，盡數付於流水了。但林平之這小賊既對任家妖女說了，又怎不對別人說，這……這可……」心下焦急，劍招更加狠了。他慮意既生，劍招更略有窒礙。辟邪劍法原是以快取勝，百餘招急攻未能奏效，劍法上的銳氣已不免頓挫，再加心神微分，劍上威力更即大減。

　　令狐沖心念一動，已瞧出了對方劍法中破綻的所在。獨狐九劍的要旨，在於看出敵手武功中的破綻，不論是拳腳刀劍，任何一招之中都必有破綻，由此乘虛而入，一擊取勝。那日在黑木崖上與東方不敗相鬥，東方不敗只握一枚繡花針，可是身如電閃，快得無與倫比，雖然身法與招數之中仍有破綻，但這破綻瞬息即逝，待得見到破綻，破綻已然不知去向，決計無法批亢搗虛，攻敵之弱。是以合令狐沖、任我行、向問天、盈盈四大高手之力，無法勝得了一枚繡花針。令狐沖此後見到岳不群與左冷禪在封禪台上相鬥，林平之與木高峰、余滄海、青城群弟子相鬥。他這些日子來苦思破解這劍招之法，總是有一不可解的難題，那便是對方劍招太快，破綻一現即逝，難加攻擊。

　　此刻堪堪與岳不群鬥到將近二百招，只見他一劍揮來，右腋下露出了破綻。岳不群這一招先前已經使過，本來以他劍招變化之複雜，在二百招內不該重複，但畢竟重複了一次，數招之後，岳不群長劍橫削，左腰間露出破綻，這一指又是重複使出。陡然之間，令狐沖心中靈光連閃：「他這辟邪劍法於極快之際，破綻便不成其為破綻。然而劍招中雖無破綻，劍法中的破綻卻終於給我找到了。這破綻便是劍招不免重複。」天下任何劍法，不論如何繁複多變，終究有使完之時，倘若仍不能克敵制勝，那麼先前使過的劍招自不免再使一次。不過一般名家高手，所精的劍法總有十路八路，每路數十招，招招有變，極少有使到千餘招後仍未分勝敗的。岳不群所會的劍法雖眾，但知令狐沖的劍法實在太強，又熟知華山派的劍法，除了辟邪劍法，決無別的劍法能勝得了他。他數招重複，令狐沖便已想到了取勝之機，心下暗喜。

　　岳不群見到他嘴角邊忽露微笑，暗暗吃驚：「這小賊為什麼要笑？難道他已有勝我的法子？」當下潛運內力，忽進忽退，繞著令狐沖身子亂轉，劍招如狂風驟雨一般，越來越快。盈盈躺在地下，連岳不群的身影也瞧不清楚，只看得頭暈眼花，胸口煩惡，只欲作嘔。

　　又鬥得三十餘招後，只見岳不群左手前指，右手一縮，令狐沖知道他那一招要第三次使出。其時久鬥之下，令狐沖新傷初癒，已感神困力倦，情知局勢凶險無比，在岳不群這如雷震、如電閃的快招攻擊之下，只要稍有疏虞，自己固然送了性命，更令盈盈大受荼毒，是以一見他這一招又將使出，立即長劍一送，看準了對方右腋，斜斜刺去，劍尖所指，正是這一招破綻所在。那正是料敵機先、制敵之慮。岳不群這一招雖快，但令狐沖一劍搶了在頭裡，辟邪劍法尚未變招，對方劍招已刺到腋下，擋無可擋，避無可避，岳不群一聲尖叫，聲音中充滿了又驚又怒，又是絕望之意。令狐衝劍尖刺到對方腋下，猛然間聽到他這一下尖銳的叫喊，立時驚覺：「我可鬥得昏了，他是師父，如何可以傷他？」當即凝劍不發，說道：「勝敗已分，咱們快救了師娘，這就……這就分手了罷！」岳不群臉如死灰，緩緩點頭，說道：「好！我認輸了。」令狐沖拋下長劍，回頭去看盈盈。突然之間，岳不群一聲大喝，長劍電閃而前，直刺令狐沖左腰。令狐沖大駭之下，忙伸手去拾長劍，哪裡還來得及，噗的一聲，劍尖已刺中他後腰。幸好令狐沖內力深厚，劍尖及體時肌肉自然而然的一彈，將劍尖滑得偏了，劍鋒斜入，沒傷到要害。岳不群大喜，拔出劍來，跟著又是一劍斬下，令狐沖急忙滾開數尺。岳不群搶上來揮劍猛斫，令狐沖又是一滾，噹的一聲，劍刃砍在地下，與他腦袋相去不過數寸。岳不群提起長劍，一聲獰笑，長劍高高舉起，搶上一步，正待這一劍便將令狐沖腦袋砍落，陡然間足底空了，身子直向地底陷落。他大吃一驚，慌忙吸一口氣，右足著地，待欲縱起，剎那間天旋地轉，已是人事不知，騰的一聲，落入了陷阱。令狐沖死裡逃生，左手按著後腰傷口，掙扎著坐了起來。只聽得草叢中有數人同時叫道：「大小姐！聖姑！」幾個人奔了出來，正是鮑大楚、莫長老等六人。鮑大楚先搶到陷阱之旁，屏住呼吸，倒轉刀柄，在岳不群頭頂重重一擊，就算他內力了得，迷藥迷他不久，這一擊也當令他昏迷半天。令狐沖急忙搶到盈盈身邊，問道：「他……他封了你哪幾處穴道？」盈盈道：「你……你……你不礙……不礙事麼？」她驚駭之下，說話顫抖，難以自制，只聽到牙關相擊，格格作聲。令狐沖道：「死不了，別……別怕。」盈盈大聲道：「將這惡賊斬了！」鮑大楚應道：「是！」令狐沖忙道：「別傷他性命！」盈盈見他情急，便道：「好，那麼快……快擒住他。」她不知陷阱中已布有迷藥，只怕岳不群又再縱上，各人不是他對手。鮑大楚道：「遵命！」他決不敢說這陷阱是自己所掘，自己等六人早就躲在一旁，否則何以大小姐為岳不群所困之時，各人貪生怕死，竟不敢出來相救，此事追究起來，勢將擔當老大干係，只好假裝是剛於此時恰好趕到。他伸手揪住岳不群的後領提起，出手如風，連點他身上十二處大穴，又取出繩索，將他手足緊緊綁縛。迷藥、擊打、點穴、捆縛，連加了四道束縛，岳不群本領再大，也難以逃脫了。令狐沖和盈盈凝眸相對，如在夢寐。隔了好久，盈盈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令狐沖伸過手去，摟住了她，這番死裡逃生，只覺人生從未如此之美，問明了她被封穴的所在，替她解開，一眼瞥見師娘仍躺在地上，叫聲：「啊喲！」忙搶過去扶起，解開她穴道，叫道：「師娘，多有得罪。」適才一切情形，岳夫人都清清楚楚的瞧在眼裡，她深知令狐沖的為人，對岳靈珊自來敬愛有加，當她猶似天上神仙一般，決不敢有絲毫得罪，連一句重話也不會對她說，若說為她捨命，倒是毫不希奇，至於什麼逼姦不遂、將之殺害，簡直荒謬絕倫。何況眼見他和盈盈如此情義深重，豈能更有異動？他出劍制住丈夫，忍手不殺，而丈夫卻對他忽施毒手，行徑卑鄙，縱是左道旁門之士，亦不屑為，堂堂五嶽派掌門，竟然出此手段，當真令人齒冷，剎那間萬念俱灰，淡淡的問道：「沖兒，珊兒真是給林平之害死的？」

　　令狐沖心中一酸，淚水滾滾而下，哽咽道：「弟子……我……我……」岳夫人道：「他不當你是弟子，我卻仍舊當你是弟子。只要你喜歡，我仍然是你師娘。」令狐沖心中感激，拜伏在地，叫道：「師娘！師娘！」岳夫人撫摸他頭髮，眼淚也流了下來，緩緩的道：「那麼這位任大小姐所說不錯，林平之也學了辟邪劍法，去投靠左冷禪，因此害死了珊兒？」令狐沖道：「正是。」岳夫人哽咽道：「你轉過身來，我看看你的傷口。」令狐沖應道：「是。」轉過身來。岳夫人撕破他背上衣衫，點了他傷口四周的穴道，說道：「恆山派的傷藥，你還有麼？」令狐沖道：「有的。」盈盈到他懷中摸了出來，交給岳夫人。岳夫人揩拭了他傷口血跡，敷上傷藥，從懷中取出一條潔白的手巾，按在他傷口上，又在自己裙子上撕下布條，替他包紮好了。令狐衝向來當岳夫人是母親，見她如此對待自己，心下大慰，竟忘了創口疼痛。岳夫人道：「將來殺林平之為珊兒報仇，這件事，自然是你去辦了。」令狐沖垂淚道：「小師妹……小師妹……臨終之時，求孩兒照料林平之。孩兒不忍傷她之心，已答允了她。這件事……這件事可真為難得緊。」岳夫人長長歎了口氣，道：「冤孽！冤孽！」又道：「沖兒，你以後對人，不可心地太好了！」令狐沖道：「是！」突然覺得後頸中有熱熱的液汁流下，回過頭來，只見岳夫人臉色慘白，吃了一驚，叫道：「師娘，師娘！」忙站起身來扶住岳夫人時，只見她胸前插了一柄匕首，對準心臟刺入，已然氣絕斃命。令狐沖驚得呆了，張嘴大叫，卻一點聲音也叫不出來。盈盈也是驚駭無已，畢竟她對岳夫人並無情誼，只是驚訝悼惜，並不傷心，當即扶住了令狐沖，過了好一會，令狐沖才哭出聲來。鮑大楚見他二人少年情侶，遭際大故，自有許多情話要說，不敢在旁打擾，又怕盈盈追問這陷阱的由來，六人須得商量好一番瞞騙她的言詞，當下提起了岳不群，和莫長老等遠遠退開。令狐沖道：「他……他們要拿我師父怎樣？」盈盈道：「你還叫他師父？」令狐沖道：「唉，叫慣了。師娘為什麼要自盡？她為……為什麼要自殺？」盈盈恨恨的道：「自然是為了岳不群這奸人了。嫁了這樣卑鄙無恥的丈夫，若不殺他，只好自殺。咱們快殺了岳不群，給你師娘報仇。」

　　令狐沖躊躇道：「你說要殺了他？他終究曾經是我師父，養育過我。」盈盈道：「他雖是你師父，曾對你有養育之恩，但他數度想害你，恩仇早以一筆勾銷。你師娘對你的恩義，你卻未報。你師娘難到不是死在他的手中嗎？」令狐沖歎了口氣，淒然道：「師娘的大恩，那是終身難報的了。就算岳不群和我之間恩仇已了，我總是不能殺他。」

　　盈盈道：「沒人要你動手。」提高嗓子，叫道：「鮑長老！」鮑大楚大聲答應：「是，大小姐。」和莫長老等過來。盈盈道：「是我爹爹差你們山來辦事的嗎？」鮑大楚垂手道：「是，教主令旨，命屬下同葛、杜、莫三位長老，帶領十名兄弟，設法捉拿岳不群回壇。」盈盈道：「葛杜二人呢？」鮑大楚道：「他們於兩個多時辰之前，出去誘引岳不群到來，至今未見，只怕……只怕……」盈盈道：「你去搜一搜岳不群身上。」鮑大楚應道：「是！」過去搜檢。

　　他從岳不群懷中取出一面錦旗，那是五嶽劍派的盟旗，十幾兩金銀，另有兩塊銅牌。鮑大楚聲音憤激，大聲道：「啟稟大小姐：莫杜二長老果然已遭了這廝毒手，這是二位長老的教牌。」說著提起腳來，在岳不群腰間重重踢了一腳。令狐沖大聲道：「不可傷他。」鮑大楚恭恭敬敬的應道：「是。」盈盈道：「拿些冷水來，澆醒了他。」莫長老取過腰間水壺，打開壺塞，將冷水淋在岳不群頭上。過了一會，岳不群呻吟一聲，睜開眼來，只覺頭頂和腰間劇痛，又呻吟了一聲。盈盈問道：「姓岳的，本教葛杜二長老，是你殺的？」鮑大楚拿著那兩塊銅牌，在手中拋了幾拋，錚錚有聲。岳不群料知無幸，罵道：「是我殺的。魔教邪徒，人人得而誅之。」鮑大楚本欲再踢，但想令狐沖跟教主交情極深，又是大小姐的未來夫婿，他說過「不可傷他」，便不敢違命。盈盈冷笑道：「你自負是正教掌門，可是幹出來的事，比我們日月神教教下邪惡百倍，還有臉來罵我們是邪徒。連你夫人也對你痛心疾首，寧可自殺，也不願再和你做夫妻，你還有臉活在世上嗎？」岳不群罵道：「小妖女胡說八道！我夫人明明是給你們害死的，卻來誣賴，說她是自殺。」

　　盈盈道：「沖哥，你聽他的話，可有多無恥。」令狐沖囁嚅道：「盈盈，我想求你一件事。」盈盈道：「你要我放他？只怕是縛虎容易縱虎難。此人心計險惡，武功高強，日後再找上你，咱們未必再有今日這般幸運。」令狐沖道：「今日放他，我和他師徒之情已絕。他的劍法我已全盤瞭然於胸，他膽敢再找上來，我教他決計討不了好去。」

　　盈盈明知令狐沖決不容自己殺他，只要令狐沖此後不再顧念舊情，對岳不群也就無所畏懼，說道：「好，今日咱們就饒他一命。鮑長老、莫長老，你們到江湖之上，將咱們如何饒了岳不群之事四處傳播。又說岳不群為了練那邪惡劍法，自殘肢體，不男不女，好教天下英雄眾所知聞。」鮑大楚和莫長老同聲答應。岳不群臉如死灰，雙眼中閃動惡毒光芒，但想到終於留下了一條性命，眼神中也混和著幾分喜色。

　　盈盈道：「你恨我，難道我就怕了？」長劍幾揮，割斷了綁縛住他的繩索，走近身去，解開了他背上一處穴道，右手手掌按在他嘴上，左手在他後腦一拍。岳不群口一張，只覺嘴裡已多了一枚藥丸，同時覺得盈盈右手兩指已捏住了自己鼻孔，登時氣為之窒。盈盈替岳不群割斷綁縛、解開他身上被封穴道之時，背向令狐沖，遮住了他眼光，以丸藥塞入岳不群口中，令狐沖也就沒瞧見，只道她看在自己份上放了師父，心下甚慰。岳不群鼻孔被塞，張嘴吸氣，盈盈手上勁力一送，登時將那丸藥順著氣流送入他腹中。

　　岳不群一吞入這枚丸藥，只嚇得魂不附體，料想這是魔教中最厲害的「三屍腦神丹」，早就聽人說過，服了這丹藥後，每年端午節必須服食解藥，以制住丹中所裹屍蟲，否則屍蟲脫困而鑽入腦中，嚼食腦髓，痛楚固不必言，而且狂性大發，連瘋狗也有所不如。饒是他足智多謀，臨危不亂，此刻身當此境，卻也額上出汗如漿，臉如土色。

　　盈盈站直身子，說道：「沖哥，他們下手太重，這穴道點得很狠，餘下兩處穴道，稍待片刻再解，免得他難以抵受。」令狐沖道：「多謝你了。」盈盈嫣然一笑，心道：「我暗中做了手腳，雖是騙你，卻是為了你好。」過了一會，料知岳不群腸中丸藥漸化，已無法運功吐出，這才再替他解開餘下的兩處穴道，俯身在他身邊低聲道：「每年端午節之前，你上黑木崖來，我有解藥給你。」岳不群聽了這句話，確知適才所服當真是「三屍腦神丹」了，不由得全身發抖，顫聲道：「這……這是三屍……三屍……」盈盈格格一笑，大聲道：「不錯，恭喜閣下。這等靈丹妙藥，製煉極為不易，我教下只有身居高位、武功超卓的頭號人物，才有資格服食。鮑長老，是不是？」

　　鮑大楚躬身道：「謝教主的恩典，這神丹曾賜屬下服過。屬下忠心不二，奉命唯謹，服了神丹後，教主信任有加，實有說不盡的好處。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令狐沖吃了一驚，問道：「你給我師……給他服了三屍腦神丹？」盈盈笑道：「是他自己忙不迭的張口吞食的，多半他肚子餓得狠了，什麼東西都吃。岳不群，以後你出力保護沖哥和我的性命，於你大為有益。」

　　岳不群心下恨極，但想：「倘若這妖女遭逢意外，給人害死，我……我可就慘了。甚至她性命還在，受了重傷，端午節之前不能回到黑木崖，我又到哪裡去找她？又或者她根本就不想給我解藥……」想到這裡，忍不住全身發抖，雖然一身神功，竟是難以鎮定。令狐沖歎了口氣，心想盈盈出身魔教，行事果然帶著三分邪氣，但此舉其實是為了自己著想，可也怪不得她。盈盈向鮑大楚道：「鮑長老，你去回稟教主，說道五嶽派掌門岳先生已誠心歸服我教，服了教主的神丹，再也不會反叛。」鮑大楚先前見令狐沖定要釋放岳不群，正自發愁，生怕回歸總壇之後教主怪責，待見岳不群被逼服食「三屍腦神丹」，登時大喜，當下喜孜孜的應道：「全仗大小姐主持，方得大功告成，教主他老人家必定十分喜歡。教主中興聖教，澤被蒼生。」盈盈道：「岳先生既歸我教，那麼於他名譽有損之事，外邊也不能提了。他服食神丹之事，更半句不可洩漏。此人在武林中位望極高，智計過人，武功了得，教主必有重用他之處。」鮑大楚應道：「是，謹遵大小姐吩咐。」令狐沖見到岳不群這等狼狽的模樣，不禁惻然，雖然他此番意欲相害，下手狠辣，但過去二十年中，自己自幼至長，皆由他和師娘養育成人，自己一直當他是父親一般，突然間反臉成仇，心中甚是難過，要想說幾句話相慰，喉頭便如鯁住了一般，竟說不出來。盈盈道：「鮑長老、莫長老，兩位回到黑木崖上，請替我問爹爹安好，問向叔叔好，待得……待得他……他令狐公子傷癒，我們便回總壇來見爹爹。」

　　倘若換作了另一位姑娘，鮑大楚定要說：「盼公子早日康復，和大小姐回黑木崖來，大夥兒好盡早討一杯喜酒喝。」對於年少情侶，此等言語極為討好，但對盈盈，他卻哪裡敢說這種話？向二人正眼也不敢瞧上一眼，低頭躬身，板起了臉，唯唯答應，一副誠惶誠恐的神氣，生怕盈盈疑心他腹中偷笑。這位姑娘為了怕人嘲笑她和令狐沖相愛，曾令不少江湖豪客受累無窮，那是武林中眾所周知之事。他不敢多耽，當即向盈盈和令狐沖告辭，帶同眾人而去，告別之時，對令狐沖的禮貌比之對盈盈尤更敬重了三分。他老於江湖，歷練人情，知道越是對令狐沖禮敬有加，盈盈越是喜歡。

　　盈盈見岳不群木然而立，說道：「岳先生，你也可以去了。尊夫人的遺體，你帶去華山安葬嗎？」岳不群搖了搖頭，道：「相煩二位，便將她葬在小山之旁罷！」說著竟不向二人再看一眼，快步而去，頃刻間已在樹叢之後隱沒，身法之快，實所罕見。黃昏時分，令狐沖和盈盈將岳夫人的遺體在岳靈珊墓旁葬了，令狐沖又大哭了一場。

　　次日清晨，盈盈問道：「沖哥，你傷口怎樣？」令狐沖道：「這一次傷勢不重，不用擔心。」盈盈道：「那就好了。咱倆住在這裡，已為人所知。我想等你休息幾天，咱們換一個地方。」令狐沖道：「那也好。小師妹有媽媽相伴，也不怕了。」心下酸楚，歎道：「我師父一生正直，為了練這邪門劍法，這才性情大變。」盈盈搖頭道：「那也未必。當日他派你小師妹和勞德諾到福州去開小酒店，想謀取辟邪劍譜，就不見得是君子之所為。」令狐沖默然，這件事他心中早就曾隱隱約約的想到過，卻從來不敢好好的去想一想。盈盈又道：「這其實不是辟邪劍法，該叫作『邪門劍法』才對。這劍譜流傳江湖，遺害無窮。岳不群還活在世上，林平之心中也記著一部，不過我猜想，他不會全本背給左冷禪和勞德諾聽。林平之這小子心計甚深，豈肯心甘情願的將這劍譜給人？」令狐沖道：「左冷禪和林平之眼睛都盲了，勞德諾卻眼睛不瞎，佔了便宜。這三人都是十分聰明深沉，聚在一起，勾心鬥角，不知結果如何。以二對一，林平之怕要吃虧。」盈盈道：「你真要想法子保護林平之嗎？」令狐沖瞧著岳靈珊的墓，說道：「我實不該答應小師妹去保護林平之。這人豬狗不如，我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如何又能去幫他？只是我答應過小師妹的，倘若食言，她在九泉之下，也是難以瞑目。」盈盈道：「她活在世上之時，不知道誰真的對她好，死後有靈，應該懂了。她不會再要你去保護林平之的！」令狐沖搖頭道：「那也難說。小師妹對林平之一往情深，明知他對自己存心加害，卻也不忍他身遭災禍。」盈盈心想：「這倒不錯，換作了我，不管你待我如何，我總是全心全意的待你好。」

　　令狐沖在山谷中又將養了十餘日，新傷已大好了，說道須到恆山一行，將掌門之位傳給儀清，此後心無掛礙，便可和盈盈浪跡天涯，擇地隱居。

　　盈盈道：「那林平之的事，你又如何向你過世的小師妹交代？」令狐沖搔頭道：「這是我最頭痛的事，你最好別提，待我見機行事便是。」盈盈微微一笑，不再說了。兩人在兩座墓前行了禮，相偕離去。

## 第37章　迫娶

　　令狐沖和盈盈出得山谷，行了半日，來到一處市鎮，到一家麵店吃麵。令狐沖筷子上挑起長長幾根麵條，笑吟吟的道：「我和你還沒拜堂成親……」盈盈登時羞得滿臉通紅，嗔道：「誰和你拜堂成親了？」令狐沖微笑道：「將來總是要成親的。你如不願，我捉住了你拜堂。」盈盈似笑非笑的道：「在山谷中倒是乖乖的，一出來就來說這些不正經的瘋話。」令狐沖笑道：「終身大事，最是正經不過。盈盈，那日在山谷之中，我忽然想起，日後和你做了夫妻，不知生幾個兒子好。」盈盈站起身來，秀眉微蹙，道：「你再說這些話，我不跟你一起去恆山啦。」令狐沖笑道：「好，好，我不說，我不說。因為那山谷中有許多桃樹，倒像是個桃谷，要是有六個小鬼在其間鬼混，豈不是變了小桃谷六仙？」盈盈坐了下來，問道：「哪裡來六個小鬼？」一語出口，便即省悟，又是令狐沖在說風話，白了他一眼，低頭吃麵，心中卻十分甜蜜。『令狐沖道：「我和你同上恆山，有些心地齷齪之徒，還以為我和你已成夫妻，在他自己的髒肚子裡胡說八道，只怕你不高興。」這一言說中了盈盈的心事，道：「正是。好在我現下跟你都穿了鄉下莊稼人的衣衫，旁人未必認得出。」令狐沖道：「你這般花容月貌，不論如何改扮，總是驚世駭俗。旁人一見，心下暗暗喝采：『嘿，好一個美貌鄉下大姑娘，怎地跟著這一個傻不楞登的臭小子，豈不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待得仔細多看上幾眼，不免認出這朵鮮花原來是日月神教的任大小姐，這堆牛糞呢，自然是大蒙任小姐垂青的令狐沖了。」盈盈笑道：「閣下大可不用如此謙虛。」令狐沖道：「我想，咱們這次去恆山，我先喬裝成個毫不起眼之人，暗中察看。如果太平無事，我便獨自現身，將掌門之位傳了給人，然後和你在什麼秘密地方相會，一同下山，神不知，鬼不覺，豈不是好？」

　　盈盈聽他這麼說，知他是體貼自己，甚是喜歡，笑道：「那好極了，不過你上恆山去，尤其是去見那些師太，只好自己剃光了頭，也扮成個師太，旁人才不起疑。沖哥，來，我就給你喬裝改扮，你扮成個小尼姑，只怕倒也俊俏得緊。」令狐沖連連搖手，道：「不成，不成。一見尼姑，逢賭必輸。令狐沖扮成尼姑，今後可倒足了大霉，那決計不成。」盈盈笑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卻偏有這許多忌諱。我非剃光你的頭不可。」令狐沖笑道：「扮尼姑倒也不必了，但要上見性峰，扮女人卻是勢在必行。只是我一開口說話，就給聽出來是男人。我倒有個計較，你可記得恆山磁窯口翠屏山懸空寺中的一個人嗎？」盈盈一沉吟，拍手道：「妙極，妙極！懸空寺中有個又聾又啞的僕婦，咱們在懸空寺上打得天翻地覆，她半點也聽不到。問她什麼，她只是呆呆的瞧著你。你想扮成這人？」令狐沖道：「正是。」盈盈笑道：「好，咱們去買衣衫，就給你喬裝改扮。」盈盈用二兩銀子向一名鄉婦買了一頭長髮，細心梳好了，裝在令狐沖頭上，再讓他換上農婦裝束，宛然便是個女子，再在臉上塗上黃粉，畫上七八粒黑痣，右腮邊貼了塊膏藥。令狐沖對鏡一看，連自己也認不出來。盈盈笑道：「外形是像了，神氣卻還不似，須得裝作癡癡呆呆、笨頭笨腦的模樣。」令狐沖笑道：「癡癡呆呆的神氣最是容易不過，那壓根兒不用裝，笨頭笨腦，原是令狐沖的本色。」盈盈道：「最要緊的是，旁人倘若突然在你身後大聲嚇你，千萬不能露出馬腳。」一路之上，令狐沖便裝作那個又聾又啞的僕婦，先行練習起來。二人不再投宿客店，只在破廟野祠中住宿。盈盈時時在他身後突發大聲，令狐沖竟充耳不聞。不一日，到了恆山腳下，約定三日後在懸空寺畔聚頭。令狐沖獨自上見性峰去，盈盈便在附近遊山玩水。

　　到得見性峰峰頂，已是黃昏時分，令狐沖尋思：「我若徑行入庵，儀清、鄭萼、儀琳師妹她們心細的人多，察看之下，不免犯疑。我還是暗中窺探的好。」當下找個荒僻的山洞，睡了一覺，醒來時月已天中，這才奔往見性峰主席無色庵。剛走近主庵，便聽得錚錚錚數下長劍互擊之聲，令狐沖心中一動：「怎麼來了敵人？」一摸身邊暗藏的短劍，縱身向劍聲處奔去。兵刃撞擊聲從無色庵旁十餘丈外的一間瓦屋中發出，瓦屋窗中透出燈光。令狐衝奔到屋旁，但聽兵刃撞擊聲更加密了，湊眼從窗縫中一張，登時放心，原來是儀和與儀琳兩師姊妹正在練劍，儀清和鄭萼二人站著旁觀。儀和與儀琳所使的，正是自己先前所授、學自華山思過崖後洞石壁上的恆山劍法。二人劍法已頗為純熟。鬥到酣處，儀和出劍漸快，儀琳略一疏神，儀和一劍刺出，直指前胸，儀琳回劍欲架，已然不及，「啊」的一聲輕叫。儀和長劍的劍尖已指在她心口，微笑道：「師妹，你又輸了。」儀琳甚是慚愧，低頭道：「小妹練來練去，總是沒什麼進步。」儀和道：「比之上次已有進步了，咱們再來過。」長劍在空中虛劈一招。儀清道：「小師妹累啦，就和鄭師妹去睡罷，明日再練不遲。」儀琳道：「是。」收劍入鞘，向儀和、儀清行禮作別，拉了鄭萼的手推門出外。她轉過身時，令狐沖見她容色憔悴，心想：「這個小師妹心中總是不快樂。」儀和掩上了門，和儀清二人相對搖了搖頭，待聽得儀琳和鄭萼腳步聲已遠，說道：「我看小師妹總是靜不下心來。心猿意馬，那是咱們修道人的大忌，不知怎生勸勸她才好。」儀清道：「勸是很難勸的，總須自悟。」儀和道：「我知道她為什麼不能心靜，她心中老是想著……」儀清搖手道：「佛門清淨之地，師姊別說這等話。若不是為了急於報師父的大仇，讓她慢慢自悟，原亦不妨。」

　　儀和道：「師父常說：世上萬事皆須隨緣，半分勉強不得；尤其收束心神，更須循序漸進，倘若著意經營，反易墮入魔障。我看小師妹外和內熱，乃是性情中人，身入空門，於她實不相宜。」儀清歎了口氣，道：「這一節我也何嘗沒想到，只是……只是一來我派終須有佛門中人接掌門戶，令狐師兄曾一再聲言，他代掌門戶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要緊的是，岳不群這惡賊害死我們師父、師叔……」

　　令狐沖聽到這裡，大吃一驚：「怎地是我師父害死她們的師父、師叔？」只聽儀清續道：「不報這深恨大仇，咱們做弟子的寢食難安。」儀和道：「我只有比你更心急，好，趕明兒我加緊督促她練劍便了。」儀清道：「常言道：欲速則不達，卻別逼得她太過狠了。我看小師妹近日精神越來越差。」儀和道：「是了。」兩師姊妹收起兵刃，吹滅燈火，入房就寢。

　　令狐沖悄立窗外，心下疑思不解：「她們怎麼說我師父害死了她們的師父、師叔？又為什麼為報師仇，為了有人接掌恆山門戶，便須督促儀琳小師妹日夜勤練劍法？」凝思半晌，不明其理，慢慢走開，心想：「日後詢問儀和、儀清兩位師姊便是。」猛見地下自己的影子緩緩晃動，抬頭望月，只見月亮斜掛樹梢，心中陡然閃過一個念頭，險些叫出聲來，心道：「我早該想到了。為什麼她們早就明白此事，我卻一直沒想到？」閃到近旁小屋的牆外，靠牆而立，以防恆山派中有人見到自己身影，這才靜心思索，回想當日在少林寺中定閒、定逸兩位師太斃命的情狀：其時定逸師太已死，定閒師太囑咐我接掌恆山門戶之後，便即逝去，言語中沒顯露害死她們的兇手是誰。檢視之下，二位師太身上並無傷痕，並非受了內傷，更不是中毒，何以致死，甚是奇怪，只是不便解開她們衣衫，詳查傷處。後來離少林寺出來，在雪野山洞之中，盈盈說在少林寺時曾解開二位師太的衣衫查傷，見到二人心口都有一粒釘孔大的紅點，是被人用針刺死。當時我跳了起來，說道：「毒針？武林之中，有誰是使毒針的？」盈盈說道：「爹爹和向叔叔見聞極廣，可是他們也不知道。爹爹又說，這針並非毒針，乃是一件兵刃，刺入要害，致人死命。只是刺入定閒師太心口那一針，略略偏斜了些。」我說：「是了，我見到定閉師太之時，她還沒斷氣。這針既是當胸刺入，那就並非暗算，而是正面交鋒。那麼害死兩位師太的，定是武功絕頂的高手。」盈盈道：「我爹爹也這麼說。既有了這條線索，要找到兇手，想亦不難。」當時我伸掌在山洞石壁上用力一拍，大聲道：「盈盈，我二人有生之年，定當為兩位師太報仇雪恨。」盈盈道：「正是。」令狐沖雙手反按牆壁，身子不禁發抖，心想：「能使一枚小針而殺害這兩位高手師太，若不是練了葵花寶典的，便是練了辟邪劍法的。東方不敗一直在黑木崖頂閨房中繡花，不會到少林寺來殺人，以他武功，也決不會針刺定閒師太而一時殺她不了。左冷禪所練的辟邪劍法是假的。那時候林師弟初得劍譜未久，未必已練成劍法，甚至還沒得到劍譜……」回想當日在雪地裡遇到林平之與岳靈珊的情景，心想：「不錯，那時候林平之說話未變雌聲，不管他是否已得劍譜，辟邪劍法總是尚未練成。」想到此處，額頭上冷汗涔涔而下，那時候能以一枚細針、正面交鋒而害死恆山派兩大高手，武功卻又高不了定閒師太多少，一針不能立時致她死命，那只有岳不群一人。又想起岳不群處心積慮，要做五嶽派的掌門，竟能讓勞德諾在門下十餘年之久，不揭穿他的來歷，末了讓他盜了一本假劍譜去，由此輕輕易易的刺瞎左冷禪雙目。定閒、定逸兩位師太極力反對五派合併，岳不群乘機下手將其除去，少了並派的一大阻力，自是在情理之中。定閒師太為什麼不肯吐露害她的兇手是誰？自然由於岳不群是他的師父之故。倘若兇手是左冷禪或東方不敗，定閒師太又何以不說？

　　令狐沖又想到當時在山洞中和盈盈的對話。他在少林寺給岳不群重重踢了一腳，他並未受傷，岳不群腿骨反斷，盈盈大覺奇怪。她說她父親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其中原因，令狐沖吸了不少外人的內功，固然足以護體，但必須自加運用方能傷人，不像自己所練成的內功，不須運使，自能將對方攻來的力道反彈出去。此刻想來，岳不群自是故意做作，存心做給左冷禪看的，那條腿若非假斷，便是他自己以內力震斷，好讓左冷禪瞧在眼裡，以為他武功不過爾爾，不足為患，便可放手進行並派。左冷禪花了無數心血力氣，終於使五派合併，到得頭來，卻是為人作嫁，給岳不群一伸手就將成果取了去。這些道理本來也不難明，只是他說什麼也不會疑心到師父身上，或許內心深處，早已隱隱想到，但一碰到這念頭的邊緣，心思立即避開，既不願去想，也不敢去想，直至此刻聽到了儀和、儀清的話，這才無可規避。

　　自己一生敬愛的師父，竟是這樣的人物，只覺人生一切，都是殊無意味，一時打不起精神到恆山別院去查察，便在一處僻靜的山坳裡躺下睡了。

　　次日清晨，令狐衝到得通元谷時，天已大明。他走到小溪之旁，向溪水中照映自己改裝後的容貌，又細看身上衣衫鞋襪，一無破綻，這才走向別院。他繞過正門，欲從邊門入院，剛到門邊，便聽得一片喧嘩之聲。

　　只聽得院子裡許多人大聲喧叫：「真是古怪！他媽的，是誰幹的？」「什麼時候干的？怎麼神不知，鬼不覺，手腳可真乾淨利落！」「這幾人武功也不壞啊，怎地著了人家道兒，哼也不哼一聲？」令狐沖知道發生了怪事，從邊門中挨進去，只見院子中和走廊上都站滿了人，眼望一株公孫樹的樹梢。令狐沖抬頭一看，大感奇怪，心中的念頭也與眾人所叫嚷的一般無異，只見樹上高高掛著八人，乃是仇松年、張夫人、西寶和尚、玉靈道人這一夥七人，另外一人是「滑不留手」游迅。八人顯是都被點了穴道，四肢反縛，吊在樹枝上蕩來蕩去，離地一丈有餘，除了隨風飄蕩，半分動彈不得。八人神色之尷尬，實是世所罕見。兩條黑蛇在八人身上蜿蜒遊走，那自是「雙蛇惡乞」嚴三星的隨身法寶了。這兩條蛇盤到嚴三星身上，倒也沒什麼，游到其他七人身上時，這些人氣憤羞慚的神色之中，又加上幾分害怕厭惡。人叢中躍起一人，正是夜貓子「無計可施」計無施。他手持匕首，縱上樹幹，割斷了吊著「桐柏雙奇」的繩索。這兩人從空中摔下，那矮矮胖胖的老頭子伸手接住，放在地上。片刻之間，計無施將八人都救下來，解開了各人被封的穴道。仇松年等一得自由，立時污言穢語的破口大罵。只見眾人都是眼睜睜的瞧著自己，有的微笑，有的驚奇。有人說道：「已！」有人說道：「陰！」有人說道：「小！」有人說道：「命！」張夫人一側頭，只見仇松年等七人額頭上都用硃筆寫著一個字，有的是「已」，有的是「陰」字，料想自己額頭也必有字，當即伸手去抹。祖千秋已推知就裡，將八人額頭的八個字串起來，說道：「陰謀已敗，小心狗命！」餘人一聽不錯，紛紛說道：「陰謀已敗，小心狗命！」西寶和尚大聲罵道：「什麼陰謀已敗，你奶奶的，小心誰的狗命？」玉靈道人忙搖手阻止，在掌心中吐了一大口唾沫，伸手去擦額頭的字。祖千秋道：「游兄，不知八位如何中了旁人的暗算，可能賜告嗎？」游迅微微一笑，說道：「說來慚愧，在下昨晚睡得甚甜，不知如何，竟給人點了穴道，吊在這高樹之上。那下手的惡賊，多半使用『五更雞鳴還魂香』之類迷藥，否則兄弟本領不濟，遭人暗算，那也罷了，像玉靈道長、張夫人這等智勇兼備的人物，如何也著了道兒？」張夫人哼了一聲，道：「正是如此。」不願與旁人多說，忙入內照鏡洗臉，玉靈道人等也跟了進去。

　　群豪議論不休，嘖嘖稱奇，都道：「游迅之言不盡不實。」有人道：「大夥兒數十人在堂內睡覺，若放迷香，該當數十人一起迷倒才是，怎會只迷倒他們幾個？」眾人猜想那「陰謀已敗」的陰謀，不知是何所指，種種揣測都有，莫衷一是。有人道：「不知將這八人倒吊高樹的那位高手是誰？」有人笑道：「幸虧桃谷六怪今番沒到，否則又有得樂子了。」另一人道：「你怎知不是桃谷六仙干的？這六兄弟古里古怪，多半便是他們做的手腳。」祖千秋搖頭道：「不是，不是，決計不是。」先一人道：「祖兄如何得知？」祖千秋笑道：「桃谷六仙武功雖高，肚子裡的墨水卻有限得很，那『陰謀』二字，擔保他們就不會寫。」群豪哈哈大笑，均說言之有理。各人談論的都是這件趣事，沒人對令狐沖這呆頭呆腦的僕婦多瞧上一眼。令狐沖心中只是在想：「這八人想攪什麼陰謀？那多半是意欲不利於我恆山派。」這日午後，忽聽得有人在外大叫：「奇事，奇事，大家來瞧啊！」群豪湧了出去。令狐沖慢慢跟在後面，只見別院右首里許外有數十人圍著，群豪急步奔去。令狐沖走到近處，聽得眾人正自七張八嘴的議論。有十餘人坐在山腳下，面向山峰，顯是被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山壁上用黃泥寫著八個大字，又是「陰謀已敗，小心狗命」。

　　當下有人將那十餘人轉過身來，赫然有愛吃人肉的漠北雙熊在內。計無施走上前去，在漠北雙熊背上推拿了幾下，解開了他們啞穴，但余穴不解，仍是讓他們動彈不得，說道：「在下有一事不明，可要請教。請問二位到底參與了什麼密謀，大夥兒都想知道。」群豪都道：「對，對！有什麼陰謀，說出來大家聽聽。」黑熊破口大罵：「操他奶奶的十八代祖宗，有什麼陰謀，陰他媽龜兒子的謀。」祖千秋道：「那麼眾位是給誰點倒的，總可以說出來讓大夥兒聽聽罷。」白熊道：「老子知道就好了。老子好端端在山邊散步，背心一麻，就著了烏龜孫子王八蛋的道兒。是英雄好漢，就該真刀真槍的打上一架，在人家背後偷襲，算什麼人物？」祖千秋道：「兩位既不肯說，也就罷了。這件事既已給人揭穿，我看是幹不成了，只是大夥兒不免要多留心留心。」有人大聲道：「祖兄，他們不肯吐露，就讓他們在這山腳邊餓上三天三夜。」另一人道：「不錯，解鈴還由繫鈴人。你如放了他們，那位高人不免將你怪上了，也將你點倒，吊將起來，可不是玩的。」計無施道：「此言不錯。眾位兄台，在下不是袖手旁觀，實在有點膽寒。」

　　黑熊、白熊對望了一眼，都大罵起來，只是罵得不著邊際，可也不敢公然罵計無施這一干人的祖宗，否則自己動彈不得，對方若要動粗，卻無還手之力。

　　計無施笑著拱拱手，說道：「眾位請了。」轉身便行。餘人圍著指指點點，說了一會子話，慢慢都散開了。令狐沖慢慢踱回，剛到院子外，聽得裡面又有人叫嚷嘻笑。一抬頭間，見公孫樹上又倒吊著二人，一個是不可不戒田伯光，另一個卻是不戒和尚。令狐沖心下大奇：「不戒大師是儀琳小師妹的父親，田伯光是小師妹的弟子。他二人說什麼也不會來跟恆山派為難。恆山派有難，他們定會奮力援手。怎地也給人吊在樹上？」心中原來十分確定的設想，突然間給全部推翻，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不戒大師天真爛漫，與人無許，怎會給人倒吊高樹，定是有人和他惡作劇了。要擒住不戒大師，非一人之力可辦，多半便是桃谷六仙。」但想到祖千秋先前的言語，說桃谷六仙寫不出「陰謀」二字，確也甚是有理。他滿腹疑竇，慢慢走進院子去，只見不戒和尚與田伯光身上都垂著一條黃布帶子，上面寫得有字。不戒和尚身上那條帶上寫道：「天下第一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田伯光身上那條帶上寫道：「天下第一大膽妄為、辦事不力之人。」令狐沖第一個念頭便是：「這兩條帶子掛錯了。不戒和尚怎會是『好色無厭之徒』？這『好色無厭』四字，該當送給田伯光才是。至於『大膽妄為』四字，送給不戒和尚倒還貼切，他不戒殺，不戒葷，做了和尚，敢娶尼姑，自是大膽妄為之至，不過『辦事不力』，又不知從何說起？」但見兩根布帶好好的繫在二人頸中，垂將下來，又不像是匆忙中掛錯了的。群豪指指點點，笑語評論，大家也都說：「田伯光貪花好色，天下聞名，這位大和尚怎能蓋得過他？」

　　計無施與祖千秋低聲商議，均覺大是蹊蹺，知道不戒和尚和令狐沖交情甚好，須得將二人救下來再說。當下計無施縱身上樹，將二人手足上被縛的繩索割斷，解開了二人穴道。不戒與田伯光都是垂頭喪氣，和仇松年、漠北雙熊等人破口大罵的情狀全然不同。計無施低聲問道：「大師怎地也受這無妄之災？」不成和尚搖了搖頭，將布條緩緩解下，對著布條上的字看了半晌，突然間頓足大哭。

　　這一下變故，當真大出群豪意料之外，眾人語聲頓絕，都呆呆的瞧著他。只見他雙拳捶胸，越哭越傷心。田伯光勸道：「太師父，你也不用難過。咱們失手遭人暗算，定要找了這個人來，將他碎屍萬段……」他一言未畢，不戒和尚反手一掌，將他打得直跌出丈許之外，幾個踉蹌，險些摔倒，半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起。不戒和尚罵道：「臭賊！咱們給吊在這裡，當然是罪有應得，你……你……你好大的膽子。想殺死人家啊。」田伯光不明就裡，聽太師父如此說，擒住自己之人定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竟連太師父也不敢得罪他半分，只得唯唯稱是。不戒和尚呆了一呆，又捶胸哭了起來，突然間反手一掌，又向田伯光打去。田伯光身法極快，身子一側避開，叫道：「太師父！」不戒和尚一掌沒打中，也不再追擊，順手回過掌來，拍的一聲，打在院中的一張石凳之上，只擊得石屑紛飛。他左手一掌，右手一掌，又哭又叫，越擊越用力，十餘掌後，雙掌上鮮血淋漓，石凳也給他擊得碎石亂崩，忽然間喀喇一聲，石凳裂為四塊。群豪無不駭然，誰也不敢哼上一聲，倘若他盛怒之下，找上了自己，一擊中頭，誰的腦袋能如石凳般堅硬？祖千秋、老頭子、計無施三人面面相覷，半點摸不著頭腦。田伯光眼見不對，說道：「眾位請照看著太師父。我去相請師父。」令狐沖尋思：「我雖已喬裝改扮，但儀琳小師妹心細，別要給她瞧出了破綻。」他扮過軍官，扮過鄉農，但都是男人，這次扮成女人，實在說不出的彆扭，心中絕無自信，生怕露出了馬腳。當下去躲在後園的一間柴房之中，心想：「漠北雙熊等人兀自被封住穴道，猜想計無施、祖千秋等人之意，當是晚間去竊聽這些人的談論。我且好好睡上一覺，半夜裡也去聽上一聽。」耳聽得不戒和尚號啕之聲不絕，又是驚奇，又是好笑，迷迷糊糊的便即入睡。

　　醒來時天已入黑，到廚房中去找些冷飯茶來吃了。又等良久，耳聽得人聲漸寂，於是繞到後山，慢慢踱到漠北雙熊等人被困之處，遠遠蹲在草叢之中，側耳傾聽。不久便聽得呼吸聲此起彼伏，少說也有二十來人散在四周草木叢中，令狐沖暗暗好笑：「計無施他們想到要來偷聽，旁人也想到了，聰明人還真不少。」又想，「計無施畢竟了得，他只解了漠北雙熊這兩個吃人肉粗胚的啞穴，卻不解旁人的啞穴，否則漠北雙熊一開口說話，便會給同夥中精明能幹之輩制止。」只聽得白熊不住口的在詈罵：「他奶奶的，這山邊蚊子真多，真要把老子的血吸光了才高興，我操你臭蚊蟲的十八代祖宗。」黑熊笑道：「蚊子只是叮你，卻不來叮我，不知是什麼緣故。」白熊罵道：「你的血臭的，連蚊子也不吃。」黑熊笑道：「我寧可血臭，好過給幾百隻蚊子在身上叮。」白熊又是「直娘賊，龜兒子」的大罵起來。

　　白熊罵了一會，說道：「穴道解開之後，老子第一個便找夜貓子算帳，把這龜蛋點了穴道，將他大腿上的肉一口口咬下來生吃。」黑熊笑道：「我卻寧可吃那些小尼姑們，細皮白肉，嫩得多了。」白熊道：「岳先生吩咐了的，尼姑們要捉到華山去，可不許吃。」黑熊笑道：「幾百個尼姑，吃掉三四個，岳先生也不會知道。」令狐沖大吃一驚：「怎麼是師父吩咐了的？怎麼要他們將恆山派弟子捉到華山去？這個『大陰謀』，自然是這件事了。可是他們又怎麼會聽我師父的號令？」

　　忽聽得白熊高聲大罵：「烏龜兒子王八蛋！」黑熊怒道：「你不吃尼姑便不吃，幹麼罵人？」白熊道：「我罵蚊子，又不是罵你。」令狐沖滿腹疑團，忽聽得背後草叢中腳步聲響，有人慢慢走近，心想：「這人別要踏到我身上來才好。」那人對準了他走來，走到他身後，蹲了下來，輕輕拉他衣袖。令狐沖微微一驚：「是誰？難道認了我出來？」回過頭來，朦朧月光之下，見到一張清麗絕俗的臉龐，正是儀琳。他又驚又喜，心想：「原來我的行跡早給她識破了。要扮女人，畢竟不像。」儀琳頭一側，小嘴努了努，緩緩站起身來，仍是拉著他衣袖，示意和他到遠處說話。令狐沖見她向西行去，便跟在她身後。兩人一言不發，逕向西行。儀琳沿著一條狹狹的山道，走出了通元谷，忽然說道：「你又聽不見人家的說話，擠在這是非之地，那可危險得緊。」她幾句話似乎並不是向他而說，只是自言自語。令狐沖一怔，心道：「她說我聽不見人家說話，那是什麼意思？她說的是反話，還是真的認我不出？」又想儀琳從來不跟自己說笑，那麼多半是認不出了，只見她折而向北，漸漸向著磁窯口走去，轉過了一個山坳，來到了一條小溪之旁。儀琳輕聲道：「我們老是在這裡說話，你可聽厭了我的話嗎？」跟著輕輕一笑，說道：「你從來就聽不見我的話，啞婆婆，倘若你能聽見我說話，我就不會跟你說了。」令狐沖聽儀琳說得誠摯，知她確是將自己認作了懸空寺中那個又聾又啞的僕婦。他童心大起，心道：「我且不揭破，聽她跟我說些什麼。」儀琳牽著他衣袖，走到一株大柳樹下的一塊長石之旁，坐了下來。令狐沖跟著坐下，側著身子，背向月光，好教儀琳瞧不見自己的臉，尋思：「難道我真的扮得很像，連儀琳也瞞過了？是了，黑夜之中，只須有三分相似，她便不易分辨。盈盈的易容之術，倒也了得。」儀琳望著天上眉月，幽幽歎了口氣。令狐沖忍不住想問：「你小小年紀，為什麼有這許多煩惱？」但終於沒出聲。儀琳輕聲道：「啞婆婆，你真好，我常常拉著你來，向你訴說我的心事，你從來不覺厭煩，總是耐心的等著，讓我愛說多少，便說多少。我本來不該這樣煩你，但你待我真好，便像我自己親生的娘一般。我沒有娘，倘若我有個媽媽，我敢不敢向她這樣說呢？」令狐沖聽到她說是傾訴自己心事，覺得不妥，心想：「她要說什麼心事？我騙她吐露內心秘密，可太也對不住她，還是快走的為是。」當即站起身來。儀琳拉住了他袖子，說道：「啞婆婆，你……你要走了嗎？」聲音中充滿失望之情。令狐衝向她望了一眼，只見她神色淒楚，眼光中流露出懇求之意，不由得心下軟了，尋思：「小師妹形容憔悴，滿腹心事，倘若無處傾訴，老是悶在心裡，早晚要生重病。我且聽她說說，只要她始終不知是我，也不會害羞。」當下又緩緩坐了下來。儀琳伸手摟住他脖子，說道：「啞婆婆，你真好，就陪我多坐一會兒。你不知道我心中可有多悶。」令狐沖心想：「令狐沖這一生可交了婆婆運，先前將盈盈錯認作是婆婆，現下又給儀琳錯認是婆婆。我叫了人家幾百聲婆婆，現在她叫還我幾聲，算是好人有好報。」

　　儀琳道：「今兒我爹爹險些兒上吊死了，你知不知道？他給人吊在樹上，又給人在身上掛了一根布條兒，說他是『天下第一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我爹爹一生，心中就只有我媽媽一人，什麼好色無厭，那是從何說起？那人一定糊里糊塗，將本來要掛在田伯光身上的布條，掛錯在爹爹身上了。其實掛錯了，拿來掉過來就是，可用不著上吊自盡哪。」令狐沖又是吃驚，又是好笑：「怎麼不戒大師要自盡？她說他險些兒上吊死了，那麼定是沒死。兩根布條上寫的都不是好話，既然拿了下來，怎麼又去掉轉來掛在身上？這小師妹天真爛漫，真是不通世務之至。」

　　儀琳說道：「田伯光趕上見性峰來，要跟我說，偏偏給儀和師妹撞見了，說他擅闖見性峰，不問三七二十一，提劍就砍，差點沒要了他的性命，可也真是危險。」

　　令狐沖心想：「我曾說過，別院中的男子若不得我號令，任誰不許上見性峰。田兄名聲素來不佳，儀和師姊又是個急性子人，一見之下，自然動劍。只是田兄武功比她高得多，儀和可殺不了他。」他正想點頭同意，但立即警覺：「不論她說什麼話，我贊同也好，反對也好，決不可點頭或搖頭。那啞婆婆決不會聽到她的說話。

　　儀琳續道：「田伯光待得說清楚，儀和師姊已砍了十七八劍，幸好她手下留情，沒真的殺了他。我一得到消息，忙趕到通元谷來，卻已不見爹爹，一問旁人，都說他在院子中又哭又鬧，生了好大的氣，誰也不敢去跟他說話，後來就不見了。我在通元谷中四下尋找，終於在後山一個山坳裡見到了他，只見他高高掛在樹上。我著急得很，忙縱上樹去，見他頭頸中有一條繩，勒得快斷氣了，真是菩薩保佑，幸好及時趕到。我將他救醒了，他抱著我大哭。我見他頭頸中仍是掛著那根布條，上面寫的仍是『天下第一負心薄倖』什麼的。我說：『爹爹，這人真壞，吊了你一次，又吊你第二次。掛錯了布條，他又不掉轉來。「爹爹一面哭，一面說道：『不是人家吊，是我自己上吊的。我……我不想活了。』我勸他說：『爹爹，那人定是突然之間向你偷襲，你不小心著了他的道兒，那也不用難過。咱們找到他，叫他講個道理出來，他如說得不對，咱們也將他吊了起來，將這條布條掛在他頭頸裡。』爹爹道：『這條布條是我的，怎可掛在旁人身上？天下第一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乃是我不戒和尚。哪裡還有人勝得過我的？小孩兒家，就會瞎說。』啞婆婆，我聽他這麼說，心中可真奇了，問道：『爹爹，這布條沒掛錯麼？』爹爹說：『自然沒掛錯。我……我對不起你娘，因此要懸樹自盡，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想活了。』」令狐沖記得不戒和尚曾對他說過，他愛上了儀琳的媽媽，只因她是個尼姑，於是為她而出家做了和尚。和尚娶尼姑，真是希奇古怪之至。他說他對不起儀琳的媽媽，想必是後來移情別戀，因此才自認是「負心薄倖、好色無厭」，想到此節，心下漸漸有些明白了。儀琳道：「我見參爹哭得傷心，也哭了起來。爹爹反而勸我，說道：『乖孩子，別哭，別哭。爹爹倘若死了，你孤苦伶仃的在這世上，又有誰來照顧你？』他這樣說，我哭得更加厲害了。」她說到這裡，眼眶中淚珠瑩然，神情極是淒楚，又道：「爹爹說道：『好啦，好啦！我不死就是，只不過也太對不住你娘。』我問：『到底你怎樣對不住我娘？』爹爹歎了口氣，說道：『你娘本來是個尼姑，你是知道的了。我一見到你娘，就愛得她發狂，說什麼要娶她為妻。你娘說：「阿彌陀佛，起這種念頭，也不怕菩薩嗔怪。」我說：「菩薩要怪，就只怪我一人。」你娘說：「你是俗家人，娶妻生子，理所當然。我身入空門，六根清淨，再動凡心，菩薩自然要責怪了，可怎會怪到你？」我一想不錯，是我決意要娶你娘，可不是你娘一心想嫁我。倘若讓菩薩怪上了她，累她死後在地獄中受苦，我如何對得住她？因此我去做了和尚。菩薩自然先怪我，就算下地獄，咱們夫妻也是一塊兒去。』」

　　令狐沖心想：「不戒大師確是個情種，為了要擔負菩薩的責任，這才去做和尚，既然如此，不知後來又怎會變心？」儀琳續道：「我就問爹爹：『後來你娶了媽媽沒有？』爹爹說：『自然娶成了，否則怎會生下你來？千不該，萬不該，那日你生下來才三個月，我抱了你在門口曬太陽。』我說：『曬太陽又有什麼不對了？』爹爹說：『事情也真不巧，那時候有個美貌少婦，騎了馬經過門口，看見我大和尚抱了個女娃娃，覺得有些奇怪，向咱們瞧了幾眼，讚道：「好美的女娃娃！」我心中一樂，說道：「你也美得很啊。」那少婦向我瞪了一眼，問道：「你這女娃娃是哪裡偷來的？」我說：「什麼偷不偷的？是我和尚自己生的。」那少婦忽然大發脾氣，罵道：「我好好問你，你幾次三番向我取笑，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我說：「取什麼笑？難道和尚不是人，就不會生孩子？你不信，我就生給你看。」哪知道那女人凶得很，從背上拔出劍來，便向我刺來，那不是太不講道理嗎？』」

　　令狐沖心想：「不戒大師直言無忌，說的都是真話，但聽在對方耳裡，卻都成為無聊調笑。他既然娶妻生女，怎地又不還俗？大和尚抱了個女娃娃，原是不倫不類。」

　　儀琳道：「我說：『這位太太可也太凶了。我明明是你生的，又沒騙她，幹麼好端端地便拔劍刺人？』爹爹道：『是啊，當時我一閃避開，說道：「你怎地不分青紅皂白，便動刀劍？這女娃娃不是我生的，難道是你生的？」那女人脾氣更大了，向我連刺三劍。她幾劍刺我不中，出劍更快了。我當然不來怕她，就怕她傷到了你，她刺到第八劍上，我飛起一腳，將她踢了個觔斗。她站起身來，大罵我：「不要臉的惡和尚，無恥下流，調戲婦女。」「『就在這時候，你媽媽從河邊洗了衣服回來，站在旁邊聽著。那女人罵了幾句，氣憤憤的騎馬走了，掉在地上的劍也不要了。我轉頭跟你娘說話。她一句也不答，只是哭泣。我問她為什麼事，她總是不睬。第二天早晨，你娘就不見了。桌上有一張紙，寫著八個字。你猜是什麼字？那便是「負心薄倖，好色無厭」這八個字了。我抱了你到處去找她，可哪裡找得到。』「我說：『媽媽聽了那女人的話，以為你真的調戲了她。』爹爹說：『是啊，那不是冤枉嗎？可是後來我想想，那也不全是冤枉，因為當時我見到那個女人，心中便想：「這女子生得好俊。」你想：我既然娶了你媽媽做老婆，心中卻贊別個女人美貌，不但心中贊，口中也贊，那不是負心薄倖、好色無厭麼？』」令狐沖心道：「原來儀琳師妹的媽媽醋勁兒這般厲害。當然這中間大有誤會，但問個明白，不就沒事了？」儀琳道：「我說：『後來找到了媽媽沒有？』爹爹說：『我到處尋找，可哪裡找得到？我想你媽是尼姑，一定去了尼姑庵中，一處處庵堂都找遍了。這一日，找到了恆山派的白雲庵，你師父定逸師太見你生得可愛，心中歡喜，那時你又在生病，便叫我將你寄養在庵中，免得我帶你在外奔波，送了你一條小命。』」一提到定逸師太，儀琳又不禁泫然，說道：「我從小沒了媽媽，全仗師父撫養長大，可是師父給人害死了，害死她的，卻是令狐大哥的師父，你瞧這可有多為難。令狐大哥跟我一樣，也是自幼沒了媽媽，由他師父撫養長大的。不過他比我還要苦些，不但沒了媽媽，連爹爹也沒有。他自然敬愛他的師父，我要是將他師父殺了，為我師父報仇，令狐大哥可不知有多傷心。我爹爹又說：他將我寄養在白雲庵中之後，找遍了天下的尼姑庵，後來連蒙古、西藏、關外、西域，最偏僻的地方都找到了，始終沒打聽到半點我娘的音訊。想起來，我娘定是怪我爹爹調戲女人，第二天便自盡了。啞婆婆，我媽媽出家時，是在菩薩面前發過誓的，身入空門之後，決不再有情緣牽纏，可是終於拗不過爹爹，嫁了給他，剛生下我不久，便見他調戲女人，給人罵『無恥下流』，當然生氣。她是個性子十分剛烈的女子，自己以為一錯再錯，只好自盡了。」儀琳長長歎了口氣，續道：「我爹爹說明白這件事，我才知道，為什麼他看到『天下第一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這布條時，如此傷心。我說：『媽媽寫了這張紙條罵你，你時時拿給人家看麼？怎麼別人竟會知道？』爹爹道：『當然沒有！我對誰也沒說。這種事說了出來，好光彩嗎？這中間有鬼，定是你媽媽的鬼魂找上了我，她要尋我報仇，恨我玷污了她清白，卻又去調戲旁的女子。否則掛在我身上的布條，旁的字不寫，怎麼偏偏就寫上這八個字？我知道她是在向我索命，很好，我就跟她去就是了。』

　　「爹爹又道：『反正我到處找你媽媽不到，到陰世去和她相會，那也正是求之不得。可惜我身子太重，上吊了片刻，繩子便斷了，第二次再上吊，繩子又斷了。我想拿刀抹脖子，那刀子明明在身邊的，忽然又找不到了，真是想死也不容易。』我說：『爹爹，你弄錯啦，菩薩保佑，叫你不可自盡，因此繩子會斷，刀子會不見。否則等我找到時，你早已死啦。』爹爹說：『那也不錯，多半菩薩罰我在世上還得多受些苦楚，不讓我立時去陰世和你媽媽相見。』我說：『先前我還道是田伯光的布條跟你掉錯了，因此你生這麼大的氣。』爹爹說：『怎麼會掉錯？不可不戒以前對你無禮，豈不是「膽大妄為」？我叫他去做媒，要令狐沖這小子來娶你，他推三阻四，總是辦不成，那還不是「辦事不力」？這八字評語掛在他身上，真是再合式也沒有了。』我說：『爹爹，你再叫田伯光去幹這等無聊之事，我可要生氣了。令狐大哥先前喜歡的是他小師妹，後來喜歡了魔教的任大小姐。他雖然待我很好，但從來就沒將我放在心上。』」令狐沖聽儀琳這麼說，心下頗覺歉然。她對自己一片癡心，初時還不覺得，後來卻漸漸明白了，但自己確然如她所說，先是喜歡岳家小師妹，後來將一腔情意轉到了盈盈身上。這些時候來亡命江湖，少有想到儀琳的時刻。儀琳道：「爹爹聽我這麼說，忽然生起氣來，大罵令狐大哥，說道：『令狐沖這小子，有眼無珠，當真連不可不戒也不如。不可不戒還知道我女兒美貌，令狐沖卻是天下第一大笨蛋。』他罵了許多粗話，難聽得很，我也學不上來。他說：『天下第一大瞎子是誰？不是左冷禪，而是令狐沖。左冷禪眼睛雖然給人刺瞎了，令狐沖可比他瞎得更厲害。』啞婆婆，爹爹這樣說是很不對的，他怎麼可以這樣罵令狐大哥？我說：『爹爹，岳姑娘和任大小姐都比女兒美貌百倍，孩兒怎麼及得上人家？再說，孩兒已經身入空門，只是感激令狐大哥捨命相救的恩德，以及他對我師父的好處，孩兒才時時念著他。我媽媽說得對，皈依佛門之後，便當六根清淨，再受情緣牽纏，菩薩是要責怪的。』「爹爹說：『身入空門，為什麼就不可以嫁人？如果天下的女人都身入空門，再不嫁人生兒子，世界上的人都沒有了。你娘是尼姑，她可不是嫁了給我，又生下你來嗎？』我說：『爹爹，咱們別說這件事了，我……我寧可當年媽媽沒生下我這個人來。』」她說到這裡，聲音又有些哽咽，過了一會，才道：「爹爹說，他一定要去找令狐大哥，叫他娶我。我急了，對他說，要是他對令狐大哥提這等話，我永遠不跟他說一句話，他到見性峰來，我也決不見他。田伯光要是向令狐大哥提這等無聊言語，我要跟儀清、儀和師姊她們說，永遠不許他踏上恆山半步。爹爹知道我說得出做得到，呆了半晌，歎了一口氣，一個人走了。啞婆婆，爹爹這麼一去，不知什麼時候再來看我？又不知他會不會再自殺？真叫人掛念得緊。後來我找到田伯光，叫他跟著爹爹，好好照料他，說完之後，看到有許多人偷偷摸摸的走到通元谷外，躲在草叢之中，不知幹什麼。我悄悄跟著過去瞧瞧，卻見到了你。啞婆婆，你不會武功，又聽不見人家說話，躲在那裡，倘若給人家見到了，那是很危險的，以後可千萬別再跟著人家去躲在草叢裡了。你還道是捉迷藏嗎？」令狐沖險些笑了出來，心想：「這個小師妹孩子氣得很，只當人家也是孩子。」儀琳道：「這些日子中，儀和、儀清兩位師姊總是督著我練劍。秦絹小師妹跟我說，她曾聽到儀和、儀清她們好幾位大師姊商議。大家說，令狐大哥將來一定不肯做恆山派掌門。岳不群是我們的殺師大仇，我們自然不能併入五嶽派，奉他為我們掌門，因此大家叫我做掌門人。啞婆婆，我可半點也不相信。但秦師妹賭咒發誓，說一點也不假。她說，幾位大師姊都說，恆山派儀字輩的群尼之中，令狐大哥對我最好，如果由我做掌門，定然最合令狐大哥的心意。她們所以決定推舉我，全是為了令狐大哥。她們盼我練好劍術，殺了岳不群，那時做恆山派掌門，誰也沒異議了。她這樣解釋，我才信了。不過這恆山派的掌門，我怎麼做得來？我的劍法再練十年，也及不上儀和、儀清師姊她們，要殺岳不群，那是更加辦不到了。我本來心中已亂，想到這件事，心下更加亂了。啞婆婆，你瞧我怎麼辦才是？」令狐沖這才恍然：「她們如此日以繼夜的督促儀琳練劍，原來是盼她日後繼我之位，接任恆山派掌門，委實用心良苦，可也是對我的一番厚意。」

　　儀琳幽幽的道：「啞婆婆，我常跟你說，我日裡想著令狐大哥，夜裡想著令狐大哥，做夢也總是做著他。我想到他為了救我，全不顧自己性命；想到他受傷之後，我抱了他奔逃；想到他跟我說笑，要我說故事給他聽；想到在衡山縣那個什麼群玉院中，我……我……跟他睡在一張床上，蓋了同一條被子。啞婆婆，我明知你聽不見，因此跟你說這些話也不害臊。我要是不說，整天憋在心裡，可真要發瘋了。我跟你說一會話，輕輕叫著令狐大哥的名字，心裡就有幾天舒服。」她頓了一頓，輕輕叫道：「令狐大哥，令狐大哥！」這兩聲叫喚情致纏綿，當真是蘊藏刻骨相思之意，令狐沖不由得身子一震。他早知道這小師妹對自己極好，卻想不到她小小心靈中包藏著的深情，竟如此驚心動魄，心道：「她待我這等情意，令狐沖今生如何報答得來？」

　　儀琳輕輕歎息，說道：「啞婆婆，爹爹不明白我，儀和、儀清師姊她們也不明白我。我想念令狐大哥，只是忘不了他，我明知道這是不應該的。我是身入空門的女尼，怎可對一個男人念念不忘的日思夜想，何況他還是本門的掌門人？我日日求觀音菩薩救我，請菩薩保佑我忘了令狐大哥。今兒早晨唸經，念著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名字，我心中又在求菩薩，請菩薩保佑令狐大哥無災無難，逢凶化吉，保佑他和任家大小姐結成美滿良緣，白頭偕老，一生一世都快快活活。我忽然想，為什麼我求菩薩這樣，求菩薩那樣，菩薩聽著也該煩了。從今而後，我只求菩薩保佑令狐大哥一世快樂逍遙。他最喜歡快樂逍遙，無拘無束，但盼任大小姐將來不要管著他才好。」她出了一會神，輕聲念道：「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她念了十幾聲，抬頭望了望月亮，道：「我得回去了，你也回去罷。」從懷中取出兩個饅頭，塞在令狐沖手中，道：「啞婆婆，今天為什麼你不瞧我，你不舒服麼？」待了一會，見令狐沖不答，自言自語：「你又聽不見，我卻偏要問你，可真是傻了。」慢慢轉身去了。令狐沖坐在石上，瞧著她的背影隱沒在黑暗之中，她適才所說的那番話，一句句在心中流過，想到迴腸蕩氣之處，當真難以自己，一時不由得癡了。也不知坐了多少時候，無意中向溪水望了一眼，不覺吃了一驚，只見水中兩個倒影並肩坐在石上。他只道眼花，又道是水波晃動之故，定睛一看，明明是兩個倒影。霎時間背上出了一陣冷汗，全身僵了，又怎敢回頭？

　　從溪水中的影子看來，那人在身後不過二尺，只須一出手立時便制了自己死命，但他竟嚇得呆了，不知向前縱出。這人無聲無息來到身後，自己全無知覺，武功之高，難以想像，登時便起了個念頭：「鬼！」想到是鬼，心頭更湧起一股涼意，呆了半晌，才又向溪水中瞧去。溪水流動，那月下倒影朦朦朧朧的看不清楚，但見兩個影子一模一樣，都是穿著寬襟大袖的女子衣衫，頭上梳髻，也是殊無分別，竟然便是自己的化身。令狐沖更加驚駭惶怖，似乎嚇得連心也停止了跳動，突然之間，也不知從哪裡來的一股勇氣，猛地裡轉過頭來，和那「鬼魅」面面相對。這一看清楚，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眼見這人是個中年女子，認得便是懸空寺中那個又聾又啞的僕婦，但她如何來到身後，自己渾不覺察，實在奇怪之極。他懼意大消，訝異之情卻絲毫不減，說道：「啞婆婆，原來……原來是你，這可……這可嚇了我一大跳。」但聽得自己的聲音發顫，又甚是嘶啞。只見那啞婆婆頭髻上橫插一根荊釵，穿一件淡灰色布衫，竟和自己打扮全然相同。他定了定神，強笑道：「你別見怪。任大小姐記性真好，記得你穿戴的模樣，給我這一喬裝改扮，便和你是雙胞姊妹一般了。」

　　他見啞婆婆神色木然，既無怒意，亦無喜色，不知心中在想些什麼，尋思：「這人古怪得緊，我扮成她的模樣，給她看見了，這地方不宜多耽。」當即站起身來，向啞婆婆一揖，說道：「夜深了，就此別過。」轉身向來路走去。只走出七八步，突見迎面站著一人，攔住了去路，便是那個啞婆婆，卻不知她使什麼身法，這等無影無蹤、無聲無息的閃了過來。東方不敗在對敵時身形猶如電閃，快速無倫，但總尚有形跡可尋，這個婆婆卻便如是突然間從地下湧出來一般。她身法雖不及東方不敗的迅捷，但如此無聲無息，實不似活人。令狐沖大駭之下，知道今晚是遇到了高人，自己什麼人都不扮，偏偏扮成了她的模樣，的確不免惹她生氣，當下又深深一揖，說道：「婆婆，在下多有冒犯，這就去改了裝束，再來懸空寺謝罪。」那啞婆婆仍是神色木然，不露絲毫喜怒之色。令狐沖道：「啊，是了！你聽不到我說話。」俯身伸指，在地上寫道：「對不起，以後不敢。」站起身來，見她仍然呆呆站立，對地下的字半眼也不瞧。令狐沖指著地下大字，大聲道：「對不起，以後不敢！」那婆婆一動也不動。令狐沖連連作揖，比劃手勢，作解衣除發之狀，又抱拳示歉，那婆婆始終紋絲不動。令狐沖無計可施，搔了搔頭皮，道：「你不懂，我可沒法子了。」側過身子，從那婆婆身畔繞過。他左足一動，那婆婆身子微晃，已擋在他身前。令狐沖暗吸一口氣，說道：「得罪！」向右跨了一步，突然間飛身而起，向左側竄了出去。左足剛落地，那婆婆已擋在身前，攔住了去路。他連竄數次，越來越快，那婆婆竟始終擋在他面前。令狐沖急了，伸出左手向她肩頭推去，那婆婆右掌疾斬而落，切向他手腕。令狐沖急忙縮手，他自知理虧，不敢和她相鬥，只盼及早脫身，一低頭，想從她身側閃過，身形甫動，只覺掌風颯然，那婆婆已一掌從頭頂劈到。令狐沖斜身閃讓，可是這一掌來得好快，拍的一聲，肩頭已然中掌。那婆婆身子也是一晃，原來令狐沖體內的「吸星大法」生出反應，竟將這一掌之力吸了過去。那婆婆倏然左手伸出，兩根雞爪般又瘦又尖的指尖向他眼中插來。令狐沖大駭，忙低頭避過，這一來，背心登時露出了老大破綻，幸好那婆婆也怕了他的「吸星大法」，竟不敢乘隙擊下，右手一彎，向上勾起，仍是挖他眼珠。顯然她打定主意，專門攻擊他眼珠，不論他的「吸星大法」如何厲害，手指入眼，總是非瞎不可，柔軟的眼珠也決不會吸取旁人功力。令狐沖伸臂擋格，那婆婆回轉手掌，五指成抓，抓向他左眼。令狐沖忙伸左手去格，那婆婆右手飛指已抓向他的右耳。這幾下兔起鶻落，勢道快極，每一招都是古里古怪，似是鄉下潑婦與人打架一般，可是既陰毒又快捷，數招之間，已逼得令狐沖連連倒退。那婆婆的武功其實也不甚高，所長者只是行走無聲，偷襲快捷，真實功夫固然遠不及岳不群、左冷禪，連盈盈也比她高明得多。但令狐衝拳腳功夫甚差，若不是那婆婆防著他的「吸星大法」，不敢和他手腳相碰，令狐沖早已接連中掌了。又拆數招，令狐沖知道若不出劍，今晚已難以脫身，當即伸手入懷去拔短劍。他右手剛碰到劍柄，那婆婆出招快如閃電，連攻了七八招，令狐沖左擋右格，更沒餘暇拔劍。那婆婆出招越來越毒辣，明明無怨無仇，卻顯是硬要將他眼珠挖了出來。令狐沖大喝一聲，左掌遮住了自己雙眼，右手再度入懷拔劍，拚著給她打上一掌，踢上一腳，便可拔出短劍。便在此時，頭上一緊，頭髮已給抓住，跟著雙足離地，隨即天旋地轉，身子在半空中迅速轉動，原來那婆婆抓著他頭髮，將他甩得身子平飛，急轉圈子，越來越快。令狐沖大叫：「喂，喂，你幹什麼？」伸手亂抓亂打，想去拿她手臂，突然左右腋下一麻，已給她點中了穴道，跟著後心、後腰、前胸、頭頸幾處穴道中都給她點中了，全身麻軟，再也動彈不得。那婆婆兀自不肯停手，將他身子不絕旋轉，令狐沖只覺耳際呼呼風響，心想：「我一生遇到過無數奇事，但像此刻這般倒霉，變成了一個大陀螺給人玩弄，卻也從所未有。」

　　那婆婆直轉得他滿天星斗，幾欲昏暈，這才停手，拍的一聲，將他重重摔在地下。

　　令狐沖本來自知理虧，對那婆婆並無敵意，但這時給她弄得半死不活，自是大怒，罵道：「臭婆娘當真不知好歹，我倘若一上來就拔劍，早在你身上截了幾個透明窟窿。」

　　那婆婆冷冷的瞧著他，臉上仍是木然，全無喜怒之色。令狐沖心道：「打是打不來了，若不罵個爽快，未免太也吃虧。但此刻給她制住，如果她知我在罵人，自然有苦頭給我吃。」當即想到了一個主意，笑嘻嘻地罵道：「賊婆娘，臭婆娘，老天爺知道你心地壞，因此將你造得天聾地啞，既不會笑，又不會哭，像白癡一樣，便是做豬做狗，也勝過如你這般。」他越罵越惡毒，臉上也就越是笑得歡暢。他本來只是假笑，好讓那婆婆不疑心自己是在罵她，但罵到後來，見那婆婆全無反應，此計已售，不由得大為得意，真的哈哈大笑起來。那婆婆慢慢走到他身邊，一把抓住他頭髮，著地拖去。她漸行漸快，令狐衝穴道被點，知覺不失，身子在地下碰撞磨擦，好不疼痛，口中叫罵不停，要笑卻是笑不出來了。那婆婆拖著他直往山上行去，令狐沖側頭察看地形，見她轉而向西，竟是往懸空寺而去。令狐沖這時早已知道，不戒和尚、田伯光、漠北雙熊、仇松年等人著了道兒，多半都是她做的手腳，要神不知、鬼不覺的突然將人擒住，除了她如此古怪的身手，旁人也真難以做到，只是自己曾來過懸空寺，見了這聾啞婆婆竟一無所覺，可說極笨。連方證大師、沖虛道長、盈盈、上官雲這等大行家，見了她也不起疑，這啞婆婆的掩飾功夫實在做得極好。轉念又想：「這婆婆如也將我高高掛在通元谷的公孫樹上，又在我身上掛一塊布條，說我是天下第一大淫棍之類，我身為恆山派掌門，又穿著這樣一身不倫不類的女人裝束，這個臉可丟得大了。幸好她是拖我去懸空寺，讓她在寺中吊打一頓，不致公然出醜，也就罷了。」想到今晚雖然倒霉，但不致在恆山別院中高掛示眾，倒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又想：「不知她是否知曉我的身份，莫非瞧在我恆山掌門的份上，這才優待三分？」一路之上，山石將他撞得全身皮肉之傷不計其數，好在臉孔向上，還沒傷到五官。到得懸空寺，那婆婆將他直向飛閣上拖去，直拖上左首靈龜閣的最高層。令狐沖叫聲：「啊喲，不好！」靈龜閣外是座飛橋，下臨萬丈深淵，那婆婆只怕要將自己掛在飛橋之上。這懸空寺人跡罕至，十天半月中難得有人到來，這婆婆若是將自己掛在那裡，不免活生生的餓死，這滋味可大大不妙了。那婆婆將他在閣中一放，逕自下閣去了。令狐沖躺在地下，推想這惡婆娘到底是什麼來頭，竟無半點頭緒，料想必是恆山派的一位前輩名手，便如是於嫂一般的人物，說不定當年是服侍定靜、定閒等人之師父的。想到此處，心下略寬：「我既是恆山掌門，她總有些香火之情，不會對我太過為難。」但轉念又想：「我扮成了這副模樣，只怕她認我不出。倘若她以為我也是張夫人之類，故意扮成了她的樣子，前來臥底，意圖不利於恆山，不免對我『另眼相看』，多給我些苦頭吃，那可糟得很了。」也不聽見樓梯上腳步響聲，那婆婆又已上來，手中拿了繩索，將令狐沖手腳反縛了，又從懷中取出一根黃布條子，掛在他頸中。令狐沖好奇心大起，要想看看那布條上寫些什麼，可是便在此時，雙眼一黑，已給她用黑布蒙住了雙眼。令狐沖心想：「這婆婆好生機靈，明知我急欲看那布條，卻不讓看。」又想：「令狐沖是無行浪子，天下知名，這布條上自不會有什麼好話，不用看也知道。」

　　只覺手腕腳踝上一緊，身子騰空而起，已給高高懸掛在橫樑之上。令狐沖怒氣衝天，又大罵起來，他雖愛胡鬧，卻也心細，尋思：「我一味亂罵，畢竟難以脫身，須當慢慢運氣，打通穴道，待得一劍在手，便可將她也制住了。我也將她高高掛起，再在她頭頸中掛一根黃布條子，那布條上寫什麼字好？天下第一大惡婆！不好，稱她天下第一，說不定她心中反而喜歡，我寫『天下第十八惡婆』，讓她想破了腦袋也猜不出，排名在她之上的那十七個惡婆究竟是些什麼人。」側耳傾聽，不聞呼吸之聲，這婆婆已下閣去了。

　　掛了兩個時辰，令狐沖已餓得肚中咕咕作聲，但運氣之下，穴道漸通，心下正自暗喜，忽然間身子一晃，砰的一聲，重重摔在樓板之上，竟是那婆婆放鬆了繩索。但她何時重來，自己渾沒半點知覺。那婆婆扯開了蒙住他眼上的黑布，令狐沖頸中穴道未通，無法低頭看那布條，只見到最底下一字是個「娘」字。他暗叫「不好！」心想她寫了這個「娘」字，定然當我是個女人，她寫我是淫徒、浪子，都沒什麼，將我當作女子，那可大大的糟糕。只見那婆婆從桌上取過一隻碗來，心想：「她給我水喝，還是喝湯？最好是喝酒！」突然間頭上一陣滾熱，大叫一聲：「啊喲！」這碗中盛的竟是熱水，照頭淋在他頭頂。令狐沖大罵：「賊婆娘，你幹什麼？」只見她從懷中取出一柄剃刀，令狐沖吃了一驚，但聽得嗤嗤聲響，頭皮微痛，那婆婆竟在給他剎頭。令狐沖又驚又怒，不知這瘋婆子是何用意，過不多時，一頭頭髮已給剃得乾乾淨淨，心想：「好啊，令狐沖今日做了和尚。啊喲，不對，我身穿女裝，那是做了尼姑。」突然間心中一寒：「盈盈本來開玩笑，說叫我扮作尼姑，這一語成讖，只怕大事不妙。說不定這惡婆娘已知我是何人，認為大男人做恆山派掌門大大不妥，不但剃了我頭，還要……還要將我閹了，便似不可不戒一般，教我無法穢亂佛門清淨之地。這女人忠於恆山派，發起瘋來，什麼事都做得出。啊喲，令狐沖今日要遭大劫，『武林稱雄，引刀自宮』，可別去練辟邪劍法。」那婆婆剃完了頭，將地下的頭髮掃得乾乾淨淨。令狐沖心想事勢緊急，疾運內力，猛衝被封的穴道，正覺被封的幾處穴道有些鬆動，忽然背心、後腰、肩頭幾處穴道一麻，又給她補了幾指。令狐沖長歎一聲，連「惡婆娘」三字也不想罵了。

　　那婆婆取下他頸中的布條，放在一旁，令狐沖這才看見，布條上寫道：「天下第一大瞎子，不男不女惡婆娘。」他登時暗暗叫苦：「原來這婆娘裝聾作啞，她是聽得見說話的，否則不戒大師說我是天下第一大瞎子，她又怎會知道？若不是不戒大師跟女兒說話時她在旁偷聽，便是儀琳跟我說話之時，她在旁偷聽，說不定兩次她都偷聽了。」當即大聲道：「不用假扮了，你不是聾子。」但那婆娘仍是不理，逕自伸手來解他衣衫。令狐沖大驚，叫道：「你幹什麼？」嗤的一聲響，那婆婆將他身上女服撕成兩半，扯了下來。

　　令狐沖驚叫：「你要是傷了我一根毫毛，我將你斬成肉醬。」轉念一想：「她將我滿頭頭髮都剃了，豈只傷我毫毛而已？」那婆婆取過一塊小小磨刀石，醮了些水，將那剃刀磨了又磨，伸指一試，覺得滿意了，放在一旁，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瓶上寫著「天香斷續膠」五字。令狐沖數度受傷，都曾用過恆山派的治傷靈藥，一見到這瓷瓶，不用看瓶上的字，也知是此傷藥，另有一種「白雲熊膽丸」，用以內服。果然那婆婆跟著又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赫然便是「白雲熊膽丸」。那婆婆再從懷裡取出了幾根白布條子出來，乃是裹傷用的繃帶。令狐沖舊傷已癒，別無新傷，那婆婆如此安排，擺明是要在他身上新開一兩個傷口了，心下只暗暗叫苦。那婆婆安排已畢，雙目凝視令狐沖，隔了一會，將他身子提起，放在板桌之上，又是神色木然的瞧著他。令狐沖身經百戰，縱然身受重傷，為強敵所困，亦無所懼，此刻面對著這樣一個老婆婆，卻是說不出的害怕。那婆婆慢慢拿起剃刀，燭火映上剃刀，光芒閃動，令狐沖額頭的冷汗一滴滴的落在衣襟之上。突然之間，他心中閃過了一個念頭，更不細思，大聲道：「你是不戒和尚的老婆！」那婆婆身子一震，退了一步，說道：「你——怎——麼——知——道？」聲音乾澀，一字一頓，便如是小兒初學說話一般。令狐沖初說那句話時，腦中未曾細思，經她這麼一問，才去想自己為什麼知道，冷笑一聲，道：「哼，我自然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心下卻在迅速推想：「我為什麼知道？我為什麼知道？是了，她掛在不戒大師頸中字條上寫『天下第一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這「負心薄倖、好色無厭』八字評語，除了不戒大師自己之外，世上只有他妻子方才知曉。」大聲道：「你心中還是念念不忘這個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否則他去上吊，為什麼你要割斷他上吊的繩子？他要自刎，為什麼你要偷了他的刀子？這等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讓他死了，豈不乾淨？」那婆婆冷冷的道：「讓他——死得這等——爽快，豈不——便宜了——他？」令狐沖道：「是啊，讓他這十幾年中心急如焚，從關外找到藏邊，從漠北找到西域，到每一座尼姑庵去找你，你卻躲在這裡享清福，那才算沒便宜了他！」那婆婆道：「他罪有——應得，他娶我為妻，為什麼——調戲女子？」令狐沖道：「誰說他調戲了？人家瞧你的女兒，他也瞧了瞧人家，又有什麼不可以？」那婆婆道：「娶了妻的，再瞧女人，不可以。」令狐沖覺得這女人無理可喻，說道：「你是嫁過人的女人，為什麼又瞧男人？」那婆婆怒道：「我幾時瞧男人？胡說八道！」令狐沖道：「你現在不是正瞧著我嗎？難道我不是男人？不戒和尚只不過瞧了女人幾眼，你卻拉過我頭髮，摸過我頭皮。我跟你說，男女授受不親，你只要碰一碰我身上的肌膚，便是犯了清規戒律。幸好你只碰到我頭皮，沒摸到我臉，否則觀音菩薩一定不會饒你。」他想這女人少在外間走動，不通世務，須得嚇她一嚇，免得她用剃刀在自己身上亂割亂劃。那婆婆道：「我斬下你的手腳腦袋，也不用碰到你身子。」令狐沖道：「要斬腦袋，只管請便。」那婆婆冷笑道：「要我殺你，可也沒這般容易。現下有兩條路，任你自擇。一條是你快快娶儀琳為妻，別害得她傷心而死。你如擺臭架子不答應，我就閹了你，叫你做個不男不女的怪物。你不娶儀琳，也就娶不得第二個不要臉的壞女人。」她十多年來裝聾作啞，久不說話，口舌已極不靈便，說了這會子話，言語才流暢了些。令狐沖道：「儀琳固然是個好姑娘，難道世上除了她之外，別的姑娘都是不要臉的壞女人？」那婆婆道：「差不多了，好也好不到哪裡去。你到底答不答應，快快說來。」令狐沖道：「儀琳小師妹是我的好朋友，她如知道你如此逼我，她可要生氣的。」那婆婆道：「你娶了她為妻，她歡喜得很，什麼氣都消了。」令狐沖道：「她是出家人，發過誓不能嫁人的。一動凡心，菩薩便要責怪。」那婆婆道：「倘若你做了和尚，菩薩便不只怪她一人了。我給你剃頭，難道是白剃的麼？」令狐沖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原來你給我剃光了頭，是要我做和尚，以便娶小尼姑為妻。你老公從前這樣幹，你就叫我學他的樣。」那婆婆道：「正是。」令狐沖笑道：「天下光頭禿子多得很，剃光了頭，並不就是和尚。」那婆婆道：「那也容易，我在你腦門上燒幾個香疤便是。禿頭不一定是和尚，禿頭而又燒香疤，那總是和尚了。」說著便要動手。令狐沖忙道：「慢來，慢來。做和尚要人家心甘情願，哪有強迫之理？」那婆婆道：「你不做和尚，便做太監。」

　　令狐沖心想：這婆婆瘋瘋顛顛，只怕什麼事都做得出，須要先施緩兵之計，說道：「你叫我做太監之後，忽然我回心轉意了，想娶儀琳小師妹為妻，那怎麼辦？不是害了我二人一世嗎？」那婆婆怒道：「咱們學武之人，做事爽爽快快，一言而決，又有什麼三心兩意、回心轉意的？和尚便和尚，太監便太監！男子漢大丈夫，怎可拖泥帶水？」令狐沖笑道：「做了太監，便不是男子漢大丈夫了。」那婆婆怒道：「咱們在談論正事，誰跟你說笑？」令狐沖心想：「儀琳小師妹溫柔美貌，對我又是深情一片，但我心早已屬於盈盈，豈可相負？這婆婆如此無理見逼，大丈夫寧死不屈。」說道：「婆婆，我問你，一個男子漢負心薄倖，好色無厭，好是不好？」那婆婆道：「那又何用多問？這種人比豬狗也不如，枉自為人。」令狐沖道：「是了。儀琳小師妹人既美貌，對我又好，為什麼我不娶她為妻？只因我早已與另一位姑娘有了婚姻之約。這位姑娘待我恩重如山，令狐沖就算全身皮肉都給你割爛了，我也決不負她。倘若辜負了她，豈不是變成了天下第一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不戒大師這個『天下第一』的稱號，便讓我令狐沖給搶過來了。」那婆婆道：「這位姑娘，便是魔教的任大小姐，那日魔教教眾在這裡將你圍住了，便是她出手相救的，是不是？」令狐沖道：「正是，這位任大小姐你是親眼見過的。」那婆婆道：「那容易得很，我叫任大小姐拋棄了你，算是她對你負心薄倖，不是你對她負心薄倖，也就是了。」令狐沖道：「她決不會拋棄我的。她肯為我捨了性命，我也肯為她捨了性命。我不會對她負心，她也決不會對我負心。」

　　那婆婆道：「只怕事到臨頭，也由不得她。恆山別院中臭男人多得很，隨便找一個來做她丈夫就是了。」令狐沖大聲怒喝：「胡說八道！」

　　那婆婆道：「你說我辦不到嗎？」走出門去，只聽得隔房開門之聲，那婆婆重又回進房來，手中提著一個女子，手足被縛，正便是盈盈。令狐沖大吃一驚，沒料到盈盈竟也已落入這婆娘的手中，見她身上並無受傷的模樣，略略寬心，叫道：「盈盈，你也來了。」盈盈微微一笑，說道：「你們的說話，我都聽見啦。你說決不對我負心薄倖，我聽著很是歡喜。」那婆婆喝道：「在我面前，不許說這等不要臉的話。小姑娘，你要和尚呢，還是要太監？」盈盈臉上一紅，道：「你的話才真難聽。」那婆婆道：「我仔細想想，要令狐沖這小子拋了你，另娶儀琳，他是決計不肯的了。」令狐沖大聲喝采：「你開口說話以來，這句話最有道理。」那婆婆道：「那我老人家做做好事，就讓一步，便宜了令狐沖這小子，讓他娶了你們兩個。他做和尚，兩個都娶；做太監，一個也娶不成。只不過成親之後，你可不許欺侮我的乖女兒，你們兩頭大，不分大小。你年紀大著幾歲，就讓儀琳叫你姊姊好了。」

　　令狐沖道：「我……」他只說了個「我」字，啞穴上一麻，已給她點得說不出話來。那婆婆跟著又點了盈盈的啞穴，說道：「我老人家決定了的事，不許你們囉哩囉唆的打岔。讓你這小和尚娶兩個如花如玉的老婆，還有什麼話好說？哼，不戒這老賊禿，有什麼用？見到女兒害相思病，空自乾著急，我老人家一出手就馬到成功。」說著飄身出房。

　　令狐沖和盈盈相對苦笑，說話固不能說，連手勢也不能打。令狐沖凝望著她，其時朝陽初升，日光從窗外照射進來，桌上的紅燭兀自未熄，不住晃動，輕煙的影子飄過盈盈皓如白玉的臉，更增麗色。只見她眼光射向拋在地下的剃刀，轉向板凳上放著的藥瓶和繃帶，臉上露出嘲弄之意，顯然在取笑他：「好險，好險！」但立即眼光轉開，低垂下來，臉上罩了一層紅暈，知道這種事固然不能說，連想也不能想。

　　令狐沖見到她嬌羞無邪，似乎是做了一件大害羞事而給自己捉到一般，不禁心中一蕩，不由自禁的想：「倘若我此刻身得自由，我要過去抱她一抱，親她一親。」

　　只見她眼光慢慢轉將上來，與令狐沖的眼光一觸，趕快避開，粉頰上紅暈本已漸消，突然間又是面紅過耳。令狐沖心想：「我對盈盈當然堅貞不二。那惡婆娘逼我和儀琳小師妹成親，為求脫身，只好暫且敷衍，待得她解了我穴道，我手中有劍，還怕她怎的？這惡婆娘拳腳功夫雖好，和左冷禪、任教主他們相比，那還差得很遠。劍上功夫決計不是我敵手。她勝在輕手輕腳，來去無聲，實施偷襲，教人猝不及防。若是真打，盈盈會勝她三分，不戒大師也比她強些。」他想得出神，眼光一轉，只見盈盈又在瞧著自己，這一次她不再害羞，顯是沒再想到太監的事。見她眼光斜而向上，嘴角含笑，那是在笑自己的光頭，不想太監而在笑和尚了。令狐沖哈哈大笑，可是沒能笑出聲來，但見盈盈笑得更加歡喜了，忽見她眼珠轉了幾轉，露出狡獪的神色，左眼眨了一下，又眨一下。令狐沖未明她的用意，只見她左眼又是眨了兩下，心想：「連眨兩下，那是什麼意思？啊，是了，她在笑我要娶兩個老婆。」當即左眼眨了一下，收起笑容，臉上神色甚是嚴肅，意思說：「只娶你一個，決無二心。」盈盈微微搖頭，左眼又眨了兩下，意思似是說：「娶兩個就兩個好了！」令狐沖又搖了搖頭，左眼眨了一眨。他想將頭搖得大力些，以示堅決，只是週身穴道被點得太多，難以出力，臉上神氣，卻是誠摯之極。盈盈微微點頭，眼光又轉到剃刀上去，再緩緩搖了搖頭。令狐沖雙目凝視著她。盈盈的眼光慢慢移動，和他相對。兩人相隔丈許，四目交視，忽然間心意相通，實已不必再說一句話，反正於對方的情意全然明白。娶不娶儀琳無關緊要，是和尚是太監無關緊要。兩人死也好，活也好，既已有了兩心如一的此刻，便已心滿意足，眼前這一刻便是天長地久，縱然天崩地裂，這一刻也已拿不去、銷不掉了。兩人脈脈相對，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有人走上閣來，兩人這才從情意纏綿、銷魂無限之境中醒了過來。只聽得一個少女清脆的聲音道：「啞婆婆，你帶我來幹什麼？」正是儀琳的聲音。聽得她走進隔房，坐了下來，那婆婆顯然陪著她在一起，但聽不到她絲毫行動之聲。過了一會，聽得那婆婆慢慢的道：「你別叫我啞婆婆，我不是啞的。」儀琳一聲尖叫，極是驚訝，顫聲說道：「你……你……你不……不啞了？你好了？」那婆婆道：「我從來就不是啞巴。」儀琳道：「那……那麼你從前也不聾，聽……聽得見我……我的話？」語聲中顯出極大的驚恐。那婆婆道：「孩子，你怕什麼？我聽得見你的說話，那可不更好麼？」令狐沖聽到她語氣慈和親切，在跟親生女兒說話時，終於露出了愛憐之意。

　　但儀琳仍是十分驚惶，顫聲道：「不，不！我要去了！」那婆婆道：「你再坐一會，我有件很要緊的事跟你說。」儀琳道：「不，我……我不要聽。你騙我，我只當你都聽不見，我……我才跟你說那些話，你騙我。」她語聲哽咽，已是急得哭了出來。那婆婆輕拍她的肩膀，柔聲道：「好孩子，別擔心。我不是騙你，我怕你悶出病來，讓你說了出來，心裡好過些。我來到恆山，一直就扮作又聾又啞，誰也不知道，並不是故意騙你。」儀琳抽抽噎噎的哭泣。那婆婆又柔聲道：「我有一件最好的事跟你說，你聽了一定很歡喜的。」儀琳道：「是我爹爹的事嗎？」那婆婆道：「你爹爹，哼，我才不管他呢，是你令狐大哥的事。」儀琳顫聲道：「你別提……別提他，我……我永遠不跟你提他了。我要去唸經啦！」那婆婆道：「不，你耽一會，聽我說完。你令狐大哥跟我說，他心裡其實愛你得緊，比愛那個魔教任大小姐，還要勝過十倍。」令狐衝向盈盈瞧了一眼，心下暗罵：「臭婆娘，撒這漫天大謊！」儀琳歎了口氣，輕聲道：「你不用哄我。我初識得他時，令狐大哥只愛他小師妹一人，愛得要命，心裡便只一個小師妹。後來他小師妹對他不起，嫁了別人，他就只愛任大小姐一人，也是愛得要命，心裡便只一個任大小姐。」令狐沖和盈盈目光相接，心頭均是甜蜜無限。那婆婆道：「其實他一直在偷偷喜歡你，只不過你是出家人，他又是恆山派掌門，不能露出這個意思來。現下他下了大決心，許下大願心，決意要娶你，因此先落發做了和尚。」儀琳又是一聲驚呼，道：「不……不……不會的，不可以的，不能夠！你……你叫他別做和尚。」那婆婆歎道：「來不及啦，他已經做了和尚。他說，不管怎麼，一定要娶你為妻。倘若娶不成，他就自盡，要不然就去做太監。」

　　儀琳道：「做太監？我師父曾說，這是粗話，我們出家人不能說的。」那婆婆道：「太監也不是粗話，那是服侍皇帝、皇後的低三下四之人。」儀琳道：「令狐大哥最是心高氣傲，不願受人拘束，他怎肯去服侍皇帝、皇後？我看他連皇帝也不願做，別說去服侍皇帝了。他當然不會做太監。」那婆婆道：「做太監也不是真的去服侍皇帝、皇後，那只是個比喻。做太監之人，是不會生養兒女的。」儀琳道：「我可不信。令狐大哥日後和任大小姐成親，自然會生好幾個小寶寶。他二人都這麼好看，生下來的兒女，一定可愛得很。」

　　令狐沖斜眼相視，但見盈盈雙頰暈紅，嬌羞中喜悅不勝。那婆婆生氣了，大聲道：「我說他不會生兒子，就是不會生。別說生兒子，娶老婆也不能。他發了毒誓，非娶你不可。」儀琳道：「我知道他心中只有任大小姐一個。」

　　那婆婆道：「他任大小姐也娶，你也娶。懂了嗎？一共娶兩個老婆。這世上的男人三妻四妾都有，別說娶兩個了。」儀琳道：「不會的。一個人心中愛了什麼人，他就只想到這個人，朝也想，晚也想，吃飯時候、睡覺時候也想，怎能夠又去想第二個人？好像我爹爹那樣，自從我媽走了之後，他走遍天涯海角，到處去尋她。天下女子多得很，如果可以娶兩個女人，我爹爹怎地又不另娶一個？」那婆婆默然良久，歎道：「他……他從前做錯了事，後來心中懊悔，也是有的。」

　　儀琳道：「我要去啦。婆婆，你要是向旁人提到令狐大哥他……他要娶我什麼的，我可不能活了。」那婆婆道：「那又為什麼？他說非娶你不可，你難道不喜歡麼？」儀琳道：「不，不！我時時想著他，時時向菩薩求告，要菩薩保佑他逍遙快活，只盼他無災無難，得如心中所願，和任大小姐成親。婆婆，我只是盼他心中歡喜。我從來沒盼望他來娶我。」那婆婆道：「他倘若娶不成你，他就決不會快活，連做人也沒有樂趣了。」儀琳道：「都是我不好，只道你聽不見，向你說了這許多令狐大哥的話。他是當世的大英雄，大豪傑，我只是個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會的小尼姑。他說過的，『一見尼姑，逢賭必輸』，見了我都會倒霉，怎會娶我？我皈依佛門，該當心如止水，再也不能想這種事。婆婆，你以後提也別提，我……我以後也決不見你了。」那婆婆急了，道：「你這小丫頭莫名其妙。令狐沖已為你做了和尚，他說非娶你不可，倘若菩薩責怪，那就只責怪他。」儀琳輕輕歎了口氣，道：「他和我爹爹也一般想麼？一定不會的。我媽媽聰明美麗，性子和順，待人再好不過，是天下最好的女人。我爹爹為她做和尚，那是應該的，我……我可連媽媽的半分兒也及不上。」

　　令狐沖心下暗笑：「你這個媽媽，聰明美麗固然不見得，性子和順更是不必談起。和你自己相比，你媽媽才半分兒不及你呢。」那婆婆道：「你怎知道？」儀琳道：「我爹爹每次見我，總是說媽媽的好處，說她溫柔斯文，從來不罵人，不發脾氣，一生之中，連螞蟻也沒踏死過一隻。天下所有最好的女人加在一起，也及不上我媽媽。」那婆婆道：「他……他真的這樣說？只怕是……是假的。」說這兩句話時聲音微顫，顯是心中頗為激動。儀琳道：「當然是真的。我是他女兒，爹爹怎麼會騙我？」霎時之間，靈龜閣中寂靜無聲，那婆婆似是陷入了沉思之中。儀琳道：「啞婆婆，我去了。我今後再也不見令狐大哥啦，我只是每天求觀世音菩薩保佑他。」只聽得腳步聲響，她輕輕的走下樓去。過了良久良久，那婆婆似乎從睡夢中醒來，低低的自言自語：「他說我是天下最好的女人？他走遍天涯海角，到處在找我？那麼，他其實並不是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突然間提高嗓子，叫道：「儀琳，儀琳，你在哪裡？」但儀琳早已去得遠了。那婆婆又叫了兩聲，不聞應聲，急速搶下樓去。她趕得十分急促，但腳步聲仍是細微如貓，幾不可聞。

## 第38章　聚殲

　　令狐沖和盈盈你瞧著我，我瞧著你，一時之間百感交集。陽光從窗中照射過來，剃刀上一閃一閃發光。令狐沖心想：「想不到這場厄難，竟會如此度過？」

　　忽然聽得懸空寺下隱隱有說話之聲，相隔遠了，聽不清楚。過得一會，聽得有人走近寺來，令狐沖叫道：「有人！」這一聲叫出，才知自己啞穴已解。人身上啞穴點得最淺，他內力較盈盈為厚，竟然先自解了。盈盈點了點頭。令狐沖想伸展手足，兀自動彈不得。但聽得有七八人大聲說話，走進懸空寺，跟著拾級走上靈龜閣來。

　　只聽一人粗聲粗氣的道：「這懸空寺中鬼也沒有一個，卻搜什麼？可也忒煞小心了。」正是頭陀仇松年。西寶和尚道：「上邊有令，還是照辦的好。」

　　令狐沖急速運氣衝穴，可是他的內力主要得自旁人，雖然渾厚，卻不能運用自如，越著急，穴道越是難解。聽得嚴三星道：「岳先生說成功之後，將辟邪劍法傳給咱們，我看這話有九分靠不住。這次來到恆山幹事，雖然大功告成，但立功之人如此眾多，咱們又沒出什麼大力氣，他憑什麼要單單傳給咱們？」說話之間，幾人已上得樓來，一推開閣門，突然見到令狐沖和盈盈二人手足被縛，吊在樑上，不禁齊聲驚呼。「滑不留手」游迅道：「任大小姐怎地在這裡？唔，還有一個和尚。」張夫人道：「誰敢對任大小姐如此無禮？」走到盈盈身邊，便去解她的綁縛。游迅道：「張夫人，且慢，且慢！」張夫人道：「什麼且慢？」游迅道：「這可有點奇哉怪也。」玉靈道人突然叫道：「咦，這不是和尚，是……是令狐掌門令狐沖。」幾個人一齊轉頭，向令狐沖瞧去，登時認了出來。這八人素來對盈盈敬畏，對令狐沖也十分忌憚，當下面面相覷，一時沒了主意。嚴三星和仇松年突然同時說道：「大功一件！」玉靈道人道：「正是。他們抓到些小尼姑，有什麼希罕？拿到恆山派的掌門，那才是大大的功勞。這一下，岳先生非傳我們辟邪劍法不可。」張夫人問道：「那怎麼辦？」八人心中轉的都是一般念頭：「倘若將任大小姐放了。別說拿不到令狐沖，咱們幾人立時便性命不保，那怎麼辦？」但在盈盈積威之下，若說不去放她，卻又萬萬不敢。

　　游迅笑嘻嘻的道：「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不做君子，那也罷了，不做大丈夫，未免可惜！可惜得很！」玉靈道人道：「你說是乘機下手，殺人滅口？」游迅道：「我沒說過，是你說的。」張夫人厲聲道：「聖姑待咱們恩重，誰敢對她不敬，我第一個就不答應。」仇松年道：「你到這時候再放她，難道她還會領咱們的情？她又怎肯讓咱們擒拿令狐沖？」張夫人道：「咱們好歹也入過恆山派的門，欺師叛門，是謂不義。」說著伸手便去解盈盈的綁縛。

　　仇松年厲聲喝道：「住手！」張夫人怒道：「你說話大聲，嚇唬人嗎？」仇松年刷的一聲，戒刀出鞘。張夫人動作極是迅捷，懷中抽出短刀，將盈盈手足上的繩索兩下割斷。她想盈盈武功極高，只須解開她的綁縛，七人便群起而攻，也無所懼。刀光閃處，仇松年一刀已砍了過來。張夫人短刀嗤嗤有聲，連刺三刀，將仇松年逼退了兩步。

　　餘人見盈盈綁縛已解，心下均有懼意，退到門旁，便欲爭先下樓，但見盈盈摔在地下，竟不躍起，才知她穴道被點，又都慢慢回來。游迅笑嘻嘻的道：「我說呢，大家是好朋友，為什麼要動刀子，那不是太傷和氣嗎？」仇松年叫道：「任大小姐穴道一解，咱們還有命嗎？」持刀又向張夫人撲去，戒刀對短刀，登時打得十分激烈。仇松年身高力大，戒刀又極沉重，但在張夫人貼身肉搏之下，這頭陀竟佔不到絲毫便宜。游迅笑道：「別打，別打，有話慢慢商量。」拿著折扇，走近相勸。仇松年喝道：「滾開，別礙手礙腳！」游迅笑道：「是，是！」轉過身來，突然間右手一抖，張夫人一聲慘呼，游迅手中那柄鋼骨折扇已從她喉頭插入。游迅笑道：「大家自己人，我勸你別動刀子，你一定不聽，那不是太不講義氣了嗎？」折扇一抽，張夫人喉頭鮮血疾噴出來。

　　這一著大出各人意料之外，仇松年一驚退開，罵道：「他媽的，龜兒子原來幫我。」

　　游迅笑道：「不幫你，又幫誰？」轉過身來，向盈盈道：「任大小姐，你是任教主的千金，大家瞧在你爹爹份上，都讓你三分，不過大家對你又敬又怕，還是為了你有『三屍腦神丹』的解藥。把這解藥拿了過來，你聖姑也就不足道了。」六人都道：「對，對，拿了她解藥，殺了她滅口。」玉靈道人道：「大夥兒先得立一個誓，這件事倘若有人洩漏半句，身上的『三屍腦神丹』立時便即發作。」這幾人眼見已非殺盈盈不可，但一想到任我行，無不驚怖，這事如果洩漏了出去，江湖雖大，可無容身之所。當下七人一齊起誓。

　　令狐沖知道他們一起完誓，使會動刀殺了盈盈，急運內功在幾處被封穴道上衝了幾下，卻全無動靜。他心中一急，向盈盈瞧去，只見她一雙妙目凝望自己，眼神中全無懼色，當即心中一寬：「反正總是要死，我二人同時畢命，也好得很。」仇松年向游迅道：「動手啊。」游迅道：「仇頭陀向來行事爽快，最有英雄氣概，還是請仇兄動手。」仇松年罵道：「你不動手，我先宰了你。」游迅笑道：「仇兄既然不敢，那麼嚴兄出手如何？」仇松年罵道：「你奶奶的，我為什麼不敢？今日老子就是不想殺人。」玉靈道人道：「不論是誰動手都是一樣，反正沒人會說出去。」西寶和尚道：「既然都是一樣，那麼就請道兄出手好了。」嚴三星道：「有什麼推三阻四的？打開天窗說亮話，大夥兒誰也信不過誰，大家都拔出兵刃來，同時往任大小姐身上招呼。」這些人雖然都是窮凶極惡之輩，但臨到決意要殺盈盈了，還是不敢對她有什麼輕侮的言語。游迅道：「且慢，讓我先取了解藥在手再說。」仇松年道：「為什麼讓你先取？你拿在手中，便來要挾旁人，讓我來取。」游迅道：「給你拿了，誰敢說你不會要挾？」玉靈道人道：「別挨時候了！挨到她穴道解了，那可糟糕。先殺人，再分藥！」刷的一聲，拔出了長劍。餘人紛紛取出兵刃，圍在盈盈身周。盈盈眼見大限已到，目不轉睛的瞧著令狐沖，想著這些日子來和他同過的甜蜜時光，嘴邊現出了溫柔微笑。嚴三星叫道：「我叫一二三，大家同時下手，一、二、三！」他「三」字一出口，七件兵刃同時向盈盈身上遞去。哪知七件兵刃遞到她身邊半尺之處，不約而同的都停住不前。仇松年罵道：「膽小鬼，幹麼不敢殺過去？就想旁人殺了她，自己不落罪名！」西寶和尚道：「你膽子倒大得很，你的戒刀可也沒砍下！」七人心中各懷鬼胎，均盼旁人先將盈盈殺了，自己的兵刃上不用濺血，要殺這個向來敬畏的人，可著實不易。仇松年道：「咱們再來！這一次誰的兵刃再停著不動，那便是龜兒子王八蛋，婊子養的，豬狗不如！我來叫一二三。一——二——」這「三」字尚未出口，令狐沖叫道：「辟邪劍法！」七人一聽，立即回頭，倒有四人齊聲問道：「什麼？」岳不群以辟邪劍法在封禪台上刺瞎左冷禪，轟傳武林，這七人艷羨之極，這些時候來日思夜想，便是這辟邪劍譜。令狐沖念道：「辟邪劍法，劍術至尊，先練劍氣，再練劍神。氣神基定，劍法自精。劍氣如何養，劍神如何生？奇功兼妙訣，皆在此中尋。」他念一句，七人向他移近半步，念得六七句，七個人都已離開盈盈身畔，走到了他身邊。仇松年聽他住口不念，問道：「這……這便是辟邪劍譜嗎？」令狐沖道：「不是辟邪劍譜，難道是邪辟劍譜？」仇松年道：「你念下去。」令狐沖念道：「練氣之道，首在意誠，凝意集思，心田無塵……」念到這裡便不念了。西寶和尚催道：「念下去，念下去。」玉靈道人卻口舌微動，跟著念誦，用心記憶：「練氣之道，首在意誠，凝意集思，心田無塵。」

　　其實令狐沖從未見過辟邪劍譜，他所念的，只是華山劍法的歌訣，將「華山之劍，至輕至靈」這八字改成了「辟邪劍法，劍術至尊」而已。這本是岳不群所傳的「氣宗」歌訣，因此有什麼「先練劍氣，再練劍神」的詞句。否則令狐沖讀書不多，識得的字便已有限，倉卒之際，如何能出口成章，這等似模似樣？但仇松年等人一來沒聽過華山劍法的歌訣，二來心中念念不忘於辟邪劍法，已如入魔一般，一聽有人背誦辟邪劍法的歌訣，個個神魂顛倒，哪裡還有餘暇來細思劍譜的真假？令狐沖繼續念道：「綿綿汩汩，劍氣充盈，辟邪劍出，殺個乾淨……」這「殺個乾淨」四字，是他信口胡謅的，華山劍訣中並無這等說法，他念到此處，說道：「這個，這個……下面好像是『殺不乾淨，劍法不靈』，又好像不是，有點記不清楚了。」西寶和尚等齊問：「劍譜在哪裡？」令狐沖道：「這劍譜……可決不是在我身上。」一面說，一面眼望自己腹部。這句話當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他一言既出，兩隻手同時伸入他懷中摸去，一隻是西寶和尚的，一隻是仇松年的。突然間兩人齊聲慘叫，西寶和尚腦漿迸裂，仇松年背上一枝長劍貫胸而出，卻是分別遭了嚴三星和玉靈道人的毒手。嚴三星冷笑道：「大夥兒辛辛苦苦的找這辟邪劍譜，好容易劍譜出現，這兩個龜蛋卻想獨佔，天下有這等便宜事？」砰砰兩聲，飛腿將兩人屍體踢了開去。

　　令狐沖初時假裝念誦辟邪劍譜，只是眼見盈盈命在頃刻，情急智生，將眾人引開，只盼拖延時刻，自己或盈盈被點的穴道得能解開，沒想到此計十分靈驗，不但引開了七人，而且逗得他們自相殘殺，七人中只剩下了五人，不由得暗暗心喜。游迅道：「這劍譜是否真在令狐沖身上，誰也沒瞧見，咱們自己先砍殺起來，未免太心急了些……」他一言未畢，嚴三星已翻著怪眼，惡狠狠的瞪著他，說道：「你說我們心急，你心中不服，是不是？只怕你想獨吞劍譜了？」游迅道：「獨吞是不敢，像這位大和尚這般腦袋瓜子開花，有什麼好玩？不過這劍譜天下聞名，大夥兒一齊開開眼界，總是想的。」桐柏雙奇齊聲道：「不錯，誰也不能獨吞，要瞧便一起瞧。」嚴三星向游迅道：「好，那麼你去這小子懷中，將劍譜取出來。」游迅搖頭微笑，說道：「在下決無獨吞之意，也不敢先睹為快。嚴兄取了出來，讓在下瞧上幾眼，也就心滿意足了。」嚴三星向玉靈道人道：「那麼你去取！」玉靈道人道：「還是嚴兄去取的好。」嚴三星向桐柏雙奇二人望去，二人也都搖了搖頭。嚴三星怒道：「你們四個龜蛋打的是什麼主意，難道我不明白？你們想老子去取劍譜，乘機害了老子，姓嚴的可不上這個當。」五人面面相覷，登成僵持之局。令狐沖生怕他們又去加害盈盈，說道：「你們且不用忙，讓我再記一記看，嗯，辟邪劍出，殺個乾淨，殺不乾淨，劍法不靈……不對，不對，劍法不靈，何必獨吞？糟糕，糟糕，這劍譜深奧得很，說什麼也記不全。」

　　那五人一心一意志在得到劍譜，怎聽得出這劍法的語句粗陋不文，反而更加心癢難搔。嚴三星單刀一揚，喝道：「要我去這小子懷中取劍譜，那也不難。你們四人都退到門外去，免得龜兒子不存好心，我一伸手，刀劍枴杖，便招呼到老子後心。」桐柏雙奇一言不發，便退到了門外。游迅笑嘻嘻的也退了出去。玉靈道人略一遲疑，退了幾步。嚴三星喝道：「你兩隻腳都站到門檻外面去！」玉靈道人道：「你吆喝什麼？老子愛出便出去，不愛出去，你管得著嗎？」話雖如此，終於還是走到了門檻之外。四人目不轉睛的監視著他，料想這靈龜閣懸空而築，若要脫身，樓梯是必經之途，不怕他取得劍譜之後飛上天去。嚴三星轉過身來，背向令狐沖，兩眼凝視著門外的四人，唯恐他們暴起發難，向自己襲擊，反轉左手，到令狐沖懷中摸索，摸了一會，不覺有何書冊，當下將單刀橫咬在口，左手抓住令狐沖胸口，伸右手去摸。左手只這麼一使勁，登時覺得內力突然外洩，他一驚之下，急忙縮手，豈知那隻手卻如粘在令狐沖肌膚上一般，竟然縮不回來。他越加吃驚，急忙運力外奪，越運勁，內力外洩越快。他拚命掙扎，內力便如河堤決口般奔瀉出去。令狐沖於危急之際，忽有敵人內力源源自至，心中大喜，說道：「你何必制住我心脈？我將劍訣背給你聽便是了。」嘴唇亂動，作說話之狀。玉靈道人等在門外見了，還道他真在背誦劍譜，自己一句也聽不到，豈不太也吃虧，當即一湧而入，搶到令狐沖身前。令狐沖道：「是了，這本便是劍譜，你取出來給大家瞧瞧罷！」可是嚴三星的左手粘在他身上，哪裡伸得出來？玉靈道人只道嚴三星已抓住了劍譜，不即取出，自是意欲獨吞，當即伸手也往令狐沖懷中抓去，一碰到令狐沖的肌膚，內力外洩，一隻手也給粘住了。

　　令狐沖叫道：「喂，喂，你們兩個不用爭，將劍譜撕爛了，大家都看不成！」桐柏雙奇互相使了個眼色，黃光閃處，兩根黃金枴杖當空擊下，嚴三星和玉靈道人登時腦漿迸裂而死。兩人一死，內力消散，兩隻手掌離開令狐沖身體，屍橫就地。令狐衝突然得到二人的內力，這是來自被封穴道之外的勁力，不因穴道被封而有窒滯，自外向內一加衝擊，被封的穴道登時解了。他原來的內力何等深厚，微一使力，手上所綁繩索立即崩斷，伸手入懷，握住了短劍劍柄，說道：「劍譜在這裡，哪一位來取罷。」

　　桐柏雙奇腦筋遲鈍，對他雙手脫縛竟不以為異，聽他說願意交出劍譜，大喜之下，一齊伸手來接。突然間白光一閃，拍拍兩聲，兩人的右手一同齊腕而斷，手掌落地。兩人一聲慘叫，向後躍開。令狐沖崩斷腳上繩索，飛身躍在盈盈面前，向游迅道：「劍法一靈，殺個乾淨！游兄，你要不要瞧瞧這劍譜？」饒是游迅老奸巨猾，這時也已嚇得面如土色，顫聲道：「謝謝，我……我不要瞧了。」

　　令狐沖笑道：「不用客氣，瞧上一瞧，那也不妨的。」伸左手在盈盈背心和腰間推拿數下，解開了她被封的穴道。游迅全身簌簌的抖個不住，說道：「令狐公……公子……令狐大……大……大俠，你你……你……」雙膝一屈，跪倒在地，說道：「小人罪該萬死，多說……多說也是無用，聖姑和掌門人但有所命，小人火裡火裡去，水裡水裡去……」令狐沖笑道：「練那辟邪劍法，第一步功夫是很好玩的，你這就做起來罷！」游迅連連磕頭，說道：「聖姑和掌門人寬宏大量，武林中眾所周知，今日讓小人將功贖罪，小人定當往江湖之上，大大宣揚兩位聖德……不，不，不……」他一說到「聖德」二字，這才想起，自己在驚惶中又闖了大禍，盈盈最惱的就是旁人在背後說她和令狐沖的長短，待要收口，已然不及。盈盈見桐柏雙奇並肩而立，兩人雖都斷了一隻手掌，血流不止，但臉上竟無懼色，問道：「你二人是夫妻麼？」桐柏雙奇男的叫周孤桐，女的叫吳柏英。周孤桐道：「今日落在你手，要殺要剮，我二人不會皺一皺眉頭，你多問什麼？」盈盈倒喜歡他的傲氣，冷冷的道：「我問你們二人是不是夫妻。」吳柏英道：「我和他並不是正式夫妻，但二十年來，比人家正式夫妻還更加要好些。」盈盈道：「你二人之中，只有一人可以活命。你二人都少了一手一足，又少了……」想到自己父親和他二人一樣，也是少了一隻眼睛，便不說下去了，頓一頓，道：「你二人這就動手，殺了對方，剩下的一人便自行去罷！」桐柏雙奇齊聲道：「很好！」黃光閃動，二人翻起黃金枴杖，便往自己額頭擊落。盈盈叫道：「且慢！」右手長劍，左手短劍同時齊出，往二人枴杖上格去，錚錚兩聲，只覺肩臂皆麻，雙劍險些脫手，才將兩根枴杖格開，但左手勁力較弱，吳柏英的枴杖還是擦到了額頭，登時鮮血長流。

　　周孤桐大聲叫：「我殺了自己，聖姑言出如山，即便放你，有什麼不好？」吳柏英道：「當然是我死你活，那又有什麼可爭的？」盈盈點頭道：「很好，你二人夫妻情重，我好生相敬，兩個都不殺。快將斷手處傷口包了起來。」兩人一聽大喜，拋下枴杖，搶上去為對方包紮傷口。盈盈道：「但有一事，你兩個須得遵命辦理。」周吳二人齊聲答應。盈盈道：「下山之後，即刻去拜堂成親。兩個人在一起，不做夫妻，成……成……」她本想說「成什麼樣子」，但立即想到自己和令狐沖在一起，也未拜堂成親，不由得滿臉飛紅。周吳二人對望了一眼，一齊躬身相謝。游迅道：「聖姑大恩大德，不但饒命不殺，還顧念到你們的終身大事。你小兩口兒當真福命不小。我早知聖姑她老人家待屬下最好。」盈盈道：「你們這次來到恆山，是奉了誰的號令？有什麼圖謀？」游迅道：「小人是受了華山嶽不群那狗頭的欺騙，他說是奉了神教任教主的黑木令旨，要將恆山群尼一齊擒拿到黑木崖去，聽由任教主發落。」盈盈問道：「岳不群手中有黑木令？」游迅道：「是，是！下屬仔細看過，他拿的確是日月神教的黑木令，否則屬下對教主和聖姑忠心耿耿，又怎會聽岳不群這狗頭的話？」盈盈尋思：「岳不群怎會有我教的黑木令？阿，是了，他服了三屍腦神丹，自當聽我爹爹號令，這是爹爹給他的。」又問：「岳不群又說：成事之後，他傳你們辟邪劍法，是不是？」

　　游迅連連磕頭，說道：「岳不群這狗頭就會騙人，誰也不會當真信了他的。」盈盈道：「你們說這次來恆山幹事，大功告成，到底怎樣了？」游迅道：「有人在山上的幾口井中都下了迷藥，將恆山派的眾位師父一起都迷倒了。別院中許多未知內情的人，也都給迷倒了。這當兒已然首途往黑木崖去。」令狐沖忙問：「可殺傷了人沒有？」游迅答道：「殺死了八九個人，都是別院中的。他們沒給迷倒，動手抵抗，便給殺了。」令狐沖問：「是哪幾個人？」游迅道：「小人叫不出他們名字。令狐大俠你老……老人家的好朋友都不在其內。」令狐沖點點頭，放下了心。盈盈道：「咱們下去罷。」令狐沖道：「好。」拾起地下西寶和尚所遺下的長劍，笑道：「見到那惡婆娘，可得好好跟她較量一下。」游迅道：「多謝聖姑和令狐掌門不殺之恩。」盈盈道：「何必這麼客氣？」左手一揮，短劍脫手飛出，噗的一聲，從游迅胸口插入，這一生奸猾的「滑不留手」游迅登時斃命。兩人並肩走下樓來，空山寂寂，唯聞鳥聲。盈盈向令狐沖瞧了一眼，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令狐沖歎道：「令狐沖削髮為僧，從此身入空門。女施主，咱們就此別過。」盈盈明知他是說笑，但情之所鍾，關心過切，不由得身子一顫，抓住他手臂，道：「沖哥，你別……別跟我說這等笑話，我……我……」適才她飛劍殺游迅，眼睛也不眨一下，這時語聲中卻大現懼意。令狐沖心下感動，左手在自己光頭上打了個暴栗，歎道：「但世上既有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娘子，大和尚只好還俗。」

　　盈盈嫣然一笑，說道：「我只道殺了游迅之後，武林中便無油腔滑調之徒，從此耳根清靜，不料……嘻嘻！」令狐沖笑道：「你摸一摸我這光頭，那也是滑不留手。」盈盈臉上一紅，啐了一口，道：「咱們說正經的。恆山群弟子給擄上了黑木崖後，再要相救，那就千難萬難了，而且也大傷我父女之情……」令狐沖道：「更加是大傷我翁婿之情。」盈盈橫了他一眼，心中卻甜甜的甚為受用。令狐沖道：「事不宜遲，咱們得趕將上去，攔路救人。」盈盈道：「趕盡殺絕，別留下活口，別讓我爹爹知道，也就是了。」她走了幾步，歎了口氣。令狐沖明白她的心事，這等大事要瞞過任我行的耳目，那是談何容易，但自己既是恆山派掌門，恆山門人被俘，如何不救？她是打定主意向著自己，縱違父命，也是在所不惜了。他想事已至此，須當有個了斷，伸出左手去抓住了她右手。盈盈微微一掙，但見四下裡無一人，便讓他握住了手。令狐沖道：「盈盈，你的心事，我很明白。此事勢將累你父女失和，我很是過意不去。」盈盈微微搖頭，說道：「爹爹倘若顧念著我，便不該對恆山派下手。不過，我猜想他對你倒也不是心存惡意。」令狐沖登時省悟，說道：「是了，你爹爹擒拿恆山派弟子，用意是在脅迫我加盟日月神教。」盈盈道：「正是。爹爹其實很喜歡你，何況你又是他神功大法的唯一傳人。」令狐沖道：「我決不願加盟神教，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什麼『文成武德，澤被蒼生』這些肉麻話，我聽了就要作嘔。」盈盈道：「我知道，因此從來沒勸過你一句。如果你入了神教，將來做了教主，一天到晚聽這種恭維肉麻話，那就……那就不會是現在這樣子了。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個性子很快就變了。」令狐沖道：「可是咱們也不能得罪了你爹爹。」伸出右手，將她左手也握住了，說道：「盈盈，救出恆山門人之後，我和你立即拜堂成親，也不必理會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和你退出武林，封劍隱居，從此不問外事，專生兒子。」盈盈初時聽他說得一本正經，臉上暈紅，心下極喜，聽到最後一句話時，吃了一驚，運力一掙，將他雙手摔開了。令狐沖笑道：「做了夫妻，難道不生兒子？」盈盈嗔道：「你再胡說八道，我三天不跟你說話。」令狐沖知她說得到，做得到，伸了伸舌頭，說道：「好，笑話少說，趕辦正事要緊。咱們得上見性峰去瞧瞧。」

　　兩人展開輕功，逕上見性峰來，見無色庵中已無一人，眾弟子所居之所也只餘空房，衣物零亂，刀劍丟了一地。幸好地下並無血跡，似未傷人。兩人又到通元谷別院中察看，也不見有人。桌上酒餚雜陳，令狐沖酒癮大發，卻哪敢喝上一口，說道：「肚子餓得狠了，快到山下去喝酒吃飯。」盈盈撕下令狐沖長衣上的一塊衣襟，替他包在頭上。令狐沖笑道：「這才像樣，否則大和尚拐帶良家少女，到處亂闖，太也不成體統。」到得山下，已是未牌時分，好容易找到一家小飯店，這才吃了個飽。兩人辨明去黑木崖的路徑，提氣疾趕，奔出一個多時辰，忽聽得山後隱隱傳來一陣陣喝罵之聲，停步一聽，似是桃谷六仙。兩人尋聲趕去，漸漸聽得清楚，果然便是桃谷六仙。盈盈悄聲道：「不知這六個寶貝在跟誰爭鬧？」

　　兩人轉過山坳，隱身樹後，只見桃谷六仙口中吆喝，圍住了一人，鬥得甚是激烈。那人倏來倏往，身形快極，唯見一條灰影在六兄弟間穿插來去，竟然便是儀琳之母、懸空寺中假裝聾啞的那個婆婆。跟著拍拍聲響，桃根仙和桃實仙哇哇大叫，都給她打中了一記耳光。令狐沖大喜，低聲道：「六月債，還得快，我也來剃她的光頭。」手按劍柄，只待桃谷六仙不敵，便躍出報仇。但聽得拍拍之聲密如聯珠，六兄弟人人給她打了好多下耳光。桃谷六仙怒不可遏，只盼抓住她手足，將她撕成四塊。但這婆婆行動快極，如鬼如魅，幾次似乎一定抓住了，卻總是差著數寸，給她避開，順手又是幾記耳光。但那婆婆也瞧出六人厲害，只怕使勁稍過，打中一二人後，便給餘人抓住。又鬥一陣，那婆婆知道難以取勝，展開雙掌，拍拍劈劈打了四人四記耳光，突然向後躍出，轉身便奔。她奔馳如電，一剎那間已在數丈之外，桃谷六仙齊聲大呼，再也追趕不上。令狐沖橫劍而出，喝道：「往哪裡逃？」白光閃動，挺劍指向她的咽喉。這一劍直攻要害，那婆婆吃了一驚，急忙縮頭躲過，令狐沖斜劍刺她右肩，那婆婆無可閃避，只得向後急退兩步。令狐沖一劍逼得她又退了一步。他長劍在手，那婆婆如何是他之敵？刷刷刷三劍，迫得她連退五步，若要取她性命，這婆婆早已一命嗚呼了。

　　桃谷六仙歡呼聲中，令狐沖長劍劍尖已指往她胸口。桃根仙等四人一撲而上，抓住了她四肢，提將起來，令狐沖喝道：「別傷她性命！」桃花仙提掌往她臉上打去。令狐沖喝道：「將她吊起來再說。」桃根仙道：「是，拿繩來，拿繩來。」但六人身邊均無繩索，荒野之間更無找繩索處，桃花仙和桃干仙四頭尋覓。突然間手中一鬆，那婆婆一掙而脫，在地下一滾，衝了出去，正想奔跑，突覺背上微微刺痛，令狐沖笑道：「站著罷！」長劍劍尖輕戳她後心肌膚。那婆婆駭然變色，只得站著不動。桃谷六仙奔將上來，六指齊出，分點了那婆婆肩脅手足的六處穴道。桃干仙摸著給那婆婆打得腫起了的面頰，伸手便欲打還她耳光。令狐沖心想看在儀琳的面上，不應讓她受毆，說道：「且慢，咱們將她吊了起來再說。」桃谷六仙聽得要將她高高吊起，大為歡喜，當下便去剝樹皮搓繩。令狐沖問起六人和她相鬥的情由。桃枝仙道：「咱六兄弟正在這裡大便，便得興高采烈之際，忽然這婆娘狂奔而來，問道：『喂，你們見到一個小尼姑沒有？』她說話好生無禮，又打斷了咱們大便的興致……」盈盈聽他說得骯髒，皺了眉頭，走了開去。令狐沖笑道：「是啊，這婆娘最是不通人情世故。」桃葉仙道：「咱們自然不理她，叫她滾開。這婆娘出手便打人，大夥兒就這樣打了起來。本來我們自然一打便贏，只不過屁股上大便還沒抹乾淨，打起來不大方便。令狐兄弟，若不是你及時趕到，差些兒還讓她給逃了去。」桃花仙道：「那倒未必，咱們讓她先逃幾步，然後追上，教她空歡喜一場。」桃實仙道：「桃谷六仙手下，不逃無名之將，那一定是會捉回來的。」桃根仙道：「這是貓捉老鼠之法，放它逃幾步，再撲上去捉回來。」令狐沖笑道：「一貓捉六鼠尚且捉到了，何況六貓捉一鼠，那自是手到擒來。」桃谷六仙聽得令狐沖附和其說，盡皆大喜。說話之間，已用樹皮搓成了繩索，將那婆娘手足反縛了，吊在一株高樹之上。

　　令狐沖提起長劍，在那樹上一掠而下，削下七八尺長的一片，提劍在樹幹上劃了七個大字：「天下第一醋罈子」。桃根仙問道：「令狐兄弟，這婆娘為什麼是天下第一醋罈子，她喝醋的本領十分了得麼？我偏不信，咱們放她下來，我就來跟她比劃比劃！」令狐沖笑道：「醋罈子是罵人的話。桃谷六仙英雄無敵，義薄雲天，文才武略，眾望所歸，豈是這惡婆娘所能及？那也不用比劃了。」桃谷六仙咧開了嘴合不攏來，都說：「對，對，對！」令狐沖問道：「你們到底見到儀琳師妹沒有？」桃枝仙道：「你問的是恆山派那個美貌小尼姑嗎？小尼姑沒見到，大和尚倒見到兩個。」桃干仙道：「一個是小尼姑的爸爸，一個是小尼姑的徒弟。」令狐沖問道：「在哪裡？」桃葉仙道：「這二人過去了約莫一個時辰，本來約我們到前面鎮上喝酒。我們說大便完了就去，哪知這惡婆娘前來夾纏不清。」令狐沖心念一動，道：「好，你們慢慢來，我先去鎮上。你們六位大英雄，不打被縛之將，要是去打這惡婆娘的耳光，有損六位大英雄的名頭。」桃谷六仙齊聲稱是。令狐沖當即和盈盈快步而行。盈盈笑道：「你沒剃光她的頭髮，總算是瞧在儀琳小師妹的份上，報仇只報三分。」

　　行出十餘里後，到了一處大鎮甸上，尋到第二家酒樓，便見不戒和尚與田伯光二人據案而坐。二人一見令狐沖和盈盈，「啊」的一聲，跳將起來，不勝之喜。不戒忙叫添酒添菜。令狐沖問起見到有何異狀。田伯光道：「我在恆山出了這樣一個大醜，沒臉再耽下去，求著太師父急急離開。那通元谷中是再也不能去了。」令狐沖心想，原來他們尚不知恆山派弟子被擄之事，向不戒和尚道：「大師，我拜託你辦一件事，行不行？」不戒道：「行啊，有什麼不行？」令狐沖道：「不過此事十分機密，你這位徒孫可不能參與其事。」不戒道：「那還不容易？我叫他走得遠遠地，別來礙老子的事就是了。」

　　令狐沖道：「此去向東南十餘里處，一株高樹之上，有人給綁了起來，高高吊起……」不戒「啊」的一聲，神色古怪，身子微微發抖。令狐沖道：「那人是我的朋友，請你勞駕去救他一救。」不戒道：「那還不容易？你自己卻怎地不救？」令狐沖道：「不瞞你說，這是個女子。」他向盈盈努努嘴，道：「我和任大小姐在一起，多有不便。」不戒哈哈大笑，道：「我明白了，你是怕任大小姐喝醋。」盈盈向他二人瞪了一眼。令狐沖一笑，說道：「那女人的醋勁兒才大著呢，當年她丈夫向一位夫人瞧了一眼，讚了一句，說那夫人美貌，那女人就此不告而別，累得她丈夫天涯海角，找了她十幾年。」不戒越聽眼睛睜得越大，連聲道：「這……這……這……」喘息聲越來越響。令狐沖道：「聽說她丈夫找到這時候，還是沒找到。」正說到這裡，桃谷六仙嘻嘻哈哈的走上樓來。不戒恍若不見，雙手緊緊抓住令狐沖的手臂，道：「當……當真？」令狐沖道：「她跟我說，她丈夫倘若找到了她，便是跪在面前，她也不肯回心轉意。因此你一放下她，她立刻就跑。這女子身法快極，你一眨眼，她就溜得不見了。」不戒道：「我決不眨眼，決不眨眼。」令狐沖道：「我又問她，為什麼不肯跟丈夫相會。她說她丈夫是天下第一負心薄倖、好色無厭之徒，就再相見，也是枉然。」不戒大叫一聲，轉身欲奔，令狐沖一把拉住，在他耳邊低聲道：「我教你一個秘訣，她就逃不了啦。」不戒又驚又喜，呆了一呆，突然雙膝跪地，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大聲道：「令狐兄弟，不，令狐掌門，令狐祖宗，令狐師父，你快教我這秘訣，我拜你為師。」令狐沖忍笑道：「不敢，不敢，快快請起。」拉了他起來，在他耳邊低聲道：「你從樹上放她下來，可別松她綁縛，更不可解她穴道，抱她到客店之中，住一間店房。你倒想想，一個婦道人家，怎麼樣才不會逃出店房？」不戒伸手搔頭，躊躇道：「這個……這個可不大明白。」令狐沖低聲道：「你先剝光她衣衫，再解她穴道，她赤身露體，怎敢逃出店去？」不戒大喜，叫道：「好計，好計！令狐師父，你大恩大德……」不等話說完，呼的一聲，從窗子中跳落街心，飛奔而去。桃根仙道：「咦，這和尚好奇怪，他幹什麼去了？」桃枝仙道：「他定是尿急，迫不及待。」桃葉仙道：「那他為什麼要向令狐兄弟磕頭，大叫師父？難道年紀這麼大了，拉尿也要人教？」桃花仙道：「拉尿跟年紀大小，有什麼干係？莫非三歲小兒拉尿，便要人教？」盈盈知道這六人再說下去多半沒有好話，向令狐沖一使眼色，走下樓去。

　　令狐沖道：「六位桃兄，素聞六位酒量如海，天下無敵，你們慢慢喝，兄弟量淺，少陪了。」桃谷六仙聽他稱讚自己酒量，大喜之下，均想若不喝上幾壇，未免有負雅望，大叫：「先拿六罈酒來！」「你酒量跟我們自然差得遠了。」「你們先走罷，等我們喝夠，只怕要等到明天這個時候。」令狐沖只一句話，便擺脫了六人的糾纏，走到酒樓下。盈盈抿嘴笑道：「你撮合人家夫妻，功德無量，只不過教他的法兒，未免……未免……」說著臉上一紅，轉過了頭，令狐沖笑嘻嘻的瞧著她，只不作聲。

　　兩人步出鎮外，走了一段路，令狐沖只是微笑，不住瞧她。盈盈嗔道：「瞧什麼？沒見過麼？」令狐沖笑道：「我是在想，那惡婆娘將你和我吊在樑上，咱們一報還一報，將她吊在樹上。她剃光我頭髮，我叫她丈夫剝光她衣衫，那也是一報還一報。」盈盈嗤的一笑，道：「這也叫做一報還一報？」令狐沖笑道：「只盼不戒大師不要鹵莽，這次夫妻倆破鏡重圓才好。」盈盈笑道：「你小心著，下次再給那惡婆娘見到，你可有得苦頭吃了。」令狐沖笑道：「我助她夫妻團圓，她多謝我還來不及呢。」說著又向盈盈瞧了幾眼，笑了一笑，神色甚是古怪。盈盈道：「又笑什麼了？」令狐沖道：「我在想不戒大師夫妻重逢，不知說什麼話。」

　　盈盈道：「那你怎地老是瞧著我？」忽然之間，明白了令狐沖的用意，這浪子在想不戒大師在客店之中，脫光了他妻子的衣衫，他心中想的是此事，卻眼睜睜的瞧著自己，用心之不堪，可想而知，霎時間紅暈滿頰，揮手便打。

　　令狐沖側身一避，笑道：「女人打老公，便是惡婆娘！」正在此時，忽聽得遠處噓溜溜的一聲輕響，盈盈認得是本教教眾傳訊的哨聲，左手食指豎起，按在唇上，右手做個手勢，便向哨聲來處奔去。

　　兩人奔出數十丈，只見一名女子正自西向東快步而來。當地地勢空曠，無處可避。那人見了盈盈，一怔之下，忙上前行禮，說道：「神教教下天風堂香主桑三娘，拜見聖姑。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盈盈點了點頭，接著東首走出一個老者，快步走近，也向盈盈躬身行禮，說道：「秦偉邦參見聖姑，教主中興聖教，澤被蒼生。」

　　盈盈道：「秦長老，你也在這裡。」秦偉邦道：「是！小人奉教主之命，在這一帶打探消息。桑香主，可探聽到什麼訊息？」桑三娘道：「啟稟聖姑、秦長老，今天一早，屬下在臨風驛見到嵩山派的六七十人，一齊前赴華山。」秦偉邦道：「他們果然是去華山！」盈盈問道：「嵩山派人眾，去華山幹什麼？」秦偉邦道：「教主他老人家得到訊息，華山派岳不群做了五嶽派掌門之後，便欲不利於我神教，日來召集五嶽派各派門人弟子，前赴華山。看他的用意，似是要向我黑木崖大舉進襲。」盈盈道：「有這等事？」心想：「這秦偉邦老奸巨猾，擒拿恆山門人之事，多半便是他奉了爹爹之命，在此主持。他卻推得乾乾淨淨。只是那桑三娘的話，似非捏造，看來中間另有別情。」說道：「令狐公子是恆山派掌門，怎地他不知此事，那可有些奇了。」秦偉邦道：「屬下查得泰山、衡山兩派的門人，已陸續前往華山，只恆山派未有動靜。向左使昨天傳來號令，說道鮑大楚長老率同下屬，已進恆山別院查察動靜，命屬下就近與之連絡。屬下正在等候鮑長老的訊息。」

　　盈盈和令狐沖對望一眼，均想：「鮑大楚混入恆山別院，多半屬實。這秦偉邦卻並未隱瞞，難道他所說不假？」秦偉邦向令狐沖躬身行禮，說道：「小人奉命行事，請令狐掌門恕罪則個。」令狐沖抱拳還禮，說道：「我和任大小姐，不日便要成婚……」盈盈滿面通紅，「啊」的一聲，卻也不否認。令狐沖續道：「秦長老是奉我岳父之命，我們做小輩的自當擔代。」秦偉邦和桑三娘滿面堆歡，笑道：「恭喜二位。」盈盈轉身走開。秦偉邦道：「向左使一再叮囑鮑長老和在下，不可對恆山門人無禮，只能打探訊息，決計不得動粗，屬下自當凜遵。」突然他身後有個女子聲音笑道：「令狐公子劍法天下無雙，向左使叫你們不可動武，那是為你們好。」令狐沖一抬頭，只見樹叢中走出一個女子，正是五毒教教主藍鳳凰，笑道：「大妹子，你好。」藍鳳凰向令狐沖道：「大哥，你也好。」轉頭向秦偉邦道：「你向我拱手便拱手，卻為什麼要皺起了眉頭？」秦偉邦道：「不敢。」他知道這女子週身毒物，極不好惹，搶前幾步，向盈盈道：「此間如何行事，請聖姑示下。」盈盈道：「你們照著教主令旨辦理便了。」秦偉邦躬身道：「是。」與桑三娘二人向盈盈等三人行禮道別。

　　藍鳳凰待他二人去遠，說道：「恆山派的尼姑們都給人拿去了，你們還不去救？」令狐沖道：「我們正從恆山追趕來，一路上卻沒見到蹤跡。」藍鳳凰道：「這不是去華山的路，你們走錯了路啦。」令狐沖道：「去華山？她們是給擒去了華山？你瞧見了？」藍鳳凰道：「昨兒早在恆山別院，我喝到茶水有些古怪，也不說破，見別人紛紛倒下，也就假裝給迷藥迷倒。」令狐沖笑道：「向五仙教藍教主使藥，那不是自討苦吃嗎？」藍鳳凰嫣然一笑，道：「這些王八蛋當真不識好歹。」令狐沖道：「你不還敬他們幾口毒藥？」藍鳳凰道：「那還有客氣的？有兩個王八蛋還道我真的暈倒了，過來想動手動腳，當場便給我毒死了。餘人嚇得再也不敢過來，說道我就算死了，也是週身劇毒。」說著格格而笑。令狐沖道：「後來怎樣？」藍鳳凰道：「我想瞧他們搗什麼鬼，就一直假裝昏迷不醒。後來這批王八蛋從見性峰上擄了許多小尼姑下來，領頭的卻是你的師父岳先生。大哥，我瞧你這個師父很不成樣子，你是恆山派的掌門，他卻率領手下，將你的徒子徒孫、老尼姑小尼姑，一古腦兒都捉了去，豈不是存心拆你的台？」令狐沖默然。藍鳳凰道：「我瞧著氣不過，當場便想毒死了他。後來想想，不知你意下如何，真要毒死他，也不忙在一時。」令狐沖道：「你顧著我的情面，可多謝你啦。」藍鳳凰道：「那也沒什麼。我聽他們說，乘著你不在恆山，快快動身，免得給你回山時撞到。又有人說，這次不巧得很，你不在山上，否則一起捉了去，豈不少了後患？哼哼！」令狐沖道：「有你大妹子在場，他們想要拿我，可沒這麼容易。」藍鳳凰甚是得意，笑道：「那是他們運氣好，倘若他們膽敢動你一根毫毛，我少說也毒死他們一百人。」轉頭向盈盈道：「任大小姐，你別喝醋。我只當他親兄弟一般。」盈盈臉上一紅，微笑道：「令狐公子也常向我提到你，說你待他真好。」藍鳳凰大喜，道：「那好極啦！我還怕他在你面前不敢提我的名字呢。」盈盈問道：「你假裝昏迷，怎地又走了出來？」藍鳳凰道：「他們怕我身上有毒，都不敢來碰我。有人說不如一刀將我殺了，又說放暗器射我幾下，可是口中說得起勁，誰也不敢動手，一窩蜂的便走了。我跟了他們一程，見他們確是去華山，便出來到處找尋大哥，要告知你們這訊息。」令狐沖道：「這可真要多謝你啦，否則我們趕去黑木崖，撲了個空，待得回頭再找，那些老尼姑、小尼姑、不老不小的中尼姑，可都已經吃了大虧啦。事不宜遲，咱們便去華山。」

　　三人當下折而向西，兼程急趕，但一路之上竟沒見到半點線索。令狐沖和盈盈都是心下嘀咕，均想：「一行數百之眾，一路行來，定然有人瞧見，飯鋪客店之中，也必留下形跡，難道他們走的不是這條路？」

　　第三日上，在一家小飯鋪中見到了四名衡山派門人。令狐沖這時已改了裝扮，這四人並未認出。令狐沖等暗中跟著細聽他們說話，果然是去華山的。瞧他們興高采烈的模樣，倒似山上有大批金銀珍寶，等候他們去拾取一般。聽其中一人道：「幸好黃師兄夠交情，傳來訊息，又虧得咱們在山西，就近趕去，只怕還來得及。衡山老家那些師兄弟們，這次可錯過良機了。」另一人道：「咱們還是越早趕到越好。這種事情，時時刻刻都有變化。」令狐沖想要知道他們這麼性急趕去華山，到底有何圖謀，但這四人始終一句也不提及。藍鳳凰問道：「要不要將他們毒倒了，拷問一番？」令狐沖想起衡山掌門莫大先生待自己甚厚，不便欺侮他的門人，說道：「咱們盡快趕上華山，一看便知，卻不須打草驚蛇。」數日後三人到了華山腳下，已是黃昏。令狐沖自幼在華山長大，於週遭地勢自是極為熟悉，說道：「咱們從後山小徑上山，不會遇到人。」華山之險，五嶽中為最，後山小徑更是陡極峻壁，一大半竟無道路可行。好在三人都武功高強，險峰峭壁，一般的攀援而上，饒是如此，到得華山絕頂卻也是四更時分了。令狐沖帶著二人，逕往正氣堂，只見黑沉沉的一片，並無燈火，伏在窗下傾聽，亦無聲息，再到群弟子居住之處查看，屋中竟似無人。令狐沖推窗進去，晃火折一看，房中果然空蕩蕩地，桌上地下都積了灰塵，連查數房，都是如此，顯然華山群弟子並未回山。

　　藍鳳凰大不是味兒，說道：「難道上了那些王八蛋的當？他們說是要來華山，卻去了別處？」令狐沖驚疑不定，想起那日攻入少林寺，也是撲了個空，其後卻迭遇凶險，難道岳不群這番又施故智？但此刻己方只有三人，縱然被圍，脫身也是極易，就怕他們將恆山弟子囚在極隱僻之處，這幾日一耽擱，再也找不到了。三人凝神傾聽，唯聞松濤之聲，滿山靜得出奇。藍鳳凰道：「咱們分頭找找，一個時辰之後，再在這裡相會。」令狐沖道：「好！」他想藍鳳凰使毒本事高明之極，沒有人敢加傷害，但還叮囑一句：「旁人你也不怕，但若遇到我師父，他出劍奇快，須得小心！」藍鳳凰見他說得懇切，昏黃燈火之下，關心之意，見於顏色，不由得心中感動，道：「大哥，我自理會得。」推門而出。

　　令狐沖帶著盈盈，又到各處去查察一遍，連天琴峽岳不群夫婦的居室也查到了，始終不見一人。令狐沖道：「這事當真蹊蹺，往日我們華山派師徒全體下山，這裡也總留下看門掃地之人，怎地此刻山上一人也無？」

　　最後來到岳靈珊的居室。那屋子便在天琴峽之側，和岳不群夫婦的住所相隔甚近。令狐衝來到門前，想起昔時常到這裡來接小師妹出外遊玩，或同去打拳練劍，今日卻再也無可得見了，不禁熱淚盈眶。他伸手推了推門，板門閂著，一時猶豫不定。盈盈躍過牆頭，拔下門閂，將門開了。兩人走進室內，點著桌上蠟燭，只見床上、桌上也都積滿了灰塵，房中四壁蕭然，連女兒家梳裝鏡奩之物也無。令狐沖心想：「小師妹與林師弟成婚後，自是另有新房，不再在這裡住，日常用物，都帶過去了。」隨手拉開抽屜，只見都是些小竹籠、石彈子、布玩偶、小木馬等等玩物，每一樣物事，不是令狐沖給她做的，便是當年兩人一起玩過的，難為她盡數整整齊齊的收在這裡。令狐沖心頭一痛，再也忍耐不住，淚水撲簌簌的直掉下來。盈盈悄沒聲的走到室外，慢慢帶上了房門。令狐沖在岳靈珊室中留戀良久，終於狠起心腸，吹滅燭火，走出屋來。盈盈道：「沖哥，這華山之上，有一處地方和你大有干係，你帶我去瞧瞧。」令狐沖道：「嗯，你說的是思過崖。好，咱們去看看。」微微出神，說道：「卻不知風太師叔是不是仍在那邊？」當下在前帶路，逕赴思過崖。這地方令狐沖走得熟了，雖然路程不近，但兩人走得極快，不多時便到了。上得崖來，令狐沖道：「我在這山洞……」忽聽得錚錚兩響，洞中傳出兵刃相交之聲。兩人都吃了一驚，快步奔近，跟著聽得有人大叫一聲，顯是受了傷。令狐沖拔出長劍，當先搶過，只見原先封住的後洞洞口已然打開，透出火光。令狐沖和盈盈縱身走進後洞，不由得心中打了個突，但見洞中點著數十根火把，少說也有二百來人，都在凝神觀看石壁上所刻劍招和武功家數。人人專心致志，竟無半點聲息。令狐沖和盈盈聽得慘呼之時，料想進洞之後，眼前若非漆黑一團，那麼定是血肉橫飛的慘烈搏鬥，豈知洞內火把照映，如同白晝，竟站滿了人。後洞地勢頗寬，雖站著二百餘人，仍不見擠迫，但這許多人鴉雀無聲，有如僵斃了一般，陡然見到這等詭異情景，不免大吃一驚。

　　盈盈身子微向右靠，右肩和令狐沖左肩相並。令狐沖轉過頭來，只見她臉色雪白，眼中略有懼意，便伸出左手，輕輕摟住她腰。只見這些人衣飾各別，一凝神間，便瞧出是嵩山、泰山、衡山三派的門人弟子。其中有些是頭髮花白的中年人，也有白鬚蒼蒼的老者，顯然這三派中許多名宿前輩也已在場，華山和恆山兩派的門人卻不見在內。三派人士分別聚觀，各不混雜，嵩山派人士在觀看壁上嵩山派的劍招，泰山與衡山兩派均分別觀看己派的劍招。令狐沖登時想起，道上遇到那四名衡山弟子，說道得到訊息，趕來華山，當真是莫大的運氣，原來是得悉華山後洞石壁刻有衡山派精妙劍招，得有機會觀看。一凝神間，只見衡山派人群中一人白髮蕭然，呆呆的望著石壁，正是莫大先生，令狐沖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上前拜見。

　　忽聽得嵩山派人群中有人厲聲喝道：「你不是嵩山弟子，幹麼來瞧這圖形？」說話的是個身穿土黃衫子的老者，他向著一個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怒目而視，手中長劍斜指其胸。那中年人笑道：「我幾時瞧這圖形了？」嵩山派那老者道：「你還想賴？你是什麼門派的？你要偷學嵩山劍法，那也罷了，幹麼細看那些破我嵩山劍法的招數？」他這麼一呼喝，登時便有四五名嵩山門人轉過身來，圍在那中年人四周，露刃相向。那中年人道：「我於貴派劍法一竅不通，看了這些破法，又有何用？」嵩山派那老者道：「你細看對付嵩山派劍法的招數，便是不懷好意。」那中年人手按劍柄，說道：「五嶽派掌門岳先生盛情高誼，准許我們來觀摩石壁上的劍法，可沒限定哪些招數准看，哪一些不准看。」嵩山派那老者道：「你想不利我嵩山派，便容你不得。」那中年人道：「五派歸一，此刻只有五嶽派，哪裡更有嵩山派？若不是五派歸一，岳先生也不會容許閣下在華山石洞之中觀看劍法。」此言一出，那老者登時語塞。一名嵩山弟子伸手在那中年人肩後推去，喝道：「你倒嘴利得很。」那中年人反手勾住他手腕甩出，那嵩山弟子一個踉蹌跌開。便在此時，泰山派中忽然有人大聲喝道：「你是誰？穿了我泰山派的服飾，混在這裡偷看泰山劍法。」只見一名身穿泰山派服飾的少年急奔向外。洞門邊閃出一人，喝道：「站住了，什麼人在此搗亂？」那少年挺劍刺出，跟著疾衝而前。攔門者左手伸出，抓他眼珠。那少年急退一步。攔門者右手如風，又插向他眼珠，那少年長劍在外，難以招架，只得又退了一步。攔門者右腿橫掃，那少年縱起閃避，砰的一聲，胸口已然中掌，仰天摔倒，後面奔上兩名泰山派弟子，將他擒住。那時嵩山派中已有四名門人圍住了那中年人，長劍霍霍急攻。那中年人出手凌厲，但劍法不屬五嶽劍派，幾名旁觀的嵩山弟子叫了起來：「這傢伙不是五嶽劍派的，是混進來的奸細。」兩起打鬥一生，寂靜的山洞之中立時大亂。令狐沖心想：「我師父招呼這些人來此，未必有什麼善意。我去告知莫師伯，請他率領門人退出。那些衡山派劍招，出洞之後，讓我告知他便了。」當即挨著石壁，在陰影中向莫大先生走去。只走出數丈，忽聽得轟隆隆一聲大響，猶如山崩地裂一般。

　　眾人驚呼聲中，令狐沖急忙轉身，只見洞口泥沙紛落，他顧不得去找莫大先生，急欲奔向盈盈，但眾人亂走狂竄，刀劍急舞，洞中塵土飛揚，瞧不見盈盈身在何處。他從人叢中擠了過去，閃身避開幾次橫裡砍來的刀劍，搶到洞口，不由得叫一聲苦，只見一塊數萬斤重的大石掉在洞口，已將洞門牢牢堵死，倉皇一瞥之下，似乎並無出入的孔隙。他大叫：「盈盈，盈盈！」似乎聽得盈盈在遠處答應了一聲，卻好像是在山洞深處，但二百餘人大叫大嚷，無法聽清，心想：「盈盈怎地反而到了裡面？」一轉念間，立時省悟：「是了，大石掉下之時，盈盈站在洞口，她不肯自己逃命，只是掛念著我。我衝向山洞口去找她，她卻衝進洞來找我。」當下轉身又回進洞來。洞中原有數十根火把，當大石掉下之時，眾人一亂，有的隨手將火把丟開，有的失手落地，已然熄滅了大半，滿洞塵土，望出去惟見黃濛濛一片。只聽眾人駭聲驚叫：「洞口給堵死了！洞口給堵死了！」又有人怒叫：「是岳不群這奸賊的陰謀！」另有人道：「正是，這奸賊騙咱們來看他媽的劍法……」數十人同時伸手去推那大石。但這大石便如一座小山相似，雖然數十人一齊使力，卻哪裡推得動分毫？又有人叫道：「快，快從地道中出去。」早有人想到此節，二十餘人你推我擁，擠在地道口邊。那地道是當年魔教的大力神魔以巨斧所開，只容一人進入，二十餘人擠在一起，如何走得進去？這一亂，火把又熄滅了十餘根。

　　人群中兩名大漢用力擠開旁人，衝向地道口，並肩而前。地道口甚窄，兩人砰的一撞，誰也無法進去。右首那人左手揮處，左首大漢一聲慘呼，胸口已為一柄匕首插入，右首的大漢順手將他推開，便鑽入了地道。餘人你推我擠，都想跟入。令狐沖不見盈盈，心下惶急，又想：「魔教十長老個個武功奇高，卻中了暗算，葬身於此。我和盈盈今日不知能否得脫此難？這件事倘若真是我師父安排的，那可凶險得緊。」眼見眾人在地道口推擁撕打，驚怖焦躁之下，突然動了殺機：「這些傢伙礙手礙腳，須得將他們一個個都殺了，我和盈盈方得從容脫身。」挺起長劍，便欲揮劍殺人，只見一個少年蹲在地下，雙手亂抓頭髮，全身發抖，臉如土色，顯是害怕之極，令狐沖頓生憐憫，尋思：「我和他是同遭暗算的難友，該當同舟共濟才是，怎可殺他洩憤？」長劍本已提起，當下又斜斜的橫在胸前。只聽得地道口二十餘人縱聲大叫：「快進去！」「怎麼不動了？」「爬不進去嗎？」「拖他出來！」那爬進地道的大漢雙足在外，似乎裡面也是此路不通，可是卻也不肯退出。兩個人俯身份執那大漢雙足，用力向外拉扯。突然間數十人齊聲驚呼，拉出來的竟是一具無頭屍體，頸口鮮血直冒，這大漢的首級竟然在地道內給人割去了。

　　便在此時，令狐沖見到山洞角落中有一個人坐在地下，昏暗火光下依稀便是盈盈，他大喜之下，奔將過去，只跨出兩步，七八人急衝過來，阻住了去路。這時洞中已然亂極，諸人都如失卻了理性，沒頭蒼蠅般瞎竄，有的揮劍狂砍，有的捶胸大叫，有的相互扭打，有的在地下爬來爬去。令狐沖擠出了幾步，雙足突然給人牢牢抱住。他伸手在那人頭上猛擊一拳，那人大聲慘叫，卻死不放手。令狐沖喝道：「你再不放手，我殺你了。」突然間小腿上一痛，竟給那人張口咬住。令狐沖又驚又怒，眼見眾人皆如瘋了一般，山洞中火把越來越少，只有兩根尚自點燃，卻已掉在地下，無人執拾。他大聲叫道：「拾起火把，拾起火把。」一名胖大道人哈哈大笑，抬起腳來，踏熄了一根火把。令狐沖提起長劍，將咬住他小腿那人攔腰斬斷，突然間眼前一黑，什麼也看不見了，原來最後一枝火把也已熄滅。

　　火把一熄，洞中諸人霎時間鴉雀無聲，均為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手足無措，但只過得片刻，狂呼叫罵之聲大作。令狐沖心道：「今日局面已然有死無生，天幸是和盈盈死在一起。」念及此節，心下不懼反喜，對準了盈盈的所在，摸將過去。走出數步，斜刺裡忽然有人奔將過來，猛力和他一撞。這人內力既高，這一撞之勢又十分凌厲。令狐沖給他撞得跌出兩步，轉了半個圈子，急忙轉身，又向盈盈所坐處慢慢走去，耳中所聞，儘是呼喝哭叫，數十柄刀劍揮舞碰撞。眾人身處黑暗，心情惶急，大都已如半瘋，人人危懼，便均舞動兵刃，以求自保。有些老成持重或定力極高之人，原可鎮靜應變，但旁人兵刃亂揮，山洞中擠了這許多人，黑暗中又無可閃避，除了也舞動兵刃護身之外，更無他法。但聽得兵刃碰撞、慘呼大叫之聲不絕，跟著有人呻吟咒罵，自是發自傷者之口。令狐沖耳聽得身周都是兵刃劈風之聲，他劍法再高，也是無法可施，每一瞬間都會被不知從哪裡砍來的刀劍所傷。他心念一動，立即揮動長劍，護住上盤，一步一步的挨向洞壁，只要碰到了石壁，靠壁而行，便可避去許多危險，適才見到似是盈盈的那人倚壁而坐，這般摸將過去，當可和她會合。從他站立處走向石壁相距雖只數丈，可是刀如林，劍如雨，當真是寸寸凶險，步步驚魂。

　　令狐沖心想：「要是死在一位武林高手手下，倒也心甘。現下情勢，卻是隨時隨刻都會莫名其妙的嗚呼哀哉，殺死我的，說不定只是個會些粗淺武功的笨蛋。縱然獨孤大俠復生，遇上這等情景，只怕也是一籌莫展了。」一想到獨孤求敗，心中陡地一亮：「是了，今日的局面，不是我給人莫名其妙的殺死，便是我將人莫名其妙的殺死。多殺一人，我給人殺死的機會便少了一分。」長劍一抖，使出「獨孤九劍」中的「破箭式」，向前後左右點出。劍式一使開，便聽得身周幾人慘叫倒地，跟著感到長劍又刺入一人身子，忽聽得「啊」的一聲輕呼，是個女子聲音。令狐沖大吃一驚，手一軟，長劍險些跌出，心中怦怦亂跳：「莫非是盈盈，難道我殺了盈盈！」縱聲大叫：「盈盈，盈盈，是你嗎？」

　　可是那女子再無半點聲息。本來盈盈的聲音他聽得極熟，這聲輕呼是不是她所發，原是極易分辨，但山洞中雜聲齊作，這女子一聲呼叫又是甚輕，他關心過切，腦子亂了，只覺似乎是盈盈，又似乎不是她。他再叫了幾聲，仍不聞答應，俯身去摸地下，突然間飛來一腳，重重踢中了他臀部。令狐衝向前直飛，身在半空之時，左腿上一痛，給人打了一鞭。他伸出左手，曲臂護頭，砰的一聲，手臂連頭一齊撞上山壁，落了下來，只覺頭上、臂上、腿上、臀上，無處不痛，全身骨節似欲散開一般。他定了定神，又叫了兩聲「盈盈」，自己聽得聲音嘶啞，好似哭泣一般。他心下氣苦，大叫：「我殺了盈盈，我殺了盈盈！」揮動長劍，上前連殺數人。喧鬧聲中，忽聽得錚錚兩聲響，正是瑤琴之音。這兩聲琴音雖輕，但聽在令狐沖耳裡，直如霹靂一般驚心動魄。他狂喜之下，大叫：「盈盈，盈盈！」登時便欲向琴音奔去，但隨即想到，琴音來處相距甚遠，這十餘丈路走將過去，比之在江湖上行走十萬里還凶險百倍，要走完這十幾丈路而居然能得不死，實是難上加難。這琴音當然發自盈盈，她既健在，自己可不能貿然送死，如果兩人不能手挽手的齊死，在九泉之下將飲恨無窮了。他退回兩步，背脊靠住石壁，心想：「這所在安全得多。」忽覺風聲勁急，有人揮舞兵刃，疾衝過來。令狐沖一劍刺出，但長劍甫動，心中便知不妙。

　　「獨狐九劍」的要旨，在於一眼見到對方招式中的破綻，便即乘虛而入，後發先至，一招制勝，但在這漆黑一團的山洞之中，連敵人也見不到，何況他的招式，更何況他招式中的破綻？處此情景，「獨孤九劍」便全無用處。令狐沖長劍只遞出一尺，急忙向左閃避，只聽得喀喇聲響，跟著砰的一聲，又是「啊」的一聲慘叫，推想起來，定是那人的兵刃先撞上了石壁，折斷的兵刃卻刺入了他身子。

　　令狐沖耳聽得那人更無聲息，料想已死，尋思：「在黑暗之中，我劍術雖高，亦與庸手無異，只好暫且忍耐，俟機再和盈盈相聚。」但聽得兵刃舞動聲和呼喊聲已弱了不少，自是在這片刻之間已有多人傷亡。他長劍急速在身前揮動，組成一道劍網，以防突然有人攻至。瑤琴聲時斷時續，然只是一個個單音，不成曲調，令狐沖又擔心起來：「莫非盈盈受了傷？又不然彈琴的並不是她？但如不是她，別人又怎會有琴？」過得良久，呼喝聲漸止，地下有不少人在呻吟咒罵，偶爾有兵刃相交吆喝之聲，均是發自山洞靠壁之處。令狐沖心道：「剩下來沒死的，都已靠壁而立。這些人必是武功較高、心思較細的好手。」他忍不住叫道：「盈盈，你在哪裡？」對面琴聲錚錚數響，似是回答。

　　令狐沖飛身而前，左足落地時只覺足底一軟，踏在一人身上，跟著風聲勁急，地下一柄兵刃撩將上來，總算他內力奇厚，雖然見不到對方兵刃的來勢，卻也能及時察覺，左足一使勁，倒躍退回石壁，尋思：「地下躺滿了人，有的受傷未死，可走不過去。」但聽得風聲呼呼，都是背靠石壁之人在舞動兵刃護身，這一刻時光中，又有幾人或死或傷。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眾位朋友，咱們中了岳不群的奸計，身陷絕地，該當同心協力，以求脫險，不可亂揮兵器，自相殘殺。」許多人齊聲應道：「正是，正是！」令狐沖聽這聲音，似有六七十人。這些人都已身靠石壁，站立不動，一來本就較為鎮靜，二來一時暫無性命之憂，便能冷靜下來想上一想。

　　那老者道：「貧道是泰山派玉鍾子，請各位收起刀劍。大夥兒便在黑暗之中撞到別人，也決不可出手傷人。眾位朋友，能答應嗎？」眾人轟然說道：「正該如此。」便聽得兵刃揮舞之聲停了下來。有幾人還在舞動刀劍的，隔了一會，也都先後住手。玉鍾子道：「再請大家發個毒誓。如在山洞中出手傷人，那便葬身於此，再也不能重見天日。貧道泰山玉鍾子，先立此誓。」餘人都立了誓，均想：「這位玉鍾子道長極有見識。大夥同心協力，或者尚能脫險，否則像適才這般亂砍亂殺，非同歸於盡不可。」玉鍾子道：「很好！請各位自報姓名。」當下便有人道：「在下衡山派某某。」「在下泰山派某某。」「在下嵩山派某某。」卻沒聽到莫大先生報名說話。

　　眾人說了後，令狐沖道：「在下恆山派令狐沖。」群豪「哦」的一聲，都道：「恆山掌門令狐大俠在此，那好極了。」言語中都大有欣慰之意。令狐沖心想：「我是糟極了，有什麼好極了？」他自然明白，群豪知他武功高強，有他在一起，便多了幾分脫險之望。

　　玉鍾子道：「請問令狐掌門，貴派何以只掌門孤身一人來？」這人老謀深算，疑他暗中意欲不利於眾人。令狐衝出身於華山，是岳不群的首徒，此事天下皆知，困身於這山洞絕地的，華山與恆山兩派數百弟子中，只有他一人，未免惹人生疑。令狐沖道：「在下另有一個同伴……」忍不住又叫：「盈……」只叫得一個「盈」字，立即想起：「盈盈是日月教教主的獨生愛女，正邪雙方，自來勢同水火，不可在這事上另生枝節。」當即住口。玉鍾子道：「哪幾位身邊有火折的，先將火把點燃起來。」眾人大聲歡呼：「是極，是極！」「大家都糊塗了，怎地不早想到？」「快點火把！」其實適才這一番大混亂中，人人只求自保，哪有餘暇去點火把？只須火光一現，立時便給旁人殺了。但聽得噠噠數響，有人取出火刀火石打火，數點火星爆了出來，黑暗中特別顯得明亮，紙媒一點燃，山洞中又是一陣歡呼。令狐沖一瞥之間，只見山洞石壁周圍都站滿了人，身上臉上大都濺滿鮮血，有的手中握著刀劍，兀自在身前緩緩揮動，這些人自是特別謹慎小心，雖聽大家發了毒誓，卻信不過旁人。令狐沖邁步向對面山壁走去，要去找尋盈盈。突然之間，人叢中有人大喝一聲：「動手！」七八人手揮長劍，從地道口殺了出來。群豪大叫：「什麼人？」紛紛抽出兵刃抵禦，幾個回合之間，點燃了的火折又已熄滅。令狐沖一個箭步，躍向對面石壁，只覺右首似有兵刃砍來，黑暗中不知如何抵擋，只得往地下一撲，噹的一聲響，一柄單刀砍上石壁。他想：「此人未必真要殺我，黑暗中但求自衛而已。」當下伏地不動，那人虛砍了幾刀，也就住手。

　　只聽有人叫道：「將一眾狗崽子們盡數殺了，一個活口也別留下！」十餘人齊聲答應。跟著六七人叫了起來：「是左冷禪！左冷禪！」又有人叫道：「師父，弟子在這裡！」令狐沖聽那發號施令的聲音確是左冷禪，心想：「怎麼他在這裡？這陷阱原來是這老賊佈置的，並不是我師父。」岳不群雖然數次意欲殺他，但二十多年來師徒而兼父子的親情，在他心中已是根深蒂固，無法泯滅，一想到這個大奸謀的主持人並非岳不群，便不自禁的感到欣慰，倘若死在左冷禪手下，比給師父害死是快活百倍了。

　　只聽左冷禪陰森森的道：「虧你們還有臉叫我師父？沒稟明我，便擅自到華山來，欺師叛門，我門下豈容得你們這些惡徒？」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師父，弟子得到訊息，華山思過崖石洞中刻有本派的精妙劍招，生怕回山稟明師父之後再來，往返費時，石壁上劍招已為旁人毀去，是以忙不迭的趕來，看了劍法之後，自然立即回山，將劍招稟告師父。」左冷禪道：「你欺我雙目失明，早已不將我瞧在眼內，學到精妙劍法之後，還會認我是師父嗎？岳不群要你們立誓效忠於他，才讓你們入洞來觀看劍招，此事可是有的？」那嵩山弟子道：「是，弟……弟子該死，但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咱們五嶽劍派合而為一，他是掌門人，聽他號令，也……也是應當的。沒料到這奸賊行此毒計，將我們都困在這裡。」又一人道：「師父，請你老人家領我們脫困，大家去找岳不群這奸賊算帳。」左冷禪哼了一聲，說道：「你打的好如意算盤。」他頓了一頓，又道：「令狐沖，你也到了這裡，卻是來幹什麼了？」令狐沖道：「這是我的故居，我要來便來！閣下卻來幹什麼了？」左冷禪冷冷的道：「死到臨頭，對長輩還是這般無禮。」令狐沖道：「你暗使陰謀，陷害天下英雄，人人得而誅之，還算是我長輩？」左冷禪道：「平之，你去將他宰了！」黑暗中有人應道：「是！」正是林平之的聲音。令狐沖心中暗驚：「原來林平之也在這裡。他和左冷禪都是瞎了眼的，這些日子來，他們定已熟習盲目使劍，以耳代目，聽風辨器之術自是練得極精。在黑暗之中，形勢倒轉，變成了我是瞎子，他們反而不是瞎子，卻如何是他們之敵？」但覺背上冷汗直流下來。只聽林平之道：「令狐沖，你在江湖上呼風喚雨，出盡了風頭，今日卻死在我的手裡，哈哈，哈哈！」笑聲中充滿了陰森森的寒意，一步步走將過來。適才令狐沖和左冷禪對答，站立之處，已給林平之聽得清清楚楚。山洞中一片寂靜，唯聞林平之腳步之聲，他每跨出一步，令狐沖便知自己是向鬼門關走近了一步。突然有人叫道：「且慢！這令狐衝刺瞎了我眼睛，叫老子從此不見天日，讓我來殺這惡賊。」十餘人隨聲附和，一齊快步走來。令狐沖心頭一震，知是那天夜間在破廟外為自己刺瞎的一十五人，那日前赴嵩山參預五派歸一之時，在嵩山道上曾遇到過。這群人瞎眼已久，以耳代目的本事自必更為高明，一個林平之已然抵禦不了，再加上這一十五人，那更加不是對手了。耳聽得腳步聲響，他悄悄向左首滑開幾步，但聽得嗒嗒嗒數響，幾柄長劍刺在他先前站立處的石壁上。幸好這十餘人同時進攻，步聲雜沓，將他的腳步聲掩蓋了，誰也不知他已移向何處。令狐沖俯下身來，在地下摸到一柄長劍，擲了出去，嗆啷一聲響，撞上石壁。十餘名瞎子衝過去，兵刃聲響起，和人鬥了起來。只聽得呼叫之聲不絕，片刻間有六七人中刃斃命，這些人本來武功均甚不弱，但黑暗中目不見物，就絕非這群瞎子的對手。令狐沖乘著呼聲大作，更向左滑行數步，摸到石壁上無人，悄悄蹲下，尋思：「左冷禪帶了林平之和這群瞎子到來，自是要仗著黑暗無光之便，將我等一批人盡數殲滅。只是他如何知道此處有這樣一個山洞？」一轉念間，便已恍然：「是了！當日小師妹在封禪台側，以此處石壁上所刻的絕招，打敗泰山、衡山兩派高手，在左冷禪面前施展嵩山劍法，以恆山劍法與我比劍。她既到這裡來過，林平之自然知道。」想到了小師妹，心頭一陣酸痛。

　　只聽得林平之叫道：「令狐沖，你不敢現身，縮頭縮尾，算什麼好漢？」令狐沖怒氣上衝，忍不住便要挺身而出，和他決個死戰，但立時按捺住了，心想：「大丈夫能屈能伸，豈可跟他逞這血氣之勇？我沒找到盈盈，決不能這般輕易就死。」又想：「我曾答應小師妹，要照料林平之，倘若衝出去和他搏鬥，給他殺了固然不值得，將他殺了也是不對。」左冷禪喝道：「將山洞中所有的叛徒、奸細盡數殺了，諒那令狐沖也無處可躲！」頃刻之間，兵刃相交聲和呼喊之聲大作。令狐沖蹲在地下，一時倒無人向他攻擊。他側耳傾聽盈盈的聲音，尋思：「盈盈聰明心細，遠勝於我，此刻危機四伏，自然不會再發琴音，只盼適才這一劍不是刺中她才好。」只聽得群豪與眾瞎子鬥得甚是劇烈，一面惡鬥，一面喝罵，時聞「滾你奶奶的」之聲。這「滾你奶奶的」五字聽來甚是刺耳，通常罵人，總是說「去你媽的」，或「操你奶奶的」，有時也有人罵「滾你媽的王八蛋」，卻絕少有人罵「滾你奶奶的」，尋思：「難道這是哪一省特別的罵人土語？」再聽片刻，發覺這「滾你奶奶的」五字往往是兩人同罵，而這五字一出口，兵刃相交聲便即止歇，若是一人喝罵，那便打鬥不休。他一想之下，便即明白：「原來那是眾瞎子辨別同道的暗語。」黑暗之中亂砍亂殺，難分友敵，眾瞎子定是事先約好，出招時先罵一句「滾你奶奶的」。兩人齊罵，便是同伴，否則便可殺戮。這五字向來無人使用，不知暗語的敵人決不會以此罵人。

　　他一想明此點，當即站起身來，持劍當胸，但聽得「滾你奶奶的」之聲越來越多，兵刃相交聲和呼喝聲漸漸止歇，顯是泰山、衡山、嵩山三派已給殺戮殆盡。令狐沖一直沒聽到盈盈的聲音，既擔心她先前給自己殺了，又欣幸沒遭到眾瞎子的毒手，又想：「嵩山弟子得悉華山石洞中有本派精妙劍招，趕來瞧瞧，亦是人情之常，只不過來不及先行稟告，左冷禪便將他們趕盡殺絕，未免太過辣手。他用意自是要取我性命，既然無法一一分辨，索性連他門下只犯了這一點兒小過的弟子也都殺了。」又過片刻，打鬥聲已然止歇。左冷禪道：「大夥兒在洞中交叉來去，砍殺一陣。」

　　眾瞎子答應了，但聽得劍聲呼呼，此來彼往。有兩柄劍砍到令狐沖身前，令狐沖舉劍架開，沙啞著嗓子罵了兩聲「滾你奶奶的」，居然無人察覺。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除了眾瞎子的叫罵聲與金刃劈空聲外，更無別的聲息。令狐沖卻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只想大叫：「盈盈，盈盈，你在哪裡？」左冷禪喝道：「住手！」眾瞎子收劍而立。左冷禪哈哈大笑，說道：「一眾叛徒，都已清除，這些人好不要臉，為了想學劍招，居然向岳不群這惡賊立誓效忠。令狐沖這小賊，自然也是命喪劍底了！哈哈！哈哈！令狐沖，令狐沖，你死了沒有？」令狐沖屏息不語。左冷禪道：「平之，今日終於除了你平生最討厭之人，那可志得意滿了罷？」林平之道：「全仗左兄神機妙算，巧計安排。」令狐沖心道：「他和左冷禪兄弟相稱。左冷禪為了要得他的辟邪劍譜，對他可客氣得很啊。」左冷禪道：「若不是你知道另有秘道進這山洞，咱們難以手刃大仇。」林平之道：「只可惜混亂之中，我沒能親手殺了令狐沖這小賊。」令狐沖心想：「我從來沒得罪過你，何以你對我如此憎恨？」左冷禪低聲道：「不論是誰殺他，都是一樣。咱們快些出去。料想岳不群這當兒正守在山洞外，乘著天色未明，咱們一擁而上，黑夜中大佔便宜。」林平之道：「正是！」只聽得腳步聲響，一行人進了地道，腳步聲漸漸遠去，過得一會，便無聲息了。令狐沖低聲道：「盈盈，你在哪裡？」語音中帶著哭泣。忽聽得頭頂有人低聲道：「我在這裡，別作聲！」令狐沖喜極，雙足一軟，坐倒在地。當眾瞎子揮劍亂砍之時，最安全的地方莫過於躲在高處，讓兵刃砍刺不到，原是一個極淺顯的道理，但眾人面臨生死關頭，神智一亂，竟然計不及此。

　　盈盈縱身躍下，令狐沖搶將上去，擲下長劍，將她摟在懷裡。兩人都是喜極而泣。令狐沖輕吻她面額，低聲道：「剛才可真嚇死我了。」盈盈在黑暗中亦不閃避，輕輕的道：「你罵人『滾你奶奶的』，我卻聽得出是你的聲音。」令狐沖忍不住笑了出來，問道：「你真一點也沒受傷嗎？」盈盈道：「沒有。」令狐沖道：「先前我聽著琴聲，倒不怎麼擔心。但後來想到我曾刺中了一個女子，而琴聲又斷斷續續，不成腔調，似乎你受了重傷，到後來更一點聲息也沒有了，那可真不知如何是好。」盈盈微笑道：「我早躍到了上面，生怕給人察覺，又不能出聲招呼你，只好投擲一枚枚銅錢，擊打那留在地下的瑤琴，盼你省悟。」令狐沖吁了口氣，說道：「原來如此。我竟始終想不到，該打，該打！」拿起她的手來，輕擊自己面頰，笑道：「你嫁了這樣一個蠢材，也算是任大小姐倒足了大霉。我一直奇怪，倘若是你撥弄瑤琴，怎麼會不彈一句《清心普善咒》，又或是《笑傲江湖之曲》？」

　　盈盈讓他摟抱著，說道：「我若能在黑暗中用金錢鏢擊打瑤琴，彈出曲調，那變成仙人了。」令狐沖笑道：「你本來就是仙人。」盈盈聽他語含調笑，身子一掙，便欲脫開他的懷抱，令狐沖緊緊抱住了她不放，問道：「後來怎地不發錢鏢彈琴了？」盈盈笑道：「我窮得要命，身邊沒多少錢，投得幾次，就沒錢了。」令狐沖歎道：「可惜這山洞中既沒錢莊，又沒當鋪，任大小姐沒錢使，竟然無處挪借。」盈盈又是一笑，道：「後來我連頭上金釵、耳上珠環都發出了。待得那些瞎子動手殺人，他們耳音極靈，我就不敢再投擲什麼了。」突然之間，地道口有人陰森森的一聲冷笑。令狐沖和盈盈都是「啊」的一聲驚呼，令狐沖左手環抱盈盈，右手抓起地下長劍，喝道：「什麼人？」只聽一人冷冷的道：「令狐大俠，是我！」正是林平之的聲音。但聽得地道中腳步聲響，顯是一群瞎子去而復回。

　　令狐沖暗罵自己太也粗心大意，左冷禪老奸巨滑，怎能說去便去？定是伏在地道之中，竊聽山洞內動靜。自己若是孤身一人，原可跟他耗上些時候，再謀脫身，但和盈盈相互關懷太切，劫後重逢，喜極忘形，再也沒想到強敵極可能並未遠去，而是暗伺於外。盈盈伸手在令狐沖腋下一提，低聲道：「上去！」兩人同時躍起。盈盈先前曾在一塊凸出的岩石上歇足，知道凸巖的所在，黑暗中候准了勁道，穩穩落上。令狐沖卻踏了個空，又向下落。盈盈抓住他手臂，將他拉了上去。這凸巖只不過三四尺見方，兩人擠在一起，不易站穩。令狐沖心想：「盈盈見機好快，咱二人居高臨下，便不易為眾瞎子所圍攻。」只聽左冷禪道：「兩個小鬼躍到了上面。」林平之道：「正是！」左冷禪道：「令狐沖，你在上面躲一輩子嗎？」令狐沖不答，心想我一出聲，便讓你們知道了我立足之處。他右手持劍，左手環抱著盈盈的纖腰。盈盈左手握著短劍，右手伸過來也抱住了他腰。兩人心下大慰，只覺得既能同在一起，就算立時死了，亦無所憾。

　　左冷禪喝道：「你們的眼珠是誰刺瞎的，難道忘了嗎？」十餘名瞎子齊聲大吼，躍起來揮劍亂刺。令狐沖和盈盈一聲不響，眾瞎子都刺了個空，待得第二次躍起，一名瞎子已撲到凸巖數尺之外。令狐沖聽得他躍起的風聲，一劍刺出，正中其胸。那瞎子大叫一聲，摔下地來。這麼一來，眾人已知他二人處身的所在，六七人同時躍起，揮劍刺出。令狐沖和盈盈雖然瞧不見眾瞎子身形，但凸巖離地二丈有餘，有人躍近時風聲甚響，極易辨別，兩人各出一劍，又刺死了二人。眾瞎子仰頭叫罵，一時不敢再上來攻擊。僵持片刻，突然風聲勁急，兩人分從左右躍起，令狐沖和盈盈出劍擋刺，錚錚兩聲，四劍空中相交。令狐沖右臂一酸，長劍險些脫手，知道來襲的便是左冷禪本人。盈盈「啊」的一聲，肩頭中劍，身子一晃。令狐沖左臂忙運力拉住她。那兩人二次躍起，又再攻來。令狐沖長劍刺向攻擊盈盈的那人，雙劍一交，那人長劍變招快極，順著劍鋒直削下來。令狐沖知道對手定是林平之，不及擋架，百忙中頭一低，俯身讓過，只覺冷風颯然，林平之一劍削向盈盈。他身在半空，憑著一躍之勢竟然連變三招，這辟邪劍法實是凌厲無倫。

　　令狐沖生怕他傷到盈盈，摟著她一躍而下，背靠石壁，揮劍亂舞。猛聽得左冷禪一聲長笑，挺劍而進，噹的一聲響，又是長劍相交。令狐沖身子一震，覺得有股內力從長劍中傳了過來，不由得機伶伶的打個冷戰，驀地想起，那日任我行在少林寺中以「吸星大法」吸了左冷禪的內力，豈知左冷禪的陰寒內力十分厲害，險些兒反將任我行凍死。此刻他故技重施，可不能上他的當，急忙運力向外一送，只覺對方一股大力回擊，不由自主的手指一鬆，長劍脫手飛出。令狐沖一身本領，全在一柄長劍，當即俯身，伸手往地下摸去，山洞中死了二百餘人，滿地都是兵器，隨便拾起一柄刀劍，都可以擋得一時，自己和盈盈在這山洞中變成了瞎子，受這十幾名瞎而不瞎之人圍攻，原無倖存之理，但無論如何，總是不甘任由宰割。他一摸之下，摸到的是個死人臉蛋，冷冰冰的又濕又粘，急忙摟著盈盈退了兩步，錚錚兩聲，盈盈揮短劍架開了刺來的兩劍，跟著呼的一響，盈盈手中短劍又被擊飛。令狐沖大急，俯身又是一摸，入手似是根短棍，危急中哪容細思，只覺勁風撲面，有劍削來，當即舉棍一擋，嗒的一聲響，那短棍被敵劍削去了一截。

　　令狐沖一低頭讓過長劍，突然之間，眼前出現了幾星光芒。這幾星光芒極是微弱，但在這黑漆一團的山洞之中，便如是天際現出一顆明星，敵人身形劍光，隱約可辨。令狐沖和盈盈不約而同的一聲歡呼，眼見左冷禪又一劍刺到，令狐沖舉短棍便往左冷禪咽喉挑去，那正是敵人劍招中破綻的所在。不料左冷禪眼睛雖瞎，應變仍是奇速，一個「鯉躍龍門」，向後倒縱了出去，口中大聲咒罵。盈盈一彎腰，拾起一柄長劍，從令狐沖手裡接過短棍，將長劍交了給他，舞動短棍，洞中閃動點點青光。令狐沖精神大振，生死關頭，出手豈能容情，罵一句「滾你奶奶的」，刺死一名瞎子。他手中出劍可比嘴裡罵人迅速得多，只罵了六聲「滾你奶奶的」，已將洞中十二名瞎子盡數刺死。有幾個瞎子腦筋遲鈍，聽他大罵「滾你奶奶的」，心想既是自己人，何必再打？還沒想明白一半，已然咽喉中劍，滾向鬼門關去見他奶奶去了。左冷禪和林平之不明其中道理，齊問：「有火把？」聲帶驚惶。令狐沖喝道：「正是！」向左冷禪連攻三劍。左冷禪聽風辨器，三劍擋開，令狐沖但覺手臂酸麻，又是一陣寒氣從長劍傳將過來，一轉念間，當即凝劍不動。左冷禪聽不到他的劍聲，心下大急，疾舞長劍，護住週身要穴。令狐沖仗著盈盈手中短棍頭上發出的微光，慢慢轉過劍來，慢慢指向林平之的右臂，一寸寸的伸將過去。林平之側耳傾聽他劍勢來路，可是令狐沖這劍是一寸寸的緩緩遞去，哪裡聽得到半點聲音？眼見劍尖和他右臂相差不過半尺，突然向前一送，嗤的一聲，林平之上臂筋骨齊斷。林平之大叫一聲，長劍脫手，和身撲上。令狐沖刷刷兩聲，分刺他左右兩腿。林平之於大罵聲中摔倒在地。令狐衝回過身來，凝望左冷禪，極微弱的光芒之下，但見他咬牙切齒，神色猙獰可怖，手中長劍急舞。他劍上的絕招妙招雖然層出不窮，但在「獨孤九劍」之下，無處不是破綻。令狐沖心想：「此人是挑動武林風波的罪魁禍首，須容他不得！」一聲清嘯，長劍起處，左冷禪眉心、咽喉、胸口三處一一中劍。令狐沖躍開兩步，挽住了盈盈的手，只見左冷禪呆立半晌，撲地而倒，手中長劍倒轉過來，刺入自己小腹，對穿而出。兩人定了定神，去看盈盈手中那短棍時，光芒太弱，卻看不清楚。兩人身上均無火折，令狐沖生怕林平之又再反撲，在他左臂補了一劍，削斷他的筋脈，這才去死人身上掏摸火刀火石，連摸兩人，懷中都是空空如也，登時想起，罵道：「滾你奶奶的，瞎子自然不會帶火刀火石。」摸到第五個死人，才尋到了火刀火石，打著了火點燃紙媒。

　　兩人同時「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只見盈盈手中握著的竟是一根白骨，一頭已被削尖！盈盈一呆之下，將白骨摔在地下，笑罵：「滾你……」只罵了兩個字，覺得出口不雅，抿嘴住口。

　　令狐沖恍然大悟，說道：「盈盈，咱們兩條性命，是神教這位前輩搭救的。」盈盈奇道：「神教的前輩？」令狐沖道：「當年神教十長老攻打華山，都給堵在這山洞之中，無法脫身，飲恨而終，遺下了十具骷髏。這根大腿骨，卻不知是哪一位長老的。我無意中拾起來一擋，天幸又讓左冷禪削去了一截，死人骨頭中有鬼火磷光，才使咱二人瞎子開眼。」盈盈吁了口長氣，向那根白骨躬身道：「原來是本教前輩，可得罪了。」令狐沖又取過幾根紙媒，將火點旺，再點燃了兩根火把，道：「不知莫師伯怎樣了？」縱聲叫道：「莫師伯，莫師伯！」卻不聞絲毫聲息。令狐沖心想莫師伯對自己愛護有加，今日慘死洞中，心下甚是難過，放眼洞中遍地屍駭，一時實難找到莫大先生的屍身，心想：「此刻未脫險地，不能多耽。我必當回來，找到莫師伯遺體，好好安葬。」回身拉住了林平之胸口，向地道中走去。盈盈知他答應過岳靈珊，要照料林平之，當下也不說什麼，拾起山洞角落裡那具已打穿了幾個洞的瑤琴，跟隨其後。二人從這條當年大力神魔以巨斧所開的窄道中一步步出去。令狐沖提劍戒備，心想左冷禪極工心計，既將山洞的出口堵死，必定派人守住這窄道，以防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另有人再將他堵在洞內。但走到窄道盡頭，更不再見有人。令狐沖輕輕推開遮住出口的石板，陡覺亮光耀眼，原來在山洞中出死入生的惡鬥良久，不覺時刻之過，天早已亮了。他見外洞中空蕩蕩地並無一人，當即拉了林平之縱身而出，盈盈跟著出來。令狐沖手中有劍，眼中見光，身在空處，那才是真正的出了險境，一口新鮮空氣吸入胸中，當真說不出的舒暢。盈盈問道：「從前你師父罰你在這裡思過，就住在這個石洞裡麼？」令狐沖笑道：「正是。你看怎麼樣？」盈盈微微一笑，道：「我看你在這裡思的不是過，而是你那……」她本來想說「你那小師妹」，但想何必提到岳靈珊而惹他傷心，當即住口。令狐沖道：「風太師叔便住在左近，不知他老人家身子是否安健。我一直好生想念。他本來說過，決計不見華山派之人，但我早就不是華山派的了。」盈盈道：「是。咱們快去參見。」令狐沖還劍入鞘，放下林平之，挽住了盈盈的手，並肩出洞。

## 第39章　拒盟

　　剛出洞口，突然間頭頂黑影晃動，似有什麼東西落下，令狐沖和盈盈同時縱起閃避，豈知一張極大的漁網竟兜頭將兩人罩住。兩人大吃一驚，忙拔劍去割漁網，割了幾下，竟然紋絲不動。便在此時，又有一張漁網從高處撒下，罩在二人身上。山洞頂上躍下一人，手握繩索，用力拉扯，收緊漁網。令狐沖脫口叫道：「師父！」原來那人卻是岳不群。岳不群將漁網越收越緊。令狐沖和盈盈便如兩條大魚一般，給裹纏在網裡，初時尚能掙扎，到後來已動彈不得。盈盈驚惶之下，不知如何是好，一瞥眼間，忽見令狐沖臉帶微笑，神情甚是得意，心想：「莫非他有脫身之法？」岳不群獰笑道：「小賊，你得意洋洋的從洞中出來，可沒料到大禍臨頭罷？」令狐沖道：「那也沒什麼大禍臨頭。一個人總要死的，和我愛妻死在一起，那就開心得很了。」盈盈這才明白，原來他臉露喜容，是為了可和自己同死，驚惶之意頓消，感到了一陣甜蜜喜慰。令狐沖道：「你只能便這樣殺死我二人，可不能將我夫妻分開，一一殺死。」岳不群怒道：「小賊，死在眼前，還在說嘴！」將繩索又在他二人身上繞了幾轉，捆得緊緊地。

　　令狐沖道：「你這張漁網，是從老頭子那裡拿來的罷。你待我當真不錯，明知我二人不願分開，便用繩索縛得我夫妻如此緊法。你從小將我養大，明白我的心意，這世上的知己，也只有你岳先生一人了。」他嘴裡盡說俏皮話，只盼拖延時刻，看有什麼方法能夠脫險，又盼風清揚突然現身相救。岳不群冷笑道：「小賊，從小便愛胡說八道，這賊性兒至今不改。我先割了你的舌頭，免得你死後再進拔舌地獄。」左足飛起，在令狐沖腰眼中踢了一腳，登時點了他的啞穴，令他做聲不得，說道：「任大小姐，你要我先殺他呢，還是先殺你？」盈盈道：「那又有什麼分別？我身邊三屍腦神丹的解藥，可只有三顆。」岳不群登時臉上變色。他自被盈盈逼著吞服「三屍腦神丹」後，日思夜想，只是如何取得解藥。他候准了良機，在他二人甫脫險境、欣然出洞、最不提防之際突撒金絲漁網，將他們罩住。本來打的主意，是將令狐沖和盈盈先行殺死，再到她身上搜尋解藥，此刻聽她說身上只有三顆解藥，那麼將他二人殺死後，自己也只能活三年，而且三年之後屍蟲入腦，狂性大發，死得苦不堪言，此事倒是煞費思量。他雖養氣功夫極好，卻也忍不住雙手微微顫動，說道：「好，那麼咱們做一個交易。你將製煉解藥之法跟我說了，我便饒你二人不死。」盈盈一笑，淡淡的道：「小女子雖然年輕識淺，卻也知道君子劍岳先生的為人。閣下如果言而有信，也不會叫作君子劍了。」岳不群道：「你跟著令狐沖沒得到什麼好處，就學會了貧嘴貧舌。那製煉解藥之方，你是決計不肯說的了？」盈盈道：「自然不說。三年之後，我和沖郎在鬼門關前恭候大駕，只是那時閣下五官不全，面目全非，也不知是否能認得你。」岳不群背上登時感到一陣涼意，明白她所謂「五官不全，面目全非」，是指自己毒發之時，若非全身腐爛，便是自己將臉孔抓得稀爛，思之當真不寒而慄，怒道：「我就算面目全非，那也是你早我三年。我也不殺你，只是割去你的耳朵鼻子，在你雪白的臉蛋上劃他十七八道劍痕，且看你那多情多義的沖郎，是不是還愛你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醜八怪。」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盈盈「啊」的一聲，驚叫了出來。她死倒不怕，但若給岳不群毀得面目猶似鬼怪一般，讓令狐沖瞧在眼裡，雖死猶有餘恨。令狐沖給點了啞穴，手足尚能動彈，明白盈盈的心意，以手肘碰了碰她，隨即伸起右手兩根手指，往自己眼中插去。盈盈又是「啊」的一聲，急叫：「沖哥，不可！」岳不群並非真的就此要毀盈盈的容貌，只不過以此相脅，逼她吐露解藥的藥方，令狐沖倘若自壞雙目，這一步最厲害的棋子也無效了。他出手迅疾無比，左臂一探，隔著漁網便抓住了令狐沖的右腕，喝道：「住手！」

　　兩人肌膚一觸，岳不群便覺自己身上的內力向外直瀉，叫聲「啊喲！」忙欲掙脫，但自己手掌卻似和令狐沖手腕粘住了一般。令狐沖一翻手，抓住了他手掌，岳不群的內力更源源不絕的洶湧而出。岳不群大驚，右手揮劍往他身上斬去。令狐沖手一抖，拖過他的身子，這一劍便斬在地下。岳不群內力疾瀉，第二劍待欲再砍，已然疲軟無力，幾乎連手臂也抬不起來。他勉力舉劍，將劍尖對準令狐沖的眉心，手臂和長劍不斷顫抖，慢慢插將下來。

　　盈盈大驚，想伸指去彈岳不群的長劍，但雙臂都壓在令狐沖身下，漁網又纏得極緊，出力掙扎，始終抽不出手來。令狐沖左手給盈盈壓住了，也是移動不得，眼見劍尖慢慢刺落，忽想：「我以慢劍之法殺左冷禪，傷林平之，此刻師父也以此法殺我，報應好快。」岳不群只覺內力飛快消逝，而劍尖和令狐沖眉心相去也只數寸，又是歡喜，又是焦急。

　　忽然身後一個少女的聲音尖聲叫道：「你……你幹什麼？快撤劍！」腳步聲起，一人奔近。岳不群眼見劍尖只須再沉數寸，便能殺了令狐沖，此時自己生死也是繫於一線，如何肯即罷手？拚著餘力，使勁一沉，劍尖已觸到令狐沖眉心，便在此時，後心一涼，一柄長劍自他背後直刺至前胸。那少女叫道：「令狐大哥，你沒事罷？」正是儀琳。令狐沖胸口氣血翻湧，答不出話來。盈盈道：「小師妹，令狐大哥沒事。」儀琳喜道：「那才好了！」怔了一怔，驚道：「是岳先生！我……我殺了他！」盈盈道：「不錯。恭喜你報了殺師之仇。請你解開漁網，放我們出來。」

　　儀琳道：「是，是！」眼見岳不群俯伏在地，劍傷處鮮血慘出，嚇得全身都軟了，顫聲道：「是……是我殺了他？」抓起繩索想解，雙手只是發抖，使不出力，說什麼也解不開。忽聽得左首有人叫道：「小尼姑，你殺害尊長，今日教你難逃公道！」一名黃衫老者仗劍奔來，卻是勞德諾。令狐沖叫聲：「啊喲！」盈盈叫道：「小師妹，快拔劍抵擋。」儀琳一呆之下，從岳不群身上拔出長劍。勞德諾刷刷刷三劍快攻，儀琳擋了三劍，第三劍從她左肩掠過，劃了一道口子。勞德諾劍招越使越快，有幾招依稀便是辟邪劍法，只是沒學得到家，僅略具其形，出劍之迅疾，和林平之也相差甚遠。本來勞德諾經驗老到，劍法兼具嵩山、華山兩派之長，新近又學了些辟邪劍法，儀琳原不是他的對手。好在儀和、儀清等盼她接任恆山掌門，這些日子來督導她勤練令狐沖所傳的恆山派劍法絕招，武功頗有進境，而勞德諾的辟邪劍法乍學未精，偏生急欲試招，夾在嵩山、華山兩派的劍法中使將出來，反而駁雜不純，使得原來的劍法打了個折扣。儀琳初上手時見敵人劍法極快，心下驚慌，第三劍上便傷了左肩，但想自己要是敗了，令狐沖和盈盈未脫險境，勢必立時遭難，心想他要殺令狐大哥，不如先將我殺了，既抱必死之念，出招時便奮不顧身。勞德諾遇上她這等拚命的打法，一時倒也難以取勝，口中亂罵：「小尼姑，你他媽的好狠！」盈盈見儀琳一鼓作氣，勉力支持，鬥得久了，勢必落敗，當下滾動身子，抽出左手，解開了令狐沖的穴道，伸手入懷，摸出短劍。令狐沖叫道：「勞德諾，你背後是什麼東西？」勞德諾經驗老到，自不會憑令狐沖這麼一喝，便轉頭去看，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他對令狐沖的呼喝置之不理，加緊進擊。盈盈握著短劍，想要從漁網孔中擲出，但儀琳和勞德諾近身而搏，倘若準頭稍偏，說不定便擲中了她，一時躊躇不發。忽聽得儀琳「啊」的一聲叫，左肩又中了一劍。第一次受傷甚輕，這一劍卻深入數寸，青草地下登時濺上鮮血。令狐沖叫道：「猴子，猴子，啊，這是六師弟的猴子。乖猴兒，快撲上去咬他，這是害死你主人的惡賊。」勞德諾為了盜取岳不群的《紫霞神功》秘笈，殺死華山派六弟子陸大有。陸大有平時常帶著一隻小猴兒，放在肩頭，身死之後，這隻猴兒也就不知去向。此刻他突然聽到令狐沖呼喝，不由得心中發毛：「這畜生倘若撲上來咬我，倒是礙手礙腳。」側身反手一劍，向身後砍去，卻哪裡有什麼猴子了？便在這時，盈盈短劍脫手，呼的一聲，射向他後頸。勞德諾一伏身，短劍從他頭頂飛過，突覺左腳足踝上一緊，已被一根繩索纏住，繩索向後忽拉，登時身不由主的撲倒。原來令狐沖眼見勞德諾伏低避劍，正是良機，來不及解開漁網，便將漁網上的長繩甩了出去，纏住他左足，將他拉倒。令狐沖和盈盈齊叫：「快殺，快殺！」

　　儀琳揮劍往勞德諾頭頂砍落。但她既慈心，又膽小，初時殺岳不群，只是為了要救令狐沖，情急之下，揮劍直刺，渾沒想到要殺人，此刻長劍將要砍到勞德諾頭上，心中一軟，劍鋒略偏，擦的一聲響，砍在他的右肩上。勞德諾琵琶骨立被砍斷，長劍脫手，他生怕儀琳第二劍又再砍落，忍痛跳起，掙脫漁網繩索，飛也似的向崖下逃去。

　　突然山崖邊衝上二人，當先一個女子喝道：「喂，剛才是你罵我女兒嗎？」正是儀琳之母、在懸空寺中假裝聾啞的那個婆婆。勞德諾飛腿向她踢去。那婆婆側身避過，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喝道：「你罵『你他媽的好狠』，她的媽媽就是我，你敢罵我？」令狐沖叫道：「截住他，截住他！別讓他走了！」那婆婆伸掌本欲往勞德諾頭上擊落，聽得令狐沖這麼呼喝，叫道：「天殺的小鬼，我偏要放他走！」側身一讓，在勞德諾屁股上踢了一腳。勞德諾如得大赦，直衝下山。

　　那婆婆身後跟著一人，正是不戒和尚，他笑嘻嘻的走近，說道：「什麼地方不好玩，怎地鑽進漁網裡來玩啦？」儀琳道：「爹，快解開漁網，放了令狐大哥和任大小姐。」那婆婆沉著臉道：「這小賊的帳還沒跟他算，不許放！」

　　令狐沖哈哈大笑，叫道：「夫妻上了床，媒人丟過牆。你們倆夫妻團圓，怎不謝謝我這個大媒？」那婆婆在他身上踢了一腳，罵道：「我謝你一腳！」令狐沖笑著叫道：「桃谷六仙，快救救我！」那婆婆最是忌憚桃谷六仙，一驚之下，回過頭來。令狐沖從漁網孔中伸出手來，解開了繩索的死結，讓盈盈鑽了出來，自己待要出來，那婆婆喝道：「不許出來！」令狐沖笑道：「不出來就不出來。漁網之中，別有天地，大丈夫能屈能伸，屈則進網，伸則出網，何足道哉，我令狐沖……」正想胡說八道下去，一瞥眼間，見岳不群伏屍於地，臉上笑容登時消失，突然間熱淚盈眶，跟著淚水便直瀉下來。那婆婆兀自在發怒，罵道：「小賊！我不狠狠揍你一頓，難消心頭之恨！」左掌一揚，便向令狐沖右頰擊去。儀琳叫道：「媽，別……別……」令狐沖右手一抬，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卻是當他瞧著岳不群的屍身傷心出神之際，盈盈塞在他手中的。他長劍一指，刺向那婆婆的右肩要穴，逼得她退了一步。那婆婆更加生氣，身形如風，掌劈拳擊，肘撞腿掃，頃刻間連攻七八招。令狐沖身在漁網之中，長劍隨意揮灑，每一劍都是指向那婆婆的要害，只是每當劍尖將要碰到她身子時，立即縮轉。這「獨孤九劍」施展開來，天下無敵，令狐沖若不容讓，那婆婆早已死了七八次。又拆了數招，那婆婆自知自己武功和他差得太遠，長歎一聲，住手不攻，臉上神色極是難看。不戒和尚勸道：「娘子，大家是好朋友，何必生氣？」那婆婆怒道：「要你多嘴乾什麼？」一口氣無處可出，便欲發洩在他身上。令狐沖拋下長劍，從漁網中鑽了出來，笑道：「你要打我出氣，我讓你打便了！」那婆婆提起手掌，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令狐沖「哎唷」一聲叫，竟不閃避。那婆婆怒道：「你幹麼不避？」令狐沖道：「我避不開，有什麼法子？」那婆婆呸的一聲，心知他是瞧在儀琳份上，讓了自己，左掌已然提起，卻不再打下了。盈盈拉著儀琳的手，說道：「小師妹，幸得你及時趕到相救。你怎麼來的？」儀琳道：「我和眾位師姊，都給他（說著向岳不群的屍身一指）……他的手下人捉了來，我和三位師姊給關在一個山洞之中，剛才爹爹和媽媽救了我出來。爹爹、媽媽和我，還有不可不戒和那三位師姊，大家分頭去救其餘眾位師姊。我走在崖下，聽得上面有人說話，似是令狐大哥的聲音，便趕上來瞧瞧。」盈盈道：「我和他各處找尋，一個也沒有見到，卻原來你們是給關在山洞中。」令狐沖道：「剛才那個黃袍老賊是個極大的壞人，給他逃走了，那可心有不甘。」拾起地下長劍，道：「咱們快追。」一行五人走下思過崖，行不多久，便見田伯光和七名恆山派弟子從山谷中攀援而上，其中有儀清在內。相會之下，各人甚是欣喜。令狐沖心想：「華山上的地形，天下只怕沒幾人能比我更熟的。我不知這山谷下另有山洞，田兄是外人，反而知道，這可奇了？」拉一拉田伯光的袖子，兩人墮在眾人之後。令狐沖道：「田兄，華山的幽谷之中另有秘洞，連我也不知道，你卻找得到，令人好生佩服。」

　　田伯光微微一笑，說道：「那也沒什麼希奇。」令狐沖道：「啊，是了，原來你擒住了華山弟子，逼問而得。」田伯光道：「那倒不是。」令狐沖道：「然則你何以得知，倒要請教。」田伯光神色忸怩，微笑道：「這事說來不雅，不說也罷。」令狐沖更加好奇了，不聞不快，笑道：「你我都是江湖上的浮浪子弟，又有什麼雅了？快說出來聽聽。」田伯光道：「在下說了出來，令狐掌門請勿見責。」令狐沖笑道：「你救了恆山派的眾位師姊師妹，多謝你還來不及，豈有見怪之理？」田伯光低聲道：「不瞞你說，在下一向有個壞脾氣，你是知道的了。自從太師父剃光了我頭，給我取個法名叫作『不可不戒』之後，那色戒自是不能再犯……」令狐沖想到不戒和尚懲戒他的古怪法子，不由臉露微笑。田伯光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臉上一紅，續道：「但我從前學到的本事，卻沒忘記，不論相隔多遠，只要有女子聚居之處，在下……在下便覺察得到。」令狐沖大奇，問道：「那是什麼法子？」田伯光道：「我也不知是什麼法子，好像能夠聞到女人身上的氣息，與男人不同。」

　　令狐沖哈哈大笑，道：「據說有些高僧有天眼通、天耳通，田兄居然有『天鼻通』。」田伯光道：「慚愧，慚愧！」令狐沖笑道：「田兄這本事，原是多做壞事，歷練而得，想不到今日用來救我恆山派的弟子。」

　　盈盈轉過頭來，想問什麼事好笑，見田伯光神色鬼鬼祟祟，料想不是好事，便即住口。

　　田伯光突然停步，道：「這左近似乎又有恆山派弟子。」他用力嗅了幾嗅，向山坡下的草叢走去，低頭尋找，過了一會，一聲歡呼，手指地下，叫道：「在這裡了！」他所指處堆著十餘塊大石，每一塊都有二三百斤重，當即搬開了一塊。不戒和令狐衝過去相助，片刻間將十幾塊大石都搬開了，底下是塊青石板。三人合力將石板掀起，露出一個洞來，裡面躺著幾個尼姑，果然都是恆山派弟子。儀清和儀敏忙跳下洞去，將同門扶了出來，扶出幾人後，裡面還有，每一個都已奄奄一息。眾人忙將被囚的恆山弟子拉出，只見儀和、鄭萼、秦絹等均在其內，這地洞中竟藏了三十餘人，再過得一兩天，非盡數死在其內不可。

　　令狐沖想起師父下手如此狠毒，不禁為之寒心，贊田伯光道：「田兄，你這項本事當真非同小可，這些師姊妹們深藏地底，你竟嗅得出來，實在令人好生佩服。」田伯光道：「那也沒什麼希奇，幸好其中有許多俗家的師伯、師叔……」令狐沖道：「師伯、師叔？啊，是了，你是儀琳小師妹的弟子。」田伯光道：「倘若被囚的都是出家的師叔伯們，我便查不出了。」令狐沖道：「原來俗家人和出家人也有分別。」田伯光道：「這個自然。俗家女子身上有脂粉香氣。」令狐沖這才恍然。

　　眾人七手八腳的施救，儀清、儀琳等用帽子舀來山水，一一灌飲。幸好那山洞有縫隙可以通氣，恆山眾弟子又都練有內功，雖然已委頓不堪，尚不致有性命之憂。儀和等修為較深的，飲了些水後，神智便先恢復。

　　令狐沖道：「咱們救出的還不到三股中的一股，田兄，請你大顯神通，再去搜尋。」

　　那婆婆橫眼瞪視田伯光，甚是懷疑，問道：「這些人給關在這裡，你怎知道？多半囚禁她們之時，你便在一旁，是不是？」田伯光忙道：「不是，不是！我一直隨著太師父，沒離開他老人家身邊。」那婆婆臉一沉，喝道：「你一直隨著他？」田伯光暗叫不妙，心想他老夫婦破鏡重圓，一路上又哭又笑，又打罵，又親熱，都給自己暗暗聽在耳裡，這位太師娘老羞成怒，那可十分糟糕，忙道：「這大半年來，弟子一直隨著太師父，直到十天之前，這才分手，好容易今日又在華山相聚。」那婆婆將信將疑，問道：「然則這些尼姑們給關在這地洞裡，你又怎麼知道？」田伯光道：「這個……這個……」一時找不到飾辭，甚感窘迫。便在這時，忽聽得山腰間數十隻號角同時嗚嗚響起，跟著鼓聲蓬蓬，便如是到了千軍萬馬一般。

　　眾人盡皆愕然。盈盈在令狐沖耳邊低聲道：「是我爹爹到了！」令狐沖「啊」了一聲，想說：「原來是我岳父大人大駕光臨。」但內心隱隱覺得不妥，那句話便沒出口。皮鼓擂了一會，號角聲又再響起。那婆婆道：「是官兵到來麼？」

　　突然間鼓聲和號角聲同時止歇，七八人齊聲喝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澤被蒼生任教主駕到！」這七八人都是功力十分深厚的內家高手，齊聲呼喝，山谷鳴響，群山之間，四周回聲傳至：「任教主駕到！任教主駕到！」威勢懾人，不戒和尚等都為之變色。回音未息，便聽得無數聲音齊聲叫道：「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任教主中興聖教，壽與天齊！」

　　聽這聲音少說也有二三千人。四下裡又是一片回聲：「中興聖教，壽與天齊！中興聖教，壽與天齊！」過了一會，叫聲止歇，四下裡一片寂靜，有人朗聲說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澤被蒼生、任教主有令：五嶽劍派掌門人暨門下諸弟子聽者：大伙齊赴朝陽峰石樓相會。」他朗聲連說了三遍，稍停片刻，又道：「十二堂正副香主，率領座下教眾，清查諸峰諸谷，把守要道，不許閒雜人等胡亂行走。不奉號令者格殺不論！」登時便有二三十人齊聲答應。

　　令狐沖和盈盈對望了一眼，心下明白，那人號令清查諸峰諸谷，把守要道，是逼令五嶽劍派諸人非去朝陽峰會見任教主不可。令狐沖心想：「他是盈盈之父，我不久便要和盈盈成婚，終須去見任教主一見。」當下向儀和等人道：「咱們同門師姊妹尚有多人未曾脫困，請這位田兄帶路，盡快去救了出來。任教主是任小姐的父親，想來也不致難為咱們。我和任小姐先去東峰，眾位師姊會齊後，大伙到東峰相聚。」儀和、儀清、儀琳等答應了，隨著田伯光去救人。

　　那婆婆怒道：「他憑什麼在這裡大呼小叫？我偏不去見他，瞧這姓任的如何將我格殺勿論。」令狐沖知她性子執拗，難以相勸，就算勸得她和任我行相會，言語中也多半會衝撞於他，反為不美，當下向不戒和尚夫婦行禮告別，與盈盈向東峰行去。令狐沖道：「華山最高的三座山峰是東峰、南峰、西峰，尤以東西兩峰為高。東峰正名叫作朝陽峰，你爹爹選在此峰和五嶽劍派群豪相會，當有令群豪齊來朝拜之意。你爹爹叫五嶽劍派眾人齊赴朝陽峰，難道諸派人眾這會兒都在華山嗎？」盈盈道：「五嶽劍派之中，岳先生、左冷禪、莫大先生三位掌門人今天一日之中逝世，泰山派沒聽說有誰當了掌門人，五大劍派中其實只剩下你一位掌門人了。」令狐沖道：「五派菁英，除了恆山派外，其餘大都已死在思過崖後洞之內，而恆山派眾弟子又都困頓不堪，我怕……」盈盈道：「你怕我爹爹乘此機會，要將五嶽劍派一網打盡？」

　　令狐沖點點頭，歎了口氣，道：「其實不用他動手，五嶽劍派也已沒剩下多少人了。」

　　盈盈也歎了口氣，道：「岳先生誘騙五嶽劍派好手，齊到華山來看石壁劍招，企圖清除各派中武功高強之士，以便他穩做五嶽派掌門人，別派無人能和他相爭。這一招棋本來甚是高明，不料左冷禪得到了訊息，乘機邀集一批瞎子，想在黑洞中殺他。」令狐沖道：「你說左冷禪想殺的是我師父，不是我？」盈盈道：「他料不到你會來的。你劍術高明之極，早已超越石壁上所刻的招數，自不會到這洞裡來觀看劍招。咱們走進山洞，只是碰巧而已。」

　　令狐沖道：「你說得是。其實左冷禪和我也沒什麼仇怨。他雙眼給我師父刺瞎，五嶽派掌門之位又給他奪去，那才是切骨之恨。」盈盈道：「想來左冷禪事先一定安排了計策，要誘岳先生進洞，然後乘黑殺他，又不知如何，這計策給岳先生識破了，他反而守在洞口，撒漁網罩人。當真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眼下左冷禪和你師父都已去世，這中間的原因，只怕無人得知了。」令狐沖淒然點了點頭。盈盈道：「岳先生誘騙五嶽劍派諸高手到來，此事很久以前便已下了伏筆。那日在嵩山比武奪帥，你小師妹施展泰山、衡山、嵩山、恆山各派的精妙劍招，四派高手，無不目睹，自是人人心癢難搔。只有恆山派的弟子們，你已將石壁上劍招相授，她們並不希罕。泰山、衡山、嵩山三派的門人弟子，當然到處打聽，岳小姐這些劍招從何得來。岳先生暗中稍漏口風，約定日子，開放後洞石壁，這三派的好手，還不爭先恐後的湧來麼？」令狐沖道：「咱們學武之人，一聽到何處可以學到高妙武功，就算甘冒生死大險，也是非來不可的，尤其是本派的高招，那更加是不見不休。因此像莫大師伯那樣隨隨便便、與世無爭的高人，卻也會喪生洞中。」盈盈道：「岳先生料想你恆山派不會到來，是以另行安排，用迷藥將眾人蒙倒，一舉擒上華山來。」令狐沖道：「我不明白師父為什麼這般大費手腳，把我門下這許多弟子擒上山來？路遠迢迢，很容易出事。當時便將她們都在恆山上殺了，豈不乾脆？」他頓了一頓，說道：「啊，我明白了，殺光了恆山派弟子，五嶽派中便少了恆山一岳。師父要做五嶽派掌門人，少了恆山派，他這五嶽派掌門人非但美中不足，簡直名不副實。」盈盈道：「這自是一個原因，但我猜想，另有一個更大的原因。」令狐沖道：「那是什麼？」盈盈道：「最好當然是能夠擒到你，便可和我換一樣東西。否則的話，將你門下這些弟子們盡數擒來，向你要挾。我不能袖手旁觀，那樣東西也只好給他換人。」令狐沖恍然，一拍大腿，道：「是了。我師父是要三屍腦神丹的解藥。」

　　盈盈道：「岳先生被逼吞食此藥之後，自是日夜不安，急欲解毒。一日不解，一日難以安心。他知道只有從你身上打算，才能取得解藥。」令狐沖道：「這個自然。我是你的心肝寶貝，也只有用我，才能向你換到解藥。」盈盈啐了一口，道：「他用你來向我換藥，我才不換呢。解藥藥材採集極難，製煉更是不易，那是無價之寶，豈能輕易給他。」令狐沖道：「常言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盈盈紅暈滿頰，低聲道：「老鼠上天平，自稱自讚，也不害羞。」說話之間，兩人已走上一條極窄的山道。這山道筆直向上，甚是陡峭，兩人已不能並肩而行。盈盈道：「你先走。」令狐沖道：「還是你先走，倘若摔下來，我便抱住你。」盈盈道：「不，你先走，還不許你回頭瞧我一眼，婆婆說過的話，你非聽不可。」說著笑了起來。令狐沖道：「好，我就先走。要是我摔下來，你可得抱住我。」盈盈忙道：「不行，不行！」生怕他假裝失足，跟自己鬧著玩，當下先上了山道。盈盈見他雖然說笑，卻是神情鬱鬱，一笑之後，又現淒然之色，知他對岳不群之死甚難釋然，一路上順著他說些笑話，以解愁悶。轉了幾個彎，已到了玉女峰上，令狐沖指給她看，哪一處是玉女的洗臉盆，哪一處是玉女的梳妝台。盈盈情知這玉女峰定是他和岳靈珊當年常游之所，生怕更增他傷心，匆匆一瞥便即快步走過，也不細問。

　　再下一個坡，便是上朝陽峰的小道。只見山嶺上一處處都站滿了哨崗，日月教的教眾衣分七色，隨著旗幟進退，秩序井然，較之昔日黑木崖上的佈置，另有一番森嚴氣象。令狐沖暗暗佩服：「任教主胸中果是大有學問。那日我率領數千人眾攻打少林寺，弄得亂七八糟，一塌糊塗，哪及日月教這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數千人猶如一人？東方不敗自也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只是後來神智錯亂，將教中大事都交了楊蓮亭，黑木崖上便徒見肅殺，不見威勢了。」日月教的教眾見到盈盈，都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對令狐沖也是極盡禮敬。旗號一級級的自峰下打到峰腰，再打到峰頂，報與任我行得知。令狐沖見那朝陽峰自山峰腳下起，直到峰頂，每一處險要之所都佈滿了教眾，少說也有二千來人。這一次日月教傾巢而出，看來還招集了不少旁門左道之士，共襄大舉。五嶽劍派的眾位掌門人就算一個也不死，五派的好手又都聚在華山，事先倘若未加周密部署，倉卒應戰，只怕也是敗多勝少，此刻人才凋零，更是絕不能與之相抗的了。眼見任我行這等聲勢，定是意欲不利於五嶽劍派，反正事已至此，自己獨木難支大廈，一切只好聽天由命，行一步算一步。任我行真要殺盡五嶽劍派，自己也不能苟安偷生，只好仗劍奮戰，恆山派弟子一齊死在這朝陽峰上便了。

　　他雖聰明伶俐，卻無甚智謀，更不工心計，並無處大事、應劇變之才，眼見恆山全派盡已身入羅網，也想不出什麼保派脫身之計，一切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又想盈盈和任教主是骨肉之親，她最多是兩不相助，決不能幫著自己，出什麼計較來對付自己父親。當下對朝陽峰上諸教眾弓上弦、刀出鞘的局面，只是視若無睹，和盈盈說些不相干的笑話。盈盈卻早已愁腸百結，她可不似令狐沖那般拿得起、放得下，一路上思前想後，苦無良策，尋思：「沖郎是個天不怕、地不怕之人，天塌下來，他也只當被蓋。我總得幫他想個法子才好。」料想父親率眾大舉而來，決無好事，局面如此險惡，也只有隨機應變，且看有無兩全其美的法子。兩人緩緩上峰，一踏上峰頂，猛聽得號角響起，咚咚咚放銃，跟著絲竹鼓樂之聲大作，竟是盛大歡迎貴賓的安排。令狐沖低聲道：「岳父大人迎接東床嬌客回門來啦！」盈盈白了他一眼，心下甚是愁苦：「這人什麼都不放在心上，這當口還有心思說笑。」只聽得一人縱聲長笑，朗聲說道：「大小姐，令狐兄弟，教主等候你們多時了。」一個身穿紫袍的瘦長老者邁步近前，滿臉堆歡，握住了令狐沖的雙手，正是向問天。令狐沖和他相見，也是十分歡喜，說道：「向大哥，你好，我常常念著你。」向問天笑道：「我在黑木崖上，不斷聽到你威震武林的好消息，為你乾杯遙祝，少說也已喝了十大罈酒。快去參見教主。」攜著他手，向石樓行去。

　　那石樓是在東峰之上，巨石高聳，天然生成一座高樓一般，石樓之東便是朝陽峰絕頂的仙人掌。那仙人掌是五根擎天而起的大石柱，中指最高。只見指頂放著一張太師椅，一人端坐椅中，正是任我行。

　　盈盈走到仙人掌前，仰頭叫了聲：「爹爹！」令狐沖躬身下拜，說道：「晚輩令狐沖，參見教主。任我行呵呵大笑，說道：「小兄弟來得正好，咱們都是一家人了，不必多禮。今日本教會見天下英豪，先敘公誼，再談家事。賢……賢弟一旁請坐。」

　　令狐沖聽他說到這個「賢」字時頓了一頓，似是想叫出「賢婿」來，只是名分未定，改口叫了「賢弟」，瞧他心中於自己和盈盈的婚事十分贊成，又說什麼「咱們都是一家人」，說什麼「先敘公誼，再談家事」，顯是將自己當作了家人。他心中喜歡，站起身來，突然之間，丹田中一股寒氣直衝上來，全身便似陡然間墮入了冰窖，身子一顫，忍不住發抖。盈盈吃了一驚，搶上幾步，問道：「怎樣？」令狐沖道：「我……我……」竟說不出話來。任我行雖高高在上，但目光銳利，問道：「你和左冷禪交過手了嗎？」令狐沖點點頭。任我行笑道：「不礙事。你吸了他的寒冰真氣，待會散了出來，便沒事了。左冷禪怎地還不來？」盈盈道：「左冷禪暗設毒計，要加害令狐大哥和我，已給令狐大哥殺了。」任我行「哦」了一聲，他坐得甚高，見不到他的臉色，但這一聲之中，顯是充滿了失望之情。盈盈明白父親心意，他今日大張旗鼓，威懾五嶽劍派，要將五派人眾盡數壓服，左冷禪是他生平大敵，無法親眼見到他屈膝低頭，不免大是遺憾。她伸左手握住令狐沖的右手，助他驅散寒氣。令狐沖的左手卻給向問天握住了。兩人同時運功，令狐沖便覺身上寒冷漸漸消失。那日任我行和左冷禪在少林寺中相鬥，吸了他不少寒冰真氣，以致雪地之中，和令狐沖、向問天、盈盈三人同時成為雪人。但這次令狐沖只是長劍相交之際，略中左冷禪的真氣，為時極暫，又非自己吸他，所受寒氣也頗有限，過了片刻，便不再發抖，說道：「好了，多謝！」任我行道：「小兄弟，你一聽我召喚，便上峰來見我，很好，很好！」轉頭對向問天道：「怎地其餘四派人眾，到這時還不見到來？」向問天道：「待屬下再行催喚！」左手一揮，便有八名黃衫老者一列排在峰前，齊聲喚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澤被蒼生任教主有令：泰山、衡山、華山、嵩山四派上下人等，速速上朝陽峰來相會。各堂香主盡速催請，不得有誤。」這八名老者都是內功深厚的高手，齊聲呼喝，聲音遠遠傳了出去，諸峰盡聞。但聽得東南西北各處，有數十個聲音答應：「遵命。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那自是日月教各堂香主的應聲了。任我行微笑道：「令狐掌門，且請一旁就座。」令狐沖見仙人掌的西首排著五張椅子，每張椅上都鋪了錦緞，分為黑白青紅黃五色，錦緞上各繡著一座山峰。北嶽恆山尚黑，黑緞上用白色絲線繡的正是見性峰。眼見繡工精緻，單是這一張椅披，便顯得日月教這一次佈置周密之極。五嶽劍派本以中岳嵩山居首，北嶽恆山居末，但座位的排列卻倒了轉來，恆山派掌門人的座位放在首席，其次是西嶽華山，嵩山派排在最後，自是任我行抬舉自己、有意羞辱左冷禪。反正左冷禪、岳不群、莫大先生、天門道人均已逝世，令狐沖也不謙讓，躬身道：「告坐！」坐入那張黑緞為披的椅中。朝陽峰上眾人默然等候。過了良久，向問天又指揮八名黃衫老者再喚了一遍，仍不見有人上來。向問天道：「這些人不識抬舉，遲遲不來參見教主，先招呼自己人上來罷！」八名黃衫老者齊聲喚道：「五湖四海、各島各洞、各幫各寨、各山各堂的諸位兄弟，都上朝陽峰來，參見教主。」他們這「主」字一出口，峰側登時轟雷也似的叫了出來：「遵命！」呼聲聲震山谷，令狐沖不禁嚇了一跳，聽這聲音，少說也有二三萬人。這些人暗暗隱伏，不露半點聲息，猜想任我行的原意，是要待五嶽劍派人眾到齊之後，出其不意的將這數萬人喚了出來，以駭人聲勢，壓得五嶽劍派再也不敢興反抗之意。霎時之間，朝陽峰四面八方湧上無數人來。人數雖多，卻不發出半點喧嘩。各人分立各處，看來事先早已操演純熟。上峰來的約有二三千人，當是左道綠林中的首領人物，其餘屬下，自是在峰腰相候了。

　　令狐沖一瞥之下，見藍鳳凰、祖千秋、老頭子、計無施等都在其內。這些人或受日月教管轄，或一向與之互通聲氣。當日令狐沖率領群豪攻打少林寺，這些人大都曾經參加。眾人目光和令狐沖相接，都是微笑示意，卻誰也不出聲招呼，除了沙沙的腳步聲外，數千人來到峰上，更無別般聲息。向問天右手高舉，劃了個圓圈。數千人一齊跪倒，齊聲說道：「江湖後進參見神教文成武德、澤被蒼生聖教主！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這些人都是武功高強之士，用力呼喚，一人足可抵得十個人的聲音。最後說到「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之時，日月教教眾，以及聚在山腰裡的群豪也都一齊叫了起來，聲音當真是驚天動地。

　　任我行巍坐不動，待眾人呼畢，舉手示意，說道：「眾位辛苦了，請起！」數千人齊聲說道：「謝聖教主！」一齊站了起來。令狐沖心想：「當時我初上黑木崖，見到教眾奉承東方不敗那般無恥情狀，忍不住肉麻作嘔。不料任教主當了教主，竟然變本加厲，教主之上，還要加上一個『聖』字，變成了聖教主。只怕文武百官見了當今皇上，高呼『我皇萬歲萬萬歲』，也不會如此卑躬屈膝。我輩學武之人，向以英雄豪傑自居，如此見辱於人，還算是什麼頂天立地的好男兒、大丈夫？」想到此處，不由氣往上衝，突然之間，丹田中一陣劇痛，眼前發黑，幾乎暈去。他雙手抓住椅柄，咬得下唇出血，知道自從學了「吸星大法」後，雖然立誓不用，但剛才在山洞口給岳不群以漁網罩住，生死繫於一線，只好將這邪法使了出來，吸了岳不群的內力，自己卻已大受其害。他強行克制，使得口中不發呻吟之聲。但他滿頭大汗，全身發顫，臉上肌肉扭曲、痛苦之極的神情，卻是誰都看得出來。祖千秋等都目不轉睛的瞧著他，甚是關懷。盈盈走到他身後，低聲道：「沖哥，我在這裡。」在群豪數千對眼睛注視之下，她只能說這麼一聲，卻也已羞得滿臉通紅。令狐衝回過頭來，向她瞧了一眼，心下稍覺好過了些。他隨即想起那日任我行在杭州說過的話，說道他學了這「吸星大法」後，得自旁人的異種真氣聚在體內，總有一日要發作出來，發作時一次厲害過一次。任我行當年所以給東方不敗篡了教主之位，便因困於體內的異種真氣，苦思化解之法，以致將餘事盡數置之度外，才為東方不敗所乘。任我行囚於西湖湖底十餘年，潛心鑽研，悟得了化解之法，卻要令狐沖加盟日月教，方能授他此術。

　　其時令狐沖堅不肯允，乃是自幼受師門教誨，深信正邪不兩立，決計不肯與魔教同流合污。後來見到左冷禪等正教大宗師的所作所為，其奸詐凶險處，比之魔教亦不遑多讓，這正邪之分便看得淡了。有時心想，倘若任教主定要我入教，才肯將盈盈許配於我，那麼馬馬虎虎入教，也就是了。他本性便隨遇而安，什麼事都不認真，入教也罷，不入教也罷，原也算不上什麼大事。但那日在黑木崖上，見到一眾豪傑好漢對東方不敗和任我行兩位教主如此卑屈，口中說的儘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不由得大起反感，心想倘若我入教之後，也須過這等奴隸般的日子，當真枉自為人，大丈夫生死有命，偷生乞憐之事，令狐沖可決計不幹。此刻更見到任我行作威作福，排場似乎比皇帝還要大著幾分，心想當日你在湖底黑獄之中，是如何一番光景，今日卻將普天下英雄折辱得人不像人，委實無禮已極。正思念間，忽然聽得有人朗聲說道：「啟稟聖教主，恆山派門下眾弟子來到。」令狐沖一凜，只見儀和、儀清、儀琳等一干恆山弟子，相互扶持，走上峰來。不戒和尚夫婦和田伯光也跟隨在後。鮑大楚朗聲道：「眾位朋友請去參見聖教主。」

　　儀清等見令狐沖坐在一旁，知道任我行是他的未來岳丈，心想雖然正邪不同，並瞧在掌門人的面上，以後輩之禮相見便了，當下走到仙人掌前，躬身行禮，說道：「恆山派後學弟子，參見任教主！」鮑大楚喝道：「跪下磕頭！」儀清朗聲道：「我們是出家人，拜佛、拜菩薩、拜師父，不拜凡人！」鮑大楚大聲道：「聖教主不是凡人，他老人家是神仙聖賢，便是佛，便是菩薩！」儀清轉頭向令狐沖瞧去。令狐沖搖了搖頭。儀清道：「要殺便殺，恆山弟子，不拜凡人！」不戒和尚哈哈大笑，叫道：「說得好，說得好！」向問天怒道：「你是哪一門哪一派的？到這裡來幹什麼？」他眼見恆山派弟子不肯向任我行磕頭，勢成僵局，倘若去為難這干女弟子，於令狐沖臉上便不好看，當即去對付不戒和尚，以分任我行之心，將磕頭之事混過去便是。不戒和尚笑道：「和尚是大廟不收、小廟不要的野和尚，無門無派，聽見這裡有人聚會，便過來瞧瞧熱鬧。」向問天道：「今日日月神教在此會見五嶽劍派，閒雜人等，不得在此囉唆，你下山去罷！」向問天這麼說，那是衝著令狐沖的面子，可算得已頗為客氣，他見不戒和尚和恆山派女弟子同來，料想和恆山派有些瓜葛，不欲令他過份難堪。不戒笑道：「這華山又不是你們魔教的，我要來便來，要去便去，除了華山派師徒，誰也管我不著。」這「魔教」二字，大犯日月教之忌，武林中人雖在背後常提「魔教」，但若非公然為敵，當著面決不以此相稱。不戒和尚心直口快，說話肆無忌憚，聽得向問天喝他下山，十分不快，哪管對方人多勢眾，竟是毫無懼色。向問天轉向令狐沖道：「令狐兄弟，這顛和尚和貴派有什麼干係？」令狐沖胸腹間正痛得死去活來，顫聲答道：「這……這位不戒大師……」任我行聽不戒公然口稱「魔教」，極是氣惱，只怕令狐沖說出跟這和尚大有淵源，可就不便殺他，不等令狐沖說畢，便即喝道：「將這瘋僧斃了！」八名黃衣長老齊聲應道：「遵命！」八人拳掌齊施，便向不戒攻了過去。

　　不戒叫道：「你們恃人多嗎？」只說得幾個字，八名長老已然攻到。那婆婆罵道：「好不要臉！」竄入人群，和不戒和尚靠著背，舉掌迎敵。那八名長老都是日月教中第一等的人才，武功與不戒和那婆婆均在伯仲之間，以八對二，數招間便佔上風。田伯光拔出單刀，儀琳提起長劍，加入戰團。他二人武功顯是遠遜，八長老中二人分身迎敵，田伯光仗著刀快，尚能抵擋得一陣，儀琳卻被對方逼得氣都喘不過來，若不是那長老見她穿著恆山派服色，瞧在令狐沖臉上容讓幾分，早便將她殺了。令狐沖彎腰左手按著肚子，右手抽出長劍，叫道：「且……且慢！」搶入戰團，長劍顫動，連出八招，迫退了四名長老，轉身過來，又是八劍。這一十六招「獨孤劍法」，每一招都指向各長老的要害之處。八名長老給他逼得手忙腳亂，又不敢當真和他對敵，紛紛退了開去。令狐沖俯身蹲在地下，說道：「任……任教主，請瞧在我面上，讓……讓他們……」下面兩個「去罷」，再也說不出口。

　　任我行見了這等情景，料想他體內異種真氣發作，心知女兒非此人不嫁，自己原也愛惜他的人才，自己既無兒子，便盼他將來接任神教教主之位，當下點了點頭，說道：「既是令狐掌門求情，今日便網開一面。」

　　向問天身形一晃，雙手連揮，已分別點了不戒夫婦、田伯光和儀琳四人的穴道。他出手之快，實是神乎其技，那婆婆雖然身法如電，竟也逃不開他的手腳。令狐沖驚道：「向……向……」向問天笑道：「你放心，聖教主已說過網開一面。」轉頭叫道：「來八個人！」便有八名青衫教徒越眾而出，躬身道：「謹奉向左使吩咐！」向問天道：「四個男的，四個女的。」當下四名男教徒退下，四名女教徒走上前來。

　　向問天道：「這四人出言無狀，本應殺卻。聖教主寬大為懷，瞧著令狐掌門臉面，不予處分。將他們背到峰下，解穴釋放。」八人恭身答應。向問天低聲囑咐：「是令狐掌門的朋友，不得無禮。」那八人應道：「是！」背負著四人，下峰去了。令狐沖和盈盈見不戒等四人逃過了殺身之厄，都舒了口長氣。令狐沖顫聲道：「多……多謝！」蹲在地下，再也站不起來。他適才連攻一十六招，雖將八名長老逼開，但這八名長老個個武功精湛，他這劍招又不能傷到他們，使這一十六招雖只瞬息間事，卻也已大耗精力，胸腹間疼痛更是厲害。向問天暗暗擔心，臉上卻不動聲息，笑道：「令狐兄弟，有點不舒服麼？」他和令狐沖當年力鬥群雄，義結金蘭，雖然相聚日少，但這份交情卻是生死不渝。他攜住令狐沖的手，扶他到椅上坐下，暗輸真氣，助他抗禦體內真氣的劇變。令狐沖心想自己身有「吸星大法」，向問天如此做法，無異讓自己吸取他的功力，忙用力掙脫他手，說道：「向大哥，不可！我……我已經好了。」

　　任我行說道：「五嶽劍派之中，只有恆山一派前來赴會。其餘四派師徒，竟膽敢不上峰來，咱們可不能客氣了。」便在此時，上官雲快步奔上峰來，走到仙人掌前，躬身說道：「啟稟聖教主：在思過崖山洞之中，發現數百具屍首。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禪便在其內，尚有嵩山、衡山、泰山諸派好手，不計其數，似是自相殘殺而死。」任我行「哦」的一聲，道：「衡山派掌門人莫大哪裡去了？」上官雲道：「屬下仔細檢視，屍首中並無莫大在內，華山各處也沒發見他蹤跡。」令狐沖和盈盈又感欣慰，又是詫異，兩人對望了一眼，均想：「莫大先生行事神出鬼沒，居然能夠脫險，猜想他當時多半是躺在屍首堆中裝假死，直到風平浪靜，這才離去。」只聽上官雲又道：「泰山派的玉磬子、玉音子等都死在一起。」任我行大是不快，說道：「這……這從何說起？」上官雲又道：「在那山洞之外，又有一具屍首。」任我行忙問：「是誰？」上官雲道：「屬下檢視之後，確知是華山派掌門，也就是新近奪得五嶽派掌門之位的君子劍岳不群岳先生。」他知道令狐衝將來在本教必將執掌重權，而岳不群是他受業師父，因此言語中就客氣了些。

　　任我行聽得岳不群也已死了，不由得茫然若失，問道：「是……是誰殺死他的？」上官雲道：「屬下在思過崖山洞中檢視之時，聽得後洞口有爭鬥之聲，出去一看，見是一群華山派門人和泰山派的道人在劇烈格鬥，都說對方害死了本派師父。雙方打得很是厲害，死傷不少。現下已均拿在峰下，聽由聖教主發落。」任我行沉吟道：「岳不群是給泰山派殺死的？泰山派中哪有如此好手？」恆山派中儀清朗聲道：「不！岳不群是我恆山派中一位師妹殺死的。」任我行道：「是誰？」儀清道：「便是剛才下峰去的儀琳小師妹。岳不群害死我派掌門師父和定逸師叔，本派上下，無不恨之切骨。今日菩薩保佑，掌門師父和定逸師叔有靈，藉著本派一個武功低微的小師妹之手，誅此元兇巨惡。」任我行道：「嗯，原來如此！那也算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語氣之中，顯得十分意興蕭索。

　　向問天和眾長老等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感甚是沒趣。此番日月教大舉前來華山，事先佈置周詳異常，不但全教好手盡出，更召集了屬下各幫、各寨、各洞、各島群豪，準擬一舉而將五嶽劍派盡數收服。五派如不肯降服，便即聚而殲之。從此任我行和日月神教威震天下。再挑了少林、武當兩派，正教中更無一派能與抗手，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基業，便於今日在華山朝陽峰上轟轟烈烈的奠下了。不料左冷禪、岳不群以及泰山派中的幾名前輩盡皆自相殘殺而死，莫大先生不知去向，四派的後輩弟子也沒剩下多少。任我行殫精竭慮的一番巧妙策劃，竟然盡皆落空。

　　任我行越想越怒，大聲道：「將五嶽劍派那些還沒死光的狗崽子，都給我押上峰來。」上官雲應道：「是！」轉身下去傳令。令孤沖體內的異種真氣鬧了一陣，漸漸靜了下來，聽得任我行說「五嶽劍派那些還沒死光的狗崽子」，雖然他用意並不是在罵自己，但恆山派畢竟也在五嶽劍派之列，心下老大沒趣。過了一會，只聽得吆喝之聲，日月教的兩名長老率領教眾，押著嵩山、泰山、衡山、華山四派的三十三名弟子，來到峰上。華山派弟子本來不多，嵩山、泰山、衡山三派這次來到華山的好手十九都已戰死。這三十三名弟子不但都是無名之輩，而且個個身上帶傷，若非日月教教眾扶持，根本就無法上峰。任我行一見大怒，不等各人走近，喝道：「要這些狗崽子幹什麼？帶了下去，都帶了下去！」那兩名長老應道：「謹遵聖教主令旨。」將三十三名受傷的四派弟子帶下峰去。任我行空口咒罵了幾句，突然哈哈長笑，說道：「這五嶽劍派叫做天作孽，不可活，不勞咱們動手，他們窩裡反自相殘殺，從此江湖之上，再也沒他們的字號了。」

　　向問天和十長老一齊躬身說道：「這是聖教主洪福齊天，跳樑小丑，自行殞滅。」向問天又道：「五嶽劍派之中，恆山派卻是一枝獨秀，矯矯不群，那都是令狐掌門領導有方之故。今後恆山派和咱們神教同氣連枝，共亨榮華。恭喜聖教主得了一位少年英俠之中舉世無雙的人才，作為臂助。」

　　任我行道：「正是，向左使說得好。令狐小兄弟，從今日起，你這恆山一派可以散了。門下的眾位師太和女弟子們，願意到我們黑木崖去，固是歡迎得緊，否則仍留恆山，那也不妨。這恆山下院，算是你副教主的一支親兵罷，哈哈，哈哈！」仰天長笑，聲震山谷。眾人聽到「副教主」三字，都是一呆，隨即歡聲雷動，四面八方都叫了起來：「令狐大俠出任我教副教主，真是好極了！」「恭喜聖教主得個好幫手！」「恭喜聖教主，恭喜副教主！」「聖教主萬歲，副教主九千歲！」諸教眾眼見令狐沖既將做教主的女婿，又當上了副教主，他日教主之位自然非他莫屬，知他為人隨和，日後各人多半不必再像目前這般日夕惴惴，唯恐大禍臨頭。其餘江湖豪士有一大半曾隨令狐沖攻打少林寺，和他同過患難，又或受過盈盈的賜藥之恩，歡呼擁戴之意，都是發自衷誠。向問天笑道：「恭喜副教主，咱們先喝一次歡迎你加盟的喜酒，跟著便喝你跟大小姐成親的喜酒。這就叫好事成雙，喜上加喜。」令狐沖心中卻是一片迷惘，只知此事萬萬不可，卻不知如何推辭才是；又想自己倘若力辭不就，與盈盈結縭之望便此絕了，任我行一怒之下，自己便有殺身之禍。自己死不足惜，但恆山全派弟子，只怕一個個都會喪身於此。該當立即推辭，還是暫且答應下來，讓恆山眾弟子脫了險再說？他緩緩轉過頭去，向恆山派眾弟子瞧去，只見有的臉現怒色，有的垂頭喪氣，有的大是惶惑，不知如何是好。

　　只聽得上官雲朗聲道：「咱們以聖教主為首、副教主為副，挑少林，克武當，崑崙、峨嵋不攻自下，再要滅了丐幫，也不過舉手之勞。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副教主壽比南山，福澤無窮！」令狐沖心中本來好生委決不下，聽上官雲贈了自己八字頌詞，什麼「壽比南山、福澤無窮」，比之任我行的「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似乎是差了一級，但也不過是「九千歲」與「萬歲」之別，若是當了副教主，這八字頌詞，只怕就此永遠跟定了自己，想到此處，覺得十分滑稽，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這一聲笑顯是大有譏刺之意，人人都聽了出來，霎時間朝陽峰上一片寂靜。向問天道：「令狐掌門，聖教主以副教主之位相授，那是普天下武林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快去謝過了。」令狐沖心中突然一片明亮，再無猶豫，站起身來，對著仙人掌朗聲說道：「任教主，晚輩有兩件大事，要向教主陳說。」任我行微笑道：「但說不妨。」

　　令狐沖道：「第一件，晚輩受恆山派前掌門定閒師太的重托，出任恆山掌門，縱不能光大恆山派門戶，也決不能將恆山一派帶入日月神教，否則將來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見定閒師太？這是第一件。第二件乃是私事，我求教主將令愛千金，許配於我為妻。」眾人聽他說到第一件事時，覺得事情要糟，但聽他跟著說的第二件事，竟是公然求婚，無不相顧莞爾。任我行哈哈一笑，說道：「第一件事易辦，你將恆山派掌門之位，交給一位師太接充便是。你自己加盟神教之後，恆山派是不是加盟，盡可從長計議。第二件呢，你和盈盈情投意合，天下皆知，我當然答允將她配你為妻，那又何必擔心？哈哈，哈哈！」眾人隨聲附合，都大聲歡笑起來。

　　令狐沖轉頭向盈盈瞧了一眼，見她紅暈雙頰，臉露喜色，待眾人笑了一會，朗聲說道：「承教主美意，邀晚輩加盟貴教，且以高位相授，但晚輩是個素來不會守規矩之人，若入了貴教，定然壞了教主大事。仔細思量，還望教主收回成議。」任我行心中大怒，冷冷的道：「如此說來，你是決計不入神教了？」令狐沖道：「正是！」這兩字說得斬釘截鐵，絕無半分轉圜餘地。一時朝陽峰上，群豪盡皆失色。

　　任我行道：「你體內積貯的異種真氣，今日已發作過了。此後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又將發作，從此一次比一次厲害，化解之法，天下只我一人知道。」令狐沖道：「當日在杭州梅莊，以及在少室山腳下雪地之中，教主曾言及此事。晚輩適才嘗過這異種真氣發作為患的滋味，確是猶如身歷萬死。但大丈夫涉足江湖，生死苦樂，原也計較不了這許多。」任我行哼了一聲，道：「你倒說得嘴硬。今日你恆山派都在我掌握之中，我便一個也不放你們活著下山，那也易如反掌。」令狐沖道：「恆山派雖然大都是女流之輩，卻也無所畏懼。教主要殺，我們誓死周旋便是。」

　　儀清伸手一揮，恆山派眾弟子都站到了令狐沖身後。儀清朗聲道：「我恆山派弟子唯掌門之命是從，死無所懼。」眾弟子齊道：「死無所懼！」鄭萼道：「敵眾我寡，我們又入了圈套，日後江湖上好漢終究知道，我恆山派如何力戰不屈。」任我行怒極，仰天大笑，說道：「今日殺了你們，倒說是我暗設埋伏，以計相害。令狐沖，你帶領門人弟子，回去恆山，一個月內，我必親上見性峰來。那時恆山之上若能留下一條狗、一隻雞，算是我姓任的沒種。」

　　教眾大聲吶喊：「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殺得恆山之上，雞犬不留！」以日月教的聲勢，要上見性峰去屠滅恆山派，較之此刻立即動手，相差者也不過多一番跋涉而已。不論恆山派回去之後如何佈置防備，日月教定能將之殺得乾乾淨淨。以前五嶽劍派和日月教為敵，五派互為支援，一派有難，四派齊至，饒是如此，百餘年來也只能維持一個不勝不敗的局面。目下五嶽劍派中只剩下一派，自然決計無法和日月教相抗。這一節恆山派眾人無不瞭然。任我行說要將恆山派殺得雞犬不留，決非大言。其實在任我行心中，此刻卻已另有一番計較，令狐衝劍術雖精，畢竟孤掌難鳴，恆山一派，已不足為患。他掛在心上的，其實是少林與武當兩派，心想令狐衝回去，突然向少林與武當求援，這兩派也必盡遣高手，上見性峰去相助。他偏偏不攻恆山，卻出其不意的突襲武當，再在少室山與武當山之間設下三道厲害的埋伏。武當山與少林寺相距不過數百里，武當有事，自然就近通知少林。這時少林寺的高手一大半已去了恆山，餘下的定然傾巢而出，前赴武當相援。那時日月神教一舉挑了少林派的根本重地，先將少林寺燒了，然後埋伏盡起，前後夾擊，將赴武當應援的少林僧眾殲滅，再重重圍困武當山，卻不即進攻。等到恆山上的少林、武當兩派好手得知訊息，千里奔命，趕來武當，日月神教以逸待勞，半路伏擊，定可得手。此後攻武當、滅恆山，已是易如反掌了。他在這霎時之間，已定下除滅少林、武當兩大勁敵的大計，在心中反覆盤算，料想十九可成。令狐沖不肯入教，雖然削了自己臉面，但正因此一來，反而成就了日月神教一統江湖的大業，心中歡喜，實是難以形容。

　　令狐衝向盈盈道：「盈盈，你是不能隨我去的了？」盈盈早已珠淚盈眶，這時再也不能忍耐，淚水從面頰上直流下來，說道：「我若隨你而去恆山，乃是不孝；倘若負你，又是不義。孝義難以兩全，沖哥，沖哥，自今而後，勿再以我為念。反正你……」令狐沖道：「怎樣？」盈盈道：「反正你已命不久長，我也決不會比你多活一天。」

　　令狐沖笑道：「你爹爹已親口將你許配於我。他是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聖教主，豈能言而無信？我就和你在此拜堂成親，結為夫婦如何？」盈盈一怔，她雖早知令狐沖是個膽大妄為、落拓不羈之徒，卻也料不到他竟會說出這等話來，不由得滿臉通紅，說道：「這……這如何可以？」

　　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那麼咱們就此別過。」他深知盈盈的心意，待任我行率眾攻打恆山，將自己殺死之後，她必自殺殉情，此事勢所必然，無法勸阻。倘若此刻她能破除世俗之見，肯與自己在這朝陽峰上結成夫妻，同歸恆山，得享數日燕爾新婚之樂，然後攜手同死。更無餘恨。但此舉太過驚世駭俗，我浪子令狐沖固可行之不疑，卻決非這位拘謹靦腆的任大小姐所肯為，何況這麼一來，更令她負了不孝之名。當下哈哈一笑，向任我行抱拳行禮，又向向問天及諸長老作個四方揖，說道：「令狐沖在見性峰上，恭候諸位大駕！」說著轉身便走。

　　向問天道：「且慢！取酒來！令狐兄弟，今日不大醉一場，更無後期。」令狐沖笑道：「妙極，妙極！向大哥確是我的知己。」日月教此番來到華山，事先詳加籌劃，百物具備，向問天一聲「酒來」，便有屬下教眾捧過幾罈酒來，打開壇蓋，斟在碗中。向問天和令狐沖各乾一碗。

　　人叢中走出一個矮胖子來，卻是老頭子，說道：「令狐公子，你大恩大德，小老兒永遠不忘，今日來敬你一碗。」說著舉起碗喝乾。他只是日月教管轄的一名江湖散人，和向問天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令狐沖今日不肯入教，公然得罪任我行，老頭子這樣一個小腳色居然敢來向他敬酒，只怕轉眼間便有殺身之禍。他重義輕生，自是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群豪見他如此大膽，無不暗暗佩服。

　　跟著祖千秋、計無施、藍鳳凰、黃伯流等人一個個過來敬酒。令狐沖酒到碗乾，眼見來敬酒的好漢仍是絡繹不絕，心想：「這許多朋友如此瞧得起我，令狐沖這一生也不枉了，卻又何必害了他們的性命？」舉起大碗，說道：「眾位朋友，令狐沖已不勝酒力，今日不能再喝了。眾位前來攻打恆山之時，我在恆山腳下斟滿美酒，大家喝醉了再打！」說著將手中一碗酒乾了。群豪齊叫：「令狐掌門，快人快語！」有人叫道：「喝醉了酒，糊里糊塗亂打一場，倒也有趣。」

　　令狐衝將酒碗往地下一擲，醉醺醺的往峰下走去。儀清、儀和等恆山群弟子跟隨下峰。

　　當群豪和令狐沖飲酒之時，任我行只是微笑不語，心中卻在細細盤算，在少林與武當之間的三道埋伏該當如何安排；如何佯攻恆山，方能引得少林、武當兩派高手前去赴援；攻武當山如何網開一面，好讓武當派中有人出外向少林寺求援；又須做得如何似模似樣，方能令得對方最工心計之人也瞧不破其中機關。待得令狐沖大醉下山，他破武當、克少林的諸般細節，在心中已然大致盤算就緒。又想：「這些傢伙當著我面，竟敢向令狐沖小子敬酒，這筆帳慢慢再算。眼前用人之際，暫且隱忍不發，待得少林、武當、恆山三派齊滅之後，今日向令狐沖敬酒之人，一個個都沒好下場。」

　　忽聽得向問天道：「大家聽了：聖教主明知令狐沖倔強頑固，不受抬舉，卻仍然好言相勸，固是聖教主寬大為懷，愛惜人才，但另有一番深意，卻非令狐沖這一介莽夫所能知。咱們今日不費吹灰之力，滅了嵩山、泰山、華山、衡山四派，日月神教，威名大振！」諸教眾齊聲呼叫：「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向問天待眾人叫聲一停，續道：「武林中尚有少林、武當兩派，是本教的心腹之患；聖教主正是要著落在令狐沖身上，安排巧計，掃蕩少林，誅滅武當。聖教主算無遺策，成竹在胸。他老人家算定令狐沖不肯入教，果然是不肯入教。大家向令狐沖敬酒，便是出於聖教主事先囑咐！」

　　教眾一聽，心中均道：「原來如此！」又都大叫：「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向問天追隨任我行多年，深知他的為人，自己一時激於義氣，向令狐沖敬酒，此事定為他所不喜，自己倒還罷了，其餘眾人也跟著敬酒，勢不免有殺身之禍，當即編了一番言語出來，以全他顏面，也盼憑著這幾句話，能救得老頭子、計無施等諸人的性命。這麼一說，眾人敬酒之事非但於任我行的威嚴一無所損，反而更顯得他高瞻遠矚，料事如神。任我行聽向問天如此說法，心下甚喜，暗想：「畢竟向左使隨我多年，明白我的心意。然而他雖知我要掃蕩少林，誅滅武當，如何滅法，他終究猜想不到了。這個大方略此後一步步的行將出來，事先連他也不讓知曉。」

　　上官雲大聲說道：「聖教主智珠在握，天下大事，都早在他老人家的算計之中。他老人家說什麼，大夥兒就幹什麼，再也沒有錯的。」鮑大楚道：「聖教主只要小指頭兒抬一抬，咱們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萬死不辭。」秦偉邦道：「為聖教主辦事，就算死十萬次，也比糊里糊塗的活著快活得多。」又一人道：「眾兄弟都說，一生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這幾天了，咱們每天都能見到聖教主。見聖教主一次，渾身有勁，心頭火熱，勝於苦練內功十年。」另一人道：「聖教主光照天下，猶似我日月神教澤被蒼生，又如大旱天降下的甘霖，人人見了歡喜，心中感恩不盡。」又有一人道：「古往今來的大英雄、大豪傑、大聖賢中，沒一個能及得上聖教主的。孔夫子的武功哪有聖教主高強？關王爺是匹夫之勇，哪有聖教主的智謀？諸葛殼計策雖高，叫他提一把劍來，跟咱們聖教主比比劍法看？」諸教眾齊聲喝采，叫道：「孔夫子、關王爺、諸葛亮，誰都比不上我們聖教主！」鮑大楚道：「咱們神教一統江湖之後，把天下文廟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來，又把天下武廟中關王爺的神像請出來，請他們兩位讓讓位，供上咱們聖教主的長生祿位！」

　　上官雲道：「聖教主活一千歲，一萬歲！咱們的子子孫孫，十八代的灰孫子，都在聖教主麾下聽由他老人家驅策。」眾人齊聲高叫：「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任我行聽著屬下教眾諛詞如潮，雖然有些言語未免荒誕不經，但聽在耳中，著實受用，心想：「這些話其實也沒錯。諸葛亮武功固然非我敵手，他六出祁山，未建尺寸之功，說到智謀，難道又及得上我了？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固是神勇，可是若和我單打獨鬥，又怎能勝得我的『吸星大法』？孔夫子弟子不過三千，我屬下教眾何止三萬？他率領三千弟子，淒淒惶惶的東奔西走，絕糧在陳，束手無策。我率數萬之眾，橫行天下，從心所欲，一無阻難。孔夫子的才智和我任我行相比，卻又差得遠了。」

　　但聽得「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之聲震動天地，站在峰腰的江湖豪士跟著齊聲吶喊，四周群山均有回聲。任我行躊躇滿志，站起身來。

　　教眾見他站起，一齊拜伏在地。霎時之間，朝陽峰上一片寂靜，更無半點聲息。陽光照射在任我行臉上、身上，這日月神教教主威風凜凜，宛若天神。任我行哈哈大笑，說道：「但願千秋萬載，永如今……」說到那「今」字，突然聲音啞了。他一運氣，要將下面那個「日」字說了出來，只覺胸口抽搐，那「日」字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他右手按胸，要將一股湧上喉頭的熱血壓將下去，只覺頭腦暈眩，陽光耀眼。

## 第40章　曲諧

　　令狐沖大醉下峰，直至午夜方醒。酒醒後，始知身在曠野之中，恆山群弟子遠遠坐著守衛。令狐沖頭痛欲裂，想起自今而後，只怕和盈盈再無相見之期，不由得心下大痛。一行人來到恆山見性峰上，向定閒、定靜、定逸三位師太的靈位祭告大仇已報。眾人料想日月教旦夕間便來攻山，一戰之後，恆山派必定覆滅，好在勝負之數，早已預知，眾人反而放寬胸懷，無所擔心。不戒夫婦、儀琳、田伯光等四人在華山腳下便已和眾人相會，一齊來到恆山。眾人均想，就算勤練武功，也不過多殺得幾名日月教的教眾，於事毫無補益，大家索性連劍法也不練了。虔誠之人每日裡勤唸經文，餘人滿山遊玩。恆山派本來戒律精嚴，朝課晚課，絲毫無怠，這些日子中卻得輕鬆自在一番。

　　過得數日，見性峰上忽然來了十名僧人，為首的是少林寺方丈方證大師。令狐沖正在主庵中自斟自飲，擊桌唱歌，自得其樂，忽聽方證大師到來，不由得又驚又喜，忙搶出相迎。方證大師見他赤著雙腳，鞋子也來不及穿，滿臉酒氣，微笑道：「古人倒履迎賓，總還記得穿鞋。令狐掌門不履相迎，待客之誠，更勝古人了。」

　　令狐沖躬身行禮，說道：「方丈大師光降，令狐沖不曾遠迎，實深惶恐。方生大師也來了。」方生微微一笑。令狐沖見其餘八名僧人都是白鬚飄動，叩問法號，均是少林寺「方」字輩的高僧。令狐衝將眾位高僧迎入庵中，在蒲團上就座。這主庵本是定閒師太清修之所，向來一塵不染，自從令狐衝入居後，滿屋都是酒罈、酒碗，亂七八糟，令狐沖臉上一紅，說道：「小子無狀，眾位大師勿怪。」

　　方證微笑道：「老僧今日拜山，乃為商量要事而來，令狐掌門不必客氣。」頓了一頓，說道：「聽說令狐掌門為了維護恆山一派，不受日月教副教主之位，固將性命置之度外，更甘願割捨任大小姐這等生死同心的愛侶，武林同道，無不欽仰。」令狐沖一怔，心想：「我不願為了恆山一派而牽累武林同道，不許本派弟子洩漏此事，以免少林、武當諸派來援，大動干戈，多所殺傷。不料方證大師還是得到了訊息。」說道：「大師謬讚，令人好生慚愧。晚輩和日月教任教主之間，恩怨糾葛甚多，說之不盡。有負任大小姐恩義，事出無奈，大師不加責備，反加獎勉，晚輩萬萬不敢當。」

　　方證大師道：「任教主要率眾來和貴派為難。今日嵩山、泰山、衡山、華山四派俱已式微，恆山一派別無外援，令狐掌門卻不遣人來敝寺傳訊，莫非當我少林派僧眾是貪生怕死、不顧武林義氣之輩？」令狐沖站起說道：「決計不敢。當年晚輩不自檢點，和日月教首腦人物結交，此後種種禍事，皆由此起。晚輩自思一人作事一人當，連累恆山全派，已然心中不安，如何再敢驚動大師和沖虛道長？倘若少林、武當兩派仗義來援，損折人手，晚輩之罪，可萬死莫贖了。」

　　方證微笑道：「令狐掌門此言差矣。魔教要毀我少林、武當與五嶽劍派，百餘年前便已存此心，其時老衲都未出世，和令狐掌門又有何干？」令狐沖點頭道：「先師昔日常加教誨，自來正邪不兩立，魔教和我正教各派連年相鬥，仇怨極重。晚輩識淺，只道雙方各讓一步，便可化解，殊不知任教主與晚輩淵源雖深，到頭來終於仍須兵戎相見。」

　　方證道：「你說雙方各讓一步，便可化解，這句話本來是不錯的。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連年相鬥，其實也不是有什麼非拚個你死我活的原因，只是雙方首領都想獨霸武林，意欲誅滅對方。那日老衲與沖虛道長、令狐掌門三人在懸空寺中晤談，深以嵩山左掌門混一五嶽劍派為憂，便是怕他這獨霸武林的野心。」說著歎了口長氣，緩緩的道：「聽說日月教教主有句話，說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既存此心，武林中如何更有寧日？江湖上各幫各派宗旨行事，大相逕庭。一統江湖，萬不可能。」令狐沖深然其說，點頭道：「方丈大師說得甚是。」方證道：「任教主既說一個月之內，要將恆山之上殺得雞犬不留。他言出如山，決無更改。現下少林、武當、崑崙、峨嵋、崆峒各派的好手，都已聚集在恆山腳下了。」令狐沖吃了一驚，「啊」的一聲，跳起身來，說道：「有這等事？諸派前輩來援，晚輩蒙然不知，當真該死之極。」恆山派既知魔教一旦來攻，人人均無幸理，什麼放哨、守禦等等盡屬枉費力氣，是以將山下的哨崗也早都撤了。令狐沖又道：「請諸位大師在山上休息，晚輩率領本門弟子，下山迎接。」方證搖頭道：「此番各派同舟共濟，攜手抗敵，這等客套也都不必了，大夥兒一切都已有安排。」

　　令狐沖應道：「是。」又問：「不知方丈大師何以得知日月教要攻恆山？」方證道：「老衲接到一位前輩的傳書，方才得悉。」令狐沖道：「前輩？」心想方證大師在武林中輩份極高，如何更有人是他的前輩。方證微微一笑，道：「這位前輩，是華山派的名宿，曾經教過令狐掌門劍法的。」

　　令狐沖大喜，叫道：「風太師叔！」方證道：「正是風前輩。這位風前輩派了六位朋友到少林寺來，示知令狐掌門當日在朝陽峰上的言行。這六位朋友說話有點纏夾不清，不免有些囉唆，又喜互相爭辯，但說了幾個時辰，老衲耐心聽著，到後來終於也明白了。」說到這裡，忍不住微笑。令狐沖笑道：「是桃谷六仙？」方證笑道：「正是桃谷六仙。」令狐沖喜道：「晚輩到了華山後，便想去拜見風太師叔，但諸種事端，紛至沓來，直至下山，始終沒能去向他老人家磕頭。想不到他老人家暗中都知道了。」

　　方證道：「這位風前輩行事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他老人家既在華山隱居，日月教在華山肆無忌憚的橫行，他老人家豈能置之不理？桃谷六仙在華山胡鬧，便給風老前輩擒住了，關了幾天，後來就命他們到少林寺來傳書。」

　　令狐沖心想：「桃谷六仙給風太師叔擒住，這件事他們一定是隱瞞不說的，但東拉西扯之際，終究免不了露出口風。」說道：「不知風太師叔要咱們怎麼辦？」

　　方證道：「風老前輩的話說得很是謙沖，只說聽到有這麼一回事，特地命人通知老衲，又說令狐掌門是他老人家心愛的弟子，這番在朝陽峰上力拒魔教之邀，他老人家瞧著很是歡喜，要老衲推愛照顧。其實令狐掌門武功遠勝老衲，『照顧』二字，他老人家言重了。」

　　令狐沖心下感激，躬身道：「方丈大師照顧晚輩，早已非止一次。」方證道：「不敢當。老衲既知此事，別說風老前輩有命，自當遵從，單憑著貴我兩派的淵源，令狐掌門與老衲的交情，也不能袖手。何況此事關涉各派的生死存亡，魔教毀了恆山之後，難道能放過少林、武當各派？因此立即發出書信，通知各派，集齊恆山，共與魔教決一死戰。」

　　令狐沖那日自華山朝陽峰下來，便已然心灰意懶，眼見日月教這等聲勢，恆山派決非其敵，只等任我行那一日率眾來攻，恆山派上下奮力抵抗，一齊戰死便是。雖然也有人獻議向少林、武當諸派求救，但令狐沖只問得一句：「就算少林、武當兩派一齊來救，能擋得住魔教嗎？」獻議之人便即啞口無言。令狐沖又道：「既然無法救得恆山，又何必累得少林、武當徒然損折不少高手？」在他內心，又實在不願和任我行、向問天等人相鬥，和盈盈共結連理之望既絕，不知不覺間便生自暴自棄之念，只覺活在世上索然無味，還不如早早死了的乾淨。此刻見方證等受了風清揚之托，大舉來援，精神為之一振，但真要和日月教中這些人拚死相鬥，卻還是提不起興致。方證又道：「令狐掌門，出家人慈悲為懷，老衲決不是好勇鬥狠之徒。此事如能善罷，自然再好也沒有，但咱們讓一步，任教主進一步。今日之事，並不是咱們不肯讓，而是任教主非將我正教各派盡數誅滅不可。除非咱們人人向他磕頭，高呼『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阿彌陀佛！』」他在「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十一字之下，加上一句「阿彌陀佛」，聽來十分滑稽，令狐沖不禁笑了出來，說道：「正是。晚輩只要一聽到什麼『聖教主』，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全身便起雞皮疙瘩。晚輩喝酒三十碗不醉，多聽得幾句『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忍不住頭暈眼花，當場便會醉倒。」方證微微一笑，道：「他們日月教這種咒語，當真厲害得緊。」頓了一頓，又道：「風前輩在朝陽峰上，見到令狐掌門頭暈眼花的情景，特命桃谷六仙帶來一篇內功口訣，要老衲代傳令狐掌門。桃谷六仙說話夾纏不清，口授內功秘訣，倒是條理分明，十分難得，想必是風前輩硬逼他們六兄弟背熟了的。便請令狐掌門帶路，赴內堂傳授口訣。」令狐沖恭恭敬敬的領著方證大師來到一間靜室之中。這是風清揚命方證代傳口訣，猶如太師叔本人親臨一般，當即向方證跪了下去，說道：「風太師叔待弟子恩德如山。」方證也不謙讓，受了他跪拜，說道：「風前輩對令狐掌門期望極厚，盼你依照口訣，勤加修習。」令狐沖道：「是，弟子遵命。」當下方證將口訣一句句的緩緩念了出來，令狐沖用心記誦。這口訣也不甚長，前後只一千餘字。方證一遍念畢，要令狐沖心中暗記，過了一會，又念了一遍。前後一共念了五次，令狐沖從頭背誦，記憶無誤。

　　方證道：「風前輩所傳這內功心法，雖只寥寥千餘字，卻是博大精深，非同小可。咱們叨在知交，恕老衲直言。令狐掌門劍術雖精，於內功一道，卻似乎並不擅長。」令狐沖道：「晚輩於內功所知只是皮毛，大師不棄，還請多加指點。」方證點頭道：「風前輩這內功心法，和少林派內功自是頗為不同，但天下武功殊途同歸，其中根本要旨，亦無大別。令狐掌門若不嫌老衲多事，便由老衲試加解釋。」

　　令狐沖知他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人，得他指點，無異是風太師叔親授，風太師叔所以托他傳授，當然亦因他內功精深之故，忙躬身道：「晚輩恭聆大師教誨。」方證道：「不敢當！」當下將那內功心法一句句的詳加剖析，又指點種種呼吸、運氣、吐納、搬運之法。令狐沖背那口訣，本來只是強記，經方證大師這麼一加剖析，這才知每一句口訣之中，都包含著無數精奧的道理。

　　令狐沖悟性原來極高，但這些內功的精要每一句都足供他思索半天，好在方證大師不厭其詳的細加說明，令他登時窺見了武學中另一個從未涉足的奇妙境界。他歎了口氣，說道：「方丈大師，晚輩這些年來在江湖上大膽妄為，實因不知自己淺薄，思之實為汗顏。雖然晚輩命不久長，無法修習風太師叔所傳的精妙內功。但古人好像有一句話，說什麼只要早上聽見大道理，就算晚上死了也不打緊，是不是這樣說的？」方證道：「朝聞道，夕死可矣！」令狐沖道：「是了，便是這句話，我聽師父說過的。今日得聆大師指點，真如瞎子開了眼一般，就算更無日子修練，也是一樣的歡喜。」

　　方證道：「我正教各派俱已聚集在恆山左近，把守各處要道，待得魔教來攻，大夥兒和之周旋，也未必會輸。令狐掌門何必如此氣短？這內功心法自非數年之間所能練成，但練一日有一日的好處，練一時有一時的好處。這幾日左右無事，令狐掌門不妨便練了起來。乘著老衲在貴山打擾，正好共同參研。」令狐沖道：「大師盛情，晚輩感激不盡。」方證道：「這當兒只怕沖虛道兄也已到了，咱們出去瞧瞧如何？」令狐沖忙站起身來，說道：「原來沖虛道長大駕到來，當真怠慢。」當下和方證大師二人回到外堂，只見佛堂中已點了燭火。二人這番傳功，足足花了三個多時辰，天色早已黑了。只見三個老道坐在蒲團之上，正和方生大師等說話，其中一人便是沖虛道人。三道見方證和令狐衝出來，一齊起立。令狐沖拜了下去，說道：「恆山有難，承諸位道長千里來援，敝派上下，實不知何以為報。」沖虛道人忙即扶起，笑道：「老道來了好一會啦，得知方丈大師正和小兄弟在內室參研內功精義，不敢打擾。小兄弟學得了精妙內功，現買現賣，待任我行上來，便在他身上使使，教他大吃一驚。」令狐沖道：「這內功心法博大精深，晚輩數日之間，哪裡學得會？聽說峨嵋、崑崙、崆峒諸派的前輩，也都到了，該當請上山來，共議大計才是。不知眾位前輩以為如何？」沖虛道：「他們躲得極是隱秘，以防為任老魔頭手下的探子所知，若請大夥兒上山，只怕洩漏了消息。我們上山來時，也都是化裝了的，否則貴派子弟怎地不先來通報？」

　　令狐沖想起和沖虛道人初遇之時，他化裝成一個騎驢的老者，另有兩名漢子相隨，其實也均是武當派中的高手。此時細看之下，認得另外兩位老道、便是昔日在湖北道上曾和自己比過劍的那兩個漢子，躬身笑道：「兩位道長好精的易容之術，若非沖虛道長提及，晚輩竟想不起來。」那兩個老道那時扮著鄉農，一個挑柴，一個挑菜，氣喘吁吁，似乎全身是病，此刻卻是精神奕奕，只不過眉目還依稀認得出來。沖虛指著那扮過挑柴漢子的老道說：「這位是清虛師弟。」指著那扮過挑菜漢子的老道說：「這位是我師侄，道號成高。」四人相對大笑。清虛和成高都道：「令狐掌門好高明的劍術。」令狐沖謙謝，連稱：「得罪！」

　　沖虛道：「我這位師弟和師侄，劍術算不得很精，但他們年輕之時，曾在西域住過十幾年，卻各學得一項特別本事，一個精擅機關削器之術，一個則善制炸藥。」令狐沖道：「那是世上少有的本事了。」沖虛道：「令狐兄弟，我帶他們二人來，另有一番用意。盼望他們二人能給咱們辦一件大事。」令狐沖不解，隨口應道：「辦一件大事？」沖虛道：「老道不揣冒昧，帶了一件物事來到貴山，要請令狐兄弟瞧一瞧。」他為人灑脫，不如方證之拘謹，因此一個稱他為「令狐兄弟」，另一個卻叫他「令狐掌門」，令狐沖頗感奇怪，要看他從懷中取出什麼物事來。沖虛笑道：「這東西著實不小，懷中可放不下。清虛師弟，你叫他們拿進來罷。」

　　清虛答應了出去，不久便引進四個鄉農模樣的漢子來，各人赤了腳，都挑著一擔菜。清虛道：「見過令狐掌門和少林寺方丈。」那四名漢子一齊躬身行禮。

　　令狐沖知他們必是武當中身份不低的人物，當即客客氣氣的還禮。清虛道：「取出來，裝起來罷！」四名漢子將擔子中的青菜蘿蔔取出，下面露出幾個包袱，打開包袱，是許多木條、鐵器、螺釘、機簧之屬。四人行動極是迅速，將這些傢伙拼嵌斗合，片刻間裝成了一張太師椅子。令狐沖更是奇怪，尋思：「這張太師椅中裝了這許多機關彈簧。不知有何用處，難道是以供修練內功之用？」椅子裝成後，四人從另外兩個包袱中取出椅墊、椅套，放在太師椅上。靜室之中，霎時間光彩奪目，但見那椅套以淡黃錦緞製成，金黃色絲線繡了九條金龍，捧著中間一個剛從大海中升起的太陽，左邊八個字是「中興聖教，澤被蒼生」，右邊八個字是「千秋萬載，一統江湖」。那九條金龍張牙舞爪，神采如生，這十六個字更是銀鉤鐵劃，令人瞧著說不出的舒服。在這十六個字的周圍，綴了不少明珠、鑽石，和諸般翡翠寶石。簡陋的小小庵堂之中，突然間滿室儘是珠光寶氣。

　　令狐沖拍手喝采，想起沖虛適才說過，清虛曾在西域學得一手製造機關削器的本事，便道：「任教主見到這張寶椅，那是非坐一下不可。椅中機簧發作，便可送了他的性命，是不是？」沖虛低聲道：「任我行應變神速，行動如電，椅中雖有機簧，他只要一覺不妥，立即躍起，須傷他不到。這張椅子腳下裝有藥引，通到一堆火藥之中。」

　　他此言一出，令狐沖和少林諸僧均是臉上變色。方證口念佛號：「阿彌陀佛！」沖虛又道：「這機簧的好處，在於有人隨便一坐，並無事故，一定要坐到一炷香時分，藥引這才引發。那任我行為人多疑，又極精細，突見恆山見性峰上有這樣一張椅子，一定不會立即就坐，定是派手下人先坐上去試試。這椅套上既有金龍捧日，又有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字樣，魔教中的頭目自然誰也不敢久坐，而任我行一坐上去之後，又一定捨不得下來。」令狐沖道：「道長果然設想周到。」沖虛道：「清虛師弟又另有佈置，倘若任我行竟是不坐，叫人拿下椅套、椅墊，甚或拆開椅子瞧瞧，只要一拆動，一樣的引發機關。成高師侄這次帶到寶山來的，共有二萬斤炸藥。毀壞寶山靈景，恐怕是在所不免的了。」令狐沖心中一寒，尋思：「二萬斤炸藥！這許多火藥一引發，玉石俱焚，任教主固被炸死，盈盈和向大哥也是不免。」沖虛見他臉色有異，說道：「魔教揚言要將貴派盡數殺害，滅了恆山派之後，自即來攻我少林、武當，生靈塗炭，大禍難以收拾。咱們設此毒計對付任我行，用心雖然險惡，但除此魔頭，用意在救武林千千萬萬性命。」

　　方證大師雙手合十，說道：「阿彌陀佛！我佛慈悲，為救眾生，卻也須辟邪降魔。殺一獨夫而救千人萬人，正是大慈大悲的行徑。」他說這幾句話時神色莊嚴，一眾老僧老道都站起身來，合十低眉，齊聲道：「方丈大師說得甚是。」令狐沖也知方證所言極合正理，日月教要將恆山派殺得雞犬不留，正教各派設計將任我行炸死，那是天經地義之事，無人能說一句不是。但要殺死任我行，他心中已頗為不願，要殺向問天，更是寧可自己先死；至於盈盈的生死，反而不在顧慮之中，總之兩人生死與共，倒不必多所操心。眼見眾人的目光都射向自己，微一沉吟，說道：「事已至此，日月教逼得咱們無路可走，沖虛道長這條計策，恐怕是傷人最少的了。」沖虛道：「令狐兄弟說得不錯。『傷人最少』四字，正是我輩所求。」令狐沖道：「晚輩年輕識淺，今日恆山之事，便請方證大師、沖虛道長二位主持大局。晚輩率領本派弟子，同供驅策。」沖虛笑道：「這個可不敢當。你是恆山之主，我和方丈師兄豈可喧賓奪主？」令狐沖道：「此事絕非晚輩謙退，實在非請二位主持不可。」方證道：「令狐掌門之意甚誠，道兄也不必多所推讓。眼前大事由我三人共同為首，但由道兄發號施令，以總其成。」沖虛再謙虛幾句，也就答應了，說道：「上恆山的各處通道上，咱們均已伏下人手，魔教何日前來攻山，事先必有音訊。那日令狐兄弟率領群豪攻打少林寺，咱們由左冷禪策劃，擺下一個空城計……」令狐沖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晚輩胡鬧，惶恐之至。」沖虛笑道：「想不到昨日之敵，反為今日之友。咱們再擺空城計，那是不行的了，勢必啟任我行之疑，以老道淺見，恆山全派均在山上抵禦，少林和武當兩派，也各選派數十人出手。明知魔教來攻，少林和武當倘若竟然無人來援，大違常情，任我行這老賊定會猜到其中有詐。」方證和令狐沖都道：「正是。」

　　沖虛道：「其餘崑崙、峨嵋、崆峒諸派卻不必露面，大夥兒都隱伏在山洞之中。魔教來攻之時，恆山、少林、武當三派人手便竭力相抗，必須打得似模似樣。咱三派出手的都要是第一流好手，將對方殺得越多越好，自己須得盡量避免損折。」方證歎道：「魔教高手如雲，此番有備而至，這一仗打下來，雙方死傷必眾。」沖虛道：「咱們找幾處懸崖峭壁，安排下長繩鐵索，鬥到分際，眼見不敵，一個個便從長繩縋入深谷，讓敵人難以追擊。任我行大獲全勝之後，再見到這張寶椅，當然得意洋洋的坐了上去，炸藥一引發，任老鷹頭便有天大的本領，那也是插翅難逃。跟著恆山八條上山的通道之上，三十二處地雷同時爆炸，魔教教眾，再也無法下山了。」

　　令狐沖奇道：「三十二處地雷？」

　　沖虛道：「正是。成高師侄從明日一早起，便要在八條登山的要道之中，每一條路選擇四個最險要的所在，埋藏強力地雷，地雷一炸，上山下山，道路全斷。魔教教眾有一萬人上山，教他們餓死一萬；二萬人上山，餓死二萬。咱們學的是左冷禪之舊計，但這一次卻不容他們從地道中脫身了。」令狐沖道：「那次能從少林寺逃脫，也真僥倖之極。」突然想起一事，「哦」的一聲。

　　沖虛問道：「令狐兄弟可覺安排之中，有何不妥？」令狐沖道：「晚輩心想，任教主來到恆山之上，見了這寶椅自然十分喜歡。但他必定生疑，何以恆山派做了這樣一張椅子，繡了『千秋萬載，一統江湖』這八個字？此事若不弄明白，只怕他未必就會上當。」沖虛道：「這一節老道也想過了。其實任老魔頭坐不坐這張椅子，也非關鍵之所在，咱們另外暗伏藥引，一樣的能引發炸藥。只不過當他正在得意洋洋的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之際，突然間禍生足底，更足成為武林中談助罷了。」令狐沖點頭道：「是。」

　　成高道人道：「師叔，弟子有個主意，不知是否可行？」沖虛笑道：「你便說出來，請方丈大師和令狐掌門指點。」成高道：「聽說令狐掌門和任教主的大小姐原有婚姻之約，只因正邪不同道，才生阻梗。倘若令狐掌門派兩位恆山弟子去見任教主，說道瞧在任大小姐面上，特地覓得巧手匠人，製成一張寶椅，送給任教主乘坐，盼望兩家休戰言和。不管任教主是否答應，但當他上了恆山，見到這張椅子之時，也就不會起疑了。」沖虛拍手笑道：「此計大妙，一來……」令狐沖搖頭道：「不成！」沖虛一怔，知道已討了個沒趣，問道：「令狐兄弟有何高見？」令狐沖道：「任教主要殺我恆山全派，我就盡力抵擋，智取力敵，皆無不可。他來殺人，咱們就炸他，可是我決不說假話騙他。」

　　沖虛道：「好！令狐兄弟光明磊落，令人欽佩。咱們就這麼辦！任老魔頭生疑也好，不生疑也好，只要他上恆山來意圖害人，便叫他大吃苦頭。」

　　當下各人商量了禦敵的細節，如何抗敵，如何掩護，如何退卻，如何引發炸藥地雷，一一都商量定當。沖虛極是心細，生怕臨敵之際，負責引發炸藥之人遇害，另行派定副手。次日清晨，令狐沖引導眾人到各處細察地形地勢，清虛和成高二人選定了埋炸藥、安藥引、布地雷、伏暗哨的各處所在。沖虛和令狐沖選定了四處絕險之所，作為退路。方證、沖虛、令狐沖、方生四人各守一處，不讓敵人迫近，以待禦敵之人盡數縋著長索退入深谷，這才最後入谷，然後揮劍斬斷長索，令敵人無法追擊。

　　當日下午，武當派中又有十人扮作鄉農、樵子，絡繹上山，在清虛和成高指點之下，安藏炸藥。恆山派女弟子把守各處山口，不令閒人上山，以防日月教派出探子，得悉機密。如此忙碌了三日，均已就緒，靜候日月教大舉來攻。屈指計算，離任我行朝陽峰之會已將近一月，此人言出必踐，定不誤期。這幾日中，沖虛、成高等人甚是忙碌，令狐沖反極清閒，每日裡默念方證轉授的內功口訣，依法修習，遇有不明之處，便向方證請教。

　　這日下午，儀和、儀清、儀琳、鄭萼、秦絹等一眾女弟子在練劍廳練劍，令狐沖在旁指點。眼見秦絹年紀雖小，對劍術要旨卻頗有悟心，讚道：「秦師妹聰明得緊，這一招已得了訣竅，只不過……」一句話沒說完，突然丹田中一陣劇痛，登時坐倒。眾弟子大驚，搶上相扶，齊問：「怎麼了？」令狐沖知道又是體內的異種真氣發作，苦於說不出話。眾弟子正亂間，忽聽得撲簌簌幾聲響，兩隻白鴿直飛進廳來。眾弟子齊叫：「啊喲！」

　　恆山派養得許多信鴿，當日定靜師太在福建遇敵，定閒、定逸二師太被困龍泉鑄劍谷，均曾遣信鴿求救。眼前飛進廳來這兩頭信鴿，是守在山下的本派弟子所發，鴿背塗有紅色顏料，一見之下，便知是日月教大敵攻到了。自從方證大師、沖虛道長來到恆山，眾弟子見有強援到來，一切佈置就緒，原已寬心，不料正在這緊急關頭，令狐沖卻會病發，卻是大大的意外。儀清叫道：「儀質、儀文二位師妹，快去稟告方證大師和沖虛道長。」二人應命而去。儀清又道：「儀和師姊，請你撞鐘。」儀和點了點頭，飛身出廳，奔向鐘樓。

　　只聽得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鏜，三長兩短的鐘聲，從鐘樓上響起，傳遍全峰，跟著通元谷、懸空寺、黑龍口各處寺庵中的大鐘也都響動。方證大師事先吩咐，一有敵警，便以三長兩短的鐘聲示訊，但鐘聲必須舒緩有致，以示閒適，不可顯得驚慌張惶。只是儀和十分性急，法名中雖有一個「和」字，行事卻一點不和，鐘聲中還是流露了急躁之意。恆山派、少林派、武當派三派人手，當即依照事先安排，分赴各處，以備迎敵。為了減少傷亡，從山腳下到見性峰峰頂的各處通道均無人把守，索性門戶大開，讓敵人來到峰上之後，再行接戰。鐘聲停歇後，峰上峰下便鴉雀無聲。崑崙、峨嵋、崆峒諸派來援的高手，都伏在峰下隱僻之處，只待魔教教眾上峰之後，一得號令，便截住他們退路。沖虛為了防備洩漏機密，於山道上埋藏地雷之事並不告知諸派人士。魔教神通廣大，在崑崙等派門人弟子之中暗伏內奸，刺探消息，絕不為奇。令狐沖聽得鐘聲，知道日月教大舉來攻，小腹中卻如千萬把利刀亂攢亂刺，只痛得抱住肚皮，在地下打滾。儀琳和秦絹嚇得臉上全無血色，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儀清道：「咱們扶著掌門人去無色庵，且看少林方丈和沖虛道長是何主意。」當下於嫂和另一名老尼姑伸手托在令狐沖脅下，半架半抬，將他扶入無色庵中。

　　剛到庵門，只聽得峰下砰砰砰號炮之聲不絕，跟著號角嗚嗚，鼓聲咚咚，日月教果然是以堂堂之陣，大舉前來攻山。

　　方證和沖虛已得知令狐沖病發，從庵中搶了出來。沖虛道：「令狐兄弟，你盡可放心。我已吩咐凌虛師弟代我掩護武當派退卻。掩護貴派之責，由老道負之。」令狐沖點頭示謝。方證道：「令狐掌門還是先行退入深谷，免有疏虞。」令狐沖忙道：「萬萬……萬萬不可！拿……拿劍來！」沖虛也勸了幾句，但令狐沖執意不允。突然鼓角之聲止歇，跟著叫聲如雷：「聖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聽這聲音，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之眾。方證、沖虛、令狐沖三人相顧一笑。秦絹捧著令狐沖的長劍遞過去。令狐沖伸手欲接，右手不住發抖，竟拿不穩劍。秦絹將劍掛在他腰帶之上。忽聽得嗩吶之聲響起，樂聲悅耳，並無殺伐之音。數人一齊朗聲說道：「日月神教聖教主，欲上見性峰來，和恆山派令狐掌門相會。」正是日月教諸長老齊聲而道。方證道：「日月教先禮後兵，咱們也不可太小氣了。令狐掌門，便讓他們上峰如何？」

　　令狐沖點了點頭，便在此時，腹中又是一陣劇痛。方證見他滿臉冷汗淋漓，說道：「令狐掌門，丹田內疼痛難當，不妨以風前輩所傳的內功心法，試加導引盤旋。」令狐沖體內十數股異種真氣正自糾纏衝突，攪擾不清，如加導引盤旋，那無異是引刀自戕，痛上加痛，但反正已痛到了極點，當下也不及細思後果，便依法盤旋。果然真氣撞擊之下，小腹中的疼痛比之先前更為難當，但盤旋得數下，十餘股真氣便如是細流歸支流、支流匯大川，隱隱似有軌道可循，雖然劇痛如故，卻已不是亂衝亂撞，衝擊之處，心下已先有知覺。

　　只聽得方證緩緩說道：「恆山派掌門令狐沖、武當派掌門沖虛道人、少林派掌門方證，恭候日月教任教主大駕。」他聲音並不甚響，緩緩說來，卻送得極遠。

　　令狐沖暗運內功心法有效，索性盤膝坐下，目觀鼻，鼻觀心，左手撫胸，右手按腹，依照方證轉授的法門，練了起來。他練這心法只不過數日，雖有方證每日詳加解說，畢竟修為極淺，但這時依法引導之下，十餘股異種真氣竟能漸漸歸聚。他不敢稍有怠忽，凝神致志的引氣盤旋，初時聽得鼓樂絲竹之聲，到後來卻什麼也聽不到了。

　　方證見令狐沖專心練功，臉露微笑，耳聽得鼓樂之聲大作，日月教教眾叫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澤被蒼生聖教主，大駕上恆山來啦！」過了一會，鼓樂之聲漸漸移近。上見性峰的山道甚長，日月教教眾腳步雖快，走了好一會，鼓樂聲也還只到山腰。伏在恆山各處的正教門下之士心中都在暗罵：「臭教主好大架子，又不是死了人，吹吹打打的幹什麼了？」預備迎敵之人心下更是怦怦亂跳，各人本來預計，魔教教眾殺上山來，便即躍出惡鬥一場，殺得一批教眾後，待敵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強，便循長索而退入深谷。卻不料任我行裝模作樣，好似皇帝御駕出巡一般，吹吹打打的來到峰上，眾人倒不便先行動手，只是心弦反扣得更加緊了。過了良久，令狐沖覺得丹田中異種真氣給慢慢壓了下去，痛楚漸減，心中一分神，立時想起：「是任教主要上峰來？」「啊」的一聲，跳起身來。方證微笑道：「好些了嗎？」令狐沖道：「動上了手嗎？」方證道：「還沒到呢！」令狐沖道：「好極！」刷的一聲，拔出了劍。卻見方證、沖虛等手上均無兵刃，儀和、儀清等女子在無色庵前的一片大空地上排成數行，隱伏恆山劍陣之法，長劍卻兀自懸在腰間，這才想起任我行尚未上山，自己未免過於惶急，哈哈一笑，還劍入鞘。只聽得鎖吶和鐘鼓之聲停歇，響起了簫笛、胡琴的細樂，心想：「任教主花樣也真多，細樂一作，他老人家是大駕上峰來啦。」越見他古怪多端，越覺得肉麻。

　　細樂聲中，兩行日月教的教眾一對對的並肩走上峰來。眾人眼前一亮，但見一個個教眾均是穿著嶄新的墨綠錦袍，腰繫白帶，鮮艷奪目，前面一共四十人，每人手托盤子，盤上鋪緞，不知放著些什麼東西。這四十人腰間竟未懸掛刀劍。四十名錦衣教眾上得峰來，便遠遠站定。跟著走上一隊二百人的細樂隊，也都是一身錦衣，簫管絲絃，仍是不停吹奏。其後上來的是號手、鼓手、大鑼小鑼、鐃鈸鍾鈴，一應俱全。令狐沖看得有趣，心想：「待會打將起來，有鑼鼓相和，豈不是如同在戲台上做戲？」

　　鼓樂聲中，日月教教眾一隊隊的上來。這些人顯是按著堂名分列，衣服顏色也各不同，黃衣、綠衣、藍衣、黑衣、白衣，一隊隊的花團錦簇，比之做戲賽會，衣飾還更光鮮，只是每人腰間各系白帶。上峰來的卻有三四千之眾。沖虛尋思：「乘他們立足未定，便一陣衝殺，我們較佔便宜。但對方裝神弄鬼，要來什麼先禮後兵。我們若即動手，倒未免小氣了。」眼見令狐沖笑嘻嘻的不以為意，方證則視若無睹，不動聲色，心想：「我如顯得張惶，未免定力不夠。」各教眾分批站定後，上來十名長老，五個一邊，各站左右。音樂聲突然止歇，十名長老齊聲說道：「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澤被蒼生聖教主駕到。

　　便見一頂藍呢大轎抬上峰來。這轎子由十六名轎夫抬著，移動既快且穩。一頂轎子便如是一位輕功高手，輕輕巧巧的便上到峰來，足見這一十六名轎夫個個身懷不弱的武功。令狐沖定眼看去，只見轎夫之中竟有祖千秋、黃伯流、計無施等人在內。料想若不是老頭子身子太矮，無法和祖千秋等一起抬轎，那麼他也必被迫做一名轎夫了。令狐沖氣往上衝，心想：「祖千秋他們均是當世豪傑，任教主卻迫令他們做抬轎子的賤事。如此奴役天下英雄，當真令人氣炸了胸膛。」藍呢大轎旁，左右各有一人，左首是向問天、右首是個老者。這老者甚是面熟，令狐沖一怔，認得是洛陽城中教他彈琴的綠竹翁。這人叫盈盈作「姑姑」，以致自己誤以為盈盈是個年老婆婆，自從離了洛陽之後，便沒再跟他相見，今日卻跟了任我行上見性峰來。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尋思：「何以不見盈盈？」突然間想起一事，眼見日月教教眾人人腰繫白帶，似是服喪一般，難道盈盈眼見父親率眾攻打恆山，苦諫不聽，竟然自殺死了？令狐沖胸口熱血上湧，丹田中幾下劇痛，當下便想衝上去問向問天，但想任我行便在轎中，終於忍住。見性峰上雖聚著數千之眾，卻是鴉雀無聲。那頂大轎停了下來，眾人目光都射向轎帷，只待任我行出來。忽聽得無色庵中傳出一聲喧笑之聲。一人大聲道：「快讓開，好給我坐了！」另一人道：「大家別爭，自大至小，輪著坐坐這張九龍寶椅！」正是桃花仙和桃枝仙的聲音。

　　方證、沖虛、令狐沖等立時駭然變色。桃谷六仙不知何時闖進了無色庵中，正在爭坐這張九龍寶椅，坐得久了，引動藥引，那便如何是好？沖虛忙搶進庵中。

　　只聽他大聲喝道：「快起來！這張椅子是日月教任教主的，你們坐不得！」桃谷六仙的聲音從庵中傳出來：「為什麼坐不得？我偏要坐！」「快起來，好讓我坐了！」「這椅子坐著真舒服，軟軟的，好像坐在大胖子的屁股上一般！」「你坐過大胖子的屁股麼？」令狐沖心知桃谷六仙正在爭坐九龍寶椅，你坐一會，他坐一會，終將壓下機簧，引發埋藏於無色庵下的數萬斤炸藥，見性峰上日月教和少林、武當、恆山派群豪，勢必玉石俱焚。他初時便欲衝進庵中制止，但不知怎的，內心深處卻似乎是盼望那炸藥炸將起來，反正盈盈已死，自己也不想活了，大家一瞬之間同時畢命，豈不乾淨？一瞥眼間，驀地見到儀琳的一雙俏目在凝望自己，但和自己眼光一接，立即避開，心想：「儀琳小師妹年紀還這樣小，卻也給炸得粉身碎骨，豈不可惜？但世上有誰不死？就算今日大家安然無惡，再過得一百年，此刻見性峰上的每一個人，還不都成為白骨一堆？」只聽得桃谷六仙還在爭鬧不休：「你已坐了第二次啦，我一次還沒坐過。」「我第一次剛坐上去，便給拉了下來，那可不算。」「我有一個主意，咱們六兄弟一起擠在這張椅上，且看坐不坐得下？」「妙極，妙極！大家擠啊，哈哈！」「你先坐！」「你先坐，我坐在上面。」「大的坐上面，小的坐下面！」「不，大的先坐！年紀越小，坐得越高！」

　　方證大師眼見危機只在頃刻之間，可又不能出聲勸阻，洩漏了機關，當即快步入殿，大聲說道：「貴客在外，不可爭鬧，別吵！」這「別吵」二字，是運起了少林派至高無上內功「金剛禪獅子吼」功夫，一股內家勁力，對準了桃谷六仙噴去。沖虛道長只覺頭腦一暈，險些摔倒。桃谷六仙已同時昏迷不醒。沖虛大喜，出手如風，先將坐在椅上的兩人提開，隨即點了六人穴道，都推到了觀音菩薩的供桌底下，俯身在椅旁細聽，幸喜並無異聲，只覺手足發軟，滿頭大汗，只要方證再遲得片刻進來，藥引一發，那是人人同歸於盡了。沖虛和方證並肩出來，說道：「請任教主進庵奉茶！」可是轎帷紋風不動，轎中始終沒有動靜。沖虛大怒，心想：「老魔頭架子恁大！我和方證大師、令狐掌門三人，在當今武林之中，位望何等崇高，站在這裡相候，你竟不理不睬！」若不是九龍椅中伏有機關，他便要長劍出手，挑開轎帷，立時和任我行動手了。他又說了一遍，轎中仍是無人答應。向問天彎下腰來，俯耳轎邊，聽取轎中人的指示，連連點頭，站直身子後說道：「敝教任教主說道，少林寺方證大師，武當山沖虛道長兩位武林前輩在此相候，極不敢當，日後自當親赴少林、武當，相謝賠罪。」

　　向問天又道：「任教主說道，教主今日來到恆山，是專為和令狐掌門相會而來，單請令狐掌門一人，在庵中相見。」說著作個手勢，十六名轎夫便將轎子抬入庵中觀音堂上放下。向問天和綠竹翁陪著進去，卻和眾轎夫一起退了出來，庵中便只留下一頂轎子。沖虛心想：「其中有詐，不知轎子之中，藏有什麼機關。」向方證和令狐沖瞧去。方證不善應變，不知如何才是，臉現迷惘之色。令狐沖道：「任教主既欲與晚輩一人相見，便請兩位在此稍候。」沖虛低聲道：「小心在意。」令狐沖點了點頭，大踏步走進庵中。那無色庵只是一座小小瓦屋，觀音堂中有人大聲說話，外面聽得清清楚楚，只聽得令狐沖道：「晚輩令狐沖拜見任教主。」卻不聽見任我行說什麼話，跟著令狐衝突然「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沖虛吃了一驚，只怕令狐沖遭了任我行的毒手，一步跨出，便欲衝進相援，但隨即心想：「令狐兄弟劍術之精，當世無雙，他進庵時攜有長劍，不致一招間便為任老魔頭所制。倘若真的不幸遭了毒手，我便奔進去動手，也已救不了他。任老魔頭如沒殺令狐兄弟，那是最好，倘若令狐兄弟已遭毒手，老魔頭獨自一人留在觀音堂中，必去九龍椅上坐坐，我衝將進去，反而壞了大事。」一時心中忐忑不寧，尋思：「任老魔頭這會兒只怕已坐到了椅上，再過片刻，觸發藥引，這見性峰的山頭都會炸去半個。我如此刻便即趨避，未免顯得懦怯，給向問天這些人瞧了出來，立即出聲示警，不免功敗垂成。但若炸藥一發，身手再快，也來不及閃避，那可如何是好？」他本來計算周詳，日月教一攻上峰來，便如何接戰，如何退避，預計任我行坐上九龍椅之時，少林、武當、恆山三派人眾均已退入了深谷。不料日月教一上來竟不動手，來個什麼先禮後兵，任我行更要和令狐沖單獨在庵中相會，全是事先算不到的變局。他雖饒有智計，一時卻渾沒了主意。方證大師也知局面緊急，亦甚掛念令狐沖的安危，但他修為既深，胸懷亦極通達，只覺生死榮辱，禍福成敗，其實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到頭來結局如何，皆是各人善業、惡業所造，非能強求。因此他內心雖隱隱覺得不安，卻是淡然置之，當真炸藥炸將起來，屍骨為灰，那也是捨卻這皮囊之一法，又何懼之有？九龍椅下埋藏炸藥之事極是機密，除方證、沖虛、令狐沖之外，動手埋藥的清虛、成高等此刻都在峰腰相候，只待峰頂一炸，便即引發地雷。見性峰上餘人便均不知情。少林、武當、恆山三派人眾，只等任我行和令狐沖在無色庵中說僵了動手，便拔劍對付日月教教眾。

　　沖虛守候良久，不見庵中有何動靜，更無聲息，當即運起內功，傾聽聲息，隱隱聽到似乎令狐沖低聲說了句什麼話，他心中一喜：「原來令狐兄弟安然無恙。」心情一分，內功便不精純，一時再也聽不到什麼，又擔心適才只不過自己一廂情願，心有所欲，便耳有所聞，未必真是令狐沖的聲音，否則為什麼再也聽不到他的話聲？

　　又過了好一會，卻聽得令狐沖叫道：「向大哥，請你來陪送任教主出庵。」向問天應道：「是！」和綠竹翁二人率領了一十六名轎夫，走進無色庵去，將那頂藍呢大轎抬了出來。站在庵外的日月教教眾一齊躬身，說道：「恭迎聖教主大駕。」那頂轎子抬到原先停駐之處，放了下來。

　　向問天道：「呈上聖教主贈給少林寺方丈的禮物。」兩名錦衣教眾托了盤子，走到方證面前，躬身奉上盤子。方證見一隻盤子中放的是一串十分陳舊的沉香念珠，另一隻盤子中是一部手抄古經，封皮上寫的是梵文，識得乃是《金剛經》，不由得一陣狂喜。他精研佛法，於《金剛經》更有心得，只是所讀到的是東晉時高僧鳩摩羅甚的中文譯本，其中頗有難解之處，生平渴欲一見梵文原經，以作印證，但中原無處可覓，此刻一見，當真歡喜不盡，合十躬身，說道：「阿彌陀佛，老僧得此寶經，感激無量！」恭恭敬敬的伸出雙手，將那部梵文《金剛經》捧起，然後取過念珠，說道：「敬謝任教主厚賜，實不知何以為報。」

　　向問天道：「敝教教主說道，敝教對天下英雄無禮，深以為愧，方丈大師不加怪責，敝教已是感激不盡。」側頭說道：「呈上任教主贈給武當派掌門道長的禮物。」

　　兩名錦衣教眾應聲而出，走到沖虛道人面前，躬身奉上盤子。那二人還沒走近，沖虛便見一隻盤子中橫放著一柄長劍，待二人走近時凝神看去，只見長劍劍鞘銅綠斑斕，以銅絲嵌著兩個篆文：「真武」。沖虛忍不住「啊」的一聲。武當派創派之祖張三豐先師所用佩劍名叫「真武劍」，向來是武當派鎮山之寶，八十餘年前，日月教幾名高手長老夜襲武當山，將寶劍連同張三豐手書的一部《太極拳經》一併盜了去。當時一場惡鬥，武當派死了三名一等一的好手，雖然也殺了日月教四名長老，但一經一劍卻未能奪回。這是武當派的奇恥大辱，八十餘年來，每一代掌門臨終時留下遺訓，必定是奪還此經此劍。但黑木崖壁壘森嚴，武當派數度明奪暗盜，均無功而還，反而每次都送了幾條性命在黑木崖上，想不到此劍竟會在見性峰上出現。他斜眼看另一隻盤子時，盤中赫然是一部手書的冊頁，紙色早已轉黃，封皮上寫著《太極拳經》四字。沖虛道人在武當山見過不少張三豐的手書遺跡，一見便知這《太極拳經》確是真跡。

　　他雙手發顫，捧過長劍，右手握住劍柄，輕輕抽出半截，頓覺寒氣撲面。他知三豐祖師到晚年時劍術如神，輕易已不使劍，即使迫不得已與人動手，也只用尋常鐵劍、木劍，這柄「真武劍」是他中年時所用的兵刃，掃蕩群邪，威震江湖，是一口極鋒銳的利器。他兀自生怕給任我行騙了，再翻開那《太極拳經》一看，果然是三豐祖師所書。他將經書放還盤中，跪倒在地，向一經一劍磕了八個頭，站起身來，說道：「任教主寬宏大量，使武當祖師爺的遺物重回真武觀，沖虛粉身難報大德。」將一經一劍接過，心中激動，雙手顫個不住。向問天道：「敝教教主言道，敝教昔日得罪了武當派，好生慚愧，今日完壁歸趙，還望武當派上下見諒。」沖虛道：「任教主可說得太客氣了。」

　　向問天又道：「呈上聖教主贈給恆山派令狐掌門的禮物。」方證和沖虛均想：「不知他送給令狐掌門的，又是什麼寶貴之極的禮品。」見這次上來的共二十名錦衣教眾，每人也都手托盤子，走到令狐沖身前。盤中所盛的卻是袍子、帽子、鞋子、酒壺、酒杯、茶碗之類日常用具，雖均十分精緻，卻顯然並非什麼出奇物事。只有一隻盤子中放著一根玉簫，一隻盤子中放著一具古琴，較為珍貴，但和贈給方證、沖虛的禮物相比，卻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令狐沖拱手道：「多謝。」命恆山派於嫂等收了過來。

　　向問天道：「敝教教主言道，此番來到恆山，諸多滋擾，甚是不當。恆山派每一位出家的師太，致送新衣一襲，長劍一口，每一位俗家的師姊師妹，致送飾物一件，長劍一口，還請笑納。敝教又在恆山腳下購置良田三千畝，奉送無色庵，作為庵產。這就告辭。」說著向方證、沖虛、令狐沖三人深深一揖，轉身便行。沖虛叫道：「向先生！」向問天轉過身來，笑問：「道長有何吩咐？」沖虛道：「承蒙貴教主厚賜，無功受祿，心下不安。不知……不知……」他連說了二個「不知」，再也接不下口去，他想問的是「不知是何用意」，但這句話畢竟問不出口。向問天笑了笑，抱拳說道：「物歸原主，理所當然。道長何必不安？」一轉身，喝道：「教主起駕！」樂聲奏起，十名長老開道，一十六名轎夫抬起藍呢大轎，走下峰去。其後是號角隊、金鼓隊、細樂隊，更後是各堂教眾，魚貫下峰。沖虛和方證一齊望著令狐沖，均想：「任教主何以改變了主意，其中緣由，只有你才知情。」但從令狐沖的臉色中卻一點也看不來，但見他似乎有些歡喜，又有些哀傷。耳聽得日月教教眾走了一會，樂聲便即止歇，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呼聲也不再響起，竟是耀武揚威而來，偃旗息鼓而去。沖虛忍不住問道：「令狐兄弟，任教主忽然示惠，自必是衝著你的天大面子。不知……不知……」他自是想問「不知跟你說了什麼」，但隨即心想，這其中的緣由，如果令狐沖願說，自然會說，若不願說，多問只有不妥，是以說了兩個「不知」，便即住口。令狐沖道：「兩位前輩原諒，適才晚輩已答允了任教主，其中緣由，暫且不便見告。但其中亦無大不了的隱秘，兩位日久自知。」方證哈哈一笑，說道：「一場大禍消弭於無形，實是武林之福。看任教主今日的舉止，於我正教各派實無敵意，化解了無量殺劫，實乃可喜可賀。

　　」沖虛無法探知其中緣由，實是心癢難搔，聽方證這麼說，也覺甚有理由，說道：「不是老道過慮，只是日月教詭詐百出，咱們還是小心些為妙。說不定任教主得知咱們有備，生怕引發炸藥，是以今日故意賣好，待得咱們不加防備之時，再加偷襲。以二位之見，是否會有此一著。」方證道：「這個……人心難測，原也不可不防。」令狐沖搖頭道：「不會的，一定不會。」沖虛道：「令狐掌門認定不會，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心下卻頗不以為然。過了一會，山下報上訊來，日月教一行已退過山腰，守路人眾沒接到訊號，未加截殺，亦未引發地雷。沖虛命人通知清虛、成高，將連接於九龍椅及各處地雷的藥引都割斷了。令狐沖請方證、沖虛二人回入無色庵，在觀音堂中休息。方證翻閱梵文《金剛經》。沖虛撫弄一會「真武劍」，讀幾行《太極拳經》，喜不自勝，心下的疑竇也漸漸忘了。突然之間，供桌下有人說道：「啊，盈盈，是你！」另一人道：「沖哥，你……你……你……」正是桃谷六仙的聲音。令狐沖「啊」的一聲驚叫，從椅中跳了起來。

　　只聽得供桌下不斷發出聲音：「沖哥，我爹爹，他……他老人家已過世了。」」怎麼會過世的？」「那日在華山朝陽峰上，你下峰不久，我爹爹忽然從仙人掌上摔了下來。向大哥和我接住了他身子，只過得片刻，便即斷了氣。」「那……那……有人暗算他老人家麼！」「不是的。向大哥說，他老人家年紀大了，在西湖底下又受了這十幾年苦，近年來以十分霸道的內功，強行化除體內的異種真氣，實在是大耗真元。這一次為了佈置誅滅五嶽劍派，又耗了不少心血。他老人家是天年已盡。」「當真想不到。」「當日在朝陽峰上，向大哥與十長老會商，一致舉我接任日月神教教主。」「原來任教主是任大小姐，不是任老先生。」適才桃谷六仙爭坐九龍椅，方證以「獅子吼」佛門無上內功將之震倒。沖虛生怕洩漏機密，將六人點了穴道，塞入供桌之下。不料六人內功也頗深厚，不多時便即醒轉，將令狐沖和「任教主」的對話都聽在耳裡，這時便一字不漏的照說出來。方證和沖虛聽到任我行已死，盈盈接了教主之位，其餘種種，無不恍然，心下又驚又喜。盈盈贈送二人重禮，送給令狐沖的卻是衣履用品，那自是二人交換文定的禮物了。只聽得桃谷六仙還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個不休：「沖哥，今日我上恆山來看你，倘若讓正教中人知道了，不免惹人笑話。」「那又有什麼要緊？你就是會怕羞。」「不，我不要人家知道。」「好罷，我答應你不說便是。」「我吩咐他們仍是大叫什麼文成武德，澤被蒼生聖教主，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是要使旁人不瞧出破綻。可不是對你恆山派與方證方丈、沖虛道長無禮狂妄。」「那不用擔心，大師和道長不會知道的。」「再說，日月教和恆山派、少林派、武當派化敵為友，我也不要讓人家說是我的主意。江湖上好漢一定會說，因為我……跟你……跟你的緣故，連一場大架也不打了，說來可多難為情。」「嘻嘻，我倒不怕。」「你臉皮厚，自然不怕。爹爹故世的信息，日月教瞞得很緊，外間只道是我爹爹來到恆山之後，跟你談了一會，就此和好。這於我爹爹的聲名也有好處。待我回到黑木崖後，再行發喪。」「是，我這女婿可得來磕頭弔孝了。」「你能夠來，當然最好。那日華山朝陽峰上，我爹爹本來已親口許了我們的婚事，不過……不過那得我服滿之後……」令狐沖聽他六人漸漸說到他和盈盈安排成親之事，當即大喝：「桃谷六仙，你們再不出來，在桌底下胡說八道，我剝你們的皮，抽你們的筋。」

　　卻聽得桃干仙幽幽歎了口氣，學著盈盈的語氣說道：「我卻擔心你的身子。爹爹沒傳你化解異種真氣的法門，其實就是傳了，也不管用。爹爹他自己，唉！」桃干仙逼緊著嗓子，說得極盡哀傷。方證、沖虛、令狐沖三人聽著，亦不禁都有淒惻之意。任我行一代怪傑，雖然生平惡行不少，但如此下場，亦令人為之歎息。令狐沖對任我行的心情更是奇特，雖憎他作威作福，橫行霸道，卻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尤其他肆無忌憚、獨行其是的性格，倒和自己頗為相投，只不過自己絕無「一統江湖」的野心而已。一時三人心中，同時湧起了一個念頭：「自古帝皇將相，聖賢豪傑，奸雄大盜，元兇巨惡，莫不有死！」

　　桃實仙逼緊了嗓子道：「沖哥，我……」沖虛心想再說下去，於令狐沖面上須不好看，笑道：「六位桃兄，適才多有得罪。不過你們的話也說得夠了，倘若惹得令狐掌門惱了，點了你們的『終身啞穴』，只怕犯不著。」桃谷六仙大驚，齊問：「什麼『終身啞穴』？」沖虛道：「那『終身啞穴』一點，一輩子就成了啞巴，再也不會說話。至於吃飯喝酒，倒還可以。」桃谷六仙齊嚷：「說話第一，吃飯喝酒尚在其次。」沖虛道：「你們剛才的話，一句也說不得的。令狐掌門，你就瞧在方丈大師和老道面上，別點他們的『終身啞穴』。方丈大師和老道負責擔保，他六位在供桌底下偷聽到你和任大小姐的說話，決不洩漏片言隻字。」桃花仙道：「冤枉，冤枉！我們又不是自己要偷聽，聲音鑽進耳朵來，又有什麼法子？」沖虛道：「你們聽便聽了，誰也不來多管，聽了之後亂說，那可不成。」桃谷六仙齊道：「好，好！我們不說，我們不說。」桃根仙道：「不過日月教聖教主那兩句八字經改了，說不說得？」令狐沖大喝：「說不得，更加說不得！」桃枝仙嘰哩咕嚕：「不說就不說。偏你和任大小姐說得，我們就說不得。」沖虛心下納悶：「日月教的那八句字經改了？八字經自然是『千秋萬載，一統江湖』那八個字。任大小姐當了教主，不想一統江湖了，卻不知改了什麼？」

　　三年後某日，杭州西湖孤山梅莊掛燈結綵，陳設得花團錦簇，這天正是令狐沖和盈盈成親的好日子。這時令狐沖已將恆山派掌門之位交給了儀清接掌。儀清極力想讓給儀琳，說道儀琳手刃恆山大仇，為師尊雪恨，該當接任掌門之位。但儀琳說什麼也不肯，急得當眾大哭。畢竟還是依著令孤沖之議，由儀清掌理恆山門戶。盈盈也辭去日月教教主之位，交由向問天接任。向問天雖是個桀傲不馴的人物，卻無吞併正教諸派的野心，數年來江湖上倒也太平無事。這日前來賀喜的江湖豪士擠滿了梅莊。行罷大禮，酒宴過後鬧新房時，群豪要新郎、新娘演一演劍法。當世皆知令狐衝劍法精絕，賀客中卻有許多人未曾見過。令狐沖笑道：「今日動刀使劍，未免太煞風景，在下和新娘合奏一曲如何？」群豪齊聲喝采。當下令狐沖取出瑤琴、玉簫，將玉簫遞給盈盈。盈盈不揭霞帔，伸出纖纖素手，接過簫管，引宮按商，和令狐沖合奏起來。兩人所奏的正是那《笑傲江湖》之曲。這三年中，令狐沖得盈盈指點，精研琴理，已將這首曲子奏得頗具神韻。令狐沖想起當日在衡山城外荒山之中，初聆衡山派劉正風和日月教長老曲洋合奏此曲。二人相交莫逆，只因教派不同，雖以為友，終於雙雙斃命。今日自己得與盈盈成親，教派之異不復能阻擋，比之撰曲之人，自是幸運得多了。又想劉曲二人合撰此曲，原有彌教派之別、消積年之仇的深意，此刻夫婦合奏，終於完償了劉曲兩位前輩的心願。想到此處，琴簫奏得更是和諧。群豪大都不懂音韻，卻無不聽得心曠神怡。一曲既畢，群豪紛紛喝采，道喜聲中退出新房。喜娘請了安，反手掩上房門。突然之間，牆外響起了悠悠的幾下胡琴之聲。令狐沖喜道：「莫大師伯……」盈盈低聲道：「別作聲。」

　　只聽胡琴聲纏綿宛轉，卻是一曲《鳳求凰》，但淒清蒼涼之意終究不改。令狐沖心下喜悅無限：「莫大師伯果然沒死，他今日來奏此曲，是賀我和盈盈的新婚。」琴聲漸漸遠去，到後來曲未終而琴聲已不可聞。

　　令狐沖轉過身來，輕輕揭開罩在盈盈臉上的霞帔。盈盈嫣然一笑，紅燭照映之下，當真是人美如玉，突然間喝道：「出來！」令狐沖一怔，心想：「什麼出來？」

　　盈盈笑喝：「再不出來，我用水淋了！」

　　床底下鑽出六個人來，正是桃谷六仙。六人躲在床底，只盼聽到新郎、新娘的說話，好到大廳上去向群豪誇口。令狐沖心神俱醉之際，沒再留神。盈盈心細，卻聽到了他六人壓得極細的呼吸之聲。令狐沖哈哈大笑，說道：「六位桃兄，險些兒又上了你們的當！」桃谷六仙走出新房，張開喉嚨大叫：「千秋萬載，永為夫婦！千秋萬載，永為夫婦！」沖虛正在花廳上和方證談心，聽得桃谷六仙的叫聲，不禁莞爾一笑，三年來壓在心中的啞謎，此時方始揭開：原來那日令狐沖和盈盈在觀音堂中山盟海誓，桃谷六仙卻道是改了日月教的八字經。

　　四個月後，正是草長花穠的暮春季節。令狐沖和盈盈新婚燕爾，攜手共赴華山。令狐衝要帶同妻子去拜見太師叔風清揚，叩謝他傳劍授功之德。可是兩人踏遍了華山五峰三嶺，各處幽谷，始終沒發見風清揚的蹤跡。

　　令狐沖怏怏不樂。盈盈道：「太師叔是世外高人，當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不知到哪裡雲遊去了。」令狐沖歎道：「太師叔固然劍術通神，他老人家的內功修為也算得當世無雙。這三年半來，我修習他老人家所傳的內功，幾乎已將體內的異種真氣化除淨盡。」盈盈道：「那可得多謝少林寺的方證大師了。咱們既見不到風太師叔，明日就動身去少林寺，向方證大師叩頭道謝。」令狐沖道：「方證大師代傳神功，多所解說引導，便好比是半個師父，原該去謝的。」盈盈抿嘴笑道：「沖哥，你到今日還是不明白，你所學的，便是少林派的《易筋經》內功。」令狐沖「啊」的一聲，跳起身來，說道：「這……這便是《易筋經》？你怎知道？」盈盈笑道：「當日聽你說，這內功是風太師叔叫桃谷六仙帶口訊，告知方證大師的。我心下生疑，尋思這內功精微奧妙，修習時若有釐毫之差，輕則走火入魔，重則送了性命，如何能叫桃谷六仙代帶口訊？桃谷六仙纏夾不清，又怎說得明白？方證大師雖說，多半是風太師叔逼他們背熟了，但終究太過凶險。後來我去問這六位仁兄，他們一口咬定確有其事。但要他們背誦幾句，一個說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一個說只能告知方證老和尚，不能說給別人聽。六個人再說得幾句，更是前言不對後語，破綻百出。後來露出口風，抵賴不得，才說是方證大師為了救你性命，卻不願讓你得知，才假托風太師叔傳功，你若問起，叫他們代為隱瞞。」令狐沖張大了口，半晌做聲不得。盈盈又道：「但風太師叔叫他們傳訊，卻是有的，只是叫他們告知方證大師，說日月教要攻打恆山，請少林、武當兩派援手。」

　　令狐沖道：「你也壞得夠了，早知此事，卻直到今日才說出來。」盈盈笑道：「那日在少林寺中，你脾氣倔強得很。方證大師要你拜師，改投少林，便傳你《易筋經》神功，但你說什麼也不肯，一拂袖子便出了山門。方證大師倘若再提傳授《易筋經》之事，生怕你老脾氣發作，寧可性命不要，也不肯學，那豈不糟了？因此他只好假托風太師叔之名，讓你以為這是華山派本門內功，自是學之無礙。」

　　令狐沖道：「啊，是了，你一直不跟我說，也怕我牛脾氣發作，突然不練了？現下得知我異種真氣化解殆盡，這才吐露真相。」盈盈又抿嘴笑了笑，道：「你這硬脾氣，大家知道是惹不得的。」令狐沖歎了口氣，拉住她手，說道：「盈盈，當年你將性命捨在少林寺，為的是要方證大師傳我《易筋經》，雖然你並沒死，方證大師卻認定是答應了你的事沒有辦到。他是武林前輩，最重言諾，終於還是將這門神功傳了給我。這是你用性命換來的功夫，就算我不顧死活，難道……難道一點也不顧到你，竟會恃強不練嗎？」

　　盈盈低聲道：「我原也想到的，只是心中害怕。」令狐沖道：「咱們明天便下山去少林寺，既然學了《易筋經》，只好到少林寺出家做和尚去了。」盈盈知他說笑，說道：「你這野和尚大廟不收，小廟不要，少林寺的清規戒律嚴謹得很，沒半天便將你這酒肉和尚亂棒打將出來。」兩人攜手而行，一路閒談。令狐沖見盈盈不住東張西望，似乎在找尋什麼，問道：「你在尋什麼？」盈盈道：「且不跟你說，等找到了你自然知道。這次來到華山，沒能拜見風太師叔，固是遺憾之極，但若見不到那人，卻也可惜。」令狐沖奇道：「咱們還要見一個人，那是誰？」

　　盈盈微笑不答，說道：「你將林平之關在梅莊地底的黑牢之中，確是安排得十分聰明。你答應過你小師妹，要照顧林平之的一生，他在黑牢之中，有飯吃，有衣穿，誰也不會去害他，確實是照顧了他一生。我對你另一位朋友，卻也想出了一種特別的照顧法子。」

　　令狐沖更是奇怪了，心想：「我另一位朋友？卻又是誰？」知道妻子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她既不肯說，多問也是無用。當晚二人在令狐沖的舊居之中，對月小酌。令狐沖雖面對嬌妻，但想起種種往事，仍不禁頗為傷感，飲了十幾杯酒，已微有酒意。盈盈突然面露喜色，放下酒杯，低聲道：「多半是他來了，咱們去瞧瞧。」令狐沖聽得對面山上有幾聲猴啼，不知盈盈說的是誰來了，跟著她走出屋去。

　　盈盈循著猴啼之聲，快步奔到對面山坡上。令狐沖隨在她身後，月光下只見七八隻猴子聚在一起。華山猴子甚多，令狐沖也不以為意，卻見群猴之中赫然有一個人，凝目看去，竟是勞德諾。他喜怒交集，轉身便欲往屋中取劍。盈盈拉住他手臂，低聲道：「咱們走近些，再看看清楚。」二人再奔近十餘丈，只見勞德諾夾在兩隻極大的馬猴之間，給兩隻馬猴拖來拖去，竟似身不由主。他一身武功，但對兩隻馬猴，卻是全無反抗之力。令狐沖駭然問道：「那是什麼緣故？」盈盈笑道：「你只管瞧，慢慢再跟你說。」猴子性躁，跳上縱下，沒半刻安寧。勞德諾給左右兩隻馬猴東拉西扯，偶然發出幾聲吼叫，兩隻馬猴便伸爪往他臉上抓去。令狐沖這時已看得明白，原來勞德諾的右手和右邊馬猴的左腕相連，左手和左邊的馬猴的右腕相連，顯然是以鐵銬之類扣住了的。他明白了大半，問道：「這是你的傑作了？」盈盈道：「怎麼樣？」令狐沖道：「你廢了勞德諾的武功？」盈盈道：「那倒不是，是他自己作孽。」

　　群猴聽得人聲，吱吱連聲，帶著勞德諾翻過山嶺而去。令狐沖本欲殺了勞德諾為陸大有報仇，但見他身受之苦，遠過於一劍加頸，也就任其自然，心下頗感復仇之快意，心想：「這人老奸巨猾，為惡遠在林師弟之上，原該讓他多吃些苦頭。」說道：「原來這幾日來，你一直要找他來給我瞧瞧。」盈盈道：「那日我爹爹來到朝陽峰上，這廝便來奉承獻媚，說道得了《辟邪劍法》的劍譜，前來獻給爹爹。爹爹問他有何用意，他說想當日月教的一名長老。爹爹沒空跟他多說，叫人將他看管起來。後來爹爹逝世，大夥兒忙成一團，誰也沒去理他，將他帶到了黑木崖。過了十幾天，我才想起這件事來，叫他來一加盤問，卻原來他自練『辟邪劍法』不得其法，竟自己將一身武功盡數廢了。這人是害你六師弟的兇手，而你六師弟生平愛猴，因此我叫人覓了兩隻大馬猴來，跟他鎖在一起，放在華山之上。」說著伸手過去，扣住令狐沖的手腕，歎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說著嫣然一笑，嬌柔無限。

　　（全書完）

## 後記

　　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只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慾望，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污，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隱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隱士對社會並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志，不犧牲自己尊嚴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志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隱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面。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捨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論語》）。

　　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岳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慮道人、定閒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概由於當時南越政局動盪，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到興趣。令狐沖是天生的「隱士」，對權力沒有興趣。盈盈也是「隱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卻寧可在洛陽隱居陋巷，琴簫自娛。她生命中只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愛情。這個姑娘非常怕羞靦腆，但在愛情中，她是主動者。令狐沖當情意緊纏在岳靈珊身上之時，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岳靈珊的癡情終於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本書結束時，盈盈伸手扣住令狐沖的手腕，歎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她是心滿意足的，令狐沖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或許，只有在儀琳的片面愛情之中，他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脫一切慾望而得以大徹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熱衷於權力的人，受到心中權力慾的驅策，身不由己，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不論詩詞、散文、戲曲、繪畫，追求個性解放向來是最突出的主題。時代越動亂，人民生活越痛苦，這主題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隱也不是容易的事。劉正風追求藝術上的自由，重視莫逆於心的友誼，想金盆洗手；梅莊四友盼望在孤山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他們都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為權力鬥爭不容許。對於郭靖那樣捨身赴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風清揚是心灰意懶、慚愧懊喪而退隱。令狐沖卻是天生的不受羈勒。在黑木崖上，不論是楊蓮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權，旁人隨便笑一笑都會引來殺身之禍，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沖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有歷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

# 射鵰英雄傳

## 第01回　風雪驚變

　　錢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無窮無休的從臨安牛家村邊繞過，東流入海。江畔一排數十株烏柏樹，葉子似火燒般紅，正是八月天時。村前村後的野草剛起始變黃，一抹斜陽映照之下，更增了幾分蕭索。兩株大松樹下圍著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幾個小孩，正自聚精會神的聽著一個瘦削的老者說話。那說話人五十來歲年紀，一件青布長袍早洗得褪成了藍灰色。只聽他兩片梨花木板碰了幾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羯鼓上敲起得得連聲。唱道：

　　「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

　　那說話人將木板敲了幾下，說道：「這首七言詩，說的是兵火過後，原來的家家戶戶，都變成了斷牆殘瓦的破敗之地。小人剛才說到那葉老漢一家四口，悲歡離合，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四人給金兵衝散，好容易又再團聚，歡天喜地的回到故鄉，卻見房屋已給金兵燒得乾乾淨淨，無可奈何，只得去到汴梁，想覓個生計。不料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四人剛進汴梁城，迎面便過來一隊金兵。帶兵的頭兒一雙三角眼覷將過去，見那葉三姐生得美貌，跳下馬來，當即一把抱住，哈哈大笑，便將她放上了馬鞍，說道：『小姑娘，跟我回家，服侍老爺。』那葉三姐如何肯從？拚命掙扎。那金兵長官喝道：『你不肯從我，便殺了你的父母兄弟！』提起狼牙棒，一棒打在那葉三郎的頭上，登時腦漿迸裂，一命鳴呼。正是：

　　陰世新添枉死鬼，陽間不見少年人！

　　「葉老漢和媽媽嚇得呆了，撲將上去，摟住了兒子的死屍，放聲大哭。那長官提起狼牙棒，一棒一個，又都了帳。那葉三姐卻不啼哭，說道：『長官休得兇惡，我跟你回家便了！』那長官大喜，將葉三姐帶得回家。不料葉三姐覷他不防，突然搶步過去，拔出那長官的腰刀，對準了他心口，一刀刺將過去，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刀刺去，眼見便可報得父母兄弟的大仇。不料那長官久經戰陣，武藝精熟，順手一推，葉三姐登時摔了出去。那長官剛罵得一聲：『小賤人！』葉三姐已舉起鋼刀，在脖子中一勒。可憐她：

　　花容月貌無雙女，惆悵芳魂赴九泉。」

　　他說一段，唱一段，只聽得眾村民無不咬牙切齒，憤怒歎息。那人又道：「眾位看官，常言道得好：

　　為人切莫用欺心，舉頭三尺有神明。若還作惡無報應，天下兇徒人吃人。

　　「可是那金兵佔了我大宋天下，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卻又不見他遭到什麼報應。只怪我大宋官家不爭氣，我中國本來兵多將廣，可是一見到金兵到來，便遠遠的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好似那葉三姐一家的慘禍。江北之地，實是成千成萬，便如家常便飯一般。諸君住在江南，當真是在天堂裡了，怕只怕金兵何日到來。正是：寧作太平犬，莫為亂世人。小人張十五，今日路經貴地，服侍眾位看官這一段說話，叫作《葉三姐節烈記》。話本說徹，權作散場。」將兩片梨花木板拍拍拍的亂敲一陣，托出一隻盤子。眾村民便有人拿出兩文三文，放入木盤，霎時間得了六七十文。張十五謝了，將銅錢放入囊中，便欲起行。村民中走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大漢，說道：「張先生，你可是從北方來嗎？」張十五見他身材魁梧，濃眉大眼，便道：「正是。」那大漢道：「小弟作東，請先生去飲上三杯如何？」張十五大喜，說道：「素不相識，怎敢叨擾？」那大漢笑道：「喝上三杯，那便相識了。我姓郭，名叫郭嘯天。」指著身旁一個白淨面皮的漢子道：「這位是楊鐵心楊兄弟。適才我二人聽先生說唱葉三姐節烈記，果然是說得好，卻有幾句話想要請問。」張十五道：「好說，好說。今日得遇郭楊二位，也是有緣。」郭嘯天帶著張十五來到村頭一家小酒店中，在張飯桌旁坐了。小酒店的主人是個跛子，撐著兩根枴杖，慢慢燙了兩壺黃酒，擺出一碟蠶豆、一碟鹹花生，一碟豆腐乾，另有三個切開的鹹蛋，自行在門口板凳上坐了，抬頭瞧著天邊正要落山的太陽，卻不更向三人望上一眼。

　　郭嘯天斟了酒，勸張十五喝了兩杯，說道：「鄉下地方，只初二、十六方有肉賣。沒了下酒之物，先生莫怪。」張十五道：「有酒便好。聽兩位口音，遮莫也是北方人。」楊鐵心道：「我兩兄弟原是山東人氏。只因受不了金狗的骯髒氣，三年前來到此間，愛這裡人情厚，便住了下來。剛才聽得先生說道，我們住在江南，猶似在天堂裡一般，怕只怕金兵何日到來，你說金兵會不會打過江來？」

　　張十五歎道：「江南花花世界，遍地皆是金銀，放眼但見美女，金兵又有哪一日下想過來？只是他來與不來，拿主意的卻不是金國，而是臨安的大宋朝廷。」郭嘯天和楊鐵心齊感詫異，同聲問道：「這卻是怎生說？」

　　張十五道：「我中國百姓，比女真人多上一百倍也還不止。只要朝廷肯用忠臣良將，咱們一百個打他一個，金兵如何能夠抵擋？我大宋北方這半壁江山，是當年徽宗、欽宗、高宗他父子三人奉送給金人的。這三個皇帝任用奸臣，欺壓百姓，把出力抵抗金兵的大將罷免的罷免，殺頭的殺頭。花花江山，雙手送將過去，金人卻之不恭，也只得收了。今後朝廷倘若仍是任用奸臣，那就是跪在地下，請金兵駕到，他又如何不來？」郭嘯天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只拍得杯兒、筷兒、碟兒都跳將起來，說道：「正是！」

　　張十五道：「想當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長生不老，要做神仙，所用的奸臣，像蔡京、王黼，是專幫皇帝搜括的無恥之徒；像童貫、梁師成，是只會吹牛拍馬的太監；像高俅、李邦彥，是陪皇帝嫖院玩耍的浪子。道君皇帝正事諸般不理，整日裡若不是求仙學道，便是派人到處去找尋希奇古怪的花木石頭。一旦金兵打到眼前來，他束手無策，頭一縮，便將皇位傳給了兒子欽宗。那時忠臣李綱守住了京城汴梁，各路大將率兵勤王，金兵攻打不進，只得退兵，不料想欽宗聽信了奸臣的話，竟將李綱罷免了，又不用威名素著、能征慣戰的宿將，卻信用一個自稱能請天神天將、會得呼風喚雨的騙子郭京，叫他請天將守城。天將不肯來，這京城又如何不破？終於徽宗、欽宗都給金兵擄了去。這兩個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罷了，可害苦了我中國千千萬萬百姓。」

　　郭嘯天、楊鐵心越聽越怒。郭嘯天道：「靖康年間徽欽二帝被金兵擄去這件大恥，我們聽得多了。天神天將什麼的，倒也聽見過的，只道是說說笑話，豈難道真有此事？」張十五道：「那還有假的？」楊鐵心道：「後來康王在南京接位做皇帝，手下有韓世忠、岳爺爺這些天將，本來大可發兵北伐，就算不能直搗黃龍，要收復京城汴梁，卻也並非難事。只恨秦檜這奸賊一心想議和，卻把岳爺爺害死了。」

　　張十五替郭、楊二人斟了酒，自己又斟一杯，一口飲乾，說道：「岳爺爺有兩句詩道：『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兩句詩當真說出了中國全國百姓的心裡話。唉，秦檜這大奸臣運氣好，只可惜咱們遲生了六十年。」郭嘯天問道：「若是早了六十年，卻又如何？」張十五道：「那時憑兩位這般英雄氣概，豪傑身手，去到臨安，將這奸臣一把揪住，咱三個就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卻又不用在這裡吃蠶豆、喝冷酒了！」說著三人大笑。楊鐵心見一壺酒已喝完了，又要了一壺，三人只是痛罵秦檜。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蠶豆、一碟花生，聽他三人罵得痛快，忽然嘿嘿兩聲冷笑。楊鐵心道：「曲三，怎麼了？你說我們罵秦檜罵得不對嗎？」那跛子曲三道：「罵得好，罵得對，有什麼不對？不過我曾聽得人說，想要殺岳爺爺議和的，罪魁禍首卻不是秦檜。」三人都感詫異，問道：「不是秦檜？那麼是誰？」曲三道：「秦檜做的是宰相，議和也好，不議和也好，他都做他的宰相。可是岳爺爺一心一意要滅了金國，迎接徽欽二帝回來。這兩個皇帝一回來，高宗皇帝他又做什麼呀？」他說了這幾句話，一蹺一拐的又去坐在木凳上，抬頭望天，又是一動不動的出神。這曲三瞧他容貌也不過二十來歲年紀，可是弓腰曲背，鬢邊見白，從背後瞧去，倒似是個老頭子模樣。

　　張十五和郭楊二人相顧啞然。隔了半晌，張十五道：「對，對！這一位兄弟說得很是。真正害死岳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這個高宗皇帝，原本無恥得很，這種事情自然做得出來。」

　　郭嘯天問道：「他卻又怎麼無恥了？」張十五道：「當年岳爺爺幾個勝仗，只殺得金兵血流成河，屍積如山，只有逃命之力，更無招架之功，而北方我中國義民，又到處起兵抄韃子的後路。金人正在手忙腳亂、魂不附體的當兒，忽然高宗送到降表，說要求和。金人的皇帝自然大喜若狂，說道：議和倒也可以，不過先得殺了岳飛。於是秦檜定下奸計，在風波亭中害死了岳爺爺。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岳爺爺被害，只隔得一個月，到紹興十二年正月，議和就成功了。宋金兩國以淮水中流為界。高宗皇帝向金國稱臣，你道他這道降表是怎生書寫？」楊鐵心道：「那定是寫得很不要臉了。」張十五道：「可不是嗎？這道降表，我倒也記得。高宗皇帝名叫趙構，他在降表中寫道：『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國，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他不但自己做奴才，還叫世世子孫都做金國皇帝的奴才。他做奴才不打緊，咱們中國百姓可不是跟著也成了奴才？」

　　砰的一聲，郭嘯天又在桌上重重拍了一記，震倒了一隻酒杯，酒水流得滿桌，怒道：「不要臉，不要臉！這鳥皇帝算是哪一門子的皇帝！」張十五道：「那時候全國軍民聽到了這個訊息，無不憤慨之極。淮水以北的百姓眼見河山恢復無望，更是傷心泣血。高宗見自己的寶座從此坐得穩若泰山，便道是秦檜的大功。秦檜本來已封到魯國公，這時再加封太師，榮寵無比，權勢薰天。高宗傳孝宗，孝宗傳光宗，金人佔定了我大半邊江山。光宗傳到當今天子慶元皇帝手裡，他在臨安已坐了五年龍廷，用的是這位韓胄韓宰相，今後的日子怎樣？嘿嘿，難說，難說！」說著連連搖頭。郭嘯天道：「什麼難說？這裡是鄉下地方，盡說無妨，又不比臨安城裡，怕給人聽了去惹禍。韓胄這賊宰相，哪一個不說他是大大的奸臣？說到禍國殃民的本事，跟秦檜是拜把子的兄弟。」張十五說到了眼前之事，卻有些膽小了，不敢再那麼直言無忌，喝了一杯酒，說道：「叨擾了兩位一頓酒，小人卻有一句話相勸，兩位是血性漢子，說話行事，卻還得小心，免惹禍端。時勢既是這樣，咱們老百姓也只有混口苦飯吃，挨日子罷啦，唉！正是：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楊鐵心問道：「這四句詩，說的又是什麼故事？」張十五道：「那倒不是故事。說的是我大宋君臣只顧在西湖邊上飲酒作樂，觀賞歌舞，打算世世代代就把杭州當作京師，再也不想收復失地、回汴梁舊京去了。」

　　張十五喝得醺醺大醉，這才告辭，腳步踉蹌，向東往臨安而去，只聽他口中獨自喃喃的念著岳飛那首《滿江紅》中的句子：「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郭嘯天付了酒錢，和楊鐵心並肩回家。他兩人比鄰而居，行得十餘丈，便到了家門口。

　　郭嘯天的渾家李氏正在趕雞入籠，笑道：「哥兒倆又喝飽了酒啦。楊叔叔，你跟嫂子一起來我家吃飯吧，咱們宰一隻雞。」楊鐵心笑道：「好，今晚又擾嫂子了。我家裡那個養了這許多雞鴨，只是白費糧食，不捨得殺他一隻兩隻，老是來吃你的。」李氏道：「你嫂子就是心好，說這些雞鴨從小養大的，說什麼也狠不下心來殺了。」楊鐵心笑道：「我說讓我來殺，她就要哭哭啼啼的，也真好笑。今兒晚我去打些野味，明兒還請大哥大嫂。」郭嘯天道：「自己兄弟，說什麼還請不還請？今兒晚咱哥兒一起去打。」當晚三更時分，郭楊二人躲在村西七里的樹林子中，手裡拿著弓箭獵叉，只盼有只野豬或是黃麂夜裡出來覓食。兩人已等了一個多時辰，始終沒聽到有何聲息。正有些不耐煩了，忽聽得林外傳來一陣鐸鐸鐸之聲，兩人心中一凜，均覺奇怪：「這是什麼？」

　　就在此時，忽聽得遠處有幾人大聲吆喝：「往哪裡走？」「快給我站住！」接著黑影晃動，一人閃進林中，月光照在他身上，郭楊二人看得分明，不由得大奇，原來那人撐著兩根枴杖，卻是村頭開小酒店的那個跛子曲三。只見他左拐在地下一撐，發出鐸的一聲，便即飛身而起，躲在樹後，這一下實是高明之極的輕身功夫。郭楊兩人不約而同的伸出一手，互握了一下，心中均是驚詫萬分：「我們在牛家村住了三年，全不知這跛子曲三武功竟然如此了得！」當下躲在長草之中，不敢稍動。只聽得腳步聲響，三個人追到林邊，低聲商議了幾句，便一步步的踏入林來。只見三人都是武官裝束，手中青光閃爍，各握著一柄單刀。一人大聲喝道：「兀那跛子，老子見到你了，還不跪下投降？」曲三卻只是躲在樹後不動。三名武官揮動單刀，呼呼虛劈，漸漸走近，突然間波的一聲，曲三右拐從樹後戳出，正中一名武官胸口，勢道甚是勁急。那武官一下悶哼，便向後飛了出去，摔在地下。另外兩名武官揮動單刀，向曲三砍去。曲三右拐在地下一撐，向左躍開數尺，避開了兩柄單刀，左拐向一名武官面門點去。那武官武功也自不弱，挺刀擋架。曲三不讓他單刀碰到枴杖，左拐收回著地，右拐掃向另一名武官腰間。只見他雙拐此起彼落，快速無倫，雖然一拐須得撐地支持身子，只餘一拐空出來對敵，卻是絲毫不落下風。郭楊二人見他背上負著一個包裹，甚是累贅，鬥了一會，一名武官鋼刀砍去，削在他包裹之上，噹啷一聲，包裹破裂，散出無數物事。曲三乘他歡喜大叫之際，右拐揮出，拍的一聲，一名武官頂門中拐，撲地倒了。餘下那人大駭，轉身便逃。他腳步甚快，頃刻間奔出數丈。曲三右手往懷中一掏，跟著揚手，月光下只見一塊圓盤似的黑物飛將出去，托的一下輕響，嵌入了那武官後腦。那武官慘聲長叫，單刀脫手飛出，雙手亂舞，仰天緩緩倒下，扭轉了幾下，就此不動，眼見是不能活了。郭楊二人見跛子曲三於頃刻之間連斃三人，武功之高，生平從來未見，心中都是怦怦亂跳，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均想：「這人擊殺命官，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們若是給他發覺，只怕他要殺人滅口，我兄弟倆可萬萬不是敵手。」卻見曲三轉過身來，緩緩說道：「郭兄，楊兄，請出來吧！」郭楊二人大吃一驚，只得從草叢中長身而起，手中緊緊握住了獵叉。楊鐵心向郭嘯天手中獵叉瞧了一眼，隨即踏上兩步。曲三微笑道：「楊兄，你使楊家槍法，這獵叉還將就用得。你義兄使的是一對短戟，兵刃可太不就手了，因此你擋在他身前。好好，有義氣！」楊鐵心給他說穿了心事，不由得有些手足無措。曲三又道：「郭兄，就算你有雙戟在手，你們兩位合力，鬥得過我嗎？」郭嘯天搖頭道：「鬥不過！我兄弟倆當真有眼無珠，跟你老兄在牛家村同住了這麼些年，全沒瞧出你老兄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手。」曲三搖搖頭，歎了口氣，說道：「我雙腿已廢，還說得上什麼絕技不絕技？」似乎十分的意興闌珊，又道：「若在當年，要料理這三個宮中的帶刀侍衛，又怎用得著如此費事？唉，不中用了，不中用了。」郭楊二人對望一眼，不敢接口。曲三道：「請兩位幫我跛子一個忙，將這三具屍首埋了，行不行？」郭楊二人又對望一眼，楊鐵心道：「行！」

　　二人用獵叉在地下掘了個大坑，將三具屍體搬入。搬到最後一具時，楊鐵心見那個黑色的盤形之物兀自嵌在那武官後腦，深入數寸，於是右手運勁，拔了出來，著手重甸甸地，原來是個鐵鑄的八卦，在屍身上拭去了血漬，拿過去交給曲三。曲三道：「勞駕！」將鐵八卦收入囊中，解下外袍攤在地下，撿起散落的各物，一一放入袍中包起。郭楊二人搬土掩埋屍首，斜眼看去，見有三個長長的卷軸，另有不少亮晶晶的金器玉器。曲三留下一把金壺、一隻金盃不包入袍中，分別交給郭楊二人，道：「這些物事，是我去臨安皇宮中盜來的。皇帝害苦了百姓，拿他一些從百姓身上搜刮來的金銀，算不得是賊贓。這兩件金器，轉送給了兩位。」

　　郭楊二人聽說他竟敢到皇宮中去劫盜大內財物，不由得驚呆了，都不敢伸手去接。

　　曲三厲聲道：「兩位是不敢要呢？還是不肯要？」郭嘯天道：「我們無功不受祿，不能受你的東西。至於今晚之事，我兄弟倆自然決不洩漏一字半句，老兄儘管放心。」曲三道：「哼，我怕你們洩漏了秘密？你二人的底細，我若非早就查得清清楚楚，今晚豈能容你二位活著離開？郭兄，你是梁山泊好漢地佑星賽仁貴郭盛的後代，使的是家傳戟法，只不過變長為短，化單為雙。楊兄，你祖上楊再興是岳爺爺麾下的名將。你二位是忠義之後，北方淪陷，你二人流落江湖，其後八拜為交，義結金蘭，一起搬到牛家村來居住。是也不是？」

　　郭楊二人聽他將自己身世來歷說得一清二楚，更是驚訝無比，只得點頭稱是。曲三道：「你二位的祖宗郭盛和楊再興，本來都是綠林好漢，後來才歸順朝廷，為大宋出力。劫盜不義之財，你們的祖宗都幹過了的。這兩件金器，到底收是不收？」楊鐵心尋思：「若是不收，定然得罪了他。」只得雙手接過，說道：「如此多謝了！」曲三霽然色喜，提起包裹縛在背上，說道：「回家去吧！」當下三人並肩出林。曲三道：「今晚大有所獲，得到了道君皇帝所畫的兩幅畫，又有他寫的一張字。這傢伙做皇帝不成，翎毛丹青，瘦金體的書法，卻委實是妙絕天下。」郭楊二人也不懂什麼叫作「翎毛丹青」與「瘦金體的書法」，只唯唯而應。走了一會，楊鐵心道：「日間聽那說話的先生言道，我大宋半壁江山，都送在這道君皇帝手裡，他畫的畫、寫的字，又是什麼好東西了？老兄何必甘冒大險，巴巴的到皇宮去盜了出來？」曲三微笑道：「這個你就不懂了。」郭嘯天道：「這道君皇帝既然畫得一筆好畫，寫得一手好字，定是聰明得很的，只可惜他不專心做皇帝。我小時候聽爹爹說，一個人不論學文學武，只能專心做一件事，倘若東也要抓，西也要摸，到頭來定然一事無成。」曲三道：「資質尋常之人，當然是這樣，可是天下盡有聰明絕頂之人，文才武學，書畫琴棋，算數韜略，以至醫卜星相，奇門五行，無一不會，無一不精！只不過你們見不著罷了。」說著抬起頭來，望著天邊一輪殘月，長歎一聲。

　　月光映照下，郭楊二人見他眼角邊忽然滲出了幾點淚水。郭楊二人回到家中，將兩件金器深深埋入後院地下，對自己妻室也不吐露半句。兩人此後一如往日，耕種打獵為生，閒來習練兵器拳腳，便只兩人相對之時，也決不提及此事。兩人有時也仍去小酒店對飲幾壺，那跛子曲三仍是燙上酒來，端來蠶豆、花生等下酒之物，然後一蹺一拐的走開，坐在門邊，對著大江自管默默想他的心事，那晚林中夜鬥，似乎從來就不曾有過。但郭楊二人瞧向他的眼色，自不免帶上了幾分敬畏之意。秋盡冬來，過一天冷似一天。這一日晚間刮了半夜北風，便下起雪來。第二日下得更大，銀絮飛天，瓊瑤匝地，四下裡都白茫茫的。楊鐵心跟渾家包氏說了，今晚整治酒餚，請義兄夫婦過來飲酒賞雪。吃過中飯後，他提了兩個大葫蘆，到村頭酒店去沽酒，到得店前，卻見一對板門關得緊緊地，酒帘也收了起來。楊鐵心打了幾下門，叫道：「曲三哥，跟你沽三斤酒。」卻不聽得應聲。隔了一會，他又叫了幾聲，屋內仍無應聲，走到窗邊向內一張，只見桌上灰塵積得厚厚地，心想：「幾天沒到村頭來，原來曲三已有幾天不在家了。可別出了事才好。」當下只得沖風冒雪，到五里外的紅梅村去買了酒，就便又買了一隻雞，回到家來，把雞殺了，請渾家整治。他渾家包氏，閨名惜弱，便是紅梅村私塾中教書先生的女兒，嫁給楊鐵心還不到兩年。當晚包氏將一隻雞和著白菜、豆腐、粉絲放入一隻大瓦罐中，在炭火上熬著，再切了一盤臘魚臘肉。到得傍晚，到隔壁去請郭嘯天夫婦飲酒。

　　郭嘯天欣然過來。他渾家李氏卻因有了身孕，這幾日只是嘔酸，吃了東西就吐，便推辭不來。李氏的閨名單字一個萍字，包惜弱和她有如姊妹一般，兩人在房中說了好一陣子話。包惜弱給她泡了一壺熱茶，這才回家來張羅，卻見丈夫和郭嘯天把炭爐搬在桌上，燙了酒，兩人早在吃喝了。郭嘯天道：「弟妹，我們不等你了。快來請坐。」郭楊二人交好，又都是豪傑之士，鄉下人家更不講究什麼男女避嫌的禮法。包惜弱微笑答應，在炭爐中添了些炭，拿一隻酒杯來斟了酒，坐在丈夫下首，見兩人臉上都是氣忿忿地，笑問：「又有什麼事，惹得哥兒倆生氣了？」楊鐵心道：「我們正在說臨安朝廷中的混帳事。」郭嘯天道：「昨兒我在眾安橋頭喜雨閣茶樓，聽人談到韓胄這賊宰相的事。那人說得有頭有尾，想來不假。他說不論哪一個官員上書稟報，公文上要是不註明『並獻某某物』的字樣，這賊宰相壓根兒就不瞧他的文書。」楊鐵心歎道：「有這樣的皇帝，就有這樣的宰相；有這樣的宰相，就有這樣的官吏。臨安湧金門外的黃大哥跟我說，有一日他正在山邊砍柴，忽然見到大批官兵擁著一群官兒們過來，卻是韓宰相帶了百官到郊外遊樂，他自管砍柴，也不理會。忽聽得那韓胄歎道：『這裡竹籬茅舍，真是絕妙的山野風光，就可惜少了些雞鳴犬吠之聲！』他話剛說完不久，忽然草叢裡汪汪汪的叫了起來。」包惜弱笑道：「這狗兒倒會湊趣！」楊鐵心道：「是啊，真會湊趣。那狗子叫了一會，從草裡鑽將出來，你道是什麼狗子？卻原來是咱們臨安府的堂堂府尹趙大人。」包惜弱笑彎了腰，直叫：「啊喲！」郭嘯天道：「趙大人這一扮狗叫，指日就要高昇。」楊鐵心道：「這個自然。」

　　三人喝了一會酒，只見門外雪下得更大了。熱酒下肚，三人身上都覺得暖烘烘的，忽聽得東邊大路上傳來一陣踏雪之聲，腳步起落極快，三人轉頭望去，卻見是個道士。那道士頭戴斗笠，身披蓑衣，全身罩滿了白雪，背上斜插一柄長劍，劍把上黃色絲條在風中左右飛揚，風雪滿天，大步獨行，實在氣概非凡。郭嘯天道：「這道士身上很有功夫，看來也是條好漢。只沒個名堂，不好請教。」楊鐵心道：「不錯，咱們請他進來喝幾杯，交交這個朋友。」兩人都生性好客，當即離座出門，卻見那道人走得好快，晃眼之間已在十餘丈外，卻也不是發足奔跑，如此輕功，實所罕見。兩人對望了一眼，都感驚異。楊鐵心揚聲大叫：「道長，請留步！」喊聲甫歇，那道人倏地回身，點了點頭。楊鐵心道：「天凍大雪，道長何不過來飲幾杯解解寒氣？」那道人冷笑一聲，健步如飛，頃刻間來到門外，臉上滿是鄙夷不屑之色，冷然道：「叫我留步，是何居心？爽爽快快說出來罷！」楊鐵心心想我們好意請你喝酒，你這道人卻恁地無禮，當下揚頭不睬。郭嘯天抱拳道：「我們兄弟正自烤火飲酒，見道長冒寒獨行，斗膽相邀，衝撞莫怪。」那道人雙眼一翻，朗聲道：「好好好，喝酒就喝酒！」大踏步進來。

　　楊鐵心更是氣惱，伸手一把抓住他左腕，往外一帶，喝道：「還沒請教道長法號。」陡然間忽覺那道人的手滑如游魚，竟從自己手掌中溜出，知道不妙，正待退開，突然手腕上一緊，已被那道人反手抓住，霎時之間，便似被一個鐵圈牢牢箍住，又疼又熱，急忙運勁抵禦，哪知整條右臂已然酸麻無力，腕上奇痛徹骨。郭嘯天見義弟忽然滿臉脹得通紅，知他吃虧，心想本是好意結交，倘若貿然動手，反得罪了江湖好漢，忙搶過去道：「道長請這邊坐！」那道人又是冷笑兩聲，放脫了楊鐵心的手腕，走到堂上，大模大樣的居中而坐，說道：「你們兩個明明是山東大漢，卻躲在這裡假扮臨安鄉農，只可惜滿口山東話卻改不了。莊稼漢又怎會功夫？」

　　楊鐵心又窘又怒，走進內室，在抽屜裡取了一柄匕首，放在懷裡，這才回到內堂上，篩了三杯酒，自己幹了一杯，默然不語。那道人望著門外大雪，既不飲酒，也不說話，只是微微冷笑。郭嘯天見他滿臉敵意，知他定是疑心酒中作了手腳，取過道人面前酒杯，將杯中酒一口乾了，說道：「酒冷得快，給道長換一杯熱的。」說著又斟了一杯，那道人接過一口喝了，說道：「酒裡就是有蒙汗藥，也迷我不倒。」楊鐵心更是焦躁，發作道：「我們好意請你飲酒，難道起心害你？你這道人說話不三不四，快請出去吧。我們的酒不會酸了，菜又不會臭了沒人吃。」那道人「哼」了一聲，也不理會，取過酒壺，自斟自酌，連乾三杯，忽地解下蓑衣斗笠，拋在地下。楊郭兩人細看時，只見他三十餘歲年紀，雙眉斜飛，臉色紅潤，方面大耳，目光炯炯照人。他跟著解下背上革囊，往桌上一倒，咚的一聲，楊郭二人都跳起身來。原來革囊中滾出來的，竟是一個血肉模糊的人頭。

　　包惜弱驚叫：「哎唷！」逃進了內堂。楊鐵心伸手去摸懷中匕首，那道人將革囊又是一抖，跌出兩團血肉模糊的東西來，一個是心，一個是肝，看來不像是豬心豬肝，只怕便是人心人肝。楊鐵心喝道：「好賊道！」匕首出懷，疾向那道人胸口刺去。道人冷笑道：「鷹爪子，動手了嗎？」左手掌緣在他手腕上一擊。楊鐵心腕上一陣酸麻，五指登時無力，匕首已被他夾手奪去。郭嘯天在旁看得大驚，心想義弟是名將之後，家傳的武藝，平日較量武功，自己尚稍遜他一籌，這道人卻竟視他有如無物，剛才這一手顯然是江湖上相傳的「空手奪白刃」絕技，這功夫只曾聽聞，可從來沒見過，當下惟恐義弟受傷，俯身舉起板凳，只待道人匕首刺來，就舉凳去擋。誰知那道人並不理會，拿起匕首一陣亂剁，把人心人肝切成碎塊，跟著一聲長嘯，聲震屋瓦，提起右手，一掌劈將下來，騰的一聲，桌上酒杯菜盆都震得跳了起來，看那人頭時，已被他手掌擊得頭骨碎裂，連桌子中間也裂開一條大縫。兩人正自驚疑不定，那道人喝道：「無恥鼠輩，道爺今日大開殺戒了！」楊鐵心怒極，哪裡還忍耐得住，抄起靠在屋角里的鐵槍，搶到門外雪地裡，叫道：「來來來，教你知通楊家槍法的厲害。」那道人微微冷笑，說道：「憑你這為虎作倀的公門鼠輩也配使楊家槍！」縱身出門。郭嘯天見情勢不妙，奔回家去提了雙戟，只見那道人也不拔劍，站在當地，袍袖在朔風裡獵獵作響。楊鐵心喝道：「拔劍吧！」那道人道：「你兩個鼠輩一齊上來，道爺也只是空手對付。」楊鐵心使個旗鼓，一招「毒龍出洞」，槍上紅纓抖動，捲起碗大槍花，往道人心口直搠過去。那道人一怔，讚道：「好！」身隨槍走，避向左側，左掌翻轉，逕自來抓槍頭。楊鐵心在這桿槍上曾苦下幼功，深得祖傳技藝。要知楊家槍非間小可，當年楊再興憑一桿鐵槍，率領三百宋兵在小商橋大戰金兵四萬，奮力殺死敵兵二千餘名，刺殺萬戶長撒八孛堇、千戶長、百戶長一百餘人，其時金兵箭來如畫，他身上每中一隻敵箭，隨手折斷箭干再戰，最後馬陷泥中，這才力戰殉國。金兵焚燒他的屍身，竟燒出鐵箭頭二升有餘。這一仗殺得金兵又敬又怕，楊家槍法威震中原。楊鐵心雖然不及先祖威勇，卻也已頗得槍法心傳，只見他攢、刺、打、挑、攔、搠、架、閉，槍尖銀光閃閃，槍纓紅光點點，好一路槍法！楊鐵心把那槍使發了，招數靈動，變幻巧妙。但那道人身隨槍走，趨避進退，卻哪裡刺得著他半分？七十二路楊家槍法堪堪使完，楊鐵心不禁焦躁，倒提鐵槍，回身便走，那道人果然發足追來。楊鐵心大喝一聲，雙手抓住槍柄，陡然間擰腰縱臂，回身出槍，直刺道人面門，這一槍剛猛狠疾，正是楊家槍法中臨陣破敵、屢殺大將的一招「回馬槍」。當年楊再興在降宋之前與岳飛對敵，曾以這一招刺殺岳飛之弟岳翻，端的厲害無比。那道人見一瞬間槍尖已到面門，叫聲：「好槍法！」雙掌合攏，拍的一聲，已把槍尖挾在雙掌之間。楊鐵心猛力挺槍往前疾送，竟是紋絲不動，不由得大驚，奮起平生之力往裡奪回，槍尖卻如已鑄在一座鐵山之中，哪裡更拉得回來？他脹紅了臉連奪三下，槍尖始終脫不出對方雙掌的挾持。那道人哈哈大笑，右掌忽然提起，快如閃電般在槍身中間一擊，格的一聲，楊鐵心只覺虎口劇痛，急忙撒手，鐵槍已摔在雪地之中。那道人笑道：「你使的果然是楊家槍法，得罪了。請教貴姓。」楊鐵心驚魂未定，隨口答道：「在下姓楊，草字鐵心。」道人道：「楊再興楊將軍是閣下祖上嗎？」楊鐵心道：「那是先曾祖。」那道人肅然起敬，抱拳道：「適才誤以為兩人乃是歹人，多有得罪，卻原來竟是忠良之後，實是失敬，請教這位高姓。」郭嘯天道：「在下姓郭，賤字嘯天。」楊鐵心道：「他是我的義兄，是梁山泊好漢賽仁貴郭盛頭領的後人。」那道人道：「貧道可真魯莽了，這裡謝道。」說著又施了一禮。郭嘯天與楊鐵心一齊還禮，說道：「好說，好說，請道長入內再飲三杯。」楊鐵心一面說，一面拾起鐵槍。道人笑道：「好！正要與兩位喝個痛快！」

　　包惜弱掛念丈夫與人爭鬥，提心吊膽的站在門口觀看，見三人釋兵言歡，心中大慰，忙入內整治杯盤。三人坐定，郭楊二人請教道人法號。道人道：「貧道姓丘名處機……」楊鐵心叫了一聲：「啊也！」跳起身來。郭嘯天也吃了一驚，叫道：「遮莫不是長春子嗎？」丘處機笑道：「這是道侶相贈的賤號，貧道愧不敢當。」郭嘯天道：「原來是全真派大俠長春子，真是有幸相見。」兩人撲地便拜。

　　丘處機急忙扶起，笑道：「今日我手刃了一個奸人，官府追得很緊，兩位忽然相招飲酒，這裡是帝王之都，兩位又不似是尋常鄉民，是以起了疑心。」郭嘯天道：「我這兄弟性子急躁，進門時試了道長一手，那是更惹道長起疑了。」丘處機道：「常人手上哪有如此勁力？我只道兩位必是官府的鷹犬，喬裝改扮，在此等候，要捉拿貧道。適才言語無禮，實是魯莽得緊。」楊鐵心笑道：「不知不怪。」三人哈哈大笑。三人喝了幾杯酒。丘處機指著地下碎裂的人頭，說道：「這人名叫王道干，是個大大的漢奸。去年皇帝派他去向金主慶賀生辰，他竟與金人勾結，圖謀侵犯江南。貧道追了他十多天，才把他幹了。」楊郭二人久聞江湖上言道，長春子丘處機武功卓絕，為人俠義，這時見他一片熱腸，為國除奸，更是敬仰。兩人乘機向他討教些功夫，丘處機詳為點撥。楊家槍法雖是兵家絕技，用於戰場上衝鋒陷陣，固是所向無敵，當者披靡，但以之與武學高手對敵，畢竟頗為不足。丘處機內外兼修，武功雖然尚未登峰造極，卻也已臻甚高境界，楊鐵心又如何能與他拆上數十招之多？卻是丘處機見他出手不凡，心中暗暗稱奇，有意引得他把七十二路槍法使完，以便確知他是否楊家嫡傳，要是真的對敵，數招之間就已把他鐵槍震飛了；當下說明這路槍法的招數本意用於馬上，若是步戰，須當更求變化，不可拘泥成法。楊郭二人聽得不住點頭稱是。楊家槍是傳子不傳女的絕藝，丘處機所知雖博，卻也不明槍法中的精奧，當下也向楊鐵心請教了幾招。三人酒酣耳熱，言談甚是投機。楊鐵心道：「我們兄弟兩人得遇道長，真是平生幸事。道長可能在舍下多盤桓幾日嗎？」丘處機正待答話，忽然臉色一變，說道：「有人來找我了。不管遇上什麼事，你們無論如何不可出來，知道嗎？」郭楊二人點頭答應。丘處機俯身拾起人頭，開門出外，飛身上樹，躲在枝葉之間。郭楊二人見他舉動奇特，茫然不解。這時萬籟無聲，只聽得門外朔風虎虎，過了一陣，西面傳來隱隱的馬蹄之聲，楊鐵心道：「道長的耳朵好靈。」又想：「這位道長的武功果然是高得很了，但若與那跛子曲三相比，卻不知是誰高誰下？」又過一會，馬蹄聲越來越近，只見風雪中十餘騎急奔而來，乘客都是黑衣黑帽，直衝到門前。

　　當先一人突然勒馬，叫道：「足跡到此為止。剛才有人在這裡動過手。」後面數人翻身下馬，察看雪地上的足跡。為首那人叫道：「進屋去搜！」便有兩人下馬，來拍楊家大門。突然間樹上擲下一物，砰的一聲，正打在那人頭上。這一擲勁力奇大，那人竟被此物撞得腦漿迸裂而死。眾人一陣大嘩，幾個人圍住了大樹。一人拾起擲下之物，驚叫：「王大人的頭！」為首的那人抽出長刀，大聲吆喝，十餘人把大樹團團圍住。他又是一聲口令，五個人彎弓搭箭，五枝羽箭齊向丘處機射去。楊鐵心提起鐵槍要出屋助戰，郭嘯天一把拉住，低聲道：「道長叫咱們別出去。要是他寡不敵眾，咱們再出手不遲。」話聲甫畢，只見樹上一枝羽箭飛將下來，卻是丘處機閃開四箭，接住了最後一箭，以甩手箭手法投擲下來，只聽得「啊」的一聲，一名黑衣人中箭落馬，滾入了草叢之中。

　　丘處機拔劍躍下，劍光起處，兩名黑衣人已然中劍。為首的黑衣人叫道：「好賊道，原來是你！」刷刷刷三枝短弩隨手打出，長刀劈風，勒馬衝來。丘處機劍光連閃，又是兩人中劍落馬。楊鐵心只看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心想自己也練得十年武藝。但這位道爺出劍如此快法，別說抵擋，連瞧也沒能瞧清楚，剛才如不是他手下容情，自己早就死於非命了。但見丘處機來去如風，正和騎馬使刀那人相鬥，那使刀的也甚了得，一柄刀遮架砍劈，甚為威猛。再鬥一陣，郭楊兩人已看出丘處機存心與他纏鬥，捉空兒或出掌擊、或以劍刺，殺傷對方一人，用意似要把全部來敵一鼓殲滅，生怕傷了為頭之人，餘黨一哄而散，那就不易追殺了。只過半頓飯時間，來敵已只剩下六七名。那使刀的知道不敵，一聲呼哨，雙腿一夾，撥轉馬頭就逃。丘處機左掌前探，已拉住他的馬尾，手上一用勁，身子倏地飛起，還未躍上馬背，一劍已從他後心插進，前胸穿出。丘處機拋下敵屍，勒韁控馬，四下兜截趕殺，只見鐵蹄翻飛，劍光閃爍，驚呼駭叫聲中，一個個屍首倒下，鮮血把白雪皚皚的大地片片染紅。丘處機提劍四顧，惟見一匹匹空馬四散狂奔，再無一名敵人剩下，他哈哈大笑，向郭楊二人招手道：「殺得痛快嗎？」郭楊二人開門出來，神色間驚魂未定。郭嘯天道：「道長，那是些什麼人？」丘處機道：「你在他們身上搜搜。」郭嘯天往那持刀人身上抄摸，掏出一件公文來，抽出來看時，卻是那裝狗叫的臨安府趙知府所發的密令，內稱大金國使者在臨安府坐索殺害王道干的兇手，著令捕快會同大金國人員，剋日拿捕兇手歸案。郭嘯天正自看得憤怒，那邊楊鐵心也叫了起來，手裡拿著幾塊從屍身上檢出來的腰牌，上面刻著金國文字，卻原來這批黑衣人中，有好幾人竟是金兵。郭嘯天道：「敵兵到咱們國境內任意逮人殺人，我大宋官府竟要聽他們使者的號令，那還成什麼世界？」楊鐵心歎道：「大宋皇帝既向金國稱臣，我文武百官還不都成了金人的奴才嗎？」丘處機恨恨的道：「出家人本應慈悲為懷，可是一見了害民奸賊、敵國仇寇，貧道竟是不能手下留情。」郭楊二人齊聲道：「殺得好，殺得好！」

　　小村中居民本少，天寒大雪，更是無人外出，就算有人瞧見，也早逃回家去閉戶不出，誰敢過來察看詢問？楊鐵心取出鋤頭鐵鍬，三人把十餘具屍首埋入一個大坑之中。包惜弱拿了掃帚掃除雪上血跡，掃了一會，突覺血腥之氣直衝胸臆，眼前一陣金星亂冒，呀的一聲，坐倒在雪地之中。楊鐵心吃了一驚，忙搶過扶起，連聲問道：「怎麼？」包惜弱閉目不答。楊鐵心見她臉如白紙，手足冰冷，心裡十分驚惶。丘處機過來拿住包惜弱右手手腕，一搭脈搏，大聲笑道：「恭喜，恭喜！」楊鐵心愕然道：「什麼？」這時包惜弱「嚶」了一聲，醒了過來，見三個男人站在週身，不禁害羞，忙回進屋內。丘處機微笑道：「尊夫人有喜啦！」楊鐵心喜道：「當真？」丘處機笑道：「貧道平生所學，稍足自慰的只有三件。第一是醫道，煉丹不成，於藥石倒因此所知不少。第二是做幾首歪詩，第三才是這幾手三腳貓的武藝。」郭嘯天道：「道長這般驚人的武功若是三腳貓，我兄弟倆只好說是獨腳老鼠了！」三人一面說笑，一面掩埋屍首。掩埋完畢後入屋重整杯盤。丘處機今日一舉殺了不少金人，大暢心懷，意興甚豪。楊鐵心想到妻子有了身孕，笑吟吟的合不攏口來，心想：「這位道長會做詩，那是文武雙全了。」說道：「郭大嫂也懷了孩子，就煩道長給取兩個名字好嗎？」丘處機微一沉吟，說道：「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楊二哥的孩子叫作楊康，不論男女，都可用這兩個名字。」郭嘯天道：「好，道長的意思是叫他們不忘靖康之恥，要記得二帝被虜之辱。」

　　丘處機道：「正是！」伸手入懷，摸出兩柄短劍來，放在桌上。這對劍長短形狀完全相同，都是綠皮鞘、金吞口、烏木的劍柄。他拿起楊鐵心的那柄匕首，在一把短劍的劍柄上刻了「郭靖」兩字，在另一把短劍上刻了「楊康」兩字。郭楊二人見他運劍如飛，比常人寫字還要迅速，剛剛明白他的意思，丘處機已刻完了字，笑道：「客中沒帶什麼東西，這對短劍，就留給兩個還沒出世的孩子吧。」郭楊兩人謝了接過，抽劍出鞘，只覺冷氣森森，劍刃鋒利之極。丘處機道：「這對短劍是我無意之中得來的，雖然鋒銳，但劍刃短了，貧道不合使，將來孩子們倒可用來殺敵防身。十年之後，貧道如尚苟活人世，必當再來，傳授孩子們幾手功夫，如何？」郭楊二人大喜，連聲稱謝。丘處機道：「金人竊據北方，對百姓暴虐之極，其勢必不可久。兩位好自為之吧。」舉起酒杯，一飲而盡，開門走出。郭楊二人待要相留，卻見他邁步如飛，在雪地裡早已去得遠了。

　　郭嘯天歎道：「高人俠士總是這樣來去飄忽，咱們今日雖有幸會見，想多討教一點，卻是無緣。」楊鐵心笑道：「大哥，道長今日殺得好痛快，也給咱們出了一口悶氣。」拿著短劍，拔出鞘來摩挲劍刃，忽道：「大哥，我有個傻主意，你瞧成不成？」郭嘯天道：「怎麼？」楊鐵心道：「要是咱們的孩子都是男兒，那麼讓他們結為兄弟，倘若都是女兒，就結為姊妹……」郭嘯天搶著道：「若是一男一女，那就結為夫妻。」兩人雙手一握，哈哈大笑。包惜弱從內堂出來，笑問：「什麼事樂成這個樣子？」楊鐵心把剛才的話說了。包惜弱臉上一紅，心中也甚樂意。楊鐵心道：「咱們先把這對短劍掉換了再說，就算是文定之禮。如是兄弟姊妹，咱們再換回來。要是小夫妻麼……」郭嘯天笑道：「那麼對不起得很，兩柄劍都到了做哥哥的家裡啦！」包惜弱笑道：「說不定都到做兄弟的家裡呢。」當下郭楊二人換過了短劍。其時指腹為婚，事屬尋常，兩個孩子未出娘胎，雙方父母往往已代他們定下了終身大事。郭嘯天當下拿了短劍，喜孜孜的回家去告知妻子。李萍聽了也是喜歡。楊鐵心把玩短劍，自斟自飲，不覺大醉。包惜弱將丈夫扶上了床，收拾杯盤，見天色已晚，到後院去收雞入籠，待要去關後門，只見雪地裡點點血跡，橫過後門。她吃了一驚，心想：「原來這裡還有血跡沒打掃乾淨，要是給官府公差見到，豈不是天大一樁禍事？」忙拿了掃帚，出門掃雪。那血跡直通到屋後林中，雪地上留著有人爬動的痕跡，包惜弱愈加起疑，跟著血跡走進松林，轉到一座古墳之後，只見地下有黑黝黝的一團物事。

　　包惜弱走進一看，赫然是具屍首，身穿黑衣，就是剛才來捉拿丘處機的人眾之一，想是他受傷之後，一時未死，爬到了這裡。她正待回去叫醒丈夫出來掩埋，忽然轉念：「別鬼使神差的，偏偏有人這時過來撞見。」鼓起勇氣，過去拉那屍首，想拉入草叢之中藏起，再去叫丈夫。不料她伸手一拉，那屍首忽然扭動，跟著一聲呻吟。

　　包惜弱這一下嚇得魂飛天外，只道是殭屍作怪，轉身要逃，可是雙腳就如釘在地上一般，再也動彈不得。隔了半晌，那屍首並不再動，她拿掃帚去輕輕碰觸一下，那屍首又呻吟了一下，聲音甚是微弱，她才知此人未死。定睛看時，見他背後肩頭中了一枝狼牙利箭，深入肉裡，箭枝上染滿了血污。天空雪花兀自不斷飄下，那人全身已罩上了薄薄一層白雪，只須過得半夜，便凍也凍死了。

　　她自幼便心地仁慈，只要見到受了傷的麻雀、田雞、甚至蟲豸螞蟻之類，必定帶回家來妥為餵養，直到傷癒，再放回田野，若是醫治不好，就會整天不樂，這脾氣大了仍舊不改，以致屋子裡養滿了諸般蟲蟻、小禽小獸。她父親是個屢試不第的村學究，按著她性子給她取個名字，叫作惜弱。紅梅村包家老公雞老母雞特多，原來包惜弱飼養雞雛之後，決不肯宰殺一隻，父母要吃，只有到市上另買，是以家裡每隻小雞都是得享天年，壽終正寢。她嫁到楊家以後，楊鐵心對這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十分憐愛，事事順著她的性子，楊家的後院裡自然也是小鳥小獸的天下了。後來楊家的小雞小鴨也慢慢變成了大雞大鴨，只是她嫁來未久，家中尚未出現老雞老鴨，但大勢所趨，日後自必如此。

　　這時她見這人奄奄一息的伏在雪地之中，慈心登生，明知此人並非好人，但眼睜睜的見他痛死凍死，心下無論如何不忍。她微一沉吟，急奔回屋，要叫醒丈夫商量，無奈楊鐵心大醉沉睡，推他只是不動。

　　包惜弱心想，還是救了那人再說，當下撿出丈夫的止血散金創藥，拿了小刀碎布，在灶上提了半壺熱酒，又奔到墳後。那人仍是伏著不動。包惜弱扶他起來，把半壺熱酒給他慢慢灌入嘴裡。她自幼醫治小鳥小獸慣了的，對醫傷倒也有點兒門道，見這一箭射得極深，一拔出來只怕當時就要噴血斃命，但如不把箭拔出，終不可治，於是咬緊牙關，用鋒利小刀割開箭旁肌肉，拿住箭桿，奮力向外一提。那人慘叫一聲，暈死了過去，創口鮮血直噴，只射得包惜弱胸前衣襟上全是血點，那枝箭終於拔了出來。

　　包惜弱心中突突亂跳，忙拿止血散按在創口，用布條緊緊紮住。過了一陣，那人悠悠醒來，可是疲弱無力，連哼都哼不出聲。包惜弱嚇得手酸足軟，實在扶不動這個大男人，靈機一動，回家拿了塊門板，把那人拉到板上，然後在雪地上拖動門板，就像一輛雪車般將他拖回家中，將他安置在柴房之中。她忙了半日，這時心神方定，換下污衣，洗淨手臉，從瓦罐中倒出一碗適才沒喝完的雞湯，一手拿了燭台，再到柴房去瞧那漢子。見那人呼吸細微，並未斷氣。包惜弱心中甚慰，把雞湯餵他。那人喝了半碗，忽然劇烈咳嗽起來。

　　包惜弱吃了一驚，舉起燭台一瞧，燭光下只見這人眉清目秀，鼻樑高聳，竟是個相貌俊美的青年男子。她臉上一熱，左手微顫，晃動了燭台，幾滴燭油滴在那人臉上。那人睜開眼來，驀見一張芙蓉秀臉，雙頰暈紅，星眼如波，眼光中又是憐惜，又是羞澀，當前光景，宛在夢中，不禁看得呆了。包惜弱低聲道：「好些了嗎？把這碗湯喝了吧。」那人伸手要接，但手上無力，險些把湯全倒在身上。包惜弱搶住湯碗，這時救人要緊，只得餵著他一口一口的喝了。那人喝了雞湯後，眼中漸漸現出光彩，凝望著她，顯是不勝感激。包惜弱倒給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拿了幾捆稻草給他蓋上，持燭回房。這一晚再也睡不安穩，連做了幾個噩夢，忽見丈夫一槍把柴房中那人刺死，又見那人提刀殺了丈夫，卻來追逐自己，四面都是深淵，無處可以逃避，幾次都從夢中驚醒，嚇得身上都是冷汗。待得天明起身，丈夫早已下床，只見他拿著鐵槍，正用磨刀石磨礪槍頭，包惜弱想起夜來夢境，嚇了一跳，忙走去柴房，推開門來，一驚更甚，原來裡面只剩亂草一堆，那人已不知去向。她奔到後院，只見後門虛掩，雪地裡赫然是一行有人連滾帶爬向西而去的痕跡。她望著那痕跡，不覺怔怔的出了神。過了良久，一陣寒風撲面吹來，忽覺腰酸骨軟，十分睏倦。回到前堂，楊鐵心已燒好了白粥，放在桌上，笑道：「你瞧，我燒的粥還不錯吧？」包惜弱知道丈夫因自己懷了身孕，是以特別體惜，一笑而坐，端起粥碗吃了起來。她想若把昨晚之事告知丈夫，他嫉惡如仇，定會趕去將那人刺死，豈不是救人沒救徹？當下絕口不提。忽忽臘盡春回，轉眼間過了數月，包惜弱腰圍漸粗，愈來愈感慵困，於那晚救人之事也漸漸淡忘了。這日楊氏夫婦吃過晚飯，包惜弱在燈下給丈夫縫套新衫褲。楊鐵心打好了兩雙草鞋，把草鞋掛到牆上，記起日間耕田壞了犁頭，對包惜弱道：「犁頭損啦，明兒叫東村的張木兒加一斤半鐵，打一打。」包惜弱道：「好！」楊鐵心瞧著妻子，說道：「我衣衫夠穿啦！你身子弱，又有了孩子，好好兒多歇歇，別再給我做衣裳。」包惜弱轉過頭來一笑，卻不停針。楊鐵心走過去，輕輕拿起她的針線。包惜弱這才伸了個懶腰，熄燈上床。睡到午夜，包惜弱矇矓間忽聽丈夫陡然坐起身來，一驚而醒，只聽得遠處隱隱有馬蹄之聲，聽聲音是從西面東來，過得一陣，東邊也傳來了馬蹄聲，接著北面南面都有了蹄聲。包惜弱坐起身來，道：「怎麼四面都有了馬？」楊鐵心匆匆下床穿衣，片刻之間，四面蹄聲越來越近，村中犬兒都吠叫起來。楊鐵心道：「咱們給圍住啦！」包惜弱驚道：「幹什麼呀？」楊鐵心道：「不知道。」把丘處機所贈的短劍遞給妻子，道：「你拿著防身！」從牆上摘下一桿鐵槍，握在手裡。這時東南西北人聲馬嘶，已亂成一片，楊鐵心推開窗子外望，只見大隊兵馬已把村子團團圍住，眾兵丁手裡高舉火把，七八名武將騎在馬上往來奔馳。

　　只聽得眾兵丁齊聲叫喊：「捉拿反賊，莫讓反賊逃了！」楊鐵心尋思：「是來捉拿曲三嗎？這幾日卻不見他在村裡，幸好他不在，否則的話，他的武功再強，也敵不過這許多兵馬。」忽聽一名武將高聲叫道：「郭嘯天、楊鐵心兩名反賊，快快出來受縛納命。」楊鐵心大吃一驚，包惜弱更是嚇得臉色蒼白。楊鐵心低聲道：「官家不知為了何事，竟來誣害良民。跟官府是辯不清楚的。咱們只好逃命。你別慌，憑我這桿槍，定能保你衝出重圍。」他一身武藝，又是在江湖上闖蕩過的，這時臨危不亂，掛上箭袋，握住妻子右手。

　　包惜弱道：「我來收拾東西。」楊鐵心道：「還收拾什麼？統通不要了。」包惜弱心中一酸，垂下淚來，顫聲道：「我們這家呢？」楊鐵心道：「咱們只要留得性命，我和你自可在別地重整家園。」包惜弱道：「這些小雞小貓呢？」楊鐵心歎道：「傻孩子，還顧得到它們嗎？」頓了一頓，安慰她道：「官兵又怎會跟你的小雞小貓兒為難。」

　　一言方畢，窗外火光閃耀，眾兵已點燃了兩間草房，又有兩名兵丁高舉火把來燒楊家屋簷，口中大叫：「郭嘯天、楊鐵心兩個反賊再不出來。便把牛家村燒成了白地。」楊鐵心怒氣填膺，開門走出，大聲喝道：「我就是楊鐵心！你們幹什麼？」兩名兵丁嚇了一跳，丟下火把轉身退開。火光中一名武官拍馬走近，叫道：「好，你是楊鐵心，跟我見官去。拿下了！」四五名兵丁一擁而上。楊鐵心倒轉槍來，一招「白虹經天」，把三名兵丁掃倒在地，又是一招「春雷震怒」，槍柄挑起一兵，摜入了人堆，喝道：「要拿人，先得說說我又犯了什麼罪。」那武官罵道：「大膽反賊，竟敢拒捕！」他口中叫罵，但也畏懼對方武勇，小敢逼近。他身後另一名武官叫道：「好好跟老爺過堂去，免得加重罪名。有公文在此。」楊鐵心道：「拿來我看！」那武官道：「還有一名郭犯呢？」郭嘯天從窗口探出半身，彎弓搭箭，喝道：「郭嘯天在這裡。」箭頭對準了他。那武官心頭發毛，只覺背脊上一陣陣的涼氣，叫道：「你把箭放下，我讀公文給你們聽。」郭嘯天厲聲道：「快讀！」把弓扯得更滿了。那武官無奈，拿起公文大聲讀道：「臨安府牛家村村民郭嘯天、楊鐵心二犯，勾結巨寇，圖謀不軌，著即拿問，嚴審法辦。」郭嘯天道：「什麼衙門的公文？」那武官道：「是韓相爺的手諭。」郭楊二人都是一驚，均想：「什麼事這樣厲害，竟要韓\*胄親下手諭？難道丘道長殺死官差的事發了？」郭嘯天道：「誰的首告？有什麼憑據？」那武官道：「我們只管拿人，你們到府堂上自己分辯去。」楊鐵心叫道：「韓丞相專害無辜好人，誰不知道？我們可不上這個當。」領隊的武官叫道：「抗命拒捕，罪加一等。」楊鐵心轉頭對妻子道：「你快多穿件衣服，我奪他的馬給你。待我先射倒將官，兵卒自然亂了。」弦聲響處，箭發流星，正中那武官右肩。那武官啊喲一聲，撞下馬來，眾兵丁齊聲發喊，另一名武官叫道：「拿反賊啊！」眾兵丁紛紛衝來。郭楊二人箭如連珠，轉瞬間射倒六七名兵丁，但官兵勢眾，在武官督率下衝到兩家門前。

　　楊鐵心大喝一聲，疾衝出門，鐵槍起處，官兵驚呼倒退。他縱到一個騎白馬的武官身旁，挺槍刺去，那武官舉槍擋架。豈知楊家槍法變化靈動，他槍桿下沉，那武官腿上早著。楊鐵心舉槍挑起，那武官一個觔斗倒翻下馬。

　　楊鐵心槍桿在地下一撐，飛身躍上馬背，雙腿一夾，那馬一聲長嘶，於火光中向屋門奔去。楊鐵心挺槍刺倒門邊一名兵丁，俯身伸臂，把包惜弱抱上馬背，高聲叫道：「大哥，跟著我來！」郭嘯天舞動雙戟，保護著妻子李萍，從人叢中衝殺出來。官兵見二人勢凶，攔阻不住，紛紛放箭。楊鐵心縱馬奔到李萍身旁，叫道：「大嫂，快上馬！」說著一躍下馬。李萍急道：「使不得。」楊鐵心哪裡理她，一把將她攔腰抱起，放上馬背。義兄弟兩人跟在馬後，且戰且走，落荒而逃。走不多時，突然前面喊聲大作，又是一彪軍馬衝殺過來。郭楊二人暗暗叫苦，待要覓路奔逃，前面羽箭嗖嗖射來。包惜弱叫了一聲：「啊喲！」坐騎中箭跪地，把馬背上兩個女子都拋下馬來。楊鐵心道：「大哥，你護著她們，我再去搶馬！」說著提槍往人叢中衝殺過去。十餘名官兵排成一列，手挺長矛對準了楊鐵心，齊聲吶喊。

　　郭嘯天眼見官兵勢大，心想：「憑我兄弟二人，逃命不難，但前後有敵，妻子是無論如何救不出了。我們又沒犯法，與其白白在這裡送命，不如上臨安府分辯去。上次丘處機道長殺了官兵和金兵，可沒放走了一個，死無對證，諒官府也不能定我們的罪。再說，那些官差、金兵又不是我們兄弟殺的。」當下縱聲叫道：「兄弟，別殺了，咱們就跟他們去！」楊鐵心一呆，拖槍回來。帶隊的軍官下令停箭，命兵士四下圍住，叫道：「拋下兵器弓箭，饒你們不死。」楊鐵心道：「大哥，別中了他們的奸計。」郭嘯天搖搖頭，把雙戟往地下一拋。楊鐵心見愛妻嚇得花容失色，心下不忍，歎了一口氣，也把鐵槍和弓箭擲在地下。郭楊二人的兵器剛一離手，十餘枝長矛的矛頭立刻刺到了四人的身旁。八名士兵走將過來，兩個服侍一個，將四人反手縛住。楊鐵心嘿嘿冷笑，昂頭不理。帶隊的軍官舉起馬鞭，刷的一鞭，擊在楊鐵心臉上，罵道：「大膽反賊，當真不怕死嗎？」這一鞭只打得他自額至頸，長長一條血痕。楊鐵心怒道：「好，你叫什麼名字？」那軍官怒氣更熾，鞭子如雨而下，叫道：「老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段名天德，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記住了嗎？你到閻王老子那裡去告狀吧。」楊鐵心毫不退避，圓睜雙眼，凝視著他。段天德喝道：「老爺額頭有刀疤，臉上有青記，都記住了！」說著又是一鞭。

　　包惜弱見丈夫如此受苦，哭叫：「他是好人，又沒做壞事。你……你幹嗎要這樣打人呀？你……你怎麼不講道理？」楊鐵心一口唾沫，呸的一聲，正吐在段天德臉上。段天德大怒，拔出腰刀，叫道：「先斃了你這反賊！」舉刀摟頭砍將下來。楊鐵心向旁閃過，身旁兩名士兵長矛前挺，抵住他的兩脅。段天德又是一刀，楊鐵心無處可避，只得向後急縮。那段天德倒也有幾分武功，一刀不中，隨即向前一送，他使的是柄鋸齒刀，這一下便在楊鐵心左肩上鋸了一道口子，接著第二刀又劈將下來。郭嘯天見義弟性命危殆，忽地縱起，飛腳往段天德面門踢去。段天德吃了一驚，收刀招架。郭嘯天雖然雙手被縛，腿上功夫仍是了得，身子未落，左足收轉，右足飛出，正踢在段天德腰裡。段天德劇痛之下，怒不可遏，叫道：「亂槍戳死了！上頭吩咐了的，反賊若是拒捕，格殺勿論。」眾兵舉矛齊刺。郭嘯天接連踢倒兩兵，終是雙手被縛，轉動不靈，身子閃讓長矛，段天德自後趕上，手起刀落，把他一隻右膀斜斜砍了下來。楊鐵心正自力掙雙手，急切無法脫縛，突見義兄受傷倒地，心中急痛之下，不知從哪裡忽然生出來一股巨力，大喝一聲，繩索繃斷，揮拳打倒一名兵士，搶過一柄長矛，展開了楊家槍法，這時候一夫拚命，萬夫莫當。長矛起處，登時搠翻兩名官兵。段天德見勢頭不好，先自退開。楊鐵心初時尚有顧忌，不敢殺死官兵，這時一切都豁出去了，東挑西打。頃刻間又戳死數兵。眾官兵見他兇猛，心下都怯了，發一聲喊，四下逃散。楊鐵心也不追趕，扶起義兄，只見他斷臂處血流如泉湧，全身已成了一個血人，不禁垂下淚來。郭嘯天咬緊牙關，叫道：「兄弟，別管我……快，快走！」楊鐵心道：「我去搶馬，拚死救你出去。」郭嘯天道：「不……不……」暈了過去。楊鐵心脫下衣服，要給他裹傷，但段天德這一刀將他連肩帶胸的砍下，創口佔了半個身子，竟是無法包紮。郭嘯天悠悠醒來，叫道：「兄弟，你去救你弟婦與你嫂子，我……我是……不成了……」說著氣絕而死。

　　楊鐵心和他情逾骨肉，見他慘死，滿腔悲憤，腦海中一閃，便想到了兩人結義時的那句誓言：「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抬頭四望，自己妻子和郭大嫂在混亂中都已不知去向。他大聲叫道：「大哥，我去給你報仇！」挺矛向官兵隊裡衝去。官兵這時又已列成隊伍，段天德傳下號令，箭如飛蝗般射來。楊鐵心渾不在意，撥箭疾衝。一名武官手揮大刀，當頭猛砍，楊鐵心身子一矮，突然鑽到馬腹之下。那武官一刀砍空，正待回馬，後心已被一矛刺進。楊鐵心擲開屍首，跳上馬背，舞動長矛。眾官兵哪敢接戰，四下奔逃。他趕了一陣，只見一名武官抱著一個女子，騎在馬上疾馳。楊鐵心飛身下馬。橫矛桿打倒一名兵士，在他手中搶過弓箭，火光中看準那武官坐騎，嗖的一箭射去，正中馬臀，馬腿前跪，馬上兩人滾了下來。楊鐵心再是一箭，射死了武官，搶將過去，只見那女子在地下掙扎著坐起身來，正是自己妻子。包惜弱乍見丈夫，又驚又喜，撲到了他懷裡。楊鐵心問道：「大嫂呢？」包惜弱道：「在前面，給……給官兵捉去啦！」楊鐵心道：「你在這裡等著，我去救她。」包惜弱驚道：「後面又有官兵追來啦！」楊鐵心回過頭來，果見一隊官兵手舉火把趕來。楊鐵心咬牙道：「大哥已死，我無論如何要救大嫂出來，保全郭家的骨血。要是天可憐見，你我將來還有相見之日。」包惜弱緊緊摟住丈夫脖子，死不放手，哭道：「咱們永遠不能分離，你說過的，咱們就是要死，也死在一塊！是嗎？你說過的。」楊鐵心心中一酸，抱住妻子親了親，硬起心腸拉脫她雙手，挺矛往前急追，奔出數十步回頭一望，只見妻子哭倒在塵埃之中，後面官兵已趕到她身旁。

　　楊鐵心伸袖子一抹臉上的淚水、汗水、血水，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想救出李氏。為義兄保全後代，趕了一陣，又奪到了一匹馬，抓住一名官兵喝問，得知李氏正在前面。他縱馬疾馳，忽聽得道旁樹林一個女人聲音大叫大嚷，急忙兜轉馬頭，衝入林中，只見李氏雙手已自脫縛，正和兩名兵士廝打。她是農家女子，身子壯健，雖然不會武藝，但這時拚命蠻打，自有一股剛勇，那兩名兵士又笑又罵，一時卻也奈何她不得。楊鐵心更不打話，衝上去一矛一個，戳死了兩兵，把李氏扶上坐騎，兩人同乘，回馬再去找尋妻子。奔到與包氏分手的地方，卻已無人。此時天色微明，他下馬察看，只見地下馬蹄雜沓，尚有人身拖曳的痕跡，想是妻子又給官兵擄去了。楊鐵心急躍上馬，雙足在馬腹上亂踢，那馬受痛，騰身飛馳。趕得正急間，忽然道旁號角聲響，衝出十餘名黑衣武士。當先一人舉起狼牙棒往他頭頂猛砸下來。楊鐵心舉矛格開，還了一矛。那人回棒橫掃，棒法奇特，似非中原武術所使家數。楊鐵心以前與郭嘯天談論武藝，知道當年梁山泊好漢中有一位霹靂火秦明，狼牙棒法天下無雙，但除他之外，武林豪傑使這兵刃的向來極少，因狼牙棒份量沉重，若非有極大膂力不易運用自如。只有金兵將官卻甚喜用，以金人生長遼東苦寒之地，身強力大，兵器沉重，則陣上多佔便宜。當年金兵入寇，以狼牙棒砸擊大宋軍民。眾百姓氣憤之餘，忽然說起笑話來。某甲道：「金兵有什麼可怕，他們有一物，咱們自有一物抵擋。」某乙道：「金兵有金兀朮。」甲道：「咱們有韓少保。」乙道：「金兵有拐子馬。」甲道：「咱們有麻札刀。」乙道：「金兵有狼牙棒。」甲道：「咱們有天靈蓋。」那天靈蓋是頭頂的腦門，金兵狼牙棒打來，大宋百姓只好用天靈蓋去抵擋，笑謔之中實含無限悲憤。

　　這時楊鐵心和那使狼牙棒的鬥了數合，想起以前和郭嘯天的談論，越來越是疑心，瞧這人棒法招術，明明是金兵將官，怎地忽然在此現身？又鬥數合，槍招加快，挺矛把那人刺於馬下。餘眾大驚，發喊逃散。

　　楊鐵心轉頭去看騎在身後的李氏，要瞧她在戰鬥之中有無受傷，突然間樹叢中射出一枝冷箭，楊鐵心不及閃避，這一箭直透後心。李氏大驚，叫道：「叔叔，箭！箭！」楊鐵心心中一涼：「不料我今日死在這裡！但我死前先得把賊兵殺散，好讓大嫂逃生。」當下搖矛狂呼，往人多處直衝過去，但背上箭傷創痛，眼前一團漆黑，昏暈在馬背之上。當時包惜弱被丈夫推開，心中痛如刀割，轉眼間官兵追了上來，待要閃躲，早被幾名士兵擁上一匹坐騎。一個武官舉起火把，向她臉上仔細打量了一會，點點頭，說道：「瞧不出那兩個蠻子倒有點本事，傷了咱們不少兄弟。」另一名武官笑道：「現下總算大功告成，這趟辛苦，每人總有十幾兩銀子賞賜罷。」那武官道：「哼，只盼上頭少剋扣些。」轉頭對號手道：「收隊罷！」那號兵舉起號角，嗚嗚嗚的吹了起來。包惜弱吞聲飲泣，心中只是掛念丈夫，不知他性命如何。這時天色已明，路上漸有行人，百姓見到官兵隊伍，都遠遠躲了開去。包惜弱起初擔心官兵無禮，哪知眾武官居然言語舉止之間頗為客氣，這才稍稍放心。

　　行不數里，忽然前面喊聲大振，十餘名黑衣人手執兵刃，從道旁衝殺出來，當先一人喝道：「無恥官兵，殘害良民，統通下馬納命。」帶隊的武官大怒，喝道：「何方大膽匪徒，在京畿之地作亂？快滾開些！」一眾黑衣人更不打話，衝入官兵隊裡，雙方混戰起來。官兵雖然人多，但黑衣人個個武藝精熟，一時之間殺得不分勝負。

　　包惜弱暗暗歡喜，心想：「莫不是鐵哥的朋友們得到訊息，前來相救？」混戰中一箭飛來，正中包惜弱坐騎的後臀，那馬負痛，縱蹄向北疾馳。包惜弱大驚，雙臂摟住馬頸，只怕掉下馬來。只聽後面蹄聲急促，一騎馬追來。轉眼間一匹黑馬從身旁掠過，馬上乘客手持長索，在空中轉了幾圈，呼的一聲，長素飛出，索上繩圈套住了包惜弱的坐騎，兩騎馬並肩而馳。那人漸漸收短繩索，兩騎馬奔跑也緩慢了下來，再跑數十步，那人呼哨一聲，他所乘黑馬收腳站住。包惜弱的坐騎被黑馬一帶，無法向前，一聲長嘶，前足提起，人立起來。

　　包惜弱勞頓了大半夜，又是驚恐，又是傷心，這時再也拉不住韁，雙手一鬆，跌下馬來，暈了過去。昏睡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等到悠悠醒轉，只覺似是睡在柔軟的床上，又覺身上似蓋了棉被，很是溫暖，她睜開眼睛，首先入眼的是青花布帳的帳頂，原來果是睡在床上。她側頭望時，見床前桌上點著油燈，似有個黑衣男子坐在床沿。那人聽得她翻身，忙站起身來，輕輕揭開了帳子，低聲問道：「睡醒了嗎？」包惜弱神智尚未全復，只覺這人依稀似曾相識。那人伸手在她額頭一摸，輕聲道：「燒得好燙手，醫生快來啦。」包惜弱迷迷糊糊的重又入睡。

　　過了一會，似覺有醫生給她把脈診視，又有人餵她喝藥。她只是昏睡，夢中突然驚醒大叫：「鐵哥，鐵哥！」隨覺有人輕拍她肩膀，低語撫慰。她再次醒來時已是白天，忍不住出聲呻吟。一個人走近前來，揭開帳子。這時面面相對，包惜弱看得分明，不覺吃了一驚，這人面目清秀，嘴角含笑，正是幾個月前她在雪地裡所救的那個垂死少年。包惜弱道：「這是什麼地方，我當家的呢？」那少年搖搖手，示意不可作聲，低聲道：「外邊官兵追捕很緊，咱們現下是借住在一家鄉農家裡。小人斗膽，謊稱是娘子的丈夫，娘子可別露了形跡。」包惜弱臉一紅，點了點頭，又問：「我當家的呢？」那人道：「娘子身子虛弱，待大好之後，小人再慢慢告知。」包惜弱大驚，聽他語氣，似乎丈夫已遭不測，雙手緊緊抓住被角，顫聲道：「他……他……怎麼了？」那人只是不說，道：「娘子這時心急也是無益，身子要緊。」包惜弱道：「他……他可是死了？」那人滿臉無可奈何之狀，點了點頭，道：「楊爺不幸，給賊官兵害死了。」說著只是搖頭歎息。包惜弱傷痛攻心，暈了過去，良久醒轉，放聲大哭。

　　那人細聲安慰。包惜弱抽抽噎噎的道：「他……他怎麼去世的？」那人道：「楊爺可是二十來歲年紀，身長膀闊，手使一柄長矛的嗎？」包惜弱道：「正是。」那人道：「我今日一早見到他和官兵相鬥，殺了好幾個人，可惜……唉，可惜一名武官偷偷繞到他身後，一槍刺進了他背脊。」

　　包惜弱夫妻情重，又暈了過去，這一日水米不進，決意要絕食殉夫。那人也不相強，整日只是斯斯文文的和她說話解悶。包惜弱到後來有些過意不去了，問道：「相公高姓大名？怎會知道我有難而來打救？」那人道：「小人姓顏，名烈，昨天和幾個朋友經過這裡，正遇到官兵逞兇害人。小人路見不平，出手相救，不料老天爺有眼，所救的竟是我的大恩人，也真是天緣巧合了。」包惜弱聽到「天緣巧合」四字，臉上一紅，轉身向裡，不再理他，心下琢磨，忽然起了疑竇，轉身問道：「你和官兵本來是一路的？」顏烈道：「怎……怎麼？」包惜弱道：「那日你不是和官兵同來捉拿那位道長、這才受傷的嗎？」顏烈道：「那日也真是冤枉。小人從北邊來，要去臨安府，路過貴村，哪知道無端端一箭射來，中了肩背。如不是娘子大恩相救，真是死得不明不白。到底他們要捉什麼道士呀？道士捉鬼，官兵卻捉道士，真是一塌糊塗。」說著笑了起來。包惜弱道：「啊，原來你是路過，不是他們一夥。我還道你也是來捉那道長的，那天還真不想救你呢。」當下便述說官兵怎樣前來捉拿丘處機，他又怎樣殺散官兵。包惜弱說了一會，卻見他怔怔的瞧著自己，臉上神色癡癡迷迷，似乎心神不屬，當即住口。顏烈一驚，陪笑道：「對不住。我在想咱們怎樣逃出去，可別再讓官兵捉到。」包惜弱哭道：「我……我丈夫既已過世，我還活著幹什麼？你一個人走吧。」顏烈正色道：「娘子，官人為賊兵所害，含冤莫白，你不設法為他報仇，卻只是一意尋死。官人生前是英雄豪傑之士，他在九泉之下，只怕也不能瞑目罷？」包惜弱道：「我一個弱女子，又怎有報仇的能耐？」顏烈義憤於色，昂然道：「娘子要報殺夫之仇，這件事著落在小人身上。你可知道仇人是誰？」包惜弱想了一下，說道：「統率官兵的將官名叫段天德，他額頭有個刀疤，臉上有塊青記。」顏烈道：「既有姓名，又有記認，他就是逃到了天涯海角，也非報此仇不可。」他出房去端來一碗稀粥，碗裡有個剝開了的鹹蛋，說道：「你不愛惜身子，怎麼報仇呀？」包惜弱心想有理，接過碗來慢慢吃了。次日早晨，包惜弱整衣下床，對鏡梳好了頭髻，找到一塊白布，剪了朵白花插在鬢邊，替丈夫帶孝，但見鏡中紅顏如花，夫妻倆卻已人鬼殊途，悲從中來，又伏桌痛哭起來。顏烈從外面進來，待她哭聲稍停，柔聲道：「外面道上官兵都已退了，咱們走吧。」包惜弱隨他出屋。顏烈摸出一錠銀子給了屋主，把兩匹馬牽了過來。包惜弱所乘的馬本來中了一箭，這時顏烈已把箭創裹好。

　　包惜弱道：「到哪裡去呀？」顏烈使個眼色，要她在人前不可多問，扶她上馬，兩人並轡向北。走出十餘里，包惜弱又問：「你帶我到哪裡去？」顏烈道：「咱們先找個隱僻的所在住下，避一避風頭。待官家追拿得鬆了，小人再去找尋官人的屍首，好好替他安葬，然後找到段天德那個奸賊，殺了替官人報仇。」包惜弱性格柔和，自己本少主意，何況大難之餘，孤苦無依，聽他想得周到，心中好生感激，道：「顏相公，我……我怎生報答你才好？」顏烈凜然道：「我性命是娘子所救，小人這一生供娘子驅使，就是粉身碎骨，赴湯蹈火，那也是應該的。」包惜弱道：「只盼盡快殺了那大壞人段天德，給鐵哥報了大仇，我這就從他於地下。」想到這裡，又垂下淚來。兩人行了一日，晚上在長安鎮上投店歇宿。顏烈自稱夫婦二人，要了一間房。包惜弱心中惴惴不安，吃晚飯時一聲不作，暗自撫摸丘處機所贈的那柄短劍，心中打定了主意：「要是他稍有無禮，我就一劍自殺。」

　　顏烈命店伴拿了兩捆稻草入房，等店伴出去，閂上了房門，把稻草鋪在地下，自己倒在稻草之中，身上蓋了一張氈毯，對包惜弱道：「娘子請安睡吧！」說著閉上了眼。包惜弱的心怦怦亂跳，想起故世的丈夫，真是柔腸寸斷，呆呆的坐了大半個時辰，長長歎了口氣，也不熄滅燭火，手中緊握短劍，和衣倒在床上。

　　次日包惜弱起身時，顏烈已收拾好馬具，命店伴安排了早點。包惜弱暗暗感激他是至誠君子，防範之心登時消了大半。待用早點時，見是一碟雞炒乾絲，一碟火腿，一碟臘腸，一碟熏魚，另有一小鍋清香撲鼻的香梗米粥。她出生於小康之家，自歸楊門，以務農為生，平日吃早飯只是幾根鹹菜，半個鹹蛋，除了過年過節、喜慶宴會之外，哪裡吃過這樣考究的飲食？食用之時，心裡頗不自安。

　　待得吃完，店伴送來一個包裹。這時顏烈已走出房去，包惜弱問道：「這是什麼？」店伴道：「相公今日一早出去買來的，是娘子的替換衣服，相公說，請娘子換了上道。」說罷放下包裹，走出房去。包惜弱打開包裹一看，不覺呆了，只見是一套全身縞素的衣裙，白鞋白襪固然一應俱全，連內衣、小襖以及羅帕、汗巾等等也都齊備，心道：「難為他一個少年男子，怎地想得如此周到？」換上內衣之時，想到是顏烈親手所買，不由得滿臉紅暈。她半夜倉卒離家，衣衫本已不整，再加上一夜的糾纏奔波，更是滿身破損塵污，待得裡外一新，精神也不覺為之一振。待得顏烈回房，見他身上也已換得光鮮煥然。兩人縱馬上道，有時一前一後，有時並轡而行。這時正是江南春意濃極的時光，道旁垂柳拂肩，花氣醉人，田中禾苗一片新綠。顏烈為了要她寬懷減愁，不時跟她東談西扯。包惜弱的父親是個小鎮上的不第學究，丈夫和義兄郭嘯天都是粗豪漢子，她一生之中，實是從未遇到過如此吐屬俊雅、才識博洽的男子，但覺他一言一語無不含意雋妙，心中暗暗稱奇。只是眼見一路北去，離臨安越來越遠，他卻絕口不提如何為己報仇，更不提安葬丈夫，忍不住道：「顏相公，我夫君的屍身，不知落在哪裡？」顏烈道：「非是小人不肯去尋訪尊夫屍首，為他安葬，實因前日救娘子時殺了官兵，眼下正是風急火旺的當口，我只要在臨安左近一現身，非遭官兵的毒手不可。眼下官府到處追拿娘子，說道尊夫殺官造反，罪大惡極，拿到他的家屬，男的斬首，女的充作官妓。小人死不足惜，但若娘子無人保護，給官兵逮了去，遭遇必定極慘。小人身在黃泉之下，也要傷心含恨了。」包惜弱聽他說得誠懇，點了點頭。顏烈道：「我仔細想過，眼下最要緊的，是為尊夫收屍安葬。咱們到了嘉興，我便取出銀子，托人到臨安去妥為辦理。倘若娘子定要我親自去辦這才放心，那麼在嘉興安頓好娘子之後，小人冒險前往便了。」包惜弱心想要他甘冒大險，於理不合，說道：「相公如能找到妥當可靠的人去辦，那也是一樣的。」又道：「我丈夫有個姓郭的義兄，同時遭難，敢煩相公一併為他安葬，我……我……」說著垂下淚來。

　　顏烈道：「此事容易，娘子放心便是。倒是報仇之事，段天德那賊子是朝廷武將，要殺他著實不易，此刻他又防備得緊，只有慢慢的等候機會。」包惜弱只想殺了仇人之後，便自殺殉夫。顏烈這番話雖然句句都是實情，卻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心下一急，哭出聲來，抽抽噎噎的道：「我也不想要報什麼仇了。我當家的如此英雄，尚且被害，我……我一個弱女子，又……又有什麼能耐？我一死殉夫便是。」顏烈沉吟半晌，似也十分為難，終於說道：「娘子，你信得過我嗎？」包惜弱點了點頭。顏烈道：「眼下咱們只有去北方，方能躲避官兵的追捕。大宋官兵不能追到北邊去捉人。咱們只要過得長江，就沒多大危險了。待事情冷下來之後，咱們再南下報仇雪恨。娘子放心寬懷，官人的血海沉冤，自有小人一力承擔。」包惜弱大為躊躇：自己家破人亡，舉目無親，如不跟隨他去，孤身一個弱女子又到哪裡去安身立命？那晚親眼見到官兵殺人放火的凶狠模樣，若是落入了他們手中，被充作官妓，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但此人非親非故，自己是個守節寡婦，如何可隨一個青年男子同行？此刻若是舉刃自刎，此人必定阻攔。只覺去路茫茫，來日大難，思前想後，真是柔腸百轉。她連日悲傷哭泣，這時卻連眼淚也幾乎流乾了。顏烈道：「娘子如覺小人的籌劃不妥，但請吩咐，小人無有不遵。」包惜弱見他十分遷就，心中反覺過意不去，除非此時自己立時死了，一了百了，否則實在也無他法，無可奈何之下，只得低頭道：「你瞧著辦吧。」

　　顏烈大喜，說道：「娘子的活命大德，小人終身不敢忘記，娘子……」包惜弱道：「這事以後別再提啦。」顏烈道：「是，是。」當晚兩人在硤石鎮一家客店中宿歇，仍是同處一室。自從包惜弱答允同去北方之後，顏烈的言談舉止，已不如先前拘謹，時時流露出喜不自勝之情。包惜弱隱隱覺得有些不妥，只是見他並無絲毫越禮，心想他不過是感恩圖報，料來不致有何異心。次日中午，兩人到了嘉興。那是浙西大城，絲米集散之地，自來就十分繁盛，宋室南渡之後，嘉興地近京師，市況就更熱鬧。顏烈道：「咱們找一家客店歇歇吧。」包惜弱一直在害怕官兵追來，道：「天色尚早，還可趕道呢。」顏烈道：「這裡的店舖不錯，娘子衣服舊了，得買幾套來替換。」包惜弱一呆，道：「這不是昨天才買的嗎？怎麼就舊了？」顏烈道：「道上塵多，衣服穿一兩天就不光鮮啦。再說，像娘子這般容色，豈可不穿世上頂頂上等的衣衫？」

　　包惜弱聽他誇獎自己容貌，內心竊喜，低頭道：「我是在熱喪之中……」顏烈忙道：「小人理會得。」包惜弱就不言語了。她容貌秀麗，但丈夫楊鐵心從來沒這般當面讚過，低下頭偷眼向顏烈瞧去，見他並無輕薄神色，一時心中栗六，也不知是喜是愁。

　　顏烈問了途人，逕去當地最大的「秀水客棧」投店。漱洗罷，顏烈與包惜弱一起吃了些點心，兩人相對坐在房中。包惜弱想要他另要一間客房，卻又不知如何啟齒才好，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心事重重。過了一會，顏烈道：「娘子請自寬便，小人出去買了物品就回。」包惜弱點了點頭，道：「相公可別太多花費了。」顏烈微笑道：「就可惜娘子在服喪，不能戴用珠寶，要多花錢也花不。」

## 第02回　江南七怪

　　顏烈跨出房門，只見過道中一個中年士人拖著鞋皮，踢\*踢\*的直響，一路打著哈欠迎面過來，那士人似笑非笑，擠眉弄眼，一副憊懶神氣，全身油膩，衣冠不整，滿面污垢，看來少說也有十多天沒洗澡了，拿著一柄破爛的油紙黑扇，邊搖邊行。顏烈見這人衣著明明是個斯文士子，卻如此骯髒，不禁皺了眉頭，加快腳步，只怕沾到了那人身上的污穢。突聽那人乾笑數聲，聲音甚是刺耳，經過他身旁時，順手伸出折扇，在他肩頭一拍。顏烈身有武功，這一下竟沒避開，不禁大怒，喝道：「幹什麼？」那人又是一陣乾笑，踢\*踢\*的向前去了，只聽他走到過道盡頭，對店小二道：「喂，夥計啊，你別瞧大爺身上破破爛爛，大爺可有的是銀子。有些小子可邪門著哪，他就是仗著身上光鮮唬人。招搖撞騙，勾引婦女，吃白食，住白店，全是這種小子，你得多留著點兒神。穩穩當當的，讓他先交了房飯錢再說。」也不等那店小二答腔，又是踢\*踢\*的走了。顏烈更是心頭火起，心想好小子，這話不是衝著我來嗎？那店小二聽那人一說，斜眼向他看了眼，不禁起疑，走到他跟前，哈了哈腰，陪笑道：「您老別見怪，不是小的無禮……」顏烈知他意思，哼了一聲道：「把這銀子給存在櫃上！」伸手往懷裡一摸，不禁呆了。他囊裡本來放著四五十兩銀子，一探手，竟已空空如也。店小二見他臉色尷尬，只道窮酸的話不錯，神色登時不如適才恭謹，挺腰凸肚的道：「怎麼？沒帶錢嗎？」顏烈道：「你等一下，我回房去拿。」他只道匆匆出房，忘拿銀兩，哪知回入房中打開包裹一看，包裹幾十兩金銀竟然盡皆不翼而飛。這批金銀如何失去，自己竟是茫然不覺，那倒奇了，尋思：「適才包氏娘子出去解手，我也去了茅房一陣，前後不到一炷香時分，怎地便有人進房來做了手腳？嘉興府的飛賊倒是厲害。」店小二在房門口探頭探腦的張望，見他銀子拿不出來，發作道：「這女娘是你原配妻子嗎？要是拐帶人口，可要連累我們呢！」包惜弱又羞又急，滿臉通紅。顏烈一個箭步縱到門口，反手一掌，只打得店小二滿臉是血，還打落了幾枚牙齒。店小二捧住臉大嚷大叫：「好哇！住店不給錢，還打人哪！」顏烈在他屁股上加了一腳，店小二一個觔斗翻了出去。包惜弱驚道：「咱們快走吧，不住這店了。」顏烈笑道：「別怕，沒了銀子問他們拿。」端了一張椅子坐在房門口頭。過不多時，店小二領了十多名潑皮，掄棍使棒，衝進院子來。顏烈哈哈大笑，喝道：「你們想打架？」忽地躍出，順手搶過一根桿棒，指東打西，轉眼間打倒了四五個。那些潑皮平素只靠逞兇使狠，欺壓良善，這時見勢頭不對，都拋下棍棒，一窩蜂的擠出院門，躺在地下的連爬帶滾，惟恐落後。包惜弱早已嚇得臉上全無血色，顫聲道：「事情鬧大了，只怕驚動了官府。」顏烈笑道：「我正要官府來。」包惜弱不知他的用意，只得不言語了。

　　過不半個時辰，外面人聲喧嘩，十多名衙役手持鐵尺單刀，闖進院子，把鐵鏈抖得噹啷噹啷亂響，亂嘈嘈的叫道：「拐賣人口，還要行兇，這還了得？兇犯在哪裡？」顏烈端坐椅上不動。眾衙役見他衣飾華貴，神態儼然，倒也不敢貿然上前。帶頭的捕快喝道：「喂，你叫什麼名字？到嘉興府來幹什麼？」顏烈道：「你去叫蓋運聰來！」

　　蓋運聰是嘉興府的知府，眾衙役聽他直斥上司的名字，都是又驚又怒。那捕快道：「你失心瘋了嗎？亂呼亂叫蓋大爺的名字。」顏烈從懷裡取出一封信來，往桌上一擲，抬頭瞧著屋頂，說道：「你拿去給蓋運聰瞧瞧，看他來是不來？」那捕快取過信件，見了封皮上的字，吃了一驚，但不知真偽，低聲對眾衙役道：「看著他，別讓他跑了。」隨即飛奔而出。包惜弱坐在房中，心裡怦怦亂跳，不知吉凶。過不多時，又湧進數十名衙役來，兩名官員全身公服，搶上來向顏烈跪倒行禮，稟道：「卑職嘉興府蓋運聰、秀水縣姜文，叩見大人。卑職不知大人駕到，未能遠迎，請大人恕罪。」顏烈擺了擺手，微微欠身，說道：「兄弟在貴縣失竊了一些銀子，請兩位勞神查一查。」蓋運聰忙道：「是，是。」手一擺，兩名衙役托過兩隻盤子，一盤黃澄澄的全是金子，一盤白晃晃的則是銀子。蓋運聰道：「卑職治下竟有奸人膽敢盜竊大人使費，全是卑職之罪，這點戔戔之數，先請大人賞收。」顏烈笑著點點頭，蓋運聰又把那封信恭恭敬敬的呈上，說道：「卑職已打掃了行台，恭請大人與夫人的憲駕。」顏烈道：「還是這裡好，我喜歡清清靜靜的，你們別來打擾囉唆。」說著臉色一沉。蓋運聰與姜文忙道：「是，是！大人還需用什麼，請儘管吩咐，好讓卑職辦來孝敬。」顏烈抬頭不答，連連擺手。蓋姜二人忙率領衙役退了出去。那店小二早已嚇得面無人色，由掌櫃的領著過來磕頭賠罪，只求饒了一條性命，打多少板子屁股也是心甘。顏烈從盤中取過一錠銀子，擲在地上，笑道：「賞你吧，快給我滾。」那店小二還不敢相信，掌櫃的見顏烈臉無惡意，怕他不耐煩，忙撿起銀子，磕了幾個頭，拉著店小二出去。包惜弱兀自心神不定，問道：「這封信是什麼法寶？怎地做官的見了，竟怕成這個樣子。」顏烈笑道：「本來我又管不著他們，這些做官的自己沒用。趙擴手下盡用這些膿包，江山不失，是無天理了。」包惜弱道：「趙擴，那是誰？」顏烈道：「那就是當今的寧宗皇帝。」包惜弱吃了一驚，忙道：「小聲！聖上的名字，怎可隨便亂叫？」顏烈見她關心自己，很是高興，笑道：「我叫卻是不妨。到了北方，咱們不叫他趙擴叫什麼？」包惜弱道：「北方？」顏烈點了點頭，正要說話，突然門外蹄聲急促，數十騎馬停在客店門口。包惜弱雪白的臉頰上本已透出些血色，聽到蹄聲，立時想起那晚官兵捕拿之事，登時臉色又轉蒼白。顏烈卻是眉頭一皺，好似頗不樂意。只聽得靴聲橐橐，院子裡走進數十名錦衣軍士來，見到顏烈，個個臉色有喜，齊叫：「王爺！」爬下行禮。顏烈微笑道：「你們終於找來啦。」包惜弱聽他們叫他「王爺」，更是驚奇萬分，只見那些大漢站起身來，個個虎背熊腰，甚是剽健。顏烈擺了擺手道：「都出去吧！」眾軍士齊聲答應，魚貫而出。顏烈轉頭對包惜弱道：「你瞧我這些下屬，與宋兵比起來怎樣？」包惜弱奇道：「難道他們不是宋兵？」顏烈笑道：「現今我對你實說了吧，這些都是大金國的精兵！」說罷縱聲長笑，神情得意之極。包惜弱顫聲道：「那麼……你……你也是……」顏烈笑道：「不瞞娘子說，在下的姓氏上還得加多一個『完』字，名字中加多一個『洪』字。在下完顏洪烈，大金國六王子，封為趙王的。便是區區。」包惜弱自小聽父親說起金國蹂躪我大宋河山之慘、大宋皇帝如何被他們擄去不得歸還、北方百姓如何被金兵殘殺虐待，自嫁了楊鐵心後，丈夫對於金國更是切齒痛恨，哪知道這幾天中與自己朝夕相處的竟是個金國王子，驚駭之餘，竟是說不出話來。完顏洪烈見她臉上變色，笑聲頓斂，說道：「我久慕南朝繁華，是以去年求父皇派我到臨安來，作為祝賀元旦的使者。再者，宋主尚有幾十萬兩銀子的歲貢沒依時獻上，父皇要我前來追討。」包惜弱道：「歲貢？」完顏洪烈道：「是啊，宋朝求我國不要進攻，每年進貢銀兩絹匹，可是他們常說什麼稅收不足，總是不肯爽爽快快的一次繳足。這次我對韓胄全不客氣，跟他說，如不在一個月之內繳足，我親自領兵來取，不必再費他心了。」包惜弱道：「韓丞相又怎樣說？」完顏洪烈道：「他有什麼說的？我人未離臨安府，銀子絹匹早已送過江去啦，哈哈！」包惜弱蹙眉不語。完顏洪烈道：「催索銀絹什麼的，本來也不須我來，派一個使臣就已足夠。我本意是想瞧瞧南朝的山川形勝，人物風俗，不意與娘子相識，真是三生有幸。」包惜弱心頭思潮起伏，茫然失措，仍是默然不語。完顏洪烈道：「我給娘子買衣衫去。」包惜弱低頭道：「不用啦。」完顏洪烈笑道：「韓丞相私下另行送給我的金銀，如買了衣衫，娘子一千年也穿著不完。娘子別怕，客店四周有我親兵好好守著，決無歹人敢來傷你。」說著揚長出店。包惜弱追思自與他相見以來的種種經過，他是大金國王子，對自己一個平民寡婦如此低聲下氣，不知有何用意？想到丈夫往日恩情，他慘遭非命，撇下自己一個弱女子處此尷尬境地，實不知如何是好，不由得六神無主，又伏枕痛哭起來。完顏洪烈懷了金銀，逕往鬧市走去，見城中居民人物溫雅，雖然販夫走卒，亦多俊秀不俗之人，心中暗暗稱羨。突然間前面蹄聲急促，一騎馬急奔而來。市街本不寬敞，加之行人擁擠，街旁又擺滿了賣物的攤頭擔子，如何可以馳馬？完顏洪烈忙往街邊一閃，轉眼之間，見一匹黃馬從人叢中直竄出來。那馬神駿異常，身高膘肥，竟是一匹罕見的良馬。完顏洪烈暗暗喝了一聲彩，瞧那馬上乘客，不覺啞然。那馬如此神采，騎馬之人卻是個又矮又胖的猥瑣漢子，乘在馬上猶如個大肉團一般。此人手短足短，沒有脖子，一個頭大得出奇，卻又縮在雙肩之中。說也奇怪，那馬在人堆裡發足急奔，卻不碰到一人、亦不踢翻一物，只見它出蹄輕盈，縱躍自如，跳過瓷器攤，跨過青菜擔，每每在間不容髮之際閃讓而過，鬧市疾奔，竟與曠野馳騁無異。完顏洪烈不自禁的喝了一聲彩：「好！」那矮胖子聽得喝彩，回頭望了一眼。完顏洪烈見他滿臉都是紅色的酒糟粒子，一個酒糟鼻又大又圓，就如一隻紅柿子粘在臉上，心想：「這匹馬好極，我出高價買下來吧。」就在這時，街頭兩個小孩遊戲追逐，橫過馬前。那馬出其不意，吃了一驚，眼見左足將要踢到小孩身上，那矮胖子一提韁繩，躍離馬鞍，那馬身上一輕，倏然躍起，在兩個小孩頭頂飛越而過，那矮胖子隨又輕飄飄的落在馬背。完顏洪烈一呆，心想這矮子騎術如此精絕，我大金國善乘之人雖多，卻未有及得上他的，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如聘得此人回京教練騎兵，我手下的騎士定可縱橫天下。這比之購得一匹駿馬又好過萬倍了。他這次南來，何處可以駐兵，何處可以渡江，看得仔仔細細，一一暗記在心，甚至各地州縣長官的姓名才能，也詳為打聽。此時見到這矮胖子騎術神妙無比，心想南人朝政腐敗，如此奇士棄而不用，遺諸草野，何不楚材晉用？當下決意以重金聘他到燕京去作馬術教頭。他心意已決，發足疾追，只怕那馬腳力太快，追趕不上，正要出聲高呼，但見那乘馬奔到大街轉彎角處，忽然站住。完顏洪烈又是一奇，心想馬匹疾馳，必須逐漸放慢腳步方能停止，此馬竟能在急行之際陡然收步，實是前所未睹，就算是武功高明之人，也未必能在發力狂奔之時如此神定氣閒的驀地站定。只見那矮胖子飛身下馬，鑽入一家店內。完顏洪烈快步走將過去，見店中直立著一塊大木牌，寫著「太白遺風」四字，卻是一家酒樓，再抬頭看時，樓頭一塊極大的金字招牌，寫著「醉仙樓」三個大字，字跡勁秀，旁邊寫著「東坡居士書」五個小字，原來是蘇東坡所題。完顏洪烈見這酒樓氣派豪華，心想：「他來到酒樓，便先請他大吃大喝一番，乘機結納，正是再好不過。」忽見那矮胖子從樓梯上奔了下來，手裡托著一個酒罈，走到馬前。完顏洪烈當即閃在一旁。那矮胖子站在地下，更加顯得臃腫難看，身高不過三尺，膀闊幾乎也有三尺，那馬偏偏腿長身高，他頭頂不過剛齊到馬鐙。只見他把酒罈放在馬前，伸掌在酒罈肩上輕擊數掌，隨手一揭，已把酒罈上面一小半的壇身揭了下來，那酒罈便如是一個深底的瓦盆。黃馬前足揚起，長聲歡嘶，俯頭飲酒。完顏洪烈聞得酒香，竟是浙江紹興的名釀女兒紅，從這酒香辨來，至少是十來年的陳酒。

　　那矮胖子轉身入內，手一揚，噹的一聲，將一大錠銀子擲在櫃上，說道：「給開三桌上等酒菜，兩桌葷的，一桌素的。」掌櫃的笑道：「是啦，韓三爺。今兒有松江來的四鰓鱸魚，下酒再好沒有。這銀子您韓三爺先收著，慢慢再算。」矮胖子白眼一翻，怪聲喝道：「怎麼？喝酒不用錢？你當韓老三是光棍混混，吃白食的嗎？」掌櫃笑嘻嘻的也不以為忤，大聲叫道：「夥計們，加把勁給韓三爺整治酒菜哪！」眾夥計裡裡外外一疊連聲的答應。完顏洪烈心想：「這矮胖子穿著平常，出手卻這般豪闊，眾人對他又如此奉承，看來是嘉興府的一霸。要聘他北上去做馬術教頭，只怕要費點周折了。且看他請些什麼客人，再相機行事。」當下拾級登樓，揀了窗邊一個座兒坐下，要了一斤酒，隨意點了幾個菜。這醉仙樓正在南湖之旁，湖面輕煙薄霧，幾艘小舟蕩漾其間，半湖水面都浮著碧油油的菱葉，他放眼觀賞，登覺心曠神怡。這嘉興是古越名城，所產李子甜香如美酒，因此春秋時這地方稱為醉李。當年越王勾踐曾在此處大破吳王闔閭，正是吳越之間交通的孔道。當地南湖中又有一項名產，是綠色的沒角菱，菱肉鮮甜嫩滑，清香爽脆，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菱葉特多。其時正當春日，碧水翠葉，宛若一泓碧玻璃上鋪滿一片片翡翠。完顏洪烈正在賞玩風景，忽見湖心中一葉漁舟如飛般劃來。這漁舟船身狹長，船頭高高翹起，船舷上停了兩排捉魚的水鳥。完顏洪烈初時也不在意，但轉眼之間，只見那漁舟已趕過了遠在前頭的小船，竟是快得出奇。片刻間漁舟漸近，見舟中坐著一人，舟尾划槳的穿了一身蓑衣，卻是個女子。她伸槳入水，輕輕巧巧的一扳，漁舟就箭也似的射出一段路，船身兒如離水飛躍，看來這一扳之力少說也有一百來斤，女子而有如此勁力已是奇怪，而一枝木槳又怎受得起如此大力？只見她又是數扳，漁舟已近酒樓，日光照在槳上，亮晃晃的原來是一柄點銅鑄的銅槳。那漁女把漁舟繫在酒樓下石級旁的木樁上，輕躍登岸。坐在船艙裡的漢子挑了一擔粗柴，也跟著上來。兩人徑上酒樓。漁女向那矮胖子叫了聲：「三哥！」在他身旁坐了下來。矮胖子道：「四弟、七妹，你們來得早！」完顏洪烈側眼打量那兩人時，見那女子大約十八九歲年紀，身形苗條，大眼睛，長睫毛，皮膚如雪，正是江南水鄉的人物。她左手倒提銅槳，右手拿了蓑笠，露出一頭烏雲般的秀髮。完顏洪烈心想：「這姑娘雖不及我那包氏娘子美貌，卻另有一般天然風姿。」那挑柴的漢子三十歲上下年紀，一身青布衣褲，腰裡束了條粗草繩，足穿草鞋，粗手大腳，神情木訥。他放下擔子，把扁擔往桌旁一靠，嘰嘰數聲，一張八仙桌竟給扁擔推動了數寸。完顏洪烈一怔，瞧那條扁擔也無異狀，通身黑油油地，中間微彎，兩頭各有一個突起的鞘子。這扁擔如此沉重，料想必是精鋼熟鐵所鑄。那人腰裡插了一柄砍柴用的短斧，斧刃上有幾個缺口。兩人剛坐定，樓上腳步聲響，上來兩人。那漁女叫道：「五哥、六哥，你們一起來啦。」前面一人身材魁梧，少說也有二百五六十斤，圍著一條長圍裙，全身油膩，敞開衣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膛，袖子捲得高高的，手臂上全是寸許長的黑毛，腰間皮帶上插著柄尺來長的尖刀，瞧模樣是個殺豬宰羊的屠夫。後面那人五短身材，頭戴小氈帽，白淨面皮，手裡提了一桿秤，一個竹簍，似是個小商販。完顏洪烈暗暗稱奇：「瞧頭上三人都是身有武功之人，怎麼這兩個市井小人卻又跟他們兄弟相稱？」忽聽街上傳來一陣登登登之聲，似是鐵物敲擊石板，跟著敲擊聲響上樓梯，上來一個衣衫襤褸的瞎子，右手握著一根粗大的鐵杖。只見他四十來歲年紀，尖嘴削腮，臉色灰撲撲地，頗有兇惡之態。坐在桌邊的五人都站了起來，齊叫：「大哥。」漁女在一張椅子上輕輕一拍，道：「大哥，你座位在這裡。」那瞎子道：「好。二弟還沒來嗎？」那屠夫模樣的人道：「二哥已到了嘉興，這會兒也該來啦。」漁女笑道：「這不是來了嗎？」只聽得樓梯上一陣踢\*踢\*拖鞋皮聲響。完顏洪烈一怔，只見樓梯口先探上一柄破爛污穢的油紙扇，先扇了幾扇，接著一個窮酸搖頭晃腦的踱了上來，正是適才在客店中相遇的那人。完顏洪烈心想：「我的銀兩必是此人偷了去……」心頭正自火冒，那人咧嘴向他一笑，伸伸舌嘴，裝個鬼臉，轉頭和眾人招呼起來，原來便是他們的二哥。完顏洪烈尋思：「看來這些人個個身懷絕技，倘若能收為己用，實是極大的臂助。那窮酸偷我金銀，小事一樁，不必計較，且瞧一下動靜再說。」只見那窮酸喝了一口酒，搖頭擺腦的吟道：「不義之財……放他過，……玉皇大帝……發脾氣！」口中高吟，伸手從懷裡掏出一錠錠金銀，整整齊齊的排在桌上，一共掏出八錠銀子，兩錠金子。

　　完顏洪烈瞧那些金銀的色澤形狀，正是自己所失卻的，心下不怒反奇：「他入房去偷我金銀倒也不難，但他只用扇子在我肩頭一拍，就將我懷中銀錠都偷去了，當時我竟一無所覺。這妙手空空之技，確是罕見罕聞。」

　　眼看這七人的情狀，似乎他們作東，邀請兩桌客人前來飲酒，因賓客未到，七人只喝清酒，菜餚並不開上席來。但另外兩桌上各只擺設一副杯筷，那麼客人只有兩個了。完顏洪烈尋思：「這七個怪人請客，不知請的又是何等怪客？」過了一盞茶時分，只聽樓下有人念佛：「阿彌陀佛！」那瞎子道：「焦木大師到啦！」站起身來，其餘六人也都肅立相迎。又聽得一聲：「阿彌陀佛！」一個形如槁木的枯瘦和尚上了樓梯。這和尚四十餘歲年紀，身穿黃麻僧衣，手裡拿著一段木柴，木柴的一頭已燒成焦黑，不知有何用處。和尚與七人打個問訊，那窮酸引他到一桌空席前坐下。和尚欠身道：「那人尋上門來，小僧自知不是他的對手，多蒙江南七俠仗義相助，小僧感激之至。」

　　那瞎子道：「焦木大師不必客氣。我七兄弟多承大師平日眷顧，大師有事，我兄弟豈能袖手？何況那人自恃武功了得，無緣無故的來與大師作對，哪還把江南武林中人放在眼裡？就是大師不來通知，我們兄弟知道了也決不能甘休……」話未說完，只聽得樓梯格格作響，似是一頭龐然巨獸走上樓來，聽聲音若非巨象，便是數百斤的一頭大水牛。樓下掌櫃與眾酒保一疊連聲的驚叫起來：「喂，這笨傢伙不能拿上去！」「樓板要給你壓穿啦。」「快，快，攔住他，叫他下來！」但格格之聲更加響了，只聽喀喇一聲，斷了一塊梯板。接著又聽得喀喀兩聲巨響，樓梯又斷了兩級。

　　完顏洪烈眼前一花，只見了一個道人手中托了一口極大的銅缸，邁步走上樓來，定睛看時，只嚇得心中突突亂跳，原來這道人正是長春子丘處機。

　　完顏洪烈這次奉父皇之命出使宋廷，要乘機陰結宋朝大官，以備日後入侵時作為內應。陪他從燕京南來的宋朝使臣王道干趨炎附勢，貪圖重賄，已暗中投靠金國，到臨安後替他拉攏奔走。哪知王道干突然被一個道人殺死，連心肝首級都不知去向。完顏洪烈大驚之餘，生怕自己陰謀已被這道人查覺，當即帶同親隨，由臨安府的捕快兵役領路，親自追拿刺客。追到牛家村時與丘處機遭遇，不料這道人武功高極，完顏洪烈尚未出手，就被他一技甩手箭打中肩頭，所帶來的兵役隨從被他殺得乾乾淨淨。完顏洪烈如不是在混戰中先行逃開，又得包惜弱相救，堂堂金國王子就此不明不白的葬身在這小村之中了。完顏洪烈定了定神，見他目光只在自己臉上掠過，便全神貫注的瞧著焦木和那七人，顯然並未認出自己，料想那日自己剛探身出來，便給他羽箭擲中摔倒，並未看清楚自己面目，當即寬心，再看他手中托的那口大銅缸時，一驚之下，不由得欠身離椅。這銅缸是廟宇中常見之物，用來焚燒紙錠表章，直徑四尺有餘，只怕足足有四百來斤，缸中溢出酒香，顯是裝了美酒，那麼份量自必更加沉重，但他托在手裡卻不見如何吃力。他每跨一步，樓板就喀喀亂響。樓下這時早已亂成一片，掌櫃、酒保、廚子、打雜的、眾酒客紛紛逃出街去，只怕樓板給他壓破，砸下來打死了人。

　　焦木和尚冷然道：「道兄惠然駕臨，卻何以取來了小廟的化紙銅缸？衲子給你引見江南七俠！」丘處機舉起左手為禮，說道：「適才貧道到寶剎奉訪，寺裡師父言道，大師邀貧道來醉仙樓相會。貧道心下琢磨，大師定是請下好朋友來了，果然如此。久聞江南七俠威名，今日有幸相見，足慰平生之願。」焦木和尚向七俠道：「這位是全真派長春子丘道長，各位都是久仰的了。」轉過頭來，向丘處機道：「這位是七俠之首，飛天蝙蝠柯鎮惡柯大俠。」說著伸掌向那瞎子身旁一指，跟著依次引見。完顏洪烈在旁留神傾聽，暗自記憶。第二個便是偷他銀兩的那骯髒窮酸，名叫妙手書生朱聰。最先到酒樓來的騎馬矮胖子是馬王神韓寶駒，排行第三。挑柴擔的鄉農排行第四，名叫南山樵子南希仁。第五是那身材粗壯、屠夫模樣的大漢，名叫笑彌陀張阿生。那小商販模樣的後生姓全名金髮，綽號鬧市俠隱。那漁女叫作越女劍韓小瑩，顯是江南七俠中年紀最小的一個。焦木引見之時，丘處機逐一點首為禮，右手卻一直托著銅缸，竟似不感疲累。酒樓下眾人見一時無事，有幾個大膽的便悄悄溜上來瞧熱鬧。柯鎮惡道：「我七兄弟人稱『江南七怪』，都是怪物而已，『七俠』什麼的，卻不敢當。我兄弟久仰全真七子的威名，素聞長春子行俠仗義，更是欽慕。這位焦木大師為人最是古道熱腸，不知如何無意中得罪了道長？道長要是瞧得起我七兄弟，便讓我們做做和事老。兩位雖然和尚道士，所拜的菩薩不同，但總都是出家人，又都是武林一派，大家盡釋前愆，一起來喝一杯如何？」丘處機道：「貧道和焦木大師素不相識，無冤無仇，只要他交出兩個人來，改日貧道自會到法華禪寺負荊請罪。」柯鎮惡道：「交出什麼人來？」丘處機道：「貧道有兩個朋友，受了官府和金兵的陷害，不幸死於非命。他們遺下的寡婦孤苦無依。柯大俠，你們說貧道該不該理？」顏烈一聽，端在手中的酒杯一晃，潑了些酒水。只聽柯鎮惡道：「別說是道長朋友的遺孀，就是素不相識之人，咱們既然知道了，也當量力照顧，那是義不容辭之事。」丘處機大聲道：「是呀！我就是要焦木大師交出這兩個身世可憐的女子來！他是出家人，卻何以將兩個寡婦收在寺裡，定是不肯交出？七位是俠義之人，請評評這道理看！」

　　此言一出，不但焦木與江南七怪大吃一驚，完顏洪烈在旁也是暗暗稱奇，心想：「難道他說的不是楊郭二人的妻子，另有旁人？」焦木本就臉色焦黃，這時更加氣得黃中泛黑，一時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的道：「你……你……胡言亂道……胡言……」丘處機大怒，喝道：「你也是武林中知名人物，竟敢如此為非作歹！」右手一送，一口數百斤重的銅缸連酒帶缸，向著焦木飛去。焦木縱身躍開避過。

　　站在樓頭瞧熱鬧的人嚇得魂飛天外，你推我擁，一連串的骨碌碌滾下樓去。笑彌陀張阿生估量這銅缸雖重，自己盡可接得住，當下搶上一步，運氣雙臂，叫一聲：「好！」待銅缸飛到，雙臂一沉，托住缸底，肩背肌肉墳起，竟自把銅缸接住了，雙臂向上一挺，將銅缸高舉過頂。但他腳下使力太巨，喀喇一聲，左足在樓板上踏穿了一個洞，樓下眾人又大叫起來。張阿生上前兩步，雙臂微曲，一招「推窗送月」，將銅缸向丘處機擲去。丘處機伸出右手接過，笑道：「江南七怪名不虛傳！」隨即臉色一沉，向焦木喝道：「那兩個女子怎樣了？你把她兩個婦道人家強行收藏在寺，到底是何居心？你這賊和尚只要碰了她們一根頭髮，我把你拆骨揚灰，把你法華寺燒成白地！」朱聰扇子一扇，搖頭晃腦的道：「焦木大師是有道高僧，怎會做這般無恥之事？道長定是聽信小人的謠言了。虛妄之極矣，決不可信也。」丘處機怒道：「貧道親眼見到，怎麼會假？」江南七怪都是一怔。焦木道：「你就算要到江南來揚萬立威，又何必敗壞我的名頭……你……你……到嘉興府四下裡去打聽，我焦木和尚豈能做這等歹事？」丘處機冷笑道：「好呀，你邀了幫手，便想倚多取勝。這件事我是管上了，決計放你不過。你清淨佛地，窩藏良家婦女，已是大大不該，何況這兩個女子的丈夫乃忠良之後，慘遭非命。」

　　柯鎮惡道：「道長說焦木大師收藏了那兩個女子，而大師卻說沒有。咱們大夥兒到法華寺去瞧個明白，到底誰是誰非，不就清楚了？兄弟眼睛雖然瞎了，可是別人眼睛不瞎啊。」六兄妹齊聲附和。丘處機冷笑道：「搜寺？貧道早就裡裡外外搜了個遍，可是明明見到那兩個女人進去，人卻又不見了。無法可想，只有要和尚交出人來。」朱聰道：「原來那兩個女子不是人。」丘處機一楞，道：「什麼？」朱聰一本正經的道：「她們是仙女，不是會隱身法，就是借土遁遁走啦！」餘下六怪聽了，都不禁微笑。丘處機怒道：「好啊，你們消遣貧道來著。江南七怪今日幫和尚幫定了，是不是？」

　　柯鎮惡凜然道：「我們本事低微，在全真派高手看來，自是不足一笑。可是我七兄弟在江南也還有一點小小名頭，知道我們的人，都還肯說一句：江南七怪瘋瘋癲癲，卻不是貪生怕死之徒。我們不敢欺壓旁人，可也不能讓旁人來欺壓了。」丘處機道：「江南七俠名聲不壞，這個我是知道的。各位事不幹己，不用趕這趟渾水。我跟和尚的事，讓貧道自行跟他了斷，現下恕不奉陪了。和尚，跟我走吧。」說著伸左手來拿焦木手腕。焦木手腕一沉，當下把他這一拿化解了開去。馬王神韓寶駒見兩人動上了手，大聲喝道：「道士，你到底講不講理？」丘處機道：「韓三爺，怎樣？」韓寶駒道：「我們信得過焦木大師，他說沒有就是沒有。武林中鐵錚錚的好漢子，難道誰還能撒謊騙人？」丘處機道：「他不會撒謊，莫非丘某就會沒來由的撒謊冤他？丘某親眼目睹，若是看錯了人，我挖出這對招子給你。我找這和尚是找定了。七位插手也是插定了，是不是？」江南七怪齊聲道：「不錯。」丘處機道：「好，我敬七位每人一口酒。各位喝了酒再伸手吧。」說著右手一沉，放低銅缸，張口在缸裡喝了一大口酒，叫道：「請吧！」手一抖，那口銅缸又向張阿生飛來。張阿生心想：「要是再像剛才那樣把銅缸舉在頭頂，怎能喝酒？」當即退後兩步，雙手擋在胸口，待銅缸飛到，雙手向外一分，銅缸正撞在胸口。他生得肥胖，胸口纍纍的都是肥肉，猶如一個軟墊般托住了銅缸，隨即運氣，胸肌向外彈出，已把銅缸飛來之勢擋住，雙手合圍，緊緊抱住了銅缸，低頭在缸裡喝了一大口酒，讚道：「好酒！」雙手突然縮回，抵在胸前，銅缸尚未下落，已是一招「雙掌移山」，把銅缸猛推出去。這一招勁道既足，變招又快，的是外家的高明功夫。完顏洪烈在一旁看得暗暗心驚。

　　丘處機接回銅缸，也喝了一大口，叫道：「貧道敬柯大哥一缸酒！」順手將銅缸向柯鎮惡擲去。

　　完顏洪烈心想：「這人眼睛瞎了，又如何接得？」卻不知柯鎮惡位居江南七怪之首，武功也為七人之冠，他聽辨細微暗器尚且不差釐毫，這口巨大的銅缸擲來時呼呼生風，自然辨得清楚，只見他意定神閒的坐著，恍如未覺，直至銅缸飛臨頭頂，這才右手一舉，鐵杖已頂在缸底。那銅缸在鐵杖上的溜溜轉得飛快，猶如耍盤子的人用竹棒頂住了瓷盤玩弄一般。突然間鐵棒略歪，銅缸微微傾側，眼見要跌下來打在他的頭頂，這一下還不打得腦漿迸裂？哪知銅缸傾側，卻不跌下，缸中酒水如一條線般射將下來。柯鎮惡張口接住，上面的酒不住傾下，他咕嘟咕嘟的大口吞飲，飲了三四口，鐵杖稍挪，又已頂在缸底正中，隨即向上一送，銅缸飛了起來。他揮杖橫擊，噹的一聲巨響，震耳欲聾，那缸便飛向丘處機而去，四下裡嗡嗡之聲好一陣不絕。

　　丘處機笑道：「柯大俠平時一定愛玩頂盤子。」隨手接住了銅缸。柯鎮惡冷冷的道：「小弟幼時家貧，靠這玩意兒做叫化子討飯。」丘處機道：「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我敬南四哥一缸！」低頭在缸中喝一口酒，將銅缸向南山樵子南希仁擲去。南希仁一言不發，待銅缸飛到，舉起扁擔在空中擋住，噹的一聲，銅缸在空中受阻，落了下來。南希仁伸手在缸裡抄了一口酒，就手吃了，扁擔打橫，右膝跪倒，扇擔擱在左膝之上，右手在扁擔一端扳落，扁擔另一端托住銅缸之底，扳起銅缸，又飛在空中。他正待將缸擊還給丘處機，鬧市俠隱全金髮笑道：「兄弟做小生意，愛佔小便宜，就不費力的討口酒吃吧。」搶到南希仁身邊，待銅缸再次落下時，也抄一口酒吃了，忽地躍起，雙足抵住缸邊，空中用力，雙腳一挺，身子如箭般向後射出，那銅缸也給他雙腳蹬了出去。他和銅缸從相反方向飛出，銅缸徑向丘處機飛去。他身子激射到板壁之上，輕輕滑下。妙手書生朱聰搖著折扇，不住口的道：「妙哉，妙哉！」丘處機接住銅缸，又喝了一大口酒，說道：「妙哉，妙哉！貧道敬二哥一缸。」朱聰狂叫起來：「啊喲，使不得，小生手無縛雞之力，肚無杯酒之量，不壓死也要醉死……」呼叫未畢，銅缸已向他當頭飛到。朱聰大叫：「壓死人啦，救命，救……」伸扇子在缸中一撈，送入口中，倒轉扇柄，抵住缸邊往外送出，騰的一聲，樓板已被他蹬破一個大洞，身子從洞裡掉了下去，「救命，救命」之聲，不住從洞裡傳將上來。眾人都知他是裝腔作勢，誰也不覺驚訝。完顏洪烈見他扇柄一抵，銅缸便已飛回，小小一柄折扇，所發勁力竟不弱於南希仁那根沉重的鋼鐵扁擔，心下暗自駭異。越女劍韓小瑩叫道：「我來喝一口！」右足一點，身子如飛燕掠波，倏地在銅缸上空躍過，頭一低，已在缸中吸到了一口酒，輕飄飄的落在對面窗格之上。她擅於劍法輕功，膂力卻非所長，心想輪到這口笨重已極的銅缸向自己擲來，接擋固是無力，要擲還給這個道士更是萬萬不能，是以乘機施展輕功吸酒。這時那銅缸仍一股勁的往街外飛出，街上人來人往，落將下來，勢必釀成極大災禍。丘處機暗暗心驚，正擬躍到街上去接住。只聽呼的一聲，身旁一個黃衣人斜刺越過，口中一聲呼哨，樓下那匹黃馬奔到了街口。

　　樓上眾人都搶到窗口觀看，只見空中一個肉團和銅缸一撞，銅缸下墮之勢變為向前斜落，肉團和銅缸雙雙落在黃馬背上。那黃馬馳出數丈，轉過身來，直奔上樓。馬王神韓寶駒身在馬腹之下，左足勾住鐙子，雙手及右足卻托住銅缸，使它端端正正的放在馬鞍之上，不致傾側。那黃馬跑得又快又穩，上樓如馳平地。韓寶駒翻身上馬，探頭在缸中喝了一大口酒，左臂一振，把銅缸推在樓板之上，哈哈大笑，一提韁，那黃馬倏地從窗口竄了出去，猶如天馬行空，穩穩當當的落在街心。韓寶駒躍下馬背，和朱聰挽手上樓。丘處機道：「江南七俠果然名不虛傳！個個武功高強，貧道甚是佩服。衝著七位的面子，貧道再不跟這和尚為難，只要他交出那兩個可憐的女子，就此既往不咎。」柯鎮惡道：「丘道長，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這位焦木大師數十年清修，乃是有道的高僧，我們素來敬佩。法華寺也是嘉興府有名的佛門善地，怎麼會私藏良家婦女？」丘處機道：「天下之大，盡有欺世盜名之輩。」韓寶駒怒道：「如此說來，道長是不信我們的話了？」丘處機道：「我寧可信自己的眼睛。」韓寶駒道：「道長要待怎樣？」他身子雖矮，但話聲響亮，說來自有一股威猛之氣。丘處機道：「此事與七位本來無干，既然橫加插手，必然自恃技藝過人。貧道不才，只好和七位見個高下，若是不敵，聽憑各位如何了斷便了。」柯鎮惡道：「道長既然一意如此，就請劃下道兒來罷。」丘處機微一沉吟，說道：「我和各位向無仇怨，久仰江南七怪也是英俠之士，動刀動拳，不免傷了和氣。這樣罷。」大聲叫道：「酒保，拿十四個大碗來！」

　　酒保本來躲在樓下，這時見樓上再無動靜，聽得叫喚，忙不疊的將大碗送上樓來。

　　丘處機命他把大碗都到缸中舀滿了酒，在樓上排成兩列，向江南七怪說道：「貧道和各位鬥鬥酒量。各位共喝七碗，貧道一人喝七碗，喝到分出勝負為止。這法兒好不好？」韓寶駒與張阿生等都是酒量極宏之人，首先說好。柯鎮惡卻道：「我們以七敵一，勝之不武，道長還是另劃道兒吧。」丘處機道：「你怎知一定能勝得了我？」

　　越女劍韓小瑩雖是女子，生性卻是十分豪爽，當下亢聲說道：「好，先比了酒量再說。這般小覷我們七兄弟的，小妹倒是第一次遇上。」說著端起一碗酒來，咕嘟咕嘟的便喝了下去。她這碗酒喝得急了，頃刻之間，雪白的臉頰上，泛上了桃紅。丘處機道：「韓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大家請罷！」七怪中其餘六人各自舉碗喝了。丘處機碗到酒干，頃刻間連盡七碗，每一碗酒都只咕的一聲，便自口入肚，在咽喉間竟然不稍停留。酒保興高采烈，大聲叫好，忙又裝滿了十四碗。八人又都喝了。喝到第三個十四碗時，韓小瑩畢竟量窄，喝得半碗，右手微微發顫。張阿生接過她手中半碗酒來，道：「七妹，我代你喝了。」韓小瑩道：「道長，這可不可以？」丘處機道：「行，誰喝都是一樣。」再喝一輪，全金髮也敗了下去。七怪見丘處機連喝二十八碗酒，竟是面不改色，神態自若，盡皆駭然。完顏洪烈在一旁瞧著，更是撟舌不下，心想：「最好這老道醉得昏天黑地，那江南七怪乘機便將他殺了。」全金髮心想己方還剩下五人，然而五人個個酒量兼人，每人再喝三四碗酒還可支持，難道對方的肚子裡還裝得下二十多碗酒？就算他酒量當真無底，肚量卻總有限，料想勝算在握，正自高興，無意中在樓板上一瞥，只見丘處機雙足之旁濕了好大一灘，不覺一驚，在朱聰耳邊道：「二哥，你瞧這道士的腳。」朱聰一看，低聲道：「不好，他是用內功把酒從腳上逼了出來。」全金髮低聲道：「不錯，想不到他內功這等厲害，那怎麼辦？」朱聰尋思：「他既有這門功夫，便再喝一百碗也不打緊。預得另想計較。」退後一步，突然從先前踹破的樓板洞中摔了下去，只聽他大叫：「醉了，醉了！」又從洞中躍上。又喝了一巡酒，丘處機足旁全是水漬，猶如有一道清泉從樓板上汩汩流出。這時南希仁、韓寶駒等也都瞧見了，見他內功如此精深，都是暗自欽服。

　　韓寶駒把酒碗往桌上一放，便欲認輸。朱聰向他使個眼色，對丘處機道：「道長內功出神入化。我們佩服之極。不過我們五個拚你一個，總似乎不大公平。」丘處機一怔，道：「朱二哥瞧著該怎麼辦？」朱聰笑道：「還是讓兄弟一對一的跟道長較量下去吧。」此言一出，眾人都覺奇怪，眼見五人與他鬥酒都已處於必敗之地，怎麼他反而要獨自抵擋？但六怪都知這位兄弟雖然言語滑稽，卻是滿肚子的詭計，行事往往高深莫測，他既這麼說，必是另有詐道，當下都不作聲。

　　丘處機呵呵笑道：「江南七俠真是要強得緊。這樣吧，朱二哥陪著我喝乾了缸中之酒，只要不分勝敗，貧道就算輸了，好不好？」這時銅缸中還剩下小半缸酒，無慮數十大碗，只怕要廟裡兩個彌勒佛的大肚子，才分裝得下。但朱聰毫不在意，笑道：「兄弟酒量雖然不行，但當年南遊，卻也曾勝過幾樣厲害傢伙，干啊！」他右手揮舞破扇，左手大袖飄揚，一面說，一面喝酒。丘處機跟著他一碗一碗的喝下去，問道：「什麼厲害傢伙？」朱聰道：「兄弟有一次到天竺國，天竺王子拉了一頭水牛出來，和我鬥飲烈酒，結果居然不分勝敗。」丘處機知他是說笑話罵人，「呸」了一聲，但見他指手劃腳，胡言亂語，把酒一碗一碗的灌下肚去，手足之上又無酒水滲出，顯然不是以內功逼發，但見他腹部隆起了一大塊，難道他肚子真能伸縮自如，頗感奇怪，又聽他道：「兄弟前年到暹羅國，哈，這一次更加不得了。暹羅國王牽了一頭大白象和我鬥酒，這蠢傢伙喝了七缸，你道我喝了幾缸？」丘處機明知他是說笑，但見他神態生動，說得酣暢淋漓，不由得隨口問了一句：「幾缸？」朱聰神色突轉嚴重，壓低了聲音，正色道：「九缸！」忽然間又放大了聲音道：「快喝，快喝！」但見他手舞足蹈，似醉非醉，如瘋非瘋，便在片刻之間，與丘處機兩人把銅缸中的酒喝到了底。韓寶駒等從來不知他竟有偌大酒量，無不驚喜交集。

　　丘處機大拇指一翹，說道：「朱兄真是一位奇人，貧道拜服！」朱聰笑道：「道長喝酒用的是內功，兄弟用的卻是外功，乃體外之功。你請看吧！」說著哈哈大笑，忽地倒翻一個觔斗，手裡已提著一隻木桶，隨手一晃，酒香撲鼻，桶裡裝的竟是半桶美酒。這許多人個個武功高強，除柯鎮惡外，無不眼光銳利，但竟沒瞧清楚這水桶是從哪裡來的，再看朱聰的肚子時，卻已扁平如常，顯然這木桶本來是藏在他大袍子的底下，江南七俠縱聲大笑，丘處機不禁變色。

　　要知朱聰最善於雞鳴狗盜、穿窬行竊之技，是以綽號叫做「妙手書生」。他這袍內藏桶之術，一直流傳至今。魔術家表演之時，空身走出台來，一個觔斗，手中多了一缸金魚，再一個觔斗，台上又多了一碗清水，可以變到滿台數十碗水，每一碗水中都有一尾金魚游動，令觀眾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歎為觀止，即是師法這門妙術。朱聰第二次摔落樓下，便是將一隻木桶藏入了袍底，喝酒時胡言亂語，揮手揚扇，旨在引開丘處機的目光。魔術家變戲法之時，在千百對眼睛的睽睽注視之下，尚且不讓人瞧出破綻，那時丘處機絲毫沒防到他會使這般手法，竟未看出他使用妙技，將一大碗一大碗的酒都倒入了蒙在袍內的木桶之中。

　　丘處機道：「哼，你這個怎麼算是喝酒？」朱聰笑道：「你難道算是喝酒了？我的酒喝在桶內，你的酒喝在地下，那又有什麼分別？」他一面說，一面踱來踱去，忽然一不小心踏在丘處機足旁的酒漬之中，一滑之下，向丘處機身上跌去。丘處機隨手扶了他一把。朱聰向後一躍，踱了一個圈子，叫道：「好詩，好詩！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躍水精……」拖長了聲音，朗聲念誦起來。丘處機一怔：「這是我去年中秋寫的一首未成律詩，放在身邊，擬待續成下面四句，從未給別人看過，他怎麼知道？」伸手往懷裡一摸，寫著這半首詩的那張紙箋果真已不知去向。朱聰笑吟吟的攤開詩箋，放在桌上，笑道：「想不到道長武功蓋世，文才也如此雋妙，佩服佩服。」原來他剛才故意一滑一跌，已施展妙手空空之技，把丘處機衣袋內的這張紙條偷了出來。丘處機尋思：「適才他伸手到我懷裡，我竟是絲毫不覺，倘若他不是盜我詩箋，而是用匕首戳上一刀，此刻我哪裡還有命在？顯然是他手下留情了。」言念及此，心意登平，說道：「朱二俠既陪著貧道一起干光了這一缸酒，貧道自當言而有信，甘拜下風。今日醉仙樓之會，是丘處機栽在江南七俠手下了。」江南七怪齊聲笑道：「不敢，不敢。這些玩意兒是當不得真的。」朱聰又道：「道長內功深湛，我們萬萬不及。」丘處機道：「貧道雖然認輸，但兩個朋友所遺下的寡婦卻不能不救。」舉手行禮，托起銅缸，說道：「貧道這就去法華寺要人。」柯鎮惡怒道：「你既已認輸，怎地又跟焦木大師糾纏不清？」丘處機道：「扶危解困，跟輸贏可不相干。柯大俠，若是你朋友不幸遭難，遺孀受人欺辱，你救是不救？」說到這裡，突然變色，叫道：「好傢伙，還約了人啦，就是千軍萬馬，你道爺便豁出了性命不要，也不能就此罷手。」張阿生道：「就是咱們七兄弟，還用得著約什麼人？」柯鎮惡卻也早聽到有數十人奔向酒樓而來，還聽到他們兵刃弓箭互相碰撞之聲，當即站起，喝道：「大家退開，抄傢伙！」張阿生等搶起兵器，只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數十人搶上樓來。

　　眾人回頭看時，見數十人都是穿著金兵裝束的勁卒。丘處機本來敬重江南七怪的為人，只道他們被焦木和尚一時欺蒙，是以說話行事始終留了餘地，這時忽見大批金兵上來，心頭怒極，大叫：「焦木和尚，江南七怪，你們居然去搬金寇，還有臉而自居什麼俠義道？」韓寶駒怒道：「誰搬金兵來著？」那些金兵正是完顏洪烈的侍從。他們見王爺出外良久不歸，大家不放心，一路尋來，聽說醉仙樓上有人兇殺惡鬥，生怕王爺遇險，是以急急趕到。

　　丘處機哼了一聲，道：「好啊，好啊！貧道恕不奉陪了！這件事咱們可沒了沒完。」手托銅缸，大踏步走向梯口。柯鎮惡站起身來，叫道：「丘道長，您可別誤會！」丘處機邊走邊道：「我誤會？你們是英雄好漢，幹麼要約金兵來助拳？」柯鎮惡道：「我們可沒有約。」丘處機道：「我又不是瞎子！」柯鎮惡眼睛盲了，生平最忌別人譏諷他這缺陷，鐵杖一擺，搶上前去，喝道：「瞎子便怎樣？」丘處機更不打話，左手一抬，拍的一掌，打在一名金兵的頂門上。那兵哼也沒哼一聲，登時腦漿迸裂而死。丘處機道：「這便是榜樣！」袍袖一拂，逕自下樓。眾金兵見打死了同伴，一陣大亂，早有數人挺矛向丘處機後心擲下。他頭也不回，就似背後生著眼睛，伸手一一撥落。眾金兵正要衝下，完顏洪烈疾忙喝住，轉身對柯鎮惡道：「這惡道無法無天，各位請過來共飲一杯，商議對付之策如何？」柯鎮惡聽得他呼喝金兵之聲，知他是金兵頭腦，喝道：「他媽的，滾開！」完顏洪烈一愕。韓寶駒道：「咱大哥叫你滾開！」右肩一聳，正撞在他左胯之上。完顏洪烈一個踉蹌，退開數步。江南七怪和焦木和尚一擁下樓。

　　朱聰走在最後，經過完顏洪烈身旁時，伸扇又在他肩頭一拍，笑道：「你拐帶的女子賣掉了嗎？賣給我怎樣？哈哈，哈哈！」說著急步下樓。朱聰先前雖不知完顏洪烈的來歷，但在客店之中看到他對待包惜弱的模樣，已知他二人不是夫婦，又聽他自誇豪富，便盜了他金銀，小作懲戒。此則既知他是金兵頭腦，不取他的金銀，哪裡還有天理？

　　完顏洪烈伸手往懷裡一摸，帶出來的幾錠金銀果然又都不翼而飛。他想這些人個個武功驚人，請那矮胖子去做馬術教頭之事那也免開尊口了，若再給他們發見包氏娘子竟在自己這裡，更是天大禍事，幸得此刻丘處機與七怪誤會未釋，再不快走，連命也得送在這裡。當下趕回客店，帶同包惜弱連夜向北，回金國的都城燕京而去。

　　原來那日丘處機殺了漢奸王道干，在牛家村結識郭嘯天，楊鐵心兩人，又將前來追捕的金兵和衙役殺得一個不剩，心下暢快，到得杭州後，連日在湖上賞玩風景。西湖之北的葛嶺，乃晉時葛洪煉丹之處，為道家勝地。丘處機上午到處漫遊，下午便在葛嶺道觀中修練內功，研讀道藏。這日走過清河坊前，忽見數十名官兵在街上狼狽經過，甩盔曳甲，折弓斷槍，顯見是吃了敗仗逃回來的。他心下奇怪，暗想：「此時並沒和金國開仗，又沒聽說左近有盜賊作亂，不知官兵是在哪裡吃了這虧？」詢問街上百姓，眾人也都茫然不知。他好奇心起，遠遠跟隨，見眾官兵進了威果第六指揮所的營房。

　　到了夜間，他悄悄摸進指揮所內，抓了一名官兵出來，拖到旁邊小巷中喝問。那官兵正睡得糊里糊塗，突然利刃加頸，哪敢有絲毫隱瞞，當即把牛家村捉拿郭、楊二人的事照實說了。丘處機不迭聲的叫苦，只聽那兵士說，郭嘯天已當場格斃，楊鐵心身受重傷，不知下落，多半也是不活的了；又說郭楊二人的妻子倒是活捉了來，可是走到半路，不知如何，竟有一彪人馬衝將出來，糊里糊塗的打了一場，官兵卻吃了老大的虧。丘處機只聽得悲憤無已，但想那小兵奉命差遣，實是身不由己，當下也不拿他出氣，只問：「你們上官是誰？」那小官道：「指揮大人他……他……姓段……官名……官名叫作天德」丘處機放了小兵，摸到指揮所內去找那段天德，卻是遍尋不獲。次日一早，指揮所前的竿子上高高掛出一顆首級。號令示眾。丘處機一看，赫然便是新交朋友郭嘯天的頭顱，心中又是難過，又是氣惱，心道：「丘處機啊丘處機，這兩位朋友是忠義之後，好意請你飲酒，你卻累得他們家破人亡。你若不替他們報仇雪恨，還稱得上是什麼男子漢大丈夫？」想到憤恨之處，反手一掌，只把指揮所前的旗桿石打得石屑紛飛。好容易守到半夜，他爬上長竿，把郭嘯天的首級取了下來，奔到西湖邊上，挖了一坑，把首級埋了，拜了幾拜，不禁灑下淚來，默默祝禱：「貧道當日答允傳授兩位後裔的武藝，貧道生平言出必踐，如不將你們的後人調教為英雄人物，他日黃泉之下，再無面目和兩位相見。」心下盤算，首先要找到那段天德，殺了他為郭楊兩人報仇，然後去救出兩人的妻子，安頓於妥善之所，天可憐見生下兩個遺腹子來，好給兩位好漢留下後代。他接連兩晚暗闖威果第六指揮所，卻都未能找到指揮使段天德。想是此人貪圖安逸、不守軍紀，不宿在營房之中與士卒同甘同苦。第三日辰牌時分，他徑到指揮所轅門之外，大聲喝道：「段天德在哪裡，快給我滾出來！」

　　段天德為了郭嘯天的首級被竊，正在營房中審訊郭嘯天的妻子李萍，要她招認丈夫有什麼大膽不法的朋友，忽聽得營外鬧成一片，探頭從窗口向外張望，只見一個長大道士威風凜凜的手提兩名軍士，橫掃直劈，只打得眾兵丁叫苦連天。軍佐一疊連聲的喝叫：「放箭！」倉卒之際，眾官兵有的找到了弓，尋不著箭，有的拿到箭，卻又不知弓在何處。段天德大怒，提起腰刀，直搶出去，喝道：「造反了麼？」揮刀往丘處機腰裡橫掃過去。丘處機見是一名軍官，將手中軍士一拋，不閃不架，左手一探，已搶前抓住了他手腕，喝道：「段天德那狗賊在哪裡？」

　　段天德手上劇痛，全身酸麻，忙道：「道爺要找段大人麼？他……他在西湖船裡飲酒，也不知今天回不回來。」丘處機信以為真，鬆開了手。段天德向兩名軍士道：「你們快帶領這位道爺，到湖邊找段指揮去。」兩名軍士尚未領悟，段天德喝道：「快去，快去，莫惹道爺生氣。」兩名軍士這才會意，轉身走出。丘處機跟了出去。段天德哪裡還敢停留，忙帶了幾名軍士，押了李萍，急奔雄節第八指揮所來。那指揮使和他是酒肉至交，一聽之下，正要點兵去擒殺惡道，突然營外喧聲大起，報稱一個道士打了進來，想必帶路的軍士受逼不過，將段天德的常到之處說了出來。段天德是驚弓之鳥，也不多說，帶了隨從與李萍便走，這次是去投城外全捷第二指揮所。那指揮所地處偏僻，丘處機一時找他不到。段天德驚魂稍定，想起那道人在千百軍士中橫衝直撞的威勢，真是不寒而慄。這時手腕上又開始劇痛，越腫越高，找了個軍營中的跌打醫生來一瞧，腕骨竟是給捏斷了兩根。上了夾板敷藥之後，當晚不敢回家，便住在全捷第二指揮所內。睡到半夜，營外喧擾起來，說是守崗的軍士忽然不見了。段天德驚跳起來，心知那軍士定是被道士擄了去逼問，自己不論躲往何處軍營，他總能找上門來，打是打不過，躲又躲不開，那可如何是好？這道士已跟自己朝過了相，只衝著自己一人而來，軍營中官兵雖多，卻未必能保護周全。正自惶急，突然想起伯父在雲棲寺出家，他武功了得，不如投奔他去；又想那道士找自己為難，定與郭嘯天一案有關，如把李萍帶在身邊，危急時以她為要挾，那惡道便不敢貿然動手，當下逼迫李萍換上軍士裝束，拉著她從營房後門溜了出去，黑夜中七高八低的往雲棲寺來。

　　他伯父出家已久，法名枯木，是雲棲寺的住持，以前本是個軍官，武功出自浙閩交界處仙霞派的嫡傳，屬於少林派的旁支。他素來不齒段天德為人，不與交往，這時見他夤夜狼狽逃來，自是十分詫異，當下冷冷的問道：「你來幹什麼？」段天德知道伯父一向痛恨金兵，要是說了實情，自己如何會同金兵去捕殺郭楊二人，只怕伯父立時便殺了自己，因此在路上早已想妥了一套說辭，眼見伯父神色不善，忙跪下磕頭，連稱：「侄兒給人欺侮了，求伯父作主。」枯木道：「你在營裡當官，不去欺侮別人，人家已謝天謝地啦，又有誰敢欺侮你啦？」段天德滿面慚容，說道：「侄兒不爭氣，給一個惡道趕得東奔西逃，無路可走。求伯父瞧在我過世的爹爹面上，救侄兒一命。」枯木聽他說得可憐，問道：「那道人追你幹什麼？」段天德知道越是將自己說得不堪，越是易於取信，當下連稱：「侄兒該死，該死。前日侄兒和幾個朋友，到清冷橋西的瓦子去玩耍……」枯木鼻中哼了一聲，臉色登時大為不愉。原來宋朝的妓院稱為「瓦捨」，或稱「瓦子」，取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意思是說易聚易散。

　　段天德又道：「侄兒有個素日相好的粉頭，這天正在唱曲子陪侄兒飲酒，忽然有個道人進來，說聽她曲子唱得好，定要叫她過去相陪……」枯木怫然不悅，道：「胡說！出家人又怎會到這種下流地方去？」段天德道：「是啊，侄兒當下就出言嘲諷，命他出去。那道人兇惡得緊，反罵侄兒指日就要身首異處，卻在這裡胡鬧。」枯木道：「什麼身首異處？」段天德道：「他說金兵不日渡江南下，要將咱們大宋官兵殺得乾乾淨淨。」枯木勃然怒道：「他如此說來？」段天德道：「是。也是侄兒脾氣不好，跟他爭吵，說道金兵若是渡江，我們拚命死戰，也未必便輸了。」這句話好生迎合枯木的心意，只聽得他連連點頭，覺得這個侄兒自從出得娘胎，惟有這句話最像人話。段天德見他點頭，心下暗喜，說道：「兩人說到後來，便打將起來，侄兒卻不是這惡道的敵手。他一路追趕，侄兒無處逃避，只得來向伯父求救。」枯木道：「我是出家人，不來理會你們這般爭風吃醋的醜事。」段天德哀求道：「只求伯父救我一命，以後決不敢了。」枯木想起兄弟昔日之情，又惱那道人出言無狀，便道：「好，你就在寺裡客舍住幾日避他一避。可不許胡鬧。」段天德連連答應。枯木歎道：「一個做軍官的，卻如此無用。當真金兵渡江來攻，那如何得了？唉，想當年，我……」李萍受了段天德的挾制威嚇，在一旁耳聽得他肆意撒謊，卻不敢出一句聲。這天下午申牌時分，知客僧奔進來向枯木稟報：「外面有個道人，大叫大嚷的好不兇惡，口口聲聲要段……段長官出去。」枯木把段天德叫來。段天德驚道：「是他，正是他。」枯木道：「這道人如此凶狠，他是哪一門哪一派的？」段天德道：「不知是哪裡來的野道士，也不見武功有什麼了不得，只不過膂力大些，侄兒無用，因此抵敵不住。」枯木道：「好，我去會會。」當下來到大殿。丘處機正要闖進內殿，監寺拚命攔阻，卻攔不住。枯木走上前去，在丘處機臂上輕輕一推，潛用內力，想把他推出殿去，哪知這一推猶如碰在棉花堆裡，心知不妙，正想收力，已經來不及了，身不由主的直跌出去，蓬的一聲，背心撞在供桌之上，喀喇喇幾聲響，供桌被撞塌了半邊，桌上香爐、燭台紛紛落地。枯木大驚，心想：「這道人的武功高明之極，豈只膂力大些而已？」當下雙手合十，打個問訊，道：「道長光臨敝寺，有何見教？」丘處機道：「我是來找一個姓段的惡賊。」枯木自知決不是他的敵手，說道：「出家人慈悲為懷，道長何必跟俗人一般見識？」丘處機不理，大踏步走向殿內。這時段天德早已押著李萍在密室裡躲了起來。雲棲寺香火極盛，其時正是春天進香的季節，四方來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丘處機不便強搜，冷笑數聲，退了出去。段天德從隱藏之處出來。枯木怒道：「什麼野道士了？如不是他手下容情，我一條老命早已不在了。」段天德道：「這惡道只怕是金人派來的細作，否則怎麼定要跟咱們大宋軍官為難？」知客僧回來稟報，說那道人已經走了。枯木道：「他說些什麼？」知客僧道：「他說本寺若不交出那個……那個段長官，他決不罷休。」枯木向段天德怒視一眼，說道：「你說話不盡不實，我也難以深究。只是這道人武功實在太強，你若落入他手，性命終究難保。」沉吟半晌，道：「你在這裡不能耽了。我師弟焦木禪師功力遠勝於我，只有他或能敵得住這道人，你到他那裡去避一避吧。」段天德哪裡敢說半個不字，討了書信，連夜僱船往嘉興來，投奔法華寺住持焦木大師。

　　焦木怎知他攜帶的隨從竟是個女子，既有師兄書信，便收留了。豈知丘處機查知蹤跡，跟著追來，在後園中竟見到了李萍，待得衝進後園查察時，段天德已將李萍拉入了地窖。丘處機還道包惜弱也給藏在寺內，定要焦木交出人來。他是親眼所見，不管焦木如何解說，他總是不信。兩人越說越僵，丘處機一顯武功，焦木自知不是敵手，他與江南七怪素來交好，便約丘處機在醉仙樓上見面。丘處機那口大銅缸，便是從法華寺裡拿來的。待得在醉仙樓頭撞到金兵，丘處機誤會更深。焦木於此中實情，所知自是十分有限，與江南七怪出得酒樓，同到法華寺後，說了師兄枯木禪師薦人前來之事，又道：「素聞全真七子武功了得，均已得了當年重陽真人的真傳，其中長春子尤為傑出，果然名不虛傳。這人雖然魯莽了些，但看來也不是無理取鬧之人，與老衲無怨無仇，中間定有重大誤會。」全金髮道：「還是把令師兄薦來的那兩人請來，仔細問問。」焦木道：「不錯，我也沒好好盤問過他們。」正要差人去請段天德，柯鎮惡道：「那丘處機性子好不暴躁，一上來便聲勢洶洶，渾沒把咱們江南武林人物瞧在眼裡。他全真派在北方稱雄，到南方來也想這般橫行霸道，那可不成。這誤會要是解說不了，不得不憑武功決勝，咱們一對一的跟他動手，誰也抵擋不住。他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朱聰道：「咱們跟他來個一擁齊上！」韓寶駒道：「八人打他一個？未免不是好漢。」全金髮道：「咱們又不是要傷他性命，只不過叫他平心靜氣的聽焦木大師說個清楚。」韓小瑩道：「江湖上傳言出去，說焦木大師和江南七怪以多欺少，豈不是壞了咱們名頭？」八人議論未決，忽聽得大殿上震天價一聲巨響，似是兩口巨鐘互相撞擊，眾人耳中嗡嗡嗡的好一陣不絕。柯鎮惡一躍而起，叫道：「來啦！」八人奔至大殿，又聽得一聲巨響，還夾著金鐵破碎之聲。只見丘處機托著銅缸，正在敲撞大殿上懸著的那口鐵鐘，數擊之下，銅缸已出現了裂口。那道人鬍鬚戟張，圓睜雙眼，怒不可抑。江南七怪不知丘處機本來也非如此一味蠻不講理之人，只因他連日追尋段天德不得，怒火與日俱增，更將平素憎恨金兵之情，盡皆加在一起。七怪卻道他恃藝欺人，決意和他大拚一場。全真七子威名越盛，七怪越是不肯忍讓，倘若丘處機只是個無名之輩，反而易於分說了。韓寶駒叫道：「七妹，咱兄妹先上。」他是韓小瑩的堂兄，性子最急，刷的一聲，腰間一條金龍鞭已握在手中，一招「風捲雲殘」，疾往丘處機托著銅缸的右手手腕上捲去。韓小瑩也抽出長劍，逕往丘處機後心刺到。丘處機前後受敵，右手回轉，噹的一聲，金龍鞭打在銅缸之上，同時身子略側，已讓過了後心來劍。古時吳越成仇，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相圖吳國。可是吳王手下有個大將伍子胥，秉承孫武遺教，訓練的士卒精銳異常。勾踐眼見兵卒武藝不及敵國，悶悶不樂。有一日越國忽然來了個美貌少女，劍術精妙無比。勾踐大喜，請她教導越兵劍法，終於以此滅了吳國。嘉興是當年吳越交界之處，兩國用兵，向來以此為戰場，這套越女劍法就在此處流傳下來。只是越國處女當日教給兵卒的劍法旨在上陣決勝，是以斬將刺馬頗為有用，但以之與江湖上武術名家相鬥，就嫌不夠輕靈翔動。到得唐朝末葉，嘉興出了一位劍術名家，依據古劍法要旨而再加創新，於鋒銳之中另蘊複雜變化。韓小瑩從師父處學得了這路劍法，雖然造詣未精，但劍招卻已頗為不凡，她的外號「越女劍」便由劍法之名而得。

　　數招一過，丘處機看出她劍法奧妙，當下以快打快。她劍法快，丘處機出手更快，右手以銅缸擋住韓寶駒的金龍鞭，左掌著著搶快，硬打硬拿，要強行奪取韓小瑩手中長劍。片刻之間，韓小瑩倏遇險招，被逼得退到了佛像之旁。南山樵子南希仁和笑彌陀張阿生一個手持純鋼扁擔，一個挺起屠牛的尖刀，上前夾攻。南希仁一語不發，一根扁擔使得虎虎生風。張阿生卻是吼叫連連，滿口江南的市井俚語，丘處機既不懂他說些什麼，便跟他來個充耳不聞。酣戰中丘處機突飛左掌，往張阿生面門劈到。張阿生後仰相避，哪知他這一招乃是虛招，右足突然飛出，張阿生手腕一疼，尖刀脫手飛出，他拳術上造詣遠勝兵刃，尖刀脫手，竟是毫不在意，左腿略挫，右掌虛晃，呼的一聲，左拳猛擊而出，勁雄勢急。丘處機讚道：「好！」側身避開，連叫：「可惜！可惜！」張阿生問道：「可惜什麼？」丘處機道：「可惜你一身好功夫，卻是自甘墮落，既與惡僧為伍，又去作金兵的走狗。」張阿生大怒，喝道：「蠻不講理的賊道士，你才作金兵走狗！」呼呼呼連擊三拳。丘處機身子一縮，銅缸斜轉，當當兩聲，張阿生接連兩拳竟都打在缸上。朱聰見己方四人聯手，兀自處於下風，向全金髮一招手，二人從兩側攻了上去。全金髮用的是一桿大鐵秤，秤桿使的是桿棒路子，秤鉤飛出去可以鉤人，猶如飛抓，秤錘則是一個鏈子錘，是以一件兵器卻有三般用途。朱聰擅於點穴之術，破油紙扇的扇骨乃是鋼鑄，將扇子當作了點穴撅，在各人兵器飛舞中找尋對方的穴道。

　　丘處機的銅缸迴旋轉側，宛如一個巨大的盾牌，擋在身前，各人的兵器哪裡攻得進去？他左手擒拿劈打，卻又乘隙反襲。那沉重的銅缸拿在手中，身法雖然再也無法靈動，但以寡敵眾，由此而盡擋敵人來招，畢竟還是利勝於弊。焦木見眾人越打越猛，心想時刻一久，雙方必有損傷，急得大叫：「各位住手，請聽我一言。」但眾人斗發了性，卻哪裡收得住手？丘處機喝道：「下流東西，誰來聽你胡說？瞧我的！」突然間左手拳掌並用，變化無方，連下殺手，酣鬥中驀地飛出一掌，猛向張阿生肩頭劈去，這一掌「天外飛山」去勢奇特，迅捷異常，眼見張阿生無法避開。焦木叫道：「道長休下殺手！」但丘處機與六人拚鬥，對方個個都是能手，實已頗感吃力，鬥得久了，只怕支持不住，而且對方尚有兩人虎視在旁，隨時都會殺入，那時自己只怕要葬身在這江南古剎之中了，這時好容易抓到敵方破綻，豈肯容情，這一掌竟是使上了十成力。張阿生練就了一身鐵布衫橫練功夫，在屠房裡時常脫光了衣衫，與蠻牛相撞角力為戲，全身又粗又硬，直如包了一層牛皮相似。他知對方這掌劈下來非同小可，但既已閃架不及，當下運氣於肩，猛喝一聲：「好！」硬接了他這一掌，只聽得喀喇一聲，上臂竟被他蘊蓄全真派上乘內功的這一掌生生擊斷。朱聰一見大驚，鐵骨扇穿出，疾往丘處機「璇璣穴」點去，這招是寓防於攻，生怕五弟受傷之後，敵人繼續追擊。丘處機打傷一人，精神一振，在兵器叢中單掌猶如鐵爪般連續進招。全金髮「啊喲」一聲，秤錘已被他抓住。丘處機回力急奪，全金髮力氣不及，被他拉近了兩尺。丘處機側過銅缸，擋在南希仁與朱聰面前，左掌呼的一聲，往全金髮天靈蓋直擊下去。韓寶駒與韓小瑩大驚，雙雙躍起，兩般兵刃疾向丘處機頭頂擊落。丘處機只得閃身避開。全金髮乘機竄出，這一下死裡逃生，只嚇得全身冷汗，但腰眼裡還是給踹中了一腳，劇痛徹骨，滾在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焦木本來不想出手，只盼設法和丘處機說明誤會，可是眼見邀來相助的朋友紛紛受傷，自己是正主兒，不能不上，當下袍袖一拂，舉起一段烏焦的短木，往丘處機腋下點去。丘處機心想：「原來這和尚也是個點穴能手，出手不凡。」當下凝神對付。柯鎮惡聽得五弟六弟受傷不輕，挺起鐵杖，便要上前助戰。全金髮叫道：「大哥，發鐵菱吧！打『晉』位，再打『小過』！」叫聲未歇，嗖嗖兩聲，兩件暗器一先一後往丘處機眉心與右胯飛到。丘處機吃了一驚，心想目盲之人也會施發暗器，而且打得部位如此之準，真是罕見罕聞，雖有旁人以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指點，終究也是極難之事。當下銅缸斜轉，當當兩聲，兩隻鐵菱都落入了缸內。這鐵菱是柯鎮惡的獨門暗器，四面有角，就如菱角一般，但尖角鋒銳，可不似他故鄉南湖中的沒角菱了，這是他雙眼未盲之時所練成的絕技，暗器既沉，手法又准。丘處機接住兩隻鐵菱，銅缸竟是一晃，心道：「這瞎子好大手勁！」這時韓氏兄妹、朱聰、南希仁等都已避在一旁。全金髮不住叫喚：「打『中孚』、打『離』位！……好，現下道士踏到了『明夷』……」他這般呼叫方位，和柯鎮惡是十餘年來練熟了的，便是以自己一對眼睛代作義兄的眼睛，六兄妹中也只他一人有此能耐。柯鎮惡聞聲發菱，猶如親見，霎時間接連打出了十幾枚鐵菱，把丘處機逼得不住倒退招架，再無還手的餘暇，可是也始終傷他不到。柯鎮噁心念一動：「他聽到了六弟的叫喊，先有了防備，自然打他不中了。」這時全金髮聲音越來越輕，叫聲中不住夾著呻吟，想是傷痛甚烈，而張阿生竟是一聲不作，不知生死如何。只聽全金髮道：「打……打……他……『同人』。」柯鎮惡這次卻不依言，雙手一揚，四枚鐵菱一齊飛出，兩枚分打「同人」之右的「節」位、「損」位，另外兩枚分打「同人」之左的「豐」位、「離」位。

　　丘處機向左跨一大步，避開了「同人」的部位，沒料到柯鎮惡竟會突然用計，只聽兩個人同聲驚呼。丘處機右肩中了一菱，另外對準「損」位發出的一菱，卻打在韓小瑩背心。柯鎮惡又驚又喜，喝道：「七妹，快來！」韓小瑩知道大哥的暗器喂有劇毒，厲害無比，忙搶到他身邊。柯鎮惡從袋裡摸出一顆黃色藥丸，塞在她口裡，道：「去睡在後園子泥地上，不可動彈，等我來給你治傷。」韓小瑩拔腳就奔。柯鎮惡叫道：「別跑，別跑！慢慢走去。」韓小瑩登時領悟，暗罵自己愚蠢，中毒後發力奔跑，血行加快，把毒素帶到心裡立時無救，當下放慢腳步，踱到後園。

　　丘處機中了一菱，並不如何疼痛，當下也不在意，又和朱聰、焦木等鬥在一起，酣鬥中忽聽得柯鎮惡連叫「別跑！」心念一動，只覺傷口隱隱發麻，不覺大驚，知道暗器上有毒，心裡一寒，不敢戀戰，當即運勁出拳，往南希仁面門猛擊過去。南希仁見來勢猛惡，立定馬步，橫過純鋼扁擔，一招「鐵鎖橫江」，攔在前面。丘處機並不收拳，揚聲吐氣，嘿的一聲，一拳打在扁擔正中。南希仁全身大震，雙手虎口迸裂，鮮血直流，噹啷一響，扁擔跌在地下。丘處機情急拚命，這一拳用上了全身之力。南希仁立受內傷，腳步虛浮，突然眼前金星亂冒，喉口發甜，哇的一聲，口中鮮血直噴。丘處機雖然又傷一人，但肩頭越來越麻，托著銅缸甚感吃力，大喝一聲，左腿橫掃。韓寶駒躍起避開。丘處機叫道：「往哪裡逃？」右手推出，銅缸從半空中罩將下來。韓寶駒身在空中，無處用力，只翻了半個觔斗，巨缸已罩到頂門，他怕傷了身子，當即雙手抱頭縮成一團，砰的一聲大響，銅缸已端端正正的把他罩住。丘處機拋出銅缸，當即抽劍在手，點足躍起，伸劍割斷了巨鐘頂上的粗索，左掌推處，那千餘斤重的巨鐘震天價一聲，壓在銅缸之上。韓寶駒再有神力，也爬不出來了。丘處機這兩下使力大了，只感手足酸軟，額頭上黃豆般的汗珠一顆顆滲出來。柯鎮惡叫道：「快拋劍投降，再挨得片刻，你性命不保。」丘處機心想那惡僧與金兵及官兵勾結，寺中窩藏婦女，行為奸惡之極，江南七怪既與他一夥，江湖上所傳俠名也必不確，丘某寧教性命不在，豈能向奸人屈膝？當下長劍揮動，向外殺出。江南七怪中只剩下柯鎮惡、朱聰兩人不傷，餘人存亡不知，這時怎能容他脫身出寺？柯鎮惡一擺鐵杖，攔在大門。丘處機奪路外闖，長劍勢挾勁風，逕刺柯鎮惡面門。飛天蝙蝠柯鎮惡聽聲辨形，舉杖擋格。噹的一聲，丘處機險些拿劍不住，不覺大驚，心道：「這瞎子內力如此深厚，難道功力在我之上？」接著一劍，又與對方鐵杖相交，這才發覺原來右肩受傷減力，並非對方厲害，倒是自己勁力不濟，當即劍交左手，使開一套學成後從未在臨敵時用過的「同歸劍法」來，劍光閃閃，招招指向柯鎮惡、朱聰、焦木三人要害，竟自不加防守，一味凌厲進攻。這路「同歸劍法」取的是「同歸於盡」之意，要是敵人厲害，自己性命危殆，無可奈何之際，只得使這路劍法拚命，每一招都是猛攻敵人要害，招招狠，劍劍辣，純是把性命豁出去了的打法，雖是上乘劍術，倒與流氓潑皮耍無賴的手段同出一理。原來全真派有個大對頭，長住西域，為人狠毒，武功深不可測，遠在全真七子之上。當年只有他們師父才制他得住，現今師尊逝世，此人一旦重來中原，只怕全真派有覆滅之虞。全真派有一個「天罡北斗陣法」，足可與之匹敵，但必須七人同使，若是倉卒與此人邂逅相逢，未必七人聚齊。這套「同歸劍法」也是意在對付這大對頭，然而可單獨使用，只盼犧牲得一二人與之同歸於盡，因而保全了一眾同門。丘處機此刻身中劇毒，又被三個高手纏住，命在頃刻，只得使出這路不顧一切的武功來。

　　拆得十餘招，柯鎮惡腿上中劍。焦木大叫：「柯大哥、朱二弟，讓這道人去吧。」就這麼一疏神，丘處機長劍已從他右肋中刺入。焦木驚呼倒地。

　　這時丘處機也已搖搖欲墜，站立不穩。朱聰紅了雙眼，口中咒罵，繞著他前後游鬥。再戰數合，柯鎮惡總是眼不能視物，被丘處機聲東擊西，虛虛實實，霍霍霍的連刺七八劍，劍勢來路辨別不清，右腿又中一劍，俯身直跌。朱聰大罵：「狗道士，賊道士，你身上的毒已行到了心裡啦！你再刺三劍試試。」丘處機鬚眉俱張，怒睜雙目，左手提劍，踉踉蹌蹌的追來。朱聰輕功了得，在大殿中繞著佛像如飛奔逃。丘處機自知再也支持不住了，歎了一口氣，止步不追，只覺眼前一片模糊，定了定神，想找尋出寺的途徑，突然拍的一聲，後心給一物一撞，原來是朱聰從腳上脫下來的一隻布鞋，鞋子雖軟，卻是帶著內勁。丘處機身子一晃，腦中只覺煙霧騰騰，神智漸失，正收攝心神間，咚的一下，後腦上又吃了一記，這次是朱聰在佛前面抓起的一個木魚。幸得丘處機內功深厚，換了常人，這一下就得送命，但也已打得他眼前一陣發黑。他提聲叫道：「罷了，罷了，長春子今日死在無恥之徒的手裡！」突覺雙腿酸軟，摔倒在地。朱聰怕他摔倒後又再躍起，拿起扇子，俯身來點他胸口穴道，突見他左手一動，知道不妙，忙伸右臂在胸前一擋，只覺小腹上有一股大力推來，登時向後直飛出去，人未落地，口中已是鮮血狂噴。丘處機最後這一擊乃平生功力之所聚，雖然身子已動彈不得，但這一掌將體內殘存的內勁盡數迸發出來，實是非同小可，朱聰哪裡抵受得住？

　　法華寺中眾僧都不會武藝，也不知方丈竟然身懷絕藝，突見大殿中打得天翻地覆，早就個個嚇得躲了起來。過了好一陣，聽得殿上沒了聲響，幾個大膽的小沙彌探頭張望，只見地下躺滿了人，殿上到處是血，大驚之下，大呼小叫，跌跌撞撞的忙去找段天德。段天德一直躲在地窖之中，聽眾僧說相鬥雙方人人死傷倒地，當真是不勝之喜，還怕丘處機不在其內，命小沙彌再去看明白那道士有沒有死，等小沙彌回來報稱那道士閉目俯伏，這才放心，拉了李萍奔到大殿。

　　他在丘處機身上踢了一腳。丘處機微微喘息，尚未斷氣。段天德拔出腰刀，喝道：「你這賊道追得我好苦，老子今日送你上西天去吧！」焦木重傷之餘，見段天德要行兇傷人，提氣叫道：「不……不可傷他！」段天德道：「幹什麼？」焦木道：「他是好人……只是性子急……急，生了誤會……」段天德道：「什麼好人？砍了再說。」焦木怒道：「你聽不聽我說話？放……放下刀子。」段天德哈哈大笑，叫道：「要我放下刀子？哈哈！立地成佛嗎？」舉起腰刀，向丘處機頂門便砍。

　　焦木怒極，奮起平生之力，將手中一段烏焦木頭對準段天德擲去。段天德身子急側，可是武功實在太差，沒能避開，這段焦木打在他嘴角之上，登時撞下了三顆牙齒。段天德疼極，惡性大發，也不顧焦木於自己有恩，舉刀便往他頭上砍落。站在他身旁的小沙彌狠命拉住他右臂，另一個去拉他衣領。段天德怒極，回刀將兩個個沙彌砍翻在地。丘處機、焦木、江南七俠武功雖強，這時卻個個受傷甚重，只有眼睜睜的瞧著他行兇。

　　李萍大叫：「惡賊，快住手！」她給段天德拉了東奔西逃，本想俟機殺他為夫報仇，這時見到滿地鮮血，而這惡賊又欲殺人，再也忍耐不住，當即撲上去狠命廝打。各人見她身穿軍士裝束，只道是段天德的部屬，何以反而拚命攔阻他傷人？均感詫異。

　　柯鎮惡眼睛瞎了，耳朵特別靈敏，一聽她叫嚷之聲，便知是女子，歎道：「焦木和尚，我們都給你害死啦。你寺裡果真藏著女人！」焦木一怔，立時醒悟，心想自己一時不察，給這畜生累死，無意中出賣了良友，又氣又急，雙手在地上一撐，和身縱起，雙手箕張，猛向段天德撲去。段天德見他來勢猛惡，大駭避開。焦木重傷後身法呆滯，竟爾一頭撞在大殿柱上，腦漿迸裂，立時斃命。段天德嚇得魂不附體，哪裡還敢停留，拉了李萍，急奔而出。李萍大叫：「救命啊，我不去，救命啊！」終於聲音越來越遠。

## 第03回　大漠風沙

　　寺裡僧眾見焦木圓寂，盡皆悲哭。有的便替傷者包紮傷口，抬入客舍。忽聽得巨鐘下的銅缸內噹噹噹響聲不絕，不知裡面是何怪物，眾僧面面相覷，手足無措，當下齊聲口誦《高王經》，豈知「救苦救難」、「阿彌陀佛」聲中，缸內響音始終不停，最後終於大了膽子，十多個和尚合力用粗索吊起大鐘，剛將銅缸掀起少許，裡面滾出來一個巨大的肉團。眾僧大驚，四散逃開。只見那肉團一躍站起，呼呼喘氣，卻是韓寶駒。他被罩在銅缸之中，不知後半段的戰局，眼見焦木圓寂，義兄弟個個重傷，急得哇哇大叫。提起金龍鞭便欲向丘處機頭頂擊落。全金髮叫道：「三哥，不可！」韓寶駒怒道：「為什麼？」全金髮腰間劇痛，只道：「千……千萬不可。」

　　柯鎮惡雙腿中劍，受傷不輕，神智卻仍清明，從懷中摸出解毒藥來，命僧人分別去給丘處機及韓小瑩服下，一面將經過告知韓寶駒。韓寶騎大怒，轉身奔出，要去追殺段天德。柯鎮惡喝住，說道：「那惡徒慢慢再找不遲，你快救助受了內傷的眾兄弟。」

　　朱聰與南希仁所受內傷甚重。全金髮腰間所受的這一腳也著實不輕。張阿生胳臂折斷，胸口受震，一時痛暈過去，但醒轉之後，卻無大礙。當下眾人在寺裡養傷。法華寺監寺派人到杭州雲棲寺去向枯木禪師報信，並為焦木禪師料理後事。過了數日，丘處機與韓小瑩身上中的毒都消解了。丘處機精通醫道，開了藥方給朱聰等人調治，又分別給各人推拿按摩。幸得各人根柢均厚，內傷外傷逐漸痊可，又過數日，都能坐起身來。這日八人聚集在一間僧房之中，想起受了奸人從中播弄，這許多江湖上的大行家竟自誤打誤殺，弄得個個重傷，還賠了焦木禪師一條性命，都是黯然不語。過了一會，韓小瑩首先說道：「丘道長英明，天下皆知，我們七兄弟也不是初走江湖之人，這次人家竟然糊里糊塗的栽在這無名之輩手裡，流傳出去，定讓江湖上好漢恥笑。這事如何善後，還得請道長示下。」

　　丘處機這幾日也是深責自己過於魯莽，如不是這般性急，只消平心靜氣的與焦木交涉，必可弄個水落石出，當下對柯鎮惡道：「柯大哥，你說怎麼辦？」

　　柯鎮惡脾氣本就怪僻，瞎了雙眼之後更是乖戾，這次七兄弟被丘處機一人打倒，實是生平的奇恥大辱，再加上腿上劍創兀自疼痛難當，氣惱愈甚，當下冷笑道：「丘道長仗劍橫行天下，哪裡把別人瞧在眼裡？這事又何必再問我們兄弟？」丘處機一楞，知他氣憤未消，當下站起身來向七人團團行了一禮，說道：「貧道無狀，行事糊塗，實是抱愧得緊，這裡向各位謝過。」

　　朱聰等都還了禮。柯鎮惡卻裝作不知，冷冷的道：「江湖上的事，我兄弟再也沒面目理會啦。我們在這裡打魚的打魚，砍柴的砍柴，只要道長不要再來尋事，我們總可以安安穩穩的過這下半輩子。」丘處機給他一頓搶白，臉上微紅，默不作聲，僵了一陣，站起來道：「貧道這次壞了事，此後決不敢再踏進貴境。焦木大師的怨仇，著落在貧道身上，我必手刃奸徒，出這口惡氣。現下貧道就此別過。」說著又是團團一揖，轉身出外。柯鎮惡喝道：「且慢！」丘處機轉身道：「柯大哥有何吩咐？」柯鎮惡道：「你把我們兄弟個個打得重傷，單憑這麼一句話，就算了事嗎？」丘處機道：「柯大哥意思怎樣？貧道只要力所能及，無有不遵。」柯鎮惡低沉了聲音道：「這口氣我們嚥不下去，還求道長再予賜教。」江南七怪雖然行俠仗義，卻是個個心高氣傲，行止怪異，要不怎會得了「七怪」的名頭？他們武功既高，又是人多勢眾，在武林中與人爭鬥從未吃過虧。當年與淮陽幫失和動手，七個人在長江邊上打敗了淮陽幫的一百多條好漢，其時韓小瑩年紀尚幼，卻也殺了兩名敵人，江南七怪，端的是名震江湖。這一次敗在丘處機一人手裡，自是心情異常難堪。何況焦木是七怪的好友，不幸遭難，也可說是由丘處機行事魯莽而起。可是法華寺中明明藏著女人，而且確是郭嘯天的遺孀，這一節是己方理虧，江南七怪卻又置之不理了。丘處機道：「貧道中了暗器，要不是柯大哥賜予解藥，這時早登鬼域。咱們雙方拚鬥了一場，貧道寧願認輸。」柯鎮惡道：「既是如此，你把背上長劍留下，就讓你走。」他明知此時若再動手，己方只韓氏兄妹能夠下場，勝負之數那也不用提了，但說就此罷休，寧可七怪一齊命喪於他劍底。丘處機怒氣上衝，心想：「我給你們面子，已給得十足，又已賠罪認輸，還待怎的？」當下說道：「這是貧道護身的兵器，就如柯大哥的鐵杖一般。」柯鎮惡大聲道：「你譏笑我眼盲嗎？」丘處機道：「不敢。」柯鎮惡怒道：「現下咱們大家受傷，難決勝負。明年今日，請道長再在醉仙樓相會。」丘處機眉頭一皺，心想這七怪並非歹人，我何苦與他們爭這閒氣？那日焦木死後，韓寶駒從銅缸中脫身而出，如要殺我，易如反掌。再說這件事總究是自己莽撞了，大丈夫是非分明，錯了便當認錯，但如何擺脫他們的糾纏，卻也不易，沉吟了一會兒，心念一動，說道：「各位既要與貧道再決勝負，也無不可，只是辦法卻要由貧道規定。否則的話，貧道在醉仙樓頭鬥酒，已輸了給朱二俠：法華寺較量武功，又輸了給七位，連輸兩場。第三場仍然是輸，那也不必再比了。」韓寶駒、韓小瑩、張阿生三人當即站起，朱聰等睡在床上，也昂起頭來，齊聲道：「江南七怪跟人較量，時刻與所在向來由人選擇。」丘處機見他們如此好勝，微微一笑，道：「不論是什麼賭法，都能聽貧道的主意？」朱聰與全金髮均想就算你有什麼詭道奸計，也不致就輸了給你，齊聲說道：「由你說好了。」丘處機道：「君子一言？」韓小瑩接口道：「快馬一鞭。」柯鎮惡還在沉吟。丘處機道：「我這主意要是各位覺得不妥，貧道話說在先，算是我輸。」這是擺明了以退為進，心知七怪要強，決不肯輕易讓他認輸，柯鎮惡果然接口道：「不用言語相激，快說罷。」丘處機坐了下來，道：「我這個法子，時候是拖得長些，可是賭的卻是真功夫真本事，並非單拚一時的血氣之勇。刀劍拳腳上爭先決勝，凡是學武的個個都會。咱們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決不能再像後生小子們那樣不成器。」江南七怪都想：「不用刀劍拳腳決勝負，又用什麼怪法子？難道再來比喝酒？」丘處機昂然道：「咱們來個大比賽，我一人對你們七位，不但比武功，還得斗恆心毅力，鬥智巧計謀，這一場大比拚下來，要看到得頭來，到底誰是真英雄真豪傑。」這番話只聽得江南七怪個個血脈賁張。

　　韓小瑩道：「快說，快說，越難的事兒越好。」朱聰笑道：「比賽修仙煉丹，畫符捉鬼，我們可不是你道爺的對手。」丘處機也笑道：「貧道也不會想跟朱二哥比賽偷雞摸狗，順手牽羊。」韓小瑩嘻嘻一笑，跟著又一迭連聲的催促：「快說，快說。」丘處機道：「推本溯源，咱們誤打誤傷，是為了拯救忠義的後代而起，那麼這件事還得歸結在這上面。」於是把如何結識郭楊二人、如何追趕段天德的經過說了。江南七怪聽在耳中，不住口的痛罵金人暴虐，朝廷官吏無恥。丘處機述畢，說道：「那段天德帶出去的，便是郭嘯天的妻子李氏，除了柯大哥與韓家兄妹，另外四位都見到他們了。」柯鎮惡道：「我記得她的聲音，永世不會忘記。」丘處機道：「很好。至於楊鐵心的妻子包氏，卻不知落在何方。那包氏貧道曾經見過，各位卻不認得。貧道與各位賭的就是這回事。因此法子是這樣……」韓小瑩搶著道：「我們七人去救李氏，你去救包氏，誰先成功誰勝，是不是？」

　　丘處機微微一笑道：「說到救人嗎，雖然不易，卻也難不倒英雄好漢。貧道的主意卻還要難得多，費事得多。」柯鎮惡道：「還要怎地？」丘處機道：「那兩個女子都已懷了身孕，救了她們之後，須得好好安頓，待她們產下孩子，然後我教姓楊的孩子，你們七位教姓郭的孩子……」江南七怪聽他越說越奇，都張大了口。韓寶駒道：「怎樣？」丘處機道：「過得一十八年，孩子們都十八歲了，咱們再在嘉興府醉仙樓頭相會，大邀江湖上的英雄好漢，歡宴一場。酒酣耳熱之餘，讓兩個孩子比試武藝，瞧是貧道的徒弟高明呢，還是七俠的徒弟了得？」江南七怪面面相覷，啞口無言。丘處機又道：「要是七位親自與貧道比試，就算再勝一場，也不過是以多贏少，也沒什麼光彩。待得貧道把全身本事教給了一人，七位也將藝業傳給一人。讓他二人一對一的比拚，那時如果貧道的徒弟得勝，七俠可非得心服口服不可。」柯鎮惡豪氣充塞胸臆，鐵杖重重在地下一頓，叫道：「好，咱們賭了。」全金髮道：「要是這時候那李氏已給段天德害死，那怎麼辦？」丘處機道：「這就是賭一賭運氣了。天老爺要我得勝，有什麼可說的？」韓寶駒道：「好，救孤恤寡，本是俠義道該做之事，就算比你不過，我們總也是作了一件美事。」丘處機大拇指一翹，朗聲道：「韓三爺說得不錯。七位肯承擔將郭氏的孤兒教養成人，貧道先代死去的郭兄謝謝。」說著團團作揖。朱聰道：「你這法子未免過於狡獪。憑這麼幾句話，就要我兄弟為你費心一十八年？」丘處機臉上變色，仰天大笑。韓小瑩慍道：「有什麼好笑？」丘處機道：「我久聞江南七怪大名，江湖上都道七俠急人之難，真是行俠仗義的英雄豪傑，豈知今日一見，嘿嘿！」韓寶駒與張阿生齊聲道：「怎樣？」丘處機道：「這叫作浪得虛名，見面不如聞名！」江南七怪怒火上衝。韓寶駒在板凳上猛擊一掌，正待開言，丘處機道：「古來大英雄真俠士，與人結交是為朋友賣命，只要是義所當為，就算把性命交給了他，又算得什麼？可不曾聽說當年荊軻、聶政，有什麼斤斤計較。朱家、郭解扶危濟困、急人之難，不見得又討價還價了。」這番話一頓搶白，朱聰臉上無光，心下慚愧，當即扇子一張，道：「道長說得不錯，兄弟知罪了。我們七怪擔當這件事就是。」丘處機站起身來，說道：「今日是三月廿四，十八年後的今日正午，大夥兒在醉仙樓相會，讓普天下英雄見見，誰是真正的好漢子！」袍袖一拂，滿室生風，當即揚長出門。韓寶駒道：「我這就追那段天德去，要是給他躲進了烏龜洞，從此無影無蹤，那可要大費手腳了。」七怪中只他一人沒有受傷，當下搶出山門，跨上追風黃名駒，急去追趕段天德和李氏。朱聰急叫：「三弟，三弟，你不認得他們啊！」但韓寶駒性子極急，追風黃又是馬如其名，果真奔馳如風，早去得遠了。

　　段天德拉了李萍，向外急奔，回頭見寺裡無人追趕出來，這才稍覺放心，奔到河邊，見到一艘小船，跳上船頭，舉刀喝令船夫開船。江南是水鄉之地，河道密如蛛網，小船是尋常代步之具，猶如北方的馬匹騾車一般，是以向來有「北人乘馬，南人乘船」之說。那船夫見是一個惡狠狠的武官，哪敢違拗，當即解纜搖櫓，駕船出城。

　　段天德心想：「我闖了這個大禍，若回臨安，別的不說，我伯父立時就要取我性命，只得且到北邊去避一避風頭。最好那賊道和江南七怪都傷重身死，我伯父又氣得一命嗚呼，那時再回去作官不遲。」當下督著船夫一路往北。韓寶駒的坐騎腳程雖快，但盡在旱道上東問西找，自然尋他不著。段天德連轉了幾次船，更換了身上軍官裝束，勒逼李萍也換了衣衫。十多日後過江來到揚州，投了客店，正想安頓個處所，以作暫居之計，說也湊巧，忽聽到有人在向客店主人打聽自己的蹤跡。段天德大吃一驚，湊眼從門縫中張望，見是一個相貌奇醜的矮胖子和一個美貌少女，兩人都是一口嘉興土音，料想是江南七怪中的人物，幸好揚州掌櫃不大懂兩人言語，雙方一時說不明白，當下急忙拉了李萍，從後門溜了出去，僱船再行。他不敢稍有停留，沿運河北上，一口氣到了山東境內微山湖畔的利國驛。李萍粗手大腳，容貌本陋，這時肚腹隆起，整日價詈罵啼哭，段天德雖是下流胚子，對之卻不起非禮之心。兩人日常相對，只是相打相罵，沒一刻安寧。

　　過不了幾天，那矮胖子和那少女又追到了。段天德只想在屋裡悄悄躲過，不料李萍得知來了救星，高聲大叫起來。段天德忙用棉被塞住她嘴，狠狠打了她一頓，李萍拚命掙扎呼叫，雖然沒讓韓寶駒、小瑩兄妹發現，卻已驚險之至。段天德帶了她同逃，原是想以她為質，危急時好令敵人不敢過於緊逼，但眼前情勢已變，心想自己單身一人易於逃脫，留著這潑婦在身邊實是個大大的禍胎，不如一刀殺卻，乾手淨腳，待韓氏兄妹走後，當即拔出刀來。

　　李萍時時刻刻在找尋機會，要與這殺夫仇人同歸於盡，但每到晚間睡覺之時，就被他縛住了手足，不得其便，這時見他目露凶光，心中暗暗祝禱：「嘯哥，嘯哥，求你陰靈佑護，教我手刃這個惡賊。我這就來跟你相會了。」當即從懷中取出了丘處機所贈的那柄短劍。這短劍她貼肉而藏，倒沒給段天德搜去。段天德冷笑一聲，舉刀砍將下來。李萍死志已決，絲毫不懼，出盡平生之力，挺短劍向段天德扎去。段天德只覺寒氣直逼面門，回刀一挑，想把短劍打落，哪知短劍鋒利已極，只聽得噹啷一聲，腰刀斷了半截，跌在地下，短劍劍頭已抵在自己胸前。段天德大駭，往後便跌，嗤的一聲，胸前衣服被劃破了一條大縫，自胸至腹，割了長長的一條血痕，只要李萍力氣稍大得一點兒，已自遭了破胸開膛之禍。他驚惶之下，忙舉起椅子擋住，叫道：「快收起刀子，我不殺你！」李萍這時也已手酸足軟，全身乏力，同時腹內胎兒不住跳動，再也不能跟他廝拚，坐在地下連連喘息，手裡卻緊緊抓住短劍不放。段天德怕韓寶駒等回頭再來，如獨自逃走，又怕李萍向對頭洩露自己形跡，忙逼著她上船又行，仍是沿運河北上，經臨清、德州，到了河北境內。

　　每次上陸小住，不論如何偏僻，過不多時總有人找尋前來，後來除了那矮胖子與女子之外，又多了個手持鐵杖的盲人，總算這三人不認得他，都是他在明而對方在暗，得能及時躲開，卻也已險象環生。

　　不久又多了一件大頭痛事，李萍忽然瘋癲起來，客店之中，旅途之上，時時大聲胡言亂語，引人注目，有時扯發撕衣，怪狀百出。段天德初時還道她迭遭大變，神智迷糊，但過了數日，猛然省悟，原來她是怕追蹤的人失了線索，故意留下形跡，這樣一來，要想擺脫敵人的追蹤可更加難了。這時盛暑漸過，金風初動，段天德逃避追蹤，已遠至北國，所攜帶的銀子也用得快要告罄，而仇人仍然窮追不捨，不禁自怨自艾：「老子當初在杭州當官，雞肉老酒，錢財粉頭，那是何等快活，沒來由的貪圖了人家銀子，到牛家村去殺這賊潑婦的惡強盜老公，卻來受這活罪。」他幾次便欲撇下李萍，自行偷偷溜走，但轉念一想，總是不敢，對她暗算加害，又沒一次成功。這道護身符竟變成了甩不脫、殺不掉的大累贅，反要提心吊膽的防她來報殺夫之仇，當真苦惱萬分。不一日來到金國的京城中都燕京，段天德心想大金京師，地大人多，找個僻靜所在躲了起來，只消俟機殺了這潑婦，仇人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

　　他滿肚子打的如意算盤，不料剛到城門口，城中走出一隊金兵來，不問情由，便將二人抓住，逼令二人挑擔。李萍身材矮小，金兵給她的擔子輕些。段天德肩頭卻是一副一百來斤的重擔，只壓得他叫苦連天。

　　這隊金兵隨著一名官員一路向北。原來那官是派赴蒙古部族宣示金主敕令的使者。隨行護送的金兵亂拉漢人百姓當作腳夫，挑負行李糧食。段天德抗辯得幾句，金兵的皮鞭便夾頭夾腦的抽將下來。這般情形他倒也閱歷甚多，不足為奇，只不過向來是他以皮鞭抽百姓之頭，今日卻是金兵以皮鞭抽其本人之頭而已。皮鞭無甚分別，腦袋卻頗有不同了。這時李萍肚子越來越大，挑擔跋涉，實是疲累欲死，但她決意要手刃仇人，一路上竭力掩飾，不讓金兵發現破綻，好在她自幼務農，習於勞苦，身子又甚是壯健，當下豁出了性命，勉力支撐。數十日中，盡在沙漠苦寒之地行走。這時雖是十月天時，但北國奇寒，這一日竟滿天灑下雪花，黃沙莽莽，無處可避風雪。三百餘人排成一列，在廣漠無垠的原野上行進。正行之間，突然北方傳來隱隱喊聲，塵土飛揚中只見萬馬奔騰，無數兵馬急衝而來。眾人正驚惶間，大隊兵馬已湧將過來，卻是一群敗兵。眾兵將身穿皮裘，也不知是漠北的一個什麼部族，但見行伍大亂，士眾拋弓擲槍，爭先恐後的急奔，人人臉現驚惶。有的沒了馬匹，徒步狂竄，給後面乘馬的湧將上來，轉眼間倒在馬蹄之下。金國官兵見敗兵勢大，當即四散奔逃。李萍本與段天德同在一起，但眾敗兵猶如潮水般湧來，混亂中段天德已不知去向。李萍拋下擔子，拚命往人少處逃去，幸而人人只求逃命，倒也無人傷她。

　　她跑了一陣，只覺腹中陣陣疼痛，再也支持不住，伏倒在一個沙丘之後，就此暈了過去。過了良久良久，悠悠醒來，昏迷中似乎聽得一陣陣嬰兒啼哭的聲音。她尚自迷迷糊糊，不知是已歸地府，還是尚在人間，但兒啼聲越來越響，她身子一動，忽覺胯間暖暖的似有一物。這時已是夜半，大雪初停，一輪明月從雲間鑽了出來，她陡然覺醒，不禁失聲痛哭，原來腹中胎兒已在患難流離之際誕生出來了。

　　她疾忙坐起，抱起孩兒，見是一個男孩，喜極流淚，當下用牙齒咬斷臍帶，貼肉抱在懷裡。月光下只見這孩子濃眉大眼，啼聲洪亮，面目依稀是亡夫的模樣。她雪地產子，本來非死不可，但一見到孩子，竟不知如何的生出一股力氣，掙扎著爬起，躲入沙丘旁的一個淺坑中以蔽風寒，眼瞧嬰兒，想起亡夫，不禁悲喜交集。在沙坑中躲了一晚，到第二天中午，聽得四下無聲，鼓勇出去，只見遍地都是死人死馬，黃沙白雪之中，拋滿了刀槍弓箭，環首四望，竟無一個活人。

　　她從死兵的背囊中找到些乾糧吃了，又從死兵身上找到了火刀火石，割了一塊馬肉，生火烤了。剝下死兵的皮裘，一件裹住孩子，自己也穿了一件。好在天時酷寒，屍體不腐，她以馬肉為食，在戰場上挨了十來天，精力漸復，抱了孩子，信步往東走去。這時懷中抱著的是親生孩兒，那恨之切骨的段天德已不知去向，本來的滿腔悲痛憤恨，登時化為溫柔慈愛，大漠中風沙如刀，她只求不刮到孩兒臉上，自己卻是絲毫不以為苦。行了數日，地下草木漸多，這日向晚，忽見前面兩騎馬奔馳而來。乘者見到她的模樣，便勒馬詢問。她連說帶比，將遇到敗兵、雪地產兒的事說了。那兩人是蒙古牧民，雖不懂她言語，但蒙古人生性好客，憐貧恤孤，見她母子可憐，就邀她到蒙古包去飽餐了一頓，好好睡了一覺。蒙古人以遊牧為生，趕了牲口東遷西徙，追逐水草，並無定居，用毛氈搭成帳篷以蔽風雪，就叫做蒙古包。這群牧民離開時留下了四頭小羊給她。李萍含辛茹苦的撫養嬰兒，在大漠中熬了下來。她在水草旁用樹枝搭了一所茅屋，畜養牲口，又將羊毛紡條織氈，與牧人交換糧食。忽忽數年，孩子已經六歲了。李萍依著丈夫的遺言，替他取名為郭靖。這孩子學話甚慢，有點兒呆頭呆腦，直到四歲時才會說話，好在筋骨強壯，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兩人相依為命，勤勤懇懇，牲口漸繁，生計也過得好些了，又都學會了蒙古話，只是母子對話，說的卻仍是臨安故鄉言語。李萍瞧著兒子憨憨的模樣，說著什麼「羊兒、馬兒」，全帶著自己的臨安鄉下土音，時時不禁心酸：「你爹爹是山東好漢，你也該當說山東話才是。只可惜我跟你爹爹時日太短，沒學會他的捲舌頭說話，無法教你。」

　　這一年方當十月，天日漸寒，郭靖騎了一匹小馬，帶了牧羊犬出去牧羊。中午時分，空中忽然飛來一頭黑雕，向羊群猛撲下來，一頭小羊受驚，向東疾奔而去。郭靖連聲呼喝，那個羊卻頭也不回的急逃。

　　他忙騎上小馬追去，直追了七八里路，才將小羊趕上，正想牽了小羊回來，突然間前面傳來一陣陣隱隱的轟隆之聲。郭靖吃了一驚，他小小的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心想或許是打雷。只聽得轟雷之聲愈來愈響，過了一會，又聽得轟隆聲中夾著陣陣人喧馬嘶。他從未聽到過這般的聲音，心裡害怕，忙牽了小馬小羊，走上一個土山，鑽在灌木叢裡，躲好後再探出頭來。只見遠處塵土蔽天，無數車馬奔馳而至，領隊的長官發施號令，軍馬排列成陣，東一隊，西一隊，不計其數。眾兵將有的頭上纏了白色頭巾，有的插了五色翎毛。郭靖這時不再害怕，看得很是開心。又過一陣，忽聽左首數里外號角聲響，幾排兵馬衝將過來，當先的將官是個瘦長青年，身上披了紅色斗篷，高舉長刀，領頭衝鋒。雙方兵馬衝近，廝殺起來。攻過來的那一隊人數甚少，不久便抵敵不住，退了下去，後面又有援兵抵達，只打得殺聲震天。眼見攻來的兵馬又要支持不住，忽然數十支號角齊聲吹動，一陣急鼓，進攻的軍士大聲歡呼：「鐵木真大汗來啦，大汗來啦！」雙方軍士手不停鬥，卻不住轉頭向東方張望。郭靖順著各人眼光望去，只見黃沙蔽天之中，一隊人馬急馳而來，隊中高高舉起一根長桿，桿上掛著幾叢白毛。歡呼聲由遠而近，進攻的兵馬勇氣百倍，先到的兵馬陣腳登時散亂。那長桿直向土山移來，郭靖忙縮向灌木深處，一雙光溜溜的小眼仍往外望，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漢子縱馬上了土山。他頭戴鐵盔，下頦生了一叢褐色鬍子，雙目一轉，精光四射。郭靖自不知他便是蒙古部落的酋長鐵木真，就算知道，也不懂「大汗」是什麼。

　　鐵木真騎在馬上凝望山下的戰局，身旁有十餘騎隨從。過了一會，那身披紅色斗篷的少年將軍縱馬上山，叫道：「父王，敵人人數多，咱們退一下吧！」

　　鐵木真這時已看清楚雙方形勢，低沉了嗓子道：「你帶隊向東退卻！」他雙目望著雙方兵馬交戰，口中傳令：「木華黎，你與二王子帶隊向西退卻。博爾術，你與赤老溫帶隊向北退卻。忽必來，你與速不台帶隊向南退卻。見這裡大纛高舉，號角吹動，一齊回頭衝殺。」眾將齊聲答應，下山率領部屬，片刻之間，蒙古兵四下退散。

　　敵兵齊聲歡呼，見到鐵木真的白毛大纛仍是豎在山上，四下裡都大叫起來：「活捉鐵木真，活捉鐵木真！」密密麻麻的兵馬爭先恐後向土山湧來，都不去理會四下退開的蒙古兵卒。萬馬踐沙揚塵，土山四周湧起了一團團黃霧。鐵木真站在土山高處，凜然不動，十餘名勁卒舉起鐵盾，在他四周擋去射來的弩箭。鐵木真的義弟忽都虎與猛將者勒米率領了三千精兵守在土山周圍，箭射刀砍，死守不退。刀光矛影中殺聲震天。郭靖瞧得又是興奮，又是害怕。激戰了半個多時辰，數萬名敵兵輪番衝擊，鐵木真部下三千精兵已傷亡四百餘名，敵兵也被他們殺傷了千餘名。鐵木真放眼望去，但見原野上敵軍遺屍遍地，鞍上無人的馬匹四散奔馳，但敵兵射過來的羽箭兀自力道強勁。眼見東北角敵兵攻得尤猛，守軍漸漸抵擋不住，鐵木真的第三子窩闊台很是焦急，問道：「爹爹，可以舉纛吹號了嗎？」鐵木真雙眼如鷹，一瞬也不瞬的望著山下敵兵，低沉了嗓子道：「敵兵還沒有疲！」這時東北角上敵軍調集重兵猛攻，豎了三桿黑纛，顯然是有三名大將在那裡督戰。蒙古兵漸漸後退。者勒米奔上土山，叫道：「大汗，孩兒們抵擋不住啦！」鐵木真怒道：「擋不住？你誇什麼英雄好漢？」

　　者勒米臉上變色，從軍士手中搶了一柄大刀，荷荷狂叫，衝入敵陣，殺開一條血路，直衝到黑纛之前。敵軍主將見他來勢兇猛，勒馬退開。者勒米手起刀落，將三名持纛大漢一一砍死，拋下大刀，雙手抱住三桿黑纛回上土山，倒轉了插入土中。敵軍見他如此悍勇，盡皆駭然。蒙古兵歡呼狂叫，將東北角上的缺口又堵住了。

　　又戰良久，西南角上敵軍中忽有一名黑袍將軍越眾而出，箭無虛發，接連將蒙古兵射倒了十餘人。兩名蒙古將官持矛衝上前去，被他嗖嗖兩箭，都倒撞下馬來。鐵木真誇道：「好箭法！」話聲未畢，那黑袍將軍已衝近土山，弓弦響處，一箭正射在鐵木真頸上，接著又是一箭，直向鐵木真肚腹上射來。鐵木真左頸中箭，眼見又有箭到，急提馬韁，坐騎倏地人立，這一箭勁力好生厲害，從馬胸插入，直穿沒羽，那馬撲地倒了。蒙古軍見主帥中箭落馬，人人大驚失色。敵軍吶喊聲中，如潮水般衝殺上來。窩闊台替父親拔出頸中箭羽，撕下衣襟，要替他裹傷。鐵木真喝道：「別管我，守住了山口。」窩闊台應命轉身，抽箭射倒了兩名敵兵。

　　忽都虎從西邊率隊迎戰，只打得箭盡槍折，只得退了回來。者勒米紅了眼，叫道：「忽都虎，像兔子般逃跑嗎？」忽都虎笑道：「誰逃呀？我沒了箭。」鐵木真坐倒在地，從箭袋裡抽出一把羽箭擲過去。忽都虎接過箭來，弓弦連響，對面黑纛下一名將軍中箭落馬。忽都虎猛衝下山，搶過那將軍的駿馬，回上山來。鐵木真讚道：「好兄弟，真有你的！」忽都虎滿身是血，低聲道：「可以舉纛吹號了嗎？」鐵木真伸手按住頭頸裡的創口，鮮血從手掌裡直流出來，說道：「敵軍還沒疲，再支持一會。」忽都虎跪了下家，求道：「我們甘願為你戰死，但大汗你身子要緊。」鐵木真牽過一匹馬來，奮力上鞍，叫道：「大家牢牢守住了！」揮動長刀，劈死了三名衝上土山的敵兵。敵軍忽見鐵木真重行上馬，不禁氣為之奪，敗退下山，攻勢頓緩。鐵木真見敵勢少衰，叫道：「舉纛，吹號！」蒙古兵大叫聲中，一名衛上站上馬背，將白毛大纛高高舉起，號角嗚嗚吹動。四下裡殺聲震天，遠處一排排蒙古兵勢若奔雷般衝將過來。敵軍人數雖眾，但都聚集在土山四周圍攻，外圍的隊伍一潰，中間你推我擠，亂成一團。那黑袍將軍見勢頭不對，大聲喝令約束，但陣勢已亂，士無鬥志，不到半個時辰，大軍已被沖得土崩瓦解，大股殲滅，小股逃散。那黑袍將軍騎了一匹黑馬，落荒而走。鐵木真叫道：「抓住這賊子的，賞黃金三斤。」數十名蒙古健兒大呼追去。那黑袍將軍箭無虛發，當者落馬，一口氣射倒了十餘人。餘人不敢迫近，被他催馬急奔，竟爾逃去。郭靖躲在樹叢中遙遙望見，小心靈中對那黑袍將軍好生欽仰。

　　這一仗鐵木真大獲全勝，把世仇泰亦赤兀部殲滅了一大半，料得從此不足為患，回想當年被泰亦赤兀部所擒，頸帶木枷，痛受毆辱，這場大仇今日方雪，頸中創口兀自流血不止，但心中歡暢，忍不住仰天長笑。眾將士歡聲動地，擁著大汗收兵凱旋。郭靖待大眾走遠，清理戰場的士辛也因天黑歸去，這才從樹叢中溜將出來，回到家裡時已是半夜，母親正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見兒子回來，喜從天降。郭靖說起剛才所見，雖是結結巴巴的口齒不清，卻也說了個大概。李萍見他眉飛色舞，並無俱色，心想孩子雖小，人又蠢笨，終是將門之後，倒也大有父風，不禁又喜又悲。第三日早上，李萍拿了手織的兩條毛氈，到三十里外的市集去換糧食。郭靖自在門外放羊，想起前日在土山上所見的惡戰，覺得好玩之極，舉起趕羊的鞭子，騎在馬背上使將起來，口中大聲吆喝，驅趕羊群，自覺儼然是大將軍領兵打仗一般。正玩得高興，忽聽得東邊馬蹄聲響，一騎匹馬慢慢踱來，馬背一人俯首伏在鞍上。那馬蹄到臨近，停了腳步，馬上那人抬起頭來。郭靖嚇了一跳，不禁驚叫出聲。只見那人滿臉又是泥沙，又是血污，正是前日所見的那個黑袍將軍。他左手拿著一柄刀頭已斷的半截馬刀，刀上凝結了紫紅的血漬，力殺追敵的弓箭卻已不知去向，想是前日逃脫後又曾遭遇過敵人。右賴上老大一個傷口，正不住流血，馬腿上也受了傷。只見他身子搖晃，眼中佈滿紅絲，嘶嘎了聲音叫道：「水，水……給我水？」

　　郭靖忙進屋去，在水缸裡舀了一碗清水，捧到門口。那人夾手奪過，咕嘟咕嘟全喝了下去，說道：「再拿一碗來！」郭靖又去倒了一碗。那人喝到一半，臉上血水滴在碗裡，半碗清水全成紅色。那人哈哈一笑，忽然臉上筋肉扭動，一個倒栽蔥跌下馬來，暈了過去。

　　郭靖大聲驚呼，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陣，那人悠悠醒轉，叫道：「你給馬喝水，有吃的沒有？」郭靖拿了幾塊熟羊肉給他吃了，又提水給馬飲了。

　　那人一頓大嚼，登時精神勃勃，一骨碌跳起身來，叫道：「好兄弟，多謝你！」從手腕上褪下一隻粗大的黃金鐲子，遞給郭靖，道：「給你！」郭靖搖頭道：「媽媽說的，應當接待客人，不可要客人東西。」那人哈哈大笑，叫道：「好孩子，好孩子！」將金鐲套回手腕，撕下半幅衣襟，包紮好自己臉上與馬腿的傷口。突然東邊隱隱傳來馬群奔馳之聲，那人滿臉怒容，喝道：「哼，竟是放不過我！」兩人出門向東遙望，見遠處塵土飛揚，人馬不計其數，正向這裡奔來。

　　那人道：「好孩子，你家裡有小弓箭嗎？」郭靖道：「有！」轉身入內。那人聽了，臉露喜色，卻見郭靖拿了自己玩耍的小弓小箭出來。那人哈哈一笑，隨即眉頭一皺，道：「我要跟人打仗，要大的！」郭靖搖了搖頭。

　　這時追兵愈來愈近，遠遠已望得見旗幟晃動。那人心想坐騎受傷，大漠上奔逃不遠，在此處躲藏雖然危險，卻已無第二條路可走，便道：「我一個人打他們不過，要躲起來。」眼見茅屋內外實是無地可躲，情勢緊迫，便向屋旁一個大乾草堆指了指，說道：「我躲在這裡。你把我的馬趕得越遠越好。你也遠遠躲了開去，別讓他們見到。」說著鑽進了乾草堆中。蒙古人一過炎夏，便割草堆積，冬日飼養牲口，燒火取暖，全憑乾草，是以草堆往往比住人的蒙古包還大。那將軍躲入了草堆，若非仔細搜索，倒也不易發覺。

　　郭靖在黑馬臀上刷刷兩鞭，那黑馬縱蹄狂奔，跑得遠遠的才停下來吃草。郭靖騎了小馬，向西馳去。追兵望見有人，兩名軍士騎馬趕來。郭靖的小馬奔跑不快，不久便給追上了。兩名軍士喝問：「孩子，見到一個騎黑馬的漢子嗎？」郭靖不會說謊，張大了嘴不答。兩名軍士又問幾句，見他傻里傻氣，始終不答，便道：「帶他見大王子去！」拉著小馬的韁繩，將他帶到茅屋之前。

　　郭靖心中打定了主意：「我只是不說。」只見無數蒙古戰士簇擁著一個身披紅色斗篷的瘦長青年。郭靖記得他的臉孔，這人昨天曾領兵大戰，士卒個個聽他號令，知道他是黑袍將軍的敵人。那大王子大聲喝道：「小孩怎麼說？」兩名軍士道：「這小孩嚇壞了，話也不會說。」大王子凝目四望，突然見到那匹黑馬在遠處吃草，低沉了聲音道：「是他的馬嗎？去拉來瞧瞧。」十名蒙古兵分成五組，從五個不同的方向悄悄朝黑馬圍去。待那黑馬驚覺，昂頭想逃，已沒了去路。大王子見了牽過來的黑馬，哼了一聲道：「這不是哲別的馬嗎？」眾軍士齊聲道：「正是！」大王子提起馬鞭，刷的一聲，在郭靖的小腦袋上抽了一下，喝道：「他躲在哪裡？快說。你可別想騙我！」

　　哲別躲在乾草堆裡，手中緊緊握住長刀，眼見郭靖吃了一鞭，額上登時起了一道殷紅的血痕，心中突突亂跳。他知這人是鐵木真的長子術赤，殘酷狠辣，名聞大漠，心想孩子定會受不住恐嚇而說了出來，那只有跳出來決死一拚。郭靖痛得要哭，卻拚命忍住眼淚，昂頭道：「你為什麼打我？我又沒做壞事！」他只知做了壞事才該挨打。術赤怒道：「你還倔強！」刷的又是一鞭，郭靖大哭起來。這時眾兵丁已在郭靖家中搜查一過，兩名軍士挺著長矛往乾草堆中亂刺，幸好那草堆甚大，沒刺到哲別藏身的所在。術赤道：「坐騎在這裡，他一定不會逃遠。小孩，你說不說？」刷刷刷，接連又是三鞭。郭靖伸手想去抓他鞭子，卻哪裡抓得著？突然間遠處號角聲響，眾軍士道：「大汗來啦！」術赤住手不打，拍馬迎了上去。眾軍士擁著鐵木真馳來。術赤迎上去叫了一聲：「爹爹！」前日鐵木真被哲別這一箭射得傷勢極重，在激戰時強行忍住，收兵之後，竟痛暈了數次。大將者勒米和鐵木真的三子窩闊台輪流用口吸吮他創口瘀血，或咽或吐。眾將士與他的四個兒子在床邊守候了一夜，到第二日清晨，方脫險境。蒙古兵偵騎四出，眾人立誓要抓住哲別，將他四馬裂體，亂刀分屍，為大汗報那一箭之仇。第二日傍晚，一小隊蒙古兵終於遇上哲別，卻被他殺傷數人逃脫，但哲別也受了傷。鐵木真得訊，先派長子追趕，再親率次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幼子拖雷一齊趕來。術赤向黑馬一指，道：「爹爹，找到那賊子的黑馬啦！」鐵木真道：「我不要馬，要人。」術赤道：「是，咱們一定能找到。」奔回到郭靖面前，拔出腰刀，在空中虛劈兩刀，喝道：「你說不說？」郭靖被他打得滿臉是血，反而更加倔強，不住叫道：「我不說，我不說！」鐵木真聽這孩子說話天真，不說「不知道」而說「我不說」，那必是知曉哲別的所在，低聲對三子窩闊台道：「你去騙這小孩說出來。」

　　窩闊台笑嘻嘻的走到郭靖面前，從自己頭盔上拔下兩根金碧輝煌的孔雀翎毛，拿在手裡，笑道：「你說出來，我把這個給你。」郭靖仍道：「我不說。」

　　鐵木真的二子察合台道：「放狗！」他的隨從軍士當即從後隊牽了六頭巨獒過來。蒙古人性喜打獵，酋長貴人無不畜養獵犬獵鷹。察合台尤其愛狗，這次追蹤哲別，正用得著獵狗，是以帶了六頭獒犬，這時放將出來，先命六犬環繞著黑馬周圍一陣亂嗅，然後找尋哲別藏身的所在。六頭巨獒汪汪吠叫，在茅屋中不住的奔進奔出。郭靖與哲別本不相識，但前日見他在戰陣英勇異常，不禁欽佩，而給術赤抽了這幾鞭之後，心裡怒極，激發了天性中的一股倔強之氣，呼哨一聲，呼出自己的牧羊犬來。這時察合台的六犬已快嗅到乾草堆前，那牧羊犬聽了郭靖的號令，守在草堆前，不許六犬過去。察合台大聲呼叱，六頭巨犬同時撲了上去，一時犬吠之聲大作，七頭狗狂吠亂咬的打了起來。那牧羊犬身形既小，又是以一敵六，轉瞬間就被咬得遍體鱗傷，可是十分勇敢，竟自不退，負隅死鬥。郭靖一面哭，一面呼喝著鼓勵愛犬力戰。鐵木真和窩闊台等見狀，早知哲別必是躲在草堆之中，都笑吟吟的瞧著七犬相鬥。術赤大怒，舉起馬鞭又是刷刷數鞭，打得郭靖痛徹心肺。他滿地打滾，滾到術赤身邊，忽地躍起，抱住他的右腿，死命不放。術赤用力一抖，哪知這孩子抱得緊極，竟自抖不下來。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三人見了兄長的狼狽樣子，都哈哈大笑起來，鐵木真也不禁莞爾，術赤脹紅了臉，拔出腰間長刀，往郭靖頭頂劈了下去。眼見這孩子就要身首異處，突然草堆中一柄斷頭馬刀疾伸出來，噹啷一聲，雙刀相交，術赤只覺手裡一震，險些把捏不定。眾軍士齊聲呼叫，哲別已從草堆裡躍了出來。他左手將郭靖一扯，拉到身後，冷笑道：「欺侮孩子，不害臊嗎？」眾軍士刀矛齊舉，圍在哲別身周。哲別見無可抵擋，拋下手中馬刀。術赤上去當胸一拳，哲別並不還手，喝道：「快殺我！」隨即低沉了聲音道：「可惜我不能死在英雄好漢手裡！」鐵木真道：「你說什麼？」哲別道：「要是我在戰場之上，被勝過我的好漢殺了，那是死得心甘情願。現今卻是大鷹落在地下，被螞蟻咬死！」說著圓睜雙眼，猛喝一聲。察合台的六犬已把牧羊犬壓在地下亂咬，陡然間聽到這一聲威猛異常的大喝，嚇得一齊跳起身來，尾巴夾在後腿之間，畏畏縮縮的逃開。鐵木真身旁閃出一人，叫道：「大汗，別讓這小子誇口，我來鬥他。」鐵木真見是大將博爾術，心中甚喜，道：「好，你跟他比比。咱們別的沒有，有的是英雄好漢。」博爾術上前數步，喝道：「我一個人殺你，教你死得心甘情願。」哲別見他身材魁梧，聲音洪亮，喝道：「你是誰？」博爾術道：「我是博爾術。你沒聽見過嗎？」哲別心中一凜：「早聽說博爾術是蒙古人中的英雄，原來是他。」橫目斜睨，哼了一聲。鐵木真道：「你自誇弓箭了得，人家叫你做哲別。你就和我這好朋友比比箭吧。」蒙古語中，「哲別」兩字既指「槍矛」，又是「神箭手」之意。哲別本來另有名字，只因他箭法如神，人人叫他哲別，真名反而無人知曉了。哲別聽鐵木真叫博爾術為「好朋友」，叫道：「你是大汗的好朋友，我先殺了你。」蒙古眾軍士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人人都知博爾術武藝精熟，所向無敵，威名揚於大漠，眾人雖見過哲別的箭法高強，但說要殺博爾術，那真叫做不自量力了。當初鐵木真年輕之時，被仇敵泰亦赤兀部人捉去，頭頸裡套了木枷。泰亦赤兀部眾在斡難河濱宴會，一面喝酒，一面用馬鞭抽打，要恣意侮辱他之後，再加殺害。後來與宴人眾喝得大醉，鐵木真用枷頭打暈了看守兵卒，逃入樹林之中。泰亦赤兀人大舉挨戶搜查。有一個青年名叫赤老溫，不怕危險，仗義留他，將他木枷打碎，放在火裡燒燬，把他藏在一輛裝羊毛的大車之中。追兵在赤老溫家裡到處搜查，搜到大車前，拉去了幾把羊毛，快要露出鐵木真的腳了。赤老溫的父親情急智生，笑道：「這樣大熱天，羊毛裡怎麼能藏人？熱也熱死了他。」其時正當盛暑，人人汗下如雨，追兵心想有理，這才放過不搜。鐵木真生平經歷危難無數，以這一次最是千鈞一髮的大險。鐵木真逃得性命後狼狽之極，與母親弟弟靠捕殺野鼠過活。有一天，他養的八匹白馬又被別的部落盜了去，鐵木真單身去追，遇到一個青年在擠馬奶。鐵木真問起盜賊的消息。那青年就是博爾術，說道：「男兒的苦難都是一樣，我和你結成朋友。」兩人騎馬一起追趕，追了三天，趕上盜馬的部落。兩人箭無虛發，殺敗數百名敵人，把八匹馬奪回。鐵木真要分馬給他，問他要幾匹。博爾術道：「我為好朋友出力，一匹馬也不要。」自此兩人一同創業，鐵木真一直叫他做好朋友，實是患難之交。博爾術、赤老溫兩人，連同木華黎、博爾忽，並為蒙古的開國四大功臣。鐵木真素知博爾術箭法如神，取下自己腰裡弓箭遞給了他，隨即跳下馬來，說道：「你騎我的馬，用我的弓箭，就算是我射殺了他。」博爾術道：「遵命！」左手持弓，右手拿箭，躍上鐵木真的白口寶馬。鐵木真對窩闊台道：「你把坐騎借給哲別。」窩闊台道：「便宜了他。」躍下馬來，一名親兵將馬牽給哲別。哲別躍上馬背，向鐵木真道：「我已被你包圍住，你要殺我，便如是宰羊一般容易。你既放我與他比箭，我不能不知好歹，再與他平比。我只要一張弓，不用箭。」博爾術怒道：「你不用箭？」哲別道：「不錯，我一張空弓也能殺得了你！」

　　蒙古眾軍士又大聲鼓噪起來：「這傢伙好會吹大氣。」鐵木真吩咐取一張好弓給他。

　　博爾術在陣上見過哲別的本事，知他箭法了得，本來不敢怠慢，但他此刻有弓無箭，箭法再高，卻又如何施展？料知他必是要接了自己射去的羽箭使用，兩腿一夾，胯下的白口寶馬撥剌剌的跑了開去。這匹馬奔跑迅速，久經戰陣，在戰場上乘者雙腿稍加示意，即能進退自如，鐵木真向來十分喜愛。哲別見對手馬快，當下勒馬反走，博爾術彎弓搭箭，嗖的一聲，發箭往哲別頭頸射去。哲別側過身子，眼明手快，抓住了箭尾。博爾術暗叫一聲：「好！」又是一箭。哲別聽得箭聲，知道來勢甚急，不能手接，俯低身子，伏在鞍上，那箭從頭頂擦了過去。他當即縱馬前奔，仰身坐直，哪知博爾術有一手連珠箭神技，嗤嗤兩箭，接著從兩側射來。哲別料不到對方如此厲害，猛地溜下馬鞍，右足鉤住鐙子，身子幾乎著地，那坐騎跑得正急，把他拖得猶如一隻傍地飛舞的紙鷂一般。他腰間一扭，身子剛轉過一半，已將適才接來的箭扣上弓弦，拉弦射出，羽箭向博爾術肚腹上射去，隨即又翻背上馬。博爾術喝聲：「好！」覷準來箭，也是一箭射出，雙箭箭頭相撞，但餘勢不衰，斜飛出去，都插入沙地之中。鐵木真與眾人齊聲喝彩。博爾術虛拉一弓，待哲別往右邊閃避，突然發箭向右射去。哲別左手拿弓輕撥，那箭落在地下，博爾術連射三箭，都被他躲了開去。哲別縱馬急馳，突然俯身，在地下拾起了三枝羽箭，搭上弓回身射出。

　　博爾術要顯本事，躍身站上馬背，左腳立鞍，右腳踢開來箭，跟著居高臨下，一箭猛射過去。哲別催馬旁閃，還射一箭，喀喇一聲，把來箭的箭桿劈為兩截。

　　博爾術心想：「我有箭而他無箭，到現下仍打個平手，如何能報大汗之仇？」心中焦躁起來，連珠箭發，嗖嗖嗖的不斷射去，眾人瞧得眼都花了。哲別來不及接箭，只得東閃西避，無奈箭來如飛，又多又快，突然噗的一聲，左肩竟自中了一箭。眾人齊聲歡呼。博爾術大喜，正要再射數箭，結束他的性命，伸手往箭袋裡一抽，卻摸了個空，原來剛才一輪連珠急射，竟把鐵木真交給他的羽箭都用完了。他上陣向來攜箭極多，腰間兩袋，馬上六袋，共攜八袋羽箭，這次所使是大汗自用的弓矢，激鬥之中，竟依著平時習性使用，忘了箭數有限，待得驚覺箭已用完，疾忙回馬，俯身去拾地下箭枝。

　　哲別瞧得親切，嗖的一箭，響聲未歇，羽箭已中博爾術後心。旁觀眾人驚叫起來，但說也奇怪，這一箭雖然力勁奇大，把博爾術後心撞得一陣疼痛，但竟透不進去，滑在地下。博爾術順手將箭拾起，一看之下，那箭頭竟是被哲彆拗去了的，原來是手下留情。他翻上馬背，叫道：「我是為大汗報仇，不領你這個情！」哲別道：「哲別向來不饒敵人！剛才這一箭是一命換一命！」鐵木真見博爾術背上中箭，心裡一陣劇烈酸痛，待見他竟然不死，不禁大喜若狂，這時便要他將部族中成千成萬的牛羊馬匹都爭出去換博爾術的性命，他也毫不猶豫的換了，聽哲別如此說，忙道：「好，大家別比了。他一命換你一命。」哲別道：「不是換我的命。」鐵木真道：「什麼？」哲別指著站在屋門口的郭靖，說道：「換他的性命！求大汗別難為這孩子。至於我，」他眉毛一揚，道：「我射傷大汗，罪有應得。博爾術，你來吧！」伸手拔下肩頭羽箭，血淋淋的搭在弓上。這時博爾術的部下早已呈上六袋羽箭，博爾術道：「好，咱們再比過！」嗖嗖嗖嗖，一陣連珠急射。前箭後箭幾乎相續，在空中便如接成了一條箭鏈。

　　哲別見來勢甚急，一個鐙裡藏身，鑽到了馬腹之下，斜眼覷準，一箭往博爾術肚上射去，那白口名駒見羽箭疾到，不待主人拉韁，往左急閃。哪知哲別這一箭來勢奇快，非比平常，噗的一聲，插入名駒腦袋，那馬登時滾倒在地。博爾術臥在地下，怕他追擊，反身一箭，將哲別手中硬弓的弓桿劈為兩截。哲別失了武器，更無還擊之能，心中暗暗叫苦，只得縱馬曲曲折折的奔跑閃避。蒙古眾軍士齊聲吶喊，為博爾術助威。博爾術心想：「此人真是一條好漢子！」不禁起了英雄惜英雄之心，不欲傷他性命，搭箭上弓，瞄準他後心，運足了勁，一箭飛去。

　　當真是將軍神箭，更無虛發，那箭正中哲別後頸。哲別身子一晃，摔下馬來，那箭掉在他身畔，卻原來箭頭也是拗去了的。博爾術又抽一枝箭搭在弓上，對準了哲別，轉頭對鐵木真道：「大汗，求你開恩，饒了他罷！」

　　鐵木真看到這時，早已愛惜哲別神勇，叫道：「你還不投降嗎？」哲別望著鐵木真威風凜凜的神態，不禁折服傾倒，奔將過來，跪倒在地。鐵木真哈哈大笑，道：「好好，以後你跟著我罷！」蒙古人表達心情，多喜唱歌。哲別拜伏在地，大聲唱了起來：「大汗饒我一命，以後赴湯蹈火，我也願意。橫斷黑水，粉碎岩石，扶保大汗。征討外敵，挖取人心！叫我到哪裡，我就到哪裡。為大汗衝鋒陷陣，奔馳萬里，日夜不停！」鐵木真大喜，取出兩塊金子，賞給博爾術一塊，給哲別一塊。哲別謝了，道：「大汗，我轉送給這孩子，可以嗎？」鐵木真笑道：「是我的金子，我愛給誰就給誰。是你的金子，你愛給誰就給誰！」哲別拿金子送給郭靖，郭靖仍是搖頭不要，說道：「媽媽說的，須得幫助客人，不可要客人的東西。」鐵木真先前見郭靖力抗術赤不屈，早就喜愛這孩子的風骨，聽了這幾句話，更是高興，對哲別道：「回頭你帶這孩子到我這裡。」率領隊伍，向來路去了。幾名隨從軍士把那匹白口名駒的屍體放在兩匹馬上，跟在後面。

　　哲別死裡逃生，更得投明主，十分高興，躺在草地上休息，等李萍從市集回來，說明經過。李萍見兒子頭上臉上鞭痕纍纍，好不心疼，但聽哲別說起兒子的剛強俠義，便道：「好孩子，為人該當如此。」心想兒子若是一生在草原牧羊，如何能報父仇，不如到軍中多加歷練，圖個機遇。當下母子兩人隨同哲別到了鐵木真軍中。

　　鐵木真命哲別在三子窩闊台部下當一名十夫長。哲別見過三王子後，再去拜謝博爾術。兩人互相敬佩，結成了好友。哲別感念郭靖的恩德，對他母子兩人照顧極為周到，準擬郭靖年紀稍大，就把自己的箭法武功傾囊相授。

　　這日郭靖正在和幾個蒙古孩子擲石遊戲，忽見遠處兩騎蒙古兵急馳奔來，顯是有急訊向大汗稟報。兩兵進入鐵木真帳中不久，號角嗚嗚響起，各處營房中的兵丁飛奔湧出。鐵木真訓練部眾，約束嚴峻，軍法如鐵。十名蒙古兵編為一小隊，由一名十夫長率領，十個十夫隊由一名百夫長率領，十個百夫隊由一名千夫長率領，十個千夫隊由一名萬夫長率領。鐵木真號令一出，數萬人如心使臂，如臂使指，直似一人。郭靖和眾孩在旁觀看，聽號角第一遍吹罷，各營士卒都已拿了兵器上馬。第二遍號角吹動時，四野裡蹄聲雜沓，人頭攢動。第三遍號角停息，轅門前大草原上已是黑壓壓的一片，整整齊齊的排列了五個萬人隊，除了馬匹呼吸喘氣之外，更無半點耳語和兵器撞碰之聲。

　　鐵木真在三個兒子陪同下走出轅門，大聲說道：「咱們打敗了許多敵人，大金國也已知道了。現今大金國皇帝派了他三太子、六太子到咱們這裡，來封你們大汗的官職！」蒙古兵舉起馬刀，齊聲歡呼。當時金人統有中國北方，兵勢雄強，威聲遠震，蒙古人還只是草原大漠中的一個小部落，是以鐵木真頗以得到大金國的封號為榮。

　　鐵木真號令傳下，大王子術赤率領了一萬人隊上去迎接，其餘四萬人隊在草原上擺了開來。

　　其時金國章宗完顏\*在位，得悉漠北王罕、鐵木真等部強盛，生怕成為北方之患，於是派了三子榮王完顏洪熙、六子趙王完顏洪烈前去冊封官職，一來加以羈縻，二來察看各部虛實，或以威服，或以智取，相機行事。那趙王完顏洪烈便是曾出使臨安、在牛家村為丘處機所傷、在嘉興遇到過江南七怪之人。郭靖和眾小孩遠遠的站在一旁看熱鬧，過了好一陣，只見遠處塵頭飛揚，術赤已接了完顏洪熙、完顏洪烈兩人過來。完顏兄弟帶領了一萬名精兵，個個錦袍鐵甲，左隊執長矛，右隊持狼牙棒，跨下高頭大馬，鐵甲上鏗鏘之聲里許外即已聽到。待到臨近，更見錦衣燦爛，盔甲鮮明，刀槍耀日，軍容極盛。完顏洪熙兄弟並轡而來，鐵木真和眾子諸將站在道旁迎接。完顏洪熙見郭靖等許多蒙古小孩站在遠處，睜大了小眼，目不轉瞬的瞧著，便哈哈大笑，探手入懷，抓了一把金錢，用力往小孩群中擲去，笑道：「賞給你們！」他把金錢撒得遠遠地，滿擬眾小孩定會群起歡呼搶奪，那時既顯得自己氣派豪闊，且可引為笑樂。但蒙古人最注重的是主客相敬之禮，他這舉動固然十分輕浮，也是不敬之至。蒙古諸將士卒，無不相顧愕然。這群小孩都是蒙古兵將的兒女，年紀雖小，卻是個個自尊，對擲來的金幣沒人加以理睬。完顏洪熙討了個老大沒趣，又用勁擲出一把金幣，叫道：「大家搶啊，他媽的小鬼！」蒙古眾人聽了，更是憤然變色。

　　當時的蒙古人尚無文字，風俗粗獷，卻是最重信義禮節，尤其尊敬客人。蒙古人自來不說污言穢語，即是對於深仇大寇，或在遊戲笑謔之際，也從不咒詛謾罵。客人來到蒙古包裡，不論識與不識，必定罄其所有的招待，而做客人的也決不可對主人有絲毫侮慢，如不遵主客之禮，皆以為莫大罪惡。完顏洪熙說的雖是女真話，蒙古兵將不明其意，但從他神態舉止之中，誰都知道是侮辱群孩的言語。

　　郭靖平時常聽母親講金人殘暴的故事，在中國如何姦淫擄掠，虐殺百姓，如何與漢奸勾結，害死中國的名將岳飛等等，小小的心靈中早深種下對金人的仇恨，這時見這金國王子如此無禮，在地下撿起幾枚金幣，奔近去猛力往完顏洪熙臉上擲去，叫道：「誰要你的錢！」完顏洪熙偏頭相避，但終有一枚金幣打在他顴骨之上，雖然郭靖力弱，這一下並不疼痛，但總是在數萬人之前出了個丑。蒙古人自鐵木真以下，個個心中稱快。完顏洪熙大怒，喝道：「你這小鬼討死！」他在中國時稍不如意，便即舉手殺人，誰敢對他如此侮辱，這時怒火上衝，從身旁侍衛手裡拿過一枝長矛，猛力往郭靖胸口擲去。

　　完顏洪烈知道不妥，忙叫：「三哥住手！」但那長矛已經飛出，眼見郭靖要死於矛下，突然左邊蒙古軍的萬人隊中飛出一箭，猶如流星趕月，噹的一聲，射中在長矛矛頭之上。這一箭勁力好大，雖然箭輕矛重，但竟把長矛激開，箭矛雙雙落地。郭靖急忙逃開。蒙古兵齊聲喝彩，聲震草原。射箭之人，正是哲別。完顏洪烈低聲道：「三哥，莫再理他！」完顏洪熙見了蒙古兵的聲勢，心裡也有些害怕，狠狠瞪了郭靖一眼，又低罵一聲：「小雜種！」這時鐵木真和諸子迎了上來，把兩位金國王子接入帳幕，獻上馬乳酒、牛羊馬肉等食物。雙方各有通譯，傳譯女真和蒙古言語。完顏洪熙宣讀金主敕令，冊封鐵木真為大金國北強招討使，子孫世襲，永為大金國北方屏藩。鐵木真跪下謝恩，收了金主的敕書和金帶。

　　當晚蒙古人大張筵席，款待上國天使。飲酒半酣，完顏洪熙道：「明日我兄弟要去冊封王罕，請招討使跟我們同去。」鐵木真聽了甚喜，連聲答應。

　　王罕是草原上諸部之長，兵多財豐，待人寬厚，頗得各部酋長貴人愛戴。王罕當年曾與鐵木真的父親結拜為兄弟。後來鐵木真的父親被仇人毒死，鐵木真淪落無依，便拜王罕為義父，歸附於他。鐵木真新婚不久，妻子就被蔑爾乞惕人擄去，全仗王罕與鐵木真的義弟札水合共同出兵，打敗蔑爾乞惕人，才把他妻子搶了回來。

　　因此鐵木真聽說義父王罕也有冊封，很是高興，問道：「大金國還冊封誰嗎？」完顏洪熙道：「沒有了。」完顏洪烈加上一句道：「北方就只大汗與王罕兩位是真英雄真豪傑，餘人皆不足道。」鐵木真道：「我們這裡還有一位人物，兩位王爺或許還沒聽說過。」完顏洪烈道：「是嗎？是誰？」鐵木真道：「那就是小將的義弟札木合。他為人仁義，善能用兵，小將求三王爺、六王爺也封他一個官職。」

　　鐵木真和札木合是總角之交，兩人結義為兄弟時，鐵木真還只十一歲。蒙古結義為兄弟，稱為「結安答」，「安答」即是義兄、義弟。蒙古人習俗，結安答時要互送禮物。那時札木合送給鐵木真一個□子髀石，鐵木真送給札木合一個銅灌髀石。髀石是蒙古人射打兔子之物，兒童常用以拋擲玩耍。兩人結義後，就在結了冰的斡難河上拋擲髀石遊戲。第二年春天，兩人用小木弓射箭，札木合送給鐵木真一個響箭頭，那是他用兩隻小牛角鑽了孔製成的，鐵木真回贈一個柏木頂的箭頭，又結拜了一次。兩人長大之後，都住在王罕部中，始終相親相愛，天天比賽早起，誰起得早，就用義父王罕的青玉杯飲酸奶。後來鐵木真的妻子被擄，王罕與札木合出兵幫他奪回，鐵木真與札木合互贈金帶馬匹，第三次結義。兩人日間同在一隻杯子裡飲酒，晚上同在一條被裡睡覺。後來因追逐水草，各領牧隊分離，鐵木真威名日盛，札木合麾下部族也不斷增多，兩人情好始終不渝，尤勝於骨肉兄弟。這時鐵木真想起自己已得榮封而義弟未有，是以代他索討。完顏洪熙酒已喝得半醺，順口答道：「蒙古人這麼多，個個都封官，我們大金國哪有這許多官兒？」完顏洪烈向他連使眼色，完顏洪熙只是不理。

　　鐵木真聽了，怫然不悅，說道：「那麼把小將的官職讓了給他，也沒打緊。」完顏洪熙一拍大腿，厲聲道：「你是小覷大金的官職嗎？」鐵木真瞪起雙眼，便欲拍案而起，終於強忍怒氣，不再言語，拿起酒杯，一飲而盡。完顏洪烈忙說笑話，岔了開去。第二日一早，鐵木真帶同四個兒子，領了五千人馬，護送完顏洪熙、洪烈去冊封王罕。

　　這時太陽剛從草原遠處天地交界線升起，鐵木真上了馬，五個千人隊早已整整齊齊的排列在草原之上。金國兵將卻兀自在帳幕中酣睡未醒。鐵木真初時見金兵人強馬壯，兵甲犀利，頗有敬畏之心，這時見他們貪圖逸樂，鼻中哼了一聲，轉頭問木華黎道：「你瞧金兵怎樣？」木華黎道：「咱們蒙古兵一千人可以破他們五千人。」鐵木真笑道：「我正也這麼想。只是聽說大金國有兵一百餘萬，咱們可只有五萬人。」木華黎道：「一百萬兵不能一起上陣。咱們分開來打，今天幹掉他十萬，明天又掃去他十萬。」鐵木真拍拍他肩膀，笑道：「說到用兵，你的話總是最合我心意。一百多斤的一個人，可以吃掉十頭一千斤的肥牛，只不過不是一天吃。」兩人同時哈哈大笑。鐵木真按轡徐行，忽見第四子拖雷的坐騎鞍上無人，怒道：「拖雷呢？」拖雷這時還只九歲，雖然年紀尚幼，但鐵木真不論訓子練兵，都是嚴峻之極，犯規者決不寬貸，他大聲喝問，眾兵將個個悚慄不安。大將博爾忽是拖雷的師傅，見大汗怪責，心下惶恐，說道：「這孩子從來不敢晏起，我去瞧瞧。」剛要轉馬去尋，只見兩個孩子手挽手的奔來。一個頭上裹著一塊錦緞，正是鐵木真的幼子拖雷，另一個卻是郭靖。拖雷奔到鐵木真跟前，叫了聲：「爹！」鐵木真厲聲道：「你到哪裡去啦！」拖雷道：「我剛才和郭兄弟在河邊結安答，他送了我這個。」說著手裡一揚，那是一塊紅色的汗巾，上面繡了花紋，原來是李萍給兒子做的。鐵木真想起自己幼時與札木合結義之事，心中感到一陣溫暖，臉上登現慈和之色，又見馬前兩個孩子天真爛漫，當下溫言道：「你送了他什麼？」郭靖指著自己頭頸道：「這個！」鐵木真見是幼子平素在頸中所帶的黃金項圈，微微一笑，道：「你們兩個以後可要相親相愛，互相扶助。」拖雷和郭靖點頭答應。

　　鐵木真道：「都上馬吧，郭靖這小子也跟咱們去。」拖雷和郭靖高興之極，各自上馬。

　　又等了大半個時辰，完顏洪熙兄弟才梳洗完畢，走出帳幕。完顏洪烈見蒙古兵早已列隊相候，忙下令集隊。完顏洪熙卻擺弄上國王子的威風，自管喝了幾杯酒，吃了點心才慢慢上馬，又耗了半個時辰，才把一萬名兵馬集好。大隊向北而行，走了六日，王罕派了兒子桑昆和義子札木合先來迎接。鐵木真得報札木合到了，忙搶上前去。兩人下馬擁抱。鐵木真的諸子都過來拜見叔父。

　　完顏洪烈瞧那札木合時，見他身材高瘦，上唇稀稀的幾莖黃須，雙目炯炯有神，顯得十分的精明強悍。那桑昆卻肥肥白白，多半平時養尊處優，竟不像是在大漠中長大之人，又見他神態傲慢，對鐵木真愛理不理的，渾不似札木合那麼親熱。又行了一日，離王罕的住處已經不遠，鐵木真部下的兩名前哨忽然急奔回來，報道：「前面有乃蠻部攔路，約有三萬人。」完顏洪熙聽了傳譯的言語，大吃一驚，忙問：「他們要幹什麼？」哨兵道：「好像是要和咱們打仗。」完顏洪熙道：「他……他們人數……當真有三萬？豈不是多過咱們的……這……這……」鐵木真不等他話說完，向木華黎道：「你去問問。」木華黎帶了十名親兵，向前馳去，大隊停了下來。過了一會，木華黎回來稟報：「乃蠻人聽說大金國太子來封大汗官職，他們也要討封。若是不封，他們說就要把兩位太子留下來抵押，待大金國封了他們官職之後才放還。那些乃蠻人又說，他們的官職一定要大過鐵木真大汗的。」

　　完顏洪熙聽了，臉上變色，說道：「官職豈有強討的？這……這可不是要造反了嗎？那怎麼辦？」完顏洪烈即命統兵的將軍布開隊伍，以備不測。

　　札木合對鐵木真道：「哥哥，乃蠻人時時來搶咱們牲口，跟咱們為難，今日還放過他們嗎？不知大金國兩位太子又如何吩咐？」鐵木真眼瞧四下地形，已是成竹在胸，說道：「今日叫大金國兩位太子瞧一瞧咱兄弟的手段？」提氣一聲長嘯，高舉馬鞭，在空中虛擊兩鞭。拍拍兩下響過，五千名蒙古兵突然「呵，呵，呵」的齊聲大叫起來。完顏兄弟出其不意，不覺嚇了一跳。只見前面塵頭大起，敵軍漸漸逼近，蒙古兵的前哨已退回本陣。完顏洪熙道：「六弟，快叫咱們的兒郎衝上去，這些蒙古人沒用。」完顏洪烈低聲道：「讓他們打頭陣。」完顏洪熙登時醒悟，點了點頭。蒙古兵齊聲大叫，卻不移動。完顏洪熙皺起了眉頭，說道：「這些蒙古兵叫得牛鳴馬嘶一般，不知幹什麼。就算喊得驚天動地，能把敵兵嚇退嗎？」博爾忽領兵在左，對拖雷道：「你跟著我，可別落後了，瞧咱們怎生殺敵。」拖雷和郭靖隨著眾兵，也是放開了小喉嚨大叫。頃刻之間，塵沙中敵兵已衝到跟前數百步遠，蒙古兵仍然只是吶喊。這時完顏洪烈也感詫異，見到乃蠻人來勢凌厲，生怕衝動陣腳，喝令：「放箭！」金兵幾排箭射了出去，但相距尚遠，箭枝未到敵兵跟前，便已紛紛跌落。完顏洪熙見敵兵面目漸漸清楚，個個相貌猙獰，咬牙切齒的催馬衝來，只嚇得心中怦怦亂跳，轉頭向完顏洪烈道：「不如依從他們，胡亂封他一個官職便了。大些便大些，又不用花本錢！」

　　鐵木真忽然揮動長鞭，又在空中拍拍數響，蒙古兵喊聲頓息，分成兩翼。鐵木真和札木合各領一翼，風馳電掣的往兩側高地上搶去。兩人伏鞍奔跑，大聲發施號令。蒙古兵一隊一隊的散開，片刻之間，已將四周高地盡數佔住，居高臨下，羽箭扣在弓上，箭頭瞄準了敵人，卻不發射。乃蠻兵的統帥見形勢不利，帶領人馬往高地上搶來。蒙古兵豎起了軟牆。那是數層羊毛厚氈所制，用以擋箭。弓箭手在氈後發箭射敵，附近高地上的蒙古兵又發箭支援，攻敵側翼。乃蠻兵東西馳突，登時潰亂。

　　鐵木真在左首高地上觀看戰局，見敵兵已亂，叫道：「者勒米，衝他後隊。」者勒米手執大刀，領了一個千人隊從高地上直衝下來，逕抄敵兵後路。哲別挺著長矛，一馬當先。他剛歸順鐵木真，決心要斬將立功，報答大汗不殺之恩，俯身馬背，直衝入敵陣之中。兩員勇將這麼一陣衝擊，乃蠻後軍登時大亂，前軍也是軍心搖動。統兵的將軍正自猶豫不決，札木合和桑昆也領兵衝了下來。乃蠻部左右受攻，戰不多時，便即潰敗，主將撥轉馬頭便走，部眾跟著紛紛往來路敗退下去。者勒米勒兵不追，放大隊過去，等敵兵退到還剩兩千餘人時，驀地呼哨衝出，截住路口。乃蠻殘兵陷入了重圍，無路可走，勇悍的奮力抵抗，盡被砍殺，餘下的拋弓下馬，棄槍投降。這一役殺死敵兵一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蒙古兵只傷亡了一百餘名。鐵木真下令剝下乃蠻兵的衣甲，將二千餘名降兵連人帶馬分成四份，給完顏兄弟一份，義父王罕一份，義弟札木合一份，自己要了一份。凡是戰死的蒙古士兵，每家撫恤五匹馬、五名俘虜作為奴隸。完顏洪熙這時才驚魂大定，興高采烈的不住議論剛才的戰鬥。笑道：「他們要討官職，六弟，咱們封他一個『敗北逃命招討使』便了。」說著捧腹狂笑。

　　完顏洪烈見鐵木真和札木合以少勝多，這一仗打得光彩之極，不覺暗暗心驚，心想：「現下北方各部自相砍殺，我北陲方得平安無事。要是給鐵木真和札木合統一了漠南漠北諸部，大金國從此不得安穩了。」又見自己部下這一萬名金兵始終未曾接仗，但當乃蠻人前鋒衝到之時，陣勢便現散亂，眾兵將臉上均有懼色，可說兵鋒未交，勝負已見，蒙古人如此強悍，實是莫大的隱憂。正自尋思，忽然前面塵沙飛揚，又有一彪軍馬馳來。

## 第04回　黑風雙煞

　　完顏洪熙笑道：「好，再打他個痛快。」哪知蒙古兵前哨報來：「王罕親自前來迎接大金國兩位太子。」鐵木真、札木合、桑昆三人忙去迎接。沙塵中一彪軍馬湧到。數百名親兵擁衛下，王罕馳馬近前，滾下馬背，攜著鐵木真和札木合兩個義子，到完顏兄弟馬前跪下行禮。只見他身材肥胖，鬚髮如銀，身穿黑貂長袍，腰束黃金腰帶，神態甚是威嚴，完顏洪烈忙下馬還禮，完顏洪熙卻只在馬上抱一抱拳。

　　王罕道：「小人聽說乃蠻人要待無禮，只怕驚動了兩位王子，連忙帶兵趕來，幸喜仗著兩位殿下的威風，三個孩兒已把他們殺退了。」當下親自開道，恭恭敬敬的將完顏洪熙兄弟領到他所居的帳幕之中。只見他帳幕中鋪的儘是貂皮、狐皮，器用華貴，連親兵衛士的服飾也勝過了鐵木真，他父子自己更不用說了。帳幕四周，數里內號角聲嗚嗚不絕，人喧馬騰，一番熱鬧氣象，完顏兄弟自出長城以來首次得見。封爵已畢，當晚王罕大張筵席，宴請完顏兄弟。大群女奴在貴客之前獻歌獻舞，熱鬧非常。比之鐵木真部族中招待的粗獷簡陋，那是天差地遠了。完顏洪熙大為高興，看中了兩個女奴，心中只是轉念頭，如何開口向王罕索討。酒到半酣，完顏洪烈道：「老英雄威名遠震，我們在中都也久已聽聞，那是不消說了。蒙古人年輕一輩中出名的英雄好漢，我也想見見。」王罕笑道：「我這兩個義兒，就是蒙古人中最出名的英雄好漢。」王罕的親子桑昆在旁聽了，很不痛快，不住大杯大杯的喝酒。完顏洪烈瞧到他的怒色，說道：「令郎更是英雄人物，老英雄怎麼不提？」王罕笑道：「老漢死了之後，自然是他統領部眾。但他怎比得上他的兩個義兄？札木合足智多謀。鐵木真更是剛勇無雙，他是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來的天下。蒙古人中的好漢，哪一個不甘願為他賣命？」完顏洪烈道：「難道老英雄的將士，便不及鐵木真汗的部下嗎？」鐵木真聽他言語中隱含挑撥之意，向他望了一眼，心下暗自警惕。王罕撚鬚不語，喝了一口酒，慢慢的道：「上次乃蠻人搶了我幾萬頭牲口去，全虧鐵木真派了他的四傑來幫我，才把牲口搶回來。他兵將雖然不多，卻個個驍勇。今日這一戰，兩位殿下親眼見到了。」桑昆臉現怒色，把金盃在木案上重重的一碰。鐵木真忙道：「我有什麼用？我能有今日，全是靠了義父的栽培提拔。」完顏洪烈道：「四傑？是哪幾位呀？我倒想見見。」王罕向鐵木真道：「你叫他們進帳來吧。」鐵木真輕輕拍了拍掌，帳外走進四位大將。第一個相貌溫雅，臉色白淨，是善於用兵的木華黎。第二個身材魁梧，目光如鷹，是鐵木真的好友博爾術。第三個短小精悍，腳步矯捷，便是拖雷的師父博爾忽。第四個卻是滿臉滿手的刀疤，面紅似血，是當年救過鐵木真性命的赤老溫。這四人是後來蒙古開國的四大功臣，其時鐵木真稱之為四傑。完顏洪烈見了，各各獎勉了幾句，每人賜了一大杯酒。待他們喝了，完顏洪烈又道：「今日戰場之上，有一位黑袍將軍，衝鋒陷陣，勇不可當，這是誰啊？」鐵木真道：「那是小將新收的一名十夫長，人家叫他做哲別。」完顏洪烈道：「也叫他進來喝一杯吧。」鐵木真傳令出去。

　　哲別進帳，謝了賜酒，正要舉杯，桑昆叫道：「你這小小的十夫長，怎敢用我的金盃喝酒？」哲別又驚又怒，停杯不飲，望著鐵木真的眼色。蒙古人習俗，阻止別人飲酒是極大的侮辱。何況在這眾目睽睽之下，教人如何忍得？鐵木真尋思：「瞧在義父臉上，我便再讓桑昆一次。」當下對哲別道：「拿來，我口渴，給我喝了！」從哲別手裡接過金盃，仰脖子一飲而乾。哲別向桑昆怒視一眼，大踏步出帳。桑昆喝道：「你回來！」哲別理也不理，昂頭走了出去。桑昆討了個沒趣，說道：「鐵木真義兄雖有四傑，但我只要放出一樣東西來，就能把四傑一口氣吃了。」說罷嘿嘿冷笑。他叫鐵木真為義兄，是因鐵木真拜他父親王罕為義父之故，他和鐵木真卻並未結為安答。

　　完顏洪熙聽他這麼說，奇道：「那是什麼厲害東西？這倒奇了。」桑昆道：「咱們到帳外去瞧吧。」王罕喝道：「好好喝酒，你又要胡鬧什麼？」完顏洪熙卻一心想瞧熱鬧，道：「喝酒喝得悶了，瞧些別的也好。」說著站起身來，走出帳外。眾人只得跟了出去。帳外蒙古眾兵將燒了數百個大火堆，正在聚飲，見大汗等出來，只聽得轟隆一聲，西邊大群兵將同時站起，整整齊齊的肅立不動，正是鐵木真的部屬。東邊王罕的部將士卒跟著紛紛站起，或先或後，有的還在低聲笑語。完顏洪烈瞧在眼裡，心道：「王罕兵將雖多，卻是遠遠不及鐵木真了！」鐵木真在火光下見哲別兀自滿臉怒色，便叫道：「拿酒來！」隨從呈上了一大壺酒。鐵木真提了酒壺，大聲說道：「今天咱們把那蠻人殺得大敗，大家都辛苦了。」眾兵將叫道：「是王罕大汗、鐵木真汗、札木合汗帶領咱們打的。」鐵木真道：「今天我見有一個人特別勇敢，衝進敵人後軍，殺進殺出一連三次。射死了數十名敵人，那是誰呀？」眾兵叫道：「是十夫長哲別！」鐵木真道：「什麼十夫長？是百夫長！」眾人一楞，隨即會意，歡呼叫道：「哲別是勇士，可以當百夫長。」鐵木真對者勒米道：「拿我的頭盔來！」者勒米雙手呈上。鐵水真伸手拿過，舉在空中，叫道：「這是我戴了殺敵的鐵盔，現今給勇士當酒杯！」揭開酒壺蓋，把一壺酒都倒在鐵盔裡面，自己喝了一大口，遞給哲別。

　　哲別滿心感激，一膝半跪，接過來幾口喝乾了，低聲道：「鑲滿天下最貴重寶石的金盃，也不及大汗的鐵盔。」鐵木真微微一笑，接回鐵盔，戴在頭上。

　　蒙古眾兵將都知道剛才哲別為喝酒受了桑昆侮辱，都在為他不平，便是王罕的部下也均覺桑昆不對，這時見鐵木真如此相待，都高聲歡呼起來。

　　完顏洪烈心想：「鐵木真這人真乃人傑。這時候他就叫哲別死一萬次，那人也是心甘情願。朝中大臣一向總是說，北方蠻人儘是些沒腦子的番兒，可將人瞧得小了。」完顏洪熙心中，卻只想著桑昆所說吃掉四傑之事。他在隨從搬過來的虎皮椅上坐下，問桑昆道：「你有什麼厲害傢伙，能把四傑一口氣吃了？」桑昆微微一笑，低聲道：「我請殿下瞧一場好戲。什麼四傑威震大漠，多半還不及我的兩頭畜生。」縱聲叫道：「鐵木真義兄的四傑呢？」木華黎等四人走過來躬身行禮。桑昆轉頭對自己的親信低聲說了幾句，那人答應而去。過了一會，忽聽得一陣猛獸低吼之聲，帳後轉出兩頭全身錦毛斑斕的金錢大豹來。黑暗中只見豹子的眼睛猶如四盞碧油油的小燈，慢慢移近。完顏洪熙嚇了一跳，伸手緊握佩刀刀柄，待豹子走到火光之旁，這才看清豹頸中套有皮圈，每頭豹子由兩名大漢牽著。大漢手中各執長竿，原來是飼養獵豹的豹夫。蒙古人喜養豹子，用於圍獵，獵豹不但比獵犬奔跑更為迅速，而且兇猛非常，獵物當者立死。不過豹子食量也大，若非王公貴酋，常人自然飼養不起。桑昆這兩頭獵豹雖由豹夫牽在手裡，仍是張牙舞爪，目露凶光，忽而竄東，忽而撲西，全身肌肉中似是蘊蓄著無窮精力，只盼發洩出來。完顏洪熙心中發毛，週身不自在，眼見這兩頭豹子的威猛矯捷模樣，若要掙脫豹夫手中皮帶，實是輕易之極。

　　桑昆向鐵木真道：「義兄，倘若你的四傑真是英雄好漢，能空手把我這兩頭獵豹打死，那我才服了你。」四傑一聽，個個大怒，均想：「你侮辱了哲別，又來侮辱我們。我們是野豬嗎？是山狼嗎？叫我們跟你的豹子鬥。」鐵木真也是極不樂意，說道：「我愛四傑如同性命，怎能讓他們跟豹子相鬥？」桑昆哈哈大笑，道：「是嗎？那麼還吹什麼英雄好漢？連我兩頭豹子也不敢鬥。」四傑中的赤老溫性烈如火，跨上一步，向鐵木真道：「大汗，咱們讓人恥笑不要緊，卻不能丟了你的臉。我來跟豹子鬥。」完顏洪熙大喜，從手指上除下一個鮮紅的寶石戒指，投在地下，道：「只要你打贏豹子，這就是你的。」赤老溫瞧也不瞧，猱身上前。木華黎一把將他拉住，叫道：「咱們威震大漠，是殺敵人殺得多。豹子能指揮軍隊嗎？能打埋伏包圍敵人嗎？」鐵木真道：「桑昆兄弟，你贏啦。」俯身拾起紅寶石戒指，放在桑昆的手裡。桑昆將戒指套在指上，縱聲長笑，舉手把戒指四周展示。王罕部下的將士都歡呼起來。札木合皺眉不語。鐵木真卻神色自若。四傑憤憤的退了下去。完顏洪熙見人豹相鬥不成，老大掃興，向王罕討了兩名女奴，回帳而去。次日早晨，拖雷與郭靖兩人手拉手的出外遊玩，信步行去，離營漸遠，突然一隻白兔從兩人腳邊奔了過去。拖雷取出小弓小箭，嗖的一聲，正射中在白兔肚上。他年幼力微，雖然射中，卻不致命，那白兔帶箭奔跑，兩人大呼大叫，拔足追去。白兔跑了一陣，終於摔倒，兩人齊聲歡呼，正要搶上去撿拾，忽然旁邊樹林中奔出七八個孩子來。一個十一二歲左右的孩子眼明手快，一把將白兔抓起，拔下小箭往地下一擲，瞪眼向拖雷與郭靖望了一眼，抱了兔子轉身就走。拖雷叫道：「喂，兔子是我射死的，你拿去幹嗎？」那孩子回過身來，笑道：「誰說是你射死的？」拖雷道：「這枝箭不是我的嗎？」那孩子突然眉毛豎起，雙睛凸出，喝道：「兔子是我養的，我不要你賠已經好啦！」拖雷道：「你說謊，這明明是野兔。」那孩子是更加凶了，走過來在拖雷肩頭一推，道：「你罵誰？我爺爺是王罕，我爹爹是桑昆，你知道嗎？兔子就算是你射死的，我拿了又怎樣？」拖雷傲然道：「我爹爹是鐵木真。」

　　那孩子道：「呸，是鐵木真又怎樣？你爹爹是膽小鬼，怕我爺爺，也怕我爹爹。」這孩子名叫都史，是桑昆的獨子。桑昆生了一個女兒後，相隔多年才再生這男孩，此外別無所出，是以十分寵愛，將他縱得驕橫之極。鐵木真和王罕、桑昆等隔別已久，兩人的兒子幼時雖曾會面，這時卻已互相不識。拖雷聽他侮辱自己父親，惱怒之極，昂然道：「誰說的？我爹爹誰也不怕！」都史道：「你媽媽給人家搶去，是我爹爹和爺爺去奪轉來還給你爹爹的，當我不知道嗎？我拿了你這隻小小兔兒，又有什麼要緊？」王罕當年幫了義子這個忙，桑昆妒忌鐵木真的威名，時常對人宣揚，連他的幼子也聽得多了。拖雷一來年幼，二來鐵木真認為這是奇恥大辱，當然不會對兒子說起。這時拖雷一聽，氣得臉色蒼白，怒道：「你說謊！我告訴爹爹去。」轉身就走。

　　都史哈哈大笑，叫道：「你爹爹怕我爹爹，你告訴了又怎樣？昨晚我爹爹放出兩頭花豹來，你爹爹的四傑就嚇得不敢動彈。」四傑中的博爾忽是拖雷的師父，拖雷聽了更加生氣，結結巴巴的道：「我師父連老虎也不怕，怕什麼豹子？他只是不願跟野獸打架罷了。」都史搶上兩步，忽地一記耳光，打在拖雷臉上，喝道：「你再倔強？你怕不怕我？」拖雷一楞，小臉脹得通紅，想哭又不肯哭。郭靖在一旁氣惱已久，這時再也忍耐不住，悶聲不響，突然衝上前去，挺頭往都史小腹急撞。都史出其不意，被他一頭撞中，仰天跌倒。拖雷拍手笑道：「好呀！」拖了郭靖的手轉身就逃。都史怒叫：「打死這兩個小子！」

　　都史的眾同伴追將上去，雙方拳打足踢，鬥了起來。都史爬起身來，怒沖沖加入戰團。都史一夥年紀既大，人數又多，片刻間就把拖雷與郭靖掀倒在地。都史不住向郭靖背上用拳猛打，喝道：「投降了就饒你！」郭靖想用力掙扎起來，但被他按住了動彈不得。那邊拖雷也給兩個孩子合力壓在地下毆擊。正自僵持不下，忽然沙丘後馬鈴聲響，一小隊人乘馬過來。當先一個矮胖子騎著一匹黃馬，望見群孩相鬥，笑道：「好呀，講打嗎？」縱馬走近，見是七八個大孩子欺侮兩個小孩，兩個小的給按在地下，都已給打得鼻青口腫，喝道：「不害臊嗎？快放手。」都史罵道：「走開！別在這裡囉唆。你們可知我是誰？我要打人，誰都管不著。」他爹爹是雄視北方的君長，他驕蠻已慣，向來人人都讓他。那騎黃馬的人罵道：「這小子這樣橫，快放手！」這時其餘的人也過來了。一個女子道：「三哥，別管閒事，走吧。」那騎黃馬的道：「你自己瞧。這般打架，成什麼樣子？」這幾人便是江南七怪。他們自南而北，一路追蹤段天德直到大漠，此後就再也沒了消息。六年多來，他們在沙漠中、草原上到處打聽段天德和李萍的行蹤，七人都學會了一口蒙古話，但段李兩人卻始終渺無音訊。江南七怪性格堅毅，更是十分好勝，既與丘處機打了這場賭，別說只不過找尋一個女子，就是再艱難十倍、凶險萬分之事，他們也絕不罷手退縮。七怪人人是同一般的心思，若是永遠尋不著李萍，也須尋足一十八年為止，那時再到嘉興醉仙樓去向丘處機認輸。何況丘處機也未必就能找到楊鐵心的妻子包氏。倘若雙方都找不到，鬥成平手，不妨另出題目，再來比過。韓小瑩跳下馬去，拉起騎在拖雷背上的兩個孩子，說道：「兩個大的打一個小的，那不可以！」拖雷背上一輕，掙扎著跳起。都史一呆，郭靖猛一翻身，從他胯下爬了出來。兩人既得脫身，發足奔逃。都史叫道：「追呀！追呀！」領著眾孩隨後趕去。江南七怪望著一群蒙古小孩打架，想起自己幼年時的胡鬧頑皮，都不禁微笑。柯鎮惡道：「趕道吧，別等前面市集散了，可問不到人啦！」這時都史等又已將拖雷與郭靖追上，四下圍住。都史喝問：「投不投降？」拖雷滿臉怒容，搖頭不答。都史道：「再打！」眾小孩一齊擁上。倏地寒光一閃，郭靖手中已握了一柄匕首，叫道：「誰敢上來？」原來李萍鍾愛兒子，把丈夫所遺的那柄匕首給了他，要他帶在身畔。她想寶物可以辟邪，本意是要保護兒子不受邪魔所侵。此刻郭靖受人欺逼甚急，便拔了出來。都史等見他拿了兵器，一時倒也不敢上前動手。妙手書生朱聰縱馬已行，忽見匕首在陽光下一閃，光芒特異，不覺一凜。他一生偷盜官府富戶，見識寶物甚多，心想：「這光芒大非尋常，倒要瞧瞧是什麼寶貝。」當即勒馬回頭，只見一個小孩手中拿著一柄匕首。那匕首刃身隱隱發出藍光，遊走不定，頗是十分珍異的利器，卻不知如何會在一個孩子手中。再看群孩，除了郭靖之外，個個身穿名貴貂皮短衣，而郭靖頸中也套著一個精緻的黃金頸圈，顯見都是蒙古豪酋的子弟了。朱聰心想：「這孩子定是偷了父親的寶刀私下出來玩弄。王公酋長之物，取不傷廉。」當下起了據為己有之念，笑吟吟的下馬，說道：「大家別打了，好好玩兒罷。」一言方畢，已閃身挨進眾孩人圈，夾手將匕首搶了過來。他使的是空手入白刃的上乘武技，別說郭靖是個小小孩子，就算是武藝精熟的大人，只要不是武林高手，遇上了這位妙手書生，也別想拿得住自己兵刃。朱聰匕首一到手，縱身竄出，躍上馬背，哈哈大笑，提韁縱馬，疾馳而去，趕上眾人，笑道：「今日運氣不壞，無意間得了一件寶物。」笑彌陀張阿生笑道：「二哥這偷雞摸狗的脾氣總是不改。」鬧市俠隱全金髮道：「什麼寶貝，給我瞧瞧。」朱聰手一揚，擲了過去。只見一道藍光在空中劃過，給太陽光一照，光芒閃爍，似乎化成了一道小小彩虹，眾人都喝了一聲彩。匕首飛臨面前，全金髮只感一陣寒意，伸手抓住劍柄，先叫聲：「好！」越看越是不住口的嘖嘖稱賞，再看劍柄，見刻著「楊康」兩字，心中一楞：「這是漢人的名字啊，怎麼此劍落在蒙古？楊康？楊康？倒不曾聽說有哪一位英雄叫做楊康。可是若非英雄豪傑，又如何配用這等利器？」叫道：「大哥，你知道誰叫楊康嗎？」柯鎮惡道：「楊康？」沉吟半晌，搖頭道：「沒聽說過。」「楊康」是丘處機當年給包惜弱腹中胎兒所取的名字，楊郭兩人交換了匕首，因此刻有「楊康」字樣的匕首是在李萍手中。江南七怪卻不知此事。柯鎮惡在七人中年紀最長，閱歷最富，他既不知，其餘六人是更加不知了。全金髮為人細心，說道：「丘處機追尋的是楊鐵心的妻子，不知這楊康與那楊鐵心有無牽連。」朱聰笑道：「咱們若是找到了楊鐵心的妻子，日後帶到醉仙樓頭，總也勝了牛鼻子一籌。」七人在大漠中苦苦尋找了六年，絲毫沒有頭緒，這時忽然似乎有了一點線索，雖然渺茫之極，卻也不肯放過。韓小瑩道：「咱們回去問問那小孩。」

　　韓寶駒馬快，當先沖了回去，只見眾小孩又打成了一團，拖雷和郭靖又已給掀倒在地。韓寶駒喝斥不開，急了起來，抓起幾個小孩擲在一旁。都史不敢再打，指著拖雷罵道：「兩隻小狗，有種的明天再在這裡打過。」拖雷道：「好，明天再打。」他心中已有了計較，回去就向三哥窩闊台求助。三個兄長中三哥和他最好，力氣又大，明日一定能來助拳。都史帶了眾孩走了。

　　郭靖滿臉都是鼻血，伸手向朱聰道：「還我！」朱聰把匕首拿在手裡，一拋一拋，笑道：「還你就還你。但是你得跟我說，這把短劍是哪裡來的？」郭靖用袖子一擦鼻中仍在流下來的鮮血，道：「媽媽給我的。」朱聰道：「你爹爹叫什麼名字？」郭靖從來沒有爹爹，這句話倒將他楞住了，當下搖了搖頭。全金髮問道：「你姓楊嗎？」郭靖又搖了搖頭。七怪見這孩子傻頭傻腦的，都好生失望。朱聰問道：「楊康是誰？」郭靖仍是茫然搖頭。江南七怪極重信義，言出必踐，雖是對一個孩子，也決不能說過的話不算，朱聰便把匕首交在郭靖手裡。韓小瑩拿出手帕，給郭靖擦去鼻血，柔聲道：「回家去吧，以後別打架啦。你人小，打他們不過的。」七人掉轉馬頭，縱馬東行。郭靖怔怔的望著他們。拖雷道：「郭靖，回去罷。」這時七人已走出一段路，但柯鎮惡耳音銳敏之極，聽到「郭靖」兩字，全身大震，立即提韁，回馬轉來，問道：「孩子，你姓郭？你是漢人，不是蒙古人？」郭靖點了點頭。柯鎮惡大喜，急問：「你媽媽叫什麼名字？」郭靖道：「媽媽就是媽媽。」柯鎮惡搔搔頭，問道：「你帶我去見你媽媽，好嗎？」郭靖道：「媽媽不在這裡。」柯鎮惡聽他語氣之中似乎含有敵意，叫道：「七妹，你來問他。」韓小瑩跳下馬來，溫言道：「你爹爹呢？」郭靖道：「我爹爹給壞人害死了，等我長大了，去殺死壞人報仇。」韓小瑩問道：「你爹爹叫什麼名字？」她過於興奮，聲音也發顫了。郭靖卻搖了搖頭，柯鎮惡道：「害死你爹爹的壞人叫什麼名字？」郭靖咬牙切齒的道：「他……名叫段天德！」原來李萍身處荒漠絕域之地，知道隨時都會遭遇不測，是否得能生還中原故土，實是渺茫之極，要是自己突然之間喪命，那麼兒子連仇人的姓名也永遠不知道了，是以早就將段天德的名字形貌，一遍又一遍的說給兒子聽了。她是個不識字的鄉下女子，自然只叫丈夫為「嘯哥」，聽旁人叫他「郭大哥」，丈夫叫什麼名字，她反而並不在意。郭靖也只道爹爹便是爹爹，從來不知另有名字。

　　這「段天德」三字，郭靖說來也不如何響亮，但突然之間傳入七怪耳中，七個人登時目瞪口呆，便是半空中三個晴天霹靂，亦無這般驚心動魄的威勢，一剎那間，宛似地動山搖，風雲變色。過了半晌，韓小瑩才歡呼大叫，張阿生以拳頭猛捶自己胸膛，全金髮緊緊摟住了南希仁的脖子，韓寶駒卻在馬背連翻觔斗，柯鎮惡捧腹狂笑，朱聰像一個陀螺般急轉圈子。拖雷與郭靖見了他們的樣子，又是好笑，又是奇怪。過了良久，江南七怪才慢慢安靜下來，人人卻是滿臉喜色。張阿生跪在地下不住向天膜拜，喃喃的道：「菩薩有靈，多謝老天爺保佑！」韓小瑩對郭靖道：「小兄弟，咱們坐下來慢慢說話。」拖雷心裡掛念著去找三哥窩闊台助拳，又見這七人言行詭異，說的蒙古話又都怪聲怪氣，音調全然不准，看來不是好人，雖然剛才他們解了自己之圍，卻不願在當地多耽，不住催郭靖回去。郭靖道：「我要回去啦。」拉了拖雷的手，轉身就走。韓寶駒急了，叫道：「喂，喂，你不能走，讓你那小朋友先回去罷。」兩個小孩見他形貌奇醜，害怕起來，當即發足奔跑。韓寶駒搶將上去，伸出肥手，疾往郭靖後領抓去。朱聰叫道：「三弟，莫莽撞。」在他手上輕輕一架。韓寶駒愕然停手。朱聰加快腳步，趕在拖雷與郭靖頭裡，從地下撿起三枚小石子，笑嘻嘻的道：「我變戲法，你們瞧不瞧？」郭靖與拖雷登感好奇，停步望著他。朱聰攤開右掌，掌心中放了三枚小石子，喝聲：「變！」手掌成拳，再伸開來時，小石子全已不見。兩個小孩奇怪之極。朱聰向自己頭上帽子一指，喝道：「鑽進去！」揭下帽子，三顆小石子好端端的正在帽裡。郭靖和拖雷哈哈大笑，齊拍手掌。正在這時，遠遠雁聲長唳，一群鴻雁排成兩個人字形，從北邊飛來。朱聰心念一動，道：「現在咱們來請我大哥變個戲法。」從懷中摸出一塊汗巾，交給拖雷，向柯鎮惡一指，道：「你把他眼睛蒙住。」拖雷依言把汗巾縛在柯鎮惡眼上，笑道：「捉迷藏嗎？」朱聰道：「不，他蒙住了眼睛，卻能把空中的大雁射下來。」說著將一副弓箭放在柯鎮惡手裡。拖雷道：「那怎麼能夠？我不信。」說話之間，雁群已飛到頭頂。朱聰揮手將三塊石子往上拋去，他手勁甚大，石子飛得老高。雁群受驚，領頭的大雁高聲大叫，正要率領雁群轉換方向，柯鎮惡已辨清楚了位置，拉弓發矢，嗖的一聲，正中大雁腹肚，連箭帶雁，跌了下來。拖雷與郭靖齊聲歡呼，奔過去拾起大雁，交在柯鎮惡手裡，小心靈中欽佩之極。朱聰道：「剛才他們七八個打你們兩個，要是你們學會了本事，就不怕他們人多了。」拖雷道：「明天我們還要打，我去叫哥哥來。」朱聰道：「叫哥哥幫忙？哼，那是沒用的孩子。我來教你們一些本事，管教明天打贏他們。」拖雷道：「我們兩個打贏他們八個？」朱聰道：「正是！」拖雷大喜道：「好，那你就教我。」朱聰見郭靖在一旁似乎不感興趣，問道：「你不愛學嗎？」郭靖道：「媽媽說的，不可跟人家打架。學了本事打人，媽媽要不高興的。」韓寶駒輕輕罵道：「膽小的孩子！」朱聰又問：「那麼剛才你們為什麼打架？」郭靖道：「是他們先打我們的。」柯鎮惡低沉了聲音道：「要是你見到了仇人段天德，那怎麼辦？」郭靖小眼中閃出怒光，道：「我殺了他，給爹爹報仇。」柯鎮惡道：「你爹爹一身好武藝，尚且給他殺了。你不學本事，當然打他不過，又怎能報仇？」郭靖怔怔的發呆，無法回答。韓小瑩道：「所以哪，本事是非學不可的。」

　　朱聰向左邊荒山一指，說道：「你要學本事報仇，今晚半夜裡到這山上來找我們。不過，只能你一個人來，除了你這個小朋友之外，也不能讓旁人知道。你敢不？怕不怕鬼？」郭靖仍是呆呆不答。拖雷卻道：「你教我本事罷。」朱聰忽地拉住他手膀一扯，左腳輕輕一勾，拖雷撲地倒了。他爬起身來，怒道：「你怎麼打我？」朱聰笑道：「這就是本事，你學會了嗎？」拖雷很是聰明，當即領悟，照式學了一遍，說道：「你再教。」朱聰向他面門虛晃一拳，拖雷向左閃避，朱聰右拳早到，正打在他鼻子之上，只是這一拳並不用力，觸到鼻子後立即收回。拖雷大喜，叫道：「好極啦，你再教。」朱聰忽地俯身，肩頭在他腰眼裡輕輕一撞，拖雷猛地跌了出去。全金髮飛身去接住，穩穩的將他放在地下。拖雷喜道：「叔叔，再教。」朱聰笑道：「你把這三下好好學會，大人都不一定打得贏你了。夠啦夠啦。」轉頭問郭靖道：「你學會了嗎？」郭靖正自呆呆出神，不知在想些什麼，茫然搖了搖頭。七怪見拖雷如此聰明伶俐，相形之下，郭靖更是顯得笨拙無比，都不禁悵然若失。韓小瑩一聲長歎，眼圈兒不禁紅了。全金髮道：「我瞧也不必多費心啦。好好將他們母子接到江南，交給丘道長。比武之事，咱們認輸算了。」朱聰道：「這孩子資質太差，不是學武的胚子。」韓寶駒道：「他沒一點兒剛烈之性，我也瞧不成。」七怪用江南土話紛紛議論。韓小瑩向兩孩子揮揮手道：「你們去罷。」拖雷拉了郭靖，歡歡喜喜的走了。江南七怪辛苦六年，在茫茫大漠中奔波數千里，一旦尋到了郭靖，本是喜從天降，不料只歡喜得片刻，便見郭靖資質顯然十分魯鈍，決難學會上乘武功，不由得心灰意懶。這番難過，只有比始終尋不到郭靖更甚。韓寶駒提起軟鞭，不住擊打地下沙子出氣，只打得塵沙飛揚，兀自不肯停手，只有南山樵子南希仁卻始終一言不發。

　　柯鎮惡道：「四弟，你說怎樣？」南希仁道：「很好。」朱聰道：「什麼很好？」南希仁道：「孩子很好。」韓小瑩急道：「四哥總是這樣，難得開一下金口，也不肯多說一個字。」南希仁微微一笑，道：「我小時候也很笨。」他向來沉默寡言，每一句話都是思慮周詳之後再說出口來，是以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六怪向來極尊重他的意見，聽他這麼說，登時猶如見到一線光明，已不如先時那麼垂頭喪氣。張阿生道：「對，對！我幾時又聰明過了？」說著轉頭向韓小瑩瞧去。朱聰道：「且瞧他今晚敢不敢一個人上山來。」全金髮道：「我瞧多半不敢。我先去找到他的住處。」說著跳下馬來，遙遙跟著拖雷與郭靖，望著他們走進蒙古包裡。當晚七怪守在荒山之上，將至亥時三刻，眼見斗轉星移，卻哪裡有郭靖的影子？朱聰歎道：「江南七怪威風一世，到頭來卻敗在這臭道士手裡！」但見西方天邊黑雲重重疊疊的堆積，頭頂卻是一片暗藍色的天空，更無片雲。西北風一陣緩，一陣急，明月漸至中天，月旁一團黃暈。韓小瑩道：「只怕今晚要下大雨。一下雨，這孩子更不會來了。」張阿生道：「那麼咱們明兒找上門去。」柯鎮惡道：「資質苯些，也不打緊。但這孩子要是膽小怕黑，唉！」說著搖了搖頭。

　　七人正自氣沮，韓寶駒忽然「咦」了一聲，向草叢裡一指道：「那是什麼？」月光之下，只見青草叢中三堆白色的東西，模樣甚是詭奇。全金髮走過去看時，只見三堆都是死人的骷髏頭骨，卻疊得整整齊齊。他笑道：「定是那些頑皮孩子搞的，把死人頭排在這裡……啊，什麼？……二哥，快來！」

　　各人聽他語聲突轉驚訝，除柯鎮惡外，其餘五人都忙走近。全金髮拿起一個骷髏遞給朱聰，道：「你瞧！」朱聰就他手中看去，只見骷髏的腦門上有五個窟窿，模樣就如用手指插出來的一般。他伸手往窟窿中一試，五隻手指剛好插入五個窟窿，大拇指插入的窟窿大些，小指插入的窟窿小些，猶如照著手指的模樣細心雕刻而成，顯然不是孩童的玩意。朱聰臉色微變，再俯身拿起兩個骷髏，只見兩個頭骨頂上仍是各有剛可容納五指的洞孔，不禁大起疑心：「難道是有人用手指插出來的？」但想世上不會有如此武功高強之人，五指竟能洞穿頭骨，是以只是暗自沉吟，口中不說。韓小瑩叫道：「是吃人的山魈妖怪嗎？」韓寶駒道：「是了，定是山魈。」全金髮沉吟道：「若是山魈，怎會把頭骨這般整整齊齊的排在這裡？」柯鎮惡聽到這句話，躍將過來，問道：「怎麼排的？」全金髮道：「一共三堆，排成品字形，每堆九個骷髏頭。」柯鎮惡驚問：「是不是分為三層？下層五個，中層三個，上層一個？」全金髮奇道：「是啊！大哥，你怎知道？」柯鎮惡不回答他問話，急道：「快向東北方、西北方各走一百步。瞧有什麼。」六人見他神色嚴重，甚至近於惶急，大異平素泰然自若之態，不敢怠慢，三人一邊，各向東北與西北數了腳步走去，片刻之間，東北方的韓小瑩與西北方的全金髮同時大叫起來：「這裡也有骷髏堆。」柯鎮惡飛身搶到西北方，低聲喝道：「生死關頭，千萬不可大聲。」三人愕然不解，柯鎮惡早已急步奔到東北方韓小瑩等身邊，同樣喝他們禁聲。張阿生低聲問：「是妖怪呢還是仇敵？」柯鎮惡道：「我的瞎眼便是拜受他們之賜。」這時西北方的全金髮等都奔了過來，圍在柯鎮惡身旁，聽他這樣說，無不驚心。他們六人與柯鎮惡雖然義結金蘭，情同手足，但他極恨別人提及他的殘疾，是以六兄妹只道他是幼時不幸受傷，從來不敢問起，直至此時始知是仇敵所害。柯鎮惡武功高強，為人又精明沉著，竟然落得如此慘敗。那麼仇敵必定厲害之極了。柯鎮惡拿起一枚骷髏頭骨，仔細撫摸，將右手五指插入頭骨上洞孔，喃喃道：「練成了，練成了，果然練成了。」又問：「這裡也是三堆骷髏頭？」韓小瑩道：「不錯。」柯鎮惡低聲道：「每堆都是九個？」韓小瑩道：「一堆九個，兩堆只有八個。」柯鎮惡道：「快去數數那邊的。」韓小瑩飛步奔到東北方，俯身一看，隨即奔回，說道：「那邊每堆都是七個。都是死人首級，肌肉未爛。」柯鎮惡低聲道：「那麼他們馬上就會到來。」將骷髏頭骨交給全金髮，道：「小心放回原處，別讓他們瞧出有過移動的痕跡。」全金發放好骷髏，回到柯鎮惡身邊。六兄弟惘然望著大哥，靜待他解說。只見他抬頭向天，臉上肌肉不住扭動，森然道：「這是銅屍鐵屍！」朱聰嚇了一跳，道：「銅屍鐵屍不早就死了嗎，怎麼還在人世？」柯鎮惡道：「我也只道已經死了。卻原來躲在這裡暗練九陰白骨爪。各位兄弟，大家快上馬，向南急馳，千萬不可再回來。馳出一千里後等我十天，我第十天上不到，就不必再等了。」韓小瑩急道：「大哥你說什麼？咱們喝過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怎麼你叫我們走？」柯鎮惡連連揮手，道：「快走，快走，遲了可來不及啦！」韓寶駒怒道：「你瞧我們是無義之輩嗎？」張阿生道：「江南七怪打不過人家，留下七條性命，也就是了，哪有逃走之理？」

　　柯鎮惡急道：「這兩人武功本就十分了得，現今又練成了九陰白骨爪。咱們七人絕不是他們對手。何苦在這裡白送性命？」六人知他平素心高氣傲，從不服輸，以長春子丘處機如此武功，敢與之拚鬥，也是毫不畏縮，對這兩人卻如此忌憚，想來對方定是厲害無比。全金髮道：「那麼咱們一起走。」柯鎮惡冷冷的道：「他們害了我一生受苦，那也罷了。我兄長之仇卻不能不報。」南希仁道：「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他言簡意賅，但說了出來之後，再無更改。柯鎮惡沉吟片刻，素知各人義氣深重，原也決無臨難自逃之理，適才他說這番話，危急之際顧念眾兄弟的性命，已近於口不擇言，當下歎了口氣，說道：「好，既是如此，大家千萬要小心了。那銅屍是男人，鐵屍是女人，兩個是夫妻。當年他們初練九陰白骨爪，給我兄弟撞見了，我兄長死在他們手裡，我壞了一對招子。別的詳情來不及說了，大家須防他們手爪厲害。六弟，你向南走一百步，瞧是不是有口棺材？」全金髮連奔帶跑的數著步子走去，走滿一百步，沒見到棺材，仔細察看，見地下露出石板一角，用力一掀，石板紋絲不動。轉回頭招了招手，各人一齊過來。張阿生、韓寶駒俯身用力，嘰嘰數聲，兩人合力把石板抬了起來。月光下只見石板之下是個土坑，坑中並臥著兩具屍首，穿著蒙古人的裝束。柯鎮惡躍入土坑之中，說道：「那兩個魔頭待會練功，要取屍首應用。我躲在這裡，出其不意的攻他們要害。大家四周埋伏，千萬不可先讓他們驚覺了。務須等我發難之後，大家才一齊湧上，下手不可有絲毫留情，這般偷襲暗算雖然不夠光明磊落，但敵人太狠太強，若非如此，咱七兄弟個個性命不保。」他低沉了聲音，一字一句的說著，六兄弟連聲答應。柯鎮惡又道：「那兩人機靈之極，稍有異聲異狀，在遠處就能察覺，把石板蓋上罷，只要露一條縫給我透氣就是。」六人依言，輕輕把石板蓋上，各拿兵刃，在四周草叢樹後找了隱蔽的所在分別躲好。韓小瑩見柯鎮惡如此鄭重其事，那是與他相識以來從未見過的，又是掛慮，又是好奇，躲藏時靠近朱聰，悄聲問道：「銅屍鐵屍是什麼人？」朱聰道：「這兩人合稱黑風雙煞，當年在北方作惡。這兩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強，行事又十分機靈，當真是神出鬼沒。後來不知怎的，江湖上不見了他們的蹤跡，過了幾年，大家都只道他們惡貫滿盈，已經死了，哪知道卻是躲在這窮荒極北之地。」韓小瑩問道：「這二人叫什麼名字？」朱聰道：「銅屍是男的，名叫陳玄風。他臉色焦黃，有如赤銅，臉上又從來不露喜怒之色，好似殭屍一般，因此人家叫他銅屍。」韓小瑩道：「那麼那個女的鐵屍，臉色是黑黝黝的了？」朱聰道：「不錯，她姓梅，名叫梅超風。」韓小瑩道：「大哥說他們練九陰白骨爪，那是什麼功夫？」朱聰道：「我也從沒聽說過。」韓小瑩向那疊成一個小小白塔似的九個骷髏頭望去，見到頂端那顆骷髏一對黑洞洞的眼孔正好對準著自己，似乎直瞪過來一般，不覺心中一寒，轉過頭不敢再看，沉吟道：「怎麼大哥從來不提這回事？難道……」她話未說完，朱聰突然左手在她口上一掩，右手向小山下指去。韓小瑩從草叢間望落，只見遠處月光照射之下，一個臃腫的黑影在沙漠上急移而來，甚是迅速，暗道：「慚愧！原來二哥和我說話時，一直在毫不懈怠的監視敵人。」頃刻之間，那黑影已近小山，這時已可分辨出來，原來是兩人緊緊靠在一起，是以顯得特別肥大。韓寶駒等先後都見到了，均想：「這黑風雙煞的武功果然怪異無比。兩人這般迅捷的奔跑，竟能緊緊靠攏，相互間當真是寸步不離！」六人屏息凝神，靜待大敵上山。朱聰握住點穴用的扇子，韓小瑩把劍插入土裡，以防劍光映射，但右手卻緊緊抓住劍柄。只聽山路上沙沙聲響，腳步聲直移上來，各人心頭怦怦跳動，只覺這一刻特別長。這時西北風更緊，西邊的黑雲有如大山小山，一座座的湧將上來。過了一陣，腳步聲停息，山頂空地上豎著兩個人影，一個站著不動，頭上戴著皮帽，似是蒙古人打扮，另一人長髮在風中飄動，卻是個女子。韓小瑩心想：「那必是銅屍鐵屍了，且瞧他們怎生練功。」只見那女子繞著男子緩緩行走，骨節中發出微微響聲，她腳步逐漸加快，骨節的響聲也越來越響，越來越密，猶如幾面羯鼓同時擊奏一般。江南六怪聽著暗暗心驚：「她內功竟已練到如此地步，無怪大哥要這般鄭重。」只見她雙掌不住的忽伸忽縮，每一伸縮，手臂關節中都是喀喇聲響，長髮隨著身形轉動，在腦後拖得筆直，尤其詭異可怖。

　　韓小瑩只覺一股涼意從心底直冒上來，全身寒毛豎起。突然間那女子右掌一立，左掌拍的一聲打在那男子胸前。江南六怪無不大奇：「難道她丈夫便以血肉之軀抵擋她的掌力？」眼見那男子往後便倒，那女子已轉到他身後，一掌打在他後心。只見她身形挫動，風聲虎虎，接著連發八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猛似一掌，那男子始終不出一聲。待到第九掌發出，那女子忽然躍起，飛身半空，頭下腳上，左手抓起那男子的皮帽，噗的一聲，右手手指插入了那人腦門。

　　韓小瑩險些失聲驚呼。只見那女子落下地來，哈哈長笑，那男子俯身跌倒，更不稍動。那女子伸出一隻染滿鮮血腦漿的手掌，在月光下一面笑一面瞧，忽地回過頭來。韓小瑩見她臉色雖是黝黑，模樣卻頗為俏麗，大約是四十歲左右年紀。江南六怪這時已知那男子並非她丈夫，只是一個被她捉來喂招練功的活靶子，這女子自必是鐵屍梅超風了。梅超風笑聲一停，伸出雙手，嗤嗤數聲，撕開了死人的衣服。北國天寒，人人都穿皮襖，她撕破堅韌的皮衣，竟如撕布扯紙，毫不費力，隨即伸手扯開死人胸腹，將內臟一件件取出，在月光下細細檢視，看一件，擲一件。六怪瞧拋在地下的心肺肝脾，只見件件都已碎裂，才明白她以活人作靶練功的用意，她在那人身上擊了九掌，絲毫不聞骨骼折斷之聲，內臟卻已震爛。她檢視內臟，顯是查考自己功力進度若何了。

　　韓小瑩惱怒之極，輕輕拔起長劍，便欲上前偷襲。朱聰急忙拉住，搖了搖手，心下尋思：「這時只有鐵屍一人，雖然厲害，但我們七兄弟合力，諒可抵敵得過，先除了她，再來對付銅屍，那就容易得多。要是兩人齊到，我們無論如何應付不了……但安知銅屍不是躲在暗裡，乘隙偷襲？大哥深知這兩個魔頭的習性，還是依他吩咐，由他先行發難為妥。」梅超風檢視已畢，微微一笑，似乎頗為滿意，坐在地下，對著月亮調勻呼吸，做起吐納功夫來。她背脊正對著朱聰與韓小瑩，背心一起一伏，看得清清楚楚。

　　韓小瑩心想：「這時我發一招『電照長空』，十拿九穩可以穿她個透明窟窿。但若一擊不中，那可誤了大事。」她全身發抖，一時拿不定主意。朱聰也是不敢喘一口大氣，但覺背心上涼嗖嗖地，卻是出了一身冷汗，一斜眼間，但見西方黑雲裡遮滿了半個天空，猶似一張大青紙上潑滿了濃墨一般，烏雲中電光閃爍，更增人心中驚怖惶恐之情。輕雷隱隱，窒滯鬱悶，似乎給厚厚的星雲裹纏住了難以脫出。梅超風打坐片時，站起身來，拖了屍首，走到柯鎮惡藏身的石坑之前，彎腰去揭石板。

　　江南六怪個個緊握兵刃，只等她一揭石板，立即躍出。梅超風忽聽得背後樹葉微微一響，似乎不是風聲，猛然回頭，月光下一個人頭的影子正在樹梢上顯了出來，她一聲長嘯，陡然往樹上撲去。躲在樹巔的正是韓寶駒，他仗著身矮，藏在樹葉之中不露形跡，這時作勢下躍，微一長身，竟然立被敵人發覺。他見這婆娘撲上之勢猛不可當，金龍鞭一招「烏龍取水」，居高臨下，往她手腕上擊去。梅超風竟自不避，順手一帶，已抓住了鞭梢。韓寶駒膂力甚大，用勁回奪。梅超風身隨鞭上，左掌已如風行電掣般拍到。掌未到，風先至，迅猛已極。韓寶駒眼見抵擋不了，鬆手撤鞭，一個觔斗從樹上翻將下來。梅超風不容他緩勢脫身，跟著撲落，五指向他後心疾抓。韓寶駒只感頸上一股涼氣，忙奮力往前急挺，同時樹下南希仁的透骨錐與全金髮的袖箭已雙雙向敵人打到。梅超風左手中指連彈，將兩件暗器一一彈落。嗤的一聲響，韓寶駒後心衣服被扯去了一塊。他左足點地，立即向前縱出，哪知梅超風正落在他的面前。這鐵屍動如飄風，喝道：「你是誰，到這裡幹什麼？」雙爪已搭在他肩頭。韓寶駒只感一陣劇痛，敵人十指猶如十把鐵錐般嵌入了肉裡，他大驚之下，飛起右腳，踢向敵人小腹。梅超風右掌斬落，喀的一聲，韓寶駒足背幾乎折斷，他臨危不亂，立即借勢著地滾開。梅超風提腳往他臀部踢去，忽地右首一條黑黝黝的扁擔閃出，猛往她足踝砸落，正是南山樵子南希仁。梅超風顧不得追擊韓寶駒，急退避過，頃刻間，只見四面都是敵人，一個手拿點穴鐵扇的書生與一個使劍的妙齡女郎從右攻到，一個長大胖子握著屠牛尖刀，一個瘦小漢子拿著一件怪樣兵刃從左搶至，正面掄動扁擔的是個鄉農模樣的壯漢，身後腳步聲響，料想便是那個使軟鞭的矮胖子，這些人都不相識，然而看來個個武功不弱，心道：「他們人多，先施辣手殺掉幾個再說。管他們叫什麼名字，是什麼來歷，反正除了恩師和我那賊漢子，天下人人可殺！」身形晃動，手爪猛往韓小瑩臉上抓去。朱聰見她來勢凶銳，鐵扇疾打她右臂肘心的「曲池穴」。豈知這鐵屍竟然不理，右爪直伸，韓小瑩一招「白露橫江」，橫削敵人手臂。梅超風手腕翻處，伸手硬抓寶劍，看樣子她手掌竟似不怕兵刃。韓小瑩大駭，急忙縮劍退步，只聽拍的一聲，朱聰的鐵扇已打中梅超風的「曲池穴」。這是人身的要穴，點中後全臂立即酸麻失靈，動彈不得，朱聰正在大喜，忽見敵人手臂陡長，手爪已抓到了他的頭頂。朱聰仗著身形靈動，於千鈞一髮之際倏地竄出，才躲開了這一抓，驚疑不定：「難道她身上沒有穴道？」這時韓寶駒已撿起地下的金龍鞭，六人將梅超風圍在垓心，刀劍齊施。梅超風絲毫不懼，一雙肉掌竟似比六怪的兵刃還要厲害。她雙爪猶如鋼抓鐵鉤，不是硬奪兵刃，就是往人身上狠抓惡挖。江南六怪想起骷髏頭頂五個手指窟窿，無不暗暗心驚。更有一件棘手之事，這鐵屍渾號中有一個「鐵」字，殊非偶然，週身真如銅鑄鐵打一般。她後心給全金髮秤錘擊中兩下，卻似並未受到重大損傷，才知她橫練功夫亦已練到了上乘境界。眼見她除了對張阿生的尖刀、韓小瑩的長劍不敢以身子硬接之外，對其餘兵刃竟是不大閃避，一味凌厲進攻。鬥到酣處，全金髮躲避稍慢，左臂被她一把抓住。五怪大驚，向前疾攻。梅超風一扯之下，全金髮手臂上連衣帶肉，竟被她血淋淋的抓了一塊下來。

　　朱聰心想：「有橫練功夫之人，身上必有一個功夫練不到的練門，這地方柔嫩異常，一碰即死，不知這惡婦的練門是在何處？」他縱高竄低，鐵扇晃動，連打敵人頭頂「百會」、咽喉「廉泉」兩穴，接著又點她小腹「神闕」、後心「中樞」兩穴，霎時之間，連試了十多個穴道，要查知她對身上哪一部門防護特別周密，那便是「練門」的所在了。梅超風明白他用意，喝道：「鬼窮酸，你姑奶奶功夫練到了家，全身沒練門！」倏的一抓，抓住了他的手腕。朱聰大驚，幸而他動念奇速，手法伶俐，不待她爪子入肉，手掌翻動，已將鐵扇塞入了她掌心，說道：「扇子上有毒！」梅超風突然覺到手裡出現一件硬物，一呆之下，朱聰已把手掙脫。梅超風也怕扇上當真有毒，立即拋下。

　　朱聰躍開數步，提手只見手背上深深的五條血痕，不禁全身冷汗，眼見久戰不下，己方倒已有三人被她抓傷，待得她丈夫銅屍到來，七兄弟真的要暴骨荒山了，只見張阿生、韓寶駒、全金髮部已氣喘連連，額頭見汗。只有南希仁功力較深，韓小瑩身形輕盈，尚未見累，敵人卻是愈戰愈勇，一斜眼瞥見月亮慘白的光芒從烏雲間射出，照在左側那堆三堆骷髏頭骨之上，不覺一個寒噤，情急智生，飛步往柯鎮惡躲藏的石坑前奔去，同時大叫：「大家逃命呀！」五俠會意，邊戰邊退。梅超風冷笑道：「哪裡鑽出來的野種，到這裡來暗算老娘，現今想逃可已遲了。」飛步追來。南希仁、全金髮、韓小瑩拚力擋住。朱聰、張阿生、韓寶駒三人俯身合力，砰的一聲，將石板抬在一邊。就在此時，梅超風左臂已圈住南希仁的扁擔，右爪遞出，直取他的雙目。朱聰猛喝一聲：「快下來打！」手指向上一指，雙目望天，左手高舉，連連招手，似是叫隱藏在上的同伴下來夾擊。梅超風一驚，不由自主的抬頭一望，只見烏雲滿天，半遮明月，哪裡有人？朱聰叫道：「七步之前！」柯鎮惡雙手齊施，六枚毒菱分上中下三路向著七步之前激射而出。呼喝聲中，柯鎮惡從坑中急躍而起，江南七怪四面同時攻到。梅超風慘叫一聲，雙目已被兩枚毒菱同時打中，其餘四枚毒菱卻都打空，總算她應變奇速，鐵菱著目，腦袋立刻後仰，卸去了來勢，鐵菱才沒深入頭腦，但眼前陡然漆黑，什麼也瞧不見了。梅超風急怒攻心，雙掌齊落，柯鎮惡早已閃在一旁，只聽得彭彭兩聲，她雙掌都擊在一塊岩石之上。她憤怒若狂，右腳急出，踢中石板，那石板登時飛起。七怪在旁看了，無不心驚，一時不敢上前相攻。

　　梅超風雙目已瞎，不能視物，展開身法，亂抓亂拿。朱聰連打手勢，叫眾兄弟避開，只見她勢如瘋虎，形若邪魔，爪到處樹木齊折，腳踢時沙石紛飛。但七怪屏息凝氣，離得遠遠地，卻哪裡打得著？過了一會，梅超風感到眼中漸漸發麻，知道中了喂毒暗器，厲聲喝道：「你們是誰？快說出來！老娘死也死得明白。」朱聰向柯鎮惡搖搖手，要他不可開口說話，讓她毒發身死，剛搖了兩搖手，猛地想起大哥目盲，哪裡瞧得見手勢？只聽得柯鎮惡冷冷的道：「梅超風，你可記得飛天神龍柯辟邪、飛天蝙蝠柯鎮惡嗎？」梅超風仰天長笑，叫道：「好小子，你還沒死！你是給飛天神龍報仇來著？」柯鎮惡道：「不錯，你也還沒死，那好得很。」梅超風歎了口氣，默然不語。

　　七怪凝神戒備。這時寒風刺骨，月亮已被烏雲遮去了大半，月色慘淡，各人都感到陰氣森森。只見梅超風雙手微張，垂在身側，十根尖尖的指甲上映出灰白光芒。她全身宛似一座石像，更無絲毫動彈，疾風自她身後吹來，將她一頭長髮刮得在額前挺出。這時韓小瑩正和她迎面相對，見她雙目中各有一行鮮血自臉頰上直流至頸。

　　突然間朱聰、全金髮齊聲大叫：「大哥留神！」語聲未畢，柯鎮惡已感到一股勁風當胸襲來，鐵杖往地下疾撐，身子縱起，落在樹巔。梅超風一撲落空，一把抱住柯鎮惡身後大樹，雙手十根手指插入了樹幹之中。六怪嚇得面容變色，柯鎮惡適才縱起只要稍遲一瞬，這十指插在身上，哪裡還有性命？梅超風一擊不中，忽地怪聲長嘯，聲音尖細，但中氣充沛，遠遠的送了出去。朱聰心念一動：「不好，她是在呼喚丈夫銅屍前來相救。」忙叫：「快幹了她！」運氣於臂，施重手法往她後心拍去。張阿生雙手舉起一塊大岩石，猛力往她頭頂砸落。梅超風雙目剛瞎，未能如柯鎮惡那麼聽風辨形，大石砸到時聲音粗重，尚能分辨得出，身子向旁急閃，但朱聰這一掌終於未能避開，「哼」一聲，後心中掌。饒是她橫練功夫厲害，但妙手書生豈是尋常之輩，這一掌也叫她痛徹心肺。朱聰一掌得手，次掌跟著進襲。梅超風右爪反鉤，朱聰疾忙跳開避過。餘人正要上前夾擊，忽聽得遠處傳來一聲長嘯，聲音就如梅超風剛才的嘯聲一般，隱隱傳來，令人毛骨悚然，頃刻之間，第二下嘯聲又起，但聲音已近了許多。七怪都是一驚：「這人腳步好快！」柯鎮惡叫道：「銅屍來啦。」韓小瑩躍在一旁，向山下望去，只見一個黑影疾逾奔馬的飛馳而來，邊跑邊嘯。此時梅超風守緊門戶，不再進擊，一面運氣裹毒，使眼中的毒不致急速行散，只待丈夫趕來救援，盡殲敵人。朱聰向全金髮打個手勢，兩人鑽入了草叢。朱聰眼見鐵屍如此厲害，遠遠瞧那銅屍的身法，似乎功力更在妻子之上，明攻硬戰，顯非他夫妻敵手，只有暗中偷襲，以圖僥倖。韓小瑩突然間「咦」了一聲，只見在那急奔而來的人影之前，更有一個矮小的人影在走上山來，只是他走得甚慢，身形又小，是以先前沒有發見。她凝神看時，見那矮小的人形是個小孩，心知必是郭靖，又驚又喜，忙搶下去要接他上來。她與郭靖相距已不甚遠，又是下山的道路，但銅屍陳玄風的輕身功夫好快，片刻之間，已搶了好大一段路程。韓小瑩微一遲疑：「我搶下去單身遇上銅屍，決不是他對手……但眼見這小孩勢必遭他毒手，怎能不救？」隨即加快腳步，同時叫道：「孩子，快跑！」郭靖見到了她，歡呼大叫，卻不知大禍已在眉睫。張阿生這些年來對韓小瑩一直心中暗暗愛慕，只是向來不敢絲毫表露情愫，這時見她涉險救人，情急關心，當即飛奔而下，準擬擋在她的前面，好讓她救了人逃開。山上南希仁、韓寶駒等不再向梅超風進攻，都注視著山腰裡的動靜。各人手裡扣住暗器，以備支援韓張二人。轉眼韓小瑩已奔到郭靖面前，一把拉住他的小手，轉身飛逃，只奔得丈許，猛覺手裡一輕，郭靖一聲驚呼，竟被陳玄風夾背抓了過去。韓小瑩左足一點，劍走輕靈，一招「鳳點頭」，疾往敵人左脅虛刺，跟著身子微側，劍尖光芒閃動，直取敵目，又狠又準，的是「越女劍法」中的精微招數。

　　陳玄風將郭靖挾在左腋之下，猛見劍到，倏地長出右臂，手肘抵住劍身輕輕往外一推，手掌「順水推舟」，反手就是一掌。韓小瑩圈轉長劍，斜裡削來。哪知陳玄風的手臂陡然間似乎長了半尺，韓小瑩明明已經閃開，還是拍的一掌，正中肩頭，登時跌倒在地。這兩招交換只是一瞬之間的事，陳玄風下手毫不容情，跟著就是一爪，往韓小瑩天靈蓋上插落。這「九陰白骨爪」摧筋破骨，狠辣無比，這一下要是給抓上了，韓小瑩頭頂勢必是五個血孔。張阿生和她相距尚有數步，眼見勢危，情急拚命，立時和身撲上，將自己身子蓋在韓小瑩頭上。陳玄風一爪下去，噗的一聲，五指直插入張阿生背心。張阿生大聲吼叫，尖刀猛往敵人胸口刺去。陳玄風伸手格出，張阿生尖刀脫手。陳玄風隨手又是一掌，將張阿生直摔出去。朱聰、全金髮、南希仁、韓寶駒大驚，一齊急奔而下。陳玄風高聲叫道：「賊婆娘，怎樣了？」梅超風扶住大樹，慘聲叫道：「我一雙招子讓他們毀啦。賊漢子，這七個狗賊只要逃了一個，我跟你拚命。」陳玄風叫道：「賊婆娘，你放心，一個也跑不了。你……痛不痛？站著別動。」舉手又往韓小瑩頭頂抓下。韓小瑩一個「懶驢打滾」，滾開數尺。陳玄風罵道：「還想逃？」左手又即抓落。

　　張阿生身受重傷，躺在地下，迷糊中見韓小瑩情勢危急，拚起全身之力，舉腳往敵人手指踢去。陳玄風順勢抓出，五指又插入他小腿之中。張阿生挺身翻起，雙臂緊緊抱住陳玄風腰間。陳玄風抓住他後頸，運勁要將他摜出，張阿生只擔心敵人去傷害韓小瑩，雙臂說什麼也不放鬆。陳玄風砰的一拳，打在他腦門正中。張阿生登時暈去，手臂終於鬆了。就這麼一攔，韓小瑩已翻身躍起，遞劍進招。她不敢欺進，展開輕靈身法，繞著敵人的身形滴溜溜地轉動，口中只叫：「五哥，五哥，你怎樣？」她轉得兩個圈子，南希仁、韓寶駒等同時趕到，朱聰與全金髮的暗器也已射出。陳玄風見敵人個個武功了得，甚是驚奇，心想：「這荒漠之中，哪裡鑽出來這幾個素不相識的硬爪子？」高聲叫道：「賊婆娘，這些傢伙是什麼人？」梅超風叫道：「飛天神龍的兄弟、飛天蝙蝠的同黨。」陳玄風哼了一聲，罵道：「好，狗賊還沒死，巴巴的趕到這裡送終。」他掛念妻子的傷勢，叫道：「賊婆娘，傷得怎樣？會要了你的臭命嗎？」梅超風怒道：「快殺啊，老娘死不了。」陳玄風見妻子扶住大樹，不來相助，知她雖然嘴硬，但受傷一定不輕，心下焦急，只盼盡快料理了敵人，好去相救妻子。這時朱聰等五人已將他團團圍住。只柯鎮惡站在一旁，伺機而動。

　　陳玄風將郭靖用力往地下一擲，左手順勢一拳往全金髮打到。全金髮大驚，心想這一擲之下，那孩子豈有性命？俯身避開了敵人來拳，隨手接住郭靖，一個觔斗，翻出丈餘之外，這一招「靈貓撲鼠」既避敵，又救人，端的是又快又巧。陳玄風也暗地喝了一聲彩。

　　這銅屍生性殘忍，敵人越強，他越是要使他們死得慘酷。何況敵人傷了他愛妻，尤甚於傷害他自己。黑風雙煞十指抓人的「九陰白骨爪」與傷人內臟的「摧心掌」即將練成，此時火候已到十之八九，他忽地一聲怪嘯，左掌右抓，招招攻向敵人要害。江南五怪知道今日到了生死關頭，哪敢有絲毫怠忽，當下奮力抵禦，人人不敢逼近，包圍的圈子愈放愈大。戰到分際，韓寶駒奮勇進襲，使開「地堂鞭法」著地滾進，專向對方下盤急攻，一輪盤打揮纏。陳玄風果然分心，蓬的一聲，後心被南希仁一扁擔擊中。銅屍痛得哇哇怪叫，右手猛向南希仁抓來。南希仁扁擔末及收回，敵爪已到，當即使了半個「鐵板橋」，上身向後急仰，忽見陳玄風手臂關節喀喇一響，手臂陡然長了數寸，一隻大手已觸到眉睫。高手較技，進退趨避之間相差往往不逾分毫，明明見他手臂已伸到盡頭，這時忽地伸長，哪裡來得及趨避？被他一掌按在面門，五指即要向腦骨中插進。南希仁危急中左手疾起，以擒拿法勾住敵人手腕，向左猛撩，就在此時，朱聰已撲在銅屍背上，右臂如鐵，緊緊扼住他的喉頭。這一招自己胸口全然賣給了敵人，他見義弟命在呼吸之間，顧不得犯了武術家的大忌，救人要緊。正在這雙方性命相撲之際，半空中忽然打了一個霹靂，烏雲掩月，荒山上伸手不見五指，跟著黃豆大的雨點猛撒下來。只聽得喀喀兩聲，接著又是噗的一聲，陳玄風以力碰力，已震斷了南希仁的左臂，同時左手手肘在朱聰胸口撞去。朱聰只覺前胸劇痛，不由自由的放鬆了扼在敵人頸中的手臂，向後直跌出去。陳玄風也感咽喉間被扼得呼吸為難，躍在一旁，狠狠喘氣。韓寶駒在黑暗中大叫：「大家退開！七妹，你怎樣？」韓小瑩道：「別作聲！」說著向旁奔了幾步。

　　柯鎮惡聽了眾人的動靜，心下甚奇，問道：「二弟，你怎麼了？」全金髮道：「此刻漆黑一團，誰也瞧不見誰？」柯鎮惡大喜，暗叫：「老天助我！」

　　江南七怪中三人重傷，本已一敗塗地，這時忽然黑雲籠罩，大雨傾盆而下。各人屏息凝氣，誰都不敢先動。柯鎮惡耳音極靈，雨聲中仍辨出左側八九步處那人呼吸沉重，並非自己兄弟，當下雙手齊揚，六枚毒菱往他打去。陳玄風剛覺勁風撲面，暗器已到眼前，急忙躍起。他武功也真了得，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竟能將六枚毒菱盡數避開。這一來卻也辨明了敵人方向。他不發一聲，突然縱起，雙爪在身前一尺處舞了個圓圈，猛向柯鎮惡撲去。柯鎮惡聽得他撲到的風聲，向旁急閃，回了一杖，白日黑夜，於他全無分別，但陳玄風視物不見，功夫恰如只剩了一成。兩人登時打了個難分難解。陳玄風鬥得十餘招，一團漆黑之中，似乎四面八方都有敵人要撲擊過來，自己發出去的拳腳是否能打到敵人身上，半點也沒有把握，瞬息之間，宛似身處噩夢。韓寶駒與韓小瑩、全金髮三人摸索著去救助受傷的三人，雖然明知大哥生死繫於一髮，但漆黑之中，實是無法上前相助，只有心中乾著急的份兒。大雨殺殺聲中，只聽得陳玄風掌聲嗖嗖，柯鎮惡鐵杖呼呼，兩人相拆不過二三十招，但守在旁邊的眾人，心中焦慮，竟如過了幾個時辰一般。猛聽得蓬蓬兩聲，陳玄風狂呼怪叫，竟是身上連中兩杖。眾人正自大喜，突然電光一閃。照得滿山通明。

　　全金髮急叫：「大哥留神！」陳玄風已乘著這剎時間的光亮，欺身進步，運氣於肩，蓬的一聲，左肩硬接了對方一杖，左手向外一搭，已抓住了鐵杖，右手探出，電光雖隱。右手卻已搭上了柯鎮惡胸口。柯鎮惡大驚，撒杖後躍。陳玄風這一得手哪肯再放過良機，適才一抓已扯破了對方衣服，倏地變爪為拳，身子不動，右臂陡長，潛運內力，一拳結結實實的打在柯鎮惡胸口，剛感到柯鎮惡直跌出去，左手揮出，一枝鐵杖如標槍般向他身上插去。這幾下連環進擊，招招是他生平絕技，不覺得意之極，仰天怪嘯。便在此時，雷聲也轟轟響起。霹靂聲中電光又是兩閃，韓寶駒猛見鐵杖正向大哥飛去，而柯鎮惡茫如不覺，這一驚非同小可，金龍鞭倏地飛出，捲住了鐵杖。陳玄風叫道：「現下取你這矮胖子的狗命！」舉足向他奔去，忽地腳下一絆，似是個人體，俯身抓起，那人又輕又小，卻是郭靖。郭靖大叫：「放下我！「陳玄風哼了一聲，這時電光又是一閃。郭靖只見抓住自己的人面色焦黃，雙目射出凶光，可怖之極，大駭之下，順手拔出腰間的匕首，向他身上插落，這一下正插入陳玄風小腹的肚臍，八寸長的匕首直沒至柄。陳玄風狂叫一聲，向後便倒。他一身橫練功夫，練門正是在肚臍之中，別說這柄匕首鋒銳無匹，就是尋常刀劍碰中了他練門，也是立時斃命。當與高手對敵之時，他對練門防衛周密，決不容對方拳腳兵刃接近小腹，這時抓住一個幼童，對他哪裡有絲毫提防之心，何況先前已在山腰裡抓住過他，知他全然不會武功，殊不知「善泳溺水，平地覆車」，這個武功厲害之極的陳玄風，竟自喪生在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小兒之手。郭靖一匕首將人刺倒，早嚇得六神無主，糊里糊塗的站在一旁，張嘴想哭，卻又哭不出聲來。

　　梅超風聽得丈夫長聲慘叫，夫妻情深，從山上疾衝下來，踏了一個空，連跌了幾個觔斗。她撲到丈夫身旁，叫道：「賊漢子，你……你怎麼啦！」陳玄風微聲道：「不成啦，賊……賊婆……快逃命吧。」梅超風咬牙切齒的道：「我給你報仇。」陳玄風道：「那部經……經……已經給我燒啦，秘要……在我胸……」一口氣接不上來，就此斃命。

　　梅超風心中悲苦，當即伸手到他胸口，去摸那部《九陰真經》的秘要。陳玄風和梅超風是同門師兄妹，兩人都是東海桃花島島主黃藥師的弟子。黃藥師武功自成一派，論到功力之深湛，技藝之奧秘，實不在號稱天下武學泰斗的全真教與威震天南的段氏之下。陳玄風與梅超風學藝未成而暗中私通，情知如被師父發覺，不但性命不保，而且死時受刑必極盡慘酷，兩人暗中商量，越想越怕，終於擇了一個風高月黑之夜，乘小船偷渡到了東面的橫島，再輾轉逃到浙江寧波。陳玄風臨走時自知眼前這點武功在江湖上防身有餘，成名不足，一不做二不休，竟摸進師父秘室，將黃藥師視為至寶的半部《九陰真經》偷了去。黃藥師當然怒極，但因自己其時立誓不離桃花島一步，心願未償，不能自違毒誓、出島追捕，暴跳如雷之際，竟然遷怒旁人，將餘下弟子一一挑斷大腿筋脈，盡數逐出了桃花島，自己閉門生氣。黑風雙煞這一來累得眾同門個個受了無妄之災，但依著《九陰真經》中的秘傳，也終於練成了一身武林中罕見罕聞的功夫。這《九陰真經》中所載本是上乘的道家正派武學。但陳梅夫婦只盜到下半部。學不到上半部中修習內功的心法，而黃藥師的桃花島一派武學又是別創蹊徑，與道家內修外鑠的功夫全然不同。黑風雙煞生性殘忍，一知半解，但憑己意，胡亂揣摸，練的便都是些陰毒武技。

　　那一日陳梅夫婦在荒山中修習「九陰白骨爪」，將死人骷髏九個一堆的堆疊，湊巧給柯氏兄弟撞上了。柯氏兄弟見他夫婦殘害無辜，出頭干預，一動上手，飛天神農柯辟邪死在陳玄風掌下。幸好其時陳梅二人「九陰白骨爪」尚未練成，柯鎮惡終於逃得性命，但一雙眼睛卻也送在他夫婦手裡。夫妻兩人神功初成後，在江湖上一闖，竟是沒遇上敵手，尋常武師固然望風披靡，連成名的英雄人物，折在他們手裡的也是不計其數。夫婦兩人便得了個「黑風雙煞」的外號。眼見師父不出，更是橫行無忌，直到武林中數十名好手大舉圍攻，夫妻倆都受了重傷。這才銷聲匿跡的隱居起來。多年來武林中不再聽到他們的消息，只道兩人傷發而死，哪知卻遠遠的躲在漠北，秘修陰毒武功。

　　這「九陰白骨爪」和「摧心掌」的功夫，都載在《九陰真經》之上。陳玄風和梅超風雖以夫妻之親。對她也始終不肯出示真經原本。只是自己參悟習練之後，再行轉授妻子。不論梅超風如何硬索軟纏，他總是不允。說道：「這部真經有上下兩部。我只偷到了下半部，一切扎根基、修真元的基礎功夫，卻全在上半部之中。如我把經給你看了，你貪多務得，把經上所載的功夫都練將起來，非走火入魔不可，輕則受傷，重則要了你的性命。經上所載武功雖多，但只有與我們所學基本功夫配合得起的，才可修練。」

　　梅超風聽著有理，而且深知丈夫對自己一片真心，雖然平日說話總是「賊婆娘，臭婆娘」的亂罵，其實卻是情意深摯，於是也就不再追索。梅超風此時見丈夫臨死，這才問起，可是他一口氣喘不上來，只說了半句，就此氣絕。她在丈夫胸口摸索，卻無一物，一怔之下，想再摸時，韓寶駒、韓小瑩、全金髮已乘著天空微露光芒、略可分辨人形之際急攻上來。梅超風雙目己盲，同時頭腦昏暈，顯是暗器上毒發，她與丈夫二人修習「九陰白骨爪」，十餘年來均是連續不斷的服食少量砒霜，然後運功逼出，以此不得已的笨法子來強行增強內力外功，身上由此自然而然的已具抗毒之能，否則以飛天蝙蝠鐵菱之毒，她中了之後如何能到這時尚自不死？」當下展開擒拿手，於敵人攻近時凌厲反擊。江南三怪非但不能傷到敵人分毫，反而連遇險招。

　　韓寶駒焦躁起來，尋思：「我們三人合鬥一個受傷的瞎眼賊婆娘，尚且不能得手，江南七怪威名真是掃地了。」鞭法一變，刷刷刷連環三鞭，連攻梅超風後心。韓小瑩見敵人腳步蹣跚，漸漸支持不住，挺劍疾刺，全金髮也是狠撲猛打。眼見便可得手，突然間狂風大作，黑雲更濃，三人眼前登時又是漆黑一團。沙石被疾風捲起，在空中亂舞亂打。韓寶駒等各自縱開，伏在地下，過了良久，這才狂風稍息，暴雨漸小，層層黑雲中又鑽出絲絲月光來。韓寶駒躍起身來，不禁大叫一聲，不但梅超風人影不見，連陳玄風的屍首也已不知去向：只見柯鎮惡、朱聰、南希仁、張阿生四人躺在地下，郭靖的小頭慢慢從岩石後面探了上來，人人身上都被大雨淋得內外濕透。全金髮等三人忙救助四個受傷的兄弟。南希仁折臂斷骨，幸而未受內傷。何鎮惡和朱聰內功深湛，雖然中了銅屍的猛擊，但以力抗力，內臟也未受到重人損傷。只張阿生連中兩下「九陰白骨爪」，頭頂又被猛擊一拳，雖已醒轉，性命已是垂危。江南六怪見他氣息奄奄，傷不可救，個個悲痛之極。韓小瑩更是心痛如絞，五哥對自己懷有情意，心中如何不知，只是她生性豪邁，一心好武，對兒女之情看得極淡，張阿生又是終日咧開了大口嘻嘻哈哈的傻笑，是以兩人從來沒表露過心意，想到他為救自己性命而把身子掩到敵人爪下，不禁既感且悲，抱住了張阿生痛哭起來。

　　張阿生一張胖臉平常笑慣了的，這時仍然微露笑意，伸出扇子般的屠牛大手，輕撫韓小瑩的秀髮，安慰道：「別哭，別哭，我很好。」韓小瑩哭道：「五哥，我嫁給你作老婆罷，你說好嗎？」張阿生嘻嘻的笑了兩下，他傷口劇痛，神志漸漸迷糊。韓小瑩道：「五哥，你放心，我已是你張家的人，這生這世決不再嫁別人。我死之後，永遠和你廝守。」張阿生又笑了兩下，低聲道：「七妹，我一向待你不好。我……我也配不上你。」韓小瑩哭道：「你待我很好，好得很，我都知道的。」朱聰眼中含了淚水，向郭靖道：「你到這裡，是想來跟我們學本事的了？」郭靖道：「是。」朱聰道：「那麼你以後要聽我們的話。」郭靖點頭答應。朱聰哽咽道：「我們七兄弟都是你的師父，現今你這位五師父快要歸天了，你先磕頭拜師罷。」郭靖也不知「歸天」是何意思，聽朱聰如此吩咐，便即撲翻在地，咚咚咚的，不住向張阿生磕頭。

　　張阿生慘然一笑，道：「夠啦！」強忍疼痛，說道：「好孩子，我沒能授你本事……唉，其實你學會了我的本事，也管不了用。我生性愚笨，學武又懶，只仗著幾斤牛力……要是當年多用點苦功，今日也不會在這裡送命……「說著兩眼上翻，臉色慘白，吸了一口氣，道：「你天資也不好，可千萬要用功。想要貪懶時，就想到五師父這時的模樣吧……」欲待再說，已是氣若游絲。韓小瑩把耳朵湊到他嘴邊，只聽得他說道：「把孩子教好，別輸在……臭道士手裡……」韓小瑩道：「你放心，咱們江南七怪，決不會輸。」張阿生幾聲傻笑，閉目而逝。六怪伏地大哭。他七人義結金蘭，本已情如骨肉，這些年來為了追尋郭靖母子而遠來大漠，更無一日分離，忽然間一個兄弟傷於敵手，慘死異鄉，如何不悲？六人盡情一哭，才在荒山上掘了墓穴，把張阿生葬了。

　　待得立好巨石，作為記認，天色已然大明。

　　全金髮和韓寶駒下山查看梅超風的蹤跡，狂風大雨之後，沙漠上的足跡已全然不見，不知她逃到何處。兩人追出數里，盼在沙漠中能找到些微痕跡，始終全無線索，只得回上山來說了。朱聰道：「在這大漠之中，諒那盲……那婆娘也逃不遠。她中了大哥的毒菱，多半這時已毒發身死。且把孩子先送回家去，咱們有傷的先服藥養傷，然後三弟、六弟、七妹你們三人再去尋找。」餘人點頭稱是，和張阿生的墳墓灑淚而別。

## 第05回　彎弓射鵰

　　一行人下得山來，走不多時，忽聽前面猛獸大吼之聲一陣陣的傳來。韓寶駒一提韁，胯下黃馬向前竄出，奔了一陣，忽地立定，不論如何催迫，黃馬只是不動。韓寶駒心知有異，遠遠望去，只見前面圍了一群人，有幾頭獵豹在地上亂抓亂扒。他知坐騎害怕豹子，躍下馬來，抽出金龍鞭握在手中。搶上前去，只見兩頭豹子已在沙土中抓出一具屍首。韓寶駒踏上幾步，見那屍首赫然便是銅屍陳玄風，只是自咽詠鎖骨直至小腹一片模糊，似乎整塊皮肉給人割了去。他心中大奇：「昨晚他明明是給那孩子一匕首刺中肚臍練門而斃命，屍首怎會在這裡出現？而且人已死了，怎會有人這般作賤他屍體，不知是誰下的毒手？有何用意？莫非黑風雙煞在大漠中另有仇怨極深的對頭？」

　　不久朱聰等也已趕到，大家都想不出其中緣故，見到陳玄風的屍首兀自面目猙獰，死後猶有餘威，想起昨夜荒山惡鬥，如不是郭靖巧之又巧的這一匕首，人人難逃大劫，心下都是不寒而慄。這時兩頭豹子已在大嚼屍體，旁邊一個小孩騎在馬上，大聲催喝豹夫，快將豹子牽走。他一轉頭見到郭靖，叫道：「哈，你躲在這裡。你不敢去幫拖雷打架，沒用的東西！」這孩子便是桑昆的兒子都史。郭靖急道：「你們又打拖雷了？他在哪裡？」都史得意洋洋的道：「我牽豹子去吃他。你快投降，否則連你也一起吃了。」他見江南六怪站在一旁，心中有點害怕，不然早就縱豹去吃郭靖了。郭靖道：「拖雷呢？」都史大叫：「豹子吃拖雷去！」領了豹夫向前就跑。一名豹夫勸道：「小公子。那人是鐵木真汗的兒子呀。」都史舉起馬鞭，在那豹夫頭上刷的一鞭，喝道：「怕什麼？誰叫他今天又動手打我？快走。」那豹夫不敢違抗，只得牽了豹子，跟他走去。另一名豹夫怕闖出大禍，轉頭就跑，叫道：「我去稟報鐵木真汗。」都史待要喝止，那豹夫如飛去了。都史恨道：「好，咱們先吃了拖雷，瞧鐵木真伯伯來了又有什麼法子？」揮鞭催馬馳去。郭靖雖然懼怕豹子，但終是掛念義兄的安危，對韓小瑩道：「師父。他叫豹子吃我義兄，我去叫他快逃。」韓小瑩道：「你若趕去。連你也一起吃了，你難道不怕？」郭靖道：「我怕。」韓小瑩道：「那你去不去？」

　　郭靖稍一遲疑，道：「我去！」撒開小腿，急速前奔。朱聰因傷口疼痛，平臥在馬背上，見郭靖此舉甚有俠義之心，說道：「孩子雖笨，卻正是我輩中人。」韓小瑩道：「四哥眼力不差！咱們快去救人。」全金髮叫道：「這個小霸王家裡養有獵豹，定是大酋長的子弟。大家小心了，可別惹事，咱們有三人身上帶傷。」韓寶駒展開輕身功夫，搶到郭靖身後，一把將他抓起。放在自己肩頭。他雖然身矮腳短，但雙腿移動快速已極，倏忽間已搶出數丈之外。郭靖坐在他肥肥的肩頭上。猶如乘坐駿馬一般，又快又穩。韓寶駒奔到追風黃身畔，縱身躍起，連同郭靖一起上了馬背，片刻間便搶在都史和獵豹的前頭，馳出一陣，果見十多名孩子圍住了拖雷。大家聽了都史號令，並不上前相攻，卻圍成了圈子不讓他離開。

　　拖雷跟朱聰學會了三手巧招之後，當晚練習純熟，次晨找尋郭靖不見，也不叫三哥窩闊台助拳，獨自來和都史相鬥。都史帶了七八個幫手，見他只單身一人，頗感詫異。拖雷說道，只能一個個的來打，不能一擁而上。都史哪把他放在心上，自然一口答應。哪知一動上手，拖雷三下巧招反覆使用，竟把都史等七八個孩子一一打倒。要知朱聰教他的這三下招數雖然簡易，卻是「空空拳」中的精微之著，拖雷十分聰明，這三下又無什麼繁複變化，因此一學就會，使將出來，蒙古眾小孩竟是無人能敵。蒙古人甚守然諾，既已說定了單打獨鬥，眾小孩心中雖是氣惱，卻也並不一擁而上。都史被拖雷連摔兩次，鼻上又中了一拳，大怒之下，奔回去趕了父親的豬豹出來。拖雷獨勝群孩，得意之極，站在圈子中顧盼睥睨，也不想衝將出來，哪知大禍已經臨頭。郭靖遠遠大叫：「拖雷，拖雷，快逃啊，都史帶豹子來吃你啦！」拖雷聞言大驚，要待衝出圈子，群孩四下攔住，無法脫身，不多時韓小瑩等與都史先後馳到，跟著豹夫也率著兩頭獵豹到來。江南六怪如要攔阻，伸手就可以將都史擒住，但他們不欲惹事，且要察看拖雷與郭靖如何應付危難，是以並不出手。忽聽得背後蹄聲急促，數騎馬如飛趕來，馬上一人高聲大叫：「豹子放不得，豹子放不得！」卻是木華黎、博爾忽等四傑得到豹夫報信，不及稟報鐵木真，急忙乘馬趕來。鐵木真和王罕、札木合、桑昆等正在蒙古包中陪完顏洪熙兄弟敘話，聽了豹夫稟報，大吃一驚，忙搶出帳來，躍上馬背。王罕對左右親兵道：「快趕去傳我號令，不許都史胡鬧。千萬不能傷了鐵木真汗的孩兒！」親兵接命，上馬飛馳而去。完顏洪熙昨晚沒瞧到豹子斗人的好戲，正自納悶。這時精神大振，站起來道：「大夥兒瞧瞧去。」完顏洪烈暗自打算：「要是桑昆的豹子咬死了鐵木真的兒子，他們兩家失和，若是從此爭鬥不休，打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實是我大金國之福！」完顏兄弟、王罕、桑昆、札木合等一行馳到，只見兩頭豬豹頸中皮帶已經解開，四腿踞地，喉間不住發出低聲吼叫，豹子前面並排站著兩個孩子，正是拖雷和他義弟郭靖。鐵木真和四傑把弓扯得滿滿的，箭頭對準了豹子，目不轉瞬的凝神注視。鐵木真雖見幼子處於危境，但知那兩頭獵豹是桑昆心愛之物，在幼時捉來馴養教練，到如此長大兇猛，實非朝夕之功，只要豹子不暴起傷人，就不想發箭射殺。都史見眾人趕到，仗著祖父和父親的寵愛，反而更恁威風，不住口的呼喝，命豹子撲上去咬人。王罕叫道：「使不得！」忽聽得背後蹄聲急促，一騎紅馬如飛馳到。馬上一個中年女子，身披貂皮斗篷，懷裡抱著一個幼女，躍下馬來，正是鐵木真的妻子、拖雷之母。

　　她在蒙古包中與桑昆的妻子等敘話，得到消息後忙帶了女兒華箏趕到，眼見兒子危險，又驚又急，喝道：「快放箭！」隨手把女兒放在地下。她這時全神貫注的瞧著兒子，卻忘了照顧女兒。華箏這小姑娘年方四歲，哪知豹子的兇猛，笑嘻嘻的奔到哥哥身前，眼見豹子全身花斑，甚是好看，還道和二哥察合台所豢養的獵犬一般，伸於想去摸豹子的頭。眾人驚呼喝止，已經不及。兩頭獵豹本已蓄勢待發，忽見有人過來，同時吼叫，猛地躍起。眾人齊聲驚叫。鐵木真等雖然扣箭瞄準，但華箏突然奔前，卻是人人所意想不到，只一霎眼間，豹子已然縱起。這時華箏正處於鐵木真及兩豹之間，擋住了兩豹頭部要害，發箭只能傷及豹身，一時不得便死，只有更增凶險。四傑拋箭抽刀，齊齊搶出。卻見郭靖著地滾去，已抱起了華箏，同時一頭豹子的前爪也已搭上了郭靖肩頭。四傑操刀猱身而上，忽聽得嗤嗤幾聲輕微的聲響，耳旁風聲過去，兩頭豹子突然向後滾倒，不住的吼叫翻動，再過一會。已是肚皮向天，一動也不動了。

　　博爾忽過去看時，只見兩豹額頭上汨汨流出鮮血，顯是有高手用暗器打入豹腦，這才立時致命，他回過頭來，只見六個漢人神色自若的在一旁觀看，心知這暗器是他們所發。鐵木真的妻子忙從郭靖手裡抱過嚇得大哭的華箏，連聲安慰，同時又把拖雷摟在懷裡。

　　桑昆怒道：「誰打死了豹子？」眾人默然不應。柯鎮惡聽著豹子吼聲，生怕傷了郭靖，發出四枚帶毒的鐵蒺藜，只是一揮手之事，當時人人都在注視豹子，竟沒人親眼見到是誰施放了暗器。鐵木真笑道：「桑昆兄弟，回頭我賠你四頭最好的豹子，再加八對黑鷹。」桑昆大怒，並不言語。王罕怒罵都史。都史在眾人面前受辱，忽地撒賴，在地下打滾，大哭大叫。王罕大聲喝止，他只是不理。

　　鐵木真感激王罕昔日的恩遇，心想不可為此小事失了兩家和氣，當即笑著俯身抱起都史。都史只是哭嚷，猛力掙扎，但給鐵木真鐵腕一拿，哪裡還掙扎得動？鐵木真向王罕笑道：「義父，孩子們鬧著玩兒，打什麼緊？我瞧這孩子很好，我想把這閨女許配給他，你說怎樣？」王罕看華箏雙目如水，皮色猶如羊脂一般，玉雪可愛，心中甚喜，呵呵笑道：「那還有什麼不好的？咱們索性親上加親，把我的大孫女給了你的兒子術赤吧？」鐵木真喜道：「多謝義父！」回頭對桑昆道：「桑昆兄弟，咱們可是親家啦。」桑昆自以為出身高貴，對鐵木真一向又是妒忌又是輕視，和他結親很不樂意，但父王之命不能違背，只得勉強一笑。完顏洪烈陡然見到江南六怪，大吃一驚：「他們到這裡幹什麼來了？定是為了追我。不知那姓丘的惡道是否也來了？」此刻在無數兵將擁護之下，原也不懼這區區六人，但若下命擒拿，只怕反而招惹禍端，見六怪在聽鐵木真等人說話，並未瞧見自己，當即轉過了頭，縱馬走到眾衛士身後，凝思應付之策，於王罕、鐵木真兩家親上加親之事，反不掛在心上了。鐵木真知道是江南六怪救了女兒性命，待王罕等眾人走後，命博爾忽厚賞他們皮毛黃金，伸手撫摸郭靖頭頂，不住讚他勇敢，又有義氣，這般奮不顧身的救人，別說是個小小孩子，就是大人，也所難能。問他為什麼膽敢去救華箏，郭靖卻傻傻的答不上來，過了一會，才道：「豹子要吃人的。」鐵木真哈哈大笑。拖雷又把與都史打架的經過說了。鐵木真聽得都史揭他從前的羞恥之事，心下恚怒，卻不作聲，只道：「以後別理睬他。」微一沉吟，向全金髮道：「你們留在我這裡教我兒子武藝，要多少金子？」

　　全金髮心想：「我們正要找個安身之所教郭靖本事，若在這裡，那是再好也沒有。」當下說道：「大汗肯收留我們，正是求之不得。請大汗隨便賞賜吧，我們哪敢爭多論少？」鐵木真甚喜，囑咐博爾忽照料六人，隨即催馬回去，替完顏兄弟餞行。江南六怪在後緩緩而行，自行計議。韓寶駒道：「陳玄風屍首上胸腹皮肉都給人割了去，下手之人當然是他仇敵。」全金髮道：「黑風雙煞凶狠惡毒，到處結怨，原不希奇。只不知他的仇敵何以不割他首級，又不開胸破膛，卻偏偏割去他胸腹上的一大片皮？」柯鎮惡道：「我一直就在想這件事，其中緣由，可實在參詳不出。現下當務之急，要找到鐵屍的下落。」朱聰道：「正是，此人不除，終是後患。我怕她中毒後居然不死。」韓小瑩垂淚道：「五哥的深仇，豈能不報？」當下韓寶駒、韓小瑩、全金髮三人騎了快馬，四下探尋，但一連數日，始終影跡全無。韓寶駒道：「這婆娘雙目中了大哥的毒菱，必定毒性發作，跌死在山溝深谷之中了。」各人都道必是如此。柯鎮惡深知黑風雙煞的厲害狠惡，心中暗自憂慮，忖念如不是親手摸到她的屍首，總是一件重大心事，但怕惹起弟妹們煩惱，也不明言。

　　江南六怪就此定居大漠，教導郭靖與拖雷的武功。鐵木真知道這些近身搏擊的本事只能防身，不足以稱霸圖強，因此要拖雷與郭靖只略略學些拳腳，大部時刻都去學騎馬射箭、衝鋒陷陣的戰場功夫。這些本事非六怪之長，是以教導兩人的仍以神箭手哲別與博爾忽為主。

　　每到晚上，江南六怪把郭靖單獨叫來，拳劍暗器、輕身功夫，一項一項的傳授。郭靖天資頗為魯鈍，但有一般好處，知道將來報父親大仇全仗這些功夫，因此咬緊牙關，埋頭苦練。雖然朱聰、全金髮、韓小瑩的小巧騰挪之技他領悟甚少，但韓寶駒與南希仁所教的扎根基功夫，他一板一眼的照做，竟然練得甚是堅實。可是這些根基功夫也只能強身健體而已，畢竟不是克敵制勝的手段。韓寶駒常說：「你練得就算駱駝一般，壯是壯了，但駱駝打得贏豹子嗎？」郭靖聽了只有傻笑。六怪雖是傳授督促不懈，但見教得十招，他往往學不到一招，也不免灰心，自行談論之際，總是搖頭歎息，均知要勝過丘處機所授的徒兒，機會百不得一，只不過有約在先，難以半途而廢罷了。但全金髮是生意人，精於計算，常說：「丘處機要找到楊家娘子，最多也只八成的指望，眼下咱們已贏了二分利息。楊家娘子生的或許是個女兒，生兒子的機會只有一半，咱們又賺了四分。若是兒子，未必養得大，咱們又賺了一分。就算養大了，說不定也跟靖兒一般笨呢。所以啊，我說咱們倒已佔了八成贏面。」五怪也想這話倒也不錯，但說楊家的兒郎學武也如郭靖一般蠢笨，卻均知不過是全金髮的寬慰之言罷了。總算郭靖性子純厚，又極聽話，六怪對他人品倒很喜歡。漠北草原之上，夏草青青，冬雪皚皚，晃眼間十年過去，郭靖已是個十六歲的粗壯少年，距比武之約已不過兩年，江南六怪督促得更加緊了，命他暫停練習騎射，從早到晚，苦練拳劍。在這十年之間，鐵木真征戰不停，併吞了大漠上無數部落。他統率部屬，軍紀嚴明，人人奮勇善戰，他自己智勇雙全，或以力攻，或以智取，縱橫北國，所向無敵。加之牛馬繁殖，人口滋長，\*\*然已有與王罕分庭抗禮之勢。朔風漸和，大雪初止，北國大漠卻尚苦寒。這日正是清明，江南六怪一早起來，帶了牛羊祭禮，和郭靖去張阿生墳上掃墓。蒙古人居處遷徙無定，這時他們所住的蒙古包與張阿生的墳墓相距已遠，快馬奔馳大半天方到。七人走上荒山，掃去墓上積雪，點了香燭，在墳前跪拜。韓小瑩暗暗禱祝：「五哥，十年來我們傾心竭力的教這個孩子，只是他天資不高，沒能將我們功夫學好。但願五哥在天之靈保佑，後年嘉興比武之時，不讓這孩子折了咱們江南七怪的威風！」六怪向居江南山溫水暖之鄉，這番在朔風如刀的大漠一住十六年，憔悴冰霜，鬢絲均已星星。韓小瑩雖然風致不減，自亦已非當年少女朱顏。

　　朱聰望著墳旁幾堆骷髏，十年風雪，兀未朽爛，心中說不出的感慨。這些年來他與全金髮兩人踏遍了方圓數百里之內的每一處山谷洞穴，找尋鐵屍梅超風的下落。此人如中毒而斃，定有骸骨遺下，要是不死，她一個瞎眼女子勢難長期隱居而不露絲毫蹤跡，哪知她竟如幽靈般突然消失，只餘荒山上一座墳墓，數堆白骨，留存下黑風雙煞當年的惡跡。七人在墓前吃了酒飯，回到住處，略一休息，六怪便帶了郭靖往山邊練武。這日他與四師父南山樵子南希仁對拆開山掌法。南希仁有心逗他盡量顯示功夫，接連拆了七八十招，忽地左掌向外一撒，翻身一招「蒼鷹搏兔」，向他後心擊去。郭靖矮身避讓，「秋風掃落葉」左腿盤旋，橫掃師父下盤。南希仁「鐵牛耕地」，掌鋒截將下來。郭靖正要收腿變招，南希仁叫道：「記住這招！」左手倏出，拍向郭靖胸前。郭靖右掌立即上格，這一掌也算頗為快捷。南希仁左掌飛出，拍的一聲，雙掌相交，雖只使了三成力，郭靖已是身不由主的向外跌出。他雙手在地下一撐，立即躍起，滿臉愧色。

　　南希仁正要指點他這招的精要所在，樹叢中突然發出兩下笑聲，跟著鑽出一個少女，拍手而笑，叫道：「郭靖，又給師父打了嗎？」郭靖脹紅了臉，道：「我在練拳，你別來囉皂！」那少女笑道：「我就愛瞧你挨打！」

　　這少女便是鐵木真的幼女華箏。她與拖雷、郭靖年紀相若，自小一起玩耍。她因父母寵愛，脾氣不免嬌縱。郭靖卻生性戇直，當她無理取鬧時總是衝撞不屈，但吵了之後，不久便言歸於好，每次總是華箏自知理屈，向他軟言央求。華箏的母親念著郭靖曾捨生在豹口下相救女兒，是以也對他另眼相看，常常送他母子衣物牲口。

　　郭靖道：「我在跟師父拆招，你走開吧！」華箏笑道：「什麼拆招？是挨揍！」說話之間，忽有數名蒙古軍士騎馬馳來，當先一名十夫長馳近時翻身下馬，向華箏微微躬身，說道：「華箏，大汗叫你去。」其時蒙古人質樸無文，不似漢人這般有諸般不同的恭敬稱謂，華箏雖是大汗之女，眾人卻也直呼其名。華箏道：「幹什麼啊？」十夫長道：「是王罕的使者到了。」華箏立時皺起了眉頭。怒道：「我不去。」十夫長道：「你不去，大汗要生氣的。」華箏幼時由父親許配給王罕的孩子都史，這些年來卻與郭靖很是要好，雖然大家年幼，說不上有什麼情意，但每一想到將來要與郭靖分別，去嫁給那出名驕縱的都史，總是好生不樂，這時撅起了小嘴，默不作聲，挨了一會，終究不敢違拗父命，隨著十夫長而去。原來王罕與桑昆以兒子成長，要擇日成婚，命人送來了禮物，鐵木真要她會見使者。當晚郭靖睡到中夜，忽聽得帳外有人輕輕拍了三下手掌，他坐起身來，只聽得有人以漢語輕聲道：「郭靖，你出來。」郭靖微感詫異，聽聲音不熟，揭開帳幕一角往外張望，月光下只見左前方大樹之旁站著一個人。

　　郭靖出帳近前，只見那人寬袍大袖，頭髮打成髻子，不男不女，面貌為樹影所遮，看不清楚。原來這人是個道士，郭靖卻從來沒見過道士，問道：「你是誰？找我幹什麼？」那人道：「你是郭靖，是不是？」郭靖道：「是。」那人道：「你那柄削鐵如泥的匕首呢？拿來給我瞧瞧！」身子微晃，驀地欺近，發掌便往他胸口按去。郭靖見對方沒來由的出手便打，而且來勢凶狠，心下大奇，當下側身避過，喝道：「幹什麼？」那人笑道：「試試你的本事。」左手劈面又是一拳，勁道甚是凌厲。

　　郭靖怒從心起，斜身避過，伸手猛抓敵腕，左手拿向敵人肘部，這一手是「分筋錯骨手」中的「壯士斷腕」，只要敵人手腕一給抓住，肘部非跟著被拿不可，前一送，下一扭，喀喇一聲，右腕關節就會立時脫出。這是二師父朱聰所授的分筋錯骨功夫。朱聰言語行止甚是滑稽，心思卻頗縝密，他和柯鎮惡暗中計議了幾次，均想梅超風雙目雖中毒菱，但此人武功怪異，說不定竟能治癒，她若不死，必來尋仇，來得越遲，佈置必定越是周密，手段也必越加毒辣。是以十年來梅超風始終不現蹤影，六怪卻非但不敢怠懈，反更加意提防。朱聰每見手背上被梅超風抓傷的五條傷疤，心中總生慄然之感，想她一身橫練功夫，急切難傷，要抵禦「九陰白骨爪」，莫如「分筋錯骨手」。這門功夫專在脫人關節、斷人骨骼，以極快手法，攻擊對方四肢和頭骨頸骨，卻不及胴體。朱聰自悔當年在中原之時，未曾向精於此術的名家請教，六兄弟中又無人能會。後來轉念一想，天下武術本是人創，既然無人傳授，難道我就不能自創？他外號「妙手書生」，一雙手機靈之極，加之雅擅點穴，熟知人身的穴道關節，有了這兩大特長，鑽研分筋錯骨之術自不如何為難，數年之後，已深通此道的精微，手法雖與武林中出自師授的功夫不同，卻也頗具威力，與全金髮拆解純熟之後，都授了郭靖。

　　這時郭靖斗逢強敵，一出手就是分筋錯骨的妙著，他於這門功夫拆解甚熟，熟能生巧是生不出的，熟極而流卻也差相彷彿。那人手腕與手肘突然被拿，一驚之下，左掌急發，疾向郭靖面門拍去。郭靖雙手正要抖送，扭脫敵人手腕關節，哪知敵掌驟至，自己雙手都沒空，無法抵擋，只得放開雙手，向後躍出，只覺掌風掠面而過，熱辣辣的十分難受。一轉身，明暗易位，只見敵人原來是個少年，長眉俊目，容貌秀雅，約莫十七八歲年紀，只聽他低聲道：「功夫不錯，不枉了江南六俠十年教誨。」郭靖單掌護身，嚴加戒備，問道：「你是誰？找我幹嗎？」那少年喝道：「咱們再練練。」語聲未畢，掌隨身至。郭靖凝神不動，待到掌風襲到胸口，身子略偏，左手拿敵手臂，右手暴起，捏向敵腮，只要一搭上臉頰，向外急拉，下顎關節應手而脫，這一招朱聰給取了個滑稽名字，叫做「笑語解頤」，乃是笑脫了下巴之意。但這次那少年再不上當，右掌立縮，左掌橫劈。郭靖仍以分筋錯骨手對付。轉瞬間兩人已拆了十多招，那少年道士身形輕靈，掌法迅捷瀟灑，掌未到，身已轉，瞧不清楚他的來勢去跡。

　　郭靖學藝後初逢敵手便是個武藝高強之人，鬥得片刻，心下怯了，那少年左腳飛來，拍的一聲，正中他右胯。幸而他下盤功夫堅實，敵人又似未用全力，當下只是身子一晃，立即雙掌飛舞，護住全身要害，盡力守禦，又拆數招，那少年道士步步進逼，眼見抵敵不住，忽然背後一聲音喝道：「攻他下盤！」郭靖聽得正是三師父韓寶駒的聲音，心中大喜，挫身搶到右首，再回過頭來，只見六位師父原來早就站在自己身後，只因全神對付敵人，竟未發覺。這一來精神大振，依著三師父的指點，猛向那道士下三路攻去。那人身形飄忽，下盤果然不甚堅穩，江南六怪旁觀者清，早已看出他的弱點所在，他被郭靖一輪急攻，不住倒退。郭靖乘勝直上，眼見敵人一個踉蹌，似在地下絆了一下，當下一個連環鴛鴦腿，雙足齊飛。哪知敵人這一下正是誘敵之計，韓寶駒與韓小瑩同聲呼叫：「留神！」郭靖畢竟欠了經驗，也不知該當如何留神才是，右足剛踢出，已被敵人抓住。那少年道士乘著他踢來之勢，揮手向外送出。郭靖身不由主，一個觔斗翻跌下來，蓬的一聲，背部著地，撞得好不疼痛。他一個「鯉魚打挺」，立即翻身躍起，待要上前再鬥，只見六位師父已把那少年道士團團圍住。那道士既不抵禦，也不作勢突圍，雙手相拱，朗聲說道：「弟子尹志平，奉師尊長春子丘道長差遣，謹向各位師父請安問好。」說著恭恭敬敬的磕下頭去。

　　江南六怪聽說這人是丘處機差來，都感詫異，但恐有詐，卻不伸手相扶。尹志平站起身來，從懷中摸出一封書信，雙手呈給朱聰。柯惡鎮聽得巡邏的蒙古兵逐漸走近，道：「咱們進裡面說話。」尹志平跟著六怪走進蒙古包內。全金髮點亮了羊脂蠟燭。這蒙古包是五怪共居之所，韓小瑩則與單身的蒙古婦女另行居住。尹志平見包內陳設簡陋，想見六怪平日生活清苦，躬身說道：「各位前輩辛勞了這些年，家師感激無已，特命弟子先來向各位拜謝。」柯鎮惡哼了一聲，心想：「你來此若是好意，為何將靖兒跌一個觔斗？豈不是在比武之前，先殺了我們一個下馬威？」這時朱聰已揭開信封，抽出信箋，朗聲讀了出來：「全真教下弟子丘處機沐手稽首，謹拜上江南六俠柯公、朱公、韓公、南公、全公、韓女俠尊前：江南一別，忽忽十有六載。七俠千金一諾，間關萬里，雲天高義，海內同欽，識與不識，皆相顧擊掌而言曰：不意古人仁俠之風，復見之於今日也。」柯鎮惡聽到這裡，皺著的眉頭稍稍舒展。朱聰接著讀道：「張公仙逝漠北，尤足令人扼腕長歎，耿耿之懷，無日或忘。貧道仗諸俠之福，幸不辱命，楊君子嗣，亦已於九年之前訪得矣。」五怪聽到這裡，同時「啊」了一聲。他們早知丘處機了得，他全真教門人弟子又遍於天下，料想那楊鐵心的子嗣必能找到，是以對嘉興比武之約念茲在茲，無日不忘，然而尋訪一個不知下落之女子的遺腹子息，究是十分渺茫之事，生下的是男是女，更是全憑天意，若是女子，武功終究有限，這時聽到信中說已將孩子找到，心頭都不禁一震。六人一直未將此事對郭靖母子說起。朱聰望了郭靖一眼，見他並無異色，又讀下去：

　　「二載之後，江南花盛草長之日，當與諸公置酒高會醉仙樓頭也。人生如露，大夢一十八年，天下豪傑豈不笑我輩癡絕耶？」讀到這裡，就住了口。

　　韓寶駒道：「底下怎麼說？」朱聰道：「信完了。確是他的筆跡。」當日酒樓賭技，朱聰曾在丘處機衣袋中偷到一張詩箋，是以認得他的筆跡。柯鎮惡沉吟道：「那姓楊的孩子是男孩？他叫楊康？」尹志平道：「是。」柯鎮惡道：「那麼他是你師弟了？」尹志平道：「是我師兄。弟子雖然年長一歲，但楊師哥入門比弟子早了兩年。」江南六怪適才見了他的功夫，郭靖實非對手，師弟已是如此，他師兄當然是更加了得，這一來身上都不免涼了半截，而自己的行蹤丘處機知道得一清二楚，張阿生的逝世他也已知曉，更感到己方已全處下風。

　　柯鎮惡冷冷的道：「適才你與他過招，是試他本事來著？」尹志平聽他語氣甚惡，心中頗為惶恐，忙道：「弟子不敢！」柯鎮惡道：「你去對你師父說，江南六怪雖然不濟，醉仙樓之會決不失約，叫你師父放心吧。我們也不寫回信啦！」尹志平聽了這幾句話，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十分尷尬。他奉師命北上投書，丘處機確是叫他設法查察一下郭靖的為人與武功。長春子關心故人之子，原是一片好意，但尹志平少年好事，到了蒙古斡難河畔之後，不即求見六怪，卻在半夜裡先與郭靖交一交手。這時見六怪神情不善，心生懼意，不敢多耽，向各人行了個禮，說道：「弟子告辭了。」柯鎮惡送到蒙古包口，尹志平又行了一禮。柯鎮惡厲聲道：「你也翻個觔斗吧！」左手倏地伸出，抓住了他胸口衣襟。尹志平大驚，雙手猛力向上一格，想要掠開柯鎮惡的手臂，豈知他不格倒也罷了，只不過跌一個觔斗，這一還手，更觸柯鎮惡之怒。他左臂一沉，將尹志平全身提起，揚聲吐氣，「嘿」的一聲，將這小道士重重摔在地下。尹志平跌得背上疼痛如裂，過了一會才慢慢掙扎起來，一跛一拐的走了。韓寶駒道：「小道士無禮，大哥教訓得好。」柯鎮惡默然不語，過了良久，長長歎了一口氣。五怪人同此心，但各黯然。南希仁忽道：「打不過，也要打！」韓小瑩道：「四哥說得是。咱們七人結義，同闖江湖以來，不知經過了多少艱險，江南七怪可從來沒有退縮過。」柯鎮惡點點頭，對郭靖道：「回去睡吧，明兒咱們再加把勁。」

　　自此之後，六怪授藝更加督得嚴了。可是不論讀書學武，以至彈琴弈棋諸般技藝，若是極盼速成，戮力以赴，有時反而窒滯良多，停頓不前。六怪望徒藝成心切，督責綦嚴，而郭靖又絕非聰明穎悟之人，較之常人實更蠢鈍了三分，他心裡一嚇，更是慌了手腳。自小通士尹志平夜訪之後，三月來竟是進步極少，倒反似退步了，正合了「欲速則不達」、「貪多嚼不爛」的道理。江南六怪各有不凡藝業，每人都是下了長期苦功，方有這等成就，要郭靖在數年間盡數領悟練成，就算聰明絕頂之人尚且難能，何況他連中人之資都還夠不上呢。江南六怪本也知道若憑郭靖的資質，最多只能單練韓寶駒或南希仁一人的武功，二三十年苦練下來，或能有韓南二人的一半成就。張阿生若是不死，郭靖學他的質樸功夫最是對路。但六怪一意要勝過丘處機，明知「既學眾家，不如專精一藝」的道理，總不肯空有一身武功，卻眼睜睜的袖手旁觀，不傳給這傻徒兒。這十六年來，朱聰不斷追憶昔日醉仙樓和法華寺中動手的情景，丘處機的一招一式，在他心中盡皆清晰異常，尤勝當時所見。但要在他武功中尋找什麼破綻與可乘之機，實非已之所能，有時竟會想到：「只有銅屍鐵屍，或能勝得過這牛鼻子。」這天清晨，韓小瑩教了他越女劍法中的兩招。那招「枝擊白猿」要躍身半空連挽兩個平花，然後回劍下擊。郭靖多紮了下盤功夫，縱躍不夠輕靈，在半空只挽到一個半平花，便已落下地來，連試了七八次，始終差了半個平花。韓小瑩心頭火起，勉強克制脾氣，教他如何足尖使力，如何腰腿用勁，哪知待得他縱躍夠高了，卻忘了劍挽平花，一連幾次都是如此。韓小瑩思想自己七人為他在漠北苦寒之地挨了十多年，五哥張阿生更葬身異域，教來教去，卻教出如此一個蠢材來，五哥的一條性命，七人的連年辛苦，竟全都是白送了，心中一陣悲苦，眼淚奪眶而出，把長劍往地上一擲，掩面而走。郭靖追了幾步沒追上，呆呆的站在當地，心中難過之極。他感念師恩如山，只盼練武有成，以慰師心，可是自己儘管苦練，總是不成，實不知如何是好。

　　正自怔怔出神，突然聽到華箏的聲音在後叫道：「郭靖，快來，快來！」郭靖回過頭來，見她騎在匹青驄馬上，一臉焦慮與興奮的神色。郭靖道：「怎麼？」華箏道：「快來看啊，好多大雕打架。」郭靖道：「我在練武呢。」華箏笑道：「練不好，又給師父罵了是不是？」郭靖點了點頭。華箏道：「那些大雕打得真厲害呢，快去瞧。」

　　郭靖少年心情，躍躍欲動，但想到七師父剛才的神情，垂頭喪氣的道：「我不去。」華箏急道：「我自己不瞧，趕著來叫你。你不去，以後別理我！「郭靖道：「你快去看吧，回頭你說給我聽也是一樣。」華箏跳下馬背，撅起小嘴，說道：「你不去，我也不去。也不知道是黑雕打勝呢，還是白雕勝。」郭靖道：「就是懸崖上那對大白雕和人打架嗎？「華箏道：「是啊，黑雕很多，但白雕厲害得很，已啄死了三四頭黑雕……」懸崖上住有一對白雕，身形奇巨，比之常雕大出倍許，實是異種。雕羽白色本已稀有，而雕身如此龐大，蒙古族中縱是年老之人，也說從所未見，都說是一對「神鳥」，愚魯婦人竟有向之膜拜的。郭靖聽到這裡，再也忍耐不住，牽了華箏的手，一躍上馬，兩人共乘一騎，馳到懸崖之下。果見有十七八頭黑雕圍攻那對白雕，雙方互啄，只打得毛羽紛飛。白雕身形既大，嘴爪又極厲害，一頭黑雕閃避稍慢，被一頭白雕在頭頂正中一啄，立即斃命，從半空中翻將下來，落在華箏馬前。餘下黑雕四散逃開，但隨即又飛回圍攻白雕。

　　又鬥一陣，草原上的蒙古男女都趕來觀戰，懸崖下圍聚了六七百人，紛紛指點議論。鐵木真得報，也帶了窩闊台和拖雷馳到，看得很有興味。

　　郭靖與拖雷、華箏常在懸崖下遊玩，幾乎日日見到這對白雕飛來飛去，有時觀看雙雕捕捉鳥獸為食，有時將大塊牛羊肉拖上空中，白雕飛下接去，百不失一，是以對之已生感情，又見白雕以寡敵眾，三個人不住口的為白雕吶喊助威：「白雕啄啊，左邊敵人來啦，快轉身，好好，追上去，追上去！」酣鬥良久，黑雕又死了兩頭，兩頭白雕身上也傷痕纍纍，白羽上染滿了鮮血。一頭身形特大的黑雕忽然高叫幾聲，十多頭黑雕轉身逃去，沒入雲中，尚有四頭黑雕兀自苦鬥。眾人見白雕獲勝，都歡呼起來。過了一會，又有三頭黑雕也掉頭急向東方飛逃，一頭白雕不捨，隨後趕去，片刻間都已飛得影蹤不見。只剩下一頭黑雕，高低逃竄，被餘下那頭白雕逼得狼狽不堪。眼見那黑雕難逃性命，忽然空中怪聲急唳，十多頭黑雕從雲中猛撲下來，齊向白雕啄去。鐵木真大聲喝彩：「好兵法！」這時白彫落單，不敵十多頭黑雕的圍攻，雖然又啄死了一頭黑雕，終於身受重傷，墮在崖上，眾黑雕撲上去亂抓亂啄。郭靖與拖雷、華箏都十分著急，華箏甚至哭了出來，連叫：「爹爹，快射黑雕。」鐵木真卻只是想著黑雕出奇制勝的道理，對窩闊台與拖雷道：「黑雕打了勝仗，這是很高明的用兵之道，你們要記住了。」兩人點頭答應。眾黑雕啄死了白雕，又向懸崖的一個洞中撲去，只見洞中伸出了兩隻小白雕的頭來，眼見立時要給黑雕啄死。華箏大叫：「爹爹，你還不射？」又叫：「郭靖，郭靖，你瞧，白雕生了一對小雕兒，咱們怎地不知道？啊喲。爹爹，你快射死黑雕！」鐵木真微微一笑，彎硬弓，搭鐵箭，嗖的一聲，飛箭如電，正穿入一頭黑雕的身中，眾人齊聲喝彩。鐵木真把弓箭交給窩闊台道：「你來射。」窩闊台一箭也射死了一頭。待拖雷又射中一頭時，眾黑雕見勢頭不對，紛紛飛逃。蒙古諸將也都彎弓相射，但眾黑雕振翅高飛之後，就極難射落，強弩之末勁力已衰，未能觸及雕身便已掉下。鐵木真叫道：「射中的有賞。」神箭手哲別有意要郭靖一顯身手，拿起自己的強弓硬弩，交在郭靖手裡，低聲道：「跪下，射項頸。」

　　郭靖接過弓箭，右膝跪地，左手穩穩托住鐵弓，更無絲毫顫動，右手運勁，將一張二百來斤的硬弓拉了開來。他跟江南六怪練了十年武藝，上乘武功雖然未窺堂奧，但雙臂之勁，眼力之準，卻已非比尋常，眼見兩頭黑雕比翼從左首飛過，左臂微挪，瞄準了黑雕項頸，右手五指鬆開，正是：弓彎有若滿月，箭去恰如流星。黑雕待要閃避，箭桿已從頸對穿而過。這一箭勁力未衰，接著又射進了第二頭黑雕腹內，一箭貫著雙雕，自空急墮。眾人齊聲喝彩。餘下的黑雕再也不敢停留，四散高飛而逃。華箏對郭靖悄聲道：「把雙雕獻給我爹爹。」郭靖依言捧起雙雕，奔到鐵木真馬前，一膝半跪，高舉過頂。鐵木真生平最愛的是良將勇士，見郭靖一箭力貫雙雕，心中甚喜。要知北國大雕非比尋常，雙翅展開來足有一丈多長，羽毛堅硬如鐵，撲擊而下，能把整頭小馬大羊攫到空中，端的厲害之極，連虎豹遇到大雕時也要迅速躲避。一箭雙鵰，殊屬難能。鐵木真命親兵收起雙雕，笑道：「好孩子，你的箭法好得很啊！」郭靖不掩哲別之功，道：「是哲別師父教我的。」鐵木真笑道：「師父是哲別，徒弟也是哲別。」在蒙古語中，哲別是神箭手之意。拖雷相幫義弟，對鐵木真道：「爹爹，你說射中的有賞。我安答一箭雙鵰，你賞什麼給他？」鐵木真道：「賞什麼都行。」問郭靖道：「你要什麼？」拖雷喜道：「真的賞什麼都行？」鐵木真笑道：「難道我還能欺騙孩子？」

　　郭靖這些年來依鐵木真而居。諸將都喜他樸實和善，並不因他是漢人而有所歧視，這時見大汗神色甚喜，大家望著郭靖，都盼他能得到重賞。

　　郭靖道：「大汗待我這麼好，我媽媽什麼都有了，不用再給我啦。」鐵木真笑道：「你這孩子倒有孝心，總是先記著媽媽。那麼你自己要什麼？隨便說罷，不用怕。」郭靖微一沉吟，雙膝跪在鐵木真馬前，道：「我自己不要什麼，我是代別人求大汗一件事。」鐵木真道：「什麼？」郭靖道：「王罕的孫子都史又惡又壞，華箏嫁給他後一定要吃苦。求求大汗別把華箏許配給他。」

　　鐵木真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說道：「真是孩子話，那怎麼成？好罷，我賞你一件寶物。」從腰間解下一口短刀，遞給郭靖。蒙古諸將嘖嘖稱賞，好生艷羨，原來這是鐵木真十分寶愛的佩刀，曾用以殺敵無數，若不是先前把話說得滿了，決不能輕易解賜。郭靖謝了賞，接過短刀。這口刀他也時時見到鐵木真佩在腰間，這時拿在手中細看，見刀鞘是黃金所鑄，刀柄盡頭處鑄了一個黃金的虎頭，猙獰生威。鐵木真道：「你用我金刀，替我殺敵。」郭靖應道：「是。」

　　華箏忽然失聲而哭，躍上馬背，疾馳而去。鐵木真心腸如鐵，但見女兒這樣難過，也不禁心中一軟，微微歎了口氣，掉馬回營。蒙古眾王子諸將跟隨在後。

　　郭靖見眾人去盡，將短刀拔出鞘來，只覺寒氣逼人，刃鋒上隱隱有血光之印，知道這口刀已不知殺過多少人了。刀鋒雖短，但刀身厚重，甚是威猛。

　　把玩了一會，將刀鞘穿入腰帶之中，拔出長劍，又練起越女劍法來，練了半天，那一招「枝擊白猿」仍是練不成，不是躍得太低，便是來不及挽足平花。他心裡一躁，沉不住氣，反而越來越糟，只練得滿頭大汗。忽聽馬蹄聲響，華箏又馳馬而來。她馳到近處，翻身下馬，橫臥在草地之上，一手支頭，瞧著郭靖練劍，見他神情辛苦，叫道：「別練了，息一忽兒吧。」郭靖道：「你別來吵我，我沒功夫陪你說話。」華箏就不言語了，笑吟吟的望著他，過了一會，從懷裡摸出了一塊手帕，打了兩個結，向他拋擲過去，叫道：「擦擦汗吧。」郭靖嗯了一聲，卻不去接，任由手帕落地，仍是練劍。華箏道：「剛才你求懇爹爹，別讓我嫁給都史，那為什麼？」郭靖道：「都史很壞，從前放豹子要吃你哥哥拖雷。你嫁了給他，他說不定會打你的。」華箏微笑道：「他如打我，你來幫我啊。」郭靖一呆，道：「那……那怎麼成？」華箏凝視著他，柔聲道：「我如不嫁給都史，那麼嫁給誰？」郭靖搖搖頭，道：「我不知道。」華箏「呸」了一聲，本來滿臉紅暈，突然間轉成怒色，說道：「你什麼都不知道！」過了一會，她臉上又現微笑，只聽得懸崖頂上兩頭小白雕不住啾啾鳴叫，忽然遠處鳴聲慘急，那頭大白雕疾飛而至。它追逐黑雕到這時方才回來，想是眾黑雕將它誘引到了極遠之處。雕眼視力極遠，早見到愛侶已喪生在懸崖之上，那雕晃眼間猶如一朵白雲從頭頂飛掠而過，跟著迅速飛回。郭靖住了手，抬起頭來，只見那頭白雕盤來旋去，不住悲鳴。華箏道：「你瞧這白雕多可憐。」郭靖道：「嗯，它一定很傷心！」只聽得白雕一聲長鳴，振翼直上雲霄。華箏道：「它上去幹什麼……」語聲未畢，那白雕突然如一枝箭般從雲中猛衝下來，噗的一聲，一頭撞在岩石之上，登時斃命。郭靖與華箏同聲驚呼，一齊跳了起來，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忽然背後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可敬！可敬！」兩人回過頭來，見是一個蒼須道士，臉色紅潤，手裡拿著一柄拂麈。這人裝束十分古怪，頭頂梳了三個髻子，高高聳立，一件道袍一塵不染，在這風沙之地，不知如何竟能這般清潔。他說的是漢語，華箏不懂，也就不再理會，轉頭又望懸崖之頂，忽道：「兩頭小白雕死了爹娘，在這上面怎麼辦？」這懸崖高聳接雲，四面都是險巖怪石，無可攀援。兩頭乳雕尚未學會飛翔，眼見是要餓死在懸崖之頂了。郭靖望了一會，道：「除非有人生翅膀飛上去，才能救小白雕下來。」拾起長劍，又練了起來，練了半天，這一招「枝擊白猿」仍是毫無進步，正自焦躁，忽聽得身後一個聲音冷冷的道：「這般練法，再練一百年也是沒用。」郭靖收劍回顧，見說話的正是那頭梳三髻的道士，問道：「你說什麼？」那道士微微一笑，也不答話，忽地欺進兩步，郭靖只覺右臂一麻，也不知怎的，但見青光一閃，手裡本來緊緊握著的長劍已到了道士手中。空手奪白刃之技二師父本也教過，雖然未能練熟，大致訣竅也已領會，但這道士剎那間奪去自己長劍，竟不知他使的是什麼手法。這一來不由得大駭，躍開三步，擋在華箏面前，順手抽出鐵木真所踢的金柄短刀，以防道士傷害於她。那道士叫道：「看清楚了！」縱身而起，只聽得一陣嗤嗤嗤嗤之聲，已揮劍在空中連挽了六七個平花，然後輕飄飄的落在地下。郭靖只瞧得目瞪口呆，楞楞的出了神。那道士將劍往地下一擲，笑道：「那白雕十分可敬，它的後嗣不能不救！」一提氣，直往懸崖腳下奔去，只見他手足並用，捷若猿猴，輕如飛鳥，竟在懸崖上爬將上去。這懸崖高達數十丈，有些地方直如牆壁一般陡峭，但那道士只要手足在稍有凹凸處一借力，立即竄上，甚至在光溜溜的大片石面之上，也如壁虎般游了上去。

　　郭靖和華箏看得心中怦怦亂跳，心想他只要一個失足，跌下來豈不是成了肉泥？但見他身形越來越小，似乎已鑽入了雲霧之中。華箏掩住了眼睛不敢再看，問道：「怎樣了？」郭靖道：「快爬到頂了……好啦，好啦！」華箏放下雙手，正見那道士飛身而起，似乎要落下來一般，不禁失聲驚呼，那道士卻已落在懸崖之頂。他道袍的大袖在崖頂烈風中伸展飛舞，自下望上去，真如一頭大鳥相似。

　　那道士探手到洞穴之中，將兩頭小雕捉了出來，放在懷裡，背脊貼著崖壁，直溜下來，遇到凸出的山石時或是手一鉤，或是腳一撐，稍緩下溜之勢，溜到光滑的石壁上時則順瀉而下，轉眼之間腳已落地。

　　郭靖和華箏急奔過去。那道士從懷裡取出了白雕，以蒙古語對華箏道：「你能好好的餵養嗎？」華箏又驚又喜，忙道：「能、能、能！」伸手去接。那道士道：「小心別給啄到了。雕兒雖小，這一啄可仍是厲害得緊。」華箏解下腰帶，把每頭小雕的一隻腳縛住，喜孜孜的捧了，道：「我去拿肉來喂小雕兒。」那道士道：「且慢！你須答應我一件事，才把小雕兒給你。」華箏道：「什麼事？」那道士道：「我上崖頂抓雕兒的事，你們兩個可不能對人說起。」華箏笑道：「好，那還不容易？我不說就是。」那道士微笑道：「這對白雕長大了可兇猛得很呢，喂的時候得留點兒神。」華箏滿心歡喜，對郭靖道：「咱們一個人一隻，我拿去先給你養，好嗎？」郭靖點點頭。華箏翻上馬背，飛馳而去。郭靖楞楞的一直在想那道士的功夫，便如傻了一般。那道士拾起地下長劍，遞還給他，一笑轉身。郭靖見他要走，急道：「你……請你，你別走。」道士笑道：「幹麼？」郭靖摸頭搔耳，不知如何是好，忽地撲翻在地，砰砰砰不住磕頭，一口氣也不知磕了幾十個。道士笑道：「你向我磕頭幹什麼？」郭靖心裡一酸，見到那道士面色慈祥，猶如遇到親人一般，似乎不論什麼事都可向他傾吐，忽然兩滴大大的眼淚從胸頰上流了下來，哽咽道：「我我……我蠢得很，功夫老是學不會，惹得六位恩師生氣。」那道士微笑道：「你待怎樣？」郭靖道：「我日夜拚命苦練，可總是不行，說什麼也不行……」道士道：「你要我指點你一條明路？」郭靖道：「正是！」伏在地下，又砰砰砰的連磕了十幾個頭。

　　那道士又是微微一笑，說道：「我瞧你倒也誠心。這樣吧，再過三天是月半，明日中天之時，我在岸頂上等你。你可不許對誰說起！」說著向著懸崖一指，飄然而去。郭靖急道：「我……我上不去！」那道士毫不理會，猶如足不點地般，早去得遠了。郭靖心想：「他是故意和我為難，明明是不肯教我的了。」轉念又想：「我又不是沒師父，六位師父這般用心教我，我自己愚笨，又有什麼法子？那伯伯本領再高，我學不會，也是枉然。」想到這裡，望著岸頂出了一會神，就撇下了這件事，提起長劍，把「枝擊白猿」那一招一遍又一遍的練下去，直練到太陽下山，腹中飢餓，這才回家。

　　三天晃眼即過。這日下午韓寶駒教他金龍鞭法，這軟兵刃非比別樣，巧勁不到，不但傷不到敵人，反而損了自己。驀然間郭靖勁力一個用錯，軟鞭反過來刷的一聲，在自己腦袋上砸起了老大一個疙瘩。韓寶駒脾氣暴躁，反手就是一記耳光。郭靖不敢作聲，提鞭又練。韓寶駒見他努力，於自己發火倒頗為歉然，郭靖雖接連又出了幾次亂子，也就不再怪責，教了五招鞭法，好好勉勵了幾句，命他自行練習，上馬而去。練這金龍鞭法時苦頭可就大啦，只練了十數趟，額頭、手臂、大腿上已到處都是烏青。郭靖又痛又倦，倒在草原上呼呼睡去，一覺醒來，月亮已從山間鑽了出來，只感鞭傷陣陣作痛，臉上給三師父打的這一掌，也尚有麻辣之感。他望著崖頂，忽然間生出了一股狠勁，咬牙道：「他能上去，我為什麼不能？」奔到懸崖腳下，攀籐附葛，一步步的爬上去，只爬了六七丈高，上面光溜溜的崖陡如壁，寸草不生，哪裡能再上去一步？他咬緊牙關，勉力試了兩次，都是剛爬上一步，就是一滑，險險跌下去粉身碎骨。他心知無望，吁了一口氣，要想下來，哪知望下一瞧，只嚇得魂飛魄散。原來上來時一步步的硬挺，想從原路下去時，本來的落腳之點已給凸出的岩石擋住，再也摸索不到，若是湧身向下一跳，勢必碰在山石上撞死。他處於絕境之中，忽然想起四師父說過的兩句話：「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心想左右是個死，與其在這裡進退不得，不如奮力向上，當下拔出短刀，在石壁上慢慢鑿了兩個孔，輕輕把足搬上，踏在一孔之上，試了一下可以吃得住力，於是又把右足搬上，總算上了數尺，接著再向上挖孔。這般勉力硬上了一丈多高已累得頭暈目眩，手足酸軟。他定了定神，緊緊伏在石壁之上，調勻呼吸，心想上到山頂還不知要鑿多少孔，而且再鑿得十多個孔，短刀再利，也必鋒摧刃折，但事已至此，只有奮力向上爬去，休息了一會，正要舉刀再去鑿孔，忽聽得崖頂上傳下一聲長笑。郭靖身子不敢稍向後仰，面前看到的只是一塊光溜溜的石壁，聽到笑聲，心中只感奇異，卻不能抬頭觀看。笑聲過後，只見一根粗索從上垂下，垂到眼前就停住不動了。又聽得那三髻道人的聲音說道：「把繩索縛在腰上，我拉你上來。」郭靖大喜，還刀入鞘，左手伸入一個小洞，手指緊緊扣住了，右手將繩子在腰裡繞了兩圈，打了兩個死結。那道人叫道：「縛好了嗎？」郭靖道：「縛好了。」那道人似乎沒有聽見，又問：「縛好了嗎？」郭靖再答：「縛好啦。」那道人仍然沒有聽見，過了片刻，那道人笑道：「啊，我忘啦，你中氣不足，聲音送不到這麼遠。你如縛好了，就把繩子扯三下。」郭靖依言將繩子連扯三扯，突然腰裡一緊，身子忽如騰雲駕霧般向上飛去。他明知道人會將他吊扯上去，但決想不到會如此快法，只感腰裡又是一緊，身子向上飛舉，落將下來，雙腳已踏實地，正落在那道人面前。

　　郭靖死裡逃生，雙膝點地，正要磕頭，那道人拉住了他臂膀一扯，笑道：「三天前你已磕了成百個頭了，夠啦，夠啦！好好，你這孩子很有志氣。」

　　崖頂是個巨大的平台，積滿了皚皚白雪。那道人指著兩塊石鼓般的圓石說道：「坐下。」郭靖道：「弟子站著侍奉師父好了。」那道人笑道：「你不是我門中人。我不是你師父，你也不是我弟子。坐下吧。」郭靖心中惶然，依言坐下。那道人道：「你這六位師父，都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人物，我和他們雖然素不相識，但一向聞名相敬。你只要學得六人中恁誰一人的功夫，就足以在江湖上顯露頭角。你又不是不用功，為什麼十年來進益不多，你可知是什麼原因？」郭靖道：「那是因為弟子太笨，帥父們再用心教也教不會。」那道人笑道：「那也未必盡然，這是教而不明其法，學而不得其道。」郭靖道：「請師……師……你的話我實在不明白。」那道人道：「講到尋常武功，如你眼下的造詣，也是算不錯的了。你學藝之後，首次出手就給小道士打敗，於是心中餒了，以為自己不濟，哈哈，那完全錯了。」

　　郭靖心中奇怪：「怎麼他也知道這回事？」那道人又道：「那小道士雖然摔了你一個觔斗，但他全以巧勁取勝，講到武功根基，未必就強是過你。再說，你六位師父的本事，也並不在我之下，因此武功我是不能傳你的。」郭靖應道：「是。」心道：「那也不錯。我六個師父武功很高，本來是我自己太蠢。」那道士又道：「你的七位恩師曾與人家打賭。要是我傳你武功，你師父們知道之後必定不快。他們是極重信義的好漢子，與人賭賽豈能佔人便宜？」郭靖道：「賭賽什麼？」那道人道：「原來你不知道。嗯，你六位師父既然尚未與你說知。你現今也不必問。兩年之內，他們必會和你細說。這樣吧，你一番誠心，總算你我有緣，我就傳你一些呼吸、坐下、行路、睡覺的法子。」郭靖大奇，心想：「呼吸、坐下、行路、睡覺，我早就會了，何必要你教我？」他暗自懷疑，口中卻是不說。那道人道：「你把那塊大石上的積雪除掉，就在上面睡吧。」郭靖更是奇怪。依言撥去積雪，橫臥在大石之上。那道人道：「這樣睡覺，何必要我教你？我有四句話，你要牢牢記住：思定則情忘，體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郭靖念了幾遍，記在心中，但不知是什麼意思。那道人道：「睡覺之前，必須腦中空明澄澈，沒一絲思慮。然後斂身側臥，鼻息綿綿，魂不內蕩，神不外游。」當下傳授了呼吸運氣之法、靜坐斂慮之術。

　　郭靖依言試行，起初思潮起伏，難以歸攝，但依著那道人所授緩吐深納的呼吸方法做去，良久良久，漸感心定，丹田中卻有一股氣漸漸暖將上來，崖頂上寒風刺骨，卻也不覺如何難以抵擋。這般靜臥了一個時辰，手足忽感酸麻，那道人坐在他對面打坐，睜開眼道：「現下可以睡著了。」郭靖依言睡去，一覺醒來，東方已然微明。那道人用長索將他縋將下去，命他當晚再來，一再叮囑他不可對任何人提及此事。郭靖當晚又去，仍是那道人用長繩將他縋上。他平日跟著六位師父學武，時時徹夜不歸，他母親也從來不問。如此晚來朝去。郭靖夜夜在崖頂打坐練氣。說也奇怪，那道人並未教他一手半腳武功，然而他日間練武之時，竟爾漸漸身輕足健。半年之後，本來勁力使不到的地方，現下一伸手就自然而然的用上了巧勁：原來拚了命也來不及做的招術，忽然做得又快又準。江南六怪只道他年紀長大了，勤練之後，終於豁然開竅，個個心中大樂。

　　他每晚上崖時，那道人往往和他並肩齊上，指點他如何運氣使力。直至他無法再上，那道人才攀上崖頂，用長索縋他上去。時日過去，他不但越上越快，而且越爬越高，本來難以攀援之地，到後來已可一躍而上，只在最難處方由那道人用索吊上。又過一年，離比武之期已不過數月，江南六怪連日談論的話題，總離不開這場勢必轟動天下豪傑之上的嘉興比武。眼見郭靖武功大進，六怪均覺取勝極有把握，再想到即可回歸江南故鄉，更是喜悅無已。然而於這場比武的原因，始終不向郭靖提及。這天一早起來，南希仁道：「靖兒，這幾個月來你盡練兵器，拳術上只怕生疏了，咱們今兒多練練掌法。」郭靖點頭答應。眾人走到平日練武的場上，南希仁緩步下場，正要與郭靖過招，突然前面塵煙大起，人聲馬嘶，一大群馬匹急奔而來。牧馬的蒙古人揮鞭約束，好一陣才把馬群定住。馬群剛靜下來，忽見西邊一匹全身毛赤如血的小紅馬猛衝入馬群之中，一陣亂踢亂咬。馬群又是大亂，那紅馬卻飛也似的向北跑得無影無蹤。片刻之間，只見遠處紅光閃動，那紅馬一晃眼又衝入馬群，搗亂一番。眾牧人恨極，四下兜捕。但那紅馬奔跑迅捷無倫，卻哪裡抓得住？頃刻間又跑得遠遠地，站在數十丈外振鬣長嘶，似乎對自己的頑皮傑作十分得意。眾牧人好氣又好笑，都拿它沒有法子。待小紅馬第三次衝來時，三名牧人彎弓發箭。那馬機靈之極，待箭到身邊時忽地轉身旁竄，身法之快，連武功高強之人也未必及得上。六怪和郭靖都看得出神。韓寶駒愛馬如命，一生之中從未見過如此神駿的快馬，他的追風黃已是世上罕有的英物，蒙古快馬雖多，卻也少有其匹，但與這匹小紅馬一比，卻又遠遠不及。他奔到牧人身旁，詢問紅馬來歷。

　　一個牧人道：「這匹小野馬不知是從哪處深山裡鑽出來的。前幾天我們見它生得美，想用繩圈套它，哪知道非但沒套到，反而惹惱了它，這幾日天天來搗亂。」一個老年牧人神色嚴肅，道：「這不是馬。」韓寶駒奇道：「那是什麼？」老牧人道：「這是天上的龍變的，惹它不得。」另一個牧人笑道：「誰說龍會變馬？胡說八道。」老牧人道：「小伙子知道什麼？我牧了幾十年馬，哪見過這般厲害的畜生？……」說話未了，小紅馬又衝進了馬群。馬王神韓寶駒的騎術說得上海內獨步，連一世活在馬背上的蒙古牧人也自歎勿如。這時見紅馬又來搗亂，他熟識馬性，知道那紅馬的退路所必經之地，斜刺裡兜截過去，待那紅馬馳到，忽地躍起，那紅馬正奔到他的胯下，時刻方位扣得不差分厘。韓寶駒往下一落，準擬穩穩當當的便落在馬背之上，他一生馴服過不知多少凶狠的劣馬，只要一上馬背，天下更沒一匹馬能再將他顛下背來。豈知那紅馬便在這一瞬之間，突然發力，如箭般往前竄了出去，他這下竟沒騎上。韓寶駒大怒，發足疾追。他身矮腿短，卻哪裡追得上？驀地裡一個人影從旁躍出，左手已抓住了小紅馬頸中馬鬣。那紅馬吃了一驚，奔跑更快，那人身子被拖著飛在空中，手指卻只是緊抓馬鬣不放。

　　眾牧人都大聲鼓噪起來。

　　江南六怪見抓住馬鬣的正是郭靖，都不禁又是驚奇，又是喜歡。朱聰道：「他哪裡學來這般高明的輕身功夫？」韓小瑩道：「靖兒這一年多來功力大進，難道他死了的父親真的在暗中保佑？又難道五哥……」

　　他們怎知過去兩年之中，那三髻道人每晚在高崖之頂授他呼吸吐納之術，雖然未教他半點武藝，但所授的卻是上乘內功。郭靖每晚上崖下崖，其實是修習了極精深的輕身本領「金雁功」。他自己尚自渾渾噩噩，那道人既囑他每晚上崖，也就每晚遵命上崖睡覺。他內功日有精進，所練的「金雁功」成就，也只在朱聰、全金髮和韓小瑩所教的輕功中顯示出來。連他自己都不知，六怪自也只是時感意想不到的欣慰而已，絕未察覺其中真相。這時郭靖見那紅馬奔過，三師父沒有擒到，飛身躍出，已抓住了馬鬣。

　　六怪見郭靖身在空中，轉折如意。身法輕靈，絕非朱聰和全金髮、韓小瑩所授輕功，定是另有所師。六人面面相覷，無不詫異之極。只見郭靖在空中忽地一個倒翻觔斗，上了馬背，奔馳回來。那小紅馬一時前足人立，一時後腿猛踢，有如發瘋中魔，但郭靖雙腿夾緊，始終沒給它顛下背來。

　　韓寶駒在旁大聲指點，教他馴馬之法。那小紅馬狂奔亂躍，在草原上前後左右急馳了一個多時辰，竟是精神愈來愈長。眾牧人都看得心下駭然。那老牧人跪下來喃喃祈禱，求天老爺別為他們得罪龍馬而降下災禍，又大聲叫嚷，要郭靖快快下馬。但郭靖全神貫注的貼身馬背，便如用繩子牢牢縛住了一般，隨著馬身高低起伏，始終沒給摔下馬背。韓小瑩叫道：「靖兒，你下來讓三師父替你吧。」韓寶駒叫道：「不成！一換人就是前功盡棄。」他知道凡是駿馬必有烈性，但如被人制服之後，那就一生對主人敬畏忠心，要是眾人合力對付，它卻寧死不屈。

　　郭靖也是一股子的倔強脾氣，被那小紅馬累得滿身大汗，忽地右臂伸入馬頸底下，雙臂環抱，運起勁來。他內力一到臂上，越收越緊。小紅馬翻騰跳躍，擺脫不開，到後來呼氣不得，窒息難當，這才知道了真主，忽地立定不動。韓寶駒喜道：「成啦，成啦！」郭靖怕那馬逃去，還不敢跳下馬背。韓寶駒道：「下來吧。這馬跟定了你，你趕也趕不走啦。」郭靖依言躍下。那小紅馬伸出舌頭，來舐他的手背，神態十分親熱，眾人看得都笑了起來。一名牧人走近細看，小紅馬忽然飛起後足，將他賜了個觔斗。郭靖把馬牽到槽邊，細細洗刷。他累了半天，六怪也就不再命他練武，各存滿腹狐疑。午飯以後，郭靖來到師父帳中。全金髮道：「靖兒，我試試你的開山掌練得怎樣了。」郭靖道：「在這裡嗎？」全金髮道：「不錯。在哪裡都能遇上敵人，也得練練在小屋子裡與人動手。」說著左手虛揚，右手出拳。

　　郭靖照規矩讓了三招，第四招舉手還掌。全金髮攻勢凌厲，毫不容情，突然間雙拳「深入虎穴」猛向郭靖胸口打到。這一招絕非練武手法，竟是傷人性命的殺手絕招，雙拳出招狠辣，沉猛之極。郭靖急退，後心已抵到蒙古包的氈壁。他大吃一驚，危急中力求自救原是本性，何況他腦筋向來遲鈍，不及轉念，左臂運勁迴圈，已搭住全金髮的雙臂，使力往外猛一甩。這時全金髮拳鋒已撞到他的要害，未及收勁，已覺他胸肌綿軟一團，竟如毫不受力，轉瞬之間，又被他圈住甩出，雙臂酸麻，竟爾蕩了開去，連退三步，這才站定。郭靖一呆之下，雙膝跪地，叫道：「弟子做錯了事，但憑六師父責罰。」他心中又驚又懼，不知自己犯了什麼大罪，六師父竟要使殺手取他性命。

　　柯鎮惡等都站起身來，神色嚴峻。朱聰道：「你暗中跟別人練武，幹麼不讓我們知道？若不是六師父這麼相試，你還想隱瞞下去，是不是？」郭靖急道：「只有哲別師父教我射箭刺槍。」朱聰沉著臉道：「還要說謊？」郭靖急得眼淚直流，道：「弟子……弟子決不敢欺瞞師父。」朱聰道：「那麼你一身內功是跟誰學的？你仗著有高人撐腰，把我們六人不放在眼裡了，哼！」郭靖呆呆的道：「內功？弟子一點也不會啊！」

　　朱聰「呸」的一聲，伸手往他胸骨頂下二寸的「鳩尾穴」戳去。這是人身要穴，點中了立即昏暈。郭靖不敢閃避抵禦，只有木立不動，哪知他跟那三髻道人勤修了將近兩年，雖然心不自知，其實週身百骸均已灌注了內勁，朱聰這指戳到，他肌肉自然而然的生出化勁，收緊反彈，將來指滾在一旁，這一下雖然仍是戳到了他身上，卻只令他胸口一痛，並無點穴之功。朱聰這一指雖是未用全力，但竟被他內勁化開，不禁更是驚訝，同時怒氣大盛，喝道：「這還不是內功嗎？」郭靖心念一動：「難道那道長教我的竟是內功？」說道：「這兩年來，有一個人每天晚上來教弟子呼吸、打坐、睡覺。弟子一直依著做，覺得倒也有趣好玩。不過他真的沒傳我半點武藝。他叫我千萬別跟誰說。弟子心想這也不是壞事，又沒荒廢了學武，因此沒稟告恩師。」說著跪下來磕了個頭，道：「弟子知錯啦，以後不敢再去跟他玩了。」

　　六怪面面相覷，聽他語氣懇摯，似乎不是假話。韓小瑩道：「你不知道這是內功嗎？」郭靖道：「弟子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做內功。他教我坐著慢慢透氣，心裡別想什麼東西，只想著肚子裡一股氣怎樣上下行走。從前不行，近來身體裡頭真的好像有一隻熱烘烘的小耗子鑽來鑽去，好玩得很。」六怪又驚又喜，心想這傻小子竟練到了這個境界，實在不易。原來郭靖心思單純，極少雜念，修習內功易於精進，遠勝滿腦子各種念頭此來彼去、難以驅除的聰明人，因此不到兩年，居然已有小成。

　　朱聰道：「教你的是誰？」郭靖道：「他不肯說自己姓名。他說六位恩師的武功不在他之下，因此他不能傳我武功，並非是我師父。還要弟子發了誓，決不能跟誰說起他的形狀相貌。」六怪愈聽愈奇，起初還道郭靖無意間得遇高人，那自是他的福氣，不由得為他歡喜，但那人如此詭秘，中間似乎另有重大蹊蹺。朱聰揮手命郭靖出去，郭靖又道：「弟子以後不敢再跟他玩了。」朱聰道：「你還是去罷，我們不怪你。不過你別說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件事。」郭靖連聲答應，見眾位師父不再責怪，高高興興的出去，掀開帳門，便見華箏站在蒙古包外，身旁停著兩頭白雕。這時雙雕已長得十分神駿，站在地下，幾乎已可與華箏齊頭，華箏道：「快來，我等了你半天啦。」一頭白雕飛躍而起，停上了郭靖肩頭。郭靖道：「我剛才收服了一匹小紅馬，跑起來可快極啦。不知它肯不肯讓你騎。」華箏道：「它不肯嗎？我宰了它。」郭靖道：「千萬不可！」兩人手攜手的到草原中馳馬弄雕去了。

## 第06回　崖頂疑陣

　　帳中六怪低聲計議。韓小瑩道：「那人傳授靖兒的是上乘內功，自然不是惡意。」全金髮道：「他為什麼不讓咱們知道？又幹麼不對靖兒明言這是內功？」朱聰道：「只怕是咱們相識之人。」韓小瑩道：「相識之人？那麼不是朋友，就是對頭了。」全金髮沉吟道：「咱們交好的朋友之中，可沒一個有這般高明的功夫。」韓小瑩道：「要是對頭，幹麼來教靖兒功夫？」柯鎮惡冷冷的道：「焉知他不是安排著陰謀毒計。」眾人心中都是一凜。朱聰道：「今晚我和六弟悄悄躡著靖兒，去瞧瞧到底是何方高人。」五怪點頭稱是。

　　等到天黑，朱聰與全金髮伏在郭靖母子的蒙古包外，過了小半個時辰，只聽郭靖說道：「媽，我去啦！」便從蒙古包中出來。兩人悄悄跟在後面，見他腳步好快，片刻間已奔出老遠，好在草原之上並無他物遮蔽，相隔雖遠，仍可見到。兩人加緊腳步跟隨，只見他奔到懸崖之下，仍不停步，逕自爬了上去。這時郭靖輕身功夫大進，這懸崖又是晚晚爬慣了的，已不須那道人援引，眼見他漸爬漸高，上了崖頂。朱聰和全金髮更加驚訝，良久作聲不得。過了一會，柯鎮惡等四人也跟著到了。他們怕遇上強敵，身邊都帶了兵刃暗器。朱聰說道郭靖已上了崖頂，韓小瑩抬頭仰望，見高崖小半截沒在雲霧之中，不覺心中一寒，說道：「咱們可爬不上。」柯鎮惡道：「大家在樹叢裡伏下，等他們下來。」各人依言埋伏。韓小瑩想起十年前夜斗黑風雙煞，七兄妹埋伏待敵，其時寒風侵膚，冷月窺人，四下裡黃沙莽莽，荒山寂寂，萬籟俱靜之中，遠處偶爾傳來幾下馬嘶，此情此景，宛若今宵，只是自那一晚後，張阿生那張老是嘻嘻傻笑的肥臉，卻再也見不到了，忍不住一陣心酸。

　　時光一刻一刻的過去，崖頂始終沒有動靜，直等到雲消日出，天色大明，還是不見郭靖和傳他內功的奇人下來，又等了一個時辰，仍舊不見人影。極目上望，崖頂空蕩蕩的不似有人。朱聰道：「六弟，咱們上去探探。」韓寶駒道：「能上去麼？」朱聰道：「不一定，試一試再說。」

　　他奔回帳去，拿了兩條長索，兩柄斧頭，數十枚巨釘，和全金髮一路鑿洞打釘，互相牽引，仗著輕身功夫了得，雖是累出了一身大汗，終於上了崖頂，翻身上崖，兩人同時驚呼，臉色大變。但見崖頂的一塊巨石之旁，整整齊齊的堆著九個白骨骷髏頭，下五中三頂一，就和當日黑風雙煞在荒山上所擺的一模一樣。再瞧那些骷髏，每個又都是腦門上五個指孔。只是指孔有如刀剜，孔旁全無細碎裂紋。比之昔年，那人指力顯已大進。兩人心中怦怦亂跳，提心吊膽的在崖頂巡視一周，卻不見有何異狀，當即縋下崖來。

　　韓寶駒等見兩人神色大異，忙問端的。朱聰道：「梅超風！」四人大吃一驚，韓小瑩急道：「靖兒呢？」全金髮道：「他們從另一邊下去了。」當下把崖頂所見說了。

　　柯鎮惡歎道：「咱們一十八年辛苦，想不到竟是養虎貽患。」韓小瑩道：「靖兒忠厚老實，決不是忘恩負義之人。」柯鎮惡冷笑道：「忠厚老實？他怎地跟那妖婦練了兩年武功，卻不透露半點口風。」韓小瑩默然，心中一片混亂。韓寶駒道：「莫非那妖婦眼睛盲了，因此要借靖兒之手加害咱們？」朱聰道：「必是如此。」韓小瑩道：「就算靖兒存心不良，他也不能裝假裝得這樣像。」全金髮道：「或許妖婦覺得時機未至，尚未將陰謀對他說知。」韓寶駒道：「靖兒輕功雖高，內功也有了根底，但講到武藝，跟咱們還差得遠。那妖婦幹麼不教他？」柯鎮惡道：「那妖婦只不過是借刀殺人，她對靖兒難道還能安什麼好心？她丈夫不是死在靖兒手裡的嗎？」朱聰明道：「對啦，對啦！她也要咱們個個死在靖兒手下，那時她再下手殺了靖兒，這才算是真正報了大仇。」五人均覺有理，無不慄然。柯鎮惡將鐵杖在地下重重一頓，低沉了聲音道：「咱們現下回去，只作不知，待靖兒回來，先把他廢了。那妖婦必來找他，就算她功力已非昔比，但眼睛不便，咱六人也必應付得了。」韓小瑩驚道：「把靖兒廢了？那麼比武之約怎樣？」

　　柯鎮惡冷冷的道：「性命要緊呢，還是比武要緊？」眾人默然不語。南希仁忽道：「不能！」韓寶駒道：「不能什麼？」南希仁道：「不能廢了。」韓寶駒道：「不能將靖兒廢了？」南希仁點了點頭。韓小瑩道：「我和四哥意思一樣，總得先仔細問個水落石出，再作道理。」全金髮道：「這事非同小可。要是咱們一念之仁，稍有猶豫，給他洩露了機密，那怎麼辦？」朱聰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咱們要對付的是妖婦梅超風，可不是旁人。」柯鎮惡道：「三弟你說怎樣？「

　　韓寶駒心中模稜兩可，決斷不下，見七妹淚光瑩瑩，神色可憐，就道：「我在四弟一面。要殺靖兒，我終究下不了手。」這時六人中三人主張對郭靖下殺手，三人主張持重。朱聰歎道：「要是五弟還在，咱們就分得出哪一邊多，哪一邊少。」韓小瑩聽他提到張阿生，心中一酸，忍住眼淚，說道：「五哥之仇，豈能不報？咱們聽大哥吩咐罷！」柯鎮惡道：「好，回去。」六人回到帳中，個個思潮起伏，心緒不寧。柯鎮惡道：「待他來時，二弟與六弟擋住退路，我來下手。」那晚郭靖爬上崖去，那道人已在崖頂等著，見他上來，便向巨石旁一指，悄聲道：「你瞧！」郭靖走近一看，月光下見是九個骷髏頭，嚇了一跳，顫聲道：「黑風雙煞又……又來了。」那道人奇道：「你也知道黑風雙煞？」郭靖將當年荒山夜斗、五師父喪命，以及自己無意中刺死陳玄風的事說了一遍。述說這段往事時，想到昔日荒山夜斗雙屍的諸般情狀，心中不寒自栗，語音不斷發顫。刺死陳玄風之時，他年紀尚極幼小，但那晚的情景實在太過可怖，已深深印入小小的腦海之中。那道人歎道：「那銅屍無惡不作，卻原來已死在你手！」郭靖道：「我六位師父時時提起黑風雙煞，三師父與七師父料想鐵屍已經死了，大師父卻總是說：『未必，未必！』這九個骷髏頭是今天擺在這兒的，那麼鐵屍果然沒……沒死！」說到這句話，忍不住打個寒噤，問道：「你見到她了嗎？」那道人道：「我也剛來了不多一會，一上來就見到這堆東西。這麼說來，那鐵屍定是衝著你六位師父和你來啦。」郭靖道：「她雙眼已給大師父打瞎了，咱們不怕她。」那道人拿起一顆骷髏骨，細細摸了一遍，搖頭道：「這人武功當真厲害之極，只怕你六位師父不是她的敵手，再加上我，也勝不了。」郭靖聽他說得鄭重，心下驚疑，道：「十年前惡鬥時，她眼睛不盲，還敵不過我七位恩師，現下咱們有八個人。你……你當然幫我們的，是不是？」那道人出了一會神，道：「先前我已琢磨了半晌，猜想不透她手指之力怎會如此了得。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她既敢前來尋仇，必是有恃無恐。」郭靖道：「她幹麼把骷髏頭擺在這裡？豈不是讓咱們知道之後有了防備？」那道人道：「料想這是練九陰白骨爪的規矩。多半她想這懸崖高險難上，必定無人到來，哪知陰差陽錯，竟教咱們撞見了。」郭靖生怕梅超風這時已找上了六位師父，道：「我這就下去稟告師父。」那道人道：「好。你說有個好朋友要你傳話，最好是避她一避，再想善策，犯不著跟她硬拚。」郭靖答應了，正要溜下崖去，那道人忽然伸臂在他腰裡一抱，縱身而起，輕輕落在一塊大岩石之後，蹲低了身子。郭靖待要發問，嘴巴已被按住，當下伏在地上，不敢作聲，從石後露出一對眼睛，注目凝視。

　　過不多時，懸崖背後一條黑影騰躍而上，月光下長髮飛舞，正是鐵屍梅超風。那崖背比崖前更加陡峭，想來她目不見物，分不出兩者的難易。幸而如此，否則江南六怪此時都守在崖前，要是她從正面上來，雙方一動上手，只怕六怪之中已有人遭到她的毒手了。

　　梅超風陡然間轉過身子，郭靖嚇得忙縮頭巖下，過得片刻，才想起她雙目已盲，又悄悄探出頭來，只見她盤膝坐在自己平素打坐的大石上，做起吐納功夫來。郭靖恍然大悟，才知這呼吸運氣，果然便是修習內功，心中對那道人暗暗感激不已。過了一陣，忽聽得梅超風全身發出格格之聲，初時甚為緩慢，後來越來越密，猶如大鍋沙炒豆，豆子熟時紛紛爆裂一般。聽聲音是發自人身關節，但她身子紋絲不動，全身關節竟能自行作響，郭靖雖不知這是上乘奇門內功，但也覺得此人功夫實在非同小可。這聲音繁音促節的響了良久，漸漸又由急而慢，終於停息，只見她緩緩站起身來，左手在腰裡一拉一抖，月光下突然飛出爛銀也似的一條長蛇來，郭靖吃了一驚，凝神看時，原來是條極長的銀色軟鞭。他三師父韓寶駒的金龍鞭長不過六尺，梅超風這條鞭子竟長了七八倍，眼見是四丈有奇。只見她緩緩轉過身來，月光照在她臉上，郭靖見她容顏仍是頗為秀麗，只是閉住了雙目，長髮垂肩，一股說不出的陰森詭異之氣。

　　一片寂靜之中，但聽得她幽幽歎了口氣，低聲：「賊漢子，你在陰世，可也天天念著我嗎？「只見她雙手執在長鞭中腰，兩邊各有二丈，一聲低笑，舞了起來。

　　這鞭法卻也古怪之極，舞動並不迅捷，並無絲毫破空之聲，東邊一卷，西邊一翻，招招全然出人意料之外，突然間她右手橫溜，執住鞭梢，四丈長的鞭子伸將出去，搭住一塊大石，捲了起來，這一下靈便確實，有如用手一般。郭靖正在驚奇，那鞭頭甩去了大石，忽然向他頭上捲來，月光下看得分明，鞭頭裝著十多隻明晃晃的尖利倒鉤。郭靖早已執刀在手，眼見鞭到，更不思索，順手揮刀往鞭頭上撩去，突然手臂一麻，背後一隻手伸過來將他掀倒在地，眼前銀光閃動，長鞭的另一端已從頭頂緩緩掠過。郭靖嚇出一身冷汗，心想：「如不是伯伯相救，這一刀只要撩上了鞭子，我已被長鞭打得腦漿迸裂了。」幸喜剛才那道人手法敏捷，沒發出半點聲響，梅超風並未察覺。

　　她練了一陣，收鞭回腰，從懷裡摸出一大塊東西來，攤在地下，用手摸索，想了一會，站起來做了幾個姿勢，又在那東西上摸索尋思，這般鬧了許久，才把那塊不知是布是革的東西收入懷裡，從懸崖背後翻了下去。

　　郭靖長長喘了口氣，站起身來。那道人低聲道：「咱們跟著她，瞧她還鬧什麼鬼。」抓住郭靖的腰帶，輕輕從崖後溜將下去。兩人下崖著地時，梅超風的人影已在北面遠處。那道人左手托在郭靖腋下，郭靖登時覺得行走時身子輕了大半。兩人步履如飛，遠遠跟蹤，在大漠上不知走了多少路，天色微明時，見前面影影綽綽豎立著數十個大營帳，梅超風身形晃動，隱沒在營帳之中。兩人加快腳步，避過巡邏的哨兵，搶到中間一座黃色的大帳之外，伏在地下，揭開帳幕一角往裡張望時，只見一人拔出腰刀，用力劈落，將一名大漢砍死在地。那大漢倒將下來，正跌在郭靖與道人眼前。郭靖識得這人是鐵木真的親兵，不覺一驚，心想：「怎麼他在這裡給人殺死？」轉輕把帳幕底邊又掀高了些，持刀行兇的那人正好轉過面來，卻是王罕的兒子桑昆。只見他把長刀在靴底下擦去血跡，說道：「現下你再沒疑心了罷？」另一人道：「鐵木真義兄智勇雙全，就怕這事不易成功。」郭靖認得這人是鐵木真的義弟札木合。桑昆冷笑道：「你愛你義兄，那就去給他報信罷。」札木合道：「你也是我的義弟，你父親待我這般親厚，我當然不會負你。再說，鐵木真一心想併吞我的部眾，我又不是不知，只不過瞧在結義的份上，沒有跟他破臉而已。」郭靖尋思：「難道他們陰謀對付鐵木真汗？這怎麼會？」又聽得帳中另一人說道：「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若是給他先動手幹你們，你們就糟了。事成之後，鐵木真的牲口、婦女、財寶全歸桑昆：他的部眾全歸札木合，我大金再封札木合為鎮北招討使。」郭靖只見到這人的背影，於是悄悄爬過數尺，瞧他側面，這人好生面熟，身穿鑲貂的黃色錦袍，服飾甚是華貴，琢磨一下他的語氣，這才想起：「嗯，他是大金國的六王爺。」札木合聽了這番話，似乎頗為心動，道：「只要是義父王罕下令，我當然服從。」桑昆大喜，道：「事已如此，爹爹如不下令，便是得罪了大金國。回頭我去請令，他不會不給六王爺的面子。」完顏洪烈道：「我大金國就要興兵南下滅宋，那時你們每人統兵二萬前去助戰，大功告成之後，另有封賞。」桑昆喜道：「向來聽說南朝是花花世界，滿地黃金，女人個個花朵兒一般。六王爺能帶我們兄弟去遊玩一番，真是再好不過。完顏洪烈微微一笑，道：「那還不容易？就只怕南朝的美女太多，你要不了這麼多。」說著二人都笑了起來。完顏洪烈道：「如何對付鐵木真，請兩位說說。」頓了一頓，又道：「我先已和鐵木真商議過，要他派兵相助攻宋，這傢伙只是不允。他為人精明，莫要就此有了提防，怕我圖謀於他。這件事可須加倍謹慎才是。」這時那道人在郭靖衣襟上一扯，郭靖回過頭來，只見梅超風在遠處抓住了一個人，似乎在問他什麼。郭靖心想：「不管她在這裡搗什麼鬼，恩師們總是暫且不妨。我且聽了他們計算大汗的法子，再作道理。」於是又伏下地來。只聽桑昆道：「他已把女兒許給了我兒子，剛才他派人來跟我商量成親的日子。」說著向那被他砍死的大漢一指，又道：「我馬上派人去，請他明天親自來跟我爹爹面談。他聽了必定會來，也決不會多帶人手。我沿路埋伏軍馬，鐵木真就有三頭六臂，也逃不出我手掌心了。」說著哈哈大笑。札木合道：「好，幹掉鐵木真後，咱們兩路兵馬立即衝他大營。」郭靖又氣又急，萬料不到人心竟會如此險詐，對結義兄弟也能圖謀暗算，正待再聽下去，那道人往他腰裡一托，郭靖身子略側，耳旁衣襟帶風，梅超風的身子從身旁擦了過去，只見她腳步好快，轉眼已走出好遠，手裡卻仍抓著一人。那道人牽著郭靖的手，奔出數十步，遠離營帳，低聲道：「她是在詢問你師父們的住處。咱們須得快去，遲了怕來不及啦。」兩人展開輕身功夫，全力奔跑，回到六怪的蒙古包外時，已近午時。那道人道：「我本來不願顯露行藏，因此要你不可跟六位師父說知，但眼下事急，再也顧不得小節。你進去通報，說全真教馬鈺求見江南六俠。」

　　郭靖兩年來跟他夜夜相處，這時才知他的名字。他也不知全真教馬鈺是多大的來頭，當下點頭答應，奔到蒙古包前，揭開帳門，叫聲：「大師父！」跨了進去。

　　突然兩隻手的手腕同時一緊，已被人抓住，跟著膝後劇疼，被人踢倒在地，呼的一聲，鐵杖當頭砸將下來。郭靖側身倒地，只見持杖打來的正是大師父柯鎮惡，只嚇得魂飛天外，再也想不到抵擋掙扎，只有閉目待死，卻聽得噹的一聲，兵刃相交，一人撲在自己身上。

　　他睜眼看時，只見七師父韓小瑩護住了自己，叫道：「大哥，且慢！」她手中長劍卻已被柯鎮惡鐵杖砸飛。柯鎮惡長歎一聲，鐵杖在地下重重一頓，道：「七妹總是心軟。」郭靖這時才看清楚抓住自己雙手的是朱聰和全金髮，膽戰心驚之下，全然糊塗了。柯鎮惡森然道：「教你內功的那個人呢？」郭靖結結巴巴的道：「他他……他……在外面，求見六位師父。」六怪聽說梅超風膽敢白日上門尋仇，都是大出意料之外，一齊手執兵刃，搶出帳外，日影下只見一個蒼髻道人拱手而立，哪裡有梅超風的影子？

　　朱聰仍是抓著郭靖右腕脈門不放，喝道：「梅超風那妖婦呢？」郭靖道：「弟子昨晚見到她啦，只怕待會就來。」六怪望著馬鈺，驚疑不定。馬鈺搶步上前，拱手說道：「久慕江南六俠威名，今日識荊，幸何如之。」朱聰仍是緊緊抓住郭靖的手腕不放，只點頭為禮，說道：「不敢，請教道長法號。」

　　郭靖想起自己還未代他通報，忙搶著道：「他是全真教馬鈺。」六怪吃了一驚，他們知道馬鈺道號丹陽子，是全真教教祖王重陽的首徒，王重陽逝世後，他便是全真教的掌教，長春子丘處機還是他的師弟。只是他閉觀靜修，極少涉足江湖，是以在武林中名氣不及丘處機，至於武功修為，卻是誰也沒有見過，無人知道深淺。柯鎮惡道：「原來是全真教掌教到了，我們多有失敬。不知道長光降漠北，有何見教？可是與令師弟嘉興比武之約有關嗎？」馬鈺道：「敝師弟是修道練性之人，卻愛與人賭強爭勝，大違清靜無為的道理，不是出家人所當為，貧道曾重重數說過他幾次。他與六俠賭賽之事，貧道實不願過問，更與貧道沒半點干係。兩年之前，貧道偶然和這孩子相遇，見他心地純良，擅自授了他一點兒強身養性、以保天年的法門，事先未得六俠允可，務請勿予怪貴。只是貧道沒傳他一招半式武功，更無師徒名份，說來只是貧道結交一個小朋友，倒也沒壞了武林中的規矩。」說著溫顏微笑。

　　六俠均感詫異，卻又不由得不信。朱聰和全金髮當即放脫了郭靖的手腕。韓小瑩喜道：「孩子，是這位道長教你本事的嗎？你幹麼不早說？我們都錯怪你啦。」說著伸手撫摸他肩頭，心中十分憐惜。郭靖道：「他……他叫我不要說的。」韓小瑩斥道：「什麼他不他的？沒點規矩，傻孩子，該叫『道長』。」雖是斥責，臉上卻儘是喜容。郭靖道：「是，是道長。」這兩年來，他與馬鈺向來「你、我」相稱，從來不知該叫「道長」，馬鈺也不以為意。馬鈺道：「貧道雲遊無定，不喜為人所知，是以與六俠雖近在咫尺，卻未前來拜見，伏乞恕罪。」說著又行了一禮。原來馬鈺得知江南六怪的行事之後，心中好生相敬，又從尹志平口中查知郭靖並無內功根基。他是全真教掌教，深明道家抑己從人的至理，雅不欲師弟丘處機又在這件事上壓倒了江南六怪。但數次勸告丘處機認輸，他卻說什麼也不答應，於是遠來大漠，苦心設法暗中成全郭靖。否則哪有這麼巧法，他剛好會在大漠草原之中遇到郭靖？又這般毫沒來由的為他花費兩年時光？若不是梅超風突然出現，他一待郭靖內功已有根基，便即飄然南歸，不論江南六怪還是丘處機，都不會知道此中原委的了。六怪見他氣度謙沖，真是一位有道之士，與他師弟慷慨飛揚的豪態截然不同，當下一齊還禮。正要相詢梅超風之事，忽聽得馬蹄聲響，數騎馬飛馳而來，奔向鐵木真所居的大帳。郭靖知道是桑昆派來誘殺鐵木真的使者，心中大急，對柯鎮惡道：「大師父，我過去一會就回來。」柯鎮惡適才險些傷了他性命，心下甚是歉疚，對這徒兒更增憐愛，只怕他走開之後，竟遇上了梅超風而受到傷害，忙道：「不，你留在我們身邊，千萬不可走開。」

　　郭靖待要說明原委，卻聽柯鎮惡已在與馬鈺論當年荒山夜斗雙煞的情景。他焦急異常，大師父性子素來嚴峻，動不動便大發脾氣，實不敢打斷他的話頭，只待他們說話稍停，即行稟告，忽見一騎馬急奔而來，馬背上一人身穿黑狐皮短裘，乃是華箏，離開他們十多步遠就停住了，不住招手。郭靖怕師父責怪，不敢過去，招手要她走近。

　　華箏雙目紅腫，似乎剛才大哭過一場，走近身來，抽抽噎噎的道：「爹爹要我，要我就去嫁給那個都史……」一言方畢，眼淚又流了下來。郭靖道：「你快去稟告大汗，說桑昆與札木合安排了詭計，要騙了大汗去害死他。」華箏大吃一驚，道：「當真？」郭靖道：「千真萬確，是我昨晚親耳聽見的，你快去對你爹爹說。」華箏道：「好！」登時喜氣洋洋，轉身上馬，急奔而去。郭靖心想：「人家安排了陰謀要害大汗，你怎麼反而高興？」轉念一想：「啊，這樣一來，她就不會去嫁給都史了。」他與華箏情若兄妹，一直對她十分關切愛護，想到她可以脫卻厄運，不禁代她歡喜，笑容滿臉的轉過身來。只聽馬鈺說道：「不是貧道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那梅超風顯然已得東海桃花島島主黃藥師的真傳，九陰白骨爪固然已練到出神入化，而四丈銀鞭的招數更是奧妙無方。咱們合八人之力，當然未必便輸給了她，但要除她，只怕自己也有損傷。」韓小瑩道：「這女子的武功確是十分厲害，但我們江南七怪跟她仇深似海。」馬鈺道：「聽說張五俠與飛天神龍柯大俠都是為銅屍陳玄風所害。但各位既口誅了陳玄風，大仇可說已經報了。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結。梅超風一個孤身女子，又有殘疾，處境其實也很可憐。」六怪默然不語。過了一會，韓寶駒道：「她練這陰毒功夫，每年不知害死多少無辜，道長俠義為懷，總不能任由她如此為非作歹。」朱聰道：「現下是她找上門來，不是我們去找他。」全金髮道：「就算這次我們躲過了，只要她存心報仇，今後總是防不勝防。」馬鈺道：「貧道已籌劃了一個法子，不過要請六俠寬大為懷，念她孤苦，給她一條自新之路。」朱聰等不再接口，靜候柯鎮惡決斷。柯鎮惡道：「我們江南七怪生性粗魯，向來只知蠻拚硬鬥。道長指點明路，我們感激不盡，就請示下。」他聽了馬鈺的語氣，知道梅超風在這十年之中武功大進，馬鈺口中說求他們饒她一命，其實是顧全六怪面子，真意是在指點他們如何避開她的毒手。韓寶駒等卻道大哥忽然起了善念，都感詫異。馬鈺道：「柯大俠仁心善懷，必獲天祐。此外還有一層緊要之事。據貧道猜想，這十年之中，那梅超風一定又得了黃藥師的傳授。」朱聰驚道：「聽說黑風雙煞是桃花島的叛徒，黃藥師怎能再傳她功夫？」馬鈺道：「貧道本也這樣想，但聽柯大俠所說當年荒山之戰的情形，那梅超風當時的功夫與現下相差甚遠。她如不再得明師指點，但憑自己苦練，決計到不了眼下這個地步。咱們今日誅了鐵屍，要是黃藥師見怪，這……」柯鎮惡和朱聰都曾聽人說過黃藥師的武功，總是誇大到了荒誕離奇的地步。未必可信，但全真教是天下武術正宗，馬鈺以掌教之尊，對他尚且如此忌憚，自然是非同小可。朱聰說道：「道長顧慮周詳，我兄弟佩服得緊，就請示下妙策。」馬鈺道：「貧道這法子說來有點狂妄自大，還請六俠不要見笑才好。」朱聰道：「道長不必過謙，重陽門下全真七子威震天下，誰不欽仰？」這句話向著馬鈺說來，他是一片誠敬之意。丘處機雖也是全真七子之一，朱聰卻萬萬不甘對他說這句話。馬鈺道：「仗著先師遺德，貧道七個師兄弟在武林之中尚有一點兒虛名，想來那梅超風還不敢同時向全真七子下手。是以貧道想施個詭計，用這點兒虛名將她驚走。這法子說來實非光明正大，只不過咱們的用意是與人為善，詭道亦即正道，不損六俠的英名令譽。」當下把計策說了出來。

　　六怪聽了，均覺未免示弱，又想就算梅超風當真武功大進，甚至黃藥師親來，那又如何？最多也不過都如張阿生一般命喪荒山得是了。馬鈺勸之再三，最後說到「勝之不武」的話來，柯鎮惡等衝著他的面子，又感念他對郭靖的盛情厚意，終於都答允了。各人飽餐之後，齊向懸崖而去。馬鈺和郭靖先上。朱聰等見馬鈺毫不炫技逞能，跟在郭靖之後，慢慢的爬上崖去，然見他步法穩實，身形端凝，顯然功力深厚。均想：「他功夫決不在他師弟丘處機之下，只是丘處機名震南北，他卻沒沒無聞，想來是二人性格不同使然了。」馬鈺與郭靖爬上崖頂之後，垂下長索，將六怪逐一吊上崖去。

　　六怪檢視梅超風在崖石上留下的一條條鞭痕，盡皆駭然，這時才全然信服馬鈺確非危言聳聽。

　　八人在崖頂盤膝靜坐，眼見暮色罩來，四野漸漸沉入黑暗之中，又等良久，已是亥末子初。韓寶駒焦躁起來，道：「怎麼她還不來？」柯鎮惡道：「噓，來啦。」眾人心裡一凜，側耳靜聽，卻是聲息全無。這時梅超風尚在數里之外，柯鎮惡耳朵特靈，這才聽到。那梅超風身法好快，眾人極目下望，月光下只見沙漠上有如一道黑煙，滾滾而來，轉瞬間衝到了崖下，跟著便迅速之極的攀援而上。朱聰向全金髮和韓小瑩望了一眼，見兩人臉色慘白，神色甚為緊張，想來自己也必如此。過不多時，梅超風縱躍上崖，她背上還負了一人，但軟軟的絲毫不動，不知是死是活。

　　郭靖見那人身上穿了黑狐皮短裘，似是華箏之物，凝神再看，卻不是華箏是誰？不由得失聲驚呼，嘴巴甫動，妙手書生朱聰眼明手快，伸過來一把按住，朗聲說道：「梅超風這妖孽，只要撞在我丘處機手裡，決不與她干休！」梅超風聽得崖頂之上竟有人聲，已是一驚，而聽朱聰自稱丘處機，還提及她的名字，更是驚詫，當下縮身在岸石之後傾聽。馬鈺和江南六怪看得清清楚楚，雖在全神戒備之中，也都不禁暗自好笑。郭靖卻懸念華箏的安危，心焦如焚。韓寶駒道：「梅超風把白骨骷髏陣布在這裡，待會必定前來，咱們在這裡靜候便了。」

　　梅超風不知有多少高手聚在這裡，縮於石後，不敢稍動。韓小瑩道：「她雖然作惡多端，但全真教向來慈悲為懷，還是給她一條自新之路吧。」朱聰笑道：「清靜散人總是心腸軟。無怪師父一再說你成道容易。」

　　全真教創教祖師王重陽門下七子，武林中見聞稍廣的無不知名：大弟子丹陽子馬鈺，二弟子長真子譚處端，以下是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最末第七弟子清靜散人孫不二，則是馬鈺出家以前所娶的妻子。韓小瑩道：「譚師哥你說怎樣？」南希仁道：「此人罪不容誅。」朱聰道：「譚師哥，你的指筆功近來大有精進，等那妖婦到來，請你出手，讓眾兄弟一開眼界如何？」南希仁道：「還是讓王師弟施展鐵腳功。踢她下岸，摔個身魂俱滅。」全真七子中丘處機威名最盛，其次則屬玉陽子王處一。他某次與人賭勝，曾獨足跂立，憑臨萬丈深谷之上，大袖飄飄，前搖後擺，只嚇得山東河北數十位英雄好漢目迷神眩，橋舌不下，因而得了個「鐵腳仙」的名號。他洞居九年，刻苦修練，丘處機對他的功夫也甚佩服，曾送他一首詩，內有「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等語，描述他內功之深。馬鈺和朱聰等你一言我一語，所說的話都是事先商酌好了的。柯鎮惡曾與黑風雙煞說過幾次話，怕她認出聲音，始終一言不發。梅超風越聽越驚，心想：「原來全真七子全都在此，單是一個牛鼻子，我就未必能勝，何況七子聚會？我行藏一露，哪裡還有性命？」此時皓月中天，照得滿崖通明。朱聰卻道：「今晚烏雲密佈，伸手不見五指，大家可要小心了，別讓那妖婦乘黑逃走。」梅超風心中竊喜：「幸好黑漆一團，否則他們眼力厲害，只怕早就見到我了。謝天謝地，月亮不要出來。」

　　郭靖一直望著華箏，忽然見她慢慢睜開眼來，知她無恙，不禁大喜，雙手連搖，叫她不要作聲。華箏也見到了郭靖，叫道：「快救我，快救我！」郭靖大急，叫道：「別說話！」梅超風這一驚決不在郭靖之下，立即伸指點了華箏的啞穴，心頭疑雲大起。全金髮道：「志平，剛才是你說話來著？」郭靖扮的是小道士尹志平的角色，說道：「弟子……弟子……」朱聰道：「我好似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郭靖忙道：「正是。」梅超風心念一動：「全真七子忽然來到大漠，聚在這荒僻之極的懸崖絕頂，哪有如此巧事？莫非有人欺我目盲，故佈疑陣，叫我上當？」馬鈺見她慢慢從岩石後面探身出來，知她已起疑心，要是她發覺了破綻，立即動手，自己雖然無礙，華箏性命必定不保，六怪之中只怕也有損折，不覺十分焦急，只是他向無急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朱聰見梅超風手中提了一條銀光閃耀的長鞭，慢慢舉起手來，眼見就要發難，朗聲說道：「大師哥，你這幾年來勤修師父所傳的『金關玉鎖二十四訣』，定是極有心得，請你試演幾下，給我們見識見識如何？」

　　馬鈺會意，知道朱聰是要他立顯功夫以折服梅超風，當即說道：「我雖為諸同門之長，但資質愚魯，怎及得上諸位師弟？師父所傳心法，說來慚愧，我所能領會到的實是十中不到一二。」一字一語的說來，中氣充沛之極，聲音遠遠傳送出去。他說話平和謙沖，但每一個字都震得山谷鳴響，最後一句話未說完，第一句話的回聲已遠遠傳來，夾著崖頂風聲，真如龍吟虎嘯一般。梅超風聽得他顯了如此深湛的內功，哪裡還敢動手，慢慢縮回巖後。馬鈺又道：「聽說那梅超風雙目失明，也是情有可憫，要是她能痛改前非，決不再殘害無辜，也不再去和江南六怪糾纏，那麼咱們就饒她一命吧。何況先師當年，跟桃花島主也互相欽佩。丘師弟，你跟江南六怪有交情，你去疏通一下，請他們不要再找梅超風清算舊帳。兩家既往不咎，各自罷手。」這番話卻不再蘊蓄內力，以免顯得餘人功力與他相差太遠。朱聰接口道：「這倒容易辦到，關鍵是在那梅超風肯不肯改過。」突然巖後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多謝全真七子好意，我梅超風在此。」說著長出身形。

　　馬鈺本擬將她驚走，望她以後能痛悟前非，改過遷善，不意這鐵屍藝高膽大，竟敢公然露面，倒大非始料所及。又聽梅超風道：「我是女子，不敢向各位道長請教。久仰清靜散人武術精湛，我想領教一招。」說著橫鞭而立，靜待韓小瑩發聲。這時郭靖見華箏橫臥地下，不明生死，他自小與拖雷、華箏兄妹情如手足，哪裡顧得梅超風的厲害，忽地縱身過去，扶起華箏。梅超風左手反鉤，已拿住他的左腕。郭靖跟馬鈺學了兩年玄門正宗內功，週身百骸已有自然之勁，當下右手急送，將華箏向韓小瑩擲去，左手力扭回奪，忽地掙脫。梅超風手法何等快捷，剛覺他手腕滑開，立即又是向前擒拿，再度抓住，這次扣住了他脈門，使他再也動彈不得，厲聲喝道：「是誰？」朱聰叫道：「志平，小心！」郭靖被她抓住，心下大為慌亂，正想脫口而出：「我是郭靖。」聽得二師父這句話，才道：「弟子長春……長春真人門下尹……尹志平。」這幾個字他早已念三四十遍，這時惶急之下，竟然說來還是結結巴巴。梅超風心想：「他門下一個少年弟子，內功竟也不弱，不但在我掌底救得了人去，第一次給我抓住了又居然能夠掙脫。看來我只好避開了。」當下哼了一聲，鬆開手指。郭靖急忙逃回，只見左腕上五個手指印深嵌入肉，知她心有所忌，這一抓未用全力，否則自己手腕早已被她捏斷，思之不覺駭然。這一來，梅超風卻也不敢再與假冒孫不二的韓小瑩較藝，忽地心念一動，朗聲道：「馬道長，『鉛汞謹收藏』，何解？」馬鈺順口答道：「鉛體沉墜，以比腎水：汞性流動，而擬心火。『鉛汞謹收藏』就是說當固腎水，息心火，修息靜功方得有成。」梅超風又道：「『奼女嬰兒』何解？」馬鈺猛地省悟她是在求教內功秘訣，大聲喝道：「邪魔外道，妄想得我真傳。快走快走！」梅超風哈哈一笑，說道：「多謝道長指點。」倏地拔起身子，銀鞭在石上一卷，身隨鞭落，凌空翻下崖頂，身法之快，人人都覺確是生平僅見。各人眼見她順著崖壁溜將下去，才都鬆了一口氣，探首崖邊，但見大漠上又如一道黑煙般滾滾而去。倏來倏去，如鬼如魅，雖已遠去，兀自餘威懾人。

　　馬鈺解開華箏等穴道，讓她躺在石上休息。朱聰謝道：「十年不見，不料這鐵屍的功夫已練到這等地步，若不是道長仗義援手，我們師徒七人今日難逃大劫。」馬鈺謙遜了幾句，眉頭深蹙，似有隱憂。朱聰道：「道長如有未了之事，我兄弟雖然本事不濟，當可代供奔走之役，請道長不吝差遣。」馬鈺歎了一口氣道：「貧道一時不察，著了這狡婦的道兒。」各人大驚，齊問：「她竟用暗器傷了道長嗎？」馬鈺道：「那倒不是。她剛才問我一句話，我匆忙間未及詳慮，順口回答，只怕成為日後之患。」眾人都不明其意。馬鈺道：「這鐵屍的外門功夫，已遠在貧道與各位之上，就算丘師弟與王師弟真的在此，也未必定能勝得了她。桃花島主有徒如此，真乃神人也。只是這梅超風內功卻未得門徑。不知她在哪裡偷聽到了一些修練道家內功的奧秘，卻因無人指點，未能有成。適才她出我不意所問的那句話，必是她苦思不得其解的疑難之一。雖然我隨即發覺，未答她第二句語，但是那第一句話，也已能使她修習內功時大有精進。」韓小瑩道：「只盼她頓悟前非，以後不再作惡。」馬鈺道：「但願如此，否則她功力一深，再作惡起來，那是更加難制了。唉，只怪我糊塗，沒防人之心。」過了一會，又沉吟道：「桃花島武功與我道家之學全然不同，可是梅超風所問的兩句，卻純是道家的內功，卻不知何故？」

　　他說到這裡，華箏「啊」的一聲，從石上翻身坐起，叫道：「郭靖，爹爹不信我的話，已到王罕那裡去啦。」郭靖大吃一驚，忙問：「他怎麼不信？」

　　華箏道：「我對他說，桑昆叔叔和札木合叔叔要謀害他。他哈哈大笑，說我不肯嫁給都史，膽敢捏造謊話騙他。我說是你親耳聽來的，他更加不信，說道回來還要罰你。我見他帶了三位哥哥和幾隊衛兵去了，忙來找你，哪知道半路上給那瞎婆娘抓住了。她是帶我來見你嗎？」眾人心想：「要是我們不在這裡，你腦袋上早已多了五個窟窿了。」郭靖急問：「大汗去了有多久啦？」華箏道：「好大半天啦。爹爹說要盡快趕到，不等天明就動身，他們騎的都是快馬，這會兒早去得老遠了。桑昆叔叔真要害爹爹嗎？那怎麼辦？」說著哭了起來。郭靖一生之中初次遇到重大難事，登時彷徨無策。朱聰道：「靖兒，你快下去，騎小紅馬去追大汗，就算他不信你的話，也請他派人先去查探明白。華箏，你去請你拖雷哥哥趕快集兵，開上去救你爹爹。」

　　郭靖連聲稱是，搶先下崖。接著馬鈺用長索縛住華箏，吊了下去。郭靖急奔回他母子所住的蒙古包旁，跨上小紅馬，疾馳而去。這時晨曦初現，殘月漸隱，郭靖心中焦急異常：「只怕大汗進了桑昆的埋伏，那麼就是趕上也沒用了。」那小紅馬神駿無倫，天生喜愛急馳狂奔。跑發了性，越跑越快，越跑越是高興，到後來在大草原上直如收不住了腳。郭靖怕它累倒，勒韁小休，它反而不願，只要韁繩一鬆，立即歡呼長嘶，向前猛衝。這馬雖然發力急馳，喘氣卻也並不如何加劇，似乎絲毫不見費力。

　　這般大跑了兩個時辰，郭靖才收韁下馬稍息，然後上馬又跑，再過一個多時辰，忽見遠處草原上黑壓壓的列著三隊騎兵，瞧人數是三個千人隊。轉眼之間，紅馬已奔近隊伍。郭靖看騎兵旗號，知是王罕的部下，只見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嚴陣戒備，心中暗暗叫苦：「大汗已走過了頭，後路給人截斷啦。」雙腿一夾，小紅馬如箭離弦，呼的縱出，四蹄翻騰，從隊伍之側飛掠而過。帶隊的將官大聲喝阻，一人一騎早去得遠了。郭靖不敢停留，一連又繞過了三批伏兵，再奔一陣，只見鐵木真的白毛大纛高舉在前，數百騎人馬排成了一列，各人坐騎得得小跑，正向北而行。郭靖催馬上前，奔到鐵木真馬旁，叫道：「大汗，快回轉去，前面去不得！」鐵木真愕然勒馬，道：「怎麼？」郭靖把前晚在桑昆營外所見所聞、以及後路已被人截斷之事說了。鐵木真將信將疑，斜眼瞪視郭靖。瞧他是否玩弄詭計，心想：「桑昆那廝素來和我不睦，但王罕義父正在靠我出力，札木合義弟和我又是生死之交，怎能暗中算計於我？難道當真是那大金國的六太子從中挑撥？」郭靖見他有不信之意，忽道：「大汗，你派人向來路查探便知。」鐵木真身經百戰，自幼從陰謀詭計之中惡鬥出來，雖覺王罕與札木合聯兵害他之事絕無可能，但想：「過份小心，一千次也不打緊：莽撞送死，一次也太多了！」當下吩咐次子察合台與大將赤老溫：「回頭哨探！」兩人放馬向來路奔去。鐵木真察看四下地勢，發令：「上土山戒備！」他隨從雖只數百人，但個個是猛將勇士，不等大汗再加指點，各人馳上土山，搬石掘土，做好了防箭的擋蔽。

　　過不多時，南邊塵頭大起，數千騎急趕而來，煙塵中察合台與赤老溫奔在最前。哲別目光銳利，已望見追兵的旗號，叫道：「真的是王罕軍馬。」這時追兵分成幾個百人隊，四下兜截，要想包抄察合台和赤老溫：兩人伏在鞍上，揮鞭狂奔。哲別道：「郭靖，咱倆接應他們去。」兩人縱馬馳下土山。郭靖跨下那紅馬見是衝向馬群，興發飛馳，轉眼間到了察合台面前。郭靖嗖嗖嗖三箭，把三名最前的追兵射倒，隨即縱馬疾衝，攔在兩人與追兵之間，翻身一箭，又射死了一名追兵。此時哲別也已趕到，他箭術更精，連珠箭發，當者立斃。但追兵勢大，眼見如潮水般湧來，哪裡抵擋得住？察合台與赤老溫也各翻身射了數箭，與哲別、郭靖都退上了土山。鐵木真和博爾術、術赤等個個箭無虛發，追兵一時倒不敢逼近。鐵木真站在土山上\*望，過得約莫擠兩桶牛乳時分，只見東南西北四方，王罕部下一隊隊騎兵如烏雲般湧來，黃旗下一人乘著一匹高頭大馬，正是王罕的兒子桑昆。鐵木真知道萬難突出重圍，目下只有權用緩兵之計，高聲叫道：「請桑昆義弟過來說話。桑昆在親兵擁衛下馳近土山，數十名軍士挺著鐵盾，前後護住，以防山上冷箭。桑昆意氣昂揚，大聲叫道：「鐵木真，快投降罷。」鐵木真道：「我什麼地方得罪了王罕義父，你們發兵攻我？」桑昆道：「蒙古人世世代代，都是各族分居，牛羊牲口一族共有，你為什麼違背祖宗遺法，想要各族混在一起？我爹爹常說，你這樣做不對。」

　　鐵木真道：「蒙古人受大金國欺壓。大金國要我們年年進貢幾萬頭牛羊馬匹，難道應該的嗎？大家給大金國逼得快餓死了。咱們蒙古人只要不是這樣你打我，我打你，為什麼要怕大金國？我和義父王罕素來和好，咱們兩家並無仇怨，全是大金國從中挑撥。」桑昆部下的士卒聽了，人人動心，都覺他說得有理。鐵木真又道：「蒙古人個個是能幹的好戰士，咱們幹什麼不去拿金國的金銀財寶？幹麼要年年進獻牲口毛皮給他們？蒙古人中有的勤勉放牧牛羊，有的好吃懶做，為什麼要勤勞的養活懶惰的？為什麼不讓勤勞的多些牛羊？為什麼不讓懶惰的人餓死？」蒙古當時是氏族社會，牲口歸每一族公有，近年來牲口日繁，財物漸多，又從中原漢人處學到使用鐵製器械，多數牧民切盼財物私有。戰士連年打仗，分得的俘虜財物，都是用性命去拚來的，更不願與不能打仗的老弱族人共有。因此鐵木真這番話，眾戰士聽了個個暗中點頭。

　　桑昆見鐵木真煽惑自己部下軍心，喝道：「你立刻拋下弓箭刀槍投降！否則我馬鞭一指，萬弩齊發，你休想活命！」郭靖見情勢緊急，不知如何是好，忽見山下一個少年將軍，鐵甲外披著銀灰貂裘，手提大刀，跨下駿馬來往馳騁，耀武揚威。定睛看時，認得是桑昆的兒子都史。郭靖幼時曾和他鬥過，這人當年要放豹子吃了拖雷，是個大大的壞小子。他絲毫不明白王罕、桑昆、札木合等何以要圖謀鐵木真，心想王罕和鐵木真素來如父子一般，必是都史這壞人聽信了大金國六太子的話，從中說大批謊話害人，我去將他捉來，逼他承認說謊，那麼王罕、桑昆他們就可明白真相，和鐵木真大汗言歸於好，於是雙腿一夾，胯下小紅馬疾衝下山。眾兵將一怔之間，那紅馬來得好快，已從人叢中直衝到都史身邊。都史揮刀急砍，郭靖矮身伏鞍，大刀從頭頂掠過，右手伸出，已扣住都史左腕脈門，這一扣是朱聰所傳的分筋錯骨手，都史哪裡還能動彈？被他順手一扯，提過馬來。就在此時，郭靖只覺背後風聲響動，左臂彎過，向兩柄刺來的長矛上格去，喀的一聲，雙矛飛上半空。他右膝頭在紅馬頸上輕輕一碰，小紅馬已知主人之意，回頭奔上土山，上山之快，竟不遜於下山時的急馳如飛。山下眾軍官齊叫：「放箭！」郭靖舉起都史，擋在身後。眾軍士怕傷了小主，哪敢扯動弓弦？郭靖直馳上山，把都史往地下一擲，叫道：「大汗，定是這壞小子從中搗鬼，你叫他說出來。」鐵木真大喜，鐵槍尖指在都史胸前，向桑昆叫道：「叫你部下退開一百丈。」桑昆見愛子被敵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從眾軍之中擒去，又氣又急，只得依言撤下軍馬，命部下用大車結成圓圈，在土山四周密密層層的圈了七八重，這樣一來，鐵木真坐騎再快，也必無法衝出。這邊山上鐵木真連聲誇獎郭靖，命他用腰帶將都史反背縛起。桑昆接連派了三名使者上山談判，命鐵木真放出都史，然後投降，就可饒他性命。鐵木真每次都將使者割了雙耳逐下山去。僵持多時，太陽在草原盡頭隱沒。鐵木真怕桑昆乘黑衝鋒，命各人不可絲毫怠忽。

　　守到半夜，忽見一人全身白衣，步行走到山腳邊，叫道：「我是札木合，要見鐵木真義兄說話。」鐵木真道：「你上來吧。」札木合緩步上山，見鐵木真凜然站在山口，當即搶步上前，想要擁抱。鐵木真擦的一聲拔出佩刀，厲聲道：「你還當我是義兄嗎？」札木合歎了一口氣，盤膝坐下，說道：「義兄，你已是一部之主，何必更要雄心勃勃，想要把所有的蒙古人聯在一起？」鐵木真道：「你待怎樣？」札木合道：「各部各族的族長們都說，咱們祖宗已這樣過了幾百年，鐵木真汗為什麼要改變舊法？上天也不容許。」鐵木真道：「咱們祖宗阿蘭豁雅夫人的故事，你還記得嗎？她的五個兒子不和，她煮了臘羊肉給他們吃，給了他們每人一支箭，叫他們折斷，他們很容易就折斷了。她又把五支箭合起來叫他們折斷。五個人輪流著折，誰也不能折斷。你記得她教訓兒子的話嗎？」札木合低聲道：「你們如果一個個分散，就像一支箭似的會給任何人折斷。你們如果同心協力，那就像五支箭似的緊固，不會給任何人折斷。」鐵木真道：「好，你還記得。後來怎樣？」札木合道：「後來她五個兒子同心協力，創下好大的基業，成為蒙古人的族祖。」鐵木真道：「是啊！咱倆也都是英雄豪傑，幹麼不把所有的蒙古人都集合在一起？自己不要你打我，我打你，大家同心協力的把大金國滅掉。」札木合驚道：「大金國兵多將廣，黃金遍地，糧如山積，蒙古人怎能惹他？」鐵木真哼了一聲，道：「那你是寧可大家受大金國欺壓的了？」札木合道：「大金國也沒欺壓咱們。大金國皇帝封了你做招討使。」鐵木真怒道：「初時我也還當大金國皇帝是好意，哪知他們貪得無厭，向咱們征索越來越厲害，要了牛羊，又要馬匹，現今還要咱們派戰士幫他打仗。大宋隔得咱們這麼遠，就算滅了大宋，占來的土地也都是大金的，咱們損傷戰士有什麼好處？牛羊不吃身邊的青草，卻翻山過去啃沙子，哪有這樣的蠢事？咱們要打，只打大金。」

　　札木合道：「王罕和桑昆都不肯背叛大金。」鐵木真道：「背叛，哼，背叛！那麼你呢？」札木合道：「我來求義兄不要發怒，把都史還給桑昆。由我擔保，桑昆一定放你們平安回去。」鐵木真道：「我不相信桑昆，也不相信你。」札木合道：「桑昆說，一個兒子死了，還可再生兩個；一個鐵木真死了，世上就永沒鐵木真了！不放都史，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鐵木真深知桑昆和札木合的為人，若是落入他二人手中，必然無倖，倘若王罕親自領軍，投降後尚有活命之望，當下舉刀在空中呼的一聲，劈了一刀，厲聲叫道：「寧戰死，不投降！世上只有戰死的鐵木真，沒有投降敵人的鐵木真！」札木合站起身來，道：「你把奪來的牛羊俘虜分給軍士，說是他們的私產，不是部族公有。各族族長都說你的做法不對，不合祖規。」鐵木真厲聲道：「可是年輕的戰士們個個都歡喜。族長們見到奪來的珍貴財物，說沒法子公平分給每一個人，於是就自己要了，拚命打仗的戰士都感到氣忿。咱們打仗，是靠那些又糊塗又貪心的族長呢，還是靠年輕勇敢的戰士？」札木合道：「鐵木真義兄，你一意孤行，不聽各部族長的話，可別說我忘恩負義。這些日子來，你不斷派人來誘惑我部下，要他們向你投靠，說你的部屬打仗時奪來的財物都是自有，不必大夥兒攤分。你當我不知嗎？」鐵木真心想：「你既已知道此事，我跟你更是永無和好之日。」從懷內摸出一個小包，擲在札木合身前，說道：「這是咱們三次結義之時你送給我的禮物，現今你收回去罷。待會你拿鋼刀斬在這裡。」說著伸手在自己脖子裡作勢一砍，說道：「殺的只是敵人，不是義兄。」歎道：「我是英雄，你也是英雄，蒙古草原雖大，卻容不下兩個英雄。」札木合拾起小包，也從懷裡掏出一個革制小囊，默默無言的放在鐵木真腳邊，轉身下山。鐵木真望著他的背影，良久不語，當下慢慢打開皮囊，倒出了幼時所玩的箭頭髀石，從前兩個孩子在冰上同玩的情景，一幕幕的在心頭湧現。他歎了一口氣，用佩刀在地下挖了一個坑，把結義的幾件禮物埋在坑裡。

　　郭靖在一旁瞧著，心頭也很沉重，明白鐵木真所埋葬的實是一份心中最寶貴的友情。

　　鐵木真站起身來，極目遠眺，但見桑昆和札木合部下所燃點的火堆，猶如天上繁星般照亮了整個草原，聲勢甚是浩大。他出了一會神，回過頭來，見郭靖站在身邊，問道：「你怕麼？」郭靖道：「我在想我媽。」鐵木真道：「嗯，你是勇士，是極好的勇士。」指著遠處點點火光，說道：「他們也都是勇士。咱們蒙古人有這麼多好漢，但大家總是不斷的互相殘殺。只要大家聯在一起，」眼睛望著遠處的天邊，昂然道：「咱們能把青天所有覆蓋的地方……都做蒙古人的牧場！」郭靖聽著這番抱負遠大、胸懷廣闊的說話，對鐵木真更是五體投地的崇敬，挺胸說道：「大汗，咱們能戰勝，決不會給膽小卑鄙的桑昆打敗。」

　　鐵木真也是神采飛揚的，說道：「對，咱們記著今兒晚上的話，只要咱們這次不死，我以後把你當親兒子一般看待。」說著將郭靖抱了一抱。說話之間，天色漸明，桑昆和札木合隊伍中號角嗚嗚嗚吹動。鐵木真道：「救兵不來啦，咱們今日就戰死在這土山之上。」只聽得敵車中兵戈鏗鏘，馬鳴蕭蕭，眼見就要發動拂曉攻擊。郭靖忽道：「大汗，我這匹紅馬腳力快極，你騎了回去，領兵來打，我們在這裡擋住敵兵。」鐵木真微笑，伸手撫了撫他頭，說道：「鐵木真要是肯拋下朋友部將，一人怕死逃走，那便不是你們的大汗了。」郭靖道：「是，大汗，我說錯了。」鐵木真與三子、諸將及親兵伏在土堆之後，箭頭瞄準了每一條上山的路徑。過了一陣，一面黃旗從桑昆隊伍中越眾而出，旗下三人連轡走到山邊，左是桑昆，右是札木合，中間一人赫然是大金國的六王子趙王完顏洪烈。他金盔金甲，左手象著擋箭的金盾，叫道：「鐵木真，你膽敢背叛大金嗎？」鐵木真的長子術赤對準了他嗖的一箭，完顏洪烈身旁縱出一人，一伸手把箭綽在手中，身手矯捷之極。完顏洪烈喝道：「去將鐵木真擒來。」四人應聲撲上山來。郭靖不覺一驚，見這四人使的都是輕身功夫，竟是武術好手，並非尋常戰士。四人奔到半山，哲別與博爾術等連珠箭如雨射下，都被他們用軟盾擋開。郭靖暗暗心驚：「我們這裡雖都是大將勇士，但決不能與武林的好手相敵，這如何是好？」一個黑衣中年男子縱躍上山，窩闊台挺刀攔住。那男子手一揚，一支袖箭打在他項頸之上，隨即舉起單刀砍下，忽覺白刃閃動，斜刺裡一劍刺來，直取他的手腕，竟是又狠又準。那人吃了一驚，手腕急翻，退開三步，瞧見一個粗眉大眼的少年仗劍擋在窩闊台的身前。他料不到鐵木真部屬中竟也有精通劍術之人，喝道：「你是誰？留下姓名。」說的卻是漢語。郭靖道：「我叫郭靖。」那人道：「沒聽見過！快投降吧。」郭靖遊目四顧，見其餘三人也已上山，正與赤老溫、博爾忽等短兵相接，白刃肉搏，當即挺劍向那單刀的刺去。那人橫刀擋開，刀厚力沉，與郭靖鬥在一起。

　　桑昆的部眾待要隨著衝上，木華黎把刀架在都史頸裡，高聲大叫：「誰敢上來，這就是一刀！」桑昆很是焦急，對完顏洪烈道：「六王爺，叫他們下來吧，咱們再想別法！別傷了我孩兒。」完顏洪烈微笑道：「放心，傷不了。」他有心要令鐵木真殺了都史，讓這兩部蒙古人從此結成死仇。

　　桑昆的部眾不敢上山，完顏洪烈手下四人卻已在山上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激烈。郭靖展開韓小瑩所授的「越女劍法」，劍走輕靈，與那使單刀的交上了手。數招一過，竟是迭遇凶險，那人刀厚力沉，招招暗藏內勁，實非庸手。江南六怪的武功既雜。見聞又廣，平日早將武林各家各派主要的招數與郭靖拆解過了，但這人刀法自成一格，眼見他自右劈來，中途不知怎麼一轉，刃鋒卻落在左邊。郭靖不住倒退，又拆數招，忽然心念一動：「大師父常說，交手時要制人而不可受制於人，現今我竭力招架，豈非受制於人？」見他舉刀砍來，竟自不避，右足曲為前弓，左手捏著劍訣，右手平膀順肘，橫劍向敵人急推，正是「十萬橫磨」之勢。那人見他似乎情急拚命，使的是兩敗俱傷的打法，倒是一驚，急忙回刀。郭靖硬爭先手，這一下得了勢，哪肯再松，長劍晃動，青光閃閃，劍尖在敵人身邊刺來劃去，招招不離要害。那人被他一輪急攻，倒鬧了個手忙足亂。這時他三個同伴已將鐵木真手下的將領打倒了四五人，見他落在下風，一個提著大槍縱身而上，叫道：「大師哥，我來助你。」那使單刀的自恃是武林好手，由完顏洪烈以重金聘來，今日首次出馬，在千軍之前、眾目睽睽之下，怎能對一個後生小輩認輸？怎肯讓師弟上前相助？喝道：「你在旁瞧看，看看大師兄的手段。」郭靖乘他說話分心，左膝一低，曲肘豎肱，一招「起鳳騰蛟」，刷的一聲，劍尖猛撩上來。那人向後急避，左袖已被劍鋒劃破。那使花槍的笑道：「來瞧大師哥的手段啊！」語氣中竟是頗有幸災樂禍之意，似乎殊以大師兄落敗出醜為喜。哲別等這時都圍在鐵木真周圍保護。衝上來的四人中餘下兩個一使鐵鞭，一人使一對短斧，見這些蒙古將軍各挺長矛，威風凜凜的聚在一起，倒也不敢貿然相攻，聽得二師哥叫喚，心想反正這些人逃不了，不如先瞧瞧熱鬧再說，當下縱身過來，三人站成一排，袖手看大師哥與郭靖相鬥。那使單刀的跳出圈子，喝道：「你是誰的門下？為什麼在這裡送死？」郭靖橫劍捏訣，學著師父們平日所教的江湖口吻，說道：「弟子是江南七俠門下，請教四位大姓高名。」這兩句話他學了已久，這時第一次才對人說，危急之中，居然並未忘記，只是把「高姓大名」說得顛倒了。那使單刀的向三個師弟望了一眼，轉頭說道：「我們姓名，說來諒你後生小輩也不知道，看刀！」揮刀斜劈下來。

　　郭靖和他打了這一陣，已知他功力在自己之上，但七師父所傳劍法極為精奇，鋒銳處敵人也十分忌憚，當下仍取搶攻，不向後退，見敵刀砍到，右足反而繞前避過，「探海斬蛟」，回鋒下插，逕攻敵人下盤。兩人一搭上手，轉眼間又拆了二三十招。這時山下數萬兵將、山上鐵木真諸人與攻上來的三人，個個目不轉瞬的凝神觀戰，那使單刀的一心要陣前顯威，好叫大金六太子另眼相看，抖擻精神，把一柄刀使得呼呼風響，眼見久鬥不下，心中焦躁起來，刀法愈來愈狠，忽地橫刀猛砍，向郭靖腰裡斫來。郭靖身子拗轉，「翻身探果」，撩向敵臂。那人眼見對手不避，反而回攻，心中大喜，心想待你劍到，我的刀早已砍進你身子之中了，當下並不變招，順勢力斫，眼見刀鋒及於敵腰。哪知郭靖內功已有根基，下盤不動，上盤不避，就是將腰向左一挪，陡然移開半尺，右手送出，一劍刺在那人胸口。

　　那人狂叫一聲，撤手拋刀，猛力揮掌把郭靖的長劍打落在地，這一劍便只刺入胸口半寸，總算逃得性命，但手掌卻已在劍鋒上割得鮮血淋漓，急忙跳開。

　　郭靖這一劍本可取他性命，終因經驗不足，未能得手，心中暗呼：「可惜，可惜！」忙俯身把敵人的單刀搶在手裡，只聽背後風響，哲別叫道：「小心後面！」郭靖也不回身，後腿向後反踢，踢開刺來的槍桿，乘勢一刀撩向敵手，這招正是南希仁所授外家「南山刀法」中的「燕子入巢」，這一腿踢出時眼睛不見，只要部位稍有不準，敵槍早已插入背心，這一踢卻是他練了幾百遍才練成的。

　　那使槍的喝一聲：「好！」槍上紅纓一震，抖起個碗大槍花，當胸刺到。郭靖一個「帶醉脫靴」，挺刀掛開，飛起右腳，踢向敵人手腕。那人只道郭靖劍法有獨得之秘，眼見他長劍脫手，忙搶上來動手，存心要撿個便宜，不料他武學甚廣，非拘一路，使起刀來也是頗為熟練，見郭靖飛腳踢來，雙手回槍裡縮，郭靖踏上一步，單刀已順著槍桿削了下來。那人在這桿槍上已用了二十多年苦功，師父又是武林中的佼佼健者，槍法實非等閒，當下盤打刺扎，紅纓閃動，與郭靖打了個難解難分。鬥到分際，郭靖見敵人槍力沉猛，每一招都在想將自己單刀砸飛，招術靈動，出槍甚快，顯然是想急切之間取勝，好在三軍陣前揚名露臉，是以一味貪速貪巧，但數十招之後，那人槍法已漸見澀滯。郭靖把「南山刀法」使發了，已不用顧盼擬合，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逢肯綮。只見他刀光閃閃，劈刺截掃，斬削砍剁，越鬥越是凌厲。四人中的大師兄本是單刀名家，在旁也看得暗暗心驚。

　　酣鬥中那人挺槍當胸刺來，郭靖一個「進步提籃」，左掌將槍推開。按照原來招數，推開敵槍之後，右足進步順手一刀，但他掌心與槍桿一觸到，立覺敵人抽槍竟不迅捷。他修習了兩年內功，身子感應迅敏之極，遠比他腦中想事為快，一覺有變，未及思索，左掌翻處，已用分筋錯骨手抓住槍桿，右手單刀不斬敵身，卻順著槍桿直削下去，敵人如不撤槍，十根手指無一能保。那人使勁奪槍，竟是紋絲不動，已自吃驚，突見刀鋒相距前手不到半尺，急忙鬆手，撤槍後退。原來江南六怪想到楊鐵心是名將楊再興的嫡派子孫，於楊家槍法必有獨到的造詣，丘處機將他子嗣訪到之後，除了傳授其他武功之外，對槍法一定特加注重，好教他不墮了祖宗的威名，是以南希仁在傳郭靖刀法時，於「單刀破槍」之術，督促他練得滾瓜爛熟。想不到這套刀法未在嘉興顯威，已先在漠北立功。郭靖取勝之後，精神一振，右手用力一揮，將單刀遠遠擲到了山下，挺槍而立。四人中的老四大聲吼叫，雙斧著地捲來。郭靖把槍使開了，那人雙斧怎搶得進去？武學家道：「一寸長，一寸強，一分短，一分險。」凡用短兵刃的，定要搶到敵人身邊肉搏，方能取勝。江南六怪既防到嘉興比武時對手擅用長槍，自然也命郭靖精研槍法，那是知己知彼之意。全金髮秤桿的打法本從槍中脫胎而來，因此郭靖的長槍是從六師父學的。有宋一代，軍中最為著重槍法，近如岳家槍法，那不必說了，北宋名將如楊業、呼延贊等都是使槍的英雄。這時郭靖所使的正是軍中流傳甚廣的呼延槍法。那人雙斧揮舞，斧口上白光閃爍，風聲呼呼，卻始終攻不進郭靖身旁一丈以內的圈子。其時郭靖防身有餘，但那人雙斧上功力甚深，要想傷他，卻也不易，再鬥數合，想起六師父所授的古怪法門，突然賣個破綻。那人大喜，好容易有這良機，豈肯放過，猛喝一聲，直撲到郭靖身邊，雙斧直上直下的砍將下來。郭靖橫槍擋格，喀喀兩聲，槍桿已被雙斧斬為三截。那人待要揮斧再斫，突覺小腹上一痛，已被郭靖一腳踢中，身子直飛出去，這時左手已收不住勁，順勢圈回，利斧竟往自己頭上斫去。四人中的三師兄急忙搶上，舉起鐵鞭在他斧上力架，噹的一聲，火星飛濺，那人利斧脫手，一交坐在地下，總算逃脫了性命，卻已嚇得面如土色。那人是個莽夫，一定神間，才知已然輸了，怒得哇哇大叫，拾起斧頭，又再撲上。郭靖手中沒了兵刃，雙掌一錯，以空手奪白刃之法和他拚鬥起來。那三師兄提起鐵鞭上前夾攻。

　　山下蒙古眾軍突然大聲鼓噪，呼喊怒罵。須知蒙古人生性質樸，敬重英雄好漢，眼見這四人用車輪戰法輪斗郭靖已自氣憤，再見二人夾擊，一個空手之人，實非大丈夫的行徑，都高聲吆喝，要那兩人住了。郭靖雖是他們敵人，大家反而為他吶喊助威。博爾忽、哲別兩人挺起長刀，加入戰團，對方旁觀的兩人也上前接戰。這兩位蒙古名將在戰陣中斬將奪旗，勇不可當；但小巧騰挪、撕奪截打的步戰功夫卻非擅長，仗著身雄力猛，勉強支持了數十招，終於兵刃被敵人雙雙砸落。郭靖見博爾忽勢危，縱身過去，發掌往使單刀的大師兄背上拍去。那人回刀截他手腕。郭靖手臂陡然縮轉，回肘撞向二師兄，又解救了哲別之危。

　　那四人均想：「咱們四兄弟今日折在你這小子手裡，以後怎能再在江湖上行走？怎能在六王子府中立足？」四人是一般的心思，決意要先殺了郭靖，當下不去理會兩個蒙古將軍，四人圍攻郭靖。山上山下蒙古兵將吶喊叫罵，更是厲害。那四人充耳不聞，那使槍的在地下拾起一枝長矛，刀矛鞭斧，齊往郭靖身上招呼。郭靖手中沒了兵刃，又受這四個好手夾擊，哪裡抵擋得住？只得展開輕身功夫，在四人兵刃縫中穿來插去。博爾術揚起了中長刀，叫道：「接刀！」揮手向郭靖擲去。郭靖縱身待接，卻被使鐵鞭的揮鞭將刀砸飛。那使雙斧的惱恨適才一踢之辱，不顧一切的雙斧當地捲來。郭靖縱躍避開，但頭上單刀也已砍到，身子急偏，閃過了這刀，左足踹落，正踹在使斧的頂門，就在這時，右邊大腿卻也中了一鞭。這一下痛入骨髓，幸好鐵鞭著隨時乘勢一讓，卸去了一半來勁，骨頭未斷，但足下踉蹌，險些摔倒。那使斧的拋去斧頭，雙手合圍，將郭靖兩腿抱住，牢牢不放。

　　郭靖立足不穩，跌倒在地，眼見白光閃動，頭頂刀鞭齊下，心知這次性命不保，突然間母親、七位恩師、馬鈺道長、義兄拖雷、義妹華箏的影子如閃電般在腦海中迅速閃過，俯身抓住那使斧的胸口，用力舉起，擋在自己身上。其餘三人投鼠忌器，忙收兵刃。郭靖左手扣住了敵人脈門，叫他動彈不得，右手叉住他的咽喉，自己蜷縮身子，躲在那人之下。那三人舉足往郭靖肩頭腳上猛踢，郭靖置之不理，心想：「我雖死了，也得扼死一個敵人抵數。」叉在他咽喉的手更加用力。這般蠻打，已全然沒了武術家數，然憑著一股剛勇狠勁，那三人一時卻也奈何他不得。

　　哲別等見郭靖被壓在底下，各挺兵刀來救。那使單刀的大師兄對兩個師弟道：「你們擋住韃子，我來殺這個雜種。」俯身下去，將刀尖對準郭靖露在外面的肩頭，右手運勁，挺刀插將下去。郭靖突覺肩頭疼痛，腰腿用勁，一個「懶驢打滾」，滾開兩丈。這時抱住他雙腿的那人已被他叉的喘氣不得，暈死過去。郭靖躍起身來，眼見敵人提刀趕來，待要抵敵，右腿鞭傷甚重，立足不穩，又自跌倒。

　　那人揮刀砍將下來，郭靖忽然想起，伸手在腰裡一帶，順勢抖出，已將護身軟鞭取在手中，仰天而臥，使開一路「金龍鞭法」，將各處要害防得風雨不透。馬王神韓寶駒身子矮短，專研攻敵下盤的法門，郭靖此時臥地而鬥，這套鞭法恰是得其所哉，使開來得心應手，那人狂呼怒罵，卻也無法傷他。拆了二十餘招，暈去的人醒了轉來，另外兩人也殺退蒙古將領，轉身再行圍攻郭靖，眼見情勢再緊，突然山下軍伍中一陣混亂，六個人東一穿西一插，奔上山來。桑昆和札木合的部下只道又是完顏洪烈的武士，再要上去圍攻郭靖，個個大聲咒罵。山上眾人待要射箭阻攔，哲別眼尖，已認出原來是郭靖的師父江南六怪到了，大聲叫道：「靖兒，你師父們來啦！」郭靖本已累得頭暈眼花，聽了這話，登時精神大振。

　　朱聰和全金髮最先上山，見郭靖躺在地下被四人夾擊，已是命在頃刻，如何不急？全金髮縱身上前，秤桿掠出，同時架開了四件兵刃，喝道：「要不要臉？」四人手上同時劇震，感到敵人功力遠在那少年之上，急忙躍開。朱聰將郭靖扶起，柯鎮惡等也已上山。全金髮罵道：「不知羞恥的匪徒，快滾下去吧。」那使單刀的大師兄眼見眾寡之勢突然倒轉，再動手必然不敵，但如逃下山去，那是顏面何存，如何還能在六太子府中耽下去？當下硬了頭皮，問道：「六位可是江南六怪嗎？」朱聰笑嘻嘻的道：「不錯，四位是誰？」那人道：「我們是鬼門龍王門下弟子。」柯鎮惡與朱聰等本以為他們合鬥郭靖，必是無名之輩，忽聽他們的師父是武林中成名人物鬼門龍王沙通天，都吃了一驚。柯鎮惡冷冷的道：「瞎充字號嗎？鬼門龍王是響噹噹的腳色，門下哪有你們這種不成器的傢伙！」使雙斧的撫著頸中被郭靖叉起的紅痕，怒道：「誰充字號來著？他是大師兄斷魂刀沈青剛，這是二師兄追命槍吳青烈，那是三師兄奪魄鞭馬青雄，我是喪門斧錢青健。」柯鎮惡道：「聽來倒似不假，那麼便是黃河四鬼了。你們在江湖上並非無名之輩，為什麼竟自甘下賤，四個鬥我徒兒一人。」

　　吳青烈強詞奪理，道：「怎麼是四個打一個？這裡不是還有許多蒙古人幫著他嗎？我們是四個鬥他們幾百個。」錢青健問馬青雄道：「三師哥，這瞎子大剌剌的好不神氣，是什麼傢伙？」這句話說得雖輕，柯鎮惡卻已聽見，心頭大怒，鐵杖在地下一撐，躍到他身旁，左手抓住他背心，提起來擲到山下。三鬼一驚，待要撲上迎敵，柯鎮惡身法如風，接連三抓三擲，旁人還沒看清楚怎的，三人都已被他擲向山下。山上山下蒙古兵將齊聲歡呼。黃河四鬼跌得滿頭滿臉的塵沙，個個腰酸背痛，滿腔羞愧的掙扎著爬起。

　　便在此時，忽然遠處塵頭大起，似有數萬人馬殺奔前來，桑昆隊伍陣腳登時鬆動。鐵木真見來了救兵，心中大喜，知道札木合治軍甚嚴，是能幹的將才，所部兵精，桑昆卻是藉著父親餘蔭，庸碌無能，當下指著桑昆的左翼，喝道：「向這裡衝！」哲別、博爾術、術赤、察合台四人當先衝下，遠處救兵齊聲吶喊。木華黎把都史抱在手裡，舉刀架在他項頸之中，大叫：「快讓路，快讓路！」桑昆見眾人衝下，正要指揮人馬攔截，眼見都史這等模樣，不禁呆住，心下躊躇，不知如何是好，轉眼之間，鐵木真等已衝到了眼前。哲別看準了桑昆腦門，發箭射去。桑昆突見箭到，忙向左閃避，那箭正中右腮，撞下馬去。眾兵將見主帥落馬，登時大亂。鐵木真直衝出陣，數千人吶喊追來，被哲別、博爾術、郭靖等一陣連珠箭射開。眾人且戰且走，奔出數里，只見塵頭起處，拖雷領兵趕到。王罕與札木合部下將士素來敬畏鐵木真，初時欺他人少，待見援軍大至，便紛紛勒馬回轉。原來拖雷年輕，又無鐵木真的令符，族長宿將都不聽他的調度，只得率領了數千名青年兵將趕來。拖雷甚有智計，眼見敵兵勢大，衝入救人必致覆沒，於是下令在每匹馬尾上縛了樹枝，遠遠望來塵沙飛揚，不知有多少人馬。鐵木真整軍回營，半路上遇到華箏又領了一小隊軍馬趕來。她見眾人無恙，心中大喜，咭咭咯咯的說個不停。

　　當晚鐵木真大犒將士，卻把都史請在首席坐了。眾人見狀，都是憤憤不平。鐵木真向都史敬了三杯酒，說道：「王罕義父、桑昆義兄對我恩重如山，雙方毫無仇怨，請你回去代我請罪。我再挑選貴重禮物來送給義父義兄，請他們不要介意。你回去之後，就預備和我女兒成親，咱兩家大宴各部族長，須得好好熱鬧一番。你是我的女婿，也就是我兒子，今後兩家務須親如一家，不可受人挑撥離間。」

　　都史蒙他不殺，已是意外之喜，當下沒口子的答應，只見鐵木真說話時右手撫住胸口，不住咳嗽，心想：「莫非他受了傷。」果聽鐵木真道：「今日這裡中了一箭，只怕得養上三個月方能痊癒，否則我該當親自送你回去才是。」說著右手從胸口衣內伸了出來，滿手都是鮮血。又道：「不用等我傷癒，你們就可成親，否則……否則就等太久了。」

　　諸將見大汗如此懦弱，畏懼王罕，仍是要將華箏嫁給都史，都感氣惱。一名千夫長的兒子是鐵木真的貼身衛士，昨晚於守禦土山時為桑昆部屬射殺，那千夫長這時怒火沖天，拔刀要去斫殺都史。鐵木真立命拿下，拖到帳前，當著都史之前打了四十下軍棍，直打得他全身鮮血淋漓，暈了過去。鐵木真喝道：「監禁起來，三日之後，全家斬首。」次日一早，鐵木真備了兩車黃金貂皮厚禮，一千頭肥羊，一百匹良馬，派了五十名軍士護送都史回去，又派一名能言善道的使者，命他向王罕及桑昆鄭重謝罪。送別之時，鐵木真竟然不能乘馬，躺在擔架之上，上氣不接下氣的與都史道別。等他去了八日，鐵木真召集諸將，說道：「大家集合部眾，咱們出發去襲擊王罕。」諸將相顧愕然，鐵木真道：「王罕兵多，咱們兵少，明戰不能取勝，必須偷襲。我放了都史，贈送厚禮，再假裝胸口中箭，受了重傷，那是要他們不作提防。」諸將俱都拜服。鐵木真這時才下令釋放那名千夫長，厚加賞賜。那千夫長聽說去打王罕、桑昆，雀躍不已，伏地拜謝，求為前鋒。鐵木真允了。當下兵分三路，晝停夜宿，繞小路從山谷中行軍，遇到牧人，盡數捉了隨軍而行，以免洩露軍機。

　　王罕和桑昆本來生怕鐵木真前來報仇，日日嚴加戒備，待見都史平安回來，還攜來重禮，既聽鐵木真的使者言辭極盡卑屈，又知鐵木真受了重傷，登時大為寬心，撤了守軍，連日與完顏洪烈、札木合在帳中飲宴作樂。哪知鐵木真三路兵馬在黑夜中猶如天崩地裂般衝殺進來。王罕、札木合聯軍雖然兵多，但慌亂之下，士無鬥志，登時潰不成軍。王罕、桑昆倉皇逃向西方，後來分別為乃蠻人和西遼人所殺。都史在亂軍中被馬蹄踏成了肉泥。黃河四鬼奮力突圍，保著完顏洪烈連夜逃回中都去了。札木合失了部眾，帶了五名親兵逃到唐努山上，那五名親兵乘他吃羊肉時將他擒住，送到鐵木真帳中來。鐵木真大怒，喝道：「親兵背叛主人，這種不義之人，留著何用？」下令將五名親兵在札木合之前斬下首級，轉頭對札木合道：「咱倆還是做好朋友罷？」札木合流淚道：「義兄雖然饒了我性命，我也再沒臉活在世上，只求義兄賜我不流血而死，使我靈魂不隨著鮮血而離開身體。」鐵木真黯然良久，說道：「好，我賜你不流血而死，把你葬在我倆幼時一起遊玩的地方。」札木合跪下行禮，轉身出帳。

　　數日之後，鐵木真在斡難河源大會各族部眾，這時他威震大漠，篆古各族牧民戰士，無不畏服。王罕與札木合的部眾也盡皆歸附。在大會之中，眾人推舉鐵木真為全蒙古的大汗，稱為「成吉思汗」，那是與大海一般廣闊強大的意思。成吉思汗大賞有功將士，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四傑，以及哲別、者勒米、速不台等大將，都封為千夫長。郭靖這次立功極偉，竟也被封千夫長，一個十多歲的少年，居然得與諸大功臣名將並列。

　　在慶功宴中，成吉思汗受諸將敬酒，喝得微醺，對郭靖道：「好孩子，我再賜你一件我最寶貴的物事。」郭靖忙跪下謝賞。成吉思汗道：「我把華箏給你，從明天起，你是我的金刀駙馬。」眾將轟然歡呼，紛紛向郭靖道賀，大呼：「金刀駙馬，好，好，好！」拖雷更是高興，一把摟住了義弟不放。郭靖卻呆在當地，做聲不得。他向來把華箏當作親妹子一般，實無半點兒女私情，數年來全心全意的練武，心不旁騖，哪裡有過絲毫綺念？這時突然聽到成吉思汗這幾句話，登時茫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眾人見他傻楞楞的發呆，都轟然大笑起來。酒宴過後，郭靖忙去稟告母親。李萍沉吟良久，命他將江南六怪請來，說知此事。

　　六怪見愛徒得大汗器重，都向李萍道喜。李萍默然不語，忽地跪下，向六人磕下頭去。六怪大驚，都道：「嫂子有何話請說，何必行此大禮？」韓小瑩忙伸手扶起。

　　李萍道：「我孩兒承六位師父教誨，今日得以成人。小女子粉身碎骨，難報大恩大德。現下有一件為難之事，要請六位師父作主。」當下把亡夫昔年與義弟楊鐵心指腹為婚之事說了，最後道：「大汗招我兒為婿，自是十分榮耀之事，不過倘若楊叔叔遺下了一個女孩，我不守約言，他日九泉之下，怎有臉去見我丈夫和楊叔叔？」

　　朱聰微笑道：「嫂子卻不必擔心，那位楊英雄果然留下了後嗣，不過不是女兒，卻是男子。」李萍又驚又喜，忙問：「朱師父怎地知道？「朱聰道：「中原一位朋友曾來信說及，並盼望我們把靖兒帶到江南，和那位姓楊的世兄見面，大家切磋一下功夫。」原來江南六怪於如何與丘處機賭賽的情由，始終不對李萍與郭靖說知。郭靖問起那小道士尹志平的來歷，六怪也含糊其辭，不加明言。六人深知郭靖天性厚道，若是得悉楊康的淵源，比武時定會手下留情，該勝不勝，不該敗反敗，不免誤了大事。李萍聽了朱聰之言，心下大喜，細問楊鐵心夫婦是否尚在人世，那姓楊的孩子人品如何，江南六怪卻均不知。當下李萍與六怪商定，由六怪帶同郭靖到江南與楊鐵心的子嗣會面，並設法找尋段天德報仇，回來之後，再和華箏成親。郭靖去向成吉思汗請示。成吉思汗道：「好，你就到南方去走一遭，把大金國六皇子完顏洪烈的腦袋給我提來。義弟札木合和我失和，枉自送了性命，全因完顏洪烈這廝而起。去幹這件大事，你要帶多少名勇士？」他混一蒙古諸部，眼前強敵，僅餘大金，料知遲早不免與之一戰。他與完顏洪烈數次會面，知道此人精明能幹，於己大大不利，最好能及早除去。至於他與札木合失和斷義，真正原因還在自己改變祖法、分配財物以歸戰士私有、並勸誘札木合的部屬歸附於己，只是他與札木合結義多年，眾所周知，此時正好將一切過錯盡數推在大金國與完顏洪烈頭上。

　　郭靖自小聽母親講述舊事，向來對大金國十分憎恨，這次與完顏洪烈手下的黃河四鬼惡鬥，又險些命喪其手，聽了成吉思汗的話後，心想：「只要六位師父相助，大事必成，多帶不會高來高去的勇士，反而礙事。」說道：「孩兒有六位師父同去，不必再帶武士。」

　　成吉思汗道：「很好，咱們兵力尚弱，還不是大金國敵手，你千萬不可露了痕跡。」郭靖點頭答應。成吉思汗當下賞了十斤黃金，作為盤纏，又把從王罕那裡搶來的金器珍寶贈了一批給江南六怪。拖雷、哲別等得知郭靖奉命南去，都有禮物贈送。拖雷道：「安答，南人說了話常常不算的，你可得小心，別上了當。」郭靖點頭答應。

　　第三日一早，郭靖隨同六位師父到張阿生墓上去磕拜了，與母親灑淚而別，向南進發。李萍眼望著小紅馬上兒子高大的背影，在大漠上逐漸遠去，想起當年亂軍中產子的情景，不禁又是歡喜，又是心酸。郭靖走出十餘里，只見兩頭白雕在空中盤旋飛翔，拖雷與華箏並騎馳來送行。拖雷又贈了他一件名貴的貂裘，通體漆黑，更無一根雜毛，那也是從王罕的寶庫中奪來的。華箏知道父親已把自己終身許配給他，雙額紅暈，脈脈不語。拖雷笑道：「妹子，你跟他說話啊！我不聽就是。」說著縱馬走開。華箏側過了頭，想不出說什麼話好，隔了一陣，才道：「你早些回來。」郭靖點頭，問道：「你還要跟我說什麼？」華箏搖搖頭。郭靖道：「那麼我要去了。」華箏低頭不語。郭靖從馬上探過身去，伸臂輕輕的抱她一抱，馳到拖雷身邊，也和他抱了抱，催馬追向已經走遠的六位師父。華箏見他硬繃繃的全無半點柔情蜜意。既訂鴛盟，復當遠別，卻仍與平時一般相待，心中很不樂意，舉起馬鞭，狂打猛抽，只把青驄馬身上打得條條血痕。

## 第07回　比武招親

　　江南六怪與郭靖曉行夜宿，向東南進發，在路非止一日，過了大漠草原。這天離張家口已不在遠。郭靖初履中土，所有景物均是生平從所未見，心情甚是舒暢，雙腿一夾，縱馬疾馳，只覺耳旁呼呼風響，房屋樹木不住倒退。直到小紅馬一口氣奔到了黑水河邊，他才在路旁一家飯店歇馬，等候師父。他見小紅馬這次長途疾馳，肩胛旁滲出了許多汗水，心下憐惜，拿了汗巾給馬抹拭，一縮手間，不覺大吃一驚，只見汗巾上全是殷紅的血漬，再在紅馬右肩上一抹，也是滿肩的鮮血。他嚇得險些流淚，自怨這番不惜馬力的大跑，這匹駿馬只怕是生生的給自己毀了，抱住馬頸不住的慰藉，但那馬卻仍是精神健旺，全無半分受傷之象。

　　郭靖只盼三師父韓寶駒趕快到來，好給他愛馬治傷，不住伸長了脖子向來路探望，忽聽得一陣悠揚悅耳的駝鈴之聲，四匹全身雪白的駱駝從大道上急奔而來。每匹駱駝上都乘著一個白衣男子。他一生長於大漢，可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駱駝，不覺伸長了脖子，瞪眼凝視，只見四個乘客都是二十二三歲年紀，眉清目秀，沒一個不是塞外罕見的美男子。那四人躍下駝背，走進飯店，身法都頗利落。郭靖見四人一色白袍，頸中都翻出一條珍貴的狐裘，不禁瞧得呆了。一個白衣人被郭靖看得不好意思，一陣紅暈湧上臉頰，低下了頭。另一個卻向郭靖怒目喝道：「楞小子，瞧什麼？」郭靖一驚，忙把頭轉了開去，只聽那四人低聲說了一陣子話，齊聲嘻笑，隱隱聽得一人笑道：「恭喜，恭喜，這傻小子瞧中你啦！」郭靖知道他們在嘲笑自己，不覺羞慚難當，耳根一陣發熱，正打不定主意是否要起身走出飯店，忽見韓寶駒騎了追風黃奔到。他忙搶上去把紅馬肩上出血的事說了。韓寶駒奇道：「有這等事？」走到紅馬身旁，在馬肩上抹了幾把，伸手映在日光下一看，哈哈大笑，說道：「這不是血，是汗！」郭靖一愕，道：「汗？紅色的汗？」韓寶駒道：「靖兒，這是一匹千年難逢的汗血寶馬啊。」

　　郭靖聽說愛馬並非受傷，心花怒放，道：「三師父，怎麼馬兒的汗跟血一樣？」韓寶駒道：「我曾聽先師說道，西域大宛有一種天馬，肩上出汗時殷紅如血，脅如插翅，日行千里。然而那只是傳說而已，誰都沒有見過，我也不大相信，不料竟會給你得到了。」說話之間，柯鎮惡等也已馳到。朱聰飽讀詩書，搖頭晃腦的說道：「那在史記和漢書上都寫得明明白白的。當年博望候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宛國貳師城見了汗血寶馬，回來奏知漢武帝。皇帝聽了，欣羨異常，命使者帶了黃金千斤，又鑄了一匹與真馬一般大的金馬，送到大宛國去，求換一匹汗血寶馬。那大宛國王言道：『貳師天馬，乃大宛國寶，不能送給漢人。』那漢使自居是天朝上國的使者，登時大怒，在大宛王朝廷上出口無狀，椎破金馬。大宛王見漢使無禮，命人殺死使者，將黃金和金馬都奪了去。」

　　郭靖「啊」了一聲，見朱聰舉碗喝茶，忙問：「後來怎樣？」四個白衣人也出了神，側耳傾聽朱聰講寶馬的故事。朱聰喝了一口茶，說道：「三弟，你是養馬名家，可知道那寶馬從何而來？」韓寶駒道：「我曾聽先師說，那是家馬與野馬交配而生。」朱聰道：「不錯，據史書上說，貳師城附近有一座高山，山上生有野馬，奔躍如飛，無法捕捉。大宛國人生了一個妙計，春天晚上把五色母馬放在山下。野馬與母馬交配了，生下來就是汗血寶馬了。靖兒，你這匹小紅馬，只怕是從大宛國萬里而來的呢。」

　　韓小瑩要聽故事，問道：「漢武帝得不到寶馬，難道就此罷手了不成？」朱聰道：「他怎肯罷手？當下發兵數萬，令大將李廣利統率，到大宛國貳師城取馬，為了志在必得，把李廣利封為貳師將軍。但從長安到大宛國，西出嘉峪關後一路都是沙漠，無糧無水，途中士兵死亡枕藉，未到大宛，軍隊已只剩下了三成。李廣利兵困馬乏，一戰不利，退回敦煌，向皇帝請援。漢武帝大怒，命使者帶劍守在玉門關，下旨言道：遠征兵將，有敢進關者一概斬首。李廣利進退不得，只得留在敦煌。」說到這裡，只聽得駝鈴悠揚，又有四人騎了白駱駝到來，下駝進店。郭靖見這四人也都是身披白袍、頸圍貂裘的美貌少年，更感驚奇。這四人與先前四人坐在一桌，要了飯菜。

　　朱聰繼續講下去：「漢武帝心想，寶馬得不到，還喪了數萬士卒，豈不是讓外國看輕了我大漢天子？於是大發邊騎，一共二十餘萬人，牛馬糧草，不計其數，還怕兵力不足，又下旨令全國犯罪小吏、贅婿、商人，一概從軍出征，弄得天下騷然。還封了兩名著名的馬師做大官，一個官拜驅馬校尉，一個官拜執馬校尉，只待破了大宛，選取駿馬。六弟，漢朝重農輕商，你若生在漢武帝時可就倒了大霉，三弟卻可官拜驅馬校尉、執馬校尉了，哈哈！」

　　韓小瑩問道：「贅婿又犯了什麼罪？」

　　朱聰道：「若不是貧窮無告之人，誰肯去做贅婿？強征贅婿去遠征，便是欺壓窮人了。那李廣利帶了大軍，圍攻大宛城四十餘日，殺死大宛兵將無數。大宛的眾貴人害怕了，斬了國王的頭投降，獻出寶馬。李廣利凱旋回京，皇帝大喜，封他為海西侯，軍官各有封賞。為了這幾匹汗血寶馬，天下不知死了多少人，耗費了多少錢財。當日漢武帝大宴群臣，做了一首天馬之歌，說道：『大一貢兮天馬下，露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這詩是說，只有天上的龍，才配與這天馬做朋友呢。」

　　八個白衣人聽他說著故事，不住轉頭打量門外的小紅馬，臉上滿是欣羨之色。朱聰道：「殊不知這大宛天馬的驍健，全由野馬而來。漢武帝以傾國之力得了幾匹汗血寶馬，但沒貳師城外高山上的野馬與之交配，傳了數代，也就不怎麼神駿，身上也滲不出紅汗了。」朱聰說完故事，七人談談說說，吃起麵條來。八個白衣人悄聲議論。柯鎮惡耳朵極靈，雖然雙方座頭相隔頗遠，仍然聽得清清楚楚，只聽一人道：「要動手馬上就干，給他上了馬，怎麼還追得上？」另一人道：「這裡人多，他又有同伴。」一人道：「他們敢來攔阻，一起殺了。」柯鎮惡吃了一驚：「這八個女子怎地如此狠毒？」當下絲毫不動聲色，自管稀哩呼嚕的吃麵。只聽一人道：「咱們把這寶馬獻給少主，他騎了上京，那就更加大大露臉了，叫什麼參仙老怪、靈智上人他們再也逞不出威風。」柯鎮惡曾聽過靈智上人的名頭，知道他是西藏密宗的著名人物，以「大手印」武功馳名西南，參仙老怪卻不知是何等樣人物。又聽另一人道：「這幾日道上撞見了不少黑道上的傢伙，都是千手人屠彭連虎的手下，他們也必都是去京裡聚會的。這匹好馬要是給他們撞見了，還有咱們的份兒嗎？」柯鎮噁心中一凜，他知彭連虎是河北、山西一帶的悍匪，手下嘍囉甚多，聲勢浩大，此人行事毒辣，殺人如麻，是以綽號叫做「千手人屠」，尋思：「這些厲害的大頭子到京裡聚會，去幹什麼？這八個女子又是什麼來頭？」

　　只聽她們低聲商量了一陣，決定先出鎮甸，攔在路上，下手奪郭靖的寶馬。但此後這八個女子嘰嘰喳喳談的都是些風流之事，什麼「少主」最喜歡你啦，什麼「少主」這時一定在想你啦。柯鎮惡皺起眉頭，甚是不耐，但言語傳進耳來，卻又不能不聽。只聽一名女子道：「咱們把這匹汗血寶馬拿去獻給少主，你猜他會獎賞什麼？」另一人笑道：「要你多陪他幾晚哪！」先一人嬌嗔不依，起身扭打，八人咭咭咯咯的笑成一團。又一人道：「大家別太放肆啦，小心露了行藏。對方看來也不是好相與的。」又一人低聲道：「那個女子身上帶劍，定然會武，生得可俊，要是年輕了十歲，少主見了不害相思病才怪呢。」柯鎮惡知她說的是韓小瑩，心中怒氣勃發，心想這什麼「少主」一定不是個好東西。耳聽得八個女子吃了麵點，匆匆跨上白駝，出店而去。柯鎮惡聽他們去遠，說道：「靖兒，你瞧這八個女子功夫怎樣？」郭靖奇道：「女子？」柯鎮惡道：「怎麼？」朱聰道：「她們男裝打扮，靖兒沒瞧出來，是不是？」柯鎮惡道：「有誰知道白駝山麼？」朱聰等都說沒聽見過。柯鎮惡把剛才聽見的話說了一遍。朱聰等聽這幾個女子膽大妄為，竟要來泰山頭上動土，都覺好笑。韓小瑩道：「其中有兩個女子高鼻碧眼，卻不是中土人民。」韓寶駒道：「是啊，這樣全身純白的駱駝也只西域才有。」柯鎮惡道：「奪馬事小，但她們說有許多厲害腳色要到北京聚會，中間必有重大圖謀，多半要不利於大宋，說不定要害死我千千萬萬漢人百姓。既讓咱們撞見了，可不能不理。」全金髮道：「只是嘉興比武之期快到，不能再有耽擱。」六人躊躇半晌，都覺事在兩難。

　　南希仁忽道：「靖兒先去！」韓小瑩道：「四哥說要靖兒獨自先去嘉興，咱們探明這事之後再行趕去？」南希仁點了點頭。朱聰道：「不錯，靖兒也該一人到道上歷練歷練了。」郭靖聽說要與眾師父分手，很是依依不捨。柯鎮惡斥道：「這麼大了，還是小孩子一樣。」韓小瑩安慰他道：「你先去等我們，不到一個月，我們也跟著來了。」朱聰道：「嘉興比武之約，我們迄今沒跟你詳細說明。總而言之，三月廿四中午，你必須趕到嘉興府醉仙酒樓，便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失約不到。」郭靖答應了。柯鎮惡道：「那八個女子要奪你馬，不必跟她們動手，你馬快，她們追趕不上。你有要事在身，不可旁生枝節。」韓寶駒道：「這些女人要是膽敢作惡，江南七怪也決不能放過了。」張阿生逝世已十多年，但六怪說到什麼事，總仍是自稱「江南七怪」，從不把這位兄弟除開不算。

　　當下郭靖向六位師父辭別。六怪日前見他獨鬥黃河四鬼，已能善用所傳武藝，這次放他獨行，一則是所聽到的訊息只怕事關重大，若是置之不理，於心不安；二則也是讓他孤身出去闖蕩江湖，得些經歷，那是任何師父所不能傳授的。各人臨別之時又都囑咐了幾句，南希仁便和往常一般，逢到輪流說話，總是排在最後，當下說了四個字：「打不過，逃！」他深知郭靖生性倔強，寧死不屈，要是遇上高手，動手時一味蠻鬥狠拚，非送命不可，是以教了他這意味深長的四字訣。朱聰道：「武學無底，山外有山，人上有人。恁你多大的本事，也不能天下無敵。大丈夫能屈能伸，當真遇上了危難，須得忍一時之氣，這叫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卻不是膽小怕死。倘若對手人多，眾寡不敵，更不能徒逞血氣之勇。四師父這句話，你要記住了！」

　　郭靖點頭答應，向六位師父磕了頭，上馬向南而去。十多年來與六位師父朝夕與共，一旦分別，在馬上不禁流下淚來，想起母親孤身留在大漠，雖有成吉思汗、拖雷等人照料，衣食自必無缺，但終究寂寞，心中又是一陣難過。馳出十餘里，地勢陡高，道旁高山夾峙，怪石嵯峨，郭靖初次出道，見了這險惡形勢不覺暗暗心驚，手按劍柄，凝神前望，心想：「三師父見了我這副慌慌張張的模樣，定要罵我沒用了。」這時道路愈來愈窄，轉過一個山坳，突見前面白濛濛的一團，正是四個男裝白衣女子騎在白駱駝上，攔於當路。郭靖心中突的一跳，遠遠將馬勒住，高聲叫道：「勞駕哪，借光借光。」四個女子哈哈大笑。一人笑道：「小伙子，怕什麼？過來喲，又不會吃了你的。」郭靖臉上一陣發燒，不知如何是好，是跟她們善言相商呢，還是衝過去動武？

　　只聽另一個女子笑道：「你的馬不壞啊，來。給我瞧瞧。」聽她語氣，全是對小孩子說話的聲口。郭靖心中有氣，眼見身右高山壁立，左邊卻是望不見底的峽谷，雲氣濛濛，不知多深，不禁膽寒，心想：「大師父叫我不必動手。我放馬疾衝過去，她們非讓路不可。」一提韁，雙腿一夾，紅馬如一支箭般向前衝去。郭靖提劍在手，揚聲大叫：「馬來啦，快讓路！有誰給撞下山谷去可不關我事！」那馬去得好快，轉眼間已奔到四女跟前。一個白衣女子躍下駝背，縱身上來，伸身便來扣紅馬的轡頭。紅馬一聲長嘶，忽地騰空躍起，竄過四匹駱駝。郭靖在半空猶如騰雲駕霧一般，待得落下，已在四女身後。這一下不但四女吃驚，連郭靖也是大感意外。

　　只聽得一女嬌聲怒叱，郭靖回過頭來，只見兩件明晃晃的暗器撲面飛來。他初闖江湖，牢記眾師父的囑咐，事事小心謹慎，只怕暗器有毒，不敢伸手徑接，除下頭上皮帽，扭身兜去，將兩件暗器都兜在帽裡，遙聽得兩個女子齊聲讚道：「好功夫。」

　　郭靖低頭看時，見帽裡暗器是兩隻銀梭，梭頭尖利，梭身兩旁極為鋒銳，打中了勢必喪命。他心中有氣：「大家無冤無仇，你們不過看中我一匹馬，就要傷人性命！」他把銀梭收入衣囊，生怕另外四個白衣女子在前攔阻，當即縱馬疾馳，不到一個時辰，已奔出七八十里，幸喜始終沒見另外四女，想是雖然埋伏道旁，卻給他快馬奔馳，疾竄而過，不及邀擊。他休息片刻，上馬又行，天色未黑，已到了張家口，算來離那些白衣女子已有三日行程，她們再也追不上了。張家口是南北通道，塞外皮毛集散之地，人煙稠密，市肆繁盛。郭靖手牽紅馬，東張西望，他從未到過這般大城市，但見事事透著新鮮，來到一家大酒店之前，腹中飢餓，便把馬繫在門前馬樁之上，進店入座，要了一盤牛肉，兩斤麵餅，大口吃了起來。他胃口奇佳，依著蒙古人的習俗，抓起牛肉麵餅一把把往口中塞去。正自吃得痛快，忽聽店門口吵嚷起來。他掛念紅馬，忙搶步出去，只見那紅馬好端端的在吃草料。兩名店伙卻在大聲呵斥一個衣衫襤褸、身材瘦削的少年。那少年約莫十五六歲年紀，頭上歪戴著一頂黑黝黝的破皮帽，臉上手上全是黑煤，早已瞧不出本來面目，手裡拿著一個饅頭，嘻嘻而笑，露出兩排晶晶發亮的雪白細牙，卻與他全身極不相稱。眼珠漆黑，甚是靈動。

　　一個店伙叫道：「幹麼呀？還不給我走？」那少年道：「好，走就走。」剛轉過身去，另一個店伙叫道：「把饅頭放下。」那少年依言將饅頭放下，但白白的饅頭上已留下幾個污黑的手印，再也發賣不得。一個夥計大怒，出拳打去，那少年矮身躲過。郭靖見他可憐，知他餓得急了，忙搶上去攔住，道：「別動粗，算在我帳上。」撿起饅頭，遞給少年。那少年接過饅頭，道：「這饅頭做得不好。可憐東西，給你吃罷！」丟給門口一隻癩皮小狗。小狗撲上去大嚼起來。

　　一個店伙歎道：「可惜，可惜，上白的肉饅頭餵狗。」郭靖也是一楞，只道那少年腹中飢餓，這才搶了店家的饅頭，哪知他卻丟給狗子吃了。郭靖回座又吃。那少年跟了進來，側著頭望他。郭靖給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招呼道：「你也來吃，好嗎？」那少年笑道：「好，我一個人悶得無聊，正想找伴兒。」說的是一口江南口音。郭靖之母是浙江臨安人，江南六怪都是嘉興左近人氏，他從小聽慣了江南口音，聽那少年說的正是自己鄉音，很感喜悅。那少年走到桌邊坐下，郭靖吩咐店小二再拿飯菜。店小二見了少年這副骯髒窮樣，老大不樂意，叫了半天，才懶洋洋的拿了碗碟過來。那少年發作道：「你道我窮，不配吃你店裡的飯菜嗎？只怕你拿最上等的酒菜來，還不合我的胃口呢。」店小二冷冷的道：「是麼？你老人家點得出，咱們總是做得出，就只怕吃了沒人回鈔。」那少年向郭靖道：「任我吃多少，你都作東嗎？」郭靖道：「當然，當然。」轉頭向店小二道：「快切一斤牛肉，半斤羊肝來。」他只道牛肉羊肝便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又問少年：「喝酒不喝？」那少年道：「別忙吃肉，咱們先吃果子。喂夥計，先來四乾果、四鮮果、兩鹹酸、四蜜餞。」店小二嚇了一跳，不意他口出大言，冷笑道：「大爺要些什麼果子蜜餞？」那少年道：「這種窮地方小酒店，好東西諒你也弄不出來，就這樣吧，乾果四樣是荔枝、桂圓、蒸棗、銀杏。鮮果你揀時新的。鹹酸要砌香櫻桃和姜絲梅兒，不知這兒買不買到？蜜餞嗎？就是玫瑰金橘、香藥葡萄、糖霜桃條、梨肉好郎君。」店小二聽他說得十分在行，不由得收起小覷之心。那少年又道：「下酒菜這裡沒有新鮮魚蝦，嗯，就來八個馬馬虎虎的酒菜吧。」店小二問道：「爺們愛吃什麼？」少年道：「唉，不說清楚定是不成。八個酒菜是花炊鵪子、炒鴨掌、雞舌羹、鹿肚釀江瑤、鴛鴦煎牛筋、菊花兔絲、爆獐腿、薑醋金銀蹄子。我只揀你們這兒做得出的來點，名貴點兒的菜餚嘛，咱們也就免了。」店小二聽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等他說完，道：「這八樣菜價錢可不小哪，單是鴨掌和雞舌羹，就得用幾十隻雞鴨。」少年向郭靖一指道：「這位大爺做東，你道他吃不起嗎？」店小二見郭靖身上一件黑貂甚是珍貴，心想就算你會不出鈔，把這件黑貂皮剝下來抵數也儘夠了，當下答應了，再問：「夠用了嗎？」少年道：「再配十二樣下飯的菜，八樣點心，也就差不多了。」店小二不敢再問菜名，只怕他點出來採辦不到，當下吩咐廚下揀最上等的選配，又問少年：「爺們用什麼酒？小店有十年陳的三白汾酒，先打兩角好不好？」少年道：「好吧，將就對付著喝喝！」不一會，果子蜜餞等物逐一送上桌來，郭靖每樣一嘗，件件都是從未吃過的美味。那少年高談闊論，說的都是南方的風物人情，郭靖聽他談吐雋雅，見識淵博，不禁大為傾倒。他二師父是個飽學書生，但郭靖傾力學武，只是閒時才跟朱聰學些粗淺文字，這時聽來，這少年的學識似不在二師父之下，不禁暗暗稱奇，心想：「我只道他是個落魄貧兒，哪知學識竟這麼高。中土人物，果然與塞外大不相同。」再過半個時辰，酒菜擺滿了兩張拼起來的桌子。那少年酒量甚淺，吃菜也只揀清淡的夾了幾筷，忽然叫店小二過來，罵道：「你們這江瑤柱是五年前的宿貨，這也能賣錢？」掌櫃的聽見了，忙過來陪笑道：「客官的舌頭真靈。實在對不起。小店沒江瑤柱，是去這裡最大的酒樓長慶樓讓來的。通張家口沒新鮮貨。」那少年揮揮手，又跟郭靖談論起來，聽他說是從蒙古來，就問起大漠的情景。郭靖受過師父囑咐，不能洩露自己身份，只說些彈兔、射鵰、馳馬、捕狼等諸般趣事。那少年聽得津津有味，聽郭靖說到得意處不覺拍手大笑，神態甚是天真。郭靖一生長於沙漠，雖與拖雷、華箏兩個小友交好，但鐵木真愛惜幼子，拖雷常跟在父親身邊，少有空閒與他遊玩。華箏則脾氣極大，郭靖又不肯處處遷就順讓，儘管常在一起玩耍，卻動不動便要吵架，雖然一會兒便言歸於好，總是不甚相投，此時和這少年邊吃邊談，不知如何，竟是感到了生平未有之喜。他本來口齒笨拙，不善言辭，通常總是給別人問到，才不得不答上幾句，韓小瑩常笑他頗有南希仁惜言如金之風，是四師父的入室子弟，可是這時竟說得滔滔不絕，把自己諸般蠢舉傻事，除了學武及與鐵木真有關的之外，竟一古腦兒的都說了出來，說到忘形之處，一把握住了少年的左手。一握了下，只覺他手掌溫軟嫩滑，柔若無骨，不覺一怔。那少年低低一笑，俯下了頭。郭靖見他臉上滿是煤黑，但頸後膚色卻是白膩如脂、肌光勝雪，微覺奇怪，卻也並不在意。那少年輕輕掙脫了手，道：「咱們說了這許久，菜冷了，飯也冷啦！」郭靖道：「是，冷菜也好吃。」那少年搖搖頭。郭靖道：「那麼叫熱一下吧。」那少年道：「不，熱過的菜都不好吃。」把店小二叫來，命他把幾十碗冷菜都撤下去倒掉，再用新鮮材料重做熱菜。酒店中掌櫃的、廚子、店小二個個稱奇，既有生意，自然一一照辦。蒙古人習俗，招待客人向來傾其所有，何況郭靖這次是平生第一次使錢，渾不知銀錢的用途，但就算知道，既和那少年說得投契，心下不勝之喜，便多花十倍銀錢，也絲毫不會放在心上。等到幾十盆菜餚重新擺上，那少年只吃了幾筷，就說飽了。店小二心中暗罵郭靖：「你這傻蛋，這小子把你冤上啦。」一會結帳，共是一十九兩七錢四分。郭靖摸出一錠黃金，命店小二到銀鋪兌了銀子付帳。

　　出得店來，朔風撲面。那少年似覺寒冷，縮了縮頭頸，說道：「叨擾了，再見罷。」郭靖見他衣衫單薄，心下不忍，當下脫下貂裘，披在他身上，說道：「兄弟，你我一見如故，請把這件衣服穿了去。」他身邊尚剩下四錠黃金，取出兩錠，放在貂裘的袋中。那少年也不道謝，披了貂裘，飄然而去。那少年走出數十步，回過頭來，見郭靖手牽著紅馬，站在長街上兀自望著自己，呆呆出神，知他捨不得就此分別，向他招了招手。郭靖快步過去，道：「賢弟可還缺少什麼？」那少年微微一笑，道：「還沒請教兄長高姓大名。」郭靖笑道：「真是的，這倒忘了。我姓郭名靖。兄弟你呢？」那少年道：「我姓黃，單名一個蓉字。」郭靖道：「你要去哪裡？若是回南方，咱們結伴同行如何？」黃蓉搖頭道：「我不回南方。」忽然說道：「大哥，我肚子又餓啦。」郭靖喜道：「好，我再陪兄弟去用些酒飯便是。」這次黃蓉領著他到了張家口最大的酒樓長慶樓，鋪陳全是仿照大宋舊京汴梁大酒樓的格局。黃蓉不再大點酒菜，只要了四碟精緻細點，一壺龍井，兩人又天南地北的談了起來。黃蓉聽郭靖說養了兩頭白雕，好生羨慕，說道：「我正不知到哪裡去好，這麼說，明兒我就上蒙古，也去捉兩隻小白雕玩玩。」郭靖道：「那可不容易碰上。」黃蓉道：「怎麼你又碰上呢？」郭靖無言可答，只好笑笑，心想蒙古苦寒，朔風猛烈，他身子單薄，只怕禁受不住，問道：「你家在哪裡？幹麼不回家？」黃蓉眼圈兒一紅，道：「爹爹不要我啦。」郭靖道：「幹麼呀？」黃蓉道：「爹爹關住了一個人，老是不放，我見那人可憐，獨個兒又悶得慌，便拿些好酒好菜給他吃，又陪他說話。爹爹惱了罵我，我就夜裡偷偷逃了出來。」郭靖道：「你爹爹這時怕在想你呢。你媽呢？」黃蓉道：「早死啦，我從小就沒媽。」郭靖道：「你玩夠之後，就回家去罷。」黃蓉流下淚來，道：「爹爹不要我啦。」郭靖道：「不會的。」黃蓉道：「那麼他幹麼不來找我？」郭靖道：「或許他是找的，不過沒找著。」黃蓉破涕為笑，道：「倒也說得是。那我玩夠之後就回去，不過先得捉兩隻白雕兒。」兩人談了一陣途中見聞，郭靖說到八個穿男裝的白衣女子意圖奪馬之事。黃蓉問起小紅馬的性子腳程，聽郭靖說後，神色十分欣羨，喝了一口茶，笑吟吟的道：「大哥，我向你討一件寶物，你肯嗎？」郭靖道：「哪有不肯之理？」黃蓉道：「我就是喜歡你這匹汗血寶馬。」郭靖毫不遲疑，道：「好，我送給兄弟就是。」黃蓉本是隨口開個玩笑，心想他對這匹千載難逢的寶馬愛若性命，自己與他不過萍水相逢，存心是要瞧瞧這老實人如何出口拒絕，哪知他答應得豪爽之至，實是大出意外，不禁愕然，心中感激，難以自已，忽然伏在桌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這一下郭靖更是大為意外，忙問：「兄弟，怎麼？你身上不舒服嗎？」黃蓉抬起頭來，雖是滿臉淚痕，卻是喜笑顏開，只見他兩條淚水在臉頰上垂了下來，洗去煤黑，露出兩道白玉般的肌膚，笑道：「大哥，咱們走罷！」

　　郭靖會了鈔下樓，牽過紅馬，囑咐道：「我把你送給了我的好朋友，你要好好聽話，決不可發脾氣。」拉住轡頭，輕輕撫摸馬毛，說道：「兄弟，你上馬罷！」那紅馬本不容旁人乘坐，但這些日子來野性已大為收斂，又見主人如此，也就不加抗拒。黃蓉翻身上馬，郭靖放開了手，在馬臀上輕輕一拍，小紅馬絕塵而去。

　　等到黃蓉與紅馬的身形在轉角處消失，郭靖才轉過身來，眼看天色不早，當下去投了客店，正要熄燈就寢，忽聽房門上有剝啄之聲，郭靖心中一喜，只道是黃蓉，問道：「是兄弟嗎？好極了！」外面一人沙啞了嗓子道：「是你老子！有什麼好？」郭靖一楞，打開門來，燭光下只見外面影影綽綽的站著五人，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原來四個人提刀執槍、掛鞭持斧，正是當日曾在土山頂上與之惡鬥的黃河四鬼，另一個是四十歲左右的青臉瘦子，面頰極長，額角上腫起了三個大肉瘤，形相極是難看。

　　那瘦子冷笑一聲，大踏步走進房來，大剌剌往炕上一坐，側過了頭斜眼看著郭靖，燭光映射在他肉瘤之上，在臉上留下三團陰影。黃河四鬼中的斷魂刀沈青剛冷笑道：「這位是我們師叔，大名鼎鼎的三頭蛟侯通海侯二爺，快磕頭罷！」郭靖眼見身入重圍，單是黃河四鬼，已自對付不了，何況再加上他們一個師叔，看來此人功夫必極厲害，當下抱拳問道：「各位有什麼事？」侯通海道：「你那些師父呢？」郭靖道：「我六位師父不在這裡。」侯通海道：「嘿嘿，那就讓你多活半天，若是現下殺了你，倒讓人說我三頭蛟欺侮小輩。明天中午，我在西郊十里外的黑松林相候，叫你六個師父陪你一起來。」說著站起身來，也不等郭靖回答，逕自出房。追命槍吳青烈把門帶上，只聽得喀的一聲，在門外反扣上了。

　　郭靖吹滅燭火，坐在炕上，只見窗紙上一個人影緩緩移來移去，顯然敵人是在窗外守住啦。過了半晌，忽聽得屋頂響動，有人用兵器在屋瓦上敲擊幾下，喝道：「小子，別想逃走，你爺爺守在這兒。」郭靖知道已無法脫身，便即上炕而睡，雙眼望著屋頂，盤算明日如何脫身，但半條妙法也沒有想出，便已睡著了。次日起身，店小二送進臉水麵點。錢青健執著雙斧，在後虎虎監視。郭靖心想六位師父相距尚遠，定然無法趕到相救，既然逃不了，大丈夫就落個力戰而死，四師父雖曾教導：「打不過，逃！」可是我打也沒打，就即撒腿而逃，跟四師父的指點卻又不合了。其實單憑錢青健一人監視，他要自行逃走，並不為難，只是他腦子不大會轉彎，再加南希仁當日傳授他這四字訣又多了一個字，當時倘若只說：「危險，逃！」他多半就會狂奔逃命，諒那錢青健是一莽之夫，卻也追他不上。那三頭蛟侯通海只道江南六怪必在左近，依他們身份，決不會有約不赴，全沒防到郭靖會單身逃走。

　　郭靖坐在炕上，依著馬鈺所授法子打坐練功。錢青健在他身前揮動雙斧，四下裡空砍虛劈，口中大聲吆喝，又指摘他打坐方法不對。郭靖也不理睬，眼見日將中天，站起身來，對錢青健道：「去罷！」付了房飯錢，兩人並肩而行。向西走了十里，果見好一座松林，枝葉遮天蔽日，林中陰沉沉的望不出數十步遠。錢青健撇下郭靖，快步入林。郭靖解下腰間軟鞭，提氣凝神，一步步向前走去，只怕敵人暗算。順著林中小徑走了里許，仍是不見敵蹤，林中靜悄悄地，偶然聽得幾聲鳥叫，越走越是害怕，突然心想：「此時已無敵人在旁監視，樹林又如此濃密，我何不躲藏起來？我只是躲，可不算逃！」正要閃入左首樹叢，忽聽頭頂有人高聲怒罵：「小雜種，混帳、王八蛋！」

　　郭靖躍開二步，軟鞭一抖，一招起手式，擺開了陣勢，抬頭望時，不禁又是驚愕又是好笑，只見黃河四鬼高高的吊在四棵大樹之上，每個人手足都被反縛，在空中蕩來蕩去，拚命掙扎，卻無借力之處。四人見了郭靖，更加破口大罵。郭靖笑道：「你們在這裡蕩鞦韆嗎？好玩得很罷？再見，再見，失陪啦！」走出幾步，回頭問道：「是誰把你們吊在樹上的？」錢青健罵道：「你奶奶雄，鬼計暗算，不是好漢！」沈青剛叫道：「好小子，你有種就把我們放下來，單打獨鬥，決個勝敗。我們四人若是一擁而上，不算英雄。」郭靖雖不聰明，卻也不至於蠢得到了家，當下哈哈大笑，說道：「算你們是英雄好漢便了，那也不必再打啦！」

　　他怕三頭蛟侯通海隨時趕到，不敢逗留，飛步出林，回到城裡，買了一匹好馬，當即上道向南，一路心中琢磨：「暗地裡救我的恩人不知是誰？這黃河四鬼功夫並非尋常，竟能將他們吊上樹去。那三頭蛟侯通海凶神惡煞一般，怎麼這時又不見了影子？師父們說，跟人訂下了約會，便有天大凶險也不能不赴。這約會我是赴過了，他自己不來，卻怪不得我。」一路無話，這一日到了中都北京。這是大金國的京城，當時天下第一形勝繁華之地，即便宋朝舊京汴梁、新都臨安，也是有所不及。郭靖長於荒漠，哪裡見過這般氣象？只見紅樓畫閣，繡戶朱門，雕車競駐，駿馬爭馳。高櫃巨鋪，盡陳奇貨異物；茶坊酒肆，但見華服珠履。真是花光滿路，簫鼓喧空；金翠耀日，羅綺飄香。只把他這從未見過世面的少年看得眼花繚亂。所見之物，十件中倒有九件不知是什麼東西。他不敢走進金碧輝煌的酒樓，揀了一間小小飯鋪吃了飯，信步到長街閒逛。走了半日，忽聽得前面人聲喧嘩，喝彩之聲不絕於耳，遠遠望去，圍著好大一堆人，不知在看什麼。他好奇心起，挨入人群張望，只見中間老大一塊空地，地下插了一面錦旗，白底紅花，繡著「比武招親」四個金字，旗下兩人正自拳來腳去的打得熱鬧，一個是紅衣少女，一個是長大漢子。郭靖見那少女舉手投足皆有法度，顯然武功不弱，那大漢卻武藝平平。拆鬥數招，那紅衣少女賣個破綻，上盤露空。那大漢大喜，一招「雙蛟出洞」，雙拳呼地打出，直取對方胸口。那少女身形略偏，當即滑開，左臂橫掃，蓬的一聲，大漢背上早著。那大漢收足不住，向前直跌出去，只跌得灰頭土臉，爬起身來，滿臉羞慚，擠入人叢中去了。旁觀眾人連珠彩喝將起來。那少女掠了掠頭髮，退到旗桿之下。郭靖看那少女時，見她十七八歲年紀，玉立亭亭，雖然臉有風塵之色，但明眸皓齒，容顏娟好。那錦旗在朔風下飄揚飛舞，遮得那少女臉上忽明忽暗。錦旗左側地下插著一桿鐵槍，右側插著兩枝鑌鐵短戟。只見那少女和身旁的一個中年漢子低聲說了幾句話。那漢子點點頭，向眾人團團作了一個四方揖，朗聲說道：「在下姓穆名易，山東人氏。路經貴地，一不求名，二不為利，只為小女年已及笄，尚未許得婆家。她曾許下一願，不望夫婿富貴，但願是個武藝超群的好漢，因此上斗膽比武招親。凡年在三十歲以下，尚未娶親，能勝得小女一拳一腳的，在下即將小女許配於他。在下父女兩人，自南至北，經歷七路，只因成名的豪傑都已婚配，而少年英雄又少肯於下顧，是以始終未得良緣。」說到這裡，頓了一頓，抱拳說道：「北京是臥虎藏龍之地，高人俠士必多，在下行事荒唐，請各位多多包涵。」郭靖見這穆易腰粗膀闊，甚是魁梧，但背脊微駝，兩鬢花白，滿臉皺紋，神色間甚是愁苦，身穿一套粗布棉襖，衣褲上都打了補釘。那少女卻穿著光鮮得多。

　　穆易交代之後，等了一會，只聽人叢中一些混混貧嘴取笑，又對那少女評頭品足，卻無人敢下場動手，抬頭望望天，眼見鉛雲低壓，北風更勁，自言自語：「看來轉眼有一場大雪。唉，那日也是這樣的天色……」轉身拔起旗桿，正要把「比武招親」的錦旗捲起，忽然人叢中東西兩邊同時有人喝道：「且慢！」兩個人一齊竄入圈子。

　　眾人一看，不禁轟然大笑起來。原來東邊進來的是個肥胖的老者，滿臉濃髯，鬍子大半斑白，年紀少說也有五十來歲。西邊來的更是好笑，竟是個光頭和尚，那胖子對眾人喝道：「笑什麼？他比武招親，我尚未娶妻，難道我比不得？」那和尚嬉皮笑臉的道：「老公公，你就算勝了，這樣花一般的閨女，叫她一過門就做寡婦麼？」那胖子怒道：「那麼你來幹什麼？」和尚道：「得了這樣美貌的妻子，我和尚馬上還俗。」眾人更是大笑起來。那少女臉呈怒色，柳眉雙豎，脫下剛剛穿上的披風，就要上前動手。穆易拉了女兒一把，叫她稍安毋躁，隨手又把旗桿插入地下。這邊和尚和胖子爭著要先和少女比武，你一言，我一語，已自鬧得不可開交，旁觀的閒漢笑著起哄：「你哥兒倆先比一比吧，誰贏了誰上！」和尚道：「好，老公公，咱倆玩玩！」說著呼的就是一拳。那胖子側頭避開，回打一拳。郭靖見那和尚使的是少林羅漢拳，胖子使的是五行拳，都是外門功夫。和尚縱高伏低，身手便捷。那胖子卻是拳腳沉雄，莫瞧他年老，竟是招招威猛。鬥到分際，和尚猱身直進，砰砰砰，在胖子腰裡連錘三拳，那胖子連哼三聲，忍痛不避，右拳高舉，有如巨錘般錘將下來，正錘在和尚的光頭之上。和尚抵受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下，微微一楞，忽地從僧袍中取出戒刀，揮刀向胖子小腿劈去。

　　眾人高聲大叫。那胖子跳起避開，伸手從腰裡一抽，鐵鞭在手，原來兩人身上都暗藏兵刃。轉眼間刀來鞭往，鞭去刀來，殺得好不熱鬧。眾人嘴裡叫好，腳下不住後退，只怕兵器無眼，誤傷了自己。穆易走到兩人身旁，朗聲說道：「兩位住手。這裡是京師之地，不可掄刀動槍。」那兩人殺得性起，哪來理他？穆易忽地欺身而進，飛腳把和尚手中戒刀踢得脫手，順手抓住了鐵鞭鞭頭，一扯一奪，那胖子把捏不住，只得鬆手。穆易將鐵鞭重重擲在地下。和尚與胖子不敢多話，各自拾起兵刃，鑽入人叢而去。眾人轟笑聲中，忽聽得鸞鈴響動，數十名健僕擁著一個少年公子馳馬而來。那公子見了「比武招親」的錦旗，向那少女打量了幾眼，微微一笑，下馬走進人叢，向少女道：「比武招親的可是這位姑娘嗎？」那少女紅了臉轉過頭去，並不答話。穆易上前抱拳道：「在下姓穆，公子爺有何見教？」那公子道：「比武招親的規矩怎麼樣？」穆易說了一遍。那公子道：「那我就來試試。」郭靖見這公子容貌俊美，約莫十八九歲年紀，一身錦袍，服飾極是華貴，心想：「這公子跟這姑娘倒是一對兒，幸虧剛才那和尚和胖老頭武功不濟，否則……否則……」穆易抱拳陪笑道：「公子爺取笑了。」那公子道：「怎見得？」穆易道：「小人父女是江湖草莽，怎敢與公子爺放對？再說這不是尋常的賭勝較藝，事關小女終身大事，請公子爺見諒。」那公子望了紅衣少女一眼，道：「你們比武招親已有幾日了？」穆易道：「經歷七路，已有大半年了。」那公子奇道：「難道竟然無人勝得了她？這個我卻不信了。」穆易微微一笑，說道：「想來武藝高強之人，不是已婚，就是不屑和小女動手。」那公子叫道：「來來來！我來試試。」緩步走到中場。穆易見他人品秀雅，丰神雋朗，心想：「這人若是個尋常人家的少年，倒也和我孩兒相配。但他是富貴公子，此處是金人的京師，他父兄就算不在朝中做官，也必是有財有勢之人。我孩兒若是勝過了他，難免另有後患；要是被他得勝，我又怎能跟這等人家結親？」便道：「小人父女是山野草莽之人，不敢與公子爺過招。咱們就此別過。」

　　那公子笑道：「切磋武藝，點到為止，你放心，我決不打傷打痛你的姑娘便是。」轉頭對那少女笑道：「姑娘只消打到我一拳，便算是你贏了，好不好？」那少女道：「比武過招，勝負自須公平。」人圈中登時有人叫將起來：「快動手罷。早打早成親，早抱胖娃娃！」眾人都轟笑起來。那少女皺起眉頭，含嗔不語，脫落披風，向那公子微一萬福。那公子還了一禮，笑道：「姑娘請。」穆易心道：「這公子爺嬌生慣養，豈能真有什麼武功了？盡快將他打發了，我們這就出城，免得多生是非。」說道：「那麼公子請寬了長衣。」那公子微笑道：「不用了。」旁觀眾人見過那少女的武藝，心想你如此托大，待會就有苦頭好吃；也有的說道：「穆家父女是走江湖之人，怎敢得罪了王孫公子？定會將他好好打發，不敬他失了面子。」又有人悄悄的道：「你道他們真是『比武招親』嗎？他是仗著閨女生得美貌，又有武藝，父女倆出來騙錢財的。這公子爺這一下可就要破財了。」那少女道：「公子請。」那公子衣袖輕抖，人向右轉，左手衣袖突從身後向少女肩頭拂去。那少女見他出手不凡，微微一驚，俯身前竄，已從袖底鑽過。哪知這公子招數好快，她剛從袖底鑽出，他右手衣袖已勢挾勁風，迎面撲到，這一下教她身前有袖，頭頂有袖，雙袖夾擊，再難避過。那少女左足一點，身子似箭離弦，倏地向後躍出，這一下變招救急，身手敏捷。那公子叫了聲：「好！」踏步進招，不待她雙足落地，跟著又是揮袖抖去。那少女在空中扭轉身子，左腳飛出，逕踢對方鼻樑，這是以攻為守之法，那公子只得向右躍開，兩人同時落地。那公子這三招攻得快速異常，而那少女三下閃避也是十分靈動，各自心中佩服，互相望了一眼。那少女臉上一紅，出手進招。兩人鬥到急處，只見那公子滿場遊走，身上錦袍燦然生光；那少女進退趨避，紅衫絳裙，似乎化作了一團紅雲。郭靖在一旁越看越奇，心想這兩人年紀和我相若，竟然都練成了如此一身武藝，實在難得；又想他們年貌相當，如能結成夫妻，閒下來時時這般「比武招親」，倒也有趣得緊。他張大了嘴巴，正看得興高采烈，忽見公子長袖被那少女一把抓住，兩下一奪，嗤的一聲，扯下了半截。那少女向旁躍開，把半截袖子往空中一揚。

　　穆易叫道：「公子爺，我們得罪了。」轉頭對女兒道：「這就走罷！」那公子臉色一沉，喝道：「可沒分了勝敗！」雙手抓住袍子衣襟，向外分扯，錦袍上玉扣四下摔落。一名僕從步進場內，幫他寬下長袍。另一名僕從拾起玉扣。只見那公子內裡穿著湖綠緞子的中衣，腰裡束著一根蔥綠汗巾，更襯得臉如冠玉，唇若塗丹。他左掌向上甩起，虛劈一掌，這一下可顯了真實功夫，一股凌厲勁急的掌風將那少女的衣帶震得飄了起來。這一來郭靖、穆易和那少女都是一驚，心想：「瞧不出這相貌秀雅之人，功夫竟如此狠辣！」這時那公子再不相讓，掌風呼呼，打得興發，那少女再也欺不到他身旁三尺以內。

　　郭靖心想：「這公子功夫了得，這姑娘不是敵手，這門親事做得成了。」暗自代雙方欣喜。又想：「六位師父常說，中原武學高手甚多，果然不錯。這位公子爺掌法奇妙，變化靈巧，若是跟我動手，我多半便打他不過。」

　　穆易也早看出雙方強弱之勢早判，叫道：「念兒，不用比啦，公子爺比你強得多。」心想：「這少年武功了得，自不是吃著嫖賭的紈褲子弟。待會問明他家世，只消不是金國官府人家，便結了這門親事，我孩兒終身有托。」連聲呼叫，要二人罷鬥。但兩人鬥得正急，一時哪裡歇得了手？那公子心想：「這時我要傷你，易如反掌，只是有點捨不得。」忽地左掌變抓，隨手鉤出，已抓住少女左腕，少女一驚之下，立即向外掙奪。那公子順勢輕送，那少女立足不穩，眼見要仰跌下去，那公子右臂抄去，已將她抱在懷裡。旁觀眾人又是喝彩，又是喧鬧，亂成一片。那少女羞得滿臉通紅，低聲求道：「快放開我！」那公子笑道：「你叫我一聲親哥哥，我就放你！」那少女恨他輕薄，用力一掙，但被他緊緊摟住，卻哪裡掙扎得脫？穆易搶上前來，說道：「公子勝啦，請放下小女罷！」那公子哈哈一笑，仍是不放。

　　那少女急了，飛腳向他太陽穴踢去，要叫他不能不放開了手。那公子右臂鬆脫，舉手一擋，反腕鉤出，又已拿住了她踢過來的右腳。他這擒拿功夫竟是得心應手，擒腕得腕，拿足得足。那少女更急，奮力抽足，腳上那只繡著紅花的繡鞋竟然離足而去，但總算掙脫了他的懷抱，坐在地下，含羞低頭，摸著白布的襪子。那公子嘻嘻而笑，把繡鞋放在鼻邊作勢一聞。旁觀的無賴子哪有不乘機湊趣之理，一齊大叫起來：「好香啊！」穆易笑道：「你尊姓大名？」那公子笑道：「不必說了吧！」轉身披上錦袍，向那紅衣少女望了一眼，把繡鞋放入懷裡。便在這時，一陣風緊，天上飄下片片雪花，閒人中許多叫了起來：「下雪啦，下雪啦！」穆易道：「我們住在西大街高昇客棧，這就一起去談談罷。」那公子道：「談什麼？天下雪啦，我趕著回家。」穆易愕然變色，道：「你既勝了小女，我有言在先，自然將女兒許配給你。終身大事，豈能馬虎？」那公子哈哈一笑，說道：「我們在拳腳上玩玩，倒也有趣。招親嘛，哈哈，可多謝了！」穆易氣得臉色雪白，一時說不出話來，指著他道：「你……你這……」公子的一名親隨冷笑道：「我們公子爺是什麼人？會跟你這種走江湖賣解的低三下四之人攀親？你做你的清秋白日夢去罷！」穆易怒極，反手一掌，力道奇勁，那親隨登時暈了過去。那公子也不和他計較，命人扶起親隨，就要上馬。穆易怒道：「你是存心消遣我們來著？」那公子也不答話，左足踏上了馬鐙。穆易左手一翻，抓住了那公子的左臂，喝道：「好，我閨女也不能嫁你這般輕薄小人，把鞋子還來！」那公子笑道：「這是她甘願送我的，與你何干？招親是不必了，綵頭卻不能不要。」手臂繞了個小圈，微一運勁，已把穆易的手震脫。穆易氣得全身發顫，喝道：「我跟你拚啦！」縱身高躍，疾撲而前，雙拳「鐘鼓齊鳴」，往他兩邊太陽穴道打去。那公子仰身避開，左足在馬鐙上一登，飛身躍入場子，笑道：「我如打敗了你這老兒，你就不逼我做女婿了罷？」

　　旁觀眾人大都氣惱這公子輕薄無行，仗勢欺人，除了幾個無賴混混哈哈大笑之外，餘人都是含怒不言。穆易不再說話，腰帶一緊，使一招「海燕掠波」，身子躍起，向那公子疾撞過去。那公子知他怒極，當下不敢怠慢，擰過身軀，左掌往外穿出，「毒蛇尋穴手」往他小腹擊去。穆易向右避過，右掌疾向對方肩井穴插下。那公子左肩微沉，避開敵指，不待左掌撤回，右掌已從自己左臂下穿出，「偷雲換日」，上面左臂遮住了對方眼光，臂下這一掌出敵不意，險狠之極。穆易左臂一沉，手肘已搭在他掌上，右手橫掃一拳，待他低頭躲過，猝然間雙掌合攏，「韋護捧桿式」猛劈他雙頰。那公子這時不論如何變招，都不免中他一掌，心一狠，雙手倏地飛出，快如閃電，十根手指分別插入穆易左右雙手手背，隨即向後躍開，十根指尖已成紅色。

　　旁觀眾人齊聲驚呼，只見穆易手背鮮血淋漓。那少女又氣又急，忙上來扶住父親，撕下父親衣襟，給他裹傷。穆易把女兒一推，道：「走開，今日不跟他拚了不能算完。」那少女玉容慘淡，向那公子注目凝視，突然從懷裡抽出一把匕首，一劍往自己胸口插去。穆易大驚，顧不得自己受傷，舉手擋格，那少女收勢不及，這一劍竟刺入了父親手掌。眾人眼見一樁美事變成血濺當場，個個驚咦歎息，連那些無賴地痞臉上也都有不忍之色。有人在輕輕議論那公子的不是。郭靖見了這等不平之事，哪裡還忍耐得住？見那公子在衣襟上擦了擦指上鮮血，又要上馬，當下雙臂一振，輕輕推開身前各人，走入場子，叫道：「喂，你這樣幹不對啊！」那公子一呆，隨即笑道：「要怎樣幹才對啊？」他手下隨從見郭靖打扮得土頭土腦，說話又是一口南方土音，聽公子學他語音取笑，都縱聲大笑。

　　郭靖楞楞的也不知他們笑些什麼，正色道：「你該當娶了這位姑娘才是。」那公子側過了頭，笑吟吟的道：「要是我不娶呢？」郭靖道：「你既不願娶她，幹麼下場比武？她旗上寫得明明白白是『比武招親』。」那公子臉色一沉，道：「你這小子來多管閒事，要想怎地？」郭靖道：「這位姑娘相貌既好，武藝又高，你幹麼不要？你不見這位姑娘氣得拿刀子要抹脖子嗎？」那公子道：「你這渾小子，跟你多說也白費。」轉身便走。郭靖伸手攔住，道：「咦？怎麼又要走啦？」那公子道：「怎麼？」郭靖道：「我不是勸你娶了這位姑娘嗎？」那公子一聲冷笑，大踏步走出。穆易見郭靖慷慨仗義，知他是個血性少年，然而聽他與那公子一問一答，顯然心地純厚，全然不通世務，當下走近身來，對他道：「小兄弟，別理他，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此仇不能不報。」提高了嗓子叫道：「喂，你留下姓名來！」那公子笑道：「我說過不能叫你丈人，又問我姓名幹麼？」郭靖大怒，縱身過去，喝道：「那麼你將花鞋還給這位姑娘。」那公子怒道：「關你屁事？你自己看上了這姑娘是不是？」郭靖搖頭道：「不是！你到底還不還？」那公子忽出左掌，重重打了郭靖一個耳光。郭靖大怒，施展擒拿手中的絞拿之法，左手向上向右，右手向下向左，雙手交叉而落，一絞之下，同時拿住了那公子雙腕脈門。

　　那公子又驚又怒，一掙沒能掙脫，喝道：「你要死嗎？」飛起右足，往郭靖下陰踢去。郭靖雙手奮力抖出，將他擲回場中。那公子輕身功夫甚是了得，這一擲眼見是肩頭向下，哪知他將著地時右足距往地下一撐，已然站直。他疾將錦袍抖下，喝道：「你這臭小子活得不耐煩了？有種的過來，跟公子爺較量較量。」郭靖搖頭道：「我幹麼要跟你打架？你既不肯娶她，就將鞋子還了人家。」眾人只道郭靖出來打抱不平，都想見識見識他的功夫，不料他忽然臨陣退縮，有些無賴子都噓了起來，叫道：「只說不練，算哪門子的好漢？」那公子剛才給郭靖這麼拿住雙腕一擲，知他武功不弱，內力強勁，心中也自忌憚三分，見他不願動手，正合心意，但被迫交還繡鞋，在眾目睽睽之下如何下得了這個台？當下把錦袍搭在臂上，冷笑轉身。郭靖伸左手抓住錦袍，叫道：「怎麼便走了？」那公子忽施計謀，手臂一甩，錦袍猛地飛起，罩在郭靖頭上，跟著雙掌齊出，重重打在他的肋上。

　　郭靖突覺眼前一黑，同時胸口一股勁風襲到，急忙吐氣縮胸，已自不及，拍拍兩聲，肋上已中了兩掌。幸而他曾跟丹陽子馬鈺修習過兩年玄門正宗的內功，這兩掌雖給打得胸口劇痛徹骨，卻也傷他不得，當此危急之際，雙腳鴛鴦連環，左起右落，左落右起，倏忽之間接連踢出了九腿。這是馬王神韓寶駒的生平絕學，腳下曾踢倒無數南北好漢。郭靖雖未學得三師父腿法的神髓，頭上又罩著錦袍，目不見物，只得飛腳亂踢，那公子卻也被他踢得手忙腳亂，避開了前七腿，最後兩腳竟然未能避過，噠噠兩下，左胯右胯均被踢中。

　　兩人齊向後躍。郭靖忙把罩在頭上的錦袍甩脫，不由得又驚又怒，心想事先說好了是比武招親，這公子比武得勝，竟會不顧信義，不要人家的姑娘，而自己與他講理，他既打人在先，又猛下毒手，要不是自己練有內功，受了這兩掌豈非肋骨斷折、內臟震傷？他天性質樸，自幼又與粗獷誠實之人相處，是以對人性之險惡竟自全然不知。雖然朱聰、全金髮等近年來已說了不少江湖上陰毒狡猾之事給他聽，但這些事他只當聽故事一般，聽過便算，既非親身經歷，便難以深印腦中。這時憤怒之下，又是茫然不解，真不信世間竟有這等事情。那公子中了兩腿，勃然大怒，身形一晃，陡然間欺到郭靖身邊，左掌「斜掛單鞭」，呼的一聲，向他頭頂劈落。郭靖舉手擋格，雙臂相交，只覺胸口一陣劇痛，心裡一驚，被那公子搶攻數招，腳下一勾，撲地跌倒。公子的僕從都嘻笑起來。那公子拍了拍胯上的塵土，冷笑道：「憑這點三角貓功夫就想打抱不平嗎？回家叫你師娘再教二十年罷？」郭靖一聲不響，吸了口氣，在胸口運了幾轉，疼痛立減，說道：「我沒師娘！」那公子哈哈大笑，說道：「那麼叫你師父趕快娶一個罷！」郭靖正想說：「我有六個師父，其中一個是女的。」卻見那公子正想走出圈子，這句話來不及說了，忙縱身而上，叫道：「看拳！」肘底衝拳，往他後腦擊去。那公子低頭避過，郭靖左手鉤拳從下而上，擊他面頰。那公子舉臂擋開，兩人雙臂相格，各運內勁，向外崩擊。郭靖本力較大，那公子武功較深，一時僵住了不分上下。

　　郭靖猛吸一口氣，正待加強臂上之力，忽覺對方手臂陡鬆，自己一股勁力突然落空，身不由主的向前撲出，急忙拿樁站穩，後心敵掌已到。郭靖忙回掌招架，但他是憑虛，對方踏實，那公子道：「去罷！」掌力震出，郭靖又是一交跌倒，這一交卻是俯跌。他左肘在地下一搭，身子已然彈起，在空中轉了半個圈子，左腿橫掃，向那公子胸口踢去。旁觀眾人見他這一下變招迅捷，欲在敗中取勝，稍會拳藝的人都喝了一聲彩。那公子向左側身，雙掌虛實並用，一掌擾敵，一掌相攻。郭靖當下展開「分筋錯骨手」雙手飛舞，拿筋錯節，招招不離對手全身關節穴道。那公子見他來勢凌厲，掌法忽變，竟然也使出「分筋錯骨手」來。只是郭靖這路功夫系妙手書生朱聰自創，與中原名師所傳的全然不同。兩人拳路甚近，手法招術卻是大異，拆得數招，一個伸食中兩指扣拿對方腕後「養老穴」，另一個反手鉤擒，抓向對方指關節。雙方各有所忌，都不敢把招術使實了，稍發即收，如此拆了三四十招，兀自不分勝敗。雪片紛落，眾人頭上肩上都已積了薄薄一層白雪。那公子久戰不下，忽然賣個破綻，露出前胸，郭靖乘機直上，手指疾點對方胸口「鳩尾穴」，心念忽動：「我和他並無仇怨，不能下此重手！」手指微偏，戳在穴道之旁。豈知那公子右臂忽地穿出，將郭靖雙臂掠在外門，左掌蓬蓬兩拳，擊在他腰眼之中。郭靖忙彎腰縮身，發掌也向那公子腰裡打到。那公子早算到了這招，右手鉤轉，已刁住他手腕，「順手牽羊」往外帶出，右腿在郭靖右腿迎面骨上一撥，借力使力，郭靖站立不定，咕咚一聲，重重的又摔了一交。

　　穆易雙手由女兒裹好了創口，站在旗下觀鬥，見郭靖連跌三交，顯然不是那公子的對手，忙搶上扶起，說道：「老弟，咱們走罷，不必再跟這般下流胚子一般見識。」郭靖剛才這一交摔得頭暈眼花，額角撞在地下更是好不疼痛，怒火大熾，掙脫穆易拉住他的手，搶上去又是拳掌連施，狠狠的向那公子打去。

　　那公子真料不到他竟然輸了不走，反而愈鬥愈勇，躍開三步，叫道：「你還不服輸？」郭靖並不答話，搶上來仍是狠打。那公子道：「你再糾纏不清，可莫怪我下殺手了！」郭靖道：「好！你不把鞋子還出來，咱們永遠沒完。」那公子笑道：「這姑娘又不是你親妹子，幹麼你拚死要做我大舅子？」這句是北京罵人的話兒，旁邊的無賴子一齊哄笑。郭靖全然不懂，道：「我又不認得她，她本來不是我親妹子。」那公子又好氣又好笑，斥道：「傻小子，看招！」兩人搭上了手，翻翻滾滾的又鬥了起來。這次郭靖留了神，那公子連使詭計，郭靖盡不上當。講到武功，那公子實是稍勝一籌，但郭靖拚著一股狠勁，奮力劇戰，身上儘管再中拳掌，卻總是纏鬥不退。他幼時未學武藝之時，與都史等一群小孩打架便已是如此。這時武藝雖然高了，打法其實仍是出於天性，與幼時一般無異，蠻勁發作，早把四師父所說「打不過，逃！」的四字真言拋到了九霄雲外。在他內心，一向便是六字真言：「打不過，加把勁。」只是自己不知而已。這時聞聲而來圍觀的閒人越聚越眾，廣場上已擠得水洩不通。風雪漸大，但眾人有熱鬧好瞧，竟是誰也不走。

　　穆易老走江湖，知道如此打鬥下去，定會驚動官府，鬧出大事來，但人家仗義出來打抱不平，自己豈能就此一走了之，在一旁瞧著，心中十分焦急，無意中往人群一瞥，忽見觀鬥眾人中竟多了幾個武林人物、江湖豪客，或凝神觀看，或低聲議論。適才自己全神貫注的瞧著兩個少年人相鬥，也不知這些人是幾時來的。穆易慢慢移動腳步，走近那公子的隨從聚集之處，側目斜睨，只見隨從群中站著三個相貌特異之人。一個身披大紅袈裟，頭戴一頂金光燦然的僧帽，是個藏僧，他身材魁梧之極，站著比四周眾人高出了一個半頭。另一個中等身材，滿頭白髮如銀，但臉色光潤，不起一絲皺紋，猶如孩童一般，當真是童顏白髮，神采奕奕，穿一件葛布長袍，打扮非道非俗。第三個五短身材，滿眼紅絲，卻是目光如電，上唇短髭翹起。穆易看得暗暗驚訝，只聽一名僕從道：「上人，你老下去把那小子打發了罷，再纏下去，小王爺要是一個失手，受了點兒傷，咱們跟隨小王爺的下人們可都活不了啦。」穆易大吃一驚，心道：「原來這無賴少年竟是小王爺，再鬥下去，可要闖出大禍來。看來這些人都是王府裡的好手，想必眾隨從害怕出事，去召了來助拳。」只見那藏僧微微一笑，並不答話。那白髮老頭笑道：「靈智上人是西藏密宗大高手，等閒怎能跟這種渾小子動手，沒的失了自己身份。」轉頭向那僕從笑道：「最多王爺打折你們的腿，還能要了性命嗎？」那矮小漢子說道：「小王爺功夫比那小子高，怕什麼？」他身材短小，卻是聲若洪鐘。旁人都嚇了一跳，人人回頭看他，被他閃電似的目光一瞪，又都急忙回頭，不敢再看。

　　那白髮老人笑道：「小王爺學了這一身功夫，不在人前露臉，豈不是空費了這多年寒暑之功？要是誰上去相幫，他准不樂意。」那矮小漢子道：「梁公，你說小王爺的掌法是哪一門功夫？」這次他壓低了嗓門。白髮老人呵呵笑道：「彭老弟，這是考較比老哥來著？小王爺掌法飛翔靈動，虛實變化，委實不容易。要是你老哥不走了眼，那麼他必是跟全真教道士學的武功。」穆易心中一凜：「這下流少年是全真派的？」那矮小漢子道：「梁公好眼力。你向在長白山下修仙煉藥，聽說很少到中原來，對中原武學的家數門派卻是一瞧便知，兄弟很是佩服。」那白髮老頭微笑道：「彭老弟取笑了。」那矮小漢子又道：「只是全真教的道士個個古怪，怎會去教小王爺武藝，這倒奇了。」那白髮老頭笑道：「六王爺折節下交，什麼人請不到？似你彭老弟這般縱橫山東山西的豪傑，不是也到了王府裡嗎？」那矮小漢子點了點頭。

　　白髮老頭望著圈中兩人相鬥，見郭靖掌法又變，出手遲緩，門戶卻守得緊密異常，小王爺數次搶攻，都被他厚重的掌法震了回去，問那矮小漢子道：「你瞧這小子的武功是什麼家數？」那人遲疑了一下，道：「這小子武功很雜，好似不是一個師父所授。」旁邊一人接口道：「彭寨主說得對，這小子是江南七怪的徒弟。」穆易向他瞧去，見是個青臉瘦子，額上生了三個肉瘤，心想：「這人叫他彭寨主，難道這個矮小漢子，竟然便是那殺人不眨眼的大盜千手人屠彭連虎？江南七怪的名字很久沒聽見了，難道還在人世？」正自疑惑，那青臉瘦子忽然怒喝：「臭小子，你在這裡？」噹啷啷一聲，從背上拔出一柄短柄三股鋼叉，縱身躍入場子。郭靖聽得身後響聲，回頭一看，迎面便是三個肉瘤不住晃動，正是黃河四鬼的師叔三頭蛟侯通海搶將進來，吃了一驚，他想事不快，一時不知該當如何才是，就這麼一疏神，肩頭中了一拳，忙即還手，又與那公子相鬥。

　　眾人見侯通海手執兵刃躍入場子，自是要相助其中一方，都覺不公，紛紛叫喊起來。穆易見他與那彭寨主等接話，知他是小王爺府中人物，雙掌一錯，搶上幾步，只要他向郭靖動手，自己馬上就接了過來，雖然對方人多勢眾，但勢逼處此，也只得一拚了。哪知侯通海並不奔向郭靖，卻是直向對面人叢中衝去。一個滿臉煤黑、衣衫襤褸的瘦弱少年見他衝來，叫聲：「啊喲！」轉頭就跑。侯通海快步追去，他身後四名漢子跟著趕去。郭靖一瞥之間，見侯通海所追的正是自己新交好友黃蓉，後面尚有黃河四鬼，手執兵刃，殺氣騰騰的追趕，心裡一急，腿上被小王爺踢中了一腳。他跳出圈子，叫道：「且住！我出去一下，回頭再打。」小王爺給他纏住了狠拚爛打，早已沒了鬥志，只盼盡早停手，聽他這麼說正是求之不得，當下冷笑道：「你認輸就好！」郭靖一心掛念黃蓉的安危，正要追去相助，忽聽噠噠噠聲響，黃蓉拖了鞋皮，嘻嘻哈哈的奔回，後面侯通海連聲怒罵，搖動鋼叉，一叉又一叉的向他後心刺去。但黃蓉身法甚是敏捷，鋼叉總是差了少些，無法刺著。鋼叉三股叉尖在日光下閃閃發亮，叉身上套著三個銅環，搖動時互相撞擊，噹啷啷的直響。黃蓉在人叢中東鑽西鑽，頃刻間在另一頭鑽了出來。侯通海趕到近處，眾人無不失聲而笑，原來他左右雙頰上，各有一個黑黑的五指掌印，顯然是給那瘦小子打的。侯通海在人叢中亂推亂擠，待得挨出，黃蓉早已去得遠了。哪知他十分頑皮，遠遠站定了等候，連連招手。侯通海氣得哇哇大叫：「不把你這臭小子剝皮拆骨，我三頭蛟誓不為人！」挺著鋼叉疾追過去。黃蓉待他趕到相距數步，這才發足奔逃。眾人看得好笑，忽見那邊廂三人氣喘吁吁的趕來，正是黃河三鬼，卻少了個喪門斧錢青健。郭靖看了黃蓉身法，驚喜交集：「原來他身懷絕技，日前在張家口黑松林中引走侯通海、把黃河四鬼吊在樹上，自然都是他幹的了。」這邊廂那藏僧等一干人都暗自詫異。靈智上人心想：「你參仙老怪適才吹得好大的氣兒，說什麼久在長白山下，卻於中原武學的家數門派一瞧便知。」說道：「參仙，這小叫化身法靈動，卻是什麼門派？侯老弟似乎吃了他虧啦！」那童顏白髮的老頭名叫梁子翁，是長白山武學的一派宗師，自小服食野山人參與諸般珍奇藥物，是以駐顏不老，武功奇特，人稱參仙老怪。這「參仙老怪」四字向來分開了叫，當著面稱他為「參仙」，不是他一派的弟子，背後都稱他為「老怪」了。他瞧不出那小叫化來歷，只是微微搖頭，隔了一會，說道：「我在關外時，常聽得鬼門龍王是一把了不起的高手，怎麼他師弟這樣不濟，連一個小孩子也鬥不過？」那矮小漢子正是彭連虎，所了皺眉不語。他與鬼門龍王沙通天向來交好，互為奧援，大做沒本錢買賣。他素知三頭蛟侯通海武功不弱，今日竟如此出醜，實在令人不解。黃蓉與侯通海這樣一鬧，郭靖與小王爺暫行罷手不鬥。那小王爺激鬥大半個時辰，雖把郭靖摔了六七交，大佔上風，對方終於知難而退，但自己身上也中了不少拳腳，累得手疲腳軟，滿身大汗，抄起腰間絲巾不住抹汗。

　　穆易已收起了「比武招親」的錦旗，執住郭靖的手連聲道謝慰問，正要和他盡快離開這是非之地，忽然噠噠噠拖鞋皮聲響，噹啷啷三股叉亂鳴，黃蓉與侯通海一逃一追，奔了回來。黃蓉手中揚著兩塊布條，看侯通海時，衣襟上撕去了兩塊，露出毛茸茸的胸口。再過一陣，吳青烈和馬青雄一個挺槍、一個執鞭，氣喘吁吁的趕來。其中少了個斷魂刀沈青剛，想是被黃蓉做了手腳，不知打倒在哪裡了。這時黃蓉和侯通海又已奔得不見了人影。

　　旁觀眾人無不又是奇怪，又是好笑。

　　突然西邊一陣喝道之聲，十幾名軍漢健僕手執籐條，向兩邊亂打，驅逐閒人。眾人紛紛往兩旁讓道。只見轉角處六名壯漢抬著一頂繡金紅呢大轎過來。

　　小王爺的眾僕從叫道：「王妃來啦！」小王爺皺眉罵道：「多事，誰去稟告王妃來著？」僕從不敢回答，待繡轎抬到比武場邊，一齊上去侍候。繡轎停下，只聽得轎內一個女子聲音說道：「怎麼跟人打架啦？大雪天裡，也不穿長衣，回頭著了涼！」聲音甚是嬌柔。穆易遠遠聽到這聲音，有如身中雷轟電震，耳朵中嗡的一聲，登時出了神，心中突突亂跳：「怎麼這說話的聲音，和我那人這般相似？」隨即黯然：「這是大金國的王妃，我想念妻子發了癡，真是胡思亂想。」但總是情不自禁，緩緩的走近轎邊。只見轎內伸出一隻纖纖素手，手裡拿著一塊手帕，給小王爺拭去臉上汗水塵污，又低聲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多半又是責備又是關切之意。小王爺道：「媽，我好玩呢，一點沒事。」王妃道：「快穿衣服，咱娘兒倆一起回去。」穆易又是一驚：「天下怎會有說話聲音如此相同之人？」眼見那只雪白的手縮入轎中，轎前垂著一張暖帷，帷上以金絲繡著幾朵牡丹。他雖瞪目凝望，眼光又怎能透得過這張金碧輝煌的暖帷。小王爺的一名隨從走到郭靖跟前，拾起小王爺的錦袍，罵道：「小畜生，這件袍子給你弄得這個樣子！」一名隨著王妃而來的軍漢舉起籐條，刷的一鞭往郭靖頭上猛抽下去。郭靖側身讓開，隨手鉤住他手腕，左腳掃出，這軍漢撲地倒了。郭靖奪過籐條，在他背上刷刷刷三鞭，喝道：「誰叫你亂打人？」旁觀的百姓先前有多人曾被眾軍漢籐條打中，這時見郭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不暗暗稱快。其餘十幾名軍漢高聲叫罵，搶上去救援同伴，被郭靖一雙雙的提起，扔了出去。小王爺大怒，喝道：「你還要猖狂？」接住郭靖迎面擲來的兩名軍漢，放在地上，跟著搶上前去，左足踢出，直取郭靖小腹。郭靖閃身進招，兩人又搭上了手。那王妃連聲喝止，小王爺對母親似乎並不畏懼，頗有點兒恃寵而驕，回頭叫道：「媽，你瞧我的！這鄉下小子到京師來撒野，不好好給他吃點苦頭，只怕他連自己老子姓什麼也不知道。」

　　兩人拆了數十招，小王爺賣弄精神，存心要在母親面前顯示手段，只見他身形飄忽，掌法靈動，郭靖果然抵擋不住，又給他打中一拳，跟著連摔了兩交。

　　穆易這時再也顧不到別處，凝神注視轎子，只見繡帷一角微微掀起，露出一雙秀眼、幾縷鬢髮，眼光中滿是柔情關切，瞧著小王爺與郭靖相鬥。穆易望著這雙眼睛，身子猶如泥塑木雕般釘在地下，再也動彈不得。

　　郭靖雖是接連輸招，卻是愈戰愈勇。小王爺連下殺手，只想傷得他無力再打，但郭靖皮堅肉厚，又練有內功，身上吃幾拳並不在乎，兼之小王爺招術雖巧，功力卻以限於年齡，未見狠辣，一時也傷不了他。小王爺十指成爪，不斷戳出，便以先前傷了穆易的陰毒手法抓向郭靖。但郭靖使出分筋錯骨手來，盡能抵擋得住。鬥了一陣，黃蓉與侯通海又一逃一追的奔來。這次侯通海頭髮上插了老大一個草標，這本是出賣物件的記號，插在頭上，便是出賣人頭之意，自是受了黃蓉的戲弄，但他竟茫然不覺，只是發足疾追，後面的黃河二鬼也已不知去向，想必都是給黃蓉打倒在哪裡了。

　　梁子翁等無不納罕，猜不透黃蓉究是何等人物，眼見侯通海奔跑著實迅捷，卻終是追不上這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彭連虎忽道：「難道這小子是丐幫中的？」丐幫是當時江湖上第一大幫會，幫中上下個個都是乞丐。梁子翁臉上肌肉一動，卻不答話。圈子中兩個少年拳風虎虎，掌影飄飄，各自快速搶攻，突然間郭靖左臂中了一掌，過一會小王爺右腿給踢了一腳，兩人愈鬥愈近，呼吸相聞。旁觀眾人中不會武藝的固然是看的神馳目眩，就是內行的會家子，也覺兩人拚鬥越來越險，稍一疏神，不死也受重傷。彭連虎和梁子翁手裡都扣了暗器，以備在小王爺遇險時相救，眼看著兩人鬥了這許多時候，郭靖雖狠，武藝卻也不過如此，緊急時定能及時制得住他。郭靖斗發了性，他自小生於大漠，歷經風沙冰雪、兵戈殺伐，那小王爺究竟嬌生慣養，似這樣狠鬥硬拚，竟然有點不支起來。他見郭靖左掌劈到，閃身避過，回了一拳。郭靖乘他這拳將到未到之際，右手在他右肘上急撥，搶身上步，左臂已自他右腋下穿入，左手反鉤上來，同時右手拿向對方咽喉。小王爺料不到他如此大膽進襲，左掌急翻，刁住對方手腕，右手五指也已抓住郭靖的後領。兩人胸口相貼，各自運勁，一個要叉住對方喉頭，一個要扭斷敵人的手腕，眼見情勢緊迫，頃刻之間，勝負便決。

　　眾人齊聲驚叫，那王妃露在繡帷外的半邊臉頰變得全無血色。穆易的女兒本來坐在地上，這時也躍起身來，臉色驚惶。只聽得拍的一聲，郭靖臉上重重中了一掌，原來小王爺忽然變招，右手陡鬆，快如閃電般的擊出一掌。郭靖被打得頭暈眼花，左目中眼淚直流，驀地大喝一聲，雙手抓住小王爺的衣襟，把他身子舉了起來，用力往地下擲去。這一招既非分筋錯骨手，也不是擒拿短打，卻是蒙古人最擅長的摔交之技，是郭靖跟著神射手哲別學來的。

　　那小王爺武功也確有過人之處，身剛著地，立向前撲出，伸臂抱住郭靖雙腿，兩人同時跌倒，小王爺壓在上面。他當即放手躍起，回身從軍漢手裡搶過一柄大槍，挺槍往郭靖小腹上刺去。郭靖急滾逃開，小王爺刷刷刷連環三槍，急刺而至，槍法竟是純熟之極。郭靖大駭，一時給槍招罩住了無法躍起，只得仰臥在地，施展空手奪白刃之技想奪他大槍，幾次出手都抓奪不到。小王爺抖動槍桿，朱纓亂擺，槍頭嗤嗤聲響，顫成一個大紅圈子。那王妃叫道：「孩兒，千萬別傷人性命。你贏了就算啦！」但小王爺只盼一槍將郭靖釘在地下，母親的話全沒聽到。郭靖只覺耀眼生花，明晃晃的槍尖離鼻頭不過數寸，情急之下手臂揮出，硬生生格開槍桿，一個觔斗向後翻出，順手拖過穆易那面「比武招親」的錦旗，橫過旗桿，一招「撥雲見日」，挺桿直截，跟著長身橫臂，那錦旗呼的一聲直翻出去，罩向小王爺面門。小王爺斜身移步，槍桿起處，圓圓一團紅影，槍尖上一點寒光疾向郭靖刺來。郭靖揮旗擋開。兩人這時動了兵刃，郭靖使的是大師父飛天蝙蝠柯鎮惡所授的降魔杖法，雖然旗桿長大，使來頗不順手，但這套杖法變化奧妙，原是柯鎮惡苦心練來對付鐵屍梅超風之用，招中蘊招，變中藏變，詭異之極。小王爺不識這杖法，挺槍進招，那旗桿忽然倒翻上來，如不是閃避得快，小腹已被挑中，只得暫取守勢。穆易初見那小王爺掄動大槍的身形步法，已頗訝異，後來愈看愈奇，只見他刺、扎、鎖、拿、盤、打、坐、崩，招招是「楊家槍法」。這路槍法是楊家的獨門功夫，向來傳子不傳女，在南方已自少見，誰知竟會在大金國的京城之中出現。只是他槍法雖然變化靈動，卻非楊門嫡傳正宗，有些似是而非，倒似是從楊家偷學去的。他女兒雙蛾深蹙，似乎也是心事重重。只見槍頭上紅纓閃閃，長桿上錦旗飛舞，卷的片片雪花狂轉急旋。那王妃眼見兒子累得滿頭大汗，兩人這一動上兵刃，更是刻刻有性命之憂，心中焦急，連叫：「住手，別打啦！」彭連虎聽得王妃的說話，大踏步走向場中，左臂振出，格在旗桿之上。郭靖陡然間只覺雙手虎口陡然劇痛，旗桿脫手飛向天空。錦旗在半空被風一吹，張了開來，獵獵作響，雪花飛舞中展出「比武招親」四個金字。

　　郭靖大吃一驚，尚未看清楚對方身形面貌，只覺風聲颯然，敵招已攻到面門，危急中斜竄出去，饒是他身法快捷，彭連虎一掌已擊中他的手臂。郭靖站立不穩，登時摔倒。彭連虎向小王爺一笑，說道：「小王爺，我給你料理了，省得以後這小子再糾纏不清！」右手後縮，吸一口氣，手掌抖了兩抖，暴伸而出，猛往郭靖頭頂拍落。

　　郭靖心知無幸，只得雙臂挺舉，運氣往上擋架。靈智上人與參仙老怪對望了一眼，知道郭靖雙臂已不能保全，千手人屠彭連虎這掌下來，他手臂非斷不可。

　　就在這一瞬間，人叢中一人喝道，「慢來！」一道灰色的人影倏地飛出，一件異樣兵刃在空中一揮，彭連虎的手腕已被捲住。彭連虎右腕運勁回拉，噠的一聲，把來人的兵器齊中拉斷，左掌隨即發出。那人低頭避過，左手將郭靖攔腰抱起，向旁躍開。眾人才看清楚那人是個中年道人，身披灰色道袍，手中拿著的拂麈只剩一個柄，拂麈的絲條已被彭連虎拉斷，還繞在他手腕之上。

　　那道人與彭連虎互相注視，適才雖只換了一招，但都已知對方甚是了得。那道人道：「足下可是威名遠震的彭寨主？今日識荊，幸何如之。」彭連虎道：「不敢，請教道長法號。」這時數百道目光，齊向那道人注視。

　　那道人並不答話，伸出左足向前踏了一步，隨即又縮腳回來，只見地下深深留了一個印痕，深竟近尺，這時大雪初落，地下積雪未及半寸，他漫不經意的伸足一踏，竟是這麼一個深印，腳下功夫當真驚世駭俗。彭連虎心頭一震，道：「道長可是人稱鐵腳仙的玉陽子王真人嗎？」那道人道：「彭寨主言重了。貧道正是王處一，『真人』兩字，決不敢當。」彭連虎與梁子翁、靈智上人等都知王處一是全真教中響噹噹的角色，威名之盛，僅次於長春子丘處機，只是雖然久聞其名，卻是從未見過，這時仔細打量，只見他長眉秀目，頦下疏疏的三叢黑鬚，白襪灰鞋，似是一個十分著重修飾的羽士，若非適才見到他的功夫，真不信此人就是獨足跂立憑臨萬丈深谷，使一招「風擺荷葉」，由此威服河北、山東群豪的鐵腳仙玉陽子。王處一微微一笑，向郭靖一指，說道：「貧道與這位小哥素不相識，只是眼看他見義勇為，奮不顧身，心下好生相敬，斗膽求彭寨主饒他一命。」彭連虎聽他說得客氣，心想既有全真教的高手出頭，只得賣個人情，當下抱拳道：「好說，好說！」王處一拱手相謝，轉過身來，雙眼一翻，霎時之間臉上猶如罩了一層嚴霜，厲聲向那小王爺道：「你叫什麼名字？你師父是誰？」那小王爺聽到王處一之名，心中早已惴惴，正想趕快溜之大吉，不料他突然厲聲相詢，只得站定了答道：「我叫完顏康，我師父名字不能對你說。」王處一道：「你師父左頰上有一顆紅痣，是不是？」完顏康嘻嘻一笑，正想說句俏皮話，突見王處一兩道目光猶如閃電般射來，心中一驚，登時把一句開玩笑的話吞進了肚裡，點了點頭。

　　王處一道：「我早料到你是丘師兄的弟子。哼，你師父傳你武藝之前，對你說過什麼話來？」完顏康暗覺事情要糟，不由得惶急：「今日之事要是給師父知道了，可不得了。」心念一轉，當即和顏悅色的道：「道長既識得家師，必是前輩，就請道長駕臨舍下，待晚輩恭聆教益。」王處一哼了一聲，尚未答話。完顏康又向郭靖作了一揖，微笑道：「我與郭兄不打不相識。郭兄武藝，小弟佩服得緊，請郭兄與道長同到舍下，咱們交個朋友如何？」郭靖指著穆易父女道：「那麼你的親事怎麼辦？」完顏康臉現尷尬之聲，道：「這事慢慢的從長計議。」穆易一拉郭靖的衣袖，說道：「郭小哥，咱們走罷，不用再理他。」完顏康向王處一又作了一揖，說道：「道長，晚輩在舍下恭候，你問趙王府便是。天寒地凍，正好圍爐賞雪，便請來喝上幾杯罷。」跨上僕從牽過來的駿馬，韁繩一抖，縱馬就向人叢中奔去，竟不管馬蹄是否會傷了旁人。眾人紛紛閃避。王處一見了他這副驕橫的模樣，心頭更氣，向郭靖道：「小哥，你跟我來。」郭靖道：「我要等我的好朋友。」剛說得這句話，只見黃蓉從人叢中向上躍起，笑道：「我沒事，待會我來找你。」兩句話說畢，隨即落下。他身材矮小，落入人堆之中，登時便不見蹤影，卻見那三頭蛟侯通海又從遠處搖叉奔來。郭靖回過身來，當即在雪地裡跪倒，向王處一叩謝救命之恩。王處一雙手扶起，拉住他的手臂，擠出人叢，腳不點地般快步向郊外走去。

## 第08回　各顯神通

　　王處一腳步好快，不多時便已到了城外，再行數里，到了一個山峰背後。他不住加快腳步，有心試探郭靖武功，到後來越奔越快。郭靖當日跟丹陽子馬鈺學吐納功夫，兩年中每晚上落懸巖，這時一陣急奔，雖在劇鬥之後，倒也還支持得住。疾風夾著雪片迎面撲來，王處一向著一座小山奔去，坡上都是積雪，著足滑溜，到後來更忽上陡坡，但郭靖習練有素，竟然面不加紅，心不增跳，隨著王處一奔上山坡，如履平地。王處一放手鬆開了他手臂，微感詫異，道：「你的根基扎得不壞啊，怎麼打不過他？」郭靖不知如何回答，只是楞楞的一笑。王處一道：「你師父是誰？」

　　郭靖那日在懸崖頂上奉命假扮尹志平欺騙梅超風，知道馬鈺的師弟之中有一個正是王處一，當下毫不相瞞，將江南七怪與馬鈺授他功夫的事簡略說了。王處一喜道：「大師哥教過你功夫，好極啦！那我還有什麼顧慮？」

　　郭靖圓睜大眼，呆呆的望著他，不解其意。王處一道：「跟你相打的那個什麼小王爺完顏康，是我師兄長春子丘處機的弟子，你知道嗎？」郭靖一呆，奇道：「是嗎？我一點也不知道。」原來丹陽子馬鈺雖然傳了他一些內功基礎，以及上落懸崖的輕身功夫「金雁功」，但拳腳兵刃卻從未加以點撥，是以他不知全真派武功的家數，這時聽了王處一的話，又想起那晚與小道士尹志平交手，他的招數似乎與這完顏康確是一派，不禁心感惶悚，低頭道：「弟子不知那小王爺原來是丘道長門下，粗魯冒犯，請道長恕罪。」王處一哈哈大笑，說道：「你義俠心腸，我喜歡得緊，哪會怪你？」隨即正色道：「我全真教教規極嚴。門人做錯了事，只有加倍重處，決不偏袒。這人輕狂妄為，我要會同丘師兄好好罰他。」郭靖道：「他要是肯同那位穆姑娘結親，道長就饒了他罷。」王處一搖頭不語，見他宅心仁厚，以恕道待人，更是喜歡，尋思：「丘師兄向來嫉惡如仇，對金人尤其憎惡，怎會去收一個金國王爺公子為徒？何況那完顏康所學的本派武功造詣已不算淺，顯然丘師哥在他身上著實花了不少時日與心血，而這人武功之中另有旁門左道的詭異手法，定是另外尚有師承，那更教人猜想不透了。」對郭靖道：「丘師兄約了我在燕京相會，這幾天就會到來，一切見了面當再細問。聽說他收了一個姓楊的弟子，說要到嘉興和你比武，不知那姓楊的功夫如何。但你放心，有我在這裡，決不能叫你吃虧。」郭靖奉了六位師父之命，要在八月中秋中午之前趕到兩浙西路的嘉興府，至於去幹什麼，六位師父始終未對他說明，於是問道：「道長，比什麼武啊？」

　　王處一道：「你六位師父既然尚未明言，我也不便代說。」他曾聽丘處機說起過前後的原委，對江南六怪的義舉心下好生相敬。他和馬鈺是一般的心思，也盼江南六怪獲勝，不過他是師弟，卻不便明勸丘師哥相讓，今日見了郭靖的為人，暗自思量如何助他一臂之力，卻又不能挫折丘師哥的威名，決意屆時趕到嘉興，相機行事，從中調處。

　　王處一道：「咱們瞧瞧那穆易父女去。那女孩子性子剛烈，別鬧出人命來。」郭靖嚇了一跳。兩人徑到西城大街高昇客棧來。走到客店門口，只見店中走出十多名錦衣親隨，躬身行禮，向王處一道：「小的奉小主之命，請道長和郭爺到府裡赴宴。」說著呈上大紅名帖，上面寫著「弟子完顏康敬叩」的字樣，呈給郭靖的那張名帖則自稱「侍教弟」。王處一接過名帖，點頭道：「待會就來。」那為首的親隨道：「這些點心果物，小主說請道長和郭爺將就用些。兩位住在哪裡，小的這就送去。」其餘親隨托上果盒，揭開盒蓋，只見十二隻盒中裝了各式細點鮮果，模樣十分精緻。郭靖心想：「黃蓉賢弟愛吃精緻點心，我多留些給他。」王處一不喜完顏康為人，本待揮手命他們拿回，卻見郭靖十分喜歡，心想：「少年人嘴饞，這也難怪！」微微一笑，命將果盒留在櫃上。王處一問明穆易所住的店房，走了進去，只見穆易臉如白紙，躺在床上，他女兒坐在床沿上不住垂淚，兩人見王處一和郭靖入來，同時叫了一聲，都是頗出意料之外。那姑娘當即站起。穆易也在床上坐起身來。

　　王處一看穆易雙手的傷痕時，只見每隻手背五個指孔，深可見骨，猶如被兵刃所傷，兩隻手腫得高高，傷口上搽了金創藥，只是生怕腐爛，不敢包紮，心下大惑不解：「完顏康這門陰毒狠辣的手法，不知是何人所傳，傷人如此厲害，自非朝夕之功，丘師哥怎會不知？知道之後，又怎會不理？」轉頭問那姑娘道：「姑娘，你叫什麼名字？」那姑娘低聲道：「我叫穆念慈。」她向郭靖望了一眼，眼色中充滿感激之意，隨即低下了頭。郭靖一轉眼間，只見那根錦旗的旗桿倚在床腳邊，繡著「比武招親」四字的錦旗卻已剪得稀爛，心下茫然不解：「她再也不比武招親了？」王處一道：「令尊的傷勢不輕，須得好好調治。」見父女倆行李蕭條，料知手頭窘迫，只怕治傷的醫藥之資頗費張羅，當即從懷中取出兩錠銀子，放在桌上，說道：「明日我再來瞧你們。」不待穆易和穆念慈相謝，拉了郭靖走出客店。只見四名錦衣親隨又迎了上來，說道：「小主在府裡專誠相候，請道爺和郭爺這就過去。」王處一點了點頭。郭靖道：「道長，你等我一忽兒。」奔入店房，揭開完顏康送來的果盒蓋子，揀了四塊點心，用手帕包好了放在懷內，又再奔出，隨著四名親隨，和王處一徑到王府。

　　來到府前，郭靖見朱紅的大門之前左右旗桿高聳，兩頭威武猙獰的玉石獅子盤坐門旁，一排白玉階石直通到前廳，勢派豪雄之極。大門正中寫著「趙王府」三個金字。郭靖知道趙王就是大金國的六皇子完顏洪烈，不由得心頭一震：「原來那小王爺就是完顏洪烈的兒子？完顏洪烈認得我的，在這裡相見，可要糟糕。」

　　正自猶疑，忽聽鼓樂聲喧，小王爺完顏康頭戴束髮金冠，身披紅袍，腰圍金帶，已搶步出來相迎，只是臉上目青鼻腫，兀自留下適才惡鬥的痕跡。郭靖也是左目高高腫起，嘴角邊破損了一大塊，額頭和右頰滿是烏青。兩人均自覺狼狽，不由得相對一笑。王處一見了他這副富貴打扮，眉頭微微一皺，也不言語，隨著他走進廳堂。完顏康請王處一在上首坐了，說道：「道長和郭兄光降，真是三生之幸。」

　　王處一見他既不跪下磕拜，又不口稱師叔，更是心頭有氣，問道：「你跟你師父學了幾年武藝？」完顏康笑道：「晚輩懂什麼武藝？只跟師父練了幾年，三腳貓的玩意真叫道長和郭兄笑話了。」王處一哼了一聲，道：「全真派的功夫雖然不高，可還不是三腳貓。你師父日內就到，你知道嗎？」完顏康微笑道：「我師父就在這裡，道長要見他嗎？」王處一大出意外，忙道：「在哪裡？」完顏康不答他的問話，手掌輕擊兩下，對親隨道：「擺席！」眾親隨傳呼出去。完顏康陪著王郭兩人向花廳走去。

　　一路穿迴廊，繞畫樓，走了好長一段路。郭靖哪裡見過王府中這般豪華氣派，只看得眼也花了，老是記著見到完顏洪烈時可不知如何應付，又想：「大汗命我來刺殺完顏洪烈，可是他兒子卻是馬道長、王道長的師侄，我該不該殺他父親？」東思西想，心神不定。來到花廳，只見廳中有六七人相候。其中一人額頭三瘤墳起，正是三頭蛟侯通海，雙手叉腰，怒目瞪視。郭靖吃了一驚，但想有王道長在旁，諒他也不敢對自己怎樣，可是畢竟有些害怕，轉過了頭，目光不敢與他相觸，想起他追趕黃蓉的情狀，又是暗暗好笑。

　　完顏康滿面堆歡，向王處一道：「道長，這幾位久慕你的威名，都想見見，」他指著彭連虎道：「這位彭寨主，兩位已經見過啦。」兩人互相行了一禮。

　　完顏康伸手向一個紅顏白髮的老頭一張，道：「這位是長白山參仙梁子翁梁老前輩。」梁子翁拱手道：「得能見到鐵腳仙王真人，老夫這次進關可說是不虛此行。這位是西藏密宗的大手印靈智上人，我們一個來自東北，一個來自西南，萬里迢迢的，可說是前生有緣。」這梁子翁顯是十分健談。王處一向靈智上人行禮，那藏僧雙手合十相答。

　　忽聽一人嘶啞著嗓子說道：「原來江南七怪有全真派撐腰，才敢這般橫行無忌。」

　　王處一轉過頭打量那人，只見他一個油光光的禿頭，頂上沒半根頭髮，雙目佈滿紅絲，眼珠突出，看了這副異相，心中陡然想起，說道：「閣下可是鬼門龍王沙老前輩嗎？」那人怒道：「正是，原來你還知道我。」王處一心想：「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不知哪裡得罪他了？」當下溫言答道：「沙老前輩的大名，貧道向來仰慕得緊。」

　　那鬼門龍王名叫沙通天，武功可比師弟侯通海高得很多，只因他性子暴躁，傳授武藝時動不動就大發脾氣，因此一身深湛武功四個弟子竟是學不到十之二三。黃河四鬼在蒙古一戰，佔不到郭靖絲毫上風，在趙王完顏洪烈跟前大失面子，趙王此後對他四人也就不再如何看重。沙通天得知訊息後暴跳如雷，拳打足踢，將四人狠狠的打了一頓，黃河四鬼險些兒一齊名副其實。沙通天再命師弟侯通海去將郭靖擒來，卻又連遭黃蓉戲弄，丟盡了臉面。他越想越氣，也顧不得在眾人之間失禮，突然伸手就向郭靖抓去。

　　郭靖急退兩步，王處一舉起袍袖，擋在他身前。沙通天怒道：「好，你真的袒護這小畜生啦？」呼的一掌，猛向王處一胸前擊來。王處一見他來勢兇惡，只得出掌相抵，拍的一聲輕響，雙掌相交，正要各運內力推出，突然身旁轉出一人，左手壓住沙通天手腕，右手壓住王處一手腕，向外分崩，兩人掌中都感到一震，當即縮手。王處一與沙通天都是當世武林中的成名人物，素知對方了得，這時一個出掌，一個還掌，都已運上了內勁，豈知竟有人能突然出手震開兩人手掌。只見那人一身白衣，輕裘緩帶，神態甚是瀟灑，看來三十五六歲年紀，雙目斜飛，面目俊雅，卻又英氣逼人，身上服飾打扮，儼然是一位富貴王孫。

　　完顏康笑道：「這位是西域崑崙白駝山少主歐陽公子，單名一個克字。歐陽公子從未來過中原，各位都是第一次相見罷？」這人突如其來的現身，不但王處一和郭靖前所未見，連彭連虎、梁子翁等也都並不相識。大家見他顯了一手功夫，心中暗暗佩服，但西域白駝山的名字，卻誰也沒聽見過。歐陽克拱手道：「兄弟本該早幾日來到燕京，只因途中遇上了一點小事，耽擱了幾天，以致遲到了，請各位恕罪。」郭靖聽完顏康說他是白駝山的少主，早已想到路上要奪他馬匹的那些白衣女子，這時聽了他的說話，心頭一凜：「莫非我六位師父已跟他交過手了？不知六位師父有無損傷？」

　　王處一見對方個個武功了得，這歐陽克剛才這麼出手一壓，內力和自己當是在伯仲之間，勁力卻頗怪異，要是說僵了動手，一對一尚且未必能勝，要是對方數人齊上，自己如何能敵？當即問完顏康道：「你師父呢？為什麼不請他出來？」完顏康道：「是！」轉頭對親隨道：「請師父出來見客！」那親隨答應去了。王處一大慰，心想：「有丘師兄在此，勁敵再多，我們三人至少也能自保。」

　　過不多時，只聽靴聲橐橐，廳門中進來一個肥肥胖胖的錦衣武官，下頦留著一叢濃髯，四十多歲年紀，模樣頗為威武。完顏康上前叫了聲「師父」，說道：「這位道長很想見見您老人家，已經問過好幾次啦。」王處一大怒，心道：「好小子，你膽敢如此消遣我？」又想：「瞧這武官行路的模樣，身上沒什麼高明功夫，那小子的詭異武功定然不是他傳的。」那武官道：「道士，你要見我有什麼事，我是素來不喜見僧道尼姑的。」王處一氣極反笑，說道：「我是要向大人化緣，想化一千兩銀子。」那武官名叫湯祖德，是趙王完顏洪烈手下的一名親兵隊長，當完顏康幼時曾教過他武藝，因此趙王府裡人人都叫他師父，這時聽王處一獅子大開口，一化就是一千兩銀子，嚇了一跳，斥道：「胡說！」完顏康接口道：「一千兩銀子，小意思，小意思。」向親隨道：「快去準備一千兩銀子，待會給道爺送去。」湯祖德聽了，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從頭至腳、又從腳至頭的打量王處一，猜不透這道士是什麼來頭。完顏康道：「各位請入席罷。王道長初到，請坐首席。」王處一謙讓不得，終於在首席坐了。酒過三巡，王處一道：「各位都是在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請大家說句公道話，姓穆的父女兩人之事，該當怎麼辦？」眾人目光都集在完顏康臉上，瞧他如何對答。完顏康斟了一杯酒，站起身來，雙手奉給王處一，說道：「晚輩先敬道長一杯，那件事道長說怎麼辦，晚輩無有不遵。」王處一一楞，想不到他竟答應得這麼爽快，當下舉杯一口飲盡，說道：「好！咱們把那姓穆的請來，就在這裡談罷。」完顏康道：「正該如此。就勞郭兄大駕，把那位穆爺邀來如何？」王處一點了點頭。郭靖當即離席，出了王府，來到高昇客棧。走進穆易的店房，父女兩人卻已人影不見，連行囊衣物都已帶走。一問店伙，卻說剛才有人來接他們父女走了，房飯錢已經算清，不再回來。郭靖忙問是誰接他們走的，店伙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郭靖匆匆回到趙王府。完顏康下席相迎，笑道：「郭兄辛苦啦，那位穆爺呢？」郭靖說了。完顏康歎道：「啊喲，那是我對不起他們啦。」轉頭對親隨道：「你快些多帶些人，四下尋訪，務必請那位穆爺轉來。」親隨答應著去了。這一來鬧了個事無對證，王處一倒不好再說什麼，但心中好生疑惑，尋思：「要請那姓穆的前來，只須差遣一兩名親隨便是，這小子卻要郭靖自去，顯是要他親眼見到穆家父女已然不在，好作見證。」冷笑道：「不管誰弄什麼玄虛，將來總有水落石出之日。」完顏康笑道：「道長說得是。不知那位穆爺弄什麼玄虛，當真古怪。」

　　那湯祖德先前見小王爺一下子就給這道士騙去了一千兩銀子，心中早就又是不忿，又是肉痛，這時見那道士神色凜然，對小王爺好生無禮，更是氣憤，發話道：「你這道士是哪一所道觀的？憑了什麼到這裡打秋風？」

　　王處一道：「你這將軍是哪一國人？憑了什麼到這裡做官？」他見湯祖德明明是漢人，卻在金國做武官，欺壓同胞，忍不住出言嘲諷。湯祖德生平最恨之事，就是別人提起他是漢人。他自覺一身武藝，對金國辦事又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但金朝始終不讓他帶兵，也不給做個方面大員，辛苦了二十多年，官銜雖然不小了，卻仍是在趙王府中領個閒職。王處一的話正觸到了他的痛處，臉色立變，虎吼一聲，站了起來，隔著梁子翁與歐陽克兩人，出拳向王處一臉上猛力擊去。王處一眼見拳頭打來，右手伸出兩根食指，夾住了他手腕，笑道：「你不肯說也就罷了，何必動粗？」湯祖德這一拳立時在空中停住，連使了幾次勁，始終進不了半寸。他又驚又怒，罵道：「好妖道，你使妖法！」用力回奪，竟然縮不回來，紫脹了面皮，尷尬異常。梁子翁坐在他身旁，笑道：「將軍別生氣，還是坐下喝酒罷！」伸手向他右肩按去。王處一知道憑自己這兩指之力，夾住湯祖德的手腕綽綽有餘，抵擋梁子翁這一按卻是不足，當即鬆開手指，順手便向湯祖德左肩按落，這一下變招迅捷，梁子翁不及縮手，兩股勁力同時按上了湯祖德雙肩。湯祖德當真是祖上積德，名不虛取，竟有兩大高手同時向他夾擊，面子大是不小，雙手不由自主的向前撐出，噗噗兩聲，左手按入一碗糟溜魚，右手浸入一碗酸辣湯，喀喇喇一陣響亮，兩碗碎裂，魚骨共瓷片同刺，熱湯與鮮血齊流。湯祖德哇哇大叫，雙手亂揮，油膩四濺，湯水淋漓。眾人哈哈大笑，急忙閃避。湯祖德羞憤難當，急奔而入。眾僕役忍住了笑上前收拾，良久方妥。沙通天道：「全真派威鎮南北，果然名不虛傳。兄弟要向道長請教一件事。」王處一道：「不敢，沙老前輩請說。」沙通天道：「黃河幫與全真教向來各不相犯，道長為什麼全力給江南七怪撐腰，來跟兄弟為難？全真教雖然人多勢眾，兄弟可也不懼。」王處一道：「沙老前輩這可有誤會了。貧道雖然知道江南七怪的名頭，但和他們七人沒一個相識。我一位師兄還和他們結下了一點小小梁子。說到幫著江南七怪來跟黃河幫生事，那是決計沒有的事。」沙通天怪聲道：「好極啦，那麼你就把這小子交給我。」一躍離座，伸手就往郭靖頸口抓來。王處一知道郭靖躲不開這一抓，這一下非受傷不可，當即伸手在郭靖肩頭輕輕一推，郭靖身不由主的離椅躍出。只聽喀喇一聲，沙通天五指落下，椅背已斷。這一抓裂木如腐，確是武林中罕見的凌厲功夫。

　　沙通天一抓不中，厲聲喝道：「你是護定這小子啦？」王處一道：「這孩子是貧道帶進王府來的，自要好好帶他出去。沙兄放他不過，日後再找他晦氣如何？」

　　歐陽克道：「這少年如何得罪了沙兄，說出來大家評評理如何？」沙通天尋思：「這道士武功絕不在我之下，憑我們師兄弟二人之力，想來留不下那小畜生。彭賢弟雖會助我，但這歐陽克武功了得，不知是什麼來頭，要是竟和這牛鼻子連手，事情就不好辦了。」當下說道：「我有四個不成材的弟子，跟隨趙王爺到蒙古去辦一件大事，眼見可以成功，卻給這姓郭的小子橫裡竄出來壞了事，可叫趙王爺惱恨之極。各位想想，咱們連這樣一個小子也奈何不得，趙王爺請咱們來淨是喝酒吃飯的嗎？」他性子雖然暴躁，卻也非莽撞糊塗的一勇之夫，這麼一番話，郭靖登時成了眾矢之的。席上除了王處一與郭靖之外，人人都是趙王厚禮聘請來的，完顏康更是趙王的世子，聽了沙通天這番話，都是聳然動容，個個決意把郭靖截了下來，交給趙王處分。王處一暗暗焦急，籌思脫身之道，但在這強敵環伺之下，實是彷徨無策。本來他想完顏康是自己師侄，雖是大金王子，對自己總不敢如何，萬料不到他對師叔非但全無長幼之禮，而且在府中伏下了這許多高手，早知如此，自不能貿然深入虎穴前來赴宴。就算要來查問清楚，也不該帶了郭靖這少年同來。自己要脫身而走，諒來眾人也留不住，要同時救出郭靖卻大非易事，當下神色仍是十分鎮定，心想：「眼下不可立時破臉，須得拖延時刻，探明各人的虛實。」說道：「各位威名遠震，貧道一向仰慕得緊，今日有緣得見高賢，真是欣喜已極。」向郭靖一指，道：「這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沙龍王，各位既要將他留下，貧道勢孤力弱，雖是明知不可，卻也難違眾意。只是貧道斗膽求各位顯一下功夫，好令這少年知道，不是貧道不肯出力，實在愛莫能助。」三頭蛟侯通海氣已悶了半日，立即離座，捋起長衣，叫道：「我先請教你的高招。」王處一道：「貧道這一點點薄藝，如何敢和各位過招？盼望侯兄大顯絕技，讓貧道開開眼界，也好教訓教訓這個少年，教他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日後不敢再妄自逞能。」侯通海聽他似乎話中含刺，至於含什麼刺，心中可不明白了，自是不知如何回答。

　　沙通天心想：「全真派的道士很難惹，不和他動手也好。」對侯通海道：「師弟那你就練練『雪裡埋人」的功夫，請王真人指教。」王處一連說不敢。

　　這時飛雪兀自未停，侯通海奔到庭中，雙臂連掃帶扒，堆成了一個三尺來高的雪墳，用腳踹得結實，倒退三步，忽地躍起，頭下腳上，撲的一聲，倒插在雪墳之中，白雪直沒到他胸口。郭靖看了摸不著頭腦，不知這是什麼功夫，只見他倒插在雪裡，動也不動。沙通天向完顏康的親隨們道：「相煩各位管家，將侯爺身旁的雪打實。」眾親隨都覺得十分有趣，笑嘻嘻的將侯通海胸旁四周的雪踏得結結實實。原來沙通天和侯通海在黃河裡稱霸，水上功夫都極為了得。熟識水性講究的是水底潛泳不換氣，是以侯通海把頭埋在雪裡土裡，凝住呼吸，能隔一頓飯的功夫再出來，這是他平日練慣了的。眾人飲酒讚賞，過了良久，侯通海雙手一撐，一個「鯉魚打挺」，將頭從雪中拔出，翻身直立。郭靖是少年心性，首先拍掌叫好。侯通海歸座飲酒，卻狠狠望了他一眼。郭靖見他三枚肉瘤上都留有白雪，忍不住提醒他：「侯三爺，你頭上有雪。」侯通海怒道：「我渾號三頭蛟，可不是行三，你幹麼叫我侯三爺？我偏偏是侯四爺，你管得著嗎？我頭上有雪，難道自己不知？我本來要抹，你這小子說了之後，偏偏不抹。」廳中暖和，雪融為水，從他額上分三行流下，他侯四爺言出如山，大丈夫說不抹就不抹。沙通天道：「我師弟的功夫很粗魯，真是見笑了。」說著伸手從碟中抓起一把瓜子，中指連彈，瓜子如一條線般直射出去。一顆顆瓜子都嵌在侯通海所堆的那個雪堆之上，片刻之間，在雪堆上嵌成了一個簡寫的「黃」字。雪堆離他座位總有三丈之遙，他彈出瓜子，居然能整整齊齊的嵌成一字，眼力手力之準實是驚人。王處一心想：「難怪鬼門龍王獨霸黃河，果然是有非同小可的藝業。」轉眼間雪堆上又出現了一個「河」字，一個「九」字，看來他是要打成「黃河九曲」四個字了。彭連虎笑道：「沙大哥，你這手神技可讓小弟佩服得五體投地。咱們向來合夥做買賣，這位王道長既要考較咱們，做兄弟的借光大哥這手神技，也來露露臉罷。」身子一晃，已躍到廳口。這時沙通天已把最後一個「曲」字打了一半，彭連虎忽地伸出雙手，左伸右收，右伸左收，將沙通天彈出的瓜子一顆顆的都從空中截了下來。瓜子體型極小，去得又快，但他居然沒漏了一顆。一個發得快，一個接得也快，猶如流水一般，一碟瓜子堪堪都將轉入彭連虎手中。

　　眾人叫好聲中，彭連虎笑躍歸座，沙通天才將那半個「曲」打成。要是換了別人，彭連虎這一下顯然有損削他威風之嫌，但兩人交情深厚，沙通天只微微一笑，並不見怪，回頭對歐陽克道：「歐陽公子露點什麼，讓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面的人開開眼界。」歐陽克聽他語含譏刺，知道先前震開他的手掌，此人心中已不無芥蒂，心想顯些什麼功夫，叫這禿頭佩服我才好，只見侍役正送上四盆甜品，在每人面前放上一雙新筷，將吃過鹹食的筷子收集起來。歐陽克將那筷子接過，隨手一撒，二十隻筷子同時飛出，插入雪地，整整齊齊的排成四個梅花形。將筷子擲出插入雪中，那是小童也會之事，自然絲毫不難，但一手撒出二十隻筷子而布成如此整齊的圖形，卻又是難到了極處。這一招的功力深妙之處，郭靖與完顏康還不大瞭然，但王處一與沙通天等人都是暗暗驚佩，齊聲喝彩。王處一眼見各人均負絕藝，苦思脫身之計，陡然想起：「這些武林中的好手，平時遇到一人已是不易，怎麼忽然都聚集在這裡？像白駝山少主、靈智上人、參仙老怪等人，都是極少涉足中原的，為什麼一齊來了燕京？這中間定有一樁重大的圖謀。」只見參仙老怪梁子翁笑嘻嘻的站起身來，向眾人拱了拱手，緩步走到庭中，忽地躍起，左足探出，已落在歐陽克插在雪地的筷子之上，拉開架子，「懷中抱月」、「二郎擔山」、「拉弓式」、「脫靴轉身」，把一路巧打連綿的「燕青拳」使了出來，腳下縱跳如飛，每一步都落在豎直的筷子之上。只見他「讓步跨虎」、「退步收勢」，把一路「燕青拳」打完，二十隻筷子仍是整整齊齊的豎在雪地，沒一隻欹側彎倒。梁子翁臉上笑容不斷，縱身回席。登時彩聲滿堂。郭靖更是不住的嘖嘖稱奇。這時酒筵將完，眾僕在一隻隻金盆中盛了溫水給各人洗手，王處一心想：「現下只等靈智上人顯過武功，這些人就要一齊出手了。」斜眼看那藏僧時，只見他若無其事的把雙手浸在金盆之中，毫不理會。各人早已洗手完畢，他一雙手還是浸在盆裡，眾人見他慢吞吞的若有所思，都感到有點奇怪，過了一會，他那隻金盆中忽有一縷縷的水氣上升。再過一陣，盆裡水氣愈冒愈盛。片刻之間，盆裡發出微聲，小水泡一個個從盆底冒將上來。王處一暗暗心驚：「這藏僧內功好生了得！事不宜遲，我非先發制人不可。」眼見眾人的目光都集注在靈智上人雙手伸入的金盆，心想：「眼前時機稍縱即逝，只有給他們來個出其不意，先下手為強。」突然身子微側，左手越過兩人，隔座拿住了完顏康腕上脈門，將他提過，隨即抓住他背心上的穴道。沙通天等大驚，一時不知所措。

　　王處一右手提起酒壺，說道：「今日會見各位英雄，實是有緣。貧道借花獻佛，敬各位一杯。」右手提起酒壺給各人一一斟酒。只見酒壺嘴中一道酒箭激射而出，依次落在各人酒杯之中，不論那人距他是遠是近，這一道酒箭總是恰好落入杯內。有的人酒杯已空，有的還剩下半杯，但他斟來無一不是恰到好處，或多或少，一道酒箭從空而降，落入杯中後正好齊杯而滿，既無一滴溢出，也無一滴落在杯外。靈智上人等眼見他從斟酒之中，顯示了深湛內功，右手既能如此斟酒，左手搭在完顏康背上，稍一運勁，立即便能震碎他的心肺內臟，明明是我眾敵寡，但投鼠忌器，大家眼睜睜的不敢動手。王處一最後替自己和郭靖斟滿了酒，舉杯飲乾，朗然說道：「貧道和各位無冤無仇，和這位姓郭的小哥也是非親非故，但見他頗有俠義之心，是個有骨氣的少年，是以想求各位瞧著貧道薄面，放他過去。」眾人默不作聲。王處一道：「各位若肯大肚寬容，貧道也就放了小王爺，一位金枝玉葉的小王爺，換一個尋常百姓，各位決不吃虧，怎麼樣？」梁子翁笑道：「王道長爽快得很，這筆生意就這樣做了。」

　　王處一毫不遲疑，左手鬆開，完顏康登得自由。王處一知道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儘管邪毒狠辣，私底下幹事罔顧信義，但在旁人之前決計不肯食言而肥，自墮威名，當下向各人點首為禮，拉了郭靖的手，說道：「就此告辭，後會有期。」眾人眼見一尾入了網的魚兒竟自滑脫，無不暗呼可惜，均感臉上無光。完顏康定了定神，含笑道：「道長有暇，請隨時過來敘敘，好讓後輩得聆教益。」站起身來，恭送出去。王處一哼了一聲，說道：「咱們的事還沒了，定有再見的日子！」走到花廳門口，靈智上人忽道：「道長功力精奧，令人拜服之至。」雙手合十，施了一禮，突然雙掌提起，一股勁風猛然撲出。王處一舉手回禮，也是運力於掌，要以數十年修習的內功相抵。兩股勁風剛觸到，靈智上人突變內力為外功，右掌陡然探出，來抓王處一手腕。這一下迅捷之至，王處一變招卻也甚是靈動。反手勾腕，強對強，硬碰硬，兩人手腕一搭上，立即分開。靈智上人臉色微變，說道：「佩服，佩服！」後躍退開。王處一微笑道：「大師名滿江湖，怎麼說了話不算數？」靈智上人怒道：「我不是留這姓郭的小子，我是要留你……」他為王處一掌力所震，已然受傷，若是靜神定心，調勻呼吸，一時還不致發作，但為王處一的言語所激，怒氣上衝，一言未畢，大口鮮血直噴出來。王處一不敢停留，牽了郭靖的手，急步走出府門。沙通天、彭連虎等眾人一則有話在先，不肯言而無信，再則見靈智上人吃了大虧，心下均各凜然，也不再上前阻攔。王處一快步走出趙王府府門十餘丈，轉了個彎，見後面無人追來，低聲說道：「你背我到客店去。」郭靖聽他聲音微弱，有氣沒力，不覺大吃一驚，只見他臉色蒼白，滿面病容，和適才神采飛揚的情狀大不相同，忙道：「道長，你受傷了嗎？」王處一點點頭，一個踉蹌，竟自站立不穩。郭靖忙蹲下身來，把他負在背上，快步而行，走到一家大客店門前，正要入內。王處一低聲道：「找……找最僻靜……地方的小……小店。」郭靖會意，明白是生恐對頭找來，他身受重傷，自己本領低微，只要給人尋到，那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於是低頭急奔。他不識道路，盡往人少屋陋的地方走去，果然越走越是偏僻，只感到背上王處一呼吸愈來愈弱，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客店，眼見門口和店堂又小又髒，當下也顧不得這許多，闖進店房，將他放在炕上。王處一道：「快……快……找一隻大缸……盛滿……滿清水……」郭靖道：「還要什麼？」王處一不再說話，揮手催他快去。

　　郭靖忙出房吩咐店伴，摸出一錠銀子，放在櫃上，又賞了店小二幾錢銀子。他來到中原數日，倒也已明白了賞人錢財的道理。那店小二歡天喜地，忙抬了一口大缸放在天井之中，把清水裝得滿滿地。郭靖回報已經辦妥。王處一道：「好……好孩子，你抱我放在缸裡……不許……別人過來。」郭靖不解其意，依言將他抱入缸內，清水直浸到頭頸，再命店小二攔阻閒人。只見王處一閉目而坐，急呼緩吸，過了一頓飯工夫，一缸清水竟漸漸變成黑色，他臉色卻也略復紅潤。王處一道：「扶我出來，換一缸清水。」郭靖依然換了水，又將他放入缸內。這時才知他是以內功逼出身上毒質，化在水裡。這般連換了四缸清水。水中才無黑色。王處一笑道：「沒事啦。」扶著缸沿，跨了出來，歎道：「這藏僧的功夫好毒！」郭靖放了心，甚是喜慰，問道：「那藏僧手掌上有毒麼？」王處一道：「正是，毒沙掌的功夫我生平見過不少，但從沒見過這麼厲害的，今日幾乎性命不保。」郭靖道：「幸好沒事了。您要吃什麼東西，我叫人去買。」王處一命他向櫃上借了筆硯，開了一張藥方，說道：「我性命已然無礙，但內臟毒氣未淨，十二個時辰之內如不除去，不免終身殘廢。」郭靖接過藥方，如飛而去，見橫街上有一家藥鋪，忙將藥方遞到櫃上。店伴接過方子一看，說道：「客官來得不巧，方子上血竭、田七、沒藥、熊膽四味藥，小店剛巧沒貨。」郭靖不等他說第二句，搶過方子便走。哪知走到第二家藥鋪，仍是缺少這幾味藥，接連走了七八家，無不如此。郭靖又急又怒，在城中到處奔跑買藥，連三開間門面、金字招牌的大藥鋪，也都說這些藥本來存貨不少，但剛才正巧給人盡數搜買了去。郭靖這才恍然，定是趙王府中的人料到王處一中毒受傷後定要使用這些藥物，竟把全城各處藥鋪中這幾味主藥都抄得乾乾淨淨，用心可實在歹毒。當下垂頭喪氣的回到客店，對王處一說了。王處一歎了一口氣，臉色慘然。郭靖心中難過，伏在桌上放聲大哭。王處一笑道：「人人有生必有死，生固欣然，死亦天命，何況我也未見得會死呢，又何必哭泣？」輕輕擊著床沿，縱聲高歌：「知其雄兮守其雌，知其白兮守其黑，知榮守辱兮為道者損，損之又損兮乃至無極。」郭靖收淚看著他，怔怔的出神。王處一哈哈一笑，盤膝坐在床上，用起功來。郭靖不敢驚動，悄悄走出客房，忽想：「我趕到附近市鎮去，他們未必也把那裡的藥都買光了。」想到此法，心中甚喜，正要去打聽附近市鎮的遠近道路，只見店小二匆匆進來，遞了一封信給他，信封上寫著「郭大爺親啟」五字。郭靖心中奇怪：「是誰給我的信？」忙撕開封皮，抽出一張白紙，見紙上寫道：「我在城外向西十里的湖邊等你，有要緊事對你說，快來。」下面畫著一個小叫化的圖像，笑嘻嘻的正是黃蓉，形貌甚是神似。郭靖心想：「他怎知我在這裡？」問道：「這信是誰送來的？」店小二道：「是街邊的一個閒漢送來的。」

　　郭靖回進店房，見王處一站在地下活動手足，說道：「道長，我到附近市鎮去買藥。」王處一道：「我們既想到這一層，他們何嘗想不到？不必去啦。」

　　郭靖不肯死心，決意一試，心想：「黃賢弟聰明伶俐，我先跟他商量商量。」說道：「我的好朋友約我見面，弟子去一下馬上就回。」說著將信給王處一看了。

　　王處一沉吟了一下，問道：「這孩子你怎麼認得的？」郭靖把旅途相逢的事說了。王處一道：「他戲弄侯通海的情狀我都見到了，這人的身法好生古怪……」隨即正色道：「你此去可要小心了。這孩子的武功遠在你之上，身法之中卻總是透著一股邪氣，我也摸不準是什麼緣故。」郭靖道：「我和他是生死之交，他決不能害我。」王處一歎道：「你和他相識有多久，能說什麼生死之交？你莫瞧他人小，他要算計你時，你定然對付不了。」郭靖心中對黃蓉絕無半分猜疑，心想：「道長這麼說，必因是不知黃賢弟的為人。」當下滿口誇說黃蓉的好處。王處一笑道：「你去吧。少年人無不如此，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人……瞧這人身形與說話聲音，似乎不是……似乎是個……你難道當真看不出……」說到這裡，不說下去了，只搖了搖頭。郭靖把藥方揣在懷裡，出了西門，放開腳步，向城外奔去。出得城來，飛雪愈大，雪花點點撲面，放眼只見白茫茫的一片，野外人蹤絕跡，行了將近十里，前面水光閃動，正是一個小小湖泊。此時天氣倒不甚寒，湖中並未結冰，雪花落在湖面，都融在水裡，湖邊一排排都是梅樹，梅花再加上冰花雪蕊，更顯皎潔。郭靖四望不見人影，焦急起來：「莫非他等我不來，先回去了？」放聲大叫：「黃賢弟，黃賢弟。」只聽忽喇喇一聲響，湖邊飛起兩隻水鳥。郭靖好生失望，再叫了兩聲，又想：「或許他還未到達，我在這裡等他便了。」

　　當下坐在湖邊，既掛念黃蓉，又掛念王處一的傷勢，也無心欣賞雪景，何況這大雪紛飛之象，他從小就在塞外見慣了的，至於黃沙大漠與平湖寒梅之間的不同，他也不放在心上。等了好一陣，忽聽得西首樹林中隱隱傳來爭吵之聲，他好奇心起，快步過去，只聽得一人粗聲說道：「這當兒還擺什麼大師哥的架子？大家半斤八兩，你還不是也在半空中蕩鞦韆。」另一人道：「他媽的！剛才你若不是這麼膽小，轉身先逃，咱們四個打他一個，難道便會輸了？」又一人道：「你逃得摔了一交，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聽聲音似乎是黃河四鬼。郭靖手按腰間軟鞭，探頭往林中張去，卻空蕩蕩的不見人影。忽聽得聲音從高處傳來，有人說道：「明刀明槍的交戰，咱們決不能輸，誰料得到這小叫化詭計百出……」郭靖抬起頭來，只見四個人吊在空中，搖搖擺擺，兀自指手劃腳的爭吵不休，卻不是黃河四鬼是誰？他一見之下，心中大喜，料知黃蓉必在左近，笑吟吟的走過去，說道：「咦，你們又在這裡練輕功！」錢青健怒道：「誰說是練輕功？你這渾小子不生眼睛，咱們是給人吊在這裡的。」郭靖哈哈大笑。錢青健怒極，空中飛腳要去踢他，但相距遠了，卻哪裡踢得著？馬青雄罵道：「臭小子，你再不滾得遠遠的，老子撒尿淋你了！」郭靖笑得彎了腰，說道：「我站在這裡，你的尿淋我不著。」突然身後有人輕輕一笑，郭靖轉過頭去，水聲響動，一葉扁舟從樹叢中飄了出來。只見船尾一個女子持槳盪舟，長髮披肩，全身白衣，頭髮上束了條金帶，白雪一映，更是燦然生光。郭靖見這少女一身裝束猶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蕩近，只見那女子方當韶齡，不過十五六歲年紀，肌膚勝雪，嬌美無比，容色絕麗，不可逼視。

　　郭靖只覺耀眼生花，不敢再看，轉開了頭，緩緩退開幾步。那少女把船搖到岸邊，叫道：「郭哥哥，上船來吧！」郭靖猛吃一驚，轉過頭來，只見那少女笑靨生春，衣襟在風中輕輕飄動。郭靖如癡似夢，雙手揉了揉眼睛。那少女笑道：「怎麼？不認識我啦？」郭靖聽她聲音，依稀便是黃蓉模樣，但一個骯髒襤褸的男叫化，怎麼會忽然變成一個仙女，真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聽得背後黃河四鬼紛紛叫嚷：「小姑娘，快來割斷我們身上繩索，放我們下來！」「你來幫個忙，我給你一百兩銀子！」「每人一百兩，一共四百兩！」「你要八百兩也行。」

　　那少女對他們渾不理睬，笑道：「我是你的黃賢弟啊，你不睬我了嗎？」郭靖再定神一看，果見她眉目口鼻確和黃蓉一模一樣，說道：「你……你………」只說了兩個「你」字，再也接不下去了。黃蓉嫣然一笑，說道：「我本是女子，誰要你黃賢弟、黃賢弟的叫我？快上船來罷。」郭靖恍在夢中，雙足一點，躍上船去。黃河四鬼兀自將救人的賞格不斷提高。黃蓉把小舟蕩到湖心，取出酒菜，笑道：「咱們在這裡喝酒賞雪，那不好嗎？」這時離黃河四鬼已遠，叫嚷之聲已聽不到了。郭靖心神漸定，笑道：「我真糊塗，一直當你是男子，以後不能再叫你黃賢弟啦！」黃蓉笑道：「你也別叫我黃賢妹，叫我作蓉兒罷。我爸爸一向這樣叫的。」郭靖忽然想起，說道：「我給你帶了點心來。」從懷裡掏出完顏康送來的細點，哪知他背負王處一、換水化毒、奔波求藥，早把點心壓得或扁或爛，不成模樣。黃蓉看了點心的樣子，輕輕一笑。郭靖紅了臉，道：「吃不得了！」拿起來要拋入湖中。黃蓉伸手接過，道：「我愛吃。」郭靖一怔，黃蓉已把一塊點心放在口裡吃起來。郭靖見她吃了幾口，眼圈漸紅，眼眶中慢慢充了淚水，更是不解。黃蓉道：「我生下來就沒了媽，從沒有誰這樣記著我過……」說著幾顆淚水流了下來。她取出一塊潔白的手帕，郭靖以為她要擦拭淚水，哪知她把幾塊壓爛了的點心細心包好，放在懷裡，回眸一笑，道：「我慢慢的吃。」

　　郭靖絲毫不懂這種女兒情懷，只覺這個「黃賢弟」的舉動很是特異，當下問她道：「你說有要緊事對我說，是什麼事？」黃蓉笑道：「我要跟你說，我不是什麼黃賢弟，是蓉兒，這不是要緊事麼？」郭靖也是微微一笑，說道：「你這樣多好看，幹麼先前扮成個小叫化？」黃蓉側過了頭，道：「你說我好看嗎？」郭靖歎道：「好看極啦，真像我們雪山頂上的仙女一般。」黃蓉笑道：「你見過仙女了？」郭靖道：「我沒見過，見了那還有命活？」黃蓉奇道：「怎麼？」郭靖道：「蒙古的老人家說，誰見了仙女，就永遠不想再回到草原上來啦，整天就在雪山上發癡，沒幾天就凍死了。」黃蓉笑道：「那麼你見了我發不發癡？」郭靖臉一紅，急道：「咱們是好朋友，那不同的。」黃蓉點點頭，正正經經的道：「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不管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是好看還是醜八怪。」隔了片刻，說道：「我穿這樣的衣服，誰都會對我討好，那有什麼希罕？我做小叫化的時候你對我好，那才是真好。」她這時心情極好，笑道：「我唱個曲兒給你聽，好嗎？」郭靖道：「明兒再唱好不好？咱們要先給王道長買藥。」當下把王處一在趙王府受傷、買不到傷藥的情形簡略說了。黃蓉道：「我本在奇怪，你滿頭大汗的在一家家藥鋪裡奔進奔出，不知道幹什麼，原來是為了這個。」郭靖這才想起，他去買藥時黃蓉已躡在他身後，否則也不會知道他的住所，說道：「黃賢弟，我騎你的小紅馬去買藥好嗎？」黃蓉正色道：「第一，我不是黃賢弟。第二，那小紅馬是你的，難道我真會要你的嗎？我只是試試你的心。第三，到附近市鎮去，也未必能買到藥。」郭靖聽她所料的與王處一不謀而合，不禁甚是惶急。黃蓉微笑道：「現下我唱曲兒了，你聽著。」但見她微微側過了頭，斜倚舟邊，一縷清聲自舌底吐出：「雁霜寒透幙。正護月雲輕，嫩冰猶薄。溪奩照梳掠。想含香弄粉，覯妝難學。玉肌瘦弱，更重重龍綃襯著。倚東風，一笑嫣然，轉盼萬花羞落。

　　「寂寞！家山何在：雪後園林，水邊樓閣。瑤池舊約，麟鴻更仗誰托？粉蝶兒只解尋花覓柳，開遍南枝未覺。但傷心，冷淡黃昏，數聲畫角。」郭靖一個字一個字的聽著，雖然於詞義全然不解，但清音嬌柔，低回婉轉，聽著不自禁的心搖神馳，意酣魂醉，這一番纏綿溫存的光景，竟是他出世以來從未經歷過的。黃蓉一曲既終，低聲道：「這是辛大人所作的『瑞鶴仙』，是形容雪後梅花的，你說做得好嗎？」郭靖道：「我一點兒也不懂，歌兒是很好聽的。辛大人是誰啊？」黃蓉道：「辛大人就是辛棄疾。我爹爹說他是個愛國愛民的好官。北方淪陷在金人手中，岳爺爺他們都給奸臣害了，現下只有辛大人還在力圖恢復失地。」郭靖雖然常聽母親說起金人殘暴，虐殺中國百姓，但終究自小生長蒙古，家國之痛在他並不深切，說道：「我從未來過中原，這些事你將來慢慢說給我聽，這當兒咱們想法兒救王道長要緊。」黃蓉道：「你聽我話，咱們在這兒多玩一陣，不用著急。」郭靖道：「他說十二個時辰之內不服藥，就會殘廢的！」黃蓉道：「那就讓他殘廢好了，又不是你殘廢，我殘廢。」郭靖「啊」的一聲，跳起身來，道：「這……這……」臉上已現怒色。黃蓉微笑道：「不用著惱，我包你有藥就是。」郭靖聽她言下之意似是十拿九穩，再者自己也無別法，心想：「她計謀武功都遠勝於我，聽她的話一定錯不了。」只得暫且放寬胸懷。黃蓉說起怎樣把黃河四鬼吊在樹上，怎樣戲弄侯通海，兩人拊掌大笑。眼見暮色四合，漸漸的白雪、湖水、梅花都化成了朦朦朧朧的一片，黃蓉慢慢伸出手去，握住了郭靖的手掌，低聲道：「現今我什麼都不怕啦。」郭靖道：「怎麼？」黃蓉道：「就算爸爸不要我，你也會要我跟著你的，是不是？」郭靖道：「那當然。蓉兒，我跟你在一起，真是……真是……真是歡喜。」黃蓉輕輕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覺一股甜香圍住了他的身體，圍住了湖水，圍住了整個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還是黃蓉身上發出來的。兩人握著手不再說話。過了良久良久，黃蓉歎了口氣，道：「這裡真好，只可惜咱們要走啦。」郭靖道：「為什麼？」黃蓉道：「你不是要去拿藥救王道長嗎？」郭靖喜道：「啊，到哪裡去拿？」黃蓉道：「藥鋪子的那幾味藥，都到哪裡去啦？」郭靖道：「定是給趙王府的人搜去了。」黃蓉道：「不錯，咱們就到趙王府拿去。」郭靖嚇了一跳，道：「趙王府？」黃蓉道：「正是！」郭靖道：「那去不得。咱們倆去只有送命的份兒。」

　　黃蓉道：「難道你就忍心讓王道長終身殘廢？說不定傷勢厲害，還要送命呢！」郭靖熱血上衝，道：「好，不過，不過你不要去。」黃蓉道：「為什麼？」郭靖道：「總而言之，你不能去。」卻說不出個道理來。

　　黃蓉低聲道：「你再體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難，難道我獨個兒能活著嗎？」

　　郭靖心中一震，不覺感激、愛惜、狂喜、自憐，諸般激情同時湧上心頭，突然間勇氣百倍，頓覺沙通天、彭連虎等人殊不足畏，天下更無難事，昂然道：「好，咱倆去拿藥。」兩人把小舟划進岸邊，上岸回城，向王府而去。走到半路，郭靖忽然記起黃河四鬼兀自掛在樹上，停步說道：「啊，要不要去放了那四個人下來？」黃蓉格格一笑，道：「這四個傢伙自稱『剛烈雄健』，厲害得很，凍不爛、餓不死的。就算餓死了，『梅林四鬼』可也比『黃河四鬼』高雅得多。」

## 第09回　鐵槍破犁

　　郭黃二人來到趙王府後院，越牆而進，黃蓉柔聲道：「你的輕身功夫好得很啊！」郭靖伏在牆腳邊，察看院內動靜，聽她稱讚，心頭只覺說不出的溫馨甜美。

　　過了片刻，忽聽得腳步聲響，兩人邊談邊笑而來，走到相近，只聽一人道：「小王爺把這姑娘關在這裡，你猜是為了什麼？」另一個笑道：「那還用猜？這樣美貌的姑娘，你出娘胎之後見過半個嗎？」先一人道：「瞧你這副色迷迷的樣兒，小心小王爺砍掉你的腦袋。這個姑娘麼，相貌雖美，可還不及咱們王妃。」另一人道：「這種風塵女子，你怎麼拿來跟王妃比？」先一人道：「王妃，你道她出身又……」說到這裡，忽然住口，咳嗽了兩聲，轉口道：「小王爺今日跟人打架，著實吃了虧，大夥兒小心些，別給他作了出氣袋，討一頓好打。」另一人道：「小王爺這麼一拳打來，我就這麼一避，跟著這麼一腳踢出……」先一人笑道：「別自己臭美啦！」郭靖尋思：「原來那完顏康已經有了個美貌的意中人，因此不肯娶那穆姑娘了，倒也難怪。但既是如此，他就不該去跟穆姑娘比武招親，更不該搶了人家的花鞋兒不還。他為什麼又把人家關起來？難道是人家不肯，他要用強逼迫嗎？」這時兩人走得更近了，一個提了一盞風燈，另一個提著一隻食盒，兩人都是青衣小帽、僕役的打扮。那提食盒的笑道：「又要關人家，又怕人家餓壞了，這麼晚啦，還巴巴的送菜去。」另一個道：「不是又風流又體貼，怎能贏得美人兒的芳心？」」兩人低聲談笑，漸漸走遠。

　　黃蓉好奇心起，低聲道：「咱們瞧瞧去，到底是怎麼樣的美人。」郭靖道：「還是盜藥要緊。」黃蓉道：「我偏要先看美人！」舉步跟隨兩個僕役。郭靖心想：「女人有什麼好看？真是古怪。」他卻哪裡知道，凡是女子聽說哪一個女人美貌，若不親眼見上一見，可比什麼都難過，如果自己是美麗女人，那是更加非去看一看、比一比不可。郭靖卻只道她孩子氣厲害，只得跟去。那趙王府好大的園林，跟著兩個僕役曲曲折折的走了好一會，才來到一座大屋跟前，望見屋前有人手執兵刃把守。黃蓉和郭靖閃在一邊，只聽得兩僕和看守的親兵說了幾句話，親兵打開門放二人進去。黃蓉撿起一顆石子，噗的一聲，把風燈打滅，拉著郭靖的手，縱身擠進門去，反而搶在兩僕之前。兩僕和眾親兵全未知覺，只道屋頂上偶然跌下了石子。兩僕說笑咒罵，取出火絨火石來點亮了燈，穿過一個大天井，開了裡面的一扇小門，走了進去。黃蓉和郭靖悄悄跟隨，只見裡面是一條條極粗鐵條編成的柵欄，就如監禁猛獸的大鐵籠一般，柵欄後面坐著兩人，依稀可辨是一男一女。

　　一個僕人點燃了一根蠟燭，伸手進柵，放在桌上。燭光照耀下郭靖看得分明，不禁大奇，只見那男子鬚髮蒼然，滿臉怒容，正是穆易，一個妙齡少女垂首坐在他身旁，不是他女兒穆念慈是誰？郭靖滿腹疑團，大惑不解：「他們怎麼會在這裡？是了，定是給完顏康捉了來。那完顏康卻是什麼心思？到底愛這姑娘不愛？」兩名僕人從食盒中取出點心酒菜，一盆盆的送進柵去。穆易拿起一盆點心擲將出來，罵道：「我落了你們圈套，要殺快殺，誰要你們假惺惺討好？」

　　喝罵聲中，忽聽得外面眾親兵齊聲說道：「小王爺您好！」黃蓉和郭靖互望一眼，忙在門後躲起，只見完顏康快步入內，大聲呵斥道：「誰惹怒穆老英雄啦？回頭瞧我打不打斷你們的狗腿子。」兩個僕人各跪下一腿，俯首說道：「小的不敢。」完顏康道：「快滾出去。」兩僕忙道：「是，是。」站起來轉身出去，走到門邊時，相對伸了伸舌頭，做個鬼臉。完顏康等他們反帶上了門，和顏悅色的對穆易父女道：「我請兩位到這裡，另有下情相告，兩位千萬不要誤會。」穆易怒道：「你把我們當犯人的關在這裡，這是『請』嗎？」完顏康道：「實在對不住。請兩位暫且委曲一下，我心中實在是很過意不去。」穆易怒道：「這些話騙三歲孩子去。做官做府的人吃人不吐骨頭，難道我還見得少了？」完顏康幾次要說話，都給穆易一陣怒罵擋了回去，但他居然涵養甚好，笑嘻嘻的並不生氣。穆念慈聽了一陣，低聲道：「爹，你且聽他說些什麼。」穆易哼了一聲，這才不罵。

　　完顏康道：「令愛如此品貌，世上罕有，我又不是不生眼珠子，哪有不喜愛的？」穆念慈一陣紅暈罩上雙頰，把頭俯得更低了。只聽完顏康又道：「只不過我是王爵的世子，家教又嚴，要是給人知道，說我和一位江湖英雄、草莽豪傑結了親家，不但父王怪罪，多半聖上還要嚴旨切責父王呢。」穆易道：「依你說怎樣？」完顏康道：「我是想請兩位在舍下休息幾日，養好了傷，然後回到家鄉去。過得一年半載，待這事冷了一冷之後，或者是我到府上來迎親，或者是請老前輩送令愛來完姻，那豈不是兩全其美？」穆易沉吟不語，心中卻在想著另一件事。完顏康道：「父王為了我頑皮闖禍，三個月前已受過聖上的幾次責備，如再知道我有這等事，婚事決不能諧。是以務懇老前輩要嚴守秘密。」穆易怒道：「依你說來，我女孩兒將來就算跟了你，也是一輩子的偷偷摸摸，不是正大光明的夫妻了？」完顏康道：「這個我自然另有安排，將來邀出朝裡幾位大臣來做媒，總要風風光光的娶了令愛才是。」穆易臉色忽變，道：「你去請你母親來，咱們當面說個清楚。」完顏康微微一笑，道：「我母親怎能見你？」穆易斬釘截鐵的道：「不跟你母親見面，任你如何花言巧語，我決不理睬。」說著抓起酒壺，從鐵柵中擲了出來。

　　穆念慈自和完顏康比武之後，一顆芳心早已傾注在他身上，耳聽他說得合情合理，正自竊喜，忽見父親突然無故動怒，不禁又是驚訝又是傷心。

　　完顏康袍袖一翻，捲住了酒壺，伸手放回桌上，笑道：「不陪啦！」轉身而出。

　　郭靖聽著完顏康的話，覺得他確有苦衷，所說的法子也很周到，哪料穆易卻忽然翻臉，心想：「我這就勸勸他去。」正想長身出來，黃蓉扯扯他衣袖，拉著他從門裡竄了出去。只聽完顏康問一個僕人道：「拿來了嗎？」那僕人道：「是。」舉起手來，手裡提著一隻兔子。完顏康接過，喀喀兩聲，把兔子的兩條後腿折斷了，放在懷中，快步而去。郭靖與黃蓉甚是奇怪，不知他玩什麼花樣，一路遠遠跟著。繞過一道竹籬，眼前出現三間烏瓦白牆的小屋。這是尋常鄉下百姓的居屋，不意在這豪奢富麗的王府之中見到，兩人都是大為詫異。只見完顏康推開小屋板門，走了進去。兩人悄步繞到屋後，俯眼窗縫，向裡張望，心想完顏康來到這詭秘的所在，必有特異行動，哪知卻聽他叫了一聲：「媽！」裡面一個女人聲音「嗯」的應了一聲。完顏康走進內室，黃蓉與郭靖跟著轉到另外一扇窗子外窺視，只見一個中年女子坐在桌邊，一手支頤，呆呆出神。這女子四十歲不到，姿容秀美，不施脂粉，身上穿的也是粗衣布衫。黃蓉心道：「這位王妃果然比那個穆姑娘又美了幾分，可是她怎麼扮作個鄉下女子，又住在這般破破爛爛的屋子裡？難道是給趙王打入了冷宮？」郭靖有了黃蓉的例子在先，倒是不以為奇，只不過另有一番念頭：「她定是跟蓉兒一般，故意穿些粗布衣衫，假裝窮人，鬧著玩兒。」

　　完顏康走到她身旁，拉住她手道：「媽，你又不舒服了嗎？」那女子歎了口氣道：「還不是為你耽心？」完顏康靠在她身邊，笑道：「兒子不是好好地在這裡嗎？又沒少了半個腳趾頭。」說話神情，全是在撒嬌。那女子道：「眼也腫了，鼻子也破了，還說好好地？你這樣胡鬧，你爹知道了倒也沒什麼，要是給你師父聽到風聲，可不得了。」

　　完顏康笑道：「媽，你道今兒來打岔的那個道士是誰？」那女人道：「是誰啊？」完顏康道：「是我師父的師弟。說來該是我的師叔，可是我偏偏不認他的，道長前、道長後的叫他。他向著我吹鬍子，瞪眼珠，可拿我沒法子。」說著笑了起來。那女子卻吃了一驚，道：「糟啦，糟啦。我見過你師父發怒的樣兒，他殺起人來，可真教人害怕。」

　　完顏康奇道：「你見過師父殺人？在哪裡？他幹麼殺人？」那女子抬頭望著燭光，似乎神馳遠處，緩緩的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唉，我差不多都忘啦！」

　　完顏康不再追問，得意洋洋的道：「那王道士逼上門來，問我比武招親的事怎樣了結。我一口應承，只要那姓穆的到來，他怎麼說就怎麼辦。」那女子道：「你問過爹爹嗎？他肯答允嗎？」完顏康笑道：「媽你就這麼老實。我早差人去把那姓穆的父女騙了來，鎖在後面鐵牢裡。那王道士又到哪裡找他去？」完顏康說得高興，郭靖在外面愈聽愈怒，心想：「我還道他真是好意，哪知竟是如此奸惡。」又想：「幸虧穆老英雄不上他的當。」那女子也頗不以為然，慍道：「你戲弄了人家閨女，還把人家關了起來，那成什麼話？快去放了，再多送些銀子，好好賠罪，請他們別要見怪。」郭靖暗暗點頭，心想：「這還說得過去。」完顏康道：「媽你不懂的，這種江湖上的人才不希罕銀子呢。要是放了出去，他們在外宣揚，怎不傳進師父的耳裡？」那女子急道：「難道你要關他們一世？」完顏康笑道：「我說些好話，把他們騙回家鄉，叫他們死心塌地的等我一輩子。」說著哈哈大笑。郭靖怒極，伸掌便要向窗格子上拍去，剛要張口怒喝，突覺一隻滑膩的手掌按住了自己嘴唇，同時右手手腕也被人從空捏住，一個柔軟的聲音在耳邊輕聲道：「別發脾氣。」郭靖登時醒悟，轉頭向黃蓉微微一笑，再向裡張望，只聽完顏康道：「那姓穆的老兒奸猾得緊，一時還不肯上鉤，再關他幾天，瞧他聽不聽話？」

　　他母親道：「我見那個姑娘品貌很好，我倒很喜歡。我跟你爹說說，不如就娶了她，可不是什麼事都沒了。」完顏康笑道：「媽你又來啦，咱們這般的家世，怎麼能娶這種江湖上低三下四的女子？爹常說要給我擇一門顯貴的親事。就只可惜我們是宗室，也姓完顏。」那女子道：「為什麼？」完顏康道：「否則的話，我準能娶公主，做駙馬爺。」那女子歎了口氣，低聲道：「你瞧不起貧賤人家的女兒……你自己難道當真……」完顏康笑道：「媽，還有一樁笑話兒呢。那姓穆的說要見你，和你當面說明了，他才相信。」那女子道：「我才不幫你騙人呢，做這種缺德事。」完顏康笑嘻嘻的在室中走了幾個圈子，笑道：「你就是肯去，我也不給。你不會撒謊，說不了三句便露出馬腳。」黃蓉和郭靖打量室中陳設，只見桌凳之物都是粗木所製，床帳用具無一不是如同民間農家之物，甚是粗糙簡陋，壁上掛著一根生了銹的鐵槍、一張殘破了的犁頭，屋子一角放著一架紡紗用的舊紡車。兩人都是暗暗稱奇：「這女子貴為王妃，怎地屋子裡卻這般擺設？」

　　只見完顏康在胸前按了兩下，衣內那隻兔子吱吱的叫了兩聲。那女子問道：「什麼呀？」完顏康道：「啊，險些兒忘了。剛才見到一隻兔子受了傷，撿了回來，媽，你給它治治。」說著從懷裡掏出那隻小白兔來，放在桌上。那兔兒後腿跛了，行走不得。那女子道：「好孩子！」忙拿出刀圭傷藥，給兔子治傷。郭靖怒火上衝，心想這人知道母親心慈，便把好好一隻兔子折斷腿骨，要她醫治，好教她無心理會自己幹的壞事，對親生母親尚且如此玩弄權謀，心地之壞，真是無以復加了。黃蓉靠在郭靖身旁，忽覺他全身顫抖，知他怒極，怕他發作出來給完顏康驚覺，忙牽著他手躡足走遠，說道：「不理他們，咱們找藥去。」郭靖道：「你可知藥在哪裡？」黃蓉搖頭道：「不知道。這就去找。」

　　郭靖心想，偌大王府，到哪裡找去？要是驚動了沙通天他們，那可大禍臨頭，止要開言和她商量，突然前面燈光一閃，一人手提燈籠，嘴裡低哼小曲：「我的小親親喲，你不疼我疼誰個？還是疼著我……」一陣急一陣緩的走近。郭靖待要閃入樹後，黃蓉卻迎了上去。那人一怔，還未開口，黃蓉手腕一翻，一柄明晃晃的分水蛾眉刺已抵在他喉頭，喝道：「你是誰？」那人嚇得魂不附體，隔了好一陣，才結結巴巴的道：「我……是府裡的簡管家。你……你幹什麼？」黃蓉道：「幹什麼？我要殺了你！你是管家，那好極啦。今日小王爺差你們去買來的那些藥，放在哪裡？」簡管家道：「都是小王爺自己收著，我……我不知道啊！」

　　黃蓉左手在他手腕上一捏，右手微微向前一送，蛾眉鋼刺嵌入了他咽喉幾分。那簡管家只覺手腕上奇痛徹骨，可是又不敢叫出聲來。黃蓉低聲喝道：「你說是不說？」簡管家道：「我真的不知道。」黃蓉右手扯下他帽子，按在他口上，跟著左手一拉一扭，喀喇一聲，登時將他右臂臂骨扭斷了。那簡管家大叫一聲，立時昏暈，但嘴巴被帽子按住了，這一聲叫喊慘厲之中夾著窒悶，傳不出去。

　　郭靖萬料不到這個嬌滴滴的小姑娘下手竟會如是毒辣，不覺驚呆了。黃蓉在簡管家脅下戳了兩下，那人醒了過來。她把帽子順手在他頭頂一放，喝道：「要不要將左臂也扭斷了？」簡管家痛得眼淚直流，屈膝跪倒，道：「小的真是不知道，姑娘殺了小的也沒用。」黃蓉這才信他不是裝假，低聲道：「你到小王爺那裡，說你從高處摔下來摔斷了手臂，又受了不輕的內傷，大夫說要用血竭、田七、熊膽、沒藥等等醫治，北京城裡買不到，你求小王爺賞賜一點。」

　　黃蓉說一句，那管家應一句，不敢有絲毫遲疑。黃蓉又道：「小王爺在王妃那裡，快去，快去！我跟著你，要是你裝得不像，露出半點痕跡，我扭斷你的脖子，挖出你的眼珠子。」說著伸出手指，將尖尖的指甲在他眼皮上一抓。簡管家打個寒噤，爬起身來，咬緊牙齒，忍痛奔往王妃居室。完顏康還在和母親東拉西扯的談論，忽見簡管家滿頭滿臉的汗水、眼淚、鼻涕，奔進來把黃蓉教的話說了一遍。王妃見他痛得臉如白紙，不待完顏康答覆，已一疊連聲的催他給藥。完顏康皺眉道：「那些藥梁老先生要去啦，你自己拿去。」簡管家哭喪著臉道：「求小王爺賞張字條！」王妃忙拿出筆墨紙硯，完顏康寫了幾個字。簡管家磕頭謝賞，王妃溫言道：「快去，拿到藥好治傷。」簡管家退了出來，剛走得幾步，一柄冰寒徹骨的利刃已架在後頸，只聽黃蓉道：「到梁老先生那裡去。」簡管家走了幾步，實在支持不住了，一個踉蹌，就要跌倒。黃蓉道：「不拿到藥，你的脖子就是喀喇一聲，斷成兩截。」說著按住他的腦袋重重一扭。簡管家大驚，冷汗直冒，不知哪裡突來了一股力氣，急往前走。路上接連遇見七八個僕役侍從。眾僕見郭靖、黃蓉與他在一起，也無人查問。

　　來到梁子翁所住館舍，簡管家過去一瞧，館門反鎖，出來再問，一個僕役說王爺在香雪廳宴客。郭靖見簡管家腳步蹣跚，伸手托在他脅下，三人並肩往香雪廳而去。離廳門尚有數十步遠，兩個提著燈籠的衛士迎了上來，右手都拿著鋼刀，喝道：「停步，是誰？」簡管家取出小王爺的字條，一人看了字條，放他過去，又來詢問郭黃二人，簡管家道：「是自己人！」一名衛士道：「王爺在廳裡宴客，吩咐了誰也不許去打擾。有事明天再回……」話未說完，兩人只覺脅下一陣酸麻，動彈不得，已被黃蓉點中了穴道。黃蓉把兩名衛士提在花木叢後，牽了郭靖的手，隨著簡管家走到香雪廳前。她在簡管家身後輕輕一推，與郭靖縱身躍起，攀住簷頭，從窗縫中向裡觀看。

　　只見廳裡燈燭輝煌，擺著一桌筵席，郭靖一看桌邊所坐諸人，心中不禁突突亂跳，只見日間同席過的白駝山少主歐陽克、鬼門龍王沙通天、三頭蛟侯通海、參仙老怪梁子翁、千手人屠彭連虎都圍坐在桌邊，在下首相陪的正是大金國六皇子完顏洪烈。桌旁放著一張太師椅，墊了一張厚厚的氈毯，靈智上人坐在椅上，雙目微張，臉如金紙，受傷顯是不輕。郭靖暗喜：「你暗算王道長，教你自己也受一下好的。」只見簡管家推門而進，向梁子翁行了個禮，將完顏康所寫的字條遞給他。梁子翁一看，望了簡管家一眼，把字條遞給完顏洪烈道：「王爺，這是小王爺的親筆吧？」完顏洪烈接過來看了，道：「是的，梁公瞧著辦吧。」梁子翁對身後一名青衣童子道：「今兒小王爺送來的四味藥材，各拿五錢給這位管家。」那童子應了，隨著簡管家出來。郭靖在黃蓉耳邊道：「快走吧，那些人個個厲害得緊。」黃蓉笑了笑，搖搖頭。郭靖只覺她一縷柔髮在自己臉上輕輕擦過，從臉上到心裡，都有點癢癢的，當下不再和她爭辯，湧身往下便跳。黃蓉急忙抓住他的手腕，身子向前撲出，雙足鉤住屋簷，緩緩將他放落地下。郭靖暗叫：「好險！裡面這許多高手，我這往下一跳，他們豈有不發覺之理？」自愧初涉江湖，事事易出毛病。簡管家和那小童出來，郭靖跟在後面，走出十餘丈，回過頭來，只見黃蓉使個「倒捲珠簾勢」，正在向裡張望，清風中白衫微動，猶如一朵百合花在黑夜中盛開。黃蓉向廳裡看了一眼，見各人並未發覺，回頭目送郭靖的身形正在黑暗之中消失，這才再向內窺探，突然間彭連虎一轉頭，兩道閃電般的目光在窗上掃了一圈。黃蓉不敢再看，側頭附耳傾聽。只聽一個嗓子沙啞的人道：「那王處一今日橫加插手，各位瞧他是無意中碰著呢，還是有所為而來？」一個聲音極響的人道：「不管他是有意無意，總之受了靈智上人這一掌，不死也落個殘廢。」黃蓉向內張望，見說話之人是那身材矮小、目光如電的彭連虎。又聽得一個聲音清朗的人笑道：「兄弟在西域之時，也曾聽過全真七子的名頭，確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要不是靈智上人送了他個大手印，咱們今日全算折在他手裡啦。」一個粗厚低沉的聲音道：「歐陽公子別在老衲臉上貼金啦，我跟這道士大家吃了虧，誰也沒贏。」歐陽克道：「總之他不喪命就落個殘廢，上人卻只要靜養些時日。」

　　此後各人不再談論，聽聲音是主人在敬酒。隔了一會，一人說道：「各位遠道而來，小王深感榮幸。此番能邀到各位大駕，實是大金國之福。」黃蓉心想，說這話的必是趙王完顏洪烈了。眾人謙遜了幾句。完顏洪烈又道：「靈智上人是西藏得道高僧，梁老先生是關外一派的宗師，歐陽公子已得令叔武功真傳，彭寨主威震中原，沙幫主獨霸黃河。五位中只要有一位肯拔刀相助，大金國的大事就能成功，何況五位一齊出馬，哈哈，哈哈。那真是獅子搏兔用全力了。」言下得意之極。梁子翁笑道：「王爺有事差遣，咱們當得效勞，只怕老夫功夫荒疏，有負王爺重托，那就老臉無光了，哈哈！」彭連虎等也均說了幾句「當得效勞」之類的言語。這幾個人向來獨霸一方，都是自尊自大慣了的，語氣之中儼然和完顏洪烈分庭抗禮，並無卑諂之意。完顏洪烈又向眾人敬了一杯酒，說道：「小王既請各位到來，自是推心置腹，天大的事也不能相瞞。各位知曉之後，當然也決不會和旁人提及，以免對方有所防備，壞了我大金朝廷的大事，這也是小王信得過的。」

　　各人會意，他這幾句話雖然說得婉轉，其實是要他們擔保嚴守秘密的意思，都道：「王爺放心，這裡所說的話，誰都不能洩漏半句。」各人受完顏洪烈重聘而來，均知若非為了頭等大事，決不致使了偌大力氣，費了這許多金銀珠寶前來相請，到底為了何事，他卻一直不提，也不便相詢，這時卻知他便要揭開一件重大的機密，個個又是好奇，又是興奮。完顏洪烈道：「大金太宗天會三年，那就是趙官兒徽宗的宣和七年了，我金兵由粘沒喝、斡離不兩位元帥率領征伐宋朝，俘虜了宋朝徽宗、欽宗兩個皇帝，自古以來，兵威從無如此之盛的。」眾人都嘖嘖稱讚。

　　黃蓉心道：「好不要臉！除了那個藏僧之外，你們都是漢人。這金國王爺如此自吹自擂，說擄了大宋的兩個皇帝，你們竟都來捧場。」只聽完顏洪烈又道：「那時我大金兵精將廣，本可統一天下，但到今日將近百年，趙官兒還在杭州做他的皇帝，各位可知道是什麼原因嗎？」梁子翁道：「這要請王爺示下。」完顏洪烈歎了口氣道：「當年我大金國敗在岳飛那廝手裡，那是天下皆知之事，也不必諱言。我大金元帥兀朮善會用兵，可是遇到岳飛，總是連吃敗仗。後來岳飛雖被我大金授命秦檜害死，但金兵元氣大傷，此後再也無力大舉南征。然而小王卻雄心勃勃，不自量力，想為我聖上立一件大功，這事非眾位相助不可。」各人面面相覷，不明其意，均想：「衝鋒陷陣，攻城掠地，實非吾輩所長，難道他要我們去刺殺南朝的元帥大將？」完顏洪烈神色得意，語音微顫，說道：「幾個月前，小王無意間在宮裡舊檔之中，看到一通前朝留下來的文書，卻是岳飛寫的幾首詞，辭句十分奇特。我揣摸了幾個月，終於端詳出了其中的意思。原來岳飛給關在獄中之時，知道已無活命之望，他這人精忠報國，倒是不假，竟把生平所學的行軍佈陣、練兵攻伐的秘要，詳詳細細的寫了一部書，只盼得到傳人，用以抗禦金兵。幸虧秦檜這人也好生厲害，怕岳飛與外人暗通消息，防備得周密之極，獄中官吏兵丁，個個都是親信心腹。要知岳飛部下那些兵將勇悍善戰，若是造起反來，宋朝無人抵擋得住。當年所以沒人去救岳飛，全因岳飛不肯違抗朝廷旨意，倘若他忽然改變了主意，那可不得了啦，是不是？他可不知道岳飛想救的不是他自己的性命，而是大宋的江山。但也幸得這樣，岳飛這一部兵書，一直到死後也沒能交到外面。」眾人聚精會神的聽著，個個忘了喝酒。黃蓉懸身閣外，也如聽著一個奇異的故事。

　　完顏洪烈道：「岳飛無法可施，只得把那部兵書貼身藏了，寫了四首什麼《菩薩蠻》、《丑奴兒》、《賀聖朝》、《齊天樂》的歪詞。這四首詞格律不對，平仄不葉，句子顛三倒四，不知所云。那秦檜雖然說得上才大如海，卻也不明其中之意，於是差人送到大金國來。數十年來，這四首歪詞收在大金宮裡秘檔之中，無人領會其中含意，人人都道岳飛臨死氣憤，因此亂寫一通，語無倫次，哪知其中竟是藏著一個極大的啞謎。小王苦苦思索，終於解明瞭，原來這四首歪詞須得每隔三字的串讀，先倒後順，反覆連貫，便即明明白白。岳飛在這四首詞中囑咐後人習他的兵法遺書，直搗黃龍，滅了我大金。他用心雖苦，但宋朝無人，卻也枉然，哈哈！」眾人齊聲驚歎，紛紛稱譽完顏洪烈的才智。

　　完顏洪烈道：「想那岳飛用兵如神，打仗實是厲害得緊。要是咱們得了他這部遺書，大金國統一天下豈不是易如反掌嗎？」眾人恍然大悟，心想：「趙王請我們來，原來是要我們去做盜墓賊。」完顏洪烈道：「小王本來想，這部遺書必是他帶到墳墓中去了。」說到這裡頓了一頓，續道：「各位是大英雄大豪傑，難道請各位去盜墓嗎？再說，那岳飛是大金讎寇，但他精忠神武，天下人人相欽，咱們也不能動他墳墓。小王翻檢歷年南朝密探送來的稟報，卻另外得到了線索。原來岳飛當日死在風波亭之後，葬在附近的眾安橋邊，後來宋孝宗將他的遺體遷至西湖邊上隆重安葬，建造祠廟。他的衣冠遺物，卻被人放在另外一處，這部遺書自然也在其中。這地方也是在臨安。」他說到這裡，眼光逐一向眾人望去。眾人都急於聽他說出藏書的地點來。哪知他卻轉過話題，說道：「小王曾想：既有人搬動過岳飛的衣冠遺物，只怕也已把這部書取了出來。但仔細一琢磨，知道決計不會。須知宋人對他敬若神明，既不知他的原意，決不敢動他的遺物，咱們到了那個地方，必能手到拿來。只是南方奇材異能之士極多，咱們要不是一舉成功，露出了風聲，反被宋人先行得去，那可是弄巧成拙了。這件事有關兩國的氣運，是以小王加意鄭重將事，若非請到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相助，決計不敢輕舉妄動。」眾人聽得連連點頭。完顏洪烈道：「不過藏他遺物的所在，卻也是非同小可，因此這件事說它難嗎，固然也可說難到極處，然而在有大本領的人看來，卻又容易之極。原來他的遺物是藏在……」正說到這裡，突然廳門推開，一人衝了進來，面目青腫，奔到梁子翁面前，叫道：「師父……」眾人看時，卻是梁子翁派去取藥的那個青衣童子。

　　郭靖跟隨簡管家和那青衣童子去取藥，左手仍是托在簡管家脅下，既防他支持不住而跌倒，又教他不敢向青衣童子通風示意。三人穿廊過捨，又來到梁子翁所住的館舍。那童子開門進去，點亮了蠟燭。

　　郭靖一踏進房，便覺藥氣衝鼻，又見桌上、榻上、地下，到處放滿了諸般藥材，以及大大小小的瓶兒、罐兒、缸兒、缽兒，看來梁子翁喜愛調弄丹藥，雖在客中，也不放下這些傢伙。那個童顯也熟習藥性，取了四味藥，用白紙分別包了，交給簡管家。郭靖伸手接過，轉身出房。他藥已到手，不再看住簡管家。不料這管家甚是狡猾，出房時故意落後，待郭靖與那小童一出門，立時將門關上，撐上門閂，大聲叫喊：「有賊啊，有賊啊！」郭靖一怔，轉身推門，那門甚是堅實，一時推之不開。那青衣童子年紀雖小，卻機伶異常，聽得簡管家叫喊，知道不妙，乘郭靖使力推門之際，夾手搶過他手中那四包藥，往旁邊池塘中一丟。郭靖擊出兩掌，居然都給他閃避開去。郭靖又驚又怒，雙掌按在門上，運起內力，喀喇一響，門閂立時崩斷。他搶進門去，一拳擊在簡管家下顎之上，顎骨登時碎裂，哪裡還能做聲？幸好梁子翁性喜僻靜，居處指定要與別的房舍遠離，那簡管家這幾下叫喚，倒無旁人聽到。他回身出門，見那童子已奔在數丈之外，急忙提氣縱身，霎時間已追到身後，伸手往他後領抓落。那童子聽得腦後風響，身子一挫，右腿橫掃，身手竟自不弱。郭靖知道只要給他聲張出來，不但藥物不能得手，而且黃蓉與自己尚有性命之憂，下手更不容情，鉤、拿、抓、打，招招是分筋錯骨手的狠辣家數。那童子跟著梁子翁，到處受人尊敬，從未遇過強敵，這時不覺心慌意亂，臉上連中了兩拳。郭靖乘勢直上，拍的一記，又在他天靈蓋上擊了一掌，那童子立時昏暈過去。郭靖提足將他撥入路旁草叢，回進房去，打火點亮蠟燭，見那簡管家倒在地下，兀自昏暈。

　　郭靖暗罵自己糊塗：「那童兒剛才從哪四個瓶罐裡取藥，我可全沒留意，現今怎知這四味藥放在哪裡？」但見瓶罐上面畫的都是些彎彎曲曲的符號，竟無一個文字，心下好生為難：「記得他是站在這裡拿的，我且把這個角落裡的數十罐藥每樣都拿些，回頭請王道長選出來就是。」取過一疊白紙，每樣藥材都包了一包，生怕剛才簡管家叫喊時被人聽見，心裡一急，包得更加慢了。

　　好容易在每個藥瓶中都取了藥包好，揣在懷裡，大功告成，心下歡喜，回過身來，不提防手肘在旁邊的大竹簍上一撞。那竹簍橫跌翻倒，蓋子落下，驀地呼嚕一聲，竄出一條殷紅如血的大蛇，猛向他臉上撲來。

　　郭靖大吃一驚，急忙向後縱開，只見那蛇身子有小碗粗細，半身尚在簍中，不知其長幾何，最怪的是通體朱紅，蛇頭忽伸忽縮，蛇口中伸出一條分叉的舌頭，不住向他搖動。蒙古苦寒之地，蛇蟲本少，這般紅色的奇蛇他更是生平未見，慌亂中倒退幾步，背心撞向桌邊，燭台受震跌倒，室中登時漆黑一團。他藥材已得，急步奪門而出，剛走到門邊，突覺腿上一緊，似被人伸臂抱牢，又如是給一條極粗的繩索緊緊縛住，當時不暇思索，向上急縱，不料竟是掙之不脫，隨即右臂一陣冰冷，登時動彈不得。

　　郭靖心知身子已被那條大蛇纏住，這時只剩下左手尚可任意活動，立即伸手向腰間去摸成吉思汗所賜的那柄金刀。突然間一陣辛辣的藥氣撲鼻而至，其中又夾著一股腥味，臉上一涼，竟是那蛇伸舌來舐他臉頰，當這危急之際，哪裡還有餘暇去抽刀殺蛇，忙提起左手，叉住了蛇頸。那蛇力大異常，身子漸漸收緊，蛇頭猛力向郭靖臉上伸過來。郭靖挺臂撐持，過了片刻，只感覺腿腳酸麻，胸口被蛇纏緊，呼吸越來越是艱難，運內勁向外力崩，蛇身稍一放鬆，但隨即纏得更緊。郭靖左手漸感無力，蛇口中噴出來的氣息難聞之極，胸口發惡，只是想嘔。再相持了一會，神智竟逐漸昏迷，再無抗拒之力，左手一鬆，大蛇張口直咬下來。那青衣童子被郭靖擊暈，過了良久，慢慢醒轉，想起與郭靖相鬥之事，躍起身來，回頭見師父房中漆黑一團，聲息全無，想來那人已逃走了，忙奔到香雪廳中，氣急敗壞的向梁子翁稟告。黃蓉在窗縫中聽到那童子說話，心下驚惶，一個「雁落平沙」，輕輕落下。但廳中這許多高手何等了得，適才只傾聽完顏洪烈說話，未曾留意外面，這時聽那童子一說，個個已在凝神防敵，黃蓉這一下雖輕，但彭連虎等立時驚覺。梁子翁身形晃動，首先疾竄而出，已擋住了黃蓉去路，喝道：「什麼人？」黃蓉見了他這一躍，便知他武功遠勝於己，別說廳裡還有許多高手，單這老兒一人已不是他敵手，當下微微一笑，道：「這裡的梅花開得挺好呀，你折一枝給我好不好？」梁子翁想不到在廳外的竟是一個秀美絕倫的少女，衣飾華貴，又聽她笑語如珠，不覺一怔，料想必是王府中人，說不定還是王爺的千金小姐，是位郡主娘娘，當即縱身躍起，伸手折了一枝梅花下來。黃蓉含笑接過，道：「老爺子，謝謝您啦。」這時眾人都已站在廳口，瞧著兩人。彭連虎見黃蓉轉身要走，問完顏洪烈道：「王爺，這位姑娘是府裡的嗎？」完顏洪烈搖頭道：「不是。」彭連虎縱身攔在黃蓉面前，說道：「姑娘慢走，我也折一枝梅花給你。」右手一招「巧扣連環」，便來拿她手腕，五指伸近黃蓉身邊，突然翻上，抓向她的喉頭。黃蓉本想假裝不會武藝，含糊混過，以謀脫身，豈知彭連虎非但武功精湛，而且機警過人，只一招就使對方不得不救。黃蓉微微一驚，退避已自不及，右手揮出，拇指與食指扣起，餘下三指略張，手指如一枝蘭花般伸出，姿勢美妙已極。彭連虎只感上臂與小臂之交的「曲池穴」上一麻，手臂疾縮，總算變招迅速，沒給她拂中穴道。這一來心中大奇，想不到這樣一個小姑娘竟然身負技藝，不但出招快捷，認穴極準，而這門以小指拂穴的功夫，饒是他見多識廣，卻也從未見過。殊不知黃蓉這「蘭花拂穴手」乃家傳絕技，講究的是「快、準、奇、清」，快、準、奇，這還罷了，那個「清」字，務須出手優雅，氣度閒逸，輕描淡寫，行若無事，才算得到家，要是出招緊迫狠辣，不免落了下乘，配不上「蘭花」的高雅之名了。四字之中，倒是這「清」字訣最難。黃蓉這一出手，旁觀的無不驚訝。彭連虎笑道：「姑娘貴姓？尊師是哪一位？」黃蓉笑道：「這枝梅花真好，是麼？我去插在瓶裡。」竟是不答彭連虎的話。眾人俱各狐疑，不知她是什麼來頭。侯通海厲聲道：「彭大哥問你話，你沒聽見嗎？」黃蓉笑道：「問什麼啊？」彭連虎日間曾見黃蓉戲弄侯通海，見了她這個嘴微扁、笑嘻嘻的鄙夷神態，突然想起：「啊，那髒小子原來是你打扮的。」當下笑道：「老侯，你不認得這位姑娘了嗎？」侯通海愕然，上下打量黃蓉。彭連虎笑道：「你們日裡捉了半天迷藏，怎麼忘了？」侯通海又呆呆向黃蓉望了一陣，終於認出，虎吼一聲：「好，臭小子！」他追逐黃蓉時不住罵她「臭小子」，現下她雖改了女裝，這句咒罵仍不覺衝口而出，雙臂前張，向她猛撲過去。黃蓉向旁閃避，侯通海這一撲便落了空。鬼門龍王沙通天身形晃動，已搶前抓住黃蓉右腕，喝道：「往哪裡跑？」黃蓉左手疾起，雙指點向他的兩眼。沙通天右手伸出，又將她左手拿住。

　　黃蓉一掙沒能掙脫，叫道：「不要臉！」沙通天道：「什麼不要臉？」黃蓉道：「大人欺侮孩子，男人欺侮女人！」沙通天一愕，他是成名的前輩，覺得果然是以大壓小，放鬆了雙手，喝道：「進廳去說話。」黃蓉知道不進去不行，只得踏進門去。侯通海怒道：「我先廢了這臭小子再說。」上前又要動手。彭連虎道：「先問清楚她師父是誰，是誰派來的！」他見了黃蓉這等武功，又是這麼的衣飾人品，料知必是大有來頭，須得先行問明，才好處理。侯通海卻不加理會，舉拳當頭向黃蓉打下。黃蓉一閃，道：「你真要動手？」侯通海道：「你不許逃。」他最怕黃蓉逃跑，可就追她不上了。黃蓉道：「你要和我比武那也成。」拿起桌上一隻裝滿酒的酒碗頂在頭上，雙手又各拿一隻，說道：「你敢不敢學我這樣？」侯通海怒道：「搗什麼鬼？」

　　黃蓉環顧眾人，笑道：「我和這位額頭生角的爺又沒冤仇，要是我失手打傷了他，那怎麼對得起大家？」侯通海踏上一步，怒道：「你傷得了我？憑你這臭小子，我額頭上生的是瘤子，不是角！你瞧瞧清楚，可別胡說八道！」

　　黃蓉不去理他，仍是臉向旁人，說道：「我和他各拿三碗酒，比比功夫。誰的酒先潑出來，誰就輸了，好不好？」她見梁子翁折花、彭連虎發招、沙通天擒拿，個個武功了得，均是遠在自己之上，即如這三頭蛟侯通海，雖曾迭加戲弄，但自己也只是仗著輕身功夫和心思靈巧才佔上風，要講真實本領，自知頗有不如，心想：「唯今之計，只有以小賣小，跟他們胡鬧，只要他們不當真，就可脫身了。」

　　侯通海怒道：「誰跟你鬧著玩！」劈面又是一拳，來勢如風，力道沉猛。黃蓉閃身避過，笑道：「好，我身上放三碗酒，你就空手，咱們比劃比劃。」

　　侯通海年紀大她兩倍有餘，在江湖上威名雖遠不如師兄沙通天，總也是成名的人物，受她這般當著眾人連激幾句，更是氣惱，不加思索的也將一碗酒往頭頂一放，雙手各拿一碗，左腿微曲，右腿已猛往黃蓉踢去。

　　黃蓉笑道：「好，這才算英雄。」展開輕功，滿廳遊走。侯通海連踢數腿，都給她避開。眾人笑吟吟的瞧著二人相鬥。但見黃蓉上身穩然不動，長裙垂地，身子卻如在水面飄蕩一般，又似足底裝了輪子滑行，想是以細碎腳步前趨後退。侯通海大踏步追趕，一步一頓，騰騰有聲，顯然下盤功夫扎得極為堅實。黃蓉以退為進，連施巧招，想以手肘碰翻他酒碗，卻都被他側身避過。梁子翁心道：「這女孩功夫練到這樣，確也不容易了。但時候一長，終究不是老侯對手。管他誰勝誰敗，都不關我事。」心中記掛的只是自己房裡的珍藥奇寶，當即轉身走向門邊，要去追拿盜藥的奸細，心想：「對方要的是血竭、田七、熊膽、沒藥這四味藥，自是王處一派人來盜的了。這四味也不是什麼名貴藥物，給他盡數取去了也不打緊。可別給他順手牽羊，拿了我旁的什麼。」

　　郭靖被大蛇纏住，漸漸昏迷，忽覺異味斗濃，藥氣衝鼻，知道蛇嘴已伸近臉邊，若是給蛇牙咬中，那還了得？危急中低下頭來，口鼻眼眉都貼在蛇身之上，這時全身動彈不得，只剩下牙齒可用，情急之下，左手運勁托住蛇頭，張口往蛇頸咬下，那蛇受痛，一陣扭曲，纏得更加緊了。郭靖連咬數口，驀覺一股帶著藥味的蛇血從口中直灌進來，辛辣苦澀，其味難當，也不知血中有毒無毒，但不敢張口吐在地下，生怕一鬆口後，再也咬它不住；又想那蛇失血多了，必減纏人之力，當下盡力吮吸，大口大口吞落，吸了一頓飯時分，腹中飽脹之極。那蛇果然漸漸衰弱，幾下痙攣，放鬆了郭靖，摔在地下，再也不動了。郭靖累得筋疲力盡，扶著桌子想逃，只是雙腳酸麻，過得一會，只覺全身都是熱烘烘地，猶如在一堆大火旁烤火一般，心中有些害怕，但過不多時，手足便已行動如常，週身燥熱卻絲毫不減，手背按上臉頰，著手火燙。一摸懷中各包藥材並未跌落，心想：「藥材終於取得，王道長有救了。那穆易父女被完顏康無辜監禁，說不定會給他害死，須得救他們脫險才是。」出得門來，辨明方向，逕往監禁穆氏父女的鐵牢而去。來到牢外，只見眾親兵來往巡邏，把守甚嚴。郭靖等了一會，無法如先前一般混入，於是奔到屋子背後，待巡查的親兵走過，躍上屋頂，輕輕落入院子，摸到鐵牢旁邊，側耳傾聽，牢旁並無看管的兵丁，低聲道：「穆老前輩，我來救你啦。」

　　穆易大為詫異，問道：「尊駕是誰？」郭靖道：「晚輩郭靖。」穆易日間曾依稀聽到郭靖名字，但當時人聲嘈雜，兼之受傷之後，各事紛至沓來，是以並未在意，這時午夜人靜，突然間「郭靖」兩字送入耳鼓，心中一震，顫聲道：「什麼？郭靖？你……你……姓郭？」郭靖道：「是，晚輩就是日間和小王爺打架的那人。」穆易道：「你父親叫什麼名字？」郭靖道：「先父名叫嘯天。」他幼時不知父親的名字，後來朱聰教他識字，已將他父親的名字教了他。

　　穆易熱淚盈眶，抬頭叫道：「天哪，天哪！」從鐵柵中伸出手來，緊緊抓住郭靖手腕。

　　郭靖只覺他那隻手不住顫抖，同時感到有幾滴淚水落在自己手臂之上，心想：「他見我前來相救，歡喜得不得了。」輕聲道：「我這裡有柄利刃，斬斷了鎖，前輩就可以出來啦。那小王爺先前說的話都是存心欺騙，兩位不可相信。」穆易卻問：「你娘姓李，是不是？她活著呢還是故世啦？」郭靖大奇，道：「咦，你怎麼知道我媽姓李？我媽在蒙古。」穆易心情激動，抓住郭靖的手只是不放。郭靖道：「你放開我手，我好斬鎖。」穆易似乎拿住了一件奇珍異寶，唯恐一放手就會失去，仍是牢牢握住他手，歎道：「你……你長得這麼大啦，唉，我一閉眼就想起你故世的爸爸。」郭靖奇道：「前輩認識先父？」穆易道：「你父親是我的義兄，我們八拜之交，情義勝於同胞手足。」說到這裡，喉頭哽住，再也說不下去。郭靖聽了，眼中也不禁濕潤。

　　這穆易就是楊鐵心了。他當日與官兵相鬥，背後中槍，受傷極重，伏在馬背上奔出數里，摔下馬來，暈在草叢之中。次晨醒轉，拚死爬到附近農家，養了月餘，才勉強支撐著可以起床。他寄居的村子叫荷塘村，離牛家村有十五六里。幸好那家人家對他倒是盡心相待。他記掛妻子，卻又怕官兵公差在牛家村守候，又隔數日，半夜裡回家查看。來到門前，但見板門反扣，心下先自涼了，開門進屋，只見事出之夕妻子包氏替他縫了一半的新衣兀自拋在床上，牆上本來掛著兩桿鐵槍，一桿已在混戰中失落，餘下一桿仍是倚壁而懸，卻是孤零零地，宛似自己一般形單影隻，失了舊侶。屋中除了到處滿積灰塵，一切便與當晚無異，顯是妻子沒回來過。再去看隔壁義兄郭家，也是如此。

　　他想賣酒的曲三是個身負絕藝的異人，或能援手，可是來到小酒店前，卻見也是反鎖著門，無人在內。敲門向牛家村相熟的村人詢問，都說官兵去後，郭楊兩家一無音訊。他再到紅梅村岳家去探問，不料岳父得到噩耗後受了驚嚇，已在十多天前去世。楊鐵心欲哭無淚，只得又回去荷塘村那家農家。當真是禍不單行，當地瘟疫流行，那農家一家七口，六個人在數天之內先後染疫身亡，只留下一個出世未久的女嬰。楊鐵心責無旁貸，收了這女嬰為義女，帶著她四下打聽，找尋郭嘯天之妻與自己妻子的下落，但這時一個遠投漠北，一個也已到了北方，哪裡找尋得著？他不敢再用楊鐵心之名，把「楊」字拆開，改「木」為「穆」，變名穆易。十餘年來東奔西走，浪跡江湖，義女穆念慈也已長大，出落得花朵一般的人才。楊鐵心料想妻子多半已死在亂軍之中，卻盼望老天爺有眼，義兄郭嘯天有後，因此才要義女拋頭露面，豎起「比武招親」的錦旗，打造了一對鑌鐵短戟，插在旗旁，實盼能與郭靖相會結親。但人海茫茫，卻又怎能遇得著？過得大半年，楊鐵心也心淡了，只盼為義女找到一個人品篤實、武藝過得去的漢子為婿，也已心滿意足。哪知道日間遇上了完顏康這件尷尬事，而這個仗義出手的少年，竟是日夜掛在心懷的義兄之子，怎教他如何不心意激盪、五內如沸？穆念慈在一旁聽兩人敘舊，便想出言提醒，要郭靖先救他們出去，再慢慢談論，忽然轉念一想：「這一出去，只怕永遠見不到他啦。」一句話剛到口邊，又縮了回去。郭靖也已想到救人要緊，緩緩伸手出柵，舉起金刀正要往鐵鎖上斬去，門縫中忽然透進幾道亮光，有腳步聲走向門邊。他忙往門後一縮，牢門打開，進來幾人。郭靖從門縫裡瞧出去，見當先那人手提紗燈，看服色是個親兵隊長，身後跟著的卻是完顏康的母親趙王王妃。只聽她問道：「這兩位便是小王爺今兒關的嗎？」親兵隊長應道：「是。」王妃道：「馬上將他們放了。」那隊長有些遲疑，並不答應。王妃道：「小王爺問起，說是我教放的。快開鎖罷！」那隊長不敢違拗，開鎖放了兩人出來。王妃摸出兩錠銀子，遞給楊鐵心，溫言說道：「你們好好出去罷！」楊鐵心不接銀子，雙目盯著她，目不轉睛的凝視。王妃見他神色古怪，料想他必甚氣惱，心中甚是歉疚，輕聲道：「對不起得很，今日得罪了兩位，實是我兒子不好，請別見怪。」

　　楊鐵心仍是瞪目不語，過了半晌，伸手接過銀子揣入懷裡，牽了女兒的手，大踏步走了出去。那隊長罵道：「不懂規矩的野人，也不拜謝王妃的救命之恩。」楊鐵心只如不聞。郭靖等眾人出去，關上了門，聽得王妃去遠，這才躍出，四下張望，已不見楊鐵心父女的蹤跡，心想他們多半已經出府，於是到香雪廳來尋黃蓉，要她別再偷聽，趕緊回去送藥給王處一服用。走了一程，前面彎角處轉出兩盞紅燈，有人快步而來。郭靖忙縮在旁邊假山之後。那人卻已瞧見了他，喝道：「誰？」縱身撲到，舉手抓將下來。郭靖伸臂格開，燈光掩映下看得明白，正是小王爺完顏康。

　　原來那親兵隊長奉王妃之命放走楊鐵心父女，忙去飛報小王爺。完顏康一驚：「母親一味心軟，不顧大局，卻將這兩人放走了。要是給我師父得知，帶了他父女來和我對質，再也抵賴不得，那可糟了。」忙來查看，想再截住兩人，豈知在路上撞見了郭靖。兩人白日裡已打了半天，不意黑夜中又再相遇，一個急欲出府送藥，一個亟盼殺人滅口，這一搭上手，打得比日間更是狠辣三分。郭靖幾次想奪路而逃，總是被完顏康截住了無法脫身，眼見那親兵隊長拿出腰刀，更欲上來相助，心中只是叫苦。梁子翁料到黃蓉要敗，哪知他剛一轉身，廳上情勢倏變。黃蓉雙手齊振，頭頂一昂，三隻碗同時飛了起來，一個「八步趕蟾」雙掌向侯通海胸前劈到。侯通海手中有碗，不能發招抵禦，只得向左閃讓。黃蓉右手順勢掠去，侯通海避無可避，只得舉臂擋格，雙腕相交，侯通海雙手碗中的酒水潑得滿地都是，頭上的碗更落在地下，噹啷一聲，打得粉碎。黃蓉拔起身子，向後疾退，雙手接住空中落下的兩碗，另一碗酒端端正正的落在她雲鬢之頂，三碗酒竟沒濺出一點。眾人見她以巧取勝，不禁都暗叫一聲：「好！」歐陽克卻大聲喝彩。沙通天怒目向他瞪了一眼。歐陽克渾沒在意，反而加上一聲：「好得很啊！」侯通海滿臉通紅，叫道：「再比過。」黃蓉手指在臉上一刮，笑道：「不害臊嗎？」沙通天見師弟失利，哼了一聲道：「小丫頭鬼計多端，你師父到底是誰？」黃蓉笑道：「明兒再對你說，現下我可要走啦。」沙通天膝不彎曲，足不跨步，不知怎樣，突然間身子已移在門口，攔住了當路。黃蓉剛才被他抓住雙手手腕，立時動彈不得，已知他厲害，這時見他這一下「移形換位」功夫更是了得，心中暗驚，臉上卻是神色不變，眉頭微皺，問道：「你攔住我幹嗎？」沙通天道：「要你說出是誰門下，闖進王府來幹什麼？」黃蓉秀眉微揚，道：「要是我不說呢？」沙通天道：「鬼門龍王的問話，不能不答！」黃蓉眼見廳門就在他身後，相距不過數尺，可就是給他攔在當路，萬難闖關，見梁子翁正要走出，叫道：「老伯伯，他攔住我，不讓我回家。」

　　梁子翁聽她這般柔聲訴苦，笑道：「沙龍王問你話，你好好回答，他就會放你。」黃蓉格的一笑，說道：「我就偏不愛答。」對沙通天道：「你不讓路，我可要闖啦。」沙通天冷冷的道：「只要你有本事出去。」黃蓉笑道：「你可不能打我。」沙通天道：「要攔住你這小小丫頭，何必沙龍王動手。」黃蓉道：「好，大丈夫一言為定。沙龍王，你瞧那是什麼？」說著向左一指。沙通天順著她手指瞧去，黃蓉乘他分心，衣襟帶風，縱身從他肩旁鑽出，身法甚是迅捷。不料沙通天「移形換位」的功夫實是不凡，黃蓉剛要搶出，驀地裡見他右手伸出兩根手指，對準了她眼睛，只待她自己撞將上去，幸而她能發能收，去勢雖急，仍然在中途猛然止住，立即後退。她忽左忽右，後退前趨，身法變幻，連闖三次，總是給沙通天擋住了去路。最後一次卻見他一個油光晶亮的禿頭俯下尺許，正對準了自己鼻尖，若不是收腳得快，只怕自己的鼻血便得染上了他的禿頭，只嚇得黃蓉大聲尖叫。梁子翁笑道：「沙龍王是大行家，別再試啦，快認輸罷。」說著加快腳步，疾往自己房中奔去。剛踏進門，一股血腥氣便撲鼻而至，猛叫不妙，晃亮火折子，只見那條朱紅大蛇已死在當地，身子乾癟，蛇血已被吸空，滿屋子藥罐藥瓶亂成一團。梁子翁這一下身子涼了半截，二十年之功廢於一夕，抱住了蛇屍，忍不住流下淚來。

　　原來這參仙老怪本是長白山中的參客，後來害死了一個身受重傷的前輩異人，從他衣囊中得了一本武學秘本和十餘張藥方，照法修練研習，自此武功了得，兼而精通藥理。藥方中有一方是以藥養蛇、從而易筋壯體的秘訣。他照方採集藥材，又費了千辛萬苦，在深山密林中捕到了一條奇毒的大蝮蛇，以各種珍奇的藥物飼養。那蛇體色本是灰黑，服了丹砂、參茸等藥物後漸漸變紅，餵養二十年後，這幾日來體已全紅。因此他雖從遼東應聘來到燕京，卻也將這條累贅的大蛇帶在身畔。眼見功德圓滿，只要稍有數日之暇，就要吮吸蛇血，靜坐修功之後，便可養顏益壽，大增功力。哪知蛇血突然被人吸去，豈不令他傷痛欲絕？

　　他定了定神，見蛇頸血液未凝，知道仇人離去未久，當下疾奔出房，躍上高樹，四下眺望，只見園中有兩人正在翻翻滾滾的惡鬥。他怒火如焚，霎時趕到郭靖與完顏康身旁，甫近身就聞到郭靖衣上蛇血的腥氣。

　　郭靖武功本來不及完顏康，這番交手，初時又吃了幾下虧，拆不十餘招，只覺腹中炎熱異常，似有一團火球在猛烈燃燒，體內猶如滾水沸騰，熱得難受，口渴異常，週身欲裂，到處奇癢無比，心想：「這番我真要死了，蛇毒發作出來了。」驚懼之下，背上又被完顏康連打了兩拳。只是體內難受無比，相形之下，身上中拳已不覺如何疼痛。

　　梁子翁怒喝道：「小賊，誰指使你來盜我寶蛇？」他想這寶蛇古方隱密異常，諒郭靖這毛頭小子決不能知道，必是另有高人指點了他來下手，十之八九便是王處一。郭靖也是心中大怒，叫道：「這條放在房中害人的毒蛇原來是你養的。我已中了毒，跟你拚啦！」飛步過去，舉拳向梁子翁打到。梁子翁聞到他身上藥氣，惡念陡生：「他喝了我的蝮蛇寶血，我立即取他性命，喝乾他的血，藥力仍在，或許更佳也未可知。」想到此處，不禁大喜，雙掌翻飛，數招間已抓住郭靖手臂，腳下一勾，郭靖撲地倒了。梁子翁拿住他左手脈門，將他掀倒在地，張口便去咬他咽喉，要吸回寶血，收受這二十年採藥飼蛇之功。黃蓉連搶數次，不論如何快捷，總被沙通天毫不費力的擋住。此時沙通天如要擒她，可說手到拿來，然見趙王完顏洪烈在旁觀看，便乘機露一手上乘輕功。

　　黃蓉暗暗著急，忽然停步，道：「只要我一出這門，你不能再跟我為難，成不成？」沙通天道：「只要你能出去，我就認輸。」黃蓉歎道：「唉，可惜我爹爹只教了我進門的本事，卻沒教出門的。」沙通天奇道：「什麼進門的，出門的？」黃蓉道：「你這路『移形換位』功夫，雖然已很不差，但比起我爹爹可還差得遠，簡直差了十萬八千里。」沙通天怒道：「小丫頭胡說八道。你爹爹是誰？」黃蓉道：「我爹爹的名字說出來只怕嚇壞了你，不說也罷。當時他教我闖門的本事，他守在門口，我從外面進來，闖了幾次也闖不進。但似你這般微末功夫哪，我從裡到外雖然走不出，但從外面闖進來，卻是不費吹灰之力。」沙通天冷笑道：「從外入內，跟從內到外還不是一樣？好！你倒來闖闖看。」當即讓開身子，要瞧她從外入內，又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功夫。黃蓉閃身出門，哈哈大笑，道：「你中計啦。你說過的，我一到門外，你就認輸，不能再難為我。現下我可不是到了門外？沙龍王是當世高人，言出如山，咱們這就再見啦。」沙通天心想這一小丫頭雖然行詭，但自己確是有言在先，對她這等後輩如何能說過了不算？左手在光頭頂門上搔了三搔，脹紅了臉，一時無計可施。

　　彭連虎卻哪能讓黃蓉就此脫身，雙手連揚，兩枚銅錢激射而出，從黃蓉頭頂飛越而過。

　　黃蓉見錢鏢雙雙越過頭頂，正自奇怪此人發射暗器的準頭怎麼如此低劣，突然間噹的一聲，背後風聲響動，兩枚錢鏢分左右襲來，直擊腦後。原來彭連虎發出的錢鏢算準了方位勁力，錢鏢在廊下大理石柱子上一撞，便即回過來打向黃蓉後腦。錢鏢所向，正是要害之處，黃蓉無法擋架，只得向前急躍，身剛站定，後面錢鏢又到。彭連虎鏢發連珠，十數枚接連不斷的撞向石柱，彈了回來。黃蓉閃避固是不及，伸手相接更是難能，只得向前縱躍，數躍之後，又已回進了大廳。彭連虎發射錢鏢，只是要將她逼回廳內，其志不在傷人，是以使勁不急。眾人喝彩聲中，彭連虎擋住了門口，笑道：「怎麼？你又回進來啦？」黃蓉小嘴一撅，說道：「你暗器功夫好，可是用來欺侮女孩兒家，又有什麼希奇？」彭連虎道：「誰欺侮你啦？我又沒傷你。」黃蓉道：「那麼你讓我走。」彭連虎道：「你先得說說，教你功夫的是誰。」黃蓉笑道：「是我在娘肚子裡自己學的。」彭連虎道：「你不肯說，難道我就瞧不出。」反手一掌，向她肩頭揮去。黃蓉竟是不閃不避，不招不架，明知鬥不過，便索性跟他撒賴。彭連虎手背剛要擊到她肩頭，見她不動，果然撤掌回臂，喝道：「快招架！十招之內，我必能揭出你這小丫頭的底來。」他生平各家各派的武功見得多了，眼見黃蓉身法詭異，一時瞧不準她的來歷，但自料只要動上了手，不出十招，便能辨明她的宗派門戶。

　　黃蓉道：「要是十招認不出呢？」彭連虎道：「那我就放你走。看招！」左掌斜劈，右拳沖打，同時右腿直踹出去，這一招「三徹連環」雖是一招，卻包含三記出手。黃蓉轉身閃過，右手拇指按住了小指，將食指、中指、無名指三指伸展開來，戳了出去，便如是一把三股叉模樣，使的是一招叉法「夜叉探海」。侯通海大叫：「『夜叉探海』！大師哥，這臭小子使的是……是本門武功。」沙通天斥道「胡說！」心知黃蓉戲弄這個寶貝師弟多時，早已學會了幾招他的叉法。

　　彭連虎也忍不住好笑，掄拳直衝。黃蓉斜身左竄，膝蓋不曲，足不邁步，已閃在一旁。

　　侯通海叫道：「『移形換位』！大師哥，是你教的嗎？」沙通天斥道：「少說幾句成不成？老是出醜。」心中倒也佩服這姑娘聰明之極，這一下「移形換位」勁力方法雖然完全不對，但單看外形，倒與自己的功夫頗為相似，而且一竄之下，居然避得開彭連虎出手如風的一拳，那可著實不易。接下去兩招，黃蓉右掌橫劈，使的是沈青剛的「斷魂刀法」，雙臂直擊，用上了馬青雄的「奪魄鞭法」。只把侯通海看得連聲「咦，咦，咦」的呼叫，說道：「大師哥，這……這臭小子當真是本門……」若不是見到大師哥臉色不善，早已將本門的招數叫出來了。彭連虎怒氣漸生，心道：「我手下留情，小丫頭忒煞狡猾。若是不下殺手，諒她不會用本門拳法招架。」要知學武之人修習本門功夫之後，盡有旁采博取、再去學練別派拳技的，但到了生死之際，自然而然的總是以最精熟的本門功夫抵禦。

　　彭連虎初時四招只是試招，到第五招上，竟不容情，呼的一聲，雙掌帶風，迎面劈去。旁觀諸人見他下了殺手，不自禁的都為黃蓉擔心。眾人不知她來歷，又均與她無冤無仇，見她年幼嬌美，言行又俏皮可喜，都不想見她就此命喪彭連虎的殺手之下。惟有侯通海才盼這「臭小子」死得越快越好。黃蓉還了一招完顏康的全真派掌法，又架了一招郭靖的「南山掌法」，那都是日間見到兩人比武時學來的，第七招「三徹連環」，竟然現學現賣，便是彭連虎自己所使的第一招，但左支右絀，已是險象環生。若憑二人真實功夫，黃蓉出盡全力，尚且抵禦不住，何況如此存心戲弄？總算彭連虎招數雖狠，畢竟不願真下毒手，憑凌厲內力取她性命，只是要從她招數上認出她的師承來歷，這才容她拆了七招。白駝山少主歐陽克笑道：「小丫頭聰明得緊，可用上了彭寨主的拳法，啊喲，不成啦，不成啦，還不向左？」彭連虎拳法靈動，虛實互用，到第八招上，左手虛晃，右拳搶出。黃蓉料得他左手似虛乃實，右拳如實卻虛，正要向右閃避，忽聽歐陽克叫破，心念一動，當即斜身輕飄飄向左躍出，這下姿式美妙，廳上眾人竟是誰也認不出來。彭連虎聽歐陽克從旁指點，心下著惱，心想：「難道我就斃不了你這丫頭？」他號稱「千手人屠」，生性最是殘忍不過，初時見黃蓉年幼，又是女子，若是殺了她未免有失自己身份，這時拆了八招，始終瞧不出分毫端倪，如何不怒，第九招「推窗望月」，竟自用上了十成力，左掌陰，右掌陽，一柔一剛，同時推到。黃蓉暗叫不妙，正待急退閃躲，其勢已是不及，眼見拳鋒掌力迫到面門，急忙頭一低，雙臂內彎，手肘向前，似箭般向敵人胸口撞去。彭連虎這一招去勢雖猛，知她尚能拆解，但接著第十招料得她萬難招架，倏然間見她以攻為守，襲向自己要害，第十招「星落長空」本已使出一半，立即凝住內力，便如懸崖勒馬一般硬生生扣招不發，叫道：「你是黑風雙煞門下！」語聲竟是微微顫抖，右臂振處，黃蓉向後直跌出了七八步。彭連虎此言一出，眾人都是聳然動容。除了趙王完顏洪烈外，廳中對黑風雙煞人人忌憚。彭連虎第十招本要痛下殺手，至少也要打得這小丫頭重傷嘔血，但在第九招忽然看出她本門武功竟是黑風雙煞一路，大驚之下，這個連殺百人不眨一眼的魔頭竟然斂手躍開。

　　黃蓉被他一推，險些摔倒，待得勉力定住，只覺全身都是震得隱隱作痛，雙臂更似失了知覺，待要答話，靜夜中遠處傳來一聲大叫，正是郭靖的聲音，叫聲中帶著驚慌憤怒，似乎遇到了極大危險。黃蓉情切關心，不禁失色。郭靖被梁子翁按倒在地，手上腿上脈門同時被拿，再也動彈不得，倏覺梁子翁張口來咬自己咽喉，危急中也不知哪裡來了一股神力，奮力猛掙，一個「鯉魚打挺」，已躍起身來。梁子翁反手一掌。郭靖向前急躍，但梁子翁掌法如風，這一掌如何避得開？拍的一聲，背心早著。這一下與完顏康的拳頭可大不相同，登時奇痛徹骨。郭靖只嚇得心膽俱寒，哪敢逗留，急步向前奔逃。他輕功本好，在花園中假山花木之間東西奔竄，梁子翁一時倒也追他不著。郭靖進了一陣，稍一遲緩，嗤的一聲，後心衣服被撕下了一大片，背心隱隱作痛，料知已被抓破皮肉。郭靖大駭，沒命的奔逃，眼見前面正是王妃所居的農舍，當即躍入，只盼黑暗中敵人找尋不到，得以脫難。他伏在牆後，不敢稍動，只聽梁子翁與完顏康一問一答，慢慢走近，梁子翁粗聲暴氣，顯是怒不可抑。郭靖心想：「躲在牆邊，終究會給他找到。王妃心慈，或能救我。」危急中不暇再想，直闖進房，只見房中燭火尚明，那王妃卻在另室。他四下一望，見東邊有個板櫥，當即打開櫥門，縮身入內，再將櫥門關上，把金刀握在手裡，剛松得一口氣，只聽腳步聲響，有人走進房來。郭靖從櫥縫中望出去，見進來的正是王妃。只見她緩步走到桌邊坐下，望著燭火呆呆出神。不久完顏康進來，問道：「媽，沒壞人進來嚇了您嗎？」王妃搖搖頭。完顏康退了出去，與梁子翁另行搜查去了。王妃關上了門，便欲安寢。郭靖心想：「待她吹滅燈火，我就從窗裡逃出去。不，還是多待一會，別又撞上了小王爺和那白髮老頭。這老頭兒剛才要咬我的咽喉，這一招實在古怪，師父們可從來沒教過，下次見到，須得好好請問。人家咬你咽喉，那又如何拆解？」又想：「鬧了這麼久，想來蓉兒早回去啦。我得快些出去，否則她定會記掛。」忽然窗格一響，有人推窗跳了進來。郭靖和王妃都大吃一驚，王妃更是失聲而呼。郭靖看這人時，正是那自稱穆易的楊鐵心。不禁大出意料之外，只道他早已帶了女兒逃出王府，豈知仍在此處。王妃稍一定神，看清楚是楊鐵心，說道：「你快走罷，別讓他們見到。」楊鐵心道：「多謝王妃的好心！我不親來向您道謝，死不瞑目。」但語含譏諷，充滿酸苦辛辣之意。王妃歎道：「那也罷了，這本是我孩兒不好，委屈了你們父女兩位。」楊鐵心在室中四下打量，見到桌凳櫥床，竟然無一物不是舊識，心中一陣難過，眼眶一紅，忍不住要掉下眼淚來，伸袖子在眼上抹了抹，走到牆旁，取下壁上掛著的一根生滿了銹的鐵槍，拿近看時，只見近槍尖六寸處赫然刻著「鐵心楊氏」四字。他輕輕撫挲槍桿，歎道：「鐵槍生銹了。這槍好久沒用啦。」王妃溫言道：「請您別動這槍。」楊鐵心道：「為什麼？」王妃道：「這是我最寶貴的東西。」

　　楊鐵心澀然道：「是嗎？」頓了一頓，又道：「鐵槍本有一對，現下只剩下一根了。」王妃道：「什麼？」楊鐵心不答，把鐵槍掛回牆頭，向槍旁的一張破犁注視片刻，說道：「犁頭損啦，明兒叫東村張木兒加一斤半鐵，打一打。」王妃聽了這話，全身顫動，半晌說不出話來，凝目瞧著楊鐵心，道：「你……你說什麼？」楊鐵心緩緩的道：「我說犁頭損啦，明兒叫東村的張木兒加一斤半鐵，打一打。」王妃雙腳酸軟無力，跌在椅上，顫聲道：「你……你是誰？你怎麼……怎麼知道我丈夫去世那一夜……那一夜所說的話？」這位王妃，自就是楊鐵心的妻子包惜弱了。金國六王子完顏洪烈在臨安牛家村中了丘處機一箭，幸得包惜弱相救，見了她嬌柔秀麗的容貌，竟是唸唸不能去心，於是以金銀賄賂了段天德，要他帶兵夜襲牛家村，自己卻假裝俠義，於包惜弱危難之中出手相救。包惜弱家破人亡，舉目無親，只道丈夫已死，只得隨完顏洪烈北來，禁不住他低聲下氣，出盡了水磨功夫，無可奈何之下，終於嫁了給他。

　　包惜弱在王府之中，十八年來容顏並無多大改變，但楊鐵心奔走江湖，風霜侵磨，早已非復昔時少年子弟的模樣，是以此日重會，包惜弱竟未認出眼前之人就是丈夫。只是兩人別後互相思念，於當年遭難之夕對方的一言一動，更是魂牽夢縈，記得加倍分明。楊鐵心不答，走到板桌旁邊，拉開抽屜，只見放著幾套男子的青布衫褲，正與他從前所穿著的一模一樣，他取出一件布衫，往身上披了，說道：「我衣衫夠穿啦！你身子弱，又有了孩子，好好兒多歇歇，別再給我做衣裳。」這幾句話，正是十八年前那晚，他見包惜弱懷著孕給他縫新衫之時，對她所說。她搶到楊鐵心身旁，捋起他衣袖，果見左臂上有個傷疤，不由得驚喜交集，只是十八年來認定丈夫早已死了，此時重來，自是鬼魂顯靈，當即緊緊抱住他，哭道：「你……你快帶我去……我跟你一塊兒到陰間，我不怕鬼，我願意做鬼，跟你在一起。」楊鐵心抱著妻子，兩行熱淚流了下來，過了好一陣，才道：「你瞧我是鬼嗎？」包惜弱摟著他道：「不管你是人是鬼，我總是不放開你。」頓了一頓，又道：「難道你沒死？難道你還活著？那……那……」楊鐵心正要答言，忽聽完顏康在窗外道：「媽，你怎麼又傷心啦？你在跟誰說話？」

　　包惜弱一驚，道：「我沒事，就睡啦。」完顏康明明聽得室內有男人之聲，起了疑心，繞到門口，輕輕打門，道：「媽，我有話跟你說。」包惜弱道：「明天再說罷，這時候我倦得很。」完顏康見母親不肯開門，疑心更甚，道：「只說幾句話就走。」楊鐵心知他定要進來，走到窗邊想越窗而出，一推窗子，那窗卻給人在外面反扣住了。包惜弱惶急之下，心想只有暫且瞞過兒子再說，室中狹隘，無地可藏，於是指了指板櫥。楊鐵心與愛妻劫後重逢，再也不肯分手，拉開櫥門，便要進去。櫥門一開，房內三人同時大驚。包惜弱乍見郭靖，禁不住叫出聲來。完顏康聽得母親驚呼，更是擔心，只怕有人加害於他，肩頭在門上猛撞。郭靖一把將楊鐵心拉進板櫥，關上了櫥門。門閂跟著便斷，門板飛起，完顏康直闖進來。他見母親臉色蒼白，頰有淚痕，但房中卻無別人，甚為奇怪，忙問：「媽，出了什麼事？」包惜弱定了定神，道：「沒事，我心裡不大舒服。」完顏康走到母親身邊，靠在她懷裡，說道：「媽，我不再胡鬧啦。你別傷心，是兒子不好。」包惜弱道：「嗯，你去吧，我要睡啦。」完顏康只覺母親不住顫抖，問道：「媽，沒人進來過嗎？」包惜弱驚道：「誰？」完顏康道：「王府混進來了奸細。」包惜弱道：「是嗎？你快去睡，這些事情你別理會。」完顏康道：「那些衛兵真夠膿包的。媽，你休息罷。」正要退出，忽見板櫥門縫中露出一片男子衣角，心中疑雲大起，當下不動聲色，坐了下來，斟了一杯茶，慢慢喝著，心中琢磨：「櫥裡藏得有人，不知媽知不知道？」喝了幾口茶，站起來緩步走動，道：「媽，兒子今天的槍使得好不好？」

　　包惜弱道：「下次不許你再仗勢欺人。」完顏康道：「仗什麼勢啊？我和那渾小子是憑真本事一拳一槍的比武。」說著從壁上摘下鐵槍，一抖一收，紅纓一撲，一招「起鳳騰蛟」，猛向板櫥門上刺去。這一下直戳進去，郭靖與楊鐵心不知抵禦，眼見是不明不白的送了性命。包惜弱心中大急，登時暈了過去。完顏康槍尖未到櫥門，已自收轉，心想：「原來媽知道櫥裡有人。」拄槍靠在身旁，扶起母親，雙眼卻注視著櫥中動靜。包惜弱悠悠醒轉，見櫥門好端端地並未刺破，大為喜慰，但這般忽驚忽喜，已是支持不住，全身酸軟，更無半分力氣。完顏康甚是恚怒，道：「媽，我是您的親兒子嗎？」包惜弱道：「當然是啊，你問這個幹嗎？」完顏康道：「那為什麼很多事你瞞著我？」包惜弱思潮起伏，心想：「今日之事，必得跟他明言，讓他們父子相會。然後我再自求了斷。我既失了貞節，鑄成大錯，今生今世不能再和鐵哥重圓的了。」言念及此，淚落如線。完顏康見母親今日神情大異，心下驚疑不定。包惜弱道：「你好生坐著，仔細聽我說。」完顏康依言坐了。手中卻仍綽著鐵槍，目不轉睛的瞧著櫥門。包惜弱道：「你瞧瞧槍上四個什麼字？」完顏康道：「我小時候就問過媽了，你不肯對我說那楊鐵心是誰。」包惜弱道：「此刻我要跟你說了。」楊鐵心躲在櫥內，母子兩人的對話聽得清清楚楚，心中怦然，暗道：「她現今是王妃之尊，豈能再跟我這草莽匹夫？她洩漏我的行藏，莫非要他兒子來殺我嗎？」

　　只聽包惜弱道：「這枝鐵槍，本來是在江南大宋京師臨安府牛家村，是我派人千里迢迢去取來的。牆上那個半截犁頭，這屋子裡的桌子、凳子、板櫥、木床，沒一件不是從牛家村運來的。」完顏康道：「我一直不明白，媽為什麼定要住在這破破爛爛的地方。兒子給你拿些傢俱來，你總是不要。」包惜弱道：「你說這地方破爛嗎？我可覺得比王府裡畫棟雕樑的樓閣要好得多呢！孩子，你沒福氣，沒能和你親生的爹爹媽媽一起住在這破爛的地方。」楊鐵心聽到這裡，心頭大震，眼淚撲簌簌的落下。完顏康笑道：「媽，你越說越奇怪啦，爹爹怎能住在這裡？」包惜弱歎道：「可憐他十八年來東奔西走，流落江湖，要想安安穩穩的在這屋子裡住上一天半日，又哪裡能夠？」完顏康睜大了眼睛，顫聲道：「媽，你說什麼？」包惜弱厲聲道：「你可知你親生的爹爹是誰？」完顏康更奇了，說道：「我爹爹是大金國趙王的便是，媽你問這個幹嗎？」

　　包惜弱站起身來，抱住鐵槍，淚如雨下，哭道：「孩子，你不知道，那也怪你不得，這……這便是你親生爹爹當年所用的鐵槍……」指著槍上的名字道：「這才是你親生爹爹的名字！」完顏康身子顫抖，叫道：「媽，你神智糊塗啦，我請太醫去。」包惜弱道：「我糊塗什麼？你道你是大金國女真人嗎？你是漢人啊！你不叫完顏康，你本來姓楊，叫作楊康！」完顏康驚疑萬分，又感說不出的憤怒，轉身道：「我請爹爹去。」包惜弱道：「你爹爹就在這裡！」大踏步走到板櫥邊，拉開櫥門，牽著楊鐵心的手走了出來。

## 第10回　冤家聚頭

　　完顏康陡然見到楊鐵心，驚詫之下，便即認出，大叫一聲：「啊，是你！」提起鐵槍，「行步蹬虎」、「朝天一炷香」，槍尖閃閃，直刺楊鐵心咽喉。

　　包惜弱叫道：「這是你親生的爹爹啊，你……你還不信嗎？」舉頭猛往牆上撞去，蓬的一聲，倒在地下。完顏康大驚，回身撤步，收槍看母親時，只見她滿額鮮血，呼吸細微，存亡未卜。他倏遭大變，一時手足無措。楊鐵心俯身抱起妻子，奪門就往外闖。

　　完顏康叫道：「快放下！」上步「孤雁出群」，槍勢如風，往他背心刺去。楊鐵心聽到背後風聲響動，左手反圈，已抓住了槍頭之後五寸處。「楊家槍」戰陣無敵，一招「回馬槍」尤為世代相傳的絕技。楊鐵心這一下以左手拿住槍桿，乃「回馬槍」中第三個變化的半招，本來不待敵人回奪，右手早已一槍迎面搠去，這時他右手抱著包惜弱，回身喝道：「這招槍法我楊家傳子不傳女，諒你師父沒有教過。」

　　丘處機武功甚高，於槍法卻不精研。大宋年間楊家槍法流傳江湖，可是十九並非嫡傳正宗。他所知的正宗楊家槍法，大抵便是當年在牛家村雪地裡和楊鐵心試槍時見得，楊家世代秘傳的絕招，畢竟並不通曉。完顏康果然不懂這招槍法，一怔之下，兩人手力齊進，那鐵槍年代長久，桿子早已朽壞，喀的一聲，齊腰折斷。郭靖縱身上前，喝道：「你見了親生爹爹，還不磕頭？」完顏康躊躇難決。楊鐵心早已抱了妻子衝出屋去。穆念慈在屋外接應，父女兩人越牆而出。

　　郭靖不敢逗留，奔到屋外，正要翻牆隨出，突覺黑暗中一股勁風襲向頂門，急忙縮頭，掌風從鼻尖上直擦過去，臉上一陣劇痛，猶如刀刮。這敵人掌風好不厲害，而且悄沒聲的襲到，自己竟然毫不知覺，不禁駭然，只聽那人喝道：「渾小子，老子在這兒候得久啦！把頭頸伸過來，讓老子吸你的血！」正是參仙老怪梁子翁。

　　黃蓉聽彭連虎說她是黑風雙煞門下，笑道：「你輸啦！」轉身走向廳門。彭連虎晃身攔在門口，喝道：「你既是黑風雙煞門下，我也不來為難你。但你得說個明白，你師父叫你到這兒來幹什麼？」黃蓉笑道：「你說十招中認不出我的門戶宗派，就讓我走，你好好一個大男人，怎麼如此無賴？」彭連虎怒道：「你最後這招『靈鰲步』，還不是黑風雙煞所傳？」黃蓉笑道：「我從來沒見過黑風雙煞。再說，他們這一點兒微末功夫，怎配做我師父？」彭連虎道：「你混賴也沒用。」黃蓉道：「黑風雙煞的名頭我倒也聽見過。我只知道這兩人傷天害理，無惡不作，欺師滅祖，乃是武林中的無恥敗類。彭寨主怎能把我和這兩個下流傢伙拉扯在一起？」

　　眾人起先還道她不肯吐實，待得聽她如此詆毀黑風雙煞，不禁面面相覷，才信她決不是雙煞一派，要知再無稽的天大謊話也有人敢說，但決計無人敢於當眾辱罵師長。彭連虎向旁一讓，說道：「小姑娘，算你贏啦。老彭很佩服，想請教你的芳名。」黃蓉嫣然一笑，道：「不敢當，我叫蓉兒。」彭連虎道：「你貴姓？」黃蓉道：「那就說不得了。我既不姓彭，也不姓沙。」這時閣中諸人除藏僧靈智與歐陽克之外，都已輸在她的手裡。靈智身受重傷，動彈不得，只有歐陽克出手，才能將她截留，各人都注目於他。

　　歐陽克緩步而出，微微一笑，說道：「下走不才，想請教姑娘幾招。」黃蓉看了他一身白衣打扮，道：「那些騎白駱駝的美貌姑娘們，都是你一家的嗎？」歐陽克笑道：「你見過她們了？這些女子通統加在一起，也及不上你一半美貌。」黃蓉臉上微微一紅，聽他稱讚自己容貌，也自歡喜，道：「你倒不像這許多老頭兒們那麼蠻不講理。」

　　這歐陽克武功了得，又仗著叔父撐腰，多年來橫行西域。他天生好色，歷年派人到各地搜羅美女，收為姬妾，閒居之餘又教她們學些武功，因此這些姬妾又算得是他女弟子。這次他受趙王之聘來到燕京，隨行帶了二十四名姬人，命各人身穿白衣男裝，騎乘白駝。因姬妾數眾，兼之均會武功，是以分批行走。其中八人在道上遇到了江南六怪與郭靖，聽朱聰說起汗血寶馬的來歷，便起心劫奪，想將寶馬獻給歐陽克討好，卻未成功。

　　歐陽克自負下陳姬妾全是天下佳麗，就是大金、大宋兩國皇帝的後宮也未必能比得上，哪知在趙王府中卻遇到了黃蓉，但見她秋波流轉，嬌腮欲暈，雖然年齒尚稚，實是生平未見的絕色，自己的眾姬相比之下竟如糞土，當她與諸人比武之時，早已神魂飄蕩，這時聽她溫顏軟語，更是心癢骨軟，說不出話來。黃蓉道：「我要走啦，要是他們再攔我，你幫著我，成不成？」歐陽克笑道：「要我幫你也成，你得拜我為師，永遠跟著我。」黃蓉道：「就算拜師父，也不用永遠跟著啊！」歐陽克道：「我的弟子可與別人的不同，都是女的，永遠跟在我身邊。我只消呼叫一聲，她們就全都來啦。」黃蓉側了頭，笑道：「我不信。」歐陽克一聲呼哨，過不片刻，門中走進二十幾個白衣女子，或高或矮，或肥或瘦，但服飾打扮全無二致，個個體態婀娜，笑容冶艷，一齊站在歐陽克身後。原來他在香雪廳飲宴，眾姬都在廳外侍候。彭連虎等個個看得眼都花了，心中好生羨慕他真會享福。黃蓉出言相激，讓他召來眾姬，原想乘閣中人多雜亂，藉機脫身，哪知歐陽克看破她的心思，待眾姬進廳，立即擋在門口，折扇輕搖，紅燭下斜睨黃蓉，顯得又是瀟灑，又是得意。二十四名姬人都是目不轉睛的瞧著黃蓉，有的自慚形穢，有的便生妒心，料知這樣的美貌姑娘既入「公子師父」之眼，非成為他的「女弟子」不可，此後自己再也休想得他寵愛了。這二十四名姬人在他身後這麼一站，有如兩面屏風，黃蓉更難奪門而出。

　　黃蓉見計不售，說道：「你如真的本領了得，我拜你為師那是再好沒有，省得我給人家欺侮。」歐陽克道：「莫非你要試試？」黃蓉道：「不錯。」歐陽克道：「好，你來吧，不用怕，我不還手就是。」黃蓉道：「怎麼？你不用還手就勝得了我？」歐陽克笑道：「你打我，我喜歡還來不及，怎捨得還手？」眾人心中笑他輕薄，卻又頗為奇怪：「這小姑娘武功不弱，就算你高她十倍，不動手怎能將她打敗？難道會使妖法？」黃蓉道：「我不信你真不還手。我要將你兩隻手縛了起來。」歐陽克解下腰帶，遞給了她，雙手疊在背後，走到她面前。黃蓉見他有恃無恐，全不把自己當一回事，臉上雖然仍露笑容，心中卻越來越驚，一時彷徨無計，心想：「只好行一步算一步了。」於是接過腰帶，雙手微微向外一崩，那腰帶似是用金絲織成，雖用上了內力，竟然崩它不斷，當下將他雙手緊緊縛住，笑道：「怎麼算輸？怎麼算贏？」歐陽克伸出右足，點在地下，以左足為軸，雙足相離三尺，在原地轉了個圈子，只見磚地上已被他右足尖畫了淺淺的一個圓圈，直徑六尺，畫得整整齊齊。畫這圓圈已自不易，而足下內勁如此了得，連沙通天、彭連虎等也均佩服。歐陽克走進圈子，說道：「誰出了圈子，誰就輸了。」黃蓉道：「要是兩人都出圈子呢？」歐陽克道：「算我輸好啦。」黃蓉道：「若是你輸了，就不能再追我攔我？」歐陽克道：「這個自然。如你給我推出了圈子，可得乖乖的跟我走。這裡眾位前輩都是見證。」黃蓉道：「好！」走進圈子，左掌「回風拂柳」，右掌「星河在天」，左輕右重，勁含剛柔，同時發出。歐陽克身子微側，這兩掌竟沒能避開，同時擊在他肩背之上。黃蓉掌力方與他身子相遇，立知不妙，這歐陽克內功精湛，說不還手真不還手，但借力打力，自己有多少掌力打到他身上，立時有多少勁力反擊出來。他手不動，足不起，黃蓉竟是站立不穩，險些便跌出了圈子。她哪敢再發第二招，在圈中走了幾步，說道：「我要走啦，卻不是給你推出圈子的。你不能出圈子追我。剛才你說過了，兩人都出圈子就是你輸。」

　　歐陽克一怔，黃蓉已緩步出圈子。她怕夜長夢多，再生變卦，加快腳步，只見她發上金環閃閃，身上白衫飄動，已奔到門邊。歐陽克暗呼：「上當！」只是有言在先，卻也不便追趕。沙通天、彭連虎等見黃蓉又以詭計僵住了歐陽克，忍不住捧腹大笑。黃蓉正要出門，猛聽得頭頂風響，身前一件巨物從空而墮。她側身閃避，只怕給這件大東西壓住了，但見空中落下來的竟是坐在太師椅的那個高大藏僧。他身穿紅袍，坐在椅上竟還比她高出半個頭，他連人帶椅，縱躍而至，椅子便似乎粘在他身上一般。黃蓉正要開言，忽見這藏僧從僧袍下取出一對銅鈸，雙手合處，噹的一聲，震耳欲聾，正自詫異，突然眼前一花，那對銅鈸一上一下，疾飛過來，只見鈸邊閃閃生光，鋒利異常，這一打中，身子只怕要被雙鈸切成三截，大驚之下，銅鈸離身已近，哪裡還來及閃避，立即竄起，反向前衝，右掌從上面銅鈸底下一托，左足在下面銅鈸上一頓，竟自在兩鈸之間衝了過去。這一下凶險異常，雙鈸固然逃過，但也已躍進靈智身旁。靈智巨掌起處，「大手印」向她拍去。黃蓉便似收足不住，仍是向前猛衝，直撲向敵人懷裡。眾人同聲驚呼，這樣花一般的少女眼見要被靈智巨掌震得筋折骨斷，五臟碎裂。歐陽克大叫：「手下留情！」哪裡還來得及？眼見靈智的巨掌已擊在她背上，卻見他手掌立即收轉，大聲怪叫。黃蓉已乘著他這一掌之勢飛出廳外。遠遠聽得她清脆的笑聲不絕，似乎全未受傷，料想靈智這一掌擊出時力道雖巨，但不知如何，他手掌甫及對方身子，立即迅速異常的回縮，掌力竟然來不及發出。眾人一凝神間，但聽得靈智怒吼連連，右手掌中鮮血淋漓。他舉起掌來，只見掌中竟被刺破了十多個小孔，驀地裡想起，叫道：「軟蝟甲！軟蝟甲！」叫聲中又是驚，又是怒，又有痛楚。彭連虎驚道：「這丫頭身上穿了『軟蝟甲』？那是東海桃花島的鎮島之寶！」沙通天奇道：「她小小年紀，怎能弄到這副「軟蝟甲』？」歐陽克掛念著黃蓉，躍出門外，黑暗中不見人影，不知她已逃到了何處，一聲呼哨，領了眾姬追尋，心中卻感喜慰：「她既逃走，想來並未受傷。好歹我要抱她在手裡。」侯通海問道：「師哥，什麼叫軟蝟甲？」彭連虎搶著道：「刺蝟見過嗎？」侯通海道：「當然見過。」彭連虎道：「她外衣內貼身穿著一套軟甲，這軟甲不但刀槍不入，而且生滿了倒刺，就同刺蝟一般。誰打她一拳，踢她一腳，就夠誰受的！」侯通海伸了伸舌頭，道：「虧得我從來沒打中過這臭小子！」沙通天道：「我去追她回來！」侯通海道：「師哥，她……她身子可碰不得。」沙通天道：「還用你說？我抓住她頭髮拖了回來。」侯通海道：「對，對，怎麼我便想不到。師哥，你當真聰明。」師兄弟倆和彭連虎一齊追了出去。

　　這時趙王完顏洪烈已得兒子急報，得悉王妃被擄，驚怒交集之下，父子兩人點起親兵，出府追趕。同時湯祖德率領了衛隊大呼小叫，搜捕刺客。王府裡裡外外，鬧得天翻地覆。郭靖又在牆邊遇到梁子翁，怎肯乖乖的將頭頸伸過去讓他吸血？大駭之下，轉頭狂奔，不辨東西南北，盡往最暗處鑽去。梁子翁一心要喝他鮮血，半步不肯放鬆。幸好郭靖輕功了得，又在黑夜，否則已為所擒，奔了好一陣，四下裡已然燈燭無光，也不知到了何處，忽覺遍地都是荊棘，亂石嶙峋，有如無數石劍倒插。王府之中何來荊棘亂石，郭靖哪有餘暇尋思？只覺小腿被荊棘刺得甚是疼痛，他一想到那白髮老頭咬向自己咽喉的牙齒，別說是小小荊棘，就是刀山劍林，也是毫不猶豫的鑽進去了。突然間腳下一軟，叫聲不好，身子已憑空下墮，似乎跌了四五丈這才到底，竟是一個極深的洞穴。他身在半空已然運勁，只待著地時站定，以免跌傷，哪知雙足所觸處都是一個個圓球，立足不穩，仰天一交跌倒，撐持著坐起身來時手觸圓球，嚇了一跳，摸得幾下，辨出這些大圓球都是死人骷髏頭，看來這深洞是趙王府殺了人之後拋棄屍體的所在。只聽梁子翁在上面洞口叫道：「小子，快上來！」郭靖心想：「我可沒那麼笨，上來送死！」伸手四下摸索，身後空洞無物，於是向後退了幾步，以防梁子翁躍下追殺。梁子翁叫罵了幾聲，料想郭靖決計不會上來，喝道：「你逃到閻王殿上，老子也會追到你。」湧身一躍，跳了下來。郭靖大驚，又向後退了幾步，居然仍有容身之處。他轉過身來，雙手伸出探路，一步步前行，原來是個地道。接著梁子翁也發覺了是地道，他藝高人膽大，雖然眼前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但也不怕郭靖暗算，發足追去，心中反而喜歡：「甕中捉鱉，你這小子再也逃不了啦。這一下還不喝乾了你身上鮮血？」郭靖暗暗叫苦：「這地道總有盡頭，我命休矣！」梁子翁哈哈大笑，雙手張開，摸著地道的兩壁，也不性急，慢慢的一步步緊迫。

　　郭靖又逃了數丈，斗覺前面一空，地道已完，到了一個土室。梁子翁轉眼追到，笑道：「臭小子，再逃到哪裡去？」忽然左邊角落裡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誰在這裡撒野？」兩人萬料不到這地底黑洞之中竟會有人居住，陡然間聽到這聲音，語聲雖輕，在兩人耳中卻直是轟轟焦雷一般。郭靖固然嚇得心中突突亂跳，梁子翁也不禁毛骨悚然。只聽得那聲音又陰森森的道：「進我洞來，有死無生。你們活得不耐煩了嗎？」話聲似是女子，說話時不住急喘，像是身患重病。兩人聽話聲不像是鬼怪，驚懼稍減。郭靖聽她出言怪責，忙道：「我是不小心掉進來的，有人追我……」一言未畢，梁子翁已聽清楚了他的所在，搶上數步，伸手來拿。郭靖聽到他手掌風聲，疾忙避開。梁子翁一拿不中，連施擒拿。郭靖左躲右閃。一團漆黑之中，一個亂抓，一個瞎躲。突然嗤的一聲響，梁子翁扯裂了郭靖左手的衣袖。

　　那女子怒道：「誰敢到這裡捉人？」梁子翁罵道：「你裝神扮鬼，嚇得倒我嗎？」那女人氣喘喘的道：「哼，少年人，躲到我這裡來。」郭靖身處絕境，危急萬狀，聽了她這話，不加思索的便縱身過去，突覺五根冰涼的手指伸過來一把抓住了自己手腕，勁力大得異乎尋常，被她一拉之下，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撲出，撞在一團乾草之上。那女人喘著氣，向梁子翁道：「你這幾下擒拿手，勁道不小啊。你是關外來的罷？」

　　梁子翁大吃一驚，心想：「我瞧不見她半根寒毛，怎地她連我的武功家數都認了出來？難道她竟能黑中視物？這個女人，可古怪得緊了！」當下不敢輕忽，朗聲道：「在下是關東參客，姓梁。這小子偷了我的要物，在下非追還不可，請尊駕勿以阻攔。」那女子道：「啊，是參仙梁子翁枉顧。別人不知，無意中闖進我洞來，已是罪不可赦，梁老怪你是一派宗師，難道武林中的規矩你也不懂嗎？」梁子翁愈覺驚奇，問道：「請教尊駕的萬兒。」那女人道：「我……我……」郭靖突覺拿住自己手腕的那隻手劇烈顫抖，慢慢鬆開了手指，又聽她強抑呻吟，似乎十分痛苦，問道：「你有病嗎？」

　　梁子翁自負武功了得，又聽到她的呻吟，心想這人就算身負絕技，也是非病即傷，不足為患，當下運勁於臂，雙手齊出，疾向郭靖胸口抓去，剛碰到他衣服，正待手指抓緊，突然手腕上遇到一股大力向左粘去。梁子翁吃了一驚，左手回轉，反拿敵臂。那女子喝道：「去罷！」一掌拍在梁子翁背上。騰的一聲，將他打得倒退三步，幸而他內功了得，未曾受傷。梁子翁罵道：「好賊婆！你過來。」那女子只是喘氣，絲毫不動，梁子翁知她果真下身不能移動，驚懼之心立時減了七分，慢慢逼近，正要縱身上前襲擊，突然間腳踝上有物捲到，似是一條軟鞭，這一下無聲無息，鞭來如電，更是大吃一驚，他應變奇速，就在這一瞬間身隨鞭起，右腿向那女子踢去，噗的一下，頭頂已撞上了土壁。

　　他腿上功夫原是武林一絕，在關外享大名逾二十年，這一腿當者立斃，端的厲害無比。哪知他腳尖將到未到之際，忽覺「沖陽穴」上一麻，大驚之下，立即閃回。這「沖陽穴」位於足趺上五寸，被人拿正了穴道，這一條腿便麻木不仁，幸好他縮腳得快，才沒給拿中，但急踢急縮，自己扭得膝彎中一陣疼痛。梁子翁心念一閃：「這人在暗中如處白晝，拿穴如是之準，豈非妖魅？」危急中翻了半個觔斗避開，反手揮掌，要震開她拿來的這一招。他知對手厲害，這一掌使上十成之力，心想此人這般氣喘，決無內力抵擋，突然聽得格格一響，敵人手臂暴長，指尖已搭上了他肩頭。梁子翁左手力格，只覺敵人手腕冰涼，似非血肉之軀，哪敢再行拆招，就地翻滾，急奔而出，手足並用，爬出地洞，吁了一口長氣，心想：「我活了幾十年，從未遇過這般怪事，不知到底是女人還是女鬼？想來王爺必知其中蹊蹺。」忙奔回香雪廳去。一路上只想：「這臭小子落入了那不知是女鬼還是女妖的手裡，一身寶血當然給她吸得乾乾淨淨。難道還會跟我客氣？唉，採陰補陽遇上了臭叫化，養蛇煉血卻又遇上了女鬼，兩次都是險些性命不保。難道修煉長生果真是逆天行事，鬼神所忌，以致功敗垂成嗎？」郭靖聽他走遠，心中大喜，跪下向那女人磕頭，說道：「弟子拜謝前輩救命之恩。」

　　那女人適才和梁子翁拆了這幾招，累得氣喘更劇，咳嗽了一陣，嘶嗄著嗓子道：「那老怪幹麼要殺你？」郭靖道：「王道長受了傷，要藥治傷，弟子便到王府來……」忽然想到：「此人住在趙王府內，不知是否完顏洪烈一黨？」當下住口不說了。那女人道：「嗯，你是偷了老怪的藥。聽說他精研藥性，想來你偷到的必是靈丹妙藥了。」

　　郭靖道：「我拿了他一些治內傷的藥，他大大生氣，非殺了我不可。前輩可是受了傷？弟子這裡有很多藥，其中四味是田七、血竭、熊膽、沒藥，王道長也不需用這許多，前輩要是……」那女人怒道：「我受什麼傷，誰要你討好？」郭靖碰了一個釘子，忙道：「是，是。」隔了片刻，聽她不住喘氣，心中不忍，又道：「前輩要是行走不便，晚輩負你老人家出去。」那女人罵道：「誰老啦？你這渾小子怎知我是老人家？」郭靖唯唯，不敢作聲，要想捨她而去，總感不安，當下硬起頭皮，又問：「您可要什麼應用物品，我去給您拿來。」那女人冷笑道：「你婆婆媽媽的，倒真好心。」左手伸出，搭在他肩頭向裡一拉，郭靖只覺肩上劇痛，身不由主的到了她面前，忽覺頸中一陣冰涼，那女人的右臂已扼住他頭頸，只聽她喝道：「背我出去。」郭靖心想：「我本來要背你出去。」於是轉身彎腰，慢慢走出地道。那女人道：「是我逼著你背的，我可不受人賣好。」郭靖這才明白，這女人驕傲得緊，不肯受後輩的恩惠。走到洞口，舉頭上望，看到了天上的星星，不由得吁了口長氣，心想：「剛才真是死裡逃生，這黑洞之中，竟有人等著救我性命。我去說給蓉兒聽，只怕她還不肯信呢。」他跟著馬鈺行走懸崖慣了的，那洞雖如深井，卻也毫不費力的攀援了上去。出得洞來，那女子問道：「你這輕功是誰教的？快說！」手臂忽緊，郭靖喉頭被扼，幾乎喘不過氣來。他心中驚慌，忙運內力抵禦。那女人故意要試他功力，扼得更加緊了，過了一陣，才漸漸放鬆，喝道：「嘿，看你不出，渾小子還會玄門正宗的內功。你說王道長受了傷，王道長叫什麼名字？」郭靖心道：「你救了我性命，要問什麼，自然不會瞞你，何必動蠻？」當下答道：「王道長名叫王處一，人家稱他為玉陽子。」突覺背上那女人身子一震，又聽她氣喘喘的道：「你是全真門下的弟子？那……那好得很。」語音中竟流露出情不自禁的歡愉之意，又問：「王處一是你什麼人？幹麼你叫他道長，不稱他師父、師叔、師伯？」郭靖道：「弟子不是全真門下，不過丹陽子馬鈺馬道長傳過我一些呼吸吐納的功夫。」那女人道：「嗯，你學過全真派內功，很好。」隔了一會，問道：「那麼你師父是誰？」郭靖道：「弟子共有七位師尊，人稱江南七俠。大師父飛天蝙蝠姓柯。」那女人劇烈的咳嗽了幾下，聲音甚是苦澀，說道：「那是柯鎮惡！」郭靖道：「是。」那女人道：「你從蒙古來？」郭靖又道：「是。」心下奇怪：「她怎麼知道我從蒙古來？」

　　那女人緩緩的道：「你叫楊康，是不是？」語音之中，陰森之氣更甚。郭靖道：「不是，弟子姓郭。」

　　那女人沉吟片刻，說道：「你坐在地下。」郭靖依言坐倒。那女人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卷物事，放在地下，捲開外面包著的一塊不知是布是紙的東西，露出一物，星光熹微下燦然耀眼，赫然是柄匕首。郭靖見了甚是眼熟，拿起一看，那匕首寒光閃閃，柄上刻著「楊康」兩字，正是那晚自己用以刺死銅屍陳玄風的利刃。當年郭嘯天與楊鐵心得長春子丘處機各贈匕首一柄，兩人曾有約言，妻子他日生下孩子，如均是男，結為兄弟，若各為女，結為姊妹，要是一男一女，那就是夫妻了。兩人互換匕首，作為信物，因此刻有「楊康」字樣的匕首後來卻在郭靖手中。其時年幼，不識「楊康」兩字，但匕首的形狀卻是從小便見慣了的，心道：「楊康？楊康？」一時想不起這名字剛才便曾聽王妃說過。

　　他正自沉吟，那女人已夾手奪過匕首，喝道：「你認得這匕首，是不是？」郭靖若是機靈得半分，聽得她聲音如此淒厲，也必先回頭向她瞥上一眼，但他念著人家救命之恩，想來救我性命之人，當然是大大的好人，是以更無絲毫疑忌，立即照實回答：「是啊！晚輩幼時曾用這匕首殺死了一個惡人，那惡人突然不見了，連匕首都……」剛說到這裡，突覺頸中一緊，登時窒息，危急中彎臂向後推出，手腕立被那女人伸左手擒住。那女人右臂放鬆，身子滑落，坐在地下，喝道：「你瞧我是誰？」郭靖被她扼得眼前金星直冒，定神看去時，只見她長髮披肩，臉如白紙，正是黑風雙煞中的鐵屍梅超風，這一下嚇得魂飛魄散，左手出力掙扎，但她五爪已經入肉，哪裡還掙扎得脫？腦海中一片混亂：「怎麼是她？她救了我性命？決不能夠！但她確是梅超風！」

　　梅超風坐在地下，右手扼在郭靖頸中，左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十餘年來遍找不見的殺夫仇人忽然自行送上門來，「是賊漢子地下有靈，將殺了他的仇人引到我手中嗎？」一霎時心中喜不自勝，卻又悲不自勝，一生往事，陡然間紛至沓來，一幕幕在心頭閃過：「我本來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整天戲耍，父母當作心肝寶貝的愛憐，那時我名字叫作梅若華。不幸父母相繼去世，我受著惡人的欺侮折磨。師父黃藥師救我到了桃花島，教我學藝。給我改名叫梅超風，他門下弟子，個個名字中都有個『風』字。在桃樹之下，一個粗眉大眼的年輕人站在我面前，摘了一個鮮紅的大桃子給我吃。那是師兄陳玄風。在師父門下，他排行第二，我是第三。我們一起習練武功，他時常教我，待我很好，有時也罵我不用功，但我知道是為了我好。慢慢的大家年紀長大了，我心中有了他，他心中有了我。一個春天的晚上，桃花正開得紅艷艷地，在桃樹底下，他忽然緊緊抱住了我。」一陣紅潮湧上梅超風的臉，郭靖聽得她喘氣加劇，又輕輕歎了口氣，歎息聲卻很溫柔。

　　梅超風回憶到陳玄風和自己偷偷結了夫妻，怎樣懼怕師父責罰，離島逃走，丈夫告訴她盜到了半部《九陰真經》。以後是在深山的苦練，可是只練了半年，丈夫便說經上所寫的話他再也看不懂了，就是想破了頭，也難以明白。「丈夫當年這樣說：『賊婆娘，《九陰真經》只盜到了下半部，上半部經中扎根基、練內功的秘訣絲毫不知。經上武功屬於道家，跟師父所教的完全不同。咱們再也練不下去了，你說怎麼辦？』我說：『那有什麼法子？』他說：『再去桃花島。』我怎敢再去？我們兩人本領再大十倍，也敵不過師父的兩根指頭。我那賊漢子也是怕得很的，可是眼看著經上各種奇妙的功夫不能練，死了也不能甘心。他決意去盜經，說道：『要就咱夫婦天下無敵，要就你這賊婆娘做寡婦。』我可不做寡婦！要死也死在一起，我們兩人甩出了性命再去。「我們打聽到師父為了我們逃走而大發脾氣，把眾徒弟都挑斷了腳筋趕走啦，島上就只他夫婦二人和幾個僮僕。我二人心驚膽戰的上了桃花島。就在那時候，師父的大對頭正好找上門來。他二人說的就是《九陰真經》的事，爭吵了一會就動上了手。這人是全真教的，說話傻里傻氣的，可是武功可也真高，高到了我從來想不到的地步。但師父還是比他勝了一籌。這場比武只瞧得我們魂飛魄散。我悄悄說：『賊漢子，咱們不成，快逃走罷！』可是他不肯。我們看著師父把那個對頭擒住，要他立下毒誓，不得自行離島逃走。「我想起師母待我的恩情，想在窗外瞧瞧她，哪知看到的只是一座靈堂，原來師母過世了。我心裡很難過，師父師母向來待我很好，師母死了，師父一人寂寞孤零，我實在對不起他，那時候我忍不住哭了，忽然之間，看見靈堂旁邊有個一歲大的小女孩兒，坐在椅子上向著我直笑，這女孩兒真像師母，定是她的女兒，難道她是難產死的嗎？「我正在這樣想，師父發覺了我們，從靈堂旁飛步出來。啊，我嚇得手酸腳軟，動彈不得。我聽得那女孩兒笑著在叫：『爸爸，抱！』她笑得像一朵花，張開了雙手，撲向師父。這女孩兒救了我們的性命。師父怕她跌下來，伸手抱住了她。賊漢子拉著我飛奔，搶到了船裡，海水濺進船艙，我的心還在突突的急跳，好像要從口裡衝出來。

　　「我那賊漢子看了師父這一場大戰，從此死了心。他說：『不但師父的本事咱們沒學到一成，就是那個全真教的高手，咱倆又哪裡及得上？』我說：『你懊悔了嗎？若是跟著師父，總有一天能學到他的本事。』他說：『你不懊悔，我也不懊悔。』於是他用自己想出來的法子練功，教我跟著也這麼練。他說這法子一定不對，然而也能練成厲害武功。

　　「我夫婦倆神功初成，橫行江湖，得了『黑風雙煞』的諢名。那飛天神龍柯辟邪是賊漢子殺的，還是我殺的？可記不清楚了，反正誰殺的都是一樣。有一天，我們在一座破廟裡練『摧心掌』，突然四面八方的給數十名好手圍住了。領頭的是師弟陸乘風。他惱恨為了我們而給師父打斷雙腿，大舉約人，想擒我們去獻給師父。這小子定是想重入師門。哼，要擒住『黑風雙煞』，可也沒那麼容易。我們殺了七八名敵人，突圍逃走，可是我也受傷不輕。過不了幾個月，忽然發覺全真教的道士也在暗中追蹤我們。斗是鬥他們不過的，我們結下的冤家實在太多，於是離開了中原，走得遠遠的，直到了蒙古的大草原。「我那賊漢子成天擔心他那部真經給人盜去。他不許我看。我也不知他藏在什麼地方。『好罷，賊漢子，我不看就是。』『賊婆娘，我是為了你好，你看了一定要練，可是不會道家內功，一定練壞身體。』『是啦！你還囉唆些什麼？』於是我們繼續練『九陰白骨爪』和『摧心掌』，他說這兩項是外門神功，不會內功也不要緊。「忽然間，那天夜裡在荒山之上，江南七怪圍住了我。『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又是疼痛，又是麻癢，我運氣抵禦毒藥，爬在地下，難受得幾乎要暈了過去。我沒死，可是眼睛瞎了，丈夫死了。那是報應，這柯瞎子，我們曾殺死了他的兄長，弄瞎了他的眼睛。」

　　梅超風想到這件痛事，雙手自然而然的一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郭靖左手腕骨如欲斷折，暗暗叫苦：「這次一定活不成啦，不知她要用什麼狠毒法子來殺我？」便道：「喂，我是不想活啦，我求你一件事，請你答允罷。」梅超風冷然道：「你還有事求我？」郭靖道：「是。我身上有好些藥，求你行行好，拿去交給城外安寓客棧裡的王道長。」

　　梅超風不答，只是冷冷的瞧著他，郭靖道：「你答應了嗎？多謝你！」梅超風道：「多謝什麼？我一生從來不做好事！」她已記不起這一生中受過多少苦，也記不起殺過多少人，但荒山之夜的情景卻記得清清楚楚。「眼前突然黑了，瞧不見半點星星的光。我那賊漢子說：『我不成啦！真經的秘要是在胸……』這是他最後的話。忽然間大雨傾倒下來，江南七怪猛力向我進攻，我背上中了一掌。這人內勁好大，打得我痛到了骨頭裡。我抱起了賊漢子的屍體逃下山去，我看不見，可是他們沒有追來，真奇怪。啊，雨下得這麼大，四下裡一定漆黑一團，他們看不見我。「我在雨裡狂奔。賊漢子的身子起初還是熱的，後來漸漸冷了下來，我的心也在跟著他一分一分的冷。我全身發抖，冷得很。『賊漢子，你真的死了嗎？你這麼厲害的武功，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死了嗎？是誰殺了你的？』我拔出了他肚臍中的匕首，鮮血跟著噴出來。那有什麼奇怪？殺了人一定有血，我不知殺過多少人。『算啦，我也該和賊漢子一起死啦！沒人叫他賊漢子，他在陰間可有多冷清！』匕首尖頭抵到了舌頭底下，那是我的練門所在，忽然間，我摸到了匕首柄上有字，細細的摸，是『楊康』兩字。「嗯，殺死他的人叫做楊康。此仇怎能不報？不先殺了這楊康，我怎能死？於是我在賊漢子的胸口掏摸那部真經的秘要，但搜遍了全身，也沒摸到一點東西。我非找到不可！我從他頭髮開始，不漏過一個地方，忽然之間，摸到他胸膛上的皮肉有點古怪。」她想到這裡，喉頭不禁發出幾下乾枯苦澀的笑聲。她似乎又回到了荒漠之中，大雨淋得她全身早就濕透了，但她身子忽然火熱起來：「我仔細的摸索，原來他胸口用針刺著細字和圖形，原來這就是《九陰真經》的秘要。『你怕寶經被人盜去，於是刺在身上，將原經燒燬了！』是啊，像師父這般大的本事，真經也會給咱們偷來，誰又保得定沒人來偷咱們的呢？你這主意是『人在經在，人亡經亡』。我用匕首把你胸口的皮肉割下來，嗯，我要把這塊皮好好硝制了，別讓它腐爛，我永遠帶在身邊，你就永遠陪著我。「那時候我不傷心啦，忽然之間，我聽到有人在哈哈大笑，不過笑得很可怕，原來是我自己在笑。我用雙手在地下挖了一個坑，把你埋在裡面。你教了我『九陰白骨爪』的功夫，我就用這功夫來挖坑埋你。我躲在山洞裡，只怕給江南七怪找到。現今不是他們對手，等我功夫練成之後，哼，每個人頭頂心抓一把。不會道家內功而練這些功夫要傷身子？傷就傷啦，死也不怕，還怕什麼傷不傷的？總之我要練成最厲害的武功。冥冥中真是有天意的，倘若賊漢子不把真經刺在皮肉上，我瞎了眼睛，捧著一部筆墨寫的真經又有什麼用？這些年來，他跟我風流快活之時，從來不脫上身衣衫，原來是為了這個……」想到這裡，她臉上又火熱起來，長長的歎了口氣。「什麼都完了，賊漢子，你在陰世也這般念著我嗎？你若是娶了個女鬼做老婆，咱們可永遠沒了沒完……

　　「過了兩天，我肚子很餓，忽然聽到大隊人馬從洞旁經過，說的是大金國的女真話。我出去向他們討東西吃。帶隊的王爺見著可憐，就收留了我，帶我到中都王府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位王爺是大金國的六皇子趙王爺。我在後花園給他們掃地，晚上偷偷的練功夫，這樣的練了幾年，誰也沒瞧出來，只當我是個可憐的瞎眼婆子。

　　「那天晚上，唉，那頑皮的小王爺半夜裡到後花園找鳥蛋，他一聲不響。我瞧不見他，他卻見到了我練銀鞭，於是纏著我非教不行。我教了他三招，他一學就會，真是聰明。我教得高興起來，什麼功夫也傳了他，九陰白骨爪也教，推心掌也教，只是要他發了重誓，對誰都不許說，連王爺王妃也不能說，只要洩漏一句，我一抓就抓破他天靈蓋。小王爺練過別的武功，還著實不低。他說：『師父，我另外還有一個男師父，這個人不好，我不喜歡他，我只喜歡你師父。我在他面前，決不顯露你教我的功夫。他比你差得遠，教的功夫都不管用。』哼，小王爺說話就叫人聽著高興。他那個男師父決非無能之輩，只不過我既不許他向人說跟我學武功，我也就不去查問他旁的師父。「又過幾年，小王爺說，王爺又要去蒙古。我求王爺帶我同去，好祭一祭我丈夫的墳。小王爺給我說了，王爺當然答應。王爺寵愛他得很，什麼事都依從他。

　　「唉，賊漢子埋骨的所在當然找不到啦，他胸口肚子上的肌膚，日日夜夜都貼著我的肌膚，又何必去祭他的墳？我是要找江南七怪報仇。運氣真是不好，全真教的七子居然都在蒙古，我眼睛瞧不見，怎能敵他們七人？那丹陽子馬鈺的內功實在了不起，他說話一點不使力，聲音卻送得這麼遠。「去蒙古總算沒白走，那馬鈺被我劈頭一問，糊里糊塗的傳了我一句內功真訣，回到王府之後，我打了地洞再練苦功。唉，這內功沒人指點真是不成。兩天之前，我強修猛練，憑著一股剛勁急衝，突然間一股氣到了丹田之後再也回不上來，下半身就此動彈不得了。我不許小王爺來找我，他又怎知我練功走了火？要不是這姓郭的小子闖進來，我準要餓死在這地洞裡了。哼，那是賊漢子的鬼魂勾他來的，叫他來救我，叫我殺了他給賊漢子報仇。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嘿嘿，哼，哈哈！」梅超風大聲狂笑，身子亂顫，右手突然使勁，在郭靖頭頸中扼了下去。郭靖到了生死關頭，反手頂住她的手腕，用力向外撐持。他得了馬鈺玄門正宗的真傳，數年修習，內力已是不弱。梅超風猛扼不入，右手反被他撐了開去，吃了一驚：「這小子功夫不壞啊！」連擊三抓，都被郭靖以掌力化開。梅超風長嘯一聲，舉掌往他頂門拍下，這是她「摧心掌」中的絕招。郭靖功力畢竟和她相差太遠，左手又被她牢牢抓住，這一招如何化解得開？只得奮起平生之力，舉起右手便擋。梅超風與他舉手相交，只感臂上一震，心念一動，立時收勢，尋思：「我修習內功無人指點，以致走火入魔，落得半身不遂。剛才我聽他說跟馬鈺學過全真派內功，便想到要逼他說內功的秘訣，怎麼後來只是要殺他為賊漢子報仇，竟把這件大事拋在腦後？幸好這小子還沒死。」當下回手又叉住郭靖頭頸，說道：「你殺我丈夫，那是不用指望活命的了。不過你如聽我話，我讓你痛痛快快的死了；要是倔強，我要折磨得你受盡苦楚，先將你一根根手指都咬了下來，慢慢的一根根嚼來吃了。」她行功走火，下身癱瘓後已然餓了幾日，真的便想吃郭靖手指，倒也不是空言恫嚇。

　　郭靖打個寒戰，瞧著她張口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不敢言語。梅超風問道：「馬鈺教你打坐，姿式怎樣？」郭靖心中明白：「原來她想我傳她內功。她日後必去害我六位師父。我死就死罷，怎能讓這惡婦再增功力，害我師父？」當下閉目不答。梅超風左手使勁，郭靖腕上奇痛徹骨，但他早橫了心，說道：「你想得內功真傳，乘早死了這條心。」

　　梅超風見他倔強不屈，只得放鬆了手，柔聲道：「我答應你，拿藥去交給王處一，救他性命。」郭靖心中一凜：「啊，這是大事。好在她下半身不會動彈，我六位師父也不會怕她。」於是道：「好，你立一個重誓，我就把馬道長傳我的法門對你說。」梅超風大喜，說道：「姓郭的……姓郭的臭小子說了全真教內功法門，我梅超風如不將藥物送交王處一，教我全身動彈不得，永遠受苦。」這兩句話剛說完，忽然左前方十餘丈處有人喝罵：「臭小子快鑽出來受死！」郭靖聽聲音正是三頭蛟侯通海。另一人道：「這小丫頭必定就在左近，放心，她逃不了。」兩人一面說一面走遠。郭靖大驚：「原來蓉兒尚未離去，又給他們發現了蹤跡。」心念一動，對梅超風道：「你還須答應我一件事，否則任你怎樣折磨，我都不說秘訣。」梅超風怒道：「還有什麼事？我不答應。」郭靖道：「我有個好朋友，是個小姑娘。王府中的一群高手正在追她，你必須救她脫險。」

　　梅超風哼了一聲，道：「我怎知她在哪裡？別囉唆了，快說內功秘訣！」隨即手臂加勁。郭靖喉頭被扼，氣悶異常，卻絲毫不屈，說道：「救不救……在你，說……不說……在我「梅超風無可奈何，說道：「好罷，便依了你，想不到梅超風任性一世，今日受你臭小子擺佈。那小姑娘是你的小情人嗎？你倒也真多情多義。咱們話說在前頭，我只答允救你的小情人脫險，卻是沒答允饒你性命。」

　　郭靖聽她答應了，心頭一喜，提高聲音叫道：「蓉兒，到這裡來！蓉兒……」剛叫得兩聲，忽喇一聲，黃蓉從他身旁玫瑰花叢中鑽了出來，說道：「我早就在這兒啦！」郭靖大喜道：「蓉兒，快來。她答應救你，別人決不能難為你。」黃蓉在花叢中聽郭靖與梅超風對答已有好一陣子，聽他不顧自己性命，卻念念不忘於她的安危，心中感激，兩滴熱淚從臉頰上滾了下來，向梅超風喝道：「梅若華，快放手！」「梅若華」是梅超風投師之前的本名，江湖上無人知曉，這三字已有數十年沒聽人叫過，陡然間被人呼了出來，這一驚直是非同小可，顫聲問道：「你是誰？」

　　黃蓉朗聲道：「桃花影落飛神劍，碧海潮生按玉簫！我姓黃。」梅超風更加吃驚，只說：「你……你……你……」黃蓉叫道：「你怎樣？東海桃花島的彈指峰、清音洞、綠竹林、試劍亭，你還記得嗎？」這些地方都是梅超風學藝時的舊遊之地，此時聽來，恍若隔世，顫聲問道：「桃花島的黃……黃師傅，是……是……是你什麼人？」

　　黃蓉道：「好啊！你倒還沒忘記我爹爹，他老人家也還沒忘記你。他親自瞧你來啦！」

　　梅超風一聽之下，只想立時轉身飛奔而逃，可是腳下哪動得分毫？只嚇得魂飛天外，牙齒相擊，格格作聲，不知如何是好。黃蓉叫道：「快放開他。」

　　梅超風忽然想起：「師父立誓不離桃花島，怎能到這裡來？只因如此，我和賊漢子盜了他的《九陰真經》，他才只有乾生氣，不能出島追趕。我可莫被人混騙了。」

　　黃蓉見她遲疑，左足一點，躍起丈餘，在半空連轉兩個圈子，凌空揮掌，向梅超風當頭擊到，正是「落英神劍掌」中的一招「江城飛花」，叫道：「這一招我爹爹教過你的，你還沒忘記罷？」梅超風聽到她空中轉身的風聲，哪裡還有半點疑心，舉手輕輕格開，叫道：「師妹，有話好說，師父呢？」黃蓉落下身子，順手一扯，已把郭靖拉了過來。原來黃蓉便是桃花島島主黃藥師的獨生愛女。她母親於生她之時適逢一事，心力交瘁，以致難產而死。黃藥師又已將所有弟子逐出島去，島上就是他父女二人相依為命。黃藥師有「東邪」之號，行事怪僻，常說世上禮法規矩都是狗屁，對女兒又愛逾性命，自然從不稍加管束，以致把這個女兒慣得驕縱異常。她人雖聰明，學武卻不肯專心，父親所精的什麼陰陽五行、算經術數，她竟是樣樣要學，加以年齡尚幼，是以儘管父親是一代宗主，武功已臻出神入化之境，她卻只不過是初窺桃花島武學的門徑而已。

　　這天她在島上遊玩，來到父親囚禁敵人的山洞門口，寂寞之中，和那人說起話來。談了半天，但覺那人言語有趣之極，以後時時去找他說話解悶，不久便給黃藥師知道了，狠狠責備了一頓。黃蓉從沒給父親這般嚴厲的責罵過，心中氣苦，刁蠻脾氣發作，竟乘了小船逃出桃花島，自憐無人愛惜，便刻意扮成個貧苦少年，四處浪蕩，心中其實是在跟父親鬥氣：「你既不愛我，我便做個天下最可憐的小叫化罷了！」不料在張家口無意間遇到郭靖，初時她在酒樓胡亂花錢，原是將心中對父親的怨氣出在郭靖頭上。哪知他渾不在意，言談投機，一見如故，竟然便解衣贈馬，關切備至。她正淒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誠相待，自是心中感激，兩人結為知交。黃蓉曾聽父親詳細說起陳玄風、梅超風的往事，因此知道梅超風的閨名，至於「桃花影落飛神劍，碧海潮生按玉簫」兩句，是她桃花島試劍亭中的一副對聯，其中包含著黃藥師的兩門得意武功，凡桃花島弟子是沒有人不知的。她自知武功遠不是梅超風的敵手，是以謊稱父親到來。梅超風果然在一嚇之下放了郭靖。梅超風心想：「師父竟然到此，不知他要如何處死我？」想起黃藥師生性之酷、手段之辣，不禁臉如土色，全身簌簌而抖，似乎見到黃藥師臉色嚴峻，已站在身前，不由得全身酸軟，似已武功全失，伏在地下，顫聲道：「弟子罪該萬死，只求師父可憐弟子雙目已盲，半身殘廢，從寬賜死。弟子對不起您老人家，當真是豬狗不如。」想到黃藥師以往對待自己的恩義，突然間一番懼怕之心變作了滿腔慚愧之意，說道：「不，師父不必從寬處死，你罰我越嚴越好。」

　　郭靖每次和她相遇，總是見她猶如凶神惡煞一般，縱然大敵當前，在懸崖之上落入重圍，仍是行若無事，然而一聽黃蓉提起她爹爹，竟然嚇成這個樣子，心中大感奇怪。黃蓉暗暗好笑，一拉郭靖的手，向牆外指了指。兩人正想躍牆逃出，突然身後一聲清嘯，一人長笑而來，手搖折扇，笑道：「女孩兒，我可不再上你的當啦。」

　　黃蓉見是歐陽克，知他武功了得，既給他見到了，那可難以脫身，當即轉頭對梅超風道：「梅師姊，爹爹最肯聽我的話，待會我替你求情。你先立幾件功勞，爹爹必能饒你。」梅超風道：「立什麼功？」黃蓉道：「有壞人要欺侮我，我假裝敵不過，你便給我打發了。爹爹一會就來，見到你幫我，必定喜歡。」梅超風聽小師妹肯為她向爹爹求情，登時精神大振。說話之間，歐陽克也已帶了四名姬妾來到眼前。黃蓉拉了郭靖躲向梅超風身後，只待她與歐陽克動上了手，便即乘機溜走。歐陽克見梅超風坐在地下，披頭散髮，全身黑黝黝的一團，哪把她放在心上，折扇輕揮，逕行上前來拿黃蓉，突然間勁風襲胸，忽見地下那婆子伸手抓來，這一抓勁勢之凌厲實是生平未遇，大駭之下，忙伸扇往她腕骨擊去，同時急躍閃避，只聽得嗤，喀喇，啊啊啊啊數聲連響。歐陽克衣襟撕下了一大片，扇子折為兩截，四名姬妾倒在地下。他一眼看去，四女盡數斃命，每人天靈蓋上中了一抓，頭頂鮮血和腦漿從五個指孔中湧出。敵人出手之快速狠毒，真是罕見罕聞。歐陽克驚怒交集，眼見這婆子坐著不動，似乎半身不遂，怯意登減，當即展開家傳的「神駝雪山掌」，身形飄忽，出掌進攻。梅超風十指尖利，每一抓出，都挾著嗤嗤勁風，歐陽克怎敢欺近身去？黃蓉拉了郭靖正待要走，忽聽身後哇哇狂吼，侯通海雙拳打來。黃蓉身子略偏，侯通海眼見即可打到她肩頭，正自大喜，總算腦筋還不算鈍得到家，猛地想起她身穿軟蝟甲利器，大叫一聲，雙拳急縮，拍拍兩響，剛好打在自己額頭的三個肉瘤之上，只痛得哇哇大叫，哪裡還有餘裕變招去拉她頭髮？片刻之間，沙通天、梁子翁、彭連虎諸人先後趕到。梁子翁見歐陽克連遇險招，一件長袍被對手撕得稀爛，已知這女子便是地洞中扮鬼的婆娘，怒叫一聲，上前夾攻。沙通天等見梅超風出手狠辣，都感駭然，守在近旁，俟機而動。均想：「什麼地方忽然鑽出來這個武功高強的婆娘？」彭連虎看得數招，失聲道：「是黑風雙煞！」

　　黃蓉仗著身子靈便，東一躲，西一閃，侯通海哪裡抓得到她頭髮？黃蓉見他手指不住抓向她頭頂，一轉念間已明白了他用意，矮身往玫瑰叢後一躲，反過手臂，將蛾眉鋼刺從腦後插入了頭髻，探頭出來，叫道：「我在這裡！」侯通海大喜，一把往她頭頂抓去，叫道：「這可抓住了你這臭小……啊喲，啊喲！師哥，臭小子頭上也生刺……刺蝟！」手掌心被蛾眉鋼刺對穿而過，只痛得雙腳大跳。黃蓉笑道：「你頭上三隻角，鬥不過我頭上一隻角，咱們再來！」侯通海叫道：「不來了，不再來！」沙通天斥道：「別嚷嚷的！」忙趕過去相助。這時梅超風在兩名高手夾擊之下漸感支持不住，忽地回臂抓住郭靖背心，叫道：「抱著我腿。」郭靖不明其意，但想現下她和我們共抗強敵，且依她之言便了，當即俯身抱住她兩腿。梅超風左手擋開歐陽克攻來的一掌，右手向梁子翁發出一抓，向郭靖道：「抱起我追那姓梁的！」郭靖恍然大悟：「原來她身子不能移動，要我幫手。」於是抱起梅超風放在肩頭，依著她口中指示，前趨後避，迎擊敵人。他輕身功夫本就不弱，梅超風身子又不甚重，放在肩頭，渾不減他趨退閃躍之靈。梅超風凌空下擊，立佔上風。

　　梅超風念念不忘內功秘訣，一面迎敵，一面問道：「修練內功時姿式怎樣？」郭靖道：「盤膝而坐，五心向天。」梅超風道：「什麼是五心向天？」郭靖道：「雙手掌心、雙足掌心、頭頂心，是為五心。」梅超風大喜，精神為之大振，刷的一聲，梁子翁肩頭已著，登時鮮血迸現，急忙躍開。郭靖上前追趕，忽見鬼門龍王沙通天踏步上前，幫同師弟擒拿黃蓉，心裡一驚，忙掮著梅超風飛步過去，叫道：「先打發了這兩個！」梅超風左臂伸出，往侯通海身後抓去。侯通海身子急縮，讓開一尺。豈知梅超風的手臂竟能在瞬息之間暴伸暴縮，直如通臂猿猴一般，侯通海縮得雖快，她手臂跟著前伸，已抓住他後心提起，右手手指疾往他天靈蓋插下。侯通海全身麻軟，動彈不得，大叫：「救命，救命，我投降了！」

## 第11回　長春服輸

　　沙通天見師弟危殆，躍起急格，擋開了梅超風這一抓，兩人手腕相交，都感臂酸心驚。這時左邊嗤嗤連聲，彭連虎的連珠錢鏢也已襲到。梅超風順手把侯通海身子往錢鏢上擲去，「啊唷」一聲大叫，侯通海身上中鏢。黃蓉百忙中叫道：「三頭蛟，恭喜發財，得了這麼多銅錢！」沙通天見這一擲勢道十分勁急，師弟撞到地下，必受重傷，倏地飛身過去，伸掌在他腰間向上一托。侯通海猶如紙鷂般飛了起來，待得再行落地，那已是自然之勢，他一身武功，這般摔一交便毫不相干。只不過左手給這般勢道甩了起來，揮拳打出，手臂長短恰到好處，又是重重的打在三個肉瘤之上。

　　梅超風擲人、沙通天救師弟，都只是眨眼間之事，侯通海肉瘤上剛剛中拳，彭連虎的錢鏢又已陸續向梅超風打到，同時歐陽克、梁子翁、沙通天從前、後、右三路攻來。梅超風聽音辨形，手指連彈，只聽得錚錚錚錚一陣響過，數十枚錢鏢分向歐陽、梁、沙、彭四人射去。她同時問道：「什麼叫做攢簇五行？」郭靖道：「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梅超風道：「啊喲，我先前可都想錯了。什麼叫做和合四象？」郭靖道：「藏眼神。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梅超風喜道：「原來如此。那什麼叫五氣朝元？」郭靖道：「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是為五氣朝元。」「和合四象」、「五氣朝元」這些道家修練的關鍵性行功，在《九陰真經》中一再提及，然而經中卻未闡明行功的法門，梅超風苦思十餘年而不解的秘奧，一旦得郭靖指點而恍然大悟，教她如何不喜？當下又問：「何為三花聚頂？」她練功走火，關鍵正在此處，是以問了這句話後，凝神傾聽。郭靖道：「精化為氣、氣化為神……」

　　梅超風留神了他的話，出手稍緩。前後敵人都是名家高手，她全神應戰，時候稍長都要落敗，何況心有二用？郭靖剛只說得兩句，梅超風左肩右脅同時中了歐陽克和沙通天的一掌，她雖有一身橫練功夫，也感劇痛難當。黃蓉本擬讓梅超風擋住各人，自己和郭靖就可溜走，哪知郭靖卻被她牢牢纏住，變作了她上陣交鋒的一匹戰馬，再也脫身不得，心裡又著急，又生氣。梅超風再拆數招，已全然落於下風，情急大叫：「喂，你哪裡惹了這許多厲害對頭來？師父呢？」這時心情甚是矛盾，既盼師父立時趕到，親眼見她救護師妹，隨即出手打發了這四個厲害的對頭，但想到師父的為人處事，又不禁毛骨悚然，但願永遠不再遇到他。黃蓉道：「他馬上就來。這幾個人怎是你的對手？你就是坐在地下，他們也動不了你一根毫毛。」只盼梅超風受了這奉承，要強好勝，果真放了郭靖。哪知梅超風左支右絀，早已有苦難言，每一剎那間都能命喪敵手，如何還能自傲托大？何況她心中尚有不少內功的疑難要問，說什麼也不肯放開郭靖。再鬥片刻，梁子翁長聲猛喝，躍在半空。梅超風覺到左右同時有人襲到，雙臂橫揮出去，猛覺頭上一緊，一把長髮已被梁子翁拉住。黃蓉眼見勢危，發掌往梁子翁背心打去。梁子翁右手回撩，勾她手腕，左手卻仍拉住長髮不放。梅超風揮掌猛劈。梁子翁只覺勁風撲面，只得鬆手放開她頭髮，側身避開。彭連虎和她拆招良久，早知她是黑風雙煞中的梅超風，後來見黃蓉出手助她，罵道：「小丫頭，你說不是黑風雙煞門下，撒的瞞天大謊。」黃蓉笑道：「她是我師父？教她再學一百年，也未必能夠。」彭連虎見她武功家數明明與梅超風相近，可是非但當面不認，而且言語之中對梅超風全無敬意，不知是什麼緣故，不禁大感詫異。沙通天叫道：「射人先射馬！」右腿橫掃，猛往郭靖踢去。梅超風大驚，心想：「這小子武藝低微，不能自保，只要給他們傷了，我行動不得，立時會被他們送終。」一聲低嘯，伸手往沙通天腳上抓去，這一來身子俯低，歐陽克乘勢直上，一掌打中她背心。梅超風哼了一聲，右手一抖，驀地裡白光閃動，一條長鞭揮舞開來，登時將四人遠遠逼開。彭連虎心想：「不先斃了這瞎眼婆子，要是她丈夫銅屍趕到，麻煩可大了！」原來陳玄風死在荒山之事，中原武林中多不知聞。「黑風雙煞」威名遠震，出手毒辣，無所不至，縱是彭連虎這等凶悍之徒，向來也是對之著實忌憚。梅超風的毒龍銀鞭本是厲害之極，四丈之內，當者立斃，但沙通天、彭連虎、梁子翁、歐陽克均非易與，豈肯就此罷手？躍開後各自察看鞭法。突然之間，彭連虎幾聲忽哨，著地滾進。梅超風舞鞭擋住了三人，已顧不到地下，耳聽郭靖失聲驚叫，心想大勢去矣，左臂疾伸，向地下拍擊。黃蓉見郭靖遇險，想要插手相助，但梅超風已將長鞭舞成一個銀圈，卻哪裡進得了鞭圈？然見她單手抵擋彭連虎，實在招架不住，形勢極為危急，只得高聲大叫：「大家住手，我有話說。」彭連虎等哪裡理睬？

　　她正待提高嗓子再叫，忽聽得圍牆頂上一人叫道：「大家住手，我有話說。」黃蓉回頭看時，只見圍牆上高高矮矮的站著六個人，黑暗之中卻看不清楚面目。彭連虎等知道來了旁人，但不知是友是敵，此時惡鬥方酣，誰都住不了手。牆頭兩人躍下地來，一人揮動軟鞭，一人舉起扁擔，齊向歐陽克打去。那使軟鞭的矮胖子叫道：「採花賊，你再往哪裡逃？」郭靖聽得語聲，心中大喜，叫道：「師父，快救弟子！」這六人正是江南六怪。他們在塞北道上與郭靖分手，跟蹤白駝山的八名女子，當夜發覺歐陽克率領姬妾去擄劫良家女子。江南六怪自是不能坐視，當即與他動起手來。歐陽克武功雖高，但六怪十餘年在大漠苦練，功夫已大非昔比。六個圍攻他一人，歐陽克吃了柯鎮惡一杖，又被朱聰以分筋錯骨手扭斷了左手的小指，只得拋下已擄到手的少女，落荒而逃，助他為惡的姬妾卻被南希仁與全金髮分別打死了一人。六怪送了那少女回家，再來追尋歐陽克。哪知他好生滑溜，繞道而行，竟是找他不著。六怪知道單打獨鬥，功夫都不及他，不敢分散圍捕，好在那些騎白駝的女子裝束奇特，行跡極易打聽，六人一路追蹤，來到了趙王府。

　　黑夜中歐陽克的白衣甚是搶眼，韓寶駒與南希仁一見之下，立即上前動手，忽聽到郭靖叫聲，六人都是又驚又喜，朱聰等凝神再看，見圈子中舞動長鞭的赫然竟是鐵屍梅超風，她坐在郭靖肩頭，看來郭靖已落入她掌握之中。這一下自是大驚失色，韓小瑩當即挺劍上前，全金髮滾進鞭圈，一齊來救郭靖。彭連虎等忽見來了六人，已感奇怪，而這六人或斗歐陽、或攻鐵屍，是友是敵，更是分不清楚。彭連虎住手不鬥，仍以地堂拳法滾出鞭圈，喝道：「大家住手，我有話說。」這一下吆喝聲若洪鐘，各人耳中都是震得嗡嗡作響。梁子翁與沙通天首先退開。柯鎮惡聽了他這喝聲，知道此人了得，當下叫道：「三弟、七妹，別忙動手！」韓寶駒等聽得大哥叫喚，均各退後。梅超風也收了銀鞭，呼呼喘氣。黃蓉走上前去，說道：「你這次立的功勞不小，爹爹必定喜歡。」雙手向郭靖大打手勢，叫他將梅超風身子擲開。

　　郭靖會意，知道黃蓉逗她說話是分她之心，叫道：「三花聚頂是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虛，好好記下了。」梅超風潛心思索，問道：「如何化法？」忽覺身子騰空而起。卻是郭靖乘她凝思內功訣竅之際，雙手使力，將她拋出數丈，同時提氣拔身，向後躍開。他身未落地，只見明晃晃、亮晶晶，一條生滿倒鉤的毒龍銀鞭已飛到眼前。韓寶駒叫聲：「不好！」軟鞭倒捲上去，雙鞭相交，只覺虎口劇震，手中軟鞭已被毒龍鞭強奪了去。梅超風身子將要落地，伸手一撐，輕輕坐下。她聽了柯鎮惡那聲呼喝，再與韓小瑩等一過招，知是江南七怪到了，心中又恨又怕，暗想：「我到處找他們不到，今日卻自行送上門來，若是換了另日，那正是謝天謝地，求之不得，但眼下強敵環攻，我本已支持不住，再加上這七個魔頭，今日是有死無生了。」牙齒一咬，打定了主意：「梁老怪等和我並無仇怨，今日決意與七怪同歸於盡，拚得一個是一個。」手握毒龍鞭，傾聽七怪動靜，尋思：「七怪只來了六怪，另一個不知埋伏在哪裡？」她可不知笑彌陀早已被她丈夫害死。

　　江南六怪與沙通天等都忌憚她銀鞭厲害，個個站得遠遠地，不敢近她身子四五丈之內，一時寂靜無聲。朱聰低聲問郭靖道：「他們幹嗎動手？你怎麼幫起這妖婦來啦？」郭靖道：「他們要殺我，是她救了我的。」朱聰等大惑不解。彭連虎叫道：「來者留下萬兒，夜闖王府，有何貴幹？」柯鎮惡冷冷的道：「在下姓柯，我們兄弟七人，江湖上人稱江南七怪。」彭連虎道：「啊，江南七俠，久仰，久仰。」沙通天怪聲叫道：「好哇，七怪找上門來啦。我老沙正要領教，瞧瞧七怪到底有什麼本事。」他聽得七怪的名字，立即觸起四徒受辱之恨，身形一晃，搶上前來。他見柯鎮惡眼瞎，韓小瑩是個女子、全金髮身材瘦削、韓寶駒既矮且胖、朱聰卻又文縐縐的不似武林人物，只有南希仁氣概軒昂，他不屑與餘人動手，呼的一掌，逕向南希仁頭頂劈下。南希仁把扁擔往地下一插，出掌接過，數招一交，便見不敵。韓小瑩挺著長劍，全金髮舉起秤桿，上前相助。

　　彭連虎大喝一聲，飛身而起，來奪全金髮手中的秤桿。全金髮秤桿上的招數變化多端，見彭連虎夾手來奪兵刃，當下秤桿後縮，兩端秤錘秤鉤同時飛出，饒是彭連虎見多識廣，這般怪兵刃倒也沒有見過，使了招「怪蟒翻身」避開對方左右打到的兵刃，喝道：「這是什麼東西？市儈用的調調兒也當得兵器！」全金髮道：「我這桿秤，正是要稱你這口不到三斤重的瘦豬！」彭連虎大怒，猱身直上，雙掌虎虎風響，全金髮哪裡攔阻得住？韓寶駒見六弟勢危，他雖失了軟鞭，但拳腳功夫也是不凡，橫拳飛足，與全金髮雙戰彭連虎。但以二對一，兀自抵敵不住。柯鎮惡掄動伏魔杖，朱聰揮起白折扇，分別加入戰團。柯朱二人武功在六怪中遠超餘人，以三敵一，便佔上風。那邊侯通海與黃蓉也已鬥得甚是激烈。侯通海武功本來較高，但想到這「臭小子」身穿軟蝟甲，連頭髮中也裝了厲害之極的尖刺，拳掌不敢碰向她身子，更是再也不敢去抓她頭髻。黃蓉見他畏怯，便仗甲欺人，橫衝直撞。侯通海連連倒退，大叫：「不公平，不公平。你脫下刺蝟甲再打。」黃蓉道：「好，那麼你割下額頭上三個瘤兒再打，否則也不公平。」侯通海怒道：「我這三個瘤兒又不會傷人。」黃蓉道：「我見了噁心，你豈不是大佔便宜？一、二、三，你割瘤子，我脫軟甲。」侯通海怒道：「不割！」黃蓉道：「你還是割了，多佔便宜。」侯通海怒道：「我不上你當，說什麼也不割！」歐陽克見戰況不利，尋思：「先殺了跟我為難的這六個傢伙再說。那妖婦反正無法逃走，慢慢收拾不遲。」他存心要炫耀武功，雙足一點，展開家傳「瞬息千里」上乘輕功，陡然間已欺到了柯鎮惡身旁，喝道：「多管閒事，叫你瞎賊知道公子爺的厲害。」右手進身出掌，柯鎮惡抖起杖尾，哪知右腦旁風響，打過來的竟是他左手的反手掌。柯鎮惡低頭避過，一杖「金剛護法」，猛擊過去，歐陽克早在另一旁與南希仁交上了手。他東竄西躍，片刻之間竟向六怪人人下了殺手。梁子翁的眼光自始至終不離郭靖，見歐陽克出手後六怪轉眼要敗，當下雙手向郭靖抓去。郭靖急忙抵擋，卻哪裡是他對手，數招一過，胸口已被拿住。梁子翁右手抓他小腹。郭靖情急中肚子疾向後縮，嗤的一聲，衣服撕破，懷中十幾包藥給他抓了去。梁子翁聞到氣息早知是藥，隨手放在懷裡，第二下跟著抓來。郭靖奮力掙脫他拿在胸口的左手五指，向梅超風奔去，叫道：「喂，快救我。」梅超風心想：「玄門內功之中，我還有許許多多未曾明白。」當下喘氣道：「過來抱住我腿，不用怕這老怪。」郭靖卻知抱住她容易，再要脫身可就難了，不敢走近，只是繞著她身子急奔。梁子翁見郭靖已進了梅超風長鞭所及的範圍，仍然緊追不捨，只是提防長鞭襲擊。梅超風聽明了郭靖的所在，銀鞭抖處，驀地往他雙腳捲去。

　　黃蓉雖與侯通海相鬥，但佔到上風之後，一半心思就在照顧郭靖，先前見他被梁子翁拿住，只是相距過遠，相救不得，心中焦急無比，後來見他奔近，梅超風長鞭著地飛來，郭靖無法閃避，情急之下，飛身撲向鞭頭。梅超風的銀鞭遇物即收，乘勢回扯，已把黃蓉攔腰纏住，將她身子甩了起來。黃蓉在半空中喝道：「梅若華，你敢傷我？」

　　梅超風聽得是黃蓉聲音，吃了一驚：「我鞭上滿是尖利倒鉤，這一下傷了小丫頭，師父更加不能饒我。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背逆師門，殺了小丫頭再說。」抖動長鞭，將黃蓉拉近身邊，放在地下，滿以為鞭上倒鉤已深入她肉裡，哪知鞭上利鉤只撕破了她外衫，並未傷及她身子分毫。黃蓉笑道：「你扯破我衣服，我要你賠！」梅超風聽她語聲中毫無痛楚之音，不禁一怔，隨即會意：「啊，師父的軟蝟甲自然給了她。」心中一寬，便道：「是我的不是，定要好好賠還給小妹子一件新衫。」黃蓉向郭靖招手，郭靖走近身去，離梅超風丈許之外站定。梁子翁忌憚梅超風厲害，不敢逼近。

　　那邊江南六怪已站成一個圈子，背裡面外，竭力抵禦沙通天、彭連虎、歐陽克、侯通海的攻擊，這是六怪在蒙古練成的陣勢，遇到強敵時結成圓陣應戰，不必防禦背後，威力立時增強半倍。但沙、彭、歐陽三人武功實在太強，六怪遠非敵手，片刻間已然險象環生。不久韓寶駒肩頭受傷。他知若是退出戰團，圓陣便有破綻，六兄弟和郭靖性命難保，只得咬緊牙關，勉力支持。彭連虎出手最狠，對準韓寶駒連下毒手。郭靖眼見勢危，飛步搶去，雙掌「排雲推月」，猛往彭連虎後心震去。彭連虎冷笑一聲，揮掌掠開，只三招間，郭靖便已情勢緊迫。黃蓉見他無法脫身，情急之下，忽然想起「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那句話來，大聲叫道：「梅超風，你盜去了我爹爹的《九陰真經》，快快交給我去送還爹爹！」

　　梅超風一凜，卻不回答。歐陽克、沙通天、彭連虎、梁子翁四人不約而同的一齊轉身向梅超風撲去。四人都是一般的心思：「九陰真經是天下武學至高無上的秘笈，原來果然是在黑風雙煞手中。」這時四人再也顧不到旁的，只盼殺了梅超風，奪取《九陰真經》到手。

　　梅超風舞動銀鞭，四名好手一時之間卻也欺不進鞭圈。黃蓉見只一句話便支開了四名強敵，一拉郭靖，低聲道：「咱們快走！」便在此時，忽見花木叢中一人急步而來，叫道：「各位師傅，爹爹有要事請各位立即前去相助。」那人頭頂金冠歪在一邊，語聲極為惶急，正是小王爺完顏康。

　　彭連虎等一聽，均想：「王爺厚禮聘我等前來，既有急事，如何不去？」當即躍開。但對《九陰真經》均是戀戀不捨，目光仍是集注於梅超風身上。完顏康輕聲道：「我母親……母親給奸人擄了去，爹參請各位相救，請大家快去。」原來完顏洪烈帶領親兵出王府追趕王妃，奔了一陣不見蹤影，想起彭連虎等人神通廣大，忙命兒子回府來召。完顏康心下焦急，又在黑夜之中，卻沒見到梅超風坐在地下。

　　彭連虎等都想：「王妃被擄，那還了得？要我等在府中何用？」隨即又都想到：「原來六怪是行調虎離山之計，將眾高手絆住了，另下讓人劫持王妃。《九陰真經》什麼的，只好以後再說。這裡人人都想得經，憑我的本事，決難獨敗群英而獨吞真經，還是日後另想計較的為是。」當下都跟了完顏康快步而去。梁子翁走在最後，對郭靖體內的熱血又怎能忘情？救不救王妃，倒也不怎麼在意，只是人孤勢單，只得恨恨而去。郭靖叫道：「喂，還我藥來！」梁子翁怒極，回手一揚，一枚透骨釘向他腦門打去，風聲呼呼，勁力凌厲。

　　朱聰搶上兩步，折扇柄往透骨釘上敲去，那釘落下，朱聰左手抓住，在鼻端一聞，道：「啊，見血封喉的子午透骨釘。」梁子翁聽他叫破自己暗器名字，一怔之下，轉身喝道：「怎麼？」朱聰飛步上前，左掌心中托了透骨釘，笑道：「還給老先生！」梁子翁坦然接過，他知朱聰功夫不及自己，也不怕他暗算。朱聰見他左手袖子上滿是雜草泥沙，揮衣袖給他拍了幾下。梁子翁怒道：「誰要你討好？」轉身而去。郭靖好生為難，就此回去罷，一夜歷險，結果傷藥仍未盜到；若是強去奪取，又不是敵人對手，正自躊躇，柯鎮惡道：「大家回去。」縱身躍上圍牆。五怪跟著上牆。韓小瑩指著梅超風道：「大哥，怎樣？」柯鎮惡道：「咱們答應過馬道長，饒了她的性命。」黃蓉笑嘻嘻的並不與六怪廝見，自行躍上圍牆的另一端。梅超風叫道：「小師妹，師父呢？」黃蓉格格笑道：「我爹爹當然是在桃花島。你問來幹嗎？想去桃花島給他老人家請安嗎？」梅超風又怒又急，不由得氣喘連連，停了片刻，喝道：「你剛才說師父即刻便到？」黃蓉笑道：「他老人家本來不知你在這裡，我去跟他一說，他自然就會來找你了。放心好了，我不會騙你的。」梅超風怒極，雙手一撐，忽地站起，腳步蹣跚，搖搖擺擺的向黃蓉衝去。原來她強練內功，一口真氣行到丹田中竟然回不上來，下半身就此癱瘓。她愈是強運硬拚，那股真氣愈是阻塞，這時急怒攻心，渾忘了自己下身動彈不得，竟發足向黃蓉疾衝，一到了無我之境，一股熱氣猛然湧至心口，兩條腿忽地又變成了自己身子。

　　黃蓉見她發足追來，大吃一驚，躍下圍牆，一溜煙般逃得無影無蹤。梅超風突然想起：「咦，我怎麼能走了？」此念一起，雙腿忽麻，一交跌倒，暈了過去。

　　六怪此時要傷她性命，猶如探囊取物一般，但因曾與馬鈺有約，當下攜同郭靖，躍出王府。韓小瑩最是性急，搶先問道：「靖兒，你怎麼在這兒？」郭靖把王處一相救、赴宴中毒、盜藥失手，地洞遇梅等事略述一遍，楊鐵心夫妻父子等等關目，一時也未及細說。朱聰道：「咱們快瞧王道長去。」楊鐵心和妻子重逢團圓，說不出的又喜又悲，抱了妻子躍出王府。他義女穆念慈正在牆下焦急等候，忽見父親雙臂橫抱著個女子，心中大奇：「爹，她是誰？」楊鐵心道：「是你媽，快走。」穆念慈大奇，道：「我媽？」楊鐵心道：「悄聲，回頭再說。」抱著包惜弱急奔。走了一程，包惜弱悠悠醒轉，此時天將破曉，黎明微光中見抱著自己的正是日思夜想的丈夫，實不知是真是幻，猶疑身在夢中，伸手去摸他臉，顫聲道：「大哥，我也死了麼？」楊鐵心喜極而涕，柔聲道：「咱們好端端地……」一語未畢，後面喊聲大起，火把齊明，一彪人馬忽刺刺的趕來，當先馬軍刀槍並舉，大叫：「莫走了劫持王妃的反賊！」楊鐵心見四下並無隱蔽之處，心道：「天可憐見，教我今日夫妻重會一面，此時就死，那也是心滿意足了。」叫道：「孩兒，你來抱住了媽。」包惜弱心頭驀然間湧上了十八年前臨安府牛家村的情景：丈夫抱著自己狼狽逃命，黑夜中追兵喊殺，此後是十八年的分離、傷心和屈辱。她突覺昔日慘事又要重演，摟住了丈夫的脖子，牢牢不肯放手。楊鐵心眼見追兵已近，心想與其被擒受辱，不如力戰而死，當下拉開妻子雙手，將她交在穆念慈懷裡，轉身向追兵奔去，揮拳打倒一名小兵，奪了一枝花槍。他一槍在手，登時如虎添翼。親兵統領湯祖德腿上中槍落馬，眾親兵齊聲發喊，四下逃走。楊鐵心見追兵中並無高手，心下稍定，只是未奪到馬匹，頗感可惜。三人回頭又逃。這時天已大明，包惜弱見丈夫身上點點滴滴都是血跡，驚道：「你受傷了麼？」楊鐵心經她一問，手背忽感劇痛，原來剛才使力大了，手背上被完顏康抓出的十個指孔創口迸裂，流血不止，當時只顧逃命，也不覺疼痛，這時卻雙臂酸軟，竟是提不起來。包惜弱正要給他包紮，忽然後面喊聲大振，塵頭中無數兵馬追來。

　　楊鐵心苦笑道：「不必包啦。」轉頭對穆念慈道：「孩兒，你一人逃命去吧！我和你媽就在這裡……」穆念慈甚是沉著，也不哭泣，將頭一昂，道：「咱們三人在一塊死。」包惜弱奇道：「她……怎麼是我們孩兒？」

　　楊鐵心正要回答，只聽得追兵愈近，猛抬頭，忽見迎面走來兩個道士。一個白鬚白眉，神色慈祥；另一個長鬚如漆，神采飛揚，背上負著一柄長劍。楊鐵心一愕之間，隨即大喜，叫道：「丘道長，今日又見到了你老人家！」

　　那兩個道士一個是丹陽子馬鈺，一個是長春子丘處機。他二人與玉陽子王處一約定在中都聚會，共商與江南七怪比武之事。師兄弟匆匆趕來，不意在此與楊鐵心夫婦相遇。丘處機內功深湛，駐顏不老，雖然相隔一十八年，容貌仍與往日並無大異，只兩鬢頗見斑白而已。他忽聽得有人叫喚，注目看去，卻不相識。楊鐵心叫道：「十八年前，臨安府牛家村一共飲酒殲敵，丘道長可還記得嗎？」丘處機道：「尊駕是……」楊鐵心道：「在下楊鐵心。丘道長別來無恙。」說著撲翻地就拜。丘處機急忙回禮，心下頗為疑惑，原來楊鐵心身遭大故，落魄江湖，風霜侵蝕，容顏早已非復舊時模樣。

　　楊鐵心見他疑惑，而追兵已近，不及細細解釋，挺起花槍，一招「鳳點頭」，紅纓抖動，槍尖閃閃往丘處機胸口點到，喝道：「丘道長，你忘記了我，不能忘了這楊家槍。」槍尖離他胸口尺許，凝住不進。丘處機見他這一招槍法確是楊家正宗嫡傳，立時憶起當年雪地試槍之事，驀地裡見到故人，不禁又悲又喜，高聲大叫：「啊哈，楊老弟，你還活著？當真謝天謝地！」楊鐵心收回鐵槍，叫道：「道長救我！」丘處機向追來的人馬一瞧，笑道：「師兄，小弟今日又要開殺戒啦，您別生氣。」馬鈺道：「少殺人，嚇退他們就是。」丘處機縱聲長笑，大踏步迎上前去，雙臂長處，已從馬背上揪下兩名馬軍，對準後面兩名馬軍擲去。四人相互碰撞，摔成一團。丘處機出手似電，如法炮製，跟著又手擲八人，撞倒八人，無一落空。余兵大駭，紛紛撥轉馬頭逃走。突然間馬軍後面竄出一人，身材魁梧，滿頭禿得油光晶亮，喝道：「哪裡來的雜毛？」身子晃動，已竄到丘處機跟前，舉掌便打。丘處機見他身法快捷，舉掌擋格，拍的一聲，兩人各自退開三步。丘處機心下暗驚：「此人是誰？武功竟然如此了得？」豈知他心中驚疑，鬼門龍王沙通天手臂隱隱作痛，更是驚怒，厲吼聲中，掄拳直上。丘處機不敢怠慢，雙掌翻飛，凝神應敵。戰了十餘合，沙通天光頭頂上被丘處機五指拂中，留下了五條紅印。他自己雖然見不到紅印，但頭頂熱辣辣的微感疼痛，知道空手非這道士之敵，當即從背上拔出鐵槳，器沉力勁，一招「蘇秦背劍」，向丘處機肩頭擊去。丘處機施開空手入白刃之技，要奪他兵刃。可是沙通天在這鐵槳上已有數十載之功，陸斃猛虎，水擊長蛟，大非尋常，一時竟也奪他不了。丘處機暗暗稱奇，正要喝問姓名，忽聽得左首有人高聲喝道：「道長是全真派門下哪一位？」這聲音響如裂石，威勢極猛。丘處機向右躍開，只見左首站著四人，原來彭連虎、梁子翁、歐陽克、侯通海已一齊趕到。丘處機拱手道：「貧道姓丘，請教各位的萬兒。」丘處機威名震於南北，沙通天等互相望了一眼，均想：「怪不得這道士名氣這樣大，果然了得。」彭連虎心想：「我們已傷了王處一，與全真派的梁子總是結了。今日合力誅了這丘處機，正是揚名天下的良機！」提氣大喝：「大家齊上。」尾音未絕，已從腰間取出判官雙筆，縱身向丘處機攻去。他知對方了得，一出手就使兵刃，痛下殺手，上打「雲門穴」，下點「太赫穴」。這兩下使上了十成力，竟無絲毫留情之處。

　　丘處機心道：「這矮子好橫！身手可也當真不凡。」刷的一聲，長劍在手，劍尖刺向彭連虎右手手背，劍身已削向沙通天腰裡，長劍收處，劍柄撞向侯通海脅肋要穴的「章門穴」，一招連攻三人，劍法精絕。沙彭二人揮兵刃架開，侯通海卻險被點中穴道，好容易縮身逃開，但臀上終於給重重踹了一腳，俯身撲倒，說也真巧，三個肉瘤剛好撞在地下。梁子翁暗暗心驚，猱身上前夾攻。

　　歐陽克見丘處機被沙通天和彭連虎纏住，梁子翁又自旁夾攻，這便宜此時不撿，更待何時？左手虛揚，右手鐵扇咄咄咄三下，連點丘處機背心「陶道」、「魂門」、「中樞」三穴，眼見他已難以閃避，突然身旁人影閃動，一隻手伸過來搭住了扇子。原來馬鈺一直在旁靜觀，忽見同時有這許多高手圍攻師弟，心下甚是詫異，但見歐陽克鐵扇如風，疾攻師弟，當即飛步而上，逕來奪他鐵扇。他三根手指在鐵扇上一搭，歐陽克便感一股渾厚的內力自扇柄上傳來，心下驚訝，立時躍後退開。馬鈺也不追擊，說道：「各位是誰？大家素不相識，有什麼誤會，盡可分說，何必動粗？」他語音甚是柔和，但中氣充沛，一字字盡都清晰明亮的鑽入耳鼓。沙通天等鬥得正酣，聽了這幾句話不禁都是一凜，一齊罷手後躍，打量馬鈺。歐陽克問道：「道長尊姓？」馬鈺道：「貧道姓馬。」彭連虎道：「啊，原來是丹陽真人馬道長，失敬失敬。」馬鈺道：「貧道微末道行，『真人』兩字，豈敢承當？」

　　彭連虎口中和他客套，心下暗自琢磨：「我們既與全真教結了樑子，日後總是難以善罷。這兩人是全真教主腦，今日乘他們落單，我們五人合力將他們料理了，將來的事就好辦了。只不知附近是否還有全真教的高手？」四下一望，只楊鐵心一家三口，並無道人，說道：「全真七子名揚當世，在下仰慕得緊，其餘五位在哪裡，一起請出來見見如何？」馬鈺道：「貧道師兄弟不自清修，多涉外務，浪得虛名，真讓各位英雄見笑了。我師兄弟七人分住各處道觀，難得相聚，這次我和丘師弟來到中都，是找王師弟來著，不意卻先與各位相逢，先算有緣。天下武術殊途同歸，紅蓮白藕，原本一家，大家交個朋友如何？」他生性忠厚，全沒料到彭連虎是在探他虛實。彭連虎聽說對方別無幫手，又未與王處一會過面，見馬鈺殊無防己之意，然則不但能倚多取勝，還可乘虛而襲，當下笑瞇瞇的道：「兩位道長不予嫌棄，真是再好沒有。兄弟姓三，名叫三黑貓。」馬鈺與丘處機都是一愕：「這人武功了得，必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三黑貓的名字好怪，可從來沒聽見過。」彭連虎將判官筆收入腰間，走近馬鈺身前，笑吟吟的道：「馬道長，幸會幸會。」伸出右手，掌心向下，要和他拉手。馬鈺只道他是善意，也伸出手來。兩人一搭上手，馬鈺突感手上一緊，心想，「好啊，試我功力來啦。」微微一笑，運起內勁，也用力捏向彭連虎手掌，突然間五指指根一陳劇痛，猶如數枚鋼針直刺入內，大吃一驚，急忙撒手。彭連虎哈哈大笑，已倒躍丈餘。馬鈺提掌看時，只見五指指根上都刺破了一個小孔，深入肌肉，五縷黑線直通了進去。原來彭連虎將判官筆插還腰間之際，暗中已在右手上套上了獨門利器毒針環。這針環以精鋼鑄成，細如麻線，上生五枚細針，喂有劇毒，只要傷肉見血，五個時辰必得送命。這毒針環戴在手上，原本是在與人動手對掌時增加掌上的威力，教人中掌後挨不了半天。他又故意說個「三黑貓」的怪名，乘馬鈺差愕沉吟之際便即上前拉手，好教他不留意自己手上的花樣。武林中人物初會，往往互不佩服，可是礙著面子卻不便公然動手，於是就伸手相拉，似乎是親近親近，實則便是動手較量，武功較差的被捏得手骨碎裂、手掌閼腫，或是痛得忍耐不住而大聲討饒，也是常事。馬鈺只道他是來這套明顯親熱、暗中較勁的江湖慣技，怎料得到他竟然另有毒招，兩人同時使力，剎那間五枚毒針刺入手掌，竟是直沒針根，傷及指骨，待得驀地驚覺，左掌發出，彭連虎早已躍開。丘處機見師兄與人好好拉手，突地變臉動手，忙問：「怎地？」馬鈺罵道：「好奸賊，毒計傷我。」跟著撲上去追擊彭連虎。丘處機素知大師兄最有涵養，十餘年來未見他與人動手，這時一出手就是全真派中最厲害的「三花聚頂掌法」，知他動了真怒，必有重大緣故，當即長劍揮動，繞左回右，竄到彭連虎面前，刷刷刷就是三劍。

　　這時彭連虎已將雙筆取在手裡，架開兩劍，還了一筆，卻不料丘處機左手掌上招數的狠辣殊不在劍法之下，反手撩出，當判官筆將縮未縮的一瞬之間，已抓住筆端，往外急崩，喝道：「撒手！」這一崩內勁外吐，含精蓄銳，非同小可，不料對方也真了得，手中兵刃竟然未給震脫。丘處機跟著長劍直刺，彭連虎只得撤筆避劍。丘處機右劍左掌，綿綿而上。彭連虎失了一枝判官筆，右臂又是酸麻難當，一時折了銳氣，連連退後。這時沙通天與梁子翁已截住馬鈺。歐陽克與侯通海左右齊至，上前相助彭連虎。丘處機勁敵當前，精神大振，掌影飄飄，劍光閃閃，愈打愈快。他以一敵三，未落下風，那邊馬鈺卻支持不住了。他右掌腫脹，麻癢難當，毒質漸漸上來。他雖知針上有毒，卻料不到毒性竟如此厲害，知道越是使勁，血行得快了，毒氣越快攻心，當即盤膝坐地，左手使劍護身，以內力阻住毒素上行。梁子翁所用的兵刃是一把掘人參用的藥鋤，橫批直掘、忽掃忽打，招數幻變多端。沙通天的鐵槳更是沉重凌厲。數十招之後，馬鈺呼吸漸促，守禦的圈子越縮越小，內抗毒質，外擋雙敵，雖然功力深厚，但內外交征之下，時候稍長，大感神困力疲。丘處機見師兄坐在地下，頭上一縷縷熱氣裊裊而上，猶如蒸籠一般，心中大驚，待要殺傷敵人，前去救援，但被三個敵手纏住了，哪能緩招救人？侯通海固然較弱，歐陽克卻內外雙修，出招陰狠怪異，武功尤在彭連虎之上。瞧他武學家數，宛然便是全真教向來最忌憚的「西毒」一路功夫，更是駭異。他心中連轉了幾個念頭：「此人是誰？莫非是西毒門下？西毒又來到中原了嗎？不知是否便在中都？」這一來分了精神，竟爾迭遇險招。楊鐵心自知武功與這些人差得甚遠，但見馬丘二人勢危，當即挺起花槍，往歐陽克背心刺去。丘處機叫道：「楊兄別上，不可枉送了性命！」語聲甫畢，歐陽克已起左腳踢斷花槍，右腳將楊鐵心踢倒在地。

　　正在此時，忽聽得馬蹄聲響，數騎飛馳而至。當先兩人正是完顏洪烈與完顏康父子。

　　完顏洪烈遙見妻子坐在地下，心中大喜，搶上前去，突然金刃劈風，一柄刀迎面砍來。完顏洪烈側身避開，見使刀的是個紅衣少女。他手下親兵紛紛擁上，合戰穆念慈。那邊完顏康見了師父，暗暗吃驚，高聲叫道：「是自家人，各位別動手！」連喚數聲，彭連虎等方才躍開。眾親兵和穆念慈也各住手。完顏康上前向丘處機行禮，說道：「師父，弟子給您老引見，這幾位都是家父禮聘來的武林前輩。」丘處機點點頭，先去察看師兄，只見他右掌全黑，忙捋起他袍袖，只見黑氣已通到了上臂中部，不由得大驚：「怎地劇毒如此？」轉頭向彭連虎道：「拿解藥來！」彭連虎心下躊躇：「眼見此人就要喪命，但得罪了小王爺可也不妥。卻救他不救？」馬鈺外敵一去，內力專注於抗毒，毒質被阻於臂彎不再上行，黑氣反有漸向下退之勢。

　　完顏康奔向母親，道：「媽，這可找到你啦！」包惜弱凜然道：「要我再回王府，萬萬不能！」完顏洪烈與完顏康同時驚問：「什麼？」包惜弱指著楊鐵心道：「我丈夫並沒有死，天涯海角我也隨了他去。」完顏洪烈這一驚非同小可，嘴唇向梁子翁一努。梁子翁會意，右手揚處，打出了三枚子午透骨釘，射向楊鐵心的要害。丘處機眼見釘去如飛，已不及搶上相救，而楊鐵心勢必躲避不了，自己身邊又無暗器，情急之下，順手抓起趙王府一名親兵，在梁子翁與楊鐵心之間擲去。只聽得「啊」的一聲大叫，三枚鐵釘全打在親兵身上。梁子翁自恃這透骨釘是生平絕學，三枚齊發，決無不中之理，哪知竟被丘處機以這古怪法門破去，當下怒吼一聲，向丘處機撲去。彭連虎見變故又起，已決意不給解藥，知道王爺心中最要緊的是奪還王妃，忽地竄出，來抓包惜弱手臂。丘處機颼颼兩劍，一刺梁子翁，一刺彭連虎，兩人見劍勢凌厲，只得倒退。丘處機向完顏康喝道：「無知小兒，你認賊作父，糊塗了一十八年。今日親父到了，還不認麼？」完顏康聽了母親之言，本來已有八成相信，這時聽師父一喝，又多信了一成，不由得向楊鐵心看去，只見他衣衫破舊，滿臉風塵，再回頭看父親時，卻是錦衣壓飾，丰度俊雅，兩人直有天淵之別。完顏康心想：「難道我要捨卻榮華富貴，跟這窮漢子浪跡江湖，不，萬萬不能！」他主意已定，高聲叫道：「師父，莫聽這人鬼話，請你快將我媽救過來！」丘處機怒道：「你仍是執迷不悟，真是畜生也不如。」彭連虎等見他們師徒破臉，攻得更緊。完顏康見丘處機情勢危急。竟不再出言勸阻。丘處機大怒，罵道：「小畜生，當真是狼心狗肺。」完顏康對師父十分害怕，暗暗盼望彭連虎等將他殺死，免為他日之患。又戰片刻，丘處機左臂中了樑子翁一鋤，雖然受傷不重，但已血濺道袍，一瞥眼間，只見完顏康臉有喜色，更是惱得哇哇大叫。

　　馬鈺從懷中取出一枚流星，晃火折點著了，手一鬆，一道藍焰直衝天空。彭連虎料想這是全真派同門互通聲氣的訊號，叫道：「老道要叫幫手。」又鬥數合，西北角不遠處也是一道藍焰沖天而起。丘處機大喜，叫道：「王師弟就在左近。」劍交左手，左上右落，連使七八招殺手，把敵人逼開數步。馬鈺向西北角藍焰處一指，道：「向那邊走！」楊鐵心、穆念慈父女使開兵刃，護著包惜弱急向前衝，馬鈺隨在其後。丘處機揮長劍獨自斷後，且戰且走。沙通天連使「移步換形」身法，想閃過他而去搶包惜弱過來，但丘處機劍勢如風，始終搶不上去。行不多時，一行已來到王處一所居的小客店前。丘處機心中奇怪：「怎麼王師弟還不趕出來接應？」剛轉了這個念頭，只見王處一拄著一根木杖，顫巍巍的走過來。師兄弟三人一照面，都是一驚，萬料不到全真派中武功最強的三人竟會都受了傷。丘處機叫道：「退進店去。」完顏洪烈喝道：「將王妃好好送過來，饒了你們不死。」丘處機罵道：「誰要你這金國狗賊饒命？」大聲叫罵，奮劍力戰。彭連虎等眼見他勢窮力絀，卻仍是力鬥不屈，劍勢如虹，招數奇幻，也不由得暗暗佩服。楊鐵心尋思：「事已如此，終究是難脫毒手。可別讓我夫婦累了丘道長的性命。」拉了包惜弱的手，忽地竄出，大聲叫道：「各位住手，我夫妻畢命於此便了。」回過槍頭，便往心窩裡刺去，噗的一聲，鮮血四濺，往後便倒。包惜弱也不傷心，慘然一笑，雙手拔出槍來，將槍柄拄在地上，對完顏康道：「孩兒，你還不肯相信他是你親生的爹爹麼？」湧身往槍尖撞去。完顏康大驚失色，大叫一聲：「媽！」飛步來救。丘處機等見變起非常，俱各罷手停鬥。

　　完顏康搶到母親跟前，見她身子軟垂，槍尖早已刺入胸膛，當下放聲大哭。丘處機上來檢視二人傷勢，見槍傷要害，俱已無法挽救。完顏康抱住了母親，穆念慈抱住了楊鐵心，一齊傷心慟哭。丘處機向楊鐵心道：「楊兄弟，你有何未了之事，說給我聽，我一力給你承辦就是。我……我終究救你不得，我……我……」心中酸痛，說話已哽咽了。

　　便在這時，眾人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回頭望時，卻是江南六怪與郭靖匆匆趕來。

　　江南六怪見到了沙通天等人，當即取出兵刃，待到走近，卻見眾人望著地下一男一女，個個臉現驚訝之色，一轉頭，突然見到丘處機與馬鈺，六怪更是詫異。

　　郭靖見楊鐵心倒在地下，滿身鮮血，搶上前去，叫道：「楊叔父，您怎麼啦？」楊鐵心尚未斷氣，見到郭靖後嘴邊露出一絲笑容，說道：「你父當年和我有約，生了男女，結為親家……我沒女兒，但這義女如我親生一般……」眼光望著丘處機道：「丘道長，你給我成就了這門姻緣，我……我死也瞑目。」丘處機道：「此事容易。楊兄弟你放心。」包惜弱躺在丈夫身邊，左手挽著他手臂，惟恐他又會離己而去，昏昏沉沉間聽他說起從前指腹為婚之事，奮力從懷裡抽出一柄匕首，說道：「這……這是表記……」又道：「大哥，咱們終於死在一塊，我……我好歡喜……」說著淡淡一笑，安然而死，容色仍如平時一般溫宛嫵媚。丘處機接過匕首，正是自己當年在牛家村相贈之物，匕首柄上刻著「郭靖」兩字。楊鐵心向郭靖道：「盼你……你瞧在你故世的爹爹份上，好好待我這女兒……」郭靖道：「我……我不……」丘處機道：「一切有我承當，你……安心去罷！」楊鐵心本來只道再也找不著義兄郭嘯天的後人，這才有穆念慈比武招親之事。這一天中既與愛妻相會，又見到義兄的遺腹子長大成人，義女終身有托，更無絲毫遺憾，雙眼一閉，就此逝世。郭靖又是難過，又是煩亂，心想：「蓉兒對我情深意重，我豈能另娶他人？」突然轉念，又是一驚：「我怎麼卻把華箏忘了？大汗已將女兒許配於我，這……這……怎麼得了？」這些日來，他時時記起好友拖雷，卻極少念及華箏。朱聰等雖覺此中頗有為難，但見楊鐵心是垂死之人，不忍拂逆其意，當下也未開言。完顏洪烈千方百計而娶得了包惜弱，但她心中始終未忘故夫，十餘年來自己對她用情良苦，到頭來還是落得如此下場，眼見她雖死，臉上兀自有心滿意足、喜不自勝之情，與她成婚一十八年，幾時又曾見她對自己露過這等神色？自己貴為皇子，在她心中，可一直遠遠及不上一個村野匹夫，不禁心中傷痛欲絕，掉頭而去。

　　沙通天等心想全真三子雖然受傷，但加上江南六怪，和己方五人拚鬥起來，勝負倒也難決，既見王爺轉身，也就隨去。丘處機喝道：「喂，三黑貓，留下了解藥！」彭連虎哈哈笑道：「你寨主姓彭，江湖上人稱千手人屠，丘道長失了眼罷？」丘處機心中一凜：「怪不得此人武功高強，原來是他。」眼見師兄中毒甚深，非他獨門解藥相救不可，喝道：「管你千手萬手，不留下解藥，休得脫身。」運劍如虹，一道青光向彭連虎刺去。彭連虎雖只剩下一柄判官筆，卻也不俱，當即揮筆接過。朱聰見馬鈺坐在地下運氣，一隻右掌已全成黑色，問道：「馬道長，你怎麼受了傷？」馬鈺歎道：「這姓彭的和我拉手，哪知他掌中暗藏毒針。」朱聰道：「嗯，那也算不了什麼。」回頭向柯鎮惡道：「大哥，給我一隻菱兒。」柯鎮惡不明他用意，便從鹿皮囊中摸出一枚毒菱，遞了給他。朱聰接過，見丘彭兩人鬥得正緊，憑自己武功一定拆解不開，又道：「大哥，咱倆上前分開他兩人，我有救馬道長的法子。」柯鎮惡點了點頭，朱聰大聲叫道：「原來是千手人屠彭寨主，大家是自己人，快快停手，我有話說。」一拉柯鎮惡，兩人向前竄出，一個持扇，一個揮杖，把丘彭二人隔開。

　　丘處機和彭連虎聽了朱聰的叫喚，都感詫異：「怎麼又是自己人了？」見兩人過來，也就分開，要聽他說到底是怎麼樣的自己人。朱聰笑吟吟的向彭連虎道：「江南七怪與長春子丘處機於一十八年前結下樑子，我們五兄弟都曾被長春子打傷，而名震武林的丘道長，卻也被我們傷得死多活少。這梁子至今未解……」轉頭對丘處機道：「丘道長，是也不是？」丘處機怒氣勃發，心想：「好哇，你們要來乘人之危。」厲聲喝道：「不錯，你待怎樣？」朱聰又道：「可是我們與沙龍王卻也有點過節。江南七怪一個不成器的徒兒，獨力打敗了沙龍王的四位高足。聽說彭寨主與沙龍王是過命的交情。我們得罪了沙龍王，那也算得罪了彭寨主啦。」彭連虎道：「嘿嘿，不敢。」朱聰笑道：「既然彭寨主與丘道長都跟江南七怪有仇，那麼你們兩家同仇敵愾，豈不成了自己人麼？哈哈，還打什麼？那麼兄弟跟彭寨主可不也是自己人了麼？來，咱們親近親近。」伸出手來，要和他拉手。彭連虎聽他瘋瘋癲癲的胡說八道，心道：「全真派相救七怪的徒弟，他們顯是一黨，我可不上你的當。要想騙我解藥，難上加難。」見他伸手來拉，正中下懷，笑道：「妙極，妙極！」把判官筆放回腰間，順手又戴上了毒針環。

　　丘處機驚道：「朱兄，小心了。」朱聰充耳不聞，伸出手去，小指輕勾，已把彭連虎指上毒針環勾了下來。彭連虎尚未知覺，已和朱聰手掌相握，兩人同時使勁，彭連虎只覺掌心微微一痛，急忙掙脫，躍開舉手看時，見掌心已被刺了三個洞孔，創口比他毒針所刺的要大得多，孔中流出黑血，麻癢癢的很是舒服，卻不疼痛。他知毒性愈是厲害，愈不覺痛，只因創口立時麻木，失了知覺。他又驚又怒，卻不知道如何著了道兒，抬起頭來，只見朱聰躲在丘處機背後，左手兩指提著他的毒針環，右手兩指中卻捏著一枚黑沉沉的菱形之物，菱角尖銳，上面沾了血漬。

　　須知朱聰號稱妙手書生，手上功夫出神入化，人莫能測，拉脫彭連虎毒針環，以毒菱刺其掌心，於他只是易如反掌的末技而已。彭連虎怒極，猱身撲上。丘處機伸劍擋住，喝道：「你待怎樣？」朱聰笑道：「彭寨主，這枚毒菱是我大哥的獨門暗器，中了之後，任你彭寨主號稱『連虎』，就算你是連獅連豹、連豬連狗，連盡普天下的畜生，也活不了兩個時辰。」侯通海道：「彭大哥，他在罵你。」沙通天斥道：「別多說，難道彭大哥不知道？」朱聰又笑嘻嘻的道：「好在彭寨主有一千隻手，我良言相勸，不如斬去了這隻手掌，還剩下九百九十九隻。只不過閣下的外號兒得改一改，叫作『九九九手人屠』。」彭連虎這時感到連手腕也已麻了，心下驚俱，也不理會他的嘲罵譏諷，不覺額現冷汗。朱聰又道：「你有你的毒針，我有我的毒菱，毒性不同，解藥也異，你如捨不得這『千手人屠』的外號，反正大家是自己人，咱哥兒倆就親近親近，換上一換如何？」彭連虎未答，沙通天已搶著道：「好，就是這樣，拿解藥來。」朱聰道：「大哥給他罷。」柯鎮惡從懷裡摸出兩小包藥，朱聰接過，遞了過去。丘處機道：「朱兄，莫上他當，要他先拿出來。」朱聰笑道：「大丈夫言而有信，不怕他不給。」

　　彭連虎左手伸入懷裡一摸，臉上變色，低聲道：「糟了，解藥不見啦。」丘處機大怒，喝道：「哼，你還玩鬼計！朱兄，別給他。」朱聰笑道：「拿去！我們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說給就給。全真七子，江南七怪，說了的話自然算數。」沙通天知他手上功夫厲害，怕又著了他道兒，不敢伸手來接，橫過鐵槳，伸了過來。朱聰把解藥放在槳上，沙通天收槳取藥。旁觀眾人均各不解，不明白朱聰為什麼坦然給以解藥，卻不逼他交出藥來。沙通天疑心拿過來的解藥不是真物，說道：「江南七俠是響噹噹的人物，可不能用假藥害人？」朱聰笑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把毒菱還給柯鎮惡，再慢吞吞的從懷裡掏出一件件物事，只見有汗巾、有錢鏢、有幾錠碎銀子、還有一個白色的鼻煙壺。彭連虎愕然呆了：「這些都是我的東西，怎麼變到了他身上？」原來來聰右手和他拉手之際，左手妙手空空，早已將他懷中之物掃數扒過。朱聰拔開鼻煙壺塞子，見裡面分為兩隔，一隔是紅色粉末，另一隔是灰色粉末，說道：「怎麼用啊？」

　　彭連虎雖然悍惡，但此刻命懸一線，不敢再弄奸使詐，只得實說：「紅色的內服，灰色的外敷。」朱聰向郭靖道：「快取水來，拿兩碗。」郭靖奔進客店去端了兩碗淨水出來，一碗交給馬鈺，服侍他服下藥粉，另用灰色藥粉敷在他掌上傷口，另一碗水要拿去遞給彭連虎。朱聰道：「慢著，給王道長。」郭靖一怔，依言遞給了王處一。王處一也是愕然不解，順手接了。沙通天叫道：「喂，你們兩包藥粉怎麼用啊？」朱聰道：「等一下，別心急，一時三刻死不了人。」卻從懷裡又取出十多包藥來。郭靖一見大喜，叫道：「是啊，是啊，這是王道長的藥。」一包包打開來，拿到王處一面前，說道：「道長，哪些合用，您自己挑罷。」王處一認得藥物，揀出田七、血竭等四味藥來，放入口中咀嚼一會，和水吞下。

　　梁子翁又是氣惱，又是佩服，心想：「這骯髒書生手法竟是如此了得。他伸手給我拍一下衣袖上的塵土，就把我懷裡的藥物都偷了去。」轉過身來，提起藥鋤一揮，喝道：「來來來，咱們兵刃上見個輸贏！」朱聰笑道：「這個麼，兄弟萬萬不是敵手。」丘處機道：「這一位是彭連虎寨主，另外幾位的萬兒還沒請教。」沙通天嘶啞著嗓子一一報了名。丘處機叫道：「好哇，都是響噹噹的字號。咱們今日勝敗未分，可惜雙方都有人受了傷，看來得約個日子重新聚聚。」彭連虎道：「那再好沒有，不會會全真七子，咱們死了也不閉眼。日子地段，請丘道長示下罷。」丘處機心想：「馬師兄、王師弟中毒都自不輕，總得幾個月才能完全復原。譚師弟、劉師弟他們散處各地，一時也通知不及。」便道：「半年之後，八月中秋，咱們一邊賞月，一邊講究武功，彭寨主你瞧怎樣？」

　　彭連虎心下盤算：「全真七子一齊到來，再加上江南七怪，我們可是寡不敵眾，非得再約幫手不可。半年之後，時日算來剛好。趙王爺要我們到江南去盜岳飛的遺書，那麼乘便就在江南相會。」說道：「中秋佳節以武會友，丘道長真是風雅之極，那總得找個風雅的地方才好，就在江南七俠的故鄉吧。」丘處機道：「妙極，妙極。咱們在嘉興府南湖中煙雨樓相會，各位不妨再多約幾位朋友。」彭連虎道：「一言為定，就是這樣。」朱聰說：「這麼一來，我們江南七怪成了地頭蛇，非掏腰包請客不可。你們兩家算盤可都精得很，千不揀、萬不揀，偏偏就揀中了嘉興，定要來吃江南七怪的白食。好好好，難得各位大駕光臨，我們這個東道也還做得起。彭寨主，你那兩包藥，白色的內服，黃色的外敷。」這時彭連虎已然半臂麻木，適才跟丘處機對答全是強自撐持，再聽朱聰嘮嘮叨叨的說個沒了沒完，早已怒氣填膺，只是命懸人手，不敢稍出半句無禮之言，好容易聽到他最後一句話，忙將白色的藥粉吞下。柯鎮惡冷冷的道：「彭寨主，七七四十九天之內不能喝酒，不能近女色，否則中秋節煙雨樓頭少了你彭寨主，可掃興得緊哪。」彭連虎怒道：「多謝關照了。」沙通天將藥替他敷上手掌創口，扶了他轉身而去。完顏康跪在地下，向母親的屍身磕了四個頭，轉身向丘處機拜了幾拜，一言不發，昂首走開。丘處機厲聲喝道：「康兒，你這是什麼意思？」完顏康不答，也不與彭連虎等同走，自個兒轉過了街角。丘處機出了一會神，向柯鎮惡、朱聰等行下禮去，說道：「今日若非六俠來救，我師兄弟三人性命不保。再說，我這孽徒人品如此惡劣，更是萬萬不及令賢徒。咱們學武之人，品行心術居首，武功乃是末節。貧道收徒如此，汗顏無地。嘉興醉仙樓比武之約，今日已然了結，貧道甘拜下風，自當傳言江湖，說道丘處機在江南七俠手下一敗塗地，心悅誠服。」江南六怪聽他如此說，都極得意，自覺在大漠之中耗了一十八載，終究有了圓滿結果。當下由柯鎮惡謙遜了幾句。但六怪隨即想到了慘死大漠的張阿生，都不禁心下黯然，可惜他不能親耳聽到丘處機這番服輸的言語。

　　眾人把馬鈺和王處一扶進客店，全金發出去購買棺木，料理楊鐵心夫婦的喪事。丘處機見穆念慈哀哀痛哭，心中也很難受，說道：「姑娘，你爹爹這幾年來怎樣過的？」穆念慈拭淚道：「十多年來，爹爹帶了我東奔西走，從沒在一個地方安居過十天半月，爹爹說，要尋訪一位……一位姓郭的大哥……」說到這裡，聲音漸輕，慢慢低下了頭。丘處機向郭靖望了一眼道：「嗯。你爹怎麼收留你的？」穆念慈道：「我是臨安府荷塘村人氏。十多年前，爹爹在我家養傷，不久我親生的爹娘和幾個哥哥都染瘟疫死了。這位爹爹收了我做女兒，後來教我武藝，為了要尋郭大哥，所以到處行走，打起了……打起了……『比武……招親』的旗子。」丘處機道：「這就是了。你爹爹其實不姓穆，是姓楊，你以後就改姓楊罷。」穆念慈道：「不，我不姓楊，我仍然姓穆。」丘處機道：「幹嗎？難道你不信我的話？」穆念慈低聲道：「我怎敢不信？不過我寧願姓穆。」丘處機見她固執，也就罷了，以為女兒家忽然喪父，悲痛之際，一時不能明白過來，殊不知不能明白過來卻是他自己。穆念慈心中另有一番打算，她自己早把終身付託給了完顏康，心想他既是爹爹的親身骨血，當然姓楊，自己如也姓楊，婚姻如何能諧？

　　王處一服藥之後，精神漸振，躺在床上聽著她回答丘處機的問話，忽有一事不解，問道：「你武功可比你爹爹強得多呀，那是怎麼回事？」穆念慈道：「晚輩十三歲那年，曾遇到一位異人。他指點了我三天武功，可惜我生性愚魯，沒能學到什麼。」王處一道：「他只教你三天，你就能勝過你爹爹。這位高人是誰？」穆念慈道：「不是晚輩膽敢隱瞞道長，實是我曾立過誓，不能說他的名號。」

　　王處一點點頭，不再追問，回思穆念慈和完顏康過招時的姿式拳法，反覆推考，想不起她的武功是什麼門派，愈是想著她的招術，愈感奇怪，問丘處機道：「丘師哥，你教完顏康教了有八九年吧？」丘處機道：「整整九年零六個月，唉，想不到這小子如此混蛋。」王處一道：「這倒奇了！」丘處機道：「怎麼？」王處一沉吟不答。

　　柯鎮惡問道：「丘道長，你怎麼我到楊大哥的後裔？」丘處機道：「說來也真湊巧。自從貧道和各位訂了約會之後，到處探訪郭楊兩家的消息，數年之中，音訊全無，但總不死心，這年又到臨安府牛家村去查訪，恰好見到有幾名公差到楊大哥的舊居來搬東西。貧道跟在他們背後，偷聽他們說話，這幾個人來頭不小，竟是大金國趙王府的親兵，奉命專程來取楊家舊居中一切傢俬物品，說是破凳爛椅，鐵槍犁頭，一件不許缺少。貧道起了疑心，知道其中大有文章，便一路跟著他們來到了中都。」

　　郭靖在趙王府中見過包惜弱的居所，聽到這裡，心下已是恍然。丘處機接著道：「貧道晚上夜探王府，要瞧瞧趙王萬里迢迢的搬運這些破爛物事，到底是何用意。一探之後，不禁又是氣憤，又是難受，原來楊兄弟的妻子包氏已貴為王妃。貧道大怒之下，本待將她一劍殺卻，卻見她居於磚房小屋之中，撫摸楊兄弟鐵槍，終夜哀哭；心想她倒也不忘故夫，並非全無情義，這才饒了她性命。後來查知那小王子原來是楊兄弟的骨血，隔了數年，待他年紀稍長，貧道就起始傳他武藝。」柯鎮惡道：「那小子是一直不知自己的身世的了？」丘處機道：「貧道也曾試過他幾次口風，見他貪戀富貴，不是性情中人，是以始終不曾點被。幾次教誨他為人立身之道，這小子只是油腔滑調的對我敷衍。若不是和七位有約，貧道哪有這耐心跟他窮耗？本待讓他與郭家小世兄較藝之後，不論誰勝誰敗，咱們雙方和好，然後對那小子說明他的身世，接他母親出來，擇地隱居。豈料楊兄弟尚在人世，而貧道和馬師哥兩人又著了奸人暗算，終究救不得楊兄弟夫婦的性命，唉！」穆念慈聽到這裡，又掩面輕泣起來。

　　郭靖接著把怎樣與楊鐵心相遇、夜見包惜弱等情由說了一遍。各人均道包惜弱雖然失身於趙王，卻也只道親夫已死，到頭來殉夫盡義，甚是可敬，無不嗟歎。

　　各人隨後商量中秋節比武之事。朱聰道：「但教全真七子聚會，咱們還擔心些什麼？」馬鈺道：「就怕他們多邀好手，到咱們不免寡不敵眾。」丘處機道：「他們還能邀什麼好手？這世上好手當真便這麼多？」

　　馬鈺歎道：「丘師弟，這些年來你雖然武功大進，為本派放一異彩，但年輕時的豪邁之氣，總是不能收斂……」丘處機接口笑道：「須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馬鈺微微一笑，道：「難道不是麼？剛才會到的那幾個人，武功實不在我們之下。要是他們再邀幾個差不多的高手來，煙雨樓之會，勝負尚未可知呢。」丘處機豪氣勃發，說道：「大師哥忒也多慮。難道全真派還能輸在這些賊子手裡？」馬鈺道：「世事殊難逆料。剛才不是柯大哥、朱二哥他們六俠來救，全真派數十年的名頭，可教咱師兄弟三人斷送在這兒啦。」

　　柯鎮惡、朱聰等遜謝道：「對方使用鬼蜮伎倆，又何足道？」馬鈺歎道：「周師叔得先師親傳，武功勝我們十倍，終因恃強好勝，至今十餘年來不明下落。咱們須當以此為鑒，小心戒懼。」丘處機聽師兄這樣說，不敢再辯。江南六俠不知他們另有一位師叔，聽了馬鈺之言，那顯是全真派頗不光彩之事，也不便相詢，心中卻都感奇怪。王處一聽著兩位師兄說話，一直沒有插口，只是默默思索。

　　丘處機向郭靖與穆念慈望了一眼，道：「柯大哥，你們教的徒弟俠義為懷，果然好得很。楊兄弟有這樣一個女婿，死也瞑目了。」穆念慈臉一紅，站起身來，低頭走出房去。王處一見她起身邁步，腦海中忽地閃過一個念頭，縱身下炕，伸掌向她肩頭直按下去。這一招出手好快，待得穆念慈驚覺，手掌已按上她右肩。他微微一頓，待穆念慈運勁抗拒，勁力將到未到之際，在她肩上一扳。鐵腳仙玉陽子王處一是何等人物，雖然其時重傷未癒，手上全無內力，但這一按一扳，正拿準了對方勁力斷續的空檔，穆念慈身子搖晃，立時向前俯跌下去。王處一左手伸出，在她左肩輕輕一扶。穆念慈身不由主的又挺身而起，睜著一雙俏眼，驚疑不定。

　　王處一笑道：「穆姑娘別驚，我是試你的功夫來著。教你三天武功的那位前輩高人，可是只有九個手指、平時作乞丐打扮的麼？」穆念慈奇道：「咦，是啊，道長怎麼知道？」王處一笑道：「這位九指神丐洪老前輩行事神出鬼沒，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一般。姑娘得受他的親傳，當真是莫大的機緣。委實可喜可賀。」穆念慈道：「可惜他老人家沒空，只教了我三天。」王處一歎道：「你還不知足？這三天抵得旁人教你十年二十年。」穆念慈道：「道長說得是。」微一沉吟，問道：「道長可知洪老前輩在哪裡麼？」王處一笑道：「這可難倒我啦。我還是二十多年前在華山絕頂見過他老人家一面，以後再沒聽到過他的音訊。」穆念慈很是失望，緩步出室。韓小瑩問道：「王道長，這位洪老前輩是誰？」王處一微微一笑，上炕坐定。丘處機接口道：「韓俠女，你可曾聽見過『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這句話麼？」韓小瑩道：「這倒聽人說過的，說的是當世五位武功最高的前輩，也不知是不是。」丘處機道：「不錯。」柯鎮惡忽道：「這位洪老前輩，就是五高人中的北丐？」王處一道：「是啊。中神通就是我們的先師王真人。」江南六怪聽說那姓洪的竟然與全真七子的師父齊名，不禁肅然起敬。丘處機轉頭向郭靖笑道：「你這位夫人是大名鼎鼎的九指神丐之徒，將來又有誰敢欺侮你？」郭靖脹紅了臉，想要聲辯，卻又訥訥的說不出口。韓小瑩又問：「王道長，你在她肩頭一按，怎麼就知她是九指神丐教的武藝？」丘處機向郭靖招手道：「你過來。」郭靖依言走到他身前。丘處機伸掌按在他肩頭，陡然間運力下壓。郭靖曾得馬鈺傳授過玄門正宗的內功，十多年來跟著六怪打熬氣力，外功也自不弱，丘處機這一下竟是按他不倒。丘處機笑道：「好孩子！」掌力突然鬆了。郭靖本在運勁抵擋這一按之力，外力忽鬆，他內勁也弛，哪知丘處機快如閃電的乘虛而入，郭靖前力已散，後力未繼，被丘處機輕輕一扳，仰天跌倒。他伸手在地下一捺，隨即跳起。眾人哈哈大笑。朱聰道：「靖兒，丘道長教你這一手高招，可要記住了。」郭靖點頭答應。

　　丘處機道：「韓女俠，天下武學之士，肩上受了這樣的一扳，若是抵擋不住，必向後跌，只有九指神丐的獨家武功，卻是向前俯跌。只因他的武功剛猛絕倫，遇強愈強。穆姑娘受教時日雖短，卻已習得洪老前輩這派武功的要旨。她抵不住王師弟的一扳，但決不隨勢屈服，就算跌倒，也要跌得與敵人用力的方向相反。」六怪聽了，果覺有理，都佩服全真派見識精到。朱聰道：「王道長見過這位九指神丐演過武功？」王處一道：「二十餘年之前，先師與九指神丐、黃藥師等五高人在華山絕頂論劍。洪老前輩武功卓絕，卻是極貪口腹之慾，華山絕頂沒什麼美食，他甚是無聊，便道談劍作酒，說拳當菜，和先師及黃藥師前輩講論了一番劍道拳理。當時貧道隨侍先師在側，有幸得聞妙道，好生得益。」柯鎮惡道：「哦，那黃藥師想是『東邪西毒』中的『東邪』了？」丘處機道：「正是。」轉頭向郭靖笑道：「馬師哥雖然傳過你一些內功，幸好你們沒師徒名份，否則排將起來，你比你夫人矮著一輩，那可一世不能出頭啦。」郭靖紅了臉道：「我不娶她。」丘處機一愕，問道：「什麼？」郭靖重複了一句：「我不娶她！」丘處機沉了臉，站起身來，問道：「為什麼？」韓小瑩愛惜徒兒，見他受窘，忙代他解釋：「我們得知楊大爺的後嗣是男兒，指腹為婚之約是不必守了，因此靖兒在蒙古已定了親。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封了他為金刀駙馬。」丘處機虎起了臉，對郭靖瞪目而視，冷笑道：「好哇，人家是公主，金枝玉葉，豈是尋常百姓可比？先人的遺志，你是全然不理的了？你這般貪圖富貴，忘本負義，跟完顏康這小子又有什麼分別？你爹爹當年卻又如何說來？」郭靖很是惶恐，躬身說道：「弟子從未見過我爹爹一面。不知我爹爹有什麼遺言，我媽也沒跟我說過，請道長示下。」丘處機啞然失笑，臉色登和，說道：「果然怪你不得。我就是一味鹵莽。」當下將十八年前怎樣在牛家村與郭、楊二人結識，怎樣殺兵退敵，怎樣追尋郭、楊二人，怎樣與江南七怪生隙互鬥，怎樣立約比武等情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郭靖此時方知自己身世，不禁伏地大哭，想起父親慘死，大仇未復，又想起七位師父恩重如山，真是粉身難報。韓小瑩溫言道：「男子三妻四妾，也是常事。將來你將這情由告知大汗，一夫二女，兩全其美，有何不可？我瞧成吉思汗自己，一百個妻子也還不止。」

　　郭靖拭淚道：「我不娶華箏公主。」韓小瑩奇道：「為什麼？」郭靖道：「我不喜歡她做妻子。」韓小瑩道：「你不是一直跟她挺好的麼？」郭靖道：「我只當她是妹子，是好朋友，可不要她做妻子。」丘處機喜道：「好孩子，有志氣，有志氣。管他什麼大汗不大汗，公主不公主。你還是依照你爹爹和楊叔叔的話，跟穆姑娘結親。」不料郭靖仍是搖頭道：「我也不娶穆姑娘。」眾人都感奇怪，不知他心中轉什麼念頭。韓小瑩是女子，畢竟心思細密，輕聲問道：「你可是另有意中人啦？」郭靖紅了臉，隔了一會，終於點了點頭。韓寶駒與丘處機同聲喝問：「是誰？」郭靖囁嚅不答。韓小瑩昨晚在王府中與梅超風、歐陽克等相鬥時，已自留神到了黃蓉，見她眉目如畫，丰姿綽約，當時暗暗稱奇，此刻一轉念間，又記起黃蓉對他神情親密，頗為回護，問道：「是那個穿白衫子的小姑娘，是不是？」郭靖紅著臉點了點頭。丘處機問道：「什麼白衫子、黑衫子，小姑娘、大姑娘？」韓小瑩沉吟道：「我聽得梅超風叫她小師妹，又叫她爹爹作師父……」丘處機與柯鎮惡同時站起，齊聲驚道：「難道是黃藥師的女兒？」

　　韓小瑩拉住郭靖的手，問道：「靖兒，她可是姓黃？」郭靖道：「是。」韓小瑩一時茫然無言。柯鎮惡喃喃的道：「你想娶梅超風的師妹？」朱聰問道：「她父親將她許配給你麼？」郭靖道：「我沒見過她爹爹，也不知她爹爹是誰。」朱聰又問：「那麼你們是私訂終身的了？」郭靖不懂「私訂終身」是什麼意思，睜大了眼不答。朱聰道：「你對她說過一定要娶她，她也說要嫁你，是不是？」郭靖道：「沒說過。」頓了一頓，又道：「用不著說。我不能沒有她，蓉兒也不能沒有我。我們兩個心裡都知道的。」韓寶駒一生從未嘗過愛情滋味，聽了這幾句話怫然不悅，喝道：「那成什麼話？」韓小瑩心中卻想起了張阿生：「我們江南七怪之中，五哥的性子與靖兒最像，可是他一直在暗暗喜歡我，卻從來只道配我不上，不敢稍露情意，怎似靖兒跟那黃家小姑娘一般，說什麼『兩個心裡都知道，我不能沒有她，她不能沒有我』？要是我在他死前幾個月讓他知道，我其實也不能沒有他，他一生也得有幾個月真正的歡喜。」朱聰溫言道：「她爹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你知道麼？要是他知道你偷偷跟他女兒相好，你還有命麼？梅超風學不到他十分之一的本事，已這般厲害。那桃花島主要殺你時，誰救得了你？」郭靖低聲道：「蓉兒這樣好，我想……我想她爹爹也不會是惡人。」韓寶駒罵道：「放屁！黃藥師惡盡惡絕，怎會不是惡人？你快發一個誓，以後永遠不再和這小妖女見面。」江南六怪因黑風雙煞害死笑彌陀張阿生，與雙煞仇深似海，連帶對他們的師父也一向恨之入骨，均想黑風雙煞用以殺死張阿生的武功是黃藥師所傳，世上若無黃藥師這大魔頭，張阿生自也不會死於非命。

　　郭靖好生為難，一邊是師恩深重，一邊是情深愛篤，心想若不能再和蓉兒見面，這一生怎麼還能做人？只見幾位師父都是目光嚴峻的望著自己，心中一陣酸痛，雙膝跪倒，兩道淚水從面頰上流下來。韓寶駒踏上一步，厲聲道：「快說！說再也不見那小妖女了。」突然窗外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喝道：「你們幹嗎這般逼他？好不害臊！」眾人一怔。那女子叫道：「靖哥哥，快出來。」郭靖一聽正是黃蓉，又驚又喜，搶步出外，只見她俏生生的站在庭院之中，左手牽著汗血寶馬。小紅馬見到郭靖，長聲歡嘶，前足躍起。韓寶駒、全金髮、朱聰、丘處機四人跟著出房。郭靖向韓寶駒道：「三師父，就是她。她是蓉兒。蓉兒不是妖女！」黃蓉罵道：「你這難看的矮胖子，幹嗎罵我是小妖女？」又指著朱聰道：「還有你這骯髒邋遢的鬼秀才，幹嗎罵我爹爹，說他是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

　　朱聰不與小姑娘一般見識，微微而笑，心想這女孩兒果然明艷無儔，生平未見，怪不得靖兒如此為她顛倒。韓寶駒卻勃然大怒，氣得唇邊小鬍子也翹了起來，喝道：「快滾，快滾！」黃蓉拍手唱道：「矮冬瓜，滾皮球，踢一腳，溜三溜；踢兩腳……」郭靖喝道：「蓉兒不許頑皮！這幾位是我師父。」黃蓉伸伸舌頭，做個鬼臉。韓寶駒踏步上前，伸手向她推去。黃蓉又唱：「矮冬瓜，滾皮球……」突然間伸手拉住郭靖腰間衣服，用力一扯，兩人同時騎上了紅馬。黃蓉一提韁，那馬如箭離弦般直飛出去。韓寶駒身法再快，又怎趕得上這匹風馳電掣般的汗血寶馬？等到郭靖心神稍定，回過頭來，韓寶駒等人面目已經看不清楚，瞬息之間，諸人已成為一個個小黑點，只覺耳旁風生，勁風撲面，那紅馬奔跑得迅速之極。

　　黃蓉右手持韁，左手伸過來拉住了郭靖的手。兩人雖然分別不到半日，但剛才一在室內，一在窗外，都是膽戰心驚，苦惱焦慮，惟恐有失，這時相聚，猶如劫後重逢一般。郭靖心中迷迷糊糊，自覺逃離師父大大不該，但想到要捨卻懷中這個比自己性命還親的蓉兒，此後永不見面，那是寧可斷首瀝血，也決計不能屈從之事。

　　小紅馬一陣疾馳，離燕京已數十里之遙，黃蓉才收韁息馬，躍下地來。郭靖跟著下馬，那紅馬不住將頭頸在他腰裡挨擦，十分親熱。兩人手拉著手，默默相對，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但縱然一言不發，兩心相通，相互早知對方心意。隔了良久良久，黃蓉輕輕放下郭靖的手，從馬旁革囊中取出一塊汗巾，到小溪中沾濕了，交給郭靖抹臉。郭靖正在呆呆的出神，也不接過，突然說道：「蓉兒，非這樣不可！」黃蓉給他嚇了一跳，道：「什麼啊？」郭靖道：「咱們回去，見我師父們去。」黃蓉驚道：「回去？咱們一起回去？」郭靖道：「嗯。我要牽著你的手，對六位師父與馬道長他們說道：蓉兒不是妖女……」一面說，一面拉著黃蓉的小手，昂起了頭，斬釘截鐵般說著，似乎柯鎮惡、馬鈺等就在他眼前：「師父對我恩重如山，弟子粉身難報，但是，但是，蓉兒……蓉兒可不是小妖女，她是很好很好的姑娘……很好很好的……」他心中有無數言辭要為黃蓉辯護，但話到口頭，卻除了說她「很好很好」之外，更無別語。

　　黃蓉起先覺得好笑，聽到後來，不禁十分感動，輕聲道：「靖哥哥，你師父他們恨死了我，你多說也沒用。別回去吧！我跟你到深山裡、海島上，到他們永遠找不到的地方去過一輩子。」郭靖心中一動，隨即正色道：「蓉兒，咱們非回去不可。」黃蓉叫道：「他們一定會生生拆開咱們。咱倆以後可不能再見面啦。」郭靖道：「咱倆死也不分開。」

　　黃蓉本來心中淒苦，聽了他這句勝過千言信誓、萬句盟約的話，突然間滿腔都是信心，只覺兩顆心已牢牢結在一起，天下再沒什麼人、什麼力道能將兩人拆散，心想：「對啦，最多是死，難道還有比死更厲害的？」說道：「靖哥哥，我永遠聽你話。咱倆死也不分開。」郭靖喜道：「本來嘛，我說你是很好很好的。」黃蓉嫣然一笑，從革囊中取出一大塊生牛肉來，用濕泥裹了，找些枯枝，生起火來，說道：「讓小紅馬息一忽兒，咱們打了尖就回去。」兩人吃了牛肉，那小紅馬也吃飽了草，兩人上馬從來路回去，未牌稍過，已來到小客店前。郭靖牽了黃蓉的手，走進店內。那店伴得過郭靖的銀子，見他回來，滿臉堆歡的迎上，說道：「您老好，那幾位都出京去啦。跟您張羅點兒什麼吃的？」郭靖驚道：「都去啦？留下什麼話沒有？」店伴道：「沒有啊。他們向南走的，走了不到兩個時辰。」郭靖向黃蓉道：「咱們追去。」兩人出店上馬，向南追尋，但始終不見三子六怪的蹤影。郭靖道：「只怕師父們走了另一條道。」於是催馬重又回頭。那小紅馬也真神駿，雖然一騎雙乘，仍是來回奔馳，不見疲態。一路打聽，途人都說沒見到全真三子、江南六怪那樣的人物。郭靖好生失望。黃蓉道：「八月中秋大夥兒在嘉興煙雨樓相會，那時必可見到你眾位師父。你要說我『很好，很好』，那時再說不遲。」郭靖道：「到中秋節足足還有半年。」黃蓉笑道：「這半年中咱倆到處玩耍，豈不甚妙？」郭靖本就生性曠達，又是少年貪玩，何況有意中人相伴，不禁心滿意足，當下拍手道好。兩人趕到一個小鎮，住了一宵，次日買了一匹高頭白馬。郭靖一定要騎白馬，把紅馬讓給黃蓉乘坐。兩人按轡緩行，一路遊山玩水，樂也融融，或曠野間並肩而臥，或村店中同室而居，雖然情深愛篤，但兩小無猜，不涉猥褻。黃蓉固不以為異，郭靖亦覺本該如此。

　　這一日來到京東西路襲慶府泰寧軍地界，時近端陽，天時已頗為炎熱。兩人縱馬馳了半天，一輪紅日直照頭頂，郭靖與黃蓉額頭與背上都出了汗。大道上塵土飛揚，粘得臉上膩膩的甚是難受。黃蓉道：「咱們不趕道了，找個陰涼的地方歇歇罷。」郭靖道：「好，到前面鎮甸，泡一壺茶喝了再說。」說話之間，兩乘馬追近了前面一頂轎子、一匹毛驢。見驢上騎的是個大胖子，穿件紫醬色熟羅袍子，手中拿著把大白扇不住揮動，那匹驢子偏生又瘦又小，給他二百五六十斤重的身子壓得一跛一拐，步履維艱。轎子四周轎帷都翻起了透風，轎中坐著個身穿粉紅衫子的肥胖婦人，無獨有偶，兩名轎夫竟也是一般的身材瘦削，走得氣喘吁吁。轎旁有名丫鬟，手持葵扇，不住的給轎中胖婦人打扇。黃蓉催馬前行，趕過這行人七八丈，勒馬回頭，向著轎子迎面過去。郭靖奇怪：「你幹什麼？」黃蓉叫道：「我瞧瞧這位太太的模樣。」凝目向轎中望去，只見那胖婦人約莫四十來歲年紀，髻上插一枝金釵，鬢邊戴了朵老大紅絨花，一張臉盆也似的大圓臉，嘴闊眼細，兩耳招風，鼻子扁平，似有若無，白粉塗得厚厚地，卻給額頭流下來的汗水劃出了好幾道深溝。她聽到了黃蓉那句話，豎起一對濃眉，惡狠狠地瞪目而視，粗聲說道：「有什麼好瞧？」黃蓉本就有心生事，對方自行起釁，正是求之不得，勒住小紅馬攔在當路，笑道：「我瞧你身材苗條，可俊得很哪！」突然一聲吆喝，提起馬韁，小紅馬驀地裡向轎子直衝過去。兩名轎夫大吃一驚，齊叫：「啊也！」當即摔下轎槓，向旁逃開。轎子翻倒，那胖婦人骨碌碌的從轎中滾將出來，摔在大路正中，叉手舞腿，再也爬不起來。黃蓉卻已勒定小紅馬，拍手大笑。她開了這個玩笑，本想回馬便走，不料那騎驢的大胖子揮起馬鞭向她猛力抽來，罵道：「哪裡來的小浪蹄子！」那胖婦人橫臥在地，口中更是污言穢語滔滔不絕。黃蓉左手伸出，抓住了那胖子抽來的鞭子順手一扯，那胖子登時摔下驢背。黃蓉提鞭夾頭夾腦的向他抽去，那胖婦人大叫：「有女強盜啊！打死人了哪！女強人攔路打劫啦！」黃蓉一不做、二不休，拔出峨嵋鋼刺，彎下腰去，嗤的一聲，便將她左耳割了下來。那胖婦人登時滿臉鮮血，殺豬似的大叫起來。

　　這一來，那胖子嚇得魂飛魄散，跪在地下只叫：「女大王饒命！我……我有銀子！」黃蓉板起了臉，喝道：「誰要你銀子？這女人是誰？」那胖子道：「是……是我夫人！我……我們……她回娘家……回娘家探親。」黃蓉道：「你們兩個又壯又胖，幹嗎自己不走路？要饒命不難，只須聽我吩咐！」那胖子道：「是，是，聽姑娘大王吩咐。」

　　黃蓉聽他管自己叫「姑娘大王」，覺得挺是新鮮，噗哧一笑，說道：「兩個轎夫呢？還有這小丫鬟，你們三個都坐進轎子去。」三人不敢違拗，扶起了倒在路中心的轎子，鑽了進去。好在三人身材瘦削，加起來只怕還沒那胖婦人肥大，坐入轎中卻也不如何擠迫。這三人連同郭靖和那胖子夫婦，六對眼睛都怔怔的瞧著黃蓉，不知她有何古怪主意。黃蓉道：「你們夫妻平時作威作福，仗著有幾個臭錢便欺壓窮人。眼下遇上了『姑娘大王』，要死還是要活？」這時那胖婦人早就停了叫嚷，左手按住了臉畔傷口，與那胖子齊聲道：「要活，要活，姑娘大王饒命！」黃蓉道：「好，今日輪到你們兩個做做轎夫，把轎子抬起來！」那胖婦人道：「我……我只會坐轎子，不會抬轎子！」黃蓉將鋼刺在她鼻子上平拖而過，喝道：「你不會抬轎子，我可會割鼻子。」那胖婦人只道鼻子又已給她割去，大叫：「哎唷，痛死人啦！」黃蓉喝道：「你抬不抬？」那胖子先行抬起了轎槓，說道：「抬，抬！我們抬！」那胖婦人無奈，只得矮身將另一端轎槓放上肩頭，挺身站起。這對財主夫婦平時補藥吃得多了，身子著實壯健，抬起轎子邁步而行，居然抬得有板有眼。黃蓉和郭靖齊聲喝彩：「抬得好！」

　　黃、郭二人騎馬押在轎後。直行出十餘丈，黃蓉這才縱馬快奔，叫道：「靖哥哥，咱們走罷！」兩人馳出一程，回頭望來，只見那對胖夫婦兀自抬轎行走，不敢放下，兩人都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黃蓉道：「這胖女人如此可惡，生得又難看，本來倒挺合用。我原想捉了她去，給丘處機做老婆，只可惜我打不過那牛鼻子。」郭靖大奇，問道：「怎麼給丘道長做老婆？他不會要的。」黃蓉道：「他當然不肯要。可是他卻不想想，你說不肯娶穆姑娘，他怎地又硬逼你娶她？哼，等哪一天我武功強過這牛鼻子老道了，定要硬逼他娶個又惡又醜的女人，叫他嘗嘗被逼娶老婆的滋味。」

　　郭靖啞然失笑，原來她心中在打這個主意，過了半晌，說道：「蓉兒，穆姑娘並不是又醜又惡，不過我只娶你。」黃蓉嫣然一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

　　正行之間，忽聽得一排大樹後水聲淙淙。黃蓉縱馬繞過大樹，突然歡聲大叫。郭靖跟著過去，原來是一條清可見底的深溪，溪底是綠色、白色、紅色、紫色的小圓卵石子，溪旁兩岸都是垂柳，枝條拂水，溪中游魚可數。黃蓉脫下外衣，撲通一聲，跳下水去。郭靖嚇了一跳，走近溪旁，只見她雙手高舉，抓住了一尾尺來長的青魚。魚兒尾巴亂動，拚命掙扎。黃蓉叫道：「接住。」把魚兒拋上岸來。郭靖施展擒拿法抓去，但魚兒身上好滑，立即溜脫，在地上翻騰亂跳。黃蓉拍手大笑，叫道：「靖哥哥，下來游水。」郭靖生長大漠，不識水性，笑著搖頭。黃蓉道：「下來，我教你。」郭靖見她在水裡玩得有趣，於是脫下外衣，一步步踏入水中。黃蓉在他腳上一拉，他站立不穩，跌入水中，心慌意亂之下，登時喝了幾口水。黃蓉笑著將他扶起，教他換氣划水的法門。游泳之道，要旨在能控制呼吸，郭靖於內功習練有素，精通換氣吐納的功夫，練了半日，已略識門徑。當晚兩人便在溪畔露宿，次日一早又是一個教、一個學。黃蓉生長海島，自幼便熟習水性。黃藥師文事武學，無不精深，只水中功夫卻是遠遠不及女兒。郭靖在明師指點之下，每日在溪水中浸得四五個時辰，七八日後已能在清溪中上下來去，浮沉自如。這一日兩人游了半天，興猶未盡，溯溪而上，游出數里，忽然聽得水聲漸響，轉了一個彎，眼前飛珠濺玉，竟是一個十餘丈高的大瀑布，一片大水匹練也似的從崖頂倒下來。黃蓉道：「靖哥哥，咱倆從瀑布裡竄到崖頂上去。」郭靖道：「好，咱們試試。你穿上防身的軟甲罷。」黃蓉道：「不用！」一聲吆喝，兩人一起鑽進了瀑布之中。那水勢好急，別說向上攀援，連站也站立不住，腳步稍移，身子便給水流遠遠衝開。兩人試了幾次，終於廢然而退。郭靖很是不服，氣鼓鼓的道：「蓉兒，咱們好好養一晚神，明兒再來。」黃蓉笑道：「好！可也不用生這瀑布的氣。」郭靖自覺無理，哈哈大笑。次日又試，竟然爬上了丈餘，好在兩人輕身功夫了得，每次被水沖下，只不過落入下面深瀑，也傷不了身子。兩人揣摸水性，天天在瀑布裡竄上溜下。到第八天上，郭靖竟然攀上了崖頂，伸手將黃蓉也拉了上去。兩人在崖上歡呼跳躍，喜悅若狂，手挽手的又從瀑布中溜了下來。

　　這般十餘天一過，郭靖仗著內力深厚，水性已頗不弱，雖與黃蓉相較尚自遠遜，但黃蓉說道，卻已比她爹爹好得多了。兩人直到玩得盡興，這才縱馬南行。

　　這日來到長江邊上，已是暮靄蒼茫，郭靖望著大江東去，白浪滔滔，四野無窮無盡，上游江水不絕流來，永無止息，只覺胸中豪氣干雲，身子似與江水合而為一。觀望良久，黃蓉忽道：「要去就去。」郭靖道：「好！」兩人這些日子共處下來，相互間不必多言，已知對方心意，黃蓉見了他的眼神，就知他想游過江去。郭靖放開白馬韁繩，說道：「你沒用，自己去吧。」在紅馬臀上一拍，二人一馬，一齊躍入大江。小紅馬一聲長嘶，領先游去。郭靖與黃蓉並肩齊進。游到江心，那紅馬已遙遙在前。天上繁星閃爍，除了江中浪濤之外，更無別般聲息，似乎天地之間就只他們二人。

　　再游一陣，突然間烏雲壓天，江上漆黑一團，接著閃電雷轟，接續而至，每個焦雷似乎都打在頭頂一般。郭靖叫道：「蓉兒，你怕麼？」黃蓉笑道：「和你在一起，不怕。」夏日暴雨，驟至驟消，兩人游到對岸，已是雨過天青，朗月懸空。郭靖找些桔枝來生了火。黃蓉取出包裹中兩人衣服，各自換了，將濕衣在火上烤乾。

　　小睡片刻，天邊漸白，江邊農家小屋中一隻公雞振吭長鳴。黃蓉打了個呵欠醒來，說道：「好餓！」發足往小屋奔去，不一刻腋下已夾了一隻肥大公雞回來，笑道：「咱們走遠些，別讓主人瞧見。」兩人向東行了里許，小紅馬乖乖的自後跟來。黃蓉用峨嵋鋼刺剖了公雞肚子，將內臟洗剝乾淨，卻不拔毛，用水和了一團泥裹住雞外，生火烤了起來。烤得一會，泥中透出甜香，待得濕泥乾透，剝去幹泥，雞毛隨泥而落，雞肉白嫩，濃香撲鼻。

## 第12回　亢龍有悔

　　黃蓉正要將雞撕開，身後忽然有人說道：「撕作三份，雞屁股給我。」兩人都吃了一驚，怎地背後有人掩來，竟然毫無知覺，急忙回頭，只見說話的是個中年乞丐。這人一張長方臉，頦下微鬚，粗手大腳，身上衣服東一塊西一塊的打滿了補釘，卻洗得乾乾淨淨，手裡拿著一根綠竹杖，瑩碧如玉，背上負著個朱紅漆的大葫蘆，臉上一副饞涎欲滴的模樣，神情猴急，似乎若不將雞屁股給他，就要伸手搶奪了。郭、黃兩人尚未回答，他已大馬金刀的坐在對面，取過背上葫蘆，拔開塞子，酒香四溢。他骨嘟骨嘟的喝了幾口，把葫蘆遞給郭靖，道：「娃娃，你喝。」郭靖心想此人好生無禮，但見他行動奇特，心知有異，不敢怠慢，說道：「我不喝酒，您老人家喝罷。」言下甚是恭謹。那乞丐向黃蓉道：「女娃娃，你喝不喝？」

　　黃蓉搖了搖頭，突然見他握住葫蘆的右手只有四根手指，一根食指齊掌而缺，心中一凜，想起了當日在客店窗外聽丘處機、王處一所說的九指神丐之事，心想：「難道今日機緣巧合，逢上了前輩高人？且探探他口風再說。」見他望著自己手中的肥雞，喉頭一動一動，口吞饞誕，心裡暗笑，當下撕下半隻，果然連著雞屁股一起給了他。

　　那乞丐大喜，夾手奪過，風捲殘雲的吃得乾乾淨淨，一面吃，一面不住讚美：「妙極，妙極，連我叫化祖宗，也整治不出這般了不起的叫化雞。」黃蓉微微一笑，把手裡剩下的半邊雞也遞給了他。那乞丐謙道：「那怎麼成？你們兩個娃娃自己還沒吃。」他口中客氣，卻早伸手接過，片刻間又吃得只剩幾根雞骨。他拍了拍肚皮，叫道：「肚皮啊肚皮，這樣好吃的雞，很少下過肚吧？」黃蓉噗哧一笑，說道：「小女子偶爾燒得叫化雞一隻，得入叫化祖宗的尊肚，真是榮幸之至。」那乞丐哈哈大笑，說道：「你這女娃子乖得很。」從懷裡摸出幾枚金鏢來，說道：「昨兒見到有幾個人打架，其中有一個可闊氣得緊，放的鏢兒居然金光閃閃。老叫化順手牽鏢，就給他牽了過來。這枚金鏢裡面是破銅爛鐵，鏢外撐場面，鍍的倒是真金。娃娃，你拿去玩兒，沒錢使之時，倒也可換得七錢八錢銀子。」說著便遞給郭靖。郭靖搖頭不接，說道：「我們當你是朋友，請朋友吃些東西，不能收禮。」他這是蒙古人好客的規矩。那乞丐神色尷尬，搔頭道：「這可難啦，我老叫化向人討些殘羹冷飯，倒也不妨，今日卻吃了你們兩個娃娃這樣一隻好雞，受了這樣一個天大恩惠，無以報答。這……這……」郭靖笑道：「小小一隻雞算什麼恩惠？不瞞你說，這隻雞我們也是偷來的。」黃蓉笑道：「我們是順手牽雞，你老人家再來順口吃雞，大家得個『順』字。」那乞丐哈哈大笑，道：「你們兩個娃娃挺有意思，可合了我脾胃啦。來，你們有什麼心願，說給我聽聽。」郭靖聽他話中之意顯是要伸手幫助自己，那仍是請人吃了東西收受禮物，便搖了搖頭。黃蓉卻道：「這叫化雞也算不了什麼，我還有幾樣拿手小菜，倒要請你品題品題。咱們一起到前面市鎮去好不好？」那乞丐大喜，叫道：「妙極！妙極！」郭靖道：「您老貴姓？」那乞丐道：「我姓洪，排行第七，你們兩個娃娃叫我七公罷。」黃蓉聽他說姓洪，心道：「果然是他。不過他這般年紀，看來比丘道長還小著幾歲，怎會與全真七子的師父齊名？嗯，我爹爹也不老，還不是一般的跟洪七公他們平輩論交？定是全真七子這幾個老道不爭氣，年紀都活在狗身上了。」丘處機逼迫郭靖和穆念慈結親。黃蓉心中一直惱他。三人向南而行，來到一個市鎮，叫做姜廟鎮，投了客店。黃蓉道：「我去買作料，你爺兒倆歇一陣子吧。」洪七公望著黃蓉的背影，笑瞇瞇的道：「她是你的小媳婦兒罷？」郭靖紅了臉，不敢說是，卻也不願說不是。洪七公呵呵大笑，瞇著眼靠在椅上打盹。直過了大半個時辰，黃蓉才買了菜蔬回來，入廚整治。郭靖要去幫忙，卻給她笑著推了出來。又過小半個時辰，洪七公打個呵欠，嗅了兩嗅，叫道：「香得古怪！那是什麼菜？可有點兒邪門。情形大大不對！」伸長了脖子，不住向廚房探頭探腦的張望。郭靖見他一副迫不及待、心癢難搔的模樣，不禁暗暗好笑。

　　廚房裡香氣陣陣噴出，黃蓉卻始終沒有露面。洪七公搔耳摸腮，坐下站起，站起坐下，好不難熬，向郭靖道：「我就是這個饞嘴的臭脾氣，一想到吃，就什麼也都忘了。」伸出那只剩四指的右掌，說道：「古人說：『食指大動』，真是一點也不錯。我只要見到或是聞到奇珍異味，右手的食指就會跳個不住。有一次為了貪吃，誤了一件大事，我一發狠，一刀將指頭給砍了……」郭靖「啊」了一聲，洪七公歎道：「指頭是砍了，饞嘴的性兒卻砍不了。」說到這裡，黃蓉笑盈盈的托了一隻木盤出來，放在桌上，盤中三碗白米飯，一隻酒杯，另有兩大碗菜餚。郭靖只覺得甜香撲鼻，說不出的舒服受用，只見一碗是炙牛肉條，只不過香氣濃郁，尚不見有何特異，另一碗卻是碧綠的清湯中浮著數十顆殷紅的櫻桃，又飄著七八片粉紅色的花瓣，底下襯著嫩筍丁子，紅白綠三色輝映，鮮艷奪目，湯中泛出荷葉的清香，想來這清湯是以荷葉熬成的了。

　　黃蓉在酒杯裡斟了酒，放在洪七公前面，笑道：「七公，您嘗嘗我的手藝兒怎樣？」

　　洪七公哪裡還等她說第二句，也不飲酒，抓起筷子便夾了兩條牛肉條，送入口中，只覺滿嘴鮮美，絕非尋常牛肉，每咀嚼一下，便有一次不同滋味，或膏腴嫩滑，或甘脆爽口，諸味紛呈，變幻多端，直如武學高手招式之層出不窮，人所莫測。洪七公驚喜交集，細看之下，原來每條牛肉都是由四條小肉條拼成。洪七公閉了眼辨別滋味，道：「嗯，一條是羊羔坐臀，一條是小豬耳朵，一條是小牛腰子，還有一條……還有一條……」黃蓉抿嘴笑道：「猜得出算你厲害……」她一言甫畢，洪七公叫道：「是獐腿肉加免肉揉在一起。」黃蓉拍手讚道：「好本事，好本事。」郭靖聽得呆了，心想：「這一碗炙牛條竟要這麼費事，也虧他辨得出五般不同的肉味來。」洪七公道：「肉只五種，但豬羊混咬是一般滋味，獐牛同嚼又是一般滋味，一共有幾般變化，我可算不出了。」黃蓉微笑道：「若是次序的變化不計，那麼只有二十五變，合五五梅花之數，又因肉條形如笛子，因此這道菜有個名目，叫做『玉笛誰家聽落梅』。這『誰家』兩字，也有考人一考的意思。七公你考中了，是吃客中的狀元。」

　　洪七公大叫：「了不起！」也不知是讚這道菜的名目，還是讚自己辨味的本領，拿起匙羹舀了兩顆櫻桃，笑道：「這碗荷葉筍尖櫻桃湯好看得緊，有點不捨得吃。」在口中一辨味，「啊」的叫了一聲，奇道：「咦？」又吃了兩顆，又是「啊」的一聲。荷葉之清、筍尖之鮮、櫻桃之甜，那是不必說了，櫻桃核已經剜出，另行嵌了別物，卻嘗不出是什麼東西。洪七公沉吟道：「這櫻桃之中，嵌的是什麼物事？」閉了眼睛，口中慢慢辨味，喃喃的道：「是雀兒肉！不是鷓鴣，便是斑鳩，對了，是斑鳩！」睜開眼來，見黃蓉正豎起了大拇指，不由得甚是得意，笑道：「這碗荷葉筍尖櫻桃斑鳩湯，又有個什麼古怪名目？」黃蓉微笑道：「老爺子，你還少說了一樣。」洪七公「咦」的一聲，向湯中瞧去，說道：「嗯，還有些花瓣兒。」黃蓉道：「對啦，這湯的名目，從這五樣作料上去想便是了。」洪七公道：「要我打啞謎可不成，好娃娃，你快說了吧。」黃蓉道：「我提你一下，只消從《詩經》上去想就得了。」洪七公連連搖手，道：「不成，不成。書本上的玩意兒，老叫化一竅不通。」黃蓉笑道：「這如花容顏，櫻桃小嘴，便是美人了，是不是？」洪七公道：「啊，原來是美人湯。」黃蓉搖頭道：「竹解心虛，乃是君子。蓮花又是花中君子。因此這竹筍丁兒和荷葉，說的是君子。」洪七公道：「哦，原來是美人君子湯。」黃蓉仍是搖頭，笑道：「那麼這斑鳩呢？《詩經》第一篇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以這湯叫作『好逑湯』。」洪七公哈哈大笑，說道：「有這麼希奇古怪的湯，便得有這麼一個希奇古怪的名目，很好，很好，你這希奇古怪的女娃娃，也不知是哪個希奇古怪的老子生出來的。這湯的滋味可真不錯。十多年前我在皇帝大內御廚吃到的櫻桃湯，滋味可遠遠不及這一碗了。」黃蓉笑道：「御廚有什麼好菜，您說給我聽聽，好讓我學著做了孝敬您。」

　　洪七公不住口的吃牛條，喝鮮湯，連酒也來不及喝，一張嘴哪裡有半分空暇回答她問話，直到兩隻碗中都只剩下十之一二，這才說道：「御廚的好東西當然多啦，不過沒一樣及得上這兩味。嗯，有一味鴛鴦五珍膾是極好的，我可不知如何做法。」郭靖問道：「是皇帝請你去吃的麼？」洪七公呵呵笑道：「不錯，皇帝請的，不過皇帝自己不知道罷啦。我在御廚房的樑上躲了三個月，皇帝吃的菜每一樣我先給他嘗一嘗，吃得好就整盤拿來，不好麼，就讓皇帝小子自己吃去。御廚房的人疑神疑鬼，都說出了狐狸大仙啦。」郭靖和黃蓉都想：「這人饞是饞極，膽子可也真大極。」

　　洪七公笑道：「娃娃，你媳婦兒煮菜的手藝天下第一，你這一生可享定了福。他媽的，我年輕時怎麼沒撞見這樣好本事的女人？」言下似乎深以為憾。

　　黃蓉微微一笑，與郭靖就著殘菜吃了飯。她只吃一碗也就飽了。郭靖卻吃了四大碗，菜好菜壞，他也不怎麼分辨得出。洪七公搖頭歎息，說道：「牛嚼牡丹，可惜，可惜。」黃蓉抿嘴輕笑。郭靖心想：「牛愛吃牡丹花嗎？蒙古牛是很多，可沒牡丹，我自然沒見過牛吃牡丹。卻不知為什麼要說『可惜，可惜』？」洪七公摸摸肚子，說道：「你們兩個娃娃都會武藝，我老早瞧出來啦。女娃娃花盡心機，整了這樣好的菜給我吃，定是不安好心，叫我非教你們幾手不可。好罷，吃了這樣好東西，不教幾手也真說不過去。來來來，跟我走。」負了葫蘆，提了竹杖，起身便走。郭靖和黃蓉跟著他來到鎮外一座松林之中。洪七公問郭靖道：「你想學什麼？」郭靖心想：「武學如此之廣，我想學什麼，難道你就能教什麼？」正自尋思，黃蓉道：「七公，他功夫不及我，常常生氣，他最想勝過我。」郭靖道：「我幾時生氣……」黃蓉向他使了個眼色，郭靖就不言語了。洪七公笑道：「我瞧他手腳沉穩，內功根基不差啊，怎會不及你，來，你們兩個娃娃打一打。」黃蓉走出數步，叫道：「靖哥哥，來。」郭靖尚自遲疑，黃蓉道：「你不顯顯本事，他老人家怎麼個教法？」郭靖一想不錯，向洪七公道：「晚輩功夫不成，您老人家多指點。」洪七公道：「稍稍指點一下不妨，多指點可划不來。」郭靖一怔，黃蓉叫道：「看招！」搶近身來，揮掌便打。郭靖起手一架，黃蓉變招奇速，早已收掌飛腿，攻他下盤。洪七公叫道：「好，女娃子，真有你的。」黃蓉低聲道：「用心當真的打。」郭靖提起精神，使開南希仁所授的南山掌法，雙掌翻合，虎虎生風。黃蓉竄高縱低，用心抵禦，拆解了半晌，突然變招，使出父親黃藥師自創的「落英神劍掌」來。這套掌法的名稱中有「神劍」兩字，因是黃藥師從劍法中變化而得。只見她雙臂揮動，四方八面都是掌影，或五虛一實，或八虛一實，真如桃林中狂風忽起、萬花齊落一般，妙在姿態飄逸，宛若翩翩起舞，只是她功力尚淺，未能出掌凌厲如劍。郭靖眼花繚亂，哪裡還守得住門戶，不提防拍拍拍拍，左肩右肩、前胸後背，接連中了四掌，黃蓉全未使力，自也不覺疼痛。黃蓉一笑躍開。郭靖讚道：「蓉兒，真好掌法！」洪七公冷冷的道：「你爹爹這般大的本事，你又何必要我來教這傻小子武功？」黃蓉吃了一驚，心想：「這路落英神劍掌法是爹爹自創，爹爹說從未用來跟人動過手，七公怎麼會識得？」問道：「七公，您識得我爹爹？」洪七公道：「當然，他是『東邪』，我是『北丐』。我跟他打過的架難道還少了？」黃蓉心想：「他和爹爹打了架，居然沒給爹爹打死，此人本領確然不小，難怪『北丐』可與『東邪』並稱。」又問：「您老怎麼又識得我？」

　　洪七公道：「你照照鏡子去，你的眼睛鼻子不像你爹爹麼？本來我也還想不起，只不過覺得你面相好熟而已，但你的武功卻明明白白的露了底啦。桃花島武學家數，老叫化怎會不識得？我雖沒見過這路掌法，可是天下也只有你這鬼靈精的爹爹才想得出來。嘿嘿，你那兩味菜又是什麼『玉笛誰家聽落梅』，什麼『好逑湯』，定是你爹爹給安的名目了。」黃蓉笑道：「你老人家料事如神。你說我爹爹很厲害，是不是？」洪七公冷冷的道：「他當然厲害，可也不見得是天下第一。」黃蓉拍手道：「那麼定是您第一啦。」

　　洪七公道：「那倒也未必。二十多年前，我們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在華山絕頂比武論劍，比了七天七夜，終究是中神通最厲害，我們四人服他是天下第一。」黃蓉道：「中神通是誰呀？」洪七公道：「你爹爹沒跟你說過麼？」黃蓉道：「沒有。我爹爹說，武林中壞事多，好事少，女孩兒家聽了無益，因此他很少跟我說。後來我爹爹罵我，不喜歡我，我偷偷逃出來啦。以後他永遠不要我了。」說到這裡，低下頭來，神色淒然。洪七公罵道：「這老妖怪，真是邪門。」黃蓉慍道：「不許你罵我爹爹。」洪七公呵呵笑道：「可惜人家嫌我老叫化窮，沒人肯嫁我，否則生下你這麼個乖女兒，我可捨不得趕你走。」黃蓉笑道：「那當然！你趕我走了，誰給你燒菜吃？」洪七公歎了口氣，道：「不錯，不錯。」頓了一頓，說道：「中神通是全真教教主王重陽，他歸天之後，到底誰是天下第一，那就難說得很了。」黃蓉道：「全真教？嗯，有一個姓丘、一個姓王，還有一個姓馬的，都是牛鼻子道士，我瞧他們也稀鬆平常，跟人家動手，三招兩式之間便中毒受傷。」洪七公道：「是嗎？那都是王重陽的徒弟了。聽說他七個弟子中丘處機武功最強，但終究還不及他們師叔周伯通。」黃蓉聽了周伯通的名字微微一驚，開口想說話，卻又忍住。

　　郭靖一直在旁聽兩人談論，這時插口道：「是，馬道長說過他們有個師叔，但沒有提到這位前輩道長的名號。」洪七公道：「周伯通不是全真教的道士，是俗家人，他武功是王重陽親自傳授的。嘿，你這楞傢伙笨頭笨腦，你岳父聰明絕頂，恐怕不見得喜歡你罷？」郭靖從沒想到自己的「岳父」是誰，登時結結巴巴的答不上來。黃蓉微笑道：「我爹爹沒見過他。您老要是肯指點他一些功夫，我爹爹瞧在你老面上，就會喜歡他啦。」洪七公罵道：「小鬼頭兒，爹爹的功夫沒學到一成，他的鬼心眼兒可就學了個十足十。我不喜歡人家拍馬屁、戴高帽，老叫化從來不收徒弟，這種傻不楞的小子誰要？只有你，才當他寶貝兒似的，挖空心思，磨著我教你傻女婿的武功。嘿嘿，老叫化才不上這個當呢！」

　　黃蓉低下了頭，不由得紅暈滿臉。她於學武並不專心，自己有這樣武功高強的爹爹，也沒好好跟著學，怎會打主意去學洪七公的功夫？只是眼見郭靖武藝不高，他那六個師父又口口聲聲罵自己為「小妖女」，恰好碰上了洪七公這樣一位高人，只盼他肯傳授郭靖些功夫，那麼郭靖以後見了六位師父和丘處機一班臭道士，也用不著耗子見貓那樣怕得厲害。不料洪七公饞嘴貪吃，似乎糊里糊塗，心中卻著實明白，竟識破了她的私心。只聽他嘮嘮叨叨的罵了一陣，站起身來，揚長而去。隔了很久，郭靖才道：「蓉兒，這位老前輩的脾氣有點與眾不同。」黃蓉聽得頭頂樹葉微響，料來洪七公已繞過松樹，竄到了樹上，便道：「他老人家可是個大大的好人，他本事比我爹爹要高得多。」郭靖奇道：「他又沒有顯功夫，你怎知道？」黃蓉道：「我聽爹爹說過的。」郭靖道：「怎麼說？」黃蓉道：「爹爹說，當今之世，武功能勝過他的就只有九指神丐洪七公一人，可惜他行蹤無定，不能常與他在一起切磋武功。」洪七公走遠之後，果然施展絕頂輕功，從樹林後繞回，縱在樹上，竊聽他兩人談話，想查知這二人是否黃藥師派來偷學他的武功，聽得黃蓉如此轉述她父親的言語，不禁暗自得意：「黃藥師嘴上向來不肯服我，豈知心裡對我甚是佩服。」他怎知這全是黃蓉捏造出來的，只聽她又道：「我爹爹的功夫我也沒學到什麼，只怪我從前愛玩，不肯用功。現下好容易見到洪老前輩，要是他肯指點一二，豈不是更加勝過我爹爹親授？哪知我口沒遮攔，說錯了話，惹惱了他老人家。」說著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她起初本是假哭，郭靖柔聲細語的安慰了幾句，她想起母親早逝，父親遠離，竟然弄假成真，悲悲切切的哭得十分傷心。洪七公聽了，不禁大起知己之感。黃蓉哭了一會，抽抽噎噎的道：「我聽爹爹說過，洪老前輩有一套武功，當真是天下無雙、古今獨步，甚至全真教的王重陽也忌憚三分，叫做……叫做……咦，我怎麼想不起來啦，明明剛才我還記得的，我想求他教你，這套拳法叫做……叫做……」其實她哪裡知道，全是信口胡吹。洪七公在樹頂上聽她苦苦思索，實在忍不住了，喝道：「叫做『降龍十八掌』！」說著一躍而下。郭靖和黃蓉都是大吃一驚，退開幾步。只不過兩人齊驚，一個是真，一個是假。黃蓉道：「啊，七公，你怎麼會飛到了樹上？是降龍十八掌，一點不錯，我怎麼想不起？爹爹常常提起的，說他生平最佩服的武功便是降龍十八掌。」洪七公甚是開心，說道：「原來你爹爹還肯說真話，我只道王重陽死了之後，他便自以為天下第一了呢！」向郭靖道：「你根柢並不比這女娃娃差，輸就輸在拳法不及。女娃娃，你回客店去。」黃蓉知道他要傳授郭靖掌法，歡歡喜喜的去了。洪七公向郭靖正色道：「你跪下立個誓，如不得我允許，不可將我傳你的功夫轉授旁人，連你那鬼靈精的小媳婦兒也在內。」郭靖心下為難：「若是蓉兒要我轉授，我怎能拒卻？」說道：「七公，我不要學啦，讓她功夫比我強就是。」洪七公奇道：「幹嗎？」郭靖道：「若是她要我教，我不教是對不起她，教了是對不起您。」洪七公呵呵笑道：「傻小子心眼兒不錯，當真說一是一。這樣罷，我教你一招『亢龍有悔』。我想那黃藥師自負得緊，就算他心裡羨慕，也不能沒出息到來偷學我的看家本領。再說，他所學的路子跟我全然不同，我不能學他的武功，他也學不了我的掌法。」說著左腿微屈，右臂內彎，右掌劃了個圓圈，呼的一聲，向外推去，手掌掃到面前一棵松樹，喀喇一響，松樹應手斷折。

　　郭靖吃了一驚，真想不到他這一推之中，居然會有這麼大的力道。

　　洪七公道：「這棵樹是死的，如果是活人，當然會退讓閃避。學這一招，難就難在要對方退無可退，讓無可讓，你一招出去，喀喇一下，敵人就像松樹一樣完蛋大吉。」當下把姿式演了兩遍，又把內勁外鑠之法、發招收勢之道，仔仔細細解釋了一通。雖只教得一招，卻也費了一個多時辰功夫。郭靖資質魯鈍，內功卻已有根柢，學這般招式簡明而勁力精深的武功，最是合適，當下苦苦習練，兩個多時辰之後，已得大要。洪七公道：「那女娃娃的掌法虛招多過實招數倍，你要是跟了她亂轉，非著她道兒不可，再快也快不過她。你想這許多虛招之後，這一掌定是真的了，她偏偏仍是假的，下一招眼看是假的了，她卻出你不意給你來下真的。」郭靖連連點頭。洪七公道：「因此你要破她這路掌法，唯一的法門就是壓根兒不理會她真假虛實，待她掌來，真的也好，假的也罷，你只給她來一招『亢龍有悔』。她見你這一招厲害，非回掌招架不可，那就破了。」郭靖問道：「以後怎樣？」洪七公臉一沉道：「以後怎樣？傻小子，她有多大本事，能擋得住我教你的這一招？」郭靖甚是擔心，說道：「她擋不住，豈不是打傷了她？」洪七公搖頭歎息，說道：「我這掌力要是能發不能收，不能輕重剛柔隨心所欲，怎稱得上是天下掌法無雙的『降龍十八掌』？」郭靖唯唯稱是，心中打定了主意：「我若不是學到了能發能收的地步，可決不能跟蓉兒試招。」洪七公道：「你不信嗎？這就試試吧？」郭靖拉開式子，挑了一棵特別細小的松樹，學著洪七公的姿勢，對準樹幹，呼的就是一掌。那松樹晃了幾晃，竟是不斷。洪七公罵道：「傻小子，你搖松樹幹什麼？捉松鼠麼？撿松果麼？」郭靖被他說得滿臉通紅，訕訕的笑著。洪七公道：「我對你說過：要教對方退無可退，讓無可讓。你剛才這一掌，勁道不弱，可是松樹一搖，就把你的勁力化解了。你先學打得松樹不動，然後再能一掌斷樹。」郭靖大悟，歡然道：「那要著勁奇快，使對方來不及抵擋。」洪七公白眼道：「可不是麼？那還用說？你滿頭大汗的練了這麼久，原來連這點粗淺道理還剛想通。可真笨得到了姥姥家。」又道：「這一招叫作『亢龍有悔』，掌法的精要不在『亢』字而在『悔」字。倘若只求剛猛狠辣，亢奮凌厲，只要有幾百斤蠻力，誰都會使了。這招又怎能教黃藥師佩服？『亢龍有悔，盈不可久』，因此有發必須有收。打出去的力道有十分，留在自身的力道卻還有二十分。哪一天你領會到了這『悔』的味道，這一招就算是學會了三成。好比陳年美酒，上口不辣，後勁卻是醇厚無比，那便在於這個『悔』字。」

　　郭靖茫然不解，只是將他的話牢牢記在心裡，以備日後慢慢思索。他學武的法門，向來便是「人家練一朝，我就練十天」，當下專心致志的只是練習掌法，起初數十掌，松樹總是搖動，到後來勁力越使越大，樹幹卻越搖越微，自知功夫已有進境，心中甚喜，這時手掌邊緣已紅腫得十分厲害，他卻毫不鬆懈的苦練。洪七公早感厭悶，倒在地下呼呼大睡。

　　郭靖練到後來，意與神會，發勁收勢，漸漸能運用自如，丹田中聽一口氣，猛力一掌，立即收勁，那松樹竟是紋絲不動。郭靖大喜，第二掌照式發招，但力在掌緣，只聽得格格數聲，那棵小松樹被他擊得彎折了下來。

　　忽聽黃蓉遠遠喝彩：「好啊！」只見她手提食盒，緩步而來。洪七公眼睛尚未睜開，已聞到食物的香氣，叫道：「好香，好香！」跳起身來，搶過食盒，揭開盒子，只見裡面是一碗熏田雞腿，一隻八寶肥鴨，還有一堆雪白的銀絲卷。洪七公大聲歡呼，雙手左上右落，右上左落，抓了食物流水價送入口中，一面大嚼，一面讚妙，只是唇邊、齒間、舌上、喉頭，皆是食物，哪聽得清楚在說些什麼。吃到後來，田雞腿與八寶鴨都已皮肉不剩，這才想起郭靖還未吃過，他心中有些歉仄，叫道：「來來來，這銀絲卷滋味不壞。」實在有些不好意思，加上一句：「簡直比鴨子還好吃。」

　　黃蓉噗哧一笑，說道：「七公，我最拿手的菜你還沒吃到呢。」洪七公又驚又喜，忙問：「什麼菜？什麼菜？」黃蓉道：「一時也說不盡，比如說炒白菜哪，蒸豆腐哪，燉雞蛋哪，白切肉哪。」洪七公品味之精，世間稀有，深知真正的烹調高手，愈是在最平常的菜餚之中，愈能顯出奇妙功夫，這道理與武學一般，能在平淡之中現神奇，才說得上是大宗匠的手段，聽她這麼一說，不禁又驚又喜，滿臉是討好祈求的神色，說道：「好，好！我早說你這女娃娃好。我給你買白菜豆腐去，好不好？」黃蓉笑道：「那倒不用，你買的也不合我心意。」洪七公笑道：「對，對，別人買的怎能合用呢？」

　　黃蓉道：「剛才我見他一掌擊折松樹，本事已經比我好啦。」洪七公搖頭道：「功夫不行，不行，須得一掌把樹擊得齊齊截斷。打得這樣彎彎斜斜的，那算什麼屁本事？這棵松樹細得像根筷子，不，簡直像根牙籤，功夫還差勁得很。」黃蓉道：「可是他這一掌打來，我已經抵擋不住啦。都是你不好，他將來欺侮起我來，我怎麼辦啊？」洪七公這時正在盡力討好於她，雖聽她強辭奪理，也只得順著她道：「依你說怎樣？」黃蓉道：「你教我一套本事，要勝過他的。你教會我之後，就給你煮菜去。」洪七公道：「好罷。他只學會了一招，勝過他何難？我教你一套『逍遙游』的拳法。」一言方畢，人已躍起，大袖飛舞，東縱西躍，身法輕靈之極。

　　黃蓉心中默默暗記，等洪七公一套拳法使畢，她已會了一半。再經他點撥教導之後，不到兩個時辰，一套六六三十六招的「逍遙游」已全數學會。最後她與洪七公同時發招，兩人並肩而立，一個左起，一個右始，迴旋往復，真似一隻玉燕、一隻大鷹翩翩飛舞一般。三十六招使完，兩人同時落地，相視而笑，郭靖大聲叫好。

　　洪七公對郭靖道：「這女娃娃聰明勝你百倍。」郭靖搔頭道：「這許許多多招式變化，她怎麼這一忽兒就學會了，卻又不會忘記？我剛記得第二招，第一招卻又忘了。」洪七公呵呵大笑，說道：「這路『逍遙游』，你是不能學的，就算拚小命記住了，使出來也半點沒逍遙的味兒，愁眉苦臉，笨手笨腳的，變成了『苦惱爬』。」郭靖笑道：「可不是嗎？」洪七公道：「這路『逍遙游』，是我少年時練的功夫，為了湊合女娃子原來武功的路子，才抖出來教她，其實跟我眼下武學的門道已經不合。這十多年來，我可沒使過一次。」言下之意，顯是說「逍遙游」的威力遠不如「降龍十八掌」了。

　　黃蓉聽了卻反而喜歡，說道：「七公，我又勝過了他，他心中准不樂意，你再教他幾招罷。」她自己學招只是個引子，旨在讓洪七公多傳郭靖武藝，她自己真要學武，盡有父親這樣的大明師在，一輩子也學之不盡。洪七公道：「這傻小子笨得緊，我剛才教的這一招他還沒學會，貪多嚼不爛，只要你多燒好菜給我吃。準能如你心願。」黃蓉微笑道：「好，我買菜去了。」洪七公呵呵大笑，回轉店房。郭靖自在松林中繼續苦練，直至天黑方罷。當晚黃蓉果然炒了一碗白菜、蒸了一碟豆腐給洪七公吃。白菜只揀菜心，用雞油加鴨掌末生炒，也還罷了，那豆腐卻是非同小可，先把一隻火腿剖開，挖了廿四個圓孔，將豆腐削成廿四個小球分別放入孔內，紮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火腿的鮮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卻棄去不食。洪七公一嘗，自然大為傾倒。這味蒸豆腐也有個唐詩的名目，叫作「二十四橋明月夜」，要不是黃蓉有家傳「蘭花拂穴手」的功夫，十指靈巧輕柔，運勁若有若無，那嫩豆腐觸手即爛，如何能將之削成廿四個小圓球？這功夫的精細艱難，實不亞於米粒刻字、雕核為舟，但如切為方塊，易是易了，世上又怎有方塊形的明月？晚飯後三人分別回房就寢。洪七公見郭靖與黃蓉分房而居，奇道：「怎麼？你們倆不是小夫妻麼？怎地不一房睡？」黃蓉一直跟他嬉皮笑臉的胡鬧，聽了這句話，不禁大羞，燭光下紅暈雙頰，嗔道：「七公，你再亂說，明兒不燒菜給你吃啦。」洪七公奇道：「怎麼？我說錯啦？」他想了一想，恍然大悟，笑道：「我老糊塗啦。你明明是閨女打扮，不是小媳婦兒。你小兩口兒是私訂終身，還沒經過父母之命，媒約之言，沒拜過天地。那不用擔心，我老叫化來做大媒。你爹爹要是不答應，老叫化再跟他鬥他媽的七天七夜，拚個你死我活。」黃蓉本來早在為此事擔心，怕爹爹不喜郭靖，聽了此言，不禁心花怒放，一笑回房。次日天方微明，郭靖已起身到松林中去練「降龍十八掌」中那一招「亢龍有悔」，練了二十餘次，出了一身大汗，正自暗喜頗有進境，忽聽林外有人說話。一人道：「師父，咱們這一程子趕，怕有三十來里罷？」另一人道：「你們的腳力確是有點兒進步了。」郭靖聽得語音好熟，只見林邊走出四個人來，當先一人白髮童顏，正是大對頭參仙老怪梁子翁。郭靖暗暗叫苦，回頭就跑。梁子翁卻已看清楚是他，喝道：「哪裡走？」他身後三人是他徒弟，眼見師父追敵，立時分散，三面兜截上來。郭靖心想：「只要走出松林，奔近客店，那就無妨了。」當下飛步奔跑。梁子翁的大弟子截住了他退路，雙掌一錯，喝道：「小賊，給我跪下！」施展師門所傳關外大力擒拿手法，當胸抓來。郭靖左腿微屈，右臂內彎，右掌劃了個圓圈，呼的一聲，向外推去，正是初學乍練的一招「亢龍有悔」。那大弟子聽到掌風勁銳，反抓回臂，要擋他這一掌，喀喇一聲，手臂已斷，身子直飛出六七尺之外，暈了過去。郭靖萬料不到這一招竟有偌大威力，一呆之下，拔腳又奔。

　　梁子翁又驚又怒，縱出林子，飛步繞在他前頭。郭靖剛出松林，只見梁子翁已擋在身前，大驚之下，便即蹲腿彎臂、劃圈急推，仍是這招「亢龍有悔」。梁子翁不識此招，但見來勢凌厲，難以硬擋，只得臥地打滾，讓了開去。郭靖乘機狂奔逃命。梁子翁站起身來再追時，郭靖已奔到客店之外，大聲叫道：「蓉兒，蓉兒，不好了，要喝我血的惡人追來啦！」黃蓉探頭出來，見是梁子翁，心想：「怎麼這老怪到了這裡？他來得正好，我好試試新學的『逍遙游』功夫。」叫道：「靖哥哥，別怕這老怪，你先動手，我來幫你，咱們給他吃點兒苦頭。」郭靖心想：「蓉兒不知這老怪厲害，說得好不輕鬆自在。」他心念方動，梁子翁已撲到面前，眼見來勢猛烈，只得又是一招「亢龍有悔」，向前推出。梁子翁扭身擺腰，向旁竄出數尺，但右臂已被他掌緣帶到，熱辣辣的甚是疼痛，心下暗暗驚異，想不到只隔數月，這小子的武功竟是精進如此，料來必是服用蝮蛇寶血之功，越想越惱，縱身又上。郭靖又是一招「亢龍有悔」。梁子翁眼看抵擋不住，只得又是躍開，但見他並無別樣厲害招術跟著進擊，忌憚之意去了幾分，罵道：「傻小子，就只會這一招麼？」

　　郭靖果然中計，叫道：「我單只這一招，你就招架不住。」說著上前又是一招「亢龍有悔」。梁子翁旁躍逃開，縱身攻向他身後。郭靖回過頭來，待再攻出這一招時，梁子翁早已閃到他身後，出拳襲擊。三招一過，郭靖只能顧前，不能顧後，累得手忙腳亂。黃蓉見他要敗，叫道：「靖哥哥，我來對付他。」飛身而出，落在兩人之間，左掌右足，同時發出。梁子翁縮身撥拳，還了兩招。郭靖退開兩步，旁觀兩人相鬥。黃蓉雖然學了「逍遙游」的奇妙掌法，但新學未熟，而功力究與梁子翁相差太遠，如不是仗著身上穿了軟蝟甲，早已中拳受傷，不等三十六路「逍遙游」拳法使完，已然不支。梁子翁的兩個徒弟扶著受了傷的大師兄在旁觀戰，見師父漸漸得手，不住吶喊助威。郭靖正要上前夾擊，忽聽得洪七公隔窗叫道：「他下一招是『惡狗攔路』！」黃蓉一怔，只見梁子翁雙腿擺成馬步，雙手握拳平揮，正是一招「惡虎攔路」，不禁好笑，心道：「原來七公把『惡虎攔路』叫做『惡狗攔路』，但怎麼他能先行料到？」只聽得洪七公又叫：「下一招是『臭蛇取水』！」黃蓉知道必是「青龍取水』，這一招是伸拳前攻，後心露出空隙，洪七公語聲甫歇，她已繞到梁子翁身後。案子翁一招使出，果然是「青龍取水」，但被黃蓉先得形勢，反客為主，直攻他的後心，若不是他武功深湛，危中變招，離地尺餘的平飛出去，後心已然中拳。他腳尖點地站起，驚怒交集，向著窗口喝道：「何方高人，怎不露面？」窗內卻是寂然無聲，心中詫異之極：「怎麼此人竟能料到我的拳法？」黃蓉既有大高手在後撐腰，自是有恃無恐，反而攻了上去。梁子翁連施殺手，黃蓉情勢又危。洪七公叫道：「別怕，他要『爛屁股猴子上樹』！」黃蓉噗哧一笑，雙拳高舉，猛擊下來。梁子翁這招「靈猿上樹」只使了一半，本待高躍之後凌空下擊，但給黃蓉制了機先，眼見敵拳當頭而落，若是繼續上躍，豈非自行將腦門湊到她拳上去？只得立時變招。臨敵之際，自己招術全被敵方如此先行識破，本來不用三招兩式，便有性命之憂，幸而他武功比黃蓉高出甚多，危急時能設法解救，才沒受傷。再拆數招，托地跳出圈子，叫道：「老兄再不露面，莫怪我對這女娃娃無情了。」拳法斗變，猶如驟風暴雨般擊出，上招未完，下招已至，黃蓉固是無法抵禦，洪七公也已來不及先行叫破。

　　郭靖見黃蓉拳法錯亂，東閃西躲，當下搶步上前，發出「亢龍有悔」，向梁子翁打去。梁子翁右足點地，向後飛出。黃蓉道：「靖哥哥，再給他三下。」說著轉身入店。郭靖依然擺好勢子，只等梁子翁攻近身來，不理他是何招術，總是半途中給他一招「亢龍有悔」。梁子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暗罵：「這傻小子不知從哪裡學了這一招怪拳，來來去去就是這麼一下。」但儘管傻小子只會這麼一下，老怪物可也真奈何他不得。兩人相隔丈餘，一時互相僵住。

　　梁子翁罵道：「傻小子，小心著！」忽地縱身撲上。郭靖依樣葫蘆，發掌推出。不料梁子翁半空扭身，右手一揚，三枚子午透骨釘突分上中下三路打來。郭靖急忙閃避，梁子翁已乘勢搶上，手勢如電，已扭住他後頸。郭靖大駭，回肘向他胸口撞去，不料手肘所著處一團綿軟，猶如撞入了棉花堆裡。梁子翁正要猛下殺手，只聽得黃蓉大聲呼叱：「老怪，你瞧這是什麼？」梁子翁知她狡獪，右手拿住了郭靖「肩並穴」，令他動彈不得，這才轉頭，只見她手裡拿著一根碧綠猶如翡翠般的竹棒，緩步上來。梁子翁心頭大震，說道：「洪……洪幫主……」黃蓉喝道：「還不放手？」梁子翁初時聽得洪七公把他將用未用的招數先行喝破，本已驚疑不定，卻一時想不到是他，這時突然見到他的綠竹棒出現，才想起窗後語音，果然便是生平最害怕之人的說話，不由得魂飛天外，忙鬆手放開郭靖。黃蓉雙手持棒走近，喝道：「七公說道，他老人家既已出聲，你好大膽子，還敢在這裡撒野，問你憑的什麼？」梁子翁雙膝跪倒，說道：「小人實不知洪幫主駕到。小人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得罪洪幫主。」

　　黃蓉暗暗詫異：「這人本領如此厲害，怎麼一聽到七公的名頭就怕成這個樣子？怎麼又叫他作洪幫主？」臉上卻不動聲色，喝道：「你該當何罪？」梁子翁道：「請姑娘對洪幫主美言幾句，只說梁子翁知罪了，但求洪幫主饒命。」黃蓉道：「美言一句，倒也不妨，美言幾句，卻是划不來。你以後可永遠不得再跟咱兩人為難。」梁子翁道：「小人以前無知，多有冒犯，務請兩位海涵。以後自然再也不敢。」

　　黃蓉甚為得意，微微一笑，拉著郭靖的手，回進客店。只見洪七公面前放了四大盆菜，左手舉杯，右手持箸，正自吃得津津有味。黃蓉笑道：「七公，他跪著動也不敢動。」洪七公道：「你去打他一頓出出氣吧，他決不敢還手。郭靖隔窗見梁子翁直挺挺的跪著，三名弟子跪在他身後，很是狼狽，心中不忍，說道：「七公，就饒了他吧。」洪七公罵道：「沒出息的東西，人家打你，你抵擋不了。老子救了你，你又要饒人。這算什麼？」郭靖無言可對。

　　黃蓉笑道：「我去打發。」拿了竹棒，走到客店之外，見梁子翁恭恭敬敬的跪著，滿臉惶恐。黃蓉罵道：「洪七公說你為非作歹，今日非宰了你不可，幸虧我那郭家哥哥好心，替你求了半天人情，七公才答應饒你。」說著舉起竹棒，拍的一聲，在他屁股上擊了一記，喝道：「去罷！」

　　梁子翁向著窗子叫道：「洪幫主，我要見見您老，謝過不殺之恩。」店中寂然無聲。梁子翁仍是跪著不敢起身。過了片刻，郭靖邁步出來，搖手悄聲道：「七公睡著啦，快別吵他。」梁子翁這才站起，向郭靖與黃蓉恨恨的瞧了幾眼，帶著徒弟走了。黃蓉開心之極，走回店房，果見洪七公伏在桌上打鼾，當下拉住他的肩膀一陣搖晃，叫道：「七公，七公，你這根寶貝竹棒兒有這麼大的法力，你也沒用，不如給了我罷？」洪七公抬起頭來，打個呵欠，又伸懶腰，笑道：「你說得好輕鬆自在！這是你公公的吃飯傢伙。叫化子沒打狗棒，那還成？」黃蓉纏著不依，說道：「你這麼高的功夫，人家只聽到你的聲音，便都怕了你，何必還要這根竹棒兒？」洪七公呵呵笑道：「傻丫頭，你快給七公弄點好菜，我慢慢說給你聽。」黃蓉依言到廚房去整治了三色小菜。

　　洪七公右手持杯，左手拿著一隻火腿腳爪慢慢啃著，說道：「常言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愛錢的財主是一幫，搶人錢財的綠林盜賊是一幫，我們乞討殘羹冷飯的叫化子也是一幫……」黃蓉拍手叫道：「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那梁老怪叫你作『洪幫主』，原來你是乞兒幫的幫主。」洪七公道：「正是。我們要飯的受人欺，被狗咬，不結成一夥，還有活命的份兒麼？北邊的百姓眼下暫且歸金國管，南邊的百姓歸大宋皇帝管，可是天下的叫化兒啊……」黃蓉搶著道：「不論南北，都歸你老人家管。」洪七公笑著點點頭，說道：「正是。這根竹棒和這個葫蘆，自唐末傳到今日，已有好幾百年，世世代代由丐幫的幫主執掌，就好像皇帝小子的玉璽、做官的金印一般。」黃蓉伸了伸舌頭，道：「虧得你沒給我。」洪七公笑問：「怎麼？」黃蓉道：「要是天下的小叫化都找著我，要我管他們的事，那可有多糟糕？」洪七公歎道：「你的話一點兒也不錯。我生性疏懶，這丐幫幫主當起來著實麻煩，可是又找不到托付之人，只好就這麼將就著對付了。」

　　黃蓉道：「因此那梁老怪才怕得你這麼厲害，要是天下的叫化子都跟他為難，可真不好受。每個叫化子在身上捉一個虱子放在他頭頸裡，癢也癢死了他。」洪七公和郭靖哈哈大笑。笑了一陣，洪七公道：「他怕我，倒不是為了這個。」黃蓉忙問：「那為了什麼？」洪七公道：「約莫二十年前，他正在幹一件壞事，給我撞見啦。」黃蓉問道：「什麼壞事？」洪七公躊躇道：「這老怪信了什麼採陰補陽的邪說，找了許多處女來，破了他們的身子，說可以長生不老。」黃蓉問道：「怎麼破了處女身子？」黃蓉之母在生產她時因難產而死，是以她自小由父親養大。黃藥師因陳玄風、梅超風叛師私逃，一怒而將其餘徒弟挑斷筋脈，驅逐出島。桃花島上就只剩下幾名啞僕。黃蓉從來沒聽年長女子說過男女之事，她與郭靖情意相投，但覺和他在一起時心中說不出的喜悅甜美，只要和他分開片刻，就感寂寞難受。她只知男女結為夫妻就永不分離，是以心中早把郭靖看作丈夫，但夫妻間的閨房之事，卻是全然不知。她這麼一問，洪七公一時倒是難以回答。黃蓉又問：「破了處女的身子，是殺了她們嗎？」洪七公道：「不是。一個女子受了這般欺侮，有時比給他殺了還要痛苦，有人說『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就是這個意思了。」黃蓉茫然不解，問道：「是用刀子割去耳朵鼻子麼？」洪七公笑罵：「呸！也不是。傻丫頭，你回家問媽媽去。」黃蓉道：「我媽媽早死啦。」洪七公「啊」了一聲，道：「你將來和這傻小子洞房花燭夜時，總會懂得了。」黃蓉紅了臉，撅起小嘴道：「你不說算啦。」這時才明白這是羞恥之事，又問：「你撞見梁老怪正在幹這壞事，後來怎樣？」洪七公見她不追問那件事，如釋重負，呼了一口氣道：「那我自然要管哪。這傢伙給我拿住了，狠狠打了一頓，拔下了他滿頭白髮，逼著他把那些姑娘們送還家去，還要他立下重誓，以後不得再有這等惡行，要是再被我撞見，叫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聽說這些年來他倒也沒敢再犯，是以今日饒了他性命。他奶奶的，他的頭髮長起了沒有？」黃蓉格的一聲笑，說道：「又長起啦！滿頭頭髮硬生生給你拔個乾淨，可真夠他痛的了。」三人吃過了飯。黃蓉道：「七公，現下你就算把竹棒給我，我也不敢要啦，不過我們總不能一輩子跟你在一起。要是下次再碰見那姓梁的。他說：『好，小丫頭，前次你仗著洪幫主的勢，用竹棒打我，今日我可要報仇啦。我拔光了你的頭髮！』那我們怎麼辦？先前靖哥哥跟這老怪動手，來來去去就只這麼一招『亢龍有悔』，威力無窮，果然不錯，可不是太嫌寒蠢了些麼？那老怪心裡定是在說：『洪幫主自己武功深不可測，教起徒兒來卻是平平無奇。』」

　　洪七公笑道：「你危言聳聽，又出言激我，只不過要我再教你們兩人功夫。你乖乖的多燒些好菜，七公總不會讓你們吃虧。」黃蓉大喜，拉著洪七公又到松林之中。洪七公把「降龍十八掌」中的第二招「飛龍在天」教了郭靖。這一招躍起半空，居高下擊，威力奇大，郭靖花了三天工夫，方才學會。在這三天之中，洪七公又多嘗了十幾味珍饈美饌，黃蓉卻沒再磨他教什麼功夫，只須他肯盡量傳授郭靖，便已心滿意足。如此一月有餘，洪七公已將「降龍十八掌」中的十五掌傳給了郭靖，自「亢龍有悔」一直傳到了「龍戰於野」。這降龍十八掌乃洪七公生平絕學，一半得自師授，一半是自行參悟出來，雖然招數有限，但每一招均具絕大威力。當年在華山絕頂與王重陽、黃藥師等人論劍之時，這套掌法尚末完全練成，但王重陽等言下對這掌法已極為稱道。後來他常常歎息，只要早幾年致力於此，那麼「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或許不屬於全真教主王重陽而屬於他了。他本想只傳兩三招掌法給郭靖，已然足可保身，哪知黃蓉烹調的功夫實在高明，奇珍妙味，每日裡層出不窮，使他無法捨之而去，日復一日，竟然傳授了十五招之多。郭靖雖然悟性不高，但只要學到一點一滴，就日夜鑽研習練，把這十五掌掌法學得頗為到家，只是火候尚遠為不足而已，一個多月之間，武功前後已判若兩人。這日洪七公吃了早點，歎道：「兩個娃娃，咱三人已相聚了一個多月，這就該分手啦。」黃蓉道：「啊，不成，我還有很多小菜沒燒給您老人家吃呢。」洪七公道：「天下沒不散的筵席，卻有吃不完的菜餚。老叫化一生從沒教過人三天以上的武功，這一次一教教了三十多天，再教下去，唉，那是乖乖不得了。」黃蓉道：「怎麼啊？」洪七公道：「我的看家本領要給你們學全啦。」黃蓉道：「好人做到底，你把十八路掌法全傳了他，豈不甚美？」洪七公啐道：「呸，你們小兩口子就美得不得了，老叫化可不美啦。」

　　黃蓉心中著急，轉念頭要使個什麼計策，讓他把餘下三招教全了郭靖，哪知洪七公負起葫蘆，再不說第二句話，竟自揚長而去。郭靖忙追上去，洪七公身法好快，一瞬眼已不見了蹤影。郭靖追到松林，大叫道：「七公，七公！」黃蓉也隨後追來，跟著大叫。只見松林邊人影一晃，洪七公走了過來，罵道：「你們兩個臭娃娃，盡纏著我幹什麼？要想我再教，那是難上加難。」郭靖道：「您老教了這許多，弟子已是心滿意足，哪敢再貪，只是未曾叩謝您老恩德。」說著跪了下去，砰砰砰砰的連磕了幾個響頭。洪七公臉色一變，喝道：「住著。我教你武功，那是吃了她的小菜，付的價錢，咱們可沒師徒名分。」倏的跪下，向郭靖磕下頭去。郭靖大駭，忙又跪下還禮。洪七公手一伸，已點中他脅下穴道。郭靖雙膝微曲，動彈不得。洪七公向著他也磕了四個頭。這才解開他穴道，說道：「記著，可別說你向我磕過頭，是我弟子。」郭靖這才知他脾氣古怪，不敢再說。黃蓉歎道：「七公，你待我們這樣好，現下又要分別了。我本想將來見到你，再燒小菜請你吃，只怕……只怕……唉，這件事未必能夠如願。」洪七公問道：「為什麼？」黃蓉道：「要跟我們為難的對頭很多，除了那個參仙老怪之外，還有不少壞傢伙。總有一天，我兩個會死在人家手下。」洪七公微笑道：「死就死好了，誰不死呢？」

　　黃蓉搖頭道：「死倒不打緊。我最怕他們捉住了我，知道我曾跟你學過武藝，又曾燒菜給你吃，於是逼著我也把『玉笛誰家聽落梅』、『二十四橋明月夜』那些好菜，一味味的煮給他們吃，不免墮了你老人家的威名。」

　　洪七公明知她是以言語相激，但想到有人逼著她燒菜，而這等絕妙的滋味自己居然嘗不到，卻也忍不住大為生氣，問道：「那些傢伙是誰？」黃蓉道：「有一個是黃河老怪沙通天，他的吃相再也難看不過。我那些好小菜不免全讓他糟蹋了。」洪七公搖頭道：「沙通天有啥屁用？郭靖這傻小子再練得一兩年就勝過他了，不用怕。」黃蓉又說了藏僧靈智、彭連虎兩人的姓名，洪七公都說：「有啥屁用？」待黃蓉說到白駝山少主歐陽克時，洪七公微微一怔，詳詢此人出手和身法的模樣，聽黃蓉說後，點頭道：「果然是他！」

　　黃蓉見他神色嚴重，道：「這人很厲害嗎？」洪七公道：「歐陽克有啥屁用？他叔叔老毒物這才厲害。」黃蓉道：「老毒物？他再厲害，總厲害不過你老人家。」

　　洪七公不語，沉思良久，說道：「本來也差不多，可是過了這二十來年……二十來年，他用功比我勤，不像老叫化這般好吃懶練。嘿嘿，當真要勝過老叫化，卻也沒這麼容易。」黃蓉道：「那一定勝不過你老人家。」

　　洪七公搖頭道：「這也未必，大家走著瞧吧。好，老毒物歐陽鋒的侄兒既要跟你為難，咱們可不能太大意了。老叫化再吃你半個月的小菜。咱們把話說在前頭，這半個月之中，只要有一味菜吃了兩次，老叫化拍拍屁股就走。」黃蓉大喜，有心要顯顯本事，所煮的菜餚固然絕無重複，連麵食米飯也是極逞智巧，沒一餐相同，鍋貼、燒賣、蒸餃、水餃、炒飯、湯飯、年糕、花卷、米粉、豆絲，花樣竟是變幻無窮。洪七公也打疊精神，指點郭黃兩人臨敵應變、防身保命之道。只是「降龍十八掌」那餘下的三招卻也沒再傳授。郭靖於降龍十五掌固然領會更多，而自江南六怪所學的武藝招術，也憑空增加了不少威力。洪七公於三十五歲之前武功甚雜，練過的拳法掌法著實不少，這時盡揀些希奇古怪的拳腳來教黃蓉，其實也只是跟她逗趣，花樣雖是百出，說到克敵制勝的威力卻遠不及那老老實實的十五招「降龍十八掌」了。黃蓉也只圖個好玩，並不專心致志的去學。一日傍晚，郭靖在松林中習練掌法。黃蓉撿拾松仁，說道要加上竹筍與酸梅，做一味別出心裁的小菜，名目已然有了，叫作「歲寒三友」。洪七公只聽得不住吞饞涎，突然轉身，輕輕「噫」的一聲，俯身在草叢中一撈，兩根手指夾住一條兩尺來長的青蛇提了起來。黃蓉剛叫得一聲：「蛇！」洪七公左拳在她肩頭輕輕一推，將她推出數尺之外。

　　草叢簌簌響動，又有幾條蛇竄出，洪七公竹杖連揮，每一下都打在蛇頭七寸之中，杖到立斃。黃蓉正喝得一聲彩，突然身後悄沒聲的兩條蛇竄了上來，咬中了她背心。洪七公知道這種青蛇身子雖然不大，但劇毒無比，一驚之下，剛待設法替她解毒，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眼前十餘丈處萬頭攢動，群蛇大至。洪七公左手抓住黃蓉腰帶，右手拉著郭靖的手，急步奔出松林，來到客店之前，俯頭看黃蓉時卻是臉色如常，心中又驚又喜，忙問：「覺得怎樣？」黃蓉笑道：「沒事。」郭靖見兩條蛇仍是緊緊咬在她身上，驚惶中忙伸手去扯。洪七公待要喝阻，叫他小心，郭靖情急關心，早已拉住蛇尾扯了下來，見蛇頭上鮮血淋漓，已然死了。洪七公一怔，隨即會意：「不錯，你老子的軟蝟甲當然給了你。」原來兩條蛇都咬中了軟蝟甲上的刺尖，破頭而死。郭靖伸手去扯另一條蛇時，松林中已有幾條蛇鑽了出來。洪七公從懷裡掏出一大塊黃藥餅，放入口中猛嚼，這時只見成千條青蛇從林中蜿蜒而出，後面絡繹不絕，不知尚有多少。郭靖道：「七公，咱們快走。」洪七公不答，取下背上葫蘆，拔開塞子喝了一大口酒，與口中嚼碎的藥混和了，一張口，一道藥酒如箭般射了出去。他將頭自左至右一揮，那道藥酒在三人面前畫了一條弧線。游在最先的青蛇聞到藥酒氣息，登時暈倒，木然不動，後面的青蛇再也不敢過來，互相擠作一團。但後面的蛇仍然不斷從松林中湧出，前面的卻轉而後退，蛇陣登時大亂。黃蓉拍手叫好。忽聽得松林中幾下怪聲呼嘯，三個白衣男子奔出林來，手中都拿著一根兩丈來長的木桿，嘴裡呼喝，用木桿在蛇陣中撥動，就如牧童放牧牛羊一般。黃蓉起初覺得好玩，後來見眼前儘是蠕蠕而動的青蛇，不禁嘔心，喉頭發毛，張口欲嘔。洪七公「嗯」了一聲，伸竹杖在地下挑起一條青蛇，左手食中二指鉗住蛇頭，右手小指甲在蛇腹上一劃，蛇腹洞穿，取出一枚青色的蛇膽，說道：「快吞下去，別咬破了，苦得很。」黃蓉依言吞下，片刻間胸口便即舒服，轉頭問郭靖道：「靖哥哥，你頭暈麼？」郭靖搖搖頭。原來他服過大蝮蛇的寶血，百毒不侵，松林中青蛇雖多，卻只追咬洪七公與黃蓉兩人，聞到郭靖身上氣息，卻避之惟恐不及。

　　黃蓉道：「七公，這些蛇是有人養的。」洪七公點了點頭，滿臉怒容的望著那三個白衣男子。這三人見洪七公取蛇膽給黃蓉吃，也是惱怒異常，將蛇陣稍行整理，便即搶步上前。一人厲聲喝罵：「你們三隻野鬼，不要性命了麼？」黃蓉接口罵道：「對啦，你們三隻野鬼，不要性命了麼？」洪七公大喜，輕拍她肩膀，讚她罵得好。

　　那三人大怒，中間那臉色焦黃的中年男子挺起長桿，縱身向黃蓉刺來，桿勢帶風，勁力倒也不弱。洪七公伸出竹杖往他桿上搭去，長桿來勢立停。那人吃了一驚，雙手向後急拉。洪七公手一抖，喝道：「去罷！」那人登時向後摔出，仰天一交，跌入蛇陣之中，壓死了十多條青蛇。幸而他服有異藥，眾蛇不敢咬他，否則哪裡還有命在？餘下兩人大驚，倒退數步，齊問：「怎樣？」那人想要躍起身來，豈知這一交跌得甚是厲害，全身酸痛，只躍起一半，重又跌落，又壓死了十餘條毒蛇。旁邊那白淨面皮的漢子伸出長桿，讓他扶住，方始拉起。這樣一來，這三人哪敢再行動手，一齊退回去站在群蛇之中。那適才跌交的人叫道：「你是什麼人？有種的留下萬兒來。」洪七公哈哈大笑，毫不理會。黃蓉叫道：「你們是什麼人？怎麼趕了這許多毒蛇出來害人？」三人互相望了一眼，正要答話，忽見松林中一個白衣書生緩步而出，手搖折扇，逕行穿過蛇群，走上前來。郭靖與黃蓉認得他正是白駝山少主歐陽克，只見他在萬蛇之中行走自若，群蛇紛紛讓道，均感詫異。那三人迎上前去，低聲說了幾句，說話之時，眼光不住向洪七公望來，顯是在說剛才之事。

　　歐陽克臉上閃過一絲驚訝之色，隨即寧定，點了點頭，上前施了一禮，說道：「三名下人無知，冒犯了老前輩，兄弟這裡謝過了。」轉頭向黃蓉微笑道：「原來姑娘也在這裡，我可找得你好苦。」黃蓉哪裡睬他，向洪七公道：「七公，這人是個大壞蛋，你老好好治他一治。」洪七公微微點頭，向歐陽克正色道：「牧蛇有地界、有時候，有規矩、有門道。哪有大白天裡牧蛇的道理？你們這般胡作非為，是仗了誰的勢？」歐陽克道：「這些蛇兒遠道而來，餓得急了，不能再依常規行事。」洪七公道：「你們已傷了多少人？」歐陽克道：「我們都在曠野中牧放，也沒傷了幾人。」洪七公雙目盯住了他的臉，哼了一聲，說道：「也沒傷了幾人！你姓歐陽是不是？」歐陽克道：「是啊，原來這位姑娘已對你說了。你老貴姓？」黃蓉搶著道：「這位老前輩的名號也不用對你說，說出來只怕嚇壞了你。」歐陽克受了她挺撞，居然並不生氣，笑瞇瞇的對她斜目而睨。洪七公道：「你是歐陽鋒的兒子，是不是？」

　　歐陽克尚未回答，三個趕蛇的男子齊聲怒喝：「老叫化沒上沒下，膽敢呼叫我們老山主的名號！」洪七公笑道：「別人叫不得，我就偏偏叫得。」那三人張口還待喝罵，洪七公竹杖在地下一點，身子躍起，如大鳥般撲向前去，只聽得拍拍拍三聲，那三人已每個吃了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洪七公不等身子落地，竹杖又是一點，躍了回來。

　　黃蓉叫道：「這樣好本事，七公你還沒教我呢？」只見那三人一齊捧住了下頦，做聲不得，原來洪七公在打他們嘴巴之時，順手用分筋錯骨手卸脫了他們下頦關節。歐陽克暗暗心驚，對洪七公道：「前輩識得家叔麼？」洪七公道：「啊，你是歐陽鋒的侄兒。我有二十年沒見你家的老毒物了，他還沒死麼？」歐陽克甚是氣惱，但剛才見他出手，武功之高，自己萬萬不敵，他又說識得自己叔父，必是前輩高人，便道：「家叔常說，他朋友們還沒死盡死絕，他老人家不敢先行歸天呢。」洪七公仰天打個哈哈，說道：「好小子，你倒會繞彎兒罵人。你帶了這批寶貝到這裡來幹什麼？」說著向群蛇一指。歐陽克道：「晚輩向在西域，這次來到中原，旅途寂寞，沿途便招些蛇兒來玩玩。」黃蓉道：「當面撒謊！你有這許多女人陪你，還寂寞什麼？」歐陽克張開折扇，扇了兩扇，雙眼凝視著她，微笑吟道：「悠悠我心，豈無他人？唯君之故，沉吟至今！」黃蓉向他做個鬼臉，笑道：「我不用你討好，更加不用你思念。」歐陽克見到她這般可喜模樣，更是神魂飄蕩，一時說不出話來。洪七公喝道：「你叔侄在西域橫行霸道，無人管你。來到中原也想如此，別做你的清秋大夢。瞧在你叔父面上，今日不來跟你一般見識，快給我走罷。」

　　歐陽克給他這般疾言厲色的訓了一頓，想要回嘴動手，自知不是對手，就此乖乖走開，卻是心有不甘，當下說道：「晚輩就此告辭。前輩這幾年中要是不生什麼大病，不遇上什麼災難，請到白駝山舍下來盤桓盤桓如何？」

　　洪七公笑道：「憑你這小子也配向我叫陣？老叫化從來不跟人訂什麼約會。你叔父不怕我，我也不怕你叔父。我們二十年前早就好好較量過，大家是半斤八兩，不用再打。」突然臉一沉，喝道：「還不給我走得遠遠的！」

　　歐陽克又是一驚：「叔叔的武功我還學不到三成，此人這話看來不假，別當真招惱了他，惹個灰頭土臉。」當下不再作聲，將三名白衣男子的下頦分別推入了臼，眼睛向黃蓉一瞟，轉身退入松林。三名白衣男子怪聲呼嘯，驅趕青蛇，只是下頦疼痛，口中發出來的嘯聲不免夾上了些「咿咿啊啊」，模糊不清。群蛇猶似一片細浪，湧入松林中去了，片刻間退得乾乾淨淨，只留下滿地亮晶晶的粘液。

　　黃蓉道：「七公，我從沒見過這許多蛇，是他們養的麼？」洪七公不即回答，從葫蘆裡骨嘟骨嘟的喝了幾口酒，用衣袖在額頭抹了一下汗，呼了口長氣，連說：「好險！好險！」郭靖和黃蓉齊問：「怎麼？」洪七公道：「這些毒蛇雖然暫時被我阻攔了一下，要是真的攻將過來，這幾千幾萬條毒蛇猶似潮水一般，又哪裡阻擋得住？幸好這幾個傢伙年輕不懂事，不知道老叫化的底細，給我一下子就嚇倒了。倘若老毒物親身來到，你們兩個娃娃可就慘了。」黃蓉道：「咱們擋不住，逃啊。」洪七公笑道：「老叫化雖不怕他，可是你們兩個娃娃想逃，又怎逃得出老毒物的手掌？」黃蓉道：「那人的叔叔是誰？這樣厲害。」洪七公道：「哈，他不厲害？『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你爹爹是東邪、那歐陽鋒便是西毒了。武功天下第一的王真人已經逝世，剩下我們四個大家半斤八兩，各有所忌。你爹爹厲害不厲害？我老叫化的本事也不小罷？」

　　黃蓉「嗯」了一聲，心下暗自琢磨，過了一會，說道：「我爹爹好好的，幹嗎稱他『東邪』？這個外號，我不喜歡。」洪七公笑道：「你爹爹自己可挺喜歡呢。他這人古靈精怪，旁門左道，難道不是邪麼？要講武功，終究全真教是正宗，這個我老叫化是心服口服的。」向郭靖道：「你學過全真派的內功，是不是？」郭靖道：「馬鈺馬道長傳過弟子兩年。」洪七公道：「這就是了，否則你短短一個多月，怎能把我的『降龍十八掌』練到這樣的功力。」黃蓉又問：「那麼『南帝』是誰？」洪七公道：「南帝，自然是皇帝。」郭靖與黃蓉都感詫異。黃蓉道：「臨安的大宋皇帝？」洪七公哈哈大笑，說道：「臨安那皇帝小子的力氣，剛夠端起一隻金飯碗吃飯，兩隻碗便端不起了。不是大宋皇帝！那位『南帝』功夫之強，你爹爹和我都忌他三分，南火克西金，他更是老毒物歐陽鋒的剋星。」郭靖與黃蓉聽得都不大瞭然，又見洪七公忽然呆呆出神，也就不敢多問。洪七公望著天空，皺眉思索了好一陣，似乎心中有個極大難題，過了一會，轉身入店。只聽得嗤得一聲，他衣袖被門旁一隻小鐵釘掛住，撕破了一道大縫，黃蓉叫道：「啊！」洪七公卻茫如未覺。黃蓉道：「我給你補。」去向客店老闆娘借了針線，要來給他縫補衣袖上的裂口。

　　洪七公仍在出神，見黃蓉手中持針走近，突然一怔，夾手將針奪過，奔出門外。郭靖與黃蓉都感奇怪，跟著追出，只見他右手一揮，微光閃動，縫針已激射而出。黃蓉的目光顧著那針去路望落，只見縫針插在地下，已釘住了一隻蚱蜢，不由得拍手叫好。洪七公臉現喜色，說道：「行了，就是這樣。」郭靖與黃蓉怔怔的望著他。洪七公道：「歐陽鋒那老毒物素來喜愛飼養毒蛇毒蟲，這一大群厲害的青蛇他都能指揮如意，可真不容易。」頓了一頓，說道：「我瞧這歐陽小子不是好東西，見了他叔父必要挑撥是非，咱倆老朋友要是遇上，老叫化非有一件克制這些毒蛇的東西不可。」黃蓉拍手道：「你要用針將毒蛇一條條的釘在地下。」洪七公白了她一眼，微笑道：「你這女娃娃鬼靈精，人家說了上句，你就知道下句。」黃蓉道：「你不是有藥麼？和了酒噴出去，那些毒蛇就不敢過來。」洪七公道：「這只能擋得一時。我要練一練『滿天花雨』的手法，瞧瞧這功夫用在鋼針上怎樣。幾千幾萬條毒蛇湧將過來，老叫化一條條的來釘，待得盡數釘死，十天半月的耗將下來，老叫化可也餓死了。」郭黃二人一齊大笑。黃蓉道：「我給你買針去。」說著奔向市鎮。洪七公搖頭歎道：「靖兒，你怎不教她把聰明伶俐分一點兒給你？」郭靖道：「聰明伶俐？分不來的。」過了一頓飯功夫，黃蓉從市鎮回來，在菜籃裡拿出兩大包衣針來，笑道：「這鎮上的縫衣針都給我搜清光啦，明兒這兒的男人都得給他們媳婦嘮叨個死。」郭靖道：「怎麼？」黃蓉道：「罵他們沒用啊！怎麼到鎮上連一口針也買不到。」洪七公哈哈大笑，說道：「究竟還是老叫化聰明，不娶媳婦兒，免得受娘兒們折磨。來，來，來，咱們練功夫去。你這兩個娃娃，不是想要老叫化傳授這套暗器手法，能有這麼起勁麼？」黃蓉一笑，跟在他的身後。

　　郭靖卻道：「七公，我不學啦。」七公奇道：「幹嗎？」郭靖道：「你老人家教了我這許多功夫，我一時也練不了。」洪七公一怔，隨即會意，知他不肯貪多，自己已說過不能再教武功，這時遇上一件突兀之事因而不得不教，那麼承受的人不免有些因勢適會、乘機取巧的意思，點了點頭，拉了黃蓉的手道：「咱們練去。」郭靖自在後山練他新學的降龍十五掌，愈自究習，愈覺掌法中變化精微，似乎永遠體會不盡。又過了十來天，黃蓉已學得了「滿天花雨擲金針」的竅要，一手揮出，十多枚衣針能同時中人要害，只是一手暗器要分打數人的功夫，卻還未能學會。

　　這一日洪七公一把縫衣針擲出，盡數釘在身前兩丈外地下，心下得意，仰天大笑，笑到中途突然止歇，仍是抬起了頭，呆呆思索，自言自語：「老毒物練這蛇陣是何用意？」黃蓉道：「他武功既已這樣高強，要對付旁人，也用不著什麼蛇陣了。」洪七公點頭道：「不錯，那自是用來對付東邪、南帝、和老叫化的。丐幫和全真教都是人多勢眾，南帝是帝皇之尊，手下官兵侍衛更是不計其數。你爹爹學問廣博，奇門遁甲，變化莫測，仗著地勢之便，一個人抵得數十人。那老毒物單打獨鬥，不輸於當世任何一人，但若是大夥兒一擁齊上，老毒物孤家寡人，那便不行了。」黃蓉道：「因此上他便養些毒物來作幫手。」洪七公歎道：「我們叫化子捉蛇養蛇，本來也是吃飯本事，捉得十七八條蛇兒，晚上趕出去放牧，讓蛇兒自行捉蛤蟆田雞，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哪知道老毒物竟有這門功夫，一趕便趕得幾千條，委實了不起。蓉兒，這門功夫定是花上老毒物無數時光心血，他可不是拿來玩兒的。」黃蓉道：「他這般處心積慮，自然不懷好意，幸好他侄兒不爭氣，為了賣弄本事，先洩了底。」洪七公點頭道：「不錯，這歐陽小子浮躁輕佻，不成氣候，老毒物不知另外還有傳人沒有？這些青蛇，當然不能萬里迢迢的從西域趕來，定是在左近山中收集的。說那歐陽小子賣弄本事，也未必盡然，多半他另有圖謀。」黃蓉道：「那一定不是好事。幸得這樣，讓咱們見到了，你老人家便預備下對付蛇陣的法子，將來不致給老毒物打個措手不及。」洪七公沉吟道：「但若他纏住了我，使我騰不出手來擲針，卻趕了這成千成萬條毒蛇圍將上來，那怎麼辦？」黃蓉想了片刻，也覺沒有法子，說道：「那你老人家只好三十六著了！」洪七公笑道：「呸，沒出息！撒腿轉身，拔步便跑，那算是什麼法子？」隔了一會，黃蓉忽道：「這可想到了，我倒真的有個好法兒。」洪七公喜道：「什麼法子？」黃蓉道：「你老人家只消時時把我們二人帶在身邊。遇上老毒物之時，你跟老毒物打，靖哥哥跟他侄兒打，我就將縫衣針一把又一把的擲出去殺蛇。只不過靖哥哥只學了『降龍十八缺三掌』，多半打不過那個笑嘻嘻的壞蛋。」洪七公瞪眼道：「你才是笑嘻嘻的小壞蛋，一心只想為你的靖哥哥騙我那三掌。憑郭靖這小子的人品心地，我傳齊他十八掌本來也沒什麼。可是這麼一來，他豈不是成了老叫化的弟子？這人資質太笨，老叫化有了這樣的笨弟子，給人笑話，面上無光！」黃蓉嘻嘻一笑，說道：「我買菜去啦！」知道這次是再也留洪七公不住了，與他分手在即，在市鎮上加意選購菜料，要特別精心的做幾味美餚來報答。她左手提了菜籃，緩步回店，右手不住向空虛擲，練習「滿天花雨」的手法。將到客店，忽聽得鸞鈴聲響，大路上一匹青驄馬急馳而來，一個素裝女子騎在馬上，奔到店前，下馬進屋。黃蓉一看，正是楊鐵心的義女穆念慈，想起此女與郭靖有婚姻之約，心中一酸，站在路旁不禁呆呆出神。尋思：「這姑娘有什麼好？靖哥哥的六個師父和全真派牛鼻子道士卻都逼他娶她為妻。」越想越惱，心道：「我去打她一頓出出氣。」

　　當下提了菜籃走進客店，只見穆念慈坐在一張方桌之旁，滿懷愁容，店伴正在問她要吃什麼。穆念慈道：「你給煮一碗麵條，切四兩熟牛肉。」店伴答應著去了。黃蓉接口道：「熟牛肉有什麼好吃？」穆念慈抬頭見到黃蓉，不禁一怔，認得她便是在中都與郭靖一同出走的姑娘，忙站起身來，招呼道：「妹妹也到了這裡？請坐罷。」黃蓉道：「那些臭道士啦、矮胖子啦、髒書生啦，也都來了麼？」穆念慈道：「不，是我一個人，沒和丘道長他們在一起。」

　　黃蓉對丘處機等本也頗為忌憚，聽得只有她一人，登時喜形於色，笑瞇瞇的上下打量，只見她足登小靴，身上穿孝，鬢邊插了一朵白絨花，臉容比上次相見時已大為清減，但一副楚楚可憐的神態，似乎更見俏麗，又見她腰間插著一柄匕首，心念一動：「這是靖哥哥的父親與她父親給他們訂親之物。」當下說道：「姊姊，你那柄匕首請借給我看看。」這匕首是包惜弱臨死時從身邊取出來的遺物，楊鐵心夫婦雙雙逝世，匕首就歸了穆念慈。這時她眼見黃蓉神色詭異，本待不與，但黃蓉伸出了手走到跟前，倒也無法推托，只得解下匕首，連鞘遞過。黃蓉接過後先看劍柄，只見上面刻著「郭靖」兩字，心中一凜，暗道：「這是靖哥哥之物，怎能給她？」拔出鞘來，但覺寒氣撲面，暗讚一聲：「好劍！」還劍入鞘，往懷中一放，道：「我去還給靖哥哥。」穆念慈怔道：「什麼？」黃蓉道：「匕首柄上刻著『郭靖』兩字，自然是他的東西，我拿去還給他。」穆念慈怒道：「這是我父母唯一的遺物，怎能給你？快還我。」說著站起身來。黃蓉叫道：「有本事就來拿！」說著便奔出店門。她知洪七公在前面松林睡覺，郭靖在後面山坳裡練掌，當下向左奔去。穆念慈十分焦急，只怕她一騎上紅馬，再也追趕不上，大聲呼喚，飛步追來。黃蓉繞了幾個彎，來到一排高高的槐樹之下，眼望四下無人，停了腳步，笑道：「你贏了我，馬上就還你。咱們來比劃比劃，不是比武招親，是比武奪劍。」穆念慈臉上一紅，說道：「妹妹，你別開玩笑。我見這匕首如見義父，你拿去幹嗎？」

　　黃蓉臉一沉，喝道：「誰是你的妹妹？」身法如風，突然欺到穆念慈身旁，颼的就是一掌。穆念慈閃身欲躲，可是黃蓉家傳「落英神劍掌」變化精妙，拍拍兩下，脅下一陣劇痛，已是中了兩下。穆念慈大怒，向左竄出，回身飛掌打來，卻也迅猛之極。黃蓉叫道：「這是『逍遙拳』，有什麼希奇？」穆念慈聽她叫破，不由得一驚，暗想：「這是洪七公當年傳我的獨門武功，她又怎會知道？」只見黃蓉左掌回擊，右拳直攻，三記招數全是「逍遙拳」的拳路，更是驚訝，一躍縱出數步，叫道：「且住。這拳法是誰傳你的？」黃蓉笑道：「是我自己想出來的。這種粗淺功夫，有什麼希罕？」語音甫畢，又是「逍遙拳」中的兩招「沿門托缽」和「見人伸手」，連綿而上。穆念慈心中愈驚，以一招「四海遨遊」避過，問道：「你識得洪七公麼？」黃蓉笑道：「他是我的老朋友，當然識得。你用他教你的本事，我只用我自己的功夫，看我勝不勝得了你。」她咭咭咯咯的連笑帶說，出手卻是越來越快，已不再是「逍遙拳」拳法。黃蓉的武藝是父親親授，原本就遠勝穆念慈，這次又經洪七公指點，更是精進，穆念慈哪裡抵擋得住？這時要想捨卻匕首而轉身逃開，也已不能，只見對方左掌忽起，如一柄長劍般橫削而來，掌風虎虎，極為鋒銳，急忙側身閃避，忽覺後頸一麻，原來已被黃蓉用「蘭花拂穴手」拂中了後頸椎骨的「大椎穴」，這是人身手足三陽督脈之會，登時手足酸軟。黃蓉踏上半步，伸手又在她右腰下「志室穴」戳去，穆念慈立時栽倒。

　　黃蓉拔出匕首，嗤嗤嗤嗤，向她左右臉蛋邊連刺十餘下，每一下都從頰邊擦過，間不逾寸。穆念慈閉目待死，只感臉上冷氣森森，卻不覺痛，睜開眼來，只見一匕首戳將下來，眼前青光一閃，那匕首已從耳旁滑過，大怒喝道：「你要殺便殺，何必戲弄？」黃蓉道：「我和你無仇無怨，幹嗎要殺你？你只須依了我立一個誓，這便放你。」

　　穆念慈雖然不敵，一口氣卻無論如何不肯輸了，厲聲喝道：「你有種就把姑娘殺了，想要我出言哀求，乘早別做夢。」黃蓉歎道：「這般美貌的一位大姑娘，年紀輕輕就死，實在可惜。」穆念慈閉住雙眼，給她來個充耳不聞。

　　隔了一會，黃蓉輕聲道：「靖哥哥是真心同我好的，你就是嫁了給他，他也不會喜歡你。」穆念慈睜開眼來，問道：「你說什麼？」黃蓉道：「你不肯立誓也罷，反正他不會娶你，我知道的。」穆念慈奇道：「誰真心同你好？你說我要嫁誰？」黃蓉道：「靖哥哥啊，郭靖。」穆念慈道：「啊，是他。你要我立什麼誓？」黃蓉道：「我要你立個重誓，不管怎樣，總是不嫁他。」穆念慈微微一笑，道：「你就是用刀架在我脖子裡，我也不能嫁他。」黃蓉大喜，問道：「當真？為什麼啊？」穆念慈道：「我義父雖有遺命，要將我許配給郭世兄，其實……其實……」放低了聲音說道：「義父臨終之時，神智糊塗了，他忘了早已將我許配給旁人了啊。」黃蓉喜道：「啊，真對不住，我錯怪了你。」忙替她解開穴道，並給她按摩手足上麻木之處，同時又問：「姊姊，你已許配給了誰？」

　　穆念慈紅暈雙頰，輕聲道：「這人你也見過的。」黃蓉側了頭想了一陣，道：「我見過的？哪裡還有什麼男子，配得上姊姊你這般人材？」穆念慈笑道：「天下男子之中，就只你的靖哥哥一個最好了？」黃蓉笑問：「姊姊，你不肯嫁他，是嫌他太笨麼？」穆念慈道：「郭世兄哪裡笨了？他天性淳厚，俠義為懷，我是佩服得緊的。他對我爹爹、對我都很好。當日他為了我的事而打抱不平，不顧自己性命，我實在感激得很。這等男子，原是世間少有。」黃蓉心裡又急了，忙問：「怎麼你說就是刀子架在脖子裡，也不能嫁他？」穆念慈見她問得天真，又是一往情深，握住了她手，緩緩說道：「妹子，你心中已有了郭世兄，將來就算遇到比他人品再好千倍萬倍的人，也不能再移愛旁人，是不是？」黃蓉點頭道：「那自然，不過不會有比他更好的人。」穆念慈笑道：「郭世兄要是聽到你這般誇他，心中可不知有多喜歡了……那天爹爹帶了我在北京比武招親，有人打勝了我……」黃蓉搶著道：「啊，我知道啦，你的心上人是小王爺完顏康。」穆念慈道：「他是王爺也好，是乞兒也好，我心中總是有了他。他是好人也罷，壞蛋也罷，我總是他的人了。」她這幾句話說得很輕，但語氣卻十分堅決。黃蓉點了點頭，細細體會她這幾句話，只覺自己對郭靖的心思也是如此，穆念慈便如是代自己說出了心中的話一般。兩人雙手互握，並肩坐在槐樹之下，霎時間只覺心意相通，十分投機。黃蓉想了一下，將匕首還給她，道：「姊姊，還你。」穆念慈不接，道：「這是你靖哥哥的，該歸你所有。匕首上刻著郭世兄的名字，我每天……每天帶在身邊，那也不好。」黃蓉大喜，將匕首放入懷中，說道：「姊姊，你真好。」要待回送她一件什麼貴重的禮物，一時卻想不起來，問道：「姊姊，你一人南來有什麼事？可要妹子幫你麼？」穆念慈臉上一紅，低頭道：「那也沒什麼要緊事。」黃蓉道：「那麼我帶你去見七公去。」穆念慈喜道：「七公在這裡？」

　　黃蓉點點頭，牽了她手站起來，忽聽頭頂樹枝微微一響，跌下一片樹皮來，只見一個人影從一棵棵槐樹頂上連續躍過，轉眼不見，瞧背影正是洪七公。

　　黃蓉拾起樹皮一看，上面用針劃著幾行字：「兩個女娃這樣很好。蓉兒再敢胡鬧，七公打你老大耳括子。」下面沒有署名，只劃了一個葫蘆。黃蓉知是七公所書，不由得臉上一紅，心想剛才我打倒穆姊姊要她立誓，可都讓七公瞧見啦。兩人來到松林，果已不見洪七公的蹤影。郭靖卻已回到店內。他見穆念慈忽與黃蓉攜手而來，大感詫異，忙問：「穆世姊，你可見到我的師父們麼？」穆念慈道：「我與尊師們一起從中都南下，回到山東，分手後就沒再見過。」郭靖道：「我師父們都好罷？」穆念慈微笑道：「郭世兄放心，他們並沒給你氣死。」郭靖很是不安，心想幾位師父定是氣得厲害，登時茶飯無心，呆呆出神。穆念慈卻向黃蓉詢問怎樣遇到洪七公的事。黃蓉一一說了。穆念慈歎道：「妹子你就這麼好福氣，跟他老人家聚了這麼久，我想再見他一面也不可得。」黃蓉安慰她道：「他暗中護著你呢，剛才要是我真的傷你，他老人家難道會不出手救你麼？」穆念慈點頭稱是。

　　郭靖奇道：「蓉兒，什麼你真的傷了穆世姊？」黃蓉忙道：「這個可不能說。」穆念慈笑道：「她怕……怕我……」說到這裡，卻也有點害羞。黃蓉伸手到她腋下呵癢，笑道：「你敢不敢說？」穆念慈伸了伸舌頭，搖頭道：「我怎麼敢？要不要我立個誓？」黃蓉啐了她一口，想起剛才逼她立誓不嫁郭靖之事，不禁暈紅了雙頰。郭靖見她兩人相互間神情親密，也感高興。吃過飯後，三人到松林中散步閒談，黃蓉問起穆念慈怎樣得洪七公傳授武藝之事。穆念慈道：「那時候我年紀還小，有一日跟了爹爹去到汴梁。我們住在客店裡，我在店門口玩兒，看到兩個乞丐躺在地下，身上給人砍得血淋淋的，很是可怕。大家都嫌髒，沒人肯理他們……」黃蓉接口道：「啊，是啦，你一定好心，給他們治傷。」

　　穆念慈道：「我也不會治什麼傷，只是見著可憐，扶他們到我和爹爹的房裡，給他們洗乾淨創口，用布包好。後來爹爹從外面回來，說我這樣干很好，還歎了幾口氣，說他從前的妻子也是這樣好心腸。爹給了他們幾兩銀子養傷，他們謝了去了。過了幾個月，我們到了信陽州，忽然又遇到那兩個乞丐，那時他們傷勢已全好啦，引我到一所破廟去，見到了洪七公老人家。他誇獎我幾句，教了我那套逍遙拳法，教了三天教會了。第四天上我再上那破廟去，他老人家已經走啦，以後就始終沒見到他過。」

　　黃蓉道：「七公教的本事，他老人家不許我們另傳別人。我爹爹教的武功，姊姊你要是願學，咱們就在這裡耽十天半月，我教給你幾套。」她既知穆念慈決意不嫁郭靖，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登時落地，覺得這位穆姊姊真是大大的好人，又得她贈送匕首，只盼能對她有所報答。穆念慈道：「多謝妹子好意，只是現下我有一件急事要辦，抽不出空，將來嘛，妹子就算不說教我，我也是會來求你的。」黃蓉本想問她有什麼急事，但瞧她神色，此事顯是既不欲人知，也不願多談，當下縮口不問，心想：「她模樣兒溫文靦腆，心中的主意可拿得真定。她不願說的事，總是問不出來的。」

　　午後未時前後，穆念慈匆匆出店，傍晚方回。黃蓉見她臉有喜色，只當不知。用過晚飯之後，二女同室而居。黃蓉先上了炕，偷眼看她以手支頤，在燈下呆呆出神，似是滿腹心事，於是閉上了眼，假裝睡著。過了一陣，只見她從隨身的小包裹中取出一塊東西來，輕輕在嘴邊親了親，拿在手裡怔怔的瞧著，滿臉是溫柔的神色。黃蓉從她背後望去，見是一塊繡帕模樣的緞子，上面用彩線繡著什麼花樣。突然間穆念慈急速轉身，揮繡帕在空中一揚，黃蓉嚇得連忙閉眼，心中突突亂跳。只聽得房中微微風響，她眼睜一線，卻見穆念慈在炕前迴旋來去，虛擬出招，繡帕卻已套在臂上，原來是半截撕下來的衣袖。她陡然而悟：「那日她與小王爺比武，這是從他錦袍上扯下的。」但見穆念慈嘴角邊帶著微笑，想是在回思當日的情景，時而輕輕踢出一腳，隔了片刻又打出一拳，有時又眉毛上揚、衣袖輕拂，儼然是完顏康那副又輕薄又傲慢的神氣。她這般陶醉了好一陣子，走向炕邊。

　　黃蓉雙目緊閉，知道她是在凝望著自己，過了一會，只聽得她歎道：「你好美啊！」突然轉身，開了房門，衣襟帶風，已越牆而出。黃蓉好奇心起，急忙跟出，見她向西疾奔，當下展開輕功跟隨而去。她武功遠在穆念慈之上，不多時已然追上，相距十餘丈時放慢腳步，以防被她發覺。只見她直奔市鎮，入鎮後躍上屋頂，四下張望，隨即撲向南首一座高樓。黃蓉日日上鎮買菜，知是當地首富蔣家的宅第，心想：「多半穆姊姊沒銀子使了，來找些零錢。」轉念甫畢，兩人已一前一後的來到蔣宅之旁。

　　黃蓉見那宅第門口好生明亮，大門前掛著兩盞大紅燈籠，燈籠上寫著「大金國欽使」五個扁扁的金字，燈籠下四名金兵手持腰刀，守在門口。她曾多次經過這所宅第，卻從未見過這般情狀，心想：「她要盜大金國欽使的金銀，那可好得很啊，待她先拿，我也來跟著順手發財。」當下跟著穆念慈繞到後院，一齊靜候片刻，又跟著她躍進牆去，裡面是座花園，見她在花木假山之間躲躲閃閃的向前尋路，便亦步亦趨的跟隨在後。只見東邊廂房中透出燭光，紙窗上映出一個男子的黑影，似在房中踱來踱去。穆念慈緩緩走近，雙目盯住這個黑影，凝立不動。過了良久，房中那人仍在來回踱步，穆念慈也仍是呆望著黑影出神。黃蓉可不耐煩了，暗道：「穆姊姊做事這般不爽快，闖進去點了他的穴道便是，多瞧他幹麼？」當下繞到廂房的另一面，心道：「我給她代勞罷，將這人點倒之後自己躲了起來，叫她大吃一驚。」正待揭窗而入，忽聽得廂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人走進房去，說道：「稟報大人，剛才驛馬送來稟帖，南朝迎接欽使的段指揮使明後天就到。」裡面那人點點頭，「嗯」了一聲，稟告的人又出去了。

　　黃蓉心道：「原來房裡這人便是金國欽使，那麼穆姊姊必是另有圖謀，倒不是為了盜銀劫物，我可不能魯莽了。」用手指甲沾了點唾沫，在最低一格的窗紙上沾濕一痕，刺破一條細縫，湊右眼往內一張，竟然大出意料之外，原來裡面那男子錦袍金冠，正是小王爺完顏康。只見他手中拿著一條黑黝黝之物，不住撫摸，來回走動，眼望屋頂，似是滿腹心事，等他走近燭火時，黃蓉看得清楚，他手中握著的卻是一截鐵槍的槍頭，槍尖已起鐵銹，槍頭下連著尺來長的折斷槍桿。黃蓉不知這斷槍頭是他生父楊鐵心的遺物，只道與穆念慈有關，暗暗好笑：「你兩人一個揮舞衣袖出神，一個撫摸槍頭相思，難道咫尺之間，竟是相隔猶如天涯麼？」不由得咯的一聲，笑了出來。完顏康立時驚覺，手一揮，扇滅了燭光，喝問：「是誰？」這時黃蓉已搶到穆念慈身後，雙手成圈，左掌自外向右，右掌自上而下，一抄一帶，雖然使力甚輕，但雙手都落在穆念慈要穴所在，登時使她動彈不得，這是七十二把擒拿手中的逆拿之法，穆念慈待要抵禦，已自不及。黃蓉笑道：「姊姊別慌，我送你見心上人去。」

　　完顏康打開房門，正要搶出，只聽一個女子聲音笑道：「是你心上人來啦，快接著。」完顏康問道：「什麼？」一個溫香柔軟的身體已抱在手裡，剛呆一呆，頭先說話的那女子已躍上牆頭，笑道：「姊姊，你怎麼謝我？」只聽得銀鈴般的笑聲逐漸遠去，懷中的女子也已掙扎下地。

　　完顏康大惑不解，只怕她傷害自己，急退幾步，問道：「是誰？」穆念慈低聲道：「你還記得我麼？」完顏康依稀認得她聲音，驚道：「是……是穆姑娘？」穆念慈道：「不錯，是我。」完顏康道：「還有誰跟你同來？」穆念慈道：「剛才是我那個淘氣的朋友，我也不知她竟偷偷的跟了來。」

　　完顏康走進房中，點亮了燭火，道：「請進來。」穆念慈低頭進房，挨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垂頭不語，心中突突亂跳。完顏康在燭光下見到她一副又驚又喜的神色，臉上白裡泛紅，少女羞態十分可愛，不禁怦然心動，柔聲道：「你深夜來找我有什麼事？」穆念慈低頭不答。完顏康想起親生父母的慘死，對她油然而生憐惜之念，輕聲道：「你爹爹已亡故了，你以後便住在我家罷，我會當你親妹子一般看待。」穆念慈低著頭道：「我是爹爹的義女，不是他親生的……」完顏康恍然而悟：「她是對我說，我們兩人之間並無血統淵源。」伸手去握住她的右手，微微一笑。穆念慈滿臉通紅，輕輕一掙沒掙脫，也就任他握著，頭卻垂得更低了。完顏康心中一蕩，伸出左臂去摟住了她的肩膀，在她耳邊低聲道：「這是我第三次抱你啦。第一次在比武場中，第二次剛才在房門外頭。只有現今這一次，才只咱倆在一起，沒第三個人在旁。」穆念慈「嗯」了一聲，心裡感到甜美舒暢，實是生平第一遭經歷。完顏康聞到她的幽幽少女香氣，又感到她身子微顫，也不覺心魂俱醉，過了一會，低聲道：「你怎會找到我的？」穆念慈道：「我從京裡一直跟你到這裡，晚晚都望著你窗上的影子，就是不敢……」完顏康聽她深情如斯，大為感動，低下頭去，在她臉頰上吻了一吻，嘴唇所觸之處，猶如火燙，登時情熱如沸，緊緊摟住了她，深深長吻，過了良久，方才放開。穆念慈低聲道：「我沒爹沒娘，你別……別拋棄我。」完顏康將她摟在懷裡，緩緩撫摸著她的秀髮，說道：「你放心！我永遠是你的人，你永遠是我的人，好不好？」穆念慈滿心歡悅，抬起頭來，仰望著完顏康的雙目，點了點頭。完顏康見她雙頰暈紅，眼波流動，哪裡還把持得住，吐一口氣，吹滅了燭火，抱起她走向床邊，橫放在床，左手摟住了，右手就去解她衣帶。

　　穆念慈本已如醉如癡，這時他火熱的手撫摸到自己肌膚，驀地驚覺，用力掙脫了他的懷抱，滾到裡床，低聲道：「不，不能這樣。」完顏康又抱住了她，道：「我一定會娶你，將來如我負心，教我亂刀分屍，不得好死。」穆念慈伸手按住他嘴，道：「別立誓，我信得你。」完顏康緊緊摟住了她。顫聲道：「那麼你就依我。」穆念慈央求道：「別……別……」完顏康情熱如火，強去解她衣帶。穆念慈雙手向外格出，使上了五成真力。完顏康哪料到她會在這當兒使起武功來，雙手登時被她格開。穆念慈躍下地來，搶過桌上的鐵槍槍頭，對準了自己胸膛，垂淚道：「你再逼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完顏康滿腔情慾立時化為冰冷，說道：「有話好好的說，何必這樣？」穆念慈道：「我雖是個飄泊江湖的貧家女子，可不是低三下四、不知自愛之人。你如真心愛我，須當敬我重我。我此生決無別念，就是鋼刀架頸，也決意跟定了你。將來……將來如有洞房花燭之日，自然……自能如你所願。但今日你若想輕賤於我，有死而已。」這幾句話雖說得極低，但斬釘截鐵，沒絲毫猶疑。完顏康暗暗起敬，說道：「妹子你別生氣，是我的不是。」當即下床，點亮了燭火。穆念慈聽他認錯，心腸當即軟了，說道：「我在臨安府牛家村我義父的故居等你，隨你什麼時候……央媒前來。」頓了一頓，低聲道：「你一世不來，我等你一輩子罷啦。」這時完顏康對她又敬又愛，忙道：「妹子不必多疑，我公事了結之後，自當盡快前來親迎。此生此世，決不相負。」

　　穆念慈嫣然一笑，轉身出門。完顏康叫道：「妹子別走，咱們再說一會話兒。」穆念慈回頭揮了揮手，足不停步的走了。完顏康目送她越牆而出，怔怔出神，但見風拂樹梢，數星在天，回進房來，鐵槍上淚水未乾，枕衾間溫香猶在，回想適才之事，真似一夢。只見被上遺有幾莖秀髮，是她先前掙扎時落下來的，完顏康撿了起來，放入了荷包。他初時與她比武，原系一時輕薄好事，絕無締姻之念，哪知她竟從京裡一路跟隨自己，每晚在窗外瞧著自己影子，如此款款深情，不由得大為所感，而她持身清白，更是令人生敬，不由得一時微笑，一時歎息，在燈下反覆思念，顛倒不已。

## 第13回　五湖廢人

　　黃蓉回到客店安睡，自覺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大為得意，一宵甜睡，次晨對郭靖說了。郭靖本為這事出過許多力氣，當日和完顏康打得頭破血流，便是硬要他和穆念慈成親，這時聽得他二人兩情和諧，心下也甚高興，更高興的是，丘處機與江南六怪從今而後，再也無法逼迫自己娶穆念慈為妻了。兩人在客店中談談講講，吃過中飯，穆念慈仍未回來。黃蓉笑道：「不用等她了，咱們去罷。」回房換了男裝。兩人到市鎮去買了一匹健驢代步，繞到那蔣家宅第門前，見門前「大金國欽使」的燈籠等物已自撤去，想是完顏康已經啟程，穆念慈自也和他同去了。

　　兩人沿途遊山玩水，沿著運河南下，這一日來到宜興。那是天下聞名的陶都，青山綠水之間掩映著一堆堆紫砂陶坯，另有一番景色。更向東行，不久到了太湖邊上。那太湖襟帶三州，東南之水皆歸於此，周行五百里，古稱五湖。郭靖從未見過如此大水，與黃蓉攜手立在湖邊，只見長天遠波，放眼皆碧，七十二峰蒼翠，挺立於三萬六千頃波濤之中，不禁仰天大叫，極感喜樂。

　　黃蓉道：「咱們到湖裡玩去。」找到湖畔一個漁村，將驢馬寄放在漁家，借了一條小船，蕩槳划入湖中。離岸漸遠，四望空闊，真是莫知天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黃蓉的衣襟頭髮在風中微微擺動，笑道：「從前范大夫載西施泛於五湖，真是聰明，老死在這裡，豈不強於做那勞什子的官麼？」郭靖不知范大夫的典故，道：「蓉兒，你講這故事給我聽。」黃蓉於是將范蠡怎麼助越王勾踐報仇復國、怎樣功成身退而與西施歸隱於太湖的故事說了，又述說伍子胥與文種卻如何分別為吳王、越王所殺。

　　郭靖聽得發了呆，出了一會神，說道：「范蠡當然聰明，但像伍子胥與文種那樣，到死還是為國盡忠，那是更加不易了。」黃蓉微笑：「不錯，這叫做『國有道，不變塞焉，強者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者矯。』」郭靖問道：「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黃蓉道：「國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變從前的操守；國家朝政腐敗，你寧可殺身成仁，也不肯虧了氣節，這才是響噹噹的好男兒大丈夫。」郭靖連連點頭，道：「蓉兒，你怎想得出這麼好的道理出來？」黃蓉笑道：「啊喲，我想得出，那不變了聖人？這是孔夫子的話。我小時候爹爹教我讀的。」郭靖歎道：「有許許多多事情我老是想不通，要是多讀些書，知道聖人說過的道理，一定就會明白啦。」黃蓉道：「那也不盡然。我爹爹常說，大聖人的話，有許多是全然不通的。我見爹爹讀書之時，常說：『不對，不對，胡說八道，豈有此理！』有時說：『大聖人，放狗屁！』」郭靖聽得笑了起來。黃蓉又道：「我花了不少時候去讀書，這當兒卻在懊悔呢，我若不是樣樣都想學，磨著爹爹教我讀書畫畫、奇門算數諸般玩意兒，要是一直專心學武，那咱們還怕什麼梅超風、梁老怪呢？不過也不要緊，靖哥哥，你學會了七公的『降龍十八缺三掌』之後，也不怕那梁老怪了。」郭靖搖頭道：「我自己想想，多半還是不成。」黃蓉笑道：「可惜七公說走便走，否則的話，我把他的打狗棒兒偷偷藏了起來，要他教了你那餘下的三掌，才把棒兒還他。」郭靖忙道：「使不得，使不得。我能學得這十五掌，早已心滿意足，怎能跟七公他老人家這般胡鬧？」兩人談談說說，不再划槳，任由小舟隨風飄行，不覺已離岸十餘里，只見數十丈外一葉扁舟停在湖中，一個漁人坐在船頭垂釣，船尾有個小童。黃蓉指著那漁舟道：「煙波浩淼，一竿獨釣，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般。」郭靖問道：「什麼叫水墨山水？」黃蓉道：「那便是只用黑墨，不著顏色的圖畫。」郭靖放眼但見山青水綠，天藍雲蒼，夕陽橙黃，晚霞桃紅，就只沒有黑墨般的顏色，搖了搖頭，茫然不解其所指。黃蓉與郭靖說了一陣子話，回過頭來，見那漁人仍是端端正正的坐在船頭，釣竿釣絲都是紋絲不動。黃蓉笑道：「這人耐心倒好。」一陣輕風吹來，水波泊泊泊的打在船頭，黃蓉隨手蕩槳，唱起歌來：「放船千里凌波去，略為吳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蒿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唱到後來，聲音漸轉淒切，這是一首《水龍吟》詞，抒寫水上泛舟的情懷。她唱了上半闋，歇得一歇。郭靖見她眼中隱隱似有淚光，正要她解說歌中之意，忽然湖上飄來一陣蒼涼的歌聲，曲調和黃蓉所唱的一模一樣，正是這首《水龍吟》的下半闋：「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復國，可憐無用，塵昏白扇。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桌，悲吟梁父，淚流如雨。」遠遠望去，唱歌的正是那個垂釣的漁父。歌聲激昂排宕，甚有氣概。郭靖也不懂二人唱些什麼，只覺倒也都很好聽。黃蓉聽著歌聲，卻呆呆出神。郭靖問道：「怎麼？」黃蓉道：「這是我爹爹平日常唱的曲子，想不到湖上的一個漁翁竟也會唱。咱們瞧瞧去。」兩人划槳過去，只見那漁人也收了釣竿，將船划來。兩船相距數丈時，那漁人道：「湖上喜遇佳客，請過來共飲一杯如何？」黃蓉聽他吐屬風雅，更是暗暗稱奇，答道：「只怕打擾長者。」那漁人笑道：「嘉賓難逢，大湖之上萍水邂逅，更足暢人胸懷，快請過來。」數槳一扳，兩船已經靠近。黃蓉與郭靖將小船繫在漁舟船尾，然後跨上漁舟船頭，與那漁人作揖見禮。那漁人坐著還禮，說道：「請坐。在下腿上有病，不能起立，請兩位怨罪。」郭靖與黃蓉齊道：「不必客氣。」兩人在漁舟中坐下，打量那漁翁時，見他約莫四十左右年紀，臉色枯瘦，似乎身患重病，身材甚高，坐著比郭靖高出了半個頭。船尾一個小童在煽爐煮酒。

　　黃蓉說道：「這位哥哥姓郭。晚輩姓黃，一時興起，在湖中放肆高歌，未免有擾長者雅興了。」那漁人笑道：「得聆清音，胸間塵俗頓消。在下姓陸。兩位小哥今日可是初次來太湖遊覽嗎？」郭靖道：「正是。」那漁人命小童取出下酒菜餚，斟酒勸客。四碟小菜雖不及黃蓉所制，味道也殊不俗，酒杯菜碟並皆精潔，宛然是豪門巨室之物。

　　三人對飲了兩杯。那漁人道：「適才小哥所歌的那首《水龍吟》情致郁勃，實是絕妙好詞。小哥年紀輕輕，居然能領會詞中深意，也真難得。」黃蓉聽他說話老氣橫秋，微微一笑，說道：「宋室南渡之後，詞人墨客，無一不有家國之悲。」那漁人點頭稱是。黃蓉道：「張於湖的《六洲歌頭》中言道：『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也正是這個意思呢。」那漁人拍幾高唱：「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連斟三杯酒，杯杯飲乾。兩人談起詩詞，甚是投機。其實黃蓉小小年紀，又有什麼家國之悲？至於詞中深意，更是難以體會，只不過從前聽父親說過，這時便搬述出來，言語中見解精到，頗具雅量高致，那漁人不住擊桌讚賞。郭靖在一旁聽著，全然不知所云。見那漁人佩服黃蓉，心下自是喜歡。又談了一會，眼見暮靄蒼蒼，湖上煙霧更濃。那漁人道：「舍下就在湖濱，不揣冒昧，想請兩位去盤桓數日。」黃蓉道：「靖哥哥，怎樣？」郭靖還未回答，那漁人道：「寒舍附近頗有峰巒之勝，兩位反正是遊山玩水，務請勿卻。」郭靖見他說得誠懇，便道：「蓉兒，那麼咱們就打擾陸先生了。」那漁人大喜，命僮兒划船回去。

　　到得湖岸，郭靖道：「我們先去還了船，還有兩匹坐騎寄在那邊。」那漁人微笑道：「這裡一帶朋友都識得在下，這些事讓他去辦就是。」說著向那僮兒一指。郭靖道：「小可坐騎性子很劣，還是小可親自去牽的好。」那漁人道：「既是如此，在下在寒舍恭候大駕。」說罷划槳蕩水，一葉扁舟消失在垂柳深處。那僮兒跟著郭靖黃蓉去還船取馬，行了里許，向湖畔一家人家取了一艘大船，牽了驢馬入船，請郭、黃二人都上船坐了。六名壯健船夫一齊扳槳，在湖中行了數里，來到一個水洲之前。在青石砌的碼頭上停泊。上得岸來，只見前面樓閣紆連，竟是好大一座莊院，過了一道大石橋，來到莊前。郭、黃兩人對望了一眼，想不到這漁人所居竟是這般宏偉的巨宅。兩人未到門口，只見一個二十來歲的後生過來相迎，身後跟著五六名從僕。那後生道：「家父命小侄在此恭候多時。」郭、黃二人拱手謙謝，見他身穿熟羅長袍，面目與那漁人依稀相似，只是背厚膀寬，軀體壯健。郭靖道：「請教陸兄大號。」那後生道：「小侄賤字冠英，請兩位直斥名字就是。」黃蓉道：「這哪裡敢當？」三人一面說話，一面走進內廳。郭靖與黃蓉見莊內陳設華美，雕樑畫棟，極窮巧思，比諸北方質樸雄大的莊院另是一番氣象。黃蓉一路看看莊中的道路佈置，臉上微現詫異。

　　過了三進庭院，來到後廳，只聽那漁人隔著屏風叫道：「快請進，快請進。」陸冠英道：「家父腿上不便，在東書房恭候。」三人轉過屏風，只見書房門大開，那漁人坐在房內榻上。這時他已不作漁人打扮，穿著儒生衣巾，手裡拿著一柄潔白的鵝毛扇，笑吟吟的拱手。郭、黃二人入內坐下，陸冠英卻不敢坐，站在一旁。黃蓉見書房中琳琅滿目，全是詩書典籍，幾上桌上擺著許多銅器玉器，看來儘是古物，壁上掛著一幅水墨畫，畫的是一個中年書生在月明之夜中庭佇立，手按劍柄，仰天長吁，神情寂寞。左上角題著一首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箏，知音少，弦斷有誰聽？」這詞黃蓉曾由父親教過，知道是岳飛所作的《小重山》，又見下款寫著「五湖廢人病中塗鴉」八字，想來這「五湖廢人」必是那莊主的別號了。但見書法與圖畫中的筆致波磔森森，如劍如戟，豈但力透紙背，直欲破紙飛出一般。陸莊主見黃蓉細觀圖畫，問道：「老弟，這幅畫怎樣，請你品題品題。」黃蓉道：「小可斗膽亂說，莊主別怪。」陸莊主道：「老弟但說不妨。」黃蓉道：「莊主這幅圖畫，寫出了岳武穆作這首《小重山》詞時壯志難伸、彷徨無計的心情。只不過岳武穆雄心壯志，乃是為國為民，『白首為功名』這一句話，或許是避嫌養晦之意。當年朝中君臣都想與金人議和，岳飛力持不可，只可惜無人聽他的。『知音少，弦斷有誰聽？』這兩句，據說是指此事而言，那是一番無可奈何的心情，卻不是公然要和朝廷作對。莊主作畫寫字之時，卻似是一腔憤激，滿腔委曲，筆力固然雄健之極，但是鋒芒畢露，像是要與大仇人拚個你死我活一般，只恐與岳武穆憂國傷時的原意略有不合。小可曾聽人說，書畫筆墨若是過求有力，少了圓渾蘊藉之意，似乎尚未能說是極高的境界。」

　　陸莊主聽了這番話，一聲長歎，神色淒然，半晌不語。黃蓉見他神情有異，心想：「我這番話可說得直率了，只怕已得罪了他。但爹爹教這首《小重山》和書畫之道時，確是這般解說的。」便道：「小可年幼無知，胡言亂道，尚請莊主恕罪。」陸莊主一怔，隨即臉露喜色，歡然道：「黃老弟說哪裡話來？我這番心情，今日才被你看破，老弟真可說得是我生平第一知己。至於筆墨過於劍拔弩張，更是我改不過來的大毛病。承老弟指教，甚是甚是。」回頭對兒子道：「快命人整治酒席。」郭靖與黃蓉連忙辭謝，道：「不必費神。」陸冠英早出房去了。陸莊主道：「老弟鑒賞如此之精，想是家學淵源，令尊必是名宿大儒了，不知名諱如何稱呼。」黃蓉道：「小可懂得什麼，蒙莊主如此稱許。家父在鄉村設帳授徒，沒沒無名。」陸莊主歎道：「才人不遇，古今同慨。」

　　酒筵過後，回到書房小坐，又談片刻，陸莊主道：「這裡張公、善卷二洞，乃天下奇景，二位不妨在敝處小住數日，慢慢觀賞。天已不早，兩位要休息了罷？」

　　郭靖與黃蓉站起身來告辭。黃蓉正要出房，猛一抬頭，忽見書房門楣之上釘著八片鐵片，排作八卦形狀，卻又不似尋常的八卦那麼排得整齊，疏疏落落，歪斜不稱。她心下一驚，當下不動聲色，隨著莊丁來到客房之中。

　　客房中陳設精雅，兩床相對，枕衾雅潔。莊丁送上香茗後，說道：「二位爺台要什麼，一拉床邊這繩鈴，我們就會過來。二位晚上千萬別出去。」說罷退了出去，輕輕掩上了門。黃蓉低聲問道：「你瞧這地方有什麼蹊蹺？他幹麼叫咱們晚上千萬別出去？」郭靖道：「這莊子好大，莊裡的路繞來繞去，也許是怕咱們迷了路。」黃蓉微笑道：「這莊子可造得古怪。你瞧這陸莊主是何等樣人物？」郭靖道：「是個退隱的大官罷？」黃蓉搖頭道：「這人必定會武，而且還是高手，你見到了他書房中的鐵八卦麼？」郭靖道：「鐵八卦？那是什麼？」黃蓉道：「那是用來練劈空掌的傢伙。爹爹教過我這套掌法，我嫌氣悶，練不到一個月便擱下了，真想不到又會在這裡見到。」郭靖道：「這陸莊主對咱們決無歹意，他既不說，咱們只當不知就是。」黃蓉點頭一笑，揮掌向著燭台虛劈，嗤的一聲，燭火應手而滅。郭靖低讚一聲：「好掌法！」問道：「這就是劈空掌麼？」黃蓉笑道：「我就只練到這樣，鬧著玩還可以，要打人可全無用處。」睡到半夜，忽然遠處傳來嗚嗚之聲，郭靖和黃蓉都驚醒了，側耳聽去，似是有人在吹海螺，過了一陣，嗚嗚之聲又響了起來，此起彼和，並非一人，吹螺之人相距甚遠，顯然是在招呼應答。黃蓉低聲道：「瞧瞧去。」郭靖道：「別出去惹事罷。」黃蓉道：「誰說惹事了？我是說瞧瞧去。」兩人輕輕推開窗子，向外望去，只見庭院中許多人打著燈籠，還有好些人來來去去，不知忙些什麼。黃蓉抬起頭來，只見屋頂上黑黝黝的有三四個人蹲在那裡，燈籠移動時亮光一閃，這些人手中的兵刃射出光來。等了一陣，只見眾人都向莊外走去，黃蓉好奇心起，拉著郭靖繞到西窗邊，見窗外無人，便輕輕躍出，屋頂之人並未知覺。

　　黃蓉向郭靖打個手勢，反向後行，莊中道路東轉西繞，曲曲折折，尤奇的是轉彎處的欄干亭榭全然一模一樣，幾下一轉，哪裡還分辨得出東西南北？黃蓉卻如到了自己家裡，毫不遲疑的疾走，有時眼前明明無路，她在假山裡一鑽，花叢旁一繞，竟又轉到了迴廊之中。有時似已到了盡頭，哪知屏風背面、大樹後邊卻是另有幽境。當路大開的月洞門她偏偏不走，卻去推開牆上一扇全無形跡可尋的門戶。郭靖愈走愈奇，低聲問道：「蓉兒，這莊子的道路真古怪，你怎認得？」黃蓉打手勢叫他噤聲，又轉了七八個彎，來到後院的圍牆邊。黃蓉察看地勢，扳著手指默默算了幾遍，在地下踏著腳步數步子，郭靖聽她低聲念著：「震一、屯三、頤五、復七、坤……」更不懂是什麼意思。黃蓉邊數邊行，數到一處停了腳步，說道：「只有這裡可出去，另外地方全有機關。」說著便躍上牆頭，郭靖跟著她躍出牆去。黃蓉才道：「這莊子是按著伏羲六十四卦方位造的。這些奇門八卦之術，我爹爹最是拿手。陸莊主難得倒旁人，可難不了我。」言下甚是得意。兩人攀上莊後小丘，向東望去，只見一行人高舉燈籠火把，走向湖邊。黃蓉拉了拉郭靖的衣袖，兩人展開輕功追去。奔到臨近，伏在一塊岩石之後，只見湖濱泊著一排漁船，人眾絡繹上船，上船後便即熄去燈火。兩人待最後一批人上了船，岸上全黑，才悄悄躍出，落在一艘最大的篷船後梢，於拔篙開船聲中躍上篷頂，在竹篷隙孔中向下望去，艙內一人居中而坐，赫然便是少莊主陸冠英。

　　眾船搖出里許，湖中海螺之聲又嗚嗚傳來，大篷船上一人走到船首，也吹起海螺。再搖出數里，只見湖面上一排排的全是小船，放眼望去，舟似蟻聚，不計其數，猶如一張大綠紙上濺滿墨點一般。大篷船首那人海螺長吹三聲，大船拋下了錨泊在湖心，十餘艘小船飛也似的從四方過來。郭靖與黃蓉心下納罕，不知是否將有一場廝殺，低頭瞧那陸冠英卻是神定氣閒，不似便要臨敵應戰的模樣。

　　過不多時，各船靠近。每艘船上有人先後過來，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各人進入大船船艙，都向陸冠英行禮後坐下，對他執禮甚恭，座位次序似早已排定，有的先到反坐在後，有的後至卻坐在上首。只一盞茶功夫，諸人坐定。這些人神情粗豪，舉止剽悍，雖作漁人打扮，但看來個個身負武功，決非尋常以打魚為生的漁夫。

　　陸冠英舉手說道：「張大哥，你探聽得怎樣了？」座中一個瘦小的漢子站起身來，說道：「回稟少莊主，金國欽使預定今晚連夜過湖，段指揮使再過一個多時辰就到。這次他以迎接金國欽使為名，一路搜刮，是以來得遲了。」陸冠英道：「他搜刮到了多少？」那漢子道：「每一州縣都有報效，他麾下兵卒還在鄉間劫掠，我見他落船時眾親隨抬著二十多箱財物，看來都很沉重。」陸冠英道：「他帶了多少兵馬？」那漢子道：「馬軍二千。過湖的都是步軍，因船隻不夠，落船的約莫是一千名左右。」陸冠英向眾人道：「各位哥哥，大家說怎樣？」諸人齊聲道：「願聽少莊主號令。」

　　陸冠英雙手向懷裡一抱，說道：「這些民脂民膏，不義之財，打從太湖裡來，不取有違天道。咱們盡數取來，一半\*散給湖濱貧民，另一半各寨分了。」眾人轟然叫好。郭靖與黃蓉這才明白，原來這群人都是太湖中的盜首，看來這陸冠英還是各寨的總頭領呢。

　　陸冠英道：「事不宜遲，馬上動手。張大哥，你帶五條小船，再去哨探。」那瘦子接令出艙。陸冠英跟著分派，誰打先鋒、誰作接應、誰率領水鬼去鑽破敵船船底、誰取財物、誰擒拿軍官，指揮得井井有條。

　　郭靖與黃蓉暗暗稱奇，適才與他共席時見他斯文有禮，談吐儒雅，宛然是一個養尊處優的世家子弟，哪知竟能領袖群豪。陸冠英吩咐已畢，各人正要出去分頭幹事，座中一人站起身來，冷冷的道：「咱們做這沒本錢買賣的，吃吃富商大賈，也就夠啦。這般和官家大動干戈，咱們在湖邊還耽得下去麼？大金國欽使更加得罪不得。」

　　郭靖和黃蓉聽這聲音好熟，凝目看時，原來是沙通天的弟子，黃河四鬼中的奪魄鞭馬青雄，不知如何他竟混在這裡。陸冠英臉上變色，尚未回答，群盜中已有三四人同聲呼叱。陸冠英道：「馬大哥初來，不知這裡規矩，既然大家齊心要干，咱們就是鬧個全軍覆沒，那也是死而無悔。」馬青雄道：「好啦，你幹你們的，我可不搞這鍋混水。」轉身就要走出船艙。兩名漢子攔在艙口，喝道：「馬大哥，你斬過雞頭立過誓，大夥兒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馬青雄雙手揮出，罵道：「滾開！」那兩人登時跌在一邊。他正要鑽出艙門，突覺背後一股掌風襲來，當即偏身讓過，左手已從靴筒裡拔出一柄匕首，反手向後戳去。陸冠英左手疾伸，將他左臂格在外門，踏步進掌。馬青雄右手撩開，左手匕首跟著遞出。兩人在窄隘的船艙中貼身而搏。郭靖當日在蒙古土山之上曾與馬青雄相鬥，初見陸冠英出手，料想他不易取勝，豈知只看得數招，但見陸冠英著著爭先，竟然大佔上風，心下詫異：「怎地這姓馬的忽然不濟了？啊，是了，那日在蒙古是他們黃河四鬼合力打我一個，此刻他四面是敵，自然膽怯。」殊不知真正原因，卻在於他得洪七公指點教導，幾近兩月。天下武學絕藝的「降龍十八掌」固然學會了十五掌，而這些時日中洪七公隨口點撥、順手比劃，無一而非上乘武功中的精義，盡為「江南七怪」生平從所未窺的境界。郭靖牢牢記在心中，雖然所領悟的不過十之一二，但不知不覺之間武功已突飛猛進，此刻修為，已殊不遜於六位師父，再來看馬青雄的武功，自覺頗不足道。只見兩人再拆數招，陸冠英左拳鬥出，砰的一聲，結結實實打在馬青雄胸口。馬青雄一個踉蹌，向後便倒。他身後兩名漢子雙刀齊下，馬青雄立時斃命。那兩名漢子提起他屍身投入湖中。陸冠英道：「眾家哥哥，大夥兒奮勇當先。」群盜轟然答應，各自回船。片刻之間眾舟千槳齊蕩，並肩東行。陸冠英的大船在後壓陣。行了一陣，遠遠望見數十艘大船上燈火照耀，向西駛來。郭靖與黃蓉心想：「這些大船，便是那個段指揮使的官船了。」兩人悄悄爬上桅桿，坐在橫桁之上，隱身於帆後。只聽得小船上海螺吹起。兩邊船隊漸漸接近，一會兒叫罵聲、呼叱聲、兵刃相交聲、身子落水聲，從遠處隱隱傳來。又過一會，官船起火，烈焰沖天，映得湖水都紅了。郭黃知道群盜已經得手，果見幾艘小舟急駛而至，呼道：「官兵全軍覆沒，兵馬指揮使已經擒到。」陸冠英大喜，走到船頭，叫道：「通知眾家寨主，大夥兒再辛苦一下，擒拿金國欽使去也！」報信的小盜歡然答應，飛舟前去傳令。

　　郭靖和黃蓉同時伸出手來，相互一捏，均想：「那金國欽使便是完顏康了，不知他如何應付。」只聽得各處船上海螺聲此起彼和，群船掉過頭來，扯起風帆。其時方當盛暑，東風正急，群船風帆飽張，如箭般向西疾駛。

　　陸冠英所坐的大船原本在後，這時反而領先。郭靖與黃蓉坐在橫桁之上，陣陣涼風自背吹來，放眼望去，繁星在天，薄霧籠湖，甚是暢快，真想縱聲一歌，只見後面的輕舟快艇又是一艘艘的搶到大船之前。

　　舟行約莫一個時辰，天色漸亮，兩艘快艇如飛而來，艇首一人手中青旗招展，大呼：「已見到了金國的船隻！賀寨主領先攻打。」陸冠英站在船首，叫道：「好。」過不多時，又有一艘小艇駛回，報道：「金國那狗欽使手爪子好硬，賀寨主受傷，彭、董兩位寨主正在夾擊。」不多時，兩名嘍囉扶著受傷暈去的賀寨主上大船來。陸冠英正待察看賀寨主的傷勢，兩艘小艇又分別將彭、董兩位受傷的寨主送到，並說縹緲峰的郭頭領被金國欽使一槍搠死，跌入了湖中。陸冠英大怒，喝道：「金狗如此猖獗，我親去殺他。」

　　郭靖與黃蓉覺得完顏康為虎作倀，殺傷同胞甚是不該，卻又耽心他寡不敵眾，給太湖群盜殺死，穆念慈不免終身遺恨。黃蓉在郭靖耳邊悄聲道：「救他不救？」郭靖微一沉吟，道：「救他性命，但要他悔改。」黃蓉點點頭。只見陸冠英縱身躍入一艘小艇，喝道：「上去！」黃蓉向郭靖道：「咱們搶小艇。」兩人正待縱身躍向旁邊一艘小艇，猛聽得前面群盜齊聲高呼，縱目望去，那金國欽使所率的船隊一艘艘的正在慢慢沉下，想是給潛水的水鬼鑿穿了船底。青旗招展中，兩艘快艇趕到稟報：「金狗落了水，已抓到啦！」陸冠英大喜，躍回大船。過不多時，海螺齊鳴，快艇將金國的欽使、衛兵、隨從等陸續押上大船。郭靖與黃蓉見完顏康手腳都已被縛，兩眼緊閉，想是喝飽了水，但胸口起伏，仍在呼吸。這時天已大明，日光自東射來，水波晃動，猶如萬道金蛇在船邊飛舞一般。陸冠英傳出號令：「各寨寨主齊赴歸雲莊，開宴慶功。眾頭領率部回寨，聽候論功領賞。」群盜歡聲雷動。大小船隻向四方分散，漸漸隱入煙霧之中。湖上群鷗來去，白帆點點，青峰悄立，綠波蕩漾，又回復了一片寧靜。待得船隊回莊，郭、黃二人等陸冠英與群盜離船，這才乘人不覺，飛身上岸。群盜大勝之餘，個個興高采烈，哪想得到桅桿上一直有人躲著偷窺。黃蓉相準了地位，仍與郭靖從莊後圍牆跳進，回到臥房。

　　這時服侍他們的莊丁已到房前來看了幾次，只道他們先一日遊玩辛苦，在房裡大睡懶覺。郭靖打開房門，兩名莊丁上前請安，送上早點，道：「莊主在書房相候，請兩位用過早點，過去坐坐。」兩人吃了些麵點湯包，隨著莊丁來到書房。陸莊主笑道：「湖邊風大，夜裡波濤拍岸，擾人清夢，兩位可睡得好嗎？」郭靖不慣撒謊，被他一問，登時窘住。黃蓉道：「夜裡只聽得嗚嗚嗚的吹法螺，想是和尚道士做法事放焰口。」

　　陸莊主一笑，不提此事，說道：「在下收藏了一些書畫，想兩位老弟法眼鑒定。」黃蓉道：「當得拜觀。莊主所藏，定然都是精品。」陸莊主令書僮取出書畫，黃蓉一件件的賞玩。驀地裡門外傳來一陣吆喝，幾個人腳步聲響，聽聲音是一人在逃，後面數人在追。一人喝道：「你進了歸雲莊，要想逃走，那叫做難如登天！」陸莊主若無其事，猶如未聞，說道：「本朝書法，蘇黃米蔡並稱，這四大家之中，黃老弟最愛哪一家？」黃蓉正要回答，突然書房門砰的一聲被人推開，一個全身濕淋淋的人闖了進來，正是完顏康。

　　黃蓉一拉郭靖衫角，低聲道：「看書畫，別瞧他。」兩人背轉了身子，低頭看畫。原來完顏康不識水性，船沉落湖，空有一身武藝，只吃得幾口水，便已暈去，等到醒來，手足已被縛住。解到莊上，陸冠英喝令押上來審問。完顏康見一直架在後頸的鋼刀已然移開，當即暗運內勁，手指抓住身上綁縛的繩索，大喝一聲，以「九陰白骨爪」功夫立時將繩索撕斷了。眾人齊吃一驚，搶上前去擒拿，被他雙手揮擊，早跌翻了兩個。完顏康奪路便走，哪知歸雲莊中房屋道路皆按奇門八卦而建，若無本莊之人引路，又非精通奇門生剋之變，休想闖得出去。完顏康慌不擇路，竟撞進陸莊主的書房來。陸冠英雖見他掙脫綁縛，知他決然逃不出去，也並不在意，只是一路追趕，及見他闖進書房，卻怕他傷及父親，急忙搶前，攔在父親所坐榻前。後面太湖諸寨的寨主都擋在門口。

　　完顏康不意逃入了絕地，戟指向陸冠英罵道：「賊強盜，你們行使詭計，鑿沉船隻，也不怕江湖上好漢笑話？」陸冠英哈哈一笑，說道：「你是金國王子，跟我們綠林豪傑提什麼『江湖』二字？」完顏康道：「我在北京時久聞江南豪客的大名，只道當真都是光明磊落的好男子，哼哼，今日一見，卻原來……嘿嘿，可就叫作浪得虛名！」陸冠英怒道：「怎樣？」完顏康道：「只不過是一批倚多為勝的小人而已！」陸冠英冷笑道：「要是單打獨鬥勝了你，那你便死而無怨？」

　　完顏康適才這話本是激將之計，正要引他說出這句話來，立時接口：「歸雲莊上只要有人憑真功夫勝得了我，我束手就縛，要殺要剮，再無第二句話。卻不知是哪一位賜教？」說著眼光向眾人一掃，雙手負在背後，嘿嘿冷笑，神態甚是倨傲。一言方畢，早惱了太湖莫厘峰上的金頭鰲石寨主，怒喝：「老子揍你這番邦賊廝鳥！」搶入書房，雙拳「鐘鼓齊鳴」，往完顏康太陽穴打到。完顏康身子微側，敵拳已然擊空，右手反探，抓住了他後心，內勁吐處，把他肥肥一個身軀向門口人叢中丟了出去。陸冠英見他出手迅辣，心中暗驚，知道各寨主無人能敵，叫道：「果然好俊功夫，讓我來討教幾招。咱們到外面廳上去。」眼見對方大是勁敵，生怕劇鬥之際，拳風掌力帶到父親與客人身上，三人不會武功，可莫受了誤傷。

　　完顏康道：「比武較量到處都是一樣，就在這裡何妨？寨主請賜招罷！」言下之意竟是：「不過三招兩式，就打倒了你，何必費事另換地方？」陸冠英心中暗怒，說道：「好，你是客，請進招罷。」完顏康左掌虛探，右手就往陸冠英胸口抓去，開門見山，一出手就以九陰白骨爪攻敵要害。陸冠英暗罵：「小子無禮，教你知道少莊主的厲害。」胸口微縮，竟不退避，右拳直擊對方橫臂手肘，左手二指疾伸，取敵雙目。完顏康見他來勢好快，心頭倒也一震，暗道：「不意草莽之中，竟然有此等人物。」疾忙斜退半步，手腕疾翻，以擒拿手拿敵手臂。陸冠英扭腰左轉，兩手回兜，虎只相對，正是「懷中抱月」之勢。完顏康見他出手了得，不敢再有輕敵之念，當下打疊起精神，使出丘處機所傳的全真派拳法。陸冠英是臨安府雲棲寺枯木大師的得意弟子，精通仙霞門的外家拳法，那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旁支，所傳也是武學正宗，這時遇到強敵，當下小心在意，見招拆招，遇勢破勢。他知完顏康手爪功夫厲害，決不讓他手爪碰到自己身子，雙手嚴守門戶，只見有隙可乘，立即使腳攻敵。外家技擊有言道：「拳打三分，腳踢七分。」又道：「手是兩扇門，全憑腳踢人。」陸冠英所學是外家功夫，腿上功夫自極厲害，兩人鬥到酣處，只見書房之中人影飛舞，拳腳越來越快。郭靖與黃蓉不願被他認出，退在書架之旁，側身斜眼觀戰。完顏康久鬥不下，心中焦躁，暗道：「再耗下去，時刻長了，就算勝了他，要是再有人出來邀鬥，我哪裡還有力氣對付？」他武功原比陸冠英高出甚多，只因在湖水中被浸，喝了一肚子水，委頓之下，氣力不加，兼之身陷重圍，初次遇險，不免心怯，這才讓陸冠英拆了數十招，待得精神一振，手上加緊，只聽得砰的一聲，陸冠英肩頭中拳。他一個踉蹌，向後倒退，眼見敵人乘勢進逼，陡然間飛起左腿，足心朝天，踢向完顏康心胸。這一招叫做「懷心腿」，出腿如電，極為厲害。完顏康想不到敵人落敗之餘，尚能出此絕招，待得伸手去格，胸口已被踢中。這「懷心腿」是陸冠英自幼苦練的絕技，練時用繩子縛住足踝，然後將繩繞過屋樑，逐日拉扯懸吊，臨敵時一腿飛出，倏忽過頂，敵人實所難防。完顏康胸口一痛，左手颼的彎轉，五根手指已插入了陸冠英小腿，右掌往他胯上推去，喝道：「躺下！」陸冠英單腿站立，被他這麼猛推，身子直跌出去，撞向在榻上的陸莊主。陸莊主左手伸出一粘，托住他背心，輕輕放在地下，但見兒子小腿上鮮血淋漓，從原來站立之地直到榻前一排鮮血直滴過來，又驚又怒，喝道：「黑風雙煞是你什麼人？」他這一出手、一喝問，眾人俱感驚詫。別說完顏康與眾寨主不知他身有武功，連他親生兒子陸冠英，也只道父親雙腿殘廢，自然不會武功，自己從小便見父親寄情於琴書之間，對他作為向來不聞不問，哪知剛才救他這一托，出手竟是沉穩之極。黃蓉昨晚見到了他門楣上的鐵八卦，對郭靖說過，因此只有他兩人才不訝異。完顏康聽陸莊主問起黑風雙煞，一呆之下，說道：「黑風雙煞是什麼東西？」原來梅超風雖然傳他武藝，但她自己的來歷固然未曾對他言明，連真實姓名也不對他說，「黑風雙煞」的名頭，他自然更加不知了。

　　陸莊主怒道：「裝什麼蒜？這陰毒的九陰白骨爪是誰傳你的？」完顏康道：「小爺沒空聽你囉唆，失陪啦！」轉身走向門口。眾寨主齊聲怒喝，挺起兵刃攔阻。完顏康連聲冷笑，回頭向陸冠英道：「你說話算不算數？」陸冠英臉色慘白，擺一擺手，說道：「太湖群雄說一是一，眾位哥哥放他走罷。張大哥，你領他出去。」眾寨主心中都不願意，但少莊主既然有令，卻也不能違抗。那張寨主喝道：「跟我走罷，諒你這小子自己也找不到路出去。」完顏康道：「我的從人衛兵呢？」陸冠英道：「一起放他們走。」完顏康大拇指一豎，說道：「好，果然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鞭。眾寨主，咱們後會有期。」說著團團一揖，唱個無禮喏，滿臉得意之色。」他轉身正要走出書房，陸莊主忽道：「且慢！老夫不才，要領教你的九陰白骨爪。」完顏康停步笑道：「那好極啦。」陸冠英忙道：「爹，您老人家犯不著跟這小子一般見識。」陸莊主道：「不用擔心，他的九陰白骨爪沒練到家。」雙目盯著完顏康，緩緩說道：「我腿有殘疾，不能行走，你過來。」完顏康一笑，卻不移步。陸冠英腿上傷口劇痛，但決不肯讓父親與對方動手，縱身躍出房門，叫道：「這次是代我爹爹再請教幾招。」完顏康笑道：「好，咱倆再練練。」

　　陸莊主喝道：「英兒走開！」右手在榻邊一按，憑著手上之力，身子突然躍起，左掌向完顏康頂上猛劈下去。眾人驚呼聲中，完顏康舉手相格，只覺腕上一緊，右腕已被捏住，眼前掌影閃動，敵人右掌又向肩頭擊到。完顏康萬料不到他擒拿法如此迅捷奇特，左手急忙招架，右手力掙，想掙脫他的擒拿。陸莊主足不著地，身子重量全然放在完顏康這手腕之上，身在半空，右掌快如閃電，瞬息之間連施五六下殺手。完顏康奮起平生之力，向外抖甩，卻哪裡甩得脫？飛腿去踢，卻又踢他不著。眾人又驚又喜，望著兩人相鬥。只見陸莊主又是舉掌劈落，完顏康伸出五指，要戳他手掌，陸莊主手肘突然下沉，一個肘錘，正打在他「肩井穴」上。完顏康半身酸麻，跟著左手手腕也已被他拿住，只聽得喀喀兩聲，雙手手腕關節已同時錯脫。陸莊主手法快極，左手在他腰裡一戳，右手在他肩上一捺，已借力躍回木榻，穩穩坐下。完顏康卻雙腿軟倒，再也站不起來。眾寨主看得目瞪口呆，隔了半晌，才震天價喝起彩來。陸冠英搶步走到榻前，問道：「爹，您沒事吧？」陸莊主笑著搖搖頭，隨即臉色轉為凝重，說道：「這金狗的師承來歷，得好好問他一問。」兩名寨主拿了繩索將完顏康手足縛住。張寨主：「在那姓段的兵馬指揮使行囊之中，搜出了幾副精鋼的腳鐐手銬，正好用來銬這小子，瞧他還掙不掙得斷。」眾人連聲叫好，有人飛步去取了來，將完顏康手腳都上了雙重鋼銬。完顏康手腕劇痛，額上黃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出來，但強行忍住，並不呻吟。陸莊主道：「拉他過來。」兩名頭領執住完顏康的手臂，將他拉到榻前。陸莊主給他裝上手腕關節，又伸手在他尾脊骨與左胸穴道各點了一指。完顏康疼痛漸止，心裡又是憤怒，又是驚奇，還未開言，陸冠英已命人將他押下監禁。眾寨寨主都退了出去。

　　陸莊主轉身對黃蓉與郭靖笑道：「與少年人好勇鬥狠，有失斯文，倒教兩位笑話了。」黃蓉見他的掌法與點穴功夫全是自己家傳的一路，不禁疑心更盛，笑問：「那是什麼人？他是不是偷了寶莊的東西，累得莊主生氣？」陸莊主呵呵大笑，道：「不錯，他們確是搶了大夥兒不少財物。來來來，咱們再看書畫，別讓這小賊掃了清興。」陸冠英退出書房，三人又再觀畫。陸莊主與黃蓉一幅幅的談論山水佈局、人物神態，翎毛草蟲如何，花卉瓜果又是如何。郭靖自是全然不懂。中飯過後，陸莊主命兩名莊丁陪同他們去遊覽張公、善卷二洞，那是天下勝景，洞中奇幻莫名，兩人游到天色全黑，這才盡興而返。晚上臨睡時，郭靖道：「蓉兒，怎麼辦？救不救他？」黃蓉道：「咱們在這兒且再住幾天，我還摸不準那陸莊主的底子。」郭靖道：「他武功與你門戶很近啊。」黃蓉沉吟道：「奇就奇在這裡，莫非他識得梅超風？」兩人猜想不透，只怕隔牆有耳，不敢多談。睡到中夜，忽聽得瓦面上有聲輕響，接著地上擦的一聲。兩人都是和衣而臥，聽得異聲，立即醒覺，同時從床上躍起，輕輕推窗外望，只見一個黑影躲在一叢玫瑰之後。那人四下張望，然後躡足向東走去，瞧這般全神提防的模樣，似是闖進莊來的外人。黃蓉本來只道歸雲莊不過是太湖群雄的總舵，但見了陸莊主的武功後，心知其中必定另有隱秘，決意要探個水落石出，當下向郭靖招了招手，翻出窗子，悄悄跟在那人身後。跟得幾十步，星光下已看清那人是個女子，武功也非甚高，黃蓉加快腳步，逼近前去，那女子臉蛋微微一側，原來卻是穆念慈。黃蓉心中暗笑：「好啊，救意中人來啦。倒要瞧瞧你用什麼手段。」只見穆念慈在園中東轉西走，不多時已迷失了方向。黃蓉知道依這莊園的方位建置，監人的所在必在離上震下的「噬嗑」之位，《易經》曰：「噬嗑，亨，利用獄。」「像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她父親黃藥師精研其理，閒時常與她講解指授。她想這莊園構築雖奇，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哪及得上桃花島中陰陽變化、乾坤倒置的奧妙？在桃花島，禁人的所在反而在幹上兌下的「履」位，取其「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義，更顯主人的氣派。黃蓉心想：「照你這樣走去，一百年也找不到他。」當下俯身在地下抓了一把散泥，見穆念慈正走到歧路，躊躇不決，拈起一粒泥塊向左邊路上擲去，低沉了聲音道：「向這邊走。」閃身躲入了旁邊花叢。穆念慈大吃一驚，回頭看時，卻不見人影，當即提刀在手，縱身過去。黃蓉與郭靖的輕身功夫高她甚遠，早已躲起，哪能讓她找到？穆念慈正感彷徨，心想：「這人不知是好心壞心，反正我找不到路，姑且照他的指點試試。」當上依著向左走去，每到歧路，總有小粒泥塊擲明方向，曲曲折折走了好一陣子，忽聽得嗤的一聲，一粒泥塊遠遠飛去，撞在一間小屋的窗上，眼前一花，兩個黑影從身邊閃過，倏忽不見。穆念慈心念一動，奔向小屋，只見屋前兩名大漢倒在地下，眼睜睜的望著自己，手中各執兵刃，卻便是動彈不得，顯已給人點了穴道。穆念慈心知暗中有高人相助，輕輕推門進去，側耳靜聽，室中果有呼吸之聲。她低聲叫道：「康哥，是你麼？」完顏康早在看守人跌倒時驚醒，聽得是穆念慈的聲音，又驚又喜，忙道：「是我。」穆念慈大喜，黑暗中辨聲走近，說道：「謝天謝地，果然你在這裡，那可好極了，咱們走罷。」完顏康道：「你可帶有寶刀寶劍麼？」穆念慈道：「怎麼？」完顏康輕輕一動，手鐐腳銬上發出金鐵碰撞之聲。穆念慈上去一摸，心中大悔，恨恨的道：「那柄削鐵如泥的匕首，我不該給了黃家妹子。」黃蓉與郭靖躲在屋外竊聽兩人說話。她心中暗笑：「等你著急一會，我再把匕首給你。」

　　穆念慈甚是焦急，道：「我去盜鐵銬的鑰匙。」完顏康道：「你別去，莊內敵人厲害，你去犯險必然失手，無濟於事。」穆念慈道：「那麼我背你出去。」完顏康道：「他們用鐵鏈將我鎖在柱上，背不走的。」穆念慈急得流下淚來，嗚咽道：「那怎麼辦？」完顏康笑道：「你親親我罷。」穆念慈跺腳道：「人家急得要命，你還鬧著玩。」完顏康悄聲笑道：「誰鬧著玩了？這是正經大事啊。」穆念慈並不理他，苦思相救之計。完顏康道：「你怎知我在這裡？」穆念慈道：「我一路跟著你啊。」完顏康心中感動，道：「你靠在我身上，我跟你說。」穆念慈坐在地下草蓆上，偎倚在他懷中。

　　完顏康道：「我是大金國欽使，諒他們也不敢隨便傷我。只是我給羈留在此，卻要誤了父王囑咐的軍國大事，這便如何是好？妹子，你幫我去做一件事。」穆念慈道：「什麼？」完顏康道：「你把我項頸裡那顆金印解下來。」

　　穆念慈伸手到他頸中，摸著了印，將系印的絲帶解開。完顏康道：「這是大金國欽使之印，你拿了趕快到臨安府去，求見宋朝的史彌遠史丞相。」穆念慈道：「史丞相？我一個民間女子，史函相怎肯接見？」

　　完顏康笑道：「他見了這金印，迎接你都還來不及呢。你對他說，我被太湖盜賊劫持在這裡，不能親自去見他。我要他記住一件事：如有蒙古使者到臨安來，決不能相見，拿住了立即斬首。這是大金國聖上的密旨，務須遵辦。」穆念慈道：「那為什麼？」完顏康道：「這些軍國大事，說了你也不懂。只消把這幾句話去對史丞相說了，那就是給我辦了一件大事。要是蒙古的使者先到了臨安，和宋朝君臣見了面，可對咱們大金國大大不利。」穆念慈慍道：「什麼『咱們大金國』？我可是好好的大宋百姓。你若不說個清楚，我不能給你辦這件事。」完顏康微笑道：「難道你將來不是大金國的王妃？」穆念慈霍地站起，說道：「我義父是你親生爹爹，你是好好的漢人。難道你是真心的要做什麼大金國王爺？我只道……只道你……」完顏康道：「怎樣？」穆念慈道：「我一直當你是個智勇雙全的好男兒，當你假意在金國做小王爺，只不過等待機會，要給大宋出一口氣。你，你真的竟然會認賊作父麼？」完顏康聽她語氣大變，喉頭哽住，顯是氣急萬分，當下默然不語。穆念慈又道：「大宋的錦繡江山給金人佔了一大半去，咱們漢人給金人擄掠殘殺，欺壓拷打，難道你一點也不在意麼？你……你……」說到這裡，再也說不下去，把金印往地下一擲，掩面就走。完顏康顫聲叫道：「妹子，我錯啦，你回來。」穆念慈停步，回過頭道：「怎樣？」完顏康道：「等我脫難之後，我不再做什麼勞什子的欽使，也不回到金國去了。我跟你隱居歸農，總好過成日心中難受。」穆念慈歎了口長氣，呆呆不語。她自與完顏康比武之後，一往情深，心中已認定他是個了不起的英雄豪傑。完顏康不肯認父，她料來必是另有深意；他出任金國欽使，她又代他設想，他定是要身居有為之地，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為大宋揚眉吐氣。豈知這一切全是女兒家的癡情呆想，這人哪裡是什麼英雄豪傑，原來直是個貪圖富貴的無恥之徒。她想到傷心之處，只感萬念俱灰。完顏康低聲道：「妹子，怎麼了？」穆念慈不答。完顏康道：「我媽說，你義父是我的親生父親。我還沒能問個清楚，他們兩人就雙雙去世，我一直心頭糊塗。這身世大事，總不能如此不明不白的就此定局。」穆念慈心下稍慰，暗想：「原來他真的還未明白自己身世，那也不能太怪他了。」說道：「拿你金印去見史丞相之事，再也休提。我去找黃家妹子，取了匕首來救你。」

　　黃蓉本擬便將匕首還她，但適才聽了完顏康一番話，氣他為金國謀幹大事，心道：「我爹爹最恨金人，且讓他在這裡關幾天再說。」完顏康卻問：「這莊裡的道路極為古怪，你怎認得出？」穆念慈道：「幸得有兩位高人在暗中指點，卻不知是誰。他們始終不肯露面。」完顏康沉吟片刻，說道：「妹子，下次你再來，只怕給莊中高手發覺。你如真要救我，就去給我找一個人。」穆念慈慍道：「我可不去找什麼死丞相、活丞相。」完顏康道：「不是丞相，是找我師父。」穆念慈「啊」了一聲。

　　完顏康道：「你拿我身邊這條腰帶去，在腰帶的金環上用刀尖刻上『完顏康有難，在太湖西畔歸雲莊』十三個字，到蘇州之北三十里的一座荒山之中，找到有九個死人骷髏頭疊在一起，疊成樣子是上一中三下五，就把這腰帶放在第一個骷髏頭之下。」穆念慈愈聽愈奇，問道：「幹什麼啊？」完顏康道：「我師父雙眼已盲，她摸到金環上刻的字，就會前來救我。因此這些字可要刻得深些。」穆念慈道：「你師父不是那位長春真人丘道長麼？他眼睛怎會盲了？」完顏康道：「不是這個姓丘的道人，是我另外一位師父。你放了腰帶之後，不可停留，須得立即離開。我師父脾氣古怪，如發覺骷髏頭之旁有人，說不定會傷害於你。她武功極高，必能救我脫難。你只在蘇州玄妙觀前等我便了。」穆念慈道：「你得立個誓，決不能再認賊作父，賣國害民。」完顏康怫然不悅，說道：「我一切弄明白之後，自然會照良心行事。你這時逼我立誓，又有什麼用？你不肯為我去求救，也由得你。」

　　穆念慈道：「好！我去給你報信。」從他身上解下腰帶。完顏康道：「妹子，你要走了？過來讓我親親。」穆念慈道：「不！」站起來走向門口。完顏康道：「只怕不等師父來救，他們先將我殺了，那我可永遠見不到你啦。」穆念慈心中一軟，歎了口長氣，走近身去，偎在他懷中，讓他在臉上親了幾下，忽然斬釘截鐵的道：「將來要是你不做好人，我也無法可想，只怨我命苦，惟有死在你的面前。」

　　完顏康軟玉在懷，只想和她溫存一番，說些親熱的言語，多半就此令她回心轉意，終於答允拿了金印去見史丞相，正覺她身子顫抖，呼吸漸促，顯是情動，萬不料她竟會說出這般話來，只呆得一呆，穆念慈已站起離懷，走出門去。出來時黃蓉如前給她指路，穆念慈奔到圍牆之下，輕輕叫道：「前輩既不肯露面，小女子只得望空叩謝大德。」說罷跪在地下，磕了三個頭。只聽得一聲嬌笑，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啊喲，這可不敢當！」抬起頭來，繁星在天，花影遍地，哪裡有半個人影？穆念慈好生奇怪，聽聲音依稀似是黃蓉，但想她怎麼會在此地，又怎識得莊中希奇古怪的道路？沿路思索，始終不得其解，走出離莊十餘里，在一棵大樹下打個盹兒，等到天明，乘了船過得太湖，來到蘇州。

　　那蘇州是東南繁華之地，雖然比不得京城杭州，卻也是錦繡盈城，花光滿路。南宋君臣苟安於江南半壁江山，早忘了北地百姓呻吟於金人鐵蹄下之苦。蘇杭本就富庶，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其時淮河以南的財賦更盡集於此，是以蘇杭二州庭園之麗，人物之盛，天下諸城莫可與京。穆念慈此時於這繁華景象自是無心觀賞，找了個隱僻所在，先將完顏康囑咐的那十三個字在腰帶上細心刻好，撫摸腰帶，想起不久之前，這金帶還是圍在那人腰間，只盼他平安無恙，又再將這金帶圍到身上；更盼他深明大義，自己得與他締結鴛盟，親手將這帶子給他繫上。癡癡的想了一會，將腰帶繫在自己衣衫之內，忍不住心中一蕩：「這條帶子，便如是他手臂抱著我的腰一般。」霎時間紅暈滿臉，再也不敢多想。在一家麵館中匆匆吃了些麵點，眼見太陽偏西，當即趕向北郊，依著完顏康所說路徑去找尋他師父。

　　愈走道路愈是荒涼，眼見太陽沒入山後，遠處傳來一聲聲怪鳥鳴叫，心中不禁惴惴。她離開大道，向山後坳谷中找尋，直到天將全黑，全不見完顏康所說那一堆骷髏骨的蹤影。心下琢磨，且看附近是否有什麼人家，權且借宿一宵，明天早晨再找。當下奔上一個山丘，四下跳望，遙見西邊山旁有所屋宇，心中一喜，當即拔足奔去。走到臨近，見是一座破廟，門楣上一塊破匾寫著「土地廟」三字，在門上輕輕一推，那門砰的一聲，向後便倒，地下灰土飛揚，原來那廟已久無人居。她走進殿去，只見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神像上滿是蛛網塵垢。她按住供桌用力掀了兩下，桌子尚喜完好，於是找些草來拭抹乾淨，再將破門豎起，吃了些乾糧，把背上包裹當作枕頭，就在供桌上睡倒，心裡一靜，立刻想起完顏康的為人，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不禁流下淚來，但念到他的柔情蜜意，心頭又不禁甜絲絲地，這般東思西想，柔腸百轉，直到天交二更方才睡著。睡到半夜，朦朧中忽聽得廟外有一陣颼颼異聲，一凜之下，坐起身來，聲音更加響了。忙奔到門口向外望去，只嚇得心中怦怦亂跳，皓月之下，幾千條青蛇蜿蜓東去，陣陣腥味從門縫中傳了進來。過了良久，青蛇才漸稀少，忽聽腳步聲響，三個白衣男子手持長桿，押在蛇陣之後。她縮在門後不敢再看，只怕被他們發覺，耳聽得腳步聲過去，再在門縫中張望。此時蛇群過盡，荒郊寂靜無聲，她如在夢寐，真難相信適才親眼所見的情景竟是真事。

　　緩緩推開破門，向四下一望，朝著群蛇去路走了幾步，已瞧不到那幾個白衣男子的背影，才稍寬心，正待回廟，忽見遠處岩石上月光照射處有堆白色物事，模樣甚是詭異。她走近看時，低低驚呼一聲，正是一堆整整齊齊的骷髏頭，上一中三下五，不多不少，恰是九顆白骨骷髏頭。她整日就在找尋這九個骷髏頭，然而在深夜之中驀地見到，形狀又如此可怖，卻也不禁心中怦怦亂跳。慢慢走近，從懷中取出完顏康的腰帶，伸右手去拿最上面的那顆骷髏，手臂微微發抖，剛一摸到，五個手指恰好陷入骷髏頂上五個小孔，這一下全然出乎她意料之外，就像骷髏張口咬住了她五指一般，伸手一甩，卻將骷髏頭帶了起來。她大叫一聲，轉身便逃，奔出三步，才想到全是自己嚇自己，不禁失笑，當下將腰帶放在三顆骷髏之上，再將頂端一顆壓在帶上，心想：「他的師父也真古怪，卻不知模樣又是怎生可怕？」她放好之後，心中默祝：「但願師父你老人家拿到腰帶，立刻去將他救出，命他改邪歸正，從此做個好人。」心中正想著那身纏鐵索、手戴鐵銬、模樣英俊、言語動人的完顏康時，突覺肩頭有人輕輕一拍。她這一驚非同小可，當下不敢回頭，右足急點，已躍過了骷髏堆，雙掌護胸，這才轉身，哪知她剛剛轉身，後面肩頭又有人輕輕一拍。

　　她接連五六次轉身，始終見不到背後人影，真不知是人是鬼，是妖是魔？她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動，顫著聲音叫道：「你是誰？」身後有人俯頭過來在她頸上一嗅，笑道：「好香！你猜我是誰。」穆念慈急轉身子，只見一人儒生打扮，手揮折扇，神態瀟灑，正是在北京逼死她義父義母的兇手之一歐陽克。她驚怒交集，料知不敵，回身就奔。歐陽克卻已轉在她的面前，張開雙臂，笑吟吟的等著，她只要再衝幾步，正好撞入他的懷裡。穆念慈急收腳步，向左狂奔，只逃出數丈，那人又已等在前面。她連換了幾個方向，始終擺脫不開。歐陽克見她花容失色，更是高興，明知伸手就可擒到，卻偏要盡情戲弄一番，猶如惡貓捉住老鼠，故意擒之又縱、縱之又擒的以資玩樂一般。穆念慈眼見勢危，從腰間拔出柳葉刀，刷刷兩刀，向他迎頭砍去。歐陽克笑道：「啊喲，別動粗！」身子微側，右手將她雙臂帶在外檔，左手倏地穿出，已摟住她纖腰。穆念慈出手掙扎，只感虎口一麻，柳葉刀已被他奪去拋下，自己身子剛剛掙脫，立時又被他雙手抱著。這一下就如黃蓉在完顏康的欽使行轅外抱住她一般，對方雙手恰好扣住自己脈門，再也動彈不得。歐陽克笑得甚是輕薄，說道：「你拜我為師，就馬上放你，再教你這一招的法門，就只怕那時你反要我整日抱住你不放了。」穆念慈被他雙臂摟緊，他右手又在自己臉蛋上輕輕撫摸，知他不懷好意，心中大急，不覺暈去。過了一會悠悠醒轉，只感全身酸軟，有人緊緊摟住自己，迷糊之中，還道又已歸於完顏康的懷抱，不自禁的心頭一喜，睜開眼來，卻見抱著自己的竟是歐陽克。她又羞又急，掙扎著想要躍起，身子竟自不能移動，張口想喊，才知嘴巴已被他用手帕縛住。只見他盤膝坐在地下，臉上神色卻顯得甚是焦慮緊張，左右各坐著八名白衣女子，每人手中均執兵器，人人凝視著岩石上那堆白骨骷髏，默不作聲。

　　穆念慈好生奇怪，不知他們在搗什麼鬼，回頭一望，更是嚇得魂飛天外，只見歐陽克身後伏著幾千幾萬條青蛇，蛇身不動，口中舌頭卻不住搖晃，月光下數萬條分叉的紅舌波蕩起伏，化成一片舌海，煞是驚人。蛇群中站著三名白衣男子，手持長桿，似乎均有所待，正是先前曾見到過的。她不敢多看，回過頭來，再看那九個骷髏和微微閃光的金環腰帶，突然驚悟：「啊，他們是在等他的師父來臨。瞧這神情，顯然是布好了陣勢向他尋仇，要是他師父孤身到此，怎能抵敵？何況尚有這許多毒蛇。」她心下十分焦急，只盼完顏康的師父不來，卻又盼他師父前來大顯神通，打敗這惡人而搭救自己。等了半個多時辰，月亮漸高，她見歐陽克時時抬頭望月，心想：「莫非他師父要等月至中天，這才出現麼？」眼見月亮升過松樹梢頭，晴空萬里，一碧如洗，四野蟲聲唧唧，偶然遠處傳來幾聲梟鳴，更無別般聲息。歐陽克望望月亮，將穆念慈放在身旁一個女子懷裡，右手取出折扇，眼睛盯住了山邊的轉角。穆念慈知道他們等候之人不久就要過來。靜寂之中，忽聽得遠處隱隱傳過來一聲尖銳慘厲的嘯聲，瞬時之間，嘯聲已到臨近，眼前人影晃動，一個頭披長髮的女人從山崖間轉了出來，她一過山崖，立時放慢腳步，似已察覺左近有人。正是鐵屍梅超風到了。梅超風自得郭靖傳了幾句修習內功的秘訣之後，潛心研練，只一個月功夫，兩腿已能行走如常，內功更大有進益。她既知江南六怪已從蒙古回來，決意追去報仇，乘著小王爺出任欽使，便隨伴南下。她每天子夜修練秘功，乘船諸多不便，因此自行每晚陸行，和完顏康約好在蘇州會齊。豈知完顏康已落入太湖群雄手中，更不知歐陽克為了要報復殺姬裂衣之辱，更要奪她的《九陰真經》，大集群蛇，探到了她夜中必到之地，悄悄的在此等候。她剛轉過山崖，便聽到有數人呼吸之聲，立即停步傾聽，更聽出在數人之後尚有無數極為詭奇的細微異聲。歐陽克見她驚覺，暗罵：「好厲害的瞎婆娘！」折扇輕揮，站起身來，便欲撲上，勁力方透足尖，尚未使出，忽見崖後又轉出一人，他立時收勢，瞧那人時，見他身材高瘦，穿一件青色直綴，頭戴方巾，是個文土模樣，面貌卻看不清楚。

　　最奇的是那人走路絕無半點聲息，以梅超風那般高強武功，行路尚不免有沙沙微聲，而此人毫不著意的緩緩走來，身形飄忽，有如鬼魅，竟似行雲駕霧、足不沾地般無聲無息。那人向歐陽克等橫掃了一眼，站在梅超風身後。歐陽克細看他的臉相，不覺打了個寒噤，但見他容貌怪異之極，除了兩顆眼珠微微轉動之外，一張臉孔竟與死人無異，完全木然不動，說他醜怪也並不醜怪，只是冷到了極處、呆到了極處，令人一見之下，不寒而慄。歐陽克定了定神，但見梅超風一步步的逼近，知她一出手就是凶辣無倫，心想須得先發制人，左手打個手勢，三名驅蛇男子吹起哨子，驅趕群蛇湧了出來。八名白衣女子端坐不動，想是身上均有伏蛇藥物，是以群蛇繞過八女，逕自向前。梅超風聽到群蛇奔行竄躍之聲，便知乃是無數蛇蟲，心下暗叫不妙，當即提氣躍出數丈。趕蛇的男子長桿連揮，成千成萬條青蛇漫山遍野的散了開去。穆念慈凝目望去，見梅超風臉現驚惶之色，不禁代她著急，心想：「這個怪女人難道便是他的師父嗎？」只見她忽地轉身，從腰間抽出一條爛銀也似的長鞭，舞了開來，護住全身，只一盞茶功夫，她前後左右均已被毒蛇圍住。有幾條蛇給哨子聲逼催得急了，竄攻上去，被她鞭風帶到，立時彈出。

　　歐陽克縱聲叫道：「姓梅的妖婆子，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你把《九陰真經》交出來，公子爺就放你走路。」他那日在趙王府中聽到《九陰真經》在梅超風手中，貪念大起，心想說什麼也要將真經奪到，才不枉了來中原走這一遭。若能將叔父千方百計而無法取得的真經雙手獻上，他老人家這份歡喜，可就不用說了。梅超風對他說話毫不理會，把銀鞭舞得更加急了，月色溶溶之下，閃起千條銀光。歐陽克叫道：「你有能耐就再舞一個時辰，我等到你天明，瞧你給是不給？」梅超風暗暗著急，籌思脫身之計，但側耳聽去，四下裡都是蛇聲，她這時已不敢邁步，只怕一動就踏上毒蛇，若給咬中了一口，那時縱有一身武功也是無能為力的了。

　　歐陽克坐下地來，過了一會，洋洋自得的說道：「梅大姊，你這部經書本就是偷來的，二十年來該也琢磨得透啦，再死抱著這爛本子還有什麼用？你借給我瞧瞧，咱們化敵為友，既往不咎，豈不美哉？」梅超風道：「那麼你先撤開蛇陣。」歐陽克笑道：「你先把經本子拋出來。」這《九陰真經》刺在亡夫的腹皮之上，梅超風看得比自己性命還重，哪肯交出？打定了主意：「只要我被毒蛇咬中，立時將經文撕成碎片。」穆念慈張口想叫：「你躍上樹去，毒蛇便咬你不到了！」苦於嘴巴被手帕縛住，叫喊不出。梅超風卻不知左近就有幾棵高大的松樹，心想這般僵持下去，自己內力終須耗竭，當下伸手在懷中一掏，叫道：「好，你姑奶奶認栽啦，你來拿罷。」歐陽克道：「你拋出來。」梅超風叫道：「接著！」右手急揚。

　　穆念慈只聽得嗤嗤嗤幾聲細微的聲響，便見兩名白衣女子倒了下去。歐陽克危急中著地滾倒，避開了她的陰毒暗器，但也已嚇出了一身冷汗，又驚又怒，退後數步，叫道：「好妖婆，我要你死不成，活不得。」

　　梅超風發射三枚「無形釘」，去如電閃，對方竟能避開，不禁暗佩他功夫了得，心中更是著急。歐陽克雙目盯住她的雙手，只要她銀鞭勁勢稍懈，便即驅蛇上前。這時梅超風身旁已有百餘條青蛇橫屍於地，但毒蛇成千成萬，怎能突圍？歐陽克忌憚她銀鞭凌厲，暗器陰毒，卻也不敢十分逼近。又僵持了大半個時辰，月亮偏西，梅超風煩躁焦急，呼吸已感粗重，長鞭舞動時已不如先前遒勁，當下將鞭圈逐步縮小，以節勁力。歐陽克暗喜，驅蛇向前，步步進逼，卻也怕她拚死不屈，臨死時毀去經書，當下全神貫注，只待在緊急關頭躍前搶經。耳聽蛇圈越圍越緊，梅超風伸手到懷裡摸住經文，神色慘然，低低咒罵：「我大仇未復，想不到今夜將性命送在這臭小子的一群毒蛇口裡。」

　　突然之間，半空中如鳴琴，如擊玉，發了幾聲，接著悠悠揚揚，飄下一陣清亮柔和的洞簫聲來。眾人都吃了一驚。歐陽克抬起頭來，只見那青衣怪人坐在一株高松之巔，手按玉簫，正在吹奏。歐陽克暗暗驚奇，自己目光向來極為敏銳，在這月色如晝之際，於他何時爬上樹巔竟是全然沒有察覺，又見松樹頂梢在風中來回晃動，這人坐在上面卻是平穩無比。自己從小就在叔父教導下苦練輕功，要似他這般端坐樹巔，只怕再練二十年也是不成，難道世上真有鬼魅不成？這時簫聲連綿不斷，歐陽克心頭一蕩，臉上不自禁的露出微笑，只感全身熱血沸騰，就只想手舞足蹈的亂動一番，方才舒服。他剛伸手踢足，立時驚覺，竭力鎮攝心神，只見群蛇爭先恐後的湧到松樹之下，昂起了頭，隨著簫聲搖頭擺腦的舞動。驅蛇的三個男子和六名姬人也都奔到樹下，圍著亂轉狂舞，舞到後來各人自撕衣服，抓搔頭臉，條條血痕的臉上卻露出呆笑，個個如癡如狂，哪裡還知疼痛。歐陽克大驚，知道今晚遇上了強敵，從囊中摸出六枚喂毒銀梭，奮力往那人頭、胸、腹三路打去。眼見射到那人身邊，卻被他輕描淡寫的以簫尾逐一撥落，他用簫擊開暗器時口唇未離簫邊，樂聲竟未有片刻停滯。但聽得簫聲流轉，歐陽克再也忍耐不住，扇子一張，就要翩翩起舞。

　　總算他功力精湛，心知只要伸手一舞，除非對方停了簫聲，否則便要舞到至死方休，心頭尚有一念清明，硬生生把伸出去揮扇舞蹈的手縮了回來，心念電轉：「快撕下衣襟，塞住耳朵，別聽他洞簫。」但簫聲實在美妙之極，雖然撕下了衣襟，竟然捨不得塞入耳中。他又驚又怕，登時全身冷汗，只見梅超風盤膝坐在地下，低頭行功，想是正在奮力抵禦簫聲的引誘。這時他姬人中有三個功力較差的已跌倒在地，將自身衣服撕成碎片，身子卻仍在地上亂滾亂轉。穆念慈因被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雖然聽到簫聲後心神蕩漾，情慾激動，好在手足不能自主，反而安安靜靜的臥在地下，只是心煩意亂之極。歐陽克雙頰飛紅，心頭滾熱，喉乾舌燥，內心深處知道再不見機立斷，今晚性命難保，一狠心，伸舌在齒間猛力一咬，乘著劇痛之際心神略分、簫聲的誘力稍減，立時發足狂奔，足不停步的逃出數里之外，再也聽不到絲毫簫聲，這才稍稍寬心，但這時已是精疲力盡，全身虛弱，恍若生了一場大病。心頭只是想：「這怪人是誰？這怪人是誰？」黃蓉與郭靖送走穆念慈後，自回房中安睡。次日白天在太湖之畔遊山玩水，晚上與陸莊主觀畫談文，倒也閒適自在。郭靖知道穆念慈這一去，梅超風日內必到，她下手狠辣，歸雲莊上無人能敵，勢必多傷人眾，與黃蓉商議道：「咱們還是把梅超風的事告知陸莊主，請他放了完顏康，免得莊上有人遭她毒手。」黃蓉搖手道：「不好。完顏康這傢伙不是好東西，得讓他多吃幾天苦頭，這般輕易便放了，只怕他不肯悔改。」其實完顏康是否悔改，她本來半點也不在乎。在她內心深處，反覺這人既是丘處機與梅超風「兩大壞蛋」的徒兒，那也不必改作好人了了，與他不住鬥將下去，倒也好玩。只是他若不改，聽穆念慈口氣，決計不能嫁他，穆念慈既無丈夫，旁人多管閒事，多半又會推給郭靖承受，那卻可糟了，因此完顏康還是悔改的為妙。郭靖道：「梅超風來了怎麼辦？」黃蓉笑道：「七公教咱們的本事，正好在她身上試試。」郭靖知她脾氣如此，爭也無益，也就一笑置之，心想陸莊主對我們甚是禮敬，他莊上遭到危難之時，自當全力護持。過了兩日，兩人不說要走，陸莊主也是禮遇有加，只盼他們多住一時。第三天早晨，陸莊主正與郭、黃二人在書房中閒坐談論，陸冠英匆匆進來，神色有異。他身後隨著一名莊丁，手托木盤，盤中隆起有物，上用青布罩住。陸冠英道：「爹，剛才有人送了這個東西來。」揭開青布，赫然是一個白骨骷髏頭，頭骨上五個指孔，正是梅超風的標記。

　　郭靖與黃蓉知她早晚必來，見了並不在意。陸莊主卻是面色大變，顫聲問道：「這……這是誰拿來的？」說著撐起身來。陸冠英早知這骷髏頭來得古怪，但他藝高人膽大，又是太湖群豪之主，也不把這般小事放在心上，忽見父親如此驚惶，竟是嚇得面色蒼白，倒是大出意料之外，忙道：「剛才有人放在盒子裡送來的。莊丁只道是尋常禮物，開發了賞錢，也沒細問。拿到帳房打開盒子，卻是這個東西，去找那送禮的人，已走得不見了。爹，你說這中間有什麼蹊蹺？」陸莊主不答，伸手到骷髏頂上五個洞中一試，五根手指剛好插入。陸冠英驚道：「難道這五個洞兒是用手指戳的？指力這麼厲害？」陸莊主點了點頭，沉吟了一會，道：「你叫人收拾細軟，趕快護送你媽到無錫城裡北莊暫住。傳令各寨寨主，約束人眾，三天之內不許離開本寨半步，不論見歸雲莊有何動靜，或是火起，或是被圍，都不得來救。」陸冠英大奇，問道：「爹，幹什麼呀？」陸莊主慘然一笑，向郭靖與黃蓉道：「在下與兩位萍水相逢，極是投緣，本盼多聚幾日，只是在下早年結下了兩個極厲害的冤家，眼下便要來尋仇。非是在下不肯多留兩位，實是歸雲莊大……大禍臨頭，要是在下僥倖逃得性命，將來尚有重見之日。不過……不過那也是渺茫得很了。」說著苦笑搖頭，轉頭向書僮道：「取四十兩黃金來。」書僮出房去取。陸冠英不敢多問，照著父親的囑咐自去安排。

　　過不多時，書僮取來黃金，陸莊主雙手奉給郭靖，說道：「這位姑娘才貌雙全，與郭兄真是天生佳偶。在下這一點點菲儀，聊為他日兩位成婚的賀禮，請予笑納。」

　　黃蓉臉上飛紅，心道：「這人眼光好厲害，原來早已看出了我是女子。怎麼他知道我和靖哥哥還沒成親？」郭靖不善客套，只得謝了收下。陸莊主拿起桌旁一個瓷瓶，倒出數十顆朱紅藥丸，用綿紙包了，說道：「在下別無他長，昔日曾由恩師授得一些醫藥道理，這幾顆藥丸配製倒化了一點功夫，服後延年益壽。咱們相識一番，算是在下一點微末的敬意。」

　　藥丸倒出來時一股清香沁人心脾，黃蓉聞到氣息，就知是「九花玉露丸」。她曾相幫父親搜集九種花瓣上清展的露水，知道調配這藥丸要湊天時季節，極費功夫，至於所用藥材多屬珍異，更不用說，這數十顆藥丸的人情可就大了，便道：「九花玉露丸調製不易，我們每人拜受兩顆，已是極感盛情。」陸莊主微微一驚，問道：「姑娘怎識得這藥丸的名字？」黃蓉道：「小妹幼時身子單弱，曾由一位高僧賜過三顆，服了很是見效，因是得知。」陸莊主慘然一笑，道：「兩位不必推卻，反正我留著也是白饒。」黃蓉知他已存了必死之心，也不再說，當即收下。陸莊主道：「這裡已備下船隻，請兩位即速過湖，路上不論遇上什麼怪異動靜，千萬不可理會，要緊要緊！」語氣極為鄭重。郭靖待要聲言留下相助，卻見黃蓉連使眼色，只得點頭答應。黃蓉道：「小妹冒昧，有一事請教。」陸莊主道：「姑娘請說。」黃蓉道：「莊主既知有厲害對頭要來尋仇，明知不敵，何不避他一避？常言道：君子不吃眼前虧。」陸莊主歎了口氣道：「這兩人害得我好苦！我半身不遂，就是拜受這兩人之賜。二十年來，只因我行走不便，未能去尋他們算帳，今日他們自行趕上門來，不管怎樣，定當決死一拚。再說，他們得罪了我師父，我自己的怨仇還在其次，師門大仇，決計不能罷休。我也沒盼望能勝得他兩人，只求拚個同歸於盡，也算是報答師父待我的恩義。」黃蓉尋思：「他怎麼說是兩人？嗯，是了，他只道銅屍陳玄風尚在人間。但不知他怎樣與這兩人結的仇？這是他的倒霉事，也不便細問，另一件事卻好生奇怪。」當下問道：「陸莊主，你瞧出我是個女扮男裝，那也不奇，但你怎能知道我和他還沒成親？我不是跟他住在一間屋子裡麼？」陸莊主給她這麼一問，登時窘住，心道：「你還是黃花閨女，難道我瞧不出來，只是這話倒難以說得明白。你這位姑娘詩詞書畫，件件皆通，怎麼在這上頭這樣糊塗？」正自思量如何回答，陸冠英走進房來，低聲道：「傳過令啦。不過張、顧、王、譚四位寨主說什麼也不肯去，說道就是砍了他們的腦袋，也要在歸雲莊留守。」陸莊主歎道：「難得他們如此義氣！你快送這兩位貴客走罷。

　　黃蓉、郭靖和陸莊主行禮作別，陸冠英送出莊去。莊丁已將小紅馬和驢子牽在船中。郭靖在黃蓉耳邊輕聲問道：「上船不上？」黃蓉也輕聲道：「去一程再回來。」陸冠英心中煩亂，只想快快送走客人，佈置迎敵，哪去留心兩人私語。郭黃二人正要上船，黃蓉一瞥眼間，忽見湖濱遠處一人快步走來，頭上竟然頂著一口大缸，模樣極為詭異。這人足不停步的過來，郭靖與陸冠英也隨即見到。待他走近，只見是個白鬚老頭，身穿黃葛短衫，右手揮著一把大蒲扇，輕飄飄的快步而行，那缸赫然是生鐵鑄成，看模樣總有數百斤重。那人走過陸冠英身旁，對眾人視若無睹，毫不理會的過去，走出數步，身子微擺，缸中忽然潑出些水來。原來缸中盛滿清水，那是更得加上一二百斤的重量了。一個老頭子將這樣一口大鐵缸頂在頭上，竟是行若無事，武功實在高得出奇。陸冠英心頭一凜：「難道此人就是爹爹的對頭？」當下顧不得危險，發足跟去。郭、黃二人對望了一眼，當即跟在他後面。郭靖曾聽六位師父說起當日在嘉興醉仙樓頭與丘處機比武之事，丘處機其時手托銅缸，見師父們用手比擬，顯然還不及這口鐵缸之大，難道眼前這老人的武功尚在長春子丘處機之上？那老者走出里許，來到了一條小河之濱，四下都是亂墳。陸冠英心想：「這裡並無橋樑，瞧他是沿河東行呢還是向西？」他心念方動，卻不由得驚得呆了，只見那老者足不停步的從河面上走了過去，身形凝穩，河水只浸及小腿。他過了對岸，將大鐵缸放在山邊長草之中，飛身躍在水面，又一步步的走回。黃蓉與郭靖都曾聽長輩談起各家各派的武功，別說從未聽過頭頂鐵缸行走水面，就是空身登萍渡水，那也只是故神其說而已，世上豈能真有這般武功？此刻親眼見到，卻又不由得不信，心中對那老者欽佩無已。

　　那老者一捋白鬚，哈哈大笑，向陸冠英道：「閣下便是太湖群雄之首的陸少莊主了？」陸冠英躬身道：「不敢，請教太公尊姓大名？」那老者向郭、黃二人一指道：「還有兩個小哥，一起過來罷。」陸冠英回過頭來，見到郭、黃跟在後面，微感驚訝。原來郭、黃二人輕功了得，跟蹤時不發聲響，而陸冠英全神注視著老者，竟未察覺兩人在後。

　　郭、黃二人拜倒，齊稱：「晚輩叩見太公。」那老者呵呵笑道：「免了，免了。」向陸冠英道：「這裡不是說話之所，咱們找個地方坐坐。」陸冠英心下琢磨：「不知此人到底是不是我爹爹對頭？」當即單刀直入，問道：「太公可識得家父？」那老者道：「陸莊主麼？老夫倒未曾見過。」陸冠英見他似非說謊，又問：「家父今日收到一件奇怪的禮物，太公可知道這件事麼？」那老者問道：「什麼奇怪禮物？」陸冠英道：「是一個死人的骷髏頭，頭頂有五個洞孔。」那老者道：「這倒奇了，可是有人跟令尊鬧著玩麼？」陸冠英心道：「此人武功深不可測，若要和爹爹為難，必然正大光明的找上門來，何必騙人撒謊？他既真的不知，我何不邀他來到莊上，只要他肯出手相助，再有多厲害的對頭也不足懼了。」想到此處，不覺滿臉堆歡，說道：「若蒙太公不棄，請到敝莊奉茶。」那老者微一沉吟道：「那也好。」陸冠英大喜，恭恭敬敬的請那老者先行。

　　那老者向郭靖一指道：「這兩個小哥也是貴莊的罷。」陸冠英道：「這兩位是家父的朋友。」那老者不再理會，昂然而行，郭、黃二人跟隨在後。到得歸雲莊上，陸冠英請那老者在前廳坐下，飛奔入內報知父親。

　　過不多時，陸莊主坐在竹榻之上，由兩名家丁從內抬了出來，向那老者作揖行禮，說道：「小可不知高人駕臨，有失迎迓，罪過罪過。」那老者微一欠身，也不回禮，淡淡的道：「陸莊主不必多禮。」陸莊主道：「敢問太公高姓大名。」老者道：「老夫姓裘，名叫千仞。」陸莊主驚道：「敢是江湖上人稱鐵掌水上飄的裘老前輩？」裘千仞微微一笑，道：「你倒好記性，還記得這個外號。老夫已有二十多年沒在江湖上走動，只怕別人早忘記啦！」「鐵掌水上飄」的名頭早二十年在江湖上確是非同小可。陸莊主知道此人是湖南鐵掌幫的幫主，本來雄霸湖廣，後來不知何故，忽然封劍歸隱，時日隔得久了，江湖後輩便都不知道他的名頭，見他突然這時候到來，好生驚疑，問道：「裘老前輩駕臨敝地，不知有何貴幹？若有用得著晚輩之處，當得效勞。」裘千仞一捋鬍子，笑道：「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總是老夫心腸軟，塵緣未盡……嗯，我想借個安靜點兒的地方做會功夫，咱們晚間慢慢細說。」陸莊主見他神色間似無惡意，但總不放心，問道：「老前輩道上可曾撞到黑風雙煞麼？」裘千仞道：「黑風雙煞？這對惡鬼還沒死麼？」陸莊主聽了這兩句話心中大慰，說道：「英兒，請裘老前輩去我書房休息。」裘千仞向各人點點頭，隨了陸冠英走向後面。

　　陸莊主雖沒見過裘千仞的武功，但素仰他的威名，知道當年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在華山絕頂論劍，也曾邀他到場，只是他適有要事，未能赴約，但既受到邀請，自是武功卓絕，非同小可，縱使不及王重陽等五人，諒亦相差不遠，有他在這裡，黑風雙煞是不能為惡的了，當下向郭靖及黃蓉道：「兩位還沒走，真好極了。這位裘老前輩武功極高，常人難以望其項背，天幸今日湊巧到來，我還忌憚什麼對頭？待會兩位請自行在臥室中休息，只要別出房門，那就沒事。」黃蓉微笑道：「我想瞧瞧熱鬧，成麼？」陸莊主沉吟道：「就怕對頭來的人多，在下照應不到，誤傷了兩位。好罷，待會兩位請坐在我身旁，不可遠離。有裘老前輩在此，鼠輩再多，又何足道哉！」黃蓉拍手笑道：「我就愛瞧人家打架。那天你打那個金國小王爺，真好看極啦。」

　　陸莊主道：「這次來的是那個小王爺的師父，本事可比他大得多，因此我擔了心。」黃蓉道：「咦，你怎麼知道？」陸莊主道：「黃姑娘，武功上的事兒，你就不大明白啦。那金國小王爺以手指傷我英兒小腿，便是用手指在骷髏頭頂上戳五個洞孔的武功。」黃蓉道：「哪，我明白啦。王獻之的字是王羲之教的，王羲之是跟衛夫人學的，衛夫人又是以鍾繇為師，行家一瞧，就知道誰的書畫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陸莊主笑道：「姑娘真是聰明絕頂，一點便透。只見我這兩個對頭奸惡狠毒，比之鍾王，卻是有辱先賢了。」

　　黃蓉拉拉郭靖的手，說道：「咱們去瞧瞧那白鬍子老公公在練什麼功夫。」陸莊主驚道：「唉，使不得，別惹惱了他。」黃蓉笑道：「不要緊。」站起身便走。

　　陸莊主坐在椅上，行動不得，心中甚是著急：「這姑娘好不頑皮，這哪裡是偷看得的？」只得命莊丁抬起竹榻，趕向書房，要設法攔阻，只見郭黃二人已彎了腰，俯眼在紙窗上向裡張望。黃蓉聽得莊丁的足步聲，急忙轉身搖手，示意不可聲張，同時連連向陸莊主招手，要他過來觀看。陸莊主生怕要是不去，這位小姐發起嬌嗔來，非驚動裘千仞不可，當下命莊丁放輕腳步，將自己扶過去，俯眼窗紙，在黃蓉弄破的小孔中向裡一張，不禁大奇，只見裘千仞盤膝而坐，雙目微閉，嘴裡正噴出一縷縷的煙霧，連續不斷。

　　陸莊主是武學名家的弟子，早年隨師學藝之時，常聽師父說起各家各派的高深武學，卻從未曾聽說口中能噴煙霧的，當下不敢再瞧，一拉郭靖的衣袖，要他別再偷看。郭靖尊重主人，同時也覺不該窺人隱秘，當即站直身子，牽了黃蓉的手，隨陸莊主來到內堂。黃蓉笑道：「這老頭兒好玩得緊，肚子裡生了柴燒火！」陸莊主道：「那你又不懂啦，這是一門厲害之極的內功。」黃蓉道：「難道他嘴裡能噴出火來燒死人麼？」這句話倒非假作癡呆，裘千仞這般古怪功夫，她確是極為納罕。陸莊主道：「火是一定噴不出來的，不過既能有如此精湛的內功，想來摘花採葉都能傷人了。」黃蓉笑道：「啊，碎挼花打人！」陸莊主微微一笑，說道：「姑娘好聰明。」

　　原來唐時有無名氏作小詞《菩薩蠻》一首道：「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挼花打人。」這首詞流傳很廣，後來出了一樁案子，一個惡婦把丈夫兩條腿打斷了，唐宣宗皇帝得知後，曾笑對宰相道：「這不是『碎挼花打人』麼？」是以黃蓉用了這個典故。

　　陸莊主見裘千仞如此功力，心下大慰，命陸冠英傳出令去，派人在湖面與各處道路上四下巡邏，見到行相奇特之人，便以禮相敬，請上莊來；又命人大開莊門，只待迎賓。到得傍晚，歸雲莊大廳中點起數十支巨燭，照耀得白晝相似，中間開了一席酒席，陸冠英親自去請裘千仞出來坐在首席。郭靖與黃蓉坐了次席，陸莊主與陸冠英在下首相陪。陸莊主敬了酒後，不敢動問裘千仞的來意，只說些風土人情不相干的閒話。酒過數巡，裘千仞道：「陸老弟，你們歸雲莊是太湖群雄的首腦，你老弟武功自是不凡的了，可肯露一兩手，給老夫開開眼界麼？」陸莊主忙道：「晚輩這一點微末道行，如何敢在老前輩面前獻醜？再說晚輩殘廢已久，從前恩師所傳的一點功夫，也早擱下了。」裘千仞道：「尊師是哪一位？說來老夫或許相識。」陸莊主一聲長歎，臉色慘然，過了良久，才道：「晚輩愚魯，未能好生侍奉恩師，復為人所累，致不容於師門。言之可羞，且不敢有玷恩師清譽。還請前輩見諒。」陸冠英心想：「原來爹爹是被師父逐出的，因此他從不顯露會武，連我也不知他竟是武學高手。若不是那日那金狗逞兇傷我，只怕爹爹永遠不會出手。他一生之中，必定有一件極大的傷心恨事。」心中不禁甚是難受。

　　裘千仞道：「老弟春秋正富，領袖群雄，何不乘此時機大大振作一番？出了當年這口惡氣，也好教你本派的前輩悔之莫及。」陸莊主道：「晚輩身有殘疾，無德無能，老前輩的教誨雖是金石良言，晚輩卻是力不從心。」裘千仞道：「老弟過謙了。在下眼見有一條明路，卻不知老弟是否有意？」陸莊主道：「敢請老前輩指點迷津。」裘千仞微微一笑，只管吃菜，卻不接口。陸莊主知道這人隱姓埋名二十餘年，這時突然在江南出現，必是有所為而來，他是前輩高人，不便直言探問，只好由他自說。裘千仞道：「老弟既然不願見示師門，那也罷了。歸雲莊威名赫赫，主持者自然是名門弟子。」陸莊主微笑道：「歸雲莊的事，向來由小兒冠英料理。他是臨安府雲棲寺枯木大師的門下。」裘千仞道：「啊，枯木是仙霞派中的好手，那是少林一派的旁支，外家功夫也算是過得去的。少莊主露一手給老朽開開眼界如何？」陸莊主道：「難得裘老前輩肯加指點，那真是孩兒的造化。」陸冠英也盼望他指點幾手，心想這樣的高人曠世難逢，只要點撥我一招一式，那就終身受用不盡，當下走到廳中，說道：「請太公指點。」拉開架式，使出生平最得意的一套「羅漢伏虎拳」來，拳風虎虎，足影點點，果然名家弟子，武功有獨到之處，打得片刻，突然一聲大吼，恍若虎嘯，燭影搖晃，四座風生。眾莊丁寒戰股慄，相顧駭然。他打一拳，喝一聲，威風凜凜，宛然便似一頭大蟲。便在縱躍翻撲之際，突然左掌豎立，成如來佛掌之形。原來這套拳法中包含猛虎羅漢雙形，猛虎剪撲之勢、羅漢搏擊之狀，同時在一套拳法中顯示出來。再打一陣，吼聲漸弱，羅漢拳法卻越來越緊，最後砰的一拳，擊在地下，著拳處的方磚立時碎裂。陸冠英托地躍起，左手擎天，右足踢鬥，巍然獨立，儼如一尊羅漢佛像，更不稍有晃動。郭靖與黃蓉大聲喝彩，連叫：「好拳法！」陸冠英收勢回身，向裘千仞一揖歸座。裘千仞不置可否，只是微笑。陸莊主問道：「孩兒這套拳還可看得麼？」裘千仞道：「也還罷了。」陸莊主道：「不到之處，請老前輩點撥。」裘千仞道：「令郎的拳法用以強身健體，再好不過了，但說到制勝克敵，卻是無用。」陸莊主道：「要聽老前輩宏教，以開茅塞。」郭靖也是好生不解：「少莊主的武功雖非極高，但怎麼能說『無用』？」裘千仞站起身來，走到天井之中，歸座時手中已各握了一塊磚頭。只見他雙手也不怎麼用勁，卻聽得格格之聲不絕，兩塊磚頭已碎成小塊，再捏一陣，碎塊都成了粉末，簌簌簌的都掉在桌上。席上四人一齊大驚失色。

　　裘千仞將桌面上的磚粉掃入衣兜，走到天井裡抖在地下，微笑回座，說道：「少莊主一拳碎磚，當然也算不易。但你想，敵人又不是磚頭，豈能死板板的放在那裡不動？任由你伸拳去打？再說，敵人的內勁若是強過了你，你這拳打在他身上，反彈出來，自己不免反受重傷。」陸冠英默然點頭。裘千仞歎道：「當今學武之人雖多，但真正稱得上有點功夫的，也只寥寥這麼幾個而已。」黃蓉問道：「是哪幾個？」裘千仞道：「武林中自來都說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為天下之最。講到功力深厚，確以中神通王重陽居首，另外四人嘛，也算各有獨到之處。但有長必有短，只要明白了各人的短處，攻隙擊弱，要制服他們卻也不難。」此言一出，陸莊主、黃蓉、郭靖三人都大吃一驚。陸冠英未知這五人威名，反而並不如何訝異。黃蓉本來見了他頭頂鐵缸、踏水過河，口噴煙霧，手碎磚石四項絕技，心下甚是佩服，這時聽他說到她爹爹時言下頗有輕視之意，不禁氣惱，笑吟吟的問道：「那麼老前輩將這五人一一打倒，揚名天下，豈不甚好？」裘千仞道：「王重陽是已經過世了。那年華山論劍，我適逢家有要事，不能赴會，以致天下武功第一的名頭給這老道士得了去。當時五人爭一部《九陰真經》，說好誰武功最高，這部經就歸誰，當時比了七日七夜，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盡皆服輸。後來王重陽逝世，於是又起波折。聽說那老道臨死之時，將這部經書傳給了他師弟周伯通。東邪黃藥師趕上口去，周伯通不是他對手，給他搶了半部經去。這件事後來如何了結，就不知道了。」

　　黃蓉與郭靖均想：「原來中間竟有這許多周折。那半部經書卻又給黑風雙煞盜了去。」

　　黃蓉道：「既然你老人家武功第一，那部經書該歸您所有啊。」裘千仞道：「我也懶得跟人家爭了。那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都是半斤八兩，這些年來人人苦練，要爭這天下第一的名頭。二次華山論劍，熱鬧是有得看的。」黃蓉道：「還有二次華山論劍麼？」裘千仞道：「二十五年一世啊。老的要死，年輕的英雄要出來。屈指再過一年，又是華山論劍之期，可是這些年中，武林中又有什麼後起之秀？眼見相爭的還是我們幾個老傢伙。唉，後繼無人，看來武學衰微，卻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了。」說著不住搖頭，甚為感慨。黃蓉道：「您老人家明年上華山嗎？要是您去，帶我們去瞧瞧熱鬧，好不？我最愛看人家打架。」裘千仞道：「嘿，孩子話！那豈是打架？我本是不想去的，一隻腳已踏進了棺材了，還爭這虛名幹什麼？不過眼下有件大事，有關天下蒼生氣運，我若是貪圖安逸，不出來登高一呼，免不得萬民遭劫，生靈塗炭，實是無窮之禍。」四人聽他說得厲害，忙問端的。裘千仞道：「這是機密大事，郭、黃二位小哥不是江湖上人物，還是不要預聞的好。」黃蓉笑道：「陸莊主是我好朋友，只要你對他說了，他卻不會瞞我。」陸莊主暗罵這位姑娘好頑皮，但也不便當面不認。裘千仞道：「既然如此，我就向各位說了，但事成之前，可千萬不能洩漏。」郭靖心想：「我們跟他非親非故，既是機密，還是不聽的好。」當下站起身來，說道：「晚輩二人告辭。」牽了黃蓉的手就要退席。裘千仞卻道：「兩位是陸莊主好友，自然不是外人，請坐，請坐。」說著伸手在郭靖肩上一按。郭靖覺得來力也非奇大，只是長者有命，不敢運力抵禦，只得乘勢坐回椅中。

　　裘千仞站起來向四人敬了一杯酒，說道：「不出半年，大宋就是大禍臨頭了，各位可知道麼？」各人聽他出語驚人，無不聳然動容。陸冠英揮手命眾莊丁站到門外，侍候酒食的僮僕也不要過來。裘千仞道：「老夫得到確實訊息，六個月之內，金兵便要大舉南征，這次兵勢極盛，大宋江山必定不保。唉，這是氣數使然，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了。」郭靖驚道：「那麼裘老前輩快去稟告大宋朝廷，好得早作防備，計議迎敵。」裘千仞白了他一眼，說道：「年輕人懂得什麼？宋朝若是有了防備，只有兵禍更慘。」陸莊主等都不明其意，怔怔的瞧著他。只聽他說道：「我苦思良久，要天下百姓能夠安居樂業，錦繡江山不致化為一片焦土，只有一條路。老夫不遠千里來到江南，為的就是這件事。聽說寶莊拿住了大金國的小王爺與兵馬指揮使段大人，請他們一起到席上來談談如何？」陸莊主不知他如何得訊，忙命莊丁將兩人押上來，除去足鐐手銬，命兩人坐在下首，卻不命人給他們杯筷。郭靖與黃蓉見完顏康被羈數日，頗見憔悴。那段大人年紀五十開外，滿面鬍子，神色甚是惶恐。

　　裘千仞向完顏康道：「小王爺受驚了。」完顏康點點頭，心想：「郭、黃二人在此不知何事？」那日他在陸莊主書房中打鬥，慌亂之際，沒見到他二人避在書架之側。這時三人相互瞧了幾眼，也不招呼。裘千仞向陸莊主道：「寶莊眼前有一樁天大的富貴，老弟見而不取，卻是為何？」陸莊主奇道：「晚輩廁身草莽，有何富貴可言？」裘千仞道：「金兵南下，大戰一起，勢必多傷人命。老弟結連江南豪傑，一齊奮起，設法消弭了這場兵禍，豈不是好？」陸莊主心想：「這確是大事。」忙道：「能為國家出一把力，救民於水火之中，原是我輩份所當為之事。晚輩心存忠義，但朝廷不明，奸道當道，空有此志，也是枉然。求老前輩指點一條明路，晚輩深感恩德。至於富貴什麼的，晚輩卻決不貪求。」裘千仞連捋鬍子，哈哈大笑，正要說話，一名莊丁飛奔前來，說道：「張寨主在湖裡迎到了六位異人，已到莊前。」陸莊主臉上變色，叫道：「快請。」心想：「怎麼共有六人？黑風雙煞尚有幫手？」

## 第14回　桃花島主

　　只見五男一女，走進廳來，卻是江南六怪。他們自北南來，離故鄉日近，這天經過太湖，忽有江湖人物上船來慇勤接待。六怪離鄉已久，不明江南武林現況，當下也不顯示自己身份，只朱聰用江湖切口與他們對答了幾句。上船來的原來是歸雲莊統下的張寨主，他奉了陸冠英之命，在湖上迎迓老莊主的對頭，聽得哨探的小嘍囉報知江南六怪形相奇異，身攜兵刃，料想必是莊主等候之人，心中又是忌憚又是厭恨，迎接六人進莊。郭靖陡然見到六位師父，大喜過望，搶出去跪倒磕頭，叫道：「大師父、二師父、三師父、四師父、六師父、七師父，你們都來了，那真好極啦。」他把六位師父一一叫到，未免囉唆，然語意誠摯，顯是十分欣喜。六怪雖然惱怒郭靖隨黃蓉而去，但畢竟對他甚是鍾愛，出其不意的在此相逢，心頭一喜，原來的氣惱不由得消了大半。韓寶駒罵道：「小子，你那小妖精呢？」韓小瑩眼尖，已見到黃蓉身穿男裝，坐在席上，拉了拉韓寶駒的衣襟，低聲道：「這些事慢慢再說。」陸莊主本也以為對頭到了，眼見那六人並不相識，郭靖又叫他們師父，當即寬心，拱手說道：「在下腿上有病，不能起立，請各位恕罪。」忙命莊客再開一席酒筵。郭靖說了六位師父的名頭。陸莊主大喜，道：「在下久聞六俠英名，今日相見，幸何如之。」神態著實親熱。那裘千仞卻大刺刺的坐在首席，聽到六怪的名字，只微微一笑，自顧飲酒吃菜。韓寶駒第一個有氣，問道：「這位是誰？」陸莊主道：「好教六俠歡喜，這位是當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前輩高人。」六俠吃了一驚。韓小瑩道：「是桃花島黃藥師？」韓寶駒道：「莫非是九指神丐？」陸莊主道：「都不是。這位是鐵掌水上飄裘老前輩。」柯鎮惡驚道：「是裘千仞老前輩？」裘千仞仰天大笑，神情甚是得意。這時莊客已開了筵席，六怪依次就座。郭靖也去師父一席共座，拉黃蓉同去時，黃蓉卻笑著搖頭，不肯和六怪同席。陸莊主笑道：「我只道郭老弟不會武功，哪知卻是名門弟子，良賈深藏若虛，在下真是走眼了。」郭靖站起身來，說道：「弟子一點微末功夫，受師父們教誨，不敢在人前炫示，請莊主恕罪。」柯鎮惡聽了兩人對答，知道郭靖懂得謙抑，心下也自喜歡。裘千仞道：「六俠也算得是江南武林的成名人物了，老夫正有一件大事，能得六俠襄助，那就更好。」陸莊主道：「六位進來時，裘老前輩正要說這件事。現下就請老前輩指點明路。」裘千仞道：「咱們身在武林，最要緊的是俠義為懷，救民疾苦。現下眼見金國大兵指日南下，宋朝要是不知好歹，不肯降順，交起兵來不知要殺傷多少生靈。常言道得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老夫這番南來，就是要聯絡江南豪傑，響應金兵，好教宋朝眼看內外夾攻，無能為力，就此不戰而降。這件大事一成，且別說功名富貴，單是天下百姓感恩戴德，已然不枉了咱們一副好身手、不枉了『俠義』二字。」此言一出，江南六怪勃然變色，韓氏兄妹立時就要發作。全金髮坐在兩人之間，雙手分拉他們衣襟，眼睛向陸莊主一飄，示意看主人如何說話。

　　陸莊主對裘千仞本來敬佩得五體投地，忽然聽他說出這番話來，不禁大為驚訝，陪笑道：「晚輩雖然不肖，身在草莽，但忠義之心未敢或忘。金兵既要南下奪我江山，害我百姓，晚輩必當追隨江南豪傑，誓死與之周旋。老前輩適才所說，想是故意試探晚輩來著。」裘千仞道：「老弟怎地目光如此短淺？相助朝廷抗金，有何好處？最多是個岳武穆，也只落得風波亭慘死。」陸莊主驚怒交迸，原本指望他出手相助對付黑風雙煞，哪知他空負絕藝，為人卻這般無恥，袍袖一拂，凜然說道：「晚輩今日有對頭前來尋仇，本望老前輩仗義相助，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晚輩就是頸血濺地，也不敢有勞大駕了，請罷。」雙手一拱，竟是立即逐客。江南六怪與郭靖、黃蓉聽了，都是暗暗佩服。裘千仞微笑不語，左手握住酒杯，右手兩指捏著杯口，不住團團旋轉，突然右手平伸向外揮出，掌緣擊在杯口，托的一聲，一個高約半寸的磁圈飛了出去，跌落在桌面之上。他左手將酒杯放在桌中，只見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原來竟以內功將酒杯削去了一圈。擊碎酒杯不難，但舉掌輕揮，竟將酒杯如此平整光滑的切為兩截，功力實是深到了極處。陸莊主知他挾藝相脅，正自沉吟對付之策，那邊早惱了馬王神韓寶駒。他一躍離座，站在席前，叫道：「無恥老匹夫，你我來見個高下。」裘千仞說道：「久聞江南七怪的名頭，今日正好試試真假，六位一齊上罷。」陸莊主知道韓寶駒和他武功相差太遠，聽他叫六人同上，正合心意，忙道：「江南六俠向來齊進齊退，對敵一人是六個人，對敵千軍萬馬也只是六個人，向來沒哪一位肯落後的。」朱聰知他言中之意，叫：「好，我六兄弟今日就來會會你這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手一擺，五怪一齊離座。裘千仞站起身來，端了原來坐的那張椅子，緩步走到廳心，將椅放下，坐了下去，右足架在左足之上，不住搖晃，不動聲色的道：「老夫就坐著和各位玩玩。」柯鎮惡等倒抽了一口涼氣，均知此人若非有絕頂武功，怎敢如此托大？郭靖見過裘千仞諸般古怪本事，知道六位師父決非對手，自己身受師父重恩，豈能不先擋一陣？雖然一動手自己非死即傷，但事到臨頭，決不能自惜其身，當下急步搶在六怪之前，向裘千仞抱拳說道：「晚輩先向老前輩討教幾招。」裘千仞一怔，仰起了頭哈哈大笑。說道：「父母養你不易，你這條小命何苦送在此地？」柯鎮惡等齊聲叫道：「靖兒走開！」郭靖怕眾師父攔阻，不敢多言，左腿微屈，右手畫個圓圈，呼的一掌推出。這一招正是「降龍十八掌」中的「亢龍有悔」，經過這些時日的不斷苦練，比之洪七公初傳之時，威力已強了不少。裘千仞見韓寶駒躍出之時功夫也不如何高強，心想他們的弟子更屬尋常，哪知他這一掌打來勢道竟這般強勁，雙足急點，躍在半空，只聽喀喇一聲，他所坐的那張紫檀木椅子已被郭靖一掌打塌。裘千仞落下地來，神色間竟有三分狼狽，怒喝：「小子無禮！」郭靖存著忌憚之心，不敢跟著進擊，說道：「請前輩賜教。」黃蓉存心要擾亂裘千仞心神，叫道：「靖哥哥，別跟這糟老頭子客氣！」裘千仞成名以來，誰敢當面呼他「糟老頭子」？大怒之下，便要縱身過去發掌相擊，但轉念想起自己身份，冷笑一聲，先出右手虛引，再發左手摩眉掌，見郭靖側身閃避，引手立時鉤拿回撤，摩眉掌順手搏進，轉身坐盤，右手迅即挑出，已變塌掌。黃蓉叫道：「那有什麼希奇？這是『通臂六合掌』中的『孤雁出群』！」裘千仞這套掌法正是「通臂六合掌」，那是從「通臂五行掌」中變化出來。招數雖然不奇，他卻已在這套掌法上花了數十載寒暑之功。所謂通臂，乃雙臂貫為一勁之意，倒不是真的左臂可縮至右臂，右臂可縮至左臂。郭靖見他右手發出，左手往右手貫勁，左手隨發之時，右手往回帶撤，以增左手之力，雙手確有相互應援、連環不斷之巧，一來見過他諸般奇技，二來應敵時識見不足，心下怯了，不敢還手招架，只得連連倒退。裘千仞心道：「這少年一掌碎椅，原來只是力大，武功平常得緊。」當下「穿掌閃劈」、「撩陰掌」、「跨虎蹬山」，越打越是精神。黃蓉見郭靖要敗，心中焦急，走近他身邊，只要他一遇險招，立時上前相助。郭靖閃開對方斜身蹬足，瞥眼只見黃蓉臉色有異，大見關切，心神微分，裘千仞得勢不容情，一招「白蛇吐信」，拍的一掌，平平正正的擊在郭靖胸口之上。黃蓉和江南六怪、陸氏父子齊聲驚呼，心想以他功力之深，這一掌正好擊在胸口要害，郭靖不死必傷。郭靖吃了這掌，也是大驚失色，但雙臂一振，胸口竟不感如何疼痛，不禁大惑不解。黃蓉見他突然發楞，以為必是被這死老頭的掌力震昏了，忙縱身上前扶住，叫道：「靖哥哥你怎樣？」心中一急，兩道淚水流了下來。

　　郭靖卻道：「沒事！我再試試。」挺起胸膛，走到裘千仞面前，叫道：「你是鐵掌老英雄，再打我一掌。」裘千仞大怒，運勁使力，蓬的一聲，又在郭靖胸口打了一掌。郭靖哈哈大笑，叫道：「師父，蓉兒，這老兒武功稀鬆平常。他不打我倒也罷了，打我一掌，卻漏了底子。」一語方畢，左臂橫掃，逼到裘千仞的身前，叫道：「你也吃我一掌！」

　　裘千仞見他左臂掃來，口中卻說「吃我一掌」，心道：「你臂中套拳，誰不知道？」雙手摟懷，來撞他左臂。哪知郭靖這招「龍戰於野」是降龍十八掌中十分奧妙的功夫，左臂右掌，均是可實可虛，非拘一格，眼見敵人擋他左臂，右掌忽起，也是蓬的一聲，正擊在他右臂連胸之處，裘千仞的身子如紙鷂斷線般直向門外飛去。

　　眾人驚叫聲中，門口突然出現了一人，伸手抓住裘千仞的衣領，大踏步走進廳來，將他在地下一放，凝然而立，臉上冷冷的全無笑容。眾人瞧這人時，只見她長髮披肩，抬頭仰天，正是鐵屍梅超風。眾人心頭一寒，卻見她身後還跟著一人，那人身材高瘦，身穿青色布袍，臉色古怪之極，兩顆眼珠似乎尚能微微轉動，除此之外，肌肉口鼻，盡皆僵硬如木石，直是一個死人頭裝在活人的軀體上，令人一見之下，登時一陣涼氣從背脊上直冷下來，人人的目光與這張臉孔相觸，便都不敢再看，立時將頭轉開，心中怦然而動。

　　陸莊主萬料不到裘千仞名滿天下，口出大言，竟然如此的不堪一擊，本是又好氣又好笑，忽見梅超風驀地到來，心中更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完顏康見到師父，心中大喜，上前拜見。眾人見他二人竟以師徒相稱，均感詫異。陸莊主雙手一拱，說道：「梅師姊，二十年前一別，今日終又重會，陳師哥可好？」六怪與郭靖聽他叫梅超風為師姊，登時面面相覷，無不凜然。柯鎮噁心道：「今日我們落入了圈套，梅超風一人已不易敵，何況更有她的師弟。」黃蓉卻是暗暗點頭：「這莊主的武功文學、談吐行事，無一不是學我爹爹，我早就疑心他與我家必有什麼淵源，果然是我爹爹的弟子。」梅超風冷然道：「說話的可是陸乘風陸師弟？」陸莊主道：「正是兄弟，師姊別來無恙？」梅超風道：「說什麼別來無恙？我雙目已盲，你瞧不出來嗎？你玄風師哥也早給人害死了，這可稱了你的心意麼？」陸乘風又驚又喜，驚的是黑風雙煞橫行天下，怎會栽在敵人手裡？喜的是強敵少了一人，而剩下的也是雙目已盲，但想到昔日桃花島同門學藝的情形，不禁歎了口氣，說道：「害死陳師哥的對頭是誰？師姊可報了仇麼？」梅超風道：「我正在到處找尋他們。」陸乘風道：「小弟當得相助一臂之力，待報了本門怨仇之後，咱們再來清算你我的舊帳。」梅超風哼了一聲。

　　韓寶駒拍桌而起，大嚷：「梅超風，你的仇家就在這裡。」便要向梅超風撲去，全金髮急忙伸手拉住。梅超風聞聲一呆，說道：「你……你……」裘千仞被郭靖一拳打得痛徹心肺，這時才疼痛漸止，朗然說道：「說什麼報仇算帳，連自己師父給人害死了都不知道，還逞哪一門子的英雄好漢？」梅超風一翻手，抓住他手腕，喝道：「你說什麼？」裘千仞被她握得痛入骨髓，急叫：「快放手！」梅超風毫不理會，只是喝道：「你說什麼？」裘千仞道：「桃花島主黃藥師給人害死了！」

　　陸乘風驚叫：「你這話可真？」裘千仞道：「為什麼不真？黃藥師是被王重陽門下全真七子圍攻而死的。」他此言一出，梅超風與陸乘風放聲大哭。黃蓉咕咚一聲，連椅帶人仰天跌倒，暈了過去。眾人本來不信黃藥師絕世武功，竟會被人害死，但聽得是被全真七子圍攻，這才不由得不信。以馬鈺、丘處機、王處一眾人之能，合力對付，黃藥師多半難以抵擋。郭靖忙抱起黃蓉，連叫：「蓉兒，醒來！」見她臉色慘白，氣若游絲，心中惶急，大叫：「師父，師父，快救救她。」朱聰過來一探她鼻息，說道：「別怕，這只是一時悲痛過度，昏厥過去，死不了！」運力在她掌心「勞宮穴」揉了幾下。黃蓉悠悠醒來，大哭叫道：「爹爹呢？爹爹，我要爹爹！」陸乘風差愕異常，隨即省悟：「她如不是師父的女兒，怎會知道九花玉露丸？」他淚痕滿面，大聲叫道：「小師妹，咱們去跟全真教的賊道們拚了。梅超風，你……你去也不去？你不去我就先跟你拚了！都……都是你不好，害死了恩師。」陸冠英見爹爹悲痛之下，語無倫次，忙扶住了他，勸道：「爹爹，你且莫悲傷，咱們從長計議。」陸乘風大聲哭道：「梅超風，你這賊婆娘害得我好苦。你不要臉偷漢，那也罷了，幹嗎要偷師父的《九陰真經》？師父一怒之下，將我們師兄弟四人一齊震斷腳筋，逐出桃花島，我只盼師父終肯回心轉意，憐我受你們兩個牽累，重行收歸師門。現今他老人家逝世，我是終身遺恨，再無指望的了。」

　　梅超風罵道：「我從前罵你沒有志氣，此時仍然要罵你沒有志氣。你三番四次邀人來和我夫婦為難，逼得我夫婦無地容身，這才會在蒙古大漠遭難。眼下你不計議如何報復害師大仇，卻哭哭啼啼的跟我算舊帳。咱們找那七個賊道去啊，你走不動我背你去。」黃蓉卻只是哭叫：「爹爹，我要爹爹！」

　　朱聰說道：「咱們先問問清楚。」走到裘千仞面前，在他身上拍了幾下灰土，說道：「小徒無知，多有冒犯，請老前輩恕罪。」裘千仞怒道：「我年老眼花，一個失手，這不算數，再來比過。」朱聰輕拍他的肩膀，在他左手上握了一握，笑道：「老前輩功夫高明得緊，不必再比啦。」一笑歸座，左手拿了一隻酒杯，右手兩指捏住杯口，不住團團旋轉，突然右手平掌向外揮出，掌緣擊在杯口，托的一聲響，一個高約半寸的磁圈飛將出去，落在桌面。他左手將酒杯放在桌上，只見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所使手法竟和裘千仞適才一模一樣，眾人無不驚訝。朱聰笑道：「老前輩功夫果然了得，給晚輩偷了招來，得罪得罪，多謝多謝。」

　　裘千仞立時變色。眾人已知必有蹊蹺，但一時卻看不透這中間的機關。朱聰叫道：「靖兒，過來，師父教你這個本事，以後你可去嚇人騙人。」郭靖走近身去。朱聰從左手中指上除下一枚戒指，說道：「這是裘老前輩的，剛才我借了過來，你戴上。」裘千仞又驚又氣，卻不懂明明戴在自己手上的戒指，怎會變到了他手指上。郭靖依言戴了戒指。朱聰道：「這戒指上有一粒金剛石，最是堅硬不過。你用力握緊酒杯，將金剛石抵在杯上，然後以右手轉動酒杯。」郭靖照他吩咐做了。各人這時均已瞭然，陸冠英等不禁笑出聲來。郭靖伸右掌在杯口輕輕一擊，一圈杯口果然應手而落，原來戒指上的金剛石已在杯口劃了一道極深的印痕，哪裡是什麼深湛的內功了？黃蓉看得有趣，不覺破涕為笑，但想到父親，又哀哀的哭了起來。朱聰道：「姑娘且莫就哭，這位裘老前輩很愛騙人，他的話呀，未必很香。」黃蓉愕然不解。朱聰笑道：「令尊黃老先生武功蓋世，怎會被人害死？再說全真七子都是規規矩矩的人物，又與令尊沒仇，怎會打將起來？」黃蓉急道：「定是為了丘處機這些牛鼻子道士的師叔周伯通。」朱聰道：「怎樣？」黃蓉哭道：「你不知道的。」以她聰明機警，本不致輕信人言，但一來父女骨肉關心，二來黃藥師和周伯通之間確有重大過節。全真七子要圍攻她父親，實不由她不信。朱聰道：「不管怎樣，我總說這個糟老頭子的話有點兒臭。」黃蓉道：「你說他是放……放……」朱聰一本正經的道：「不錯，是放屁！他衣袖裡還有這許多鬼鬼祟祟的東西，你來猜猜是幹什麼用的。」當下一件件的摸了出來，放在桌上，見是兩塊磚頭，一扎縛得緊緊的干茅，一塊火絨、一把火刀和一塊火石。黃蓉拿起磚頭一捏，那磚應手而碎，只用力搓了幾搓，磚頭成為碎粉。她聽了朱聰剛才開導，悲痛之情大減，這時笑生雙靨，說道：「這磚頭是麵粉做的，剛才他還露一手捏磚成粉的上乘內功呢！」裘千仞一張老臉一忽兒青，一忽兒白，無地自容，他本想捏造黃藥師的死訊，乘亂溜走，哪知自己炫人耳目的手法盡被朱聰拆穿，當即袍袖一拂，轉身走出，梅超風反手抓住，將他往地下摔落，喝道：「你說我恩師逝世，到底是真是假？」這一摔勁力好大，裘千仞痛得哼哼唧唧，半晌說不出話來。黃蓉見那束干茅頭上有燒焦了的痕跡，登時省悟，說道：「二師父，你把這束干茅點燃了藏在袖裡，然後吸一口，噴一口。」江南六怪對黃蓉本來頗有芥蒂，但此刻齊心對付裘千仞，變成了敵愾同仇。朱聰頗喜黃蓉刁鑽古怪，很合自己脾氣，聽得她一句「二師父」叫出了口，更是喜歡，當即依言而行，還閉了眼搖頭晃腦，神色儼然。

　　黃蓉拍手笑道：「靖哥哥，咱們剛才見這糟老頭子練內功，不就是這樣麼？」走到裘千仞身邊，笑吟吟的道：「起來罷。」伸手攙他站起，突然左手輕揮，已用「蘭花拂穴手」拂中了他背後第五椎節下的「神道穴」，喝道：「到底我爹爹有沒有死？你說他死，我就要你的命。」一翻手，明晃晃的蛾眉鋼刺已抵在他胸口。眾人聽了她的問話，都覺好笑，雖是問他訊息，卻又不許他說黃藥師真的死了。裘千仞只覺身上一陣酸一陣癢，難過之極，顫聲道：「只怕沒死也未可知。」黃蓉笑逐顏開，說道：「這還像話，就饒了你。」在他「缺盆穴」上捏了幾把，解開他的穴道。陸乘風心想：「小師妹問話一廂情願，不得要領。」當下問道：「你說我師父被全真七子害死，是你親眼見到呢，還是傳聞？」裘千仞道：「是聽人說的。」陸乘風道：「誰說的？」裘千仞沉吟了一下，道：「是洪七公。」黃蓉急問：「哪一天說的？」裘千仞道：「一個月之前。」黃蓉問道：「七公在什麼地方對你說的？」裘千仞道：「在泰山頂上，我跟他比武，他輸了給我，無意間說起這回事。」黃蓉大喜，縱上前去，左手抓住他胸口，右手拔下了他一小把鬍子，咭咭而笑，說道：「七公會輸給你這糟老頭子？梅師姊、陸師兄，別聽他放……放……」她女孩兒家粗話竟說不出口。朱聰接口道：「放他奶奶的臭狗屁！」黃蓉道：「一個月之前，洪七公明明跟我和靖哥哥在一起，靖哥哥，你再給他一掌！」郭靖道：「好！」縱身就要上前。

　　裘千仞大驚，轉身就逃，他見梅超風守在門口，當下反向裡走。陸冠英上前攔阻，被他出手一推，一個踉蹌，跌了開去。須知裘千仞雖然欺世盜名，但究竟也有些真實武功，要不然哪敢貿然與六怪、郭靖動手？陸冠英卻不是他的敵手。黃蓉縱身過去，雙臂張開，問道：「你頭頂鐵缸，在水面上走過，那是什麼功夫？」裘千仞道：「這是我的獨門輕功。我外號『鐵掌水上飄』，這便是『水上飄』了。」黃蓉笑道：「啊，還在信口胡吹，你到底說不說？」裘千仞道：「我年紀老了，武功已大不如前，輕身功夫卻還沒丟荒。」黃蓉道：「好啊，外面天井裡有一口大金魚缸，你露露『水上飄』的功夫給大伙開開眼界，你瞧見沒有？一出廳門，左手那株桂花樹下面就是。」裘千仞道：「一缸水怎能演功夫……」他一句話未說完，突然眼前亮光閃動，腳上一緊，身子已倒吊了起來。梅超風喝道：「死到臨頭，還要嘴硬。」毒龍銀鞭將他卷在半空，依照黃蓉所說方位，銀鞭輕抖，撲通一聲，將他倒摔入魚缸之中。黃蓉奔到缸邊，蛾眉鋼刺一晃，說道：「你不說，我不讓你出來，水上飄變成了水底鑽。」

　　裘千仞雙足在缸底急蹬，想要躍出，被她鋼刺在肩頭輕輕一戳，又跌了下去，濕淋淋的探頭出來，苦著臉道：「那口缸是薄鐵皮做的，缸口封住，上面放了三寸深的水。那條小河麼，我先在水底下打了樁子，樁頂離水面五六寸，因此……因此你們看不出來。」黃蓉哈哈大笑，進廳歸座，再不理他。裘千仞躍出魚缸，低頭疾趨而出。

　　梅超風與陸乘風剛才又哭又笑的鬥了一場，尋仇兇殺之意本已大減，得知師父並未逝世，心下喜歡，又聽小師妹連笑帶比、咭咭咯咯說著裘千仞的事，哪裡還放得下臉？硬得起心腸？她沉吟片刻，沉著嗓子說道：「陸乘風，你讓我徒兒走，瞧在師父份上，咱們前事不究。你趕我夫婦前往蒙古……唉，一切都是命該如此。」

　　陸乘風長歎一聲，心道：「她丈夫死了，眼睛瞎了，在這世上孤苦伶仃。我雙腿殘廢，卻是有妻有子，有家有業，比她好上百倍。大家都是幾十歲的人了，還提舊怨幹什麼？」便道：「你將你徒兒領去就是。梅師姊，小弟明日動身到桃花島去探望恩師，你去也不去？」梅超風顫聲道：「你敢去？」陸乘風道：「不得恩師之命，擅到桃花島上，原是犯了大規，但剛才給那裘老頭信口雌黃的亂說一通，我總是念著恩師，放心不下。」黃蓉道：「大家一起去探望爹爹，我代你們求情就是。」梅超風呆立片刻，眼中兩行淚水滾了下來，說道：「我哪裡還有面目去見他老人家？恩師憐我孤苦，教我養我，我卻狼子野心，背叛師門……」突然間厲聲喝道：「只待夫仇一報，我會自尋了斷。江南七怪，有種的站出來，今晚跟老娘拚個死活。陸師弟，小師妹，你們袖手旁觀，兩不相幫，不論誰死誰活，都不許插手勸解，聽見了麼？」

　　柯鎮惡大踏步走到廳中，鐵杖在方磚上一落，噹的一聲，悠悠不絕，嘶啞著嗓子道：「梅超風，你瞧不見我，我也瞧不見你。那日荒山夜戰，你丈夫死於非命，我們張五弟卻也給你們害死了，你知道麼？」梅超風道：「哦，只剩下六怪了。」柯鎮惡道：「我們答應了馬鈺馬道長，不再向你尋仇為難，今日卻是你來找我們。好罷，天地雖寬，咱們卻總是有緣，處處碰頭。老天爺不讓六怪與你梅超風在世上並生，進招罷。」梅超風冷笑道：「你們六人齊上。」朱聰等早站在大哥身旁相護，防梅超風忽施毒手，這時各亮兵刃。郭靖忙道：「仍是讓弟子先擋一陣。」陸乘風聽梅超風與六怪雙方叫陣，心下好生為難，有意要替兩下解怨，只恨自己威不足以服眾、藝不足以驚人，聽到郭靖這句話，心念忽動，說道：「各位且慢動手，聽小弟一言。梅師姊與六俠雖有宿嫌，但雙方均已有人不幸下世，依兄弟愚見，今日只賭勝負，點到為止，不可傷人，六俠以六敵一，雖是向來使然，總覺不公，就請梅師姊對這位郭老弟教幾招如何？」梅超風冷笑道：「我豈能跟無名小輩動手？」郭靖叫道：「你丈夫是我親手殺的，與我師父何干？」梅超風悲怒交迸，喝道：「正是，先殺你這小賊。」聽聲辨形，左手疾探，五指猛往郭靖天靈蓋插下。郭靖急躍避開，叫道：「梅前輩，晚輩當年無知，誤傷了陳老前輩，一人作事一人當，你只管問我。今日你要殺要剮，我決不逃走。若是日後你再找我六位師父囉皂，那怎麼說？」他料想今日與梅超風對敵，多半要死在她爪底，卻要解去師父們的危難。梅超風道：「你真的有種不逃？」郭靖道：「不逃。」梅超風道：「好！我和江南六怪之事，也是一筆勾銷。好小子，跟我走罷！」黃蓉叫道：「梅師姊，他是好漢子，你卻叫江湖上英雄笑歪了嘴。」梅超風怒道：「怎麼？」黃蓉道：「他是江南六俠的嫡傳弟子。六俠的武功近年來已大非昔比，他們要取你性命真是易如反掌，今日饒了你，還給你面子，你卻不知好歹，尚在口出大言。」梅超風怒道：「呸！我要他們饒？六怪，你們武功大進了？那就來試試？」黃蓉道：「他們何必親自和你動手？單是他們的弟子一人，你就未必能勝。」梅超風大叫：「三招之內我殺不了他，我當場撞死在這裡。」他在趙王府曾與郭靖動過手，深知他武功底細，卻不知數月之間，郭靖得九指神丐傳授絕藝，功夫已然大進。

　　黃蓉道：「好，這裡的人都是見證。三招太少，十招罷。」郭靖道：「我陪梅前輩走十五招。」他只學了降龍十八掌中的十五掌，心想把這十五掌盡數使出來，或能抵擋得十五招。黃蓉道：「就請陸師哥和陪你來的那位客人計數作證。」梅超風奇道：「誰陪我來著？我單身闖莊，用得著誰陪？」黃蓉道：「你身後那位是誰？」梅超風反手撈出，快如閃電，眾人也不見那穿青布長袍的人如何閃躲，她這一抓竟沒抓著。那人行動有如鬼魅，卻未發出半點聲響。梅超風自到江南以後，這些日來一直覺得身後有點古怪，似乎有人跟隨，但不論如何出言試探，如何擒拿抓打，始終摸不著半點影子，還道是自己心神恍惚，疑心生暗鬼，但那晚有人吹簫驅蛇，為自己解圍，明明是有一位高人窺伺在旁，她當時曾望空拜謝，卻又無人搭腔。她在松樹下等了幾個時辰，更無半點聲息，不知這位高人於何時離去。這時聽黃蓉這般問起，不禁大驚，顫聲道：「你是誰？一路跟著我幹什麼？」那人恍若未聞，毫不理會。梅超風向前疾撲，那人似乎身子未動，梅超風這一撲卻撲了個空。眾人大驚，均覺這人功夫高得出奇，真是生平從所未見。

　　陸乘風道：「閣下遠道來此，小可未克迎接，請坐下共飲一杯如何？」那人轉過身來，飄然出廳。

　　過了片刻，梅超風又問：「那晚吹簫的前輩高人，便是閣下麼？梅超風好生感激。」眾人不禁駭然，梅超風用耳代目，以她聽力之佳，竟未聽到這人出去的聲音。黃蓉道：「梅師姊，那人已經走了。」梅超風驚道：「他出去了？我……我怎麼會不聽見？」黃蓉道：「你快去找他罷，別在這裡發威了。」梅超風呆了半晌，臉上又現淒厲之色，喝道：「姓郭的小子，接招罷！」雙手提起，十指尖尖，在燭火下發出碧幽幽的綠光，卻不發出。郭靖道：「我在這裡。」梅超風只聽得他說了一個「我」字，右掌微晃，左手五指已抓向他面門。郭靖見她來招奇速，身子稍側，左臂反過來就是一掌。梅超風聽到聲音，待要相避，已是不及，「降龍十八掌」招招精妙無比，蓬的一聲，正擊在肩頭之上。梅超風登時被震得退開三步，但她武功詭異之極，身子雖然退開，不知如何，手爪反能疾攻上來。這一招之奇，郭靖從所未見，大驚之下，右腕「內關」、「外關」、「會宗」三穴已被她同時拿住。郭靖平時曾聽師父言道，梅超風的「九陰白骨爪」專在對方明知不能發招之時暴起疾進，最是難閃難擋，他出來與梅超風動手，對此節本已嚴加防範。豈知她招數變化無方，雖被擊中一掌，竟反過手來立時扣住了他脈門。郭靖暗叫：「不好！」全身已感酸麻，危急中右手屈起食中兩指，半拳半掌，向她胸口打去，那是「潛龍勿用」的半招，本來左手同時向裡鉤拿，右推左鉤，敵人極難閃避，現下左腕被拿，只得使了半招。「降龍十八掌」威力奇大，雖只半招，也已非同小可，梅超風聽到風聲怪異，既非掌風，亦非拳風，忙側身卸去了一半來勢，但肩頭仍被打中，只覺一股極大力量將自己身子推得向後撞去，右手疾揮，也將郭靖身子推出。這一下兩人都使上了全力，只聽得蓬的一聲大響，兩人背心同時撞中了一根廳柱。屋頂上瓦片、磚石、灰土紛紛跌落。眾莊丁齊聲吶喊，逃出廳去。

　　江南六怪面面相覷，都是又驚又喜：「靖兒從哪裡學來這樣高的武功？」韓寶駒望了黃蓉一眼，料想必是她的傳授，心下暗暗佩服：「桃花島武功果然了得。」

　　這時郭靖與梅超風各展所學，打在一起，一個掌法精妙，力道沉猛，一個抓打狠辣，變招奇幻，大廳中只聽得呼呼風響。梅超風躍前縱後，四面八方的進攻。郭靖知道敵人招數太奇，跟著他見招拆招，立時就會吃虧，記著洪七公當日教他對付黃蓉「落英神劍掌」的法竅，不管敵人如何花樣百出，千變萬化，自己只是把「降龍十八掌」中的十五掌連環往復、一遍又一遍的使了出來，這訣竅果然使得，兩人拆了四五十招，梅超風竟不能逼近半步。只看得黃蓉笑顏逐開，六怪撟舌不下，陸氏父子目眩神馳。

　　陸乘風心想：「梅師姊功夫精進如此，這次要是跟我動手，十招之內，我哪裡還有性命？這位郭老弟年紀輕輕，怎能有如此深湛的武功？我真是走了眼了，幸好對他禮貌周到，絲毫沒有輕忽。」完顏康又妒又惱：「這小子本來非我之敵，今後怎麼還能跟他動手？」黃蓉大聲叫道：「梅師姊，拆了八十多招啦，你還不認輸？」本來也不過六十招上下，她卻又給加上了二十幾招。梅超風惱怒異常，心想我苦練數十年，竟不能對付這小子？當下掌劈爪戳，越打越快。她武功與郭靖本來相去何止倍蓰，只是一來她雙目已盲，畢竟吃虧；二來為報殺夫大仇，不免心躁，犯了武學大忌；三來郭靖年輕力壯，學得了降龍十八掌的高招，兩人竟打了個難解難分。堪堪將到百招，梅超風對他這十五招掌法的脈絡已大致摸清，知他掌法威力極大，不能近攻，當下在離他丈餘之外奔來竄去，要累他力疲。施展這降龍十八最是耗神費力，時候久了，郭靖掌力所及，果然已不如先前之遠。

　　梅超風乘勢疾上，雙臂直上直下，在「九陰白骨爪」的招數之中同時夾了「摧心掌」掌法。黃蓉知道再鬥下去郭靖必定吃虧，不住叫道：「梅師姊，一百多招啦，快兩百招啦，還不認輸？」梅超風充耳不聞，越打越急。

　　黃蓉靈機一動，縱身躍到柱邊，叫道：「靖哥哥，瞧我！」郭靖連發兩招「利涉大川」、「鴻漸於陸」，將梅超風遠遠逼開，抬頭只見黃蓉繞著柱子而奔，連打手勢，一時還不明白。黃蓉叫道：「在這裡跟她打。」

　　郭靖這才醒悟，回身前躍，到了一根柱子邊上。梅超風五指抓來，郭靖立即縮身柱後，禿的一聲，梅超風五指已插入了柱中。她全憑敵人拳風腳步之聲而辨知對方所在，柱子固定在地，決無聲息，郭靖在酣戰時陡然間躲到柱後，她哪裡知道？待得驚覺，郭靖呼的一掌，從柱後打了出來，當下只得硬接，左掌照準來勢猛推出去。兩人各自震開數步，她五指才從柱間拔出。梅超風惱怒異常，不等郭靖站定腳步，閃電般撲了過去。只聽得嗤的一聲，郭靖衣襟被扯脫了一截，臂上也被她手爪帶中，幸未受傷，他心中一凜，還了一掌，拆不三招，又向柱後閃去，梅超風大聲怒喝，左手五指又插入柱中。郭靖這次卻不乘勢相攻，叫道：「梅前輩，我武功遠不及你，請你手下留情。」眾人眼見郭靖已佔上風，他倚柱而鬥，顯已立於不敗之地，如此說法，那是給她面子，要她就此罷手。陸乘風心想：「這般了事，那是再好不過。」梅超風冷然道：「若憑比試武功，我三招內不能勝你，早該服輸認敗。可是今日並非比武，乃是報仇。我早已輸給了你，但非殺你不可！」一言方畢，雙臂運勁，右手連發三掌，左手連發三拳，都擊在柱子腰心，跟著大喝一聲，雙掌同時推出，喀喇喇一聲響，那柱子居中折斷。

　　廳上諸人都是一身武功，見機極快，眼見她發掌擊柱，已各向外竄出。陸冠英抱著父親最後奔出。只聽得震天價一聲大響，那廳塌了半邊，只有那兵馬指揮使段大人逃避不及，兩腿被一根巨梁壓住，狂呼救命。完顏康過去抬起梁木，把他拉起，扯扯他的手，乘亂想走。兩人剛轉過身來，背後都是一麻，已不知被誰點中了穴道。

　　梅超風全伸貫注在郭靖身上，聽他從廳中飛身而出，立時跟著撲上。這時莊前雲重月暗，眾人方一定神，只見郭梅二人又已鬥在一起，星光熹微之下，兩條人影倏分倏合，掌風呼呼聲中，夾著梅超風運功時骨節格格爆響，比之適才廳上激鬥尤為驚心動魄。郭靖本就不敵，昏黑之中更加不利，霎時間連遇險招，只見梅超風左腿掃來，當下右足飛起，逕踢她左腿脛骨，只要兩下一碰，她小腿非斷不可。哪知梅超風這一腿乃是虛招，只踢出一半，忽地後躍，左臂卻向他腿上抓下。陸冠英在旁看得親切，驚叫道：「留神！」那日他小腿被抓，完顏康使的正是這一下手法。在這一瞬之間，郭靖已驚覺危險，左手猛地穿出，往梅超風手腕上擋去。這是危急之中變招，招數雖快，勁力卻弱。梅超風和他手掌相交，立時察覺，手一翻，小指、無名指、中指三根已劃上他手背。郭靖知道厲害，右掌呼的擊出。梅超風側身躍開，縱聲長笑。郭靖只感左手背上麻辣辣地有如火燒，低頭一看，手背已被劃傷，三條血痕中似乎微帶黑色，陡然間記起蒙古懸崖頂上梅超風所留下的九顆骷髏，馬鈺說她手爪上喂有劇毒，剛才手臂被她搔到，因沒損肉見血，未受其毒，現下可難逃厄運了，叫道：「蓉兒，我中了毒。」不待黃蓉回答，縱身上去呼呼兩掌，心想只有擒住了她，逼她交出解藥，自己才能活命。梅超風察覺掌風猛惡，早已閃開。

　　黃蓉等聽了郭靖之言，無不大驚。柯鎮惡鐵杖一擺，六怪和黃蓉七人將梅超風圍在垓心。黃蓉叫道：「梅師姊，你早就輸了，怎麼還打？快拿解藥出來救他。」

　　梅超風感到郭靖拳法凌厲，不敢分神答話，心中暗喜：「你越是用勁，毒性越發得快，今日我就是命喪此地，夫仇總是報了。」郭靖這時只覺頭暈目眩，全身說不出的舒泰鬆散，左臂更是酸軟無力，漸漸不欲傷敵，這正是毒發之象，若不是他服過蝮蛇寶血，已然斃命。黃蓉見他臉上懶洋洋的似笑非笑，大聲叫道：「靖哥哥，快退開！」拔出蛾眉刺，就要撲向梅超風。郭靖聽得她呼叫，精神忽振，左掌拍出，那是降龍十八掌中的第十一掌「突如其來」，只是左臂酸麻，去勢緩慢之極。黃蓉、韓寶駒、南希仁、全金髮四人正待同時向梅超風攻去，卻見郭靖這掌輕輕拍出，她卻不知閃避，一掌正中肩頭，登時摔倒。原來梅超風對敵全憑雙耳，郭靖這招去勢極緩，沒了風聲，哪能察知？黃蓉一怔，韓、南、全三人已同時撲在梅超風身上，要將她按住，卻被她雙臂力振，韓寶駒與全金髮登即被她甩開。她跟著回手向南希仁抓去。南希仁見來勢厲害，著地滾開。梅超風已乘勢躍起，不提防尚未站穩，背上又中了郭靖一掌，再次撲地跌倒。這一掌又是倏來無聲，難避難擋，只是打得緩了，力道不強，雖然擊中在背心要害，卻未受傷。郭靖打出這兩掌後，神智已感迷糊，身子搖了幾搖，一個踉蹌，跌了下去，正躺在梅超風的身邊。黃蓉急忙俯身去扶。梅超風聽得聲響，人未站起，五指已戳了過去，突覺指上奇痛，立時醒悟，知是戳中了黃蓉身上軟蝟甲的尖刺，急忙一個「鯉魚打挺」躍起，只聽得一人叫道：「這個給你！」風聲響處，一件古怪的東西打了過來。梅超風聽不出是什麼兵刃，右臂揮出，喀喇一聲，把那物打折在地，卻是一張椅子，剛覺奇怪，只聽風聲激盪，一件更大的東西又疾飛過來，當即伸出左手抓拿，竟摸到一張桌面，又光又硬，無所措手。原來朱聰先擲出一椅，再藏身於一張紫檀方桌之後，握著兩條桌腿，向她撞去。梅超風飛腳踢開桌子，朱聰早已放脫桌腳，右手前伸，將三件活東西放入了她的衣領。

　　梅超風突覺胸口幾件冰冷滑膩之物亂鑽蹦跳，不由得嚇出一身冷汗，心道：「這是什麼古怪暗器？還是巫術妖法？」急忙伸手入衣，一把抓住，卻是幾尾金魚，手觸衣襟，一驚更是不小，不但懷中盛放解藥的瓷瓶不知去向，連那柄匕首和卷在匕首上的《九陰真經》經文也是蹤跡全無。她心裡一涼，登時不動，呆立當地。原來先前屋柱倒下，壓破了金魚缸，金魚流在地下。朱聰知道梅超風知覺極靈，手法又快，遠非彭連虎、裘千仞諸人所及，是以撿起三尾金魚放入她的衣中，先讓她吃驚分神，才施空空妙手扒了她懷中各物。他拔開瓷瓶塞子，送到柯鎮惡鼻端，低聲道：「怎樣？」柯鎮惡是使用毒物的大行家，一聞藥味，便道：「內服外敷，都是這藥。」

　　梅超風聽到話聲，猛地躍起，從空撲至。柯鎮惡擺降魔杖擋住，韓寶駒的金龍鞭、全金髮的秤桿、南希仁的純鋼扁擔三方同時攻到。梅超風伸手去腰裡拿毒龍鞭，只聽風聲颯然，有兵刃刺向自己手腕，只得翻手還了一招，逼開韓小瑩的長劍。那邊朱聰將解藥交給黃蓉，說道：「給他服一些，敷一些。」順手把梅超風身上掏來的匕首往郭靖懷裡一塞，道：「這原來是你的。」揚起鐵扇，上前夾攻梅超風。七人一別十餘年，各自勤修苦練，無不功力大進，這一場惡鬥，比之當年荒山夜戰更是狠了數倍。陸乘風父子瞧得目眩神駭，均想：「梅超風的武功固然凌厲無情，江南七怪也確是名下無慮。」陸乘風大叫：「各位罷手，聽在下一言。」但各人劇鬥正酣，卻哪裡住得了手？郭靖服藥之後，不多時已神智清明，那毒來得快去得也速，創口雖然疼痛，但左臂已可轉動，當即躍起，奔到垓心，先前他碰巧以慢掌得手，這時已學到了訣竅，看準空隙，慢慢一掌打出，將要觸到梅超風身子，這才突施勁力。這一招「震驚百里」威力奇大，梅超風事先全無朕兆，突然中掌，哪裡支持得住，登時跌倒。郭靖彎腰抓住韓寶駒與南希仁同時擊下的兵刃，叫道：「師父，饒了她罷！」當下和江南六怪一齊向後躍開。梅超風翻身站起，知道郭靖如此打法，自己眼睛瞎了，萬難抵敵，只有抖起毒龍鞭護身，叫他不能欺近。郭靖說道：「我們也不來難為你，你去罷！」梅超風收起銀鞭，說道：「那麼把經文還我。」朱聰一楞，說道：「我沒拿你的經文，江南七怪向來不打誑語。」他卻不知包在匕首之外的那塊人皮就是《九陰真經》的經文。

　　梅超風知道江南七怪雖與她有深仇大怨，但個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不致說謊欺人，那必是剛才與郭靖過招時跌落了，心中大急，俯身在地下摸索，摸了半天，哪裡有經文的蹤跡？眾人見她一個瞎眼女子，在瓦礫之中焦急萬分的東翻西尋，都不禁油然而起憐憫之念。陸乘風道：「冠英，你幫梅師伯找找。」心中卻想：「這部《九陰真經》是恩師之物，該當奉還恩師才是。」當即咳嗽兩聲。陸冠英會意，點了點頭。郭靖也得著尋找，卻哪見有什麼經書？陸乘風道：「梅師姊，這裡確然沒有，只怕你在路上掉了。」梅超風不答，仍是雙手在地下不住摸索。突然間各人眼前一花，只見梅超風身後又多了那個青袍怪人。他身法好快，各人都沒看清他如何過來，但見他一伸手，已抓住梅超風背心，提了起來，轉眼之間，已沒入了莊外林中。梅超風空有一身武功，被他抓住之後竟是絲毫不能動彈。眾人待得驚覺，已只見到兩人的背影。各人面面相覷，半晌不語，但聽得湖中波濤拍岸之聲，時作時歇。過了良久，柯鎮惡方道：「小徒與那惡婦相鬥，損了寶莊華廈，極是過意不去。」陸乘風道：「六俠與郭兄今日蒞臨，使敝莊老小倖免遭劫，在下相謝尚且不及。柯大俠這樣說，未免太見外了。」陸冠英道：「請各位到後廳休息。郭世兄，你創口還痛麼？」郭靖剛答得一句：「沒事啦！」眼前青影飄動，那青衣怪客與梅超風又已到了莊前。

　　梅超風叉手而立，叫道：「姓郭的小子，你用洪七公所傳的降龍十八掌打我，我雙眼盲了，因此不能抵擋。姓梅的活不久了，勝敗也不放在心上，但如江湖間傳言出去，說道梅超風打不過老叫化的傳人，豈不是墮了我桃花島恩師的威名？來來來，你我再打一場。」

　　郭靖道：「我本不是你的對手，全因你眼睛不便，這才得保性命。我早認輸了。」梅超風道：「降龍十八掌共有十八招，你為什麼不使全了？」郭靖道：「只因我性子愚魯……」黃蓉連打手勢，叫他不可吐露底細，郭靖卻仍是說了出來：「……洪前輩只傳了我十五掌。」梅超風道：「好啊，你只會十五掌，梅超風就敗在你的手下，洪七公那老叫化就這麼厲害麼？不行，非再打一場不可。」眾人聽她語氣，似乎已不求報殺夫之仇，變成了黃藥師與洪七公的聲名威望之爭。郭靖道：「黃姑娘小小年紀，我尚不是她的對手，何況是你？桃花島的武功我是向來敬服的。」黃蓉道：「梅師姊，你還說什麼？天下難道還有誰勝得過爹爹的？」

　　梅超風道：「不行，非再打一場不可！」不等郭靖答應，伸手抓將過來，郭靖被逼不過，說道：「既然如此，請梅前輩指教。」揮掌拍出。梅超風翻腕亮爪，叫道：「打無聲掌，有聲的你不是我對手！」

　　郭靖躍開數步，說道：「我柯大恩師眼睛也不方便，別人若用這般無聲掌法欺他，我必恨之入骨。將心比心，我豈能再對你如此？適才我中你毒抓，生死關頭，不得不以無聲掌保命，若是比武較量，如此太不光明磊落，晚輩不敢從命。」梅超風聽他說得真誠，心中微微一動：「這少年倒也硬氣。」隨即厲聲喝道：「我既叫你打無聲掌，自有破你之法，婆婆媽媽的多說什麼？」郭靖向那青衣怪客望了一眼，心道：「難道他在這片刻之間，便教了梅超風對付無聲掌的法子？」見她苦苦相迫，說道：「好，我再接梅前輩十五招。」他想把降龍十八掌中的十五掌再打一遍，縱使不能勝過了她，也必可以自保，當下向後躍開，然後躡足上前，緩緩發掌打出，只聽得身旁嗤的一聲輕響，梅超風鉤腕反拿，看準了他手臂抓來，昏暗之中，她雙眼似乎竟能看得清清楚楚。

　　郭靖吃了一驚，左掌疾縮，搶向左方，一招「利涉大川」仍是緩緩打出。他手掌剛出數寸，嗤的一聲過去，梅超風便已知他出手的方位，搶在頭裡，以快打慢。郭靖退避稍遲，險臉被她手爪掃中，驚奇之下，急忙後躍，心想：「她知我掌勢去路已經奇怪，怎麼又能在我將發未發之際先行料到？」第三招更是鄭重，正是他拿手的「亢龍有悔」，只聽得嗤的一聲，梅超風如鋼似鐵的五隻手爪又已向他腕上抓來。郭靖知道關鍵必在那「嗤」的一聲之中，到第四招時，向那青衣怪客望去，果見他手指輕彈，一小粒石子破空飛出。郭靖已然明白：「原來是他彈石子指點方位，我打東他投向東，我打西他投向西。不過他怎料得到我掌法的去路？嗯，是了，那日蓉兒與梁子翁相鬥，洪七公預先喝破他的拳路，也就是這個道理。我使滿十五招認輸便了。」

　　那降龍十八掌無甚變化，郭靖又未學全，雖然每招威力奇大，但梅超風既得預知他掌力來勢，自能及早閃避化解。又拆數招，那青衣怪客忽然嗤嗤嗤接連彈出三顆石子，梅超風變守為攻，猛下三記殺手。郭靖勉力化開，還了兩掌。兩人相鬥漸緊，只聽得掌風呼呼之中，夾著嗤嗤嗤彈石之聲。黃蓉見情勢不妙，在地下撿起一把瓦礫碎片，有些在空中亂擲，有些就照準了那怪客的小石子投去，一來擾亂聲響，二來打歪他的準頭。不料怪客指上加勁，小石子彈出去的力道勁急之極，破空之聲異常響亮，黃蓉所擲的瓦片固然打不到石子，而小石子發出的響聲也決計擾亂不了。陸氏父子及江南六怪都極驚異：「此人單憑手指之力，怎麼能把石子彈得如此勁急？就是鐵胎彈弓，也不能彈出這般大聲。誰要是中了一彈，豈不是腦破胸穿？」

　　這時黃蓉已然住手，呆呆望著那個怪客。這時郭靖已全處下風，梅超風制敵機先，招招都是凌厲之極的殺手。突然間嗚嗚兩響，兩顆石彈破空飛出，前面一顆飛得較緩，後面一顆急速趕上，兩彈拍的一聲，在空中撞得火星四濺，石子碎片八方亂射。梅超風藉著這股威勢直撲過來。郭靖見來勢凶狠，難以抵擋，想起南希仁那「打不過，逃！」的四字訣，轉身便逃。黃蓉突然高叫：「爹爹！」向那青衣怪客奔去，撲在他的懷裡，放聲大哭，叫道：「爹爹，你的臉，你的臉怎……怎麼變了這個樣子？」

　　郭靖回過身來，見梅超風站在自己面前，卻在側耳傾聽石彈聲音，這稍縱即逝的良機哪能放過，當即伸掌慢慢拍向她肩頭，這一次卻是用了十成力，右掌力拍，左掌跟著一下，力道尤其沉猛。梅超風被這連續兩掌打得翻了個觔斗，倒在地下，再也爬不起身。陸乘風聽黃蓉叫那人做爹爹，悲喜交集，忘了自己腿上殘廢，突然站起，要想過去，也是一交摔倒。那青衣怪客左手摟住了黃蓉，右手慢慢從臉上揭下一層皮來，原來他臉上戴著一張人皮面具，是以看上去詭異古怪之極。這本來面目一露，但見他形相清懼，丰姿雋爽，蕭疏軒舉，湛然若神。黃蓉眼淚未乾，高聲歡呼，搶過了面具罩在自己臉上，縱體入懷，抱住他的脖子，又笑又跳。這青衣怪客，正是桃花島島主黃藥師。

　　黃蓉笑道：「爹，你怎麼來啦？剛才那個姓裘的糟老頭子咒你，你也不教訓教訓他。」黃藥師沉著臉道：「我怎麼來啦！來找你來著！」黃蓉喜道：「爹，你的心願了啦？那好極啦，好極啦！」說著拍掌而呼。黃藥師道：「了什麼心願？為了找你這鬼丫頭，還管什麼心願不心願。」

　　黃蓉甚是難過，她知父親曾得了《九陰真經》的下卷，上卷雖然得不到，但發下心願，要憑著一己的聰明智慧，從下卷而自創上卷的內功基礎，說道《九陰真經》也是凡人所作，別人作得出，我黃藥師便作不出？若不練成經中所載武功，便不離桃花島一步，豈知下卷經文被陳玄風、梅超風盜走，另作上卷經文也就變成了全無著落。這次為了自己頑皮，竟害得他違願破誓，當下軟語說道：「爹，以後我永遠乖啦，到死都聽你的話。」黃藥師見愛女無恙，本已喜極，又聽她這樣說，心情大好，說道：「扶你師姊起來。」黃蓉過去將梅超風扶起，陸冠英也將父親扶來，雙雙拜倒。

　　黃藥師歎了口氣，說道：「乘風，你很好，起來罷。當年我性子太急，錯怪了你。」陸乘風哽咽道：「師父您老人家好？」黃藥師道：「總算還沒給人氣死。」黃蓉嬉皮笑臉的道：「爹，你不是說我吧？」黃藥師哼了一聲道：「你也有份。」黃蓉伸了伸舌頭，道：「爹，我給你引見幾位朋友。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怪，是靖哥哥的師父。」

　　黃藥師眼睛一翻，對六怪毫不理睬，說道：「我不見外人。」六怪見他如此傲慢無禮，無不勃然大怒，但震於他的威名與適才所顯的武功神通，一時倒也不便發作。

　　黃藥師向女兒道：「你有什麼東西要拿？咱們這就回家。」黃蓉笑道：「沒有什麼要拿的，卻有點東西要還給陸師哥。」從懷裡掏出那包九花玉露丸來，交給陸乘風道：「陸師哥，這些藥丸調製不易，還是還了你罷。」陸乘風搖手不接，向黃藥師道：「弟子今日得見恩師，實是萬千之喜，要是恩師能在弟子莊上小住幾時，弟子更是……」

　　黃藥師不答，向陸冠英一指道：「他是你兒子？」陸乘風道：「是。」陸冠英不待父親吩咐，忙上前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說道：「孫兒叩見師祖。」黃藥師道：「罷了！」並不俯身相扶，卻伸左手抓住他後心一提，右掌便向他肩頭拍落。陸乘風大驚，叫道：「恩師，我就只這個兒子……」黃藥師這一掌勁道不小，陸冠英肩頭被擊後站立不住，退後七八步，再是仰天一交跌倒，但沒受絲毫損傷，怔怔的站起身來。黃藥師對陸乘風道：「你很好，沒把功夫傳他。這孩子是仙霞派門下的嗎？」陸乘風才知師父這一提一推，是試他兒子的武功家數，忙道：「弟子不敢違了師門規矩，不得恩師允准，決不敢將恩師的功夫傳授旁人。這孩子正是拜在仙霞派枯木大師的門下。」黃藥師冷笑一聲，道：「枯木這點微末功夫，也稱什麼大師？你所學勝他百倍，打從明天起，你自己傳兒子功夫罷。仙霞派的武功，跟咱們提鞋子也不配。」陸乘風大喜，忙對兒子道：「快，快謝過祖師爺的恩典。」陸冠英又向黃藥師磕了四個頭。黃藥師昂起了頭，不加理睬。

　　陸乘風在桃花島上學得一身武功，雖然雙腿殘廢，但手上功夫未廢，心中又深知武學精義，眼見自己獨子雖然練武甚勤，總以未得明師指點，成就有限，自己明明有滿肚子的武功訣竅可以教他，但格於門規，未敢洩露，為了怕兒子癡纏，索性一直不讓他知道自己會武，這時自己重得列於恩師門牆，又得師父允可教子，愛子武功指日可以大進，心中如何不喜？要想說幾句感激的話，喉頭卻哽住了說不出來。黃藥師白了他一眼，說道：「這個給你！」右手輕揮，兩張白紙向他一先一後的飛去。

　　他與陸乘風相距一丈有餘，兩葉薄紙輕飄飄的飛去，猶如被一陣風送過去一般，薄紙上無所使力，推紙及遠，實比投擲數百斤大石更難，眾人無不欽服。

　　黃蓉甚是得意，悄聲向郭靖道：「靖哥哥，我爹爹的功夫怎樣？」郭靖道：「令尊的武功出神入化。蓉兒，你回去之後，莫要貪玩，好好跟著學。」黃蓉急道：「你也去啊，難道你不去？」郭靖道：「我要跟著我師父。過些時候我來瞧你。」黃蓉大急，緊緊拉住他手，叫道：「不，不，我不和你分開。」郭靖卻知在勢不得不和她分離，不禁心中淒然。陸乘風接住白紙，依稀見得紙上寫滿了字。陸冠英從莊丁手裡接過火把，湊近去讓父親看字。陸乘風一瞥之下，見兩張紙上寫的都是練功的口訣要旨，卻是黃藥師的親筆，二十年不見，師父的字跡更加遒勁挺拔，第一葉上右首寫著題目，是「旋風掃葉腿法」六字。陸乘風知道「旋風掃葉腿」與「落英神劍掌」俱是師父早年自創的得意武技，六個弟子無一得傳，如果昔日得著，不知道有多歡喜，現下自己雖已不能再練，但可轉授兒子，仍是師父厚恩，當下恭恭敬敬的放入懷內，伏地拜謝。黃藥師道：「這套腿法和我早年所創的已大不相同，招數雖是一樣，但這套卻是先從內功練起。你每日依照功法打坐練氣，要是進境得快，五六年後，便可不用扶杖行走。」陸乘風又悲又喜，百感交集。黃藥師又道：「你腿上的殘疾是治不好的了，下盤功夫也不能再練，不過照著我這功訣去做，和常人一般慢慢行走卻是不難，唉，……」他早已自恨當年太過心急躁怒，重罰了四名無辜的弟子，近年來潛心創出這「旋風掃葉腿」的內功秘訣，便是想去傳給四名弟子，好讓他們能修習下盤的內功之後，得以回復行走。只是他素來要強好勝，雖然內心後悔，口上卻不肯說，因此這套內功明明是全部新創，仍是用上一個全不相干的舊名，不肯稍露認錯補過之意；過了片刻，又道：「你把三個師弟都去找來，把這功訣傳給他們罷。」陸乘風答應一聲：「是。」又道：「曲師弟和馮師弟的行蹤，弟子一直沒能打聽到。武師弟已去世多年了。」黃藥師心裡一痛，一對精光閃亮的眸子直射在梅超風身上，她瞧不見倒也罷了，旁人無不心中惴惴。黃藥師冷然道：「超風，你作了大惡，也吃了大苦。剛才那裘老兒咒我死了，你總算還哭出了幾滴眼淚，還要替我報仇。瞧在這幾滴眼淚份上，讓你再活幾年罷。」

　　梅超風萬料不到師父會如此輕易的便饒了自己，喜出望外，拜倒在地。黃藥師道：「好，好！」伸手在她背上輕輕拍了三掌。梅超風突覺背心微微刺痛，這一驚險些暈去，顫聲叫道：「恩師，弟子罪該萬死，求你恩准現下立即處死，寬免了附骨針的苦刑。」她早年曾聽丈夫說過，師父有一項附骨針的獨門暗器，只要伸手在敵人身上輕輕一拍，那針便深入肉裡，牢牢釘在骨骼的關節之中。針上喂有毒藥，藥性卻是慢慢發作，每日六次，按著血脈運行，叫人遍嘗諸般難以言傳的劇烈苦痛，一時又不得死，要折磨到一兩年後方取人性命。武功好的人如運功抵擋，卻是越擋越痛，所受苦楚猶似火上加油，更其劇烈。但凡有功夫之人，到了這個地步，又不得不咬緊牙關，強運功力，明知是飲鴆止渴，下次毒發時更為猛惡，然而也只好擋得一陣是一陣了。梅超風知道只要中一枚針已是進了人間地獄，何況連中三枚？抖起毒鞭猛往自己頭上砸去。黃藥師一伸手，已將毒鞭搶過，冷冷的道：「急什麼？要死還不容易！」

　　梅超風求死不得，心想：「師父必是要我盡受苦痛，決不能讓我如此便宜的便死。」不禁慘然一笑，向郭靖道：「多謝你一刀把我丈夫殺了，這賊漢子倒死得輕鬆自在！」黃藥師道：「附骨針上的藥性，一年之後方才發作。這一年之中，有三件事給你去做，你辦成了，到桃花島來見我，自有法子給你拔針。」梅超風大喜，忙道：「弟子赴湯蹈火，也要給恩師辦到。」黃藥師冷冷的道：「你知道我叫你做什麼事？答應得這麼快？」梅超風不敢言語，只自磕頭。黃藥師道：「第一件，你把《九陰真經》丟失了，去給找回來，要是給人看過了，就把他殺了，一個人看過，殺一個，一百個人看過，殺一百個，只殺九十九人也別來見我。」眾人聽了，心中都感一陣寒意。江南六怪心想：「黃藥師號稱『東邪』，為人行事真是邪得可以。」只聽他又道：「你曲、陸、武、馮四個師兄弟，都因你受累，你去把靈風、默風找來，再去查訪眠風的家人後嗣，都送到歸雲莊來居住。這是第二件。」梅超風一一應了。陸乘風心想：「這件我可去辦。」但他知道師父脾氣，不敢插言。黃藥師仰頭向天，望著天邊北斗，緩緩的道：「《九陰真經》是你們自行拿去的，經上的功夫我沒吩咐教你練，可是你自己練了，你該當知道怎麼辦。」隔了一會，說道：「這是第三件。」梅超風一時不明白師父之意，垂首沉思片刻，方才恍然，顫聲道：「待那兩件事辦成之後，弟子當把九陰白骨爪和摧心掌的功夫去掉。」

　　郭靖不懂，拉拉黃蓉的衣袖，眼色中示意相詢。黃蓉臉上神色甚是不忍，用右手在自己左手手腕上一斬。郭靖這才明白：「原來是把自己的手斬了。」心想：「梅超風雖然作惡多端，但要是真能悔改，何必刑罰如此慘酷？倒要蓉兒代她求求情。」正在想這件事，黃藥師忽然向他招了招手，道：「你叫郭靖？」郭靖忙上前拜倒，說道：「弟子郭靖參見黃老前輩。」黃藥師道：「我的弟子陳玄風是你殺的？你本事可不小哇！」郭靖聽他語意不善，心中一凜，說道：「那時弟子年幼無知，給陳前輩擒住了，慌亂之中，失手傷了他。」

　　黃藥師哼了一聲，冷冷的道：「陳玄風雖是我門叛徒，自有我門中人殺他。桃花島的門人能教外人殺的麼？」郭靖無言可答。黃蓉忙道：「爹爹，那時候他只有六歲，又懂得什麼了？」黃藥師猶如不聞，又道：「洪老叫化素來不肯收弟子，卻把最得意的降龍十八掌傳給了你十五掌，你必有過人的長處了。要不然，總是你花言巧語，哄得老叫化歡喜了你。你用老叫化所傳的本事，打敗了我門下弟子，哼哼，下次老叫化見了我，還不有得他說嘴的麼？」黃蓉笑道：「爹，花言巧語倒是有的，不過不是他，是我。他是老實頭，你別凶霸霸的嚇壞了他。」

　　黃藥師喪妻之後，與女兒相依為命，對她寵愛無比，因之把她慣得甚是嬌縱，毫無規矩，那日被父親責罵幾句，竟然便離家出走。黃藥師本來料想愛女流落江湖，必定憔悴苦楚，哪知一見之下，卻是嬌艷猶勝往昔，見她與郭靖神態親密，處處回護於他，似乎反而與老父生分了，心中頗有妒意，對郭靖更是有氣，當下不理女兒，對郭靖道：「老叫化教你本事，讓你來打敗梅超風，明明是笑我門下無人，個個弟子都不爭氣……」黃蓉忙道：「爹，誰說桃花島門下無人？他欺梅師姊眼睛不便，掌法上僥倖佔了些便宜，有什麼希罕？你倒教他綁上眼睛，跟梅師姊比劃比劃看。女兒給你出這口氣。」縱身出去，叫道：「來來，我用爹爹所傳最尋常的功夫，跟你洪七公生平最得意的掌法比比。」她知郭靖的功夫和自己不相上下，兩人只要拆解數十招，打個平手，爹爹的氣也就消了。郭靖明白她的用意，見黃藥師未加阻攔，說道：「我向來打你不過，就再讓你揍幾拳罷。」當即走到黃蓉身前。黃蓉喝道：「看招！」纖手橫劈，颼颼風響，正是落英神劍掌法中的「雨急風狂」。郭靖便以降龍十八掌招數對敵，但他愛惜黃蓉之極，哪肯使出全力？可是降龍十八掌全憑勁強力猛取勝，講到招數繁複奇幻，豈是落英神劍掌法之比，只拆了數招，身上連中數拳。黃蓉要消父親之氣，這幾掌還是打得真重，心知郭靖筋骨強壯，這幾下還能受得了，高聲叫道：「你還不服輸？」口中說著，手卻不停。

　　黃藥師鐵青了臉，冷笑道：「這種把戲有什麼好看？」也不見他身子晃動，忽地已然欺近，雙手分別抓住了兩人後領向左右擲出。雖是同樣一擲，勁道卻大有不同，擲女兒的左手只是將她甩出，擲郭靖的右手卻運力甚強，存心要重重摔他一下。郭靖身在半空使不出力，只覺不由自主的向後倒去，但腳跟一著地，立時牢牢釘住，竟未摔倒。

　　他要是一交摔得口腫面青，半天爬不起來，倒也罷了。這樣一來，黃藥師雖然暗讚這小子下盤功夫不錯，怒氣反而更熾，喝道：「我沒弟子，只好自己來接你幾掌。」郭靖忙躬身道：「弟子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和前輩過招。」黃藥師冷笑道：「哼，和我過招？諒你這小子也不配。我站在這裡不動，你把降龍十八掌一掌掌的向我身上招呼，只要引得我稍有閃避，舉手擋格，就算是我栽了，好不好？」郭靖道：「弟子不敢。」黃藥師道：「不敢也要你敢。」郭靖心想：「到了這步田地，不動手萬萬不行，只好打他幾掌。他不過是要借力打力，將我反震出去，我摔幾交又有什麼？」黃藥師見他尚自遲疑，但臉上已有躍躍欲試之色，說道：「快動手，你不出招，我可要打你了。」郭靖道：「既是前輩有命，弟子不敢不遵。」運起勢子，蹲身屈臂，畫圈擊出一掌，又是練得最熟的那招「亢龍有悔」。他既擔心真的傷了黃藥師，也怕若用全力，回擊之勁也必奇大，是以只使了六成力。這一掌打到黃藥師胸口，突覺他身上滑不留手，猶如塗滿了油一般，手掌一滑，便溜了開去。

　　黃藥師道：「幹嗎？瞧我不起麼？怕我吃不住你神妙威猛的降龍掌，是不是？」郭靖道：「弟子不敢。」這第二掌「或躍在淵」，卻再也不敢留力，吸一口氣，呼的一響，左掌前探，右掌倏地從左掌底下穿了出去，直擊他小腹。黃藥師道：「這才像個樣子。」當日洪七公教郭靖在松樹上試掌，要他掌一著樹，立即使勁，方有摧堅破強之功，這時他依著千練萬試過的法門，指尖微微觸到黃藥師的衣緣，立時發勁，不料就在這勁已發出、力未受著的一瞬之間，對方小腹突然內陷，只聽得喀的一聲，手腕已是脫臼。他這掌若是打空，自無關礙，不過是白使了力氣，卻在明明以為擊到了受力之處而發出急勁，著勁的所在忽然變得無影無蹤，待要收勁，哪裡還來得及，只感手上劇痛，忙躍開數尺，一隻手已舉不起來。

　　江南六怪見黃藥師果真一不閃避，二不還手，身子未動，一招之間就把郭靖的腕骨卸脫了臼，又是佩服，又是擔心。只聽黃藥師喝道：「你也吃我一掌，教你知道老叫化的降龍十八掌厲害，還是我桃花島的掌法厲害。」語聲方畢，掌風已聞。郭靖忍痛縱起，要向旁躲避，哪知黃藥師掌未至，腿先出，一撥一勾，郭靖撲地倒了。

　　黃蓉驚叫：「爹爹別打！」從旁竄過，伏在郭靖身上。黃藥師變掌為抓，一把拿住女兒背心，提了起來，左掌卻直劈下去。江南六怪知道這一掌打著，郭靖非死也必重傷，一齊搶過。全金髮站得最近，秤桿上的鐵錘徑擊他左手手腕。黃藥師將女兒在身旁一放，雙手任意揮灑，便將全金髮的秤桿與韓小瑩手中長劍奪下，平劍擊秤，噹啷一響，一劍一秤震為四截。陸乘風叫道：「師父！……」想出言勸阻，但於師父積威之下，再也不敢接下口去。

　　黃蓉哭道：「爹，你殺他罷，我永不再見你了。」急步奔向太湖，波的一聲，躍入了湖中。黃藥師驚怒交集，雖知女兒深通水性，自小就常在東海波濤之中與魚鱉為戲，整日不上岸也不算一回事，但她這一去卻不知何日再能重見，飛身搶到湖邊，黑沉沉之中，但見一條水線筆直的通向湖心。黃藥師呆立半晌，回過頭來，見朱聰已替郭靖接上了腕骨所脫的臼，當即遷怒於他，冷冷的道：「你們七個人快自殺罷，免得讓我出手時多吃苦頭。」

　　柯鎮惡橫過鐵杖，說道：「男子漢大丈夫死都不怕，還怕吃苦？」朱聰道：「江南六怪已歸故鄉，今日埋骨五湖，尚有何憾？」六人或執兵刃，或是空手，布成了迎敵的陣勢。郭靖心想：「六位師父哪裡是他的敵手，只不過是枉送了性命，豈能因我之故而害了師父？」急忙縱身上前，說道：「陳玄風是弟子殺的，與我眾位師父無干，我一人給他抵命便了。」隨又想到：「大師父、三師父、七師父都是性如烈火，倘若見我喪命，豈肯罷手？必定又起爭鬥，我須獨自了結此事。」當下挺身向黃藥師昂然說道：「只是弟子父仇未報，前輩可否寬限一個月，三十天之後，弟子親來桃花島領死？」黃藥師這時怒氣漸消，又是記掛著女兒，已無心思再去理他，手一揮，轉身就走。

　　眾人不禁愕然，怎麼郭靖只憑這一句話，就輕輕易易的將他打發走了？只怕他更有厲害毒辣手段，卻見他黑暗之中身形微晃，已自不見。陸乘風呆了半晌，才道：「請各位到後堂稍息。」梅超風哈哈一笑，雙袖揮起，已反躍出丈餘之外，轉身也沒入了黑暗之中。陸乘風叫道：「梅師姊，把你弟子帶走罷。」黑暗中沉寂無聲，梅超風早已去遠。

## 第15回　神龍擺尾

　　陸冠英扶起完顏康，見他已被點中穴道，動彈不得，只有兩顆眼珠光溜溜的轉動。陸乘風道：「我答應過你師父，放了你去。」瞧他被點中了穴道的情形不是本門手法，自己雖能替他解穴，但對點穴之人卻有不敬，正要出言詢問，朱聰過來在完顏康腰裡捏了幾把，又在他背上輕拍數掌，解開了他穴道。陸乘風心想：「這人手上功夫真是了得。完顏康武功不弱，未見他還得一招半式，就被點了穴。」其實若是當真動手，完顏康雖然不及朱聰，但不致立時就敗，只是大廳倒塌時亂成一團，完顏康又牽著那姓段的武官，朱聰最善於乘人分心之際攻人虛隙，是以出手即中。

　　朱聰道：「這位是什麼官兒，你也帶了走罷。」又給那武官解了穴道。那武官自分必死，聽得竟能獲釋，喜出望外，忙躬身說道：「大……大英雄活命之恩，卑……卑職段天德終身不忘。各位若去京師耍子，小將自當盡心招待……」郭靖聽了「段天德」三字，耳中嗡的一震，顫聲道：「你……你叫段天德？」段天德道：「正是，小英雄有何見教？」郭靖道：「十八年前，你可是在臨安當武官麼？」段天德道：「是啊，小英雄怎麼知道？」他剛才曾聽得陸乘風說陸冠英是枯木大師弟子，又向陸冠英說道：「我是枯木大師俗家的侄兒，咱們說起來還是一家人呢，哈哈！」

　　郭靖向段天德從上瞧到下，又從下瞧到上，始終一言不發，段天德只是陪笑。過了好半晌，郭靖轉頭向陸乘風道：「陸莊主，在下要借寶莊後廳一用。」陸乘風道：「當得，當得。」郭靖挽了段天德的手臂，大踏步向後走去。

　　江南六怪個個喜動顏色，心想天網恢恢，竟在這裡撞見這惡賊，若不是他自道姓名，哪裡知道當年七兄妹萬里追蹤的就是此人？陸乘風父子與完顏康卻不知郭靖的用意，都跟在他的身後，走向後廳。家丁掌上燭火。郭靖道：「煩借紙筆一用。」家丁應了取來。郭靖對朱聰道：「二師父，請你書寫先父的靈位。」朱聰提筆在白紙上寫了「郭義士嘯天之靈位」八個大字，供在桌子正中。段天德還道來到後廳，多半是要吃消夜點心，及見到郭嘯天的名字，只嚇得魂飛天外，一轉頭，見到韓寶駒矮矮胖胖的身材，驚上加驚，把一泡尿全撒在褲襠之中。當日他帶了郭靖的母親一路逃向北方，江南六怪在後追趕，在旅店的門縫之中，他曾偷瞧過韓寶駒幾眼，這人矮胖怪異的身材最是難忘。適才在大廳上相見，只因自己心中驚魂不定，未曾留意別人，這時燭光下瞧得明白，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瑟瑟發抖。郭靖喝道：「你要痛痛快快的死呢，還是喜歡零零碎碎的先受點折磨？」段天德到了這個地步，哪裡還敢隱瞞，只盼推委罪責，說道：「你老太爺郭義士不幸喪命，雖跟小的有一點兒干係，不過……不過小的是受了上命差遣，概不由己。」郭靖喝道：「誰差你了？誰派你來害我爹爹，快說，快說。」段天德道：「那是大金國的六太子完顏洪烈六王爺。」完顏康驚道：「你說什麼？」段天德只盼多拉一個人落水，把自己的罪名減輕些，於是原原本本的將當日完顏洪烈怎樣看中了楊鐵心的妻子包氏、怎樣與宋朝官府串通、命官兵到牛家村去殺害楊郭二人，怎樣假裝見義勇為、殺出來將包氏救去，自己又怎樣逃到北京，卻被金兵拉夫拉到蒙古，怎樣在亂軍中與郭靖之母失散，怎樣逃回臨安，此後一路陞官等情由，詳詳細細的說了，說罷雙膝跪地，向郭靖道：「郭英雄，郭大人，這事實在不能怪小的。當年見到你老太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原是決意要手下留情，還想跟他交個朋友，只不過……只不過……小人是個小小官兒，委實自己做不了主，空有愛慕之心，好生之德……小人名叫段天德，這上天好生之德的道理，小人自幼兒就明白的……」瞥眼見到郭靖臉色鐵青，絲毫不為自己言語所動，當即跪倒，在郭嘯天靈前連連叩頭，叫道：「郭老爺，你在天之靈要明白，害你的仇人是人家六太子完顏洪烈，是他這個畜生，可不是我這螻蟻也不如的東西。你公子爺今日長得這麼英俊，你在天之靈也必歡喜，你老人家保佑，讓他饒了小人一條狗命罷……」

　　他還在嘮嘮叨叨的說下去，完顏康倏地躍起，雙手下擊，噗的一聲，將他打得頭骨碎裂而死。郭靖伏在桌前，放聲大哭。

　　陸乘風父子與江南六怪一一在郭嘯天的靈前行禮致祭。完顏康也拜在地下，磕了幾個頭，站起身來，說道：「郭兄，我今日才知我那……那完顏洪烈原來是你我的大仇人。小弟先前不知，事事倒行逆施，真是罪該萬死。」想起母親身受的苦楚，也痛哭起來。郭靖道：「你待怎樣？」完顏康道：「小弟今日才知確是姓楊，『完顏』兩字，跟小弟全無干係，從今而後，我是叫楊康的了。」郭靖道：「好，這才是不忘本的好漢子。我明日去北京殺完顏洪烈，你去也不去？」

　　楊康想起完顏洪烈養育之恩，一時躊躇不答，見郭靖臉上已露不滿之色，忙道：「小弟隨同大哥，前去報仇。」郭靖大喜，說道：「好，你過世的爹爹和我母親都曾對我說過，當年先父與你爹爹有約，你我要結義為兄弟，你意下如何？」楊康道：「那是求之不得。」兩人敘起年紀，郭靖先出世兩個月，當下在郭嘯天靈前對拜了八拜，結為兄弟。

　　當晚各人在歸雲莊上歇了。次晨六怪及郭楊二人向陸莊主父子作別。陸莊主每人送了一份厚厚的程儀。出得莊來，郭靖向六位師父道：「弟子和楊兄弟北上去殺完顏洪烈，要請師父指點教誨。」柯鎮惡道：「中秋之約為時尚早，我們左右無事，帶領你去幹這件大事罷。」朱聰等人均表贊同。郭靖道：「師父待弟子恩重如山，只是那完顏洪烈武藝平庸，又有楊兄弟相助，要殺他諒來也非難事。師父為了弟子，十多年未歸江南，現下數日之間就可回到故鄉，弟子不敢再勞師父大駕。」六怪心想也是實情，眼見他武藝大進，盡可放心得下，當下細細叮囑了一番，郭靖一一答應。最後韓小瑩道：「桃花島之約，不必去了。」她知郭靖忠厚老實，言出必踐，瞧那黃藥師性子古怪殘忍，如去桃花島赴會，勢必凶多吉少。郭靖道：「弟子若是不去，豈不失信於他？」楊康插口說道：「跟這般妖邪魔道，有什麼信義好講。大哥是太過拘泥古板了。」柯鎮惡哼了一聲，說道：「靖兒，咱們俠義道豈能說話不算數？今日是六月初五，七月初一我們在嘉興醉仙樓相會，同赴桃花島之約。現下你騎小紅馬趕赴北京報仇。你那義弟不必同去了。你如能得遂心願，那是最好，否則咱們把殺奸之事托了全真派諸位道長，他們義重如山，必不負咱們之托。」郭靖聽大師父說要陪他赴難，感激無已，拜倒在地。南希仁道：「你這義弟出身富貴之家，可要小心了。」韓小瑩道：「四師父這句話，你一時也不會明白，以後時時仔細想想。」郭靖應道：「是。」

　　朱聰笑道：「黃藥師的女兒跟她老子倒挺不同，咱們以後再犯不著生她的氣，三弟，是麼？」韓寶駒一捋鬍髭，說道：「這小女娃罵我是矮冬瓜，她自己挺美麼？」說到這裡，卻也不禁笑了出來。郭靖見眾師父對黃蓉不再心存芥蒂，甚是喜慰，但隨即想到她現下不知身在何處，又感難受。全金髮道：「靖兒，你快去快回，我們在嘉興靜候好音。」江南六怪揚鞭南去，郭靖牽著紅馬，站在路旁，等六怪走得背影不見，方才上馬，向楊康道：「賢弟，我這馬腳程極快，去北京十多天就能來回。我先陪賢弟走幾天。」兩人扣轡向北，緩緩而行。

　　楊康心中感慨無已，一月前命駕南來時左擁右衛，上國欽差，何等威風，這時悄然北往，榮華富貴，頓成一場春夢；郭靖不再要他同去中都行刺，固是免得他為難，但是否要設法去通知完顏洪烈防備躲避，卻又大費躊躇。郭靖卻道他思憶亡故的父母，不住相勸。

　　中午時分，到了溧陽，兩人正要找店打尖，忽見一名店伴迎了上來，笑道：「兩位可是郭爺、楊爺麼？酒飯早就備好了，請兩位來用罷。」郭靖和楊康同感奇怪。楊康問道：「你怎認識我們？」那店伴笑道：「今兒早有一位爺囑咐來著，說了郭爺、楊爺的相貌，叫小店裡預備了酒飯。」說著牽了兩人坐騎去上料。楊康哼了一聲，道：「歸雲莊的陸莊主好客氣。」兩人進店坐下，店伴送上酒飯，竟是上好的花彫和精細麵點，菜餚也是十分雅致，更有一碗郭靖最愛吃的口蘑煨雞。兩人吃得甚是暢快，起身會帳。掌櫃的笑道：「兩位爺請自穩便，帳已會過了。」楊康一笑，給了一兩銀子賞錢，那店伴謝了又謝，直送到店門之外。郭靖在路上說起陸莊主慷慨好客。楊康對被擒之辱猶有餘恨，說：「這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只會以這般手段籠絡江湖豪傑，才做了太湖群雄之主。」郭靖奇道：「陸莊主不是你師叔麼？」楊康道：「梅超風雖教過我武功，也算不得是什麼師父。這些邪門外道的功夫，要是我早知道了，當日不學，也不至落到今日這步田地。」郭靖更奇，問道：「怎麼啊？」楊康自知失言，臉上一紅，強笑道：「小弟總覺九陰白骨爪之類不是正派武功。」郭靖點頭道：「賢弟說得不錯。你師父長春真人武功精湛，又是玄門正宗，你向師父說明真相，好好悔過，他必能原有你以往之事。」楊康默然不語。

　　傍晚時分，到了金壇，那邊客店仍是預備好了酒飯。其後一連三日，都是如此。這日兩人過江到了高郵，客店中又有人來接。楊康冷笑道：「瞧歸雲莊送客送到哪裡？」郭靖卻早已起疑，這三日來每處客店所備的飯菜之中，必有一二樣是他特別愛吃之物，如是陸冠英命人預備，怎能深知他的心意？用過飯後，郭靖道：「賢弟，我先走一步，趕上去探探。」催動小紅馬，倏忽之間已趕過三個站頭，到了寶應，果然無人來接。郭靖投了當地最大的一家客店，揀了一間靠近帳房的上房，守到傍晚，聽得店外鸞鈴響處，一騎馬奔到店外，戛然而止，一人走進店來，吩咐帳房明日預備酒飯迎接郭、楊二人。郭靖雖早料到必是黃蓉，但這時聽到她的聲音，仍不免喜悅不勝，心中突突亂跳，聽她要了店房，心想，蓉兒愛鬧著玩，我且不認她，到得晚上去作弄她一下。睡到二更時分，悄悄起來，想到黃蓉房裡去嚇她一跳，只見屋頂上人影一閃，正是黃蓉。郭靖大奇：「這半夜裡她到哪裡去？」當下展開輕功，悄悄跟在她身後。黃蓉逕自奔向郊外，並未發覺有人跟隨，跑了一陣，到了一條小溪之旁，坐在一株垂柳之下，從懷裡摸出些東西，彎了腰玩弄。其時月光斜照，涼風吹拂柳絲，黃蓉衣衫的帶子也是微微飄動，小溪流水，蟲聲唧唧，一片清幽，只聽她說道：「這個是靖哥哥，這個是蓉兒。你們兩個乖乖的坐著，這麼面對面的，是了，就是這樣。」

　　郭靖躡著腳步，悄沒聲的走到她身後，月光下望過去，只見她面前放著兩個無錫所產的泥娃娃，一男一女，都是肥肥胖胖，憨態可掬。郭靖在歸雲莊上曾聽黃蓉說過，無錫泥人天下馳譽，雖是玩物，卻製作精絕，當地土語叫作「大阿福」。她在桃花島上就有好幾個。這時郭靖覺得有趣，又再走近幾步。見泥人面前擺著幾隻粘土捏成的小碗小盞，盛著些花草之類，她輕聲說著：「這碗靖哥哥吃，這碗蓉兒吃。這是蓉兒煮的啊，好不好吃啊？」郭靖接口道：「好吃，好吃極啦！」黃蓉微微一驚，回過頭來，笑生雙靨，投身入懷，兩人緊緊抱在一起。過了良久，這才分開，並肩坐在柳溪之旁，互道別來情景。雖只數日小別，倒像是幾年幾月沒見一般。黃蓉咭咭咯咯的又笑又說，郭靖怔怔的聽著，不由得癡了。那夜黃蓉見情勢危急，父親非殺郭靖不可，任誰也勸阻不住，情急之下，說出永不相見的話來。黃藥師愛女情深，便即饒了郭靖。黃蓉在太湖中耽了大半個時辰，料想父親已去，掛念著郭靖，又到歸雲莊來窺探，見他安然無恙，心中大慰，回想適才對父親說話太重，又自懊悔不已。次晨躲在歸雲莊外樹叢之中，眼見郭靖與楊康並轡北去，於是搶在前頭給他們安排酒飯。兩人直說到月上中天，此時正是六月天時，靜夜風涼，黃蓉心中歡暢，漸漸眼睏神倦，言語模糊，又過一會，竟在郭靖懷中沉沉睡去，玉膚微涼，吹息細細。郭靖怕驚醒了她，倚著柳樹動也不動，過了一會，竟也睡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得柳梢鶯囀，郭靖睜開眼來，但見朝曦初上，鼻中聞著陣陣幽香，黃蓉兀自未醒，蛾眉斂黛，嫩臉勻紅，口角間淺笑盈盈，想是正做好夢。郭靖心想：「讓她多睡一會，且莫吵醒她。」正在一根根數她長長的睫毛，忽聽左側兩丈餘外有人說道：「我已探明程家大小姐的樓房，在同仁當鋪後面的花園裡。」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好，咱們今晚去幹事。」兩人說話很輕，但郭靖早已聽得清楚，不禁吃了一驚，心想這必是眾師父說過的採花淫賊，可不能容他們為非作歹。

　　突然黃蓉急躍起身，叫道：「靖哥哥，來捉我。」奔到一株大樹之後。郭靖一呆之下，見黃蓉連連向自己招手，這才明白，當下裝作少年人嬉戲模樣，嘻嘻哈哈的向她追去，腳步沉滯，絲毫不露身有武功。

　　說話的兩人本來決計想不到這大清早曠野之中就有人在，不免一驚，但見是兩個少年男女追逐鬧玩，也就不在意下，但話卻不說了，逕向前行。

　　黃蓉與郭靖瞧這兩人背影，衣衫襤褸，都是乞兒打扮。待得兩人走遠，黃蓉道：「靖哥哥，你說他們今晚去找那程家大小姐幹什麼？」郭靖道：「多半不是好事。咱們出手救人，好不好？」黃蓉笑道：「那當然。但不知道這兩個叫化子是不是七公的手下。」郭靖道：「一定不是。但七公說天下叫化都歸他管？嗯，這兩個壞人定是假扮了叫化的。」黃蓉道：「天下成千成萬叫化子，一定也有不少壞叫化。七公本領雖大，也不能將每個人都管得好好地。看來這兩個定是壞叫化。七公待咱們這麼好，難以報答，咱們幫他管管壞叫化，七公一定歡喜。」郭靖點頭道：「正是。」想到能為洪七公稍效微勞，甚是高興。

　　黃蓉又道：「這兩人赤了腳，小腿上生滿了瘡，我瞧定是真叫化兒。旁人扮不到那麼像。」郭靖心下佩服，道：「你瞧得真仔細。」兩人回店用了早飯，到大街閒逛，走到城西，只見好大一座當鋪，白牆上「同仁老當」四個大字，每個字比人還高。當鋪後進果有花園，園中一座樓房建構精緻，簷前垂著綠幽幽的細竹簾。兩人相視一笑，攜手自到別處玩耍。等到用過晚飯，在房中小睡養神，一更過後，兩人徑往西城奔去，躍過花園圍牆，只見樓房中隱隱透出燈火。兩人攀到樓房頂下，以足鉤住屋簷，倒掛下來。這時天氣炎熱，樓上並未關窗，從竹簾縫中向裡張望，不禁大出意料之外。只見房中共有七人，都是女子，一個十八九歲的美貌女子正在燈下看書，想必就是那位程大小姐了，其餘六人都是丫鬟打扮，手中卻各執兵刃，勁裝結束，精神奕奕，看來都會武藝。郭靖與黃蓉原本要來救人，卻見人家早已有備，料得中間另有別情，兩人精神一振，悄悄翻上屋頂，坐下等候，只待瞧一場熱鬧。等不到小半個時辰，只聽得牆外喀的一聲微響，黃蓉一拉郭靖衣袖，縮在屋簷之後，只見圍牆外躍進兩條黑影，瞧身形正是日間所見的乞丐。兩丐走到樓下，口中輕聲吹哨，一名丫鬟揭開竹簾，說道：「是丐幫的英雄到了麼？請上來罷。」兩丐躍上樓房。郭靖與黃蓉在黑暗中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日間聽得那兩丐說話，又見樓房中那小姐嚴神戒備的情狀，料想二丐到來，立時便有一場廝殺，哪知雙方竟是朋友。只見程大小姐站起身來相迎，道了個萬福，說道：「請教兩位高姓大名。」那聲音蒼老的人道：「在下姓黎，這是我的師侄，名叫余兆興。」程大小姐道：「原來是黎前輩，余大哥。丐幫眾位英雄行俠仗義，武林中人人佩服，小女子今日得見兩位尊範，甚是榮幸。請坐。」她說的雖是江湖上的場面話，但神情靦腆，說一句話，便停頓片刻，一番話說來極是生疏，語言嬌媚，說什麼「武林中人人佩服」云云，實是極不相稱。她勉強說完了這幾句話，已是紅暈滿臉，偷偷抬眼向那姓黎的老丐望了一眼，又低下頭去，細聲細氣的道：「老英雄可是人稱『江東蛇王』的黎生黎前輩麼？」那老丐笑道：「姑娘好眼力，在下與尊師清淨散人曾有一面之緣，雖無深交，卻是向來十分欽佩。」郭靖聽了「潔淨散人」四字，心想：「清淨散人孫不二孫仙姑是全真七子之一，這位程大小姐和兩個乞丐原來都不是外人。」只聽程大小姐道：「承老英雄仗義援手，晚輩感激無已，一切全憑老英雄吩咐。」黎生道：「姑娘是千金之體，就是給這狂徒多瞧一眼也是褻瀆了。」程大小姐臉上一紅。黎生又道：「姑娘請到令堂房中歇宿，這幾位尊使也都帶了去，在下自有對付那狂徒的法子。」程大小姐道：「晚輩雖然武藝低微，卻也不怕那惡棍。這事要老前輩一力承當，晚輩怎過意得去？」黎生道：「我們洪幫主與貴派老教主王真人素來交好，大家都是一家人，姑娘何必分什麼彼此？」程大小姐本來似乎躍躍欲試，但聽黎生這麼說了，不敢違拗，行了個禮，說道：「那麼一切全仗黎老前輩和余大哥了。」說罷，帶了丫鬟盈盈下樓而去。黎生走到小姐床邊，揭開繡被，鞋也不脫，滿身骯髒的就躺在香噴噴的被褥之上，對余兆興道：「你下樓去，和大夥兒四下守著，不得我號令，不可動手。」余兆興答應了而去。黎生蓋上綢被，放下紗帳，熄滅燈燭，翻身朝裡而臥。黃蓉暗暗好笑：「程大小姐這床被頭鋪蓋可不能要了。他們丐幫的人想來都學幫主，喜歡滑稽胡鬧，卻不知道在這裡等誰？這件事倒也好玩得緊。」她聽得外面有人守著，與郭靖靜悄悄的藏身在屋簷之下。

　　約莫過了一個更次，聽得前面當鋪中的更夫「的篤、的篤、噹噹噹」的打過三更，接著「拍」的一聲，花園中投進一顆石子來。過得片刻，圍牆外竄進八人，逕躍上樓，打著了火折子，走向小姐床前，隨即又吹熄火折。就在這火光一閃之際，郭、黃二人已看清來人的形貌，原來都是歐陽克那些女扮男裝、身穿白衣的女弟子。四名女弟子走到床前，揭開帳子，將綢被兜頭罩在黎生身上，牢牢摟住，另外兩名女弟子張開一隻大布袋，抬起黎生放入袋中，抽動繩子，已把袋口收緊。眾女抖被罩頭、張袋裝人等手法熟練異常，想是一向做慣了的，黑暗之中頃刻而就，全沒聲響。四名女弟子各執布袋一角。抬起布袋，躍下樓去。郭靖待要跟蹤，黃蓉低聲道：「讓丐幫的人先走。」郭靖心想不錯，探頭外望，只見前面四女抬著裝載黎生的布袋，四女左右衛護，後面隔了數丈跟著十餘人，手中均執木棒竹杖，想來都是丐幫中人。

　　郭、黃二人待眾人走遠，這才躍出花園，遠遠跟隨，走了一陣，已到郊外，只見八女抬著布袋走進一座大屋，眾乞丐四下分散，把大屋團團圍住了。

　　黃蓉一扯郭靖的手，急步搶到後牆，跳了進去，卻見是一所祠堂，大廳上供著無數神主牌位，梁間懸滿了大匾，寫著族中有過功名之人的名銜。廳上四五枝紅燭點得明晃晃地，居中坐著一人，折扇輕揮，郭、黃二人早就料到必是歐陽克，眼見果然是他，當下縮身窗外，不敢稍動，心想：「不知那黎生是不是他敵手？」只見八女抬了布袋走進大廳，說道：「公子爺，程家大小姐已經接來了。」歐陽克冷笑兩聲，抬頭向著廳外說道：「眾位朋友，既蒙枉顧，何不進來相見？」

　　隱在牆頭屋角的群丐知道已被他察覺，但未得黎生號令，均是默不作聲。歐陽克側頭向地下的布袋看了一眼，冷笑道：「想不到美人兒的大駕這麼容易請到。」緩步上前，折扇輕揮，已折成一條鐵筆模樣。黃蓉、郭靖見了他的手勢和臉色，都吃了一驚，知他已看破布袋中藏著敵人，便要痛下毒手。黃蓉手中扣了三枚鋼針，只待他折扇下落，立刻發針相救黎生。忽聽得颼颼兩聲，窗格中打進兩枝袖箭，疾向歐陽克背心飛去，原來丐幫中人也已看出情勢凶險，先動上了手。

　　歐陽克翻過左手，食指與中指夾住一箭，無名指與小指夾住另一箭，喀喀兩響，兩枝短箭折成了四截。群丐見他如此功夫，無不駭然。余兆興叫道：「黎師叔，出來罷。」語聲未畢，嗤的一聲急響，布袋已然撕開，兩柄飛刀激射而出，刀光中黎生著地滾出，扯著布袋一抖，護在身前，隨即躍起。他早知歐陽克武功了得，與他拚鬥未必能勝，本想藏在布袋之中，出其不意的忽施襲擊，哪知還是被他識穿了。歐陽克笑道：「美人兒變了老叫化，這布袋戲法高明得緊啊！」黎生叫道：「地方上三天之中接連失了四個姑娘，都是閣下幹的好事了？」歐陽克笑道：「寶應縣並不窮啊，怎麼捕快公人變成了要飯的？」黎生說道：「我本來也不在這裡要飯，昨兒聽小叫化說，這裡忽然有四個大姑娘給人劫了去，老叫化一時興起，過來瞧瞧。」

　　歐陽克懶懶的道：「那幾個姑娘也沒什麼好，你既然要，大家武林一脈，衝著你面子，便給了你罷。叫化子吃死蟹，只只好，多半你會把這四個姑娘當作了寶貝。」右手一揮，幾名女弟子入內去領了四個姑娘出來，個個衣衫不整，神色憔悴，眼睛哭得紅腫。黎生見了這般模樣，怒從心起，喝道：「朋友高姓大名，是誰的門下？」歐陽克仍是滿臉漫不在乎的神氣，說道：「我複姓歐陽，你老兄有何見教？」黎生喝道：「你我比劃比劃。」歐陽克道：「那再好沒有，進招罷。」

　　黎生道：「好！」右手抬起，正要發招，突然眼前白影微晃，背後風聲響動，疾忙向前飛躍，頸後已被敵人拂中，幸好縱躍得快，否則頸後的要穴已被他拿住了。黎生是丐輩中的八袋弟子，行輩甚尊，武功又強，兩浙群丐都歸他率領，是丐幫中響噹噹的腳色，哪知甫出手便險些著了道兒，臉上一熱，不待回身，反手還劈一掌。黃蓉在郭靖耳邊低聲道：「他也會降龍十八掌！」郭靖點了點頭。

　　歐陽克見他這招來勢凶狠，不敢硬接，縱身避開。黎生這才回過身來，踏步進擊，雙手當胸虛捧，呼的轉了個圈子。郭靖在黃蓉耳畔輕聲道：「這是逍遙游拳法中的招數罷？」黃蓉也點了點頭，只是見黎生拳勢沉重，卻少了「逍遙游」拳法中應有的飄逸之致。歐陽克見他步穩手沉，招術精奇，倒也不敢輕忽，將折扇在腰間一插，閃開對方的圈擊，拳似電閃，打向黎生右肩。黎生以一招「逍遙游」拳法中的「飯來伸手」格開。歐陽克左拳鉤擊，待得對方豎臂相擋，倏忽間已竄到他背後，雙手五指抓成尖錐，雙錐齊至，打向他背心要穴。黃蓉和郭靖都吃了一驚：「這一招難擋。」

　　這時守在外面的群丐見黎生和敵人動上了手，都湧進廳來，燈影下驀見黎生遇險，要待搶上相助，已然不及。黎生聽得背後風響，衣上也已微有所感，就在這一瞬之間，反手橫劈，仍是剛才使過的「降龍十八掌」中那一招「神龍擺尾」。這一招出自《易經》中的「履」卦，始創「降龍十八掌」的那位高人本來取名為「履虎尾」，好比攻虎之背，一腳踏在老虎尾巴上，老虎回頭反咬一口，自然厲害猛惡之至。後來的傳人嫌《易經》中這些文縐縐的封名說來太不順口，改作了「神龍擺尾」。歐陽克不敢接他這掌，身子向後急仰，躲了開去。黎生心中暗叫：「好險！」轉身拒敵。他武功遠不及歐陽克精妙，拆了三四十招，已連遇五六次凶險，每次均仗這招「神龍擺尾」解難脫困。

　　黃蓉低聲對郭靖道：「七公只傳了他一掌。」郭靖點點頭，想起自己當日以一招「亢龍有悔」與梁子翁對敵之事，又想到洪七公對他丐幫中的首要人物也不過傳了一掌，自己竟連得他傳授十五掌，心中好生感激。

　　只見歐陽克踏步進迫，把黎生一步步逼向廳角之中。原來歐陽克已瞧出他只一招厲害，而這一招必是反身從背後發出，當下將他逼入屋角，叫他無法反身發掌。黎生明白了敵人用意，移步轉身，要從屋角搶到廳中，剛只邁出一步，歐陽克一聲長笑，掄拳直進，蓬的一拳，擊在他下頦之上。黎生吃痛，心下驚惶，伸臂待格，敵人左拳又已擊到，片刻間，頭上胸前連中了五六拳，登時頭暈身軟，晃了幾晃，跌倒在地。丐幫諸人搶上前來救援，歐陽克轉過身來，抓起奔在最前的兩個乞丐，對著牆壁摔了出去，兩人重重撞在牆上，登時暈倒，餘人一時不敢過來。

　　歐陽克冷笑道：「公子爺是什麼人，能著了你們這些臭叫化的道兒？我叫你們瞧一個人！」雙手一拍，兩名女弟子從堂內推出一個女子來，雙手反縛，神情委頓，淚水從白玉般的臉頰上不住流下，正是程大小姐。這一著大出眾人意料之外，黃蓉與郭靖也是大惑不解。

　　歐陽克揮了揮右手，女弟子又把程大小姐帶回內堂。他得意洋洋的道：「老叫化在樓上鑽布袋，卻不知區區在下守在樓梯之上，當即請了程大小姐，先回來等你們駕到。」群丐面面相覷，心想這一下真是一敗塗地。

　　歐陽克搖了搖折扇，說道：「丐幫的名氣倒是不小，今日一見，卻真叫人笑掉了牙，什麼偷雞摸狗拳、要飯捉蛇掌，都拿出現世。以後還敢不敢來礙公子爺的事？瞧在你們洪幫主的份上，便饒了這老叫化的性命，只是要借他兩個招子，作個記認。」說著伸出兩根手指，向黎生眼中插下。忽聽得有人大叫：「且慢！」一人躍進廳來，揮掌向歐陽克推去。歐陽克猛覺一股凌厲掌風撲向前胸，疾忙側身相避，但已被掌風帶到，身子晃了兩下，退開兩步，不由得暗暗吃驚：「自出西域以來，竟接連遭逢高手，這是何人，居然有如此功力？」定睛看時，更是詫異，只見擋在自己與黎生之間的，竟是那個在趙王府中曾同過席的少年郭靖。此人武功平平，怎麼剛才這一掌沉猛至斯？只聽他說道：「你作惡多端，不加悔改，還想傷害好人，真把天下好漢不放在眼裡了麼？」歐陽克心想剛才這一掌不過碰巧，哪將他放在心上，側目斜視，笑道：「你也算得是天下好漢？」郭靖道：「我哪敢稱得上『好漢』二字，只是斗膽要勸你一句，還請把程大小姐放回，自己早日回西域去罷。」歐陽克笑道：「要是我不聽你小朋友的勸呢？」郭靖還未答話，黃蓉已在窗外叫了起來：「靖哥哥，揍這壞蛋！」歐陽克聽到黃蓉聲音，登時心神震盪，笑道：「黃姑娘，你要我放程大小姐，那也不難，只要你跟隨我去，不但程大小姐，連我身邊所有的女子，也全都放了，而且我答應你以後不再找別的女子，好不好？」

　　黃蓉躍進廳來，笑道：「那很好啊，我們到西域去玩玩，倒也不錯。靖哥哥，你說好麼？」歐陽克搖頭笑道：「我只要你跟我去，要這臭小子同去幹麼？」黃蓉大怒，反手一掌，喝道：「你罵他？你才臭！」歐陽克見黃蓉盈盈走近，又笑又說，麗容無儔，又帶著三分天真爛漫，更增嬌媚，早已神魂飄蕩，哪知她竟會突然反臉？這一下毫不提防，而她這掌又是「落英神劍掌」中的精妙家數，拍的一下，左頰早著，總算黃蓉功力不深，並未擊傷，但也已打得他臉上熱辣辣的甚是疼痛。歐陽克「呸」的一聲，左手忽地伸出，往她胸口抓去。黃蓉不退不讓，雙拳猛向他頭頂擊落。歐陽克是好色之徒，見她不避，心中大喜，拚著頭上受她兩拳，也要在她胸上一碰，豈知手指剛觸到她衣服，忽覺微微刺痛，這才驚覺：「啊，她穿著軟蝟甲。」虧得他只是存心輕薄，並非要想傷人，這一抓未用勁力，急忙抬臂格開她的雙拳。黃蓉笑道：「你跟我打沒便宜，只有我打你的份兒，你卻不能打我。」

　　歐陽克心癢難搔，忽然遷怒郭靖，心想：「先把你這小子斃了，叫你死了這條心。」眼睛望著黃蓉，突然飛足向後踢出，足距猛向郭靖胸口撞去。這一腳既快且狠，陰毒異常，正是「西毒」歐陽鋒的家傳絕技，對方難閃難擋，只要踢中了，立時骨折肺碎。郭靖避讓不及，急忙轉身，同時反手猛劈。只聽得蓬的一聲，郭靖臀上中腳，歐陽克腿上中掌，兩人都痛到了骨裡，各自轉身，怒目相向，隨即鬥在一起。

　　丐幫中的高手均感驚訝：「這一掌明明是黎老的救命絕技『神龍擺尾』，怎麼這個少年也會使？而且出手又快又狠，似乎尚在黎老之上？」這時丐幫中人已將黎生扶在一旁。他見郭靖掌力沉猛，招數精妙。他只會得一招「神龍擺尾」，見郭靖其餘掌法與這一招掌理極為相近，不禁駭然：「降龍十八掌是洪幫主的秘技，我不顧性命，為本幫立了大功，他才傳我一掌，作為重賞，這個少年卻又從哪裡去把這十八掌都學全了？」

　　歐陽克手上與郭靖對招，心中也是暗暗稱奇：「怎麼只兩個月之間，這小子的武功竟會忽然大進？」

　　轉眼間兩人拆了四十餘招，郭靖已把十五掌招數反覆使用了幾遍，足夠自保，但歐陽克武功實高出他甚多，要想取勝，卻也不能。再鬥十餘招，歐陽克拳法斗變，前竄後躍，聲東擊西，身法迅捷之極。郭靖一個招架不及，左胯上中了一腳，登時舉步蹣跚，幸好他主要武功是在掌上，當下把十五掌從尾打到頭，倒轉來使。歐陽克見他掌法顛倒，一時不敢逼近，準擬再拆數十招，摸熟了他掌法變化的大致路子，再乘隙攻擊。郭靖從尾使到頭一遍打完，再從頭使到尾。第十五掌「見龍在田」使過，如接第一掌，那是「亢龍有悔」；若從尾倒打，那麼是再發一掌「見龍在田」。他腦筋轉得不快，心想：「從頭打下來好，還是再倒轉打上去？」就這麼稍一遲疑，歐陽克立時看出破綻，伸手向他肩上拿去。郭靖形格勢禁，不論用十五掌中哪一掌都無法解救，順勢翻過手掌，撲地往敵人手背上拍下。這一招是他在危急之中胡亂打出，全無章法理路可言。歐陽克已看熟了他的掌法，決計想不到對方竟會忽出新招，這一掌竟然拍的一聲，被他擊中了手腕。歐陽克吃了一驚，向後縱出，揮手抖了幾抖，幸好雖然疼痛，腕骨未被擊斷。

　　郭靖胡打亂擊，居然奏功，心想：「我現下肩後，左胯，右腰尚有空隙，且再杜撰兩掌，把這三處都補滿了。」心念甫畢，歐陽克又已打來。郭靖心思遲鈍，就是苦思十天半月，也未必創得出半招新招，何況激戰之際，哪容他思索鑽研，只得依著降龍掌法的理路，老老實實的加多三掌，守住肩後、左胯、右腰三處。歐陽克暗暗叫苦：「他掌法本來有限，時刻一久，料得定必能勝他，怎麼忽然又多了三招出來？」他不知郭靖這三招其實全然無用，只是先前手腕被擊，再也不敢冒進，當下漸漸放慢拳法，要以游鬥耗他氣力，忽然發覺郭靖有一掌的出手與上一次略有不同，心念一轉：「是了，這一掌他還沒學到家，是以初時不用。」陡然飛身而起，左手作勢擒拿郭靖頂心，右足飛出，直踢他左胯。郭靖自創這三掌畢竟管不了用，突見敵人全力攻己弱點，心中登時怯了，一掌剛打到半路，立即收回，側身要避開他這一腳。黃蓉暗叫不妙，心念電轉：「臨敵猶豫，最是武學大忌，靖哥哥這一掌亂七八糟打出去，倒也罷了，縱然不能傷敵，卻也足以自守，現下卻收掌回身，破綻更大。」眼見歐陽克這一腳使上了十成力，郭靖其勢已無可解救，當即右手一揚，七八枚鋼針激射而出。歐陽克拔出插在後頸中的折扇，鐵扇入手即張，輕輕兩揮，將鋼針盡數擋開，踢出這一腳卻未因此而有絲毫窒滯，眼見這腳定可踢得郭靖重傷倒地，驀地足踝上一麻，被什麼東西撞中了穴道，這一腳雖然仍是踢中了對方，卻已全無勁力。歐陽克大驚之下，立時躍開，喝道：「鼠輩暗算公子爺，有種的光明正大出來……」語音未畢，突聽得頭頂風聲微響，想要閃避，但那物來得好快，不知怎樣，口中忽然多了一物，舌頭上覺得有些鮮味，又驚又恐，慌忙吐出，似是一塊雞骨。歐陽克驚惶中抬頭察看，只見樑上一把灰塵當頭罩落，忙向旁躍開，噗的一聲，口中又多了一塊雞骨。這次卻是一塊雞腿骨，只撞得牙齒隱隱生疼。歐陽克狂怒之下，見樑上人影閃動，當即飛身而起，發掌凌空向那人影擊去。陡然間只覺掌中多了什麼物事，當即彎指抓住，落地一瞧，更是惱怒，卻是兩隻嚼碎了的雞爪，只聽得樑上有人哈哈大笑，說道：「叫化子的偷雞摸狗拳怎樣？」黃蓉與郭靖一聽到這聲音心中大喜，齊叫：「七公！」眾人都抬起頭來，只見洪七公坐在樑上，兩隻腳前後搖蕩，手裡抓著半隻雞，正吃得起勁。丐幫幫眾一齊躬身行禮，同聲說道：「幫主！您老人家好。」

　　歐陽克眼見是他，全身涼了半截，暗想：「此人連擲兩塊雞骨入我口中，倘若擲的不是雞骨而是暗器，我此刻早已沒命了。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溜之大吉。」當下躬身唱喏，說道：「又見到洪世伯了，侄子向您老磕頭。」口中說是磕頭，卻不屈膝下跪。洪七公嚼著雞肉，含含糊糊的道：「你還不回西域去？在這裡胡作非為，想把一條小命送在中原麼？」歐陽克道：「中原也只您老世伯英雄無敵。只要您老世伯手下留情，不來以大欺小，跟晚輩為難，小侄這條性命只怕也保得住。我叔叔吩咐小侄，只消見到洪世伯時恭恭敬敬，他老人家顧全身份，決不能跟晚輩動手，以致自墮威名，為天下好漢恥笑。」洪七公哈哈大笑，說道：「你先用言語擠兌我，想叫老叫化不便跟你動手。中原能殺你之人甚多，也未必非老叫化出手不可。剛才聽你言中之意，對我的偷雞摸狗拳，要飯捉蛇掌小覷得緊，是也不是？」歐陽克忙道：「小侄實不知這位老英雄是世伯門下，狂妄放肆之言，請世伯與這位老英雄恕罪。」洪七公落下梁來，說道：「你稱他做英雄，可是他打不過你，那麼你更是大英雄了，哈哈，不害臊麼？」歐陽克好生著惱，只是自知武功與他差得太遠，不敢出言衝撞，只得強忍怒氣，不敢作聲。洪七公道：「你仗著得了老毒物的傳授，便想在中原橫行，哼哼，放著老叫化沒死，須容你不得。」歐陽克道：「世伯與家叔齊名，晚輩只好一切全憑世伯吩咐。」洪七公道：「好哇，你說我以大壓小，欺侮你後輩了？」歐陽克不語，給他來個默認。洪七公道：「老叫化手下，雖然大叫化、小叫化、不大不小中叫化有這麼一大幫，但都不是我的徒弟。這姓黎的只學了我一招粗淺的功夫，哪能算得是我的傳人？他使的『逍遙拳』沒學得到家，可不是老叫化傳的。你瞧不起我的偷雞摸狗拳，哼哼，老叫化要是真的傳了一人，未必就及不上你。」歐陽克道：「這個自然。洪世伯的傳人定比小侄強得多了。只不過您老人家武功太高，您的徒兒便要學到您老人家的一成功夫，只怕也不容易。」洪七公道：「你嘴裡說得好聽，心中定在罵我。」歐陽克道：「小侄不敢。」

　　黃蓉插口道：「七公，您別信他撒謊，他心裡罵你，而且罵得甚是惡毒。他罵你自己武功雖然不錯，但只會自己使，不會教徒弟，教來教去，卻只教些雞零狗碎的招數，沒一個能學得了全套。」洪七公向她瞪了一眼，哼了一聲，說道：「女娃娃又來使激將計了。」轉頭說道：「好哇，這小子膽敢罵我。」手一伸，已快如閃電的把歐陽克手中的折扇搶了過來，一揮之下打開折扇，見一面畫著幾朵牡丹，題款是「徐熙」兩字。他也不知徐熙是北宋大家，雖見幾朵牡丹畫得鮮艷欲滴，仍道：「不好！」扇子一面寫著幾行字，下款署著「白駝山少主」五字，自是歐陽克自己寫的了。洪七公問黃蓉道：「這幾個字寫得怎樣？」黃蓉眉毛一揚，道：「俗氣得緊。不過料他也不會寫字，定是去請同仁當鋪的朝奉代寫的。」

　　歐陽克風流自賞，自負文才武學，兩臻佳妙，聽黃蓉這麼一說，甚是惱怒，向她橫了一眼，燭光下但見她眉梢眼角似笑非笑，嬌癡無邪，不禁一呆。

　　洪七公把折扇攤在掌上，在嘴上擦了幾擦。他剛才吃雞，嘴邊全是油膩，這一擦之下，扇子字畫自然一塌糊塗，跟著順手一捏，就像常人拋棄沒用的紙張一般，把扇子捏成一團，拋在地下。旁人還不怎麼在意，歐陽克卻知自己這柄折扇扇骨系以鐵鑄，他這樣隨手將扇骨搓捏成團，手上勁力實是非同小可，心下更是惶恐。洪七公道：「我若親自跟你動手，諒你死了也不心服，我這就收個徒弟跟你打打。」歐陽克向郭靖一指道：「這位世兄適才與小侄拆了數十招，若非世伯出手，小侄僥倖已佔上風。郭世兄，你沒贏了我罷？」郭靖搖頭道：「我打你不過。」歐陽克甚是得意。洪七公仰天一笑，道：「靖兒，你是我徒弟麼？」郭靖想起當日向七公磕頭而他定要磕還，忙道：「晚輩沒福做您老人家的徒弟。」洪七公向歐陽克道：「聽見了麼？」歐陽克心中甚是奇怪：「這老叫化說話當然不會騙人，那麼這小子的精妙掌法又從何處學來？」洪七公向郭靖道：「我若不收你做徒弟，那女娃兒定是死不了心，鬼計百出，終於讓老叫化非收你為徒不可。老叫化不耐煩跟小姑娘們磨個沒了沒完，算是認輸，現下我收你做徒兒。」郭靖大喜，忙撲翻在地，磕了幾個響頭，口稱：「師父！」日前在歸雲莊上，他向六位師父詳述洪七公傳授「降龍十八掌」之事，江南六怪十分欣喜，都說可惜這位武林高人生性奇特，不肯收他為徒，吩咐他日後如見洪七公露出有收徒之意，可即拜師。黃蓉只樂得心花怒放，笑吟吟的道：「七公，我幫你收了個好徒兒，功勞不小，你從今而後，可有了傳人啦。你謝我什麼？」洪七公板起了臉，道：「打一頓屁股。」對郭靖道：「傻小子，我先傳你三掌。」當下把降龍十八掌餘下的三掌，當著眾人之面教了他，比之郭靖剛才狗急跳牆，胡亂湊乎出來的三記笨招，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歐陽克心想：「老叫化武功卓絕，可是腦筋不大靈，只顧得傳授徒兒爭面子，卻忘了我便在旁邊觀看。「當下凝神看他傳授郭靖掌法，但看他比劃的招數，卻覺平平無奇；又見洪七公在郭靖耳邊低聲說話，料是教導這三招的精義，郭靖思索良久，有時點點頭，大半時候，卻總是茫然搖頭，要洪七公再說幾遍，才勉強點頭，顯然也未必便當真領會了，心想：「這人笨得要命，一時三刻之間定然學不到家。我卻反可乘機學招。」洪七公等郭靖練了六七遍，說道：「好，乖徒兒，你已學會了這三招的半成功夫，給我揍這為非作歹的淫賊。」郭靖道：「是！」踏上兩步，呼的一掌向歐陽克打去。歐陽克斜身繞步，回拳打出，兩人又鬥在一起。

　　「降龍十八掌」的精要之處，全在運勁發力，至於掌法變化卻極簡明，否則以梁子翁、梅超風、歐陽克三人武功之強，何以讓郭靖將一招掌法連使許多遍，卻仍無法破解？剛才歐陽克眼睜睜瞧著洪七公傳授三記掌法，郭靖尚未領悟一成，他早已瞭然於胸，可是一到對敵，於郭靖新學的三掌竟是應付為難。郭靖把十八掌一學全，首尾貫通，原先的十五掌威力更是大增。歐陽克連變四套拳法，始終也只打了個平手，又拆了數十招，歐陽克心下焦躁：「今日不顯我家傳絕技，終難取勝。我自幼得叔叔教導，卻勝不了老叫化一個新收弟子，老叫化豈不是把叔叔比了下去？」陡然間揮拳打出，郭靖舉手擋格，哪知歐陽克的手臂猶似忽然沒了骨頭，順勢轉彎，拍得一聲，郭靖頸上竟是中了一拳。

　　郭靖一驚，低頭竄出，回身發掌，歐陽克斜步讓開，還了一拳。郭靖不敢再格，側身閃避，哪知對方手臂忽然間就如變了一根軟鞭，打出後能在空中任意拐彎，明明見他拳頭打向左方，驀地裡轉彎向右，蓬的一聲，又在郭靖肩頭擊了一拳。郭靖防不勝防，接連吃了三拳，這三下都是十分沉重，登時心下慌亂，不知如何應付。

　　洪七公叫道：「靖兒，住手，咱們就算暫且輸了這一陣。」郭靖躍出丈餘，只覺身上被他擊中的三處甚是疼痛，對歐陽克道：「你果然拳法高明，手臂轉彎，轉得古怪。」歐陽克得意洋洋的向黃蓉望了幾眼。

　　洪七公道：「老毒物天天養蛇，這套軟皮蛇拳法，必是從毒蛇身上悟出來的了。這套拳法高明得很，老叫化一時之間想不出破法，算你運氣，給我乖乖的走罷。」

　　歐陽克心中一凜：「叔叔傳我這套『靈蛇拳』時，千叮萬囑，不到生死關頭，決不可使，今日一用就被老叫化看破，如給叔叔知道了，必受重責。」想到此處，滿腔得意之情登時消了大半，向洪七公一揖，轉身出祠。

　　黃蓉叫道：「且慢，我有話說。」歐陽克停步回身，心中怦然而動。黃蓉卻不理他，向洪七公盈盈拜了下去，說道：「七公，你今日收兩個徒兒罷。好事成雙，你只收男徒，不收女徒，我可不依。」洪七公搖頭笑道：「我收一個徒兒已大大破例，老叫化今日太不成話。何況你爹爹這麼大的本事，怎能讓你拜老叫化為師？」黃蓉裝作恍然大悟，道：「啊，你怕我爹爹！」洪七公被她一激，加之對她本就十分喜愛，臉孔一板，說道：「怕什麼？就收你做徒兒，難道黃老邪還能把我吃了？」黃蓉笑道：「咱們一言為定，不能反悔。我爹爹常說，天下武學高明之士，自王重陽一死，就只剩下他與你二人，南帝也還罷了，餘下的都不在他眼裡。我拜你為師，爹爹一定喜歡。師父，你們叫化子捉蛇是怎樣捉的，就先教我這門本事。」洪七公一時不明她用意，但知小姑娘鬼靈精，必有古怪，說道：「捉蛇捉七寸，兩指這樣鉗去，只要剛好鉗住蛇的七寸，憑他再厲害的毒蛇，也就動彈不得。」黃蓉道：「若是很粗很大的蛇呢？」洪七公道：「左手搖指引它咬你，右手打它七寸。」黃蓉道：「這手法可要極快。」洪七公道：「當然。左手搽上些藥，那就更加穩當，真的咬中了也不怕。」黃蓉點點頭，向洪七公霎了霎眼，道：「師父，那你就給我手上搽些藥。」捉蛇弄蛇是丐幫小叫化的事，洪七公以幫主之尊，身邊哪有什麼捉蛇用的藥物，但見黃蓉使眼色，就在背上大紅葫蘆裡倒些酒來，給她擦在雙掌之上。

　　黃蓉提手聞了聞，扮個鬼臉，對歐陽克道：「喂，我是天下叫化子頭兒洪老英雄的徒兒，現下來領教領教你的軟皮蛇拳法。先對你說明白了，我手上已搽了專門克制你的毒藥，可要小心了。」歐陽克心想：「與你對敵，還不是手到擒來。不管你手上搗什麼鬼，我抱定宗旨不碰就是。」當下笑了一笑，說道：「死在你手下，也是甘願。」黃蓉道：「你其他的武功也稀鬆平常，我只領教你的臭蛇拳，你若用其他拳法掌法，可就算輸了。」歐陽克道：「姑娘怎麼說就怎麼著，在下無不從命。」黃蓉嫣然一笑，說道：「瞧不出你這壞蛋，對我倒好說話得很。看招！」呼地一拳打出，正是洪七公所傳的「逍遙游」拳法。歐陽克側身讓過，黃蓉左腳橫踢，右手鉤拿，卻已是家傳「落英神劍掌」中的招數。她年紀幼小，功夫所學有限，這時但求取勝，哪管所使的功夫是何人所傳了。

　　歐陽克見她掌法精妙，倒也不敢怠慢，右臂疾伸，忽地轉彎，打向她的肩頭。這「靈蛇拳」去勢極快，倏忽之間已打到黃蓉肩上，猛地想起，她身上穿有軟蝟甲，這一拳下去，豈不將自己的拳頭撞得鮮血淋漓？匆忙收招，黃蓉颼颼兩掌，已拍到面門。歐陽克袍袖拂動，倒捲上來，擋開了她這兩掌。黃蓉身上穿甲，手上塗藥，除了臉部之外，週身無可受招之處，這樣一來，歐陽克已處於只挨打不還手的局面，「靈蛇拳」拳法再奇，卻也奈何她不得，只得東躲西閃，在黃蓉掌影中竄高縱低，心想：「我若打她臉蛋取勝，未免唐突佳人，若是抓她頭髮，更是鹵莽，但除此之外，實在無所措手。」靈機一動，忽地撕下衣袖，扯成兩截，於晃身躲閃來掌之際，將袖子分別纏上雙掌，翻掌鉤抓，逕用擒拿手來拿她手腕。黃蓉托地跳出圈子，叫道：「你輸啦，這不是臭蛇拳。」歐陽克道：「啊喲，我倒忘了。」黃蓉道：「你的臭蛇拳奈何不了洪七公的弟子，那也沒什麼出奇。在趙王府中，我就曾跟你劃地比武，那時你邀集了樑子翁、沙通天、彭連虎、靈智和尚，還有那個頭上生角的侯通海，七八個人打我一個，我當時寡不敵眾，又懶得費力，便認輸了事。現下咱們各贏一場，未分勝敗，不妨再比一場以定輸贏。」

　　黎生等都想：「這小姑娘雖然武藝得自真傳，但終究不是此人敵手，剛才胡賴勝了，豈不是好？何必畫蛇添足，再比什麼？」洪七公卻深知此女詭計百出，必是仗著自己在旁，要設法戲弄敵人，當下笑吟吟的不作聲，一隻雞啃得只剩下幾根骨頭，還是拿在手裡不住嗑嘴嗒舌的舐著，似乎其味無窮。歐陽克笑道：「咱倆又何必認真，你贏我贏都是一樣。姑娘既有興致，就再陪姑娘玩玩。」黃蓉道：「在趙王府裡，旁邊都是你的朋友，我打贏了你，他們必定救你，因此我也不願跟你真打。現今這裡有你的朋友，」說著向歐陽克那些白衣姬妾一指，又道：「也有我的朋友。雖然你的朋友多些，但這一點兒虧我還吃得起。這樣罷，你再在地下劃個圈子，咱們仍是一般比法，誰先出圈子誰輸。現下我已拜了七公他老人家為師，明師門下出高徒，就再讓你這小子一步，不用將你雙手縛起來了。」歐陽克聽她句句強辭奪理，卻又說得句句大方無比，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當下以左足為軸，右足伸出三尺，一轉身，右足足尖已在地下劃了一個徑長六尺的圓圈。丐幫群雄都不由得暗暗喝彩。

　　黃蓉走進圈子，道：「咱們是文打還是武打？」歐陽克心道：「偏你就有這許多古怪。」問道：「文打怎樣？武打怎樣？」黃蓉道：「文打是我發三招，你不許還手；你還三招，我也不許還手。武打是亂打一氣，你用死蛇拳也好，活耗子拳也好，都是誰先出圈子誰輸。」歐陽克道：「當然文打，免得傷了和氣。」黃蓉道：「武打你是輸定了的，文打嘛，倒還有點指望，好罷，這就又再讓你一步，咱們文打。你先發招還是我先？」歐陽克哪能佔她的先，說道：「當然是姑娘先。」黃蓉笑道：「你倒狡猾，老是揀好的，知道先發招吃虧，就讓我先動手。也罷，我索性大方些，讓你讓到底。」歐陽克正想說：「那麼我先發招也無不可。」只聽得黃蓉叫道：「看招。」揮掌打來，突見銀光閃動，點點射來，她掌中竟是夾有暗器。歐陽克見暗器眾多，平時擋擊暗器的折扇已被洪七公捏壞，而本可用以拂撲的衣袖也已撕下，這數十枚鋼針打成六七尺方圓，雖然只須向旁縱躍，立可避開，但那便是出了圈子，百忙中不暇細想，一點足躍起丈餘，這一把鋼針都在他足底飛過。黃蓉一把鋼針發出，雙手各又扣了一把，待他上縱之勢已衰，將落未落之際，喝道：「第二招來啦！」兩手鋼針齊發，上下左右，無異一百餘枚，那正是洪七公所授她的「滿天花雨擲金針」絕技，這時也不取什麼準頭，只是使勁擲出。歐陽克本領再高，但身在半空，全無著力之處，心道：「我命休矣！這丫頭好毒！」就在這一瞬之間，忽覺後領一緊，身子騰空，足下嗤嗤嗤一陣響過，點點鋼針都落在地下。歐陽克剛知有人相救，身子已被那人擲出，這一擲力道不大，但運勁十分古怪，饒是他武藝高強，還是左肩先著了地，重重摔了一交，方再躍起站定。他料知除洪七公外更無旁人有此功力，心中又驚又惱，頭也不回的出祠去了。眾姬妾跟著一擁而出。黃蓉道：「師父，幹麼救這壞傢伙？」洪七公笑道：「我跟他叔父是老相識。這小子專做傷天害理之事，死有餘辜，只是傷在我徒兒手裡，於他叔父臉上須不好看。」拍拍黃蓉的肩膀道：「乖徒兒，今日給師父圓了面子，我賞你些什麼好呢？」黃蓉伸伸舌頭道：「我可不要你的竹棒。」洪七公道：「你就是想要，也不能給。我有心傳你一兩套功夫，只是這兒天懶勁大發，提不起興致。」黃蓉道：「我給你做幾個好菜提提神。」洪七公登時眉飛色舞，隨即長歎一聲，說道：「現下我沒空吃，可惜，可惜！」向黎生等一指道：「我們叫化幫裡還有許多事情要商量。」黎生等過來向郭靖、黃蓉見禮，稱謝相救之德。黃蓉去割斷了程大小姐手足上的綁縛。程大小姐甚是靦腆，拉著黃蓉的手悄悄相謝。黃蓉指著郭靖道：「你大師伯馬道長傳過他的功夫，你丘師伯、王師伯也都很瞧得起他，說起來大家是一家人。」程大小姐轉頭向郭靖望了一眼，突然間滿臉通紅，低下頭去，過了一會，才偷眼向郭靖悄悄打量。黎生等又向洪七公、郭靖、黃蓉三人道賀。他們知道七公向來不收徒弟，幫中乞丐再得他的歡心，也難得逢他高興指點一招兩式，不知郭黃二人怎能與他如此有緣，心中都是羨慕萬分。黎生道：「咱們明晚想擺個席，恭賀幫主收了兩位好弟子。」洪七公笑道：「只怕他們嫌髒，不吃咱們叫化子的東西。」郭靖忙道：「我們明兒准到。黎大哥是前輩俠義，小弟正想多親近親近。」黎生蒙他相救，保全了一雙眼睛，本已十分感激，又聽他說得謙遜，心中甚是高興，言下與郭靖著實結納。洪七公道：「你們一見如故，可別勸我的大弟子做叫化子啊。小徒兒，你送程小姐回家去，咱們叫化兒也要偷雞討飯去啦。」說著各人出門。黎生說好明日就在這祠堂中設宴。郭靖陪著黃蓉，一起將程大小姐送回。程大小姐悄悄將閨名對黃蓉說了，原來名叫程瑤迦。她雖跟清淨散人孫不二學了一身武藝，只是生於大富之家，嬌生慣養，說話神態，無一不是忸忸怩怩，與黃蓉神采飛揚的模樣大不相同。她不敢跟郭靖說半句話，偶爾偷瞧他一眼，便即雙頰紅暈。

## 第16回　九陰真經

　　郭、黃二人自程府出來，累了半夜，正想回客店安歇，忽聽馬蹄聲響，一騎馬自南而北奔來，正漸漸馳近，蹄聲陡然停息。黃蓉心道：「又有了什麼奇事？倒也熱鬧。」當即展開輕功，過去要瞧個究竟，郭靖也就跟在身後。走到臨近，都頗出於意外，只見楊康牽著一匹馬，站在路旁和歐陽克說話。兩人不敢再走近前。黃蓉想聽他說些什麼，但隔得遠了，兩人說話聲音又低，只聽到歐陽克說什麼「岳飛」「臨安府」，楊康說「我爹爹」，再想聽得仔細些，只見歐陽克一拱手，帶著眾姬投東去了。楊康站在當地呆呆出了一會神，歎了一口長氣，翻身上馬。郭靖叫道：「賢弟，我在這裡。」楊康忽聽得郭靖叫喚，吃了一驚，忙下馬過來，叫道：「大哥，你也在這兒？」郭靖道：「我在這兒遇到黃姑娘，又跟那歐陽克打了一架，是以耽擱了。」楊康臉上一陣熱，心中忐忑不安，不知自己適才與歐陽克說話，是否已給兩人聽到，瞧郭靖臉色無異，心下稍安，尋思：「這人不會裝假，若是聽見了我說話，不會仍然這般對我。」於是問道：「大哥，今晚咱們再趕路呢，還是投宿？黃姑娘也跟咱們同上北京去嗎？」

　　黃蓉道：「不是我跟你們，是你跟我們。」郭靖笑道：「那又有什麼分別？咱們同到那祠堂去歇歇，明兒晚上要吃了丐幫的酒才走。」黃蓉在他耳邊悄聲道：「你別問他跟歐陽克說些什麼，假裝沒瞧見便是。」郭靖點了點頭。

　　三人回到祠堂，點亮了蠟燭。黃蓉手持燭台，把剛才發出的鋼針一枚枚撿起。此時天氣炎熱，三人各自卸下門板，放在庭前廊下睡了。剛要入夢，遠處一陣馬蹄聲隱隱傳來，側耳傾聽，只聽得奔馳的非止一騎。又過一陣，蹄聲漸響，黃蓉道：「前面三人，後面似有十多人在追趕。」郭靖自小在馬背上長大，馬匹多少一聽便知，說道：「追的共有一十六人，咦，這倒奇了！」黃蓉忙問：「怎麼？」郭靖道：「前面三騎是蒙古馬，後面追的卻又不是。怎麼大漠中的蒙古馬跑到了這裡？」

　　黃蓉拉著郭靖的手走到祠堂門外，只聽得颼的一聲，一枝箭從兩人頭頂飛過，三騎馬已奔到祠前。

　　忽然後面追兵一箭飛來，射中了最後一騎的馬臀，那馬長聲悲嘶，前腿跪倒。馬上乘客騎術極精，縱躍下馬，身手甚是矯健，只是落地步重，卻不會輕功。其餘二人勒馬相詢。落地的那人道：「我沒事，你們快走，我在這裡擋住追兵。」另一人道：「我助你擋敵，四王爺快走。」那四王爺道：「那怎麼成？」三人說的都是蒙古話。

　　郭靖聽著聲音好熟，似是拖雷、哲別和博爾忽的口音，大是詫異：「他們到這裡幹什麼？」正想出聲招呼，追騎已圍將上來。三個蒙古人發箭阻敵，出箭勁急，追兵不敢十分逼近，只是遠遠放箭。一個蒙古人叫道：「上去！」手向旗桿一指。三人爬入旗斗，居高臨下，頗占形勢。追兵紛紛下馬，四面圍住。只聽得有人發令，便有四名追兵高舉盾牌護身，著地滾去，揮刀砍斬旗桿。黃蓉低聲道：「你錯啦，只有十五人。」郭靖道：「錯不了，有一個給射死了。」語音甫畢，只見一匹馬慢慢踱過來，一人左足嵌在馬鐙之中，被馬匹在地下拖曳而行，一枝長箭插在那人胸口。郭靖伏在地下爬近屍身，拔出羽箭，在箭桿上一摸，果然摸到包著一圈熟鐵，鐵上刻了一個豹頭，正是神箭手哲別所用的硬箭，比尋常羽箭要重二兩。郭靖再無懷疑，叫道：「上面是哲別師傅、拖雷義弟、博爾忽師傅嗎？我是郭靖。」旗斗中三人歡呼叫道：「是啊，你怎麼在這裡？」郭靖叫道：「什麼人追你們？」拖雷道：「金兵！」郭靖舉起那金兵屍身，搶上幾步，用力向旗桿腳下擲去。那屍身撞倒了兩兵，餘下兩兵不敢再砍旗桿，逃了回來。

　　突然半空中白影閃動，兩頭白色大鳥直撲下來。郭靖聽得翅翼撲風之聲，抬起頭來，見到正是自己在蒙古與華箏所養的兩頭白雕，雕兒的眼光銳敏之極，雖在黑夜之中也已認出主人，歡聲啼叫，撲下來停在郭靖肩上。

　　黃蓉初與郭靖相識，即曾聽他說起過射鵰、養雕之事，心中好生羨慕，常想他日必當到大漠去，也養一對雕兒玩玩，這時忽見白雕，也不顧追兵已迫近身前，叫道：「給我玩！」伸手就去撫摸白雕的羽毛。那頭白雕見黃蓉的手摸近，突然低頭，一口啄將下來，若非她手縮得快，手背已然受傷。郭靖急忙喝止。黃蓉笑罵：「你這扁毛畜生好壞！」但心中究竟喜歡，側了頭觀看。忽聽郭靖叫道：「蓉兒，留神！」便有兩枝勁箭當胸射來，黃蓉不加理會，伸手去搜那被箭射死的金兵身邊。兩枝箭射在她身上，哪裡透得入軟蝟甲去，斜斜跌在腳旁。黃蓉在金兵懷裡摸出幾塊乾肉，去餵那雕兒。郭靖道：「蓉兒，你玩雕兒吧，我去殺散金兵！」縱身出去，接住向他射來的一箭，左掌翻處，喀喇一聲，已打折了身旁一名金兵的胳膊。黑暗中一人叫道：「哪裡來的狗賊在這裡撒野？」說的竟是漢語。郭靖一呆，心想：「這聲音好熟。」金刃劈風，兩柄短斧已砍到面前，一斬前胸，一斬小腹。郭靖見來勢凶狠，不是尋常軍士，矮身反打出掌，正是一招「神龍擺尾」。那人肩頭中掌，肩胛骨立時碎成數塊，身子向後直飛出去，只聽他大聲慘叫，郭靖登時想起：「這是黃河四鬼中的喪門斧錢青健。」他雖自知近數月來功力大進，與從前在蒙古對戰黃河四鬼時已大不相同，但也想不到這一掌出去，竟能將對方擊得飛出丈許，剛自愕然，左右金刃之聲齊作，一刀一槍同時砍將過來。

　　郭靖原料斷魂刀沈青剛，追命槍吳青烈必在左近，右手反鉤，已抓住刺向脅下的槍頭，用力一扯，吳青烈立足不定，向前直跌過來。郭靖稍向後縮，沈青剛這一刀正好要砍在師弟的腦門。郭靖飛起左腿，踢中沈青剛右腕，黑夜中青光閃動，一柄長刀直飛起來。郭靖救了吳青烈一命，順手在他背上按落。吳青烈本已站立不穩，再被他借勁按捺，咚的一聲，師兄弟相互猛撞，都暈了過去。

　　黃河四鬼中的奪魄鞭馬青雄混入太湖盜幫，已被陸冠英用重手震死，餘下這三鬼正是這一隊追兵中的好手。黑暗之中，眾金兵沒見到三個首領俱已倒地，尚在與拖雷、哲別、博爾忽箭戰。郭靖喝道：「還不快走，都想死在這裡麼？」搶上去拳打腳踢，又提人丟擲，片刻之間，把眾金兵打得魂飛魄散，四下裡亂逃。沈青剛與吳青烈先後醒來，也沒看清對頭是誰，只覺得頭痛欲裂，眼前金星飛舞，撒腿就跑。兩人竟然背道而馳，那喪門斧錢青健口中哼哼唧唧，腳下倒是飛快，奔的卻又是另一個方向。哲別與博爾忽箭法厲害，從旗斗之中颼颼射將下來，又射死了三名金兵。拖雷俯身下望，見義兄郭靖趕散追兵，威不可當，心中十分歡喜，叫道：「安答，你好！」抱著旗桿溜下地來。兩人執手相視，一時都高興得說不出話。接著哲別與博爾忽也從旗斗中溜下。哲別道：「那三個漢人以盾牌擋箭，傷他們不得。若非靖兒相救，我們再也喝不到斡難河的清水了。」郭靖拉著黃蓉的手過來與拖雷等相見，道：「這是我義妹。」黃蓉笑道：「這對白雕送給我，行不行？」拖雷不懂漢語，帶來的通譯又在奔逃時給金兵殺了，只覺黃蓉聲音清脆，說得好聽，卻不知其意。郭靖問拖雷道：「安答，你怎麼帶了白雕來？」拖雷道：「爹爹命我去見宋朝皇帝，相約南北出兵，夾攻金國。妹子說或許我能和你遇上，要我帶了雕兒來給你。她猜得對，這可不是遇上了嗎？」郭靖聽他提到華箏，不禁一呆。他自與黃蓉傾心相愛，有時想起華箏，心頭自覺不妥，只是此事不知如何相處才是，索性不敢多想，這時聽了拖雷之言，登時茫然，隨即心想：「一月之內，我有桃花島之約，蓉兒的父親非殺我不可，這一切都顧不得了。」向黃蓉道：「這對白雕是我的，你拿去玩罷。」黃蓉大喜，轉身又去用肉喂雕。

　　拖雷說起緣由。原來成吉思汗攻打金國獲勝，可是金國地大兵眾，多年經營，基業甚固，死守住數處要塞，一時倒也奈何他不得。於是成吉思汗派遣拖雷南來，要聯合宋朝出兵夾攻，途中遇到大隊金兵阻攔，從人衛兵都被殺盡，只剩下三人逃到這裡。郭靖想起當日在歸雲莊中，曾聽楊康要穆念慈到臨安去見史彌遠丞相，請他殺害蒙古使者，當時不明其中緣故，這時才知金國得到了訊息，命楊康為大金欽使南來，便是為了阻止宋朝與蒙古結盟聯兵。

　　拖雷又道：「金國說什麼都要殺了我，免得蒙古與宋朝結盟成功，這次竟是六王爺親自領人阻攔。」郭靖忙問：「完顏洪烈？」拖雷道：「是啊，他頭戴金盔，我瞧得甚是清楚，可惜向他射了三箭，都被他的衛士用盾牌擋開了。」郭靖大喜，叫道：「蓉兒、康弟，完顏洪烈到了這裡，快找他去。」黃蓉應聲過來，卻不見楊康的影蹤。郭靖心急，叫道：「蓉兒，你向東，我向西。」兩人展開輕功，如飛趕將下去。郭靖追出數里，趕上了幾名敗逃的金兵，抓住一問，果然是六王爺完顏洪烈親自率隊，卻不知他這時在哪裡。一名金兵道：「我們丟了王爺私逃，回去也是殺頭的份兒，大伙只好逃到四鄉，躲起來做老百姓了。」

　　郭靖回頭再尋，天色漸明，哪裡有完顏洪烈的影子？明知殺父仇人便在左近，卻是找尋不到，好生焦躁，一路急奔，突見前面林子中白影閃動，正是黃蓉。兩人見了面，眼瞧對方神色，自是無功，只得同回祠堂。

　　拖雷道：「完顏洪烈帶的人馬本來不少，他快馬追趕我們，離了大隊，這時必是回去帶領人馬再來。安答，我有父王將令在身，不能延擱，咱們就此別過。我妹子叫我帶話給你，要你盡早回蒙古去。」郭靖心想這番分別，只怕日後難再相見，心下淒然，與拖雷、哲別、博爾忽三人逐一擁抱作別，眼看著他們上馬而去，蹄聲漸遠，人馬的背影終於在黃塵中隱沒。黃蓉道：「咱們躲將起來，等完顏洪烈領了人馬趕到，就可碰到他了。要是他人馬眾多，咱倆悄悄躡著，到晚上再去結果他性命，豈不是好？」郭靖大喜，連稱妙策。黃蓉甚是得意，笑道：「這是個『移岸就船』之計，也只尋常。」郭靖道：「我去將馬匹牽到樹林子中隱藏起來。」走到祠堂後院，忽見青草中有件金光燦爛之物，在朝陽照射下閃閃發光，俯身看時，卻是一頂金盔，盔上還鑲著三粒龍眼般大的寶石。郭靖伸手拾起，飛步回來，悄聲對黃蓉道：「你瞧這是什麼？」黃蓉喜道：「完顏洪烈的金盔？」郭靖道：「正是！多半他還躲在這祠堂裡，咱們快搜。」

　　黃蓉回身反手，在短牆牆頭上一按，輕飄飄的騰空而起，叫道：「我在上面瞧著，你在底下搜。」郭靖應聲入內。黃蓉在屋頂上叫道：「剛才我這一下輕功好不好？」郭靖一呆，停步道：「好得很！怎樣？」黃蓉笑道：「怎麼你不稱讚？」郭靖跺腳道：「唉，你這頑皮孩子，這當口還鬧著玩。」黃蓉咭的一聲笑，手一揚，奔向後院。

　　楊康當郭靖與金兵相鬥之際，黑暗中已看出了完顏洪烈的身形，這時雖然已知自己非他親生，但受他養育十餘載，一直當他父親，眼見郭靖殺散金兵，完顏洪烈只要被他瞧見，哪裡還有性命？情勢緊急，不暇多想，縱身出去要設法相救，正在此時，郭靖提起一名金兵擲了過來。完顏洪烈忙勒馬閃避，卻未讓開，被金兵撞下馬來。楊康躍過去一把抱起，在完顏洪烈耳邊輕聲道：「父王，是康兒，別作聲。」郭靖正鬥得性起，黃蓉又在調弄白雕，黑夜之中竟無人看到他抱著完顏洪烈走向祠堂後院。楊康推開西廂房的房門，兩人悄悄躲著。耳聽得殺聲漸隱，眾金兵四下逃散，又聽得三個蒙古人嘰哩咕嚕的與郭靖說話。完顏洪烈如在夢中，低聲道：「康兒，你怎麼在這裡？」楊康道：「那也當真湊巧，唉，都是給這姓郭的壞了大事。」過了一會，完顏洪烈聽得郭靖與黃蓉分頭出去找尋自己，剛才他見到郭靖空手擊打黃河三鬼與眾金兵，出手凌厲，若是給他發現，那還得了？思之不寒而慄。楊康道：「父王，這時出去，只怕給他們撞見了。咱們躲在這裡，這幾人必然料想不到。待他們走遠，再慢慢出去。」完顏洪烈道：「不錯……康兒，你怎麼叫我『父王』，不叫『爹』了？」楊康默然不語，想起故世的母親，心中思潮起伏。完顏洪烈緩緩的道：「你在想你媽，是不是？」伸手握住他的手，只覺他掌上冰涼，全是冷汗。楊康輕輕掙脫了，道：「這郭靖武功了得，他要報殺父之仇，決意要來害您。他結識的高手很多，您實在防不勝防。在這半年之內，您別回北京罷。」完顏洪烈想起十九年前臨安牛家村的往事，不由得一陣心酸，一陣內疚，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良久才道：「唔，避一避也好。你到臨安去過了麼？史丞相怎麼說？」楊康冷冷的道：「我還沒去過。」

　　完顏洪烈聽了他的語氣，料他必是已知自己身世，可是這次又是他出手相救，不知他有何打算。兩人十八年來父慈子孝，親愛無比，這時同處斗室之中，忽然想到相互間卻有深恨血仇。楊康更是心中交戰，思量：「這時只須反手幾拳，立時就報了我父母之仇，但怎麼下得了手？那楊鐵心雖是我的生父，但他給我過什麼好處？媽媽平時待父王也很不錯，我若此時殺他，媽媽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喜歡。再說，難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和郭靖一般的流落草莽麼？」正自思潮起伏，只聽得完顏洪烈道：「康兒，你我父子一場，不管如何，你永遠是我的愛兒。大金國不出十年，必可滅了南朝。那時我大權在手，富貴不可限量，這錦繡江山，花花世界，日後終究盡都是你的了。」楊康聽他言下之意，竟是有篡位之意，想到「富貴不可限量」這六個字，心中怦怦亂跳，暗想：「以大金國兵威，滅宋非難。蒙古只一時之患，這些只會騎馬射箭的蠻子終究成不了氣候。父王精明強幹，當今金主哪能及他？大事若成，我豈不成了天下的共主？」想到此處，不禁熱血沸騰，伸手握住了完顏洪烈的手，說道：「爹，孩兒必當輔你以成大業。」完顏洪烈覺得他手掌發熱，心中大喜，道：「我做李淵，你做李世民罷。」楊康正要答話，忽聽得身後喀的一響。兩人嚇了一跳，急忙轉身，這時天色已明，窗格子中透進亮光來，只見房中擺著七八具棺材，原來這是祠堂中停厝族人未曾下葬的棺木之所。聽適才的聲音，竟像是從棺材中發出來的。完顏洪烈驚道：「什麼聲音？」楊康道：「準是老鼠。」只聽得郭靖與黃蓉一面笑語，搜尋進來。楊康暗叫：「不妙！原來爹爹的金盔落在外面！這一下可要糟。」低聲道：「我去引開他們。」輕輕推開了門，縱身上屋。

　　黃蓉一路搜來，忽見屋角邊人影一閃，喜道：「好啊，在這裡了！」撲將下去。那人身法好快，在牆角邊一鑽，已不見了蹤影。郭靖聞聲趕來，黃蓉道：「他逃不了，必定躲在樹叢裡。」兩人正要趕入樹叢中搜尋，突然忽喇一聲，小樹分開，竄出一人來，卻是楊康。郭靖又驚又喜，道：「賢弟，你到哪裡去了？見到完顏洪烈麼？」楊康奇道：「完顏洪烈怎麼在這裡？」郭靖道：「是他領兵來的，這頂金盔就是他的。」楊康道：「啊，原來如此。」黃蓉見他神色有異，又想起先前他跟歐陽克鬼鬼祟崇的說話，登時起了疑心，問道：「咱們剛才到處找你不著，你到哪裡去了？」楊康道：「昨天我吃壞了東西，忽然肚子痛，內急起來。」說著向小樹叢一指。黃蓉雖然疑心未消，但也不便再問。郭靖道：「賢弟，快搜。」楊康心中著急，不知完顏洪烈已否逃走，臉上卻是不動聲色，說道：「他自己來送死，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你和黃姑娘搜東邊，我搜西邊。」郭靖道：「好！」當即去推東邊「節孝堂」的門。黃蓉道：「楊大哥，我瞧那人必定躲在西邊，我跟著你去搜罷。」楊康暗暗叫苦，只得假裝欣然，說道：「快來，別讓他逃了。」當下兩人一間間屋子挨著搜去。

　　寶應劉氏在宋代原是大族，這所祠堂起得規模甚是宏大，自金兵數次渡江，戰火橫燒，鐵蹄踐踏，劉氏式微，祠堂也就破敗了。黃蓉冷眼相覷，見楊康專揀門口塵封蛛結的房間進去慢慢搜撿，更是明白了幾分，待到西廂房前，只見地下灰塵中有許多足跡，門上原本積塵甚厚，也看得出有人新近推門關門的手印，立時叫道：「在這裡了！」

　　這四字一呼出，郭靖與楊康同時聽見，一個大喜，一個大驚，同時奔到。黃蓉飛腳將門踢開，卻是一怔，只見屋裡放著不少棺材，哪裡有完顏洪烈的影子？楊康見完顏洪烈已經逃走，心中大慰，搶在前面，大聲喝道：「完顏洪烈你這奸賊躲在哪裡？快給我滾出來。」黃蓉笑道：「楊大哥，他早聽見咱們啦，您不必好心給他報訊。」楊康給她說中心事，臉上一紅，怒道：「黃姑娘何必開這玩笑？」

　　郭靖笑道：「賢弟不必介意，蓉兒最愛鬧著玩。」向地下一指，說道：「你瞧，這裡有人坐過的痕跡，他果真來過。」黃蓉道：「快追！」剛自轉身，忽然後面喀的一聲響，三人嚇了一跳，一齊回頭，只見一具棺材正自微微晃動。黃蓉向來最怕棺材，在這房中本已週身不自在，忽見棺材晃動，「啊」的一聲叫，緊緊拉住郭靖的手臂。她心中雖怕，腦子卻轉得快，顫聲道：「那奸賊……奸賊躲在棺材裡。」

　　楊康突然向外一指，道：「啊，他在那邊！」搶步出去。黃蓉反手一把抓住了他脈門，冷笑道：「你別弄鬼。」楊康只感半身酸麻，動彈不得，急道：「你……你幹什麼？」郭靖喜道：「不錯，那奸賊定是躲在棺材裡。」大踏步上去，要開棺揪完顏洪烈出來。

　　楊康叫道：「大哥小心，莫要是殭屍作怪。」黃蓉將抓著他的手重重一摔，恨道：「你還要嚇我！」她料知棺材中必是完顏洪烈躲著，但她總是膽小，生怕萬一真是殭屍，那可怎麼辦？顫聲道：「靖哥哥，慢著。」郭靖停步回頭，說道：「怎麼？」黃蓉道：「你快按住棺材蓋，別讓裡面……裡面的東西出來。」郭靖笑道：「哪裡會有什麼殭屍？」眼見黃蓉嚇得玉容失色，便縱身躍上棺材，安慰她道：「他爬不出來了！」黃蓉惴惴不安，微一沉吟，說道：「靖哥哥，我試一手劈空掌給你瞧瞧。是殭屍也好，完顏洪烈也好，我隔著棺材劈他幾掌，且聽他是人叫還是鬼哭！」說著一運勁，踏上兩步，發掌就要往棺上劈去。她這劈空掌並未練成，論功夫遠不及陸乘風，因此上這一掌徑擊棺木，卻非凌空虛劈。楊康大急，叫道：「使不得，你劈爛了棺材，殭屍探頭出來，咬住你的手，那可糟了！」黃蓉給他嚇得打個寒噤，凝掌不發，忽聽得棺中「嚶」的一聲，卻是女人聲音。黃蓉更是毛骨悚然，驚叫：「是女鬼！」忙不迭的收掌，躍出房外，叫道：「快出來！」郭靖膽大，叫道：「楊賢弟，咱們掀開棺蓋瞧瞧。」楊康本來手心中捏著一把冷汗，要想出手相救，卻又自知不敵郭、黃二人，正自為難，忽聽棺中發出女人聲音，不禁又驚又喜，搶上伸手去掀棺材蓋，格格兩聲，二人也未使刀，棺蓋便應聲而起，原來竟未釘實。郭靖早已運勁於臂，只待殭屍暴起，當頭就是一拳，打她個頭骨碎裂，一低頭，大吃一驚，棺中哪裡是殭屍，竟是個美貌少女，一雙點漆般眼珠睜得大大的望著自己，再定睛看時，卻是穆念慈。楊康更是驚喜交集，忙伸手將他扶起。

　　郭靖叫道：「蓉兒，快來，你瞧是誰？」黃蓉轉身閉眼，叫道：「我才不來瞧呢！」郭靖叫道：「是穆家姊姊啊！」黃蓉左眼仍是閉著，只睜開右眼，遙遙望去，果見楊康抱著一個女子，身形正是穆念慈，當即放心，一步一頓的走進屋去。那女子卻不是穆念慈是誰？只見她神色憔悴，淚水似兩條線般滾了下來，卻是動彈不得。

　　黃蓉忙給她解開穴道，問道：「姊姊，你怎麼在這裡？」穆念慈穴道閉得久了，全身酸麻，慢慢調勻呼吸，黃蓉幫她在關節之處按摩。過了一盞茶時分，穆念慈才道：「我給壞人拿住了。」黃蓉見她被點的主穴是足底心的「湧泉穴」，中土武林人物極少出手點閉如此怪異的穴道，已自猜到了八九分，問道：「是那個壞蛋歐陽克麼？」穆念慈點了點頭。原來那日她替楊康去向梅超風傳訊，在骷髏頭骨旁被歐陽克擒住，點了穴道。其後黃藥師吹奏玉簫為梅超風解圍，歐陽克的眾姬妾和三名蛇奴在簫聲下暈倒，歐陽克狼狽逃走。次晨眾姬與蛇奴先後醒轉，見穆念慈兀自臥在一旁動彈不得，於是帶了她來見主人。歐陽克數次相逼，她始終誓死不從。歐陽克自負才調，心想以自己之風流俊雅，絕世武功，時候一久，再貞烈的女子也會傾心，若是用武動蠻，未免有失白駝山少主的身份了。幸而他這一自負，穆念慈才得保清白。來到寶應後，歐陽克將她藏在劉氏宗祠的空棺之中，派出眾姬妾到各處大戶人家探訪美色，相準了程大小姐，卻被丐幫識破，至有一番爭鬥。歐陽克匆匆而去，不及將穆念慈從空棺中放出，他劫掠的女子甚多，於這些事也不加理會。若非郭靖等搜尋完顏洪烈，她是要活生生餓死在這空棺之中了。楊康乍見意中人在此，實是意想不到之喜，神情著實親熱，說道：「妹子，你歇歇，我去燒水給你喝。」黃蓉笑道：「你會燒什麼水？我去。靖哥哥，跟我來。」她有心讓兩人私下一傾相思之苦。哪知穆念慈板起了一張俏臉，竟是毫無笑容，說道：「慢著。姓楊的，恭喜你日後富貴不可限量啊。」楊康登時滿臉通紅，背脊上卻感到一陣涼意：「原來我和父王在這裡說的話，都教她聽見啦。」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穆念慈看到他一副狼狽失措的神態，心腸登時軟了，不忍立時將他放走完顏洪烈之事說出，只怕郭、黃一怒，後果難料，只冷冷的道：「你叫他『爹』不是挺好的麼？這可親熱得多，幹麼要叫『父王』？」楊康無地自容，低下了頭不說話。黃蓉不明就裡，只道這對小情人鬧彆扭，定是穆念慈心中責怪楊康沒來及早相救，累得她如此狼狽，當即拉拉郭靖的衣襟，低聲道：「咱們出去，保管他倆馬上就好。」郭靖一笑，隨她走出。黃蓉走到前院，悄聲道：「去聽聽他們說些什麼。」郭靖笑道：「別胡鬧啦，我才不去。」黃蓉道：「好，你不去別後悔，有好聽的笑話兒，回頭我可不對你說。」躍上屋頂，悄悄走到西廂房頂上，只所得穆念慈在厲聲斥責：「你認賊作父，還可說是顧念舊情，一時心裡轉不過來。哪知你竟存非份之想，還要滅了自己的父母之邦，這……這……」說到這裡，氣憤填膺，再也說不下去。楊康柔聲笑道：「妹子，我……」穆念慈喝道：「誰是你的妹子？別碰我！」拍的一聲，想是楊康臉上吃了一記。

　　黃蓉一愕：「打起架來了，可得勸勸。」翻身穿窗而入，笑道：「啊喲，有話好說，別動蠻。」只見穆念慈雙頰漲得通紅，楊康卻是臉色蒼白。黃蓉正要開口說話，楊康叫道：「好哇，你喜新棄舊，心中有了別人，因此對我這樣。」穆念慈怒道：「你……你說什麼？」楊康道：「你跟了那姓歐陽的，人家文才武功，無不勝我十倍，你哪裡還把我放在心上？」穆念慈氣得手足冰冷，險些暈去。黃蓉插口道：「楊大哥，你別胡言亂道，穆姊姊要是喜歡他，那壞蛋怎會將她點了穴道，又放在棺材裡？」楊康這時已然老羞成怒，說道：「真情也好，假意也好，她給那人擒去，失了貞節，我豈能再和她重圓？」穆念慈怒道：「我……我……我失了什麼貞節？」楊康道：「你落入那人手中這許多天，給他摟也摟過了，抱也抱過了，還能是玉潔冰清麼？」穆念慈本已委頓不堪，此時急怒攻心，「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向後便倒。

　　楊康自覺出言太重，見她如此，心中柔情一動，要想上前相慰，但想起自己隱私被她得知，黃蓉先前又早有見疑之意，若給穆念慈洩露了真相，只怕自己性命難保，又記掛著父王，當即轉身出房，奔到後院，躍出圍牆，逕自去了。黃蓉在穆念慈胸口推揉了好一陣子，她才悠悠醒來，定一定神，也不哭泣，竟似若無其事，道：「妹子，上次我給你的那柄匕首，相煩借我一用。」黃蓉高聲叫道：「靖哥哥，你來！」郭靖聞聲奔進屋來。黃蓉道：「你把楊大哥那柄匕首給穆姊姊罷。」郭靖道：「正是。」從懷中掏出那柄朱聰從梅超風身上取來的匕首，見外面包著一張薄革，革上用針刺滿了細字，他不知便是下卷《九陰真經》的秘要，隨手放在懷內，將匕首交給了穆念慈。黃蓉也從懷中取出匕首，低聲道：「靖哥哥的匕首在我這裡，楊大哥的現下交給了你。姊姊，這是命中注定的緣份，一時吵鬧算不了什麼，你可別傷心，我和爹爹也常吵架呢。我和靖哥哥要上北京去找完顏洪烈。姊姊，你如閒著沒事，跟我們一起去散散心，楊大哥必會跟來。」郭靖奇道：「楊兄弟呢？」黃蓉伸了伸舌頭，道：「他惹得姊姊生氣，姊姊一巴掌將他打跑了。穆姊姊，楊大哥倘若不是喜歡你得要命，你打了他，他怎會不還手？他武功可強過你啊。這比武……」她本想說「這比武招親的事，你兩個本就是玩慣了的」，但見穆念慈神色酸楚，這句玩笑就縮住了。

　　穆念慈道：「我不上北京，你們也不用去。半年之內，完顏洪烈那奸賊不會在北京，他害怕你們去報仇。郭大哥，妹妹，你們倆人好，命也好……」說到後來聲音哽住，掩面奔出房門，雙足一頓，上屋而去。

　　黃蓉低頭見到穆念慈噴在地下的那口鮮血，沉吟片刻，終不放心，越過圍牆，追了出去，只見穆念慈的背影正在遠處一棵大柳樹之下，日光在白刃上一閃，她已將那柄匕首舉在頭頂。黃蓉大急，只道她要自盡，大叫：「姊姊使不得！」只是相距甚遠，阻止不得，卻見她左手拉起頭上青絲，右手持匕向後一揮，已將一大叢頭髮割了下來，拋在地下，頭也不回的去了。黃蓉叫了幾聲：「姊姊，姊姊！」穆念慈充耳不聞，愈走愈遠。黃蓉怔怔的出了一回神，只見一團柔髮在風中飛舞，再過一陣，分別散入了田間溪心、路旁樹梢，或委塵土、或隨流水。她自小嬌憨頑皮，高興時大笑一場，不快活時哭哭鬧鬧，從來不知「愁」之為物，這時見到這副情景，不禁悲從中來，初次識得了一些人間的愁苦。她慢慢回去，將這事對郭靖說了。郭靖不知兩人因何爭鬧，只道：「穆世姊何苦如此，她氣性也忒大了些。」黃蓉心想：「難道一個女人給壞人摟了抱了，就是失了貞節？本來愛她敬她的意中人就要瞧她不起？不再理她？」她想不通其中緣由，只道世事該是如此，走到祠堂後院，倚柱而坐，癡癡的想了一陣，合眼睡了。

　　當晚黎生等丐幫群雄設宴向洪七公及郭、黃二人道賀，等到深夜，洪七公仍是不來。黎生知道幫主脾氣古怪，也不以為意，與郭靖、黃蓉二人歡呼暢飲。丐幫群雄對郭、黃二人甚是敬重，言談相投。程大小姐也親自燒了菜餚，又備了四大罈好酒，命僕役送來。宴會盡歡散後，郭靖與黃蓉商議，完顏洪烈既然不回北京，一時必難找到，桃花島約會之期轉眼即屆，只好先到嘉興，與六位師父商量赴約之事。黃蓉點頭稱是，又道：「最好請你六位師父別去桃花島了。你向我爹爭賠個不是，向他磕幾個頭也不打緊，是不是？你若心中不服氣，我加倍磕還你就是了。你六位師父跟我爹爹會面，卻不會有什麼好事。」郭靖道：「正是。我也不用你向我磕還什麼頭。」次晨兩人並騎南去。

　　時當六月上旬，天時炎熱，江南民諺云：「六月六，曬得鴨蛋熟。」火傘高張下行路，尤為煩苦。兩人只在清晨傍晚趕路，中午休息。不一日，到了嘉興，郭靖寫了一封書信，交與醉仙樓掌櫃，請他於七月初江南六俠來時面交。信中說道：弟子道中與黃蓉相遇，已偕赴桃花島應約，有黃藥師愛女相伴，必當無礙，請六位師父放心，不必同來桃花島云云。他信內雖如此說，心中卻不無惴惴，暗想黃藥師為人古怪，此去只怕凶多吉少。他恐黃蓉擔心，也不說起此事，想到六位師父不必甘冒奇險，心下又自欣慰。

　　兩人轉行向東，到了舟山後，雇了一艘海船。黃蓉知道海邊之人畏桃花島有如蛇蠍，相戒不敢近島四十里以內，如說出桃花島的名字，任憑出多少金錢，也無海船漁船敢去。她僱船時說是到蝦峙島，出畸頭洋後，卻逼著舟子向北，那舟子十分害怕，但見黃蓉將一柄寒光閃閃的匕首指在胸前，不得不從。船將近島，郭靖已聞到海風中夾著撲鼻花香，遠遠望去，島上鬱鬱蔥蔥，一團綠、一團紅、一團黃、一團紫，端的是繁花似錦。黃蓉笑道：「這裡的景致好麼？」郭靖歎道：「我一生從未見過這麼多，這麼好看的花。」黃蓉甚是得意，笑道：「若在陽春三月，島上桃花盛開，那才教好看呢。師父不肯說我爹爹的武功是天下第一，但爹爹種花的本事蓋世無雙，師父必是口服心服的。只不過師父只是愛吃愛喝，未必懂得什麼才是好花好木，當真俗氣得緊。」郭靖道：「你背後指摘師父，好沒規矩。」黃蓉伸伸舌頭，扮了個鬼臉。

　　兩人待船駛近，躍上岸去，小紅馬跟著也跳上島來。那舟子聽到過不少關於桃花島的傳言，說島主殺人不眨眼，最愛挖人心肝肺腸，一見兩人上岸，疾忙把舵回船，便欲遠逃。黃蓉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擲去，噹的一聲，落在船頭。那舟子想不到有此重賞，喜出望外，卻仍是不敢在島邊稍停。黃蓉重來故地，說不出的喜歡，高聲大叫：「爹，爹，蓉兒回來啦！」向郭靖招招手，便即向前飛奔。郭靖見她在花叢中東一轉西一晃，霎時不見了影蹤，急忙追去，只奔出十餘丈遠，立時就迷失了方向，只見東南西北都有小徑，卻不知走向哪一處好。他走了一陣，似覺又回到了原地，想起在歸雲莊之時，黃蓉曾說那莊子佈置雖奇，卻哪及桃花島陰陽開闔、乾坤倒置之妙，這一迷路，若是亂闖，定然只有越走越糟，於是坐在一株桃樹之下，只待黃蓉來接。哪知等了一個多時辰，黃蓉固然始終不來，四下裡寂靜無聲，竟不見半個人影。他焦急起來，躍上樹巔，四下眺望，南邊是海，向西是光禿禿的岩石，東面北面都是花樹，五色繽紛，不見盡頭，只看得頭暈眼花。花樹之間既無白牆黑瓦，亦無炊煙犬吠，靜悄悄的情狀怪異之極。他心中忽感害怕，下樹一陣狂奔，更深入了樹叢之中，一轉念間，暗叫：「不好！我胡闖亂走，別連蓉兒也找我不到了。」只想覓路退回，哪知起初是轉來轉去離不開原地，現下卻是越想回去，似乎離原地越遠了。小紅馬本來緊跟在後，但他上樹一陣奔跑，落下地來，連小紅馬也已不知去向。眼見天色漸暗，郭靖無可奈何，只得坐在地下，靜候黃蓉到來，好在遍地綠草似茵，就如軟軟的墊子一般，坐了一陣，甚感飢餓，想起黃蓉替洪七公所做的諸般美食，更是餓得厲害，突然想起：「若是蓉兒給她爹爹關了起來，不能前來相救，我豈不是要活活餓死在這樹林子裡？」又想到父仇未復，師恩未報，母親孤身一人在大漠苦寒之地，將來依靠何人？想了一陣，終於沉沉睡去。

　　睡到中夜，正夢到與黃蓉在北京遊湖，共進美點，黃蓉低聲唱曲，忽聽得有人吹簫拍和，一驚醒來，簫聲兀自縈繞耳際，他定了定神，一抬頭，只見皓月中天，花香草氣在黑夜中更加濃冽，簫聲遠遠傳來，卻非夢境。

　　郭靖大喜，跟著簫聲曲曲折折的走去，有時路徑已斷，但簫聲仍是在前。他在歸雲莊中曾走過這種盤旋往復的怪路，當下不理道路是否通行，只是跟隨簫聲，遇著無路可走時，就上樹而行，果然越走簫聲越是明徹。他愈走愈快，一轉彎，眼前忽然出現了一片白色花叢，重重疊疊，月光下宛似一座白花堆成的小湖，白花之中有一塊東西高高隆起。這時那簫聲忽高忽低，忽前忽後。他聽著聲音奔向東時，簫聲忽焉在西，循聲往北時，簫聲倏爾在南發出，似乎有十多人伏在四周，此起彼伏的吹簫戲弄他一般。他奔得幾轉，頭也昏了，不再理會簫聲，奔向那隆起的高處，原來是座石墳，墳前墓碑上刻著「桃花島女主馮氏埋香之塚」十一個大字。郭靖心想：「這必是蓉兒的母親了。蓉兒自幼喪母，真是可憐。」當下在墳前跪倒，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當他跪拜之時，簫聲忽停，四下闃無聲息，待他一站起身，簫聲又在前面響起。郭靖心想：「管他是吉是凶，我總是跟去。」當下又進了樹叢之中，再行一會，簫聲調子斗變，似淺笑，似低訴，柔靡萬端。郭靖心中一蕩，呆了一呆：「這調子怎麼如此好聽？」只聽得簫聲漸漸急促，似是催人起舞。郭靖又聽得一陣，只感面紅耳赤，百脈賁張，當下坐在地土，依照馬鈺所授的內功秘訣運轉內息。初時只感心旌搖動，數次想躍起身來手舞足蹈一番，但用了一會功，心神漸漸寧定，到後來意與神會，心中一片空明，不著片塵，任他簫聲再蕩，他聽來只與海中波濤、樹梢風響一般無異，只覺得丹田中活潑潑地，全身舒泰，腹中也不再感到飢餓。他到了這個境界，已知外邪不侵，緩緩睜開眼來，黑暗之中，忽見前面兩丈遠處一對眼睛碧瑩瑩的閃閃發光。他吃了一驚，心想：「那是什麼猛獸？」向後躍開幾步，忽然那對眼睛一閃就不見了，心想：「這桃花島上真是古怪，就算是再快捷的豹子狸貓，也不能這樣一霎之間就沒了蹤影。」正自沉吟，忽聽得前面發出一陣急促喘氣之聲，聽聲音卻是人的呼吸。他恍然而悟：「這是人！閃閃發光的正是他的眼睛，他雙眼一閉，我自然瞧不見他了，其實此人並未走開。」想到此處，不禁自覺愚蠢，但不知對方是友是敵，當下不敢作聲，靜觀其變。這時那洞簫聲情致飄忽，纏綿宛轉，便似一個女子一會兒歎息，一會兒呻吟，一會兒又軟語溫存、柔聲叫喚。郭靖年紀尚小，自幼勤習武功，對男女之事不甚了了，聽到簫聲時感應甚淡，簫中曲調雖比適才更加勾魂引魄，他聽了也不以為意，但對面那人卻是氣喘愈急，聽他呼吸聲直是痛苦難當，正拚了全力來抵禦簫聲的誘惑。

　　郭靖對那人暗生同情，慢慢走過去。那地方花樹繁密，天上雖有明月，但月光都被枝葉密密的擋住了，透不進來，直走到相距那人數尺之地，才依稀看清他的面目。只見這人盤膝而坐，滿頭長髮，直垂至地，長眉長鬚，鼻子嘴巴都被遮掩住了。他左手撫胸，右手放在背後。郭靖知道這是修練內功的姿式，丹陽子馬鈺曾在蒙古懸崖之頂傳過他的，這是收斂心神的要訣，只要練到了家，任你雷轟電閃，水決山崩，全然不聞不見。這人既會玄門正宗的上乘內功，怎麼反而不如自己，對簫聲如此害怕？簫聲愈來愈急，那人身不由主的一震一跳，數次身子已伸起尺許，終於還是以極大的定力坐了下來。郭靖見他寧靜片刻，便即歡躍，間歇越來越短，知道事情要糟，暗暗代他著急。只聽得簫聲輕輕細細的耍了兩個花腔，那人叫道：「算了，算了！」作勢便待躍起。

　　郭靖見情勢危急，不及細想，當即搶上，伸手牢牢按住他右肩，右手已拍在他的頸後「大椎穴」上。郭靖在蒙古懸崖上練功之時，每當胡思亂想、心神無法寧靜，馬鈺常在他大椎穴上輕輕撫摸，以掌心一股熱氣助他鎮定，而免走火入魔。郭靖內功尚淺，不能以內力助這老人抵拒簫聲，但因按拍的部位恰到好處，那長髮老人心中一靜，便自閉目運功。郭靖暗暗心喜，忽聽身後有人罵了一聲：「小畜生，壞我大事！」簫聲突止。郭靖嚇了一跳，回頭過來，不見人影，聽語音似是黃藥師的說話，轉念之間，不禁大為憂急：「不知這長鬚老人是好是壞？我胡亂出手救他，必定更增蓉兒她爹爹的怒氣。倘若這老人是個妖邪魔頭，豈非鑄成了大錯？」只聽長鬚老人氣喘漸緩，呼吸漸勻，郭靖不便出言相詢，只得坐在他的對面，閉目內視，也用起功來，不久便即思止慮息，物我兩忘，直到晨星漸隱，清露沾衣，才睜開眼睛。

　　日光從花樹中照射下來，映得那老人滿臉花影，這時他面容看得更加清楚了，鬚髮蒼然，並未全白，只是不知有多少年不剃，就如野人一般毛茸茸地甚是嚇人。突然間那老人眼光閃爍，微微笑了笑，說道：「你是全真七子中哪一人的門下？」郭靖見他臉色溫和，略覺放心，站起來躬身答道：「弟子郭靖參見前輩，弟子的受業恩師是江南七俠。」那老人似乎不信，說道：「江南七俠？是柯鎮惡一夥麼？他們怎能傳你全真派的內功？」郭靖道：「丹陽真人馬道長傳過弟子兩年內功，不過未曾令弟子列入全真派門牆。」

　　那老人哈哈一笑，裝個鬼臉，神色甚是滑稽，猶如孩童與人鬧著玩一般，說道：「這就是了。你怎麼會到桃花島來？」郭靖道：「黃島主命弟子來的。」那老人臉色忽變，問道：「來幹什麼？」郭靖道：「弟子得罪了黃島主，特來領死。」那老人道：「你不打誑麼？」郭靖恭恭敬敬的道：「弟子不敢欺瞞。」那老人點點頭道：「很好，坐下罷。」郭靖依言坐在一塊石上，這時看清楚那老人是坐在山壁的一個巖洞之中。那老人又問：「此外還有誰傳過你功夫？」郭靖道：「九指神丐洪恩師……」那老人臉上神情特異，似笑非笑，搶著問道：「洪七公也傳過你功夫？」郭靖道：「是的。洪恩師傳過弟子一套降龍十八掌。」那老人臉上登現欣羨無已的神色，說道：「你會降龍十八掌？這套功夫可了不起哪。你傳給我好不好？我拜你為師。」隨即搖頭道：「不成，不成！做洪老叫化的徒孫，不大對勁。洪老叫化沒傳過你內功？」郭靖道：「沒有。」那老人仰頭向天，自言自語：「瞧他小小年紀，就算在娘肚子裡起始修練，也不過十八九年道行，怎麼我抵擋不了簫聲，他卻能抵擋？」一時想不透其中原因，雙目從上至下，又自下至上的向郭靖望了兩遍，右手伸出，道：「你在我掌上推一下，我試試你的功夫。」

　　郭靖依言伸掌與他右掌相抵。那老人道：「氣沉丹田，發勁罷。」郭靖凝力發勁。那老人手掌略縮，隨即反推，叫道：「小心了！」郭靖只覺一股強勁之極的內力湧到，實是抵擋不住，左掌向上疾穿，要待去格他手腕，哪知那老人轉手反撥，四指已搭上他腕背，只以四根手指之力，便將他直揮出去。郭靖站立不住，跌出了七八步，背心在一棵樹上一撞，這才站定。那老人喃喃自語：「武功雖然不錯，可也不算什麼了不起，卻怎麼能擋得住黃老邪的《碧海潮生曲》？」

　　郭靖深深吸了口氣，才凝定了胸腹間氣血翻湧，向那老人望去，甚是訝異：「此人的武功幾與洪恩師、黃島主差不多了，怎麼桃花島上又有這等人物？難道是『西毒』或是『南帝』麼？」一想到「西毒」，不禁心頭一寒：「莫要著了他的道兒？」舉起手掌在日光下一照，既未紅腫，亦無黑痕，這才稍感放心。那老人微笑問道：「你猜我是誰？」郭靖道：「弟子曾聽人言道：天下武功登峰造極的共有五位高人。全真教主王真人已經逝世，九指神丐洪恩師與桃花島主弟子都識得。前輩是歐陽前輩還是段皇爺麼？」那老人笑道：「你覺得我的武功與東邪、北丐差不多，是不是？」郭靖道：「弟子武功低微，見識粗淺，不敢妄說。但適才前輩這樣一推，弟子所拜見過的武學名家之中，除了洪恩師與黃島主之外確無第三人及得。」那老人聽他讚揚，極是高興，一張毛髮掩蓋的臉上顯出孩童般的歡喜神色，笑道：「我既不是西毒歐陽鋒，也不是段皇爺，你再猜上一猜。」郭靖沉吟道：「弟子會過一個自稱與洪恩師等齊名的裘千仞，但此人有名無實，武功甚是平常。弟子愚蠢得緊，實在猜不到前輩的尊姓大名。」那老人呵呵笑道：「我姓周，你想得起了麼？」

　　郭靖衝口而出：「啊，你是周伯通！」這句話一說出口，才想起當面直呼其名，可算得大大的不敬，忙躬身下拜，說道：「弟子不敬，請周前輩恕罪。」

　　那老人笑道：「不錯，不錯，我正是周伯通。我名叫周伯通，你叫我周伯通，有什麼不敬？全真教主王重陽是我師兄，馬鈺、丘處機他們都是我的師侄。你既不是全真派門下，也不用囉哩囉唆的叫我什麼前輩不前輩的，就叫我周伯通好啦。」郭靖道：「弟子怎敢？」

　　周伯通在桃花島獨居已久，無聊之極，忽得郭靖與他說話解悶，大感愉悅，忽然間心中起了一個怪念頭，說道：「小朋友，你我結義為兄弟如何？」

　　不論他說什麼希奇古怪的言語，都不及這句話的匪夷所思，郭靖一聽之下，登時張大了嘴合不攏來，瞧他神色儼然，實非說笑，過了一會，才道：「弟子是馬道長、丘道長的晚輩，該當尊您為師祖爺才是。」

　　周伯通雙手亂擺，說道：「我的武藝全是師兄所傳，馬鈺、丘處機他們見我沒點長輩樣子，也不大敬我是長輩。你不是我兒子，我也不是你兒子，又分什麼長輩晚輩？」正說到這裡，忽聽腳步聲響，一名老僕提了一隻食盒，走了過來。周伯通笑道：「有東西吃啦！」那老僕揭開食盒，取出四碟小菜，兩壺酒，一木桶飯，放在周伯通面前的大石之上，給兩人斟了酒，垂手在旁侍候。

　　郭靖忙問：「黃姑娘呢？她怎不來瞧我？」那僕人搖搖頭，指指自己耳朵，又指指自己的口，意思說又聾又啞。周伯通笑道：「這人耳朵是黃藥師刺聾的，你叫他張口來瞧瞧。」郭靖做個手勢，那人張開口來。郭靖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他口中舌頭被割去了半截。周伯通道：「島上的傭僕全都如此。你既來了桃花島，若是不死，日後也與他一般。」郭靖聽了，半晌做聲不得，心道：「蓉兒的爹爹怎麼恁地殘忍？」周伯通又道：「黃老邪晚晚折磨我，我偏不向他認輸。昨晚差點兒就折在他的手裡，若不是你助我一臂，我十多年的要強好勝，可就廢於一夕了，來來來，小兄弟，這裡有酒有菜，咱倆向天誓盟，結為兄弟，以後有福共享，有難共當。想當年我和王重陽結為兄弟之時，他也是推三阻四的……怎麼？你真的不願麼？我師哥王重陽武功比我高得多，當年他不肯和我結拜，難道你的武功也比我高得多？我看大大的不見得。」郭靖道：「晚輩的武功比你低得太多，結拜實在不配。」周伯通道：「若說武功一樣，才能結拜，那麼我去跟黃老邪、老毒物結拜？他們又嫌我打他們不過了，豈有此理！你要我跟這又聾又啞的傢伙結拜？」說著手指那老僕，雙腳亂跳，大發脾氣。郭靖見他臉上變色，忙道：「弟子與前輩輩份差著兩輩，若是依了前輩之言，必定被人笑罵。日後若是遇到馬道長、丘道長，弟子豈不慚愧之極？」周伯通道：「偏你就有這許多顧慮。你不肯和我結拜，定是嫌我太老，嗚嗚嗚……」忽地掩面大哭，亂扯自己鬍子。郭靖慌了手腳，忙道：「弟子依前輩吩咐就是。」周伯通哭道：「你被我逼迫，勉強答應，那也是算不了數的。他日人家問起，你又推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你是不肯稱我為義兄的了。」郭靖暗暗好笑，怎地此人如此為老不尊，只見他拿起菜碟，向外擲去，賭氣不肯吃飯了。那老僕連忙拾起，不知為了何事，甚是惶恐。郭靖無奈，只得笑道：「兄長既然有此美意，小弟如何不遵？咱倆就在此處撮土為香，義結兄弟便是。」周伯通破涕為笑，說道：「我向黃老邪發過誓的，除非我打贏了他，否則除了大小便，決不出洞一步。我在洞裡磕頭，你在洞外磕頭罷。」郭靖心想：「你一輩子打不過黃島主，難道一輩子就呆在這個小小的石洞裡？」當下也不多問，便跪了下去。周伯通與他並肩而跪，朗聲說道：「老頑童周伯通，今日與郭靖義結金蘭，日後有福共享，有難共當。若是違此盟誓，教我武功全失，連小狗小貓也打不過。」

　　郭靖聽他自稱「老頑童」，立的誓又是這般古怪，忍不住好笑。周伯通瞪眼道：「笑什麼？快跟著念。」郭靖便也依式念了一遍，兩人以酒瀝地，郭靖再行拜見兄長。周伯通哈哈大笑，大叫：「罷了，罷了。」斟酒自飲，說道：「黃老邪小氣得緊，給人這般淡酒喝。只有那天一個小姑娘送來的美酒，喝起來才有點酒味，可惜從此她又不來了。」郭靖想起黃蓉說過，她因偷送美酒給周伯通被父親知道了責罵，一怒而離桃花島，看來周伯通尚不知此事呢。郭靖已餓了一天，不想飲酒，一口氣吃了五大碗白飯，這才飽足。那老僕等兩人吃完，收拾了殘餚回去。周伯通道：「兄弟，你因何得罪了黃老邪，說給哥哥聽聽。」郭靖於是將自己年幼時怎樣無意中刺死陳玄風、怎樣在歸雲莊惡鬥梅超風、怎樣黃藥師生氣要和江南六怪為難、自己怎樣答應在一月之中到桃花島領死等情由，說了一遍。周伯通最愛聽人述說故事，側過了頭，瞇著眼，聽得津津有味，只要郭靖說得稍為簡略，就必尋根究底的追問不休。待得郭靖說完，周伯通還問：「後來怎樣？」郭靖道：「後來就到了這裡。」周伯通沉吟片刻，道：「嗯，原來那個美貌小丫頭是黃老邪的女兒。她和你好，怎麼回島之後，忽然影蹤不見？其中必有緣由，定是給黃老邪關了起來。」郭靖憂形於色，說道：「弟子也這樣想……」

　　周伯通臉一板，厲聲道：「你說什麼？」郭靖知道說錯了話，忙道：「做兄弟的一時失言，大哥不要介意。」周伯通笑道：「這稱呼是萬萬弄錯不得的。若是你我假扮戲文，那麼你叫我娘子也好，媽媽也好，女兒也好，更是錯不得一點。」郭靖連聲稱是。周伯通側過了頭，問道：「你猜我怎麼會在這裡？」郭靖道：「兄弟正要請問。」周伯通道：「說來話長，待我慢慢對你說。你知道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在華山絕頂論劍較藝的事罷？」郭靖點點頭道：「兄弟曾聽人說過。」周伯通道：「那時是在寒冬歲盡，華山絕頂，大雪封山。他們五人口中談論，手上比武，在大雪之中直比了七天七夜，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個人終於拜服我師哥王重陽的武功是天下第一。你可知道五人因何在華山論劍？」郭靖道：「這個兄弟倒不曾聽說過。」周伯通道：「那是為了一部經文……」郭靖接口道：「《九陰真經》。」

　　周伯通道：「是啊！兄弟，你年紀雖小，武林中的事情倒知道得不少。那你可知道《九陰真經》的來歷？」郭靖道：「這個我卻不知了。」周伯通拉拉自己耳邊垂下來的長髮，神情甚是得意，說道：「剛才你說了一個很好聽的故事給我聽，現下……」郭靖插口道：「我說的都是真事，不是故事。」周伯通道：「那有什麼分別？只要好聽就是了。有的人的一生一世便是吃飯、拉屎、睡覺，若是把他生平一件件雞毛蒜皮的真事都說給我聽，老頑童悶也給他悶死了。」郭靖點頭道：「那也說得是。那麼請大哥說《九陰真經》的故事給兄弟聽。」周伯通道：「徽宗皇帝於政和年間，遍搜普天下道家之書，雕版印行，一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稱為『萬壽道藏』。皇帝委派刻書之人，叫做黃裳……」郭靖道：「原來他也姓黃。」周伯通道：「呸！什麼也姓黃？這跟黃老邪黃藥師全不相干，你可別想歪了。天下姓黃之人多得緊，黃狗也姓黃，黃貓也姓黃。」郭靖心想黃狗黃貓未必姓黃，卻也不去和他多辯，只聽他續道：「這個跟黃老邪並不相干的黃裳，是個十分聰明之人……」郭靖本想說：「原來他也是個十分聰明之人」，話到口邊，卻忍住不說出來。

　　周伯通說道：「他生怕這部大道藏刻錯了字，皇帝發覺之後不免要殺他的頭，因此上一卷一卷的細心校讀。不料想這麼讀得幾年，他居然便精通道學，更因此而悟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他無師自通，修習內功外功，竟成為一位武功大高手。兄弟，這個黃裳可比你聰明得多了。我沒他這般本事，料想你也沒有。」郭靖道：「這個自然。五千多卷道書，要我從頭至尾讀一遍，我這一輩子也就幹不了，別說領會什麼武功了。」周伯通歎了口氣，說道：「世上聰明人本來是有的，不過這種人你若是遇上了，多半非倒大霉不可。」郭靖心下又不以為然，暗忖：「蓉兒聰明之極，我遇上了正是天大的福氣，怎會倒霉？」只是他素來不喜與人爭辯，當下也不言語。周伯通道：「那黃裳練成了一身武功，還是做他的官兒。有一年他治下忽然出現了一個希奇古怪的教門，叫作什麼『明教』，據說是西域的波斯胡人傳來的。這些明教的教徒一不拜太上老君，二不拜至聖先師，三不拜如來佛祖，卻拜外國的老魔，可是又不吃肉，只是吃菜。徽宗皇帝只信道教，他知道之後，便下了一道聖旨，要黃裳派兵去剿滅這些邪魔外道。不料明教的教徒之中，著實有不少武功高手，眾教徒打起仗來又人人不怕死，不似官兵那麼沒用，打了幾仗，黃裳帶領的官兵大敗。他心下不忿，親自去向明教的高手挑戰，一口氣殺了幾個什麼法王、什麼使者。哪知道他所殺的人中，有幾個是武林中名門大派的弟子，於是他們的師伯、師叔、師兄、師弟、師姊、師妹、師姑、師姨、師乾爹、師乾媽，一古腦兒的出來，又約了別派的許多好手，來向他為難，罵他行事不按武林中的規矩。黃裳說道：『我是做官兒的，又不是武林中人，你們武林規矩什麼的，我怎麼知道？』對方那些姨媽乾爹七張八嘴的吵了起來，說道：『你若非武林中人，怎麼會武？難道你師父只教你武功，不教練武的規矩麼？』黃裳說道：『我沒師父。』那些人死也不信，吵到後來，你說怎樣？」郭靖道：「那定是動手打架了。」周伯通道：「可不是嗎？一動上手，黃裳的武功古里古怪，對方誰都沒見過，當場又給他打死了幾人，但他寡不敵眾，也受了傷，拚命逃走了。那些人氣不過，將他家裡的父母妻兒殺了個乾乾淨淨。」郭靖聽到這裡，歎了口氣，覺得講到練武，到後來總是不免要殺人，隱隱覺得這黃裳倘若不練武功，多半便沒這樣的慘事。周伯通續道：「那黃裳逃到了一處窮荒絕地，躲了起來。那數十名敵手的武功招數，他一招一式都記在心裡，於是苦苦思索如何才能破解，他要想通破解的方法，然後去殺了他們報仇。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終於對每一個敵人所使過的招數，他都想通了破解的法子。他十分高興，料想這些敵人就算再一擁而上，他獨個兒也對付得了。於是出得山來，去報仇雪恨。不料那些敵人一個個都不見了。你猜是什麼原因？」郭靖道：「定是他的敵人得知他武功大進，怕了他啦，都躲了起來。」周伯通搖頭道：「不是，不是。當年我師哥說這故事給我聽的時候，也叫我猜。我猜了七八次都不中，你再猜。」郭靖道：「大哥既然七八次都猜不中，那我也不用猜了，只怕連猜七八十次也不會中。」周伯通哈哈大笑，說道：「沒出息，沒出息。好罷，你既然認輸，我便不叫你猜這啞謎兒了。原來他那幾十個仇人全都死了。」郭靖「咦」的一聲，道：「這可奇了。難道是他的朋友還是他的弟子代他報仇，將他的仇人都殺死了？」周伯通搖頭道：「不是，不是！差著這麼十萬八千里。他沒收弟子。他是文官，交的朋友也都是些文人學士，怎能代他殺人報仇？」郭靖搔搔頭，說道：「莫非忽然起了瘟疫，他的仇人都染上了疫病？」周伯通道：「也不是。他的仇人有些在山東，有些在湖廣，有些在河北、兩浙，也沒有一起都染上瘟疫之理？啊，是了，是了！對啦，有一項瘟疫，卻是人人都會染上的，不論你逃到天涯海角，都避他不了，你猜那是什麼瘟疫？」

　　郭靖把傷寒、天花、痢疾猜了六七種，周伯通總是搖頭，最後郭靖說道：「口蹄疫！」一出口便知不對，急忙按住了嘴，笑了起來，左手在自己頭上拍了一下，笑道：「我真糊塗，口蹄疫是蒙古牛羊牲口的瘟疫，人可不會染上。」周伯通哈哈大笑，說道：「你越猜越亂了。那黃裳找遍四方，終於給他找到了一個仇人。這人是個女子，當年跟他動手之時，只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但黃裳找到她時，見她已變成了個六十來歲的老婆婆……」郭靖大為詫異，說道：「這可真希奇。啊，是了，她喬裝改扮，扮作了個老太婆，盼望別讓黃裳認出來。」周伯通道：「不是喬裝改扮。你想，黃裳的幾十個仇人，個個都是好手，武功包含諸家各派，何等深奧，何等繁複？他要破解每一人的絕招，可得耗費多少時候心血？原來他獨自躲在深山之中鑽研武功，日思夜想的就只是武功，別的什麼也不想，不知不覺竟已過了四十多年。」郭靖驚道：「過了四十多年？」

　　周伯通道：「是啊。專心鑽研武功，四十多年很容易就過去了。我在這裡已住了十五年，也不怎樣。黃裳見那小姑娘已變成了老太婆，心中很是感慨，但見那老婆婆病骨支離，躺在床上只是喘氣，也不用他動手，過不了幾天她自己就會死了。他數十年積在心底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兄弟，每個人都要死，我說那誰也躲不了的瘟疫，便是大限到來，人人難逃。」郭靖默然點頭。周伯通又道：「我師哥和他那七個弟子天天講究修性養命，難道真又能修成不死的神仙之身？因此牛鼻子道士我是不做的。」郭靖茫然出神。周伯通道：「他那些仇人本來都已四五十歲，再隔上這麼四十多年，到那時豈還有不一個個都死了？哈哈，哈哈，其實他壓根兒不用費心想什麼破法，鑽研什麼武功，只須跟這些仇人比賽長命。四十多年比下來，老天爺自會代他把仇人都收拾了。」郭靖點了點頭，心想：「那麼我要找完顏洪烈報殺父之仇，該是不該？」周伯通又道：「不過話說回來，鑽研武功自有無窮樂趣，一個人生在世上，若不鑽研武功，又有什麼更有趣的事好幹？天下玩意兒雖多，可是玩得久了，終究沒味。只有武功，才越玩越有趣。兄弟，你說是不是？」郭靖「嗯」了一聲，不置可否，他可不覺得練武有什麼好玩，生平練武實是吃足了苦頭，只是從小便咬緊了牙關苦挨，從來不肯貪懶而已。周伯通見他不大起勁，說道：「你怎麼不問我後來怎樣？」郭靖道：「對，後來怎樣？」周伯通道：「你如不問後來怎樣，我講故事就不大有精神了。」郭靖道：「是，是，大哥，後來怎樣？」周伯通道：「那黃裳心想：『原來我也老了，可也沒幾年好活啦。』他花了這幾十年心血，想出了包含普天下各家各派功夫的武學，過得幾年，也染上了那誰也逃不過的瘟疫，這番心血豈不是就此湮沒？於是他將所想到的法門寫成了上下兩卷書，那是什麼？」郭靖道：「是什麼？」周伯通道：「唉，難道連這個也猜不到嗎？」郭靖想了一會，問道：「是不是《九陰真經》？」周伯通道：「咱們說了半天，說的就是《九陰真經》的來歷，你還問什麼？」郭靖笑道：「兄弟就怕猜錯了。」周伯通道：「撰述《九陰真經》的原由，那黃裳寫在經書的序文之中，我師哥因此得知。黃裳將經書藏於一處極秘密的所在，數十年來從未有人見到。那一年不知怎樣，此書忽在世間出現，天下學武之人自然個個都想得到，大家你搶我奪，一塌裡糊塗。我師哥說，為了爭奪這部經文而喪命的英雄好漢，前前後後已有一百多人。凡是到了手的，都想依著經中所載修習武功，但練不到一年半載，總是給人發覺，追蹤而來劫奪。搶來搶去，也不知死了多少人。得了書的千方百計躲避，但追奪的人有這麼許許多多，總是放不過他。那陰謀詭計，硬搶軟騙的花招，也不知為這部經書使了多少。」郭靖道：「這樣說來，這部經書倒是天下第一害人的東西了。陳玄風如不得經書，那麼與梅超風在鄉間隱姓埋名，快快樂樂的過一世，黃島主也未必能找到他。梅超風若是不得經書，也不致弄到今日的地步。」

　　周伯通道：「兄弟你怎麼如此沒出息？《九陰真經》中所載的武功，奇幻奧秘，神妙之極。學武之人只要學到了一點半滴，豈能不為之神魂顛倒？縱然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那又算得了什麼？咱們剛才不說過嗎，世上又有誰是不死的？」郭靖道：「大哥那你是習武入迷了。」周伯通笑道：「那還用說？習武練功，滋味無窮。世人愚蠢得緊，有的愛讀書做官，有的愛黃金美玉，更有的愛絕色美女，但這其中的樂趣，又怎及得上習武練功的萬一？」

　　郭靖道：「兄弟雖也練了一點粗淺功夫，卻體會不到其中有無窮之樂。」周伯通歎道：「傻孩子，傻孩子，那你幹麼要練武？」郭靖道：「師父要我練，我就練了。」周伯通搖頭道：「你真是笨得很。我對你說，一個人飯可以不吃，性命可以不要，功夫卻不可不練。」郭靖答應了，心想：「我這個把兄多半為了嗜武成癖，才弄得這般瘋瘋癲癲的。」說道：「我見過黑風雙煞練這《九陰真經》上的武功，十分陰毒邪惡，那是萬萬練不得的。」周伯通搖頭道：「那定是黑風雙煞練錯了。《九陰真經》正大光明，怎會陰毒邪惡？」郭靖親眼見過梅超風的武功，說什麼也不信。

　　周伯通問道：「剛才咱們講故事講到了哪裡？」郭靖道：「你講到天下的英雄豪傑都要搶奪《九陰真經》。」周伯通道：「不錯。後來事情越鬧越大，連全真教教主、桃花島主黃老邪、丐幫的洪幫主這些大高手也插上手了。他們五人約定在華山論劍，誰的武功天下第一，經書就歸誰所有。」郭靖道：「那經書終究是落在你師哥手裡了。」

　　周伯通眉飛色舞，說道：「是啊。我和王師哥交情大得很，他沒出家時我們已經是好朋友，後來他傳我武藝。他說我學武學得發了癡，過於執著，不是道家清靜無為的道理，因此我雖是全真派的，我師哥卻叫我不可做道士。我這正是求之不得。我那七個師侄之中，丘處機功夫最高，我師哥卻最不喜歡他，說他耽於鑽研武學，荒廢了道家的功夫。說什麼學武的要猛進苦練，學道的卻要淡泊率性，這兩者是頗不相容的。馬鈺得了我師哥的法統，但他武功卻是不及丘處機和王處一了。」郭靖道：「那麼全真教主王真人自己，為什麼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周伯通道：「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許多武學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懂了，並非如我這般勤修苦練的。剛才咱倆講故事講到什麼地方？怎麼你又把話題岔了開去？」郭靖笑道：「你講到你師哥得到了《九陰真經》。」周伯通道：「不錯。他得到經書之後，卻不練其中功夫，把經書放入了一隻石匣，壓在他打坐的蒲團下面的石板之下。我奇怪得很，問是什麼原因，他微笑不答。我問得急了，他叫我自己想去。你倒猜猜看，那是為了什麼？」郭靖道：「他是怕人來偷來搶？」周伯通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誰敢來偷來搶全真教主的東西？他是活得不耐煩了？」

　　郭靖沉思半晌，忽地跳起，叫道：「對啊！正該好好的藏起來，其實燒了更好。」周伯通一驚，雙眼盯住郭靖，說道：「我師哥當年也這麼說，只是他說幾次要想毀去，總是下不了手。兄弟，你傻頭傻腦的，怎麼居然猜得到？」

　　郭靖漲紅了臉，答道：「我想，王真人的武功既已天下第一，他再練得更強，仍也不過是天下第一。我還想，他到華山論劍，倒不是為了爭天下第一的名頭，而是要得這部《九陰真經》。他要得到經書，也不是為了要練其中的功夫，卻是相救普天下的英雄豪傑，教他們免得互相斫殺，大家不得好死。」周伯通抬頭向天，出了一會神，半晌不語。郭靖很是擔心，只怕說錯了話，得罪了這位脾氣古怪的把兄。周伯通歎了一口氣，說道：「你怎能想到這番道理？」郭靖搔頭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想這部經書既然害死了這許多人，就算它再寶貴，也該毀去才是。」

　　周伯通道：「這道理本來是明白不過的，可是我總想不通。師哥當年說我學武的天資聰明，又是樂此而不疲，可是一來過於著迷，二來少了一副救世濟人的胸懷，就算畢生勤修苦練，終究達不到絕頂之境。當時我聽了不信，心想學武自管學武，那是拳腳兵刃上的功夫，跟氣度識見又有什麼干係？這十多年來，卻不由得我不信了。兄弟，你心地忠厚，胸襟博大，只可惜我師哥已經逝世，否則他見到你一定喜歡，他那一身蓋世武功，必定可以盡數傳給你了。師哥若是不死，豈不是好？」想起師兄，忽然伏在石上哀哀痛哭起來。郭靖對他的話不甚明白，只是見他哭得淒涼，也不禁慼然。周伯通哭了一陣，忽然抬頭道：「啊，咱們故事沒說完，說完了再哭不遲。咱們說到哪裡了啊？怎麼你也不勸我別哭？」郭靖笑道：「你說到王真人把那部《九陰真經》壓在蒲團下面的石板底下。」周伯通一拍大腿，說道：「是啊。他把經文壓在石板之下，我說可不可以給我瞧瞧，卻給他板起臉數說了一頓，我從此也就不敢再提了。武林之中倒也真的安靜了一陣子。後來師哥去世，他臨死之時卻又起了一場風波。」郭靖聽他語音忽急，知道這場風波不小，當下凝神傾聽，只聽他道：「師哥自知壽限已到，那場誰也逃不過的瘟疫終究找上他啦，於是安排了教中大事之後，命我將《九陰真經》取來，生了爐火，要待將經書焚燬，但撫摸良久，長歎一聲，說道：『前輩畢生心血，豈能毀於我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要看後人如何善用此經了。只是凡我門下，決不可習練經中武功，以免旁人說我奪經是懷有私心。』他說了這幾句話後，閉目而逝。當晚停靈觀中，不到三更，就出了事兒。」郭靖「啊」了一聲。周伯通道：「那晚我與全真教的七個大弟子守靈。半夜裡突有敵人來攻，來的個個都是高手，全真七子立即分頭迎敵。七子怕敵人傷了師父遺體，將對手都遠遠引到觀外拚鬥，只我獨自守在師哥靈前，突然觀外有人喝道：『快把《九陰真經》交出來，否則一把火燒了你的全真道觀。』我向外張去，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一個人站在樹枝上，順著樹枝起伏搖晃，那一身輕功，可當真了不起，當時我就想：『這門輕功我可不會，他若肯教，我不妨拜他為師。』但轉念一想：『不對，不對，此人要來搶《九陰真經》，不但拜不得師，這一架還非打不可。』明知不敵，也只好和他鬥一鬥了。我縱身出去，跟他在樹頂上拆了三四十招，越打越是膽寒，敵人年紀比我小著好幾歲，但出手狠辣之極，我硬接硬架，終於技遜一籌，肩頭上被他打了一掌，跌下樹來。」郭靖奇道：「你這樣高的武功還打他不過，那是誰啊？」周伯通反問：「你猜是誰？」郭靖沉吟良久，答道：「西毒！」周伯通奇道：「咦！你這次怎地居然猜中了？」郭靖道：「兄弟心想，並世武功能比大哥高的，也只華山論劍的五人。洪恩師為人光明磊落。那段皇爺既是皇爺，總當顧到自己身份。黃島主為人怎樣，兄弟雖不深知，但瞧他氣派很大，必非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花樹外突然有人喝道：「小畜生還有眼光！」郭靖跳起身來，搶到說話之人的所在，但那人身法好快，早已影蹤全無，唯見幾棵花樹兀自晃動，花瓣紛紛跌落。周伯通叫道：「兄弟回來，那是黃老邪，他早已去得遠了。」

　　郭靖回到巖洞前面，周伯通道：「黃老邪精於奇門五行之術，他這些花樹都是依著諸葛亮當年《八陣圖》的遺法種植的。」郭靖駭然道：「諸葛亮的遺法？」周伯通歎道：「是啊，黃老邪聰明之極，琴棋書畫、醫卜星相，以及農田水利、經濟兵略，無一不曉，無一不精，只可惜定要跟老頑童過不去，我偏偏又打他不贏。他在這些花樹之中東竄西鑽，別人再也找他不到。」郭靖半晌不語，想著黃藥師一身本事，不禁神往，隔了一會才道：「大哥，你被西毒打下樹來，後來怎樣？」周伯通一拍大腿，說道：「對了，這次你沒忘了提醒我說故事。我中了歐陽鋒一掌，痛入心肺，半晌動彈不得，但見他奔入靈堂，也顧不得自己已經受傷，捨命追進，只見他搶到師哥靈前，伸手就去拿供在桌上的那部經書。我暗暗叫苦，自己既敵他不過，眾師侄又都禦敵未返，正在這緊急當口，突然間喀喇一聲巨響，棺材蓋上木屑紛飛，穿了一個大洞。」郭靖驚道：「歐陽鋒用掌力震破了王真人的靈柩？」周伯通道：「不是，不是！是我師哥自己用掌力震破了靈柩。」郭靖聽到這荒唐奇談，只驚得睜著一對圓圓的大眼，說不出話來。

## 第17回　雙手互搏

　　周伯通道：「你道是我師哥死後顯靈？還是還魂復生？都不是，他是假死。」郭靖「啊」了一聲，道：「假死？」周伯通道「是啊。原來我師哥死前數日，已知西毒在旁躲著，只等他一死，便來搶奪經書，因此以上乘內功閉氣裝死，但若示知弟子，眾人假裝悲哀，總不大像，那西毒狡猾無比，必定會看出破綻，自將另生毒計，是以眾人都不知情。那時我師哥身隨掌起，飛出棺來，迎面一招『一陽指』向那西毒點去。歐陽鋒明明在窗外見我師哥逝世，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這時忽見他從棺中飛躍而出，只嚇得魂不附體。他本就對我師哥十分忌憚，這時大驚之下不及運功抵禦，我師哥一擊而中，『一陽指』正點中他的眉心，破了他多年苦練的『蛤蟆功』。歐陽鋒逃赴西域，聽說從此不履中土。我師哥一聲長笑，盤膝坐在供桌之上。我知道使『一陽指』極耗精神，師哥必是在運氣養神，當下不去驚動，逕行奔去接應眾師侄，殺退來襲的敵人。眾師侄聽說師父未死，無不大喜，一齊回到道觀，只叫得一聲苦，不知高低。」郭靖問：「怎樣？」周伯通道：「只見我師哥身子歪在一邊，神情大異。我搶上去一摸，師哥全身冰涼，這次是真的仙去了。師哥遺言，要將《九陰真經》的上卷與下卷分置兩處，以免萬一有什麼錯失，也不致同時落入奸人的手中。我將真經的上卷藏妥之後，身上帶了下卷經文，要送到南方雁蕩山去收藏，途中卻撞上了黃老邪。」

　　郭靖「啊」了一聲。周伯通道：「黃老邪為人雖然古怪，但他十分驕傲自負，決不會如西毒那麼不要臉，敢來強搶經書，可是那一次糟在他的新婚夫人正好與他同在一起。」郭靖心想：「那是蓉兒的母親了。她與這件事不知又有什麼干連？」只聽周伯通道：「我見他滿面春風，說是新婚。我想黃老邪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討老婆有什麼好，便取笑他幾句。黃老邪倒不生氣，反而請我喝酒。我說起師哥假死復活、擊中歐陽鋒的情由。黃老邪的妻子聽了，求我借經書一觀。她說她不懂半點武藝，只是心中好奇，想見見這部害死了無數武林高手的書到底是什麼樣子。我自然不肯。黃老邪對這少年夫人寵愛得很，什麼事都不肯拂她之意，就道：『伯通，內子當真全然不會武功。她年紀輕，愛新鮮玩意兒。你就給她瞧瞧，那又有什麼干係？我黃藥師只要向你的經書瞟了一眼，我就挖出這對眼珠子給你。』黃老邪是當世數一數二的人物，說了話當然言出如山，但這部經書實在干係太大，我只是搖頭。黃老邪不高興了，說道：『我豈不知你有為難之處？你肯借給內人一觀，黃某人總有報答你全真派之日。若是一定不肯，那也只得由你，誰教我跟你有交情呢？我跟你全真派的弟子們可不相識。』我懂得他的意思，這人說得出做得到，他不好意思跟我動手，卻會藉故去和馬鈺、丘處機他們為難。這人武功太高，惹惱了他可真不好辦。」郭靖道：「是啊，馬道長、丘道長他們是打不過他的。」

　　周伯通道：「那時我就說道：『黃老邪，你要出氣，儘管找我老頑童，找我的師侄們幹麼？這卻不是以大欺小麼？』他夫人聽到我『老頑童』這個諢號，格格一笑，說道：『周大哥，你愛胡鬧頑皮，大家可別說擰了淘氣，咱們一起玩玩罷。你那寶貝經書我不瞧也罷。』她轉頭對黃老邪道：『看來《九陰真經》是給那姓歐陽的搶去了，周大哥拿不出來，你又何必苦苦逼他，讓他失了面子？』黃老邪笑道：『是啊，伯通，還是我幫你去找老毒物算帳罷。他武功了得，你是打他不過的。』」郭靖心想：「蓉兒的母親和她是一樣的精靈古怪。」插口道：「他們是在激你啊！」周伯通道：「我當然知道，但這口氣不肯輸。我說：『經書是在我這裡，借給嫂子看一看原也無妨。但你瞧不起老頑童守不住經書，你我先比劃比劃。』黃老邪笑道：『比武傷了和氣，你是老頑童，咱們就比比孩子們的玩意兒。』我還沒答應，他夫人已拍手叫了起來：「好好，你們兩人比賽打石彈兒。』」郭靖微微一笑。周伯通道：「打石彈兒我最拿手，接口就道：『比就比，難道我還能怕他？』黃夫人笑道：『周大哥，要是你輸了，就把經書借給我瞧瞧。但若是你贏了，你要什麼？』黃老邪道：『全真教有寶，難道桃花島就沒？』他從包裹取出一件黑黝黝、滿生倒刺的衣服在桌上一放。你猜是什麼？」郭靖道：「軟蝟甲。」周伯通道：「是啊，原來你也知道。黃老邪道：『伯通，你武功卓絕，自然用不著這副甲護身，但他日你娶了女頑童，生下小頑童，小孩兒穿這副軟蝟甲可是妙用無窮，誰也欺他不得。你打石彈兒只要勝了我，桃花島這件鎮島之寶就是你的。』我道：『女頑童是說什麼也不娶的，小頑童當然更加不生，不過你這副軟蝟甲武林中大大有名，我贏到手來，穿在衣服外面，在江湖上到處大搖大擺，出出風頭，倒也不錯，好讓天下豪傑都知道桃花島主栽在老頑童手裡。』黃夫人接口道：『您先別說嘴，哥兒倆比了再說。』當下三人說好，每人九粒石彈，共是十八個小洞，誰的九粒石彈先打進洞就是誰勝。」郭靖聽到這裡，想起當年與義弟拖雷在沙漠中玩石彈的情景，不禁微笑。周伯通道：「石彈子我隨身帶著有的是，於是三人同到屋外空地上去比試。我留心瞧黃夫人的身形步法，果然沒學過武功。我在地上挖了小孔，讓黃老邪先挑石彈，他隨手拿了九顆，我們就比了起來。他暗器功夫當世獨步，『彈指神通』天下有名，他只道取準的本事遠勝過我，玩起石彈來必能佔上風。哪知道這種小孩兒的玩意與暗器雖然大同，卻有小異，中間另有竅門。我挖的小洞又很特別，石彈子打了進去會再跳出來。打彈時不但勁力必須用得不輕不重，恰到好處，而且勁力的結尾尚須一收，把反彈的力道消了，石彈兒才能留在洞內。」郭靖想不到中原人士打石彈還有這許多講究，蒙古小孩可就不憧了，只聽周伯通得意洋洋的接著說道：「黃老邪連打三顆石彈，都是不錯釐毫的進了洞，但一進去卻又跳了出來。待得他悟到其中道理。我已有五顆彈子進了洞。他暗器的功夫果然厲害，一面把我餘下的彈子撞在最不易使力的地位，一面也打了三顆進洞。但我既佔了先，豈能讓他趕上？你來我往的爭了一陣，我又進了一顆。我暗暗得意，知道這次他輸定了，就是神仙也幫他不了。唉，誰知道黃老邪忽然使用詭計。你猜是什麼？」郭靖道：「他用武功傷你的手嗎？」周伯通道：「不是，不是。黃老邪壞得很，決不用這種笨法子。打了一陣，他知道決計勝我不了，忽然手指上暗運潛力，三顆彈子出去，把我餘下的三顆彈子打得粉碎，他自己的彈子卻是完好無缺。」郭靖叫道：「啊，那你沒彈子用啦！」周伯通道：「是啊，我只好眼睜睜的瞧著他把餘下的彈子一一的打進了洞。這樣，我就算輸啦！」郭靖道：「那不能算數。」周伯通道：「我也是這麼說。但黃老邪道：『伯通，咱們可說得明明白白，誰的九顆彈子先進了洞，誰就算贏。你混賴那可不成！別說我用彈子打碎了你的彈子，就算是我硬搶了你的，只要你少了一顆彈子入洞，終究是你輸了。』我想他雖然使奸，但總是怪我自己事先沒料到這一步。再說，要我打碎他的彈子而自己彈子不損，那時候我的確也辦不到，心中也不禁對他的功夫很是佩服，便道：『黃家嫂子，我就把經書借給你瞧瞧，今日天黑之前可得還我。』我補上了這句，那是怕他們一借不還，胡賴道：『我們又沒說借多久，這會兒可還沒瞧完，你管得著麼？』這樣一來，經書到了他們手裡，十年是借，一百年也是借。」郭靖點頭道：「對，幸虧大哥聰明，料到了這著，倘若是我，定是上了他們的大當。」周伯通搖頭道：「說到聰明伶俐，天下又有誰及得上黃老邪的？只不知他用什麼法子，居然找到了一個跟他一般聰明的老婆。那時候黃家嫂子微微一笑，道：『周大哥，你號稱老頑童，人可不糊塗啊，你怕我劉備借荊州是不是？我就在這裡坐著瞧瞧，看完了馬上還你，也不用到天黑，你不放心，在旁邊守著我就是。』「我聽她這麼說，就從懷裡取出經書，遞了給她。黃家嫂子接了，走到一株樹下，坐在石上翻了起來。黃老邪見我神色之間總是有點提心吊膽，說道：『老頑童，當世之間，有幾個人的武功勝得過你我兩人？』我道：『勝得過你的未必有。勝過我的，連你在內，總有四五人罷！』黃老邪笑道：『那你太捧我啦。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個人，武功各有所長，誰也勝不了誰。歐陽鋒既給你師哥破去了「蛤蟆功」，那麼十年之內，他是比兄弟要遜一籌的了。還有個鐵掌水上飄裘千仞，聽說武功也很了得，那次華山論劍他卻沒來，但他功夫再好，也未必真能出神入化。老頑童，你的武功兄弟決計不敢小看了，除了這幾個人，武林中數到你是第一。咱倆聯起手來，並世無人能敵。』我道：『那自然！』黃老邪道：『所以啊，你何必心神不定？有咱哥兒倆守在這裡，天下還有誰能來搶得了你的寶貝經書去？』「我一想不錯，稍稍寬心，只見黃夫人一頁一頁的從頭細讀，嘴唇微微而動，我倒覺得有點好笑了。《九陰真經》中所錄的都是最秘奧精深的武功，她武學一竅不通，雖說書上的字個個識得，只怕半句的意思也未能領會。她從頭至尾慢慢讀了一遍，足足花了一個時辰。我等得有些不耐煩了，眼見她翻到了最後一頁，心想總算是瞧完了，哪知她又從頭再瞧起。不過這次讀得很快，只一盞茶時分，也就瞧完了。「她把書還給我，笑道：『周大哥，你上了西毒的當了啊，這部不是《九陰真經》！』我大吃一驚，說道：『怎麼不是？這明明是師哥遺下來的，模樣兒一點也不錯。』黃夫人道：『模樣兒不錯有什麼用？歐陽鋒把你的經書掉包掉去啦，這是一部算命占卜用的雜書。』」郭靖驚道：「難道歐陽鋒在王真人從棺材中出來之前，已把真經掉了去？」周伯通道：「當時我也這麼想，可是我素知黃老邪專愛做鬼靈精怪的事，他夫人的話我也不甚相信。黃夫人見我呆在當地，做聲不得，半信半疑，又問：『周大哥，《九陰真經》真本的經文是怎樣的，你可知道麼？』我道：『自從經書歸於先師兄之後，無人翻閱過。先師兄當年曾道，他以七日七夜之功奪得經書，是為武林中免除一大禍害，決無自利之心，是以遺言全真派弟子，任誰不得習練經中所載武功。』黃夫人道：『王真人這番仁義之心，真是令人欽佩無已，可是也正如此，才著了人家的道兒。周大哥，你翻開書來瞧瞧。』我當時頗為遲疑，記得師哥的遺訓，不敢動手。黃夫人道：『這是一本江南到處流傳的占卜之書，不值半文。再說，就算確是《九陰真經》，你只要不練其中武功，瞧瞧何妨？』我依言翻開一頁，卻見書裡寫的正是諸般武功的練法和秘訣，何嘗是占卜星相之書？「黃夫人道：『這部書我五歲時就讀著玩，從頭至尾背得出，我們江南的孩童，十九都曾熟讀。你若不信，我背給你聽聽。』說了這幾句話，便從頭如流水般背將下來。我對著經書瞧去，果真一字不錯。我全身都冷了，如墮冰窖。黃夫人又道：『任你從哪一頁中間抽出來問我，只要你提個頭，我諒來也還背得出。這是從小讀熟了的書，到老也忘不了。』我依言從中抽了幾段問她，她當真背得滾瓜爛熟，更無半點窒滯。黃老邪哈哈大笑。我怒從心起，隨手把那部書撕得粉碎，火折一晃，給他燒了個乾乾淨淨。

　　「黃老邪忽道：『老頑童，你也不用發頑童脾氣，我這副軟蝟甲送了給你罷。』我不知是受了他的愚弄，只道他瞧著過意不去，因此想送我一件重寶消消我的氣，當時我心中煩惱異常，又想這是人家鎮島之寶，如何能夠要他？只謝了他幾句，便回到家鄉去閉門習武。那時我自知武功不是歐陽鋒的對手，決心苦練五年，練成幾門厲害功夫，再到西域去找西毒索書。我師哥交下來的東西，老頑童看管不住，怎對得住師哥？」郭靖道：「這西毒如此奸猾，那是非跟他算帳不可的。但你和馬道長、丘道長他們一起去，聲勢不是大得多麼？」周伯通道：「唉，也只怪我好勝心盛，以致受了愚弄一直不知道，當時只要和馬鈺他們商量一下，總有人瞧出這件事裡中間的破綻來。過了幾年，江湖上忽然有人傳言，說桃花島門下黑風雙煞得了《九陰真經》，練就了幾種經中所載的精妙武功，到處為非作歹。起初我還不相信，但這事越傳越盛。又過一年，丘處機忽然到我家來，說他訪得實在，《九陰真經》的下卷確是給桃花島的門人得去了。我聽了很是生氣，說道：『黃藥師不夠朋友！』丘處機問我：『師叔，怎麼說黃藥師不夠朋友？』我道：『他去跟西毒索書，事先不對我說，要了書之後，就算不還我，也該向我知會一聲。』」

　　郭靖道：「黃島主把經書奪來之後，或許本是想還給你的，哪知被他不肖的徒兒偷去了，我瞧他對這件事惱怒得很，連四個無辜的弟子都被他打斷腿骨，逐出師門。」周伯通不住搖頭，說道：「你和我一樣的老實，這件事要是撞在你的手裡，你也必定受了欺還不知道。那日丘處機與我說了一陣子話，研討了幾日武功，才別我離去。過了兩個月，他忽然又來瞧我。這次他訪出陳玄風、梅超風二人確是偷了黃老邪的經書，在練『九陰白骨爪』與『摧心掌』兩門邪惡武功。他冒了大險偷聽黑風雙煞的說話，才知道黃老邪這卷經書原來並非自歐陽鋒那裡奪來，卻是從我手裡偷去的。」郭靖奇道：「你明明將書燒燬了，難道黃夫人掉了包去，還你的是一部假經書？」周伯通道：「這一著我早防到的。黃夫人看那部經書時，我眼光沒片刻離開過她。她不會武功，手腳再快，也逃不過咱們練過暗器之人的眼睛。她不是掉包，她是硬生生的記了去啊！」郭靖不懂，問道：「怎麼記了去？」周伯通道：「兄弟，你讀書讀幾遍才背得出？」郭靖道：「容易的，大概三四十遍；倘若是又難又長的，那麼七八十遍、一百遍也說不定。就算一百多遍，也未必准背得出。」周伯通道：「是啊，說到資質，你確是不算聰明的了。」郭靖道：「兄弟天資魯鈍，不論讀書習武，進境都慢得很。」周伯通歎道：「讀書的事你不大懂，咱們只說學武。師父教你一套拳法掌法，只怕總得教上幾十遍，你才學會罷？」郭靖臉現慚色，說道：「正是。」又道：「有時學會了，卻記不住；有時候記倒是記住了，偏偏又不會使。」周伯通道：「可是世間卻有人只要看了旁人打一套拳腳，立時就能記住。」郭靖叫道：「一點兒不錯！黃島主的女兒就是這樣。洪恩師教她武藝，至多教兩遍，從來不教第三遍。」周伯通緩緩的道：「這位姑娘如此聰明，可別像她母親一般短壽！那日黃夫人借了我經書去看，只看了兩遍，可是她已一字不漏的記住啦。她和我一分手，就默寫了出來給她丈夫。」郭靖不禁駭然，隔了半晌才道：「黃夫人不懂經中意義，卻能從頭至尾的記住，世上怎能有如此聰明之人？」周伯通道：「只怕你那位小朋友黃姑娘也能夠。我聽了丘處機的話後，又驚又愧，約了全真教七名大弟子會商。大家議定去勒逼黑風雙煞交出經書來。丘處機道：『那黑風雙煞縱然武功高強，也未必勝得了全真教門下的弟子。他們是您晚輩，師叔您老人家不必親自出馬，莫被江湖上英雄知曉，說咱們以大壓小。』我一想不錯，當下命處機、處一二人去找黑風雙煞，其餘五人在旁接應監視，以防雙煞漏網。」郭靖點頭道：「全真七子一齊出馬，黑風雙煞是打不過的。」不禁想起那日在蒙古懸崖之上馬鈺與六怪假扮全真七子的事來。周伯通道：「哪知處機、處一趕到河南，雙煞卻已影蹤不見，他們一打聽，才知是被黃老邪另一個弟子陸乘風約了中原豪傑，數十條好漢圍攻他們二人，本擬將之捕獲，送去桃花島交給黃老邪，不料還是被他們逃得不知去向。」郭靖道：「陸莊主無辜被逐出師門，也真該惱恨他的師兄、師姊。」周伯通道：「找不到黑風雙煞，當然得去找黃老邪。我把上卷《九陰真經》帶在身邊，以防經一離身，又給人偷盜了去，到了桃花島上，責問於他。黃老邪道：『伯通，黃藥師素來說一是一。我說過決不向你的經書瞟上一眼，我幾時瞧過了？我看過的《九陰真經》，是內人筆錄的，可不是你的經書。』我聽他強辭奪理，自然大發脾氣，三言兩語，跟他說僵了，要找他夫人評理。他臉現苦笑，帶我到後堂去，我一瞧之下，吃了一驚，原來黃夫人已經逝世，後堂供著她的靈位。「我正想在靈位前行禮，黃老邪冷笑道：『老頑童，你也不必假惺惺了，若不是你炫誇什麼狗屁真經，內人也不會離我而去。』我道：『什麼？』他不答話，滿臉怒容的望著我，忽然眼中流下淚來，過了半晌，才說起他夫人的死因。「原來黃夫人為了幫著丈夫，記下了經文。黃藥師以那真經只有下卷，習之有害，要設法得到上卷後才自行修習，哪知卻被陳玄風與梅超風偷了去。黃夫人為了安慰丈夫，再想把經文默寫出來。她對經文的含義本來毫不明白，當日一時硬記，默了下來，到那時卻已事隔數年，怎麼還記得起？那時她懷孕已有八月，苦苦思索了幾天幾晚，寫下了七八千字，卻都是前後不能連貫，心智耗竭，忽爾流產，生下了一個女嬰，她自己可也到了油盡燈枯之境。任憑黃藥師智計絕世，終於也救不了愛妻的性命。「黃老邪本來就愛遷怒旁人，這時愛妻逝世，心智失常，對我胡言亂語一番。我念他新喪妻子，也不跟他計較，只笑了一笑，說道：『你是習武之人，把夫妻之情瞧得這麼重，也不怕人笑話？』他道：『我這位夫人與眾不同。』我道：『你死了夫人，正好專心練功，若是換了我啊，那正是求之不得！老婆死得越早越好。恭喜，恭喜！』」

　　郭靖「啊喲」一聲，道：「你怎麼說這話？」周伯通雙眼一翻，道：「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有什麼說不得的？可是黃老邪一聽，忽然大怒，發掌向我劈來，我二人就動上手。這一架打下來，我在這裡呆了十五年。」

　　郭靖道：「你輸給他啦？」周伯通笑道：「若是我勝，也不在這裡了。他打得我重傷嘔血，我逃到這洞裡，他追來又打斷了我的兩條腿，逼我把《九陰真經》的上卷拿出來，說要火化了祭他的夫人。我把經書藏在洞內，自己坐在洞口守住，只要他一用強搶奪，我就把經書毀了。他道：『總有法子叫你離開這洞。』我道：『咱們就試試！』

　　「這麼一耗，就對耗了一十五年。這人自負得緊，並不餓我逼我，當然更不會在飲食之中下毒，只是千方百計的誘我出洞。我出洞大便小便，他也不乘虛而入，佔這個臭便宜。有時我假裝大便了一個時辰，他心癢難搔，居然也沉得住氣。」說著哈哈大笑。郭靖聽了也覺有趣，這位把兄竟在這種事上也跟人鬥智。周伯通道：「一十五年來，他用盡了心智，始終奈何我不得。只是昨晚我險些著了他的道兒，若不是鬼使神差的，兄弟你忽來助我，這經書已到了黃老邪手中了。唉，黃老邪這套《碧海潮生曲》之中，含有上乘內功，果真了不起得很。」郭靖聽他述說這番恩怨，心頭思潮起伏，問道：「大哥，今後你待怎樣？」周伯通笑道：「我跟他耗下去啊，瞧黃老邪長壽呢還是我多活幾年。剛才我跟你說過黃裳的故事，他壽命長過所有的敵人，那便贏了。」郭靖心想這總不是法子，但現下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又問：「馬道長他們怎麼不來救你？」周伯通道：「他們多半不知我在此地，就是知道，這島上樹木山石古里古怪，若不是黃老邪有心放人進內，旁人也休想能入得桃花島來。再說，他們就是來救，我也是不去的，跟黃老邪這場比試還沒了結呢。」

　　郭靖和他說了半日話，覺得此人雖然年老，卻是滿腔童心，說話天真爛漫，沒半絲機心，言談之間，甚是投緣。眼見紅日臨空，那老僕又送飯菜來，用過飯後，周伯通道：「我在桃花島上耗了一十五年，時光可沒白費。我在這洞裡沒事分心，所練的功夫若在別處練，總得二十五年時光。只是一人悶練，雖然自知大有進境，苦在沒人拆招，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郭靖奇道：「左手怎能和右手打架？」周伯通道：「我假裝右手是黃老邪，左手是老頑童。右手一掌打過去，左手拆開之後還了一拳，就這樣打了起來。」說著當真雙手出招，左攻右守的打得甚是猛烈。郭靖起初覺得十分好笑，但看了數招，只覺得他雙手拳法詭奇奧妙，匪夷所思，不禁怔怔的出了神。天下學武之人，雙手不論揮拳使掌、掄刀動槍，不是攻敵，就是防身，但周伯通雙手卻互相攻防拆解，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攻擊自己要害，同時又解開自己另一手攻來的招數，因此上左右雙手的招數截然分開，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拳。周伯通打了一陣，郭靖忽道：「大哥，你右手這招為什麼不用足了。」周伯通停了手，笑道：「你眼光不差啊，瞧出我這招沒用足，來來來，你來試試。」說著伸出掌來，郭靖伸掌與他相抵。周伯通道：「你小心了，我要將你推向左方。」一言方畢，勁力已發，郭靖先經他說知，心中預有提防，以降龍十八掌的功夫還了一掌，兩人掌力相抵，郭靖退出七八步去，只感手臂酸麻。周伯通道：「這一招我用足了勁，只不過將你推開，現下我勁不用足，你再試試。」郭靖再與他對上了掌，突感他掌力陡發陡收，腳下再也站立不穩，向前直跌下去，蓬的一聲，額頭直撞在地下，一骨碌爬起來，怔怔的發呆。周伯通笑道：「你懂了麼？」郭靖搖頭道：「不懂！」周伯通道：「這個道理，是我在洞裡苦練十年後忽然參悟出來的。我師哥在日，曾對我說過以虛擊實、以不足勝有餘的妙旨。當日我只道是道家修心養性之道，聽了也不在意。直到五年之前，才忽然在雙手拆招時豁然貫通。其中精奧之處，只能意會，我卻也說不明白。我想通之後，還不敢確信，兄弟，你來和我拆招，那是再好沒有。你別怕痛，我再摔你幾交。」眼見郭靖臉有難色，央求道：「好兄弟，我在這裡一十五年，只盼有人能來和我拆招試手。幾個月前黃老邪的女兒來和我說話解悶，我正想引她動手，哪知第二天她又不來啦。好兄弟，我一定不會摔得你太重。」

　　郭靖見他雙手躍躍欲試，臉上一副心癢難搔的模樣，說道：「摔幾交也算不了什麼？」發掌和他拆了幾招，陡然間覺得周伯通的掌力忽虛，一個收勢不及，又是一交跌了下去，卻被他左手揮出，自己身子在空中不由自主的翻了個觔斗，左肩著地，跌得著實疼痛。周伯通臉現歉色，道：「好兄弟，我也不能叫你白摔了，我把摔你這一記手法說給你聽。」郭靖忍痛爬起，走近身去。

　　周伯通道：「老子《道德經》裡有句話道：『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這幾句話你懂麼？」郭靖也不知那幾句話是怎麼寫，自然不懂，笑著搖頭。周伯通順手拿起剛才盛過飯的飯碗，說道：「這只碗只因為中間是空的，才有盛飯的功用，倘若它是實心的一塊瓷土，還能裝什麼飯？」郭靖點點頭，心想：「這道理說來很淺，只是我從未想到過。」周伯通又道：「建造房屋，開設門窗，只因為有了四壁中間的空隙，房子才能住人。倘若房屋是實心的，倘若門窗不是有空，磚頭木材四四方方的砌上這麼一大堆，那就一點用處也沒有了。」郭靖又點頭，心中若有所悟。周伯通道：「我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要旨就在『空、柔』二字，那就是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跟著將這四句話的意思解釋了一遍。郭靖聽了默默思索。周伯通又道：「你師父洪七公的功夫是外家中的頂兒尖兒，我雖懂得一些全真派的內家功夫訣竅，想來還不是他的敵手。只是外家功夫練到像他那樣，只怕已到了盡處，而全真派的武功卻是沒有止境，像做哥哥的那樣，只可說是初窺門徑而已。當年我師哥贏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尊號，決不是碰運氣碰上的，若他今日尚在，加上這十多年的進境，再與東邪西毒他們比武，決不須再比七日七夜，我瞧半日之間，就能將他們折服了。」郭靖道：「王真人武功通玄，兄弟只恨沒福拜見。洪恩師的降龍十八掌是天下之至剛，那麼大哥適才摔跌兄弟所用的手法，便是天下之至柔了，不知是不是？」周伯通笑道：「對啊，對啊。雖說柔能克剛，但若是你的降龍十八掌練到了洪七公那樣，我又克不了你啦。這是在於功力的深淺。我剛才摔你這一下是這樣的，你小心瞧著。」當下仔仔細細述說如何出招使勁，如何運用內力。他知郭靖領悟甚慢，是以教得甚是周到。郭靖試了數十遍，仗著已有全真派內功的極佳根柢，慢慢也就懂了。周伯通大喜，叫道：「兄弟，你身上若是不痛了，我再摔你一交。」郭靖笑道：「痛是不痛了，只是你教我的那手功夫我還沒記住。」當下凝神思考，默默記憶。周伯通是小孩脾性，不住催促：「行了，記住了沒有？快點，來！」這般擾亂了他的心神，郭靖記得反而更加慢了，又過了一頓飯時分，才把這一招功夫牢牢記住，再陪周伯通拆招，又被他摔跌一交。兩人日夜不停，如此這般的拆招過拳。郭靖是少年人，非睡足不可，若非如此，周伯通就是拚著不睡，也要跟他拆招。郭靖只摔得全身都是烏青淤腫，前前後後摔了七八百交，仗著身子硬朗，才咬牙挺住，但周伯通在洞中十五年悟出來的七十二手「空明拳」，卻也盡數傳了給他。

　　兩人研習武功，也不知已過了幾日。郭靖雖然朝夕想著黃蓉，但無法相尋，也只有苦等。幾次想跟著送飯的啞僕前去查探，總是給周伯通叫住。

　　這一天用過午飯，周伯通道：「這套空明拳你是學全的了，以後我也摔你不倒了，咱倆變個法兒玩玩。」郭靖笑道：「好啊，玩什麼？」周伯通道：「咱們玩四個人打架。」郭靖奇道：「四個人？」周伯通道：「一點兒不錯，正是四個人。我的左手是一個人，右手是一個人，你的雙手也是兩個人。四個人誰也不幫誰，分成四面混戰一場，那一定有趣得緊。」郭靖心中一樂，笑道：「玩是一定好玩的，只可惜我不會雙手分開來打。」周伯通道：「待會我來教你。現下咱們先玩三個人相打。」當下雙手分作兩人，和郭靖拆招比拳。他一人分作二人，每一隻手的功夫，竟是不減雙手同使，只是每當左手逼得郭靖無法抵禦之際，右手必來相救，反之左手亦然。這般以二敵一，郭靖佔了上風，他雙手又結了盟，就如三國之際反覆爭鋒一般。兩人打了一陣，罷手休息。郭靖覺得很是好玩，忽然間又想起黃蓉來，心想若是蓉兒在此，三個人玩六國大交兵，她必定十分喜歡。周伯通興致勃勃，一等郭靖喘息已定，當即將雙手互搏的功夫教他。這門本事可比空明拳又難了幾分。常言道：「心無二用。」又道：「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則不能成規矩。」這雙手互搏之術卻正是要人心有二用，而研習之時也正是從「左手畫方，右手畫圓」起始。郭靖初練時雙手畫出來的不是同方，就是同圓，又或是方不成方、圓不成圓。苦學良久，不知如何，竟然終於領會了訣竅，雙手能任意各成方圓。

　　周伯通甚是喜慰，說道：「你若不是練過我全真派的內功，能一神守內、一神遊外，這雙手各成方圓的功夫哪能這般迅速練成？現下你左手打南山拳，右手使越女劍。」這是郭靖自個就由南希仁和韓小瑩傳授的武功，使起來時不用費半點心神，但要雙手分使，卻也極難。周伯通為了要和他玩「四人打架」之戲，極是心急，盡力的教他諸般訣門。過得數日，郭靖已粗會雙手互搏。周伯通大喜，道：「來來，你的右手和我的左手算是一黨，我的右手和你的左手是他們的敵人，雙方比試一下武藝。」

　　郭靖正當年少，對這種玩意豈有不喜之理？當下右手與周伯通的左手聯成一氣，和自己左手及周伯通右手打了起來。這番搏擊，確是他一生之中不但從未見過、而且也是從未聽過。兩人搏擊之際，周伯通又不斷教他如何方能攻得凌厲，怎樣才會守得穩固，郭靖一一牢記在心。周伯通只是要玩得有趣，哪知這樣一來，郭靖卻學到了一套千古未有之奇的怪功夫。有一日他忽然想到：「倘若雙足也能互搏，我和他二人豈不是能玩八個人打架？」但知此言一出口，勢必後患無窮，終於硬生生的忍住不說。又過數日，這天郭靖又與周伯通拆招，這次是分成四人，互相混戰。周伯通高興異常，一面打，一面哈哈大笑。郭靖究竟功力尚淺，兩隻手都招架不住，右手一遇險招，左手自然而然的過來救援。周伯通拳法快速之極，郭靖竟是無法回復四手互戰之局，又成為雙手合力的三國交鋒，只是這時他已通悉這套怪拳的拳路，雙手合力，可與周伯通的左手或右手打個旗鼓相當。周伯通呵呵笑道：「你沒守規矩！」郭靖忽地跳開，呆了半晌，叫道：「大哥，我想到了一件事。」周伯通道：「怎麼？」郭靖道：「你雙手的拳路招數全然不同，豈不是就如有兩個人在各自發招？臨敵之際，要是使將這套功夫出來，那便是以兩對一，這門功夫可有用得很啊。雖然內力不能增加一倍，但招數上總是佔了大大的便宜。」

　　周伯通只為了在洞中長年枯坐，十分無聊，才想出這套雙手互搏的玩意兒來，從未想到這功夫竟有克敵制勝之效，這時得郭靖片言提醒，將這套功夫從頭至尾在心中想了一遍，忽地躍起，竄出洞來，在洞口走來走去，笑聲不絕。郭靖見他突然有如中瘋著魔，心中大駭，連問：「大哥，你怎麼了？怎麼了？」周伯通不答，只是大笑，過了一會，才道：「兄弟，我出洞了！我不是要小便，也不是要大便，可是我還是出洞了。」郭靖道：「是啊！」周伯通笑道：「我現下武功已是天下第一，還怕黃藥師怎地？現下只等他來，我打他個落花流水。」郭靖道：「你拿得定能夠勝他？」周伯通道：「我武功仍是遜他一籌，但既已練就了這套分身雙擊的功夫，以二敵一，天下無人再勝得了我。黃藥師、洪七公、歐陽鋒他們武功再強，能打得過兩個老頑童周伯通麼？」郭靖一想不錯，也很代他高興。周伯通又道：「兄弟，這分身互擊功夫的精要，你已全然領會，現下只差火候而已，數年之後，等到練成做哥哥那樣的純熟，你武功是陡然間增強一倍了。」兩人談談講講，都是喜不自勝。以前周伯通只怕黃藥師來跟自己為難，這時卻盼他快些到來，好打他一頓，出了胸中這口惡氣。他眼睜睜的向外望著，極不耐煩，若非知道島上佈置奧妙，早已前去尋他了。到得晚飯時分，那老僕送來飯菜，周伯通一把拉住他道：「快去叫黃藥師來，我在這等他，叫他試試我的手段！」那老僕只是搖頭。

　　周伯通說完了話，才恍然大悟，道：「呸！我忘了你又聾又啞！」轉頭向郭靖道：「今晚咱倆要大吃一頓。」伸手揭開食盒。郭靖聞到一陣撲鼻的香氣，與往日菜骨大有不同，過來一看，見兩碟小菜之外另有一大碗冬菇燉雞，正是自己最愛吃的。他心中一凜，拿起匙羹舀了一匙湯一嘗，雞湯的鹹淡香味，正與黃蓉所做的一模一樣，知是黃蓉特地為己而做，一題心不覺突突亂跳，向其他食物仔細瞧去，別無異狀，只是食盒中有十多個饅頭，其中一個皮上用指甲刻了個葫蘆模樣。印痕刻得極淡，若不留心，決然瞧不出來。郭靖心知這饅頭有異，撿了起來，雙手一拍，分成兩半，中間露出一個蠟丸。郭靖見周伯通和老僕都未在意，順手放入懷中。這一頓飯，兩人都是食而不知其味，一個想到自己在無意之間練成了天下無敵的絕世武功，右手抓起饅頭來吃，左手就打幾拳，那也是雙手二用，一手抓饅頭，一手打拳；另一個急著要把飯吃完，好瞧黃蓉在蠟丸之中藏著什麼消息。好容易周伯通吃完饅頭，骨都骨都的喝乾了湯，那老僕收拾了食盒走開，郭靖急忙掏出蠟丸，捏碎蠟丸，拿出丸中所藏的紙來，果是黃蓉所書，上面寫道：「靖哥哥：你別心急，爹爹已經跟我和好，待我慢慢求他放你。」最後署著「蓉兒」兩字。郭靖狂喜之下，將紙條給周伯通看了。周伯通笑道：「有我在此，他不放你也不能了。咱們逼他放，不用求他。他若是不答允，我把他在這洞裡關上一十五年。啊喲，不對，還是不關的為是，別讓他在洞裡也練成了分心二用、雙手互搏的奇妙武功。」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去，郭靖盤膝坐下用功，只是心中想著黃蓉，久久不能寧定，隔了良久，才達靜虛玄默、胸無雜慮之境，把丹田之氣在週身運了幾轉，忽然心想：若要練成一人作二、左右分擊的上乘武功，內息運氣也得左右分別、各不相涉才是，當下用手指按住鼻孔，分別左呼左吸、右呼右吸的練了起來。練了約莫一個更次，自覺略有進境，只聽得風聲虎虎，睜開眼來，但見黑暗中長鬚長髮飄飄而舞，周伯通正在練拳。郭靖睜大了眼，凝神注視，見他左手打的正是七十二路「空明拳」，右手所打的卻是另一套全真派掌法。他出掌發拳，勢道極慢，但每一招之出，仍是帶著虎虎掌風，足見柔中蓄剛，勁力非同小可。郭靖只瞧得欽佩異常。

　　正在這一個打得忘形、一個瞧得出神之際，忽聽周伯通一聲「啊喲」急叫，接著拍的一聲，一條黑黝黝的長形之物從他身旁飛起，撞在遠處樹幹之上，似是被他用手擲出。郭靖見他身子晃了幾晃，吃了一驚，急忙搶上，叫道：「大哥，什麼事？」周伯通道：「我給毒蛇咬了！這可糟糕透頂！」郭靖更驚，忙奔近身去。周伯通神色已變，扶住他的肩膀，走回巖洞，撕下一塊衣襟來紮住大腿，讓毒氣一時不致行到心中。郭靖從懷中取出火折，晃亮了看時，心中突的一跳，只見他一隻小腿已腫得比平常粗壯倍餘。周伯通道：「島上向來沒有這種奇毒無比的青蝮蛇，不知自何而來？本來我正在打拳，蛇兒也不能咬到我，偏生我兩隻手分打兩套拳法，這一分心……唉！」郭靖聽他語音發顫，知他受毒甚深，若非以上乘內功強行抵禦，早已昏迷而死，慌急之中，彎下腰去就在他傷口之上吮吸。周伯通急叫：「使不得，這蛇毒非比尋常，你一吸就死。」

　　郭靖這時只求救他性命，哪裡還想到自身安危，右臂牢牢按住他的下身，不住在他創口之上吮吸。周伯通待要掙扎阻止，可是全身已然酸軟，動彈不得，再過一陣，竟自暈了過去。郭靖吸了一頓飯功夫，把毒液吸出了大半，都吐在地下。毒力既減，周伯通究竟功力深湛，暈了半個時辰，重又醒轉，低聲道：「兄弟，做哥哥的今日是要歸天了，臨死之前結交了你這位情義深重的兄弟，做哥哥的很是歡喜。」郭靖和他相交日子雖淺，但兩人都是直腸直肚的性子，肝膽相照，竟如同是數十年的知己好友一般，這時見他神情就要逝去，不由得淚水滾滾而下。周伯通淒然一笑，道：「那《九陰真經》的上卷經文，放在我身下土中的石匣之內，本該給了你，但你吮吸了蝮蛇毒液，性命也不長久，咱倆在黃泉路上攜手同行，倒是不怕沒伴兒玩耍，在陰世玩玩四個人……不，四隻鬼打架，倒也有趣，哈哈，哈哈。那些大頭鬼、無常鬼一定瞧得莫名其妙，鬼色大變。」說到後來，竟又高興起來。

　　郭靖聽他說自己也就要死，但自覺全身了無異狀，當下又點燃火折，要去察看他的創口。那火折燒了一陣，只剩下半截，眼見就要熄滅，他順手摸出黃蓉夾在饅頭中的那張字條，在火上點著了，想在洞口找些枯枝敗葉來燒，但這時正當盛暑，草木方茂，在地下一摸，濕漉漉的儘是青草。

　　他心中焦急，又到懷中掏摸，看有什麼紙片木爿可以引火，右手探入衣囊，觸到了一張似布非布、似革非革的東西，原來是梅超風用以包裹匕首之物，這時也不及細想，取出來移在火上點著了，伸到周伯通臉前，要瞧瞧他面色如何。火光照映之下，只見他臉上灰撲撲的罩著一層黑氣，原本一張白髮童顏的孩兒面已全無光彩。

　　周伯通見到火光，向他微微一笑，但見郭靖面色如常，沒絲毫中毒之象，大為不解，正自尋思，瞥眼見他手中點著了火的那張東西上寫滿了字，凝神看去，密密麻麻的竟然都是煉功的秘奧和口訣，只看了十多個字，已知這是《九陰真經》的經文，驀地一驚，不及細問此物從何而來，立即舉手撲滅火光，吸了口氣，問道：「兄弟，你服過什麼靈丹妙藥？為什麼這般厲害的蛇毒不能傷你？」郭靖一怔，料想必是喝了參仙老怪的大蝮蛇血之故，說道：「我曾喝過一條大蝮蛇的血，或許因此不怕蛇毒。」周伯通指著掉在地下的那片人皮，道：「這是至寶，千萬不可毀……」話未說完，又暈了過去。郭靖這當兒也不理會什麼至寶不至寶，忙著替他推宮過血，卻是全然無效，去摸他小腿時，竟是著手火燙，腫得更加粗了。只聽他喃喃的道：「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郭靖問道：「你說什麼？」周伯通歎道：「可憐未老頭先白，可憐……」郭靖見他神智糊塗，不知所云，心中大急，奔出洞去躍上樹頂，高聲叫道：「蓉兒，蓉兒！黃島主，黃島主！救命啊，救命！」但桃花島周圍數十里，地方極大，黃藥師的住處距此甚遠，郭靖喊得再響，別人也無法聽見，過了片刻，山谷間傳來「……黃島主，救命啊，救命！」的回聲。

　　郭靖躍下地來，束手無策，危急中一個念頭突然在心中閃過：「蛇毒既然不能傷我，我血中或有克制蛇毒之物。」不及細想，在地下摸到周伯通日常飲茶的一隻青瓷大碗，拔出匕首，在左臂上割了一道口子，讓血流在碗裡，流了一會，鮮血凝結，再也流不出來，他又割一刀，再流了些鮮血，扶起周伯通的頭放在自己膝上，左手撬開他牙齒，右手將小半碗血水往他口中灌了下去。郭靖身上放去了這許多血，饒是體質健壯，也感酸軟無力，給周伯通灌完血後，靠上石壁，便即沉沉睡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有人替他包紮臂上的傷口，睜開眼來，眼前白鬚垂地，正是周伯通。郭靖大喜，叫道：「你……你……好啦！」周伯通道：「我好啦，兄弟，你捨命救活了我。來索命的無常鬼大失所望，知難而退。」郭靖瞧他腿上傷勢，見黑氣已退，只是紅腫，那是全然無礙的了。

　　這一日早晨兩人都是靜坐運功，培養元氣。用過中飯，周伯通問起那張人皮的來歷。郭靖想了一會，方始記起，於是述說二師父朱聰如何在歸雲莊上從梅超風懷裡連匕首一起盜來。他後來見到，其上所刺的字一句也不懂，便一直放在懷中，也沒加理會。周伯通沉吟半晌，實想不明白其中原因。郭靖問道：「大哥，你說這是至寶，那是什麼？」周伯通道：「我要仔細瞧瞧，才能答你，也不知這是真是假。既是從梅超風處得來，想必有些道理。」接過人皮，從頭看了下去。

　　當日王重陽奪經絕無私心，只是要為武林中免除一個大患，因此遺訓本門中人不許研習經中武功。師兄遺言，周伯通當然說什麼也不敢違背，但想到黃藥師夫人的話：「只瞧不練，不算違了遺言。」因此在洞中一十五年，枯坐無聊，已把上卷經文翻閱得滾瓜爛熟。這上卷經文中所載，都是道家修練內功的大道，以及拳經劍理，並非克敵制勝的真實功夫，若未學到下卷中的實用法門，徒知訣竅要旨，卻是一無用處。周伯通這十多年來，無日不在揣測下卷經文中該載著些什麼。是以一見人皮，就知必與《九陰真經》有關，這時再一反覆推敲，確知正是與他一生關連至深且巨的下卷經文。他抬頭看著山洞洞頂，好生難以委決。他愛武如狂，見到這部天下學武之人視為至寶的經書，實在極盼研習一下其中的武功，這既不是為了爭名邀譽、報怨復仇，也非好勝逞強，欲恃此以橫行天下，純是一股難以克制的好奇愛武之念，亟欲得知經中武功練成之後到底是怎樣的厲害法。想到師哥所說的故事，當年那黃裳閱遍了五千四百八十一卷《萬壽道藏》，苦思四十餘年，終於想明瞭能破解各家各派招數的武學，其中所包含的奇妙法門，自是非同小可。那黑風雙煞只不過得了下卷經文，練了兩門功夫，便已如此橫行江湖，倘若上下卷盡數融會貫通，簡直是不可思議。但師兄的遺訓卻又萬萬不可違背，左思右想，歎了一口長氣，把人皮收入懷中，閉眼睡了。睡了一大覺醒來，他以樹枝撬開洞中泥土，要將人皮與上卷經書埋在一起，一面挖掘，一面唉聲歎氣，突然之間，歡聲大叫：「是了，是了，這正是兩全其美的妙法！」說著哈哈大笑，高興之極。郭靖問道：「大哥，什麼妙法？」周伯通只是大笑不答，原來他忽然想到一個主意：「郭兄弟並非我全真派門人，我把經中武功教他，讓他全數學會，然後一一演給我瞧，豈非過了這心癢難搔之癮？這可沒違了師哥遺訓。」正要對郭靖說知，轉念一想：「他口氣中對《九陰真經》頗為憎惡，說道那是陰毒的邪惡武功。其實只因為黑風雙煞單看下卷經文，不知上卷所載養氣歸元等等根基法門，才把最上乘的武功練到了邪路上去。我且不跟他說知，待他練成之後，再讓他大吃一驚。那時他功夫上身，就算大發脾氣，可再也甩不脫、揮不去了，豈非有趣之極？」

　　他天生的胡鬧頑皮。人家罵他氣他，他並不著惱，愛他寵他，他也不放在心上，只要能夠幹些作弄旁人的惡作劇玩意，那就再也開心不過。這時心中想好了這番主意，臉上不動聲色，莊容對郭靖道：「賢弟，我在洞中耽了十五年，除了一套空明拳和雙手互搏的玩意兒之外，還想到許多旁的功夫，咱們閒著也是閒著，待我慢慢傳你如何？」郭靖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只不過蓉兒說就會設法來放咱們出去……」周伯通道：「她放了咱們出去沒有？」郭靖道：「那倒還沒有。」周伯通道：「你一面等她來放你，一面學功夫不成嗎？」郭靖喜道：「那當然成。大哥教的功夫一定是妙得緊的。」周伯通暗暗好笑，心道：「且莫高興，你是上了我的大當啦！」當下一本正經的將《九陰真經》上卷所載要旨，選了幾條說與他知。郭靖自然不明白，於是周伯通耐了性子解釋。傳過根源法門，周伯通又照著人皮上所記有關的拳路劍術，一招招的說給他聽。只是自己先行走在一旁，看過了記住再傳，傳功時決不向人皮瞧上一眼，以防郭靖起疑。這番傳授武功，可與普天下古往今來的教武大不相同，所教的功夫，教的人自己竟是全然不會。他只用口講述，決不出手示範，待郭靖學會了經上的幾招武功，他就以全真派的武功與之拆招試拳，果見經上武功妙用無窮。如此過了數日，眼見妙法收效，《九陰真經》中所載的武功漸漸移到了郭靖身上，而他完全給蒙在鼓裡，絲毫不覺，心中不禁大樂，連在睡夢之中也常常笑出聲來。這數日之中，黃蓉總是為郭靖烹飪可口菜餚，只是並不露面。郭靖心中一安，練功進境更快。這日周伯通教他練「九陰神抓」之法，命他凝神運氣，以十指在石壁上撕抓拉擊。郭靖依法練了幾次，忽然起疑，道：「大哥，我見梅超風也練過這個功夫，只是她用活人來練，把五指插入活人的頭蓋骨中，殘暴得緊。」周伯通聞言一驚，心想：「是了，梅超風不知練功正法，見到下卷文中說道『五指發勁，無堅不破，摧敵首腦，如穿腐土。」她不知經中所云『摧敵首腦』是攻敵要害之意，還道是以五指去插入敵人的頭蓋，又以為練功時也須如此。這《九陰真經》源自道家法天自然之旨，驅魔除邪是為葆生養命，豈能教人去練這種殘忍兇惡的武功？那婆娘當真糊塗得緊。郭靖兄弟既已起疑，我不可再教他練這門功夫。」於是笑道：「梅超風所學的是邪派功夫，和我這玄門正宗的武功如何能比？好罷，咱們且不練這神抓功夫，我再教你一些內家要訣。」說這話時，又已打好了主意：「我把上卷經文先教他記熟，通曉了經中所載的根本法門，那時他再見到下卷經文中所載武功，必覺順理成章，再也不會起疑。」於是一字一句，把上卷真經的經文從頭念給他聽。

　　經中所述句句含義深奧，字字蘊蓄玄機，郭靖一時之間哪能領悟得了？周伯通見他資質太過遲鈍，便說一句，命他跟一句，反來復去的念誦，數十遍之後，郭靖雖然不明句中意義，卻已能朗朗背誦，再念數十遍，已自牢記心頭。又過數日，周伯通已將大半部經文教了郭靖，命他用心記誦，同時照著經中所述修習內功。郭靖覺得這些內功的法門與馬鈺所傳理路一貫，只是更為玄深奧微，心想周伯通既是馬鈺的師叔，所學自然更為精深。那日梅超風在趙王府中坐在他肩頭迎敵，兀自苦苦追問道家的內功秘訣，可見她於此道全無所知，是以心中更無絲毫懷疑。雖見周伯通眉目之間常常含著嬉頑神色，也只道他是生性如此，哪料到他是在與自己開一個大大的玩笑。那真經上卷最後一段，有一千餘字全是咒語一般的怪文，嘰哩咕嚕，渾不可解。周伯通在洞中這些年來早已反覆思索了數百次，始終想不到半點端倪。這時不管三七二十一，要郭靖也一般的盡數背熟。郭靖問他這些咒語是何意思，周伯通道：「此刻天機不可洩漏，你讀熟便了。」要讀熟這千餘字全無意義的怪文，更比背誦別的經文難上百倍，若是換作了一個聰明伶俐之人，反而定然背不出，郭靖卻天生有一股毅力狠勁，讀上千餘遍之後，居然也將這一大篇詰屈詭譎的怪文牢牢記住了。這天早晨起來，郭靖練過功夫，揭開老僕送來的早飯食盒，只見一個饅頭上又做著藏有書信的記認。他等不及吃完飯，拿了饅頭走入樹林，拍開饅頭取出蠟丸，一瞥之間，不由得大急，見信上寫道：「靖哥哥：西毒為他的侄兒向爹爹求婚，要娶我為他侄媳，爹爹已經答……」這信並未寫完，想是情勢緊急，匆匆忙忙的便封入了蠟丸，看信中語氣，「答」字之下必定是個「允」字。

　　郭靖心中慌亂，一等老僕收拾了食盒走開，忙將信給周伯通瞧。周伯通道：「他爹爹答允也好，這不干咱們的事。」郭靖急道：「不能啊，蓉兒自己早就許給我了，她一定要急瘋啦。」周伯通道：「娶了老婆哪，有許多好功夫不能練。這就可惜得很了。我……我就常常懊悔，那也不用說他。好兄弟，你聽我說，還是不要老婆的好。」

　　郭靖跟他越說越不對頭，只有空自著急。周伯通道：「當年我若不是失了童子之身，不能練師兄的幾門厲害功夫，黃老邪又怎能因禁我在這鬼島之上？你瞧，你還只是想想老婆，已就分了心，今日的功夫是必定練不好的了。若是真的娶了黃老邪的閨女，唉，可惜啦可惜！想當年，我只不過……唉，那也不用說了，總而言之，若是有女人纏上了你，你練不好武功，固然不好，還要對不起朋友，得罪了師哥，而且你自是忘不了她，不知道她現今……總而言之，女人的面是見不得的，她身子更加碰不得，你教她點穴功夫，讓她撫摸你週身穴道，那便上了大當……要娶她為妻，更是萬萬不可……」郭靖聽他嘮嘮叨叨，數說娶妻的諸般壞處，心中愈煩，說道：「我娶不娶她，將來再說。大哥，你先得設法救她。」周伯通笑道：「西毒為人很壞，他侄兒諒來也不是好人，黃老邪的女兒雖然生得好看，也必跟黃老邪一樣，週身邪氣，讓西毒的侄兒娶了她做媳婦，又吃苦頭，又練不成童子功，一舉兩得，不，一舉兩失，兩全其不美，豈不甚好？」郭靖歎了口氣，走到樹林之中，坐在地下，癡癡發呆，心想：「我就是在桃花島中迷路而死，也得去找她。」心念已決，躍起身來，忽聽空中兩聲唳叫，兩團白影急撲而下，正是拖雷從大漠帶來的兩頭白雕。郭靖大喜，伸出手臂讓雕兒停住，只見雄雕腳上縛著一個竹筒，忙即解下，見筒內藏著一通書信，正是黃蓉寫給他的，略稱現下情勢已迫，西毒不日就要為侄兒前來下聘。父親管得她極為嚴緊，非但不准她走出居室半步，連給他煮菜竟也不許。事到臨頭，若是真的無法脫離，只有以死明志了。島上道路古怪，處處陷阱，千萬不可前去尋她云云。郭靖怔怔的發了一陣呆，拔出匕首，在竹筒上刻了「一起活，一起死」六個字，將竹筒縛在白雕腳上，振臂一揮，雙雕升空打了幾個盤旋，投北而去。他心念既決，即便泰然，坐在地下用了一會功，又去聽周伯通傳授經義。又過了十餘日，黃蓉音訊杳然，那上卷經文郭靖早已全然能夠背誦。周伯通暗暗心喜，將下卷經文中的武功練法也是一件件的說給了他聽，卻不教他即練，以免給他瞧出破綻，郭靖也是慢慢的一一牢記在心，前後數百遍念將下來，已把上下卷經文都背得爛熟，連那一大篇什麼「昂理納得」、什麼「哈虎文缽英」的怪文，竟也背得一字無誤。周伯通只聽得暗暗佩服，心想：「這傻小子這份呆功夫，老頑童自愧不如，甘拜下風。」這一晚晴空如洗，月華照得島上海面一片光明。周伯通與郭靖拆了一會招，見他武功在不知不覺中已自大進，心想那真經中所載果然極有道理，日後他將經中武功全數練成，只怕功夫更要在黃藥師、洪七公之上。

　　兩人正坐下地來閒談，忽然聽得遠處草中一陣簌簌之聲。周伯通驚叫：「有蛇！」一言甫畢，異聲鬥起，似乎是群蛇大至。周伯通臉色大變，返奔入洞，饒是他武功已至出神入化之境，但一聽到這種蛇蟲游動之聲，卻是嚇得魂飛魄散。郭靖搬了幾塊巨石，攔在洞口，說道：「大哥，我去瞧瞧，你別出來。」周伯通道：「小心了，快去快回。我說哪也不用去瞧了，毒蛇有什麼好看？怎……怎麼會有這許多蛇？我在桃花島上一十五年，以前可從來沒見過一條蛇，定是什麼事情弄錯了！黃老邪自誇神通廣大，卻連個小小桃花島也搞得不乾不淨。烏龜甲魚、毒蛇蜈蚣，什麼都給爬了上來。」

## 第18回　三道試題

　　郭靖循著蛇聲走去，走出數十步，月光下果見千千萬萬條青蛇排成長隊蜿蜒而前。十多名白衣男子手持長桿驅蛇，不住將逸出隊伍的青蛇挑入隊中，郭靖大吃一驚：「這些人趕來這許多蛇幹什麼？難道是西毒到了？」當下顧不得危險，隱身樹後，隨著蛇隊向北。驅蛇的男子似乎無甚武功，並未發覺。蛇隊之前有黃藥師手下的啞僕領路，在樹林中曲曲折折的走了數里，轉過一座山岡，前面出現一大片草地，草地之北是一排竹林。蛇群到了草地，隨著驅蛇男子的竹哨之聲，一條條都盤在地下，昂起了頭。

　　郭靖知道竹林之中必有踹繞，卻不敢在草地上顯露身形，當下閃身穿入東邊樹林，再轉而北行，奔到竹林邊上，側身細聽，林中靜寂無聲，這才放輕腳步，在綠竹之間挨身進去。竹林內有座竹枝搭成的涼亭，亭上橫額在月光下看得分明，是「積翠亭」三字，兩旁懸著副對聯，正是「桃花影裡飛神劍，碧海潮生按玉簫」那兩句。亭中放著竹台竹椅，全是多年之物，用得潤了，月光下現出淡淡黃光。竹亭之側並肩生著兩棵大松樹，枝幹虯盤，只怕已是數百年的古樹。蒼松翠竹，清幽無比。郭靖再向外望，但見蛇隊仍是一排排的不斷湧來，這時來的已非青身蝮蛇，而是巨頭長尾、金鱗閃閃的怪蛇，金蛇走完，黑蛇湧至。大草坪上萬蛇晃頭，火舌亂舞。驅蛇人將蛇隊分列東西，中間留出一條通路，數十名白衣女子手持紅紗宮燈，姍姍而至，相隔數丈，兩人緩步走來，先一人身穿白緞子金線繡花的長袍，手持折扇，正是歐陽克。只見他走近竹林，朗聲說道：「西域歐陽先生拜見桃花島黃島主。」郭靖心道：「果然是西毒到了，怪不得這麼大的氣派。」凝神瞧歐陽克身後那人，但見他身材高大，也穿白衣，只因身子背光，面貌卻看不清楚。這兩人剛一站定，竹林中走出兩人，郭靖險些兒失聲驚呼，原來是黃藥師攜了黃蓉的手迎了出來。歐陽鋒搶上數步，向黃藥師捧揖，黃藥師作揖還禮。歐陽克卻已跪倒在地，磕了四個頭，說道：「小婿叩見岳父大人，敬請岳父大人金安。」黃藥師道：「罷了！」伸手相扶。他二人對答，聲音均甚清朗，郭靖聽在耳中，心頭說不出的難受。歐陽克料到黃藥師定會伸量自己武功，在叩頭時早已留神，只覺他右手在自己左臂上一抬，立即凝氣穩身，只盼不動聲色的站起，豈知終於還是身子劇晃，剛叫得一聲：「啊唷！」已頭下腳上的猛向地面直衝下去。歐陽鋒橫過手中枴杖，靠在侄兒背上輕輕一挑，歐陽克借勢翻了過來，穩穩的站在地下。歐陽鋒笑道：「好啊，藥兄，把女婿摔個觔斗作見面禮麼？」郭靖聽他語聲之中，鏗鏗然似有金屬之音，聽來十分刺耳。黃藥師道：「他曾與人聯手欺侮過我的瞎眼徒兒，後來又擺了蛇陣欺她，倒要瞧瞧他有多大道行。」

　　歐陽鋒哈哈一笑，說道：「孩兒們小小誤會，藥兄不必介意。我這孩子，可還配得上你的千金小姐麼？」側頭細細看了黃蓉幾眼，嘖嘖讚道：「黃老哥，真有你的，這般美貌的小姑娘也虧你生得出來。」伸手入懷，掏出一個錦盒，打開盒蓋，只見盒內錦緞上放著一顆鴿蛋大小的黃色圓球，顏色沉暗，並不起眼，對黃蓉笑道：「這顆『通犀地龍丸』得自西域異獸之體，並經我配以藥材製煉過，佩在身上，百毒不侵，普天下就只這一顆而已。以後你做了我侄媳婦，不用害怕你叔公的諸般毒蛇毒蟲。這顆地龍丸用處是不小的，不過也算不得是什麼奇珍異寶。你爹爹縱橫天下，什麼珍寶沒見過？我這點鄉下佬的見面禮，真讓他見笑了。」說著遞到她的面前。歐陽鋒擅使毒物，卻以避毒的寶物贈給黃蓉，足見求親之意甚誠，一上來就要黃藥師不起疑忌之心。

　　郭靖瞧著這情景，心想：「蓉兒跟我好了，再也不會變心，她定不會要你的什麼見面禮。」不料卻聽得黃蓉笑道：「多謝您啦！」伸手去接。歐陽克見到黃蓉的雪膚花貌，早已魂不守舍，這時見她一言一笑，更是全身如在雲端，心道：「她爹爹將她許給了我，果然她對我的神態便與前大不相同。」正自得意，突然眼前金光閃動，叫聲：「不好！」一個「鐵板橋」，仰後便倒。黃藥師喝罵：「幹什麼？」左袖揮出，拂開了黃蓉擲出的一把金針，右手反掌便往她肩頭拍去。黃蓉「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叫道：「爹爹你打死我最好，反正我寧可死了，也不嫁這壞東西。」歐陽鋒將通犀地龍丸往黃蓉手中一塞，順手擋開黃藥師拍下去的手掌，笑道：「令愛試試舍侄的功夫，你這老兒何必當真？」黃藥師擊打女兒，掌上自然不含內力，歐陽鋒也只輕輕架開。歐陽克站直身子，只感左胸隱隱作痛，知道已中了一兩枚金針，只是要強好勝，臉上裝作沒事人一般，但神色之間已顯得頗為尷尬，心下更是沮喪：「她終究是不肯嫁我。」歐陽鋒笑道：「藥兄，咱哥兒倆在華山一別，二十餘年沒會了。承你瞧得起，許了舍侄的婚事，今後你有什麼差遣，做兄弟的決不敢說個不字。」黃藥師道：「誰敢來招惹你這老毒物？你在西域二十年，練了些什麼厲害功夫啊，顯點出來瞧瞧。」黃蓉聽父親說要他顯演功夫，大感興趣，登時收淚，靠在父親身上，一雙眼睛盯住了歐陽鋒，見他手中拿著一根彎彎曲曲的黑色粗杖，似是鋼鐵所製，杖頭鑄著個裂口而笑的人頭，人頭口中露出尖利雪白的牙齒，模樣甚是猙獰詭異，更奇的是杖上盤著兩條銀鱗閃閃的小蛇，不住的蜿蜒上下。歐陽鋒笑道：「我當年的功夫就不及你，現今拋荒了二十餘年，跟你差得更多啦。咱們現下已是一家至親，我想在桃花島多住幾日，好好跟你討教討教。」

　　歐陽鋒遣人來為侄兒求婚之時，黃藥師心想，當世武功可與自己比肩的只寥寥數人而已，其中之一就是歐陽鋒了，兩家算得上門當戶對，眼見來書辭卑意誠，看了心下歡喜；又想自己女兒頑劣得緊，嫁給旁人，定然恃強欺壓丈夫，女兒自己選中的那姓郭小子他卻十分憎厭。歐陽克既得叔父親傳，武功必定不弱，當世小一輩中只怕無人及得，是以對歐陽鋒的使者竟即許婚。這時聽歐陽鋒滿口謙遜，卻不禁起疑，素知他口蜜腹劍，狡猾之極，武功上又向來不肯服人，難道他蛤蟆功被王重陽以一陽指破去後，竟是練不回來麼？當下從袖中取出玉簫，說道：「嘉賓遠來，待我吹奏一曲以娛故人。請坐了慢慢的聽罷。」歐陽鋒知道他要以《碧海潮生曲》試探自己功力，微微一笑，左手一揮，提著紗燈的三十二名白衣女子姍姍上前，拜倒在地。歐陽鋒笑道：「這三十二名處女，是兄弟派人到各地採購來的，當作一點微禮，送給老友。她們曾由名師指點，歌舞彈唱，也都還來得。只是西域鄙女，論顏色是遠遠不及江南佳麗的了。」黃藥師道：「兄弟素來不喜此道，自先室亡故，更視天下美女如糞土。鋒兄厚禮，不敢拜領。」歐陽鋒笑道：「聊作視聽之娛，以遣永日，亦復何傷？」

　　黃蓉看那些女子都是膚色白析，身材高大，或金髮碧眼，或高鼻深目，果然和中土女子大不相同。但容貌艷麗，姿態妖媚，亦自動人。歐陽鋒手掌擊了三下，八名女子取出樂器，彈奏了起來，餘下二十四人翻翻起舞。八件樂器非琴非瑟，樂音節奏甚是怪異。黃蓉見眾女前伏後起，左回右旋，身子柔軟已極，每個人與前後之人緊緊相接，恍似一條長蛇，再看片刻，只見每人雙臂伸展，自左手指尖至右手指尖，扭扭曲曲，也如一條蜿蜒游動的蛇一般。黃蓉想起歐陽克所使的「靈蛇拳」來，向他望了一眼，只見他雙眼正緊緊的盯住自己，心想此人可惡已極，適才擲出金針被父親擋開，必當另使計謀傷他性命，那時候父親就算要再逼我嫁他也無人可嫁了，這叫作「釜底抽薪」之計，想到得意之處，不禁臉現微笑。歐陽克還道她對自己忽然有情，心下大喜，連胸口的疼痛也忘記了。

　　這時眾女舞得更加急了，媚態百出，變幻多端，跟著雙手虛撫胸臀，作出寬衣解帶、投懷送抱的諸般姿態。驅蛇的男子早已緊閉雙眼，都怕看了後把持不定，心神錯亂。黃藥師只是微笑，看了一會，把玉簫放在唇邊，吹了幾聲。眾女突然間同時全身震盪，舞步頓亂，簫聲又再響了幾下，眾女已隨著簫聲而舞。歐陽鋒見情勢不對，雙手一拍，一名侍女抱著一具鐵箏走上前來。這時歐陽克漸感心旌搖動。八女樂器中所發出的音調節奏，也已跟隨黃藥師的簫聲伴和。驅蛇的眾男子已在蛇群中上下跳躍、前後奔馳了。歐陽鋒在箏弦上錚錚錚的撥了幾下，發出幾下金戈鐵馬的肅殺之聲，立時把簫聲中的柔媚之音沖淡了幾分。黃藥師笑道：「來，來，咱們合奏一曲。」他玉簫一離唇邊，眾人狂亂之勢登緩。歐陽鋒叫道：「大家把耳朵塞住了，我和黃島主要奏樂。」他隨來的眾人知道這一奏非同小可，登時臉現驚惶之色，紛撕衣襟，先在耳中緊緊塞住，再在頭上密密層層的包了，只怕漏進一點聲音入耳。連歐陽克也忙以棉花塞住雙耳。黃蓉道：「我爹爹吹簫給你聽，給了你多大臉面，你竟塞起耳朵，也太無禮。來到桃花島上作客，膽敢侮辱主人！」黃藥師道：「這不算無禮。他不敢聽我簫聲，乃是有自知之明。先前他早聽過一次了，哈哈。你叔公鐵箏之技妙絕天下，你有多大本事敢聽？那是輕易試得的麼？」從懷裡取出一塊絲帕撕成兩半，把她兩耳掩住了。郭靖好奇心起，倒要聽聽歐陽鋒的鐵箏是如何的厲害法，反而走近了幾步。黃藥師向歐陽鋒道：「你的蛇兒不能掩住耳朵。」轉頭向身旁的啞巴老僕打了個手勢，那老僕點點頭，向驅蛇男子的頭腦揮了揮手，要他領下屬避開。那些人巴不得溜之大吉，見歐陽鋒點頭示可，急忙驅趕蛇群，隨著啞巴老僕指點的途徑，遠遠退去。歐陽鋒道：「兄弟功夫不到之處。要請藥兄容讓三分。」盤膝坐在一塊大石之上，閉目運氣片刻，右手五指揮動，鏗鏗鏘鏘的彈了起來。秦箏本就聲調酸楚激越，他這西域鐵箏聲音更是淒厲。郭靖不懂音樂，但這箏聲每一音都和他心跳相一致。鐵箏響一聲，他心一跳，箏聲越快，自己心跳也逐漸加劇，只感胸口怦怦而動，極不舒暢。再聽少時，一顆心似乎要跳出腔子來，陡然驚覺：「若他箏聲再急，我豈不是要給他引得心跳而死？」急忙坐倒，寧神屏思，運起全真派道家內功，心跳便即趨緩，過不多時，箏聲已不能帶動他心跳。

　　只聽得箏聲漸急，到後來猶如金鼓齊鳴、萬馬奔騰一般，驀地裡柔韻細細，一縷簫聲幽幽的混入了箏音之中，郭靖只感心中一蕩，臉上發熱，忙又鎮懾心神。鐵箏聲音雖響，始終掩沒不了簫聲，雙聲雜作，音調怪異之極。鐵箏猶似巫峽猿啼、子夜鬼哭，玉簫恰如昆崗鳳鳴，深閨私語。一個極盡慘厲淒切，一個卻是柔媚宛轉。此高彼低，彼進此退，互不相下。

　　黃蓉原本笑吟吟的望著二人吹奏，看到後來，只見二人神色鄭重，父親站起身來，邊走邊吹，腳下踏著八卦方位。她知這是父親平日修習上乘內功時所用的姿式，必是對手極為厲害，是以要出全力對付，再看歐陽鋒頭頂猶如蒸籠，一縷縷的熱氣直往上冒，雙手彈箏，袖子揮出陣陣風聲，看模樣也是絲毫不敢怠懈。郭靖在竹林中聽著二人吹奏，思索這玉簫鐵箏與武功有什麼干係，何以這兩般聲音有恁大魔力，引得人心中把持不定？當下凝守心神，不為樂聲所動，然後細辨簫聲箏韻，聽了片刻，只覺一柔一剛，相互激盪，或猱進以取勢，或緩退以待敵，正與高手比武一般無異，再想多時，終於領悟：「是了，黃島主和歐陽鋒正以上乘內功互相比拚。」想明白了此節，當下閉目聽鬥。他原本運氣同時抵禦簫聲箏音，甚感吃力，這時心無所滯，身在局外，靜聽雙方勝敗，樂音與他心靈已不起絲毫感應，但覺心中一片空明，諸般細微之處反而聽得更加明白。周伯通授了他七十二路「空明拳」，要旨原在「以空而明」四字，若以此拳理與黃藥師、歐陽鋒相鬥，他既內力不如，自難取勝，但若袖手靜觀，卻能因內心澄澈而明解妙詣，那正是所謂「旁觀者清」之意。他一直不明白自己內力遠遜於周伯通，何以抗禦簫聲之能反較他為強，殊不知那晚周伯通自己身在局中，又因昔年犯下的一段情孽，魔由心生，致為簫聲所乘，卻不是又純由內力高低而決強弱了。

　　這時郭靖只聽歐陽鋒初時以雷霆萬鈞之勢要將黃藥師壓倒。簫聲東閃西避，但只要箏聲中有些微間隙，便立時透了出來。過了一陣，箏音漸緩，簫聲卻愈吹愈是迴腸蕩氣。郭靖忽地想到周伯通教他背誦的「空明拳」拳訣中的兩句：「剛不可久，柔不可守。」心想：「箏聲必能反擊。」果然甫當玉簫吹到清羽之音，猛然間錚錚之聲大作，鐵箏重振聲威。郭靖雖將拳訣讀得爛熟，但他悟性本低，周伯通又不善講解，於其中含義，十成中也懂不了一成，這時聽著黃藥師與歐陽鋒以樂聲比武，雙方攻拒進退，頗似與他所熟讀的拳訣暗合，本來不懂的所在，經過兩般樂音數度拚鬥，漸漸悟到了其中的一些關竅，不禁暗暗喜歡。《九陰真經》上下兩卷的經文他已背得爛熟，忽然隱隱覺得，經中有些句子似與此刻耳中所聞的箏韻簫聲也有相合之處，但經文深奧，又未經詳細講解，日後他便想上一年半載，也決計難以明白，此刻兩般樂音紛至沓來，他一想到經文，立時心中混亂，知道危機重重，立時撇開，再也不敢將思路帶到經文上去。再聽一會，忽覺兩般樂音的消長之勢、攻合之道，卻有許多地方與所習口訣甚不相同，心下疑惑，不明其故。好幾次黃藥師明明已可獲勝，只要簫聲多幾個轉折，歐陽鋒勢必抵擋不住；而歐陽鋒卻也錯過了不少可乘之機。郭靖先前還道雙方互相謙讓，再聽一陣，卻又不像。他資質雖然遲鈍，但兩人反覆吹奏攻拒，聽了小半個時辰下來，也已明白了一些簫箏之聲中攻伐解御的法門。再聽一會，忽然想起：「若是依照空明拳拳訣中的道理，他們雙方的攻守之中，好似各有破綻和不足之處，難道周大哥傳我的口訣，竟比黃島主和西毒的武功還要厲害麼？」轉念一想：「一定不對。若是周大哥武功真的高過黃島主，這一十五年之中他二人已不知拚鬥過多少次，豈能仍然被困在巖洞之中？」

　　他呆呆的想了良久，只聽得簫聲越拔越高，只須再高得少些，歐陽鋒便非敗不可，但至此為極，說什麼也高不上去了，終於大悟，不禁啞然失笑：「我真是蠢得到了家！人力有時而窮，心中所想的事，十九不能做到。我知道一拳打出，如有萬斤之力，敵人必然粉身碎骨，可是我拳上又如何能有萬斤的力道？七師父常說：『看人挑擔不吃力，自己挑擔壓斷脊。』挑擔尚且如此，何況是這般高深的武功。」

　　只聽得雙方所奏樂聲愈來愈急，已到了短兵相接、白刃肉搏的關頭，再鬥片刻，必將分出高下，正自替黃藥師耽心，突然間遠處海上隱隱傳來一陣長嘯之聲。

　　黃藥師和歐陽鋒同時心頭一震，簫聲和箏聲登時都緩了。那嘯聲卻愈來愈近，想是有人乘船近島。歐陽鋒揮手彈箏，錚錚兩下，聲如裂帛，遠處那嘯聲忽地拔高，與他交上了手。過不多時，黃藥師的洞簫也加入戰團，簫聲有時與長嘯爭持，有時又與箏音纏鬥，三般聲音此起彼伏，鬥在一起。郭靖曾與周伯通玩過四人相搏之戲，於這三國交兵的混戰局面並不生疏，心知必是又有一位武功極高的前輩到了。這時發嘯之人已近在身旁樹林之中，嘯聲忽高忽低，時而如龍吟獅吼，時而如狼嗥梟鳴，或若長風振林，或若微雨濕花，極盡千變萬化之致。簫聲清亮，箏聲淒厲，卻也各呈妙音，絲毫不落下風。三般聲音糾纏在一起，鬥得難解難分。郭靖聽到精妙之處，不覺情不自禁的張口高喝：「好啊！」他一聲喝出便即驚覺，知道不妙，待要逃走，突然青影閃動，黃藥師已站在面前。這時三般樂音齊歇，黃藥師低聲喝道：「好小子，隨我來。」郭靖只得叫了聲：「黃島主。」硬起頭皮，隨他走入竹亭。黃蓉耳中塞了絲巾，並未聽到他這一聲喝彩，突然見他進來，驚喜交集，奔上來握住他的雙手，叫道：「靖哥哥，你終於來了……」又是喜悅，又是悲苦，一言未畢，眼淚已流了下來，跟著撲入他的懷中。郭靖伸臂摟住了她。歐陽克見到郭靖本已心頭火起，見黃蓉和他這般親熱，更是惱怒，晃身搶前，揮拳向郭靖迎面猛擊過去，一拳打出，這才喝道：「臭小子，你也來啦！」

　　他自忖武功本就高過郭靖，這一拳又帶了三分偷襲之意，突然間攻敵不備，料想必可打得對方目腫鼻裂，出一口心中悶氣。不料郭靖此時身上的功夫，較之在寶應劉氏宗祠中與他比拳時已頗不相同，眼見拳到，身子略側，便已避過，跟著左手發「鴻漸於陸」，右手發「亢龍有悔」，雙手各使一招降龍十八掌中的絕招。這降龍十八掌掌法之妙，天下無雙，一招已難抵擋，何況他以周伯通雙手互搏，一人化二的奇法分進合擊？以黃藥師、歐陽鋒眼界之寬，腹笥之廣，卻也是從所未見，都不禁吃了一驚。

　　歐陽克方覺他左掌按到自己右脅，已知這是降龍十八掌中的厲害家數，只可讓，不可擋，忙向左急閃，郭靖那一招「亢龍有悔」剛好湊上，蓬的一聲，正擊在他左胸之上，喀喇聲響，打斷了一根肋骨。他當對方掌力及胸之際，已知若是以硬碰硬，自己心肺都有被掌力震碎之虞，急忙順勢後縱，郭靖一掌之力，再加上他向後飛縱，身子直飛上竹亭，在竹亭頂上踉蹌數步，這才落下地來，心中羞慚，胸口劇痛，慢慢走回。郭靖這下出手，不但東邪西毒齊感詫異，歐陽克驚怒交迸，黃蓉拍手大喜，連他自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不知自己武功已然大進，還道歐陽克忽爾疏神，以致被自己打了個措手不及，只怕他要使厲害殺手反擊，退後兩步，凝神待敵。歐陽鋒怒目向他斜視一眼，高聲叫道：「洪老叫化，恭喜你收的好徒兒啊。」這時黃蓉早已將耳上絲巾除去，聽得歐陽鋒這聲呼叫，知道是洪七公到了，真是天上送下來的救星，發足向竹林外奔去，大聲叫道：「師父，師父。」

　　黃藥師一怔：「怎地蓉兒叫老叫化作師父？」只見洪七公背負大紅葫蘆，右手拿著竹杖，左手牽著黃蓉的手，笑吟吟的走進竹林。黃藥師與洪七公見過了禮，寒暄數語，便問女兒：「蓉兒，你叫七公作什麼？」黃蓉道：「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為師。」黃藥師大喜，向洪七公道：「七兄青眼有加，兄弟感激不盡，只是小女胡鬧頑皮，還盼七兄多加管教。」說著深深一揖。洪七公笑道：「藥兄家傳武學，博大精深，這小妮子一輩子也學不了，又怎用得著我來多事？不瞞你說，我收她為徒，其志在於吃白食，騙她時時燒些好菜給我吃，你也不用謝我。」說著兩人相對大笑。

　　黃蓉指著歐陽克道：「爹爹，這壞人欺侮我，若不是七公他老人家瞧在你的面上出手相救，你早見不到蓉兒啦。」黃藥師斥道：「胡說八道！好端端的他怎會欺侮你？」黃蓉道：「爹爹你不信，我來問他。」轉頭向著歐陽克道：「你先罰個誓，若是回答我爹爹的問話中有半句謊言，日後便給你叔叔杖頭上的毒蛇咬死。」她此言一出，歐陽鋒與歐陽克均是臉色大變。原來歐陽鋒杖頭雙蛇是花了十多年的功夫養育而成，以數種最毒之蛇相互雜交，才產下這兩條毒中之毒的怪蛇下來。歐陽鋒懲罰手下叛徒或是心中最憎惡之人，常使杖頭毒蛇咬他一口，被咬了的人渾身奇癢難當，頃刻斃命。歐陽鋒雖有解藥，但蛇毒入體之後，縱然服藥救得性命，也不免武功全失，終身殘廢。黃蓉見到他杖頭盤旋上下的雙蛇形狀怪異，順口一句，哪知恰正說到西毒叔侄最犯忌之事。歐陽克道：「岳父大人問話，我焉敢打誑。」黃蓉啐道：「你再胡言亂語，我先打你老大幾個耳括子。我問你，我跟你在北京趙王府中見過面，是不是？」

　　歐陽克肋骨折斷，胸口又中了她的金針，實是疼痛難當，只是要強好勝，拚命運內功忍住，不說話時還可運氣強行抵擋，剛才說了那兩句話，已痛得額頭冷汗直冒，聽黃蓉又問，再也不敢開口回答，只得點了點頭。

　　黃蓉又道：「那時你與沙通天、彭連虎、梁子翁、靈智和尚他們聯了手來打我一個人，是不是？」歐陽克待要分辯，說明並非自己約了這許多好手來欺侮她，但只說了一句：「我……我不是和他們聯手……」胸口已痛得不能再吐一字。黃蓉道：「好罷，我也不用你答話，你聽了我的問話，只須點頭或搖頭便是。我問你：沙通天、彭連虎、梁子翁、靈智和尚這干人都跟我作對，是不是？」歐陽克點了點頭。黃蓉道：「他們都想抓住我，都沒能成功，後來你就出馬了，是不是？」歐陽克只得又點了點頭。黃蓉又道：「那時我在趙王府的大廳之中，並沒誰來幫我，孤零零的好不可憐。我爹爹又不知道，沒來救我，是不是？」歐陽克明知她是要激起父親憐惜之情，因而對他厭恨，但事實確是如此，難以抵賴，只得又再點頭。黃蓉牽著父親的手，說道：「爹，你瞧，你一點也不可憐蓉兒，要是媽媽還在，你一定不會這樣待我……」黃藥師聽她提到過世的愛妻，心中一酸，伸出左手摟住了她。歐陽鋒見形勢不對，接口道：「黃姑娘，這許多成名的武林人物要留住你，但你身有家傳的絕世武藝，他們都奈何你不得，是也不是？」黃蓉笑著點頭。黃藥師聽歐陽鋒讚她家傳武功，微微一笑。歐陽鋒轉頭向他道：「藥兄，舍侄見了令愛如此身手，傾倒不已，這才飛鴿傳書，一站接一站的將訊息自中原傳到白駝山，求兄弟萬里迢迢的趕到桃花島親來相求，以附婚姻。兄弟雖然不肖，但要令我這般馬不停蹄的兼程趕來，當世除了藥兄而外，也沒第二人了。」黃藥師笑道：「有勞大駕，可不敢當。」想到歐陽鋒以如此身份，竟遠道來見，卻也不禁得意。歐陽鋒轉身向洪七公道：「七兄，我叔侄傾慕桃花島的武功人才，你怎麼又瞧不順眼了，跟小輩當起真來？不是舍侄命長，早已喪生在你老哥滿天花雨擲金針的絕技之下了。」洪七公當日出手相救歐陽克逃脫黃蓉所擲的金針，這時聽歐陽鋒反以此相責，知道若非歐陽克謊言欺叔，便是歐陽鋒故意顛倒黑白，他也不願置辯，哈哈一笑，拔下葫蘆塞子，喝了一大口酒。

　　郭靖卻已忍耐不住，叫道：「是七公他老人家救了你侄兒的性命，你怎麼反恁地說？」黃藥師喝道：「我們說話，怎容得你這小子來插嘴？」郭靖急道：「蓉兒，你把他……強搶程大小姐的事說給你爹爹聽。」

　　黃蓉深悉父親性子，知他素來厭憎世俗之見，常道：「禮法豈為吾輩而設？」平素思慕晉人的率性放誕，行事但求心之所適，常人以為是的，他或以為非，常人以為非的，他卻又以為是，因此上得了個「東邪」的諢號。這時她想：「這歐陽克所作所為十分討厭，但爹爹或許反說他風流瀟灑。」見父親對郭靖橫眼斜睨，一臉不以為然的神色，計上心來，又向歐陽克道：「我問你的話還沒完呢！那日你和我在趙王府比武，你兩隻手縛在背後，說道不用手、不還招便能勝我，是不是？」歐陽克點頭承認。黃蓉又問：「後來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為師，在寶應第二次和你比武，你說任憑我用爹爹或是七公所傳的多少武功，你都只須用你叔叔所傳的一門拳法，就能將我打敗，是麼？」歐陽克心想：「那是你定下來的法子，可不是我定的。」黃蓉見他神色猶疑，追問道：「你在地下用腳尖畫了個圈子，說道只消我用爹爹所傳的武功將你逼出這圈子，你便算輸了，是不是？」歐陽克點了點頭。黃蓉對父親道：「爹，你聽，他既瞧不起七公公，也瞧不起你，說你們兩人的武藝就是加在一起，也遠不及他叔叔的。那不是說你們兩人聯起手來，也打不過他叔叔嗎？我可不信了。」黃藥師道：「小丫頭別搬嘴弄舌。天下武學之士，誰不知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武功是銖兩悉稱，功力悉敵。」他口中雖如此說，但對歐陽克的狂妄已頗感不滿，對這事不願再提，轉頭向洪七公道：「七兄，大駕光臨桃花島，不知有何貴幹。」洪七公道：「我來向你求一件事。」

　　洪七公雖然滑稽玩世，但為人正直，行俠仗義，武功又是極高，黃藥師對他向來甚是欽佩，又知他就有天大事情，也只是和屬下丐幫中人自行料理，這時聽他說有求於己，不禁十分高興，忙道：「咱們數十年的交情，七兄有命，小弟敢不遵從？」洪七公道：「你別答應得太快，只怕這件事不易辦。」黃藥師笑道：「若是易辦之事，七兄也想不到小弟了。」洪七公拍手笑道：「是啊，這才是知己的好兄弟呢！那你是答應定了？」黃藥師道：「一言為定！火裡火裡去，水裡水裡去！」歐陽鋒蛇杖一擺，插口道：「藥兄且慢，咱們先問問七兄是什麼事？」洪七公笑道：「老毒物，這不干你的事，你別來橫裡囉唆，你打疊好肚腸喝喜酒罷。」歐陽鋒奇道：「喝喜酒？」洪七公道：「不錯，正是喝喜酒。」指著郭靖與黃蓉道：「這兩個都是我徒兒，我已答允他們，要向藥兄懇求，讓他們成親。現下藥兄已經答允了。」郭靖與黃蓉又驚又喜，對望了一眼。歐陽鋒叔侄與黃藥師卻都吃了一驚。歐陽鋒道：「七兄，你此言差矣！藥兄的千金早已許配舍侄，今日兄弟就是到桃花島來行納幣文定之禮的。」洪七公道：「藥兄，有這等事麼？」黃藥師道：「是啊，七兄別開小弟的玩笑。」洪七公沉臉道：「誰跟你們開玩笑？現今你一女許配兩家，父母之命是大家都有了。」轉頭向歐陽鋒道：「我是郭家的大媒，你的媒妁之言在哪裡？」

　　歐陽鋒料不到他有此一問，一時倒答不上來，愕然道：「藥兄答允了，我也答允了，還要什麼媒妁之言？」洪七公道：「你可知道還有一人不答允？」歐陽鋒道：「誰啊？」洪七公道：「哈哈不敢，就是老叫化！」歐陽鋒聽了此言，素知洪七公性情剛硬，行事堅毅，今日勢不免要和他一鬥，但臉上神色無異，只沉吟不答。洪七公笑道：「你這侄兒人品不端，哪配得上藥兄這個花朵般的閨女？就算你們二老硬逼成親，他夫婦兩人不和，天天動刀動槍，你砍我殺，又有什麼味兒？」

　　黃藥師聽了這話，心中一動，向女兒望去，只見他正含情脈脈的凝視郭靖，瞥眼之下，只覺得這楞小子實是說不出的可厭。他絕頂聰明，文事武略，琴棋書畫，無一不曉，無一不精，自來交遊的不是才子，就是雅士，他夫人與女兒也都智慧過人，想到要將獨生愛女許配給這傻頭傻腦的渾小子，當真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瞧他站在歐陽克身旁，相比之下，歐陽克之俊雅才調無不勝他百倍，於是許婚歐陽之心更是堅決，只是洪七公面上須不好看，當下想到一策，說道：「鋒兄，令侄受了點微傷，你先給他治了，咱們從長計議。」歐陽鋒一直在擔心侄兒的傷勢，巴不得有他這句話，當即向侄兒一招手，兩人走入竹林之中。黃藥師自與洪七公說些別來之情。過了一頓飯時分，叔侄二人回到亭中。歐陽鋒已替侄兒吸出金針，接妥了折斷的肋骨。

　　黃藥師道：「小女蒲柳弱質，性又頑劣，原難侍奉君子，不意七兄與鋒兄瞧得起兄弟，各來求親，兄弟至感榮寵。小女原已先許配了歐陽氏，但七兄之命，實也難卻，兄弟有個計較在此，請兩兄瞧著是否可行？」

　　洪七公道：「快說，快說。老叫化不愛聽你文縐縐的鬧虛文。」黃藥師微微一笑，說道：「兄弟這個女兒，什麼德容言工，那是一點兒也說不上的，但兄弟總是盼她嫁個好郎君。歐陽世兄是鋒兄的賢阮，郭世兄是七兄的高徒，身世人品都是沒得說的。取捨之間，倒教兄弟好生為難，只得出三個題目，考兩位世兄一考。哪一位高才捷學，小女就許配於他，兄弟決不偏袒。兩個老友瞧著好也不好？」

　　歐陽鋒拍掌叫道：「妙極，妙極！只是舍侄身上有傷，若要比試武功，只有等他傷好之後。」他見郭靖只一招便打傷了侄兒，若是比武，侄兒必輸無疑，適才侄兒受傷，倒成了推托的最佳借口。黃藥師道：「正是。何況比武動手，傷了兩家和氣。」洪七公心想：「你這黃老邪好壞。大夥兒都是武林中人，要考試居然考文不考武，你幹麼又不去招個狀元郎做女婿？你出些詩詞歌賦的題目，我這傻徒弟就再投胎轉世，也比他不過。嘴裡說不偏袒，明明是偏袒了個十足十。如此考較，我的傻徒兒必輸。直娘賊，先跟老毒物打一架再說。」當下仰天一笑，瞪眼直視歐陽鋒，說道：「咱們都是學武之人，不比武難道還比吃飯拉屎？你侄兒受了傷，你可沒傷，來來來，咱倆代他們上考場罷。」也不等歐陽鋒回答，揮掌便向他肩頭拍去。歐陽鋒沉肩回臂，倒退數尺。洪七公將竹棒在身旁竹幾上一放，喝道：「還招罷。」語音甫畢，雙手已發了七招，端的是快速無倫。歐陽鋒左擋右閃，把這七招全都讓了開去，右手將蛇杖插入亭中方磚，在這一瞬之間，左手也已還了七招。黃藥師喝一聲彩，並不勸阻，有心要瞧瞧這兩位與他齊名的武林高手，這二十年來功夫進境到如何地步。洪七公與歐陽鋒都是一派宗主，武功在二十年前就均已登峰造極，華山論劍之後，更是潛心苦練，功夫愈益精純。這次在桃花島上重逢比武，與在華山論劍時又自大不相同。兩人先是各發快招，未曾點到，即已收勢，互相試探對方虛實。兩人的拳勢掌影在竹葉之間飛舞來去，雖是試招，出手之中卻儘是包藏了精深的武學。

　　郭靖在旁看得出神，只見兩人或攻或守，無一招不是出人意表的極妙之作。那《九陰真經》中所載原是天下武學的要旨，不論內家外家、拳法劍術，諸般最根基的法門訣竅，都包含在真經的上卷之內。郭靖背熟之後，雖然其中至理並不明曉，但不知不覺之間，識見卻已大大不同，這時見到兩人每一次攻合似乎都與經中所述法門隱然若合符節，又都是自己做夢也未曾想到過的奇法巧招，待欲深究，兩人掌招早變，只在他心頭模模糊糊的留下一個影子。先前他聽黃藥師與歐陽鋒簫箏相鬥，那是無形的內力，畢竟極難與經文印證，這有形的拳腳可就易明得多了。只看得他眉飛色舞，心癢難搔。轉眼之間，兩人已拆了三百餘招，洪七公與歐陽鋒都不覺心驚，欽服對方了得。黃藥師旁觀之下，不禁暗暗歎氣，心道：「我在桃花島勤修苦練，只道王重陽一死，我武功已是天下第一，哪知老叫化、老毒物各走別徑，又都練就了這般可敬可畏的功夫！」歐陽克和黃蓉各有關心，只盼兩人中的一人快些得勝，但於兩人拳招中的精妙之處，卻是不能領會。黃蓉一斜眼間，忽見身旁地下有個黑影在手舞足蹈的不住亂動，抬頭看時，正是郭靖，只見他臉色怪異，似乎是陷入了狂喜極樂之境，心下驚詫，低低的叫了聲：「靖哥哥！」郭靖並未聽見，仍是在拳打足踢。黃蓉大異，仔細瞧去，才知他是在模擬洪七公與歐陽鋒的拳招。這時相鬥的二人拳路已變，一招一式，全是緩緩發出。有時一人凝思片刻，打出一拳，對手避過之後，坐下地來休息一陣，再站起來還了一拳。這哪裡是比武鬥拳，較之師徒授武還要迂緩鬆懈得多。但看兩人模樣，卻又比適才快斗更是鄭重。黃蓉側頭去看父親，見他望著二人呆呆出神，臉上神情也很奇特，只有歐陽克卻不住的向她眉目傳情，手中折扇輕揮，顯得十分的倜儻風流。

　　郭靖看到忘形處，忍不住大聲喝彩叫好。歐陽克怒道：「你渾小子又不懂，亂叫亂嚷什麼？」黃蓉道：「你自己不懂，怎知旁人也不懂？」歐陽克笑道：「他是在裝腔作勢發傻，諒他小小年紀，怎識得我叔父的神妙功夫。」黃蓉道：「你不是他，怎知他不識得？」兩人在一旁鬥口，黃藥師與郭靖卻充耳不聞，只是凝神觀鬥。這時洪七公與歐陽鋒都蹲在地下，一個以左手中指輕彈自己腦門，另一個捧住雙耳，都閉了眼苦苦思索，突然間發一聲喊，同時躍起來交換了一拳一腳，然後分開再想。他兩人功夫到了這境界，各家各派的武術無一不通，世間已有招術都已不必使用，知道不論如何厲害的殺手，對方都能輕易化解，必得另創神奇新招，方能克敵制勝。

　　兩人二十年前論劍之後，一處中原，一在西域，自來不通音問，互相不知對方新練武功的路子，這時一交手，兩人武功俱已大進，但相互對比竟然仍與二十年前無異，各有所長，各有所忌，誰也克制不了誰。眼見月光隱去，紅日東昇，兩人窮智竭思，想出了無數新招，拳法掌力，極盡千變萬化之致，但功力悉敵，始終難分高低。

　　郭靖目睹當世武功最強的二人拚鬥，奇招巧法，端的是層出不窮。這些招數他看來都在似懂非懂之間，有時看到幾招，似乎與周伯通所授的拳理有些相近，跟著便模擬照學。可是剛學到一半，洪七公與歐陽鋒又有新招出來，他先前所記得的又早忘了。黃蓉見他如此，暗暗驚奇，想道：「十餘日不見，難道他忽然得了神授天傳，武功斗進？我看得莫名其妙，怎麼他能如此的驚喜讚歎？」轉念忽想：「莫非我這傻哥哥想我想得瘋了？」她與郭靖闋別多日，無法相見，見面後卻又不得親近，於是上前想拉住他的手。這時郭靖正在模仿歐陽鋒反身推出的掌法，這一掌看來平平無奇，內中卻是暗藏極大潛力。黃蓉剛捏住他手掌，卻不料他掌中勁力忽發，只感一股強力把自己猛推，登時身不由主的向半空飛去。郭靖手掌推出，這才知覺，叫聲：「啊喲！」縱身上去待接，黃蓉纖腰一扭，已站在竹亭頂上。郭靖落地後跟著躍起，左手拉住亭角的飛簷，借勢翻上。兩人並肩坐在竹亭頂上，居高臨下的觀戰。

　　此時場上相鬥的情勢，又已生變，只見歐陽鋒蹲在地下，雙手彎與肩齊，宛似一隻大青蛙般作勢相撲，口中發出老牛嘶鳴般的咕咕之聲，時歇時作。

　　黃蓉見他形相滑稽，低聲笑道：「靖哥哥，他在幹什麼？」郭靖剛說得一句：「我也不知道啊！」忽然想起周伯通所說王重陽以「一陽指」破歐陽鋒「蛤蟆功」之事，點頭道：「是了，這是他一門極厲害的功夫，叫做蛤蟆功。」黃蓉拍手笑道：「真像一隻癩蛤蟆！」歐陽克見兩人偎倚在一起，指指點點，又說又笑，不覺醋心大起，待要躍上去與郭靖拚鬥，卻是胸痛仍劇，使不出氣力，又自料非他之敵，隱隱聽得黃蓉說：「真像一隻癩蛤蟆。」還道兩人譏嘲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更是怒火中燒，右手扣了三枚飛燕銀梭，悄悄繞到竹亭後面，咬牙揚手，三枚銀梭齊往郭靖背心飛去。這時洪七公前一掌，後一掌，正繞著歐陽鋒身周轉動，以降龍十八掌和他的蛤蟆功拚鬥。這都是兩人最精純的功夫，打到此處，已不是適才那般慢吞吞的鬥智炫巧、賭奇爭勝，而是各以數十年功力相拚，到了生死決於俄頃之際。郭靖的武功原以降龍十八掌學得最精，見師父把這路掌法使將開來，神威凜凜，妙用無窮，比之自己所學實是不可同日而語，只看得他心神俱醉，怎料得到背後有人倏施暗算？黃蓉不知這兩位當世最強的高手已鬥到了最緊切的關頭，尚在指點笑語，瞥眼忽見竹亭外少了一人。她立時想到歐陽克怕要弄鬼，正待察看，只聽得背後風聲勁急，有暗器射向郭靖後心，斜眼見他兀自未覺，急忙縱身伏在他背上，噗噗噗三聲，三枚飛燕銀梭都打正她的背心。她穿著軟蝟甲，銀梭只打得她一陣疼痛，卻是傷害不得，反手把三枚銀梭抄在手裡，笑道：「你給我背上搔癢是不是？謝謝你啦，還給你罷。」歐陽克見她代擋了三枚銀梭，醋意更盛，聽她這麼說，只待她還擲過來，等了片刻，卻見她把銀梭托在手裡，並不擲出，只伸出了手等他來取。

　　歐陽克左足一點，躍上竹亭，他有意賣弄輕功，輕飄飄的在亭角上一立，白袍在風中微微擺動，果然丰神雋美，飄逸若仙。黃蓉喝一聲彩，叫道：「你輕功真好！」走上一步，伸手把銀梭還給他。歐陽克看到她皎若白雪的手腕，心中一陣迷糊，正想在接銀梭時順便在她手腕上一摸，突然間眼前金光閃動，他吃過兩次苦頭，一個觔斗翻下竹亭，長袖舞處，把金針紛紛打落。黃蓉格格一聲笑，三枚銀梭向蹲在地下的歐陽鋒頂門猛擲下去。郭靖驚叫：「使不得！」攔腰一把將她抱起，躍下地來，雙足尚未著地，只聽得黃藥師急叫：「鋒兄留情！」郭靖只感一股極大力量排山倒海般推至，忙將黃蓉在身旁一放，急運勁力，雙手同使降龍十八掌中的「見龍在田」，平推出去，砰的一聲響，登時被歐陽鋒的蛤蟆功震得倒退了七八步。他胸口氣血翻湧，難過之極，只是生怕歐陽鋒這股凌厲無儔的掌力傷了黃蓉，硬生生的站定腳步，深深吸一口氣，待要再行抵擋歐陽鋒攻來的招術，只見洪七公與黃藥師已雙雙擋在面前。歐陽鋒長身直立，叫道：「慚愧，慚愧，一個收勢不及，沒傷到了姑娘麼？」

　　黃蓉本已嚇得花容失色，聽他這麼說，強自笑道：「我爹爹在這裡，你怎傷得了我？」

　　黃藥師甚是擔心，拉著她的手，悄聲問道：「身上覺得有什麼異樣？快呼吸幾口。」黃蓉依言緩吸急吐，覺得無甚不適，笑著搖了搖頭。黃藥師這才放心，斥道：「兩位伯伯在這裡印證功夫，要你這丫頭來多手多腳？歐陽伯伯的蛤蟆功非同小可，若不是他手下留情，你這條小命還在麼？」原來歐陽鋒這蛤蟆功純係以靜制動，他全身涵勁蓄勢，蘊力不吐，只要敵人一施攻擊，立時便有猛烈無比的勁道反擊出來，他正以全力與洪七公周旋，猶如一張弓拉得滿滿地，張機待發，黃蓉貿然碰了上去，直是自行尋死。待得歐陽鋒得知向他遞招的竟是黃蓉，自己勁力早已發出，不由得大吃一驚，心想這一下闖下了禍，這個如花似玉般的小姑娘活生生的要斃於自己掌下，耳聽得黃藥師叫道：「鋒兄留情！」急收掌力，哪裡還來得及，突然間一股掌力與自己一抵，他乘勢急收，看清楚救了黃蓉的竟是郭靖，心中對洪七公更是欽服：「老叫化子果然了得，連這個少年弟子也調教得如此功夫！」黃藥師在歸雲莊上試過郭靖的武功，心想：「你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出手抵擋歐陽鋒的生平絕技蛤蟆功，若不是他瞧在我臉上手下留情，你早給打得骨斷筋折了。」他不知郭靖功力與在歸雲莊時已自不同，適才這一下確是他救了黃蓉的性命，但見這傻小子為了自己女兒奮不顧身，對他的惡感登時消去了大半，心想：「這小子性格誠篤，對蓉兒確是一片癡情，蓉兒是不能許他的，可得好好賞他些什麼。」眼見這小子雖是傻不楞登，但這個「癡」字，卻大合自己脾胃。洪七公又叫了起來：「老毒物，真有你的！咱倆勝敗未分，再來打啊！」歐陽鋒叫道：「好，我是捨命陪君子。」洪七公笑道：「我不是君子，你捨命陪叫化罷！」身子一晃，又已躍到了場中。歐陽鋒正要跟出，黃藥師伸出左手一攔，朗聲說道：「且慢，七兄、鋒兄，你們兩位拆了千餘招，兀自不分高下。今日兩位都是桃花島的嘉賓，不如多飲幾杯兄弟自釀的美酒。華山論劍之期，轉眼即屆，那時不但二位要決高低，兄弟與段皇爺也要出手。今天的較量，就到此為止如何？」歐陽鋒笑道：「好啊，再比下去，我是甘拜下風的了。」洪七公轉身回來，笑道：「西域老毒物口是心非，天下聞名。你說甘拜下風，那就是必佔上風。老叫化倒不大相信。」歐陽鋒道：「那我再領教七兄的高招。」洪七公袖子一揮，說道：「再好也沒有。」黃藥師笑道：「兩位今日駕臨桃花島，原來是顯功夫來了。」洪七公哈哈笑道：「藥兄責備得是，咱們是來求親，可不是來打架。」黃藥師道：「兄弟原說要出三個題目，考較考較兩位世兄的才學。中選的，兄弟就認他為女婿；不中的，兄弟也不讓他空手而回。」洪七公道：「怎麼？你還有一個女兒？」黃藥師笑道：「現今還沒有，就是趕著娶妻生女，那也來不及啦。兄弟九流三教、醫卜星相的雜學，都還粗識一些。那一位不中選的世兄，若是不嫌鄙陋，願意學的，任選一項功夫，兄弟必當盡心傳授，不教他白走桃花島這一遭。」

　　洪七公素知黃藥師之能，心想郭靖若不能為他之婿，得他傳授一門功夫，那也是終身受用不盡，只是說到考較什麼的，郭靖必輸無疑，又未免太也吃虧。

　　歐陽鋒見洪七公沉吟未答，搶著說道：「好，就是這麼著！藥兄本已答允了舍侄的親事，但衝著七兄的大面子，就讓兩個孩子再考上一考。這是不傷和氣的妙法。」轉頭向歐陽克道：「待會若是你及不上郭世兄，那可是你自己無能，怨不得旁人，咱們喜喜歡歡的喝郭世兄一杯喜酒就是。要是你再有三心兩意，旁生枝節，那可太不成話了，不但這兩位前輩容你不得，我也不能輕易饒恕。」洪七公仰天打個哈哈，說道：「老毒物，你是十拿九穩的能勝了，這番話是說給我師徒聽的，叫我們考不上就乖乖的認輸。」歐陽鋒笑道：「誰輸誰贏，豈能預知？只不過以你我身份，輸了自當大大方方的認輸，難道還能撒賴胡纏麼？藥兄，便請出題。」黃藥師存心要將女兒許給歐陽克，決意出三個他必能取勝的題目，可是如明擺著偏袒，既有失自己的高人身份，又不免得罪了洪七公，正自尋思，洪七公道：「咱們都是打拳踢腿之人，藥兄你出的題目可得須是武功上的事兒。若是考什麼詩詞歌賦、唸經畫符的勞什子，那我們師徒乾脆認栽，拍拍屁股走路，也不用丟醜現眼啦。」

　　黃藥師道：「這個自然。第一道題目就是比試武藝。」歐陽鋒道：「那不成，舍侄眼下身上有傷。」黃藥師笑道：「這個我知道。我也不會讓兩位世兄在桃花島上比武，傷了兩家和氣。」歐陽鋒道：「不是他們兩人比？」黃藥師道：「不錯。」歐陽鋒笑道：「是啦！那是主考官出手考試，每個人試這麼幾招。」黃藥師搖頭道：「也不是。如此試招，難保沒人說我存心偏袒，出手之中，有輕重之別。鋒兄，你與七兄的功夫同是練到了登峰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剛才拆了千餘招不分高低，現下你試郭世兄，七兄試歐陽世兄。」

　　洪七公心想：「這倒公平得很，黃老邪果真聰明，單是這個法子，老叫化便想不出。」笑道：「這法兒倒不壞，來來來，咱們幹幹。」說著便向歐陽克招手。

　　黃藥師道：「且慢，咱們可得約法三章。第一，歐陽世兄身上有傷，不能運氣用勁，因此大家只試武藝招術，不考功力深淺。第二，你們四位在這兩棵松樹上試招，哪一個小輩先落地，就是輸了。」說著向竹亭旁兩棵高大粗壯的松樹一指，又道：「第三，鋒兄七兄哪一位若是出手太重，不慎誤傷了小輩，也就算輸。」洪七公奇道：「傷了小輩算輸？」黃藥師道：「那當然。你們兩位這麼高的功夫，假如不定下這一條，只要一出手，兩位世兄還有命麼？七兄，你只要碰傷歐陽世兄一塊油皮，你就算輸，鋒兄也是這般。兩個小輩之中，總有一個是我女婿，豈能一招之間，就傷在你兩位手下。」洪七公搔頭笑道：「黃老邪刁鑽古怪，果然名不虛傳，打傷了對方反而算輸，這規矩可算得是千古奇聞。好罷，就這麼著。只要公平，老叫化便干。」黃藥師一擺手，四人都躍上了松樹，分成兩對。洪七公與歐陽克在右，歐陽鋒與郭靖在左。洪七公仍是嬉皮笑臉，餘下三人卻都是神色肅然。

　　黃蓉知道歐陽克武功原比郭靖為高，幸而他身上受了傷，但現下這般比試，他輕功了得，顯然仍比郭靖佔了便宜，不禁甚是擔憂，只聽得父親朗聲道：「我叫一二三，大家便即動手。歐陽世兄、郭世兄，你們兩人誰先掉下地來就是輸了！」黃蓉暗自籌思相助郭靖之法，但想歐陽鋒功夫如此厲害，自己如何插得下手去？黃藥師叫道：「一、二、三！」松樹上人影飛舞，四人動上了手。黃蓉關心郭靖，單瞧他與歐陽鋒對招，但見兩人轉瞬之間已拆了十餘招。她和黃藥師都不禁暗暗驚奇：「怎麼他的武功忽然之間突飛猛進，拆了這許多招還不露敗象？」歐陽鋒更是焦躁，掌力漸放，著著進逼，可是又怕打傷了他，忽然間靈機一動，雙足猶如車輪般交互橫掃，要將他踢下松樹。郭靖使出降龍十八掌中「飛龍在天」的功夫，不住高躍，雙掌如刀似剪，掌掌往對方腿上削去。

　　黃蓉心中怦怦亂跳，斜眼往洪七公望去，只見兩人打法又自不同。歐陽克使出輕功，在松枝上東奔西逃，始終不與洪七公交拆一招半式。洪七公逼上前去，歐陽克不待他近身，早已逃開。洪七公心想：「這廝鳥一味逃閃，拖延時刻。郭靖那傻小子卻和老毒物貨真價實的動手，當然是先落地。哼，憑你這點兒小小奸計，老叫化就能折在你手下？」忽地躍在空中，十指猶如鋼爪，往歐陽克頭頂撲擊下來。

　　歐陽克見他來勢凌厲，顯非比武，而是要取自己性命，心下大驚，急忙向右竄去。哪知洪七公這一撲卻是虛招，料定他必會向右閃避，當即在半空中腰身一扭，已先落上了右邊樹梢，雙手往前疾探，喝道：「輸就算我輸，今日先斃了你這臭小子！」歐陽克見他竟能在空中轉身，已自嚇得目瞪口呆，聽他這麼呼喝，哪敢接他招數，腳下踏空，身子便即下落，正想第一道考試我是輸啦，忽聽風聲響動，郭靖也正自他身旁落下。原來歐陽鋒久戰不下，心想：「若讓這小子拆到五十招以上，西毒的威名何在？」忽地欺進，左手快如閃電，來扭郭靖領口，口中喝道：「下去罷！」郭靖低頭讓過，也是伸出左手，反手上格。歐陽鋒突然發勁，郭靖叫道：「你……你……」正想說他不守黃藥師所定的規約，同時急忙運勁抵禦。哪知歐陽鋒笑道：「我怎樣？」勁力忽收。

　　郭靖這一格用足了平生之力，生怕他以蛤蟆功傷害自己內臟，豈料在這全力發勁之際，對方的勁力忽然無影無蹤。他究竟功力尚淺，哪能如歐陽鋒般在倏忽之間收發自如，幸好他跟周伯通練過七十二路空明拳，武功之中已然剛中有柔，否則又必如在歸雲莊上與黃藥師過招時那樣，這一下胳臂的臼也會脫了。雖然如此，卻也是立足不穩，一個倒栽蔥，頭下腳上的撞下地來。歐陽克是順勢落下，郭靖卻是倒著下來，兩人在空中一順一倒的跌落，眼見要同時著地。歐陽克見郭靖正在他的身邊，大有便宜可撿，當即伸出雙手，順手在郭靖雙腳腳底心一按，自己便即借勢上躍。郭靖受了這一按，下墮之勢更加快了。黃蓉眼見郭靖輸了，叫了一聲：「啊喲！」陡然間只見郭靖身子躍在空中，砰的一聲，歐陽克橫跌在地，郭靖卻已站在一根松枝之上，藉著松枝的彈力，在半空上下起伏。黃蓉這一下喜出望外，卻沒看清楚郭靖如何在這離地只有數尺的緊急當口，竟然能反敗為勝，情不自禁的又叫了一聲：「啊喲！」兩聲同是「啊喲」，心情卻是大異了。

　　歐陽鋒與洪七公這時都已躍下地來。洪七公哈哈大笑，連呼：「妙極！」歐陽鋒鐵青了臉，陰森森的道：「七兄，你這位高徒武功好雜，連蒙古人的摔交玩意兒也用上了。」洪七公笑道：「這個連我也不會，可不是我教的。你別尋老叫化晦氣。」原來郭靖腳底被歐陽克一按，直向下墮，只見歐陽克雙腿正在自己面前，危急中想也不想，當即雙手合抱，已扭住了他的小腿，用力往下摔去，自身借勢上縱，這一下使的正是蒙古人盤打扭跌的法門。蒙古人摔交之技，世代相傳，天下無對。郭靖自小長於大漠，於得江南六怪傳授武功之前，即已與拖雷等小友每日裡扭打相撲，這摔交的法門於他便如吃飯走路一般，早已熟習而流。否則以他腦筋之鈍，當此自空墮地的一瞬之間，縱然身有此技，也萬萬來不及想到使用，只怕要等騰的一聲摔在地下，過得良久，這才想到：「啊喲，我怎地不扭他小腿？」這次無意中演了一場空中摔跤，以此取勝，勝了之後，一時兀自還不大明白如何竟會勝了。黃藥師微微搖頭，心想：「郭靖這小子笨頭笨腦，這一場獲勝，顯然是僥倖碰上的。」說道：「這一場是郭賢侄勝了。鋒兄也別煩惱，但教令侄胸有真才實學，安知第二三場不能取勝。」歐陽鋒道：「那麼就請藥兄出第二道題目。」黃藥師道：「咱們第二三場是文考……」黃蓉撅嘴道：「爹，你明明是偏心。剛才說好是只考武藝，怎麼又文考了？靖哥哥，你乾脆別比了。」黃藥師道：「你知道什麼？武功練到了上乘境界，難道還是一味蠻打的麼？憑咱們這些人，豈能如世俗武人一般，還玩什麼打擂台招親這等大煞風景之事……」黃蓉聽到這句話，向郭靖望了一眼，郭靖的眼光也正向她瞧來，兩人心中，同時想到了穆念慈與楊康在中都的「比武招親」，只聽黃藥師續道：「……我這第二道題目，是要請兩位賢侄品題品題老朽吹奏的一首樂曲。」歐陽克大喜，心想這傻小子懂什麼管弦絲竹，那自是我得勝無疑。歐陽鋒卻猜想黃藥師要以簫聲考較二人內力，適才竹梢過招，他已知郭靖內力渾厚，侄兒未必勝得過他，又怕侄兒受傷之餘，再為黃藥師的簫聲所傷，說道：「小輩們定力甚淺，只怕不能聆聽藥兄的雅奏。是否可請藥兄……」黃藥師不待他說完，便接口道：「我奏的曲子平常得緊，不是考較內力，鋒兄放心。」向歐陽克和郭靖道：「兩位賢侄各折一根竹枝，敲擊我簫聲的節拍，瞧誰打得好，誰就勝這第二場。」郭靖上前一揖，說道：「黃島主，弟子愚蠢得緊，對音律是一竅不通，這一場弟子認輸就是。」洪七公道：「別忙，別忙，反正是輸，試一試又怎地？還怕人家笑話麼？」郭靖聽師父如此說，見歐陽克已折了一根竹枝在手，只得也折了一根。黃藥師笑道：「七兄、鋒兄在此，小弟貽笑方家了。」玉簫就唇，幽幽咽咽的吹了起來。這次吹奏不含絲毫內力，便與常人吹簫無異。歐陽克辨音審律，按宮引商，一拍一擊，打得絲毫無誤。郭靖茫無頭緒，只是把竹枝舉在空中，始終不敢下擊，黃藥師吹了一盞茶時分，他竟然未打一記節拍。歐陽叔侄甚是得意，均想這一場是贏定了，第三場既然也是文考，自必十拿九穩。黃蓉好不焦急，將右手手指在左手腕上一拍一拍的輕扣，盼郭靖依樣葫蘆的跟著擊打，哪知他抬頭望天，呆呆出神，並沒瞧見她的手勢。黃藥師又吹了一陣，郭靖忽地舉起手來，將竹枝打了下去，空的一響，剛巧打在兩拍之間。歐陽克登時哈的一聲笑了出來，心想這渾小子一動便錯。郭靖跟著再打了一記，仍是打在兩拍之間，他連擊四下，記記都打錯了。黃蓉搖了搖頭，心道：「我這傻哥哥本就不懂音律，爹爹不該硬要考他。」心中怨懟，待要想個什麼法兒攪亂局面，叫這場比試比不成功，就算和局了事，轉頭望父親時，卻見他臉有詫異之色。只聽得郭靖又是連擊數下，簫聲忽地微有窒滯，但隨即回歸原來的曲調。郭靖竹枝連打，記記都打在節拍前後，時而快時而慢，或搶先或墮後，玉簫聲數次幾乎被他打得走腔亂板。這一來，不但黃藥師留上了神，洪七公與歐陽鋒也是甚為訝異。原來郭靖適才聽了三人以簫聲、箏聲、嘯聲相鬥，悟到了在樂音中攻合拒戰的法門，他又絲毫不懂音律節拍，聽到黃藥師的簫聲，只道考較的便是如何與簫聲相抗，當下以竹枝的擊打擾亂他的曲調。他以竹枝打在枯竹之上，發出「空、空」之聲，饒是黃藥師的定力已然爐火純青，竟也有數次險些兒把簫聲去跟隨這陣極難聽、極嘈雜的節拍。黃藥師精神一振，心想你這小子居然還有這一手，曲調突轉，緩緩的變得柔靡萬端。歐陽克只聽了片刻，不由自主的舉起手中竹枝婆娑起舞。歐陽鋒歎了口氣，搶過去扣住他腕上脈門，取出絲巾塞住了他的雙耳，待他心神寧定，方始放手。

　　黃蓉自幼聽慣了父親吹奏這《碧海潮生曲》，又曾得他詳細講解，盡知曲中諸般變化，父女倆心神如一，自是不受危害，但知父親的簫聲具有極大魔力，擔心郭靖抵擋不住。這套曲子模擬大海浩淼，萬里無波，遠處潮水緩緩推近，漸近漸快，其後洪濤洶湧，白浪連山，而潮水中魚躍鯨浮，海面上風嘯鷗飛，再加上水妖海怪，群魔弄潮，忽而冰山飄至，忽而熱海如沸，極盡變幻之能事，而潮退後水平如鏡，海底卻又是暗流湍急，於無聲處隱伏凶險，更令聆曲者不知不覺而入伏，尤為防不勝防。郭靖盤膝坐在地上，一面運起全真派內功，摒慮寧神，抵禦簫聲的引誘，一面以竹枝相擊，擾亂簫聲。黃藥師、洪七公、歐陽鋒三人以音律較藝之時，各自有攻有守，本身固須抱元守一，靜心凝志，尚不斷乘\*抵隙，攻擊旁人心神。郭靖功力遠遜三人，但守不攻，只是一味防護周密，雖無反擊之能，但黃藥師連變數調，卻也不能將他降服。又吹得半晌，簫聲愈來愈細，幾乎難以聽聞。郭靖停竹凝聽。哪知這正是黃藥師的厲害之處，簫聲愈輕，誘力愈大。郭靖凝神傾聽，心中的韻律節拍漸漸與簫聲相合。若是換作旁人，此時已陷絕境，再也無法脫身，但郭靖練過雙手互搏之術，心有二用，驚悉凶險，當下硬生生分開心神，左手除下左腳上的鞋子，在空竹上「禿、禿、禿」的敲將起來。黃藥師吃了一驚，心想：「這小子身懷異術，倒是不可小覷了。」腳下踏著八卦方位，邊行邊吹。郭靖雙手分打節拍，記記都是與簫聲的韻律格格不入，他這一雙手分打，就如兩人合力與黃藥師相拒一般，空空空，禿禿禿，力道登時強了一倍。洪七公和歐陽鋒暗暗凝神守一，以他二人內力，專守不攻，對這簫聲自是應付裕如，卻也不敢有絲毫怠忽，倘若顯出了行功相抗之態，可不免讓對方及黃藥師小覷了。那簫聲忽高忽低，愈變愈奇。郭靖再支持了一陣，忽聽得簫聲中飛出陣陣寒意，霎時間便似玄冰裹身，不禁簌簌發抖。洞簫本以柔和宛轉見長，這時的音調卻極具峻峭肅殺之致。郭靖漸感冷氣侵骨，知道不妙，忙分心思念那炎日臨空、盛暑鍛鐵、手執巨炭、身入洪爐種種苦熱的情狀，果然寒氣大減。黃藥師見他左半邊身子凜有寒意，右半邊身子卻騰騰冒汗，不禁暗暗稱奇，曲調便轉，恰如嚴冬方逝，盛夏立至。郭靖剛待分心抵擋，手中節拍卻已跟上了簫聲。黃藥師心想：「此人若要勉強抵擋，還可支撐得少時，只是忽冷忽熱，日後必當害一場大病。」一音裊裊，散入林間，忽地曲終音歇。郭靖呼了一口長氣，站起身來幾個踉蹌，險些又再坐倒，凝氣調息後，知道黃藥師有意容讓，上前稱謝，說道：「多謝黃島主眷顧，弟子深感大德。」

　　黃蓉見他左手兀自提著一隻鞋子，不禁好笑，叫道：「靖哥哥，你穿上了鞋子。」郭靖道：「是！」這才穿鞋。黃藥師忽然想起：「這小子年紀幼小，武功卻練得如此之純，難道他是裝傻作呆，其實卻是個絕頂聰明之人？若真如此，我把女兒許給了他，又有何妨？」於是微微一笑，說道：「你很好呀，你還叫我黃島主麼？」這話明明是說三場比試，你已勝了兩場，已可改稱「岳父大人」了。

　　哪知郭靖不懂這話中含意，只道：「我……我……」卻說不下去了，雙眼望著黃蓉求助。黃蓉芳心暗喜，右手大拇指不住彎曲，示意要他磕頭。郭靖懂得這是磕頭，當下爬翻在地，向黃藥師磕了四個頭，口中卻不說話。黃藥師笑道：「你向我磕頭幹麼啊？」郭靖道：「蓉兒叫我磕的。」黃藥師暗歎：「傻小子終究是傻小子。」伸手拉開了歐陽克耳上蒙著的絲巾，說道：「論內功是郭賢侄強些，但我剛才考的是音律，那卻是歐陽賢侄高明得多了……這樣罷，這一場兩人算是平手。我再出一道題目，讓兩位賢侄一決勝負。」歐陽鋒眼見侄兒已經輸了，知他心存偏袒，忙道：「對，對，再比一場。」洪七公含怒不語，心道：「女兒是你生的，你愛許給那風流浪子，別人也管不著。老叫化有心跟你打一架，只是雙拳難敵四手，待我去邀段皇爺助拳，再來打個明白。」只見黃藥師從懷中取出一本紅綾面的冊子來，說道：「我和拙荊就只生了這一個女兒。拙荊不幸在生她的時候去世。今承蒙鋒兄、七兄兩位瞧得起，同來求親，拙荊若是在世，也必十分歡喜……」黃蓉聽父親說到這裡，眼圈早已紅了。黃藥師接著道：「這本冊子是拙荊當年所手書，乃她心血所寄，現下請兩位賢侄同時閱讀一遍，然後背誦出來，誰背得又多又不錯，我就把女兒許配於他。」他頓了一頓，見洪七公在旁微微冷笑，又道：「照說，郭賢侄已多勝了一場，但這書與兄弟一生大有關連，拙荊又因此書而死，現下我默祝她在天之靈親自挑選女婿，庇佑那一位賢侄獲勝。」

　　洪七公再也忍耐不住，喝道：「黃老邪，誰聽你鬼話連篇？你明知我徒兒傻氣，不通詩書，卻來考他背書，還把死了的婆娘搬出來嚇人，好不識害臊！」大袖一拂，轉身便走。黃藥師冷笑一聲，說道：「七兄，你要到桃花島來逞威，還得再學幾年功夫。」洪七公停步轉身，雙眉上揚，道：「怎麼？講打麼？你要扣住我？」黃藥師道：「你不通奇門五行之術，若不得我允可，休想出得島去。」洪七公怒道：「我一把火燒光你的臭花臭樹。」黃藥師冷笑道：「你有本事就燒著瞧瞧。」

　　郭靖眼見兩人說僵了要動手，心知桃花島上的佈置艱深無比，別要讓師父也失陷在島上，忙搶上一步，說道：「黃島主，師父，弟子與歐陽大哥比試一下背書就是。弟子資質魯鈍，輸了也是該的。」心想：「讓師父脫身而去，我和蓉兒一起跳入大海，游到筋疲力盡，一起死在海中便是。」洪七公道：「好哇！你愛丟醜，只管現眼就是，請啊，請啊！」他想必輸之事，何必去比，師徒三人奪路便走，到海邊搶了船隻離島再說，豈知這傻徒兒全然的不會隨機應變，可當真無可奈何了。黃藥師向女兒道：「你給我乖乖的坐著，可別弄鬼。」黃蓉不語，料想這一場郭靖必輸，父親說過這是讓自己過世了的母親挑女婿，那麼以前兩場比試郭靖雖勝，卻也不算了。就算三場通計，其中第二場郭靖明明贏了，卻硬算是平手，餘下兩場互有勝敗，那麼父親又會再出一道題目，總之是要歐陽克勝了為止，心中暗暗盤算和郭靖一同逃出桃花島之策。黃藥師命歐陽克和郭靖兩人並肩坐在石上，自己拿著那本冊子，放在兩人眼前。歐陽克見冊子面上用篆文書著《九陰真經》下卷六字，登時大喜，心想：「這《九陰真經》是天下武功的絕學，岳父大人有心眷顧，讓我得閱奇書。」郭靖見了這六個篆字，卻一字不識，心道：「他故意為難，這彎彎曲曲的蝌蚪字我哪裡識得？反正認輸就是了。」

　　黃藥師揭開首頁，冊內文字卻是用楷書繕寫，字跡娟秀，果是女子手筆。郭靖只望了一行，心中便怦的一跳，只見第一行寫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故虛勝實，不足勝有餘。」正是周伯通教他背誦的句子，再看下去，句句都是心中熟極而流的。黃藥師隔了片刻，算來兩人該讀完了，便揭過一頁。到得第二頁，詞句已略有脫漏，愈到後面，文句愈是散亂顛倒，筆致也愈是軟弱無力。郭靖心中一震，想起周伯通所說黃夫人硬默《九陰真經》，因而心智虛耗、小產逝世之事，那麼這本冊子正是她臨終時所默寫的了。「難道周大哥教我背誦的，竟就是《九陰真經》麼？不對，不對，那真經下卷已被梅超風失落，怎會在他手中？」黃藥師見他呆呆出神，只道他早已瞧得頭昏腦脹，也不理他，仍是緩緩的一頁頁揭過。

　　歐陽克起初幾行尚記得住，到後來看到練功的實在法門之際，見文字亂七八糟，無一句可解，再看到後來，滿頁都是跳行脫字，不禁廢然暗歎，心想：「原來他還是不肯以真經全文示人。」但轉念一想：「我雖不得目睹真經全文，但總比這傻小子記得多些。這一場考試，我卻是勝定了。」言念及此，登時心花怒放，忍不住向黃蓉瞧去。

　　卻見她伸伸舌頭，向自己做個鬼臉，忽然說道：「歐陽世兄，你把我穆姊姊捉了去，放在那祠堂的棺材裡，活生生的悶死了她。她昨晚托夢給我，披頭散髮，滿臉是血，說要找你索命。」歐陽克早已把這件事忘了，忽聽她提起，微微一驚，失聲道：「啊喲，我忘了放她出來！」心想：「悶死了這小妞兒，倒是可惜。」但見黃蓉笑吟吟地，便知她說的是假話，問道：「你怎知她在棺材裡？是你救了她麼？」

　　歐陽鋒料知黃蓉有意要分侄兒心神，好教他記不住書上文字，說道：「克兒，別理旁的事，留神記書。」歐陽克一凜，道：「是。」忙轉過頭來眼望冊頁。

　　郭靖見冊中所書，每句都是周伯通曾經教自己背過的，只是冊中脫漏跳文極多，遠不及自己心中所記的完整。他抬頭望著樹梢，始終想不通其中原由。

　　過了一會，黃藥師揭完冊頁，問道：「哪一位先背？」歐陽克心想：「冊中文字顛三倒四，難記之極。我乘著記憶猶新，必可多背一些。」便搶著道：「我先背罷。」黃藥師點了點頭，向郭靖道：「你到竹林邊上去，別聽他背書。」郭靖依言走出數十步。黃蓉見此良機，心想咱倆正好溜之大吉，便悄悄向郭靖走去。黃藥師叫道：「蓉兒，過來，你來聽他們背書。莫要說我偏心。」黃蓉道：「你本就偏心，用不著人家說。」黃藥師笑罵：「沒點規矩。過來！」黃蓉口中說：「我偏不過來。」但知父親精明之極，他既已留心，那就難以脫身，必當另想別計，於是慢慢的走了過去，向歐陽克嫣然一笑，道：「歐陽世兄，我有什麼好，你幹麼這般喜歡我？」

　　歐陽克只感一陣迷糊，笑嘻嘻的道：「妹子，你……你……」一時卻說不出話來。黃蓉又道：「你且別忙回西域去，在桃花島多住幾天。西域很冷，是不是？」歐陽克道：「西域地方大得緊，冷的處所固然很多，但有些地方風和日暖，就如江南一般。」黃蓉笑道：「我不信！你就愛騙人。」歐陽克待要辯說，歐陽鋒冷冷的道：「孩子，不相干的話慢慢再說不遲，快背書罷！」歐陽克一怔，給黃蓉這麼一打岔，適才強記硬背的雜亂文字，果然忘記了好些，當下定一定神，慢慢的背了起來：「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故虛勝實，不足勝有餘……」他果真聰穎過人，前面幾句開場的總綱，背得一字不錯。但後面實用的練功法門，黃夫人不懂武功，本來就只記得一鱗半爪，文字雜亂無序，他十成中只背出一成；再加黃蓉在旁不住打岔，連說：「不對，背錯了！」到後來連半成也背不上來了。黃藥師笑道：「背出了這許多，那可真難為你了。」提高嗓子叫道：「郭賢侄，你過來背罷！」

　　郭靖走了過來，見歐陽克面有得色，心想：「這人真有本事，只讀一遍就把這些顛七八倒的句子都記得了。我可不成，只好照周大哥教我的背。那定然不對，卻也沒法。」洪七公道：「傻小子，他們存心要咱們好看，爺兒倆認栽了罷。」

　　黃蓉忽地頓足躍上竹亭，手腕翻處，把一柄匕首抵在胸口，叫道：「爹，你若是硬要叫我跟那個臭小子上西域去，女兒今日就死給你看罷。」黃藥師知道這個寶貝女兒說得出做得到，叫道：「放下匕首，有話慢慢好說。」歐陽鋒將枴杖在地下一頓，嗚的一聲怪響，杖頭中飛出一件奇形暗器，筆直往黃蓉射去。那暗器去得好快，黃蓉尚未看清來路，只聽噹的一聲，手中匕首已被打落在地。

　　黃藥師飛身躍上竹亭，伸手摟住女兒肩頭，柔聲道：「你當真不嫁人，那也好，在桃花島上一輩子陪著爹爹就是。」黃蓉雙足亂頓，哭道：「爹，你不疼蓉兒，你不疼蓉兒。」洪七公見黃藥師這個當年縱橫湖海、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竟被一個小女兒纏得沒做手腳處，不禁哈哈大笑。歐陽鋒心道：「待先定下名分，打發了老叫化和那姓郭的小子，以後的事，就容易辦了。女孩兒家撒嬌撒癡，理她怎地？」於是說道：「郭賢侄武藝高強，真乃年少英雄，記誦之學，也必是好的。藥兄就請他背誦一遍罷。」黃藥師道：「正是。蓉兒你再吵，郭賢侄的心思都給你攪亂啦。」黃蓉當即住口。歐陽鋒一心要郭靖出醜，道：「郭賢侄請背罷，我們大夥兒在這兒恭聽。」郭靖羞得滿臉通紅，心道：「說不得，只好把周大哥教我的胡亂背背。」於是背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這部《九陰真經》的經文，他反來復去無慮已念了數百遍，這時背將出來，當真是滾瓜爛熟，再沒半點窒滯。他只背了半頁，眾人已都驚得呆了，心中都道：「此人大智若愚，原來聰明至斯。」轉眼之間，郭靖一口氣已背到第四頁上。洪七公和黃蓉深知他決無這等才智，更是大惑不解，滿臉喜容之中，又都帶著萬分驚奇詫異。黃藥師聽他所背經文，比之冊頁上所書幾乎多了十倍，而且句句順理成章，確似原來經文，心中一凜，不覺出了一身冷汗：「難道我那故世的娘子當真顯靈，在陰世間把經文想了出來，傳了給這少年？」只聽郭靖猶在流水般背將下去，心想此事千真萬確，抬頭望天，喃喃說道：「阿衡，阿衡，你對我如此情重，借這少年之口來把真經授我，怎麼不讓我見你一面？我晚晚吹簫給你聽，你可聽見麼！」那「阿衡」是黃夫人的小字，旁人自然不知。眾人見他臉色有異，目含淚光，口中不知說些什麼，都感奇怪。

　　黃藥師出了一會神，忽地想起一事，揮手止住郭靖再背，臉上猶似罩了一層嚴霜，厲聲問道：「梅超風失落的《九陰真經》，可是到了你的手中？」

　　郭靖見他眼露殺氣，甚是驚懼，說道：「弟子不知梅……梅前輩的經文落在何處，若是知曉，自當相助找來，歸還島主。」黃藥師見他臉上沒絲毫狡詐作偽神態，更信定是亡妻在冥中所授，又是歡喜，又是酸楚，朗聲說道：「好，七兄、鋒兄，這是先室選中了的女婿，兄弟再無話說。孩子，我將蓉兒許配於你，你可要好好待她。蓉兒被我嬌縱壞了，你須得容讓三分。」黃蓉聽得心花怒放，笑道：「我可不是好好地，誰說我被你嬌縱壞了？」郭靖就算再傻，這時也不再待黃蓉指點，當即跪下磕頭，口稱：「岳父！」他尚未站起，歐陽克忽然喝道：「且慢！」

## 第19回　洪濤群鯊

　　洪七公萬萬想不到這場背書比賽竟會如此收場，較之郭靖將歐陽克連摔十七八個觔斗都更令他驚詫十倍，只喜得咧開了一張大口合不攏來，聽歐陽克一聲喝，忙道：「怎麼？你不服氣麼？」歐陽克道：「郭兄所背誦的，遠比這冊頁上所載為多，必是他得了《九陰真經》。晚輩斗膽，要放肆在他身上搜一搜。」洪七公道：「黃島主都已許了婚，卻又另生枝節作甚？適才你叔叔說了什麼來著？」歐陽鋒怪眼上翻，說道：「我姓歐陽的豈能任人欺蒙？」他聽了侄兒之言，料定郭靖身上必然懷有《九陰真經》，此時一心要想奪取經文，相較之下，黃藥師許婚與否，倒是次等之事了。

　　郭靖解了衣帶，敞開大襟，說道：「歐陽前輩請搜便是。」跟著將懷中物事一件件的拿了出來，放在石上，是些銀兩、汗巾、火石之類。歐陽鋒哼了一聲，伸手到他身上去摸。黃藥師素知歐陽鋒為人極是歹毒，別要惱怒之中暗施毒手，他功力深湛，下手之後可是解救不得，當下咳嗽一聲，伸出左手放在歐陽克頸後脊骨之上。那是人身要害，只要他手勁發出，立時震斷脊骨，歐陽克休想活命。

　　洪七公知道他的用意，暗暗好笑：「黃老邪偏心得緊，這時愛女及婿，反過來一心維護我這傻徒兒了。唉，他背書的本領如此了得，卻也不能算傻。」

　　歐陽鋒原想以蛤蟆功在郭靖小腹上偷按一掌，叫他三年後傷發而死，但見黃藥師預有提防，也就不敢下手，細摸郭靖身上果無別物，沉吟了半晌。他可不信黃夫人死後選婿這等說話，忽地想起，這小子傻里傻氣，看來不會說謊，或能從他嘴裡套問出真經的下落，當下蛇杖一抖，杖上金環噹啷啷一陣亂響，兩條怪蛇從杖底直盤上來。黃蓉和郭靖見了這等怪狀，都退後了一步。歐陽鋒尖著嗓子問道：「郭賢侄，這《九陰真經》的經文，你是從何處學來的？」眼中精光大盛，目不轉睛的瞪視著他。郭靖道：「我知道有一部九陰真經，可是從未見過。上卷是在周伯通周大哥那裡……」洪七公奇道：「你怎地叫周伯通作周大哥？你遇見過老頑童周伯通？」郭靖道：「是！周大哥和弟子結義為把兄弟了。」洪七公笑罵：「一老一小，荒唐荒唐！」歐陽鋒問道：「那下卷呢？」郭靖道：「那被梅超風……梅……梅師姊在太湖邊上失落了，現下她正奉了岳父之命，四下尋訪。弟子稟明岳父之後，便想去助她一臂之力。」歐陽鋒厲聲道：「你既未見過《九陰真經》，怎能背得如是純熟？」郭靖奇道：「我背的是《九陰真經》？不對，不是的。那是周大哥教我背的，是他自創的武功秘訣。」

　　黃藥師暗暗歎氣，好生失望，心道：「周伯通奉師兄遺命看管《九陰真經》。他打石彈輸了給我，這才受騙毀經，在此之前，自然早就讀了個熟透。那是半點不奇。原來鬼神之說，終屬渺茫。想來我女與他確有姻緣之分，是以如此湊巧。」黃藥師黯然神傷，歐陽鋒卻緊問一句：「那周伯通今在何處？」郭靖正待回答，黃藥師喝道：「靖兒，不必多言。」轉頭向歐陽鋒道：「此等俗事，理他作甚？鋒兄，七兄，你我二十年不見，且在桃花島痛飲三日！」

　　黃蓉道：「師父，我去給您做幾樣菜，這兒島上的荷花極好，荷花瓣兒蒸雞、鮮菱荷葉羹，您一定喜歡。」洪七公笑道：「今兒遂了你的心意，瞧小娘們樂成這個樣子！」黃蓉微微一笑，說道：「師父，歐陽伯伯、歐陽世兄，請罷。」她既與郭靖姻緣得諧，喜樂不勝，對歐陽克也就消了憎恨之心，此時此刻，天下個個都是好人。

　　歐陽鋒向黃藥師一揖，說道：「藥兄，你的盛情兄弟心領了，今日就此別過。」黃藥師道：「鋒兄遠道駕臨，兄弟一點地主之誼也沒盡，那如何過意得去？」

　　歐陽鋒萬里迢迢的趕來，除了替侄兒聯姻之外，原本另有重大圖謀。他得到侄兒飛鴿傳書，得悉《九陰真經》重現人世，現下是在黃藥師一個盲了雙眼的女棄徒手中，便想與黃藥師結成姻親之後，兩人合力，將天下奇書《九陰真經》弄到手中。現下婚事不就，落得一場失意，心情甚是沮喪，堅辭要走。歐陽克忽道：「叔叔，侄兒沒用，丟了您老人家的臉。但黃伯父有言在先，他要傳授一樣功夫給侄兒。」歐陽鋒哼了一聲，心知侄兒對黃家這小妮子仍不死心，要想借口學藝，與黃蓉多所親近，然後施展風流解數，將她弄到手中。黃藥師本以為歐陽克比武定然得勝，所答允下的一門功夫是要傳給郭靖的，不料歐陽克竟致連敗三場，也覺歉然，說道：「歐陽賢侄，令叔武功妙絕天下，旁人望塵莫及，你是家傳的武學，不必求諸外人的了。只是左道旁門之學，老朽差幸尚有一日之長。賢侄若是不嫌鄙陋，但教老朽會的，定必傾囊相授。」歐陽克心想：「我要選一樣學起來最費時日的本事。久聞桃花島主五行奇門之術，天下無雙，這個必非朝夕之間可以學會。」於是躬身下拜，說道：「小侄素來心儀伯父的五行奇門之術，求伯父恩賜教導。」

　　黃藥師沉吟不答，心中好生為難，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學問，除了盡通先賢所學之外，尚有不少獨特的創見，發前人之所未發，端的非同小可，連親生女兒亦以年紀幼小，尚未盡數傳授，豈能傳諸外人？但言已出口，難以反悔，只得說道：「奇門之術，包羅甚廣，你要學哪一門？」歐陽克一心要留在桃花島上，道：「小侄見桃花島上道路盤旋，花樹繁複，心中仰慕之極。求伯父許小侄在島上居住數月，細細研習這中間的生剋變化之道。」黃藥師臉色微變，向歐陽鋒望了一眼，心想：「你們要查究桃花島上的機巧佈置，到底是何用意？」歐陽鋒見了他神色，知他起疑，向侄兒斥道：「你太也不知天高地厚！桃花島花了黃伯父半生心血，島上佈置何等奧妙，外敵不敢入侵，全仗於此，怎能對你說知？」黃藥師一聲冷笑，說道：「桃花島就算只是光禿禿一座石山，也未必就有人能來傷得了黃某人去。」歐陽鋒陪笑道：「小弟魯莽失言，藥兄萬勿見怪。」洪七公笑道：「老毒物！你這激將之計，使得可不高明呀！」黃藥師將玉簫在衣領中一插，道：「各位請隨我來。」歐陽克見黃藥師臉有怒色，眼望叔父請示。歐陽鋒點點頭，跟在黃藥師後面，眾人隨後跟去。

　　曲曲折折的轉出竹林，眼前出現一大片荷塘。塘中白蓮盛放，清香陣陣，蓮葉田田，一條小石堤穿過荷塘中央。黃藥師踏過小堤，將眾人領入一座精舍。那屋子全是以不刨皮的松樹搭成，屋外攀滿了青籐。此時雖當炎夏，但眾人一見到這間屋子，都是突感一陣清涼。黃藥師將四人讓入書房，啞僕送上茶來。那茶顏色碧綠，冷若雪水，入口涼沁心脾。洪七公笑道：「世人言道：做了三年叫化，連官也不願做。藥兄，我若是在你這清涼世界中住上三年，可連叫化也不願做啦！」黃藥師道：「七兄若肯在此間盤桓，咱哥兒倆飲酒談心，小弟真是求之不得。」洪七公聽他說得誠懇，心下感動，說道：「多謝了。就可惜老叫化生就了一副勞碌命，不能如藥兄這般消受清福。」歐陽鋒道：「你們兩位在一起，只要不打架，不到兩個月，必有幾套新奇的拳法劍術創了出來。」洪七公笑道：「你眼熱麼？」歐陽鋒道：「這是光大武學之舉，那是再妙也沒有了。」洪七公笑道：「哈哈，又來口是心非那一套了。」他二人雖無深仇大怨，卻素來心存嫌隙，只是歐陽鋒城府極深，未到一舉而能將洪七公致於死地之時，始終不與他破臉，這時聽他如此說，笑笑不語。黃藥師在桌邊一按，西邊壁上掛著的一幅淡墨山水忽地徐徐升起，露出一道暗門。他走過去揭開了門，取出一卷卷軸，捧在手中輕輕撫摸了幾下，對歐陽克道：「這是桃花島的總圖，島上所有五行生剋、陰陽八卦的變化，全記在內，你拿去好好研習罷。」歐陽克好生失望，原盼在桃花島多住一時，哪知他卻拿出一張圖來，所謀眼見是難成的了，也只得躬身去接。黃藥師忽道：「且慢！」歐陽克一怔，雙手縮了回去。黃藥師道：「你拿了這圖，到臨安府找一家客店或是寺觀住下，三月之後，我派人前來取回。圖中一切，只許心記，不得另行抄錄印摹。」歐陽克心道：「你既不許我在桃花島居住，這邪門兒的功夫我也懶得理會。這三月之中，還得給你守著這幅圖兒，若是一個不小心有什麼損壞失落，尚須擔待干係。這件事不幹也罷！」正待婉言謝卻，忽然轉念：「他說派人前來取回，必是派他女兒的了，這可是大好的親近機會。」心中一喜，當即稱謝，接過圖來。黃蓉取出那只藏有「通犀地龍丸」的小盒，遞給歐陽鋒道：「歐陽伯伯，這是辟毒奇寶，侄女不敢拜領。」歐陽鋒心想：「此物落在黃老邪手中，他對我的奇毒便少了一層顧忌。雖然送出的物事又再收回，未免小氣，卻也顧不得了。」於是接過收起，舉手向黃藥師告辭。黃藥師也不再留，送了出來。走到門口，洪七公道：「毒兄，明年歲盡，又是華山論劍之期，你好生將養氣力，咱們再打一場大架。」歐陽鋒淡淡一笑，說道：「我瞧你我也不必枉費心力來爭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早已有了主兒。」洪七公奇道：「有了主兒？莫非你毒兄已練成了舉世無雙的絕招？」歐陽鋒微微一笑，說道：「想歐陽鋒這點兒微末功夫，怎敢覬覦『武功天下第一』的尊號？我說的是傳授過這位郭賢侄功夫的那人。」洪七公笑道：「你說老叫化？這個嘛，兄弟想是想的，但藥兄的功夫日益精進，你毒兄又是越活越命長，段皇爺的武功只怕也沒擱下，這就挨不到老叫化啦。」

　　歐陽鋒冷冷的道：「傳授過郭賢侄功夫的諸人中，未必就數七兄武功最精。」洪七公剛說了句：「什麼？」黃藥師已接口道：「嗯，你是說老頑竟周伯通？」歐陽鋒道：「是啊！老頑童既然熟習九陰真經，咱們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就都遠不是他的敵手了。」黃藥師道：「那也未必盡然，經是死的，武功是活的。」歐陽鋒先前見黃藥師岔開他的問話，不讓郭靖說出周伯通的所在，心知必有蹊蹺，是以臨別之時又再提及，聽黃藥師如此說，正合心意，臉上卻是不動聲色，淡淡的道：「全真派的武功非同小可，這個咱們都是領教過的。老頑童再加上《九陰真經》，就算王重陽復生，也未見得是他師弟對手，更不必說咱們了。唉，全真派該當興旺，你我三人辛勤一世，到頭來總還是棋差一著。」黃藥師道：「老頑童功夫就算比兄弟好些，可也決計及不上鋒兄、七兄，這一節我倒深知。」歐陽鋒道：「藥兄不必過謙，你我向來是半斤八兩。你既如此說，那是拿得定周伯通的功夫準不及你。這個，只怕……」說著不住搖頭。黃藥師微笑道：「明歲華山論劍之時，鋒兄自然知道。」歐陽鋒正色道：「藥兄，你的功夫兄弟素來欽服，但你說能勝過老頑童，兄弟確是疑信參半，你可別小覷了他。」以黃藥師之智，如何不知對方又在故意以言語相激，只是他心高氣傲，再也按捺不下這一口氣，說道：「那老頑童就在桃花島上，已被兄弟囚禁了一十五年。」此言一出，歐陽鋒與洪七公都吃了一驚。洪七公揚眉差愕，歐陽鋒卻哈哈大笑，說道：「藥兄好會說笑話！」黃藥師更不打話，手一指，當先領路，他足下加勁，登時如飛般穿入竹林。洪七公左手攜著郭靖，右手攜著黃蓉，歐陽鋒也拉著侄兒手臂，兩人各自展開上乘輕功，片刻間到了周伯通的巖洞之外。黃藥師遠遠望見洞中無人，低呼一聲：「咦！」身子輕飄飄的縱起，猶似憑虛臨空一般，幾個起落，便已躍到了洞口。他左足剛一著地，突覺腳下一輕，踏到了空處。他猝遇變故，毫不驚慌，右足在空中虛踢一腳，身子已借勢躍起，反向裡竄，落下時左足在地下輕輕一點，哪知落腳處仍是一個空洞。此時足下已無可借力，反手從領口中拔出玉簫，橫裡在洞壁上一撐，身子如箭般倒射出來。拔簫撐壁、反身倒躍，實只一瞬間之事。洪七公與歐陽鋒見他身法佳妙，齊聲喝彩，卻聽得「波」的一聲，只見黃藥師雙足已陷入洞外地下一個深孔之中。他剛感到腳下濕漉漉、軟膩膩，腳已著地，足尖微一用勁，身子躍在半空，見洪七公等已走到洞前，地下卻無異狀，這才落在女兒身旁，忽覺臭氣衝鼻，低頭看時，雙腳鞋上都沾滿了大糞。眾人暗暗納罕，心想以黃藥師武功之高強，生性之機伶，怎會著了旁人的道兒？

　　黃藥師氣惱之極，折了根樹枝在地下試探虛實，東敲西打，除了自己陷入過的三個洞孔之外，其餘均是實地。顯然周伯通料到他奔到洞前之時必會陷入第一個洞孔，又料到他輕身功夫了得，第一孔陷他不得，定會向裡縱躍，於是又在洞內挖第二孔；又料知第二孔仍然奈何他不得，算準了他退躍出來之處，再挖第三孔，並在這孔裡撒了一堆糞。黃藥師走進洞內，四下一望，洞內除了幾隻瓦罐瓦碗，更無別物，洞壁上依稀寫著幾行字。

　　歐陽鋒先見黃藥師中了機關，心中暗笑，這時見他走近洞壁細看，心想這裡一針一線之微，都會幹連到能否取得《九陰真經》的大事，萬萬忽略不得，忙也上前湊近去看，只見洞壁上用尖利之物刻著字道：「黃老邪，我給你打斷雙腿，在這裡關了一十五年，本當也打斷你的雙腿，出口惡氣。後來想想，饒了你算了。奉上大糞成堆，臭尿數罐，請啊請啊……」在這「請啊請啊」四字之下，粘著一張樹葉，把下面的字蓋沒了。黃藥師伸手揭起樹葉，卻見葉上連著一根細線，隨手一扯，猛聽得頭頂忽喇喇聲響，立時醒悟，忙向左躍開。歐陽鋒見機也快，一見黃藥師身形晃動，立時躍向右邊，哪知乒乒乓乓一陣響亮，左邊右邊山洞頂上同時掉下幾隻瓦罐，兩人滿頭滿腦都淋滿了臭尿。

　　洪七公大叫：「好香，好香！」哈哈大笑。黃藥師氣極，破口大罵。歐陽鋒喜怒不形於色，卻只笑了笑。黃蓉飛奔回去，取了衣履給父親換過，又將父親的一件長袍給歐陽鋒換了。黃藥師重入巖洞，上下左右仔細檢視，再無機關，到那先前樹葉遮沒之處看時，見寫著兩行極細之字：「樹葉決不可扯，上有臭尿淋下，千萬千萬，莫謂言之不預也。」黃藥師又好氣又好笑，猛然間想起，適才臭尿淋頭之時，那尿尚有微溫，當下返身出洞，說道：「老頑童離去不久，咱們追他去。」郭靖心想：「兩人碰上了面，必有一番惡鬥。」待要出言勸阻，黃藥師早已向東而去。

　　眾人知道島上道路古怪，不敢落後，緊緊跟隨，追不多時，果見周伯通在前緩步而行。黃藥師足下發勁，身子如箭離弦，倏忽間已追到他身後，伸手往他頸中抓下。周伯通向左一讓，轉過身來，叫道：「香噴噴的黃老邪啊！」黃藥師這一抓是他數十年勤修苦練之功，端的是快捷異常，威猛無倫，他踏糞淋尿，心下惱怒之極，這一抓更是使上了十成勁力，哪知周伯通只隨隨便便的一個側身就避了開去，當真是舉重若輕。黃藥師心中一凜，不再進擊，定神瞧時，只見他左手與右手用繩索縛在胸前，臉含微笑，神情得意之極。郭靖搶上幾步，說道：「大哥，黃島主成了我岳父啦，大家是一家人。」周伯通歎道：「岳什麼父？你怎地不聽我勸？黃老邪刁鑽古怪，他女兒會是好相與的麼？你這一生一世之中，苦頭是有得吃的了。好兄弟，我跟你說，天下什麼事都幹得，頭上天天給人淋幾罐臭尿也不打緊，就是媳婦兒娶不得。好在你還沒跟她拜堂成親，這就趕快溜之大吉罷。你遠遠的躲了起來，叫她一輩子找你不到……」

　　他兀自嘮叨不休，黃蓉走上前來，笑道：「周大哥，你後面是誰來了？」周伯通回頭一看，並不見人。黃蓉揚手將父親身上換下來的一包臭衣向他後心擲去。周伯通聽到風聲，側身讓過，拍的一聲，那包衣服落地散開，臭氣四溢。

　　周伯通笑得前仰後合，說道：「黃老邪，你關了我一十五年，打斷了我兩條腿，我只叫你踩兩腳屎，淋一頭尿，兩下就此罷手，總算對得起你罷？」

　　黃藥師尋思這話倒也有理，心意登平，問道：「你為什麼把雙手縛在一起？」周伯通道：「這個山人自有道理，天機不可洩漏。」說著連連搖頭，神色黯然。原來當日周伯通困在洞中，數次忍耐不住，要衝出洞來與黃藥師拚鬥，但轉念一想，總歸不是他的敵手，若是給他打死或是點了穴道，洞中所藏的上半部《九陰真經》非給他搜去不可，是以始終隱忍，這日得郭靖提醒，才想到自己無意之中練就了分心合擊的無上武功，黃藥師武功再高，也打不過兩個周伯通，一直不住盤算，要如何報復這一十五年中苦受折磨之仇。郭靖走後，他坐在洞中，過去數十年的恩怨愛憎，一幕幕在心中湧現，忽然遠遠聽到玉簫、鐵箏、長嘯三般聲音互鬥，一時心猿意馬，又是按勒不住，正自煩躁，陡然想起：「我那把弟功夫遠不及我，何以黃老邪的簫聲引不動他？」當日他想不通其中原因，現下與郭靖相處日子長了，明白了他的性情，這時稍加思索，立即恍然：「是了，是了！他年紀幼小，不懂得男女之間那些又好玩、又麻煩的怪事，何況他天性純樸，正所謂無慾則剛，乃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我這麼一大把年紀，怎麼還在苦思復仇？如此心地狹窄，想想也真好笑！」

　　他雖然不是全真道士，但自來深受全真教清靜無為、淡泊玄默教旨的陶冶，這時豁然貫通，一聲長笑，站起身來。只見洞外晴空萬里，白雲在天，心中一片空明，黃藥師對他十五年的折磨，登時成為雞蟲之爭般的小事，再也無所縈懷。轉念卻想：「我這一番振衣而去，桃花島是永遠不來的了，若不留一點東西給黃老邪，何以供他來日之思？」於是興致勃勃的挖孔拉屎、吊罐撒尿，忙了一番之後，這才離洞而去。他走出數步，忽又想起：「這桃花島道路古怪，不知如何覓路出去。郭兄弟留在島上，凶多吉少，我非帶他同去不可。黃老邪若要阻攔，哈哈，黃老邪，若要打架，一個黃老邪可不是兩個老頑童的敵手啦！」想到得意之處，順手揮出，喀喇一聲，打折了路旁一株小樹，驀地驚覺：「怎麼我功力精進如此？這可與雙手互搏的功夫無關。」手扶花樹，呆呆想了一陣，兩手連揮，喀喀喀喀，一連打斷了七八株樹，不由得心中大震：「這是《九陰真經》中的功夫啊，我……我……我幾時練過了？」霎時間只驚得全身冷汗，連叫：「有鬼，有鬼！」

　　他牢牢記住師兄王重陽的遺訓，決不敢修習經中所載武功，哪知為了教導郭靖，每日裡口中解釋、手上比劃，不知不覺的已把經文深印腦中，睡夢之間，竟然意與神會，奇功自成，這時把拳腳施展出來，卻是無不與經中所載的拳理法門相合。他武功深湛，武學上的悟心又是極高，兼之《九陰真經》中所載純是道家之學，與他畢生所學本是一理相通，他不想學武功，武功卻自行撲上身來。他縱聲大叫：「糟了，糟了，這叫做惹鬼上身，揮之不去了。我要開郭兄弟一個大大的玩笑，哪知道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懊喪了半日，伸手連敲自己腦袋，忽發奇想，於是剝下幾條樹皮，搓成繩索，靠著牙齒之助，將雙手縛在一起，喃喃念道：「從今而後，若是我不能把經中武功忘得一乾二淨，只好終生不與人動武了。縱然黃老邪追到，我也決不出手，以免違了師兄遺訓。唉，老頑童啊老頑童，你自作自受，這番可上了大當啦。」黃藥師哪猜得其中緣由，只道又是他一番頑皮古怪，說道：「老頑童，這位歐陽兄你是見過的，這位……」他話未說完，周伯通已繞著眾人轉了個圈，在每人身邊嗅了幾下，笑道：「這位必是老叫化洪七公，我猜也猜得出。他是好人。正是天網恢恢，臭尿就只淋了東邪西毒二人。歐陽鋒，當年你打我一掌，今日我還你一泡尿，大家扯直，兩不吃虧。」歐陽鋒微笑不答，在黃藥師耳邊低聲道：「藥兄，此人身法快極，他功夫確已在你我之上，還是別惹他為是。」黃藥師心道：「你我已二十年不見，你怎知我功夫就必不如他？」向周伯通道：「伯通，我早說過，但教你把《九陰真經》留下，我焚燒了祭告先室，馬上放你走路，現下你要到哪裡去？」周伯通道：「這島上我住得膩了，要到外面逛逛去。」黃藥師伸手道：「那麼經呢？」周伯通道：「我早給了你啦。」黃藥師道：「別瞎說八道，幾時給過我？」周伯通笑道：「郭靖是你女婿是不是？他的就是你的，是不是？我把《九陰真經》從頭至尾傳了給他，不就是傳給了你？」

　　郭靖大吃一驚，叫道：「大哥，這……這……你教我的當真便是《九陰真經》？」周伯通哈哈大笑，說道：「難道還是假的麼？」郭靖目瞪口呆，登時傻了。周伯通見到他這副呆樣，心中直樂出來，他花了無數心力要郭靖背誦《九陰真經》，正是要見他於真相大白之際驚得暈頭轉向，此刻心願得償，如何不大喜若狂？黃藥師道：「上卷經文原在你處，下卷經文你卻從何處得來？」周伯通笑道：「還不是你那個好女婿親手交與我的。」郭靖道：「我……我沒有啊。」黃藥師怒極，心道：「郭靖你這小子竟敢對我弄鬼，那瞎子梅超風這時還在拚命的找尋呢。」怒目向郭靖橫了一眼，轉頭對周伯通道：「我要真經的原書。」周伯通道：「兄弟，你把我懷裡那本書摸出來。」郭靖走上前去，探手到他懷中，拿出一本厚約半寸的冊子。周伯通伸手接過，對黃藥師道：「這是真經的上卷，下卷經文也夾在其中，你有本事就來拿去。」黃藥師道：「要怎樣的本事？」周伯通雙手夾住經書，側過了頭，道：「待我想一想。」過了半晌，笑道：「裱糊匠的本事。」黃藥師道：「什麼？」周伯通雙手高舉過頂，往上一送，但見千千萬萬片碎紙陡然散開，有如成群蝴蝶，隨著海風四下飛舞，霎時間東飄西揚，無可追尋。黃藥師又驚又怒，想不到他內功如此深湛，就在這片刻之間，把一部經書以內力壓成了碎片，想起亡妻，心中又是一酸，怒喝：「老頑童，你戲弄於我，今日休想出得島去！」飛步上前，撲面就是一掌。周伯通身子微晃，接著左搖右擺，只聽得風聲颼颼，黃藥師的掌影在他身旁飛舞，卻始終掃不到他半點。這路「落英神劍掌」是黃藥師的得意武功，豈知此刻連出二十餘招，竟然無功。

　　黃藥師見他並不還手，正待催動掌力，逼得他非招架不可，驀地驚覺：「我黃藥師豈能與縛住雙手之人過招。」當即躍後三步，叫道：「老頑童，你腿傷已經好了，我可又要對你不起啦。快把手上的繩子崩斷了，待我見識見識你《九陰真經》的功夫。」周伯通愁眉苦臉，連連搖頭，說道：「不瞞你說，我是有苦難言。這手上的繩子，說什麼都是不能崩斷的。」黃藥師道：「我給你弄斷了罷。」上前拿他手腕。周伯通大叫：「啊喲，救命，救命！」翻身撲地，連滾幾轉。

　　郭靖吃了一驚，叫道：「岳父！」待要上前勸阻，洪七公拉住他的手臂，低聲道：「別傻！」郭靖停步看時，只見周伯通在地下滾來滾去，靈便之極，黃藥師手抓足踢，哪裡碰得到他的身子？洪七公低聲道：「留神瞧他身法。」郭靖見周伯通這一路功夫正便是真經上所說的「蛇行狸翻」之術，當下凝神觀看，看到精妙之處，情不自禁的叫了聲：「好！」黃藥師愈益惱怒，拳鋒到處，猶如斧劈刀削一般，周伯通的衣袖袍角一塊塊的裂下，再鬥片刻，他長鬚長髮也一叢叢的被黃藥師掌力震斷。周伯通雖未受傷，也知道再鬥下去必然無倖，只要受了他一招半式，不死也得重傷，眼見黃藥師左掌橫掃過來，右掌同時斜劈，每一掌中都暗藏三招後繼毒招，自己身法再快，也難躲閃，只得雙膀運勁，蓬的一聲，繩索崩斷，左手架開了他襲來的攻勢，右手卻伸到自己背上去抓了抓癢，說道：「啊喲，癢得我可受不了啦。」

　　黃藥師見他在劇鬥之際，居然還能好整以暇的抓癢，心中暗驚，猛發三招，都是生平絕學。周伯通道：「我一隻手是打你不過的，唉，不過沒有法子。我說什麼也不能對不起師哥。」右手運力抵擋，左手垂在身側，他本身武功原不及黃藥師精純，右手上架，被黃藥師內勁震開，一個踉蹌，向後跌出數步。黃藥師飛身下撲，雙掌起處，已把周伯通罩在掌力之下，叫道：「雙手齊上！一隻手你擋不住。」周伯通道：「不行，我還是一隻手。」黃藥師怒道：「好，那你就試試。」雙掌與他單掌一交，勁力送出，騰的一響，周伯通一交坐在地下，閉上雙目。黃藥師不再進擊，只見周伯通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臉色登時慘白如紙。眾人心中都感奇怪，他如好好與黃藥師對敵，就算不勝，也決不致落敗，何以堅決不肯雙手齊用？

　　只見周伯通慢慢站起身來，說道：「老頑童上了自己的大當，無意之中竟學到了九陰奇功，違背師兄遺訓。若是雙手齊上，黃老邪，你是打我不過的。」

　　黃藥師知他所言非虛，默默不語，心想自己無緣無故將他在島上囚了十五年，現下又將他打傷，實在說不過去，從懷裡取出一隻玉匣，揭開匣蓋，取出三顆猩紅如血的丹藥，交給他道：「伯通，天下傷藥，只怕無出我桃花島無常丹之右。每隔七天服一顆，你的內傷可以無礙。現下我送你出島。」周伯通點了點頭，接過丹藥，服下了一顆，自行調氣護傷，過了一會，吐出一口瘀血，說道：「黃老邪，你的丹藥很靈，無怪你名字叫作『藥師』。咦，奇怪，奇怪，我名叫『伯通』，那又是什麼意思？」他凝思半晌，搖了搖頭，說道：「黃老邪，我要去了，你還留我不留？」黃藥師道：「不敢，任你自來自去。伯通兄此後如再有興枉顧，兄弟倒履相迎。我這就派船送你離島。」郭靖蹲下地來，負起周伯通，跟著黃藥師走到海旁，只見港灣中大大小小的停泊著六七艘船。

　　歐陽鋒道：「藥兄，你不必另派船隻送周大哥出島，請他乘坐小弟的船去便了。」黃藥師道：「那麼費鋒兄的心了。」向船旁啞僕打了幾個手勢，那啞僕從一艘大船中托出一盤金元寶來。黃藥師道：「伯通，這點兒金子，你拿去頑皮胡用罷。你武功確比黃老邪強，我佩服得很。」周伯通眼睛一霎，臉上做了個頑皮的鬼臉。向歐陽鋒那艘大船瞧去，見船頭扯著一面大白旗，旗上繡著一條張口吐舌的雙頭怪蛇，心中甚是不喜。歐陽鋒取出一管木笛，噓溜溜的吹了幾聲，過不多時，林中異聲大作。桃花島上兩名啞僕領了白駝山的蛇奴驅趕蛇群出來，順著幾條跳板，一排排的游入大船底艙。周伯通道：「我不坐西毒的船，我怕蛇！」黃藥師微微一笑，道：「那也好，你坐那艘船罷。」向一艘小船一指。周伯通搖搖頭道：「我不坐小船，我要坐那邊那艘大船。」黃藥師臉色微變，道：「伯通，這船壞了沒修好，坐不得的。」眾人瞧那船船尾高聳，形相華美，船身漆得金碧輝煌，卻是新打造好的，哪有絲毫破損之象？周伯通道：「我非坐那艘新船不可！黃老邪，你幹嗎這樣小氣？」黃藥師道：「這船最不吉利，坐了的人非病即災，是以停泊在這裡向來不用的。我哪裡是小氣了？你若不信，我馬上把船燒了給你看。」做了幾個手勢，四名啞僕點燃了柴片，奔過去就要燒船。

　　周伯通突然間在地下一坐，亂扯鬍子，放聲大哭。眾人見他如此，都是一怔，只有郭靖知道他的脾氣，肚裡暗暗好笑。周伯通扯了一陣鬍子，忽然亂翻亂滾，哭叫：「我要坐新船，我要坐新船。」黃蓉奔上前去，阻住四名啞僕。洪七公笑道：「藥兄，老叫化一生不吉利，就陪老頑童坐坐這艘凶船，咱們來個以毒攻毒，斗它一鬥，瞧是老叫化的晦氣重些呢，還是你這艘凶船厲害。」黃藥師道：「七兄，你再在島上盤桓數日，何必這麼快就去？」洪七公道：「天下的大叫化、中叫化、小叫化不日就要在湖南嶽陽聚會，聽老叫化指派丐幫頭腦的繼承人。老叫化若是有個三長兩短要歸天，不先派定誰繼承，天下的叫化豈非無人統領？因此老叫化非趕著走不可。藥兄厚意，兄弟甚是感激，待你的女兒女婿成婚，我再來叨擾罷。」黃藥師歎道：「七兄你真是熱心人，一生就是為了旁人勞勞碌碌，馬不停蹄的奔波。」洪七公笑道：「老叫化不騎馬，我這是腳不停蹄。啊喲，不對，你繞了彎子罵人，腳上生蹄，那可不成了牲口？」

　　黃蓉笑道：「師父，這是您自己說的，我爹可沒罵您。」洪七公道：「究竟師父不如親父，趕明兒我娶個叫化婆，也生個叫化女兒給你瞧瞧。」黃蓉拍手笑道：「那再好也沒有。我有個小叫化師妹，可不知有多好玩。」

　　歐陽克斜眼相望，只見日光淡淡的射在她臉頰之上，真是艷如春花，麗若朝霞，不禁看得癡了。但隨即見她的眼光望向郭靖，脈脈之意，一見而知，又不禁怒氣勃發，心下暗暗立誓：「總有一日，非殺了這臭小子不可。」

　　洪七公伸手扶起周伯通，道：「伯通，我陪你坐新船。黃老邪古怪最多，咱哥兒倆可不上他的當。」周伯通大喜，說道：「老叫化，你人很好，咱倆拜個把子。」洪七公尚未回答，郭靖搶著道：「周大哥，你我已拜了把子，你怎能和我師父結拜？」周伯通笑道：「那有什麼干係？你岳父若是肯給新船我坐，我心裡一樂，也跟他拜個把子。」黃蓉笑道：「那麼我呢？」周伯通眼睛一瞪，道：「我不上女娃子的當。美貌女人，多見一次便倒一分霉。」勾住洪七公的手臂，就往那艘新船走去。黃藥師快步搶在兩人前面，伸開雙手攔住，說到：「黃某不敢相欺，坐這艘船實在凶多吉少。兩位實不必甘冒奇險。只是此中原由，不便明言。」

　　洪七公哈哈笑道：「你已一再有言在先，老叫化若是暈船歸天，仍是讚你藥兄夠朋友。」他雖行事說話十分滑稽，內心卻頗精明，見黃藥師三番兩次的阻止，知道船上必有蹊蹺，周伯通堅持要坐，眼見拗他不得，若是真有奇變，他孤掌難鳴，兼之身上有傷，只怕應付不來，是以決意陪他同乘。黃藥師哼了一聲，道：「兩位功夫高強，想來必能逢凶化吉，黃某倒是多慮了。姓郭的小子，你也去罷。」郭靖聽他認了自己為婿之後，本已稱作「靖兒」，這時忽然改口，而且語氣甚是嚴峻，望了他一眼，說道：「岳父……」黃藥師厲聲道：「你這狡詐貪得的小子，誰是你的岳父？今後你再踏上桃花島一步，休怪黃某無情。」反手一掌，擊在一名啞僕的背心，喝道：「這就是你的榜樣！」這啞僕舌頭早被割去，只是喉間發出一聲低沉的嘶叫，身子直飛出去。他五臟已被黃藥師一掌擊碎，飛墮海心，沒在波濤之中，霎時間無影無蹤。眾啞僕嚇得心驚膽戰，一齊跪下。這些啞僕個個都是忘恩負義的奸惡之徒，黃藥師事先查訪確實，才一一擒至島上，割啞刺聾，以供役使，他曾言道：「黃某並非正人君子，江湖上號稱『東邪』，自然也不屑與正人君子為伍。手下僕役，越是邪惡，越是稱我心意。」那啞僕雖然死有餘辜，但突然間無緣無故被他揮掌打入海心，眾人心中都是暗歎：「黃老邪確是邪得可以。」郭靖更是驚懼莫名，屈膝跪倒。洪七公道：「他什麼事又不稱你的心啦？」黃藥師不答，厲聲問郭靖道：「那《九陰真經》的下卷，是不是你給周伯通的？」郭靖道：「有一張東西是我交給周大哥的，不過我的確不知就是經文，若是知道……」周伯通向來不理事情的輕重緩急，越見旁人疾言厲色，越愛大開玩笑，不等郭靖說完，搶著便道：「你怎麼不知？你說親手從梅超風那裡搶來，幸虧黃藥師那老頭兒不知道。你還說學通了經書之後，從此天下無敵。」郭靖大驚，顫聲道：「大哥，我……我幾時說過？」周伯通霎霎眼睛，正色道：「你當然說過。」郭靖將經文背得爛熟而不知便是《九陰真經》，本就極難令人入信，這時周伯通又這般說，黃藥師盛怒之下，哪想得到這是老頑童在開玩笑？只道周伯通一片童心，天真爛漫，不會替郭靖圓謊，信口吐露了真相。他狂怒不可抑制，深怕立時出手斃了郭靖，未免有失身份，拱手向周伯通、洪七公、歐陽鋒道：「請了！」牽著黃蓉的手，轉身便走。黃蓉待要和郭靖說幾句話，只叫得一聲：「靖哥哥……」已被父親牽著縱出數丈外，頃刻間沒入了林中。周伯通哈哈大笑，突覺胸口傷處劇痛，忙忍住了笑，但終於還是笑出聲來，說道：「黃老邪又上了我的當。我說頑話騙他，他老兒果然當了真。有趣，有趣！」洪七公驚道：「那麼靖兒事先當真不知？」周伯通笑道：「他當然不知。他還說九陰奇功邪氣呢，若是先知道了，怎肯跟著我學？兄弟，現下你已牢牢記住，忘也忘不了，是麼？」說著又是捧腹狂笑，既須忍痛，又要大笑，神情尷尬無比。

　　洪七公跌足道：「唉，老頑童，這玩笑也開得的？我跟藥兄說去。」拔足奔向林邊，卻見林內道路縱橫，不知黃藥師去了何方。眾啞僕見主人一走，早已盡數隨去。洪七公無人領路，只得廢然而返，忽然想起歐陽克有桃花島的詳圖，忙道：「歐陽賢侄，桃花島的圖譜請借我一觀。」歐陽克搖頭道：「未得黃伯父允可，小侄不敢借予旁人，洪伯父莫怪。」洪七公哼了一聲，心中暗罵：「我真老糊塗了，怎麼向這小子借圖？他是巴不得黃老邪惱恨我這傻徒兒。」只見林中白衣閃動，歐陽鋒那三十二名白衣舞女走了出來。當先一名女子走到歐陽鋒面前，曲膝行禮道：「黃老爺叫我們跟老爺回去。」歐陽鋒向她們一眼不瞧，只擺擺手令他們上船，向洪七公與周伯通道：「藥兄這船中只怕真有什麼巧妙機關。兩位寬心，兄弟坐船緊跟在後，若有緩急，自當稍效微勞。」周伯通怒道：「誰要你討好？我就是要試試黃老邪的船有什麼古怪。你跟在後面，變成了有驚無險，那還有什麼味兒？你跟我搗蛋，老頑童再淋你一頭臭尿！」歐陽鋒笑道：「好，那麼後會有期。」一拱手，逕自帶了侄兒上船。

　　郭靖望著黃蓉的去路，呆呆出神。周伯通笑道：「兄弟，咱們上船去。瞧他一艘死船，能把咱們三個活人怎生奈何了？」左手牽著洪七公，右手牽著郭靖，奔上新船。只見船中已有七八名船夫侍僕站著侍候，都是默不作聲。周伯通笑道：「哪一日黃老邪邪氣發作，把他寶貝女兒的舌頭也割掉了，我才佩服他真有本事。」郭靖聽了，不由得打個寒噤，周伯通哈哈笑道：「你怕了麼？」向船夫做了個手勢。眾船夫起錨揚帆，乘著南風駛出海去。洪七公道：「來，咱們瞧瞧船上到底有什麼古怪。」三人從船首巡到船尾，又從甲板一路看到艙底，到處仔細查察，只見這船前後上下都油漆得晶光燦亮，艙中食水白米、酒肉蔬菜，貯備俱足，並無一件惹眼的異物。周伯通恨恨的道：「黃老邪騙人！說有古怪，卻沒古怪，好沒興頭。」洪七公心中疑惑，躍上桅桿，將桅桿與帆布用力搖了幾搖，亦無異狀，放眼遠望，但見鷗鳥翻飛，波濤接天，船上三帆吃飽了風，逕向北駛。他披襟當風，胸懷為之一爽，回過頭來，只見歐陽鋒的坐船跟在約莫二里之後。洪七公躍下桅桿，向船夫打個手勢，命他駕船偏向西北，過了一會，再向船尾望去，只見歐陽鋒的船也轉了方向，仍是跟在後面。洪七公心下嘀咕：「他跟來幹嗎？難道當真還會安著好心？老毒物發善心，太陽可要從西邊出來了。」他怕周伯通知道了亂發脾氣，也不和他說知，吩咐轉舵東駛。船上各帆齊側，只吃到一半風，駛得慢了。果然不到半盞茶時分，歐陽鋒的船也向東跟來。洪七公心道：「咱們在海裡鬥鬥法也好。」走回艙內，只見郭靖鬱鬱不樂，呆坐出神。洪七公道：「徒兒，我傳你一個叫化子討飯的法門：主人家不給，你在門口纏他三日三夜，瞧他給是不給？」周伯通笑道：「若是主人家養有惡狗，你不走，他叫惡狗咬你，那怎麼辦？」洪七公笑道：「這般為富不仁的人家，你晚上去大大偷他一筆，那也不傷陰騭。」周伯通向郭靖道：「兄弟，懂得你師父的話麼？那是叫你跟岳父纏到底，他若不把女兒給你，反要打人，你到晚上就去偷她出來。只不過你所要偷的，卻是生腳的活寶，你只須叫道：『寶貝兒』來！」她自己就跟著你走了。」

　　郭靖聽著，也不禁笑了。他見周伯通在艙中走來走去，沒一刻安靜，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問道：「大哥，現下你要到哪裡去？」周伯通道：「我沒準兒，到處去閒逛散心。我在桃花島這許多年，可悶也悶壞了。」郭靖道：「我求大哥一件事。」周伯通搖手道：「你要我回桃花島幫你偷婆娘，我可不幹。」郭靖臉上一紅，道：「不是這個。我想煩勞大哥去太湖邊上宜興的歸雲莊走一遭。」周伯通道：「那幹什麼？」郭靖道：「歸雲莊的陸莊主陸乘風是一位豪傑，他原是我岳父的弟子，受了黑風雙煞之累，雙腿被我岳父打折了，不得復原。我見大哥的腿傷卻好得十足，是以想請大哥傳授他一點門道。」周伯通道：「這個容易。黃老邪倘若再打斷我兩腿，我仍有本事復原。你如不信，不妨打斷了我兩條腿試試。」說著坐在椅上，伸出腿來，一副「不妨打而斷之」的模樣。郭靖笑道：「那也不用試了，大哥自有這個本事。」

　　正說到此處，突然豁喇一聲，艙門開處，一名船夫闖了進來，臉如土色，驚恐異常，指手劃腳，就是說不出話。三人知道必有變故，躍起身來，奔出船艙。

　　黃蓉被父親拉進屋內，臨別時要和郭靖說一句話，也是不得其便，十分惱怒傷心，回到自己房中，關上了門，放聲大哭。黃藥師盛怒之下將郭靖趕走，這時知他已陷入死地，心中對女兒頗感歉仄，想去安慰她幾句，但連敲了幾次門，黃蓉不理不睬，盡不開門，到了晚飯時分，也不出來吃飯。黃藥師命僕人將飯送去，卻被她連菜帶碗摔在地下，還將啞僕踢了幾個觔斗。黃蓉心想：「爹爹說得出做得到，靖哥哥若是再來桃花島，定會被他打死。我如偷出島去尋他，留著爹孤零零一人，豈不寂寞難過？」左思右想，柔腸百結。數月之前，黃藥師罵了她一場，她想也不想的就逃出島去，後來再與父親見面，見他鬢邊白髮驟增，數月之間猶如老了十年，心下甚是難過，發誓以後再不令老父傷心，哪知此刻又遇上了這等為難之事。她伏在床上哭了一場，心想：「若是媽媽在世，必能給我做主，哪會讓我如此受苦？」一想到母親，便起身出房，走到廳上。桃花島上房屋的門戶有如虛設，若無風雨，大門日夜洞開。黃蓉走出門外，繁星在天，花香沉沉，心想：「靖哥哥這時早已在數十里之外了。不知何日再得重見。」歎了一口氣，舉袖抹抹眼淚，走入花樹深處。

　　傍花拂葉，來到母親墓前。佳木蔥籠，異卉爛縵，那墓前四時鮮花常開，每本都是黃藥師精選的天下名種，溶溶月色之下，各自分香吐艷。黃蓉將墓碑向左推了三下，又向右推三下，然後用力向前扳動，墓碑緩緩移開，露出一條石砌的地道，她走入地道，轉了三個彎，又開了機括，打開一道石門，進入墓中壙室，亮火折把母親靈前的琉璃燈點著了。她獨處地下斗室，望著父親手繪的亡母遺像，心中思潮起伏：「我從來沒見過媽，我死了之後，是不是能見到她呢？她是不是還像畫上這麼年輕、這麼美麗？她現下卻在哪裡？在天上，在地府，還是就在這壙室之中？我永遠在這裡陪著媽媽算了。」壙室中壁間案頭儘是古物珍玩、名畫法書，沒一件不是價值連城的精品。黃藥師當年縱橫湖海，不論是皇宮內院、巨宦富室，還是大盜山寨之中，只要有什麼奇珍異寶，他不是明搶硬索，就是暗偷潛盜，必當取到手中方罷。他武功既強，眼力又高，搜羅的奇珍異寶不計其數，這時都供在亡妻的壙室之中。黃蓉見那些明珠美玉、翡翠瑪瑙之屬在燈光下發出淡淡光芒，心想：「這些珍寶雖無知覺，卻是歷千百年而不朽。今日我在這裡看著它們，將來我身子化為塵土，珍珠寶玉卻仍然好好的留在人間。世上之物，是不是愈有靈性，愈不長久？只因為我媽媽絕頂聰明，是以只活到二十歲就亡故了麼？」望著母親的畫像怔怔的出了一會神，吹熄燈火，走到氈帷後母親的玉棺之旁，撫摸了一陣，坐在地下，靠著玉棺，心中自憐自傷，似乎是倚偎在母親身上，有了些依靠。這日大喜大愁之餘，到此時已疲累不堪，過不多時，竟自沉沉睡去。她在睡夢之中忽覺是到了北京趙王府中，正在獨鬥群雄，卻在塞北道上與郭靖邂逅相遇，剛說了幾句話，忽爾見到了母親，要想極目看她容顏，卻總是瞧不明白。忽然之間，母親向天空飛去，自己在地下急追，只見母親漸飛漸高，心中惶急，忽然父親的聲音響了起來，是在叫著母親的名字，這聲音愈來愈是明晰。黃蓉從夢中醒來，卻聽得父親的聲音還是隔著氈帷在喃喃說話。她一定神間，才知並非做夢，父親也已來到了壙室之中。她幼小之時，父親常抱著她來到母親靈前，絮絮述說父女倆的生活瑣事，近年來雖較少來，但這時聽到父親聲音，卻也不以為怪。她正與父親賭氣，不肯出去叫他，要等他走了方才出去，只聽父親說道：「我向你許過心願，要找了《九陰真經》來，燒了給你，好讓你在天之靈知道，當年你苦思不得的經文到底是寫著些什麼。一十五年來始終無法可施，直到今日，才完了這番心願。」黃蓉大奇：「爹爹從何處得了《九陰真經》？」只聽他又道：「我卻不是故意要殺你女婿，這是他們自己強要坐那艘船的。」黃蓉猛吃一驚：「媽媽的女婿？難道是說靖哥哥？坐了那船便怎樣？」當下凝神傾聽，黃藥師卻反來復去述說妻子逝世之後，自己是怎樣的孤寂難受。黃蓉聽父親吐露真情，不禁淒然，心想：「靖哥哥和我都是十多歲的孩子，兩情堅貞，將來何患無重見之日？我總是不離開爹爹的了。」正想到此處，卻聽父親說道：「老頑童把真經上下卷都用掌力毀了，我只道許給你的心願再無得償之日，哪知鬼使神差，他堅要乘坐我造來和你相會的花船……」黃蓉心想：「每次我要到那船上去玩，爹爹總是厲色不許，怎麼是他造來和媽媽相會的？」

　　原來黃藥師對妻子情深意重，兼之愛妻為他而死，當時一意便要以死相殉。他自知武功深湛，上吊服毒，一時都不得便死，死了之後，屍身又不免受島上啞僕糟蹋，於是去大陸捕拿造船巧匠，打造了這艘花船。這船的龍骨和尋常船隻無異，但船底木材卻並非用鐵釘釘結，而是以生膠繩索膠纏在一起，泊在港中之時固是一艘極為華麗的花船，但如駛入大海，給浪濤一打，必致沉沒。他本擬將妻子遺體放入船中，駕船出海，當波湧舟碎之際，按玉簫吹起《碧海潮生曲》，與妻子一齊葬身萬丈洪濤之中，如此瀟灑倜儻以終此一生，方不辱沒了當世武學大宗匠的身份，但每次臨到出海，總是既不忍攜女同行，又不忍將她拋下不顧，終於造了墓室，先將妻子的棺木厝下。這艘船卻是每年油漆，歷時常新。要待女兒長大，有了妥善歸宿，再行此事。

　　黃蓉不明其中原由，聽了父親的話茫然不解，只聽他又道：「老頑童將《九陰真經》背得滾瓜爛熟，姓郭的小子也背得一絲不錯，我將這兩人沉入大海，正如焚燒兩部活的真經一般，你在天之靈，那也可以心安了。只是洪老叫化平白無端的陪送了老命，未免太冤。我在一日之中，為了你而殺死三個高手，償了當日許你之願，他日重逢，你必會說你丈夫言出必踐，對愛妻答允下之事，可沒一件不做。哈哈！」黃蓉只聽得毛骨悚然，一股涼意從心底直冒上來。她雖不明端的，但料知花船中必定安排著極奇妙極毒辣的機關，她素知父親之能，只怕郭靖等三人這時都已遭了毒手，心中又驚又痛，立時就要搶出去求父親搭救三人性命，只是嚇得腳都軟了，一時不能舉步，口中也叫不出聲來。只聽得父親淒然長笑，似歌似哭，出了墓道。

　　黃蓉定了定神，更無別念：「我要去救靖哥哥，若是救他不得，就陪他死了。」她知父親脾氣古怪，對亡妻又已愛到發癡，求他必然無用，當下奔出墓道，直至海邊，跳上小船，拍醒船中的啞船夫，命他們立時揚帆出海。忽聽得馬蹄聲響，一匹馬急馳而來，同時父親的玉簫之聲，也隱隱響起。黃蓉向岸上望去，只見郭靖那匹小紅馬正在月光下來回奔馳，想是它局處島上，不得施展駿足，是以夜中出來馳騁。心想：「這茫茫大海之中，哪裡找靖哥哥去？小紅馬縱然神駿，一離陸地，卻是全然無能為力的了。」

　　洪七公、周伯通、郭靖三人搶出船艙，都是腳下一軟，水已沒脛，不由得大驚，一齊躍上船桅，洪七公還順手提上了兩名啞子船夫，俯首看時，但見甲板上波濤洶湧，海水滾滾灌入船來。這變故突如其來，三人一時都感茫然失措。周伯通道：「老叫化，黃老邪真有幾下子，這船他是怎麼弄的？」洪七公道：「我也不知道啊。靖兒，抱住桅桿，別放手……」郭靖還沒答應，只聽得豁喇喇幾聲響亮，船身從中裂為兩半。兩名船夫大驚，抱著帆桁的手一鬆，直跌入海中去了。周伯通一個觔斗，倒躍入海。洪七公叫道：「老頑童，你會水性不會？」周伯通從水中鑽出頭來，笑道：「勉強對付著試試……」後面幾句話被海風迎面一吹，已聽不清楚。此時桅桿漸漸傾側，眼見便要橫墮入海。洪七公叫道：「靖兒，桅桿與船身相連，合力震斷它。來！」兩人掌力齊發，同時擊在主桅的腰心。桅桿雖然堅牢，卻怎禁得起洪七公與郭靖合力齊施？只擊得幾掌，轟的一聲，攔腰折斷，兩人抱住了桅桿，跌入海中。當地離桃花島已遠，四下裡波濤山立，沒半點陸地的影子，洪七公暗暗叫苦，心想在這大海之中飄流，苦是無人救援，無飲無食，武功再高，也支持不到十天半月，回頭眺望，連歐陽鋒的坐船也沒了影蹤。遠遠聽得南邊一人哈哈大笑，正是周伯通。洪七公道：「靖兒，咱們過去接他。」兩人一手扶著斷桅，一手划水，循聲游去。海中浪頭極高，劃了數丈，又給波浪打了回來。洪七公朗聲笑道：「老頑童，我們在這裡。」他內力深厚，雖是海風呼嘯，浪聲澎湃，但叫聲還是遠遠的傳了出去。只聽周伯通叫道：「老頑童變了落水狗啦，這是鹹湯泡老狗啊。」郭靖忍不住好笑，心想在這危急當中他還有心情說笑，「老頑童」三字果是名不虛傳。三人先後從船桅墮下，被波浪一送，片刻間已相隔數十丈之遙，這時撥水靠攏，過了良久，才好容易湊在一起。洪七公與郭靖一見周伯通，都不禁失笑，只見他雙足底下都用帆索縛著一塊船板，正施展輕功在海面踏波而行。只是海浪太大，雖然身子隨波起伏，似乎逍遙自在，但要前進後退，卻也不易任意而行。他正玩得起勁，毫沒理會眼前的危險。郭靖放眼四望，坐船早為波濤吞沒，眾船夫自也已盡數葬身海底，忽聽周伯通大聲驚呼：「啊喲，乖乖不得了！老頑童這一下可得粉身碎骨。」洪七公與郭靖聽他叫聲惶急，齊問：「怎麼？」周伯通手指遠處，說道：「鯊魚，大隊鯊魚。」郭靖生長沙漠，不知鯊魚的厲害，一回頭，見洪七公神色有異，心想不知那鯊魚是何等樣的怪物，連師父和周大哥平素那樣泰然自若之人，竟也不能鎮定。

　　洪七公運起掌力，在桅桿盡頭處連劈兩掌，把桅桿劈下了半截，只見海面的白霧中忽喇一聲，一個巴斗大的魚頭鑽出水面，兩排尖利如刀的白牙在陽光中一閃，魚頭又沒入了水中。洪七公將木棒擲給郭靖，叫道：「照準魚頭打！」郭靖探手入懷，摸出匕首，叫道：「弟子有匕首。」將木棒遠遠擲去，周伯通伸手接住。這時已有四五頭虎鯊圍住了周伯通團團兜圈，只是沒看清情勢，不敢攻擊。周伯通彎下腰來，通的一聲，揮棒將一條虎鯊打得腦漿迸裂，群鯊聞到血腥，紛紛湧上。郭靖見海面上翻翻滾滾，不知有幾千幾萬條鯊魚，又見鯊魚一口就把死鯊身上的肉扯下一大塊來，牙齒尖利之極，不禁大感惶恐，突覺腳上有物微微碰撞，他疾忙縮腳，身底水波晃動，一條大鯊魚猛竄上來。郭靖左手在桅桿上一推，身子借力向右，順手揮匕首刺落。這匕首鋒銳無比，嗤的一聲輕響，已在鯊魚頭上刺了個窟窿，鮮血從海水中翻滾而上。群鯊圍上，亂搶亂奪的咬嚙。

　　三人武功卓絕，在群鯊圍攻之中，東閃西避，身上竟未受傷，每次出手，總有一條鯊魚或死或傷。那鯊魚只要身上出血，轉瞬間就給同伴扯食得剩下一堆白骨。饒是三人藝高人膽大，見了這情景也不禁慄慄危懼。眼見四周鯊魚難計其數，殺之不盡，到得後來，總歸無幸，但在酣鬥之際，全力施為，也不暇想及其他。三人掌劈劍刺，拳打棒擊，不到一個時辰，已打死二百餘條鯊魚，但見海上煙霧四起，太陽慢慢落向西方海面。周伯通叫道：「老叫化，郭兄弟，天一黑，咱三個就一塊一塊的鑽到鯊魚肚裡去啦。咱們來個賭賽，瞧是誰先給鯊魚吃了。」洪七公道：「先給魚吃了算輸還是算贏？」周伯通道：「當然算贏。」洪七公道：「啊喲，這個我寧可認輸。」反手一掌「神龍擺尾」，打在一條大鯊身側，那條大鯊總有二百餘斤，被他掌力帶動，飛出海面，在空中翻了兩個觔斗，這才落下，只震得海面水花四濺，那魚白肚向天，已然斃命。周伯通讚道：「好掌法！我拜你為師，你教我這『降龍十八掌』。就可惜沒時候學了，老叫化，你到底比是不比？」洪七公笑道：「恕不奉陪。」周伯通哈哈一笑，問郭靖道：「兄弟，你怕不怕？」郭靖心中實在極是害怕，但見兩人越打越是寧定，生死大事，卻也拿來說笑，精神為之一振，說道：「先前很怕，現下好些啦。」忽見一條巨鯊張鰭鼓尾，猛然衝將過來。他見那巨鯊來勢兇惡，側過身子，左手向上一引，這是個誘敵的虛招，那巨鯊果然上當，半身躍出水面，疾似飛梭般向他左手咬來。郭靖右手匕首刺去，插中巨鯊口下的咽喉之處。那巨鯊正向上躍，這急升之勢，剛好使匕首在它腹上劃了一條長縫，登時血如泉湧，臟腑都翻了出來。這時周伯通與洪七公也各殺了一條就魚。周伯通中了黃藥師的掌力，原本未痊，酣鬥良久，胸口又劇痛起來，他大笑叫道：「老叫化，郭兄弟，我失陪了，要先走一步到鯊魚肚子裡去啦！唉，你們不肯賭賽，我雖然贏了，卻也不算。」郭靖聽他說話之時雖然大笑，語音中頗有失望之意，便道：「好，我跟你賭！」周伯通喜道：「這才死得有趣！」轉身避開兩條鯊魚的同時夾攻，忽見遠處白帆高張，暮靄蒼茫中一艘大船破浪而來。洪七公也即見到，正是歐陽鋒所乘的座船。三人見有救援，盡皆大喜。郭靖靠近周伯通身邊，助他抵擋鯊魚。只一頓飯功夫，大船駛近，放下兩艘小舢舨，把三人救上船去，周伯通口中吐血，還在不斷說笑，指著海中群鯊咒罵。歐陽鋒和歐陽克站在大船頭上迎接，極目遠望，見海上鼓鰭來去的儘是鯊魚，心下也不禁駭然。周伯通不肯認輸，說道：「老毒物，是你來救我們的，我可沒出聲求救，因此不算你對我有救命之恩。」歐陽鋒道：「那自然不算。今日阻了三位海中殺鯊的雅興，兄弟好生過意不去。」周伯通笑道：「那也罷了，你阻了我們的雅興，卻免得我們鑽入鯊魚肚中玩耍，兩下就此扯直，誰也沒虧負了誰。」

　　歐陽克和蛇奴用大塊牛肉作餌，掛在鐵鉤上垂釣，片刻之間，釣起了七八條大鯊。洪七公指著鯊魚笑道：「好，你吃不到我們，這可得讓我們吃了。」歐陽克笑道：「小侄有個法子，給洪伯父報仇。」命人削了幾根兩端尖利的粗木棍，用鐵槍撬開鯊魚嘴唇，將木棍撐在上下兩唇之間，然後將一條條活鯊又拋入海裡。周伯通笑道：「這叫它永遠吃不得東西，可是十天八日又死不了。」郭靖心道：「如此毒計，虧他想得出來。這饞嘴之極的鯊魚在海裡活活餓死，那滋味可真夠受的。」周伯通見他臉有不愉之色，笑道：「兄弟，這惡毒的法子你瞧著不順眼，是不是？這叫做毒叔自有毒侄啊！」

　　西毒歐陽鋒聽旁人說他手段毒辣，向來不以為忤，反有沾沾自喜之感，聽周伯通如此說，微微一笑，說道：「老頑童，這一點小小玩意兒，跟老毒物的本事比起來，可還差得遠啦。你們三位給這小小的鯊魚困得上氣不接下氣，在區區看來，鯊魚雖多，卻也算不了什麼。」說著伸出右手，朝著海面自左而右的在胸前劃過，說道：「海中鯊魚就算再多上十倍，老毒物要一鼓將之殲滅，也不過舉手之勞而已。」

　　周伯通道：「啊！老毒物吹得好大的氣，你若能大顯神通，真把海上鯊魚盡數殺了，老頑童向你磕頭，叫你三百聲親爺爺。」歐陽鋒道：「那可不敢當。你若不信，咱倆不妨打個賭。」周伯通大叫：「好好，賭人頭也敢。」

　　洪七公心中起疑：「憑他有天大本事，也不能把成千成萬條鯊魚盡皆殺了，只怕他另有異謀。」只聽歐陽鋒笑道：「賭人頭卻也不必。倘若我勝了，我要請你做一件事，你可不能推辭。要是我輸，也任憑你差遺做一件難事。你瞧好也不好？」周伯通大叫：「任你愛賭什麼就賭什麼！」歐陽鋒向洪七公道：「這就相煩七兄做個中證。」洪七公點頭道：「好！但若勝方說出來的事，輸了的人或是做不到，或是不願做，卻又怎地？」周伯通道：「那就自己跳到海裡喂鯊魚。」

　　歐陽鋒微微一笑，不再說話，命手下人拿過一隻小酒杯。他右手伸出兩指，捏住他杖頭一條怪蛇的頭頸，蛇口張開，牙齒尖端毒液登時湧出。歐陽鋒將酒杯伸過去接住，片刻之間，黑如漆、濃如墨的毒液流了半杯。他放下怪蛇，抓起另一條蛇如法炮製，盛滿了一杯毒液。兩條怪蛇吐出毒液後盤在杖頭，不再游動，似已筋疲力盡。

　　歐陽鋒命人釣起一條鯊魚，放在甲板之上，左手揪住魚吻向上提起，右足踏在鯊魚下唇，兩下一分。那條鯊魚幾有兩丈來長，給他這麼一分，巨口不由得張了開來，露出兩排匕首般的牙齒。歐陽鋒將那杯毒液倒在魚口被鐵鉤鉤破之處，左手倏地變掌，在魚腹下托起，隨手揮出，一條兩百來斤的鯊魚登時飛起，水花四濺，落入海中。

　　周伯通笑道：「啊哈，我懂啦，這是老和尚治臭蟲的妙法。」郭靖道：「大哥，什麼老和尚治臭蟲？」

　　周伯通道：「從前有個老和尚，在汴梁街上叫賣殺臭蟲的靈藥，他道這藥靈驗無比，臭蟲吃了必死，若不把臭蟲殺得乾乾淨淨，就賠還買主十倍的錢。這樣一叫，可就生意興隆啦。買了靈藥的主兒回去往床上一撒，嘿嘿，半夜裡臭蟲還是成群結隊的出來，咬了他個半死。那人可就急了，第二天一早找到了老和尚，要他賠錢。那老和尚道：『我的藥非靈不可，若是不靈，準是你的用法不對。』那人問道：『該怎麼用？』」他說到這裡，笑吟吟的只是搖頭晃腦，卻不再說下去。郭靖問道：「該怎麼用才好？」周伯通一本正經的道：「那老和尚道：『你把臭蟲捉來，撬開嘴巴，把這藥餵它這麼幾分幾錢，若是不死，你再來問老和尚。』那人惱了，說道：『要是我把臭蟲捉到，這一捏不就死了，又何必再餵你的什麼靈藥？』老和尚道：『本來嘛，我又沒說不許捏？』」郭靖、洪七公和歐陽鋒叔侄聽了都哈哈大笑。歐陽鋒笑道：「我的臭蟲藥跟那老和尚的可略略有些兒不同。」周伯通道：「我看也差不多。」歐陽鋒向海中一指，道：「你瞧著罷。」只見那條喝過蛇毒的巨鯊一跌入海中，肚腹向天，早已斃命，七八條鯊魚圍上來一陣咬嚙，片刻之間，巨鯊變成一堆白骨，沉入海底。說也奇怪，吃了那巨鯊之肉的七八條鯊魚，不到半盞茶時分，也都肚皮翻轉，從海心浮了上來。群鯊一陣搶食，又是盡皆中毒而死。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只小半個時辰功夫，海面上儘是浮著鯊魚的屍體，餘下的活鯊魚為數已經不多，仍在爭食魚屍，轉瞬之間，眼見要盡數中毒。洪七公、周伯通、郭靖三人見了這等異景，盡皆變色。洪七公歎道：「老毒物，老毒物，你這毒計固然毒極，這兩條怪蛇毒汁，可也忒厲害了些。」歐陽鋒望著周伯通嘻嘻而笑，得意已極。周伯通搓手頓足，亂拉鬍子。眾人放眼望去，滿海儘是翻轉了肚皮的死鯊，隨著波浪起伏上下。周伯通道：「這許多大白肚子，瞧著叫人作嘔。想到這許多鯊魚都中了老毒物的毒，更是叫人作嘔。老毒物，你小心看，海龍王這就點起巡海夜叉、蝦兵蟹將，跟你算帳來啦。」歐陽鋒只是微笑不語。

　　洪七公道：「鋒兄，小弟有一事不明，倒要請教。」歐陽鋒道：「不敢當。」洪七公道：「你這小小一杯毒汁，憑它毒性厲害無比，又怎能毒得死這成千成萬條巨鯊？」歐陽鋒笑道：「這蛇毒甚是奇特，鮮血一遇上就化成毒藥。毒液雖只小小一杯，但一條鯊魚的傷口碰到之後，魚身上成百斤的鮮血就都化成了毒汁，第二條鯊魚碰上了，又多了百來斤毒汁，如此愈傳愈廣，永無止歇。」洪七公道：「這就叫做流毒無窮了。」歐陽鋒道：「正是。兄弟既有了西毒這個名號，若非在這『毒』字功夫上稍有獨得之秘，未免愧對諸賢。」說話之間，大隊鯊魚已盡數死滅，其餘的小魚在鯊群到來時不是葬身鯊腹，便早逃得乾乾淨淨，海上一時靜悄悄的無聲無息。洪七公道：「快走，快走，這裡毒氣太重。」歐陽鋒傳下令去，船上前帆、主機、三角帆一齊升起，乘著南風，向西北而行。周伯通道：「老毒物果然賣的好臭蟲藥。你要我做什麼，說出來罷。」歐陽鋒道：「三位先請到艙中換了乾衣，用食休息。賭賽之事，慢慢再說不遲。」

　　周伯通甚是性急，叫道：「不成，不成，你得馬上說出來。慢吞吞的又賣什麼關子？你若把老頑童悶死了，那是你自己吃虧，可不關我事。」歐陽鋒笑道：「既是如此，伯通兄請隨我來。」

## 第20回　竄改經文

　　洪七公與郭靖見歐陽鋒叔侄領周伯通走入後艙，逕行到前艙換衣。四名白衣少女過來服侍。洪七公笑道：「老叫化可從來沒享過這個福。」把上下衣服脫個精光，一名少女替他用乾布揩拭。郭靖漲紅了臉，不敢脫衣。洪七公笑道：「怕什麼？還能吃了你麼？」兩名少女上來要替他脫靴解帶，郭靖忙除下靴襪外衫，鑽入被窩，換了小衣。洪七公哈哈大笑，那四名少女也是格格直笑。換衣方畢，兩名少女走進艙來，手托盤子，盛著酒菜白飯。說道：「請兩位爺胡亂用些。」洪七公揮手道：「你們出去罷，老叫化見了美貌的娘兒們吃不下飯。」眾少女笑著走出，帶上艙門。洪七公拿起酒菜在鼻邊嗅了幾嗅，輕聲道：「別吃的好，老毒物鬼計多端，只吃白飯無礙。」拔開背上葫蘆的塞子，骨都骨都喝了兩口酒，和郭靖各自扒了三大碗飯，把幾碗菜都倒在船板之下。郭靖低聲道：「不知他要周大哥做什麼事。」洪七公道：「決不能是好事。這一下老頑童實在是大大的不妙。」艙門緩緩推開，一名少女走到門口，說道：「周老爺子請郭爺到後艙說話。」郭靖向師父望了一眼，隨著那少女走出艙門，從左舷走到後梢。那少女在後艙門上輕擊三下，待了片刻，推開艙門，輕聲道：「郭爺到。」

　　郭靖走進船艙，艙門就在他身後關了，艙內卻是無人。他正覺奇怪，左邊一扇小門忽地推開，歐陽鋒叔侄走了進來。郭靖道：「周大哥呢？」歐陽鋒反手關上小門，踏上兩步，一伸手，已抓住了郭靖左腕脈門。這一抓快捷無比，郭靖又萬料不到他竟會突然動武，登時腕上就如上了一道鐵箍，動彈不得。歐陽克袖中鐵扇伸出，抵在郭靖後心要穴。郭靖登時糊塗了，呆在當地，不知他叔侄是何用意。歐陽鋒冷笑道：「老頑童跟我打賭輸了，我叫他做事，他卻不肯。」郭靖道：「嗯？」歐陽鋒道：「我叫他把《九陰真經》默寫出來給我瞧瞧，那老頑童竟然說話不算數。」郭靖心想：「周大哥怎肯把真經傳給你？」問道：「周大哥呢？」歐陽鋒冷笑一聲，道：「他曾言道，若是不願依我的話辦事，這就跳在大海裡喂鯊魚。哼，總算他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這句話倒是沒賴。」郭靖大吃一驚，叫道：「他……他……」拔足要待奔向艙門。歐陽鋒手上一緊，郭靖便即停步。歐陽克微微使勁，扇端觸得郭靖背上「至陽穴」一陣酸麻。

　　歐陽鋒向桌上的紙墨筆硯一指，說道：「當今之世，已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經全文，快寫下來罷。」郭靖搖了搖頭。歐陽克笑道：「你和老叫化剛才所吃的酒菜之中，都已下了毒藥，若不服我叔父的獨門解藥，六個時辰後毒性發作，就像海裡的那些鯊魚般死了。只要你好好寫將出來，自然饒了你師徒二人性命。」郭靖暗暗心驚：「若非師父機警，已自著了他們道兒。」瞪眼瞧著歐陽鋒，心想：「你是武學大宗師，竟使這些卑鄙勾當。」歐陽鋒見他仍是沉吟不語，說道：「你已把經文牢牢記在心中，寫了出來，於你絲毫無損，又有什麼遲疑？」郭靖凜然道：「你害了我義兄性命，我和你仇深似海！你要殺便殺，想要我屈從，那叫做癡心妄想！」歐陽鋒哼了一聲，道：「好小子，倒有骨氣！你不怕死，連你師父的性命也不救麼？」郭靖尚未答話，忽聽得身後艙門喀喇一聲巨響，木板碎片紛飛。歐陽鋒回過頭來，只見洪七公雙手各提木桶，正把兩桶海水猛潑過來，眼見兩股碧綠透明的水柱筆直飛至，勁力著實凌厲，歐陽鋒雙足一登，提了郭靖向左躍開，左手仍是緊緊握住他腕上脈門。只聽得劈劈兩聲，艙中水花四濺，歐陽克大聲驚呼，已被洪七公抓住後領，提了過去。洪七公哈哈大笑，說道：「老毒物，你千方百計要佔我上風，老天爺總是不許！」歐陽鋒見侄兒落入他手，當即笑道：「七兄，又要來伸量兄弟的功夫麼？咱們到了岸上再打不遲。」洪七公笑道：「你跟我徒兒這般親熱幹什麼？拉著他的手不放。」

　　歐陽鋒道：「我跟老頑童賭賽，是我贏了不是？你是中證不是？老頑童不守約言，我只有唯你是問，可不是？」洪七公連連點頭，道：「那不錯。老頑童呢？」郭靖心中甚是難受，搶著道：「周大哥給他……給他逼著跳海死了。」洪七公一驚，提著歐陽克躍出船艙，四下眺望，海中波濤起伏，不見周伯通的蹤影。歐陽鋒牽著郭靖的手，也一起走上甲板，鬆開了手，說道：「郭賢侄，你功夫還差得遠呢！人家這麼一伸手，你就聽人擺佈。去跟師父練上十年，再出來闖江湖罷。」郭靖記掛周伯通的安危，也不理會他的譏嘲，爬上桅桿，四面\*望。洪七公提起歐陽克向歐陽鋒擲去，喝道：「老毒物，你逼死老頑童，自有全真教的人跟你算帳。你武功再強，也未必擋得住全真七子的圍攻。」歐陽克不等身子落地，右手一撐，已站直身子，暗罵：「臭叫化，明天這時刻，你身上毒發，就要在我跟前爬著叫救命啦。」歐陽鋒微微一笑，道：「那時你這中證可也脫不了干係。」洪七公道：「好啊，到時候我打狗棒棒打落水狗。」歐陽鋒雙手一拱，進了船艙。郭靖望了良久，一無所見，只得落到甲板，把歐陽鋒逼他寫經的事對師父說了。洪七公點了點頭，並不言語，尋思：「老毒物做事向來鍥而不捨，不得真經，決計不肯罷休，我這徒兒可要給他纏上了。」郭靖想起周伯通喪命，放聲大哭。洪七公也是心中淒然，眼見坐船向西疾駛，再過兩天，就可望到得陸地。他怕歐陽鋒又在飲食中下毒，逕到廚房中去搶奪了一批飯菜，與郭靖飽餐一頓，倒頭呼呼大睡。歐陽鋒叔侄守到次日下午，眼見已過了八九個時辰，洪七公師徒仍是並無動靜。歐陽鋒倒擔心起來，只怕兩人毒發之後要強不肯聲張，毒死老叫化那是正合心意，毒死了郭靖可就糟了，《九陰真經》從此失傳，到門縫中偷偷張望，只見兩人好好地坐著閒談，洪七公話聲響亮，中氣充沛，心道：「定是老叫化機警，沒中到毒。」他毒物雖然眾多，但要只毒到洪七公而不及郭靖，一時倒也苦無善策。

　　洪七公正向郭靖談論丐幫的所作所為，說到丐幫的幫眾雖以乞討為生，卻是行俠仗義，救苦解難，為善決不後人，只是做了好事，卻盡量不為人知。他又說到選立丐幫幫主繼承人的規矩，說道：「可惜你不愛做叫化，否則似你這般人品，我幫中倒還沒人及得上，我這根打狗棒非傳給你不可。」正說得高興，忽聽得船艙壁上錚錚錚錚，傳來一陣斧鑿之聲。洪七公跳起身來，叫道：「不好，賊廝鳥要把船鑿沉。」搶到艙口，向郭靖叫道：「快搶船後的小舢舨。」一言甫畢，通的一聲，板壁已被鐵椎椎破，只聽得嗤嗤嗤一陣響，湧進來的不是海水，卻是數十條蝮蛇。洪七公笑罵：「老毒物用蛇攻！」右手連揚，擲出鋼針，數十條蝮蛇都被釘在船板之上，痛得吱吱亂叫，身子扭曲，卻已游動不得。郭靖心想：「蓉兒雖然也會這滿天花雨擲金針之技，比起師父來，卻是差得遠了。」跟著缺口中又湧了數十條蝮蛇進來。洪七公射出鋼針，進來的蝮蛇又盡數釘死在地。卻聽得驅蛇的木笛聲噓噓不絕，蛇頭晃動，愈來愈多。洪七公殺得性起，大叫：「老毒物給我這許多練功的靶子，真是再好也沒有。」探手入囊，又抓了一把鋼針，卻覺所剩的鋼針已寥寥無幾，心中一驚，眼見毒蛇源源不絕，正自思索抵禦之法，忽聽喀喇猛響，兩扇門板直跌進艙，一股掌風襲向後心。郭靖站在師父身側，但覺掌風凌厲，不及回身，先自雙掌併攏，回了一招，只覺來勢猛惡，竭盡平生之力，這才抵住。歐陽鋒見這一掌居然推不倒他，咦了一聲，微感驚訝，上步反掌橫劈。郭靖知道再也難以硬架擋開，當下左掌引帶，右手欺進，逕攻歐陽鋒的左脅。歐陽鋒這掌不敢用老了，沉肩回掌，往他手腕斬落。郭靖眼見處境危急，只要給歐陽鋒守住艙門，毒蛇便不斷的湧進來，自己與師父必致無幸，於是左手奮力抵擋來招，右手著著搶攻。他左擋右進，左虛右實，使出周伯通所授的功夫來。歐陽鋒從未見過這般左右分心搏擊的拳路，不禁一呆，竟被郭靖連搶數招。講到真實功夫，就是當真有兩個郭靖，以二敵一，也不是歐陽鋒的對手，只是他這套武功實在太奇，竟爾出敵不意，數招間居然佔了上風。西毒歐陽鋒享大名數十年，究是武學的大師，一怔之下，便已想到應付的法門，「咕」的一聲大叫，雙掌齊推而出。郭靖單憑左手，萬萬抵擋不住，眼見要被他逼得向後疾退，而身後蛇群已嘶嘶大至。洪七公大叫：「妙極，妙極！老毒物，你連我小徒兒也打不過，還逞什麼英雄豪強？」縱身「飛龍在天」，從兩人頭頂飛躍而過，飛腳把擋在前面的歐陽克踢了個觔斗，回臂一個肘槌，撞向歐陽鋒的後心。歐陽鋒斜身還招，逼迫郭靖的掌力卻因而消解。郭靖心想：「師父與他功力悉敵，他侄兒現下已非我對手，何況他傷勢未癒，以二敵二，我方必贏無疑。」精神一振，拳腳如狂風暴雨般往歐陽鋒攻去。洪七公激鬥之際眼觀六路，見十餘條蝮蛇已游至郭靖身後，轉瞬間就要躍上咬人，急叫：「靖兒，快出來！」手上加緊，把歐陽鋒的招數盡數接了過去。歐陽鋒腹背受敵，頗感吃力，側過身子，放了郭靖出艙，與洪七公再拆數招，成百條蝮蛇已游上甲板。洪七公罵道：「打架要畜生做幫手，不要臉。」可是見蝮蛇愈湧愈多，心中也是發毛，右手舞起打狗棒，打死了十餘條蝮蛇，一拉郭靖，奔向主桅。

　　歐陽鋒暗叫：「不好！這兩人躍上了桅桿，一時就奈何他們不得。」飛奔過去阻攔。洪七公猛劈兩掌，風聲虎虎，歐陽鋒橫拳接過。郭靖又待上前相助。洪七公叫道：「快上桅桿。」郭靖道：「我打死他侄兒，給周大哥報仇。」洪七公急道：「蛇！蛇！」郭靖見前後左右都已有毒蛇游動，不敢戀戰，反手接住歐陽克擲來的一枚飛燕銀梭，高縱丈餘，左手已抱住了桅桿，只聽得身後暗器風響，順手將接來的銀梭擲出。噹的一聲，兩枚銀梭在空中相碰，飛出船舷，都落入海中去了。郭靖雙手交互攀援，頃刻間已爬到了桅桿中段。

　　歐陽鋒知道洪七公也要上桅，出招越來越緊。洪七公雖然仍是穩持平手，但要抽身上桅，卻也不能。郭靖見蛇群已逼至師父腳下，情勢已急，大叫一聲，雙足抱住桅桿，身子直溜下來。洪七公左足一點，人已躍起，右足踢向歐陽鋒面前。郭靖抓住師父手中竹棒，向上力甩，洪七公的身子直飛起來，長笑聲中，左手已抓住了帆桁，掛在半空，反而在郭靖之上。這一來，兩人居高臨下，頗佔優勢。歐陽鋒眼見若是爬上仰攻，必定吃虧，大聲叫道：「好呀，咱們耗上啦。轉舵向東！」只見風帆側過，座船向東而駛。主桅腳下放眼皆青，密密麻麻的都是毒蛇。洪七公坐在帆桁之上，口裡大聲唱著乞兒討錢的「蓮花落」，神態甚是得意，心中卻大為發愁：「在這桅桿之上又躲得幾時？縱使老毒物不把桅桿砍倒，只要蛇陣不撤，就不能下去，他爺兒倆在下面飲酒睡覺，我爺兒倆卻在這裡喝風撒尿！不錯！」他一想到撒尿，立時拉開褲子，往下直撒下去，口中還叫：「靖兒，淋尿給直娘賊喝個飽。」郭靖是小孩性子，正合心意，跟著師父大叫：「請啊，請啊！」師徒二人同時向下射尿。歐陽鋒急叫：「快將蛇撤開。」同時向後躍開數步。他身法快捷，洪、郭二人的尿自然淋不到他。歐陽克聽叔父語聲甚急，一怔之際，臉上頸中卻已濺著了數點。他最是愛潔，勃然大怒，猛地想到：「我們的蛇兒怕尿。」

　　木笛聲中，蛇群緩緩後撤，但桅桿下已有數十條蝮蛇被尿淋到。這些蝮蛇都是在西域白駝山蛇谷中雜交培養而得，毒性猛烈，歐陽鋒裝在大竹簍中，用數百匹大駱駝萬里迢迢的運來中原，原欲仗此威震武林，只是蝮蛇害怕人獸糞尿。旗桿下數十條毒蛇被淋到熱尿，痛得亂翻亂滾，張口互咬，眾蛇奴一時哪裡約束得住。洪七公和郭靖見諸人大為忙亂，樂得哈哈大笑。郭靖心想：「若是周大哥在此，必定更加高興。唉！他絕世武功，卻喪生於大海之中。黃島主和老毒物這般本事，周大哥的尿卻能淋到他二人頭上，我和師父的尿便淋不到老毒物了。」過了兩個時辰，天色漸黑。歐陽鋒命船上眾人都坐在甲板上歡呼暢飲，酒氣肉香，一陣陣衝了上來。歐陽鋒這記絕招當真厲害，洪七公是個極饞之人，如何抵受得了？片刻之間，就把背上葫蘆裡盛的酒都喝乾了。當晚兩人輪流守夜，但見甲板上數十人手執燈籠火把，押著蛇群將桅桿團團圍住，實是無隙可乘，何況連尿也撒干了。洪七公把歐陽鋒祖宗十八代罵了個遍，還憑空捏造無數醜事，加油添醬，罵得惡毒異常。歐陽鋒卻在艙中始終不出來。洪七公罵到後來，唇疲舌倦，也就合眼睡了。

　　次日清晨，歐陽鋒派人在桅桿下大叫：「洪幫主、郭小爺，歐陽老爺整治了上等酒席，請兩位下來飲用。」洪七公叫道：「你叫歐陽鋒來，咱們請他吃尿。」過不多時，桅桿下開了一桌酒席，飯菜熱騰騰的直冒熱氣。席邊放了兩張坐椅，似是專等洪、郭二人下來食用。洪七公幾次想要溜下桅桿去搶奪，但想酒食之中定有毒藥，只得強自忍耐，無可奈何之餘，又是「直娘賊，狗廝鳥」的胡罵一通。

　　到得第三日上，兩人又餓又渴，頭腦發暈。洪七公道：「但教我那個女徒兒在此，她聰明伶俐，定有對付老毒物的法子。咱爺兒倆可只有乾瞪眼、流饞涎的份兒。」郭靖歎了口氣。挨到將近午時，陽光正烈，突見遠處有兩點白影。他只當是白雲，也不以為意，哪知白影移近甚速，越飛越大，啾啾啼鳴，卻是兩頭白雕。郭靖大喜，曲了左手食指放在口中，連聲長哨。兩頭白雕飛到船頂，打了兩個盤旋，俯衝下來，停在郭靖肩上，正是他在大漠中養伏了的那兩頭猛禽。郭靖喜道：「師父，莫非蓉兒也乘了船出來？」洪七公道：「那妙極了。只可惜雕兒太小，負不起咱師徒二人。咱們困在這裡無計可施，你快叫她來作個計較。」郭靖拔出匕首，割了兩塊五寸見方的船帆，用匕首在布上劃了「有難」兩字，下角劃了一個葫蘆的圖形，每隻白雕腳上縛了一塊，對白雕說道：「快快飛回，領蓉姑娘來此。」兩頭白雕在郭靖身上挨擠了一陣，齊聲長鳴，振翼高飛，在空中盤旋一轉，向西沒入雲中。

　　白雕飛走之後不到一個時辰，歐陽鋒又在桅桿下布列酒菜，勸誘洪七公與郭靖下來享用。洪七公怒道：「老叫化最愛的就是吃喝，老毒物偏生瞧準了來折磨人。我一生只練外功，定力可就差了一點。靖兒，咱們下去打他個落花流水再上來，好不好？」郭靖道：「白雕既已帶了信去，情勢必致有變。您老人家且再等一等。」洪七公一笑，過了一會，道：「天下味道最不好的東西，你道是什麼？」郭靖道：「我不知道，是什麼？」洪七公道：「有一次我到極北苦寒之地，大雪中餓了八天，松鼠固然找不到，到後來連樹皮也尋不著了。我在雪地泥中亂挖亂掘，忽然掘到了五條活的東西，老叫化幸虧這五條東西救了一命，多挨了一天。第二日就打到了一隻黃狼，飽啖了一頓。」郭靖道：「那五條東西是什麼？」洪七公道：「是蚯蚓，肥得很。生吞下肚，不敢咬嚼。」郭靖想起蚯蝦蠕蠕而動的情狀，不禁一陣噁心。洪七公哈哈大笑，盡揀天下最髒最臭的東西來說，要抵禦桅桿底下噴上來的酒肉香氣。他說一陣，罵一陣，最後道：「靖兒，現下若有蚯蚓，我也吃了，但有一件最髒最臭之物，老叫化寧可吃自己的腳趾頭，卻也不肯吃它，你道是什麼？」郭靖笑道：「我知道啦，是臭屎！」洪七公搖頭道：「還要髒。」他聽郭靖猜了幾樣，都未猜中，大聲說道：「我對你說，天下最髒的東西，是西毒歐陽鋒。」郭靖大笑，連說：「對，對！」挨到傍晚，實在挨不下去了，只見歐陽克站在蛇群之中，笑道：「洪伯父、郭世兄，家叔但求相借《九陰真經》一觀，別無他意。」洪七公低聲怒罵：「直娘賊，就是不安好心！」急怒之中，忽生奇策，臉上不動聲色，朗聲罵道：「小賊種，老子中了你狗叔父的詭計，認輸便了。快拿酒肉來吃，明天再說。」歐陽克大喜，知他言出如山，當即撤去蛇陣。洪七公和郭靖溜下桅桿，走進艙中。歐陽克命人整治精美菜餚，送進船艙。洪七公關上艙門，骨都骨都喝了半壺酒，撕了半隻雞便咬。郭靖低聲道：「這次酒菜裡沒毒麼？」洪七公道：「傻小子，那廝鳥要你寫經與他，怎能害你性命？快吃得飽飽地，咱們另有計較。」郭靖心想不錯，一口氣扒了四大碗飯。洪七公酒酣飯飽，伸袖抹了嘴上油膩，湊到郭靖耳邊輕輕道：「老毒物要《九陰真經》，你寫一部九陰假經與他。」郭靖不解，低聲問道：「九陰假經？」洪七公笑道：「是啊。當今之世，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經的經文，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誰也不知是對是錯。你把經中文句任意顛倒竄改，教他照著練功，那就練一百年只練成個屁！」郭靖心中一樂，暗道：「這一著真損，老毒物要上大當。」但轉念一想，說道：「歐陽鋒武學湛深，又機警狡猾，弟子胡書亂寫，必定被他識破，這便如何？」洪七公道：「你可要寫得似是而非，三句真話，夾半句假話，逢到練功的秘訣，卻給他增增減減，經上說吐納八次，你改成六次或是十次，老毒物再機靈，也決不能瞧出來。我寧可七日七夜不飲酒不吃飯，也要瞧瞧他老毒物練九陰假經的模樣。」說到這裡，不覺吃吃的笑了出來。郭靖笑道：「他若是照著假經練功，不但虛耗時日，勞而無功，只怕反而身子受害。」洪七公笑道：「你快好好想一下如何竄改，只要他起了絲毫疑心，那就大事不成了。」又道：「那下卷經文的前幾頁，黃藥師的老婆默寫過的，歐陽克這小畜生在桃花島上讀過背過，那就不可多改。然而稍稍加上幾個錯字，諒那小畜生也分辨不出。」郭靖默想真經的經文，思忖何處可以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何處又可以改靜成動，移上為下，那也不是要他自作文章，只不過是依照師父所傳的訣竅，將經文倒亂一番而已，經中說「手心向天」，他想可以改成「腳底向天」，「腳踏實地」不妨改成為「手撐實地」，經中說是「氣凝丹田」，心想大可改成「氣凝胸口」，想到得意之處，不禁歎了一口長氣，心道：「這般捉弄人的事，蓉兒和周大哥都最是喜愛，只可惜一則生離，一則死別，蓉兒尚有重聚之日，周大哥卻永遠聽不到我這促狹之事了。」次日早晨，洪七公大聲對歐陽克道：「老叫化武功自成一家，《九陰真經》就是放在面前，也不屑瞧它一眼。只有不成材的廝鳥，自己功夫不成，才巴巴的想偷什麼真金真銀，對你狗叔父說，真經就寫與他，叫他去閉門苦練，練成後再來跟老叫化打架。真經自然是好東西，可是我就偏偏不放在眼裡。瞧他得了真經，能不能奈何得了老叫化。他去苦練《九陰真經》上的武功，本門功夫自然便荒廢了，一加一減，到頭來還不是跟老叫化半斤八兩？這叫作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歐陽鋒站在艙門之側，這幾句話聽得清清楚楚，心中大喜，暗想：「老叫化向來自負，果然不錯，正因如此，才答允把經給我，否則以他寧死不屈的性兒，蛇陣雖毒，肚子雖餓，卻也難以逼得他就範。」歐陽克道：「洪伯父此言錯矣！家叔武功已至化境，洪伯父如此本領，卻也贏不了家叔一招半式，他又何必再學《九陰真經》？家叔常對小侄言道，他深信《九陰真經》浪得虛名，嘩眾欺人，否則王重陽當年得了《九陰真經》，為什麼又不見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武功顯示出來？家叔發願要指出經中的虛妄浮誇之處，好教天下武學之士盡皆知曉，這真經有名無實，謬誤極多。這豈非造福武林的一件盛舉麼？」

　　洪七公哈哈大笑，道：「你瞎吹什麼牛皮！靖兒，把經文默寫給他瞧。若是老毒物真能指得出《九陰真經》中有什麼錯處，老叫化給他磕頭。」

　　郭靖應聲而出。歐陽克將他帶到大艙之中，取出紙筆，自己在旁研墨，供他默寫。郭靖沒讀過幾年書，書法甚是拙劣，又須思索如何竄改經中文字，是以寫得極為緩慢，時時不知一個字如何寫法，要請歐陽克指點，寫到午時，上卷經書還只寫了一小半。歐陽鋒始終沒出來，郭靖寫一張，歐陽克就拿一張去交給叔父。歐陽鋒看了，每一段文義都難以索解，但見經文言辭古樸，料知含意深遠，日後回到西域去慢慢參研，以自己之聰明才智，必能推詳透徹，數十年心願一旦得償，不由得心花怒放。他見郭靖傻頭傻腦，寫出來的字又是彎來扭去，十分拙劣，自然捏造不出如此深奧的經文；又聽侄兒言道，有許多字郭靖只知其音，不知寫法，還是侄兒教了他的，那自是真經無疑。卻哪裡想得到這傻小子受了師父之囑，竟已把大部經文默得不是顛倒脫漏，就是胡改亂刪？至於上卷經文中那段咒語般的怪文，郭靖更將之抖亂得不成模樣。郭靖筆不停揮的寫到天黑，下卷經文已寫了大半。歐陽鋒不敢放他回艙，生怕洪七公忽爾改變主意，突起留難，縱然大半部經文已然到手，總是殘缺不全，於是安排了豐盛酒飯，留郭靖繼續書寫。洪七公等到戌末亥時，未見郭靖回來，頗不放心，生怕偽造經文被歐陽鋒發覺，傻徒弟可要吃虧，這時甲板上的蛇陣早已撤去，他悄悄溜出艙門，見兩名蛇奴站在門旁守望。洪七公向左虛劈一掌，呼的一響，掌風帶動帆索。兩名蛇奴齊向有聲處張望，洪七公早已在右邊竄出。他身法何等快捷，真是人不知，鬼不覺，早已撲向右舷。

　　大艙窗中隱隱透出燈光，洪七公到窗縫中張望，見郭靖正伏案書寫，兩名白衣少女在旁沖茶添香，研墨拂紙，服侍得甚是周至。洪七公放下了心，只覺酒香撲鼻，定睛看時，見郭靖面前放著一杯琥珀色的陳酒，艷若胭脂，芳香襲人。洪七公暗罵：「老毒物好不勢利，我徒兒寫經與他，他便以上佳美酒款待，給老叫化喝的卻是尋常水酒。」他是天下第一饞人，世間無雙酒徒，既見有此美酒，不飲豈肯罷休？心道：「老毒物的美酒必是藏在艙底，我且去喝他個痛快，再在酒桶裡撒一泡尿，叫他嘗嘗老叫化的臊味。就算我那傻徒兒慘受池魚之殃，誤飲了老叫化的臭尿，那也毒不死他。」

　　想到此處，不禁得意微笑。偷酒竊食，原是他的拿手本領，當年在臨安皇宮御廚樑上一住三月，皇帝所吃的酒饌每一件都由他先行嘗過。皇宮中警衛何等森嚴，他都來去自如，旁若無人，到艙底偷些酒吃，真是何足道哉。當下躡步走到後甲板，眼望四下無人，輕輕揭開下艙的蓋板，溜了下去，將艙板托回原位，嗅得幾嗅，早知貯藏食物的所在。船艙中一團漆黑，他憑著菜香肉氣，摸進糧艙，晃亮火折，果見壁角豎立著六七隻大木桶。洪七公大喜，找到一隻缺口破碗，吹滅火折，放回懷裡，這才走到桶前，伸手搖了搖，甚是沉重，桶中裝得滿滿地。他左手拿住桶上木塞，右手伸碗去接，待要拔去塞子，忽聽得腳步聲響，有兩人來到了糧艙之外。那兩人腳步輕捷，洪七公知道若非歐陽鋒叔侄，別人無此功夫，心想他倆深夜到糧艙中來，必有鬼計，多半要在食物中下毒害人，當下縮在木桶之後，蜷成一團。只聽得艙門輕輕開了，火光閃動，兩人走了進來。

　　洪七公聽兩人走到木桶之前站定，心道：「他們要在酒裡下毒？」只聽歐陽鋒道：「各處艙裡的油柴硫磺都安排齊備了？」歐陽克笑道：「都齊備了，只要一引火，這艘大船轉眼就化灰燼，這次可要把臭叫化烤焦啦。」洪七公大吃一驚：「他們要燒船？」只聽歐陽鋒又道：「咱們再等片刻，待那姓郭的小子睡熟了，你先下小艇去，千萬小心，別讓老叫化知覺。我到這裡來點火。」歐陽克道：「那些姬人和蛇奴怎麼安排？」歐陽鋒冷冷的道：「臭叫化是一代武學大師，總得有些人殉葬，才合他身份。」兩人說著即行動手，拔去桶上木塞，洪七公只覺油氣衝鼻，原來桶裡盛的都是桐油菜油。歐陽叔侄又從木箱裡取出一包包硫磺，將木柴架在上面，大袋的木屑刨花，也都倒了出來。過不多時，艙中油已沒脛，兩人轉身走出，只聽歐陽克笑道：「叔叔，再過一個時辰，那姓郭的小子葬身海底，世上知曉《九陰真經》的，就只你老人家一個啦。」歐陽鋒道：「不，有兩個。難道我不傳你麼？」歐陽克大喜，反手帶上了艙門。洪七公驚怒交集，心想若不是鬼使神差的下艙偷酒，怎能知曉這二人的毒計？烈火驟發，又怎能逃脫劫難？聽得二人走遠，於是悄悄摸出，回到自己艙中，見郭靖已經躺在床上睡著，正想叫醒他共商應付之策，忽聽門外微微一響，知道歐陽鋒來察看自己有否睡熟，便大聲叫道：「好酒啊好酒！再來十壺！」歐陽鋒一怔，心想老叫化還在飲酒，只聽洪七公又叫：「老毒物，你我再拆一千招，分個高下。唔，唔，好小子，行行！」歐陽鋒站了一陣，聽他胡言亂語，前後不貫，才知是說夢話，心道：「臭叫化死到臨頭，還在夢中喝酒打架。」洪七公嘴裡瞎說八道，側耳傾聽艙外的動靜，歐陽鋒輕功雖高，但走向左舷的腳步聲仍被他聽了出來。他湊到郭靖的耳邊，輕推他肩膀，低聲道：「靖兒！」郭靖驚醒，「嗯」了一聲。洪七公道：「你跟著我行事，別問原因。現下悄悄出去，別讓人瞧見。」郭靖一骨碌爬起。洪七公緩緩推開艙門，一拉郭靖衣袖，走向右舷。他怕給歐陽鋒發覺，不敢徑往後梢，左手攀住船邊，右手向郭靖招了招，身子掛到了船外。郭靖心中奇怪，不敢出聲相詢，也如他一般掛了出去。洪七公十指抓住船邊，慢慢往下游動，眼注郭靖，只怕船邊滑溜，他失手跌入海中，可就會發出聲響。

　　船邊本就油漆光滑，何況一來濡濕，二來向內傾側，三來正在波濤之中起伏晃動，如此向下游動，實非易事。幸好郭靖曾跟馬鈺日夜上落懸崖，近來功力又已大進，手指抓住船邊的鐵釘木材，或是插入船身上填塞裂縫的油灰絲筋之中，竟然穩穩溜了下來。洪七公半身入水，慢慢摸向後梢，郭靖緊跟在後。洪七公到了船梢，果見船後用繩索繫著一艘小艇，對郭靖道：「上小艇去！」手一鬆，身子已與大船分離。那船行駛正快，向前一衝，洪七公已抓住小艇的船邊，翻身入艇，悄無聲息，等到郭靖也入艇來，說道：「割斷繩索。」郭靖拔出匕首一劃，割斷了艇頭的系索，那小艇登時在海中亂兜圈子。洪七公扳槳穩住，只見大船漸漸沒入前面黑暗之中。突然間大船船尾火光一閃，歐陽鋒手中提燈，大叫了一聲，發現小艇已自不見，喊聲中又是憤怒，又是驚懼。洪七公氣吐丹田，縱聲長笑。

　　忽然間右舷處一艘輕舟衝浪而至，迅速異常的靠向大船，洪七公奇道：「咦，那是什麼船？」語聲未畢，只見半空中兩頭白雕撲將下來，在大船的主帆邊盤旋來去。輕舟中一個白衣人影一晃，已躍上大船。星光熹微中遙見那人頭頂心束髮金環閃了兩閃，郭靖低聲驚呼：「蓉兒！」

　　這輕舟中來的正是黃蓉。她將離桃花島時見到小紅馬在林中奔馳來去，忽地想起：「海中馬匹無用，那對白雕卻可助我找尋靖哥哥。」於是吹唇作聲，召來了白雕。雕眼最是銳敏，飛行又極迅捷，在這茫茫大海之中，居然發見了郭靖的坐船。黃蓉在雕足上見到郭靖寫的「有難」二字，又驚又喜，駕船由雙雕高飛引路，鼓足了風帆趕來，但終究來遲了一步，洪七公與郭靖已然離船。她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有難」二字，只怕遲了相救不及，眼見雙雕在大船頂上盤旋，等不及兩船靠攏，但見相距不遠，便手提蛾眉鋼刺，躍上大船，正見歐陽克猶如熱鍋上螞蟻般團團亂轉。黃蓉喝道：「郭靖呢？你把他怎麼了？」歐陽鋒已在艙底生了火，卻發見船尾小艇影蹤全無，不禁連珠價叫起苦來；只聽得洪七公的笑聲遠遠傳來，心想這回害人不成反而害己，正自惶急無計，忽然見到黃蓉的輕舟，急忙搶出，叫道：「快上那船！」豈知那輕舟上的啞巴船夫個個是奸惡之徒，當黃蓉在船之時，受她威懾，不敢不聽差遣，一見她離船，正是天賜良機，立即轉舵揚帆，遠遠逃開。洪七公與郭靖望見黃蓉躍上大船，就在此時，大船後梢的火頭已然冒起。郭靖尚未明白，驚叫：「火，火！」洪七公道：「不錯，老毒物放火燒船，要燒死咱爺兒倆！」郭靖一呆，忙道：「快去救蓉兒。」洪七公道：「劃近去！」郭靖猛力扳槳。那大船轉舵追趕輕舟，與小艇也是近了，甲板上男女亂竄亂闖，一片喧擾之聲。洪七公大聲叫道：「蓉兒，我和靖兒都在這兒，游水過來！游過來！」大海中波濤洶湧，又在黑夜，游水本極危險，但洪七公知道黃蓉水性甚好，事在緊急，不得不冒此險。黃蓉聽到師父聲音，心中大喜，不再理會歐陽鋒叔侄，轉身奔向船舷，縱身往海中躍去。突覺手腕上一緊，身子本已躍出，卻又被硬生生的拉了回來，黃蓉大驚回頭，只見抓住自己右腕的正是歐陽鋒，大叫：「放開我！」左手揮拳打出。歐陽鋒出手如電，又是一把抓住。他眼見那輕舟駛得遠了，再也追趕不上，座船大火沖天，船面上帆飛檣舞，亂成一團，轉眼就要沉沒，眼下唯一救星是那艘在洪七公掌握之中的小艇，高聲叫道：「臭叫化，黃姑娘在我這裡，你瞧見了麼？」雙手挺起，將黃蓉舉在半空。這時船上大火照得海面通紅，洪七公與郭靖看得清清楚楚，洪七公怒道：「他以此要挾，想上咱們小艇，哼！我去奪蓉兒回來。」郭靖見大船上火盛，道：「我也去。」洪七公道：「不，你守著小艇，莫讓老毒物奪去了。」郭靖應道：「是！」用力扳槳，此時大船已自不動，不多時小艇划近。洪七公雙足在艇首力登，向前飛出，左手探出，在大船邊上插了五個指孔，借力翻身，躍上大船甲板。

　　歐陽鋒抓著黃蓉雙腕，獰笑道：「臭叫化，你待怎地？」洪七公罵道：「來來，再拆一千招。」颼颼颼三掌，向歐陽鋒劈去。歐陽鋒回過黃蓉的身子擋架，洪七公只得收招。歐陽鋒順手在黃蓉脅下穴道中一點。她登時身子軟垂，動彈不得。洪七公喝道：「老毒物好不要臉，快把她放下艇去，我和你在這裡決個勝負。」當此之際，歐陽鋒怎肯輕易放人，但見侄兒被火逼得不住退避，提起黃蓉向他拋去，叫道：「你們先下小艇！」歐陽克接住了黃蓉，見郭靖駕著小艇守候在下，心想小艇實在太小，自己手裡又抱著一個人，這一躍下去，小艇非翻不可，於是扯了一根粗索縛住桅桿，左手抱著黃蓉，右手拉著繩索，溜入小艇。郭靖見黃蓉落艇，心中大慰，卻不知她已被點了穴道，但見火光中師父與歐陽鋒打得激烈異常，掛念師父安危，也不及與黃蓉說話，只是抬起了頭凝神觀鬥。

　　洪七公與歐陽鋒各自施展上乘武功，在烈焰中一面閃避紛紛跌落的木桿繩索，一面拆解對方來招。這中間洪七公卻佔了便宜，他曾入海游往小艇，全身濕透，不如歐陽鋒那麼衣發易於著火。二人武功本是難分軒輊，一方既佔便宜，登處上風。歐陽鋒不久便鬚髮俱焦，衣角著火，被逼得一步步退向烈焰飛騰的船艙，他要待躍入海中，但被洪七公著著進迫，緩不出一步手腳，若是硬要入海，身上必至受招。洪七公的拳勢掌風何等厲害，只要中了一招，受傷必然不輕，他奮力拆解，心下籌思脫身之策。

　　洪七公穩操勝算，愈打愈是得意，忽然想起：「我若將他打入火窟，送了他的性命，卻也無甚意味。他得了靖兒的九陰假經，若不修練一番，縱死也不甘心，這個大當豈可不讓他上？」於是哈哈一笑，說道：「老毒物，今日我就饒了你，上艇罷。」歐陽鋒怪眼一翻，飛身躍入海中。洪七公跟著正要躍下，忽聽歐陽鋒叫道：「慢著，現下我身上也濕了，咱倆公公平平的決個勝敗。」拉住船舷旁垂下的鐵鏈，借力躍起，又上了甲板。洪七公道：「妙極，妙極！今日這一戰打得當真痛快。」拳來掌往，兩人越鬥越狠。郭靖道：「蓉兒，你瞧那西毒好凶。」黃蓉被點中了穴道，做聲不得。郭靖又道：「我去請師父下來，好不好？那船轉眼便要沉啦。」黃蓉仍是不答。郭靖轉過頭來，卻見歐陽克正抓住她手腕，心中大怒，喝道：「放手！」

　　歐陽克好容易得以一握黃蓉的手腕，豈肯放下，笑道：「你一動，我就一掌劈碎她腦袋。」郭靖不暇思索，橫槳直揮過去。歐陽克低頭避過。郭靖雙掌齊發，呼呼兩響，往他面門劈去。歐陽克只得放下黃蓉，擺頭閃開來拳。郭靖雙拳直上直下，沒頭沒腦的打將過去。歐陽克見在小艇中施展不開手腳，敵人又是一味猛攻，當即站起，第一拳便是一招「靈蛇拳」，橫臂掃去。郭靖伸左臂擋格，歐陽克手臂忽彎，騰的一拳，正打在郭靖面頰之上。這拳甚是沉重，郭靖眼前金星亂冒，心想這當兒刻刻都是危機，必當疾下殺手，眼見他第二拳跟著打到，仍是舉左臂擋架。歐陽克依樣葫蘆，手臂又彎擊過來，郭靖頭向後仰，右臂猛地向前推出。本來他既向後避讓，就不能同時施展攻擊，但他得了周伯通傳授，雙手能分別搏擊，左架右推，同時施為。歐陽克的右臂恰好夾在他雙臂之中，被他左臂回收，右臂外推，這般急絞之下，喀的一聲，臂骨登時折斷。歐陽克的武藝本不在馬鈺、王處一、沙通天等人之下，不論功力招數，都高出郭靖甚多，只是郭靖的雙手分擊功夫是武學中從所未見的異術，是以兩次動手，都傷在這奇異招術之下。他一交跌在艇首，郭靖也不去理他死活，忙扶起黃蓉，見她身子軟軟的動彈不得，當即解開她被點中了的穴道。幸好歐陽鋒點她穴道之時，洪七公正出招攻擊，歐陽鋒全力提防，點穴的手指上不敢運上內力，否則以西毒獨門的點穴手法，郭靖無法解開。黃蓉叫道：「快去幫師父！」郭靖抬頭仰望大船，只見師父與歐陽鋒正在火焰中飛舞來去，肉搏而鬥，木材焚燒的劈拍之聲，夾著二人的拳風掌聲，更是顯得聲勢驚人，猛聽得喀喇喇一聲巨響，大船龍骨燒斷，折為兩截，船尾給波濤沖得幾下，慢慢沉入海中，激起了老大游渦。眼見餘下半截大船也將沉沒，郭靖提起木槳，使力將小艇划近，要待上去相助。

　　洪七公落水在先，衣服已大半被火烤乾，歐陽鋒身上卻尚是濕淋淋地，這一來，西毒卻又佔了北丐的上風。洪七公奮力拒戰，絲毫不讓，陡然間一根著了火的桅桿從半空中墮將下來，二人急忙後躍。那桅桿隔在二人中間，熊熊燃燒。歐陽鋒蛇杖擺動，在桅桿上遞了過來，洪七公也從腰間拔出竹棒，還了一招。二人初時空手相鬥，這時各使器械，攻拒之間，更是猛惡。郭靖用力扳槳，心中掛懷師父的安危，但見到二人器械上神妙的家數，又不禁為之神往，讚歎不已。武學中有言道：「百日練刀、千日練槍、萬日練劍」，劍法原最難精。武學之士功夫練至頂峰，往往精研劍術，那時各有各的絕招，不免難分軒輊。二十年前華山論劍，洪七公與歐陽鋒對餘人的武功都甚欽佩，知道若憑劍術，難以勝過旁人，此後便均捨劍不用。洪七公改用隨身攜帶的竹棒，這是丐幫中歷代幫主相傳之物，質地柔韌，比單劍長了一尺。他是外家高手，武功純走剛猛的路子，使上這兵器卻是剛中有柔，威力更增。歐陽鋒使動那蛇杖時含有棒法、棍法、杖法的路子，招數繁複，自不待言，杖頭雕著個咧嘴而笑的人頭，面目猙獰，口中兩排利齒，上喂劇毒，舞動時宛如個見人即噬的厲鬼，只要一按杖上機括，人頭中便有歹毒暗器激射而出。更厲害的是纏杖盤旋的兩條毒蛇，吞吐伸縮，令人難防。

　　二人雙杖相交，各展絕招。歐陽鋒在兵刃上雖佔便宜，但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自是打蛇的好手，竹棒使將開來，攻敵之餘，還乘隙擊打杖上毒蛇的要害。歐陽鋒蛇杖急舞，令對方無法取得準頭，料知洪七公這等身手，杖頭暗器也奈何他不得，不如不發，免惹恥笑。洪七公另有一套丐幫號稱鎮幫之寶的「打狗棒法」，變化精微奇妙，心想此時未落下風，卻也不必便掏摸這份看家本領出來，免得他得窺棒法精要，明年華山二次論劍，便佔不到出其不意之利。

　　郭靖站在艇首，數度要想躍上相助師父，但見二人越鬥越緊，自己功力相差太遠，決計難以近身，空自焦急，卻是無法可施。

## 第21回　千鈞巨岩

　　歐陽鋒只感身上炙熱，腳下船板震動甚劇，知道這截船身轉眼就要沉沒，但洪七公兀自纏鬥，毫不稍懈，再不施展絕招殺手，只怕今日難逃性命，右手蛇杖忽縮，左臂猛力橫掃出去。洪七公以竹棒追擊蛇杖，左手揮出擋格他手臂，忽見歐陽鋒手臂隨勢而彎，拳頭疾向自己右太陽穴打來。這「靈蛇拳法」是歐陽鋒潛心苦練而成的力作，原擬於二次華山比武時一舉壓倒餘子，是以在桃花島上與洪七公檢拆千招，這路取意於蛇類身形扭動的拳法，卻始終不曾使過。蛇身雖有骨而似無骨，能四面八方，任意所之，因此這路拳法的要旨，在於手臂似乎能於無法彎曲處彎曲，敵人只道已將來拳架開，哪知便在離敵最近之處，忽有一拳從萬難料想的方位打到。要令手臂當真隨處軟曲，自無此理，但出拳的方位匪夷所思，在敵人眼中看來，自己的手臂宛然靈動如蛇。本來歐陽鋒在這緊急關頭怪招猝發，洪七公原難抵擋，就算不致受傷，也必大感窘迫，哪知歐陽克在寶應與郭靖動手時已先行使用過了，雖然獲勝，卻給洪七公覷到了其中關竅。那日他不赴黎生等群丐之宴，便是在苦思破解之法，這時見歐陽鋒終於使出，心頭暗喜，勾腕伸爪，疾以擒拿手拿他拳頭。這一下恰到好處，又快又準，正是克制他「靈蛇拳法」的巧妙法門。看來似乎碰巧使上，其實卻是洪七公經數晝夜的凝思，此後又不斷練習而成，以之應付整套「靈蛇拳法」，原是尚嫌不足，卻大有奇兵突出、攻其無備之效。歐陽鋒本來料到對方大驚之下，勢必手足無措，便可乘機猛施殺手，不料大吃一驚的卻是自己，不由得倒退數步，突然間空中一片火雲落將下來，登時將他全身罩住。洪七公也是一驚，向後躍出，看清楚落下的原來是一張著了火的大帆。以歐陽鋒的武功，那帆落下時縱然再迅捷數倍，也必罩不住他，只是他驀然見到自己兩年苦思、三年勤練的「靈蛇拳法」竟被對方漫不在意的隨手破解了，一時之間茫然若失，竟致不及閃避。那張帆又大又堅，連著桅桿橫街，不下數百斤之重，歐陽鋒躍了兩次，都未能將帆掀開。他雖遭危難，心神不亂，豎起蛇杖要撐開帆布，豈知蛇杖卻被桅桿壓住了豎不起來。他心中歎道：「罷了罷了，老兒今日歸天！」突然間身上一鬆，船帆從頭頂揭起，只見洪七公提著船頭的鐵錨，以錨爪鉤住了橫桁，正在將帆拉開。卻是洪七公不忍見他就此活活燒死，當即出手相救。

　　這時歐陽鋒全身衣服和鬚眉毛髮都已著火，立時躍起，在船板上急速滾動，要想滾滅身上火焰，豈知禍不單行，那半截船身忽地傾側，帶動一根粗大的鐵鏈從空中橫飛過來，迅捷異常的向他掃去，勢道甚是猛惡。

　　洪七公叫聲：「啊喲！」縱身過去搶住鐵鏈。那鐵鏈已被火燒通紅，只燙得只手嗤嗤聲響，肉為之焦。他急忙鬆手，將鐵鏈投入海中，正要跟著躍下，突然間後頸微微一麻。他一呆之下，一個念頭如電光般在腦海中閃過：「我救了西毒性命，難道他竟用蛇杖傷我？」回頭看時，果見蛇杖剛從眼前掠過，一條毒蛇滿口鮮血，昂頭舞動。洪七公怨極，呼呼兩掌，猛向歐陽鋒劈去。歐陽鋒陰沉著臉向旁閃開，喀喇一聲巨響，洪七公這兩掌把船上一根副桅震為兩截。

　　歐陽鋒偷襲得手，心下喜不自勝，但見洪七公狂掃亂打，聲勢駭人，卻也暗暗心驚，不敢硬接他招術，只是閃躲退讓。郭靖大叫：「師父，師父！」爬上船來。洪七公忽感一陣昏迷，搖搖欲墜。歐陽鋒搶上兩步，運勁猛力一掌擊落，正打在洪七公背心正中。歐陽鋒杖上的怪蛇本來劇毒無比，幸得他先幾日與周伯通賭賽屠鯊，取盡了毒液，怪蛇數日之間難以復原。因此洪七公背上被咬，中毒就輕得多了，但蛇毒畢竟還是十分猛惡，以他這般深厚功力，仍是頃刻間便神智迷糊，受到歐陽鋒掌擊時竟未運功抵禦，口中鮮血噴出，俯身跌倒。洪七公武功非同小可，歐陽鋒情知這一掌還未能送他性命，日後被他養好傷勢，那可是遺患無窮，正是：「容情不下手，下手不容情。」飛身過去，舉腳使勁往他後心踹下。郭靖剛從小艇艇首爬上甲板，眼見勢急，已自不及搶上相救，雙掌齊發，一招「雙龍取水」，猛擊歐陽鋒後腰。歐陽鋒雖知郭靖武功不弱，卻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左手回帶，既架來掌，又攻敵肩，右腳仍是踹下。郭靖大驚，救師心切，顧不得自身安危，縱身躍起，去抱歐陽鋒的頭頸，這一來自己門戶洞開，波的一聲，脅下被西毒反手掃中。這一掃力道雖不甚大，但歐陽鋒勁隨意到，每一出手都足致敵死命，若非郭靖內功已頗具根柢，受傷已自不輕，饒是如此，也感脅下劇痛，半身幾乎麻痺。他奮力撲上，已抱住歐陽鋒的頭頸。歐陽鋒只道自己這般猛力反掃，對方必然退避，豈知這傻小子竟會如此不顧性命，使上了兩敗俱傷的蠻招。這一來，踏向洪七公背心的一腳落到中途，只得收回，彎腰反手來打郭靖。到了這近身肉搏的境地，他什麼蛤蟆功、靈蛇拳等等上乘武功都已使用不出。須知武功高強之人臨敵出手，決不容他人近身，不待對方發拳出腿，早已克敵制勝，至於高手比武，更是點到即止，哪有這般胡扭瞎纏之理？是以任何上乘拳術之中，都無摟抱扭打的招數。這時歐陽鋒被郭靖扼住咽喉要害，反手打出，卻被他向左閃開，漸感呼吸急促，但覺喉中雙手越收越緊，疾忙又以左肘向後撞去。郭靖斜身右避，只得放開了左手，隨即使出蒙古的摔跤之技，左手搶著從敵人左腋下穿出，在他後頸猛力扳落，歐陽鋒武功雖強，在他這般狠扳之下，頸骨卻也甚是疼痛。這一扳在摔跤術中稱為「駱駝扳」，意思說以駱駝這般龐然大物，給這麼一扳也不免頸骨斷折，其實駱駝的頭頸當然扳不斷，只是這一扳手法巧妙，若非摔跤高手，極難解救。歐陽鋒不會摔跤手法，只得右手又是向後揮擊。郭靖大喜，右手立時從他喉頭放下，仰身上手，右手又從他右脅下穿了上去，扳在他後頸，縱聲猛喝，雙手互叉，同時用勁捺落。這在摔跤術中稱為「斷山絞」，被絞者已是陷於絕地，不論臂力多強，摔術多巧，只要後頸被對手如此絞住，只有叫饒投降，否則對方勁力使出，頸骨立斷。但歐陽鋒的武功畢竟非蒙古摔跤手之可比，處境雖已不利之極，仍能設法敗中求勝，郭靖雙手扳下，他卻以上乘輕功順勢探頭向下一鑽，一個觔斗，竟從郭靖胯下翻了出去。以他武學大宗師的身份，如此從後輩胯下鑽出，若非身陷絕境，那是說什麼也不幹的。他一解開這「斷山絞」，立即左手出拳，反守為攻，擊向郭靖的後背，不料拳未打到，左下臂卻又被扭住。郭靖知道武功遠非他的對手，幸好貼身肉搏，自己擅於摔跤，又是絲毫不顧死活，只要不讓敵人離開一步，他就傷不得師父。這時半截船身晃動更烈，甲板傾斜，兩人再也站立不定，同時滾倒，衣發上滿是火焰。

　　這時可急壞了黃蓉，眼見洪七公半身掛在船外，全然不動，不知生死，郭靖卻與歐陽鋒滾來滾去的扭打不休，兩人身上都已著火，情勢緊迫之極，當下舉槳往歐陽克頭上砸去。歐陽克右臂雖斷，武功仍強，側身避過木槳，左手倏地探出，來拿她手腕。黃蓉雙足猛力一頓，小艇傾側。歐陽克不識水性，身子晃了幾晃，驚惶之下，便即縮手。黃蓉乘那小艇側回，藉著船舷上升之勢躍入海中。

　　她劃得數下，已衝向大船。那半截大船已泰半入水，船面離水不高，黃蓉爬到船上，從腰間取出蛾眉鋼刺，上前相助郭靖。只見他與歐陽鋒扭成一團，翻來滾去，畢竟歐陽鋒武功強出甚多，已把郭靖按在底下，但郭靖牢牢掀住他的雙臂，叫他無法伸手相擊。黃蓉穿火突煙，縱上前去，舉刺向歐陽鋒背心插下。歐陽鋒雖與郭靖扭打正急，但鋼刺剛要碰到他背心，已然驚覺，用力扳轉，反把郭靖舉在上面。黃蓉彎腰仍用鋼刺去刺他腦袋，可是歐陽鋒左閃右避，靈動之極，她接連三刺都沒刺中，最後一刺托的一下，插上了船板。一陣黑煙隨風刮來，薰得她眼也睜不開來，剛要伸手揉眼，忽她腿上一痛，翻身摔倒，原來被歐陽鋒反腳以腳跟踢中。黃蓉打了個滾，躍起身來，頭髮也已著火，正要上前再鬥，郭靖大叫：「先救師父，先救師父！」黃蓉心想不錯，奔到洪七公身旁，抱著他一齊躍入海中，身上火焰立時熄滅。

　　黃蓉將洪七公負在背上，雙足踏水，游向小艇。歐陽克站在艇邊，高舉木槳，叫道：「放下老叫化，只許你一人上來！」黃蓉將鋼刺一揚，叫道：「好，咱們水裡見真章！」攀住艇邊，猛力搖晃。小舢舨左右擺動，眼見就要艇底向天。歐陽克大驚，牢牢抓住船舷，叫道：「別……別搖，小船要給你搞翻啦！」黃蓉一笑，說道：「快拉我師父上去，小心了，你弄一點兒鬼，我把你在水裡浸足三個時辰。」歐陽克無奈，只得伸左手抓住洪七公的後心，提上艇去。黃蓉微笑讚道：「自從識得你以來，第一次見到你做了件好事。」歐陽克心中一蕩，要待說話，卻說不出來。黃蓉正要轉身再游往大船助戰，猛聽得山崩般一聲巨響，一大堵水牆從空飛到，罩向頭頂。她大吃一驚，忙屏息閉氣，待海水落下，回過頭來，伸手將濕淋淋的頭髮往後一掠，這一下登時呆了。只見海面上一個大漩渦團團急轉，那冒煙著火的半截大船卻已不見，船上扭打纏鬥的郭靖與歐陽鋒也已無影無蹤。在這一瞬間，她腦中空洞洞地，既不想什麼，也不感到什麼，似乎天地世界以及自己的身子也都驀地裡消失，變得不知去向。突然間，一股鹹水灌向口中，自己正在不斷往下沉去，她這才驚覺，雙手向下掀了數下，身子竄上來冒頭出海，四顧茫茫，除了一艘小艇之外，其餘的一切都已被大海吞沒。黃蓉低頭又鑽入了海中，急往漩渦中游去。她水性極高，漩渦力道雖強，卻也能順著水勢游動。她來往回游找尋郭靖，在四周打了十多個圈，郭靖固然不見蹤影，連歐陽鋒也不知到了何處，看來兩人都被沉船帶入海底深處了。再游一陣，她已是筋疲力盡，但仍不死心，在大海中亂游亂闖，只盼天可憐見，竟能撞到郭靖，但四下裡唯見白浪連山，絕無人影，又游了大半個時辰，實在支持不住了，心想只好上船休息片刻，再下海找尋，當下游近舢舨。歐陽克伸手拉她上去。他見叔父失蹤，也是十分惶急，連問：「見到我叔叔麼？見到我叔叔麼？」黃蓉心力交瘁，突然眼前一黑，暈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慢慢回復知覺，但覺身子虛浮，似在雲端上下飄蕩，耳畔風捲浪濤，澎湃作響。她定一定神，坐起身來，只見小舢舨順著海流正向前疾行。這時離沉船處已不知多遠，郭靖是再也找不到的了，她心中一陣傷痛，又暈了過去。歐陽克左手牢牢抓住船舷，雙足撐住船板，只怕舢舨起伏之際將自己拋了出去，哪敢移動半步。又過了一頓飯時分，黃蓉重又醒轉，心想靖哥哥既已葬身海底，自己活著有何意味，眼見歐陽克那副眼霎唇顫、臉如土色的害怕神態，只感說不出的厭憎，心想：「我豈能與這畜生死在一起？」站起身來，喝道：「快跳下海去！」歐陽克驚道：「什麼？」黃蓉道：「你不跳麼？我把舢舨弄翻了再說。」縱身往右舷一跳，舢舨登時側過，她跟著又往左舷一跳，船身向左側得更是厲害。但聽歐陽克嚇得高聲大叫，黃蓉於悲傷中微覺快意，又往右舷躍去。歐陽克知道只要被她東跳西躍的來回幾次，舢舨非翻不可，見她又躍向右舷，忙縱身躍向左舷，身子落下的時刻拿捏得恰到好處，兩人同時落下，舢舨只向下一沉，卻不傾側。黃蓉連試兩次，都被他用這法子擋住。黃蓉叫道：「好，我在船底鑿幾個洞，瞧你有什麼法子。」拔出鋼刺，躍向船心，瞥眼間只見洪七公俯伏在船底，因他始終不動，自己心中只是念著郭靖，竟把師父忘了，這時一驚之下，忙俯身探他鼻息，緩緩尚有呼吸。她心中略慰，扶起洪七公來，見他雙目緊閉，臉如白紙，再撫摸他心口，雖在跳動，卻是極為微弱。黃蓉救師心切，便不再去理會歐陽克，解開洪七公的上衣察看傷勢。

　　突然舢舨猛烈震動，歐陽克歡聲大叫：「靠岸啦，靠岸啦！」黃蓉抬起頭來，只見遠處鬱鬱蔥蔥，儘是樹木，舢舨卻已不動，原來在一塊礁石上擱了淺。

　　這處所離岸尚遠，但瞧到海底，水深不過到胸腹之間。歐陽克躍入水中，跨出幾步，回頭向黃蓉瞧瞧，重又回來。黃蓉見洪七公背上右胛骨處有一黑色掌印，深陷入肌，似是用烙鐵烙出來一般，不禁駭然，心想：「那西毒一掌之力，怎會如此厲害？」又見他右邊後頸有兩個極細的齒痕，若非用心檢視，幾乎瞧不出來，伸手在齒痕上輕按，卻是觸手生疼，炙熱異常，急忙縮手，問道：「師父，您覺得怎樣？」洪七公哼了一聲，並不答話。黃蓉向歐陽克道：「拿解藥來。」歐陽克雙手一攤，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式，說道：「解藥都在我叔叔那裡。」黃蓉道：「我不信。」歐陽克道：「你搜便是。」解開衣帶，將身上各物盡數捧在左手。黃蓉見果然並無藥瓶，道：「幫我扶師父上岸！」

　　兩個各自將洪七公的一臂放在肩上，黃蓉伸出右手，握住歐陽克的左手，讓洪七公坐在兩人的手臂之上，走向岸去。黃蓉感到師父身子不住顫抖，心中甚是焦急。歐陽克卻大為快慰，只覺一隻柔膩溫軟的小手拉著自己的手，正是近日來夢寐以求的奇遇，只可惜走不多時，便已到岸。黃蓉蹲低身子，將洪七公放在地下，道：「快去將舢舨拉上岸來，別給潮水沖走了。」歐陽克將左手放在唇邊，兀自出神，聽黃蓉呼叫，呆呆發怔，卻沒聽清她說些什麼，幸好黃蓉不知他心中所思何事，只橫了他一眼，又說了一遍。歐陽克將舢舨拖上岸來，見黃蓉已將洪七公身子翻轉了，讓他俯伏草地，要設法治傷，心想：「這裡不知是何處所。」奔上一個小山峰四下眺望，不禁驚喜交集，只見東南西北儘是茫茫大海，處身所在原來是個小島。島上樹木茂密，卻不知有無人煙。他驚的是：這若是個荒島，既無衣食，又無住所，如何活命？喜的是：天緣巧合，竟得與這位天仙化身的美女同到了此處，老叫化眼見重傷難癒，自己心願豈有不償之理？心想：「得與佳人同住於斯，荒島即是天堂樂土，縱然旦夕之間就要喪命，也是心所甘願的了。」想到得意之處，不禁手為之舞，足為之蹈，突然右臂一陣劇痛，這才想起臂骨已斷，於是用左手折下兩根樹枝，撕下衣襟，將右臂牢牢的與樹枝綁在一起，掛在頸中。黃蓉在師父背上蛇咬處擠出不少毒液，不知如何再行施救，只得將他移上一塊大石，讓他躺著休息，高聲對歐陽克道：「你去瞧瞧這是什麼所在，鄰近可有人家客店。」歐陽克笑道：「這是個海島，客店是準定沒有的。有人沒有，那得瞧咱們運氣。」黃蓉微微一驚，道：「你瞧瞧去。」歐陽克受她差遣，極是樂意，展開輕功向東奔去，只見遍地都是野樹荊棘，絕無人跡曾到的景象，路上用石子打死了兩頭野兔，折而向北，兜了個大圈子回來，對黃蓉道：「是個荒島。」

　　黃蓉見他嘴角間含笑，心中有氣，喝道：「荒島？那有什麼好笑？」歐陽克伸伸舌頭，不敢多話，將野兔剝了皮遞給她。黃蓉探手入懷，取出火刀火石和火絨，幸好火絨用油紙包住，有一小塊未曾浸濕，當下生起火來，將兩隻野兔烤了，擲了一隻給歐陽克，撕了一塊後腿肉餵給師父吃。洪七公既中蛇毒，又受掌傷，一直神智迷糊，陡然間聞到肉香，登時精神大振，兔肉放到嘴邊，當即張口大嚼，吃了一隻兔腿，示意還要，黃蓉大喜，又撕了一隻腿餵他，洪七公吃到一半，漸感不支，嘴裡咬著一塊肉沉沉睡去。黃蓉只吃得兩塊兔肉，想起郭靖命喪大海之中，心中傷痛，喉頭哽住，再也吃不下了，眼見天色漸黑，找到了個巖洞，將師父扶進洞去，歐陽克過來相助，幫著除穢鋪草，抱著洪七公輕輕臥下，又用乾草鋪好了兩人的睡臥之處。黃蓉冷眼旁觀，只是不理，見他整理就緒，伸了個懶腰，賊忒嘻嘻的要待睡倒，霍地拔出鋼刺，喝道：「滾出去！」歐陽克笑道：「我睡在這裡又不礙你事，幹麼這樣凶？」黃蓉秀眉豎起，叫道：「你滾不滾？」歐陽克笑道：「我安安靜靜的睡著就是，你放心。滾出去卻是不必了。」黃蓉拿起一根燃著的樹枝，點燃了他鋪著的乾草，火頭冒起，燒成一片灰燼。歐陽刻苦笑幾聲，只得出洞，他怕島上有毒蟲猛獸，躍上一株高樹安身。這一晚他上樹下樹也不知有幾十次，但見巖洞口燒著一堆柴火，隱約見到黃蓉睡得甚是安穩，數十次想闖進洞去，總是下不了這個決心。他不住咒罵自己膽小無用，自忖一生之中，偷香竊玉之事不知做了多少，何以對這小小女子卻如此忌憚。他雖傷臂折骨，然單憑一手之力，對付她尚自裕如，洪七公命在垂危，更可不加理會，但每次走到火堆之前，總是悚然回頭。

　　這一晚黃蓉卻也不敢睡熟，既怕歐陽克來犯，又耽心洪七公的傷勢有變，直到次日清晨，才安心睡了一個時辰。睡夢中聽得洪七公呻吟了數聲，便即驚醒而起，問道：「師父，怎樣？」洪七公指指口，牙齒動了幾動。黃蓉一笑，把昨晚未吃完的兔肉撕了幾塊餵他。洪七公肉一下肚，元氣大增，緩緩坐起身來調勻呼吸。黃蓉不敢多言，只凝神注視他的臉色，但見他臉上一陣紅潮湧上，便即退去，又成灰白，這般紅變白，白變紅的轉了數次，不久頭頂冒出熱氣，額頭汗如雨下，全身顫抖不已。忽然洞口人影一閃，歐陽克探頭探腦的要想進來。黃蓉知道師父以上乘內功療傷，正是生死懸於一線之際，若被他闖進洞來一陣囉皂，擾亂心神，必然無救，低聲喝道：「快出去！」歐陽克笑道：「咱們得商量商量，在這荒島之上如何過活。今後的日子可長著呢！」說著便踱進洞來。洪七公眼睜一線，問道：「這是個荒島？」黃蓉道：「師父您用功罷，別理他。」轉頭對歐陽克道：「跟我來，咱們外面說去。」歐陽克大喜，隨她走出巖洞。

　　這一日天色晴朗，黃蓉極目望去，但見藍天與海水相接，遠處閒閒的掛著幾朵白雲，四下裡確無陸地的影子。她來到昨日上陸之處，忽然一驚，問道：「舢舨呢？」歐陽克道：「咦，哪裡去了？定是給潮水沖走啦！啊喲，糟糕，糟糕！」黃蓉瞧他臉色，料知他半夜裡將舢舨推下海去，好教自己不得泛海而去，其居心之卑鄙齷齪，不問可知。郭靖既死，自己本已不存生還之想，大海中風浪險惡，這一艘小舢舨原亦不足以載人遠涉波濤，但這樣一來，事機迫切，只怕已挨不到待師父傷癒再來制服這惡賊。她向歐陽克凝視片刻，臉上不動聲色，心中卻在思量如何殺他而相救師父。歐陽克被她瞧得低下頭去，不敢正視。黃蓉躍上海邊一塊大巖，抱膝遠望。歐陽克心想：「此時不乘機親近，更待何時？」雙足一登，也躍上巖來，挨著她坐下，過了片刻，見她既不惱怒，也不移開身子，於是又挨近一些，低聲說道：「妹子，你我兩人終老於此，過神仙一般的日子。我前生不知是如何修得！」黃蓉格格一笑，說道：「這島上連師父也只得三人，豈不寂寞？」歐陽克見她語意和善，心中大喜，道：「有我陪著你，有什麼寂寞？再說，將來生下孩子，那更不寂寞了。」黃蓉笑道：「誰生孩兒呀，我可不會。」歐陽克笑道：「我會教你。」說著伸出左臂去摟她。只覺左掌上一暖，原來黃蓉已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掌。歐陽克一顆心突突亂跳，神不守舍。黃蓉左手緩緩上移，按在他手腕上的脈門之處，低聲問道：「有人說，穆念慈姊姊的貞節給你毀了，可有這回事？」歐陽克哈哈一笑，道：「那姓穆的女子不識好歹，不肯從我，我歐陽公子是何等樣人，豈能強人所難？」黃蓉歎道：「這麼說，旁人是冤屈她啦。穆姊姊的情郎為了這件事跟她大吵大鬧。」歐陽克笑道：「這孩子空自擔了虛名兒，可惜可惜！」黃蓉忽向海中一指，驚道：「咦，那是什麼？」歐陽克順她手指往海心望去，不見有異，正要相詢，突覺左腕一緊，脈門已被她五指緊緊扣住，半身酸軟，登時動彈不得。黃蓉右手握住鋼刺，反手向後，疾往他小腹刺去。兩人相距極近，歐陽克又正是神魂顛倒之際，兼之右臂折骨未癒，如何招架得了？總算他得過高人傳授，白駝山二十餘載寒暑的苦練沒有白費，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長身往前疾撲，胸口往黃蓉背心猛力撞去。黃蓉身子一晃，跌下巖來，那一刺卻終於刺中了他的右腿，劃了一條半寸多深、尺來長的口子。歐陽克躍下巖來，只見黃蓉倒提蛾眉鋼刺，笑吟吟的站著，但覺滿胸疼痛，低頭看時，見胸前衣襟上鮮血淋漓，才知適才這一撞雖然逃得性命，但她軟蝟甲上千百條尖刺卻已刺入了自己胸肌。黃蓉嗔道：「咱們正好好的說話兒，你怎麼平白無端的撞我一下？我不理你啦。」說著轉身便走。歐陽克心中又愛又恨，又驚又喜，百般說不出的滋味，呆在當地，做聲不得。

　　黃蓉回向巖洞，一路暗恨自己學藝不精，得遇如此良機仍是被他逃脫。走進洞內，見洪七公已然睡倒，地下吐了一灘黑血，不禁大驚，忙俯身問道：「師父，怎樣？覺得好些麼？」洪七公微微喘息，道：「我要喝酒。」黃蓉大感為難，在這荒島之上卻哪裡找酒去，口中只得答應，安慰他道：「我這就想法子去。師父，你的傷不礙事麼？」說著流下淚來。她遭此大變，一直沒有哭過，這時淚水一流下，便再也忍耐不住，伏在洪七公的懷裡放聲大哭。洪七公一手撫摸她頭髮，一手輕拍她背心，柔聲安慰。老叫化縱橫江湖，數十年來結交的都是草莽豪傑，從來沒和婦人孩子打過交道，被她這麼一哭，登時慌了手腳，只得翻來覆去的道：「好孩子別哭，師父疼你。乖孩子不哭。師父不要喝酒啦。」

　　黃蓉哭了一陣，心情略暢，抬起頭來，見洪七公胸口衣襟上被自己淚水濕了一大塊，微微一笑，掠了掠頭髮，說道：「剛才沒刺死那惡賊，真是可惜！」於是把巖上反手出刺之事說了。洪七公低頭不語，過了半晌，說道：「師父是不中用的了。這惡賊武功遠勝於你，只有跟他鬥智不鬥力。」黃蓉急道：「師父，等您休息幾天，養好了傷，一掌取他狗命，不就完了？」洪七公慘然道：「我給毒蛇咬中，又中了西毒蛤蟆功的掌力。我拚著全身功力，才逼出了蛇毒，終究也沒幹淨，就算延得數年老命，但畢生武功已毀於一旦。你師父只是個糟老頭兒，再也沒半點功夫了。」黃蓉急道：「不，不，師父，您不會的，不會的。」洪七公笑道：「老叫化心腸雖熱，但事到臨頭，不達觀也不成了。」他頓了一頓，臉色忽轉鄭重，說道：「孩子，師父迫不得已，想求你做一件十分艱難、大違你本性之事，你能不能擔當？」黃蓉忙道：「能，能！師父您說罷。」洪七公歎了口氣，說道：「你我師徒一場，只可惜日子太淺，沒能傳你什麼功夫，現下又是強人所難，要把一副千斤重擔給你挑上，做師父的心中實不自安。」黃蓉見他平素豪邁爽快，這時說話卻如此遲疑，料知要托付的事必然極其重大艱巨，說道：「師父，您快說。您今日身受重傷，都是為了弟子的事赴桃花島而起，弟子粉身碎骨，也難報師父大恩。就只怕弟子年幼，有負師父囑咐。」洪七公臉現喜色，問道：「那麼你是答允了？」黃蓉道：「是。請師父吩咐便是。」洪七公顫巍巍的站起身來，雙手交胸，北向躬身，說道：「祖師爺，您手創丐幫，傳到弟子手裡，弟子無德無能，不能光大我幫。今日事急，弟子不得不卸此重擔。祖師爺在天之靈，要佑庇這孩子逢凶化吉，履險如夷，為普天下我幫受苦受難的眾兄弟造福。」說罷又躬身行禮。黃蓉初時怔怔的聽著，聽到後來，不由得驚疑交集。

　　洪七公道：「孩子，你跪下。」黃蓉依言跪下，洪七公拿過身邊的綠竹棒，高舉過頭，拱了一拱，交在她手中。黃蓉惶惑無已，問道：「師父，您叫我做丐幫的……丐幫的……」洪七公道：「正是，我是丐幫的第十八代幫主，傳到你手裡，你是第十九代幫主。現下咱們謝過祖師爺。」黃蓉此際不敢違拗，只得學著洪七公的模樣，交手於胸，向北躬身。洪七公突然咳嗽一聲，吐出一口濃痰，卻落在黃蓉的衣角上。黃蓉暗暗傷心：「師父傷勢當真沉重，連吐痰也沒了力氣。」當下只是故作不見，更是不敢拂拭。洪七公歎道：「他日眾叫化正式向你參見，少不免尚有一件骯髒事，唉，這可難為你了。」黃蓉微微一笑，心想：「叫化子個個污穢邋遢，髒東西還怕少了？」洪七公吁了一口長氣，臉現疲色，但心頭放下了一塊大石，神情甚是喜歡。黃蓉扶著他躺下。洪七公道：「現下你是幫主，我成了幫中的長老。長老雖受幫主崇敬，但於幫中事務，須奉幫主號令處分，這是歷代祖師爺傳下的規矩，萬萬違背不得。只要丐幫的幫主傳下令來，普天下的乞丐須得凜遵。」黃蓉又愁又急，心想：「在這荒島之上，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回歸中土。況且靖哥哥既死，我也不想活了，師父忽然叫我做什麼幫主，統率天下的乞丐，這真是從何說起呢？」但眼見師父傷重，不能更增他煩憂，他囑咐什麼，只得一切答應。洪七公又道：「今年七月十五，本幫四大長老及各路首領在洞庭湖畔的岳陽城聚會，本來為的是聽我指定幫主的繼承人。只要你持這竹棒去，眾兄弟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幫內一切事務有四大長老襄助，我也不必多囑，只是平白無端的把你好好一個女娃兒送入了骯髒的叫化堆裡，可當真委屈了你。」說著哈哈大笑，這一下帶動了身上創傷，笑聲未畢，跟著不住大咳起來，黃蓉在他背上輕輕按摩，過了好一陣子方才止咳。洪七公歎道：「老叫化真的不中用了，唉，也不知何時何刻歸位，得趕緊把打狗棒法傳你才是。」黃蓉心想這棒法名字怎地恁般難聽？又想憑他多兇猛的狗子，也必是一拳擊斃，何必學什麼打狗棒法，但見師父說得鄭重，只得唯唯答應。洪七公微笑道：「你雖做了幫主，也不必改變本性，你愛頑皮胡鬧，仍然頑皮胡鬧便是，咱們所以要做叫化，就貪圖個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若是這個也不成，那個又不行，幹麼不去做官做財主？你心中瞧不起打狗棒法，就爽爽快快的說出來罷！」黃蓉笑道：「弟子心想那狗子有多大能耐，何必另創一套棒法？」洪七公道：「現下你做了叫化兒的頭子，就得像叫化一般想事。你衣衫光鮮，一副富家小姐的模樣，那狗子瞧著你搖頭擺尾還來不及，怎用得著你去打它？可是窮叫化撞著狗子卻就慘啦。自古道：窮人無棒被犬欺。你沒做過窮人，不知道窮人的苦處。」

　　黃蓉拍手笑道：「這一次師父你可說錯啦！」洪七公愕然道：「怎麼不對？」黃蓉道：「今年三月間，我逃出桃花島到北方去玩，就扮了個小叫化兒。一路上有惡狗要來咬我，給我兜屁股一腳，就挾著尾巴逃啦。」洪七公道：「是啊，要是狗子太凶，踢它不得，就須得用棒來打。」黃蓉尋思：「有什麼狗子這樣凶？」突然領悟，叫道：「啊，是了，壞人也是惡狗。」洪七公微笑道：「你真是聰明。若是……」他本想說郭靖必然不懂，但心中一酸，住口不語了。

　　黃蓉聽他只說了半句，又見到他臉上神色，便料到他心中念頭，胸口一陣劇烈悲慟，若在平時，已然放聲大哭，但此刻洪七公要憑自己照料，反而自己成了大人而師父猶似小兒一般，全副重擔都已放在自己肩頭，只得強自忍住，轉過了頭，淚水卻已撲簌簌的掉了下來。

　　洪七公心中和她是一般的傷痛，明知勸慰無用，只有且說正事，便道：「這三十六路打狗棒法是我幫開幫祖師爺所創，歷來是前任幫主傳後任幫主，決不傳給第二個人。我幫第三任幫主的武功尤勝開幫祖師，他在這路棒法中更加入無數奧妙變化。數百年來，我幫逢到危難關頭，幫主親自出馬，往往便仗這打狗棒法除奸殺敵，鎮懾群邪。」

　　黃蓉不禁神往，輕輕歎了口氣，問道：「師父，您在船上與西毒比武，幹麼不用出來？」洪七公道：「用這棒法是我幫的大事，況且即使不用，西毒也未必勝得了我。誰料到他如此卑鄙無恥，我救他性命，他卻反在背後傷我。」黃蓉見師父神色黯然，要分他的心，忙道：「師父，您將棒法教會蓉兒，我去殺了西毒，給您報仇。」

　　洪七公淡淡一笑，撿起地下一根枯柴，身子斜倚石壁，口中傳訣，手上比劃，將三十六路棒法一路路的都授了她。他知黃蓉聰敏異常，又怕自己命不久長，是以一口氣的傳授完畢。那打狗棒法名字雖然陋俗，但變化精微，招術奇妙，實是古往今來武學中的第一等功夫，若非如此，焉能作為丐幫幫主歷代相傳的鎮幫之寶？黃蓉縱然絕頂聰明，也只記得個大要，其中玄奧之處，一時之間卻哪能領會得了？等到傳畢，洪七公歎了一口氣，汗水涔涔而下，說道：「我教得太過簡略，到底不好，可是……可是也只能這樣了。」「啊喲」了一聲，斜身倒地，暈了過去。黃蓉大驚，連叫：「師父，師父！」搶上去扶時，只覺他手足冰冷，氣若游絲，眼見是不中用了。黃蓉在數日之間迭遭變故，伏在師父胸口一時卻哭不出來，耳聽得他一顆心還在微微跳動，忙伸掌在他胸口用力一掀一放，以助呼吸，就在這緊急關頭，忽聽得身後有聲輕響，一隻手伸過來拿她手腕。她全神貫注的相救師父，歐陽克何時進來，竟是全不知曉，這時她忘了身後站著的是一頭豺狼，卻回頭道：「師父不成啦，快想法子救他。」

　　歐陽克見她回眸求懇，一雙大眼中含著眼淚，神情楚楚可憐，心中不由得一蕩，俯身看洪七公時，見他臉如白紙，兩眼上翻，心下更喜。他與黃蓉相距不到半尺，只感到她吹氣如蘭，聞到的儘是她肌膚上的香氣，幾縷柔髮在她臉上掠過，心中癢癢的再也忍耐不住，伸左臂就去摟她纖腰。黃蓉一驚，沉肘反掌，用力拍出，乘他轉頭閃避，已自躍起身來。歐陽克原本忌憚洪七公了得，不敢對黃蓉用強，這時見他神危力竭，十成中倒已死了九成半，再無顧忌，晃身攔在洞口，笑道：「好妹子，我對旁人決不動蠻，但你如此美貌，我實在熬不得了，你讓我親一親。」說著張開左臂，一步步的逼將過來。黃蓉嚇得心中怦怦亂跳，尋思：「今日之險，又遠過趙王府之時，看來只有自求了斷，只是不手刃此獠，總不甘心。」一翻手，將鋼刺與鋼針都拿在手中。歐陽克臉露微笑，脫下長衣當作兵器，又逼近了兩步。黃蓉站著不動，待他又跨出一步，足底尚未著地之際，身子倏地向左橫閃。歐陽克跟著過來，黃蓉左手一揚，見他揮起長衣抵擋鋼針，身子已是如箭離弦，急向洞外奔去。哪知她身法快，歐陽克更快。黃蓉只感身後風聲勁急，敵人掌力已遞到自己背心。她身穿軟蝟甲，原不怕敵人傷害，何況早存必死之心，但求傷敵，不救自身，當下不擋不架，反手一刺，插向他胸膛。歐陽克本就不欲傷她，這一掌原是虛招，存心要戲弄她一番，累她個筋疲力盡，見她鋼刺截來，伸臂往她腕上輕格，已將她這一刺化解了，同時身隨步轉，搶在外門，又將黃蓉逼在洞內。但洞口狹隘，轉身不開，黃蓉的出手又是招招狠辣的拚命之著，她只攻不守，武功猶如增強了一倍。歐陽克功夫雖高出她甚多，只因存了個捨不得傷害之心，動上手就感處處掣肘。

　　轉眼間兩人拆了五六十招，黃蓉已迭遇凶險。她的功夫得自父親的親傳，歐陽克則是叔父所傳。黃藥師與歐陽鋒的武功本來不相伯仲，可是黃蓉還只盈盈十五，歐陽克卻已年過三旬，兩人學藝的時日相差幾達二十年，何況男女體力終究有別，而黃蓉學武又不若歐陽克勤勉，她後來雖得洪七公教了幾套武功，但學過便算，此後也沒好好練習，是以歐陽克雖然身上負傷，卻仍然大佔上風。

　　酣鬥中黃蓉忽然向前疾撲，反手擲出鋼針，歐陽克揮衣擋開，黃蓉猛然竄上，舉蛾眉刺疾刺他右肩。歐陽克右臂折斷，使不出力，左臂穿上待要招架，黃蓉的鋼刺在手中疾轉半圈，方向已變，噗的一聲，已插進他的傷臂。黃蓉心中正自一喜，忽感手腕酸麻，噹啷一聲，鋼刺掉在地下，原來腕上穴道已被點中。歐陽克出手迅捷之極，見她轉身要逃，左臂伸了兩伸，已將她左足踝上三寸的「懸鍾穴」、右足內踝上七寸的「中都穴」先後點中。黃蓉又跨出兩步，俯面摔下。歐陽克縱身而上，搶先將長衣墊在地下，笑道：「啊喲，別摔痛了。」黃蓉這一跌下去，左手鋼針反擲，以防敵人撲來，隨即躍起，哪知雙腿麻木，竟自不聽使喚，身子離地尺許，又復跌下。歐陽克伸手過來相扶。黃蓉只剩了左手還能動彈，隨手一拳，但在慌亂之中，這一拳軟弱無力，歐陽克一笑，又點中了她左腕穴道。這一來黃蓉四肢酸麻，就如被繩索縛住了一般，心中自悔：「剛才我不舉刺自戕，現下可是求死不得了。」霎時五內如焚，眼前一黑，暈了過去。歐陽克柔聲安慰：「別怕，別怕！」伸手便要相抱。忽聽得頭頂有人冷冷的道：「你要死還是要活？」歐陽克大吃一驚，急忙回頭，只見洪七公拄棒站在洞口，冷眼斜睨，這一下只嚇得魂飛魄散，叔父從前所說王重陽從棺中躍出、假死傷人的事，如電光般在腦中一閃，暗叫：「老叫化原來裝死，今日我命休矣！」洪七公的本事自己曾領教過多次，可萬萬不是他的對手，驚慌之下，雙膝跪地，說道：「侄兒跟黃家妹子鬧著玩，決無歹意。洪伯父請勿生氣。」

　　洪七公哼了一聲，罵道：「臭賊，還不把她穴道解開，難道要老叫化動手麼？」歐陽克連聲答應，忙解開黃蓉四肢的穴道。洪七公沉著嗓子道：「你再踏進洞門一步，休怪老叫化無情。快給我滾出去！」說著身子一側。歐陽克如遇大赦，一溜煙的奔了出去。黃蓉悠悠醒來，如在夢寐。洪七公再也支撐不住，一交直摔下去。黃蓉又驚又喜，忙搶上扶起，只見他滿口鮮血，吐出三顆門牙。黃蓉暗自傷神：「師父本來是絕世的武功，這時一交摔倒，竟把牙齒也撞落了。」

　　洪七公手掌中托著三顆牙齒，笑道：「牙齒啊牙齒，你不負我，給老叫化咬過普天下的珍饈美味。看來老叫化天年已盡，你先要離我而去了！」他這次受傷，實是沉重之極，所中蛇毒既十分厲害，背上筋脈更被歐陽鋒一掌震得支離破碎，幸而他武功深湛，這才不致當場斃命，但全身勁力全失，比之不會武的常人尚且不如。黃蓉穴道被點，洪七公其實已無力給她解開，仗著昔時的威風，才逼著歐陽克解穴。他見黃蓉臉露哀戚之色，勸慰道：「不用擔心。老叫化餘威尚在，那臭賊再也不敢來惹你了。」黃蓉尋思：「我在洞內，那賊子確是不敢再來，但飲水食物從哪兒來？」她本來滿腹智計，但適才身遭大險，心慌意亂，兀自不曾寧定。洪七公見她沉吟，問道：「你在想尋食的法門，是不是？」黃蓉點了點頭。洪七公道：「你扶我到海灘上去曬曬太陽。」黃蓉立時領悟，拍手笑道：「好啊，咱們捉魚吃。」當下讓洪七公伏在她肩頭，慢慢走到海邊。

　　這日天氣晴朗，海面有如一塊無邊無際的緞子，在清風下微微顫動。黃蓉心道：「倘若這真是一塊大藍緞子，伸手撫摸上去，定然溫軟光滑，舒服得很。」陽光照在身上，兩人都為之精神一爽。歐陽克站在遠處一塊巖邊，看到兩人出來，忙又逃遠十餘丈，見他們不追，這才站定，目不轉瞬的望著兩人。洪七公和黃蓉都暗自發愁：「這賊子十分乖巧，時刻一久，必定給他瞧出破綻。」但這時也顧不得許多，洪七公倚在岩石上坐倒，黃蓉折了一根樹枝作為釣桿，剝了一長條樹皮當釣絲，囊中鋼針有的是，彎了一枚作鉤，在海灘上檢些小蟹小蝦作餌，海中水族繁多，不多時便釣到三尾斤來重的花魚。黃蓉用燒叫化雞之法，煮熟了與師父飽餐了一頓。休息了一陣，洪七公叫黃蓉把打狗棒法一路路的使將出來，自己斜倚在岩石旁指點。黃蓉於這棒法的精微變化，攻合之道，又領悟了不少。傍晚時分，她練得熱了，除去外衣，跳到海中去洗個澡，在碧波中上下來去，忽發癡想：「聽說海底有個龍宮，海龍王的女兒甚是美貌，靖哥哥可是到了龍宮中去麼？」她不住向下潛水，忽然左腳踝上一下疼痛，急忙縮腳，但左腳已被什麼東西牢牢挾住，竟然提不起來。她自幼在海中嬉戲，知道必是大蚌，也不驚慌，彎腰伸手摸去，不由得嚇了一跳，那蚌竟有小圓桌面大小，桃花島畔海中可從沒如此大蚌，當下雙手伸入蚌殼，運勁兩下一分。那大蚌的力道奇強，雙手這麼分扳，竟然奈何它不得。蚌殼反而挾得越緊，腳上更加痛了。黃蓉雙手壓水，想把那蚌帶出海面，再作計較，豈知道這蚌重達二三百斤，在海底年深日久，蚌殼已與礁石膠結牢固，哪裡拖它得動？

　　黃蓉幾下掙扎，腳上越痛，心下驚慌，不禁喝了兩口鹹水，心想：「我本來就不想活了，只是讓師父孤零零的在這荒島之上，受那賊子相欺，我死了也不瞑目。」危急中捧起一塊大石，往蚌殼上撞去，但蚌殼堅厚，在水中又使不出力，擊了數下，蚌殼竟然紋絲不動。那蚌受擊，肌帶更是收得緊了，黃蓉又吃了口水，驀地想起一事，忙拋下大石，抓起一把海沙投入蚌殼的縫中。果然蚌貝之類最怕細沙小石，覺有海沙進來，急忙張開甲殼，要把海沙葉出殼去。黃蓉感到腳踝上鬆了，立即縮上，手足齊施，升上海面，深深吸了口氣。洪七公見她潛水久不上來，焦急異常，知道必已在海底遇險，要待入海援救，苦於步履艱難，水性又是平平，只慌得連連搓手，突見黃蓉的頭在海面鑽起，不由得喜極而呼。黃蓉向師父揮了揮手，又再潛至海底。這次她有了提防，落足在離大蚌兩尺之處，拿住蚌殼左右搖晃，震鬆蚌殼與礁石間的膠結，將巨蚌托了上來。她足下踏水，將巨蚌推到海灘淺水之處。蚌身半出海面，失了浮力，重量大增，黃蓉舉之不動，上岸來搬了一塊大石，將蚌殼打得稀爛，才出了這口惡氣，只見足踝上被蚌挾出了一條深深血痕，想起適才之險，不覺打了個寒噤。這晚上師徒二人就以蚌肉為食，滋味倒也甚是鮮美。次日清晨，洪七公醒來，只覺身上疼痛大為減輕，微微運幾口氣，胸腹之間甚感受用，不禁「咦」了一聲。黃蓉翻身坐起，問道：「師父，怎地？」洪七公道：「睡了一晚，我傷勢竟是大有起色。」黃蓉大喜，叫道：「必是吃了那大蚌肉能治傷。」洪七公笑道：「蚌肉治傷是不能的，只是味道鮮美，治得了你師父的口。我的口治好了，於傷勢自也不無小補。」黃蓉嘻嘻一笑，疾衝出洞，奔到海灘去割昨日剩下的蚌肉。一時心下喜歡，卻忘了提防歐陽克，剛割下兩大塊蚌肉，忽見一個人影投在地下，正自緩緩行近。黃蓉彎腰抓起一把蚌殼碎片向後擲出，雙足一登，躍出丈餘，站在海邊。歐陽克冷眼旁觀了一日，瞧著洪七公的動靜，越來越是起疑，料定他必是受傷極重，行走不得，但要闖進洞去，卻也無此膽量，當下逼上前去，笑道：「好妹子，別走，我有話跟你說。」黃蓉道：「人家不理你，偏要來糾纏不清，也不怕醜。」說著伸手刮臉羞他。

　　歐陽克見她一副女兒情態，臉上全無懼色，不由得心癢難搔，走近兩步，笑道：「都是你自己不好，誰教你生得這麼俊，引得人家非纏著你不可。」黃蓉笑道：「我說不理你就不理，你讚我討好我也沒用。」歐陽克又走近一步，笑道：「我不信，偏要試試。」黃蓉臉色一沉，說道：「你再走過來一步，我叫師父來揍你。」歐陽克笑道：「算了罷，老叫化還能走路？我去背他出來，好不好？」黃蓉暗吃一驚，退了兩步。歐陽克笑道：「你愛跳到海裡就跳，我只在岸上等著。瞧你在海裡浸得久呢，還是我在岸上待得久？」

　　黃蓉叫道：「好，你欺侮我，我永遠不理睬你。」轉身就跑，只奔出幾步，忽然在石上一絆，「啊喲」一聲，摔倒在地。歐陽克料她使奸，笑道：「你越是頑皮胡鬧，我越是喜歡。」除下長衣拿在手中，以防她突放鋼針，然後緩緩走近。黃蓉叫道：「別過來。」掙扎著站起，只走得三步，又摔了下去。這一次竟是摔得極重，上半身倒在海中，似乎暈了過去，半晌不動。歐陽克心道：「這丫頭詭計多端，我偏不上你當。你一身武功，好端端地怎會突然摔倒，暈了過去？」站定了觀看動靜。過了一盞茶功夫，但見她仍是動也不動，自頭至胸，全都浸在水中。歐陽克擔心起來：「這可真是暈過去了，我再不救，美人兒要活生生溺死啦。」搶上前去伸手拉她的腳。一拉之下，登時嚇了一跳，只感到她全身僵硬，急忙俯身水面，去抱她起來，剛將她身子抱起，黃蓉雙手急攏，已摟住他雙腿，喝道：「下去！」歐陽克站立不穩，被她一拖一摔，兩人同時跌入海裡。身入水中，歐陽克武功再高，卻也已施展不出，心道：「我雖步步提防，還是著了小丫頭的道兒，這番我命休矣！」黃蓉計謀得售，心花怒放，只是把他往深水處推去，將他的頭拋在水中。歐陽克但覺鹹水從口中骨都骨都的直灌進來，天旋地轉，不知身在何處，伸手亂拉亂抓，要想拉住黃蓉。但她早已留神，盡在他週身游動，哪能被他抓住？慌亂之中，歐陽克又吃了幾口水，身往下沉，雙足踏到了海底。他武功卓絕，為人又甚機敏，只因不識水性，身子飄在水中時一籌莫展，腳下既觸到了實地，神智頓清，只感飄飄蕩蕩的又再浮上去，忙彎腰抓住海底岩石，運起內功，閉住呼吸，睜眼找尋回歸島上的方向，但四周碧綠沉沉，不辨東西南北。他前後左右各走數步，心想往高處走總是不錯，於是手中捧了塊大石，邁開大步，往高處走去。海底礁石嶙峋，極是難行，但他仗著內功深湛，一口氣向前直奔。黃蓉見他沉下之後不再上來，忙潛下察看，見他正在海底行走，不覺一驚，悄悄游到他的身後，蛾眉鋼刺順著水勢刺了過去。歐陽克感到水勢激盪，側身避過，足下加快，全速而行。這時他已感氣悶異常，再也支持不住，放手拋去大石，要浮上水面吸幾口氣再到海底行走，探頭出水時，只見海岸已近在身旁。黃蓉知道已奈何他不得，歎了口氣，重又潛入水中。歐陽克大難不死，濕淋淋的爬上岸來，耳暈目眩，伏在沙灘之上，把腹中海水吐了個清光，連酸水也嘔了出來，只感全身疲軟，恍如生了一場大病，喘息良久，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心一橫，說道：「我先去殺了老叫化，瞧小丫頭從不從我！」話是這麼說，念頭是這麼轉，可是對洪七公終究十分忌憚，當下調勻呼吸，養了半日神，這才疲累盡去，於是折了一根短短的堅實樹枝，代替平時用慣的點穴鐵扇，放輕腳步，向巖洞走去。他避開洞口正面，從旁悄悄走近，側耳聽了一會，洞中並無聲息，又過半晌，這才探頭向洞內望去，只見洪七公盤膝坐在地下，迎著日光，正自用功，臉上氣色也不甚壞，不似身受重傷模樣。

　　歐陽克心道：「我且試他一試，瞧他能否走動。」高聲叫道：「洪伯父，不好啦，不好啦。」洪七公睜眼問道：「怎麼？」歐陽克裝出驚惶神色，說道：「黃家妹子追捕野兔，摔在一個深谷之中，身受重傷，爬不上來啦。」洪七公吃了一驚，忙道：「快救她上來。」歐陽克聞言大喜，心道：「若非他行走不得，怎不飛奔出去相救？」長身走到洞口，笑道：「她千方百計的要傷我性命，我豈能救她？你去救罷。」

　　洪七公眼見他的神色，已知他是偽言相欺，心道：「賊子看破我武功已失，老叫化大限到了！」眼下之計，只有與他拚個同歸於盡，暗暗將全身勁力運於右臂，待他走近時捨命一擊，哪知微一運勁，背心創口忽爾劇痛，全身骨節猶如要紛紛散開一般，但見歐陽克臉現獰笑，一步步的逼近，不禁長歎一聲，閉目待死。黃蓉見歐陽克逃上沙灘，心中發愁，尋思：「經此一役，這賊子必是防範更嚴，再要算計於他，卻是難上加難了。」她向海外潛出數十丈，出水吸了口氣，折而向左，潛了一陣水，探頭看時，見島旁樹木茂盛，與那邊沙灘頗為不同。想起桃花島的景象，不覺神傷，忽然想起：「如能找個隱蔽險要的所在，與師父倆躲將起來，那賊子一時也未必能夠找到。」明知那絕非妙計，但拖得一時好一時，說不定吉人天相，師父的傷勢竟能逐漸痊可。於是離水上岸，她不敢深入內陸，深怕遇上歐陽克時逃避不及，只在沿海處信步而行，心想：「我從前若不貪玩，學通了爹爹的奇門五行之術，也必有法子對付這賊子。唉，不成，爹爹將桃花島的總圖傳了給他，這賊子心思靈敏，必能參悟領會。」正想得出神，左腳踏上了一根籐枝，腳下一絆，頭頂簌簌簌一陣響，落下無數泥石。她急忙向旁躍開，四周都是大樹，背心撞在一株樹上，肩頭已被幾塊石子打中，幸好穿著軟蝟甲，也未受損，抬頭看時，不禁大吃一驚，只嚇得心中怦怦亂跳。

　　只見頭頂是座險峻之極的懸崖，崖邊頂上另有一座小山般的巨岩。那岩石恰好一半擱在崖上，一半伸出崖外，左右微微晃動，眼見時時都能掉下。崖上有無數粗籐蜿蜒盤纏，她剛才腳上所絆的籐枝，就與巨岩旁的沙石相連。倘若踏中的是與巨岩相連的籐枝，這塊不知有幾萬斤重的巨岩掉將下來，立時就被壓成一團肉醬了。

　　那巨岩左右擺動，可是總不跌落。黃蓉提心吊膽，揀著無籐枝之處落足，跨一步，停一步，退後了數丈，這才驚魂稍定，再抬頭瞧那懸崖與巨岩，不禁驚歎造物之奇，心想只要以一手之力，就能將岩石拉下，可是此處人跡不到，獸蹤罕至，連大鳥也沒一隻，這巨岩在懸崖上已晃動了不知幾千百年，今日仍在搖擺起伏。懸崖旁群峰壁立，將四下裡的海風都擋住了，看來今後千百年中，這巨岩仍將在微風中搖晃不休。黃蓉出了一會神，不敢再向前行，轉身退回，要去服侍師父，走出半里多路，忽然心念一動：「上天要殺此賊子，故爾特地生就了這個巧機關，我怎麼如此糊塗？」想到此處，喜得躍起身來，連翻了兩個空心觔斗。

　　她忙回到懸崖之下，細細察看地勢，見崖旁都是參天古木，若要退避，一縱之下最多只能躍出四五尺地，那巨岩擊將下來，縱然是飛鳥松鼠，只怕也難以躲閃得開。她摸出鋼刺，小心翼翼的走到崖下，看準了與巨岩相連的七八條籐枝不去觸動，以鋼刺旁的利口去割切餘下的數十條籐枝。她下手時屏住呼吸，又快又穩，一割之後，這才呼吸數口，再去割第二根籐枝，只怕用力稍大，牽動與巨岩相連的籐枝，自己立即變成一團肉餅了。等到數十條籐枝盡數割斷，已累得滿身是汗，直比一場劇戰尤為辛苦。她將斷枝仍然連在一起，放幾堆乾草做了記認，又把來去的通道看得明白，記得清楚，這才回去，一路上哼著小曲，甚是得意。

　　將近巖洞時仍是不見歐陽克的人影，忽聽洞中傳出他得意之極的笑聲，跟著說道：「你自負武功蓋世，今日栽在公子爺手裡，心裡暖氣麼？好罷，我憐你老邁，讓你三招不還手如何？你把降龍十八掌一掌掌的都使出來罷！」黃蓉低呼：「啊喲！」眼下局面已緊迫之極，當即高聲叫道：「爹爹，爹爹，你怎麼啦？啊，歐陽伯父，你也來啦！」

　　歐陽克在洞中將洪七公盡情嘲弄了一番，正要下手，忽聽黃蓉叫將起來，驚喜交集，心想：「怎麼叔叔和黃老邪都來啦。」轉念一想：「必是那丫頭要救那老叫化，胡說八道的想騙我出去。好，反正老叫化終究逃不出我手掌，先出去瞧瞧何妨？」袍袖一揮，轉身出洞。

　　只見黃蓉向著海灘揚手呼叫：「爹爹，爹爹！」歐陽克注目遠望，哪裡有黃藥師的人影？笑道：「妹子，你要騙我出來陪你，我可不是出來了麼？」黃蓉回眸一笑，說道：「誰愛騙你？」說著沿海灘而奔。歐陽克笑道：「這次我有了提防，你想再拉我入海，咱們就來試試。」說著發足追去。他輕功了得，片刻間已即追近。黃蓉暗叫：「不妙，到不了懸崖之下，就得被他捉住。」又奔數十丈，歐陽克更加近了。黃蓉折而向左，離海邊已只丈許。歐陽克這次已學了乖，不敢逼近，笑道：「好，咱們來玩捉迷藏。」足下不停，心下卻是全神戒備，防她再使什麼詭計。黃蓉住足笑道：「前面有頭大蟲，你再追我，它一口吃了你。」歐陽克笑道：「我也是大蟲，我也要一口吃了你。」說著縱身便撲。黃蓉格格一笑，又向前奔。

　　兩人一前一後，不多時離懸崖已近。黃蓉越跑越快，一轉彎，高聲叫道：「來罷！」已竄到了懸崖之前，倏然間瞥眼見到海灘上似有兩個人影。在這當口她雖大感詫異，卻哪敢有絲毫停留，看準了堆著乾草的斷籐之處落足，三起三落，已縱到了崖底，隨即急掠而過。

　　歐陽克笑道：「大蟲呢？」足下加快，如箭離弦般奔到崖前。黃蓉落足處的籐枝已經割斷，歐陽克哪知其中機關，自然踏中未曾割斷的籐枝，等於是以數百斤的力道去拉扯頭頂的巨岩。喀喀兩聲響過，歐陽克猛覺頭頂一股疾風壓將下來，抬頭一望，只嚇得魂飛天外，但見半空中一座小山般的巨岩正對準了自己壓下。這巨岩離頭頂尚遠，但強風已逼得他喘不過氣來，危急中疾忙後躍，豈知身後都是樹木，後背重重的撞到一株樹上，這一撞力道好強，喀喇一聲，那樹立斷，碎裂的木片紛紛刺入背心。他這時只求逃命，哪裡還知疼痛，奮力躍起，巨岩離頂心已只三尺。

　　在這一瞬間，已自嚇得木然昏迷，忽覺領口被人抓住了向外急拖，竟將他身子向後拉開數尺，但終究為時已晚，只聽得轟的一聲巨響，歐陽克長聲慘呼，眼前煙霧瀰漫，砂石橫飛，渾不知這變故如何而來，已然暈去。

　　黃蓉見妙計得售，驚喜無已，不提防巨岩落下時鼓動烈風，力道強勁之極，將她向外推出，一交坐在地下，頭頂砂子小石紛紛落下。她彎下腰來，雙手抱住了頭，過了一陣，聽砂石落下之聲已歇，睜開眼來，煙霧中卻見巨岩之側站著兩人。這一下宛在夢境，揉了揉眼睛，定睛看時，見站在身前的一個是西毒歐陽鋒，另一個卻是自己念茲在茲、無時忘之的郭靖。黃蓉大叫一聲，躍起身來。郭靖也萬料不到竟在此處與她相遇，縱身向前，抱在一起。兩人驚喜之下，渾忘了大敵在旁。

　　那日歐陽鋒與郭靖在半截著了火的船上纏鬥，難解難分，斷船忽沉，將二人帶入了海底。深海中水力奇重，與淺海中迥不相同，兩人只覺海水從鼻中、耳中急灌進來，疼痛難當，原本互相緊纏扭打的兩隻手不由得都鬆開來去按住鼻孔耳竅。那海底卻有一股急速異常的潛流，與海面水流的方向恰恰相反，二人不由自主，轉瞬間被潛流帶出數里之外。待得郭靖竭力掙上海面來喘氣時，黑夜之中，那小舢舨已成了遠處隱隱約約的一個黑點。郭靖高聲呼叫，其時黃蓉正潛在海中尋他，海上風濤極大，相距既遠，哪裡還能相遇？郭靖又叫了幾聲，忽覺左腳一緊，接著一個人頭從水中鑽出，正是歐陽鋒。他只稍通水性，到了大海之中，雖是武學大師，卻也免不了慌張失措，亂劃亂抓，居然抓到了郭靖的腳，這一來自然是牢牢抓住，死命不肯放手。郭靖用力掙扎，接著右腳也被他抓了。兩人在水中掙奪得幾下，又都沉下水底。二次冒上來時郭靖叫道：「放開我腳，我不離開你就是。」歐陽鋒也知兩人這般扭成一團，勢必同歸於盡，於是放開了他腳，卻隨即抓住他右臂。郭靖伸手托在他脅下，兩人這才浮在海面。就在這時，一根巨木被浪濤打了過來，撞向郭靖肩頭。歐陽鋒叫道：「小心！」郭靖反手扶住，心中大喜，叫道：「快抱住了，別放手。」這巨木原來是一根斷桅。

　　二人四顧茫茫，並無片帆的影子。歐陽鋒的蛇杖早已不知去向，暗暗發愁：「若是遇上大群鯊魚，只有如周伯通那樣亂打一番，當時有我救他，此時更有何人前來救我？」兩人在海中漂流，遇有海魚游過身旁，便以掌力擊暈，分食生魚渡日。古人言道：「同舟共濟」，這兩個本要拚個你死我活的人，在大海之上竟然扶住半截斷桅，同桅共濟起來。漂流了數日，幸喜並未遇上若何凶險。海中這股水流原是流向洪七公與黃蓉所到的那座小島，是以將舢舨送到島上之後，過了兩日，又將郭靖和歐陽鋒漂送過來。

　　兩人上岸後躺在沙灘上喘息良久，忽聽得遠處隱隱傳來笑語之聲，歐陽鋒躍起身來，循聲尋去，也真有這麼巧，正遇上歐陽克踏中機關，懸崖上的巨岩壓將下來。歐陽鋒橫裡搶去相救，雖將侄兒拉後數尺，但歐陽克兩腿還是被巨岩壓住了，劇痛難當，登時暈去。

　　歐陽鋒驚疑不定，上下四周環視，見再無危險，這才察看侄兒，摸了摸他的鼻息，並未斃命，運勁在巨岩上推了兩下，卻是紋絲不動。他蹲下身來，運起蛤蟆神功，雙手平推，吐氣揚眉，閣閣閣三聲叫喊。論這三推之力，實是非同小可，但那巨岩重達數萬斤，豈是一人之力所能移動？他俯身下去，歐陽克睜開眼來，叫了聲：「叔叔！」聲音甚是微弱。歐陽鋒道：「你忍著點兒。」抱起他上身，輕輕一扯，歐陽克大叫一聲，又暈了過去。巨岩壓住他雙腿，這一下拉扯只有令他更加疼痛難當，身子卻拉不出半分。地下是堅如金鐵的厚巖，無鏟無鋤，決計無法挖掘。歐陽鋒瞧著只是發怔。郭靖拉著黃蓉的手，問道：「師父呢？」黃蓉伸手一指道：「在那邊。」郭靖聞道師父無恙，心中大喜，正要她領去拜見，聽得歐陽克這一聲慘叫，心下不忍，對歐陽鋒道：「我來助你。」黃蓉拉住他衣袖，說道：「咱們見師父去，別理惡人！」

　　歐陽鋒不知一切全是她巧布的機關，他親眼見到巨岩從空跌落，這岩石重逾萬斤，決非人力所能推上懸崖，但聽得她阻止郭靖相助，登時怒從心起，又聽洪七公在此，不由自主的吃了一驚，但隨即想起：「老叫化吃了我那一掌，又給我毒蛇咬中，居然還不死，算他了得，然而料得他這條老命中十成中已只剩不下一成，又懼他何來？」眼見黃蓉與郭靖攜手而去，又蹲下身來，裝作出力推巖，待兩人轉過彎角，對侄兒道：「放心好了，我必能想法救你。現下你緩緩運息，只護住心脈，只當兩條腿不是自己的，別去想著。」躡足遠遠跟在二人之後。只見二人伸手互摟對方腰間，耳鬃廝磨，神態甚是親熱，心下愈怒，暗道：「我若不將你這兩個小鬼折磨得死不成活不了，可就枉稱為西毒了。」

　　黃蓉帶著郭靖來到巖洞之前。郭靖撲進洞去，大叫：「師父。」只見洪七公閉目倚著石壁，臉色焦黃，更無半分血色。適才他被歐陽克一逼，惱怒已極，傷勢又復轉惡。黃蓉忙俯身替他解開胸口衣服，郭靖給他按摩手足。

　　洪七公睜眼瞧見郭靖，大喜過望，嘴角露出微笑，低聲道：「靖兒，你也來啦！」郭靖正要答言，忽聽背後一聲斷喝：「老叫化，我也來啦。」聲音猶似金鐵相擊，甚是刺耳。郭靖疾忙轉身，回掌護住洞門。黃蓉搶起師父身畔的竹棒，站在郭靖身旁。歐陽鋒笑道：「老叫化，出來罷，你不出來，我可要進來啦。」郭靖與黃蓉對望了一眼，均想：「就是豁出性命，也得阻他進洞加害師父。」歐陽鋒一聲長笑，猱身而上。郭靖揮掌推出。歐陽鋒側身避過他鋒銳凌厲的掌風，搶到了他右側，陡然間迎面一棒刺來，棒身晃動，似是刺向上盤，卻又似向下三路纏打，一時竟爾難以斷定。他心中一凜，左手向上揮格，同時右足橫掃，不論對方如何變招，都可拆開。豈知黃蓉手中竹棒抖動，竟是疾打中盤腰眼。歐陽鋒大驚，托地向後跳出，側目斜視。黃蓉初使打狗棒法，初出手就逼開了強敵，甚是得意。歐陽鋒萬料不到這小丫頭居然已學會了老叫化的精妙棒法，哼了一聲，縱身又上，伸手徑來硬奪她手中竹棒。黃蓉將新學到的棒法使開了，刺打盤挑，綠影飛舞，雖然不能傷得對方，但歐陽鋒連出七八招，卻也始終抓不到她棒頭。郭靖又驚又喜，連叫：「好蓉兒，好棒法！」左掌右拳，從旁夾擊。歐陽鋒閣閣兩聲怒吼，蹲下身來，呼的雙掌齊出。掌力未到，掌風已將地下塵土激起。郭靖見來勢猛惡，黃蓉若是硬接，必受內傷，忙在她肩上一推，兩人同時讓開了這一招蛤蟆功之力。歐陽鋒踏上兩步，又是雙掌推出。這蛤蟆功厲害無比，以洪七公如此功夫，當日在桃花島上也只與他打個平手，郭、黃二人功力遠為不及，當下被他逼得步步後退。歐陽鋒衝進洞來，左手反手一掌，只打得石壁上碎石簌簌而落，右手舉起，虛懸在洪七公頭頂，卻不擊落，凝神瞧他動靜。黃蓉叫道：「我師父救你性命，你反傷他，要不要臉？」歐陽鋒伸手在洪七公胸口輕輕一推，只覺他胸口肌肉陷了進去，他內力外功，俱已臻爐火純青之境，本來週身筋肉一遇外力立生反彈，這對卻應手而陷，果然武功盡失，心下暗喜，當即抓起他身子，喝道：「你們助我去救出我侄兒，那就饒了老叫化的性命。」

　　黃蓉道：「老天爺放下大石來將他壓住，你是親眼瞧見的，誰又能救得了？你再作孽，老天爺也丟塊大石下來壓死你。」郭靖眼見歐陽鋒將洪七公高高舉起，作勢要往地下猛擲，心知他不過作為要脅，決不致就此加害，但總是擔心，忙道：「快放下我師父，我們助你去救人便是。」

　　歐陽鋒掛念著侄兒，恨不得立時就去，但臉上卻是神色如恆，慢慢將洪七公放下。

　　黃蓉道：「助你救他不難，咱們可得約法三章。」歐陽鋒道：「小丫頭又有什麼刁難？」黃蓉道：「救了你侄兒之後，咱們同住在這荒島之上，你可不得再生壞心，加害我們師徒三人。」歐陽鋒心想：「我叔侄不通水性，要回歸陸地，原須依靠兩個小鬼相助。」於是點頭道：「好，在這島上我不殺你們三人，離了此島，那可難說。」黃蓉道：「那時候就算你不動手，我們可要向你動手了。第二件，我爹爹已將我許配於他，你是親耳所聞，親眼所見，此後你那侄子若是再向我彌皂，你就是個豬狗不如的畜生。」歐陽鋒「呸」了一聲，道：「好，那也只限於在這島上，一離此島，咱們走著瞧。」黃蓉微微一笑，道：「那第三件呢，我們盡力助你，可是我們並非神仙，若是老天爺定要送你侄子性命，非人力能救，你卻不得另生枝節。」歐陽鋒怪目亂轉，叫道：「若是我侄兒死了，你們三個也休想活命，小丫頭別再胡言亂語，快救我侄兒去。」竄出巖洞，往懸崖急奔而去。郭靖正要隨去，黃蓉道：「靖哥哥，待會西毒用力推那巨岩，你冷不防在他背後一掌，結束了他。」郭靖道：「背後傷人，太不光明。」黃蓉嗔道：「他傷害師父，難道光明正大麼？」郭靖道：「咱們言而有信，先救出他侄兒，再想法給師父報仇。」黃蓉微笑著歎了口氣，知道終究難以強逼他暗算傷人。這兩日來只道他定已死於大海之中，居然得能重逢，心中實是喜歡得便要炸開來一般，郭靖就是有什麼十惡不赦、荒謬無理的言語舉動，她也決計絲毫不以為迕，自必盡皆依從，何況他不肯背後偷襲，雖然迂腐，終究也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徑，當下溫柔一笑，說道：「好，你是聖人，我聽你話。」兩人奔向懸崖，遠遠便聽得歐陽克大聲呻吟，聲音之中極為痛楚。歐陽鋒喝道：「還不快來。」兩人縱身過去與他並肩而立，六隻手一齊按在巖上。歐陽鋒喝道：「起！」三人掌力齊發。巨岩微微一晃，立即壓回。歐陽克大叫一聲，兩眼上翻，不知死活。歐陽鋒大驚，急忙俯身，但見侄兒呼吸微弱，為了忍痛，牙齒已把上下唇咬得全是鮮血。饒是歐陽鋒身負絕頂武功，到了這地步卻也是束手無策，這巨岩是再也推不得的了，若不是一舉便即掀開，巨岩一起一落，只有把侄兒壓得更慘，正自彷徨，左腳忽然踏入濕沙之中，提起腳來，卻把鞋子陷在沙中。歐陽鋒低頭去拾鞋子，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潮水漸漲，海水已淹至巨岩外五六丈之處。歐陽鋒急道：「小丫頭，要你師父活命，得快想法子救我侄兒。」

　　黃蓉早在尋思，但那岩石如此沉重，荒島之上又再無別人能來援手，如何能將巨岩掀開？她片刻之間想到十幾種法子，卻沒一條頂事，聽歐陽鋒如此說，瞪眼道：「若是師父身上沒傷，他外家功夫登峰造極，加上他的掌力，咱們四人必能將這巨岩推開。現下……」雙手一攤，意思說實是沒法。這幾句話雖是氣惱之言，歐陽鋒聽了卻也真是做聲不得，心想：「冥冥中實有天意，倘若老叫化並未受傷，他俠義心腸，必肯出手相救。我一掌打傷了老叫化，哪知道卻是打死了我的親生兒子。」歐陽克名雖是他侄子，實則是他與嫂子私通所生，是他的嫡親骨肉。歐陽鋒向來心腸剛硬，此刻卻也不禁胸口酸楚，回過頭來，見海水又已淹近了數尺。歐陽克叫道：「叔叔，你一掌打死我罷。我……我實是受不住啦。」歐陽鋒從懷裡拔出一把切肉的匕首，咬牙道：「你忍著點兒，沒了雙腿也能活。」上前要將他被巨岩壓住的雙腿割斷。歐陽克驚道：「不，不，叔叔，你還是一刀殺了我的好。」歐陽鋒怒道：「枉我教誨了這許多年，怎地如此沒骨氣？」歐陽克伸手抓胸，竭力忍痛，不敢再說。歐陽鋒見巨岩直壓到侄兒腰間，當真要割斷他雙腿，十九也是難以活命，一時躊躇，不敢下手。黃蓉見西毒叔侄無言相對，都是神色淒楚，不禁心腸一軟，想起父親在桃花島上運石搬木之法，叫道：「且慢！我有一個法子在此，管不管事，卻是難說。」歐陽鋒喜道：「快說，快說，好姑娘，你想出來的法子準成。」

　　黃蓉心想：「你救侄兒心切，不再罵我小丫頭啦，居然叫起『好姑娘』來！」微微一笑，說道：「好，那就依我吩咐，咱們快割樹皮，打一條拉得起這岩石的繩索。」歐陽鋒道：「誰來拉啊？」黃蓉道：「像船上收錨那樣……」歐陽鋒立時領悟，叫道：「對，對，用絞盤絞！」

　　郭靖一聽黃蓉說要削樹皮打索，也不問如何用法，早已拔出短劍，縱身上樹切割樹皮。歐陽鋒與黃蓉也即動手，片刻之間，三人已割了數十條長條樹皮下來。歐陽鋒手中割切樹皮，雙眼只是望著侄兒，忽然長歎一聲，說道：「不用割啦！」黃蓉奇道：「怎麼？不成麼？」歐陽鋒向侄兒一指，黃蓉與郭靖低頭看時，只見潮水漲得甚快，已然淹沒了他大半個身子，且別說打繩索、做絞盤，樹皮尚未割夠，海水早已將他浸沒了。歐陽克沉在水裡，動也不動。黃蓉叫道：「別喪氣，快割！」歐陽鋒這橫行一世的大魔頭給她如此一喝，竟然又動刀切割樹皮。黃蓉躍下樹去，奔到歐陽克身旁，捧起幾塊大石，將他上半身扶起，把大石放在背後。這樣一來，他口鼻高了數尺，海水一時就不致淹到。

　　歐陽克低聲道：「黃姑娘，多謝你相救。我是活不成的了，但見到你出力救我，我是死也歡喜。」黃蓉心中忽感歉疚，說道：「你不用謝我。這是我布下的機關，你知道麼？」歐陽克低聲道：「別這麼大聲，給叔叔聽到了，他可放你不過。我早知道啦，死在你的手裡，我一點也不怨。」黃蓉歎了口氣，心道：「這人雖然討厭，對我可真不壞。」回到樹下，撿起樹皮條子編結起來。她先結成三股一條的繩索，將六根繩索結作一條粗索，然後又將數根粗索絞成一根碗口粗細的巨纜。歐陽鋒與郭靖不停手的切割樹皮，黃蓉不停手的搓索絞纜。三人手腳雖快，潮水卻漲得更快，巨纜還結不到一丈，潮水已漲到歐陽克口邊，再結了尺許，海水已浸沒他嘴唇，只露出兩個鼻孔透氣了。歐陽鋒躍下地來，叫道：「你們走罷，我有話對我侄兒說。你們已經盡力而為，我心領了。」他真也沉得住氣，當此之時，仍是鎮定如恆，臉上殊無異狀。

　　郭靖見情勢無望，只得下樹，與黃蓉並肩行開。走出十餘丈，黃蓉悄聲道：「到那巨岩後面去，且聽他說什麼。」郭靖道：「這不關咱們的事。再說，歐陽老兒必然察覺。」黃蓉道：「他侄兒一死，多半便要來加害師父，倘能得知他心意，先可有個防備。要是給老毒物知覺了，咱們就說是回來和他侄兒訣別。」郭靖點了點頭。兩人轉過彎角，繞到樹後，悄悄又走回來，隱在巨岩之後，只聽歐陽鋒哽咽道：「你好好去罷，我知道你的心事，你一心要娶黃老邪的閨女為妻，我必能令你如願。」黃蓉和郭靖大奇，均想：「他片刻之間就死，『我必能令你如願』這話怎生說？」再聽歐陽鋒說了幾句話，兩人又驚又怒，同時打了個寒噤。原來歐陽鋒說道：「我這就去殺了黃老邪的閨女，將她和你同穴而葬。人都有死，你和她雖生不得同室，但死能同穴，也可瞑目了。」歐陽克口在水下，已不能說話。黃蓉捏了捏郭靖的手，兩人悄悄轉身，歐陽鋒傷痛之際，竟未察覺。走過轉角，郭靖怒道：「咱們去和老毒物拚個你死我活。」黃蓉道：「和他鬥智不鬥力。」郭靖道：「怎生鬥智？」黃蓉道：「我正在想呢。」轉過山坳，忽然見到山腳下的一叢蘆葦。黃蓉心念一動，說道：「他若不是恁地歹毒，我倒有個救他侄兒的法子。」郭靖忙問：「怎麼？」黃蓉拔出小刀，割了一根蘆管，一端放在口中，抬頭豎起蘆管吸了幾下。郭靖拍手笑道：「啊，真是妙法，好蓉兒，你怎麼想得出來？你說救他呢不救？」黃蓉小嘴一扁道：「自然不救。老毒物要殺我，就讓他來殺，哼，我才不怕他呢。」但想到歐陽鋒的毒辣凶狠，不由得打了個寒噤，此人武功高強之外，比他侄兒可機警狡猾得多，要誘他上當，著實不是易事。郭靖不語，呆呆出神。黃蓉拉住他手掌，柔聲道：「難道你要我去救那歹人？你是為我耽心是不是？咱們救了他，這兩個歹人未必就能對咱們好呢。」郭靖道：「話是不錯，可是我念著你，也念著師父。我想老毒物是一派宗師，說話總得有三分準兒。」黃蓉說道：「好，咱們先救了他再說，行一步算一步。」

　　兩人回過身來，繞過巨岩，只見歐陽鋒站在水中，扶著侄兒。他見郭、黃二人走近，眼露凶光，顯見就要動手殺人，喝道：「叫你們走開，又回來幹麼？」黃蓉在一塊岩石上坐下，笑吟吟的道：「我來瞧瞧他死了沒有？」歐陽鋒厲聲道：「死便怎地，活又怎地？」黃蓉歎道：「要是死了，就沒法子啦！」歐陽鋒立時從水中躍起，急道：「好……好姑娘，他沒死，你有法子救他，快說，快……快說。」黃蓉將手中蘆管遞了過去，道：「你把這管子插入他口中，只怕就死不了。」歐陽鋒大喜，搶過蘆管，躍到水中，急忙插在侄兒嘴裡。這時海水已淹沒歐陽克的鼻孔，他正在呼出胸中最後的幾口氣，耳朵卻尚在水面，聽得叔父與黃蓉的對答，蘆管伸到口邊，急忙銜住，猛力吸了幾口，真是說不出的舒暢，這一下死裡逃生，連腿上的痛楚也忘懷了。歐陽鋒叫道：「快，快，咱們再來結繩。」黃蓉笑道：「歐陽伯伯，你要將我殺了，給你侄兒殉葬，是不是？」歐陽鋒一驚，臉上變色，心道：「怎麼我的話給她聽去啦？」黃蓉笑道：「你殺了我，若是你自己也遇上了什麼三災六難，又有誰來想法子救你？」歐陽鋒這時有求於她，只好任她奚落，只當沒有聽見，又縱上樹去切割樹皮。

　　三人忙了一個多時辰，已結成一條三十餘丈長的巨纜，潮水也已漲到懸崖腳下，將巨岩浸沒了大半。歐陽克的頭頂淹在水面之下數尺，只露出一根蘆管透氣。歐陽鋒不放心，不時伸手到水底下去探他脈搏。

　　又過小半個時辰，海水漸退，歐陽克頂上頭髮慢慢從水面現出。黃蓉比了比巨纜的長度，叫道：「夠啦，現下我要四根大木做絞盤。」歐陽鋒心下躊躇，暗想在這荒島之上，別說斧鑿錘刨，連一把大刀也沒有，如何能做絞盤？只得問道：「怎生做法？」黃蓉道：「你別管，把木材找來便是。」歐陽鋒生怕她使起性來，撒手不管，當下不敢再問，奔到四顆海碗口粗細的樹旁，蹲下身子，使出蛤蟆功來，每顆樹被他奮力推了幾下，登時齊腰折斷。郭靖與黃蓉見他內勁如此凌厲，不覺相顧咋舌。歐陽鋒找到一塊長長扁扁的岩石，運勁將樹幹上的枝葉刺去，拖來交給黃蓉。

　　這時黃蓉與郭靖已將大纜的一端牢牢縛在巨岩左首三株大樹根上，將大纜繞過巨岩，拉到右首的一株大松樹邊上。那是株數百歲的古松，參天而起，三四人合抱也圍不過來。黃蓉道：「這顆松樹對付得了那塊大岩石罷？」歐陽鋒點了點頭。黃蓉命他再結一條九股樹皮索，將四根樹幹圍著古松縛成井字之形，再將大纜繞在其上。歐陽鋒讚道：「好姑娘，你真聰明，那才叫做家學淵源，有其父必有其女。」黃蓉笑道：「那怎及得上你家侄少爺？動手絞罷！」

　　三人當即動手，將古松當作支柱，推動井字形樹幹，大纜盤在古松樹幹上，慢慢縮短，巨岩就一分一分的抬了起來。此時太陽已沉到西邊海面，半天紅霞，海上道道金光，極為壯觀。潮水早已退落，歐陽克陷身在泥漿之中，眼睜睜的望著身上的巨岩，只見它微微晃動，壓得大纜格格作響，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歡喜。那四根樹幹所作的井字形絞盤轉一個圈，巨岩只抬起半寸。古松簌簌而抖，受力極重，針葉紛紛跌落，大纜直嵌入樹身之中。歐陽鋒素來不信天道，不信鬼神，此時心中卻暗暗禱祝，豈知心願許到十七八個時，突然間彭的一聲猛響，大纜斷為兩截，纜上樹皮碎片四下飛舞，巨岩重又壓回，只壓得歐陽克叫也叫不出聲來。絞盤急速倒轉，將黃蓉推得直摔出去，倒在地下。郭靖忙搶上扶起。

　　到了這地步，歐陽鋒固然沮喪已極，黃蓉也是臉上難有歡容了。郭靖道：「咱們把這條纜續起，再結一條大纜，兩條纜一起來絞。」歐陽鋒搖頭道：「那更難絞動，咱三個人幹不了。」郭靖自言自語：「有人相幫就好啦！」歐陽鋒怒目而視，斥道：「廢話！」他明知郭靖這句話出於好心，但沮喪之下，暴躁已極。黃蓉出了一會神，忽地跳了起來，拍手笑道：「對，對，有人相幫。」郭靖喜問：「怎麼會有人來相幫？」黃蓉道：「嗯，只可惜歐陽大哥要多吃一天苦，須得明兒潮水漲時才能脫身。」歐陽鋒與郭靖望著她，茫然不解，各自尋思：「豈難道明兒潮水漲時，會有人前來相助？」

　　黃蓉笑道：「累了一天，可餓得狠啦，找些吃的再說。」歐陽鋒道：「姑娘，你說明兒有人前來相助，此話怎樣講？」黃蓉道：「明日此時，歐陽大哥身上的大石必已除去。此刻卻是天機不可洩漏。」歐陽鋒見她說得著實，心下將信將疑，但若不信，也無別法，只得守在侄兒身旁。

　　郭靖和黃蓉打了幾隻野兔，烤熟了分一隻給歐陽叔侄，與洪七公在巖洞中吃著兔肉，互道別來之情。

　　郭靖聽黃蓉說那巨岩機關原來是她所布，不禁又驚又喜。三人知道歐陽鋒為了相救侄兒，這時必定不敢過來侵犯，只在洞口燒一堆枯柴阻擋野獸，當晚睡得甚是酣暢。次日天剛黎明，郭靖睜眼即見洞口有個人影一閃，急忙躍起，只見歐陽鋒站在洞外，低聲道：「黃姑娘醒了麼？」黃蓉在郭靖躍起時已經醒來，聽得歐陽鋒詢問，卻又閉上雙眼，呼吸沉重，裝作睡得正香。郭靖低聲道：「還沒呢。有什麼事？」歐陽鋒道：「等她醒了，就請她過來救人。」郭靖道：「是了。」洪七公接口道：「我給她喝了『百日醉』的美酒，又點了她的昏睡穴，三個月之內，只怕難以醒轉。」歐陽鋒一怔，洪七公哈哈大笑起來。歐陽鋒知是說笑，含怒離開。黃蓉坐起身來，笑道：「此時不氣氣老毒物，更待何時？」慢條斯理的梳頭洗臉，整理衣衫，又去釣魚打兔，燒烤早餐。歐陽鋒來回走了七八趟，當得猶似熱鍋上螞蟻一般。郭靖道：「蓉兒，潮水漲時，當真有人前來相助麼？」黃蓉道：「你相信會有人來麼？」郭靖搖頭道：「我不大信。」黃蓉笑道：「我也不信。」郭靖驚道：「你是欺騙老毒物？」黃蓉道：「倒也不是騙他，潮水漲時，我自有法子救人。」郭靖知她智計極多，也不再問。兩人在海灘旁撿拾花紋斑斕的貝殼玩耍。黃蓉自幼無伴，桃花島沙灘上、海礁間貝殼雖多，獨自撿拾，卻也索然無味，現下有郭靖相陪，自然是興高采烈。兩人比賽揀貝殼，瞧誰揀得又多又美。每人衣兜裡都揀了一大堆，海灘上笑聲不絕。玩了一陣，黃蓉道：「靖哥哥，你頭髮亂成這個樣子啦，來，我給你梳梳。」兩人並肩坐在一塊岩石上。黃蓉從懷裡取出一柄小小的鑲金玉梳，將郭靖的頭髮打散，細細梳順，歎了口氣，道：「怎生想個法兒將西毒叔侄趕走，咱倆和師父三人就住在這島上不走了，豈不是好？」郭靖道：「我就是想媽，還有六位恩師。」黃蓉道：「嗯，還有我爹爹。」過了一陣，又道：「不知穆姊姊現下怎麼了？師父叫我做丐幫的幫主，我倒有點兒想念那些小叫化了。」郭靖笑道：「看來還是想法兒回去的好。」黃蓉將他頭髮梳好，挽了個髻子。郭靖道：「你這般給我梳頭，真像我媽。」黃蓉笑道：「那你叫我聲媽。」郭靖笑著不語。黃蓉伸手到他腋窩裡呵癢，笑問：「你叫不叫？」郭靖笑著跳起，頭髮又弄亂了。黃蓉笑道：「不叫就不叫，誰希罕了？你道將來沒人叫我媽？快坐下。」郭靖依言坐下，黃蓉又給他挽髻，輕輕拂去他頭髮上的細沙，心中對他愛極，低下頭來在他後頸中輕輕一吻，想起昨日與歐陽鋒動手，郭靖見到自己初學乍練的打狗棒法時滿臉的歡喜讚歎，當下便想將這路棒法教他。她只要見到郭靖武功增強，可比自己學會什麼本事還更喜歡得多。要知她既是黃藥師之女，自幼便有無窮無盡的才技擺在她眼前，再精妙的武功她也不會覺得十分希罕，猶如大富大貴人家的子弟，自不如何將金銀珠寶瞧在眼裡。但隨即想到：「這路棒法只丐幫的幫主能學，我可不能傳給他。」問道：「靖哥哥，你想不想當丐幫的幫主？」

　　郭靖道：「師父叫你當幫主，你怎麼又來問我？」說著轉過頭來。黃蓉道：「我這樣一個年輕女孩兒，當丐幫的幫主實在不像。不如我把這幫主之位轉手傳了給你。你這麼威風凜凜的一站出來，那些大叫化、小叫化、不大不小的中叫化便都服了你啦。再說，你當了丐幫幫主，這路神妙之極的打狗棒法，就可教給你了。」郭靖連連搖頭，道：「不成，不成。我當不來幫主。我什麼主意都想不出，別說幫中的大事，就是小事我也辦不了。」黃蓉心想這話倒也不錯，師父臨危之際以幫主之位相傳，雖說是迫不得已，卻也定然想到自己年紀雖小，卻是才智過人，處事決疑，未必便比幫中的長老們差了，否則的話，大可命自己持這棒去立旁人為幫主，再將棒法轉授給他，當這幫主，終究不是傻里傻氣的單憑會使降龍十八掌與打狗棒法便成，於是笑道：「你不當就不當。只可惜這路打狗棒法你便學不到了。」郭靖道：「你會得使，跟我會使還不是一樣。」黃蓉聽他這句話中深情流露，心下感動，過了一會，說道：「只盼師父身上的傷能好，我再把這幫主的位子傳還給他。那時……那時……」她本想說「那時我和你結成了夫妻」，但這句話終究說不出口，轉口問道：「靖哥哥，怎樣才會生孩子，你知道麼？」郭靖道：「我知道。」黃蓉道：「你倒說說看。」郭靖道：「人家結成夫妻，那就生孩子。」黃蓉道：「這個我也知道。為什麼結了夫妻就生孩子？」郭靖道：「那我可不知道啦，蓉兒，你說給我聽。」黃蓉道：「我也說不上。我問過爹爹，他說孩子是從臂窩裡鑽出來的。」

　　郭靖正待再問端詳，忽聽身後一個破鈸似的聲音喝道：「生孩子的事，你們大了自然知道。潮水就快漲啦！」黃蓉「啊」的一聲，跳了起來，沒料到歐陽鋒一直悄悄的在旁窺伺，她雖不明男女之事，但也知說這種話給人聽去甚是羞恥，不禁臉蛋兒脹得飛紅，拔足便向懸崖飛奔，兩人隨後跟去。歐陽克給巨岩壓了一日一夜，已是氣若游絲。歐陽鋒板著臉道：「黃姑娘，你說潮水漲時有人前來相助，這可不是鬧著玩的。」黃蓉道：「我爹爹精通陰陽五行之術，他女兒自然也會三分，雖然及不上黃老邪，但這一點兒未卜先知之術，又算得了什麼。」歐陽鋒素知黃藥師之能，脫口道：「是你爹爹要來麼？那好極了。」黃蓉哼了一聲，道：「這些些小事，何必驚動我爹爹？再說，我爹爹見到你害我師父，豈肯饒你？我爹爹再加上我們兩個，你打得過嗎？你又喜歡什麼？」歐陽鋒被她搶白得無言可對，沉吟不語。黃蓉對郭靖道：「靖哥哥，去弄些樹幹來，越多越好，要揀大的。」郭靖應聲而去。黃蓉將昨日斷了的大纜結起，又割切樹皮結索。歐陽鋒問她到底是否黃藥師會來，還是另有旁人，連問幾次，她只是昂起了頭哼曲兒，毫不理會。歐陽鋒雖感沒趣，但見黃蓉神色輕鬆，顯是成竹在胸，當下又多了幾分指望，於是去幫著折樹。他見郭靖使出降龍十八掌掌法，只幾下就把一株碗口粗細的柏樹震斷，心想：「這小子功夫實是了得，兼之又熟讀《九陰真經》，留著終是禍胎。」心中暗暗盤算，不論侄兒能否得救，終須將他除去；當下在兩株相距約莫三尺的柏樹之間蹲下，雙手彎曲，一手撐住一株樹幹，閣的一聲大叫，雙手挺出，兩株柏樹一齊斷了。郭靖甚是驚佩，說道：「歐陽世伯，不知幾時我才得練到您這樣的功夫。」歐陽鋒不答，臉色陰沉，臉頰上兩塊肉微微牽動，心道：「等你來世再練罷。」

　　兩人抱了十多條木料到懸崖之下。歐陽鋒凝自向海心張望，卻哪裡有片帆孤檣的影子。黃蓉忽道：「瞧什麼？沒人來的。」歐陽鋒又驚又怒，叫道：「你說沒人來？」黃蓉道：「這是個荒島，自然沒人來。」歐陽鋒氣塞胸臆，一時說不出話，右手蓄勁，只待殺人。黃蓉正眼也不去瞧他，轉頭問郭靖道：「靖哥哥，你最多舉得起幾斤？」郭靖道：「總是四百斤上下罷。」黃蓉道：「嗯，六百斤的石頭，你準是舉不起的了？」郭靖道：「那一定不成。」黃蓉道：「若是水中一塊六百斤的石頭呢？」

　　歐陽鋒立時醒悟，大喜叫道：「對，對，一點兒不錯！」郭靖卻尚未領會。歐陽鋒道：「潮水漲時，把這直娘賊的大巖浸沒大半，那時岩石就輕了，咱們再來盤絞，準能成功。」黃蓉冷冷的道：「那時潮水將松樹也浸沒大半，你在水底幹得了活麼？」歐陽鋒咬牙道：「那就拚命罷。」黃蓉道：「哼，也不用這麼蠻幹。你將這些樹幹都去縛在大岩石上。」此言一出，居然連郭靖也明白了，高聲歡呼，與歐陽鋒一齊動手，將十多條大木用繩索縛在岩石周圍。歐陽鋒只怕浮力不足，又去折了七八條大木來縛上，然後又與郭靖合力將昨天斷了的大纜續起。黃蓉在一旁微笑不語，瞧著兩人忙碌，不到一個時辰，一切全已就緒，只待潮水上漲。黃蓉與郭靖自去伴陪師父。等到午後，眼見太陽偏西，潮水起始上漲，歐陽鋒奔來邀了郭黃二人，再到懸崖之下。又等了良久，潮水漲至齊腹，三人站在水中，再將那大纜繞在大松樹上，推動井字形絞盤。這一次巨岩上縛了不少大木，浮力大增，每一條大木便等如是幾個大力士在水中幫同抬起巨岩，再則巖在水中，本身份量便已輕了不少，三人也沒費好大的勁，就將巨岩絞鬆動了。再絞了數轉，歐陽鋒凝住呼吸，鑽到水底下去抱住侄兒，輕輕一拉，就將他抱上水面。

　　郭靖見救人成功，情不自禁的喝起彩來。黃蓉也是連連拍手，卻忘了這陷人的機關原本是她自己布下的。

## 第22回　騎鯊遨遊

　　黃蓉見歐陽鋒拖泥帶水的將侄兒抱上岸來，一向陰鷙的臉上竟也笑逐顏開，可是畢竟不向自己與郭靖說一個「謝」字，當即拉拉郭靖衣袖，一同回到巖洞。

　　郭靖見她臉有憂色，問道：「你在想什麼？」黃蓉道：「我在想三件事，好生為難。」郭靖道：「你這樣聰明，總有法子。」黃蓉輕輕一笑，過了一陣，又微微的凝起了眉頭。洪七公道：「第一件事，也就罷了。第二、第三件事，卻當真教人束手無策。」郭靖奇道：「咦，您老人家怎知她想的是哪三件事？」洪七公道：「我只是猜著蓉兒的心思。那第一件，必是怎生治好我的傷，這裡無醫無藥，更無內功卓越之人相助，老叫化聽天由命，死活走著瞧罷。第二件，是如何抵擋歐陽鋒的毒手？此人武功實在了得，你們二人萬萬不是敵手。第三件，那是怎生回歸中土了。蓉兒，你說是不是？」黃蓉道：「是啊，眼下最緊迫之事，是要想法子制服老毒物，至不濟也得叫他不敢為惡。」洪七公道：「照說，自當是跟他鬥智。老毒物雖然狡猾，但他十分自負，自負則不深思，要他上當本也不算極難，可是他上當之後，立即有應變脫困的本事，隨之而來的反擊，可就厲害得很了。」兩人凝神思索。黃蓉想到對手與爹爹和師父向來難分高下，縱令爹爹在此，也未必能夠勝他，自己如何是他對手？若不能一舉便制他死命，單是要他上幾個惡當，終究無濟於事。洪七公心神一耗，忽然胸口作痛，大咳起來。黃蓉急忙扶他睡倒，突見洞口一個陰影遮住了射進來的日光，抬起頭來，只見歐陽鋒橫抱著侄兒，嘶聲喝道：「你們都出去，把山洞讓給我侄兒養傷。」郭靖大怒，跳了起來，道：「這裡是我師父住的！」歐陽鋒冷冷的道：「就是玉皇大帝住著，也得挪一挪。」郭靖氣憤憤的欲待分說，黃蓉一拉他的衣角，俯身扶起洪七公，走出洞去。

　　待走到歐陽鋒身旁，洪七公睜眼笑道：「好威風，好殺氣啊！」歐陽鋒臉上微微一紅，這時一出手就可將他立斃於掌下，但不知怎地，只感到他一股正氣，凜然殊不可侮，不由自主的轉過頭去，避開他的目光，說道：「回頭就給我們送吃的來！你們兩個小東西若在飲食裡弄鬼，小心三條性命。」三人走下山後，郭靖不住咒罵，黃蓉卻沉吟不語。郭靖道：「師父請在這裡歇一下，我去找安身的地方。」黃蓉扶著洪七公在一株大松樹下坐定，只見兩隻小松鼠忽溜溜的上了樹幹，隨即又奔了下來，離她數尺，睜著圓圓的小眼望著兩人。黃蓉甚覺有趣，在地上撿起一個松果，伸出手去。一隻松鼠走近在松果上嗅嗅，用前足捧住了慢慢走開，另一隻索性爬到洪七公的衣袖之上。黃蓉歎道：「這裡準是從沒人來，你瞧小松鼠毫不怕人。」

　　小松鼠聽到她說話聲音，又溜上了樹枝。黃蓉順眼仰望，見松樹枝葉茂密，亭亭如蓋，樹上纏滿了綠籐，心念一動，叫道：「靖哥哥，別找啦，咱們上樹」郭靖應聲停步，朝那松樹瞧去，果然好個安身所在。兩人在另外的樹上折下樹枝，在大松樹的枝丫間紮了個平台，每人一手托在洪七公的脅下，喝一聲：「起！」同時縱起，將洪七公安安穩穩的放上了平台。蓉蓉笑道：「咱們在枝上做鳥兒，讓他們在山洞裡做野獸。」郭靖道：「蓉兒，你說給不給他們送吃的？」黃蓉道：「眼下想不出妙策，又打過老毒物，只好聽話啦。」郭靖悶悶不已。兩人在山後打了一頭野羊，生火烤熟了，撕成兩半。黃蓉將半片熟羊丟在地下道：「你撒泡尿在上面。」郭靖笑道：「他們會知道的。」黃蓉道：「你別管，撒罷！」郭靖紅了臉道：「不成！」黃蓉道：「幹麼？」郭靖囁嚅道：「你在旁邊，我撒不出尿。」黃蓉只笑得直打跌。洪七公在樹頂上叫道：「拋上來，我來撒！」郭靖拿了半片熟羊，笑著躍上平台，讓洪七公在羊肉上撒了一泡尿，哈哈大笑，捧著朝山洞走去。黃蓉叫道：「不，你拿這半片去。」郭靖搔搔頭，說道：「這是乾淨的呀。」黃蓉道：「不錯，是要給他們乾淨的。」郭靖可糊塗了，但素來聽黃蓉的話，轉身換了乾淨的熟羊。黃蓉將那半片尿浸熟羊又放在火旁薰烤，自到灌木叢中去採摘野果。洪七公對此舉也是不解，老大納悶，饞涎欲滴，只想吃羊，然而那是自己撤過了尿的，只得暫且忍耐。那野羊烤得好香，歐陽鋒不等郭靖走近，已在洞中聞到香氣，迎了出來，夾手奪過，臉露得色，突然一轉念，問道：「還有半片呢？」郭靖向後指了指。歐陽鋒大踏步奔到松樹之下，搶過髒羊，將半片乾淨的熟羊投在地下，冷笑數聲，轉身去了。郭靖知道此時臉上決不可現出異狀，但他天性不會作偽，只得轉過了頭，一眼也不向歐陽鋒瞧，待他走遠，又驚又喜的奔到黃蓉身旁，笑問：「你怎知他一定來換？」黃蓉笑道：「兵法有云：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老毒物知道咱們必在食物中弄鬼，不肯上當，我可偏偏讓他上個當。」郭靖連聲稱是，將熟羊撕碎了拿上平台，三人吃了起來。

　　正吃得高興，郭靖忽道：「蓉兒，你剛才這一著確是妙計，但也好險。」黃蓉道：「怎麼？」郭靖道：「若是老毒物不來掉換，咱們豈不是得吃師父的尿？」黃蓉坐在一根樹丫之上，聽了此言，笑得彎了腰，跌下樹來，隨即躍上，正色道：「很是，很是，真的好險。」洪七公歎道：「傻孩子，他若不來掉換，那髒羊肉你不吃不成麼？」郭靖愕然，哈的一聲大笑，一個倒栽蔥，也跌到了樹下。歐陽叔侄吃那羊肉，只道野羊自有臊氣，竟然毫不知覺，還贊黃蓉烤羊手段高明，居然略有鹹味。過不多時，天色漸黑，歐陽克傷處痛楚，大聲呻吟。

　　歐陽鋒走到大松樹下，叫道：「小丫頭，下來！」黃蓉吃了一驚，料不到他轉眼之間就來下手，只得問道：「幹什麼？」歐陽鋒道：「我侄兒要茶要水，快服侍他去！」樹上三人聽了此言，無不憤怒。歐陽鋒喝道：「快來啊，還等什麼？」郭靖悄聲道：「咱們這就跟他拚。」洪七公道：「你們快逃到後山去，別管我。」這兩條路黃蓉早就仔細算過，不論拚鬥逃跑，師父必然喪命，為今之計，唯有委曲求全，於是躍下樹來，說道：「好罷，我瞧瞧他的傷去。」歐陽鋒哼了一聲，又喝道：「姓郭的小子，你也給我下來，睡安穩大覺麼？好適意。」郭靖忍氣吞聲，落下地來。歐陽鋒道：「今兒晚上，去給我弄一百根大木料，少一根打折你一條腿，少兩根打折你兩條腿！」黃蓉道：「要木料幹麼？再說，這黑地裡又到哪裡弄去？」歐陽鋒罵道：「小丫頭多嘴多舌！你快服侍我侄兒去，關你什麼事？只要你有絲毫不到之處，零碎苦頭少不了你的份兒！」黃蓉向郭靖打個手勢，叫他勉力照辦，不可魯莽壞事。眼見歐陽鋒與黃蓉的身影在黑暗之中隱沒，郭靖抱頭坐地，氣得眼淚幾欲奪目而出。洪七公忽道：「我爺爺、爹爹、我自己幼小之時，都曾在金人手下為奴，這等苦處也算不了什麼。」郭靖惕然驚覺：「原來恩師昔時為奴，後來竟也練成了蓋世的武功。我今日一時委屈，難道便不能忍耐？」當下取火點燃一扎松枝，走到後山，展開降龍十八掌手法，將碗口粗細的樹幹一根根的震倒。他深知黃蓉機變無雙，當日在趙王府中為群魔圍困，尚且脫險，此日縱遇災厄，想來也必能自解，當下專心致志的伐起樹來。

　　可是那降龍十八掌最耗勁力，使得久了，任是鐵打的身子也感不支，他不到小半個時辰，已震倒了二十一棵松樹，到第二十二棵上，運氣時已感手臂酸痛，一招「見龍在田」，雙掌齊出，那樹晃得枝葉直響，樹幹卻只擺了一擺，並未震斷，只感到胸口一麻，原來勁力未透掌心，反激上來，這等情景，正是師父曾一再告誡的大忌，降龍十八掌剛猛無儔，若是使力不當，回傷自身的力道也是剛猛無儔。他吃了一驚，忙坐下凝神調氣，用了半個時辰的功，才又出招將那松樹震倒，要待再行動手時，只覺全身疲軟，臂酸腿虛。

　　他知道若是勉力而行，非但難竟事功，甚且必受內傷，荒島之上又無刀斧，如何砍伐樹木？眼見一百根之數尚差七十八根，自己這雙腿是保不住了，轉念一想：「他侄兒被壓壞了雙腿，他必恨我手足完好。縱然我今夜湊足百根，他明夜要我砍伐千根，那又如何完工？斗既鬥他不過，荒島上又無人援手。」言念及此，不覺歎了一口長氣，尋思：「即令此間並非荒島，世上又有誰救得了我？洪恩師武功已失，存亡難卜，蓉兒的爹爹恨透了我，全真七子和六位恩師均非西毒敵手，除非……除非我義兄周伯通，但他早已跳在大海裡自盡了。」一想到周伯通，對歐陽鋒更增憤慨，心想這位老義兄精通《九陰真經》，創下了左右互搏的奇技，卻被他生生逼死，「啊！《九陰真經》！左右互搏？」這幾個字在他腦海中閃過，宛如在沉沉長夜之中，陡然間在天邊現出了一顆明星。「我武功固然遠不及西毒，但《九陰真經》是天下武學秘要，左右互搏之術又能使人功夫斗增一倍，待我與蓉兒日夜苦練，與老毒物一拚便了。只是不論哪一門武功，總非一朝一夕可成，這便如何是好？」

　　他站在樹林之中苦苦思索，忽想：「何不問師父去？他武功雖失，心中所知的武學卻失不了，必能指點我一條明。」當即回到樹上，將心中所思各節，一一對洪七公說了。洪七公道：「你將《九陰真經》慢慢念給我聽，瞧有什麼可以速成的厲害功夫。」郭靖當下將真經一句句的背誦出來。洪七公聽到「人徒知枯坐息思為進德之功，殊不知上達之士，圓通定慧，體用雙修，即動而靜，雖攖而寧」這幾句，身子忽然一顫，「啊」了一聲。郭靖忙問：「怎麼？」洪七公不答，把那幾句話揣摩了良久，道：「剛才這段你再念一遍。」郭靖甚是喜歡，心想：「師父必是在這幾句話中，想到了制服老毒物的法門。」當下將這幾句話又慢慢的念了一遍。洪七公點點頭道：「是了，一路背下去罷。」郭靖接著背誦，上卷經文將完時，他背道：「摩罕斯各兒，品特霍幾恩，金切胡斯，哥山泥克……」洪七公奇道：「你說些什麼？」郭靖道：「那是周大哥教我讀熟的經文。」洪七公皺眉道：「卻是些什麼話？」郭靖道：「我不知道，周大哥也不懂。」洪七公道：「你背罷。」郭靖又念道：「別兒法斯，葛羅烏裡……」一路背完，儘是這般拗舌贅牙的話。洪七公哼道：「原來真經中還有唸咒捉鬼的本事。」他本來想再加一句：「裝神弄鬼，騙人的把戲。」但想到真經博大精奧，這些怪話多半另有深意，只不過自己不懂而已，這句話已到口邊，又縮了回去。過了半晌，洪七公搖頭道：「靖兒，經文中所載的精妙厲害的功夫很多，但是都非旦夕之間所能練成。」郭靖好生失望。洪七公道：「你快去將那廿幾根木料扎一個木筏，走為上策。我和蓉兒在這裡隨機應變，跟老毒物周旋。」郭靖急道：「不，我怎能離您老人家而去。」洪七公歎道：「西毒忌憚黃老邪，不會傷害蓉兒，老叫化反正是不成的了，你快走罷！」郭靖悲憤交迸，舉手用力在樹幹上拍了一掌。

　　這一掌拍得極重，聲音傳到山谷之中，隱隱的又傳了回來。洪七公一驚，忙問：「靖兒，你剛才打這一掌，使的是什麼手法？」郭靖道：「怎樣？」洪七公道：「怎麼你打得如此重實，樹幹卻沒絲毫震動？」郭靖甚感慚愧，道：「我適才用力震樹，手膀酸了，是以沒使勁力。」洪七公搖頭道：「不是，不是，你拍這一掌的功夫有點古怪。再拍一下！」

　　手起掌落，郭靖依言拍樹，聲震林木，那松樹仍是略不顛動，這次他自己也明白了，道：「那是周大哥傳給弟子的七十二路空明拳手法。」洪七公道：「空明拳？沒聽說過。」郭靖道：「是啊，周大哥給囚在桃花島上，閒著無事，自行創了這套拳法，他教了我十六字訣，說是：『空朦洞松、風通容夢、沖窮中弄、童庸弓蟲』。」洪七公笑道：「什麼東弄窟窿的？」郭靖道：「這十六字訣，每一字都有道理，『松』是出拳勁道要虛；『蟲』是身子柔軟如蟲；『朦』是拳招糊里糊塗，不可太過清楚。弟子演給您老瞧瞧好不好？」洪七公道：「黑夜之中瞧不見，聽來倒著實有點道理。這種上乘武功，也不用演，你說給我聽就是。」當下郭靖從第一路「空碗盛飯」、第二路「空屋住人」起，將拳路之變、勁力之用都說給洪七公聽了。周伯通生性頑皮，將每一路拳法都起了個滑稽淺白的名稱。洪七公只聽到第十八路，心中已不勝欽佩，便道：「不用再說了，咱們就跟西毒鬥鬥。」郭靖道：「用這空明拳麼？只怕弟子火候還不夠。」洪七公道：「我也知道不成，但死裡求生，只好冒險，你身上帶著丘處機送你的短劍是麼？」黑夜中寒光一閃，郭靖將短劍拔了出來。洪七公道：「你有空明拳的功夫，可以用這短劍去伐樹了。」郭靖拿著這柄尺來長刃薄鋒短的短劍，猶豫不語。洪七公道：「我傳你的降龍十八掌是外家的頂峰功夫，那空明拳卻是內家武功的精要所聚。你這柄短劍本可斷金削玉，割切樹幹，那又算得了什麼？要緊的是，手勁上須守得著『空』字訣和『松』字訣。」郭靖想了半晌，又經洪七公指點解說，終於領悟，縱身下樹，摸著一顆中等大小的杉樹，運起空明拳的手勁，輕輕巧巧，若有若無的舉刃一劃，短劍刃鋒果然深入樹幹。他隨力所之，轉了一圈，那杉木應手而倒。郭靖喜極，用這法子接連切斷了十多棵樹，看來不到天明，那一百棵之數就可湊滿了。正切割間，忽聽洪七公叫道：「靖兒上來。」郭靖縱上平台，喜道：「果真使得，好在一點兒也不費勁。」洪七公道：「費了勁反而不成，是不是？」郭靖叫道：「是啊，是啊！原來『空朦洞松』是這個意思，先前周大哥教了很久，我總是不明白。」洪七公道：「這功夫用來斷樹是綽綽有餘了，若說與西毒拚鬥，卻尚遠為不足，須得再練《九陰真經》，方有取勝之機。咱們怎生想個法子，跟他慢慢的拖。」講到籌策設計，郭靖是幫不了忙兒的，只有呆在一旁，讓師父去想法子。過了良久，洪七公搖頭道：「我也想不出來，只好明兒叫蓉兒想。靖兒，我適才聽你背誦《九陰真經》，卻叫我想起了一件事，這時候我仔細捉摸，多半沒錯。你扶我下樹，我要練功夫。」郭靖嚇了一跳，道：「不，您傷勢沒好，怎麼能練？」洪七公道：「真經上言道：圓通定慧，體用雙修，即動而靜，雖攖而寧。這四句話使我茅塞頓開，咱們下去罷。」郭靖不懂這幾句話的意思，不敢違拗，抱著他輕輕躍下樹來。洪七公定了定神，拉開架子，發出一掌。黑暗之中，郭靖見他身形向前一撞，似要摔倒，搶上去要扶，洪七公卻已站定，呼呼喘氣，說道：「不礙事。」過了片刻，左手又發一掌。郭靖見他跌跌撞撞，腳步踉蹌，顯得辛苦異常，數次張口欲勸，豈知洪七公越練精神越是旺盛，初時發一掌喘息半晌，到後來身隨掌轉，足步沉穩，竟是大有進境。一套降龍十八掌打完，又練了一套伏虎拳。

　　郭靖待他抱拳收式，大喜叫道：「你傷好啦！」洪七公道：「抱我上去。」郭靖一手攬住他腰，躍上平台，心中喜不自勝，連說：「真好，真好！」洪七公歎了口氣，說道：「也沒什麼好，這些功夫是中看不中用的。」郭靖不解。洪七公道：「我受傷之後，只知運氣調養，卻沒想到我這門外家功夫，愈是動得厲害，愈是有益。只可惜活動得遲了一些，現下性命雖已無礙，功夫是難得復原了。」

　　郭靖欲待出言寬慰，卻不知說些什麼話好，過了一會兒，道：「我再砍樹去。」洪七公忽道：「靖兒，我想到了個嚇嚇老毒物的計策，你瞧能不能行？」說著將那計謀說了。郭靖喜道：「準成，準成！」當即躍下樹去安排。次日一早，歐陽鋒來到樹下，數點郭靖堆著的木料，只有九十根，冷笑一聲，高聲喝道：「小雜種，快滾出來，還有十根呢？」黃蓉整夜坐在歐陽克身邊照料他的傷勢，聽他呻吟得甚是痛苦，心中也不禁微感歉疚，天明後見歐陽鋒出洞，也就跟著出來，聽他如此呼喝，頗為郭靖擔心。

　　歐陽鋒待了片刻，見松樹上並無動靜，卻聽得山後呼呼風響，似有人在打拳練武，忙循聲過去，轉過山坡，不禁大吃一驚。只見洪七公使開招術，正與郭靖打在一起，兩人掌來足往，鬥得甚是緊湊。黃蓉見師父不但已能自行走動，甚且功力也似已經恢復，更是又驚又喜，只聽他叫道：「靖兒，這一招可得小心了！」推出一掌。郭靖舉掌相抵，尚未與他手掌相接，身子已陡然間往後飛出，砰的一聲，重重的撞在一株松樹之上。那樹雖不甚大，卻也有碗口粗細，喀喇一響，竟被洪七公這一推之力撞得從中折斷，倒在地下。這一撞不打緊，卻把歐陽鋒驚得目瞪口呆。黃蓉讚道：「師父，好劈空掌啊！」洪七公叫道：「靖兒，運氣護住身子，莫要被我掌力傷了。」郭靖道：「弟子知道！」一言甫畢，洪七公掌力又發，喀喇一聲，郭靖又撞倒了一株松樹。但見一個發招，一個接勁，片刻之間，洪七公以劈空掌法接連將郭靖推得撞斷了十株大樹。黃蓉叫道：「已有十株啦。」郭靖氣喘吁吁，叫道：「弟子轉不過氣來了。」洪七公一笑收掌，說道：「這九陰真經的功夫果然神妙，我身受如此重傷，只道從此功力再也難以恢復，不料今晨依法修練，也居然成功。」歐陽鋒疑心大起，俯身察看樹幹折斷之處，更是心驚，但見除了中心圓徑寸許的樹身之外，邊上一圈都是斷得光滑異常，比利鋸所鋸還要整齊，心道：「那真經上所載的武學，難道真是如斯神異？看來老叫化的功夫猶勝昔時，他們三人聯手，我豈能抵敵？事不宜遲，我也快去練那經上的功夫。」向三人橫了一眼，飛奔回洞，從懷中取出那郭靖所書、用油紙油布層層包裹的經文來，埋頭用心研讀。

　　洪七公與郭靖眼見歐陽鋒走得沒了蹤影，相對哈哈大笑。黃蓉喜道：「師父，這真經真是妙極。」洪七公笑著未答，郭靖搶著道：「蓉兒，咱們是假裝的。」於是將此中情由一五一十的對她說了。

　　原來郭靖事先以短劍在樹幹上劃了深痕，只留出中間部分相連，洪七公的掌上其實沒半分勁道，都是郭靖背上使力，將樹撞斷。歐陽鋒萬料不到空明拳的勁力能以短劍斷樹，自然瞧不破其中的機關。黃蓉本來笑逐顏開，聽了郭靖這番話後，半晌不語，眉尖微蹙。洪七公笑道：「老叫化能再走動，已是徼天之幸，還管它什麼真功夫假功夫呢。蓉兒，你怕西毒終究能瞧出破綻，是不是？」黃蓉點了點頭。洪七公道：「老毒物何等眼力，豈能被咱們長此欺瞞？不過世事難料，眼下空擔心也是白饒。我說，靖兒所念的經文之中，有一章叫什麼『易筋鍛骨篇』的，聽來倒很有意思，左右無事，咱們這就練練。」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黃蓉卻知事態緊急，師父既指出這一篇，自必大有道理，當下說道：「好，師父快教。」洪七公命郭靖將那《易筋鍛骨篇》念了兩遍，依著文中所述，教兩人如法修習，他卻去獵獸釣魚，生火煮食。郭靖與黃蓉來插手相助，每次均被他阻止。

　　忽忽七日，郭、黃二人練功固是勇猛精進，歐陽鋒在洞中也是苦讀經文，潛心思索。到第八日上，洪七公笑道：「蓉兒，師父烤的野羊味兒怎麼樣？」黃蓉笑著扁扁嘴，搖搖頭。洪七公笑道：「我也是食不下嚥。你倆第一段功夫已經練成啦，今兒該當舒散筋骨，否則不免窒氣傷身。這樣罷，蓉兒弄吃的，我與靖兒來扎木筏。」郭靖與黃蓉齊道：「扎木筏？」洪七公道：「是啊，難道咱們在這荒島上一輩子陪著老毒物？」郭、黃二人大喜，連聲稱好，當即動手。郭靖那日伐下的一百根木料好好堆在一旁，只消以樹皮結索，將木料牢牢縛在一起，那就成了。捆綁之際，郭靖用力一抽，一根粗索拍的一響就崩斷了。他還道繩索結得不牢，換了一條索子，微一使勁，一條又粗又韌的樹皮又是斷成兩截。郭靖呆在當地，做聲不得。那邊廂黃蓉也是大叫著奔來，雙手捧著一頭野羊。原來她出去獵羊，拿著幾塊石子要擲打羊頭，哪知奔了幾步，不知不覺間竟早已追在野羊前面，回過身來，順手就將野羊抓住，身法之快，出手之準，全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洪七公笑道：「這麼說，那《九陰真經》果然大有道理，這麼多英雄好漢為它送了性命，也還不冤。」黃蓉喜道：「師父，咱們能去把老毒物痛打一頓了麼？」洪七公搖頭道：「那還差得遠，至少總還得再練上十年八年的。他的蛤蟆功非同小可，除了王重陽當年的一陽指外，沒別的功夫能夠破它。」黃蓉撅起了嘴道：「那麼就算咱們再練十年八年，也未必能勝他啦。」洪七公道：「這也難說，說不定真經上的功夫，比我所料的更要厲害呢。」郭靖道：「蓉兒，別性急，咱們練功夫總是不錯。」又過數日，郭靖與黃蓉練完了易筋鍛骨篇上的第二段功夫，木筏也已紮成。三人用樹皮編了一張小帆，清水食物都已搬到筏上。歐陽鋒一直不動聲色，冷眼瞧著三人忙忙碌碌。這一晚一切整頓就緒，只待次日啟航。臨寢之時，黃蓉道：「明兒要不要跟他們道別？」郭靖道：「得跟他們訂個十年之約，咱們受了這般欺侮，豈能就此罷手？」黃蓉拍手道：「正是！求求老天爺，第一保佑兩個惡賊回歸中土，第二保佑老毒物命長，活得到十年之後。要不然，師父的功力恢復得快，一兩年內便自己料理了他，那就更好。」

　　次日天尚未明，洪七公年老醒得早，隱隱約約間聽到海灘上似有響動，忙道：「靖兒，海灘上是什麼聲音？」郭靖翻身下樹，快步奔出，向海邊望去，不禁高聲咒罵，追了下去。此時黃蓉也已醒了，跟著追去，問道：「靖哥哥，什麼事？」郭靖遙遙頭答道：「兩個惡賊上了咱們的筏子。」黃蓉聞言吃了一驚。待得兩人奔到海旁，歐陽鋒已將侄兒抱上木筏，張起輕帆，離岸已有數丈。郭靖大怒，要待躍入海中追去，黃蓉拉住他的袖子，道：「趕不上啦。」只聽得歐陽鋒哈哈大笑，叫道：「多謝你們的木筏！」

　　郭靖暴跳如雷，發足向身旁的一株紫檀樹猛踢。黃蓉靈機一動，叫道：「有了！」捧起一塊大石，靠在紫檀樹向海的一根丫枝上，說道：「你用力扳，咱們發炮。」郭靖大喜，雙足頂住樹根，兩手握住樹根，向後急扳。紫檀木又堅又韌，只是向後彎轉，卻不折斷。郭靖雙手忽鬆，呼的一響，大石向海中飛去，落在木筏之旁，激起了丈許水花。黃蓉叫了聲：「可惜！」又裝炮彈，這一次瞄得準，正好打在筏上。只是木筏扎得極為堅牢，受石彈這麼一擊，並無大礙。兩人接著連發三炮，卻都落空跌在水中。

　　黃蓉見炮轟無效，忽然異想天開，叫道：「快，我來做炮彈！」郭靖一怔，不明其意。黃蓉道：「你射我入海，我去對付他們。」郭靖知她水性既高，輕身功夫又極了得，並無危險，拔出短劍塞在她手中，道：「小心了。」又使力將樹枝扳後。黃蓉躍上樹枝坐穩，叫道：「發炮！」郭靖手一放，她的身子向前急彈而出，筆直飛去，在空中接連翻了兩個觔斗，在離木筏數丈處輕輕入水，姿式美妙異常。歐陽叔侄不禁瞧得呆了，一時不明白她此舉是何用意。

　　黃蓉在入水之前深深吸了口氣，入水後更不浮起，立即向筏底潛去，只見頭頂一黑，知已到了木筏之下。歐陽鋒把木槳在水中四下亂打，卻哪裡打得著她。黃蓉舉起短劍，正要往結紮木筏的繩索上割去，忽然心念一動，減小手勁，只在幾條主索上輕輕劃了幾下，將繩索的三股中割斷兩股，叫木筏到了汪洋大海之中，受了巨浪沖撞，方才散開。她又復潛水，片刻間已游出了十餘丈外，這才鑽出海面，大呼大叫，假裝追趕不及。歐陽鋒狂笑揚帆，過不多時，木筏已遠遠駛了出去。待得她走上海灘，洪七公早已趕到，正與郭靖同聲痛罵，卻見黃蓉臉有得色，問知端的，不禁齊聲喝彩。黃蓉道：「雖然叫這兩個惡賊葬身大海，咱們可得從頭幹起。」三人飽餐一頓，精神勃勃的即去伐木扎筏，不數日又已紮成，眼見東南風急，張起用樹皮編織的便帆，離島西去。黃蓉望著那荒島越來越小，歎道：「咱三個險些兒都死在這島上，可是今日離去，倒又有點教人捨不得。」郭靖道：「他日無事，咱們再來重遊可好？」黃蓉拍手道：「好，一定來，那時候你可不許賴。咱們先給這小島起個名字，師父，你說叫什麼好？」洪七公道：「你在島上用巨岩壓那小賊，就叫壓鬼島好啦。」黃蓉搖頭道：「那多不雅。」洪七公道：「你要雅，那乘早別問老叫化。依我說，老毒物在島上吃我的尿，不如叫作吃尿島。」黃蓉笑著連連搖手，側頭而思，只見天邊一片彩霞，璀璨華艷，正罩在小島之上，叫道：「就叫作明霞島罷。」洪七公搖頭道：「不好，不好，那太雅了。」郭靖聽著師徒二人爭辯，只是含笑不語。這島名雅也好，俗也好，他總之是想不出來的，內心深處，倒覺「壓鬼」、「吃尿」的名稱，比之「明霞」什麼的可有趣得多。

　　順風航了兩日，風向仍是不變。第三日晚間，洪七公與黃蓉都已睡著，郭靖掌舵守夜，海上風聲濤聲之中，忽然傳來「救人哪，救人哪！」兩聲叫喊。那聲音有如破鈸相擊，雖混雜在風濤呼嘯之中，仍是神完氣足，聽得清清楚楚。洪七公翻身坐起，低聲道：「是老毒物。」只聽得叫聲又是一響。黃蓉一把抓住洪七公的手臂，顫聲道：「是鬼，是鬼！」其時六月將盡，天上無月，唯有疏星數點，照著黑漆漆的一片大海，深夜中傳來這幾聲呼叫，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洪七公叫道：「是老毒物麼？」他內力已失，聲音傳送不遠。郭靖氣運丹田，叫道：「是歐陽世伯麼？」只聽得歐陽鋒在遠處叫道：「是我歐陽鋒，救人哪！」黃蓉驚懼未息，道：「不管他是人是鬼，咱們轉舵快走。」

　　洪七公忽道：「救他！」黃蓉急道：「不，不，我怕。」洪七公道：「不是鬼。」黃蓉道：「是人也不該救。」洪七公道：「濟人之急，是咱們丐幫的幫規。你我是兩代幫主，不能壞了歷代相傳的規距。」黃蓉道：「丐幫這條規矩就不對了，歐陽鋒明明是個大壞蛋，做了鬼也是個大壞鬼，不論是人是鬼，都不該救。」洪七公道：「幫規如此，更改不得。」黃蓉心下憤憤不平。只聽歐陽鋒遠遠叫道：「七兄，你當真見死不救嗎？」黃蓉說道：「有了，靖哥哥，待會兒見到歐陽鋒，你先一棍子打死了他。你不是丐幫的，不用守這條不通的規矩。」洪七公怒道：「乘人之危，豈是我輩俠義道的行徑？」

　　黃蓉無奈，只得眼巴巴的看著郭靖把著筏舵，循聲過去。沉沉黑夜之中，依稀見到兩個人頭在水面隨著波浪起伏，人頭旁浮著一根大木，想是木筏散後，歐陽叔侄搶住一根筏材，這才支持至今。黃蓉道：「要他先發個毒誓，今後不得害人，這才救他。」洪七公歎道：「你不知老毒物的為人，他寧死不屈，這個誓是不肯發的。靖兒，救人罷！」

　　郭靖俯身出去，抓住歐陽克後領，提到筏上。洪七公急於救人，竟爾忘了自己武功已失，伸手相援。歐陽鋒抓住他的手，一借力，便躍到筏上，但這一甩之下，洪七公竟爾撲通一聲掉入了海中。郭靖與黃蓉大驚，同時躍入海中，將洪七公救了起來。黃蓉怒責歐陽鋒道：「我師父好意救你，你怎地反而將他拉入海中？」歐陽鋒已知洪七公身上並無功夫，否則適才這麼一拉，豈能將一個武功高明之士拉下筏來？但他在海中浸了數日，已是筋疲力盡，此時不敢強項，低頭說道：「我……我確然不是故意的，七兄，做兄弟的跟你陪不是了。」洪七公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只是老叫化的本事，可就洩了底啦。」歐陽鋒道：「好姑娘，你給些吃的，咱們餓了好幾天啦。」黃蓉道：「這筏上只備三人的糧食清水，分給你們不打緊，咱們吃什麼啊？」歐陽鋒道：「好罷，你只分一點兒給我侄兒，他腿上傷得厲害，實是頂不住。」黃蓉道：「果真如此，咱們做個買賣，你的毒蛇傷了我師父，他至今未曾痊癒，你拿解藥出來。」歐陽鋒從懷中摸出兩個小瓶，遞在她的手裡，說道：「姑娘你瞧，瓶中進了水，解藥都給水沖光啦！」黃蓉接過瓶子，搖了幾搖，放在鼻端一嗅，果然瓶中全是海水，說道：「既然如此，你將解藥的方子說出來，咱們一上岸就去配藥。」歐陽鋒道：「若要騙你糧食清水，我胡亂說個單方，你也不知真假，但歐陽鋒豈是這等人？實對你說，我這怪蛇是天下一奇，厲害無比，若給咬中，縱然武功高強之人一時不死，八八六十四日之後，也必落個半身不遂，終身殘廢。解藥的單方說給你聽本亦無妨，只是各種藥料不但採集極難，更須得三載寒暑之功，方能炮製得成，終究是來不及了。這話說到此處為止，你要我給七兄抵命，那也由你罷。」黃蓉與郭靖聽了這番話，倒也佩服，心想：「此人雖然歹毒，但在死生之際，始終不失了武學大宗師的身份。」洪七公道：「蓉兒，他這話不假。一個人命數有定，老叫化也不放在心上。你給他吃的罷。」黃蓉暗自神傷，知道師父畢竟是好不了的了，拿出一隻烤熟的野羊腿擲給歐陽鋒。歐陽鋒先撕幾塊餵給侄兒吃了，自己才張口大嚼。

　　黃蓉冷冷的道：「歐陽伯伯，你傷了我師父，二次華山論劍之時，恭喜你獨冠群英啊。」歐陽鋒道：「那也未必盡然，天下還是有一人治得了七兄的傷。」

　　郭靖與黃蓉同時跳起，那木筏側了一側，兩人齊聲問道：「當真？」歐陽鋒咬著羊腿，道：「只是此人難求，你們師父自然知曉。」兩人眼望師父。洪七公笑道：「明知難求，說他作甚？」黃蓉拉著他衣袖，求道：「師父，您說，再難的事，咱們也總要辦到。我求爹爹去，他必定有法子。」歐陽鋒輕輕哼了一聲。黃蓉道：「你哼什麼？」歐陽鋒不答。洪七公道：「他笑你以為自己爹爹無所不能。可是那人非同小可，就算是你爹爹，也怎能奈何了他？」黃蓉奇道：「那人！是誰啊？」洪七公道：「且莫說那人武功高極，即令他手無縛雞之力，老叫化也決不做這般損人利己之事。」黃蓉沉吟道：「武功高極？啊，我知道啦，是南帝段皇爺。師父，求他治傷，怎麼又損人利己了？」洪七公道：「睡罷，別問啦，我不許你再提這回事，知不知道？」黃蓉不敢再說，她怕歐陽鋒偷取食物，靠在水桶與食物堆上而睡。

　　次晨醒來，黃蓉見到歐陽叔侄，不禁嚇了一跳，只見兩人臉色泛白，全身浮腫，自是在海中連浸數日之故。木筏航到申牌時分，望見遠遠有一條黑線，隱隱似是陸地，郭靖首先叫了起來。再航了一頓飯時分，看得清清楚楚，果是陸地，此時風平浪靜，只是日光灼人，熱得難受。歐陽鋒忽地站起，身形微晃，雙手齊出，一手一個，登時將郭靖黃蓉抓住，腳尖起處，又將洪七公身上穴道踢中。郭黃二人出其不意，被他抓住脈門，登時半身酥麻，齊聲驚問：「幹什麼？」歐陽鋒一聲獰笑，卻不答話。

　　洪七公歎道：「老毒物狂妄自大，一生不肯受人恩惠。咱們救了他性命，他若不把恩人殺了，心中怎能平安？唉，只怪我黑夜之中救人心切，忘了這一節，倒累了兩個孩子的性命。」歐陽鋒道：「你知道就好啦。再說，《九陰真經》既入我手，怎可再在這姓郭的小子心中又留下一部，遺患無窮。」洪七公聽他說到《九陰真經》，心念一動，大聲道：「努爾七六，哈瓜兒，寧血契卡，平道兒……」

　　歐陽鋒一怔，聽來正是郭靖所寫經書中百思不得其解的怪文，聽洪七公如此說，只道他懂得其中含義，心想：「經書中這一大篇怪文，必是全經關鍵。我殺了這三人，只怕世上再無人懂，那我縱得經書，也是枉然。」問道：「那是什麼意思？」洪七公道：「混花察察，雪根許八吐，米爾米爾……」他雖聽郭靖背過《九陰真經》中這段怪文，但如何能記得？這時信口胡謅，臉上卻是神色肅然。歐陽鋒卻只道話中含有深意，凝神思索。洪七公大喝：「靖兒動手。」郭靖左手反拉，右掌拍出，同時左腳也已飛起。他被歐陽鋒腳施襲擊，抓住了脈門，本已無法反抗，但是洪七公一番胡言亂語，瞎說八道，歐陽鋒果然中計，分神之際手上微鬆，郭靖立施反擊。他已將經中《易筋鍛骨篇》練到了第二段，雖無新的招數拳法學到，但原來的功力卻陡然間增強了二成，這一拉、一拍、一踢，招數平平無奇，勁力竟大得異常。歐陽鋒一驚之下，筏上狹窄，無可退避，只得舉手格擋，抓住黃蓉的手卻仍是不放。

　　郭靖拳掌齊施，攻勢猶似暴風驟雨一般，心知在這木筏之上，如讓歐陽鋒援手運起了蛤蟆功來，三人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這一陣急攻，倒也把歐陽鋒逼得退了半步。黃蓉身子微側，橫肩向他撞去。歐陽鋒暗暗好笑，心想：「小丫頭向我身上撞來，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功力？不反彈你到海中才怪。」心念甫動，黃蓉肩頭已然撞到。歐陽鋒不避不擋，並不理會，突然間胸口微感刺痛，驚覺她原來穿著桃花島鎮島之寶的軟蝟甲，這時他站在筏邊，已是半步都不能再退，她甲上又生滿尖刺，無可著手之處，急忙左手放脫她脈門，借勢外甩，將她猛推出去。黃蓉立足不定，眼見要跌入海中，郭靖回手一把拉住，左手仍向敵人進攻。黃蓉拔出短劍，猱身而上。歐陽鋒站在筏邊，浪花不住濺上他膝彎，但不論郭靖黃蓉如何進攻，始終不能將他逼入海中。洪七公與歐陽克都是動彈不得，眼睜睜瞧著這場惡鬥，心下只是怦怦亂跳，但見雙方勢均力敵，生死間不容髮，皆苦恨不能插手相助。歐陽鋒的武功原本遠勝郭、黃二人聯手，但他在海中浸了數日，性命倒已去了半條；黃蓉武功雖不甚高，但身披軟蝟甲，手持鋒銳之極的短劍，這兩件攻防利器可也教他大為顧忌；再加上郭靖的降龍十八掌、七十二路空明拳、左右互搏、以及最近所練的《九陰真經》《易筋鍛骨篇》等合成一起之後，威力實也非凡，是以三人在筏上鬥了個難分難解。時候一長，歐陽鋒的掌法愈厲，郭、黃二人漸感不敵，洪七公只瞧得暗暗著急。掌影飛舞中歐陽鋒左腳踢出，勁風凌厲，聲勢驚人，黃蓉不敢拆解，一個觔斗翻入了海中。郭靖獨抗強敵，更是吃力。黃蓉從左邊入海，立時從筏底鑽過，從右邊躍起，揮短劍向歐陽鋒背心刺去。歐陽鋒本已得勢，這一來前後受敵，又打成了平手。

　　黃蓉奮戰之際，暗籌對策：「如此鬥將下去，我們功力不及，終須落敗，不到海中，總是勝他不了。」心念一動，揮短劍割斷帆索，便帆登時落下，木筏在波浪上起伏搖晃，不再前行。她退開兩步，扯著帆索在洪七公身上繞了幾轉，再在木筏的一根主材上繞了幾轉，牢牢打了兩個結。她一退開，郭靖又感不支，勉力接了三招，第四招已是招架不住，只得向後退了一步。歐陽鋒得理不讓人，雙掌連綿而上。郭靖一退再退，以一招「魚躍於淵」接過了敵掌，下一掌卻又招架不住，再退得一步，左足踏空，他臨危不亂，右足飛起，守住退路，叫敵人不能乘勢相逼，然後撲通一聲，躍入海中。那木筏猛晃兩晃，黃蓉借勢躍起，也跳入了海中。兩人扳住木筏，一掀一抬，眼見就要將筏子翻過身來。這一翻不打緊，歐陽克非立時淹斃不可，歐陽鋒到了水中，自然也非郭、黃二人之敵。洪七公卻是身子縛在筏上，二人盡可先結果了西毒，再救師父。毆陽鋒識得此計，提足對準洪七公的腦袋，高聲喝道：「兩個小傢伙聽了，再晃一晃，我就是這麼一腳！」黃蓉一計不成，二計早生，吸口氣潛入了筏底，伸短劍就割系筏的繩索，此時離陸地不遠，算計了歐陽叔侄之後，再抱住大木浮上岸去也自無妨。只聽得喀喀數聲，木筏已分成兩半。歐陽克在左邊一半，歐陽鋒與洪七公則在右邊一半。歐陽鋒暗暗心驚，探身伸手忙將侄兒提過，彎腰望著水中，只等黃蓉再割，便一把扭住她揪上筏來。

　　歐陽鋒這副模樣，黃蓉在水底瞧得清楚，知道他這一抓下來定然既準且狠，也真不敢上來再割。僵持良久，黃蓉游遠丈許，出水吸了口氣，又潛入水中候機發難。雙方凝神俟隙，頃刻間由極動轉到了極靜。海上陽光普照，一片寧定，但在這半邊木筏的一上一下之間，卻蘊藏著極大殺機。黃蓉心想：「半邊木筏只要再分成兩截，在波浪中非滾轉傾覆不可。」歐陽鋒心想：「只要她一探頭，我隔浪一掌擊去，水力就能將她震死。小丫頭一除，留下姓郭的小賊一人就不足為患。」兩人目不轉瞬，各自躍躍欲試。歐陽克忽然指著左側，叫道：「船，船！」洪七公與郭靖順著他手指望去，果見一艘龍頭大船扯足了帆，乘風破浪而來。過不多時，歐陽克看到了船首站著一人，身材高大，披著大紅袈裟，似是靈智上人，大船再駛近了些，定睛看去，果然不錯，忙對叔父說了。歐陽鋒氣運丹田，高聲叫道：「這裡是好朋友哪，快過來。」黃蓉在水底尚未知覺，郭靖卻已知不妙，急忙也潛入水中，一拉黃蓉的手臂，示意又來了敵人。黃蓉在水底難明他意思，但料來總是事情不對，打個手勢，叫他接住歐陽鋒的掌力，自己乘機割筏。郭靖知道自己功力本就遠不及敵人，現今己身在水而敵在筏上，相差更遠，這一掌接下來大有性命之憂，但事已急迫，捨此更無別法，力運雙臂，忽地鑽上。歐陽鋒「閣」的一聲大叫，雙掌從水面上拍將下來，郭靖的雙掌也從水底擊了上去。海面上水花不起，但水中卻兩股大力一交，突然間半截木筏向上猛掀，翻起數尺，喀喀兩聲，黃蓉已將系筏的繩索割斷。就在此時，大船也已駛到離木筏十餘丈外。黃蓉一割之後立即潛入水底，待要去刺歐陽鋒時，卻見郭靖手足不動，身子慢慢下沉，不禁又驚又悔，忙游過去拉住他的手臂，游出數丈，鑽出海面，但見郭靖雙目緊閉，臉青唇白，已然暈去。

　　那大船放下舢舨，幾名水手扳槳划近木筏，將歐陽叔侄與洪七公都接了上去。黃蓉連叫三聲：「靖哥哥！」郭靖只是不醒。她想來者雖是敵船，卻也只得上去，當下托住郭靖後腦，游向舢舨。艇上水手拉了郭靖上去，伸手欲再拉她，黃蓉忽然左手在艇邊一按，身如飛魚，從水中躍入艇心，幾個水手都大吃一驚。適才水中對掌，郭靖為歐陽鋒所激，受到極大震盪，登時昏暈，待得醒轉，只見自己倚在黃蓉懷裡，卻是在一艘小艇之中。他呼吸了幾口，察知未受內傷，展眉向黃蓉一笑。黃蓉回報一笑，消了滿腔驚懼，這才瞧那大船中是何等人物。一望之下，心中不禁連珠價叫苦，只見船首高高矮矮的站了七八個人，正是幾月前在燕京趙王府裡會見過的武林高手：身矮足短、目光如電的是千手人屠彭連虎，頭頂油光晶亮的是鬼門龍王沙通天，額角上長了三個瘤子的是三頭蛟侯通海，童顏白髮的是參仙老怪梁子翁，身披大紅袈裟的是藏僧大手印靈智上人，另有幾個卻不相識，心想：「靖哥哥與我的武功近來大有長進，若與彭連虎等一對一的動手，我縱使仍然不敵，靖哥哥卻是必操勝算。只是老毒物在旁，又有這許多人聚在一起，今日要想脫險，可是難上加難了。」大船上諸人聽到歐陽鋒在木筏上那一聲高呼，本已甚為驚奇，及至見到是郭靖等人，更是大感奇怪。歐陽鋒抱著侄兒，郭靖與黃蓉抱了洪七公，五人分作兩批，先後從小艇躍上大船。一人身穿繡花錦袍，從中艙迎了出來，與郭靖一照面，兩人都是一驚。那人頷下微鬚，面目清秀，正是大金國的六王爺趙王完顏洪烈。

　　原來完顏洪烈在寶應劉氏宗祠中逃脫之後，生怕郭靖追他尋仇，不敢北歸，逕行會合了彭連虎、沙通天等人，南下盜取岳武穆的遺書。其時蒙古大舉伐金，中都燕京被圍近月，燕雲十六州已盡屬蒙古。大金國勢日蹙。完顏洪烈心甚憂急，眼見蒙古兵剽悍殊甚，金兵雖以十倍之眾，每次接戰，盡皆潰敗，他苦思無策，不由得將中興復國大志，全都寄托在那部武穆遺書之上，心想只要得了這部兵書，自能用兵如神，戰無不勝，就如當年的岳飛一般，蒙古兵縱然精銳，也要望風披靡了。這次他率眾南來，行蹤甚是詭秘，只怕被南朝知覺有了提防，是以改走海道，一心要神不知鬼不覺的在浙江沿海登陸，悄悄進入臨安將書盜來。當日他遍尋歐陽克不得，雖知他是一把極得力的高手，但久無消息，也不能單等他一人，只得逕自啟程，這時海上相遇，卻見他與郭靖為伴，不由得暗自著急，只怕他已將這大秘密洩漏了出去。

　　郭靖見了殺父仇人，自是心頭火起，雖在強敵環伺之際，仍是對他怒目而視。這時一人從船艙中匆匆上來，只露了半面，立即縮身回入。黃蓉眼尖，看到依稀是楊康模樣。歐陽克道：「叔叔，這位就是愛賢若渴的大金國六王爺。」歐陽鋒拱了拱手。完顏洪烈不知歐陽鋒在武林中有多大威名，見他神情傲慢，但瞧在歐陽克面上，拱手為禮。彭連虎、沙通天等人聽得此言，一齊躬身唱喏：「久仰歐陽先生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今日有幸拜見。」歐陽鋒微微躬身，還了半禮。大手印靈智上人素在藏邊，不知西毒的名頭，只是雙手合十，不作一聲。完顏洪烈知道沙通天等個個極為自負，向不服人，但見了歐陽鋒卻如此恭敬，顯得既敬且畏，復大有諂媚之意，這等神色從來沒在他們臉上見過，立知這個週身水腫、蓬頭赤足的老兒來頭不小，當下著實接納，說了一番敬仰的話。這些人中梁子翁的心情最是特異，郭靖喝了他珍貴之極的蝮蛇寶血，這時相見，如何不惱？但自己生平最怕的洪七公卻又在其旁，只有心中惱怒，臉上陪笑，上前躬身拜倒，說道：「小的梁子翁參見洪幫主，您老人家好。」此言一出，眾人又是一驚，西毒北丐的威名大家都是久聞的，但均未見過，想不到這當世兩大高人竟然同時現身，正要上前拜見，洪七公哈哈一笑，說道：「老叫化倒了霉啦，給惡狗咬得半死不活的，還拜見什麼？乘早拿東西來吃是正經。」眾人一怔，均想：「這洪七公躺著動彈不得，原來是身受重傷，那就不足為懼。」望著歐陽鋒，要瞧他眼色行事。歐陽鋒早已想好對付三人的毒計：洪七公必須先行除去，以免自己以怨報德的劣行被他張揚開來；郭靖則要先問出他經書上怪文的含義，再行處死；至於黃蓉，侄兒雖然愛她，留下來卻終是極大禍根，但若自己下手殺她，黃藥師知道了豈肯干休，須得想個借刀殺人之計，假手於旁人，眼下三人上了大船，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當下向完顏洪烈道：「這三人狡猾得緊，武功也還過得去，請王爺派人好好看守。」梁子翁聞言大喜，當即斜身向左竄出，繞過沙通天身側，反手來拉郭靖的手腕。郭靖順腕翻過，拍的一聲，梁子翁已然肩頭中掌，這一招「見龍在田」又快又重，梁子翁武功雖高，竟也被他打得踉踉蹌蹌的倒退兩步。彭連虎和梁子翁一直在完顏洪烈之前互爭雄長，只想壓倒對方，都是面和心不和，見他受挫，均各暗自得意，立時散開，將洪七公等三人圍在垓心，要待梁子翁被打倒之後，再上前動手。梁子翁適才所以要繞過沙通天，從側來拉郭靖，為的就是防備他那招獨一無二的「亢龍有悔」，以便不至受他迎面直擊，難以抵擋，不料一別經月，他居然並不使「亢龍有悔」，只是隨手一掌，自己竟爾躲避不開，這一下他臉上如何下得來？見郭靖並不追擊，當即縱身躍起，雙拳連發，使出他生平絕學的「遼東野狐拳法」來，立心要取郭靖性命，既要掙回適才所失的顏面，又報昔日殺蛇之恨。

　　當年梁子翁在長白山採參，見到獵犬與野狐在雪中相搏。那野狐狡詐多端，竄東蹦西，靈動異常，獵犬爪牙雖利，纏鬥多時，仍是無法取勝。他見了野狐的縱躍，心中有悟，當下人參也不採了，就在深山雪地的茅廬之中，苦思數月，創出了這套「野狐拳法」。這拳法以「靈、閃、撲、跌」四字訣為主旨，於對付較己為強之勁敵時最為合用，首先教敵人捉摸不著自己前進後退、左趨右避的方位，然後俟機進擊。這時他不敢輕敵，使開這路拳法，未攻先閃，跌中藏撲，向郭靖打去。這套拳法來勢怪異，郭靖從未見過，心想：「蓉兒的落英神劍掌虛招雖多，終究或五虛一實，或八虛一實，這老兒的拳法卻似全是虛招，不知鬧的是什麼古怪？」當下依著洪七公前時所指點的方策，不論敵招如何變化多端，自己只是將降龍十八掌的掌力發將出去。

　　兩人數招一過，眾高手都瞧得暗暗搖頭，心想：「梁老怪總算是一派的掌門，與這後生小子動手，怎麼儘是閃避，不敢發一招實招？」再拆數招，郭靖的掌力將他越迫越後，眼見就要退入海中。梁子翁見「野狐掌」不能取勝，要想另換拳法，但被郭靖掌力籠罩住了，哪裡緩得出手來？掌聲呼呼之中，只聽洪七公叫道：「下去罷！」郭靖的一招「戰龍在野」，左臂橫掃。梁子翁大聲驚呼，身不由主的往船舷外跌出。眾人一驚之下，齊向梁子翁跌下處奔過去察看。只聽得海中有人哈哈長笑，梁子翁忽爾飛起，噠的一聲，直挺挺的跌在甲板之上，再也爬不起來。

　　這一來眾人驚訝更甚，難道海水竟能將他身子反彈上來？爭著俯首船邊向海中觀看。只見一個白鬚白髮的老兒在海面上東奔西突，迅捷異常，再凝神看時，原來他騎在一頭大鯊魚背上，就如陸地馳馬一般縱橫自如。郭靖又驚又喜，大聲叫道：「周大哥，我在這裡啊！」

　　那騎鯊的老兒正是老頑童周伯通。

　　周伯通聽得郭靖呼叫，大喜歡呼，在鯊魚右眼旁打了一拳，鯊魚即向左轉，游近船邊。周伯通叫道：「是郭兄弟麼？你好啊。前面有一條大鯨魚，我已追了一日一夜，現下就得再追，再見吧！」郭靖急叫：「大哥快上來，這裡有好多壞人要欺侮你把弟啊。」周伯通怒道：「有這等事？」右手拉住鯊魚口中一根不知什麼東西，左手在大船邊上垂下的防撞木上一掀，連人帶鯊，忽地從眾人頭頂飛過，落上甲板，喝道：「什麼人這般大膽，膽敢欺侮我的把弟？」船上諸人哪一個不是見多識廣，但這個白鬚老兒如此奇詭萬狀的出現，卻令人人都驚得目瞪口呆，連洪七公與歐陽鋒也是差愕異常。周伯通見到黃蓉，也感奇怪，問道：「怎麼你也在這裡？」黃蓉笑道：「是啊，我算到你今天會來，因此先在這裡等你。你快教我騎鯊魚的法兒。」周伯通笑道：「好，我來教你。」黃蓉道：「你先打發了這批壞人再教。」

　　周伯通目光向甲板上眾人一掃，對歐陽鋒道：「我道別人也不敢這麼猖狂，果然又是你這老兒，」歐陽鋒冷冷的道：「一個人言而無信，縱在世上偷生，也教天下好漢笑話。」周伯通道：「半點也不錯。做人什麼事都可胡來，但說話放屁，總須分得清清楚楚，可別讓人聽在耳裡，不知道聲音是上面出來的呢，還是來自下盤功夫。我正要找你算帳，你在這兒真是再好也沒有。老叫化，你是公證，站起來說句公道話罷。」洪七公臥在甲板上，笑了一笑。黃蓉道：「老毒物遇難，我師父接連九次救了他性命，哪知他狼心狗肺，反過來傷我師父，點了他的穴道。」洪七公救歐陽鋒之命，前後只是三次，黃蓉將次數一變三倍，歐陽鋒自也不能對此分辯，只是怒目不語。周伯通俯身在洪七公的「曲池穴」與「湧泉穴」上揉了兩揉。洪七公道：「老頑童，那沒用。」原來歐陽鋒這門點穴手段甚是陰毒，除了他與黃藥師兩人之外，天下無人解得。歐陽鋒甚是得意，說道：「老頑童，你有本事就將他穴道解了。」黃蓉雖不會解，卻識得這門點穴功夫，小嘴一扁，說道：「那有什麼稀奇的？我爹爹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這『透骨打穴法』解開。」歐陽鋒聽他說出這打穴法的名稱，心想這小丫頭家學淵源，倒也有些門道，當下也不理她，對周伯通道：「你輸了東道，怎麼說話如同放屁？」

　　周伯通掩鼻叫道：「放屁麼？好臭好臭！我倒要問你，咱們賭了什麼東道？」歐陽鋒道：「這裡除了姓郭的小子與這小丫頭，都是成名的英雄豪傑，我說出來請大家評評道理。」彭連虎道：「好極，好極。歐陽先生請說。」歐陽鋒道：「這位是全真派的周伯通周老爺子，江湖上人稱老頑童，輩份不小，是丘處機、王處一他們全真七子的師叔。」

　　周伯通十餘年來一直耽在桃花島，前此武藝未有大成，除了頑皮胡鬧，也沒做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江湖上名頭並不響亮，但眾人見他海上騎鯊，神通廣大，實是非同小可，原來是全真七子的師叔，無怪如此了得，互相低聲交談了幾句。彭連虎念到八月中秋嘉興煙雨樓之約，心想全真七子若有這怪人相助，可就更加不易對付了，不禁暗暗擔憂。歐陽鋒道：「這位周兄在海中為鯊群所困，兄弟將他救了起來。我說鯊群何足道哉，只消舉手之勞，就能將群鯊盡數殺滅。周兄不信，我們兩人就打了一賭。周兄，這話對麼？」周伯通連連點頭，道：「這幾句話全對。賭點什麼，也得給大夥兒說說。」歐陽鋒道：「正是！我說若是我輸了，你叫我幹什麼，我就得幹什麼。若是不肯幹，就得跳到海中餵魚。你輸了也是一樣。這話對麼？」周伯通又是連連點頭，道：「對，對，半點不錯。後來怎樣了？」歐陽鋒道：「怎樣？後來是你輸了。」

　　這一次周伯通卻連連搖頭，說道：「錯了，錯了，輸的是你，不是我。」歐陽鋒怒道：「男子漢大丈夫，說話豈能顛倒是非，胡混奸賴？若是我輸，你怎肯跳入海中自盡？」周伯通歎道：「是啊，原本我也道老頑童運氣不好，輸在你手，哪知到了海中，老天爺教我遇上一件巧事，才知是你老毒物輸了，我老頑童贏了。」歐陽鋒、洪七公、黃蓉齊聲問道：「什麼巧事？」周伯通一彎腰，左手抓住撐在鯊魚口中的一根木棒，將鯊魚提了起來，道：「就是遇見了我這頭坐騎啊，老毒物你瞧明白了，這是你寶貝侄兒將木棍撐在它口中的，是不是？」當日歐陽克行使毒計，用木棍撐在鯊魚口中，要叫這海中第一貪吃的傢伙活生生餓死，那是歐陽鋒親眼所見。這時見了巨鯊和木棍的形狀，以及魚口邊被釣鉤鉤破的傷痕，記得果然便是那天放還海中的鯊魚，便道：「是又怎地？」周伯通拍手笑道：「那便是你輸了啊。咱們賭的是將鯊群盡數殺滅，可是這頭好傢伙托了你侄兒的福，吃不得死鯊，中不了毒，既留下了一條，豈不是我老頑童贏了？」說罷哈哈大笑。歐陽鋒臉上變色，做聲不得。

　　郭靖喜道：「大哥，這些日子你在哪裡？我想得你好苦。」周伯通笑道：「我才玩得有趣呢。我跳到海裡，不久就見到這傢伙在海面上喘氣，好似大為煩惱。我道：『老鯊啊老鯊，你我今日可算同病相憐了！』我一下子跳上了魚背。它猛地就鑽進了海底，我只好閉住氣，雙手牢牢抱住了它的頭頸，舉足亂踢它的肚皮，好容易它才鑽到水面上來，沒等我透得兩口氣，這傢伙又鑽到了水下。咱哥兒倆斗了這麼半天，它才算乖乖的聽了話，我要它往東，它就往東，要它朝北，它可不敢向南。」說著輕輕拍著鯊魚的腦袋，甚是得意。這些人中最感艷羨的自是黃蓉，只聽得兩眼發光，說道：「我在海中玩了這麼些年，怎麼沒想到這玩意兒，真傻！」周伯通道：「你瞧它滿口牙齒，便如是一把把的利刀，若不是口中撐了這根木棍，你敢騎它嗎？」黃蓉道：「這些日子你一直都騎在魚背上？」周伯通道：「可不是麼？咱哥兒倆捉魚的本事可大啦。咱們一見到魚，它就追，我就來這麼一拳一掌，將魚打死，一條魚十份中我吃不上一份，這傢伙可得吃九份半。」黃蓉摸了摸鯊魚的肚皮，又問：「你把死魚塞到它肚子裡麼？它不用牙齒會吃麼？」周伯通道：「會吃得緊呢。有一次咱哥兒倆窮追一條大烏賊……」

　　這一老一小談得興高采烈，傍若無人，歐陽鋒卻暗暗叫苦，籌思應付之策。周伯通忽道：「喂，老毒物，你認不認輸？」歐陽鋒先前把話說得滿了，在眾人之前怎能食言？只得道：「輸了又怎地？難道我還賴不成？」周伯通道：「嗯，我得想想叫你做件什麼難事。好，你適才罵我放屁，我就叫你馬上放一個屁！讓大夥兒聞聞。」

　　黃蓉聽周伯通叫歐陽鋒放屁，平白無端的放一個屁，在常人自然極難，但內功精湛之輩，一生習練的就是將氣息在週身運轉，這件事卻是殊不足道，只怕歐陽鋒老奸巨猾，打蛇隨棍上，抓住這個機會，輕輕易易的放一個屁，就將這件事矇混過去，忙搶著道：「不好，不好，你要他把我師父的穴道解開再說。」周伯通道：「你瞧，人家小姑娘怕你的臭屁，那就免了罷，我也不要你做什麼為難之事，快把老叫化的傷治了。老叫化的本事決不在你之下，你若非行奸弄鬼，決計傷他不了。待他傷好之後，你倆公公平平的再打一架，那時候讓老頑童來做個公證。」歐陽鋒知道洪七公的傷已無法治癒，不怕他將來報復，倒怕周伯通忽然異想天開，出了個古怪的難題，在眾目睽睽之下，那可教人下不了台，當下也不打話，俯身運勁於掌，將洪七公的穴道解了。黃蓉與郭靖上前搶著扶起。周伯通向甲板上眾人橫掃了一眼，說道：「老頑童最怕聞的，就是韃子的羊臊味。快放下小艇，送我們四人上岸。」歐陽鋒見周伯通與黃藥師動過手，知道這人武功極怪，若是跟他說翻了臉動武，自己縱不落敗，取勝之機卻也頗為渺茫，目下只得暫且忍耐，待練成《九陰真經》上的武功後，再來跟他算帳，好在今日盡可借口輸了打賭，一切依從，早早將這瘟神送走為是，算計已定，便道：「好罷，誰教你運道好呢！這場打賭既是你贏了，你說怎麼就怎麼著。」轉頭向完顏洪烈道：「王爺，就放下舢舨，送這四人上岸罷。」完顏洪烈不答，心想：「這四人上了岸，只怕洩漏了我此番南來的機密。」靈智上人一直冷眼旁觀，見著歐陽鋒大剌剌的神情早就心中大是不忿，暗想瞧你這副落湯雞般的狼狽模樣，聽周伯通那憊賴老兒說什麼便依從什麼，不敢駁回半句，多半是個浪得虛名之徒，就算真的武功高強，未必就敵得過我們這裡的許多高手，眼見完顏洪烈有躊躇之色，當即走上兩步，說道：「若是在木筏之上，歐陽先生愛怎麼就怎麼，旁人豈敢多口？既是上了大船，就得聽王爺吩咐。」

　　此言一出，眾人聳然動容，都望著歐陽鋒的臉色。歐陽鋒冷冷的上下打量靈智上人，隨即抬頭望天，淡淡的道：「這位大和尚是存心要跟老朽為難了？」靈智上人道：「不敢。小僧向在藏邊，孤陋寡聞，今日倒是第一次聽到歐陽先生的威名，與先生哪有什麼梁子過節……」話猶未了，歐陽鋒踏上一步，左手虛晃，右手已抓起靈智上人魁梧雄偉的身軀，順勢回轉，將他頭下腳上的舉了起來。這一下快得出奇，眾人但見靈智上人大紅的袈裟一陣晃動，一個肥肥的身體已被舉在半空，卻未看清歐陽鋒使的是什麼手法。靈智上人本比常人要高出一個頭，歐陽鋒這一把是抓住了他後頸隆起的一塊肥肉，若是挺臂上舉，他雙腳未必就能離地，但歐陽鋒將他身子倒了轉來，頭頂離開甲板約有四尺。只見他雙腳在空中亂踢，口中連連怒吼。那日靈智上人在趙王府與王處一過招，眾人都見到他手上功夫極為了得，但被歐陽鋒這麼倒轉提起，雙臂軟軟的垂在兩耳之旁，宛似斷折了一般，全無反抗之能。

　　歐陽鋒仍是兩眼向天，輕描淡寫的道：「你今日第一次聽到我的名字，就瞧不起老朽，是不是？」靈智上人又驚又怒，連運了幾次氣，出力掙扎，卻哪裡掙扎得脫？彭連虎等見了這般情景，無不駭然失色。

　　歐陽鋒又道：「你瞧不起老朽，那也罷了，瞧在王爺的面上，我也不來和你一般見識。你想留下老頑童周老爺子、九指神丐洪老爺子，嘿嘿，憑你這點微末道行也配？你既孤陋寡聞，又無自知之明，吃點虧是免不了的啦。老頑童，接著了！」也不見他手臂後縮前揮，只是掌心勁力外吐，靈智上人就如一團紅雲般從甲板的左端飛向右端，他一離歐陽鋒的掌力，立時自由，身子一挺，一個鯉魚翻身，要待直立，突覺頸後肥肉一痛，暗叫不妙，左掌捏了個大手印忙要拍出，忽感手臂酸麻，不由自主的垂了下去，身子又被倒提在空中，原來已被周伯通如法炮製的擒住了。

　　完顏洪烈見他狼狽不堪，心知莫說歐陽鋒有言在先，單憑周伯通一人，自己手下這些人就留他不住，忙道：「周老先生莫作耍了，小王派船送四位上岸就是。」

　　周伯通道：「好呀，你也來試試，接著了！」學著歐陽鋒的樣，掌心吐勁，將靈智上人肥大的身軀向他飛擲過去。完顏洪烈雖識武藝，但只會些刀槍弓馬的功夫，周伯通這一下將這個胖大和尚急擲過來，勁道凌厲，他哪裡能接，撞上了非死必傷，急忙閃避。

　　沙通天見情勢不妙，使出移步換形功夫，晃身攔在完顏洪烈面前，眼見靈智上人衝來的勢道極為沉猛，若是出掌相推，只怕傷了他，看來只有學歐陽鋒、周伯通的樣，先抓住他後頸，再將他倒轉過來，好好放下。

　　可是武功之道，差不得絲毫，他眼看歐陽鋒與周伯通一抓一擲，全然不費力氣，只道靈智上人只是掌力厲害，縱躍變招的本事卻甚平常，滿擬將他抓住，先消來勢，再放正他身子，哪知道一抓下去，剛碰到靈智上人的後頸，突感火辣辣的一股力道從腕底猛打將上來，若不抵擋，右腕立時折斷，危急中忙撤右掌，左拳一招「破甲錐」擊了下去。原來靈智上人接連被歐陽鋒與周伯通倒轉提起，熱血逆流，只感頭昏腦脹，心中怒火如焚，聽得周伯通叫人接住自己，只道出手的又是敵人，人在空中時已運好了氣，一覺沙通天的手碰到他頸後，立時一個大手印拍出。兩人本來功力悉敵，沙通天身子直立，佔了便宜，但靈智上人卻有備而發，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這一來仍然是半斤八兩，只聽得拍的一響，沙通天退後三步，一交坐倒，靈智上人也被他掌力一震，橫臥在地。靈智上人翻身躍起，才看清適才打他的原來是沙通天，心想：「連你這臭賊也來揀便宜！」虎吼一聲，又要撲上。彭連虎知他誤會，忙攔在中間，叫道：「大師莫動怒，沙大哥是好意！」

　　這時大船上已放下舢舨。周伯通提起鯊魚口中的木棒，將巨鯊向船外揮出，同時手掌使力，將木棍震為兩截。那鯊魚飛身入海，忽覺口中棍斷，自是欣喜異常，潛入深海吃魚去了。黃蓉笑道：「靖哥哥，下次咱倆和周大哥各騎一條鯊魚，比賽誰游得快。」郭靖尚未回答，周伯通已自拍手叫好，說道：「還是請老叫化做公證。」完顏洪烈見周伯通等四人坐了舢舨划開，心想歐陽鋒如此功夫，如肯出手相助，那麼盜書之事是更加易成，當下牽了靈智上人的手，走到歐陽鋒面前，說道：「大家都是好朋友，先生不可見怪，上人也莫當真，都瞧在小王臉上，只算是戲耍一場。」歐陽鋒一笑，伸出手去。靈智上人心猶未服，暗想：「你不過擒拿法了得，乘我不備，忽施襲擊，我數十年苦練的大手印掌力，難道當真不及你？」當下也伸出手去，勁從臂發，力捏歐陽鋒的手掌，力道剛施上，忽然身不由主的跳起，猶似捏上一塊燒得通紅的鋼塊，手掌只燒得火辣辣地疼痛，放手不迭。歐陽鋒不為已甚，只是微微一笑。靈智上人看自己手心時，卻是了無異狀，心道：「他媽的，這老賊定是會使邪術。」歐陽鋒見梁子翁躺在甲板之上，兀自動彈不得，上前一看，知他被郭靖打下海中時恰好給周伯通接住，點了他穴道又擲上船來，於是解開他被封的穴道。這樣一來，歐陽鋒自然而然的做了這一群武人的首領。完顏洪烈吩咐整治酒席，與歐陽叔侄接風。飲酒中間，完顏洪烈把要到臨安去盜武穆遺書的事對歐陽鋒說了，請他鼎力相助。

　　歐陽鋒早聽侄兒說過，這時心中一動，忽然另有一番主意：「我歐陽鋒是何等樣人，豈能供你驅策？但向聞岳飛不僅用兵如神，武功也極為了得，他傳下來的岳家散手確是武學中的一絕，這遺書中除了韜略兵學之外，說不定另行錄下武功。我且答應助他取書，要是瞧得好了，難道老毒物不會據為己有？」正是：爾虞我詐，各懷機心。完顏洪烈一心要去盜取大宋名將的遺書，卻不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歐陽鋒另在打他的主意。當下一個著意奉承，一個滿口應允，再加上梁子翁在旁極力助興，席上酒到杯乾，賓主盡歡。只有歐陽克身受重傷，吃不得酒，用了一點菜，就由人扶到後艙休息去了。

　　正吃得熱鬧間，歐陽鋒忽爾臉上變色，停杯不飲，眾人俱各一怔，不知有什麼事得罪他了。完顏洪烈要待出言相詢，歐陽鋒道：「聽！」眾人側耳傾聽，除了海上風濤之外，卻聽不見什麼。過了一陣，歐陽鋒道：「現今聽見了麼？簫聲。」眾人凝神傾聽，果聽得浪聲之外，隱隱似乎夾著忽斷忽續的洞簫之聲，若不是他點破，誰也聽不出來。

　　歐陽鋒走到船頭，縱聲長嘯，聲音遠遠傳了出去。眾人也都跟到船頭。只見海面遠處扯起三道青帆，一艘快船破浪而來。眾人暗暗詫異：「難道簫聲是從這船中發出？相距如是之遠，怎能送到此處？」歐陽鋒命水手轉舵，向那快船迎去。兩船漸漸駛近。來船船首站著一人，身穿青布長袍，手中果然執著一枝洞簫，高聲叫道：「鋒兄，可見到小女麼？」歐陽鋒道：「令愛好大的架子，我敢招惹麼？」兩船相距尚有數丈，也不見那人縱身奔躍，眾人只覺眼前一花，那人已上了大船甲板。

　　完顏洪烈見他本領了得，又起了招攬之心，迎將上去，說道：「這位先生貴姓？有幸拜見，幸如何之。」以他大金國王爺身份，如此謙下，可說是十分難得的了。但那人見他穿著金國官服，只白了他一眼，並不理睬。

　　歐陽鋒見王爺討了個老大沒趣，說道：「藥兄，我給您引見。這位是大金國的趙王六王爺。」向完顏洪烈道：「這位是桃花島黃島主，武功天下第一，藝業並世無雙。」彭連虎等嚇了一跳，不由自主的退了數步。他們早知黃蓉的父親是個極厲害的大魔頭，黑風雙煞只不過是他破門的弟子，已是如此威震江湖，武林中人提到時為之色變，徒弟已然如此，何況師父？這一上來果然聲威奪人，人人想起曾得罪過他女兒，都是心存疑懼，不敢作聲。黃藥師自女兒走後，知她必是出海找尋郭靖，初時心中有氣，也不理會，過得數日，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只怕她在郭靖沉船之前與他相會，上了自己特製的怪船，那可有性命之憂，當即出海找尋。知道他們是回歸大陸，於是一路向西追索。但在茫茫大海中尋一艘船，真是談何容易？縱令黃藥師身懷異術，但來來去去的找尋，竟是一無眉目。這日在船頭運起內力吹簫，盼望女兒聽見，出聲呼應，豈知卻遇上了歐陽鋒。黃藥師與彭連虎等均不相識，聽歐陽鋒說這身穿金國服色之人是個王爺，更是向他瞧也不瞧，只向歐陽鋒拱拱手道：「兄弟趕著去找尋小女，失陪了。」轉身就走。靈智上人適才被歐陽鋒、周伯通擺佈得滿腹怒火，這時見上船來的又是個十分傲慢無禮之人，聽了歐陽鋒的話，心想：「難道天下高手竟如此之多？這些人多半會一點邪法，裝神弄鬼，嚇唬別人。我且騙他一騙。」見黃藥師要走，朗聲說道：「你找的可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麼？」

　　黃藥師停步轉身，臉現喜色，道：「是啊，大師可曾見到？」靈智上人冷冷的道：「見倒是見過的，只不過是死的，不是活的。」黃藥師心中一寒，忙道：「什麼？」這兩個字說得聲音也顫了。靈智上人道：「三天之前，我曾在海面上見到一個小姑娘的浮屍，身穿白衫，頭髮上束了一個金環，相貌本來倒也挺標緻。唉，可惜，可惜！可惜全身給海水浸得腫脹了。」他說的正是黃蓉的衣飾打扮，一絲不差。

　　黃藥師心神大亂，身子一晃，臉色登時蒼白，過了一陣，方問：「這話當真？」眾人明明見到黃蓉離船不久，卻聽靈智上人如此相欺，各自起了幸災樂禍之心，要瞧黃藥師的傷心模樣，都不作聲。靈智上人冷冷的道：「那女孩的屍身之旁還有三個死人，一個是年輕後生，濃眉大眼，一個是老叫化子，背著個大紅葫蘆，另一個是白鬚白髮的老頭兒。」他說的正是郭靖、洪七公、周伯通三人。到此地步，黃藥師哪裡還有絲毫疑心，斜眼瞧著歐陽鋒，心道：「你識得我女兒，何不早說？」歐陽鋒見他神色，眼見是傷心到了極處，一出手就要殺人，自己雖然不致吃虧，可是這股來勢也不易抵擋，便道：「兄弟今日方上這船，與這幾位都是初會。這位大師所見到的浮屍，也未必就是令愛罷。」接著歎了口氣道：「令愛這樣一個好姑娘，倘若當真少年夭折，可教人遺憾之極了。我侄兒得知，定然傷心欲絕。」這幾句話把自己的擔子推卸掉了，雙方均不得罪。黃藥師聽來，卻似更敲實了一層，剎那間萬念俱灰。他性子本愛遷怒旁人，否則當年黑風雙煞偷他經書，何以陸乘風等人毫無過失，卻都被打斷雙腿、逐出師門？這時候他胸中一陣冰涼，一陣沸熱，就如當日愛妻逝世時一般。但見他雙手發抖，臉上忽而雪白，忽而緋紅。人人默不作聲的望著他，心中都是充滿畏懼之意，即令是歐陽鋒，也感到惴惴不安，氣凝丹田，全神戒備，甲板上一時寂靜異常。突然聽他哈哈長笑，聲若龍吟，悠然不絕。

　　這一來出其不意，眾人都是一驚，只見他仰天狂笑，越笑越響。笑聲之中卻隱隱然有一陣寒意，眾人越聽越感淒涼，不知不覺之間，笑聲竟已變成了哭聲，但聽他放聲大哭，悲切異常。眾人情不自禁，似乎都要隨著他傷心落淚。這些人中只有歐陽鋒知他素來放誕，歌哭無常，倒並不覺得怎麼奇怪，但聽他哭得天愁地慘，心想：「黃老邪如此哭法，必然傷身。昔時阮籍喪母，一哭嘔血鬥余，這黃老邪正有晉人遺風。只可惜我那鐵箏在覆舟時失去，不然彈將起來，助他哀哭之興，此人縱情率性，多半會一發不可收拾，身受劇烈內傷，他日華山二次論劍，倒又少了一個大敵。唉，良機坐失，可惜啊可惜！」黃藥師哭了一陣，舉起玉簫擊打船舷，唱了起來，只聽他唱道：「伊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難哉？或華發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拍的一聲，玉簫折為兩截。黃藥師頭也不回，走向船頭。靈智上人搶上前去，雙手一攔，冷笑道：「你又哭又笑、瘋瘋癲癲的鬧些什麼？」完顏洪烈叫道：「上人，且莫……」一言未畢，只見黃藥師右手伸出，又已抓住了靈智上人頸後的那塊肥肉，轉了半個圈子，將他頭下腳上的倒轉了過來，向下擲去，撲的一聲，他一個肥肥的光腦袋已插入船板之中，直沒至肩。原來靈智上人所練武功，頸後是破綻所在，他身形一動，歐陽鋒、周伯通、黃藥師等大高手立時瞧出，是以三人一出手便都攻擊他這弱點，都是一抓即中。黃藥師唱道：「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青影一晃，已自躍入來船，轉舵揚帆去了。眾人正要相救靈智上人，看他生死如何，忽聽得格的一聲，船板掀開，艙底出來一個少年。只見他唇紅齒白，面如冠玉，正是完顏洪烈的世子、原名完顏康的楊康。他與穆念慈翻臉之後，只是念著完顏洪烈「富貴不可限量」那句話，在准北和金國官府通上消息，不久就找到了父王，隨同南下。郭靖、黃蓉上船時，他一眼瞥見，立即躲在艙底不敢出來，卻在船板縫中偷看，把甲板上的動靜都瞧了個清清楚楚。眾人飲酒談笑之時，他怕歐陽鋒與郭靖一路同來，難保沒有異心，是以並不赴席，只是在艙底竊聽眾人說話，直至黃藥師走了，才知無礙，於是掀開船板出來。靈智上人這一下摔得著實不輕，總算硬功了得，腦袋又生得堅實，船板被他光頭鑽了個窟窿，頭上卻無損傷，只感到一陣暈眩，定了定神，雙手使勁，在船板上一按，身子已自躍起。眾人見甲板上平白的多了一個圓圓的窟窿，不禁相顧駭然，隨即又感好笑，卻又不便發笑，人人強行忍住，神色甚是尷尬。完顏洪烈剛說得一句：「孩子，來見過歐陽先生。」楊康已向歐陽鋒拜了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他忽然行此大禮，眾人無不詫異。原來楊康在趙王府時，即已十分欽佩靈智上人之能，今日卻見歐陽鋒、周伯通、黃藥師三人接連將他抓拿投擲，宛若戲弄嬰兒，才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他想起在太湖歸雲莊被擒受辱，在寶應劉氏宗祠中給郭、黃二人嚇得心驚膽戰，皆因自己藝不如人之故，眼前有這樣一位高人，正可拜他為師，跟歐陽鋒行了大禮後，對完顏洪烈道：「爹爹，孩兒想拜這位先生為師。」完顏洪烈大喜，站起身來，向歐陽鋒作了一揖，說道：「小兒生性愛武，只是未遇明師，若蒙先生不棄，肯賜敬誨，小王父子同感大德。」別人心想，能做小王爺的師父，實是求之不得的事，豈知歐陽鋒還了一揖，說道：「老朽門中向來有個規矩，本門武功只是一脈單傳，決無旁枝。老朽已傳了舍侄，不能破例再收弟子，請王爺見諒。」完顏洪烈見他不允，只索罷了，命人重整杯盤。楊康好生失望。

　　歐陽鋒笑道：「小王爺拜師是不敢當，但要老朽指點幾樣功夫，卻是不難。咱們慢慢兒的切磋罷。」楊康見過歐陽克的許多姬妾，知道她們都曾得歐陽克指點功夫，但因並非真正弟子，本事均極平常，聽歐陽鋒如此說，心中毫不起勁，口頭只得稱謝。殊不知歐陽鋒的武功豈是他侄兒能比，能得他指點一二，亦大足以在武林中稱雄逞威了。歐陽鋒鑒貌辨色，知他並無向自己請教之意，也就不提。

　　酒席之間，說起黃藥師的傲慢無禮，眾人都贊靈智上人騙他得好。侯通海道：「這人的武功當真是高的，那臭小子原來是他的女兒，怪不得很有些鬼門道。」說著凝目瞧著靈智上人的光頭，看了一會，側過頭來瞪視他後頭的那塊肥肉，彎過右手，抓住自己後頸，嘿嘿一笑，問道：「師哥，他們三人都是這麼一抓，那是什麼功夫？」沙通天斥道：「別胡說。」靈通上人再也忍耐不住，突伸左手，抓住了侯通海額頭的三個肉瘤。侯通海急忙縮身，溜到了桌下。眾人哈哈大笑，同聲出言相勸。侯通海鑽上來坐入椅中，向歐陽鋒道：「歐陽老爺子，你武功高得很哪！你教了我抓人後頸肥肉這手本事，成不成？」歐陽鋒微笑不答。靈智上人怒目而視。侯通海轉頭又問：「師哥，那黃藥師又哭又叫的唱些什麼？」沙通天瞪目不知所對，說道：「誰理會得他瘋瘋癲癲的胡叫。」

　　楊康道：「他唱的是三國時候曹子建所做的詩，那曹子建死了女兒，做了兩首哀辭。詩中說，有的人活到頭髮白，有的孩子卻幼小就夭折了，上帝為什麼這樣不公平？只恨天高沒有梯階，滿心悲恨卻不能上去向上帝哭訴。他最後說，我十分傷心，跟著你來的日子也不遠了。」眾武師都讚：「小王爺是讀書人，學問真好，咱們粗人哪裡知曉？」黃藥師滿腔悲憤，指天罵地，咒鬼斥神，痛責命數對他不公，命舟子將船駛往大陸，上岸後怒火愈熾，仰天大叫：「誰害死了我的蓉兒？誰害死了我的蓉兒？」忽想：「是姓郭的那小子，不錯，正是這小子，若不是他，蓉兒怎會到那船上？只是這小子已陪著蓉兒已死了，我這口惡氣卻出在誰的身上？」心念一動，立時想到了郭靖的師父江南六怪，叫道：「這六怪正是害我蓉兒的罪魁禍首！他們若不教那姓郭的小子武藝，他又怎能識得蓉兒？不把六怪一一的斬手斷足，難消我心頭之恨。」惱怒之心激增，悲痛之情稍減，他到了市鎮，用過飯食，思索如何找尋江南六怪：「六怪武藝不高，名頭卻倒不小，想來也必有什麼過人之處，多半是詭計多端。我若登門造訪，必定見他們不著，須得黑夜之中，闖上門去，將他們六家滿門老幼良賤，殺個一乾二淨。」當下邁開大步，向北往嘉興而去。

## 第23回　大鬧禁宮

　　洪七公、周伯通、郭靖、黃蓉四人乘了小船，向西駛往陸地。郭靖坐在船尾扳槳，黃蓉不住向周伯通詳問騎鯊游海之事，周伯通興起，當場就要設法捕捉鯊魚，與黃蓉大玩一場。郭靖見師父臉色不對，問道：「你老人家覺得怎樣？」洪七公不答，氣喘連連，聲息粗重。他被歐陽鋒以「透骨打穴法」點中之後，穴道雖已解開，內傷卻又加深了一層。黃蓉餵他服了幾顆九花玉露丸，痛楚稍減，氣喘仍是甚急。老頑童不顧別人死活，仍是嚷著要下海捉魚，黃蓉卻已知不妥，向他連使眼色，要他安安靜靜的，別吵得洪七公心煩。周伯通並不理會，只鬧個不休。黃蓉皺眉道：「你要捉鯊魚，又沒餌引得魚來，吵些什麼？」

　　老頑童為老不尊，小輩對他喝罵，他也毫不在意，想了一會，忽道：「有了。郭兄弟，我拉著你手，你把下半身浸在水中。」郭靖尊敬義兄，雖不知他的用意，卻就要依言而行。黃蓉叫道：「靖哥哥，別理他，他要你當魚餌來引鯊魚。」周伯通拍掌叫道：「是啊，鯊魚一到，我就打暈了提上來，決計傷你不了。要不然，你拉住我手，我去浸在海裡引鯊魚。」黃蓉道：「這樣一艘小船，你兩個如此胡鬧，不掀翻了才怪。」周伯通道：「小船翻了正好，咱們就下海玩。」黃蓉道：「那我們師父呢？你要他活不成麼？」

　　周伯通扒耳抓腮，無話可答，過了一會，卻怪洪七公不該被歐陽鋒打傷。黃蓉喝道：「你再胡說八道，咱們三個就三天三夜不跟你說話。」周伯通伸伸舌頭，不敢再開口，接過郭靖手中雙槳用力劃了起來。

　　陸地望著不遠，但直劃到天色昏黑，才得上岸。四人在沙灘上睡了一晚，次日清晨，洪七公病勢愈重，郭靖急得流下淚來。洪七公笑道：「就算再活一百年，到頭來還是得死。好孩子，我只剩下一個心願，趁著老叫化還有一口氣在，你們去給我辦了罷。」黃蓉含淚道：「師父請說。」周伯通插口道：「那老毒物我向來就瞧著不順眼，我師哥臨死之時，為了老毒物還得先裝一次假死。一個人死兩次，你道好開心嗎？老叫化，你死只管死你的，放心好啦，我給你報仇，去殺了他。」洪七公笑道：「報仇雪恨麼，也算不得是什麼心願，我是想吃一碗大內御廚做的鴛鴦五珍膾。」三人只道他有什麼大事，哪知只是吃一碗菜餚。黃蓉道：「師父，那容易，這兒離臨安不遠，我到皇宮去偷他幾大鍋出來，讓你吃個痛快。」周伯通又插口道：「我也要吃。」黃蓉白了他一眼道：「你又懂得什麼好不好吃了？」洪七公道：「這鴛鴦五珍膾，御廚是不輕易做的。當年我在皇宮內躲了三個月，也只吃到兩回，這味兒可真教人想起來饞涎欲滴。」周伯通道：「我倒有個主意，咱們去把皇帝老兒的廚子揪出來，要他好好的做就是。」黃蓉道：「老頑童這主意兒不壞。」周伯通聽黃蓉讚他，甚是得意。

　　洪七公卻搖頭道：「不成，做這味鴛鴦五珍膾，廚房裡的家生、炭火、碗盞都是成套特製的，只要一件不合，味道就不免差了點兒。咱們還是到皇宮裡去吃的好。」那三人對皇宮還有什麼忌憚，齊道：「那當真妙，咱們這就去，大家見識見識。」當下郭靖背了洪七公，向北進發。來到市鎮後，黃蓉兌了首飾，買了一輛騾車，讓洪七公在車中安臥養傷。不一日過了錢塘江，來到臨安郊外，但見暮靄蒼茫，歸鴉陣陣，天黑之前是趕不進城的了，要待尋個小鎮宿歇，放眼但見江邊遠處一彎流水，繞著十七八家人家。黃蓉叫道：「這村子好，咱們就在這裡歇了。」周伯通瞪眼道：「好什麼？」黃蓉道：「你瞧，這風景不像圖畫一般？」周伯通道：「似圖畫一般便怎地？」黃蓉一怔，倒是難以回答。周伯通道：「圖畫有好有丑，有什麼風景若是似了老頑童所畫的圖畫，只怕也好不到哪裡。」黃蓉笑道：「要老天爺造出一片景致來，有如老頑童亂塗的圖畫，老天爺也沒這副本事。」周伯通甚是得意，道：「可不是嗎？你若不信，我便畫一幅圖，你倒叫老天爺造造看。」黃蓉道：「我自然信。你既說這裡不好，便別在這裡歇，我們三個可不走啦。」周伯通道：「你們三個不走，我幹麼要走？」說話之間，到了村裡。村中儘是斷垣殘壁，甚為破敗，只見村東頭挑出一個破酒帘，似是酒店模樣。三人來到店前，見簷下擺著兩張板桌，桌上罩著厚厚一層灰塵。周伯通大聲「喂」了幾下，內堂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來，蓬頭亂服，發上插著一枝荊釵，睜著一對大眼呆望三人。黃蓉要酒要飯，那姑娘不住搖頭。周伯通氣道：「你這裡酒也沒有，飯也沒有，開什麼店子？」那姑娘搖頭道：「我不知道。」周伯通道：「唉，你真是個傻姑娘。」那姑娘咧嘴歡笑，說道：「是啊，我叫傻姑。」三人一聽可都樂了。黃蓉走到內堂與廚房瞧時，但見到處是塵土蛛網，鑊中有些冷飯，床上一張破席，不禁心生淒涼之感，回出來問道：「你家裡就只你一人？」傻姑微笑點頭。黃蓉又問：「你媽呢？」傻姑道：「死啦！」伸手抹抹眼睛，裝做哭泣模樣。黃蓉再問：「你爹呢？」傻姑搖頭不知。只見她臉上手上都是污垢，長長的指甲中塞滿了黑泥，也不知有幾個月沒洗臉洗手了，黃蓉心道：「就算她做了飯，也不能吃。」問道：「有米沒有？」傻姑微笑點頭，捧出一隻米缸來，倒有半缸糙米。當下黃蓉淘米做飯，郭靖到村西人家去買了兩尾魚，一隻雞。待得整治停當，天已全黑，黃蓉將飯菜搬到桌上，要討個油燈點火，傻姑又是搖頭。

　　黃蓉拿了一枝松柴，在灶膛點燃了，到櫥裡找尋碗筷。打開櫥門，只覺塵氣衝鼻，舉松柴照時，見櫥板上擱著七八隻破爛青花碗，碗中碗旁死了十多隻灶雞蟲兒。郭靖幫著取碗。黃蓉道：「你去洗洗，再折幾根樹枝作筷。」郭靖應了，拿了幾隻碗走開。黃蓉伸手去拿最後一隻碗，忽覺異樣，那碗涼冰冰的似與尋常瓷碗不同，朝上一提，這只碗竟似釘在板架上一般，拿之不動。黃蓉微感詫異，只怕把碗捏破，不敢用勁，又拿了一次，仍是提不起來，心道：「難道年深日久，污垢將碗底結住了？」凝目細瞧，碗上生著厚厚一層焦銹，這碗竟是鐵鑄的。

　　黃蓉噗哧一笑，心道：「金飯碗、銀飯碗、玉飯碗全都見過，卻沒聽說過飯碗有用鐵鑄的。」用力一提，那鐵碗竟然紋絲不動，黃蓉大奇，心想這碗就算釘在架板之上，我這一提之力，架板也得裂了，轉念一想：「莫非架板也是鐵鑄的？」伸中指往板上彈去，只聽得錚的一聲，果然是塊鐵板。她好奇心起，再使勁上提，鐵碗仍然不動。她向左旋轉，鐵碗全無動靜，向右旋轉時，卻覺有些鬆動，當下手上加勁，碗隨手轉，忽聽得喀喇喇一聲響，櫥壁向兩旁分開，露出黑黝黝的一個洞來。洞中一股臭氣衝出，中人欲嘔。黃蓉「啊」了一聲，忙不迭的向旁躍開。郭靖與周伯通聞聲走近，齊向櫥內觀看。黃蓉心念一動：「這莫非是家黑店？那傻姑只怕是裝癡喬癲。」將手中點燃了的松柴交給郭靖，縱向傻姑身旁，伸手去拿她手腕。傻姑揮手格開黃蓉的擒拿，回掌拍向她肩膀。黃蓉雖猜她不懷善意，但覺她這掌的來勢竟然似是本門手法，不由得微微一驚，左手勾打，右手盤拿，連發兩招。她練了「易筋鍛骨篇」後，功力大進，出手勁急，只聽拍的一響，傻姑大聲叫痛，右臂已被打中，可是手上絲毫不緩，接連拍出兩掌。只拆得數招，黃蓉暗暗驚異，這傻姑所使的果然便是桃花島武學的入門功夫「碧波掌法」。這路掌法雖然淺近，卻已含桃花島武學的基本道理，本門家數一見即知。當下手上並不使勁，要誘她盡量施展，以便瞧明她武功門派。可是傻姑來來去去的就只會得六七招，比之郭靖當日對付梁子翁時只有一招「亢龍有悔」，似乎略見體面，但她這六七招的威力，卻是大大不如郭靖那一招了，連掌法中最簡易的變化也全然不知。這荒村野店中居然有黑店機關，而這滿身污垢的貧女竟能與黃蓉連拆得十來招，各人都大感詫異。周伯通喜愛新奇好玩之事，見黃蓉掌風凌厲，傻姑連聲：「哎唷！」抵擋不住，叫道：「喂，蓉兒，別傷她性命，讓我來跟她比武。」他聽洪七公、郭靖叫她「蓉兒」，一路上早就「蓉兒、蓉兒」的照叫不誤，也不用費事客氣，叫什麼「黃姑娘、黃小姐」了。郭靖卻怕傻姑另有黨羽伏在暗中暴起傷人，緊緊站在洪七公身旁，不敢離開。再拆數招，傻姑左肩又中一掌，左臂登時軟垂，不能再動，此時黃蓉若要傷她，只須平掌推出就是，但她手下留情，叫道：「快快跪下，饒你性命。」傻姑叫道：「那麼你也跪下！」突然間刷刷兩掌，正是「碧波掌法」中起手的兩招，只不過手法笨拙，殊無半分這路掌法中必不可缺的靈動之致；但掌勢如波，方位姿勢卻確確實實是桃花島的武功。黃蓉更無絲毫懷疑，伸手格開來掌，叫道：「你這『碧波掌法』自何處學來？你師父是誰？」傻姑笑道：「你打我不過了，哈哈！」黃蓉左手上揚，右手橫劃，左肘佯撞，右肩斜引，連使四下虛招，第五招雙手彎拿，這一下仍是虛招，腳下一鉤卻是實了。傻姑站立不穩，撲地摔倒，大叫：「你使奸，這不算，咱們再打過。」叫著就要爬起。黃蓉哪容她起身，撲上去按住，撕下她身上衣襟，將她反手綁住，問道：「我的掌法豈不是好過你的？」傻姑只是反來復去的叫嚷：「你使奸，我不來。你使奸，我不來。」郭靖見黃蓉已將傻姑制伏，出門竄上屋頂，四下眺望，並無人影，又下來繞著屋子走了一圈，見這野店是座單門獨戶的房屋，數丈外才另有房舍，店周並無藏人之處，這才放心。回進店來，只見黃蓉將短劍指在傻姑兩眼之中，威嚇她道：「誰教你武功的？快說，你不說，我殺了你。」說著將短劍虛刺了兩下。火光下只見傻姑咧嘴嘻笑，瞧她神情，卻非勇怒狂悍，只是癡癡呆呆的不知危險，還道黃蓉與她鬧著玩。黃蓉又問一遍，傻姑笑道：「你殺了我，我也殺了你。」黃蓉皺眉道：「這丫頭不知是真傻假傻，咱們進洞去瞧瞧，周大哥，你守著師父和這丫頭，靖哥哥和我進去……」周伯通雙手亂搖，叫道：「不，我和你一起去。」黃蓉道：「我可偏不要你同去。」按說周伯通年長輩尊，武功又高，但不知怎的，對黃蓉的話竟是不敢違拗，只是央求道：「好姑娘，下次我不和你抬槓就是。」黃蓉微微一笑，點了點頭。周伯通大喜，去找了兩根大松柴，點燃了在洞口薰了良久，薰出洞中穢臭。黃蓉將一根松柴從洞口拋了進去，只聽嗒的一聲，在對面壁上一撞，掉在地下，原來那洞並不甚深。藉著松柴的火光往內瞧去，洞內既無人影，又無聲息，周伯通迫不及待，搶先鑽進。黃蓉隨後入內，原來只是一間小室。周伯通叫了出來：「上當，上當，不好玩。」黃蓉突然「啊」的一聲，只見地上整整齊齊的擺著一副死人骸骨，仰天躺著，衣褲都已腐朽。東邊室角里又有一副骸骨，卻是伏在一隻大鐵箱上，一柄長長的尖刀穿過骸骨的肋骨之間，插在鐵箱蓋上。

　　周伯通見這室既小又髒，兩堆死人骸骨又無新奇有趣之處，但見黃蓉仔仔細細的察看骸骨，耐著性子等了一會，只怕她生氣，卻不敢說要走，再過一陣，實在不耐煩了，試探著問道：「蓉兒好姑娘，我出去了，成不成？」黃蓉道：「好罷，你去替靖哥哥進來。」周伯通大喜，縱身而出，對郭靖道：「快進去，裡面挺好玩的。」生怕黃蓉又叫他去相陪，須得找個「替死鬼」。郭靖便鑽進室去。

　　黃蓉舉起松柴，讓郭靖瞧清楚了兩具骨骼，問道：「你瞧這兩人是怎生死的？」郭靖指著伏在鐵箱上的骸骨道：「這人好像是要去開啟鐵箱，卻被人從背後偷襲，一刀刺死。地下這人胸口兩排肋骨齊齊折斷，看來是被人用掌力震死的。」黃蓉道：「我也這麼想。可是有幾件事好生費解。」郭靖道：「什麼？」黃蓉道：「這傻姑使的明明是我桃花島的碧波掌法，雖然只會六七招，也沒到家，但招術路子完全不錯。這兩人為什麼死在這裡？跟傻姑又有什麼關連？」郭靖道：「咱們再問那位姑娘去。」他自己常被人叫「傻孩子」，是以不肯叫那姑娘作「傻姑」。黃蓉道：「我瞧那丫頭當真是傻的，問也枉然。在這裡細細的查察一番，或許會有什麼眉目。」舉起松柴又去看那兩堆骸骨，只見鐵箱腳邊有一物閃閃發光，拾起一看，卻是一塊黃金牌子，牌子正中鑲著一塊拇指大的瑪瑙，翻過金牌，見牌上刻著一行字：「欽賜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石彥明。」黃蓉道：「這牌子倘若是這死鬼的，他官職倒不小啊。」郭靖道：「一個大官死在這裡，可真奇了。」

　　黃蓉再去察看躺在地下的那具骸骨，見背心肋骨有物隆起。她用松柴的一端去撥了幾下，塵土散開，露出一塊鐵片。黃蓉低聲驚呼，搶在手中。

　　郭靖見了她手中之物，也是「啊」了一聲。黃蓉道：「你識得麼？」郭靖道：「是啊，這是歸雲莊上陸莊主的鐵八卦。」黃蓉道：「這是鐵八卦，可未必是陸師哥的。」郭靖道：「對！當然不是。這兩人衣服肌肉爛得乾乾淨淨，少說也有十年啦。」黃蓉呆了半晌，心念一動，搶過去拔起鐵箱上的尖刀，湊近火光時，只見刀刃上刻著一個「曲」字，不由得衝口而出：「躺在地下的是我師哥，是曲師哥。」郭靖「啊」了一聲，不知如何接口。黃蓉道：「陸師哥說，曲師哥還在人世，豈知早已死在這兒……靖哥哥，你瞧瞧他的腳骨。」郭靖俯身一看，道：「他兩根腿骨都是斷的。啊，是給你爹爹打折的。」黃蓉點頭道：「他叫曲靈風。我爹爹曾說，他六個弟子之中，曲師哥武功最強，也最得爹爹歡心……」說到這裡，忽地搶出洞去，郭靖也跟了出來。黃蓉奔到傻姑身前，問道：「你姓曲，是不是？」傻姑嘻嘻一笑，卻不回答。郭靖柔聲道：「姑娘，您尊姓？」傻姑道：「尊姓？嘻嘻，尊姓！」兩人待要再問，周伯通叫了起來：「餓死啦，餓死啦。」黃蓉答道：「是，咱們先吃飯。」解開傻姑的捆縛，邀她一起吃飯，傻姑也不謙讓，笑了笑，捧起碗就吃。

　　黃蓉將密室中的事對洪七公說了。洪七公也覺奇怪，道：「看來那姓石的大官打死了你曲師哥，豈知你曲師哥尚未氣絕，扔刀子截死了他。」黃蓉道：「情形多半如此。」拿了尖刀與鐵八卦給傻姑瞧，問道：「這是誰的？」

　　傻姑臉色忽變，側過了頭細細思索，似乎記起了什麼，但過了好一陣，終於現出了茫然之色，搖了搖頭，拿著尖刀卻不肯放手。黃蓉道：「她似乎見過這把刀子，只是時日一久，卻記不起了。」飯畢，服侍了洪七公睡下，又與郭靖到室中察看。兩人料想關鍵必在鐵箱之中，於是搬開伏在箱上的骸骨，一揭箱蓋，應手而起，並未上鎖，火光下耀眼生花，箱中竟然全是珠玉珍玩。郭靖倒還罷了，黃蓉卻識得件件是貴重之極的珍寶，她爹爹收藏雖富，卻也有所不及。她抓了一把珠寶，鬆開手指，一件件的輕輕溜入箱中，只聽得珠玉相撞，丁丁然清脆悅耳，歎道：「這些珠寶大有來歷，爹爹若是在此，定能說出本源出處。」她一一的說給郭靖聽，這是玉帶環，這是犀皮盒，那是瑪瑙杯，那又是翡翠盤。郭靖長於荒漠，這般寶物不但從所未見，聽也沒聽見過，心想：「費那麼大的勁搞這些玩意兒，不知有什麼用？」說了一陣，黃蓉又伸手到箱中掏摸，觸手碰到一塊硬板，知道尚有夾層、撥開珠寶，果見內壁左右各有一個圓環，雙手小指勾在環內，將上面的一層提了起來，只見下層儘是些銅綠斑斕的古物。她曾聽父親解說過古物銅器的形狀，認得似是龍文鼎、商彝、周盤、周敦、周舉罍等物，但到底是什麼，卻也辨不明白，若說珠玉珍寶價值連城，這些青銅器更是無價之寶了。黃蓉愈看愈奇，又揭起一層，卻見下面是一軸軸的書畫卷軸。她要郭靖相幫，展開一軸看時，吃了一驚，原來是吳道子畫的一幅「送子天王圖」，另一軸是韓干畫的「牧馬圖」，又一軸是南唐李後主繪的「林泉渡水人物」。只見箱內長長短短共有二十餘軸，展將開來，無一不是大名家大手筆，有幾軸是徽宗的書法和丹青，另有幾軸是時人的書畫，也儘是精品，其中畫院待詔梁楷的兩幅潑墨減筆人物，神態生動，幾乎便有幾分像是周伯通。黃蓉看了一半卷軸，便不再看，將各物放回箱內，蓋上箱蓋，坐在箱上抱膝沉思，心想：「爹爹積儲一生，所得古物書畫雖多，珍品恐怕還不及此箱中十一，曲師哥怎麼有如此本領，得到這許多異寶珍品？」其中原因說什麼也想不通。每當黃蓉沉思之時，郭靖從來不敢打擾她的思路，卻聽周伯通在外面叫道：「喂，你們快出來，到皇帝老兒家去吃鴛鴦五珍膾去也！」郭靖問道：「今晚就去？」只聽洪七公道：「早去一日好一日，去得晚了，只怕我熬不上啦。」黃蓉道：「師父，您別聽老頑童胡說八道的攛掇。今晚說什麼也不能去了，咱們明兒一早進城。老頑童再瞎出歪主意，明兒不許他進皇宮。」周伯通道：「哼，又是我不好。」賭氣不言語了。當晚四人在地下鋪些稻草，胡亂睡了。次日清晨，黃蓉與郭靖做了早飯，四人與傻姑一齊吃了。黃蓉旋轉鐵碗，合上櫥壁，仍將破碗等物放在櫥內。傻姑視若無睹，渾不在意，只是拿著那把尖刀把玩。黃蓉取出一小錠銀子給她，傻姑接了，隨手在桌上一丟。黃蓉道：「你若餓了，就拿銀子去買米買肉吃。」傻姑似懂非懂的嘻嘻一笑。

　　黃蓉心中一陣淒涼，料知這姑娘必與曲靈風頗有淵源，若非親人，便是弟子，她這六七招「碧波掌法」自是曲靈風所傳，卻又學得傻里傻氣的，掌如其人，只不知她是從小癡呆，還是後來受了什麼驚嚇損傷，壞了腦子，有心要在村中打聽一番，周伯通卻不住聲的催促要走，只索罷了。當下四人一車，往臨安城而去。臨安原是天下形勝繁華之地，這時宋室南渡，建都於此，人物輻輳，更增山川風流。四人自東面候潮門進城，逕自來到皇城的正門麗正門前。這時洪七公坐在騾車之中，周伯通等三人放眼望去，但見金釘朱戶，畫棟雕欄，屋頂盡覆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周伯通大叫：「好玩！」拔步就要入內。宮門前禁衛軍見一老二少擁著一輛騾車，在宮門外大聲喧嚷，早有四人手持斧鉞，氣勢洶洶的上來拿捕。周伯通最愛熱鬧起哄，見眾禁軍衣甲鮮明，身材魁梧，更覺有趣，晃身就要上前放對。黃蓉叫道：「快走！」周伯通瞪眼道：「怕什麼？憑這些娃娃，就能把老頑童吃了？」黃蓉急道：「靖哥哥，咱們自去玩耍。老頑童不聽話，以後別理他。」揚鞭趕著大車向西急馳，郭靖隨後跟去。周伯通怕他們撇下了他到什麼好地方去玩，當下也不理會禁軍，叫嚷著趕去。眾禁軍只道是些不識事的鄉人，住足不追，哈哈大笑。

　　黃蓉將車子趕到冷僻之處，見無人追來，這才停住。周伯通問道：「幹麼不闖進宮去？這些酒囊飯袋，能擋得住咱們麼？」黃蓉道：「闖進去自然不難，可是我問你，咱們是要去打架呢，還是去御廚房吃東西？你這麼一闖，宮裡大亂，還有人好好做鴛鴦五珍膾給師父吃麼？」周伯通道：「打架拿人，是衛兵們的事，跟廚子可不相干。」這句話倒頗為有理，黃蓉一時難以辯駁，便跟他蠻來，說道：「皇宮裡的廚子偏偏又管做菜，又管拿人。」周伯通瞠目不知所對，隔了半晌，才道：「好罷，又算是我錯啦。」黃蓉道：「什麼算不算的，壓根兒就是你錯。」周伯通道：「好，好，不算，不算。」轉頭向郭靖道：「兄弟，天下的婆娘都凶得緊，因此老頑童說什麼也不娶老婆。」黃蓉笑道：「靖哥哥人好，人家就不會對他凶。」周伯通道：「難道我就不好？」黃蓉笑道：「你還好得了麼？你娶不到老婆，定是人家嫌你行事胡鬧，淨愛闖禍。你說，到底為什麼你娶不到老婆？」周伯通側頭尋思，答不上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突然間竟似滿腹心事。黃蓉難得見他如此一本正經的模樣，心下倒感詫異。郭靖道：「咱們先找客店住下，晚上再進宮去。」黃蓉道：「是啊！師父，住了店後，我先做兩味小菜給你提神開胃，晚上再放懷大吃。」洪七公大喜，連聲叫好。

　　當下四人在御街西首一家大客店錦華居中住了。黃蓉打疊精神，做了三菜一湯給洪七公吃，果真是香溢四鄰。店中住客紛紛詢問店伴，何處名廚燒得這般好菜。周伯通惱了黃蓉說他娶不到老婆，賭氣不來吃飯。三人知他小孩脾氣，付之一笑，也不以為意。飯罷，洪七公安睡休息。郭靖邀周伯通出外遊玩，他仍是賭氣不理。黃蓉笑道：「那麼你乖乖的陪著師父，回頭我買件好玩的物事給你。」周伯通喜道：「你不騙人？」黃蓉笑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是年春間黃蓉離家北上，曾在杭州城玩了一日，只是該處距桃花島甚近，生怕父親尋來，不敢多留，未曾玩得暢快，這時日長無事，當下與郭靖攜手同到西湖邊來。她見郭靖鬱鬱無歡，知他掛懷師父之傷，說道：「師父說世上有人能治得好他，只是不許我問，聽口氣似乎便是那位段皇爺，只不知他在哪裡，咱們總得想法子求他救治師父。」郭靖喜道：「蓉兒，那真是好，能求到麼？」黃蓉道：「我正在想法子打聽呢。今天吃飯時我繞圈子探師父口風，他正要說，可惜便知覺了，立時住口。我終究要探他出來。」郭靖知她之能，心中大為寬懷。說話之間，來到湖邊的斷橋。那「斷橋殘雪」是西湖十景之一，這時卻當盛暑，但見橋下儘是荷花。黃蓉見橋邊一家小酒家甚是雅潔，道：「去喝一杯酒瞧荷花。」郭靖道：「甚好。」兩人入內坐定，酒保送上酒菜，餚精釀佳，兩人飲酒賞荷，心情暢快。黃蓉見東首窗邊放著一架屏風，上用碧紗罩住，顯見酒店主人甚為珍視，好奇心起，過去察看，只見碧紗下的素屏上題著一首《風入松》，詞云：

　　「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裡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香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黃蓉道：「詞倒是好詞。」郭靖求她將詞中之意解釋了一遍，越聽越覺不是味兒，說道：「這是大宋京師之地，這些讀書做官的人整日價只是喝酒賞花，難道光復中原之事，就再也不理會了嗎？」黃蓉道：「正是。這些人可說是全無心肝。」忽聽身後有人說道：「哼！兩位知道什麼，卻在這裡亂說。」兩人一齊轉身，只見一人文士打扮，約莫四十上下年紀，不住冷笑。郭靖作個揖，說道：「小可不解，請先生指教。」那人道：「這是淳熙年間太學生俞國寶的得意之作。當年高宗太上皇到這兒來吃酒，見了這詞，大大稱許，即日就賞了俞國寶一個功名。這是讀書人的不世奇遇，兩位焉得妄加譏彈！」黃蓉道：「這屏風皇帝瞧過，是以酒店主人用碧紗籠了起來？」那人冷笑道：「豈但如此？你們瞧，屏風上『明日重扶殘醉』這一句，曾有兩個字改過的不是？」郭黃二人細看，果見「扶」字原是個「攜」字，「醉」字原是個「酒」字。那人道：「俞國寶原本寫的是『明日重攜殘酒』。太上皇笑道：『詞雖好，這一句卻小家氣』，於是提筆改了兩字。那真是天縱睿智，方能這般點鐵成金呀。」說著搖頭晃腦，歎賞不已。郭靖聽了大怒，喝道：「這高宗皇帝，便是重用秦檜、害死岳爺爺的昏君！」飛起一腳將屏風踢得粉碎，反手抓起那酸儒向前送出，撲通一聲，酒香四溢，那人頭上腳下的栽入了酒缸。黃蓉大聲喝彩，笑道：「我也將這兩句改上一改，叫作『今日端正殘酒，憑君入缸沉醉！』」那文士正從酒缸中酒水淋漓的探起頭來，說道：「『醉』字仄聲，押不上韻。」黃蓉道：「『風入松』便押不上，我這首『人入缸』卻押得！」伸手將他的頭又捺入酒中，跟著掀翻桌子，一陣亂打。眾酒客與店主人不知何故，紛紛逃出店外。兩人打得興起，將酒缸鍋鑊盡皆搗爛，最後郭靖使出降龍十八掌手段，奮力幾下推震，打斷了店中大柱，屋頂塌將下來，一座酒家剎時化為斷木殘垣，不成模樣。兩人哈哈大笑，攜手向北。眾人不知這一男一女兩個少年是何方來的瘋子，哪敢追趕？

　　郭靖笑道：「適才這一陣好打，方消了胸中惡氣。」黃蓉笑道：「咱們看到什麼不順眼的處所，再去大打一陣。」郭靖道：「好！」兩人自離桃花島後，諸事不順，雖得相聚，但師父重傷難癒，一直心頭鬱鬱，此刻亂打酒家，卻也是聊以遣懷之意。兩人沿湖信步而行，但見石上樹上、亭間壁間到處題滿了詩詞，若非游春之辭，就是贈妓之甚。郭靖雖然看不懂，但見都是些「風花雪月」的字眼，歎道：「咱倆就是有一千雙拳頭，也是打不完呢。蓉兒，你花功夫學這些勞什子來幹麼？」黃蓉笑道：「詩詞中也有好的。」郭靖搖頭道：「我瞧還是拳腳有用些。」談談說說，來到飛來峰前。峰前建有一亭，亭額書著「翠微亭」三字，題額的是韓世忠。郭靖知道韓世忠的名頭，見了這位抗金名將的手跡，心中喜歡，快步入亭。亭中有塊石碑，刻著一首詩云：「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看筆跡也是韓世忠所書。郭靖讚道：「這首詩好。」他原不辨詩好詩壞，但想既是韓世忠所書，又有「征衣」、「馬蹄」字樣，自然是好的了。黃蓉道：「那是岳爺爺岳飛做的。」郭靖一怔，道：「你怎知道？」黃蓉道：「我聽爹爹說過這故事。紹興十一年冬天，岳爺爺給秦檜害死，第二年春間，韓世忠想念他，特地建了此亭，將這首詩刻在碑上。只是其時秦檜權勢薰天，因此不便書明是岳爺爺所作。」郭靖追思前朝名將，伸手指順著碑上石刻的筆劃模寫。正自悠然神往，黃蓉忽地一扯他衣袖，躍到亭後花木叢中，在他肩頭按了按，兩人蹲下身來，只聽腳步聲響，有人走入亭中，過了一會，聽得一人說道：「韓世忠自然是英雄了。他夫人梁紅玉雖出身娼妓，後來擂鼓督戰，助夫制勝，也算得是女中人傑。」郭靖聽這聲音有些耳熟，一時卻想不起是誰。又聽一人道：「岳飛與韓世忠雖說是英雄，但皇帝要他死，要奪他的兵權，韓岳二人也只好聽命，可見帝皇之威，是任何英雄違抗不來的。」郭靖聽這人的口音正是楊康，不覺一怔，心想他怎麼會在此處？正感詫異，另一個破鈸似的聲音更令他大感驚訝，說話的卻是西毒歐陽鋒，只聽他道：「不錯，只教昏君在位，權相當朝，任令多大的英雄都是無用。」又聽先前一人道：「但若明君當國，如歐陽先生這等大英雄大豪傑，就可大展抱負了。」郭靖聽了這兩句話，猛地想起，那正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大金國的六王爺完顏洪烈。郭靖雖與他見過幾面，但只聽他說了寥寥數語，是以一時想不起來。那三人說笑了幾句，出亭去了。郭靖待他們走遠，問道：「他們到臨安來幹什麼？康弟怎麼又跟他們在一起？」黃蓉道：「哼，我早就瞧你這把弟不是好東西，你卻說他是英雄後裔，什麼只不過一時糊塗，後來已經明白大義。他若真是好人，又怎會跟兩個壞蛋在一起鬼混？」郭靖甚感迷惘，道：「我這可給弄糊塗了。」黃蓉提到當日在趙王府香雪廳中所聽到之事，道：「完顏洪烈邀集彭連虎這批傢伙，為的是要盜岳武穆的遺書，他們忽然到這裡來，說不定這遺書便在臨安城中。若是給他得了去，我大宋百姓定要受他的大害。」郭靖凜然道：「咱們決不能讓他成功。」黃蓉道：「難就難在西毒跟他做一路。」郭靖道：「你怕麼？」黃蓉反問：「難道你就不怕？」郭靖道：「西毒我自然是怕的。可是眼前這件事非同小可，咱們……咱們心中就算害怕，也不能瞧著不理。」黃蓉笑道：「你要干，我自然跟著。」郭靖道：「好，咱們追。」

　　出得亭來，已不見完顏洪烈三人的影蹤，只得在城中到處亂找。那杭州城好大的去處，一時之間哪裡尋找得著？走了半天，天色漸晚，兩人來到中瓦子武林園前。黃蓉見一家店\*門口掛著許多面具，繪得眉目生動，甚是好玩，想起曾答應買玩物給周伯通，於是花了五錢銀子，買了鍾馗、判官、灶君、土地、神兵、鬼使等十多個面具。

　　那店伴用紙包裹面具時，旁邊酒樓中酒香陣陣送來。兩人走了半日，早已餓了，黃蓉問道：「那是什麼酒樓？」那店伴笑道：「原來兩位是初到京師，是以不知。這三元樓在我們臨安城裡大大有名，酒菜器皿，天下第一，兩位不可不去試試。」黃蓉被他說得心動，接過面具，拉了郭靖來到三元樓前。只見樓前彩畫歡門，一排的紅綠叉子，樓頭高高掛著梔子花燈，裡面花木森茂，亭台瀟灑，果然好一座酒樓。兩人進得樓去，早有酒家過來含笑相迎，領著經過一道走廊，揀了個齊楚的閣兒布上杯筷。黃蓉點了酒菜，酒家自行下去吩咐。燈燭之下，郭靖望見廊邊數十個靚妝妓女坐成一排，心中暗暗納罕，正要詢問，忽聽得隔壁閣子中完顏洪烈的聲音說道：「也好！這就叫人來唱曲下酒。」郭靖與黃蓉對望一眼，均想：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店小二叫了一聲，妓女中便有一人娉娉婷婷的站起身來，手持牙板，走進隔壁閣子。過不多時，那歌妓唱了起來，黃蓉側耳靜聽，但聽她唱道：「東南形勝，江湖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郭靖自不懂她咿咿啊啊的唱些什麼，但覺牙板輕擊，簫聲悠揚，倒也甚是動聽。一曲已畢，完顏洪烈和楊康齊聲讚道：「唱得好。」接著那歌妓連聲道謝，喜氣洋洋的與樂師出來，想是完顏洪烈賞得不少。

　　只聽得完顏洪烈道：「孩兒，柳永這一首『望海潮』詞，跟咱們大金國卻有一段因緣，你可知道麼？」楊康道：「孩兒不知，請爹爹說。」郭靖與黃蓉聽他叫完顏洪烈作「爹爹」，語氣間好不親熱，相互望了一眼。郭靖又是氣惱，又是難受，恨不得立時過去揪住他問個明白。只聽完顏洪烈道：「我大金正隆年間，金主亮見到柳永這首詞，對西湖風景欣然有慕，於是當派遣使者南下之時，同時派了一個著名畫工，摹寫一幅臨安城的山水，併圖畫金主的狀貌，策馬立在臨安城內的吳山之頂。金主在畫上提詩道：「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楊康讚道：「好豪壯的氣概！」郭靖聽得惱怒之極，只捏得手指格格直響。

　　完顏洪烈歎道：「金主亮提兵南征，立馬吳山之志雖然不酬，但他這番投鞭渡江的豪氣，卻是咱們做子孫的人所當傚法的。他曾在扇子上題詩道：『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這是何等的志向！」楊康連聲吟道：「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言下甚是神往。歐陽鋒乾笑數聲，說道：「他日王爺大柄在手，立馬吳山之志定然可酬了。」

　　完顏洪烈悄聲道：「但願如先生所說，這裡耳目眾多，咱們且只飲酒。」當下三人轉過話題，只是說些景物見聞，風土人情。黃蓉在郭靖耳邊道：「他們喝得好自在的酒兒，我偏不叫他們自在。」兩人溜出閣子，來到後園。黃蓉晃動火折，點燃了柴房中的柴草，四下放起火來。

　　不一刻，火頭竄起，剎那間人聲鼎沸，大叫：「救火！」只聽得銅鑼當當亂敲。黃蓉道：「快到前面去，莫再被他們走得不知去向。」郭靖恨恨的道：「今晚必當刺殺完顏洪烈這奸賊！」黃蓉道：「得先陪師父進宮去大吃一頓，然後約老頑童來敵住西毒，咱們才好對付另外兩個奸賊。」郭靖道：「不錯。」兩人從人叢中擠到樓前，恰見完顏洪烈、歐陽鋒、楊康三人從酒樓中出來。兩人遠隨在後，見他們穿街過巷，進了西市場的冠蓋居客店。兩人在客店外等了良久，見完顏洪烈等不再出來，知道必是居在這家店中。黃蓉道：「回去罷，待會約了老頑童來找他們晦氣。」當下回到錦華居。

　　未到店前，已聽得周伯通的聲音在大聲喧嚷。郭靖嚇了一跳，只怕師父傷勢有變，急步上前，卻見周伯通蹲在地下，正與六七個孩童拌嘴。原來他與店門前的孩童擲錢，輸了個一敗塗地，輸急了卻想混賴，眾孩兒不依，是以吵鬧。他見黃蓉回來，怕她責罵，掉頭進店。黃蓉一笑，取出面具，周伯通甚是喜歡，叫喊連連，戴上了做一陣判官，又做一陣小鬼。黃蓉要他待會相助去打西毒，周伯通一口答應，說道：「你放心，我兩隻手使兩種拳法鬥他。」黃蓉想起當日在桃花島上，他怕無意中使出九陰真經的功夫，自行縛住了雙手，因而為她爹爹所傷，說道：「這西毒壞得很，你就是用真經的功夫傷他，也不算違了你師哥的遺訓。」周伯通瞪眼道：「那不成，不過我已練好了不用真經功夫的法子。」

　　這一日中，洪七公的心早已到了御廚之內。好容易挨到二更時分，郭靖負起洪七公，四人上屋徑往大內而來。皇宮高出民居，屋瓦金光燦爛，極易辨認，過不多時，四人已悄沒聲的躍進宮牆。宮內帶刀護衛巡邏嚴緊，但周、郭、黃輕身功夫何等了得，豈能讓護衛發見？洪七公識得御廚房的所在，低聲指路，片刻間來到了六部山後的御廚。那御廚屬展中省該管，在嘉明殿之東。嘉明殿乃供進御膳的所在，與寢宮所在的勤政殿相鄰，四周禁衛親從、近侍中貴，提警得甚是森嚴。但這時皇帝已經安寢，御廚中支應人員也各散班。四人來到御廚，只見燭火點得輝煌，幾名守候的小太監卻各自瞌睡。郭靖扶著洪七公坐在樑上，黃蓉與周伯通到食櫥中找了些現成食物，四人大嚼一頓。周伯通搖頭道：「老叫化，這裡的食物，哪及得上蓉兒烹調的？你巴巴的趕來，甚是無聊。」洪七公道：「我也只想吃鴛鴦五珍膾一味。那廚子不知到了何處，明兒抓到他，叫他做來你嘗嘗就知道啦。」周伯通道：「我不信就及得上蓉兒的手段。」黃蓉一笑，知他感謝相贈面具之情，是以連聲誇讚。洪七公道：「我要在這兒等那廚子，你既沒興頭，就和靖兒倆先出宮去罷，只蓉兒在這裡陪我，明晚你們再來接我就是。」周伯通戴上城隍菩薩的面具，笑道：「不，我在這兒陪你。明日我還要戴了這傢伙去嚇皇帝老兒。郭兄弟，蓉兒，你們去瞧著老毒物，別讓他偷偷去盜了岳飛的遺書。」洪七公道：「老頑童這話有理。你們快去，可要小心。」兩人同聲答應。周伯通道：「今晚別跟老毒物打架，明日瞧我的。」黃蓉道：「我們打他不贏，自然不打。」與郭靖溜出御廚，要出宮往冠蓋居去察看完顏洪烈等人的動靜，黑暗中躡足繞過兩處宮殿，忽覺涼風拂體，隱隱又聽得水聲，靜夜中送來陣陣幽香，深宮庭院，竟然忽有山林野處意。黃蓉聞到這股香氣，知道近處必有大片花叢，心想禁宮內苑必多奇花嘉卉，倒不可不開開眼界，拉了郭靖的手，循花香找去。漸漸的水聲愈喧，兩人繞過一條花徑，只見喬松修竹，蒼翠蔽天，層巒奇岫，靜窈縈深。黃蓉暗暗讚賞，心想這裡佈置之奇雖不如桃花島，花木之美卻頗有過之。再走數丈，只見一道片練也似的銀瀑從山邊瀉將下來，注入一座大池塘中，池塘底下想是另有洩水通道，是以塘水卻不見滿溢。池塘中紅荷不計其數，池前是一座森森華堂，額上寫著「翠寒堂」三字。黃蓉走到堂前，只見廊下階上擺滿了茉莉、素馨，麝香籐、朱槿、玉桂、紅蕉、\*婆，都是夏日盛開的香花，堂後又掛了伽蘭木、真臘龍涎等香珠，但覺馨意襲人，清芬滿殿。堂中桌上放著幾盆新藕、甜瓜、枇杷、林擒等鮮果，椅上丟著幾柄團扇，看來皇上臨睡之前曾在這裡乘涼。郭靖歎道：「這皇帝好會享福。」黃蓉笑道：「你也來做一下皇帝罷。」拉著郭靖坐在正中涼床上，捧上水果，屈膝說道：「萬歲爺請用鮮果。」郭靖笑著拈起一枚枇杷，道：「請起。」黃蓉笑道：「皇帝不會說請起的，太客氣啦。」

　　兩人正在低聲說笑，忽聽得遠處一人大聲喝道：「什麼人？」兩人一驚，躍起身來，躲在假山之後，只聽腳步沉重，兩個人大聲吆喝，趕了過來。兩人一聽，便知來人武藝低微，不以為意。只見兩名護衛各舉單刀，奔到堂前。那兩人四下張望，不見有異。一人笑道：「你見鬼啦。」另一人笑道：「這幾日老是眼花。」說著退了出去。黃蓉暗暗好笑，一拉郭靖，正要出來，忽聽那兩名護衛「嘿、嘿」兩聲，聲音雖極低沉，但聽得出是被點中穴道後的吐氣之聲，兩人均想：「是周大哥膩煩了，出來玩耍？」

　　只聽得一人低聲道：「按著皇宮地圖中所示，瀑布邊上的屋子就是翠寒堂，咱們到那邊去。」這聲音正是完顏洪烈。郭靖和黃蓉這一驚非小，互相握著的手各自捏了一捏，藏在假山之後，一動也不敢動，在疏星微光下向堂前望去，依稀瞧出來人身影，除了完顏洪烈之外，歐陽鋒、彭連虎、沙通天、靈智上人、梁子翁、侯通海等人一齊到了。兩人均感大惑不解：「這批人到皇宮來幹什麼？總不成也是來偷御廚的菜餚吃？」只聽完顏洪烈抑低了嗓子說道：「小王仔細參詳岳飛遺下來的密函，又查考了高宗、孝宗兩朝的文獻，斷得定那部武穆遺書，乃是藏在大內翠寒堂之東十五步的處所。」眾人的眼光一齊順著他的手指望去，只見堂東十五步之處明明是一片瀑布，再無別物。完顏洪烈道：「瀑布之下如何藏書，小王也難以猜測，但照文書推究，必是在這個所在。」沙通天號稱「鬼門龍王」，水性極佳，說道：「待我鑽進瀑布去瞧個明白。」語聲甫畢，兩伏三縱，已鑽入了瀑布之中，片刻之間，又復竄出。眾人迎上前去，只聽他道：「王爺果真明見，這瀑布後面有個山洞，洞口有座鐵門關著。」完顏洪烈大喜，道：「武穆遺書必在洞內，就煩各位打開鐵門進去。」隨來眾人有的攜有寶刀利刃，聽得此言，都想立功，當即湧到瀑布之前。只歐陽鋒微微冷笑，站在完顏洪烈身旁，他身份不同，不肯隨眾取書。

　　沙通天搶在最前，低頭穿過急流，突覺勁風撲面，他適才曾過來察看，一無動靜，怎想得到忽有敵人？急忙閃避，左腕已被人刁住，只覺一股大力推至，身不由主的倒飛出來，剛好撞在梁子翁身上，總算兩人武功都是甚高，遇力卸避，均未受傷。眾人盡皆差愕之間，沙通天又已穿入瀑布，這次他有了提防，雙掌先護面門，果然瀑布後又是一拳飛出。他舉左手擋格，右手還了一拳，還未看清敵人是何身影，梁子翁也已躍入了水簾之後。驀地裡一棒橫掃而至，來勢奇刁，梁子翁退避不及，給棒端掃中腳脛，立足不定，登時跌入瀑布，他身子本向後仰，被水力在胸中衝落，腳下再被棒一勾，身不由主的摔出瀑布之外。就在此時，沙通天也被一股凌厲掌力逼出了水簾。三頭蛟侯通海也不想想師兄是何等功夫，自己是何等功夫，師兄既然失利，自己豈能成功？仗著水性精熟，圓睜雙眼，從瀑布中強衝進去。彭連虎知道不妙，待要上前接應，突見黑黝黝的一個身影從頭頂飛過，砰的一聲，跌在地下。但聽得侯通海在地下大聲呼痛。彭連虎奔上前去，低聲道：「侯兄，噤聲，怎麼啦？」侯通海道：「操他奶奶，我屁股給摔成四塊啦。」彭連虎又是驚訝，又是好笑，輕聲道：「豈有此理？」一摸他的屁股，似乎仍是兩塊，但也不便細摸深究，眼見情狀有異，不肯貿然入內冒險，問道：「裡面是些什麼人？」侯通海痛得沒好氣，怒道：「我怎知道？一進去就給人打了出來，混帳王八蛋！」星光下只見靈智上人紅袍飄動，大踏步走進瀑布，嘩嘩水聲中，但聽得他用西藏語又叫又喝，已與人鬥得甚是激烈。眾人面面相覷，儘是愕然。沙通天與梁子翁給人逼了出來，但黑暗之中，也只依稀辨出水簾之後是一男一女，男的使掌，女的則使一根桿棒。這時聽得靈智上人大聲吼叫，似乎吃到了苦頭。完顏洪烈皺眉道：「這位上人好沒分曉，叫得這般驚天動地，皇宮中警衛轉眼便來，咱們還盜什麼書？」

　　說話甫畢，眾人眼前紅光一閃，只見靈智上人身上那件大紅袈裟順著瀑布流到了荷花池中，又聽得噹一聲響，他用作兵器的兩塊銅鈸也從水簾中飛將出來。彭連虎怕銅鈸落地作聲，驚動宮衛，急忙伸手抄住。只聽得瀑布聲中夾著一片無人能懂的藏語咒罵聲，一個肥大的身軀沖水飛出。但靈智上人與侯通海功夫畢竟不同，落後地穩穩站住，屁股安然無恙，罵道：「是咱們在船上遇到的小子和丫頭。」原來郭靖與黃蓉在假山後聽到完顏洪烈命人進洞盜書，心想武穆遺書若是被他得去，金兵即能以岳武穆的遺法南下侵犯，這件事牽涉非小，明知歐陽鋒在此，決然敵他不過，但若不挺身而出，豈忍令天下蒼生遭劫？黃蓉本來想使個計策將眾人驚走，但郭靖見事態已急，不容稍有躊躇，當下牽了黃蓉的手，從假山背面溜入瀑布之後，只盼能俟機伏擊，打歐陽鋒一個出其不意。瀑布水聲隆隆，眾人均未發覺。兩人奮力將沙通天等打退，都是又驚又喜，真想不到真經中的《易筋鍛骨篇》有這等神效，黃蓉的打狗棒法變化奇幻，妙用無窮，只纏得沙通天、靈智上人手忙腳亂，不知所措，郭靖乘虛而上，掌勁發處，都將他們推了出去。兩人知道沙通天等一敗，歐陽鋒立時就會出手，那可萬萬敵他不過。黃蓉道：「咱們快出去大叫大嚷，大隊宮衛趕來，他們就動不了手。」郭靖道：「不錯，你出去叫喊，我在這裡守著。」黃蓉道：「千萬不可跟老毒物硬拚。」郭靖道：「是了，快去，快去。」黃蓉正要從瀑布後鑽出，卻聽得「閣」的一聲叫喊，一股巨力已從瀑布外橫衝直撞的推將進來。兩人哪敢抵擋，分向左右躍開，騰的一下巨響，瀑布被歐陽鋒的蛤蟆功猛勁激得向內橫飛，打在鐵門之上，水花四濺，聲勢驚人。黃蓉雖已躍開，後心還是受到他蛤蟆功力道的側擊，只感呼吸急促，眼花頭暈，她微一凝神，猛地竄出，大叫：「拿刺客啊！拿刺客啊！」高聲叫喊，向前飛奔。

　　她這麼一叫，翠寒堂四周的護衛立時驚覺，只聽得四下裡都是傳令吆喝之聲。黃蓉躍上屋頂，揀起屋瓦，乒乒乓乓的亂拋。彭連虎罵道：「先打死這丫頭再說。」展開輕身功夫，隨後趕去。梁子翁自左包抄，快步逼近。

　　完顏洪烈甚是鎮定，對楊康道：「康兒，你隨歐陽先生進去取書。」這時歐陽鋒已進了水簾，蹲在地下，又是「閣」的一聲大叫，發勁急推，洞口的兩扇鐵門向內飛了進去。他正要舉步入內，忽見一條人影從旁撲來，人未到，掌先至，使的是一招險招「飛龍在天」。歐陽鋒昏暗中雖然瞧不清來人面目，但一見招式，立知便是郭靖，心念一動：「那九陰真經的經文奧妙異常，十句裡懂不到兩句，今日正好擒這小子回去，逼他解說明白。」當下側身避開他這一擊，倏地探手，抓向他後心。郭靖心想無論如何要守住洞門，不讓敵人入內，只要挨得片刻，宮衛大至，這群奸人武功再高，終究也非逃走不可，見歐陽鋒不使殺手，卻來擒拿，微感詫異，左手揮格，右手以空明拳法還擊，勁力雖然遠不如降龍十八掌之大，但掌影飄忽，手法離奇。歐陽鋒叫聲：「好！」沉肩回手，拿向他右臂，手上卻未帶有風疾雷迅的猛勁。

　　原來歐陽鋒在荒島上起始修練郭靖所書的經文，越練越不對勁。他哪知經文已被改得顛三倒四，不知所云，只道經義精深，一時不能索解。後來聽洪七公在木筏上嘰嘰咕咕的大念怪文，更以為這是修習真經的關鍵。他每與郭靖交一次手，便見他功夫進了一層，心中總是又驚又喜：驚的是這小子如此進境，自是靠了真經之力，委實可畏；喜的是真經已然到手，以自己根底之厚，他日更是不可限量。上次在木筏上搏鬥是以一敵二，性命相撲，這次穩佔上風，卻可從容推究，以為修習經文之助，當下與他一招一式的拆解。武穆遺書能否到手，他也不怎麼關懷，心中唯一大事只是真經中的武學。這時翠寒堂四周燈籠火把已照得白晝相似，宮監護衛一批批的擁來。完顏洪烈見歐陽鋒與楊康進了水簾久久不出，而宮中侍衛雲集，眼見要糟，幸好眾護衛都仰頭瞧著屋頂上黃蓉與彭連虎、梁子翁追奔相鬥，不知水簾之後更有大事，但料想片刻之間終究不免給人知覺，只急得連連搓手頓足，不住口的叫道：「快，快。」靈智上人道：「王爺莫慌，小僧再進去。」搖動左掌擋在身前，又鑽進了水簾。這時火光照過瀑布，只見歐陽鋒正與郭靖在洞口拆招換式，楊康數次要搶進洞去，卻哪裡通得過兩人的拳勢掌風？靈智上人只看了數招，心中老大不耐，暗想眼下局面何等緊急，這歐陽鋒卻在這裡慢條斯理的跟人練武，真是混蛋之至，大叫：「歐陽先生，我來助你！」歐陽鋒喝道：「給我走得遠遠的。」靈智上人心想：「這當口你還逞什麼英雄好漢，擺什麼大宗師的架子？」矮身搶向郭靖左側，一個大手印就往郭靖太陽穴拍去。歐陽鋒大怒，右手伸出，一把又已抓住他的後頸肥肉，向外直甩出去。靈智上人又被抓住，心中怒極，最惡毒的話都罵了出來，只不過他罵的是藏語，歐陽鋒本就不懂；再者他剛「巴呢米哄……」的罵得半句，一股激流已從嘴裡直灌進去，登時教他將罵聲和水吞服。原來這次他被擲出時臉孔朝天，瀑布衝下，灌滿了他一嘴水。完顏洪烈見靈智上人騰雲駕霧般直摔出來，噹啷啷，忽喇喇幾聲響過，將翠寒堂前的花盆壓碎了一大片，暗叫不妙，又見宮中衛士紛紛趕來，忙撩起袍角，也衝進了瀑布之內。他雖也會些武功，究不甚高，被瀑布一衝，腳底滑溜，登時向前直跌進去。楊康忙搶上扶住。完顏洪烈微一凝神，看清楚了週遭形勢，叫道：「歐陽先生，你能把這小子趕開麼？」他知不論向歐陽鋒懇求或是呼喝，對方都未必理會，這般輕描淡寫的問一句，他卻非出全力將郭靖趕開不可，正所謂「遣將不如激將」，果然歐陽鋒一聽，答道：「那有什麼不能？」蹲下身來，「閣」的一聲大叫，運起蛤蟆功勁力，雙掌齊發，向前推出。這一推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縱令洪七公、黃藥師在此，也不能正面與他這一推強擋硬拚，郭靖如何抵擋得了？歐陽鋒適才與他拆招，逼他將空明拳一招招的使將出來，但見招數精微，變化奇妙，不由得心中暗暗稱賞，只道是九陰真經上所蒙的武功，滿心要引他將這套拳法使完，以便觀摩印證，完顏洪烈卻闖了進來，只一句話，便叫歐陽鋒不得不立逞全力。但他尚有用郭靖之處，倒也不想就此加害，只是叫他知道厲害，自行退開便是。

　　豈知郭靖已發了狠勁，決意保住武穆遺書，知道只要自己側身避過，此際洞門大開，遺書必落敵手。外面衛士雖多，又怎攔得住歐陽鋒這等人？眼見這一推來勢兇猛，擋既不能，避又不可，當下雙足一點，躍高四尺，躲開了這一推，落下時卻仍擋在洞口。只聽身後騰的一聲大響，泥沙紛落，歐陽鋒這一推的勁力都撞上了山洞石壁。歐陽鋒叫聲：「好！」第二推又已迅速異常的趕到，前勁未衰，後勁繼至。郭靖猛覺得勁風罩上身來，心知不妙，一招「震驚百里」，也是雙掌向前平推，這是降龍十八掌中威力極大的一招。這一下是以硬接硬，剎那之間，兩下裡竟然凝住不動。郭靖明知己力不敵，非敗不可，但實逼處此，別無他途。完顏洪烈見兩人本是忽縱忽竄、大起大落的搏擊，突然間變得兩具殭屍相似，連手指也不動一動，似乎氣也不喘一口，不禁大感詫異。稍過片刻，郭靖已是全身大汗淋漓。歐陽鋒知道再拚下去，對方必受重傷，有心要讓他半招，當下勁力微收，哪知胸口突然一緊，對方的勁力直逼過來，若不是他功力深厚，這一下已吃了大虧。歐陽鋒吃了一驚，想不到他小小年紀，掌力已如此厲害，立時吸一口氣，運勁反擊，當即將來力擋了回去。若是他勁力再發，已可將郭靖推倒，只是此時雙方掌力均極強勁，欲分勝負，非使對方重創不可，要打死他倒也不難，然而這小子是真經武學的總樞，豈能毀於己手？心想只有再耗一陣，待他勁力衰退，就可手到擒來。不多時，兩人勁力已現一消一長，但完顏洪烈與楊康站著旁觀，卻不知這局面要到何時方有變化，不禁焦急異常。其實兩人相持，也只頃刻間之事，只因水簾外火光愈盛，喧聲越響，在完顏洪烈、楊康心中，卻似不知已過了多少時刻。猛聽得忽喇一響，瀑布中衝進來兩名衛士。楊康撲上前去，嗒嗒兩聲，雙手分別插入了兩名衛士的頂門，「九陰白爪功」一舉奏功，只覺一股血腥氣衝向鼻端，殺心大盛，從靴筒間拔出匕首，猱身而上，疾向郭靖腰間刺去。郭靖正在全力抵禦歐陽鋒的掌力，哪有餘暇閃避這刺來的一刀？他知只要身子稍動，勁力稍鬆，立時就斃於西毒的蛤蟆功之下，因此明明覺得尖利的鋒刃刺到身上，仍只有置之不理，突覺腰間劇痛，呼吸登時閉住，不由自主的握拳擊下，正中楊康手腕。此時兩人武功相差已遠，郭靖這一拳下來，只擊得楊康骨痛欲裂，急忙縮手，那匕首已有一半刃鋒插在郭靖腰裡。就在此時，郭靖前胸也已受到蛤蟆功之力，哼也哼不出一聲，俯身跌倒。歐陽鋒見畢竟傷了他，搖手搖頭，連叫：「可惜！可惜！」心下大是懊喪，但想這小子已然救不活了，不必再理，只好去搶武穆遺書，向楊康怒目瞪了一眼，心道：「你這小子壞我大事。」轉身跨進洞內，完顏洪烈與楊康跟了進去。此時宮中衛士紛紛湧進，歐陽鋒卻不回身，反手抓起，一個個的隨手擲出。他背著身子隨抓隨擲，竟沒有一個衛士進得了洞。楊康晃亮火折察看洞中情狀，只見地下塵土堆積，顯是長時無人來到，正中孤零零的擺著一張石幾，幾上有一隻兩尺見方的石盒，盒口貼了封條，此外再無別物。楊康將火折湊近看時，封條上的字跡因年深日久，已不可辨。完顏洪烈叫道：「那書就在這盒子裡。」楊康大喜，伸手去捧。歐陽鋒左臂在他肩頭輕輕一推，楊康站立不住，踉踉蹌蹌的跌開幾步，差愕之下，只見歐陽鋒已將石盒挾在脅下。完顏洪烈叫道：「大功告成，大夥兒退！」歐陽鋒在前開路，三人退了出去。楊康見郭靖滿身鮮血，一動不動的與幾名衛士一起倒在洞口，心中微感歉疚，低聲道：「你就不識好歹，愛管閒事，可別怪我不顧結義之情。」想起自己的匕首還留在他身上，俯身正要去拔，水簾外一個人影竄了進來，叫道：「靖哥哥，你在哪裡？」楊康識得是黃蓉聲音，心中一驚，顧不得去拔匕首，躍過郭靖身子，急急鑽出水簾，隨著歐陽鋒等去了。原來黃蓉東奔西竄，與彭連虎、梁子翁兩人在屋頂大捉迷藏。不久宮衛愈聚愈多，喊聲震天，彭、梁二人身在禁宮，究竟心驚，不敢久追，與沙通天等退到瀑布之旁，只等完顏洪烈出來。眾人在洞口殺了幾名護衛，歐陽鋒已得手出洞。黃蓉掛念郭靖，鑽進水簾，叫了幾聲不聽得應聲，慌了起來，亮火折照著，驀見他渾身是血，正伏在自己腳邊。這一下嚇得她六神無主，手一顫，火折落在地上熄了。只聽得洞外眾護衛高聲吶喊，直嚷捉拿刺客。十多名護衛被歐陽鋒擲得頸斷骨折，無人再敢進來動手。但身負宮衛重任，眼下刺客闖宮，如不大聲叫嚷，又何以顯得忠字當頭、奮不顧身？

　　黃蓉俯身抱起郭靖，摸到他手上溫暖，略感放心，叫了他幾聲，卻仍是不應，當即負起他身子，從瀑布邊悄悄溜出，躲到了假山之後。此時翠寒堂一帶，燈籠火把照耀已如白晝，別處殿所的護衛得到訊息，也都紛紛趕到。黃蓉身法雖快，卻逃不過人多眼雜，早有數人發見，高聲叫喊，追將過來。她心中暗罵：「你們這批膿包，不追奸徒，卻追好人。」咬牙拔足飛奔，幾名武功較高的護衛迫得近了，她發出一把金針，只聽得後面「啊喲」連聲，倒了數人。餘人不敢迫近，眼睜睜的瞧她躍出宮牆，逃得不知去向。

　　眾人這麼一鬧，宮中上下驚惶，黑夜之中也不知是皇族圖謀篡位，還是臣民反叛作亂。宮衛、御林軍、禁軍無不驚起，只是統軍將領沒一人知道亂從何來，空自擾了一夜，直到天明，這才鐵騎齊出，九城大索。「叛逆」「刺客」倒也捉了不少，只可惜審到後來，才知不是地痞流氓，便是穿窬小偷，也只得捏造口供，胡亂殺卻一批，既報君恩，又保祿位了。當晚黃蓉出宮之後，慌不擇路，亂奔了一陣，見無人追來，才放慢腳步，躲入一條小巷，伸指去探郭靖鼻息，幸喜尚有呼吸，只是火折已在宮中失落，黑暗中也瞧不出他身上何處受傷。她知到得天明，這樣血淋淋的一個人在城中必然難以安身，當下連夜翻出城牆，趕到傻姑店中。饒是黃蓉一身武功，但背負了郭靖奔馳了大半夜，心中又是擔驚吃慌，待要推開傻姑那客店的門坐定，但覺氣喘難當，全身似欲虛脫。她坐下微微定了定神，不待喘過氣來，即自掙扎著過去點燃一根松柴，往郭靖臉上照去，這一下只嚇得她比在宮中之時更是厲害。

　　但見他雙眼緊閉，臉如白紙，端的是生死難料。黃蓉曾見他受過數次傷，但從未有如這次險惡，只覺得自己一顆心似乎要從口腔中跳出來，執著松柴呆呆站著，忽然一隻手從旁伸過來將松柴接去。黃蓉緩緩轉過頭去，見是傻姑。黃蓉深深吸了口氣，此時身旁多了一人，膽子大了一些，正想檢視郭靖身上何處受傷，火光下忽見他腰間黑黝黝地一截，卻是個匕首的烏木劍柄，低頭看時，只見一把匕首端端正正的插在他左腰之中。黃蓉的驚慌到此際已至極處，心中反而較先寧定，輕輕撕開他腰間中衣，露出肌膚，只見血漬凝在匕首兩旁，刃鋒深入肉裡約有數寸。她心想，如將匕首拔出，只怕當場就送了他性命，但若遷延不拔，時刻久了，更是難救，咬緊牙關，伸手握住了匕首柄，欲待要拔，忽然心中慌亂，不由自主的又將手縮回，接連幾次，總是下不了決心。

　　傻姑看得老大不耐，見黃蓉第四次又再縮手，突然伸手抓住劍柄，猛力拔了出來。郭靖與黃蓉齊聲大叫，傻姑卻似做了一件好玩之事，哈哈大笑。

　　黃蓉只見郭靖傷口中鮮血如泉水般往外噴湧，傻姑卻尚在呆笑，驚怒之下，反手一掌，將傻姑打了個觔斗，隨即俯身用力將手帕按住傷口。傻姑一交摔倒，松柴熄滅，堂中登時一片黑暗。傻姑大怒，搶上去猛踢一腳，黃蓉也不閃避，這一腳正好踢在她腿上。傻姑怕黃蓉起身打她，踢了一腳後立即逃開，過了一會，卻聽得黃蓉在輕輕哭泣，大感奇怪，忙又去點燃了一根松柴，問道：「我踢痛了你麼？」匕首拔出時一陣劇痛，將郭靖從昏迷中痛醒過來，火光下見黃蓉跪在身旁，忙問：「岳爺爺的書……給……給盜去了嗎？」黃蓉聽他說話，心中大喜，聽他念念不忘於這件事，心想這時不可再增他的煩憂，說道：「你放心，奸賊得不了手的……」欲待問他傷勢，只感手上熱熱的全是鮮血。郭靖低聲道：「你幹麼哭了？」黃蓉淒然一笑，道：「我沒哭。」傻姑忽然插口道：「她哭了，還賴呢，不？你瞧，她臉上還有眼淚。」郭靖道：「蓉兒，你放心，《九陰真經》中載得有療傷之法，我不會死的。」

　　斗聞此言，黃蓉登時如黑暗中見到一盞明燈，點漆般的雙眼中亮光閃閃，喜悅之情，莫可名狀，要想細問詳情，又怕耗了他精神，轉身拉住傻姑的手，笑問：「姊姊，剛才我打痛了你麼？」傻姑心中卻還是記著她哭了沒有，說道：「我見你哭過的，你賴不掉。」黃蓉微笑道：「好罷，哭過了。你沒哭，你很好。」傻姑聽她稱讚自己，大為高興。郭靖緩緩運氣，劇痛難當。這時黃蓉心神已定，取出一枚金針，去刺他左腰傷口上下穴道，既緩血流，又減痛楚，然後給他洗淨傷口，敷上金創藥，包紮了起來，再給他服下幾顆九花玉露丸止痛。郭靖道：「這一劍雖然刺得不淺，但……但沒中在要害，不……不要緊的。難當的是中了老毒物的蛤蟆功，幸好他似乎未用全力，看來還有可救，只是須得辛苦你七日七晚。」黃蓉歎道：「就是為你辛苦七十年，你知道我也是樂意的。」郭靖心中一甜，登感一陣暈眩，過了一會，心神才又寧定，道：「只可惜師父受傷之後，我相隔數日才見到他，錯過了療治的機會。否則縱然蛇毒厲害，難以全愈，也不致……也不致如今日般束手無策。」

　　黃蓉道：「當日在那島上，就算能治師父的傷，老毒物叔侄又怎容得？你莫想這想那了，快說治你自己的法兒，好教人放心。」郭靖道：「得找一處清靜的地方，咱倆依著真經上的法門，同時運氣用功。兩人各出一掌相抵，以你的功力，助我治傷。」他說到這裡，閉目喘了幾口氣，才接著道：「難就難在七日七夜之間，兩人手掌不可有片刻離開，你我氣息相通，雖可說話，但決不可與第三人說一句話，更不可起立行走半步。若是有人前來打擾，那可……」

　　黃蓉知道這療傷之法與一般打坐修練的功夫相同，在功行圓滿之前，只要有片時半刻受到外來侵襲，或是內心魔障干擾，稍有把持不定，不免走火入魔，不但全功盡棄，而且小則受傷，大則喪身。是以學武之士練氣行功，若非在荒山野嶺人跡不到之處，便是閉關不出，又或有武功高強的師友在旁護持，以免出岔。她想：「清靜之處一時難找，治傷要我相助，靠這傻姑抵禦外來侵擾自然是萬萬不能，她只有反來滋擾不休。就算周大哥回來，他也決計難以定心給我們守上七日七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便如何是好？」沉吟多時，轉眼見到那個碗櫥，心念一動：「有了，我們就躲在這個秘室裡治傷。當日梅超風練功時無人護持，她不是鑽在地洞之中麼？」這時天已微明，傻姑到廚下去煮粥給兩人吃。黃蓉道：「靖哥哥，你養一會兒神，我去買些吃的，我們馬上就練。」心想眼下天時炎熱，飯菜之類若放上七日七夜，必然腐臭，於是到村中去買了一擔西瓜。

　　那賣瓜的村民將瓜挑進店內，堆在地下，收了錢出去時，說道：「我們牛家村的西瓜又甜又脆，姑娘你一嘗就知道。」黃蓉聽了「牛家村」三字，心中一凜，暗道：「原來此處就是牛家村，這是靖哥哥的故居啊。」她怕郭靖聽到後觸動心事，當下敷衍幾句，待那村民出去，到內堂去看時，見郭靖已沉沉睡去，腰間包紮傷口的布帶上也無鮮血滲出。她打開碗櫥，旋轉鐵碗，開了密門，將一擔西瓜一個個搬進去，最後一個留下了給傻姑，叮囑她萬萬不可對人說他們住在裡面，不論有天大的事，也不得在外招呼叫喚。傻姑雖不懂她的用意，但見她神色鄭重，話又說得明白，便點頭答應，說道：「你們要躲在裡面吃西瓜，不給人知道，吃完了西瓜才出來。傻姑不說。」黃蓉喜道：「是啊，傻姑不說，傻姑是好姑娘。傻姑說了，傻姑就是壞姑娘。」傻姑連聲道：「傻姑不說，傻姑是好姑娘。」

　　黃蓉喂郭靖喝了一大碗粥，自己也吃了一碗，於是扶他進了密室，當從內關上櫥門時，只見傻姑純樸的臉上露出微笑，說道：「傻姑不說。」黃蓉心念忽動：「這姑娘如此呆呆，只怕逢人便道：『他兩個躲在櫥裡吃西瓜，傻姑不說。』只有殺了她，方無後患。」她自小受父親薰陶，什麼仁義道德，正邪是非，全不當作一回事，雖知傻姑必與曲靈風淵源甚深，但此人既危及郭靖性命，再有十個傻姑也得殺了，拿起從郭靖腰間拔出的匕首，便要出櫥動手。

## 第24回　密室療傷

　　黃蓉向外走了兩步，回過頭來，只見郭靖眼光中露出懷疑神色，料想是自己臉上的殺氣被他瞧了出來，心想：「我殺傻姑不打緊，靖哥哥好了之後，定要跟我吵鬧一場。」又想：「跟我吵鬧倒也罷了，說不定他終身不提這回事，心中卻老是記恨，那可無味得很了。罷罷罷，咱們冒上這個大險就是。」當下關上櫥門，在室中四下細細察看。那小室屋頂西角開著個一尺見方的天窗，日光透過天窗的蛤殼片，白天勉強可見到室中情狀，天窗旁通風的氣孔卻已被塵土閉塞。她拿匕首穿通了氣孔。只覺室中穢氣兀自甚重，卻也無法可想，回思適才憂急欲死的情景，此刻在這塵土充塞的小室之中，卻似置身天堂。郭靖倚在壁上，微笑道：「在這裡養傷真是再好也沒有。只是陪著兩個死人，你不害怕嗎？」黃蓉心中卻是害怕，但強作毫不在乎，笑道：「一個是我師哥，他決不能害我；另一個是飯桶將官，活的我尚不怕，死鬼更加嚇唬不了人。」當下將兩具駭骨搬到小室北邊角落，在地下鋪上原來墊西瓜的稻草，再將十幾個西瓜團團圍在身周，伸手可及，問道：「這樣好不好？」郭靖道：「好，咱們就來練吧。」黃蓉扶著他坐在稻草之上，自己盤膝坐在他的左側，一抬頭，只見面前壁上有個錢眼般的小孔，俯眼上去一張，不禁大喜，原來牆壁裡嵌著一面小鏡，外面堂上的事物盡都映入鏡中，看來當年建造這秘室的人心思甚是周密，躲在室中避敵之時，仍可在鏡中察看外面動靜。只是時日久了，鏡上積滿了灰塵。她摸出手帕裹上食指，探指入孔，將小鏡拂拭乾淨。

　　只見傻姑坐在地下拋石子，嘴巴一張一合，不知在說些什麼。黃蓉湊耳到小孔之上，聽得清清楚楚，原來她是在唱哄小孩睡覺的兒歌：「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黃蓉初覺好笑，但聽了一陣，只覺她歌聲中情致纏綿，愛憐橫溢，不覺癡了：「這是她媽媽當日唱給她聽的麼？……我媽媽若不早死，也會這樣唱著哄我。」想到此處，眼眶竟自濕了。郭靖見到她臉上酸楚的神色，說道：「你在想什麼？我的傷不打緊，你別難過。」黃蓉伸手擦了擦眼睛，道：「快教我練功治傷的法兒。」於是郭靖將《九陰真經》中的「療傷篇」緩緩背了一遍。武術中有言道：「未學打人，先學挨打。」初練粗淺功夫，卻須由師父傳授怎生挨打而不受重傷，到了武功精深之時，就得研習護身保命、解穴救傷、接骨療毒諸般法門。須知強中更有強中手，任你武功蓋世，也難保沒失手的日子。這《九陰真經》中的「療傷篇」，講的是若為高手以氣功擊傷，如何以氣功調理真元，治療內傷。至於折骨、金創等外傷的治療，研習真經之人自也不用再學。

　　黃蓉只聽了一遍，便已記住，經文中有數處不甚了了，兩人共同推究參詳，一個對全真派內功素有根柢，一個聰敏過人，稍加研討，也即通曉。當下黃蓉伸出右掌，與郭靖左掌相抵，各自運氣用功，依法練了起來。

　　練了兩個時辰後，休息片刻。黃蓉左手持刀，剖一個西瓜與郭靖分食，兩人手掌卻不分開。練到未牌時分，郭靖漸覺壓在胸口的悶塞微有鬆動，從黃蓉掌心中傳過來的熱氣緩緩散入自己週身百骸，腰間疼痛竟也稍減，心想這真經上所載的法門確是靈異無比，當下不敢絲毫怠懈，繼續用功。到第三次休息時，天窗中射進來的日光已漸黯淡，時近黃昏，不但郭靖胸口舒暢得多，連黃蓉也大感神清氣爽。兩人閒談了幾句，正待起始練功，忽聽得一陣急促奔跑之聲，來到店前，戛然而止，接著幾個人走入店堂。一個粗野的聲音喝道：「快拿飯菜來，爺們餓死啦！」聽聲音卻是三頭蛟侯通海，郭靖與黃蓉面面相覷，均感差愕。黃蓉忙湊眼到小孔中張望，真乃不是冤家不聚頭，小鏡中現出的人形赫然是完顏洪烈、歐陽鋒、楊康、彭連虎等人。這時傻姑不知到哪裡玩去了，侯通海雖把桌子打得震天價響，卻是沒人出來。梁子翁在店中轉了個圈，皺眉道：「這裡沒人住的。」侯通海自告奮勇，到村中去購買酒飯。歐陽鋒在內堂風吹不到處鋪下稻草，抱起斷腿未癒的侄兒放在草上，讓他靜臥養傷。彭連虎笑道：「這些御林軍、禁軍雖然膿包沒用，可是到處鑽來鑽去，陰魂不散，累得咱們一天沒好好吃飯。王爺您是北人，卻知道這裡錢塘江邊有個荒僻的村子，領著大夥兒過來。真是能者無所不能。」

　　完顏洪烈聽他奉承，臉上卻無絲毫得意神情，輕輕歎息一聲，道：「十九年之前，我曾來過這裡的。」眾人見他臉上有傷感之色，都微感奇怪，卻不知他正在想著當年包惜弱在此村中救他性命之事。荒村依然，那個荊釵青衫、餵他雞湯的溫婉女子卻再也不可得見了。

　　說話之間，侯通海已向村民買了些酒飯回來。彭連虎給眾人斟了酒，向完顏洪烈道：「王爺今日得獲兵法奇書，行見大金國威振天下，平定萬方，咱們大伙向王爺恭賀。」說著舉起酒碗，一飲而盡。他話聲甚是響亮，郭靖雖隔了一道牆，仍是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驚：「岳爺爺的書還是給他得去了！」心下著急，胸口之氣忽爾逆轉。黃蓉掌心中連連震動，知他聽到噩耗，牽動了丹田內息，若是把持不定，立時有性命之憂，忙將嘴湊在他耳邊，悄聲道：「他能將書盜去，難道咱們就不能盜回來麼？只要你二師父妙手書生出馬，十部書也盜回來啦。」郭靖心想不錯，忙閉目鎮懾心神，不再聽隔牆之言。黃蓉又湊眼到小孔上去，見完顏洪烈正舉碗飲酒，飲乾後歡然說道：「這次全仗各位出力襄助。歐陽先生更居首功，若不是他將那姓郭的小子趕走，咱們還得多費手腳。」歐陽鋒乾笑了幾聲，響若破鈸。郭靖聽了，心頭又是一震。黃蓉暗道：「老天爺保佑，這老毒物別在這裡彈他的鬼箏，否則靖哥哥性命難保。」只聽歐陽鋒道：「此處甚是偏僻，宋兵定然搜尋不到。那岳飛的遺書到底是個什麼樣兒，大夥兒都來見識見識。」說著從懷中取出石盒，放在桌上，他要瞧瞧武穆遺書的內文，若是載得有精妙的武功法門，那麼老實不客氣就據為己有，倘若只是行軍打仗的兵法韜略，自己無用，樂得做個人情，就讓完顏洪烈拿去。一時之間，眾人目光都集於石盒之上。黃蓉心道：「怎生想個法兒將那書毀了，也勝似落入這奸賊之手。」只聽完顏洪烈道：「小王參詳岳飛所留幾首啞謎般的詩詞，又推究趙官兒歷代營造修建皇宮的史錄，料得這部遺書必是藏在翠寒堂東十五步之處。今日瞧來，這推斷僥倖沒錯。宋朝也真無人，沒一人知道深宮之中藏著這樣的寶物。咱們昨晚這一番大鬧，只怕無人得知所為何來呢。」言下甚是得意，眾人又乘機稱頌一番。完顏洪烈撚鬚笑道：「康兒，你將石盒打開吧。」楊康應聲上前，揭去封條，掀開盒蓋。眾人目光一齊射入盒內，突然之間，人人臉色大變，無不驚訝異常，做聲不得。只見盒內空空如也，哪裡有什麼兵書，連白紙也沒一張。黃蓉雖瞧不見盒中情狀，但見了眾人臉上模樣，已知盒中無物，心下又是喜歡，又覺有趣。完顏洪烈沮喪萬分，扶桌坐下，伸手支頤，苦苦思索，心想：「我千推算，萬推算，那岳飛的遺書非在這盒中不可，怎麼會忽然沒了影兒？」突然心念一動，臉露喜色，搶起石盒，走到天井之中，猛力往石板上摔落。

　　只聽得砰的一聲響，石盒已碎成數塊。黃蓉聽得碎石之聲，立時想到：「啊，石盒有夾層。」急著要想瞧那遺書是否在夾層之中，苦於不能出去，但過不片刻，便見完顏洪烈廢然回座，說道：「我知道石盒另有夾層，豈知卻又沒有。」眾人紛紛議論，胡思亂想。黃蓉聽各人怪論連篇，不禁暗笑，當即告知郭靖。他聽說武穆遺書沒給盜去，心中大慰。黃蓉尋思：「這些奸賊豈肯就此罷手，定要再度入宮。」又想師父尚在宮中，只怕受到牽累，雖有周伯通保護，但老頑童瘋瘋癲癲，擔當不了正事，不禁頗為擔心，果然聽得歐陽鋒道：「那也沒什麼大不了，咱們今晚再去宮中搜尋便是。」完顏洪烈道：「今晚是去不得了，昨晚咱們這麼一鬧，宮裡必定嚴加防範。」歐陽鋒道：「防範自然免不了，可是那有什麼打緊？王爺與世子今晚不用去，就與舍侄在此處休息便是。」完顏洪烈拱手道：「卻又要先生辛苦，小王靜候好音。」眾人當即在堂上鋪了稻草，躺下養神。睡了一個多時辰，歐陽鋒領了眾人又進城去。完顏洪烈翻來覆去的睡不著，子夜時分，江中隱隱傳來潮聲，又聽著村子盡頭一隻狗嗚嗚吠叫，時斷時續的始終不停，似是哭泣，靜夜聲哀，更增煩憂。過了良久，忽聽得門外腳步聲響，有人進來，忙翻身坐起，拔劍在手。楊康早已躍到門後埋伏，月光下只見一個蓬頭女子哼著兒歌，推門而入。這女子正是傻姑，她在林中玩得興盡回家，見店堂中睡得有人，也不以為意，摸到睡慣了的亂柴堆裡，躺下片刻，便已鼾聲大作。楊康見是個鄉下蠢女，一笑而睡。完顏洪烈卻思潮起伏，久久不能成眠，起來從囊中取出一根蠟燭點燃了，拿出一本書來翻閱。黃蓉見光亮從小孔中透進來，湊眼去看，只見一隻飛蛾繞燭飛舞，猛地向火撲去，翅兒當即燒焦，跌在桌上。完顏洪烈拿起飛蛾，不禁黯然，心想：「若是我那包氏夫人在此，定會好好的給你醫治。」從懷裡取出一把小銀刀、一個小藥瓶，拿在手裡撫摸把玩。

　　黃蓉在郭靖肩上輕輕一拍，讓開小孔，要他來看。郭靖眼見之下，勃然大怒，依稀認得這銀刀與藥瓶是楊康之母包惜弱的物事，當日在趙王府中見她曾以此為小兔治傷。只聽完顏洪烈輕輕的道：「十九年前，就在這村子之中，我初次和你相見……唉，不知現下你的故居是怎樣了……」說著站起身來，拿了蠟燭，開門走出。

　　郭靖愕然：「難道此處就是我父母的故居牛家村？」湊到黃蓉耳邊悄聲詢問。黃蓉點了點頭。郭靖胸間熱血上湧，身子搖蕩。黃蓉右掌與他左掌相抵，察覺他內息斗急，自是心情激動，怕有凶險，又伸左掌與他右掌相抵，兩人同時用功，郭靖這才慢慢寧定。過了良久，火光閃動，只聽得完顏洪烈長聲歎息，走進店來。郭靖此時已制住了心猿意馬，當下左掌仍與黃蓉相抵，湊眼小鏡察看。只見完顏洪烈拿著幾塊殘磚破瓦，坐在燭火之旁發呆。郭靖心想：「這奸賊與我相距不到十步，我只消將短刀擲去，立時可取他性命。」伸右手在腰間拔出成吉思汗所賜金刀，低聲向黃蓉道：「你把門旋開了。」黃蓉忙道：「不成！刺殺他雖是輕而易舉，但咱們藏身的所在定會給人發見。」郭靖顫聲道：「再過六天六晚，不知他又到了哪裡。」黃蓉知道此刻不易勸說，在他耳邊低聲道：「你媽媽和蓉兒要你好好活著。」

　　郭靖心中一凜，點了點頭，將金刀插回腰間刀鞘，再湊眼到小孔上，卻見完顏洪烈已伏在桌上睡著了。忽見稻草堆中一人坐起身來。那人的臉在燭火光圈之外，在鏡中瞧不清是何人。只見他悄悄站起，走到完顏洪烈身後，拿起桌上的小銀刀與藥瓶看了一會，輕輕放下，回過頭來，卻是楊康。郭靖心想：「是啊，你要報父母大仇，此刻正是良機，一刀刺去，你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哪裡還有性命？若是老毒物他們回來，可又下不了手啦。」心下焦急，只盼他立即下手。卻見他瞧著桌上的銀刀與藥瓶出了一會神，一陣風來，吹得燭火乍明乍暗，又見他脫下身上長袍，輕輕披在完顏洪烈身上，防他夜寒著涼。郭靖氣極，不願再看，渾不解楊康對這害死他父母的大仇人何以如此關懷體貼。

　　黃蓉安慰他道：「別心急，養好傷後，這奸賊就是逃到天邊，咱們也能追得到。他又不是歐陽鋒，要殺他還不容易？」郭靖點點頭，又用起功來。

　　到破曉天明，村中幾隻公雞遠遠近近的此啼彼和，兩人體內之氣已在小周天轉了七轉，俱感舒暢寧定。黃蓉豎起食指，笑道：「過了一天啦。」郭靖低聲道：「好險！若不是你阻攔，我沉不住氣，差點兒就壞了事。」黃蓉道：「還有六日六夜，你答應要聽我話。」郭靖笑道：「我哪一次不聽你的話了？」黃蓉微微一笑，側過了頭道：「待我想想。」

　　此時一縷日光從天窗中射進來，照得她白中泛紅的臉美若朝霞。郭靖突然覺得她的手掌溫軟異常，胸中微微一蕩，急忙鎮懾心神，但已是滿臉通紅。

　　自兩人相處以來，郭靖對她從未有過如此心念，不由得暗中自驚自責。黃蓉見他忽然面紅耳赤，很是奇怪，問道：「靖哥哥，你怎麼啦？」郭靖低頭道：「我真不好，我忽然想……想……」黃蓉問道：「想什麼？」郭靖道：「現下我不想啦。」黃蓉道：「那末先前你想什麼呢？」郭靖無法躲閃，只得道：「我想抱著你，親親你。」黃蓉心中溫馨，臉上也是一紅，嬌美中略帶\*𧜏，更增風致。郭靖見她垂首不語，問道：「蓉兒，你生氣了麼？我這麼想，真像歐陽克一樣壞啦。」黃蓉嫣然一笑，柔聲道：「我不生氣。我在想，將來你總會抱我親我的，我是要做你妻子的啊。」郭靖心中大喜，訥訥的說不出話來。黃蓉道：「你想親親我，想得厲害麼？」郭靖正待回答，突然門外腳步聲急，兩個人衝進店來，只聽侯通海的聲音說道：「操他奶奶雄，我早說世上真的有鬼，師哥你就不信。」語調氣極敗壞，顯是說不出的焦躁。又聽沙通天的聲音道：「什麼鬼不鬼的？我跟你說，咱們是撞到了高手。」黃蓉在小孔中瞧去，只見侯通海滿臉是血，沙通天身上的衣服也撕成一片片的，師兄弟倆狼狽不堪。完顏洪烈與楊康見了，大為驚訝，忙問端的。

　　侯通海道：「我們運氣不好，昨晚在皇宮裡撞到了鬼，他媽的，老侯一雙耳朵給鬼割去啦。」完顏洪烈見他兩邊臉旁血肉模糊，果真沒了耳朵的影蹤，更是駭然。沙通天斥道：「兀自說鬼道怪，你還嫌丟的人不夠麼？」侯通海雖然懼怕師兄，卻仍辯道：「我瞧得清清楚楚，一個藍靛眼、硃砂鬍子的判官哇哇大叫向我撲來。我只一回頭，那判官就揪住我頭頸，跟著一對耳朵就沒啦。這判官跟廟裡的神像一模一樣，怎會不是？」沙通天和那判官拆了三招，給他將自己衣服撕得粉碎，這人的出手明明是武林高人，決非神道鬼怪，只是怎麼竟會生成判官模樣，卻是大惑不解。

　　四人紛紛議論猜測，又去詢問躺著養傷的歐陽克，都是不得要領。說話之間，靈智上人、彭連虎、梁子翁三人也先後逃回。靈智上人雙手給鐵鏈反縛在背後，彭連虎卻是雙頰給打得紅腫高脹，梁子翁更是可笑，滿頭白髮給拔得精光，變成了一個和尚，單以頭頂而論，倒與沙通天的禿頭互相輝映，一時瑜亮。原來三人進宮後分道搜尋武穆遺書，卻都遇上了鬼怪。只是三人所遇到的對手各不相同，一個是無常鬼，一個是黃靈官，另一個卻是土地菩薩。梁子翁摸著自己的光頭，破口大罵，污言所至，連普天下的土地婆婆也都倒了大霉。彭連虎隱忍不語，替靈智上人解開手上的鐵鏈。那鐵銹深陷肉裡，相互又勾得極緊，彭連虎費了好大的勁，將他手腕上擦得全是鮮血，這才解開。眾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心中都知昨晚是遇上了高手，只是如此受辱，說起來大是臉上無光。侯通海一口咬定是遇鬼，眾人也不和他多辯。隔了良久，完顏洪烈道：「歐陽先生怎麼還不回來？不知他是否也遇到了鬼怪。」楊康道：「歐陽先生武功蓋世，就算遇上了鬼怪，想來也不致吃虧。」彭連虎等聽了更是沒趣。黃蓉見眾人狼狽不堪，說鬼道怪，心中得意之極，暗想：「我買給周大哥的面具竟然大逞威風，倒是始料所不及，但不知老毒物是否與他遇上了交過手。」掌心感到郭靖內息開始緩緩流動，當下也練了起來。

　　彭連虎等折騰了一夜，腹中早已饑了，各人劈柴的劈柴，買米的買米，動手做飯。待得飯熟，侯通海打開櫥門，見到了鐵碗，一拿之下，自然難以移動，不禁失聲怪叫，又大叫：「有鬼！」使出蠻力，運勁硬拔，哪裡拔得起來？黃蓉聽到他的怪叫，心中大驚，知道這機關免不得被他們識破，別說動起手來無法取勝，只要兩人稍移身子，郭靖立有性命之憂，這便如何是好？

　　她在密室中惶急無計，外面沙通天聽到師弟高聲呼叫，卻在斥他大驚小怪。侯通海不忿，道：「好罷，那麼你把這碗拿起來罷。」侯通天伸手去提，也沒拿起，口中「咦」的一聲。彭連虎聞聲過來，察看了一陣，道：「這中間有機關。沙大哥，你把這鐵碗左右旋轉著瞧瞧。」

　　黃蓉見情勢緊迫，只好一拚，將匕首遞在郭靖手裡，再伸手去拿洪七公所授的竹棒，心下淒然，兩人畢命於斯，已是頃刻間之事，轉頭見到屋角里的兩具駭骨，突然靈機一動，忙把兩個骷髏頭骨拿起，用力在一個大西瓜上掀了幾下，分別嵌了進去。只聽得軋軋幾聲響，密室鐵門已旋開了一道縫。黃蓉將西瓜頂在頭頂，拉開一頭長髮披在臉上。剛好沙通天將門旋開，只見櫥裡突然鑽出一個雙頭怪物，哇哇鬼叫。那怪物兩個頭並排而生，都是骨髏頭骨，下面是個一條青一條綠的圓球，再下面卻是一叢烏黑的長鬚。眾人昨晚吃足苦頭，驚魂未定；而櫥中突然鑽出這個鬼怪，又實在嚇人，侯通海大叫一聲，撒腿就跑。眾人身不由主的都跟著逃了出去，只剩下歐陽克一人躺在稻草堆裡，雙腿斷骨未癒，走動不得。黃蓉吁了一口長氣，忙將櫥門關好，實在忍不住笑，可是接著想到雖脫一時之難，然群奸均是江湖上的老手，必定再來，適才驚走，純係昨晚給老頑童嚇得魂飛魄散之故，否則怎能如此輕易上當？定神細思之後，那時可就嚇不走了，臉上笑靨未斂，心下計議未定，當真說來就來，店門聲響，進來了一人。黃蓉握緊峨眉鋼刺，將竹棒放在身旁，只待再有人旋開櫥門，只好擲他一刺再說，待了片刻，卻聽得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叫道：「店家，店家！」

　　這一聲呼叫大出黃蓉意料之外，忙俯眼小孔上瞧去，但見坐在堂上的是個錦衣女子，服飾華麗，似是個富貴人家的小姐，只是她背向鏡子，瞧不見面容。那女子待了半晌，又輕輕叫道：「店家，店家。」黃蓉心道：「這聲音好耳熟啊，嬌聲嗲氣的，倒像是寶應縣的程大小姐。」只見那女子一轉身，卻不是程大小姐程瑤迦是誰？黃蓉又驚又喜：「她怎麼也到這兒來啦？」傻姑適才給侯通海等人吵醒了，迷迷糊糊的也不起身，這時才睡得夠了，從草堆中爬將起來。程瑤迦道：「店家，相煩做份飯菜，一併酬謝。」傻姑搖了搖頭，意思說沒有飯菜，忽然聞到鑊中飯熟香氣，奔過去揭開鑊蓋，只見滿滿的一鑊白飯，正是彭連虎等煮的。傻姑大喜，也不問飯從何來，當即裝起兩碗，一碗遞給程瑤迦，自己張口大吃起來。程瑤迦見沒有菜餚，飯又粗糲，吃了幾口，就放下不吃了。傻姑片刻間吃了三碗，拍拍肚皮，甚是適意。程瑤迦道：「姑娘，我向你打聽個所在，你可知道牛家村離這兒多遠？」傻姑道：「牛家村？這兒是牛家村。離這兒多遠，我可不知道。」程瑤迦臉一紅，低頭玩弄衣帶，隔了半晌，又道：「原來這兒就是牛家村，那我給你打聽一個人。你可知道……知道……一位……」傻姑不等她說完，已自不耐煩的連連搖頭，奔了出去。黃蓉心下琢磨：「她到牛家村來尋誰？啊，是了，她是孫不二的徒兒，多半是奉師父師伯之命，來找尋丘處機的徒兒楊康。」只見她端端正正的坐著，整整衣衫，摸了摸鬢邊的珠花，臉上暈紅，嘴角含笑，卻不知心中在想些什麼。黃蓉只看得有趣，忽聽腳步聲響，門外又有人進來。那人長身玉立，步履矯健，一進門也是呼叫店家。黃蓉心道：「正巧，天下的熟人都聚會到牛家村來啦。靖哥哥的牛家村風水挺好，就是旺人不旺財。」原來這人是歸雲莊的少莊主陸冠英。他見到程瑤迦，怔了怔，又叫了聲：「店家。」程瑤迦見是個青年男子，登覺害羞，忙轉過了頭。陸冠英心中奇怪：「怎地一個美貌少女孤身在此？」逕到灶下轉了個身，不見有人，當時腹饑難熬，在鑊中盛了一大碗飯，向程瑤迦道：「小人肚中飢餓，討碗飯吃，姑娘莫怪。」程瑤迦低下了頭，微微一笑，低聲道：「飯又不是我的。相公……請用便是。」陸冠英吃了兩碗飯，作揖相謝，叉手不離方寸，說道：「小人向姑娘打聽個所在，不知牛家村離此處多遠？」程瑤迦和黃蓉一聽，心中都樂了：「哈，原來他也在打聽牛家村。」程瑤迦襝衽還禮，\*\*𧜏𧜏的道：「這兒就是牛家村了。」陸冠英喜道：「那好極了。小人還要向姑娘打聽一個人。」程瑤迦待說不是此間人，忽然轉念：「不知他打聽何人？」只聽陸冠英問道：「有一位姓郭的郭靖官人，不知在哪一家住？他可在家中？」程瑤迦和黃蓉又都一怔：「他找他何事？」程瑤迦沉吟不語，低下了頭，羞得面紅耳赤。

　　黃蓉瞧她這副神情，已自猜到了八成：「原來靖哥哥在寶應救她，這位大小姐可偷偷愛上他啦。」她一來年幼，二來生性豁達，三來深信郭靖決無異志，是以胸中竟無妒忌之心，反覺有人喜愛郭靖，甚是樂意。

　　黃蓉這番推測，正是絲毫不錯。當日程瑤迦為歐陽克所擄，雖有丐幫的黎生等出手，但均非歐陽克之敵，若不是郭靖與黃蓉相救，已是慘遭淫辱。她見郭靖年紀輕輕，不但本領過人，而且為人厚道，一縷情絲，竟然就此飄過去粘在他的身上。她是大富之家的千金小姐，從來不出閨門，情竇初開之際，一見青年男子，竟然就此鍾情。郭靖走後，程大小姐對他念念不忘，左思右想，忽地大起膽子，半夜裡悄悄離家。她雖一身武功，但從未獨自出過門，江湖上的門道半點不知，當日曾聽郭靖自道是臨安府牛家村人氏，於是一路打聽，逕行尋到牛家村來。她衣飾華麗，氣度高貴，路上歹人倒也不敢相欺。她在前面村上問到牛家村便在左近，但猛聽得傻姑說此處就是牛家村，仍然登時沒了主意，她千里迢迢的來尋郭靖，這時卻又盼郭靖不在家中，只想：「我晚上去偷偷瞧他一眼，這就回家，決不能讓他知曉，若是給他瞧見，那真羞死人啦。」就在此時，陸冠英闖了進來，開口問的就是郭靖。程瑤迦心虛，只道心事給他識破，呆了片刻，站起來就想逃走。突然門外一張醜臉伸過來一探，又縮了回去。程瑤迦吃了一驚，退了兩步，那醜臉又伸了伸，叫道：「雙頭鬼，你有本事就到太陽底下來，三頭蛟侯老爺跟你鬥鬥。我比你還多一個頭，青天白日的，侯老爺可不怕你。」意思自然是說，一到黑夜，侯老爺甘拜下風，雖然多了個頭，也已管不了用。陸、程二人茫然不解。黃蓉哼了一聲，低聲道：「好啊，終究來啦。」心想陸、程二人武功都不甚高，難敵彭連虎等人，若是求他們相助，只有白饒上兩條性命，最好是快些走開，可是又盼他們留著，擋得一時好一時，彷徨失措之際，多兩個幫手，終究也壯了膽子。原來彭連虎等一見雙頭怪物，都道昨晚所遇的那個高手又在這裡扮鬼，當即遠遠逃出村去，哪敢回來？侯通海卻是個渾人，以為真是鬼怪，只覺頭頂驕陽似火，炙膚生疼，眾人卻都逃得不見了影子，罵道：「鬼怪在大日頭底下作不了祟，連這點也不知道，還在江湖上混呢。我老侯偏不怕，回去把鬼怪除了，好教大夥兒服我。」大踏步回到店來，但心中終是戰戰兢兢，一探頭，見程瑤迦和陸冠英站在中堂，暗叫：「不好，雙頭鬼化身為一男一女，老侯啊老侯，你可要小心了。」陸冠英和程瑤迦聽他滿口胡話，相顧愕然，只道是個瘋子，也不加理會。侯通海罵了一陣，見這鬼並不出來廝打，更信鬼怪見不得太陽，但說要衝進屋去捉鬼，老侯卻也沒生這個膽子，僵持了半晌，只待兩個妖鬼另變化身，哪知並無動靜，忽然想起曾聽人說，鬼怪殭屍都怕穢物，當即轉身去找。鄉村中隨處都是糞坑，小店轉角處就是老大一個，他一心捉鬼，也顧不得骯髒，脫下布衫，裹了一大包糞，又回店來。只見陸、程二人仍然端坐中堂，他法寶在手，有了倚仗，膽氣登壯，大聲叫道：「好大膽的妖魔，侯老爺當堂要你現出原形！」左手嗆啷啷搖動三股叉，右手拿著糞包，搶步入內。陸、程二人見那瘋子又來，都是微微一驚，他人未奔到，先已聞到一股臭氣。侯通海尋思：「人家都說，人是男的凶，鬼是女的厲。」舉起糞包，劈臉往程瑤迦扔去。程瑤迦驚叫一聲，側身欲避，陸冠英已舉起一條長凳將糞包擋落，布衫著地散開，糞便四下飛濺，臭氣上衝，中人欲嘔。侯通海大叫：「雙頭鬼快現原形。」舉叉猛向程瑤迦刺去。他雖是渾人，武藝卻著實精熟，這一叉迅捷狠辣，兼而有之。陸、程二人一驚更甚，都想：「這人明明是個武林能手，並非尋常瘋子。」陸冠英見程瑤迦是位大家閨秀，嬌怯怯地似乎風吹得倒，只怕給這瘋漢傷了，忙舉長凳架開他的三股鋼叉，叫道：「足下是誰？」侯通海哪來理他，連刺三叉。陸冠英舉凳招架，連連詢問名號。侯通海見他武藝雖然不弱，但與昨晚神出鬼沒的情狀卻是大不相同，料定糞攻策略已然收效，不禁大為得意，叫道：「你這妖鬼，想知道我名字用妖法咒我麼？老爺可不上當。」他本來自稱「侯老爺」，這時竟然大有急智，將這個「侯」字略去，簡稱「老爺」，以免被妖鬼作為使法的憑藉，叉上鋼環噹噹作響，攻得更緊。

　　陸冠英武功本就不及，以長凳作兵刃更不湊手，要待去拔腰刀，哪裡緩得出手來？數合之間，已被逼得背靠牆壁，剛好擋去了黃蓉探望的小孔。侯通海鋼叉疾刺，陸冠英急忙閃讓，通的一聲，叉尖刺入牆壁，離小孔不過一尺。陸冠英見他一拔沒將鋼叉拔出，急忙揮長凳往他頭頂劈落。侯通海飛足踢中他手腕，左手拳迎面擊出。陸冠英長凳脫手，低頭讓過，侯通海已拔出了鋼叉。

　　程瑤迦見勢危急，縱身上前，在陸冠英腰間拔出單刀，遞在他手中。陸冠英道：「多謝！」危急中也不及想到這樣溫文嬌媚的一位姑娘，怎敢在兩人激戰之際幫他拔刀。只見亮光閃閃的鋼刺戳向胸口，當即橫刀力削，噹的一聲，火花四濺，將鋼叉蕩了開去，但覺虎口隱隱發痛，看來這瘋子膂力不小，單刀在手，心中稍寬。只拆得數招，兩人腳下都沾了糞便，踏得滿地都是。初交手時侯通海心中大是惴惴，時時存著個奪門而逃的念頭，始終不敢使出全力，時候稍長，見那鬼怪也無多大能耐，顯然妖法已被糞便克制，膽子漸粗，招數越來越是狠辣，到後來陸冠英漸感難以招架。

　　程瑤迦本來怕地下糞便骯髒，縮在屋角里觀鬥，眼見這俊美少年就要喪命在瘋漢的鋼叉之下，遲疑了一會，終於從包裹中取出長劍，向陸冠英道：「這位相公，我……我來幫你了，對不起。」她也當真禮數周到，幫人打架，還先致歉，長劍閃動，指向侯通海背心。她是清淨散人孫不二的徒弟，使的是全真嫡派的劍術。這一出手，侯通海原是在意料之中，雙頭鬼化身為二，女鬼自當出手作祟。陸冠英卻是又驚又喜，但見她身手靈動，劍法精妙，心中暗暗稱奇。他本已被逼得刀法散亂，大汗淋漓，這時來了助手，精神為之一振。侯通海只怕女鬼厲害，初時頗為擔心，但試了數招，見她劍術雖精，功力卻是平常，而且慌慌張張，看來不是為惡已久的「老鬼」，於是漸感放心，三股叉使得虎虎生風，以一敵二，兀自進攻多，遮攔少。黃蓉在隔室瞧得心焦異常，知道鬥下去陸程二人必定落敗，有心要相助一臂之力，卻不能離開郭靖半步。否則的話，戲弄這三頭蛟於她最是駕輕就熟，經歷甚豐。只聽陸冠英叫道：「姑娘，您走罷，不用跟他糾纏了。」程瑤迦知他怕傷了自己，要獨力抵擋瘋漢，心中好生感激，但知他一人決計抵擋不了，搖了搖頭，不肯退下。陸冠英奮力招架，向侯通海大聲道：「男子漢大丈夫，為難人家姑娘不算英雄。你找我姓陸的一人便是，快讓這位姑娘退出。」侯通海雖渾，此時也已瞧出二人多半不是鬼怪，但見程瑤迦美貌，自己又穩佔上風，豈肯放她，哈哈笑道：「男鬼要捉，女鬼更要拿。」鋼叉直刺橫打，極是凶悍，總算對程瑤迦手下留情三分，否則已然將她刺傷。

　　陸冠英急道：「姑娘，你快衝出去，陸某已極感盛情。」程瑤迦低聲道：「相公尊姓是姓陸麼？」陸冠英道：「正是，姑娘貴姓，是哪一位門下？」程瑤迦道：「我師父姓孫，人稱清淨散人。我……我……」她想說自己姓名，忽感羞澀，說到嘴邊卻又住口。陸冠英道：「姑娘，我纏住他，你快跑。只要陸某留得命在，必來找你，相謝今日援手之德。」程瑤迦臉上一紅，說道：「我……我不……相公……」轉頭對侯通海道：「喂，瘋漢子，你不可傷了這位相公。我師父是全真派的孫真人，她老人家就要到啦。」

　　全真七子名滿天下，當日鐵腳仙玉陽子王處一在趙王府中技懾群魔，侯通海親目所睹，聽程大小姐如此說，倒果真有點兒忌憚，微微一怔，隨即罵道：「就是全真派七名妖道齊來，老子也是一個個都宰了！」

　　忽聽得門外一人朗聲說道：「誰活得不耐煩了，在這兒胡說八道？」三人本在激鬥，聽到聲音，各自向後躍開。陸冠英怕侯通海暴下毒手，拉著程瑤迦的手向後一引，橫刀擋在她身前，這才舉目外望。只見門口站著一個青年道人，羽衣星冠，眉清目朗，手中拿著一柄拂塵，冷笑道：「誰在說要把全真七子宰了？」侯通海右手挺叉，左手插腰，橫眉怒目，大聲道：「是老子說的，怎麼樣？」那道人道：「好啊，你倒宰宰看。」晃身欺近，揮拂塵往他臉上掃去。這時郭靖練功已畢，聽得堂上喧嘩鬥毆之聲大作，湊眼小孔去看。黃蓉道：「難道這小道士也是全真七子之一？」郭靖卻認得這人是丘處機的徒弟尹志平，他兩年前奉師命赴蒙古向江南六俠傳書，夜中比武，自己曾敗在他手下，於是悄聲對黃蓉說了。黃蓉看他與侯通海拆了數招，搖頭道：「他也打不贏三頭蛟。」尹志平稍落下風，陸冠英立時挺刀上前助戰。尹志平比之當年夜斗郭靖，武功已有長進，與陸冠英雙戰侯通海，堪堪打成平手。

　　程瑤迦的左手剛才被陸冠英握了片刻，心中突突亂跳，旁邊三人鬥得緊急，她卻撫摸著自己的手，呆呆出神，忽聽嗆啷一響，陸冠英叫道：「姑娘，留神！」這才驚覺。原來侯通海在百忙中向她刺了一叉，陸冠英挺刀架開，出聲示警。程瑤迦臉上又是一紅，凝神片刻，仗劍加入戰團。程大小姐武藝雖不甚高，但三個打一個，侯通海終究難以抵擋。他掄叉急攻，想要衝出門去招集幫手，但尹志平的拂塵在眼前揮來舞去，只掃得他眼花撩亂，微一疏神，腿上被陸冠英砍了一刀。侯通海罵道：「操你十八代祖宗！」再戰數合，下盤越來越是呆滯，鋼叉刺出，忽被尹志平拂塵捲住。兩人各自使勁，侯通海力大，一掙之下，尹志平拂塵脫手，但程瑤迦一劍「斗搖星河」，刺中了他右肩。侯通海鋼叉拿捏不住，拋落在地。尹志平乘勢而上，一腿橫掃過去。侯通海翻身跌倒。陸冠英忙撲上按牢，解下他腰裡革帶，反手縛住。尹志平笑道：「你連全真七子的徒弟也打不過，還說要宰了全真七子？」侯通海破口大罵，說三個打一個，不是英雄好漢。尹志平撕下他一塊衣襟，塞在他嘴裡。侯通海滿臉怒容，卻已叫罵不得。尹志平躬身向程瑤迦行禮，說道：「師姊是孫師叔門下的罷？小弟尹志平參見師姊。」程瑤迦急忙還禮，道：「不敢當。不知師兄是哪一位師伯門下？小妹拜見尹師兄。」尹志平道：「小弟是長春門下」。程瑤迦從沒離過家門，除了師父之外，全真七子中倒有六位未曾見過，但曾聽師父說起，眾師伯中以長春子丘師伯人最豪俠，武攻也是最高，聽尹志平說是丘處機門人，心中好生相敬，低聲道：「尹師兄應是師兄，小妹姓程，你該叫我師妹。」尹志平跟隨師父久了，也學得性格豪邁，見這位師妹扭扭捏捏的，哪裡像個俠義道，不禁暗暗好笑，和她敘了師門之誼，隨即與陸冠英廝見。

　　陸冠英說了自己姓名，卻不提父親名號。尹志平道：「這瘋漢武藝高強，不知是什麼來歷，倒是放他不得。」陸冠英道：「待小弟提出去一刀殺了。」他是太湖群盜的首領，殺個把人渾不當一回事。程瑤迦心腸軟，忙道：「啊，別殺人。」尹志平笑道：「不殺也好。程師妹，你到這裡有多久了？」程瑤迦臉一紅，道：「小妹剛到。」

　　尹志平向兩人望了一眼，心想：「看來這兩人是對愛侶，我別在這裡惹厭，說幾句話就走。」說道：「我奉師父之命，到牛家村來尋一個人，要向他報個急訊。小弟這就告辭，後會有期。」說著一拱手，轉身欲行。

　　程瑤迦臉上羞紅未褪，聽他如此說，卻又罩上了一層薄暈，低聲道：「尹師兄，你尋誰啊？」尹志平微一遲疑，心想：「程師妹是本門中人，這姓陸的既與她同行，也不是外人，說亦無妨。」便道：「我尋一位姓郭的朋友。」

　　此言一出，一堵牆的兩面倒有四個人同感驚訝。陸冠英道：「此人可是單名一個靖字？」尹志平道：「是啊，陸兄也認得這位郭朋友嗎？」陸冠英道：「小弟也正是來尋訪郭師叔。」尹志平與程瑤迦齊道：「你叫他師叔？」陸冠英道：「家嚴與他同輩，是以小弟稱他師叔。」陸乘風與黃蓉同輩，郭靖與黃蓉是未婚夫妻，因此陸冠英便尊他為師叔。程瑤迦不語，心中卻大是關切。尹志平忙問：「你見到他了麼？他在哪裡？」陸冠英道：「小弟也是剛到，正要打聽，卻撞上這個瘋漢，平白無端的動起手來。」尹志平道：「好！那麼咱們同去找罷。」三人相偕出門。黃蓉與郭靖面面相覷，只是苦笑。郭靖道：「他們必定又會回來，蓉兒，你打開櫥門招呼。」黃蓉歎道：「那怎使得？這兩人來找你，必有要緊之事。你在養傷，一分心那還了得？」郭靖道：「是啊，必是十分要緊之事。你快想個法子。」黃蓉道：「就算是天塌下來，我也不開門。」

　　果然過不多時，尹志平等三人又回到店中。陸冠英道：「在他故鄉竟也問不到半點眉目，這便如何是好？」尹志平道：「不知陸兄尋這位郭朋友有何要緊之事，可能說麼？」陸冠英本不想說，卻見程瑤迦臉上一副盼望的神色，不知怎地，竟爾難以拒卻，便道：「此事一言難盡，待小弟掃了地下的髒物，再與兩位細談。」這店中也無掃帚簸箕，尹陸兩人只得拿些柴草，將滿地穢物略加擦掃。

　　三人在桌旁坐下。陸冠英正要開言，程瑤迦道：「且慢！」走到侯通海身旁，用劍割下他衣上兩塊衣襟，要塞住他的雙耳，低聲道：「不讓他聽。」陸冠英讚道：「姑娘好細心。這瘋漢來歷不明，咱們的話可不能讓他聽了去。」

　　黃蓉在隔室暗暗發笑：「我們兩人在此偷聽，原是難防，但內堂還躺著個歐陽克，你們三人竟也懵然不知，還說細心呢。」須知程大小姐從未在江湖上行走；尹志平專學師父，以豪邁粗獷為美；陸冠英在太湖發號施令慣了，向來不留神細務，是以三人談論要事，竟未先行在四周查察一遍。程瑤迦俯身見侯通海耳朵已被割去，怔了一怔，將布片塞入他耳孔之中，微微含笑，向陸冠英道：「現下可以說啦。」陸冠英遲疑道：「唉！這事不知該從何說起。我是來找郭師叔，按理說，那是萬萬不該來找他的，可是又不得不找。」尹志平道：「這倒奇了。」陸冠英道：「是啊，我找郭師叔，原本也不是為了他的事，是為了他的六位師父。」尹志平一拍桌子，大聲道：「江南六怪？」陸冠英道：「正是。」尹志平道：「啊哈，陸兄此來所為何事，只怕與小弟不謀而合。咱倆各在地下書寫一個人的名字，請程師妹瞧瞧是否相同。」陸冠英尚未回答，程瑤迦笑道：「好啊，你們兩人背向背的書寫。」尹志平和陸冠英各執一根柴梗，相互背著在地下劃了幾劃。尹志平笑道：「程師妹，我們寫的字是否相同？」程瑤迦看了兩人在地下所劃的痕跡，低聲道：「尹師兄，你猜錯啦，你們劃的不同。」尹志平「咦」了一聲，站起身來。程瑤迦笑道：「你寫的是『黃藥師』三字，他卻是畫了一枝桃花。」黃蓉心頭一震：「他二人來找靖哥哥，怎麼都和我爹爹相關？」只聽陸冠英道：「尹師兄寫的，是我祖師爺的名諱，小弟不敢直書。」尹志平一怔，道：「是你祖師爺？嗯，咱們寫的其實相同。黃藥師不是桃花島主嗎？」程瑤迦道：「噢，原來如此。」尹志平道：「陸兄既是桃花島門人，那麼找江南六怪是要不利於他們了。」陸冠英道：「那倒不是。」尹志平見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心中甚是不喜，說道：「陸兄既不當小弟是朋友，咱們多談無益，就此告辭。」站起身來，轉身便走。陸冠英忙道：「尹師兄留步，小弟有下情相告，還要請師兄援手。」尹志平最愛別人有求於他，喜道：「好罷，你說便是。」陸冠英道：「尹師兄，你是全真門人，傳訊示警，叫人見機提防，原是俠義道份所當為。但若貴派師長要去加害無辜，你得知訊息，卻該不該去叫那無辜之人避開呢？」尹志平一拍大腿，道：「是了，你是桃花島門人，其中果然大有為難之處，你倒說說看。」陸冠英道：「此事小弟若是袖手不管，那是不義；若是管了，卻又是背叛師門。小弟雖有事相求師兄，卻又是不能開口。」尹志平已大致猜中了他的心事，可是他既不肯明言，不知如何相助，伸手搔頭，神色頗感為難。

　　程瑤迦卻想到了一個法子。閨中女兒害羞，不肯訴說心事，母親或是姊妹問起，只用點頭或搖頭相答，雖然不夠直截了當，但最後也總能吐露心事。比如母親問：「孩兒，你意中人是張三哥麼？」女兒搖頭。又問：「是李四郎麼？」女兒又搖頭。再問：「那定是王家表哥啦。」女兒低頭不作聲，那就對了。當下程瑤迦道：「尹師哥，你問陸大哥，說對了，他點頭，不對就搖頭。只消他一句話也不說，就不能說是背叛師門。」尹志平喜道：「師妹這法兒甚妙。陸兄，我先說我的事。我師父長春真人無意中聽到訊息，得知桃花島主惱恨江南六怪，要殺他六家滿門。我師父搶在頭裡，趕到嘉興去報訊，六怪卻不在家，出門遊玩去了。於是我師父叫六怪家人分頭躲避，黃島主來到之時，竟未找到一人。他沖沖大怒，空發了一陣脾氣，折而向北，後來就不知如何。你可知道麼？」陸冠英點點頭。尹志平道：「瑤，看來黃島主仍在找尋六怪。我師父和六怪本有過節，但一來這過節已經揭開，二來佩服六怪急人之難，心中頗感激他們的高義，三來覺得此事六怪並無不是。正好全真七子適在江南聚會，於是大夥兒分頭尋訪六怪，叫他們小心提防，最好是遠走高飛，莫被你祖師爺撞到。你說這該是不該？」陸冠連連點頭。

　　黃蓉尋思：「靖哥哥既已到桃花島赴約，爹爹何必再去找六怪算帳？」她卻不知父親聽了靈智上人的謊言，以為她已命喪大海，傷痛之際，竟遷怒在六怪身上。

　　只聽尹志平又道：「尋訪六怪不得，我師父便想到了六怪的徒兒郭靖，他是臨安府牛家村人氏，有八成已回到了故鄉，於是派小弟到這兒來探訪於他，想來他必知六位師父在何方。你來此處，為的也是此事了？」陸冠英又點了點頭。尹志平道：「豈知郭兄卻未曾回家。我師父對六怪可算得是仁至義盡，但尋他們不到，這也無法可想了，看來黃島主也未必找他們得著。陸兄有事相求，是與此事有關麼？」陸冠英點了點頭。尹志平道：「陸兄有何差遣，但說不妨。但教小弟力之所及，自當效勞。」陸冠英不語，神色頗為尷尬。程瑤迦笑道：「尹師哥你忘啦。陸相公是不能開口直說的。」尹志平笑道：「正是。陸兄是要小弟留在這村中等候郭兄麼？」陸冠英搖頭。尹志平道：「那是要小弟急速去尋訪江南六怪和郭兄了？」陸冠英又搖頭。尹志平道：「啊，是了。陸兄要小弟在江湖上傳言出去。那六怪是江南人氏，聲氣廣通，諒來不久便可得訊。」陸冠英仍是搖頭。尹志平接連又猜了七八件事，陸冠英始終搖頭。程瑤迦幫著猜了兩次，也沒猜對。不但尹志平急了，連隔室的黃蓉聽得也急了。三人僵了半晌。尹志平強笑道：「程師妹，你慢慢跟他磨菇罷，打啞謎兒的事我幹不了。我出去走走，過一個時辰再來。」說著走出門外。堂上除了侯通海外，只剩下陸程二人。程瑤迦低下頭去，過了一會，見陸冠英沒有動靜，偷眼瞧他，正好陸冠英也在看她。兩人目光相接，急忙避開。程瑤迦又是羞得滿臉通紅，低垂粉頸，雙手玩弄劍柄上的絲絛。陸冠英緩緩站起身來，走到灶邊，對灶頭上畫著的灶神說道：「灶王爺，小人有一番心事，苦於不能向人吐露，只好對你言明，但願神祇有靈，佑護則個。」

　　程瑤迦暗讚：「好聰明的人兒。」抬起了頭，凝神傾聽。只聽他說道：「小人陸冠英，是太湖畔歸雲莊陸莊主之子。家父名諱，上『乘』下『風』。我父親拜桃花島黃島主為師。數日之前，祖師爺來到莊上，說道要殺江南六怪的滿門良賤，命我父及師伯梅超風幫同尋找六怪下落。梅師伯和六怪有深怨大仇，正是求之不得。我父卻知江南六怪心存忠義，乃是響噹噹的英雄好漢，殺之不義。何況我爹爹與六怪的徒兒郭師叔結交為友，此事不能袖手。他聽了祖師爺的吩咐，不由得好生為難，有心要差遣小人傳個訊去，叫江南六怪遠行避難，卻又是不該背叛師門。那日晚上，我爹爹仰天長歎，喃喃自語，吐露了心事。小人在旁聽見，心想為父分憂，乃是盡孝，祖師爺與小人卻終究已隔了一層，於是連夜趕來尋找六怪報訊。」

　　黃蓉與程瑤迦心想：「原來他是學他父親掩耳盜鈴的法子，明明要人聽見，卻又不肯擔當背叛師門的罪名。」卻聽他又道：「六怪尋訪不著，我就想起改找他們的弟子郭師叔，可是他也不知到了何處。郭師叔是祖師爺的女婿……」程瑤迦忍不住「啊」的一聲低呼，忙即伸手掩口。她先前對郭靖朝思暮想，自覺一往情深，殊不知只是少女懷春，心意無托，於是聊自遣懷，實非真正情愛，只是自己不知而已。今日見了陸冠英，但覺他風流俊雅，處處勝於郭靖，這時聽到他說郭靖是黃藥師女婿，心頭雖然不免一震，卻絲毫不生自憐自傷之情，只道自己胸懷爽朗，又想當日在寶應早見郭、黃二人神態親密，此事原不足異，其實不知不覺之間，一顆芳心早已轉在別人身上了。

　　陸冠英聽得程瑤迦低聲驚呼，極想回頭瞧她的臉色。但終於強行忍住，心想：「我若見到她在聽我說話，那就萬萬不能再說下去。那日爹爹對天自言自語，始終未曾望我一眼。現下我是在對灶王爺傾訴，她若聽見，那是她自行偷聽，我可管不著。」於是接著說道：「但教找到了郭師叔，他自會與黃師姑向祖師爺求情。祖師爺性子再嚴，女兒女婿總是心愛的，總不能非殺了女婿的六位師父不可。只是爹爹言語之中，卻似郭師叔和黃師姑已遭到了什麼大禍，真相如何，卻又不便詢問爹爹。」黃蓉聽到這裡，心想：「難道爹爹知道靖哥哥此刻身受重傷？不，他決不能知道。多半他是得知了我們流落荒島之事。」陸冠英又道：「尹師兄為人一片熱腸，程小姐又是聰明和氣……」

　　（程瑤迦聽他當面稱讚自己，又是高興，又是害羞）

　　「……可是我心中的念頭太過異想天開，自是教人難以猜到。我想江南六怪是成名的英雄好漢，雖然武功不如祖師爺，但要他們遠行避禍，豈不是擺明了怕死？這等行徑，料來決不會幹。倘若這事傳聞開了，他們得到消息，只怕非但不避，反要尋上祖師爺來啦！豈不是救人倒變成害人？」黃蓉暗暗點頭，心想陸冠英不愧是太湖群雄之首，深知江湖好漢的性子。又聽他道：「我想全真七子俠義為懷，威名既盛，武功又高，尹師兄和程小姐若肯求懇他們師尊出頭排解，祖師爺總得給他們面子。祖師爺跟江南六怪未必真有深仇大怨，總是六怪有什麼言語行事得罪了他，只須有頭臉的人物出面說合，諒無不成之理。灶王爺，小人的為難之處，乃是空有一個主意，卻不能說給有能為的人知曉，請你瞧著辦罷。」說畢，向灶君菩薩連連作揖。程瑤迦聽他說畢，急忙轉身，要去告知尹志平，剛走到門口，卻聽陸冠英又說起話來：「灶王爺，全真七子若肯出頭排解，自是一件極大的美事，只是七子說合之際，須得恭恭敬敬才是，千萬別得罪我祖師爺。否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可糟了。我跟您說的話，到此為止，再也沒有啦。」程瑤迦嫣然一笑，心道：「你說完了，我給你去辦就是。」便出店去找尹志平，在村中打了個轉，不見影蹤，轉身又走回來，忽聽尹志平低聲叫道：「程師妹！」從牆角處探身出來招手。程瑤迦喜道：「啊！在這裡。」

　　尹志平做個手勢叫她噤聲，向西首指了指，走到她身邊，低聲道：「那邊有人，鬼鬼祟祟的探頭探腦，身上都帶著兵刃。」程瑤迦心中只想著陸冠英說的話，對這事也不以為意，道：「只怕是過路人。」尹志平卻臉色鄭重，低聲道：「那幾個人身法好快，武功可高得很呢。可須得小心在意。」原來他見到的正是彭連虎等人。他們久等候通海不回，料想他必已遇險，這些人想到昨晚皇宮中扮鬼之人的身手，誰敢前去相救？忽然見到尹志平，立時遠遠躲開。尹志平候了一陣，見前面再無動靜，慢慢走過去看時，那些人已然影蹤全無。程瑤迦於是把陸冠英的話轉述了一遍。尹志平笑道：「原來他是這個心思，怎教人猜想得到？程師妹，你去向孫師叔求懇，我去跟師父說就是。只要全真七子肯出面，天下又有什麼事辦不了？」程瑤迦道：「不過這件事可不能弄糟。」接著將陸冠英最後幾句話也說了。尹志平冷笑道：「哼，黃藥師又怎麼了，他強得過全真七子麼？」程瑤迦想出言勸他不可傲慢，但見他神色峭然，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兩人相偕回店。陸冠英道：「小弟這就告辭。兩位他日路經太湖，務必請到歸雲莊來盤桓數日。」程瑤迦見他就要分別，心中大感不捨。可是滿腔情意綿綿，卻又怎敢稍有吐露？尹志平背轉身子，對著灶君說道：「灶王爺，全真教最愛給人排難解紛。江湖上有什麼不平之事，但教讓全真門下弟子知曉，決不能袖手不理。」陸冠英知道這幾句話是說給自己聽的，於是說道：「灶王爺，盼你保佑此事平平安安的了結，弟子對出力的諸君子永感大德。」尹志平道：「灶王爺，你放心，全真七子威震天下，只要他們幾位肯出手，憑他潑天大事，也決沒辦不成的。」陸冠英一怔，心道：「全真七子若是恃強說合，我祖師爺豈能服氣？」忙道：「灶王爺，你知道，我祖師爺平素獨來獨往，不理會旁人。人家跟他講交情，他是肯聽的，跟他說道理，他卻是最厭憎的了！」

　　尹志平道：「哈哈，灶王爺，全真七子還能忌憚別人嗎？此事原本跟我們毫不相干，我師父也只叫我給人報個訊息，但若惹到全真教頭上，管他黃藥師、黑藥師，全真教自然有得叫他好看的。」陸冠英氣往上衝，說道：「灶王爺，弟子適才說過的話，你只當是夢話。要是有人瞧不起我們，天大的人情我們也不領。」兩人背對著背，都是向著灶君說話，可是你一言我一語，針鋒相對，越說越僵。程瑤迦欲待相勸，但兩人都是年少氣盛，性急口快，竟自插不下嘴去。

　　只聽尹志平道：「灶王爺，全真派武功是天下武術正宗，別的旁門左道功夫，就算再了不起，哪能與全真派較量？」陸冠英道：「灶王爺，全真派武功我也久聞其名，全真教中高手固然不少，可是也未必沒有狂妄浮誇之徒。」

　　尹志平大怒，伸手一掌，將灶頭打塌了一角，瞪目喝道：「好小子，你罵人。」砰的一聲，陸冠英將灶頭的另外一角也一掌打塌，喝道：「我豈敢罵你？我是罵目中無人的狂徒。」

　　尹志平剛才見過他的武藝，知道不及自己，心中有恃無恐，冷笑一聲，說道：「好啊，咱們這就比劃比劃，瞧瞧到底是誰目中無人了。」陸冠英明知不敵，卻是恨他輕侮師門，到此地步自是騎虎難下，拔出單刀，左手一拱，說道：「小弟領教全真派的高招。」

　　程瑤迦大急，淚珠在眼眶中滾來滾去，數次要上前攔阻，卻總是無此膽量魄力，只見尹志平拂塵揚起，踏步進招，兩人便即鬥在一起。陸冠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使開枯木禪師所授的羅漢刀法，緊緊守住門戶。尹志平一上手立即搶攻，哪知對方刀沉力猛，自己輕敵冒進，左臂險被單刀砍中，心頭一凜，急忙凝神應戰，展開師授心法，意定神閒，步緩手快，這才逐步的搶到上風。陸冠英這幾個月來得了父親指點，修為已突飛猛進，只是畢竟時日太短，敵不住長春子門下的嫡傳高弟。黃蓉在小鏡中瞧著二人動手，見尹志平漸佔先著，心中罵道：「你這小雜毛罵我爹爹，若不是靖哥哥受傷，教你嘗嘗我桃花島旁門左道的手段。啊喲，不好！」只見陸冠英一刀砍去，招術用得老了，被尹志平拂塵向外引開，倒轉把手，迅捷異常的在他臂彎裡一點。陸冠英手臂酸麻，單刀脫手。尹志平得理不容情，刷的一拂塵往他臉上掃去，口中叫道：「這是全真派的高招，記住了！」他拂塵的塵尾是馬鬃中夾著銀絲，這一下只要掃中了，陸冠英臉上非鮮血淋漓不可。陸冠英急忙低頭閃避，那拂塵卻跟著壓將下來，卻聽得一聲嬌呼：「尹師哥！」程瑤迦舉劍架住。陸冠英乘隙躍開，拾起地下單刀。尹志平冷笑道：「好啊，程師妹幫起外人來啦。你兩口子齊上罷。」程瑤迦急道：「你……你……」尹志平刷刷刷接連三招，將她逼得手忙腳亂。陸冠英見她勢危，提刀又上，登時成了以二敵一。程瑤迦不願與師兄對敵，垂劍躍開。尹志平叫道：「來啊，他一個人打不過我，省得你一會兒又來相幫。」

　　黃蓉見三人如此相鬥，甚是好笑，正想這一場官司不知如何了結，忽聽門聲響動，彭連虎，沙通天等擁著完顏洪烈、楊康一齊進來。原來他們等了良久，畢竟沙通天同門關心，大著膽子悄悄過來探視，只見店中兩人正自相鬥，武藝也只平平。他待了半晌，見確無旁人，但一人勢孤，終究不敢入內，於是約齊眾人，闖進門來。

　　尹、陸二人見有人進來，立時躍開罷鬥，未及出言喝問，沙通天晃身上前，雙手分抓，已拿住了二人手腕。彭連虎俯身解開了侯通海手上綁帶。侯通海別了半日，早已氣得死去活來，不等取出口中布片，喉頭悶吼，連連揮掌往程瑤迦臉上劈去。程瑤迦繞步讓過。侯通海紫脹了臉皮，雙拳直上直下的猛打過去。彭連虎連叫：「且慢動手，問明白再說。」侯通海口中耳中兀自塞了布片，哪裡聽見？

　　陸冠英腕上脈門被沙通天扣住，只覺半身酸麻，動彈不得，但見程瑤迦情勢危急，侯通海形同瘋虎，轉眼就要遭他毒手，也不知忽然從哪裡來了一股大力，一掙便掙脫了沙通天的掌握，猛往侯通海縱去。他人未躍近，被彭連虎一下彎腿鉤踢，撲地倒了。彭連虎抓住他的後領提了起來，喝問：「你是誰？那裝神弄鬼的傢伙哪裡去了？」

　　忽聽得呀的一聲，店門緩緩推開，眾人一齊回頭，卻是無人進來。彭連虎等不自禁的心頭都感到一陣寒意，忽見一個蓬頭散髮的女子在門口一探。梁子翁和靈智上人跳起身來，齊聲驚呼：「不好，有女鬼！」彭連虎卻看清楚只是個尋常鄉姑，喝道：「進來！」傻姑笑嘻嘻的走了進來，伸了伸舌頭，說道：「啊，這麼多人。」梁子翁先前叫了一聲「有女鬼」，這時卻見她衣衫襤褸，傻里傻氣，是個鄉下貧女，不禁老羞成怒，縱身上前，叫道：「你是誰？」伸手去拿她手臂。豈知傻姑手臂疾縮，反手便是一掌，正是桃花島武學「碧波掌法」，她所學雖然不精，這掌法卻甚奧妙。梁子翁沒半點防備，拍的一聲，這一掌結結實實的打在他手背之上，落手著實不輕。梁子翁又驚又怒，叫道：「好，你裝傻！」欺身上前，雙拳齊出。傻姑退步讓開，忽然指著梁子翁的光頭，哈哈大笑。

　　這一笑大出眾人意料之外，梁子翁更是愕然，隔了一會，才右拳猛擊出去。傻姑舉手擋架，身子晃了幾晃，知道不敵，轉身就逃。梁子翁哪容她逃走，左腿跨出，已攔住她去路，回肘後撞，回拳反拍，傻姑鼻子上吃了一記，只痛得她眼前金星亂冒，大叫：「吃西瓜的妹子，快出來救人哪，有人打我哪。」黃蓉大驚，心道：「不殺了這傻姑娘，留下來果是禍胎。」突然間聽得有人輕哼一聲，這一聲雖輕，黃蓉心頭卻是通的一跳，驚喜交集：「爹爹到啦！」忙湊眼到小孔觀看，果見黃藥師臉上罩著人皮面具，站在門口。

　　他何時進來，眾人都沒見到，似是剛來，又似比眾人先進屋子，這時一見到他那張木然不動、沒半點表情的臉，都感全身不寒而慄。他這臉既非青面獠牙，又無惡形怪狀，但實在不像一張活人的臉。適才傻姑只與梁子翁拆了三招，但黃藥師已瞧出她是本門弟子，心下好生疑惑，問道：「姑娘，你師父是誰？他到哪裡去啦？」傻姑搖了搖頭，看著黃藥師這張怪臉，呆了一呆，忽然拍手大笑起來。黃藥師眉頭微皺，料知她若不是自己的再傳弟子，也必與本門頗有淵源。他對本門弟子最愛相護，決不容許別人欺侮，梅超風犯了叛師大罪，但一敗於郭靖之手，他便出而護短，何況傻姑這天真爛漫的姑娘？於是說道：「傻孩子，人家打了你，你怎不去打還呀？」

　　日前黃藥師到舟上查問女兒下落之時，未戴面具，這次面目不同，眾人都未認出，但一聽他的聲音，完顏洪烈、楊康、彭連虎等三人已隱約猜到是他。彭連虎知道在這魔頭手下決然討不了好去，只怕昨晚在皇宮中遇到的便是此人，打定主意決不和他動手，一有機會，立即三十六著走為上策。只聽傻姑道：「我打他不過。」黃藥師道：「誰說你打他不過？他打你鼻子，你也打他鼻子，一拳還三拳。」傻姑笑道：「好啊！」她也不想梁子翁本領遠勝於己，走到他面前，說道：「你打我鼻子，我也打你鼻子，一拳還三拳。」對準他鼻子就是一拳。梁子翁舉手便擋，忽然臂彎裡「曲池穴」一麻，手臂只伸到一半，竟自伸不上去，砰的一聲，鼻子上果然吃了一拳。傻姑叫道：「二！」又是一拳。梁子翁坐腰沉胯，拔背含胸，左手平手外翻，這是擒拿法的一招高招，眼見就要將傻姑的臂骨翻得脫臼，哪知手指與傻姑的手臂將遇未觸之際，上臂「臂儒穴」中又是一陣酸麻，這一手竟然翻不出去，砰的一聲，鼻子又中了一拳。這一拳力道沉猛，打得他身子後仰，晃了幾晃。這一來梁子翁固然驚怒交迸，旁觀眾人也無不訝異。只有彭連虎精於暗器聽風之術，每當梁子翁招架之際，兩次都聽到極輕的嗤嗤之聲，知是黃藥師發出金針之類微小的暗器，打中了樑子翁的穴道，只是不見他臂晃手動，卻又如何發出。他哪知黃藥師在衣袖中彈指發針，金針穿破衣袖再打敵人，無影無蹤，倏忽而至，對方哪裡閃躲得了？

　　只聽得傻姑叫道：「三！」梁子翁雙臂不聽使喚，眼見拳頭迎面而來，只得退步閃避，哪知道剛欲舉步，右腿內側「白海穴」上又是一麻，剛感驚異，眼前火花飛舞，眼眶中酸酸的如要流淚，原來鼻子上端端正正的中了一拳，還牽動了淚穴。他想比武打敗還不要緊，淚水如果流了下來，一生的聲名不免就此斷送，急忙舉袖擦眼，一抬臂才想到手臂已不能動，兩行淚水終於從面頰上流了下來。

　　傻姑見他流下眼淚，忙道：「別哭啦，你不用害怕，我不再打你就是了。」這三句勸慰之言，比之鼻上三拳，更令梁子翁感到無地自容，憤激之下，「哇」的一聲，吐了一口鮮血，抬頭向黃藥師道：「閣下是誰？暗中傷人，算什麼英雄好漢？」黃藥師冷笑道：「憑你也配問我的名號？」突然提高聲音喝道：「通統給我滾出去！」

　　眾人在一旁早已四肢百骸都不自在，膽戰心驚，呆呆站在店堂之中，不知如何了局，聽他一喝，登時心下為之大寬。彭連虎當先就要出去，只走了兩步，卻見黃藥師擋在門口，並無讓路之意，便即站定。黃藥師罵道：「放你們走，偏又不走，是不是要我把你們一個個都宰了？」彭連虎素聞黃藥師性情乖僻，說得出就做得到，當即向眾人道：「這位前輩先生叫大夥兒出去，咱們都走罷。」侯通海這時已扯出口中布片，罵道：「給我讓開！」衝到黃藥師跟前，瞪目而視。黃藥師毫不理會，淡淡的道：「要我讓路，諒你們也不配。要性命的，都從我胯下鑽過去罷。」

　　眾人面面相覷，臉上均有怒容，心想你本領再高，眼下放著這許多武林高手在此，合力與你一拚，也未必就非敗不可。侯通海怒吼一聲，向黃藥師撲了過去。

　　但聽得一聲冷笑，黃藥師左手已將侯通海的身子高高提起，右手拉住他的左膀向外扯去，喀的一聲，硬生生將一條手臂連肉帶骨扯成兩截。黃藥師將斷臂與人同時往地下一丟，抬頭向天，理也不理。侯通海已痛得暈死過去，斷臂傷口血如泉湧。眾人無不失色。黃藥師緩緩轉頭，目光逐一在眾人臉上掃過。沙通天、彭連虎等個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但見到黃藥師眼光向自己身上移來，無不機伶伶地打個冷戰，只感寒毛直豎，滿身起了雞皮疙瘩。

　　猛然間聽他喝道：「鑽是不鑽？」眾人受他聲威鎮懾，竟是不敢群起而攻，彭連虎一低頭，首先從他胯下鑽了過去。沙通天放開尹、陸二人，抱住師弟，楊康扶著完顏洪烈，最後是梁子翁和靈智上人，都一一從黃藥師胯下鑽了出去。一出店門，人人抱頭鼠竄，哪敢回頭望上一眼？

## 第25回　荒村野店

　　黃藥師仰天一笑，說道：「冠英和這位姑娘留著。」陸冠英早知是祖師爺到了，但見他戴著面具，只怕他不願露出行藏，當下不敢稱呼，只恭恭敬敬的跪下拜了四拜。尹志平見了黃藥師這般威勢，心知此人非同小可，躬身說道：「全真教長春門下弟子尹志平拜見前輩。」黃藥師道：「人人都滾了出去，我又沒教你留著。還在這兒，是活得不耐煩了？」尹志平一怔，道：「弟子是全真教長春門下，並非奸人。」黃藥師道：「全真教便怎地？」順手在桌上抓落，抓下了板桌上一塊木塊，臂不動，手不揚，那木塊已輕飄飄的向尹志平迎面飛去。尹志平忙舉拂塵擋格，哪知這小小木塊竟如是根金剛巨杵，只覺一股大力撞來，勢不可當，連帶拂塵一齊打在他口旁，一陣疼痛，嘴中忽覺多了許多事物，急忙吐在掌中，卻是幾顆牙齒，滿手鮮血，不禁又驚又怕，做聲不得。黃藥師冷冷的道：「我便是黃藥師、黑藥師，你全真派要我怎麼好看了啊？」此言一出，尹志平和程瑤迦固然大吃一驚，陸冠英也是膽戰心寒，暗想：「我和這小道士剛才鬥口，都讓祖師爺聽去啦。我對灶王爺所說的話，若是也給他聽見了，那……那可……只怕連爹爹也……」不由得背上冷汗直冒。尹志平手扶面頰，叫道：「你是武林的大宗師，何以行事如此乖張？江南六怪是俠義之人，你憑什麼要苦苦相逼？若不是我師父傳了消息，他六門老小，豈不是都給你殺了？」黃藥師怒道：「怪道我遍尋不著，原來是有群雜毛從中多事。」尹志平又叫又跳，說道：「你要殺便殺，我是不怕你的。」黃藥師冷冷的道：「你背後罵得我好？」尹志平豁出了性命不要，叫道：「我當面也罵你，你這妖魔邪道，你這怪物！」黃藥師成名以來，不論黑道白道的人物，哪一個敢當面有些少冒犯？給尹志平如此放肆辱罵，那是他近數十年來從未遇過之事。自己適才對付侯通海的狠辣手段，他明明親見，居然仍是這般倔強，實是大出意料之外，這小道士骨頭硬、膽子大，倒與自己少年時候性子相似，不禁起了相惜之意，踏上一步，冷冷的道：「你有種就再罵一句。」尹志平叫道：「我不怕你，偏要罵你這妖魔老怪。」

　　陸冠英暗叫：「不妙，小道士這番難逃性命。」喝道：「大膽畜生，竟敢冒犯我祖師爺。」舉刀向他肩頭砍去。他這一刀卻是好意，心想祖師爺受他如此侮辱，下手怎能容情？只要一出手，十個尹志平也得當場送命，若是自己將他砍傷，倒或能使祖師爺消氣，饒了小道士的性命。尹志平躍開兩步，橫眉怒目，喝道：「我今日不想活啦，偏偏要罵個痛快。」陸冠英有心要將他砍傷，好救他一命，於是又揮刀橫砍。噹的一聲，程瑤迦仗劍架開，叫道：「我也是全真門下，要殺便將我們師兄妹一起殺了。」

　　這一著大出尹志平意料之外，不自禁的叫道：「程師妹，好！」兩人並肩而立，眼睜睜的望著黃藥師。這一來，陸冠英也不便再行動手。黃藥師哈哈大笑，說道：「好，有膽量，有骨氣。我黃老邪本來就是邪魔外道，也沒算罵錯了。你師父尚是我晚輩，我豈能跟你小道士一般見識？去罷！」忽地伸手，一把將尹志平當胸抓住，往外甩出。尹志平身不由主的往門外飛去，滿以為這一交定是摔得不輕，哪知雙足落地，居然好端端的站著，竟似黃藥師抱著他輕輕放在地下一般。他呆了半晌，心道：「好險！」他膽子再大，終究也不敢再進店去罵人了，摸了摸腫起半邊的面頰，轉身便去。程瑤迦還劍入鞘，也待出門，黃藥師道：「慢著。」伸手撕下臉上人皮面具，問道：「你願意嫁給他做妻子，是不是？」說著向陸冠英一指。程瑤迦吃了一驚，霎時間只嚇得臉色雪白，隨即紅潮湧上，不知所措。

　　黃藥師道：「你那小道士師兄罵得好，說我是邪魔怪物。桃花島主東邪黃藥師，江湖上誰不知聞？黃老邪生平最恨的是仁義禮法，最惡的是聖賢節烈，這些都是欺騙愚夫愚婦的東西，天下人世世代代入其彀中，還是懵然不覺，真是可憐亦復可笑！我黃藥師偏不信這吃人不吐骨頭的禮教，人人說我是邪魔外道，哼！我這邪魔外道，比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混蛋，害死的人只怕還少幾個呢！」程瑤迦不語，心中突突亂跳，不知他要怎生對付自己。

　　只聽他又道：「你明明白白對我說，是不是想嫁給我這徒孫。我喜歡有骨氣、性子爽快的孩子。剛才那小道士在背後罵我，倘若當我面便不敢罵了，反而跪下哀求，你瞧我殺不殺他？哼，你在危難之中挺身而出，竟敢去幫小道士，人品是不錯的，很配得上我這徒孫，快說罷！」程瑤迦心中十分願意，可是這種事對自己親生父母也說不出口，豈能向一個初次會面的外人明言，更何況陸冠英就在身旁？只窘得她一張俏臉如玫瑰花瓣兒一般。黃藥師見陸冠英也是低垂了頭，心中忽爾想起女兒，歎了一口氣，道：「若是你們兩相情願，我就成就了這樁美事。唉，兒女婚姻之事，連父母也是勉強不來的。」想到當日若是好好允了女兒與郭靖的親事，愛女就未必會慘死大海，心中一煩，厲聲道：「冠英，別給我拖泥帶水的，到底你要不要她做妻子？」陸冠英嚇了一跳，忙道：「祖師爺，孫兒只怕配不上這位……」黃藥師喝道：「配得上的！你是我的徒孫，就是公主娘娘也配得上！」陸冠英見了祖師爺的行事，知道再不爽爽快快的，眼下就有一場大苦頭吃，忙道：「孫兒是千情萬願。」黃藥師微微一笑，道：「好。姑娘，你呢？」

　　程瑤迦聽了陸冠英這話，心頭正自甜甜的，又聽黃藥師相問，低下頭來，半晌方道：「那得要我爹爹作主。」黃藥師道：「什麼父母之命，媒約之言，直是狗屁不通，我偏要作主！你爹爹若是不服，叫他來找我比劃比劃。」程瑤迦微笑道：「我爹爹只會算帳寫字，不會武功。」黃藥師一怔，道：「比算帳寫字也行啊！哼，講到算數，天下有誰算得過我了？快說，你願不願意？」程瑤迦仍是不語，黃藥師道：「好，那麼你是不願的了，這個也由得你。咱們說一句算一句，黃老邪可向來不許人反悔。」程瑤迦偷眼向陸冠英望了一望，見他神色甚是焦急，心想：「爹爹最疼愛我了，我要姑媽跟爹爹說了，你再請人來求親，他必應允，你何必如此慌張？」

　　黃藥師站起身來，喝道：「冠英，跟我找江南六怪去！日後你再跟這個姑娘說一句話，我把你們兩人舌頭都割了。」陸冠英嚇了一跳，知道祖師爺言出必行，這可不是玩的，忙走到程瑤迦跟前，作了一揖，說道：「小姐，陸冠英武藝低微，無才無學，身在草莽，原本高攀不上，只今日得與小姐相會，卻是有緣……」程瑤迦低聽道：「公子不必太謙，我……我不是……」隨即又是聲息全無。陸冠英心中一動，想起她曾出過那點頭搖頭的主意，說道：「小姐，你若是嫌棄陸某，那就搖搖頭。」此話說罷，心中怦怦亂跳，雙眼望著她一頭柔絲，生怕她這個千嬌百媚的腦袋竟會微微一動。過了半晌，程瑤迦自頂至腳，連手指頭也沒半根動彈。陸冠英大喜，道：「姑娘既然允了，就請點點頭。」哪知程瑤迦仍是木然不動。陸冠英固然焦急，黃藥師更是大不耐煩，說道：「又不搖頭，又不點頭，那算什麼？」程瑤迦輕聲道：「不搖頭，就……就……是點頭了……」這幾個字細若蚊鳴，也虧得黃藥師內功深湛，耳朵極靈，才總算聽到了，若是少了幾年修為，也只能見到她嘴唇似動非動而已。黃藥師哈哈大笑，說道：「王重陽一生豪氣干雲，卻收了這般扭扭捏捏的一個徒孫，當真好笑。好好，今日我就給你們成親。」陸程二人都嚇了一跳，望著黃藥師說不出話來，卻聽他問道：「那傻姑娘呢？我要問問她師父是誰。」三人環顧堂中，傻姑卻已不知去向。

　　黃藥師道：「現下不忙找她。冠英，你就跟程姑娘在這裡拜天地成親。」陸冠英道：「祖師爺恁地愛惜孫兒，孫兒真是粉身難報，只是在此處成親，似乎過於倉卒……」黃藥師喝道：「你是桃花島門人，難道也守世俗的禮法？來來來，兩人並排站著，向外拜天！」這話聲之中，自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威嚴，程瑤迦到了這個地步，只得與陸冠英並肩而立，盈盈拜將下去。黃藥師道：「向內拜地！……拜你們的祖師爺啊……好好，痛快痛快！夫妻兩人對拜！」這齣好戲在黃藥師的喝令下逐步上演，黃蓉與郭靖在鄰室一直瞧著，都是又驚又喜，又是好笑，只聽黃藥師又道：「妙極！冠英，你去弄一對蠟燭來，今晚你們洞房花燭。」陸冠英一呆，叫道：「祖師爺！」黃藥師道：「怎麼？拜了天地之後，不就是洞房麼？你夫妻倆都是學武之人，難道洞房也定要繡房錦被？這破屋柴鋪，就做不得洞房？」陸冠英不敢作聲，心中七上八下，又驚又喜，依言到村中討了一對紅燭，買了些白酒黃雞，與程瑤迦在廚中做了，服侍祖師爺飲酒吃飯。此後黃藥師再不說話，只是仰起了頭，心中想著女兒，暗自神傷。黃蓉瞧著他神情，料想是在記掛著自己，心中難受，幾番要開門呼叫，卻怕給父親一見到，便即抓了自己回桃花島去，他縱然不殺郭靖，郭靖這條命卻也就此送了，這麼一想，伸到門上的手又縮了回來。陸、程二人偷偷瞧著黃藥師，又互相對望一眼，驚喜尷尬，面紅耳赤，誰也不敢作聲。歐陽克躺在柴草之中，盡皆聽在耳裡，雖然腹中飢餓難熬，卻是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天色逐漸昏暗，程瑤迦心跳越來越是厲害，只聽黃藥師自言自語：「那傻姑娘怎麼還不回來？哼，諒那批奸賊也不敢向她動手。」轉頭對陸冠英道：「今晚洞房花燭，怎還不點蠟燭？」陸冠英道：「是！」取火刀火石點亮蠟燭，燭光下見程大小姐雲鬢如霧，香腮勝雪，臉上驚喜羞澀之情，實是難描難言，門外蟲聲低語，風動翠竹，直不知是真是幻！黃藥師拿一條板凳放在門口，橫臥凳上，不多時鼾聲微起，已自睡熟。陸、程二人卻仍不動，過了良久，紅燭燒盡，火光熄滅，堂上黑漆一團。陸、程二人低聲模模糊糊的說了幾句話，黃蓉側耳傾聽，卻聽不出說的什麼，忽覺郭靖身體顫動，呼吸急促，似乎內息入了岔道，忙聚精會神的運氣助他。待得他氣息寧定，再從小孔往外張時，只見月光橫斜，從破窗中照射進來，陸、程二人已並肩依偎，坐在一張板凳之上，卻聽程瑤迦低聲道：「你可知今日是什麼日子？」陸冠英道：「是咱倆大喜的日子啊。」程瑤迦道：「那還用說？今日七月初二，是我三表姨媽的生日。」陸冠英微笑道：「啊，你親戚一定很多，是不是？難為你記得這許多人的生日。」黃蓉心想：「你夫人家中是寶應大族，她的姨媽姑母、外甥侄兒一個個做起生日來，可要累壞你這位太湖的陸大寨主了。」猛然間想起：「今日七月初二，靖哥哥要到初七方得痊可。丐幫七月十五大會岳陽城，事情可急得很了。」

　　忽聽得門外一聲長嘯，跟著哈哈大笑，聲振屋瓦，正是周伯通的聲音，只聽他叫道：「老毒物，你從臨安追到嘉興，又從嘉興追回臨安，一日一夜之間，始終追不上老頑童，咱哥兒倆勝負已決，還比什麼？」黃蓉吃了一驚：「臨安到嘉興來回五百餘里，這兩人腳程好快！」又聽歐陽鋒的聲音叫道：「你逃到天邊，我追到你天邊。」周伯通笑道：「咱倆那就不吃飯、不睡覺、不拉尿拉屎，賽一賽誰跑得快跑得長久，你敢不敢？」歐陽鋒道：「有什麼不敢？倒要瞧是誰先累死了！」周伯通道：「老毒物，比到忍屎忍尿，你是決計比我不過的。」兩人話聲甫歇，一齊振吭長笑，笑聲卻已在遠處十餘丈外。陸冠英與程瑤迦不知這二人是何等樣人，深夜之中聽他們倏來倏去，不禁相顧駭然，攜手同到門口觀看。黃蓉心想：「他二人比賽腳力，爹爹定要跟去看個明白。」果然聽得陸冠英奇道：「咦，祖師爺呢？」又聽程瑤迦道：「你瞧，那邊三個人影，最後那一位好像是你祖師爺。」陸冠英道：「是啊，啊，怎麼一晃眼功夫，他們奔得這麼遠啦？那兩位不知是何方高人，可惜不曾得見。」黃蓉心想：「老頑童也還罷了，老毒物見了可沒什麼好處。」陸、程二人見黃藥師既去，只道店中只剩下他們二人，心中再無顧忌，陸冠英回臂摟住新婚妻子的纖腰，低聲問：「妹子，你叫什麼名字？」程瑤迦笑道：「我不說，你猜猜。」陸冠英笑道：「不是小貓，便是小狗。」程瑤迦笑道：「都不是，是母大蟲。」陸冠英笑道：「啊，那非捉住不可。」程瑤迦一掙，躍過了桌子。陸冠英笑著來追。一個逃，一個追，兩人嘻嘻哈哈的在店堂中繞來繞去。

　　星光微弱，黃蓉在小鏡中瞧不清二人身形，只是微笑著傾聽，忽然郭靖在她耳邊輕聲問道：「你說他捉得住程大小姐麼？」黃蓉輕笑道：「一定捉得住。」郭靖道：「捉住了便怎樣？」黃蓉心頭一熱，難以回答，卻聽陸冠英已將程瑤迦捉住，兩人摟抱著坐在板凳上，低聲說笑。

　　黃蓉右手與郭靖左掌相抵，但覺他手掌心愈來愈熱，身子左右搖蕩，也是愈來愈快，不覺驚惶起來，忙問：「靖哥哥，怎麼啦？」郭靖身受重傷之後，定力大減，修習這九陰大法之時又是不斷受到心中魔頭侵擾，這時聽到陸、程二人親熱笑語，身旁又是個自己愛念無極的如花少女，漸漸把持不定，只覺全身情熱如沸，轉過身子，伸右手去抱她肩膀。但聽他呼吸急促，手掌火燙，黃蓉暗暗心驚，忙道：「靖哥哥，留神，快定心沉氣。」郭靖心旌搖動，急道：「我不成啦，蓉兒，我……我……」說著便要站起身來。黃蓉大急，道：「千萬別動！」郭靖強行坐下，呼吸了幾下，心中煩躁之極，胸口如要爆裂，哀求道：「蓉兒，你救救我。」又要長身站起。黃蓉喝道：「坐著！你一動我就點你穴道。」郭靖道：「對，你快點，我管不住自己。」黃蓉心知他穴道若被封閉，內息室滯，這兩日的修練之功不免付諸東流，又得從頭練起，但眼下情勢急迫，只要他一起身，立時有性命之憂，一咬牙，左臂回轉，以「蘭花拂穴手」去拂他左胸第十一肋骨處的「章門穴」。手指將拂到他穴道，哪知郭靖的內功已頗為精湛，身上一遇外力來襲，肌肉立轉，不由自主的避開了她手指，黃蓉連拂兩下，都未拂中，第三下欲待再拂，忽然左腕一緊，已被他伸手拿住。此時天色微明，黃蓉見他眼中血紅如欲噴火，心中更驚，但覺他拉著自己手腕，嘴裡言語模糊，神智似已失常，情急下橫臂突肘，猛將肩頭往他臂上撞去。軟蝟甲上尖針刺入臂肉，郭靖一陣疼痛，怔了一怔，忽聽得村中公雞引吭長啼，腦海中猶如電光一閃，心中登時清明，緩緩放下黃蓉手腕，慚愧無已。黃蓉見他額上大汗淋漓，臉色蒼白，神情委頓，但危急關頭顯已渡過，欣然道：「靖哥哥，咱們過了兩日兩夜啦。」拍的一響，郭靖伸手打了自己一記巴掌，說道：「好險！」欲待伸手再打，黃蓉微笑攔住，道：「那也算不了什麼，老頑童這等功夫，聽到我爹爹的簫聲時也把持不定，何況你身受重傷。」適才郭靖這一陣天人交戰，兩人情急之下，都忘了抑制聲息。陸冠英與程瑤迦正當心搖神馳、意亂情迷，自然不會知覺，但內堂中歐陽克耳音敏銳，卻依稀辨出了黃蓉的語聲，不禁又驚又喜，凝神細聽，可又沒了聲息。他雙腿斷折，無法走動，當下以手代腳，身子倒轉著走出來。陸冠英與新婚妻子並肩坐在凳上，左手摟住她的肩頭，忽聽柴草簌簌聲響，回過頭來，見一人雙手撐地，從內堂出來，不覺吃了一驚，忙長身拔刀在手。歐陽克受傷本重，餓了多時，更加虛弱，忽見刀光耀眼，突覺一陣頭暈，摔倒在地。陸冠英見他滿臉病容，搶步上前扶他坐在凳上，背心靠著桌緣。程瑤迦「啊」的一聲驚叫，認出他是曾在寶應縣擒拿過自己的那個壞人。

　　陸冠英見她神色驚惶，安慰道：「別怕，是個斷了腿的。」程瑤迦道：「他是歹人，我認得他。」陸冠英道：「啊！」歐陽克悠悠醒轉，叫道：「給碗飯吃，我餓死啦！」程瑤迦見他雙頰深陷，目光無神，已迥非當日欺辱自己之時飛揚跋扈的神態，她本就心軟，兼之正當新婚，滿心喜氣洋洋，於是去廚房盛了碗飯給他。歐陽克吃了一碗，又要一碗，兩大碗飯一下肚，精力大增，望著程大小姐，又起邪心，但畢竟掛念著黃蓉，問道：「黃家姑娘在哪裡？」陸冠英道：「哪一位黃家姑娘？」歐陽克道：「桃花島黃藥師的閨女。」陸冠英道：「你認得我黃師姑？聽說她已不在人世了。」歐陽克笑道：「你想騙得了我？我明明聽到她的聲音。」左手在桌上一按，翻轉身子，雙手撐地，裡裡外外尋了一遍，回想適才黃蓉的話聲來自東面，但東首是牆，並無門戶，仔細琢磨，料想碗櫥之中必有蹊蹺。當下將桌子拉到碗櫥之前，翻身坐在桌上，拉開櫥門，滿擬櫥中必是一道門戶，哪知裡面灰塵滿積，污穢不堪。心中甚是失望，凝神瞧去，見鐵碗邊上的灰塵中有數道新手印，心念一動，伸手去拿，數拿不動，繼以旋轉，只聽軋軋聲響，櫥中密門緩緩向旁分開，露出黃蓉與郭靖二人端坐小室。他見到黃蓉自是滿心歡喜，但見郭靖在旁，卻是又怕又妒，呆了半晌，問道：「妹子，你在這裡練功夫麼？」黃蓉在小孔中見他移桌近櫥，料知必定被他識破行藏，即在盤算殺他之法，待見密門移動，在郭靖耳畔悄聲道：「我引他近前，你用降龍掌一招送他的終。」郭靖道：「我使不出掌力。」黃蓉欲待再說，卻見歐陽克已然現身，心想：「怎生撒個大謊，將他遠遠騙走，挨過這剩下來的五日五夜？」歐陽克初時頗為忌憚郭靖，但見他臉色憔悴，想起叔父曾說已在皇宮中用蛤蟆功將他震死，原來居然未死，但受傷也必極重。他瞧了兩人神情，已自猜到七八分，有心再試一試，說道：「妹子，出來罷，躲在這裡氣悶得緊。」說著便伸手來拉黃蓉衣袖。黃蓉提起竹棒，一招「棒打狗頭」，往他頭頂擊去，出手狠辣，正是「打狗棒法」中的高招。棒夾風聲，來勢迅猛，歐陽克急忙向左閃避，她竹棒早已變招橫掃。歐陽克吃了一驚，一個觔斗翻過桌子，落在地下。黃蓉若能追擊，乘勢一招「反截狗臀」，已可命中他要害，但她盤膝而坐，行動不得，心中連叫：「可惜！」陸冠英和程瑤迦忽見櫥中有人，都吃了一驚，待得看清是郭、黃二人，黃蓉與歐陽克已然動上了手。歐陽克一落下立即雙手撐地，重行翻上桌子坐定，施開了擒拿法，勾打鎖擊，隔著密室之門與黃蓉相鬥。黃蓉打狗棒法雖然奧妙，但身子不能移動，又須照顧郭靖內息，出招時不敢使力，歐陽克的武功更高出她甚多，只拆了十餘招，已是左支右絀，險象環生。陸冠英夫婦操刀挺劍，上前夾攻。歐陽克縱聲長笑，猛地發掌往郭靖臉上劈去。

　　此時郭靖全無抗拒之能，見到敵招，只有閉目待斃。黃蓉大驚，伸棒挑去。歐陽克手掌翻轉，已搶住棒頭，往外急奪。黃蓉哪有他的力大，身子晃了一晃，只怕手掌與郭靖的手掌脫開，只得撒手鬆棒，回手在懷中一探，一把鋼針擲了出去。兩人相距不過數尺，歐陽克待見光芒耀目，鋼針已迫近面門，急忙腰間使力，仰天躺在桌面，避過鋼針。陸冠英見他這形勢正是俎上之肉，舉刀過頂，猛往他頸中斫下。歐陽克向右滾開。擦的一聲，陸冠英鋼刀砍入板桌，只聽頭頂嗤嗤聲響，鋼針飛過，突覺背上一麻，半邊身子登時呆滯，欲待避讓，右臂已被敵人從後抓住。

　　程瑤迦大驚來救。歐陽克笑道：「好極啦。」當胸抓去，出手極快，早已抓住她胸前衣襟。程瑤迦忙回劍砍他手腕，同時向後躍開，但聽嗤的一響，衣襟已被他扯下一塊，嚇得她長劍險些脫手，臉上沒半點血色，哪敢再行上前。歐陽克坐在桌角，回頭見櫥中密門又已閉上，對適才鋼針之險，心下也不無凜然，暗道：「這小妮子當真不好鬥。啊哈，有了，待我將那程大小姐戲耍一番，管教這姓郭的小子和小妮子聽得心煩意亂，把持不定，壞了功夫，那時豈不乖乖的聽我擺佈？」想到此處，心頭大喜，尋思：「黃家這小丫頭是天仙一般的人物，我總要令她心甘情願的跟我一輩子，若是用強，終無情趣。此計大妙，妙不可言！」當下對程瑤迦道：「喂，程大小姐，你要他死呢，還是要他活？」程瑤迦見丈夫身入敵手，全然動彈不得，忙道：「他跟你無冤無仇，求求你放了他罷。剛才你餓得要命，不是我裝了飯給你吃嗎？」歐陽克笑道：「兩碗飯怎能換一條性命？嘿嘿，想不到你全真派也有求人的日子。」程瑤迦道：「他……他是桃花島主門下的弟子，你別傷他。」歐陽克笑道：「誰教他用刀砍我？若不是我避得快，這腦袋瓜子還能長在脖子上麼？你不用拿桃花島來嚇我，黃藥師是我岳父。」程瑤迦也不知道他的話是真是假，忙道：「那麼他是你的晚輩，你放了他，讓他跟你賠禮？」歐陽克笑道：「哈哈，天下哪有這麼容易的事？你要我放他，也非不可，但須得依我一件事。」

　　程瑤迦見到他臉上的淫邪神色，已料知他不懷好意，當下低頭不語。歐陽克道：「瞧著！」舉起手掌，拍的一聲，將方桌擊下一角，斷處整整齊齊，宛如刀劈斧削一般。程瑤迦不禁駭然，心道：「就是我師父，也未必有此功夫。」須知歐陽克自小得叔父親傳，功夫確比中年方始學藝的孫不二精純，他見程瑤迦大有駭怕之色，心中洋洋自得，說道：「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若是不聽話，我就在他頸中這麼一下。」說著伸手比了一比。程瑤迦打個冷戰，驚叫了一聲。歐陽克道：「你聽不聽話？」程瑤迦勉強點了點頭。歐陽克笑道：「好啊，這才是乖孩子呢。你去關上大門。」程瑤迦猶豫不動。歐陽克怒道：「你不聽話？」程瑤迦膽戰心驚，只得去掩上了門。歐陽克笑道：「昨晚你兩個成親，我在隔壁聽得清清楚楚。洞房花燭，竟不寬衣解帶，天下沒這般的夫妻。你連新娘子也不會做，我來教你。你把全身衣裳脫個乾淨，只要剩下一絲半縷，我立時送你丈夫歸天，你就是個風流小寡婦啦！」陸冠英身不能動，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只氣得目眥欲裂，有心要叫妻子別管自己，快些自行逃命，苦在口唇難動。黃蓉當歐陽克抓住陸冠英時，已將密門閉上，手抓匕首，待他二次來攻，忽聽他叫程瑤迦脫衣，不覺又是氣惱又是好笑。她是小孩心性，雖恨歐陽克卑劣，但不自禁的也想瞧瞧這個扭扭捏捏的程大小姐到底肯不肯脫。

　　歐陽克笑道：「脫了衣裳有什麼要緊？你打從娘肚皮裡出來時，是穿了衣裳的麼？你要自己顏面呢，還是要他性命？」程瑤迦沉吟片刻，慘然道：「你殺了他罷！」歐陽克說什麼也料不到她竟會說這句話，微微一怔，卻見她橫轉長劍，逕往頸上刎去，急忙揮手發出一枚透骨釘，錚的一聲，將她長劍打落在地。程瑤迦俯身拾劍，忽聽有人拍門，叫道：「店家，店家！」卻是個女子聲音，她心頭一喜：「有人來此，局面可有變化。」忙俯身拾起長劍，立即躍出去打開大門。只見一個渾身素服的妙齡女子站在門外，白布包頭，腰間懸刀，形容憔悴，卻掩不住天然麗色。程瑤迦不管她是何等人物，總是絕境中來臨的救星，忙道：「姑娘請進。」

　　那少女見她衣飾華貴，容貌嬌美，手中又持著一柄利劍，萬萬想不到這荒村野店板門開處，竟出來這樣一位人物，不禁一呆，說道：「有兩具棺木在外，能抬進來麼？」若是尋常人家，棺木自然不能進屋，但客店又自不同。程瑤迦只盼她進來，別說兩具棺木，若是一百具、一千具尤其求之不得，忙道：「好極，好極！」那少女更感奇怪，心道：「棺木進門，為什麼『好極』？」向外招手，八名夫子抬了兩具黑漆的棺木走進店堂。那少女回過頭來，與歐陽克一照面，大吃一驚，嗆啷一響，腰刀出鞘。歐陽克哈哈大笑，叫道：「上天注定咱們有緣，真是逃也逃不掉。送上門來的艷福，不享大傷陰騭。」這少女正是曾被他擒獲過的穆念慈。

　　她在寶應與楊康決裂，傷心斷髮，萬念俱灰，心想世上尚有一事未了，於是趕赴中都，取了寄厝在寺廟裡的楊鐵心夫婦靈柩，護送南下，要去安葬於臨安牛家村義父義母的故居，然後出家為尼，此時蒙古兵大舉來攻，中都面臨圍城，兵荒馬亂之際，一個女孩兒家帶著兩具棺木，一路上好不艱難，費了千辛萬苦，方得扶柩回鄉。她離家時方五歲，從未到過牛家村，見到傻姑那家客店，心想先投了店打尖，再行探問，豈知一進門竟撞到了歐陽克。

　　她不知眼前這個錦衣美女也正受這魔頭的欺辱，當日程瑤迦被擄，穆念慈卻被歐陽克藏在空棺之中，兩人未會過面，還道程瑤迦是他姬妾，當下向她虛砍一刀，奪門便逃，只聽得衣襟帶風，一個人影從頭頂躍過。

　　穆念慈舉刀上撩，歐陽克身子尚在半空，右手食拇兩指已捏住刀背一扯，左手拉住她手腕。穆念慈腰刀脫手，身子騰空，兩人一齊落在進門一半的那具棺木之上。四個夫子齊叫：「啊也！」棺木落地，只壓得四名夫子的八隻腳中傷了五六隻。歐陽克左手將穆念慈摟在懷裡，右手用刀背向夫子亂打。四名夫子連聲叫苦，爬過棺木向外急逃，另外四名夫子拋下棺木，力錢也不敢要了，紛紛逃走。

　　陸冠英身離敵人之手，便即跌倒。程瑤迦搶過去扶起，她對眼前情勢大是茫然，正待籌思脫身之策，歐陽克右手在棺上一按，左手抱著穆念慈躍到桌邊，順手回帶，又將程瑤迦抱在右臂彎中。他將兩女都點了穴道，坐在板凳之上，左擁右抱，哈哈大笑，叫道：「黃家妹子，你也來罷。」正自得意，門外人影閃動，進來一個少年公子，卻是楊康。

　　他與完顏洪烈、彭連虎等從黃藥師胯下鑽過，逃出牛家村。眾人受了這番奇恥大辱，都是默默無言的低頭而行。楊康心想要報此仇，非求歐陽鋒出馬不可，他到皇宮取書未回，於是稟明了完顏洪烈，獨自回來，在村外樹林中等候。那晚周伯通、歐陽鋒、黃藥師三人忽來忽去，身法極快，以楊康這點功夫，黑夜中哪裡瞧得明白？到得次日清晨，卻見穆念慈押著棺木進村。他怦然心動，悄悄跟在後面，見她進店，抬棺的夫子急奔逃走，心中好生奇怪，在門縫中一張，見黃藥師早已不在，穆念慈卻被歐陽克抱在懷中，正欲大施輕薄。歐陽克見他進來，叫道：「小王爺，你回來啦！」楊康點了點頭。歐陽克見他臉色有異，出言相慰：「當年韓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能伸，那算不了什麼。待我叔父回來跟你出氣。」楊康點了點頭，目不轉睛的望著穆念慈。歐陽克笑道：「小王爺，我這兩個美人兒挺不錯罷？」楊康又點了點頭。當日穆念慈與楊康在中都街頭比武，歐陽克並未在場，是以不知兩人之間另有一段淵源。

　　楊康初時並沒把穆念慈放在心上，後來見她對己一往情深，不禁感動，遂結婚姻之約，這時見歐陽克將她抱在懷裡，心中恨極，臉上卻不動聲色。

　　歐陽克笑道：「昨晚這裡有人結親，廚中有酒有雞，小王爺，勞你駕去取來，咱倆共飲幾杯。我叫這兩個美人兒脫去衣衫，跳舞給你下酒。」楊康笑道：「那再好沒有。」穆念慈突然見到楊康，驚喜交集，可是他對自己竟絲毫不加理睬，心頭早已十分著惱，待見他神情輕薄，要隨同歐陽克戲侮自己，胸中更是一片冰涼，決意只等手足一得自由，便自刎在這負心郎之前，正好求得解脫，從此再不知人世間愁苦事。只見他轉身到廚中取出酒菜，與歐陽克並坐飲酒。歐陽克斟了兩碗酒，遞到穆、程二女口邊，笑道：「先飲酒漿，以助歌舞之興。」二女雖氣得幾欲昏暈，但苦於穴道被點，眼見酒碗觸到唇邊，卻是無法轉頭縮避，都給他灌下了半碗酒。楊康道：「歐陽先生，你這身功夫，我真是羨慕得緊，先敬你一杯，再觀賞歌舞。」歐陽克接過楊康遞過來的酒碗，一飲而盡，隨手解開二女的穴道，雙手卻仍按住她們背心要穴，笑道：「乖乖的聽我吩咐，那就不但沒苦吃，還有得你們樂的呢！」對楊康道：「小王爺，你喜歡哪一個妞兒，憑你先挑！」楊康微笑道：「這可多謝了。」

　　穆念慈指著門口兩具棺木，凜然道：「楊康，你瞧這是誰的靈柩？」楊康回過頭來，見第一具棺木上朱漆寫著一行字：「大宋義士楊鐵心靈柩」，心中一凜，臉上卻是漫不在乎，說道：「歐陽先生，你緊緊抓住這兩個妞兒，讓我來摸摸她們的小腳兒，瞧是哪一個的腳小些，我就挑中她。」歐陽克笑道：「小王爺真是妙人！我瞧定是她的腳小。」說著在程瑤迦的下巴摸了一把，又道：「我生平有一門功夫，只消瞧了妞兒的臉蛋，就知她全身從上到下長得怎樣。」楊康笑道：「佩服，佩服。我拜你為師，請你傳了我這項絕技。」說著俯身到桌子底下。穆、程二女都打定了主意，只待他伸手來摸，對準他太陽穴要害就是一腳。楊康笑道：「歐陽先生，你再喝一碗酒，我就跟你說你猜得對不對。」歐陽克笑道：「好！」端起碗來。楊康從桌底下斜眼上望，見他正仰起了頭喝酒，驀地從懷中取出一截鐵槍的槍頭，勁透臂，臂達腕，牙關緊咬，向前猛送，噗的一聲，直刺入歐陽克小腹之中，沒入五六寸深，隨即一個觔斗翻出桌底。這一下變起倉卒，黃蓉、穆念慈、陸冠英、程瑤迦全都吃了一驚，只知異變已生，卻未見桌底下之事。歐陽克雙臂急振，將穆、程二女雙雙推下板凳，手中酒碗隨即擲出，楊康低頭避過，嗆啷一響，那碗在地下碎成了千百片，足見這一擲力道大得驚人。楊康就地打滾，本擬滾出門去，哪知門口卻被棺木阻住了。他翻身站起，回過頭來，只見歐陽克雙手撐住板凳，身子俯前，臉上似笑非笑，雙目凝望自己，神色甚是怪異。楊康不由自主的打個寒噤，心中一萬個的想要逃出店門，但被他目不轉睛的盯著，身子竟似僵住了一般，再也動彈不得。歐陽克仰天打個哈哈，笑道：「我姓歐陽的縱橫半生，想不到今日死在你這小子手裡，只是我心中實在不明白，小王爺，你到底為什麼要殺我？」

　　楊康雙足一點，身子躍起，要想逃到門外，再答他的問話，人在半空，突覺身後勁風襲體，後頸已被一隻鋼鉤般的手抓住，再也無法向前，騰的一下，與歐陽克同時坐在棺上。歐陽克道：「你不肯說，要我死不瞑目麼？」楊康後頸要穴被他抓住，四肢俱不能動，已知萬難倖免，冷笑道：「好罷，我對你說。你知她是誰？」說著向穆念慈一指。歐陽克轉過頭來，見穆念慈提刀在手，要待上前救援，卻又怕他傷了楊康，關切之容，竟與適才程瑤迦對陸冠英一般無異，心中立時恍然，笑道：「她……她……」忽然咳嗽起來。

　　楊康道：「她是我未過門的妻子，你兩次強加戲侮，我豈能容你？」歐陽克笑道：「原來如此，咱們同赴陰世罷。」高舉了手，在楊康天靈蓋上虛擬一擬，舉掌便即拍落。穆念慈大聲驚叫，急步搶上相救，已自不及。楊康閉目待斃，只等他這掌拍將下來，哪知過了好一陣，頭頂始終無何動靜，睜開眼來，見歐陽克臉上笑容未斂，右掌仍是高舉，抓住自己後頸的左手卻已放鬆。他急掙躍開。歐陽克跌下棺蓋，已自氣絕而斃。楊康與穆念慈呆了半晌，相互奔近，四手相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望著歐陽克的屍身，心中猶有餘怖。程瑤迦扶起陸冠英，解開他被封的穴道。陸冠英知道楊康是大金國的欽使，雖見他殺了歐陽克，於己有恩，但也不能就此化敵為友，上前一揖，不發一語，攜了程瑤迦的手揚長而去。兩人適才的驚險實是平生從所未歷，死裡逃生之餘，竟都忘了去和郭靖、黃蓉廝見。

　　黃蓉見楊康與穆念慈重會，甚是喜慰，又感激他解救了大難，郭靖更盼這個義弟由此而改過遷善，與黃蓉對望一眼，均是滿臉笑容。只聽穆念慈道：「你爹爹媽媽的靈柩，我給搬回來啦。」楊康道：「這本是我份內之事，偏勞妹子啦。」穆念慈也不提往事，只和他商量如何安葬楊鐵心夫婦。

　　楊康從歐陽克小腹中拔出鐵槍槍頭，說道：「咱們快把他埋了。此事若給他叔父知曉，天下雖大，咱倆卻無容身之地。」當下兩人在客店後面的廢園中埋了歐陽克的屍身，又到村中僱人來抬了棺木，安葬於楊家舊居之後。楊鐵心離家已久，村中舊識都已凋謝，是以也無人相詢。安葬完畢，天已全黑。當晚穆念慈在村人家中借宿，楊康就住在客店之中。次日清晨，穆念慈來到客店，想問他今後行止，卻見他在客堂中不住頓足，連連叫苦，忙問端的。楊康道：「我做事好不糊塗。昨日那男女兩人該當殺卻滅口，慌張之中，竟爾讓他們走了，這時卻到哪裡找去？」穆念慈奇道：「幹麼？」楊康道：「我殺歐陽克之事，若是傳揚出去，那還了得？」穆念慈皺眉不悅，說道：「大丈夫敢作敢為，你既害怕，昨日就不該殺他。」楊康不語，只是盤算如何去追殺陸、程二人滅口。穆念慈道：「他叔父雖然厲害，咱們只消遠走高飛，他也難以找得著。」楊康道：「妹子，我心中另有一個計較。他叔父武功蓋世，我是想拜他為師。」穆念慈「啊」了一聲。楊康道：「我早有此意，只是他門中向來有個規矩，代代都是一脈單傳。此人一死，他叔父就能收我為徒啦！」言下甚是得意。聽了他口中言語，瞧了他臉上神情，穆念慈登時涼了半截，顫聲道：「原來昨天你冒險殺他，並非為了救我，卻是另有圖謀。」楊康笑道：「你也忒煞多疑，為了你，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願。」穆念慈道：「這些話將來再說，眼下你作何打算？你是願意作大宋的忠義之民呢，還是貪圖富貴不可限量，仍要去認賊作父？」

　　楊康望著她俏生生的身形，心中好生愛慕，但聽她這幾句話鋒芒畢露，又甚是不悅，說道：「富貴，哼，我又有什麼富貴？大金國的中都也給蒙古人攻下了，打一仗，敗一仗，亡國之禍就是眼前的事。」穆念慈越聽越不順耳，厲聲道：「金國打敗仗，咱們正是求之不得，你卻是惋惜遺憾之極。哼，說什麼亡國之禍？大金國是你的國家麼？這……這……」

　　楊康道：「咱們老提這些閒事幹麼？自從你走後，我想得你好苦。」慢慢走上前去，握住了她右手。穆念慈聽了這幾句柔聲低語，心中軟了，給他握著手輕輕一縮，沒有掙脫，也就由他，臉上微微暈紅。楊康左手正要去摟她肩頭，忽聽得空中數聲鳥鳴，甚是嘹亮，抬起頭來，只見一對白色巨雕振翅掠過天空。那日完顏洪烈率隊追殺拖雷，楊康曾見過這對白雕，知道後來為黃蓉攜去，心想：「怎麼白雕到了此處？」握著穆念慈的手急步出外，只見兩頭白雕在空中盤旋來去，大樹邊一個少女騎著駿馬，正向著遠處眺望。那少女足登皮靴，手持馬鞭，身穿蒙古人裝束，背懸長弓，腰間掛著一袋羽箭。白雕盤旋了一陣，順著大路飛去，過不多時，重又飛回。只聽大路上馬蹄聲響，數乘馬急奔而來。楊康心道：「看來這對白雕是給人引路，教他們與這蒙古少女相會。」但見大路上塵頭起處，三騎馬漸漸奔近，嗤的一聲響，羽箭破空，一枝箭向這邊射來，那少女從箭壺裡抽出一枝長箭，搭上了弓，向著天空射出。三騎馬上的乘客聽到箭聲，大聲歡叫，奔馳更快。那少女策馬迎了上去，與對面一騎相距約有三丈，兩人齊聲忽哨，同時從鞍上縱躍而起，在空中手拉著手，一齊落在地下。楊康暗暗心驚：「蒙古人騎射之術一精至此，連一個少女也恁地了得，金人焉得不敗？」郭靖與黃蓉在密室中也已聽到雕鳴箭飛、馬匹馳騁之聲，過了片刻，又聽數人說著話走進店來。郭靖又驚又喜：「怎麼她也到了此處？可真奇了。」原來說話的蒙古少女竟是她的未婚妻子華箏，另外三人則是拖雷、哲別、博爾\*。華箏和哥哥嘰嘰咕咕的又說又笑，這些蒙古話黃蓉一句不懂，郭靖的臉上卻是青一陣白一陣，適才的喜悅之情全已轉為擔心：「我心中有了蓉兒，決不能娶她。可是她追到此處，我又豈能負義背信，這便如何是好？」黃蓉低聲道：「靖哥哥，這姑娘是誰？他們在說些什麼？你幹麼心神不寧？」這件事他過去幾次三番曾想對黃蓉言明，但話到口邊，每次總是又縮了回去，這時聽她問起，哪能隱瞞，說道：「她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女兒，是我的未婚妻子。」黃蓉驚得呆了，淚水湧入眼眶，問道：「你……你有了未婚妻子？你怎麼從來不跟我說？」那日丘處機與江南六怪在中都客店中對郭靖談論他的婚事，江南六怪曾提及成吉思汗以愛女許婚，但其時黃蓉尚未來到窗外，未曾得聞，是以此事始終全無所知。郭靖道：「有時我想說，但怕你不高興，有時我又想不起這回事。」黃蓉道：「是你的未婚妻子，怎能想不起？」郭靖茫然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心中只當她是親妹子、親兄弟一般，我不願娶她做妻子。」黃蓉喜上眉稍，問道：「為什麼呢？」郭靖道：「這份親事是大汗給我定的。那時候我沒有不喜歡，也沒覺得很喜歡，只想大汗說的話總沒錯。現今，蓉兒啊，我怎能撇下你去另娶別人？」

　　黃蓉道：「那你怎麼辦？」郭靖道：「我也不知道啊。」黃蓉歎了口氣，道：「只要你心中永遠待我好，你就是娶了她，我也不在乎。」頓了一頓，又道：「不過，還是別娶她的好，我不喜歡別的女人整天跟著你，說不定我發起脾氣來，一劍在她心口上刺個窟窿，那你就要罵我啦。且別說這個，你聽他們嘰哩咕嚕的說些什麼。」

　　郭靖湊耳到小孔之上，聽拖雷與華箏互道別來之情。原來黃蓉與郭靖沉入海中之後，白雕在風雨之中遍尋主人不獲，海上無棲息之處，只得回轉大陸，想起故居舊主，振翅北歸。華箏見白雕回來，已感詫異，再見雕足上縛著一塊帆布，布上用刀劃著幾個漢字，拿去詢問軍中的漢人傳譯，卻是「有難」二字。華箏心中好生掛懷，即日南下探詢。此時成吉思汗正督師伐金，與金兵在長城內外連日交兵鏖戰，是以她說走就走，也無人能加攔阻。白雕識得主人意思，每日向南飛行數百里尋訪郭靖，到晚間再行飛回，迤邐來到臨安，郭靖未曾尋著，卻尋到了拖雷。

　　拖雷奉父王之命出使臨安，約宋朝夾擊金國。但宋朝君臣苟安東南，畏懼金兵，金兵不來攻打，已是謝天謝地，哪敢去輕捋虎鬚？因之對拖雷十分冷淡，將他安置在賓館之中，遷延不理。幸好完顏康在太湖中為陸氏父子所擒，否則宋朝還會奉金國之命，將拖雷殺了。及後消息傳來，蒙古出兵連捷，連金國的中都燕京也已攻下，宋朝大臣立即轉過臉色，對拖雷四王子長、四王子短，奉承個不亦樂乎。至於同盟攻金，變成毫不費力的打落水狗，尚能乘機坐收厚利，又何樂而不為？滿朝君臣立即催著訂約締盟。拖雷心中鄙夷，但還是與南宋訂了同盟攻金之約。這日首途北返，宋朝大臣恭送出城，拖雷懶得跟他們多所敷衍，拍馬便行。在臨安郊外見到了白雕，他還道郭靖到來，哪知卻遇上了妹子。

　　華箏問道：「你見到了郭靖安答麼？」拖雷正待回答，忽聽得門外人聲喧嘩，兵甲鏗鏘，原來宋朝護送蒙古欽使的軍馬終於還是趕著來了。楊康悄然站在店門口，眼見宋軍的旗幟上大書「恭送蒙古欽使四王爺北返」的字樣，不禁思潮起伏，感慨萬狀。只不過數十日之前，自己也還是王子欽使，今日卻孑然一身，無人理睬。他一生嘗的是富貴滋味，要他輕易拋卻，實是千難萬難之事。穆念慈冷眼旁觀，見他神情古怪，雖不知他所思何事，但想來總是念念不忘於投靠異族而得的榮華富貴，不禁暗自神傷。宋軍領隊的軍官走進客店，恭恭敬敬的參見拖雷，應答了幾句話，回身出來，喝道：「到每家人家去問問，有一位姓郭的郭靖郭官人，是在這村裡麼？若是不在，就問到哪裡去啦。」眾軍士齊聲答應，一轟而散。過不多時，但聽得村中雞飛狗走，男叫女哭，自是眾軍士於詢問一無所得之餘，順手牽羊，拿些財物，否則何以懲處消息如此不靈之村民？楊康心念一動：「眾軍士乘機打劫，我何不乘機和這蒙古王子結交？和他一同北返，途中設法刺死了他，自非難事。蒙古大汗定然當是宋人所為，那時蒙古與宋朝的盟約必敗，大利金國。」心下計議已定，向穆念慈道：「你等我片刻。」大踏步走進店堂。那將官高聲喝阻，伸手攔擋，被他左臂振處，仰天摔出，半天爬不起身。拖雷與華箏一怔之間，楊康已走到堂中，從懷中取出那截鐵槍的槍頭，高舉過頂，供在桌上，雙膝跪下，放聲大哭，叫道：「郭靖郭兄長啊，你死得好慘，我定要給你報仇，郭靖郭兄長啊。」拖雷兄妹不懂漢語，但聽他口口聲聲呼叫郭靖的名字，大感驚疑，見那將官好容易爬起身來，忙命他上去詢問。楊康邊哭邊說，涕淚滂沱，斷斷續續的道：「我是郭靖的結義兄弟，郭大哥被人用這鐵槍的槍頭刺死了。那奸賊是宋朝軍官，料來是受了宰相史彌遠的指使。」

　　拖雷兄妹聽到那通蒙古語的軍官傳譯出來，都似焦雷轟頂，做聲不得。哲別、博爾術都和郭靖情誼甚深，四人登時捶胸大哭。楊康又說起郭靖在寶應殺退金兵、相救拖雷等人之事。拖雷等更無懷疑，細詢郭靖的死狀，仇人是誰。楊康說道害死郭靖的是大宋指揮使段天德，他知道此人的所在，這便要去找他報仇，只可惜孤掌難鳴，只怕不易成事，信口胡說，卻敘述得真切異常。郭靖在隔室聽得明明白白，心中一片惘然。華箏聽到後來，拔出腰刀，就要橫刀自刎，刀至頸邊，轉念一想，揮刀砍在桌上，叫道：「不給郭靖安答報仇，誓不為人。」楊康見狡計已成了一半，心中暗暗喜歡，低下頭來，兀自假哭，瞥眼見到歐陽克從黃蓉手裡奪來的竹棒橫在地下，晶瑩碧綠，迥非常物，心知有異，走過去拾在手中。黃蓉不住叫苦，卻是無計可施。眾軍送上酒飯，拖雷等哪裡吃得下去，要楊康立時帶領去找殺郭靖的仇人。楊康點頭答允，拿了竹棒，走向門口，回頭招呼穆念慈同行。穆念慈微微搖頭。楊康心想機不可失，兒女之事不妨暫且擱下，當下自行出店。眾人隨後跟出。郭靖低聲道：「那段天德不是早在歸雲莊上給他打死了嗎？」黃蓉搖頭道：「我也想不出其中道理。用刀刺你的，難道不是他自己麼？這人詭計多端，心思難測。」忽聽得門外一人高吟道：「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咦，穆姑娘，怎麼你在這裡？」說話的卻是長春子丘處機。穆念慈還未答話，楊康剛好從店中出來，見是師父，心中怦怦亂跳，此時狹路相逢，無處可避，只得跪下磕頭。丘處機身旁還站著數人，卻是丹陽子馬鈺、玉陽子王處一、清淨散人孫不二，以及丘處機的弟子尹志平。

　　上一日尹志平被黃藥師打落半口牙齒，忙去臨安城稟告師父。丘處機又驚又怒，立時就要去會黃藥師。馬鈺卻力主持重。丘處機道：「黃老邪昔年與先師齊名，咱七兄弟中只王師弟在華山絕頂見過他一面。小弟對他是久仰的了，早想見見，又不是去跟他廝打，大師哥何必攔阻？」馬鈺道：「素聞黃藥師性子古怪，你又是霹靂火爆的脾氣，見了面多半沒有好事。他饒了志平性命，總算是手下留情啦。」丘處機堅執要去，馬鈺拗不過他，恰好全真七子此時都在臨安附近，於是傳出信去，一起約齊了，次日同赴牛家村來。全真七子齊到，自然是聲勢雄大，但他們深知黃藥師十分了得，是友是敵又不分明，絲毫不敢輕忽，由馬鈺、丘處機、王處一、孫不二、尹志平五人先行進村。譚處端、劉處玄、郝大通三人在村外接應。哪知黃藥師沒見到，卻見了穆念慈和楊康。丘處機見楊康磕頭，只哼了一聲，也不理會。尹志平道：「師父，那桃花島主就在這家小店之中欺侮弟子。」他本來叫黃藥師為黃老邪，被馬鈺呵責過幾句，只得改口。丘處機向內朗聲說道：「全真門下弟子馬鈺等拜見桃花島黃島主。」楊康道：「裡面沒人。」丘處機頓足道：「可惜，可惜見他不著！」轉頭問楊康道：「你在這裡幹什麼？」楊康見了師父師叔，早已嚇得心神不定，一時說不出話來。華箏已向馬鈺凝望了半晌，這時奔上前來，叫道：「啊，你是那位給我捉白雕兒的、頭髮梳成三個髻兒的伯伯，你瞧，那對小雕兒這麼大啦。」縱聲呼哨，白雕雙雙而下，分停在她左右兩肩。馬鈺微微一笑，點頭道：「你也來南方玩兒？」華箏哭道：「道長，郭靖安答給人害死啦，你給他報仇。」馬鈺嚇了一跳，用漢語轉述了。丘處機和王處一都大驚失色，忙問端的。華箏指著楊康道：「他親眼所見，你們問他便是。」楊康見華箏與大師伯相識，怕他們說話一多，引起疑竇，要騙過幾個蒙古蠻子是不費吹灰之力，對著師父與師伯師叔，可不能這般信口開河，於是向拖雷、華箏道：「你們在前面稍待片刻，我跟這幾位道長說幾句話，馬上趕來。」拖雷聽了軍官的傳譯，點了點頭，與眾人離村北去。

　　丘處機厲聲道：「郭靖是誰害死的，快說！」楊康尋思：「郭靖明明是我刺死的，嫁禍於誰好呢？」心下一時盤算未定，忽然想起：「我且說個厲害人物，讓師父去尋他，自行送了性命，那就永無後患。」於是恨恨的道：「那便是桃花島黃島主。」全真七子早知黃藥師在追殺江南六怪，郭靖死於他手，原是理所當然，竟無絲毫疑心。丘處機便即破口大罵黃老邪橫蠻毒辣，決計不能跟他干休。馬鈺和王處一心下傷感，黯然無言。忽聽得遠處隱隱傳來一陣哈哈大笑，跟著是如破鈸相擊般的鏗鏗數響，其後又是一人輕聲呼叫，聲音雖低，卻仍是聽得清清楚楚。三般聲音在村外兜了個圈子，倏忽又各遠去。馬鈺又驚又喜，道：「那笑聲似是周師叔所發，他竟還在人間！」只聽得村東三聲齊嘯，漸嘯漸遠。孫不二道：「三位師哥追下去啦。」王處一道：「聽那破鈸般的叫聲和那低呼，那兩人似乎是在追逐周師叔。」馬鈺心中隱然有憂，道：「那二人功夫不在周師叔之下，不知是何方高人？周師叔以一敵二，只怕……」說著緩緩搖頭。全真四子側耳聽了半晌，聲息全無，知道這些人早已奔出數里之外，再也追趕不上。孫不二道：「有譚師哥等三個趕去相助，周師叔便不怕落單了。」丘處機道：「就只怕他們追不上。周師叔若知咱們在此，跑進村來那就好啦。」黃蓉聽他們胡亂猜測，心中暗自好笑：「我爹爹和老毒物只是和老頑童比賽腳力，又不是打架。若真打架，你們這幾個臭牛鼻子上去相幫，又豈是我爹爹和老毒物的對手？」她適才聽丘處機大罵自己爹爹，自是極不樂意，至於楊康誣陷她爹爹殺了郭靖，反正郭靖好端端的便在身邊，她倒並不在乎。馬鈺擺了擺手，眾人進店堂坐定。丘處機道：「喂，現下你是叫完顏康呢，還是叫楊康哪？」楊康見到師父一雙眼精光閃爍，盯住了自己，神色嚴峻，心知只要一個應對不善，立有性命之憂，忙道：「若不是師父和馬師伯、王師叔的指點，弟子今日尚自蒙在鼓裡，認賊作父。現下弟子自然姓楊啦。昨晚弟子剛與穆世妹安葬了先父先母。」

　　丘處機聽他如此說，心中甚喜，點了點頭，臉色大為和緩。王處一本怪他和穆念慈比武後不肯應承親事，此對見二人同在一起，料來好事必諧，也消了先前惱怒之心。楊康取出刺殺歐陽克的半截槍頭，說道：「這是先父的遺物，弟子一直放在身邊。」丘處機接了過來，反覆撫挲，大是傷懷，歎了幾口氣，說道：「十九年前，我在此處與你父及你郭伯父相交，忽忽十餘年，兩位故人都已歸於黃土。他二人之死，實是為我所累。我無力救得你父母性命，尤為終生恨事。」

　　郭靖在隔室聽他懷念自己父親，心中難過：「丘道長尚得與我父論交，我卻是連父親之面也不得一見。楊兄弟能和他爹爹相會，可又勝於我了。」

　　丘處機又問黃藥師如何殺死郭靖，楊康信口胡謅一番。馬丘王三人句郭靖有舊，均各歎息不止。談論了一會，楊康急著要會見拖雷、華箏，頗有點心神不寧。

　　王處一望望他，又望望穆念慈，道：「你倆已成了親麼？」楊康道：「還沒有。」王處一道：「還是早日成了親罷。丘師哥，你今日替他們作主，辦了這事如何？」黃蓉與郭靖對望了一眼，均想：「豈難道今日又要旁觀一場洞房花燭？」黃蓉又想：「穆姊姊性子暴躁，跟那位程大小姐大不相同，她洞房花燭之前，說不定還得跟那姓楊的小子來一場比武招親，打上一架，那倒也熱鬧好看。」只聽楊康喜道：「全憑師尊作主。」穆念慈卻朗聲道：「須得先依我一件事，否則決不依從。」丘處機聽了，微微一笑，道：「好，是什麼事，姑娘你說。」穆念慈道：「我義父是完顏洪烈那奸賊害死的。他須得報了殺父之仇，我方能與他成親。」丘處機擊掌叫道：「瞧啊，穆姑娘的話真是說到了老道心坎中去。康兒，你說是不是？」楊康大感躊躇，正自思索如何回答，忽聽門外一個嘶啞的嗓子粗聲唱著「蓮花落」的調子，又有一個尖細的嗓子夾著叫道：「老爺太太行行好，賞賜乞兒一文錢。」穆念慈聽聲音有些耳熟，轉過頭來，只見門口站著兩個乞丐，一個肥胖，一個矮瘦，那胖大的總有矮小的三個那麼大。這兩人身材特異，雖然相隔多年，穆念慈仍記得是自己十三歲那年給他們包紮過傷口的兩丐，洪七公喜她心好，因此傳過她三天武藝。她要待上前招呼，但兩丐進門之後，目光不離楊康手中的竹棒，互相望了一眼，同時點了點頭，走到楊康跟前，雙手交胸，躬身行禮。

　　馬鈺等見了兩丐的步履身法，就知武功不弱，又見每人背上部負著八隻麻袋，知這二人是丐幫中的八袋弟子，班輩甚高，但他們對楊康如此恭敬，卻是大為不解。那瘦丐道：「聽弟兄們說，有人在臨安城內見到幫主的法杖，我們四下探訪，幸喜在此得見，卻不知幫主現下在何處乞討？」楊康雖然拿棒在手，但對竹棒來歷卻全然不曉，聽了瘦丐的話，不知如何回答，只是隨口「嗯」了幾聲。丐幫中規矩，見了打狗棒如見幫主本人，二丐見楊康不加理睬，神色更是恭謹。那胖丐道：「岳州之會，時日已甚緊迫，東路簡長老已於七日前動身西去。」楊康越來越是糊塗，又哼了一聲。那瘦丐道：「弟子為了尋訪幫主法杖，耽擱了時日，現下立即就要趕路。尊駕如也今日上道，就由弟子們沿途陪伴服侍好了。」楊康心中暗暗稱奇，他本想盡早離開師父，也不管二丐說些什麼，既有此機會，便向馬鈺、丘處機等拜倒，說道：「弟子身有要事，不能隨侍師尊，伏乞恕罪。」馬鈺等皆以為他與丐幫必有重大關連，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會，幫主洪七公是與先師王真人齊名的高人，自是不能攔阻。當著二丐之面，不便細問，即與胖瘦二丐以江湖上儀節相見。二丐對全真七子本就仰慕，知他們是楊康師執，更是謙抑，口口聲聲自稱晚輩。

　　穆念慈提及往事，二丐神態更是大為親熱。她與丐幫本有淵源，便邀她同赴岳州之會。穆念慈深願與楊康同行，當下點頭答允。四人與馬鈺等行禮道別，出門而去。丘處機本來對楊康十分惱怒，立即要廢了他的武功，只是念著楊鐵心的故人之情，終究下不了手。這時一來見他與穆念慈神情親密，「比武招親」那件輕薄無行之事已變成了好事；二來他得悉自己身世後，捨棄富貴，複姓為楊，也不枉自己一番教導的心血；三來他大得丐幫高輩弟子敬重，全真教面上有光，滿腔怒火登時化為歡喜，手捻長鬚，望著楊穆二人的背影微笑。當晚馬鈺等就在店堂中宿歇，等候譚處端等三人回來。可是第二天整日之中全無音訊，四人都是心下焦急，直到午夜，方聽得村外一聲長嘯。孫不二道：「郝師哥回來啦！」馬鈺低嘯一聲，過不多時，門口人影閃動，郝大通飄然進來。黃蓉未曾見過此人，湊眼往小孔中張望。這日正是七月初五，一彎新月，恰在窗間窺人，月光下見這道人肥胖高大，狀貌似是個官宦模樣，道袍的雙袖都去了半截，至肘而止，與馬鈺等人所服的都不相同。原來郝大通出家前是山東寧海州的首富，精研易理，以賣卜自遣，後來在煙霞洞拜王重陽為師。當時王重陽脫上身上衣服，撕下兩袖，賜給他穿，說道：「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袖」與「授」音同，意思是說，師授心法多少，尚在其次，成道與否，當在自悟。他感念師恩，自後所穿道袍都無袖子。丘處機最是性急，問道：「周師叔怎樣啦？他是跟人鬧著玩呢，還是當真動手？」郝大通搖頭道：「說來慚愧，小弟功夫淺薄，只追得七八里就不見了周師叔他們的影蹤。譚師哥與劉師哥在小弟之前。小弟無能，接連找了一日一夜，全無端倪。」馬鈺點頭道：「郝師弟辛苦啦，坐下歇歇。」郝大通盤膝坐下，運氣在週身大穴行了一轉，又道：「小弟回來時在周王廟遇到了六個人，瞧模樣正是丘師哥所說的江南六怪。小弟便即上前攀談，果真不錯。」丘處機喜道：「六怪好大膽子，竟上桃花島去啦。難怪咱們找不著。」郝大通道：「六怪中為首的柯鎮惡柯大俠言道，他們曾與黃藥師有約，是以赴桃花島踐約，哪知黃藥師卻不在島上。他們聽小弟言道丘師兄等在此，說道稍後當即過來拜訪。」郭靖聽說六位師父無恙，心中喜慰不勝，到這時他練功已五日五夜，身上傷勢已好了一大半。

　　第六日午夜申牌時分，村東嘯聲響起。丘處機道：「劉師弟回來了。」待得片刻，只見劉處玄陪著一個白鬚白髮的老頭走進店來，那老頭身披黃葛短衫，足穿麻鞋，手裡揮著一柄大蒲扇，邊笑邊談的進店，見到全真五子只微微點了點頭，似乎毫不把眾人放在眼裡。只聽劉處玄道：「這位是鐵掌水上飄裘老前輩，咱們今日有幸拜見，真是緣法。」

　　黃蓉聽了，險些笑出聲來，用手肘在郭靖身上輕輕一撞。郭靖也覺好笑。兩人都想：「且看這老傢伙又如何騙人。」馬鈺、丘處機等都久聞裘千仞的大名，登時肅然起敬，言語中對他十分恭謹。裘千仞卻信口胡吹。說到後來，丘處機問起是否曾見到他們師叔周伯通。裘千仞道：「老頑童麼？他早給黃藥師殺了。」眾人大吃一驚。劉處玄道：「不會罷？晚輩前日還見到周師叔，只是他奔跑十分迅速，沒追趕得上。」裘千仞一呆，笑而不答，心中盤算如何圓謊。丘處機搶著問道：「劉師弟，你可瞧見追趕師叔的那二人是何等樣人？」劉處玄道：「一個穿白袍，另一個穿青布長袍。他們奔得好快，我只隱約瞧見那穿青袍的面容十分古怪，像是一具殭屍。」裘千仞在歸雲莊上見過黃藥師，立即接口道：「是啊，殺死老頑童的，就是這個穿青布長袍的黃藥師了。別人又哪有這等本事？我要上前勸阻，可惜已遲了一步。唉，老頑童可死得真慘！」鐵掌水上飄裘千仞在武林中名聲甚響，乃是大有身份的前輩高人，全真六子哪想到他是信口開河，一霎時人人悲憤異常。丘處機把店中板桌拍成震天價響，自又把黃藥師罵了個狗血淋頭。黃蓉在隔室聽得惱怒異常，她倒不怪裘千仞造謠，只怪丘處機不該這般罵她爹爹。

　　劉處玄道：「譚師哥腳程比我快，或能得見師叔被害的情景。」孫不二道：「譚師哥到這時還不回來，別要也遭了老賊……」說到這裡，容色淒慘，住口不語了。丘處機拔劍而起，叫道：「咱們快去救人報仇！」

　　裘千仞怕他們趕去遇上周伯通，忙道：「黃藥師知道你們聚在此處，眼下就會找來。這黃老邪奸惡之極，今日老夫實是容他不得，我這就找他去，你們在這裡候我好音便是。」眾人尊他是前輩，不便違拗他的言語，又怕在路上與黃藥師錯過，確不如在這裡以逸待勞，等候敵人，當下一齊躬身道謝，送出門去。裘千仞跨出門檻，回身左手一揮，道：「不必遠送。那黃老邪功夫雖然厲害，我卻有制他之術。你們瞧！」伸手從腰間拔出一柄明晃晃的利劍，劍頭對準自己小腹，「嘿」的一聲，直刺進去。眾人齊聲驚呼，只見三尺來長的刃鋒已有大半沒入腹中。裘千仞笑道：「天下任何利器，都傷我不得，各位不須驚慌。我此去若與他錯過了，黃老邪找到此間，各位不必與他動手，以免損折，等我回來制他。」

　　丘處機道：「師叔之仇，做弟子的不能不報。」裘千仞歎了口氣，道：「那也好，這是劫數使然。你們要報此仇，有一件事須得牢牢記住。」馬鈺道：「請襲老前輩指點。」裘千仞臉色鄭重，道：「一見黃老邪，你們立即合力殺上，不可與他交談片言隻字，否則此仇永遠難報，要緊要緊！」說罷轉身而去，那柄利劍仍然留在腹中。眾人相顧駭然，馬鈺等六人個個見多識廣，但利劍入腹居然行若無事，實是聞所未聞，心想此人的功夫實已到了深不可測之境。卻哪裡知道這又是裘千仞的一個騙人伎倆：他那柄劍共分三截，劍尖上微一受力，第一二截立即依次縮進第三截之內，劍尖嵌入腰帶夾縫，旁人遠遠瞧來，都道刃鋒的大半刺入身體。他受完顏洪烈之聘，煽動江南豪傑相互火並，以利金人南下，是以一遇機會，立即傳播謠諑。這一日中全真六子坐立不寧，茶飯無心，直守到初七午夜，只聽村北隱隱有人呼嘯，一前一後，倏忽間到了店外。馬鈺等六人原本盤膝坐在稻草上吐納練氣，尹志平功力較低，已自睡了，聽了嘯聲，一齊躍起。馬鈺道：「敵人追逐譚師弟而來。各位師弟，小心在意了。」

　　這一晚是郭靖練功療傷的最後一夜，這七日七夜之中，他不但已將內傷逐步解去，外傷創口起始愈口，而且與黃蓉兩人的內功也已有了進益。這最後幾個時辰正是他功行圓滿的重大關鍵。黃蓉聽到馬鈺的話，大為擔憂：「來的若是爹爹，全真七子勢必與他動手，我又不能出去言明真相，只怕七子都要傷在爹爹手裡，七子死活原不關我事，只是靖哥哥與馬道長等大有淵源，以他性子，實難袖手不救。他若挺身而出，不但全功盡棄，性命也自難保。」忙在郭靖耳邊悄聲道：「靖哥哥，你務必答應我，不論有何重大事端，千萬不可出去。」郭靖剛點了點頭，嘯聲已來到門外。

　　丘處機叫道：「譚師哥，布天罡北斗！」郭靖聽到「天罡北斗」四字，心中一凜，暗想：「九陰真經中好多次提到北斗大法，說是修習上乘功夫的根基法門，經中所載的北斗大法微妙深奧，難以明白，不知馬道長他們的『天罡北斗』是否與此有關，倒要見識見識。」忙湊眼到小孔上張望。他眼睛剛湊上小孔，只聽得砰的一聲，大門震開，一個道人飛身搶入。但見他道袍揚起，左腳已跨進門檻，忽爾一個踉蹌，又倒退出門，原來敵人已趕到身後，動手襲擊。丘處機與王處一同時飛身搶出，站在門口，袍袖揚處，雙掌齊出。蓬的一響，與門外敵人掌力相接，丘王二人退了兩步，敵人也倒退兩步，譚處端已乘這空隙竄進門來。月光下只見他頭髮散亂，臉上粗粗的兩道血痕，右手的長劍只剩下了半截，模樣甚是狼狽。譚處端進門後一言不發，立即盤膝坐下，馬鈺等六人也均坐定。只聽得門外黑暗中一個女人聲音陰森森的叫道：「譚老道，老娘若不是瞧在你師兄馬鈺份上，在道上早送了你性命。你把老娘引到這裡來幹麼？剛才出掌救人的是誰，說給梅超風聽聽。」靜夜之中，聽著她這梟鳴般的聲音，雖當盛暑，眾人背上也都不禁微微感到一陣寒意。她說話一停，便即寂靜無聲，門外蟲聲唧唧，清晰可聞。過了片刻，只聽得格格格一陣響，郭靖知道發自梅超風的全身關節，她片刻間就要衝進來動手。又過一會，卻聽一人緩緩吟道：「一住行窩幾十年。」郭靖聽得出是馬鈺的聲音，語調甚是平和沖淡。譚處端接著吟道：「蓬頭長日走如顛。」聲音卻甚粗豪。郭靖細看這位全真七子的二師兄，見他臉上筋肉虯結，濃眉大眼，身形魁梧。原來譚處端出家前是山東的鐵匠，歸全真教後道號長真子。第三個道人身形瘦小，面目宛似猿猴，卻是長生子劉處玄，只聽他吟道：「海棠亭下重陽子。」他身材雖小，聲音卻甚洪亮。長春子丘處機接口道：「蓮葉舟中太乙仙。」玉陽子王處一吟道：「無物可離虛殼外。」廣寧子郝大通吟道：「有人能悟未生前。」清淨散人孫不二吟道：「出門一笑無拘礙。」馬鈺收句道：「雲在西湖月在天！」

　　梅超風聽這七人吟詩之聲，個個中氣充沛，內力深厚，暗暗心驚：「難道全真七子又聚會於此？不，除了馬鈺，餘人聲音都截然不對。」她在蒙古大漠的懸崖絕頂曾聽過馬鈺與江南六怪冒充全真七子的說話之聲。她眼睛雖瞎，耳音卻極靈敏，記心又好，聲音一入耳中，歷久不忘。她不知當日卻是馬鈺故佈疑陣，當下朗聲說道：「馬道長，別來無恙啊！」那日馬鈺對她頗留情面，梅超風雖然為人狠毒，卻也知道好歹。譚處端追趕周伯通不及，歸途中見到梅超風以活人練功，他俠義心腸，上前除害，哪知卻非她敵手。幸好梅超風認出他是全真派的道人，顧念馬鈺之情，只將他打傷，卻未下殺招，一路追趕至此。馬鈺道：「托福托福！桃花島與全真派無怨無仇啊，尊師就快到了罷？」梅超風一怔，問道：「你們找我師父作甚？」丘處機叫道：「好妖婦，快叫你師父來見識見識全真七子的手段。」梅超風大怒，叫道：「你是誰？」丘處機道：「丘處機！你這妖婦聽見過麼？」

　　梅超風大聲怪叫，飛身躍起，認準了丘處機發聲之處，左掌護身，右抓迎頭撲下。郭靖知道梅超風這一撲凌厲狠辣，委實難當，丘處機武功雖高，卻也不能硬接硬架，哪知他仍是盤膝坐在地下，既不抵擋，又不閃避。郭靖暗叫：「不妙！丘道長怎能恁地托大？」眼見梅超風這一下便要抓到丘處機頂心，突然左右兩股掌風撲到，卻是劉處玄與王處一同時發掌。梅超風右抓繼續發勁，左掌橫揮，要擋住劉、王二人掌力。豈知這二人掌力同流，一陰一陽，相輔相成，力道竟是大得出奇，遠非兩人內力相加之可比。梅超風在空中受這大力激盪，登時向上彈起，右手急忙變抓為掌，力揮之下，身子向後翻出，落在門檻之上，不禁大驚失色，心想這兩人功夫如此高深，決非全真七子之輩，叫道：「是洪七公、段皇爺在此麼？」丘處機笑道：「咱們只是全真七子，有什麼洪七公、段皇爺了？」梅超風大惑不解：「譚老道非我之敵，怎麼他師兄弟中卻有這等高手？難道同門兄弟之間，高低強弱竟會這麼懸殊？」郭靖在隔室旁觀，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心想劉、王二人功力再高，最多也是與梅超風在伯仲之間，雖然二人合力，也決不能輕輕一揮就將她彈了出去。這等功夫，只有出諸周伯通、洪七公、黃藥師、歐陽鋒等人方始不奇，全真七子哪有如此本領？梅超風性子強悍之極，除了師父之外，不知世上有可畏之人，越是受挫，越要蠻幹。那日在蒙古懸崖之上，馬鈺言語謙和，以禮相待，她便即知難而退。但今日丘處機信了裘千仞之言，只道周伯通當真已為黃藥師所害，再加上殺害郭靖的仇恨，對桃花島一派恨之入骨，口中連稱「妖婦」，梅超風明知不敵，卻也決計不肯就此罷休，微一沉吟，便探手腰間，解下了毒龍鞭，叫道：「馬道長，今日要得罪了。」馬鈺道：「好說！」梅超風道：「我要用兵刃啦，你們也亮刀劍罷！」王處一道：「我們是七個，你只一個人，又加眼睛不能見物，全真七子再不肖，也不能跟你動兵器。我們坐著不動，你進招罷！」梅超風冷冷的道：「你們坐著不動，便想抵擋我的銀鞭？」丘處機罵道：「好妖婦，今夜是你畢命之期，還多說什麼？」梅超風哼了一聲，右手揮處，那生滿倒鉤的長鞭如一條大蟒般緩緩游了過來，鞭頭直指孫不二。

　　黃蓉聽隔室雙方鬥口，心想梅超風的毒龍鞭何等厲害，全真七子竟敢端坐不動，空手抵擋，倒要瞧瞧用的是怎等樣手段，拉了郭靖一把，叫他將小孔讓給她瞧。她見到全真七子在店堂中所坐的方位，心中一楞：「這是北斗星座之形啊！嗯，不錯，丘道長適才正是說要布天罡北斗。」黃藥師精通天文歷算之學，黃蓉幼時夏夜乘涼，就常由父親抱在膝上指講天上星宿，是以識得七個道人的陣形。

　　全真七子馬鈺位當天樞，譚處端位當天璇，劉處玄位當天璣，丘處機位當天權，四人組成斗魁；王處一位當玉衡，郝大通位當開陽，孫不二位當搖光，三人組成斗柄。北斗七星中以天權光度最暗，卻是居魁柄相接之處，最是衝要，因此由七子中武功最強的丘處機承當，斗柄中以玉衡為主，由武功次強的王處一承當。只見梅超風的毒龍鞭打向孫不二胸口，去勢雖慢，可是極為狠辣，那道姑卻仍是巍然不動。黃蓉順著鞭梢望去，只見她道袍上繪著一個骷髏，心中暗暗稱奇：「全真教號稱是玄門正宗，怎麼她的服飾倒與梅師姊是一路？」她不知當年王重陽點化孫不二之時，曾繪了一幅骷髏之圖賜她，意思說人壽短促，倏息而逝，化為骷髏，須當修真而慕大道。孫不二紀念先師，將這圖形繡在道袍之上。

　　銀鞭來得雖慢，卻帶著嗤嗤風響，眼見鞭梢再進數寸就要觸到她道袍上髏髏的圖形，忽然之間銀鞭猛地回竄，就如一條蟒蛇頭上被人砍了一刀，箭也似的筆直向梅超風反衝過去。這一下來勢奇快，梅超風只感手上微微震動，立即勁風撲面，疾忙低頭，銀鞭已擦發而過，心中叫聲：「好險！」回鞭橫掃。這一招鞭身盤打馬鈺和丘處機，二人仍是端坐不動，譚處端和王處一卻出掌將銀鞭擋了開去。

　　數招既過，黃蓉已看得清楚，全真七子迎敵時只出一掌，另一掌卻搭在身旁之人肩上。她略加思索，已知其中奧妙：「原來這與我幫靖哥哥療傷的道理一樣。他們七人之力合而為一，梅師姊哪能抵擋？」原來天罡北斗陣是全真教中最上乘的玄門功夫，王重陽當年曾為此陣花過無數心血。小則以之聯手搏擊，化而為大，可用於戰陣。敵人來攻時，正面首當其衝者不用出力招架，卻由身旁道侶側擊反攻，猶如一人身兼數人武功，確是威不可當。

　　再拆數招，梅超風愈來愈是驚慌，覺到敵人已不再將鞭子激迴盪開，只是因勢帶引，將銀鞭牽入敵陣，鞭子雖可舞動，但揮出去的圈子漸縮漸小。又過片刻，數丈長的銀鞭已有半條被敵陣裹住，再也縮不回來。若是此時棄鞭反躍，尚可脫身，但她在這條長鞭上曾用了無數苦功，被人安坐於地空手奪去，豈肯甘心？她猶豫不決雖只瞬息之間，但時機稍縱即逝，那天罡北斗之陣既經發動，若非當「天權」之位的人收陣，則七人出手一招快似一招，待得梅超風知道再拚下去必無幸理，無可柰何下咬牙放脫鞭柄，為時已然不及。劉處玄掌力帶動，拍的一聲巨響，長鞭飛出打在牆上，只震得屋頂搖動，瓦片相擊作聲，屋頂上灰塵簌簌而下。梅超風足下搖晃，被這一帶之力引得站立不定，向前踏了一步。

　　這一步雖只跨了兩尺，卻是成敗的關鍵。她若早了片刻棄鞭，就可不向前跨這一步而向後踏出，立即轉身出門，七子未必會追，就算要追也未必追她得上，現下卻向前邁了一步，心知不妙，左右雙掌齊揮，剛好與孫不二、王處一二人的掌力相遇，略加支撐，馬鈺與郝大通的掌力又從後拍到。她明知再向前行危險更大，但形格勢禁，只得左足踏上半步，大喝一聲，右足飛起，霎時之間先後分踢馬鈺與郝大通手腕。丘處機、劉處玄同聲喝彩：「好功夫！」也是一先一後的出掌解救。梅超風右足未落，左足又起，雖閃開了丘劉二人掌力，但右足落下時又踏上了一步。這一來已深陷天罡北斗陣中，除非將七子之中打倒一人，否則決然無法脫出。黃蓉看得暗暗心驚，昏黃月光下只見梅超風長髮飛舞，縱躍來去，掌打足踢，舉手投足均夾隱隱風聲，直如虎躍豹翻一般。全真七子卻是以靜制動，盤膝而坐，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腰則首尾皆應，牢牢的將她困在陣中。梅超風連使「九陰白骨爪」和「催心掌」功夫，要想衝出重圍，但總是給七子掌力逼回，只急得她哇哇怪叫。此時七子要傷她性命，原只舉手之勞，但始終不下殺手。

　　黃蓉看了半晌，便即醒悟：「啊，是了，他們是借梅師姊來擺陣練功。似她這般武功高強的對手，哪能輕易遇上，定是要累得她筋疲力盡而死，方肯罷休。」可是她這番猜測，卻只對了一半，借梅超風練功確是不錯，但道家不輕易殺生，倒無傷她性命之意。黃蓉對梅超風雖無好感，然見七子對她如此困辱，心中卻甚不忿，看了一會不願再看，把小孔讓給郭靖。但聽得隔室掌風一時緊一時緩，兀自酣鬥。郭靖初看時甚感迷惘，見七子參差不齊的坐在地下與梅超風相鬥，大是不解。黃蓉在他耳邊道：「他們是按著北斗星座的方位坐的，七個人內力相連，瞧出來了麼？」郭靖得這一言提醒，下半部《九陰真經》中許多言語，一句句在心中流過，原本不知其意的辭句，這時看了七子出掌佈陣之法，竟不喻自明的豁然而悟。他越看越喜，情不自禁的站了起來。黃蓉大驚，急忙挽住。郭靖一凜，隨即坐下，又湊眼到小孔之上，此時他對天罡北斗陣的要旨已大致明白，雖然不知如何使用，但七子每一招每一式使將出來，都等如是在教導他《九陰真經》中體用之間的訣竅。那《九陰真經》是一位前輩高人讀盡古來道藏而悟得，王重陽創這陣法時未曾見到真經，然道家武學同出一源，根本要旨原無差異，是以陣中的生剋變化卻也脫不了真經的包羅。當日郭靖在桃花島上旁觀洪七公與歐陽鋒相鬥固是大有進益，畢竟他心思遲鈍，北丐與西毒二人的武功又皆非真經一路，是以領悟有限，此時見七子行功佈陣，以道家武功印證真經中的道家武學，處處若合符節，這才是真正的一大進益。

　　眼見梅超風支撐為難，七子漸漸減弱掌力，忽聽得門口有人說道：「藥兄，你先出手呢，還是讓兄弟先試試？」

　　郭靖一驚，這正是歐陽鋒的聲音，卻不知他何時進來。七子聞聲也齊感驚訝，向門口望去，只見門邊兩人一人青衫一人白衣，並肩而立，正是那晚追趕周伯通的二人。全真七子齊聲低嘯，停手罷鬥，站了起來。

　　黃藥師道：「好哇，七個雜毛合力對付我的徒兒啦。鋒兄，我教訓教訓他們，你說是不是欺侮小輩？」歐陽鋒笑道：「他們不敬你在先，你不顯點功夫，諒這些小輩也不知道桃花島主的手段。」王處一當年曾在華山絕頂見過東邪、西毒二人，正要向前見禮，黃藥師身形微晃，反手就是一掌。王處一欲待格擋，哪裡來得及，拍的一聲，臉頰上已吃了一記，一個踉蹌，險險跌倒。丘處機大驚，叫道：「快回原位！」但聽得拍拍拍拍四聲響過，譚、劉、郝、孫四人臉上都吃了一掌。丘處機見眼前青光閃動，迎面一掌劈來，掌影好不飄忽，不知向何處擋架才是，情急中袍袖急振，向黃藥師胸口橫揮出去。丘處機武功為七子之首，這一拂實是非同小可。黃藥師過於輕敵，竟被他袍袖拂中，胸口一疼，急忙運氣護住，左手翻上，已抓住袍袖，跟著右手直取丘處機雙目。丘處機奮力回掙，袍袖斷裂，同時馬鈺與王處一雙掌齊到。黃藥師身形靈動之極，對丘處機一擊不中，早已閃到郝大通身後，抬起左腿，砰的一聲，踢了他個觔斗。

　　此時郭靖已將小孔讓給黃蓉，她見爹爹大展神威，心中喜樂之極，若不是顧念郭靖之傷尚差一兩個時辰，早就鼓掌叫起好來。歐陽鋒哈哈大笑，叫道：「王重陽收的好一批膿包徒弟！」

　　丘處機學藝以來，從未遭過如此大敗，連叫：「齊占原位。」但黃藥師東閃西晃，片刻之間連下七八招殺手，各人抵擋不遑，哪裡還布得成陣勢？只聽格格兩聲，馬鈺與譚處端腰里長劍已被他拔去折斷，拋在地下。丘處機、王處一雙劍齊出，連綿而上。這全真劍法變化精微，雙劍連勢，威力極盛，黃藥師倒也不敢輕忽，凝神接了數招。馬鈺乘這空隙，站定「天樞」之位揮掌發招，接著譚劉諸人也各佔定方位。這天罡北斗之陣一布成，情勢立變，「天權」「玉衡」正面禦敵，兩旁「天璣」「開陽」發掌側擊，後面「搖光」與「天璇」也轉了上來。黃藥師呼呼呼呼四招，盪開四人掌力，笑道：「鋒兄，王重陽居然還留下了這一手！」這句話說得輕描淡寫，但手上與各人掌力相接，已知情勢大不相同，這七人每一招發來都具極大勁力，遠非適才七人各自為戰時之可比，當下展開「落英神劍掌法」，在陣中滴滴溜溜的亂轉，身形靈動，掌影翻飛。黃蓉心道：「爹爹教我這落英神劍掌法時，我只道五虛一實，七虛一實，虛招只求誘敵擾敵，豈知臨陣之際，這五虛七虛也均可變為實招。」

　　這一番酣鬥，比之七子合戰梅超風又自不同，不但黃蓉看得喘不過氣來，連歐陽鋒如此武功，也自心驚。梅超風在旁聽著激鬥的風聲，又是歡喜，又是惶愧。

　　忽聽「啊」的一聲，接著砰的一響，原來尹志平看著八人相鬥，漸漸頭昏目眩，天旋地轉，不知有多少個黃藥師在奔馳來去，眼前一黑，仰天摔倒，竟自暈了過去。全真七子牢牢佔定方位，奮力抵擋，知道只消一人微有疏神，七子今日無一能保性命，全真派就此覆滅。黃藥師心中卻也是暗暗叫苦，剛才一上來若是立下殺招，隨手便殺了對方一二人，天罡北斗陣再也布不成功，只因先前手下留情，此時卻求勝不得，欲罷不能。雙方都是騎虎難下，不得各出全力周旋。黃藥師在大半個時辰之中連變十三般奇門武功，始終只能打成平手，直鬥到晨雞齊唱，陽光入屋，八人兀自未分勝負。此時郭靖七晝夜功行已滿，隔室雖然打得天翻地覆，他卻心靜神閒，閉目內視，將體內一團熱烘烘的內息運至尾閭，然後從尾閭升至腎關，從夾脊、雙關升至天柱、玉枕，最後升到了頂心的泥丸宮，稍停片刻，舌抵上顎，內息從正面下降，自神庭下降鵲橋、重樓，再落至黃庭、氣穴，緩緩降至丹田。黃蓉見他臉色紅潤，神光燦然，心中甚喜，再湊眼到小孔中瞧時，不覺吃了一驚。只見父親緩步而行，腳下踏著八卦方位，一掌掌的慢慢發出。她知這是爹爹輕易決不肯用的最上乘武功，到了此時已是勝負即判、生死立決的關頭。全真七子也是全力施為，互相吆喝招呼，七人頭上冒出騰騰熱氣，身上道袍盡被大汗浸透，迥非合戰梅超風時那麼安閒。歐陽鋒袖手旁觀，眼見七子的天罡北斗陣極為了得，只盼黃藥師耗動真氣，身受重傷，那麼二次華山論劍時就少了一個強敵，哪知黃藥師武功層出不窮，七子雖然不致落敗，但要取勝卻也著實不易，心想：「黃老邪當真了得！」但見雙方招數越來越慢，情勢越是險惡，不到一盞茶時分，這場惡戰就要終結。只見黃藥師向孫不二、譚處端分發兩掌，孫譚二人舉手招架，劉處玄、馬鈺發招相助，歐陽鋒長嘯一聲，叫道：「藥兄，我來助你。」蹲下身子，猛地向譚處端身後雙掌推出。譚處端正自全力與黃藥師拚鬥，突覺身後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道撞來，猛迅無倫，不但同門不及相救，自己也無法閃避，砰的一聲，俯身跌倒。

　　黃藥師怒喝：「誰要你來插手？」見丘處機、王處一雙劍齊到，拂袖擋開，右掌卻與馬鈺、郝大通二人掌力抵上了。歐陽鋒笑道：「那我就助他們！」雙掌倏向黃藥師背後推出。他下手攻擊譚處端只用了三成力，現下這一推卻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乘著黃藥師力敵四子、分手不暇之際，一舉就要將他斃於掌下。他已算定先將七子打死了一人，再行算計黃藥師，那麼天罡北斗陣已破，七子縱使翻臉尋仇，他也毫不畏懼。這一下毒招變起俄頃，黃藥師功夫再高，也不能前擋四子，後敵西毒，暗叫：「我命休矣！」只得氣凝後背，拚著身後重傷，硬接他蛤蟆功的這一擊。歐陽鋒這一推勁力極大，去勢卻慢，眼見狡計得逞，正自暗喜。忽然黑影晃動，一人從旁飛起，撲在黃藥師的背上，大叫一聲，代接了這一擊。黃藥師與馬鈺等同時收招，分別躍開，但見捨命護師的原來是梅超風。黃藥師回過頭來，冷笑道：「老毒物好毒，果然名不虛傳！」歐陽鋒這一擊誤中旁人，心中連叫：「可惜！」知道黃藥師與全真六道聯手，自己性命難保，哈哈一聲長笑，飛步出門。馬鈺俯身抱起譚處端，觸手大驚，但見他上身歪歪斜斜，腦袋旁垂。原來歐陽鋒這一招將他前後肋骨和脊骨都打折了。馬鈺見師弟命在頃刻，不由得淚如雨下。丘處機仗劍追出，遠遠只聽歐陽鋒叫道：「黃老邪，我助你破了王重陽的陣法，又替你除去桃花島的叛師孽徒，餘下的六個雜毛你獨自對付得了，咱們再見啦！」黃藥師哼了一聲，他知歐陽鋒臨去之際再施毒招，出言挑撥，把殺死譚處端的罪孽全放在他的身上，好叫全真派對他懷怨尋仇。他明知這是歐陽鋒的離間毒計，卻也不願向全真諸子解釋，慢慢扶起梅超風，見她噴得滿地鮮血，眼見是不活的了。丘處機追出數十丈，歐陽鋒已奔得不知去向。馬鈺怕他單身追敵又遭毒手，大叫：「丘師弟回來。」丘處機眼中如欲噴火，大踏步回來，戟指黃藥師罵道：「我全真派跟你有何怨何仇？你這邪魔惡鬼，先害死我們周師叔，又害死我們譚師哥，所為何來？」黃藥師一怔，道：「周伯通？是我害死他了？」丘處機道：「你還不認麼？」

　　黃藥師與周伯通、歐陽鋒三人比賽腳力，奔馳數百里，兀自難分上下，原本是要分出勝負方始罷手，豈知奔跑中間，周伯通忽地想起將洪七公一人留在深宮之中，他武功已失，若是被人發覺，立時有性命之憂，忙道：「老頑童有事，不比啦，不比啦！」他說不比就不比，黃藥師和歐陽鋒也真奈何他不得，只好由他。黃藥師本待向他打探愛女消息，也是始終不得其便。譚處端等在後追趕，不久就見不到三人的影子，但黃藥師等卻看得他們清清楚楚。老頑童既然有事，東邪西毒二人就回牛家村來瞧個究竟，卻生出這等事來。

　　這時丘處機暴跳如雷、孫不二扶著譚處端的身子大哭，都要和黃藥師拚個死活。黃藥師眼見誤會已成，只是冷笑不語。譚處端緩緩睜開眼來，低聲道：「我要去了。」丘處機等忙圍繞在他身旁，盤膝坐下，只聽譚處端吟道：「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吟罷閉目而逝。

　　全真六子低首祝告，祝畢，馬鈺抱起譚處端的屍體，丘處機、尹志平等跟在後面，頭也不回的出門而去。此時丘處機、孫不二等均已想到譚處端既死，天罡北斗陣已破，再與黃藥師動手，枉自再送了六人性命，此仇只有待日後再報了。

## 第26回　新盟舊約

　　黃藥師心想不明不白的與全真七子大戰一場，更不明不白的結下了深仇，真是好沒來由，眼見梅超風呼吸漸微，想起數十年來的恩怨，心中甚是傷感，忍不住流下淚來。梅超風嘴角邊微微一笑，運出最後功力，喀的一聲，用右手將左腕折斷了，右手接著在石礎上猛力擊落，登時手骨碎斷。黃藥師一怔，梅超風道：「恩師，您在歸雲莊上叫弟子做三件事，頭兩件事弟子是來不及做了。」

　　黃藥師記起曾叫她找回《九陰真經》、尋訪曲靈風和另外兩名弟子的下落，最後一件事是叫她交回偷學的《九陰真經》上武功。她斷腕碎手，那是在臨死之際自棄九陰白骨爪和摧心掌功夫，含淚說道：「好！好！餘下那兩件事也算不了什麼。我再收你為桃花島的弟子罷。」梅超風背叛師門，實是終身大恨，臨死竟然能得恩師原宥，不禁大喜，勉力爬起身來，重行拜師之禮，磕到第三個頭，身子僵硬，再也不動了。黃蓉在隔室見著這些驚心動魄之事連續出現，只盼父親多留片刻，郭靖丹田之氣凝聚，立時可出來和他相見，卻見父親已俯身將梅超風屍身抱起。

　　忽聽門外一聲馬嘶，正是郭靖那匹小紅馬的聲音。又聽傻姑的聲音道：「這裡就是牛家村啊。我怎麼知道有沒有人姓郭？你是姓郭麼？」又一個人道：「就這麼幾戶人家，難道村裡的人你都認不全？」聽他口音極不耐煩，說著推門進來。黃藥師在門後一張，臉色忽變，進門來的正是他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江南六怪。原來他們去桃花島赴約，東轉西繞，始終找不到道路進入黃藥師的居室，後來遇見島上啞僕，才知他已離島。六怪見小紅馬在林中亂闖，就將它牽了，來牛家村尋找郭靖。六怪剛踏進門，飛天蝙蝠柯鎮惡耳朵極靈，立即聽到門後有呼吸之聲，叫道：「有人！」六怪都轉過身來。朱聰等五人只見黃藥師手中抱著梅超風的屍體，攔在門口，顯是防他們逃逸，心中都是大震。朱聰道：「黃島主別來無恙！我們六兄弟遵囑赴桃花島拜會，適逢島主有事他往，今日在此邂逅相遇，幸何如之。」說著躬身長揖。

　　黃藥師本來就要殺死六怪，此時一望梅超風慘白的臉，更想：「六怪是她死仇，今日雖她先死，但我仍要讓她親手殺盡六怪，若她地下有知，也必歡喜。」右手抱著屍身，左手舉起她皮連骨斷的手腕，身影略晃，欺到韓寶駒身邊，以梅超風的手掌向他右臂打去。韓寶駒驚覺欲避，卻哪裡來得及，拍的一聲，右臂已然中掌。黃藥師的武功透過死人手掌發出，勁力奇重，韓寶駒右臂雖然未斷，但也已半身酸麻，動彈不得。六怪見他一語不發，一上來就下殺手，而且以梅超風的屍身作為武器，更是怪異無倫，六人齊聲呼嘯，各出兵刃。黃藥師高舉梅超風屍體，渾不理會六怪的兵刃，直撲過去。韓小瑩首當其衝，見梅超風死後雙目仍是圓睜，長髮披肩，口邊滿是鮮血，形容可怖之極，右掌高舉，向自己頭頂猛拍下來，登時便嚇得手足酸軟，渾忘了閃避招架。南希仁揮動扁擔，全金髮飛出秤錘，齊向梅超風臂上打去。黃藥師縮回屍體右臂，左臂甩出，正擊在韓小瑩腰裡，只疼得她直蹲下去。韓寶駒斜步側身，金龍鞭著地捲出。黃藥師左足踏上，落點又快又準，剛好踩住鞭梢。韓寶駒用力回抽，哪裡有分毫動彈？瞬息之間，梅超風的手爪已抓到面前。韓寶駒大駭，撤鞭後仰，就地滾開，只感臉上熱辣辣的甚是疼痛，伸手一摸，只見滿掌鮮血，原來已被抓了五條爪印，幸虧梅超風已死，不能施展九陰白骨爪手段，手爪上劇毒也已因氣絕而散，否則這一下已將他立斃爪底。只交手數合，六怪登時險象環生，若不是黃藥師要使梅超風死後親手殺人報仇，定要以她手腳殲敵，六怪早已死傷殆盡，饒是如此，在桃花島主神出鬼沒的招數之下，六人都已命在呼吸之間。郭靖在隔室聽得朱聰與黃藥師招呼，心中大喜，其後聽得七人動手，六位恩師氣喘呼喝，奮力抵禦，情勢危急異常，自己丹田之氣尚未穩住，但六位師父養育之恩與父母無異，豈能袖手？當下閉氣凝息，發掌推出，砰的一聲，將內外密門打得粉碎。黃蓉大驚，眼見他功行未曾圓滿，尚差最後關頭的數刻功夫，竟在這當口用勁發掌，只怕傷了性命，忙叫：「靖哥哥，別動手。」郭靖一掌出手，只感丹田之氣向上疾衝，熱火攻心，急忙閉氣收束，將內息重又逼回丹田。

　　黃藥師與六怪見櫥門突然碎裂，現出郭、黃二人，也是一驚非小，各自躍開。

　　黃藥師乍見愛女，驚喜交集，恍在夢中，伸手揉了揉眼睛，叫道：「蓉兒，蓉兒，當真是你？」黃蓉一掌仍與郭靖手掌相接，微笑點頭，卻不言語。黃藥師見到兩人神情，已知究竟，獨生愛女竟尚健在，這一下喜出望外，別的什麼都置之腦後，當下將梅超風屍身放在凳上，走到碗櫥旁，盤膝坐下，隔著櫥門伸出左掌和郭靖另一隻手掌抵住。郭靖體內幾股熱氣翻翻滾滾，本已難受異常，只這片刻之間，已數次要躍起大叫大嚷以舒鬱悶，但和黃藥師的手掌相接，一股強勁之極的內力傳到，登時逐漸寧定。黃藥師的內功何等深厚，右手在他週身要穴推拿撫摸，只一頓飯功夫，郭靖氣定神閒，內息周流，七日七夜的修練大功告成，躍出櫥門，向黃藥師拜倒，隨即過去叩見六位師父。這邊郭靖向師父敘說別來情形，那邊黃藥師牽著愛女之手，聽她咭咭咯咯、又說又笑的講述。六怪初時聽郭靖說話，但郭靖說話遲鈍，詞不達意，黃蓉不唯語音清脆，言辭華瞻，而描繪到驚險之處，更是有聲有色，精彩百出，六怪情不自禁一個個都過去傾聽。郭靖也就住口，從說話人變成了聽話人。這一席話黃蓉足足說了大半個時辰，她神采飛揚，妙語如珠，人人聽得悠然神往，如飲醇醪。

　　黃藥師聽得愛女居然做了丐幫幫主，直是匪夷所思，說道：「洪七兄這一招希奇古怪，大有邪氣。莫非他北丐想搶我外號，改稱『北邪』？」只聽黃蓉直說到黃藥師與六怪動手，笑道：「好啦，以後的事不用我說啦。」黃藥師道：「我要去殺歐陽鋒、靈智和尚、裘千仞、楊康四個惡賊，孩子，你隨我瞧勢鬧去罷。」他口中說的是要殺人，但瞧著愛女，心中喜歡，臉上滿是笑意。他向六怪望了一眼，心中頗有歉意，但明知理虧，卻也不肯向人低頭認錯，只道：「總算運氣還不太壞，沒教我誤傷好人。」黃蓉本來惱恨六怪逼迫郭靖不得與自己成婚，但此時穆念慈與楊康已有婚姻之約，於此事便已釋然，笑道：「爹爹，你向這幾位師父陪個不是罷。」

　　黃藥師哼了一聲，岔開話題，道：「我要找西毒去，靖兒，你也去罷。」他本來於郭靖的魯鈍木訥深感不喜，心想我黃藥師聰明絕頂，卻以如此的笨蛋作女婿，豈不讓武林中人笑歪了嘴巴，好容易答允了婚事，偏偏周伯通又不分輕重的胡開玩笑，說郭靖盜了梅超風的《九陰真經》。他信以為真，任由郭靖乘坐膠船出海，直欲置之於死；後來誤信靈智上人捏造的黃蓉死訊，終於重見愛女，狂喜之下，也就不再追究舊事，強要女兒與意中人分開，更得女兒說明原來是周伯通大開玩笑，自己釋然於懷；再見梅超風至死不忘師恩，而下場卻又如此慘酷，心想：「超風與他師哥玄風有情，若是來向我稟明，求為夫婦，我亦不至於定然不准，何必干冒大險，逃出桃花島去？總是我生平喜怒無常，他二人左思右想，終究不敢開口。倘若蓉兒竟也因我性子怪僻而落得猶如超風一般……」思之實是不寒而慄，這「靖兒」兩字一叫，那便是又認他為婿了。黃蓉大喜，斜眼瞧郭靖時，見他渾不知這「靖兒」兩字稱呼中的含義，便道：「爹，你先到皇宮去接師父出來。」這時郭靖又將桃花島上黃藥師許婚、洪七公已收他為徒等情稟告師父。柯鎮惡喜道：「你竟如此造化，得拜九指神丐為師，又蒙桃花島主將愛女許婚，我們喜之不盡，豈有不許之理？只是蒙古大汗……」他想到成吉思汗封他為金刀駙馬，這件事中頗有為難之處，說了出來，定又大惹黃藥師之惱，一時卻不知如何措辭。突然大門呀的一聲推開，傻姑走了進來，拿著一隻用黃皮紙折成的猴兒，向黃蓉笑道：「妹子，你西瓜吃完了麼？老頭兒叫我拿這猢猻給你玩兒。」

　　黃蓉只道她發傻，不以為意，順手將紙猴兒接過。傻姑又道：「白髮老頭兒叫你別生氣，他一定給你找到師父。」黃蓉聽她說的顯然是周伯通，看紙猴兒時，見紙上寫得有字，急忙拆開，只見上面歪歪斜斜的寫道：「老叫化不見也，老頑童乖乖不得了。」黃蓉急道：「啊喲，怎麼師父會不見了？」黃藥師沉吟半晌，道：「老頑童雖然瘋瘋癲癲，可是功夫了得，但教七公不死，他必能相救。眼下丐幫卻有一件大事。」黃蓉道：「怎麼？」黃藥師道：「老叫化給你的竹棒給楊康那小子拿了去。這小子武功雖然不高，卻是個極厲害的腳色，連歐陽克這等人物也死在他的手下。他拿到竹棒，定要興風作浪，為禍丐幫。咱們須得趕去奪回，否則老叫化的徒子徒孫要吃大虧。你這幫主做來也不光彩。」丐幫有難，黃藥師本來絲毫不放在心上，反而幸災樂禍，大可瞧瞧熱鬧，但愛女既作了丐幫幫主，怎能袖手？

　　六怪都連連點頭。郭靖道：「只是他已走了多日，只怕難以趕上。」韓寶駒道：「你的小紅馬在此，正好用得著。」郭靖大喜，奔出門去作哨相呼。紅馬見到主人，奔騰跳躍，在他身上挨來擦去，歡嘶不已。

　　黃藥師道：「蓉兒，你與靖兒趕去奪竹棒，這紅馬腳程極快，諒來追得上。」說到這裡，見傻姑在一旁呆笑，神情極似自己的弟子曲靈風，心念一動，問道：「你可是姓曲？」傻姑搖頭笑道：「我不知道。」黃蓉道：「爹，你來瞧！」牽了他的手，走進密室之中。黃藥師見密室的間隔佈置全是自己獨創的格局，心知必是曲靈風所為。黃蓉道：「爹，來瞧這鐵箱中的東西。你若猜得到是些什麼，算你本事大。」黃藥師卻不理鐵箱，走到西南角牆腳邊一掀，牆上便露出一個窟窿。他伸手進去，摸出一卷紙來，當即躍出密室。黃蓉急忙隨出，走到父親身後，瞧他手中展開的那卷紙。但見紙上滿是塵土，邊角焦黃破碎，上面歪歪斜斜的寫著幾行字跡道：

　　「字稟桃花島恩師黃尊前：弟子從皇宮之中，取得若干字畫器皿，欲奉恩師賞鑒，不幸遭宮中侍衛圍攻，遺下一女……」字跡寫到「女」字，底下就沒有字了，只餘一些斑斑點點的痕跡，隱約可瞧出是鮮血所污。黃蓉出生時桃花島諸弟子都已被逐出門，但知父親門下個個都是極厲害的人物，此時見了曲靈風的遺稟，不禁憮然。

　　黃藥師這時已瞭然於胸，知道曲靈風無辜被逐出師門，苦心焦慮的要重歸桃花島門下，想起自己喜愛珍寶古玩、名畫法帖，於是冒險到大內偷盜，得手數次，終於被皇宮的護衛發覺，劇鬥之後身受重傷，回家寫了這通遺稟，必是受傷太重，難以卒辭，不久大內高手追上門來，雙雙畢命於此。他上次見到陸乘風時已然後悔，此時梅超風新死，見曲靈風又用心如此，心下更是內疚，轉頭見到傻姑笑嘻嘻的站在身後，想起一事，厲聲問道：「你爹爹教了你打拳麼？」傻姑搖搖頭，奔到門邊，掩上大門，偷偷在門縫中張了張，打幾路拳法，可是打來打去，也只是那六七招不成章法的「碧波掌法」，別的再也沒有了。黃蓉道：「爹，她是在曲師哥練功夫時自己偷看了學的。」黃藥師點頭道：「嗯，我想靈風也沒這般大膽，出我門後，還敢將本門功夫傳人。」說道：「蓉兒，你去攻她下盤，鉤倒她。」

　　黃蓉笑嘻嘻的上前，說道：「傻姑，我跟你練練功夫，小心啦！」左掌虛晃，隨即連踢兩腿，鴛鴦連環，快速無倫。傻姑一呆，右胯已被黃蓉左足踢中，急忙後退，哪知黃蓉右腿早已候在她身後，待她一步退出尚未站穩，乘勢一鉤，傻姑仰天摔倒。她立即躍起，大叫：「你使奸，小妹子，咱們再來過。」黃藥師臉一沉道：「什麼小妹子，叫姑姑！」傻姑也不懂妹子和姑姑的分別，順口道：「姑姑，哈哈，姑姑！」黃蓉已然明白：「原來爹爹是要試她下盤功夫。曲師哥雙腿折斷，自己練武自然練不到腿上，若是親口授地，那麼上盤、中盤、下盤的功夫都會教到了。」這句「姑姑」一叫，黃藥師算是將傻姑收歸了門下。他又問：「你幹麼發傻啦？」傻姑笑道：「我是傻姑。」黃藥師皺眉道：「你媽呢？」傻姑裝個哭臉，道：「回姥姥家啦！」黃藥師連問七八句，都是不得要領，歎了一口氣，只索罷了，心想這女孩不知是生來癡呆，還是受了重大刺激驚傻，除非曲靈風復生，否則世上是無人知曉的了。

　　眾人當下將梅超風在後園葬了。黃藥師瞧著一座新墳，百感交集，隔了半晌，淒然道：「蓉兒，咱們瞧瞧你曲師哥的寶貝去！」父女倆又走進密室。

　　黃藥師望著曲靈風的骸骨，呆了半天，垂下淚來，說道：「我門下諸弟子中，以靈風武功最強，若不是他雙腿斷了，便一百名大內護衛也傷他不得。」黃蓉道：「這個自然，爹，你要親自教傻姑武藝麼？」黃藥師道：「嗯，我要教她武藝，還要教她做詩彈琴，教她奇門五行，你曲師哥當年想學而沒學到的功夫，我要一股腦兒的教她。」黃蓉伸了伸舌頭，心想：「爹爹這番苦頭可要吃得大了。」

　　黃藥師打開鐵箱，一層層的看下去，寶物愈是珍奇，心中愈是傷痛，待看到一軸軸的書畫時，歎道：「這些物事用以怡情遣性固然極好，玩物喪志卻是不可。徽宗道君皇帝的花鳥人物畫得何等精妙，他卻把一座錦繡江山拱手送給了金人。」一面說，一面舒捲卷軸，忽然「咦」的一聲，黃蓉道：「爹，什麼？」黃藥師指著一幅潑墨山水，道：「你瞧！」只見畫中是一座陡峭突兀的高山，共有五座山峰，中間一峰尤高，筆立指天，聳入雲表，下臨深壑，山側生著一排松樹，松梢積雪，樹身盡皆向南彎曲，想見北風極烈。峰西獨有一棵老松，卻是挺然直起，巍巍秀拔，松樹下硃筆畫著一個迎風舞劍的將軍。這人面目難見，但衣袂飄舉，姿形脫俗。全幅畫都是水墨山水，獨有此人殷紅如火，更加顯得卓犖不群。那畫並無書款，只題著一首詩云：「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黃蓉前數日在臨安翠微亭中見過韓世忠所書的這首詩，認得筆跡，叫道：「爹，這是韓世忠寫的，詩是岳武穆的。」黃藥師道：「不錯。只是岳武穆這首詩寫的是池州翠微山，畫中這座山卻形勢險惡，並非翠微。這畫風骨雖佳，但少了含蘊韻致，不是名家手筆。」黃蓉那日見郭靖在翠微亭中用手指順著石刻撫寫韓世忠書跡，留戀不去，知他喜愛，道：「爹，這幅畫給了郭靖罷。」黃藥師笑道：「女生外向，那還有什麼說的？」順手交了給她，又在鐵箱上順手拿起一串珍珠，道：「這串珠兒顆顆一般兒大，當真難得。」給女兒掛在頸中。父女相視一笑，心中均感溫馨無限。黃蓉將畫捲好了，忽聽空中數聲雕鳴，叫得甚是峻急。黃蓉極愛那對白雕，想起已被華箏收回，心中甚是不快，忙奔出密室，欲再調弄一番，只見郭靖站在門外大柳樹下，一頭雕兒啄住了他肩頭衣服向外拉扯，另一頭繞著他不住鳴叫，傻姑看得有趣，也繞著郭靖團團而轉，拍手嘻笑。郭靖神色驚惶，說道：「蓉兒，他們有難，咱們快去相救。」黃蓉道：「誰啊？」郭靖道：「我的義兄義妹。」黃蓉小嘴一撇道：「我才不去呢！」郭靖一呆，不明她的心意，急道：「蓉兒別孩子氣，快去啊！」牽過紅馬，翻身上鞍。黃蓉道：「那麼你還要我不要？」郭靖更是摸不著頭腦，道：「我怎能不要你？」左手勒著馬韁，右手伸出接她。黃蓉嫣然一笑，叫道：「爹，我們去救人，你和六位師父也來罷。」雙足在地下一登，飛身而起，左手拉著郭靖右手，借勢上了馬背，坐在他的身前。郭靖向黃藥師與六位師父躬身行禮，縱馬前行。雙雕齊聲長鳴，在前領路。

　　小紅馬與主人睽別甚久，此時重逢，說不出的喜歡，抖擻精神，奔跑得直如風馳電掣一般，雙雕飛行雖速，小紅馬竟也追隨得上。過不多時，那對白雕向前面黑壓壓的一座樹林中落了下去。小紅馬不待主人指引，也直向樹林奔去。來到林外，忽聽一個破鈸般的聲音從林中傳出：「千仞兄，久聞你鐵掌老英雄的威名，兄弟甚盼瞻仰瞻仰你的絕藝神功，可惜當年華山論劍，老兄未克參與。現下拋磚引玉，兄弟先用微末功夫結果一個，再請老兄施展鐵掌雄風如何？」接著聽得一人高聲慘叫，林頂樹梢晃動，一棵大樹倒了下來，郭靖大吃一驚，下馬搶進林去。

　　黃蓉跟著下馬，拍拍小紅馬的頭，說道：「快去接我爹爹來。」回身向來處指點，小紅馬轉身飛馳而去。黃蓉心想：「只盼爹爹快來，否則我們又要吃老毒物的虧。」隱身樹後，悄悄走進林中。一瞧之下，不由得呆了，只見拖雷、華箏、哲別、博爾術四人分別被綁在四棵大樹之上，歐陽鋒與裘千仞站在樹前。另一棵倒下的樹上也縛著一人，身上衣甲鮮明，卻是護送拖雷北歸的那個大宋將軍，被歐陽鋒這裂石斷樹的掌力一推，吐血滿腹，垂頭閉目，早已斃命。眾兵丁影蹤不見，想來已被兩人趕散。裘千仞如何敢與歐陽鋒比賽掌力，正待想說幾句話來混朦過去，聽得身後腳步聲響，轉身見是郭靖，不覺又驚又喜，心想正好借西毒之手除他，只須引得他二人鬥上了，自己便不用出手。歐陽鋒見郭靖中了自己蛤蟆功勁力竟然未死，也是大出意外。華箏歡聲大叫：「郭靖哥哥，你沒死，好極了，好極了！」

　　黃蓉看了眼前情勢，心下計議已定：「且當遷延時刻，待爹爹過來。」只聽郭靖喝道：「老賊，你們在這裡幹什麼？又想害人麼？」歐陽鋒有心要瞧明白裘千仞的功夫，微笑不語。裘千仞喝道：「小子，見了歐陽先生還不下拜，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麼？」郭靖在密室之中親耳聽他胡言亂道，挑撥是非，此時又在害人，心中恨極，踏上兩步，呼的一聲，一招「亢龍有悔」當胸擊去。他這降龍十八掌功夫此時已非同小可，這一掌六分發，四分收，勁道去而復回。裘千仞忙側過身子，想閃避來勢，但仍被他掌風帶到，不由自主的不向後退，反而前跌。郭靖「嘿」的一聲，左掌反手一個巴掌，要打得他牙落舌斷，以後再不能逞口舌之利，興風作浪。這一掌勁力雖強，去得卻慢，但部位恰到好處，正是教裘千仞無可閃避，眼見就要擊到他的面頰，忽聽黃蓉叫道：「慢著！」郭靖左手當即變掌為抓，一把抓住裘千仞後頸，將他身子提了起來，轉頭問道：「怎麼？」

　　黃蓉生怕郭靖傷了這老兒，歐陽鋒立時就要出手，說道：「快放手，這位老先生臉皮上的功夫甚是厲害，你這一掌打上他臉皮，勁力反擊出來，你非受內傷不可。」郭靖不知她是出言譏嘲，不信道：「哪有這等事？」黃蓉又道：「裘老先生吹一口氣能揭去黃牛一層皮，你還不讓開？」郭靖更是不信，但知她必有用意，於是將他身子放下，鬆手離頸。裘千仞哈哈大笑，道：「還是小姑娘知道厲害，我跟你們小娃娃無冤無仇，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做長輩的豈能以大欺小，隨便傷你。」

　　黃蓉笑道：「那也說得是。老先生的功夫我仰慕得緊，今日要領教幾路高招，你可不許傷我。」說著立個門戶，左手向上一揚，右掌虛卷，放在口邊吹了幾吹，笑道：「接招，我這招叫做『大吹法螺！』」裘千仞道：「小姑娘好大膽子，歐陽先生名滿天下，豈能容你譏笑？」黃蓉右手反撒出去，噠的一聲，清清脆脆打了他一個耳光，笑道：「這招叫做『反打厚臉皮』！」只聽得林子外一人笑道：「好，順手再來一記！」黃蓉聞聲知道父親已到，膽氣頓壯，答應了一聲，右掌果然順拍。裘千仞急忙低頭避讓，哪知她這招卻是虛招，掌出即收，左掌隨到。他以六合通臂拳法橫伸欲格，料不到對方仍是虛打，但見她兩隻小小手掌猶如兩隻玉蝶，在眼前上下翻飛，一個疏忽，右頰又吃了個耳括子。

　　裘千仞知道再打下去勢必不可收拾，呼呼衝出兩拳，將黃蓉逼得退後兩步，隨即向旁躍開，叫道：「且慢！」黃蓉笑道：「怎麼？夠了嗎？」裘千仞正色道：「姑娘，你身上已受內傷，快回去密室中休養七七四十九日，不可見風，否則小命不保。」黃蓉見他說得鄭重，不免一呆，隨即格格而笑，身似花枝亂顫。此時黃藥師和江南六怪都已趕到，見拖雷等被綁在樹上，都感奇怪。歐陽鋒素聞裘千仞武功極為了得，當年曾以一雙鐵掌，打得威震天南的衡山派眾武師死傷枕藉，衡山派就此一蹶不振，不能再在武林中佔一席地，怎麼他今日連黃蓉這樣一個小女孩兒也打不過，難道他真的臉上也有內功，以反激之力傷了對方？不但此事聞所未聞，看來情勢也是不像，正自遲疑，一抬頭，猛見黃藥師肩頭斜掛蜀錦文囊，囊上用白絲線繡著一隻駱駝，正是自己侄兒之物，不由得心中一凜。他殺了譚處端與梅超風後去而復回，正是來接侄兒，心想：「難道黃藥師竟殺了這孩子給他徒兒報仇？」顫聲問道：「我侄兒怎樣啦？」黃藥師冷冷的道：「我徒兒梅超風怎樣啦，你侄兒也就怎樣啦。」歐陽鋒身子冷了半截。歐陽克是他與嫂子私通而生，名是侄兒，其實卻是他親子。他對這私生兒子愛若性命，心知黃藥師及全真諸道雖與自己結了深仇，但這些人都是江湖上成名的豪傑，歐陽克雙腿動彈不得，他們決不致和他為難，只待這些人一散，就去接他赴清靜之地養傷，哪知竟已遭了毒手。黃藥師見他站在當地，雙目直視，立時就要暴起動手，知道這一發難，直是排山倒海，勢不可當，心中暗暗戒備。歐陽鋒嘶聲道：「是誰殺的？是你門下還是全真門下？」他知黃藥師身份甚高，決不會親手去殺一個雙足斷折之人，必是命旁人下手。他聲音本極難聽，這時更是鏗鏗刺耳。黃藥師冷冷的道：「這小子學過全真派武功，也學過桃花島的一些功夫，跟你是老相識。你去找他罷。」

　　黃藥師說的本是楊康，但歐陽鋒念頭一轉，卻立時想到郭靖。他心中悲憤之極，向郭靖惡狠狠的瞪視片刻，隨即轉頭問黃藥師道：「你拿著我侄兒的文囊幹什麼？」黃藥師道：「桃花島的總圖在他身邊，我總得取回啊。累得他入土之後再見天日，那倒有些兒抱憾。」歐陽鋒道：「好說，好說。」自知與黃藥師非拆到一二千招後難分勝負，而且也未必自己能佔上風，好在《九陰真經》已然得手，報仇之事倒也不是急在一朝，但若裘千仞能打倒江南六怪與郭靖、黃蓉，然後來相助自己，那麼二人聯手，當場就可要了黃藥師的性命。在這驚聞親子被殺噩耗之際，他仍能冷靜審察敵我情勢，算來贏面甚高，便不肯錯過了良機，回頭向裘千仞道：「千仞兄，你宰這八人，我來對付黃老邪。」

　　裘千仞將大蒲扇輕揮幾揮，笑道：「那也好，我宰了八人，再來助你。」歐陽鋒道：「正是。」說了這兩個字後，雙目盯住黃藥師，慢慢蹲下身子。黃藥師兩足不丁不八，踏著東方乙木之位，兩人立時要以上乘武功，決強弱，判生死。黃蓉笑道：「你先宰我罷。」裘千仞搖頭道：「小姑娘活潑可愛，我實有點兒下不了手，啊喲，糟糕，糟糕，這會兒當真不湊巧！」說著雙手捧住肚子彎下了腰。黃蓉奇道：「怎麼？」裘千仞苦著臉道：「你等一回兒，我忽然肚子痛，要出恭！」黃蓉啐了一口，一時不知如何接口。裘千仞又是「啊喲」一聲，愁眉苦臉，雙手捏著褲子，向旁跑去，腳步蹣跚，瞧情形是突然肚痛，一個忍不住，倒是拉了一褲子的屎。黃蓉一呆，心知他八成是假，可是卻也怕他當真腹瀉，眼睜睜的讓他跑開，不敢攔阻。朱聰從衣囊內取出一張草紙，飛步趕上，在他肩頭一拍，笑道：「給你草紙。」裘千仞道：「多謝。」走到樹邊草叢中蹲下身子。黃蓉揀起一塊石子向他後心擲去，叫道：「走遠些！」石子剛要打到他背心，裘千仞回手接住，笑道：「姑娘怕臭罷？我走得遠些就是。你們八個人等著我，可不許乘機溜走。」說著提了褲子，又遠遠走出十餘丈，在一排矮樹叢後蹲下身來。黃蓉道：「二師父，這老賊要逃。」朱聰點頭道：「這老賊臉皮雖厚，腳底下卻慢，只怕逃不了。這兩樣物事給你玩罷。」黃蓉見他手中拿了一柄利劍，還有一隻鐵鑄的手掌，知道是他適才在裘千仞肩上一拍之時從這老兒懷裡扒來的。她在密室中曾見裘千仞向全真七子玩利劍入腹的勾當，當時明知是假，卻猜想不透其中機關，這時見了那三截能夠伸縮環套的劍刃，直笑得打跌，有心要擾亂歐陽鋒心思，走到他面前，笑道：「歐陽先生，我可不想活啦！」右手一揚，猛將利劍插入腹中。黃藥師和歐陽鋒正蓄勢待發，見她如此都吃了一驚。黃蓉隨即舉起劍刃，將三截劍鋒套進拉出的把玩，笑著將裘千仞的把戲對父親說了。歐陽鋒心道：「難道這老兒真是浪得虛名，一輩子欺世盜名？」黃藥師見他慢慢站直身子，已猜中他心思，從女兒手中接過那鐵鑄的手掌，見掌心刻著一個「裘」字，掌背刻著一片水紋，心想：「這是湘中鐵掌幫幫主裘千仞的令牌。二十年前這令牌在江湖上真有莫大的威勢，不論是誰拿在手中，東至九江，西至成都，任憑通行無阻，黑白兩道，見之盡皆凜遵，近年來久已不聞鐵掌幫的名頭，也不知是散了還是怎的，豈難道這令牌的主人，竟是一個大言無恥的糟老頭兒麼？」心下沉吟，將鐵掌還給女兒。

　　歐陽鋒見了鐵掌，側目凝視，臉上也大有詫異之色。黃蓉笑道：「這鐵手掌倒好玩，我要了他的，騙人的傢伙卻用不著。」舉起那三截鐵劍叫道：「接著！」揚手欲擲，但見與裘千仞相距甚遠，自己手勁不夠，定然擲不到，交給父親，笑道：「爹，你扔給他！」黃藥師起了疑心，正要再試試裘千仞到底是否有真功夫，舉起左掌，將那鐵劍平放掌上，劍尖向外，右手中指往劍柄上彈去，錚的一聲輕響，鐵劍激射而出，比強弓所發的硬弩還要勁急。黃蓉與郭靖拍手叫好。歐陽鋒暗暗心驚：「好厲害的彈指神通功夫！」眾人轟叫聲中，那劍直向裘千仞後心飛去，眼見劍尖離他背脊僅餘數尺，他仍是蹲在地下不動，瞬眼之間，那劍已插入他的背心。這劍雖然並不鋒利，但黃藥師何等功力，這一彈之下，三截劍直沒至柄，別說是鐵劍，縱然是木刀竹刃，這老兒不死也是重傷。郭靖飛步過去察看，忽然大叫：「啊喲！」提起地下一件黃葛短衣，在空中連連揮動，叫道：「老兒早就溜啦。」原來裘千仞脫下短衣，罩在一株矮樹之上，他與眾人相距既遠，又有草木掩映，這金蟬脫殼之計竟然得售，黃藥師、歐陽鋒適才凝視對敵，目不旁視，朱聰等也都注視著二人，竟然被裘千仞瞞過。東邪西毒對望一眼，忍不住同時哈哈大笑。歐陽鋒知道黃藥師心思機敏，不似洪七公之坦率，向他暗算不易成功，但見他笑得舒暢，毫不戒備，有此可乘之機，如何不下毒手？只聽得猶似金鐵交鳴，鏗鏗三聲，他笑聲忽止，陡然間快似閃電般向黃藥師一揖到地。黃藥師仍是仰天長笑，左掌一立，右手鉤握，抱拳還禮，兩人身子都是微微一晃。歐陽鋒一擊不中，身形不動，猛地倒退三步，叫道：「黃老邪，咱哥兒倆後會有期。」長袖一振，衣袂飄起，轉身欲走。黃藥師臉色微變，左掌推出，擋在女兒身前。郭靖也已瞧出西毒這一轉身之間暗施陰狠功夫，以劈空掌之類手法襲擊黃蓉。他見機出招均不如黃藥師之快，眼見危險，已不及相救，大喝一聲，雙拳向西毒胸口直捶過去，要逼他還掌自解，襲擊黃蓉這一招勁力就不致使足了。

　　歐陽鋒的去勁被黃藥師一擋，立時乘勢收回，反打郭靖。這一招除了他本身原勁，還藉著黃藥師那一擋之力，更加非同小可。郭靖哪敢硬接，危急中就地滾開，躍起身來，已驚得臉色慘白。歐陽鋒罵道：「好小子，數日不見，功夫又有進境了。」須知他剛才這招反打，借用敵勁傷人，變化莫測，竟被郭靖躲開，卻也大出他意料之外。

　　江南六怪見雙方動上了手，圍成半圈，攔在歐陽鋒的身後。歐陽鋒毫不理會，大踏步向前直闖。全金髮和韓小瑩不敢阻擋，向旁讓開，眼睜睜瞧著他出林而去。黃藥師若要在此時為梅超風報仇，集靖、蓉與六怪之力，自可圍殲西毒，但他生性高傲，不願被人說一聲以眾暴寡，寧可將來單獨再去找他，當下望著歐陽鋒的背影，只是冷笑。郭靖與全金髮等將華箏、拖雷、哲別、博爾術的綁縛解去。華箏等見郭靖未死，早已喜出望外，大罵楊康造謠騙人。拖雷道：「那姓楊的說有事須得趕去岳州，我只道他是好人，白白送了他三匹駿馬。」原來拖雷、華箏等聽說郭靖慘亡，心中悲傷，聽楊康口口聲聲說要為義兄報仇，與他言談甚是投機。那晚在臨安之北一個小鎮客店中共宿，楊康便欲去刺死拖雷，哪知胖瘦二丐見他拿著幫主法杖，對他保護周至，在窗外輪流守夜。楊康數次欲待動手，卻不是見到胖丐，就是瘦丐，拿著兵刃在院子中來回巡視。他候了一夜，始終不得其便，只索罷了，次日向拖雷騙了三匹良馬，與二丐連騎西去。

　　拖雷等自不知他們昨夜裡險些死於非命，正要北上，卻見那對白雕回頭南飛，候了半日也不見回來，拖雷知道白雕靈異，南去必有緣由，好在北歸並不急急，於是在店中等了兩日。到第三日上，雙雕忽地飛回，對著華箏不住鳴叫，拖雷等一行由雙雕帶路，重行南回，不巧在樹林中遇見了裘千仞和歐陽鋒二人。裘千仞奉了大金國使命，要挑撥江南豪傑互相火並，以便金兵南下，正在樹林中向歐陽鋒胡說八道，眼見拖雷是蒙古使者，立時就與歐陽鋒一齊動手。哲別等縱然神勇，但哪裡是西毒的敵手？雙雕南飛本來是發現小紅馬的蹤跡，哪知反將主人導入禍地，若非及時又將郭靖、黃蓉引來，拖雷、華箏這一行人就此不明不白的喪生於林中了。

　　這番情由有的是華箏所知，有的她也莫名其妙，她拉著郭靖的手，只是咭咭咯咯的說個不已。黃蓉看她與郭靖神情如此親密，心中已有三分不喜，而她滿口蒙古說話，自己一句也不懂，更是大不耐煩。

　　黃藥師見女兒神色有異，問道：「蓉兒，這番邦女子是誰？」黃蓉黯然道：「是靖哥哥沒過門的妻子。」一聽得此言，黃藥師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問一句：「什麼？」黃蓉低頭道：「爹，你去問他自己。」

　　朱聰在旁，早知事情不妙，忙上前將郭靖在蒙古早已與華箏定親等情委婉的說了。

　　黃藥師怒不可抑，側目向郭靖斜睨，冷冷的道：「原來他到桃花島來求親之前，已先在蒙古定下了親事？」朱聰道：「咱們總得想個……想個兩全其美的法子。」黃藥師厲聲道：「蓉兒，爹要做一件事，你可不能阻攔。」黃蓉顫聲道：「爹，什麼啊？」黃藥師道：「臭小子，賤女人，兩個一起宰了！我父女倆焉能任人欺辱？」黃蓉搶上一步，拉住父親右手，道：「爹，靖哥哥說他真心喜歡我，從來就沒把這番邦女子放在心上。」黃藥師哼了一聲，道：「那也罷了！」喝道：「喂，小子，那麼你把這番邦女子殺了，表明自己心跡。」

　　郭靖一生之中從未遇過如此為難之事，他心思本就遲鈍，這時聽了黃藥師之言，茫然失措，呆呆的站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黃藥師冷冷的道：「你先已定了親，卻又來向我求婚，這話怎生說？」江南六怪見他臉色鐵青，知道他反掌之間，郭靖立時有殺身大禍，各自暗暗戒備，只是功夫相差太遠，當真動起手來實是無濟於事。郭靖本就不會打誑，聽了這句問話，老老實實的答道：「我只盼一生和蓉兒廝守，若是沒了蓉兒，我定然活不成。」黃藥師臉色稍和，道：「好，你不殺這女子也成，只是從今以後，不許你再和她相見。」郭靖沉吟未答，黃蓉道：「你一定得和她見面，是不是？」郭靖道：「我向來當她親妹子一般，若不見面，有時我也會記掛她的。」黃蓉嫣然笑道：「你愛見誰就見誰，我可不在乎。我信得過你也不會當真愛她。」

　　黃藥師道：「好罷！我在這裡，這番邦女子的兄長在這裡，你的六位師父也在這裡。你明明白白的說一聲：你要娶的是我女兒，不是這番邦女子！」他如此一再遷就，實是大違本性，只是瞧在愛女面上，極力克制忍耐。

　　郭靖低頭沉思，瞥眼同時見到腰間所插成吉思汗所賜金刀和丘處機所贈的匕首，心想：「若依爹爹遺命，我和楊康該是生死不渝的好兄弟，可是他為人如此，這結義之情如何可保？又依楊鐵心叔父遺命，我該娶穆家妹子為妻，這自然不行。可見尊長為我規定之事，未必定須遵行。我和華箏妹子的婚事，是成吉思汗所定，豈難道為了旁人的幾句話，我就得和蓉兒生生分離麼？」想到此處，心意已決，抬起頭來。此時拖雷已向朱聰問明了黃藥師與郭靖對答的言語，見郭靖躊躇沉思，好生為難，知他對自己妹子實無情意，滿腔忿怒，從箭壺中抽出一枝狼牙雕翎，雙手持定，朗聲說道：「郭靖安答，男子漢縱橫天下，行事一言而決！你既對我妹子無情，成吉思汗的英雄兒女豈能向你求懇？你我兄弟之義，請從此絕！幼時你曾捨命助我，又救過爹爹和我的性命，咱們恩怨分明，你母親在北，我自當好生奉養。你若要迎她南來，我也派人護送，決不致有半點欠缺。大丈夫言出如山，你放心好了。」說罷拍的一聲，將一枝長箭折為兩截，投在馬前。這番話說得斬釘截鐵，郭靖心中一凜，登時想起幼時與他在大漠上所幹的種種豪事，心道：「他說得是：大丈夫言出如山。華箏妹子這頭親事是我親口答允，言而無信，何以為人？縱然黃島主今日要殺我，蓉兒恨我一世，那也顧不得了。」當下昂然說道：「黃島主，六位恩師，拖雷安答和哲別、博爾術兩位師父，郭靖並非無信無義之輩，我須得和華箏妹子結親。」他這話用漢語和蒙古語分別說了一遍，無一人不是大出意料之外。拖雷與華箏等是又驚又喜，江南六怪暗讚徒兒是個硬骨頭的好漢子，黃藥師側目冷笑。

　　黃蓉傷心欲絕，隔了半晌，走上幾步，細細打量華箏，見她身子健壯，劍眉大眼，滿臉英氣，不由得歎了口長氣，道：「靖哥哥，我懂啦，她和你是一路人。你們倆是大漠上的一對白雕，我只是江南柳枝底下的一隻燕兒罷啦。」郭靖走上幾步，握住她雙手，說道：「蓉兒，我不知道你說得對不對，我心中卻只有你，你是明白的。不管旁人說該是不該，就算把我身子燒成了飛灰，我心中仍是只有你。」黃蓉眼中含淚，道：「那麼為什麼你說要娶她？」郭靖道：「我是個蠢人，什麼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過的話，決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誑，不管怎樣，我心中只有你。」黃蓉心中迷茫，又是喜歡，又是難過，隔了一會，淡淡一笑，道：「靖哥哥，早知如此，咱們在那明霞島上不回來了，豈不是好？」黃藥師忽地長眉一豎，喝道：「這個容易。」袍袖一揚，揮掌向華箏劈去。黃蓉素知老父心意，見他眼露冷光，已知起了殺機，在他手掌拍出之前，搶著攔在頭裡。黃藥師怕傷了愛女，掌勢稍緩，黃蓉已拉住華箏手臂，將她扯下馬來。只聽呼的一聲，黃藥師這掌打在馬鞍上。最初一瞬之間，那馬並無異狀，但漸漸垂下頭來，四腿彎曲，縮成一團，癱在地上，竟自死了。這是蒙古名種健馬，雖不及汗血寶馬神駿，卻也是匹筋骨健壯、身高膘肥的良駒，黃藥師一舉手就將之斃於掌下，武功之高，實所罕見。拖雷與華箏等都是心中怦怦亂跳，心想這一掌若是打到華箏身上，那還有命麼？

　　黃藥師想不到女兒竟會出手相救華箏，楞了一楞，隨即會意，知道若是自己將這番邦女子殺了，郭靖必與女兒翻臉成仇。哼，翻臉就翻臉，難道還怕了這小子不成？但一望女兒，但見她神色淒苦，卻又顯然是纏綿萬狀、難分難捨之情，心中不禁一寒，這正是他妻子臨死之時臉上的模樣。黃蓉與亡母容貌本極相似，這副情狀當時曾使黃藥師如癡如狂，雖然時隔十五年，每日仍是如在目前，現下陡然間在女兒臉上出現，知她對郭靖已是情根深種，愛之入骨，心想這正是她父母天生任性癡情的性兒，無可化解，當下歎了一口長氣，吟道：「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黃蓉怔怔站著，淚珠兒緩緩的流了下來。韓寶駒一拉朱聰的衣襟，低聲道：「他唱些什麼？」朱聰也低聲道：「這是漢朝一個姓賈的人做的文章，說人與萬物在這世上，就如放在一隻大爐子中被熬煉那麼苦惱。」韓寶駒啐道：「他練到那麼大的本事，還有什麼苦惱？」朱聰搖頭不答。黃藥師柔聲道：「蓉兒，咱們回去罷，以後永遠也不見這小子啦。」黃蓉道：「不，爹，我還得到岳州去，師父叫我去做丐幫的幫主呢。」黃藥師微微一笑，道：「做叫化的頭兒，囉唆得緊，也沒有什麼好玩。」黃蓉道：「我答允了師父做的。」黃藥歎道：「那就做幾天試試，若是嫌髒，那就立即傳給別個罷。你以後還見這小子不見？」

　　黃蓉向郭靖望了一眼，見他凝視著自己，目光愛憐橫溢，深情無限，回頭向父親道：「爹，他要娶別人，那我也嫁別人。他心中只有我一個，那我心中也只有他一個。」黃藥師道：「哈，桃花島的女兒不能吃虧，那倒也不錯。要是你嫁的人不許你跟他好呢？」黃蓉道：「哼，誰敢攔我？我是你的女兒啊。」黃藥師道：「傻丫頭，爹過不了幾年就要死啦。」黃蓉泫然道：「爹，他這樣待我，難道我能活得久長麼？」黃藥師道：「那你還跟這無情無義的小子在一起？」黃蓉道：「我跟他多耽一天，便多一天歡喜。」說這話時，神情已是淒惋欲絕。父女倆這樣一問一答，江南六怪雖然生性怪僻，卻也不由聽得呆了。須知有宋一代，最講究禮教之防，黃藥師卻是個非湯武而薄周孔的人，行事偏要和世俗相反，才被眾人送了個稱號叫作「東邪」。黃蓉自幼受父親薰陶，心想夫婦自夫婦，情愛自情愛，小小腦筋之中，哪裡有過什麼貞操節烈的念頭？這番驚世駭俗的說話，旁人聽來自不免撟舌難下，可是他父女倆說得最是自然不過，宛如家常閒話一般。柯鎮惡等縱然豁達，也不禁暗暗搖頭。

　　郭靖心中難受之極，要想說幾句話安慰黃蓉，可是他本就木訥，這時更是不知說什麼好。黃藥師望望女兒，又望望郭靖，仰天一聲長嘯，聲振林梢，山谷響應，驚起一群喜鵲，繞林而飛。黃蓉叫道：「鵲兒鵲兒，今晚牛郎會織女，還不快造橋去！」黃藥師在地下抓起一把沙石，飛擲而出，十餘隻喜鵲紛紛跌落，盡數死在地下。他轉過身子，飄然而去，眾人只一瞬眼間，他青袍的背影已在林木後隱沒。

　　拖雷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只知郭靖不肯背棄舊約，心中自是歡喜，說道：「安答，盼你大事早成，北歸相見。」華箏道：「這對白雕你帶在身邊，你要早日回來。」郭靖點了點頭，說道：「你對我媽說，我必當手刃仇人，為爹爹報仇。」哲別、博爾術二人也和郭靖別過，四人連騎出林。

　　韓小瑩問郭靖道：「你打算怎地？」郭靖道：「我……我打算去找洪師父。」柯鎮惡點頭道：「正是。黃島主去過我們家裡，家人必定甚是記掛。我們這就要回去。你見到了洪幫主，可請他老人家到嘉興來養傷。」郭靖答應了，拜別六位師父，與黃蓉返回臨安。這晚兩人重入大內，在御廚周圍仔細尋找，卻哪裡有洪七公的影子，兩人找到了幾名太監來逼問，都說這幾日宮中並沒出現奸細刺客。兩人稍覺放心，料想洪七公武功雖失，但以他大高手的機智閱歷，必有脫身之策，此時距丐幫大會之期已近，不能再有耽擱，次日清晨便即連騎西行。此時中國之半已為金人所佔，東劃淮水，西以散關為界，南宋所存者只兩浙、兩淮、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西蜀四路、福建、廣東、廣西共十五路而已，正是國勢衰靡，版圖日蹙。這一日兩人來到江南西路界內，上了一條長嶺，突然間一陣涼風過去，東邊一大片烏雲疾飛過來。這時正當盛夏，大雨說來就來，烏雲未到頭頂，轟隆隆一個霹靂，雨點已如黃豆般灑將下來。郭靖撐起雨傘，去遮黃蓉頭頂，哪知一陣狂風撲到，將傘頂撕了去，遠遠飛出，郭靖手中只剩光禿禿的一根傘柄。黃蓉哈哈大笑，說道：「你怎麼也拿起打狗棒來啦？」郭靖跟著大笑。眼見面前一條長嶺，極目並無可以避雨之處，郭靖除下外衫，要給黃蓉遮雨。黃蓉笑道：「多遮得片刻，便也濕了。」郭靖道：「那麼咱們快跑。」黃蓉搖了搖頭，說道：「靖哥哥，有本書上講到一個故事。一日天下大雨，道上行人紛紛飛奔，只有一人卻緩步行走。旁人奇了，問他幹麼不快跑。那人道：『前面也下大雨，跑過去還不是一般的淋濕？』」郭靖笑道：「正是。」黃蓉心中卻忽然想起了華箏之事：「前途既已注定了是憂患傷心，不論怎生走法，終究避不了、躲不開，便如是咱們在長嶺上遇雨一般。」當下兩人便在大雨中緩緩行去，直到過了長嶺，才見到一家農家，進去避雨。

　　兩人衣履盡濕，向農家借了衣服來換，黃蓉穿上一件農家老婦的破衣，正覺有趣，忽聽得隔室郭靖連珠價的叫苦，忙過去問道：「怎麼啦？」只見他苦著臉，手中拿著黃藥師給他的那幅畫。原來適才大雨之中，這幅畫可教雨水毀了，黃蓉連叫：「可惜！」接過畫來看時，見紙張破損，墨跡模糊，已無法裝裱修補，正欲放下，忽見韓世忠所題那首詩旁，依稀多了幾行字跡。湊近細看，原來這些字寫在裱畫襯底的夾層紙上，若非畫紙淋濕，決計不會顯現，只是雨浸紙碎，字跡已殘缺難辨，但看那字跡排列情狀，認得出一共是四行字。黃蓉仔細辨認，緩緩念道：「…穆遺書，…鐵掌…，中…峰，第二…節。」其餘殘損之字，卻無論如何辨認不出了。

　　郭靖叫道：「這說的是武穆遺書！」黃蓉道：「確然無疑。完顏洪烈那賊子推算武穆遺書藏在宮中翠寒堂釁，可見石匣雖得，遺書卻無影蹤，看來這四行字是遺書所在的重大關鍵……鐵掌……中……峰……」她沉吟片刻，說道：「那日在歸雲莊中，曾聽陸師哥和你六位師父談論那個騙人傢伙裘千仞，說他是什麼鐵掌幫的幫主。又說這鐵掌幫威震川湘，聲勢浩大，著實厲害。難道這武穆遺書，竟會跟裘千仞有關？」郭靖搖頭道：「只要是裘千仞搞的玩意，我就說什麼也不相信。」黃蓉微笑道：「我也不信。」七月十四，兩人來到荊湖南路境內，次日午牌不到，已到岳州，問明了路徑，牽馬縱雕，逕往岳陽樓而去。上得樓來，二人叫了酒菜，觀看洞庭湖風景，放眼浩浩蕩蕩，一碧萬頃，四周群山環列拱屹，真是縹緲嶸崢，巍乎大觀，比之太湖煙波又是另一番光景。觀賞了一會，酒菜已到，湖南菜餚甚辣，二人都覺口味不合，只是碗極大，筷極長，卻是頗有一番豪氣。二人吃了些少酒菜，環顧四壁題詠。郭靖默誦范仲淹所作的岳陽樓記，看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時，不禁高聲讀了出來。

　　黃蓉道：「你覺得這兩句話怎樣？」郭靖默默念誦，心中思索，不即回答。黃蓉又道：「做這篇文章的範文正公，當年威震西夏，文才武略，可說得上並世無雙。」郭靖央她將范仲淹的事跡說了一些，聽她說到他幼年家貧、父親早死、母親改嫁種種苦況，富貴後儉樸異常，處處為百姓著想，不禁油然起敬，在飯碗中滿滿斟了一碗酒，仰脖子一飲而盡，說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大英雄大豪傑固當如此胸懷！」

　　黃蓉笑道：「這樣的人固然是好，可是天下憂患多安樂少，他不是一輩子樂不成了麼？我可不幹。」郭靖微微一笑。黃蓉又道：「靖哥哥，我不理天下憂不憂、樂不樂，若是你不在我身邊，我是永遠不會快樂的。」說到後來，聲音低沉下去，愀然蹙眉。郭靖知她想到了兩人終身之事，無可勸慰，垂首不語。黃蓉忽然抬起頭來笑道：「算了罷，反正是這麼一回子事，范仲淹做過一首《剔銀燈》詞，你聽人唱過麼？」郭靖道：「我自然沒聽過，你說給我聽。」黃蓉道：「這首詩的下半段是這樣：『人世都無百歲。少癡\*，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跟著將詞意解說了一遍。郭靖道：「他勸人別把大好時光，盡用在求名、陞官、發財上面。那也說得很是。」黃蓉低聲吟道：「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郭靖望了她一眼，問道：「這也是範文正公的詞麼？」黃蓉道：「是啊，大英雄大豪傑，也不是無情之人呢。」兩人對飲數杯。黃蓉望了望樓中的酒客，見東首一張方桌旁坐著三個乞兒打扮的老者，身上補綴雖多，但均甚清潔，看模樣是丐幫中的要緊人物，是來參加今晚丐幫大會的，此外都是尋常仕商。只聽得樓邊一棵大柳樹上蟬鳴不絕，黃蓉道：「這蟬兒整天不停的大叫『知了，知了』，卻不知它知些什麼，原來蟲兒中也有大言不慚的傢伙，倒教我想起了一個人，好生記掛於他。」郭靖忙問：「誰啊！」黃蓉笑道：「那位大吹牛皮的鐵掌水上飄裘千仞。」郭靖哈哈大笑道：「這老騙子……」

　　一言未畢，忽聽酒樓角里有人陰陽怪氣的說道：「連鐵掌水上飄裘老兒也不瞧在眼裡，好大的口氣！」郭、黃二人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樓角邊蹲著一個臉色黝黑的老丐，衣衫襤褸，望著二人嘻嘻直笑。郭靖見是丐幫人物，當即放心，又見他神色和善，當下拱手道：「老前輩請來共飲三杯如何？」那老丐道：「好啊！」便即過來。黃蓉命酒保添了一副杯筷、斟了一杯酒，笑道：「請坐，喝酒。」

　　那老丐道：「叫化子不配坐凳。」就在樓板上坐倒，從背上麻袋裡取出一隻破碗，一雙竹筷，伸出碗去，說道：「你們吃過的殘菜，倒些給我就是。」郭靖道：「這個未免太過不恭，前輩愛吃什麼菜，我們點了叫廚上做。」那老丐道：「化子有化子的模樣，若是有名無實，裝腔作勢，乾脆別做化子。你們肯佈施就佈施，不肯嘛，我到別個地方要飯去。」黃蓉向郭靖望了一眼，笑道：「不錯，你說得是。」當下將吃過的殘菜都倒在他的破碗之中，那老丐在麻袋中抓出些冷飯團來，和著殘菜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

　　黃蓉暗暗數他背上麻袋的數目，三隻一疊，共有三疊，總數是九隻，再看那邊桌旁的三個乞丐，每人背上也均有九隻麻袋，只是那三丐桌上羅列酒菜，甚是豐盛。那三丐對這老丐視若無睹，始終對他不瞧一眼，但神色之間隱隱有不滿之意。那老丐吃得起勁，忽聽樓梯腳步聲響，上來數人。郭靖轉頭向樓梯觀看，只見當先二人是在臨安牛家村陪送楊康的胖瘦二丐，第三人一探頭，正是楊康。他猛見郭靖未死，大為驚怖，一怔之下，立即轉身下樓，在樓梯上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胖丐跟著下去，瘦丐卻走到三丐桌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那三丐當即站起身來，下樓而去。坐在地下的老丐只顧吃飯，全不理會。黃蓉走到窗口向下觀望，只見十多名乞丐簇擁著楊康向西而去。楊康走出不遠，回首仰視，正好與黃蓉目光相觸，立即回頭，加快腳步去了。那老丐吃罷飯菜，伸舌頭將碗底舐得乾乾淨淨，把筷子在衣服上抹了幾抹，都放入麻袋之中。黃蓉仔細看他，見他滿臉皺紋，容色甚是愁苦，雙手奇大，幾有常人手掌的一倍，手背上青筋凸起，顯見是一生勞苦。郭靖站起來拱手說道：「前輩請上坐了，咱們好說話。」老丐笑道：「我不慣在凳上坐。你們兩位是洪幫主的弟子，年紀雖輕，咱們可是平輩。我老著幾歲，你們叫我一聲大哥罷。我姓魯，名叫魯有腳。」郭、黃二人對眼一望，均想：「原來他早知道了我們的來歷。」黃蓉笑道：「魯大哥，你這名兒可有趣得緊。」魯有腳道：「常言道：窮人無棒被犬欺。我棒是沒有，可是有一雙臭腳。犬兒若來欺我，我對準了狗頭，直娘賊的就是一腳，也要叫它夾著尾巴，落荒而逃。」黃蓉拍手笑道：「好好，狗兒若知道你名字的意思，老遠就逃啦！」

　　魯有腳道：「我聽黎生黎兄弟說起，知道兩位在寶應所幹的事跡，真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令人甚是欽佩，難怪洪幫主這等看重。」郭靖起立遜謝。魯有腳道：「適才聽兩位談起裘千仞與鐵掌幫，對他的情狀好似不甚知曉。」黃蓉道：「是啊，正要請教。」魯有腳道：「裘千仞是鐵掌幫幫主，這鐵掌幫在兩湖四川一帶聲勢極大，幫眾殺人越貨，無惡不作。起先還只是勾結官府，現下愈來愈狠，竟然拿出錢財賄賂上官，自己做起官府來啦。更可恨的是私通金國，幹那裡應外合的勾當。」黃蓉道：「裘千仞這老兒就會騙人，怎地弄到恁大聲勢？」魯有腳道：「裘千仞厲害得緊哪，姑娘可別小覷了他。」黃蓉笑道：「你見過他沒有？」魯有腳道：「那倒沒有，聽說他在深山之中隱居，修練鐵掌神功，足足有十多年沒下山了。」黃蓉笑道：「你上當啦，我見過他幾次，還交過手，說到他的什麼鐵掌神功，哈哈……」她想到裘千仞假裝腹瀉逃走，只瞧著郭靖格格直笑。魯有腳正色道：「他們鬧什麼玄虛，我雖並不知曉，可是鐵掌幫近年來好生興旺，實是不可輕侮。」郭靖怕他生氣，忙道：「魯大哥說得是，蓉兒就愛瞎笑。」黃蓉笑道：「我幾時瞎笑啦？啊唷，啊唷，我肚子痛。」她學著裘千仞的口氣，捧著肚子。郭靖想起當日情景，給她逗得也不禁笑了出來。黃蓉見他也笑，卻立時收起笑容，轉過話題，問道：「魯大哥，剛才在這兒吃酒的三位和你相識麼？」魯有腳歎了口氣道：「兩位不是外人，可曾聽洪幫主說起過，我們幫裡分為淨衣派、污衣派兩派麼？」郭靖和黃蓉齊聲道：「沒聽師父說過。」魯有腳道：「幫內分派，原非善事，洪幫主對這事極是不喜，他老人家費過極大的精神力氣，卻始終沒能叫這兩派合而為一。丐幫在洪幫主之下，共有四個長老。」黃蓉搶著道：「這個我倒聽師父說過。」她因洪七公尚在人間，是以不願將他命自己接任幫主之事說出。魯有腳點了點頭道：「我是西路長老，剛才在這兒的三位也都是長老。」黃蓉道：「我知道啦，你是污衣派的首領，他們是淨衣派的首領。」郭靖道：「咦，你怎知道？」黃蓉道：「你瞧魯大哥的衣服多髒，他們的衣服多乾淨。魯大哥，我說污衣派不好，身上穿得又臭又黑，一點也不舒服。你們這一派人多洗洗衣服，兩派可就不是一樣了麼？」魯有腳怒道：「你是有錢人家的小姐，自然嫌叫化子臭。」一頓足站起身來。郭靖待要謝罪，魯有腳卻頭也不回，怒氣沖沖的下樓去了。黃蓉伸伸舌頭，道：「靖哥哥，我得罪了這位魯大哥，你別罵我。」郭靖一笑。黃蓉道：「剛才我真擔心。」郭靖道：「擔心什麼？」黃蓉正色道：「我只擔心他提起腳來，踢你一腳，你可就糟啦。」郭靖道：「好端端的幹麼踢我？就算你說話得罪了他，那也不用踢人啊。」黃蓉抿嘴微笑，卻不言語。郭靖怔怔的出神，思之不解。黃蓉歎道：「你怎麼不想想他名字的出典。」郭靖大悟，叫道：「好啊，你繞彎兒罵我是狗！」站起身來，伸手作勢要呵她癢，黃蓉笑著連連閃避。

## 第27回　軒轅台前

　　兩人正鬧間，樓梯聲響，適才隨楊康下去的丐幫三老又回了上來，走到郭黃二人桌邊，行了一禮。居中那丐白白胖胖，留著一大叢白鬍子，若非身上千補百綻，宛然便是個大紳士大財主的模樣，他未言先笑，端的是滿臉春風，一團和氣，說道：「適才那姓魯的老丐暗中向兩位下了毒手，我等瞧不過眼，特來相救。」郭靖、黃蓉都吃了一驚，齊問：「什麼毒手？」那丐道：「那老丐不肯與兩位同席飲食，是不是？」黃蓉心中一凜，問道：「難道他在我們飲食中下了毒？」那丐歎道：「也是我們幫中不幸，出了這等奸詐之人。這老丐下毒本事高明得緊，只要手指輕輕一彈，暗藏在指甲內的毒紛就神不知、鬼不覺的混入了酒菜。兩位中毒已深，再過個半個時辰，就無法解救了。」黃蓉不信，說道：「我兩人跟他無怨無仇，他何以要下此毒手？」那丐道：「多半是兩位言語中得罪了他。急速服此解藥，方可有救。」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包藥紛，分置兩隻酒杯之中，用酒沖了，要靖、蓉二人立即服下。

　　黃蓉剛才見楊康和他們做一路，心中已自起疑，豈肯只憑他三言兩語便貿然服藥？又問：「那位姓楊的相公和我們相識，請三位邀他來一見如何？」那丐道：「那自然是要見的，只是那奸徒所下之毒劇烈異常，兩位速服解藥，否則延誤難治。」黃蓉道：「三位好意，極為感謝，且坐下共飲幾杯。想當年丐幫第十一代幫主在北固山獨戰群雄，以一棒雙掌擊斃洛陽五霸，真是何等英雄。」當日他與洪七公、郭靖同在明霞島扎木筏之時，洪七公常跟她說些幫中舊事，以免她日後做了幫主，於幫中大事卻一無所知。那第十一代幫主的英雄事跡，便是那時候聽洪七公說的。丐幫三老聽她忽然說起幫主舊事，互相望了一眼，都感十分詫異，心想憑她小小年紀，怎能知曉此事。黃蓉又道：「洪幫主降龍十八掌天下無雙無對，不知三位學到了幾掌？」三丐臉上均現慚色，那降龍十八掌卻是未蒙幫主傳授一掌，反不及八袋弟子黎生倒得傳授一招「神龍擺尾」。黃蓉又道：「剛才那位魯長老雖說擅於下毒，我瞧本事卻也平常。上個月西毒歐陽鋒請我喝了三杯毒酒，那才有點兒門道。這兩杯解毒酒，還是三位自己飲了罷。」說著將兩杯調有藥粉的藥酒推到三丐面前。三丐微微變色，知她故意東拉西扯，不肯服藥。那財主模樣的長老笑道：「姑娘既有見疑之意，我等自然不便相強。只不過我們一番好意，卻是白費了。我只點破一事，姑娘自然信服。兩位且瞧我眼光之中，有何異樣？」郭靖、黃蓉一齊望他雙目，只見他一對眼睛嵌在圓鼓鼓一臉肥肉之中，只如兩道細縫，但細縫中瑩然有光，眼神甚是清朗。黃蓉心想：「那有什麼異樣？左右不過似一對亮晶晶的豬眼罷啦。」那丐又道：「兩位望著我的眼睛，千萬不可分神。現在你們感到眼皮沉重，頭腦發暈，全身疲乏無力，這是中毒之象，那就閉上眼睛睡罷。」

　　他說話極是和悅動聽，竟有一股中人欲醉之意，靖、蓉二人果然覺得神倦眼睏，全身無力。黃蓉微覺不妥，要想轉頭避開他的眼光，可是一雙眼睛竟似被他的目光吸住了，不由自主的凝視著他。那丐又道：「此間面臨大湖，甚是涼爽，兩位就在這清風之中酣睡一覺，睡罷，睡罷！舒服得很，乖乖的睡罷！」他越說到後來，聲音越是柔和甜美。靖、蓉二人不知不覺的哈欠連連，竟自伏在桌上沉沉睡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二人迷迷糊糊中只感涼風吹拂，身有寒意，耳中隱隱似有波濤之聲，睜開眼來，但見雲霧中一輪朗月剛從東邊山後升起。兩人這一驚非小，適才大白日在岳陽樓頭飲酒，怎麼轉瞬之間便已昏黑？昏昏沉沉中待要站起，更驚覺雙手雙腳均已被繩索縛住，張口欲呼，口中卻被塞了麻核，只刺得口舌生疼。黃蓉立知是著了那白胖乞丐的道兒，只是他使的是什麼邪法，卻難索解；一時之間也不去多想，斜眼見郭靖躺在自己身邊，正在用力掙扎，先寬了一大半心。郭靖此時內力渾厚，再堅韌的繩索也是被他數崩即斷，哪知此刻他手腳運上了勁，身上繩索錚錚有聲，竟然紋絲不損，原來是以牛皮條混以鋼絲絞成。郭靖欲待再加內勁，突然面上一涼，一片冰冷的劍鋒在自己臉頰上輕輕拍了兩拍，轉頭橫眼瞧去，見是四個青年乞丐，各執兵刃守在身邊，只得不再掙扎，轉頭去瞧黃蓉。黃蓉定了定神，要先摸清週遭情勢，再尋脫身之計，側過身來，更是驚得呆了，原來竟是置身在一個小峰之頂，月光下看得明白，四下都是湖水，輕煙薄霧，籠罩著萬頃碧波，心道：「原來我們已給擒到了洞庭湖中的君山之頂，怎地途中毫無知覺？」再回頭過來，只見十餘丈外有座高台，台周密密層層的圍坐著數百名乞丐，各人寂然無聲，月光尚未照到各人身上，是以初時未曾發覺。她暗暗心喜：「啊，是了，今日七月十五，這正是丐幫大會。待會我只須設法開口說話，傳下師父號令，何愁眾丐不服？」

　　過了良久，群丐仍是毫無動靜，黃蓉心中好生不耐，只是無法動彈，惟有苦忍，再過半個時辰，她手腳不動，已微感酸麻，只見一盤冰輪漸漸移至中天，照亮了半邊高台。黃蓉心道：「李太白詩云：『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他當日玩山賞月，何等自在，今夜景自相同，我和靖哥哥卻被縛在這裡，真是令人又好氣又好笑！」月光緩移，照到台邊三個大字：「軒轅台」。黃蓉想起爹爹講述天下大江大湖的故事，曾說相傳黃帝於洞庭湖畔鑄鼎，鼎成後騎龍升天，想來此台便是紀念這回事了。只一盞茶時分，那高台已全部浴在皓月之中，忽聽得篤篤篤、篤篤篤三聲一停的響了起來，忽緩忽急，忽高忽低，頗有韻律，卻是眾丐各執一根小棒，敲擊自己面前的山石。黃蓉暗數敲擊之聲，待數到九九八十一下，響聲戛然而止，群丐中站起四人，月光下瞧得明白，正是魯有腳與那淨衣派的三個長老。這丐幫四老走到軒轅台四角站定，群丐一齊站起，叉手當胸，躬身行禮。

　　那白胖老丐待群丐坐定，朗聲說道：「眾位兄弟，天禍丐幫，當真是天大的災難，咱們洪幫主已在臨安府歸天啦！」

　　此言一出，群丐鴉雀無聲。突然間一人張口大叫，撲倒在地。四下裡群丐捶胸頓足，號啕大哭，哀聲振動林木，從湖面上遠遠傳了出去。郭靖大吃一驚：「我們找尋不著師父，原來他老人家竟爾去世了。」不禁涕淚交流，只是口中塞了麻核，哭不出聲。黃蓉卻想：「這胖子不是好東西，使邪法拿住我們。這人的話如何信得？他定是造謠。」群丐思念洪七公的恩義，個個大放悲聲。魯有腳忽然叫道：「彭長老，幫主歸天，是誰親眼見到的？」那白白胖胖的彭長老道：「魯長老，幫主他老人家若是尚在人世，誰吃了豹子膽老虎心，敢來咒他？親眼見他老人家歸天之人，就在此處。楊相公，請您對眾兄弟詳細述說罷。」只見人群中站起一人，正是楊康。他手持綠竹杖，走到高台之前，群丐登時肅靜，但低泣嗚咽之聲兀自不止。楊康緩緩說道：「洪幫主於一個月之前，在臨安府與人比武，不幸失手給人打死。」

　　群丐聽了此言，登時群情洶湧，紛紛嚷了起來：「仇人是誰？快說，快說！」「幫主如此神通，怎能失手？」「必是仇人大舉圍攻，咱們幫主落了個寡不敵眾。」郭靖聽了楊康之言，由悲轉怒，隨即心下欣喜，心道：「一個月之前，師父明明與我們在一起，原來他是在胡說八道。」黃蓉卻想：「這小子是老騙子裘千仞的私淑弟子，淨學會了他那套假傳死訊的臭功夫。」楊康雙手伸出，待眾丐安靜下來，這才說道：「害死幫主的，是桃花島島主東邪黃藥師，和全真派的七個賊道。」黃藥師久不離島，眾丐十九不知他的名頭，全真七子卻是威名遠震。這日能來君山赴會的，在丐幫中均非泛泛之輩，自然都知七子之能，心想不管黃藥師是何等樣人，全真七子聯起手來，幫主縱然武功卓絕，但一人落了單，自非其敵。當下個個悲憤異常。有的破口大罵，有的嚷著立時要去為幫主報仇。原來楊康當日聽歐陽鋒說起洪七公被他以蛤蟆功擊傷，性命必然難保。他又道郭靖已被自己在禁宮之中刺死，哪知忽在岳陽樓撞見，大驚之下，指使丐幫三長老設法將兩人擒住，有心予以害死。他想此事日久必洩，黃藥師、全真七子、江南六怪等必找自己報仇。六怪武功不高，倒不如何懼怕，東邪和七子卻是非同小可，於是信口將殺害洪七公的禍端輕輕放到了他們頭上，好教丐幫傾巢而出，一舉將桃花島及全真教挑了，除了自己的大患。

　　群丐紛擾聲中，東路簡長老站起身來，說道：「眾兄弟，聽我一言。」此人鬚眉皆白，五短身材，一開口說話，餘人立時寂然無聲，顯是在丐幫中大有威信。只聽他說道：「眼下咱們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是遵從幫主遺命，奉立本幫第十九代幫主。第二件是商量著怎生給幫主報仇雪恨。」群丐轟然稱是。魯有腳卻高聲道：「咱們先得祭奠老幫主的英靈。」在地下抓起一把濕土，隨手捏成一個泥人，當作洪七公的靈像，放在軒轅台邊上，伏地大哭。群丐盡皆大放悲聲。黃蓉心道：「我師父好端端地又沒死，你們這些臭叫化哭些什麼？哼，你們沒來由的把靖哥哥和我綁在這裡，累得你們空傷心一場，這才叫活該呢。」

　　眾丐號哭了一陣，簡長老擊掌三下，眾丐逐一收淚止聲。簡長老道：「本幫各路兄弟今日在岳州君山大會，本來為的是要聽洪幫主指定他老人家的繼承之人，現下老幫主既已不幸歸天，就得依老幫主遺命而定。若無遺命，便由本幫四位長老共同推舉。這是本幫列祖列宗世代相傳的規矩，眾位弟兄，是也不是？」眾丐齊聲稱是。彭長老道：「楊相公，老幫主臨終歸天之時，有何遺命，請你告知。」

　　奉立幫主是丐幫中的第一等大事，丐幫的興衰成敗，倒有一大半決定於幫主是否有德有能。當年第十七代錢幫主昏暗懦弱，武功雖高，但處事不當，淨衣派與污衣派紛爭不休，丐幫聲勢大衰。直至洪七公接任幫主，強行鎮壓兩派不許內訌，丐幫方得在江湖上重振雄風。這些舊事此日與會群丐盡皆知曉，是以一聽到要奉立幫主，人人全神貫注，屏息無聲。楊康雙手持定綠竹杖，高舉過頂，朗聲說道：「洪幫主受奸人圍攻，身受重傷，性命危在頃刻，在下路見不平，將他藏在舍間地窖之中，騙過群奸，當即延請名醫，悉心給洪幫主診治，終因受傷太重，無法挽救。」眾丐聽到這裡，發出一片唏噓之聲。楊康停了片刻，又道：「洪幫主臨終之時，將這竹杖相授，命在下接任第十九代幫主的重任。」此言既出，眾丐無不聳動，萬想不到丐幫幫主的重任，竟會交託給如此一個公子哥兒模樣之人。楊康在臨安牛家村曲傻姑店中無意取得綠竹杖，見胖、瘦二丐竟然對己恭敬異常。他心下訝異，一路上對二丐不露半點口風，卻遠兜圈子、旁敲側擊的套問竹杖來歷。二丐見他竹杖在手，便有問必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以未到岳州，他於丐幫的內情已知曉了十之六七，只是幫中嚴規不得為外人道的機密，他既不知發問，二丐自也不提。他想丐幫聲勢雄大，幫主又具莫大威權，反正洪七公已死無對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乘機自認了幫主，那就可任意驅策幫中萬千兄弟。他細細盤算了幾遍，覺此計之中實無破綻，於是編了一套謊話，竟在大會中假傳洪七公遺命，意圖自認幫主。他在丐幫數百名豪傑之士面前侃侃而言，臉不稍紅，語無窒滯，明知這謊話若被揭穿，多半便被群丐當場打成肉漿，但想自來成大事者定須干冒奇險，何況洪七公已死，綠竹杖在手，郭靖、黃蓉又已擒獲，所冒凶險其實也不如何重大，而一旦身為幫主，卻有說不盡的好處，這丐幫萬千幫眾，正可作為他日「富貴無極」的踏腳石。

　　淨衣派簡、彭、梁三長老聽了楊康之言，臉上均現歡容。原來丐幫中分為淨衣、污衣兩派。淨衣派除身穿打滿補釘的丐服之外，平時起居與常人無異，這些人本來都是江湖上的豪傑，或佩服丐幫的俠義行徑，或與幫中弟子交好而投入了丐幫，其實並非真是乞丐。污衣派卻是真正以行乞為生，嚴守戒律：不得行使銀錢購物，不得與外人共桌而食，不得與不會武功之人動手。兩派各持一端，爭執不休。洪七公為示公正無私，第一年穿乾淨衣服，第二年穿污穢衣服，如此逐年輪換，對淨衣、污衣兩派各無偏頗。本來污衣行乞，方是丐幫的正宗本色，只是洪七公愛飲愛食，要他儘是向人乞討殘羹冷飯充飢，卻也難以辦到，因此他自己也不能嚴守污衣派的戒律。但在四大長老之中，他卻對魯有腳最為倚重，若非魯有腳性子暴躁，曾幾次壞了大事，洪七公早已指定他為幫主的繼承人了。這次岳州大會，淨衣派的眾丐早就甚是憂慮，心想繼承幫主的，論到德操、武功、人望，十之八九非魯有腳莫屬。何況幫中四大長老淨衣派雖佔了三人，但中下層弟子卻是污衣派佔了大多數。淨衣派三長老曾籌思諸般對付方策，但想到洪七公的威望，無人敢稍起異動之念，後來見楊康持竹杖來到岳州，又聽說洪七公已死，雖然不免悲傷，卻想正是壓倒污衣派的良機，當下對楊康加意接納，十分恭謹，企圖探聽七公的遺命。豈知楊康極是乖覺，只恐有變，對遺命一節絕口不提，直到在大會之中方始宣示。淨衣派三老明知自己無份，也不失望，只消魯有腳不任幫主，便遂心願，又想楊康年輕，必可誘他就範。何況他衣著華麗，食求精美，決不會偏向污衣派。當下三人對望了一眼，各自點了點頭。簡長老道：「這位楊相公所持的，確是本幫聖物。眾兄弟如有疑惑，請上前檢視。」

　　魯有腳側目斜睨楊康，心道：「憑你這小子也配作本幫幫主，統率天下各路丐幫？」伸手接過竹杖，見那杖碧綠晶瑩，果是本幫幫主世代相傳之物，心想：「必是洪幫主感念相救之德，是以傳他。老幫主既有遺命，我輩豈敢不遵？我當赤膽忠心的輔他，莫要墮了洪幫主建下的基業。」於是雙手舉杖過頂，恭恭敬敬的將竹杖遞還給楊康，朗聲說道：「我等遵從老幫主遺命，奉楊相公為本幫第十九代幫主。」眾丐齊聲歡呼。郭靖與黃蓉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心中卻是暗暗叫苦。郭靖心想：「果然不出黃島主所料，楊康膽敢冒為幫主，將來必定為禍不小。」黃蓉卻想：「這小子定然放我們二人不過，只得瞧他怎生發落，隨機應變。」

　　只聽楊康謙道：「在下年輕識淺，無德無能，卻是不敢當此重位。」彭長老道：「洪幫主遺命如此，楊相公不必過謙。眾兄弟齊心輔佐，楊相公放心便是。」魯有腳道：「正是！」咳嗽一聲，一口濃痰向他迎面吐去。

　　這一著大出楊康意料之外，竟沒閃避，這口痰正好沾在他右頰之上。他大吃一驚，正要喝問，簡、彭、梁三個長老一人一口唾液，都吐在他的身上。楊康暗叫：「我命休矣！」只道陰謀終被四長老揭破，正待轉身拔足飛奔，明知萬難逃脫，總也勝於束手待斃，卻見四長老雙手交胸，拜伏在地。楊康愕然不解，一時說不出話來。群丐依輩份大小，一個個上來向他身上吐一口唾液，然後各行幫中大禮。楊康驚喜交集，暗暗稱奇：「難道向我吐痰竟也算是恭敬？」他不知丐幫歷來規矩，奉立幫主時必須向幫主唾吐。蓋因化子四方乞討，受萬人之辱，為群丐之長者，必得先受幫眾之辱，其中實含深意。黃蓉驀地想起，當日在明霞島上洪七公相傳幫主之位，曾在她衣角上吐了一口痰，其時只道是他重傷之後無力唾吐，以致如此，卻不知竟是奉立幫主的禮節。記得那日洪七公又道：「他日眾叫化正式向你參見，少不免尚有一件骯髒事，唉，這可難為你了。」此刻方知原來師父怕她嫌髒，就此不肯接那幫主之位，是以瞞過了不說。

　　好半天，群丐禮敬方畢，齊呼：「楊幫主請上軒轅台！」楊康見那台也不甚高，有心賣弄本事，雙足一點，飛身而上，姿形靈動，甚是美妙。他這一躍身法雖佳，但四大長老武功上各有精純造詣，已都瞧出他功夫華而不實，根基尚淺，只是他年紀極輕，有此本領，顯是曾得高手傳授，也已算頗為難得。楊康登上軒轅台，朗聲說道：「害死老幫主的元兇雖然未曾伏誅，可是兩名幫兇卻已被我擒獲在此。」群丐一聽，又是盡皆嘩然，大叫：「在哪裡？在哪裡？」「快拿來亂刀分屍。」「別一刀殺了，叫狗賊零碎受苦。」郭靖心道：「又有什麼幫兇給他擒獲了，倒要瞧瞧。」楊康厲聲道：「提到台前來！」彭長老飛步走到郭、黃二人身邊，一手一個，提起了二人，走到台前重重往地下一摔。郭靖這才醒悟，心中罵道：「好小子，原來是說我們。」

　　魯有腳見是靖、蓉二人，大吃一驚，忙道：「啟稟幫主：這二人是老幫主的弟子，怎能加害師尊？」楊康恨恨的道：「正因如此，更加可惱。這二人欺師滅祖，罪大惡極。」彭長老道：「楊幫主親眼目睹，哪能有什麼錯？」

　　丐幫中的黎生和余兆興二人在寶應縣相助程瑤迦，險些命喪歐陽克手下，幸得郭靖、黃蓉搭救，對他們既感又佩，又知洪七公對這兩個徒兒甚是喜愛，當即在人叢中搶上前來。黎生叫道：「啟稟幫主，這兩位是俠義英雄，小的敢以性命相保，老幫主被害之事，決與他們無干。」余兆興叫道：「這兩位是好人，大大的好朋友。」梁長老瞪目喝道：「有話要你們長老來說，這裡有你們插嘴的地方嗎？」黎、余二人屬於污衣派，由魯有腳該管。二人輩份較次，不敢再說，氣憤憤的退了下去。魯有腳道：「非是小的敢不信幫主之言，只因這是本幫復仇雪恨的大事，請幫主詳加審詢，查明真相。」

　　楊康心中早有算計，說道：「好，我就來問個明白。」對靖、蓉二人道：「你們也不必答話，我說得對，那就點頭，不對的就搖頭。若有半點欺瞞，休怪刀劍無情。」手一揮，彭、梁二長老各抽兵刃，頂在靖、蓉二人背心。彭長老使劍，梁長老使刀，兩柄都是利器。

　　黃蓉怒極，臉色慘白，想到在牛家村隔壁聽陸冠英向程瑤迦求婚時點頭搖頭之事，當時何等風光旖旎，今日落到自己頭上，卻受這奸徒欺辱。又想自己對歐陽克也曾玩過這把戲，不料竟會身受此報，雖在氣惱之際，仍自思索如何在點頭搖頭之中引起魯有腳的疑慮，使得他力主口頭對答詢問，只消有口能言，揭破楊康的奸謀便非難事。

　　楊康知道郭靖老實，易於愚弄，將他提起來放在一旁，大聲問道：「這女子是黃藥師的親生女兒，是不是？」郭靖閉目不理。梁長老用刀在他背上一頂，喝道：「是也不是，點頭還是搖頭？」郭靖本待不理到底，轉念一想：「縱然我口不能言，總也有個是非曲直。」於是點了點頭。

　　群丐認定黃藥師是害死了洪七公的罪魁禍首，見他點頭，轟然叫了起來：「還問什麼？快殺，快殺！」「快殺了小賊，再去找老賊算帳。」楊康叫道：「眾兄弟且莫喧嘩，待我再行問他。」眾丐聽到幫主吩咐，立時靜了下來。

　　楊康問郭靖道：「黃藥師將女兒許配給你，是嗎？」郭靖心想此事屬實，又點了點頭。楊康彎腰在他身上一摸，拔出一柄晶光耀目的匕首，問道：「這是全真七子中的丘處機贈給你的，那丘老道還在匕首上刻了你的名字，是嗎？」郭靖點頭。楊康又問：「全真七子中的馬鈺曾傳過你的功夫，王處一曾救過你的性命，你可不能抵賴？」郭靖心道：「我又何必抵賴？」又點了點頭。楊康道：「洪七公洪幫主當你們兩個是好人，曾把他的絕技相傳，是不是？」郭靖點頭。楊康再問：「洪老幫主受敵人暗算，身受重傷，你二人就在他老人家的身旁，是麼？」郭靖又點了點頭。黃蓉心下焦急：「傻哥哥，不管他問的話對是不對，你總是搖頭，他就不得不讓你說話了。」眾丐聽楊康聲音愈來愈是嚴峻，郭靖卻不住點頭，只道他直認罪名，殊不知這些問話與暗算洪七公之事其實絕無干係，全是楊康奸計陷害。這時連魯有腳也對靖、蓉恨之入骨，走上前來，在郭靖身上重重踢了幾腳。楊康叫道：「眾兄弟，這兩個小賊倒也爽快，那就免了他們再吃零碎苦頭。彭、梁二位長老，快動手罷！」郭靖與黃蓉淒然對望。黃蓉忽然笑了一笑，心想：「是我和靖哥哥死在一塊，不是那個華箏！這般死了，倒也乾淨。反正前面也在落大雨，那也不用奔跑了。」

　　郭靖抬頭看天，想起了遠在大漠的母親，凝目北望，但見北斗七星煜煜生光，猛地心念一動，想起了全真七子與梅超風、黃藥師劇鬥時的陣勢，人到臨死，心思特別敏銳，那天罡北斗陣法的攻守趨退，吞吐開闔，竟是清清楚楚的宛在目前。彭、梁二長老挺持刀劍，走上前來正待下手，魯有腳忽然搶上，擋在靖、蓉二人身前，叫道：「且住！」取出郭靖口中麻核，問道：「老幫主是怎生被害的，你給我明明白白的說來。」楊康忙道：「不必問啦，我都知道。」魯有腳卻道：「幫主，咱們問得越仔細越好。凡是與此事有關連的奸賊，不能放走了一個！」楊康暗暗著急，心想給他一說明真相，定然有變，只是魯有腳的逼問理所該當，卻也不便攔阻，登時額頭滲出一粒粒的汗珠。哪知道郭靖口中的麻核雖給取了出來，他卻仍是不言不語，抬頭凝望北方天空，呆呆出神。魯有腳連問數聲，郭靖全然沒有聽見，原來他全神貫注，卻在鑽研天罡北斗陣的功夫，此時正當專心致志、如癡如狂的境界。哪裡還來理睬魯有腳的說話？黃蓉與楊康見他竟然不乘此良機自辯，都是驚異萬分，只是一個暗悲，一個暗喜，心境自是迥異。楊康一揮手，彭、梁二人舉起刀劍。忽聽得嗤嗤聲響，一道紫色光焰掠過湖面。彭、梁二人愕然回顧，又見兩道藍色光焰沖天而起，這光焰離君山約有數里，發自湖心。簡長老道：「幫主，有貴客到啦。」楊康一驚，問道：「是誰？」簡長老道：「鐵掌幫的幫主。」楊康不知鐵掌幫的來歷，問道：「鐵掌幫？」簡長老道：「這是川湘的大幫會，他們幫主前來拜山，須得好好接待。這兩個小賊，待會發落不遲。」楊康道：「也好，就請簡長老延接賓客。」簡長老傳令下去，砰砰砰三響，君山島上登時飛起三道紅色火箭。過不多時，來船靠岸，群丐點亮火把，起立相迎。那軒轅台是在君山之頂，從山腳至山頂尚有好一程路，來客雖然均具輕功，也過半晌方到。

　　靖、蓉二人被帶入人叢之中，由彭長老命弟子看管。黃蓉打量郭靖，見他神色呆滯，抬頭望天，喃喃不停的不知在說些什麼，心中極為詫異，料來他大受冤屈，神智有些糊塗了，心想不管來的是什麼人，總是有了可乘之機，正自尋思，只見來客已到，火把照耀下數十名黑衣人擁著一個老者來至台前。這老者身披黃葛短衫，手揮蒲扇，不是裘千仞是誰？黃蓉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卻又大為失望，這人前來，決計不會有什麼好事。簡長老迎上前去，說了一番江湖套語，神態極為恭謹，然後給楊康引見，說道：「這位是鐵掌水上飄裘老幫主，神掌無敵，威震當世。這位是敝幫今日新接任的楊幫主，少年英雄。兩位多親近親近。」楊康在太湖歸雲莊上曾親眼見到裘千仞出醜露乖，心中好生瞧他不起，暗想這個大騙子原來還是什麼幫會的幫主，心念一動，當下假裝不識，笑道：「幸會，幸會。」伸出手去和他拉手。雙掌相握，楊康立將全身之力運到手上，存心要捏得他呼痛叫饒，心想：「人人信你武功卓絕，卻要叫你栽在我的手裡。這真是天賜良機，正好借你這老兒，讓我在眾丐之前示武立威。」哪知他剛一用勁，掌心立感燙熱無比，猶似握到了一塊紅炭，急忙撤手，手掌卻已被對方牢牢抓住，這股燙熱宛如一直燒到了心裡，忍不住大叫：「啊唷！」登時臉色慘白，雙淚真流，痛得彎下腰去，幾欲暈倒。丐幫四大長老見狀大驚，一齊搶上護持。簡長老是四長老之首，將手中鋼杖在山石上一頓，錚的一響，火花四濺，怒道：「裘老幫主，你遠來是客，我們楊幫主年紀輕著，你怎能考較起他功夫來啦？」裘千仞冷冷的道：「我好好跟他拉手，是貴幫幫主先來考較老朽啊。楊幫主存心要捏碎我這幾根老骨頭。」他口中說著話，手上絲毫不松，說一句，楊康「哎喲」一聲，等他這幾句話說完，楊康聲音微弱，已痛得暈了過去。裘千仞鬆手外揮，楊康知覺已失，直跌出去。魯有腳急忙搶上扶住。簡長老怒道：「裘老幫主，你……你……這是什麼用意？簡直豈有此理？」裘千仞哼了一聲，左掌向他臉上拍去。簡長老舉起鋼杖擋格。裘千仞變招快極，左手下壓，已抓住鋼杖杖頭。他掌緣甫觸杖頭，尚未抓緊，已向裡奪。簡長老武功殊非泛泛，一驚之下，抓杖不放，裘千仞竟沒將杖奪到，右掌似風，忽地向左橫掃，噹的一聲，擊在鋼杖腰裡。簡長老雙手虎口震裂，鮮血長流，再也把持不住，鋼杖被他奪了過去。裘千仞橫杖反挑，同時架開彭、梁二老的刀劍，收杖之際，右肘乘勢撞向魯有腳面門，於片刻之間便將丐幫四老盡皆逼開。群丐相顧駭然，各取兵刃，只待幫主號令，就要擁上與鐵掌幫拚鬥。裘千仞左手握住鋼杖杖頭，右手握住杖尾，哈哈一聲長笑，雙手暗運勁力，大喝一聲，要將鋼杖折為兩截。哪知簡長老這鋼杖千練百錘，極是堅韌，這一下竟沒折斷，只是被他兩膀神力拗得彎了下來。裘千仞勁力不收，那鋼杖慢慢彎轉，拗成了弧形。群丐又驚又怒，忽見他左臂後縮，隨即向前揮出，那弧形鋼杖倏地飛向空中，急向對面山石射去，錚的一聲巨響，杖頭直插入山石之中，鋼石相擊之聲，嗡嗡然良久方息。他顯了這手功夫，群丐固然個個驚服，黃蓉更是駭異，心道：「這老兒明明是個沒本事的大騙子，怎地忽然變得如此厲害？多半是他跟楊康、簡長老串通了，又搞什麼詭計，這鋼杖之中定然另有古怪。」頭頂月光照耀，四周火把相襯，瞧瞧明明白白，確是在歸雲莊、牛家莊兩地所見的裘千仞。她轉頭向郭靖瞧去，見他仍是仰首上望，在這當口竟然觀起天象來，難道驚怒交集之下，當真急心瘋了？她關心郭靖，也不再去想裘千仞玩的是什麼把戲，一雙妙目只是瞧著郭靖的神情。裘千仞冷然說道：「鐵掌幫和貴幫素來河水不犯井水，聞得貴幫今日大會君山，在下好意前來拜會，貴幫幫主何以一見面就給在下一個下馬威？」

　　簡長老為他威勢所懾，心存畏懼，聽他言語之中敵意不重，忙道：「那是裘老幫主誤會了。老幫主威震四海，我們素來是十分敬仰的。今日蒙老幫主光降，敝幫上下全感榮寵。」裘千仞昂首不答，神氣之間驕氣逼人，過了良久方道：「聽說洪老幫主仙去了，天下英雄，又弱一個，可惜啊可惜。貴幫奉立了這樣一位新幫主，唉，可歎啊可歎！」此時楊康已然甦醒，聽他當面譏刺，卻是敢怒而不敢言，但覺右掌仍是如火燒炙，五根手指已腫得如五枝山藥一般。丐幫四長老一時不知如何接口。裘千仞道：「在下今日拜會，有一樁事要向貴幫請教，此外卻有一份重禮奉獻。」簡長老道：「不敢，但請裘老幫主示下。」裘千仞道：「前幾日敝幫有幾位兄弟奉老朽之命出外辦事，不知怎生惹惱了貴幫兩位朋友，將他們打得重傷。敝幫兄弟學藝不精，原本沒有話說，只是江湖上傳揚開來，鐵掌幫這個臉卻丟不起。老朽不識好歹，要領教領教貴幫兩位朋友的手段。」楊康對丐幫兄弟原無絲毫愛護之心，豈敢為了兩名幫眾而再得罪於他，當下說道：「是誰擅自惹事，和鐵掌幫的朋友動過手啦？快出來向裘老幫主賠罪。」

　　丐幫自洪七公接掌幫主以來，在江湖上從未失過半點威風，現下洪七公一死，新幫主竟如此軟弱，群丐聽了他這幾句言語，無不憤恨難平。黎生和余兆興又從人叢中出來，走上數步。黎生朗聲道：「啟稟幫主：本幫幫規第四條言明，凡我幫眾，須得行俠仗義，救苦扶難。前日我們兩人路見鐵掌幫的朋友欺壓良民，還要擄掠婦女，我二人忍耐不住，是以出頭阻止，動起手來，傷了鐵掌幫的朋友。」楊康道：「不管怎樣，還是向裘老幫主賠罪罷。」黎生和余兆興對望一眼，氣憤填膺，若不陪罪，那是違了幫主之命，若去賠罪，這口氣實在難嚥。黎生大聲叫道：「眾位兄弟，要是老幫主在世，決不能讓咱們丟這個臉。今日小弟是寧死不辱！」順手從裡腿中抽出一把短刀，一刀插在心裡，立時氣絕。余兆興撲上前去搶起短刀，在自己胸口也是一刀，死在黎生身上。眾丐見二人不肯受辱而自刎，群情洶湧，只是丐幫幫規極嚴，若無幫主號令，誰也不敢有什麼異動。裘千仞淡淡一笑，道：「這件事如此了結，倒也爽快。現下我要給貴幫送一批禮物。」左手一揮，他身後數十名黑衣大漢打開攜來的箱籠，各人手捧一盤，躬身放在楊康身邊，盤中金光燦然，儘是金銀珠寶之屬。眾丐見他們突然拿出金珠，更是詫異。裘千仞道：「鐵掌幫雖然有口飯吃，可拿不出這等重禮，這份禮物是大金國趙王爺托老朽轉送的。」楊康又驚又喜，忙問：「趙王爺他在哪裡？我要見他。」裘千仞道：「這是數月之前，趙王爺差人送到敝處的，命老朽有話轉告貴幫。」楊康嗯了一聲，心道：「那是爹爹南下之前安排下的事了，卻不知他送禮給這批叫化兒們作甚？」只聽裘千仞道：「趙王爺敬慕貴幫英雄，特命老朽親自來獻禮結納。」楊康欣然道：「有勞老幫主貴步，何以克當？」裘千仞笑道：「楊幫主年紀雖輕，倒是十分的通情達理，那是遠過洪幫主的了。」楊康在燕京時未曾聽說完顏洪烈要與丐幫打什麼交道，此時急欲知道他的用意，問道：「不知趙王爺對敝幫有何差遣，要請老幫主示下。」裘千仞笑道：「差遣二字，決不能提。趙王爺只對老朽順便說起，言道北邊地瘠民貧，難展駿足……」楊康接口道：「趙王爺是要我們移到南方來？」裘千仞笑道：「楊幫主聰明之極，適才老朽實是失敬。趙王爺言道：江南、湖廣地暖民富，丐幫眾兄弟何不南下歇馬？那可勝過在北邊苦寒之地多多了。」楊康笑道：「多承趙王爺與老幫主美意指點，在下自當遵從。」

　　裘千仞想不到對方竟一口答應，臉上毫無難色，倒也頗出意料之外，轉念一想，料來此人年輕懦弱，適才給自己鐵掌一捏之下，痛得死去活來，心中怕極，此刻自己不論說什麼，他都不敢有絲毫違抗，但丐幫在北方根深柢固，豈能說撤便撤？事後群丐計議，勢必反悔，須當敲釘轉腳，讓丐幫將來無法反口，於是說道：「大丈夫一言而決。楊幫主今日親口答應，丐幫眾兄弟撤過大江，今後不再北返的了？」楊康正欲答應，魯有腳忽道：「啟稟幫主：咱們行乞為生，要金珠何用？再說，我幫幫眾數十萬，足跡遍天下，豈能受人所限？還請幫主三思。」

　　楊康這時已然明白完顏洪烈的心意。他早知丐幫在江北向來與金人為敵，諸多掣肘，金兵每次南下，丐幫必在金兵後方擾亂，或刺殺將領，或焚燒糧食，若將丐幫人眾南撤，自然大利金人南征，於是說道：「這是裘老幫主的一番美意，我們若是不收，倒顯得不恭了。金珠寶物我不要分，四位長老，待會盡數\*分與眾兄弟罷。」

　　魯有腳急道：「咱們洪老幫主號稱『北丐』，天下皆聞，北邊基業，豈能輕易捨卻？我幫忠義報國，世世與金人為仇，禮物決不能收，撤過長江，更是萬萬不可。」

　　楊康勃然變色，正欲答話，彭長老笑道：「魯長老，我幫大事是決於幫主，不是決於你罷？」魯有腳凜然道：「若要忘了忠義之心，我是寧死不從。」楊康道：「簡、彭、梁三位長老，你們之意若何？」簡、梁二長老遲疑未答，均覺丐幫撤過長江之舉頗為不妥。彭長老卻大聲道：「但憑幫主吩咐。屬下豈敢有違？」楊康道：「好，八月初一起，我幫撤過大江。」此言一出，群丐中倒有一大半鼓噪起來。楊康見眾丐喧嚷，一時不知所措。簡、彭、梁三老大聲喝止，但鼓躁的皆是污衣派群丐，對三老都不加理會。彭長老喝道：「魯長老，你是要背叛幫主不成？」魯有腳凜然道：「縱然千刀分屍，我也不敢欺尊滅長、背叛幫主。只是我幫列祖列宗遺訓，魯有腳更加不敢背棄。金狗是我大宋世仇，洪老幫主平日對咱們說什麼話來？」簡、梁二長老垂頭不語，心中頗有悔意。裘千仞見形勢不佳，若不將魯有腳制住，只怕此行難有成就，當下冷笑一聲，對楊康道：「楊幫主，這位魯長老跋扈得緊哪？」一語方罷，雙手暴發，猛往魯有腳肩上拿去。魯有腳當他冷笑之時，已有防備，知他手掌厲害，不敢硬接，猛地裡身形急矮，已從他胯下鑽過，腰未伸直，呼呼呼三腳往他臀上踢去。他名字叫魯有腳，這腿上功夫果然甚是了得，出足快捷無倫。裘千仞見他忽從自己胯下鑽過，心想此人招數好怪，覺得身後風響，急忙回掌力拍，魯有腳第三腳若是將勁用足，原可踢中他後臀，但若被對方鐵掌擊中，自己足脛卻也經受不起，足到中途，硬生生收轉，一個觔斗，從他身旁翻過，突然一口濃痰向裘千仞臉上吐去。裘千仞側頭避過，見他怪招百出，不覺一怔。

　　楊康喝道：「魯長老不得對貴客無禮！」魯有腳聽得幫主呼喝，當即退了兩步。裘千仞卻毫不容情，雙手猶似兩把鐵鉗，往他咽喉扼來。魯有腳暗暗心驚，翻身後退，只聽得敵人「嘿」的一聲，自己雙手已落入他掌握之中。魯有腳身經百戰，雖敗不亂，用力上提沒能將敵人身子挪動，立時一個頭錘往他肚上撞去。他自小練就銅錘鐵頭之功，一頭能在牆上撞個窟窿。某次與丐幫兄弟賭賽，和一頭大雄牛角力，兩頭相撞，他腦袋絲毫無損，雄牛卻暈了過去。現下這一撞縱然不能傷了敵人，但雙手必可脫出他的掌握，哪知頭頂剛與敵人肚腹相接，立覺相觸處柔若無物，宛似撞入了一堆棉花之中，心知不妙，急忙後縮，敵人的肚腹竟也跟隨過來。魯有腳用力掙扎，裘千仞那肚皮卻有極大吸力，牢牢將他腦袋吸住，驚惶之中只覺腦門漸漸發燙，同時雙手也似落入了一隻熔爐之中，既痛且熱。

　　裘千仞喝道：「你服了麼？」魯有腳罵道：「臭老賊，服你什麼？」裘千仞左手用勁，格格幾響，將他右手五指指骨盡數捏斷，再問：「服了麼？」魯有腳又罵：「臭老賊，服你什麼？」格格幾響，左手指骨又斷。他疼得神智迷糊，口中卻仍是罵聲不絕。裘千仞道：「我肚皮運勁，把你腦袋也軋扁了，瞧你還罵不罵？」語聲未畢，丐群中忽地躍出一人，身高膀寬，正是郭靖。只見他大踏步走到魯有腳身後，高舉右掌，在他後臀拍拍拍連打三下，清脆可聞。這三下雖然打在魯有腳後臀之上，裘千仞只覺一股力道從魯有腳頭頂傳向自己肚腹，騰騰騰連撞三下，這三下一撞重似一撞，登時將肚上的吸力盡數化解。魯有腳陡然覺得頭頂一鬆，急忙站直身子，但雙手仍被對方緊握不放。郭靖叫道：「你不是裘老前輩敵手，走開罷！」左腿橫掃，正好踢在他的肩頭。

　　這一腿仍和適才一般，著力之處雖在他的身上，但受力之點卻是傳到裘千仞雙臂。裘千仞但感虎口劇震，抓緊對方的掌力不由自主的鬆了。魯有腳得此良機，藉著郭靖這一腿之力斜裡竄出，只是頭頂被吸得久了，一陣天旋地轉，站立不穩，倒在地上。裘千仞見郭靖露了這三掌一腿，不由得暗驚，此人小小年紀，居然有隔物傳勁的本事，想不到丐幫之中還有這等人物，當下緊守門戶，並不搶先進攻。群丐卻不明就裡，先前早認定郭靖是殺害幫主的幫兇，又見魯有腳被他踢倒，當下大聲呼喊，紛紛擁上。郭靖本來手足被鋼絲和牛皮條紋成的繩索牢牢縛住，絲毫動彈不得，一直在仰觀北斗，潛思全真七子當日在牛家村所使的陣法，再和記得滾瓜爛熟的《九陰真經》經文反覆參照，許多疑難不明之處，一步步的在心中出現了解答。《九陰真經》為前輩高人自道藏中所悟，與馬鈺所傳的全真派道家內功、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陣皆是一脈相通，只不過更為高深奧妙而已，只是郭靖悟心實在太差，事隔多月，始終領會不到其間的關連之處，此時見到天上北斗，這才隱隱約約的想到了。當裘千仞與楊康、簡長老、魯有腳等人一問一答之際，他卻正自全神思念真經下卷中所述的「收筋縮骨法」。這縮骨法的最下乘功夫，是鼠竊狗盜的打洞穿窬之術，但練到上乘，卻能將全身筋骨縮成極小的一團，就如刺蝟箭豬之屬遇敵蜷縮一般。郭靖在明霞島上遵洪七公之囑，起手習練「易筋鍛骨篇」，此時已有小成，基礎既佳，一經依法施為，不知不覺間就將手腳上束縛的繩索卸去。他身手之靈活，實勝於頭腦十倍，繩索雖已卸脫，心中兀自不明白何以得能如此。彭長老本在郭靖身畔，忽見他脫縛而出，吃驚非小，伸臂一把抓去沒有抓住，俯首但見地下空餘一團繩索，仍是牢牢的互相鉤結，而縛著的人卻如一條泥鰍般滑了出去，待要上前追趕，只見他已將魯有腳救出。彭長老心想挺身上前未必能討得了好去，口中大呼：「拿住這小賊！」雙足卻釘在地下不動。郭靖被縛得久了，甚是氣憤，體念黃蓉心意，想她小孩脾氣，必然惱怒更甚，雖知群丐受楊康欺蒙，並非有意與自己為敵，但見眾人高呼攻來，心道：「今日不好好打你們一頓，難消蓉兒胸中之氣！」有心要試試剛好想通的天罡北斗陣法，雙臂一振，足下已踏定了「天權」之位。

　　但見六七名丐幫幫眾同時從前後左右撲到，郭靖雙足挺立，凝如山嶽，左臂橫在胸前。先到的三名幫眾同時伸手往他臂上抓去，郭靖只是不動，片刻間又有數人攻上。郭靖陡然間抽回手臂，滴溜溜的轉了個圈子，在丐幫這幾人後心疾施手腳，或推其背，或撞其腰，又或是踢其屁股，只聽「哎唷」「啊喲」「賊廝鳥」一連串叫喊，六七人跌成一團。郭靖心下歡喜：「這法子果然使得。」回過身來，正要去抓楊康跟他算帳，月光下只見兩名丐幫幫眾撲向黃蓉，只怕她受了傷害，相距既遠，救援不及，自己身上又無暗器，情急之下，彎腰除下腳上一對布鞋用力直揮出去。這計策本來他也想不出來，但聽江南六怪述說當年在法華寺大戰的情形，二師父朱聰曾除鞋投擲丘處機，於是也學上一手。那兩名幫眾惟恐黃蓉也如郭靖一般脫身，各持兵刃，要將她即行殺了，好替老幫主報仇，哪知剛奔到黃蓉身前，兵刃尚未舉起，忽覺後心風聲峻急，有物飛擲而至，知道有人暗算。一個武功較高，急忙轉身，郭靖的鞋子正好打在他胸口，另一個未及回身，鞋子已到，卻是打在背脊之上。布鞋雖然柔軟輕飄，但被郭靖內力用上了，勁道亦是非同小可，兩人立腳不住，一個仰跌，一個俯衝，齊齊滾倒。彭長老站在鄰近，見郭靖以布鞋打人竟也如此剛猛凌厲，更是驚懼，忙退開數步。郭靖揮手推開三名丐幫幫眾，急奔到黃蓉身旁，俯身去解她身上繩素，只解開一個結，丐幫幫眾已然湧到。郭靖索性坐在地下，就學丘處機、王處一等人以天罡北斗陣禦敵之法，只伸右掌迎戰，將黃蓉放在雙膝之上，左手慢慢解那繩結。他曾得周伯通傳授雙手互搏、一心二用之術，這時左手解索，右手迎敵，絲毫不見侷促。

　　不到一盞茶時分，靖、蓉二人身周已重重疊疊的圍了成百名幫眾，後面的人別說出手，連郭靖的身子也望不到一眼。郭靖只以單掌防衛，始終不施攻擊殺手，直到將黃蓉手腳上的繩索盡數解開，又取出她口中麻核，才道：「蓉兒，你沒什麼傷痛罷？」黃蓉側臥在他膝上，卻不起身，說道：「就是混身酸麻，倒沒受傷。」郭靖道：「好，你躺著歇一會兒，瞧我給你出氣。」兩人一個坐地，一個高臥，竟將四周兵刃亂響、高聲喧嘩的群丐視若無物。黃蓉笑道：「你動手罷，只是別當真傷了我的徒子徒孫。」郭靖道：「我理會得。」左掌輕輕撫摸她的一頭秀髮，右掌忽地發勁，砰砰砰三響，三名幫眾從人群頭頂飛了出去。群丐一陣大亂，又有四人被他以掌力甩出。只聽人群中有人叫道：「眾兄弟退開，讓八袋弟子對付兩名小賊。」正是簡長老的聲音。群丐聽到號令，紛紛散開，靖、蓉身旁只餘下三人，另有五人從後搶上，八人分站四周。這八丐背後都背負八隻麻袋，是丐幫中僅次於四大長老的人物，每人均統率一路幫眾，那接引楊康的瘦胖二丐亦在其內。八袋弟子原共九人，黎生自刎而死，就只剩下八人了。

　　郭靖知道目下對手雖減，但個個都是高手，正欲站起，黃蓉低聲道：「坐著打，你對付得了。別將他們瞧在眼裡。」郭靖心想：「若是八人齊上，卻是不易抵擋，須得先打倒幾個。」認得胖瘦二丐是從牛家村接引楊康來此之人，左手抓起從黃蓉身上解下來的繩索，一招「斷脛盤打」著地掃去。這是馬王神韓寶駒當年所授金龍鞭法中的一招，鞭法雖同，只是他功力大進之後，使將出來便威力倍加。

　　胖瘦二丐見鋼索掃到，忙縱身躍起閃避。郭靖舞動鋼索，化成一道索牆，擋住前、左、後三方，卻將右面留出空隙。這破綻正在胖瘦二丐身前，其餘六丐卻盡被鋼索阻住，急切間攻不進去。二丐見有機可乘，立時撲上，只聽得簡長老急叫道：「攻不得！」但為時已然不及，郭靖掌去如風，拍拍兩掌，分別擊在二丐肩頭。二丐身不由主的疾飛而出，撞向鐵掌幫的一眾黑衣漢子。二丐受力雖同，但二人肥瘦有別，份量懸殊，重的跌得近，輕的飛出遠。砰砰兩響，撞倒了兩名黑衣漢子。裘千仞原在一旁袖手觀戰，見二丐飛跌而出，也不以為意，但聽到相撞之聲，卻不由得吃了一驚，心道：「我們的人非死必傷。」搶上前去，只見胖瘦二丐已一躍站起，並無損傷，鐵掌幫的兩名幫眾卻已被撞得筋折骨斷，爬在地下。裘千仞大怒，剛欲回頭，只聽身後風響，又有兩名丐幫的八袋弟子被郭靖以掌力甩了出來。裘千仞知道郭靖所使的這般隔物傳勁之力是遠重近輕，丐幫弟子親受者小，但被他們撞著了，受力卻是極重，當下回臂將一丐往無人處斜裡推出，隨即雙掌併攏，呼的一聲，往另一丐背心擊去。這一擊是他生平賴以成名的鐵掌功夫，若是勝過郭靖掌力，便不但抵消了來力，還能以餘力重創那丐，否則自己縱不受傷，也會被擊得跌倒或是後退。丐幫四老和黃蓉知他這雙掌一擊是正面和郭靖的功力比拚，勝負之間，關係非小，俱都凝神注視，但見他雙掌發出，那八袋弟子倒飛丈許，隨即輕輕巧巧的落在地下，呆了一呆，轉身又向郭靖奔去，竟是絲毫沒有受傷。這一來，丐幫四老均知郭靖與裘千仞的武功大致是在伯仲之間，雖然郭靖稍有不及，卻也相差不遠，實是可驚可畏。黃蓉更感驚疑：「這老騙子功夫甚是尋常，怎能擋得住靖哥哥這一掌之力？這是硬接硬架的真本事，萬萬不能施甚鬼蜮伎倆，好教人難以索解。」裘千仞一招接過，已試出郭靖的真實功夫，以內力修為而論，自己尚勝他半籌，但這小子與丐幫友敵難分，自己身在險地，犯不著在此與他拚鬥，當下右手一揮，約束鐵掌幫諸人退後。丐幫八袋弟子的武功只與尹志平、楊康之儔相若，郭靖一起手就擊倒了四人，雖有一人回來重行加入戰團，但郭靖將降龍十八掌與天罡北斗陣配在一起，以威猛之勢，濟以靈動之變，這五丐怎能抵擋得住？若非郭靖瞧在師父臉上，早已將五丐打得非死即傷，只鬥了十餘招，又以掌力震倒二丐。餘下三丐不敢進攻，轉身欲逃，郭靖左手鋼索揮出，捲住二人足踝，扯到身旁。黃蓉道：「綁住了！」郭靖抄起鋼索，將兩人手足反縛在一起。黃蓉見他大獲全勝，既驚且喜，心想擒獲自己的是那滿臉笑容的彭長老，記得師父曾說過江湖上有一門懾心之術，能使人忽然睡去，受人任意擺佈，毫無反抗之力，想來這彭長老所用的正是這門邪術，問道：「靖哥哥，《九陰真經》中載得有什麼『懾心法』麼？」郭靖道：「沒有……」黃蓉好生失望，低聲道：「提防那笑臉惡丐，莫與他眼光相接。」郭靖點頭道：「我正要狠狠打這傢伙一頓出氣！」說著扶了黃蓉背脊，兩人一齊站起身來。郭靖瞪視楊康，大踏步向他走去。楊康當郭靖大展神威、力鬥群丐之際，心中已自惴惴不安，只盼群丐倚多為勝，將他制服，哪知群丐逐一敗退，郭靖卻向自己逼來，只要被他一近身，哪裡還有性命？情急之下，高聲叫道：「四位長老，咱們這裡無數英雄好漢，豈能任由這小賊猖狂？」嘴裡喊得急，腳下也不慢了，忙退在簡長老身後。簡長老回首低聲道：「幫主放心，小賊武功再高，總是敵不過人多，咱們用車輪戰困死他。」提高嗓子叫道：「八袋弟子，布堅壁陣！」一名八袋丐首應聲而出，帶頭十多名幫眾排成前後兩列，各人手臂相挽，十六七人結成一堵堅壁，發一聲喊，突然低頭向靖蓉二人猛衝過去。黃蓉叫聲：「啊喲！」閃身向左躍開。郭靖向右繞過，東西兩邊又有兩排幫眾衝了過來。郭靖見群丐戰法怪異，待這堅壁衝近，竟不退避，雙掌突發，往壁中那人身上推去。他掌力雖強，可是這堅壁陣合十餘人的體重，再加上疾衝之勢，哪裡推挪得開？那堅壁中心受力，微微一頓，兩翼卻包抄上來。郭靖一個踉蹌，險被這股巨力撞得摔倒，急忙左足一點，倏地飛起，從人牆之頂竄了過去，身子尚未落地，只叫得聲苦，但見迎面又是一堵幫眾列成的堅壁衝到，忙吸口氣，右足點地，又從眾人頭上躍過。豈知那些堅壁一堵接著一堵，竟似無窮無盡，前隊方過，立即轉作後隊，翻翻滾滾，便如巨輪般輾將過來。郭靖武功再強，終究寡不敵眾，至此已成束手待縛之勢。黃蓉身法靈動，縱躍功夫也高過郭靖，但時刻稍久，一隊隊的移動巨壁越來越多，趨避奔竄之際漸感心跳氣喘，東閃西躲了一陣，竟與郭靖會在一起，漸漸被逼向山峰一角。黃蓉心念一動，叫道：「靖哥哥，退向崖邊。」郭靖聽了，一時尚未領會，但依言退向懸崖，眼見離崖邊只餘五六尺之地，丐幫的堅壁竟然停步不沖。郭靖恍然大悟：「啊，下面是個深谷，衝過來收不住腳，不跌死才怪。」向黃蓉望了一眼，剛要說她聰明，卻見她臉上突轉憂色，只見一堵又厚又寬的人牆緩緩移近，這番不是猛衝，卻是要慢慢的將二人擠入深谷之中，同時是成百人前後連成了十餘列，再也縱躍不過。郭靖在蒙古之時，曾與馬鈺晚晚上落懸崖，這君山之崖遠不及大漠中懸崖的高險，眼見巨壁漸近，叫道：「蓉兒，你伏在我背上，咱們下去。」黃蓉歎道：「不成啊，他們會用大石頭投擲，那是死路一條。」郭靖彷徨無計，不知如何，在這生死懸於一發之際，忽然想起了《九陰真經》上卷中的一段文字，說道：「蓉兒，真經中有一段叫做『移魂大法』，只怕跟你說的什麼懾心法差不多……好，咱們跟他們拚了，要摔麼大家一齊下去。」黃蓉歎道：「這些都是師父手下的好兄弟，咱們多殺人又有何益？」郭靖突然雙臂直伸，抱起她身子，低聲道：「快逃！」在她頰上親了一親，奮起平生之力，將她向軒轅台上擲去。黃蓉只覺猶似騰雲駕霧般從數百人的頭頂飛過，知道郭靖要獨擋群丐，好讓自己乘隙逃走，雙膝微彎，輕輕落在台上，心中又酸又苦，卻見楊康正自得意洋洋的站在台角，指手劃腳，呼喝督戰，這良機豈肯錯過，足未站定，和身向前撲出，左手手指已搭住綠竹杖的杖頭。

　　楊康陡然見她猶似飛將軍從天而降，猛吃一驚，舉杖待擊，黃蓉右手食中二指倏取他的雙目，同時左足翻起，已將竹杖壓住。楊康武功本就不及黃蓉，而她這一招又是洪七公所授打狗棒法的絕招「獒口奪杖」，倘若竹杖被高手敵人奪去，只要施出此招，立時奪回，百發百中，即是武功高出楊康數倍之人，遇上這招也決保不住手中桿棒。黃蓉奪杖是主，取目是賓，卻因手法過快，手指竟已戳得楊康眼珠劇痛，好一陣眼前發黑。楊康為保眼珠，只得鬆手放開竹杖，隨即躍下高台。黃蓉雙手高舉竹杖，朗聲叫道：「丐幫眾兄弟立即罷手停步。洪幫主並未歸天，全是奸徒造謠。」群丐一聽，盡皆愕然，此事來得太過突兀，難以相信，但樂聞喜訊，惡聽噩耗，原是人之常情，當下人人回首望著高台。黃蓉又叫：「眾兄弟過來，請聽我說洪幫主消息。」楊康眼睛兀自疼痛，但耳中卻聽得清楚，在台下也高聲叫道：「我是幫主，眾兄弟聽我號令，快把那男賊擠下崖去，再來捉拿這胡說八道的女賊。」丐幫幫眾對幫主奉若神明，縱有天大之事，對幫主號令也決不敢不遵，聽到楊康的號令，當即發一聲喊，踏步向前。黃蓉叫道：「大家瞧明白了，幫主的打狗棒在我手中，我是丐幫幫主。」群丐一怔，幫主打狗棒被人奪去之事，實是從所未聞，猶豫之間，又各停步。

　　黃蓉叫道：「我丐幫縱橫天下，今日卻被人趕上門來欺侮。黎生、余兆興兩位兄弟給人逼死，魯長老身受重傷，那是為了什麼緣故？」群丐激動義憤，倒有半數回頭過來聽她說話。黃蓉又道：「只因為這姓楊的奸賊與鐵掌幫勾結串通，造謠說洪老幫主逝世。你們可知這姓楊的是誰？」群丐紛紛叫道：「是誰？快說，快說。」有的卻道：「莫聽這女賊言語，亂了心意。」眾人七張八嘴，莫衷一是。

　　黃蓉叫道：「這人不是姓楊，他姓完顏，是大金國趙王爺的兒子。他是存心來滅咱們大宋來著。」群丐俱各愕然，卻無人肯信。黃蓉尋思：「這事一時之間難以教眾人相信，只好以毒攻毒，且栽他一贓。」探手入懷，一摸懷中各物幸好未被搜去，當即掏出那日朱聰從裘千仞身上偷來的鐵掌，高高舉起，叫道：「我剛才從這姓完顏的奸賊手中搶來這東西。大家瞧瞧，那是什麼？」群丐與軒轅台相距遠了，月光下瞧不明白，好奇心起，紛紛湧到台邊。有人叫了起來：「這是鐵掌幫的鐵掌令啊，怎麼會在他的手裡？」黃蓉大聲道：「是啊，他是鐵掌幫的奸細，身上自然帶了這個標記。丐幫在北方行俠仗義，已有幾百年，為什麼這姓楊的擅自答應撤向江南？」

　　楊康在台下聽得臉如死灰，右手一揚，兩枚鋼錐直向黃蓉胸口射去。他相距既近，出手又快，但見兩道銀光激射而至。黃蓉未加理會，群丐中已有十餘人齊聲高呼：「留神暗器，小心了！」「啊喲不好！」兩枚鋼錐在軟蝟甲上一碰，錚錚兩聲，跌在台上。黃蓉叫道：「完顏康，你若非作賊心虛，何必用暗器傷我？」群丐見暗器竟然傷她不得，更是駭異萬狀，紛紛議論：「到底誰是誰非？」「洪幫主真的沒死麼？」人人臉上均現惶惑之色，一齊望著四大長老，要請他們作主。眾丐排成的堅壁早已散亂，郭靖從人叢中走到台邊，也無人再加理會。

## 第28回　鐵掌峰頂

　　此時魯有腳已經醒轉，四長老聚在一起商議。魯有腳道：「現下真相未明，咱們須得對兩造詳加詢問，當務之急是查實老幫主的生死。」淨衣派三老卻道：「咱們既已奉立幫主，豈能任意更改？我幫列祖列宗相傳的規矩，幫主號令決不可違。」四人爭執不休。魯有腳雙手指骨齊斷，只痛得咬牙苦忍，但言辭之中絲毫不讓。淨衣三老互相打個手勢，走到楊康身旁。彭長老高聲說道：「咱們只信楊幫主的說話。這個小妖女幫著奸人害死了洪老幫主，企圖脫罪免死，卻在這裡胡說八道。她妖言惑眾，決不能聽。眾兄弟，把她拿下來好好拷打，逼她招供。」郭靖躍上台去，叫道：「誰敢動手？」眾人見他神威凜凜，無人敢上台來。裘千仞率領徒眾遠遠站著，隔岸觀火，見丐幫內訌，暗自歡喜。黃蓉朗聲說道：「洪幫主眼下好端端在臨安大內禁宮之中，只因愛吃御廚食物，不暇分身，是以命我代領本幫幫主之位。待他吃飽喝足，自來與各位相見。」丐幫中無人不知洪幫主嗜吃如命，均想這話倒也有八分相像，只是要她這樣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代領幫主之位，卻也太過匪夷所思。

　　黃蓉又道：「這大金國的完顏小賊邀了鐵掌幫做幫手，暗使奸計害我，偷了幫主的打狗棒來騙人，你們怎麼不辨是非，胡亂相信？我幫四大長老見多識廣，怎地連這一個小小的奸計竟也瞧不破、識不透？」群丐忽然聽她出言相責，不由得望著四大長老，各有相疑之色。

　　楊康到此地步，只有嘴硬死挺，說道：「你說洪幫主還在人世，他何以命你接任幫主？他要你作幫主，又有甚信物？」黃蓉將竹杖一揮道：「這是幫主的打狗棒，難道還不是信物？」楊康強顏大笑，說道：「哈哈，這明明是我的法杖，你剛才從我手中強行奪去，誰不見來？」黃蓉笑道：「洪幫主若是授你打狗棒，怎能不授你打狗棒法？若是授了你打狗棒法，這打狗棒又怎能讓我奪來？」楊康聽她接連四句之中，都提到打狗棒，只道她是出言輕侮，大聲說：「這是我幫幫主的法杖，什麼打狗棒不打狗棒，休得胡言，褻瀆了寶物。」他自以為此語甚是得體，可以討得群丐歡心，豈知這竹棒實是叫作「打狗棒」，胖瘦二丐因敬重此棒，與楊康偕行時始終不敢直呼「打狗棒」之名。他這幾句話明明是自認不知此棒真名，群丐立即瞪目相視，臉上均有怒色。楊康已知自己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只是不知錯在何處，萬料不到如此重要的一根法杖，竟會有這般粗俗的名字。黃蓉微微一笑，道：「寶物長，寶物短的，你要，那就拿去。」伸出竹杖，候他來接。

　　楊康大喜，欲待上台取杖，卻又害怕郭靖。彭長老低聲道：「幫主，我們保駕。先拿回來再說。」便即躍上，楊康與簡、梁二老跟著上台。魯有腳見黃蓉落單，也躍上台去，雙手垂在身側，心想：「我指骨雖斷，可還有一雙腳。『魯有腳』這名字難道是白叫的嗎？」

　　黃蓉大大方方將竹杖向楊康遞去。楊康防她使詭，微一遲疑，豎左掌守住門戶，這才接杖。黃蓉撒手離杖，笑問：「拿穩了麼？」楊康緊握杖腰，怒問：「怎麼？」黃蓉突然左手一搭，左足飛起，右手前伸，倏忽之間又將竹杖奪了過來。簡、彭、梁三長老大驚欲救，竹杖早已到了黃蓉手中，這三老都是武功高手，三人環衛，竟自防護不住，眼睜睜被她空手搶了過去，不由得又驚又愧。

　　黃蓉將杖往台上一拋，道：「只要你拿得穩，就再取去。」楊康尚自猶豫，簡長老長袖揮出，已將竹杖捲起。這一揮一卷乾淨利落，實非身負絕藝者莫辯。台下群丐看得分明，已有人喝起彩來。簡長老舉杖過頂，遞給楊康。楊康右手運勁，緊緊抓住，心想：「這次你除非把我右手砍了下來，否則說什麼也不能再給你搶去了。」

　　黃蓉笑道：「洪幫主傳授此棒給你之時，難道沒教你要牢牢拿住，別輕易給人搶去麼？」格格笑聲之中，雙足輕點，從簡、梁二老間斜身而過，直欺到楊康面前。簡長老左腕翻處，反手擒拿，但黃蓉這一躍正是洪七公親授的「逍遙游」身法，靈動如燕，簡長老這一下便拿了個空，相距如是之近而居然失手，實是他生平罕有之事，心頭只微微一震，便聽得棒聲颯然，橫掃足脛而來。簡、梁二老忙躍起避過。黃蓉笑道：「這一招的名稱，可得罪了，叫作『棒打雙犬』！」白衫飄動，俏生生的站在軒轅台東角，那根碧綠晶瑩的竹杖在她手中映著月色，發出淡淡微光。這一次奪杖起落更快，竟無人看出她使的是什麼手法。郭靖高聲叫道：「洪幫主將打狗棒傳給誰了？難道還不明白麼？」台下群丐見她接連奪棒三次，一次快似一次，不禁疑心大起，紛紛議論起來。魯有腳朗聲道：「眾位兄弟，這位姑娘適才出手，當真是老幫主的功夫。」簡長老和彭、梁二人對望一眼，他三人跟隨洪七公日久，知道這確是老幫主的武功。簡長老說道：「她是老幫主的弟子，自然得到傳授，那有甚希奇？」魯有腳道：「自來打狗棒法，非丐幫幫主不傳，簡長老難道不知這個規矩？」簡長老冷笑道：「這位姑娘學得一兩路空手奪白刃的巧招，雖然了得，卻未必就是打狗棒法？」

　　魯有腳心中也是將信將疑，說道：「好，姑娘請你將打狗棒法試演一遍，倘若確是老幫主真傳，天下丐幫兄弟自然傾心服你。」簡長老道：「這套棒法咱們都是只聞其名，無人見過，誰能分辨真假。」魯有腳道：「依你說怎地？」簡長老雙掌一拍，大聲叫道：「只要這位姑娘以棒法打敗了我這對肉掌，姓簡的死心塌地奉她為主。若是再有二心，教我萬箭透身，千刀分屍。」魯有腳道：「嘿，你是本幫高手，二十年前便已名聞江湖。這位姑娘有多大年紀？她棒法縱精，怎敵得過你數十寒暑之功？」兩人正自爭論未決，梁長老性子暴躁，已聽得老大不耐，挺力撲向黃蓉，叫道：「打狗棒法是真是假，一試便知。看刀！」呼呼呼連劈三刀，寒光閃閃，這三刀威猛迅捷，但均避開黃蓉身上要害之處，又快又準，不愧是丐幫高手。黃蓉將竹杖往腰帶中一插，足下未動，上身微晃，避開三刀，笑道：「對你也用得著打狗棒法？你配麼？」左手進招，右手竟來硬奪他手中單刀。

　　梁長老成名已久，見這乳臭未乾的一個黃毛丫頭竟對自己如此輕視，怒火上衝，三刀一過，立時橫砍硬劈，連施絕招。簡長老此時對黃蓉已不若先前敵視，知道中間必有隱情，只怕梁長老鹵莽從事，傷害於她，叫道：「梁長老，可不能下殺手。」黃蓉笑道：「別客氣！」身形飄忽，拳打足踢，肘撞指截，瞬息間連變了十幾套武功。

　　台下群丐看得神馳目眩。八袋弟子中的瘦丐忽然叫道：「啊，這是蓮花掌！」那胖丐跟著叫道：「咦，這小姑娘也會銅錘手！」他叫聲未歇，台上黃蓉又已換了拳法，台下丐幫中的高手一一叫了出來：「啊，這是幫主的混天功。」「啊哈，她用鐵帚腿法！這招是『垂手破敵』！」

　　原來洪七公生性疏懶，不喜收徒傳功，丐幫眾弟子立了大功的，他才傳授一招兩式，作為獎勵。黎生辦事奮不顧身，也只受傳了降龍十八掌中的一招「神龍擺尾」。洪七公又有一個脾氣，一路功夫傳了一人之後，不再傳給旁人，是以丐幫諸兄弟所學各自不同，只有黃蓉乖巧伶俐，烹飪手段又高，特別得他歡心，才在長江之濱的姜廟鎮上學得了他數十套武功，只不過她愛玩貪多，每一路武功只學得幾招。洪七公也懶得詳加指點，眼見黃蓉學得一知半解，只得形式而已，卻也不去管地，這時她有心在群丐之前炫示，將洪七公親傳的本領一一施展出來，群丐中有學過的，都情不自禁的呼叫出口。梁長老刀法精妙，若憑真實功夫，實在黃蓉之上，只是她連換怪異招數，層出不窮，一時眼花撩亂，不敢進招，只將一柄單刀使得潑水不進，緊緊守住門戶。

　　刀光拳影中黃蓉忽地收掌當胸，笑道：「認栽了麼？」梁長老未展所長，豈肯服輸？單刀從懷中陡然翻出，縱刃斜削。黃蓉不避不讓，任他這一刀砍下，只聽眾丐齊聲驚呼，簡長老與魯有腳大叫：「住手！」梁長老也已知道不對，急忙提刀上揮，卻已收勢不及，正好砍在黃蓉左肩，暗叫：「不好！」這一刀雖然中間收勁，砍力不沉，卻也非令黃蓉身上受傷不可，正自大悔，突然左腕一麻，嗆啷一聲，單刀已跌落在地。他哪裡知道黃蓉身穿軟蝟甲，鋼刀傷她不得，就在他欲收不收、又驚又悔之際，腕後三寸處的「會宗穴」已被黃蓉用家傳「蘭花拂穴手」拂中。黃蓉伸足踏住單刀，側頭笑道：「怎麼？」梁長老本以為這一刀定已砍傷對方，豈知她絲毫無損，哪想得到她穿有護身寶衣，驚得呆了，不敢答話，急躍退開。楊康說道：「她是黃藥師的女兒，身上穿了刀槍不入的軟蝟甲，那也沒什麼希奇。」簡長老低眉凝思。黃蓉笑道：「怎麼？你信不信？」魯有腳連使眼色，叫她見好便收。他瞧出黃蓉武功雖博，功力卻大不及梁長老之深，若非出奇制勝，最多也只能打成平手，簡長老武功更遠在梁長老之上，黃蓉決非他的敵手，但見她笑吟吟的不理會自己的眼色，甚是焦急，欲待開言，雙手手骨被裘千仞捏碎，忍了半日，這時更加劇痛難熬，全身冷汗，哪裡還說得出話來？簡長老緩緩抬頭，說道：「姑娘，我來領教領教！」郭靖在旁見他神定氣閒，手澀步滯，也知黃蓉敵他不過，決意攬在自己身上，拾起捆縛過的牛皮索，搶上幾步，奮力疾揮，牛皮索倏地飛出，捲住簡長老那根被裘千仞插入山石的鋼杖，喝一聲：「起！」那鋼杖被繩索扯動，激飛而出。鋼杖去勢本是向著簡長老，郭靖縱身向前，搶在中間，一掌「時乘六龍」在杖旁劈了過去。這是降龍十八掌中的一招，力道非同小可。鋼杖受這勁力帶動，猛然間轉頭斜飛。郭靖伸手接住，左掌握住杖頭，使一招「密雲不雨」，右掌握住杖尾，使一招「損則有孚」，他以左右互搏之術，同使降龍二掌，本被裘千仞拗成弧形的鋼杖在兩股力道拉扯之下復又慢慢伸直。他雙手撒掌一合，使招「見龍在田」，掌緣擊在杖腰，叫道：「接兵刃罷！」鋼杖疾向簡長老飛去。

　　鋼杖從空中矯矢飛至，迅若風雷，勢不可當，簡長老知道若是伸手去接，手骨立時折斷，急忙躍開，只怕傷了台下眾丐，大叫：「台下快讓開！」卻見黃蓉倏地伸出竹棒，棒頭搭在鋼杖腰裡，輕輕向下按落。武學中有言道：「四兩撥千斤」，這一按力道雖輕，卻是打狗棒法中一招「壓肩狗背」的精妙招數，力道恰到好處，竟將鋼杖壓在台上，笑道：「你用鋼杖，我用竹棒，咱倆過過招玩兒。」

　　簡長老驚疑不已，打定了不勝即降的主意，彎腰拾起鋼杖，杖頭向下，杖尾向上，躬身道：「請姑娘棒下留情。」這杖頭向下，原是武林中晚輩和長輩過招時極恭敬的禮數，意思是說不敢平手為敵，只是請予指點。

　　黃蓉竹棒伸出，一招「撥狗朝天」，將鋼杖杖頭挑得甩了上來，笑道：「不用多禮，只怕我本領不及你。」這鋼杖是簡長老已使了數十年得心應手的兵刃，被她輕輕一挑，竟爾把持不住，杖頭直翻起來，砸向自己額角，急忙振腕收住，更是暗暗吃驚，當下依晚輩規矩讓過三招，鋼杖一招「秦王鞭石」，從背後以肩為支，扳擊而下，使的是梁山泊好漢魯智深傳下來的「瘋魔杖法」。黃蓉見他這一擊之勢威猛異常，心想只要被他杖尾掃到，縱有蝟甲護身，卻也難保不受內傷，當下不敢怠慢，展開師授「打狗棒法」，在鋼杖閃光中欺身直上。這鋼杖重逾三十斤，竹棒卻只十餘兩，但丐幫幫主世代相傳的棒法果然精微奧妙，雖然兩件兵器輕重懸殊，大小難匹，但數招一過，那粗如兒臂的鋼杖竟被一根小竹棒逼得施展不開。

　　簡長老初時只怕失手打斷本幫的世傳寶棒，出杖極有分寸，當與竹棒將接未觸之際，立即收杖。豈知黃蓉的棒法凌厲無倫，或點穴道，或刺要害，簡長老被迫收杖回擋，十餘合後，但見四方八面俱是棒影，全力招架尚且不及，哪裡還有餘暇顧到勿與竹棒硬碰？

　　郭靖大為歎服：「恩師武功，確是人所難測。」又想：「他老人家不知此刻身在何處？所受的傷不知好了些沒有？」忽見黃蓉棒法斗變，三根手指捉住棒腰，將那竹棒舞成個圓圈，宛似戲耍一般。簡長老一呆，鋼杖抖起，猛點對方左肩。黃蓉竹棒疾翻，搭在鋼杖離杖頭尺許之處，順勢向外牽引，這一招十成中倒有九成九是借用了對方勁力。簡長老只感鋼杖似欲脫手飛出，急忙運勁回縮，哪知鋼杖竟如是給竹棒粘住了，鋼杖後縮，竹棒跟著前行。他心中大驚，連變七八路杖法，終究擺脫不了竹棒的粘纏。

　　打狗棒法共有絆、劈、纏、戳、挑、引、封、轉八訣，黃蓉這時使的是個「纏」字訣，那竹棒有如一根極堅韌的細籐，纏住了大樹之後，任那樹粗大數十倍，不論如何橫挺直長，休想再能脫卻束縛。更拆數招，簡長老力貫雙膀，使開「大力金剛杖法」，將鋼杖運得呼呼風響，但他揮到東，竹棒跟向東，他打到西，竹棒隨到西。黃蓉毫不用力，棒隨杖行，看來似乎全由簡長老擺佈，其實是如影隨形，借力制敵，便如當年郭靖馴服小紅馬之時，任它暴跳狂奔，始終是乘坐於馬背之上。大力金剛杖法使到一半，簡長老已更無半點懷疑，正要撤杖服輸，彭長老忽然叫道：「用擒拿手，抓她棒頭。」黃蓉道：「好，你來抓！」棒法再變，使出了「轉」字訣。「纏」字訣是隨敵東西，這「轉」字訣卻是令敵隨己，但見竹棒化成了一團碧影，猛點簡長老後心「強間」、「風府」、「大椎」、「靈台」、「懸樞」各大要穴。這些穴道均在背脊中心，只要被棒端點中，非死即傷。簡長老識得厲害，勢在不及回杖相救，只得向前竄躍趨避，豈知黃蓉的點打連綿不斷，一點不中，又點一穴，棒影只在他背後各穴上晃來晃去。

　　簡長老無法可施，只得向前急縱，卻是避開前棒，後棒又至。他腳下加勁，欲待得機轉身，但他縱躍愈快，棒端來得愈急。台下群丐但見他繞著黃蓉飛奔跳躍，大轉圈子。黃蓉站在中心，舉棒不離他後心，竹棒自左手交到右手，又自右手交到左手，連身子也不必轉動，好整以暇，悠閒之極。簡長老的圈子越轉越大，逼得魯有腳與彭、梁二長老不得不下台趨避。簡長老再奔了七八個圈子，高聲叫道：「黃姑娘手下容情，我服你啦！」口中大叫，足下可絲毫不敢停步。黃蓉笑道：「你叫我什麼？」簡長老忙道：「對，對！小人該死，小人參見幫主。」要待回身行禮，但見竹棒毫不放鬆，只得繼續奔跑，到後來汗流浹背，白鬍子上全是水滴。黃蓉心中氣惱已消，也就不為已甚，笑上雙頰，竹棒縮回，使起「挑」字訣，搭住鋼杖向上甩出，將簡長老疾奔的力道傳到杖上，鋼杖急飛上天。簡長老如逢大赦，立即撤手，回身深深打躬。台下群丐見了她這打狗棒法神技，哪裡更有絲毫懷疑，齊聲高叫：「參見幫主！」上前行禮。簡長老踏上一步，一口唾液正要向黃蓉臉上吐去，但見她白玉般的臉上透出珊瑚之色，嬌如春花，麗若朝霞，這一口唾液哪裡吐得上去？一個遲疑，咕的一聲，將一口睡液嚥入了咽喉，但聽得頭頂風響，鋼杖落將下來，他怕黃蓉疑心，不敢舉手去接，縱身躍開。

　　卻見人影閃動，一人躍上台來，接住了鋼杖，正是四大長老中位居第三的彭長老。黃蓉被他用「懾心法」擒住，最是惱恨，見此人上來，正合心意，也不說話，舉棒徑點他前胸「紫宮穴」，要用「轉」字訣連點他前胸大穴，逼他不住倒退，比簡長老適才更加狼狽。哪知彭長老狡猾異常，知道自己武功不及簡長老，他尚不敵，自己也就不必再試，見黃蓉竹棒點來，不閃不避，叉手行禮。

　　黃蓉將棒端點在他的「紫宮穴」上，含勁未發，怒道：「你要怎地？」彭長老道：「小人參見幫主。」黃蓉怒目瞪了他一眼，與他目光相接，不禁心中微微一震，急忙轉頭，但說也奇怪，明知瞧他眼睛必受禍害，可是不由自主的要想再瞧他一眼。一回首，只見他雙目中精光逼射，動人心魄。這次轉頭也已不及，立即閉上眼睛。彭長老微笑道：「幫主，您累啦，您歇歇罷！」聲音柔和，極是悅耳動聽。黃蓉果覺全身倦怠，心想累了這大半夜，也真該歇歇了，心念這麼一動，更是目酸口澀，精疲神困。簡長老這時既已奉黃蓉為幫主，那就要傾心竭力的保她，知道彭長老又欲行使「懾心術」，上前喝道：「彭長老，你敢對幫主怎地？」彭長老微笑，低聲道：「幫主要安歇，她也真倦啦，你莫驚擾她。」黃蓉心中知道危急，可是全身酸軟，雙眼直欲閉住沉沉睡去，就算天塌下來，也須先睡一覺再說，就在這心智一半昏迷、一半清醒之際，猛然間想起郭靖說過的一句話，立時便似從夢中驚醒，叫道：「靖哥哥，你說真經中有什麼『移魂大法』？」郭靖早已瞧出不妙，心想若那彭長老再使邪法，立時上去將他一掌擊斃，聽黃蓉如此說，忙躍上台去，在她耳邊將經文背誦了一遍。黃蓉聽郭靖背誦經文，叫她依著止觀法門，由「制心止」而至「體真止」，她內功本有根基，人又聰敏，一點即透，當即閉目默念，心息相依，綿綿密密，不多時即寂然寧靜，睜開眼來，心神若有意，若無意，已至忘我境界。彭長老見她閉目良久，只道已受了自己言語所惑，昏沉睡去，正自欣喜，欲待再施狡計，突見她睜開雙眼，向著自己微微而笑，便也報以微微一笑，但見她笑得更是歡暢，不知怎地，只覺全身輕飄飄的快美異常，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起來。黃蓉心想《九陰真經》中所載的功夫果然厲害無比，只這一笑之間，已勝過了對方，當下也就格格淺笑。彭長老心知不妙，猛力鎮懾心神，哪知這般驚惶失措，心神更是難收，眼見黃蓉笑生雙靨，哪裡還能自制，站起身來，捧腹狂笑。只聽得他哈哈，嘻嘻，啊哈，啊喲，又叫又笑，越笑越響，笑聲在湖面上遠遠傳了出去。

　　群丐面面相覷，不知他笑些什麼。簡長老連叫：「彭長老，你幹什麼？怎敢對幫主恁地不敬？」彭長老指著他的鼻子，笑得彎了腰。簡長老還以為自己臉上有什麼古怪，伸袖用力擦了幾擦。彭長老笑得更加猛烈，一個倒翻觔斗，翻下台來，在地下大笑打滾。群丐這才知道不妙。彭長老兩名親信弟子搶上前去相扶，被他揮手推開，自顧大笑不已，不到一盞茶時分，已笑得氣息難通，滿臉紫脹。須知「懾心術」或「移魂大法」系以專一強固之精神力量控制對方心靈，原非怪異，後世或稱「催眠術」，或稱「心理分析」，或稱「精神治療」等等，只是當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不免驚世駭俗。若是常人，受到這移魂大法，只是昏昏欲睡而已，原無大礙，他卻是正在聚精會神的運起懾心術對付黃蓉，被她突然還擊，這一來自受其禍，自是比之常人所遭厲害了十倍。

　　簡長老心想他只要再笑片刻，必致窒息而死，躬身向黃蓉道：「敬稟幫主：彭長老對幫主無禮，原該重懲，但求幫主大量寬恕。」魯有腳與梁長老也躬身相求，求懇聲中雜著彭長老聲嘶力竭的笑聲。黃蓉向郭靖道：「靖哥哥，夠了麼？」郭靖道：「夠了，饒了他罷。」黃蓉道：「三位長老，你們要我饒他，那也可以，只是你們大家不得在我身上唾吐。」簡長老見彭長老命在頃刻，忙道：「幫規是幫主所立，也可由幫主所廢，弟子們但憑吩咐。」黃蓉見可免這唾吐之厄，心中大喜，笑道：「好啦，你去點了他的穴道。」簡長老躍下台去，伸手點了彭長老兩處穴道，彭長老笑聲止歇，翻白了雙眼，盡自呼呼喘氣，委頓不堪。黃蓉笑道：「這我真要歇歇啦！咦，那楊康呢？」郭靖道：「走啦！」黃蓉跳了起來，叫道：「怎麼讓他走了？哪裡去啦？」郭靖指向湖中，說道：「他跟那裘老頭兒走啦。」黃蓉望著湖中帆影，眼見相距已遠，追之不及，恨恨不已，心知郭靖顧念兩代結義之情，眼見他逃走卻不加阻攔。

　　原來楊康見黃蓉與簡長老剛動上手，便佔上風，知道若不走為上著，立時性命難保，乘著眾人全神觀鬥之際，悄悄溜到鐵掌幫幫眾之中，央求相救。裘千仞瞧這情勢，黃蓉接任幫主之局已成，無可挽回，郭、黃武功高強，丐幫勢大難敵，當下不動聲色，率領幫眾，帶同了楊康下船離島。丐幫弟子中雖有人瞧見，但簡、黃激鬥方酣，無人主持大局，只得聽其自去，不與理會。黃蓉執棒在手，朗聲說道：「現下洪幫主未歸，由我暫且署理幫主事宜。簡、梁兩位長老率領八袋弟子，東下迎接洪幫主。魯長老且在此養傷。」群丐歡聲雷動。

　　黃蓉又道：「這彭長老心術不正，你們說該當如何處治？」簡長老躬身道：「彭兄弟罪大，原該處以重刑，但求幫主念他昔年曾為我幫立下大功，免他死罪。」黃蓉笑道：「我早料到你會求情，好罷，剛才他笑也笑得夠了，革了他的長老，叫他做個八袋弟子罷。」簡、魯、彭、梁四老一齊稱謝。黃蓉道：「眾兄弟難得聚會，定然有許多話說。你們好好葬了黎生、余兆興兩位。我瞧魯長老為人最好，一應大事全聽他吩咐。簡、梁二位長老盡心相助。我這就要走，咱們在臨安府相見罷。」牽著郭靖的手，下山而去。

　　群丐直送到山腳下，待她坐船在煙霧中沒了蹤影，方始重上君山，商議幫中大計。

　　郭、黃二人回到岳陽樓時，天已大明，紅馬和雙雕都好好候在樓邊。黃蓉舉首遠眺，只見一輪紅日剛從洞庭湖連天波濤中踴躍而出，天光水色，壯麗之極，笑道：「靖哥哥，範文正公文章說得好：『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如此景色，豈可不賞？咱們上去再飲幾杯。」郭靖道好，兩人上得樓來，見到昨日共飲之處，想起夜來種種驚險，不禁相視一笑。岳陽並無佳釀，但山水怡情，自足暢懷。兩人對飲數杯，黃蓉忽然俏臉一板，眉間隱現怒色，說道：「靖哥哥，你不好！」郭靖吃了一驚，忙問：「什麼事？」黃蓉道：「你自己知道。又問我幹嗎？」郭靖搔頭沉思，哪裡想得起來，只得求道：「好蓉兒，你說罷。」黃蓉道：「好，我問你，昨晚咱倆受丐幫陣法擠迫，眼見性命不保，你幹麼撇開我？難道你死了我還能活麼？難道你到今天還不知道我的心麼？」說著眼淚掉了下來，一滴滴的落在酒杯之中。郭靖見她對自己如此情深愛重，心中又驚又愛，伸出手去握住她右手，卻不知說什麼話好，過了好一會，方道：「是我不好，咱倆原須死在一起才是。」黃蓉輕輕歎了口氣，正待說話，忽聽樓梯上腳步聲響，有人探頭張望。兩人抬起頭來，猛然照面，三個人都吃了一驚。上來的正是鐵掌水上飄裘千仞。

　　郭靖急忙站起，擋在黃蓉身前，只怕那老兒暴下殺手。哪知裘千仞咧嘴一笑，舉手打個招呼，立即轉身下樓，這一笑中顯得又是油滑，又是驚慌。黃蓉道：「他怕咱們。這人真是奇怪，我跟下去瞧瞧。」也不等郭靖回答，已搶步下樓。郭靖叫道：「千萬小心了！」忙摸出一錠銀子擲在櫃檯上，奔出樓門，兩邊一望，早不見裘千仞與黃蓉的影子，想起昨晚見到他功夫之狠、下手之辣，只怕黃蓉遭了他的毒手，大叫：「蓉兒，蓉兒，你在哪兒？」

　　黃蓉聽得郭靖呼叫，卻不答應，她悄悄跟在裘千仞身後，要瞧個究竟，只一出聲自然被他知覺。這時兩人一先一後，正走在一所大宅之旁。黃蓉躲在北牆角後面，要待裘千仞走遠後再行跟蹤。裘千仞聽到郭靖叫聲，料知黃蓉跟隨在後，一轉過牆角，也躲了起來。兩人待了半晌，細聽沒有動靜，同時探頭，一個玉顏如湘江上芙蓉，一個老臉似洞庭湖橘皮，兩張臉相距不到半尺，兩張臉同時變色。

　　兩人各自輕叫一聲，轉身便走。黃蓉雖怕他掌力厲害，卻仍不死心，兜著大宅圍牆轉了大半個圈子，生怕他走遠了，展開輕功，奔得極急，要搶在東牆角後面，再行窺探，豈知她轉了這個念頭，裘千仞也是一般心思，一老一少繞著宅第轉了一圈，驀地裡又撞在一處，這次相遇卻是在朝南的照壁之後。黃蓉尋思：「我若轉身後退，他必照我後心一掌。這老賊鐵掌厲害，只怕躲避不開。」只得微微一笑，說道：「裘老爺子，天地真小，咱倆又見面啦。」心中卻在暗籌脫身之策：「我且跟他耗著，等靖哥哥趕到就不怕他啦。」裘千仞笑道：「那日在臨安一別，不意又在此處相遇，姑娘別來無恙。」黃蓉心想：「昨晚明明在君山見到你這老賊，今日卻又來信口開河。好，由得你睜著眼睛說夢話。我這打狗棒法厲害，且冷不防打他個措手不及。」突然提高聲音叫道：「靖哥哥你打他背心。」裘千仞吃了一驚，轉身看時，黃蓉竹棒揮出，以「絆」字訣著地掃去。裘千仞轉身不見有人，便知中計，微感勁風襲向下盤，急忙湧身躍起，總算躲過了一招，但這打狗棒法的「絆」字訣有如長江大河，綿綿而至，決不容敵人有絲毫喘息時機，一絆不中，二絆續至，連環鉤盤，雖只一個「絆」字，中間卻蘊藏著千變萬化。裘千仞越躍越快，但見地下一片綠竹化成的碧光盤旋飛舞。「絆」到十七八下，裘千仞縱身稍慢，被竹棒在左脛上一撥，右踝上一鉤，撲地倒了，張口大叫：「且慢動手，我有話說。」黃蓉笑吟吟的收棒，待他躍起，尚未落地，又是一挑一打。裘千仞立足不住，仰天一變摔倒。片刻之間，黃蓉連絆了他五交，到第六次跌倒，裘千仞知道再起來只有多摔一交，俯伏在地，竟不動彈。黃蓉笑道：「你裝死嗎？」裘千仞應聲而起，拍的一聲，雙手拉斷了褲帶，提著褲腰，叫道：「你走不走，我要放手啦！」黃蓉一呆，萬料不到他以江湖上一個大幫之主竟會出此下流手段，生怕他放手落下褲子，啐了一口，轉身便走。只聽得背後那老兒哈哈大笑，得意非凡，接著腳步聲響，黃蓉回過頭來，只見他雙手提著褲腰，飛步追來。黃蓉又好氣又好笑，饒是她智計多端，一時之間也無善策，只得疾奔逃避。兩人奔出十餘丈，裘千仞正待見好便收，忽見郭靖從屋角轉出，搶著擋在黃蓉面前，右掌擋胸，左掌從胯間緩緩抬起，劃個半圓，伸向胸間。裘千仞見多識廣，知他只要雙掌虛捧成球，立時便有極厲害的招術發出，當即大笑三聲，止步叫道：「啊喲，不妙，糟了，糟了。」黃蓉道：「靖哥哥，打，別理他胡說。」郭靖昨晚在君山之巔見到裘千仞的鐵掌功夫，端的鋒銳狠辣，精妙絕倫，不在周伯通、黃藥師、歐陽鋒諸人之下，自己頗有不如，此時狹路相逢，哪敢有絲毫輕敵之意？當下氣聚丹田，四肢百骸無一不松，全神待敵。裘千仞雙手拉住褲腰，說道：「兩個娃娃且聽你爺爺說，這兩日你爺爺貪飲貪食，吃壞了肚子，可又要出恭啦。」黃蓉只叫：「靖哥哥打他。」自己卻不敢向前，反而後退數步。裘千仞道：「我料知你們這兩個娃娃的心意，不讓你爺爺好好施點本事教訓一頓，總是難以服氣，偏生你爺爺近來鬧肚子，到得緊要關頭上，肚子裡的東西總是出來搗亂。好罷，兩個娃娃聽了，七日之內，你爺爺在鐵掌山下相候，你們有種來麼？」黃蓉聽他爺爺長、娃娃短的胡說，手中早就暗扣了一把鋼針，只待他說到興高采烈的當口，要以「滿天花雨」之技，在他全身釘上數十枚針兒，瞧他還敢不敢亂嚼舌根？心中正自算計，忽然聽到「鐵掌山下」四字，立時想起曲靈風遺畫中的那四行秘字，心中一凜，接口道：「好啊，任你是龍潭虎穴，我們也必來闖上一闖。到那時咱們可得來真的，不許你再胡鬧賴皮了。鐵掌山在哪裡？怎生走法？」

　　裘千仞道：「從此處向西，經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瀘溪與辰溪之間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鐵掌山了。那山形勢險惡，你爺爺的手腳又厲害無比，兩個娃娃若是害怕，那乘早向你爺爺賠個不是，也就別來啦。」黃蓉聽到「形如五指向天」六字，心中更喜，道：「好，一言為定，七日之內，我們必來拜山。」裘千仞點點頭，忽然愁眉苦臉，連叫：「啊喲，啊喲！」提著褲腰向西疾趨。

　　郭靖道：「蓉兒，有一件事我實在推詳不透，你說給我聽。」黃蓉道：「什麼事？」郭靖道：「這位老前輩的武功本來厲害之極，我們決非他敵手，怎麼老是愛玩弄騙人伎倆？有時又假裝武功低微？那日歸雲莊上他在我胸口擊了一掌，若是他使出真力，我今日哪裡還有命在？他裝瘋喬癲，到底是什麼用意？」黃蓉輕輕咬著手指，沉思半晌，道：「我也真個不懂。剛才我用打狗棒法接連絆了他幾交，這老兒毫無還手之力，只好撒賴使潑。莫非昨晚他拗曲鋼杖，又是什麼詐術！」郭靖搖頭道：「他捏碎魯有腳雙手，用掌力接我內勁，那都是真實本領，決計假裝不來。」黃蓉俯下身來，拿著頭上珠釵在地下畫來畫去，又過半晌，歎口氣道：「我可想不出這老兒在鬧什麼玄虛啦。咱們到了鐵掌山，終究會有個水落石出。」郭靖道：「到鐵掌山幹麼？此間大事已了，咱們快找師父去。這糟老頭兒就愛搗鬼，豈能拿他作真？」黃蓉道：「靖哥哥，我問你。爹爹給你那幅畫給雨淋濕了，透了些什麼字出來？」郭靖搔了搔頭道：「那些字殘缺不全，早瞧不出什麼意思啦。」黃蓉笑道：「那你不會想麼？」郭靖明知自己想不出，就算想出什麼，也決不如黃蓉想得明白，忙道：「好蓉兒，你一定想出了，快說給我聽。」黃蓉用釵兒將那四行字劃在地下，說道：「第一行少了的，必是個『武』字，湊起來就是『武穆遺書』四字。第二行我本來猜想不出，給那老兒一說，那就容易不過，不是『山』字，就是個『峰』字。」黃蓉念了一遍：「武穆遺書，在鐵掌山。」郭靖雙掌一拍，大聲叫道：「好啊，咱們快去！鐵掌幫與金人勾結，定會將這部寶書獻給完顏洪烈。下面兩句是什麼呢？」黃蓉笑道：「你自己不用心思，偏愛催人家。那老兒說這鐵掌山形如五指，那第三句只怕是『中指峰下』四字。」郭靖拍手叫道：「對對，蓉兒你真聰明。第四句，第四句！」黃蓉沉吟道：「我就是想不出這句啊。第二……節，第二……節。」頭一側，秀髮微揚，道：「想不出，我們去了再說。」

　　兩人縱馬引雕，逕自西行，過常德，經桃源，下沅陵，不一日已到滬溪，詢問鐵掌山的所在，卻是人人搖頭不知。兩人好生失望，只得尋一家小客店宿了。晚間黃蓉問起當地名勝古跡，店小二滔滔不絕的說了許多，卻始終不提「鐵掌山」三字。黃蓉小嘴一撇，道：「這些去處也平常得緊。滬溪畢竟是小地方，有甚好山好水？」那店小二受激，甚是不忿，道：「滬溪雖是小地方，可是猴爪山的風景，別處哪裡及得上？」黃蓉心中一動，忙問：「猴爪山在哪裡？」那店小二不再答話，說道：「恕罪則個。」出房去了。

　　黃蓉追到門口，一把抓住他後心拉了回來，摸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道：「你說個清清楚楚，這銀子就是你的。」店小二怦然心動，伸手輕輕摸了摸銀子，涎臉道：「這麼大的一錠？」黃蓉微笑點頭。店小二低聲道：「小人說就說了，兩位可千萬去不得。那猴爪山裡住著一群凶神惡煞，任誰走近離山五里，休想保得性命。」郭、黃二人對望一眼，點了點頭。黃蓉道：「那猴爪山共有五個山峰，就像猴兒的手掌一般，是麼？」店小二喜道：「是啊！原來姑娘早知道啦！那可不是小人說的。這五個山峰生得才叫奇怪。」郭靖忙問：「怎樣？」店小二道：「那五座山峰排列得就和五根手指一模一樣，中間的最高，兩旁順次矮下來。這還不奇，最奇的是每座山峰又分三截，就如手指的指節一般。」黃蓉跳了起來，叫道：「第二指節，第二指節。」郭靖大喜，也叫：「正是，正是。」店小二卻是不知所云，呆呆的望著兩人。黃蓉詳細問了入山途徑，把銀子給了他，店小二歡天喜地的去了。

　　黃蓉站起身來，道：「靖哥哥，走罷。」郭靖道：「此去不過六十餘里，小紅馬片刻即至，咱們白日上去拜山為是。」黃蓉笑道：「拜什麼山？去盜書。」郭靖叫道：「是啊！我真傻，想不到這節。」兩人不欲驚動店中諸人，越窗而出，悄悄牽了紅馬，依著店小二指點的途徑，向東南方馳去。山路崎嶇，道旁長草過腰，極是難行，行得四十餘里，已遠遠望見五座山峰聳天入雲。小紅馬神駿無儔，不多時便已馳到山腳。此時近看，但見五座山峰峭兀突怒，確似五根手指豎立在半空之中。居中一峰尤見挺拔。郭靖喜道：「這座山峰和那畫中的當真一般無異，你瞧，峰頂不都是松樹？」黃蓉笑道：「就只少個舞劍的將軍。靖哥哥，你上去舞一會劍罷。」郭靖笑道：「就可惜我不是將軍。」黃蓉道：「要做將軍還不容易？將來成吉思汗……」說到這裡，便即住口。郭靖明白她本來要說什麼話，轉過了頭，不敢望她的臉。

　　兩人將紅馬與雙雕留在山腳之下，繞到主峰背後，眼見四下無人，施展輕功，撲上山去，行了數里，山路轉了個大彎，斜向西行。兩人順路奔去，那道路東彎西曲，盤旋往復，好不怪異，走了一頓飯時分，前面密密麻麻的儘是松樹。兩人停步商議是徑行上峰，還是入林看個究竟，剛說得幾句，忽見前面林中隱隱透出燈光。兩人打個招呼，放輕腳步，向燈火處悄悄走近。行不數步，突然呼的一聲，路旁大樹後躍出兩名黑衣漢子，各執兵刃，一聲不響的攔在當路。黃蓉心想：「若是交手驚動了人，盜書就不易了。」靈機一動，從懷中取出裘千仞的那隻鐵掌，托在手中，走上前去，也是一言不發。兩名漢子向鐵掌一看，臉上各現驚異之色，躬身行禮，閃在道旁。黃蓉出手如電，竹棒突伸，輕輕兩顫，已點中二人穴道，抬腿將二人踢入長草叢中，直奔燈火之處。走到臨近，見是一座五開間的石屋，燈火從東西兩廂透出，兩人掩到西廂，只見室內一隻大爐中燃了洪炭，煮著熱氣騰騰的一鑊東西，鑊旁兩個黑衣小童，一個使勁推拉風箱，另一個用鐵鏟翻炒鑊中之物，聽這沙沙之聲，所炒的似是鐵沙。一個老頭閉目盤膝坐在鍋前，對著鍋中騰上來的熱氣緩吐深吸。這老頭身披黃葛短衫，正是裘千仞。只見他呼吸了一陣，頭上冒出騰騰熱氣，隨即高舉雙手，十根手指上也微有熱氣裊裊而上，忽地站起身來，雙手猛插入鑊。那拉風箱的小童本已滿頭大汗，此時更是全力拉扯。裘千仞忍熱讓雙掌在鐵沙中熬煉，隔了好一刻，這才拔掌，回手拍的一聲，擊向懸在半空的一隻小布袋。這一掌打得聲音甚響，可是那布袋竟然紋絲不動，殊無半點搖晃。

　　郭靖暗暗吃驚，心想：「看這布袋，所盛鐵沙不過一升之量，又用細索憑空懸著，他竟然一掌打得布袋毫不搖動。此人武功深厚，委實非同小可。」黃蓉卻認定他裝模作樣，又是在搗鬼欺人，若非要先去盜書，早已出言譏嘲了。兩人見他雙掌在布袋上拍一會，在鑊中熬一會，熬一會又拍一會，再無別般花樣，黃蓉想看出裘千仞鐵鑊中、手指上的熱氣到底是怎生弄將出來，看了半天，不知他古怪竅門的所在，心想：「倘若二師父到來，定能一出手便戳穿這老騙子的把戲，我可是甘拜下風。」於是掩到東廂窗下，向裡窺探，這一看又是一驚。原來房中坐著一男一女，卻是楊康與穆念慈。郭靖與黃蓉都大為詫異：「怎地穆姊姊竟會也在這裡？」但聽楊康正花言巧語，要騙她早日成親。穆念慈卻堅說要他先殺完顏洪烈，報了父母之仇，方能敘兒女之情。楊康道：「好妹子，你怎地如此不識大體？」穆念慈奇道：「我不識大體？」楊康道：「是啊！想那完顏洪烈防護甚周，以我一人之力，豈能輕易下手？你做了我媳婦，我假意帶你去拜見翁舅，那時兩人聯手，自然大功可成。」穆念慈見他說得有理，低首沉吟，燈光下雙頰暈紅。楊康見她已有允意，握住她的左手，輕輕撫摸，左手伸過去摟住了她的纖腰。黃蓉再也忍耐不住，正待出言揭破他的陰謀，只聽身後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是誰擅自上我山來？」郭黃一齊回首，月光下看得明白，不是裘千仞是誰？以往見到裘千仞，見他雖然自高自大，裝模作樣，眼神中的油腔滑調卻總是掩飾不住，此刻卻見他神色儼然，威嚴殊不可犯。黃蓉不由得一怔，心想：「這老兒到了自己山上，架子更是擺得十足。是了，他定是早就發覺我們到了山上，他在鐵鑊中搞那玩意，不是做給我們看的嗎？」於是笑道：「裘老爺子，我跟你請安來啦。七日之約沒誤期麼？」裘千仞怒道：「什麼七日之約？胡說八道！」黃蓉笑道：「咦，怎麼轉眼就忘了？你鬧肚子的病根兒好了罷？要是還沒好，不如去請大夫治好了再跟我動手，免得……嘻嘻！」裘千仞更不答話，一聲長嘯，雙掌猛往黃蓉左右雙肩拍去。黃蓉笑嘻嘻的並不理會，不閃不避，有心要叫軟蝟甲上的尖刺在他掌上刺下十多個窟窿，只聽得郭靖驚叫：「蓉兒閃開。」耳旁一股勁風過去，知道郭靖出手側擊敵人，只覺肩上兩股巨力同時撞到，欲待趨避，已自不及，身不由主的往後摔去，人未著地，氣息已閉。

　　裘千仞掌心與她蝟甲尖刺一觸，也已受傷不輕，雙掌流血，心下驚怒交集，眼見郭靖掌到，急忙回掌橫擊。兩人掌力相交，砰砰兩聲，各自退出三步。只不過裘千仞穩穩站住，郭靖卻身子連晃了兩下，這一掌既交，雙方可說高下已判，昨晚在君山藉著丐幫弟子的身子較勁，兩人似乎打成了平手，然而那是由於郭靖出手中帶著天罡北斗陣的巧勁，此刻硬碰硬的比拚，畢竟還是輸了一籌。郭靖關切黃蓉，哪肯戀戰，忙俯身抱她起來，卻聽背後風聲颯然，敵人又攻了過來。郭靖左手抱住黃蓉，更不回身，右手一招「神龍擺尾」向後揮去，這是降龍十八掌中的救命絕招，他在情急之下使將出來，更是威力倍增。裘千仞與他掌力一交，不由得身子也是微微一晃，又見掌心刺破處著實疼痛，只怕黃蓉身上所藏尖刺中喂有毒藥，忙舉掌在月光下察看，見血色鮮紅，略覺放心。郭靖乘他遲疑之際，抱起黃蓉，拔步向峰頂飛跑，只奔出數十步，猛聽得身後喊聲大作，回頭下望，但見無數黑衣漢子高舉火把大呼追來。郭靖後無退路，只得向峰頂攀援而上，忙亂中一探黃蓉鼻息，卻無呼吸，急叫：「蓉兒，蓉兒！」始終未聞回答。只這麼稍有稽遲，裘千仞與幫中十餘高手已追得相距不遠。郭靖心想：「若憑我一人，硬要闖下山去，原亦不難，只是蓉兒身受重傷，卻難犯此險。」

　　當下足底加快，再不依循峰上小徑，逕自筆直的往上爬去。他在大漠懸崖上練過爬山輕功，抄的又是近路，過不多時已將追兵拋遠。他足下不停，將臉挨過去和黃蓉臉頰相觸，覺到尚甚溫暖，稍感放心，叫了幾聲，黃蓉卻仍不答應，抬頭見離峰頂已近，心想這山峰周圍不廣，此時四下裡必已被敵人團團圍住，且找個歇足所在，救醒蓉兒再說。上下左右一望，見左上方二十餘丈處黑黝黝的似有一個洞穴，當即提氣竄去，奔到臨近，果然是個山洞，洞口砌似玉石，修建得極是齊整。郭靖也不理洞內有無埋伏危險，直闖進去，將黃蓉輕輕放在地下，將右手放在她後心「靈台穴」上，助她順氣呼吸。只聽得山腰裡鐵掌幫的幫眾愈聚愈多，喊聲大振，郭靖卻充耳不聞，此時縱然有千軍萬馬衝到跟前，他也要先救醒黃蓉，再作理會。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黃蓉「嚶」的一聲，悠悠醒來，低聲叫道：「我胸口好疼。」郭靖大喜，慰道：「蓉兒別怕，你在這裡歇一陣。」走到洞口。橫掌當胸，決心拚死抗敵護她，可是放眼下望，不由得驚奇萬分。只見山腰裡火把結成了整整齊齊的一道火牆，離山洞約有里許之遙，各人面目依稀可辨，當先一人身披葛衫，正是裘千仞。但眾人雙腳宛如釘牢在地下一般，儘管咆哮怒罵，卻不再上前一步。望了一陣，猜不透眾人鬧的是什麼玄虛，回進洞來，俯身去看黃蓉，忽聲身後擦擦兩聲，似是腳步聲響。郭靖大驚，先回掌護住後心，再挺腰轉身，但那洞黑沉沉的望不見底，不知裡面藏的是人是怪。郭靖喝道：「是誰？快出來。」洞裡先傳出他呼喝的回聲，靜了半晌，忽聽傳出幾下咳嗽，一聲大笑，聽來不由得令人毛骨竦然，竟然便似裘千仞的聲音。郭靖晃亮火折，只見洞內大踏步走出一人，身披葛衫，手執蒲扇，白鬚皓髮，正是鐵掌水上飄裘千仞。郭靖一驚非小，適才明明見到他在山腰裡率眾叫罵，怎麼一轉眼之間竟已到了山洞之內？霎時之間，只覺背上涼颼颼地，竟已嚇出了一身冷汗。只聽裘千仞哈哈笑道：「兩個娃娃果然不怕死，來找爺爺，好得很！膽子不小，挺有骨氣，好得很！」突然臉一板，眉目間猶似罩上一層嚴霜，喝道：「這是鐵掌幫的禁地，入者有死無生，兩個娃娃活得不耐煩了？」郭靖心中正琢磨他這話的用意，卻聽黃蓉輕聲道：「既是禁地，你怎麼又入來啦？」裘千仞登時現出尷尬神色，隨即收住，說道：「爺爺有要事在身，可沒閒功夫跟你娃娃們扯淡。」說著搶步出洞。郭靖見他快步掠過身旁，只怕他猛下毒手，傷了黃蓉，心想：「此時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雙手齊出，猛往他肩頭擊去，料他必要回掌擋架，那就立時以肘錘撞擊他的前胸。這一招武功是妙手書生朱聰所授，先著擊肩乃虛，後著肘錘方實，妙在後著含蘊不露，敵人不易識破。他先著擊出，裘千仞果然回掌擋架，郭靖兩臂一挺，肘錘正要撞出，突覺對方雙掌擋來軟弱無力，全不似適才交鋒時那般勁在掌先的上乘功夫。郭靖手上變招遠比心中想事為速，心中尚未決定該當如何，雙手順勢抓出，已將他兩手手腕牢牢拿住。裘千仞用力掙扎，卻哪裡掙得出他的掌握？他不掙也還罷了，這一掙更顯露了他武功淺薄。郭靖再無懷疑，兩手一放一拉，待裘千仞被這一拉之勢牽動，跌跌撞撞的衝將過來，順手便點了他胸口的「陰都穴」。裘千仞癱軟在地，動彈不得，說道：「我的小爺，這當口性命交關，你何苦和我鬧著玩兒？」只聽得山腰中幫眾的喊聲更加響亮，想來其餘四峰中的幫眾也已紛紛趕到。郭靖道：「你好好送我們下山去。」裘千仞皺眉搖頭道：「我自己尚且性命不保，怎能送你們下山？」郭靖道：「你叫你徒子徒孫讓道，到了山下，我自然給你解開穴道。」裘千仞愁眉苦臉，說道：「我的小爺，你老磨著我幹麼？你到洞口去瞧瞧就明白啦。」

　　郭靖走到洞口，向下望去，不由得驚得呆了，但見裘千仞手揮蒲扇，正站在幫眾之前，向著洞口頓足而罵。郭靖急忙回頭，卻見裘千仞仍是好端端的臥在地下，奇道：「你……你……怎麼有兩個你？」黃蓉低聲道：「傻哥哥，你還不明白，有兩個裘千仞啊，一個武功高強，一個卻就會吹牛。他倆生得一模一樣。這是個淨長著一張嘴的。」郭靖又呆了半晌，這才恍然大悟，向裘千仞道：「是不是？」裘千仞苦著臉道：「姑娘既說是，就算是罷。我們倆是雙生兄弟，我是哥哥。本來武功是我強，後來我兄弟的武功也就跟著了不得起來啦。」郭靖道：「那麼到底誰是裘千仞？」裘千仞道：「名字不同，又有什麼關係？是我叫千仞還是他叫千仞，不都一樣？咱倆兄弟要好，從小就合用一個名兒。」郭靖道：「快說，到底誰是裘千仞？」黃蓉道：「那還用問？自然他是冒充字號的。」郭靖道：「哼，老頭兒，那麼你叫什麼？」裘千仞挨不過，只得道：「記得先父也曾給我另外起過一個名兒，叫什麼『千丈』。我念著不好聽，也就難得用它。」郭靖一笑，道：「哈，那你就是裘千丈，不用賴啦。」裘千丈面不紅，耳不赤，洋洋自如，說道：「人家愛怎生叫就怎生叫，你管得著麼？十尺為丈，七尺為仞，倒還是『千丈』比『千仞』長了三千尺。」黃蓉道：「我瞧你倒是改名為千分、千厘好些。」

　　郭靖道：「怎麼他們盡在山腰裡吶喊，卻不上來？」裘千丈道：「不得我號令，誰敢上來？」郭靖將信將疑。黃蓉卻道：「靖哥哥，不給他些好的，諒這狡猾老賊也不肯吐露真情。你點他『天突穴』！」郭靖依言伸指點去。

　　這「天突穴」乃屬奇經八脈中的陰維脈，繫在咽喉之下，「璇璣穴」上一寸之處，是陰維任脈之會，一被點中，裘千丈只覺全身皮下似有千萬蟲蟻亂爬亂咬，麻癢難當，連叫：「啊唷，啊唷，你……你這不是坑死人麼？作這等陰賊損人勾當。」郭靖道：「快回答我的話，那就給你解了。」裘千丈叫道：「好罷，爺爺拗不過你這兩個娃娃。」當下忍著麻癢，把真情說了出來。原來裘千丈與裘千仞是同胞孿生兄弟，幼時兩人性情容貌，全無分別。到十三歲上，裘千仞無意之間救了鐵掌幫上官幫主的性命。那上官幫主感恩圖報，將全身武功傾囊相授。裘千仞到得二十四歲時，功夫浸尋有青出於藍之勢，次年上官幫主逝世，臨終時將鐵掌幫幫主之位傳了給他。裘千仞非但武功驚人，而且極有才略，數年之間，將原來一個小小幫會整頓得好生興旺，自從「鐵掌殲衡山」一役將衡山派打得一蹶不振之後，鐵掌水上飄的名頭威震江湖。當年華山論劍，王重陽等曾邀他參預。裘千仞以鐵掌神功尚未大成，自知非王重陽敵手，故而謝絕赴會，十餘年來隱居在鐵掌峰下閉門苦練，有心要在二次論劍時奪取「武功天下第一」的榮號。此時裘千丈的生性與兄弟已全然不同，一個武藝日進，一個自愧不如之餘，愈來愈愛吹牛騙人。一個隱居深山，一個乘勢打起兄弟的招牌在外招搖。郭靖與黃蓉在歸雲莊、臨安府等地所遇到的是裘千丈，而在君山、鐵掌山所遇的卻是裘千仞。只因二人容貌打扮一般無異，黃蓉一個托大，竟為裘千仞鐵掌震傷。這鐵掌山中指峰是鐵掌幫歷代幫主埋骨之所在，幫主臨終時自行上峰待死。幫中有一條極嚴厲的幫規，任誰進入中指峰第二指節的地區以內，決不能再活著下峰。若是幫主喪命在外，必由一名幫中弟子負骨上峰，然後自刎殉葬，幫中弟子都認是極大榮耀。郭靖背著黃蓉，慌不擇路，誤打誤撞的闖入了鐵掌幫聖地，是以幫眾只管忿怒呼叫，卻不敢觸犯禁條，追上峰來。連幫主裘千仞自己，空有一身武功，也惟有高聲叫罵而已。那裘千丈卻何以又敢來到石室之中？原來鐵掌幫每代幫主臨終之時，必帶著他心愛的寶刀寶劍、珍物古玩上峰，一代又復一代，石室中寶物自是不少。裘千丈數月來纍纍受辱，自思藝不如人，但若有幾件削鐵如泥的利刃，臨敵交鋒之時自可威力大增，想到郭、黃日內就要找上山來，遇上時如何抵敵？於是冒著奇險，偷入石室盜寶，料想鐵掌幫中無人敢上中指峰第二指節的禁地，決計無人發覺，豈道無巧不巧，偏偏遇上了二人。郭靖聽他說完，沉吟不語，心想：「此處既是禁地，敵人諒必不敢逼近，但這山峰穿雲插天，四下無路可走，如何得脫此難？」黃蓉忽道：「靖哥哥，你到裡面探探去。」郭靖道：「我先瞧瞧你的傷勢。」打火點燃一根枯柴，解開她肩頭衣服和蝟甲，只見雪白的雙肩上各有一個烏黑的五指印痕，受傷實是不輕，若非身有蝟甲相護，這兩掌已要了她的性命。郭靖心想：「歐陽鋒與裘千仞的功力在伯仲之間，當日恩師硬接西毒的蛤蟆功，蓉兒好在隔了一層蝟甲至寶，但恩師的功夫與蓉兒卻又大不相同。看來蓉兒此傷與恩師所受的不相上下，實是難以痊可的了。」手中執著枯柴，呆呆出神。裘千丈大叫：「娃娃說話是放屁麼？還不給爺爺解開穴道？這般又麻又癢，有誰抵得住了？你倒自己點了這穴道試試。」郭靖想著黃蓉的傷勢，竟沒聽見。

　　黃蓉微微一笑，道：「傻哥哥，你急什麼？給老頭兒解了穴道罷。」郭靖這才覺醒，過去解開了他的「天突穴」。裘千丈身上麻癢漸止，可是「陰都穴」仍被閉住，躺在地下只有吹鬍子突眼珠的份兒。郭靖找了一根兩尺來長的松柴，燃著了拿在手中，道：「蓉兒，我進去瞧瞧，你獨自在這兒，可害怕麼？」黃蓉身上冷一陣、熱一陣，實是疼痛難當，只是怕郭靖擔憂，強作笑容道：「有老頭兒陪著，我不怕，你去罷。」

　　郭靖高舉松柴，一步步向內走去，轉了兩個彎，前面赫然現出一個極大的洞穴。這石洞系天然生成，較之外面人工開鑿的石室大了十來倍。放眼瞧去，洞內共有十餘具骸骨，或坐或臥，神態各不相同，有的骸骨散開在地，有的卻仍具完好人形，更有些骨罈靈位之屬。每具骸骨之旁都放著兵刃、暗器、用具、珍寶等物。郭靖呆望半晌，心想：「這十多位幫主當年個個是一世之雄，今日卻盡數化作一團骸骨，總算大夥兒有伴，倒也不嫌寂寞。對，這法兒挺好，勝過獨個兒孤零零的埋在地下。」他見到各種寶物利器，卻如不見，只是掛著黃蓉，正要轉身退出，忽見洞穴東壁一具骸骨的身上放著一隻木盒，盒上似乎有字。他走上數步，拿松柴湊近照去，只見盒上刻著「破金要訣」四字，他心中一動：「說不定這就是岳武穆王的遺書了。」伸左手去拿木盒，輕輕一拉，只聽得喀喀數聲，那骸骨突然迎頭向他撲將下來。

　　郭靖一驚，急向後躍，那骸骨撲在地下，四下散開。郭靖拿了木盒，奔到外室，將松柴插入地下孔隙，扶起黃蓉，在她面前將木盒揭開，盒內果然是兩本冊子，一厚一薄。郭靖拿起面上那本薄冊，翻了開來，原來是岳飛歷年的奏疏、表檄、題記、書啟、詩詞。郭靖隨手翻閱，但見一字一句之中，無不忠義之氣躍然，不禁大聲讚歎。黃蓉低聲道：「你讀一段給我聽。」郭靖順手一翻，見一頁上寫著「五嶽祠盟記」五字，於是讀道：「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台，總發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逾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下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這篇短記寫盡了岳飛一生的抱負。郭靖識字有限，但胸中激起了慷慨激昂之情，雖然有幾個字讀錯了音，竟也把這篇題記讀得聲音鏗鏘，甚是動聽。

　　若是當日在歸雲莊上，裘千丈少不免要譏諷幾句，說岳飛不識時務，一片愚忠，於國於民皆無補益，但此刻身上穴道未解，只要有一言惹惱了郭靖，他多半又會再點自己的「天突穴」，岳飛是不是識時務並不相干，自己卻非大大的識時務不可，當下連連點頭，讚道：「文章做得好，讀也讀得好，英雄文章英雄讀，相得益彰。」

　　黃蓉歎道：「怪不得爹爹常說，只恨遲生了數十年，不能親眼見到這位大英雄。你再讀讀他的詩詞。」郭靖順次讀了幾首，《滿江紅》、《小重山》等詞黃蓉是熟知的，《題翠光寺》、《贈張完》等詩她卻從未見過。

　　山腰間鐵掌幫的喊聲不歇，郭靖讓黃蓉枕在自己腿上，藉著松柴火光，朗聲誦讀岳飛的遺詩道：「題目是《題鄱陽龍居寺》：「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復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語，為雨濟民憂。」只聽得風動林木，山谷鳴響，黃蓉驟感寒意，偎在郭靖懷中。郭靖出神道：「岳武穆王念念不忘百姓疾苦，這才是真英雄大豪傑啊。」黃蓉嗯了一聲，微笑道：「大英雄的詩，小英雄來讀，旁邊還有一位老英雄躺在地下聽著，那更是錦上添花。」問郭靖道：「另一本冊子裡寫著些什麼？」郭靖拿起看了幾行，喜道：「這……這只怕便是岳武穆王親筆所書的兵法。完顏洪烈那奸賊作夢也想著的，就是這部書了。天幸沒叫那奸賊得了去。」只見第一頁上寫著十八個大字，曰：「重搜選，謹訓習，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

　　正待細看，忽然山腰間鐵掌幫徒喊聲陡止，四下裡除了山巔風響，更無半點聲息。這些時候中幫眾的叫罵聲、吶喊聲始終不斷，此刻忽爾停歇，反覺十分怪異。郭靖與黃蓉側耳側聽，過了片刻，靜寂中隱隱傳來辟辟拍拍的柴草燃燒之聲，只聽裘千丈連珠價叫起苦來，叫道：「今日爺爺這條老命，送在你這兩個小娃娃手中了。」情急之下，把「大英雄」又叫作「小娃娃」了。郭靖搶出門去，只見幾排火牆正燒上峰來。這山峰四周圍是密林長草，這一著火，轉眼間便要成為一片火海。

　　郭靖立時省悟：「他們不敢進入禁地，便使火攻。山洞中無著火之物，不致焚燬，可是咱們三個卻要活活的給烤成焦炭了。」急忙回身抱起黃蓉，只聽裘千丈躺在地下破口大罵，於是在他腰眼裡輕輕踢了兩腳，解開他的穴道，讓他自行逃走，將木盒和兩本冊子揣在懷裡，不敢逗留，逕往峰頂爬去。那石穴是在中指峰的第二指節，離峰頂尚有數十丈之遙。郭靖凝神提氣，片刻之間攀登峰頂。裘千丈也跟著一步步的挨上來。郭靖回頭向下望去，見火焰正緩緩燒上，雖然一時不致便到，但終究是難以脫身，不由得長歎一聲。黃蓉忽道：「岳武穆王名飛，字鵬舉，咱們來個雕舉，好不好？」郭靖問道：「什麼雕舉？」黃蓉道：「叫雕兒負了咱們飛下去啊。」一聽此言，郭靖喜得跳起身來，叫道：「那當真好玩得緊。我喚雕兒上來。只不知雕兒有沒這個力氣。」黃蓉歎道：「反正是死，也只得冒險一試了。」郭靖當下盤膝坐定，凝聚中氣，在丹田盤旋片刻，然後從喉間一吐而出，嘯聲遠遠傳了出去，這正是馬鈺當年授他的全真派玄門內功，他修習《九陰真經》之後，功力更是精進。這中指峰自峰頂至峰腳相距何止數里，但嘯聲發出，過不多時便白影臨空，雙雕在月光下御風而至，停在二人面前。郭靖替黃蓉解下身上軟蝟甲，扶她伏在雌雕背上，怕她傷後無力扶持，用衣帶將她身子與雕身縛住，然後自己伏上雄雕之背，摟住雕頸，口中一聲呼嘯，雙雕振翅而起。兩人陡然憑虛臨空，但雙雕一飛離地，立感平穩異常。郭靖初時還怕自己身子重，那雕兒未必負荷得起，豈知那白雕雙翅展開，竟然並無急墮之像。黃蓉究是小孩心性，心想這是天下奇觀，可得讓裘千丈那老兒瞧個仔細，於是輕拉雕頸，要它飛向裘千丈身旁。雌雕依命飛近。裘千丈正自慌亂，眼見之下，不禁又驚又羨，叫道：「好姑娘，也帶我走罷。大火便要燒上來，老兒可活不成啦！」黃蓉笑道：「我這雕兒負不起兩人。你求你弟弟救你，不就成啦？你比他多三千尺，他非聽你號令不可。」輕拍雕頸，轉身飛開。裘千丈大急，叫道：「好姑娘，你瞧我這玩意兒有趣不？」黃蓉好奇心起，拉雕回頭，要瞧瞧他有什麼玩意。哪知裘千丈突然和身向前猛撲，飛離山峰，向黃蓉背上抱去。他深知若是衝下峰去，縱能脫出火圈，但私入禁地，犯了幫中嚴規，莫說是幫主的兄弟，縱是幫主本人，也未必能夠活命，這時便想再深入石洞避火，來路也被大火阻斷，是以不顧一切的要搶上雕背逃走。那白雕雖然神駿，究竟負不起兩人，黃蓉被裘千丈一抱住，白雕立時向峰下深谷急落。那雕雙翅用力扑打，始終支持不住。裘千丈抓住黃蓉後心，用力要將她摔下雕背，但她身子用衣帶縛在雕上，急切間摔她不下。黃蓉手足被縛，也是難以回手。眼見二人一雕都要摔入深谷，粉身碎骨。鐵掌幫幫眾站在山腰看得明白，個個駭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得。正危急間，那雄雕負著郭靖疾撲而至，鋼喙啄去，正中裘千丈頂門。那老兒陡然間頭頂劇痛，伸手抵擋，就只這麼一鬆手，已一連串的觔斗翻將下去，長聲慘呼從山谷下傳將上來。雌雕背上斗輕，縱吭歡唳，振翅直上。雙雕負著二人，比翼北去。

　　---------------------------------------------------------------------

　　註：岳飛《滿江紅》詞膾炙人口，但不見於宋人記載。岳飛之孫岳珂編集《金陀萃編》及《經進家集》，遍錄岳飛之詩文奏章，此詞並未收入。此詞最早見於明人著作，有人疑為明人偽作。惟消閒說部於此不必深究，故仍假定為岳飛所作。

## 第29回　黑沼隱女

　　郭靖在雕背連聲呼叫，召喚小紅馬在地下跟來。轉眼之間，雙雕已飛出老遠。雌雄雙雕形體雖巨，背上負了人畢竟難以遠飛，不多時便即不支，越飛越低，終於著地。郭靖躍下雕背，搶過去看黃蓉時，見她在雕背上竟已昏迷過去，忙將縛著她的衣帶解開，替她推宮過血。好一陣子，黃蓉才悠悠醒轉，但昏昏沉沉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時烏雲滿天，把月亮星星遮得沒半點光亮，郭靖死裡逃生，回想適才情景，兀自心有餘悸，雙手抱著黃蓉站在曠野之中，只覺天地茫茫，不知如何是好。卻又不敢呼召小紅馬，生怕裘千仞聞聲先至。

　　呆立半晌，只得信步而行，舉步踏到的儘是矮樹長草，哪裡有路？每走一步，荊棘都鉤刺到小腿，他也不覺疼痛，走了一陣，四周更是漆黑一團，縱然盡力睜大眼睛，也是難以見物，當下一步一步走得更慢，只恐一個踏空，跌入山溝陷坑之中，但怕鐵掌幫眾追來，卻也不敢停步。這般苦苦走了二里有餘，突然左首現出一顆大星，在天邊閃閃發光。他凝神望去，想要辨別方向，看出原來並非天星，而是一盞燈火。既有燈火，必有人家。郭靖好不欣喜，加快腳步，筆直向著燈火趕去，急行里許，但見黑森森的四下裡都是樹木，原來燈火出自林中。可是一入林中，再也無法直行，林中小路東盤西曲，少時忽然失了燈火所在，密林中難辨方向，忙躍上樹去眺望，卻見燈火已在身後。正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郭靖接連趕了幾次，頭暈眼花，始終走不近燈火之處，雙雕一馬也不知到了哪裡，他這時已知是林中道路作怪，欲待從樹頂上蹤躍過去，黑暗中卻看不清落足之處，又怕樹枝擦損了黃蓉。但若不去投宿，總不能在這黑森林中坐待天明，心想別這般沒頭蠅般瞎撞，且定一定神再說，當下站著調勻呼吸，稍歇片刻。這時黃蓉神智已然清醒，被郭靖抱著這麼東轉西彎亂闖直奔，雖然瞧不到週遭情勢，卻已摸清林中道路，輕聲道：「靖哥哥，向右前方斜角走。」郭靖喜道：「蓉兒，你還好嗎？」黃蓉嗯了一聲，沒力氣說話。郭靖依言朝右前方斜行，黃蓉默默數著他的腳步，待數到十七步，道：「向左走八步。」郭靖依言而行。黃蓉又道：「再向右斜行十三步。」一個指點，一個遵循，二人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樹林之中曲折前行。剛才郭靖這般一陣來回奔行，黃蓉已知林中道路，乃是由人工佈置而成。黃藥師五行奇門之術極盡精妙，傳給了女兒的也有幾成。林中道路愈是奇幻，她愈能閉了眼睛說得清清楚楚，若是天然路徑，她既從未到過，在昏黑之中，縱是一條最平坦無奇小徑卻也辨認不出了。

　　這般時而向左，時而轉右，有時更倒退斜走數步，似乎越行越是迂迴迢遙，豈知不到一盞茶時分，燈火赫然已在眼前。郭靖大喜，向前直奔。黃蓉急叫：「別莽撞！」郭靖「啊喲」一聲，雙足已陷入泥中，直沒至漆，急忙提氣後躍，硬生生把兩隻腳拔了出來，一股污泥的臭味極是刺鼻，向前望去，眼前一團茫茫白霧裹著兩間茅屋，燈光便從茅屋中射出。郭靖高聲叫道：「我們是過往客人，生了重病，求主人行個方便，借地方歇歇，討口湯喝。」過了半晌，屋中寂然無聲，郭靖再說了一遍，仍是無人回答。說到第三遍後，方聽得茅屋中一個女人聲音說道：「你們既能來到此處，必有本事進屋，難道還要我出來迎接嗎？」語聲冷淡異常，顯是不喜外人打擾。若在平時，郭靖寧可在林中露宿一宵，也不願故意去惹人之厭，此時卻是救傷要緊，然見眼前一大片污泥，不知如何過去，當下低聲與黃蓉商量。

　　黃蓉想了片刻，道：「這屋子是建在一個污泥湖沼之中。你瞧瞧清楚，那兩間茅屋是否一方一圓。」郭靖睜大眼睛望了一會，喜道：「是啊！蓉兒你什麼都知道。」黃蓉道：「走到圓屋之後，對著燈火直行三步，向左斜行四步，再直行三步，向右斜行四步。如此直斜交差行走，不可弄錯。」郭靖依言而行。落腳之處果然打有一根根的木樁。只是有些虛晃搖動，或歪或斜，若非他輕功了得，只走得數步便已摔入了泥沼。他凝神提氣，直三斜四的走去，走到一百一十九步，已繞到了方屋之前。那屋卻無門戶，黃蓉低聲道：「從此處跳進去，在左首落腳。」郭靖背著黃蓉越牆而入，落在左首，不由得一驚，暗道：「果然一切都在蓉兒意料之中。」原來牆裡是個院子，分為兩半，左一半是實土，右一半卻是水塘。郭靖跨過院子，走向內堂，堂前是個月洞，仍無門扉。黃蓉悄聲道：「進去罷，裡面再沒古怪啦。」郭靖點點頭，朗聲說道：「過往客人冒昧進謁，實非得已，尚請賢主人大度包容。」說畢停了片刻，才走進堂去。

　　只見當前一張長桌，上面放著七盞油燈，排成天罡北斗之形。地下蹲著一個頭髮花白的女子，身披麻衫，凝目瞧著地下一根根的無數竹片，顯然正自潛心思索，雖聽得有人進來，卻不抬頭。郭靖輕輕將黃蓉放在一張椅上，燈光下見她臉色憔悴，全無血色，心中甚是憐惜，欲待開口討碗湯水，但見那老婦全神貫注，生怕打斷了她的思路，一時不敢開口。黃蓉坐了片刻，精神稍復，見地下那些竹片都是長約四寸，闊約二分，知是計數用的算子。再看那些算子排成商、實、法、借算四行，暗點算子數目，知她正在計算五萬五千二百二十五的平方根，這時「商」位上已記算到二百三十，但見那老婦撥弄算子，正待算那第三位數字。黃蓉脫口道：「五！二百三十五！」那老婦吃了一驚，抬起頭來，一雙眸子精光閃閃，向黃蓉怒目而視，隨即又低頭撥弄算子。這一抬頭，郭、黃二人見她容色清麗，不過四十左右年紀，想是思慮過度，是以鬢邊早見華髮。那女子搬弄了一會，果然算出是「五」，抬頭又向黃蓉望了一眼，臉上驚訝的神色迅即消去，又見怒容，似乎是說：「原來是個小姑娘。你不過湊巧猜中，何足為奇？別在這裡打擾我的正事。」順手將「二百三十五」五字記在紙上，又計下一道算題。這次是求三千四百零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四的立方根，她剛將算子排為商、實、方法、廉法、隅、下法六行，算到一個「三」，黃蓉輕輕道：「三百二十四。」那女子「哼」了一聲，哪裡肯信？布算良久，約一盞茶時分，方始算出，果然是三百二十四。那女子伸腰站起，但見她額頭滿佈皺紋，面頰卻如凝脂，一張臉以眼為界，上半老，下半少，卻似相差了二十多歲年紀。她雙目直瞪黃蓉，忽然手指內室，說道：「跟我來。」拿起一盞油燈，走了進去。郭靖扶著黃蓉跟著過去，只見那內室牆壁圍成圓形，地下滿鋪細沙，沙上畫著許多橫直符號和圓圈，又寫著些「太」、「天元」、「地元」、「人元」、「物元」等字。郭靖看得不知所云，生怕落足踏壞了沙上符字，站在門口，不敢入內。黃蓉自幼受父親教導，頗精歷數之術，見到地下符字，知道儘是些術數中的難題，那是算經中的「天元之術」，雖然甚是繁複，但只要一明其法，也無甚難處

　　（按：即今日代數中多元多次方程式，我國古代算經中早記其法，天、地、人、物四字即西方代數中Ｘ、Ｙ、Ｚ、Ｗ四未知數）。

　　黃蓉從腰間抽出竹棒，倚在郭靖身上，隨想隨在沙上書寫，片刻之間，將沙上所列的七八道算題盡數解開。這些算題那女子苦思數月，未得其解，至此不由得驚訝異常，呆了半晌，忽問：「你是人嗎？」黃蓉微微一笑，道：「天元四元之術，何足道哉？算經中共有一十九元，『人』之上是仙，明、霄、漢、壘、層、高、上、天，『人』之下是地、下、低、減、落、逝、泉、暗、鬼。算到第十九元，方才有點不易罷啦！」那女子沮喪失色，身子搖了幾搖，突然一交跌在細沙之中，雙手捧頭，苦苦思索，過了一會，忽然抬起頭來，臉有喜色，道：「你的算法自然精我百倍，可是我問你：將一至九這九個數字排成三列，不論縱橫斜角，每三字相加都是十五，如何排法？」黃蓉心想：「我爹爹經營桃花島，五行生剋之變，何等精奧？這九宮之法是桃花島陣圖的根基，豈有不知之理？」當下低聲誦道：「九宮之義，法以靈龜，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邊說邊畫，在沙上畫了一個九宮之圖。那女子面如死灰，歎道：「只道這是我獨創的秘法，原來早有歌訣傳世。」黃蓉笑道：「不但九宮，即使四四圖，五五圖，以至百子圖，亦不足為奇。就說四四圖罷，以十六字依次作四行排列，先以四角對換，一換十六，四換十三，後以內四角對換，六換十一，七換十。這般橫直上下斜角相加，皆是三十四。」那女子依法而畫，果然絲毫不錯。黃蓉道：「那九宮每宮又可化為一個八卦，八九七十二數，以從一至七十二之數，環繞九宮成圈，每圈八字，交界之處又有四圈，一共一十三圈，每圈數字相加，均為二百九十二。這洛書之圖變化神妙如此，諒你也不知曉。」舉手之間，又將七十二數的九宮八卦圖在沙上畫了出來。

　　那女子瞧得目瞪口呆，顫巍巍的站起身來，問道：「姑娘是誰？」不等黃蓉回答，忽地捧住心口，臉上現出劇痛之色，急從懷中小瓶內取出一顆綠色丸藥吞入腹中，過了半晌，臉色方見緩和，歎道：「罷啦，罷啦！」眼中流下兩道淚水。郭靖與黃蓉面面相覷，只覺此人舉動怪異之極。那女子正待說話，突然傳來陣陣吶喊之聲，正是鐵掌幫追兵到了。那女子道：「是朋友，還是仇家？」郭靖道：「是追趕我們的仇家。」那女子道：「鐵掌幫？」郭靖道：「是。」那女子側耳聽了一會，說道：「裘幫主親自領人追趕，你們究是何人？」問到這句時，聲音極是嚴厲。郭靖踏上一步，攔在黃蓉身前，朗聲道：「我二人是九指神丐洪幫主的弟子。我師妹為鐵掌幫裘千仞所傷，避難來此，前輩若是與鐵掌幫有甚瓜葛，不肯收留，我們就此告辭。」說著一揖到地，轉身扶起黃蓉。

　　那女子淡淡一笑，道：「年紀輕輕，偏生這麼倔強，你挨得，你師妹可挨不得了，知道麼？我道是誰，原來是洪七公的徒弟，怪不得有這等本事。」

　　她傾聽鐵掌幫的喊聲忽遠忽近，時高時低，歎道：「他們找不到路，走不進來的，儘管放心。就算來到這裡，你們是我客人，神……神……瑛姑豈能容人上門相欺？」心想：「我本來叫做『神算子』瑛姑，但你這小姑娘算法勝我百倍，我怎能再厚顏自稱『神算子』？」只說了個『神』字，下面兩字就不說了。郭靖作揖相謝。瑛姑解開黃蓉肩頭衣服，看了她的傷勢，皺眉不語，從懷中小瓶內又取出一顆綠色丸藥，化在水中給黃蓉服食。黃蓉接過藥碗，心想不知此人是友是敵，如何能服她之藥？瑛姑見她遲疑，冷笑道：「你受了裘千仞鐵掌之傷，還想好得了麼？我就算有害你之心，也不必多此一舉。這藥是止你疼痛的，不服也就算了。」說著夾手將藥碗搶過，潑在地下。郭靖見她對黃蓉如此無禮，不禁大怒，說道：「我師妹身受重傷，你怎能如此氣她？蓉兒，咱們走。」瑛姑冷笑道：「我瑛姑這兩間小小茅屋，豈能容你這兩個小輩說進就進，說出就出？」手中持著兩根竹算籌，攔在門口。

　　郭靖心道：「說不得，只好硬闖。」叫道：「前輩，恕在下無禮了。」身形一沉，舉臂劃個圓圈，一招「亢龍有悔」，當門直衝出去。這是他得心應手的厲害招術，只怕瑛姑抵擋不住，勁道只使了三成，惟求奪門而出，並無傷人之意。眼見掌風襲到瑛姑身前，郭靖要瞧她如何出手，而定續發掌力或立即回收，哪知她身子微側，左手前臂斜推輕送，竟將郭靖的掌力化在一旁。郭靖料想不到她的身手如此高強，被她這麼一帶，竟然立足不住，向前搶了半步，瑛姑也料不到郭靖掌力這等沉猛，足下在沙上一滑，隨即穩住。兩人這一交手，心下均各暗暗稱異。瑛姑喝道：「小子，師父的本領都學全了嗎？」語聲中將竹籌點了過來，對準了他右臂彎處的「曲澤穴」。這一招明點穴道，暗藏殺手，郭靖那敢怠慢，立即回臂反擊，將那降龍十八掌掌法一招招使將出來，數招一過，立即體會出瑛姑的武功純是陰柔一路。她並無一招是明攻直擊，但每一招中均含陰毒後著，若非郭靖會得雙手互搏之術，急危中能分手相救，早已中招受傷。他愈戰愈不敢托大，掌力漸沉，但瑛姑的武功另成一家，出招似乎柔弱無力，卻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直教人防不勝防。

　　再拆數招，郭靖被逼得倒退兩步，忽地想起洪七公當日教他抵禦黃蓉「落英神劍掌」的法門：不論對方招術如何千變萬化，盡可置之不理，只以降龍十八掌硬攻，那就有勝無敵。他本想此間顯非吉地，這女子也非善良之輩，但與她無冤無仇，但求衝出門去，既不願與她多所糾纏，更不欲傷她性命，是以掌力之中留了三分，豈知這女子功夫甚是了得，稍有疏忽，只怕兩人的性命都要送在此地，當下吸一口氣，兩肘往上微抬，右拳左掌，直擊橫推，一快一慢的打了出去。這是降龍十八掌中第十六掌「履霜冰至」，乃洪七公當日在寶應劉氏宗祠中所傳，一招之中剛柔並濟，正反相成，實是妙用無窮。洪七公的武學本是純陽至剛一路，但剛到極處，自然而然的剛中有柔，原是易經中老陽生少陰的道理，而「亢龍有悔」、「履霜冰至」這些掌法之中，剛勁柔勁混而為一，實已不可分辨。瑛姑低呼一聲：「咦！」急忙閃避，但她躲去了郭靖的右拳直擊和左腳的一踹，卻讓不開他左掌橫推，這一掌正好按中她的右肩。郭靖掌到勁發，眼見要將她推得撞向牆上，這草屋的土牆哪裡經受得起這股大力，若不是牆坍屋倒，就是她身子破牆而出，但說也奇怪，手掌剛與她肩頭相觸，只覺她肩上卻似塗了一層厚厚的油脂，溜滑異常，連掌帶勁，都滑到了一邊，只是她身子也是劇震，手中兩根竹籌撒在地下。郭靖吃了一驚，急忙收力，但瑛姑身手快捷之極，早已乘勢直上，雙手五指成錐，分截他胸口「神封」、「玉書」兩穴，確是上乘點穴功夫。郭靖封讓不及，身子微側，這一側似是閃避來招，其實中間暗藏殺著。心下動念：「她的點穴手法倒跟周大哥有些相像，若不是我跟周大哥在山洞中拆過數千數萬招，這一下不免著了她的道兒。」瑛姑只覺一股勁力從他身上右臂發出，撞向自己上臂，知道雙臂一交，敵在主位，己處奴勢，自己胳臂非斷不可，當下仍以剛才用過的「泥鰍功」將郭靖的手臂滑了開去。

　　這幾下招招神妙莫測，每一式都大出對方意料之外，兩人心驚膽寒，不約而同的躍開數步，各自守住門戶。郭靖心想：「這女子的武功好不怪異！她身上不受掌力，那我豈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兒？」瑛姑心中訝異更甚：「這少年小小年紀，怎能練到如此功夫。」隨即想起：「我在此隱居十餘年，勤修苦練，無意中悟得上乘武功的妙諦，自以為將可無敵於天下，不久就要出林報仇救人，豈知算數固然不如那女郎遠甚，連武功也勝不得這樣一個乳臭少年，何況他背上負得有人，當真動手，我早輸了。我十餘載的苦熬，豈非盡付流水？復仇救人，再也休提？」想到此處，眼紅鼻酸，不自禁的又要流下淚來。郭靖只道自己掌力已將她震痛，忙道：「晚輩無禮得罪，實非有心，請前輩恕罪，放我們走罷。」

　　瑛姑見他說話之時，不住轉眼去瞧黃蓉，關切之情深摯已極，想起自己一生不幸，愛侶遠隔，至今日團聚之念更絕，不自禁的起了妒恨之心，冷冷的道：「這女孩兒中了裘千仞的鐵掌，臉上已現黑氣，已不過三日之命，你還苦苦護著她幹麼？」郭靖大驚，細看黃蓉臉色，果然眉間隱隱現出一層淡墨般的黑暈。他胸口一涼，隨即感到一股熱血湧上，搶上去扶著黃蓉，顫聲道：「蓉兒，你……你覺得怎樣？」黃蓉胸腹間有如火焚，四肢卻是冰涼，知那女子的話不假，歎了口氣道：「靖哥哥，這三天之中，你別離開我一步，成麼？」郭靖道：「我……我半步也不離開你。」

　　瑛姑冷笑道：「就算你半步不離開，也只廝守得三十六個時辰。」郭靖抬頭望她，眼中充滿淚水，一臉哀懇之色，似在求她別再說刻薄言語刺傷黃蓉之心。

　　瑛姑自傷薄命，十餘年來性子變得極為乖戾，眼見這對愛侶橫遭慘變，竟是大感快慰，正想再說幾句厲害言語來譏刺兩人，見到郭靖哀傷欲絕的神氣，腦海中忽如電光一閃，想到一事：「啊，啊，老天送這兩人到此，卻原來是叫我報仇雪恨，得償心願。」抬起了頭，喃喃自語：「天啊，天啊！」只聽得林外呼叫吆喝之聲又漸漸響起，看來鐵掌幫四下找尋之後，料想靖、蓉二人必在林中，只是無法覓路進入，過了半晌，林外遠遠送來了裘千仞的聲音，叫道：「神算子瑛姑哪，裘鐵掌求見。」他這兩句話逆風而呼，但竟然也傳了過來，足見內功深湛之極。瑛姑走到窗口，氣聚丹田，長叫道：「我素來不見外人，到我黑沼來的有死無生，你不知道麼？」只聽裘千仞叫道：「有一男一女走進你黑沼來啦，請你交給我罷。」瑛姑叫道：「誰走得進我的黑沼？裘幫主可把瑛姑瞧得忒也小了。」裘千仞嘿嘿嘿幾聲冷笑，不再開腔，似乎信了她的說話。只聽鐵掌幫徒眾的呼叫之聲，漸漸遠去。

　　瑛姑轉過身來，對郭靖道：「你想不想救你師妹？」郭靖一呆，隨即雙膝點地，跪了下去，叫道：「老前輩若肯賜救……」瑛姑臉上猶似罩了一層嚴霜，森然道：「老前輩！我老了麼？」郭靖忙道：「不，不，也不算很老。」瑛姑雙目緩緩從郭靖臉上移開，望向窗外，自言自語的道：「不算很老，嗯，畢竟也是老了！」

　　郭靖又喜又急，聽她語氣之中，似乎黃蓉有救，可是自己一句話又得罪了她，不知她還肯不肯施救，欲待辯解，卻又不知說什麼話好。瑛姑回過頭來，見他滿頭大汗，狼狽之極，心中酸痛：「我那人對我只要有這傻小子十分之一的情意，唉，我這生也不算虛度了。」輕輕吟道：「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郭靖聽她念了這首短詞，心中一凜，暗道：「這詞好熟，我聽見過的。」可是曾聽何人念過，一時卻想不起來，似乎不是二師父朱聰，也不是黃蓉，於是低聲問道：「蓉兒，她念的詞是誰作的？說些什麼？」黃蓉搖頭道：「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不知是誰作的，嗯，『可憐未老頭先白』，真是好詞！鴛鴦生來就白頭……」說到這裡，目光不自禁的射向瑛姑的滿頭花白頭髮，心想：「果然是『可憐未老頭先白』！」郭靖心想：「蓉兒得她爹爹教導，什麼都懂，若是出名的歌詞，決無不知之理。那麼是誰吟過這詞呢？當然不會是她，不會是她爹爹，也不會是歸雲莊的陸莊主。然而我確實聽見過的。唉，管他是誰吟過的。這位前輩定有法子救得蓉兒，她問我這句話，總不是信口亂問。我可怎生求她才好？不管她要我幹什麼……」瑛姑此時也在回憶往事，臉上一陣喜一陣悲，頃刻之間，心中經歷了數十年的恩恩怨怨，猛然抬起頭來，道：「你師妹給裘鐵掌擊中，不知是他掌下留力，還是你這小子出手從中擋格，總算沒立時斃命，但無論如何，挨不過三天……嗯，她的傷天下只有一人救得！」

　　郭靖怔怔的聽著，聽到最後一句時，心中怦地一跳，真是喜從天降，跪下來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叫道：「請老……不，不，請你施救，感恩不盡。」

　　瑛姑冷冷的道：「哼！我如何有救人的本事？倘若我有此神通，怎麼還會在這陰濕寒苦之地受罪？」郭靖不敢接口。過了一會兒，瑛姑才道：「也算你們造化不淺，遇上我知道此人的所在，又幸好此去路程非遙，三天之內可至。只是那人肯不肯救，卻是難說。」郭靖喜道：「我苦苦求他，想來他決不至於見危不救。」瑛姑道：「說什麼不至於見危不救？見死不救，也是人情之常。苦苦相求，有誰不會？難道就能教他出手救人？你給他什麼好處了？他為什麼要救你？」語意之中，實是含著極大怨憤。郭靖不敢接口，眼前已出現一線生機，只怕自己說錯一言半語，又復壞事，只見她走到外面方室，伏在案頭提筆書寫什麼，寫了好一陣，將那張紙用一塊布包好，再取出針線，將布包折縫處密密縫住，這樣連縫了三個布囊，才回到圓室，說道：「出林之後，避過鐵掌幫的追兵，直向東北，到了桃源縣境內，開拆白色布囊，下一步該當如何，裡面寫得明白。時地未至，千萬不可先拆。」郭靖大喜，連聲答應，伸手欲接布囊。瑛姑縮手道：「慢著！若是那人不肯相救，那也算了。若能救活她的性命，我卻有一事相求。」郭靖道：「活命之恩，自當有報，請前輩吩咐便了。」瑛姑冷冷的道：「假若你師妹不死，她須在一月之內，重回此處，和我相聚一年。」郭靖奇道：「那幹什麼啊？」瑛姑厲聲道：「幹什麼跟你有何相干？我只問她肯也不肯？」黃蓉接口道：「你要我授你奇門術數，這有何難？我答允便是。」瑛姑向郭靖白了一眼，說道：「枉為男子漢，還不及你師妹十分中一分聰明。」當下將三個布囊遞了給他。郭靖接在手中，見一個白色，另兩個一紅一黃，當即穩穩放在懷中，重行叩謝。瑛姑閃開身子，不受他的大禮，說道：「你不必謝我，我也不受你的謝。你二人與我無親無故，我幹麼要救她？就算沾親有故，也犯不著費這麼大的神呢！咱們話說在先，我救她性命是為了我自己。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番話在郭靖聽來，極不入耳，但他素來拙於言辭，不善與人辯駁，此時為了黃蓉，更加不敢多說，只是恭恭敬敬的聽著。瑛姑白眼一翻，道：「你們累了一夜，也必餓了，且吃些粥罷。」當下黃蓉躺在榻上，半醒半睡的養神，郭靖守在旁邊，心中思潮起伏。過不多時，瑛姑用木盤托出兩大碗熱騰騰的香粳米粥來，還有一大碟山雞片、一碟臘魚。郭靖早就餓了，先前掛念著黃蓉傷勢，並未覺得，此時略為寬懷，見到雞魚白粥，先吞了一口唾涎，輕輕拍拍黃蓉的手背，道：「蓉兒，起來吃粥。」黃蓉眼睜一線，微微搖頭道：「我胸口疼得緊，不要吃。」瑛姑冷笑道：「有藥給你止痛，卻又疑神疑鬼。」黃蓉不去理她，只道：「靖哥哥，你再拿一粒九花玉露丸給我服。」那些丸藥是陸乘風當日在歸雲莊上所贈，黃蓉一直放在懷內，洪七公與郭靖為歐陽風所傷後，都曾服過幾顆，雖無療傷起死之功，卻大有止疼寧神之效。郭靖應了，解開她的衣囊，取了一粒出來。當黃蓉提到「九花玉露丸」之時，瑛姑突然身子微微一震，後來見到那朱紅色的藥丸，厲聲道：「這便是九花玉露丸麼？給我瞧瞧！」郭靖聽她語氣甚是怪異，不禁抬頭望了她一眼，卻見她眼中微露凶光，心中更奇，當下將一囊藥丸盡數遞給了她。瑛姑接了過來，但覺芳香撲鼻，聞到氣息已是遍體清涼，雙目凝視郭靖道：「這是桃花島的丹藥啊，你們從何處得來？快說，快說！」說到後來，聲音已極是慘厲。黃蓉心中一動：「這女子研習奇門五行，難道跟我爹爹哪一個弟子有甚關係？」只聽郭靖道：「她就是桃花島主的女兒。」瑛姑一躍而起，喝道：「黃老邪的女兒？」雙眼閃閃生光，兩臂一伸一縮，作勢就要撲上。黃蓉道：「靖哥哥，將那三隻布囊還她！她既是我爹爹仇人，咱們也不用領她的情。」郭靖將布囊取了出來，卻遲遲疑疑的不肯遞過去。黃蓉道：「靖哥哥，放下！也未必當真就死了。死又怎樣？」郭靖從來不違黃蓉之意，只得將布囊放在桌上，淚水已在眼中滾來滾去。卻見瑛姑望著窗外，又喃喃的叫道：「天啊，天啊！」突然走到隔室之中，背轉身子，不知做些什麼。黃蓉道：「咱們走罷，我見了這女子厭煩得緊。」郭靖未答，瑛姑已走了回來，說道：「我研習術數，為的是要進入桃花島。黃老邪的女兒已然如此，我再研習一百年也是無用。命該如此，夫復何言？你們走罷，把布囊拿去。」說著將一袋九花玉露丸和三隻布囊都塞到郭靖手中，對黃蓉道：「這九花玉露丸於你傷勢有害，千萬不可再服。傷癒之後一年之約可不要忘記。你爹爹毀了我一生，這裡的飲食寧可餵狗，也不給你們吃。」說著將白粥雞魚都從窗口潑了出去。黃蓉氣極，正欲反唇相譏，一轉念間，扶著郭靖站起身來，用竹杖在地下細沙上寫了三道算題：

　　第一道是包括日、月、水、火、木、金、土、羅、計都的「七曜九執天竺筆算」；第二道是「立方招兵支銀給米題」

　　（按：即西洋數學中的縱數論）

　　；第三道是道「鬼谷算題」：「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

　　（按：這屬於高等數學中的數論，我國宋代學者對這類題目鑽研已頗精深。）

　　她寫下三道題目，扶著郭靖手臂，緩緩走了出去。郭靖步出大門，回過頭來，只見瑛姑手執算籌，凝目望地，呆呆出神。兩人走入林中，郭靖將黃蓉背起，仍由她指點路徑，一步步的向外走去。郭靖只怕數錯腳步，不敢說話，直到出了林子，才問：「蓉兒，你在沙上畫了些什麼？」黃蓉笑道：「我出三道題目給她。哼，半年之內，她必計算不出，叫她的花白頭髮全都白了。誰教她這等無禮？」郭靖道：「她跟你爹爹結下什麼仇啊？」黃蓉道：「我沒聽爹爹說過。」過了半晌，道：「她年輕時候必是個美人兒，靖哥哥你說是麼？」她心裡隱隱猜疑：「莫非爹爹昔日與她有甚情愛糾纏之事？哼，多半是她想嫁我爹爹，我爹爹卻不要她。」

　　郭靖道：「管她美不美呢。她想著你的題目，就算忽然反悔，也不會再追出來把布囊要回去啦。」黃蓉道：「不知布囊中寫些什麼，只怕她未必安著好心，咱們拆開來瞧瞧。」郭靖忙道：「不，不！依著她的話，到了桃源再拆。」黃蓉甚是好奇，忍不住的要先看，但郭靖堅執不允，只得罷了。鬧了一夜，天已大明，郭靖躍上樹頂四下眺望，不見鐵掌幫徒眾的蹤跡，先放了一大半心，數聲呼嘯，小紅馬聞聲馳到，不久雙雕也飛臨上空。兩人甫上馬背，忽聽林邊喊聲大振，數十名鐵掌幫眾蜂湧而來。他們在樹林四周守了半夜，聽到郭靖呼嘯，急忙追至，裘千仞卻不在其內。郭靖叫道：「失陪了！」腿上微一用勁，小紅馬猶如騰空而起，但覺耳旁風生，片刻之間已將幫眾拋得無影無蹤。

　　小紅馬到午間已奔出百餘里之遙。兩人在路旁一個小飯鋪中打尖，黃蓉胸口疼痛，只能喝半碗米湯。郭靖一問，知道當地已屬桃源縣管轄，忙取出白布小囊，拉斷縫線，原來裡面是一張地圖，圖旁注著兩行字道：「依圖中所示路徑而行，路盡處系一大瀑布，旁有茅舍。到達時拆紅色布囊。」郭靖更不耽擱，上馬而行，依著地圖所示奔出七八十里，道路愈來愈窄，再行八九里，道路兩旁山峰壁立，中間一條羊腸小徑，僅容一人勉強過去，小紅馬卻已前行不得。郭靖只得負起黃蓉，留小紅馬在山邊啃食野草，邁開大步徑行入山。循著陡路上嶺，約莫走了一個時辰，道路更窄，有些地方郭靖須得將黃蓉橫抱了，兩人側著身子方能過去。這時正當七月盛暑，赤日炎炎，流火鑠金，但路旁山峰插天，將驕陽全然遮去，倒也頗為清涼。

　　又行了一陣，郭靖腹中飢餓，從懷中取出乾糧炊餅，撕了幾片餵在黃蓉嘴裡，自己也不停步，邊走邊吃，吃完三個大炊餅，正覺唇乾口渴，忽聽遠處傳來隱隱水聲，當即加快腳步。空山寂寂，那水聲在山谷間激盪迴響，轟轟洶洶，愈走水聲愈大，待得走上嶺頂，只見一道白龍似的大瀑布從對面雙峰之間奔騰而下，聲勢甚是驚人。從嶺上望下去，瀑布旁果有一間草屋。郭靖揀塊山石坐下，取出紅色布囊拆開，見囊內白紙上寫道：「此女之傷，當世唯段皇爺能救……」

　　郭靖看到「段皇爺」三字，吃了一驚，道：「段皇爺，那不是與你爹爹齊名的『南帝』嗎？」黃蓉本已極為疲累，聽他說到「南帝」，心中一凜，道：「段皇爺？師父也說過他的傷只有段皇爺能治。我曾聽爹爹說，段皇爺在雲南大理國做皇帝，那不是……」想起雲南與此處相隔萬水千山，三日之間哪能到達，不禁胸中涼了，勉力坐起，倚在郭靖肩頭，和他同看紙上之字：「此女之傷，當世唯段皇爺能救。彼多行不義，避禍桃源，外人萬難得見，若言求醫，更犯大忌，未登其堂，已先遭漁樵耕讀之毒手矣。故須假言奉師尊洪七公之命，求見皇爺稟報要訊，待見南帝親面，以黃色布囊中之圖交出。一線生機，盡懸於斯。」郭靖讀畢，轉頭向著黃蓉，卻見她蹙眉默然，即問：「蓉兒，段皇爺怎麼多行不義了？為什麼求醫是更犯大忌？漁樵耕讀的毒手是什麼？」黃蓉歎道：「靖哥哥，你別當我聰明得緊，什麼事都知道。」郭靖一怔，伸手將她抱起，道：「好，咱們下去。」凝目遠眺，只見瀑布旁柳樹下坐著一人，頭戴斗笠，隔得遠了，那人在幹什麼卻瞧不清楚。一來心急，二來下嶺路易走得多，不多時郭靖已背著黃蓉快步走近瀑布，只見柳樹下那人身披蓑衣，坐在一塊石上，正自垂釣。這瀑布水勢湍急異常，一瀉如注，水中哪裡有魚？縱然有魚，又哪有餘暇吞餌？看那人時，見他約莫四十來歲年紀，一張黑漆漆的鍋底臉，虯髯滿腮，根根如鐵，雙目一動不動的凝視水中。郭靖見他全神貫注的釣魚，不敢打擾，扶黃蓉倚在柳樹上休息，自己過去瞧那瀑布中到底有什麼魚。等了良久，忽見水中金光閃了幾閃，那漁人臉現喜色，猛然間釣桿直彎下去，只見水底下一條尺來長的東西咬著釣絲，那物非魚非蛇，全身金色，模樣甚是奇特。郭靖大感詫異，不禁失聲叫道：「咦，這是什麼？」便在這時，水中又鑽出一條同樣的金色怪魚咬住釣絲，那漁人更是喜歡，用力握住釣桿不動。只見那釣桿愈來愈彎，眼見要支持不住，突然拍的一聲，桿身斷為兩截。兩條怪魚吐出釣絲，在水中得意洋洋的游了幾轉，瀑布雖急，卻沖之不動，轉眼之間，鑽進了水底岩石之下，再也不出來了。那漁人轉過身來，圓睜怒目，喝道：「臭小子，老子辛辛苦苦的等了半天，偏生叫你這小賊來驚走了。」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上前兩步就要動武，不知忽地想起了什麼，終於強自克制，雙手捏得骨節格格直響，滿臉怒容。

　　郭靖知道自己無意之中闖了禍，不敢回嘴，只得道：「大叔息怒，是小人不是，不知那是什麼怪魚？」那漁人罵道：「你瞎了眼珠啦，這是魚麼？這是金娃娃。」郭靖被罵，也不惱怒，陪笑道：「請問大叔，什麼是金娃娃？」那漁人更是暴跳如雷，喝道：「金娃娃就是金娃娃，你這臭小賊囉唆什麼？」郭靖要懇他指點去見段皇爺的路徑，哪敢輕易得罪，只是打拱作揖的賠不是。旁邊黃蓉卻忍不住了，插口道：「金娃娃就是金色的娃娃魚。我家裡便養著幾對，有什麼希罕了？」那漁人聽黃蓉說出「金娃娃」的來歷，微感驚訝，罵道：「哼，吹得好大的氣，家裡養著幾對！我問你，金娃娃幹什麼用的？」黃蓉道：「有什麼用啊？我見它生得好看，叫起來呀呀呀的，好像小孩兒一般，就養著玩兒。」

　　那漁人聽她說得不錯，臉色登時和緩，道：「女娃兒，你家裡若是真養得有，那你就須賠我一對。」黃蓉道：「我幹麼要賠你？」漁人指著郭靖道：「我正好釣到一條，卻給他莽莽撞撞的一聲大叫，又惹出一條來，扯斷了釣桿。這金娃娃聰明得緊，吃過了一次苦頭，第二次休想再釣得著。不叫你賠叫誰賠？」黃蓉笑道：「就算釣著，你也只有一條。你釣到了一條，第二條難道還肯上鉤？」漁人無言可對，搔搔頭道：「那麼賠我一條也是好的。」黃蓉道：「若是把一對金娃娃生生拆散，過不了三天，雌雄兩條都會死的。」

　　那漁人更無懷疑，忽地向她與郭靖連作三揖，叫道：「好啦，算我的不是，求你送我一對成不成？」

　　黃蓉微笑道：「你先得對我說，你要金娃娃何用？」那漁人遲疑了一陣，道：「好，就說給你聽。我師叔是天竺國人，前幾日來探訪我師父，在道上捉得了一對金娃娃，十分歡喜。他說天竺國有一種極厲害的毒蟲，為害人畜，難有善法除滅，這金娃娃卻是那毒蟲剋星。他叫我餵養幾日，待他與我師父說完話下山，再交給他帶回天竺去繁殖，哪知道……」黃蓉接口道：「哪知道你一個不小心，讓金娃娃逃入了這瀑布之中！」那漁人奇道：「咦，你怎知道？」黃蓉小嘴一撇，道：「那還不易猜。這金娃娃本就難養，我先前共有五對，後來給逃走了兩對。」那漁人雙眼發亮，臉有喜色，道：「好姑娘，給我一對，你還剩兩對哪。否則師叔怪罪起來，我可擔當不起。」黃蓉笑道：「送你一對，那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你先前幹麼這樣凶啊？」那漁人又是笑又是急，只說：「唉，是我這麼莽撞脾氣不好，當真要好好改才是。好姑娘，你府上在哪裡？我跟你去取，好不好？這裡去不遠罷？」黃蓉輕輕歎了口氣道：「說近不近，說遠不遠，三四千里路是有的。」

　　那漁人吃了一驚，根根虯髯豎了起來，喝道：「小丫頭，原來是在消遣老爺。」提起醋缽大的拳頭，就要往黃蓉頭上捶將下去，只是見她年幼柔弱，這一拳怕打死了她，拳在空中，遲遲不落。郭靖早已搶在旁邊，只待他拳勁一發，立時抓他手腕。黃蓉笑道：「急什麼？我早想好了主意。靖哥哥，你呼白雕兒來罷。」郭靖不明她的用意，但依言呼雕。那漁人聽他喉音一發，山谷鳴響，中氣極是充沛，不禁暗暗吃驚：「適才幸好未曾動手，否則怕要吃這小子的虧。」

　　過不多時，雙雕循聲飛至。黃蓉剝了塊樹皮，用針在樹皮背後刺了一行字道：「爹爹：我要一對金娃娃，叫白雕帶來罷。女蓉叩上。」郭靖大喜，割了二條衣帶，將樹皮牢牢縛在雄雕足上。黃蓉向雙雕道：「到桃花島，速去速回。」郭靖怕雙雕不能會意，手指東方，連說了三聲「桃花島」。雙雕齊聲長鳴，振翼而起，在天空盤旋一周，果然向東而去，片刻之間已隱沒雲中。那漁人驚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喃喃的道：「桃花島，桃花島？黃藥師黃老先生是你什麼人？」黃蓉傲然道：「是我爹爹，怎麼啦？」那漁人道：「啊！」卻不接話。黃蓉道：「數日之間，我的白雕兒會把金娃娃帶來，不太遲罷？」那漁人道：「但願如此。」望著靖蓉二人上下打量，眼中滿是懷疑神色。郭靖打了一躬道：「不曾請教大叔尊姓大名。」那漁人不答，卻道：「你們到這裡來幹什麼？是誰教你們來的？」郭靖恭恭敬敬的道：「晚輩有事求見段皇爺。」他原想依瑛姑柬帖所示，說是奉洪七公之命而來，但明明是撒謊的言語，終究說不出口。那漁人厲聲道：「我師父不見外人，你們找他幹麼？」依郭靖本性，就要實說，但又恐因此見南帝不著，誤了黃蓉性命，說不得，只好權且騙他一騙，正要開言，那漁人見他神色不定，黃蓉容顏憔悴，已猜到了七八分，喝道：「你們想要我師父治病，是不是？」郭靖被他喝破心事，哪裡還能隱瞞，只得點頭稱是，心中又急又悔，只恨沒能搶先撒謊。那漁人大聲道：「見我師父，再也休想。我拚著受師父師叔責罵，也不要你們什麼金娃娃、銀娃娃啦，快快下山去罷！」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絕無絲毫轉圜餘地，只把郭靖聽得呆了半晌，倒抽涼氣，過了好一陣，上前躬身行禮道：「這位受傷求治的是桃花島黃島主的愛女，現下是丐幫的幫主，務求大叔瞧著黃島主與洪幫主兩位金面，指點一條明路，引我們拜見段皇爺。」那漁人聽到「洪幫主」三字，臉色稍見和緩，搖頭道：「這位小姑娘是丐幫幫主？我可不信。」郭靖指著黃蓉手中的竹杖道：「這是丐幫幫主的打狗棒，想來大叔必當識得。」那漁人點了點頭道：「那麼九指神丐是你們什麼人？」郭靖道：「正是我們兩人的恩師。」那漁人「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你們來找我師父，那是奉九指神丐之命的了？」郭靖遲疑未答，黃蓉忙接口道：「正是。」那漁人低頭沉吟，自言自語：「九指神丐與我師父交情非比尋常，這事該當如何？」黃蓉心想，乘他猶豫難決之際，快下說辭，又道：「師父命我們求見段皇爺，除了請他老人家療傷，尚有要事奉告。」那漁人突然抬起頭來，雙目如電，逼視黃蓉，厲聲道：「九指神丐叫你們來求見『段皇爺』？」黃蓉道：「是啊！」那漁人又追問一句：「當真是『段皇爺』，不是旁人？」黃蓉知道其中必有別情，可是無法改口，只得點了點頭。那漁人走上兩步，大聲喝道：「段皇爺早已不在塵世了！」靖、蓉二人大吃一驚，齊聲道：「死了？」那漁人道：「段皇爺離此塵世之時，九指神丐就在他老人家的身旁，豈有再命你們來拜見段皇爺之理？你們受誰指使？到此有何陰謀詭計？快快說來。」說著又踏前一步，左手一拂，右手橫裡來抓黃蓉肩頭。郭靖見他越逼越近，早有提防，當他右手離黃蓉身前尺許之際，左掌圓勁，右掌直勢，使招「見龍在田」，擋在黃蓉身前。這一招純是防禦，卻是在黃蓉與漁人之間布了一道堅壁，敵來則擋，敵不至則消於無形。那漁人見他雖然出掌，但勢頭斜向一邊，並非對自己進擊，心中微感詫異，五指繼續向黃蓉左肩抓去，又進半尺，突然與郭靖那一招勁道相遇，只感手臂劇痛，胸口微微發熱，這一抓立時被反彈出來。他只怕郭靖乘勢進招，急忙躍開，橫臂當胸，心道：「當年聽洪七公與師父談論武功，這正是他老人家的降龍十八掌功夫，那麼這兩個少年確是他的弟子，倒也不便得罪。」只見郭靖拱了拱手，神色甚是謙恭，這一招雖是他佔了上風，但無半點得意之色，心中對他又多了幾分好感，說道：「兩位雖是九指神丐的弟子，可是此行卻非奉他老人家之命而來，是也不是？」郭靖不知他如何猜到，但既被說中，無法抵賴，只得點了點頭。那漁人臉上已不似先前凶狠，說道：「縱然九指神丐自身受傷至此，小可也不能送他老人家上山去見家師。區區下情，兩位見諒。」黃蓉道：「當真連我師父也不能？」那漁人搖頭道：「不能！打死我也不能！」黃蓉心中琢磨：「他明說段皇爺是他師父，可是又說段皇爺已經死了，又說死時洪恩師就在他的身旁，這中間許多古怪之處，卻是叫人難以索解。」尋思：「他師父在這山上，那是一定的了，管他是不是段皇爺，我們總得見上一見。」抬頭仰視，只見那山峰穿雲插天，較之鐵掌山的中指峰尤高數倍，山石滑溜，寸草不生，那片大瀑布恰如從空而降，實無上山之路，心想：「李白說黃河之水天上來，這一片水才真是天上來呢。」

　　她目光順著瀑布往下流動，心中盤算上山之策，突然眼前金光閃爍，水底有物游動。她慢慢走到水邊，定睛瞧去，只見一對金娃娃鑽在山石之中，兩條尾巴卻在外面亂晃，忙向郭靖招手，叫他過來觀看。

　　郭靖「啊」的一聲，道：「我下去捉上來。」黃蓉道：「唏！那不成，水這麼急，怎站得住足？別發傻啦。」郭靖卻想：「我若冒險將這對怪魚捉到送給漁人，當能動他之心，引我們去見他師父。否則的話，難道眼睜睜瞧著蓉兒之傷無人療治？」他知黃蓉必會阻攔，當下一語不發，也不除衣褲鞋襪，湧身就往瀑布中跳落。黃蓉急叫：「靖哥哥！」站起身來，立足不定，搖搖欲倒。那漁人也是大吃一驚，伸手扶她站穩了，立即奔向茅屋，似欲去取物來救郭靖。黃蓉坐回石上，看郭靖時，只見他穩穩站定水底，一任瀑布狂衝猛擊，身子竟未搖晃，慢慢彎腰去捉那對金娃娃。但見他一手一條，已握住了金娃娃的尾巴輕輕向外拉扯，只恐弄傷了怪魚，不敢使力，豈知那金娃娃身上全是粘液，滑膩異常，幾下扭動，掙脫了郭靖掌握，先後竄入石底。郭靖急搶時，卻哪裡來得及，剎那間影蹤不見。黃蓉失聲低呼，忽聽背後一人大聲驚叫，回過頭來，見那漁人已站在自己身後，左肩上扛了一艘黑黝黝的小船，右手握著兩柄鐵槳，想是要下水去救人。郭靖雙足使勁，以「千斤墜」功夫牢牢站穩石上，恰以中流砥柱，屹立不動，閉氣凝息，伸手到怪魚遁入的那大石底下用力一抬，只感那石微微搖動，心中大喜，使出降龍十八掌中一招「飛龍在天」，雙掌向上猛舉，水聲響處，那巨石竟被他抬了起來。他變招奇速，巨石一起，立時一招「潛龍勿用」橫推過去，那巨石受水力與掌力夾擊，擦過他身旁，蓬蓬隆隆，滾落下面深淵中去了，響聲在山谷間激盪發出回音，轟轟然良久不絕。只見他雙手高舉，一手抓住一隻金娃娃，一步一步從瀑布中上來。瀑布日夜奔流，年深月久，在岩石間切了一道深溝，約有二丈來高。那漁人見郭靖站在溝底，哪裡跳得上來，於是垂下鐵槳，想要讓他握住，吊將上來。但郭靖手中握著怪魚，只怕一鬆手又被滑脫逃去，當下在水底凝神提氣，右足一點，身子陡然間從瀑布中鑽出，跟著左足在深溝邊上橫裡一撐，人已借力躍到岸上。黃蓉雖和他相聚日久，卻不料他功力已精進如此，見他在水底定身抬石、閉氣捉魚，視瀑布的巨力衝擊儼若無物，心中又驚又喜。其實郭靖為救黃蓉，乃是豁出了性命甘冒大險，待得出水上岸，回頭見那瀑布奔騰而去，水沫四濺，不由得目眩心驚，自己也不信適才居然有此剛勇下水。那漁人更是驚佩無已，知道若非氣功、輕功、外功俱臻上乘，別說捉魚，一下水就給瀑布衝入下面深淵去了。

　　兩尾金娃娃在郭靖掌中翻騰掙扎，哇哇而叫，宛如兒啼。郭靖笑道：「怪不得叫作娃娃魚，果然像小孩兒哭叫一般。」伸手交給漁人。那漁人喜上眉梢，放下鐵槳，正要接過，忽然心中一凜，縮回手去，說道：「你拋回水裡去罷，我不能要。」郭靖奇道：「幹麼？」漁人道：「我收了金娃娃，仍是不能帶你去見我師父。受惠不報，難道不敬天下英雄恥笑？」郭靖一呆，正色道：「大叔堅執不允攜帶，必有為難之處，晚輩豈敢勉強？區區一對魚兒，說得上什麼受惠不受惠？大叔只管拿去！」說著將魚兒送到漁人手中。那漁人伸手接了，神色間頗為過意不去。郭靖轉頭向黃蓉道：「蓉兒，常言道死生有命，壽算難言，你的傷若是當真不治，陰世路上，總是有你靖哥哥陪著就是了。咱們走罷！」黃蓉聽他真情流露，不禁眼圈一紅，但心中已有算計，向漁人道：「大叔，你既不肯指點，那也罷了，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你若不說，我可是死不瞑目。」漁人道：「什麼？」黃蓉道：「這山峰光滑如鏡，無路可上，你若肯送我們上山，卻又有什麼法子？」那漁人心想：「若不是我攜帶，他們終究難以上山，這一節說也無妨。」於是說道：「說難是難，說易卻也容易得緊。從右首轉過山角，已非瀑布，乃是一道急流，我坐在這鐵舟之中，扳動鐵槳，在急湍中逆流而上，一次送一人，兩次就送兩人上去。」

　　黃蓉道：「啊，原來如此。告辭了！」站起身來，扶著郭靖轉身就走。郭靖一拱手，不再言語。那漁人見二人下山，只怕金娃娃逃走，飛奔到茅舍中去安放。黃蓉道：「快搶鐵舟鐵槳，轉過山角下水！」郭靖一怔，道：「這……這不大好罷？」黃蓉道：「好，你愛做君子，那就做君子罷！」「救蓉兒要緊，還是做正人君子要緊？」瞬息之間，這念頭在腦海中連閃幾次，一時沉吟難決，卻見黃蓉已快步向上而行，這時哪裡還容得他細細琢磨，不由自主的舉起鐵舟，急奔轉過山角，喝一聲：「起！」用力擲入瀑布的上游。鐵舟一經擲出，他立即搶起鐵槳，挾在左腋之下，右手橫抱黃蓉，只見鐵舟已順著水流衝到跟前，同時聽到耳後暗器聲響，當即低頭讓過暗器，湧身前躍，雙雙落入舟中。一枚暗器打中黃蓉背心，給背囊中包著的軟蝟甲彈開。這時水聲轟轟，只聽得那漁人高聲怒吼，已分辨不出他叫些什麼，眼見鐵舟隨著瀑布即將流至山石邊緣，若是衝到了邊緣之外，這一瀉如注，自非摔得粉身碎骨不可，郭靖左手鐵槳急忙揮出，用力一扳，鐵舟登時逆行了數尺。他右手放下黃蓉，鐵槳再是一扳，那舟又向上逆行了數尺。

　　那漁人站在水旁戟指怒罵，風聲水聲中隱隱聽到什麼「臭丫頭！」「小賤人！」之聲，黃蓉嘻嘻而笑，道：「他仍當你是好人，淨是罵我。」郭靖全神貫注的扳舟，哪裡聽到她說話，雙膀使力，揮槳與激流相抗。那鐵舟翹起了頭鼓浪逆行。此處水流雖不如瀑布般猛衝而下，卻也極是急促，郭靖劃得面紅氣促，好幾次險些給水沖得倒退下去，到後來水勢略緩，他又悟到了用槳之法，以左右互搏的心法，雙手分使「神龍擺尾」那一招。每一槳出去，都用上降龍十八掌的剛猛之勁，掌力直透槳端，左一槳「神龍擺尾」，右一槳「神龍擺尾」，把鐵舟推得宛似順水而行一般。黃蓉讚道：「就是讓那漁人來劃，也未必能有這麼快！」又行一陣，劃過兩個急灘，一轉彎，眼前景色如畫，清溪潺潺，水流平穩之極，幾似定住不動。那溪水寬約丈許，兩旁垂柳拂水，綠柳之間夾植著無數桃樹，若在春日桃花盛開之時，想見一片錦繡，繁華耀眼。這時雖無桃花，但水邊生滿一叢叢白色小花，芳香馥郁。靖蓉二人心曠神怡，料想不到這高山之巔竟然別有一番天地。溪水碧綠如玉，深難見底，郭靖持住槳柄頂端，將鐵槳豎直下垂，想探知溪底究有多深，突然間一股大力衝到，他未曾防備，鐵槳幾欲脫手，原來溪面水平如鏡，底下卻有一股無聲的激流。

　　那鐵舟緩緩向前駛去，綠柳叢間時有飛鳥鳴囀。黃蓉歎道：「若是我的傷難以痊可，那就葬身此處，不再下去了。」郭靖正想說幾句話相慰，鐵舟忽然鑽入了一個山洞。洞中香氣更濃，水流卻又湍急，只聽得一陣嗤嗤之聲不絕。郭靖道：「那是什麼聲音？」黃蓉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眼前斗亮，鐵舟已然出洞，兩人不禁同聲喝彩：「好！」原來洞外是個極大的噴泉，高達二丈有餘，奔雪濺玉，一條巨大的水柱從石孔中直噴上來，飛入半空，嗤嗤之聲就是從噴泉發出。那溪水至此而止，這噴泉顯是下面溪水與瀑布的源頭了。郭靖扶著黃蓉上了岸，將鐵舟拉起放在石上，回過頭來，卻見水柱在太陽照耀下映出一條眩目奇麗的彩虹。當此美景，二人縱有百般讚美之意，卻也不知說什麼話好，只是手攜著手，並肩坐在石上，胸中一片明淨，再無別念，看了半晌，忽聽得彩虹後傳出一陣歌聲。

　　只聽他唱的是個「山坡羊」的曲兒：

　　「城池俱壞，英雄安在？雲龍幾度相交代？想興衰，苦為懷。唐家才起隋家敗，世態有如雲變改。疾，也是天地差！遲，也是天地差！」那「山坡羊」小曲於宋末流傳民間，到處皆唱，調子雖一，曲詞卻隨人而作，何止千百？惟語句大都俚俗。黃蓉聽得這首曲子感慨世事興衰，大有深意，心下暗暗喝彩。只見唱曲之人從彩虹後轉了出來，左手提著一捆松柴，右手握著一柄斧頭，原來是個樵夫。黃蓉立時想起瑛姑柬帖中所云：「若言求醫，更犯大忌，未登其堂，已先遭漁樵耕讀之毒手矣。」當時不明「漁樵耕讀」四字說的是什麼，現下想來，捉金娃娃的是個漁人，此處又見樵子，那麼漁樵耕讀想來必是段皇爺手下的四個弟子或親信了，不禁暗暗發愁：「闖過那漁人一關已是好不容易。這樵子歌聲不俗，瞧來決非易與。那耕讀二人，又不知是何等人物？」只聽那樵子又唱道：「天津橋上，憑欄遙望，舂陵王氣都凋喪。樹蒼蒼，水茫茫，雲台不見中興將，千古轉頭歸滅亡。功，也不久長！名，也不久長！」他慢慢走近，隨意向靖、蓉二人望了一眼，宛如不見，提起斧頭便在山邊砍柴。黃蓉見他容色豪壯，神態虎虎，舉手邁足間似是大將軍有八面威風。若非身穿粗布衣裳而在這山林間樵柴，必當他是個叱吒風雲的統兵將帥，心中一動：「師父說南帝段皇爺是雲南大理國的皇帝，這樵子莫非是他朝中猛將？只是他歌中詞語，卻何以這般意氣蕭索？」又聽他唱道：「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當聽到最後兩句，黃蓉想起父親常道：「什麼皇帝將相，都是害民惡物，改朝換姓，就只苦了百姓！」不禁喝了聲彩：「好曲兒！」那樵子轉過身來，把斧頭往腰間一插，問過：「好？好在哪裡？」黃蓉欲待相答，忽想：「他愛唱曲，我也來唱個，『山坡羊』答他。」當下微微一笑，低頭唱道：

　　「青山相待，白雲相愛。夢不到紫羅袍共黃金帶。一茅齋，野花開，管甚誰家興廢誰成敗？陋巷單瓢亦樂哉。貧，氣不改！達，志不改！」她料定這樵子是個隨南帝歸隱的將軍，昔日必曾手綰兵符，顯赫一時，是以她唱的這首曲中極贊糞土功名、山林野居之樂，其實她雖然聰明伶俐，畢竟不是文人學士，能在片刻之間便作了這樣一首好曲子出來。她在桃花島上時曾聽父親唱過此曲，這時但將最後兩句改了幾個字，以推崇這樵子當年富貴時的功業。只是她傷後缺了中氣，聲音未免過弱。常言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一首小曲兒果然教那樵子聽得心中大悅，他見靖、蓉二人乘鐵舟、挾鐵槳溯溪而上，自必是山下那漁人所借的舟槳，心曠神怡之際，當下也不多問，向山邊一指，道：「上去罷！」

　　只見山邊一條手臂粗細的長籐，沿峰而上。靖、蓉二人仰頭上望，見山峰的上半截隱入雲霧之中，不知峰頂究有多高。兩人所唱的曲子，郭靖聽不懂一半，聽那樵子放自己上去，實不明是何原因，只怕他又起變卦，當下更不打話，背起黃蓉，雙手握著長籐，提氣而上。他雙臂交互攀援，爬得甚是迅捷，片刻之間，離地已有十餘丈，隱隱聽得那樵子又在唱曲，什麼「……當時紛爭今何處？贏，都變作土！輸，都變作土！」

　　黃蓉伏在他背上笑道：「靖哥哥，依他說，咱們也別來求醫啦。」郭靖愕然，問道：「怎麼？」黃蓉道：「反正人人都是要死的，治好了，都變作土！治不好，都變作土！」郭靖道：「呸，別聽他的。」黃蓉輕輕唱道：「活，你背著我！死，你背著我！」隨著黃蓉低宛的歌聲，兩人已鑽入雲霧之中，放眼白茫茫一片，雖當盛暑，身上卻已頗感寒意。黃蓉歎道：「眼前奇景無數，就算治不好，也不枉了一場奔波。」郭靖道：「蓉兒，你別再說死啦活啦，成不成？」黃蓉低低一笑，在他頭頸中輕輕吹氣。郭靖只感頸中又熱又癢，叫道：「你再胡鬧！我一個失手，兩個兒一齊摔死。」黃蓉笑道：「好啊，這次可不是我說死啦活啦！」郭靖一笑，無話可答，愈爬愈快，突見那長籐向前伸，原來已到了峰頂，剛踏上平地，猛聽得轟隆一聲巨響，似是山石崩裂，又聽得牛鳴連連，接著一個人大聲吆喝。郭靖奇道：「這麼高的山上也有牛，可當真怪了！」負著黃蓉，循聲奔去。黃蓉道：「漁樵耕讀麼，耕田就得有牛。」

　　一言甫畢，只見山坡上一頭黃牛昂首吽鳴，所處形勢卻極怪異。那牛仰天臥在一塊岩石上，四足掙扎，站不起來，那石搖搖欲墮，下面一人擺起了丁字步，雙手托住岩石，只要一鬆手，勢必連牛帶石一起跌入下面深谷。那人所站處又是一塊突出的懸巖，無處退讓，縱然捨得那牛不要，但那岩石壓將下來，不是斷手，也必折足。瞧這情勢，必是那牛爬在坡上吃草，失足跌將下來，撞松岩石，那人便在近處，搶著托石救牛，卻將自己陷入這狼狽境地。黃蓉笑道：「適才唱罷『山坡羊』，轉眼又見『山坡牛』！」

　　那山峰頂上是塊平地，開墾成二十來畝山田，種著禾稻，一柄鋤頭拋在田邊，托石之人上身赤膊，腿上泥污及膝，顯見那牛跌下時他正在耘草。黃蓉放眼察看，心中琢磨：「此人自然是漁樵耕讀中的『耕』了。這頭牛少說也有三百斤上下，岩石的份量瞧來也不在那牛之下，雖有一半靠著山坡，但那人穩穩托住，也算得是神力驚人。」郭靖將她往地下一放，奔了過去。黃蓉急叫：「慢來，別忙！」但郭靖救人要緊，挨到農夫身邊，蹲下身去舉手托住岩石，道：「我托著，你先去將牛牽開！」那農夫手上斗輕，還不放心郭靖有偌大力氣托得起黃牛與大石，當下先松右手，側過身子，左手仍然托在石底。郭靖腳下踏穩，運起內勁，雙臂向上奮力挺舉，大石登時高起尺許，那農夫左手也就鬆了。

　　他稍待片刻，見那大石並不壓將下來，知道郭靖盡可支撐得住，這才彎腰從大石下鑽過，躍上山坡，要去牽開黃牛，不自禁向郭靖望了一眼，瞧瞧這忽來相助之人卻是何方英雄，一瞧之下，不由得大為詫異，但見他只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實無驚人之處，雙手托著黃牛大石，卻又顯得並不如何吃力。那農夫自負膂力過人，看來這少年還遠在自己之上，不覺大起疑心，再向坡下望去，見一個少女倚在石旁，神情委頓，似患重病，懷疑更甚，向郭靖道：「朋友，到此何事？」郭靖道：「求見尊師。」那農夫道：「為了何事？」郭靖一怔，還未回答，黃蓉側身叫道：「你快牽牛下來，慢慢再問不遲。他一個失手，豈不連人帶牛都摔了下去？」那農夫心想：「這二人來求見師父，下面兩位師兄怎無響箭射上？若是硬闖兩關，武功自然了得。這時正好乘他鬆手不得，且問個明白。」於是又問：「來求我師父治病？」郭靖心道：「反正在下面已經說了，也就不必瞞他。」當下點點頭。那農夫臉色微變，道：「我先去問問。」說著也不去牽牛，從坡上躍下地來。郭靖大叫：「喂，你快先幫我把大石推開再說！」那農夫笑道：「片刻即回。」

　　黃蓉見這情狀，早已猜知那農夫心意，存心要耗卻郭靖的氣力，待他托著大石累到精疲力盡，再來援手，那時要攆二人下山，可說易如反掌，只恨自己傷後力氣全失，無法相助推開大石，但見那農夫飛步向前奔去，不知到何時才再回來，心中又氣又急，叫道：「喂，大叔，快回來。」那農夫停步笑道：「他力氣很大，托個一時三刻不會出亂子，放心好啦。」黃蓉心中更怒，暗道：「靖哥哥好意相救，你卻叫他鑽進圈套，竟說要他托個一時三刻。我且想個什麼法兒也來損你一下。」眉尖微蹙，早有了主意，叫道：「大叔，你要去問過尊師，那也該當。這裡有一封信，是家師洪七公給尊師的，相煩帶去。那農夫聽得洪七公名字，「咦」了一聲，道：「原來姑娘是九指神丐弟子。這位小哥也是洪老前輩門下的嗎？難怪恁地了得。」說著走近來取信。

　　黃蓉點頭道：「嘿，他是我師哥，也不過有幾百斤蠻力，說到武功，可遠遠及不上大叔了。」慢慢打開背囊，假裝取信，卻先抖出那副軟蝟甲來，回頭向郭靖望了一眼，臉露驚惶神色，叫道：「啊喲，不好，他手掌要爛啦，大叔，快想法兒救他一救。」那農夫一怔，隨即笑道：「不礙事。信呢？」伸手只待接信。黃蓉急道：「你不知道，我師哥正在練劈空掌，兩隻手掌昨晚浸過醋，還沒散功，壓得久了，手掌可就毀啦。」她在桃花島時曾跟父親練過劈空掌，知道練功的法門。那農夫雖不會這門功夫，但他是名家弟子，見聞廣博，知道確有此事，心想：「若是無端端傷了九指神丐的弟子，不但師父必定怪罪，我心中可也過意不去，何況他又是好意出手救我。只是不知道這小姑娘的話是真是假，只怕她行使詭計，卻是騙我去放他下來。」黃蓉見他沉吟未決，拿起軟蝟甲一抖，道：「這是桃花島至寶軟蝟甲，刀劍不損，請大叔去給他墊在肩頭，再將大石壓上，那麼他既走不了，身子又不受損，豈非兩全其美？否則你毀了他的手掌，我師父豈肯干休？定會來找你師父算帳。」那農夫倒也聽見過軟蝟甲的名字，將信將疑的接過手來。黃蓉見他臉上仍有不信之色，道：「我師父教我，不可對人說謊，怎敢欺騙大叔？大叔若是不信，便在這甲上砍幾刀試試。」那農夫見她臉上一片天真無邪，心道：「九指神丐是前輩高人，言如金玉，我師父提到時向來十分欽佩。瞧這小姑娘模樣，確也不是撒謊之人。」只是為了師父安危，絲毫不敢大意，從腰間拔出短刀，在軟蝟甲上砍了幾刀，那甲果然紋絲不傷，真乃武林異寶，這時再無懷疑，道：「好，我去給他墊在肩頭就是。」他哪知黃蓉容貌冰雪無邪，心中卻是鬼計多端，當下拿著軟蝟甲，挨到郭靖身旁，將甲披在他的右肩，雙手托住大石，臂上運勁，挺起大石，說道：「你鬆手罷，用肩頭抗住。」黃蓉扶著山石，凝目瞧著二人，眼見那農夫托起大石，叫道：「靖哥哥，飛龍在天！」郭靖只覺手上一鬆，又聽得黃蓉呼叫，更無餘暇去想，立時右掌前引，左掌從右手腕底穿出，使一招降龍十八掌中的「飛龍在天」，人已躍在半空，右掌復又翻到左掌之前，向前一撲，落在黃蓉身旁，那軟蝟甲兀自穩穩的放在肩頭，只聽那農夫破口大罵，回頭看時，又見他雙手上舉，托著大石動也不能動了。

　　黃蓉極是得意，道：「靖哥哥，咱們走罷。」回頭向那農夫道：「你力氣很大，托個一時三刻不會出亂子，放心好啦。」那農夫罵道：「小丫頭，使這勾當算計老子！你說九指神丐言而有信，哼，他老人家一世英名，都讓你這小丫頭給毀了。」黃蓉笑道：「毀什麼啊？師父叫我不能撒謊，可是我爹爹說騙騙人沒什麼大不了。我愛聽爹爹的話，我師父可拿我沒法子。」那農夫怒道：「你爹爹是誰？」黃蓉道：「咦，我不是給你試過軟蝟甲麼？」那農夫大罵：「該死，該死！原來鬼丫頭是黃老邪的鬼女兒。我怎麼這生糊塗？」

　　黃蓉笑道：「是啊，我師父言出如山，他是從來不騙人的。這件事難學得緊，我也不想學他。我說，還是我爹爹教得對呢！」說著格格而笑，牽著郭靖的手徑向前行。

　　--------------------------------------------------------------------

　　註：散曲發源於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宋金時即已流行民間。惟本回樵子及黃蓉所唱「山坡羊」為元人散曲，系屬晚出。

## 第30回　一燈大師

　　兩人順著山路向前走去，行不多時，山路就到了盡頭，前面是條寬約尺許的石樑，橫架在兩座山峰之間，雲霧籠罩，望不見盡處。若是在平地之上，尺許小徑又算得了什麼，可是這石樑下臨深谷，別說行走，只望一眼也不免膽戰心驚。黃蓉歎道：「這位段皇爺藏得這麼好，就算誰和他有潑天仇恨，找到這裡，也已先消了一半氣。」郭靖道：「那漁人怎麼說段皇爺已不在塵世了？可好教人放心不下。」黃蓉道：「這也當真猜想不透，瞧他模樣，不像是在撒謊，又說咱們師父是親眼見段皇爺死的。」郭靖道：「到此地步，只是有進無退。」蹲低身子背起黃蓉，使開輕功提縱術，走上石樑。石樑凹凸不平，又加終年在雲霧之中，石上溜滑異常，走得越慢，反是越易傾跌。郭靖提氣快步而行，奔出七八丈，黃蓉叫道：「小心，前面斷了。」郭靖也已看到那石樑忽然中斷，約有七八尺長的一個缺口，當下奔得更快，藉著一股衝力，飛躍而起。黃蓉連經凶險，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笑道：「靖哥哥，你飛得可沒白雕兒穩呢。」

　　奔一段，躍過一個缺口，接連過了七個斷崖，眼見對面山上是一大片平地，忽聽書聲朗朗，石樑已到盡頭，可是盡頭處卻有一個極長缺口，看來總在一丈開外，缺口彼端盤膝坐著一個書生，手中拿了一卷書，正自朗誦。那書生身後又有一個短短的缺口。郭靖止步不奔，穩住身子，登感不知所措：「若要縱躍而過，原亦不難，只是這書生佔住了衝要，除了他所坐之處，別地無可容足。」於是高聲說道：「晚輩求見尊師，相煩大叔引見。」那書生搖頭晃腦，讀得津津有味，於郭靖的話似乎全沒聽見。郭靖提高聲音再說一遍，那書生仍是充耳不聞。郭靖低聲道：「蓉兒，怎麼辦？」

　　黃蓉蹙眉不答，她一見那書生所坐的地勢，就知此事甚為棘手，在這寬不逾尺的石樑之上，動上手即判生死，縱然郭靖獲勝，但此行是前來求人，如何能出手傷人？見那書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發愁，再聽他所讀的原來是一部最平常不過的「論語」，只聽他讀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讀得興高采烈，一誦三歎，確似在春風中載歌載舞，喜樂無已。黃蓉心道：「要他開口，只有出言相激。」當下冷笑一聲，說道：「『論語』縱然讀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義，也是枉然。」那書生愕然止讀，抬起頭來，說道：「什麼微言大義，倒要請教。」黃蓉打量那書生，見他四十來歲年紀，頭戴逍遙巾，手揮折疊扇，頦下一叢漆黑的長鬚，確是個飽學宿儒模樣，於是冷笑道：「閣下可知孔門弟子，共有幾人？」那書生笑道：「這有何難？孔門弟子三千，達者七十二人。」黃蓉問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幾人，少年幾人？」那書生愕然道：「『論語』中未曾說起，經傳中亦無記載。」黃蓉道：「我說你不明經書上的微言大義，豈難道說錯了？剛才我明明聽你讀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兩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這般學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書生聽她這般牽強附會的胡解經書，不禁啞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聰明機智，笑道：「小姑娘果然滿腹詩書，佩服佩服。你們要見家師，為著何事？」

　　黃蓉心想：「若說前來求醫，他必多方留難。可是此話又不能不答，好，他既在讀『論語』，我且掉幾句孔夫子的話來搪塞一番。」於是說道：「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那書生仰天大笑，半晌方止，說道：「好，好，我出三道題目考考你，若是考得出，那就引你們去見我師父。倘有一道不中式，只好請兩位從原路回去了。」黃蓉道：「啊喲，我沒讀過多少書，太難的我可答不上來。」那書生笑道：「不難，不難。我這裡有一首詩，說的是在下出身來歷，打四個字兒，你倒猜猜看。」黃蓉道：「好啊，猜謎兒，這倒有趣，請念罷！」那書生撚鬚吟道：「六經蘊籍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黃蓉伸了伸舌頭，說道：「文武全才，可了不起！」那書生一笑接吟：「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卻掩半床無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黃蓉心道：「『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瞧你這等模樣，必是段皇爺當年朝中大臣，隨他掛冠離朝，歸隱山林，這又有何難猜？」便道：「『六』字下面一個『一』一個『十』，是個『辛』字。『杏』字上加橫、下去『口』，是個『未』字。半個『床』字加『大』加一點，是個『狀』字。『完』掛冠，是個『元』字。辛未狀元，失敬失敬，原來是位辛未科的狀元爺。」那書生一呆，本以為這字謎頗為難猜，縱然猜出，也得耗上半天，在這窄窄的石樑之上，那少年武功再高，只怕也難以久站，要叫二人知難而退，乖乖的回去，豈知黃蓉竟似不加思索，隨口而答，不由得驚訝異常，心想這女孩兒原來絕頂聰明，倒不可不出個極難的題目來難難她，四下一望，見山邊一排棕櫚，樹葉隨風而動，宛若揮扇，他是狀元之才，即景生情，於是搖了搖手中的折疊扇，說道：「我有一個上聯，請小姑娘對對。」黃蓉道：「對對子可不及猜謎兒有趣啦，好罷，我若不對，看來你也不能放我們過去，你出對罷。」

　　那書生揮扇指著一排棕櫚道：「風擺棕櫚，千手佛搖折疊扇。」這上聯既是即景，又隱然自抬身份。

　　黃蓉心道：「我若單以事物相對，不含相關之義，未擅勝場。」遊目四顧，只見對面平地上有一座小小寺院，廟前有一個荷塘，此時七月將盡，高山早寒，荷葉已然凋了大半，心中一動，笑道：「對子是有了，只是得罪大叔，說來不便。」那書生道：「但說不妨。」黃蓉道：「你可不許生氣。」那書生道：「自然不氣。」黃蓉指著他頭上戴的逍遙巾道：「好，我的下聯是：『霜凋荷葉，獨腳鬼戴逍遙巾』。」

　　這下聯一說，那書生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不但對仗工整，而且敏捷之至。」郭靖見那蓮梗撐著一片枯凋的荷葉，果然像是個獨腳鬼戴了一頂逍遙巾，也不禁笑了起來。黃蓉笑道：「別笑，別笑，一摔下去，咱倆可成了兩個不戴逍遙巾的小鬼啦！」那書生心想：「尋常對子是定然難不倒她的了，我可得出個絕對。」猛然想起少年時在塾中讀書之時，老師曾說過一個絕對，數十年來無人能對得工整，說不得，只好難她一難，於是說道：「我還有一聯，請小姑娘對個下聯：『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黃蓉聽了，心中大喜：「琴瑟琵琶四字中共有八個王字，原是十分難對。只可惜這是一個老對，不是你自己想出來的。爹爹當年在桃花島上閒著無事，早就對出來了。我且裝作好生為難，逗他一逗。」於是皺起了眉頭，作出愁眉苦臉之狀。那書生見難倒了她，甚是得意，只怕黃蓉反過來問他，於是說在頭裡：「這一聯本來極難，我也對不工穩。不過咱們話說在先，小姑娘既然對不出，只好請回了。」

　　黃蓉笑道：「若說要對此對，卻有何難？只是適才一聯已得罪了大叔，現在這一聯是一口氣要得罪漁、樵、耕、讀四位，是以說不出口。」那書生不信，心道：「你能對出已是千難萬難，豈能同時又嘲諷我師兄弟四人？」說道：「但求對得工整，取笑又有何妨？」黃蓉笑道：「既然如此，我告罪在先，這下聯是：『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

　　那書生大驚，站起身來，長袖一揮，向黃蓉一揖到地，說道：「在下拜服。」黃蓉回了一禮，笑道：「若不是四位各逞心機要阻我們上山，這下聯原也難想。」

　　原來當年黃藥師作此對時，陳玄風、曲靈風、陸乘風、馮默風四弟子隨侍在側，黃藥師以此與四弟子開個玩笑。其時黃蓉尚未出世，後來聽父親談及，今日卻拿來移用到漁、樵、耕、讀四人身上。那書生哼了一聲，轉身縱過小缺口，道：「請罷。」郭靖站著靜聽兩人賭試文才，只怕黃蓉一個回答不出，前功盡棄，待見那書生讓道，心中大喜，當下提氣躍過缺口，在那書生先前坐處落足一點，又躍過了最後那小缺口。那書生見他負了黃蓉履險如夷，心中也自歎服：「我自負文武雙全，其實文不如這少女，武不如這少年，慚愧啊慚愧。」側目再看黃蓉，只見她洋洋得意，想是女孩兒折服了一位飽學的狀元公，掩不住的心中喜悅之情，心想：「我且取笑她一番，好教她別太得意了！」於是說道：「姑娘文才雖佳，行止卻是有虧。」黃蓉道：「倒要請教。」那書生道：「『孟子』書中有云：『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瞧姑娘是位閨女，與這位小哥並非夫妻，卻何以由他負在背上？孟夫子只說嫂溺，叔可援之以手。姑娘既沒有掉在水裡，又非這小哥的嫂子，這樣背著抱著，實是大違禮教。」

　　黃蓉心道：「哼，靖哥哥和我再好，別人總知道他不是我丈夫。陸乘風陸師哥這麼說，這位狀元公又這麼說。」當下小嘴一扁，說道：「孟夫子最愛胡說八道，他的話怎麼也信得的？」那書生怒道：「孟夫子是大聖大賢，他的話怎麼信不得？」黃蓉笑吟道：「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那書生越想越對，呆在當地，半晌說不出話來。

　　原來這首詩是黃藥師所作，他非湯武、薄周孔，對聖賢傳下來的言語，挖空了心思加以駁斥嘲諷，曾作了不少詩詞歌賦來諷刺孔孟。孟子講過一個故事，說齊人有一妻一妾而去乞討殘羹冷飯，又說有一個人每天要偷鄰家一隻雞。黃藥師就說這兩個故事是騙人的。這首詩最後兩句言道：戰國之時，周天子尚在，孟子何以不去輔佐王室，卻去向梁惠王、齊宣王求官做？這未免是大違於聖賢之道。

　　那書生心想：「齊人與攘雞，原是比喻，不足深究，但最後這兩句，只怕起孟夫子於地下，亦難自辯。」又向黃蓉瞧了一眼，心道：「小小年紀，怎恁地精靈古怪？」當下不再言語，引著二人向前走去。經過荷塘之時，見到塘中荷葉，不禁又向黃蓉一望。黃蓉噗哧一笑，轉過頭去。

　　那書生引二人走進廟內，請二人在東廂坐了，小沙彌奉上茶來。那書生道：「兩位稍候，待我去稟告家師。」郭靖道：「且慢！那位耕田的大叔，在山坡上手托大石，脫身不得，請大叔先去救了他。」那書生吃了一驚，飛奔而出。黃蓉道：「可以拆開那黃色布囊啦。」郭靖道：「啊，你若不提，我倒忘了。」忙取出黃囊拆開，只見囊裡白紙上並無一字，卻繪了一幅圖，圖上一個天竺國人作王者裝束，正用刀割切自己胸口肌肉，全身已割得體無完膚，鮮血淋漓。他身前有一架天平，天平一端站著一隻白鴿，另一邊堆了他身上割下來的肌肉，鴿子雖小，卻比大堆肌肉還要沉重。天平之旁站著一頭猛鷹，神態兇惡。這圖筆法頗為拙劣，黃蓉心想：「那瑛姑原來沒學過繪畫，字倒寫得不錯，這幅圖卻如小孩兒塗鴉一般。」瞧了半天，不明圖中之意。郭靖見她竟也猜想不出，自己也就不必多耗心思，當下將圖折起，握在掌中。只聽殿上腳步聲響，那農夫怒氣沖沖，扶著書生走向內室，想是他被大石壓得久了，累得精疲力盡。約莫又過了一盞茶時分，一個小沙彌走了進來，雙手合十，行了一禮，說道：「兩位遠道來此，不知有何貴幹？」郭靖道：「特來求見段皇爺，相煩通報。」那小沙彌合十道：「段皇爺早已不在塵世，累兩位空走一趟。且請用了素齋，待小僧恭送下山。」郭靖大失所望，心想千辛萬苦的到了此間，仍是得到這樣一個回復，這便如何是好？可是黃蓉見了廟宇，已猜到三成，這時見到小沙彌神色，更猜到了五六成，從郭靖手中接過那幅圖畫，說道：「弟子郭靖、黃蓉求見。盼尊師念在九指神丐與桃花島故人之情，賜見一面。這一張紙，相煩呈給尊師。」小沙彌接過圖畫，不敢打開觀看，合十行了一禮，轉身入內。這一次他不久即回，低眉合十道：「恭請兩位。」郭靖大喜，扶著黃蓉隨小沙彌入內。那廟宇看來雖小，裡邊卻甚進深。三人走過一條青石鋪的小徑，又穿過一座竹林，只覺綠蔭森森，幽靜無比，令人煩俗盡消。竹林中隱著三間石屋。小沙彌輕輕推開屋門，讓在一旁，躬身請二人進屋。郭靖見小沙彌恭謹有禮，對之甚有好感，向他微笑示謝，然後與黃蓉並肩而入。只見室中小幾上點著一爐檀香，幾旁兩個蒲團上各坐一個僧人。一個肌膚黝黑，高鼻深目，顯是天竺國人。另一個身穿粗布僧袍，兩道長長的白眉從眼角垂了下來，面目慈祥，眉間雖隱含愁苦，但一番雍容高華的神色，卻是一望而知。那書生與農夫侍立在他身後。

　　黃蓉此時再無懷疑，輕輕一拉郭靖的手，走到那長眉僧人之前，躬身下拜，說道：「弟子郭靖、黃蓉，參見師伯。」郭靖心中一愕，當下也不暇琢磨，隨著她爬在地下，著力磕了四個響頭。那長眉僧人微微一笑，站起身來，伸手扶起二人，笑道：「七兄收得好弟子，藥兄生得好女兒啊。聽他們說，」說著向農夫與書生一指，「兩位文才武功，俱遠勝於我的劣徒，哈哈，可喜可賀。」郭靖聽了他的言語，心想：「這口吻明明是段皇爺了，只是好端端一位皇帝，怎麼變成了和尚？他們怎麼又說他已不在塵世？可教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蓉兒怎麼又知道他就是段皇爺？」只聽得那僧人又向黃蓉道：「你爹爹和你師父都好罷？想當年在華山絕頂與你爹爹比武論劍，他尚未娶親，不意一別二十年，居然生下了這麼俊美的女兒。你還有兄弟姊妹嗎？你外祖是哪一位前輩英雄？」

　　黃蓉眼圈一紅，說道：「我媽就只生我一個，她早已去世啦，外祖父是誰我也不知道。」那僧人道：「啊。」輕拍她肩膀安慰，又道：「我入定了三日三夜，剛才回來，你們到久了罷？」黃蓉尋思：「瞧他神色，倒是很喜歡見到我們，那麼，一路阻攔，不令我們上山，都是他弟子們的主意了。」當下答道：「弟子也是剛到。幸好幾位大叔在途中多方留難，否則就算早到了，段師伯入定未回，也是枉然。」

　　那僧人呵呵笑道：「他們就怕我多見外人。其實，你們又哪裡是外人了？小姑娘一張利口，確是家學淵源。段皇爺早不在塵世啦，我現下叫作一燈和尚。你師父親眼見我皈依三寶，你爹爹只怕不知罷？」

　　郭靖這時方才恍然大悟：「原來段皇爺剃度做了和尚，出了家便不是俗世之人，因此他弟子說段皇爺早已不在塵世，我師父親眼見他皈佛為僧，若是命我等前來找他，自然不會再說來見段皇爺，必是說來見一燈大師。蓉兒真是聰明，一見他面就猜到了。」只聽黃蓉說道：「我爹爹並不知曉。我師父也沒向弟子說知。」一燈笑道：「是啊，你師父的口多入少出，吃的多，說的少，老和尚的事他決計不會跟人說起。你們遠來辛苦，用過了齋飯沒有？咦！」說到這裡突然一驚，拉著黃蓉的手走到門口，讓她的臉對著陽光，細細審視，越看神色越是驚訝。郭靖縱然遲鈍，也瞧出一燈大師已發覺黃蓉身受重傷，心中酸楚，突然雙膝跪地，向他連連磕頭。一燈伸手往他臂下一抬，郭靖只感一股大力欲將他身子掀起，不敢運勁相抗，隨著來力勢頭，緩緩的站起身來，說道：「求大師救她性命！」一燈適才這一抬，一半是命他不必多禮，一半卻是試他功力，這一抬只使了五成力，若覺他抵擋不住，立時收勁，也決不致將他掀個觔斗，如抬他不動，當再加勁，只這一抬之間，就可明白對方武功深淺，豈知郭靖竟是順著來勢站起，將他勁力自然而然的化解了，這比抬他不動更令一燈吃驚，暗道：「七兄收的好徒弟啊，無怪我徒兒甘拜下風。」這時郭靖說了一句：「求大師救她性命！」一言方畢，突然立足不穩，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踏了一步，急忙運勁站定，可是已心浮氣粗，滿臉漲得通紅，心中大吃一驚：「一燈大師的功力竟持續得這麼久！我只道已經化除，哪知他借力打力，來勁雖解，隔了片刻之後，我自己的反力卻將我這麼向前推出，若是當真動手，我這條小命還在嗎？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當真是名不虛傳。」這一下拜服得五體投地，胸中所思，臉上即現。一燈見他目光中露出又驚又佩的神色，伸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練到你這樣，也已不容易了啊。」這時他拉著黃蓉的手尚未放開，一轉頭，笑容立斂，低聲道：「孩子，你不用怕，放心好啦。」扶著她坐在蒲團之上。黃蓉一生之中從未有人如此慈祥相待，父親雖然愛憐，可是說話行事古里古怪，平時相處，倒似她是一個平輩好友，父女之愛卻是深藏不露，這時聽了一燈這幾句溫暖之極的話，就像忽然遇到了她從未見過面的親娘，受傷以來的種種痛楚委屈苦忍已久，到這時再也克制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一燈大師柔聲安慰：「乖孩子，別哭別哭！你身上的痛，伯伯一定給你治好。」哪知他越是說得親切，黃蓉心中百感交集，哭得越是厲害，到後來抽抽噎噎的竟是沒有止歇。郭靖聽他答應治傷，心中大喜，一轉頭間，忽見那書生與農夫橫眉凸睛、滿臉怒容的瞪著自己，當即心中歉然：「我們來到此處，全憑蓉兒使詐用智，無怪他們發怒。只是一燈大師如此慈和，他的弟子卻定要阻攔，不知是何緣故。」只聽一燈大師道：「孩子，你怎樣受的傷，怎樣找到這裡，慢慢說給伯伯聽。」當下黃蓉收淚述說，將怎樣誤認裘千仞為裘千丈、怎樣受他雙掌推擊等情說了。一燈聽到鐵掌裘千仞的名字時，眉頭微微一皺，但隨即又神定氣閒的聽著。黃蓉述說之時，一直留心察看著一燈大師的神情，他雖只眉心稍蹙，卻也逃不過她的眼睛；待講到如何在森林黑沼中遇到瑛姑、她怎樣指點前來求見，一燈大師的臉色在一瞬間又是一沉，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件痛心疾首的往事。黃蓉便即住口，過了片刻，一燈大師歎了口氣，問道：「後來怎樣？」黃蓉接著述說漁、樵、耕、讀的諸般留難，樵子是輕易放他們上來的，著實將他誇獎了幾句，對其餘三人卻加油添醬的都告了一狀，只氣得書生與農夫二人更加怒容滿臉。郭靖幾次插口道：「蓉兒，別瞎說，那位大叔沒這麼凶！」可是她在一燈面前撒嬌使賴，張大其辭，把一燈身後兩弟子只聽得臉上一陣紅一陣青，礙於在師尊面前，卻不敢接一句口。

　　一燈大師連連點頭，道：「咳，對待遠客，怎可如此？這幾個孩兒對朋友真是無禮，待會我叫他們向你兩個賠不是。」黃蓉向那書生與農夫瞪了一眼，甚是得意，口中不停，直說到怎樣進入廟門，道：「後來我把那幅圖畫給你看，你叫我進來，他們才不再攔我。「一燈奇道：「什麼圖畫？」黃蓉道：「就是那幅老鷹啦、鴿子啦、割肉啦的畫。」一燈道：「你交給誰了？」黃蓉還未回答，那書生從懷中取了出來，雙手捧住，說道：「在弟子這裡。剛才師父入定未回，是以還沒呈給師父過目。」一燈伸手接過，向黃蓉笑道：「你瞧。若是你不說，我就看不到啦。」慢慢打開那幅畫來，一瞥之間，已知圖中之意，笑道：「原來人家怕我不肯救你，拿這畫來激我，那不是忒也小覷了老和尚麼？」黃蓉一轉頭，見那書生與農夫臉上又是焦急又是關切，心中大是起疑：「幹麼他們聽到師父答應給我治病，就如要了他們命根子似的，難道治病的藥是至寶靈丹，實在捨不得麼？」回過頭來，卻見一燈在細細審視那畫，隨即拿到陽光下透視紙質，輕輕彈了幾下，臉上大有懷疑之色，對黃蓉道：「這是瑛姑畫的麼？」黃蓉道：「是啊。」一燈沉吟半晌，又問：「你親眼瞧見她畫的？」黃蓉知道其中必有蹊蹺，回想當時情景，說道：「瑛姑書寫之時，背向我們，我只見她筆動，卻沒親眼見到她書畫。」一燈道：「你說還有兩隻布囊，囊中的柬帖給我瞧瞧。」郭靖取了出來，一燈看了，神色微變，低聲道：「果真如此。」他把三張柬帖都遞給黃蓉，道：「藥兄是書畫名家，你家學淵源，必懂鑒賞，倒瞧瞧這三張柬帖有何不同。」黃蓉接過手來一看，就道：「這兩張柬帖只是尋常玉版紙，畫著圖畫的卻是舊繭紙，向來甚是少見。」

　　一燈大師點頭道：「嗯，書畫我是外行，你看這幅畫功力怎樣？」黃蓉細細瞧了幾眼，笑道：「伯伯還裝假說外行呢！你早就瞧出這畫不是瑛姑繪的啦。」一燈臉色微變，說道：「那麼當真不是她繪的了？我只是憑事理推想，並非從畫中瞧出。」黃蓉拉著他手臂道：「伯伯你瞧，這兩張柬帖中的字筆致柔弱秀媚，圖畫中的筆法卻瘦硬之極。嗯，這幅圖是男人畫的，對啦，定是男人的手筆，這人全無書畫素養，什麼間架、遠近一點也不懂，可是筆力沉厚遒勁，直透紙背……這墨色可舊得很啦，我看比我的年紀還大。」

　　一燈大師歎了口氣，指著竹幾上一部經書，示意那書生拿來。那書生取將過來，遞在師父手中。黃蓉見經書封面的黃簽上題著兩行字道：「大莊嚴論經。馬鳴菩薩造。西域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心道：「他跟我講經，那我可一竅不通啦。」一燈隨手將經書揭開，將那幅畫放在書旁，道：「你瞧。」黃蓉「啊」的一聲低呼，說道：「紙質一樣。」一燈點了點頭。郭靖不懂，低聲問道：「什麼紙質一樣？」黃蓉道：「你細細比較，這經書的紙質和那幅畫不是全然相同麼？」郭靖仔細看時，果見經書的紙質粗糙堅厚，雜有一條條黃絲，與畫紙一般無異，道：「當真是一樣的，那又怎樣？」黃蓉不答，眼望一燈大師，待他解釋。一燈大師道：「這部經書是我師弟從西域帶來送我的。」靖蓉二人自和一燈大師說話之後，一直未留心那天竺僧人，這時齊向他望去，只見他盤膝坐在蒲團之上，對各人說話似乎充耳不聞。一燈又道：「這部經是以西域的紙張所書，這幅畫也是西域的紙張。你聽說過西域白駝山之名麼？」黃蓉驚道：「西毒歐陽鋒？」一燈緩緩點頭，道：「不錯，這幅畫正是歐陽鋒繪的。」一聽此言，郭靖、黃蓉俱都大驚，一時說不出話來。一燈微笑道：「這位歐陽居士處心積慮，真料得遠啊。」黃蓉道：「伯伯，我不知這畫是老毒物繪的，這人定然不懷好意。」一燈微笑道：「一部九陰真經，也瞧得恁大。」黃蓉道：「這畫和九陰真經有關麼？」一燈見她興奮驚訝之下，頰現暈紅，其實已吃力異常，只是強運內力撐住，於是伸手扶住她右臂，說道：「這事將來再說，先治好你的傷要緊。」當下扶著她慢慢走向旁邊廂房，將到門口，那書生和農夫突然互使個眼色，搶在門口，同時跪下，說道：「師父，待弟子給這位姑娘醫治。」一燈搖頭道：「你們功力夠麼？能醫得好麼？」那書生和農夫道：「弟子勉力一試。」一燈大師臉色微沉，道：「人命大事，豈容輕試？」那書生道：「這二人受奸人指使來此，決無善意。師父雖然慈悲為懷，也不能中了奸人毒計。」一燈大師歎了口氣道：「我平日教了你們些什麼來？你拿這畫好生瞧瞧去。」說著將畫遞給了他。那農夫磕頭道：「這畫是西毒繪的，師父，是歐陽鋒的毒計。」說到後來，神態惶急，淚流滿面。靖、蓉二人都是大惑不解：「醫傷治病，怎地有恁大關係？」一燈大師輕聲道：「起來，起來，別讓客人心中不安。」他聲調雖然和平，但語氣卻極堅定。二弟子知道無可再勸，只得垂頭站起。一燈大師扶著黃蓉進了廂房，向郭靖招手道：「你也來。」郭靖跟著進房。一燈將門上捲著的竹簾垂了下來，點了一根線香，插在竹幾上的爐中。

　　房中四壁蕭然，除一張竹幾外，只地下三個蒲團。一燈命黃蓉在中間一個蒲團上坐了，自行盤膝坐在她身旁的蒲團上，向竹簾望了一眼，對郭靖道：「你守著房門，別讓人進來，即令是我的弟子，也不得放入。」郭靖答應了。一燈閉了雙眼，忽又睜眼說道：「他們若要硬闖，你就動武好了。關係你師妹的性命，要緊，要緊。」郭靖道：「是！」心下更是大惑不解：「他的弟子對他這般敬畏，怎敢違抗師命，硬闖進來？」一燈轉頭對黃蓉道：「你全身放鬆，不論有何痛癢異狀，千萬不可運氣抵禦。」黃蓉笑道：「我就算自己已經死啦。」一燈一笑，道：「女娃兒當真聰明。」當即閉目垂眉，入定運功，當那線香點了一寸來長，忽地躍起，左掌撫胸，右手伸出食指，緩緩向她頭頂百會穴上點去。黃蓉身不由主的微微一跳，只覺一股熱氣從頂門直透下來。

　　一燈大師一指點過，立即縮回，只見他身子未動，第二指已點向她百會穴後一寸五分處的後頂穴，接著強間、腦戶、風府、大椎、陶道、身柱、神道、靈台一路點將下來，一枝線香約燃了一半，已將她督脈的三十大穴順次點到。郭靖此時武功見識俱已大非昔比，站在一旁見他出指舒緩自如，收臂瀟灑飄逸，點這三十處大穴，竟使了三十般不同手法，每一招卻又都是堂廡開廓，各具氣象，江南六怪固然未曾教過，九陰真經的「點穴篇」中亦未得載，真乃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只瞧得他神馳目眩，張口結舌，只道一燈大師是在顯示上乘武功，哪裡想到他正以畢生功力替黃蓉打通週身的奇經八脈。督脈點完，一燈坐下休息，待郭靖換過線香，又躍起點在她任脈的二十五大穴，這次使的卻全是快手，但見他手臂顫動，猶如蜻蜓點水，一口氣尚未換過，已點完任脈各穴，這二十五招雖然快似閃電，但著指之處，竟無分毫偏差。郭靖驚佩無已，心道：「咳，天下竟有這等功夫！」待點到陰維脈的一十四穴，手法又自不同，只見他龍行虎步，神威凜凜，雖然身披袈裟，但在郭靖眼中看來，哪裡是個皈依三寶的僧人，真是一位君臨萬民的皇帝。陰維脈點完，一燈大師徑不休息，直點陽維脈三十二穴，這一次是遙點，他身子遠離黃蓉一丈開外，倏忽之間，欺近身去點了她頸中的風池穴，一中即離，快捷無倫。

　　郭靖心道：「當與高手爭搏之時，近斗凶險，若用這手法，既可克敵，又足保身，實是無上妙術。」凝神觀看一燈的趨退轉折，搶攻固然神妙，尤難的卻是在一攻而退，魚逝兔脫，無比靈動，忽然心想：「那瑛姑和我拆招之時，身法滑溜之極，與大師這路點穴法有三分相像，倒似是跟大師學的一般，但高下卻是差得遠了。」再換兩枝線香，一燈大師已點完她陰\*、陽\*兩脈，當點至肩頭巨骨穴時，郭靖突然心中一動：「啊，《九陰真經》中何嘗沒有？只不過我這蠢才一直不懂而已。」心中暗誦經文，但見一燈大師出招收式，依稀與經文相合，只是經文中但述要旨，一燈大師的點穴法卻更有無數變化。一燈大師此時宛如現身說法，以神妙武術揭示《九陰真經》中的種種秘奧。郭靖未得允可，自是不敢去學他一陽指的指法，然於真經妙旨，卻已大有所悟。最後帶脈一通，即是大功告成。那奇經七脈都是上下交流，帶脈卻是環身一周，絡腰而過，狀如束帶，是以稱為帶脈。這次一燈大師背向黃蓉，倒退而行，反手出指，緩緩點她章門穴。這帶脈共有八穴，一燈出手極慢，似乎點得甚是艱難，口中呼呼喘氣，身子搖搖晃晃，大有支撐不住之態。郭靖吃了一驚，見一燈額上大汗淋漓，長眉梢頭汗水如雨而下，要待上前相扶，卻又怕誤事，看黃蓉時，她全身衣服也忽被汗水濕透，顰眉咬唇，想是在竭力忍住痛楚。忽然刷得一聲，背後竹簾捲起，一人大叫：「師父！」搶進門來。郭靖心中念頭尚未轉定，已使一招「神龍擺尾」，右掌向後揮出，拍的一聲，擊在那人肩頭，隨即回過身來，只見一人身子搖晃，踉蹌退了兩步，正是那個漁人。他鐵舟、鐵槳被奪，無法自溪水中上峰，只得遠兜圈子，多走了二十餘里，從山背迂迴而上。待得趕到，聽得師父已在為那小姑娘治傷，情急之下，便即闖入，意欲死命勸阻，不料被郭靖一招推出，正欲再上，樵子、農夫、書生三人也已來到門外。那書生怒道：「完啦，還阻攔什麼？」郭靖回過頭來，只見一燈大師已盤膝坐上蒲團，臉色慘白，僧袍盡濕，黃蓉卻已跌倒，一動也不動，不知生死。郭靖大驚，搶過去扶起，鼻中先聞到一陣腥臭，看她臉時，白中泛青，全無血色，然一層隱隱黑氣卻已消逝，伸手探她鼻息，但覺呼吸沉穩，當下先放心了大半。漁、樵、耕、讀四弟子圍坐在師父身旁，不發一言，均是神色焦慮。郭靖凝神望著黃蓉，見她臉色漸漸泛紅，心中更喜，豈知那紅色愈來愈甚，到後來雙頰如火，再過一會，額上汗珠滲出，臉色又漸漸自紅至白。這般轉了三會，發了三次大汗，黃蓉「嚶」的一聲低呼，睜開雙眼，說道：「靖哥哥，爐子呢，咦，冰呢？」郭靖聽她說話，喜悅無已，顫聲道：「什麼爐子？冰？」黃蓉四下一望，搖了搖頭，笑道：「啊，我做了個惡夢，夢到歐陽鋒啦，歐陽克啦，裘千仞啦，他們把我放到爐子裡燒烤，又拿冰來冰我，等我身子涼了，又去烘火，咳，真是怕人。咦，伯伯怎麼啦？」

　　一燈緩緩睜眼，笑道：「你的傷好啦，休息一兩天，別亂走亂動，那就沒事。」黃蓉道：「我全身沒一點力氣，手指頭兒也懶得動。」那農夫橫眉怒目，向她瞪了一眼。黃蓉不理，向一燈道：「伯伯，你費這麼大的勁醫我，一定累得厲害，我有依據爹爹秘方配製的九花玉露丸，你服幾丸，好不好？」一燈喜道：「好啊，想不到你帶有這補神健體的妙藥。那年華山論劍，個個鬥得有氣沒力，你爹爹曾分給大家一起服食，果然靈效無比。」郭靖忙從黃蓉衣囊中取出那小袋藥丸，呈給一燈。樵子趕到廚下取來一碗清水，書生將一袋藥丸盡數倒在掌中，遞給師父。一燈笑道：「哪用得著這許多？這藥丸調製不易，咱們討一半吃罷。」那書生急道：「師父，就把世上所有靈丹妙藥搬來，也還不夠呢。」一燈拗不過他，自感內力耗竭，於是從他手中將數十粒九花玉露丸都吞服了，喝了幾口清水，對郭靖道：「扶你師妹去休息兩日，下山時不必再來見我。嗯，有一件事你們須得答應我。」郭靖拜倒在地，咚咚咚咚，連磕四個響頭。黃蓉平日對人嘻皮笑臉，就算在父親、師父面前，也是全無小輩規矩，這時卻向一燈盈盈下拜，低聲道：「伯伯活命之德，侄女不敢有一時一刻忘記。」一燈微笑道：「還是轉眼忘了的好，也免得心中牽掛。」回過頭來對郭靖道：「你們這番上山來的情景，不必向旁人說起，就算對你師父，也就別提。」郭靖正自盤算如何接洪七公上山求他治傷，聽了此言，不禁愕然怔住，說不出話來。一燈微笑道：「以後你們也別再來了，我們大夥兒日內就要搬家。」郭靖忙道：「搬到哪裡去？」一燈微笑不語。黃蓉心道：「傻哥哥，他們就是因為此處的行蹤被咱們發見了，因此要搬場，怎能對你說？」想到一燈師徒在此一番辛苦經營，為了受自己之累，須得全盤捨卻，更是歉然無已，心想此恩此德只怕終身難報了，也難怪漁、樵、耕、讀四人要竭力阻止自己上山，想到此處，向四弟子望了一眼，要想說幾句話賠個不是。一燈大師臉色突變，身子幾下搖晃，伏倒在地。四弟子和靖、蓉大驚失色，同時搶上扶起，只見他臉上肌肉抽動，似在極力忍痛。六人心中惶急，垂手侍立，不敢作聲。過了一盞茶時分，一燈臉上微露笑容，向黃蓉道：「孩子，這九花玉露丸是你爹爹親手調製的麼？」黃蓉道：「不是，是我師哥陸乘風依著爹爹的秘方所制。」一燈道：「你可曾聽爹爹說過，這丸藥服得過多反為有害麼？」黃蓉大吃一驚，心道：「難道這九花玉露丸有甚不妥？」忙道：「爹爹曾說服得越多越好，只是調製不易，他自己也不捨得多服。」一燈低眉沉思半晌，搖頭道：「你爹爹神機妙算，人所難測，我怎猜想得透？難道是他要懲治你陸師兄，給了他一張假方？又難道你陸師兄與你有仇，在一包藥丸之中雜了幾顆毒藥？」眾人聽到「毒藥」兩字，齊聲驚呼。那書生道：「師父，你中了毒？」一燈微笑道：「好得有你師叔在此，再厲害的毒藥也害不死人。」四弟子怒不可抑，向黃蓉罵道：「我師父好意相救，你膽敢用毒藥害人？」四人團團將靖蓉圍住，立刻就要動手。這下變起倉卒，郭靖茫然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黃蓉聽一燈問第一句話，即知是九花玉露丸出了禍端，瞬息之間，已將自歸雲莊受丸起始的一連串事件在心中查察了一遍，待得想到在黑沼茅屋之中，瑛姑曾拿那丸藥到另一室中細看，隔了良久方才出來，心中登時雪亮，叫道：「伯伯，我知道啦，是瑛姑。」一燈道：「又是瑛姑？」黃蓉當下把在黑沼茅屋中的情狀說了一遍，並道：「她叮囑我千萬不可再服這丸藥，自然因為她在其中混入了外形相同的毒丸。」那農夫厲聲道：「哼，她待你真好，就怕害死了你。」

　　黃蓉想到一燈已服毒丸，心中難過萬分，再無心緒反唇相稽，只低聲道：「倒不是怕害死我，只怕我服了毒丸，就害不到伯伯了。」一燈只歎道：「孽障，孽障。」臉色隨即轉為慈和，對靖、蓉三人道：「這是我命中該當遭劫，與你們全不相干，就是那瑛姑，也只是要了卻從前的一段因果。你們去休息幾天，好好下山去罷。我雖中毒，但我師弟是療毒聖手，不用掛懷。」說著閉目而坐，再不言語。

　　靖、蓉二人躬身下拜，只見一燈大師滿臉笑容，輕輕揮手，兩人不敢再留，慢慢轉身出去。那小沙彌候在門外，領二人到後院一間小房休息。房中也是全無陳設，只放著兩張竹榻，一張竹幾。不久兩個老和尚開進齋飯來，說道：「請用飯。」黃蓉掛念一燈身子，問道：「大師好些了麼？」一個老和尚尖聲道：「小僧不知。」俯身行禮，退了出去。郭靖道：「聽這兩人說話，我還道是女人呢。」黃蓉道：「是太監，定是從前服侍段皇爺的。」郭靖「啊」了一聲，兩人滿腹心事，哪裡吃得下飯去。禪院中一片幽靜，萬籟無聲，偶然微風過處，吹得竹葉簌簌作聲，過了良久，郭靖道：「蓉兒，一燈大師的武功可高得很哪。」黃蓉「嗯」了一聲。郭靖又道：「咱們師父、你爹爹、周大哥、歐陽鋒、裘千仞這五人武功再高，卻也未必勝過一燈大師。」黃蓉道：「你說這六人之中，誰能稱得上天下第一？」郭靖沉吟半晌道：「我看各有各的獨到造詣，實在難分高下。這一門功夫是這一位強些，那一門功夫又是那一位厲害了。」黃蓉道：「若說文武全才、博學多能呢？」郭靖道：「那自然要推你爹爹啦。」黃蓉甚是得意，笑靨如花，忽然歎了口氣道：「因此這就奇啦。」

　　郭靖忙問：「奇什麼？」黃蓉道：「你想，一燈大師這麼高的本領，漁、樵、耕、讀四位弟子又都非泛泛之輩，他們何必這麼戰戰兢兢的躲在這深山之中？為什麼聽到有人來訪，就如大禍臨頭般的害怕？當世六大高手之中，只有西毒與裘鐵掌或許是他的對頭，但這二人各負盛名，難道能不顧身份、聯手來跟他為難麼？」郭靖道：「蓉兒，就算歐陽鋒與裘千仞聯手來尋仇，現下咱們也不怕。」黃蓉奇道：「怎麼？」郭靖臉上現出忸怩神色，頗感不好意思。黃蓉笑道：「咦！怎麼難為情起來啦？」郭靖道：「一燈大師武功決不在西毒之下，至少也能打成平手，我瞧他的反手點穴法似乎正是蛤蟆功的剋星。」黃蓉道：「那麼裘千仞呢？漁、樵、耕、讀四人可不是他對手。」郭靖道：「不錯，在洞庭君山和鐵掌峰上，我都曾和他對過一掌，若是打下去，五十招之內，或許能和他拚成平手，但一百招之後，多半便擋不住了。今日我見了一燈大師替你治傷的點穴手法……」黃蓉大喜，搶著說道：「你就學會了？你能勝過那該死的裘鐵掌？」

　　郭靖道：「你知我資質魯鈍，這點穴功夫精深無比，哪能就學會了？何況大師又沒說傳我，我自然不能學。不過看了大師的手法，於《九陰真經》本來不明白的所在，又多懂了一些。要勝過裘鐵掌是不能的，但要和他多耗些時刻，想來也還可以。」黃蓉歎道：「可惜你忘了一件事。」郭靖道：「什麼？」黃蓉道：「大師中了毒，不知何時能好。」郭靖默然，過了一陣，恨恨的道：「那瑛姑恁地歹毒。」忽然叫道：「啊，不好！」黃蓉嚇了一跳，道：「什麼？」郭靖道：「你曾答應瑛姑，傷癒之後陪她一年，這約守是不守？」黃蓉道：「你說呢？」郭靖道：「若是不得她指點，咱們定然找不到一燈大師，你的傷勢那就難說得很……」黃蓉道：「什麼難說的很？乾脆就說我的小命兒一定保不住。你是大丈夫言出如山，必是要我守約的了。」她想到郭靖不肯背棄與華箏所訂的婚約，不禁黯然垂頭。這些女兒家的心事，郭靖實是捉摸不到半點，黃蓉已在泫然欲泣，他卻是渾渾噩噩的不知不覺，只道：「那瑛姑說你爹爹神機妙算，勝她百倍，就算你肯傳授術數之學，終是難及你爹爹的皮毛，那幹麼還是要你陪她一年？」黃蓉掩面不理。郭靖還未知覺，又問一句，黃蓉怒道：「你這傻瓜，什麼也不懂！」郭靖不知她何以忽然發怒，被她罵得摸不著頭腦，只道：「蓉兒！我本是個傻瓜，這才求你跟我說啊。」黃蓉惡言出口，原已極為後悔，聽他這麼柔聲說話，再也忍耐不住，伏在他的懷裡哭了出來。郭靖更是不解，只得輕輕拍著她的背脊安慰。黃蓉拉起郭靖衣襟擦了擦眼淚，笑道：「靖哥哥，是我不好，下次我一定不罵你啦。」郭靖道：「我本來是傻瓜，你說說有什麼相干？」黃蓉道：「唉，你是好人，我是壞姑娘。我跟你說，那瑛姑和我爹爹有仇，本來想精研術數武功，到桃花島找我爹爹報仇，後來見術數不及我，武功不及你，知道報仇無望，於是想把我作為抵押，引我爹爹來救。這樣反客為主，她就能布設毒計害他啦。」

　　郭靖恍然大悟，一拍大腿，道：「啊，一點兒也不錯，這約是不能守的了。」黃蓉道：「怎麼不守？當然要守。」郭靖奇道：「咦？」黃蓉道：「瑛姑這女人厲害得緊，瞧她在九花玉露丸中混雜毒丸加害一燈大師的手段，就可想見其餘。此女不除，將來終是爹爹的大患。她要我相陪，那就陪她，現下有了提防，決不會再上她當，不管她有什麼陰謀毒計，我總能一一識破。」郭靖道：「唉，那可如伴著一頭老虎一般。」黃蓉正要回答，忽聽前面禪房中傳來數聲驚呼。

　　兩人對望一眼，凝神傾聽，驚呼聲卻又停息。郭靖道：「不知大師身子怎地？」黃蓉搖了搖頭。郭靖又道：「你吃點飯，下歇一陣。」黃蓉仍是搖頭，忽道：「有人來啦！」果然聽得幾個人腳步響，從前院走來，一人氣忿忿的道：「那小丫頭鬼計多端，先宰了她。」聽聲音正是那農夫。靖、蓉二人吃了一驚，又聽那樵子的聲音道：「不可魯莽，先問問清楚。」那農夫道：「還問什麼？兩個小賊必是師父的對頭派來的。咱們宰一個留一個。要問，問那傻小子就成了。」說話之間，漁、樵、耕、讀四人已到了門外，他們堵住了出路，說話也不怕靖、蓉二人聽見。

　　郭靖更不遲疑，一招「亢龍有悔」，出掌向後壁推去，只聽轟隆隆一聲響亮，半堵土牆登時推倒。他俯身負起黃蓉，從半截斷牆上躍了出去，人在空中，那農夫出手如風，倏來抓他左腿。黃蓉左手輕揮，往農夫掌背「陽池穴」上拂去，這是她家傳的「蘭花拂穴手」，雖然傷後無力，但這一拂輕靈飄逸，認穴奇準，卻也是非同小可。那農夫精熟點穴功夫，眼見她手指如電而至，吃了一驚，急忙回手相格，穴道終於未被拂中，但就這麼慢得一慢，郭靖已負著黃蓉躍出後牆。他只奔出數步，叫一聲苦，原來禪院後面長滿了一人來高的荊棘，密密麻麻，倒刺橫生，實是無路可走，回過頭來，卻見漁、樵、耕、讀四人一字排開，攔在身前。郭靖朗聲道：「尊師命我們下山，各位親耳所聞，卻為何違命攔阻？」那漁人瞪目而視，聲如雷震，說道：「我師慈悲為懷，甘願捨命相救，你……」靖、蓉二人驚道：「怎地捨命相救？」那漁人與農夫同時「呸」的一聲，那書生冷笑道：「姑娘之傷是我師捨命相救，難道你們當真不知？」靖蓉齊道：「實是不知，乞道其詳。」那書生見二人臉色誠懇，不似作偽，向樵子望了一眼。樵子點了點頭。書生道：「姑娘身上受了極厲害的內傷，須用一陽指再加上先天功打通奇經八脈各大穴道，方能療傷救命。自從全真教主重陽真人仙遊，當今唯我師身兼一陽指與先天功兩大神功。但用這功夫為人療傷，本人卻是元氣大傷，五年之內武功全失。」黃蓉「啊」了一聲，心中既感且愧。那書生又道：「此後五年之中每日每夜均須勤修苦練，只要稍有差錯，不但武功難復，而且輕則殘廢，重則喪命。我師如此待你，你怎能喪盡天良，恩將仇報？」

　　黃蓉掙下地來，朝著一燈大師所居的禪房拜了四拜，嗚咽道：「伯伯活命之恩，實不知深厚如此。」

　　漁、樵、耕、讀見她下拜，臉色稍見和緩。那漁人問道：「你爹爹差你來算計我師，是否你自己也不知道？」黃蓉怒道：「我爹爹怎能差我來算計伯伯？我爹爹桃花島主是何等樣人，豈能做這卑鄙齷齪的勾當？」那漁人作了一揖，說道：「倘若姑娘不是令尊所遣，在下言語冒犯，還望恕罪。」黃蓉道：「哼，這話但教我爹爹聽見了，就算你是一燈大師的高徒，總也有點兒苦頭吃。」那漁人一哂，道：「令尊號稱東邪，行事……行事……嘿嘿……我們本想西毒做得出的事，令尊也能做得出。現下看來，只怕這個念頭轉錯了。」

　　黃蓉道：「我爹爹怎能和西毒相比？歐陽鋒那老賊幹了什麼啦？」那書生道：「好，咱們把一切攤開來說個清楚。回房再說。」當下六人回入禪房，分別坐下。漁、樵、耕、讀四人所坐地位，若有意若無意的各自擋住了門窗通路，黃蓉知道是防備自己逃逸，只微微一笑，也不點破。

　　那書生道：「《九陰真經》的事你們知道麼？」黃蓉道：「知道啊，難道此事與《九陰真經》又有什麼干係了？唉，這書當真害人不淺。」不禁想起母親因默寫經文不成而死。那書生道：「華山首次論劍，是為爭奪真經，全真教主武功天下第一，真經終於歸他，其餘四位高手心悅誠服，原無話說。那次華山論劍，各逞奇能，重陽真人對我師的一陽指甚是佩服，第二年就和他師弟到大理來拜訪我師，互相切磋功夫。」黃蓉接口道：「他師弟？是老頑童周伯通？」那書生道：「是啊，姑娘年紀雖小，識得人卻多。」黃蓉道：「你不用讚我。」那書生道：「周師叔為人確是很滑稽的，但我可不知他叫做老頑童。那時我師還未出家。」黃蓉道：「啊，那麼他是在做皇帝。」那書生道：「不錯，全真教主師兄弟在皇宮裡住了十來天，我們四人都隨侍在側。我師將一陽指的要旨訣竅，盡數說給了重陽真人知道。重陽真人十分喜歡，竟將他最厲害的先天功功夫傳給了我師。他們談論之際，我們雖然在旁，只因見識淺陋，縱然聽到，卻也難以領悟。」

　　黃蓉道：「那麼老頑童呢？他功夫不低啊。」那書生道：「周師叔好動不好靜，數日在大理皇宮裡東闖西走，到處玩耍，竟連皇後與宮妃的寢宮也不避忌。太監宮娥們知道他是皇爺的上賓，也就不加阻攔。」黃蓉與郭靖臉露微笑。那書生又道：「重陽真人臨別之際，對我師言道：『近來我舊疾又發，想是不久人世，好在先天功已有傳人，再加上皇爺的一陽指神功，世上已有克制他之人，就不怕他橫行作怪了。』這時我師方才明白，重陽真人千里迢迢來到大理，主旨是要將先天功傳給我師，要在他身死之後，留下一個克制西毒歐陽鋒之人。只因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向來齊名當世，若說前來傳授功夫，未免對我師不敬，是以先求我師傳他一陽指，再以先天功作為交換。我師明白了他這番用意之後，心下好生相敬，當即勤加修練先天功。重陽真人學到一陽指後，在世不久，並未研習，聽說也沒傳給徒弟。後來我大理國出了一件不幸之事，我師看破世情，落髮為僧。」黃蓉心想：「段皇爺皇帝不做，甘願為僧，那麼這必是一件極大的傷心之事，人家不說，可不便相詢。」斜眼見郭靖張口欲問，忙向他使個眼色。郭靖「噢」的答應一聲，忙閉住了口。那書生神色黯然，想是憶起了往事，頓了一頓，才接口道「不知怎的，我師練成先天功的訊息，終於洩漏了出去。有一日，我這位師兄，」說著向那農夫一指，續道：「我師兄奉師命出外採藥，在雲南西疆大雪山中，竟被人用蛤蟆功打傷。」黃蓉道：「那自然是老毒物了。」

　　那農夫怒道：「不是他還有誰？先是一個少年公子跟我無理糾纏，說這大雪山是他家的，不許旁人擅自闖入採藥。大雪山周圍千里，哪能是他家的？這人自是有意向我尋釁無疑。我受了師父教訓，一再忍讓，哪少年卻得寸進尺，說要我向他磕三百個響頭，才放我下山，我再也忍耐不住，終於和他動起手來。這少年功夫了得，兩人鬥了半天，也只打得個平手。哪知老毒物突然從山坳邊轉了出來，一言不發，出掌就將我打成重傷。那少年命人背負了我，送到我師那時所住的天龍寺外。」黃蓉道：「有人代你報了仇啦，這歐陽公子已給人殺了。」那農夫怒道：「啊，已經死了，誰殺了他的？」黃蓉道：「咦，別人把你仇家殺了，你還生氣呢。」那農夫道：「我的仇怨要自己親手來報。」黃蓉歎道：「可惜你自己報不成了。」那農夫道：「是誰殺的？」黃蓉道：「那也是個壞人，功夫遠不及那歐陽公子，卻使詐殺了他。」

　　那書生道：「殺得好！姑娘，你可知歐陽鋒打傷我師兄的用意麼？」黃蓉道：「那有什麼難猜？憑西毒的功夫，一掌就能將你師兄打死了，可是只將他打成重傷，又送到你師父門前，當然是要大師耗損真力給弟子治傷。依你們說，這一來元氣耗損，就得以五年功夫來修補，那麼下次華山論劍，大師當然趕不上他啦。」那書生歎道：「姑娘果真聰明，可是只猜對了一半。那歐陽鋒的陰毒，人所難料。他乘我師給師兄治傷之後，玄功未復，竟然暗來襲擊，意圖害死我師……」郭靖插嘴問道：「一燈大師如此慈和，卻難道也與歐陽鋒結了仇怨麼？」那書生道：「小哥，你這話可問得不對了。第一，慈悲為懷的好人，跟陰險毒辣的惡人向來就勢不兩立。第二，歐陽鋒要害人，未必就為了與人有仇。只因他知先天功是他蛤蟆功的剋星，就千方百計的要想害死我師。」郭靖連連點頭，又問：「大師受了他害麼？」那書生道：「我師一見我師兄身上的傷勢，便即洞燭歐陽鋒的奸謀，連夜遷移，總算沒給西毒找到。我們知他一不做，二不休，決不肯就此罷手，於是四下尋訪，總算找到了此處這個隱秘的所在。我師功力復元之後，依我們師兄弟說，要找上白駝山去和西毒算帳，但我師力言不可怨怨相報，不許我們出外生事。好容易安穩了這些年，哪知又有你倆尋上山來。我們只道既是九指神丐的弟子，想來不能有加害我師之心，是以上山之時也未全力阻攔，否則拚著四人性命不要，也決不容你們進入寺門。豈知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唉，我師終於還是遭了你們毒手。」說到這裡，劍眉忽豎，虎虎有威，慢慢站起身來，刷的一聲，腰間長劍出鞘，一道寒光，耀人眼目。漁人、樵子、農夫三人同時站起，各出兵刃，分佔四角。黃蓉道：「我來相求大師治病之時，實不知大師這一舉手之勞，須得耗損五年功力。那藥丸中混雜了毒丸，更是受旁人陷害。大師恩德，天高地厚，我就算是全無心肝，也不能恩將仇報。」那漁人厲聲道：「那你們為什麼乘著我師功力既損、又中劇毒之際，引他仇人上山？」

　　靖、蓉二人大吃一驚，齊聲道：「沒有啊！」那漁人道：「還說沒有？我師一中毒，山下就接到那對頭的玉環，若非先有勾結，天下那有這等巧事？」黃蓉道：「什麼玉環？」那漁人怒道：「還在裝癡喬呆！」雙手鐵槳一分，左槳橫掃，右槳直戳，分向靖、蓉二人打到。

　　郭靖本與黃蓉並肩坐在地下蒲團之上，眼見雙槳打到，躍起身來右手勾抓揮出，拂開了橫掃而來的鐵槳，左手跟著伸過去抓住槳片，上下一抖。這一抖中蘊力蓄勁，甚是凌厲，那漁人只覺虎口酸麻，不由自主的放脫了槳柄。郭靖回過鐵槳，噹的一聲，與農夫的鐵耙相交，火花四濺，隨即又將鐵槳遞回漁人手中。漁人一愕，順手接過，右膀運力，與樵子的斧頭同時擊下。郭靖雙掌後發先至，挾著一股勁風，襲向二人胸前。那書生識得降龍十八掌的狠處，急叫：「快退。」漁人與樵子是名師手下高徒，武功非比尋常，這兩招均未用老，疾忙收勢倒退，猛地裡身子一頓，倒退之勢陡然被抑，原來手中兵刃已被郭靖掌力反引而前，無可奈何，只得撤手，先救性命要緊。郭靖接過鐵槳鋼斧，輕輕擲出，叫道：「請接住了。」那書生讚道：「好俊功夫！」長劍挺出，斜刺他的右脅。郭靖眼看來勢，心中微驚，已知一燈四大弟子之中這書生雖然人最文雅，武功卻勝於儕輩，當下不敢怠慢，雙掌飛舞，將黃蓉與自己籠罩在掌力之下。這一守當真是穩若淵停嶽峙，直無半點破綻，雙掌氣勢如虹，到後來圈子愈放愈大，漁、樵、耕、讀四人被逼得漸漸向牆壁靠去，別說進攻，連招架也自不易。這時郭靖掌力若吐，四人中必然有人受傷。再鬥片刻，郭靖不再加催掌力，敵人硬攻則硬擋，輕擊則輕架，見力消力，始終穩持個不勝不負的均勢。那書生劍法忽變，長劍振動，只聽得嗡然作聲，久久不絕，接著上六劍，下六劍，前六劍，後六劍，左六劍，右六劍，連刺六六三十六劍，正是雲南哀牢山三十六劍，稱為天下劍法中攻勢凌厲第一。郭靖左掌擋住漁、樵、耕三人的三般兵器，右掌隨著書生長劍的劍尖上下、前後、左右舞動，儘管劍法變化無窮，他始終以掌力將劍刺方向逼歪了，每一劍都是貼衣而過，刺不到他一片衣角。

　　堪堪刺到第三十六劍，郭靖右手中指曲起，扣在拇指之下，看準劍刺來勢，猛往劍身上彈去。這彈指神通的功夫，黃藥師原可算得並世無雙，當日他與周伯通比玩石彈、在歸雲莊彈石指點梅超風，都是使的這門功夫。郭靖在臨安牛家村見了他與全真七子一戰，學到了其中若干訣竅，彈指的手法雖遠不及黃藥師奧妙，但力大勁厲，只聽得錚的一聲，劍身抖動，那書生手臂酸麻，長劍險些脫手，心中一驚，向後躍開，叫道：「住手！」漁、樵、耕三人一齊跳開，只是他們本已被逼到牆邊，無處可退，漁人從門中躍出，農夫卻跳上半截被推倒的土牆。那樵子將斧頭插還腰中，笑道：「我早說這兩位未存惡意，你們總是不信。」那書生收劍還鞘，向郭靖一揖，說道：「小哥掌下容讓，足感盛情。」郭靖忙躬身還禮，心中卻是不解：「我們本就不存歹意，為何你們起初定是不信，動了手卻反而信了？」黃蓉見他臉色，料知他的心意，在他耳邊細聲道：「你若懷有惡意，早已將他們四人傷了。一燈大師此時又怎是你的對手？」郭靖心想不錯，連連點頭。那農夫和漁人重行回入寺中。黃蓉道：「但不知大師的對頭是誰？送來的玉環又是什麼東西？」那書生道：「非是在下不肯見告，實是我等亦不知情，只知我師出家與此人大有關連。」黃蓉正欲再問，那農夫突然跳起身來，叫道：「啊也，這事好險！」漁人道：「什麼？」那農夫指著書生道：「我師治傷耗損功力，他都毫不隱瞞的說了。若是這兩位不懷好意，我等四人攔阻不住，我師父還有命麼？」

　　那樵子道：「狀元公神機妙算，若是連這一點也算不到，怎能做大理國的相爺？他早知兩位是友非敵，適才動手，一來是想試試兩位小朋友的武功，二來是好教你信服。「那書生微微一笑。農夫和漁人橫了他一眼，半是欽佩，半是怨責。就在此時，門外足步聲響，那小沙彌走了進來，合十說道：「師父命四位師兄送客。」各人當即站起。郭靖道：「大師既有對頭到來，我們怎能就此一走了事？非是小弟不自量力，卻要和四位師兄齊去打發了那對頭再說。」漁、樵、耕、讀互望一眼，各現喜色。那書生道：「待我去問過師父。」四人一齊入內，過了良久方才出來。靖、蓉見到四人臉上情狀，已知一燈大師未曾允可。果然那書生道：「我師多謝兩位，但他老人家說各人因果，各人自了，旁人插手不得。」黃蓉道：「靖哥哥，咱們自去跟大師說話。」二人走到一燈大師禪房門前，卻見木門緊閉，郭靖打了半天門，全無回音。這門雖然一推便倒，可是他那敢動粗？那樵子黯然道：「我師是不能接見兩位了。山高水長，咱們後會有期。」郭靖感激一燈大師，胸口熱血上湧，不能自已，說道：「蓉兒，大師許也罷，不許也罷，咱們下山，但見山下有人囉皂，先打他一個落花流水再說。」黃蓉道：「此計大妙。若是大師的對頭十分厲害，咱們死在他的手裡，也算是報了大師的恩德。」郭靖的話是衝口而出，黃蓉卻是故意提高嗓子，要叫一燈大師聽見。兩人甫行轉過身子，那木門忽然呀的一聲開了，一名老僧尖聲道：「大師有請。」郭靖又驚又喜，與黃蓉並肩而入，見一燈和那天竺僧人仍是盤膝坐在蒲團之上。兩人伏地拜倒，抬起頭來，但見一燈臉色焦黃，與初見時神完氣足的模樣已大不相同。兩人又是感激，又是難過，不知說什麼話好。一燈向門外四弟子道：「大家一起進來罷，我有話說。」漁、樵、耕、讀走進禪房，躬身向師父師叔行禮。那天竺僧人點了點頭，隨即低眉凝思，對各人不再理會。一燈大師望著裊裊上升的青煙出神，手中玩弄著一枚羊脂白玉的圓環。黃蓉心想：「這明明是女子戴的玉鐲，卻不知大師的對頭送來有何用意。」

　　過了好一陣，一燈歎了口氣，向郭靖和黃蓉道：「你倆一番美意，老僧心領了。中間這番因果，我若不說，只怕雙方有人由此受了損傷，大非老僧本意。你們可知道我原來是什麼人？」黃蓉道：「伯伯原來是雲南大理國的皇爺。天南一帝，威名赫赫，天下誰不知聞？」一燈微微一笑，說道：「皇爺是假的，老僧是假的，『威名赫赫』更是假的。就是你這個小姑娘，也是假的。」黃蓉不懂他的禪機，睜大一雙晶瑩澄澈的美目，怔怔的望著他。一燈緩緩的道：「我大理國自神聖文武帝太祖開國，那一年是丁酉年，比之宋太祖趙匡胤趙皇爺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還早了二十三年。我神聖文武帝七傳而至秉義帝，他做了四年皇帝，出家為僧，把皇位傳給侄兒聖德帝。後來聖德帝、興宗孝德帝、保定帝、憲宗宣仁帝，我的父皇景宗正康帝，都是避位出家為僧。自太祖到我，十八代皇帝之中，倒有七人出家。」漁、樵、耕、讀都是大理國人，自然知道先代史實。郭靖和黃蓉卻聽得奇怪之極，心道：「一燈大師不做皇帝做和尚，已令人十分詫異，原來他許多祖先都是如此，難道做和尚當真比皇帝還要好麼？」一燈大師又道：「我段氏因緣乘會，以邊地小吏而竊居大位。每一代都自知度德量力，實不足以當此大任，是以始終戰戰兢兢，不敢稍有隕越。但為帝皇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出則車馬，入則宮室，這不都是百姓的血汗麼？是以每到晚年，不免心生懺悔，回首一生功罪，總是為民造福之事少，作孽之務眾，於是往往避位為僧了。」說到這裡，抬頭向外，嘴角露著一絲微笑，眉間卻有哀戚之意。

　　六人靜靜的聽著，不敢接嘴，一燈大師豎起左手食指，將玉環套在指上，轉了幾圈，說道：「但我自己，卻又不是因此而覺迷為僧。這件因由說起來，還是與華山論劍、爭奪真經一事有關。那一年全真教主重陽真人得了真經，翌年親來大理見訪，傳我先天功的功夫。他在我宮中住了半月，兩人切磋武功，言談甚是投合，豈知他師弟周伯通這十多天中悶得發慌，在我宮中東遊西逛，惹出了一場事端。」黃蓉心道：「這老頑童若不生事，那反而奇了。」

## 第31回　鴦鴛錦帕

　　一燈大師低低歎了口氣道：「其實真正的禍根，還在我自己。我大理國小君，雖不如中華天子那般後宮三千，但後妃嬪御，人數也是眾多，唉，這當真作孽。想我自來好武，少近婦人，連皇後也數日難得一見，其餘貴妃宮嬪，哪裡還有親近的日子？」說到此處，向四名弟子道：「這事的內裡因由，你們原也不知其詳，今日好教你們明白。」

　　黃蓉心道：「他們當真不知，總算沒有騙我。」只聽一燈說道：「我眾妃嬪見我日常練功學武，有的瞧著好玩，纏著要學。我也就隨便指點一二，好教她們練了健身延年。內中有一個姓劉的貴妃，天資特別穎悟，竟然一教便會，一點即透，難得她年紀輕輕，整日勤修苦練，武功大有進境。也是合當有事，那日她在園中練武，卻給周伯通周師兄撞見了。那位周師兄是個第一好武之人，生性又是天真爛漫，不知男女之防，眼見劉貴妃練得起勁，立即上前和她過招。周師兄得自他師哥王真人的親傳，劉貴妃哪裡是他對手……」黃蓉低聲道：「啊喲，他出手不知輕重，定是將劉貴妃打傷了？」一燈大師道：「人倒沒有打傷，他是三招兩式，就以點穴法將劉貴妃點倒，隨即問她服是不服。劉貴妃自然欽服。周師兄解開她的穴道，甚是得意，便即高談闊論，說起點穴功夫的秘奧來。劉貴妃本來就在求我傳她點穴功夫，可是你們想，這門高深武功，我如何能傳給後宮妃嬪？她聽周師兄這麼說，正是投其所好，當即恭恭敬敬的向他請教。」黃蓉道：「咳，那老頑童可得意啦。」一燈道：「你識得周師兄？」黃蓉笑道：「咱們是老朋友了，他在桃花島上住了十多年沒離開一步。」一燈道：「他這樣的性兒，怎能耽得住？」黃蓉笑道：「是給我爹爹關著的，最近才放了他。」一燈點頭道：「這就是了。周師兄身子好罷？」黃蓉道：「身子倒好，就是越老越瘋，不成樣兒。」指著郭靖，抿嘴笑道：「老頑童跟他拜了把子，結成了義兄義弟。」

　　一燈大師忍不住莞爾微笑，接著說道：「這點穴功夫除了父女、母子、夫婦，向來是男師不傳女徒，女師不傳男徒的……」黃蓉道：「為什麼？」一燈道：「男女授受不親啊。你想，若非週身穴道一一摸到點到，這門功夫焉能授受？」黃蓉道：「那你不是點了我週身穴道麼？」那漁人與農夫怪她老是打岔，說些不打緊的閒話，齊向她橫了一眼。黃蓉也向兩人白了一眼，道：「怎麼？我問不得麼？」一燈微笑道：「問得問得。你是小女孩兒，又是救命要緊，那自作別論。」黃蓉道：「好罷，就算如此。後來怎樣？」一燈道：「後來一個教一個學，周師兄血氣方剛，劉貴妃正當妙齡，兩個人肌膚相接，日久生情，終於鬧到了難以收拾的田地……」黃蓉欲待詢問，口唇一動，終於忍住，只聽一燈接著道：「有人前來對我稟告，我心中雖氣，礙於王真人面子，只是裝作不曉，哪知後來卻給王真人知覺了，想是周師兄性子爽直，不善隱瞞……」黃蓉再也忍不住，問道：「什麼事啊？什麼事鬧到難以收拾？」一燈一時不易措辭，微一躊躇才道：「他們並非夫婦，卻有了夫婦之事。」黃蓉道：「啊，我知道啦，老頑童和劉貴妃生了個兒子。」一燈道：「唉，那倒不是。他們相識才十來天，怎能生兒育女？王真人發覺之後，將周師兄捆縛了，帶到我跟前來讓我處置。我們學武之人義氣為重，女色為輕，豈能為一個女子傷了朋友交情？我當即解開他的捆縛，並把劉貴妃叫來，命他們結成夫婦。哪知周師兄大叫大嚷，說道本來不知這是錯事，既然這事不好，那就殺他頭也決計不幹，無論如何不肯娶劉貴妃為妻。當時王真人歎道：若不是早知他傻里傻氣，不分好歹，做出這等大壞門規之事來，早已一劍將他斬了。」黃蓉伸了伸舌頭，笑道：「老頑童好險！」一燈接著道：「這一來我可氣了，說道：『周師兄，我確是甘願割愛相贈。豈有他意？自古道：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區區一個女子，又當得什麼大事？』」

　　黃蓉急道：「呸，呸，伯伯，你瞧不起女子，這幾句話簡直胡說八道。」那農夫再也忍不住了，大聲道：「你別打岔，成不成？」黃蓉道：「他說話不對，我定然要駁。」在漁、樵、耕、讀四人，一燈大師既是君，又是師，對他說出來的話，別說口中決不會辯駁半句，連心中也是奉若神聖，這時聽得黃蓉信口恣肆，都不禁又驚又怒。

　　一燈大師卻並不在意，繼續講述：「周師兄聽了這話，只是搖頭。我心中更怒，說道：『你若愛她，何以堅執不要？倘若並不愛她，又何以做出這等事來？我大理國雖是小邦，難道容得你如此上門欺辱？』周師兄呆了半晌不語，突然雙膝跪地，向著我磕了幾個響頭，說道：『段皇爺，是我的不是，你要殺我，也是該的，我不敢還手。』我萬料不到他竟會如此，一時無言可對，只道：『我怎會殺你？』他道：『那麼我走啦！』從懷中抽出一塊錦帕，遞給劉貴妃道：『還你。』劉貴妃慘然一笑，卻不接過。周師兄鬆了手，那錦帕就落在我的足邊。周師兄更不打話，揚長出宮，一別十餘年，此後就沒再聽到他的音訊。王真人向我道歉再三，跟著也走了，聽說他是年秋天就撒手仙遊。王真人英風仁俠，並世無出其右，唉……」黃蓉道：「王真人的武功或許比你高些，但說到英風仁俠，我看也就未必勝得過伯伯。他收的七個弟子就都平平無奇，差勁得很。那塊錦帕後來怎樣？」四弟子心中都怪她女孩兒家就只留意這些手帕啦、衣服啦的小事，卻聽師父說道：「我見劉貴妃失魂落魄般的呆著，心中好生氣惱，拾起錦帕，只見帕上織著一幅鴦鴛戲水之圖，咳，這自是劉貴妃送給他的定情之物啦。我冷笑一聲，卻見一對鴦鴛之旁，還繡著一首小詞……」黃蓉心中一凜，忙問：「可是『四張機，鴦鴛織就欲雙飛』？」那農夫厲聲喝道：「連我們也不知，你怎麼又知道了？老是瞎說八道的打岔！」哪知一燈大師卻歎道：「正是這首詞，你也知道了？」此言一出，四大弟子相顧駭然。

　　郭靖跳了起來，叫道：「我想起啦。那日在桃花島上，周大哥給毒蛇咬了，神智迷糊，嘴裡便反來覆去的念這首詞。正是，正是……四張機，鴦鴛織就……又有什麼什麼頭先白。蓉兒，還有什麼？我記不得了。」黃蓉低聲念道：「四張機，鴦鴛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郭靖伸掌一拍大腿，道：「一點兒也不錯。周大哥曾說美貌女子見不得，一見就會得罪好朋友，惹師哥生氣，又說決不能讓她摸你週身穴道，否則要倒大霉。蓉兒，他還勸我別跟你好呢。」黃蓉嗔道：「呸，老頑童，下次見了，瞧我擰不擰他耳朵！」忽然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道：「那天在臨安府，我隨口開了個玩笑，說他娶不成老婆，老頑童忽然發了半天脾氣，顛倒為了這個。」郭靖道：「我聽瑛姑念這首詞，總好像是聽見過的，可是始終想不起來。咦，蓉兒，瑛姑怎麼也知道？」黃蓉歎道：「唉，瑛姑就是那位劉貴妃啊。」四大弟子中只有那書生已猜到了五六成，其餘三人都極是驚異，一齊望著師父。一燈低聲道：「姑娘聰明伶俐，果真不愧是藥兄之女。劉貴妃小名一個『瑛』字。那日我將錦帕擲了給她，此後不再召見。我鬱鬱不樂，國務也不理會，整日以練功自遣……」黃蓉插嘴道：「伯伯，你心中很愛她啊，你知不知道？若是不愛，就不會老是不開心啦。」四大弟子惱她出言無狀，齊聲叫道：「姑娘！」黃蓉道：「怎麼？我說錯了？伯伯，你說我錯了麼？」一燈黯然道：「此後大半年中，我沒召見劉貴妃，但睡夢之中卻常和她相會。一天晚上半夜夢迴，再也忍耐不住，決意前去探望。我也不讓宮女太監知曉，悄悄去她寢宮，想瞧瞧她在幹些什麼。剛到她寢宮屋頂，便聽得裡面傳出一陣兒啼之聲。咳，屋面上霜濃風寒，我竟怔怔的站了半夜，直到黎明方才下來，就此得了一場大病。」

　　黃蓉心想他以皇帝之尊，深更半夜在宮裡飛簷走壁，去探望自己妃子，實在大是奇事。四弟子卻想起師父這場病不但勢頭兇猛，而且纏綿甚久，以他這身武功，早就風寒不侵，縱有疾病，也不致久久不愈，此時方知當年是心中傷痛，自暴自棄，才不以內功抵禦病魔。

　　黃蓉又問：「劉貴妃給你生了個兒子，豈不甚好？伯伯你幹麼要不開心？」一燈道：「傻孩子，這孩子是周師兄生的。」黃蓉道：「周師兄早就走啦，難道他又偷偷回來跟她相會？」一燈道：「不是的。你沒聽見過『十月懷胎』這句話嗎？」黃蓉恍然大悟，道：「啊，我明白啦。那小孩兒一定生得很像老頑童，兩耳招風，鼻子翹起，否則你怎知不是你生的呢？」一燈大師道：「那又何必見到方知？這些日子中我不曾和劉貴妃親近，孩子自然不是我的了。」黃蓉似懂非懂，但知再問下去必定不妥，也就不再追問。

　　只聽一燈道：「我這場病生了大半年，痊癒之後，勉力排遣，也不再去想這回事。過了兩年有餘，一日夜晚，我正在臥室裡打坐，忽然門帷掀起，劉貴妃衝了進來。門外的太監和兩名侍衛急忙阻攔，但哪裡攔得住，都被她揮掌打了開去。我抬起頭來，只見她臂彎裡抱著孩子，臉上神色驚恐異常，跪在地下放聲大哭，只是磕頭，叫道：『求皇爺開恩，大慈大悲，饒了孩子！』「我起身一瞧，只見那孩子滿臉通紅、氣喘甚急，抱起來細細查察，他背後肋骨已折斷了五根。劉貴妃哭道：『皇爺，賤妾罪該萬死，但求皇爺赦了孩子的小命。』我聽她說得奇怪，問道：『孩子怎麼啦？』她只是磕頭哀求。我問：『是誰打傷他的？』劉貴妃不答，只哭叫：『求皇爺開恩饒了他。』我摸不著頭腦。她又道：『皇爺踢我的死，我決無半句怨言，這孩子，這孩子……』我道：「誰又來踢你死啦？到底孩子是怎生傷的？』劉貴妃抬起頭來，顫聲道：『難道不是皇爺派侍衛來打死這孩子麼？』我知事出蹺蹊，忙問：『是侍衛打傷的？哪個奴才這麼大膽？』劉貴妃叫道：『啊，不是皇爺的聖旨，那麼孩子有救啦！』說了這句話，就昏倒在地下。

　　「我將她扶起，放在床上，把孩子放在她身邊。過了半晌，她才醒了轉來，拉住我手哭訴。原來她正拍著孩子睡覺，窗中突然躍進一個蒙了面的御前侍衛，拉起孩子，在他背上拍了一掌。劉貴妃急忙上前阻攔，那侍衛一把將她推開，又在孩子胸口拍了一掌，這才哈哈大笑，越窗而出。那侍衛武功極高，她又認定是我派去殺她兒子，當下不敢追趕，逕行來我寢宮哀求。「我越聽越是驚奇，再細查孩子的傷勢，卻瞧不出是被什麼功夫所傷，只是帶脈已被震斷，那刺客實非庸手。可是他又顯然手下留情，嬰兒如此幼弱，居然身受兩掌尚有氣息。當下我立即到她的臥室查看，瓦面和窗檻上果然留著極淡的足印。我對劉貴妃道：『這刺客本領甚高，尤其輕功非同小可。大理國中除我之外，再無第二人有此功力。』劉貴妃忽然驚呼：『難道是他？他幹麼要殺死自己兒子？』她此言一出，臉色登時有如死灰。」黃蓉也是低低驚呼一聲，道：「老頑童不會這麼壞罷？」一燈大師道：「當時我卻以為定是周師兄所為。除他之外，當世高手之中，又有誰會無緣無故的來加害一個嬰兒？料得他是不願留下孽種，貽羞武林。劉貴妃說出此言，又羞又急，又驚又愧，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又道：『不，決不是他！那笑聲定然不是他！』我道：『你在驚惶之中，怎認得明白？』她道：『這笑聲我永遠記得，我做了鬼也忘不了！不，決不是他！』」眾人聽到這裡，身上都驟感一陣寒意。郭靖與黃蓉心中泛起瑛姑的言語容貌，想像當日她說那幾句話時咬牙切齒的神情，不禁凜然畏怖。一燈大師接著道：「當時我見她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也就信了。只是猜想不出刺客到底是誰。我也曾想，難道是王真人的弟子馬鈺、丘處機、王處一他們之中的一個？為了保全全真教的令譽，竟爾千里迢迢的趕來殺人滅口……」郭靖口唇動了一下，要待說話，只是不敢打斷一燈大師的話頭。一燈見了，道：「你想說什麼，但說不妨。」郭靖道：「馬道長、丘道長他們都是俠義英雄，決不會做這等事。」一燈道：「王處一我曾在華山見過，人品確是很不錯的。旁人如何就不知了。不過若是他們，輕輕一掌就打死了嬰兒，卻何以又打得他半死不活？」他抬頭望著窗子，臉上一片茫然，十多年前的這個疑團，始終沒能在心中解開，禪院中一時寂靜無聲，過了片刻，一燈道：「好，我再說下去……」

　　黃蓉忽然大聲說道：「確然無疑，定是歐陽鋒。」一燈道：「後來我也猜想到他。但歐陽鋒是西域人，身材極是高大，比常人要高出一個頭。據劉貴妃說，那兇手卻又較常人矮小。」黃蓉道：「這就奇了。」一燈道：「我當時推究不出，劉貴妃抱著孩子只是哭泣。這孩子的傷勢雖沒黃姑娘這次所受的沉重，只是他年紀幼小，抵擋不起，若要醫愈，也要我大耗元氣。我躊躇良久，見劉貴妃哭得可憐，好幾次想開口說要給他醫治，但每次總想到只要這一出手，日後華山二次論劍，再也無望獨魁群雄，《九陰真經》休想染指。唉，王真人說此經是武林的一大禍端，傷害人命，戕賊人心，實是半點不假。為了此經，我仁愛之心竟然全喪，一直沉吟了大半個時辰，方始決定為他醫治。唉，在這大半個時辰之中，我實是個禽獸不如的卑鄙小人。最可恨的是，到後來我決定出手治傷，也並非改過遷善，只是抵擋不住劉貴妃的苦苦哀求。」

　　黃蓉道：「伯伯，我說你心中十分愛她，一點兒也沒講錯。」一燈似乎沒聽見她的話，繼續說道：「她見我答應治傷，喜得暈了過去。我先給她推宮過血，救醒了她，然後解開孩子的襁褓，以便用先天功給他推拿，哪知襁褓一解開，露出了孩子胸口的肚兜，登時教我呆在當地，做聲不得。但見肚兜上織著一對鴦鴛，旁邊繡著那首『四張機』的詞，原來這個肚兜，正是用當年周師兄還給她那塊錦帕做的。「劉貴妃見到我的神情，知道事情不妙，她臉如死灰，咬緊牙關，從腰間拔出一柄匕首對著自己胸口，叫道：『皇爺，我再無面目活在人世，只求你大恩大德，准我用自己性命換了孩子性命，我來世做犬做馬，報答你的恩情。』說著匕首一落，猛往心口插入。」眾人雖明知劉貴妃此時尚在人世，但也都不禁低聲驚呼。

　　一燈大師說到此處，似乎已非向眾人講述過去事跡，只是自言自語：「我急忙使擒拿法將她匕首奪下，饒是出手得快，但她匕首已傷了肌膚，胸口滲出大片鮮血。我怕她再要尋死，點了她手足的穴道，包紮了她胸前傷口，讓她坐在椅上休息。她一言不發，只是望著我，眼中儘是哀懇之情。我們兩人都不說一句話，那時寢宮中只有一樣聲音，就是孩子急促的喘氣聲。「我聽著孩子的喘氣，想起了許多許多往事：她最初怎樣進宮來，我怎樣教她練武，對她怎樣寵愛。她一直敬重我、怕我，柔順的侍奉我，不敢有半點違背我的心意，可是她從來沒真心愛過我。我本來不知道，可是那天見到她對周師兄的神色，我就懂了。一個女子真正全心全意愛一個人的時候，原來竟會這樣的瞧他。她眼怔怔的望著周師兄將錦帕投在地下，眼怔怔的望著他轉身出宮。她這片眼光教我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的想了幾年，現在又見到這片眼光了。她又在為一個人而心碎，不過這次不是為了情人，是為她的兒子，是她跟情人生的兒子！「大丈夫生當世間，受人如此欺辱，枉為一國之君！我想到這裡，不禁怒火填膺，一提足，將面前一張象牙圓凳踢得粉碎，抬起頭來，不覺呆了，我道：『你……你的頭髮怎麼啦？』她好似沒聽見我的話，只是望著孩子。我以前真的不懂，一個人的目光之中，能有這麼多的疼愛，這麼多的憐惜。她這時已知我是決計不肯救這孩子的了，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多看一刻是一刻。「我拿過一面鏡子，放在她面前，道：『你看你的頭髮！』原來剛才這短短幾個時辰，在她宛似過了幾十年。那時她還不過十八九歲，這幾個時辰中驚懼、憂愁、悔恨、失望、傷心，諸般心情夾攻，鬢邊竟現出了無數白髮！「她全沒留心自己的容貌有了什麼改變，只怪鏡子擋住了她眼光，使她看不到孩子，她說：『鏡子，拿開。』她說得很直率，忘了我是皇爺，是主子。我很奇怪，心裡想：她一直愛惜自己的容顏，怎麼這時卻全不理會？當下將鏡子擲開，只見她目不轉瞬的凝視著孩子，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會盼望得這麼懇切，只盼那孩子能活著。我知道，她恨不得自己的性命能鑽到孩子的身體裡，代替他那正在一點一滴失卻的性命。」說到這裡，郭靖與黃蓉同時互望了一眼，心中都想：「當我受了重傷，眼見難愈之時，你也是這樣的瞧著我啊。」兩人不自禁的伸出手去，握住了對方的手，兩顆心勃勃跳動，感到全身溫暖，當聽到別人傷心欲絕的不幸之時，不自禁想到自己的幸福，因為親愛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坐著，因為她的傷勢已經好了，不會再死。是的，不會再死，在這兩個少年人的心中，對方是永遠不會死的。

　　只聽一燈大師繼續說道：「我實在不忍，幾次想要出手救她孩子，但那塊錦帕平平正正的包在孩子胸口。錦帕上繡著一對鴦鴛，親親熱熱的頭頸偎倚著頭頸，這對鴦鴛的頭是白的，這本來是白頭偕老的口彩，但為什麼說『可憐未老頭先白』？我一轉頭見到她鬢邊的白髮，忽然出了一身冷汗，我心中又剛硬起來，說道：『好，你們倆要白頭偕老，卻把我冷冷清清的撇在宮裡做皇帝！這是你倆生的孩子，我為什麼要耗損精力來救活他？』「她向我望了一眼，這是最後的一眼，眼色中充滿了怨毒與仇恨。她以後永遠沒再瞧我，可是這一眼我到死也忘不了。她冷冷的道：『放開我，我要抱孩子！』她這兩句話說得十分嚴峻，倒像她是我的主子，教人難以違抗，於是我解開了她穴道。她把孩子抱在懷裡，孩子一定痛得難當，想哭，但哭不出半點聲音，小臉兒脹得發紫，雙眼望著母親，求她相救。可是我心中剛硬，沒半點兒慈心。我見她頭髮一根一根的由黑變灰，由灰變白，不知這是我心中的幻象，還是當真如此，只聽她柔聲道：『孩子，媽沒本事救你，媽卻能教你不再受苦，你安安靜靜的睡罷，睡罷，孩子，你永遠不會醒啦！』我聽她輕輕的唱起歌兒來哄著孩子，唱得真好聽，喏喏，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你們聽！」眾人聽他如此說，卻聽不到半點歌聲，不禁相顧駭然。那書生道：「師父，你說得累了，請歇歇罷。」

　　一燈大師恍若不聞，繼續說道：「孩子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但隨即又痛得全身抽動。她又柔聲道：『我的寶貝心肝，你睡著了，身上就不痛啦，一點兒也不苦啦！』猛聽得波的一聲，她一匕首插在孩子心窩之中。」

　　黃蓉一聲驚呼，緊緊抓住郭靖手臂，其餘各人也是臉上均無半點血色。一燈大師卻不理會，又道：「我大叫一聲，退了幾步，險些摔倒，心中混混沌沌，一片茫然。只見她慢慢站起身來，低低的道：『總有一日，我要用這匕首在你心口也戳一刀。』她指著自己手腕上的玉環，說道：『這是我進宮那天你給我的，你等著罷，哪一天我把玉環還你，哪一天這匕首跟著也來了！』」一燈說到這裡，把玉環在手指上又轉了一圈，微微一笑，說道：「就是這玉環，我等了十幾年，今天總算等到了。」黃蓉道：「伯伯，她自己殺死兒子，與你何干？孩子又不是你打傷的。況且她用毒藥害你，縱使當年有什麼仇怨，也是一報還一報的清償了。我到山下去打發她走路，不許她再來騷擾……」她話未說完，那小沙彌匆匆進來，道：「師父，山下又送來這東西。」雙手捧著一個小小的布包。一燈接過揭開，眾人齊聲驚呼，原來包內正是那錦帕所做的嬰兒肚兜。錦緞色已變黃，上面織著的那對鴦鴛卻燦然如新。兩隻鴦鴛之間穿了一個刀孔，孔旁是一灘已變成黑色的血跡。一燈呆望肚兜，淒然不語，過了良久，才道：「鴦鴛織就欲雙飛，嘿，欲雙飛，到頭來總成一夢。她抱著兒子的屍體，縱聲長笑，從窗中一躍而出，飛身上屋，轉眼不見了影蹤。我不飲不食，苦思了三日三夜，終於大徹大悟，將皇位傳給我大兒子，就此出家為僧。」

　　他指著四個弟子道：「他們跟隨我久了，不願離開，和我一起到大理城外的天龍寺住。起初三年，四人輪流在朝輔佐我兒，後來我兒熟習了政務，國家清平無事。我們又遇上大雪山採藥、歐陽鋒傷人之事，大夥兒搬到了這裡，也就沒再回大理去。「我心腸剛硬，不肯救那孩子性命，此後十來年中，日日夜夜教我不得安息，總盼多救世人，贖此大罪。他們卻不知我的苦衷，總是時加阻攔。唉，其實，就算救活千人萬人，那孩子總是死了，除非我把自己性命還了他，這罪孽又哪能消除得了？我天天在等候瑛姑的消息，等她來把匕首刺入我心窩之中，怕只怕等不及她到來，我卻壽數已終，這場因果難了。好啦，眼下總算給我盼到了。她又何必在九花玉露丸中混入毒藥？我若知她下毒之後跟著就到，這幾個時辰總支持得住，也不用師弟費神給我解毒了。」

　　黃蓉氣憤憤的道：「這女人心腸好毒！她早已查到伯伯的住處，就怕自己功夫不濟，處心積慮的在等待時機，剛巧碰到我給裘鐵掌打傷，就指引我來求治。雙管齊下，既讓你耗損了真力，再乘機下毒，真想不到我竟成了這惡婦手中害人的利器。伯伯，歐陽鋒那幅畫又怎到了她的手裡？這畫又有什麼干係？」一燈大師取過小幾上那部《大莊嚴論經》，翻到一處，讀道：「畫中故事出於天竺角城：昔有一王，名曰屍毗，精勤苦行，求正等正覺之法。一日有大鷹追逐一鴿，鴿飛入屍毗王腋下，舉身戰怖。大鷹求王見還，說道：『國王救鴿，鷹卻不免餓死。』王自念救一害一，於理不然，於是即取利刀，自割股肉與鷹。那鷹又道：『國王所割之肉，須與鴿身等重。』屍毗王命取天平，鴿與股肉各置一盤，但股肉割盡，鴿身猶低。王續割胸、背、臂、脅俱盡，仍不及鴿身之重，王舉身而上天平。於是大地震動，諸天作樂，天女散花，芳香滿路。天龍、夜叉等俱在空中歎道：『善哉善哉，如此大勇，得未曾有。』」這雖是神話，但一燈說得慈悲莊嚴，眾人聽了都不禁感動。黃蓉道：「伯伯，她怕你不肯為我治傷，是以用這幅畫來打動你的心。」

　　一燈微笑道：「正是如此。她當日離開大理，心懷怨憤，定然遍訪江湖好手，意欲學藝以求報仇，由此而和歐陽鋒相遇。那歐陽鋒得悉了她的心意，想必代她籌劃了這個方策，繪了這圖給她。此經在西域流傳甚廣，歐陽鋒是西域人，也必知道這故事。」黃蓉恨恨的道：「老毒物利用瑛姑，那瑛姑又來利用我，這是借刀殺人的連環毒計。」一燈歎道：「你也不須煩惱，你若不與她相遇，她也必會隨意打傷一人，指點他來求我醫治。只是若無武功高強之人護送，輕易上不得山來。歐陽鋒此圖繪成已久，安排下這個計謀，少說也已有十年。這十年之中竟遇不著一個機緣，那也是運數該當如此了。」黃蓉道：「伯伯，我知道啦。她還有一件心事，比害你更是要緊。」一燈「啊」了一聲：「什麼事？」黃蓉道：「老頑童被我爹爹關在桃花島上，她要去救他出來。」於是將她苦學奇門術數之事說了一遍，又道：「後來得知縱使再學一百年，也難及得上我爹爹，又見我正好受了傷，於是……」一燈一聲長笑，站起身來，說道：「好了，好了，一了百了，諸事湊合，今日總算得遂她的心願。」沉著臉向四弟子道：「你們好好去接引劉貴妃，不，接引瑛姑上山，不得有半句不敬的言語。」四弟子不約而同的伏地大哭，齊叫：「師父！」一燈歎道：「你們跟了我這許多年，難道還不明白師父的心事麼？」轉頭向靖、蓉二人道：「我求兩位一件事。」靖、蓉齊道：「但教所命，無有不遵。」一燈道：「好。現下你們這就下山去。我一生負瑛姑實多，日後她如遇到什麼危難艱險，務盼兩位瞧在老僧之臉，盡力援手。兩位如能玉成她與周師兄的美事，老僧更是感激無量。」

　　靖、蓉兩人愕然相顧，不敢答應。一燈見兩人不作聲，又追問一句：「老僧這個懇求，兩位難以答允麼？」黃蓉微一猶豫，說道：「伯伯既這麼說，我們遵命就是。」一扯郭靖的衣袖，下拜告別。一燈又道：「你們不必和瑛姑見面，從後山下去罷。」黃蓉又答應了，牽著郭靖的手轉身出門。四弟子見她並無戚容，都暗罵她心地涼薄，眼見自己救命恩人危在頃刻，竟然漠不關心的說走就走。郭靖卻知黃蓉決不肯袖手不顧，必然另有計謀，當下跟著她出門。走到門口，黃蓉俯口到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郭靖停步遲疑，終於點頭，轉過身來，慢慢走回。一燈道：「你宅心忠厚，將來必有大成。瑛姑的事，我重托你了。」郭靖道：「好！大師之事，晚輩自當盡心竭力。」突然反手抓出，拿住了一燈身旁那天竺僧人的手腕，左手乘勢戳去，閉住了他「華蓋」「天柱」兩個大穴。這兩穴一主手，一主足，兩穴被閉，四肢登時動彈不得。這一著大出人人意料之外，一燈與四大弟子俱各大驚失色，齊叫：「幹什麼？」郭靖更不打話，左手又往一燈肩頭抓去。

　　一燈大師見郭靖抓到，右掌翻過，快似閃電，早已拿住他左手手腕。郭靖吃了一驚，心想此際一燈全身已在自己掌力籠罩之下，竟能破勢反擊，而且一擊正中要害，這功夫確是高深之極，只是一燈手掌與他手脈寸關尺甫觸，立顯真力虛弱，這一拿虛晃不穩。郭靖立時奪位逆拿，翻掌扣住他手背麻筋，右掌「神龍擺尾」，擊退漁人與樵子從後攻來的兩招，左手食指前伸，點中了一燈大師脅下的「鳳尾」「精促」二穴，說道：「伯伯，對不住之至。」

　　此時黃蓉已使開打狗棒法，將那農夫直逼到禪房門外。那書生以變起倉卒，未明靖、蓉二人用意，連呼：「有話請說，不必動手。」那農夫見師父為人所制，勢如瘋虎，不顧性命的向禪房猛衝，但那打狗棒法何等精妙，連沖三次，都給黃蓉逼得退回原位。郭靖雙掌呼呼風響，使成一個圈子，從禪房裡打將出來，漁人、樵子、書生三人被他掌力所迫，一步一步退出房門。黃蓉猛地遞出一招，直取農夫眉心。這一棒迅捷無倫，那農夫一聲「啊也」，向後急仰，平平躍出數尺。黃蓉叫聲：「好！」反手關上背後的房門，笑瞇瞇的道：「各位住手，我有話說。」那樵子和漁人每接郭靖一掌，都感手臂酸麻，足下踉蹌，眼見郭靖又是揮掌擊來，兩人並肩齊上，只待合力抵擋。郭靖聽得黃蓉此言，這一掌發到中途，忽地收住，抱拳說道：「得罪得罪。」漁、樵、耕、讀愕然相顧。黃蓉莊容說道：「我等身受尊師厚恩，眼見尊師有難，豈能袖手不顧？適才冒犯，實是意圖相救。」那書生上前深深一揖，說道：「家師對頭是我們四人的主母，尊卑有別，她找上山來，我們不敢出手。何況家師為了那……那小皇爺之死，十餘年來耿耿於心，這一次就算功力不損，身未中毒，見到那劉貴妃前來，也必袖手受她一刀。我們師命難違，心焦如焚，實是智窮力竭，不知如何是好。姑娘絕世才華，若能指點一條明路，我輩粉身碎骨，亦當相報大恩大德。」黃蓉聽他說得如此懇切，倒也不便再如先前那樣和他嬉皮笑臉，說道：「我師兄妹對尊師感恩之心，與四位無異，定當全力以赴。如能阻止瑛姑踏進禪院，自是最好不過，但想她處心積慮，在山下黑泥沼中苦候十餘年，此次必是有備而來，只怕不容易阻擋。小妹想到的法子要冒一個奇險，若能成功，倒可一勞永逸，更無後患。只是風險甚大，那瑛姑精明狡猾，武功又高，此計未必能成。但我才智庸愚，實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漁、樵、耕、讀齊道：「願聞其詳。」黃蓉秀眉微揚，說出一番話來，只把四人聽得面面相覷，半晌做聲不得。酉牌時分，太陽緩緩落到山後，山風清勁，只吹得禪院前幾排棕櫚樹搖擺不定，荷塘中殘荷枯葉簌簌作響。夕陽餘暉從山峰後面映射過來，照得山峰的影子宛似一個極大怪人，橫臥在地。漁、樵、耕、讀四人盤膝坐在石樑盡處的地下，睜大了眼睛，只是向前望去，每人心中都是忐忑不安。等了良久，天漸昏暗，幾隻烏鴉啞啞鳴叫，飛入下面山谷，谷中白霧濛濛升起，但石樑彼端的山崖轉角處仍是無人出現。那漁人心道：「但願得劉貴妃心意忽變，想起此事怪不得師父，竟然懸崖勒馬，從此不來。」那樵子心想：「這劉貴妃狡詐多智，定是在使甚奸計。」那農夫最是焦躁，心道：「早一刻來，早一刻有個了斷，是禍是福，是好是歹，便也有個分曉。說來卻又不來，好教人惱恨。」那書生卻想：「她來得愈遲，愈是凶險，這件事也就愈難善罷。」他本來足智多謀，在大理國做了十餘年宰相，什麼大陣大仗都見過了，但這時竟然心頭煩躁，思潮起伏，拿不出半點主意，眼見周圍黑沉沉地，遠處隱隱傳來幾聲梟鳴，突然想起兒時聽人說過的一番話來：「那夜貓子躲在暗處裡，偷偷數人的眉毛。誰的眉毛根數給數清楚了，那就活不到天亮。」這明明是騙小孩兒的瞎說，但這時聽到這幾聲梟鳴，全身竟然不寒而慄：「難道師父當真逃不過這番劫難，要死在這女子手裡麼？」正想到此處，忽聽那樵子顫聲低呼：「來啦！」一抬頭，只見一條黑影在石樑上如飛而至，遇到缺口，輕飄飄的縱躍即過，似乎絲毫不費力氣。四人心中更是駭然：「她跟我師學藝之時，我們早已得了我師的真傳。怎麼她的武功忽然勝過了我們？這十餘年之中，她又從什麼地方學得這身功夫？」眼見那黑影越奔越近，四人站起身來，分立兩旁。轉瞬之間，那黑影走完石樑，只見她一身黑衣，面目隱約可辨，正是段皇爺當年十分寵愛的劉貴妃。四人跪倒磕頭，說道：「小人參見娘娘。」瑛姑「哼」了一聲，橫目從四人臉上掃過，說道：「什麼娘娘不娘娘？劉貴妃早死了，我是瑛姑。嗯，大丞相，大將軍，水軍都督，御林軍總管，都在這裡。我道皇爺當真是看破世情，削髮為僧，卻原來躲在這深山之中，還是在做他的太平安樂皇帝。」這番話中充滿了怨毒，四人聽了，心下慄然。那書生道：「皇爺早不是從前的模樣了。娘娘見了他必定再也認不出來。」瑛姑冷笑道：「你們娘娘長、娘娘短的，是譏刺我麼？直挺挺的跪在這裡，是想拜死我麼？」漁、樵、耕、讀四人互視一眼，站起身來，說道：「小的向您請安。」瑛姑把手一擺，道：「皇爺是叫你們阻攔我來著，又鬧這些虛文幹麼？要動手快動手啊。你們君的君，臣的臣，不知害過多少百姓，對我這樣一個女子還裝什麼假？」

　　那書生道：「我皇愛民如子，寬厚仁慈，大理國臣民至今無不稱頌。我皇別說生平絕無殘害無辜，就是別人犯了重罪，我皇也常常法外施恩。娘娘難道不知？」瑛姑臉上一紅，厲聲道：「你敢出言挺撞我麼？」那書生道：「微臣不敢。」瑛姑道：「你口中稱臣，心中豈有君臣之份？我要見段智興去，你們讓是不讓？」那「段智興」正是一燈大師俗家的姓名，漁、樵、耕、讀四人心中雖知，但從來不敢出之於口，耳聽得瑛姑直斥其名，都是不禁凜然。那農夫在朝時充任段皇爺的御林軍總管，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喝道：「一日為君，終身是尊，你豈可出言無狀？」瑛姑縱聲長笑，更不打話，向前便闖，四人各伸雙臂相攔，心想：「她功夫雖高，我四人合力，盡也阻攔得住。今日縱然違了師命，事急從權，那也說不得了。」豈知瑛姑既不出掌相推，也不揮拳毆擊，施展輕功，迎面直撞過來。那樵子見她衝到，不敢與她身子相碰，微向旁閃，伸手便抓她肩頭。這一抓出手極快，抓力亦猛，但掌心剛觸到她肩頭，卻似碰到一件異常油膩滑溜之物一般，竟然抓之不住。就在此時，農夫與漁人齊聲猛喝，雙雙從左右襲到。瑛姑一低頭，人似水蛇，已從漁人腋下鑽了過去。漁人鼻中只聞到一陣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幽香，心中略感慌亂，手臂非但不敢向內壓夾她身子，反而向外疾張，生怕碰著她身上什麼地方。農夫怒道：「你怎麼啦！」十指似鉤，猛向瑛姑腰間插去。樵子急喝：「不得無禮！」那農夫充耳不聞，剎時之間，十指的指端都已觸及瑛姑腰間，但不知怎的，指端觸處只覺油光水滑，給她一溜便溜了開去。

　　瑛姑以在黑沼中悟出來的泥鰍功連過三人，已知這四人無法阻攔自己，反手發掌，猛向農夫拍去。書生回臂出指，逕點她手腕穴道。豈知瑛姑突然伸出食指，快如電光石火，手指尖和他手指尖在空中對準了一碰。此時書生全身精力盡集於右手指，突然間指尖正中一麻，身如電震，叫聲「啊喲」，一交跌翻在地。樵夫與漁人忙俯身相救。農夫左拳直出，猶似鐵錘般往瑛姑身上擊去。

　　這一拳勢挾勁風，力道驚人，瑛姑眼見拳風撲面，竟不避讓。那農夫一驚，心想這一拳勢必將她打得腦漿迸裂，急忙收招，但拳面已然碰到瑛姑鼻尖。瑛姑腦袋微側，拳鋒便從她鼻尖滑落，在她臉頰上擦了過去。那農夫左臂不及回縮，手腕已被對方拿住，急忙後奪，只聽得喀的一聲，尚未覺得疼痛，卻知手肘關節已被她反拳打脫。那農夫一咬牙，更不理會，右手食指急往敵人臂彎裡點去。

　　漁、樵、耕、讀四人的點穴功夫都得自一燈大師的親傳，雖不及乃師一陽指的出神入化，但在武林中也算得是第一流的功夫，豈知遇著瑛姑，剛好撞正了剋星。她處心積慮的要報喪子之仇，深知一燈大師手指功夫厲害，於是潛心思索克制的手段。她是刺繡好手，竟從女紅中想出了妙法，在右手食指尖端上戴了一個小小金環，環上突出一枚三分來長的金針，針上喂以劇毒，她眼神既佳，手力又穩，苦練數年之後，空中飛過蒼蠅，伸指戳去，金針能將蒼蠅穿身而過。此際臨敵，她一針先將書生的食指傷了，待見那農夫手指點到，冷笑一聲，纖指輕曲，指尖對準指尖，一針又刺在他食指尖端的中心。常言道：「十指連心」，那食指尖端屬手陽明大腸經，金針刺入，即抵「商陽穴」。那農夫敗中求勝，這一指點出時出了全力，瑛姑卻毫不使勁，只是在恰好時際將金針擺在恰好的處所，不是以針刺他指尖，卻是讓他用指尖自行戳在金針之上。這一針刺入，那農夫也是虎吼一聲，撲翻在地。瑛姑冷笑道：「好個大總管！」搶步往禪院奔去。那漁人大呼：「娘娘留步。」瑛姑止步回身，冷笑道：「你待怎地？」這時她已奔至荷塘之前，荷塘與禪寺只有一條小石橋相通，瑛姑站在橋頭，瞪目而視，雖在黑夜，僅有微光可辨面目，但那漁人與她一對面，只覺兩道目光冷森森的直射過來，不禁心中凜然，不敢上前動手。瑛姑冷冷的道：「大丞相、大總管兩人中了我的七絕針，天下無人救得。你也想送死嗎？」說罷也不待他答話，轉身緩緩而行，竟不回頭，不理他是否從後偷襲。一條小石橋只二十來步，將到盡頭，忽然黑暗中轉出一人，拱手道：「前輩您好。」

　　瑛姑吃了一驚，暗道：「此人悄無聲息的突然出現，我怎麼竟未知覺？若是他暗施毒手，此刻只怕我已非死即傷。」定睛看時，只見他身高膀闊、濃眉大眼，正是自己指點上山的郭靖，當下說道：」小姑娘的傷治好了嗎？」郭靖躬身說道：「多謝前輩指點，我師妹的傷蒙一燈大師治好了。」瑛姑哼了一聲道：「她怎麼不親來向我道謝？」口中說著，腳下不停，逕自前行。郭靖站在橋頭，見她筆直走來，忙道：「前輩請回！」瑛姑哪來理他，身形微側，展開泥鰍功，從他身側急滑而過。郭靖雖在黑沼茅屋中曾與她動過手，但料不到她說過就過，身子滑溜如此，情急之下，左臂後抄，回振反彈，卻是周伯通所授「空明拳」的奇妙家數。瑛姑眼見已然滑過他的身側，哪知一股柔中帶韌的拳風忽地迎面撲至，逼得她非倒退不可。她此來有進無退，不管郭靖拳勢猛烈，仍是鼓勇向前直衝。郭靖急叫：「留神！」只感一個女子溫軟的身軀已撲入自己臂彎，大驚之下，足下被瑛姑一勾，兩人同時落向荷塘。兩人身在半空之時，瑛姑左手從郭靖右腋下穿過，繞至背後抓住他左肩，中指捲曲，扣向郭靖咽喉，大指食指施勁捏落。這是小擒拿手中的「前封喉閉氣」之法，只要一捏而中，敵人氣管封閉，呼吸立絕，最是厲害不過。郭靖身子斜斜下跌，又覺肩頭被拿，心知不妙，右臂立彎，挾向瑛姑頭頸，這也是小擒拿手中閉氣之法，稱為「後挾頸閉氣」。瑛姑知他臂力厲害，己所不及，雖然搶了先著，卻不能跟他硬碰硬的對攻，急忙鬆手放開他的肩頭，伸指戳出。郭靖左臂撞開了她手腕。從石橋落入荷塘，只是一瞬間，但兩人迅發捷收，頃刻間已各向對方施了三招，這近身肉搏，使的都是快速無倫的小擒拿手。瑛姑功力深厚，郭靖卻是力大招精，這三招誰也奈何不了誰，撲通一聲，雙雙落入塘中。

　　塘中污泥約有三尺來深，塘水直浸至兩人胸間。瑛姑左手下抄，撈起一把污泥往郭靖口中抹去。郭靖一怔，急忙低頭閃避。瑛姑在泥濘遍地的黑沼一居十餘年，見泥鰍穿泥遊行而悟出了一身泥鰍功，在陸上與人動手過招已是滑溜異常，一入軟泥浮沙，更是如虎添翼，她將郭靖拉入荷塘，也是知他武功勝已，非逼得他身處困境，難以過橋。她指戳掌打，在污泥中比陸上還要迅捷數倍，有時更撈起一團團爛泥，沒頭沒腦的向郭靖抹去。郭靖雙足深陷，又不敢猛施掌力將她打傷，只拆了四五招，立時狼狽萬分。但聽風聲響處，一團塘泥挾著臭氣撲面而至，急忙側頭閃避，哪知瑛姑數泥同擲，閃開了兩團污泥，第三團卻給迎面擲個正中，口鼻雙眼登被封住。他久經江南六怪指點，知道身上如中了暗器，若是手忙腳亂的去拔暗器，看傷口，敵人必然乘機搶攻，痛下殺手，此時呼吸已閉，眼目難開，當下呼呼呼連推三掌，教敵人不能近到自己五尺之內，這才伸左手抹去臉上污泥，睜開眼來，卻見瑛姑已躍上石橋，走向禪院。瑛姑闖過郭靖這一關，心中暗叫：「慚愧！若非此處有個荷塘，焉能打退這傻小子？想來是老天爺今日教我得報此仇。」當下腳步加快，走向寺門，伸手推去，那門竟未上閂，呀的一聲，應手而開。這一下倒出乎她意料之外，生怕門後設有埋伏，在外面待了片刻，見屋內並無動靜，這才入內，只見大殿上佛前供著一盞油燈，映照著佛像寶相莊嚴。瑛姑心中一酸，跪倒在蒲團上暗暗禱祝。

　　剛默祝得幾句，忽聽身後格格兩聲輕笑，當即左手後揮，劃了個圈子，防敵偷襲，右手在蒲團上一按，借力騰起，在空中輕輕巧巧的一個轉身，落下地來。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喝了聲彩：「好俊功夫！」定睛看時，只見她青衣紅帶，頭上束髮金環閃閃發光，一雙美目笑嘻嘻的凝視著自己，手中拿著一根晶瑩碧綠的竹棒，正是黃蓉。

　　只聽她說道：「瑛姑前輩，我先謝你救命之恩。」瑛姑森然道：「我指點你前來求醫，志在害人，並非為了救你，又何必謝我？」黃蓉歎道：「世間恩仇之際，原也難明。我爹爹在桃花島上將老頑童周伯通關了一十五年，終也救不活我媽媽的性命。」瑛姑聽她提到「周伯通」三字，登時身子劇震，厲聲喝問：「你媽媽與周伯通有什麼干係？」

　　黃蓉一聽她的語氣，即知她懷疑周伯通與自己母親有甚情愛糾纏，致被父親關在桃花島上，看來雖然事隔十餘年，她對老頑童並未忘情，否則怎麼憑空會吃起這份乾醋來？當下垂首淒然道：「我媽是給老頑童累死的。」

　　瑛姑更是懷疑，燈光下見黃蓉肌膚勝雪，眉目如畫，自己當年容顏最盛之時，也遠不及她美貌，她母親若與她相似，難保周伯通見了不動心，不禁蹙眉沉思。

　　黃蓉道：「你別胡思亂想，我媽媽是天人一般，那周伯通頑劣如牛，除了有眼無珠的女子，誰也不會對他垂青。」瑛姑聽她嘲罵自己，但心中疑團打破，反而欣慰，臉上卻仍是冷冷的不動聲色，說道：「既有人愛蠢笨如豬的郭靖，自也有人喜歡頑劣如牛之人。你媽媽又怎麼給老頑童害死了？」黃蓉慍道：「你罵我師哥，我不跟你說話啦。」說著拂袖轉身，佯作動怒。瑛姑一心要問明究竟，忙道：「好啦，我以後不說就是。你師哥聰明得很。」黃蓉停步回頭，道：「那老頑童也不是存心害死我媽，可是我媽不幸謝世，卻是從他身上而起。我爹爹一怒之下，將他關在桃花島上，可是關到後來，心中卻也悔了。冤有頭，債有主，是誰害死你心愛之人，你該走遍天涯海角，找這兇手報仇才是。遷怒旁人，又有何用？」這幾句話猶如當頭棒喝，把瑛姑說得呆在當地，做聲不得。黃蓉又道：「我爹爹早已將老頑童放了……」瑛姑驚喜交集，說道：「那麼不用我去救他啦？」黃蓉微笑道：「倘若我爹爹不肯放人，你又救得了老頑童嗎？」瑛姑默然。瑛姑當年離了大理，即去找尋周伯通，起初幾年打探不到消息，後來才無意中從黑風雙煞口裡，得知他被黃藥師囚禁在桃花島上，只是為了什麼原因，卻打探不出。那日周伯通在大理不顧她而去，甚是決絕，她知若非有重大變故，勢難重圓，這時得悉他失手被禁，不由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意中人身遭劫難，喜的是這卻是個機緣，若是自己將他救出，他豈能不念恩情？哪知桃花島上道路千回百轉，別說救人，連自己也陷了三日三夜，險些餓死。還是黃藥師派啞僕帶路，才送她離島。她於是隱居黑沼，潛心修習術數之學。這時聽說周伯通已經獲釋，不禁茫然若失，甜酸苦辣諸般滋味，一齊湧上心來。黃蓉笑吟吟的道：「老頑童最肯聽我的話，我說什麼他從來不敢駁回。你若想見他，這就跟我下山。我為你們撮合良緣，就算是我報答你的救命之恩如何？」這番話只把瑛姑聽得雙頰暈紅，怦然心動。眼見這場仇殺就可轉化為一樁喜事，黃蓉正自大感寬慰，忽聽拍的一聲，瑛姑雙掌反向背後相互一擊，臉上登似罩了一層嚴霜，厲聲說道：「憑你這黃毛丫頭，就能叫他聽你的話？他幹麼要聽你指使？為了你美貌嗎？我無恩於你，也不貪圖你的什麼報答。快快讓路，再遲片刻，莫怪我下手無情。」黃蓉笑道：「啊喲喲，你要殺我麼？」瑛姑雙眉豎起，冷冷的道：「殺了你又怎樣？別人忌憚黃老邪，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黃蓉笑嘻嘻的道：「殺了我不打緊，誰給你解那三道算題啊？」那日黃蓉在黑沼茅屋的沙地上寫下了三道算題，瑛姑日夜苦思，絲毫不得頭緒。她當初研習術數原是為了相救周伯通，豈知任何複雜奧妙的功夫，既經鑽研，便不免令人廢寢忘食，欲罷不能。她明知這些算題即令解答得出，與黃藥師的學問仍是相去霄壤，對救人之事毫無裨益，但好奇之心迫使她殫精竭慮，非解答明白，實是難以安心，這時聽黃蓉提及，那三道算題立時清清楚楚的在腦海中顯現，不由得臉生躊躇之色。黃蓉道：「你別殺我，我教了你罷。」從佛像前取過油燈，放在地下，取出一枚金針，在地下方磚上劃出字跡，登時將第一道「七曜九執天竺筆算」計了出來，只把瑛姑看得神馳目眩，暗暗讚歎。黃蓉接著又解明瞭第二道「立方招兵支銀給米題」，這道題目更是深奧。瑛姑待她寫出最後一項答數，不由得歎道：「這中間果然機妙無窮。」頓了頓，說道：「這第三道題呢，說易是十分容易，說難卻又難到了極處。『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我知道這是二十三，不過那是硬湊出來的，要列一個每數皆可通用的算式，卻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

　　黃蓉笑道：「這容易得緊。以三三數之，餘數乘以七十；五五數之，餘數乘以二十一；七七數之，餘數乘十五。三者相加，如不大於一百零五，即為答數；否則須減去一百零五或其倍數。」瑛姑在心中盤算了一遍，果然絲毫不錯，低聲記誦道：「三三數之，餘數乘以七十；五五數之……」黃蓉道：「也不用這般硬記，我念一首詩給你聽，那就容易記了：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樹梅花廿一枝，七子團圓正半月，余百零五便得知。」瑛姑聽到「三人同行」、「團圓半月」幾個字，不禁觸動心事，暗道：「這丫頭既識得他，自是早知我的陰私。三人同行是刺我一女事奉二男，團圓半月卻譏我與他只有十餘日的恩情？」她昔年做下了虧心之事，不免處處多疑，當下沉著聲音道：「好啦，多謝你指點。朝聞道，夕死可矣。你再囉唆，我可容你不得啦？」黃蓉笑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的是聞道之人啊，倒不曾聽說是要弄死那傳道之人的。」瑛姑瞧那禪院情勢，知道段皇爺必居後進，眼見黃蓉跟自己不住糾纏，必有詭計，心想這丫頭年紀雖小，精靈古怪實不在乃父之下，莫要三十老娘倒繃嬰兒，運糧船撞翻在陰溝裡，為了看她計算，已耽擱了不少時刻，大事當前，怎地還在術數上耗那無謂的心思？當下更不打話，舉步向內。轉過佛殿，只見前面黑沉沉的沒一星燈火。她孤身犯險，不敢直闖，提高聲音叫道：「段智興，你到底見我不見？在黑暗裡縮頭藏尾，算得是什麼大丈夫的行徑？」

　　黃蓉跟在她身後，接口笑道：「你嫌這裡沒燈麼？大師就怕燈火太多，點出來嚇壞了你，才教人熄了的。」瑛姑道：「哼，我是個命中要下地獄之人，還怕什麼刀山油鍋？」黃蓉拍手笑道：「那好極了，我正要跟你玩玩刀山的玩意。」從懷中取出火折晃亮了，俯身點燃了地下一個火頭。豈知自己足邊就有油燈，這倒大出瑛姑意料之外，定睛看時，其實也不是什麼油燈，只是一隻瓦茶杯中放了小半杯清油，浸著一根棉芯作燈心，茶杯旁豎著一根削尖的竹籤，約有一尺來長，一端插在土中，另一端向上挺立，甚是鋒銳。黃蓉足不停步，不住點去，片刻之間，地下宛似滿天繁星，佈滿了燈火與竹籤，每隻茶杯之旁，必有一根尖棒。待得黃蓉點完，瑛姑早已數得明白，共是一百一十三隻茶杯、一百一十三根竹籤，不禁大為狐疑：「若說這是梅花樁功夫，不是七十二根，就該是一百零八根，一百一十三根卻是什麼道理？排列得又零零落落，既非九宮八卦，又不是梅花五出。而且這竹籤如此鋒利，上面哪裡站得人？是了，她必是穿了鐵底的鞋子。」心想：「小丫頭有備而作，在這上面我必鬥她不過，且假作不知，過去便是。」當下大踏步走去，竹籤布得密密麻麻，難以通行，她橫腳踢去，登時踢倒了五六根，口中說道：「搗什麼鬼？老娘沒空陪小娃娃玩。」黃蓉急叫：「咦，咦，使不得，使不得。」瑛姑毫不理會，繼續踢去。黃蓉叫道：「好啊，你蠻不講理，我可要熄燈啦。快用心瞧一遍，把竹籤方位記住了。」瑛姑心中一驚：「若是數人合力在此處攻我，他們早已記熟了方位，黑暗裡我可要喪生在竹籤之上。快快離此險地！」一提氣，加快腳步，踢得更是急了。黃蓉叫道：「也不怕醜，胡賴！」竹棒起處，擋在瑛姑面前。油燈映照下一條綠幽幽的棒影從面前橫掠而過，瑛姑哪把這個十幾歲的少女放在心上，左掌直劈，就想一掌震斷竹棒。哪知黃蓉這一棒使的是「打狗棒法」中的「封」字訣，棒法全是橫使，並不攻擊敵身，一條竹棒化成一片碧牆，擋在面門，只要敵人不踏上一步，那就無礙，若施攻擊，立受反打。瑛姑這一掌劈去，嗒的一聲，手背上反被棒端戳了一下，急忙縮手，已感又疼又麻。

　　這一下雖非打中要害穴道，痛得卻也甚是厲害，瑛姑本不把黃蓉的武功放在眼裡，陡然間受了這一下，不禁又驚又怒。她吃了這個小虧，毫不急躁，反而沉住了氣，先守門戶，要瞧明白對方武功的路子再說，暗道：「當年我見到黑風雙煞，功夫果然甚是了得，但他們都是三四十歲的壯年，怎麼這小小丫頭也有如此造詣？必是黃藥師已把生平絕藝授了他這獨生愛女。」她當年在桃花島上吃過大虧，沒見到黃藥師一面，便已險些命喪島上，對這位桃花島主心中向來著實忌憚。她卻不知這「打狗棒法」是丐幫幫主的絕技，即令是黃藥師親至，一時之間也未必破解得了。就在她這只守不攻、暗自沉吟之際，黃蓉竹棒仍是使開那「封」字訣，擋住瑛姑的進路，足下卻不住移動走位，在竹籤之間如穿花蝴蝶般飛舞來去，片刻之間，已用足尖把一百一十三盞油燈踢滅了大半。妙的是只踢熄火頭，不但作燈的茶杯並未踏翻踢碎，連清油也濺出不多。她足上使的是桃花島的「掃葉腿法」，移步迅捷，落點奇準，但瑛姑已瞧出她功夫未臻上乘，遠不如竹棒使得變化莫測，何況她傷勢雖愈，元氣未復，若是攻她下盤，數十招即可取勝，可是心中計算方定，那油燈已被踢得剩下七八盞，這幾盞油燈盡數留在東北角，在夜風中微微顫動，其餘三隅已是漆黑一片，突然間黃蓉竹棒搶攻兩招，瑛姑一怔，藉著昏黃的燈光看準竹籤空隙，退後一步。黃蓉竹棒在地下一撐，身子平掠而起，長袖拂去，七八盤油燈應手而滅。瑛姑暗暗叫苦，「我雖已有取勝之法，可是在這竹籤叢中，每踏一步都能給簽子刺穿足背，那又如何動手？」黑暗中只聽得黃蓉叫道：「你記住竹籤方位了吧？咱們在這裡拆三十招，只要你傷得了我，就讓你入內見段皇爺如何？」瑛姑道：「竹籤是你所布，又不知在這裡已練了多少時候，別人一瞬之間，怎能記得這許多油燈的方位。」黃蓉年幼好勝，又自恃記心過人，笑道：「這有何難？你點著油燈，將竹籤拔出來重行插過，你愛插在哪裡就插哪兒，然後熄了燈再動手過招如何？」瑛姑心想：「這不是考較武功，卻是考較記心來了。這機伶小鬼聰明無比，我大仇未報，豈能拿性命來跟她賭賽記心？」靈機一動，已有計較，說道：「好，那倒也公平，老娘就陪你玩玩。」取出火折晃亮，點燃油燈。

　　黃蓉笑道：「你何必自稱老娘？我瞧你花容月貌，還勝過二八佳人，難怪段皇爺當年對你如此顛倒。」瑛姑正在拔著一根根竹籤挪移地位，聽了此言，呆了一呆，冷笑道：「他對我顛倒？我入宮兩年，他幾時理睬過人家？」黃蓉奇道：「咦，他不是教你武功了嗎？」瑛姑道：「教武功就算理踩人家了？」黃蓉道：「啊，我知道啦。段皇爺要練先天功，可不能跟你太要好啊。」瑛姑哼了一聲，道：「你懂什麼？怎麼他又生皇太子？」黃蓉側過了頭，想了片刻，道：「皇太子是從前生的，那時他還沒練先天功呢。」瑛姑又哼了一聲，不再言語，只是拔著竹籤移動方位。黃蓉見她插一根，心中便記一根，不敢有絲毫怠忽，此事性命攸關，只要記錯了數寸地位，待會動起手來，立時有竹籤穿腳之禍。過了一會，黃蓉又道：「段皇爺不肯救你兒子，也是為了愛你啊。」瑛姑道：「你都知道了？哼，為了愛我？」語意中充滿怨毒。黃蓉道：「他是喝老頑童的醋。若是不愛你，為什麼要喝醋？他見到你那塊『四張機』的鴛鴦錦帕，實是傷心之極。」瑛姑從沒想到段皇爺對己居然有這番情意，不禁呆呆出神。黃蓉道：「我瞧你還是好好回去吧。」瑛姑冷冷的道：「除非你有本事擋得住我。」黃蓉道：「好，既是定要比劃，我只得捨命陪君子。只要你闖得過去，我決不再擋。若是闖不過呢？」瑛姑道：「以後我永不再上此山。要你陪我一年之約，也作罷論。」黃蓉拍手道：「妙極，要我在黑沼的爛泥塘裡住上一年，也真難熬得緊。」說話之間，瑛姑已將竹籤換插了五六十根，隨即逐一踢滅油燈，說道：「其餘的不用換了。」黑暗中五指成抓，猛向黃蓉戳來。黃蓉記住方位，斜身竄出，左足不偏不倚，剛好落在兩根竹籤之間，竹棒抖出，點她左肩。哪知瑛姑竟不回手，大踏步向前，只聽格格格一連串響聲過去，數十根竹籤全被她踏斷，逕入後院去了。

　　黃蓉一怔，立時醒悟：「啊也！上了她當。原來她換竹籤時手上使勁，暗中將籤條都捏斷了。」只因好勝心盛，於這一著竟沒料到，不由得大是懊惱。

　　瑛姑闖進後院，伸手推門，只見房內蒲團上居中坐著一個老僧，銀鬚垂胸，厚厚的僧衣直裹到面頰，正自低眉入定。漁、樵、耕、讀四大弟子和幾名老和尚、小沙彌侍立兩旁。那樵子見瑛姑進來，走到老僧面前，合十說道：「師父，劉娘娘上山來訪。」那老僧微微點了點頭，卻不說話。禪房中只點著一盞油燈，各人面目都看不清楚。瑛姑早知段皇爺已經出家，卻想不到十多年不見，一位英武豪邁的皇爺竟已成為如此衰頹的老僧，想起黃蓉適才的話，似乎皇爺當年對自己確也不是全無情意，不禁心中一軟，握著刀柄的手慢慢鬆了開來。一低頭，只見那錦帕所制的嬰兒肚兜正放在段皇爺蒲團之前，肚兜上放著一枚玉環，正是當年皇爺賜給她的。瞬時之間，入宮、學武、遇周、絕情、生子、喪兒的一幕幕往事都在眼前現了出來，到後來只見到愛兒一臉疼痛求助的神色，雖是小小嬰兒，眼光中竟也似有千言萬語，似在埋怨母親不為他減卻些微苦楚。她心中陡然剛硬，提起匕首，勁鼓腕際，對準段皇爺胸口一刀刺了進去，直沒至柄。她知段皇爺武功了得，這一刀未必刺得他死，而且匕尖著肉之際，似乎略有異樣，當下向裡回奪，要拔出來再刺第二刀，哪知匕首牢牢嵌在他肋骨之中，一時竟沒能拔動。只聽得四大弟子齊聲驚呼，同時搶上。

　　瑛姑十餘年來潛心苦修，這當胸一刺不知已練了幾千幾萬遍。她明知段皇爺必定衛護周密，右手白刃刺出，左手早已舞成掌花，守住左右與後心三面，這一奪沒將匕首拔出，眼見情勢危急，雙足一點，已躍向門口，回頭一瞥，只見段皇爺左手撫胸，想是十分痛楚。

　　她此刻大仇已報，心中卻殊無快慰之意，忽然想起：「我與人私通生子，他沒一言半語相責，仍是任由我在宮中居住，不但沒將我處死，一切供養只有比前更加豐厚。他實在一直待我好得很啊。」她向來只記住段皇爺不救自己兒子性命，心中全是怨毒，此刻當胸一刃，才想到他的諸般好處，長歎一聲，轉身出門。這一轉過身來，不禁尖聲驚呼，全身汗毛直豎，但見一個老僧合十當胸，站在門口。燈光正映在他的臉上，隆準方口，眼露慈光，雖然作了僧人裝束，卻明明白白是當年君臨南詔的段皇爺。瑛姑如見鬼魅，一個念頭如電光般在心中一閃：「適才定是殺錯了人。」眼光橫掃，但見被自己刺了一刀的僧人慢慢站起身來，解去僧袍，左手在頦下一扯，將一把白鬍子盡數拉了下來。瑛姑又是一聲驚呼，這老僧竟是郭靖假裝的。這正是黃蓉安排下的計謀。郭靖點了一燈大師的穴道，就是存心要代他受這一刀。他只怕那天竺僧人武功厲害，是以先出手攻他，豈如此人竟是絲毫不會武藝。當黃蓉在院子中向瑛姑解明三道算題、以「打狗棒法」阻路、再布油燈竹籤之時，四弟子趕速給郭靖洗去身上泥污，剃光頭髮。他頦下白鬚，也是剃了一燈的鬍子黏上去的。四大弟子本覺這事戲弄師父，大大不敬，而且郭靖本身須得干冒大險，各人心中也感不安，可是為了救師父之命，除此實無別法，若是由四弟子中一人出來假扮，他們武功不及瑛姑，勢必被她一刀刺死。瑛姑挺刀刺來之時，郭靖眼明手快，在僧袍中伸出兩指，捏住了刃鋒扁平的兩側。哪知瑛姑這一刺狠辣異常，饒是郭靖指力強勁，終於刃尖還是入肉半寸，好在未傷肋骨，終無大礙。他若將軟蝟甲披在身上，原可擋得這一刀，只是瑛姑機伶過人，匕首中甲，定然知覺，那麼禍胎終是不去，此次一擊不中，日後又會再來尋仇。

　　這「金蟬脫殼之計」眼見大功告成，哪知一燈突然在此時出現，不但瑛姑吃驚，餘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原來一燈元氣雖然大傷，武功未失，郭靖又怕傷他身子，只點了他最不關緊要的穴道。一燈在隔房潛運內功，緩緩解開了自身穴道，恰好在這當口到了禪房門口。

　　瑛姑臉如死灰，自忖這番身陷重圍，定然無倖。一燈向郭靖道：「把匕首還她。」郭靖不敢違拗，將匕首遞了過去。瑛姑茫然接過，眼望一燈，心想他不知要用什麼法子來折磨我，只見他緩緩解開僧袍，又揭開內衣，說道：「大家不許難為她，要好好讓她下山。好啦，你來刺罷，我等了你很久很久了。」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柔和，瑛姑聽來卻如雷轟電掣一般，呆了半晌，手一鬆，噹的一聲，匕首落在地下，雙手掩面疾奔而出。只聽她腳步逐漸遠去，終於杳無聲息。

　　眾人相互怔怔的對望，都是默不作聲。突然間咕咚、咕咚兩聲，那書生和農夫一俯一仰的跌倒在地。原來兩人手指中毒，強自撐住，這時見師父無恙，心中一喜，再也支持不住。那樵子叫道：「快請師叔！」

　　話猶未了，黃蓉已陪同那天竺僧人走了進來。他是療毒聖手，取出藥來給二人服了，又將二人手指頭割開，放出黑血，臉上神色嚴重，口中嘰哩咕嚕的說道：「阿馬裡，哈失吐，斯骨爾，其諾丹基。」一燈懂得梵語，知道二人性命不妨，但中毒甚深，須得醫治兩月，方能痊癒。此時郭靖已換下僧服，裹好胸前傷口，向一燈磕頭謝罪。一燈忙伸手扶起，歎道：「你捨命救我，真是罪過罪過。」他轉頭向師弟說了幾句梵語，簡述郭靖的作為。那天竺僧人道：「斯裡星，昂依納得。」郭靖一怔，這兩句話他是會背的，當下依次背了下去，說道：「斯熱確虛，哈虎文缽英……」當日周伯通教他背誦《九陰真經》，最後一篇全是這些古怪說話，郭靖不明其意，可是心中囫圇吞棗的記得滾瓜爛熟，這時便順口接了下去。一燈與那天竺僧人聽他居然會說梵語，都是一驚，又聽他所說的卻是一篇習練上乘內功的秘訣，更是詫異。一燈問起原委，郭靖照實說了。一燈驚歎無已，說道：「此中原委，我曾聽重陽真人說過。撰述《九陰真經》的那位高人黃裳不但讀遍道藏，更精通內典，識得梵文。他撰完真經，上卷的最後一章是真經的總旨，忽然想起，此經若是落入心術不正之人手中，持之以橫行天下，無人制他得住。但若將這章總旨毀去，總是心有不甘，於是改寫為梵文，卻以中文音譯，心想此經是否能傳之後世，已然難言，中土人氏能通梵文者極少，兼修上乘武學者更屬稀有。得經者如為天竺人，雖能精通梵文，卻不識中文。他如此安排，其實是等於不欲後人明他經義。因此這篇梵文總綱，連重陽真人也是不解其義。豈知天意巧妙，你不懂梵文，卻記熟了這些咒語一般的長篇大論，當真是難得之極的因緣。」當下要郭靖將經文梵語一句句的緩緩背誦，他將之譯成漢語，寫在紙上，授了郭靖、黃蓉二人。

　　這《九陰真經》的總綱精微奧妙，一燈大師雖然學識淵博，內功深邃，卻也不能一時盡解，說道：「你們在山上多住些日子，待我詳加鑽研，轉授你二人。」又道：「我玄功有損，原須修習五年，方得復元，但依這真經練去，看來不用三月，便能有五年之功。雖然我所習是佛門功夫，與真經中所述的道家內功路子頗不相同，但看這總綱，武學到得最高處，殊途同歸，與佛門所傳亦無大別。」

　　黃蓉說起洪七公為歐陽鋒擊傷之事，一燈大師甚是關心，說道：「你二人將這九陰神功告知你們師父，他必可由此恢復功力。」郭、蓉二人聽了更是歡喜。

　　二人在山上一連住了十餘日，一燈大師每日裡講解九陰神功的要旨，黃蓉更借此養傷。

　　這一日兩人正在禪寺外閒步，忽聽空中雕鳴啾急，那對白雕遠遠從東而至。黃蓉拍手叫道：「金娃娃來啦。」只見雙雕斂翼落下，神態甚是委頓。兩人不由得一驚，但見雌雕左胸血肉模糊，受了箭傷，箭枝已然不在，想是雕兒自行拔去了，雄雕腳上縛了一塊青布，卻無金娃娃的蹤跡。黃蓉認得這青布是從父親衫上撕下，那麼雙雕確是已去過桃花島了。瞧這情形，莫非桃花島來了強敵，黃藥師忙於迎敵，無暇替女兒做那不急之務？雙雕神駿異常，雌雕卻被射中一箭，發箭之人武功自必甚是高強。郭靖忙替雌雕裹創敷藥。黃蓉推詳半天，不得端倪。雙雕不會言語，雖然目睹桃花島上情景，也不能透露半點消息。兩人掛念黃藥師安危，當即向一燈大師告別。一燈道：「本期尚有多日相聚，桃花島上既然有事，我也不能再留你們了。但藥兄神通廣大，足智多謀，料來當世也無人能加害於他，兩位不必多慮。」當下將漁、樵、耕、讀四人都傳來，命靖、蓉二人坐在面前蒲團之上，講述武學中的精義，直說了一個多時辰，這才講畢。

　　靖、蓉二人依依不捨的告別下山。書生與農夫未曾痊癒，送到山門。那漁人與樵子直送到山腳，待二人找到小紅馬，這才執手互道珍重而別。回程熟路，景物依然，心境卻已與入山時大不相同。想起一燈大師的深恩厚意，黃蓉情不自禁的向著山峰盈盈下拜，郭靖跟著跪倒磕頭。一路上黃蓉雖然掛念父親，但想他一生縱橫天下，罕有受挫，縱遇強敵，即或不勝，也必足以自保，正如一燈大師所云：「料來當世也無人能加害於他」，是以也不怎麼擔心。兩人坐在小紅馬背上，談談說說，甚是暢快。

　　黃蓉笑道：「咱倆相識以來，不知遇了多少危難，但每吃一次虧，多少總有點好處，像這次我挨了裘千刃那老傢伙兩掌，卻換得了九陰神功的秘奧，就算當年王重陽，卻也不知。」郭靖道：「我寧可一點兒武功也沒有，只要你平平安安。」黃蓉心中甚是喜歡，笑道：「啊喲，要討好人家，也不用吹這麼大的氣！你若是不會武功，早就給打死啦，別說歐陽鋒、沙通天他們，就是鐵掌幫的一名黑衣漢子，也一刀削了你的腦袋。」郭靖道：「不管怎樣，我可不能再讓你受傷啦。上次在臨安府自己受傷倒不怎樣，這幾天瞧著你挨痛受苦，唉，那當真不好過。」黃蓉笑道：「哼，你這人沒心肝的。」郭靖奇道：「怎麼？」黃蓉道：「你寧可自己受傷，讓我心裡不好過。」郭靖無言可答，縱聲長笑，足尖在小紅馬肋上輕輕一碰，那馬電馳而出，四足猶似凌空一般。中午時分，已到桃源縣治。黃蓉元氣究未恢復，騎了半天馬，累得雙頰潮紅，呼吸頓促。桃源城中只有一家像樣的酒家，叫作「避秦酒樓」，用的是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典故。兩人入座叫了酒菜。郭靖向酒保道：「小二哥，我們要往漢口，相煩去河下叫一艘船，邀梢公來此處說話。」酒保道：「客官若是搭人同走，省錢得多，兩人單包一艘船花銀子可不少。」黃蓉白了他一眼，拿出一錠五兩的銀子往桌上一拋，道：「夠了麼？」店小二忙陪笑道：「夠了，夠了。」轉身下樓。

　　郭靖怕黃蓉傷勢有變，不讓她喝酒，自己也就陪她不飲，只吃飯菜。剛吃得半碗飯，那酒保陪了一個梢公上來，言明直放漢口，管飯不管菜，共是三兩六錢銀子。黃蓉也不講價，把那錠銀子遞給梢公。那梢公接了，行個禮道謝，指了指自己的口，嘶啞著嗓子「啊」了幾聲，原來是個啞巴。他東比西指的做了一陣手勢，黃蓉點點頭，也做了一陣手勢，姿式繁複，竟是長篇大論，滔滔不絕。啞巴喜容滿臉，連連點頭而去。郭靖問道：「你們兩個說些什麼？」黃蓉說道：「他說等我們吃了飯馬上開船。我叫他多買幾隻雞、幾斤肉，好酒好菜，儘管買便是，回頭補錢給他。」郭靖歎道：「這啞梢公若是遇上我，可不知怎生處了。」原來桃花島上侍僕均是啞巴，與啞巴打手勢說話，黃蓉在兩歲上便已會了。那酒樓的一味蜜蒸臘魚做得甚是鮮美，郭靖吃了幾塊，想起了洪七公，道：「不知恩師現在何處，傷勢如何，教人好生掛懷。」恨不得將臘魚包起來，拿去給洪七公吃。黃蓉正待回答，只聽樓梯腳步聲響，上來一個道姑，身穿灰布道袍，用遮塵布帕蒙著口鼻，只露出了眼珠。那道姑走到酒樓靠角里的一張桌邊坐下，酒保過去招呼，那道姑低低說了幾句話，酒保吩咐下去，不久端將上來，是一份素面。黃蓉見這道姑身形好熟，卻想不出曾在哪裡見過。郭靖見她留上了神，也向那道姑望了一眼，只見她急忙轉過頭去，似乎也正在打量著他。黃蓉低聲笑道：「靖哥哥，那道姑動了凡心，說你英俊美貌呢。」郭靖道：「呸，別瞎說，出家人的玩笑也開得的？」黃蓉笑道：「你不信就算啦。」說著兩人吃完了飯，走向樓梯。黃蓉心中狐疑，又向那道姑一望，只見她將遮在臉上的布帕揭開一角，露出臉來。黃蓉一看之下，險些失聲驚呼。那道姑搖一搖手，隨即將帕子遮回臉上，低頭吃麵。郭靖走在前頭，並未知覺。

　　下樓後會了飯帳，那啞梢公已等在酒樓門口。黃蓉做了幾下手勢，意思說要去買些物事，稍待再行上船。那啞梢公點點頭，向河下一艘烏篷大船指了一指。黃蓉會意，卻見那梢公並不走開，於是與郭靖向東首走去。走到一個街角，在牆邊一縮，不再前行，注視著酒樓門口。過不多時，那道姑出了酒樓，向門口的紅馬雙雕望了一眼，似在找尋靖、蓉二人，四下一瞥未見人影，當即徑向西行。黃蓉低聲道：「對，正該如此。」一扯郭靖衣角，向東疾趨。郭靖莫名其妙，卻不詢問，只跟著她一股勁兒的走著。那桃源縣城不大，片刻間出了東門，黃蓉折而南行，繞過南門後，又轉向西。郭靖低聲道：「咱們去跟蹤道姑嗎？你可別跟我鬧著玩。」黃蓉笑道：「什麼鬧著玩兒？這天仙般的道姑，你不追那才是悔之晚矣。」郭靖急了，停步不走，道：「蓉兒，你再說這些話我要生氣啦。」黃蓉道：「我才不怕呢，你倒生點兒氣來瞧瞧。」郭靖無奈，只得跟著又走，約莫走出五六里路，遠遠見那道姑坐在一株槐樹底下，她見靖蓉來到，便即站起身來，循著小路走向山坳。黃蓉拉著郭靖的手跟著走向小路。郭靖急道：「蓉兒，你再胡鬧，我要抱你回去啦。」黃蓉道：「我當真走得累了，你一個人跟罷。」郭靖滿臉關切之容，蹲低身子，道：「莫累壞了，我背你回去。」黃蓉格格一笑，道：「我去揭開她臉上手帕，給你瞧瞧。」加快腳步，向那道姑奔去。那道姑回轉身子等他。黃蓉撲過去一把抱住了她，伸手去揭她臉上布帕。

　　郭靖隨後跟來，只叫：「蓉兒，莫胡鬧！」突然見到道姑的臉，一驚停步，說不出話來，只見她蛾眉深蹙，雙目含淚，一副楚楚可憐的神色，原來卻是穆念慈。

　　黃蓉抱著她的腰道：「穆姊姊，你怎麼啦？楊康那小子又欺侮了你嗎？」穆念慈垂首不語。郭靖走近來叫了聲：「世妹。」穆念慈輕輕嗯了一聲。黃蓉拉著穆念慈的手，走到小溪旁的一株垂柳下坐了，道：「姊姊，他怎樣欺侮你？咱們找他算帳去。我和靖哥哥也給他作弄得苦，險些兒兩條性命都送在他手裡。」穆念慈低頭不語，她和黃蓉二人的倒影映在清可見底的溪水之中，水面一瓣瓣的落花從倒影上緩緩流過。郭靖坐在離二人數尺外的一塊石上，滿腹狐疑：穆家世妹怎麼作了道姑打扮？在酒樓中怎麼又不招呼？楊康卻不知到哪裡去了？黃蓉見了穆念慈傷心的神色，也不再問，默默的握著她手。過了好一陣，穆念慈才道：「妹子，郭世哥，你們雇的船是鐵掌幫的。他們安排了鬼計，要加害你們。」靖、蓉二人吃了一驚，齊聲道：「那啞巴梢公的船？」穆念慈道：「正是。不過他不是啞巴。他是鐵掌幫裡的好手，說話聲音響得很，生怕一開口引起你們的疑心，因此假裝啞巴。」黃蓉暗暗心驚，說道：「不是你說，我還真瞧不出來。這傢伙手勢倒打得好，想來他時時裝啞巴。」郭靖飛身躍上柳樹，四下張望，見除了田中二三農人之外，再無旁人，心想：「若非她二人大兜圈子，只怕鐵掌幫定有人跟來。」

　　穆念慈歎了一口長氣，緩緩的道：「我跟楊康的事，以前的你們都知道了。後來我運義父義母的靈柩南下，在臨安牛家村冤家路狹，又遇上了他。」黃蓉接口道：「那回事我們也知道，還親眼見他殺了歐陽克。」穆念慈睜大了眼睛，難以相信。黃蓉當下將她與郭靖在密室養傷之事簡略說了，又說到楊康如何冒認丐幫幫主、兩人如何脫險等事。這回事經過曲折，說來話長，黃蓉急於要知道穆念慈的經歷，只扼要一提。穆念慈切齒道：「這人作惡多端，日後總沒好下場，只恨我有眼無珠，命中有此劫難，竟會遇上了他。」黃蓉摸出手帕，輕輕替她拭去頰上淚水。穆念慈心中煩亂，過去種種紛至沓來，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定了定神，待心中漸漸寧定，才說出一番話來。

## 第32回　湍江險灘

　　穆念慈右手讓黃蓉握著，望著水面的落花，說道：「我見他殺了歐陽克，只道他從此改邪歸正，又見丐幫兩位高手恭恭敬敬的接他西去，那兩位丐幫大叔我本來相識，知道是七公他老人家的親信下屬，對他既如此相待，我心中喜歡，就和他同行。「到了岳州後，丐幫大會君山。他事先悄悄對我說道：洪恩師曾有遺命，著他接任丐幫的幫主。我又驚又喜，實在難以相信，但見丐幫中連輩份最高的眾長老對他也是十分敬重，卻又不由得我不信。我不是丐幫的人，不能去參預大會，便在岳州城裡等他，心裡想著，他一旦領袖丐幫群雄，必能為國為民，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出來，將來也必能手刃大寇，為義父義母報仇。這一晚我東想西想，竟沒能安枕，只覺事事都美滿之極，直到黎明時分，才有倦意，正要朦朧睡去，他忽然從窗中跳了進來。「我嚇了一跳，還道他忽又起了胡鬧的念頭。他卻低聲道：『妹子，大事不好啦，咱們快走。』我驚問原委，他道：『丐幫中起了內叛，污衣派不服洪幫主的遺命。淨衣派與污衣派為了立新幫主的事，大起爭鬥，已打死了好多人。』我大吃一驚，問道：『那怎麼辦？』他道：『我見傷人太多，甘願退讓，不做幫主了。』我想顧全大局，也只有如此。他又道：『可是淨衣派的長老們卻又不放我走，幸得鐵掌幫裘幫主相助，才得離開君山。眼下咱們且上鐵掌山去避一避再說。』我也不知鐵掌幫是好是歹，他既這麼說，便跟了他同去。「到了鐵掌山上，那鐵掌幫的裘幫主也沒見著，只是我冷眼旁觀，見那鐵掌幫行事鬼鬼祟祟，到處透著邪門，就對他說：『你雖退讓不做丐幫的幫主，可也不能一走了之。我瞧還是去找你師父長春子丘道長，請他約齊江湖好漢，主持公道，由丐幫眾英雄在幫中推選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出任幫主，免得幫中自相殘殺，負了洪恩師對你的重托。』他支支吾吾的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卻只提跟我成親的事。我疾言厲色的數說了他幾句，他也生氣了，兩人吵了一場。

　　「過了一天，我漸漸後悔起來，心想他雖然輕重不分，不顧親仇，就只念著兒女之情，但總是對我好，而且我責備他的話確是重了些，也難怪他著惱。這天晚上我愈想愈是不安，點燈寫了個字條，向他陪個不是。我悄悄走到他的窗下，正想把字條從窗縫中塞進去，忽然聽得他正在跟人說話。我從窗縫中張望，見另一人是個身材矮小的白鬍子老頭，身穿黃葛短衫，手裡拿著一柄大葵扇。」

　　郭靖與黃蓉對視一眼，均想：「不知是裘千仞還是裘千丈？」只聽穆念慈續道：「那老頭兒從懷裡摸了一個小瓷瓶出來，放在桌上，低聲道：『楊兄弟，你那位沒過門的夫人不肯就範，這事容易得緊，你將瓶裡的藥粉在清茶裡放下一些，給她喝了，我包你今晚就洞房花燭。』」靖、蓉兩人聽到這裡，心中都道：「是裘千丈。」穆念慈續道：「楊康這小子居然眉花眼笑，連聲道謝。我氣得幾乎要暈了過去。過不多時，那老頭兒便告辭出來。我悄悄跟在他後面，走遠之後，撲上去在他背心上一拳，打倒在地。若不是身在險地，真便要一刀殺了他。我接連幾拳將他打暈了，在他身上一搜，這老傢伙懷裡的東西倒也真多，什麼戒指、斷劍、磚塊，古里古怪一大套，想來都是害人的物事，另外有一本冊子，我想其中或許有什麼名堂，便取了揣在懷裡，心裡越想越惱，決意去跟楊康理論。「我重到楊康的房外，哪知他已站在門口，笑吟吟的道：『妹子，請進來罷。』我早打定了主意，這晚非一切說個清楚不可，到了他房裡，他便指著桌上的瓷瓶，笑道：『妹子，你猜，這瓶子裡裝的是什麼？』我怒道：『誰知道是什麼髒東西了。』他笑道：『一個朋友剛才送給我的，說道這藥粉只要在清茶裡放上一些，騙你喝了，一切便能如我所願。』這句話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我登時消了氣，拿起瓷瓶，推開窗子丟了出去，說道：『你留著幹麼？』他說：『我敬重妹子猶如天人一般，怎會幹這種卑鄙齷齪的勾當？』」

　　郭靖點頭道：「楊兄弟這件事可做對了。」穆念慈哼了一聲，並不答話。黃蓉回想那日在鐵掌山上隔窗窺探，曾見到楊康坐在床沿，摟著穆念慈喁喁細語，當時穆念慈臉含微笑，神色溫柔，想來便是擲去瓷瓶之後的事。

　　郭靖問道：「後來怎樣？」他得周伯通教誨，凡是別人述說故事，中途停頓，便須追問「後來怎樣？」以助人談興，不料穆念慈突然滿臉通紅，轉過了頭去，垂頭不答。黃蓉叫了出來：「啊，姊姊，我知道啦，後來你就跟他拜天地，做了夫妻。」穆念慈回過頭來，臉色卻已變得蒼白，緊緊咬住了下唇，眼中發出奇異的光芒。黃蓉嚇了一跳，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忙道：「對不起，我胡說八道，好姊姊，你別見怪。」穆念慈低聲道：「你沒胡說八道，是我自己糊塗。我……我跟他做了夫妻，可是沒……沒有拜天地。只恨我自己把持不定……」說到這裡，淚水簌簌而下。黃蓉見她神情淒苦，伸左臂摟住她肩頭，想說些話來安慰，過了好一會，指著郭靖道：「姊姊，你不用難過，那也沒什麼。那天在牛家村，靖哥哥也想跟我做夫妻。」此言一出，郭靖登時張口結舌，忸怩不堪，說道：「我們……沒有……沒有……」黃蓉笑道：「那你想過沒有呢？」郭靖連耳根子也都羞得通紅，低頭道：「是我不好。」黃蓉右手伸過去拍拍他肩頭，柔聲道：「你想跟我做夫妻，我喜歡得很呢，你有什麼不好了？」穆念慈歎了口氣，心想：「黃家妹子雖然聰明伶俐，畢竟年紀幼小，於男女之事還不大懂。她遇上了這個忠厚老實的郭大哥，真是福氣。」黃蓉問道：「姊姊，後來怎樣？」穆念慈望著溪水，低聲道：「後來……後來……我聽得窗外有打鬥呼喝的聲音，他叫我別作聲，說是鐵掌幫他們幫裡自己的事，跟我們不相干。過了好一會，有人來敲房門，說是裘幫主求見。他急忙起身，叫我躲在被窩裡別動。他點亮了燈，進來一人，我隔著紗帳望出去，竟然便是剛才那糟老頭兒。我想原來他是鐵掌幫的幫主，心裡很是不安，怕他來責問我為什麼暗算他。我那時候怎……怎見得人？幸好他也不提那回事，卻跟楊康商量怎生覆滅丐幫，怎樣迎接金兵南下。」黃蓉笑道：「姊姊，這兩個老頭兒不是一個人。」穆念慈奇道：「不是一個人？」黃蓉笑道：「他兩個是雙生兄弟，相貌一模一樣。你打倒的那個叫裘千丈，武功稀鬆平常，淨會吹牛騙人。這個裘幫主裘千仞可了不起啦。幸好你打的是假幫主，倘若遇到的是真幫主，他鐵掌一揮，你的小命兒可難保得住了。」穆念慈黯然道：「原來如此。那日我遇上的若是那裘幫主，給他一掌打死了，倒也乾淨。」黃蓉笑道：「咱們的楊大哥可捨不得。」穆念慈一扭身，將她手臂從自己肩頭摔了下來，怫然道：「你別再跟我說這些話。」黃蓉伸了伸舌頭，笑道：「好吧，是我捨不得。」

　　穆念慈站起身來，道：「郭大哥，黃家妹子，我走了。兩位保重，留神鐵掌幫船上的鬼計。」黃蓉忙站起來拉住她手，央求道：「好姊姊，你別生氣，以後我不敢跟你胡說了。」穆念慈歎道：「我不是生你的氣，是……是我自己傷心。」黃蓉道：「怎麼？楊康這小子惹惱你了？」拉她又坐了下來。穆念慈道：「那天晚上，我隔著帳子聽楊康和那姓裘的老兒商量諸般賣國害民的奸謀，越聽越是生氣，恨不得跳出來便將那老兒殺了。他們說了好久，忽然外面呼喊的聲音大作。那老兒說道：『小王爺，我出去瞧瞧，咱們再談。』說著便走出房去。」黃蓉插口道：「是了，他是來追我和靖哥哥。」

　　穆念慈道：「那老兒走後，楊康又來跟我囉唆。我問他，剛才跟那老兒說的這一番話到底是真心還是假意。他說：『我跟你已做了夫妻，一切都不用瞞你啦。大金國大軍不日南下，咱們得了鐵掌幫這樣的大援，裡應外合，兩湖唾手可得。』他說得興高采烈，說大金滅了宋朝後，他父王趙王爺將來必登大寶，做大金國皇帝，他便是皇太子，那時候富貴榮華，不可限量。「我一言不發地聽著。他忽然說：『妹子，那時候你就是皇後娘娘了。』我……我再也忍耐不住，狠狠打了他一個耳光，奪門而出，直向山下急奔。這時鐵掌峰上已鬧得天翻地覆，無數幫眾嘍囉拿了燈籠火把，齊向那座最高的山峰上奔去。我獨自下山，倒也無人攔阻。

　　「經了這番變故，我心如死灰，只想一死了之。那時候也不知東西南北，只是亂走。後來見到一所道院，就闖了進去，剛踏進門，便暈倒了。幸好那裡的老道姑收留了我，我一場大病，病了十多天，這幾天才好了些。我換上了這身道裝，啟程回臨安牛家村去，不想在這裡遇上了你們。」黃蓉喜道：「姊姊，我們要回桃花島，正好同路。咱三個兒一塊走罷，道上也熱鬧些。你若不嫌棄，一路上我跟你說幾套武功。」穆念慈搖了搖頭，道：「不，我……我一個人走。妹子的好意可多謝了。」站起身來，從懷中取出一本冊子，交給郭靖，說道：「郭大哥，這本冊子中所記的事，跟鐵掌幫有關。你們見到七公之時，請交了給他老人家，說不定有些用處。」郭靖道：「是。」伸手接過。

　　穆念慈快步走遠，頭也不回的去了。

　　郭靖和黃蓉眼望她的背影在一排大柳樹後消失，兩人都是默然半晌。郭靖道：「她孤身一人，千里迢迢的回兩浙去，只盼她道上別再受歹人欺侮。好在她武功不弱，尋常壞人，她也不怕。」黃蓉道：「那也難說得很，就是像你我這樣，也免不了受歹人欺侮。」郭靖歎道：「二師父常說：亂世之際，人不如狗，那也是沒法的事。」

　　黃蓉道：「好，咱們殺那啞巴狗去。」郭靖道：「什麼啞巴狗？」黃蓉口中咦咦啊啊，指手劃腳的比了一陣。郭靖笑道：「咱們還坐這假啞巴的船？」黃蓉道：「自然要坐。裘千仞那老賊打得我好痛，怎麼能就此算了？老賊打不過，先去殺他幾個徒子徒孫再說。」當下兩人又回酒樓來，只見那啞巴梢公正在酒樓前探頭探腦的張望，見到兩人回轉，臉露喜色，忙迎上來。靖、蓉二人只作不知，隨他到碼頭落船。那船是一艘不大不小的烏篷船，載得八九十石米。沅江中這般船隻最多，湘西山貨下放，湖濱稻米上運，用的都是這些烏篷木船。只見船上兩名後生赤了膊正在洗刷甲板。

　　靖、蓉二人上了船，那梢公解開船纜，把船撐到江心，張起布帆。這時南風正急，順風順水，那船如箭般向下游駛去。郭靖想到楊康和穆念慈之事，不勝感歎，心想：「楊康是我義弟，結義兄弟該當是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他如今誤入歧途，我不能不理，說什麼也要勸得他改邪歸正才是。」斜倚在艙內船板之上，呆呆的出神。

　　黃蓉忽道：「穆姊姊給你的那本冊子讓我瞧瞧，不知寫著些什麼。」郭靖從懷中取出給她。黃蓉一頁頁的翻閱，忽然叫道：「啊，原來如此。你快來瞧。」

　　郭靖挪動身子，坐到她身旁，從她手裡瞧那冊子。此時天已向晚，朱紅的晚霞映射江心，水波又將紅霞反射到了黃蓉的臉上、衣上、書上，微微顫動。原來這冊子是鐵掌幫第十三代幫主上官劍南所書，記著幫中逐年大事。那上官劍南原是韓世忠部下的將領。秦檜當權後岳飛遭害，韓世忠被削除兵權，落職閒住。他部下的官兵大半也是解甲歸田。上官劍南憤恨奸臣當道，領著一批兄弟在荊襄一帶落草，後來入了鐵掌幫。不久老幫主去世，他接任幫主之位。這鐵掌幫本來只是個小小幫會，經他力加整頓，多行俠義之事，兩湖之間的英雄好漢、忠義之士聞風來歸，不過數年聲勢大振，在江湖上\*尋已可以與北方的丐幫分庭抗禮。上官劍南心存忠義，雖然身在草莽，卻是念念不忘衛國殺敵、恢復故土，經常派遣部屬在臨安、汴梁等地打探消息，以待時機。事隔多年，鐵掌幫中一名兄弟與當年看守岳飛的一名獄卒交好，得悉岳飛死後遺物入官，其中有一部兵法遺書，輾轉打聽之下，竟得悉是在皇宮之中。這訊息快馬報到鐵掌峰上，上官劍南即日盡點幫中高手，傾巢東下，夜入深宮，毫不費力的便將遺書盜了出來，當晚持書去見舊主韓世忠。此時韓世忠年紀已老，與夫人梁紅玉在西湖邊上隱居，見到上官劍南送來的岳飛遺書，想起英雄冤死、壯志未酬，不由得拔劍斫案、扼腕長歎。他為紀念舊友，曾將岳飛生平所作的詩詞、書啟、奏議等等鈔成一卷，於是將這一卷鈔本也贈給了上官劍南，勉他繼承岳武穆的遺志，相率中原豪傑，盡驅異族，還我河山。韓世宗與上官劍南談論之際，忽然想到：岳飛這部兵法中處處勉人忠義報國，以他生平抱負，此書定是有所為而作，決不是寫了要帶入墳墓的，料想因秦檜防範周密，以致無法傳遞出外。但想岳飛智計非凡，定有對策，卻不知他傳出來的消息輾轉落在何處，若是他所欲傳授之人得訊遲了，再到宮中去取，豈非要撲一個空？兩人商談之後，上官劍南於是繪了一幅鐵掌山的圖形，在夾層之中只藏一紙，上書：「武穆遺書，在鐵掌山，中指峰上，第二指節」十六個字。韓世忠只怕後來之人不解，又在畫上題了一首岳飛的舊詩，心想這部兵法的傳人若非岳飛的子弟，亦必是他舊部，自然知道此詩，當會對這畫細細參詳了。上官劍南再入皇宮，留下圖畫，以便後來者據此線索而到鐵掌幫取書。

　　上官劍南回到鐵掌山上，大會群雄，計議北伐。豈知朝廷只是畏懼金人，對鐵掌幫一夥義士非但不加獎助，反而派兵圍剿。鐵掌幫畢竟人少勢弱，終於被打破山寨。上官劍南身受重傷，死在鐵掌峰上。

　　郭靖翻完冊子，喟然歎道：「想不到這位上官幫主竟是一位好漢子。他臨死之時還牢牢抱著那部遺書。我只道他也和裘氏兄弟一般，勾結大金，賣國求榮，心中對他十分卑視，早知如此，對他的遺骨倒要恭恭敬敬的拜上幾拜。當年鐵掌幫中都是忠臣義士，到今卻變成了一夥奸賊。上官幫主地下有靈，不知要怎麼生氣了。」

　　說話之間，天已向黑，梢公駛船在一個村子旁攏了岸，殺雞做飯。黃蓉怕他在飯菜中做甚手腳，假意嫌他飯菜骯髒，自行拿了雞肉蔬菜，與郭靖上岸到村中農家做飯。那梢公吹鬚瞪眼，極是惱怒，苦於自裝啞巴，既無法出言相勸，又不便譏刺洩憤，又見黃蓉打起手勢來「妙語如珠、伶牙俐齒」，自己無論如何「辯」她不過，只得暗暗咬牙切齒，待靖、蓉二人上了岸後，才在船艙中壓低了嗓子大罵。

　　飯罷，二人在農舍前樹蔭下乘涼。郭靖道：「那上官幫主當年逃上鐵掌峰後，官兵怎麼不上峰追捕？」黃蓉道：「這個我也想不通，多半中指峰地形險惡，眾官兵懶得要命，就不上去了；也說不定幫中好手扼守住峰上險要之處，官兵攻打不上，也就鳴金奏凱而去。」過了一會，又道：「想不到曲靈風曲師哥無意之中建了這個大功。」郭靖愕然不解。黃蓉道：「這《武穆遺書》本來藏在大內翠寒堂旁的水簾石洞之中，上官劍南既將書盜了來，他畫的那幅畫，自然是放在原來藏書之處，是不是？」郭靖點頭道：「不錯。」黃蓉道：「我曲師哥被逐出桃花島後，眷戀師門，知道我爹爹喜愛書畫古玩，又想天下奇珍異寶，自然以皇宮之中最多，於是冒險入宮，盜了不少名畫法帖……」

　　郭靖接口道：「是啦，是啦。你曲師哥將這幅畫連同別的書畫一起盜了來，藏在牛家村密室之中，要想送給你爹爹，不幸被宮中侍衛打死。待完顏洪烈那奸賊到得皇宮之時，非但武穆遺書不見，連指點線索的這幅圖畫也不在了。唉，早知如此，咱們在水簾洞前大可不必拚命阻攔，我不會給老毒物打傷，你也不用操這七日七夜的心了。」黃蓉道：「那卻不然。你若不在牛家村密室養傷，又怎能見到這幅畫？又怎能……」她想到也就是在牛家村中與華箏相見，不禁黯然，隔了一陣才道：「不知爹爹現今怎樣啦？」抬頭望著天邊一彎新月，輕輕的道：「八月中秋快到了。嘉興煙雨樓比武之後，你就回蒙古大漠了罷？」郭靖道：「不，我先得殺了完顏洪烈那奸賊，給我爹爹和楊叔叔報仇。」黃蓉凝望月亮，道：「殺了他之後呢？」郭靖道：「還有很多事啊，要醫好師父身上的傷，要請周大哥到黑沼去找瑛姑。要到六位師父家裡，一家家的去瞧瞧；再得去找到我爹爹的墳墓。」黃蓉道：「這一切全辦好之後，你總得回蒙古去了罷？」郭靖不能說去，又不能說不去，實在也不知該如何是好。黃蓉忽然笑道：「我真傻，盡想這些幹麼？乘著咱倆在一塊兒，多快活一刻是一刻，這樣的好日子過一天便少一天。咱們回船去，捉弄那假啞巴玩兒。」

　　兩人回到船中，梢公和兩個後生卻已在後梢睡了。郭靖在黃蓉耳邊道：「你睡罷，我留神著他們。」黃蓉低聲道：「我教你幾個啞巴罵人的手勢，明天你做給他看。」郭靖道：「你自己幹麼不做？」黃蓉輕笑道：「那是粗話，女孩兒家說不出口。」郭靖心想：「原來啞巴也會罵人。」說道：「你先休息一會，明天再罵他不遲。」黃蓉傷後元氣未復，確感倦怠，把頭枕在郭靖腿上，慢慢睡著了。

　　郭靖本擬打坐用功，但恐梢公起疑，當下橫臥艙板，默默記誦一燈大師所授《九陰真經》中梵文所錄內功，依法照練，練了約莫半個時辰，只覺四肢百骸都充塞勁力，正自歡喜，忽聽得黃蓉迷迷糊糊的道：「靖哥哥，你別娶那蒙古公主，我自己要嫁給你的。」郭靖一怔，不知如何回答，只聽她又道：「不，不，我說錯了。我不求你什麼，我知道你心中喜歡我，那就夠啦。」郭靖低聲叫了兩聲：「蓉兒，蓉兒。」黃蓉卻不答應，鼻息微聞，又沉沉睡去，原來剛才說的是夢話。郭靖又愛又憐，但見淡淡的月光鋪在黃蓉臉上，此時她重傷初痊，血色未足，臉肌被月光一照，白得有似透明一般。郭靖呆呆的望著，過了良久，只見她眉尖微蹙，眼中流出幾滴淚水來。郭靖心道：「她夢中必是想到了咱倆的終身之事，莫瞧她整日價似乎無憂無慮，嘻嘻哈哈的，其實心中卻不快活。唉，是我累得她這般煩惱，當日在張家口她若不遇上我，於她豈不是好？可是我呢？我又捨得撇下她嗎？」一個人在夢中傷心，一個睜著眼兒愁悶，忽聽得水聲響動，一艘船從上游駛了下來。郭靖心想：「這沅江之中水急灘險，什麼船隻恁地大膽，竟在黑夜行舟？」正想探頭出去張望，忽聽得坐船後梢上有人輕輕拍了三下手掌，拍掌之聲雖輕，但在靜夜之中，卻在江面上遠遠傳了出去。接著聽得收帆扳槳之聲，原來江心下航的船向右岸靠將過來，不多時，已與郭靖的坐船並在一起。郭靖輕輕拍醒黃蓉，只覺船身微微一晃，忙掀起船篷向外張望，見一個黑影從自己船上躍往來船，瞧身形正是那啞巴梢公模樣。郭靖道：「我過去瞧瞧，你守在這兒。」黃蓉點了點頭。郭靖矮著身子，躡足走到船首，見來船搖晃未定，縱身躍起，落在桅桿的橫桁之上，落點正好在那船正中，船身微微往下一沉，並未傾側，船上各人絲毫未覺。他貼眼船篷，從縫隙中向下瞧去，只見船艙中站著三名黑衣漢子，都是鐵掌幫的裝束，其中一人身形高大，頭纏青布，似是首領。郭靖身法好快，那假裝啞巴的梢公雖比他先躍上來船，但此時也剛走入船艙向那大漢躬身行禮，叫了聲：「喬寨主。」那喬寨主問道：「兩個小賊都在麼？」梢公道：「是。」喬寨主又問：「他們可起什麼疑心？」那梢公道：「疑心倒沒有。只是兩個小賊不肯在船上飲食，做不得手腳。」喬寨主哼了一聲，道：「左右叫他們在青龍灘上送命。後日正午，你們船過青龍灘，到離灘三里的青龍集，你就折斷船舵，咱們候在那裡接應。」那啞梢公應了。喬寨主又道：「這兩個小賊功夫厲害得緊，可千萬小心。事成之後，幫主必有重賞。你從水裡回去，別晃動船隻，驚動了他們。」那梢公道：「是。喬寨主還有什麼吩咐？」喬寨主擺擺手道：「沒有了。」那梢公行禮退出，從船舷下水，悄悄游回。郭靖雙足在桅桿上一撐，回到了坐船，將聽到的言語悄悄與黃蓉說了。黃蓉冷笑道：「一燈大師那裡這般的急流，咱倆也上去了，還怕什麼青龍險灘、白虎險灘？睡罷。」既知賊人陰謀，兩人反而寬懷，次日在舟中觀賞風景，安心休息，晚上也不必守夜。

　　到第三日早晨，那梢公正要啟錨開船，黃蓉道：「且慢，先把馬匹放上岸去，莫在青龍灘中翻船，送了性命。」那梢公微微變色，只是假裝不懂。黃蓉雙手揚起，忍不住要「說」幾句粗話罵他，桃花島上的啞僕個個邪惡狠毒，罵人的「言語」自也不凡，黃蓉幼時學會，其實也不明其中含意，這時她左手兩指剛圍成圓圈，終覺不雅，格格幾聲輕笑，放下手來，自與郭靖牽馬上岸。郭靖忽道：「蓉兒，別跟他們鬧著玩了。咱們從這裡棄船乘馬就是啦。」黃蓉道：「為什麼？」郭靖道：「鐵掌幫陰險小人，何必跟他們計較？咱倆只要太太平平的廝守在一起，比什麼都強。」黃蓉道：「難道咱倆當真能太太平平的廝守一輩子？」郭靖默然，眼見黃蓉鬆開小紅馬的韁繩，指著向北的途徑。那小紅馬甚有靈性，數次離開主人，這時知道主人又要暫離，當下更不遲疑，放開足步向北奔去，片刻間沒了蹤影。黃蓉拍手道：「上船去罷。」郭靖道：「你身子尚未復原，何必定要干冒危險？」黃蓉道：「你不來就算了。」自行走下江邊斜坡，上了烏篷船。郭靖無奈，只得跟著上船。黃蓉笑道：「傻哥哥，咱們此刻在一起多些希奇古怪的經歷，日後分開了，便多有點事情回想，豈不是好？」郭靖道：「咱們日後難道……難道當真非分開不可？」黃蓉凝視著他臉不答。郭靖心頭一片茫然，當時在牛家村一時意氣，答應了拖雷要娶華箏，此後才體會到其中的傷痛慘酷。

　　又駛了一個多時辰，眼見日將當午，沅江兩旁群山愈來愈是險峻，料想那青龍灘已不在遠。靖、蓉二人站在船頭眺望，只見上行的船隻都由人拉縴，大船的縴夫多至數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縴夫躬身彎腰，一步步的往上挨著，額頭幾和地面相觸，在急流沖激之下，船隻竟似釘住不動一般。眾縴夫都是頭纏白布，上身赤膊，古銅色的皮膚上滿是汗珠，在烈日下閃閃發光，口中大聲吆喝，數里長的河谷間呼聲此伏彼起，綿綿不絕。下行的船隻卻是順流疾駛而下，剎那間掠過了一群群縴夫。

　　郭靖見了這等聲勢，不由得暗暗心驚，低聲向黃蓉道：「蓉兒，我先前只道沅江水勢縱險，咱倆卻也不放在心上。現下瞧這情勢，只怕急灘極長，若是坐船翻了，你身子沒好全，怕有不測。」黃蓉道：「依你說怎生處？」郭靖道：「打倒啞巴梢公，攏船靠岸。」黃蓉搖頭道：「那不好玩。」郭靖急道：「現下怎是玩的時候？」黃蓉抿嘴笑道：「我就是愛玩嘛！」郭靖見混濁的江水束在兩旁陡峰之間，實是湍急已極，心中暗自計議，但他心裡遲鈍，又計議得出什麼來？那江轉了個彎，遠遠望見江邊有數十戶人家，房屋高高低低的倚山而建。急流送船，勢逾奔馬，片刻間就到了房屋邊。只見岸上有數十名壯漢沿江相候，啞梢公將船上兩根纜索拋上岸去，眾壯漢接住了，套在一個大絞盤上。十多人扳動絞盤。把船拉到岸邊。這時下游又駛上一艘烏篷船，三十多名縴夫到這裡都是氣喘吁吁，有的便躺在江邊，疲累之極，再也動彈不得。郭靖心道：「瞧來下面的江水比這裡更急得多。」又見縴夫中有幾個是花白頭髮的老者，有幾個卻是十四五歲的少年，都是面黃肌瘦，胸口肋骨根根凸出，驀地裡覺得世上人人皆苦，不由得喉頭似乎有物哽住了。

　　船靠岸後，那梢公拋下鐵錨，郭靖見山崖邊還泊著二十幾艘船。黃蓉問身旁一個男子道：「大哥，這兒是什麼地方？」那男子道：「青龍集。」黃蓉點點頭，留神啞梢公的神情，只見他與斜坡上一名大漢做了幾下手勢，突然取出一柄斧頭，兩下猛砍，便斬斷了纜索，跟著伸手提起了鐵錨。那船給湍急的江水一沖，驀地裡側身橫斜，轉了個圈子，飛也似的往下游衝去。岸上眾人都大聲驚呼起來。一過青龍集，河床陡然下傾，江水噴濺注瀉。啞梢公雙手掌舵，雙眼目不轉睛的瞪視著江面。兩名後生各執長篙，分站在他兩側，似是預防急流中有甚不測，又似護衛啞梢公，怕靖、蓉二人前來襲擊。郭靖見水流愈來愈急，那船狂衝而下，每一瞬間都能撞上山石，碰成碎片，高聲叫道：「蓉兒，搶舵！」說著拔步奔往後梢。兩名後生聽見叫聲，長篙挺起，各守一舷。郭靖哪把這兩人放在眼裡，疾往右舷衝去。

　　黃蓉叫道：「慢著！」郭靖停步回頭，問道：「怎麼？」黃蓉低聲道：「你忘了雕兒？待船撞翻，咱倆乘雕飛走，瞧他們怎麼辦。」郭靖大喜，心想：「蓉兒在這急流中有恃無恐，原來早就想到了這一著。」招手將雙雕引在身旁。那啞梢公見他正要縱身搶來，忽又止步，不知兩人已有避難之法，還道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娃被湍急的江水嚇得手足無措，沒了主意，心中暗暗歡喜。轟轟水聲之中，忽然遠處傳來縴夫的齊聲吆喝，剎時之間，已瞧見迎面一艘烏篷船逆水駛來，桅桿上一面黑旗迎風招展。啞梢公見了這船，提起利斧，喀喀幾聲，砍斷了舵柄，站在左舷，只待那黑旗船擦身而過時便即躍上。

　　郭靖按著雌雕的背叫道：「蓉兒，你先上！」黃蓉卻道：「不用急！」心念一轉，叫道：「靖哥哥，擲鐵錨打爛來船。」郭靖依言搶起鐵錨。這時坐船失了舵掌，順水猛往來船衝去。眼見兩船相距已只丈餘，來船轉舵避讓，江上船夫與山邊縴夫齊聲大呼，郭靖奮力一擲，鐵錨疾飛出去，撞向來船船頭的纖桿。那纖桿被幾條百丈竹索拉得緊緊的，扳成了弓形，鐵錨這麼攔腰撞到，喀喇一聲巨響，斷成了兩截。數十名縴夫正出全力牽引，竹索陡然鬆了，人人俯跌在地。那船登時有如紙鷂斷線，在水面上急轉幾圈，便即尾前首後的向下游衝去。眾人更是大聲驚呼，頃刻間人聲水聲，在山峽間響成一片。啞梢公出其不意，驚得臉色慘白，縱聲大叫：「喂，救人哪，救人哪！」黃蓉笑道：「啞巴會說話啦，當真是天下奇聞。」郭靖擲出一錨，手邊尚有一錨，只見坐船與來船並肩順流衝下，相距甚近，當下吸一口氣，雙手舉錨揮了幾揮，身子連轉三個圈子，一半運力，一半借勢，脫手將鐵錨拋向前船尾舵。眼見這一下要將舵柄打得粉碎，兩船俱毀已成定局，忽然前船艙中躍出一人，搶起長篙刺出，篙身輕顫，貼在鐵錨柄上，那人勁力運處，竹篙彎成弧形，拍的一聲，篙身中折，但鐵錨被長篙這麼一掠，去勢偏了，只見水花飛濺，鐵錨和半截長篙都落入了江心。持篙那人身披黃葛短衫，一部白鬍子在疾風中倒捲到耳邊，站在顛簸起伏的船梢上穩然不動，威風凜凜，正是鐵掌幫幫主裘千仞。

　　靖、蓉二人見他陡然間在這船上現身，不由得吃了一驚，心念甫轉，只聽喀喇喇一聲巨響，坐船船頭已迎面撞上一座礁石，這一下把兩人震得直飛出去，後心撞在艙門之上。江水來得好快，頃刻間已沒至足踝，這時要騎上雕背，也已不及。當此緊急關頭更無餘暇思索，郭靖飛身縱起，叫道：「跟我來！」一招「飛龍在天」，和身直撲，猛向裘千仞撞去。他知這時候生死間不容髮，若在敵船別處落足，裘千仞定然不待他站穩即行從旁襲擊，以他功力，自己必然禁受不起，現下迎面猛攻，逼他先取守勢，便有間隙在敵船取得立足之地。裘千仞知他心意，半截竹篙一擺，在空中連刺數點，叫他拿不準刺來方向，虛虛實實，變幻不定。郭靖暗叫：「不好。」伸臂格向篙頭，身子續向敵船落去，但這麼出臂一格，那一招「飛龍在天」的勢頭立時減弱。裘千仞一聲長嘯，竹篙脫手，並掌往郭靖當胸擊去，已踏實地，敵在半空，掌力一交上了，非將他震入江中不可。

　　那竹篙尚在半空未落，突然橫來一根竹棒在篙上一搭，借勢躍來一人，正是黃蓉。她人未至，棒先到，凌虛下擊，連施三下殺手。裘千仞料不到她來勢竟是這般迅捷，左眼險被棒端戳中，只得還掌擋格。郭靖乘機站上船梢，出招夾擊。裘千仞不敢怠慢，側身避過竹棒，右腿橫掃，將郭靖逼開一步，隨即呼呼拍出兩掌。這鐵掌功夫豈同尋常？鐵掌幫開山建幫，數百年來揚威中原，靠的就是這套掌法，到了上官劍南與裘千仞手裡，更多化出了不少精微招術，威猛雖不及降龍十八掌，可是掌法精奇巧妙，猶在降龍十八掌之上。兩人頃刻之間已在後梢頭拆了七八招，心中各存忌憚，掌未使足，已然收招，水聲雖響，卻也蓋不了四張手掌上發出的呼呼風聲。這時鐵掌幫中早有幫眾搶上來掌住了舵，慢慢轉過船來，頭前尾後，向下游急駛。啞梢公所乘那船早已碎成兩截，船板、布帆、啞梢公和兩個後生都在一個大淤渦中團團打轉。啞梢公大聲慘呼，遠遠傳送過來，果然是聲音洪亮。黃蓉百忙中左手向身後揮出，做個手勢，終於還是「罵」了他一句，反正無人瞧見，也就不算不雅。啞梢公等三人雖竭力掙扎，哪逃得出水流的牽引，轉眼間捲入了漩渦中心，直沒江底。黑旗船順水疾奔。黃蓉回頭一望，漩渦已在兩三里之外。雙雕在空中盤旋飛翔，不住啼鳴。黃蓉揮動竹棒，把船上幫眾逼向船頭，返身正要相助郭靖雙戰裘千仞，眼角間瞥見船艙中刀光閃動，有人舉刀猛向什麼東西砍了下去。她也不及看清那人要砍的是什麼，左手一揚，一把金針飛出，都釘上他手腕手臂。那人的鋼刀順勢落下，卻砍在自己右腿之上，大聲叫了起來。黃蓉搶入船艙，舉腳將他踢開，只見艙板上橫臥著一人，手足被縛，動彈不得。只見那人一對眼冷冷的望著自己，卻是神算子瑛姑。

　　黃蓉萬料不到竟會在此處救了她性命，當即拾起艙板上鋼刀，割斷她手上繩索。瑛姑雙手脫縛，右手斗地伸出，施展小擒拿手從黃蓉手裡奪過鋼刀。黃蓉猝不及防，但見刀光閃動，瑛姑已一刀將那黑衣漢子殺死，這才彎腰割斷她自己腳上繩索，說道：「你雖救了我，可別盼我將來報答。」黃蓉笑道：「誰要你報答了？你救過我，今日我也救你一次，正好扯直，以後咱們誰也不欠誰的情。」

　　黃蓉說著後半句時，已搶到船梢，伸竹棒上前相助郭靖。裘千仞腹背受敵，掌上加勁，倒也支持得住。但聽得撲通、撲通、啊喲、啊唷之聲連響，瑛姑持刀將船上幫眾一一逼入了江中。在這激流之中，再好的水性也逃不了性命。裘千仞與郭靖對掌，本已漸佔上風，但黃蓉使打狗棒法上來加攻，他以一敵二，十餘招以後，不由得左支右絀，繞著船舷不住倒退，他背心向著江面，教黃蓉攻不到他後背。郭靖連使狠招，裘千仞雙足猶似釘在船舷上一般，再也逼不動他半寸，這時只消退得一步，立時身墮江心。黃蓉心道：「你雖然外號「鐵掌水上飄』，但這『水上飄』三字也只是你自吹輕功了得，莫說在這江中的駭浪驚濤之上，就是湖平如鏡，畢竟也不能在水面飄行。除非學了你老兄的法子，先在水底下打上幾千幾百根木樁。」又見他出掌沉穩，目光不住向江面上跳望，似在盼望再有船隻駛來援手，心想：「你這傢伙武功雖高，但今日是以三敵一之局，若再奈何不了你，咱們也算得膿包之至了。」這時瑛姑已將船上幫眾掃數驅入水中，只留下掌舵的一人，見靖、蓉二人一時不能得手，冷笑道：「小姑娘讓開了，我來。」黃蓉聽她言語中意存輕視，不禁有氣，竹棒前伸，連攻兩招，這是以進為退，待裘千仞側身相避，便即躍後兩步，拉了拉郭靖的衣襟，說道：「讓她來打。」郭靖收掌護身，退了下來。瑛姑冷笑道：「裘幫主，你在江湖上也算名氣不小，卻乘我在客店中睡著不防，用迷香害我。這般下三濫的勾當，虧你也做得出來。」裘千仞道：「你給我手下人擒住，還說什麼嘴？若是我自己出馬，只憑這雙肉掌，十個神算子也拿住了。」瑛姑冷冷的道：「我什麼地方得罪鐵掌幫啦？」裘千仞道：「這兩個小賊擅闖我鐵掌峰聖地，你幹麼收留在黑沼之中？我好言求你放人，你竟敢謊言包庇，你當我裘千仞是好惹的麼？」瑛姑道：「啊，原來是為了這兩個小賊。你有本事儘管拿去，我才不理會這些閒事呢。」說著退後幾步，抱膝坐在船舷，神情閒逸，竟是存定了隔山觀虎鬥之心，要靖、蓉二人和裘千仞拚個兩敗俱傷。她這麼一來，倒教裘千仞、郭靖、黃蓉三人都大出意料之外。原來瑛姑當時行刺一燈大師，被郭靖以身相代，又見一燈袒胸受刃，忽然天良發現，再也不忍下手，下得山來，愛兒慘死的情狀卻又在腦際縈繞不去。她在客店中心煩意亂，憤怨糾結，於神不守舍之際，竟被鐵掌幫用迷藥做翻，否則以她的精明機伶，豈能折在無名小輩之手？這時見了靖、蓉二人，滿腔怨毒無處發洩，竟盼他們三人在這急流中同歸於盡。黃蓉心道：「好，我們先對付了裘千仞，再給你瞧些好的。」向郭靖使個臉色，兩人一使竹棒，一發雙掌，並肩向裘千仞攻去，頃刻間三人又打了個難解難分。瑛姑凝神觀鬥，見裘千仞掌力雖然凌厲，終是難勝二人，但見他不住移動腳步，似是要設法出奇制勝。郭靖怕黃蓉重傷初癒，鬥久累脫了力，說道：「蓉兒，你且歇一會，待一忽兒再來助我。」黃蓉笑道：「好！」提棒退下。瑛姑見二人神情親密，郭靖對黃蓉體貼萬分，心想：「我一生之中，幾時曾有人對我如此？」由羨生妒，因妒轉恨，忽地站起身來，叫道：「以二敵一，算什麼本事？來來來，咱四人兩對兩的比個輸贏。」雙手在懷中一探，取出兩根竹籌，不待黃蓉答話，雙籌縱點橫打，向她攻了過去。黃蓉罵道：「失心瘋的婆娘，難怪老頑童不愛你。」瑛姑雙眉倒豎，攻勢更厲。她這一出手，船上形勢立變。黃蓉打狗棒法雖然精妙，畢竟遠不如她功力深厚，何況重傷之後，內力未復，身法頗減靈動，只得以「封」字訣勉力擋架。瑛姑滑溜如魚，在這顛簸起伏、搖晃不定的船上，更能大展所長。

　　那邊郭靖與裘千仞對掌，一時倒未分勝敗。郭靖自得一燈大師指點武學精要，這些日子來功力又深了一層，勉力支撐，居然尚能自保。裘千仞見瑛姑先由敵人變為兩不相助、忽又由兩不相助變為出手助己，雖感莫名其妙，卻不禁暗暗叫好，精神一振，掌力更為沉狠，料得定時候稍長，對手終究會抵擋不住，眼見郭靖揮掌猛擊而來，當即側身，避過正面鋒銳，右掌高，左掌低，同時拍出。郭靖回掌兜截，四掌相接，各使內勁。兩人同時「嘿」的一聲呼喊，都退出了三步。裘千仞退向後梢，拿住了勢子。郭靖左腳卻在船索上一絆，險些跌倒，他怕敵人乘虛襲擊，索性乘勢翻倒，一滾而起，使掌護住門戶。裘千仞勝算在握，又見他跌得狼狽，不由得哈哈一聲長笑，踏步再上。瑛姑已把黃蓉逼得氣喘吁吁，額頭見汗，正感快意，突然間聽到笑聲，不由得心頭大震，臉色劇變，左手竹籌發出了竟忘記撤回。黃蓉見此空隙，正是良機難逢，竹棒急轉，點向她的前胸，棒端正要戳中她胸口「神藏穴」，驀見瑛姑身子顫動，如中風邪，大叫一聲：「原來是你！」勢若瘋虎般直撲裘千仞。裘千仞見她雙臂猛張，這一撲直已把性命置之度外，口中惡狠狠的露出一口白牙，似要牢牢將自己抱住，再咬下幾口肉來，他雖武功高強，見了這般拚命的狠勁，也不由得吃驚，急忙旁躍避開，叫道：「你幹什麼？」

　　瑛姑更不打話，一撲不中，隨即雙足一登，又向他撲去。裘千仞左掌掠出，往她肩頭擊落，滿似她定要伸手相格，豈知瑛姑不顧一切，對敵人來招絲毫不加理會，仍是向他猛撲。裘千仞大駭，心想只要給這瘋婦抱住了，只怕急切間解脫不開，那時郭靖上來一掌，自己哪有性命？當下顧不得掌擊敵人，先逃性命要緊，疾忙矮身竄向左側。

　　黃蓉拉著郭靖的手，讓在一邊，見瑛姑突然發瘋，不禁甚感驚懼，但見她狂縱狠撲，口中荷荷發聲，張嘴露牙，拚著命要抱住裘千仞。裘千仞武功雖高，但瑛姑豁出了性命不要，實是奈何她不得，只得東閃西避，眼見她臉上肌肉扭曲，神情猙獰，心中愈來愈怕，暗叫：「報應，報應！今日當真要命喪這瘋婦之手。」瑛姑再撲幾次，裘千仞已避到了舵柄之旁。瑛姑眼中如要噴血，一抓又是不中，手掌起處，蓬的一聲把掌舵漢子打入江中，接著飛起一腳，又踢斷了舵柄。

　　那船一失掌舵，在急流中立時亂轉。黃蓉暗暗叫苦：「這女子遲不遲，早不早，偏在這時突然發起瘋來，看來咱們四人都難逃命。」當下撮唇作嘯，要召雙雕下來救命。就在此時，那船突然打橫，撞向岸邊岩石，砰的一聲巨響，船頭破了一個大洞。裘千仞見瑛姑踢斷舵柄，已知她決意與己同歸於盡，眼見離岸不遠，心想不管是死是活，非冒險逃命不可，陡然提氣向岸上縱去。這一躍雖然使了全力，終究上不了岸，撲通一聲，跌入水裡，立時沉至江底，他知道身子一冒上來，立時被急流沖走，再也掙扎不得，當即牢牢攀住水底岩石，手足並用，急向岸邊爬去，仗著武功卓絕，岸邊水勢又遠不如江心湍急，雖吃了十多口水，終於爬上了岸。他筋疲力盡，坐在石上喘氣，但見那船在遠處已成為一個黑點，想起瑛姑咬牙切齒的神情，兀自心有餘悸。

　　瑛姑見裘千仞離船逃脫，大叫：「惡賊，逃到哪裡去？」奔向船舷，跟著要躍下水去。這時那船又已給急流衝回江心，在這險惡的波濤之中，下去哪有性命？郭靖心下不忍，奔上抓住她後心。瑛姑大怒，回手揮去，郭靖急忙低頭避過。黃蓉見雙雕已停在艙面，叫道：「靖哥哥，理這瘋婦作甚？咱們快走。」江水洶湧，轉瞬間便要浸到腳面，郭靖鬆開了手，只見瑛姑雙手掩面，放聲大哭，不住慘呼：「兒啊！兒啊！」黃蓉連聲催促。郭靖想起一燈大師的囑咐，命他照顧瑛姑，叫道：「你快乘雕上岸，再放回來接我們。」黃蓉急道：「那來不及啊。」郭靖道：「你快走！咱們不能負了一燈大師的托付。」黃蓉想起一燈的救命之恩，登感躊躇，正自彷徨無計，突然身子一震，轟的一聲猛響，船身又撞中了江心一塊大礁，江水直湧進艙，船身頃刻間沉下數尺。黃蓉叫道：「跳上礁去！」郭靖點點頭，躍過去扶住瑛姑。

　　這時瑛姑如醉如癡，見郭靖伸手來扶，毫不抗拒，雙眼發直，望著江心。郭靖右手托住她的腋下，叫道：「跳！」三人一齊躍上了礁石。那礁石在水面下約有尺許，江水在三人身周奔騰而過，濺得衣衫盡濕，待得三人站定，那艘烏篷船已沉在礁石之旁。黃蓉雖然自幼與波濤為伍，但見滾滾濁流掠身瀉注，也不禁頭暈目眩，抬頭向天，不敢平視江水。郭靖作哨呼雕，要雙雕下來背人。不料雙雕怕水，盤旋來去，始終不敢停到浸在水面下的礁石上來。黃蓉四下一望，見左岸挺立著一棵大柳樹，距礁石不過十來丈遠，當下心生一計，道：「靖哥哥，你拉住我手。」郭靖依言握住她左手，只聽咕咚一響，黃蓉溜入了江中。郭靖大驚，見她向水下沉船潛去，忙伏低身子，自己的上身也浸入了水中，盡量伸長手臂，雙足牢牢鉤住礁石上一塊凸出的尖角，右手用勁握住她左腕，唯恐江水沖擊之力太強，一個脫手，那她可永遠不能上來了。黃蓉潛向沉船桅桿，扯下帆索，回身上礁，雙手交互將船上的帆索收了上來。待收到二十餘丈，她取出匕首割斷繩索，然後伸出臂去，招呼雌雕停在她肩頭。這時雙雕身量已長得頗為沉重，郭靖怕她禁受不起，伸臂接過。黃蓉將繩索一端縛在雌雕足上，向大柳樹一指，打手勢叫它飛去。雌雕托著繩索在柳樹上空打了幾個盤旋，重又飛回。黃蓉急道：「唉，我是叫你在樹上繞一轉再回來。」可是那雕不懂言語，只急得她不住歎氣。直試到第八次上，那雕才碰巧繞了柳樹一轉回來。靖、蓉二人大喜，將繩索的兩端用力拉緊，牢牢縛在礁石凸出的尖角上。

　　郭靖道：「蓉兒，你先上岸罷。」黃蓉道：「不，我陪你，讓她先去。」瑛姑向兩人瞪了一眼，也不說話，雙手拉著繩子，交互換手，上了岸去。黃蓉笑道：「小的侍候一套玩意兒，郭大爺，你多賞賜罷！」一躍上繩，施展輕身功夫，就像賣藝的姑娘空中走繩一般，揮舞竹棒，橫過波濤洶湧的江面，到了柳樹枝上。郭靖沒練過這功夫，只怕失足，不敢依樣葫蘆，也如瑛姑那般雙手攀繩，身子懸在繩下，吊向岸邊，眼見離岸尚有數丈，忽聽黃蓉叫道：「咦，你到哪裡去？」聽她語氣之中頗有驚訝之意，郭靖怕瑛姑神智未清，出了什麼亂子，急忙雙手加快，不等攀到柳樹，已一躍而下。黃蓉指著南方，叫道：「她走啦。」郭靖凝目而望，只見瑛姑在亂石山中全力奔跑，說道：「她心神已亂，一個人亂走只怕不妥，咱們追。」黃蓉道：「好罷！」提足要跑，突然雙腿酸軟，隨即坐倒，搖了搖頭。郭靖知她傷後疲累過度，不能再使力奔跑，說道：「你坐著歇歇，我去追她回來。」當下向瑛姑奔跑的方向發足急趕，轉過一個山坳，前面共有三條小路，瑛姑卻已人影不見，不知她從何而去。此處亂石嵯峨，長草及胸，四野無人，眼見夕陽下山，天漸昏暗，又怕黃蓉有失，只得廢然而返。兩人在亂石中忍饑過了一宵，次晨醒來，沿著江邊小路而下，要尋到小紅馬再上大路。走了半日，找到一家小飯店打尖，買了三隻雞，一隻自吃，兩隻餵了雙雕。雙雕停在高樹之上，把兩頭公雞啄得毛羽紛飛，酣暢吞食，驀地裡那雌雕縱身長鳴，拋下半隻沒吃完的公雞，振翅向北飛去。那雄雕飛高一望，鳴聲啾急，隨後急趕。郭靖道：「兩頭雕兒的叫聲似乎甚是忿怒，不知見到了什麼？」黃蓉道：「瞧瞧去。」兩人跑上大路，只見雙雕在遠處盤翔兩周，突然同時猛撲而下，一撲即起，打了幾個圈子，又再撲下。郭靖道：「遇上了敵人。」兩人加快腳步趕去，追出兩三里，只見前面房屋櫛比鱗次，是個市鎮，雙雕卻在空中交叉來去，似是失了敵蹤。二人趕到鎮外，招手命雙雕下來，雙雕卻不理會，只是四下盤旋找尋。郭靖道：「這雕兒不知跟誰有這麼大的仇。」過了好一陣，雙雕才先後下來。只見雄雕左足上鮮血淋漓，一條刀痕著實不淺，若非筋骨堅硬，那隻腳已給砍了來了，再看雌雕，卻見它右爪牢牢抓著一塊黑黝黝之物，取出看時，原來是塊人的頭皮，帶著一大叢頭髮，想來是被它硬生生從頭上抓下來的，頭皮的一邊鮮血斑斑。

　　黃蓉替雄雕在傷足上敷了金創藥。郭靖將頭皮翻來翻去的細看，沉吟道：「這對雕兒自小十分馴良，若不是有人相犯，決不會輕意傷人，怎會突然跟人爭鬥？」黃蓉道：「其中必有蹊蹺，只要找到這失了一塊頭皮之人就明白了。」兩人在鎮上客店中宿了，分頭出去打聽。但那市鎮甚大，人煙稠密，兩人訪到天黑，絲毫不見端倪。郭靖道：「我到處找尋沒了一片頭皮之人，始終找不到。」黃蓉微笑道：「那人沒了頭皮，想必要戴上頂帽兒遮住。」郭靖大叫一聲：「咦！」恍然大悟，想起適才在鎮上所見，戴帽之人著實不少，卻也無法再去一一揭下他們的帽子來察看。

　　次晨雙雕飛出去將小紅馬引到。兩人記掛洪七公的傷勢，又想中秋將屆，煙雨樓頭有比武之約，雙雕與人結仇，也非大事，當即啟程東行。兩人同騎共馳，小紅馬奔行迅速，雙雕飛空相隨。一路上黃蓉笑語盈盈，嬉戲歡暢，尤勝往時，雖至午夜，仍是不肯安睡。郭靖見她疲累，常勸她早些休息，黃蓉只是不理，有時深夜之中，也抱膝坐在榻上，尋些無關緊要的話頭，和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胡扯。這日從江南西路到了兩浙南路境內，縱馬大奔了一日，已近東海之濱。兩人在客店中歇了，黃蓉向店家借了一隻菜籃，要到鎮上買菜做飯。郭靖勸道：「你累了一天，將就吃些店裡的飯菜算啦。」黃蓉道：「我是做給你吃，難道你不愛吃我做的菜麼？」郭靖道：「那自然愛吃，只是我要你多歇歇，待將養好了，慢慢再做給我吃也不遲。」黃蓉道：「待我將養好了，慢慢再做……」臂上挽了菜籃，一隻腳跨在門檻之外，竟自怔住了。郭靖尚未明白她的心思，輕輕從她臂上除下菜籃，道：「是啊，待咱們找到師父，一起吃你做的好菜。」黃蓉呆立了半晌，回來和衣倒在床上，不久似乎是睡著了。店家開飯出來。郭靖叫她吃飯。黃蓉一躍而起，笑道：「靖哥哥，咱們不吃這個，你跟我來。」郭靖依言隨她出店，走到鎮上。黃蓉揀一家白牆黑門的大戶人家，繞到後牆，躍入院中。郭靖不明所以，跟著進去。黃蓉徑向前廳闖去，只見廳上燈燭輝煌，主人正在請客。黃蓉大喜，叫道：「妙極！這可找對了人家。」笑嘻嘻的走向前去，喝道：「通通給我滾開。」廳上筵開三席，賓主三十餘人一齊吃了一驚，見她是個美貌少女，個個相顧愕然。黃蓉順手揪住一個肥胖客人，腳下一勾，摔了他一個觔斗，笑道：「還不讓開？」眾客一轟而起，亂成一團。主人大叫：「來人哪，來人哪！」嘈雜聲中，兩名教頭率領十多名莊客，掄刀使棒，打將入來。黃蓉笑吟吟地搶上，不兩招已將兩名教頭打倒，奪過一把鋼刀，舞成一團白光，假意向前衝殺。眾莊客發一聲喊，跌跌撞撞，爭先恐後地都逃了出去。

　　主人見勢頭不對，待要溜走，黃蓉縱上去一把扯住他鬍子，右手掄刀作勢便砍。那主人慌了手腳，雙膝跪倒，顫聲道：「女……女大王……好……姑娘……你要金銀，立時……馬上取出獻上，只求你饒我一條老命……」黃蓉笑道：「誰要你金銀？快起來陪我們飲酒。」左手揪著他鬍子提了上來。那主人吃痛，卻是不敢叫喊。

　　黃蓉一扯郭靖，兩人居中在主賓的位上坐下。黃蓉叫道：「大家坐啊，怎麼不坐了？」手一揚，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插在桌上。眾賓客又驚又怕，擠在下首兩張桌邊，無人敢坐到上首的桌旁來。黃蓉喝道：「你們不肯陪我，是不是？誰不過來，我先宰了他？」眾人一聽，紛紛擁上，你推我擠，倒把椅子撞翻了七八張。黃蓉喝道：「又不是三歲小孩，好好兒坐也不會嗎？」眾賓客推推擠擠，好半晌才分別在三張桌邊坐定了。黃蓉自斟自飲，喝了一杯酒，問主人道：「你幹麼請客，家裡死了人嗎？死了幾個？」主人結結巴巴的道：「小老兒晚年添了個孩兒，今日是彌月湯餅之會，驚動了幾位親友高鄰。」黃蓉笑道：「那很妙啊，把小孩抱出來瞧瞧。」那主人面如土色，只怕黃蓉傷害了孩子，但見到席上所插的鋼刀，卻又不敢不依，只得命奶媽抱了孩子出來。黃蓉抱過孩子，在燭光下瞧瞧他的小臉，再望望主人，側頭道：「一點也不像，只怕不是你生的。」那主人神色尷尬，全身顫抖，只道：「是，是！」也不知他說確是他自己生的，還是說：「姑娘之言甚是。」眾賓客覺得好笑，卻又不敢笑。黃蓉從懷裡掏出一錠黃金，交給奶媽，又把孩子還給了她，道：「小意思，算是他外婆的一點見面禮罷。」眾人見她小小年紀，竟然自稱外婆，又見她出手豪闊，個個面面相覷。那主人自是喜出望外，連聲稱謝。黃蓉道：「來，敬你一碗！」取一隻大碗來斟了酒，放在主人面前。那主人道：「小老兒量淺，姑娘恕罪則個。」黃蓉秀眉上揚，伸手一把扯住他鬍子喝道：「你喝是不喝？」主人無奈，只得端起碗來，咕嘟咕嘟的喝了下去。黃蓉笑道：「是啊，這才痛快，來，咱們來行個酒令。」她要行令就得行令，滿席之人誰敢違拗？但席上不是商賈富紳，就是腐儒酸丁，哪有一個真才實學之人？各人戰戰兢兢的胡謅，黃蓉一會兒就聽得不耐煩了，喝道：「都給我站在一旁！」眾人如逢大赦，急忙站起來。只聽得咕咚一聲，那主人連人帶椅仰天跌倒，原來他酒力發作，再也支持不住了。黃蓉哈哈大笑，自與郭靖飲酒談笑，傍若無人，讓眾人眼睜睜的站在一旁瞧著，直吃到初更已過，郭靖勸了幾次，這才盡興而歸。回到客店，黃蓉笑問：「靖哥哥，今日好玩嗎？」郭靖道：「無端端的累人受驚擔怕，卻又何苦來？」黃蓉道：「我但求自己心中平安舒服，哪去管旁人死活。」郭靖一怔，覺得她語氣頗不尋常，但一時也不能體會到這言語中的深意。黃蓉忽道：「我要出去逛逛，你去不去？」郭靖道：「這陣子還到哪裡？」黃蓉道：「我想起剛才那孩兒倒也有趣，外婆去抱來玩上幾天，再還給人家。」郭靖驚道：「這怎使得？」

　　黃蓉一笑，已縱出房門，越牆而出。郭靖急忙追上，拉住她手臂勸道：「蓉兒，你已玩了這麼久，難道還不夠麼？」黃蓉站定身子，說道：「自然不夠！」她頓了一頓，又道：「要你陪著，我才玩得有興致。過幾天你就要離開我啦，你去陪那華箏公主，她一定不許你再來見我。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過得一天，就少了一天。我一天要當兩天、當三天、當四天來使。這樣的日子我過不夠。靖哥哥，晚間我不肯安睡休息，卻要跟你胡扯瞎談，你現下懂了罷？你不會再勸我了罷？」郭靖握著她的手，又憐又愛，說道：「蓉兒，我生來心裡糊塗，一直不明白你對我這番心意，我……我……」說到這裡，卻又不知如何說下去。

　　黃蓉微微一笑，道：「從前爹爹教我念了許多詞，都是什麼愁啦、恨啦。我只道他念著我那去世了的媽媽，因此盡愛念這些話。今日才知在這世上，歡喜快活原只一忽兒時光，愁苦煩惱才當真是一輩子的事。」

　　柳梢頭上，淺淺一彎新月，夜涼似水，微風拂衣。郭靖心中本來一直渾渾噩噩，雖知黃蓉對自己一片深情，卻不知情根之種，惱人至斯，這時聽了她這番言語，回想日來她的一切光景，心想：「我是個粗魯直肚腸的人，將來與蓉兒分別了，雖然常常會想著她、念著她，但總也能熬得下來。可是她呢？她一個人在桃花島上，只有她爹爹相伴，豈不寂寞？」隨即又想：「將來她爹爹總是要去世的，那時只有幾個啞巴僕人陪著她，她小心眼裡整日就愛想心思、轉念頭，這可不活活的坑死了她？」思念及此，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顫，雙手握住了她手，癡癡望著她臉，說道：「蓉兒，就算天塌下來了，我也在桃花島上陪你一輩子！」

　　黃蓉身子一顫，抬起頭來，道：「你……你說什麼？」郭靖道：「我再也不理什麼成吉思汗、什麼華箏公主，這一生一世，我只陪著你。」黃蓉低呼一聲，縱體入懷。郭靖伸臂摟住了她，這件事一直苦惱著他，此時突然把心一橫，不顧一切的如此決定，心中登感舒暢。兩人摟抱在一起，一時渾忘了身外天地。過了良久，黃蓉輕輕道：「你媽呢？」郭靖道：「我接她到桃花島上住。」黃蓉道：「你不怕你師父哲別、義兄拖雷他們麼？」郭靖道：「他們對我情深義重，但我的心分不成兩個。」黃蓉道：「你江南的六位師父呢？馬道長、丘道長他們又怎麼說？」郭靖歎了口氣道：「他們定要生我的氣，但我會慢慢求懇。蓉兒，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呢。」

　　黃蓉笑道：「我有個主意。咱們躲在桃花島上，一輩子不出來，島上我爹爹的佈置何等玄妙，他們就是尋上島來，也找不到你來責罵。」郭靖心想這法兒可不妥當，正要叫她另籌妙策，忽聽十餘丈外腳步聲響，兩個夜行人施展輕身功夫，從南向北急奔而去，依稀聽得一人說道：「老頑童已上了彭大哥的當，不用怕他，咱們快去。」

## 第33回　來日大難

　　郭靖與黃蓉此刻心意歡暢，原不想理會閒事，但聽到「老頑童」三字，心中一凜，同時躍起，忙隨後跟去。前面兩人武功平平，並未知覺。出鎮後奔了五六里，那兩人轉入一個山坳，只聽得呼喊叫罵之聲，不斷從山後傳出。靖蓉二人足下加勁，跟入山坳，只見一堆人聚在一起，有兩人手持火把，人叢中周伯通坐在地下，僵硬不動，不知生死；又見周伯通對面盤膝坐著一人，身披大紅袈裟，正是靈智上人，也是一動不動。周伯通左側有個山洞，洞口甚小，只容一人彎腰而入。洞外有五六人吆喝叫罵，卻是不敢走近離山洞數丈之內，似乎怕洞中有什麼東西出來傷人。

　　郭靖記起那夜行人曾說「老頑童上了彭大哥的當」，又見周伯通坐著宛如一具殭屍，只怕他已然遭難，心下惶急，縱身欲上。黃蓉拉住他手臂，低聲道：「瞧清楚了再說。」二人縮身在山石之後，看那洞外幾人時，原來都是舊相識：參仙老怪梁子翁、鬼門龍王沙通天、千手人屠彭連虎、三頭蛟侯通海，還有兩人就是適才所見的夜行人，火光照在他們臉上，認得是梁子翁的弟子，郭靖初學降龍十八掌時曾和他們交過手。黃蓉心想這幾人現下已不是郭靖和自己的對手，四下一望，不見再有旁人，低聲道：「以老頑童的功夫，這幾個傢伙怎能奈何得了他？瞧這情勢，西毒歐陽鋒必定窺伺在旁。」正擬設法探個明白，只聽彭連虎喝道：「賊廝鳥，再不出來，老子要用煙來薰了。」洞中一人沉著聲音道：「有什麼臭本錢，盡數抖出來罷。」郭靖聽得聲音正是大師父柯鎮惡，哪裡還理會歐陽鋒是否在旁，大聲叫道：「師父，徒兒郭靖來啦！」人隨聲至，手起掌落，已抓住侯通海的後心甩了出去。

　　這一出手，洞外眾人登時大亂。沙通天與彭連虎並肩攻上，梁子翁繞到郭靖身後，欲施偷襲。柯鎮惡在洞中聽得明白，揚手一枚毒菱往他背心打去。暗器破空，風聲勁急，梁子翁急忙低頭，毒菱從頂心掠過，割斷了他頭髻的幾絡頭髮，只嚇得他背上冷汗直冒，知道柯鎮惡的暗器喂有劇毒，當日彭連虎就險些喪生於此下，急忙躍開丈許，伸手一摸頭頂，幸未擦破頭皮，當即從懷中取出透骨釘，從洞左悄悄繞近，要想射入洞中還報；手剛伸出，突然腕上一麻，已被什麼東西打中，錚的一聲，透骨釘落地，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笑道：「快跪下，又要吃棒兒啦！」

　　梁子翁急忙回頭，只見黃蓉手持竹棒笑吟吟的站著，不覺又驚又怒，左手發掌擊她肩頭，右手徑奪竹棒。黃蓉閃身避開他左手一掌，卻不移動竹棒，讓他握住了棒端。梁子翁大喜，伸手回奪，心想這小姑娘若不放手，定是連人帶棒拖將過來。一奪之下，竹棒果然是順勢而至，豈知棒端忽地抖動，滑出了他手掌。這時棒端已進入他守禦的圈子，他雙手反在棒端之外，急忙回手抓棒，哪裡還來得及，眼前青影閃動，拍的一聲，夾頭夾腦給竹棒猛擊一記。總算他武功不弱，危急中翻身倒地，滾開丈餘，躍起身來，怔怔望著這個明眸皓齒的小姑娘，頭頂疼痛，心中糊塗，臉上尷尬。黃蓉笑道：「你知道這棒法的名字，既給我打中了，你可變成什麼啦？」梁子翁當年吃過這「打狗棒法」的苦頭，曾給洪七公整治得死去活來，雖然事隔多年，仍是心有餘悸。眼見棒是洪七公的打狗棒，棒法是洪七公的打狗棒法，打中的偏偏是自己身子，看來這小姑娘確已得了洪七公的真傳，瞥眼又見沙彭二人不住倒退，在郭靖掌力催迫下只剩招架之功，叫道：「衝著洪老幫主的面子，咱們就避一避罷！」招呼了兩名弟子，轉身便奔。郭靖左肘回撞，把沙通天逼得倒退三步，左手隨勢橫掃。彭連虎見掌風凌厲，不敢硬接，急忙避讓。郭靖右手勾轉，已抓住他後心，提將起來。彭連虎身子矮小，被他高高提起，登時雙足凌空，想要揮拳踢足抗禦，但四肢全然沒了力氣，眼見郭靖左手握拳，就要如鐵椎般當胸擊來，這一下如何經受得起，急忙叫道：「今兒是八月初幾？」郭靖一怔，問道：「什麼？」彭連虎又道：「你顧不顧信義？男子漢大丈夫說了話算不算數？」郭靖再問：「什麼？」右手仍將他身子提著。彭連虎道：「咱們約定八月十五在嘉興煙雨樓比武決勝，此刻地非嘉興，時非中秋，你怎能傷我？」

　　郭靖心想不錯，正要放開他，忽然想起一事，問道：「你們把我周大哥怎麼了？」彭連虎道：「老頑童跟那藏僧賭賽誰先動彈誰輸，關我甚事？」

　　郭靖向地下坐著的兩人望了一眼，登時寬懷，心道：「原來如此。」當下高聲叫道：「大師父，您老人家安好罷？」柯鎮惡在洞中哼了一聲。郭靖怕放手時彭連虎突然出足踢己前胸，右手向外揮出，將他擲開數尺，叫道：「去罷！」彭連虎借勢縱躍，落在地下，只見沙通天與梁子翁早已遠遠逃走，心中暗罵他們不夠朋友，向郭靖抱拳道：「七日之後，煙雨樓頭再決勝負。」轉身施展輕功，疾馳而去。一路之上心中大惑不解：「每見一次這小子，他武功便增長了幾分，那是什麼古怪？到底是服了靈丹妙藥，還是得了仙法秘笈？」黃蓉走到周伯通與靈智上人身旁，只見兩人各自圓睜雙眼，互相瞪視，真是連眼皮也不眨一眨。黃蓉見到這情勢，再回想那夜行人的說話，已知是彭連虎的奸計，必是他們忌憚老頑童武功了得，出言相激，讓這藏僧與他賭賽誰先動彈誰輸。靈智上人的武功本來與他相去何止倍蓰，但用這法兒卻可將他穩穩絆住，旁人就可分手去對付柯鎮惡了。老頑童既喜有人陪他嬉耍，又無機心，自不免著了道兒，旁邊雖然打得天翻地覆，他卻坐得穩如泰山，連小指頭兒也不敢動一動，一心要贏靈智上人。黃蓉叫道：「老頑童，我來啦！」周伯通耳中聽見，只怕輸了賭賽，卻不答應。黃蓉道：「你們倆這般對耗下去，再坐幾個時辰，也未必分得出勝敗，那有什麼勁兒？這樣罷，我來做個見證。我同時在你們笑腰穴上呵癢，雙手輕重一模一樣，誰先笑出聲來，誰就輸了。」周伯通正坐得不耐煩，聽黃蓉這麼說，大合心意，只是不敢示意贊成。

　　黃蓉更不打話，走到二人之間，蹲下身來，將打狗棒放在地下，伸直雙臂，兩手食指分別往兩人笑腰穴上點去。她知周伯通內功遠勝藏僧，是以並未使詐，雙手勁力果真不分輕重，但說也奇怪，周伯通固然並未動彈，靈智上人竟也渾如不覺，毫不理會。黃蓉暗暗稱奇，心想：「這和尚的閉穴功夫當真了得，若是有人如此相呵，我早已大笑不止了。」當下雙手加勁。周伯通潛引內力，與黃蓉點來的指力相抗，只是那笑腰穴位於肋骨末端，肌肉柔軟，最難運勁，若是挺腰反擊，借力卸力，又怕是動彈身子，輸了賭賽，但覺黃蓉的指力愈來愈強，只得拚命忍耐，忍到後來實在支持不住了，肋下肌肉一縮一放，將黃蓉手指彈開，躍起身來，呵呵大笑，說道：「胖和尚，真有你的，老頑童服了你啦！」

　　黃蓉見他認輸，心中好生後悔：「早知如此，我該作個手腳，在胖和尚身上多加些勁。」站直身子，向靈智上人道：「你既贏了，姑奶奶也不要你性命啦，快走，快走！」靈智上人渾不理會，仍是一動不動的坐著。黃蓉伸手往他肩頭推去，喝道：「誰來瞧你這副蠢相，作死麼？」她這麼輕輕一推，靈智上人胖大的身軀竟應手而倒，橫在地下，卻仍擺著盤膝而坐的姿態，竟似一尊泥塑木雕的佛像。

　　這一來周伯通和靖、蓉二人都吃了一驚。黃蓉心道：「難道他用勁閉穴，功夫不到，竟把自己閉死了？」伸手探他的鼻息，好端端的卻在呼吸，一轉念間，不由得又好氣又好笑，向周伯通道：「老頑童，你上了人家的大當還不知道，真是蠢才！」周伯通圓睜雙眼，氣鼓鼓的道：「什麼？」黃蓉笑道：「你先解開他的穴道再說。」周伯通一楞，俯身在靈智上人身上摸了幾下，拍了幾拍，發覺他週身八處大穴都已被人閉住，跳起身來，大叫：「不算，不算！」黃蓉道：「什麼不算？」周伯通道：「他同黨待他坐好後點了他的穴道，這胖和尚自然不會動彈。咱們便再耗三天三夜，他也決不會輸。」轉頭向弓身躺在地下的靈智上人叫道：「來來來，咱們再比過。」郭靖見周伯通精神奕奕，並未受傷，心中記掛師父，不再聽他胡說八道，逕自鑽進山洞中去看柯鎮惡。周伯通彎腰替靈智上人解開了穴道，不住口的道：「來，再比，再比！」黃蓉冷冷的道：「我師父呢？你把他老人家丟到哪裡去了？」周伯通一呆，叫聲：「啊也！」轉身就往山洞奔去。這一下去勢極猛，險些與從洞中出來的郭靖撞個滿懷。郭靖把柯鎮惡從洞中扶出，見師父白布纏頭，身穿白衣，不禁呆了，問道：「師父，您家裡有喪事麼？二師父他們哪裡去啦？」柯鎮惡抬頭向天，並未回答，兩行眼淚從面頰上籟籟流下。郭靖愈是驚疑，不敢再問，忽見周伯通從山洞中又扶出一人，那人左手持葫蘆，右手拿著半隻白雞，口裡咬著條雞腿，滿臉笑容，不住點頭，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靖蓉二人大喜，齊聲叫道：「師父！」

　　柯鎮惡臉上突現煞氣，舉起鐵杖，猛向黃蓉後腦擊落。這一杖出手又快又狠，竟是「伏魔杖法」中的毒招，是他當年在蒙古大漠中苦練而成，用以對付失了目力的梅超風，叫她雖聞杖上風聲，卻已趨避不及。黃蓉乍見洪七公，驚喜交集，全沒提防背後突然有人偷襲，待得驚覺，鐵杖上的疾風已將她全身罩住。郭靖眼見這一杖要打得她頭敲骨碎，情急之下，左手疾帶，把鐵杖撥在一邊，右手伸出，已抓住杖頭，只是他心慌意亂之際用力過猛，又沒想到自己此時功力大進，左掌這一帶使的是「降龍十八掌」中的手法，柯鎮惡只覺一股極大力量突然逼來，勢不可當，登時鐵杖撒手，俯衝摔倒。郭靖大驚，急忙彎腰扶起，連叫：「大師父！」只見他鼻子青腫，撞落了兩顆門牙。柯鎮惡呸的一聲，把兩顆門牙和血吐在手掌之中，冷冷的道：「給你！」郭靖一呆，雙膝跪地，說道：「弟子該死，求師父重重責打。」柯鎮惡仍是伸出了手掌，說道：「給你！」郭靖哭道：「大師父……」語音哽咽，不知如何是好。周伯通笑道：「自來只見師父打徒弟，今日卻見徒弟打師父，好看啊好看！」柯鎮惡聽在耳裡，怒火愈盛，說道：「好啊，常言道：打落牙齒和血吞。我給你作甚？」伸手將兩顆牙齒拋入口中，仰頭一咽，吞進了肚子。周伯通拍手大笑，高聲叫好。黃蓉眼見事起非常，柯鎮惡神情悲痛決絕，又不知他何以要殺死自己，心下驚疑，慢慢靠向洪七公身畔，拉住了他手。郭靖磕頭道：「弟子萬死也不敢冒犯大師父，一時糊塗失手，只求大師父責打。」柯鎮惡道：「師父長、師父短，誰是你的師父，你有了桃花島主做岳父，還要師父作甚？江南七怪這點微末道行，哪配做你郭大爺的師父？」郭靖聽他愈說愈厲害，只是磕頭。洪七公在旁瞧得忍不住了，插口說道：「柯大俠，師徒過招，一個失手也是稀鬆平常之事。適才靖兒帶你這一招是我所授，算是老叫化的不是，這廂跟你賠禮了。」說著作了一揖。周伯通聽洪七公如此說，心想我何不也來說上幾句，於是說道：「柯大俠，師徒過招，一個失手也是稀鬆平常之事，適才郭靖兄弟抓你鐵杖這下手法是我所授，算是老頑童的不是，這廂跟你賠禮了。」說著也是一揖。

　　他如此依樣葫蘆的說話原意是湊個熱鬧，但柯鎮惡正當狂怒不可抑制，聽來卻似有意譏刺，連洪七公一片好心也當作了歹意，當下大聲說道：「你們東邪西毒，南帝北丐，自恃武藝蓋世，就可橫行天下了？哼，我瞧多行不義，必無善果。」周伯通奇道：「咦，南帝又犯著你什麼了，連他也罵在裡頭？」黃蓉在一旁聽著，知道愈說下去局面愈僵，有這老頑童在這裡糾纏不清，終是難平柯鎮惡的怒火，接口說道：「老頑童，『鴛鴦織就欲雙飛』找你來啦，你還不快去見她？」周伯通大驚，一躍三尺，叫道：「什麼？」黃蓉道：「她要和你『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周伯通更驚，大叫：「在哪裡？在哪裡？」黃蓉向南一指，說道：「就在那邊，快找她去。」周伯通道：「我永不見她。好姑娘，以後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可千萬別跟她說曾見到過我……」話未說完，已拔足向北奔去。黃蓉叫道：「你說了話可要作數。」周伯通遠遠的道：「老頑童一言既出，決無反悔。」「反悔」兩字一出口，早已一溜煙般奔得人影不見。黃蓉本意是要騙他去找瑛姑，豈知他對瑛姑畏若蛇蠍，避之惟恐不及，倒是大出意料之外，但不管怎樣，總是將他騙開了。

　　這時郭靖仍然跪在柯鎮惡面前，垂淚道：「七位師父為了弟子，遠赴絕漠，弟子縱然粉身碎骨，也難報七位師父的大恩。這隻手掌得罪了大師父，弟子也不能要啦！」從腰間拔出短劍，就往左腕上砍去。柯鎮惡鐵杖橫擺，擋開了這一劍，雖然劍輕杖重，但兩件兵刃相交，火花迸發，柯鎮惡虎口隱隱發麻，知道郭靖這一劍用了全力，確是真心，說道：「好，既然如此，那就須得依我一件事。」郭靖大喜，道：「大師父但有所命，弟子豈敢不遵？」柯鎮惡道：「你若不依，以後休得再見我面，咱們師徒之義，就此一刀兩斷。」郭靖道：「弟子盡力而為，若不告成，死而後已。」柯鎮惡鐵杖在地上重重一頓，喝道：「去割了黃老邪和他女兒的頭來見我。」郭靖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顫聲道：「大……師……師父……」柯鎮惡道：「怎麼？」郭靖道：「不知黃島主怎生得罪了你老人家？」柯鎮惡歎道：「咳，咳！」突然咬牙切齒道：「我真盼老天爺賜我片刻光明，讓我見見你這忘恩負義小畜生的面目！」舉起鐵杖，當頭往郭靖頭頂擊落。

　　黃蓉當他要郭靖依一件事時，便已隱約猜到，突見他舉杖猛擊，郭靖卻不閃讓，心想不管如何，救人要緊，竹棒從旁遞出，一招「惡狗攔路」，攔在鐵杖與郭靖頭頂之間，待鐵杖擊到，竹棒側抖旁纏，向外斜甩。這「打狗棒法」實是精妙無比，她雖力弱，但順勢借力，將鐵杖掠在一旁。柯鎮惡一個踉蹌，不等站穩，便伸手在自己胸口猛捶兩拳，向北疾馳而去。郭靖發足追上，叫道：「大師父慢走。」柯鎮惡停步回頭，厲聲喝道：「郭大爺要留下我的老命麼？」臉色猙獰。郭靖一呆，不敢攔阻，低垂了頭，耳聽得鐵杖點地之聲愈來愈遠，終於完全消失，想起師父的恩義，不禁伏地大哭。洪七公攜著黃蓉的手，走到他身邊，說道：「柯大俠與黃老邪的性子都古怪得很，兩人總是結了什麼極深的梁子。說不得，只好著落在老叫化身上給他們排解。」郭靖收淚起身，說道：「師父，你可知……可知為了什麼？」

　　洪七公搖頭道：「老頑童受了騙，要跟人家賭賽身子不動。那些奸賊正要害我，你大師父在牛家村外撞見了，護著我躲進了這山洞之中，仗著他毒菱暗器厲害，眾奸賊不敢強闖，才支撐了這些時候。唉，你大師父為人是極仗義的，他陪著我在洞中拒敵，明明是決意饒上了自己一條性命。」說到這裡，喝了兩大口酒，把一隻雞腿都塞入了口裡，三咬兩嚼，吞入肚中，伸袖一抹口邊油膩，這才說道：「適才打得猛惡，我又失了功夫，不能插手相助，和你大師父見了面，還沒空和他說什麼呢。瞧他這生著惱，決非為了你失手摔他一交。他是俠義英雄，豈能如此胸襟狹小？好在沒幾天就到八月中秋，待煙雨樓比武之後，老叫化給你們說開罷。」郭靖哽咽著連聲稱謝。洪七公笑道：「你兩個娃娃功夫大進了啊，柯大俠也算是武林中響噹噹的腳色，兩個娃娃一出手就叫他下不了台，那是怎麼一回子事？」郭靖心中慚愧，一時說不出話來。黃蓉卻咭咭咯咯的將別來諸般情由說了個大概。洪七公聽得楊康殺死了歐陽克，大聲叫好；聽丐幫長老受楊康欺騙，連罵：「小雜種！四個老糊塗！魯有腳有腳沒腦子。」待聽到一燈大師救治黃蓉、瑛姑子夜尋仇等等事端，只呆呆出神，最後聽到瑛姑在青龍灘上忽然發瘋，不覺面色微變，「噫」了一聲。黃蓉道：「師父，怎麼？你也識得瑛姑？」心想：「師父一生沒娶妻，難道也給瑛姑迷上了？哼，這瑛姑又有什麼好了？陰陽怪氣、瘋瘋癲癲的，卻迷倒了這許多武林高手？」

　　幸好聽洪七公接下去道：「沒什麼。我不識瑛姑，但段皇爺落髮出家之時，我就在他身旁。那日他送信到北邊來，邀我南下。我知他若無要事，決不致驚動老叫化，又想起雲南火腿、過橋米線和餌塊的美味，當即動身。會面之後，我瞧他神情頹傷，與華山論劍時那生龍活虎的模樣已大不相同，心中好生奇怪。我到達後數日，他就借口切磋武功，要將先天功和一陽指傳給我。老叫化心想：他當日以一陽指和我的降龍十八掌、老毒物的蛤蟆功、黃老邪的劈空掌與彈指神通打成平手，如今又得王重陽傳授了先天功，二次華山論劍，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非他莫屬，為甚竟要將這兩門絕技平白無端的傳給老叫化？如說切磋武功，為什麼又不肯學我的降龍十八掌，其中必有蹺蹊。後來老叫化細細琢磨，又背著他與他的四大弟子一商量，終於瞧出了端倪，原來他把這兩門功夫傳了給我之後，就要自戕而死。至於他為什麼如此傷心，他的弟子卻不知情。」黃蓉道：「師父，段皇爺怕他一死之後，沒人再制得住歐陽鋒。」洪七公道：「是啊，我瞧出了這一節，說什麼也不肯學他的。他終於吐露真情，說他的四個弟子雖然忠誠勤勉，可是長期來分心於國事政務，未能專精學武，難成大器。全真七子的武功似也不能臻登峰造極之境。一陽指我不肯學，那也罷了，先天功倘若失傳，他卻無面目見重陽真人於地下。我想此事他已深思熟慮，勸也無用，只有堅執不學，方能留得他的性命。段皇爺無法可施，只得退一步退位為僧。他落發那日，我就在他旁邊。說起來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唉，這場仇冤如此化解，那也很好。」

　　黃蓉道：「師父，我們的事說完了，現下要聽你說啦。」洪七公道：「我的事麼？嗯，在御廚裡我連吃了四次鴛鴦五珍膾，算是過足了癮，又吃了荔枝白腰子、鵪子羹、羊舌簽、薑醋香螺、牡蠣釀羊肚……」不住口的將御廚中的名菜報將下去，說時不住價大吞饞涎，回味無窮。黃蓉插嘴道：「怎麼後來老頑童找你不到啦？」

　　洪七公笑道：「御廚的眾廚師見煮得好好的菜餚接二連三的不見，都說又鬧狐狸大仙啦，大家插香點燭的來拜我。後來給侍衛的頭兒知道了，派了八名侍衛到御廚來捉狐狸。老叫化心想這可乖乖不得了，老頑童又人影不見，只得溜到一個偏僻的處所躲了起來。那地方叫什麼『萼綠華堂』，種滿了梅樹，瞧來是皇帝小子冬天賞梅花的地方，這大熱天，除了每天早晨有幾名老太監來掃掃地，平時鬼影兒也沒一個，落得老叫化一個兒逍遙自在。皇宮中到處都是吃的，就是多一百個老叫化也餓不了，正好安安靜靜的養傷。在那兒呆了十來天，半夜裡忽聽得老頑童裝鬼哭，又裝狗叫貓叫，在宮中吵了天翻地覆，又聽得幾個人大叫：『洪七公洪老爺子，洪七公洪老爺子！』我出去一張，原來是彭連虎、沙通天、梁子翁這一夥鬼傢伙。」黃蓉奇道：「咦，他們找你幹麼？」洪七公道：「我也是奇怪得很啊。我一見他們，立刻縮身，哪知已給老頑童瞧見了。他十分歡喜，奔上來抱住我，說道：『謝天謝地，總算讓老頑童找著啦。』他當即命梁子翁他們殿後……」

　　黃蓉奇道：「梁子翁他們怎能聽老頑童的指派？」洪七公笑道：「當時我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總之這伙奸賊見了老頑童害怕得緊，他說什麼，大家不敢違拗。他命梁子翁他們殿後，自己負了我到牛家村去，要來尋你們兩個。在路上他才對我說起，他到處尋我不著，心中著急，卻在城中撞到了樑子翁他們，情急無奈之際，便抓著那些人個個飽打一頓，叫他們白天夜晚不斷在大街小巷中尋找。他說他們在皇宮中已搜尋了幾遍，只是地方太大，我又躲得隱秘，始終找我不著。」黃蓉笑道：「瞧不出老頑童倒有這手，將那些魔頭制得服服貼貼，不知他們怎麼又不逃走？」洪七公笑道：「老頑童自有他的頑皮法兒。他在身上推下許多污垢來，搓成了十幾顆藥丸，逼他們每人服上三顆，說道這是七七四十九天後發作的毒藥，劇毒無比，除他之外，天下無人解得。他們若能聽話，到第四十八天上就給解藥。這些惡賊雖然將信將疑，但性命可不是鬧著玩的，終於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只得乖乖地聽老頑童呼來喝去，不敢違抗。」郭靖本來心裡難過，聽洪七公說到這裡，也不禁笑了出來。

　　洪七公又道：「到了牛家村後，找你們兩個不見，老頑童仍是逼他們出去尋找。昨兒晚上，個個又垂頭喪氣地回來，老頑童臭罵了他們一頓。他罵得起興，忽然說道：『倘若明天仍是找不到郭靖與黃蓉那兩個娃娃，老子再撒泡尿搓泥丸給你們吃！』這句話引起了他們疑心，不住用話套問。老頑童越說越露馬腳，他們才知上了當，所服藥丸壓根兒不是毒藥。我知情勢危險，這批奸賊留著終究後患不小，叫老頑童盡數殺了算啦。哪知彭連虎也瞧出情形不妙，便使詭計，要那西藏胖和尚跟老頑童比試打坐的功夫。我攔阻不住，只得逃出牛家村，在村外遇到柯大俠，他護著我逃到這裡，彭連虎他們一路追了下來。老頑童雖然糊塗，也知離了我不妥，忙趕到這裡。那些奸賊不住用言語相激，老頑童終於忍不得，跟那和尚比賽起來了。」黃蓉聽了這番話，又好氣又好笑，說道：「若不是撞得巧，師父你的性命是送在老頑童手裡啦。」洪七公道：「我的性命本就是撿來的，送在誰手裡都是一樣。」

　　黃蓉忽然想起一事，道：「師父，那日咱們從明霞島回來……」洪七公道：「不是明霞島，是壓鬼島。」黃蓉微微一笑，道：「好罷，壓鬼島就壓鬼島，那歐陽克這會兒是半點不假的成了鬼啦。那日咱們在木筏上救了歐陽鋒叔侄，曾聽老毒物說道，天下只一人能治得你的傷，可是此人武功蓋世，用強固然不行，你又不願損人利己，求他相救。當時你不肯說出此人姓名，現下我和靖哥哥湘西一行，自然知道此人除了當年的段皇爺、今日的一燈大師，再無別個。」

　　洪七公歎道：「他若以一陽指功夫打通我的奇經八脈，原可治我之傷，只是這一出手，他須得大傷元氣，多則五年，少則三年，難以恢復。就算他把世情看得淡了，不在乎二次華山論劍的勝負，但他已是六十幾歲的人了，還能有幾年壽數？老叫化又怎能出口相求？」

　　郭靖喜道：「師父，這可好了，原來不須旁人相助，奇經八脈自己也能通的。」洪七公奇道：「什麼？」黃蓉道：「靖哥哥背熟了的那篇嘰哩咕嚕、咕嚕嘰哩，一燈大師譯出來教給了我們。他吩咐我們跟你老人家說，可以用這功夫打通自己的奇經八脈。」當下將一燈的譯文念了一遍。洪七公傾聽之後，思索良久，大喜躍起，連叫：「妙，妙！瞧來這法兒能行，只是至少也得一年半載才見功效。」

　　黃蓉道：「煙雨樓比武，對方定會邀歐陽鋒前來壓陣。老頑童的功夫雖不輸於他，但此人瘋瘋癲癲，臨場時難保不出亂子，須得到桃花島去請我爹爹來助戰，才有必勝把握。」洪七公道：「這話不錯。我先赴嘉興，你們兩個同到桃花島去罷。」郭靖不放心，定要先護送洪七公到嘉興。

　　洪七公道：「我騎你這小紅馬去，路上有甚危難，老叫化拍馬便走，任誰也追趕不上。」說著便上了馬，骨都都喝了一大口酒，雙腿一夾。小紅馬向靖蓉二人長嘶一聲，似是道別，向北風馳而去。郭靖望著洪七公影蹤不見，又想起柯鎮惡欲殺黃蓉之事，心中悶悶不樂。黃蓉也不相勸，自去雇了船，揚帆直赴桃花島來。到得島上，打發船夫走後，黃蓉道：「靖哥哥，我求你一件事，你答不答允？」郭靖道：「你先說出來聽聽，別又是我做不到的。」黃蓉笑道：「我可不是要你去割你六位師父的頭。」郭靖不悅道：「蓉兒，你還提這個幹麼？」黃蓉道：「我為什麼不提？這事你忘得了，我可忘不了。我雖然跟你好，卻也不願給你割下腦袋來。」郭靖歎道：「我真不明白大師父幹麼生這麼大的氣。他知道你是我心愛之人，我寧可自己死一千次一萬次，也決不肯傷害你半點。」黃蓉聽他說得真誠，心裡感動，拉住他手，靠在他身上，指著水邊的一排柳樹，輕聲問道：「靖哥哥，你說這桃花島美麼？」郭靖道：「真像是神仙住的地方。」黃蓉歎道：「我只想在這兒活下去，不願給你殺了。」郭靖撫著她的頭髮道：「好蓉兒，我怎會殺你？」黃蓉道：「要是你六位師父、你的媽媽，你的好朋友們都逼你來殺我，你動不動手？」郭靖昂然道：「就是普天下的人要一齊跟你為難，我也始終護著你。」黃蓉把他的手握得更緊了，問道：「你為了我，肯把這一切人都捨下麼？」郭靖遲疑不答。黃蓉微微仰頭，望著他的雙眼，臉上神色焦慮，等他回答。

　　郭靖道：「蓉兒，我說過要在這桃花島上陪你一輩子，我說的時候，便已打定了主意，可不是一時興起而信口說的。」黃蓉道：「好！那麼從今天起，你就不離開這島啦。」郭靖奇道：「打從今天起？」黃蓉道：「嗯，打從今天起！我會求爹爹去煙雨樓助戰，我和爹爹去殺了完顏洪烈給你報仇，我和爹爹到蒙古去接你媽媽。甚至，我求爹爹去向你六位師父賠不是。我要叫你心裡再沒一件放不下的事。」

　　郭靖見她神色甚是奇特，說道：「蓉兒，我跟你說過的話，決沒說了不作數的，你放心好啦，那又何必這樣。」黃蓉歎道：「天下的事難說得很。當初你答允那蒙古公主的婚事，何嘗想到日後會要反悔？從前我只知道自己愛怎麼就怎麼，現今才知道……唉！你想得好好的，老天偏偏盡跟你鬧彆扭。」說到這裡不禁眼圈兒紅了，垂下頭去。郭靖不語，心中思潮起伏，見黃蓉對自己如此情深愛重，原該在這島上陪她一輩子才是，但就此把世事盡數拋開，實是異常不妥，可是什麼地方不妥，一時卻又想不明白。黃蓉輕輕的道：「我不是不信你，也不是定要強你留在這兒，只是，只是……我心裡害怕得緊。」說到這裡，忽然伏在他肩頭啜泣了起來。這一下大出郭靖意料之外，呆了一呆，忙道：「蓉兒，你害怕什麼？」黃蓉不語，只是低頭哭泣。郭靖與她相識以來，一起經歷過不少艱險困苦，始終見她言笑自若，這時她回到故居，立時就可與爹爹見面，怎麼反而害怕起來？問道：「你怕你爹爹有甚不測麼？」黃蓉搖搖頭。郭靖再問：「你怕我離開此島後，永遠不肯再回來？」黃蓉又搖頭。郭靖連問四五句，她總是搖頭。過了好一陣，黃蓉抬起頭來，說道：「靖哥哥，到底害怕什麼，我也說不上來。只是我想到你大師父要殺我的神情，便忍不住心中慌亂，總覺得有一天，你會聽他話而殺了我的。因此我求你別再離開這裡。你答允我吧！」

　　郭靖笑道：「我還道什麼大事，原來只為了這個。那日在北京，我六位師父不也罵你小妖女什麼的？後來我跟著你走了，到後來也沒怎樣。我六位師父好似嚴厲凶狠，心中卻是再也慈祥不過。你跟他們熟絡了，他們定會喜歡你的。二師父摸人家口袋的本事神妙無比，你跟他學學，一定有趣得緊。七師父更是溫柔和氣……」

　　黃蓉截斷他的話，問道：「這麼說，你定是要離開這兒的了？」郭靖道：「咱倆一起離開，一起到蒙古去接我母親，一起去殺完顏洪烈，再一起回來，豈不很好？」黃蓉怔怔的道：「若是這樣，咱倆永遠不會一起回來，永遠不會廝守一輩子。」郭靖奇道：「為什麼？」黃蓉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我見了你大師父的模樣，我猜想得到的。他單是殺了我也還不夠，他已把我恨到了骨頭裡去。」

　　郭靖見她說這話時似乎心也碎了，臉上雖然還帶著那股孩子的稚氣，但眉梢眼角間的神情，似乎已親見了來日的不測大禍，心想她料事向來不錯，這次我若不聽她的話，日後若是有甚災難降臨到她頭上，這便如何是好？言念及此，心中一酸，再也顧不得旁的，一句話衝口而出：「好！我不離開這裡就是！」黃蓉聽了這話，向他呆望半晌，兩道淚水從面頰上緩緩的流了下來。郭靖低聲道：「蓉兒，你還要什麼？「黃蓉道：「我還要什麼？什麼也不要啦！」秀眉微揚，叫道：「若是再要什麼，老天爺也不容我。」長袖輕舉，就在花樹底下舞蹈起來。但見她轉頭時金環耀日，起臂處白衣凌風，到後來越舞越急，又不時伸手去搖動身邊花樹，樹上花瓣亂落，紅花、白花、黃花、紫花，如一隻隻蝴蝶般繞著她身子轉動，好看煞人。她舞了一會，忽地縱起身子，躍到一株樹上，隨即跳到另一株樹上，舞蹈中央雜著「燕雙飛」與「落英神劍掌」的身法，想見喜悅已極。郭靖心想：「媽媽從前給我講故事，說東海裡有座仙山，山上有許多仙女。難道世上還能有什麼仙山比桃花島更好看，有什麼仙女比蓉兒還美？」

## 第34回　島上巨變

　　黃蓉飛舞正急，忽然「咦」的一聲低呼，躍下樹來，向郭靖招招手，拔步向林中奔去。郭靖怕迷失道路，在後緊緊跟隨，不敢落後半步。黃蓉曲曲折折的奔了一陣，突然停住腳步，指著前面地下黃鼓鼓的一堆東西，問道：「那是什麼？」郭靖搶上幾步，只見一匹黃馬倒在地下，急忙奔近俯身察看，認得是三師父韓寶駒的坐騎黃馬，伸手在馬腹上一摸，著手冰涼，早已死去多時了。這馬當年隨韓寶駒遠赴大漠，郭靖自小與它相熟，便似是老朋友一般，忽見死在這裡，心中甚是難過，尋思：「此馬口齒雖長，但神駿非凡，這些年來馳驅南北，腳步輕健，一如往昔，絲毫不見老態，怎麼竟會倒斃在此？三師父定要十分傷心了。」

　　再定神看時，見那黃馬並非橫臥而死，卻是四腿彎曲，癱成一團。郭靖一凜，想起那日黃藥師一掌擊斃華箏公主的坐騎，那馬死時也是這副神態，急忙運力左臂，擱在馬項頸底下一抬，伸右手去摸死馬的兩條前腿，果覺腿骨都已碎裂，鬆手再摸馬背，背上的脊骨也已折斷了。他愈來愈是驚疑，提起手來，不由得嚇了一跳，只見滿手是血。血跡已變紫黑，但腥氣尚在，看來染上約莫已有三四天。他忙翻轉馬身細細審視，卻見那馬全身並無傷口，不禁坐倒在地，心道：「難道是三師父身上的血？那麼他在哪裡？」

　　黃蓉在旁瞧著郭靖看馬，一言不發，這時才低聲道：「你別急，咱們細細的查個水落石出。」拂開花樹，看著地下，慢慢向前走去。郭靖只見地下斑斑點點的一道血跡，再也顧不得迷路不迷路，側身搶在黃蓉前面，順著血跡向前急奔。血跡時隱時現，好幾次郭靖找錯了路，都是黃蓉細心，重行在草叢中岩石旁找到，有時血跡消失，她又在地下尋到了蹄印或是馬毛。追出數里，只見前面一片矮矮的花樹，樹叢中露出一座墳墓。黃蓉急奔而前，撲在墓旁。郭靖初次來桃花島時見過此墓，知是黃蓉亡母埋骨的所在，見墓碑已倒在地下，當即扶起，果見碑上刻著「桃花島女主馮氏埋香之塚」一行字。

　　黃蓉見墓門洞開，隱約料知島上已生巨變。她不即進墳，在墳墓周圍察看，只見墓左青草被踏壞了一片，墓門進口處有兵器撞擊的痕跡。她在墓門口傾聽半晌，沒聽到裡面有甚響動，這才彎腰入門。郭靖恐她有失，亦步亦趨的跟隨。眼見墓道中石壁到處碎裂，顯見經過一番惡鬥，兩人更是驚疑不定。走出數丈，黃蓉俯身拾起一物。墓道中雖然昏暗，卻隱約可辨正是全金髮的半截秤桿。這秤桿乃鑌鐵鑄成，粗若兒臂，這時卻被人生生折成兩截。黃蓉與郭靖對望了一眼，誰也不敢開口，心中卻知能空手折斷這鐵秤的，舉世只寥寥數人而已，在這桃花島上，自然除了黃藥師外更無旁人。黃蓉拿著斷秤，雙手只是發抖。

　　郭靖從黃蓉手裡接過鐵秤，插在腰帶裡，彎腰找尋另半截，心中只如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又盼找到，又盼找不著。再走幾步，前面愈益昏暗，他雙手在地下摸索，突然碰到一個圓鼓鼓的硬物，正是秤桿上的秤錘，全金髮臨敵之時用以飛錘打人的。郭靖放在懷裡，繼續摸索，手上忽覺冰涼，又軟又膩，似乎摸到一張人臉。他大驚躍起，蓬的一聲，在墓道頂上結結實實的撞了一頭，這時卻也不知疼痛，忙取出火折晃亮，只叫得一聲苦，腦中猶似天旋地轉，登時暈倒在地。火折卻仍拿在他手中，兀自燃著，黃蓉在火光下見全金髮睜著雙眼，死在地下，胸口插著另外半截秤桿。到此地步，真相終須大白，黃蓉定一定神，鼓起勇氣從郭靖手裡接過火折，在他鼻子下薰炙。煙氣上冒，郭靖打了兩個噴嚏，悠悠醒來，呆呆的向黃蓉望了一眼，站起身來徑行入內。兩人走進墓室，只見室中一片凌亂，供桌打缺了一角，南希仁的鐵扁擔斜插在地。墓室左角橫臥一人，頭戴方巾，鞋子跌落，瞧這背影不是朱聰是誰？

　　郭靖默默走近，扳過朱聰身子，火光下見他嘴角仍留微笑，身上卻早已冰涼。當此情此境，這微笑顯得分外詭異，分外淒涼。郭靖低聲道：「二師父，弟子郭靖來啦！」輕輕扶起他身子，只聽得玎玎\*\*一陣輕響，他懷中落下無數珠寶，散了一地。黃蓉撿起些珠寶來看了一眼，隨即拋落，長歎一聲，說道：「是我爹爹供在這裡陪我媽媽的。」郭靖瞪視著她，眼中如要噴出血來，低沉著聲音道：「你說……說我二師父來偷珠寶？你竟敢說我二師父……」

　　在這目光的逼視下，黃蓉毫不退縮，也怔怔的凝望著他，只是眼神中充滿了絕望與愁苦。

　　郭靖又道：「我二師父是鐵錚錚的漢子，怎會偷你爹爹的珠寶？更不會……更不會來盜你媽媽墓中的物事。」但眼看著黃蓉的神色，他語氣漸漸從憤怒轉為悲恨，眼前事物俱在，珠寶確是從朱聰懷中落下，又想二師父號稱「妙手書生」，別人囊中任何物事，都能毫不費力的手到拿來。難道他當真會來偷盜這墓中的珠寶麼？不，不，二師父為人光明磊落，決不能作此等卑鄙勾當，其中定然另有別情。他又悲又怒，腦門發脹，眼前但覺一陣黑一陣亮，雙掌只捏得格格直響。黃蓉輕輕的道：「我那日見你大師父的神色，已覺到你我終是難有善果。你要殺我，就下手罷。我媽媽就在這裡，你把我葬在她身邊。葬我之後，你快快離島，莫讓我爹爹撞見了。」郭靖不答，只是大踏步走來走去，呼呼喘氣。黃蓉凝望壁上亡母的畫像，忽見畫像的臉上有什麼東西，走近瞧時，原來釘著兩枚暗器。她輕輕拔了下來，交給郭靖，正是柯鎮惡所用的毒菱。她拉開供桌後的帷幕，露出亡母的玉棺，走到棺旁，不禁「啊」的一聲，只見韓寶駒與韓小瑩兄妹雙雙死在玉棺之後。韓小瑩是橫劍自刎，手中還抓著劍柄。韓寶駒半身伏在棺上，腦門正中清清楚楚的有五個指孔。

　　郭靖走過去抱起韓寶駒的屍身，自言自語：「我親眼見到梅超風已死，天下會使這九陰白骨爪的，除了黃藥師還能有誰？」把韓寶駒的屍身輕輕放在地下，又把韓小瑩的屍身扶得端正，邁步向外走去，經過黃蓉時眼光茫然，竟似沒見到她。黃蓉心中一陣冰涼，呆立半晌，突然眼前一黑，火折子竟已點完，這墓室雖是她來慣之地，但現下墓內多了四個死人，黑暗之中不由得又驚又怕，急忙奔出墓道，腳下一絆，險些摔了一交，奔出墓門後才想起是絆到了全金髮的屍身。眼見墓碑歪在一旁，伸手放正，待要扳動機括關上墓門，心中忽然一動：「我爹爹殺了江南四怪之後，怎能不關上墓門？他對媽媽情深愛重，即令當時匆忙萬分，也決計不肯任由墓門大開。」想到此處，疑惑不定，隨即又想：「爹爹怎能容四怪留在墓內與媽媽為伴？此事萬萬不可。莫非爹爹也身遭不測了？」當下將墓碑向右推三下，又向左推三下，關上墓門，急步往居室奔去。郭靖雖比她先出，但只走了數十步，就左轉右圈的迷失了方向，眼見黃蓉過來，當即跟在她身後。兩人一言不發的穿過竹林，跨越荷塘，到了黃藥師所居的精舍之前，但見那精舍已給打得東倒西歪，遍地都是斷樑折柱。黃蓉大叫：「爹爹，爹爹！」奔進屋中，室內也是桌傾凳翻，書籍筆硯散得滿地，壁上懸著的幾張條幅也給扯爛了半截，卻哪裡有黃藥師的人影？

　　黃蓉雙手扶著翻轉在地的書桌，身子搖搖欲倒，過了半晌，方才定神，急步到眾啞僕所居房中去找了一遍，竟是一個不見。廚房灶中煙消灰冷，眾人就算不死，也已離去多時，看來這島上除了她與郭靖之外，更無旁人。

　　她慢慢回到書房，只見郭靖直挺挺的站在房中，雙眼發直，神情木然。黃蓉顫聲道：「靖哥哥，你快哭罷，你先哭一場再說！」她知郭靖與他六位師父情若父子，此時心中傷痛已到極處，他內功已練至上乘境界，突然間大悲大痛而不加發洩，定致重傷。哪知郭靖宛似不聞不見，只是呆呆的瞪視著她。黃蓉欲待再勸，自己卻也已經受不起，只叫得一聲「靖哥哥」，再也接不下去了。

　　兩人呆了半晌，郭靖喃喃的道：「我不殺蓉兒，不殺蓉兒！」黃蓉心中又是一酸，說道：「你師父死了，你痛哭一場罷。」郭靖自言自語：「我不哭，我不哭。」

　　這兩句話說罷，兩人又是沉寂無聲。遠處海濤之聲隱隱傳來，剎時之間，黃蓉心中轉過了千百種念頭，從兒時直到十五歲之間在這島上種種經歷，突然清清楚楚的在腦海中一晃而過，但隨即又一晃而回。只聽得郭靖又自言自語：「我要先葬了師父。是嗎？是要先葬了師父嗎？」黃蓉道：「對，先葬了師父。」她當先領路，回到母親墓前。郭靖一言不發的跟著。黃蓉伸手待要推開墓碑，郭靖突然搶上，飛起右腿，掃向碑腰。那墓碑是極堅硬的花崗石所製，郭靖這一腿雖然使了十成力，也只把墓碑踢得歪在一旁，並不碎裂，右足外側卻已碰得鮮血直流，但他竟似未感疼痛，雙掌在碑上一陣猛拍猛推，從腰間拔出生金髮的半截秤桿，撲上去在墓碑上亂打。只見石碑上火星四濺，石屑紛飛，突然拍的一聲，半截秤桿又再折斷，郭靖雙掌奮力齊推，石碑斷成兩截，露出碑中的一根鐵桿來。他抓住鐵桿使力搖晃，鐵桿尚未拗斷，呀的一聲，墓門卻已開了。郭靖一呆，叫道：「除了黃藥師，誰能知道這機關？誰能把我恩師騙入這鬼墓之中？不是他是誰？是誰？」仰天大喊一聲，鑽入墓中。斷碑上裂痕斑斑，鋪滿了鮮血淋漓的掌印。黃蓉見他對自己母親的墳墓怨憤如此之深，心意已決：「他若毀我媽媽玉棺出氣，我先一頭撞死在棺上。」正要走進墓去，郭靖卻已抱了全金髮的屍體走出。他放下屍體，又進去逐一將朱聰、韓寶駒、韓小瑩的屍體恭恭敬敬的抱了出來。黃蓉偷眼望去，只見他一臉虔誠愛慕的神色，登時心中冰涼：「他愛他眾位師父，遠勝於愛我。我要去找爹爹，我要去找爹爹！」

　　郭靖將四具屍身抱入樹林，離墳墓數百步之遙，這才俯身挖坑。他先用韓小瑩的長劍掘了一陣，到後來愈掘愈快，長劍拍的一聲，齊柄而斷，猛然間胸中一股熱氣上湧，一張口，吐出兩大口鮮血，俯身雙手使勁抓土，一把把的抓了擲出，勢如發瘋。黃蓉到種花啞僕的居中去取了兩把鏟子，一把擲給了他，自己拿了一把幫著掘坑。郭靖一語不發的從她手中搶過鏟子，一拗折斷，拋在地下，拿另一把鏟子自行挖掘。到此地步，黃蓉也不哭泣，只坐在地下觀看。郭靖全身使勁，只一頓飯工夫，已掘了大小兩坑。他把韓小瑩的屍體放在小坑之中，跪下磕了幾個頭，呆呆的望著韓小瑩的臉，瞧了半晌，這才捧土掩上，又去搬朱聰的屍身。他正要將屍體放入大坑，心念一動：「黃藥師的骯髒珠寶，豈能陪我二師父入土？」於是伸手到朱聰懷內，將珠玉珍飾一件件的取了出來，看也不看，順手拋在地下，取到最後，卻見囊底有一張白紙，展開看時，見紙上寫道：「江南下走柯鎮惡、朱聰、韓寶駒、南希仁、全金髮、韓小瑩拜上桃花島島主前輩尊前：頃聞傳言，全真六子過信人言，行將有事於桃花島。晚生等心知實有誤端，唯恨人微言輕，不足為兩家解憾言和耳。前輩當世高人，唯可與王重陽王真人爭先賭勝，豈能紆尊自降，與後輩較一日之短長耶？昔藺相如讓路以避廉頗，千古傳為盛事。蓋豪傑之士，胸襟如海，雞蟲之爭，非不能為，自不屑為也。行見他日全真弟子負荊於島主階下，天下英雄皆慕前輩高義，豈不美哉？」郭靖眼見二師父的筆跡，捧著紙箋的雙手不住顫抖，心下沉吟：「全真七子與黃藥師在牛家村相鬥，歐陽鋒暗使毒計，打死了長真子譚處端。當時歐陽鋒一番言語，嫁禍於黃藥師，這黃老邪目中無人，不屑分辯，全真教自然恨他入骨。想是我六位師父得知全真教要來大舉尋仇，生怕兩敗俱傷，是以寫這信勸黃藥師暫且避開，將來再設法言明真相。我師實是一番美意，黃藥師這老賊怎能出手加害？」

　　轉念又想：「二師父既寫了這封信，怎麼並不送出，仍是留在衣囊之中？是了，想是事機緊迫，全真六子來得快了，送信已然不及，因此我六位師父也匆匆趕來，要想攔阻雙方爭鬥。」隨即又想：「黃老邪啊黃老邪，你必道我六位師父是全真教邀來的幫手，便不分青紅皂白的痛下毒手。」他呆呆的想了一陣，折起紙箋要待放入懷中，忽見紙背還寫得有字，忙翻過來，心中怦的一跳，只見歪歪斜斜的寫著：「事情不妙，大家防備門……」最後一字只寫了三筆，想是禍事突作，未及寫完。郭靖叫道：「這明明是個『東』字，二師父叫大家防備『東邪』，可惜來不及了。」順手把紙箋捏成一團，咬牙切齒的道：「二師父，二師父，你滿腔好心，卻全教黃老邪看成惡意了。」手一鬆，紙團跌在地下，俯身又去抱朱聰的屍身。黃蓉當他觀看紙箋之時，見他神色閃爍不定，心知紙上必有重大關鍵，見紙團落下，便慢慢走近拾起展開，正反兩面看了一遍，心道：「他六位師父到桃花島來，原是一番美意。恨只恨這妙手書生為德不卒，生平做慣了賊，見到我媽這許多奇珍異寶，不由得動心，終於犯了我爹爹的大忌……」正自悲怨，見郭靖又放下朱聰的屍身，扳開他左手緊握著的拳頭，取出一物，托在手中。黃蓉凝目看去，見是一隻翠玉琢成的女鞋，長約寸許，晶瑩碧綠，雖然是件玩物，但雕得與真鞋一般無異，精緻玲瓏，確是珍品，只是在母親墓中從未見過，不知朱聰從何處得來。

　　郭靖翻來翻去一看，見鞋底刻著一個「招」字，鞋內底下刻著一個「比」，此外再無異處。他恨極了這些珍寶，吁的一聲，拋在地下。他呆立一陣，緩緩將朱聰、韓寶駒、全金髮三人的屍身搬入坑中，要待掩土，但望著三位師父的臉，終是不忍，叫道：「二師父，三師父、六師父，你們……你們死了！」聲音柔和，卻仍是帶著往昔和師父們說話時的尊敬語氣。過了半晌，他斜眼見到坑邊那堆珍寶，怒從心起，雙手捧了，拔足往墳墓奔去。黃蓉怕他入墓侵犯母親玉棺，忙急步趕上，張開雙臂，攔在墓前之門，凜然道：「你待怎地？」郭靖不答，左臂輕輕推開她身子，雙手用力往裡摔出，只聽得珠寶落地，琮\*之聲好一陣不絕。黃蓉見那翠玉小鞋落在腳邊，俯身拾起，說道：「這不是我媽的。」說著將玉鞋遞了過去。郭靖木然瞪視，也不理睬。黃蓉便順手放在懷裡，只見郭靖轉身又到坑邊，鏟了土將三人的屍體掩埋了。

　　忙了半日，天漸昏暗，黃蓉見他仍是不哭，越來越是擔憂，心想讓他獨自一人，或許能哭出聲來，當下回到屋中找些醃魚火腿，胡亂做了些飯菜，放在籃中提來，只見他仍是站在師父的墳邊。她這一餐飯做了約莫半個時辰，可是他不但站立的處所未曾移動，連姿式亦未改變。黑暗中望著他石像一般的身子，黃蓉大是驚懼，叫道：「靖哥哥，你怎麼了？」郭靖不理。黃蓉又道：「吃飯罷，你餓了一天啦！」郭靖道：「我餓死也不吃桃花島上的東西。」黃蓉聽他答話，稍稍放心，知他性子執拗，這一次傷透了心，這島上的東西說什麼也不吃的了，於是緩緩放下飯籃，緩緩坐在地下。一個站，一個坐，時光悄悄流轉，半邊月亮從海上升起，漸漸移到兩人頭頂。籃中飯菜早已冰涼，兩大心中也是一片冰涼。就在這淒風冷月、濤聲隱隱之中，突然遠處傳來了幾聲號叫，聲音淒厲異常，似是狼嗥虎嘯，卻又似人聲呼叫。叫聲隨風傳來，一陣風吹過，呼號聲隨即消失。黃蓉側耳傾聽，隱約聽到那聲音是在痛苦掙扎，只不知是人是獸，當下辨明了方向，發足便奔。她本想叫郭靖同去，但一個念頭在心中一轉：「這多半不是好事，讓他見了徒增煩惱。」身當此境，黑夜獨行委實害怕，好在桃花島上一草一木盡皆熟識，雖然心下驚懼，還是鼓勇前行。

　　走出十餘步，突覺身邊風聲過去，郭靖已搶在前面。他不識道路，迅即迷了方向，只見他掌劈足踢，猛力摧打攔在身前的樹木，似乎又失了神智。黃蓉道：「你跟我來。」郭靖大叫：「四師父，四師父！」他已認出這叫聲是四師父南希仁所發。黃蓉心中又是一涼，尋思：「他四師父見了我，不要了我性命才怪。」但這時她早已不顧一切，明知大禍在前，亦不想趨避，領著郭靖奔到東邊樹叢之中，但見桃樹下一個人扭曲著身子正在滾來滾去。郭靖大叫一聲，搶上抱起，只見南希仁臉露笑容，口中不住發出荷荷之聲。郭靖又驚又喜，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邊哭邊叫：「四師父，四師父。」

　　南希仁一語不發，反手就是一掌。郭靖全沒防備，不由自主的低頭避開。南希仁一掌不中，左手跟著一拳，這一次郭靖想到是師父在責打自己，心中反而喜歡，一動不動的讓他打了一拳。哪知南希仁這一拳力道大得出奇，砰的一聲，把郭靖打了個觔斗。郭靖自幼與他過招練拳也不知已有幾千百次，於他的拳力掌勁熟知於胸，料不到這一拳竟然功力突增，不由得大是驚疑。他剛站定身子，南希仁跟著又是一拳，郭靖仍不閃避。這一拳勁力更大，郭靖只覺眼前金星亂冒，險些就要暈去。南希仁俯身拾起一塊大石，猛往他頭頂砸下。郭靖仍不閃避，這塊大石擊將下去，勢非打得他腦漿迸裂不可。黃蓉在旁看得凶險，急忙飛身搶上，左手在南希仁臂上一推。南希仁連人帶石，摔在地下，口中荷荷呼叫，竟然爬不起來了。郭靖怒喝：「你幹麼推我四師父？」黃蓉只是要救郭靖，不提防南希仁竟如此不濟，一推便倒，忙伸手去扶，月光下見他滿臉笑容，但這笑容似是強裝出來的，反而顯得異樣可怖。黃蓉驚呼一聲，伸出了手不敢碰他身子。驀然間南希仁回手一拳，打中她的左肩，兩人同聲大叫。黃蓉雖然身上披著軟蝟甲，這一拳也給打得隱隱作痛，跌開幾步。南希仁的拳頭卻被甲上尖刺戳得鮮血淋漓。兩人大叫聲中夾著郭靖連呼「四師父」。南希仁向郭靖望了一眼，似乎忽然認出是他，張口要待說話，嘴邊肌肉牽動，出盡了力氣，仍是說不出話，臉上兀自帶著笑容，眼神中卻流露出極度失望之色。郭靖叫道：「四師父，你歇歇，有什麼話，慢慢再說。」南希仁仰起脖子，竭力要想說話，但嘴唇始終無法張開，撐持片刻，頭一沉，往後便倒。郭靖叫了幾聲「四師父」，搶著要去相扶。黃蓉在旁看得清楚，說道：「你師父在寫字。」郭靖眼光斜過，果見南希仁右手食指慢慢在泥上劃字，月光下見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寫道：「殺……我……者……乃……」黃蓉看著他努力移動手指，心中怦怦亂跳，突然想起：「他身在桃花島上，就是最笨之人，也會知道是我爹爹殺他。可是他命在頃刻，還要盡最後的力氣來寫殺他之人的姓名，難道兇手另有其人嗎？」凝神瞧著他的手指，眼見手指越動越是無力，心中不住禱祝：「如他要寫別人姓名，千萬快寫出來。」只見他寫到第五個字時，在左上角短短的一劃一直，寫了個小小的「十」字，手指一顫，就此僵直不動了。郭靖一直跪在地上抱著他，只覺得他身子一陣劇烈的抽搐，再無呼吸，眼望著這小小的「十」字，叫道：「四師父，我知道你要寫個『黃』字，你是要寫個『黃』字！」撲在南希仁身上，縱聲大慟。這一場捶胸痛哭，才把他悶了整天的滿腔悲憤盡情發洩，哭到後來，竟伏在南希仁的屍身上暈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悠悠醒來，但見日光耀眼，原來天已大明。起身四下一望，黃蓉已不知去了哪裡，南希仁的屍身仍是睜著雙眼。郭靖想到「死不瞑目」那句話，不禁又流下淚來，伸手輕輕把他眼皮合下，想起他臨終時神情十分奇特，不知到底受了什麼傷而致命，於是解開他衣服全身檢視。說也奇怪，除了昨晚拳擊黃蓉而手上刺傷之外，自頂至踵竟然一無傷痕，前胸後心也無受了內功擊傷的痕跡，皮色不黑不焦，亦非中毒。郭靖抱起南希仁的屍身，要想將他與朱聰等葬在一起，但樹林中道路怪異，走出數十步便已覓不到來路，只得重行折回，就在桃樹下掘了個坑，將他葬了。

　　他一天不食，腹中飢餓之極，欲待覓路到海濱乘船回歸大陸，卻愈走愈是暈頭轉向。他坐著休息片刻，鼓起精神再走，這時打定主意，不管前面有路無路，只是筆直朝著太陽東行。走了一陣，前面出現一片無法穿過的密林，這林子好不古怪，每株樹上都生滿了長籐鉤刺，實難落腳，尋思：「今日有進無退！」縱身躍上樹頂。

　　只在樹上走得一步，就聽嗤的一聲，褲腳被鉤刺撕下了一塊，小腿上也被劃了幾條血痕。再走兩步，幾條長籐又纏住了左腿。他拔出匕首割斷長籐，放眼遠望，前面刺籐樹密密層層，無窮無盡，叫道：「就算腿肉割盡了，也要闖出這鬼島去！」正要縱身躍出，忽聽黃蓉在下面叫道：「你下來，我帶你出去。」低下頭來，只見她站在左首的一排刺籐樹下。郭靖也不答話，縱下地來，見黃蓉容顏慘白，全無血色，不由得心中一驚，要待相問是否舊傷復發，卻又強行忍住。黃蓉見他似欲與自己說話，但嘴唇皮微微一動，隨即轉過了頭。她等了片刻不見動靜，輕輕歎了口氣，說道：「走罷！」兩人曲曲折折向東而行。黃蓉傷勢尚未全愈，陡然遭此重大變故，一夜之間柔腸百轉，心想這事怨不得靖哥哥，怨不得爹爹，只怕也怨不得江南六怪。可是自己好端端的，幹麼要受老天爺這等責罰？難道說老天爺當真妒恨世人太快活了麼？她引著郭靖走向海灘，心知他此去永無回轉之日，兩人再難見面，每走一步，似乎自己的心便碎裂了一塊。待穿出刺籐樹叢，海灘就在面前，再也支持不住，不禁搖搖欲倒，忙伸竹杖在地下一撐，哪知手臂也已酸軟無力，竹杖一歪，身子往前直摔下去。郭靖疾伸右手去扶，手指剛要碰到她臂膀，師父的大仇猛地在腦海中閃過，左手疾出，拍的一聲，在自己右腕上擊了一拳。這是周伯通所授的雙手左右互搏之術，右手被擊，翻掌還了一招，隨即向後躍開。黃蓉已一交摔倒。眼見她這一交摔下，登時悔恨、愛憐、悲憤，種種激情一時間湧向郭靖胸臆，他再是心似鐵石，也禁不住俯身抱了她起來，要待找個柔軟的所在將她放下，四下一望，只見東北岩石中有些青布迎風飄揚。

　　黃蓉睜開眼來，見到郭靖的眼光正凝望遠處，順著他眼光望去，也即見到了青布，驚呼一聲：「爹爹！」郭靖放下她身子，兩人攜手奔過去，卻見一件青布長袍嵌在岩石之中，旁邊還有一片人皮面具，正是黃藥師的服飾。

　　黃蓉驚疑不定，俯身拾起，只見長袍襟上清清楚楚有一張血掌之印，指痕宛然，甚是怕人。郭靖陡然想起：「這是黃藥師使九陰白骨爪害了我三師父後揩拭的。」他本來握著黃蓉的手，此際胸口熱血上湧，使勁摔開她手，搶過長袍，嗤的一聲，撕成了兩截，又見袍角已被扯去了一塊，瞧那模樣，所缺的正是縛在雕足上的那塊青布。

　　這血掌印清清楚楚，連掌中紋理也印在布面，在日光下似要從衣上跳躍而出，撲面打人一掌，只把郭靖看得驚心動魄，悲憤欲狂。他捲起自己長袍的下擺塞入懷裡，涉水走向海邊一艘帆船。船上的聾啞水手早已個個不知去向。他終不回頭向黃蓉再瞧一眼，拔出匕首割斷船纜，提起鐵錨，升帆出海。黃蓉望著帆船順風西去，起初還盼他終能回心轉意，掉舵回舟，來接她同行，但見風帆越來越小，心中越來越是冰涼。她呆呆望著大海，終於那帆船在海天相接處消失了蹤影，突然想起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留在島上，靖哥哥是見不到了，也不知爹爹是否還會回來，今後的日子永遠過不完，難道就一輩子這樣站在海邊麼？蓉兒，蓉兒，你可千萬別尋死啊！郭靖獨駕輕舟，離了桃花島往西進發，駛出十數里，忽聽空中雕鳴聲急，雙雕飛著追來，停在帆桁之上。郭靖心想：「雕兒隨我而去，蓉兒一個兒在島上，那可更加寂寞了！」憐惜之念，不禁油然而生，忍不住轉過了舵，要去接她同行，駛出一程，忽想：「大師父吩咐我割了黃藥師與蓉兒的頭去見他。大師父和二師父他們同到桃花島，黃藥師痛下毒手，他雖目不能見，卻是清清楚楚聽到了的。不知如何，他天幸逃得性命。他舉鐵杖要打死蓉兒，要我殺死蓉兒，這事還有什麼錯？我不能殺蓉兒，二師父他們不是蓉兒害死的。可是我怎麼還能跟她在一起？我要割了黃藥師的頭，拿去見大師父。打不過黃老邪，我就讓他殺了便是。」當下又轉過舵來。坐船在海面上兜了個圈子，又向西行。

　　第三日上，帆船靠岸，他恨極了桃花島上諸物，舉起鐵錨在船底打了個大洞，這才躍上岸去，眼見帆船漸漸頃側，沉入海底，心中不禁茫然若有所失。西行找到農家，買米做飯吃了，問明路程，逕向嘉興而去。

　　這一晚他宿在錢塘江邊，眼見明月映入大江，水中冰輪已有團欒意，驀地心驚，只怕錯過了煙雨樓比武之約，一問宿處的主人，才知這日已是八月十三，急忙連夜過江，買了一匹健馬，加鞭奔馳，午後到了嘉興城中。

　　他自幼聽六位師父講述當年與丘處機爭勝的情景，醉仙樓頭銅缸賽酒、逞技比武諸般豪事，六人都是津津樂道，是以他一進南門即問醉仙樓所在。

　　醉仙樓在南湖之畔，郭靖來到樓前，抬頭望去，依稀仍是韓小瑩所述的模樣。這酒樓在他腦中已深印十多年，今日方得親眼目睹，但見飛簷華棟，果然好一座齊楚閣兒。店中直立著塊大木牌，寫著「太白遺風」四字，樓頭蘇東坡所題的「醉仙樓」三個金字只擦得閃閃生光。郭靖心跳加劇，三腳兩步搶上樓去。一個酒保迎上來道：「客官請在樓下用酒，今日樓上有人包下了。」郭靖正待答話，忽聽有人叫道：「靖兒，你來了！」郭靖抬起頭來，只見一個道人端坐而飲，長鬚垂胸，紅光滿臉，正是長春子丘處機。郭靖搶上前去，拜倒在地，只叫了一句：「丘道長！」聲音已有些哽咽。丘處機伸手扶起，說道：「你早到了一天，那可好得很。我也早到了一天。我想明兒要跟彭連虎、沙通天他們動手，早一日到來，好跟你六位師父先飲酒敘舊。你六位師父都到了麼？我已給他們定下了酒席。」郭靖見樓上開了九桌檯面，除丘處機一桌放滿了杯筷之外，其餘八桌每桌都只放一雙筷子，一隻酒杯。丘處機道：「十八年前，我在此和你七位師父初會，他們的陣杖就這麼安排。這一桌素席是焦木大師的，只可惜他老人家與你五師父兩位已不能在此重聚了。」言下甚有憮然之意。郭靖轉過頭去，不敢向他直視。

　　丘處機並未知覺，又道：「當日我們賭酒的銅缸，今兒我又去法華寺裡端來了。待會等你六位師父到來，我們再好好喝上一喝。」郭靖轉過頭去，只見屏風邊果然放著一口大銅缸。缸外生滿黑黝黝的銅綠，缸內卻已洗擦乾淨，盛滿佳釀，酒香陣陣送來。郭靖向銅缸呆望半晌，再瞧著那八桌空席，心想：「除大師父之外，再也沒人來享用酒席了，只要我能眼見七位恩師再好端端的在這裡喝酒談笑，盡一日之醉，就是我立刻死了，也是喜歡不盡。」只聽丘處機又道：「當初兩家約定，今年三月廿四，你與楊康在這兒比武決勝。我欽服你七位師父雲天高義，一起始就盼你能得勝，好教江南七怪名揚天下，加之我東西飄遊，只顧鋤奸殺賊，實是不曾在楊康身上花多少心血。沒讓他學好武功，那也罷了，最不該沒能將他陶冶教誨，成為一條光明磊落的好漢子，實是愧對你楊叔父了。雖說他現下已痛改前非，究屬邪氣難除，此刻想來，好生後悔。」

　　郭靖待要述說楊康行止不端之事，但說來話長，一時不知從何講起。丘處機又道：「人生當世，文才武功都是末節，最要緊的是忠義二字。就算那楊康武藝勝你百倍，論到人品，醉仙樓的比武還是你師父勝了。嘿嘿，丘處機當真是輸得心服口服啊。」說著哈哈大笑，突見郭靖淚如雨下，奇道：「咦，幹麼這麼傷心？」郭靖搶上一步，拜伏在地，哭道：「我……我……我五位恩師都已不在人世了。」丘處機大吃一驚，喝問：「什麼？」郭靖哭道：「除了大師父，其餘五位都……都不在了。」這兩句話只把丘處機聽得猶如焦雷轟頂，半晌做聲不得。他只道指顧之間就可與舊友重逢歡聚，哪知驀地裡竟起禍生不測。他與江南七怪雖聚會之時甚暫，但十八年來肝膽相照，早已把他們當作生死之交，這時驚聞噩耗，心中傷痛之極，大踏步走到欄干之旁，望著茫茫湖水，仰天長嘯，七怪的身形面貌，一個個在腦海中一晃而過。他轉身捧起銅缸，高聲叫道：「故人已逝，要你這勞什子作甚？」雙臂運勁，猛力往外摔去。撲通一聲大響，水花高濺，銅缸跌入了湖中。

　　他回頭抓住郭靖手臂，問道：「怎麼死的？快說！」郭靖正要答話，突然眼角瞥處，見一人悄沒聲的走上樓頭，一身青衣，神情瀟灑，正是桃花島主黃藥師。郭靖眼睛一花，還道看錯了人，凝神定睛，卻不是黃藥師是誰？黃藥師見他在此，也是一怔，突覺勁風撲面，郭靖一招「亢龍有悔」隔桌衝擊而來。這一掌他當真是使盡了平生之力，聲勢猛惡驚人。黃藥師身子微側，左手推出，將他掌勢卸在一旁。只聽得喀喇喇幾聲響，郭靖收勢不住，身子穿過板壁，向樓下直墮而落。也是醉仙樓合當遭劫，他這一摔正好跌在碗盞架上，乒乓乒乓一陣響聲過去，碗兒、碟兒、盤兒、杯兒，也不知打碎了幾千百隻。

　　這日午間，酒樓的老掌櫃聽得丘處機吩咐如此開席，又見他托了大銅缸上樓，想起十八年前的舊事，心中早就惴惴不安，這時只聽得樓上樓下響成一片，不由得連珠價的叫苦，顛三倒四的只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城隍老爺……」郭靖怕碗碟碎片傷了手掌，不敢用手去按，腰背用勁，一躍而起，立時又搶上樓來。只見灰影閃動，接著青影一晃，丘處機與黃藥師先後從窗口躍向樓下。郭靖心想：「這老賊武功在我之上，空手傷他不得。」從身上拔出兩般武器，口中橫咬丘處機所贈短劍，右手持著成吉思罕所賜金刀，心道：「拚著挨那老賊一拳一腳，好歹也要在他身上刺兩個透明窟窿。」奔到窗口，湧身便跳。這時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聽得酒樓有人跳下，都擁來觀看，突見窗口又有人凌空躍落，手上兵刃白光閃閃，眾人發一聲喊，互相推擠，早跌倒了數人。

　　郭靖在人叢中望不見黃、丘二人，忙取下口中短劍，向身旁一個老者問道：「樓上跳下來的兩人哪裡去了？」那老者大吃一驚，只叫：「好漢饒命，不關老漢的事。」郭靖連問數聲，只把那老者嚇得大叫「救命」。郭靖展臂輕輕將他推開，闖出人叢，丘黃二人卻已影蹤不見。

　　他又奔上酒摟，四下\*望，但見湖中一葉扁舟載著丘黃二人，正向湖心土洲上的煙雨樓劃去。黃藥師坐在船艙，丘處機坐在船尾蕩漿。郭靖見此情景，不由得一怔，心道：「二人必是到煙雨樓去拚個你死我活，丘道長縱然神勇，哪能敵此老賊？」當下急奔下樓，搶了一艘小船，撥槳隨後跟去。眼見大仇在前，再也難以寧定，可是水上之事，實是性急不得，一下子使力大了，拍的一聲，木槳齊柄折斷。他又急又怒，搶起一塊船板當槳來劃，這時欲快反慢，離丘黃二人的船竟越來越遠。好容易將小船撥弄到岸邊，二人又已不見。郭靖自言自語：「得沉住了氣，可別大仇未報，先送了性命。」深深吐納三下，凝神側耳，果聽得樓後隱隱有金刃劈風之聲，夾著一陣陣吆喝呼應，卻是不止丘黃二人。

　　郭靖四下觀看，摸清了週遭情勢，躡足走進煙雨樓去，樓下並無人影，當即奔上樓梯，只見窗口一人憑欄而觀，口中尚在嚼物，嗒嗒有聲，正是洪七公。郭靖搶上去叫聲：「師父！」洪七公點了點頭，向窗下一指，舉起手中半隻熟羊腿來咬了一口。郭靖奔到窗邊，只見樓後空地上劍光耀眼，八九個人正把黃藥師圍在垓心，眼見敵寡己眾，心中稍寬，但得看清了接戰眾人的面目，卻又不覺一驚。

　　只見大師父柯鎮惡揮動鐵杖，與一個青年道士靠背而立，心道：「怎麼大師父也在此處？」再定睛看時，那青年道士原來是丘處機的弟子尹志平，手挺長劍，護定柯鎮惡的後心，卻不向黃藥師進攻。此外尚有六個道人，便是馬鈺，丘處機等全真六子了。郭靖看了片刻，已瞧出全真派乃是布了天罡北斗陣合戰，只是長真子譚處端已死，「天璇」之位便由柯鎮惡接充，想是他武功較遜，又不諳陣法，是以再由尹志平守護背後，臨時再加指點。但見全真六子各舞長劍，進退散合，圍著黃藥師打得極是激烈。那日牛家村惡鬥，全真七子中只二人出劍，餘人俱是赤掌相搏，戰況已凶險萬狀，此時七柄長劍再加一根鐵杖，更是猛惡驚人。黃藥師卻仍是空手，在劍光杖影中飄忽來去，似乎已給逼得只有招架之功，卻無還手之力，數十招中只是避讓敵刃，竟未還過一拳一腳。郭靖心中暗喜：「任你神通廣大，今日也叫你難逃公道。」突然見黃藥師左足支地，右腿繞著身子橫掃二圈，逼得八人一齊退開三步。郭靖暗讚：「好掃葉腿法！」黃藥師回過頭來，向樓頭洪、郭兩人揚了揚手，點頭招呼。郭靖見他滿臉輕鬆自在，渾不是給迫得喘不過氣來的神氣，不禁起了疑竇，只見黃藥師左掌斜揮，向長生子劉處玄頭頂猛擊下去，竟是從守禦轉為攻擊。這一掌劈到，劉處玄原是不該格擋，須由位當天權的丘處機和位當天璇的柯鎮惡從旁側擊解救，可是柯鎮惡目不見物，與常人接戰自可以耳代目，遇著黃藥師這般來無影去無蹤的高明掌法，哪裡還能隨機應變？丘處機劍光閃閃，直指黃藥師的右腋，柯鎮惡待得聽到尹志平指點出杖，已然遲了一步。劉處玄只覺風聲颯然，敵人手掌已拍到頂門，大駭之下，急忙倒地滾開。馬鈺與王處一在旁眼見這一下手實是千鈞一髮之險，雙劍齊出。劉處玄危難雖脫，天罡北斗之陣卻也已散亂，黃藥師哈哈一笑，向孫不二疾衝過去，衝出三步，突然倒退，背心撞向廣寧子郝大通。郝大通從未見過這般怪招，不禁微一遲疑，待要挺劍刺他脊樑，黃藥師動如脫兔，早已闖出了圈子，在兩丈外站定。

　　洪七公笑道：「黃老邪這一手可帥得很啊！」郭靖叫道：「我去！」發足向樓梯奔去。洪七公道：「不忙，不忙！你岳丈初時老不還手，我很為你大師父擔心，現在瞧來他並無傷人之意。」郭靖回到窗邊，問道：「怎見得？」洪七公道：「若是他有意傷人，適才那瘦皮猴道士哪裡還有命在？小道士們不是對手，不是對手。」他咬了一口羊腿，又道：「你岳丈與丘處機未來之時，我見那幾個老道和你大師父在那邊排陣，可是這天罡北斗陣豈是頃刻之間便能學得成的？那幾個老道勸你大師父暫不插手助陣，你大師父咬牙切齒的只是不答應。不知你大師父為了什麼事，跟你岳丈結了那麼大的冤家。他跟那小道士合守天璇，終究擋不住你岳丈的殺手。」郭靖恨恨的道：「他不是我岳丈。」洪七公奇道：「咦，怎麼又不是岳丈了？」郭靖咬牙切齒的道：「他，他，哼！」洪七公道：「蓉兒怎麼啦？你們小兩口吵架了，是不是？」郭靖道：「不關蓉兒的事。這老賊，他，他害死了我五位師父，我跟他仇深似海。」洪七公嚇了一跳，忙問：「這話當真？」這句話郭靖卻沒聽見，他全神貫注的正瞧著樓下的惡鬥。這時情勢已變，黃藥師使出劈空掌法，只聽得呼呼風響，對手八人攻不進身去。若論馬鈺、丘處機、王處一等人的武功，黃藥師原不能單憑一對肉掌便將他們擋在丈許之外，但那天罡北斗陣是齊進齊退之勢，孫不二、柯鎮惡、尹志平三人武功較弱，只要有一人給逼退了，餘人只得跟著後卻。只見眾人進一步退兩步，和黃藥師愈離愈遠，但北斗之勢仍是絲毫不亂。到這時全真派的長劍已及不著黃藥師身上，他卻可以俟隙而攻。再拆數招，洪七公道：「嗯，原來如此。」郭靖忙問：「怎麼？」洪七公道：「黃老邪故意引逗他們展開陣法，要看清楚天罡北斗陣的精奧，是以遲遲不下殺手。十招之內，他就要縮小圈子了。」洪七公功力雖失，眼光仍是奇準，果然黃藥師劈出去的掌力一招弱似一招，全真諸子逐漸合圍，不到一盞茶功夫，眾人似已擠成一團。眼見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四人的劍鋒便可同時插在黃藥師身上，不知怎的，四柄長劍卻都貼身而過，終究差了數寸，若不是四人收劍迅捷，竟要相互在同門師兄弟身上刺個透明窟窿。

　　在這小圈子中相鬥，招招相差只在毫髮之間。郭靖心知黃藥師只要一熟識陣法，就不會再跟眾人磨耗，破陣破弱，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大師父與尹志平兩人，此處離眾人太遠，危急時不及相救，眼見陣中險象環生，向洪七公道：「弟子下去。」也不等他答話，飛奔下樓。

　　待得奔近眾人，卻見戰局又變，黃藥師不住向馬鈺左側移動，越移越遠，似乎要向外逃遁。郭靖手執短劍，只待他轉身發足，只時猛撲而上。忽聽得王處一撮唇而嘯，他與郝大通、孫不二三人組成的斗柄從左轉了上去，仍將黃藥師圍在中間。黃藥師連移三次方位，不是王處一轉動斗柄，就是丘處機帶動斗魁，始終不讓他搶到馬鈺左側，到第四次上，郭靖猛然醒悟：「啊，是了，他要搶北極星位。」那日他在牛家村療傷，隔牆見到全真七子布「天罡北斗陣」，先後與梅超風、黃藥師相鬥，其後與黃蓉參詳天上的北斗星宿與北極星，得知若將北斗星宿中「天樞」「天璇」兩星聯一直線，向北伸展，即遇北極星。此星永居正北，北斗七星每晚環之而轉。其後他在洞庭湖君山為丐幫所擒，又再仰觀天文，悟到天罡北斗陣的不少訣竅，但也只是將北斗陣連環救援、此擊彼應的巧妙法門用入自己武功而已。黃藥師才智勝於郭靖百倍，又精通天文術數、陰陽五行之學，牛家村一戰未能破得全真七子的北斗陣，事後凝思多日，即悟到了此陣的根本破綻之所在。郭靖所想的只是「學」，黃藥師不屑去學王重陽的陣法，所想的卻是「破」，知道只須搶到北極星的方位，北斗陣散了便罷，否則他便要坐鎮中央，帶動陣法，那時以逸待勞，自是立於不敗之地。

　　全真諸子見他窺破陣法的關鍵，各自暗暗心驚，若是譚處端尚在，七子渾若一體，決不容他搶到北極星位。此時「天璇」位上換了柯鎮惡與尹志平二人，武功固然遠遜，陣法又是不熟，天罡北斗陣的威力登時大減。馬鈺等明知纏鬥下去必無善果，而且郭靖窺伺在旁，只要黃藥師當真遇到危險，他翁婿親情，豈有不救？但師叔與同門被殺之仇不能不報，重陽先師當年武功天下第一，他的弟子合六人之力尚且鬥不過一個黃藥師，全真派號稱武學正宗，那實是威名掃地了。只聽黃藥師笑道：「不意重陽門下弟子，竟不知好歹至此！」陡然間欺到孫不二面前，刷刷刷連劈三掌。馬鈺與郝大通挺劍相救。黃藥師身子略側，避開二人劍鋒，刷刷刷，向孫不二又劈三掌。桃花島主掌法何等精妙，這六掌劈將下來，縱然王重陽復生，洪七公傷癒，也得避其鋒銳，孫不二如何抵擋得住？眼見掌來如風，只得連挽劍花，奮力守住門面。黃藥師驀地裡雙腿連環，又向她連踢六腿。這「落英神劍掌」與「掃葉腿」齊施，正是桃花島的「狂風絕技」，六招之下敵人若是不退，接著又是六招，招術愈來愈快，六六三十六招，任是英雄好漢，也要教他避過了掌擊，躲不開腿踢。馬鈺等見他專對孫不二猛攻，團團圍上相援，在這緊迫之際，陣法最易錯亂。柯鎮惡目不見物，斗魁橫過時起步稍遲，黃藥師一聲長笑，已越過他的身後。忽所得一人在半空中大叫「啊喲」，飛向煙雨樓屋角，原來尹志平被他捉住背心，擲了上去。這一來陣法破綻更大，黃藥師哪容對方修補，立時低頭向馬鈺疾衝，滿以為他必定避讓，哪知馬鈺劍守外勢，左手的劍訣卻直取敵人眉心，出手沉穩，勁力渾厚。黃藥師側身避過，讚了聲：「好，不愧全真首徒。」猛地裡回身一腳，把郝大通踢了個觔斗，俯身搶起長劍，當胸直刺下去。劉處玄大驚，揮劍來格。黃藥師哈哈大笑，手腕震處，拍的一聲，雙劍齊斷。但見青影閃動，桃花島主疾趨北極星位。此時陣法已亂，無人能阻。諸子不住價叫苦，眼見他要恃主驅奴，全真派潰於今日。馬鈺一聲長歎，正要棄劍認輸，任憑敵人處置，忽見青影閃晃，黃藥師反奔而回，北極星位上多了一人，原來卻是郭靖。諸子中只有丘處機大喜過望，他在醉仙樓上曾見郭靖與黃藥師拚命。馬鈺與王處一識得郭靖，知他心地純厚，縱然相助岳丈，也決不致向師父柯鎮惡反噬。餘人卻更是心驚，眼見郭靖已佔住北極星位，他翁婿二人聯手，全真派實無死所，正驚疑間，卻見郭靖左掌右劍，已與黃藥師鬥在一起，不由得驚詫不已。黃藥師破亂了陣法，滿擬能將全真派打得服輸叫饒，哪知北極星位上突然出現了一人。他全神對付全真諸子，並未轉身去看此人面目，反手施展劈空掌手段，當胸就是一掌。那人伸左掌卸開來勢，身子卻穩凝不動。黃藥師大吃一驚，心想：「世上能憑一人之力擋得住我一掌的，實是寥寥可數。此人是誰？」回過頭來，卻見正是郭靖。

　　此時黃藥師後前受敵，若不能驅開郭靖，天罡北斗陣從後包抄上來，實是危險萬分。他向郭靖連劈三掌，一掌猛似一掌，但每一掌都被郭靖運勁化開。第四掌他虛實並用，料著郭靖要乘隙還手，哪知郭靖仍是只守不攻，短劍豎擋胸口，左掌在自己下腹緩緩掠過，叫他雖是一招雙攻，但雙攻都失了標的。黃藥師一驚更甚：「這傻小子竟也窺破了陣法的秘奧，居然穩守北極星位，竟不移動半步。是了，他必是受了全真諸子傳授，在這裡合力對我。」

　　他自不知這一下只猜對了一半。郭靖確是通悉了天罡北斗陣的精要，然而是從《九陰真經》中習得，卻非全真諸子所授。郭靖面對殺師大仇，卻沉住了氣堅守要位，雙足猶似用鐵釘在地下牢牢釘住，任憑黃藥師故意露出多大的破綻誘敵，他只是視而不見。黃藥師暗暗叫苦，心道：「傻小子不識進退！哼！拚著給蓉兒責怪，今日也只有傷你了，否則不能脫身。」他左掌劃了個圈子，待劃到胸前七寸之處，右掌斗地搭上了左掌，藉著左掌這一劃之勁，力道大了一倍，正要向郭靖面門拍去，心念忽動：「若是他仍然呆呆的不肯讓開，這掌勢必將他打成重傷。真要有什麼三長兩短，蓉兒這一生可永遠不會快活的了。」郭靖見他借勁出掌，眼看這一下來勢非同小可，咬一咬牙，出一招「見龍在田」，只得以降龍十八掌的功夫硬拚，自知武功遠為不及，硬碰硬的對掌有損無益，但若不強接對方這一招而閃身避開，他必佔住北極星位，那時再要除他可就千難萬難了。這一招出去，實是豁出了性命的蠻幹，哪知黃藥師掌出尺許，突然收回，叫道：「傻小子，快讓開，你為什麼跟我過不去？」郭靖弓背挺劍，凝神相望，防他有什麼詭計，卻不答話。這時全真諸子已整頓了陣勢，遠遠的圍在黃藥師身後，俟機攻上。黃藥師又問：「蓉兒呢？她在哪裡？」郭靖仍是不答，臉色陰沉，眼中噴出怒火。黃藥師見了他的臉色，疑心大起，只怕女兒已有甚不測，喝道：「你把她怎麼樣了？快說！」郭靖牙齒咬得更緊，持劍的右手微微發抖。

　　黃藥師凝目相視，郭靖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逃不過他的眼光，見他神色大異，心中更是驚疑，叫道：「你的手幹麼發抖？你為什麼不說話？」郭靖想起桃花島上諸位師父慘死的情狀，悲憤交迸，全身不由自主的劇烈顫動，眼眶也自紅了。黃藥師見他始終不語，目中含淚，愈想愈怕，只道女兒與他因華箏之事起了爭鬧，被他害死，雙足一點，和身直撲過去。他這麼忽地縱起，丘處機長劍揮動，天罡北斗陣同時發難，王處一、郝大通兩人一劍一掌，左右攻上。郭靖掌卸來勢，短劍如電而出，還擊一招。黃藥師卻不閃避，反手徑拿他手腕奪劍。這一拿雖然既狠且準，但王處一長劍已抵後心，不得不挺腰躲過，就此一讓，奪劍的五指差了兩寸，郭靖已乘機回劍剁刺。這一番惡鬥，比適才更是激烈數倍。全真諸子初時固欲殺黃藥師而甘心，好為周伯通與譚處端報仇，黃藥師卻明知其中生了誤會。只是他生性傲慢，又自恃長輩身份，不屑先行多言解釋，滿擬先將他們打得一敗塗地、棄劍服輸，再行說明真相，重重教訓他們一頓，是以動武之際手底處處留情。否則馬鈺、丘處機等縱然無礙，孫不二、尹志平哪裡還有命在？哪知郭靖突然出現，不但不出手相助，反而捨死狠拚，心想他如不是害死了黃蓉，何必如此懼怕自己。這時黃藥師再不容情，一意要抓住郭靖問個明白，若是當真如己所料，雖將他碎屍萬段亦不足以洩心中之憤。但此際郭靖佔了北極星位，尹志平雖在煙雨樓頂上尚未爬下來，雙方優劣之勢已然倒轉。天罡北斗陣法滾滾推動，攻勢連綿不絕。黃藥師連搶數次，始終不能將郭靖逼開，心中焦躁起來，每當用強猛衝，全真諸子必及時救援，欲待回身下殺手先破陣法，北斗陣越縮越小，合圍之勢已成，自忖雖有震古爍今的能為，亦已難脫厄運。鬥到分際，馬鈺長劍一指，叫道：「且住！」全真諸子各自收勢，牢牢守住方位。馬鈺說道：「黃島主，你是當代武學宗主，後輩豈敢妄自得罪？今日我們恃著人多，佔了形勢，我周師叔、譚師弟的血債如何了斷，請你說一句罷！」黃藥師冷笑一聲，說道：「有什麼說的？爽爽快快將黃老邪殺了，以成全真派之名，豈不美哉？看招！」身不動，臂不抬，右掌已向馬鈺面門劈去。

　　馬鈺一驚閃身，但黃藥師這一掌發出前毫無先兆，發出後幻不可測，虛虛實實，原是落英神劍掌法中的救命絕招，他精研十年，本擬在二次華山論劍時用以爭勝奪魁，這一招群毆之際使用不上，單打獨鬥，丹陽子功力再深，如何能是對手？馬鈺不避倒也罷了，這向右一閃，剛好撞上他的後著，暗叫一聲：「不好！」待要伸手相格，敵掌已抵在胸口，只要他勁力一發，心肺全被震傷。

　　全真五子盡皆大驚，劍掌齊上，卻哪裡還來得及？眼見馬鈺立時要命喪當場，那知黃藥師哈哈一笑，撤掌回臂，說道：「我如此破了陣法，諒你們輸了也不心服。黃老邪死則死耳，豈能讓天下英雄笑話？好道士，大夥兒齊上吧！」劉處玄哼了一聲，揮拳便上，王處一長劍緊跟遞出，天罡北斗陣又已發動。這時使的是第十七路陣法，王處一之後該由馬鈺攻上。王處一疾刺一劍後讓出空擋，但馬鈺不向前攻，反而退後兩步，叫道：「且慢！」眾人又各住手。馬鈺道：「黃島主，多承你手下容情。」黃藥師道：「好說。」馬鈺道：「按理說，此時晚輩命已不在，先師遺下的這個陣法，已然為你破了，我們若知好歹，該當垂手服輸，聽憑處置。只是師門深仇，不敢不報，了結此事之後，晚輩自當刎頸以謝島主。」黃藥師臉色慘然，揮手道：「多說無益，動手罷。世上恩仇之事，原本難明。」

　　郭靖心想：「馬道長等與他動手，是為了要報師叔師弟之仇。其實周大哥好端端的活著，譚道長之死也與黃島主無涉。但若我出言解釋明白，全真諸子退出戰團，單憑大師父和我二人，哪裡還是他對手？別說殺師大仇決計難報，連自己的性命也必不保。」轉念一想：「我若隱瞞此事，豈非成了卑鄙小人？眾位師父時時言道：頭可斷，義不可失。」於是朗聲說道：「馬道長，丘道長，王道長，你們的周師叔並沒死，譚道長是歐陽鋒害死的。」丘處機奇道：「你說什麼？」郭靖於是述說當時如何在牛家村密室養傷，隔牆如何耳聞目睹裘千丈造謠、雙方激鬥、歐陽鋒誣陷等情。他雖口齒笨拙，於重大關節之處卻也說得明明白白。

　　全真諸子聽得將信將疑。丘處機喝道：「你這話可真？」郭靖指著黃藥師道：「弟子恨不得生啖這老賊之肉，豈肯助他？只是實情如此，弟子不得不言。」六子知他素來誠信，何況對黃藥師這般切齒痛恨，所說自必是實。

　　黃藥師聽他居然為自己分辯，也是大出意料之外，說道：「你幹麼如此恨我？蓉兒呢？」柯鎮惡接口道：「你自己做的事難道還不明白？靖兒，咱們就算打不贏，也得跟這老賊拚了。」說著舉起鐵杖，向黃藥師橫掃過去。

　　郭靖聽了師父之言，知他已原諒了自己，心中感到一陣喜慰，隨即眼淚流了下來，叫道：「大師父，二師父他們……他們五位，死得好慘！」黃藥師伸手抓住柯鎮惡鐵杖的杖頭，問郭靖道：「你說什麼？朱聰、韓寶駒他們好好在我島上作客，怎會死了？」柯鎮惡奮力回奪，鐵杖紋絲不動。黃藥師又問郭靖道：「你目無尊長，跟我胡說八道，動手動腳，是為了朱聰他們麼？」郭靖眼中如要出血，叫道：「你親手將我五位師父害了，還要假作不知？」提起短劍，挺臂直刺。

　　黃藥師揮手將鐵杖甩出，噹的一聲，杖劍相交，火花四濺，那短劍鋒銳無倫，鐵杖上給砍了一條缺口。黃藥師又道：「是誰見來？」郭靖道：「五位師父是我親手埋葬，難道還能冤了你不成？」黃藥師冷笑道：「冤了又怎樣？黃老邪一生獨來獨往，殺了幾個人難道還會賴帳？不錯，你那些師父通統是我殺的！」

　　忽聽一個女子聲音叫道：「不，爹爹，不是你殺的，你千萬別攬在自己身上。」眾人一齊轉頭，只見說話的正是黃蓉。眾人全神酣鬥，竟未察覺她何時到來。

　　郭靖乍見黃蓉，呆了一呆，霎時間不知是喜是愁。黃藥師見女兒無恙，大喜之下，痛恨郭靖之心全消，哈哈大笑，說道：「好孩子，過來，讓爹疼你。」這幾日來黃蓉受盡了熬煎，到此時才聽到一句親切之言，飛奔過去，投入父親懷中，哭道：「爹，這傻小子冤枉你，他……他還欺負我。」

　　黃藥師摟著女兒笑道：「黃老邪自行其是，早在數十年前，無知世人便已把天下罪孽都推在你爹頭上，再加幾樁，又豈嫌多了？江南五怪是你梅師姊的大仇人，當真是我親手殺了。」黃蓉急道：「不，不，不是你，我知道不是你。」黃藥師微微一笑，道：「傻小子這麼大膽，竟敢欺侮我的好孩子，你瞧爹爹收拾他。」一言甫畢，突然回手出掌，快似電閃，當真來無影、去無蹤。郭靖正自琢磨他父女倆的對答，突然拍的一聲，左頰熱辣辣的吃了一記耳光，待要伸手擋架，黃藥師的手掌早已回了黃蓉頭上，輕輕撫摸她的秀髮。這一掌打得聲音甚響，勁力卻弱，郭靖撫著面頰，茫然失措，不知該上前動手，還是怎地。柯鎮惡聽到郭靖被打之聲，只怕黃藥師已下毒手，急問：「靖兒，你怎麼？」郭靖道：「沒事。」柯鎮惡道：「別聽妖人妖女一搭一檔的假撇清，我雖沒有眼珠，但你四師父親口說道：他目睹這老賊害死你二師父，逼死你七……」郭靖不等他說完，已和身猛向黃藥師撲去。柯鎮惡鐵杖也已疾揮而出。黃藥師放下女兒，閃開郭靖手掌，搶步來奪鐵杖，這次柯鎮惡已有了防備，便沒給他抓到。師徒二人聯手，剎時間已與黃藥師鬥得難解難分。郭靖雖屢逢奇人，學得不少神妙武功，但與這位武學大宗師的桃花島主相較，究竟相去甚遠，縱有柯鎮惡相助，亦是無濟於事，只拆得二三十招，已被逼得難施手腳。丘處機心道：「全真派危急時他師徒出手相助，眼下二人落敗，我們豈可坐視？且不管周師叔生死若何，先打服了黃老邪再定分曉。」長劍一指，叫道：「柯大俠退回原陣！」此時尹志平已從煙雨樓頂爬下，雖被摔得臉青鼻腫，卻無大傷，奔到柯鎮惡身後仗劍守護。天罡北斗陣再行推動，將黃藥師父女圍在垓心。黃藥師大是惱怒，心想：「先前誤會，攻我尚有可說，傻小子既已說明真相，你這群雜毛仍是恃眾胡來，黃老邪當真不會殺人嗎？」身形閃處，直撲柯鎮惡左側。

　　黃蓉見父親臉露殺氣，知他下手再不容情，心中一寒，卻見王處一、馬鈺已擋開父親掌勢，柯鎮惡的鐵杖卻惡狠狠的向自己肩頭壓下，口中還在罵：「十惡不赦的小賤人、鬼妖女！桃花島上的賤貨！」黃蓉從來不肯吃半點小虧，聽他破口亂罵，怒從心起，叫道：「你有膽子再罵我一句？」

　　江南七怪都是生長市井的屠沽之輩，出口傷人有甚難處？柯鎮惡恨極了黃藥師父女，聽她如此說，當下什麼惡毒的言語都罵了出來。黃蓉自幼獨居，哪裡聽到過這些粗言穢語，饒是她聰明絕頂，柯鎮惡每罵一句，她都得一怔之後方明白言中之意，到後來越聽越不成話，越聽越是不解，啐了一口，說道：「虧你還做人家師父，也不怕說髒了嘴。」柯鎮惡罵道：「老子跟乾淨人說乾淨話，跟臭賤人說臭話！你這人越髒，老子的話跟著也是越髒。」黃蓉大怒，提起竹棒迎面直點。柯鎮惡還了一杖，哪知打狗棒法神妙絕倫，數招一過，鐵杖已被黃蓉用「引」字訣拖住，跟著她竹棒揮舞，棒東杖東，棒西杖西，全然不得自由。柯鎮惡在北斗陣中位居「天璇」，他一受制，陣法登時呆滯。丘處機劍光閃閃，刺向黃蓉背後，本來這招原可解了柯鎮惡之厄，可是黃蓉恃著身披寶甲，竟不理會，棒法一變，連打三招。丘處機長劍已指到她背心，心念一動：「丘某是何等樣人，豈能傷這小小女孩？」劍尖觸背，卻不前送。就這麼救援稍遲，黃蓉已搶到空隙，竹棒疾搭急回，藉著伏魔杖法外崩之力，向左甩出。柯鎮惡力道全使反了，鐵杖不由自主的脫出掌握，飛向半空，噗通一聲，跌入了南湖。王處一怕她乘勢直上，早已搶在柯鎮惡身前，挺劍擋住。他雖見多識廣，卻從未見過這打狗棒法，不禁大是驚疑。郭靖見師父受挫，叫道：「大師父，你請歇歇，我來替你。」縱身離開北斗星位，搶到「天璇」。他此時武功已勝全真諸子，兼之精通陣法奧妙，一加推動，陣勢威力大增。北斗陣本以「天權」為主，但他一入陣，樞紐移至「天璇」，陣法立時變幻。這奇勢本來不及正勢堅穩，但黃藥師一時之間參詳不透，雖有女兒相助，仍是難以抵擋，幸而全真諸子下手各守分寸，只郭靖一人性命相搏，黃藥師勉強還可支撐。鬥到分際，郭靖愈逼愈近。他有諸子為援，黃藥師傷他不得，只得連使輕功絕技，方避開了他勢若瘋虎的連環急攻。黃蓉見郭靖平素和善溫厚的臉上這時籠罩著一層殺氣，猙獰可怖，似乎突然換了一人，變得從不相識，心中又驚又怕，擋在父親面前，向郭靖道：「你先殺了我罷！」郭靖怒目而視，喝道：「滾開！」黃蓉一呆，心想：「怎麼你也這樣對我說話？」郭靖搶上前去，伸臂將她推在一旁，縱身直撲黃藥師。忽聽得身後一人哈哈大笑，叫道：「藥兄不用發愁，做兄弟的助你來啦！」語聲鏗鏗然十分刺耳。眾人不敢就此回身，將北斗陣轉到黃藥師身後，這才見到湖邊高高矮矮的站著五六人，為首一人長手長腿，正是西毒歐陽鋒。全真七子齊聲呼嘯。丘處機道：「靖兒，咱們先跟西毒算帳！」長劍一揮，全真六子都圍到了歐陽鋒身周。哪知郭靖全神貫注在黃藥師身上，對丘處機這話恍然不聞。全真六子一抽身，他已撲到黃藥師身前，兩人以快打快，倏忽之間拆了五六招。雙方互擊不中，均各躍開，沉肩拔背，相向瞪視。只聽郭靖大喊一聲，攻將上去，數招一過，又分別退開。此時全真六子已布成陣勢，看柯鎮惡時，但見他赤手空拳，守在黃藥師身旁，側耳傾聽，雙掌張開，顯是要不顧自己安危，撲上去牢牢將他抱住，讓郭靖搏擊他的要害。丘處機向尹志平一招手，命他佔了「天璇」之位。馬鈺高聲吟道：「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這是譚處端臨終之時所吟的詩句，諸子一聽，敵愾之心大起，劍光霍霍，掌影飄飄，齊向歐陽鋒攻去。歐陽鋒手中蛇杖倏伸倏縮，把全真派七人逼開。他在牛家村見過全真派天罡北斗陣的厲害，心中好生忌憚，先守緊門戶，以待敵方破綻。北斗陣一經展開，前攻後擊，連環不斷。歐陽鋒遇招拆招，見勢破勢，片刻間已看出尹志平的「天璇」是陣法一大弱點，心想此陣少了一環，實不足畏，當下使開蛇杖堅守要害，遊目四顧，觀看周圍情勢。郭靖與黃藥師貼身肉搏。黃蓉揮動竹棒，將柯鎮惡擋在距兩人丈餘之外，連叫：「且慢動手，聽我說幾句話。」但郭靖充耳不聞，一掌接著一掌的拍出，狠命撲擊。黃蓉見父親初時尚手下容情，但給郭靖纏得急了，臉上怒色漸增，出手愈重，眼見局勢危急，只要他兩人之中任誰稍有疏神，定有人遭致傷亡，一抬頭見洪七公在煙雨樓頭憑欄觀戰，忙叫：「師父，師父，你快來分說明白。」

　　洪七公也早瞧出情形不妙，苦於武功全失，無力排難解紛，正自焦急，聽得黃蓉叫喚，心想：「只要黃老邪對我有幾分故人之情，此事尚有可為。」雙手在欄幹上一按，從半空輕飄飄的落下地來，叫道：「大家住手，老叫化有話說。」九指神丐在江湖上何等威名，眾人見他忽然現身，個個心中一凜，不由自主的住手罷鬥。

　　歐陽鋒第一個暗暗叫苦，心道：「怎麼老叫化的武功回來了？」他不知洪七公聽郭靖口述九陰真經中梵文書寫的神功之後，這幾日來照法而行，自通奇經八脈。洪七公武功原已精絕，既得聞上乘內功訣竅，如法修為，自是效驗如神，短短數日之中，已將八脈打通一脈，輕身功夫已回復了三四成。若論拳勁掌力、搏擊廝鬥，仍還不如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壯漢，但縱躍起伏，身法輕靈，即以歐陽鋒如此眼力，亦瞧不出他徒具虛勢，全無實勁。洪七公見眾人對自己居然仍是如此敬畏，尋思：「老叫化若不裝腔作勢一番，難解今日危局，可是該當說些什麼話，方能讓全真諸道俯首聽命、叫老毒物知難而退？」一時無計，且仰天打個哈哈再說，猛抬頭，卻見明月初升，圓盤似的冰輪上緣隱隱缺了一邊，心念忽動，說道：「眼前個個是武林高手，不意行事混帳無賴，說話如同放屁。」

　　眾人一怔，知他向來狂言無忌，也不以為忤，但既如此見責，想來必有緣故。馬鈺行了一禮，說道：「請前輩賜教。」洪七公怒道：「老叫化早聽人說，今年八月中秋，煙雨樓畔有人打架，老叫化最怕耳根子不清淨，但想時候還早，盡可在這兒安安穩穩睡個懶覺，哪知道今兒一早便聽得砰砰彭彭的吵個不休。又是擺馬桶陣、便壺陣啦，又是漢子打婆娘、女婿打丈人啦，殺豬屠狗一般，鬧得老叫化睡不得個太平覺。你們抬頭瞧瞧月亮，今兒是什麼日子？」

　　眾人聽了他這幾句話，陡然間都想起今天還是八月十四，比武之約尚在明日，何況彭連虎、沙通天等正主兒未到，眼下動手，確是有點兒於理不合。丘處機道：「老前輩教訓得是。我們今日原是不該在此騷擾。」他轉頭向歐陽鋒道：「歐陽鋒，咱們換個地方去拚個死活。」歐陽鋒笑道：「妙極，妙極，該當奉陪。」洪七公把臉一沉，說道：「王重陽一歸天，全真教的一群雜毛鬧了個烏七八糟。我跟你們說個好的，五個男道士加個女道姑，再湊上個武功低微的小道士，滿不是老毒物對手。王重陽沒留下什麼好處給我，全真教的雜毛死光了也不放在老叫化心上，可是我倒要問一聲：你們訂下了比武約會，明兒怎生踐約啊？七個死道士跟人家打什麼？」

　　這番話明裡是嘲諷全真諸子，暗中卻是好意點醒，與歐陽鋒動上了手實是有死無生。他全真派七道鬥不過黃藥師，自也不是歐陽鋒的對手。六子久歷江湖，怎不明他話中含意，只是大仇當前，焉能退縮？洪七公眼角一橫，見郭靖向黃藥師瞪目怒視，黃蓉泫然欲淚，心知其中糾葛甚多，尋思：「待老頑童到來，憑他這身功夫，當可藝壓全場，那時老叫化自有話說。」於是喝道：「老叫化要睡覺，誰再動手動腳，就是跟我過不去。到明晚任你們鬧個天翻地覆，老叫化誰也不幫。馬鈺，你這伙雜毛都給我坐下來練練功夫，內力強得一分是一分，臨時抱佛腳，也勝於不抱。靖兒、蓉兒，來跟我捶腿。」

　　歐陽鋒對他心存忌憚，暗想他若與全真諸子聯手，實是難以抵敵，當即說道：「老叫化，藥兄與我哥兒倆跟全真教結上了樑子。九指神丐言出如山，今日給你面子，明兒你可得誰也不幫。」洪七公暗暗好笑：「現在你伸個小指頭兒也推倒了我，居然怕我出手。」於是大聲說道：「老叫化放個屁也比你說話香些，不幫就不幫，你準能勝麼？」說著仰天臥倒，把酒葫蘆枕在腦後，叫道：「兩個孩兒，快捶腳！」

　　這時他啃著的羊腿已只剩下一根骨頭，可是還在戀戀不捨的又咬又舔，似乎其味無窮，望著天邊重重疊疊的雲層，說道：「這雲好不古怪，只怕要變天呢！」又見湖面上水氣瀰漫，用力吸了幾口氣，搖搖頭道：「好氣悶！」轉頭對黃藥師道：「藥兄，借你閨女給我捶腿成不成？」黃藥師微微一笑。黃蓉走過來坐在洪七公身畔，在他腿上輕輕捶著。洪七公歎道：「唉，這幾根老骨頭從來沒享過這般福氣！」瞪著郭靖道：「傻小子，你的狗爪子沒給黃老邪打斷罷？」郭靖應了一聲：「是。」坐在另一邊給他捶腿。柯鎮惡倚著水邊的一株柳樹，一雙無光的眼珠牢牢瞪著黃藥師。他以耳代目，黃藥師在湖邊走來走去，走到東他轉頭跟到東，走到西也跟到西。黃藥師並不理會，嘴角邊微帶冷笑。全真六子與尹志平各自盤膝坐在地下，仍是布成天罡北斗之陣，低目垂眉，靜靜用功。歐陽鋒手下的蛇奴卻在船中取出桌椅酒菜，安放在煙雨樓下。歐陽鋒背向眾人，飲酒吃菜，只是凝思洪七公中了自己沉重之極的掌力之後，何以能得迅速康復。其時天氣悶熱，小蟲四下亂飛，湖面上白霧濛濛。洪七公道：「我大腿骨發酸，非有大風雨不可，明天中秋若有月亮，老子把大腿砍了給你們。」斜眼看靖、蓉兩人，見他們眼光始終互相避開，從沒對望一次，他生性爽直，見了這般尷尬之事，心裡怎別得住？但問了幾次，兩人支支吾吾的總是不答。洪七公高聲向黃藥師道：「藥兄，這南湖可還有個什麼名稱？」黃藥師道：「又叫作鴛鴦湖。」洪七公道：「好啊！怎麼在這鴛鴦湖上，你女兒女婿小兩口鬧彆扭，老丈人也不給勸勸？」郭靖一躍而起，指著黃藥師道：「他……他……害死了我五位師父，我怎麼還能叫他丈人？」黃藥師冷笑道：「希罕麼？江南七怪沒死清，還剩一個臭瞎子。我要叫他也活不過明天……」柯鎮惡沒等他說完，已縱身撲將過去。郭靖搶在頭裡，竟是後發先至。黃藥師還了一招，雙掌相交，蓬的一聲，將郭靖震得倒退了兩步。洪七公喝道：「我說過別動手，老叫化說話當真是放屁麼？」郭靖不敢再上，恨恨的瞪視黃藥師。洪七公道：「黃老邪，江南六怪英雄俠義，你幹麼殺害無辜？老叫化瞧著你這副樣兒挺不順眼。」黃藥師道：「我愛殺誰就殺誰，你管得著麼？」黃蓉叫道：「爹，他五個師父不是你害死的，我知道。你說不是你害的。」黃藥師在月光下見女兒容色憔悴，不禁大為愛憐，橫眼向郭靖一瞪，見到他滿臉殺氣，心腸又復剛硬，說道：「是我殺的。」黃蓉哽咽道：「爹，你為什麼硬要自認殺人？」黃藥師大聲道：「世人都說你爹邪惡古怪，你難道不知？歹徒難道還會做好事？天下所有的壞事都是你爹干的。江南六怪自以為是仁人俠士，我見了這些自封的英雄好漢們就生氣。」歐陽鋒哈哈大笑，朗聲道：「藥兄這幾句話真是痛快之極，佩服佩服。」舉起酒杯一飲而盡，說道：「藥兄，兄弟送你一件禮物。」右手微揚，將一個包袱擲了過去。他與黃藥師相隔數丈之遙，但隨手揮擲，包袱便破空而至，旁觀眾人均感駭異。黃藥師接在手中，觸手似覺包中是個人頭，打將開來，赫然是個新割下的首級，頭戴方巾，額下有須，面目卻不相識。歐陽鋒笑道：「兄弟今晨西來，在一所書院歇足，聽得這腐儒在對學生講書，說什麼要做忠臣孝子，兄弟聽得厭煩，將這腐儒殺了。你我東邪西毒，可說是臭味相投了。」說罷縱聲長笑。黃藥師臉上色變，說道：「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俯身抓土成坑，將那人頭埋下，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歐陽鋒討了個沒趣，哈哈笑道：「黃老邪徒有虛名，原來也是個為禮法所拘之人。」黃藥師凜然道：「忠孝乃大節所在，並非禮法！」一言甫畢，半空突然打了個霹靂。眾人一齊抬頭，只見烏雲遮沒了半爿天，眼見雷雨即至。便在此時，只聽得鼓樂聲喧，七八艘大船在湖中劃來，船上掛了紅燈，船頭豎著「肅靜」「迴避」的硬牌，一副官宦的氣派。

## 第35回　鐵槍廟中

　　船靠岸邊，走上二三十人來，彭連虎、沙通天等人均在其內。最後上岸的一高一矮，高的是大金國趙王完顏洪烈，矮的卻是鐵掌幫幫主裘千仞。看來完顏洪烈恃有歐陽鋒、裘千仞兩人出馬，這番比武有勝無敗，居然親自再下江南。黃蓉指著裘千仞道：「爹，女兒曾中了這老兒一掌，險些送了性命。」黃藥師在歸雲莊上見過裘千仞出醜，卻不知是裘千丈冒充，心想憑他這點微末道行，怎能把女兒打傷，頗覺奇怪。這時歐陽鋒已與完顏洪烈等人會在一起，低聲計議。過了半晌，歐陽鋒走到洪七公身前，說道：「七兄，待會比武，你兩不相助，這可是你親口說過的？」洪七公心想：「我是有心無力，要助也無從助起。」只得答道：「什麼待會不待會的，我是說八月十五。」歐陽鋒道：「就是這樣。藥兄，全真派與江南七怪尋你晦氣，你是一代宗主，跟這些人動手失了身份，待兄弟給你打發，你只袖手旁觀如何？」黃藥師眼看雙方陣勢：洪七公倘不出手，全真諸子勢必盡遭歐陽鋒的毒手，全真派不免就此覆滅；要是郭靖助守「天璇」，歐陽鋒就不是北斗陣的對手；但如這傻小子仍是一味與自己糾纏，形勢又自不同，心想：「郭靖這小子乳臭未乾，全真一派的存亡禍福卻繫於他一念之間，王重陽地下有知，也只有苦笑了。」歐陽鋒見他神色漠然，不答自己的問話，心想時機稍縱即逝，若是老頑童周伯通到來，倒是不易對付，長嘯一聲，叫道：「大家動手啊，還等什麼？」洪七公怒道：「你是說人話還是放狗屁？」歐陽鋒向天上一指，笑道：「子時早過，現下已是八月十五清晨了。」洪七公抬起頭來，只見月亮微微偏西，一半被烏雲遮沒，果然已是子末丑初。歐陽鋒蛇杖點處，陡然間襲到了丘處機胸前。全真六子見大敵當前，彭連虎又在旁虎視眈眈，心想今日只要稍有不慎，勢必一敗塗地，當下抖擻精神，全力與歐陽鋒周旋，只接戰數合，六人不禁暗暗叫苦。這時西毒有意要在眾人之前逞威，施展的全是凌厲殺手，尤其蛇杖上兩條毒蛇或伸或縮，忽吞忽葉，更是令人防不勝防。丘處機、王處一等數次出劍攢刺，卻哪裡刺得著？

　　黃蓉見郭靖怒視父親，只是礙著洪七公，遲遲不敢出手，靈機一動，說道：「整日價嚷什麼報仇雪恨，哼，當真是殺父仇人到了，卻又害怕。」郭靖被她一言提醒，瞪了她一眼，心想：「先殺金狗，再找黃藥師不遲。」拔出匕首，向完顏洪烈直奔過去。沙通天與彭連虎同時搶上，擋在完顏洪烈面前。郭靖匕首反腕斜刺，彭連虎舉起判官雙筆封架，錚的一響，只震得虎口發麻，郭靖卻已搶過二人。沙通天「移形換位」之術沒將他擋住，忙飛步追去。靈智上人與梁子翁各挺兵刃在前攔截。

　　郭靖閃過樑子翁發出的兩枚透骨釘，雙手連劍帶掌，使一招「羝羊觸藩」，和身衝將過去。梁子翁見來勢凌厲，急忙臥地滾避。靈智上人身驅肥大，行動不便，又想自己若也閃開，敵人便已搶到趙王爺面前，當即舉起雙鈸強擋他這一招，卻聽得當當兩聲大響，雙鈸被掌力震得飛向半空，郭靖的掌風卻又迎面劈到。靈智上人自恃掌力造詣深厚，兼之手上有毒，當即揮掌拍出，斗覺胸口氣窒，臂膀酸麻，手掌軟軟垂下，腕上關節已被震脫，毒掌功夫竟是半點也沒能使上。他頭腦中一團混亂，呆立不動。郭靖此時若乘勢補上一掌，立時便要了這藏僧的性命，但他志在擊殺完顏洪烈，更不向靈智上人多瞧一眼。兩面大銅鈸從空中黃光閃閃的先後落將下來。噹的一聲，第一面銅鈸正中靈智上人頭頂，幸好是平平跌落，否則鈸邊鋒利如刀，勢須將這藏僧的光頭一分為二，跟著又是噹的一聲，這一次更是響亮，卻是第二面銅鈸落下，雙鈸互擊，響聲嗡嗡不絕，從湖面上遠遠傳送出去。完顏洪烈見郭靖足不停步的連過四名高手，倏忽間搶到面前，不禁大駭，叫聲：「啊也！」拔步飛奔。郭靖挺劍趕去，只追出數步，眼前黃影閃動，雙掌從斜刺裡拍到。郭靖側身避過，短劍刺出，身子卻被來掌帶得一晃，急忙踏上一步，見敵人正是鐵掌幫幫主裘千仞。郭靖知他武功在自己之上，顧不得再追殺仇人，當下右劍左掌，凝神接戰。彭連虎見郭靖被裘千仞纏住，梁子翁與沙通天雙雙守在完顏洪烈身前，險境已過，當下縱到柯鎮惡身前，笑道：「柯大俠，怎麼江南七怪只來了一怪？」

　　柯鎮惡的鐵仗已被黃蓉甩入南湖，耳聽得敵人出言奚落，揮手發出一枚鐵菱，隨即向後躍開。月色朦朧下鐵菱來勢勁急，彭連虎吃過這劇毒暗器的大苦頭，當真是驚弓之鳥，實不敢揮判官筆去擋擊，忙挺雙筆在地下急撐，憑空躍起，只聽嗤的一聲，鐵菱剛好從腳底擦過。他見柯鎮惡手中並無兵刃，一咬牙，提筆疾上。柯鎮惡足有殘疾，平時行走全靠鐵仗撐持，耳聽得敵人如風而至，只得勉力再向旁躍開兩步，落地時左足一軟，險些摔倒。彭連虎大喜，左筆護身，防他突施救命絕招，右筆便往他背心猛砸下去。柯鎮惡聽聲辨形，打滾避開。彭連虎的鑌鐵判官筆打在地下石上，濺起數點火星，罵道：「賊瞎子，恁地奸滑！」左筆跟著遞出。

　　柯鎮惡又是一滾，嗤的一聲，還了一枚鐵菱。靈智上人左手捧著右手手腕，正自以藏語嘰哩咕嚕地罵人，陡見柯鎮惡滾到身旁，便提腳直踹下去。柯鎮惡聽得風聲，左手在地下一撐，斜斜竄出。可是他避開了藏僧這一踹，再躲不開了雙筆齊至，只覺後心一痛，暗叫不好，只得閉目待死，卻聽一聲嬌叱：「去罷！」接著一聲：「啊唷！」又是蓬的一聲。原來黃蓉使打狗棒法帶住鐵筆，順勢旁甩，摔了彭連虎一交。這棒法便是適才甩去柯鎮惡鐵仗那一招，只是彭連虎緊緊抓住判官筆，說什麼也不肯脫手，便連人帶筆一齊摔出。彭連虎又驚又怒，爬起身來，見黃蓉使開竹棒護著柯鎮惡，讓他站起身來。柯鎮惡罵道：「小妖女，誰要你救我？」黃蓉叫道：「爹，你照顧這瞎眼渾人，別讓人傷了。」說著奔去相助郭靖，雙戰裘千仞。柯鎮惡呆立當地，一時迷茫不知所措。

　　彭連虎見黃藥師站得遠遠的，背向自己，似乎沒聽到女兒的言語，當下悄悄掩到柯鎮惡身後，判官筆陡然打出。這一招狠毒迅猛，兼而有之，即令柯鎮惡鐵仗在手，也未必招架得了，眼見得手，突聽嗤的一聲，一物破空飛至，撞在他判官筆上，炸得紛碎，卻是小小一粒石子。這一下只震得他虎口疼痛，判官筆摔在地下。彭連虎大吃一驚，不知此石從何而至，怎地勁力大得這般出奇，但見黃藥師雙手互握，放在背後，頭也不回的望著天邊烏雲。

　　柯鎮惡在歸雲莊上聽到過這彈指神通的功夫，知是黃藥師出手相救，反而怒火大熾，向他身後猛撲過去，叫道：「七兄弟死剩一個，留著何用？」黃藥師仍不回頭，待他欺近背心尚有三尺，左手向後輕輕揮出。柯鎮惡但覺一股大力推至，不由自主的向後仰跌，坐倒在地，只感氣血翻湧，一時再也站不起來。此時天空愈黑，湖上迷迷濛濛的起了一陣濃霧，湧上土洲，各人雙腳都已沒入霧中。

　　郭靖得黃蓉相助，已與裘千仞戰成平手。那邊全真派卻已迫蹙異常，郝大通腿上給蛇仗掃中，孫不二的道袍給撕去了半邊。王處一暗暗心驚，知道再鬥下去，過不多時己方必有人非死即傷，乘著馬鈺與劉處玄前攻之際，從懷中取出一個流星點起，只聽嘶的一聲，一道光芒劃過長空。原來全真七子每人均收了不少門徒，是以教中第三代弟子人數眾多，除尹志平外，如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張志仙、趙志敬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這次嘉興煙雨樓比武，七子深恐彭連虎、沙通天等攜帶大批門徒嘍囉企圖倚多為勝，是以將門下弟子也都攜來嘉興，要他們候在南湖之畔，若見流星升起，便趕來應援。這時王處一見局面不利，便放出了流星。但大霧瀰漫，相隔數尺便即人形難辨，只怕眾弟子未必能沖霧而至。再鬥一陣，白霧愈重，各人裹在濕氣之中都感窒悶。天上黑雲也是越積越厚，穿過雲層透射下來的月光漸漸微弱，終於全然消失。眾人各自驚心，雖不罷鬥，卻是互相漸離漸遠，出招之際護身多而相攻少。

　　郭靖、黃蓉雙鬥裘千仞，突然一陣濃霧湧到，夾在三人之間。郭靖見裘、黃二人身形忽隱，當即抽身去尋完顏洪烈。他睜大雙目，要找完顏洪烈頭頂金冠的閃光，但大霧密密層層，看不出三尺之外，正東奔西突尋找間，忽聽霧中一人叫道：「我是周伯通，誰找我打架啊？」郭靖大喜，要待答話，丘處機已叫了起來：「周師叔，你老人家好啊？」就在此時，烏雲中露出一個空隙，各人突見敵人原來近在咫尺，一出手就可傷到自己，不約而同的驚叫後躍。周伯通笑嘻嘻的站在眾人之間，高聲說道：「人這麼多啊，熱鬧得緊，妙極，妙極！」右手在左臂彎裡推了幾下，搓下一團泥垢，說道：「給你吃毒藥！」往身旁沙通天嘴裡塞去。沙通天急閃，饒是他移形換位之術了得，仍是沒能閃開，被周伯通左手揪住，將泥垢塞入了口中。他吃過老頑童的苦頭，知道若是急忙吐出，勢須挨一頓飽打，只得悶聲不響的含在口裡，料知此丸無毒，倒也並不害怕。

　　王處一見周伯通突然到來，大喜過望，叫道：「師叔，原來你當真沒給黃島主害死。」周伯通怒道：「誰說我死了？黃老邪一直想害我，十多年來從沒成功。哈，黃老邪，你倒再試試看。」說著揮拳向黃藥師肩頭打去。

　　黃藥師不敢怠慢，還了一招神劍落英掌，叫道：「全真教的雜毛老道怪我殺了你，跟我纏夾不清，說是要為你報仇。」周伯通怒道：「你殺得了我？別吹牛！我幾時給你殺死過了？你瞧清楚了，我是人還是鬼？」胡言亂語，越打越快。黃藥師見他不可理喻，真正纏夾不清的倒是此公，但出招卻是精妙奇幻，只得全力接戰。全真諸子滿以為師叔一到，他與黃藥師就可聯手對付歐陽鋒，哪知這位師叔不會聽話，霎時之間與黃藥師鬥了個難解難分。馬鈺連叫：「師叔，別跟黃島主動手！」歐陽鋒接口道：「對，老頑童，你決不是黃老邪敵手，快逃命要緊。快逃，快逃！」周伯通被他一激，越加不肯罷手。黃蓉叫道：「老頑童，你用《九陰真經》上的功夫與我爹爹過招，你師兄在九泉之下怎生說？」周伯通哈哈大笑，得意之極，說道：「你瞧我使的是經上功夫麼？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把經文忘記了。嘿嘿，學學容易，忘記可真麻煩！我使的是七十二路空明拳，老頑童自己想出來的，跟《九陰真經》有屁相干？」黃藥師在桃花島上與他動手之時，覺得他拳腳勁力大得出奇，這時見他拳法雖然精奇，勁力卻已較前減弱，只堪堪與自己打了個平手，正自奇怪，聽他這麼說，不禁暗暗納悶，不知他使了什麼希奇古怪法兒，方能將一門上乘武功硬生生從自身驅除出去。歐陽鋒從霧中隱約見到周伯通與黃藥師鬥得緊急，暗自心喜，但又怕他打敗黃藥師後便與全真諸子聯手對付自己，心想乘此良機，正好先破北斗陣，當下揮動蛇杖，著著進擊，北斗陣頃刻間險象環生。王處一與劉處玄大叫：「周師叔，先殺歐陽鋒！」周伯通見眾師侄情勢危急，於是左掌右拳，橫劈直攻，待打到黃藥師面前時，忽地哈哈一笑，拳變掌，掌成拳，橫直互易。黃藥師萬料不到他出此怪招，急伸臂相格時，眉梢已被他掌尖拂中，雖未受傷，卻是熱辣辣的一陣疼痛。周伯通一掌拂中對方，倏地驚覺，左手拍的一聲，在自己右腕上打了一記，罵道：「該死，該死，這是《九陰真經》中的功夫！」黃藥師微微一怔，手掌已遞了出去，這一招也是快速無倫，無聲無息的在周伯通肩上一拍。周伯通彎腰沉肩，叫聲：「哎唷！報應得好快。」濃霧瀰漫，越來越難見物。郭靖怕兩位師父遭逢不測，伸手扶起柯鎮惡，挽著他臂膀走到洪七公身旁，低聲道：「兩位師父且到煙雨樓上歇歇，等大霧散了再說。」

　　只聽黃蓉叫道：「老頑童，你聽不聽我的話？」周伯通道：「我打不贏你爹爹，你放心。」黃蓉叫道：「我要你快去打老毒物，可不許殺了他。」周伯通道：「為什麼？」他口中不停，拳腳上絲毫不緩。黃蓉叫道：「你不聽我吩咐，我可要將你的臭史抖出來啦。」周伯通道：「什麼臭史？胡說八道。」黃蓉拖長了聲音道：「好，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這兩句話只把周伯通嚇得魂飛魄散，忙道：「行，行，聽你話就是。老毒物，你在哪裡？」只聽馬鈺的聲音從濃霧中透了出來：「周師叔，你佔北極星位圍他。」黃蓉又道：「爹，這裘千仞私通番邦，是個大大奸賊，快殺了他。」黃藥師道：「孩子，到我身邊來。」重霧之中，卻不見裘千仞到了何處。但聽得周伯通哈哈大笑，叫道：「老毒物，快跪下來給你爺爺磕頭，今日才饒你性命。」

　　郭靖將洪、柯二人送到樓邊，回身又來尋找完顏洪烈，豈知適才只到煙雨樓邊這一轉身，不但完顏洪烈影蹤不見，連沙通天、裘千仞等也不知去向。又聽得周伯通叫道：「咦，老毒物呢？逃到哪裡去啦？」

　　此時濕霧濃極，實是罕見的異象，各人近在身畔，卻不見旁人面目，只影影綽綽的見到些模糊的人形，說話聲音聽來也是重濁異常，似是相互間隔了什麼東西。眾人雖屢經大敵，但這時陡然間都似變了瞎子，心中無不惴惴。黃蓉靠在父親身旁，馬鈺低聲發號施令，縮小陣勢。人人側耳傾聽敵人的動靜。一時之間，四下裡寂靜無聲。過了一會，丘處機忽然叫道：「聽！這是什麼？」只聽得周圍嗤嗤噓噓，異聲自遠而近。黃蓉驚叫：「老毒物放蛇，真不要臉！」洪七公在樓頭也已聽到，高聲叫道：「老毒物布蛇陣，大伙快到樓上來。」周伯通的武功在眾人中算得第一，可是他生平怕極了蛇，發一聲喊，搶先往煙雨樓狂奔。他怕毒蛇咬自己腳跟，樓梯也不敢上了，施展輕功躍上樓去，坐在樓頂最高的屋脊之上，兀自心驚膽戰。過不多時，蛇聲愈來愈響。黃蓉拉著父親的手奔上煙雨樓。全真諸子手牽著手，摸索上樓。尹志平踏了個空，一個倒栽蔥摔了下去，跌得頭上腫了一個瘤，忙爬起來重新搶上。黃蓉沒聽到郭靖聲音，心中掛念，叫道：「靖哥哥，你在哪裡？」叫了幾聲，不聽答應，更是擔心，說道：「爹，我去找他。」只聽郭靖冷冷的道：「何必你找？以後你也不用叫我。我不會應你的！」原來他就在身邊。

　　黃藥師大怒，罵道：「渾小子，臭美麼？」橫臂就是一掌。郭靖低頭避開，正要還手，卻聽嗖嗖箭響，幾枝長箭騰騰騰的釘在窗格之上。眾人吃了一驚，只聽得四下裡喊聲大作，羽箭紛紛射來，黑暗中不知有多少人馬，又聽得樓外人聲喧嘩，高叫：「莫走了反賊！」王處一怒道：「定是金狗勾結嘉興府貪官，點了軍馬來對付咱們！」丘處機叫道：「衝下去殺他個落花流水。」郝大通叫道：「不好，蛇，蛇！」眾人聽得箭聲愈密，蛇聲愈近，才知原來完顏洪烈與歐陽鋒暗中安排下了毒計，只是這場大霧卻不在眾人意料之中，是禍是福，倒也難說。洪七公叫道：「擋得了箭，擋不了蛇；避得了蛇，又避不了箭！大夥兒快退。」只聽周伯通在樓頂破口大罵，雙手接住了兩枝長箭，不住撥打來箭。那煙雨樓三面臨水。官軍乘了小舟圍著煙雨樓放箭，只因霧大，一時卻也不敢逼近。

　　洪七公叫道：「咱們向西，從陸路走。」他是天下第一大幫會的首領，隨口兩下呼喝，自有一股威勢。混亂之中，眾人都依言下樓，摸索而行，苦在睜目瞧不出半尺，哪裡還辨東西南北？當下只得揀箭少處而行，各人手拉著手，只怕迷路落單。丘處機、王處一手持長劍，當先開路，雙劍合璧，舞成一團劍花，抵擋箭雨。

　　郭靖右手拉著洪七公，左手伸出去與人相握，觸手處溫軟油膩，握到的卻是黃蓉的小手。他心中一怔，急忙放下，只聽黃蓉冷冷的道：「誰要你來睬我？」

　　猛聽得丘處機叫道：「快回頭，前面遍地毒蛇，闖不過去！」黃藥師與馬鈺殿後，阻擋追兵，聽到丘處機叫聲，急忙轉頭。黃藥師折下兩根竹枝，往外掃打。煙霧中只聽得蛇聲吱吱，一股腥臭迎面撲來。黃蓉忍耐不住，哇的一聲，嘔了出來。黃藥師歎道：「四下無路可走，大家認了命罷！」擲下竹枝，把女兒橫抱在手。以眾人武功，官兵射箭原本擋不住去路，但西毒的蛇陣中毒蛇成千成萬，只要給咬上一口，立時便送了性命。眾人聽到蛇聲，無不毛骨悚然。黃藥師玉簫已折，洪七公金針難施，最難的還是在大霧迷濛，目不見物，縱然有路可逃，也是無從尋找。正危急間，忽聽一個人冷冷的道：「小妖女，竹棒給我瞎子。」卻是柯鎮惡的聲音。黃蓉聽他說到「瞎子」二字，即明其意，心中一喜，忙將打狗棒遞了過去。柯鎮惡不動聲色，接棒點地，說道：「大夥兒跟著瞎子逃命罷。煙雨樓邊向來多煙多霧，有啥希奇？否則又怎會叫作煙雨樓？

　　他是嘉興本地人氏，於煙雨樓旁所有大道小路自幼便皆爛熟於胸，他雙目盲了，平時不及常人，這時大霧瀰漫、烏雲滿天，對他卻毫無障礙。他察辨蛇嘶箭聲，已知西首有條小路並無敵人，當下一蹺一拐的領先衝出。豈知這小路近數年來種滿青竹，其實已無路可通。柯鎮惡幼時熟識此路，數十年不來，卻不知小路已成竹林，只走出七八步便竹叢擋道，無法通行。丘處機、王處一雙劍齊出，竹竿紛紛飛開，眾人隨後跟來。馬鈺大叫：「周師叔，快來，你在哪裡？」周伯通坐在樓頂，聽得四周都是蛇聲，哪敢答應？只怕毒蛇最愛咬的便是老頑童身上之肉，若給群蛇聽到自己聲音，那還了得？眾人行出十餘丈，竹林已盡，前面現出小路，耳聽得蛇聲漸遠，但官軍的吶喊聲卻愈來愈響，似是有人繞道從旁包抄。群雄怕的只是蛇群，區區官軍怎放在眼內。劉處玄道：「郝師弟，你我去衝殺一陣，殺幾名狗官出氣。」郝大通應道：「好！」兩人提劍欲上，突然箭如蝗至，兩人忙舞劍擋架。再走一會，已至大路，電光亂閃，霹靂連響，大雨傾盆而下，只一陣急雨，霧氣轉瞬間給沖得乾乾淨淨，雖然仍是烏雲滿天，但人影已隱約可辨。眾人都道：「好了，好了，大霧可散啦。」柯鎮惡道：「危難已過，各位請便。」將竹棒遞給黃蓉，頭也不回的徑向東行。

　　郭靖叫道：「師父！」柯鎮惡道：「你送洪老俠往安穩處所養傷，再到柯家村來尋我。」郭靖應道：「是！」黃藥師接住一枝射來的羽箭，走到柯鎮惡面前，說道：「若非你今日救我性命，我也不願對你明言……」柯鎮惡不待他話完，迎面一口濃痰，正好吐在他鼻樑正中，罵道：「今日之事，我死後無面目對六位兄弟！」黃藥師大怒，舉起手掌。郭靖見狀大驚，飛步來救，心想這一掌拍將下去，大師父哪裡還有性命？他與柯、黃二人相距十餘步，眼見相救不及，微光中卻見黃藥師舉起了的手緩緩放下，哈哈大笑，說道：「我黃藥師是何等樣人，豈能跟你一般見識？」舉袖抹去臉上痰沫，轉身向黃蓉道：「蓉兒，咱們走罷！」郭靖聽了他這幾句話，心下大疑，疑心什麼卻是模糊難明，只隱隱覺得有什麼事情全然不對，霎時之間，又如眼前出現了一團濃霧。猛聽得喊聲大作，一群官兵衝殺過來。全真六子各挺長劍，殺入陣去。黃藥師不屑與官兵動手，回身挽著洪七公手臂，說道：「七兄，咱們老兄弟到前面喝幾杯再說。」洪七公正合心意，笑道：「妙極，妙極！」轉瞬間兩人沒入黑暗之中。郭靖欲去相扶柯鎮惡，一小隊官兵已衝到跟前。他不欲多傷人命，只伸雙臂不住將官兵推開。混亂中但聽得丘處機等大呼酣鬥，原來官兵隊中雜著完顏洪烈帶來的親軍，還有裘千仞手下的鐵掌幫眾，強悍殊甚，一時殺之不退，郭靖只怕師父在亂軍中遭害，大叫：「大師父，大師父，你在哪裡？」這時廝殺聲、兵刃聲亂成一片，始終不聞柯鎮惡答應。黃蓉從柯鎮惡手中接過竹棒後，便一直在他身旁，見他唾吐父親，爭端又起，心想這事鬧到這個地步，一生美夢，總是碎成片片了。此後軍馬衝殺過來，她卻倚樹悄然獨立，大隊兵馬在她身旁奔馳來去，她恍似不聞不見，只是呆呆出神，忽聽得「啊喲」一聲呼叫，正是柯鎮惡口音。她循聲望去，只見他倒在路邊，一名軍官舉起長刀，向他後心砍落。柯鎮惡滾地避開，坐起身子回手一拳，將那軍官打得昏了過去，剛挺腰想要站起，又即摔倒。黃蓉奔近看時，原來他腿上中了一箭，當下拉住他臂膀扶了起來。柯鎮惡用力摔脫她手，可是他一足本跛，另一足中箭後酸軟無力，身子搖晃幾下，向前撲出，又要跌倒。黃蓉伸右手抓住他後領，冷笑道：「逞什麼英雄好漢？」左手輕揮，已使「蘭花拂穴手」拂中了他右肩「肩貞穴」，這才放開他衣領，抓住他左臂。柯鎮惡待要掙扎，但半身酸麻，動彈不得，只得任由她扶住，口中不住喃喃咒罵。黃蓉扶著他走出十餘步，躲在一株大樹背後，只待喘息片刻再行，官兵忽然見到二人，十餘枝羽箭嗖嗖射來。黃蓉搶著擋在前面，舞竹棒護住頭臉，羽箭都射在她軟蝟甲上。柯鎮惡聽著箭聲，知她捨命相救，心中一軟，低聲道：「你不用管我，自己逃罷！」黃蓉哼了一聲，道：「我偏要救你，偏要你承我的情。瞧你有什麼法子？」二人邊說邊行，避到了一座矮牆之後。羽箭雖已不再射來，但柯鎮惡身子沉重，黃蓉只累得心跳氣喘，沒奈何倚牆稍息。柯鎮惡歎道：「罷罷罷，你我之間，恩怨一筆勾銷。你去罷，柯瞎子今後算是死了。」黃蓉冷冷的道：「你明明沒死，幹麼算是死了？你不找我報仇，我卻偏要找你。」竹棒倏伸倏縮，已點中了他雙腿彎裡的兩處「委中穴」。這一下柯鎮惡全沒防備，登時委頓在地，暗暗自罵糊塗，不知這小妖女要用什麼惡毒法兒折磨自己，心中急怒交迸，只聽得腳步細碎，她已轉出矮牆。

　　這時廝殺之聲漸遠漸低，似乎全真諸子已將這一路官兵殺散，人聲遠去之中，隱隱又聽得郭靖在大叫「大師父」，只是呼聲越來越遠，想是找錯了方向，待要出聲招呼，自己傷後中氣不足，料來他也難以聽見。又過片刻，四下一片寂靜，遠處公雞此起彼和。柯鎮噁心想：「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雞啼了！明天嘉興府四下裡公雞啼聲仍是一般啼鳴，我卻已死在小妖女手下，再也聽不到了。」

　　想到此處，忽聽腳步聲響，有三人走來，一人腳步輕巧，正是黃蓉，另外兩人卻是落腳重濁，起步拖沓。只聽黃蓉道：「就是這位大爺，快抬他起來。」說著伸手在他身上推拿數下，解開他被封的穴道。柯鎮惡只覺身子被兩個人抬起，橫放在一張竹枝紮成的抬床之上，隨即抬了行走。

　　他大是詫異，便欲詢問，忽想莫再給她搶白幾句，自討沒趣，正遲疑間，只聽刷的一響，前面抬他的那人「啊喲」叫痛，定是吃黃蓉打了一棒，又聽她罵道：「走快些，哼哼唧唧的幹麼？你們這些當官軍的就會欺侮老百姓，沒一個好人！」接著刷的一響，後面的人也吃了一棒，那人可不敢叫出聲來了。柯鎮噁心想：「原來她去捉了兩名官軍來抬我，也真虧她想得出這個主意。」這時他腿上箭傷越來越疼，只怕黃蓉出言譏嘲，咬緊了牙關半聲不哼，但覺身子高低起伏，知是走上了一條崎嶇的小道。又走一陣，樹枝樹葉不住拂到身上臉上，顯是在樹林之中穿行。兩名官軍跌跌撞撞，呼呼喘氣，但聽黃蓉揮竹棒不住鞭打，只趕得兩人拚了命支撐。約莫行出三十餘里，柯鎮惡算來已是巳末午初。此時大雨早竭，太陽將濕衣曬得半干，耳聽得蟬鳴犬吠，田間男女歌聲遙遙相和，一片太平寧靜，比之適才南湖惡鬥，宛似到了另一個世界。一行人來到一家農家休息。黃蓉向農家買了兩個大南瓜，和米煮了，端了一碗放在柯鎮惡面前。柯鎮惡道：「我不餓。」黃蓉道：「你腿疼，當我不知道麼？什麼餓不餓的。我偏要你多痛一陣，才給你治。」柯鎮惡大怒，端起那碗熱騰騰的南瓜迎面潑去，只聽她冷笑一聲，一名官兵大聲叫痛，想是她閃身避開，這碗南瓜都潑在官兵身上。黃蓉罵道：「嚷嚷什麼？柯大爺賞南瓜給你吃，不識抬舉嗎？快吃乾淨了。」那官兵給她打得怕了，肚中確也飢餓，當下忍著臉上燙痛，拾起地下南瓜，一塊塊的吃了下去。這一來，柯鎮惡當真惱也不是，笑也不是，半站半坐的倚在一隻板凳邊上，心下極是尷尬，要待伸手去拔箭，卻怕創口中鮮血狂噴，她當然見死不救，多半還會嘲諷幾句。正自沉吟，聽黃蓉說道：「去倒一盆清水來，快快！」話剛說完，拍的一聲，清清脆脆的打了一名官兵一個耳括子。柯鎮噁心道：「小妖女不說話則已，一開口，總是叫人吃點苦頭。」黃蓉又道：「拿這刀子去，給柯大爺箭傷旁的下衣割開。」一名官兵依言割了。黃蓉道：「姓柯的，你有種就別叫痛，叫得姑娘心煩，可給你來個撒手不理。」柯鎮惡怒道：「誰要你理了？快給我滾得遠遠的。」話未說完，突覺創口一陣劇痛，顯是她拿住箭桿，反向肉裡插入。柯鎮惡又驚又怒，順手一拳，創口又是一下劇痛，手裡卻多了一枝長箭。原來黃蓉已將箭枝拔出，塞在他的手中。

　　只聽她說道：「再動一動，我打你老大個耳括子！」柯鎮惡知她說得出做得到，眼前不是小妖女的對手，給她一刀殺了，倒也乾淨爽脆，但若讓她打上幾個耳括子，臨死之前卻又多蒙一番恥辱，當下鐵青著臉不動，聽得嗤嗤聲響，她撕下幾條布片，在他大腿的創口上下用力縛住，止住流血，又覺創口一陣冰涼，知她在用清水洗滌。

　　柯鎮惡驚疑不定，尋思：「她若心存惡念，何以反來救我？倘說是並無歹意，哼，哼，桃花島妖人父女難道還能安什麼好心？定是她另有毒計。唉，這種人詭計百出，要猜她的心思實是千難萬難。」轉念之間，黃蓉已在他傷處敷上金創藥，包紮妥當；只覺創口清涼，疼痛減了大半，可是腹中卻餓得咕嚕咕嚕的響了起來。黃蓉冷笑道：「我道是假餓，原來當真餓得厲害，現下可沒什麼吃的啦，好罷，走啦！」拍拍兩響，在兩名官軍頭上各擊一棒，押著兩人抬起柯鎮惡繼續趕路。

　　又走三四十里，天已向晚，只聽得鴉聲大噪，千百隻烏鴉在空中飛鳴來去。柯鎮惡聽得鴉聲，已知到了鐵槍廟附近。那鐵槍廟祀奉的是五代時名將鐵槍王彥章。廟旁有座高塔，塔頂群鴉世代為巢，當地鄉民傳說鐵槍廟的烏鴉是神兵神將，向來不敢侵犯，以致生養繁殖，越來越多。

　　黃蓉問道：「喂，天黑啦，到哪裡投宿去？」柯鎮惡尋思：「若投民居借宿，只怕洩漏風聲，引動官兵捉拿。」說道：「過去不遠有座古廟。」黃蓉罵道：「烏鴉有什麼好看？沒見過麼？快走！」這次不聽棒聲，兩名官軍卻又叫痛，不知她是指戳還是足踢。不多時來到鐵槍廟前，柯鎮惡聽黃蓉踢開廟門，撲鼻聞到一陣鴉糞塵土之氣，似乎廟中久無人居，只怕她埋怨嫌髒，哪知她竟沒加理會。耳聽她命兩名官軍將地下打掃乾淨，又命兩人到廚下去燒熱水；耳聽她輕輕唱著小曲，什麼「鴛鴦雙飛」，又是什麼「未老頭白」的。過了一會，官軍燒來了熱水。黃蓉先替柯鎮惡換了金創藥，這才自行洗臉洗腳。柯鎮惡躺在地下，拿個蒲團當作枕頭，忽聽她啐道：「你瞧我的腳幹麼？我的腳你也瞧得的？挖了你一對眼珠子！」那官軍嚇得魂不附體，咚咚咚的直磕響頭。黃蓉道：「你說，你幹麼眼睜睜的瞧著我洗腳？」那官軍不敢說謊，磕頭道：「小的該死，小的見姑娘一雙腳生得……生得好看……」柯鎮惡一驚，心想：「這賊廝鳥死到臨頭，還存色心！小妖女不知要抽他的筋，還是剝他的皮。」哪知黃蓉笑道：「憑你這副蠢相，也知道好看難看。」砰的一聲，伸棒絆了他一個觔斗，居然沒再追究。兩名官軍躲向後院，再也沒敢出來。柯鎮惡一語不發，靜以待變。只聽黃蓉在大殿上上下下走了一周，說道：「王鐵槍威震當世，到頭來還是落得個為人所擒，身首異處，又逞什麼英雄？說什麼好漢？嗯，這桿鐵槍只怕還當真是鐵鑄的。」

　　柯鎮惡幼時常與朱聰、韓寶駒、南希仁、張阿生等到這廟裡來玩耍，幾人雖是孩子，俱都力大異常，輪流抬了那桿鐵槍舞動玩耍，這時聽黃蓉如此說，接口道：「自然是鐵打的，還能是假的麼？」黃蓉「嗯」了一聲，伸手抽起鐵槍，說道：「倒有三十來斤。我弄丟了你的鐵杖，一時也鑄不及賠你。明兒咱們分手，各走各的，你沒兵器防身，暫且就拿這桿槍當鐵杖使罷。」也不等柯鎮惡答話，到天井中拿了一塊大石，砰砰彭彭的將鐵槍槍頭打掉，遞在他手中。

　　柯鎮惡自兄長死後，與六個結義弟妹形影不離，此時卻已無一個親人，與黃蓉相處雖只一日，不知不覺之間已頗捨不得與她分離，聽她說到「明兒咱們分手，各走各的」，不禁一陣茫然，迷迷糊糊的接過鐵槍，覺得比用慣了的鐵杖是沉了些，卻也將就用得，心想：「她給我兵器，那當真是不存惡意了。」只聽她又道：「這是我爹爹配製的田七鯊膽散，對你傷口很有好處。你恨極了我父女，用不用在你！」說著遞了一包藥過來。柯鎮惡伸手接了，緩緩放入懷中，想說什麼話，口中卻說不出來，只盼她再說幾句，卻聽她道：「好啦，睡罷！」柯鎮惡側身而臥，將鐵槍放在身旁，心中思潮起伏，哪裡睡得著。但聽塔頂群鴉噪聲漸竭，終於四下無聲，卻始終不聽她睡倒，聽聲音她一直坐著，動也不動。又過半晌，聽她又輕輕吟道：「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聽她翻復低吟，似是咀嚼詞中之意。柯鎮惡不通文墨，不懂她吟的什麼，但聽她語音淒婉，似乎傷心欲絕，竟不覺呆了。

　　又過良久，聽她拖了幾個蒲團排成一列，側身臥倒，呼吸漸細，慢慢睡熟，柯鎮惡手撫身旁鐵槍，兒時種種情狀，突然清清楚楚的現在眼前。他見到朱聰拿著一本破書，搖頭晃腦的誦讀；韓寶駒與全金髮騎在神像肩頭，拉扯神像的鬍子；南希仁與自己併力拉著鐵槍一端，張阿生拉著鐵槍另一端，三人鬥力；韓小瑩那時還只四五歲，拖著兩條小辯子，鼓掌嘻笑。她小辮子上結著鮮紅的頭繩，在眼前一晃一晃的不住搖動。突然之間，眼前又是漆黑一團。六個結義弟妹，還有親兄長，自己的一雙眼珠，都是先後毀在黃藥師和他門人的手下。胸中一叢仇恨之火，再也難以抑制。

　　他提著鐵槍，悄沒聲的走到黃蓉身前，只聽她輕輕呼吸，睡得正沉，尋思：「我這麼一槍下去，她就無知無覺的死了。嘿，若非如此，黃老邪武功蓋世，我今生怎能報得深仇？他女兒睡在這裡，正是天賜良機，教他嘗一嘗喪女之痛。」轉念又想：「這女子救我性命，我豈能恩將仇報？咳，殺她之後，我撞死她身旁，以酬今日之情就是。」言念及此，意下已決，心道：「我柯鎮惡一生正直，數十年來無一事愧對天地。此刻於人睡夢之中暗施偷襲，自非光明磊落的行徑，但我一死以報，也對得住她了。」舉起鐵槍，正要向黃蓉當頭猛擊下去，忽聽遠處有人哈哈大笑，聲音極是刺耳，靜夜之中更令人毛骨悚然。黃蓉給笑聲驚醒，躍起身來，突見柯鎮惡高舉鐵槍，站在身前，不覺吃了一驚，叫道：「歐陽鋒！」

　　柯鎮惡聽她驚醒，這一槍再也打不下去，又聽得有數人說著話漸漸行近，只是隔得遠了，言語卻聽不清楚。再過片刻，腳步聲也隱隱聽到了，竟有三四十人之多。這廟中前殿後院他無一處不熟，當下低聲道：「老毒物他們定是見到了鴉塔，向這邊走來，咱們且躲一躲。」黃蓉道：「是。」將睡過的一列蒲團踢散。柯鎮惡牽著她手，走向後殿，伸手推門，通向後殿的門卻給閂上了。柯鎮惡罵道：「這兩個賊官軍！」料想兩名官軍乘黑逃走，怕黃蓉發覺，先行閂上了門。這時已不及舉槍撞門，耳聽得大門被人推開，知道大殿中無處可以躲藏，低聲道：「神像背後。」

　　兩人剛在神像後坐定，便有十餘人走入殿中，跟著嗤的一響，柯鎮惡聞到一陣硫磺氣息，知道已有人晃亮火折。只聽歐陽鋒道：「趙王爺，今日煙雨樓之役雖然無功，但也已大挫敵人的銳氣。」完顏洪烈笑道：「這全仗先生主持全局。」歐陽鋒嘿嘿的笑了數聲，說道：「小王爺安排下妙計，調集嘉興府官兵，萬箭齊發，本可將這批傢伙一網打盡，不料遲不遲，早不早，剛好有這場大霧，卻給群奸溜了。」

　　一個年輕的聲音道：「有歐陽先生與裘幫主兩位出馬，群奸今日雖然逃走，日後終能一一殲滅。只恨晚輩來遲了一步，沒能見到歐陽先生大展神威，實是可惜之極。」柯鎮惡認得是楊康的聲音，不由得怒火填膺，又聽梁子翁、彭連虎、沙通天等各出諛言，紛紛奉承欲陽鋒，說他如何獨鬥全真群道，殺得眾道士狼狽不堪。裘千仞卻並未同來。

　　柯鎮惡聽這許多高手群集於此，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適才他要與黃蓉同歸於盡，不知怎的，此時卻又惟恐給敵人發現，傷了黃蓉與自己的性命。只聽完顏洪烈的從人打開舖蓋，請完顏洪烈、歐陽鋒、楊康三人安睡。

　　楊康長長歎了口氣，說道：「歐陽先生，令侄武功既高，人品又是瀟灑俊雅，晚輩與他投緣得很，只盼從此結成好友，不料他竟為全真教眾雜毛所害。晚輩每一想起，總是難過之極。全真教那群惡道，晚輩立誓要一個個親手殺了，以慰歐陽世兄在天之靈。只可惜晚輩武功低微，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歐陽鋒默然良久，緩緩的道：「我侄兒不幸慘死，先前我還道是郭靖這小子下的毒手，適才聽你轉述丘處機之言，方知是全真教一群惡道所為。現今我白駝山已無傳人，我收了你做徒兒罷。」楊康高聲叫道：「師父，徒兒磕頭。」聲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跟著咚咚咚咚幾聲，想是爬在地下向歐陽鋒磕頭。柯鎮噁心想這人好好一個忠良之後，豈知不但認賊作父，更拜惡人為師，陷溺愈來愈深，只怕是再難回頭的了，心中愈益憤怒。只聽完顏洪烈道：「客地無敬師之禮，日後再當重謝。」歐陽鋒喟然道：「珍珠寶物，白駝山也有一些，歐陽鋒只是瞧著這孩子聰明，盼望我一身功夫將來有個傳人罷了。」完顏洪烈道：「小王失言，先生勿罪。」梁子翁等紛紛向三人道喜。正亂間，忽然一人叫了起來：「傻姑餓了，餓死啦，怎不給我吃的？」柯鎮惡聽得傻姑叫喊，大是驚詫，心想此人怎會與完顏洪烈、歐陽鋒等人混在一起。只聽楊康笑道：「對啦，快找些點心給大姑娘吃，莫餓壞了她。」過了片刻，傻姑大聲咀嚼，吃起東西來。她一邊吃，一邊道：「好兄弟，你說帶我回家去，叫我乖乖的聽你話，怎麼還不到家？」楊康道：「明兒就到啦，你吃得飽飽的睡覺罷。」又過一會，傻姑忽道：「好兄弟，那寶塔上悉悉索索的，是什麼聲音？」楊康道：「不是鳥兒，就是老鼠。」傻姑道：「我怕。」楊康笑道：「傻姑娘，怕什麼！」傻姑道：「我怕鬼。」楊康笑道：「這裡這許多人，鬼怪哪裡敢來？」傻姑道：「我就是怕那個矮胖子的鬼。」楊康強笑道：「別胡說八道啦，什麼矮胖子不矮胖子的。」傻姑道：「哼，我知道的。矮胖子死在婆婆墳裡，婆婆的鬼會把矮胖子的鬼趕出來，不讓他住在墳裡。他要來找你討命。」楊康喝道：「你再多嘴，我叫你爺爺來領你回桃花島去。」傻姑不敢再說。忽聽沙通天喝道：「喂，踏著我的腳啦。給我安安靜靜的坐著別動！」想是傻姑怕鬼，在人叢中亂挨亂擠。

　　柯鎮惡聽了這番說話，疑雲大起：傻姑所說的矮胖子，定是指三弟韓寶駒了，他命喪桃花島上，明明是為黃藥師所殺，他的鬼魂怎會來找楊康討命？傻姑雖然癡呆，但這番話中必有原因，苦於強敵當前，無法出去問個明白。忽又想到：「黃藥師在煙雨樓前對我言道：『我黃藥師是何等樣人，豈能跟你一般見識？』他既不屑殺我，又怎能殺我五個弟妹？但若不是黃藥師，四弟又怎說親眼見他害死二弟、七妹？」正自心中琢磨，忽覺黃蓉拉過自己左手，伸手指在他掌心中寫了一字：「求」，接著一字一字的寫道：「……你一事」。柯鎮惡在她掌心中寫道：「何事」。黃蓉寫道：「告我父何人殺我」。柯鎮惡一怔，不明她用意何在，正想拉過她手掌來再寫字詢問，突覺身旁微風一動，黃蓉已躍了出去，只聽她笑道：「歐陽伯伯，您好啊。」眾人萬料不到神像後面竟躲得有人，只聽得擦擦、錚錚一陣響處，各人抽出兵刃，將她團團圍住，紛紛呼喝：「是誰？」「有刺客！」「什麼人？」黃蓉笑道：「我爹爹命我在此相候歐陽伯伯大駕，你們大驚小怪的幹什麼？」

　　歐陽鋒道：「令尊怎知我會來此？」黃蓉道：「我爹爹醫卜星相，無所不通，起個文王先天神課，自然知曉。」歐陽鋒有九成不信，但知就算再問，她也不會說真話，便笑笑不語。沙通天等到廟外巡視了一遍，不見另有旁人，當下環衛在完顏洪烈身旁。黃蓉坐在一個蒲團上，笑吟吟的道：「歐陽伯伯，你害得我爹爹好苦！」歐陽鋒微笑不答，他知黃蓉雖然年幼，卻是機變百出，只要一個應對不善，給她抓住了岔子譏嘲一番，在眾人之前可是難以下台，當下只靜待她說明來意，再定對策。只聽她說道：「歐陽伯伯，我爹爹在新塍鎮小蓬萊給全真教的眾老道圍住啦，你若不去解救，只怕他難以脫身。」歐陽鋒微微一笑，說道：「哪有此事？」黃蓉急道：「你說得好輕描淡寫！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明明是你殺了全真教的譚處端，不知怎的，那些臭道士始終糾纏著我爹爹。再加上個老頑童周伯通從中胡攪，我爹爹又不肯分辯是非，那怎麼得了？」

　　歐陽鋒暗暗心喜，說道：「你爹爹武功了得，全真教幾個雜毛，怎奈何得了他？」黃蓉道：「全真教的牛鼻子再加上個老頑童，我爹爹便抵擋不住。我爹爹又命我前來對你說，他苦思了七日七夜，已參透了一篇文字的意思。」歐陽鋒道：「什麼文字？」黃蓉道：「斯裡星，昂依納得。斯熱確虛，哈虎文\*英。」這幾句嘰哩咕嚕的話，柯鎮惡與完顏洪烈等都聽得不明所以，歐陽鋒卻是大吃一驚，這是《九陰真經》上卷最後一篇中的古怪言語，難道黃藥師當真參詳透了？他心中雖怦然而動，臉上卻絲毫不動聲色，淡然說道：「小丫頭就愛騙人，這些胡言亂語，誰又懂得了？」黃蓉道：「爹爹已把這篇古怪文字逐句譯出，從頭至尾，明明白白。我親眼所見，怎會騙你？」歐陽鋒素服黃藥師之能，心想這篇古怪文字要是始終無人能解，那便罷了，若有一人解識得出，則普天下捨黃藥師之外更無旁人，仍是淡淡說道：「那可要恭賀你爹爹了。」黃蓉聽他言中之意，仍是將信將疑，又道：「我看了之後，現下還記得幾句，不妨背給你聽聽。」當下念道：「或身搔動，或時身重如物鎮壓，或時身輕欲飛，或時如縛，或時奇寒壯熱，或時歡喜躁動，或時如有惡物相觸，身毛驚豎，或時大樂昏醉。凡此種種，須以下法導入神通。」

　　這幾句經文只把歐陽鋒聽得心癢難搔。原來黃蓉所念的，正是一燈大師所譯《九陰真經》總綱中的一段。這諸般怪異境界，原是修習上乘內功之人常所經歷，只是修士每當遭逢此境，總是戰戰兢兢的鎮懾心神，以防走火入魔，豈知竟有妙法將心魔導化而為神通，那真是無上寶訣了。只因黃蓉所念確是真經經文，並非胡亂杜撰，歐陽鋒內功精湛，入耳即知真偽，至此更無疑念，問道：「下面怎樣說？」黃蓉道：「下面有一大段我忘了，只記得下面又說什麼『遍身毛孔皆悉虛疏，即以心眼見身內三十六物，猶如開倉見諸麻豆等，心大驚喜，寂靜安快。』」她所背經文，頭一段是怪異境界，次一段是修習後的妙處，偏偏將中間修習之法漏了。歐陽鋒默然，心想憑你這等聰明，豈能忘了，必是故意不說，但不知你來說這番話是何用意。

　　黃蓉又道：「我爹爹命我來問歐陽伯伯，你是要得五千字呢，還是得三千字？」歐陽鋒道：「請道其詳。」黃蓉道：「若是你去助我爹爹，二人合力，一鼓滅了全真數，那麼這篇九陰神功的五千字經文，我盡數背給你聽。」歐陽鋒微笑道：「倘若我不去呢？」黃蓉道：「爹爹請你去給他報仇，待殺了周伯通與全真六子後，我說三千字與你。」歐陽鋒笑道：「你爹爹跟我交情向來平平，怎地這般瞧得起老毒物？」黃蓉道：「我爹爹說道：第一，害死你侄兒的，是全真教的嫡派門人，想來你該報仇……」楊康聽了這話，不由得打個寒噤，他是丘處機之徒，黃蓉這話明明說的是他。傻姑正在他的身旁，問道：「好兄弟，你冷麼？」楊康含含糊糊的應了一聲。

　　黃蓉接著道：「第二，他譯出經文後就與全真道士動手，不及細細給我講解，想這部奇書曠世難逢，豈能隨他湮沒？當今只有你與他性情相投。承歐陽伯伯瞧得起，當日曾駕臨桃花島求親，你侄兒雖不幸為全真派門人所害，但我爹爹說，諒來你也還會顧念你侄兒，因此要你修習神功之後再轉而授我。」歐陽鋒胸口一酸，心下琢磨：「這番話倒也可信，若無高人指點，諒這小丫頭縱把經文背得滾瓜爛熟，也是無用。」轉念一想，說道：「我怎知你背的是真是假？」黃蓉道：「郭靖這渾小子已將經文寫與你了，我說了譯文的關鍵決竅，你一加核對，自知真假。」歐陽鋒道：「話倒不錯，讓我養養神，明兒趕去救你爹爹。」黃蓉急道：「救兵如救火，怎等得明日？」歐陽鋒笑道：「那麼我給你爹爹報仇，也是一樣。」他算計已定，經文在自己掌握之中，將來逼著黃蓉說出經文關鍵，自能參詳得透全篇文義，此時讓黃藥師與全真教鬥個兩敗俱傷，豈不妙哉？

　　柯鎮惡在神像背後，聽兩人說來說去，話題不離《九陰真經》，尋思黃蓉在他掌中寫了「告我父何人殺我」七字，不知是何用意。只聽黃蓉又道：「那你明日一早前去，好麼？」歐陽鋒笑道：「這個自然，你也歇歇罷！」

　　只聽黃蓉拖動蒲團，坐在傻姑身旁，說道：「傻姑，爺爺帶了你到桃花島上，怎麼你在這裡？」傻姑道：「我不愛跟著爺爺，我要回自己家去。」黃蓉道：「是這個姓楊的好兄弟到島上來，帶你坐船，一起來的，是不是？」傻姑道：「是啊，他待我真好。」柯鎮噁心念一動：「楊康幾時到過桃花島上？」只聽黃蓉問道：「爺爺哪裡去啦？」傻姑驚道：「你別說我逃走啊，爺爺要打我的。」黃蓉笑道：「我不說，不過我問你什麼話，你須得好好回答。」傻姑道：「你可不能跟爺爺說，他要來捉我回去，教我認字。」黃蓉笑道：「我一定不說。你說爺爺要你認字？」傻姑道：「是啊，那天爺爺在書房裡教我認字，說我爹爹姓曲曲兒，我也姓曲曲兒，他寫了個曲曲兒的字，叫我記住。又說我爹爹的名字叫曲曲兒什麼風。我老是記不得，爺爺就生氣了，罵我傻得厲害。我本來就叫傻姑嘛！」黃蓉笑道：「傻姑自然是傻的。爺爺罵你，爺爺不好，傻姑好！」傻姑聽了很是高興。黃蓉道：「後來怎樣？」傻姑道：「我說我要回家，爺爺更加生氣。忽然一個啞巴僕人進來東指西指、咿咿啊啊的，爺爺說：『我不見客，叫他們回去罷！』過了一會，那啞巴送了一張紙來，爺爺看了一看，放在桌上，就叫我跟啞巴出去接客人。哈哈，那矮胖子生得真難看，我向他乾瞪眼，他也向我乾瞪眼。」

　　柯鎮惡回想當日赴桃花島求見之時，情景果真如此，初時黃藥師拒見六人，待朱聰將事先寫就的書信送入，傻姑才出來接待，可是三弟現時已不在人世，心中不禁酸痛。只聽黃蓉又問：「爺爺見了他們麼？」傻姑道：「爺爺叫我陪客人吃飯，他自己走了。我不愛瞧那矮胖子，偷偷溜了出來，見爺爺坐在石頭後面向海裡張望，我也向海裡張望，看見一艘船遠遠開了過來，船裡坐的都是道士。」柯鎮噁心道：「當日我們得悉全真派大舉赴桃花島尋仇，搶在頭裡向黃藥師報訊，請他暫行避讓，由江南六怪向全真派說明原委。可是在島上始終沒見全真諸子到來，怎麼這傻姑又說有道士坐船而來？」

　　只聽黃蓉又問：「爺爺就怎樣？」傻姑道：「爺爺向我招手，叫我過去。我嚇了一跳，原來我溜了出來玩，他早就瞧見啦。我不敢過去，怕他打。他說我不打你，你過來。我就過去。他說他要坐船出海釣魚，叫我等那些道士上岸之後，領他們進去，和矮胖子他們六個人一起吃飯。我說我也要去釣魚。爺爺說不許我去釣，叫我領道士進屋去，他們認不得島上的路。」黃蓉道：「後來呢？」傻姑道：「後來爺爺就到大石頭後面去開船，我知道的，那些道士生得難看，爺爺不愛見他們。」黃蓉讚道：「是啊，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爺爺什麼時候再回來？」傻姑道：「什麼回來？他沒回來。」

　　柯鎮惡身子一震，只聽黃蓉問道：「你記得清楚麼？後來怎麼？」只聽她問話的聲音也微微發顫，顯是問到了重大的關節所在。傻姑道：「爺爺正要開船，忽然飛來了一對大鳥，就是你那對鳥兒啊。爺爺向鳥兒招手呼哨，這對鳥兒就飛了下來，鳥腳上還縛著什麼東西，那真好玩呢。我大叫：『爺爺，給我，給我！』……」說到這裡，當真大叫起來。楊康叱道：「別吵啦，大家要睡覺。」黃蓉道：「傻姑，你說下去好了。」傻姑道：「我輕輕的說。」果真放低了聲音說道：「爺爺不理我，在袍子上撕下一塊布來，縛在大鳥足上，把大鳥又放走了。」黃蓉嗯了一聲，自言自語：「爹爹要避開全真諸子，怪不得無暇去取金娃娃，但不知雌雕身上那枝短箭是誰射的？」問道：「誰射了鳥兒一箭？」傻姑道：「射箭？沒有啊。」說著呆呆出神。黃蓉道：「好，再說下去。」傻姑道：「爺爺見袍子撕壞了，就脫了下來，叫我回去給他拿過一件。等我拿來，爺爺卻不見啦，道士的船也不見啦，只有那件撕壞的袍子拋在地下。」

　　她說到這裡，黃蓉不再詢問，似在靜靜思索，過了半晌，才道：「他們去了哪裡呢？」傻姑道：「我瞧見的。我大叫爺爺，聽不到他答應，就跳到大樹頂上去張望，我見爺爺的小船在前面，道士的大船跟在後面，慢慢的就都開得不見了。我不愛去見那矮胖子，就在沙灘上踢石子玩，直到天黑，才領這爺爺和好兄弟回去。」黃蓉問道：「這爺爺，不是教你認字的那個爺爺罷？」傻姑嘻嘻笑了幾聲，說道：「這個爺爺好，不要我認字，還給我吃糕兒。」黃蓉道：「歐陽伯伯，你糕兒還有麼？再給她幾塊。」歐陽鋒乾笑道：「有啊！」柯鎮惡一顆心似乎要從腔子中跳躍而出：「原來歐陽鋒那日也在桃花島上。」猛聽得傻姑「啊喲」一聲叫，接著拍拍兩響，有人交手，又是躍起縱落之聲，只聽黃蓉叫道：「你想殺她滅口嗎？」歐陽鋒笑道：「這事瞞得了旁人，卻瞞不過你爹爹。我又何必殺這傻姑娘？你要問，痛痛快快的問個清楚罷。」但聽得傻姑哼哼唧唧的不住呻吟，卻再也說不出話來，想是被歐陽鋒打中了什麼所在。黃蓉道：「我就是不問，也早已猜到，只是要傻姑親口說出來罷了。」歐陽鋒笑道：「你這小丫頭也真鬼機伶，但你怎能猜到，倒說給我聽聽。」

　　黃蓉道：「我初時見了島上的情形，也道是爹爹殺了江南五怪。後來想到一事，才知決然不是。你想，我爹爹怎能讓這些臭男子的屍身留在我媽媽墓中陪她？又怎能從墓中出來之後不掩上墓門？」歐陽鋒伸手在大腿上一拍，叫道：「啊喲，這當真是我們疏忽了。康兒，是不是？」

　　柯鎮惡只聽得心膽欲裂，這時才悟到黃蓉原來早瞧出殺人兇手是歐陽鋒、楊康二人，她突然出去，原是捨了自己性命揭露真相，好為她爹爹洗清冤枉。她明知這一出去凶多吉少，是以要柯鎮惡將害死她之人去告知她爹爹。他又悲又悔，心道：「好姑娘，你只要跟我說明兇手是誰，也就是了，何必枉自送了性命？」轉念一想：「我飛天蝙蝠性兒何等暴躁，瞎了眼珠，卻將罪孽硬派在她父女身上。她縱然明說，我又豈肯相信？柯鎮惡啊柯鎮惡，你這殺千刀的賊廝鳥，臭瞎子，是你生生逼死這位好姑娘了！」

　　他自怨自艾，正想舉手猛打自己耳光，只聽歐陽鋒又道：「你怎麼又想到我身上？」黃蓉道：「想到你並不難，掌斃黃馬、手折秤桿，當世有這功力的寥寥無幾。不過初時我還當是別人。南希仁臨死時用手指在地下劃了幾個字，是『殺我者乃十』，第五個字沒寫完就斷了氣。我想你的姓名並非是『十』字開頭，只道是裘千仞的『裘』字。」

　　歐陽鋒呵呵大笑，說道：「南希仁這漢子倒也硬朗，竟然等得到見你。」黃蓉道：「我見他臨死時的情狀，必是中了怪毒，心想裘千仞練毒掌功夫，是以猜到了他的身上。」歐陽鋒笑道：「裘千仞武功了得，卻是在掌力不在掌毒。他掌上無毒，用毒物熬練手掌，不過是練掌力的法門，將毒氣逼將出來，掌力自然增強。那南希仁死時口中呼叫，說不出話，臉上卻露笑容，是也不是？」黃蓉道：「是啊，那是中了什麼毒？」歐陽鋒不答，又問：「他身子扭曲，在地下打滾，力氣卻大得異乎尋常，是也不是？」黃蓉道：「是啊。如此劇毒之物，我想天下捨鐵掌幫外，再也無人能有。」

　　黃蓉這話明著相激，歐陽鋒雖心知其意，仍是忍耐不住，勃然怒道：「人家叫我老毒物，難道是白叫的嗎？」蛇仗在地下重重一頓，喝道：「就是這杖上的蛇兒咬了他，是咬中了他的舌頭，是以他身上無傷，說不出話。」柯鎮惡聽得熱血直湧入腦，幾欲暈倒。黃蓉聽得神像後微有響動，急忙咳嗽數聲，掩蓋了下去，緩緩說道：「當時江南五怪給你盡數擊斃，逃掉的柯鎮惡又沒眼珠，以致到底是誰殺人都辨不清楚。」

　　柯鎮惡聽了此言，心中一凜：「她這話是點醒於我，叫我不可輕舉妄動，以免兩人一齊送命，死得不明不白。」卻聽歐陽鋒乾笑道：「這個臭瞎子能逃得出我的手掌？我是故意放他走的。」黃蓉道：「啊，是啦。你殺了五人，卻教他誤信是我爹爹殺的，讓他出去宣揚此事，好令天下英雄群起而攻我爹爹。」歐陽鋒笑道：「這倒不是我的主意，是康兒想出來的，是麼？」楊康又含含糊糊的應了聲。黃蓉道：「這當真是神機妙算，佩服佩服。」歐陽鋒道：「咱們可把話題岔開去啦。後來你怎麼又想到是我？」黃蓉道：「我想裘千仞曾在兩湖南路和我交手，雖說他也可趕在頭裡，先到桃花島，但要快過小紅馬，終究難能。我再想朱聰在信後寫的那句話，他叫大家防備，後面那個字沒寫完，只寫了三筆，一劃、一直，再是一劃連鉤，說是『東』字的起筆固然可以，是『西』字也何嘗不能？若非東邪，定是西毒了。這一點我在桃花島上早就想到，但當時尚有許多枝節想不明白。」歐陽鋒歎道：「我只道一切都做得天衣無縫，原來仍是留下了這許多線索。那骯髒書生見機倒快，我就沒瞧見他動筆寫字。」黃蓉道：「他號稱妙手書生，動手做什麼事自然不會讓你看破。我苦苦思索南希仁所寫的那個小『十』字，到底他想寫什麼字。只因我想這位小王爺武藝低微，決沒本事一舉殺了江南五怪，是以始終想不到是他。」楊康哼了一聲。黃蓉道：「那天我孤身一人留在桃花島上，迷迷糊糊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始終猜不透。我夢見了很多人，後來夢到穆家姊姊，夢見她在北京比武招親。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跳了起來，才知兇手原來是這位小王爺！」

　　楊康聽了她這幾句語音尖銳顫抖的話，不由得嚇出一身冷汗，強笑道：「難道是穆念慈托夢給你？」黃蓉道：「是啊，若不是這個夢，我怎會想到是你？你那隻翡翠小鞋呢？」楊康一怔，厲聲道：「你怎麼知道？又是穆念慈在夢中說的？」黃蓉冷笑道：「那何用說？你們二人將朱聰打死後，把我媽媽墓裡的珠寶放在他懷裡，好教旁人見了，只道他盜寶被我爹爹見到，因而喪生。這栽贓之計原本大妙，只是你忘了一節，朱聰的外號叫作妙手書生。」

　　歐陽鋒好奇心起，問道：「是妙手書生便又怎地？」黃蓉道：「哼，知道在他身上放寶，卻不知從他身上取寶。」歐陽鋒不解，問道：「什麼取寶？」黃蓉道：「朱聰武功雖不及你，但他在臨死之前施展妙手，在這位小王爺身上取了一物，握在手中，你們居然始終不覺。若非此物，我萬萬料想不到小王爺竟曾光降過桃花島。」

　　歐陽鋒笑道：「此事有趣得緊，這妙手書生倒也厲害，性命雖已不在，卻能留下話來。他取的那物，想必是什麼翡翠小鞋了。」黃蓉道：「不錯。媽媽墓中寶物，我自幼見熟，這翡翠小鞋卻從未見過。朱聰死後仍是牢牢握住，其中必有緣故。這小鞋正面鞋底有個『比』字，反面有個『招』字，我苦苦思索，總是猜想不透，那晚做夢，見到穆家姊姊在北京街頭賣藝，豎一面『比武招親』的錦旗，這一下教我豁然而悟，全盤想通了。」歐陽鋒笑道：「這鞋底的兩個字，原來尚有此香艷典故，哈哈，哈哈！」他笑得高興，柯鎮惡卻愈聽愈是忿怒，只是黃蓉如何想通，尚未全然明白。黃蓉料他不懂，當下明裡說給歐陽鋒聽，實則向他解釋：「那日穆姊姊在北京比武招親，小王爺下場大顯身手，我湊巧也趕上瞧這場熱鬧。比到後來，小王爺搶下了穆姊姊腳上一對繡鞋。這場比武是他勝了，說到招親，卻是糾葛甚多。」只因這場比武招親，日後生出許多事來。當時梁子翁、沙通天等固在旁目睹，此後完顏洪烈喪妻、楊康會見本生親父等等情由，亦均從此而起。眾人聽到此處，心中各生感慨。黃蓉道：「既然想到了此事，那就再也明白不過。小王爺與穆姊姊日後私訂終身，定情之物，最好自然是雕一雙玉鞋了。這雙玉鞋想來各執一隻，這一隻有『比、招』二字，那一隻鞋上定是『武、親』二字。小王爺，我猜得不錯罷？」楊康不答。黃蓉又道：「這個關節既然解開，其他更無疑難。韓寶駒身中九陰白骨爪身亡，世上練這武功的原只黑風雙煞，可是這兩人早已身故，旁人只道黑風雙煞的師父亦必精擅，豈知我爹爹固然從未練過《九陰真經》中的任何武功，而銅屍梅超風生前卻還收過一位高足。至於南希仁所寫的那個小小『十』字，自然是『楊』字的起筆，想不到郭靖那渾小子定要說是個『黃』字。」說到此處，不禁黯然。

　　歐陽鋒縱聲長笑，說道：「怪不得郭靖那小子在煙雨樓前要和你爹爹拚命。」黃蓉歎道：「你們的計策原本大妙，那渾小子悲怒之中更難明是非。我先前還道是你擒住了島上啞僕，逼著帶路，到今日才知是傻姑領你們進內。想必小王爺答應帶她回牛家村，傻姑喜歡之極，便對你們惟命是從。嗯，定是你們兩人埋伏在我媽媽墓內，命傻姑託言是我爹爹邀請，騙江南六怪進墓。歐陽伯伯攔在墓門，那江南六怪如何能再逃脫毒手？這是個甕中捉鱉之計啊。」柯鎮惡聽她所說，宛若親見，當日在墓室中斗逢強敵的情況，立時又在腦中出現，只聽黃蓉又道：「歐陽伯伯在海邊撿了我爹爹的長袍，穿戴起來，墓室之中本甚昏暗，六怪一上來就給傷了幾人，餘人危急之中哪裡還辨得出敵人是誰？是以南希仁親口對柯鎮惡言道，動手殺人的是我爹爹。朱聰與全金髮是歐陽伯伯所殺，韓寶駒是小王爺所殺，韓小瑩自刎而死，柯南二人卻逃出墓穴，在精舍之中又苦鬥一場。你們故意放柯鎮惡逃命，待得南希仁最後得悉兇手姓楊之時，已然身中劇毒了。」歐陽鋒歎道：「小丫頭也算得料事如神，此事機緣湊合，也是六怪命該如此。我與康兒前赴桃花島之時，倒不知六怪是在島上。」黃蓉道：「是啊，想江南六怪在江湖上名頭雖響，卻也只憑得俠義二字，若說到功夫武藝，如何在你歐陽伯伯眼裡。你們兩人這般大費周章，定是另有圖謀。」歐陽鋒笑道：「小丫頭聰明機伶，料來也瞞你不過。」

　　黃蓉道：「我猜上一猜，若是錯了，歐陽伯伯莫怪。我想你到島上之初，本盼全真諸子和我爹爹鬥得兩敗俱傷，你來個卞莊刺虎，一舉而滅了全真教和桃花島。哪知到得遲了一步，我爹爹和全真教道士都已離島他往。小王爺盤問傻姑，得知六怪卻在，嗯，於是你們兩位大顯身手殺了五怪，裝作是我爹爹所為，再將島上啞僕盡數殺死，毀屍滅跡，從此更無對證。日後事發，洪七公、段皇爺等豈能不與我爹爹為難？小王爺又怕我爹爹回桃花島後毀去你們留下的種種痕跡，是以故意放柯鎮惡逃生。這人眼睛瞎了，嘴裡舌頭卻沒爛掉。他真相瞧不見，胡言亂語卻是會說的。」

　　柯鎮惡聽了這番話，不由得又是悲憤，又是羞愧。只聽歐陽鋒歎道：「我真羨慕黃老邪生了個好女兒。諸般經過，委實曲折甚多，你卻一切猜得明明白白，有如親眼目睹一般。小女娃兒，你當真聰明得緊啊。」

## 第36回　大軍西征

　　黃蓉幽幽的道：「歐陽伯伯讚得我可太好了。現下郭靖中你之計，和我爹爹勢不兩立。等你明兒救了我爹爹，若是你侄兒尚在，唉，當日婚姻之約，難道不能舊事重提麼？」歐陽鋒心中一凜：「她忽提此事，是何用意？」

　　卻聽黃蓉說道：「傻姑，這個好兄弟待你好得很，是不是？」傻姑道：「是啊，他要帶我回家去。我不愛在那個島上玩。我要回家去。」黃蓉道：「你回家幹什麼？你家裡死過人，有鬼。」傻姑「啊」的一聲，驚道：「啊，我家裡有鬼，有鬼！我不回去啦。」黃蓉道：「那個人是誰殺的？」

　　傻姑道：「我見到的，是好兄弟……」只聽叮噹兩響，兩件暗器跌落在地。黃蓉笑道：「小王爺，你讓她說下去好了，又何必用暗器傷她？」楊康怒道：「這傻子胡說八道，什麼鬼話都說得出來。」黃蓉道：「傻姑，你說好啦，這位爺爺愛聽。」傻姑道：「不，好兄弟不許我說，我就不說。」楊康道：「是啊，快躺下睡覺，你再開口說一個字，我叫惡鬼來吃了你。」傻姑很是害怕，連聲答應：「噢，噢。」只聽得衣服悉索之聲，她已蒙頭睡倒。

　　黃蓉道：「傻姑，你不跟我說話解悶兒，我叫爺爺來領你去。」傻姑叫道：「我不去，我不去。」黃蓉道：「那麼你說，好兄弟在你家裡殺人，他殺了個什麼人？」

　　眾人聽她忽問楊康殺人之事，都覺甚是奇怪。楊康卻是心下怦怦亂跳，右手暗自運勁，心想這傻姑倘若當真要吐露他在牛家村的所作所為，縱然惹起歐陽鋒疑心，也只得以九陰白骨爪殺手將她斃於當場，又想：「我殺歐陽克時，只穆念慈、程瑤迦、陸冠英三人見得，難道消息終於洩漏了出去？嗯，多半這傻姑當時也瞧見了，只是我沒留意到她。」這時古廟中寂靜無聲，只待傻姑開口。柯鎮惡更是連大氣也不敢透。過了半晌，傻姑始終不說，只聽得鼾聲漸響，她竟是睡著了。楊康鬆了一口氣，但覺手心中全是冷汗，尋思：「這傻姑留著終是禍胎，必當想個什麼法兒除了她。」斜目瞧歐陽鋒時，見他閉目而坐，月光照著他半邊的臉，顯得神情漠然，似乎對適才的對答全未留意。眾人都道黃蓉信口胡說，傻姑既已睡著，此事當無下文，於是或臥或倚，漸入睡鄉。正朦朧間，忽聽傻姑大喊一聲，躍起身來，叫道：「彆扭我？好痛啊！」

　　黃蓉尖聲叫道：「鬼，鬼，斷了腿的鬼！傻姑，是你殺了那斷腿的公子爺，他來找你啦！」靜夜之中，這幾句話聽來當真令人寒毛直豎。傻姑叫道：「不，不是我殺的，是好兄弟殺……」一言未畢，呼、蓬、啊喲三聲連響，原來楊康突然躍起，伸手往傻姑天靈蓋上抓落，卻被黃蓉以打狗棒法甩了個觔斗。這一動手，殿上立時大亂，沙通天等將黃蓉團團圍住。

　　黃蓉只如不見，伸左手指著廟門，叫道：「斷腿的公子爺，你來，傻姑在這兒！」傻姑向廟門望去，黑沉沉的不見什麼，但她自幼怕鬼，忙扯住黃蓉的袖子，急道：「別來找我討命，是好兄弟用鐵槍頭殺的，我躲在廚房門後瞧見的……斷腿鬼，你，你別找我啊！」歐陽鋒萬料不到愛子竟是楊康所殺，但想別人能說謊，傻姑所言必定不假，悲怒之下，反而哈哈大笑，橫目向楊康道：「小王爺，我侄兒當真該死，殺得好啊，殺得好！」笑聲森寒，話聲淒厲，各人耳中嗡嗡作響，似有無數細針同時在耳內鑽刺一般，忍不住身子顫抖，牙齒相擊。只聽得群鴉亂噪，呀呀啞啞，夾著滿空羽翼振撲之聲，卻是塔頂千百頭烏鴉被歐陽鋒笑聲驚醒，都飛了起來。

　　楊康暗想此番我命休矣，雙目斜睨，欲尋逃路。完顏洪烈也是暗暗心驚，待鴉聲稍低，說道：「這女子瘋瘋癲癲，歐陽先生怎能信她的話？令侄是小王爺禮聘東來，小王父子倚重得緊，豈能無緣無故的傷他？」

　　歐陽鋒腳上微一用勁，人未站直，身子已陡然躍起，盤著雙膝輕輕落在傻姑身畔，左手抓住她的臂膀，喝道：「他幹麼要殺我侄兒？快說！」傻姑猛吃一驚，叫道：「不是我殺的，別捉我，別捉我。」她用力掙扎，但歐陽鋒手如鋼鉗，哪裡掙扎得脫，又驚又怕，不由得哭出聲來，大叫：「媽呀！」歐陽鋒連問數聲，只把傻姑嚇得哭也不敢哭了，只瞪著一雙眼睛發呆。黃蓉柔聲道：「傻姑別怕，這位爺爺要給糕子你吃。」這一語提醒了歐陽鋒，想到愈是強力威嚇，傻姑愈是不敢說，於是從懷中掏出一個作乾糧的冷饅頭來，塞在她手裡，左手又鬆開了她手臂，笑道：「是啊！給你吃糕！」傻姑抓住了饅頭，兀自驚懼，說道：「爺爺，你抓得我好痛，你別抓我。」歐陽鋒溫言道：「傻姑乖，傻姑聽話，爺爺不抓你了。」黃蓉道：「那天斷了腿的公子爺抱著一個姑娘，你說她長得標緻麼？」傻姑道：「標緻得很啊，她到哪裡去啦？」黃蓉道：「你知她是誰？你不知道的，是不是？」傻姑甚是得意，拍手笑道：「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她是好兄弟的老婆！」此言一出，歐陽鋒更無半點疑心，他素知自己的私生子生性風流，必是因調戲穆念慈起禍，只是歐陽克武功高強，雖然雙腿受傷，楊康也仍然遠不是他敵手，不知如何加害，當下轉頭向楊康道：「我侄兒不知好歹，冒犯了小王妃，真是罪該萬死了。」楊康道：「不……不……不是我殺的。」歐陽鋒厲聲喝問：「是誰殺的？」楊康只嚇得手腳麻軟，額頭全是冷汗，平時的聰明機變突然消失，竟說不出半句話來。黃蓉歎道：「歐陽伯伯，你不須怪小王爺狠心，也不須怪你侄兒風流，只怪你自己本領太高。」歐陽鋒奇道：「為什麼？」黃蓉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只是我在牛家村時，曾聽得一男一女在隔壁說話，心中好生不解。」歐陽鋒聽了這幾句渾沒來由的話，如墮五里霧中，連問：「什麼話？」黃蓉道：「我一字一句的說給你聽，決不增減一字，請你解給我聽。我沒見兩人的面，不知那男的是誰，也不知女的是誰。只聽得那男的說道：『我殺了歐陽克之事，若是傳揚出去，那還了得。』那女的道：『大丈夫敢作敢為，你既害怕，昨日就不該殺他。他叔父雖然厲害，咱們遠走高飛，他也未必能找得著。』」

　　歐陽鋒聽黃蓉說到這裡便住了口，接著道：「這女子說得不錯啊，那男的又怎麼說？」

　　他們二人一問一答，只把楊康聽得更是驚懼。這時月光從廟門中斜射進來，照在神像之前，楊康避開月光，悄悄走到黃蓉背後，但聽她道：「那男的說道：『妹子，我心中另有一個計較。他叔父武功蓋世，我是想拜他為師。我早有此意，只是他門中向來有個規矩，代代都是一脈單傳。此人一死，他叔父就能收我啦！』」黃蓉雖未說出那說話之人的姓名，但語言音調，將楊康的口吻學得維妙維肖。楊康自幼長於中部，母親包惜弱卻是臨安府人氏，是以語言兼混南北，黃蓉這麼一學，無人不知那人便是楊康。

　　歐陽鋒嘿嘿冷笑，一轉頭不見了楊康所在，忽聽拍的一響，又是「啊喲」一聲驚呼，只見楊康站在月光之下，右手鮮血淋漓，臉色慘白。原來楊康聽黃蓉揭破自己秘密，再也忍耐不住，猛地躍起，伸手爪疾往她頭頂抓下。黃蓉學著他腔調說話之時，料知他必來暗算，早有提防，她武功遠比楊康為高，聽得風聲，當即側頭避過，這一抓便落在她肩頭。楊康這一下「九陰白骨爪」用上了全力，五根手指全插在軟蝟甲的刺上，十指連心，痛得他險些立時昏暈。

　　旁人在黑暗中沒看明白，都道他中了暗算，只不知是黃蓉還是歐陽鋒所為。眾人忌憚歐陽鋒了得，個個不敢出聲。完顏洪烈上前扶住，問道：「康兒，怎麼啦？哪裡受了傷？」隨手拔出腰刀，遞在他的手裡，料想歐陽鋒決計不能善罷，只盼仗著人多勢眾，父子倆今晚能逃得性命。楊康忍痛道：「沒什麼。」剛接過腰刀，突然手一麻，嗆啷一響，那刀跌在地上，急忙彎腰去拾，說也奇怪，手臂僵直，已是不聽使喚。這一驚非同小可，左手在右手背上用力一捏，竟然絲毫沒有知覺。他抬頭望著黃蓉，叫道：「毒！毒！你用毒針傷我。」彭連虎等雖然礙著歐陽鋒，但想完顏洪烈是金國王爺，歐陽克的仇怨總能設法化解，眼見楊康神色惶急，當下或搶上慰問，或奔至黃蓉眼前，連叫：「快取解藥來救治小王爺。」卻都盡量離得歐陽鋒遠遠地。

　　黃蓉淡淡的道：「我軟蝟甲上沒毒，不必庸人自擾。這裡自有殺他之人，我又何必傷他？」

　　卻聽楊康忽然大叫：「我……我……我動不來啦！」但見他雙膝彎曲，身子慢慢垂下，口中發出似人似獸的荷荷之聲。黃蓉好生奇怪，一回頭見歐陽鋒臉上也有驚訝之色，再瞧楊康時，卻見他忽然滿面堆歡，裂嘴嘻笑，銀白色的月光映照之下，更顯得詭異無倫，心中突然一動，說道：「原來是歐陽伯伯下的毒手。」歐陽鋒奇道：「瞧他模樣，確是中了我怪蛇之毒，我原是要他嘗嘗這個滋味，小丫頭給我代勞，妙極妙極。只是這怪蛇天下唯我獨有，小丫頭又從何處得來？」黃蓉道：「我哪有怪蛇？這原是你下的毒，說不定你自己尚且不知。」歐陽鋒道：「這倒奇了。」黃蓉道：「歐陽伯伯，我記得你曾跟老頑童打過一次賭。你將怪蛇的毒液給一條鯊魚吃了，這魚中毒死後，第二條鯊魚吃它的肉，又會中毒，如此傳佈，可說得上流毒無窮，是也不是？」歐陽鋒笑道：「我的毒物若無特異之處，那『西毒』二字豈非浪得虛名？」黃蓉道：「是啊。南希仁是第一條鯊魚。」這時楊康勢如發瘋，只在地下打滾。梁子翁想要抱住他，卻哪裡抱持得住？歐陽鋒皺眉思索，仍是不解，說道：「願聞其詳。」黃蓉道：「嗯，你用怪蛇咬了南希仁，那日我在桃花島上與他相遇，給他打了一拳。這拳打在我的左肩，軟蝟甲的尖刺上留了他的毒血。我這軟蝟甲便是第二條鯊魚。適才小王爺出掌抓我，天網恢恢，正好抓在這些尖刺之上，南希仁的毒血進了他的血中。嘿嘿，他是第三條鯊魚。」眾人聽了這幾句話，心想歐陽鋒的怪蛇原來如此厲害，又想楊康設毒計害死江南五怪，到頭來卻沾上了南希仁的毒血，當真報應不爽，身上都感到一陣寒意。

　　完顏洪烈走到歐陽鋒面前，突然雙膝跪地，叫道：「歐陽先生，你救小兒一命，小王永感大德。」

　　歐陽鋒哈哈大笑，說道：「你兒子的性命是命，我侄兒的性命就不是命！」目光在彭連虎等人臉上緩緩橫掃過去，陰沉沉的道：「哪一位英雄不服，請站出來說話！」眾人不由得同時後退，哪敢開口？楊康忽從地上躍起，砰的一聲，發拳將梁子翁打了一個觔斗。完顏洪烈站起身來，叫道：「快扶小王爺去臨安，咱們趕請名醫給他治傷。」歐陽鋒笑道：「老毒物下的毒，天下有哪一個名醫治得？又有哪一個名醫不要性命，敢來壞我的事？」完顏洪烈不去理他，向手下的家將武師喝道：「還不快扶小王爺？」

　　楊康突然高高躍起，頭頂險些撞著橫樑，指著完顏洪烈叫道：「你又不是我爹爹，你害死我媽，又想來害我！」完顏洪烈急退幾步，腳下一個踉蹌。

　　沙通天道：「小王爺，你定定神。」走上前去拿他雙臂，哪知楊康右手反勾，擒住他的手腕，左手在他手臂上狠狠抓了一把。沙通天吃痛，急忙摔脫，呆了一呆，只覺手臂微微麻癢，不禁心膽俱裂。黃蓉冷冷的道：「第四條鯊魚。」彭連虎與沙通天素來交好，他又善使毒藥，知道沙通天也已中毒，危急中抽出腰刀，嗖的一聲，已將沙通天半條臂膀砍了下來。侯通海還未明白他的用意，大叫：「彭連虎，你敢傷我師哥？」和身撲上，要和他拚命。沙通天忍住疼痛，叫道：「傻子，快站住！彭大哥是為我好！」

　　此時楊康神智更加糊塗，指東打西，亂踢亂咬。眾人見了沙通天的情景，哪裡還敢逗留，發一聲喊，一擁出廟。這一陣大亂，又將塔上群鴉驚起，月光下只見廟前空地上鴉影飛舞，啞啞聲中混雜著楊康的嘶叫。

　　完顏洪烈跨出廟門，回過頭來，叫道：「康兒，康兒！」楊康眼中流淚，叫道：「父王，父王！」向他奔去。完顏洪烈大喜，伸出手臂，兩人抱在一起，說道：「孩子，你好些了？」月光下猛見楊康面目突變，張開了口，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咬將過來，完顏洪烈大駭，左手使勁推出。楊康力道全失，仰天摔倒，再也爬不起來。完顏洪烈不敢再看，急奔出廟，飛身上馬，眾家將前後簇擁，剎時間逃得影蹤不見。歐陽鋒與黃蓉瞧著楊康在地下打滾，各自轉著念頭，都不說話。過了一會，楊康全身一陣扭曲，就此不動。

　　歐陽鋒冷冷的道：「鬧了半夜，天也快亮啦。咱們瞧瞧你爹去。」黃蓉道：「這會兒爹爹已回桃花島了罷，有什麼好瞧的？」歐陽鋒一怔，冷笑道：「原來小丫頭這番言語全是騙人。」黃蓉道：「起初那些話自然是騙你。我爹爹是何等樣人，豈能給全真教的臭道士們困住了？我若不說《九陰真經》什麼的，諒你也不容我盤問傻姑。」

　　此時柯鎮惡對黃蓉又是佩服，又是憐惜，只盼她快些使個什麼妙計，脫身逃走，卻聽歐陽鋒道：「你的謊話中夾著三分真話，否則老毒物也不能輕易上當。好罷，你將你爹爹的譯文從頭至尾說給我聽，不許漏了半句。」黃蓉道：「要是我記不得呢？」歐陽鋒道：「最好你能記得。否則你這般美貌伶俐的一個小丫頭給我怪蛇咬上幾口，可就大煞風景了。」黃蓉從神像後躍出之時，原已存了必死之心，但這時親見楊康臨死的慘狀，不禁心驚膽戰，尋思：「即使我將一燈大師所授的經文說與他知曉，他仍是不能放過我，怎生想個法兒得脫此難？」一時彷徨無計，心想只有先跟他敷衍一陣再作打算，於是說道：「我見了原來的經文，或能譯解得出。你且一句句背來，讓我試試。」

　　歐陽鋒道：「這些嘰哩咕嚕的話，誰又背得了？你不用跟我胡混。」黃蓉聽他背誦不出，靈機一動，已有了計較，心道：「他既背不出，自然將經文當作性命。」當即說道：「好罷，你取出來讀。」歐陽鋒一意要聽她譯解，當下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裹，連接打開三層，這才取出郭靖所默寫的經文。黃蓉暗暗好笑：「靖哥哥胡寫一氣，這老毒物竟然當作至寶。」歐陽鋒晃亮火折，在神台上尋到半截殘燭點著了，照著經文念道：「忽不爾，肯星多得，斯根六補。」黃蓉道：「善用觀相，運作十二種息。」歐陽鋒大喜，又念：「吉爾文花思，哈虎。」黃蓉道：「能愈諸患，漸入神通。」歐陽鋒道：「取達別思吐，恩尼區。」黃蓉沉吟片刻，搖頭道：「錯了，你讀錯啦！」歐陽鋒道：「沒錯，確是這麼寫的。」黃蓉道：「那卻奇了，這句渾不可解。」左手支頤，假裝苦苦思索。歐陽鋒甚是焦急，凝視著她，只盼她快些想通。過了片刻，黃蓉道：「啊，是了，想是郭靖這傻小子寫錯了，給我瞧瞧。」歐陽鋒不虞有他，將經文遞了過去。黃蓉伸右手接著，左手拿過燭台，似是細看經文，驀地裡雙足急登，向後躍開丈餘，將那幾張紙放在離燭火半尺之處，叫道：「歐陽伯伯，這經文是假的，我燒去了罷。」

　　歐陽鋒大駭，忙道：「喂，喂，你幹什麼？快還我。」黃蓉笑道：「你要經文呢，還是要我性命？」歐陽鋒道：「要你性命作甚？快還我！」語音急迫，大異常時，作勢撲上搶奪。黃蓉將經文又移近燭火兩寸，說道：「站住了！你一動我就燒，只要燒去一個字，就要你終身懊悔。」歐陽鋒心想不錯，哼了一聲，說道：「我鬥不過你這鬼靈精，將經文放下，你走你的罷！」黃蓉道：「你是當代宗師，可不能食言。」歐陽鋒沉著臉道：「我說快將經文放下，你走你的路。」黃蓉知他是大有身份之人，雖然生性歹毒，卻不失信於人，當下將經文與燭台都放在地下，笑道：「歐陽伯伯，對不住啦。」提著打狗棒轉身便走。歐陽鋒竟不回頭，陡然躍起，反手出掌，蓬的一聲巨響，已將鐵槍王彥章的神像打去了半邊，喝道：「柯瞎子，滾出來。」黃蓉大吃一驚，回過頭來，只見柯鎮惡已從神像身後躍出，舞槍桿護住身前。黃蓉登時醒悟：「以老毒物的本領，柯大爺躲在神像背後，豈能瞞得了他？想來呼吸之聲早給他聽見了。只是他沒將柯大爺放在眼裡，是以一直隱忍不發。」當即縱身上前，竹棒微探，幫同守禦，向歐陽鋒道：「歐陽伯伯，我不走啦，你放他走。」柯鎮惡道：「不，蓉兒你走，你去找靖兒，叫他給我們六兄弟報仇。」黃蓉淒然道：「他若肯相信我的話，早就信了。柯大爺，你若不走，我和爹爹的冤屈終難得明。你對郭靖說，我並不怪他，叫他別難過。」柯鎮惡怎肯讓她捨命相救自己，兩人爭持不已。歐陽鋒焦躁起來，罵道：「小丫頭，我答應放你走，你又囉皂什麼？」黃蓉道：「我卻不愛走啦。歐陽伯伯，你把這惹厭的瞎子趕走，我好好陪你說話兒解悶。可別傷了他。」歐陽鋒心想：「你不走最好，這瞎子是死是活跟我有甚相干？」大踏步上前，伸手往柯鎮惡胸口抓去。柯鎮惡橫過槍桿，擋在胸前。歐陽鋒振臂一格，柯鎮惡雙臂發麻，胸口震得隱隱作痛，嗆啷一聲，鐵槍桿直飛起來，戳破屋瓦，穿頂而出。柯鎮惡急忙後躍，人在半空尚未落地，領口一緊，身子已被歐陽鋒提了起來。他久經大敵，雖處危境，心神不亂，左手微揚，兩枚毒菱往敵人面門釘去。歐陽鋒料不到他竟有這門敗中求勝的險招，相距既近，來勢又急，實是難以閃避，當即身子後仰，乘勢一甩，將柯鎮惡的身子從頭頂揮了出去。柯鎮惡從神像身後躍出時，面向廟門，被歐陽鋒這麼一拋，不由自主的穿門而出。這一擲勁力奇大，他身子反而搶在毒菱之前，兩枚毒菱飛過歐陽鋒頭頂，緊跟著要釘在柯鎮惡自己身上。黃蓉叫聲：「啊喲！」卻見柯鎮惡在空中身子稍側，伸右手將兩枚毒菱輕輕巧巧的接了過去，他這聽風辨形之術實已練至化境，竟似比有目之人還更看得清楚。歐陽鋒喝了聲彩，叫道：「真有你的，柯瞎子，饒你去罷。」柯鎮惡落下地來，猶是遲疑。黃蓉笑道：「柯大爺，歐陽鋒要拜我為師，學練《九陰真經》。你還不走，也想拜我為師麼？」柯鎮惡知她雖然說得輕鬆自在，可是處境其實十分險惡，站在廟前，只是不走。歐陽鋒抬頭望天，說道：「天已大明了，走罷！」拉著黃蓉的手，走出廟門。黃蓉叫道：「柯大爺，記著我在你手掌裡寫的字。」說到最後幾個字時，人已在數丈之外。柯鎮惡呆了良久，耳聽得烏鴉一群群的撲入古廟，啄食屍身，於是躍上屋頂，找到了鐵槍的槍桿。拄槍在廟頂呆立片刻，心想天地茫茫，我這瞎子更到何處去安身？忽聽得群鴉悲鳴，撲落落的不住從半空跌落，原來群鴉食了楊康屍身之肉，相繼中毒而死，不由得歎了一口長氣，縱下地來，綽槍北行。走到第三日上，忽聽空中雕唳，心想雙雕既然在此，只怕靖兒亦在左近，當下在曠野中縱聲大呼：「靖兒，靖兒！」過不多時，果聽馬蹄聲響，郭靖騎了小紅馬奔來。他與柯鎮惡在混戰中失散，此時見師父無恙，欣喜不已，不等馬停，便急躍下馬，奔上來抱住，連叫：「大師父！」

　　柯鎮惡左右開弓，打了他兩記耳光。郭靖不敢閃避，愕然放開了手。柯鎮惡左手繼續扑打郭靖，右手卻連打自己耳光。這一來郭靖更是驚訝，叫道：「大師父，你怎麼了？」柯鎮惡罵道：「你是小糊塗，我是老糊塗！」他連打了十幾下，這才住手，兩人面頰都已紅腫。柯鎮惡破口將郭靖與自己痛罵半天，才將古廟中的經歷一一說了出來。

　　郭靖又驚又喜，又痛又愧，心想：「原來真相如此，我當真是錯怪蓉兒了。」柯鎮惡喝道：「你說咱倆該不該死？」郭靖連聲稱是，又道：「是弟子該死。大師父眼睛不便，可怪不得你。」柯鎮惡怒道：「他媽的，我也該死！我眼睛瞎了，難道心裡也瞎了？」郭靖道：「咱們得趕緊想法子搭救蓉兒。」柯鎮惡道：「她爹呢？」郭靖道：「黃島主護送洪恩師到桃花島養傷去了。大師父，你說歐陽鋒把蓉兒帶到了哪裡？」柯鎮惡默然不語，過了一陣方道：「蓉兒給他捉了去，就算不死，也不知給他折磨成什麼樣子。靖兒，你快去救她，我是要自殺謝她的了。」郭靖驚叫：「不行！你千萬別這麼想。」只是他素知師父性情剛愎，不聽人言，說死就死，義無反顧，於是道：「大師父，你到桃花島去報訊，待見到黃島主，請他急速來援，弟子實在不是歐陽鋒的對手。」

　　柯鎮惡一想不錯，持槍便行。郭靖戀戀不捨，跟在後面。柯鎮惡橫槍打去，罵道：「還不快去！你不把我乖蓉兒好好救回，我要了你的小命。」郭靖只得止步，眼望著師父的背影在東邊桑樹叢中消失，實不知到哪裡去找黃蓉，思索良久，策馬攜雕，尋路到鐵槍廟來。只見廟前廟後儘是死鴉，殿上只餘一攤白骨殘屍。郭靖雖恨楊康戕害師父，但想他既已身死，怨仇一筆勾消，念著結義一場，撿起骸骨到廟後葬了，拜了幾拜，祝道：「楊兄弟，你若念我今日葬你之情，須當佑我找到蓉兒，以補你生前之過。」此後郭靖一路打聽，找尋黃蓉的蹤跡。這一找就是半年，秋去冬來，冬盡春回，他策紅馬，攜雙雕，到處探訪，問遍了丐幫、全真教，以及各地武林同道，黃蓉的音訊竟是半點俱無。想到這半年中黃蓉不知已受了多少苦楚，真是心如刀割，自是決心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她找到。他一赴燕京，二至汴梁，連完顏洪烈竟也不知去向。丐幫群丐聽得幫主有難，也是全幫出動尋訪。這一日郭靖來到歸雲莊，卻見莊子已燒成一片白地，不知陸乘風、陸冠英父子已遭到了什麼劫難。一日行至山東境內，但見沿途十室九空，路上行人紛紛逃難，都說蒙古與金兵交戰，金兵潰敗，退下來的殘兵姦淫擄掠，無所不為。郭靖行了三日，越向北行，越是瘡痍滿目，心想兵凶戰危，最苦的還是百姓。

　　這天來到濟水畔山谷中的一個村莊，正想借個地方飲馬做飯，突然前面喧嘩之聲大作，人喊馬嘶，數十名金兵衝進村來。兵士放火燒村，將眾百姓逼出屋來，見有年輕女子，一個個用繩縛了，其餘不問老幼，見人便砍。

　　郭靖見了大怒，縱馬上前，夾手將帶隊軍官手中大槍奪過，左手反掌揮出，正打在他太陽穴上。這些時日中他朝晚練功不輟，內力大進，這掌打去，那軍官登時雙睛突出而死。眾金兵齊聲呼喊，刀槍並舉，衝殺上來。小紅馬見遇戰陣，興高采烈，如飛般迎將上去。郭靖左手又奪過一柄大砍刀，右刺左砍，竟以左右互搏之術，大呼酣戰。

　　眾金兵見此人兇猛，敗軍之餘哪裡還有鬥志，轉過身來奔逃出村。突然迎面飄出一面大旗，煙霧中一小隊蒙古兵急衝而至。金兵給蒙古兵殺得嚇破了膽，不敢迎戰，仗著人多，回頭又鬥郭靖，只盼奪路而逃。

　　郭靖惱恨金兵殘害百姓，縱馬搶先出村，一人單騎，神威凜凜的守在山谷隘口。十餘名金兵奮勇衝上，被他接連戳死數人。餘眾不敢上前，進又不得，退又不能，亂成一團。蒙古兵見前面突然有人相助，倒也大出意料之外，一陣衝殺，將十幾名金兵盡數殲於村中。帶兵的百夫長正要詢問郭靖來歷，隊中一名什長識得郭靖，大叫：「金刀駙馬！」拜伏在地。百夫長聽得是大汗的駙馬爺，哪敢怠慢，急忙下馬行禮，命人快馬報了上去。

　　郭靖急傳號令，命蒙古兵急速撲滅村中各處火頭。眾百姓扶老攜幼，紛紛來謝。正亂間，村外蹄聲急響，無數軍馬湧至。眾百姓大驚，不由得面面相覷。只見一匹棗騮馬如風馳到，馬上一個少年將軍大叫：「郭靖安答在哪裡？」

　　郭靖見是拖雷，大喜叫道：「拖雷安答。」兩人奔近，抱在一起。雙雕識得拖雷，上前挨挨擦擦，也是十分親熱。拖雷命一名千夫長率兵追擊金兵，下令在山坡上支起帳篷，與郭靖互道別來情事。拖雷說起北國軍務，郭靖才知別來年餘，成吉思汗馬不停蹄的東征西伐，拓地無數。術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四王子、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四傑，都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現下拖雷與木華黎統兵攻打金國，出東數場大戰，將金兵打得潰不成軍。金國余兵集於潼關，閉關而守，不敢出山東迎戰。郭靖在拖雷軍中住了數日，快馬傳來急訊，成吉思汗召集諸王眾將，大會漠北。拖雷與木華黎不敢怠慢，將令旗交了副將，連夜北上。郭靖想念母親，當下與拖雷同行。不一日來到斡難河畔，極目遠望，無邊無際的大草原之上，營帳一座連著一座，成千成萬的戰馬奔躍嘶叫，成千成萬的矛頭耀日生輝。千萬座灰色的營帳之中，聳立著一座黃綢大帳，營帳頂子以黃金鑄成，帳前高高懸著一枝九旄大纛。郭靖策馬立在沙岡之上，望著這赫赫兵威，心想金帳威震大漠，君臨絕域，想像成吉思汗在金帳中傳出號令，快馬一匹接著一匹，將號令送到萬里外的王子和大將手中，於是號角鳴響，草原上烽火彌天，箭如蝗發，長刀閃動，煙塵中鐵蹄奔踐。他正想：「大汗要這許多土地百姓，不知有什麼用？」忽見塵頭起處，一隊騎兵馳來相迎。拖雷、木華黎、郭靖三人進金帳謁見大汗，但見諸王諸將都已群集在帳，排列兩旁。成吉思汗見三人到來，心中甚喜。拖雷與木華黎稟報了軍情。郭靖上前跪下請罪，說道：「大汗命我去割金國完顏洪烈的腦袋，但數次相見，都給他逃了，甘受大汗責罰。」成吉思汗笑道：「小鷹長大了，終有一天會抓到狐狸，我罰你作甚？你來得正好，我時時記著你。」當下與諸將共議伐金大計。木華黎進言：金國精兵堅守潼關，急切難下，上策莫如聯宋夾擊。成吉思汗道：「好，就是這麼辦。」當下命人修下書信，遣使南下。大會至晚間始散。

　　郭靖辭出金帳，暮色蒼茫中正要去母親帳中，突然間身後伸過一雙手掌，掩向他眼睛。以他此時武功，哪能讓人在身後偷襲，側身正要將來人推開，鼻中已聞到一股香氣，又見那人是個女子，急忙縮手，叫道：「華箏妹子！」只見華箏公主似笑非笑的站在當地。

　　兩人睽別經年，此番重逢，只見她身材更高了些，在勁風茂草之中長身玉立，更顯得英姿颯爽。郭靖又叫了一聲：「妹子！」華箏喜極而涕，叫道：「你果然回來啦！」郭靖見她真情流露，心中也甚感動。一時間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過了良久，華箏道：「去看你媽去。你活著回來，你猜是我歡喜多些呢，還是你媽歡喜多些？」郭靖道：「我媽定然歡喜萬分。」華箏嗔道：「難道我就不歡喜了？」蒙古人性子直率，心中想到什麼，口裡就說了出來。郭靖與南人相處年餘，多歷機巧，此時重回舊地，聽到華箏這般說話口氣，不禁深有親切之感。兩人手挽手的同到李萍帳中。郭靖母子相見，自有一番悲喜。又過數日，成吉思汗召見郭靖，說道：「你的所作所為，我都已聽拖雷說了。你這孩子守信重義，我很歡喜。再過數日，我給你和我女兒成親罷！」郭靖大吃一驚，心想：「蓉兒此時存亡未卜，我如何能背她與別人結親？」但見成吉思汗儀容威嚴，滿心雖想抗命，卻是期期艾艾，半句話也說不出來。成吉思汗素知他樸實，只道他歡喜得傻了，當下賞了他一千戶奴隸，一百斤黃金，五百頭牛，二千頭羊，命他自去籌辦成親。華箏是成吉思汗的嫡生幼女，自小得父王鍾愛。此時蒙古國勢隆盛，成吉思汗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各族諸汗聽得大汗嫁女，自是紛紛來賀，珍貴禮物堆滿了數十座營帳。華箏公主喜上眉梢，郭靖卻是滿腹煩惱，一臉愁容。眼見喜期已在不遠，郭靖垂頭喪氣，不知如何是好。李萍見兒子神色有異，這天晚上在帳中問起。郭靖當下將黃蓉的種種情由，從頭細說了一遍。李萍聽了，半晌做聲不得。郭靖道：「媽，孩兒為難之際，不知該怎麼辦才是？」李萍道：「大汗對我們恩深義重，豈能相負？但那蓉兒，那蓉兒，唉，我雖未見過她，想來也是萬般的惹人愛憐。」郭靖忽道：「媽，若是我爹爹遇上此事，他該怎地？」李萍不料他突然有此怪問，呆了半晌，想起丈夫生平的性情，當即昂然說道：「你爹爹一生甘願自己受苦，決不肯有半點負人。」郭靖站起身來，凜然道：「孩兒雖未見過爹爹，但該學爹爹為人。若是蓉兒平安，孩兒當守舊約，與華箏公主成親。倘若蓉兒有甚不測，孩兒是終身不娶的了。」

　　李萍心想：「當真如此，我郭氏宗嗣豈非由你而絕？但這孩子性兒與他爹爹一般，最是執拗不過，既經拿定了主意，旁人多說也是無用。」於是問道：「你如何去稟告大汗？」郭靖道：「我跟大汗也是說這幾句話。」李萍有心要成全兒子之義，說道：「好，此地也不能再留，你去謝過大汗，咱娘兒倆即日南歸。」郭靖點頭稱是。母子倆當晚收拾行李，除了隨身衣物和些少銀兩，其餘大汗所賜，盡數封在帳中。

　　郭靖收拾已畢，道：「我去別過公主。」李萍躊躇道：「這話如何說得出口？你悄悄走了就是，免她傷心。」郭靖道：「不，我要親口對她說。」出了營帳，逕往華箏所住的帳中而來。華箏公主與母親住在一個營帳之中，這幾日喜氣洋洋的正忙於籌辦婚事，忽聽郭靖在帳外叫喚，臉上一紅，叫了聲：「媽！」她母親笑道：「沒多幾天就成親啦，連一日不見也不成。好罷，你會會他去。」華箏微笑著出來，低聲叫道：「郭靖哥哥。」郭靖道：「妹子，我有話跟你說。」引著她向西走去。兩人走了數里，離大營遠了，這才在草地上坐下。華箏挨著郭靖身子，低聲道：「靖哥哥，我也正有話要跟你說。」郭靖微微一驚，道：「啊，你都知道了？」心想她知道了倒好，否則真不知如何啟齒。華箏道：「知道什麼？我是要跟你說，我不是大汗的女兒。」郭靖奇道：「什麼？」

　　華箏抬頭望著天邊初升的眉月，緩緩道：「我跟你成親之後，我就忘了是成吉思汗的女兒，我只是郭靖的妻子。你要打我罵我，你儘管打罵。別為了想到我爹爹是大汗，你就委屈了自己。」郭靖胸口一酸，熱血上湧，道：「妹子，你待我真好，只可惜我配不上你。」華箏道：「什麼配不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除了我爹爹，誰也及不上你。我的四位哥哥，連你的一半也沒有。」郭靖呆了半晌，自己明日一早就要離開蒙古南歸的事，這當兒再也說不出口。

　　華箏又道：「這幾天我真是高興啦。想到那時候我聽說你死了，真恨不得自己也死了方好。多虧拖雷哥哥從我手裡奪去了刀子，不然這會兒我怎麼還能嫁給你呢？郭靖哥哥，我若是不能做你妻子，我寧可不活著。」郭靖心想：「蓉兒不會跟我說這些話，不過兩人對我都是很好很好的。」想到黃蓉，不禁長長歎了口氣。華箏奇道：「咦，你為什麼歎氣？」郭靖遲疑道：「沒什麼。」華箏道：「嗯，我大哥二哥不喜歡你，三哥四哥卻同你好。我在爹爹面前，就老說大哥二哥不好，說三哥四哥好，你不用愁。」郭靖道：「為什麼？」華箏很是得意，道：「我聽媽媽說，爹爹年紀老了，這些時在想立汗太子，你猜會立誰？」郭靖道：「自然是你大哥術赤了。他年紀最長，功勞又最大。」華箏搖頭道：「我猜不會立大哥，多半是三哥，再不然就是四哥。」郭靖知道成吉思汗的長子術赤精明能幹，二子察合台勇悍善戰，兩人互不相下，素來爭競極烈。三子窩闊台卻好飲愛獵，性情寬厚，他知將來父王死後，繼承大汗位子的不是大哥就是二哥，而父王在四個兒子之中，最寵愛的卻是幼弟拖雷，這大汗之位決計落不到自己身上，因此一向與人無爭，三個兄弟都跟他好。郭靖聽了華箏這話，難以相信，道：「難道憑你幾句話，大汗就換立了汗太子？」華箏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瞎猜。不過就算大哥還是二哥將來做大汗，你也不用擔心。他們若是難為你，我跟他們動刀子拚命。」華箏自幼得成吉思汗寵愛，四個哥哥向來都讓她三分。郭靖知她說得出做得到，微微一笑，道：「那也不必。」華箏道：「是啊，哥哥們若是待咱們不好，咱倆就一起回南去。」郭靖衝口說出：「我正要跟你說，我要回南去。」

　　華箏一呆，道：「就只怕爹爹媽媽捨不得我。」郭靖道：「是我一個人……」華箏道：「嗯，我永遠聽你的話。你說回南，我總是跟你走。爹媽要是不許，咱們偷偷的走。」郭靖再也忍耐不住，跳起身來，叫道：「是我和媽媽兩個人回南邊去。」此言一出，一個站著，一個坐著，四目交視，突然都似泥塑木雕一般，華箏滿臉迷惘，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郭靖道：「妹子，我對不起你！我不能跟你成親。」華箏急道：「我做錯了什麼事嗎？你怪我沒為你自殺，是不是？」郭靖叫道：「不，不，不是你不好。我不知道是誰錯了，想來想去，定然是我錯了。」當下將黃蓉與他之間的根由一事不隱的說了。待說到黃蓉被歐陽鋒擒去、自己尋她大半年不見諸般經過，華箏聽他說得動情，也不禁掉下淚來。郭靖道：「妹子，你忘了我罷，我非去找她不可。」華箏道：「你找到她之後，還來瞧我不瞧？」郭靖道：「若是她平安無恙，我定然北歸。若是你不嫌棄我，仍然要我，我就跟你成親，決無反悔。」華箏緩緩的道：「你不用這麼說，你知道我是永遠想嫁給你的。你去找她罷，找十年，找二十年，只要我活著，我總是在這草原上等你。」郭靖心情激動，說道：「是的，找十年，找二十年，我總是要去找她。找十年，找二十年，我總時時刻刻記得你在這草原上等我。」華箏躍起身來，投入他的懷裡，放聲大哭。郭靖輕輕抱著她，眼圈兒也自紅了。兩人相偎相倚，更不說話，均知事已如此，若再多言，徒惹傷心。

　　過了良久，只見四乘馬自西急奔而來，掠過兩人身旁，直向金帳馳去。一匹馬馳到離金帳數十丈時忽然撲地倒了，再也站不起來，顯是奔得筋疲力盡，脫力倒斃。乘者從地下翻身躍起，對地下死馬一眼也沒看，毫不停留的向金帳狂奔。只過得片刻，金帳中奔出十名號手，分站東南西北四方，嗚嗚嗚的吹了起來。郭靖知道這是成吉思汗召集諸將最緊急的號令，任他是王子愛將，若是大汗屈了十個手指還不趕到，立時斬首，決不寬赦，當即叫道：「大汗點將！」不及跟華箏多說，疾向金帳奔去，只聽得四方八面馬蹄急響。

　　郭靖奔到帳裡，成吉思汗剛屈到第三個手指，待他屈到第八根手指，所有王子大將全已到齊，只聽他大聲叫道：「那狗王摩訶末有這般快捷的王子麼？有這麼英勇的將軍麼？」諸王眾將齊聲叫道：「他沒有。」成吉思汗捶胸叫道：「你們瞧，這是我派到花剌子模去的使者的衛兵，那狗王摩訶末把我忠心的僕人怎麼了？」諸將順著大汗的手指瞧去，只見幾名蒙古人個個面目青腫，鬍子被燒得精光。鬍子是蒙古武士的尊嚴，只要被人一碰都是莫大侮辱，何況燒光？諸將見到，都大聲怒叫起來。成吉思汗叫道：「花剌子模雖然國大兵多，咱們難道便害怕了？咱們為了一心攻打金狗，才對他萬分容讓。術赤我兒，你跟大夥兒說，摩訶末那狗王怎生對付咱們了。」術赤走上一步，大聲道：「那年父王命孩兒征討該死的蔑兒乞惕人，得勝班師。那摩訶末狗王派了大軍，也來攻打蔑兒乞惕人。兩軍相通，孩兒命使者前去通好，說道父王願與花剌子模交朋友。那紅鬍子狗王卻道：『成吉思汗雖命你們不打我，真主卻命我打你們。』一場惡戰，咱們打了勝仗，但因敵人十倍於我，咱們半夜裡悄悄的退了兵。」

　　博爾忽說道：「雖然如此，大汗對這狗王仍是禮敬有加。咱們派去商隊，但貨物被狗王搶了，商人被狗王殺了。這次派使者去修好，那狗王聽了金狗王子完顏洪烈的唆使，把大汗的忠勇使者殺了，將使者的衛兵殺了一半，另一半燒了鬍子趕回來。」郭靖聽到完顏洪烈的名字，心中一凜，問道：「完顏洪烈在花剌子模麼？」一個被燒了鬍子的使者護衛道：「我認得他，他就坐在狗王的旁邊，不住跟狗王低聲說話。」成吉思汗叫道：「金狗聯了花剌子模，要兩邊夾擊我們，咱們害怕了麼？」眾將齊聲叫道：「咱們大汗天下無敵。你領我們去打花剌子模，去攻破他們的城池，燒光他們的房屋，殺光他們的男人，擄走他們的女人牲口！」成吉思汗叫道：「要捉住摩訶末，要捉住完顏洪烈。」眾將齊聲吶喊，帳幕中的燭火被喊聲震得搖晃不已。成吉思汗拔出佩刀，在面前虛砍一刀，奔出帳去，躍上馬背。諸將蜂湧出帳，上馬跟在後面。成吉思汗縱馬奔了數里，馳上一個山岡。諸將知他要獨自沉思，都留在岡下，繞著山岡圍成圈子。成吉思汗見郭靖在旁不遠，叫道：「孩子，你來。」郭靖馳馬上岡。成吉思汗望著草原上軍營中繁星般的火堆，揚鞭道：「孩子，那日咱們給桑昆和札木合圍在山上，我跟你說過幾句說，你還記得麼？」郭靖道：「記得。大汗說，咱們蒙古人有這麼多好漢，只要大家不再自相殘殺，聯在一起，咱們能叫全世界都做蒙古人的牧場。」成吉思汗揮動馬鞭，吧的一聲，在空中擊了一鞭，叫道：「不錯，現今蒙古人聯在一起了，咱們捉那完顏洪烈去。」郭靖本已決定次日南歸，忽然遇上此事，殺父之仇如何不報，又想起自己母子受大汗厚遇，正好為他出力，以報恩德，當下叫道：「咱們這次定要捉住完顏洪烈這狗賊。」成吉思汗道：「那花剌子模號稱有精兵百萬，我瞧六七十萬總是有的。咱們卻只有二十萬兵，還得留下幾萬打金狗。十五萬人敵他七十萬，你說能勝麼？」郭靖於戰陣攻伐之事全然不懂，但年少氣盛，向來不避艱難，聽大汗如此相詢，昂然說道：「能勝！」成吉思汗叫道：「定然能勝。那天我說過要當你是親生兒子一般相待，鐵木真說過的話，從來不會忘記。你隨我西征，捉了摩訶末和完顏洪烈，再回來和我女兒成親。」此言正合郭靖心意，當即連聲答應。成吉思汗縱馬下岡，叫道：「點兵！」親兵吹起號角，成吉思汗急馳而回。沿途只見人影閃動，戰馬奔騰，卻不聞半點人聲。待他到得金帳之前，三個萬人隊早已整整齊齊的列在草原上，明月映照一排排長刀，遍野閃耀銀光。成吉思汗進入金帳，召來書記，命他修寫戰書。那書記在一大張羊皮紙上寫了長長一大篇，跪在地下朗誦給大汗聽：「上天立朕為各族大汗，拓地萬里，滅國無數，自古德業之隆，未有如朕者。朕雷霆一擊，汝能當乎？汝國祚存亡，決於今日，務須三思，若不輸誠納款，行見蒙古大軍……」成吉思汗越聽越怒，飛起一腳，將那白鬍子書記踢了個觔斗，罵道：「你跟誰寫信？成吉思汗跟這狗王用得著這麼囉唆？」提起馬鞭，夾頭夾腦劈了他十幾鞭，叫道：「你聽著，我怎麼念，你就怎麼寫。」那書記戰戰兢兢的爬起來，換了一張羊皮紙，跪在地下，望著大汗的口唇。

　　成吉思汗從揭開著的帳門望出去，向著帳外三萬精騎出了一會神，低沉著聲音道：「這麼寫，只要六個字。」頓了一頓，大聲道：「你要戰，便作戰！」

　　那書記吃了一驚，心想這牒文太也不成體統，但頭臉上吃了這許多鞭子，兀自熱辣辣的作痛，如何敢多說一句，當下依言在牒文上大大的寫了這六個字。成吉思汗道：「蓋上金印，即速送去。」木華黎上來蓋了印，派一名千夫長領兵送去。諸將得悉大汗牒文中只寫了這六個字，都是意氣奮揚，耳聽得信使的蹄聲在草原上逐漸遠去，突然不約而同的叫道：「你要戰，便作戰！」帳外三萬兵士跟聲呼叫：「呵呼，呵呼！」這是蒙古騎兵衝鋒接戰時慣常的吶喊。戰馬聽到主人呼喊，跟著嘶鳴起來。剎時間草原上聲震天地，似乎正經歷著一場大戰。成吉思汗遣退諸將士兵，獨自坐在黃金椅上出神。這張椅子是攻破金國中都時搶來的，椅背上鑄著盤龍搶珠，兩個把手上各雕有一隻猛虎，原是金國皇帝的寶座。成吉思汗支頤沉思，想到自己多苦多難的年輕日子，想到母親、妻子、四個兒子和愛女，想到無數美麗的妃子，想到百戰百勝的軍隊，無邊無際的帝國，以及即將面臨的強敵。

　　他年紀雖老，耳朵卻仍是極為靈敏，忽聽得遠處一匹戰馬悲鳴了幾聲，突無聲息。他知道是一匹老馬患了不治之症，主人不忍它纏綿痛苦，一刀殺了。他突然想起：「我年紀也老了，這次出征，能活著回來嗎？要是我在戰場上送命，四個兒子爭做大汗，豈不吵得天翻地覆？唉，難道我就不能始終不死麼？」任你是戰無不勝、無所畏懼的大英雄，待得精力漸衰，想到這個「死」字，心中總也不禁有慄慄之感。他想：「聽說南邊有一班人叫做『道士』，能教人成仙，長生不老，到底是不是真的？」手掌擊了兩下，召來一名箭筒衛士，命傳郭靖入帳。須臾郭靖到來，成吉思汗問起此事。郭靖道：「長生成仙，孩兒不知真假，若說練氣吐納，延年益壽，那確是有的。」成吉思汗大喜，說道：「你識得有這等人麼？快去找一個來見我。」郭靖道：「這等有道之士，隨便徵召，他是決計不來的。」成吉思汗道：「不錯，我派一個大官，去禮聘他北來。你說該去請誰？」郭靖心想：「天下玄門正宗，自是全真派。全真六子中丘道長武功最高，又最喜事，或許請得他動。」當下說了長春子丘處機的名字。成吉思汗大喜，當即召書記進來，將情由說了，命他草詔。那書記適才吃了他一頓打，想了良久，寫詔道：「朕有事，便即來。」學著大汗的體裁，詔書上也只有六字，自以為這一次定然稱旨。哪知成吉思汗一聽大怒，揮鞭又打，罵道：「我跟狗王這生說，對有道之士也是這生說麼？要寫長的，寫得謙恭有禮。」那書記伏在地下，草詔道：「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局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如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之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缺。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徑，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那書記寫到這裡，抬頭問道：「夠長了麼？」成吉思汗笑道：「這麼一大橛，夠啦。你再寫我派漢人大官劉仲祿去迎接他，請他一定要來。」那書記又寫道：「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眾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成吉思汗道：「好，就是這樣。」賞了那書記五兩黃金，又命郭靖親筆寫了一信，務懇丘處機就道，即日派劉仲祿奉詔南行。

　　（按：成吉思汗征請丘處機之詔書，系根據史書所載原文。）

　　次日，成吉思汗大會諸將，計議西征，會中封郭靖為「那顏」，命他統率一個萬人隊。「那顏」是蒙古最高的官銜，非親貴大將，不能當此稱號。

　　此時郭靖武功大進，但說到行軍打仗，卻是毫不通曉，只得向哲別、速不台等大將請教。但他資質本就魯鈍，戰陣之事又是變化多端，一時三刻之間哪能學會？眼見眾大將點兵備糧，選馬揀械，人人忙碌。十五萬大軍西征，遠涉苦寒不毛之地，這番籌劃的功夫卻也非同小可。此等事務他全不通曉，只得吩咐手下十名千夫長分頭辦理。哲別與拖雷二人又時時提示指點。過得月餘，越想越是不妥，自知拙於用智使計，攻打敵軍百萬之師，降龍十八掌與《九陰真經》可全然用不上，只要一個號令不善，立時敗軍覆師，不但損折成吉思汗威名，而且枉自送了這一萬人的性命。這一日正想去向大汗辭官，甘願做個小兵，臨敵之際只單騎陷陣殺將便是，忽然親兵報道，帳外有一千多名漢人求見。

　　郭靖大喜，心道：「丘道長來得好快。」急忙迎出帳去，只見草原上站著一群人，都是化子裝束，心中一怔。三個人搶上來躬身行禮，原來是丐幫的魯有腳與簡、梁兩個長老。郭靖急問：「你們得知了黃蓉姑娘的訊息麼？」魯有腳道：「小人等到處訪尋，未得幫主音訊，聽說官人領軍西征，特來相助。」郭靖大為奇怪，問道：「你們怎地得知？」魯有腳道：「大汗派人去徵召丘處機丘道長，我幫自全真教處得獲官人消息。」郭靖呆了半晌，望著南邊天上悠悠白雲，心想：「丐幫幫眾遍於天下，連他們也不知蓉兒下落，只怕是凶多吉少。」言念及此，眼圈兒不禁紅了，當下命親兵安頓了幫眾，自去稟報大汗。成吉思汗道：「好，都編在你麾下就是。」郭靖說起辭官之事，成吉思汗怒道：「是誰生下來就會打仗的？不會嘛，打得幾仗也就會了。你從小跟著我長大，怕什麼帶兵打仗？成吉思汗的女婿豈有不會打仗的？」

　　郭靖不敢再說，回到帳中，只是煩惱。魯有腳問知此事，勸慰了幾句。到了傍晚，魯有腳進帳說道：「早知如此，小人從南邊帶部《孫子兵法》，或是《太公韜略》來，那就好了。」這一言提醒了郭靖，猛然想起自己身邊有一部《武穆遺書》，此是軍陣要訣，怎地忘了？當即從衣囊中取將出來，挑燈夜讀，直讀到次日午間，方始微有倦意。

　　這書中諸凡定謀、審事、攻伐、守禦、練卒、使將、佈陣、野戰，以及動靜安危之勢，用正出奇之道，無不詳加闡述。當日郭靖在沅江舟中匆匆翻閱，全未留心，此刻當用之際，只覺無一非至理名言。

　　書中有些處所看不明白，便將魯有腳請來，向他請教。魯有腳道：「小人一時不明，待下去想想。」他只出帳片刻，立刻回來解釋得清清楚楚。郭靖大喜，繼續向他請教。但說也奇怪，魯有腳當面總是回答不出，只要出去思索一會，便即心思機敏，疑難立解。郭靖初時也不在意，但一連數日，每次均是如此，不禁奇怪起來。

　　這日晚間，郭靖拿書上一字問他。魯有腳只說記不起了，須得出去想想。郭靖心道：「書上疑難，你慢侵的想也就罷了。一個字若是不識，豈難道想想就會識得的？」他雖身為大將，究屬年輕，童心猶盛，等魯有腳一出帳，立即從帳後鑽了出去，伏在草長之中，要瞧他到底鬧的是什麼玄虛。只見他匆匆走進一個小小營帳，不久便即回出。郭靖急忙回帳。魯有腳跟著進來，說道：「小人想著了。」接著說了那字的音義。郭靖笑道：「魯長老，你既另有師傅，何不請來見我？」魯有腳一怔，說道：「沒有啊。」郭靖握了他手掌，笑道：「咱們出去瞧瞧。」說著拉了他出帳，向那小帳走去。小帳前有兩名丐幫的幫眾守著，見郭靖走來，同時咳嗽了一聲。郭靖聽到咳聲，忙撇下魯有腳，急步往小帳奔去。一掀開帳幕，只見後帳來回抖動，顯是剛才有人出去。郭靖搶步上前，掀開後帳，但見一片長草，卻無人影，不禁呆在當地，做聲不得。郭靖回身向魯有腳詢問，他說這營帳是他的居所，並無旁人在內。郭靖不得要領，再問他《武穆遺書》上的疑難，魯有腳卻直到第二日上方始回復。郭靖心知這帳中人對己並無惡意，只是不願相見，料來必是江湖上的一位高人，也就不便強人所難，當下將這事擱在一邊。

　　他晚上研讀兵書，日間就依書上之法操練士卒。蒙古騎兵素習野戰，對這列陣為戰之法深感不慣，但主帥有令，不敢違背，只得依法操練。又過月餘，成吉思汗兵糧俱備，而郭靖所統的萬人隊，也已將天復、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個陣勢演習純熟。這八陣原為諸葛亮依據古法而創，傳到岳飛手裡，又加多了若干變化。岳飛少年時只喜野戰，上司宗澤說道：「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佈陣之法。岳飛說道：「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澤對他的話也頗為首肯。但岳飛後來征伐既多，也知執泥舊法固然不可，但以陣法教將練卒，再施之於戰場，亦大有制勝克敵之功。這番經過也都記在《武穆遺書》之中。這日天高氣爽，長空萬里，一碧如洗。蒙古十五個萬人隊一列列的排在大草原之上。成吉思汗祭過天地，誓師出征，對諸王諸將道：「石頭無皮，人命有盡。我頭髮鬍子都白了，這次出征，未必能活著回來。我的妃子也於昨晚跟我提起，我想著不錯，今日我要立一個兒子，在我死後高舉我的大纛。」開國諸將隨著成吉思汗東征西討，到這時身經百戰，盡已白髮蒼蒼，聽到大汗忽要立後，都不禁又驚又喜，一齊望著他的臉，靜候他說出繼承者的名字。

　　成吉思汗道：「術赤，你是我的長子，你說我該當立誰？」術赤心裡一跳，他精明幹練，立功最多，又是長子，向來便以為父王死後自然由他繼位，這時大汗忽然相問，卻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性如烈火，與大哥向來不睦，聽父王問他，叫了起來：「要術赤說話，要派他作甚？我們能讓這蔑兒乞惕的雜種管轄麼？」原來成吉思汗初起時兵力微弱，妻子曾被仇敵蔑兒乞惕人擄去，數年後待得奪回，已然生了術赤，只是成吉思汗並不以此為嫌，對術赤自來視作親子。術赤聽兄弟如此辱罵，哪裡忍耐得住，撲上前去，抓住察合台胸口衣襟，叫道：「父王並不將我當作外人，你卻如此辱我！你有什麼本事強過我？你只是暴躁傲慢而已。咱倆這就出去比個輸贏。要是我射箭輸給你，我將大姆指割掉。要是我比武輸給你，我就倒在地上永遠不起來！」轉頭向成吉思汗道：「請父王降旨！」兩兄弟互扭衣襟，當場就要拚鬥。眾將紛紛上前勸解，博爾術拉住術赤的手，木華黎拉著察合台的手。成吉思汗想起少年之時數為仇敵所窘，連妻子也不能保，以致引起今日紛爭，不禁默然。眾將都責備察合台不該提起往事，傷了父母之心。成吉思汗道：「兩人都放手。術赤是我長子，我向來愛他重他，以後誰也不許再說。」察合台放開了術赤，說道：「術赤的本事高強，誰都知道。但他不及三弟窩闊台仁慈，我推舉窩闊台。」成吉思汗道：「術赤，你怎麼說？」術赤見此情形，心知汗位無望，他與三弟向來和好，又知他為人仁愛，日後不會相害，於是道：「很好，我也推舉窩闊台。」四王子拖雷更無異言。窩闊台推辭不就。成吉思汗道：「你不用推讓，打仗你不如你大哥二哥，但你待人親厚，將來做了大汗，諸王諸將不會自相紛爭殘殺。咱們蒙古人只要自己不打自己，天下無敵，還有什麼好擔心的？」當日成吉思汗大宴諸將，慶祝新立太子。

　　眾將士直飲至深夜方散。郭靖回營時已微有酒意，正要解衣安寢，一名親兵突然匆匆進帳，報道：「駙馬爺，不好啦，大王子、二王子喝醉了酒，各自帶了兵廝殺去啦。」郭靖吃了一驚，道：「快報大汗。」那親兵道：「大汗醉了，叫不醒他。」郭靖知道術赤和察合台各有親信，麾下都是精兵猛將，若是相互廝殺起來，蒙古軍力非大傷元氣不可，但日間兩人在大汗之前尚且毆鬥，此時又各醉了，自己去勸，如何拆解得開。一時彷徨無計，在帳中走來走去，以手擊額，自言自語：「若是蓉兒在此，必能教我一個計策。」只聽得遠處吶喊聲起，兩軍就要對殺，郭靖更是焦急，忽見魯有腳奔進帳來，遞上一張紙條，上寫：「以蛇蟠陣阻隔兩軍，用虎翼陣圍擒不服者。」這些日子來，郭靖已將一部《武穆遺書》讀得滾瓜爛熟，陡然間見了這兩行字，頓時醒悟，叫道：「怎地我如此愚拙，竟然計不及此，讀了兵書何用？」當即命軍中傳下令去。蒙古軍令嚴整，眾將士雖已多半飲醉，但一聞號令，立即被甲上馬，片刻之間，已整整齊齊的列成陣勢。

　　郭靖令中軍點鼓三通，號角聲響，前陣發喊，向東北方衝去。馳出數里，哨探報道，大王子和二王子的親軍兩陣對圓，已在廝殺，只聽呵呼、呵呼之聲已然響起。郭靖心中焦急：「只怕我來遲了一步，這場大禍終於阻止不了。」忙揮手發令，萬人隊的右後天軸三隊衝上前去，右後地軸三隊列後為尾，右後天沖，右後地沖，西北風，東北風各隊居右列陣，左軍相應各隊居左，隨著郭靖軍中大纛，布成蛇蟠之陣，向前猛衝過去。術赤與察合台屬下各有二萬餘人，正手舞長刀接戰，郭靖這蛇蟠陣突然自中間疾馳而至，軍容嚴整。兩軍一怔之下，微見散亂。只聽得察合台揚聲大呼：「是誰？是誰？是助我呢，還是來助術赤那雜種？」郭靖不理，令旗揮動，各隊旋轉，蛇蟠陣登時化為虎翼陣，陣面向左，右前天沖四隊居為前首，其餘各隊從察合台軍兩側包抄了上來，只左天前衝二隊向著術赤軍，守住陣腳。察合台這時已看清楚是郭靖旗號，高聲怒罵：「我早知賊南蠻不是好人。」下令向郭靖軍衝殺。但那虎翼陣變化精微，兩翼威力極盛，乃當年韓信在垓下大破項羽時所創。兵法云：「十則圍之。」本來須有十倍兵力，方能包圍敵軍，但此陣極盡變幻，竟能以少圍多。察合台的部眾見郭靖一小隊一小隊的縱橫來去，不知有多少人馬，心中各存疑懼。片刻之間，察合台的二萬餘人已被割裂阻隔，左右不能相救。他們與術赤軍相戰之時，鬥志原本極弱，一來對手都是族人，大半交好相識，二來又怕大汗責罵，這時被郭靖軍沖得亂成一團，更是無心拚鬥，只聽得郭靖中軍大聲叫道：「咱們都是蒙古兄弟，不許自相殘殺。快拋下刀槍弓箭，免得大汗責打斬首。」眾將士正合心意，紛紛下馬，投棄武器。察合台領著千餘親信，向郭靖中軍猛衝，只聽三聲鑼響，八隊兵馬從八方圍到，零時地下盡都布了絆馬索，千餘人一一跌下馬來。那八隊人四五人服侍一個，將察合台的親信掀在地下，都用繩索反手縛了。

　　術赤見郭靖揮軍擊潰了察合台，不由得又驚又喜，正要上前敘話，突聽號角聲響，郭靖前隊變後隊，後隊變前隊，四下裡圍了上來。術赤久經陣戰，但見了這等陣仗，也是驚疑不已，急忙喝令拒戰，卻見郭靖的萬人隊分作十二小隊，不向前衝，反向後卻。術赤更是奇怪，哪知道這十二隊分為大黑子、破敵丑、左突寅、青蛇卯、摧凶辰、前衝巳、大赤午、先鋒未、右擊申、白雲酉、決勝戌、後衛亥，按著十二時辰，奇正互變，奔馳來去。十二隊陣法倒轉，或右軍左衝，或左軍右擊，一番衝擊，術赤軍立時散亂。不到一頓飯工夫，術赤也是軍潰被擒。術赤想起初遇郭靖時曾將他鞭得死去活來，察合台想起當時曾嗾使猛犬咬他，都怕他乘機報復，驚嚇之下，酒都醒了，又怕父王重責，心中均悔恨不已。

　　郭靖擒了兩人，心想自己究是外人，做下了這件大事，也不知是禍是福，正要去和窩闊台、拖雷協議，突聽號角大鳴，火光中大汗的九旄大纛遠遠馳來。

　　成吉思汗酒醒後得報二子統兵拚殺，驚怒交迸之下，不及穿衣披甲，散著頭髮急來阻止。馳到臨近，只見兩軍將士一排排坐在地下，郭靖的騎軍監視在側，又見二子雖然騎在馬上，每人都被八名武士執刀圍住，不禁大奇。郭靖上前拜伏在地，稟明原由。成吉思汗見一場大禍竟被他消弭於無形，欣喜不已。他趕來之時，心想兩子所統蒙古精兵自相殘殺，必已死傷慘重，兩個兒子說不定都已屍橫就地，豈知兩子無恙，三軍俱都完好，實是喜出望外。當即大集諸將，把術赤與察合台狠狠責罵了一頓，重賞郭靖和他屬下將士，對郭靖道：「你還說不會帶兵打仗？這一仗的功勞，可比打下金國的中都還大。敵人的城池今天打不下，明天還可再打。我的兒子和精兵若是死了，怎麼還活得轉來？」郭靖將所得的金銀牲口都分給了士卒，一軍之中，歡聲雷動。諸將見郭靖立了大功，都到他營中賀喜。郭靖送了來客後，取出魯有腳交來的字條細看，見字跡扭曲，甚是拙劣，多半確是魯有腳所寫，但又起疑心：「蛇蟠、虎翼兩陣，我雖用以教練士卒，卻未和魯長老說起過陣勢的名字，我向他請教兵書上的疑難，也沒和這幾個陣勢是有關的。他怎知有此兩陣？難道是偷讀了我的兵書？」當下將魯有腳請到帳中，說道：「魯長老，這兵書你若愛看，我借給你就是。」魯有腳笑道：「窮叫化這一輩子是決計不會做將軍的，帶領些小叫化也不用講兵法，兵書讀了無用。」郭靖指著字條道：「你怎知蛇蟠、虎翼之陣？」魯有腳道：「官人曾與小人說過，怎地忘了？」郭靖知他所言不實，越想越是奇怪，始終不明他隱著何事。次日成吉思汗升帳點將。前軍先鋒由察合台、窩闊台統領；左軍由術赤統領；右軍由郭靖統領。前、左、右三軍各是三個萬人隊。成吉思汗帶同拖雷，自將主軍六個萬人隊隨後應援。每名軍士都攜馬數匹，交替乘坐，以節馬力，將官攜馬更多。十五個萬人隊，馬匹將近百萬。

　　號角齊鳴，鼓聲雷動，先鋒前軍三萬，士壯馬騰，浩浩蕩蕩的向西進發。大軍漸行漸遠，入花剌子模境後，一路勢如破竹。摩訶末兵力雖眾，卻遠不是蒙古軍的敵手。郭靖攻城殺敵，也立了不少功勞。

## 第37回　從天而降

　　這一日郭靖駐軍那密河畔，晚間正在帳中研讀兵書，忽聽帳外喀的一聲輕響，帳門掀處，一人鑽了進來。帳前衛兵上前喝止，被那人手臂輕揮，一一點倒在地。那人抬頭而笑，燭光下看得明白，正是西毒歐陽鋒。郭靖離中土萬里，不意在此異邦絕域之地竟與他相遇，不禁驚喜交集，躍起身來，叫道：「黃姑娘在哪裡？」歐陽鋒道：「我正要問你，那小丫頭在哪裡？快交出人來！」郭靖聽了此言，喜不自勝：「如此說來，蓉兒尚在人世，而且已逃脫他的魔手。」歐陽鋒厲聲又問：「小丫頭在哪裡？」郭靖道：「她在江南隨你而去，後來怎樣？她……她很好嗎？你沒害死她，這可真要多謝你啦！我……我真要謝謝你。」說著忍不住喜極而泣。歐陽鋒知他不會說謊，但從諸般跡象看來，黃蓉必在郭靖營中，何以他全然不知，一時思之不解，盤膝在地上鋪著的氈上坐了。郭靖拭了眼淚，解開衛兵的穴道，命人送上乳酒酪茶。歐陽鋒喝了一碗馬乳酒，說道：「傻小子，我不妨跟你明言。那丫頭在嘉興府鐵槍廟中確是給我拿往了，哪知過不了幾天就逃走了。」郭靖大喜叫好，說道：「她聰明伶俐，若是想逃，定然逃得了。她是怎生逃了的？」歐陽鋒恨恨的道：「在太湖邊歸雲莊上……，呸，說他作甚，總之是逃走了。」郭靖知他素來自負，這等失手受挫之事豈肯親口說出，當下也不再追問，得知黃蓉無恙心中喜樂不勝，只是大叫：「好極！好極！」歐陽鋒道：「好什麼？她逃走之後，我緊追不捨，好幾次差點就抓到了，總是給她狡猾兔脫。但我追得緊急，這丫頭卻也沒能逃赴桃花島去。我們兩個一追一逃，到了蒙古邊界，忽然失了她的蹤跡。我想她定會到你軍中，於是反過來使個守株待兔之計。」郭靖聽說黃蓉到了蒙古，更是驚喜交集，忙問：「你見到了她沒有？」歐陽鋒怒道：「若是見到了，我還不抓回去？我日夜在你軍中窺伺，始終不見這丫頭人影。傻小子，你到底在搗什麼鬼？」郭靖呆了半晌，道：「你日夜在我軍中窺伺？我怎地半點也不知道？」歐陽鋒笑道：「我是你天前衝隊中的一名西域小卒。你是主帥，怎認得我？」蒙古軍中本多俘獲的敵軍，歐陽鋒是西域人，混在軍中，確是不易為人察覺。郭靖聽他這麼說，不禁駭然，心想：「他若要傷我，我這條命早已不在了。」喃喃的道：「你怎說蓉兒在我軍中？」歐陽鋒道：「你擒大汗二子，攻城破敵，若不是那丫頭從中指點，憑你這傻小子就辦得了？可是這丫頭從不現身，那也當真奇了。現下只得著落在你身上交出人來。」郭靖笑道：「倘若蓉兒現身，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可是你倒想想，我能不能將她交給你？」歐陽鋒道：「你不肯交人，我自有對付之道。你雖手綰兵符，統領大軍，可是在我歐陽鋒眼中，嘿嘿，這帳外帳內，就如無人之境，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誰又阻得了我？」郭靖點點頭，默然不語。歐陽鋒道：「傻小子，咱倆訂個約怎樣？」郭靖道：「訂什麼約？」歐陽鋒道：「你說出她的藏身之處，我擔保決不傷她一毫一髮。你若不說，我慢慢總也能找到，那時候啊，哼哼，可就沒什麼美事啦。」郭靖素知他神通廣大，只要黃蓉不在桃花島藏身，總有一日能給他找著擒去，這番話卻也不是信口胡吹，沉吟了片刻，說道：「好，我跟你訂個約，但不是如你所說。」歐陽鋒道：「你要如何？」郭靖道：「歐陽先生，你現下功夫遠勝於我，可是我年紀比你小，總有一天，你年老力衰，會打我不過。」郭靖以前叫他「歐陽伯伯」，但他害死了五位恩師，仇深似海，那「伯伯」兩字是再也不會出口了。

　　歐陽鋒從未想到「年老力衰」四字，給他一提，心中一凜：「這傻小子這幾句話倒也不傻。」說道：「那便怎樣？」郭靖道：「你與我有殺師深仇，此仇不可不報，你便走到天邊，我也總有一日要找上你。」

　　歐陽鋒仰頭哈哈大笑，說道：「乘著我尚未年老力衰，今日先將你斃了！」語聲甫畢，雙腿一分，人已蹲起，雙掌排山倒海般劈將過來。此時郭靖早已將《九陰真經》上的《易筋鍛骨篇》練成，既得一燈大師譯授了真經總綱，經上其他的功夫也已練了不少，內力的精純渾厚更是大非昔比，身子略側，避開掌勢，回了一招「見龍在田」。歐陽鋒回掌接住，這降龍十八掌的功夫他本知之已稔，又知郭靖得洪七公真傳，掌力極強，但讓之自己終究還差著一截，不料這下硬接硬架，身子竟然微微晃動。高手對掌，只要真氣稍逆，立時會受重傷，他略有大意，險些輸在郭靖手裡，不由得吃了一驚：「只怕不等我年老力衰，這小子就要趕上我了。」當即左掌拍出。

　　郭靖又側身避過，回了一掌。這一招歐陽鋒卻不再硬接，手腕回勾，將他掌力卸開。郭靖不明他掌力運用的秘奧，只道他是消解自己去招，哪知歐陽鋒寓攻於守，一勾之中竟是蓄有回力，郭靖只覺一股大力撲面而來，閃避不及，只得伸右掌抵住。要論到兩人功力，郭靖仍略遜一籌，此時形勢，已與當日臨安皇宮水簾洞中抵掌相似，雖然郭靖已能支持較久，但時刻長了，終究非死即傷。歐陽鋒依樣葫蘆，再度將他誘入彀中，心下正喜，突覺郭靖右掌微縮，勢似不支，當即掌上加勁，哪知他右掌輕滑，竟爾避開，歐陽鋒猛喝一聲，掌力疾衝而去，心想：「今日是你死期到了。」

　　眼見指尖要掃到他胸前，郭靖左掌橫過，在胸口一擋，右手食指伸出，猛向歐陽鋒太陽穴點去。這是他從一燈大師處見到的一陽指功夫，但一燈大師並未傳授，他當日只見其形，全不知其中變化訣竅，此時危急之下，以雙手互搏之術使了出來。一陽指正是蛤蟆功的剋星，歐陽鋒見到，如何不驚？立即躍後避開，怒喝：「段智興這老兒也來跟我為難了？」其實郭靖所使指法並非真是一陽指，如何能破蛤蟆功，但歐陽鋒大驚之下，不及細辨，待得躍開，才想起這一陽指後招無窮，怎麼他一指戳過，就此縮手，想是並未學全，不等郭靖回答，雙掌一上一下，一放一收，陡然擊出。這一下來得好快，郭靖念頭未轉，已然縱身躍起，只聽得喀喇一聲巨響，帳中一張矮幾已被西毒雙掌劈成數塊。

　　歐陽鋒重佔上風，次掌繼發，忽覺身後風聲颯然，有人偷襲，當下竟不轉身，左腿向後反踢。身後那人也是舉腿踢來，雙足相交，那人一交摔了出去，但腿骨居然並未折斷，倒是大出歐陽鋒意料之外。他回過身來，只見帳們處站著三個年老乞丐，原來是丐幫的魯、簡、梁三長老。魯有腳縱身躍起，雙臂與簡、梁二人手臂相挽，這是丐幫中聚眾禦敵、以弱抗強之術，當日君山大會選立幫主，丐幫就曾以這功夫結成人牆，將郭靖與黃蓉逼得束手無策。

　　歐陽鋒從未和這三人交過手，但適才對了一腳，已試出魯有腳內力不弱，其餘二丐想來也都相類，自己與郭靖單打獨鬥雖穩操勝券，但加上一群臭叫化，自己就討不了好去，當下哈哈一笑，說道：「傻小子，你功夫大進了啊！」曲起雙腿，雙膝坐在氈上，對魯有腳等毫不理會，說道：「你要和我訂什麼約，且說來聽聽。」郭靖道：「你要黃姑娘給你解釋《九陰真經》，她肯與不肯，只能由她，你不能傷她毫髮。」歐陽鋒笑道：「她若肯說，我原本捨不得加害，難道黃老邪是好惹的麼？但她如堅不肯說，豈不許我小小用點兒強？」郭靖搖頭道：「不許。」歐陽鋒道：「你要我答應此事，以什麼交換？」郭靖道：「從今而後，你落在我手中之時，我饒你三次不死。」

　　歐陽鋒站起身來，縱聲長笑。笑聲尖厲奇響，遠遠傳送出去，草原上的馬匹聽了，都嘶鳴起來，好一陣不絕。

　　郭靖雙眼凝視著他，低聲道：「這沒什麼好笑。你自己知道，總有一日，你會落入我的手中。」

　　歐陽鋒雖然發笑，其實卻也當真忌憚，暗想這小子得知《九陰真經》秘奧，武功進境神速，委實輕視不得，口中笑聲不絕，心下計議已定，笑道：「我歐陽鋒竟要你這臭小子相饒？好罷，咱們走著瞧。」郭靖伸出手掌，說道：「丈夫一言。」歐陽鋒笑道：「快馬一鞭。」在他掌上輕拍了三下。這三擊掌相約是宋人立誓的儀式，若是負了誓言，終身為人不齒。三掌擊過，歐陽鋒正要再盤問黃蓉的蹤跡，一瞥眼間，忽在營帳縫中見有一人在外飛掠而過，身法快捷異常，心中一動，急忙揭帳而出，卻已不見人影。他回過頭來，說道：「十日之內，再來相訪，且瞧是你饒我，還是我饒你？」說罷哈哈大笑，倏忽之間，笑聲已在十數丈外。

　　魯、簡、梁三長老相顧駭然，均想：「此人武功之高，世所罕有，天怪能與洪幫主齊名當世。」郭靖將歐陽鋒來訪的原由向三人說了。魯有腳道：「他說黃幫主在咱們軍中，全是胡說八道。倘若黃幫主在此，咱們豈能不知？再說……」郭靖坐了下來，一手支頤，緩緩道：「我卻想他的話也很有些道理。我常常覺得，黃姑娘就在我的身邊，我有什麼疑難不決之事，她總是給我出個極妙的主意。只是不管我怎麼想念，卻始終見不著她。」說到這裡眼眶中已充滿淚水。魯有腳勸道：「官人也不須煩惱，眼下離別一時，日後終能團聚。」郭靖道：「我得罪了黃姑娘，只怕她再也不肯見我。不知我該當如何，方能贖得此罪？」魯、簡、梁三人相顧無語。郭靖又道：「縱使她不肯和我說話，只須讓我見上一面，也好令我稍解思念的苦楚。」簡長老道：「官人累了，早些安歇。明兒咱們須得計議個穩妥之策，防那歐陽鋒再來滋擾。」次日大軍西行，晚開安營後，魯有腳進帳道：「小人年前曾在江南得到一畫，想我這等粗野鄙夫，怎領會得畫中之意？官人軍中寂莫，正可慢慢鑒賞。」說著將一卷畫放在案上。郭靖打開一看，不由得呆了，只見紙上畫著一個簪花少女，坐在布機上織絹，面目宛然便是黃蓉，只是容顏瘦損，顰眉含眄，大見憔悴。郭靖怔怔的望了半晌，見畫邊又提了兩首小詞。一詞云：「七張機，春蠶吐盡一生絲，莫教容易裁羅綺。無端剪破，仙鸞綵鳳，分作兩邊衣。」另一詞云：「九張機，雙飛雙葉又雙枝，薄情自古多離別。從頭到底，將心縈系，穿過一條絲。」這兩首詞自是模仿瑛姑「四張機」之作，但苦心密意，語語雙關，似又在「四張機」之上。郭靖雖然難以盡解，但「薄情自古多離別」等淺顯句子卻也是懂的，回味半日，心想：「此畫必是蓉兒手筆，魯長老卻從何處得來？」抬頭欲問時，魯有腳早已出帳。郭靖忙命親兵傳他進來。魯有腳一口咬定，說是在江南書肆中購得。郭靖就算再魯鈍十倍，也已瞧出這中間定有玄虛，魯有腳是個粗魯豪爽的漢子，怎會去買什麼書畫？就算有人送他，他也必隨手拋棄。他在江南書肆中購得的圖畫，畫中的女子又怎會便是黃蓉？只是魯有腳不肯吐露真相，卻也無可奈何。正沉吟間，簡長老走進帳來，低聲道：「小人適才見到東北角上人影一晃，倏忽間不知去向，只怕歐陽鋒那老賊今晚要來偷襲。」郭靖道：「好，咱們四人在這裡合力擒拿。」簡長老道：「小人有條計策，官人瞧著是否使得。」郭靖道：「想必是好的，請說罷。」簡長老道：「這計策說來其實平常。咱們在這裡掘個深坑，再命二十名士卒各負沙包，守在帳外。那老賊不來便罷，若是再來與官人羅皂，管教他有來無去。」郭靖大喜，心想歐陽鋒素來自負，從不把旁人放在眼裡，此計雖舊，對付他倒是絕妙。當下三長老督率士兵，在帳中掘了個深坑，坑上蓋以毛氈，氈上放了張輕便木椅。二十名健卒各負沙包，伏在帳外。沙漠中行軍常須掘地取水，是以帳中掘坑，毫不引人注目。

　　安排已畢，郭靖秉燭相候。哪知這一晚歐陽鋒竟不到來，次日安營後，三長老又在帳中掘下陷阱，這晚仍無動靜。到第四天晚上，郭靖耳聽得軍中刁斗之聲此起彼息，心中也是思潮起伏。猛聽得帳外如一葉落地，歐陽鋒縱聲長笑，踏進帳來，便往椅中坐落。

　　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他連人帶椅跌入坑中。這陷阱深達七八丈，逕窄壁陡，歐陽鋒功夫雖高，落下後急切間哪能縱得上來？二十名親兵從帳邊蜂湧搶出，四十個大沙包迅即投入陷阱，盡數壓在歐陽鋒身上。

　　魯有腳哈哈大笑，叫道：「黃幫主料事如神……」簡長老向他瞪了一眼，魯有腳急忙住口。郭靖忙問：「什麼黃幫主？」魯有腳道：「小人說溜了嘴，我是說洪幫主。若是洪幫主在此，定然歡喜。」郭靖凝目瞧他，正要再問，突然帳外親兵發起喊來。郭靖與三長老急忙搶出，只見眾親兵指著地下，喧嘩叫嚷。郭靖排眾看時，見地下一個沙堆漸漸高起，似有什麼物事要從底下湧出，登時醒悟：「歐陽鋒好功夫，竟要從地下鑽將上來。」當即發令，數十名騎兵翻身上馬，往沙堆上踹去。眾騎兵連人帶馬份量已然不輕，再加奔馳起落之勢，歐陽鋒武功再強，也是禁受不起，只見沙堆緩緩低落，但接著別處又有沙堆湧起。眾騎兵見何處有沙堆聳上，立時縱馬過去踐踏，過不多時，不再有沙堆隆起，想是他支持不住，已然閉氣而死。郭靖命騎兵下馬掘屍。此時已交子時，眾親兵高舉火把，圍成一圈，十餘名兵士舉鏟挖沙，挖到丈餘深處，果見歐陽鋒直挺挺站在沙中。此處離帳中陷坑已有數丈之遙，雖說沙地甚是鬆軟，但他竟能憑一雙赤手，閉氣在地下挖掘行走，有如鼴鼠一般，內功之強，確是罕見罕聞。眾士卒又驚又佩，將他抬了起來，橫放地下。魯有腳探他已無鼻息，但摸他胸口卻尚自溫暖，便命人取鐵鏈來捆縛，以防他醒轉後難制。哪知歐陽鋒在沙中爬行，頭頂始終被馬隊壓住，無法鑽上，當下假裝悶死，待上來時再圖逃走。這時他悄沒聲的呼吸了幾下，見魯有腳站在身畔，大聲命人取鏈，突然躍起，大喝一聲，伸手扣住了魯有腳右手脈門。這一下變起倉卒，死屍復活，眾人都是大吃一驚。郭靖卻已左手按住歐陽鋒背心「陶道穴」，右手按住他腰間「脊中穴」。這兩個穴道都是人身背後的大穴，他若非在沙下被壓得半死不活，筋疲力盡，焉能輕易讓人按中？他一驚之下，欲待反手拒故，只覺穴道上微微一麻，知道郭靖留勁不發，若是他掌力送出，自己臟腑登時震碎，何況此時手足酸軟，就算並非要穴被制，與郭靖平手相鬥也是萬萬不敵，只得放開了魯有腳手腕，挺立不動。

　　郭靖道：「歐陽先生，請問你見到了黃姑娘麼？」歐陽鋒道：「我見到她的側影，這才過來找她。」郭靖道：「你當真看清楚了？」歐陽鋒恨恨的道：「若非鬼丫頭在此，諒你也想不出這裝設陷阱的詭計。」郭靖呆了半晌，道：「你去罷，這次饒了你。」右掌輕送，將他彈出丈餘之外。他忌憚歐陽鋒了得，如若貿然放手，只怕他忽施反擊。

　　歐陽鋒回過身來，冷然道：「我和小輩單打獨鬥，向來不使兵刃。但你有鬼丫頭暗中相助，詭計多端，此例只好破了。十日之內，我攜蛇杖再來。杖頭毒蛇你親眼見過，可須小心了。」說罷飄然而去。郭靖望著他的背影倏忽間在黑暗中隱沒，一陣北風過去，身上登感寒意，想起他蛇杖之毒，杖法之精，不禁慄慄危懼，自己雖跟江南六怪學過多般兵刃，但俱非上乘功夫，欲憑赤手對付毒杖，那是萬萬不能，但若使用兵器，又無一件擅長。一時彷徨無計，抬頭望天，黑暗中但見白雪大片大片的飄下。回到帳中不久，寒氣更濃。親兵生了炭火，將戰馬都牽入營帳避寒。丐幫眾人大都未攜皮衣，突然氣候酷寒，只得各運內力抵禦。郭靖急令士卒宰羊取裘，不及硝制，只是擦洗了羊血，就令幫眾披在身上。

　　次日更冷，地下白雪都結成了堅冰。花剌子模軍乘寒來攻，郭靖早有防備，以龍飛陣大勝了一仗，連夜踐雪北追。古人有詩詠寒風西征之苦云：「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又云：「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雲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郭靖久在漠北，向習寒凍，倒也不以為苦，但想黃蓉若是真在軍中，她生長江南，如何經受得起？不由得愁思倍增。翌晚宿營後他也不驚動將士，悄悄到各營察看，但查遍了每一座營帳，又哪裡有黃蓉的影子？

　　回到帥帳，卻見魯有腳督率士兵，正在地下掘坑，郭靖道：「這歐陽鋒狡猾得緊，吃了一次虧，第二次又怎再能上鉤？」魯有腳道：「他料想咱們必使別計，哪知咱們卻給他來個依樣葫蘆。這叫作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虛虛實實，人不可測。」郭靖橫了他一眼，心道：「你說帶領小叫化不用讀兵法，這兵書上的話，卻又記得好熟。」魯有腳道：「但如再用沙包堆壓，此人必有解法。咱們這次給他來個同中求異。不用沙包，卻用滾水澆淋。」郭靖見數十名親兵在帳外架起二十餘隻大鐵鍋，將凍成堅冰的一塊塊白雪用斧頭敲碎，鏟入鍋中，說道：「那豈不活活燙死了他？」魯有腳道：「官人與他相約，若是他落入官人手中，你饒他三次。但如一下子便燙死了，算不得落入官人手中，要饒也無從饒起，自不能說是背約。」過不多時，深坑已然掘好，坑上一如舊狀，鋪上毛氈，擺了張木椅。帳外眾親兵也已在鍋底生起了柴火，燒冰化水，只是天時實是寒冷過甚，有幾鍋柴薪添得稍緩，鍋面上轉眼又結起薄冰。魯有腳不住價催促：「快燒，快燒！」突然間雪地裡人影一閃，歐陽鋒舉杖挑開帳門，叫道：「傻小子，這次再有陷阱，你爺爺也不怕了！」說著飛身而起，穩穩往木椅上一坐。魯、簡、梁三長老料不到歐陽鋒來得這般快法，此時鍋中堅冰初熔，尚只是一鍋鍋冰涼的雪水，莫說將人燙死，即是用來洗個澡也嫌太冷，眼見歐陽鋒往椅上一坐，不禁連珠價叫苦。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歐陽鋒大罵聲中，又是連人帶椅的落入陷阱。此時連沙包也未就手，以歐陽鋒的功夫，躍出這小小陷阱真是易如反掌，三長老手足無措，只怕郭靖受害，齊叫：「官人，快出帳來。」忽聽背後一人低喝道：「倒水！」魯有腳聽了這聲音，不須細想，立即遵從，叫道：「倒水！」眾親兵抬起大鍋，猛往陷阱中潑將下去。

　　歐陽鋒正從阱底躍起，幾鍋水忽從頭頂瀉落，一驚之下，提著的一口氣不由得鬆了，身子立即下墮。他將蛇杖在阱底急撐，二次提氣又上，這次有了防備，頭頂灌下來的冷水雖多，卻已衝他不落。哪知天時酷寒，冷水甫離鐵鍋，立即結冰，歐陽鋒躍到陷阱中途，頭上腳底的冷水都已凝成堅冰。他上躍之勁極是猛烈，但堅冰硬逾鋼鐵，咚的一下，頭上撞得甚是疼痛，欲待落下後蓄勢再衝，雙腳卻已牢牢嵌在冰裡，動彈不得。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大喝一聲，運勁猛力掙扎，剛把雙腳掙鬆，上半身又已被冰裹住。

　　眾親兵於水灌陷阱之法事先曾演練純熟，四人抬鍋倒水後退在一旁，其餘四人立即上前遞補，此來彼去，猶如水車一般，迅速萬分。只怕滾水濺潑開來燙傷了，各人手上臉上都裹布相護。豈知雪水不及燒滾，冷水亦能團敵，片刻之間，二十餘大鍋雪水灌滿了陷阱，結成一條四五丈長、七尺圓徑的大冰柱。這一下誤打誤撞，竟然一舉成功，眾人都是驚喜交集。三長老督率親兵，鏟開冰柱旁的泥沙，垂下巨索縛住，趕了二十匹馬結隊拉索，那冰柱拖將上來。

　　四營將士得訊，均到主帥帳前觀看奇景。眾人一齊用力，豎起冰柱。火把照耀下但見歐陽鋒露齒怒目，揮臂抬足，卻是困在冰柱中段，半點動彈不得。眾將士歡聲雷動。魯有腳生怕歐陽鋒內功精湛，竟以內力熔冰攻出，命親兵繼續澆水潑上，將那冰柱加粗。郭靖道：「我曾和他立約，要相饒三次不殺。打碎冰柱，放了他罷！」三長老都感可惜，但豪傑之士無不重信守義，當下也無異言。

　　魯有腳提起鐵錘正要往冰柱上擊去，簡長老叫道：「且慢！」問郭靖道：「官人，以這歐陽鋒的功力，在這冰柱中支持得幾時？」郭靖道：「一個時辰諒可挨到，過此以外，只怕性命難保了。」簡長老道：「好，咱們過一個時辰再放他。性命能饒，苦頭卻不可不吃。」郭靖想起殺師之仇，點頭稱是。訊息傳到，別營將士也紛紛前來觀看。郭靖對三長老道：「自古道：士可殺不可辱。此人雖然奸惡，究是武學宗師，豈能任人嬉笑折辱？」當下命士卒用帳篷將冰柱遮住，派兵守禦，任他親貴大將亦不得啟帳而觀。

　　過了一個時辰，三長老打碎冰柱，放歐陽鋒出來。歐陽鋒盤膝坐在地下，運功良久，嘔出三口黑血，恨恨而去。郭靖與三長老見他在冰中困了整整一個時辰，雖然神情委頓，但隨即來去自如，均各歎服。

　　這一個時辰之中，郭靖一直神情恍惚，當時只道是歐陽鋒在側，以致提心吊膽，但破冰釋人之後，在帳中亦自難以寧靜。他坐下用功，鎮攝心神，約莫一盞茶時分，萬念俱寂，心地空明，突然之間，想到了適才煩躁不安的原因。原來當魯有腳下令倒水之前，他清清楚楚的聽到一人低喝：「倒水！」這聲音熟悉異常，竟有八九分是黃蓉的口音，只是當時正逢歐陽鋒落入陷阱，事勢緊急，未及留心，但此後這「倒水」兩個字的聲音，似乎始終在耳邊縈繞不去，而心中卻又捉摸不著。他躍起身來，脫口叫道：「蓉兒果然是在軍中。我盡集將士，不教漏了一個，難道還查她不著？」但隨即轉念：「她既不肯相見，我又何必苦苦相逼？」展開圖畫，呆望畫中少女，心中悲喜交集。靜夜之中，忽聽遠處快馬馳來，接著又聽得親衛喝令之聲，不久使者進帳，呈上成吉思汗的手令。原來蒙古大軍分路進軍，節節獲勝，再西進數百里，即是花剌子模的名城撒麻爾罕。成吉思汗哨探獲悉，此城是花剌子模的新都，結集重兵十餘萬守禦，城精糧足，城防完固，城牆之堅厚更是號稱天下無雙，料得急切難拔，是以傳令四路軍馬會師齊攻。次晨郭靖揮軍沿那密河南行。軍行十日，已抵撒麻爾罕城下。城中見郭靖兵少，全軍開關出戰，卻被郭靖布下風揚、雲垂兩陣，半日之間，殺傷了敵人五千餘名。花剌子模軍氣為之奪，敗回城中。第三日成吉思汗大軍，以及術赤、察合台兩軍先後到達。十餘萬人四下環攻，哪知撒麻爾罕城牆堅厚，守禦嚴密，蒙古軍連攻數日，傷了不少將士，始終不下。

　　又過一日，察合台的長子莫圖根急於立功，奮勇迫城，卻被城上一箭射下，貫腦而死。成吉思汗素來鍾愛此孫，見他陣亡，悲怒無已。親兵將王孫的屍體抬來，成吉思汗眼淚撲簌而下，抱在懷中，將他頭上的長箭用力拔出，只見那箭狼牙雕翎、箭桿包金，刻著「大金趙王」四字。左右識得金國文字的人說了，成吉思汗怒叫：「啊，原來是完顏洪烈這奸賊！」躍上馬背，傳令道：「大小將士聽著：任誰鼓勇先登，破城擒得完顏洪烈為王孫復仇，此城子女玉帛，盡數賞他。」一百名親兵站在馬背之上，將大汗的命令齊聲喊出。三軍聽到，盡皆振奮踴躍，一時箭如飛蝗，殺聲震天，或疊土搶登，或豎立雲梯，或拋擲鉤索攀援，或擁推巨本衝門。但城中將士百計守禦，攻到傍晚，蒙古軍折了四千餘人，撒麻爾罕城卻仍是屹立如山。成吉思汗自進軍花剌子模以來，從無如此大敗，當晚在帳中悲痛愛孫之亡，怒如雷霆。郭靖回帳翻閱《武穆遺書》，要想學一個攻城之法，但那撒麻爾罕的城防與中國大異，遺書所載的戰法均無用處。郭靖請魯有腳入帳商議，知他必去就教黃蓉，待他辭出後悄悄跟隨，豈知魯有腳前後佈滿丐幫幫眾，一見郭靖便都大聲喝令敬禮。郭靖尋思：「這當然又是蓉兒的計謀，唉，她總有避我之法，我的一舉一動，無不在她料中。」過了一個多時辰，魯有腳回報道：「這大城急切難攻，小人也想不出妙計。且過幾日，看敵軍有無破綻，再作計較。」郭靖點頭不語。他初離蒙古南下之時，只是個渾渾噩噩，誠樸木訥的少年，但一年來迭經憂患，數歷艱險，見識增進了不少，這晚在帳中細細咀嚼畫上兩首詞的詞義，但覺纏綿之情不能自已，心想：「蓉兒決非對我無情，定是在等我謝罪。只是我生來愚蠢，卻不知如何補過，方合她的心意。」想到此處，不禁煩惱不已。這晚睡在帳中，翻來覆去思念此事，直到三更過後，才迷迷糊糊的睡去，夢中卻與黃蓉相遇，當即問她該當如何謝罪，只見她在自己耳邊低聲說了幾句。郭靖大喜，便即醒轉，卻已記不起她說的是幾句什麼話。他苦苦思索，竟連一個字也想不起來，要待再睡，得以與黃蓉重在夢中相會，卻偏偏又睡不著了。焦急懊悶之下，連敲自己腦袋，突然間靈機一動：「我記不起來，難道不能再問她？」大叫：「快請魯長老進帳。」魯有腳只道有什麼緊急軍務，披著羊裘赤足趕來。郭靖道：「魯長老，我明晚無論如何要與黃姑娘相見，不管是你自己想出來的也好，還是去和別人商量也好，限你明日午時之前，給我籌劃一條妙策。」魯有腳吃了一驚，說道：「黃幫主不在此間，官人怎能與她相見？」郭靖道：「你神機妙算，定有智計。明日午時若不籌劃妥善，軍法從事。」自覺這幾句話太也蠻橫，不禁暗暗好笑。

　　魯有腳欲待抗辯，郭靖轉頭吩咐親兵：「明日午時，派一百名刀斧手帳下伺候。」親兵大聲應了。魯有腳愁眉苦臉，轉身出帳。次日一早大雪，城牆上堅冰結得滑溜如油，如何爬得上去？成吉思汗收兵不攻，心想此時甫入寒冬，此後越來越冷，非至明春二三月不能轉暖，如捨此城而去，西進時在後路留下這十幾萬敵軍精兵，隨時會被截斷歸路，腹背受敵；但若屯兵城下，只怕敵人援軍雲集，倘是寡不敵眾，一戰而潰，勢不免覆軍異域，匹馬無歸。他負著雙手在帳外來回踱步，彷徨無計，望著城牆邊那座高聳入雲的雪峰皺起了眉頭出神。眼見這雪峰生得十分怪異，平地陡然拔起，孤零零的聳立在草原之上，就如一株無枝無葉的光干大樹，是以當地土人稱之為「禿木峰」。撤麻爾罕城倚峰而建，西面的城牆借用了一邊山峰，營造之費既省，而且堅牢無比，可見當日建城的將作大匠極具才智。這山峰陡削異常，全是堅石，草木不生，縱是猿猴也決不能攀援而上。撒麻爾罕得此屏障，真是固若金湯。成吉思汗心想：「我自結髮起事，大小數百戰，從未如今日之困，難道竟是天絕我麼？」眼見大雪紛紛而下，駝馬營帳盡成白色，城中卻是處處炊煙，不由得更增愁悶。郭靖卻另有一番心事，只怕這蠻幹之策被黃蓉一舉輕輕消解，再說魯有腳若是當真不說，自己也決不能將他斬首。時近正午，他沉著臉坐在帳中，兩旁刀斧手各執大刀侍立，只聽得軍中號角吹起，午時已屆。魯有腳走進帳來，說道：「小人已想得一個計策，但怕官人難以照計行事。」郭靖大喜，說道：「快說，就是要我性命也成，有什麼難行？」魯有腳指著禿木峰的峰頂道：「今晚子時三刻，黃幫主在峰頂相候。」郭靖一呆，道：「她怎上得去？你莫騙我。」魯有腳道：「我早說官人不肯依言，縱然想得妙計，也是枉然。」說罷打了一躬，轉身出帳。郭靖心想：「果然蓉兒隨口一句話，就叫我束手無策。這禿峰山比鐵掌山中指峰尚高數倍，蒙古的懸崖更是不能與之相比。難道峰上當真有什麼神仙，能垂下繩子吊我上去麼？」當下悶悶不樂的遣去刀斧手，單騎到禿木峰下察看，但見那山峰上下便似一般粗細，峰周結了一層厚冰，晶光滑溜，就如當日凍困歐陽鋒的那根大冰柱一般，料想自有天地以來，除了飛鳥之外，決無人獸上過峰頂。他仰頭望峰，忽地拍的一聲，頭上皮帽跌落雪地，剎那間心意已決：「我不能和蓉兒相見，生不如死。此峰雖險，我定當捨命而上，縱然失足跌死了，也是為她的一番心意。」言念及此，心下登時舒暢。這晚他飽餐一頓，結束停當，腰中插了匕首，背負長索，天未全黑，便即舉步出帳。只見魯、簡、梁三長老站在帳外，說道：「小人送官人上峰。」郭靖愕然道：「送我上峰？」魯有腳道：「正是，官人不是與黃幫主有約，要在峰頂相會麼？」郭靖大奇，心道：「難道蓉兒並非騙我？」又驚又喜，隨著三人走到禿木峰下。只見峰下數十名親兵趕著數十頭牛羊相候。魯長老道：「宰罷！」一名親兵舉起尖刀，將一頭山羊的後腿割了下來，乘著血熱，按在峰上，頃刻間鮮血成冰，將一條羊腿牢牢的凍在峰壁，比用鐵釘釘住還要堅固。

　　郭靖尚未明白此舉用意，另一名親兵又已砍下一條羊腿，粘上峰壁，比先前那條羊腿高了約有四尺。郭靖大喜，才知三長老是用羊腿建搭梯級，當斯酷寒，再無別法更妙於此。只見魯有腳縱身而起，穩穩站在第二條羊腿之上。簡長老砍下一條羊腿，向上擲去，魯有腳接住了又再粘上。過不多時，這「羊梯」已高達十餘丈，在地下宰羊傳遞上去，未及粘上峰壁，已然凍結。郭靖與三長老垂下長索，將活羊吊將上去，隨殺隨粘。待「羊梯」建至山峰半腰，罡風吹來比地下猛烈倍增，幸好四人均是武功高手，身子雖微微搖晃，雙腳在羊腿上站得極穩，兀自生怕滑溜失足，四人將長索縛在腰間，互為牽援，直忙到半夜，這「羊梯」才建到峰頂。三長老固然疲累之極，郭靖也已出了好幾身大汗。魯有腳喘了好幾口氣，笑道：「官人，這可饒了小人麼？」郭靖又是歉仄，又是感激，說道：「真不知該當如何報答三位才好。」魯有腳道：「這是幫主之令，再為難的事也當遵辦。誰教我們有這麼一位刁鑽古怪的幫主呢。」三長老哈哈大笑，面向山峰，緩緩爬下。郭靖望著三人一步步的平安隆到峰腰，這才回身，只見那山峰頂上景色瑰麗無比，萬年寒冰結成一片琉璃世界，或若瓊花瑤草，或似異獸怪鳥，或如山石嶙峋，或擬樹枝椏槎。郭靖越看越奇，讚歎不已。料想不久黃蓉便會從「羊梯」上峰，霎時之間不禁熱血如沸，面頰通紅，正自出神，忽聽身後格格一聲輕笑。這一笑登時教他有如雷轟電震，立即轉過身來，月光下只見一個少女似笑非笑的望著他，卻不是黃蓉是誰？郭靖雖明知能和她相見，但此番相逢，終究是乍驚乍喜，疑在夢中。兩人凝望片刻，相互奔近，不提防峰頂寒冰滑溜異常，兩人悲喜交集，均未留意，嗤嗤兩響，同時滑倒。郭靖生怕黃蓉跌傷，人未落地，運勁向前急縱，搶著將她抱住。兩人睽別經年，相思欲狂，此時重會，摟住了哪裡還能分開？過了好一陣子，黃蓉輕輕掙脫，坐在一塊高凸如石凳的冰上，說道：「若不是見你想得我苦，才不來會你呢。」郭靖傻傻的望著她，半句話也說不出來。隔了良久，才叫了聲：「蓉兒。」黃蓉應了他一聲。郭靖喜悅萬分，又叫道：「蓉兒。」黃蓉笑道：「你還叫不夠麼？這些日子來，我雖不在你眼前，難道你每天不是叫我幾十遍麼？」郭靖道：「你怎知道？」黃蓉微笑道：「你見不著我，我卻常常見你。」郭靖道：「你一直在我軍中，幹麼不讓我相見？」黃蓉嗔道：「虧你還有臉問呢？你一知道我平安無恙，就會去和那華箏公主成親。我寧可不讓你知曉我的下落好。你道我是傻子麼？」郭靖聽她提到華箏的名字，狂喜之情漸淡，惆悵之心暗生。黃蓉四下一望，道：「那座水晶宮多美，咱們到裡面坐下說話。」郭靖順著她眼光瞧去，只見一大塊堅冰中間空了一個洞穴，於月光下暗影朦朧，掩映生姿，真似是一座整塊大水晶雕成的宮殿。兩人攜手走進冰洞，挨著身子坐下。黃蓉道：「想到你在桃花島上這般待我，你說我該不該饒你？」郭靖站起身來，說道：「蓉兒，我給你磕一百個響頭賠罪。」他一本正經，當真就跪了下來，重重的磕下頭去。

　　黃蓉嫣然微笑，伸手扶起，道：「算了罷，若是我不饒你，你就是砍掉魯有腳一百個頭，我也懶得爬這高峰呢！」郭靖喜道：「蓉兒，你真好。」黃蓉道：「有什麼好不好的？先前只道你一心一意就想給師父報仇，心裡沒我這個人半點影子，我自然生氣啦！後來見你與歐陽鋒立約，為了我肯饒他三次不死，這麼說，你倒當真把我放在心上。」

　　郭靖搖頭道：「你到這時候才知道我的心。」黃蓉又抿嘴一笑，道：「你瞧我穿的是什麼？」郭靖的眼光一直望著她臉，聽到這句話才看她身上，只見她穿著一襲黑色貂裘，正是當日兩人在張家口訂交時自己所贈，心中一動，伸手握住了她手。兩人偎倚著坐了片刻，郭靖道：「蓉兒，我聽大師父說，你在鐵槍廟裡被歐陽鋒逼著同行，後來怎生逃出了他手掌？」黃蓉歎道：「就只可惜了陸師哥好好一座歸雲莊。老毒物那日逼我跟他講解《九陰真經》，我說講解不難，但須得有個清淨所在。老毒物說這個自然，咱們去僻靜之地找所寺院。我說寺院中和尚討厭，我又不愛吃素。老毒物說那怎麼辦。我說太湖旁有座歸雲莊，風景既美，酒菜又好，只不過莊主是我朋友，未免令他放心不下。」

　　郭靖道：「是啊，他定然不肯去。」黃蓉道：「不，他這人可有多自大，哪把旁人放在眼內。我越是這麼說，他越是要去。他說不管那莊上你有多少朋友，老毒物全對付得了。兩人到了歸雲莊上，陸師哥父子卻全不在家，原來一齊到江北寶應程大小姐府上探訪親家去啦。你知道那莊子是按著我爹爹五行八卦之術建造的。老毒物一踏進莊子，就知不妙，正想拉了我退出，可是我東一鑽西一拐，早就躲了個沒影沒蹤。他找我不到，怒起上來，一把火將歸雲莊燒成了白地。」郭靖「啊」的一聲，道：「我去歸雲莊找過你的，只見到滿地瓦礫，哪料到竟是老毒物幹的好事。」黃蓉道：「我料到他要燒莊，要大夥兒事先躲開啦。老毒物雖抓我不到，可是他當真歹毒，守著去桃花島的途徑候我，幾次險些兒給他撞到，後來我索性北赴蒙古，他又隨後跟著。傻哥哥，幸好你傻里傻氣的，若是跟老毒物一般機靈，來個前後合圍，我可不知該躲到哪裡去啦。」郭靖赧然呆笑。

　　黃蓉道：「但最後還是你聰明，知道逼魯有腳想計策。」郭靖道：「蓉兒，是你教我的啊。」黃蓉奇道：「我教你的？」郭靖道：「你在夢裡教我的。」當下把夢中情境說了一遍。黃蓉這次卻不笑他，心中甚是感動，幽幽的道：「古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你這般思我念我，我其實早該與你相見了。」郭靖道：「蓉兒，以後你永遠別離開我，好不好？」黃蓉望著團團圍繞山峰的雲海出了一會神，忽道：「靖哥哥，我冷。」郭靖忙將身上皮裘解下，給她披在身上，道：「咱們下去罷。」黃蓉道：「好，明晚我們再來這裡，我把《九陰真經》的要義詳詳細細說給你所。」郭靖大感詫異，問道：「什麼？」黃蓉的右手本來與他的左手握著，這時用力捏了一把，說道：「我爹爹譯出了真經最後那一篇中嘰哩咕嚕的文字，明晚我來說給你聽。」郭靖心想：「這篇梵文明明是一燈大師譯出來的，怎麼說是她爹爹？」心頭疑惑，正要再問，黃蓉又在他手上捏了一把。他心知其間必有緣故，當下隨口答應，兩人一齊下峰。回到帳中，黃蓉在他耳邊低聲道：「歐陽鋒也到了禿木峰上，咱們說話之時，他就躲在後面偷聽。」郭靖大吃一驚，道：「啊，我竟沒發覺。」黃蓉道：「他躲在一塊冰巖後面。老毒物老奸巨猾，這次卻忘了冰山透明，藏不了人。我也是直到月光斜射，才隔著冰山隱隱看到他稀淡的人影。」郭靖道：「原來你提《九陰真經》什麼，是說給他聽的。」黃蓉道：「嗯，我要騙他到山峰絕頂，咱們卻撤了羊梯，教他在山峰頂上修仙練氣，做一輩子活神仙。」郭靖大喜，鼓掌叫好。

　　次日成吉思汗下令攻城，又折了千餘精銳。城頭守軍嘻笑辱罵。只氣得成吉思汗暴跳如雷，放眼又見滿野都是凍斃的蒙古馬匹屍體，更是心驚。

　　當晚郭靖、黃蓉與丐幫三老安排停當，只待歐陽鋒上得峰去，就在下面毀梯。豈知歐陽鋒狡猾殊甚，卻也防到了這著，遠遠守在一旁，不等靖蓉二人上峰，他竟不現身。黃蓉微一沉吟，又生一計，令人備了幾條長索，用石油浸得濕透。花剌子模國地底到處遍藏石油。千餘年前，當地居民掘井取水，卻得了石油，遇火即焚，此後便用以煮飯燒物。蒙古軍亦自花剌子模百姓處奪得石油，作為燃料。靖蓉二人背負油索上峰，將索子藏在岩石之後，然後坐在水晶宮中談論。過不多時，歐陽鋒的人影果在冰巖後面隱約顯現。他輕功已練至爐火純青之境，上峰履冰，竟是悄無聲息，料想二人定難知覺。黃蓉當即說了幾節經文，兩人假意研討。研討是假，談論的經文要旨卻句句是真。歐陽鋒聽在耳裡，但覺妙義無窮，不由得心花怒放，心想我若逼那丫頭，她縱然無奈說了，也必不肯說得這般詳盡，在此竊聽，那真是妙不可言。黃蓉慢慢講解，郭靖假意詢問。歐陽鋒心道：「這麼淺顯的道理也不明白，當真笨得可以。」忽聽峰下號角聲響，甚是緊逼。郭靖一躍而起，叫道：「大汗點將，我得下去。」其實這號角聲卻是他事先安排下的。黃蓉道：「那麼咱們明兒再來。」郭靖道：「上峰下峰，極是費事，在帳中說不好嗎？」黃蓉道：「不，歐陽鋒那老兒到處找我，此人狡獪已極，沒地方躲得了他。可是憑他再奸猾十倍，也決想不到咱倆會到這山峰絕頂上來。」歐陽鋒暗自得意：「嘿，莫說小小一個山峰，就是逃到天邊，我也追得到你。」

　　郭靖道：「那麼你在這裡等著，半個時辰之內，我必可趕回。」黃蓉點頭答應。郭靖逕自下峰。他把黃蓉一人留在峰上，心中究是惴惴不安，但想到歐陽鋒一意要偷聽真經，必不致現身相害。過了一頓飯時分，黃蓉站起身來，自言自語：「怎麼靖哥哥還不上來？這峰上不知有鬼沒有？想起楊康和歐陽克，當真心裡害怕，我且下去一會，再跟靖哥哥一起上來。」歐陽鋒只怕被她發覺，縮在冰巖後面不敢絲毫動彈，眼見她也攀下山峰去了。郭靖與三長老守在峰腳，一見黃蓉下來，立刻舉火把點燃長索。原來郭靖下峰之時，將浸了石油的長索繞在一隻隻冰凍的羊腿之上。長索一路向上焚燒，羊腿受熱，附在峰壁上的血冰熔化，每步梯級自下而上的逐一跌落。眼見一條火蛇向上蜿蜒爬去，黑夜中映著冰雪，煞是好看。黃蓉拍掌叫好，道：「靖哥哥，你說這次還饒不饒他？」郭靖道：「這是第三次，咱們不能失信背約。」黃蓉笑道：「我有個法兒，既不背約，又能殺了他給你師父報仇。」郭靖大喜，叫道：「蓉兒，你當真全身是計。怎麼能這般妙法？」

　　黃蓉笑道：「那一點也不難。咱們讓老毒物在峰上喝十天十夜西北風，叫他又凍又餓，熬個筋疲力盡，然後搭羊梯救他下峰，那是第三次饒他了，是不是？」郭靖道：「是啊。」黃蓉道：「你既饒了他三次，那就不用再跟他客氣。一等他下峰，踏上平地，咱倆同時動手，再加上三位長老相助，咱們五人打一個半死不活的病夫，你說能不能殺他？」郭靖道：「那當然能夠。只是這般殺了他，未免勝之不武。」黃蓉道：「嘿，跟這般歹毒狠惡之人，還講什麼武不武呢？他害你五位師父之時，手下可曾容情了？」想到恩師的血海深仇，郭靖不由目眥欲裂，又想歐陽鋒本領高強，若是這次放過了他，以後未必再有復仇機會，當下咬牙道：「好，就是這麼辦。」

　　兩人回到帳中，這番當真研習起《九陰真經》上的武功來，談論之下，均覺對方一年來武功大有長進，均感欣慰。說到後來，郭靖道：「完顏洪烈那奸賊就在這城內，我們眼睜睜的瞧著，卻拿他無可如何。你倒想個攻城的妙法。」黃蓉沉吟道：「這幾日我一直在想，籌劃過十幾條計策，卻沒一條當真管用。」郭靖道：「丐幫兄弟之中，總有十幾個輕身功夫甚是了得，再加上你我二人，咱們試試爬城如何？」黃蓉搖頭道：「這城牆每一丈之內都有十幾把強弓守著，別說不易爬城，即令十幾人個個都衝進了城去，裡面十多萬守軍擋住了，也必無法斬關破門。」兩人長夜縱談，這一晚竟沒睡覺。次日清晨成吉思汗又下令攻城，一萬餘名蒙古兵扳起彈石機，只見石彈如雨般落向城中。但守軍藏身於碉堡之中，石彈摧破民房甚眾，守軍傷亡卻少。一連三日，蒙古軍百計攻擊，始終不逞。到第四日上，天空又飄下鵝毛大雪。郭靖望著峰頂道：「只怕等不到十日，歐陽鋒就凍得半死了。」黃蓉道：「他內功精湛，可以熬上十天。」一語甫畢，突然兩人同時驚叫，只見山峰上落下一物，正是歐陽鋒的身形。黃蓉拍手喜叫：「老毒物熬不住，自行尋死啦！」隨即奇道：「咦，奇怪！怎麼會這樣？」只見他並非筆直下墮，身子在空中飄飄蕩蕩，就似風箏一般。靖、蓉二人驚詫萬分，心想從這千丈高峰落下，不跌到粉身碎骨才怪，可是他下降之勢怎地如此緩慢，難道老毒物當真還會妖法不成？片刻之間，歐陽鋒又落下一程，二人這才看清，只見他全身赤裸，頭頂縛著兩個大圓球一般之物。黃蓉心念一轉，已明其理，連叫：「可惜！」

　　原來歐陽鋒被困禿木峰頂，他武功雖高，終究無法從這筆立千丈的高峰上溜下來，熬了幾日凍餓，情急智生，忽然想到一法。他除下褲子，將兩隻褲腳都牢牢打了個結，又怕褲子不牢，將衣衫都除下來縛在褲上，雙手持定褲腰，咬緊牙關縱身一躍，從山峰上跳將下來。這法子原本極為冒險，只是死中求生，除此更無他策，果然一條褲子中鼓滿了氣，將他下降之勢大為減弱。他不穿衣褲，雙手幾乎凍僵，當下仗著一身卓絕內功，強自運氣周流全身，與寒氣冰雪相抗。黃蓉又好氣又好笑，一時倒想不出奈何他之法。此時城內城外兩軍盡已瞧見，數十萬人一齊仰起了頭望著這空中飛人。許多小兵只道是神仙下凡，都跪在地下磕頭膜拜。郭靖看著歐陽鋒落下的方向，必是墮入城中，待他離地尚有數十丈，搶過一張鐵胎弓，連珠箭發，往他身上射去，心想他身在半空，無可騰挪閃避，只是想到相饒三次之約，箭頭對準他大腿非致命之處。歐陽鋒人在半空，卻是眼觀四方，見箭射到，當即彎腰弓身，雙足連揮，把郭靖射上來的箭枝一一踢開。三軍喧嘩聲中，成吉思汗已聽到郭靖的約略稟報，下令放箭。登時萬弩同張，箭似飛蝗，齊向歐陽鋒射去。眼見他就是有千手萬腿，也難以逐一撥落。他全身赤裸，在空中又無可騰挪閃避，勢必要將他射得刺蝟相似。歐陽鋒見情勢危急，突然鬆手，登時頭下腳上的倒墮下來。數十萬人齊聲呼喊，當真驚天動地。

　　只見他在半空腰間一挺，撲向城頭的一面大旗。此時西北風正厲，將那大旗自西至東張得筆挺。歐陽鋒左手前探，已抓住了旗角，就這麼稍一借力，那大旗已中裂為二。歐陽鋒一個觔斗，雙腳勾住旗桿，直滑下來，消失在城牆之後。兩軍見此奇事，無不駭然，一時談論紛紛，竟忘了廝殺。郭靖心想：「此次不算饒他，下次豈非尚要相饒一次？蓉兒定然極為不快。」哪知一轉頭，卻見黃蓉眼含笑意，忙問：「蓉兒，什麼事高興？」黃蓉雙掌一拍，笑道：「我送一份大禮給你，你喜不喜歡？」郭靖道：「什麼禮啊？」黃蓉道：「撒麻爾罕城。」郭靖愕然不解。黃蓉道：「老毒物教了我一個破城妙法，你去調兵遣將，今晚大功可成。」當下在他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只把郭靖喜得連連鼓掌。

　　是日未正，郭靖傳下密令，命部屬割破帳篷，製成一頂頂圓傘，下系堅牢革索，限一個半時辰縫成一萬頂。將士盡皆起疑，心想帳篷割破，如此嚴寒，在這冰天雪地之中一夜也是難熬，但主帥有令，只得遵從。

　　郭靖又令調集軍中供食用的牛羊，在雪峰下候命。令一個萬人隊在北門外布成天覆、地載、風揚、雲垂四陣，專等捕帥捉將；令一個萬人隊在北門兩側布成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四陣，勒逼敵軍投向天地風雲四陣之中；令第三個萬人隊輕裝勁束，以候調用。當晚飽餐戰飯，兩個萬人隊依令北開。待到戌末亥初，郭靖派親兵稟報大汗，敵城眼下可破，請調重兵沖城。成吉思汗得報，將信將疑，急令郭靖進帳回報。親兵稟告：「金刀駙馬此時已率部出擊，只待大汗接應。」

　　郭靖陣中吹動號角，千餘軍士宰牛殺羊，將肉塊凍結在高峰之上。丐幫中高來高去的好手甚多，互相傳遞牽援，架成了數十道「羊梯」。郭靖一聲令下，當先搶上，一萬名將士以長索繫腰，慢慢爬上峰頂。此刻嚴令早傳，不得發出絲毫聲息。黑夜中但見數十條夭矯巨龍蜿蜒上峰。這山峰絕頂方圓不廣，一萬人擁得密密層層，後來者幾無立足之地。郭靖令將士在腰裡繫上革傘，各執兵刃，躍入城中，齊攻南門。他手掌一拍，首先躍下，數百名丐幫幫眾跟著湧身躍落。這般高峰下躍，自是極險，但蒙古將士素來勇悍，日間又曾見歐陽鋒從峰上降落，各人身上革傘比他鼓氣入褲之法更是穩當得多，再見主帥身先士卒，當下個個奮勇。一時之間，空中宛似萬花齊放，一頂頂革傘張了開來，帶著將士穩穩下墮。黃蓉坐在峰頂冰巖之上，眼見大功告成，不由得心花怒放，尋思：「成吉思汗破城與否，原本與我無關。但若靖哥哥能聽我言語，倒可乘機了結一件大事。」

　　郭靖足一著地，立即扯下背後革傘，舞動大刀，猛向守軍掃去。此時城中已有少數守軍驚覺，但陡然間見到成千成萬敵軍從天而降，駭惶之餘，哪裡還有鬥志？最先著地的又是丐幫幫眾，個個武藝高強，接戰片刻，早已攻近城門。接著蒙古軍先後降落，雖有數百名軍士因傘破跌斃，但十成中倒有九成多平安著地，大半受風吹蕩，落入城中各處，被花剌子模軍圍住，或擒或殺，但落在城門左近的也有一二千人。郭靖令半數抵擋敵軍，半數斬關開城。

　　成吉思汗見到郭靖所部飛降入城，驚喜交集，當即盡點三軍，攻向城邊，只見南門大開，數百名蒙古軍執矛守住。當下幾個千人隊蜂湧衝入，裡應外合，奮勇攻殺。十餘萬守軍張惶失措，不知敵軍從何而來。蒙古軍一面廝殺，一面到處澆潑石油放火。城中大火沖天，花剌子模兵更是亂成一團。未及天明，守軍大潰。花剌子模國王摩訶末得報北門尚無敵軍，當即開城北奔。哪知郭靖的一個萬人隊早就候在兩側，箭矛齊施，大殺一陣。摩訶末無心戀戰，命完顏洪烈率兵殿後，自己在親兵擁護下當先逃命。

　　郭靖一心要拿完顏洪烈，亂軍中見他金盔閃動，率軍急追。花剌子模軍雖敗，畢竟人數眾多，此時困獸之鬥，個個情急拚命。郭靖兵少，阻攔不住，前面快馬不住報來，說道敵軍即將突圍。郭靖想起兵法有云：「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莫追。」當即下令變陣，令旗展處，天地風雲四陣讓開通路，數萬花剌子模軍疾衝而過，又見令旗揚起，號炮響動，四陣重又合圍。此時敵軍只剩殿後萬餘人，雖皆精銳，然敗軍之餘，士無鬥志，盡數為郭靖部屬所擒。郭靖檢點俘虜，卻不見完顏洪烈在內，此仗雖獲全勝，仍是不免怏怏。待到天明，城中殘敵肅清。成吉思汗在摩訶末王宮大集諸將。郭靖正在整軍，查點慰撫部下傷亡，聽得大汗的金角吹動，忙循聲趕去，奔到王宮前面廣場，見宮門旁站著一小隊軍士，黃蓉與魯有腳等三長老都在其內。黃蓉雙手一拍，兩名小軍抬上一隻大麻袋。她笑道：「喂，你猜猜這裡面是什麼？」郭靖笑道：「這城中千奇百怪的物事都有，怎猜得著？」黃蓉道：「這是我送給你的，定要教你歡喜。」

　　郭靖忽地想起，莫非她在城中尋到什麼美貌女子，來開自己一個玩笑？當下搖頭道：「我不要。」黃蓉笑道：「你當真不要？見到了可別改口。」

　　她將麻袋一抖，袋中果然跌出一個人來，只見他頭髮散亂，滿臉血污，披著一件花剌子模兵所穿的皮襖。看他面目時，赫然是大金國趙王完顏洪烈。郭靖大喜，道：「妙極了，你從哪裡捉來？」黃蓉道：「我見敗兵從北門出來，一隊兵打著趙王旗號，一個金盔錦袍的將軍領軍奔東。我想完顏洪烈這廝狡猾得緊，敗軍之後決不會公然打起趙王旗號，定是個金蟬脫殼之計。旗號打東，他必定向西遁逃，當下與魯長老等在西邊埋伏，果然拿到這廝。」郭靖向她深深打了一躬，說道：「蓉兒，你為我報了先父之仇，我真不知說什麼好。」黃蓉抿嘴笑道：「那也是碰巧罷啦。你立下此功，大汗必有重賞，那才教好呢。」郭靖道：「我也沒什麼想要的。」黃蓉向旁走開，低聲道：「你過來。」郭靖跟了過去。黃蓉道：「這世上難道你當真沒什麼想要的了？」郭靖一怔，道：「我只要一樣，就是盼望永遠不和你分離。」黃蓉微笑道：「今日你立此大功，縱然有什麼事觸犯大汗，我想他也決不會生氣發作。」郭靖「嗯」了一聲，還未明白。黃蓉道：「此刻你若是求他封什麼官爵，他必答應。但若求他不封你什麼官爵，他也難以拒絕。要緊的是須得要他先行親口言明，不論你求什麼，他都允可。」郭靖道：「是啊！」

　　黃蓉聽他說了「是啊」兩字，不再接口，只是搔頭，惱道：「你這金刀駙馬做得挺美，是不是？」這句話才把郭靖說得恍然大悟，叫道：「嗯，我明白啦。你叫我去向大汗辭婚，叫他答允在先，待我說出口後難以拒絕。」黃蓉慍道：「那可全憑你自己了，說不定你想做駙馬爺呢？」郭靖道：「蓉兒，華箏妹子待我一片真心，可是我對她始終情若兄妹。起初我拘於信義，不便背棄婚約，若是大汗肯收回成命，那當真兩全其美。」黃蓉心中甚喜，向他微笑斜睨。郭靖欲待再說，忽聽宮中二次金角響起，伸手在黃蓉手上一提，說道：「蓉兒，你聽我好音。」當下押著完顏洪烈進宮朝見大汗。

　　成吉思汗見郭靖進來，心中大喜，親下寶座迎接，攜著他手上殿，命左右搬來一張錦凳，叫他坐在自己身旁。待聽郭靖說起拿到完顏洪烈，成吉思汗更喜，見完顏洪烈俯伏在地，提起右足踏在他的頭上，笑道：「當時你到蒙古來耀武揚威，可曾想到也有今日？」完顏洪烈自知不免一死，抬頭說道：「當時我金國兵力強盛，恨不先滅了你小小蒙古，致成今日之患。」成吉思汗大笑，命親兵牽將出去，就在殿前斬首。郭靖想起父親大仇終於得復，心中又喜又悲。

　　成吉思汗道：「我曾說破城擒得完顏洪烈者，此城子女玉帛全數賞他，你領兵點收去罷。」郭靖搖頭道：「我母子受大汗恩庇，足夠溫飽，奴僕金帛，多了無用。」成吉思汗道：「好，這正是英雄本色。那麼你要什麼？但有所求，我無不允可。」郭靖離座打了一躬，說道：「欲求大汗一事，請大汗勿怒。」成吉思汗笑道：「你說罷。」

　　郭靖正欲說出辭婚之事，忽聽得遠處傳來成千成萬人的哭叫呼喊之聲，震天撼地，驚心動魄。殿上諸將盡皆躍起，抽出長刀，只道城中投降了的花剌子模軍民突然起事，都要奔出去鎮壓。成吉思汗笑道：「沒事，沒事。這狗城不服天威，累得我損兵折將，又害死了我愛孫，須得大大洗屠一番。大家都去瞧瞧。」當下離座步出，諸將跟隨在後。眾人出宮後上馬馳向西城。但聽得哭叫之聲愈來愈是慘厲。一出城門，只見數十萬百姓奔逃哭叫，推擁滾撲，蒙古兵將乘馬來回奔馳，手舞長刀，向人群砍殺。原來蒙古人命令居民盡數出城，不得留下一個。當地居民初時還道是蒙古人點閱戶口，以防藏匿奸細，哪知蒙古軍先搜去居民全部兵器，再點出諸般巧手工匠，隨即在人叢中拉出美貌的少婦少女，以繩索縛起。撒麻爾罕居民此時才知大難臨頭，有的欲圖抵抗，當場被長刀長矛格斃。蒙古軍十幾個千人隊齊聲吶喊，向人叢衝去，舉起長刀，不分男女老幼的亂砍。這一場屠殺當真是慘絕人寰，自白髮蒼蒼的老翁，以至未離母親懷抱的嬰兒，無一得以倖免。當成吉思汗率領諸將前來察看時，早已有十餘萬人命喪當地，四下裡血肉橫飛，蒙古馬的鐵蹄踏著遍地屍首，來去屠戳。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叫道：「殺得好，殺得好，叫他們知道我的厲害。」郭靖看了片刻，再也忍耐不住，馳到成吉思汗馬前，叫道：「大汗，你饒了他們罷。」成吉思汗手一擺，喝道：「盡數殺光，一個也不留。」郭靖不敢再說，只見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從人叢中逃了出來，撲在一個被戰馬撞倒的女子身上，大叫：「媽媽！」一名蒙古兵疾衝而過，長刀揮處，母子兩人斬為四段。那孩子的雙手尚自牢牢抱著母親。郭靖胸中熱血沸騰，叫道：「大汗，你說過這城中的子女玉帛都是我的，怎麼你又下令屠城？」成吉思汗一怔，笑道「你自己不要的。」郭靖道：「你說不論我求你什麼，你都允可，是麼？」成吉思汗點頭微笑。郭靖大聲道：「大汗言出如山，我求你饒了這數十萬百姓的性命。」

　　成吉思汗大為驚詫，萬想不到他會懇求此事，但既已答應，豈能反悔？心中極為惱怒，雙目如要噴出火來，瞪著郭靖，手按刀柄，喝道：「小傢伙，你當真求我此事？」諸王眾將見大汗發怒，都是嚇得心驚膽戰。成吉思汗左右一列排開，無一不是身經百戰的勇將，剛猛剽悍，視死如歸，但大汗一怒，卻是人人不寒自栗。

　　郭靖從未見成吉思汗如此兇猛的望著自己，也是極為害怕，身子不由得微微打戰，說道：「只求大汗饒了眾百姓的性命。」成吉思汗低沉著嗓子道：「你不後悔？」郭靖想起黃蓉教他辭婚，現下放過這個良機，終身要失去大汗的歡心，那也罷了，而自己與黃蓉的良緣卻也化為流水，但眼見這數十萬百姓呼叫哀號的慘狀，如何能見死不救？當即昂然道：「我不後悔。」成吉思汗聽他聲音發抖，知道他心中害怕，但仍是鼓勇強求，也不禁佩服他的倔強，拔出長刀，叫道：「收兵！」親兵吹起號角，數萬蒙古騎兵身上馬上都是濺滿鮮血，從人叢中縱馬而出，整整齊齊的排列成陣。

　　成吉思汗自任大汗以來，從無一人敢違逆他的旨意，這次被郭靖硬生生的將他屠城之令扼住，心中甚是惱怒，大叫一聲，將長刀重重擲在地下，馳馬回城。諸將都向郭靖橫目而視，心想大汗盛怒之下，不知是誰倒霉，難免要大吃苦頭。攻破撒麻爾罕城後本可大掠大殺數日，這麼一來，破城之樂是全盤落空了。郭靖知道諸將不滿，也不理會，騎著小紅馬慢慢向僻靜之處走去。此時大戰初過，城內城外成千成萬座房屋兀自焚燒，遍地都是屍駭，雪滿平野，盡染赤血。他想：「戰禍之慘，一至於斯。我為了報父親之仇，領兵來殺了這許多人。大汗為了要征服天下，殺人更多。可是千萬將士百姓卻又犯了什麼罪孽，落得這般肝腦塗地，骨棄荒野？」他越想心中越是不安：「我破城為父報仇，卻害死了這許多人，到底該是不該？」他一人一騎，在荒野中走來走去，苦苦思索，直到天黑，才回到城中宿營之處。來到營門，只見大汗的兩名親兵候在門外，上前行禮，稟道：「大汗宣召駙馬爺，小人相候已久，請駙馬爺快去。」郭靖心想：「我日間逆了大汗旨意，他要將我斬首也未可知。事已如此，只好相機行事。」當下招手命自己的一名親兵過來，低聲囑咐了幾句，叫他急速報與魯有腳知道，自己徑行入宮。他惴惴不安，但打定了主意：「不管大汗如何威逼震怒，我總是不收回饒赦滿城百姓的求懇。他是大汗，不能食言。」他滿心以為成吉思汗必在大發脾氣，哪知走到殿門，卻聽得大汗爽朗的大笑之聲一陣陣從殿中傳出。郭靖不由得微感詫異，加快腳步走進殿去，只見成吉思汗身旁坐著一人，腳邊又坐著一個少女，倚在他的膝上。坐著的童顏白髮，原來是長春子丘處機，腳邊的少女卻是華箏公主。郭靖大喜，忙奔上相見。成吉思汗從侍從手中搶過一枝長戟，掉過頭來，戟桿往郭靖頭上猛擊下去。郭靖一驚，側頭讓開，這一桿打在他的左肩，崩的一聲，戟桿斷為兩截。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叫道：「小傢伙，就這麼算了。若不是瞧在丘道長和女兒份上，今日要殺你的頭。」

　　華箏跳起身來，叫道：「爹，我不在這兒，你定是盡欺侮我郭靖哥哥。」成吉思汗將斷戟往地下一擲，笑道：「誰說的？」華箏道：「我親眼見啦，你還賴呢。因此我不放心，要和丘道長一起來瞧瞧。」成吉思汗一手拉著女兒，一手拉著郭靖，笑道：「大家坐著別吵，聽丘道長讀詩。」

　　原來丘處機在煙雨樓鬥劍後，眼見周伯通安好無恙，又知害死了譚處端的正凶是歐陽鋒，當下與馬鈺等向黃藥師鄭重謝罪。全真六子後來遇到柯鎮惡，得悉備細，都是不勝浩歎。丘處機想起收徒不慎，對楊康只授武功而不將他帶出王府，少年人習於富貴，把持不定，終於落此下場，更是自責甚深。這日得到成吉思汗與郭靖來信，心想蒙古人併吞中國之勢已成，難得成吉思汗前來相邀，正好乘機進言，若能啟他一念之善，便可令普天下千千萬萬百姓免於屠戮，實是無量功德，心中又掛念郭靖，當下帶了十餘名弟子冒寒西來。丘處機見郭靖經歷風雪，面目黝黑，身子卻更為壯健，甚是欣喜。郭靖未到之時，他正與成吉思汗談論途中見聞，說有感於風物異俗，做了幾首詩，當下捋鬚吟道：「十年兵災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生民得消憂。」一名通曉漢語的文官名叫耶律楚材，將詩義譯成蒙古語。成吉思汗聽了，點頭不語。

　　丘處機向郭靖道：「當年我和你七位師父在煙雨樓頭比武，你二師父從我懷中摸去了一首未成律詩。此番西來，想念七位舊友，終於將這首詩讀成了。」當下吟道：「『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這四句是你二師父見過的，下面四句是我新作，他卻見不到了：『吳越樓台歌吹滿，燕秦部麴酒餚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郭靖想到江南七怪，不禁淚水盈眶。成吉思汗道：「道長西來，想必已見我蒙古兵威，不知可有詩歌讚詠否？」丘處機道：「一路見到大汗攻城掠地之威，心中有感，也做了兩首詩。第一首云：『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耶律楚材心想大汗聽了定然不喜，一時躊躇不譯。丘處機不予理會，續念道：「我第二首是：『嗚呼天地廣開闢，化生眾生千萬億。暴惡相侵不暫停，循環受苦知何極。皇天後土皆有神，見死不救知何因？下士悲心卻無福，徒勞日夜含酸辛？』」這兩首詩雖不甚工，可是一股悲天憫人之心，躍然而出。郭靖日間見到屠城的慘狀，更是感慨萬分。成吉思汗道：「道長的詩必是好的，詩中說些什麼，快譯給我聽。」耶律楚材心想：「我曾向大汗進言，勸他少殺無辜百姓，他哪裡理睬。幸得這位道長深有慈悲心腸，作此好詩，只盼能說動大汗。」當下照實譯了。成吉思汗聽了不快，向丘處機道：「聽說中華有長生不老之法，盼道長有以教我。」

　　丘處機道：「長生不老，世間所無，但道家練氣，實能卻病延年。」成吉思汗問道：「請問練氣之道，首要何在？」丘處機道：「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成吉思汗問道：「何者為善？」丘處機道：「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成吉思汗默然。丘處機又道：「中華有部聖書，叫作《道德經》，吾道家奉以為寶。『天道無親』、『聖人無常心』云云，都是經中之言。經中又有言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丘處機一路西行，見到戰禍之烈，心中惻然有感，乘著成吉思汗向他求教長生延年之術，當下反覆開導，為民請命。成吉思汗以年事日高，精力\*衰，所關懷的只是長生不老之術，眼見丘處機到來，心下大喜，只道縱不能修成不死之身，亦必可獲知增壽延年之道，豈知他翻來覆去總是勸告自己少用兵、少殺人，言談極不投機，說到後來，對郭靖道：「你陪道長下去休息罷。」

　　-------------------------------------------------------------------

　　註：

　　一、花剌子模為回教大國，國境在今蘇聯南部、阿富汗、伊朗一帶。撒麻爾罕城在今蘇聯烏孜別克共和國境內。據《元史》載，成吉思汗攻花剌子模舊都玉龍傑赤時，曾以石油澆屋焚燒，城因之破。

　　二、據史籍載，丘處機與成吉思汗來往通信三次，始攜弟子十八人經崑崙赴雪山相見。弟子李志常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備記途中經歷，此書今尚行世。

## 第38回　錦囊密令

　　郭靖陪了丘處機與他門下十八名弟子李志常、尹志平、夏志誠、於志可，張志素、王志明、宋德方等辭出。來到宮外，只見黃蓉與魯、簡、梁三長老以及千餘名丐幫幫眾，都騎了馬候在宮外。眼見郭靖出宮，黃蓉拍馬迎上，笑問：「沒事嗎？」郭靖笑道：「運氣不錯，剛碰著丘道長到來，大汗心情正好。」黃蓉向丘處機行禮見過，對郭靖道：「我怕大汗發怒要殺你，領人在這裡相救。大汗怎麼說？答應了你辭婚麼？」郭靖躊躇半晌，道：「我沒辭婚。」黃蓉一怔，道：「為什麼？」郭靖道：「蓉兒你千萬別生氣，因為……」剛說到這裡，華箏公主從宮中奔出，大聲叫道：「郭靖哥哥。」

　　黃蓉見到是她，臉上登時變色，立即下馬，閃在一旁。郭靖待要對她解釋，華箏卻拉住了他手，說道：「你想不到我會來罷？你見到我高不高興？」郭靖點點頭，轉頭尋黃蓉時，卻已人影不見。華箏一心在郭靖身上，並未見到黃蓉，拉著他手，咭咭呱呱的訴說別來相思之情。郭靖暗暗叫苦：「蓉兒必道我見到華箏妹子，這才不肯向大汗辭婚。」華箏所說的話，他竟一句也沒有聽進耳裡。華箏說了一會，見他呆呆出神，嗔道：「你怎麼啦？我大老遠的趕來瞧你，你理也不理人家？」郭靖道：「妹子，我掛念著一件要事，先得去瞧瞧，回頭再跟你說話。」囑咐親兵款待丘處機，逕行奔回營房去找黃蓉。親兵說道：「黃姑娘回來拿了一幅畫，出東門去了。」郭靖驚問：「什麼畫？」那親兵道：「就是駙馬爺常常瞧的那幅。」郭靖更驚，心想：「她將這畫拿去，顯是跟我決絕了。我什麼都不顧啦，隨她南下便是。」匆匆留了字條給丘處機，跨上小紅馬出城追去。那小紅馬腳力好快，郭靖生怕找不著黃蓉，心中焦急，更是不住的催促，轉眼之間，已奔出數十里，城郊人馬雜沓，屍骸縱橫，一到數十里外，放眼但見一片茫茫白雪，雪地裡卻有一道馬蹄印筆直向東。郭靖心中甚喜：「小紅馬腳力之快，天下無雙，再過片刻，必可追上蓉兒。我和她同去接了母親，一齊南歸。華箏妹子縱然怪我，那也顧不得了。」又奔出十餘里，只見馬蹄印轉而向北，蹄印之旁突然多了一道行人的足印。這足印甚是奇特，雙腳之間相距幾有四尺，步子邁得如此之大，而落地卻輕，只陷入雪中數寸。郭靖吃了一驚：「這人輕身功夫好生厲害。」隨即想到：「左近除歐陽鋒外，更無旁人有此功夫，難道他在追趕蓉兒？」想到此處，雖在寒風之下，不由得全身出汗。那小紅馬甚通靈性，知道主人追蹤蹄印，不待郭靖控韁指示，順著蹄印一路奔了下去。只見那足印始終是在蹄印之旁，但數里之後，這一對印痕在雪地中忽爾折西，忽爾轉南，彎來繞去，竟無一段路是直行的。郭靖心道：「蓉兒必是發現歐陽鋒在後追趕，故意繞道。但雪中蹄痕顯然，極易追蹤，老毒物自是緊追不捨。」又馳出十餘里，蹄印與足印突然與另外一道蹄印足形重疊交叉。郭靖下馬察看，瞧出一道在先，一道在後，望著雪地中遠遠伸出去的兩道印痕，陡然醒悟：「蓉兒使出她爹爹的奇門之術，故意東繞西轉的迷惑歐陽鋒，教他兜了一陣，又回上老路。」他躍上馬背，心中又喜又憂，喜的是歐陽鋒多半再也追不上黃蓉，憂的是蹄印雜亂，自己卻也失了追尋他的線索，站在雪地中呆了一陣，心想：「蓉兒繞來繞去，終究是要東歸，我只是向東追去便了。」躍上馬背，認明了方位，逕向東行。奔馳良久，果然足印再現，接著又見遠處青天與雪地相交之處有個人影。郭靖縱馬趕去，遠遠望見那人正是歐陽鋒。這時歐陽鋒也已認出郭靖，叫道：「快來，黃姑娘陷進沙裡去啦。」郭靖大吃一驚，雙腿一夾，小紅馬如箭般疾衝而前。待離歐陽鋒數十丈處，只感到馬蹄忽沉，踏到的不再是堅實硬地，似乎白雪之下是一片泥沼。小紅馬也知不妙，急忙拔足斜著奔出，再繞彎奔到臨近，只見歐陽鋒繞著一株小樹急轉圈子，片刻不停。郭靖大奇：「他在鬧什麼玄虛？」一勒韁繩，要待駐馬相詢，哪知小紅馬竟不停步，疾衝奔去，隨又轉回。郭靖隨即醒悟：「原來地下是沼澤軟泥，一停足立即陷下。」轉念一想，不由得大驚：「莫非蓉兒闖到了這裡？」向歐陽鋒叫道：「黃姑娘呢？」歐陽鋒足不停步的奔馳來去，叫道：「我跟著她馬蹄足印一路追來，到了這裡，就沒了蹤跡。你瞧！」說著伸手向小樹上一指。郭靖縱馬過去，只見樹枝上套著一個黃澄澄的圈子。小紅馬從樹旁擦身馳過，郭靖手一伸，拿起圈子，正是黃蓉束髮的金環。他一顆心幾乎要從腔子中跳了出來，圈轉馬頭，向東直奔，馳出里許，只見雪地裡一物熠熠生光。他從馬背上俯下身來，長臂拾起，卻是黃蓉襟頭常佩的一朵金鑲珠花。他更是焦急，大叫：「蓉兒，蓉兒，你在哪裡？」極目遠望，白茫茫的一片無邊無際，沒見一個移動的黑點，又奔出數里，左首雪地裡鋪著一件黑貂裘，正是當日在張家口自己所贈的。他令小紅馬繞著貂裘急兜圈子，大叫：「蓉兒！」聲音從雪地上遠遠傳送出去，附近並無山峰，竟連回音也無一聲。郭靖大急，幾欲哭出聲來。過了片刻，歐陽鋒也跟著來了，叫道：「我要上馬歇歇，咱們一塊尋黃姑娘去。」郭靖怒道：「若不是你追趕，她怎會奔到這沼澤之中？」雙腿一夾，小紅馬急竄而出。歐陽鋒大怒，身子三起三落，已躍到小紅馬身後，伸手來抓馬尾。郭靖沒料想他來得如此迅捷，一招「神龍擺尾」，右掌向後拍出，與歐陽鋒手掌相交，兩人都是出了全力。郭靖被歐陽鋒掌力一推，身子竟離鞍飛起，幸好紅馬向前直奔，他左掌伸出，按在馬臀，借力又上了馬背。

　　歐陽鋒卻向後倒退了兩步，由於郭靖這一推之力，落腳重了，左腳竟深陷入泥，直沒至膝。歐陽鋒大驚，知道在這流沙沼澤之地，左腳陷了，若是用力上拔提出左腳，必致將右腳陷入泥中，如此愈陷愈深，任你有天大本事也是難以脫身。情急之下橫身倒臥，著地滾轉，同時右腳用力向空踢出，一招「連環鴛鴦腿」，憑著右腳這一踢之勢，左足跟著上踢，泥沙飛濺，已從陷坑中拔出。

　　他翻身站起，只聽得郭靖大叫「蓉兒，蓉兒！」一人一騎，已在里許之外，遙見小紅馬跑得甚是穩實，看來已走出沼澤，當下跟著蹄印向前疾追，愈跑足下愈是鬆軟，似乎起初尚是沼澤邊緣，現下已踏入了中心。他連著了郭靖三次道兒，最後一次在數十萬人之前赤身露體，狼狽不堪，旁人佩服他武藝高強，他自己卻認為是生平的奇恥大辱。此時與郭靖單身相逢，好歹也要報了此仇，縱冒奇險，也是不肯放過這個良機，何況黃蓉生死未知，也決不能就此罷休，當下施展輕功，提氣直追。這番輕功施展開來，數里之內，當真是疾逾奔馬。郭靖聽得背後踏雪之聲，猛回頭，只見歐陽鋒離馬尾已不過數丈，一驚之下，急忙催馬。一人一騎，頃刻間奔出十多里路。郭靖仍是不住呼叫：「蓉兒！」但眼見天色漸暗，黃蓉出現的機緣愈來愈是渺茫，他呼喊聲自粗嗄而嘶啞，自哽咽而變成哭叫。小紅馬早知危險，足底愈軟，起步愈快，到得後來竟是四蹄如飛，猶似凌空御風一般。汗血寶馬這般風馳電掣般全速而行，歐陽鋒輕功再好，時刻一長，終於呼吸迫促，腿勁消減，腳步漸漸慢了下來。小紅馬身上也是大汗淋漓，一點點的紅色汗珠濺在雪地上，鮮艷之極，顆顆蹄印之旁，宛如開了朵朵櫻花。待馳到天色全黑，紅馬已奔出沼澤，早把歐陽鋒拋得不知去向。郭靖心想：「蓉兒的坐騎無此神駿，跑不到半里，就會陷在沼澤中動彈不得。我寧教性命不在，也要設法救他。」他明知黃蓉此時失蹤已久，若是陷在泥沙之中，縱然救起，也已返魂無術，這麼想也只是自行寬慰而已。他下馬讓紅馬稍息片刻，撫著馬背叫道：「馬兒啊馬兒，今日休嫌辛苦，須得拚著命兒再走一遭。」他躍上馬鞍，勒馬回頭。小紅馬害怕，不肯再踏入軟泥，但在郭靖不住催促之下，終於一聲長嘶，潑剌剌放開四蹄，重回沼澤。它知前途尚遠，大振神威，越奔越快。正急行間，猛聽得歐陽鋒叫道：「救命，救命。」郭靖馳馬過去，白雪反射微光下只見他大半個身子已陷入泥中，雙手高舉，在空中亂抓亂舞，眼見泥沙慢慢上升，已然齊胸，一抵口鼻，不免窒息斃命。郭靖見他這副慘狀，想起黃蓉臨難之際亦必如此，胸中熱血上湧，幾乎要躍下馬來，自陷泥中。歐陽鋒叫道：「快救人哪！」郭靖切齒道：「你害死我恩師，又害死了黃姑娘，要我相救，再也休想。」歐陽鋒厲聲道：「咱們曾擊掌為誓，你須饒我三次。這次是第三次，難道你不顧信義了？」郭靖垂淚道：「黃姑娘已不在人世，咱們的盟約還有何用處？」歐陽鋒破口大罵。郭靖不再理他，縱馬走開。奔出數十丈，聽得他慘厲的呼聲遠遠傳來，心下終是不忍，歎了口氣，回馬過來，見泥沙已陷到他頸邊。郭靖道：「我救你便是。但馬上騎了兩人，馬身吃重，勢必陷入泥沼。」歐陽鋒道：「你用繩子拖我。」郭靖未攜帶繩索，轉念間解下長衣，執住一端，縱馬馳過他身旁。歐陽鋒伸手拉住長衣的另一端，郭靖雙腿一夾，大喝一聲。小紅馬奮力前衝，波的一聲響，將歐陽鋒從軟沙之中直拔出來，在雪地裡拖曳而行。

　　若是向東，不久即可脫出沼澤，但郭靖懸念黃蓉，豈肯就此罷休？當下縱馬西馳。歐陽鋒仰天臥在雪上，飛速滑行，乘機喘息運氣。小紅馬\*\*，奔騰駿發，天未大明，又已馳過沼澤，只見雪地裡蹄印點點，正是黃蓉來時的蹤跡，可是印在人亡，香魂何處？郭靖躍下馬來，望著蹄印呆呆出神。他心裡傷痛，竟忘了大敵在後，站在雪地裡左手牽著馬韁，右手挽了貂裘，極目遠眺，心搖神馳，突覺背上微微一觸，待得驚覺急欲回身，只覺歐陽鋒的手掌已按在自己背心「陶道穴」上。歐陽鋒那日從沙坑中鑽出，也是被郭靖如此制住，此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禁樂得哈哈大笑。郭靖哀傷之餘，早將性命置之度外，淡然道：「你要殺便殺，咱們可不曾立約要你饒我。」歐陽鋒一怔，他本想將郭靖盡情折辱一番，然後殺死，哪知他竟無求生之想，當即瞭然：「這傻小子和那丫頭情義深重，我若殺他，倒遂了他殉情的心願。」轉念又想：「那丫頭既已陷死沙中，倒要著落在他身上譯解經文。」當下提著郭靖手膀，躍上馬背，兩人並騎，向著南邊山谷中馳去。行到巳牌時分，見大道旁有個村落。歐陽鋒縱馬進村，但見遍地都是屍骸，因天時寒冷，屍身盡皆完好，死時慘狀未變，自是被蒙古大軍經過時所害的了。歐陽鋒大叫數聲，村中靜悄悄地竟無一人，只有幾十頭牛羊高鳴相和。歐陽鋒大喜，押著郭靖走進一間石屋，說道：「你現下為我所擒，我也不來殺你。只要打得過我，你就可出去。」說著去牽了一條羊來宰了，在廚下煮熟。郭靖望著他得意的神情，越看越是憤恨。歐陽鋒拋一隻熟羊腿給他，說道：「等你吃飽了，咱們就打。」郭靖怒道：「要打便打，有什麼飽不飽的？」飛身而起，劈面就是一掌。歐陽鋒舉手擋開，回了一拳。頃刻之間，兩人在石屋之間打得桌翻凳倒。拆了三十餘招，郭靖究竟功力不及，被歐陽鋒搶上半步，右掌抹到了脅下。郭靖難以閃避，只得停手待斃，哪知歐陽鋒竟不發勁，笑道：「今日到此為止，你練幾招真經上的功夫，明日再跟你打過。」郭靖「呸」了一聲，坐在一張翻轉的凳上，拾起羊腿便咬，心道：「他有心要學真經功夫的訣竅，盼我演將出來，便可從旁觀摩，我偏不上當。他要殺我，就讓他殺好了……嗯，他剛才這一抹，我該當如何拆解？」遍思所學的諸般拳術掌法，並無一招可以破解，卻想起真經上載得有一門「飛絮勁」的巧勁，似可將他這一抹化於無形。

　　他心想：「我自行練功，他要學也學不去。」當下將一隻羊腿吃得乾乾淨淨，盤膝坐在地下，想著經中所述口訣，依法修習。他自練成《易筋鍛骨篇》後，基礎紮穩，又得一燈大師傳授，經中要旨早已瞭然於胸，如「飛絮勁」這等功夫只是末節，用不到兩個時辰，已然練就，斜眼看歐陽鋒時，見他也坐著用功，當下叫道：「看招！」身未站直，已揮掌劈將過去。歐陽鋒回掌相迎，鬥到分際，他依樣葫蘆又是伸掌抹到了郭靖脅下。突覺手掌一滑，斜在一旁，身子不由自主的微微前傾，郭靖左掌已順勢向他頸中斬落。歐陽鋒又驚又喜，索性加力前衝，避過了這一招斬勢，回身叫道：「好功夫，這是經中的麼？叫什麼名字？」郭靖道：「沙察以推，愛末琴兒。」歐陽鋒一怔，隨即想到這是經中的古怪文字，心想：「這傻小子一股牛勁，只可巧計詐取，硬逼無用。」掌勢一變，又和他鬥在一起。兩人纏鬥不休，郭靖一到輸了，便即住手，另練新招。當晚郭靖坦然而臥，歐陽鋒卻是提心吊膽，既害怕半夜偷襲，又恐他乘黑逃走。兩人如此在石屋中一住月餘，將村中的牛羊幾乎吃了一半。這一個多月之中，倒似歐陽鋒硬逼郭靖練功。歐陽鋒武學深邃，瞧著郭靖練功前後的差別，也悟到了不少經中要旨，但以之與所得的經文參究印證，卻又全然難以貫通。他越想越是不解，便逼得郭靖越緊，這麼一來，郭靖的功夫在這月餘之中竟然突飛猛進。歐陽鋒不由得暗暗發愁：「如此下去，我尚未參透真經要義，打起來卻要不是這傻小子的對手了。」郭靖初幾日滿腔憤恨，打到後來，更激起了克敵制勝之念，決意和他拚鬥到底，終究要憑真功夫殺了他才罷，明知此事極難，卻是毫不氣餒，怒火稍抑，堅毅愈增。這一日他在村中死屍身畔拾到一柄鐵劍，便即苦練兵刃，使劍與歐陽鋒的木杖過招。歐陽鋒本使蛇杖，當日與洪七公舟中搏鬥，蛇杖沉入大海，後來另鑄鋼杖，纏上怪蛇，被困冰柱後又被魯有腳收了毀去。現下所用的只是一根尋常木棍，更無怪蛇助威，然而招術奇幻、變化無窮，累次將郭靖的鐵劍震飛，若是杖上有蛇，郭靖自是更難抵擋了。

　　耳聽得成吉思汗的大軍東歸，人喧馬嘶，數日不絕，兩人激鬥正酣，於此毫不理會。這一晚大軍過完，耳邊一片清靜。郭靖挺劍而立，心想：「今晚雖然不能勝你，但你的木杖卻無論如何震不掉我的劍了。」他急欲一試練成的新招，靜候敵手先攻，忽聽得屋外有人喝道：「好奸賊，往哪裡逃？」清清楚楚是老頑童周伯通的口音。

　　歐陽鋒與郭靖相顧愕然，均想：「怎麼他萬里迢迢的也到西域來啦？」兩人正欲說話，只聽得腳步聲響，兩個人一先一後的奔近石屋。村中房屋不少，可是僅這石屋中點著燈火。歐陽鋒左手揮處，一股勁氣飛出，將燈滅了。就在此時，大門呀的一聲推開，一人奔了進來，後面那人跟著追進，自是周伯通了。聽這兩人的腳步聲都是輕捷異常，前面這人的武功竟似不在周伯通之下。歐陽鋒大是驚疑：「此人居然能逃得過老頑童之手，當世之間，有此本領的屈指可數。若是黃藥師或洪七公，老毒物可大大不妙。」當即籌思脫身之計。只聽得前面那人縱身躍起，坐在樑上。周伯通笑道：「你跟我捉迷藏，老頑童最是開心不過，可別再讓你溜出去了。」黑暗中只聽他掩上大門，搬起門邊的大石撐在門後，叫道：「喂，臭賊，你在哪裡？」一邊說，一邊走來走去摸索。郭靖正想出聲指點他敵人是在樑上，周伯通突然高躍，哈哈大笑，猛往樑上那人抓去。原來他早聽到那人上梁，故意在屋角里東西摸索，教敵人不加提防，然後突施襲擊。樑上那人也是好生了得，不等他手指抓到，已一個觔斗翻下，蹲在北首。周伯通嘴裡胡說八道，心中對他卻也甚是忌憚，留神傾聽那人所在，不敢貿然逼近。靜夜之中，他依稀聽到有三個人呼吸之聲，心想這屋中燈火戛然而滅，果然有人，只是幹麼不作聲，想是嚇得怕了，於是叫道：「主人別慌，我是來拿一個小賊，捉著了馬上出去。」他想常人喘氣粗重，內功精湛之人呼吸緩而長，輕而沉，稍加留心，極易分辨。哪知側耳聽去，東西北三面三人個個呼吸低緩。周伯通一驚非小，叫道：「好賊子，原來在這裡伏下了幫手。」郭靖本待開言招呼，轉念一想：「歐陽鋒窺伺在旁，周大哥所追的也是個勁敵，我且不表露身份，俟機助他的為是。」周伯通一步一步走近門邊，低聲道：「看來老頑童捉人不到，反要讓人捉了去。」心下計議已定，只要局勢不妙，立時奪門而出。就在此時，遠處喊聲大作，蹄聲轟轟隆隆，有如秋潮夜至，千軍萬馬，殺奔前來。

　　周伯通叫道：「你們幫手越來越多，老頑童可要失陪了。」說著伸手去搬門後的大石，似要出門逃走，突然雙手舉起大石，往他所追之人的站身處擲去。這塊大石份量著實不輕，歐陽鋒每晚搬來撐在門後，郭靖若是移石開門，他在睡夢中必可醒覺。歐陽鋒耳聽得風聲猛勁，心想老頑童擲石之際，右側必然防禦不到，我先將他斃了，眼前少了禍患，日後華山二次論劍更去了一個勁敵。心念甫動，身子已然蹲下，雙手齊推，運「蛤蟆功」直擊過去。他蹲在西端，這一推自西而東，勢道凌厲之極。郭靖與他連鬥數十日，於他一舉一動都已瞭然於胸，雖在黑夜之中，一聽得這股勁風，已知他忽向周伯通施襲，當即跨步上前，一招「亢龍有悔」急拍而出。站在北首那人聽到大石擲來，也是彎腿站定馬步，雙掌外翻，要以掌力將大石反推出去傷敵。

　　四人分站四方，勁力發出雖有先後，力道卻幾乎不分上下。那大石被四股力道從東南西北一逼，飛到屋子中心落下，砰的一聲大響，將一張桌子壓得粉碎。

　　這一聲巨響震耳欲聾，周伯通覺得有趣，不禁縱聲大笑。但他的笑聲到後來竟連自己也聽不見了，原來成千成萬的軍馬已奔進村子。但聽得戰馬嘶叫聲、兵器撞擊聲、士兵呼喊聲亂成一團。郭靖聽了軍士的口音，知是花剌子模軍隊敗入村中，意圖負隅固守。但佈陣未定，蒙古軍已隨後趕到，只聽馬蹄擊地聲、大旗展風聲、吶喊衝殺聲、羽箭破空聲自遠而近。跟著短兵相接，肉搏廝殺，四下裡不知有多少軍馬在大呼酣鬥。突然有人推門，衝了進來。周伯通一把抓起，甩了出去，捧起大石，又擋在門後。歐陽鋒一擊不中，心想反正已被他發現蹤跡，叫道：「老頑童，你知我是誰？」周伯通隱約聽到人聲，但分辨不出說話，左手護身，右手伸出去便抓。歐陽鋒右手勾住他手腕，左手反掌拍出。周伯通接了一招，驚叫：「老毒物，你在這裡？」身形微晃，搶向左首，身子已側了過來，就在那時，北首那人乘隙而上，發掌向他背後猛擊。周伯通右手向歐陽鋒攻去，左拳回擋身後來掌，心想自在桃花島上練得左右互搏之術，迄今未有機緣分斗兩位高手，雖然今日情勢急迫，卻也是個試招良機，拳頭正與敵掌相接，突然郭靖從東撲至，右手架開了周伯通的拳頭，左手代接了這一掌。

　　三人同聲驚呼，周伯通叫的是「郭兄弟」，那人叫的是「郭靖」，郭靖叫的卻是「裘千仞」！

　　周伯通那日在煙雨樓前比武，他最怕毒蛇，眼見無路可走，於是橫臥樓頂，將屋面的瓦爿一片片蓋在身上，遮得密密層層，官兵的羽箭固然射他不著，歐陽鋒的青蛇也沒游上屋頂來咬他。待得日出霧散，蛇陣已收，眾人也都走得不知去向。他百無聊賴，四下閒逛，過了數月，丐幫的一名弟子送了一封信來，卻是黃蓉寫的。信中說道：他曾親口答應，不論她有何所求，必當遵命，現下要他去殺了鐵掌幫幫主裘千仞；此人與段皇爺的劉貴妃有深仇大怨，殺了他後，劉貴妃就不會再來找他，否則的話，劉貴妃就是尋到天涯海角，也非嫁給他不可。信中還書明鐵掌峰的所在。

　　周伯通心想「不論何事，必當遵命」這句話，確是對黃蓉說過的。裘千仞那老兒與金國勾結，原本不是好人，殺了他也是應該。至於自己和劉貴妃這番孽緣，更是一生耿耿於懷，自覺虧負她實多，她既與裘千仞有仇，自當代她出力，而她能不來跟自己囉唆，更是上上大吉，當下便找到鐵掌峰上。裘千仞與他一動手，初時尚打成平手，待他使出左右互搏之術，登時不敵，只得退避。高手比武，若有一人認輸，勝負已決，本應了結，哪知周伯通竟然窮追不捨。裘千仞數次問他為了何事，周伯通卻又瞠目結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要知「劉貴妃」三字，那是殺他頭也不肯出口的。兩人打打停停，逃逃追追，越走越遠。周伯通的武功雖比裘千仞略勝一籌，但要傷他性命，卻也大非易易。裘千仞千方百計難以擺脫，萬般無奈之餘，心想：「我若逃到絕西苦寒之地，難道你仍窮追不捨？」周伯通心想：「倒要瞧你逃到哪裡才走回頭路子。」可是一到了塞外大漠，平野莽莽，追蹤極易，裘千仞更是無所遁形。好在周伯通很顧信義，裘千仞只要躺下睡覺，坐下吃飯，或是大便小解，他決不上前侵犯，自己也就跟著照做。可是不論裘千仞如何行奸使詐，老頑童始終陰魂不散，糾纏不休。周伯通一路與裘千仞鬥智鬥力，越來越是興味盎然，幾次已制住了他，竟已不捨得下手殺卻。這一日也真湊巧，兩人竟誤打誤撞的闖到了石屋之中。

　　此時周郭兩人已知其餘三人是誰，但三人的呼聲為門外廝殺激鬥之聲淹沒，歐陽鋒與裘千仞卻還認不出對方。歐陽鋒尚知此人是周伯通的對頭，裘千仞卻認定屋中兩人自是一路。周、裘、歐三人武功卓絕，而郭靖與歐陽鋒斗了這數十日後，刻苦磨練，\*\*然已可與三人並駕齊驅。這四大高手密閉在這漆黑一團、兩丈見方的斗室之中，目不見物，耳不聞聽，言語不通，四人都似突然變成又聾又啞又瞎。郭靖心想：「我擋住歐陽鋒，讓周大哥先結果了裘千仞。那時咱兩人合力，殺歐陽鋒不難。」心中算計已定，雙掌虛劈出去，右掌打空，左掌卻與一個人的手掌一碰。郭靖在桃花島上與周伯通拆解有素，雙手一交，已知是他，當即縱上前去，待要拉他手臂示意，哪知周伯通童心忽起，左臂疾縮，右手陡然出拳，一下擊在郭靖肩頭，這一拳並沒使上內勁，但郭靖絕無提防，倒給他打得隱隱作痛。周伯通道：「好兄弟，你要試試大哥的功夫來著？小心了！」左手跟著一掌。郭靖雖未聽到他的話聲，卻已有備，當下揮臂格開。這時歐陽鋒與裘千仞也已拆了數招，均已從武功中認出對方。他兩人倒無仇怨，但想到日後華山論劍，勢須拚個你死我活，此時相逢，若能傷了對手，自是大妙，是以手上竟也毫不放鬆。鬥了片刻，只覺面上背後疾風掠來掠去，一愕之下，立時悟到周伯通在與郭靖過招。兩人心中奇怪，但想周伯通行事顛三倒四，人所難測，有此良機，如何不喜？當下不約而同的攻了上去。周伯通與郭靖拆了十餘招，覺得他武功已大非昔比，又驚又喜，連問：「兄弟，你從哪裡學來的功夫？」但門外廝殺正酣，郭靖怎能聽見？周伯通怒道：「好，你不肯說，卻賣什麼關子？」只覺勁風撲面，歐、裘兩人同時攻到，當即足下一點，躍到了樑上，叫道：「讓你一人鬥鬥他們兩個。」歐陽鋒與裘千仞從他袍袖拂風之勢中，察覺周伯通上梁暫息，心想正好合力斃了這傻小子，當下一左一右，分進合擊。郭靖先前被周伯通纏住了，連變四五般拳法始終無法抽身，好容易待他退開，兩個強敵卻又攻上，不禁暗暗叫苦，只得打起精神，以左右互搏術分擋二人。鬥得片刻，歐陽鋒與裘千仞都不禁暗暗稱奇。均知以郭靖功力，單是歐、裘一人都能勝他，哪知兩人聯手，他竟左掌擋歐、右拳擊裘，兩人一時之間竟然奈何他不得。周伯通在樑上坐了一陣，心想再不下去，只怕郭靖受傷，當下悄悄從牆壁溜下，雙手亂抓，一下子恰好抓到歐陽鋒後心。他蹲在地下，正以蛤蟆功向郭靖猛攻，突覺背後有人，急忙回掌抵擋。郭靖乘機向裘千仞踢出一腿，躍入屋角，不住喘氣，若是周伯通來遲了一步，歐陽鋒適才這一推定是擋架不住了。四人在黑暗中倏分倏合，一時周伯通與裘千仞鬥，一時郭靖與裘千仞鬥，一時歐陽鋒與裘千仞鬥，一時周伯通與歐陽鋒鬥，一時郭靖又和周伯通交手數招。四人這一場混戰，就中周伯通最是興高采烈，覺得生平大小各場戰鬥，好玩莫逾於此。鬥到分際，他忽然纏住郭靖不放，說道：「我兩隻手算是兩個敵人，歐、裘兩個臭賊自然也是兩個敵人。你以一敵四，試試成不成？這新鮮玩意兒你可從來沒玩過罷？」郭靖聽不到他說話，忽覺三人同時向自己猛攻，只得拚命閃躲。周伯通不住鼓勵：「別怕，別怕。危險時我會幫你。」但在這漆黑一團之中，只要著了任誰的一拳一足，都有性命之憂，周伯通縱然事後相救，哪裡還來得及？再拆數十招，郭靖累得筋疲力盡，但覺歐、裘兩人的拳招越來越沉，只得邊架邊退，要待躍到樑上暫避，卻始終給周伯通的掌力罩住了無法脫身，驚怒交集之下，再也忍耐不住，破口罵道：「周大哥你這傻老頭，盡纏住我幹什麼？」但苦於屋外殺聲震天，說出來的話別人一句也聽不見。郭靖又退幾步，忽在地下的大石上一絆，險些跌倒。他彎著腰尚未挺直，裘千仞的鐵掌已拍了過來。郭靖百忙之中不及變招，順手抱起大石擋在胸前。裘千仞一掌擊在石上，郭靖雙臂運勁，往外推出，接了他這一掌。只覺左側風響，歐陽鋒掌力又到，郭靖力透雙臂，大喝一聲，將大石往頭頂擲了上去，跟著側身避過來掌。大石穿破屋頂飛出，磚石泥沙如雨而下，天空星星微光登時從屋頂射了進來。周伯通怒道：「瞧得見了，還有什麼好玩？」郭靖疲累已極，雙足力登，從屋頂的破洞中穿了出去。歐陽鋒急忙飛身追出。周伯通大叫：「別走，別走，陪我玩兒。」長臂抓他左足。歐陽鋒一驚，急忙右足回踢，破解了他這一抓，但身子不能在空中停留，又復落下。裘千仞不待他著地，飛足往他胸間踢去。歐陽鋒胸口微縮，伸指點他足踝。三人連環邀擊，又惡鬥起來。只是此時人影已隱約可辨，門外殺聲也漸漸消減，遠不如適才胡斗時的驚險。周伯通大為掃興，一口惡氣都出在兩人身上，拳法陡變，向兩敵連下殺手。郭靖逃出石屋，眼裡只見人馬來去奔馳，耳中但聽金鐵鏗鏘撞擊，不時夾著一聲雙方士卒中刀中箭時的慘呼號叫。他衝過人叢，飛奔出村，在一處小樹林裡躺下休息。惡鬥了這半夜，這一躺下來，只覺全身筋骨酸痛欲裂，回想石屋中的情景更是慄慄危懼，雖然記掛周伯通的安危，但想以他武功，至不濟時也可脫身逃走，躺了一陣，便即沉沉睡去。睡到第二日清晨，忽覺臉上冰涼，有物蠕蠕而動。他不及睜開眼睛，立即躍起，只聽一聲歡嘶，原來適才是小紅馬在舐他的臉。郭靖大喜，抱住紅馬，一人一馬劫後重逢，親熱了一陣。他被歐陽鋒囚在石屋之時，這馬自行在草地覓食，昨晚大軍激戰，它仗著捷足機敏，居然逃過了禍殃，此刻又把主人找到。郭靖牽了紅馬走回村子，只見遍地折弓斷箭，人馬屍骸枕藉，偶爾有幾個受傷未死的士兵發出幾聲慘呼。他久經戰陣，見慣死傷，但這時想起自己身世，不禁感慨良多。悄悄回到石屋，在屋外側耳聽去，寂無人聲，再從門縫向內張望，屋中早已無人。推門入內前後察看，周伯通、歐陽鋒、裘千仞三人早已不知去向。他呆立半晌，上馬東行。小紅馬奔跑迅速，不久就追上了成吉思汗的大軍。此時花剌子模各城或降或破，數十萬雄師如土崩瓦裂。花剌子模國王摩訶末素來傲慢暴虐，眾叛親離之餘，帶了一群殘兵敗將，狼狽西遁。成吉思汗令大將速不台與哲別統帶兩個萬人隊窮追，自己率領大軍班師。速不台與哲別直追到今日莫斯科以西、第聶伯河畔基輔城附近，大破俄羅斯和欽察聯軍數十萬人，將投降的基輔大公及十一個俄羅斯王公盡數以車轅壓死。這一戰史稱「迦勒迦河之役」，俄羅斯大片草原自此長期呻吟於蒙古軍鐵蹄之下。摩訶末日暮途窮，後來病死於裡海中的一個荒島之上。

　　成吉思汗那日在撒麻爾罕城忽然不見了郭靖，甚是憂急，擔心他孤身落單，死於亂軍之中，見他歸來，不禁大喜。華箏公主自是更加歡喜。丘處機隨大軍東歸，一路上力勸大汗愛民少殺。成吉思汗雖然和他話不投機，但知他是有道之士，也不便過拂其意，因是戰亂之中，百姓憑丘處機一言而全活的不計其數。花剌子模與蒙古相距數萬里，成吉思汗大軍東還，歷時甚久，回到斡難河畔後大宴祝捷，休養士卒。丘處機與魯有腳等丐幫幫眾分別辭別南歸。又過數月，眼見金風肅殺，士飽馬騰，成吉思汗又興南征之念，這一日大集諸將，計議伐金。郭靖自黃蓉死後，忽忽神傷，長自一個兒騎著小紅馬，攜了雙雕，在蒙古草原上信步漫遊，癡癡呆呆，每常接連數日不說一句話。華箏公主溫言勸慰，他就似沒有聽見。眾人得悉情由，知他心中悲苦，無人敢提婚姻之事。成吉思汗忙於籌劃伐金，自也無暇理會。這日在大汗金帳之中計議南征，諸將各獻策略，郭靖卻始終不發一言。

　　成吉思汗遣退諸將，獨自在山岡上沉思了半天，次日傳下將令，遣兵三路伐金。其時他長子術赤、次子察合台均在西方統轄新征服的諸國，是以伐金的中路軍由三子窩闊台統率，左軍由四子拖雷統率，右軍由郭靖統率。成吉思汗宣召三軍統帥進帳，命親衛暫避，對窩闊台、拖雷、郭靖三人道：「金國精兵都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諸將所獻方策雖各有見地，但正面強攻，不免曠日持久。現下我蒙古和大宋聯盟，最妙之策，莫如借道宋境，自唐州、鄧州進兵，直搗金國都城大梁。」

　　窩闊台、拖雷、郭靖三人聽到此處，同時跳了起來，互相擁抱，大叫：「妙計！」成吉思汗向郭靖微笑道：「你善能用兵，深得我心。我問你，攻下大梁之後怎樣？」郭靖沉思良久，搖頭道：「不攻大梁。」窩闊台與拖雷明明聽父王說直搗大梁，怎地郭靖卻又說不攻，心下疑惑，一齊怔怔的望著他。成吉思汗仍是臉露微笑，問道：「不攻大梁便怎樣？」郭靖道：「既不是攻，也不是不攻；是攻而不攻，不攻而攻。」這幾句話把窩闊台與拖雷聽得更加糊塗了。成吉思汗笑道：「『攻而不攻，不攻而攻。』這八個字說得很好，你跟兩位兄長說說明白。」

　　郭靖道：「我猜測大汗用兵之策，是佯攻金都，殲敵城下。大梁乃金國皇帝所居之地，可是駐兵不多，一見我師迫近，金國自當從潼關急調精兵回師相救。中華的兵法上說：『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百里疾趨，士卒尚且只能趕到十分之一。及潼關到大梁，千里赴援，精兵銳卒，十停中到不了一停，加之人馬疲敝，雖至而弗能戰。我軍以逸待勞，必可大破金兵。金國精銳盡此一役而潰，大梁不攻自下。若是強攻大梁，急切難拔，反易腹背受敵。」

　　成吉思汗拊掌大笑，叫道：「說得好，說得好！」取出一輻圖來，攤在案上，三人看後，無不大為驚異。原來那是一幅大梁附近的地圖，圖上畫著敵我兩軍的行軍路線，如何拊敵之背，攻敵腹心，如何誘敵自潼關勞師遠來，如何乘敵之疲，聚殲城下，竟與郭靖所說的全無二致。窩闊台與拖雷瞧瞧父王，又瞧瞧郭靖，都是又驚又佩。郭靖心下欽服，尋思：「我從《武穆遺書》學得用兵的法子，也不算希奇。大汗不識字不讀書，卻是天生的英明。」成吉思汗道：「這番南征，破金可必。這裡有三個錦囊，各人收執一個，待攻破大梁之後，你們三人在大金皇帝的金鑾殿上聚會，共同開拆，依計行事。」說著從懷裡取出錦囊，每人交付一個。郭靖接過一看，見囊口用火漆密封，漆上蓋了大汗的印章。成吉思汗又道：「未入大梁，不得擅自拆開。啟囊之前，三人相互檢驗囊口有無破損。」三人一齊拜道：「大汗之命，豈敢有違？」成吉思汗問郭靖道：「你平日行事極為遲鈍，何以用兵卻又如此機敏？」郭靖當下將熟讀《武穆遺書》之事說了。成吉思汗問起岳飛的故事，郭靖將岳飛如何在朱仙鎮大破金兵、金兵如何稱他為「岳爺爺」、如何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等語一一述說。成吉思汗不語，背著手在帳中走來走去，歎道：「恨不早生百年，與這位英雄交一交手。今日世間，能有誰是我敵手？」言下竟是大有寂寞之意。

　　郭靖從金帳辭出，想起連日軍務倥傯，未與母親相見，明日誓師南征，以報大宋歷朝世仇，今日這一日該當陪伴母親了，當下走向母親營帳。卻見帳中衣物俱已搬走，只剩下一名老軍看守，一問之下，原來他母親李氏奉了大汗之命，已遷往另一座營帳。郭靖問明所在，走向彼處，見那座營帳比平時所居的大了數倍，揭帳進內，不由得吃了一驚，只見帳內金碧輝煌，花團錦簇，儘是蒙古軍從各處掠奪來的珍貴寶物。華箏公主陪著李萍，正在閒談郭靖幼年時的趣事。她見郭靖進來，微笑著站起迎接。郭靖道：「媽，這許多東西哪裡來的？」李萍道：「大汗說你西征立了大功，特地賞你的。其實咱們清寒慣了，哪用得著這許多物事？」郭靖點點頭，見帳內又多了八名服侍母親的婢女，都是大軍擄來的女奴。

　　三個人說了一會閒話，華箏告辭出去。她想郭靖明日又有遠行，今日跟她必當有許多話說，哪知她在帳外候了半日，郭靖竟不出來。李萍道：「靖兒，公主定是在外邊等你，你也出去和她說一會話兒。」郭靖答應了一聲，卻坐著不動。李萍歎道：「咱們在北國一住二十年，雖然多承大汗眷顧，我卻是想家得緊。但願你此去滅了金國，母子倆早日回歸故鄉。咱倆就在牛家村你爹爹的舊居住下，你也不是貪圖榮華富貴之人，這北邊再也休來了。只是公主之事，卻不知該當如何，這中間實有許多難處。」郭靖道：「孩兒當日早跟公主言明，蓉兒既死，孩兒是終生不娶的了。」李萍歎道：「公主或能見諒，但我推念大汗之意，卻是甚為耽心。」郭靖道：「大汗怎樣？」李萍道：「這幾日大汗忽然對咱娘兒優遇無比，金銀珠寶，賞賜無數。雖說是酬你西征之功，但我在漠北二十年，大汗性情，頗有所知，看來此中另有別情。」郭靖道：「媽，你瞧是什麼事？」李萍道：「我是女流之輩，有甚高見？只是細細想來，大汗是要逼咱們做什麼事。」郭靖道：「嗯，他定是要我和公主成親。」李萍道：「成親是件美事，大汗多半不知你心中不願，也不須相逼。我看啊，你統率大軍南征，大汗是怕你忽起異心叛他。」郭靖搖頭道：「我無意富貴，大汗深知。我叛他作甚？」李萍道：「我想到一法，或可探知大汗之意。你說我懷念故鄉，欲與你一同南歸，你去稟告大汗，瞧他有何話說。」郭靖喜道：「媽，你怎麼不早說？咱們共歸故鄉，那是何等美事，大汗定然允准。」他掀帳出來，不見華箏，想是她等得不耐煩，已怏怏離去。郭靖去了半晌，垂頭喪氣的回來。李萍道：「大汗不准，是不是？」郭靖道：「這個我可不懂啦，大汗定要留你在這兒幹什麼？」李萍默然。郭靖道：「大汗說，待破金之後，讓我再奉母回鄉，那時衣錦榮歸，豈非光彩得多？我說母親思鄉情切，但盼早日南歸。大汗忽有怒色，只是搖頭不准。」李萍沉吟道：「大汗今日還跟你說了些什麼？」郭靖將大汗在帳中指點方略、傳交錦囊等情說了。李萍道：「唉，若是你二師父和蓉兒在世，定能猜測得出。只恨我是個蠢笨的鄉下女子，只越想越是不安，卻又不知為了何事。」郭靖將錦囊拿在手裡玩弄，道：「大汗授這錦囊給我之時，臉上神色頗為異樣，只怕與此有關也未可知。」李萍接過錦囊，細細檢視，隨即遣開侍婢，說道：「拆開來瞧瞧。」郭靖驚道：「不！破了火漆上金印，那可犯了死罪。」李萍笑道：「臨安府織錦之術，天下馳名。你媽媽是臨安人，自幼學得此法。又何須弄損火漆，只消挑破錦囊，回頭織補歸原，決無絲毫破綻。」郭靖大喜。李萍取過細針，輕輕佻開錦鍛上的絲絡，從縫中取出一張紙來，母子倆攤開一看，面面相覷，不由得都是身上涼了半截。原來紙上寫的是成吉思汗一道密令，命窩闊台、拖雷、郭靖三軍破金之後，立即移師南向，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攻破臨安，滅了宋朝，自此天下一統於蒙古。密令中又說，郭靖若能建此大功，必當裂土封王，不吝重賞，但若懷有異心，窩闊台與拖雷已奉有令旨，立即將其斬首，其母亦必凌遲處死。郭靖呆了半晌，方道：「媽，若不是你破囊見此密令，我母子性命不保。想我是大宋之人，豈能賣國求榮？」李萍道：「為今之計，該當如何？」郭靖道：「媽，你老人家只好辛苦些，咱倆連夜逃回南邊去。」李萍道：「正是，你快去收拾，可別洩露了形跡。」郭靖點頭，回到自己帳中，取了隨身衣物，除小紅馬外，又挑選八匹駿馬。若是大汗點兵追趕，便可和母親輪換乘坐，以節馬力，易於脫逃。他於大汗所賜金珠一介不取，連同那柄虎頭金刀都留在帳中，除下元帥服色，換上了尋常皮裘。他自幼生長大漠，今日一去，水不再回，心中不禁難過，對著居住日久的舊帳篷怔怔的出了會神，眼見天色已黑，又回母親帳來。掀開帳門，心中突的一跳，只見地下橫著兩個包裹，母親卻已不在。郭靖叫了兩聲：「媽！」不聞應聲，心中微感不妙，待要出帳去找。突然帳門開處，光火耀眼，大將赤老溫站在帳門外叫道：「大汗宣召金刀駙馬！」他身後軍士無數，均是手執長矛。郭靖見此情勢，心中大急，若憑武功強衝，料那赤老溫攔阻不住，但尋思：「母親既已被大汗擒去，我豈能一人逃生？」當下跟著赤老溫走向金帳。只見帳外排列著大汗的兩千名箭筒衛士，手執長矛大戟，隊伍遠遠伸展出去。赤老溫道：「大汗有令將你綁縛。這可要得罪了，駙馬爺莫怪。」郭靖點點頭，反手就縛，走進帳中。

　　帳內燃著數十枝牛油巨燭，照耀有如白晝。成吉思汗虎起了臉，猛力在案上一拍，叫道：「我待你不薄，自小將你養大，又將愛女許你為妻。小賊，你膽敢叛我？」郭靖見那只拆開了的錦囊放在大汗案上，知道今日已是有死無生，昂然道：「我是大宋臣民，豈能聽你號令，攻打自己邦國？」成吉思汗聽他出言頂撞，更是惱怒，喝道：「推出去斬了。」郭靖雙手被粗索牢牢綁著，八名刀斧手舉刀守在身旁，無法反抗，大叫：「你與大宋聯盟攻金，中途背棄盟約，言而無信，算什麼英雄？」成吉思汗大怒，飛腳踢翻金案，喝道：「待我破了金國，與趙宋之盟約已然完成。那時南下攻宋，豈是背約？快快斬了！」諸將雖多與郭靖交好，但見大汗狂怒，都不敢求情。郭靖更不打話，大踏步出帳。

　　忽見拖雷騎馬從草原上急奔而來，大叫：「刀下留人！」他上身赤裸，下身套著一條皮褲，想是睡夢中得到訊息，趕來求情。他直闖進帳，叫道：「父王，郭靖安答立有大功，曾救你救我性命，雖犯死罪，不可處斬。」成吉思汗想起郭靖之功，叫道：「帶回來。」刀斧手將郭靖押回。

　　成吉思汗沉吟半晌，道：「你心念趙宋，有何好處？你曾跟我說過岳飛之事，他如此盡忠報國，到頭來仍被處死。你為我平了趙宋，我今日當著眾人之前，答應封你為宋王，讓你統御南朝江山。」郭靖道：「我非敢背叛大汗。但若要我賣國求榮，雖受千刀萬箭，亦不能奉命。」成吉思汗道：「帶他母親來。」兩名親兵押著李萍從帳後出來。

　　郭靖見了母親，叫道：「媽！」走上兩步，刀斧手舉刀攔住。郭靖心想：「此事只我母子二人得知，不知如何洩漏。」成吉思汗道：「若能依我之言，你母子俱享尊榮，否則先將你母親一刀兩段，這可是你害的。你害死母親，先做不孝之人。」郭靖聽了他這幾句話，只嚇得心膽俱裂，垂頭沉思，不知如何是好。拖雷勸道：「安答，你自小生長蒙古，就與蒙古人一般無異。趙宋貪官勾結金人，害死你的父親，逼得你母親無家可歸。若非父王收留，你焉有今日？你我兄弟情深義重，我不能累你做個不孝之人，盼你回心轉意，遵奉大汗令旨。」郭靖望著母親，就欲出口答應，但想起母親平日的教誨，又想起西域各國為蒙古征服後百姓家破人亡的慘狀，實是左右為難。成吉思汗一雙老虎般的眼睛凝望著他，等他說話。金帳中數百人默無聲息，目光全都集於郭靖身上。郭靖道：「我……」走上一步，卻又說不下去了。

　　李萍忽道：「大汗，只怕這孩子一時想不明白，待我勸勸他如何？」成吉思汗大喜，連說：「好，你快勸他。」李萍走上前去，拉著郭靖臂膀，走到金帳的角落，兩人一齊坐下。李萍將兒子摟在懷裡，輕輕說道：「二十年前，我在臨安府牛家村，身上有了你這孩子。一天大雪，丘處機丘道長與你爹結識，贈了兩把匕首，一把給你爹，一把給你楊叔父。」一面說，一面從郭靖懷中取出那柄匕首，指著柄上「郭靖」兩字，說道：「丘道長給你取名郭靖，給楊叔父的孩子取名楊康，你可知是什麼意思？」郭靖道：「丘道長是叫我們不可忘了靖康之恥。」李萍道：「是啊。楊家那孩子認賊作父，落得個身敗名裂，那也不用多說了，只可惜楊叔父一世豪傑，身後子孫卻玷污了他的英名。」歎了口氣，又道：「想我當年忍辱蒙垢，在北國苦寒之地將你養大，所為何來？難道為的是要養大一個賣國奸賊，好叫你父在黃泉之下痛心疾首麼？」郭靖叫了聲：「媽！」眼淚從面頰上流了下來。

　　李萍說的是漢語，成吉思汗與拖雷、諸將都不知她語中之意，但見郭靖流淚，只道李萍貪生怕死，已將兒子說動，均各暗喜。李萍又道：「人生百年，轉眼即過，生死又有什麼大不了？只要一生行事無愧於心，也就不枉了在這人世走一遭。若是別人負了我們，也不必念他過惡。你記著我的話罷！」她凝目向郭靖望了良久，臉上神色極是溫柔，說道：「孩子，你好好照顧自己罷！」說著舉起匕首割斷他手上繩索，隨即轉過劍尖，刺入自己胸膛。郭靖雙手脫縛，急來搶奪，但那匕首鋒銳異常，早已直沒至柄。成吉思汗吃了一驚，叫道：「快拿！」那八名刀斧手不敢傷害駙馬，拋下手中兵刃，縱身撲上。

　　郭靖傷痛已極，抱起母親，一個掃堂腿，兩名刀斧手飛跌出去。他左肘後挺，撞正在一名刀斧手胸口，格的一響，肋骨斷折。諸將大呼，猱身齊上。郭靖急撲後帳，左手扯住帳幕用力拉扯，將半座金帳拉倒，罩在諸將頭上。混亂之中，他抱起母親直奔而出。但聽得號角急吹，將士紛紛上馬追來。郭靖哭叫數聲：「媽！」不聽母親答應，探她鼻息，早已斷氣。他抱著母親屍身在黑暗中向前急闖，但聽四下裡人喊馬嘶，火把如繁星般亮了起來。他慌不擇路的奔了一陣，眼見東南西北都是蒙古的將士，他縱然神勇，但孤身一人，如何能敵十多萬蒙古的精兵？若是騎在小紅馬背上，憑著寶馬腳力或能遠遁，現下抱了母親的屍身步行，那是萬難脫險了。

　　他一言不發，邁步疾奔，心想只要能奔到懸崖之下，施展輕功爬上崖去，蒙古兵將雖多，卻無人能爬得上來，當可暫且避得一避，再尋脫身之計。正奔之間，忽聽前面喊聲大振，一彪軍馬衝到，火光中看得明白，當先一員大將紅臉白鬚，正是開國四傑之一的赤老溫。郭靖側身避開赤老溫砍來的一刀，不轉身奔逃，反而直衝入陣。蒙古兵齊聲大呼。郭靖左手前伸，拉住一名什長右腿，同時右足一點，人已縱起。他翻身騎上馬背，放穩母親屍身，隨手將那什長摔在馬下，搶過他手中長矛。上馬、放母、摔敵、搶矛，四件事一氣呵成，此時如虎添翼，雙腿一挾，搖動長矛，從陣後直衝了出去。赤老溫大聲發令，揮軍自後追來。敵陣雖已衝出，但縱馬所向，卻與懸崖所在恰恰相反，越奔相距越遠。該當縱馬南逃，還是先上懸崖？心下計議未定，大將博爾忽又已領軍殺到。此時成吉思汗暴跳如雷，傳下將令，務須將郭靖活捉。大隊人馬一層一層的圍上，更有數千軍馬遠遠向南奔馳，先行布好陣勢，防他逃逸。郭靖衝出博爾忽所領的千人隊，衣上馬上，全是斑斑血跡。若不是大汗下令必須活捉，蒙古兵將不敢放箭，廝殺時又均容讓三分，否則郭靖縱然神勇，又怎能突出重圍？他手上只覺母親身子已然冰涼，強行忍淚，縱馬南行。後面追兵漸遠，但天色也已明亮。身處蒙古腹地，離中土萬里，匹馬單槍，如何能擺脫追兵，逃歸故鄉？

　　行不多時，前面塵土飛揚，一彪軍馬衝來，郭靖忙勒馬向東。但那坐騎衝殺了半夜，已然支持不住，忽地前腿跪倒，再也無力站起。是對情勢危急已極，但他仍是不肯捨卻母親屍身，當下左手抱母，右手持矛，反身迎敵。眼見軍馬奔近，煙塵中嗖嗖聲響，一箭飛來，正中長矛。這一箭勁道極猛，郭靖只覺手中長矛一震，矛頭竟被射斷。接著又是一箭射向前胸。郭靖拋開長矛，伸手接住，卻見那箭箭頭已然折去。他一怔之下，抬起頭來，只見一名將軍勒住部屬，單騎過來，正是當年教他箭法的神箭將軍哲別。郭靖叫道：「師父，你來拿我回去麼？」哲別道：「正是。」郭靖心想：「反正今日難脫重圍，與其為別人所擒，不如將這場功勞送給師父。」便道：「好，讓我先葬了母親。」四下一望，見左首有個土岡，抱著母親走上岡去，用斷矛掘了個坑，把母親屍身放入，眼見匕首深陷胸口，他不忍拔出，跪下拜了幾拜，捧沙土掩上，想起母親一生勞苦，撫育自己成人，不意竟葬身於此，傷痛過甚，卻哭不出來。哲別躍下馬來，跪在李萍墓前拜了四拜，將身上箭壺、鐵弓、長槍，盡數交給郭靖，又牽過自己坐騎，把馬韁塞在他手裡，說道：「你去罷，咱們只怕再也不能相見了。」郭靖愕然，叫道：「師父！」哲別道：「當年你捨命救我，難道我不是男子漢大丈夫，就不會捨命救你？」郭靖道：「師父，你干犯大汗軍令，為禍不小。」哲別道：「想我東征西討，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大汗最多打我軍棍，不至砍頭。你快快去罷。」郭靖猶自遲疑。哲別道：「我只怕部屬不聽號令，這番帶來的都是你的西征舊部。你且過去問問，他們肯不肯貪圖富貴拿你？」郭靖牽著馬走近，眾軍一齊下馬，拜伏在地，叫道：「小人恭送將軍南歸。」郭靖舉目望去，果然儘是曾隨他出生入死、衝鋒陷陣的舊部將士，心下感動，說道：「我得罪大汗，當受嚴刑。你們放我逃生，若是大汗知道，必受重罰。」眾軍道：「將軍待我等恩義如山，不敢有負。」郭靖歎了口氣，舉手向眾軍道別，持槍上馬。

　　正要縱馬而行，忽然前面塵頭起處，又有一路軍馬過來。哲別、郭靖與眾軍盡皆變色。哲別心道：「我拚受重責，放走郭靖，但若與本軍廝殺，那可是公然反叛了。」叫道：「郭靖快走！」只聽前軍中發喊：「莫傷了駙馬爺。」眾人一怔，只見來軍奔近，打著四王子的旗號。

　　煙塵中拖雷快馬馳來，倏忽即至，原來騎的是郭靖的小紅馬。他策馬馳近，翻身下馬，說道：「安答，你沒受傷麼？」郭靖道：「沒有。哲別師父正要擒我去見大汗。」他故意替哲別掩飾，以免成吉思汗知曉內情。

　　拖雷向哲別橫了一眼，說道：「安答，你騎了這小紅馬快去罷。」又將一個包袱放在鞍上，道：「這裡是黃金千兩，你我兄弟後會有期。」豪傑之士，當此時此情，也不須多言。郭靖翻身上了小紅馬馬背，說道：「你叫華箏妹子多多保重，另嫁他人，勿以我為念。」拖雷長歎一聲，說道：「華箏妹子是永遠不肯另嫁別人的。我瞧她定會南下找你，那時我自當派人護送。」郭靖忙道：「不，不用來找我。且別說天下之大，難以找著，即令相逢，也只有徒增煩惱。」拖雷默然，兩人相顧無語。隔了半晌，拖雷道：「走罷，我送你一程。」

　　兩人並騎南馳，直行出了三十餘里。郭靖道：「安答，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你請回罷！」拖雷道：「我再送你一程。」又行十餘里，兩人下馬互拜，灑淚而別。

　　拖雷眼望著郭靖的背影漸行漸小，在大漠中縮成一個黑點，終於消失，悵望南天，悄立良久，這才鬱鬱而回。

## 第39回　是非善惡

　　郭靖縱馬急馳數日，已離險地。緩緩南歸，天時日暖，青草日長，沿途兵革之餘，城破戶殘，屍骨滿路，所見所聞，儘是怵目驚心之事。一日在一座破亭中暫歇，見壁上題著幾行字道：「唐人詩云：『水自潺潺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鴉。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盡見花。』我中原錦繡河山，竟成胡虜鏖戰之場。生民塗炭，猶甚於此詩所云矣。」郭靖瞧著這幾行字怔怔出神，悲從中來，不禁淚下。

　　他茫茫漫遊，不知該赴何處，只一年之間，母親、黃蓉、恩師，世上最親厚之人，一個個的棄世而逝。歐陽鋒害死恩師與黃蓉，原該去找他報仇，但一想到「報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自忖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諸般事端，在心頭紛至沓來：「我一生苦練武藝，練到現在，又怎樣呢？連母親和蓉兒都不能保，練了武藝又有何用？我一心要做好人，但到底能讓誰快樂了？母親、蓉兒因我而死，華箏妹子因我而終生苦惱，給我害苦了的人可著實不少。「完顏洪烈、魔訶末他們自然是壞人。但成吉思汗呢？他殺了完顏洪烈，該說是好人了，卻又命令我去攻打大宋；他養我母子二十年，到頭來卻又逼死我的母親。「我和楊康義結兄弟，然而兩人始終懷有異心。穆念慈姊姊是好人，為什麼對楊康卻又死心塌地的相愛？拖雷安答和我情投意合，但若他領軍南攻，我是否要在戰場上與他兵戎相見，殺個你死我活？不，不，每個人都有母親，都是母親十月懷胎、辛辛苦苦的撫育長大，我怎能殺了別人的兒子，叫他母親傷心痛哭？他不忍心殺我，我也不忍心殺他。然而，難道就任由他來殺我大宋百姓？

　　「學武是為了打人殺人，看來我過去二十年全都錯了，我勤勤懇懇的苦學苦練，到頭來只有害人。早知如此，我一點武藝不會反而更好。如不學武，那麼做什麼呢？我這個人活在世上，到底是為什麼？以後數十年中，該當怎樣？活著好呢，還是早些死了？若是活著，此刻已是煩惱不盡，此後自必煩惱更多。要是早早死了，當初媽媽又何必生我？又何必這麼費心盡力的把我養大？」翻來覆去的想著，越想越是糊塗。接連數日，他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著覺，在曠野中躑躅來去，儘是思索這些事情。又想：「母親與眾位恩師一向教我為人該當重義守信，因此我雖愛極蓉兒，但始終不背大汗婚約，結果不但連累母親與蓉兒枉死，大汗、拖雷、華箏他們，心中又哪裡快樂了？江南七俠七位恩師與洪恩師都是俠義之士，竟沒一人能獲善果。歐陽鋒與裘千仞多行不義，卻又逍遙自在。世間到底有沒有天道天理？老天爺到底生不生眼睛？」這日來到山東濟南府的一個小鎮，他在一家酒家中要了座頭，自飲悶酒，剛吃了三杯，忽然一條漢子奔進門來，指著他破口大罵：「賊韃子，害得我家破人亡，今日跟你拚了。」說著揮拳撲面打來。郭靖吃了一驚，左手一翻，抓住他的手腕，輕輕一帶，那人一交俯跌下去，竟是絲毫不會武功。郭靖見無意之中將他摔得頭破血流，甚是歉仄，忙伸手扶起，說道：「大哥，你認錯人了！」那人哇哇大叫，只罵：「賊韃子！」門外又有十餘條漢子擁進店來，撲上來拳打足踢。郭靖這幾日來常覺武功禍人，打定主意不再跟人動手，兼之這些人既非相識，又不會武，只是一味蠻打，當下東閃西避，全不還招。但外面人眾越來越多，擠在小酒店裡，他身上終於還是吃了不少拳腳。他正欲運勁推開眾人，闖出店去，忽聽得門外有人高聲叫道：「靖兒，你在這裡幹什麼？」郭靖抬頭見那人身披道袍，長鬚飄飄，正是長春子丘處機，心中大喜，叫道：「丘道長，這些人不知為何打我。」丘處機雙臂向旁推擠，分開眾人，拉著郭靖出去。眾人隨後喝打，但丘、郭二人邁步疾行，郭靖呼哨招呼紅馬，片刻之間，兩人一馬已奔到曠野，將眾人拋得影蹤不見。郭靖將一眾市人無故聚毆之事說了。丘處機笑道：「你穿著蒙古人裝束，他們只道你是蒙古韃子。」接著說起，蒙古兵與金兵在山東一帶鏖戰，當地百姓久受金人之苦，初時出力相助蒙古，哪知蒙古將士與金人一般殘虐，以暴易暴，燒殺擄掠，也是害得眾百姓苦不堪言。蒙古軍大隊經過，眾百姓不敢怎樣，但官兵只要落了單，往往被百姓打死。丘處機又問：「你怎由得他們踢打？你瞧，鬧得身上這許多瘀腫。」郭靖長歎一聲，將大汗密令南攻、逼死他母親等諸般情事一一說了。丘處機驚道：「成吉思汗既有攻宋之計，咱們趕快南下，好叫朝廷早日防備。」郭靖搖頭道：「那有什麼好處？結果只有打得雙方將士屍如山積，眾百姓家破人亡。」丘處機道：「若是宋朝亡了給蒙古，百姓可更加受苦無窮了。」郭靖道：「丘道長，我有許多事情想不通，要請你指點迷津。」丘處機牽著他手，走到一株槐樹下坐了，道：「你說罷！」郭靖當下將這幾日來所想的是非難明、武學害人種種疑端說了，最後歎道：「弟子立志終生不再與人爭鬥。恨不得將所學武功盡數忘卻，只是積習難返，適才一個不慎，又將人摔得頭破血流。」丘處機搖頭道：「靖兒，你這就想得不對了。數十年前，武林秘笈《九陰真經》出世，江湖上豪傑不知有多少人為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後來華山論劍，我師重陽真人獨魁群雄，奪得真經。他老人家本擬將之毀去，但後來說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福是禍，端在人之為用。』終於將這部經書保全了下來。天下的文才武略、堅兵利器，無一不能造福於人，亦無一不能為禍於世。你只要一心為善，武功愈強愈好，何必將之忘卻？」郭靖沉吟片刻，道：「道長之言雖然不錯，但想當今之世，江湖好漢都稱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武功最強。弟子仔細想來，武功要練到這四位前輩一般，固是千難萬難，但即令如此，於人於己，又有什麼好處？」

　　丘處機呆了一呆，說道：「黃藥師行為乖僻，雖然出自憤世嫉俗，心中實有難言之痛，但自行其是，從來不為旁人著想，我所不取。歐陽鋒作惡多端，那是不必說了。段皇爺慈和寬厚，若是君臨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隱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幫主行俠仗義，扶危濟困，我對他才佩服得五體投地。華山二次論劍之期轉瞬即至，即令有人在武功上勝過洪幫主，可是天下豪傑之士，必奉洪幫主為當今武林中的第一人。」郭靖聽到「華山論劍」四字，心中一凜，道：「我恩師的傷勢全愈了麼？他老人家是否要赴華山之約？」丘處機道：「我從西域歸來後亦未見過洪幫主，但不論他是否出手，華山是定要去的。我也正為此而路過此地，你就隨我同去瞧瞧如何？」郭靖這幾日心灰意懶，對這等爭霸決勝之事甚感厭煩，搖頭道：「弟子不去，請道長勿怪。」丘處機道：「你要到哪裡去？」郭靖木然道：「弟子不知。走到哪裡算哪裡罷啦！」丘處機見他神情頹喪，形容枯槁，宛似大病初癒，心中很是擔憂，雖然百般開導，郭靖總是搖頭不語。丘處機尋思：「他素來聽洪幫主的言語，他若去到華山，師徒相見，或能使他重行振作，好好做人。但怎能勸他西去？」忽然想起一事，說道：「靖兒，你想全盤忘卻已經學會了的武功，倒有一個法兒。」郭靖道：「當真？」丘處機道：「世上有一個人，他無意中學會了《九陰真經》中的上乘武功，但後來想起此事違背誓約，負人囑托，終於強行將這些功夫忘卻。你要學他榜樣，非去請教他不可。」郭靖一躍而起，叫道：「對，周伯通周大哥。」隨即想起周伯通是丘處機的師叔，自己脫口而叫他大哥，豈非比丘處機還僭長一輩，不禁甚是尷尬。

　　丘處機微微一笑，說道：「周師叔向來也不跟我們分尊卑大小，你愛怎麼稱呼就怎麼稱呼，我毫不在乎。」郭靖道：「他在哪裡？」丘處機道：「華山之會，周師叔定是要去的。」郭靖道：「好，那我隨道長上華山去。」

　　兩人行到前面市鎮，郭靖取出銀兩，替丘處機買了一匹坐騎。兩騎並轡西去，不一日來到華山腳下。那華山在五嶽中稱為西嶽，古人以五嶽比喻五經，說華山如同「春秋」，主威嚴肅殺，天下名山之中，最是奇險無比。兩人來到華山南口的山蓀亭，只見亭旁生著十二株大龍籐，夭矯多節，枝幹中空，就如飛龍相似。郭靖見了這古籐枝幹騰空之勢，猛然想起了「飛龍在天」那一招來，只覺依據《九陰真經》的總綱，大可從這十二株大龍籐的姿態之中，創出十二路古拙雄偉的拳招出來。正自出神，忽然驚覺：「我只盼忘去已學的武功，如何又去另想新招、鑽研傷人殺人之法？我陷溺如此之深，實是不可救藥。」

　　忽聽丘處機道：「華山是我道家靈地，這十二株大龍籐，相傳是希夷先生陳摶老祖所植。」郭靖道：「陳摶老祖？那就是一睡經年不醒的仙長麼？」丘處機道：「陳摶老祖生於唐末，中歷梁唐晉漢週五代，每聞換朝改姓，總是愀然不樂，閉門高臥。世間傳他一睡經年，其實只是他憂心天下紛擾，百姓受苦，不願出門而已。及聞宋太祖登基，卻哈哈大笑，喜歡得從驢子背上掉了下來，說道天下從此太平了。宋太祖仁厚愛民，天下百姓確是得了他不少好處。」

　　郭靖道：「陳摶老祖若是生於今日，少不免又要窮年累月的閉門睡覺了。」丘處機長歎一聲，說道：「蒙古雄起北方，蓄意南侵，宋朝君臣又昏庸若斯，眼見天下事已不可為。然我輩男兒，明知其不可亦當為之。希夷先生雖是高人，但為憂世而袖手高臥，卻大非仁人俠士的行徑。」郭靖默然。兩人將坐騎留在山腳，緩步上山，經桃花坪，過希夷匣，登莎夢坪，山道愈行愈險，上西玄門時已須援鐵索而登，兩人都是一身上乘輕功，自是頃刻即上。又行七里而至青坪，坪盡，山石如削，北壁下大石當路。丘處機道：「此石叫作回心石，再上去山道奇險，遊客至此，就該回頭了。」遠遠望見一個小小石亭。丘處機道：「這便是賭棋亭了。相傳宋太祖與希夷先生曾弈棋於此，將華山作為賭注，宋太祖輸了，從此華山上的土地就不須繳納錢糧。」郭靖道：「成吉思汗、花剌子模國王、大金大宋的皇帝他們，都似是以天下為賭注，大家下棋。」丘處機點頭道：「正是。靖兒，你近來潛思默念，頗有所見，已不是以前那般渾渾噩噩的一個傻小子了。」又道：「這些帝王元帥們以天下為賭注，輸了的不但輸去了江山，輸去了自己性命，可還害苦了天下百姓。」

　　再過千尺峽、百尺峽，行人須側身而過。郭靖心想：「若是有敵人在此忽施突擊，那可難以抵擋。」

　　心念方動，忽聽前面有人喝道：「丘處機，煙雨樓前饒你性命，又上華山作甚？」丘處機忙搶上數步，佔住峰側凹洞，這才抬頭，從見沙通天、彭連虎、靈智上人、侯通海等四人並排擋在山道盡頭。

　　丘處機上山之時，已想到此行必將遇到歐陽鋒、裘千仞等大敵，但周伯通、洪七公、郭靖等既然都至，也盡可敵得住，卻不料到沙通天等人竟也有膽上山。他站身之處雖略寬闊，地勢仍是極險，只要被敵人一擠，非墮入萬丈深谷不可，事當危急，不及多想，刷的一聲拔出長劍，一招「白虹經天」，猛向侯通海刺去，眼前四敵中以侯通海最弱，又已斷了一臂，這一劍正是攻敵之弱。侯通海見劍招凌厲，只得側身略避，單手舉三股叉招架。彭連虎的判官筆與靈智上人的銅鈸左右側擊，硬生生要將丘處機擠入谷底。

　　丘處機長劍與侯通海的三股叉一粘，勁透劍端，一借力，身子騰空而起，已從侯通海頭頂躍過。彭連虎與靈智上人的兵刃擊在山石之上，火花四濺。沙通天在王鐵槍廟中失去一臂，此刻臂傷已然全愈，眼見師弟誤事，立施「移形換位」之術，要想擋在丘處機之前。只見丘處機劍光閃閃，疾刺數招。沙通天身子一晃沒擋住，已被他急步搶前。沙、彭兩人高聲呼喝，隨後追去。丘處機回劍擋架數招，靈智上人揮鈸而上。三般兵刃，綿綿急攻。眼見丘處機情勢危急，郭靖本當上前救援，但總覺與人動武是件極大壞事，見雙方鬥得猛烈，甚覺煩惡，當下轉過頭不看，攀籐附葛，竟從別處下山。他信步而行，內心兩個念頭不住交戰：「該當前去相助丘道長？還是當真從此不與人動武？」他越想越是糊塗，尋思：「丘道長若被彭連虎等害死，豈非全是我的不是？但如上前相助，將彭連虎等擊下山谷，又到底該是不該？」他越行越遠，終於不聞兵刃相接之聲，獨自倚在石上，呆呆出神。過了良久，忽聽身旁松樹後簌的一響，一人從樹後探出身來。郭靖轉過身來，見那人白髮紅臉，原來是參仙老怪梁子翁，當下也不理會，仍是苦苦思索。梁子翁卻大吃一驚，知道郭靖武功大進，自己早已不是敵手，立即縮回，藏身樹後。躲了一會，見他並不追來，又見他失魂落魄，愁眉苦臉，不斷喃喃自語，似乎中邪著魔一般，心想：「今日這小子怎地這般怪模怪樣，且試他一試。」他不敢走近，拾起一塊石子向郭靖背後投去。郭靖聽到風聲，側身避過，仍是不理。梁子翁膽子大了些，從樹後出來，走近幾步，輕聲叫道：「郭靖，你在這裡幹什麼？」郭靖道：「我在想，我用武功傷人，該是不該？」梁子翁一怔，隨即大喜，心想：「這小子當真傻得厲害。」又走近幾步，道：「傷人是大大惡事，自然不該。」郭靖道：「你也這麼想？我真盼能把學過的功夫盡數忘了。」梁子翁見他眼望天邊出神，緩步走到他背後，柔聲道：「我也正在盡力要忘了自己的武功，待我助你一臂之力如何？」郭靖說道：「好啊，你說該當如何？」梁子翁道：「嗯，我有妙法。」雙手猛出，突以大擒拿手扣住了他後頸「天柱」和背心「神堂」兩大要穴。郭靖一怔之下，只感全身酸麻，已然無法動彈。梁子翁獰笑道：「我吸乾你身上鮮血，你就全然不會武功了。」一張口，已咬住郭靖咽喉，用力吮吸血液，心想自己辛苦養育的一條蝮蛇被這小子吸去了寶血，以致他武功日強，自己卻全無長進，不飲他的鮮血，難以補償。雖然事隔已久，蝮蛇寶血的功效未必尚在，卻也不必理會了。

　　這一下變生不測，郭靖只感頸中劇痛，眼前金星亂冒，急忙運勁掙扎，可是兩大要穴被敵人狠狠拿住，全身竟使不出半點勁力。但見梁子翁雙目滿佈紅絲，臉色狠惡之極，咬住自己頭頸，越咬越狠，只要喉管被他咬斷，哪裡還有性命？情急之下，再無餘暇思索與人動武是否應當，立即使出《易筋鍛骨篇》中的功夫，一股真氣從丹田中衝上，猛向「天柱」「神堂」兩穴撞去。梁子翁雙手抓得極緊，哪知對方穴道中忽有一股力量自內外鑠，但覺兩手虎口大震，不由自主的滑了下來。郭靖低頭聳肩，腰脅使力，梁子翁立足不住，身子突從郭靖背上甩了過去，慘呼聲中，直墮入萬丈深谷之中，這慘呼聲山谷鳴響，四下回音愈傳愈多，愈傳愈亂，郭靖聽了不由得毛骨悚然。直過好半晌，他驚魂方定，撫著頸中創口，才想起無意中又以武功殺了一人，但想：「我若不殺他，他必殺我。我殺他若是不該，他殺我難道就該了麼？」探頭往谷底望去，山谷深不見底，參仙老怪已不知葬身何處。

　　郭靖坐在石上，撕下衣襟包住頸中創傷，忽聽鐸、鐸、鐸，數聲斷續，一個怪物從山後轉了出來。他嚇了一跳，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人。只是這人頭下腳上的倒立而行，雙手各持一塊圓石，以手代足，那鐸、鐸、鐸之聲就是他手中圓石與山道撞擊而發出。郭靖詫異萬分，蹲下身子去瞧那人面貌，驚奇更甚，這怪人竟是西毒歐陽鋒。

　　他適才受到襲擊，見歐陽鋒這般裝神弄鬼，心想定有詭計，當下退後兩步，嚴神提防。只見歐陽鋒雙臂先彎後挺，躍到一塊石上，以頭頂地，雙臂緊貼身子兩側，筆直倒立，竟似殭屍一般。郭靖好奇心起，叫道：「歐陽先生，你在幹什麼？」歐陽鋒不答，似乎渾沒聽到他的問話。郭靖又退後數步，離得遠遠的，左掌揚起護身，防他忽出怪招，這才細看動靜。過了一盞茶時分，歐陽鋒只是倒立不動。郭靖欲知原委，苦於他全身上下顛倒，不易查看他的臉色，當下雙足分開，低頭從自己胯下倒望下去，只見歐陽鋒滿頭大汗，臉上神色痛苦異常，似是在修習一項怪異內功，突然之間，他雙臂平張，向外伸出，身子就如一個大陀螺轉將起來，越轉越快，但聽呼呼聲響，衫袖生風。郭靖心想：「他果然是在練功，這門武功倒轉身子來練，可古怪得緊。」但想修習這等上乘內功最易受外邪所侵，蓋因其時精力內聚，對外來侵害無絲毫抗禦之力，是以修習時若不是有武功高強的師友在旁照料，便須躲於僻靜所在，以免不測。但歐陽鋒獨自在此修習，似乎無人防護，實是大出於意料之外。眼下是華山二次論劍之期，高手雲集，人人對他極為相忌，即令善自防護，尚不免招人暗算，怎敢如是大膽，在這處所獨自練功？當此之時，別說高手出招加害，只要一個尋常壯漢上前一拳一腳，他也非遭重傷不可。眼見歐陽鋒如肉在俎，靜候宰割，郭靖心想此時再不報仇，更待何時？只是他適才殺了樑子翁，心下正大有自咎之意，走上兩步後便即站定，竟然下不了殺手。

　　歐陽鋒轉了約莫一盞茶功夫，漸漸緩了下來，終於不動，僵直倒立片刻，然後雙手抓起圓石撐地，又是鐸、鐸、鐸的從原路回去。郭靖好奇心起，要瞧他走向何處，這倒立而轉又是什麼奇妙功夫，當下悄悄跟隨在後。

　　歐陽鋒以手行走，竟然不慢於雙腳，上山登峰，愈行愈高。郭靖跟著他一路上山，來到一座青翠秀冶的峰前，只見他走到一個山洞之前，停下不動。

　　郭靖躲在一塊大石後面，忽聽歐陽鋒厲聲喝道：「哈虎文\*英，星爾吉近，斯古耳。你解得不對，我練不妥當。」郭靖大奇，心想起初那三句明明是《九陰真經》總綱中的梵語，但與經中所載卻又有不同，一轉念，想起自己那日在海舟中被逼默經，受洪恩師之教故意默錯，這三句定是自己隨意所寫的了，卻不知他是在與誰說話？

　　只聽得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自洞中傳出：「你功夫未到，自然不成，我又怎會解錯？」

　　郭靖一聽這聲音，險些兒驚呼出聲，卻不是他日夜感懷悼念的黃蓉是誰？難道她並未喪生大漠？難道此刻是在夢中，是在幻境？難道自己神魂顛倒，竟把聲音聽錯了？歐陽鋒道：「我依你所說而練，絕無錯失，何以任脈與陽維脈竟爾不能倒轉？」那女子道：「火候不足，強求亦是枉然。」這聲音明明白白是黃蓉，更無絲毫可疑，郭靖驚喜交集，身子搖晃，幾欲暈去，激奮之下，竟將頸中創口迸破，鮮血從包紮下的布片不絕滲出，卻全然不覺。

　　只聽歐陽鋒怒道：「明日正午，便是論劍之期，我怎等得及慢慢修習？快將全部經文盡數譯與我聽，不得推三阻四。」郭靖這才明白他所以干冒奇險修習內功，實因論劍之期迫在眉睫，無可延緩。

　　只聽黃蓉笑道：「你與我靖哥哥有約，他饒你三次不死，你就不能逼我，須得任我樂意之時方才教你。」郭靖聽她口中說出「我靖哥哥」四字，心中舒暢甜美，莫可名狀，恨不得縱起身來大叫大嚷，以抒快意。

　　歐陽鋒冷然道：「事機緊迫，縱然有約在先，今日之事也只好從權。」說著雙手一挺，一個觔斗，身子已然站立，拋下手中圓石，大踏步跨進洞去。黃蓉叫道：「不要臉，我偏不教你！」歐陽鋒連聲怪笑，低聲道：「我瞧你教是不教。」只聽得黃蓉驚呼一聲：「啊喲」，接著嗤的一聲響，似是衣衫破裂，當此之時，郭靖哪裡還想到該不該與人動武，大叫：「蓉兒，我在這裡！」左掌護身，搶進山洞。歐陽鋒左手抓住了黃蓉的竹棒，右手正要伸出去拿她左臂，黃蓉使一招「棒挑癩犬」，前伸斜掠，忽地將竹棒從他掌中奪出。歐陽鋒喝一聲彩，待要接著搶攻，猛聽得郭靖在洞外呼叫。他是武學大宗師，素不失信於人，此時為勢所逼，才不得不對黃蓉用強，忽然聽得郭靖到來，不由得面紅過耳，料想他定會質問自己為何棄信背約，當下袍袖一拂，遮住臉面，從郭靖身旁疾閃而過，出洞急竄，頃刻間人影不見。郭靖奔過去握住黃蓉雙手，叫道：「蓉兒，真想死我了！」心中激動，不由得全身發顫。

　　黃蓉兩手一甩，冷冷的道：「你是誰？拉我幹麼？」郭靖一怔，道：「我……我是郭靖啊。你……你沒有死，我……我……」黃蓉道：「我不識得你！」逕自出洞。郭靖趕上去連連作揖，求道：「蓉兒，蓉兒，你聽我說！」黃蓉哼了一聲，道：「蓉兒的名字，是你叫得的麼？你是我什麼人？」郭靖張大了口，一時答不出話來。黃蓉向他看了一眼，見他身形枯槁，容色憔悴，心中忽有不忍之意，但隨即想起他累次背棄自己，恨恨碎了一口，邁步向前。郭靖大急，拉住她的衣袖道：「你聽我說一句話。」黃蓉道：「說罷！」郭靖道：「我在流沙中見到你的金環貂裘，只道你……」黃蓉道：「你要我聽一句話，我已經聽到啦！」衣袖往裡一奪，轉身便行。郭靖又窘又急，見她決絕異常，生怕從此再也見不著她，但實不知該當說些什麼話方能表明自己心意，見她衣袂飄飄，一路上山，只得悶聲不響的跟隨在後。

　　黃蓉乍與郭靖相遇，心情也是激盪之極，回想自己在流沙中拋棄金環貂裘，引開歐陽鋒的追蹤，從西域東歸，萬念俱灰，獨個兒孤苦伶仃，只想回桃花島去和父親相聚，在山東卻又生了場大病。病中無人照料，更是淒苦，病榻上想到郭靖的薄情負義，真恨父母不該將自己生在世上，以致受盡這許多苦楚煎熬。待得病好，在魯南卻又給歐陽鋒追到，被逼隨來華山，譯解經文。回首前塵，儘是恨事，卻聽得郭靖的腳步一聲聲緊跟在後。她走得快，郭靖跟得快，走得慢，郭靖也跟得慢。她走了一陣，忽地回身，大聲道：「你跟著我幹麼？」郭靖道：「我永遠要跟著你，一輩子也不離開的了。」

　　黃蓉冷笑道：「你是大汗的駙馬爺，跟著我這窮丫頭幹麼？」郭靖道：「大汗害死了我母親，我怎能再做他駙馬？」黃蓉大怒，一張俏臉兒脹得通紅，道：「好啊，我道你當真還記著我一點兒，原來是給大汗攆了出來，當不成駙馬，才又來找我這窮丫頭。難道我是低三下四之人，任你這麼欺侮的麼？」說到這裡不禁氣極而泣。郭靖見她流淚，更是手足無措，欲待說幾句辯白之言、慰藉之辭，卻不知如何啟齒，呆了半晌，才道：「蓉兒，我在這裡，你要打要殺，全憑你就是。」

　　黃蓉淒然道：「我幹麼要打你殺你？算咱們白結識了一場，求求你，別跟著我啦。」郭靖見她始終不肯相諒，臉色蒼白，叫道：「你要怎麼，才信我對你的心意？」黃蓉道：「今日你跟我好了，明兒什麼華箏妹子、華箏姊姊一來，又將我拋在腦後。除非你眼下死了，我才信你的話。」

　　郭靖胸中熱血上湧，一點頭，轉過身子，大踏步就往崖邊走去。這正是華山極險處之一，叫做「捨身崖」，這一躍下去自是粉身碎骨。黃蓉知他性子戇直，只怕說幹就幹，急忙縱前，一把抓住他背心衣衫，手上一使勁，登足從他肩頭躍過，站在崖邊，又氣又急，流淚道：「好，我知道你一點也不體惜我。我隨口說一句氣話，你也不肯輕易放過。跟你說，你不用這般惱我，乾脆永不見我面就是。」

　　她身子發顫，臉色雪白，憑虛凌空的站在崖邊，就似一枝白茶花在風中微微晃動。郭靖當時管不住自己，憑著一股蠻勁，真要湧身往崖下跳落，這會兒卻又怕她失足滑下，忙道：「你站進來些。」黃蓉聽他關懷自己，不禁愈是心酸，哭道：「誰要你假情假意的說這些話？我在山東生病，沒一個人理會，那時你就不來瞧我？我給歐陽鋒那老賊撞到了，使盡心機也逃不脫他掌握，你又不來救我？我媽不要我，她撇下我自顧自死了。我爹不要我，他也沒來找我。你自然更加不要我啦！這世上沒一個人要我，沒一個人疼我！」說著連連頓足，放聲大哭，這些日子來的孤苦傷心，至此方得盡情一洩。

　　郭靖心中萬般憐愛，但覺她說得句句不錯，越聽越是惱恨自己。一陣風來，黃蓉只覺身上一寒，縮了一縮。郭靖解下外衣，正要給她披上，忽聽崖邊大喝道：「誰這麼大膽，竟敢欺侮咱們黃姑娘？」只見一人白鬚長髮，從崖邊轉了上來，卻是老頑童周伯通。郭靖只是凝望著黃蓉，是誰來了，全不理會。黃蓉心中正沒好氣，喝道：「老頑童，我叫你去殺裘千仞，人頭呢？」周伯通嘻嘻一笑，沒法交代，只怕她出言怪責，要想個法兒哄她歡喜，說道：「黃姑娘，誰惹你惱啦？老頑童替你出氣。」黃蓉向郭靖一指道：「不是他是誰？」周伯通一意要討好黃蓉，更不打話，反手一記，順手一記，拍拍兩下，重重的打了郭靖兩個耳光。郭靖正當神不守舍之際，毫沒防備，老頑童出手又重，只感眼前一黑，雙頰立時紅腫。周伯通道：「黃姑娘，夠了麼？若是不夠，我給你再打。」黃蓉見郭靖兩邊面頰上都腫起了五個紅紅的指印，滿腔怒意登時化為愛憐，愛憐之情又轉為對周伯通大感惱怒，嗔道：「我自生他的氣，又關你什麼事？誰叫你出手打人了？我叫你去殺裘千仞，幹麼你不聽我吩咐？」

　　周伯通伸出了舌頭，縮不回來，尋思：「原來老頑童拍馬屁拍在馬腳上。」正自狼狽，忽聽身後崖邊兵刃聲響，隱隱夾著呼叱之聲，心想此時不溜，更待何時？當即叫道：「多半是裘千仞那老兒來了，我這就去殺他。」語音甫畢，已一溜煙的奔到了崖後。若是裘千仞當真趕到，周伯通避之惟恐不及，哪敢前去招惹？那日他與裘千仞、歐陽鋒、郭靖三人在西域石屋中盲目瞎戰，郭靖與歐陽鋒先後脫身，裘千仞終於也俟機衝了出去。周伯通仍是緊追不捨。裘千仞被他迫得筋疲力盡，恚恨交迸，心想自己是武林大幫的幫主，竟然遭此羞辱，只盼尋個痛快法兒自戕而死，免得落入他的手中慘遭荼毒，一眼瞥見沙石裡盤著幾條毒蛇。他知道這類蛇劇毒無比，只要被咬中一口，立時全身麻木，死得最無痛苦，當即抓起一條，伸指捏住毒蛇七寸，叫道：「周伯通老賊，你好！」正要將蛇口放向自己手腕，哪知周伯通生平怕極了蛇，大叫一聲，轉身便逃。裘千仞一怔，過了半晌，方始會意他原來怕蛇。這一來，局面立時逆轉，裘千仞左手再捉了一條蛇，大喊大叫，隨後趕來。周伯通嚇得心膽俱裂，發足狂奔。裘千仞號稱「鐵掌水上飄」，輕身功夫還在他之上，若非對他心有忌憚，不敢過份逼近，早已追上。兩人一逃一追，鬧到天黑，周伯通才得乘機脫身。裘千仞這番追趕其實也是以進為退，心中只有暗暗好笑，卻不敢當真追逐。第二日周伯通搶到一匹駿馬，加鞭東歸，只怕給裘千仞追上了。

　　黃蓉見周伯通溜走，向郭靖凝望一會，歎了口氣，低下頭不再言語。郭靖叫了聲「蓉兒！」黃蓉輕輕「嗯」了一聲。郭靖欲待說幾句謝罪告饒的話，但自知笨拙，生怕一句話說錯了，卻又惹得她生氣。兩人迎風而立，黃蓉忽然打了個噴嚏。郭靖本已解下外衣，當即給她披在身上。黃蓉低下了頭，只不理會。猛聽得周伯通哈哈大笑，大叫：「妙極，妙極！」黃蓉伸出手來，握住了郭靖的手，低聲道：「靖哥哥，咱們瞧瞧去。」郭靖喜極而涕，說不出話來。黃蓉伸衣袖給他抹去淚水，笑道：「臉上又是眼淚，又是手指印，人家還道我把你打哭了呢。」這麼盈盈一笑，兩人方始言歸於好，經此變故，情意卻又轉而深了一層。兩人手拉著手轉過山崖，只見周伯通抱腹翹足，大是得意。丘處機按劍侍立在旁。沙通天、彭連虎、靈智上人、侯通海四人或持兵器撲擊，或縮身退避，神態各不相同，但都似泥塑木雕般動也不動，原來均被周伯通點中了穴道。周伯通道：「那時我推下身上泥垢，做成丸藥給你們服下，你們這幾個臭賊倒也鬼機靈，瞧出無毒，竟然不聽你爺爺的話，哼哼，今日怎麼樣了？」他雖將這四人制住，但一時卻也想不出處置之法，見靖、蓉二人過來，說道：「黃姑娘，這四個臭賊我送給你罷！」黃蓉道：「我要來有什麼用？哼，你不想殺人，又不想放人，捉住了臭賊卻沒法使喚，你叫我三聲好姊姊，我就教你一個乖。」周伯通大喜，連叫三聲：「好姊姊！」每叫一聲，又加上一個揖。黃蓉抿嘴一笑，指著彭連虎道：「你搜他身上。」周伯通依言搜檢，從彭連虎身上搜出一枚上生毒針的指環，兩瓶解藥。黃蓉道：「他曾用這針刺你師侄馬鈺，你在他身上刺幾下罷。」

　　彭連虎等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只嚇得魂不附體，苦於穴道被點，動彈不得，但覺身上連連劇痛，各自已被周伯通刺了幾下。黃蓉道：「解藥在你手裡，你叫他們幹什麼，瞧他們敢不敢違抗？」周伯通大喜，側頭一想，從身上又推下許多污垢，將解藥倒在裡面，搓成一顆顆小丸，交給丘處機道：「你押這四個臭賊，到終南山重陽宮去幽禁二十年。他們路上若是乖乖的，就給一丸我的靈丹妙藥，否則讓他們毒發罷，這叫做自作自受，不用慈悲！」丘處機躬身答應。黃蓉笑道：「老頑童，你這幾句話倒說得入情入理，一年不見，你大有長進了啊！」周伯通甚是得意，將彭連虎等人穴道解了，說道：「你們到重陽宮去，給我安安穩穩的住上二十年，若是誠心改過，日後還可做個好人。倘若仍不學好，哼哼，我全真教的道爺們個個是殺人不眨眼、抽筋不皺眉的老手，將你這四個臭賊做成人肉丸子，大家分來吃了，瞧你們還作得成什麼怪？」彭連虎等哪敢多說，諾諾連聲。丘處機忍住了笑，向周伯通行禮作別，仗劍押著四人下山。

　　黃蓉笑道：「老頑童，你幾時學會教訓別人了？前面的話倒還有理，到後來可越說越不成話啦。」

　　周伯通仰天大笑，忽見左側高峰上白光閃動，顯是兵刃為日光所映，叫道：「咦，那是什麼？」靖、蓉二人抬起頭來，閃光卻已不見。周伯通只怕黃蓉追問他裘千仞之事，說道：「我去瞧瞧。」健步如飛，搶上峰去。

　　靖、蓉二人都有滿腹言語要說，當下找了一個山洞，互訴別來之情。這一說直說到日落西山，意猶未盡。郭靖背囊中帶著乾糧，取出來分與黃蓉。

　　她邊吃邊笑，說道：「歐陽鋒那老賊逼我教他《九陰真經》，你那篇經文本就寫得顛三倒四，我給他再胡亂一解，他信以為真，已苦練了幾個月。我說這上乘功夫要顛倒來練，他果真頭下腳上的練功，強自運氣叫週身經脈逆行。這廝本領也當真不小，已把陰維、陽維、陰\*、陽\*四脈練得順逆自如。若是他全身經脈都逆行起來，不知會怎生模樣？」說著格格而笑。郭靖也笑道：「怪不得我見他顛倒行路，這功夫可不易練。」黃蓉道：「你到華山來，想是要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了？」郭靖道：「蓉兒，你怎麼又來取笑？我是要向周大哥請教一個法子，怎生將已會的武功盡數忘卻。」當下將這些日來自己所思各節一一說了。

　　黃蓉側過頭想了一陣，道：「唉，忘了也好。咱倆武功越練越強，心中卻越來越不快活，反不如小時候什麼也不會，倒是沒牽沒掛，無憂無慮。」她哪想到一個人年紀大了，總有許多煩惱，有許多愁苦，與武功高低，殊不相干。她又道：「聽歐陽鋒說，明日是論劍之期，我爹爹定要上山，你既不想爭這第一，那麼咱們怎生想個法兒，助我爹爹獨冠群雄。」郭靖道：「蓉兒，非是我不聽你言語，但我想洪恩師為人，實是勝過了你爹爹。」黃蓉本來與他偎倚在一起，聽他說自己爹爹不好，一怒將他推開。郭靖一呆，黃蓉忽然笑道：「嗯，洪恩師待咱倆原也不錯。這樣罷，咱倆誰也幫，好不好？」郭靖道：「你爹爹與洪恩師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若知咱們暗中設法相助，反不喜歡。」黃蓉道：「好啊，我起心弄鬼，那就是奸惡小人了？」說著扳起了臉。郭靖道：「糟糕，我這蠢才，就淨是說錯話，又惹你生氣。」不由得滿臉惶恐之色。

　　黃蓉噗哧一笑，道：「往後我不知要生你多少氣呢。」郭靖不解，搔頭呆望著她。黃蓉道：「若是你當真不再拋了我，咱倆以後在一起的日子才長呢。我真想不出你會有多少傻話要說。」郭靖大喜，握住她的雙手，連說：「我怎麼會拋了你？我怎麼會？」黃蓉道：「人家公主不要你，你自然只好要我這窮丫頭啦。」郭靖給黃蓉這一語引動了心事，想起母親慘死大漠，黯然不語。此時新月初上，銀光似水，照在兩人身上。黃蓉見他臉色有異，知道自己也說錯了話，忙岔開話題道：「靖哥哥，過去的事誰也別提啦。我跟你在一起，心中喜歡得緊呢。我讓你親親我的臉，好不？」

　　郭靖臉上一紅，竟不敢去親她。黃蓉嫣然一笑，自覺不好意思，又轉換話題，說道：「你說明日論劍，誰能得勝？」郭靖道：「那真難說得緊，不知一燈大師來不來？」黃蓉道：「大師出家遁世，與人無爭，決不會來搶這個虛名兒。」郭靖點頭道：「我也這麼想。你爹爹、洪恩師、周大哥、裘千仞、歐陽鋒五人，個個有獨擅技藝。但不知洪恩師是否已全然康復？是否武功如昔？」說著蹙然有憂。黃蓉道：「按理說，原是老頑童武功最強，但若他不使《九陰真經》上的功夫，卻又不及另外四人了。」兩人談談說說，黃蓉漸感疲倦，倚在郭靖懷中睡著了。郭靖正也有朦朧之意，忽聽腳步聲響，兩個黑影一前一後的從崖後急奔而出。那二人衣襟帶風，奔跑得極是迅捷，看那身形步法，前一人是老頑童周伯通，後面追的竟是裘千仞。郭靖不知裘千仞用毒蛇威嚇取勝，不禁大奇，心想在西域時裘千仞被周大哥逼得亡命而逃，怎麼現下反其道而行之？輕推黃蓉，在她耳邊低聲道：「你瞧！」黃蓉抬起頭來，月光下只見周伯通東奔西竄，始終不敢站定身子，聽他叫道：「姓裘的老賊，我在這兒伏下捉蛇的幫手，你還不快逃！」裘千仞笑道：「你當我是三歲孩兒？」周伯通大叫：「郭兄弟，黃姑娘，快來助我。」郭靖待要躍出，黃蓉倚在他的懷裡，輕聲道：「別動！」

　　周伯通轉了幾個圈子，不見靖、蓉二人出來，叫道：「臭小子，鬼丫頭，再不出來，我可要罵你們十八代祖宗啦。」黃蓉站起身子，笑道：「我偏不出來，你有本事就罵。」周伯通見裘千仞雙手各握一條昂頭吐舌的毒蛇，嚇得腳都軟了，央求道：「黃姑娘，快來，快來，我罵自己周家十八代祖宗如何？」裘千仞見靖、蓉二人候在一邊，心中暗暗吃驚，尋思須得乘早溜走，否則這三人合力，自己決討不了好去，一到明日正午，那是單打獨鬥的爭雄賭勝，就不怕他們了，當下雙足一點，猛竄而前，舉起毒蛇往周伯通臉上挨去。周伯通揮袖急擋，向旁閃避，突然間頭頂一聲輕響，只覺頸中一下冰涼，一個活東西從衣領中鑽到了背後，在衣服內亂蹦亂跳，又滑又膩。這一下他嚇得魂不附體，大叫：「死啦，死啦！」又不敢伸手到衣內去將毒蛇掏出來，只是狂奔翻躍，忽覺那蛇似乎在背心上咬了一口，心想這番再也沒命了，全身發麻，委頓在地。靖、蓉兩人大驚，一齊飛步來救。裘千仞見周伯通突然狼狽不堪，大感詫異，正要尋路下山，猛見樹叢中走出一個黑影，冷冷的道：「裘老賊，今日你再也逃不走啦。」這人背向月光，面目無法看清，裘千仞心中一凜，喝道：「你是誰？」周伯通迷迷糊糊的縮在地下，只道正在走向陰曹地府，忽覺一人扶起了他，說道：「周老爺子，別怕，那不是蛇。」周伯通一楞，急忙站起，只覺背上那冰冷之物又在亂跳，不禁尖聲狂呼：「又在咬我啦，是蛇，是蛇！」那人道：「是金娃娃，不是蛇。」這時靖、蓉二人已看清那人容貌，卻是一燈大師座下漁、樵、耕、讀四大弟子之一的漁人，只見他伸手探入周伯通頸後衣領，抓了一條金娃娃出來。原來他在華山山溪中見到一對金娃娃，捉住了放在懷中，卻給一條溜了出來，爬上了樹，無巧不巧，正好跌入了周伯通衣領。那金娃娃其實不會咬人，可是周伯通一心念著毒蛇，認定這冰涼滑膩之物在自己背心猛咬射毒，若是那漁人再遲來一步，只怕他要嚇得暈過去了。周伯通睜開眼來，見到那漁人，此時驚魂未定，只覺眼前之人曾經見過，卻想不起是誰，一回頭，猛見裘千仞不住倒退，一個黑影正向他慢慢逼近。周伯通微一定神，只驚得魂飛魄散，看清楚這黑影正是大理國皇宮中的劉貴妃瑛姑。裘千仞本以為當今之世，只周伯通的武功高過自己，若以毒蛇將他驚走，次日比武，大有獨魁群雄之望，不料在這論劍前夕瑛姑陡然出現。那日青龍灘上，他曾見她發瘋蠻打，心想若被這瘋婆抓住，大敵環伺在旁，定然性命不保，只聽她嘶啞著嗓子叫道：「還我兒子的命來！」裘千仞心中一凜，暗想當年自己喬裝改扮，夜入皇宮傷她孩子，原意是要段皇爺耗費功力，哪知他竟忍心不加救治，只是不知怎的被她窺破了真相？當下強笑道：「瘋婆子，你盡纏著我幹麼？」瑛姑叫道：「還我兒子的命來！」裘千仞道：「什麼兒子不兒子？你兒子喪命，跟我有甚相干？」瑛姑道：「哼，那晚上我沒瞧見你面貌，可記得你的笑聲。你再笑一下！笑啊，笑啊！」裘千仞見她雙手伸出，隨時能撲上來抱住自己，當下又退了兩步，突然身子微側，左掌在右掌上一拍，右掌斜飛而出，直擊瑛姑小腹。這是他鐵掌功的十三絕招之一，叫作「陰陽歸一」，最是猛惡無比。瑛姑知道厲害，正要用泥鰍功化開，哪知敵招來得奇快，自己腳步尚未移動，他手掌距身已不及半尺。瑛姑心中一痛，自知報仇無望，拚著受他這一掌，縱上去要抱著他身子滾下山谷去同歸於盡，忽然間一股拳風從耳畔擦過，竟是刮面如刀。裘千仞這一掌未及打實，急忙縮回手臂，架開了從旁襲來的一拳，怒道：「老頑童，你又來啦。」卻是周伯通見瑛姑勢危，施展《九陰真經》中的上乘功夫，解開了他這鐵掌絕招。周伯通不敢直視瑛姑，背向著他，說道：「瑛姑，你不是這老兒的對手，快快走罷。我去也！」正欲飛奔下山，瑛姑叫道：「周伯通，你怎不給你兒子報仇？」周伯通一楞，道：「什麼，我的兒子？」瑛姑道：「正是，殺你兒子的，就是這裘千仞。」周伯通尚不知自己與瑛姑歡好數日，竟已生下一子，心中迷迷糊糊，一時難解，回過頭來，卻見瑛姑身旁多了數人，除郭靖、黃蓉外，一燈大師與他四弟子都站在自己背後。此時裘千仞離崖邊已不及三尺，眼見身前個個都是勁敵，形勢之險，實是生平未遇，當下雙掌一拍，昂然道：「我上華山，為的是爭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哼哼，你們竟想合力傷我，好先去了一個勁敵，這等奸惡行徑，虧你們幹得出來。」周伯通心想這廝的話倒也有幾分在理，說道：「好，那麼待明日論劍之後，再取你的狗命。」瑛姑卻厲聲叫道：「死冤家，我怎能等到明日？」黃蓉也道：「老頑童，跟信義之人講信義，跟奸詐之人就講奸詐。現下是明擺了幾個打他一個，瞧他又怎奈何得咱們？」裘千仞臉色慘白，眼見凶多吉少，忽然間情急智生，叫道：「你們憑什麼殺我？」那書生道：「你作惡多端，人人得而誅之。」裘千仞仰天打個哈哈，說道：「若論動武，你們恃眾欺寡，我獨個兒不是對手。可是說到是非善惡，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沒殺過人、沒犯過惡行的，就請上來動手。在下引頸就死，皺一皺眉頭的也不算好漢子。」一燈大師長歎一聲，首先退後，盤膝低頭而坐。各人給裘千仞這句話擠兌住了，分別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的過失。漁、樵、耕、讀四人當年在大理國為大臣時都曾殺過人，雖說是秉公行事，但終不免有所差錯。周伯通與瑛姑對望一眼，想起生平恨事，各自內心有愧。郭靖西征之時戰陣中殺人不少，本就在自恨自咎。黃蓉想起近年來累得父親擔憂，大是不孝，至於欺騙作弄別人之事，更是屈指難數。裘千仞幾句話將眾人說得啞口無言，心想良機莫失，大踏步向郭靖走去。眼見他側身避讓，裘千仞足上使勁，正要竄出，突然山石後飛出一根竹棒，迎面劈到。這一棒來得突兀之極，裘千仞左掌飛起，正待翻腕帶住棒端，哪知這棒連戳三下，竟在霎時之間分點他胸口三處大穴。裘千仞大驚，但見竹棒來勢如風，擋無可擋，閃無可閃，只得又退回崖邊。山石後一條黑影身隨棒至，站在當地。郭靖黃蓉齊叫：「師父！」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到了。裘千仞罵道：「臭叫化，你也來多事。論劍之期還沒到啊。」洪七公道：「我是來鋤奸，誰跟你論劍？」裘千仞道：「好，大英雄大俠士，我是奸徒，你是從來沒作過壞事的大大好人。」洪七公道：「不錯。老叫化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是惡徒，若非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就是大奸巨惡、負義薄倖之輩。老叫化貪飲貪食，可是生平從來沒殺過一個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這番話大義凜然，裘千仞聽了不禁氣為之奪。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鐵掌幫上代幫主上官劍南何等英雄，一生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你師父又何嘗不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子？你接你師父當了幫主，卻去與金人勾結，通敵賣國，死了有何面目去見上官幫主和你師父？你上得華山來，妄想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榮號，莫說你武功未必能獨魁群雄，縱然是當世無敵，天下英雄能服你這賣國奸徒麼？」這番話只把裘千仞聽得如癡如呆，數十年來往事，一一湧向心頭，想起師父素日的教誨，後來自己接任鐵掌幫幫主，師父在病榻上傳授幫規遺訓，諄諄告誡該當如何愛國為民，哪知自己年歲漸長，武功漸強，越來越與本幫當日忠義報國、殺敵禦侮的宗旨相違。陷溺漸深，幫眾流品日濫，忠義之輩潔身引去，奸惡之徒螽聚群集，竟把大好一個鐵掌幫變成了藏垢納污、為非作歹的盜窟邪藪。一抬頭，只見明月在天，低下頭來，見洪七公一對眸子凜然生威的盯住自己，猛然間天良發現，但覺一生行事，無一而非傷天害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歎道：「洪幫主，你教訓得是。」轉過身來，湧身便往崖下躍去。洪七公手持竹棒，只防他羞愧之餘，忽施突擊，此人武功非同小可，這一出手必是極厲害的絕招，萬料不到他竟會忽圖自盡。正自錯愕，忽然身旁灰影一閃，一燈大師身子已移到了崖邊，他本來盤膝而坐，這時仍然盤膝坐著，左臂伸出，攬住裘千仞雙腳，硬生生將他拉了回來。說道：「善哉，善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既已痛悔前非，重新為人尚自不遲。」裘千仞放聲大哭，向一燈跪倒，心中有千言萬語，卻一句也說不出來。瑛姑見他背向自己，正是復仇良機，從懷中取出利刃，猛往他背心插落。

　　周伯通道：「且慢！」伸手在她手腕上一架。瑛姑大怒，厲聲道：「你幹什麼？」周伯通自她出現，一直膽戰心驚，被她這麼迎面一喝，叫聲：「啊喲！」轉身急向山下奔去。瑛姑道：「你到哪裡去？」隨後趕來。周伯通大叫：「我肚子痛，要拉屎。」瑛姑微微一怔，不如理會，仍是發足急追。周伯通大驚，又叫：「啊喲，不好啦。我褲子上全是屎，臭死啦，你別來。」瑛姑尋了他二十年，心想這次再給他走脫，此後再無相見之期，不理他拉屎是真是假，只是追趕。周伯通聽得腳步聲近，嚇得魂飛天外，本來他口叫拉屎是假，只盼將瑛姑嚇得不敢走近，自己就可乘機溜走，哪知惶急之下，大叫一聲，當真是屎尿齊流。郭靖與黃蓉見這對冤家越奔越遠，終於先後轉過了山崖，均感好笑，回過頭來，只見一燈大師在裘千仞耳邊低聲說話，裘千仞不住點頭。一燈說了良久，站起身來，道：「走罷！」靖、蓉二人急忙上前拜見，又與漁、樵、耕、讀四人點首為禮。一燈伸手撫了撫兩人頭頂，臉現笑容，神色甚是慈祥，向洪七公道：「七兄，故人無恙，英風勝昔，又收得兩位賢徒，當真可喜可賀。」洪七公躬身道：「大師安好。」一燈微笑道：「山高水長，後會有期。」雙手合十行了一禮，轉身便走。洪七公叫道：「明日論劍啊，大師怎麼就走了？」一燈轉過身來，笑道：「想老衲乃方外閒人，怎敢再與天下英雄比肩爭先？老衲今日來此，為的是要化解這一場糾纏二十年的冤孽，幸喜功德圓滿。七兄，當世豪傑捨你更有其誰？你又何必自謙？」說著又合十行禮，攜著裘千仞的手，逕自下山去了。大理四大弟子齊向洪七公躬身下拜，跟著師父而去。那書生經過黃蓉身邊，見她暈生雙頰、喜透眉間，笑吟道：「隰有萇楚，猗灘其枝！」黃蓉聽他取笑自己，也吟道：「雞棲於塒，日之夕矣。」那書生哈哈大笑，一揖而別。郭靖聽得莫名其妙，問道：「蓉兒，這又是什麼梵語麼？」黃蓉笑道：「不，這是詩經上的話。」郭靖聽說他們是對答詩文，也就不再追問。黃蓉笑吟吟的瞧著他，心想：「這位狀元公倒也聰明，猜到了我的心事。他引的那兩句詩經，下面有『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樂子之無室』三句，本是少女愛慕一個未婚男子的情歌，用在靖哥哥身上，倒也十分合適，說他這冒冒失失的傻小子，還沒成家娶妻，我很是歡喜。」想到此處，突然輕輕叫聲：「啊喲！」郭靖忙問：「怎麼？」黃蓉微笑道：「我引這兩句詩經，下面接著是『羊牛下來，羊牛下括』，說是時候不早，羊與牛下山坡回羊圈、牛欄去啦，本是罵狀元公為牲畜。但這可將一燈大師也一併罵進去啦！」郭靖也不去理會她這些不打緊的機鋒嘲謔，心中只是想著適才洪七公斥罵裘千仞的一番言語，這些日來苦惱他折磨他的重重疑團，由此片言而解，豁然有悟：「師父說他生平殺過二百三十一人，但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是惡徒。只要不殺錯一個好人，那就是問心無愧。瞧師父指斥裘千仞之時，何等神威凜凜。這裘千仞的武功未必就在師父之下，只因邪不勝正，氣勢先就沮了。只要我將一身武功用於仗義為善，又何須將功夫拋棄忘卻？」這番道理其實極是平易淺白，丘處機也曾跟他說過，只是他對丘處機並不如何信服，而他隨成吉思汗西征，眼見屠戮之慘，戰陣之酷，生民之苦，母親又慘死刀下，心中對刀兵征戰大是憎惡，方有這番苦思默想。但經此一反一復，他為善之心卻是更堅一層了。靖、蓉二人上前拜見師父，互道別來之情。原來洪七公隨黃藥師同赴桃花島養傷，以《九陰真經》總綱中所載上乘內功自通經脈，經半年而內傷痊癒，又半年而神功盡復。黃藥師因掛念女兒，待他傷勢一愈，即行北上尋女。洪七公反而離島較遲，他日前曾與魯有腳相遇，因而於靖、蓉二人之事已得知大略。三人談了一陣，郭靖道：「師父，你休息一會罷，天將破曉，待會論劍比武，用勁必多。」洪七公笑道：「我年紀越老，好勝之心卻是越強，想到即將與東邪西毒過招，心中竟然惴惴不安，說來大是好笑。蓉兒，你爹爹近年來武功大進，你倒猜猜，待會比武，你爹爹和你師父兩人，到底是誰強誰弱？」黃蓉道：「您老人家的武功和我爹爹向來難分上下，可是現下你會了九陰神功，我爹爹怎麼還是你的對手？待會見到爹爹，我就跟他說乾脆別比了，早些兒回桃花島是正經。」洪七公聽她語氣之中有些古怪，微一沉吟，已明白了她心意，哈哈大笑，說道：「你不用跟我繞彎兒說話，九陰神功是你們倆的，你就是不激我，老叫化也不會老著臉皮使將出來。待會和黃老邪比武，我只用原來的武功就是。」黃蓉正要他說這句話，笑道：「師父，若是你輸在我爹爹手裡，我燒一百樣菜餚給你吃，教你贏了固然喜歡，輸了卻也開心。」洪七公吞了一口饞涎，哼了一聲，道：「你這女孩兒心地不好，又是激將，又是行賄，刁鑽古怪，一心就盼自己爹爹得勝。」黃蓉一笑，尚未答話，洪七公忽然站起身來，指著黃蓉身後叫道：「老毒物，你到得好早啊！」

　　郭靖與黃蓉急忙躍起，站在洪七公身旁，回過頭來，只見歐陽鋒高高的身軀站在當地。他悄沒聲的忽爾掩至，兩人竟沒知覺，都是大為驚異。

## 第40回　華山論劍

　　歐陽鋒冷冷的道：「早到早比，遲到遲比。老叫化，你今日跟我是比武決勝呢，還是性命相拚？」洪七公道：「既賭勝負，亦決死生，你下手不必容情。」歐陽鋒道：「好！」他左手本來放在背後，突然甩將出來，手裡握著蛇杖，將杖尾在山石上重重一登，道：「就在這兒呢，還是換個寬敞的所在？」洪七公尚未回答，黃蓉接口道：「華山比武不好，還是到船裡去比。」洪七公一怔，問道：「什麼？」黃蓉道：「好讓歐陽先生再來一次恩將仇報、背後襲擊啊！」洪七公哈哈大笑，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你別指望老叫化再能饒你。」歐陽鋒聽黃蓉出口譏嘲，卻是絲毫不動聲色，雙腿微曲，杖交右手，左掌緩緩運起蛤蟆功的勁力。

　　黃蓉將打狗棒交給洪七公，說道：「師父，打狗棒加九陰神功，跟這老奸賊動手，不必講什麼仁義道德。」洪七公心想：「單憑我原來武功，要勝他原極不易，待會尚要與黃老邪比武，若與老毒物打得筋疲力盡，就不能敵黃老邪了。」當下點了點頭，接過打狗棒，左一招「打草驚蛇」，右一招「撥草尋蛇」，分攻兩側。歐陽鋒與他對敵數次，從未見他使過打狗棒法，當日在大海火船中性命相搏，情勢緊迫，洪七公卻也一直未用。歐陽鋒曾見黃蓉使這棒法時招數精奇，早就不敢小視了，這時見洪七公兩招打出，棒夾風聲，果然非同小可。當下蛇杖抖處，擋左避右，直攻敵人中宮。他的蛇杖已失落兩次，現下手中所持的是第三次新制，杖上人頭雕得更是詭奇可怖，只是兩條怪蛇雖然毒性無異，但馴養未久，臨敵之時卻不如最初那兩條這般熟習靈動。洪七公當日背心被他怪蛇咬中，又受他狠力一掌，險些送命，直養了將近兩年方始康復。那是他一生從所未有之大敗，亦是從所未遇之奇險，此仇豈可不報？當下運棒成風，奮力進攻。兩人第一次華山論劍，爭的是榮名與《九陰真經》；第二次在桃花島過招，是為了郭靖與歐陽克爭婚；那均是只決勝負，不關生死。第三次海上相鬥，生死只隔一線，但洪七公手下尚自容讓；現下第四次惡戰，才是各出全力，再無半點留情。兩人均知對方年齒雖增，武功卻只有較前更是狠辣，只要自己稍有疏神，中了對方一招半式，難免命喪當地。兩人翻翻滾滾的鬥了兩百餘招，忽然月亮隱沒，天色轉黑。這是黎明之前的昏黯不明，轉瞬隨即破曉。兩人生怕黑暗中著了對方毒手，只是嚴守門戶，不敢搶攻。郭靖與黃蓉不禁擔心，踏上數步，若是洪七公有甚差失，立即出手相助。郭靖眼裡瞧著二人惡鬥，心中思潮起伏：「這二人都是當今一等一的高手，可是一個行俠仗義，一個恃強為惡，可見武功本身並無善惡，端在人之為用。行善則武功愈強愈善，肆惡則愈強愈惡。」到後來天色陰暗，兩人招式已瞧不清楚，但聞兵刃破空和竄撲呼喝之聲，不禁心中怦怦亂跳，暗想：「師父因運功療傷，耽誤了兩年進修。高手功勁原本差不得分毫，這一進一退，莫要由此而輸在歐陽鋒的手裡。若是如此，當初實不該三次相饒。」他又想起丘處機曾解說「信義」兩字，該分大信大義與小信小義之別，若是因全一己的小信小義而虧大節，那就算不得是信義了。想到此處，熱血上湧，心道：「雖然師父與他言明單打獨鬥，但若他害了師父，從此橫行天下，卻不知有多少好人要傷在他的手裡。我從前不明『信義』二字的真意，以致做了不少糊塗事出來。」當下心意已決，雙掌一錯，就要上前相助。

　　忽聽黃蓉叫道：「歐陽鋒，我靖哥哥和你擊掌相約，饒你三次不死，哪知你仍是恃強欺我。你言而無信，尚不及武林中一個無名小卒，怎有臉來爭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歐陽鋒一生惡行幹了不計其數，可是說出話來始終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無反悔，生平也一直以此自負，若非事勢迫切，他決不致違約強逼黃蓉，此時與洪七公鬥得正緊，忽聽她提起此事，不禁耳根子發燒，心神大亂，出杖稍偏，險些被打狗棒戳中。黃蓉又叫道：「你號稱西毒，行事奸詐原也不在話下，可是要一個後生小輩饒你三次不死，已經丟盡了臉面，居然還對後輩食言，真叫江湖上好漢笑歪了嘴巴。歐陽鋒啊歐陽鋒，有一件事，普天下當真無人及得上你老人家，那就是不要臉天下第一！」歐陽鋒大怒，但隨即想到這是黃蓉的詭計，有意要引得自己氣惱慚愧，只要內力運轉微有不純，立時便敗在洪七公手下，於是便給她來個聽而不聞。哪知黃蓉越罵越是刁鑽古怪，武林中許多出名的壞事與他本來全無干係，卻都栽在他的名下。給她這麼東拉西扯的一陣胡說，似乎普天下就只他一個歹人，世間千千萬萬樁惡事皆是他一人所作所為。倘若單是說他大做陰毒壞事，歐陽鋒本來也不在乎，可是黃蓉數說他做的儘是江湖上諸般不流的下三濫勾當，說見他向靈智上人苦苦哀求，又叫沙通天做「親叔叔」，硬要拜彭連虎為「乾爹」，為的是乞求一張毒藥的秘方，種種肉麻無恥，匪夷所思；曾聽得他一再向完顏洪烈自薦，要做他的親兵隊長，得以每晚在趙王府中守夜。至於郭靖在西域如何饒他三次不死，如何從流沙中將他拉出來，更是加上了十倍油鹽醬醋，說得他不堪已極。初時歐陽鋒尚能忍耐，到後來聽得她有些話實在太過不近情理，忍不住反駁幾句。不料黃蓉正是要惹他與自己鬥口，越加的跟他歪纏胡鬧。這麼一來，歐陽鋒拳腳兵刃是在與洪七公惡鬥，與黃蓉卻另有一場口舌之爭，說到費心勞神，與黃蓉的鬥口似猶在與洪七公角力之上。又過半晌，歐陽鋒心智漸感不支，心想：「我若再不使《九陰真經》的功夫，定然難以取勝。」他雖未能依照黃蓉所說將全身經脈逆轉，但修習了半年，憑著武學淵深，內功渾厚，竟爾已有小成，當下蛇杖揮動，忽變怪招。洪七公吃了一驚，凝神接戰。黃蓉叫道：「源思英兒，巴巴西洛著，雪陸文兵。」歐陽鋒一怔：「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哪知黃蓉全是在信口胡說，捲起舌頭，將一些全無意義的聲音亂喊亂叫。只是她叫嚷的語氣卻變化多端，有時似是憤怒喝罵，有時似是誠懇勸誡，忽爾驚歎，忽爾歡呼，突然之間，她用追問的語氣連叫數聲，顯是極迫切的質問。歐陽鋒雖欲不理，卻不由自主的道：「你問什麼？」黃蓉以假梵語答了幾句。歐陽鋒茫然不解，竭力往郭靖所寫的「經文」中去追尋，一時之間，腦中各種各樣雜亂無章的聲音、形貌、招數、秘訣，紛至沓來，但覺天旋地轉，竟不知身在何處。洪七公見他杖法中忽然大露破綻，叫聲：「著！」一棒打在他的天靈蓋上。這一棒是何等的勁力，歐陽鋒腦中本已亂成一團，經此重擊，更是七葷八素，不知所云，大叫一聲，倒拖了蛇杖轉身便走。郭靖叫道：「往哪裡跑？」縱身趕上，歐陽鋒忽然躍起，在半空連翻三個觔斗，轉瞬間連滾帶爬的轉入崖後，不知去向。洪七公、郭靖、黃蓉三人相顧愕然，駭極而笑。洪七公歎道：「蓉兒，今日打敗老毒物，倒是你的功勞大。只不過咱師徒聯手，以二敵一，未免勝之不武。」黃蓉笑道：「師父，這功夫不是你教的罷？」洪七公笑道：「你這功夫是天生的。有你爹爹這麼鬼精靈的老頭，才有你這麼鬼精靈的女兒。」忽聽山後有人叫道：「好啊，他人背後說短長，老叫化，你羞也不羞？」黃蓉大叫：「爹爹！」躍起奔去。此時朝暾初上，陽光閃耀下一人青袍素布，緩步而來，正是桃花島主東邪黃藥師。黃蓉撲上前去，父女倆摟在一起。黃藥師見女兒臉上稚氣大消，已長成一個亭亭少女，與亡妻更為相似，心中又是歡喜，又是傷感。洪七公道：「黃老邪，我曾在桃花島上言道：你閨女聰明伶俐，鬼計多端，只有別人上她的當，她決不能吃別人的虧，叫你不必擔心。你說，老叫化的話錯了沒有？」藥師微微一笑，拉著女兒的手，走近身去，說道：「恭喜你打跑了老毒物啊。此人一敗，了卻你我一件大心事。」洪七公道：「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叫化啦。我見了你女兒，肚裡的蛔蟲就亂鑽亂跳，饞涎水直流。咱們爽爽快快的馬上動手，是你天下第一也好，是我第一也好，我只等吃蓉兒燒的好菜。」黃蓉笑道：「不，你若敗了，我才燒菜給你吃。」洪七公道：「呸，不怕醜，你想挾制我，是不是？」黃藥師道：「老叫化，你受傷之後耽誤了兩年用功，只怕現下已不是我的對手。蓉兒，不論誰勝誰敗，你都燒菜相請師父。」洪七公道：「是啊！這才是大宗師說的話，堂堂桃花島島主，哪能像小丫頭這般小氣。咱們也別等正午不正午，來罷！」說著竹棒一擺，就要上前動手。黃藥師搖頭道：「你適才跟老毒物打了這麼久，雖然說不上筋疲力盡，卻也是大累了一場，黃某豈能撿這個便宜？咱們還是等到正午再比，你好好養力罷。」洪七公雖知他說得有理，但不耐煩再等，堅要立時比武。黃藥師坐在石上，不去睬他。黃蓉見兩人爭執難決，說道：「爹爹，師父，我倒有個法兒在此。你倆既可立時比武，爹爹又不佔便宜。」洪七公與黃藥師齊道：「好啊，什麼法兒？」黃蓉道：「你們兩位是多年好友，不論誰勝誰敗，總是傷了和氣。可是今日華山論劍，卻又勢須分出勝敗，是不是？」洪、黃二人本就想到此事，這時聽她言語，似乎倒有一個妙法竟可三全其美，既能立時動手，又可不讓黃藥師佔便宜，而且還能使兩家不傷和氣，齊問：「你有什麼好主意？」黃蓉道：「是這樣：爹爹先跟靖哥哥過招，瞧在第幾招上打敗了他，然後師父再與靖哥哥過招。若是爹爹用九十九招取勝，而師父用了一百招，那就是爹爹勝了。倘若師父只用九十八招，那就是師父勝了。」洪七公笑道：「妙極，妙極！」黃蓉道：「靖哥哥先和爹爹比，兩人都是精力充沛，待與師父再比，兩人都是打過了一場，豈不是公平得緊麼？」黃藥師點點頭道：「這法兒不錯。靖兒，來罷，你用不用兵刃？」郭靖道：「不用！」正要上前，黃蓉又道：「且慢，還有一事須得言明。若是你們兩位前輩在三百招之內都不能將靖哥哥打敗，那便如何？」洪七公哈哈大笑，道：「黃老邪，我初時尚羨你生得個好女兒，這般盡心竭力的相助爹爹，咳，哪知女生外向，卻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她一心要傻小子得那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啊！」黃藥師生性怪僻，可是憐愛幼女之心卻是極強，暗道：「我成全了她這番心願就是。」當下說道：「蓉兒的話也說得是。咱兩個老頭若不能在三百招內擊敗靖兒，還有什麼顏面自居天下第一？」轉念又想：「我原可故意相讓，容他擋到三百招，但老叫化卻不肯讓，必能在三百招內敗他。那麼我倒並非讓靖兒，卻是讓老叫化了。」一時沉吟未決。

　　洪七公在郭靖背後一推，道：「快動手罷，還等什麼？」郭靖一個踉蹌，衝向黃藥師面前。黃藥師心道：「好，我先試試他的功夫，再定行止。」左掌翻起，向他肩頭斜劈下去，叫道：「第一招！」當黃藥師舉棋不定之際，郭靖心中也是好生打不定主意：「我決不能佔那天下第一的名號，可是該當讓島主得勝，還是讓師父得勝？」正在遲疑，黃藥師已揮掌劈到。他右臂舉起架開，身子一晃，險些摔倒，心道：「我好糊塗，竟想什麼讓不讓的？我縱出全力，也決擋不了三百招。」眼見黃藥師第二招又到，當下凝神接戰，此時心意已決，任憑二人各用真功夫將自己擊敗，誰快誰慢，由其自決，自己絕無絲毫偏袒。數招一過，黃藥師大是驚異：「這傻小子的武功怎麼竟練到了這個地步？我若是稍有容讓，莫說被他擋到三百招之外，只怕還得輸在他手裡。」高手比武，實是讓不得半分。黃藥師初時出手只用了七分勁，哪知被郭靖全力奮擊，竟然壓在下風。他心中一急，忙展開落英神劍掌法，身形飄忽，力爭先著。可是郭靖的功夫實已大非昔比，黃藥師連變十餘種拳法，始終難以反先，待拆到一百餘招，他倏施詭招，郭靖料不到他竟會使詐，險些被他左腳踢中，只得退開兩步，這才扳成平衡之局。黃藥師舒了一口氣，暗叫：「慚愧！」欲待乘機佔到上風，不料郭靖守得堅穩之極，儘管他攻勢有如驚風駭浪，始終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拳腳上竟沒半點破綻。耳聽得女兒口中已數到「二百零三，二百零四」，黃藥師大是焦躁：「老叫化出手剛猛，若是他在一百招內敗了靖兒，我這張臉往哪裡擱去？」招勢一變，掌影飄飄，出手快捷無倫。這一來，郭靖登處下風，只感呼吸急促，有似一座大山重重壓向身來，眼前金星亂冒，堪堪抵擋不住。黃藥師出手加快，攻勢大盛，黃蓉口中，卻也跟著數得快了。郭靖唇乾舌燥，手足酸軟，越來越是難擋，只是憑著一股堅毅之氣硬挺下來，正危急間，忽聽黃蓉大叫一聲：「三百！」黃藥師臉色一變，向後躍開。此時郭靖已被逼得頭暈眼花，身不由主的向左急轉，接連打了十多個旋子，眼見再轉數下，就要摔倒，危急中左足使出了「千斤墜」功夫，要待將身子定住。可是黃藥師內力的後勁極大，人雖退開，拳招餘勢未衰，郭靖竟然定不住身子，只得彎腰俯身，右手用力在地下撥動，藉著「降龍十八掌」的猛勁，滴溜溜的向右打了十多個旋子，腦中方得清明，呆了一呆，向黃藥師道：「黃島主，你再出數招，我非摔倒不可。」黃藥師見他居然有此定力，抗得住自己以十餘年之功練成的「奇門五轉」，不怒反喜，笑道：「老叫化，我是不成的了，天下第一的稱號是你的啦。」雙手一拱，轉身欲走。洪七公道：「慢來，慢來，我也未必能成。你的鐵簫借給靖兒罷。」黃藥師的玉簫已然折斷，腰帶裡插著一根鐵蕭，當下拔出來遞給郭靖。洪七公對郭靖道：「你用兵刃，我空手跟你過招。」郭靖一愕，道：「這個……」洪七公道：「你掌法是我教的，拳腳有什麼比頭？上罷！」左手五指如鉤，一把抓住他手腕，將鐵簫奪了過來。郭靖沒懂他的用意，脫手放簫，竟未抵禦。洪七公罵道：「傻小子，咱們是在比武哪！」左手將鐵蕭還給了他，右手卻又去奪。郭靖這才回簫避開。黃蓉數道：「一招！」

　　高手比武，手上有無兵刃相差其實不多，洪七公將降龍十八掌使將開來，掌風掃到一丈開外，郭靖雖有鐵簫，又哪能近身還擊？他本來不擅使用兵器，但自在西域石崖之中被歐陽鋒逼著過招，劍法已大有進益。自來武功必是攻守兼習，郭靖的兵刃功夫練的卻是八成守禦，二成攻敵。要知江南六怪授他的兵刃招數不能算是極上乘武功，他習得《九陰真經》後再此進修，卻是在西域石屋之中，那時他但求自保，不暇傷敵，以長劍抵擋歐陽鋒的木杖，鑽研出不少防身消勢之法，此刻以簫作劍，用以抵擋洪七公凌厲無倫的掌風，便也大見功效。洪七公見他門戶守得極是緊密，心下甚喜，暗道：「這孩子極有長進，也不枉了我教導一場，但我若在二百招之內敗他，黃老邪臉上須不好看。過得二百招後，我再使用重手便是。」當下依著降龍十八掌的招式，自一變以至九變順序演將下去，疾風呼呼，掌影已將郭靖全身裹住。

　　此時洪七公若猛下重手，郭靖兵刃功夫未至登峰造極，原是不易抵擋，但洪七公要在二百招後再行取勝，卻是想錯了一著。須知郭靖正當年富力壯，練了《易筋鍛骨篇》後內力更是渾厚，洪七公年歲卻不輕了，背上中了歐陽鋒的蛇咬掌擊，究亦大見摧傷，降龍十八掌招招須用真力，到九變時已是一百六十二掌，勢道雖仍剛猛狠辣，後勁卻已漸見衰減。待拆到兩百招外，郭靖鐵簫上的劍招倒還罷了，左手配合的招勢卻漸見強勁。洪七公暗想不妙，若與他以力相拚，說不定會輸在他手裡，傻小子可以智取，不必力敵，當下雙掌外豁，門戶大開，郭靖一怔，心想：「這招掌法師父卻從未教過。」若與敵人對敵，自可直進中宮，攻敵前胸，但眼前對手是自己恩師，豈能用此殺手？微一遲疑間，洪七公笑道：「你上當啦。」左足倏起，將他手中鐵簫踢飛，右掌斜翻，打在他的肩頭。這一掌手下容情，不欲傷他身子，只使了八成力，準以為他定要摔倒，那就算是勝了。豈知郭靖這幾年來久歷風霜，身子練得極為粗壯，受了這一掌只晃得幾晃，肩頭雖是一陣劇痛，竟未跌倒。洪七公見他居然硬挺頂住，不禁大吃一驚，道：「你吐納三下，調勻呼吸，莫要受了內傷。」郭靖依言吐納，胸氣立舒，說道：「弟子輸了。」洪七公道：「不，適才你讓我在先，若是就此認輸，黃老邪如何能服？接招！」說著又是發掌劈去。郭靖手中沒了兵刃，見來招勢道鋒銳，當下以周伯通所授的空明拳化開。那空明拳是天下至柔的拳術，是周伯通從《道德經》中化出來的，《道德經》中有言道：「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堅強處下，柔弱處上。」又云：「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那降龍十八掌卻是武學中至剛至堅的拳術。語有云：「柔能克剛」，但也須視「柔」的功力是否勝「剛」而定，以洪七公的修為，縱然周伯通以至柔之術對敵，卻也未必能勝。但郭靖習了那左右互搏的法子，右手出的是空明拳，左手出的卻是降龍拳，剛柔相濟，陰陽為輔，洪七公的拳招雖然剛猛莫京，竟也奈何他不得。

　　黃蓉在旁數著拳招，眼見三百招將完，郭靖全無敗象，心中甚喜，一招一招的數著。洪七公耳聽得她數到二百九十九招，不禁好勝心起，突然一掌「亢龍有悔」，排山倒海般直擊過去，此招既出，心下登時懊悔，只怕郭靖抵擋不住，受了重傷，大叫：「小心啦！」郭靖聽到叫聲，掌風已迎面撲到，但覺來勢猛烈之極，知道無法以空明拳化解，危急之下，右臂劃個圓圈，呼的一聲，也是一招「亢龍有悔」拍出。只聽砰的一響，雙掌相交，兩人都是全身大震。黃藥師與黃蓉齊聲驚呼，走近觀看。只見兩人雙掌相抵，膠著不動。郭靖有心相讓，但知師父掌力厲害，若是此刻退縮，被他順勢推將過來，自己必受重傷，決意先運勁抵擋一陣，待他掌勁稍殺，再行避讓認輸。洪七公見郭靖居然擋得住自己畢生精力之所聚的這一掌，不由得又驚又喜，憐才之意大盛，好勝之心頓滅，決意讓他勝此一招，以成其名，當下留勁不發，緩緩收力。便在這雙方不勝不敗、你退我讓之際，忽聽山崖後一人大叫三聲，三個觔斗翻將出來，正是西毒歐陽鋒。洪七公與郭靖同時收掌，向後躍開。只見歐陽鋒全身衣服破爛，滿臉血痕斑斑，大叫：「我《九陰真經》上的神功已然練成，我的武功天下第一！」舉起蛇杖，向四人橫掃過來。

　　洪七公拾起打狗棒，搶上去將他蛇杖架開，數招一過，四人無不駭然。歐陽鋒的招術本就奇特，此時更如怪異無倫，忽爾伸手在自己臉上猛抓一把，忽爾反足在自己臀上狠踢一腳，每一杖打將出來，中途方向必變，實不知他打將何處。洪七公驚奇萬分，只得使開打狗棒法緊守門戶，那敢貿然進招？

　　鬥到深澗，歐陽鋒忽然反手拍拍拍連打自己三個耳光，大喊一聲，雙手據地，爬將過來。洪七公又是吃驚，又是好笑，心想：「我這棒法打狗最為擅長，你忽作狗形，豈非自投羅網？」竹棒伸處，向他腰間挑去。哪知欲陽鋒忽地翻身一滾，將竹棒半截壓在身下，隨即順勢滾去，洪七公拿捏不定，竹棒脫手。歐陽鋒驟然間飛身躍起，雙足連環猛踢。洪七公大驚，向後急退。這時黃蓉早已拾起地下鐵簫，還給父親。黃藥師挺蕭斜刺而出。歐陽鋒叫道：「段皇爺，我不怕你的一陽指！」說著縱身撲上。黃藥師見了他的舉止，已知他神智錯亂，只是心中雖瘋，出手卻比未瘋時更是厲害。饒是他智慧過人，卻也想不明白其中道理，怎知歐陽鋒苦讀郭靖默寫的假經，本已給纏得頭昏腦脹，黃蓉更處處引他走入歧路，盲練瞎闖，兼之急欲取勝，貪圖速成，用功更為莽撞，只是他武功本強，雖然走了錯道，錯有錯著，出手恢誕，竟教洪、黃兩大宗師差愕難解。數十招一過，黃藥師又敗下陣來。郭靖搶上迎敵。歐陽鋒忽然哭道：「我的兒啊，你死得好慘！」拋去蛇杖，張開雙臂，撲上來便抱。郭靖知他將自己認作了侄兒歐陽克，聽他叫聲淒慘，心中又是不忍，又是駭怕，發掌要將他推開。歐陽鋒左腕陡翻，已抓住郭靖手臂，右臂將他牢牢抱住。郭靖忙運勁掙扎，可是歐陽鋒力大無窮，抱得他絲毫動彈不得。洪七公與黃藥師父女大驚，一齊搶上救援。洪七公伸指疾點歐陽鋒背心「鳳尾穴」，要迫他鬆手。不料他此時全身經脈倒轉，穴道全已變位，洪七公挺指戳將下去，他茫然未覺，全不理會。黃蓉回身檢起一塊石頭，向他頭頂砸落。歐陽鋒右手握拳，自下揮擊上來。黃蓉拿捏不住，石頭脫手飛落山谷。郭靖乘歐陽鋒鬆了右手，用力猛掙，向後躍開，定了定神，只見歐陽鋒與黃藥師鬥得甚是猛烈。黃藥師插簫於腰，空手而搏。此時歐陽鋒所使的招數更是希奇古怪，詭異絕倫，身子時而倒豎，時而直立，甚而有時一手撐地，身子橫挺，只以一手與敵人對掌。黃藥師全神貫注的發招迎敵，倒還不覺得怎樣，洪七公、郭靖、黃蓉三人卻看得心搖神馳。黃蓉眼見父親連遇險招，叫道：「師父，對付這瘋子不必依武林規矩，咱們齊上！」洪七公道：「若在平時，咱們原可合力擒他。只是今日華山論劍，天下英雄都知須得單打獨鬥，咱們以眾敵寡，須惹江湖上好漢恥笑。」但覺歐陽鋒瘋勢更是厲害，口吐白沫，舉頭猛撞。黃藥師抵擋不住，只是倒退。

　　突然之間，歐陽鋒俯身疾攻，上盤全然不守。黃藥師大喜，心想：「這瘋子畢竟糊塗了。」運起「彈指神通」功夫，急彈他鼻側的「迎香穴」。這一指去勢快極，哪知剛觸到他臉皮，歐陽鋒微微側頭，一口咬住他的食指。黃藥師大驚，急出左手拍他「太陽穴」，逼他鬆口。歐陽鋒右手亦出，將他招術化開，牙齒卻咬得更加緊了。

　　郭靖與黃蓉從兩側齊上，歐陽鋒才鬆齒放脫黃藥師的手指，十指往黃蓉臉上抓去。日光直射之下，但見他面容獰惡，滿臉是血，黃蓉心下害怕，驚呼逃開。郭靖忙發掌救援。歐陽鋒回手抵敵，黃蓉方得脫身。

　　只十餘合，郭靖肩上腿上接連中招。洪七公道：「靖兒退下，再讓我試試。」空手搶上。兩人這一番激鬥，比適才更是猛惡。洪七公當歐陽鋒與黃藥師、郭靖對掌之時，在旁留神觀看，見他出招雖然怪異無比，其中實也有理路可尋，主要是將蛤蟆功逆轉運用，上者下之，左者右之，雖然並非盡皆如此，卻也是十中不離七八，心中有了個大概，對戰之時雖仍處於下風，卻已是有攻有守，三招中能還得一招。黃蓉取出手帕，給父親包紮指上創口。黃藥師更瞧出許多路子來，接連叫道：「七兄，踢他環跳。」「上擊巨闕！」「反掌倒劈天柱。」黃藥師旁觀者清，洪七公依言施為，片刻間便將戰局拉平。只是兩人心中都暗自慚愧：「這是合東邪、北丐二人之力，合拚西毒一人了。」眼見即可取勝，歐陽鋒忽然張嘴，一口唾沫往洪七公臉上吐去。

　　洪七公忙側身避開，歐陽鋒竟然料敵機先，發掌擊向他趨避的方位，同時又是一口濃痰吐將過來。洪七公處境窘迫，欲待不避，可是那口痰勢挾勁風，若是打中眼珠，就算不致受傷，定也十分疼痛，而敵人必乘機猛攻，那就難以抵擋，百忙中伸右手將痰抄在掌中，左手還了一招。戰不數合，歐陽鋒又是一口唾沫急吐，他竟將痰涎唾沫也當作了攻敵利器，夾在拳招之中使用，令人眼花繚亂，心意煩躁。洪七公見他顯然輕辱於己，不由得怒氣勃發，同時右手握著一口濃痰，滑膩膩的極不好受，又不想抹在自己身上，鬥到分際，他突然張開右掌，叫聲：「著！」疾往歐陽鋒臉上抹去。這一招明裡是用痰去抹他的臉，暗中卻另藏厲害殺著。歐陽鋒神智雖亂，耳目四肢只有比平時更為靈敏，眼見洪七公手掌抹到，立即側臉微避。洪七公手掌翻轉，直戳過去，歐陽鋒陡然張口急咬。這正是他適才用以擊敗黃藥師的絕招，看來似乎滑稽，但因他張口快捷，教人難以躲閃，以黃藥師如此登峰造極的武功竟也著了道兒。黃藥師、黃蓉、郭靖看得分明，但見洪七公的手掌已伸到他嘴邊，相距不及一寸，而他驀地張口，一副白牙在日光下一閃，已向洪七公手上咬落，不禁齊聲叫道：「小心！」豈知他們三人與歐陽鋒竟都忘了一事。洪七公號稱九指神丐，當年為了饞嘴貪吃，誤了時刻，來不及去救一個江湖好漢的性命，大恨之下，將自己食指發狠砍下。歐陽鋒這一咬又快又準，倘若換了旁人，食指定會被他咬住，偏生洪七公沒有食指，只聽喀的一響，他兩排牙齒自相撞擊，卻是咬了個空。洪七公沒有食指，歐陽鋒原本熟知，但他這時勢如瘋虎般亂打亂撲，哪裡還想得到這些細微末節？高手比武，若是雙方武功都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往往對戰竟日，仍是難分上下，唯一取勝之機端在對方偶犯小錯，此刻歐陽鋒一口咬空，洪七公哪能放過？立即一招「笑口啞啞」，中指已戳在他嘴角的「地倉穴」上。

　　旁觀三人見洪七公得手，正待張口叫好，不料一個「好」字還未出口，洪七公已是一個觔斗倒翻出去。歐陽鋒踉踉蹌蹌的倒退幾步，有如醉酒，但終於站穩身子，仰天大笑。原來他經脈倒轉，洪七公這一指雖戳中他「足陽明胃經」的大穴，他只是全身微微一麻，立即如常，卻乘機一掌擊在洪七公的肩頭。幸得他中指在先，這一掌的力道已不如何凌厲，洪七公順著來勢倒翻觔斗，將他掌力消去大半，百忙中還回了一招「見龍在田」，也將歐陽鋒打得倒退幾步。洪七公幸而消解得快，未受重傷，但半身酸麻，一時之間已無法再上。他是大宗師身份，若不認輸那就跡近無賴，同時心中確也佩服對方武功了得，抱拳說道：「歐陽兄，老叫化服了你啦，你是武功天下第一！」歐陽鋒仰天長笑，雙臂在半空亂舞，向黃藥師道：「段皇爺，你服不服我？」黃藥師心中不忿，暗想：「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竟教一個瘋子得了去，我跟老叫化二人豈不教天下好漢恥笑？」但若上前再鬥，自忖卻又難以取勝，只得點了點頭。歐陽鋒向郭靖道：「孩兒，你爹爹武藝蓋世，天下無敵，你喜不喜歡？」歐陽克是他與嫂子私通所生的孩子，名是叔侄，實是父子，此時他神智半迷半醒，把郭靖當作歐陽克，竟將藏在心中數十年的隱事說了出來。郭靖心想這裡各人都不是他對手，他天下第一的名號當之無愧，說道：「咱們都打不過你！」歐陽鋒嘻嘻傻笑，問黃蓉道：「好媳婦兒，你喜不喜歡？」黃蓉見父親、師父、郭靖三人相繼敗陣，早在苦思對付這瘋漢之法，但左思右想，實無妙策，這時聽他相問，又見他手舞足蹈，神情怪異，日光映照之下，他身後的影子也是亂晃亂搖，靈機忽動，說道：「誰說你是天下第一？有一個人你就打不過。」歐陽鋒大怒，捶胸叫道：「是誰？是誰？叫他來跟我比武。」黃蓉說道：「此人武功了得，你定然打他不過。」歐陽鋒道：「是誰？是誰？叫他來跟我比武。」黃蓉道：「他名叫歐陽鋒。」歐陽鋒搔搔頭皮，遲疑道：「歐陽鋒？」黃蓉道：「不錯，你武功雖好，卻打不過歐陽鋒。」

　　歐陽鋒心中愈是糊塗，只覺「歐陽鋒」這名字好熟，定是自己最親近之人，可是自己是誰呢？脫口問道：「我是誰？」黃蓉冷笑道：「你就是你。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來問我？」歐陽鋒心中一寒，側頭苦苦思索，但腦中混亂一團，愈要追尋自己是誰，愈是想不明白。須知智力超異之人，有時獨自瞑思，常會想到：「我是誰？我在生前是什麼？死後又是什麼？」等等疑問。古來哲人，常致以此自苦。歐陽鋒才智卓絕，這些疑問有時亦曾在腦海之中一閃而過，此時連鬥三大高手而獲勝，而全身經脈忽順忽逆，心中忽喜忽怒，驀地裡聽黃蓉這般說，不禁四顧茫然，喃喃道：「我，我是誰？我在哪裡？我怎麼了？」黃蓉道：「歐陽鋒要找你比武，要搶你的《九陰真經》。」歐陽鋒道：「他在哪裡？」黃蓉指著他身後的影子道：「喏，他就在你背後。」歐陽鋒急忙回頭，見到了自己的影子，怔了一怔，道：「這……這……他……他……」黃蓉道：「他要打你了！」歐陽鋒蹲低身子，發掌向影子劈去。影子同時發出一掌。歐陽鋒大急，左掌右掌，連環邀擊，那影子也是雙手抖動不已。歐陽鋒見對方來勢厲害，轉身相避，他面向日光，影子已在身後。他發覺敵人忽然不見，大叫：「往哪裡逃？」向左搶上數步。左邊是光禿禿的山壁，日光將他影子映在壁上，更像是個直立的敵人。歐陽鋒右掌猛揮，擊在石上，只疼得他骨節欲碎，大叫：「好厲害！」隨即左腳飛出。但見山壁上的影子也是舉腳踢來，雙足相撞，歐陽鋒奇痛難當，不敢再鬥，轉身便逃。此時他是迎日而奔，果然不見了敵人，竄出丈餘，回頭一望，只見影子緊隨在後，嚇得大叫：「讓你天下第一，我認輸便是。」那影子動也不動。歐陽鋒轉身再奔，微一回頭，仍見影子緊緊跟隨。他驅之不去，斗之不勝，只嚇得心膽欲裂，邊叫邊號，直往山下逃去。過了半刻，隱隱聽到他的叫聲自山坡上傳來，仍是：「別追我，別追我！」

　　黃藥師與洪七公眼見這位一代武學大師竟落得如此下場，不禁相顧歎息。此時歐陽鋒的叫聲時斷時續，已在數里之外，但山谷間回音不絕，有如狼嗥鬼叫，四人身旁雖陽光明亮，心中卻都微微感到一陣寒意。洪七公歎道：「此人命不久矣。」郭靖忽然自言自語：「我？我是誰？」黃蓉知他是直性子之人，只怕他苦思此事，竟致著魔，忙道：「你是郭靖。靖哥哥，快別想自己，多想想人家的事罷。」郭靖凜然驚悟，道：「正是。師父，黃島主，咱們下出去罷。」

　　洪七公罵道：「傻小子，你還叫他黃島主？我劈面給你幾個老大耳括子。」郭靖一怔，只見黃蓉臉現紅暈，似笑非笑，登時醒悟，忸忸怩怩的叫道：「岳父！」

　　黃藥師哈哈大笑，一手挽了女兒，一手挽著郭靖，向洪七公道：「七兄，武學之道無窮無盡，今日見識到老毒物的武功，實令人又驚又愧。自重陽真人逝世，從此更無武功天下第一之人了。」洪七公道：「蓉兒的烹調功夫天下第一，這個我卻敢說。」黃蓉抿嘴笑道：「不用贊啦，咱們快下山去，我給你燒幾樣好菜就是。」洪七公、黃藥師、郭靖、黃蓉四人下得華山，黃蓉妙選珍餚，精心烹飪，讓洪七公吃了個酣暢淋漓。當晚四人在客店中宿了，黃藥師父女住一房，郭靖與洪七公住一房。次晨郭靖醒來，對榻上洪七公已不知去向，桌面上抹著三個油膩的大字：「我去也」，也不知是用雞腿還是豬蹄寫的。郭靖忙去告知黃藥師父女。黃藥師歎道：「七兄一生行事，宛似神龍見首不見尾。」向靖、蓉二人望了幾眼，道：「靖兒，你母亡故，世上最親之人就是你大師父柯鎮惡了，你隨我回桃花島去，請你大師父主婚，完了你與蓉兒的婚事如何？」郭靖悲喜交集，說不出話來，只是連連點頭。黃蓉抿嘴微笑，想出口罵他「傻子」，但向父親瞧了一眼便忍住了不說。三人一路上遊山玩水，迤邐向東南而行，不一日來到兩浙南路境內，眼見桃花島已在不遠，忽然空中雕鳴聲急，兩頭白雕自北急飛而至。郭靖大喜，縱聲呼嘯，雙雕撲了下來，停在他的肩頭。他離蒙古時走得倉皇，未及攜帶雙雕，此時相見，欣喜無已，伸手不住撫摸雕背，忽見雄雕足上縛著一個皮革捲成的小筒，忙解下打開，但見革上用刀尖刻著幾行蒙古文字道：「我師南攻，將襲襄陽，知君精忠為國，冒死以聞。我累君母慘亡，愧無面目再見，西赴絕域以依長兄，終身不履故土矣。願君善自珍重，福壽無極。」

　　那革上並未寫上下款，但郭靖一見，即知是華箏公主的手筆，當下將革上文字譯給黃藥師父女聽了，問道：「岳父，您說該當如何？」黃藥師道：「此地離臨安雖近，但若報知朝廷，當國者未必便信，遷延不決，必誤大事。你小紅馬腳力快，即日趕赴襄陽。那守將若肯聽話，你就助他守城，否則一掌斃了，逕自率領百姓士卒，共禦蒙古大軍。我與蓉兒在桃花島候你好音。」郭靖連聲稱是，黃蓉臉上卻有不豫之色。當真是知女莫若父，黃藥師笑道：「好，蓉兒你也去。大事一了，即日言歸，朝廷縱有封賞，理也莫理。」黃蓉大喜，笑道：「這個自然。」兩小拜別了父親，共騎一馬，縱轡西行。郭靖只怕遲了一日，蒙古大軍先破了城池。那時屠戮之慘可就難以想像，是以路上毫不停留。這日晚間投宿，已近兩浙南路與江西南路交界之處。郭靖懷裡藏著華箏刻著字的那塊皮革，想到兒時與華箏、拖雷同在大漠遊戲，種種情狀宛在目前，心頭甚有黯然之意。黃蓉任他呆呆出神，自行在燈下縫補衣衫。

　　郭靖忽道：「蓉兒，她說累我母親慘亡，愧無面目見我，那是什麼意思？」黃蓉道：「她爹爹逼死你母親，她自然心中過意不去。」郭靖「嗯」了一聲，低頭追思母親逝世前後的情景，突然躍起，伸手在桌上用力一拍，叫道：「我知道啦，原來如此！」黃蓉給他嚇了一跳，針尖在手指上刺出了一滴鮮血，笑問：「怎麼啦？大驚小怪的，知道了什麼？」郭靖道：「我與母親偷拆大汗的密令，決意南歸，當時帳中並無一人，大汗卻立即知曉，將我母子捕去，以致我母自刎就義。這消息如何洩漏，我一直思之不解，原來，原來是她。」黃蓉搖頭道：「華箏公主對你誠心相愛，她決不會去告密害你。」郭靖道：「她不是害我，而是要留我。她在帳外聽到我母子說話，去告知了爹爹，只道大汗定會留住我不放，哪知卻生出這等大禍來。」說著連連歎息。黃蓉道：「既是她無心之過，你就該到西域去尋她啊！」郭靖道：「我與她只有兄妹之情，她現下依長兄而居，在西域尊貴無比，我去相尋幹麼？」黃蓉嫣然一笑，心下甚喜。這一日兩人一騎來到江西南路的上饒，山道上長草拂及馬腹，甚是荒涼，眼見前面黑壓壓的一片森林。正行之間，兩頭白雕突在天空高聲怒鳴，疾衝而下，瞬息間隱沒在林後。靖、蓉二人心知有異，急忙催馬趕去。繞過林子，只見雙雕盤旋飛舞，正與一人鬥得甚急，看那人時，原來是丐幫的彭長老。但見他舞動鋼刀，護住全身，刀法迅狠，雙雕雖勇，卻也難以取勝。鬥了一陣，那雌雕突然奮不顧身的撲落，抓起彭長老的頭巾，在他頭上猛啄了一口。彭長老鋼刀揮起，削下它不少羽毛。黃蓉見彭長老頭上半邊光禿禿的缺了大塊頭皮，不生頭髮，登時醒悟：「當日這雕兒胸口中了一支短箭，原來是這壞叫化所射。後來雙雕在青龍灘旁與人惡鬥，抓下一塊頭皮，那就是這惡丐的了。」大聲叫道：「姓彭的，你瞧我們是誰。」彭長老抬頭見到二人，只嚇得魂飛天外，轉身便逃。雄雕疾撲而下，向他頭頂啄去。彭長老舞刀護住頭頂，雌雕從旁急衝而至，長嘴伸處，已啄瞎了他的左眼。彭長老大叫一聲，拋下鋼刀，衝入了身旁的荊棘叢中，那荊棘生得極密，彭長老性命要緊，哪裡顧得全身刺痛，連滾帶爬的鑽進了荊棘深處。這一來雙雕倒也無法再去傷他，只是不肯干休，兀自在荊棘叢中盤旋不去。郭靖招呼雙雕，叫道：「他已壞了一眼，就饒了他罷。」忽聽身後長草叢中傳出幾聲嬰兒呼叫。郭靖叫聲：「啊！」躍下紅馬，撥開長草，只見一個嬰兒坐在地下，身旁露出一雙女子的腳，忙再撥開青草，只見一個青衣女子暈倒在地，卻是穆念慈。黃蓉驚喜交集，大叫：「穆姊姊！」俯身扶起。郭靖抱起了嬰兒。那嬰兒目光炯炯的凝望著他，也不怕生，黃蓉在穆念慈身上推拿數下，又在她鼻下人中用力一捏。穆念慈悠悠醒來，睜眼見到二人，疑在夢中，顫聲道：「你……你是郭大哥……黃家妹子……」郭靖道：「穆世姊，你怎麼會在這裡？你沒受傷嗎？」穆念慈掙扎著要起身，但未及站直，又已摔倒，只見她雙手雙足都被繩索縛住。黃蓉忙過來給她割斷繩索。穆念慈忙不迭的從郭靖手中接過嬰兒，定神半晌，才含羞帶愧的述說經過。

　　原來穆念慈在鐵掌峰上失身於楊康，竟然懷孕，只盼回到臨安故居，但行到上饒，已然支持不住，在樹林中一家無人破屋中住了下來，不久生了一子。她不願見人，索性便在林中捕獵採果為生，幸喜那孩子聰明伶俐，解了她不少寂寞淒苦。

　　這一天她帶了孩子在林中撿拾柴枝，恰巧彭長老經過，見她姿色，上前意圖非禮。穆念慈武功雖也不弱，但彭長老是丐幫四大長老之一，在丐幫中可與魯有腳等相頡頏，僅次於洪七公一人而已，穆念慈自不是他的對手，不久即被他打倒綁縛，驚怒交集之下，暈了過去。若不是靖、蓉二人適於此時到來，而雙雕目光銳利，在空中發現了仇人，穆念慈一生苦命，勢必又受辱於惡徒了。

　　這晚靖、蓉二人歇在穆念慈家中。黃蓉說起楊康已在嘉興鐵槍廟中逝世，眼見穆念慈淚如雨下，大有舊情難忘之意，便不敢詳述真情，只說楊康是中了歐陽鋒之毒，心道：「我這也不是說謊，他難道不是中了老毒物的蛇毒而死嗎？」郭靖見那孩兒面目英俊，想起與楊康結義之情，深為歎息。穆念慈垂淚道：「郭大哥，請你給這孩兒取個名字。」郭靖想了一會，道：「我與他父親義結金蘭，只可惜沒好下場，我未盡朋友之義，實為生平恨事。但盼這孩子長大後有過必改。力行仁義。我給他取個名字叫作楊過，字改之，你說好不好？」穆念慈謝道：「但願如郭大哥所說。」

　　次晨，郭靖、黃蓉贈了穆念慈不少銀兩，作為母子倆渡日之資。郭靖勸她回臨安去。穆念慈只是搖頭不語，過了一會，輕聲道：「我母子二人，得先去嘉興鐵槍廟，瞧瞧他爹爹的墳墓。」三人互道珍重，黯然而別。

　　兩人西行到了兩湖南路，折向北行，不一日到了襄陽，眼見民情安定，商市繁盛，全無征戰之象，知道蒙古大軍未到，心下喜慰。那襄陽是南宋北邊重鎮，置有安撫使府，配備精兵守禦。郭靖心想軍情緊急，不及投店，逕與黃蓉去謁見安撫使呂文德。那安撫使手綰兵符，威風赫赫，郭靖在蒙古雖貴為元帥，在南宋卻只是個布衣平民，如何見得著他？黃蓉知道無錢不行，送了門房一兩黃金。那門房雖然神色立變，滿臉堆歡，可是一排安撫使見客的日子，最快也得在半月之後，那時接見的都是達官貴人，也未必能見郭靖。郭靖焦躁起來，喝道：「軍情緊急，如何等得？」黃蓉忙向他使個眼色，將他拉在一旁，悄聲道：「晚上闖進去相見。」

　　兩人尋了下處，候到二更過後，施展輕身功夫徑入安撫使府。那安撫使呂文德正擁了姬妄，高坐飲酒為樂，其心其意的在安撫自己和姬妾。郭黃二人跳將下去，郭靖長揖說道：「小人有緊急軍務稟告。」呂文德大驚，高叫：「有刺客！」推開姬妄，就往桌底鑽去。郭靖大踏步上前，一把提起，說道：「安撫使休驚，小人並無相害之意。」將他推回原座。呂文德嚇得面無人色，只是發抖。只見堂下擁進數十名軍士，各舉刀槍，前來相救。黃蓉拔出匕首，指在呂文德胸前。眾軍士齊聲發喊，不敢上前。黃蓉道：「你叫他們別嚷，咱們有話說。」呂文德手足亂顫，傳下令去，眾軍士這才止聲。郭靖見他統兵方面，身寄禦敵衛土的重任，卻是如此膿包，心中暗暗歎息，當下將蒙古大軍行將偷襲襄陽的訊息說了，請他立即調兵遣將，佈置守禦工具。呂文德心裡全然不信，口頭卻連聲答應。黃蓉見他只是發抖，問道：「你聽見沒有？」呂文德道：「聽……聽見了。」黃蓉道：「聽見什麼？」呂文德道：「有……有金兵前來偷襲，須得防備，須得防備。」黃蓉怒道：「是蒙古兵，不是金兵！」呂文德嚇了一跳，道：「蒙古兵？那不會的，那不會的。蒙古與咱們丞相連盟攻金，決無他意。」黃蓉嗔道：「我說蒙古兵就是蒙古兵。」呂文德連連點頭，道：「姑娘說是蒙古兵，就是蒙古兵。」郭靖道：「滿郡百姓的身家性命，全系大人之手。襄陽是南朝屏障，大人務須在意。」呂文德道：「不錯，不錯，老兄說的一點兒也不錯。老兄快請罷。」靖、蓉二人歎了口氣，越牆而出，但聽身後眾人大叫：「捉刺客啊！捉刺客啊！」亂成一片。兩人候了兩日，見城中毫無動靜。郭靖道：「這安撫使可惡！不如依岳父之言，先去殺了他，再定良策。」黃蓉道：「敵軍數日之內必至。這狗官殺了自不足惜，只是城中必然大亂，軍無統帥，難以禦敵。」郭靖皺眉道：「果真如此，這可怎生是好？」黃蓉沉吟道：「左傳上載得有個故事，叫做『弦高犒師』，咱們或可學上一學。」郭靖喜道：「蓉兒，讀書真是妙用不盡。那是什麼故事，你快說給我聽。咱們能學麼？」黃蓉道：「學是能學，就是須借你身子一用。」郭靖一怔，道：「什麼？」黃蓉不答，卻格的一聲笑了起來。

　　她笑了一陣，方道：「好，我說那故事給你聽。春秋時候，鄭國有一個商人，叫做弦高，他在外經商，路上遇到秦國大軍，竟是來偷襲鄭國的。那時鄭國全沒防備，只怕秦兵一到，就得亡國。弦高雖是商人，卻很愛國，當下心生一計，一面派人星夜去稟告鄭伯，自己牽了十二頭牛去見秦軍的將軍，說是奉鄭伯之命前來犒勞秦師。秦軍的將軍以為鄭國早就有備，不敢再去偷襲，當即領兵回國。」郭靖喜道：「此計大妙。怎麼說要借我身子一用？」黃蓉笑道：「不是要用十二頭牛？你生肖屬牛，是不是？」郭靖跳了起來，叫道：「好啊，你繞彎兒罵我。」伸手指去呵她癢，黃蓉忙笑著逃開。兩人說笑一陣，黃蓉道：「咱們今晚到安撫使府去盜他一筆金珠，明日我改扮男裝，穿了官家服飾，迎上去犒勞蒙古大軍。且看是否能騙得他們退兵。」郭靖鼓掌稱是。當晚二人依計而行，那安撫使搜刮得金珠山積，二人盜了大包金珠和一套官服，府中各人朦然未覺。黃蓉改穿官裝，宛然是個俊俏的貴官，當下攜了金珠，跨小紅馬北去。

　　到第二日午間，郭靖在北門外引領遙望，但見小紅馬絕塵而至，忙迎了上去。黃蓉勒住馬頭，臉現驚恐之色，顫聲道：「蒙古大軍只怕有十餘萬之眾，咱們怎抵擋得住？」郭靖吃了一驚，道：「有這麼多？」

　　黃蓉道：「看來成吉思汗是傾國出擊，想一舉滅宋。我將金珠送給了先鋒大將，他料不到咱們已知訊息，說是借道伐金，並非攻宋。我以言語點破，他驚疑不定，當即駐兵不進，想來是回報大元帥去了。」

　　郭靖道：「若是他們回師退兵，那自然最好不過，就只怕……就只怕……」黃蓉秀眉緊蹙，道：「瞧蒙古大軍這等聲勢，定是不肯輕易便退。」郭靖道：「你再想個妙策。」黃蓉搖頭道：「我已整整想了一天一晚啦。靖哥哥，若說單打獨鬥，天下勝得過你的只二三人而已，就說敵人有十人百人，自也不在咱倆心上。可是現下敵軍是千人、萬人、十萬人，那有什麼法子？」郭靖歎道：「咱們大宋軍民比蒙古人多上數十倍，若能萬眾一心，又何懼蒙古兵精？恨只恨官家膽小昏庸、虐民誤國。」黃蓉道：「蒙古兵不來便罷，若是來了，咱們殺得一個是一個，當真危急之際，咱們還有小紅馬可賴。天下事原也憂不得這許多。」郭靖正色道：「蓉兒，這話就不是了。咱們既學了武穆遺書中的兵法，又豈能不受岳武穆『盡忠報國』四字之教？咱倆雖人微力薄，卻也要盡心竭力，為國禦侮。縱然捐軀沙場，也不枉了父母師長教養一場。」黃蓉歎道：「我原知難免有此一日。罷罷罷，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兩人計議已定，心中反而舒暢，當下回到下處，對酌談論，想到敵軍壓境，面臨生離死別，比往日更增一層親密。直飲到二更時分，忽聽城外號哭之聲大作，遠遠傳來，極是慘厲。黃蓉叫道：「來啦！」兩人一躍而起，奔到城頭，只見城外難民大至，扶老攜幼，人流滾滾不盡。

　　哪知守城官令軍士緊閉城門，不放難民入城。過不多時，呂文德加派士卒，彎弓搭箭對住難民，喝令退去。城下難民大叫：「蒙古兵殺來啦！」守城官只是不開城門。眾難民在城下號叫呼喊，哭聲震天。靖、蓉二人站在城頭，極目遠望，但見遠處一條火龍蜿蜒而來，顯是蒙古軍的先鋒到了。郭靖久在成吉思汗麾下，知道蒙古軍攻城慣例，總是迫使敵人俘虜先登，眼見數萬難民集於城下，蒙古先鋒一至，襄陽城內城外軍民，勢非自相殘殺不可。此時情勢緊急，已無遲疑餘裕，郭靖站在城頭，振臂大呼：「襄陽城若是給蒙古兵打破，無人能活，是好漢子快跟我殺敵去！」那北門守城官是呂安撫的親信，聽得郭靖呼叫，怒喝：「奸民擾亂人心，快拿下了！」郭靖從城頭躍下，右臂一探，已抓住守城官的前胸，將他身子舉起，自己登上了他的坐騎。官兵中原多忠義之士，眼見難民在城下哀哭，俱懷不忿，此時見郭靖拿住守城官，不由得驚喜交集，並不上前救護長官。郭靖喝道：「快傳令開城！」那守城官性命要緊，只得依言傳令。北門大開，難民如潮水般湧入。

　　郭靖將守城官交與黃蓉看押，便欲提槍縱馬出城。黃蓉道：「等一等！」命守城官將甲冑脫下交與郭靖穿戴，在郭靖耳邊輕聲道：「假傳聖旨，領軍出城。」反手拂中了那守城官的穴道，將他擲在城門之後。郭靖心想此計大妙，當下朗聲大叫：「奉聖旨：襄陽安撫使呂文德昏庸無能，著即革職，眾軍隨我出城禦敵。」他內功深湛，這幾句話以丹田之氣叫將出來，雖然城內城外叫鬧喧嘩，但人人聽得清清楚楚，剎時間竟爾寂靜半晌。慌亂之際，眾軍哪裡分辨得出真偽？兼之軍中上下對呂文德向懷離心，知他懦弱怕死，當此強敵壓境、驚惶失措之際忽聽得昏官革職，有人領軍抗敵，四下裡齊聲歡呼。郭靖領了六七千人馬出得城來，眼見軍容不整，隊伍散亂，如何能與蒙古精兵對敵？想起《武穆遺書》中有云：「事急用奇，兵危使詐」，當下傳下將令，命三千餘軍士赴東邊山後埋伏，聽號炮一響，齊聲吶喊，招揚旌旗，卻不出來廝殺；又命三千餘軍士赴西山後埋伏，聽號炮二響，也是叫喊揚旗，虛張聲勢。

　　兩隊軍士的統領見郭靖胸有成竹，指揮若定，各自接令領軍而去。待得難民全數進城，天已大明。耳聽得金鼓齊鳴，鐵騎奔踐，眼前塵頭大起，蒙古軍先鋒已迫近城垣。黃蓉從軍士隊中取過一槍一馬，隨在郭靖身後。郭靖朗聲發令：「四門大開！城中軍民盡數躲入屋中，膽敢現身者，立即斬首！」其實他不下此令，城中軍民也早躲得影蹤全無，勇敢請纓的都已在東西兩邊山後埋伏，如呂文德這般膽怯的，不是鑽在桌底大念「救苦救難高皇經」，就是藏在被窩中瑟瑟發抖。蒙古軍鐵騎數百如風般馳至，但見襄陽城門大開，一男一女兩個少年騎馬綽槍，站在護城河的吊橋之前。統帶先鋒的千夫長看得奇怪，不敢擅進，飛馬報知後隊的萬夫長。那萬夫長久歷戰陣，得報後甚是奇怪，心想世上哪有此事，忙縱馬來到城前，遙遙望見郭靖，先自吃了一驚。他西征之時，數見郭靖迭出奇謀，攻城克敵，戰無不勝，飛天進軍攻破撤麻爾罕城之役，尤令他欽佩得五體投地，蒙古軍中至今津津樂道，此時見郭靖擋在城前，城中卻是空蕩蕩的沒半個人影，料得他必有妙策，哪敢進攻？當下在馬上抱拳行禮，叫道：「金刀駙馬在上，個人有禮了。」

　　郭靖還了一禮，卻不說話，那萬夫長勒兵退後，飛報統帥。過了一個多時辰，大纛招展下一隊鐵甲軍鏗鏘而至，擁衛著一位少年將軍來到城前，正是四皇子拖雷。拖雷飛馬突出衛隊之前，大叫：「郭靖安答，你好麼？」郭靖縱馬上前，叫道：「拖雷安答，原來是你麼？」他二人往常相見，必是互相歡喜擁抱，此刻兩馬馳到相距五丈開外，卻不約而同的一齊勒馬。郭靖道：「安答，你領兵來攻我大宋，是也不是？」拖雷道：「我奉父皇之命，身不由主，請你見諒。」郭靖放眼遠望，但見旌旗如雲，刀光勝雪，不知有多少人馬，心想：「這鐵騎衝殺過來，我郭靖今日是要畢命於此了。」當下朗聲說道：「好，那你來取我的性命罷！」拖雷心裡微驚，暗想：「此人用兵如神，我實非他的敵手，何況我與他恩若骨肉，豈能傷了結義之情？」一時躊躇難決。

　　黃蓉回過頭來，右手一揮，城內軍士點起號炮，轟的一聲猛響，只聽得東邊山後軍士吶喊，旌旗招動。拖雷臉上變色，但聽號炮連響，西山後又有敵軍叫喊，心道：「不好，我軍中伏。」他隨著成吉思汗東征西討，豈但身經百戰而已，什麼大陣大仗沒見過，這數千軍士的小小埋伏哪裡在他眼內？只是郭靖在西征時大顯奇能，拖雷素所畏服，此時見情勢有異，心下先自怯了，當即傳下將令，後隊作前隊，退兵三十里安營。郭靖見蒙古兵退去，與黃蓉相顧而笑。黃蓉道：「靖哥哥，恭賀你空城計見功。」郭靖笑容登斂，憂形於色，搖頭道：「拖雷為人堅忍勇決，今日雖然退兵，明日必定再來，那便如何抵敵？」黃蓉沉吟半晌，道：「計策倒有一個，就怕你顧念結義之情，不肯下手。」郭靖一凜，說道：「你要我去刺殺他？」黃蓉道：「他是大汗最寵愛的幼子，尊貴無比，非同別個統軍大將。四皇子一死，看來敵軍必退。」郭靖低頭無語，回進城去。

　　此時城中見敵軍已退，又自亂成一團。呂文德聽說郭靖片言之間就令蒙古大軍退去，歡天喜地的親來兩人所住的下處拜訪，要邀兩人去衙中飲酒慶賀。郭靖與他商量守城之策。呂文德一聽他說蒙古大軍明天還要再來，登時嚇得身子酥了半邊，半晌說不出話來，只叫：「備轎回府，備轎回府。」他是打定主意連夜棄城南逃了。

　　郭靖鬱悶不已，酒飯難以入口，天色漸漸黑了下來，耳聽得城中到處是大哭小叫之聲，心想明日此時，襄陽城中只怕更無一個活著的大宋臣民，蒙古軍屠城血洗之慘，他親眼看見過不少，當日撒麻爾罕城殺戮情狀不絕湧向腦中，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叫道：「蓉兒，古人大義滅親，我今日豈能再顧朋友之義！」黃蓉歎道：「這件事本來難得很。」郭靖心意已決，當下換過夜行衣裝，與黃蓉共騎小紅馬向北馳去，待至蒙古大軍附近，將紅馬放在山中，步行去尋覓拖雷的營帳。兩人捉到兩名守夜巡邏的軍士，點了穴道，剝下衣甲來換了。郭靖的蒙古話是自幼說慣了的，軍中規程又是無一不知，當下毫不費力的混到了大帳邊上。此時天色全黑，兩人伏在大帳背後，從營帳縫中向裡偷瞧。只見拖雷在帳中走來走去，神色不寧，口中只是叫著：「郭靖，安答！安答，郭靖。」郭靖不察，只道他已發現自己蹤跡，險些脫口答應。黃蓉早有提防，一見他張口，立即伸手按住他嘴巴。郭靖暗罵自己蠢才，又是好笑，又是難過。黃蓉在他耳邊道：「動手罷，大丈夫當機立斷，遲疑無益。」就在此時，只聽得遠處馬蹄聲急，一騎快馬奔到帳前。郭靖知有緊急軍情來報，俯在黃蓉耳邊道：「且聽過軍情，再殺他不遲。」但見一名黃衣使者翻身下馬，直入帳中，向拖雷磕頭，稟道：「四王子，大汗有令。」

　　拖雷道：「大汗說什麼？」那使者跪在氈上，唱了起來。原來蒙古人開化未久，雖然已有文字，但成吉思汗既不識字，更不會寫，有甚旨意，常命使者口傳，只是生怕遺漏誤傳，常將旨意編成歌曲，令使者唱得爛熟，復誦無誤，這才出發。那使者只唱了三句，拖雷與郭靖一齊心驚，拖雷更流下淚來。原來成吉思汗於滅了西夏後得病，近來病勢日重，自知不起，召拖雷急速班師回去相見。旨意最後說：日來甚是思念郭靖，拖雷在南若知他下落，務須邀他北上與大汗訣別；他所犯重罪，盡皆赦免。郭靖聽到此處，伸匕首劃開篷帳，鑽身進去，叫道：「拖雷安答，我和你同去。」拖雷吃了一驚，見是郭靖，不勝之喜，兩人這才相抱。那使者認得郭靖，上前磕頭，道：「金刀駙馬，大汗有旨，務必請你赴金帳相見。」

　　郭靖聽得「金刀駙馬」四字，心頭一凜，生怕黃蓉多心，忙從帳篷裂縫中躍了出去，拉住黃蓉的手，道：「蓉兒，我和你同去同歸。」黃蓉沉吟不答。郭靖道：「你信不信我？」黃蓉嫣然一笑，道：「你若再想做什麼駙馬駙牛，我也大義滅親，一刀把你宰了。」當晚拖雷下令退軍，次晨大軍啟行。郭靖與黃蓉找回紅馬雙雕，隨軍北上。拖雷只怕不及見到父親，令副帥統兵回師，自與靖、蓉二人快馬奔馳，未及一月，已來到西夏成吉思汗的金帳。拖雷遙遙望見金帳前的九旄大纛聳立無恙，知道父親安好，歡呼大叫，催馬馳至帳前。

　　郭靖勒住馬頭，想起成吉思汗撫養之恩、知遇之隆、殺母之仇、屠戮之慘，一時愛恨交迸，低頭不語。忽聽得號角吹起，兩排箭筒衛士在金帳前列成兩行。成吉思汗身披黑貂，扶著拖雷的右肩，從帳中大踏步而出。他腳步雖然豪邁如昔，只是落地微顫，身子隨著抖動。郭靖搶上前去，拜伏在地。成吉思汗熱淚盈眶，顫聲道：「起來，起來！我天天在想著你們。」郭靖站起身來，只見大汗滿臉都是皺紋，兩頰深陷，看來在世之日已然無多，不禁仇恨之心稍減。成吉思汗另一手扶住郭靖左肩，瞧瞧拖雷，又瞧瞧郭靖，歎了一口長氣，遙望大漠遠處，呆呆出神。郭靖與拖雷不知他心中所思何事，都不敢作聲。過了良久，成吉思汗歎道：「當初我與札木合安答結義起事，哪知到頭來我卻非殺他不可。我做了天下的大汗，他死在我的手裡。再過幾天那又怎樣呢？我還不是與他一般的同歸黃土？誰成誰敗，到頭來又有什麼差別？」拍拍二人的肩頭，說道：「你們須得始終和好，千萬別自相殘殺。札木合安答是一死完事，我每當想起結義之情，卻常常終夜難以合眼。」拖雷與郭靖想起在襄陽城下險些拚個你死我活，都是暗叫慚愧。成吉思汗站了這一陣，但覺全身乏力，正要回帳，忽見一小隊人馬飛馳而至。當先一人白袍金帶，穿的是金國服色。成吉思汗見到是敵人，精神為之一振。

　　那人在遠處下馬，急步過來，遙遙拜伏在地，不敢走近。親衛報道：「金國使者求見大汗。」成吉思汗怒道：「金國不肯歸降，派人來見我作甚？」

　　那使者伏在地下說道：「下邦自知冒犯大汗天威，罪該萬死，特獻上祖傳明珠千顆，以求大汗息怒赦罪。這千顆明珠是下邦鎮國之寶，懇請大汗賜納。」使者稟罷，從背上解下包袱，取出一隻玉盤，再從錦囊中倒出無數明珠，跪在地下，雙手托起玉盤，成吉思汗斜眼微睨，只見玉盤中成千顆明珠，都有小指頭般大小，繞著一顆大母珠滴溜溜的滾動。這些珠兒單就一顆已是希世之珍，何況千顆？更何況除了一顆母珠特大之外，其餘的珠兒都是差不多大小。但見珍珠光彩柔和晶瑩，相輝交映，玉盤上竟似籠罩著一層淡淡的虹暈。若在平日，成吉思汗自是喜歡，但這時他眉頭皺了幾下，向親衛道：「收下了。」親衛接過玉盤。那使者見大汗收納禮物，歡喜無限，說道：「大汗許和，下邦自國君而下，同感恩德。」成吉思汗怒道：「誰說許和，回頭就發兵討伐金狗。左右，拿下了！」親衛一擁而上，將那使者擒住。成吉思汗歎道：「縱有明珠千顆，亦難讓我多活一日！」從親衛手裡接過玉盤，猛力一擲，連盤帶珠遠遠摔了出去，玉盤撞在石上，登時碎裂。眾人盡皆愕然。

　　那些珍珠後來蒙古將士拾起了不少，但仍有無數遺在長草之間，直到數百年後，草原上的牧人尚偶有拾到。成吉思汗意興索然，回入金帳。黃昏時分，他命郭靖單獨陪同，在草原上閒逛。兩人縱馬而行，馳出十餘里，猛聽得頭頂雕唳數聲，抬起頭來，只見那對白雕在半空中盤旋翱翔。成吉思汗取下鐵胎畫弓，扣上長箭，對著雌雕射去。郭靖驚叫：「大汗，別射！」成吉思汗雖然衰邁，出手仍是極快，聽到郭靖叫聲，長箭早已射出。

　　郭靖暗暗叫苦，他素知成吉思汗膂力過人，箭無虛發，這一箭上去，愛雕必致斃命，豈知那雌雕側過身子，左翼一掃，竟將長箭撲落。雄雕大怒，一聲長唳，向成吉思汗頭頂撲擊下來。郭靖喝道：「畜生，作死麼？」揚鞭向雄雕打去。雄雕見主人出手，回翼凌空，急鳴數聲，與雌雕雙雙飛遠。成吉思汗神色黯然，將弓箭拋在地下，說道：「數十年來，今日第一次射鵰不中，想來確是死期到了。」郭靖待要勸慰，卻不知說什麼好。成吉思汗突然雙腿一夾，縱馬向北急馳。郭靖怕他有失，催馬趕上，小紅馬行走如風，一瞬眼間已追在前頭。成吉思汗勒馬四顧，忽道：「靖兒，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自國土中心達於諸方極邊之地，東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說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之淚。」成吉思汗雙眉豎起，舉起馬鞭就要往郭靖頭頂劈將下去，但見他凜然不懼的望著自己，馬鞭揚在半空卻不落下，喝道：「你說什麼？」郭靖心想：「自今而後，與大汗未必有再見之日，縱然惹他惱怒，心中言語終須說個明白。」當下昂然說道：「大汗，你養我教我，逼死我母，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說了。我只想問你一句：人死之後，葬在地下，佔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馬鞭打個圈兒，道：「那也不過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殺這麼多人，流這麼多血，佔了這麼多國土，到頭來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語。

　　郭靖又道：「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難道我一生就沒做過什麼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積屍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難說得很了。」他生性戇直，心中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成吉思汗一生自負，此際被他這麼一頓數說，竟然難以辯駁，回首前塵，勒馬回顧，不禁茫然若失，過了半晌，哇的一聲，一大口鮮血噴在地下。

　　郭靖嚇了一跳，才知自己把話說重了，忙伸手扶住，說道：「大汗，你回去歇歇。我言語多有冒犯，請你恕罪。」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張臉全成蠟黃，歎道：「我左右之人，沒一個如你這般大膽，敢跟我說幾句真心話。」隨即眉毛一揚，臉現傲色，朗聲道：「我一生縱橫天下，滅國無數，依你說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話！」在馬臀上猛抽一鞭，急馳而回。當晚成吉思汗崩於金帳之中，臨死之際，口裡喃喃念著：「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著郭靖的那番言語。郭靖與黃蓉向大汗遺體行過禮後，辭別拖雷，即日南歸。兩人一路上但見骷髏白骨散處長草之間，不禁感慨不已，心想兩人鴛盟雖諧，可稱無憾，但世人苦難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正是：

　　兵火有餘燼，貧村才數家。

　　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

成吉思汗家族

　　在中國北方很寒冷的地方，山野、草原、沙漠、樹林裡的人以打獵、捕漁和遊牧為生。他們分為許多不同的部族，後來都稱為蒙古人。有兄弟兩個，哥哥的眼力很好，所以傳說中他有三隻眼睛，額頭中間還有一隻。有一天，兩兄弟站在高山上\*望，看見一群人沿著河過來。哥哥對弟弟說：「那邊車上坐著一個美麗的姑娘，可以做你的妻子。」弟弟走過去一看，見那姑娘果然美貌動人。兩兄弟把那姑娘雅蘭花搶了來，做了弟弟的妻子。雅蘭花生了兩個兒子。後來她丈夫死了。她又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大兒子暗地裡議論：「爸爸死了，媽媽卻又生了三個兒子。我們家裡只有一個男僕，這三個孩子是他的兒子罷？」雅蘭花知道了兩個大兒子的議論。在春天裡的一天，她煮了臘羊肉給五個兒子吃，然後叫他們並排坐在一邊，每個人給一支箭，叫他們折斷，他們很容易的就折斷了；又把五支箭合起來叫他們折斷，五兄弟輪流著使勁拗箭，都折不斷。雅蘭花說道：「大孩兒，二孩兒，你們懷疑三個弟弟是怎麼生的，是誰的孩子。我也不怪你們。你們不知道，每天晚上，有一道光從天窗中照射到我帳幕裡，變成了一個淡黃色的男子，來撫摸我的肚皮，後來那人又變成了一道光，從天窗中出去。這三個孩子是天神的兒子。你們五人都是從我肚皮裡生出來的，如果一個個分散開，就會像一支箭那樣給任何人折斷。要是大家相親相愛，同心協力，就像合起來的五支箭那樣堅牢，誰也折不斷你們了。」

　　母親雅蘭花死後，五兄弟並不和睦。四個哥哥說小弟勃端察兒不喜歡說話，是傻子，不分牲畜給他。小弟弟只得騎了一匹禿尾巴生瘡的瘦馬，沿著斡難河出去打獵過活，揀拾野狼吃過後剩下來的殘肉。

　　但勃端察兒可不是傻子，是狼。他搶劫別人的牲口，搶了一個孕婦做妻子，又娶了別的女人做妻子，俘擄別族的人做奴隸。他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勃端察兒和四個哥哥都是子孫眾多，一代代的繁衍下來，分成蒙古人的許多部族。勃端察兒的子孫所組成的許多部族之中，有一部的酋長叫做也速該。有一天，他在野外放鷹捕雀，看見一個男子帶了美麗的新婚妻子經過。也速該就回到家裡，叫了哥哥和弟弟，來追趕這對夫妻。那男子名叫赤列都，是篾兒乞惕部人，見到三個人惡狠狠的追來，很是害怕，騎了馬急奔，三兄弟在後追趕，赤列都繞著山岡逃了一圈，又回到妻子坐著的車前。他妻子訶額倫（「雲」的意思）說：「那三個人追來，想殺死你。只要保住性命，不難再娶得妻子。每個車座上都有女子，每輛車中都可以找到夫人。你如果想念我，另外娶一個妻子，叫她用我的名字好了。現在你快逃，聞著我的香氣逃走罷。」把身上的衫子脫下來給他。赤列都剛接過衫子，看見那三個人繞過山坳追來，忙拍馬逃走了。

　　三兄弟追了一會，追他不上，回來把訶額倫帶走。她大聲哭叫，也沒有法子。也速該把她帶回家去，和她成親。也速該和訶額倫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生下來的時候，左手掌裡握著一塊凝結的血塊。那時也速該和敵人打仗，捉來的俘虜中有一個人名叫鐵木真，就把兒子取名為鐵木真，紀念這個勝仗。

　　鐵木真就是後來的成吉思汗。

　　鐵木真九歲

　　（有的書上說是十三歲）

　　的時候，父親也速該帶他到外婆家去求婚，半路上遇見了一個親戚德薛禪。德薛禪見鐵木真眼睛明亮，臉有光彩，很是歡喜，說他有個女兒，請他父子去看看。也速該見到小姑娘眉清目秀，就向德薛禪求婚。德薛禪答應了。那小姑娘名叫蒲兒帖，比鐵木真大一歲，十歲了。也速該將帶來的馬匹當作財禮，把兒子留在德薛禪家裡，就回去了。路上遇到一群塔塔兒人在宴會。塔塔兒人請他喝酒，但想起也速該以前搶掠過他們，便在食物裡放上了毒藥。也速該在回家途中，覺得很不舒服，勉強支撐著走了三天，回到家中，毒發而死；臨死時把妻子兒女托給親信蒙力克照顧。蒙力克依著也速該的囑咐，去把鐵木真領回家來。鐵木真見父親死了，撲在地下大哭。

　　也速該是部族的領袖，他死之後，兒子幼小，部族中人拋棄了訶額倫夫人母子，去歸附另一個部族泰亦赤兀惕人。訶額倫夫人趕上去苦苦哀求，也是沒用。有一個忠心的族人勸大家不要走，反給他們用刀砍死了。

　　訶額倫夫人一家生活很苦，她採拾野果野菜，撫養孩子長大。也速該另外一個妻子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別克惕，一個叫別勒古台，也跟訶額倫夫人和鐵木真住在一起。有一天，鐵木真和比他小兩歲的親弟弟合撒兒，還有別克惕、別勒古台四人一起去釣魚。鐵木真和合撒兒釣到了一條銀魚，另外兩兄弟恃強搶了去。鐵木真兄弟氣憤得很，回去告訴母親。訶額倫夫人勸他們要和好，說大家同是一個父親的兒子，不應該爭鬧，要齊心合力，向泰亦赤兀惕人報仇。鐵木真和合撒兒不聽母親的話，說道：「昨天射到一隻雀兒，給他們搶了去，今天又來搶魚。咱們可不能老是受他們欺侮。」兩兄弟氣憤憤的奔了出去。

　　別克惕坐在山岡上牧馬，忽然看見鐵木真從後面掩來，合撒兒從前面過來，手裡都拿著弓箭，知道事情不妙，說道：「咱們正受泰亦赤兀惕人的欺辱，仇還沒有報，你們為什麼把我當作眼中釘？我們大家孤零零的，除了影子之外，沒有旁的朋友；除了馬尾之外，沒有旁的鞭子。為什麼要自相殘殺？請你們不要殺弟弟別勒古台。」說罷，盤膝而坐，也不抵抗。鐵木真、合撒兒二人一前一後的把他射殺了。兩兄弟回家。一進門，訶額倫夫人看了二人的神氣就明白了，大大生氣，狠狠的責罵了他們一頓。鐵木真長大了，泰亦赤兀惕人把他捉了去，想殺死他，但給他逃了出來。後來鐵木真去娶了幼年時父親給他定下的妻子蒲兒帖。蒲兒帖帶來一件名貴的黑貂皮襖做嫁妝。鐵木真將這件貂皮襖拿去送給父親老朋友王罕。

　　王罕念著也速該的舊情，對鐵木真很是照顧，認他為義子。有一天半夜裡，篾兒乞惕人忽然前來襲擊，幸虧訶額倫夫人的女僕耳朵好，遠遠的就聽見了，忙叫醒眾人逃跑。鐵木真躲在不兒罕山裡，敵人尋他不到。可是鐵木真的妻子蒲兒帖沒有馬騎，躲在一輛牛車裡，給篾兒乞惕人發現了。篾兒乞惕人就是訶額倫夫人的前夫赤列都的族人，他們為了報復訶額倫夫人被奪的仇恨，所以半夜裡來襲擊。他們捉到了年輕美貌的蒲兒帖，怨仇已報，又找不到鐵木真，就收兵回去，把蒲兒帖給了赤列都的兄弟做妻子。

　　鐵木真去向義父王罕求救。王罕點起了兵，又約了另一個義子札木合，和鐵木真三路會師去攻打篾兒乞惕人。打了很久時候的仗，才把篾兒乞惕部打垮。鐵木真把妻子奪了回來，很是高興。蒲兒帖在歸途中生了個兒子，沒有嬰兒襁褓，就把他裹在麵粉裡。這個兒子是篾兒乞惕掠奪者和她生的。鐵木真也不介意，把孩子當作自己的親兒子，給他取名為術赤，那是「客人」的意思。鐵木真聰明勇敢，很有見識，勢力越來越大，打敗了無數敵人，做了蒙古許多部族的共同領袖。大家尊他為成吉思汗。「成吉思」是「大海」的意思，頌揚他和海洋一樣偉大。他的妻子蒲兒帖和他生了三個兒子和幾個女兒。成吉思汗報了仇，把泰亦赤兀惕部滅了，把害死他父親的塔塔兒部也打垮了。成吉思汗和部屬商議，怎樣處置塔塔兒部的俘虜。大家說，塔塔兒部的男子，只要高過車軸的，一概殺死，婦女兒童就分給大家做奴隸。成吉思汗的異母弟別勒古台開完了會，從帳房裡出來。塔塔兒部中有人問他：「你們商量些什麼？」別勒古台說：「決定將你們高過車軸的男人都殺死。」塔塔兒的俘虜知道後就奮力抵抗，使成吉思汗部下遭到很大損失。成吉思汗很是生氣，下命令說，以後開親族會議，不許別勒古台參加。成吉思汗娶了塔塔兒部美麗的姑娘依速甘做妃子。依速甘說：「我的妹妹也遂比我還要美麗。」成吉思汗道：「如果我找到你的姊姊，你肯讓位給她麼？」依速甘說：「肯的。」成吉思汗便派人去找尋。也遂和她丈夫正在樹林中避難，終於被兵士捉住，她丈夫卻逃跑了。也遂的確美麗非凡，成吉思汗很是愛她。有一天，成吉思汗坐在也遂、依速甘兩姊妹中間飲酒，聽得也遂長歎一聲，神色鬱鬱不樂。他就起了疑心，把博爾術和木華黎兩員大將叫來，吩咐說：「把所有的人一部一部的分開。自己部裡不准有別部的人。」

　　這樣分開之後，剩下一個年輕男子無部可歸，查問出來，原來是塔塔兒人，就是也遂的丈夫。成吉思汗怒道：「這個人心懷惡意，混在我們這裡，想幹什麼？塔塔兒部中凡是比車軸高的男人都要處死，還有什麼說的？快快斬了。」就把他殺了。成吉思汗對也遂還是一樣的寵愛。

　　成吉思汗東征西伐，捉了不少俘虜。

　　他分給母親和幼弟斡赤斤一萬戶百姓，作為奴隸。他母親訶額倫夫人心裡嫌少，但沒有作聲。給長子術赤九千戶，次子察合台八千戶，三子窩闊台五千戶，幼子拖雷也是五千戶。給二弟合撒兒四千戶，三弟合赤溫二千戶，異母弟別勒古台一千五百戶。他叔父曾經投降過敵人，成吉思汗不分俘虜給他，還想殺了他。大將博爾術、木華黎等苦苦相勸，說他叔父和他父親從小在一個帳房中居住，在同一隻鍋子裡吃飯。成吉思汗想起了父親，才饒了叔父不殺。

　　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臨死之時，將妻子兒女托給蒙力克照料。蒙力克有七個兒子。他又娶了訶額倫夫人為妻，成為成吉思汗的後父。蒙力克的七個兒子中，有一個名叫闊闊出，是個巫師，在蒙古人中是最有學問的人。「成吉思汗」這個尊號就是他提議的。他裝神作怪，自稱常常騎馬到天上，所以蒙古各部的族長都很尊敬他。闊闊出越來越狂妄，有一次聯合了六個兄弟，把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兒捉住了，吊起來狠狠的打了一頓。合撒兒是草原上出名的勇士，據說力氣比三條牯牛還大，射箭能射到五百丈遠。他身材高大，人家說他一餐可以吃完一隻小牛。那當然都是誇張，然而他總是個了不起的好漢。成吉思汗那時候心情正在不好，聽到了合撒兒被吊打的消息，就罵他道：「人家說，世上凡是活的東西，都打你不過。為什麼你給人家打敗了？」合撒兒很難過，流著眼淚走了，三天沒見哥哥的面。闊闊出去向成吉思汗挑撥離間，說道：「上天有指示：這一次讓鐵木真執掌大權，下一次讓合撒兒執掌大權。所以你如果不提防合撒兒，後患可大得很。」

　　成吉思汗信了，當即出發去逮捕合撒兒。訶額倫夫人得到了訊息，急忙乘了白駱駝轎車，連夜奔馳，黎明時候趕到，只見成吉思汗已把合撒兒的衣袖縛住了，除下他的帽子，正在那裡嚴厲審問，想要殺死他。他見母親趕來，就避在一邊。訶額倫夫人怒氣沖沖的下車，親手解開合撒兒的袖子，盤膝坐下，解開衣衫，露出了兩隻乳房，說道：「鐵木真孩兒，看見了嗎？你是吃這奶長大的。你三弟、四弟一個奶還沒吃完，你二弟合撒兒已把我兩個奶都吃完了。他吃完了我兩個奶的乳水，使我胸頭舒暢，心裡快活。合撒兒力大無比，箭法了得，打倒了無數敵人。現今敵人打完了，你就不要合撒兒了嗎？」成吉思汗為了要使母親息怒，就說：「母親責備得是，我很慚愧，以後我不敢這樣了。」

　　他雖然沒有殺死合撒兒，但總是擔心合撒兒會搶他的權位，暗中奪取了合撒兒所領的大部分百姓，原來的四千戶百姓，只給他剩下一千四百戶。後來訶額倫夫人知道了，很是愁悶，老得很快，不久就死了。合撒兒手下的人有許多很害怕，都悄悄逃走了。巫師闊闊出的勢力漸漸擴大，許多部族都去投奔他，擁他為領袖。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奴隸有些逃到闊闊出那裡，斡赤斤派人去討還。闊闊出把他的使者打了一頓，不許使者騎馬，叫他背負了鞍子，徒步回來。

　　斡赤斤親自去講理。闊闊出七兄弟圍住了要打他。斡赤斤害怕得很，只得認錯。七兄弟強迫他跪在闊闊出的面前悔過。

　　第二天早晨，成吉思汗還沒有起床，斡赤斤就到帳裡跪下哭訴。和成吉思汗睡在一起的蒲兒帖夫人坐起身來，拉被子遮住自己赤裸的胸膛，見斡赤斤痛哭，不禁也掉下淚來，對丈夫道：「他們吊打了合撒兒，又逼迫斡赤斤下跪，欺侮你的好兄弟。將來你逝世之後，你留下來的廣大國土，當然就給他們搶去了。」成吉思汗對斡赤斤道：「闊闊出就要過來，你會知道怎麼報仇的。」斡赤斤拭乾了眼淚，走到帳外，預備下三個大力士。過不多時，成吉思汗的後父蒙力克老翁領著七個兒子，一同走進帳裡。斡赤斤抓住闊闊出的衣領，說道：「昨天你強迫我下跪悔過，現今我們角力去。」闊闊出返身也把斡赤斤的農領扭住。成吉思汗道：「到外面去，你們摔一場交。」斡赤斤把闊闊出拉出去，預先伏下的三名大力士迎上來，捉住闊闊出，折斷了他的腰。斡赤斤回進帳去，說道：「闊闊出跟我摔交，打敗了，耍胡賴，躺在地下不肯起來。」

　　蒙力克老翁明白了原因，對成吉思汗道：「當你廣大的國土還只像小小土塊的時候，我就跟你做同伴。當洶湧的大江還只像小溪的時候，我就跟你相識了。你怎麼不念舊情？」他六個兒子攔住了帳門，圍繞著火盆，挽起了袖子要打。成吉思汗急了，喝道：「讓開！」衝出帳去，眾衛士便上來保護。成吉思汗見到闊闊出的屍身，命人取來一頂舊帳幕，搭在屍身上。第二天早晨，帳幕本來關著的天窗打開了，帳幕的門仍然關著，闊闊出的屍身卻不見了，再也找不到。

　　成吉思汗對大家說：「巫師闊闊出打我的弟弟，又說壞話離間我們兄弟，違犯了天意，所以上天把他的性命和屍身都取去了。」成吉思汗又責備蒙力克不對，看在母親的分上，沒有處罰他和他別的兒子。成吉思汗率領大軍去討伐花剌子模。那是在蒙古人西方的回教大國，土地廣大，人民眾多，兵力很強。花剌子模的蘇丹摩訶末傲慢而糊塗。成吉思汗出兵的前夕，妃子也遂對他說：「大汗越高山、渡大河，長途遠征。如果你高山似的金身忽然倒塌了，你的蒙古國家由誰來治理？你像樑柱似的金身忽然倒塌了，你的神威大纛由誰來高舉？你四個兒子之中，由誰來執政？請大汗留下旨意。」這件事大家心中都早已想到了的，但誰也不敢提。也遂是成吉思汗寵愛的妃子，所以她說了出來。

　　成吉思汗召集眾人，說道：「也遂雖是女子，她這話倒是很對。我的弟弟、兒子、博爾術、木華黎，你們都不說。我倒不知自己已經老了，好像是不會死的，竟把這件事給忘了。術赤，你是我長子，你怎麼說？」

　　術赤還沒開口，次子察合台大聲道：「父王叫術赤說話，要派他做什麼？我們能讓著篾兒乞惕的雜種管轄麼？」術赤聽察合台這樣說，跳起來抓住他的衣襟，怒道：「我父王從來不把我當作外人，你為什麼老是跟我過不去？你什麼事勝過我了？你不過暴躁驕傲而已。我和你比箭，要是我輸了，就割下大姆指。我和你比武，要是我輸了，就倒在地上永遠不起來。請父王下令。」兩兄弟互相拉著衣襟。博爾術搶上去拉住了術赤的手，木華黎拉住察合台的手。成吉思汗鐵青了臉不作聲。大臣闊可搠思說道：「察合台，你為什麼說這樣的話？你們出生之前，各部各族的人都打得昏天黑地，連睡覺的時候也沒有，大家日夜只是打仗、擄掠。察合台啊，你的話讓你母親傷心。你們同是蒲兒帖夫人的兒子，是同胞親兄弟，你這樣的話，忘了母親的大恩，令她灰心落淚。你們英明的父王建國之初，何等艱難困苦，忍饑挨渴，汗流腳底。你們的母親一同吃苦，把好吃好喝的東西留給你們，清洗你們的屎尿，直到你們會站立騎馬。你們母親盼望的是愛子幸福，你們千萬不可令她憂愁。」成吉思汗道：「不能這樣說術赤。術赤當然是我的長子，這種話不許再說。」察合台笑道：「術赤是有本事的。術赤和我，都是父王的大兒子。我二人齊心合力為父王出力。三弟窩闊台仁慈，我推舉他將來繼承父王的大業。」

　　成吉思汗問術赤：「你怎麼說？」術赤知道自己沒有希望繼承大位，便道：「察合台的話不錯。我們二人齊心為你出力。我也推舉窩闊台。」成吉思汗道：「世界廣大，江河眾多。你們只要出力去攻打外國，地方有的是，你們盡可去占來做牧場。術赤、察合台，你們兩個今後一定要和睦，不可讓人恥笑。」兩人都答允了。成吉思汗問窩闊台：「你有什麼話說？」窩闊台道：「父王恩賜，兩位兄長推舉，我只有勉力去做。要是我的子孫不行，雖然包著草，牛也不吃，雖然包著油，狗也不吃，那麼自有兄弟們的子孫來高舉父王的大纛。」

　　成吉思汗點頭稱是，問四子拖雷道：「你有什麼話說？」拖雷素來和窩闊台很是友愛，說道：「我願全力輔助窩闊台三哥。他忘了的，我提醒他。他睡著了，我叫他起來。他出去征戰，我總是在他身旁。」於是成吉思汗便立窩闊台為繼承人。

　　在攻打花剌子模之時，術赤和察合台兩人仍是不和，兩軍不能協調，征戰不利。成吉思汗派窩闊台做總司令，統率兩軍，這才節節勝利。

　　術赤、察合台、窩闊台攻花剌子模的首都玉龍傑赤大城。三兄弟分取了城中的百姓工匠，沒有留給父王。三兄弟回來時，成吉思汗惱怒得很，三天沒有傳見。博爾術、木華黎等大將勸他說：「為了教訓花剌子模的蘇丹，我們已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玉龍傑赤的百姓雖然被大汗的三個兒子分了，也和大汗自己所有一樣。我軍大勝，大家都很歡喜，大汗何必發怒？兒子們做錯了事，心裡很害怕，以後一定會小心謹慎，請准許他們謁見罷。」

　　成吉思汗接受勸告，命三個兒子進見，引述祖言古語，重重責罵。術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站著，汗流滿面，又是慚愧，又是害怕。三名親衛箭筒士勸大汗道：「兒子們打了勝仗，大汗這樣重責，令他們灰心。兒子們已經知錯了。從日出的地方到日落的地方，敵人還很多，讓我們去攻打他們，去攻打巴格達的蘇丹，去搶奪他們的金銀、綢緞。大汗請息怒罷。」成吉思汗怒氣平息，重賞勸他的大將和三名親衛箭筒士，與三個兒子和好。

　　成吉思汗的皇後妃子很多，他讓她們分住在五個地方，蒙古人在帳幕裡居住，所以稱為五個斡兒朵，斡兒朵是「宮帳」的意思。第一斡兒朵的正後是元配蒲兒帖皇後，其次有五個皇後，再下面有許多妃子。各斡兒朵的情形都相同，不過後妃的數目有多有少。蒲兒帖皇後生了術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四個兒子，五個女兒。第二斡兒朵的正後是忽蘭皇後。她父親是篾兒乞惕部的一個酋長，本來跟隨乃蠻部的塔陽汗對成吉思汗作戰。塔陽汗敗死後，那個酋長帶了女兒去向成吉思汗投降，要把美麗的女兒獻給他。走在路上，遇到成吉思汗部下的一名將領納牙阿。納牙阿說：「現今戰事激烈，你們父女倆如在路上遇到軍隊，恐怕會遭難，你女兒會受到污辱。你們留在我這裡，等戰事結束，我護送你們去見大汗。」於是父女倆在納牙阿的帳幕裡住了三天，再去見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大怒，要殺納牙阿，說他不該將這樣美麗的姑娘在帳幕裡留了三天。忽蘭和納牙阿忙說明經過。成吉思汗發覺忽蘭果然仍是處女，對她很是寵愛，對忠誠的納牙阿也大加重用，覺得這樣美麗的姑娘在他帳幕裡住了三天，居然仍是處女，這人可以付託大事。

　　成吉思汗很喜歡忽蘭，稱她為「我那嬌小的美人兒」。忽蘭皇後生了一個兒子，叫做闊列堅。成吉思汗待他如同四個嫡子一樣。後來闊列堅隨拔都西征，在俄羅斯中箭而死。第二斡兒朵的次後叫做古兒八速，是塔陽汗的後母。當塔陽汗和成吉思汗打仗的時候，古兒八速曾說蒙古人身上很臭。這句話給成吉思汗聽到了，後來將她俘虜了來，就問她：「你說我們蒙古人身上很臭嗎？」當晚就娶了她，大概要她聞聞自己身上臭不臭。第三斡兒朵的正後是也遂皇後。在諸後之中，她和忽蘭皇後兩人最為得寵。成吉思汗出征，有時帶忽蘭同行，有時帶也遂同行。第四斡兒朵的正後是依速甘皇後。她是也遂皇後的妹妹。由於她舉薦姊姊，成吉思汗才得到也遂皇後。她嫁給成吉思汗較早，但甘心位居姊姊之下。

　　第四斡兒朵的三後名叫合答安皇後，是四大功臣之一赤老溫的妹妹。成吉思汗少年時被泰亦赤兀惕人俘虜，脫逃後躲在赤老溫家裡的羊毛車中，才得免難。後來成吉思汗滅了泰亦赤兀惕部，合答安的丈夫被亂兵殺死，她給蒙古兵俘虜了。她遠遠望見成吉思汗，大叫：「鐵木真救我。」成吉思汗就收她為妻。四大斡兒朵之外，又另有一個「公主斡兒朵」，正後是金國的公主。成吉思汗率兵圍困燕京，金國皇帝送女兒歧國公主求和。當時金國皇宮中未嫁的公主共有七人，歧國公主最美麗聰明，宮中稱她為「小姐姐」。這位「小姐姐」嫁了成吉思汗後，很受到敬重，蒙古人稱她為「公主皇後」。成吉思汗為她特別成立一個「公主斡兒朵」。

　　五個斡兒朵分設在不同地方，相隔很遠。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把西夏百姓殺了一大批，於豬兒年（丁亥，一二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在西夏去世，年七十三歲。去世的地方在今甘肅東部清水縣。也遂皇後一直陪伴著他。車子載著大汗的金棺東歸，走到一個地方，車輪陷入了地裡不動，許多駿馬也拖拉不動。一個善歌的歌手唱道：「大汗啊，你棄掉天下而去了，你的皇後、皇子、親族、故土都在等你回去。你所出生的故鄉，還在遙遠的地方。你的蒲兒帖皇後、忽蘭皇後，你的夥伴博爾術、木華黎他們，都在等你回去。由於西夏的姑娘們美麗，你忘了蒙古的親人麼？」這樣唱了之後，車子動了，把成吉思汗的遺體送回蒙古。諸將嚴守秘密，路上遇到行人，一概殺卻，免得消息洩漏。大汗的靈柩在各個皇後的斡兒朵中逐一陳列發喪，最後葬在不兒罕山中。成吉思汗年輕的時候被篾兒乞惕人追逐，避入不兒罕山，躲過了大難。不兒罕山是斡難河和怯綠連河的發源地。成吉思汗曾在山谷中一株大樹下默思多時，說過要葬在這棵大樹的下面。兒子們遵從他的遺命。葬後不起墳墓，蒙古兵將騎了大群馬匹踐平土地，後來四周長起密林。至今還沒有發現真正的所在地。

　　成吉思汗所征服的大帝國，從中心騎馬向四方奔跑，據說東南西北都要奔馳一年才到邊界。他把這個大帝國分給四個兒子。長子術赤的封地，在今日蘇聯的鹼海、頓河、伏爾加河一帶，稱為「欽察汗國」。因為那時候這些地方叫做欽察。術赤是長子，但不得繼承大位，封地又遠，所以怏怏不樂，後來就生病了。成吉思汗派他去征討裡海、黑海北方諸地，術赤沒有很快的出動，成吉思汗很不高興。後來成吉思汗征伐了西域回蒙古，沿途幾次叫術赤來相會。術赤生了病，不能來見。那時有個蒙古人從術赤的領地到來，成吉思汗問起術赤的病況。那人說大王子身體很好，行前還見到他帶了大隊人馬在打獵。成吉思汗大怒，便率兵去征討問罪，派窩闊台與察合台作先鋒。大軍剛要出發，術赤的死訊由快馬傳到。成吉思汗十分悲痛，問起死因，才知他生病已久，那次行獵的其實是術赤的部將。大汗要將傳假訊的人捉來治罪，那人卻已逃走了。術赤死時四十九歲，有十四個兒子。長子鄂爾達，次子拔都。鄂爾達自知才能不及弟弟，兄弟倆又友愛，所以將繼承父位的權利讓給了拔都。

　　察合台的長子叫做莫圖根。成吉思汗在他的眾多孫子之中，最鍾愛莫圖根。在攻打花剌子模時，有一次圍城，莫圖根被敵人射死。成吉思汗很是悲痛，城破之後，把全城的百姓都殺光了，為孫兒報仇。

　　那時察合台還不知兒子已死，旁人都不敢告訴他。有一天，成吉思汗和幾個兒子一同吃飯，假裝大發脾氣，說兒子們都不聽話，對察合台尤其惱怒。察合台很是惶恐，說道：「我如不聽父王的吩咐，甘願被父王處死。」成吉思汗道：「我不論什麼吩咐你都聽，是嗎？」察合台道：「是。兒子決計不敢違命。」成吉思汗道：「那麼你聽我吩咐。你的兒子莫圖根已經死了。我叫你不可悲傷。」察合台大驚，拚命的忍住眼淚，裝作並不悲傷，安安靜靜的吃完了飯，才獨自到野外去放聲大哭。察合台脾氣暴躁，但很會辨別是非，軍中如果有什麼爭執，疑難不決，由他來判斷，總是十分公平。窩闊台能夠繼承大位，察合台擁立的功勳最大。窩闊台繼位後，遇到什麼大事，總是派人去徵求二哥的意見，對他十分尊敬。察合台的封地在新疆、阿富汗、蘇聯烏孜別克共和國一帶，稱為「察合台汗國」，地域也十分廣大。

　　窩闊台的領地「窩闊台汗國」在今蘇聯中亞細亞巴爾喀什湖附近。他是蒙古的共主，統治蒙古本部和中國北部，所以作為特別領地的「窩闊台汗國」，地域就很小了。窩闊台做了十三年大汗，死時五十六歲，因酗酒得病。他個性光明磊落，寬大溫和，曾公開檢討自己，說：「我繼承父皇的大位以來，做了四件好的事情。第一，征服金國；第二，成立了驛站，因而數萬里之間交通便利；第三，在許多沒有水的地方開掘了水井，使得百姓有豐富的水草，繁殖牲口；第四，在所征服的各城各地設立治民官，讓眾百姓能安居樂業。但我也做了四件錯事，第一，我繼承大位，受命統治萬國，但我時時飲酒大醉；第二，我強娶叔父斡赤斤所屬部眾中的女子，這是不合道理的；第三，我誤信讒言，殺死了父親手下的功臣朵豁勒忽，他是忠義人，我十分後悔；第四，我下令構築圍牆，圈定兄弟們的牧地，以致兄弟們發出怨言。」

　　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小兒子，也最得他鍾愛。成吉思汗出征，經常叫拖雷陪在身邊，稱他是「伴當」。成吉思汗死後將大部分精兵猛將都交了給他，因此四個兒子中，拖雷這一系兵力最強，勢力最大。拖雷為人英明，很得人心。成吉思汗逝世時，察合台和窩闊台都領兵在外，只有拖雷在蒙古本部，所以軍國大事都由他決定，稱為「監國」。

　　蒙古習俗，國主由親王大將共同推舉，這個大會叫做「庫裡爾台」。成吉思汗雖有遺命要窩闊台繼承，但根據傳統習慣，還是要召開「庫裡爾台」來正式推舉。大會中王公、駙馬、眾大將都極力推舉拖雷。窩闊台也不敢接任大位。拖雷卻主張尊重父皇遺命。會議一直開了四十幾天，始終不能決定。最後在拖雷堅持之下，斡赤斤和察合台也都贊成擁戴窩闊台，窩闊台才得到庫裡爾台的承認。兔兒年（辛卯，一二三一年），窩闊台大汗親征金國，攻破居庸關，佔領了許多城市，忽然得了病，說不出話。巫師卜佔之後，說道：「因為殺害金國百姓太多，所以山川神靈作祟侵害大汗，必須由親族中一個人代死，否則病不能好。」拖雷說：「我答應過父皇，一心輔助皇兄，我願意代皇兄死。巫師，你唸咒罷。」巫師就念了咒，給拖雷飲了神水。拖雷說：「請皇兄照料我的孤兒和妻子。」不久就死了。拖雷代死之後，窩闊台的病果然就好了。

　　蒙古人對拖雷都十分欽佩。窩闊台更加感激，曾說他將來死後，要將大位傳給拖雷的長子蒙哥。

　　（術赤的赤子）

　　窩闊台做大汗的第七年，俄羅斯諸部起來反抗。窩闊台聽從察合台的意見，命令諸王、駙馬、萬戶、千戶各派長子出征。因為每個長子麾下都是兵眾將廣，所以實力特別強大，總兵力大約是十五萬人。這次西征稱為「長子遠征」。

　　拔都是術赤的繼承人，是長子中的長子

　　（其實是次子）

　　，由他做統帥。察合台部派長子莫圖根

　　（已死）

　　的長子不裡統軍，窩闊台部由長子貴由統軍，拖雷部由長子蒙哥統軍。統軍的是長子，但別的兒子也有不少參加遠征。

　　大軍西征，勢如破竹，平定了欽察、北俄羅斯、南俄羅斯，攻克莫斯科、基輔等大城。

　　在征服俄羅斯等十一個國家之後，拔都決定分兵三路西征，於是搭起大帳設宴。在宴會中卻發生了一場大爭吵。拔都是長兄，又是大軍統帥，宴會還沒有開始，便拿起酒杯來先飲了幾杯。察合台的孫子不裡、窩闊台的兒子貴由十分不滿，吵嚷起來。不裡罵道：「拔都為什麼先飲酒？他自以為是元帥，其實是個生鬍子的婆娘，早就該將他踏在腳底下。」貴由說：「這是個帶弓箭的婆娘，我們二人早就該用棍子狠狠的打他一頓。」還有一個大將附和二人。大吵之後，宴會不歡而散。他們為什麼罵拔都是「婆娘」？拔都很會打仗，對待部下將士很好，人人叫他為「賽因汗」。「賽因」在蒙古話裡是「好」的意思，說他是「好王子」。不裡和貴由對部下卻很凶，他們覺得拔都婆婆媽媽，不夠威風，像個女人。更重要的原因，是察合台系和窩闊台系的王子們心中對術赤系的王子都瞧不起，總記得術赤並不是成吉思汗的親兒子。拔都派人去稟告了大汗。窩闊台很是惱怒，等貴由回來朝見報告戰況時，痛罵他：「聽說你在出征途中，把有屁股的人都打了屁股，把軍人的臉都丟光了。你自以為征服了俄羅斯，就可對兄長不敬嗎？其實那又不是你的功勞。」把他送去給拔都處分，把不裡交給察合台處分。

　　拔都自然不敢當真處分大汗的兒子貴由，但這場怨仇互相結得很深。拔都和貴由、不裡兩人爭吵後，兵分三路。北路軍察合台部隊，由察合台的另一個兒子貝達爾任統帥，攻打波蘭。中路軍術赤部隊，由拔都自己任統帥，攻打匈牙利。南部軍窩闊台部隊，由大將速不台及窩闊台另一個兒子合丹

　　（貴由的弟弟）

　　共任統帥。北部軍擊破波蘭大軍，打得波蘭王布萊斯狼狽逃命，渡過奧得河，在莘爾斯達特大平原上和波蘭日耳曼聯軍遭遇，一場大戰，波德聯軍全軍覆沒。貝達爾命部下在戰場上割下敵軍的耳朵，收集在一起，共有九巨捆之多。這是世界史上有名的一個戰役。中路軍和南路軍也都節節勝利。北、中、南三路軍隊在多瑙河畔會師，只殺得歐洲人屍骨如山，藍色多瑙河變成了紅色多瑙河。拔都大軍一路打到亞德裡亞海的威尼斯國邊界，一路打到離維也納三十里的地方，正要征服全歐洲，忽然接到窩闊台大汗逝世的消息，於是拔都下令班師。

　　這次西征一共打了六年，嚇得歐洲人心驚膽破，稱之為「黃禍」。拔都班師回到俄羅斯，在自己汗國都城中駐守。從東到西，幾萬里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統治的欽察汗國，歐洲人稱為金帳汗國。俄羅斯侯王在金帳前戰慄聽命，達四百年之久。當元朝在中國的統治結束後，金帳汗國仍然統治著俄羅斯。直到十六世紀中葉，俄國彼得大帝興起，蒙古人在俄國的統治才衰退而消失。

　　拔都的哥哥鄂爾達讓位給拔都，所以拔都將東方錫爾河一帶地方分給哥哥，鄂爾達一系建立了「白帳汗國」。拔都的弟弟昔班

　　（術赤第五個兒子）

　　西征有功，拔都也分給他一片領地，建立的汗國叫做「青帳汗國」。這兩個汗國都遠不及金帳汗國重要。

　　（窩闊台的長子）

　　窩闊台死後，皇後和諸王大臣召開「庫裡爾台」。幾次召拔都來參加，拔都始終不來。大會決定立窩闊台的長子貴由接位。貴由作了大汗，便要統兵去征討拔都，朝中大臣極力勸阻，才打消了這主意。這是聰明的決定，如果出兵，多半打不過拔都。

　　貴由喜歡喝酒，手足有痙攣病，接位後第三年春天就死了。

　　（拖雷的長子）

　　短命的貴由死後，王公大將開「庫裡爾台」大會推舉大汗。大會的地點是在拔都所管轄的地方。會中王公大將都推舉拔都。在成吉思汗的許多孫子中，拔都年紀最長，兵力強盛，西征的威名很大，仁慈而得人心，何況大會在他勢力範圍之內舉行。然而拔都不肯當大汗，極力主張由拖雷的長子蒙哥接位。拔都很精明，知道自己如做大汗，別的三系會聯合起來反對，自己寡不敵眾，一定抵擋不住。

　　蒙哥在西征之時和拔都很合作，堂兄弟間感情很好。察合台系的不裡、窩闊台系的貴由聯合起來反對拔都，拖雷系的蒙哥卻一直支持統帥。庫裡爾台大會尊重拔都的意見，推舉蒙哥當大汗。這時朝中大權是在貴由的皇後海迷失手裡。她想叫自己的兒子做大汗，派人去對拔都說：「大會議向來是在東方蒙古本部舉行的，這次在西方開，不合祖宗規矩，而且許多王公大將都沒有參加，會議的決定不能算數。」拔都說：「那麼明年在東方再開大會好了。」

　　到了明年，拔都派自己的弟弟統領大軍，護送蒙哥到蒙古本部開會，自己駐在西方作後援。開大會之時，窩闊台與察合台兩個系統的王公知道爭不過拔都和蒙哥，都不到會。拔都傳下命令：哪一個不遵大會決定，國法從事。術赤和拖雷兩個系統的兵力很強，兩系聯合，窩闊台系和察合台系的力量及不上。蒙哥做大汗的決定，在東方的大會中又通過了。國家大權於是從窩闊台系轉移到了拖雷系的手裡。窩闊台曾經說過將來要讓蒙哥做大汗。但窩闊台的性子隨隨便便，說過的話不大放在心上。他養了幾頭小獵豹，沒有奶吃，就叫人牽了一頭母牛來，讓小獵豹吃母牛的奶。窩闊台有一個小孫子，名叫失烈門，就說：「爺爺，你叫小豹吃母牛的奶，這頭母牛自己的小牛就沒有奶吃了，不是要餓死麼？」窩闊台很感動，說道：「失烈門這話很對。你很有仁愛心腸，將來可以繼我的位做大汗。」所以失烈門一直認為自己有權繼承大汗的位子。失烈門不是貴由的兒子，是他的侄兒。蒙哥做了大汗，失烈門和貴由的兩個兒子都不服。貴由的兩個兒子在車中藏了兵器，想發動政變，結果被破獲了。蒙哥把這三人送到荒僻地方去監禁起來，後來都殺了他們。察合台的孫子不裡和貴由交好，曾在宴會中一起罵過拔都，也參與了貴由兒子侄兒的政變密謀。政變失敗後，蒙哥將不裡送去交給拔都。拔都就把他殺了。

　　蒙哥英明果毅，善於處理政務，他滅了大理、征服今西康、西藏、印度支那一帶土地，派兵遠征，攻克今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遣兵攻朝鮮、印度，擄掠了大批百姓和財物回來。他做了九年大汗，在攻打四川重慶時而死。

　　（拖雷的第四子）

　　蒙哥的胞弟忽必烈接任大汗，滅了南宋，統一全中國，是元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後征服中國，統治了十五年，到八十歲才死。他治理國家的本事，是蒙古所有大汗之中最好的。他曾派兵去攻打日本、緬甸、越南等國。攻打日本的大軍十餘萬人，乘船在海中遇到颶風，全軍覆沒。蒙古兵天下無敵，但不懂海戰。征日本的大軍在陰曆八月初一出發，那正是颶風季節，只要遲得兩個月出發，日本人一定也給蒙古人征服了。蒙古兵從成吉思汗興起到忽必烈去世，一百年中只打了一個大敗仗。不是敗在敵人的手裡，而是敗給了颶風。元朝在中國統治了八十九年，一共十個皇帝，都是拖雷的子孫。

　　（拖雷的第六子）

　　拖雷有十一個兒子，其中兩個做皇帝，那是長子蒙哥，四子忽必烈。第六子旭烈兀也是大大有名之人，他比忽必烈小兩歲。蒙古人有三次大西征。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率領，第二次是拔都率領，第三次西征的統帥是旭烈兀。忽必烈九歲時，成吉思汗從西域凱旋回來，忽必烈和七歲的弟弟同去迎接祖父。成吉思汗率眾打獵，忽必烈射死一隻兔子，旭烈兀射死一隻野山羊。蒙古人的習俗，兒童第一次射殺禽獸，要將獵物的血塗在長輩的手指上表示敬意。旭烈兀握住成吉思汗的手塗血，出力很重，成吉思汗怪他太粗魯。忽必烈卻捧住祖父的手輕輕塗拂，成吉思汗很是歡喜。這件事顯示兩兄弟從小就性格不同。

　　蒙哥做大汗的時候，裡海、阿母河一帶的回教徒木剌夷教派行兇作亂，派遣刺客到處殺人。蒙哥派六弟旭烈兀西征，將這個實行暗殺政策的教派滅了。旭烈兀又再西行，攻破回教大教主哈里發的總部巴格達。

　　旭烈兀在巴格達城中，見到大教主哈里發的宮殿華美之極，一座又高又大的藏寶塔中珍寶堆積如山，感到十分驚異，把哈里發叫來，說道：「你積聚了這麼許多金銀財寶，到底用來做什麼？你為什麼不把財寶分給部屬，叫他們為你出力死戰，保住你的性命和巴格達？」哈里發不知道怎樣回答才是。旭烈兀道：「你既然這樣喜歡財寶，這許多財寶我就都還給你。」於是把哈里發關在藏寶塔裡，不給他飲食，對他說：「這些財寶都是你的，你要吃便吃好了，沒有人來干涉。」哈里發對著滿塔的金銀財物，但寶石珍珠是不能當飯吃的，困頓了七日就死了。

　　旭烈兀再派部下的漢人大將郭侃西征，攻打天房

　　（今沙烏地阿拉伯）

　　，天房蘇丹投降。郭侃再渡海攻富浪

　　（今地中海中的塞普魯斯島）

　　，島上的蘇丹也投降。那時蒙哥去世的訊息傳到，旭烈兀便停止西攻。

　　旭烈兀在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一帶建立一個大汗國，稱為「伊兒汗國」。伊兒汗國包括了中東當代所有的石油出產國家，邊境與埃及相接。埃及抵抗蒙古人入侵，各地回教難民紛紛湧到，所以埃及就成為回教的文化中心。旭烈兀曾向東羅馬帝國國王求婚，要娶他女兒。東羅馬王不敢拒絕，但知道蒙古男人娶很多妻子，不捨得把公主嫁給他，於是送了自己的私生女兒瑪麗亞給他。瑪麗亞到時，旭烈兀剛逝世，旭烈兀的兒子阿八哈就娶了她。阿八哈瞧在妻子的面上，對待天主教徒很好，不加虐待，又和教皇、法蘭西等國建交，互通使節。

　　（拖雷的第七子）

　　拖雷的第七個兒子叫阿里不哥，當大哥蒙哥大汗逝世時，四哥忽必烈在攻打中國，六哥旭烈兀在西征，他自己在老家蒙古的和林大本營留守。他得到一批王公大將的擁戴，立為大汗，而忽必烈則在上都開平立為大汗。

　　兩兄弟爭奪大位，擁護阿里不哥的王公大將較多。但兩兄弟領兵打了幾仗，弟弟打不過哥哥，連戰連敗，終於投降。忽必烈問他：「你倒平心而論，到底是該你做大汗，還是該我做？」阿里不哥說：「以前是該我做，現今當然是你該做了。」他意思是說，我是根據蒙古祖傳的規矩，由王公大將開「庫裡爾台」推舉的，你是用刀槍弓箭打出來的。成吉思汗女兒很多，其中一個叫做阿剌海別吉，最有本事。她先嫁汪古部酋長的兒子，丈夫死後，改嫁丈夫的哥哥的兒子，丈夫又死，改嫁趙王孛要合。成吉思汗西征，四個兒子都帶兵隨行，派這個公主留守老家，稱為「監國公主」。這位監國公主處理政事很有見識，經常判斷得很對。監國公主的辦公廳有數千名女官和侍女，奉她命令辦理政務。那時在東方負責攻打金國的大將是木華黎，遇到軍國大事，都要向監國公主請示。

　　成吉思汗另有一個女兒布亦塞克，成吉思汗將她許配給宏吉剌部的酋長。那個酋長嫌她相貌太醜，不肯娶她，成吉思汗就將這酋長殺了。宏吉剌部是蒙古各部中專出美女的地方。那個酋長平生美女見得多了，竟連大汗的公主也感到不能忍耐。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兒帖就是宏吉剌部人，他的許多媳婦、孫媳也都是這部的女子。到了忽必烈時，更定下規矩，每兩年一次，到宏吉剌去選妃嬪和宮女。

　　曠古未有的蒙古大帝國，到成吉思汗的孫子手裡才建成。但基礎是成吉思汗奠定的。無敵於天下的蒙古軍隊的一切軍事制度和軍事技術，也是成吉思汗一手建立的。他是人類歷史中位居第一的軍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雖然也有溝通東西文化的功勞，但對於整個人類，恐怕終究還是罪大於功。《射鵰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註：

　　１別勒古台據說有子孫八十人。

　　２蒙古人譯名非常複雜。本文譯名大致上依照《新元史》，但也有若干改動。《依速甘》在《新元史》中譯作「也速干」，和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的名字太接近了。

　　３斡赤斤在蒙古語中是「灶君、火王」的意思。蒙古習俗，由幼子守家，看管家財。

　　丘處機西去見成吉思汗時，途中曾受斡赤斤的款待。斡赤斤知道他是大汗所召，不敢先向他請教長生的秘訣（見《長春真人西遊記》）。斡赤斤壽命很長，後來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爭位時，蒙古多數王公支持阿里不哥，斡赤斤卻擁護忽必烈。據說他有一百個妻子、一百個兒子，妻兒走到他面前，有許多他竟不認識。

　　４合赤溫早死，沒有留下什麼重要事跡。

　　５成吉思汗知道闊闊出得族人崇信，說他的生命和屍首都被上天取去，族人就認為連上天都處罰他，不會因此而反對成吉思汗。猜想闊闊出的屍體一定是成吉思汗暗中派人取去的。這是蒙古部族中軍權、政權對抗神權、文化權的一場鬥爭。

　　６花剌子模的領土包括今蘇聯中亞細亞南部、伊朗、阿富汗等地。

　　７玉龍傑赤在今蘇聯烏孜別克共和國的阿母河畔，現名烏爾根赤。

　　８金歧國公主的母親姓袁，是漢人。但蒙古歷代大汗、皇帝的後妃中無漢人，只有朝鮮人。

　　９日本人箭內亙著《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陳捷、陳清泉譯）對四大斡兒朵的所在地有所考證，但沒有提到「公主斡兒朵」。葉奇《草木子》中說：蒙古諸汗葬後，以萬騎踏平墓地，在上面殺一隻小駱駝，以千騎守墓。等明年青草生長，守軍移去，草原上一望平野，已無絲毫墓地的痕跡。要祭墓的時候，把小駱駝的母親牽來，母駱駝來回悲鳴的所在便是葬所。但等母駱駝死去，以後就誰也找不到墓地了。

　　成吉思汗陵寢的所在地，學者意見不一。宋人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韃事略》，言陵墓在外蒙古克魯倫河側。近人屠寄亦主此說。張相文《成吉思汗陵寢發見記》一文，根據蒙古人近世傳說和清朝官方文書，認為陵墓在河套的榆林附近。以主張外蒙古說的較多。也許這只是巧合，更可能是巫師在神水中下了毒。《新元史》的作者卻大讚拖雷誠心感動了鬼神。拔都遠征軍於一二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在Ｃｈｍｉｅｌｎｉｋ大破波蘭王Ｂｏｌｅｓｌａｗ統率的軍隊；當年四月九日在Ｌｉｅｇｎｉｔｚ大破波德聯軍，殺了西裡西亞（德國南部、捷克北部）國王亨利二世；另一個戰役中在戰場上殺了布希米亞國王（今捷克）Ｗｅｎｃｅｓｌａｓ，打敗了烏高林大主教所統率的匈牙利軍。大將速不台打敗了匈牙利王貝拉所統率的匈牙利、克羅茲、日耳曼、法國聯軍。蒙古人統治黑海裡的克里米亞半島，直到一七八三年才給俄國人佔去，離開現在還不到二百年。失烈門這幾句話，或許是提醒祖父：「你如讓拖雷的兒子蒙哥繼任大汗，你自己的兒子、孫子卻沒有奶吃了。」在《神雕俠侶》中，改寫為死於攻襄陽之役。在中國歷史書中，成吉思汗為元朝「太祖」，窩闊台為「太宗」，貴由為「定宗」，蒙哥為「憲宗」，忽必烈為「世祖」。也速該和拖雷沒有做大汗，但因子孫做了大汗，所以追尊也速該為「烈祖」，拖雷為「睿宗」。忽必烈在歷史上的評價很高。《新元史》說他：「混壹南北，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致治之隆，庶幾貞觀。」極力讚揚他任用儒生；又說唐太宗玄武門之變，把哥哥和弟弟殺了，忽必烈也和弟弟爭位，但把弟弟捉來後沒有殺他，所以在這件事上還勝過唐大宗。《元史》說他：「度量弘廣，知任善使，信用儒術，能以夏變夷。」馬可波羅說他是：「自有人類祖先亞當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來未見如此廣有人民、土地、財貨的強大君主。」又Ｙｕｌｅ本《馬可波羅行紀》中引波斯歷史家Ｗａｓｓａｆ的評論，說：「從我國（波斯）境到蒙古帝國的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之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但他的豐功偉業，傳到了我們的地方。他的制度法律，睿敏智慧，賢明判斷，可驚可羨的治績，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和博學旅人的述說，都是遠遠超過了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單以他的功業和才能而言，已使歷史上所有的名人都黯然失色。羅馬、波斯、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所有的君主都及他不上。」這些歌頌當然是未免太誇張了。但忽必烈所統治的土地之廣，確是亙古未有。屠寄《蒙兀兒史記》說他：「目有威稜，而度量弘廣，知人善用，群下畏而懷之……一變祖父諸兄武斷之風，漸開文明之治。」但忽必烈歧視漢人，征服中國後虐殺甚眾，橫徵暴斂，元朝的規模制度遠不及清朝。忽必烈派去征日本的統帥，是右丞相蒙古人阿剌罕、中書右丞漢人範文虎。範文虎是呂文煥之兄呂文德的女婿。呂文煥就是守襄陽多年的宋朝大將，後來投降了蒙古。遇到颶風而覆沒的蒙古主力部隊由範文虎統帶。範文虎落海後，漂流一晝夜，幸好抓到一塊船板而逃得性命。忽必烈很是寬大，說遇到颶風不是他的過失，繼續重用他。木剌夷是回教的一個狂熱教派，起源於波斯，正統回教認為他們是異端邪派。這教派的領袖稱為「山中老人」，以暗殺作為主要手段，總部設在高峰的頂上，稱為「鷲巢」。在山谷中建立了一座大花園，花木庭榭，美麗無比。宮殿輝煌，裝飾有無數金銀珍寶，到處有管子流通美酒、蜜糖、牛乳。園中充滿各族美貌的少女，能歌善舞。山上養了一批幼童，從小就教導他們，說為領袖而死，可以上升天堂。等他們到了二十歲時，在他們的飲料中放入迷藥，於他們昏迷中每次四人、或六人、或十人一批抬入花園，任由他們在花園裡無所不為，所有美女都溫柔的服侍他們。這些青年盡情享樂，舒服之極，相信確是到了《可蘭經》中所說的天堂樂園。過了一段時候，再用迷藥將他們迷倒，抬出花園。他們轉醒之後，甚是失望，山中老人召他們來見。這些青年自幼深受教育，確信山中老人是回教聖經中所說的大預言家，對他絕對崇拜。山中老人問他們從哪裡來，都答稱來自天堂樂園。山中老人於是派他們去行刺，說為教盡力，死後可入天堂。這些青年為了返回天堂享樂，行刺時奮不顧身，但求早死，所以往往成功。

　　各國君主對山中老人都十分害怕，對他所提的要求不敢不答應。刺客所服的迷藥是大麻一類，突厘語稱為Ｈａｓｃｈａｃｈｉｎ，西歐歷史家稱這個教派的教徒為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ｉ。英文Ａｓｓａｓｓｉｎ（刺客、暗殺者）一字就由此而來。旭烈兀攻破了該派在高峰上的城堡，一舉而將之殲滅，不分老小，全部殺光。但這教派分佈甚廣，總部被摧毀後仍在別的地方繼續恐怖活動。那時回教徒在中東一帶勢力極大。回教的大教主稱為哈里發，駐在巴格達（今伊拉克首都），就像基督教的教皇駐在羅馬一樣。哈里發統率大軍，兼管政治。當時在巴格達統治已近五百年，又佔領了基督教的聖城耶路撒冷。西歐的基督徒組織「十字軍東征」，一次又一次的和回教徒作戰，規模巨大的東征共有八次，但終於打不過回教徒而失敗。旭烈兀的西征卻只打一仗就摧毀了回教的大本營。那個哈里發名叫木司塔辛，愛好音樂，是大食朝的第三十七代哈里發。一說旭烈兀將他裹在毛氈中，放在巴格達大街上，命軍士縱馬踐踏而死。郭侃的祖父郭寶玉是郭子儀的後裔，成吉思汗手下大將，隨大汗西征，功勞很大，在攻打撒馬爾罕城時身受重傷，流血不止。成吉思汗命人剖開一條大牛的肚子，將郭寶玉放在大牛肚子裡，後來就血止傷癒。郭寶玉、郭侃在《元史》、《新元史》中均有傳。洪鈞（賽金花的丈夫）對元史研究有極重大貢獻。在中國歷史家中，他最先參考大量歐西書籍材料，以補充及校正《元史》，所著《元史譯文證補》成為柯紹忞著《新元史》的主要參考資料。可惜他準備寫的《旭烈兀補傳》等篇，未及成而逝世。

　　《馬可波羅行記》的剌木學本中詳述蒙古大汗選妃之法：大汗每兩年一次派使者到宏吉剌部，把所有的處女都召集了來，檢查她們的皮膚、頭髮、面貌、口唇等等是否與全身相稱，用品定黃金成色的「克拉」來定分數。最高滿分是廿四Ｋ。評定結果有的是十六Ｋ，有的是十七、十八Ｋ，要二十Ｋ、廿一Ｋ以上，才選到大汗的後宮。大汗再派人在這些二十Ｋ以上的處女中選出三四十人，派大臣的妻子三四十人分別陪她們睡覺，審查她們是否有隱疾或缺點，睡著後是否打鼾，身上有沒有難聞的氣息。淘汰了一批之後，每五人為一班（馮承鈞譯的本子則說是六人一班），每一班侍奉三日三夜，期滿改由第二班輪值，週而復始。淘汰出來的姑娘仍住在宮裡，蒙古貴人有要娶妻的，大汗就遣一名姑娘給他，贈送豐富的嫁妝。大汗到宏吉剌部這樣選女，該部族人都感到榮耀，因為選中的姑娘不是侍奉大汗，就是配給貴人，出路都很好。

　　本文材料主要出自下列各書：

　　１元史（宋濂等）

２新元史（柯紹忞）

　　３蒙古秘史（外蒙古策·達木丁蘇隆編譯，謝再善譯）

４馮承鈞：成吉思汗傳

　　５王國維：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

　　６馬可波羅行紀（馮承鈞譯注）

　　７李思純：元史學８ＨｅｎｒｙＨ．Ｈｏｗｏｒ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ｇｏｌｓ９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Ｃｕｒｔ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ｇｏｌ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０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Ｍｏｎｄｅｌ：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ｏｆＧｅｎｇｈｉｓＫｈａｎ１１成吉思汗（蘇聯楊契維茨基著，邵循岱譯）

關於「全真教」

　　道教開始於漢代的「太平道」與「五斗米道」。先秦的道家是哲學上的學派，到了漢代才成為宗教。六朝時有「干君道」（即太平道）、「天師道」（即五斗米道）、「皇家道」等。宋金以後，煉養派分南宗、北宗；符菉科教派分為「龍虎」（即天師道，又稱正一教）、門皂、茅山三宗。

　　道教煉養派注重修仙長生之術，所煉的丹分為外丹、內丹。外丹是黃白朮，末流演變為點金術，成為化學的前身，中外相同。內丹是煉氣，化為內功與內家拳術，以及醫學上針灸、經脈與穴道的研究，末流演變為房中術。道教末流所吹噓的本事，是世俗人生的理想，既能財富無窮、長生不老、性能力特強，又能召仙降妖、招魂捉鬼，所以掌握了世俗最高權力的帝王也大感興趣。北宋之末，徽宗皇帝對道教尤其著迷，命道教的領導人冊封他為「教主道君皇帝」。金兵佔領中國北方後，北方百姓流離失所，慘受欺壓，陝西、山東、河北一帶興起了三個新的道教教派，稱為「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結納平民，隱然和異族的統治者對抗，其中尤以全真教聲勢最盛。

　　全真教不尚符菉燒煉，而以苦己利人為宗，所以大得百姓的尊敬。全真教屬於道教中的北宗。元朝虞集《道園學古錄》一書中說：「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盛，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弘，雜出乎期間者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亦頗有所述於世。」全真教的教祖是王哲。

　　（這「哲」字也有寫作三個「吉」字重疊的，兩個字的聲音意義都和「哲」字相同。）

　　關於他的生平，終南山重陽宮有一大碑，上刻劉祖謙所撰的《重陽仙跡記》，其中說：「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哲，字知明，重陽其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好俠，少讀書，系學籍，又隸名武選。天眷初，以財雄鄉里……後於南時村掘地為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大定丁亥夏，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婆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詁旦東邁，遙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寧、孫曰清淨散人……苦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

　　金密國公金源鑄撰有《全真教祖碑》，其中說：「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眾。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有譚玉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為弟子，先生以滌面余水賜之，盥竟，眉發儼然如舊，頓親道氣蕭灑，訓名處端，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言，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誚罵捶楚以磨煉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馬譚丘而已。八年三月，鑿洞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為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歡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為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至登州，游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卻見逐水波泛泛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即於州衙前登溷。凡為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於寧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墮，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與眾別曰：『我將歸矣！』眾乞留頌。先生曰：『我於長安欒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眾皆號慟。先生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身密語。……銘之曰：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於武，勘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

　　碑文中敘述王重陽許多希奇古怪的事跡，自然不可盡信，喝斥飛巖、口嚼瓦石、墮海不溺、擲傘飛行等等，或許是他顯示一些武功，而傳聞者加以誇大。人家說他內功深厚，不必大小便，他即刻在官府衙門前大小便，作風十分幽默。清末廣東東莞陳友珊著有《長春道教源流》八卷，考證王重陽曾起兵與金兵相抗，其中說：「王重陽，有宋之忠義也……據此則重陽不惟忠憤，且實曾糾眾與金兵抗矣。金時碑記，有所忌憚，不敢顯言。」

　　全真七子都名顯當世，他們的事跡在碑文或書籍記載中流傳下來。碑文和書籍都很多，重要的書籍有《歷世真仙體道通鑒》、《七真年譜》、《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甘水仙源錄》、《金蓮正宗記》、《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等。元王利用《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馬師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山東寧海州人……中元後，重陽祖師造其席，與之瓜，即從蒂而食，詢其故，曰：『甘從苦中來。』問：『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遂心服而師事之。祖師感化非一，師悟……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諱也。十四年秋，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師曰：『斗貧。』譚曰：『斗是。』劉曰：『鬥志。』丘曰：『斗閒。』師曰：『夫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至，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金密國公鑄《譚真人仙跡碑銘》：「譚公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初名玉，寧海州人，其父即\*鐐之工，每裡己生資濟貧窘……往執弟子禮，重陽使宿庵中。時嚴冬飛雪，藉海藻而寐，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罩身炊甑中，拂曉以盥余水使滌面，月餘，疾頓愈，由是推心敬事。」王重陽伸腳令譚處端抱住，譚感全身發熱，當是王重陽以內功為他治病，盥余水中可能含有藥物，滌面月餘而風疾痊癒，這說法自比「全真教祖碑」中簡單的敘述更能入信。金秦志安《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劉先生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之武官莊人……承安丁巳，章宗召問至道之要。先生對曰：『寡嗜欲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元史·丘處機傳》：「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徹伯爾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裡……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慾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賜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盛，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於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元姚燧《王宗師道行碑銘》：「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處一，寧海東牟人……嘗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瞬毛豎，舌撟然不能下，稱為『鐵腳仙』。洞居九年，製煉形魄。長春頌以詩，有『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語。出遊齊魯間，大肆其術，度人逐鬼、踣盜碎石……或以為善幻誣民，因召飲可鴆。真人出門，戒其徒先鑿池灌水，撓而濁之，往則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未嘗從人丐取。今幸見招，願丐余杯，以盡君歡。』與之，又盡飲，歸，解衣浴池中，有頃，池木沸涸，以故不死。……或讒其善幻，世宗試而鴆之，見不可殺，悔怒，逐讒者。」元徐琰《郝宗師道德碑》：「郝師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研精於易，因通陰陽律歷之術，性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為人，以卜筮自晦……乃棄家禮重陽於煙霞洞，求為弟子，重陽……解納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續文獻通考》：「廣寧坐趙州橋下，兒童戲累石為塔於其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溢，不動，亦不傷。」

　　據《續文獻通考》及《登州府志》：「孫仙姑不二，號清淨散人，寧海縣忠顯幼女……父以配馬丹陽，生三子。丹陽既棄家從道，重陽祖師畫骷髏勸化之，又畫天堂一軸示之。姑棄三子詣金蓮堂祈度。重陽贈以詩，改今名，遂授以道要。」

　　丘處機遠赴西域去見成吉思汗的事跡，隨行弟子李志常著有《長春真人西遊記》

　　（有王國維校注本）

　　一書，詳述經過及旅途見聞。《長春真人西遊記》載有丘處機旅途中的一首長詩：「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道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即察合台），修道架橋徹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郁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顛，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為雪。山前草木曉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丘處機、李志常一行，在西行途中見到成吉思汗攻破花剌子模諸城後屠戮之慘，《長春真人西遊記》中有云：「方算端（即蘇丹，回教國王）

　　之未敗也，城中常十餘萬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近代史家新會陳垣先生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對全真教甚為推重，書中說：「自永嘉以來，河北淪於左衽者屢矣，然卒能用夏變夷，遠而必復，中國疆土乃愈拓而愈廣，人民愈生而愈眾，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艱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三教祖之所為，亦先民表現之一端耳。」後記中又說：「……覺此所謂道家者類皆抗節不仕之遺民，豈可以其為道教而忽之也……諸人所以值得表揚者，不僅消極方面有不甘事敵之操，其積極方面復有濟人利物之行，固與明季遺民之逃禪者異曲同工也。」

　　據陳垣先生考證，全真教歷任掌教，自王哲以後，依次為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尹志平、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張志仙、苗道一、孫德或、藍道元、孫履道、苗道一（二次接任）、完顏德明。其中譚處端曾任教主，尹志平壽至八十三歲，《射鵰》、《神雕》兩書中寫他們早死，並非根據史實。全真七子和以後歷任教祖未必都會武功，他們煉氣修習內功，主要是健身卻病之術。

　　在《神雕俠侶》書中出現的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近臣

　　（「蒙古」兩字的漢譯，據說是耶律楚材所創）

　　，當丘處機會見成吉思汗時，耶律楚材和他時相往來，作詩唱和。但耶律楚材信奉佛教，對於丘處機得到成吉思汗的優待

　　（命丘處機通管天下僧尼，豁免道士賦稅差役，但僧人不能豁免）

　　十分不滿，在他所著的《西遊錄》中對丘處機大肆攻擊。今人姚從吾先生著有《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專文，詳加分析，認為耶律楚材的攻擊都是從宗教的偏見出發，不能成立。

　　《列仙全傳》是明朝萬曆年間刊行的一部有文有圖的道家傳說故事書。中國的神仙傳記，以題名漢劉向撰的二卷《列仙傳》為最早，陶弘景、葛洪、孫夷中、杜光庭、沈汾等相繼有所編撰。最大部頭的是北宋初年樂史所撰的《總仙記》，共一百三十卷，相信傳說中的全部仙人都已包括在內，但已失傳。《列仙全傳》九卷，敘述了五百八十一位仙人的故事，起自老子、木公、西王母，一直敘至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其中許多並不是仙人，只是會幻術或得到皇帝封號的道士。在現存的這類書籍中，這是內容最豐富的了。

　　這書號稱是王世貞編輯，又有李攀龍序，但多半是刊行此書的汪雲鵬所偽托。汪雲鵬是徽州「玩虎軒」書鋪的主人，曾刊行許多附有精美插圖的書籍和戲曲本子。「射鵰」第四集中所附王哲、馬鈺、譚處端、丘處機、郝大通、王處一等六人的圖像都出於此書。《列仙全傳》中也有劉處玄與孫不二兩人的故事，但沒有圖。六幅圖中所繪全真教六位領袖的故事，都強調神怪法力。圖中王重陽手中提鐵罐，因他曾提鐵罐乞食。他有許多特立異行，常人以為他是瘋子，叫他「王害風」，風同瘋，即稱他為「王瘋子」。馬鈺逝世那一天，對門人說：「今日當有非常之喜。」不久聽得空中有音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玉女，擁導前後，對馬鈺說：「我們先去蓬島等你。」當夜馬鈺在大風雷中去世。譚處端在高唐縣寫了「龜蛇」二字送給茶館主人吳六，吳掛在茶館裡，後來鄰舍失火，延燒甚廣，只有吳六的茶館不遭波及。延祥館中有枯槐一株，丘處機以杖繞而擊之，喝道：「槐樹復生！」槐樹至今榮茂。郝大通圖中所繪是他在趙州橋邊頭頂磚石小塔的故事。王處一圖中所繪是王重陽飛傘二百里而傳書的故事。

　　《射鵰英雄傳》中所說的黃裳真有其人。近人陳國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中考證宋徽宗訪求天下道教遺書刻板的經過頗詳。徽宗於政和三年下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所獲甚眾。政和五年設經局，敕道士校定，送福州閩縣，由郡守黃裳役工鏤板。所刊道藏稱為《政和萬壽道藏》，共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黃裳，字晟仲，人稱演山先生，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先生神道碑》中說他：「頗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黃裳刊印道藏的名氣很響，後來明教刊印經書，也借用他的名字。陸游《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明教偽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為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為監雕。」

後記

　　《射鵰英雄傳》作於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商報》連載。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報》副刊編輯李沙威兄對這篇小說的愛護和鼓勵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讓我將這修訂本的第一冊書親手送給他，再想到他那親切的笑容和微帶口吃的談吐，心頭甚感辛酸。

　　《射鵰》中的人物個性單純，郭靖誠樸厚重、黃蓉機智狡獪，讀者容易印象深刻。這是中國傳統小說和戲劇的特徵，但不免缺乏人物內心世界的複雜性。大概由於人物性格單純而情節熱鬧，所以《射鵰》比較得到歡迎，曾拍過粵語電影，在泰國上演過潮州劇的連台本戲，目前香港在拍電視片集；曾譯成了暹羅文、越南文、馬來文（印尼）；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說如《江南七俠》、《九指神丐》等等種類也頗不少。但我自己，卻覺得我後期的某幾部小說似乎寫得比《射鵰》有了些進步。

　　寫《射鵰》時，我正在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劇和導演，這段時期中所讀的書主要是西洋的戲劇和戲劇理論，所以小說中有些情節的處理，不知不覺間是戲劇體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療傷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劇的場面和人物調度。這個事實經劉紹銘兄提出，我自己才覺察到，寫作之時卻完全不是有意的。當時只想，這種方法小說裡似乎沒有人用過，卻沒有想到戲劇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過了。

　　修訂時曾作了不少改動。刪去了一些與故事或人物並無必要聯繫的情節，如小紅鳥、蛙蛤大戰、鐵掌幫行兇等等，除去了秦南琴這個人物，將她與穆念慈合而為一。也加上一些新的情節，如開場時張十五說書、曲靈風盜畫、黃蓉迫人抬轎與長嶺遇雨、黃裳撰作《九陰真經》的經過等等。我國傳統小說發源於說書，以說書作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成吉思汗的事跡，主要取材於一部非常奇怪的書。這部書本來面目的怪異，遠勝《九陰真經》，書名《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一共九個漢字。全書共十二卷，正集十卷，續集二卷。十二卷中，從頭至尾完全是這些嘰哩咕嚕的漢字，你與我每個字都識得，但一句也讀不懂，當真是「有字天書」。這部書全世界有許許多多學者窮畢生之力鑽研攻讀，發表了無數論文、專書、音釋，出版了專為這部書而編的字典，每個漢字怪文的詞語，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義。任何一個研究過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學者，非讀此書不可。

　　原來此書是以漢字寫蒙古話，寫成於一二四○年七月。

　　「忙豁侖」就是「蒙古」，「紐察」在蒙古話中是「秘密」，「脫必赤顏」是「總籍」，九個漢字聯在一起，就是《蒙古秘史》。此書最初極可能就是用漢文注音直接寫的，因為那時蒙古人還沒有文字。這部書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絕不外傳，保存在元朝皇宮之中。元朝亡後，給明朝的皇帝得了去，於明洪武十五年譯成漢文，將嘰哩咕嚕的漢字注音怪文譯為有意義的漢文，書名《元朝秘史》，譯者不明，極可能是當時在明朝任翰林的兩個外國人，翰林院侍講火原潔、修撰馬懿亦黑。怪文本（漢字蒙語）與可讀本（漢文譯本）都收在明成祖時所編的《永樂大典》中，由此而流傳下來。明清兩代中版本繁多，多數刪去了怪文原文不刊。

　　《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仍是寫著原書書名的怪文「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起初治元史的學者如李文田等不知這九字怪文是什麼意思，都以為是原作者的姓名。歐陽鋒不懂《九陰真經》中的怪文「哈虎文缽英，呼吐克爾」等等，那也難怪了。

　　後來葉德輝所刊印的「怪文本」流傳到了外國，各國漢學家熱心研究，其中以法國人伯希和、德國人海涅士、蘇聯人郭增、日本人那河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參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學者策·達木丁蘇隆先將漢字怪文本還原為蒙古古語（原書是十三世紀時的蒙古語，與現代蒙語不相同），再譯成現代蒙語，中國的蒙文學者謝再善據以譯成現代漢語。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傳到西方，再由此而發展成許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黃金史》。西方學者在見到中國的《元朝秘史》之前，關於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據《黃金史》。修正本中刪去事跡甚多，如也速該搶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該被人毒死、成吉思汗曾被敵人囚虜、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兒帖被敵人搶去而生長子術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異母弟別克帖兒等，都是說起來對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陰真經》中那段怪文的設想從什麼地方得到啟發，讀者們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統治全中國八十九年，統治中國北部則超過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遺留重大影響。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所以也沒有被漢人同化。據李思純在《元史學》中說，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可考者只有一個「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從蒙古語學來的。撰寫以歷史作背景的小說，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郭嘯天、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設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動機」、「問題」、「影響」、「目的」、「廣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現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圖（大陸版未收一編注）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其中說：

　　「右梵像一卷，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其左題云『為利貞皇帝白票信畫』，後有釋妙光記，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緻，而所書之字亦不惡雲。大理本漢~G榆、唐南詔之地，諸蠻據而有之，初號大蒙，次更大禮，而後改以今名者，則石晉時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其所謂庚子，該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貞者，即段氏之諸孫也。」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宋濂認為畫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於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歷史，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另有一個證據，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利貞皇帝就是一燈大師段智興（一燈大師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時共有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亨時（據羅振王《重校訂紀元編》。《南詔野史》中無「亨時」年號）六個年號。宋濂所說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段智興的孫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該館出版物中的說明根據宋濂的考證而寫，將來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學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號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學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個月就編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命他續修，又只六個月就馬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歷六十年而始成書，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無怪後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單是從宋濂題畫、隨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錯誤百出。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 神鵰俠侶

## 第01回　風月無情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雞尺溪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桌遠，離愁引著江南岸。」

　　一陣輕柔婉轉的歌聲，飄在煙水濛濛的湖面上。歌聲發自一艘小船之中，船裡五個少女和歌嘻笑，盪舟採蓮。她們唱的曲子是北宋大詞人歐陽修所作的「蝶戀花」詞，寫的正是越女蓮的情景，雖只寥六十字，但季節、時辰、所在、景物以及越女的容貌、衣著、首飾、心情，無一不描繪得歷歷如見，下半闋更是寫景中有敘事，敘事中挾抒情，自近而遠，余意不盡。歐陽修在江南為官日久，吳山越水，柔情密意，盡皆融入長短句中。宋人不論達官貴人，或是里巷小民，無不以唱詞為樂，是以柳永新詞一出，有井水處皆歌，而江南春岸折柳，秋湖採蓮，隨伴的往往便是歐詞。

　　時當南宋理宗年間，地處嘉興南湖。節近中秋，荷葉漸殘，蓮肉飽實。這一陣歌聲傳入湖邊一個道姑耳中。她在一排柳樹下悄立已久，晚風拂動她杏黃色道袍的下擺，拂動她頸中所插拂塵的萬縷柔絲，心頭思潮起伏，當真亦是「芳心只共絲爭亂」。只聽得歌聲漸漸遠去，唱的是歐陽修另一首「蝶戀花」詞，一陣風吹來，隱隱送來兩句：「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歌聲甫歇，便是一陣格格嬌笑。

　　那道姑一聲長歎，提起左手，瞧著染滿了鮮血的手掌，喃喃自語：「那又有什麼好笑？小妮子只是瞎唱，渾不解詞中相思之苦、惆悵之意。」

　　在那道姑身後十餘丈處，一個青袍長鬚的老者也是一悄直立不動，只有當「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那兩句傳到之時，發出一聲極輕極輕的歎息。」

　　小船在碧琉璃般的湖面上滑過，舟中五個少女中三人十五六歲上下，另外兩個都只九歲。兩個幼女是中表之親，表姊姓程，單名一個英字，表妹姓陸，名無雙。兩人相差半歲。

　　三個年長少女唱著歌兒，將小舟從荷葉叢中蕩將出來。程英道：「表妹你瞧，這位老伯伯還在這兒。」說著伸手指向垂柳下的一人。

　　那人滿頭亂髮，鬍鬚也是蓬蓬鬆鬆如刺蝟一般，鬚髮油光烏黑，照說年紀不大，可是滿臉皺紋深陷，卻似七八十歲老翁，身穿藍布直綴，頸中掛著個嬰兒所用的錦緞圍涎，圍涎上繡著幅花貓撲蝶圖，已然陳舊破爛。

　　陸無雙道：「這怪人在這兒坐了老半天啦，怎麼動也不動？」程英道：「別叫怪人，要叫『老伯伯』。你叫他怪人，他要生氣的。」陸無雙笑道：「他還不怪嗎？這麼老了，頭頸裡卻掛了個圍涎。他生了氣，要是鬍子都翹了起來，那才好看呢。」從小舟中拿起一個蓮蓬，往那人頭上擲去。

　　小舟與那怪客相距數丈，陸無雙年紀雖小，手上勁力竟自不弱，這一擲也是甚準。程英叫了聲：「表妹！」待要阻止，已然不及，只見那蓮蓬逕往怪客臉上飛去。那怪客頭一仰，已咬住蓮蓬，也不伸手去拿，舌頭卷處，咬住蓮蓬便大嚼起來。五個少女見他竟不剝出蓮子，也不怕苦澀，就這麼連瓣連衣的吞吃，互相望了幾眼，忍不格格而笑，一面划船近前，走上岸來。

　　程英走到那人身邊，拉一拉他衣襟，道：「老伯伯，這樣不好吃的。」從袋裡取出一個蓮蓬，劈開蓮房，剝出十幾顆蓮子，再將蓮子外的青皮撕開，取出蓮子中苦味的芯兒，然後遞在怪客手裡。那怪客嚼了幾口，但覺滋味清香鮮美，與適才所吃的大不相同，裂嘴向程英一笑，點了點頭。程英又剝了幾枚蓮子遞給他。那怪客將蓮子拋入口中，一陣亂嚼，仰天說：「跟我來？」說著大踏步向西便走。

　　陸無雙一拉程英的手，道：「表姊，咱們跟他去。」三個女伴膽小，忙道：「快回家去罷，別走遠了惹你娘罵。」陸無雙肩肩嘴扮個鬼臉，見那怪客走得甚快，說道：「你不來算啦。」放脫表姊的手，向前追去。程英與表妹一同出來玩耍，不能撇下她自歸，只得跟去。那三個女伴雖比她們大了好幾歲，但個個怕羞膽怯，只叫了幾聲，便見那怪客與程陸二人先後走入了桑樹後。

　　那怪客走得甚快，見程陸二人腳步小跟隨不上，先還停步等了幾次，到後來不耐煩起來，突然轉身，長臂伸處，一手一個，將兩個女孩兒挾在腋下，飛步而行。二女只聽耳邊風聲颯然，路上的石塊青草不住在眼前移動。陸無雙害怕起來，叫道：「放下我，放下我！」那怪客那裡理她，反而走得更快了。陸無雙仰起頭來，張口往他手掌緣上猛力咬去。那怪客手掌一碰，只把她牙齒撞得隱隱生痛。陸無雙只得鬆開牙齒，一張嘴可不閒著，拚命的大叫大嚷。程英卻是默不作聲。

　　那怪客又奔一陣，將二人放下地來。當地是個墳場。程英的小臉嚇成慘白，陸無雙卻脹得滿臉通紅。程英道：「老伯伯，我們要回家了，不跟你玩啦！」

　　那怪客兩眼瞪視著她，一言不發。程英見他目光之中流露出一股哀愁淒惋、自憐自傷的神色，不自禁的起了同情之心，輕輕道：「要是沒人陪你玩，明天你再到湖邊來，我剝蓮子給你吃。」那怪客歎道：「是啊，十年啦，十年來都沒人陪我玩。」突然間目現凶光，惡狠狠的道：「何沅君呢？何沅君到那裡去了？」

　　程英見他突然間聲色俱厲，心裡害怕，低聲道：「我……我……我不知道。」那怪客抓住她手臂，將她身子搖了幾搖，低沉著嗓子道：「何沅君呢？」程英給他嚇得幾欲哭了出來，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卻始終沒有流下。那怪客咬牙切齒的道：「哭啊，哭啊！你幹麼不哭？哼，你在十年前就是這樣。我不准你嫁給他，你說不捨得離開我，可是非跟他走不可。你說感激我對你的恩情，離開我心裡很是難過，呸！都是騙人的鬼話。你要是真的傷心，又為什麼哭？」

　　他狠狠的凝視著程英。程英早給嚇得臉無人色，但淚水總是沒掉下來。那怪客用力搖幌她身子。程英牙齒咬住嘴唇，心中只說：「我不哭，我不哭！」那怪客道：「哼，你不肯為我掉一滴眼淚，連一滴眼淚也捨不得，我活著還有什麼用？」猛然放脫程英，雙腿一彎，矮著身子，往身旁一塊墓碑上撞去，砰的一聲，登時暈了過去，倒在地下。

　　陸無雙叫道：「表姊，快逃。」拉著程英的手轉身便走。程英奔出幾步，只見怪客頭上泊泊冒血，心中不忍，道：「老伯伯別撞死啦，瞧瞧他去。」陸無雙道：「死了，那不變了鬼麼？」程英吃了一驚，既怕他變鬼，又怕他忽然醒轉，再抓住自己說些古里古怪的瘋話，可是見他滿臉鮮血，實在可憐，自己安慰自己：「老伯伯不是鬼，我不怕，他不會再抓我。」一步步的緩緩走近，叫道：「老伯伯，你痛麼？」

　　怪客呻吟了一聲，卻不回答。程英膽子大了些，取手帕給他按住傷口。但他這一撞之勢著實猛惡，頭上傷得好生厲害，轉瞬之間，一條手帕就給鮮血浸透。她用左手緊緊按住傷口，過了一會，鮮血不再流出。怪客微微睜眼，見程英坐在身旁，歎道：「你又救我作甚？還不如讓我死了乾淨。」程英見他醒轉，很是高興，柔聲道：「你頭上痛不痛？」怪客搖搖頭，淒然道：「頭上不痛，心裡痛。」程英聽得奇怪，心想：「怎麼頭上破了這麼一大塊，反而頭上不痛心裡痛？」當下也不多問，解下腰帶，給他包紮好了傷處。

　　怪客歎了口氣，站起身來，道：「你是永不肯再見我的了，那麼咱們就這麼分手了麼？你一滴眼淚也不肯為我流麼？」程英聽他這話說得傷心，又見他一張醜臉雖然鮮血斑斑的甚是怕人，眼中卻滿是求懇之色，不禁心中酸楚，兩道淚水奪眶而出。怪客見到她的眼淚，臉上神色又是歡喜，又是淒苦，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程英見他哭得心酸，自己眼淚更如珍珠斷線般從臉頰上滾將下來，輕輕伸出雙手，摟住了他的脖子。陸無雙見他二人莫名其妙的摟著痛哭，一股笑意竟從心底直透上來，再也忍耐不住，縱聲哈哈大笑。

　　那怪客聽到笑聲，仰天歎道：「是啊，嘴裡說永遠不離開我，年紀一大，便將過去的說話都忘了，只記著這個新相識的小白臉。你笑得可真開心啊！」低頭仔細再瞧程英，說道：「是的，是的，你是阿沅，是我的小阿沅。我不許你走，不許你跟那小白臉畜生走。」說著緊緊抱住了程英。

　　陸無雙見他神情激動，卻也不敢再笑了。

　　怪客道：「阿沅，我找到你啦。咱們回家去罷，你從今以後，永遠跟著爹爹在一起。」程英道：「老伯伯，我爹爹早死了。」怪客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你的義父啊，你不認得了嗎？」程英微微搖頭，道：「我沒有義父。」怪客大叫一聲，狠狠將她推開，喝道：「阿沅，你連義父也不認了？」程英道：「老伯伯，我叫程英，不是你的阿沅。」

　　那怪客喃喃的道：「你不是阿沅？不是我的阿沅？」呆了半晌，說道：「嗯，二十多年之前，阿沅才似你這般大。現今阿沅早長大啦，早大得不要爹爹啦。她心眼兒中，就只陸展元那小畜生一個。」陸無雙「啊」的一聲，道：「陸展元？」

　　怪客雙目瞪視著她，問道：「你認得陸展元，是不是？」陸無雙微微笑道：「我自然認得，他是我大伯。」那怪客突然滿臉都是狠戾之色，伸手抓住陸無雙兩臂，問道：「他……他……這小畜生在那裡？快帶我去找他。」陸無雙甚是害怕，臉上卻仍是帶著微笑，顫聲道：「我大伯住得很近，你真的要去找他？嘻嘻！」怪客道：「是，是！我在嘉興已整整找了三天，就是要找這小畜生算帳。小娃娃，你帶我去，老伯伯不難為你。」語氣漸轉柔和，說著放開了手掌。陸無雙右手撫摸左臂，道：「我給你得抓得好痛，我大伯住在那裡忘記了。」

　　那怪客雙眉直豎，便欲發作，隨即想到欺侮這樣一個小女孩甚是不該，醜陋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伸手入懷，道：「是公公不好，給你陪不是啦。公公給糖糖你吃。」可是一隻手在懷裡伸不出來，顯是摸不到什麼糖果。

　　陸無雙拍手笑道：「你沒糖，說話騙人，也不害羞。好罷，我跟你說，我大伯就住在那邊。」手指遠處兩株高聳的大槐樹，道：「就在那邊。」

　　怪客長臂伸出，又將兩人挾在腋下，飛步向雙槐樹奔去。他急衝直行，遇到小溪阻路，蹤躍即過。片刻之間，三人已到了雙槐之旁。那怪客放下兩人，卻見槐樹下赫然並列著兩座墳墓，一座墓碑上寫著「陸公展元之墓」六字，另一碑下則是「陸門何夫人之墓」七字。墓畔青草齊膝，顯是安葬已久。

　　怪客呆呆望著墓碑，自言自語：「陸展元這小畜生死了？幾時死的？」陸無雙笑嘻嘻的道：「死了有三年啦。」

　　那怪客冷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只可惜我不能親手取他狗命。」說著仰天哈哈大笑。笑聲遠遠傳了出去，聲音中充滿哀愁憤懣，殊無歡樂之意。

　　此時天色向晚，綠楊青草間已籠上淡淡煙霧。陸無雙拉拉表姊的衣袖，低聲道：「咱們回去罷。」那怪客道：「小白臉死了，阿沅還在這裡幹麼？我要接她回大理去。喂，小娃娃，你帶我去找你……找你那個死大伯的老婆去。」陸無雙向墓碑一指，道：「你不見嗎？我大媽也死了。」

　　怪客縱身躍起，叫聲如雷，猛喝：「你這話是真是假？她，她也死了？」陸無雙臉色蒼白，顫聲道：「爹爹說的，我大伯死了之後，大媽跟著也死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別嚇我，我怕！」怪客捶胸大叫：「她死了，她死了？不會的，你還沒見過我面，決不能死。我跟你說過的，十年之後我定要來見你。你……你怎麼不等我？」

　　他狂叫猛跳，勢若瘋虎，突然橫腿掃出，喀的一聲，將右首那株大塊樹只踢得不住搖幌，枝葉簌簌作響。程英和陸無雙手拉著手，退得遠遠的，那敢近前？只見他忽地抱住那株槐樹用力搖幌，似要拔將起來。但那槐樹幹粗枝密，卻那裡拔得它起？他高聲大叫：「你親口答應的，難道就忘了嗎？你說定要和我再見一面。怎麼答應的事不算數？」喊到後來，聲音漸漸嘶啞。他蹲下身子，雙手運勁，頭上熱氣緩緩冒起，有如蒸籠，手臂上肌肉虯結，弓身拔背，猛喊一聲：「起！」那槐樹始終未能拔起，可是喀喇一聲巨響，竟爾從中斷為兩截。他抱著半截槐樹發了一陣呆，輕聲道：「死了，死了！」舉起來奮力擲出，半截槐樹遠遠飛了出去，有如在半空張了一柄傘。

　　他呆立墓前，喃喃的道：「不錯，陸門何夫人，那就是阿沅了。」眼睛一花，兩塊石碑幻成了兩個人影。一個是拈花微笑、明眸流盼的少女，另一個卻是長身玉立、神情瀟的少年。兩人並肩而立。

　　那怪客睜眼罵道：「你誘拐我的乖女兒，我一指點死你。」伸出右手食指，欺身直進，猛往那少年胸口點去，突覺食指劇痛，幾欲折斷，原來這一指點中了石碑，那少年的身影卻隱沒不見了。怪客大怒，罵道：「你逃到那裡去？」左掌隨著擊出，一掌雙發，拍拍兩響，都擊在碑上。他愈打愈怒，掌力也愈來愈是凌厲，打得十餘掌，手掌上已是鮮血淋漓。

　　程英心中不忍，勸道：「老伯伯，別打了，你可打痛了自己的手。」那怪客哈哈大笑，叫道：「我不痛，我要打死陸展元這小畜生。」

　　他正自縱身大笑，笑聲忽爾中止，呆了一呆，叫道：「我非見你的面不可，非見你的面不可。」雙手猛力探出，十根手指如錐子般插入了那座「陸門何夫人」墳墓的墳土之中，待得手臂縮回，已將墳土抓起了兩大塊。只見他兩隻手掌有如鐵鏟，隨起隨落，將墳土一大塊一大塊的剷起。

　　程陸二人嚇得臉無人色，不約而同的轉身便逃。那怪客全神貫注的挖墳，渾沒留意。二人急奔一陣，直到轉了好幾個彎，不見怪客追來，這才稍稍放心。二人不識途徑，沿路向鄉人打聽，直到天色大黑，方進陸家莊大門。

　　陸無雙張口直嚷：「不好啦，不好啦！爸爸、媽媽快來，那瘋子在挖大伯大媽的墳！」飛跑著進大廳，只見父親陸立鼎正抬起了頭，呆呆的望著牆壁。

　　程英跟著進廳，和陸無雙順著他眼光瞧去，卻見牆上印著三排手掌印，上面兩個，中間兩個，下面五個，共是九個。每個掌印都是殷紅如血。

　　陸立鼎聽著女兒叫嚷，忙問：「你說什麼？」陸無雙叫道：「那個瘋子在挖大伯大媽的墳。」陸立鼎一驚，站起身來，喝道：「胡說！」程英道：「姨丈，是真的啊。」陸立鼎知道自己女兒刁鑽頑皮，精靈古怪，但程英卻從不說謊，問道：「什麼事？」陸無雙咭咭咯咯的將適才的事說了一遍。

　　陸立鼎心知不妙，不待她說完，從壁上摘下單刀，朝兄嫂墳上急奔而去。奔到墳前，只見不但兄嫂的墳墓已被破，連二人的棺木也都打開了。當他聽到女兒說起有人挖墳，此事原在意料之中，但親眼見到，仍是不禁心中怦怦亂跳。棺中屍首卻已蹤影全無，棺木中的石灰、紙筋、棉墊等已凌亂不堪。他定了定神，只見兩具棺木的蓋上留著許多鐵器嶄鑿印痕、不由得既悲且憤、又驚又疑，剛才沒細問女兒，不知這盜屍惡賊跟兄嫂有何深仇大怨，在他們死後尚來毀屍洩憤？當即提刀追趕。

　　他一身武功都是兄長陸展元所傳，生性淡泊，兼之家道殷實，一生席豐履厚，從不到江湖上行走，可說是全無閱歷，又乏應變之才，不會找尋盜屍賊的蹤跡，兜了個圈子後又回到墳前，更無半點主意，呆了半晌，只得回家。

　　他走進大廳，坐在椅中，順手將單刀拄在椅邊，望著牆上的九個血手印呆呆出神。心中只是想：「哥哥臨死之時曾說，他有個仇家，是個道姑，名叫李莫愁，外號『赤練仙子』，武功既高，行事又是心狠手辣。預料在他成親之後十年要來找他夫妻報仇。那時他說：『我此病已然不治，這場冤仇，那赤練仙子是報不成的了。在過三年，便是她來報仇之期，你無論如何要勸你嫂子遠遠避開。』我當時含淚答應，不料嫂子在我哥哥逝世當晚便即自刎殉夫。哥哥已去世三年，算來正是那道姑前來報仇之期，可是我兄嫂既已去世，冤仇什麼的自也一筆勾銷，那道姑又來幹什麼？哥哥又說，那道姑殺人之前，往往先在那人家中牆上或是門上印上血手印，一個手印便殺一人。我家連長工婢女總共也不過七人，怎地她印上了九個手印？啊，是了，她先印上血手印，才得知我兄嫂已死，便再派人去掘墳盜屍？這……這女魔頭當真惡毒……我今日一直在家，這九個血手印卻是幾時印下的？如此神不知鬼不覺的下手，此人……此人……」想到此處，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背後腳步細碎，一雙柔軟的小手蒙住了他雙眼，聽得女兒的聲音說道：「爹爹，你猜我是誰？」這是陸無雙自小跟父親玩慣了的玩意，她三歲時伸手蒙住父親雙目，說：「爹爹，你猜我是誰？」令父母大笑了一場，自此而後，每當父親悶悶不樂，她總是使這法兒引他高興。陸立鼎縱在盛怒之下，被愛女這麼一逗，也必怒氣盡消。但今日他卻再無心思與愛女戲要，拂開她雙手，道：「爹爹沒空，你到裡面玩去！」

　　陸無雙一呆，她自小得父母愛寵，難得見他如此不理睬自己，小嘴一撅，要待撒嬌跟父親不依，只見男僕阿根匆匆進來，垂手稟道：「少爺，外面來了客人。」陸立鼎揮揮手道：「你說我不在家。」阿根道：「少爺，那大娘不是要見你，是過路人要借宿一晚。」陸立鼎驚道：「什麼？是娘們？」阿根道：「是啊，那大娘還帶了兩個孩子，長得怪俊的。」陸立鼎聽說那女客還帶著兩個孩子，稍稍放心，道：「她不是道姑？」阿根搖搖頭道：「不是。穿得乾乾淨淨的，瞧上去倒是好人家的大娘。」陸立鼎道：「好罷，你招呼她到客房安息，飯菜相待就是。」阿根答應著去了。陸無雙道：「我也瞧瞧去。」隨後奔出。

　　陸立鼎站起身來，正要入內與娘子商議如何應敵，陸二娘已走到廳上。陸立鼎將血手印指給她看，又說了墳破屍失之事。陸二娘皺眉道：「兩個孩子送到那裡去躲避？」陸立鼎指著牆上血印道：「兩個孩子也在數內，這魔頭既按下了血手印，只怕輕易躲避不了。嘿，咱兩個枉自練了這些年武功，這人進出我家，我們沒半點知覺，這……這……」陸二娘望著白牆，抓住椅背，道：「為什麼九個指印？咱們家裡可只有七口。」

　　她兩句話出口，手足酸軟，怔怔的望著丈夫，竟要流下淚來。陸立鼎伸手扶住她臂膀，道：「娘子，事到臨頭，也不必害怕。上面這兩個手印是要給哥哥和嫂子的，下面兩個自然是打在你我身上了。第三排的兩個，是對付無雙和小英。最後三個，打的是阿根和兩名丫頭。嘿嘿，這才叫血濺滿門啊。」陸二娘顫聲道：「哥哥嫂子？」陸立鼎道：「不知這魔頭跟哥哥嫂子有什麼大仇，兄嫂死了，她仍要派人從墳裡掘出他們遺體來折辱。」陸二娘道：「你說那瘋子是她派來的？」陸立鼎道：「這個自然。」陸二娘見他滿臉汗水塵土，柔聲道：「回房去擦個臉，換件衣衫，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陸立鼎站起身來，和她並肩回房，說道：「娘子，陸家滿門今日若是難逃一死，也讓咱們死得不墮了兄嫂的威名。」陸二娘心中一酸，道：「二爺說得是。」兩人均想，陸立鼎雖然藉藉無名，他兄長陸展元、何沅君夫婦卻是俠名震於江湖，嘉興陸家莊的名頭在武林中向來是無人膽敢小覷的。

　　二人走到後院，忽聽得東邊壁上喀的一響，高處有人。陸立鼎搶上一步，擋住妻子身前，抬頭看時，卻見牆頭上坐著一個男孩，伸手正去摘凌霄花。又聽牆腳邊有人叫道：「小心啦，莫掉下來。」原來程英、陸無雙和一個男孩守在牆邊花叢之後。陸立鼎心想：「這兩個孩兒，想是來借宿那家人的，怎麼如此頑皮？」

　　牆頭那男孩摘了一朵花。陸無雙叫道：「給我，給我！」那男孩一笑，卻向程英擲去。程英伸手接過，遞給表妹。陸無雙惱了，拿過花兒丟在地下，踏了幾腳，嗔道：「希罕麼？我才不要呢。」陸氏夫婦見孩兒們玩得起勁，全不知一場血腥大禍已迫在眉睫，歎了口氣，同進房中。

　　程英見陸無雙踏壞花朵，道：「表妹，你又生什麼氣啦？」陸無雙小嘴撅起，道：「我不要他的，我自己采。」說著右足一點，身子躍起，已抓住一根花架上垂下來的紫籐，這麼一借力，又躍高數尺，逕往一株銀桂樹的枝幹上竄去。牆頭那男孩拍手喝采，叫道：「到這裡來！」陸無雙雙手拉著桂花樹枝，在空中蕩了幾下，鬆手放樹，向著牆頭撲去。

　　以她所練過的這一點微末輕功，這一撲實是大為危險，只是她氣惱那男孩把花朵拋給表姊而不給自己，女孩兒家在生人面前要強好勝，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從空中飛躍過去。那男孩吃了一驚，叫道：「留神！」伸手相接。他若不伸出手去，陸無雙原可攀到牆頭，但在半空中見到男孩要來相拉，叱道：「讓開！」側身要避開他雙手。那空中轉身之技是極上乘的輕功，她曾見父親使過，但連她母親也不會，她一個小小女孩又怎會使？這一轉身，手指已攀不到牆頭，驚叫一聲「啊喲」直墮下來。

　　牆腳下那男孩見她跌落，飛步過來，伸手去接。牆高一丈有餘，陸無雙身子雖輕，這一跌下來力道可是甚大，那男孩一把抱住了她腰身，兩人重重的一齊摔倒。只聽喀喀兩響，陸無雙左腿腿骨折斷，那男孩的額角撞在花壇石上，登時鮮血噴出。

　　程英與另一個男孩見闖了大禍，忙上前相扶。那男孩慢慢站起身來，按住額上創口，陸無雙卻已暈了過去。程英抱住表妹，大叫：「姨丈，阿姨，快來！」

　　陸立鼎夫婦聽得叫聲，從房中奔出，見到兩個孩子負傷，又見一個中年婦人從西廂房快步出來，料想是那前來借宿的女子。只見她搶著抱起陸無雙與那男孩走向廳中，她不替孩子止血，卻先給陸無雙接續斷了的腿骨。陸二娘取過布帕，給那男孩頭上包紮了，過去看女兒腿傷。

　　那婦人在陸無雙斷腿內側的「白海穴」與膝後「委中穴」各點一指，止住她的疼痛，雙手持定斷腿兩邊，待要接骨。陸立鼎見她出手利落，點穴功夫更是到家，心中疑雲大起，叫道：「大娘是誰？光臨舍下有何指教？」那婦人全神貫注的替陸無雙接骨，只嗯了幾聲，沒答他問話。

　　就在此時，忽然屋頂上有人哈哈一笑，一個女子聲音叫道：「但取陸家一門九口性命，餘人快快出去。」那婦人正在接骨，猛聽得屋頂上呼喝之聲，吃了一驚，不自禁的雙手一扭，喀的一聲，陸無雙劇痛之下，大叫一聲，又暈了過去。

　　各人一齊抬碩，只見屋簷邊站著一個少年道姑，月光映在她臉上，看來只有十五六歲年紀，背插長劍，血紅的劍絛在風中獵獵作響。陸立鼎朗聲道：「在下陸立鼎。你是李仙姑門下的麼？」

　　那小道姑嘴角一歪，說道：「你知道就好啦！快把你妻子、女兒，婢僕盡都殺了，然後自盡，免得我多費一番手腳。」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不徐不疾，竟是將對方半點沒放在眼裡。

　　陸立鼎聽了這幾句話只氣得全身發顫，說道：「你……你……」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待要躍上與她廝拚，卻想對方年幼，又是女子，可不便當真跟她動手，正躊躇間，忽覺身旁有人掠過，那前來借宿的婦人已縱身上屋，手挺長劍，與那小道姑鬥在一起。

　　那婦人身穿灰色衫裙，小道姑穿的是杏黃道袍，月光下只見灰影與黃影盤旋飛舞，夾雜著三道寒光，偶而發出幾下兵刃碰撞之聲。陸立鼎武功得自兄長親傳，雖然從無臨敵經歷，眼光卻是不弱，於兩人劍招瞧得清清楚楚。見小道姑手中一柄長劍守忽轉攻，攻倏變守，劍法甚是凌厲。那婦人凝神應敵，乘隙遞出招數。陡然間聽得錚的一聲，雙劍相交，小道姑手中長劍飛向半空。她急躍退後，俏臉生暈，叱道：「我奉師命來殺陸家滿門，你是什麼人，卻來多管閒事？」

　　那婦人冷笑道：「你師父若有本事，就該早尋陸展元算帳，現下明知他死了，卻來找旁人的晦氣，羞也不羞？」小道姑右手一揮，三枚銀針激射而出，兩枚打向那婦人，第三枚卻射向站在天井中的陸立鼎。這一下大是出人意外，那婦人揮劍擊開，陸立鼎低聲怒叱，伸兩指鉗住了銀針。

　　小道姑微微冷笑，翻身下屋，只聽得步聲細碎，飛快去了。那婦人躍回庭中，見陸立鼎手中拿著銀針，忙道：「快放下！」陸立鼎依言擲下。那婦人揮劍割斷自己一截衣帶，立即將他右手手腕牢牢縛住。

　　陸立鼎嚇了一跳，道：「針上有毒？」那婦人道：「劇毒無比。」當即取出一粒藥丸給他服下。陸立鼎只覺食中兩指麻木不仁，隨即腫大。那婦人忙用劍尖劃破他兩根手指的指心，但見一滴滴的黑血滲了出來。陸立鼎大駭，心道：「我手指又未破損，只碰了一下銀針就如此厲害，若是給針尖剌破一點，那裡還有命在？」當下向那婦人施了一禮，道：「在下有眼不識泰山，不敢請問大娘高姓。」

　　那婦人道：「我家官人姓武，叫作武三通。」陸立鼎一凜，說道：「原來是武三娘子。聽說武前輩是雲南大理一燈大師的門下，不知是否？」武三娘道：「正是。一燈大師是我家官人的師父。小婦人從官人手裡學得一些粗淺武藝，當真是班門弄斧，可教陸爺見笑了。」陸立鼎連聲稱謝援手之德。他曾聽兄長說起，生平所見武學高手，以大理一燈大師門下的最是了得：一燈大師原為大理的國君，避位為僧後有「漁樵耕讀」四大弟子隨侍，其中那農夫名叫武三通，與他兄長頗有嫌隙，至於如何結怨，則未曾明言。可是武三娘不與己為敵，反而出手逐走赤練仙子的弟子，此中緣由實在難以索解。

　　各人回進廳堂。陸立鼎將女兒抱在懷內，見她已然甦醒，臉色慘白，但強自忍痛，竟不哭泣，不禁甚是憐惜。武三娘歎道：「這女魔頭的徒兒一去，那魔頭立即親至。陸爺，不是我小看於你，憑你夫婦兩人，再加上我，萬萬不是那魔頭的對手。但我瞧逃也無益，咱們聽天由命，便在這兒等她來罷！」

　　陸二娘問道：「這魔頭到底是何等樣人？和咱家又有什麼深仇大怨？」武三娘向陸立鼎望了一眼，道：「難道陸爺沒跟你說過？」陸二娘道：「他說只知此事與他兄嫂有關，其中牽涉到男女情愛，他也並不十分明白。」

　　武三娘歎了口氣道：「這就是了。我是外人，說一下不妨。令兄陸大爺十餘年前曾去大理。那魔頭赤練仙子李莫愁現下武林中人聞名喪膽，可是十多年前卻是個美貌溫柔的好女子，那時也並未出家。也是前生的冤孽，她與令兄相見之後，就種下了情苗。後來經過許多糾葛變故，令兄與令嫂何沅君成了親。說到令嫂，卻又不得不提拙夫之事。此事言之有愧，但今日情勢緊迫，我也只好說了。這個何沅君，本來是我們的義女。」

　　陸立鼎夫婦同時「啊」的一聲。

　　武三娘輕撫那受傷男孩的肩膀，眼望燭火，說道：「令嫂何沅君自幼孤苦，我夫婦收養在家，認作義女，對她甚是憐愛。後來她結識了令兄，雙方情投意合，要結為夫婦。拙夫一來不願她遠嫁，二來又是固執得緊，說江南人狡猾多詐，十分靠不住，無論如何不肯答允。阿沅卻悄悄跟著令兄走了。成親之日，拙夫和李莫愁同時去跟新夫婦為難。喜宴座中有一位大理天龍寺的高僧，出手鎮住兩人，要他們衝著他的面子，保新夫婦十年平安。拙夫與李莫愁當時被迫答應十年內不跟新夫婦為難。拙夫憤激過甚，此後就一直瘋瘋癲癲，不論他的師友和我如何相勸，總是不能開解，老是算算這十年的日子。屈指算來，今日正是十年之期，想不到令兄跟阿沅……唉，卻連十年的福也亨不到。」說著垂下頭來，神色淒然。

　　陸立鼎道：「如此說來，掘墳盜我兄嫂遺體的，便是尊夫了。」武三娘深有慚色，道：「剛才聽府上兩位小姐說起，那確是拙夫。」陸立鼎怫然道：「尊夫這等行逕，可大大的不是了。這本來也不是什麼怨仇，何況我兄嫂已死，就算真有深仇大怨，也是一了百了，卻何以來盜他遺體，這算什麼英雄好漢？」論到輩份，武氏夫婦該是尊長，但陸立鼎心下憤怒，說話間便不敘尊卑之禮。武三娘歎道：「陸爺責備得是，拙夫心智失常，言語舉止，往往不通情理。我今日攜這兩個孩兒來此，原是防備拙夫到這裡來胡作非為。當今之世，只怕也只有我一人，他才忌憚三分了。」說到這裡，向兩個孩子道：「向陸爺陸二娘叩頭，代你爹爹謝罪。」兩個孩子拜了下去。

　　陸二娘忙伸手扶起，問起名字，那摔破額角的叫做武敦儒，是哥哥，弟弟叫做武修文。兩人相差一歲，一個十二，一個十一，武學名家的兩個兒子，卻都取了個斯文名字。武三娘言道，他夫婦中年得子，深知武林中的險惡，盼望兒子棄武學文，可是兩個孩兒還是好武，跟他們的名字沾不上邊兒。

　　武三娘說了情由，黯然歎息，心想：「這番話只能說到這裡為止，別的話卻是不足為外人道了。」原來何沅君長到十七八歲時，亭亭玉立，嬌美可愛，武三通對她似乎已不純是義父義女之情。以他武林豪俠的身份，自不能有何逾份的言行，本已內心鬱結，突然見她愛上了一個江南少年，竟是狂怒不能自已。至於他說「江南人狡猾多詐，十分靠不住」，除了敵視何沅君的意中人外，也因當年受黃蓉的欺騙，替郭靖托下壓在肩頭的黃牛、大石，弄得不能脫身，雖然後來與靖蓉二人和解了，但「江南人狡猾多詐」一節，卻是深印腦中。

　　武三娘又道：「萬想不到拙夫沒來，那赤練仙子卻來尋府上的晦氣……」說到此處，忽聽屋上有人叫道：「儒兒，文兒，給我出來！」這聲音來得甚是突然，絲毫不聞屋瓦上有腳步之聲，便忽然有人呼叫。陸氏夫婦同時一驚，知是武三通到了。程英與陸無雙也認出是吃蓮蓬怪客的聲音。

　　只見人影幌動，武三通飛身下屋，一手一個，提了兩個兒子上屋而去。武三娘大叫：「喂，喂，你來見過陸爺、陸二娘，你取去的那兩具屍體呢？快送回來……」武三通全不理會，早去得遠了。

　　他亂跑一陣，奔進一座樹林，忽然放下修文，單單抱著敦儒，走得影蹤不見，竟把小兒子留在樹林之中。

　　武修文大叫：「爸爸，爸爸！」見父親抱著哥哥，早已奔出數十丈外，只聽得他遠遠叫道：「你等著，我回頭再來抱你。」武修文知道父親行事向來顛三倒四，倒也不以為異。黑夜之中一個人在森林裡雖然害怕，但想父親不久回來，當下坐在樹邊等待。過得良久，父親始終不來，他自言自語：「我找媽去！」向著來陸摸索回去。

　　那知江南鄉間阡陌縱橫，小路彎來繞去，縱在白日也是難認，何況黑夜之中？他越走道路越是狹窄，數次踏入了田中，雙腳全是爛泥。到後來竟摸進了一片樹林之中，腳下七高八低，望出來黑漆一團。他急得想哭，大叫：「爸爸，爸爸！媽媽，媽媽！」靜夜中那裡有人答應？卻聽得咕噓、咕噓幾聲，卻是貓頭鷹的啼聲。他曾聽人言道，貓頭鷹最愛數人眉毛的根數。若是被它數得清楚，立即斃命，當即伸指沾了唾液，沾濕眉毛，好教貓頭鷹難以計數。但貓頭鷹還是不住啼鳴，他靠在樹幹上伸指緊緊掀住雙眉，不敢稍動，心中只是怦怦亂跳，過了一會，終於合眼睡著了。

　　睡到天明，迷糊中聽得頭頂幾下清亮高亢的啼聲，他睜開眼來，抬頭望去，只見兩隻極大的白色大鷹正在天空盤旋翱翔，雙翅橫展，竟達丈許。他從未見過這般大鷹，凝目注視，只覺又是奇怪，又是好玩，叫道：「哥哥，快來看大鷹！」一時沒想到只自己孤身一人，自來形影不離的哥哥卻已不在身邊。

　　忽聽得背後兩聲低嘯，聲音嬌柔清脆，似出於女孩子之口。兩隻大鷹又盤旋了幾個圈子，緩緩下降。武修文回過頭來，只見樹後走出一個女孩，向天空招手，兩隻大鷹斂翅飛落，站在她的身畔。那女孩向武修文望了一眼，撫摸兩隻大鷹之背，說道：「好雕兒，乖雕兒。」武修文心想：「原來這兩隻大鷹是雕兒。」但見雙雕昂首顧盼，神駿非常，站在地下比那女孩還高。

　　武修文走近說道：「這兩隻雕兒是你家養的麼？」那女孩小嘴微撅，做了個輕蔑神色，道：「我不認得你，不跟你玩。」武修文也不以為忤，伸手去摸雕背。那女孩一聲輕哨，那雕兒左翅突然掃出，勁力竟是極大，武修文沒提防，登時摔了個觔斗。

　　武修文打了個滾站起，望著雙雕，心下好生羨慕，說道：「這對雕兒真好，肯聽你話。我回頭要爹爹也去捉一對來養了玩。」那女孩道：「哼，你爹爹捉得著麼？」武修文連討三個沒趣，訕訕的很是不好意思，定睛瞧時，只見她身穿淡綠羅衣，頸中掛著一串明珠，臉色白嫩無比，猶如奶油一般，似乎要滴出水來，雙目流動，秀眉纖長。武修文雖是小童，也覺她秀麗之極，不由自主的心生親近之意，但見她神色凜然，卻又不禁感到畏縮。

　　那女孩右手撫摸雕背，一雙眼珠在武修文身上滾了一轉，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一個兒出來玩？」武修文道：「我叫武修文，我在等我爹爹啊。你呢？你叫什麼？」那女孩扁了扁小嘴，哼的一聲，道：「我不跟野孩子玩。」說著轉身便走。武修文呆了一呆，叫道：「我不是野孩子。」一邊叫，一邊隨後跟去。

　　他見那女孩約莫比自己小著兩三歲，人矮腿短，自己一發足便可追上，那知他剛展開輕功，那女孩腳步好快，片刻間已奔出數丈，竟把他遠遠拋在後面。她再奔幾步，站定身子，回頭叫道：「哼，你追得著我麼？」武修文道：「自然追得著。」立即提氣急追。

　　那女孩回頭又跑，忽然向前疾衝，躲在一株松樹後面。武修文隨後跟來，那女孩瞧他跑得近了，陡然間伸出左足，往他小腿上絆去。武修文全沒料到，登時向前跌出。他忙使個「鐵樹樁」想定住身子，那女孩右足又出，向他臀部猛力踢去。武修文一交直摔下去，鼻子剛好撞在一塊小尖石上，鼻血流出，衣上點點斑斑的儘是鮮血。

　　那女孩見血，不禁慌了，登時沒做理會處，只想拔足逃走，忽然身後有人喝道：「芙兒，你又在欺侮人了，是不是？」那女孩並不回頭，辯道：「誰說的？他自己摔交，管我什麼事？你可別跟我爹亂說。」武修文按住鼻子，其實也不很疼，只是見到滿手鮮血，心下驚慌。他聽得女孩與人說話，轉過身來，見是個撐著鐵拐的跛足老者。那人兩鬢如霜，形容枯槁，雙眼翻白，是個瞎子。

　　只聽他冷笑道：「你別欺我瞧不見，我什麼都聽得清清楚楚。你這小妞兒啊，現下已經這樣壞，大了瞧你怎麼得了？」那女孩過去挽住他的手臂，央求道：「大公公，你別跟我爹爹說，好不好？他摔出了鼻血，你給他治治啊！」

　　那老者踏上一步，左手抓住武修文手臂，右手伸指在他鼻旁「聞香穴」掀了幾掀。武修文鼻血本已漸止，這麼幾掀，就全然不流了，只覺那老者五根手指有如鐵鉗，又長又硬，緊緊抓著自己手臂，心中害怕起來，微微一掙，竟是動也不動，當下手臂一縮一圈，使出母親所授的小擒拿手功夫，手掌打個半圈，向外逆翻。那老者沒料到這小小孩童竟有如此巧妙手法，被他一翻之下，竟爾脫手，「噫」的一聲輕呼，隨即又抓住了他手腕。武修文運勁欲再掙扎，卻怎麼也掙不脫了。

　　那老者道：「小兄弟別怕，你姓什麼？」武修文道：「我姓武。」那老者道：「你說話不是本地口音，從那裡來的？你爹媽呢？」說著放鬆了他手腕。武修文想起一晚沒見爹娘，不知他兩人怎樣了，聽他問起，險些兒便要哭出來。那女孩刮臉羞他，唱道：「羞羞羞，小花狗，眼圈兒紅，要流油！」

　　武修文昂然道：「哼，我才不哭呢！」當下將母親在陸家莊等候敵人、父親抱了哥哥不知去了那裡、自己在黑夜中迷路等情說了。他心情激動，說得大是顛三倒四，但那老者也聽出了七八成，又問知他們是從大理國來，父親叫作武三通，最擅長的武功是「一陽指」。那老者道：「你爹爹是一燈大師門下，是不是？」武修文喜道：「是啊，你認識咱們皇爺嗎？你見過他沒有？我可沒見過。」武三通當年在大理國功極帝段智興手下當御林軍總管，後來段智興出家，法名一燈，但武三通與兩個孩子說起往事之時，仍是「咱們皇爺怎樣怎樣」，是以武修文也叫他「咱們皇爺」。

　　那老者道：「我也沒機緣拜見過他老人家，久仰『南帝』的大名，好生欽羨。這女孩兒的爹娘曾受過他老人家極大的恩惠。如此說來，大家不是外人，你可知道你媽等的敵人是誰？」武修文道：「我聽媽跟陸爺說話，那敵人好像是什麼赤練蛇、什麼愁的。」那老者抬起了頭，喃喃的道：「什麼赤練蛇？」突然一頓鐵杖，大聲叫道：「是赤練仙子李莫愁？」武修文喜道：「對對！正是赤練仙子！」

　　那老者登時神色甚是鄭重，說道：「你們兩個在這裡玩，一步也別離開。我瞧瞧去。」那女孩道：「大公公，我也去。」武修文也道：「我也去。」那老者急道：「唉，唉！萬萬去不得。那女魔頭凶得緊，我打不過她。不過既知朋友有難，可不能不去。你們要聽話。」說著拄起鐵杖，一蹺一拐的疾行而去。

　　武修文好生佩服，說道：「這老公公又瞎又跛，卻奔得這麼快。」那女孩小嘴一扁，道：「這有什麼希奇？我爹爹媽媽的輕功，你見了才嚇一大跳呢。」武修文道：「你爹爹媽媽也是又瞎又跛的嗎？」那女孩大怒，道：「呸！你爹爹媽媽才又瞎又跛！」

　　此時天色大明，田間農夫已在耕作，男男女女唱著山歌。那老者是本地土著，雙目雖盲，但熟悉道路，隨行隨問，不久即來到陸家莊前。遠遠便聽得兵刃相交，乒乒乓乓的打得極是猛烈。陸展元一家是本地的官宦世家，那老者卻是市井之徒，雖然同是嘉興有名的武學之士，卻向無往來；又知自己武功不及赤練仙子，這番趕去只是多陪上一條老命，但想到此事牽涉一燈大師的弟子在內，大多兒欠一燈大師的情太多，決不能袖手，當下足上加勁，搶到莊前。只聽得屋頂上有四個人在激鬥，他側耳靜聽，從呼喝與兵刃相交聲中，聽出一邊三個，另一邊只有一個，可是眾不敵寡，那三個已全然落在下風。

　　上晚武三通抱走了兩個兒子，陸立鼎夫婦甚是訝異，不知他是何用意。武三娘卻臉有喜色，笑道：「拙夫平日瘋瘋癲癲，這回卻難得通達事理。」陸二娘問起原因，武三娘笑而不答，只道：「我也不知所料對不對，待會兒便有分曉。」這時夜已漸深，陸無雙伏在父親懷中沉沉睡去。程英也是迷迷糊糊的睜不開眼來。陸二娘抱了兩個孩子要送她們入房安睡。武三娘道：「且稍待片刻。」忽聽得屋頂有人叫道：「拋上來。」正是武三通的聲音。他輕功了得，來到屋頂，陸氏夫婦事先仍是全沒察覺。

　　武三娘接過程英，走到廳口向上拋去，武三通伸臂抱去。陸氏夫婦正驚異間，武三娘又抱過陸無雙擲了上去。

　　陸立鼎大驚，叫道：「幹什麼？」躍上屋頂，四下裡黑沉沉地，已不見武三通與二女的影蹤。他拔足欲追，武三娘叫道：「陸爺不須追趕，他是好意。」陸立鼎將信將疑，跳回庭中，顫聲問道：「什麼好意？」此時陸二娘卻已會意，道：「武三爺怕那魔頭害了孩兒們，定是將他們藏到了穩妥之處。」陸立鼎當局者迷，被娘子一語點醒，連道：「正是，正是。」但想到武三通盜去自兄嫂屍體，卻又甚不放心。

　　武三娘歎道：「拙夫自從阿沅嫁了令兄之後，見到女孩子就會生氣，不知怎的，竟會眷顧府上兩位千金，實非我意料所及。他第一次來帶走儒兒、文兒之時，我見他對兩位小姐連望幾眼，神色間大是憐愛，頗有關懷之意。他從前對著阿沅，也總是這般模樣的。果然他又來抱去了兩位小姐。唉，但願他從此轉性，不再糊塗！」說著連歎了兩口長氣，接著道：「兩位且養養神，那魔頭什麼時候到來，誰也料想不到，提心吊膽的等著，沒的折磨了自己。」

　　陸氏夫婦初時顧念女兒與侄女的安危，心中栗六，舉止失措，此時去了後顧之憂，恐懼之心漸減，敵愾之意大增，兩人身上帶齊暗器兵刃，坐在廳上，閉目養神。兩人做了十幾年夫妻，平日為家務之事不時小有齟齬，此刻想到強敵轉瞬即至，想起陸展元與武三娘所說那魔頭武功高強、行事毒辣，多半大數難逃，夫婦相偕之時無多，不自禁互相依偎，四手相握。

　　過了良久，萬籟俱寂之中，忽聽得遠處飄來一陣輕柔的歌聲，相隔隨遠，但歌聲吐字清亮，清清楚楚聽得是：「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每唱一字，便近了許多，那人來得好快，第三句歌聲未歇，已來到門外。

　　三人愕然相顧，突然間砰砰喀喇數聲響過，大門內門閂木撐齊斷，大門向兩旁飛開，一個美貌道姑微笑著緩步進來，身穿杏黃色道袍，自是赤練仙子李莫愁到了。

　　阿根正在打掃天井，上前喝問：「是誰？」陸立鼎急叫：「阿根退開！」卻那裡還來得及？李莫愁拂塵揮動，阿根登時頭顱碎裂，不聲不響的死了。陸立鼎提刀搶上，李莫愁身子微側，從他身邊掠過，揮拂塵將兩名婢女同時掃死，笑問：「兩個女孩兒呢？」

　　陸氏夫婦見她一眨眼間便連殺三人，明知無幸，一咬牙，提起刀劍分從左右攻上。李莫愁舉拂塵正要擊落，見武三娘持劍在側，微微一笑，說道：「既有外人插手，就不便在屋中殺人了！」她話聲輕柔婉轉，神態嬌媚，君之明眸皓齒，膚色白膩，實是個出色的美人，也不見她如何提足抬腿，已輕飄飄的上了屋頂。陸氏夫婦與武三娘跟著躍上。

　　李莫愁拂塵輕揮，將三般兵刃一齊掃了開去，嬌滴滴的道：「陸二爺，你哥哥若是尚在，只要他出口求我，再休了何沅君這個小賤人，我未始不可饒了你家一門良賤。如今，唉，你們運氣不好，只怪你哥哥太短命，可怪不得我。」陸立鼎叫道：「誰要你饒？」揮刀砍去，武三娘與陸二娘跟著上前夾攻。李莫愁眼見陸立鼎武功平平，但出刀踢腿、轉身劈掌的架子，宛然便是當年意中人陸展元的模樣，心中酸楚，卻盼多看得一刻是一刻，若是舉手間殺了他，在這世上便再也看不到「江南陸家刀法」了，當下隨手揮架，讓這三名敵手在身邊團團而轉，心中情意纏綿，出招也就不如何凌厲。

　　突然間李莫愁一聲輕嘯，縱下屋去，撲向小河邊一個手持鐵杖的跛足老者，拂塵起處，向他頸口纏了過去。這一招她足未著地，拂塵卻已攻向敵人要害，全未防備自己處處都是空隙，只是她殺著厲害，實是要教對方非守不可。

　　那老者於敵人來招聽得清清楚楚，鐵杖疾橫，斗地點出，逕刺她的右腕。鐵杖是極笨重的兵刃，自來用以掃打砸撞，這老者卻運起「刺」字訣，竟使鐵杖如劍，出招輕靈飄逸。李莫愁拂塵微揮，銀絲倒轉，已捲住了鐵杖頭，叫一聲：「撒手！」借力使力，拂塵上的千萬縷銀絲將鐵杖之力盡數借了過來。那老者雙臂劇震，險些把持不住，危急中乘勢躍起，身子在空中斜斜竄過，才將她一拂的巧勁卸開，心下暗驚：「這魔頭果然名不虛傳。」李莫愁這一招「太公釣魚」，取義於「願者上釣」以敵人自身之力奪人兵刃，本來百不失一，豈知竟未奪下他的鐵杖，卻也是大出意料之外，暗道：「這跛腳老頭兒是誰？竟有這等功夫？」身形微側，但見他雙目翻白，是個瞎子，登時醒悟，叫道：「你是柯鎮惡！」

　　這盲目跛足老者，正是江南七怪之首的飛天蝙蝠柯鎮惡。

　　當年郭靖、黃蓉參與華山論劍之後，由黃藥師主持成婚，在桃花島歸隱。黃藥師性情怪僻，不喜熱鬧，與女兒女婿同處數月，不覺厭煩起來，留下一封書信，說要另尋清靜之地閒居，逕自飄然離島。黃蓉知道父親脾氣，雖然不捨，卻也無法可想。初時還道數月之內，父親必有消息帶來，那知一別經年，音訊杳然。黃蓉思念父親和師父洪七公，和郭靖出去尋訪，兩人在江湖上行走數月，不得不重回桃花島，原來黃蓉有了身孕。

　　她性子向來刁鑽古怪，不肯有片刻安寧，有了身孕，處處不便，甚是煩惱，推源禍始，自是郭靖不好。有孕之性子本易暴躁，她對郭靖雖然情深意重，這時卻找些小故，不斷跟他吵鬧。郭靖知道愛妻脾氣，每當她無理取鬧，總是笑笑不理。若是黃蓉惱得狠了，他就溫言慰藉，逗得她開顏為笑方罷。

　　不覺十月過去，黃蓉生下一女，取名郭芙。她懷孕時心中不喜，但生下女兒之後，卻異常憐惜，事事縱恣。這女孩不到一歲便已頑皮不堪。郭靖有時看不過眼，管教幾句，黃蓉卻著意護持，郭靖每管一回，結果女兒反而更加放肆一回。到郭芙五歲那年，黃蓉開始授她武藝。這一來，桃花島上的蟲鳥走獸可就遭了殃，不是羽毛被拔得精光，就是尾巴給剪去了一截，昔時清清靜靜的隱士養性之所，竟成了雞飛狗走的頑童肆虐之場。郭靖一來順著愛妻，二來對這頑皮女兒確也十分愛憐，每當女兒犯了過錯，要想責打，但見她扮個鬼臉摟著自己脖子軟語相求，只得歎口長氣，舉起的手又慢慢放了下來。

　　這些年中，黃藥師與洪七公均是全無音訊，靖蓉夫婦想起二人年老，好生掛念。郭靖又幾次去接大師父柯鎮惡，請他到桃花島來頤養天年。但柯鎮惡愛與市井之徒為伍，鬧酒賭錢為樂，不願過桃花島上冷清清的日子，始終推辭不來。這一日他卻不待郭靖來接，自行來到島上。原來他近日手氣不佳，連賭連輸，欠下了一身債，無可奈何，只得到徒兒家裡來避債。郭靖、黃蓉見到師父，自是高興異常，留著他在島上長住，無論怎樣不放他走了。黃蓉慢慢套出真相，暗地裡派人去替他還了賭債。柯鎮惡卻不知道，不敢回嘉興去，閒著無事，就做了郭芙的遊伴。

　　忽忽數年，郭芙已滿九歲了。黃蓉記掛父親，與郭靖要出島尋訪，柯鎮惡說什麼也要一起去，郭芙自也磨著非同去不可。四人離島之後，談到行程，柯鎮惡說道：「什麼地方都好，就是嘉興不去。」黃蓉笑道：「大師父，好教你得知，那些債主我早給你打發了。」柯鎮惡大喜之下，首先便去嘉興。

　　到得嘉興，四人宿在客店之中。柯鎮惡向故舊打聽，有人說前數日曾見到一個青袍老人獨自在煙雨樓頭喝酒，說起形貌，似乎便是黃藥師的模樣。郭靖、黃蓉大喜，便在嘉興城鄉到處尋訪。這日清晨，柯鎮惡帶著郭芙，攜了雙雕到樹林中玩，不意湊巧碰到了武修文。

　　柯鎮惡與李莫愁交手數合，就知不是她的對手，心想：「這女魔頭武功之高，竟似不亞於當年的梅超風。」當下展開伏魔杖法，緊緊守住門戶。李莫愁心中暗讚：「曾聽陸郎這沒良心的小子言道，他嘉興前輩人物中有江南七怪，武功甚是不弱，收下一個徒兒大大有名，便是大俠郭靖。這老兒是江南七怪之首，果然名不虛傳。他盲目跛足，年老力衰，居然還接得了我十餘招。」只聽陸氏夫婦大聲呼喝，與武三娘已攻到身後，心中主意已定：「要傷柯老頭不難，但惹得郭氏夫婦找上門來，卻是難鬥，今日放他一馬便是。」拂塵一揚，銀絲鼓勁挺直，就似一柄花槍般向柯鎮惡當胸剌去。這拂塵絲雖是柔軟之物，但藉著一股巧勁，所指處又是要害大穴，這一剌之勢卻也頗為厲害。

　　柯鎮惡鐵杖在地下一頓，借勢後躍。李莫愁踏上一步，似是進招追擊，那知陡然間疾向後仰。她腰肢柔軟之極，翻身後仰，肩膀離武三娘已不及二尺。武三娘吃了一驚，急揮左掌向她額頭拍去。李莫愁腰肢輕擺，就如一朵菊花在風中微微一顫，早已避開，拍的一下，陸二娘小腹上已然中掌。

　　陸二娘向前衝了三步，伏地摔倒。陸立鼎見妻子受傷，右手力揮，將單刀向李莫愁擲將過去，跟著展開雙手臂撲上去，要抱住她與之同歸於盡。李莫愁以處女之身，失意情場，變得異樣的厭憎男女之事，此時見陸立鼎縱身撲來，心中惱恨之極，轉過拂塵柄打落單刀，拂塵借勢揮出，刷的一聲，擊在他的天靈蓋上。

　　李莫愁連傷陸氏夫婦，只一瞬間之事，待得柯鎮惡與武三娘趕上相救，早已不及。她笑問：「兩個女孩兒呢？」不等武三娘答話，黃影閃動，已竄入莊中，前後搜尋，竟無程英與陸無雙的人影。她從灶下取過火種，在柴房裡放了把火，躍出莊來，笑道：「我跟桃花島、一燈大師都沒過節，兩位請罷。」

　　柯鎮惡與武三娘見她凶狠肆暴，氣得目眥欲裂，鐵杖鋼劍，雙雙攻上。李莫愁側身避過鐵杖，拂塵揚出，銀絲早將武三娘長劍捲住。兩股勁力自拂塵傳出，一收一放，喀的一響，長劍斷為兩截，劍尖刺向武三娘，劍柄卻向柯鎮惡臉上激射過去。

　　武三娘長劍被奪，已是大吃一驚，更料不到她能用拂塵震斷長劍，再立即以斷劍分擊二人，那劍頭來得好快，急忙低頭閃避，只覺頭頂一涼，劍頭掠頂而過，割斷了一大叢頭髮。柯鎮惡聽得金刃破空之聲，杖頭激起，擊開劍柄，但聽得武三娘驚聲呼叫，當下運杖成風，著著進擊，他左手雖扣了三枚毒蒺藜，但想素聞赤練仙子的冰魄銀針陰毒異常，自己目不見物，別要引出她的厲害暗器來，更是難以抵擋，是以情勢雖甚緊迫，那毒蒺藜卻一直不敢發射出去。

　　李莫愁對他始終手下容情，心道：「若不顯顯手段，你這瞎老頭只怕還不知我有意相讓。」腰肢輕擺，拂塵銀絲已捲住杖頭。柯鎮惡只覺一股大力要將他鐵杖奪出手去，忙運勁回奪，那知勁力剛透杖端，突然對方相奪之力已不知到了何處，這一瞬間，但覺四肢百骸都是空空蕩蕩的無所著力。李莫愁左手將鐵杖掠過一旁，手掌已輕輕按在柯鎮惡胸口，笑道：「柯老爺子，赤練神掌拍到你胸口啦！」柯鎮惡此時自己無法抵擋，怒道：「賊賤人，你發勁就是，囉唆什麼？」

　　武三娘見狀，大驚來救。李莫愁躍起身子，從鐵杖上橫竄而起，身子尚在半空，突然伸掌在武三娘臉上摸了一下，笑道：「你敢逐我徒兒，膽子也算不小。」說著格格嬌笑，幾個起落，早去得遠了。

　　武三娘只覺她手掌心柔膩溫軟，給她這麼一摸，臉上說不出的舒適受用，眼見她背影在柳樹叢中一幌，隨即不見，自己與她接招雖只數合，但每一招都是險死還生，已然使盡了全力，此刻軟癱在地，一時竟動不得。柯鎮惡適才胸口也是猶如壓了一塊大石，悶惡難言，當下急喘了數口氣，才慢慢調勻呼吸。

　　過了好一會，武三娘奮力站起，但見黑煙騰空，陸家莊已裹在烈焰之中，火勢逼將過來，炙熱異常，當下柯鎮惡分別扶起陸氏夫婦，但見二人氣息奄奄，已挨不過一時三刻，尋思：「若是搬動二人，只怕死得更快，可是又不能將他們留在此地，那便如何是好？」

　　正自為難，忽聽遠處一人大叫：「娘子，你沒事麼？」正是武三通的聲音。

## 第02回　故人之子

　　武三娘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丈夫叫喚，又喜又惱，心想你這瘋子不知在胡鬧些什麼，卻到這時才來，只見他上身扯得破破爛爛，頸中兀自掛著何沅君兒時所用的那塊圍涎，急奔而至，不住的叫道：「娘子，你沒事麼？」她近十年來從未見丈夫對自己這般關懷，心中甚喜，叫道：「我在這裡。」武三通撲到跟前，將陸氏夫婦一手一個抱起，叫道：「快跟我來。」一言甫畢，便騰身而起。柯鎮惡與武三娘跟隨在後。

　　武三通東彎西繞，奔行數里，領著二人到了一座破窯之中。這是座燒酒罈子的陶窯，倒是極大。武三娘走進窯洞，見敦儒、修文兩個孩子安好無恙，當即放心，歎了口氣。

　　武氏兄弟正與程英、陸無雙坐在地下玩石子。程英與陸無雙見到陸氏夫婦如此模樣，撲在二人身上，又哭又叫。

　　柯鎮惡聽陸無雙哭叫爸爸媽媽，猛然想起李莫愁之言，驚叫：「啊呀，不好，咱們引鬼上門，那女魔頭跟著就來啦！」武三娘適才這一戰已嚇得心驚膽戰，忙問：「怎麼？」柯鎮惡道：「那魔頭要傷陸家的兩個孩子，可是不知她們在那裡……」武三娘當即醒悟，驚道：「啊，是了，她有意不傷咱們，卻偷偷的跟來。」武三通大怒，叫道：「這赤練蛇女鬼陰魂不散，讓我來鬥她。」說著挺身站在窯洞之前。

　　陸立鼎頭骨已碎，可是尚有一件心事未了，強自忍著一口氣，向程英道：「阿英，你把我……我……胸口……胸口一塊手帕拿出來。」程英抹了抹眼淚，伸手到他胸衣內取出一塊錦帕。手帕是白緞的質地，四角上都繡著一朵紅花。花紅欲滴，每朵花旁都襯著一張翠綠色的葉子，白緞子已舊得發黃，花葉卻兀自嬌艷可愛，便如真花真葉一般。陸立鼎道：「阿英，你把手帕縛在頸中，千萬不可解脫，知道麼？」程英不明他用意，但既是姨父吩咐，當即接了過去，點頭答應。

　　陸二娘本已痛得神智迷糊，聽到丈夫說話聲音，睜開眼來，說道：「為什麼不給雙兒？你給雙兒啊！」陸立鼎道：「不，我怎能負了她父母之托？」陸二娘急道：「你……你好狠心，你自己女兒也不顧了？」說著雙眼翻白，聲音都啞了。陸無雙不知父母吵些什麼，只是哭叫：「媽媽，爸爸！」陸立鼎柔聲道：「娘子，你疼雙兒，讓她跟著咱們去不好麼？」

　　原來這塊紅花綠葉錦帕，是當年李莫愁贈給陸展元的定情之物。紅花是大理國最著名的曼陀羅花，李莫愁比作自己，「綠」「陸」音同，綠葉就是比作她心愛的陸郎了，取義於「紅花綠葉，相偎相倚」。陸展元臨死之時，料知十年之期一屆，莫愁、武三通二人必來生事，自己原有應付之策，不料忽染急病；兄弟武藝平平，到時定然抵擋不了，無可奈何之中，便將這錦帕交給兄弟，叮囑明白，若是武三通前尋報仇，能避則避，不能避動手自然必輸，卻也不致有性命之憂；但李莫愁近年來心狠手辣之名播於江湖，遇上了勢必無幸，危急之際將這錦帕纏在頸中，只盼這女魔頭顧念舊情，或能手下忍得一忍。只是陸立鼎心高氣傲，始終不肯取出錦帕向這女魔頭乞命。

　　程英是陸立鼎襟兄之女。她父母生前將女兒托付於他撫養。他受人重托，責任未盡，此時大難臨頭，便將這塊救命的錦帕給了她。陸二娘畢竟舐犢情深，見丈夫不顧親生女兒，惶急之下，傷處劇痛，便暈了過去。

　　程英見姨母為錦帕之事煩惱，忙將錦帕遞給表妹，道：「姨媽說給你，你拿著罷！」陸立鼎喝道：「雙兒，是表姊的，別接。」武三娘瞧出甚中蹊蹺，說道：「我將帕兒撕成兩半，一人半塊，好不好？」陸立鼎欲待再說，可是一口氣接不上來，那能出聲，只是點頭。武三娘將錦帕撕成兩半，分給了程陸二女。

　　武三通站在洞口，聽到背後又哭又叫，不知出了什麼事，回過頭來，驀見妻子左頰漆黑，右臉卻無異狀，不禁駭異，指著她臉問道：「為……為什麼這樣？」武三娘伸手在臉上一摸，道：「什麼？」只覺左邊臉頰木木的無甚知覺，心中一驚，想起李莫愁臨去時曾在自己臉上摸了一下，難道這只柔膩溫香的手掌輕撫而過，竟已下了毒手？

　　武三通欲待再問，忽聽窯洞外有人笑道：「兩個女娃娃在這裡，是不是？不論死活，都給拋出來罷。否則的話，我一把火將你們都燒成了酒罈子。」聲若銀鈴，既脆且柔。

　　武三通急躍出洞，但見李莫愁俏生生的站在當地，不由得大感詫異：「怎麼十年不見，她仍是這等年輕貌美？」當年在陸展元的喜筵上相見，李莫愁是二十歲左右的年紀，此時已是三十歲，但眼前此人除了改穿道裝之外，卻仍是肌膚嬌嫩，宛如昔日好女。她手中拂塵輕輕揮動，神態甚是悠聞，美目流盼，桃腮帶暈，若非素知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定道是位帶髮修行的富家小姐。武三通見她拂塵一動，猛想起自己兵刃留在窯洞之中，若再回洞，只怕她乘機闖進去傷害了眾小兒，見洞邊長著棵碗口粗細的栗樹，當即雙掌齊向栗樹推去，吆喝聲中，將樹幹從中擊斷。

　　李莫愁微微一笑，道：「好力氣。」武三通橫持樹幹，說道：「李姑娘，十年不見，你好啊。」他從前叫她李姑娘，現下她出了家，他並沒改口，依然舊時稱呼。這十年來，李莫愁從未聽人叫過自己作「李姑娘」，忽然間聽到這三個字，心中一動，少女時種種溫馨旎旖的風光突然湧向胸頭，但隨即想起，自己本可與意中人一生廝守，那知這世上另外有個何沅君在，竟令自己丟盡臉面，一世孤單淒涼，想到此處，心中一瞬間湧現的柔情密意，登時盡化為無窮怨毒。

　　武三通也是所愛之人棄己而去，雖然和李莫愁其情有別，但也算得是同病相憐，可是那日自陸展元的酒筵上出來，親眼見她手刃何老拳師一家二十餘口男女老幼，下手之狠，此時思之猶有餘悸。何老拳師與她素不相識，無怨無仇，跟何沅君也是毫不相干，只因大家姓了個何字，她傷心之餘，竟去將何家滿門殺了個乾乾淨淨。何家老幼直到臨死，始終沒一個知道到底為了何事。其時武三通不明其故，未曾出手干預，事後才得悉李莫愁純是遷怒，只是發洩心中的失意與怨毒，從此對這女子便既恨且懼，這時見她臉上微現溫柔之色，但隨即轉為冷笑，不禁為程陸二女暗暗擔心。

　　李莫愁道：「我既在陸家牆上印了九個手印，這兩個小女孩是非殺不可的。武三爺，請你讓路罷。」武三通道：「陸展元夫婦已經死了，他兄弟、弟媳也已中了你的毒手，小小兩個女孩兒，你就饒了罷。」李莫愁微笑搖首，柔聲道：「武三爺，請你讓路。」武三通將栗樹抓得更加緊了，叫道：「李姑娘，你也忒以狠心，阿沅……」「阿沅」這兩字一出口，李莫愁臉色登變，說道：「我曾立過重誓，誰在我面前提起這賤人的名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曾在沅江之上連毀六十三家貨棧船行，只因他們招牌上帶了這個臭字，這件事你可曾聽到了嗎？武三爺，是你自己不好，可怨不得我。」說著拂塵一起，往武三通頭頂拂到。

　　莫瞧她小小一柄拂塵，這一拂下去既快又勁，只帶得武三通頭上亂髮獵獵飛舞。她知武三通是一燈大師門下高弟，雖然癡癡呆呆，武功卻確有不凡造脂，是以一上來就下殺手。武三通左手挺舉，樹幹猛地伸出，狂掃過去。李莫愁見來勢厲害，身子隨風飄出，不等他樹幹之勢使足，隨即飛躍而前，攻向他的門面。武三通見她攻入內圈，右手倏起，伸指向她額上點去，這招一陽指點穴去勢雖不甚快，卻是變幻莫測，難閃難擋。李莫愁一招「倒打金鐘」，身子驟然間已躍出丈許之外。

　　武三通見她忽來忽往，瞬息之間進退數次，心下暗暗驚佩，當下奮力舞動樹幹，將她逼在丈餘之外。但只要稍有空隙，李莫愁立即便如閃電般欺近身來，若非他一陽指厲害，早已不敵，饒是如此，那樹幹畢竟沉重，舞到後來漸感吃力，李莫愁卻越欺越近。突然間黃影幌動，她竟躍上武三通手中所握栗樹的樹梢，揮動拂塵，凌空下擊。武三通大驚，倒轉樹梢往地下撞去。李莫愁格格嬌笑，踏著樹幹直奔過來。武三通側身長臂，一指點出。她纖腰微擺，已退回樹梢。此後數十招中，不論武三通如何震撞掃打，她始終猶如黏附在栗樹上一般，順著樹幹抖動之勢，尋隙進攻。

　　這一來武三通更感吃力，她身子雖然不重，究是在樹幹上又加了數十斤的份量，何況她站在樹上，樹幹打不著她，她卻可以攻入，自是立於不敗之地。武三通眼見漸處下風，知道只要稍有疏忽，自己死了不打緊，滿窯洞老幼要盡喪她手，當下奮起膂力，將樹幹越舞越急，欲以樹幹猛轉之勢，將她甩下樹來。

　　又鬥片刻，聽得背後柯鎮惡大叫：「芙兒，你也來啦？快叫雕兒咬這惡女人。」跟著便有一個女孩聲音連聲呼叱，空中兩團白影撲將下來，卻是兩頭大雕，左右分擊，攻向李莫愁兩側，正是郭芙攜同雙雕到了。

　　李莫愁見雙雕來勢猛惡，一個觔斗翻在栗樹之下，左足釣住了樹幹。雙雕撲擊不中，振翼高飛。女孩的聲音又呼哨了幾下。雙雕二次撲將下來，四隻鋼釣鐵爪齊向樹底抓去。李莫愁曾聽人說起，桃花島郭靖、黃蓉夫婦養有一對大雕，頗通靈性，這時斗見雙雕分進合擊，對雕兒倒不放在心上，卻怕雙雕是郭靖夫婦之物，倘若他夫婦就在左近，那可十分棘手。她閃避數次，拂塵拍的一下，打在雌雕左翼之上，只痛得它吱吱急鳴，幾根長長的白羽從空中落了下來。

　　郭芙見雕兒受挫，大叫：「雕兒別怕，咬這惡女人。」李莫愁向她一望，見這女孩兒膚似玉雪，眉目如畫，心裡一動：「聽說郭夫人是當世英俠中的美人，不知比我如何？這小娃身難道是她女兒嗎？」

　　她心念微動，手中稍慢。武三通見雖有雙雕相助，仍是戰她不下，焦躁起來，猛地力運雙臂，連人帶樹的將她往空中擲去。李莫愁料想不到他竟會出此怪招，身不由己的給他擲高數丈。只雕見她飛上，撲動翅膀，上前便啄。

　　李莫愁若是腳踏平地，雙雕原也奈何她不得，此時她身在半空，無所借力，如何能與飛禽抵敵？情急之下，揮動拂塵護住頭臉，長袖揮處，三枚冰魄銀針先後急射而出。兩枚分射雙雕，一枚卻指向武三通胸口。雙雕急忙振翅高飛，但銀針去得快極，嗤嗤作響，從雄雕腳爪之旁擦過，劃破了爪皮。

　　武三通正仰頭相望，猛見銀光一閃，急忙著地滾開，銀針仍是刺中了他左足小腿。武三通一滾站起，那知左腿竟然立時不聽使喚，左膝跪倒。他強運功力，待要撐持起身，麻木已擴及雙腿，登時俯伏跌倒，雙手撐了幾撐，終於伏在地下不動了。

　　郭芙大叫：「雕兒，雕兒，快來！」但雙雕逃得遠了，並不回頭。李莫愁笑道：「小妹妹，你可是姓郭麼？」郭芙見她容貌美麗，和藹可親，似乎並不是什麼「惡女人」，便道：「是啊，我姓郭。你姓什麼？」李莫愁笑道：「來，我帶你去玩。」緩步上前，要去攜她的手。柯鎮惡鐵棒一撐，急從窯洞中竄出，攔在郭芙面前，叫道：「芙兒，快進去！」李莫愁笑道：「怕我吃了她麼？」

　　就在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少年左手提著一隻公雞，口中唱著俚曲，跳跳躍躍的過來，見窯洞前有人，叫道：「喂，你們到我家裡來幹麼？」走到李莫愁和郭芙之前，側頭向兩人瞧瞧，笑道：「嘖嘖，大美人兒好美貌，小美人兒也挺秀氣，兩位姑娘是來找我的嗎？姓楊的可沒有這般美人兒朋友啊。」臉上賊忒嘻嘻，說話油腔滑調。

　　郭芙小嘴一扁，怒道：「小叫化，誰來找你了？」那少年笑道：「你不來找我，怎麼到我家來？」說著向窯洞一指，敢情這座破窯竟是他的家。郭芙道：「哼，這樣髒地方，誰愛來了？」

　　武三娘見丈夫倒在地下，不知死活，擔心之極，從窯洞中搶將出來，俯身叫道：「三哥，你怎麼啦？」武三通哼了一聲，背心擺了幾擺，始終站不直身子。郭芙極目遠眺，不見雙雕，大叫：「雕兒，雕兒，快回來！」

　　李莫愁心想：「夜長夢多，別等郭靖夫婦到來，討不了好去。」微微一笑，逕自闖向窯洞。武三娘急忙縱身回來攔住，揮劍叫道：「別進來！」李莫愁笑道：「這是那個小兄弟的府上，你又作得主了？」左掌對準劍鋒，直按過去，剛要碰到刃鋒，手掌略側，三指推在劍身的刃面，劍鋒反向武三娘額頭削去，擦的一聲，削破了她額頭。李莫愁笑道：「得罪！」將拂塵往衣領中一插，低頭進了窯洞，雙手分別將程英與陸無雙提起，竟不轉身，左足輕點，反躍出洞，百忙中還出足踢飛了柯鎮惡手中的鐵杖。

　　那襤褸少年見她傷了武三娘，又擄劫二女，大感不平，耳聽得陸程二女驚呼，當即躍起，往李莫愁身上抱去，叫道：「喂，大美人兒，你到我府上傷人捉人，也不跟主人打個招呼，太不講理，快放下人來。」

　　李莫愁雙手各抓著一個女孩，沒提防這少年竟會張臂相抱，但覺脅下忽然多了一雙手臂，心中一凜，不知怎的，忽然全身發軟，當即勁透掌心，輕輕一彈，將二女彈開數尺，隨即一把抓住少年後心。她自十歲以後，從未與男子肌膚相接，活了三十歲，仍是處女之身。當年與陸展元癡戀苦纏，始終以禮自持。江湖上有不少漢子見她美貌，不免動情起心，可是只要神色間稍露邪念，往往立斃於她赤練神掌之下。那知今日竟會給這少年抱住，她一抓住少年，本欲掌心發力，立時震碎他的心肺，但適才聽他稱讚自己美貌，語出真誠，心下不免有些喜歡，這話若是大男人所說，只有惹她厭憎，出於這十三四歲少年之口卻又不同，一時心軟，竟然下不了手。

　　忽聽得空中雕唳聲急，雙雕自遠處飛回，又撲下襲擊。李莫愁左袖一揮，兩枚冰魄銀針急射而上。雙雕先前已在這厲害之極的暗器下吃過苦頭，急忙振翅上飛，但銀針去勢勁急異常，雙雕飛得雖快，銀針卻射得更快，雙雕嚇得高聲驚叫。李莫愁眼見這對惡鳥再也難以逃脫，正自喜歡，猛聽得呼呼聲響，兩件小物迅速異常的破空而至，剛聽到一點聲息，兩物轉瞬間劃過長空，已將兩枚銀針分別打落。

　　這暗器先聲奪人，威不可當，李莫愁大吃一驚，隨手放落少年，縱身過去一看，原來只是兩顆尋常的小石子，心想：「發這石子之人武功深不可測，我可不是對手，先避他一避再說。」身隨意轉，手掌拍出，擊向程英的後心。她要先傷了程陸二女，再圖後計。

　　手掌剛要碰到程英後心，一瞥間見她頸中繫著一條錦帕，素底緞子上繡著紅花綠葉，正是當年自己精心繡就、贈給意中人之物，不禁一呆，倏地收回掌力，往日的柔情密意瞬息間在心中滾了幾轉，心想：「他雖與那姓何的小賤人成親，心下始終沒忘了我，這塊帕兒也一直好好放著。他求我饒他後人，卻饒是不饒？」一時心意難決，決定先斃了陸無雙再說。拂塵抖處，銀絲擊向陸無雙後心，陽光耀眼之下，卻見她頸中也繫著一條錦帕，李莫愁「咦」了一聲，心道：「怎地有兩塊帕兒？定有一塊是假的。」拂塵改擊為卷，裹住陸無雙頭頸，將她倒拉轉來。

　　就在此時，破空之聲又至，一粒小石子向她後心直飛而至。李莫愁回過拂塵，鋼柄揮出，剛好打中石子，猛地虎口一痛，掌心發熱，全身不由自主的劇震。這麼小小一顆石子竟有如許勁力，發石之人的武功可想而知。她再也不敢逗留，隨手提起陸無雙，展開輕功提縱術，猶如疾風掠地，轉瞬間奔了個無影無蹤。

　　程英見表妹被擒，大叫：「表妹，表妹！」隨後跟去。但李莫愁的腳力何等迅捷，程英怎追得上？江南水鄉之地到處河泊縱橫，程英奔了一陣，前面小河攔路，無法再行。她沿岸奔跑叫嚷，忽見左邊小橋上黃影幌動，一人從對岸過橋奔來。程英只一呆，已見李莫愁站在面前，腋下卻沒了陸無雙。

　　程英見她回轉，甚是害怕，大著膽子問道：「我表妹呢？」李莫愁見她膚色白嫩，容顏秀麗，冷冷的道：「你這等模樣，他日長大了，不是讓別人傷心，便是自己傷心，不如及早死了，世界上少了好些煩惱。」拂塵一起，摟頭拂將下來，眼見要將她連頭帶胸打得稀爛。

　　她拂塵揮到背後，正要向前擊出，突然手上一緊，塵尾被什麼東西拉住了，竟然甩不出去。她大吃一驚，轉頭欲看，驀地裡身不由主的騰空而起，被一股大力拉扯之下，向後高躍丈許，這才落下。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左掌護胸，拂塵上內勁貫注，直刺出去，豈知眼前空蕩蕩的竟是什麼也沒有。她生平大小數百戰，從未遇到這般怪異情景，腦海中一個念頭電閃而過：「妖精？鬼魅？」一招「混元式」，將拂塵舞成一個圓圈，護住身週五尺之內，這才再行轉身。

　　只見程英身旁站著一個身材高瘦的青袍怪人，臉上木無神色，似是活人，又似殭屍，一見之下，登時心頭說不出的煩惡，李莫愁不由自主的倒退兩步，一時之間，實想不到武林中有那一個厲害人物是這等模樣，待要出言相詢，只聽那人低頭向程英道：「娃兒，這女人好生兇惡，你去打她。」程英那敢動手，仰起頭道：「我不敢。」那人道：「怕什麼？只管打。」程英仍是不敢。那人一把抓住程英背心，往李莫愁投去。

　　李莫愁當非常之境，便不敢應以常法，料想用拂塵揮打必非善策，當即伸出左手相接，剛要碰到程英腰間，忽聽嗤的一聲，臂彎陡然酸軟，手臂竟然抬不起來。程英一頭撞在她胸口，順手揮出，拍的一響，清清脆脆的打了她一個巴掌，

　　李莫愁畢生從未受過如此大辱，狂怒之下，更無顧忌，拂塵倒轉，疾揮而下，猛覺虎口劇震，拂塵柄飛了起來，險些脫手，原來那人又彈出一塊小石，打在她拂塵柄上。程英卻已穩穩的站立在地。

　　李莫愁料知今日已討不了好去，若不盡快脫身，大有性命之憂，輕聲一笑，轉身便走，奔出數步，雙袖向後連揮，一陣銀光閃動，十餘杖冰魄銀針齊向青袍怪人射去。她發這暗器，不轉身，不回頭，可是針針指向那人要害。那人出其不意，沒料想她暗器功夫竟然如此陰狠厲害，當即飛身向後急躍。銀針來得雖快，他後躍之勢卻是更快，只聽得銀針玎玎錚錚一陣輕響，盡數落在身前。李莫愁明知射他不中，這十餘枚銀針只是要將他逼開，一聽到他後躍風聲，袖子又揮，一枚銀針直射程英。她知這一針非中不可，生怕那青袍人上前動手，竟不回頭察看，足底加勁，急奔過橋，穿入了桑林。

　　那青袍人叫了聲：「啊！」上前抱起程英，只見一枚長長的銀針插在她肩頭，不禁臉上變色，微一沉吟，抱起她快步向西。

　　柯鎮惡等見李莫愁終於擄了陸無雙而去，都是駭然。那衣衫襤褸的少年道：「我瞧瞧去。」郭芙道：「有什麼好瞧的？這惡女人一腳踢死了你。」那少年笑道：「你踢死我？不見得罷。」說著發足便向李莫愁去路急追。郭芙道：「蠢才！又不是說我要踢你。」她可不知這少年繞著彎兒罵她是「惡女人」。

　　那少年奔了一陣，忽聽得遠處程英高聲叫道：「表妹，表妹！」當即循聲追去。奔出數十丈，聽聲辨向，該已到了程英呼叫之地，可是四下裡卻不見二女的影子。

　　一轉頭，只見地下明晃晃的撒著十幾枚銀針，針身鏤刻花紋，打造得極是精緻。他俯身一枚枚的拾起，握在左掌，忽見銀針旁一條大蜈蚣肚腹翻轉，死在地下。他覺得有趣，低頭細看，見地下螞蟻死了不少，數步外尚有許多螞蟻正在爬行。他拿一枚銀針去撥弄幾下，那幾隻螞蟻兜了幾個圈子，便即翻身僵斃，連試幾隻小蟲都是如此。

　　那少年大喜，心想用這些銀針去捉蚊蠅，真是再好不過，突然左手麻麻的似乎不大靈便，猛然驚覺：「針上有毒！拿在手中，豈不危險？」忙張開手掌拋下銀針，只見兩張手掌心已全成黑色，左掌尤其深黑如墨。他心中害怕，伸手在大腿旁用力摩擦，但覺左臂麻木漸漸上升，片刻間便麻到臂彎。他幼時曾給毒蛇咬過，險些送命，當時被咬處附近就是這般麻木不仁，知道凶險，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忽聽背後一人說道：「小娃娃，知道厲害了罷？」這聲音鏗鏘刺耳，似從地底下鑽出來一般。那少年急忙轉身，不覺吃了一驚，只見一人用頭支在地上，雙腳併攏，撐向天空。他退開幾步，叫道：「你……你是誰？」

　　那人雙手在地上一撐，身子忽地拔起，一躍三尺，落在少年的面前，說道：「我…我是誰？我知道我是誰就好啦。」那少年更是驚駭，發足狂奔。只聽得身後篤、篤、篤的一聲聲響亮，回頭一望，不禁嚇得魂不附體，原來那人以手為足，雙手各持一塊石頭，倒轉身子而行，竟是快速無比，離自己背後已不過數尺。

　　他加快腳步，拚命急奔，忽聽呼的一聲響，那人從他頭頂躍過，落在他身前。那少年叫道：「媽啊！」轉身便逃，可是不論他奔向何處，那怪人總是呼的一聲躍起，落在他身前。他枉有雙腳，卻賽不過一個以手行走之人。他轉了幾個方向，那怪人越逼近，當下伸手發掌，想去推他，那知手臂麻木，早已不聽使喚，只急得他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是好，雙腿一軟，坐倒在地。

　　那怪人道：「你越是東奔西跑，身上的毒越是發作得快。」那少年福至心靈，雙膝跪倒，叫道：「求老公公救我性命。」那怪人搖頭道：「難救，難救！」那少年道：「你本事這麼大，定能救我。」這一句奉承之言，登教那怪人聽得甚是高興，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我本事大？」那少年聽他語氣溫和，似有轉機，忙道：「你倒轉了身子還跑得這麼快，天下再沒第二個及得上你。」他隨口捧上一句，豈知「天下再沒第二個及得上你」這話，正好打中了那怪人的窩。他哈哈大笑，聲震林梢，叫道：「倒過身來，讓我瞧瞧。」

　　那少年心想不錯，自己直立而他倒豎，確是瞧不清楚，他即不願順立，只有自己倒豎了，當下倒轉身子，將頭頂在地下，右手尚有知覺，牢牢的在旁撐住。那怪人向他細看了幾眼，皺眉沉吟。

　　那少年此時身子倒轉，也看清楚了怪人的面貌，但見他高鼻深目，滿臉雪白短鬚，根根似鐵，又聽他喃喃自語，說著嘰哩咕嚕的怪話，極是難聽。少年怕他不肯相救，求道：「好公公，你救救我。」那怪人見他眉目清秀，看來倒也歡喜，道：「好，救你不難，但你須得答應我一件事。」少年道：「你說什麼，我都聽你的。公公，你要我答應什麼事？」怪人裂嘴一笑，道：「我正要你答應這件事。我說什麼，你都得聽我的。」少年心下遲疑：「什麼話都聽？難道叫我扮狗吃屎也得聽？」

　　怪人見他猶豫，怒道：「好，你死你的罷！」說著雙手一縮一挺，身子飛起，向旁躍開數尺。那少年怕他遠去，忙要追去求懇，可是不能學他這般用手走路，當下翻身站起，追上幾步，叫道：「公公，我答應啦，你不論說什麼，我都聽你的。」怪人轉過身來，說道：「好，你罰個重誓來。」少年此時左臂麻木已延至肩頭，心中越來越是害怕，只得罰誓道：「公公若是救了我性命，去了我身上惡毒，我一定聽你的話。要是不聽，讓惡毒重行回到我身上。」心想：「以後我永遠不再碰到銀針，惡毒如何回到身上？但不知我罰這樣一個誓，這怪人肯不肯算數？」

　　斜眼瞧他時，卻見他臉有喜色，顯得極是滿意，那少年暗喜：「老傢伙信了我啦。」怪人點點頭，忽地翻過身子，捏住少年手臂推拿幾下，說道：「好，好，你是個娃娃。」少年只覺經他一捏，手臂上麻木之感立時減輕，叫道：「公公，你再給我捏啊！」怪人皺眉道：「你別叫我公公，要叫爸爸！」少年道：「我爸爸早死了，我沒爸爸。」怪人喝道：「我第一句話你就不聽，要你這兒子何用？」

　　那少年心想：「原來他要收我為兒。」他一生從未見過父親之面，聽母親說，他父親在他出世之前就已死了，自幼見到別的孩子有父親疼愛，心下常自羨慕，只是見這怪人舉止怪異，瘋瘋癲癲，卻老大不願意認他為義父。那怪人喝道：「你不肯叫我爸爸，好罷，別人叫我爸爸，我還不肯答應呢。」那少年尋思怎生想個法兒騙得他醫好自己。那怪人口中忽然發出一連串古怪聲音，似是唸咒，發足便行。那少年急叫：「爸爸，爸爸，你到那裡去？」

　　怪人哈哈大笑，說道：「乖兒子，來，我教你除去身上毒氣的法兒。」少年走近身去。怪人道：「你中的是李莫愁那女娃娃的冰魄銀針之毒，治起來可著實不容易。」當下傳了口訣和行功之法，說道此法是倒運氣息，須得頭下腳上，氣血逆行，毒氣就會從進入身子之處回出。只是他新學乍練，每日只能逼出少許，須得一月以上，方能驅盡毒氣。

　　那少年極是聰明，一點便透，入耳即記，當下依法施為，果然麻木略減。他過了一陣氣，雙手手指尖流出幾滴黑汁。怪人喜道：「好啦！今天不用再練，明日我再教你新的法兒。咱們走罷。」少年一愕，道：「那裡去？」怪人道：「你是我兒，爸爸去那裡，兒子自然跟著去那裡。」

　　正說到此處，空中忽然幾聲雕唳，兩頭大雕在半空飛掠而過。那怪人向雙雕呆望，以手擊額，皺眉苦苦思索，突然間似乎想起了什麼，登時臉色大變，叫道：「我不要見他們，不要見他們。」說著一步跨了出去。這一步邁得好大，待得第二步跨出，人已在丈許之外，連跨得十來步，身子早在桑樹林後沒了。

　　那少年叫道：「爸爸，爸爸！」隨後趕去。繞過一株大柳樹，驀覺腦後一陣疾風掠過，卻是那對大雕從身後撲過，向前飛落。柳樹林後轉出一男一女，雙雕分別停在二人肩頭。

　　那男的濃眉大眼，胸寬腰挺，三十來歲年紀，上唇微留髭鬚。那女的約莫二十六七歲，容貌秀麗，一雙眼睛靈活之極，在少年身上轉了幾眼，向那男子道：「你說這人像誰？」那男子向少年凝視半晌，道：「你說是像……」只說了四個字，卻不接下去了。

　　這二人正是郭靖、黃蓉夫婦。這日兩人正在一家茶館中打聽黃藥師的消息，忽見遠處烈焰沖天而起，過了一會，街上有人奔走相告：「陸家莊失火！」黃蓉心中一凜，想起嘉興陸家莊的主人陸展元是武林中一號人物，雖然向未謀面，卻也久慕其名，江湖上多說「江南兩個陸家莊」。江南陸家莊何止千百，武學之士說兩個陸家莊，卻是指太湖陸家莊與嘉興陸家莊而言。陸展元能與陸乘風相提並論，自非泛泛之士。一問之下，失火的竟然就是陸展元之家。兩人當即趕去，待得到達，見火勢漸小，莊子卻已燒成一個火窟，火場中幾具焦屍燒得全身似炭，面目已不可辨。

　　黃蓉道：「這中間可有古怪。」郭靖道：「怎麼？」黃蓉道：「那陸展元在武林中名頭不小，他夫人何沅君也是當代女俠。若是尋常火燭，他家中怎能有人逃不出來？定是仇家來放的火。」郭靖一想不錯，說道：「對，咱們搜搜，瞧是誰放的火，怎麼下這等毒手？」

　　二人繞著莊子走了一遍，不見有何痕跡。黃蓉忽然指著半壁殘牆，叫道：「你瞧，那是什麼？」郭靖一抬頭，只見牆上印著幾個血手印，給煙一薰，更加顯得可怖。牆壁倒塌，有兩個血手印只剩下半截。郭靖心中一驚，脫口而出：「赤練仙子！」黃蓉道：「一定是她。早就聽說赤練仙子李莫愁武功高強，陰毒無比，不亞於當年的西毒。她駕臨江南，咱們正好跟她鬥鬥。」郭靖點點頭，道：「武林朋友都說這女魔頭難纏得緊，咱們若是找到岳父，那就好了。」黃蓉笑道：「年紀越大，越是膽小。」郭靖道：「這話一點不錯。越是練武，越是知道自己不行。」黃蓉笑道：「郭大爺好謙！我卻覺得自己愈練愈了不起呢。」

　　二人嘴裡說笑，心中卻暗自提防，四下裡巡視，在一個池塘旁見到兩枚冰魄銀針。一枚銀針半截浸在水中，塘裡幾十條金魚盡皆肚皮翻白，此針之毒，實是可怖可畏。黃蓉伸了伸舌頭，拾兩段斷截樹枝挾起銀針，取出手帕重重包裹了，放入衣囊。二人又到遠處搜尋，卻見到了雙雕，又遇上了那個少年。

　　郭靖眼見那少年有些面善，一時卻想不起像誰，鼻中忽然聞到一陣怪臭，嗅了幾下，只覺頭腦中微微發悶。黃蓉也早聞到了，臭味似乎出自近處，轉頭尋找，見雄雕左足上有破損傷口，湊近一聞，臭味果然就從傷口發出。二人吃了一驚，細看傷口，雖只擦破一層油皮，但傷足腫得不止一倍，皮肉已在腐爛。郭靖尋思：「什麼傷，這等厲害？」忽見那少年左手全成黑色，驚道：「你也中了這毒？」

　　黃蓉搶過去拿起他手掌一看，忙捋高他衣袖，取出小刀割破他手腕，推擠毒血。只見少年手上流出來的血卻是鮮紅之色，微感奇怪：他手掌明明全成黑色，怎麼血中卻又無毒？她不知那少年經怪人傳授，已將毒血逼向指尖，一時不再上升。她從囊中取出一顆九花玉露丸，道：「嚼碎吞下。」少年接在手裡，先自聞到一陣清香，放入口中嚼碎，但覺滿嘴馨芳，甘美無比，一股清涼之氣直透丹田。黃蓉又取兩粒藥丸，喂雙雕各服一丸。

　　郭靖沉思半晌，忽然張口長嘯。那少年耳畔異聲陡發，出其不意，嚇了一跳，但聽嘯聲遠遠傳送出去，只驚得雀鳥四下裡亂飛，身旁柳枝垂條震動不已。他一嘯未已，第二嘯跟著送出，嘯上加嘯，聲音振蕩重疊，猶如千軍萬馬，奔騰遠去。

　　黃蓉知道丈夫發聲向李莫愁挑戰，聽他第三下嘯聲又出，當下氣湧丹田，跟著發聲長嘯，郭靖的嘯聲雄壯宏大，黃蓉的卻是清亮高昂。兩人的嘯聲交織在一起，有如一隻大鵬一隻小鳥並肩齊飛，越飛越高，那小鳥竟然始終不落於大鵬之後。兩人在桃花島潛心苦修，內力已臻化境，雙嘯齊作，當真是迴翔九天，聲聞數里。

　　那倒行的怪人聽到嘯聲，足步加快，疾行而避。

　　抱著程英的青袍客聽到嘯聲，哈哈一笑，說道：「他們也來啦，老子走遠些，免得囉唆。」

　　李莫愁將陸無雙挾在脅下，奔行正急，突然聽到嘯聲，猛地停步，拂塵一揮，轉過身來，冷笑道：「郭大俠名震武林，倒要瞧瞧他是不是果有真才實學。」忽聽得一陣清亮的嘯聲跟著響起，兩股嘯聲呼應相和，剛柔並濟，更增威勢。李莫愁心中一凜，自知難敵，又想他夫婦同闖江湖，互相扶持，自己卻是孤零零的一人，登覺萬念俱灰，歎了一口長氣，抓著陸無雙的背心去了。

　　此時武三娘已扶著丈夫，帶同兩個兒子與柯鎮惡作別離去。柯鎮惡適才一番劇戰，生怕李莫愁去而復返傷害郭芙，帶著她正想找個隱蔽所在躲了起來，忽然聽到郭黃二人嘯聲，心中大喜。郭芙叫道：「爹爹，媽媽！」發足便跑。

　　一老一小循著嘯聲奔到郭靖夫婦跟前。郭芙投入黃蓉懷裡，笑道：「媽，大公公剛才打跑了一個惡女人，他老人家本事可大得很哩。」黃蓉自然知她撒謊，卻只笑了笑。郭靖斥道：「小孩子家，說話可要老老實實。」郭芙伸了伸舌頭，笑道：「大公公本事不大嗎？他怎麼能做你師父？」生怕父親又再責罵，當即遠遠走開，向那少年招手，說道：「你去摘些花兒，編了花冠給我戴！」

　　那少年跟了她過去。郭芙瞥見他手掌漆黑，便道：「你手這麼髒，我不跟你玩。你摘的花兒也給你弄臭啦。」那少年冷然道：「誰愛跟你玩了？」大踏步便走。

　　郭靖叫道：「小兄弟，別忙走。你身上餘毒未去，發作出來厲害得緊。」那少年最惱別人小看了他，給郭芙這兩句話刺痛了心，當下昂首直行，對郭靖的叫喊只如不聞。郭靖搶步上前，說道：「你怎麼中了毒？我們給你治了，再走不遲。」那少年道：「我又不認得你，關你什麼事？」足下加快，想從郭靖身旁穿過。郭靖見他臉上悻悻之色，眉目間甚似一個故人，心念一動，說道：「小兄弟，你姓什麼？」那少年向他白了一眼，側過身子，意欲急衝而過。郭靖翻掌抓住了他手腕。那少年幾下掙不脫，左手一拳，重重打在郭靖腹上。

　　郭靖微微一笑，也不理會。那少年想縮回手臂再打，那知拳頭深陷在他小腹之中，竟然拔不出來。他小臉脹得通紅，用力後拔，只拔得手臂發疼，卻始終掙不脫他小腹的吸力。郭靖笑道：「你跟我說你姓什麼，我就放你。」那少年道：「我姓倪，名字叫作牢子，你快放我。」郭靖聽了好生失望，腹肌鬆開，他可不知那少年其實說自己名叫「你老子」，在討他的便宜。那少年拳頭脫縛，望著郭靖，心道：「你本事好大，你老子不及乖子。」

　　黃蓉見了他臉上的狡猾憊懶神情，總覺他跟那人甚為相似，忍不住要再試他一試，笑道：「小兄弟，你想做我丈夫的老子，可不成了我的公公嗎？」左手一揮，已按住他後頸。那少年覺得按來的力道極是強勁，急忙運力相抗。黃蓉手上勁力忽鬆，那少年不由自主的仰天一交，結結實實的摔倒。郭芙拍手大笑。那少年大怒，跳起身來，退後幾步，正要污言穢語的罵人，黃蓉已搶上前去，雙手按住他肩頭，凝視著他雙眼，緩緩的道：「你姓楊名過，你媽媽姓穆，是不是？」

　　那少年正是姓楊名過，突然被黃蓉說了出來，不由得驚駭無比，胸間氣血上湧，手上毒氣突然回衝，腦中一陣糊塗，登時暈了過去。

　　黃蓉一驚，扶住他身子。郭靖給他推拿了幾下，但見他雙目緊閉，牙齒咬破了舌頭，滿嘴鮮血，始終不醒。郭靖又驚又喜，道：「他……他原來是楊康兄弟的孩子。」黃蓉見楊過中毒極深，低聲道：「咱們先投客店，到城裡配幾味藥。」

　　原來黃蓉見這少年容貌與楊康實在相像，相起當年王處一在中都客店中相試穆念慈的武功師承，伸手按她後頸，穆念慈不向前跌，反而後仰，這正是洪七公獨門的運氣練功法門。這少年若是穆念慈的兒子，所練武功也必是一路。黃蓉是洪七公的弟子，自是深知本門練功的訣竅，一試之下，果然便揭穿了他的真相。

　　當下郭靖抱了楊過，與柯鎮惡、黃蓉、郭芙三人攜同雙雕，回到客店。黃蓉寫下藥方，店小二去藥店配藥，只是她用的藥都是偏門，嘉興雖是通都大邑，一時卻也配不齊全。郭靖見楊過始終昏迷不醒，甚是憂慮。黃蓉知道丈夫自楊康死後，常自耿耿於懷，今日陡然遇上他的子嗣，自是歡喜無限，偏是他又中了劇毒，不知生死，說道：「咱們自己出去採藥。」郭靖心知只要稍有治癒之望，她必出言安慰自己，卻見她神色之間亦甚鄭重，心下更是惴惴不安，於是囑咐郭芙不得隨便亂走，夫妻倆出去找尋藥草。

　　楊過昏昏沉沉的睡著，直到天黑，仍是不醒。柯鎮惡進來看了他幾次，自是束手無策，他毒蒺藜的毒性與冰魄銀針全然不同，兩者的解藥自不能混用，又怕郭芙溜出，不住哄著她睡覺。

　　楊過昏迷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有人在他胸口推拿，慢慢醒轉，睜開眼來，但見黑影閃動，什麼東西從窗中竄了出去。他勉力站起，扶著桌子走到窗口張望，只見屋簷上倒立著一人，頭下腳上，正是日間要他叫爸爸的那個怪人，身子搖搖擺擺，似乎隨時都能摔下屋頭。

　　楊過驚喜交集，叫道：「是你。」那怪人道：「怎麼不叫爸爸？」楊過叫了聲：「爸爸！」心中卻道：「你是我兒子，老子變大為小，叫你爸爸便了。」那怪人很是喜歡，道：「你上來。」楊過爬上窗檻，躍上屋頂。可是他中毒後身子虛弱，力道不夠，手指沒攀到屋簷，竟掉了下去，不由得失聲驚呼：「啊！」

　　那怪人伸手抓住他背心，將他輕輕放在屋頂，倒轉來站直了身子，正要說話，聽得西邊房裡有人呼的一聲吹滅燭火，知道已有人發見自己蹤跡，當下抱著楊過疾奔而去。待得柯鎮惡躍上屋時，四下裡早已無聲無息。

　　那怪人抱著楊過奔到鎮外的荒地，將他放下，說道：「你用我教你的法兒，再把毒氣逼些兒出來。」楊過依言而行，約莫一盞茶時分，手指上滴出幾點黑血，胸臆間登覺大為舒暢。那怪人道：「你這孩兒甚是聰明，一教便會，比我當年親生的兒子還要伶俐。唉！孩兒啊！」想到亡故的兒子，眼中不禁濕潤，撫摸楊過的頭，微微歎息。

　　楊過自幼沒有父親，母親也在他十一歲那年染病身亡。穆念慈臨死之時，說他父親死在嘉興鐵槍廟裡，要他將她遺體火化了，去葬在嘉興鐵槍廟外。楊過遵奉母親遺命辦理，從此流落嘉興，住在這破窯之中，偷雞摸狗的混日子。穆念慈雖曾傳過他一些武功的入門功夫，但她自己本就苦不甚高，去世時楊過又尚幼小，實是沒能教得了多少。這幾年來，楊過到處遭人白眼，受人欺辱，那怪人與他素不相識，居然對他這等好法，眼見他對自己真情流露，心中極是感動，縱身一躍，抱住了他脖子，叫道：「爸爸，爸爸！」他從兩三歲起就盼望有個愛憐他、保護他的父親。有時睡夢之中，突然有了個慈愛的英雄父親，但一覺醒來，這父親卻又不知去向，常常因此而大哭一場。此刻多年心願忽而得償，於這兩聲「爸爸」之中，滿腔孺慕之意盡情發洩了出來，再也不想在心中討還便宜了。

　　楊過固然大為激動，那怪人心中卻只有比他更是歡喜。兩人初遇之時，楊過被逼認他為父，心中實是一百個不願意，此時兩人心靈交通，當真是親若父子，但覺對方若有危難，自己就是為他死了也所甘願。那怪人大叫大笑，說道：「好孩子，好孩子，乖兒子，再叫一聲爸爸。」楊過依言叫了兩聲，靠在他的身上。

　　那怪人笑道：「乖兒子，來，我把生平最得意的武功傳給你。」說著蹲低身子，口中咕咕咕的叫了三聲，雙手推出，但聽轟的一聲巨響，面前半堵土牆應手而倒，只激得灰泥瀰漫，塵土飛揚。楊過只瞧得目瞪口呆，伸出了舌頭，驚喜交集，問道：「那是什麼功夫，我學得會嗎？」怪人道：「這叫做蛤蟆功，只要你肯下苦功，自然學得會。」楊過道：「我學會之後，再沒人欺侮我了麼？」那怪人雙眉上揚，叫道：「誰敢欺侮我兒子，我抽他的筋，剝他的皮。」

　　這個怪人，自然便是西毒歐陽鋒了。

　　他自於華山論劍之役被黃蓉用計逼瘋，十餘年來走遍了天涯海角，不住思索：「我到底是誰？」凡是景物依稀熟稔之地，他必多所逗留，只盼能找到自己，這幾個月來他一直耽在嘉興，便是由此。近年來他逆練九陰真經，內力大有進境，腦子也已清醒得多，雖然仍是瘋瘋癲癲，許多舊事卻已逐步一一記起，只是自己到底是誰，卻始終想不起來。

　　當下歐陽鋒將修習蛤蟆功的入門心法傳授了楊過，他這蛤蟆功是天下武學中的絕頂功夫，變化精微，奧妙無窮，內功的修習更是艱難無比，練得稍有不對，不免身受重傷，甚或吐血身亡，以致當年連親生兒子歐陽克亦未傳授。此時他心情激動，加之神智迷糊，不分輕重，竟毫不顧忌的教了這新收的義子。

　　楊過武功沒有根柢，雖將入門口訣牢牢記住了，卻又怎能領會得其中意思？偏生他聰明伶俐，於不明白處自出心裁的強作解入。歐陽鋒教了半天，聽他瞎纏歪扯，說得牛頭不對馬嘴，惱將起來，伸手要打他耳光，月光下見他面貌俊美，甚是可愛，尤勝當年歐陽克少年之時，這掌便打不下去了，歎道：「你累啦，回去歇歇，明兒我再教你。」

　　楊過自被郭芙說他手髒，對她一家都生了厭憎之心，說道：「我跟著你，不回去啦。」歐陽鋒只是對自己的事才想不明白，於其餘世事卻並不糊塗，說道：「我的腦子有些不大對頭，只怕帶累了你。你先回去，待我把一件事想通了，咱爺兒倆再廝守一起，永不分離，好不好？」楊過自喪母之後，一生從未有人跟他說過這等親切言語，上前拉住了他手，哽咽道：「那你早些來接我。」歐陽鋒點頭道：「我暗中跟著你，不論你到那裡，我都知道。要是有人欺侮你，我打得他肋骨斷成七八十截。」當下抱起楊過，將他送回客店。

　　柯鎮惡曾來找過楊過，在床上摸不到他身子，到客店四周尋了一遍，也是不見，甚是焦急；二次來尋時，楊過已經回來，正要問他剛才到了那裡，忽聽屋頂上風聲颯然，有人縱越而過。他知是有兩個武功極強之人在屋面經過，忙將郭芙抱來，放在床上楊過的身邊，持鐵杖守在窗口，只怕二人是敵，去而復回，果然風聲自遠而近，倏忽間到了屋頂。一人道：「你瞧那是誰？」另一人道：「奇怪，奇怪，當真是他？」原來是郭靖、黃蓉夫婦。

　　柯鎮惡這才放心，開門讓二人進來。黃蓉道：「大師父，這裡沒事麼？」柯鎮惡道：「沒事。」黃蓉向郭靖道：「難道咱們竟看錯了人？」郭靖搖頭道：「不會，九成是他。」柯鎮惡道：「誰啊？」黃蓉一扯郭靖衣襟，要他莫說。但郭靖對恩師不敢相瞞，便道：「歐陽鋒。」柯鎮惡生平恨極此人，一聽到他名字便不禁臉上變色，低聲道：「歐陽鋒？他還沒死？」郭靖道：「適才我們採藥回來，見到屋邊人影一幌，身法又快又又怪，當即追去，卻已不見了縱影。瞧來很像歐陽鋒。」柯鎮惡知他向來穩重篤實，言不輕發，他說是歐陽鋒，就決不能是旁人。

　　郭靖掛念楊過，拿了燭台，走到床邊察看，但見他臉色紅潤，呼吸調勻，睡得正沉，不禁大喜，叫道：「蓉兒，他好啦！」楊過其實是假睡，閉了眼偷聽三人說話。他隱約聽到義父名叫「歐陽鋒」，而這三人顯然對他極是忌憚，不由得暗暗歡喜。

　　黃蓉過來一看，大感奇怪，先前明明見他手臂上毒氣上廷，過了這幾個時辰，只有更加瘀黑腫脹，那知毒氣反而消退，實是奇怪之極。她與郭靖出去找了半天，草藥始終沒能採齊，當下將採到的幾味藥搗爛了，擠汁給他服下。

　　次日郭靖夫婦與柯鎮惡攜了兩小離嘉興向東南行，決定先回桃花島，治好楊過的傷再說。這晚投了客店，柯鎮惡與楊過住一房，郭靖夫婦與女兒住一房。

　　郭靖夫婦睡到中夜，忽聽屋頂上喀的一聲響，接著隔壁房中柯鎮惡大聲呼喝，破窗躍出。郭靖與黃蓉急忙躍起，縱到窗邊，只見屋頂上柯鎮惡正空手和人惡鬥，對手身高手長，赫然便是歐陽鋒。郭靖大驚，只怕歐陽鋒一招之間便傷了大師父性命，正欲躍上相助，卻見柯鎮惡縱聲大叫，從屋頂摔了下來。郭靖飛身搶上，就在柯鎮惡的腦袋將要碰到地面之時，輕輕拉住他後領向上提起，然後再輕輕放下，問道：「大師父，沒受傷嗎？」柯鎮惡道：「死不了。快去截下歐陽鋒。」郭靖道：「是。」躍上屋頂。

　　這時屋頂上黃蓉雙掌飛舞，已與這十餘年不見的老對頭鬥得甚是激烈。她這些年來武功大進，內力強勁，出掌更是變化奧妙，十餘招中，歐陽鋒竟絲毫佔不到便宜。

　　郭靖叫道：「歐陽先生，別來無恙啊。」歐陽鋒道：「你說什麼？你叫我什麼？」臉上一片茫然，當下對黃蓉來招只守不攻，心中隱約覺得「歐陽」二字似與自己有極密切關係。郭靖待要再說，黃蓉已看出歐陽鋒瘋病未癒，忙叫道：「你叫做趙錢孫李、周吳陳王！」歐陽鋒一怔，道：「我叫做趙錢孫李、周吳陳王？」黃蓉道：「不錯，你的名字叫作馮鄭褚衛、蔣沈韓楊。」她說的是「百家姓」上的姓氏。歐陽鋒心中本來糊塗，給她一口氣背了幾十個姓氏，更是摸不著頭腦，問道：「你是誰？我是誰？」

　　忽聽身後一人大喝：「你是殺害我五個好兄弟的老毒物。」呼聲未畢，鐵杖已至，正是柯鎮惡。他適才被歐陽鋒掌力逼下，未曾受傷，到房中取了鐵杖上來再鬥。郭靖大叫：「師父小心！」柯鎮惡鐵杖砸出，和歐陽鋒背心相距已不到一尺，卻聽呼的一聲響，鐵杖反激出去，柯鎮惡把持不住，鐵杖撒手，跟著身子也摔入了天井。

　　郭靖知道師父雖然摔下，並不礙事，但歐陽鋒若乘勢追擊，後著可凌厲之極，當下叫道：「看招！」左腿微屈，右掌劃了個圓圈，平推出去，正是降龍十八掌中的「亢龍有悔」。這一招他日夕勤練不輟，初學時便已非同小可，加上這十餘年苦功，實己到爐火純青之境，初推出去時看似輕描淡寫，但一遇阻力，能在剎時之間連加一十三道後勁，一道強似一道，重重疊疊，直是無堅不摧、無強不破。這是他從九陰真經中悟出來的妙境，縱是洪七公當年，單以這招而論，也無如此精奧的造詣。

　　歐陽鋒剛將柯鎮惡震下屋頂，但覺一股微風撲面而來，風勢雖然不勁，然已逼得自己呼吸不暢，知道不妙，急忙身子蹲下，雙掌平推而出，使的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蛤蟆功」。三掌相交，兩人身子都是一震。郭靖掌力急加，一道又是一道，如波濤洶湧般的向前猛撲。歐陽鋒口中咯咯大叫，身子一幌一幌，似乎隨時都能摔倒，但郭靖掌力愈是加強，他反擊之力也相應而增。

　　二人不交手已十餘年，這次江南重逢，都要試一試對方進境如何。昔日華山論劍，郭靖殊非歐陽鋒敵手，但別來勇猛精進，武功大臻圓熟，歐陽鋒雖逆練真經，也自有心得，但一正一反，終究是正勝於反，到此次交手，郭靖已能與他並駕齊驅，難分上下。黃蓉要丈夫獨力取勝，只在旁掠陣，並不上前夾擊。

　　南方的屋頂與北方大不相同。北方居室因須抵擋冬日冰雪積壓，屋頂堅實異常，但自淮水而南，屋頂瓦片疊蓋，便以輕巧靈便為主。郭靖與歐陽鋒各以掌力相抵，力貫雙腿，過了一盞茶時分，只聽腳下格格作響，突然喀喇喇一聲巨響，幾條椽子同時斷折，屋頂穿了個大孔，兩人一齊落下。

　　黃蓉大驚，忙從洞中躍落，只見二人仍是雙掌相抵，腳下踏著幾條椽子，這些椽子卻壓在一個住店的客人身上。那人睡夢方酣，豈知禍從天降，登時雙腿骨折，痛極大號。郭靖不忍傷害無辜，不敢足上用力，歐陽鋒卻不理旁人死活。二人本來勢均力敵，但因郭靖足底勢虛，掌上無所借力，漸趨下風。他以單掌抵敵人雙掌，然全身之力已集於右掌，左掌雖然空著，可也已無力可使。黃蓉見丈夫身子微向後仰，雖只半寸幾分的退卻，卻顯然已落敗勢，當下叫道：「喂，張三李四，糊塗王八，看招。」輕飄飄的一掌往歐陽鋒肩頭拍去。

　　這一掌出招雖輕，然而是落英神劍掌法的上乘功夫，落在敵人身上，勁力直透內臟，縱是歐陽鋒這等一流名家，也須受傷不可。歐陽鋒聽她又以古怪姓名稱呼自己，一征之下，陡然見她招到，雙掌力推，將郭靖的掌力逼開半尺，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一把抓住了黃蓉肩頭，五指如釣，要硬生生扯她一塊肉下來。

　　這一抓發出，三人同時大吃一驚。歐陽鋒但覺指尖劇痛，原來已抓中了她身上軟蝟甲的尖刺，忙不迭的鬆手。就在此時，郭靖掌力又到，歐陽鋒回掌相抵，危急中各出全力，砰的一聲，兩人同時急退，但見塵沙飛揚，牆倒屋傾。原來二人這一下全使上了剛掌，黑暗中瞧不清對方身形，降龍十八掌與蛤蟆功的巨力竟都打在對方肩頭。兩人破牆而出，半邊屋頂塌了下來。黃蓉肩頭受了這一抓，雖未受傷，卻也已嚇得花容失色，百忙中在屋頂將塌未塌之際斜身飛出。只見歐陽鋒與郭靖相距半丈，呆立不動，顯然都已受了內傷。

　　黃蓉不及攻敵，當即站在丈夫身旁守護。但見二人閉目運氣，哇哇兩聲，不約而同的都噴出一口鮮血。歐陽鋒叫道：「降龍十八掌，嘿，好傢伙，好傢伙！」一陣狂笑，揚長便走，瞬息間去得無影無蹤。

　　此時客店中早已呼爺喊娘，亂成一團。黃蓉知道此處不可再居，從柯鎮惡手裡抱過女兒，道：「師父，你抱著靖哥哥，咱們走罷！」柯鎮惡將郭靖抗在肩上，一蹺一拐的向北行去。走了一陣，黃蓉忽然想起楊過，不知這孩子逃到了那裡，但掛念丈夫身受重傷，心想旁的事只好慢慢再說。

　　郭靖心中明白，只是被歐陽鋒的掌力逼住了氣，說不出說來。他在柯鎮惡肩頭調勻呼吸，運氣通脈，約莫走出七八里地，各脈俱通，說道：「大師父，不礙事了。」柯鎮惡將他放下，問道：「還好麼？」郭靖搖搖頭道：「蛤蟆功當真了得！」只見女兒伏在母親肩頭沉沉熟睡，心中一怔，問道：「過兒呢？」柯鎮惡一時想不起過兒是誰，愕然難答。黃蓉道：「你放心，先找個地方休息，我回頭去找他。」

　　此時天色將明，道旁樹木房屋已朦朧可辨。郭靖道：「我的傷不礙事，咱們一起去找。」黃蓉皺眉道：「這孩子機伶得很，不用為他掛懷。」正說到此處，忽見道旁白牆後伸出個小小腦袋一探，隨即縮了回去。黃蓉搶過去一把抓住，正是楊過。他笑嘻嘻的叫了聲「阿姨」，說道：「你們才來麼？我在這兒等了好久啦。」黃蓉心中好些疑團難解，隨口答應一聲，道：「好，跟我們走罷！」

　　楊過笑了笑，跟隨在後。郭芙睜開眼來，問道：「你到那裡去啦？」楊過道：「我去捉蟋蟀對打，那才好玩呢。」郭芙道：「有什麼好玩？」楊過道：「哼，誰說不好玩？一個大蟋蟀跟一隻老蟋蟀對打，老蟋蟀輸了，又來了兩隻小蟋蟀幫著，三隻打一個。大蟋蟀跳來跳去，這邊彈一腳，那邊咬一口，嘿嘿，那可厲害了……」說到這裡，卻住口不說了。郭芙怔怔的聽著，問道：「後來怎樣？」楊過道：「你說不好玩，問我幹麼？」郭芙碰了個釘子，很是生氣，轉過了頭不睬他。

　　黃蓉聽他言語中明明是幫著歐陽鋒，在譏刺自己夫婦與柯鎮惡，便道：「你跟阿姨說，到底是誰打贏了？」楊過笑笑，輕描淡寫的道：「我正瞧得有趣，你們都來了，蟋蟀兒全逃走啦。」黃蓉心想：「當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禁微覺有氣。

　　說話之間，眾人來到一個村子。黃蓉向一所大宅院求見主人。那主人甚是好客，聽說有人受傷生病，忙命莊丁打掃廂房接待。郭靖吃了三大碗飯，坐在榻上閉目養神。黃蓉見丈夫氣定神閒，心知已無危險，坐在他身旁守護，想起見到楊過以來的種種情況，覺得此人年紀雖小，卻有許多怪異難解之處，但若詳加查問，他多半不會實說，心想只小心留意他行動便是。當日無語，用過晚膳後各自安寢。

　　楊過與柯鎮惡同睡一房，到得中夜，他悄悄起身，聽得柯鎮惡鼻鼾呼呼，睡得正沉，便打開房門，溜了出去，走到牆邊，爬上一株桂花樹，縱身躍起，攀上牆頭，輕輕溜下。牆外兩隻狗聞到人氣，吠了起來。楊過早有預備，從懷裡摸出兩根日間藏著的肉骨頭，丟了過去。兩隻狗咬住骨頭大嚼，當即止吠。

　　楊過辨明方向，向西南而行，約莫走了七八里地，來到鐵槍廟前。他推開廟門，叫道：「爸爸，我來啦！」只聽裡面哼了一聲，正是歐陽鋒的聲音，楊過大喜，摸到供桌前，找到燭台，點燃了殘燭，見歐陽鋒躺在神像前的幾個蒲團之上，神情委頓，呼吸微弱。他與郭靖所受之傷情形相若，只是郭靖方當年富力強，復元甚速，他卻年紀老邁，精力已遠為不如。

　　原來昨晚楊過與柯鎮惡同室宿店，半夜裡歐陽鋒又來瞧他。柯鎮惡當即醒覺，與歐陽鋒動起手來。其後黃蓉、郭靖二人先後參戰，楊過一直在旁觀看。終於歐陽鋒與郭靖同時受傷，歐陽鋒遠引。楊過見混亂中無人留心自己，悄悄向歐陽鋒追去。初時歐陽鋒行得極快，楊過自是追趕不上，但後來他傷勢發作，舉步維艱，楊過趕了上來，扶他在道旁休息。楊過知道自己若不回去，黃蓉、柯鎮惡等必來找尋，只恐累了義父的性命，是以與歐陽鋒約定了在鐵槍廟中相會。這鐵槍廟與他二人都大有干係，一說均知。楊過獨自守在大路之旁相候，與郭靖等會面後，直到半夜方來探視。

　　楊過從懷裡取出七八個饅頭，遞在他手裡，道：「爸爸，你吃罷。」歐陽鋒餓了一天，生怕出去遇上敵人，整日躲在廟中苦挨，吃了幾個饅頭後精神為之一振，問道：「他們在那兒？」楊過一一說了。

　　歐陽鋒道：「那姓郭的吃了我這一掌，七日之內難以復原。他媳婦兒要照料丈夫，不敢輕離，眼下咱們只擔心柯瞎子一人。他今晚不來，明日必至。只可惜我沒半點力氣。唉，我好像殺過他的兄弟，也不知是四個還是五個……」說到這裡，不禁劇烈咳嗽。

　　楊過坐在地下，手托腮幫，小腦袋中剎時間轉了許多念頭，忽然心想：「有了，待我在地下布些利器，老瞎子若是進來，可要叫他先受點兒傷。」於是在供桌上取過四隻燭台，拔去灰塵堆積的陳年殘燭，將燭台放在門口，再虛掩廟門，搬了一隻鐵香爐，爬上去放在廟門頂上。

　　他四下察看，想再佈置些害人的陷阱，見東西兩邊偏殿中各吊著一口大鐵鐘。每一口鍾都是三人合抱也抱不起來，料必重逾千斤。鍾頂上有一隻極粗的鐵釣，與巨木製成的木架相連。這鐵槍廟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但巨鐘和木架兩皆堅牢，仍是完好無損。楊過心想：「老瞎子要是到來，我就爬到鍾架上面，管教他找我不著。」

　　他手持燭台，正想到後殿去找件防身利器，忽聽大路上篤、篤、篤的一聲聲鐵杖擊地，知道柯鎮惡到了，忙吹滅燭火，隨即想起：「這瞎子目不見物，我倒不必熄燭。」但聽篤篤篤之聲越來越近，歐陽鋒忽地坐起，要把全身僅餘的勁力運到右掌之上，先發制人，一掌將他斃了。楊過將手中燭台的鐵簽朝外，守在歐陽鋒身旁，心想我雖武藝低微，好歹也要相助義父，跟老瞎子拚上一拚。

　　柯鎮惡料定歐陽鋒身受重傷，難以遠走，那鐵槍廟便在附近，正是歐陽鋒舊遊之地，料想他不敢寄居民家，多半會躲在廟中，想起五個兄弟慘遭此人毒手，今日有此報仇良機，那肯放過？睡到半夜，輕輕叫了兩聲：「過兒，過兒！」不聽答應，只道他睡得正熟，竟沒走近查察，當下越牆而出。那兩條狗子正在大嚼楊過給的骨頭，見他出來，只嗚嗚幾聲，卻沒吠叫。

　　他緩緩來到鐵槍廟前，側耳聽去，果然廟裡有呼吸之聲。他大聲叫道：「老毒物，柯瞎子找你來啦，有種的快出來。」說著鐵杖在地下一頓。歐陽鋒只怕洩了丹田之氣，不敢言語。

　　柯鎮惡叫了幾聲，未聞應聲，舉鐵杖撞開廟門，踏步進內，只聽呼的一響，頭頂一件重物砸將下來，同時左腳已踏中燭台上的鐵簽，刺破靴底，腳掌心上一陣劇痛。他一時之間不明所以，鐵杖揮起，噹的一聲巨響，震耳欲聾，將頭頂的鐵香爐打了開去，隨即在地下一滾，好教鐵簽不致刺入足底。那知身旁尚有幾隻燭台，只覺肩頭一痛，又有一隻燭台的鐵簽刺入了肉裡。他左手抓住燭台拔出，鮮血立湧。此時不敢再有大意，聽著歐陽鋒呼吸之聲，腳掌擦地而前，一步一步走近，走到離他三尺之處，鐵杖高舉，叫道：「老毒物，今日你還有何話說？」

　　歐陽鋒已將全身所剩有限力你運上右臂，只待對方鐵杖擊下，手掌同時拍出，跟他拚個同歸於盡。柯鎮惡雖知仇人身受重傷，但不知他到底傷勢如何，這一杖遲遲不落，要等他先行發招，就可知他還剩下多少力氣，。兩人相對僵持，均各不動。

　　柯鎮惡耳聽得他呼吸沉重，腦中陡然間出現了朱聰、韓寶駒、南希仁等繕義兄弟的聲音，似乎在齊聲催他趕快下手，當下再也忍耐不住，大吼一聲，一招「秦王鞭石」，揮鐵杖摟頭蓋將下去。歐陽鋒身子略閃，待要發掌，手臂只伸出半尺，一口氣卻接不上來，登時軟垂下去。但聽砰的一聲猛響，火光四濺，鐵杖杖頭將地下幾塊方磚擊得粉碎。

　　柯鎮惡一擊不中，次招隨上，鐵杖橫掃，向他中路打去。若在平日，歐陽鋒輕輕一帶，就要叫他鐵杖脫手，至不濟也能縱身躍過，但此刻全身酸軟，使不出半點勁道，只得著地打滾，避了開去。柯鎮惡使開降魔杖法，一招快似一招。歐陽鋒卻越避越是遲鈍，終於給他一招「杵伏藥叉」擊中左肩。

　　楊過在一旁聽著，不由得心驚肉跳，有心要上前相助義父，卻自知武藝低微，只有送死的份兒。

　　柯鎮惡接連二杖，都擊在歐陽鋒身上。歐陽鋒今日也是該遭此厄，總算他內力深湛，雖無還手之力，卻能退避化解，將他每一擊的勁道都卸在一旁，身上已被打得皮開肉綻，筋骨內臟卻不受損。柯鎮惡暗暗稱奇，心想這老毒物的本事果然非同小可，每一杖下去，明明已經擊中，但總是在他身上滑溜而過，十成勁力倒給化解了九成，心想他的頭蓋總不能以柔功滑開我的杖力，當下運杖成風，著著向他頭頂進攻。

　　歐陽鋒閃頭避了幾次，霎時間身子已被籠罩在他杖風之下，不由得暗暗叫苦，若是被他一杖擊在頭上，那裡還保得住性命，無可奈何中行險僥倖，突然撲入他的懷裡，抓住了他胸口。柯鎮惡吃了一驚，鐵杖已在外門，難以擊敵，只得伸手反揪。兩人一齊滾倒。

　　歐陽鋒不敢鬆手，牢牢抓住對方胸口，左手去扭他腰間，忽然觸手堅硬，急忙抓起，竟是一柄尖刀。這是張阿生常用的兵刃屠牛刀，名雖如此，其實並非用以屠牛。這刀砍金斷玉，鋒利無比。張阿生在蒙古大漠死於陳玄風之手，柯鎮噁心念義弟，這柄刀帶在身畔，片刻不離。歐陽鋒近身肉搏，拔了出來，左手彎過，舉刀便往敵人腰脅刺落。恰在此時，柯鎮惡正放脫鐵杖，右拳揮出，砰的一聲，將歐陽鋒打了個觔斗。歐陽鋒眼前金星直冒，迷迷糊糊中揮手將尖刀往敵人擲去。柯鎮惡聽得風聲，閃身避過，只聽鐺的一聲，鐘聲嗡嗡不絕，原來這把刀正擲中殿上的鐵鐘。歐陽鋒這一擲雖然無甚手勁，但因刀刃十分鋒利，竟然刺入鐵鐘，刀身不住顫動。

　　楊過站在鍾旁，尖刀貼面飛過，險些給刺中臉頰，只嚇得心中怦怦而跳，急忙快手快腳的爬上鍾架。

　　歐陽鋒靈機一動，繞到了鍾後。此時鐘聲未絕，柯鎮惡一時聽不出他呼吸所在，側頭細辨聲息。大殿中月光斜照，但見他滿頭亂髮，住杖傾聽，神態極是可怕。楊過瞧出了其中關鍵，當即拔出屠牛刀，將刀柄往鍾上重重撞上，鏜的一聲，將兩人呼吸聲盡皆蓋過。

　　柯鎮惡聽到潼聲，向前疾撲，歐陽鋒已繞到了鍾後。柯鎮惡橫杖擊出，歐陽鋒向旁閃避，這一杖便擊中了鐵鐘，只聽得鏜的一聲巨響，當真是震耳欲聾。楊過只覺耳鼓隱隱作痛。柯鎮惡性起，揮鐵杖不住擊鐘，前聲未絕，後聲又起，越來越響。歐陽鋒心想不妙，他這般敲擊下去，雖然郭靖受傷，黃蓉卻只怕要來應援。乘著鐘聲震耳，放輕腳步，想從後殿溜出。那知柯鎮惡耳音靈敏之極，雖在鐘聲鏜鏜巨響之中，仍分辨得出別的細微聲息，聽得歐陽鋒腳步移動，當下只作不知，仍是舞杖狂敲，待他走出數步，離鍾已遠，突然縱躍而前，揮杖在他頭頂擊落。

　　歐陽鋒勁力雖失，但他一生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這些接戰時的虛虛實實，豈有不知？眼見柯鎮惡右肩微抬，早知他的心意，不待他鐵杖揮出，又已逃回鍾後。他重傷後本已步履艱難，但此刻生死繫於一髮，竟然從數十年的深厚內力之中，激發了連自己也不知從何而來的力道。

　　柯鎮惡大怒，叫道：「就算打你不死，累也累死了你。」繞鍾來追。

　　楊過見二人繞著鐵鍾兜圈子，時候一長，義父必定氣力不加，眼見情勢危急，忽然心生一計，爬在鍾架上雙手亂舞，大做手勢。歐陽鋒全神躲閃敵人追擊，並未瞧見，再兜兩個圈子，才見楊過的影子映在地下，正做手勢叫他離開，一時未明其意，但想他既叫我離開，必有用意，當下冒險向外奔去。

　　柯鎮惡停步不動，要分辨敵人的去向。楊過除下腳上兩隻鞋子，向後殿擲去，拍拍兩聲，落在地下。柯鎮惡大奇，明明聽得歐陽鋒走向大門，怎麼後殿又有聲響？就在他微一遲疑之際，楊過執起屠牛少刀，發力向吊著鐵鐘的木架橫樑上斬去。這橫樑極粗，楊過力氣又小，寶刀雖利，數刀急砍又怎斬它得斷？但鐵鍾沉重之極，橫樑給接連斬出了幾個缺口，已吃不住巨鐘的重量。喀喇喇幾聲響，橫樑折斷，那口大鐵鍾夾著一股疾風，對準柯鎮惡的頂門直砸下來。

　　柯鎮惡早聽得頭頂忽發異聲，正自奇怪，巨鐘已落將下來，這當兒已不及逃竄，百忙中鐵杖直豎，噹的一聲猛響，巨鐘邊緣正壓在杖上，就這麼一擋，他已乘隙從鍾底滾出。但聽喀、砰、碰、轟，接連幾響，鐵杖斷為兩截，鐵鍾翻滾過去，在柯鎮惡肩頭猛力一撞，將他拋出山門，連翻了幾個觔斗，只跌得鼻子流血，額角上也破了一大塊。柯鎮惡目不見物，不知變故因何而起，只怕殿中躲著什麼怪物作祟，爬起身來，一蹺一拐的走了。

　　歐陽鋒在旁瞧著，也不由得微微心驚，不住口叫道：「可惜，可惜！」又道：「乖孩兒，好聰明！」楊過從鍾架上爬下，喜道：「這瞎子不敢再來啦。」歐陽鋒搖頭道：「此人與我仇深似海，只要他一息尚存，必定再來。」楊過道：「那麼咱們快走。」歐陽鋒仍是搖頭，道：「我受傷甚重，逃不遠。」他這時危難暫過，只覺四肢百骸都要如要散開來一般，實是一步也不能動了。楊過急道：「那怎麼辦？」歐陽鋒沉吟半晌，道：「有個法子，你再斬斷另一口鐘的橫樑，將我罩在鍾下。」楊過道：「那你怎麼出來？」歐陽鋒道：「我在鍾下用功七日，元功一復，自己就能掀鍾出來。這七日之中，那柯瞎子縱然再來尋仇，諒他這點點微末道行，也揭不開這口大鐘。只要黃蓉這女娃娃不來，未必有人能識破機關。黃蓉一來，那可大事去矣。」

　　楊過心想除此之外，確也沒有旁的法子，問清楚他確能自行開鐘，不須別人相助，又問：「你七天沒東西吃，行嗎？」歐陽鋒道：「你去找只盆缽，裝滿了清水，放在我身旁。這裡還有好幾個饅頭，慢慢吃著，盡可支持得七日。」

　　楊過去廚房中找到一隻瓦缽，裝了清水，放在另一口仍然高懸的大鐘之下，然後扶了歐陽鋒端端正正的坐在鍾下。歐陽鋒道：「孩兒，你儘管隨那姓郭的前去，日後我必來尋你。」楊過答應了，爬上鍾架，斬斷橫樑，大鐵鍾落下，將歐陽鋒罩住了。

　　楊過叫了幾聲「爸爸」，不聽歐陽鋒答應，知他在鍾內聽不見外邊聲息，正要離去，心念忽動，又到後殿拿一隻瓦缽，盛滿了清水。將瓦缽放在地下，然後倒轉身子，左手伸在缽中，依照歐陽鋒所授逆行經脈之法，將手上毒血逼了一些出來。只是使這功夫極是累人，他又只學得個皮毛，雖只擠得十幾滴黑血，卻已鬧得滿頭大汗。歇了一陣，扯下神像前的幾條布幡，纏在一隻籤筒之上，然後醮了碗中血水，在那口鍾上到處都遍塗了，心想若是柯瞎子再至，想撬開鐵鐘，手掌碰到鍾身，叫他非中毒不可。

　　忽又想到，義父罩在鍾內，七天之中可別給悶死了，於是用尖刀挖掘鍾邊之下的青磚，在地下挖了個拳頭大的洞孔，以便通風透氣。挖掘之間，那尖刀碰到青磚底下的一塊硬石，竟爾拍的一聲折斷了。這屠牛刀鋒銳之極，刃鋒卻是甚薄，給楊過當作鐵鑿般亂挖亂掘，一柄寶刀竟爾斷送。他不知此刀珍貴，反正不是自己之物，也不可惜，隨手拋在一旁，伏在地下，對準鍾底洞孔叫道：「爸爸，我去了，你快來接我。那口鍾外面有毒，你出來時小心些。」隨即側頭，俯耳洞孔，只聽歐陽鋒微弱的聲音道：「好孩子，我不怕毒，毒才怕我。你自己小心，我定來接你。」

　　楊過悄立半晌，頗有戀戀不捨之意，這才快步奔回客店，越牆時提心吊膽，只怕柯鎮惡驚覺，那知進房後見柯鎮惡尚未回來，倒也大出意料之外。

　　次日一早，忽聽得有人用棍棒砰砰砰的敲打房門。楊過躍下床來，打開房門，只見柯鎮惡持著一根木棍，臉色灰白，剛踏進門便向前撲出，摔在地下。楊過見他雙手烏黑，果然又去尋過歐陽鋒，終究不免中了自己布下之毒，暗暗心喜，當下假裝吃驚，大叫：「柯公公，你怎麼了？」

　　郭靖、黃蓉聽得叫聲，奔過來查看，見柯鎮惡倒在地下，吃了一驚。此時郭靖雖能行走，卻無力氣，當下黃蓉將柯鎮惡扶在床上，問道：「大師父，你怎麼啦？」柯鎮惡搖了搖頭，並不答話。黃蓉見到他掌心黑氣，恨恨的道：「又是那姓李的賤人，靖哥哥，待我去會她。」說著一束腰帶，跨步出去。

　　柯鎮惡低聲道：「不是那女子。」黃蓉止步回頭，奇道：「咦，那是誰？」柯鎮惡自覺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也對付不了，反弄到自己受傷回來，也可算無能之極。他性子剛硬，真所謂辛姜老而彌辣，對受傷的原由竟一句不提。靖蓉二人知他脾氣，若他願說，自會吐露，否則愈問愈惹他生氣。好在他只皮膚中毒，毒性也不厲害，只是一時昏暈，服了一顆九花玉露丸後便無大礙。

　　黃蓉心下計議，眼前郭靖與柯鎮惡受傷，那李莫愁險毒難測，須得先將兩個傷者、兩個孩子送到桃花島，日後再來找她算帳，方策萬全。這日上午在客店中休息半天，下午僱船東行。

　　楊過見黃蓉不去找歐陽鋒，心下暗喜，又想：「爸爸很怕郭伯母去找他，難道郭伯母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大美人兒，比柯瞎子還厲害得多嗎？」

　　舟行半日，天色向晚，船隻靠岸停泊，船家淘米做飯。郭芙見楊過不理自己，又是生氣又是無聊，倚在船窗向外張望，忽見柳蔭下兩個小孩子在哀哀痛哭，瞧模樣正是武敦儒、武修文兄弟。郭芙大聲叫道：「喂，你們在幹什麼？」武修文回頭見是郭芙，哭道：「我們在哭，你不見麼？」郭芙道：「幹什麼呀，你媽打你們麼？」武修文哭道：「我媽死啦！」

　　黃蓉聽到他說話，吃了一驚，躍上岸去。只見兩個孩子撫著母親的屍身哀哀痛哭。武三娘滿臉漆黑，早已死去多時。黃蓉再問武三通的下落，武敦儒哭道：「爸爸不知到那裡去啦。」武修文道：「媽媽給爸爸的傷口吸毒，吸了好多黑血出來。爸爸好了，媽媽卻死了。爸爸見媽死了，心裡忽然又糊塗啦。我們叫他，他理也不理就走了。」說著又哭了起來。黃蓉心想：「武三娘子捨生救夫，實是個義烈女子。」問道：「你們餓了罷？」兩兄弟不住點頭。

　　黃蓉歎了口氣，命船夫帶他們上船吃飯，到鎮上買了一具棺木，將武三娘收殮了。當晚不及安葬，次晨才買了一塊地皮，將棺木葬了。武氏兄弟在墳前伏地大哭。

　　郭靖道：「蓉兒，這兩個孩兒沒了爹娘，咱們便帶到桃花島上，以後要多費你心照顧啦。」黃蓉點頭答應，當下勸住了武氏兄弟，上船駛到海邊，另雇大船，東行往桃花島進發。

## 第03回　求師終南

　　郭靖在舟中潛運神功，數日間傷勢便已痊癒了大半。夫婦倆說起歐陽鋒十餘年不見，不但未見衰邁，武功猶勝往昔，這一掌若是打中了郭靖胸口要害，那便非十天半月之內所能痊可了。兩人談到洪七公，不知他身在何處，甚是記掛。黃蓉雖在桃花鳥隱居，仍是遙領丐幫幫主之位，幫中事務由魯有腳奉黃蓉之名處分勾當。她此番來到江南，原擬乘便會見幫中諸長老會商幫務，並打聽洪七公近況，但郭靖受傷，只有先行歸島。其後說到楊過，黃蓉便將他叫進內艙，詢問前事。楊過說了母親因病逝世、自己流落嘉興的經過，郭靖夫婦想起和穆念慈的交情，均是不勝傷感。

　　待楊過回出外艙，郭靖說道：「我向來有個心願，你自然知道。今日天幸遇到過兒，我的心願就可得償了。」當年郭靖之父郭嘯天與楊過的祖父楊鐵心義結兄弟，兩家妻室同時懷孕。二人相約，日後生下的若均是男兒，就結為兄弟，若均是女兒則結為金蘭姊妹，如是一男一女，則為夫婦。後來兩家生下的各為男兒，郭靖與楊過之父楊康如約結為兄弟。但楊康認賊作父，多行不義，終於慘死於嘉興王鐵槍廟中。郭靖念及此事，常耿耿於懷。此時這麼一說，黃蓉早知他的心意，搖頭道：「我不答應。」

　　郭靖愕然道：「怎麼？」黃蓉道：「芙兒怎能許配給這小子。」郭靖道：「他父雖然行止不端，但郭楊兩家世代交好，我瞧他相貌清秀，聰明伶俐，今後跟著咱倆，將來不愁不能出人頭地。」黃蓉道：「我就怕他聰明過份了。」郭靖道：「你不是聰明得緊麼？那有什麼不好？」黃蓉笑道：「我卻偏喜歡你這傻哥哥呢。」郭靖一笑，道：「芙兒將來長大，未必與你一般也喜歡傻小子。再說，如我這般傻瓜，天下只怕再也難找第二個。」黃蓉刮臉羞他道：「好希罕麼？不害臊。」

　　兩人說笑幾句，郭靖重提話頭，說道：「我爹爹就只這麼一個遺命，楊鐵心叔父臨死之際也曾重托於我。可是於楊康兄弟與穆世姊份上，我實沒盡了什麼心。若我再不將過兒當作親人一般看待，怎對得起爹爹與楊叔父？」言下長歎一聲，甚有憮然之意。黃蓉柔聲道：「好在個兩孩子都還小，此事也不必急。將來若是過兒當真沒甚壞處，你愛怎麼就怎麼便了。」

　　郭靖站起身來，深深一揖，正色道：「多謝相允，我實是感激不盡。」黃蓉也正色道：「我可沒應允。我是說，要瞧那孩子將來有沒有出息。」郭靖一揖到地，剛伸腰直立，聽她此言，不禁楞住，隨即道：「楊康兄弟自幼在金國王府之中，這才學壞。過兒在我們島上，卻決計壞不了，何況他這名字當年就是我給取的。他名楊過，字改之，就算有了過失，也能改正，你放心好啦。」黃蓉笑道：「名字怎能作數？你叫郭靖，好安靜嗎？從小就跳來跳去的像只大猴子。」郭靖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黃蓉一笑，轉過話頭，不再談論此事。

　　舟行無話，到了桃花島上。郭芙突然多了二個年紀相若的小朋友，自是歡喜之極。

　　楊過服了黃蓉的解藥後，身上餘毒便即去淨。他和郭芙初見面時略有嫌隙，但小孩性兒，過了幾日，大家自也忘了。這幾天中，四人都在捕捉蟋蟀相鬥為戲。

　　這一日楊過從屋裡出來，又要去捉蟋蟀，越彈指閣，經兩忘峰，剛繞過清嘯亭，忽聽得山後笑語聲喧，忙奔將過去，只見郭芙和武氏兄弟翻石撥草，也正在捕捉蟋蟀。武敦儒拿著個小竹筒，郭芙捧著一隻瓦盆。

　　武修文翻開一塊石頭，嗤的一響，一隻大蟋蟀跳了出來。武修文縱身撲上，雙手按住，歡聲大叫。郭芙叫道：「給我，給我。」武修文拿起蟋蟀，道：「好罷，給你。」揭開瓦盆蓋，放在盆裡，只見這蟋蟀方頭健腿、巨顎粗腰，甚是雄駿。武修文道：「這只蟋蟀定是無敵大將軍，楊哥哥，你那許多蟋蟀兒都打它不過。」

　　楊過不服，從懷中取出幾竹筒蟋蟀，挑出最兇猛的一隻來與之相鬥。鬥得幾個回合，那大蟋蟀張開巨口咬去，將楊過的那只攔腰咬住，摔出盆外，隨即振翅而鳴，洋洋得意。郭芙拍手歡叫：「我的打贏啦！」楊過道：「別忙，還有呢。」可是他連出三蟀，盡數敗下陣來，第三隻甚至被巨蟀一口咬成兩截。

　　楊過臉上無光，道：「不玩啦！」轉身便走。忽聽得後面草叢中嘰嘰嘰的叫了三聲，正是蟋蟀鳴叫，聲音卻頗有些古怪。武敦儒道：「又是一隻。」撥開草叢，突然向後急躍，驚道：「蛇，蛇！」楊過轉過身來，果見一條花紋斑斕的毒蛇，昂首吐舌的盤在草中。楊過拾起一塊石子，對準了摔去，正中蛇頭，那毒蛇扭曲了幾下，便即死了。只見毒蛇所盤之旁有一隻黑黝黝的小蟋蟀，相貌奇醜，卻展翅發出嘰嘰之聲。

　　郭芙笑道：「楊哥哥，你捉這小黑鬼啊。」楊過聽出她話中有嘰嘲之意，激發了胸中傲氣，說道：「好，捉就捉。」當下將黑蟋蟀捉了過來。郭芙笑道：「你這隻小黑鬼，要來幹什麼？想跟我的無敵大將軍鬥鬥嗎？」楊過怒道：「鬥就鬥，小黑鬼也不是給心欺負的。」將黑蟀放在郭芙的瓦盆之中。

　　說也奇怪，那大蟋蟀見到小黑蟀竟有畏懼之意，不住退縮。郭芙與武氏兄弟大聲吆喝，為大蟋蟀加勁助威。小黑蟋蟀昂頭縱躍而前，那大蟀不敢接戰，想躍出盆去。小黑蟀也即躍高，在半空咬住大蟀的尾巴，雙蟀齊落，那大蟋蟀抖了幾抖，翻轉肚腹而死。原來蟋蟀之中有一種喜與毒蟲共居，與蜈蚣共居的稱為「蜈蚣蟀」，與毒蛇共居的稱為「蛇蟀」，因身上染有毒蟲氣息，非常蟀所能敵。楊過所捉到的小黑蟀正是一隻蛇蟀。

　　郭芙見自己的無敵大將軍一戰即死，很不高興，轉念一想，道：「楊哥哥，你這頭小黑鬼給了我罷。」楊過道：「給你麼，本來沒什麼大不了，但你為什麼罵它小黑鬼？」郭芙小嘴一撇，悻悻的道：「不給就不給，希罕嗎？」拿起瓦盆一抖，將小黑蟀倒在地上，右腳踹落，登時踏死。楊過又驚又怒，氣血上湧，滿臉脹得通紅，登時按捺不住，反手一掌，重重打了她個耳光。

　　郭芙一楞，還沒決定哭是不哭。武修文罵道：「你這小子打人！」向楊過胸口就是一拳。他家學淵源，自小得父母親傳，武功已有相當根基，這拳正中楊過前胸，力道著實不輕。楊過大怒，回手也是一拳，武修文閃身避過。楊過追上撲擊，武敦儒伸腳在他腿上一鉤，楊過撲地倒了。武修文轉身躍起，騎在他身上。兄弟倆牢牢按住，四個拳頭猛往他身上擊去。

　　楊過雖比二人大了一兩歲，但雙拳難敵四手，武氏兄弟又練過上乘武功，楊過卻只跟穆念慈學過一些粗淺武功，不是二人對手，當下咬住牙關挨打，哼也不哼。武敦儒道：「你討饒就放你。」楊過罵道：「放屁！」武修文砰砰兩下，又打了他兩拳。郭芙在旁見武氏兄弟為她出氣，心下甚喜。

　　武氏兄弟知道若是打他頭臉，有了傷痕，待會被郭靖、黃蓉看到，必受斥責，是以拳打足踢，都招呼在他身上。郭芙見打得厲害，有些害怕，但摸到自己臉上熱辣辣的疼痛，又覺打得痛快，不禁叫道：「用力打，打他！」武氏兄弟聽她這般呼叫，打得更加狠了。

　　楊過伏在地下，耳聽郭芙如此叫喚，心道：「你這丫頭如此狠惡，我日後必報此仇。」但覺腰間、背上、臀部劇痛無比，漸漸抵受不住，武氏兄弟自幼練功，拳腳有力，尋常大人也經受不起，若非楊過也練過一些內功，早已昏暈。他咬牙強忍，雙手在地下亂抓亂爬，突然間左手抓到一件冰涼滑膩之物，正是適才砸死的毒蛇，當即抓起，回手揮舞。

　　武氏兄弟見到這條花紋斑斕的死蛇，齊聲驚呼。楊過乘機翻身，回手狠狠一拳，只打得武敦儒鼻流鮮血，當即爬起身來，發足便逃。武氏兄弟大怒，隨後追去。郭芙要看熱鬧，連聲叫喚：「捉住他，捉住他！」在後追趕。楊過奔了一陣，一回頭，只見武敦儒滿臉鮮血，模樣甚是狠惡，心知若是給兩兄弟捉住了，那一頓飽打必比適才更是厲害，當下不住足的奔向試劍峰山腳，直向峰上爬去。

　　武敦儒鼻上雖吃一拳，其實並不如何疼痛，但見到了鮮血，又是害怕，又是憤怒，提氣急追。楊過越爬越高，武氏兄弟絲毫不肯放鬆。郭芙卻在半山腰裡停住腳步，仰頭觀看。楊過奔了一陣，眼見前面是個斷崖，已無路可走。當年黃藥師每創新招，要躍過斷崖，再到峰頂絕險之處試招，楊過卻如何躍得過？他心道：「我縱然跳崖而死，也不能讓這兩個臭小子捉住再打。」轉過身來，喝道：「你們再上來一步，我就跳下去啦！」武敦儒一呆，武修文叫道：「跳就跳，誰還怕了你不成？料你也沒膽子！」說著又爬上幾步。

　　楊過氣血上衝，正要湧身下躍，瞥眼忽見身旁有塊大石，半截擱在幾塊石頭之上，似乎安置得並不牢穩。他狂怒之下，那裡還想到什麼後果，伸手將大石下面的幾塊石頭搬開，那大石果然微微搖動。他躍到大石後面，用力推去，大石幌了兩下，空隆一響，向山腰裡滾將下來。

　　武氏兄弟見他推石，心知不妙，嚇得臉上變色，急忙縮身閃避。那大石帶著無數泥沙，從武氏兄弟身側滾過，砰砰巨響，一路上壓倒許多花木，滾入大海。武敦儒心下慌亂，一腳踏空，溜了下來，武修文急忙抱住。兩人在山坡上站立不住，摟作一團的滾將下來，翻滾了六七丈，幸好給下面一株大樹擋住了。

　　黃蓉在屋中遠遠聽得響聲大作，忙循聲奔出，來到試劍峰下，但見泥沙飛揚，女兒藏在山邊草裡，嚇得哭也哭不出來，武氏兄弟滿頭滿臉都是瘀損鮮血。黃蓉上前抱起女兒，問道：「什麼事？」郭芙伏在母親懷裡，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哭了一會，才抽抽噎噎的訴說楊過怎樣無理打她、武氏兄弟怎樣相幫、楊過又怎樣推大石要壓死二人。她將過錯盡數推在楊過身上，自己踏死蟋蟀、武氏兄弟打人之事，卻全瞞過了不說。黃蓉聽罷，呆了半晌，見到女兒半邊臉頰紅腫，那一掌打得確是不輕，心下甚是憐惜，不住口的安慰。

　　這時郭靖也奔了出來，見到武氏兄弟的狼狽情狀，問起情由，好生著惱，又怕楊過有甚不測，忙奔上山峰，可是峰前峰後找了一遍，不見影蹤。他提高嗓子大叫：「過兒，過兒。」這幾下高叫聲傳數里，但是終不見楊過出來，也不聞應聲。郭靖等了一會，越加擔心，下得峰來，劃了小艇環島巡繞尋找，直到天黑，楊過竟是不知去向。

　　原來楊過推下大石，見武氏兄弟滾下山坡，遙遙望見黃蓉出來，心知這番必受重責，當下縮身在岩石的一個縫隙之中，聽得郭靖叫喚，卻不敢答應。他挨著肌餓，躲在石縫中動也不動，眼見暮色蒼茫，大海上漸漸昏黑，四下裡更無人聲。又過一陣，天空星星閃爍，涼風吹來，身上大有寒意，他走出石縫，向山下張望，但見精舍的窗子中透出燈光，想像郭靖夫婦、柯鎮惡、郭芙、武氏兄弟六人正在圍坐吃飯，雞鴨魚肉擺了滿桌，不由嚥了幾口唾抹。但隨即想到，他們必在背後數說責罵自己，不禁氣憤難當。黑夜中站在山崖上的海風之中，只想著一生如何受人欺辱，但覺塵世間個個對他冷眼相待，思潮起伏，滿胸孤苦怨憤，難以自已。

　　其實郭靖尋他不著，那有心情吃飯？黃蓉見丈夫煩惱，知道勸他不聽，也不吃飯，陪他默默而坐。次日天沒亮，兩人又出外找尋。

　　楊過餓了半日一晚，第二天一早，再也忍耐不住，悄悄溜下山峰，在溪邊捉了幾隻青蛙，剝了皮，找些枯葉，要燒烤來吃。他在外流浪，常以此法充飢渡日，此時也怕被郭靖、黃蓉見煙火，當下藏在山洞中燒柴，一將蛙腿烤黃，立即踏滅柴火，張口大嚼。耳聽得郭靖叫喚「過兒，過兒。」心想：「你要叫我出去打我，我才不出來呢。」

　　當晚他就在山洞中睡了，迷迷糊糊的躺了一陣，忽見歐陽鋒走進洞來，說道：「孩兒，我來教你練武功，免得你打不過武家那兩個小鬼。」楊過大喜，跟他出洞，只見他蹲在地下，咕咕咕的叫了幾聲，雙掌推出。楊過跟著他便練了起來，只覺發掌踢腿，無不恰到好處。忽然歐陽鋒揮拳打來，他閃避不及，砰的一下，正中頂門，頭上劇痛無比，大叫一聲，跳起身來。

　　頭上又是砰的一下，他一驚而醒，原來適才是做了一夢。他摸摸頭頂，撞起了一個疙瘩，甚是疼痛，不禁歎了口氣，尋思：「料來爸爸此刻已經傷勢痊癒，從大鐘底下出來了。不知他什麼時候來接我去，真的教我武功，也免得我在這裡受人白眼，給人欺辱。」走出洞來，望著天邊，但見稀星數點掛在樹梢，回思適才歐陽鋒教導自己的武功，卻一點也想不起來，他蹲下身來，口中咕咕咕的叫了幾聲，要將歐陽鋒當日在嘉興所傳的蛤蟆功口訣用在拳腳之上，但無論如何使用不上。他苦苦思索，雙掌推出，夢中隨心所欲的發掌出足，這時竟已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他獨立山崖，望著茫茫大海，孤寂之心更甚，忽聽海上一聲長嘯隱隱傳來，叫著：「過兒，過兒。」他不由自主的奔下峰去，叫道：「我在這兒，我在這兒。」他奔上沙灘，郭靖遠遠望見，大喜之下，急忙划艇近岸，躍上灘來。星光下兩人互相奔近。郭靖一把將楊過摟在懷裡，只道：「快回去吃飯。」他心情激動，語音竟有些哽咽。回到屋中，黃蓉預備飯菜給郭靖和楊過吃了，大家對過去之事絕口不提。

　　次日清晨，郭靖將楊過、武氏兄弟、郭芙叫到大廳，又將柯鎮惡請來，隨即向四個孩子向江南六怪的靈住磕過了頭，向柯鎮惡道：「大師父，弟子要請師父恩准，跟你收四個徒孫。」柯鎮惡喜道：「那再好不過，我恭喜你啦。」郭靖命楊過與武氏兄弟先向柯鎮惡磕頭，再對他夫婦行拜師之禮。郭芙笑問：「媽，我也得拜麼？」黃蓉道：「自然要拜。」郭芙笑嘻嘻的也向三人磕了頭。

　　郭靖正色道：「從今天起，你們四人是師兄弟啦……」郭芙接口道：「不，還是師兄妹。」郭靖橫了女兒一眼，道：「爹沒說完，不許多口。」他頓了一頓，說道：「自今而後，你們四人須得相親相愛，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如再爭鬧打架，我可不能輕饒。」說著向楊過看了一眼。楊過心想：「你自然偏袒女兒，以後我不去惹她就是。」

　　柯鎮惡接著將他們門中諸般門規說了一些，都是一些不得恃強欺人、不得濫傷無辜之類，江南七怪門派各自不同，柯鎮惡也記不得那許多，反正也是大同小異。

　　郭靖說道：「我所學的武功很雜，除了江南七俠所授的根基之外，全真派的內功，桃花島和丐幫東南兩大宗的武功，都曾練過一些。為人不可忘本，今日我先授你們柯大師祖的獨門功夫。」

　　他正要親授口訣，黃蓉見楊過低頭出神，臉上有一股說不出的怪異之色，依稀是楊康當年的模樣，不禁心中生憎，尋思：「他父親雖非我親手所殺，但也可說死在我的手裡，莫養虎為患，將來成為一個大大的禍胎。」心念微動，已有計較，說道：「你一個人教四個孩子，未免太也辛苦，過兒讓我來教。」郭靖尚未回答，柯鎮惡已拍手笑道：「那妙極啦！你兩口子可以比比，瞧誰的徒兒教得好。」郭靖心中也喜，知道妻子比己聰明百倍，教導之法一定遠勝於己，當下沒口子稱善。

　　郭芙怕父親嚴峻，道：「媽，我也要你教。」黃蓉笑道：「你老是纏著我胡鬧，功夫一定學不成，衰是讓爹教你的好。」郭芙向父親偷看一眼，見他雙目也正瞪著自己，急忙轉頭，不敢再說。

　　黃蓉對丈夫道：「咱們定個規矩，你不能教過兒，我也不能教他們三人。這四個孩子之間，更加不得互相傳授，否則錯亂了功夫，有損無益。」郭靖道：「這個自然。」黃蓉道：「過兒，你跟我來。」楊過厭憎郭芙與武氏兄弟，聽黃蓉這麼說，得以不與他們同場學藝，正合心意，當下跟著她走向內堂。

　　黃蓉領著他進了書房，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來，道：「你師父有七位師父，人稱江南七怪，大師父就是柯公公，二師父叫作妙手書生朱聰，現下我先教你朱二師祖的功夫。」說著攤開書本，朗聲讀道：「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原來那是一部「論語」。楊過心中奇怪，不敢多問，只得跟著她誦讀著識字。

　　一連數日，黃蓉只是教他讀書，始終絕口不提武功。這一日讀罷了書，楊過獨自到山上閒走，想起歐陽鋒現下不知身在何處，思念甚殷，不禁倒轉身子，學著他的樣子旋轉起來。轉了一陣，依照歐陽鋒所授口訣逆行經脈，只覺愈轉愈是順遂，一個翻身躍起，咕的一聲叫喊，雙掌拍出，登覺遍體舒泰，快美無比，立時出了一身大汗。他可不知只這一番練功，內力已有進展。歐陽鋒的武功別創一格，實是厲害之極的上乘功夫，楊過悟性奇高，雖然那日於匆匆之際所學甚少，但如此練去，內力也有所進益。

　　自此之後，他每日跟黃蓉誦讀經書，早晨晚間有空，自行到僻靜山邊練功。他倒不是想從此練成一身驚人武藝，只是每練一次，全身總是說不出的舒適，到後來已是不練不快。

　　他暗自修練，郭靖與黃蓉毫不知曉。黃蓉教他讀書，不到三個月，已將一部「論語」教完。楊過記誦極速，對書中經義卻往往不以為然，不住提出疑難。其實黃蓉教他讀書，也已早感煩厭，只是常自想到：「此人聰明才智似不在我下，如果他為人和他爹爹一般，再學了武功，將來為禍不小，不如讓他學文，習了聖賢之說，於己於人都有好處。」當下耐著性子教讀，「論語」教完，跟著再教「孟子」。

　　幾個月過去，黃蓉始終不提武功，楊過也就不問。自那日與郭芙、武氏兄弟打架之後，再不跟他們三人在一起玩耍，獨個兒越來越感孤寂，心知郭靖雖收他為徒，武功是決計不肯傳授的了。自己本就不是武氏兄弟的對手，待郭靖教得他們一年半載，再有爭鬥，非死在他們手裡不可，心中打定了主意，一有機會，立即設法離島。

　　這日下午，楊過跟黃蓉讀了幾段「孟子」，辭出書房，在海邊閒步，望著大海中白浪滔滔，心想不知何日方能脫此困境，眼見海面上白鷗來去，好生欣羨它們的來去自在。正自神往，忽聽桃樹林外傳來呼呼風響。他好奇心起，悄悄繞到樹後張望，原來郭靖正在林中空地上教武氏兄弟拳腳，教的是一招擒拿手「托梁換柱」。郭靖口中指點，手腳比劃，命武氏兄弟跟著照學。楊過只看了一遍，早就領會到這一招的精義所在，但武氏兄弟學來學去始終不得要領。郭靖本性魯鈍，深知其中甘苦，毫不厭煩，只是反覆教導。

　　楊過暗暗歎氣，心道：「郭伯伯若肯教我，我豈能如他們這般蠢笨。」悶悶不樂，自回房中睡了。晚飯後讀了幾遍書，但感百無聊賴，又到海灘旁邊，學著郭靖所授的拳腳，使將開來，只是將一招反覆使得幾遍，便感膩煩，心念一動：「我若去偷學武功，保管比武氏兄弟強得多，那也不用怕他們來害我了。」

　　一喜之後，跟著又想：「郭伯伯既不肯教，我又何必偷學他的？哼，這時他就是來求我去學，我也不學的了。最多給人打死了，好希罕麼？」想到此處，又是驕傲，又感淒苦，倚巖靜坐，竟在浪濤聲人迷迷糊糊的睡著了。

　　次日清晨，楊過不去吃早飯，也不去書房讀書，在海中撈了幾隻大蠔，生火燒烤來吃，心想：「不吃你郭家的飯，也餓不死我。」瞧著岸邊的大船和小艇，尋思：「那大船我開不動，小艇卻又划不遠，怎生逃走才好？」煩惱了半日，無計可施，便在一塊巨岩之後倒轉了身子，練起了歐陽鋒所授的內功來。

　　正練到血行加速、全身舒暢之際，突然間身後有人大聲呼喝，楊過一驚之下，登時摔倒，手足麻痺，再也爬不起來，原來是郭芙與武氏兄弟三人適於此時到來。這巨岩之後本來十分僻靜，向無人至，但桃花島上道路樹木的佈置皆按五行生剋之變，郭芙與武氏兄弟不敢到處亂走，來來去去只在島上道路熟識處玩耍，以致見到了他練功的情狀。幸好楊過此時功力甚淺，否則給他們三人這麼齊聲吆喝，經脈錯亂，非當場癱瘓不可。

　　郭芙拍手笑道：「你在這裡搗什麼鬼？」楊過扶著岩石，慢慢支撐著站起，向她白了一眼，轉身走開。武修文叫道：「喂，郭師妹問你哪，怎得你這般無禮，也不理睬？」楊過冷冷的道：「你管得著麼？」武敦儒大怒，說道：「咱們自管玩去，別去招惹瘋狗。」楊過道：「是啊，瘋狗見人就咬，人家好端端的在這裡，三條瘋狗卻過來亂吠亂叫。」武敦儒怒道：「你說三條瘋狗？你罵人？」楊過笑道：「我只罵狗，沒罵人。」

　　武敦儒怒不可遏，撲上去拔拳便打，楊過一閃避開。武修文想起師父曾有告誡，師兄弟不可打架，這事鬧了起來，只怕被師父責備，忙拉位兄長手臂，笑吟吟的對楊過道：「楊大哥，你跟師娘學武藝，我們三個跟師父學。這幾個月下來，也不知是誰長進得快了。咱們來過過招，比劃比劃，你敢不敢？」

　　楊過心下氣苦，本想說：「我沒你們的運氣，師娘可沒教過我武功。」但一聽到他說「你敢不敢」四字，語氣中充滿了輕蔑之意，那句洩氣的話登時忍住了不說，只哼了一聲，冷冷的斜睨著他。武修文道：「咱們師兄弟比試武功，不論誰輸誰贏，都不可去跟師父、師娘說，就是打破了頭，也說是自己摔的。誰打輸向大人投訴，誰就是狗雜種、王八蛋。楊大哥，你敢不敢？」

　　他這「你敢不敢」四字第二次剛出口，眼前一黑，左眼上已重重著了楊過一拳，武修文一個踉蹌，險些摔倒。武敦儒怒道：「你這般打冷拳，好不要臉。」施展郭靖所教的拳法，向楊過腰間打去。楊過不識閃避，登時中拳，眼見武敦儒又是飛腳踢來，腦海中靈光一閃，想起昨天郭靖傳授武氏兄弟的招數，當即右腳微蹲，左手在武敦儒踢來的右腳小腿上一托。這正是「鬧市俠隱」全金髮所擅擒拿手法中的一招「托梁換柱」，雖非極精深的武功，臨敵之時卻也頗切實用。昨日郭靖反覆叫兩兄弟試習，武氏兄弟本已學會，但當真使將出來，卻遠不及楊過偷看片刻的靈活機巧。武敦儒被他這麼一托，登時遠遠摔了出去。

　　武修文眼上中拳，本已大怒，但見兄長又遭摔跌，當即撲將上來，左拳虛幌，楊過向左避讓，卻不知這是拳術中甚是淺近的招數，先虛後實，武修文跟著右拳實擊，砰的一聲，楊過右邊顴骨上重重中了一拳。武敦儒爬起身來，上前夾擊，他兩兄弟武功本有根柢，楊過先前就已抵敵不過，再加上郭靖這幾個月來的教導，他如何再是敵手？廝打片刻，頭臉腰背已連中七八下拳腳。楊過心下發了狠：「就是給你們打死，我也不逃。」發拳直上直下的亂舞亂打，全然不成章法。

　　武修文見他咬牙切齒的拚命，心下倒是怯了，反正已大佔上風，不願再鬥，叫道：「你已經輸啦，我們饒了你，不用再打了。」楊過叫道：「誰要你饒？」衝上去劈面猛擊。武修文伸左臂格開，右手抓住他胸口衣襟向前急拉，便在此時，武敦儒雙拳同時向楊過後腰直擊下去。楊過站立不穩，向前摔倒。武敦儒雙手按住他頭，問道：「你服了沒有？」楊過怒道：「誰服你這瘋狗？」武敦儒大怒，將他臉孔向沙地上直按下去，叫道：「你不服，就悶死了你。」

　　楊過眼睛口鼻中全是沙粒，登時無法呼吸，又過片刻，全身如欲爆裂。武敦儒雙手用力按住他頭，武修文騎在他頭頸之中，楊過始終掙扎不脫，窒悶難當之際，這些日子來所練歐陽鋒傳授的內力突然崩湧，只覺丹田中一股熱氣激升而上，不知如何，全身驀然間精力充沛，他猛躍而起，眼睛也不及睜開，雙掌便推了出去。

　　這一下正中武修文的小腹，武修文「啊」的一聲大叫，仰跌在地，登時暈了過去。這掌力乃是歐陽鋒的絕技「蛤蟆功」，威力固不及歐陽鋒神功半成，楊過又不會運用，但他於危急之間自發而生的使將出來，武修文卻也抵受不起。

　　武敦儒搶將過去，只見兄弟一動也不動的躺著，雙目翻白，只道已給楊過打死，大駭之下，大叫：「師父，師父，我弟弟死了，我弟弟死了！」連叫帶哭，奔回去稟報郭靖。郭芙心中害怕，也急步跟去。

　　楊過吐出嘴裡沙土，抹去眼中沙子，只覺全身半點氣力也無，便欲移動一步也是艱難無比，眼見武修文躺著不動，又聽得武敦儒大叫：「我弟弟死了！」心下一片茫然，不知到底出了什麼事，明知事情大大不妙，卻是無力逃走。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見郭靖、黃蓉飛步奔來。郭靖抱起武修文，在他胸腹之間推拿。黃蓉走到楊過邊，問道：「歐陽鋒呢？他在那裡？」楊過茫然不答。黃蓉又問：「這蛤蟆功他什麼時候教你的？」楊過似乎聽見了，又似乎沒有聽見，雙眼失神落魄的望著前面，嘴巴緊緊閉住，生怕說了一個字出來。黃蓉見他不理，抓住他雙臂，連聲道：「快說！歐陽鋒在那裡？」楊過始終一動不動。

　　過不多時，武修文在郭靖內力推拿下醒了轉來，接著柯鎮惡也隨著郭芙趕到。柯鎮惡聽郭芙說了楊過倒轉身子的情狀，又聽得他如何「打死」武修文，想到這小子原來是歐陽鋒的傳人，滿腔仇怨登時都轉到了他身上，聽得黃蓉連問：「歐陽鋒在那裡？」而楊過全不理睬，當即走上前去，高舉鐵杖，厲聲喝道：「歐陽鋒這奸賊在那裡？你不說，一杖就打死了你！」

　　楊過此時已豁出了性命不要，大聲道：「他不是奸賊！他是好人。你打死我好了，我一句話也不說。」柯鎮惡大怒，揮杖怒劈。郭靖大叫：「大師父，別……」只聽拍的一聲，鐵杖從楊過身側擦過，擊入沙灘。原來柯鎮噁心想打死這小小孩童畢竟不妥，鐵杖擊出時準頭略偏。

　　柯鎮惡厲聲道：「你一定不說？」楊過大聲道：「你有種就打死我，我怕你這老瞎子嗎？」郭靖縱身上前，重重打了他個耳光，喝道：「你膽敢對師祖爺爺無禮！」楊過也不哭泣，只冷冷的道：「你們也不用動手，要我性命，我自己死好了！」反身便向大海奔去。

　　郭靖喝道：「過兒回來！」楊過奔得更加急了。郭靖正欲上前拉他，黃蓉低聲道：「且慢！」郭靖當即停步，只見楊過直奔入海，衝進浪濤之中。郭靖驚道：「他不識水性，蓉兒，咱們快救他。」又要入海去救。黃蓉道：「死不了，不用著急。」過了一會，見楊過竟不回來，心下也不禁佩服他的傲氣，當即縱身入海，游了出去。她精通水性，在近岸海中救一個人自是視若等閒，潛入水底，將楊過拖了回來，將他擱在岩石之上，任由他吐出腸中海水，自行慢慢醒轉。

　　郭靖瞧瞧師父，又瞧瞧妻子，問道：「怎麼辦？」黃蓉道：「他這功夫是來桃花島之前學的，歐陽鋒若是來到島上，咱們決不能不知。」郭靖點了點頭。黃蓉問道：「小武的傷勢怎麼樣？」郭靖道：「只怕要將養一兩個月。」

　　柯鎮惡道：「明兒我回嘉興去。」郭靖與黃蓉對望了一眼，自都明白他的意思，他決不願和歐陽鋒的傳人同處一地。黃蓉道：「大師父，這兒是你的家，你何必讓這小子？」

　　當天晚上，郭靖把楊過叫進房來，說道：「過兒，過去的事，大家也不提了。你對師祖爺爺無禮，不能再在我的門下，以後你只叫我郭伯伯便是。你郭伯伯不善教誨，只怕反耽誤了你。過幾天我送你去終南山重陽宮，求全真教長春子丘真人收你入門。全真派武功是武學正宗，你好好在重陽宮中用功，修心養性，盼你日後做個正人君子。」

　　楊過應了一聲：「是，郭伯伯。」當即改了稱呼，不再認郭靖作師父了。

　　郭靖這日一清早起來，帶備銀兩行李，與大師父、妻子、女兒、武氏兄弟別過，帶著楊過，乘船到浙江海邊上岸。郭靖買了兩匹馬，與楊過曉行夜宿，一路向北。楊過從未騎過馬，但他內功略有根柢，習練數日，已控轡自如。他少年好事，常常馳在郭靖之前。

　　不一日，兩人渡過黃河，來到陝西。此時大金國已為蒙古所滅，黃河以北，盡為蒙古人天下。郭靖少年時曾在蒙古軍中做過大將，只怕遇到蒙古舊部，招惹麻煩，將良馬換了兩匹極瘦極醜的驢子，身上穿了破舊衣衫，打扮得就和鄉下莊漢相似。楊過也穿上粗布大褂，頭上纏了一塊青布包頭，跨在瘦驢之上。這驢子脾氣既壞，走得又慢，楊過在道上整日就是與它拗氣。

　　這一天到了樊川，已是終南山的所在，漢初開國大將樊噲曾食邑於此，因而得名。沿途岡巒迴繞，松柏森映，水田蔬圃連綿其間，宛然有江南景色。

　　楊過自離離桃花島後，心中氣惱，絕口不提島上之事，這時忍不住道：「郭伯伯，這地方倒有點像咱們桃花島。」郭靖聽他說「咱們桃花島」五字，不禁憮然有感，道：「過兒，此去終南山不遠，你在全真教下好好學藝。數年之後，我再來接你回桃花島。」楊過頭一撇，道：「我這一輩子永遠不回桃花島啦。」郭靖不意他小小年紀，竟說出這等決絕的話來，心中一怔，一時無言可對，隔了半晌才道：「你生郭伯母的氣麼？」楊過道：「侄兒那裡敢？只是侄兒惹郭伯母生氣罷啦。」郭靖拙於言辭，不再接口。

　　兩人一路上岡，中午時分到了岡頂的一座廟宇。郭靖見廟門橫額寫著「普光寺」三個大字，當下將驢子拴在廟外松樹上，進廟討齋飯吃。廟中有七八名僧人，見郭靖打扮鄙樸，神色間極是冷淡，拿兩份素面、七八個饅頭給二人吃。

　　郭靖與楊過坐在松下石凳上吃麵，一轉頭，忽見松後有一塊石碑，長草遮掩，露出「長春」二字。郭靖心中一動，走過去拂草看時，碑上刻的卻是長春子丘處機的一首詩，詩云：

　　「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枉勞形。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

　　郭靖見了此詩，想起十餘年前蒙古大漠中種種情事，撫著石碑呆呆不語，待想起與丘處機相見在即，心中又自欣喜。

　　楊過道：「郭伯伯，這碑上寫著些什麼？」郭靖道：「那是你丘祖師做的詩。他老人家見世人多災多難，感到十分難過。」當下將詩中含義解釋了一遍，道：「丘真人武功固然卓絕，這一番愛護萬民的心腸更是教人欽佩。你父親是丘祖師當年得意的弟子。丘祖師瞧在你父面上，定會好好待你。你用心學藝，將來必有大成。」

　　楊過道：「郭伯伯，我想請問你一件事。」郭靖道：「什麼事？」楊過說道：「我爹爹是怎麼死的？」郭靖臉上變色，想起嘉興鐵槍廟中之事，身子微顫，黯然不語。楊過道：「是誰害死他的？」郭靖仍是不答。

　　楊過想起母親每當自己問起父親的死因，總是神色特異，避不作答，又覺郭靖雖然待己甚是親厚，黃蓉卻頗有疏忌之意，他年紀雖小，卻也覺得其中必有隱情，這時忍不住大聲道：「我爹爹是你跟郭伯母害死的，是不是？」

　　郭靖大怒，順手在石碑上重重拍落，厲聲道：「誰教你這般胡說？」他此時功勁何等厲害，盛怒之下這麼一擊，只拍得石碑不住搖幌。楊過見他動怒，忙低頭道：「侄兒知道錯啦，以後不敢胡說，郭伯伯別生氣。」

　　郭靖對他本甚愛憐，聽他認錯，氣就消了，正要安慰他幾句，忽聽身後有人「咦」的一聲，語氣似乎甚是驚詫。回過頭來，只見兩個中年道士站在山門口，凝目注視，臉上大有憤色，自己適才在碑上這一擊，定是教他二人瞧在眼裡了。

　　兩個道士對望了一眼，便即出寺。郭靖見二人步履輕捷，顯然身有武功，心想此去離終南山不遠，這二道多半是重陽宮中人物。兩人都是四十上下年紀，或是全真七子的弟子。他自在桃花島隱居後，不與馬鈺等互通消息，是以全真門下弟子都不相識，只知全真教近來好生興旺，馬鈺、丘處機、王處一等均收了不少佳弟子，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響，平素行俠仗義，扶危解困，做下了無數好事，江湖上不論是否武學之士，凡是聽到全真教的名頭，都是十分尊重。他想自己要上山拜見丘真人，正好與那二道同行。

　　當下足底加勁，搶出山門，只見那兩個道士已快步奔在十餘丈外，卻不住回頭觀看。郭靖叫道：「二位道兄且住，在下有話請問。」他嗓門洪亮，一聲呼出，遠近皆聞，那二道卻不停步，反而走得更加快了。郭靖心想：「難道這二人是聾子？」足下微使勁力，幾個起落，已繞過二人身旁，搶在前頭，轉身說道：「二位道兄請了。」說著唱喏行禮。

　　兩個道人見他身法如此迅捷，臉現驚惶之色，見他躬身行禮，只道他要運內勁暗算，急快分向左右閃避，齊聲問道：「你幹什麼？」郭靖道：「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那身材瘦削道人沉著臉道：「是便怎地？」郭靖道：「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故人，意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另一個五短身材的道人冷笑道：「你有種自己上去，讓路罷！」說著突然橫掌揮出，出掌竟然甚是快捷。郭靖只得向右讓過。不料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跟著一掌自右向左，將郭靖攔在中間。這兩招叫做「大關門式」，原是全真派武功的高明招數，郭靖如何不識？他見二道不問情由，一上來就使傷人重手，不禁愕然，不知他們有何誤會，當下既不化解，亦不閃避，只聽波波兩聲，二道雙掌都擊在他的脅下。

　　郭靖中了這兩掌，已知對方武功深淺，心想以二人功力而論，確是全真七子的弟子，與自己算是同輩。他在二道手掌擊到之時，早已鼓勁抵禦，只是內力運得恰到好處，自己既不絲毫受損，卻也不將掌力反擊出去令二人手掌疼痛腫脹，只是平平常常受了，恍若無事。

　　二道苦練了十餘年的絕招打在對方身上，竟然如中敗絮，全不受力，心中驚駭無比，當下齊聲呼嘯，同時躍起，四足齊飛，猛向郭靖胸口踢到。郭靖暗暗奇怪：「全真弟子都是有道之士，待人親切，怎地門下弟子卻這般毫沒來由的便對人拳足交加？」眼見二人使出「鴛鴦連環腿」的腳法，仍是不動聲色，未加理會。但聽得拍拍拍，波波波，數聲響過，他胸口多了幾個灰撲撲的腳印。

　　二道每人均是連踢六腳，足尖猶如踢在沙包之上，軟軟的極是舒服，但見對方神定氣閒，渾若無事，這一下驚詫更比適才厲害了幾倍，心想：「這賊子如此了得？就是我們師父師伯，卻也沒這等功夫。」斜眼細看郭靖時，見他濃眉大眼，神情樸實，一身粗布衣服，就如尋常的莊稼漢子一般，實無半點異樣之處，不禁呆在當地，做聲不得。

　　楊過見二道對郭靖又打又踢，郭靖卻不還手，不禁生氣，走上喝道：「你這兩個臭道士，幹麼打我伯伯？」郭靖連忙喝止，道：「過兒，快住口，過來拜見兩位道長。」楊過一怔，心想：「郭伯伯沒來由，何必畏懼他們？」

　　兩個道士對望一眼，刷刷兩聲，從腰間抽出長劍。矮道士一招「探海屠龍」，刺向郭靖下盤，另一個使招「罡風掃葉」，卻向楊過右腿疾削。

　　郭靖對刺向自己這劍全沒在意，但見瘦道人那招出手狠辣，不由得著惱：「這孩子跟你們無怨無仇，何以下此毒手？這一劍豈非要將他右腿削斷？」當下身子微側，左手掌緣擱上矮人劍柄，「順手推舟」，輕輕向左推開。矮道人不由自主的劍刃倒轉，噹的一聲，與瘦道人長劍相交，架開了他那一招。郭靖這一手以敵攻敵之技，原自空手入白刃功夫中變化出來，莫說敵手只有兩人，縱有十人八人同時攻上，他也能以敵人之刀攻敵人之劍，以敵人之槍挑敵人之鞭，借敵打敵，以寡勝眾。

　　兩道均感手腕酸麻，虎口隱隱生痛，立即斜躍轉身，向郭靖怒目而視，心下又是驚駭，又是佩服，當下齊聲低嘯，雙劍又上。

　　郭靖心想：「你們這是初練天罡北斗陣的根基功夫，雖是上乘劍法，但你們只有二人，劍術又沒練得到家，有何用處？」生恐楊過被二人劍鋒掃到，側身避開雙劍，伸右手抱起楊過，叫道：「在下是丘真人故人，兩位不必相戲。」那瘦道人道：「你冒充馬真人的故人也沒用。」郭靖道：「馬真人確也曾傳授過在下功夫。」矮道人怒道：「賊子胡說八道，卻來消遣人，只怕我們重陽祖師也曾傳授過你武功。」挺劍向他當胸刺來。

　　郭靖眼見二道明明是全真門下，何以把自己當敵人看待，實是猜想不透。他和全真七子情誼非比尋常，又想楊過要去重陽宮學藝，不能得罪了宮中道士，是以一味閃避，並不還手。

　　二道又驚又怕，早知對方武功遠在己上，難以刺中，兩人打個手勢，忽然劍法變幻，刷刷刷刷數劍，都往楊過前胸後背刺去，每一劍都是致人死命的狠辣招數。郭靖見這些不留絲毫餘地的劍法都是向一個小孩兒身上招呼，此時也不由得不怒，但見矮道人一劍來得猛惡，右手倏地穿出，食中二指張開，平挾劍刃，手腕向內略轉，右肘撞向對方鼻樑。矮道士用力回抽，沒抽動長劍，卻見他手肘已然撞到，知道只要給撞中了面門，非死也受重傷，只得撤劍後躍。

　　此時郭靖的武功真所謂隨心所欲，不論舉手抬足無不恰到好處，他右手雙指微微一沉，那劍倒豎立起，劍柄向上反彈。那瘦道人正挺劍刺向楊過頭頸，劍鋒被那劍柄一撞，錚的一聲，右臂發熱，全身劇震，也只得鬆手放劍，向旁跳開。兩人齊聲說道：「淫賊厲害，走罷！」說著轉身急奔。

　　郭靖一生被罵過不少，但不是「傻小子」，便是「笨蛋」，也有人罵他是「臭賊」「賊廝鳥」的，「淫賊」二字的惡名，卻是破天荒第一次給人加在頭上，當下也不放下楊過，抱著他急步追趕，奔到二道身後，右足一點，身子已從二道頭頂飛過，足一落地，立刻轉身喝道：「你們罵我什麼？」

　　矮道人心下吃驚，嘴頭仍硬，說道：「你若不是妄想娶那姓龍的女子，到終南山來幹什麼？」他此言出口，生怕郭靖上前動手，不自禁的倒退了三步。

　　郭靖一呆，心想：「我妄想娶那姓龍的女子，那姓龍的女子是誰？我為什麼要娶她？我早有了蓉兒，怎麼還會娶旁人？」一時摸不著半點頭腦，怔在當地。二道見他發呆，心想良機莫失，互相使個眼色，急步搶過他身邊，上山奔去。

　　楊過見郭靖出神，輕輕掙下地來，說道：「郭伯伯，兩個臭道士走啦。」郭靖如夢初醒，「嗯」了一聲，道：「他們說我要娶那姓龍的女子，她是誰啊？」楊過道：「侄兒也不知道，這兩人不分青紅皂白，一上來就動手，定是認錯了人。」郭靖啞然失笑，道：「必是如此，怎麼我會想不到？咱們上山罷！」

　　楊過將二道遺下的兩柄長劍提在手中。郭靖一看劍柄，上面赫然刻著「重陽宮」三個小字。二人一路上山，行了一個多時辰，已至金蓮閣，再上去道路險峻，躡亂石，冒懸崖，屈曲而上，過日月巖時天漸昏暗，到得抱子巖時新月已從天邊出現。那抱子巖生得甚是奇怪，就如一個婦人抱著孩子一般。兩人歇了片刻，郭靖道：「過兒，你累了？」楊過搖頭道：「不累。」郭靖道：「好，咱們再上。」

　　又走了一陣，只見迎面一塊大岩石當道，形狀陰森可怖，自空憑臨，宛似一個老嫗彎腰俯視。楊過心中正有些害怕，忽聽巖後數聲呼哨，躍出四個道士，各執長劍，攔在當路，默不作聲。

　　郭靖上前唱喏行禮，說道：「在下桃花島郭靖，上山拜見丘真人。」一個長身道士踏上一步，冷笑道：「郭大俠名聞天下，是桃花島黃老前輩令婿，豈能如你這般無恥？快快下山去罷！」郭靖心道：「我什麼事無恥了？」當下沉住氣道：「在下確是郭靖，請各位引見丘真人便見分曉。」

　　那長身道士喝道：「你到終南山來恃強逞能，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不給你些厲害，你還道重陽宮儘是無能之輩。」說話中竟是將適才矮、瘦二道也刺了一下，語聲甫畢，長劍幌動，踏奇門，走偏鋒，一招「分花拂柳」刺向郭靖腰脅。郭靖暗暗奇怪：「怎地我十餘年不闖江湖，世上的規矩全都變了？」當下側身讓開，待要說話，另外三名道士各挺長劍，將他與楊過二人圍在垓心。郭靖道：「四位要待怎地，才信在下確是郭靖？」

　　那長身道士喝道：「除非你將我手中之劍奪了下來。」說著又是一劍，這一劍竟是當胸直刺。自來劍走輕靈，講究偏鋒側進，不能如使單刀那般硬砍猛劈，他這一劍卻是全沒將郭靖放在眼裡，招數中顯得極是輕佻。

　　郭靖微微有氣，心道：「奪你之劍，又有何難？」眼見劍尖刺到，伸食指扣在拇指之下，對準劍尖彈出，嗡的一聲，那道士把捏不定，長劍直飛上半空。郭靖不等那劍落下，錚錚錚連彈三下，嗡嗡嗡連響三聲，三柄長劍跟著飛起，劍刃在月光映照下閃閃生輝。楊過大聲喝采，叫道：「你們信不信了？」郭靖平時出手總為對方留下餘地，這時氣惱這長身道人劍招無禮，才使出了彈指神通的妙技。這門功夫是黃藥師的絕學，郭靖在島上住了幾年，已盡得其傳，他內力深厚，使將出來自是非同小可。

　　四名道士長劍脫手，卻還不明白對方使的是何手段。那長身道士叫道：「這淫賊會邪法，走罷。」說著躍向老嫗巖後，在亂石中急奔而去。其餘三道跟隨在後，片刻間均已隱沒在黑暗之中。

　　郭靖第一次給人罵「淫賊」，這一次又被罵「使妖法」，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說道：「過兒，將幾柄劍好好放在路邊石上。」

　　楊過道：「是。」依言拾起四劍，與手中原來二劍並列在一塊青石之上，心中對郭靖的武功佩服的五體投地，口邊滾來滾去的只想說一句話：「郭伯伯，我不跟臭道士學武藝，我要跟你學。」但想起桃花島上諸般情事，終於將那句話咽在肚裡。

　　二人轉了兩個彎，前面地勢微見開曠，但聽得兵刃錚錚相擊為號，松林中躍出七名道士，也是各持長劍。

　　郭靖見七人撲出來的陣勢，左邊四人，右邊三人，正是擺的「天罡北斗陣」陣法，心中一凜：「與此陣相鬥，倒有些難纏。」當下不敢托大，低聲囑咐楊過：「你到後面大石旁邊等我，走得遠些，以免我照顧你分心。」楊過點點頭，不願在眾道士之前示弱，解開褲子，大聲道：「郭伯伯，我去拉尿。」說著轉身而奔，到後面大石旁撒尿。郭靖暗喜：「這孩子聰明伶俐，直追蓉兒，但願他走上正路，一生學好。」

　　回頭瞧七個道人時，那七人背向月光，面目不甚看得清楚，但見前面六人頦下都有一叢長鬚，年紀均已不輕，第七人身材細小，似乎年歲較輕，心念一動：「及早上山拜見丘真人說明誤會要緊，何必跟這些瞎纏？」身形一幌，已搶到左側「北極星位」。

　　那七個道人見他一語不發，突然遠遠奔向左側，還未明白他的用意，那位當「天權」的道人低嘯一聲，帶動六道向左轉將上來，要將郭靖圍在中間。那知七人剛一移動，郭靖制敵機先，向右踏了兩步，仍是站穩「北極星位」。天權道人本擬由斗柄三人發動側攻，但見郭靖所處方位古怪，三人長劍都攻他不到，反而七人都是門戶洞開，互相不能聯防，每人都暴於他攻勢之下，當下左手一揮，帶動陣勢後轉。豈知搖光道剛移動腳步，郭靖走前兩步，又已站穩北極星位，待得北斗陣法布妥，七人仍是處於難攻難守的不利形勢。

　　那天罡北斗陣是全真教中的極上乘功夫，練到爐火純青之時，七名高手合使，實可說無敵於天下。只是郭靖深知這陣法的秘奧，只消佔到了北極星位，便能以主驅奴，制得北斗陣縛手縛腳，施展不得自由。也因那七道練這陣法未臻精熟，若是由馬鈺、丘處機等主持陣法，決不容敵人輕輕易易的就佔了北極星位。此時八人連變幾次方位，郭靖穩持先手，可是始終不動聲色，只是氣定神閒的佔住了樞紐要位。

　　位當天樞的道人年長多智，已瞧出不妥，叫道：「變陣！」七道士分散開，左衝右突，東西狂奔，料想這番倒亂陣法，必能迷惑敵人目光。突然之間，七道又已組成陣勢。只是斗柄斗魁互易其位，陣勢也已從正西轉到了東南。陣勢一成，天璇、玉衡二道挺劍上衝，猛見敵人站在斗柄正北，兩足不丁不八，雙掌相錯，臉上微露笑容。二道猛地驚覺：「我二人若是衝上，開陽、天璇二位非受重傷不可。」只一呆間，天樞道已大聲叫道：「攻不得，快退下！」天權道又驚又怒，大聲呼哨，帶動六道連連變陣。

　　楊過不明其理，但見七個道人如發瘋般環繞狂奔，郭靖卻只是或東或西、或南或北的移動幾步，七道始終不敢向郭靖發出一招半式。他愈看愈覺有趣，忽見郭靖雙掌一拍，叫道：「得罪！」突然向左疾衝兩步。

　　此時北斗陣已全在他控制之下，他向左疾衝，七道若是不跟著向左，人人後心暴露，無可防禦，那是武學中凶險萬分之事，當下只得跟著向左。這麼一來，七道已陷於不能自拔之境。郭靖快跑則七道跟著快跑，他緩步則七道跟著緩步。那年輕道士內力最淺，被郭靖帶著急轉十多個圈子，已感頭腦發暈，呼吸不暢，轉眼就要摔倒，只是心知北斗陣倘若少了一人，全陣立時潰滅，只得咬緊牙關，勉力撐持。

　　郭靖年紀已然不輕，但自偕黃蓉歸隱桃花島之後，甚少與外界交往，不脫往日少年人性子，見七道奔得有趣，不由得童心大起，心想：「今日無緣無故的受你們一頓臭罵，不是叫我淫賊，便是咒我會使妖法，若不真的顯些妖法給你們瞧瞧，豈非枉自受辱？」當下高聲叫道：「過兒，瞧我使妖法啦。」忽然縱身躍上了高巖。那七個道士此時全在他控制之下，他既躍上高巖，若不跟著躍上，北斗陣弱點全然顯露，有數人尚自遲疑，那天權道氣急敗壞的大聲發令，搶著將全陣帶上高巖。

　　七道立足未定，郭靖又是縱身竄上一株松樹。他雖與眾道相離，但不遠不近，仍是佔定了北極星位，只是居高臨下，攻瑕抵隙更是方便。七道暗暗叫苦，都想：「不知從何處鑽出這個大魔頭來，我全真教今日當真是顏面掃地了。」心中這般尋思，腳下卻半點停留不得，各找樹幹上立足之處，躍了上去。郭靖笑道：「下來罷！」縱身下樹，伸手向位佔開陽的道士足上抓去。

　　那北斗陣法最厲害之處，乃是左右呼應，互為奧援，郭靖既攻開陽，搖光與玉衡就不得不躍落樹下相助，而這二道一下來，天樞、天權二道又須跟下，頃刻之間，全陣盡皆牽動。

　　楊過在一旁瞧得心搖神馳，驚喜不已，心道：「將來若有一日我能學得郭伯伯的本事，縱然一世受苦，也是心甘。」但轉念想到：「我這世那裡還能學到他的本事？只郭芙那丫頭與武氏兄弟才有這等福氣。郭伯伯明知全真派武功遠不及他，卻送我來跟這些臭道士學藝。」越想越是煩惱，幾乎要哭將出來，當即轉過了頭不去瞧他逗七道為戲，只是他小孩心性，如何忍耐得了，只轉頭片刻，禁不住回頭觀戰。

　　郭靖心想：「到了此刻，你們總該相信我是郭靖了。做事不可太過，須防丘真人臉上不好看。」見七道轉得正急，突然站定，拱手說道：「七位道兄，在下多有得罪，請引路罷。」

　　那天權道性子暴躁，見對方武功高強，精通北斗陣法，更認定他對本教不懷好意，朗聲喝道：「淫賊，你處心積慮的鑽研本教陣法，用心當真陰毒。你們要在終南山幹這等無恥勾當，我全真教嫉惡如仇，決不能坐視不理。」郭靖愕然問道：「什麼無恥勾當？」

　　天樞道說道：「瞧你這身武功，該非自甘下流之輩，貧道好意相勸，你快快下山去罷。」語氣之中，顯得對郭靖的武功甚是欽佩。郭靖道：「在下自南方千里北來，有事拜見丘真人，怎能不見他老人家一面，就此下山？」天權道問道：「你定要求見丘真人，到底是何用意？」郭靖道：「在下自幼受馬真人、丘真人大恩，十餘年不見，心中好生記掛。此番前來，另行有事相求。」

　　天權道一聽之下，敵意更增，臉上便似罩上一陣鳥雲。原來江湖上於「恩仇」二字，看得最重，有時結下深仇，說道前來報恩，其實乃是報仇，比如說道：「在下二十年前承閣下砍下了一條臂膀，此恩此德，豈敢一日或忘？今日特來酬答大恩。」而所謂有事相求，往往也不懷好意，比如強人劫鏢，通常便說：「兄弟們短了衣食，相求老兄幫忙，借幾萬兩銀子使使。」此時全真教大敵當前，那天權道有了成見，郭靖好好的一番言語，他都當作反語，冷冷的道：「只怕敝師玉陽真人，也於閣下有恩。」

　　郭靖聽了此言，登時想起少年時在趙王府之事，玉陽子王處一不顧危險，力敵群邪，捨命相救，實是恩德非淺，說道：「原來道兄是玉陽真人門下。王真人確於在下有莫大恩惠，若是也在山上，當真再好不過。」

　　這七名道人都是王處一的弟子，忽爾齊聲怒喝，各挺長劍，七枝劍青光閃動，疾向郭靖身上七處刺來。郭靖皺起眉頭，心想自己越是謙恭，對方越是凶狠，真不知是何來由，可惜黃蓉沒有同來，否則她一眼之間便可明白其中原因，當下斜身側進，佔住北極星位，朗聲說道：「在下江南郭靖，來到寶山實無歹意，各位須得如何，方能見信？」

　　天權道說道：「你已連奪全真教弟子六劍，何不再奪我們七劍？」那天璇道一直默不作聲，突然拉開破鑼般的嗓子說道：「狗淫賊，你要在那龍家女子跟前賣好逞能，難道我全真教真是好惹的麼？」郭靖怒道：「什麼姓龍的姑娘，我郭靖素不相識。」天璇道哈哈一笑，道：「你自然跟她素不相識。天下又有那一個男子跟她相識了？你若有種，就高聲罵她一句小賊人。」

　　郭靖一怔，心想那姓龍的女子不知是何等樣子，自己怎能無緣無故的出口傷人，便道：「我罵她作甚？」三四個道人齊聲說道：「你這可不是不打自招麼？」

　　郭靖平白無辜的給他們硬安上一個罪名，越聽越是糊塗，心想只有硬闖重陽宮，見了馬鈺、丘處機、王處一他們，一切自有分曉，當下冷然道：「在下要上山了，各位若是阻攔，莫怪無禮。」

　　七道各挺長劍，同時踏上兩步。天璇道大聲道：「你莫使妖法，咱們只憑武功上見高低。」郭靖一笑，心中已有主意，說道：「我偏要使點妖法。你們瞧著，我雙手不碰你們兵刃，卻能將你們七柄長劍盡數奪下了。」七道相互望了一眼，臉上均有不信之色，心中都道：「你武功雖強，難道不用雙手，當真能奪下我們兵刃？你空手入白刃功夫就算練到了頂兒尖兒，也得有一雙手呀。」天樞道忽道：「好啊，我們領教閣下的踢腿神功。」郭靖道：「我也不須用腳，總而言之，你們的兵刃手腳，我不碰到半點，若是碰著了，就算我輸，在下立時拍手回頭，再也不上寶山羅。」

　　七道聽他口出大言，人人著惱。那天權道長劍一揮，立時帶動陣法圍了上去。

　　郭靖斜身疾衝，佔了北極星位，隨即快步轉向北斗陣左側。天權道識得厲害，急忙帶陣轉至右方。凡兩人相鬥，必是面向敵人，倘若敵人繞到背後，自非立即轉身迎敵不可。此時郭靖所趨之處，正是北斗陣的背心要害，不須出手攻擊，七名道人已不得不帶動陣法，以便正面和他相對。但郭靖一路向左，竟不回身，只是或快或慢，或正或斜，始終向左奔跑。他既穩穩佔住北極星位，七道不得不跟著向左。

　　郭靖越奔越快，到後來直是勢逾奔馬，身形一幌，便已奔出數丈。七道的功夫倒也大非尋常，雖處逆境，陣法竟是絲毫不亂，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七個部位都是守得既穩且準，只是身不由主的跟著他疾奔。郭靖也不由得暗暗喝采：「全真門下之士果然不凡。」當下提一口氣，奔得猶似足不點地一般。

　　七道初時尚可勉力跟隨，但時候一長，各人輕身功夫出了高下，位當天權、天樞、玉衡的三道功夫較高，奔得較快，餘人漸漸落後，北斗陣中漸現空隙。各人不禁暗驚，心想：「敵人如在此時出手攻陣，只怕我們已防禦不了。」但事到臨頭，也已顧不到旁的，只有各拚平生內力，繞著郭靖打轉。

　　世上孩童玩耍，以繩子縛石，繞圈揮舞，揮得急時突然鬆手，石子便帶繩遠遠飛出。此時天罡北斗陣繞圈急轉，情形亦復相似，七道繞著郭靖狂奔，手中長劍舉在頭頂，各人奔得越快，長劍越是把捏不定，就似有一股大力向外拉扯，要將手上長劍奪出一般。突然之間，郭靖大喝一聲：「撒手！」向左飛身疾竄。七道出其不意，只得跟著急躍，也不知怎的，七柄長劍一齊脫手飛出，有如七條銀蛇，直射入十餘丈外的松林之中。郭靖猛地停步，笑吟吟的回過頭來。

　　七個道人面如死灰，呆立不動，但每人仍是各守方位，陣勢嚴整。郭靖見他們經此一番狂奔亂跑，居然陣法不亂，足見平時習練的功夫實不在小。那天權道有氣沒力的低聲呼哨，七人退出巖之後。

　　郭靖道：「過兒，咱們上山。」那知他連叫兩聲，楊過並不答應。他四下裡一找，楊過已影蹤不見，但見樹叢後遺著他一隻小鞋。郭靖吃了一驚：「原來除了這七道之外，另有道人窺視在旁，將他擄了去。」但想群道只是認錯了人，對己有所誤會，全真教行俠仗義，決不致為難一個孩子，是以倒也並不著慌。當下一提氣，向山上疾奔。他在桃花島隱居十餘年，雖然每日練功，但長久未與人對敵過招，有時也不免有寂寞之感，今日與眾道人激鬥一場，每一招都是得心應手，不由得暗覺滿意。

　　此時山道更為崎嶇，有時哨壁之間必須側身而過，行不到半個時辰，烏雲掩月，山間忽然昏暗。郭靖心道：「此處我地勢不熟，那些道兄們莫要使甚詭計，倒不可不防。」於是放慢腳步，緩緩而行。

　　又走一陣，雲開月現，滿山皆明，心中正自一暢，忽聽得山後隱隱傳出大群人眾的呼吸。氣息之聲雖微，但人數多了，郭靖已自覺得。他緊一緊腰帶，轉過山道。

　　眼前是個極大的圓坪，四周群山環抱，山腳下有座大池，水波映月，銀光閃閃。池前疏疏落落的站著百來個道人，都是黃冠灰袍，手執長劍，劍光閃爍耀眼。

　　郭靖定睛細看，原來群道每七人一組，布成了十四個天罡北斗陣。每七個北斗陣又布成一個大北斗陣。自天樞以至搖光，聲勢實是非同小可。兩個大北斗陣一正一奇，相生相剋，互為犄角。郭靖暗暗心驚：「這北斗陣法從未聽丘真人說起過，想必是這幾年中新鑽研出來的，比之重陽祖師所傳，可又深了一層了。」當下緩步上前。

　　只聽得陣中一人撮唇呼哨，九十八名道士倏地散開，或前或後，陣法變幻，已將郭靖圍在中間。各人長劍指地，凝目瞧著郭靖，默不作聲。

　　郭靖拱著手團團一轉，說道：「在下誠心上寶山來拜見馬真人、丘真人、王真人各位道長，請眾位道兄勿予攔阻。」

　　陣中一個長鬚道人說道：「閣下武功了得，何苦不自愛如此，竟與妖人為伍？貧道良言奉勸，自來女色誤人，閣下數十年寒暑之功，莫教廢於一旦。我全真教跟閣下素不相識，並無過節，閣下何苦助紂為虐，隨同眾妖人上山搗亂？便請立時下山，日後尚有相見地步。」他說話聲音低沉，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顯見內力深厚，語意懇切，倒是誠意勸告。

　　郭靖又好氣，又是好笑，心想：「這些道人不知將我當作何人，若是蓉兒在我身畔，就不致有此誤會了。」當下說道：「什麼妖人女色，在下一概不知，容在下與馬真人、丘真人等相見，一切便見分曉。」

　　長鬚道人凜然道：「你執迷不悟，定要向馬真人、丘真人領教，須得先破了我們的北斗大陣。」郭靖道：「在下區區一人，武功低微，豈敢與貴教的絕藝相敵？請各位放還在下攜來的孩兒，引見貴教掌教真人和丘真人。」

　　長鬚道人高聲喝道：「你裝腔作勢，出言相戲，終南山上重陽宮前，豈容你這淫賊撒野？」說著長劍在空中一揮，劍刃劈風，聲音嗡嗡然長久不絕。眾道士各揮長劍，九十八柄劍刃披蕩往來，登時激起一陣疾風，劍光組成了一片光網。

　　郭靖暗暗發愁：「他兩個大陣奇正相反，我一個人如何佔他的北極星位？今日之事，當真棘手之極了。」

　　他心下計議未定，兩個北斗大陣的九十八名道人已左右合圍，劍光交織，真是一隻蒼蠅也難鑽過。長鬚道人叫道：「快亮兵刃罷！全真教不傷赤手空拳之人。」

　　部靖心想：「這北斗大陣自然難破，但說要能傷我，卻也未必。此陣人數眾多，威力雖大，但各人功力高低參差，必有破綻，且瞧一瞧他們的陣法再說。」突然間滴溜溜一個轉身，奔向西北方位，使出降龍十八掌中一招「潛龍勿用」，手掌一伸一縮，猛地斜推出去。它名年輕道人劍交左手，各自相聯，齊出右掌，以它人之力擋了他這一招。郭靖這路掌法已練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前推之力固然極強，更厲害的還在後著的那一縮。它名道人奮力擋住了他那猛力一推，不料立時便有一股大力向前牽引，七人立足不定，身不由主的一齊俯地摔倒，雖然立時躍起，但個個塵土滿臉，無不大是羞愧。

　　長鬚道人見他出手厲害，一招之間就將七名師侄摔倒，不由得心驚無已，長嘯一聲，帶動十四個北斗陣，重重疊疊的聯在一起，料想獻人縱然掌力再強十倍，也決難雙手推動九十八人。

　　郭靖想起當日君山大戰，與黃蓉力戰丐幫，對手武功雖均不強，但一經聯手，卻是難以抵敵，當下不敢與眾道強攻硬戰，只展開輕身功夫，在陣中鑽來竄去，找尋空隙。

　　他東奔西躍，引動陣法生變，只一盞茶時分，已知單憑一己之力，要破此陣實是難上加難。一來他不願下重手傷人，二來陣法嚴謹無比，竟似沒半點破綻；三來他心思遲鈍，陣法變幻卻快，縱有破綻，一時之間也看不出來。溶溶月色之下，但見劍光似水，人影如潮，此來彼去，更無已時。

　　再鬥片刻，眼見陣勢漸漸收緊，從空隙之間奔行閃避越來越是不易，尋思：「我不如闖出陣去，逕入重陽宮去拜見馬道長、丘道長？」抬頭四望，只見西邊山側有二三十幢房舍，有幾座構築宏偉，料想重陽宮必在其間，當下向東疾趨，幾下縱躍，已折向西行。

　　眾道見他身法突然加快，一條灰影在陣中有如星馳電閃，幾乎看不清他的所在，不禁頭暈目眩，攻勢登時呆滯。長鬚道人叫道：「大家小心了，莫要中了淫賊的詭計。」

　　郭靖大怒，心想：「說來說去，總是叫我淫賊。這名聲傳到江湖之上，我今後如何做人？」又想：「這陣法由他主持，只要打倒此人，就可設法破陣。」雙掌一分，直向那長鬚道人奔去。那知這陣法的奧妙之一，就是引敵攻擊主帥，各小陣乘機東包西抄、南圍北擊，敵人便是落入了陷阱。郭靖只奔出七八步，立感情勢不妙，身後壓力驟增，兩側也是翻翻滾滾的攻了上來。他待要轉向右側，正面兩個小陣十四柄長劍同時刺到。這十四劍方位時刻拿捏得無不恰到好處，竟教他閃無可閃，避無可避。

　　郭靖身後險境，心下並不畏懼，卻是怒氣漸盛，心想：「你們縱然誤認我是什麼妖人淫賊，出家人慈悲為懷，怎麼招招下的都是殺手？難到非要了我的性命不可？又說什麼『全真教不傷赤手空拳之人』？」忽地斜身竄躍，右腳飛出，左手前探，將一名小道人踢了個觔斗，同時將他長劍奪了過來，眼見右腰七劍齊到，他左手揮了出去，八劍相交，喀喇一響，七柄劍每一劍都是從中斷為兩截，他手中長劍卻是完好無恙。他所奪長劍本也與別劍無異，並非特別銳利的寶劍，只是他內勁運上了劍鋒，使對手七劍一齊震斷。

　　那七個道人驚得臉如土色，只一呆間，旁邊兩個北斗陣立時轉上，挺劍相護。郭靖見這十四人各以左手扶住身旁道侶右肩，十四人的力氣已聯而為一，心想：「且試一試我的功力到底如何？」長劍揮出，黏上了第十四名道人手中之劍。

　　那道人急向裡奪，那知手中長劍就似鑲焊在銅鼎鐵砧之中，竟是紋絲不動。其餘十三人各運功勁，要合十四人之力將敵人的黏力化開。郭靖正要引各人合力，一覺手上奪力驟增，喝一聲：「小心了！」右臂振處，喀喇喇一陣響亮，猶如推倒了什麼巨物，十二柄長劍盡皆斷折。最後兩柄卻飛向半空。十四名道人驚駭無已，急忙躍開。郭靖暗歎：「畢竟我功力尚未精純，卻有兩柄劍沒能震斷。」

　　這麼一來，眾道人心中更多了一層戒懼，出手愈穩，廿一名道士手人雖然失了兵刃，但運掌成風，威力並未減弱。郭靖適才震劍，未能盡如己意，又感敵陣守得越加堅穩，心想不知馬道長、丘道長他們這些年中在北斗陣上另有什麼新創，若是對方忽出高明變化，自己難以拆解，只怕不免為群道所擒，事不宜遲，須得先下手為強，當下高聲叫道：「各位道兄，再不讓路，莫怪在下不留情面了。」

　　那長鬚道人見己方漸佔上風，只道郭靖技止於此，心想你縱然將我們九十八柄長劍盡數震斷，也不能脫出全真教的北斗大陣，聽他叫喊，只是微微冷笑，並不答話，卻將陣法催得更加緊了。

　　郭靖倏地矮身，竄到東北角上，但見西南方兩個小陣如影隨形的轉上，當即指尖抖動，長劍於瞬息之間連刺了十四下，十四點寒星似乎同時撲出，每一劍都刺中一名道人右腕外側「陽谷穴」。這是劍法中最上乘功夫，運劍如風似電，落點卻不失釐毫，就和同時射出十四件暗器一般無異。

　　他出手甚輕，每個道人只是腕上一麻，手指無力，十四柄長劍一齊拋在地下。各人驚駭之下，急忙後躍，察看手腕傷勢，但見陽谷穴上微現紅痕，一點鮮血也沒滲出，才知對方竟以劍尖使打穴功夫，勁透穴道，卻沒損傷外皮。眾道暗暗吃驚，均想這淫賊雖然無恥，倒還不算狠毒，若非手下容情，要割下我們手掌真是不費吹灰之力。

　　這一來，已有五七三十五柄長劍脫手。長鬚道人大是恚怒，明知郭靖未下絕手，只是全真教實在顏面無光，何況若讓如此強手闖進本宮，後患大是不小，當下連連發令，收緊陣勢，心想九十八名道人四下合圍，將你擠也擠死了。

　　郭靖心道：「這些道兄實在不識好歹，說不得，只好狠狠挫折他們一下。」左掌斜引，右掌向左推出。一個北斗陣的七名道人轉上接住。郭靖急奔北極星位，第二個北斗陣跟著攻了過來。此時共有一十四個北斗陣，也即有一十四個北極星座，郭靖無分身之術，自是沒法同時佔住一十四個要位。他展開輕身功夫，剛佔第一陣的北極星位，立即又轉到第二陣的北極星位，如此轉得幾轉，陣法已現紛亂之象。

　　長鬚道人見情勢不妙，急傳號令，命眾道遠遠散開，站穩陣腳，以靜制動，知道各人若是隨著郭靖亂轉，他奔跑迅速，必能乘隙搗亂陣勢，但若固守不動，一十四個北極星位相互遠離，郭靖身法再快，也難同時搶佔。

　　郭靖暗暗喝采，心想：「這位道兄精通陣法要訣，果然見機得快。他們既站立不動，我便乘機往重陽宮去罷。」轉念忽想：「啊，不好，多半馬道長、丘道長他們都不在宮中，否則我跟這些道兄們鬥了這麼久，丘道長他們豈有不知之理。」抬頭向重陽宮望去，忽見道觀屋角邊白光連閃，似是有人正使兵刃相鬥，只是相距遠了，身形難以瞧見，刀劍撞擊之聲更無法聽聞。

　　郭靖心中一動：「有誰這麼大膽，竟敢到重陽宮去動手？今晚之事，實是大有蹊蹺。」要待趕去瞧個明白，十四座北斗陣卻又逼近，越纏越緊。他心中焦急，左掌一招「見龍在田」，右手一招「亢龍有悔」，使出左右互搏之術，同時分攻左右。但見左邊北斗大陣的四十九人擋他左招，右邊四十九人擋他右招。他招數未曾使足，中途忽變，「見龍在田」變成了「亢龍有悔」，而「亢龍有悔」卻變成了「見龍在田」。

　　他以左右互搏之術，雙手使不同招數已屬難能，而中途招數互易，眾道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左邊的北斗大陣原是抵擋他的「見龍在田」，右邊的擋他的「亢龍有悔」，這兩招去勢相反，兩邊道人奮力相抗，那料得到倏忽之間他竟招數互易。只見郭靖人影一閃，已從兩陣的夾縫中竄出，左邊的四十九名道人與右邊四十九名道人正自發力向前衝擊，這時那裡還收得住腳？只聽砰的一聲巨響，兩陣相撞，或劍折臂傷，或鼻腫目青，更有三十餘人自相衝撞摔倒。

　　主持陣法的長鬚道人雖然閃避得快，未為道侶所傷，可是也已狼狽不堪，盛怒之下，連聲呼喝，急急整頓陣勢，見郭靖向山腳下的大池玉清池奔去，當即帶著十四個小陣直追。全真派的武功本來講究清靜無為、以柔克剛，主帥動怒，正是犯了全真派武功的大忌，他心浮氣粗之下，已說不上什麼審察敵情、隨機應變。

　　郭靖堪堪奔到玉清池邊，但見眼前一片水光，右手長劍揮出，斬下池邊一棵楊柳的粗枝，隨即拋下長劍，雙手抓起樹枝，遠遠拋入池中。他足下用勁，身子騰空，右足尖在樹枝上一點，樹枝直沉下去，他卻已借力縱到了對岸。

　　眾道人奔得正急，收足不住，但聽撲通、撲通數十聲連響，倒有四五十人摔入了水中。最後數十人已踏在別人背上，這才在岸邊停住腳步。有些道人不識水性，在池中載沉載浮，會水的道人急忙施救。玉清池邊群道拖泥帶水，大呼小叫，亂成了一團。

## 第04回　全真門下

　　郭靖擺脫眾道糾纏，提氣向重陽宮奔去，忽聽得鐘聲鏜鏜響起，正從重陽宮中傳出。鐘聲甚急，似是傳警之聲。郭靖抬頭看時，見道觀後院火光沖天而起，不禁一驚：「原來全真教今日果然有敵大舉來襲，須得趕快去救。」但聽身後眾道齊聲吶喊，蜂湧趕來，他這時方才明白：「這些道人定是將我當作和敵人是一路，現下主觀危急，他們便要和我拚命了。」當下也不理會，逕自向山上疾奔。

　　他展開身法，片刻間已縱出數十丈外，不到一盞茶工夫，奔到重陽宮前，但見烈焰騰吐，濃煙瀰漫，火勢甚是熾烈，但說也奇怪，重陽宮中道士無數，竟無一個出來救火。

　　郭靖暗暗心驚，見十餘幢道觀屋宇疏疏落落的散處山間，後院火勢雖大，主院尚未波及，主院中卻是吆喝斥罵，兵刃相交之聲大作。他雙足一蹬，躍上高牆，便見一片大廣場上黑壓壓的擠滿了人，正自激鬥。定神看時，見四十九名黃袍道人結成了七個北斗陣，與百餘名敵人相抗。敵人高高矮矮，或肥或瘦，一瞥之間，但見這些人武功派別、衣著打扮各自不同，或使兵刃，或用肉掌，正自四面八方的向七個北斗陣狠撲。看來這些人武功不弱，人數又眾，全真群道已落下風。只是敵方各自為戰，七個北斗陣卻相互呼應，守禦嚴密，敵人雖強，卻也盡能抵擋得住。

　　郭靖待要喝問，卻聽得殿中呼呼風響，尚有人在裡相鬥。從拳風聽來，殿中相鬥之人的武功又比外邊的高得多。他從牆頭躍落，斜身側進，東一幌、西一竄，已從三座北斗陣的空隙間穿過去。群道大駭，紛紛擊劍示警，只是敵人攻勢猛惡，無法分身追趕。

　　大殿上本來明晃晃的點著十餘枝巨燭，此時後院火光逼射進來，已把燭火壓得黯然無光，只見殿上排列著七個蒲團，七個道人盤膝而坐，左掌相聯，各出右掌，抵擋身周十餘人的圍攻。

　　郭靖不看敵人，先瞧那七道，見七人中三人年老，四人年輕，年老的正是馬鈺、丘處機和王處一，年輕的四人中只識得一個尹志平。七人依天樞以至搖光列成北斗陣，端坐不動。七人之前正有一個道人俯伏在地，不知生死，但見他白髮蒼然，卻看不見面目。郭靖見馬鈺等處境危急，胸口熱血湧將上來，也不管敵人是誰，舌綻春雷，張口喝道：「大膽賊子，竟敢到重陽宮來撒野？」雙手伸處，已抓住兩名敵人背心，待要摔將出去，那知兩人均是好手，雙足牢牢釘在地下，竟然摔之不動。郭靖心想：「那裡來的這許多硬手？難怪全真教今日要吃大虧。」突然鬆手，橫腳掃去。那二人正使千斤墜功夫與他手力相抗，不意他驀地變招，在這一掃之下登時騰空，破門而出。

　　敵人見對方驟來高手，都是一驚，但自恃勝算在握，也不以為意，早有兩人撲過來喝問：「是誰？」郭靖毫不理會，呼呼兩聲，雙掌拍出。那兩人尚未近身，已被他掌力震得立足不住，騰騰兩下，背心撞上牆壁，口噴鮮血。其餘敵人見他一上手連傷四人，不由得大為震駭，一時無人再敢上前邀鬥。馬鈺、丘處機、王處一認出是他，心喜無已，暗道：「此人一到，我教無憂矣！」

　　郭靖竟不把敵人放在眼裡，跪下向馬鈺等磕頭，說道：「弟子郭靖拜見。」馬鈺、丘處機、王處一微笑點頭，舉手還禮。尹志平忽然叫道：「郭兄留神！」郭靖聽得腦後風響，知道有人突施暗算，竟不站起，手肘在地微撐，身子騰空，墮下時雙膝順勢撞出，正中偷襲的兩人背心「魂門穴」，那二人登即軟癱在地。郭靖仍是跪著，膝下卻多墊了兩個肉蒲團。

　　馬鈺微微一笑，說道：「靖兒請起，十餘年不見，你功夫大進了啊！」郭靖站起身來，道：「這些人怎麼打發，但憑道長吩咐。」馬鈺尚未回答，郭靖只聽背後有二人同時打了一聲哈哈，笑聲甚是怪異。

　　他當即轉過身來，只見身後站著二人。一個身披紅袍，頭戴金冠，形容枯瘦，是個中年藏僧。另一個身穿黃淺色錦袍，手拿摺扇，作貴公子打扮，約莫三十來歲，臉上一股傲狠之色。郭靖見兩人氣度沉穆，與甚余敵人大不相同，當下不敢輕慢，抱拳說道：「兩位是誰？到此有何貴幹？」那貴公子道：「你又是誰？到這裡幹什麼來著？」口音不純，顯非中土人氏。

　　郭靖道：「在下是這幾位師長的弟子。」那貴公子冷笑道：「瞧不出全真派中居然還有這等人物。」他年紀比郭靖還小了幾歲，但說話老氣橫秋，甚是傲慢。郭靖本欲分辯自己並非全真派弟子，但聽他言語輕佻，心中微微有氣，他本來不善說話，也就王再多言，只道：「兩位與全真教有何仇怨？這般興師動眾，放火燒觀？」那貴公子冷笑道：「你是全真派後輩，此間容不到你來說話。」郭靖道：「你們如此胡來，未免也太橫蠻。」此時火焰逼得更加近了，眼見不久便要燒到重陽宮主院。

　　那貴公子摺扇一開一合，踏上一步，笑道：「這些朋友都是我帶來的，你只要接得了我三十招，我就饒了這群牛鼻子老道如何？」

　　郭靖眼見情勢危急，不願多言，右手探出，已抓住他摺扇，猛往懷裡一帶，他若不撒手放扇，就要將他身子拉將過來。

　　這一拉之下，那貴公子的身子幌了幾幌，摺扇居然並未脫手。郭靖微感驚訝：「此人年紀不大，居然抵得住我這一拉，他內力的運法似和那藏僧靈智上人門戶相近，可比靈智上人遠為機巧靈活，想來是西藏一派。他這扇子的扇骨是鋼鑄的，原來是件兵刃。」當即手上加勁，喝道：「撒手！」那貴公子臉上陡然間現出一層紫氣，但霎息間又即消退。郭靖知他急運內功相抗，自己若在此時加勁，只要他臉上現得三次紫氣，內臟非受重傷不可，心想此人練到這等功夫實非易事，不願使重手傷他，微微一笑，突然張開手掌。

　　摺扇平放掌心，那貴公子奪勁未消，但郭靖的掌力從摺扇傳到對方手上，將他的奪勁盡數化解了，貴公子使盡平生之力，始終未能有絲毫勁力傳上扇柄，也就拿不動扇子半寸。貴公子心下明白，對方武功遠勝於己，只是保全自己顏面，未曾硬奪摺扇，當下撒手躍開，滿臉通紅，說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語氣中已大為有禮了。郭靖道：「在下賤名不足掛齒，這裡馬真人、丘真人、王真人，都是在下的恩師。」

　　那貴公子將信將疑，心想適才和全真眾老道斗了半日，他們也只一個天罡北斗陣厲害，若是單打獨鬥，個個不是自己對手，怎麼他們的弟子卻這等厲害，再向郭靖上下打量，但見他容貌樸實，甚是平庸，一身粗布衣服，實和尋常莊稼漢子一般無異，但手底下功夫卻當真深不可測，便道：「閣下武功驚人，小可極是拜服，十年之後，再來領教。小可於此處尚有俗務未了，今日就此告辭。」說著拱了拱手。郭靖抱拳還禮，說道：「十年之後，我在此相候便了。」

　　那貴公子轉身出殿，走到門口，說道：「小可與全真派的過節，今日自認是栽了。但盼全真教各人自掃門前雪，別來橫加阻撓小可的私事。」依照江湖規矩，一人若是自認栽了觔斗，並約定日子再行決鬥，那麼日子未至之時，縱是狹路相逢也不能動手。郭靖聽他這般說，當即答允，說道：「這個自然。」

　　那貴公子微微一笑，以藏語向那藏僧說了幾句，正要走出，丘處機忽然提氣喝道：「不用等到十年，我丘處機就來尋你。」他這一聲呼喝聲震屋瓦，顯得內力甚是深厚。那貴公子耳中鳴響，心頭一凜，暗道：「這老道內力大是不弱，敢情他們適才未出全力。」不敢再行逗留，逕向殿門疾趨。那紅袍藏僧向郭靖狠狠望了一眼，與其餘各人紛紛走出。

　　郭靖見這群人之中形貌特異者頗為不少，或高鼻虯髯，或曲發深目，並非中土人物，心中存了老大疑竇，只聽得殿外廣場上兵刃相交與吆喝酣鬥之聲漸止，知道敵人正在退去。

　　馬鈺等七人站起身來，那橫臥在地的老道卻始終不動。郭靖搶上一看，原來是廣寧子郝大通，才知道馬鈺等雖然身受火厄，始終端坐不動，是為了保護同門師弟。只見他臉如金紙，呼吸細微，雙目緊閉，顯是身受重傷。郭靖解開他的道袍，不禁一驚，但見他胸口印著一個手印，五指箕張，顏色深紫，陷入肉裡，心想：「敵人武功果然是西藏一派，這是大手印功夫。掌上雖然無毒，功力卻比當年的靈智上人為深。」再搭郝大通的脈搏，幸喜仍是洪勁有力，知他玄門正宗，多年修為，內力不淺，性命當可無礙。

　　此時後院的火勢逼得更加近了。丘處機將郝大通抱起，道：「出去罷！」郭靖道：「我帶來的孩子呢？是誰收留著？莫要被火傷了。」丘處機等全心抗禦敵，未知此事，聽他問起，都問：「是誰的孩子？在那裡？」

　　郭靖還未回答，忽然光中黑影一幌，一個小小的身子從樑上跳了下來，笑道：「我在這裡。」正是楊過。郭靖大喜，忙問：「你怎麼躲在樑上？」楊過笑道：「你跟那七個臭道士……」郭靖喝道：「胡說！快來拜見祖師爺。」

　　楊過伸了伸舌頭，當下向馬鈺、丘處機、王處一三人磕頭，待磕到尹志平面前時，見他年輕，轉頭問郭靖道：「這位不是祖師爺了罷？我瞧不用磕頭啦。」郭靖道：「這位是尹師伯，快磕頭。」楊過心中老大不願意，只得也磕了。郭靖見他站起身來，不再向另外三位中年道人磕頭見禮，喝道：「過兒，怎麼這般無禮？」楊過笑道：「等我磕完了頭，那就來不及啦，你莫怪我。」

　　郭靖問道：「什麼事來不及了？」楊過道：「有一個道士給人綁在那邊屋裡，若不去救，只怕要燒死了。」郭靖急問：「那一間？快說！」楊過伸手向東一指，說道：「好像是在那邊，也不知道是誰綁了他的。」說著嘻嘻而笑。

　　尹志平橫了他一眼，急步搶到東廂房，踢開房門不見有人，又奔到東邊第三代弟子修習內功的靜室，一推開門，但見滿室濃煙，一個道人被縛在床柱之上，口中鳴鳴而呼，情勢已甚危殆。尹志平當即拔劍割斷繩索，救了他出來。

　　此時馬鈺、丘處機、王處一、郭靖、楊過等人均已出了大殿，站在山坡上觀看火勢。眼見後院到處火舌亂吐，火光照紅了半邊天空，口上水源又小，只有一道泉水，僅敷平時飲用，用以救火實是無濟於事，只得眼睜睜望著一座崇偉宏大的後院漸漸樑折瓦崩，化為灰燼。全真教眾弟子合力阻斷火路，其餘殿堂房舍才不受蔓延。馬鈺本甚達觀，心無掛礙。丘處機卻是性急暴躁，老而彌甚，望著熊熊大火，咬牙切齒的咒罵。

　　郭靖正要詢問敵人是誰，為何下這等毒手，只見尹志平右手托在一個胖大道人腋下，從濃煙中鑽將出來。那道人被煙薰得不住咳嗽，雙目流淚，一見楊過，登時大怒，縱身向他撲去。楊過嘻嘻一笑，躲在郭靖背後。那道人也不知郭靖是誰，伸手便在他胸口一推，要將他推開，去抓楊過。那知這一下猶如推在一堵牆上，竟是紋絲不動。那道人一呆，指著楊過破口大罵：「小雜種，你要害死道爺！」王處一喝道：「淨光，你說什麼？」

　　那道人鹿清篤是王處一的徒孫，適才死裡逃生，心中急了，見到楊過就要撲上廝拚，全沒理會掌教真人、師祖爺和丘祖師都在身旁，聽得王處一這麼一喝，才想到自己無禮，登時驚出一身冷汗，低頭垂手，說道：「弟子該死。」王處一道：「到底是什麼事？」鹿清篤道：「都是弟子無用，請師祖爺責罰。」王處一眉頭微皺，慍道：「誰說你有用了？我問你是什麼事？」

　　鹿清篤道：「是，是。弟子奉趙志敬趙師叔之命，在後院把守，後來趙師叔帶了這小……小……小……」他滿心想說「小雜種」，終於想到不能在師祖爺面前無禮，改口道：「……小孩子來交給弟子，說他是我教一個大對頭帶上山來的，為趙師叔所擒，叫我好好看守，不能讓他逃了。於是弟子帶他到東邊靜室裡去，坐下不久，這小……小孩兒就使詭計，說要拉屎，要我放開縛在他手上的繩索。弟子心想他小小一個孩童，也不怕他走了，於是給他解了繩索。那知這小孩兒坐在淨桶上假裝拉屎，突然間跳起身來，捧起淨桶，將桶中臭屎臭尿向我身上倒來。」

　　鹿清篤說到此處，楊過嗤的一笑。鹿清篤怒道：「小……小……你笑什麼？」楊過抬起了頭，雙眼向天，笑道：「我自己笑，你管得著麼？」鹿清篤還要跟他鬥口，王處一道：「別跟小孩子胡扯，說下去。」鹿清篤道：「是，是。師祖爺你不知道，這小孩子狡猾得緊。我見尿屎倒來，匆忙閃避，他卻笑著說道：『啊』，道爺，弄髒了你衣服啦！……』」眾人聽他細著嗓門學楊過說話，語音不倫不類，都是暗暗好笑。王處一皺起了眉頭，暗罵這徒孫在外人面前丟人現眼。

　　鹿清篤續道：「弟子自然很是著惱，衝過去要打，那知這小孩舉起淨桶，又向我身上拋來。我大叫：『小雜種，你幹什麼？』忙使一招『急流勇退』，立時避開，一腳卻踩在屎尿之中，不由得滑了兩下，總算沒有摔倒，不料這小……小孩兒乘我慌亂之中，拔了我腰間佩劍，用劍頂在我心頭，說我若是動一動，就一劍刺了下來。我想君子不吃眼前虧，只好不動。這小孩兒左手拿劍，右手用繩索將我反綁在柱子上，又割了我一塊衣襟，塞在我嘴裡，後來宮裡起火，我走又走不得，叫又叫不出，若非尹師叔相救，豈不是活生生教這小孩兒燒死了麼？」說著瞪眼怒視楊過，恨恨不已。

　　眾人聽他說畢，瞧瞧楊過，又轉頭瞧瞧他，但見一個身材瘦小，另一個胖大魁梧，不自禁都縱聲大笑起來。鹿清篤給眾人笑得莫名其妙，抓耳摸腮，手足無措。

　　馬鈺笑道：「靖兒，這是你的兒子罷？想是他學全了母親的本領，是以這般刁鑽機靈。」郭靖道：「不，這是我義弟楊康的遺腹子。」

　　丘處機聽到楊康的名字，心頭一凜，細細瞧了楊過兩眼，果然見他眉目間依稀有幾分楊康的模樣。楊康是他唯一的俗家弟子，雖然這徒兒不肖，貪圖富貴，認賊作父，但丘處機每當念及，總是自覺教誨不善，以致讓他誤入歧途，常感內疚，現下聽得楊康有後，又是傷感，又是歡喜，忙問端詳。

　　郭靖簡略說了楊過的身世，又說是帶他來拜入全真派門下。丘處機道：「靖兒，你武功早已遠勝我輩，何以不自己傳他武藝？」郭靖道：「此事容當慢慢稟告。只是弟子今日上山，得罪了許多道兄，極是不安，謹向各位道長謝過，還望恕罪莫怪。」當將眾道誤己為敵、接連動手等情說了。馬鈺道：「若不是你及時來援，全真教不免一敗塗地。大家是自己人，什麼賠罪、感謝的話，誰也不必提了。」

　　丘處機劍眉早已豎起，待掌教師兄一住口，立即說道：「志敬主持外陣，敵友不分，當真無用。我正自奇怪，怎地外邊安下了這麼強的陣勢，竟然轉眼間就敵人衝了進來，攻了我們一個措手不及。哼，原來他調動北斗大陣去阻攔你來著。」說著鬚眉戟張，極是惱怒，當即呼叫兩名弟子上來，詢問何以誤認郭靖為敵。

　　兩名弟子神色惶恐，那年紀較大的弟子說道：「守在山下的馮師弟、衛師弟傳上訊來，說這……這位郭大俠在普光寺中拍擊石碑，只道他定……定是敵人一路。」

　　郭靖這才恍然，想不到一切誤會全是由此而起，說道：「那可怪不得眾位道兄。弟子在山下普光寺中，無意間在道長題詩的碑上重重拍了一掌，想是因此惹起眾道友的誤會。」丘處機道：「原來如此，事情可也真湊巧。我們事先早已得知，今日來攻重陽宮的邪魔外道就是以拍擊石碑為號。」郭靖道：「這些人到底是誰？竟敢這麼大膽？」

　　丘處機歎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靖兒，我帶你去看一件物事。」說著向馬鈺與王處一點點頭，轉身向山後走去。郭靖向楊過道：「過兒，你在這兒別走開。」當下跟在丘處機後面。只見他一路走向觀後山上，腳步矯捷，精神不減少年。

　　二人來到山峰絕頂。丘處機走到一塊大石之後，說道：「這裡刻得有字。」

　　此時天色昏暗，大石背後更是漆黑一團。郭靖伸手石後，果覺石上有字，逐字摸去，原來是一首詩，詩云：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舉，屹然天一柱，要伴赤松游，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高視仍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

　　他一面摸，一面用手指在刻石中順著筆劃書寫，忽然驚覺，那些筆劃與手指全然吻合，就似是用手指在石上寫出來一般，不禁脫口而出：「用手指寫的？」

　　丘處機道：「此事說來駭人聽聞，但確是用手指寫的！」郭靖奇道：「難道世間當真是有神仙？」丘處機道：「這首詩是兩個人寫的，兩個人都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書寫前面那八句之人，身世更是奇特，文武全才，超逸絕倫，雖非神仙，卻也是百年難得一見的人傑。」郭靖大是仰慕，忙道：「這位前輩是誰？道長可否引見，得讓弟子拜會。」丘處機道：「我也從來沒見過此人。你坐下罷，我跟你說一說今日之事的因緣。」郭靖依言在石上坐下，望著山腰裡的火光漸漸減弱，忽道：「只可惜此番蓉兒沒跟我同來，否則一起在這裡聽丘道長講述奇事，豈不是好？」

　　丘處機道：「這詩的意思你懂麼？」郭靖此時已是中年，但丘處機對他說話的口氣，仍是與十多年前他少年時一般無異，郭靖也覺原該如此，道：「前面八句說的是張良，這故事弟子曾聽蓉兒講過，倒也懂得，說他在橋下替一位老者拾鞋，那人許他孺子可教，傳他一部異書。後來張良輔佐漢高祖開國，稱為漢興三傑之一，終於功成身退，隱居而從赤松子游。後面幾句說到重陽祖師的事跡，弟子就不大懂了。」丘處機問道：「你知重陽祖師是什麼人？」

　　郭靖一怔，答道：「重陽祖師是你師父，是全真教的開山祖師，當年華山論劍，功夫天下第一。」丘處機道：「那不錯，他少年時呢？」郭靖搖頭道：「我不知道。」丘處機道：「『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我恩師不是生來就做道士的。他少年時先學文，再練武，是一位縱橫江湖的英雄好漢，只因憤恨金兵入侵，毀我田廬，殺我百姓，曾大舉義旗，與金兵對敵，占城奪地，在中原建下了轟轟烈烈的一番事業，後來終以金兵勢盛，先師連戰連敗，將士傷亡殆盡，這才憤而出家。那時他自稱『活死人』，接連幾年，住在本山的一個古墓之中，不肯出墓門一步，意思是雖生猶死，不願與金賊共居於青天之下，所謂不共戴天，就是這個意思了。」郭靖道：「原來如此。」

　　丘處機道：「事隔多年，先師的故人好友、同袍舊部接連來訪，勸他出墓再幹一番事業。先師心灰意懶，又覺無面目以對江湖舊侶，始終不肯出墓。直到八年之後，先師一個生平勁敵在墓門外百般辱罵，連激他七日七夜，先師實在忍耐不住，出洞與之相鬥。豈知那人哈哈一笑，說道：『你既出來了，就不用回去啦！』先師恍然而悟，才知敵人倒是出於好心，乃是可惜他一副大好身手埋沒在墳墓之中，是以用計激他出墓。二人經此一場變故，化敵為友，攜手同闖江湖。」

　　郭靖想到前輩的俠骨風範，不禁悠然神往，問道：「那一位前輩是誰？不是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宗師之一罷？」

　　丘處機道：「不是。論到武功，此人只有在四大宗師之上，只因她是女流，素不在外拋頭露面，是以外人知道的不多，聲名也是默默無聞。」郭靖道：「啊，原來是女的。」丘處機歎道：「這位前輩其實對先師甚有情意，欲待委身相事，與先師結為夫婦。當年二人不斷的爭鬧相鬥，也是那人故意要和先師親近，只不過她心高氣傲，始終不願先行吐露情意。後來先師自然也明白了，但他於邦國之仇總是難以忘懷，常說：匈奴未滅，何以為家？對那位前輩的深情厚意，裝癡喬呆，只作不知。那前輩只道先師瞧她不起，怨憤無已。兩人本已化敵為友，後來卻又因愛成仇，約在這終南山上比武決勝。」

　　郭靖道：「那又不必了。」丘處機道：「是啊！先師知她原是一番美意，自是一路忍讓。豈知那前輩性情乖僻，說道：『你越是讓我，那就越是瞧我不起。』先師逼於無奈，只得跟她動手。當時他二位前輩便是在這裡比武，鬥了幾千招，先師不出重手，始終難分勝敗。那人怒道：『你並非存心和我相鬥，當我是什麼人？』先師道：『武比難分勝負，不如文比。』那人道：『這也好。若是我輸了，我終生不見你面，好讓你耳目清淨。』先師道：『若是你勝了，你要怎樣？』那人臉上一紅，無言可答，終於一咬牙，說道：『你那活死人墓就讓給我住。』

　　「那人這句話其實大有文章，意思說若是勝了，要和先師在這墓中同居廝守。先師好生為難，自料武功稍高她一籌，實逼處此，只好勝了她，以免日後糾纏不清，於是問她怎生比法。她道：『今日大家都累了，明晚再決勝負。』

　　「次日黃昏，二人又在此處相會。那人道：『咱們比武之前，先得立下個規矩。』先師道：『又定什麼規矩了？』那人道：『你若得勝，我當場自刎，以後自然不見你面。我若勝了，你要就是把這活死人墓讓給我住，終生聽我吩咐，任何事不得相違；否則的話，就須得出家，任你做和尚也好，做道士也好。不論做和尚還是道士，須在這山上建立寺觀，陪我十年。』先師心中明白：「終生聽你吩咐，自是要我娶你為妻。否則便須做和尚道士，那是不得另行他娶。我又怎能忍心勝你，逼你自殺？只是在山上陪你十年，卻又難了。』當下好生躊躇。其實這位女流前輩才貌武功都是上上之選，她一片情深，先師也不是不動心，但不知如何，說到要結為夫婦，卻總是沒這個緣份。先師沉吟良久，打定了主意，知道此人說得出做得到，一輸之後必定自刎，於是決意捨己從人，不論比什麼都輸給她便是，說道：『好，就是這樣。』

　　「那人道：『咱們文比的法子極是容易。大家用手指在這塊石頭上刻幾個字，誰寫得好，那就勝了。』先師搖道：『我又不是神仙，怎能用手指在石上刻字？』那人道：『若是我能，你就認輸？』先師本處進退兩難之境，心想世上決無此事，正好乘此下台，成個不勝不敗之局，這場比武就不了了之，當即說道：『你若有此能耐，我自然認輸。要是你也不能，咱倆不分高下，也不用再比了。』

　　「那人淒然一笑，道：『好啊，你做定道士啦。』說著左手在石上撫摸了一陣，沉吟良久，道：『我刻些什麼字好？嗯，自來出家之人，第一位英雄豪傑是張子房。他反抗暴秦，不圖名利，是你的先輩。』於是伸出右手食指，在石上書寫起來。先師見她手指到處，石屑竟然紛紛跌落，當真是刻出一個個字來，自是驚訝無比。她在石上所寫的字，就是這一首詩的前半截八句。

　　「先師心下欽服，無話可說，當晚搬出活死人墓，讓她居住，第二日出家做了道士，在那活死人墓附近，蓋了一座小小道觀，那就是重陽宮的前身了。」

　　郭靖驚訝不已，伸手指再去仔細撫摸，果然非鑿非刻，當真是用手指所劃，說道：「這位前輩的指上功夫，也確是駭人聽聞。」丘處機仰天打個哈哈，道：「靖兒，此事騙得先師，騙得我，更騙得你。但若你妻子當時在旁，決計瞞不過她的眼去。」郭靖睜大雙眼，道：「難道這中間有詐？」

　　丘處機道：「這何消說得？你想當世之間，論指力是誰第一？」郭靖道：「那自然是一燈大師的一陽指。」丘處機道：「是啊！憑一燈大師這般出神入化的指上功夫，就算是在木材之上，也未必能刻出字來，何況是在石上？更何況是旁人？先師出家做了黃冠，對此事苦思不解。後來令岳黃藥師前輩上終南來訪，先師知他極富智計，隱約說起此事，向他請教。黃島主想了良久，哈哈笑道：『這個我也會。只是這功夫目下我還未練成，一月之後再來奉訪。』說著大笑下山。過了一個月，黃島主又上山來，與先師同來觀看此石。上次那位前輩的詩句，題到『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為止，意思是要先師學張良一般，遁世出家。黃島主左手在石上撫摸良久，右手突然伸出，在石上寫起字來，他是從『重陽起全真』起，寫到『殿閣凌煙霧』止，那都是恭維先師的話。

　　「先師見那岩石觸手深陷，就與上次一般無異，更是驚奇，心想：『黃藥師的功夫明明遜我一籌，怎地也有這等厲害的指力？』一時滿腹疑團，突然伸手指在巖上一刺，說也奇怪，那岩石竟被他刺了一個孔。就在這裡。」說著將郭靖的手牽到巖旁一處。

　　郭靖摸到一個子孔，用食指探入，果然與印模一般，全然吻合，心想：「難道這岩石特別鬆軟，與眾不同。」指上運勁，用力捏去，只捏得指尖隱隱生疼，岩石自是紋絲不動。

　　丘處機哈哈笑道：「諒你這傻孩子也想不通這中間的機關。那位女前輩右手手指書寫之前，左手先在石面撫摸良久，原來她左手掌心中藏著一大塊化石丹，將石面化得軟了，在一柱香的時刻之內，石面不致變硬。黃島主識破了其中巧妙，下山去採藥配製化石丹，這才回來依樣葫蘆。」

　　郭靖半晌不語，心想：「我岳父的才智，實不在那位女前輩之下，但不知他老人家到了何處。」心下好生掛念。

　　丘處機不知他的心事，接著道：「先師初為道士，心中甚是不忿，但道書讀得多了，終於大徹大悟，知道一切全是緣法，又參透了清淨虛無的妙詣，乃苦心潛修，光大我教。推本思源，若非那位女前輩那麼一激，世間固無全真教，我丘某亦無今日，你郭靖更不知是在何處了。」

　　郭靖點頭稱是，問道：「但不知這位女前輩名諱怎生稱呼，她可還在世上麼？」丘處機歎道：「這位女前輩當年行俠江湖，行跡隱秘異常，極少有人見過她的真面目。除了先師之外，只怕世上無人知道她的真實姓名，先師也從來不跟人說。這位前輩早在首次華山論劍之前就已去世，否則以她這般武功與性子，豈有不去參與之理？」

　　郭靖點點頭道：「正是。不知她可有後人留下？」丘處機歎了口氣道：「亂子就出在這裡。那位前輩生平不收弟子，就只一個隨身丫鬟。這丫鬟素不涉足江湖，武林中自然無人知聞，她卻收了兩個弟子。大弟子姓李，你想必知道，江湖上叫她什麼赤練仙子李莫愁。」

　　郭靖「啊」了一聲，道：「這李莫愁好生歹毒，原來淵源於此。」丘處機道：「你見過她？」郭靖道：「數月之前，在江湖曾碰上過。此人武功果然了得。」丘處機道：「你傷了她？」郭靖搖頭道：「沒有。其實也沒當真會面，只見到她下手連殺數女，狠辣無比，較之當年的銅屍梅超風尤有過之。」

　　丘處機道：「你沒傷她也好，否則麻煩多得緊。她的師妹姓龍……」郭靖一凜，道：「是那姓龍的女子？」丘處機臉色微變，道：「怎麼？你也見過她了？可出了什麼事？」郭靖道：「弟子不曾見過她。只是此次上山，眾位師兄屢次罵我是妖人淫賊，又說我為姓龍的女子而來，教我好生摸不著頭腦。」

　　丘處機哈哈大笑，隨即歎了口氣，說道：「那也是重陽宮該遭此劫。若非陰錯陽差，生了這個誤會，不但北斗大陣必能擋住那批邪魔，而你早得一時三刻上山，郝師弟也不致身受重傷。」他見郭靖滿面迷惘之色，說道：「今日是那姓龍女子十八歲生辰。」郭靖順口接了一句：「嗯，是她十八歲生辰！」可是一個女子的十八歲生辰，為什麼能釀成這等大禍，仍是半點也不明白。

　　丘處機道：「這姓龍的女子名字叫作什麼，外人自然無從得知，那些邪魔外道都叫她小龍女，咱們也就這般稱呼她罷。十八年前的一天夜裡，重陽宮外突然有嬰兒啼哭之聲，宮中弟子出去察看，見包袱中裹著一個嬰兒，放在地下。重陽宮要收養這嬰兒自是極不方便，可是出家人慈悲為本，卻也不能置之不理，那時掌教師兄和我都不在山上，眾弟子正沒做理會處，一個中年婦人突然從山後過來，說道：『這孩子可憐，待我收留了她罷！』眾弟子正是求之不得，當下將嬰兒交給了她。後來馬師兄與我回宮，他們說起此事，講到那中年婦人的形貌打扮，我們才知是居於活死人墓中的那個丫鬟。她與我們全真七子曾見過幾面，但從未說過話。兩家雖然相隔極近，只因上輩的這些糾葛，當真是雞犬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我們聽過算了，也就沒放在心上。

　　「後來她弟子赤練仙子李莫愁出山，此人心狠手辣，武藝極高，在江湖上鬧了個天翻地覆。全真教數次商議，要她治一治，終於礙著這位墓中道友的面子，不便出手。我們寫了一封信送到墓中，信中措辭十分客氣。可是那信送入之後，宛似石沉大海，始終不見答覆，而她對李墓愁仍是縱容如故，全然不加管束。

　　「過得幾年，有一日墓外荊棘叢上挑出一條白布靈幡，我們知道是那位道友去世了，於是師兄弟六人到墓外致祭。剛行禮畢，荊棘叢中出來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向我們還禮，答謝弔祭，說道：『師父去世之時，命弟子告知各位道長，那人作惡橫行，師父自有制她之法，請各位不必操心。』說畢轉身回入。我們待欲詳詢，她已進了墓門。先師曾有遺訓，全真派門下任何人不得踏進墓門一步。她既進去，只索罷了，只是大家心中奇怪，那位道友既死，還能有什麼制治弟子之法？只是見那小女孩孤苦可憐，便送些糧食用品過去，但每次她總是原封不動，命一個僕婦退了回來。看來此人性子乖僻，與她祖師、師父一模一樣。但她既有僕婦照料，那也不需旁人代為操心了。後來我們四方有事，少在宮中，於這位姑娘的訊息也就極少聽見。不知怎的，李莫愁忽然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不再生事。我們只道那位道友當真遺有妙策，都感欽佩。

　　「去年春天，我與王師弟赴西北有事，在甘州一位大俠家中盤桓，竟聽到了一件驚人的消息。說道一年之後，四方各處的邪魔外道要群集終南山，有所作為。終南山是全真教的根本之地，他們上山來自是對付我教，那豈可不防？我和王師弟還怕這訊息不確，派人四出打聽，果然並非虛假。只是他們上終南山來卻不是衝著我教，而是對那活死人墓中的小龍女有所圖謀。」郭靖奇道：「她小小一個女孩子，又從不出外，怎能跟這些邪魔外道結仇生怨？」丘處機道：「到底內情如何，既跟我們不相干，本來也就不必理會。但一旦這群邪徒來到終南山上，我們終究無法置身事外，於是輾轉設法探聽，才知這件事是小龍女的師姊挑撥起來的。」郭靖道：「李莫愁？」

　　丘處機道：「是啊。原來她們師父教了李莫愁幾年功夫，瞧出她本性不善，就說她學藝已成，令她下山。李莫愁當師父在世之日，雖然作惡，總還有幾分顧忌，待師父一死，就借弔祭為名，闖入活死人墓中，想將師妹逐出。她自知所學未曾盡得師祖、師父的絕藝，要到墓中查察有無武功秘笈之類遺物。那知墓中佈置下許多巧妙機關，李莫愁費盡了機，才進了兩道墓門，在第三道墓邊卻看到師父的一封遺書。她師父早料到她必定會來，這通遺書放在那裡等她已久，其中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是她師妹十八歲的生辰，自那時起便是她們這一派的掌門。遺書中又囑她痛改前非，否則難獲善終。那便是向她點明，倘若她怙惡不俊，她師妹便當以掌門人身份清理門戶。

　　「李莫愁很是生氣，再闖第三道門，卻中了她師父事先伏下的毒計，若非小龍女給她治傷療毒，當場就得送命。她知道厲害，只得退出，但如此縮手，那肯甘心？後來又闖了幾次，每次都吃了大虧。最後一次竟與師妹動手過招。那時小龍女不過十五六歲年紀，武功卻已遠勝師姊，如不是手下容讓，取她性命也非難事……」

　　郭靖插口道：「此事只怕江湖上傳聞失實。」丘處機道：「怎麼？」郭靖道：「我恩師柯大俠曾和李莫愁鬥過兩場，說起她的武功，實有獨到之處。連一燈大師的及門高弟武三通武大哥也敗在她手下。那小龍女若是未滿二十歲，功夫再好，終難勝她。」

　　丘處機道：「那是王師弟聽丐幫中一位朋友說的，到底小龍女是不是當真勝過了師姊李莫愁，其時並無第三人在場，誰也不知，只是江湖上有人這麼說罷了。這一來，李莫愁更是心懷不忿，知道師父偏心，將最上乘的功夫留著給師妹。於是她傳言出來，說道某年某月某日，活死人墓中的小龍女要比武招親……」郭靖聽到「比武招親」四字，立即想到楊康、穆念慈當年在北京之事，不禁輕輕「啊」了一聲。

　　丘處機知他心意，也歎了口氣，道：「她揚言道：若是有誰勝得小龍女，不但小龍女委身相嫁，而墓中的奇珍異寶、武功秘笈，也盡數相贈。那些邪魔外道本來不知小龍女是何等樣人，但李莫愁四下宣揚，說她師妹的容貌遠勝於她。這赤練仙子據說甚是美貌，姿色莫說武林中少見，就是大家閨秀，只怕也是少有人及。」

　　郭靖心中卻道：「那又何足為奇？我那蓉兒自然勝她百倍。」

　　丘處機續道：「江湖上妖邪人物之中，對李莫愁著迷的人著實不少。只是她對誰都不加青眼，有誰稍為無禮，立施毒手，現下聽說她另有個師妹，相貌更美，而且公然比武招親，誰不想來一試身手？」郭靖恍然大悟，道：「原來這些人都是來求親的。怪不得宮中道兄們罵我是淫賊妖人。」

　　丘處機哈哈大笑，又道：「我們又探聽到，這些妖邪對全真教也不是全無顧忌。他們大舉集人齊上終南山來，我們倘若干預此事，索性乘機便將全真教挑了，除了這眼中之釘。我和王師弟得到訊息，決意跟眾妖邪周旋一番，當即傳出法帖，召集本教各代道侶，早十天都聚在重陽宮中。只劉師哥和孫師妹在山西，不及趕回。我們一面操演北斗陣法，一面送信到墓中，請小龍女提防。那知此信送入，仍是沒有回音，小龍女竟然全不理睬。」

　　郭靖道：「或許她已不在墓中了。」丘處機道：「不，在山頂遙望，每日都可見到炊煙在墓中升起。你瞧，就在那邊。」說著伸手西指。郭靖順著他手指瞧去，但見山西鬱鬱蒼蒼，十餘里地儘是樹林，亦不知那活死人墓是在何處。想像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整年住在墓室之中，若是換作了蓉兒，真要悶死她了。

　　丘處機又道：「我們師兄弟連日佈置禦敵。五日之前，各路哨探陸續趕回，查出眾妖邪之中最厲害的是兩個大魔頭。他們約定先在山下普光寺中聚會，以手擊碑石為號。你無意之中在碑上拍了一下，又顯出功力驚人，無怪我那些沒用的徒孫要大驚小怪。

　　「那兩個大魔頭說起來名聲著實不小，只是他們今年方到中原，這才震動武林。你在桃花島隱居，與世隔絕，因而不知。那貴公子是蒙古的王子，據說還是大汗成吉思汗的近系子孫。旁人都叫他作霍都王子。你在大漠甚久，熟識蒙古王族，可想得到此人來歷麼？」

　　郭靖喃喃說了幾遍「霍都王子」，回思他的容貌舉止，卻想不起會是誰的子嗣，但覺此人容貌俊雅，傲狠之中又帶了不少狡詐之氣。成吉思汗共生四子，長子術赤剽悍英武，次子察合台性子暴躁而實精明，三子窩闊台即當今蒙古皇帝，性格寬和，四子拖雷血性過人，相貌均與這霍都大不相同。

　　丘處機道：「只怕是他自高身價，胡亂吹噓，那也是有的。此人武功是西藏一派，今年年初來到中原，出手就傷了河南三雄，後來又在甘涼道上獨力殺死蘭州七霸，名頭登時響遍了半邊天，我們可料不到他竟會攬上這門子事。另一個藏僧名叫達爾巴，天生神力，和霍都的武功全然一路，看來是霍都的師兄還是帥叔。他是和尚，自然不是要來娶那女子，多半是來幫霍都的。

　　「其餘的淫賊奸人見這兩人出頭，都絕了求親之念，然而當年李莫愁曾大肆宣揚，說古墓中珍寶多如山積，又有不少武功秘本，其麼降龍十八掌的掌譜、一陽指的指法等等無不齊備。群奸雖然將信將疑，但想只要跟上山來，打開古墓，多少能分潤一些好處，是以上終南山來的竟有百餘人之眾。本來我們的北斗陣定能將這些二流腳色盡擋在山下，縱然不能生擒，也教他們不得走近重陽宮一步。也是我教合當遭劫，這中間的誤會，那也不必說了。」

　　郭靖甚感歉仄，吶吶的要說幾句謝罪之言。丘處機將手一揮，笑道：「出門一笑無拘礙，雲在西湖月在天。宮殿館閣，儘是身外之物，身子軀殼尚不足惜，又理這些身外物作甚？你十餘年來勤修內功，難道這一點還勘不破麼？」郭靖也是一笑，應了聲：「是！」丘處機笑道：「其實我眼見重陽宮後院為烈火焚燒之時，也是暴跳如雷，此刻才寧靜了下來，比之馬師哥當時便心無掛礙，我的修為實是萬萬不及。」郭靖道：「這些奸人如此毫沒來來由的欺上門來，也難怪道長生氣。」

　　丘處機道：「北斗大陣全力與你周旋，兩個魔頭領著一批奸人，乘隙攻到重陽宮前。他們一上來就放火燒觀，郝師弟出陣與那霍都王子動手。也是他過於輕敵，而霍都的武功又別具一格，怪異特甚。郝師弟出手時略現急躁，胸口中了他一掌。我們忙結陣相護。只是少了郝師弟一人，補上來的弟子功力相差太遠，陣法威力便屬有限。你若不及時趕到，全真教今日當真是一敗塗地了。現下想來，就算守在山下的眾弟子不認錯了敵人，那些二流妖人固然無法上山，達爾巴與霍都二人卻終究阻擋不住。此二人聯手與北斗陣相鬥，我們輸是不會輸的，但決不能如你這般贏得乾淨爽快……」正說到這裡，忽聽西邊鳴鳴鳴一陣響亮，有人吹動號角。角聲蒼涼激越，郭靖聽在耳中，不由得心邁陰山，神馳大漠，想起了蒙古黃沙莽莽、平野無際的風光。

　　再聽一會，忽覺號角中隱隱有肅殺之意，似是向人挑戰。丘處機臉現怒色，罵道：「孽障，孽障！」眼望西邊樹林，說道：「靖兒，那奸人與你訂了十年之約，妄想這十年中肆意橫行，好教你不便干預。天下那有這等稱心如意之事？咱們過去！」郭靖道：「是那霍都王子？」丘處機道：「自然是他。他是在向小龍女挑戰。」一邊說，一邊飛步下山。郭靖跟隨在後。

　　二人行出里許，但聽那號角吹得更加緊了，角聲鳴鳴之中，還夾著一聲聲兵刃的錚錚撞擊，顯是那達爾巴也出手了。丘處機怒道：「兩個武學名家，卻來合力欺侮一個少女，當真好不要臉。」說著足下加快。兩人片刻間已奔到山腰，轉過一排石壁。郭靖只見眼前是黑壓壓的一座大樹林。林外高高矮矮的站著百餘人，正是適才圍攻重陽宮那些妖邪。兩人隱身石壁之後，察看動靜。

　　只見霍都王子與達爾巴並肩而立。霍都舉角吹奏。那達爾巴左手高舉一根金色巨杵。將戴在右手手腕上的一隻金鐲不住往杵上撞去，錚錚聲響，與號角聲相互應和，要引那小龍女出來。兩人鬧了一陣，樹林中靜悄悄的始終沒半點聲響。

　　霍都放下號角，朗聲說道：「小王蒙古霍都，敬向小龍女恭賀芳辰。」一語甫畢，樹林人錚錚錚響了三下琴聲，似是小龍女鼓琴回答。霍都大喜，又道：「聞道龍姑娘揚言天下，今日比武招親，小王不才，特來求教，請龍姑娘不吝賜招。」猛聽得琴聲激亢，大有怒意。眾妖邪縱然不懂音律，卻也知鼓琴者心意難平，出聲逐客。

　　霍都笑道：「小王家世清貴，姿貌非陋，願得良配，諒也不致辱沒。姑娘乃當世俠女，不須靦覯。」此言甫畢，但聽琴韻更轉高昂，隱隱有斥責之意。

　　霍都向達爾巴望了一眼，那藏僧點了點頭。霍都道：「姑娘既不肯就此現身，小王只好強請了。」說著收起號角，右手一揮，大踏步向林中走去。群豪蜂湧而前，均想：「連大名鼎鼎的全真教也阻擋不了我們，諒那小龍女孤身一個小小女子，濟得甚事？」但怕別人搶在頭裡，將墓中寶物先得了去，各人爭先恐後，湧入樹林。

　　丘處機高聲叫道：「這是全真教祖師重陽真人舊居之地，快快退出來。」眾人聽得他叫聲，微微一怔，但腳下毫不停步。丘處機怒道：「靖兒，動手罷！」二人轉出石壁，正要搶入樹林，忽聽群豪高聲叫嚷，飛奔出林。

　　丘郭二人一呆，但見數十人沒命價飛跑，接著霍都與達爾巴也急步奔出，狼狽之狀，比之適才退出重陽宮時不佑過了幾倍。丘郭均怠詫異：「那小龍女不知用何妙法驅退群邪？」這念頭只在心中一閃間，便聽得嗡嗡響聲自遠而近，月下但見白茫茫、灰濛濛一團物事從林中疾飛出來，撲向群邪頭頂。郭靖奇道：「那是什麼？」丘處機搖頭不答，凝目而視，只見江湖豪客中有幾個跑得稍慢，被那群東西在頭頂一撲，登時倒地，抱頭狂呼。郭靖驚道：「是一群蜂子，怎麼白色的？」說話之間，那群玉色蜂子又已螫倒了五六人。樹林前十餘人滾來滾去，呼聲慘厲，聽來驚心動魄。郭靖心想：「給蜂子刺了，就真疼痛，也不須這般殺豬般的號叫，難道這玉蜂毒性異常麼？」只見灰影幌動，那群玉蜂有如一股濃煙，向他他與丘處機面前撲來。

　　眼見群蜂來勢兇猛，難以抵擋，郭靖要待轉身逃走，丘處機氣湧丹田，張口向群蜂一口噴出。蜂群飛得正急，突覺一股強風刮到，勢道頓挫。丘處機一口氣噴完，第二口又即噴出。郭靖學到訣竅，當即跟著鼓氣力送，與丘處機所吹的一股風連成一起。二人使的都是玄門正宗的上乘功夫，蜂群抵擋不住，當先的數百隻蜂子飛勢立偏，從二人身旁掠過，卻又追趕霍都、達爾巴等人去了。

　　這時在地下打滾的十餘人叫聲更是淒厲，呼爹喊娘，大聲叫苦。更有人叫道：「小人知錯啦，求小龍女仙姑救命！」郭靖暗暗駭異：「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縱然砍下他們一臂一腿，也未必會討饒叫痛。怎地小小蜂子的一螫，然這般厲害？」

　　但聽得林中傳出錚錚琴聲，接者樹梢頭冒出一股淡淡白煙。丘郭二人只聞到一陣極甜的花香。過不多時，嗡嗡之聲自遠而近，那群玉蜂聞到花香，飛回林中，原來是小龍女燒香召回。

　　丘處機與小龍女做了十八年鄰居，從不知她竟然有此本事，又是佩服，又覺有趣，說道：「早知我們這位芳鄰如此神通廣大，全真教大可不必多事。」他這兩句話雖是對郭靖說的，但提氣送出，有意也要小龍女聽到。果然林中琴聲變緩，輕柔平和，顯是酬謝高義之意。丘處機哈哈大笑，朗聲叫道：「姑娘不必多禮。貧道丘處機率弟子郭靖，敬祝姑娘芳辰。琴聲錚錚兩響，從此寂然。」

　　郭靖聽那些中叫得可憐，道：「道長，這些人怎生救他們一救？」丘處機道：「龍姑娘自有處置，咱們走罷。」

　　當下二人轉身東回，路上郭靖又求丘處機收楊過入門。丘處機歎道：「你楊鐵心叔父是豪傑之士，豈能無後？楊康落得如此下場，我也頗有不是之處。你放心好了，我必盡心竭力，教養這小孩兒成人。」郭靖大喜，就在山路上跪下拜謝。

　　二人談談說說，回到重陽宮前，天色已明。眾道正在收拾後院燼餘，清理瓦石。

　　丘處機召集眾道士，替郭靖吊見，指著那主持北斗大陣的長鬚道人，說道：「他是王師弟的大弟子，名叫趙志敬。第三代弟子之中，武功以他練得最純，就由他點撥過兒的功夫罷。」

　　郭靖與此人交過手，知他武功確是了得，心中甚喜，當下命楊過向趙志敬行了拜師之禮，自已又向趙志敬鄭重道謝。他在終南山盤桓數日，對楊過諄諄告誡叮囑，這才與眾人別過，回桃花島而去。

　　丘處機回想當年傳授楊康武功，卻任由他在王府中養尊處優，終於鑄成大錯，心想：「自來嚴師出高弟，棒頭出孝子。這次對過兒須得嚴加管教，方不致重蹈他父覆轍。」當下將楊過叫來，疾言厲色的訓誨一頓，囑他刻苦耐勞，事事聽師父教訓，不可有絲毫怠忽。

　　楊過留在終南山上，本已老大不願，此時沒來由的受了一場責罵，心中恚憤難這，當時忍著眼淚答應了，待得丘處機走開，不禁放聲大哭。忽然背後一人冷冷的道：「怎麼？祖師爺說錯了你麼？」

　　楊過一驚，止哭回頭，只見背後站著的正是師父趙志敬，忙垂手道：「不是。」趙志敬道：「那你為什麼哭泣？」楊過道：「弟子想起郭伯伯，心中難過。」趙志敬明明聽得丘師伯厲聲教訓，他卻推說為了思念郭靖，甚是不悅，心想：「這孩子小小年紀就已如此狡猾，若不重重責打，大了如何改？」沉著臉喝道：「你膽敢對師父說謊？」

　　楊過眼見全真教群道給郭靖打得落花流水，又見丘處機等被霍都一班妖邪逼得手忙腳亂，全賴郭靖救援，心中認定這些道士武功全都平常。他對丘處機尚且毫不佩服，更何況對趙志敬？也是郭靖一時疏忽，未跟他詳細說明全真派武功乃武學正宗，當年王重陽武功天下第一，各家各派的高手無一能敵。他自札所以能勝諸道，實因眾道士未練到絕頂，卻非全真派武功不濟。可是楊過認定郭靖夫婦不願收他為徒，便胡亂交給旁人傳藝，兼之親眼見到群道折劍倒地的種種狼狽情狀，就算郭靖解釋再三，他也是決不肯信的。這時他見師父臉色難看，心道：「我拜你為師，實是迫不得已，就算我武功練得跟你一模一樣，又有屁用？還不是大膿包一個？你凶霸霸的幹麼？」當下轉過了頭不答。

　　趙志敬大怒，嗓門提得更加高了：「我問你話，你膽敢不答？」楊過道：「師父要我答什麼，我就答什麼。」趙志敬聽他出言挺撞，怒氣再也按捺不住，反手揮去，拍的一聲，登時將他打得臉頰紅腫。楊過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發足便奔。趙志敬追上去一把抓住，問道：「你到那裡去？」楊過道：「快放手，我不跟你學武功啦。」

　　趙志敬更怒，喝道：「小雜種，你說什麼？」楊過此時橫了心，罵道：「臭道士，狗道士，你打死我罷！」其時於師徒之份看得最重，武林之中，師徒就如父子一般，師父就要處死弟子，為徒的往往也不敢反抗。楊過居然膽敢辱罵師尊，實是罕見罕聞的大逆不道之事。趙志敬氣得臉色焦黃，舉掌又劈臉打了下去。楊過突然間縱身躍起，抱住他手臂，張口牢牢咬住他的右手食指。

　　楊過自得歐陽鋒授以內功秘訣，間中修息，已有了一些根柢。趙志敬盛怒之下，又道他是小小孩童，絲毫未加提防，給他緊抱狠咬，竟然掙之不脫，常言道十指連心，手指受痛，最是難忍。趙志敬左手在他肩頭重重一拳，喝道：「你作死麼？快放開！」楊過此時心中狂怒，縱然刀槍齊施，他也決意不放，但覺肩頭劇痛，牙齒更加用勁了，喀的一響，直咬抵骨。趙志敬大叫：「哎唷！」左拳狠狠在他天靈蓋上一錘，將他打得昏了過去，這才捏住他下顎，將右手食指抽了出來。但見滿手鮮血淋漓，指骨已斷，雖能續骨接指，但此後這根手指的力道必較往日為遜，武功不免受損，氣惱之餘，在楊過身上又踢了幾腳。

　　他撕下楊過的衣袖，包了手指創口，四下一瞧，幸好無人在旁，心想此事若被旁人知曉，江湖上傳揚出去，說全真教趙志敬給小徒兒咬斷了指骨，實是顏面無存，當下取過一盆冷水，將楊過潑醒。

　　楊過一醒轉，發瘋般縱上又打。趙志敬一把扭住他胸口，喝道：「畜生，你當真不想活了？」楊過罵道：「狗賊，臭道士，長鬍子山羊，給我郭伯伯打得爬在地下吃屎討饒的沒用傢伙，你才是畜生！」

　　趙志敬右手出掌，又打了他一記。此時他有了提防，楊過要待還手，那裡還能近身？瞬息之間，被他連踢了幾個觔斗。趙志敬若要傷他，原是輕而易舉，但想他究是自己徒弟，如下手重了，師父師伯問起來如何對答？可是楊過瞎纏猛打，倒似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雖然身上連中拳腳，疼痛不堪，竟絲毫沒退縮之意。

　　趙志敬對楊過拳打足踢，心中卻是好生後悔，眼見他雖然全身受傷，卻是越戰越勇，最後迫於無奈，左手伸指在他脅下一點，封閉了他的穴道。楊過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眼中滿含怒色。趙志敬道：「你這逆徒，服不服了？」楊過雙眼瞪著他，毫無屈服之意。趙志敬坐在一塊大石上，呼呼喘氣。他若與高手比武過招，打這一時三刻絕不致呼吸急喘，現下手腳自然不累，只是心中惱得厲害，難以寧定。

　　一師一徒怒目相對，趙志敬竟想不出善策來處置這頑劣的孩兒，正煩惱間，忽聽鐘聲鏜鏜響起，卻是掌教召集全教弟子。趙志敬吃了一驚，對楊過道：「你若不再忤逆，我就放了你。」伸手解開了他穴道。

　　那知楊過猛地躍起，縱身撲上。趙志敬退開兩步，怒道：「我不打你，你還要怎地？」楊過道：「你以後還打我不打？」趙志敬聽得鐘聲甚急，不敢耽誤，只得道：「你若是乖乖地，我打你作甚？」楊過道：「那也好。師父，你不打我，我就叫你師父。你再打我一記，我永不認你。」趙志敬氣得只有苦笑，點了點頭，道：「掌教召集門人，快跟我去罷。」他見楊過衣衫扯爛，面目青腫，只怕旁人查問，給他略略整理一下，拉了他手，奔到宮前聚集。

　　趙志敬與楊過到達時，眾道已分班站立。馬鈺、丘處機、王處一三人向外而坐。馬鈺雙手擊了三下，朗聲說道：「長生真人與清淨散人從山西傳來訊息，說道該處之事極為棘手。本座和兩位師弟會商決定，長春真人和玉陽真人帶同十名弟子，即日前去應援。」眾道人面面相覷，有的駭異，有的憤激。丘處機當下叫出十名弟子的姓名，說道：「各人即行收拾，明天一早隨玉陽真人和我前去山西。餘人都散了。」

　　眾道散班，這才悄悄議論，說道：「那李莫愁不過是個女子，怎地這生了得。連長生子劉師叔也制她不住？」有的道：「清淨散人孫師叔難道不是女子？可見女子之中也盡有能人，小覷不得。」有的道：「丘師伯與王師叔一去，那李莫愁自當束手就縛。」

　　丘處機走到趙志敬身邊，向他道：「我本要帶你同去，但怕耽誤了過兒功夫，這一趟你就不用去了。」一眼瞥見楊過滿臉傷痕，不覺一怔，道：「怎麼？跟誰打架了？」趙志敬大急，心想丘師伯得知實情，必然嚴責，忙向楊過連使眼色。楊過心中早有主意，見到趙志敬惶急之情，只作不知，支支吾吾的卻不回答。丘處機怒道：「是誰將你打得這個樣子？到底是誰不好？快說。」趙志敬聽丘師伯語氣嚴厲，心中更是害怕。

　　楊過說：「不是打架，是弟子摔了一交，掉下了山坑。」丘處機不信，怒道：「你說謊，好好的怎會摔一交？你臉上這些傷也不是摔的。」楊過道：「適才師祖爺教訓弟子要乖乖的學藝……」丘處機道：「是啊，那怎麼了？」楊過道：「師祖爺走開之後，弟子想師祖爺教訓得是，弟子今後要力求上進，才不負了師祖爺的期望。」他這幾句花言巧語，丘處機聽得臉色漸和，嗯了一聲。楊過接著道：「那知突然之間來了一條瘋狗，不問情由的撲上來便咬，弟子踢它趕它，那瘋狗卻越來越凶。弟子只得轉身逃走，一不小心，摔入了山坑。幸好我師父趕來，救了我起來。」

　　丘處機將信將疑，眼望趙志敬，意思詢問這番話是真是假。趙志敬大怒，心道：「好哇，你這臭小子膽敢罵我瘋狗？」但形格勢禁，不得不為他圓謊，只得點頭道：「是弟子救他起來的。」

　　丘處機這才信了，道：「我去之後，你好好傳他本門玄功，每隔十天，由掌教師伯覆查一次，指點竅要。」趙志敬心中老大不願，但師伯之言那敢違抗，只得躬身答應。楊過此時只想著逼得師父自認瘋狗的樂趣，丘師祖之言全未聽在耳裡。待丘處機走開了十幾步，趙志敬怒火上衝，忍不住伸手又要往楊過頭頂擊去。楊過大叫：「丘師祖！」丘處機愕然回頭，問道：「什麼？」趙志敬的手伸在半空，不敢落下，情勢甚是尷尬，勉強回臂用手指去搔鬢邊頭髮。楊過奔向丘處機，叫道：「師祖爺，你去之後，沒人看顧我，這裡好多師伯師叔都要打我。」丘處機臉一板，喝道：「胡說！那有這等事？」他外表嚴厲，內心卻甚慈祥，想起孤兒可憐，朗聲道：「志敬，你好好照料這個孩兒，若有差失，我回來唯你是問。」趙志敬只得又答應了。

　　當日晚飯過後，楊過慢吞吞的走到師父所住的靜室之中，垂手叫了聲：「師父！」此刻是傳授武功之時，趙志敬盤膝坐在榻上早已盤算了半日，心想：「這孩子這等頑劣，此時已是桀騖不馴，日後武功高了，還有誰更能制得住他？但丘師伯與師父命我傳他功夫，不傳可又不成。」左思右想，好生委決不下，見他慢慢進來，眼光閃動，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樣，更可是老大生氣，忽然靈機一動：「有了，他於本門功夫一竅不通，我只傳他玄功口訣，修練之法卻半點不教。他記誦得幾百句歌訣又有何用？師父與師伯們問起，我盡可推諉，說他自己不肯用功。」琢磨已定，和顏悅色的道：「過兒，你過來。」楊過道：「你打不打我？」趙志敬道：「我傳你功夫，打你作甚？」楊過見他如此神情，倒是大出意料之外，當下慢慢走近，心中嚴加戒備，生怕他有甚詭計。趙志敬瞧在眼裡只作不知，說道：「我全真派功夫，乃是從內練出外，與外家功夫自外向內者不同。現下我傳你本門心法，你要牢牢記住了。」當下將全真派的入門內功口訣，說了一遍。

　　楊過只聽了一遍，就已記在心裡，尋思：「這長鬍子老山羊惱我恨我，豈肯當真傳授功夫？他多半教我些沒用的假口訣作弄人。」過了一會，假裝忘卻，又向趙志敬請教。趙志敬照舊說了。次日，楊過再問師父，聽他說的與昨日一般無異，這才相信非假，料得他若是胡亂捏造，連說三次，不能字字相同。

　　如此過了十日，趙志敬只是授他口訣，如何修練的實在法門卻一字不說。到第十天上，趙志敬帶他去見馬鈺，說已授了本門心法，命楊過背給掌教師祖聽。楊過頭至尾背了一遍，一字不錯。馬鈺甚喜，連贊孩子聰明。他是敦厚謙沖的有道之士，君子可欺以方，那想得到得到趙志敬另有詭計。

　　夏盡秋至，秋去冬來，轉瞬過了數月，楊過記了一肚皮的口訣，可是實在功夫卻絲毫沒有學到，若若武藝內功，與他上山之時實無半點差別。楊過於記誦口訣之初，過不了幾天，即知師父是在作弄自己，但他既不肯相授，卻也無法可想，眼見掌師師祖慈和，若是向他訴說，他心杯過責備趙志敬幾句，只怕這長鬍子山羊會另使毒計來折磨自己，只有待人師祖回來再說。但數月之間丘師祖始終不歸。好在楊過對全真派武功本來瞧不起，學不學也不在乎，但趙志敬如此相欺，心中懷恨愈來愈烈，只是不肯吃眼前虧，臉上可越加恭順。趙志敬暗自得意，心道：「你忤逆師父，到頭來瞧是誰吃虧？」

　　轉眼到了臘月，全真派中自王重陽傳下來的門規，每年除夕前三日，門下弟子大較武功，考查這一年來各人的進境。眾弟子見較武之期漸近，日夜勸練不息。

　　這一天臘月望日，全真七子的門人分頭較藝，稱為小較。各弟子分成七處，馬鈺的徒子徒孫成一處，丘處機、王處一等的徒子徒孫又各成一處。譚處端雖然已死，他的徒子徒孫仍是極盛。馬鈺、丘處機等憐念他早死，對他的門人加意指點，是以每年大較，譚氏門人倒也不輸於其餘六子的弟子。這一年重陽宮遇災，全真派險遭顛覆之禍，全派上下都想到全真教雖然號稱天下武學正宗，實則武林中各門各派好手輩出，這名號岌岌可危，因此人人勤練苦修，比往日更著意了幾分。

　　全真教由王重陽首創，乃創教祖師。馬鈺等七子是他親傳弟子，為第二代。趙志敬、尹志平、程瑤迦等為七子門徒，屬第三代。楊過等一輩則是第四代了。這日午後，玉陽子門下趙志敬、崔志方等人齊集東南角曠地之上，較武論藝。王處一不在山上，由大弟子趙志敬主持小較。第四代弟子或演拳腳，或使刀槍，或發暗器，或顯內功，由趙志敬等講評一番，以定甲乙。

　　楊過入門最遲，位居末座，眼見不少年紀與自己相若的小道士或俗家少年武藝精熟，各有專長，並無羨慕之心，卻生懷恨之意。趙志敬見他神色間忿忿不平，有意要使他出醜，待兩名小道士比過器械，大聲叫道：「楊過出來！」

　　楊過一呆，心道：「你又沒傳我半點武藝，叫我出來幹麼？」趙志敬又叫道：「楊過，你聽見沒有？快出來！」楊過只得走到座前，打了一躬，道：「弟子楊過，參見師父。」全真門人大都是道人，但也有少數如楊過這般俗家子弟，行的是俗家之禮。

　　趙志敬指著場中適才比武得勝的小道士，說道：「他也大不了你幾歲，你去和比試罷。」楊過道：「弟子又不會絲毫武藝，怎能和師兄比試？」趙志敬怒道：「我傳了你大半年功夫，怎說不會絲毫武藝？這大半年中你幹什麼來著？」楊過無話可答，低頭不語。趙志敬道：「你懶惰貪玩，不肯用功，拳腳自然生疏。我問你：『修真活計有何憑？心死群情今不生。』下兩句是什麼？」楊過道：「精氣充盈功行具，靈光照耀滿神京。」趙志敬道：「不錯，我再問你：『秘語師傳悟本初，來時無久去無餘。』下兩句是什麼？」楊過答道：「歷年塵垢揩磨盡，偏體靈明耀太虛。」趙志敬微笑道：「很好，一點兒也不錯。你就用這幾句法門，下場和師兄過招罷。」楊過又是一怔道：「弟子不會。」趙志敬心中得意，臉上卻現大怒之色，喝道：「你學了功訣，卻不練功，只是推三阻四，快快下場去罷。」

　　這幾句歌訣雖是修習內功的要旨，教人收心息念，練精養氣，但每一句均巾幾招拳腳與之相配，合起來便是一套簡明的全真派入門拳法。眾道士親耳聽到楊過背誦口訣，絲毫無誤，只道他臨試怯場，好心的出言鼓勵，幸災樂禍的便嘲諷訕笑。全真弟子大都是良善之士，只因郭靖上終南山時一場大戰，把群道打得一敗塗地，得罪的人多了，是以頗有不少人遷怒於楊過，盼他多受挫折，雖然未必就是惡意，可是求出一口胸中骯髒之氣，卻也是人之常情。

　　楊過見眾人催促，有些人更冷言冷語的連聲譏刺，不由得怒氣轉盛，把心一橫，暗道：「今日把命拚了就是。」當下縱躍入場，雙臂舞動，直上直下的往那小道士猛擊過去。那小道士見他一下場既不行禮，亦不按門規謙遜求教，已自詫異，待見他發瘋般亂打，更是吃驚，不由得連連倒退。楊過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猛擊上去著著進逼。那小道士退了幾步，見他下盤虛浮，斜身出足，一招「風掃落葉」，往他腿上掃去。楊過不知閃避之法，立足不住，撲地倒了，跌得鼻血長流。

　　群道見他跌得狼狽，有的笑了起來。楊過翻身爬起，也不抹拭鼻血，低頭向小道士猛撲。小道士見他來得猛惡，側身讓過。楊過出招全然不依法度，雙手一摟，已抱住對方左腿。小道士右掌斜飛，擊他肩頭，這招「揩磨塵垢」原是拆解自己下盤被襲的正法，但楊過在桃花島既未學到武藝，在重陽宮又未得傳授實用功夫，於對方什麼來招全不知曉，只聽蓬的一聲，肩頭熱辣辣的一陣疼痛，已被重重的擊中了一拳。他愈敗愈狠，一頭撞正對方右腿，小道士立足不定，已被他壓倒在地。楊過掄起拳頭，狠命往他頭上打去。

　　小道士敗中求勝，手肘猛地往他胸口撞去，乘他疼痛，已借勢躍起，反手一推一甩，重重將楊過摔了一交，使的正是一招「無欠無餘」。他打個稽首道：「楊師弟承讓！」同門較藝，本來,分勝敗就須住手，那知楊過劫若瘋虎，又是疾衝過來。兩三招之間，又被摔倒，但他越戰越勇，拳腳也越出越出快。

　　趙志敬叫道：「楊過，你早已輸了，還比什麼？」楊過那裡理會，橫踢豎打，竟無半分退縮。群道初時都覺好笑，均想：「我全真門中那有這般蠻打的笨功夫？」但後來見他情急拚命，只怕闖出禍來，紛紛叫道：「算啦，算啦。師兄弟切磋武藝，不必認真。」

　　再鬥一陣，那小道士已大有怯意，只是閃避擋躲，不敢再容他近身。常言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楊過在終南山上受了大半年怨你，此時禁不住盡情發洩出來。小道士的武功雖遠勝於他，卻那有這等旺盛的鬥志？眼見抵獻不住，只得在場中繞圈奔逃。楊過在後疾追，罵道：「臭道士，你打得我好，打過了想逃麼？」

　　此時旁觀的十人中倒有八九個是道士，聽他這麼臭道士，賊道士的亂罵，不由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人人都道：「這小子非好好管教一可。」那小道士給趕得急了，驚叫：「師父，師父！」盼趙志敬出言喝止。趙志敬連聲怒喝，楊過卻毫不理睬。

　　正沒做理會處，人群中一聲怒吼，竄出一名胖大道人，縱上前去，一把抓住楊過的後領，提將起來，拍拍拍二記耳光，下的竟是重手，打得他半邊面頰登時腫了起來。楊過險些給這三下打暈了，一看之下，原來是與自己有仇的鹿清篤。楊過首日上山，鹿清篤被他使詐險些燒死，此後受盡師兄弟的計笑，說他本事還不及一個小小孩兒。他一直懷恨在心，此時見楊過九在胡鬧，忍不住便出來動手。

　　楊過本就打豁了心，眼見是他，更知無幸，只是後心被他抓住了，動彈不得。鹿清篤一陣獰笑，又是拍拍拍三記耳光，叫道：「你不聽師父的言語，就是本門叛徒，誰都打得。」說著舉手又要打落。

　　趙志敬的師弟崔志方見楊過出手之際竟似不會半點本門功夫，又知趙志敬心地狹隘，只怕其中另有別情，眼見鹿清篤落手凶狠，恐防打傷了人，當即喝道：「清篤，住手！」

　　鹿清篤聽師叔叫喝，雖然不願，只得將楊過放下，道：「師叔你有所不知，這小子狡猾無賴之極，不重重教訓，我教中還有什麼規矩？」

　　崔志方不去理他，走到楊過面前，只見他兩邊面頰腫得高高的，又青又紫，鼻底口邊都是鮮血，神情甚是可憐，當下柔聲道：「楊過，你師父教了你武藝，你怎不好好用功修習，卻與師兄們撒潑亂打？」楊過恨恨的道：「什麼師父？他沒教我半點武功。」崔志方道：「我明明聽到你背誦口訣，一點也沒背錯。」

　　楊過想起黃蓉在桃花島上教他背誦四書五經，只道趙志敬所教的也是與武功絕無關連的經書，道：「我又不想考試中狀元，背這些勞什子何用？」崔志方假意發怒，要試一試他是否當真不會半點本門功夫，當下板起臉道：「對尊長說話，怎麼這等無禮？」倏地伸出手去，在他肩頭一推。

　　崔志方是全真門下第三代的高手之一，武功雖不及趙志敬、尹志平等人，卻也是內外兼修，功力頗深。這一推輕重疾徐恰到好處，觸手之下，但覺楊過肩頭微側，內力自生，竟把他的推力卸開了一小半，雖然踉踉蹌蹌的退後幾步，竟不跌倒。崔志方一驚，心頭疑雲大起，尋思：「他小小年紀，入我門不過半年，怎能有此功力？他既具此內力，適才比武就絕不該如此亂打，難道當真有詐麼？」他那知楊過修息歐陽鋒所傳內功，不知不覺間已頗有進境。白駝山一派內功上手甚易，進展極速，不比全真派內功在求根基扎實。在初練的十年之中，白駝山的弟子功力必高出甚多，直到十年之後，全真派弟子才慢慢趕將上來。兩派內功本來大不相同，但崔志方隨手那麼一推，自難分辨其間的差別。

　　楊過被他一推，胸口氣都喘不過來，只道他也出手毆打自己。他此時天不怕，地不怕，縱然丘處機親來，也要上動手，那裡會忌憚什麼崔志方、崔志圓？當下低頭直衝，向他小腹撞去。崔志方怎能與小孩兒一般見識，微微一笑，閃身讓開，一心要瞧瞧他的真實功夫，說道：「清篤，你與楊師弟過過招，下手有分寸些，別太重了！」

　　鹿清篤巴不得有這句話，立時幌身擋在楊過前面，左掌虛拍，楊過向右一躲，鹿清篤右掌打出，這一掌「虎門手」勁力不小，砰的一響，正中楊過胸口。若非楊過已習得白駝山內功，非當場口噴鮮血不可，饒是如此，也是胸前疼痛不堪，臉如白紙。鹿清篤見一掌打他不倒，也是暗自詫異，右拳又擊他面門。楊過伸臂招架，苦在他不明拳理，竟不會最尋常的拆解之法。鹿清篤右拳斜引，左拳疾出，又是砰的一響，打中他小腹。楊過痛得彎下了腰。鹿清篤竟然下手不容情，右掌掌緣猛斬而下，正中項頸。他滿擬這一斬對準要害，要他立時暉倒，以報昔日之仇，那知楊過身子幌了幾下，死命挺住，仍不跌倒，只是頭腦昏眩，已全無還手之力。

　　崔志方此時已知他確是不會武功，叫道：「清篤，住手！」鹿清篤向楊過道：「臭小子，你服了我麼？」楊過罵道：「賊道士，終有一日要殺了你！」鹿清篤大怒，兩拳連擊，都打在他的鼻樑之上。

　　楊過被毆得昏天黑地，搖搖幌幌的就要跌倒，不知怎地，忽然間一股熱氣從丹田中直衝上來，眼見鹿清篤第三拳又向面門擊至，閃無可閃，避無可避，自然而然的雙腿一彎，口中閣的一聲叫喝，手掌推出，正中鹿清篤小腹。但見他一個胖大身軀突然平平飛出，騰的一響，塵土飛揚，跌在丈許之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再也不動。

　　旁觀眾道見鹿清篤以大欺小，毒打楊過，均有不平之意，長一輩的除趙志敬外都在出聲阻攔，那知奇變陡生，鹿清篤竟被楊過掌力摔出，就此僵臥不動，人人都大為訝異，一起擁過去察看。

　　楊過於這蛤蟆功的內功原本不會使用，只是在危急拚命之際，自然而然的迸發，第一次在桃花島上擊暈了武修文，相隔數月，內力又已大了不少，而他心中對鹿清篤的憎恨，更非對武氏兄弟之可比，勁由心生，竟將他打得直飛出去。只聽得眾道士亂叫：「啊喲，不好，死了！」「沒氣啦，準是震碎了內臟！」「快稟報掌教祖師。」楊過心知已闖下了大禍，昏亂中不及細想，掌下撒腿便奔。

　　群道都在查探鹿清篤死活，楊過悄悄溜走，竟無人留心。趙志敬見鹿清篤雙眼上翻，不明生死，又駭又怒，大叫：「楊過，楊過，你學的是什麼妖法？」他武功雖強，但平日長在重陽宮留守，見聞不廣，竟不識得蛤蟆功的手法。他叫了幾聲，不聞楊過答應。眾道士回過身來，已不見他的蹤影。趙志敬立傳號令，命眾人分頭追拿，料想這小小孩童在這片刻之間又能逃到何處？

　　楊過慌不擇路，發足亂闖，只揀樹多林密處鑽去，奔了一陣，只聽得背後喊聲大振，四下裡都有人在大叫：「楊過，楊過，快出來。」他心中更慌，七高八低的亂走，忽覺前面人影一幌，一名道士已見到了他，搶著過來。楊過急忙轉身，西邊又有一名道士，大叫：「在這裡啦，在這裡啦。」楊過一矮身，從一叢灌木下鑽了過去。那道士身軀高大，鑽不過去，待得繞過樹叢來尋，楊過已逃得不知去向。

　　楊過鑽過灌木叢，向前疾衝，奔了一陣，耳聽得群道呼聲漸遠，但始終不敢停步，避開道路，在草叢亂石中狂跑，到後來全身酸軟，實在再也奔不動了，只得坐在石上喘氣。坐了一會，心中只道：「快逃，快逃。」可是雙腿如千斤之重，說什麼也站不起來。忽聽身後有人嘿嘿冷笑，楊過大吃一驚，回過頭來，嚇得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中跳將出來，只見身後一個道人橫眉怒目，長鬚垂胸，正是趙志敬。

　　二人相對怒視半晌，片刻之間，都是一動也不動。楊過突然大叫一聲，轉身變逃。趙志敬搶上前去，伸手抓他後心。楊過向前急撲，幸好差了數寸，沒給抓住，當即拾起一塊石子，用力向後擲出。趙志敬側身避過，足下加快，二人相距更加近了。楊過狂奔十幾步，突見前面似是一道深溝，已無去路，也不知下面是深谷還是山溪，更不思索，便即湧身躍下。

　　趙志敬走到峭壁邊緣向下張望，眼見楊過沿著青草斜坡，直滾進了樹叢之中。立足處離下面斜坡少說也有六七丈，他可不敢就此躍下，快步繞道來到青草坡上，順著楊過在草地上壓平的一條路線，尋進樹叢，卻不見楊過的蹤跡，越行樹林越密，到後來竟已遮得不見日光。他走出十數丈，猛地省起，這是重陽祖師昔年所居活死人墓的所在，本派向有嚴規，任誰不得入內一步，可是若容楊過就此躲過，卻是心有不甘，當下高聲叫道：「楊過，楊過，快出來。」

　　叫了幾聲，林中一片寂靜，更無半點聲息，他大著膽子，又向前走了幾步，朦朧中見地下立著一塊石碑，低頭一看，見碑上刻著四個字道：「外人止步。」趙志敬躊躇半晌，提高嗓子又叫：「楊過你這小賊，再不出來，抓住你活活打死。」叫聲甫畢，忽聞林中起了一陣嗡嗡異聲，接著灰影幌動，一群白色蜂子從樹葉間飛出，撲了過來。

　　趙志敬大驚，揮動袍袖要將蜂子驅開，他內力深厚，袖上的勁道原自不小，但揮了數揮，蜂群突分為二，一群正面撲來，另一群卻從後攻至。趙志敬更是心驚，不敢怠慢，雙袖飛舞，護住全身。群蜂散了開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撲擊。趙志敬不敢再行抵禦，揮袖掩住頭臉，轉身急奔出林。

　　那群玉蜂嗡嗡追來，飛得雖不甚速，卻是死纏不退。趙志敬逃向東，玉蜂追向東，他逃向西，玉蜂追向西。他衣袖舞得微一緩慢，兩隻蜂子猛地從空隙中飛了進去，在他右頰上各螫了一針。片刻之間，趙志敬只感麻癢難當，似乎五臟六腑也在發癢，心想：「今日我命休矣！」到後來已然立足不定，倒在林邊草坡上滾來滾去，大聲呼叫。蜂群在他身畔盤旋飛舞了一陣，便回入林中。

## 第05回　活死人墓

　　楊過摔在山坡，滾入樹林長草叢中，便即昏暈，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身上刺痛，睜開眼來，只見無數白色蜂子在身周飛舞來去，耳中聽到的儘是嗡嗡之聲，跟著全身奇癢入骨，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不知是真是幻，又暈了過去。

　　又過良久，忽覺口中有一股冰涼清香的甜漿，緩緩灌入咽喉，他昏昏沉沉的吞入肚內，但覺說不出的受用，微微睜眼，猛見到面前兩尺外是一張生滿雞皮疙瘩的醜臉，正瞪眼瞧著自己。楊過一驚之下，險些又要暈去。那醜臉人伸出左手捏住他下顎，右手拿著一隻杯子，正將甜漿灌在他口裡。

　　楊過覺得身上奇癢劇痛已減，又發覺自己睡在一張床上，知那醜人救治了自己，微微一笑，意示相謝。那醜臉人也是一笑，喂罷甜漿，將杯子放在桌上。楊過見她的笑容更是十分醜陋，但奇醜之中卻含仁慈溫柔之意，登時心中感到一陣溫暖，求道：「婆婆，別讓師父來捉我去。」

　　那醜臉老婦柔聲問道：「好孩子，你師父是誰？」楊過已好久沒聽到這般溫和關切的聲音，胸間一熱，不禁放聲大哭起來。那老婦左手握住他手，也不出言勸慰，只是臉含微笑，側頭望著他，目光中充滿愛憐之色，右手輕拍他背心；待他哭了一陣，才道：「你好些了嗎？」楊過聽那老婦語音慈和，忍不住又哭了起來。那老婦拿手帕給他拭淚，安慰道：「乖孩子，別哭，別哭，過一會身上就不痛啦。」她越是勸慰，楊過越是哭得傷心。

　　忽聽帷幕外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孫婆婆，這孩子哭個不停，幹什麼啊？」楊過抬起頭來，只見一隻白玉般的纖手掀開帷幕，走進一個少女來。那少女披著一襲輕紗般的白衣，猶似身在煙中霧裡，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除了一頭黑髮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絕俗，只是肌膚間少了一層血色，顯得蒼白異常。楊過臉上一紅，立時收聲止哭，低垂了頭甚感羞愧，但隨即用眼角偷看那少女，見她也正望著自己，忙又低下頭來。

　　孫婆婆笑道：「我沒法子啦，還是你來勸勸他罷。」那少女走近床邊，看他頭上被玉蜂螯刺的傷勢，伸手摸了摸他額角，瞧他是否發燒。楊過的額頭與她掌心一碰到，但覺她手掌寒冷異常，不由得機伶伶打個冷戰。那少女道：「沒什麼。你已喝了玉蜂漿，半天就好。你闖進林子來幹什麼？」

　　楊過抬起頭來，與她目光相對，只覺這少女清麗秀雅，莫可逼視，神色間卻是冰冷淡漠，當真是潔若冰雪，也是冷若冰雪，實不知她是喜是怒，是愁是樂，竟不自禁的感到恐怖：「這姑娘是水晶做的，還是個雪人兒？到底是人是鬼，還是神道仙女。」雖聽她語音嬌柔婉轉，但語氣之中似乎也沒絲毫暖意，一時呆住了竟不敢回答。

　　孫婆婆笑道：「這位龍姊姊是此間主人，她問你什麼，你都回答好啦！」

　　這個秀美的白衣少女便是活死人墓的主人小龍女。其時她已過十八歲生辰，只是長居墓中，不見日光，所修習內功又是克制心意的一路，是以比之尋常同年少女似是小了幾歲。孫婆婆是服侍她師父的女僕，自她師父逝世，兩人在墓中相依為命。這日聽到玉蜂的聲音，知道有人闖進墓地外林，孫婆婆出去查察，見楊過已中毒暈倒，當下將他救了回來。本來依照她們門中規矩，任何外人都不能入墓半步，男子進來更是犯了大忌。只是楊過年幼，又見他遍體傷痕，孫婆婆心下不忍，是以破例相救。

　　楊過從石榻上翻身坐起，躍下地來，向孫婆婆和小龍女都磕了一個頭，說道：「弟子楊過，拜見婆婆，拜見龍姑姑。」

　　孫婆婆眉花眼笑，連忙扶起，說道：「啊，你叫楊過，不用多禮。」她在墓中住了幾十年，從不與外人來往，此時見楊過人品俊秀，舉止有禮，心中說不出的喜愛。小龍女卻只點了點頭，在床邊一張石椅上坐了。孫婆婆道：「你怎麼會到這裡來？怎生受了傷？那一個歹人將你打成這個樣子的啊？」她口中問著，卻不等他答覆，出去拿了好些點心糕餅，不斷勸他吃。

　　楊過吃了幾口糕點，於是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從頭至尾的說了。他口齒伶俐，說來本已娓娓動聽，加之新遭折辱，言語之中更是心情激動。孫婆婆不住歎息，時時插入一句二句評語，竟是語語護著楊過，一會兒說黃蓉偏袒女兒，行事不公，一會兒斥責趙志敬心胸狹隘、欺侮孩子。小龍女卻不動聲色，悠悠閒閒的坐著，只在聽楊過說到李莫愁之時，與孫婆婆對望了數眼。孫婆婆聽楊過說罷，伸臂將他摟在懷裡，連說：「我這苦命的孩子。」小龍女緩緩站起身來，道：「他的傷不礙事，婆婆，你送他出去罷！」

　　孫婆婆和楊過都是一怔。楊過大聲嚷道：「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孫婆婆道：「姑娘，這孩子若是回到重陽宮中，他師父定要難為他。」小龍女道：「你送他回去，跟他師父說說，教他別難為孩子。」孫婆婆道：「唉，旁人教門中的事，咱們也管不著。」小龍女道：「你送一瓶玉蜂蜜漿去，再跟他說，那老道不能不依。」她說話斯文，但語氣中自有一股威嚴，教人難以違抗。孫婆婆歎了口氣，知她自來執拗，多說也是無用，只是望著楊過，目光中甚有憐惜之意。

　　楊過霍地站起，向二人作了一揖，道：「多謝婆婆和姑姑醫傷，我走啦！」孫婆婆道：「你到那裡去？」楊過呆了片刻，道：「天下這麼大，那裡都好去。」但他心中實不知該到何處才是，臉上不自禁的露出淒然之色。孫婆婆道：「孩子，非是我們姑娘不肯留你過宿，實是此處向有嚴規，不容旁人入來，你別難過。」楊過昂然道：「婆婆說那裡話來？咱們後會有期了。」他滿口學的是大人口吻，但聲音稚嫩，孫婆婆聽來又是可笑又是可憐，見他眼中淚珠瑩然，卻強忍著不讓淚水掉將下來，對小龍女道：「姑娘，這深更半夜的，就讓他明兒一早再去罷。」小龍女微微搖頭，道：「婆婆，你難道忘了師父所說的規矩？」孫婆婆歎了口氣，站起身來，低聲向楊過道：「來，孩子，我給你一件物事玩兒。」楊過伸手背在眼上一抹，低頭向門外奔了出去，叫道：「我不要。我死也不回到臭道士那裡去。」

　　孫婆婆搖了搖頭，道：「你不認得路，我帶你出去。」上前攜了他手。一出室門，楊過眼前便是漆黑一團，由孫婆婆拉著手行走，只覺轉了一個彎又是一個彎，不知孫婆婆在黑暗之中如何認得這曲曲折折的路徑。

　　原來這活死人墓雖然號稱墳墓，其實是一座極為寬敞宏大的地下倉庫。當年王重陽起事抗金之前，動用數千人力，歷時數年方始建成，在其中暗藏器甲糧草，作為山陝一帶的根本，外形築成墳墓之狀，以瞞過金人的耳目，又恐金兵終於來攻，墓中更布下無數巧妙機關，以抗外敵。義兵失敗後，他便在此隱居。是以墓內房舍眾多，通道繁複，外人入內，即是四處燈燭輝煌，亦易迷路，更不用說全無絲毫星火之光了。

　　兩人出了墓門，走到林中，忽聽得外面有人朗聲叫道：「全真門下弟子尹志平，奉師命拜見龍姑娘。」聲音遠隔，顯是從禁地之外傳來。孫婆婆道：「外面有人找你來啦，且別出去。」楊過又驚又怒，身子劇顫，說道：「婆婆，你不用管我。一身作事一身當，我既失手打死了人，讓他們殺我抵命便了。」說著大踏步走出。孫婆婆道：「我陪你去。」

　　孫婆婆牽著楊過之手，穿過叢林，來到林前空地。月光下只見六七名道人一排站著，另有四名火工道人，抬著身受重傷的趙志敬與鹿清篤。群道見到楊過，輕聲低語，不約而同的走上了幾步。

　　楊過掙脫孫婆婆的手，走上前去，大聲道：「我在這裡，要殺要剮，全憑你們就是。」

　　群道人料不到他小小一個孩兒居然這般剛硬，都是出乎意料之外。一個道人搶將上來，伸手抓住楊過後領拖了過去。楊過冷笑道：「我又不逃，你急什麼？」那道人是趙志敬的大弟子，眼見師父為了楊過而身受玉蜂之螯，痛得死去活來，也不知性命是否能保。他向來對師父十分恭敬，心想做徒弟的居然會對師父如此忤逆，實是無法無天之至，聽楊過出言衝撞，順手在他頭上就是一拳。

　　孫婆婆本欲與群道好言相說，眼見楊過被人強行拖去，已是大為不忍，突然見他被毆，心頭怒火那裡還按捺得下？立時大踏步上前，衣袖一抖，拂在那道人手上。那人只覺手腕上熱辣辣的一陣劇痛，不由得鬆手，待要喝問，孫婆婆已將楊過抱起，轉身而行。

　　莫看她似乎只是個龍鍾衰弱的老婦，但這下出手奪人卻是迅捷已極，群道只一呆間，她已帶了楊過走出丈許之外。三名道人怒喝：「放下人來！」同時搶上。孫婆婆停步回頭，冷笑道：「你們要怎地？」

　　尹志平知道活死人墓中人物與師門淵源極深，不敢輕易得罪，先行喝止各人：「大家散開，不得在前輩面前無禮。」這才上前稽首行禮，道：「弟子尹志平拜見前輩。」孫婆婆道：「幹什麼？」尹志平道：「這孩子是我全真教的弟子，請前輩賜還。」孫婆婆雙眉一豎，厲聲道：「你們當我之面，已將他這般毒打，待得拉回道觀之中，更不知要如何折磨他。要我放回，萬萬不能！」尹志平忍氣道：「這孩子頑劣無比，欺師滅祖，大壤門規。武林中人講究的是敬重師長，敝教責罰於他，想來也是應該的。」孫婆婆怒道：「什麼欺師滅祖，全是一面之詞。」指著躺在擔架中的鹿清篤道：「孩子跟這胖道士比武，是你們全真教自己定下的規矩。他本來不肯比，給你們硬逼著下場。既然動手，自然有輸有贏，這胖道人自己不中用，又怪得誰了？」她相貌本來醜陋，這時心中動怒紫脹了臉皮，更是怕人。

　　說話之間，陸陸續續又來了十多名道士，都站在尹志平身後，竊竊私議，不知這個大聲呼喝的醜老婆子是誰。

　　尹志平心想，打傷鹿清篤之事原也怪不得楊過，但在外人面前可不能自墮威風，說道：「此事是非曲直，我們自當稟明掌教師祖，由他老人家秉公發落。請前輩將孩子交下罷。」孫婆婆冷笑道：「你們的掌教又能秉什麼公了？全真教自王重陽以下，從來就沒一個好人。若非如此，咱們住得這般近，幹麼始終不相往來？」尹志平心想：「這是你們不跟我們往來，又怎怪得了全真教？你話中連我們創教真人也罵了，未免太也無禮。」但不願由此而啟口舌之爭，致傷兩家和氣，只說：「請前輩成全，敝教若有得罪之處當奉掌教吩咐，再行登門謝罪。」

　　楊過攬著孫婆婆的頭頸，在她耳邊低聲道：「這道人鬼計多，婆婆你別上他當。」

　　孫婆婆十八年來將小龍女撫養長大，內心深處常盼能再撫養一個男孩，這時見楊過跟自己親熱，極是高興，當下心意已決：「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將孩子搶去。」於是高聲叫道：「你定要帶孩子去，到底想怎生折磨他？」尹志平一怔，道：「弟子與這孩子亡父有同門之誼，決不能難為亡友的孤兒，老前輩大可放心。」孫婆婆搖了搖頭，說道：「老婆子素來不聽外人囉唆，少陪啦。」說著拔步走向樹林。

　　趙志敬躺在擔架，玉蜂螯傷處麻癢難當，心中卻極明白，聽尹志平與孫婆婆鬥口良久不決，愈聽愈怒，突然間挺身從擔架中躍，出縱到孫婆婆跟前，喝道：「這是我的弟子，愛打愛罵，全憑於我。不許師父管弟子，武林中可有這等規矩？」

　　孫婆婆見他面頰腫得猶似豬頭一般。聽了他的說話，知道就是楊過的師父，一時之間倒無言語相答，只得強詞奪理：「我偏不許你管教，那便怎麼？」趙志敬喝道：「這孩子是你什麼人？你憑什麼來橫加插手？」孫婆婆一怔，大聲道：「他早不是你全真教的門人啦。這孩子已改拜我家小龍女姑娘為師，他好與不好，天下只小龍女姑娘一人管得。你們乘早別來多管閒事。」

　　此言出口，群道登時大嘩。要知武林中的規矩，若是未得本師允可，決不能另拜別人為師，縱然另遇之明師本領較本師高出十倍，亦不能見異思遷，任意飛往高枝，否則即屬重大叛逆，為武林同道所不齒。昔年郭靖拜江南七怪為師後，再跟洪七公學勢，始終不稱「師父」，直至後來柯鎮惡等正式允可，方與洪七公定師徒名份。此時孫婆婆被趙志敬搶白得無言可對，她又從不與武林人士交往，那知這些規矩，當下信口開河，卻不知犯了大忌。全真諸道本來多數憐惜楊過，頗覺趙志敬處事不合，但聽楊過膽敢公然反出師門，那是全真教創教以來從所有之事，無不大為惱怒。

　　趙志敬傷處忽爾劇痛，忽爾奇癢，本已難以忍耐，只覺拚了一死，反而爽快，咬牙問楊過道：「楊過，此事當真？」

　　楊過原本不知天高地厚，眼見孫婆婆為了護著自己與趙志敬爭吵，她就算說自己做下了千件萬件十惡不赦之事，也都一口應承，何況只不過是改投師門，那正是他心中的意願，又鄂說是拜小龍女為師，便是說他拜一隻豬、一隻狗為師，他也毫不遲疑的認了，當即大聲叫道：「臭道士，賊頭狗腦的山羊鬍子牛鼻子，你這般打我，我為什麼還認你為師？不錯，我已拜了孫婆婆為師，又拜了龍姑姑為師啦。」

　　趙志敬氣得胸口幾欲炸裂，飛身而起，雙手往他肩頭抓去。孫婆婆罵道：「臭雜毛，你作死麼？」右臂格出，碰向趙志敬手腕。趙志敬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若論武功造詣，猶在尹志平之上，雖然身受重傷，出勢仍是極為猛烈。二人手臂一交，各自倒退了兩步。孫婆婆呸了一聲，道：「好雜毛，倒非無能之輩。」趙志敬一抓不中，二抓又出。這次孫婆婆已不敢小覷於他，側身避過，裙裡腿無影無蹤的忽地飛出。趙志敬聽到風聲，待要躲避，玉蜂所螯之處突然奇癢難當，不禁「噯」的一聲大叫，抱頭蹲低，就在他大叫聲中，孫婆婆已一腳踢在他脅下。趙志敬身子飛起，在半空中還是癢得「噯」、「噯」的大叫。

　　尹志平搶上兩步，伸臂接住趙志敬，交給身後的弟子。他見這醜婆子武功招數奇異之極，眼見難敵，一聲呼哨，六名道人從兩側圍上，布成天罡北斗之陣，將孫婆婆與楊過包在中間。尹志平叫聲：「得罪！」左右位當天樞、搖光的兩名道人攻了上來。孫婆婆不識陣法，只還了幾招，立知厲害，她又只能一手應敵，拆到十二三招時已是凶險百出，每一下攻著都被尹志平推動陣法化解開去，而北斗陣的攻勢卻是連綿不斷。再拆十餘招，孫婆婆右掌被兩名道士纏住了，左側又有兩名道士攻上，只得放下楊過，出左手相迎，只聽得北斗陣中一聲呼哨，兩名道士搶上來擒拿楊過。

　　孫婆婆暗暗心驚：「這批臭道士可真的有點本事，老婆子對付不了。」一面出裙裡腿逐開兩人，口中嗡嗡嗡的低吟起來。這吟聲初時極為輕微，眾道並不在意，但她的吟聲後一聲與前一聲相疊，重重疊疊，竟然越來越響。

　　尹志平與孫婆婆一起手相鬥，即是全神戒備。他知當年住在這墓中的前輩武功可與本教創教祖師並駕爭先，她的後人自然也非等閒之輩，是以聽到嗡嗡之聲，料想是一門傳音攝心之術，急忙屏息寧神，以防為敵所制；可是聽了一陣，她吟聲不斷加響，自己心旌卻毫無動搖之象，正自奇怪，驀地裡想起一事，不由得大驚失色。正欲傳令群道退開，但聽得遠處的嗡嗡之聲，已與孫婆婆口中的吟聲混成一片，尹志平大叫：「大多兒快退！」群道一呆，心想：「我們已佔上風，不久便可生擒這一老一小，老婆子亂叫亂嚷又怕她何來？」突然樹林中灰影閃動，飛出一群玉蜂，往眾人頭頂撲來。群道見過趙志敬所吃的苦頭，登時個個嚇得魂不附體，掉頭就逃。蜂群急飛追趕。

　　眼見群道人人難逃蜂螯之厄，孫婆婆哈哈大笑。忽見林中搶出一個老道，手中高舉兩個火把，火頭中有濃煙升起，揮向蜂群。群蜂被黑煙一薰，陣勢大亂，慌不迭的遠遠飛走了。孫婆婆吃了一驚，看那老道時，只見他白髮白眉，臉孔極長，看模樣是全真教中的高手，喝問：「喂，你這老道是誰？幹麼驅趕我的蜂兒。」那老道笑道：「貧道郝大通，拜見婆婆。」

　　孫婆婆雖然向不與武林中人交往，但與重陽宮近在咫尺，也知廣寧子郝大通是王重陽座下的七大弟子之一，心想趙志敬、尹志平這樣的小道士能為已自不低，這個老道自然更加難纏，鼻中聞到火把上的濃煙，臭得便想嘔吐，料想這火把是以專薰毒蟲的藥草所紮，眼下既無玉蜂可恃，只得乘早收篷，厲聲喝道：「你薰壞了我家姑娘的蜂子，怎生賠法，回頭跟你算帳。」抱起楊過，縱身入林。

　　尹志平道：「郝師叔，追是不追？」郝大通搖頭道：「創教真人定下嚴規，不得入林，且回觀從長計議，再作道理。」

　　孫婆婆攜著楊過的手又回墓中。二人共經這番患難，更是親密了一層。楊過擔心小龍女仍是不肯收留自己，孫婆婆道：「你放心，我定要說得她收你為止。」當下命他在一間石室中休息，自行去向小龍女關說。

　　楊過等了良久，始終不見她回來，越來越是焦慮，尋思：「龍姑姑多半不肯收留，就算孫婆婆強了她答應，我在此處也是無味。」想了片刻，心念已決，悄悄向外走去。

　　剛走出室門，孫婆婆匆匆走來，問道：「你到那裡去？」楊過道：「婆婆，我去啦，等我年紀大些，再來望你。」孫婆婆道：「不，我送你到一處地方，教別人不能欺你。」楊過聽了這話，知道小龍女果然不肯收留，不禁心中一酸，低頭道：「那也不用了。我是個頑皮孩子，不論到那裡，人家都不要我。婆婆你別多費心。」孫婆婆與小龍女爭了半天，見她執意不肯，心中也自惱了，又見楊過可憐，胸口熱血上湧，叫道：「孩子，別人不要你，婆婆偏喜歡你。你跟我走，不管去那裡，婆婆總是跟你在一起。」

　　楊過大喜，伸手拉著她手，二人一齊走出墓門。孫婆婆氣憤之下，也不轉頭去取衣物，伸手在懷中一摸，碰到一個瓶子，記起是要給趙志敬療毒的蜂漿，心想這臭道士固然可惡，卻是罪不至死，他不服這蜂漿，不免後患無窮，當下帶著楊過，往重陽宮去。

　　楊過見她奔近重陽宮，嚇了一跳，低聲道：「婆婆，你又去幹什麼？」孫婆婆道：「給你的臭師父送藥。」幾個起落，已奔近道觀之前。她躍上牆頭，正要往院子中縱落，忽然黑暗中鐘聲鏜鏜急響，遠遠近近都是口哨之聲。在一片寂靜中猛地眾聲齊作，孫婆婆知已陷入重圍，不由得暗暗心驚。

　　全真教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宗派，平時防範佈置已異常嚴密，這日接連出事，更是四面八方都有守護，眼見有人闖入宮來，立時示警傳訊，宮中眾弟子當即分批迎敵。更有一群群道人遠遠散了出去，一來包圍已入腹地之敵，二來阻擋敵人後援。

　　孫婆婆暗罵：「老婆子又不是來打架，擺這些臭架子嚇誰了？」高聲叫道：「趙志敬，快出來，我有話跟你說。」大殿上一名中年道人應聲而出，說道：「深夜闖入敝觀，有何見教？」孫婆婆道：「這是治他蜂毒的藥，拿了去罷！」說著將一瓶玉蜂漿拋了過去。那道人伸手接住，將信將疑，尋思：「她幹麼這等好心，反來送藥。」朗聲道：「那是什麼藥？」孫婆婆道：「不必多問，你給他盡數喝將下去，自見功效。」那道士道：「我怎知你是好心還是歹意，又怎知是解藥還是毒藥。趙師兄已給你害得這麼慘，怎麼忽然又生出菩薩心腸來啦？」

　　孫婆婆聽他出言不遜，竟把自己的一番好意說成是下毒害人，怒氣再也不可抑制，將楊過往地下一放，急躍而前，夾手將玉蜂漿搶過，拔去瓶塞，對楊過道：「張開嘴來！」楊過不明她用意，但依言張大了口。孫婆婆側過瓷瓶，將一瓶玉蜂漿都倒在他嘴裡，說道：「好，免得讓他們疑心是毒藥。過兒，咱們走罷！」說著攜了楊過之手，走向牆邊。

　　那道士名叫張志光，是郝大通的第二弟子，這時不由得暗自後悔不該無端相疑，看來她送來的倒真是解藥，趙志敬若是無藥救治，只怕難以挨過，當下急步搶上，雙手攔開，笑道：「老前輩，你何必這麼大的火性？我隨口說句笑話，你又當真了。大家多年鄰居，總該有點兒見面之情，哈哈，既是解藥，就請見賜。」

　　孫婆婆恨他油嘴滑舌，舉止輕佻，冷笑道：「解藥就只一瓶，要多是沒有的了。趙志敬的傷，你自己想法兒給他治罷！」說著反手一個耳括子，喝道：「你不敬前輩，這就教訓教訓你。」這一掌出手奇快，張志光不及閃避，拍的一響，正中臉頰，甚是清脆爽辣。

　　門邊兩名道士臉上變色，齊聲說道：「就算你是前輩，也豈能容你在重陽宮撒野？」一出左掌，一出右掌，從兩側分進合擊。孫婆婆領略過全真教北斗陣的功夫，知道極不好惹，此時身入重地，那能跟他們戀戰？幌身從雙掌夾縫中竄過，抱起楊過就往牆頭躍去。

　　眼見牆頭無人，她剛要在牆上落足，突然牆外一人縱身躍起，喝道：「下去罷！」雙掌迎面推來。孫婆婆人在半空，無法借勁，只得右手還了一招，單掌與雙掌相交，各自退後，分別落在牆壁兩邊。六七名道士連聲呼嘯，將她擠在牆角。

　　這六七人都是全真教第三代第子中的好手，特地挑將出來防守道宮大殿。剎時之間，此上彼退，此退彼上，六七人已波浪般攻了數次。孫婆婆被逼在牆角之中，欲待攜著楊過衝出，那幾名道人所組成的人牆卻硬生生的將她擋住了，數次衝擊，都給逼了回來。

　　又拆十餘招，主守大殿的張志光知道敵人已無能為力，當即傳令點亮蠟燭。十餘根巨燭在大殿四周燃起，照得孫婆婆面容慘淡，一張醜臉陰森怕人。張志光叫道：「守陣止招。」七名與孫婆婆對當的道人同時向後躍開，雙掌當胸，各守方位。孫婆婆喘了口氣，冷笑道：「全真教威震天下，困然名不虛傳。幾十個年輕力壯的雜毛合力欺侮一個老太婆、一個小孩子。嘿嘿，厲害啊厲害！」

　　張志光臉上一紅，說道：「我們只是捉拿闖進重陽宮來的刺客。管你是老太婆也好，男子漢也好，長著身子進來，便得矮著身子出去。」孫婆婆冷笑道：「什麼叫做矮著身子出去？叫老太婆爬出山門，是也不是！」張志光適才臉上被她一掌打得疼痛異常，那肯輕易罷休，說道：「若要放你，那也不難，只是須依我們三件事。第一，你放蜂子害了趙師兄，須得留下解藥。第二，這孩子是全真教的弟子，不得掌教真人允可，怎能任意反出師門？你將他留下了。第三，你擅自闖進重陽宮，須得在重陽祖師之前磕頭謝罪。」

　　孫婆婆哈哈大笑，道：「我早跟咱家姑娘說，全真教的道士們全沒出息，老太婆的話幾時說錯了？來來來，我跟你磕頭陪罪。」說著福將下去，就要跪倒。

　　這一著倒是大出張志光意料之外，一怔之間，只見孫婆婆已然彎身低頭，忽地寒光一閃，一枚暗器直飛過來。張志光叫聲「啊唷」，急忙側身避開，但那暗器來得好快，拍的一下，已打中了他左眼角，暗器粉碎，張志光額上全是鮮血。原來孫婆婆順手從懷中摸出那裝過玉蜂漿的空瓷瓶，冷不防的以獨門暗器手法擲出。她這一派武功系女流所創，招數手法處處出以陰柔，變幻多端，這一招「前踞後恭」更是人所莫測，雖是一個空瓷瓶，但在近處驀地擲出，張志光出其不意，卻心能躲開。

　　群道見張志光滿臉是血，齊聲驚怒呼喝，紛紛拔出兵刃。全真道人都使長劍，一時之間庭院中劍光耀眼。孫婆婆負隅而立，微微冷笑，心知今日難有了局，但她性情剛硬，老而彌辣，那肯屈服，轉頭問楊過道：「孩子，你怕麼？」楊過見到這些長劍，心中早在暗想：「若是郭伯伯在此，臭道士再多我也不怕。若憑孫婆婆的本事，我們卻闖不出去。」聽孫婆婆相問，朗聲答道：「婆婆，讓他們殺了我便是。此事跟你無關，你快出去罷。」

　　孫婆婆聽這孩子如此硬氣，又為自己著想，更是愛憐，高聲道：「婆婆跟你一起死在這裡，好讓臭道士們遂了心意。」突然之間大喝一聲：「著！」急撲而前，雙臂伸出，抓住了兩名道士的手腕，一拗一奪，已將兩柄長劍搶了過來。這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怪異之極，似是蠻搶，卻又巧妙非凡。兩道全沒防備，眼睛一霎，手中已失了兵器。

　　孫婆婆將一柄長劍交給楊過，道：「孩子，你敢不敢跟臭道士們動手？」楊過道：「我自然不怕。就可惜沒旁人在此。」孫婆婆道：「什麼旁人？」楊過大聲道：「全真教威名蓋世，這等欺侮孤兒老婦的英雄之事，若無旁人宣揚出去，豈不可惜？」他聽了孫婆婆適才與張志光鬥口，已會意到其中關鍵。他說得清脆響亮，卻帶著明顥的童音。

　　群道聽了這幾句話，倒有一大半自覺羞愧，心想合眾人之力而與一個老婦一個幼童相鬥，確是勝之不武。有人低聲道：「我去稟告掌教師伯，聽他示下。」此時馬鈺獨自在山後十餘里的一所小舍中清修，教中諸務都已交付於郝大通處理。說這話的是譚處端的弟子，覺得事情鬧大了，涉及全真教的清譽，非由掌教親自主持不可。

　　張志光臉上被碎瓷片割傷了十多處，鮮血蒙住了左眼，驚怒之中不及細辨，還道左眼已被暗器擊瞎，心想掌教師伯性子慈和，必定吩咐放人，自己這隻眼睛算是白瞎了，當即大聲叫道：「先拿下這惡婆娘，再去請掌教師伯發落。各位師弟齊上，把人拿下了。」

　　天罡北斗陣漸縮漸小，眼見孫婆婆只有束手被縛的份兒，那知待七道攻到距她三步之處，她長劍揮舞，竟是守得緊密異常，再也進不了一步。這陣法若由張志光主持，原可改變進攻之法，但他害怕對方暗器中有毒，若是出手相鬥，血行加劇，毒性發作得更快，是以瞇著左眼只在一旁喝令指揮。他既不下場，陣法威力就大為減弱。

　　群道久鬥不下，漸感焦躁，孫婆婆突然一聲呼喝，拋下手中長劍，搶上三步，從群道劍光中鑽身出去，抓住一名少年道人的胸口，將他提了起來，叫道：「臭雜毛，你們到底讓不讓路？」群道一怔之間，忽地身後一人鑽出，伸手在孫婆婆腕上一搭。孫婆婆尚未看清此人面容，只覺腕上酸麻，抓著的少年道人已被他夾手搶了過去，緊接著勁風撲面，那人一掌當面擊來。孫婆婆暗想：「此人出掌好快。」急忙回掌擋格。雙掌相交，拍的一響，孫婆婆退後一步。

　　此人也是微微一退，但只退了尺許，跟著第二掌毫不停留的拍出。孫婆婆還了一招，雙掌撞擊，她又退後一步。那人踏上半步，第三掌跟著擊出。這三掌一掌快似一掌，逼得孫婆婆連退三步，竟無餘暇去看敵人面目，到第四掌上，孫婆婆背靠牆壁，已是退無可退。那人右掌擊出，與孫婆婆手心相抵，朗聲說道：「婆婆，你把解藥和孩子留下罷！」

　　孫婆婆抬起頭來，但見那人白鬚白眉，滿臉紫氣，正是日間以毒煙驅趕玉蜂的郝大通，適才交了三掌，已知他內力深厚，遠在自己之上，若是他掌力發足，定然抵不住，但她性子剛硬，寧死不屈，喝道：「要留孩子，須得先殺了老太婆。」郝大通知她與先師淵源極深，不願相傷，掌上留勁不發，說道：「你我數十年鄰居，何必為一個小孩兒傷了和氣？」孫婆婆冷笑道：「我原是好意前來送藥，你問問自己弟子，此言可假？」郝大通轉頭欲待詢問，孫婆婆忽地飛出一腿，往他下盤踢去。

　　這一腿來得無影無蹤，身不動，裙不揚，郝大通待得發覺，對方足尖已踢到小腹，縱然退後，也已不及，危急之下不及多想，掌上使足了勁力，「嘿」的一聲，將孫婆婆推了出去。這一推中含著他修為數十年的全真派上乘玄功內力，但聽喀喇一響，牆上一大片灰泥帶著磚瓦落了下來。孫婆婆噴出一大口鮮血，緩緩坐倒，委頓在地。

　　楊過大驚，伏在她的身上，叫道：「你們要殺人，殺我便是。誰也不許傷了婆婆。」孫婆婆睜開眼來，微微一笑，說道：「孩子，咱倆死在一塊罷。」楊過張開雙手，護住了她，背脊向著郝大通等人，竟將自己安危全然置之外。

　　郝大通這一掌下了重手，眼見打傷了對方，心下也是好生後悔，那裡還會跟著進擊，當下要察看孫婆婆傷勢，想給她服藥治傷，只是給楊過遮住了，無法瞧見，溫言道：「楊過，你讓開，待我瞧瞧婆婆。」楊過那肯信他，雙手緊緊抱住了孫婆婆。郝大通說了幾遍，見楊過不理，焦躁起來，伸手去拉他手臂。楊迥高聲大嚷：「臭道士，賊道士，你們殺死我好了，我不讓你害我婆婆。」

　　正鬧得不可開交，忽聽身後冷冷的一個聲音說道：「欺侮幼兒老婦，算得什麼英雄？」郝大通聽那聲音清冷寒峻，心頭一震，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極美的少女站在大殿門口，白衣如雪，目光中寒意逼人。陽宮鐘聲一起，十餘里內外群道密佈，重重疊疊的守得嚴密異常，然而這少女陡然進來，事先竟無一人示警，不知她如何道能悄沒聲的闖進道院。郝大通問道：「姑娘是誰？有何見教？」

　　那少女瞪了他一眼，並不答話，走到孫婆婆身邊。楊過抬起頭來，淒然道：「龍姑姑，這惡道士……把……把婆婆打死啦！」這白衣少女正是小龍女。孫婆婆帶著楊過離墓、進觀、出手，她都跟在後面看得清清楚楚，料想郝大通不致狠下殺手，是以始終沒有露面，那知形格勢禁，孫婆婆終於受了重傷，她要待相救，已自不及。楊過捨命維護孫婆婆的情形，她都瞧在眼裡，見他眼中滿是淚水，點了點頭，道：「人人都要死，那也算不了什麼。」

　　孫婆婆自小將她撫養長大，直與母女無異，但小龍女十八年來過的都是止水不波的日子，兼之自幼修習內功，竟修得胸中沒了半點喜怒哀樂之情，見孫婆婆傷重難愈，自不免難過，但哀戚之感在心頭一閃即過，臉上竟是不動聲色。

　　郝大通聽得楊過叫她「龍姑姑」，知道眼前這美貌少女就是逐走霍都王子的小龍女，更是詫異不已。須知霍都王子鍛羽敗逃之事數月來傳遍江湖，小龍女雖未下終南山一步，名頭在武林中卻已頗為響亮。

　　小龍女緩緩轉過頭來，向群道臉上逐一望去。除了郝大通內功深湛、心神寧定之外，其餘眾道士見到她澄如秋水、寒似玄冰的眼光，都不禁心中打了個突。

　　小龍女俯身察看孫婆婆，問道：「婆婆，你怎麼啦？」孫婆婆歎了口氣，道：「姑娘，我一生從來沒求過你什麼事，就是求你，你不答允也終是不答允。」小龍女秀眉微蹙，道：「現下你想求我什麼？」孫婆婆點了點頭，指著楊過，一時卻說不出話來。小龍女道：「你要我照料他？」孫婆婆強運一口氣，道：「我求你照料他一生一世，別讓他吃旁人半點虧，你答不答允？」小龍女躊躇道：「照料他一生一世？」孫婆婆厲聲道：「姑娘，若是老婆子不死，也會照料你一生一世。你小時候吃飯洗澡、睡覺拉尿，難道……難道不是老婆子一手幹的麼？你……你……你報答過我什麼？」小龍女上齒咬著下唇，說道：「好，我答允你就是。」孫婆婆的醜臉上現出一絲微笑，眼睛望著楊過，似有話說，一口氣卻接不上來。

　　楊過知她心意，俯耳到她口邊，低聲道：「婆婆，你有話跟我說？」孫婆婆道：「你……你再低下頭來。」楊過將腰彎得更低，把耳朵與她口唇碰在一起。孫婆婆低聲道：「你龍姑姑無依無靠，你……你……也……」說到這裡，一口氣再也提不上來，突然滿口鮮血噴出，只濺得楊過半邊臉上與胸口衣襟都是斑斑血點，就此閉目而死。楊過大叫：「婆婆，婆婆！」傷心難忍，伏在她身上號啕大哭。

　　群道在旁聽著，無不惻然，郝大通更是大悔，走上前去向孫婆婆的屍首行禮，說道：「婆婆，我失手傷你，實非本意。這番罪業既落在我的身上，也是你命中該當有此一劫。你好好去罷！」小龍女站在旁邊，一語不發，待他說完，兩人相對而視。

　　過了半晌，小龍女才皺眉說道：「怎麼？你不自刎相謝，竟要我動手麼？」郝大通一怔，道：「怎麼？」小龍女道：「殺人抵命，你自刎了結，我就饒了你滿觀道士的性命。」郝大通尚未答話，旁邊群道已嘩然叫了起來。此時大殿上已聚了三四十名道人，紛紛斥責：「小姑娘，快走罷，我們不來難為你。」「瞎說八道！什麼自刎了結，饒了我們滿觀道士的性命？」「小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郝大通聽群道喧擾，忙揮手約束。

　　小龍女對群道之言恍若不聞，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團冰綃般的物事，雙手一分，右手將一塊白綃戴在左手之上，原來是一隻手套，隨即右手也戴上手套，輕聲道：「老道士，你既貪生怕死，不肯自刎，取出兵刃動手罷！」

　　郝大通慘然一笑，說道：「貧道誤傷了孫婆婆，不願再跟你一般見識，你帶了楊過出觀去罷。」他想小龍女雖因逐走霍都王子而名滿天下，終究不過憑藉一群玉蜂之力。她小小年紀，就算武功有獨得之秘，總不能強過孫婆婆去，讓她帶楊過而去，一來念著雙方師門上代情誼，息事寧人，二來誤殺孫婆婆後心下實感不安，只得盡量容讓。

　　不料小龍女對他說話仍是恍如沒有聽見，左手輕揚，一條白色綢帶忽地甩了出來，直撲郝大通的門面。這一下來得無聲無息，事先竟沒半點朕兆，燭光照映之下，只見綢帶末端繫著一個金色的圓球。郝大通見她出招迅捷，兵器又是極為怪異，一時不知如何招架，他年紀已大，行事穩重，雖然自恃武功高出對方甚多，卻也不肯貿然接招，當下閃身往左避開。

　　那知小龍女這綢帶兵刃竟能在空中轉彎，郝大通躍向左邊，這綢帶跟著向左，只聽得玎玎玎三聲連響，金球疾顫三下，分點他臉上「迎香」、「承泣」、「人中」三個穴道。這三下點穴出手之快、認位之準，實是武林中的第一流功夫，又聽得金球中發出玎玎聲響，聲雖不大，卻是十分怪異，入耳蕩心搖魄。郝大通大驚之下，急忙使個「鐵板橋」，身子後仰，綢帶離臉數寸急掠而過。他怕綢帶上金球跟著下擊，也是他武功精純，揮灑自如，便在身子後仰之時，全身忽地向旁搬移三尺。這一著也是出乎小龍女意料之外，錚的一響，金球擊在地下。她這金球擊穴，著著連綿，郝大通竟在危急之中以巧招避過。

　　郝大通伸直身子，臉上已然變色。群道不是他的弟子，就是師侄，向來對他的武功欽服之極，見他雖然未曾受傷，這一招卻避得極是狼狽，無不駭異。四名道人各挺長劍向小龍女刺去。小龍女道：「是啦，早該用兵刃！」雙手齊揮，兩條白綢帶猶如水蛇般蜿蜒而出，玎玎兩響，接著又是玎玎兩響，四名道人手腕上的「靈道穴」都被金球點中，嗆啷、嗆啷兩聲，四柄長劍投在地下。這一下先聲奪人，群道盡皆變色，無人再敢出手進擊。

　　郝大通初時只道小龍女武功多半平平，那知一動上手竟險些輸在她的手裡，不由得起了敵愾之心，從一名弟子手中接過長劍，說道：「龍姑娘功夫了得，貧道倒失敬了，來來來，讓貧道領教高招。」小龍女點了點頭，玎玎聲響，白綢帶自左而右的橫掃過去。

　　按照輩份，郝大通高著一輩，小龍女動手之際本該敬重長輩，先讓三招，但她一上來就下殺手，於什麼武林規矩全不理會。郝大通心想：「這女孩兒武功雖然不弱，但似乎什麼也不懂，顯是絕少臨敵接戰的經歷，再強也強不到那裡。」當下左手捏著劍訣，右手擺動長劍，與她的一對白綢帶拆解起來。

　　群道團團圍在周圍，凝神觀戰。燭光搖幌下，但見一個白衣少女，一個灰袍老道，帶飛如虹，劍動若電，紅顏華髮，漸斗漸烈。

　　郝大通在這柄劍上花了數十載寒暑之功，單以劍法而論，在全真教中可以數得上第三四位，但與這小姑娘翻翻滾滴拆了數十招，竟自佔不到絲毫便宜。小龍女雙綢帶矯矢似靈蛇，圓轉如意，再加兩枚金球不斷發出玎玎之聲，更是擾人心魄。郝大通久戰不下，雖然未落絲毫下風，但想自己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宗匠，若與這小女子戰到百招以上，縱然獲勝，也已臉上無光，不由得焦躁起來，劍法忽變，自快轉慢，招式雖然比前緩了數倍，劍上的勁力卻也大了數倍。初時劍鋒須得避開綢帶的卷引，此時威力既增，反而去削斬綢帶。

　　再拆數招，只聽錚的一響，金球與劍鋒相撞，郝大通內力深厚，將金球反激起來，彈向小龍女面門，當即乘勢追擊，眾道歡呼聲中劍刃隨著綢帶遞進，指向小龍女手腕，滿擬她非撒手放下綢帶不可，否則手腕必致中劍。那知小龍女右手疾翻，已將劍刃抓住，喀的一響，長劍從中斷為兩截。

　　這一下群道齊聲驚叫，郝大通向後急躍，手中拿著半截斷劍，怔怔發呆。他怎想得到對方手套系以極細極韌的白金絲織成，是她師祖傳下的利器，雖然輕柔軟薄，卻是刀槍不入，任他寶刀利劍都難損傷，劍刃被她驀地抓住，隨即以巧勁折斷。

　　郝大通臉色蒼白，大敗之餘，一時竟想不到她手套上有此巧妙機關，只道她當真是練就了刀槍不入的上乘功夫，顫聲說道：「好好好，貧道認輸。龍姑娘，你把孩子帶走罷。」小龍女道：「你打死了孫婆婆，說一句認輸就算了？」郝大通仰天打個哈哈，慘然道：「我當真老糊塗了！」提起半截斷劍就往頸中抹去。

　　忽聽錚的一響，手上劇震，卻是一枚銅錢從牆外飛入，將半截斷劍擊在地下。他內力深厚，要從他手中將劍擊落，真是談何容易？郝大通一凜，從這錢鏢打劍的功夫，已知是師兄丘處機到了，抬起頭來，叫道：「丘師哥，小弟無能，辱及我教，你瞧著辦罷。」只聽牆外一人縱聲長笑，說道：「勝負乃是常事，苦是打個敗仗就得抹脖子，你師哥再有十八顆腦袋也都割完啦。」人隨身至，丘處機手持長劍，從牆外躍了進來。

　　他生性最是豪爽不過，厭煩多鬧虛文，長劍挺出，刺向小龍女手臂，說道：「全真門下丘處機向高鄰討教。」小龍女道：「你這老道倒也爽快。」左掌伸出，又已抓住丘處機的長劍。郝大通大急叫：「師哥，留神！」但為時已經不及，小龍女手上使勁，丘處機力透劍鋒，二人手勁對手勁，喀喇一響，長劍又斷。但小龍女也是震得手臂酸麻，胸口隱隱作痛。只這一招之間，她已知丘處機的武功遠在郝大通之上，自己的「玉女心經」未曾練成，實是勝他不得，當下將斷劍往地下一擲，左手夾著孫婆婆的屍身，右手抱起楊過，雙足一登，身子騰空而起，輕飄飄的從牆頭飛了出去。

　　丘處機、郝大通等人見她忽然露了這手輕身功夫，不由得相顧駭然。丘郝二人與她交手，己佑她武功雖精，比之自己終究尚有不及，但如此了得的輕身功夫卻當真是見所未見。郝大通長歎一聲，道：「罷了，罷了！」丘處機道：「郝師弟，枉為你修習了這多年道法，連這一點點挫折也勘不破？咱們師兄弟幾個這次到山西，不也鬧了個灰頭土臉？」郝大通驚道：「怎麼？沒人損傷嗎？」丘處機道：「這事說來話長，咱們見馬師哥去。」

　　原來李莫愁在江南嘉興連傷陸立鼎等數人，隨即遠走山西，在晉北又了幾名豪傑。終於激動公憤，當地的武林首領大撒英雄帖，邀請同道群起而攻。全真教也接到了英雄帖。當時馬鈺與丘處機等商議，都說李莫愁雖然作惡多端，但她的師祖終究與重陽先師淵源極深，最好是從中調解，給她一條自新之路。當下劉處玄與孫不二兩人連袂北上。那知李莫愁行蹤詭秘，忽隱忽現，劉孫二人竟是奈何她不得，反給她又傷了幾名晉南晉北的好漢。

　　後來丘處機與王處一帶同十名弟子再去應援。李莫愁自知一人難與眾多好手為敵，便以言語相激，與丘王諸人訂約逐一比武。第一日比試的是孫不二。李莫愁暗下毒手，以冰魄銀針刺傷了她，隨即親上門去，饋贈解藥，叫丘處機等不得不受。這麼一來，全真諸道算是領了她的情，按規矩不能再跟她為敵。諸人相對苦笑，鎩羽而歸。幸好丘處機心急回山，先走一步，沒與王處一等同去太行山遊覽，這才及時救了郝大通的性命。

　　小龍女出了重陽宮後，放下楊過，抱了孫婆婆的屍身，帶同楊過回到活死人墓中。她將孫婆婆屍身放在她平時所睡的榻上，坐在榻前椅上，支頤於幾，呆呆不語。楊過伏在孫婆婆身上，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過了良久，小龍女道：「人都死了，還哭什麼？你這般哭她，她也不會知道了。」楊過一怔，覺得她這話甚是辛辣無情，但仔細想來，卻也當真如此，傷心益甚，不禁又放聲大哭。

　　小龍女冷冷的望著他，臉上絲毫不動聲色，又過良久，這才說道：「咱們去葬了她，跟我來。」抱起孫婆婆的屍身出了房門。楊過伸袖抹了眼淚，跟在她後面。墓道中沒半點光亮，他盡力睜大眼睛，也看不見小龍女的白衣背影，只得緊緊跟隨，不敢落後半步。她彎彎曲曲的東繞西回，走了半晌，推開一道沉重的石門，從懷中取出火摺打著火，點燃石桌上的兩盞油燈。楊過四下裡一看，不由得打個寒噤，只見空空曠曠的一座大廳上並列放著五具石棺。凝神細看，見兩具石棺棺蓋已密密蓋著，另外二具的棺蓋卻只推上一半，也不知其中有無屍體。

　　小龍女指著右邊第一具石棺道：「祖師婆婆睡在這裡。」指著第二具石棺道：「師父睡在這裡。」楊過見她伸手指向第三具石棺，心中怦怦而跳，不知她要說誰睡在這裡，眼見棺蓋沒有推上，若是有殭屍在內，豈不糟糕之極？只聽她道：「孫婆婆睡在這裡。」楊過才知是具空棺，輕輕吐了一口氣。他望著旁邊兩具空棺，好奇心起，問道：「那兩口棺材呢？」小龍女道：「我師姊李莫愁睡一口，我睡一口。」楊過一呆，道：「李莫愁……李姑娘會回來麼？」小龍女道：「我師父這麼安排了，她總是要回來的。這裡還少一口石棺，因為我師父料不到你會來。」楊過嚇了一跳，忙道：「我不，我不！」小龍女道：「我答允孫婆婆要照料你一生一世。我不離開這兒，你自然也在這兒。」

　　楊過聽她漠不在乎的談論生死大事，也就再無顧忌，道：「就算你不讓我出去，等你死了，我就出去了。」小龍女道：「我既說要照料你一生一世，就不會比你先死。」楊過道：「為什麼？你年紀比我大啊！」小龍女冷冷的道：「我死之前，自然先殺了你。」楊過嚇了一跳，心想：「那也未必。腳生在我身上，我不會逃走麼？」

　　小龍女走到第三具石棺前，推開棺蓋，抱起孫婆婆便要放入。楊過心中不捨，說道：「讓我再瞧婆婆一眼。」小龍女見他與孫婆婆相識不過一日，卻已如此重情，不由得好生厭煩，皺了皺眉頭，當下抱著孫婆婆的屍身不動。楊過在暗淡燈光下見孫婆婆面目如，生又想哭泣。小龍女橫了他一眼，將孫婆婆的屍身放入石棺，伸手抓住棺蓋一拉，喀隆一聲響，棺蓋與石棺的筍頭相接，蓋得嚴絲合縫。

　　小龍女怕楊過再哭，對他一眼也不再瞧，說道：「走罷！」左袖揮處，室中兩盞油燈齊滅，登時黑成一團。楊過怕她將自己關在墓室之中，急忙跟出。

　　墓中天地，不分日夜。二中鬧了這半天也都倦了。小龍女命楊過睡在孫婆婆房中。楊過自幼獨身浪跡江湖，常在荒郊古廟中過夜，本來膽子甚壯，但這時要他在墓中獨睡一室，想起石棺中那些死人，卻是說不出的害怕。小龍女連說幾聲，他只是不應。小龍女道：「你沒聽見麼？」楊過道：「我怕。」小龍女道：「怕什麼？」楊過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一人睡。」小龍女皺眉道：「那麼跟我一房睡罷。」當下帶他到自己的房中。

　　她在暗中慣了，素來不點燈燭，這時特地為楊過點了一枝蠟燭。楊過見她秀美絕倫，身上衣衫又是皓如白雪，一塵不染，心想她的閨房也必陳設得極為雅致，那知一進房中，不由得大為失望，但見她房中空空洞洞，竟和放置石棺的墓室無異。一塊本長條青石作床，床上鋪了張草蓆，一幅白布當作薄被，此外更無別物。

　　楊過心想：「不知我睡那裡？只怕她要我睡在地下。」正想此事，小龍女道：「你睡我的床罷！」楊過道：「那不好，我睡地下好啦。」小龍女臉一板，道：「你要留在這兒，我說什麼，你就得聽話。你跟全真教的道士打架，那由得你。哼哼，可是你若違抗我半點，立時取你性命。」楊過道：「你不用這麼凶，我聽你話就是。」小龍女道：「你還敢頂嘴？」楊過見她年輕美麗，卻硬裝狠霸霸模樣，伸了伸舌頭，就不言語了。小龍女已瞧在眼裡，道：「你伸舌頭幹什麼？不服我是不是？」楊過不答，脫下鞋子，逕自上床睡了。

　　一睡到床上，只覺徹骨冰涼，大驚之下，赤腳跳下床來。小龍女見他嚇得狼狽，雖然矜持，卻也險些笑出聲來，道：「幹什麼？」楊過見她眼角之間蘊有笑容，便笑道：「這床上有古怪，原來你故意作弄我。」小龍女正色道：「誰作弄你了。這床便是這樣的，快上去睡著。」說著從門角後取出一把掃帚，道：「你若是睡了一陣溜下來，須吃我打十帚。」

　　楊過見她當真，只得又上床睡倒，這次有了防備，不再驚嚇，只是草蓆之下似是放了一層厚厚的寒冰，越睡越冷，禁不住全身發抖，上下兩排牙齒相擊，格格作響。再睡一陣，寒氣透骨，實在忍不下去了。

　　轉眼向小龍女望去，見她臉上似笑非笑，大有幸災槳禍之意，心中暗暗生氣，當下咬緊牙關，全力與身下的寒冷抗禦。只見小龍女取出一根繩索，在室東的一根鐵釘上繫住，拉繩橫過室中，將繩子的另端繫在西壁的一口釘上，繩索離地約莫一人來高。她輕輕縱起，橫臥繩上，竟然以繩為床，跟著左掌揮出，掌風到處，燭火登熄。

　　楊過大為欽服，說道：「姑姑，明兒你把這本事教給我好不好？」小龍女道：「這本事算得什麼？你好好的學，我有好多厲害本事教你呢。」楊過聽得小龍女肯真心教他，登時將初時的怨氣盡數拋到了九霄雲外，感激之下，不禁流下淚來，哽咽道：「姑姑，你待我這麼好，我先前還恨你呢。」小龍女道：「我趕你出去，你自然恨我，那也沒什麼希奇。」楊過道：「倒不為這個，我只道你也跟我從前的師父一樣，儘教我些不管用的功夫。」

　　小龍女聽他話聲顫抖，問道：「你很冷麼？」楊過道：「是啊，這張床底下有什麼古怪，怎地冷得這般厲害？」小龍女道：「你愛不愛睡？」楊過道：「我……我不愛。」小龍女冷笑道：「哼，你不愛睡，普天下武林中的高手，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睡此床而不得呢。」楊過奇道：「那不是活受罪麼？」小龍女道：「哼，原來我寵你憐你，你還當是活受罪，當真不知好歹。」

　　楊過聽她口氣，似乎她叫自己睡這冷床確也不是惡意，於是柔聲央求道：「好姑姑，這張冷床有什麼好處，你跟我說好不好？」小龍女道：「你要在這床上睡一生一世，它的好處將來自然知道。合上眼睛，不許再說。」黑暗中聽得她身上衣衫輕輕的響了幾下，似乎翻了個身，她凌空睡在一條繩索之上，居然還能隨便翻身，實是不可思議。

　　她最後兩句話聲音嚴峻，楊過不敢再問，於是合上雙眼想睡，但身下一陣陣寒氣透了上棧，想著孫婆婆又心中難過，那能睡著？過了良久，輕聲叫道：「姑姑，我抵不住啦。」但聽小龍女呼吸徐緩，已然睡著。他又輕輕叫了兩聲，仍然不聞應聲，心想：「我下床來睡，她不會知道的。」當下悄悄溜下床來，站在當地，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那知剛站定腳步，瑟的一聲輕響，小龍女已從繩上躍了過來，抓住他左手扭在他背後，將他按在地下。楊過驚叫一聲。小龍女拿起掃帚，在他屁股上用力擊了下去。楊過知道求饒也是枉然，於是咬緊牙關強忍。起初五下甚是疼痛，但到第六下時小龍女落手已輕了些，到最後兩下時只怕他挨受不起，打得更輕。十下打過，提起他往床上一擲，喝道：「你再下來，我還要再打。」

　　楊過躺在床上，不作一聲，只聽她將掃帚放回門角落裡，又躍上繩索睡覺。小龍女只道他定要大哭大鬧一場，那知他竟然一聲不響，倒是大出意料之外，問道：「你幹麼不作聲？」楊過道：「沒什麼好作聲的，你說要打，總須要打，討饒也是無用。」小龍女道：「哼，你在心裡罵我。」楊過道：「我心裡沒罵你，你比我從前那些師父好得多。」小龍女奇道：「為什麼？」楊過道：「你雖然打我，心裡卻憐惜我。越打越輕，生怕我疼了。」小龍女被他說中心事，臉上微微一紅，好在黑暗之中，也不致被他瞧見，罵道：「呸，誰憐惜你了，下次你不聽話，我下手就再重些。」

　　楊過聽她的語氣溫和，嬉皮笑臉的道：「你打得再重，我也喜歡。」小龍女啐道：「賤骨頭，你一日不挨打，只怕睡不著覺。」楊過道：「那要瞧是誰打我。要是愛我的人打我，我一點也不惱，只怕還高興呢。她打我，是為我好。有的人心裡恨我，只要他罵我一句，瞪我一眼，待我長大了，要一個個去找他算帳。」小龍女道：「你倒說說看，那些人恨你，那些人愛你。」楊過道：「這個我心裡記得清清楚楚。恨我的人不必提啦，多得數不清。愛我的有我死了的媽媽，我的義父，郭靖伯伯，還有孫婆婆和你。」

　　小龍女冷笑道：「哼，我才不會愛你呢。孫婆婆叫我照料你，我就照料你，你這輩子可別盼望我有好心待你。」楊過本已冷得難熬，聽了此言，更如當頭潑下一盆冷水，忍著氣問道：「我有什麼不好，為什麼你這般恨我？」小龍女道：「你好不好關我什麼事？我也沒恨你。我這一生就住在這墳墓之中，誰也不愛，誰也不恨。」楊過道：「那有什麼好玩？姑姑，你到外面去過沒有？」小龍女道：「我沒下過終南山，外面也不過有山有樹，有太陽月亮，有什麼好？」

　　楊過拍手道：「啊，那你可真是枉自活了這一輩子啦。城裡形形色色的東西，那才教好看呢。」當下把自幼東奔西闖所見的諸般事物一一描述。他口才本好，這時加油添醬，更加說得希奇古怪，變幻百端。好在小龍女活了一十八歲從未下過終南山，不管他如何誇張形容，全都信以為真，聽到後來，不禁歎了口氣。

　　楊過道：「姑姑，我帶你出去玩，好不好？」小龍女道：「你別胡說！祖師婆婆留下遺訓，在這活死墓中住過的人，誰也不許下終南山一步。」楊過嚇了一跳，道：「桃花島是海中孤零零的一個島，我去了也能離開，這座大墳又怎當真關得我住？」又問：「你說那個李莫愁李姑娘是你師姊，她自然也在這活死人墓中住過了，怎麼又下終南山去？」小龍女道：「她不聽我師父的話，是師父趕她出去的。」楊過大喜，心想：「有這麼個規矩就好辦，那一天我想出去了，只須不聽你話，讓你趕了出去便是。」但想這番打算可不能露了口風，否則就不靈了。

　　兩人談談說說，楊過一時之間倒忘了身上的寒冷，但只住口片刻，全身又冷得發抖，當下央求道：「姑姑，你饒了我罷。我不睡這床啦。」小龍女道：「你跟全真教的師父打架，不肯討一句饒，怎麼現下這般不長進？」楊過笑道：「誰待我不好，他就是打我，我也不肯輸一句口。誰待我好呢，我為他死了也是心甘情願，何況討一句饒？」小龍女呸了一聲，道：「不害臊，誰待你好了？」

　　小龍女自幼受師父及孫婆婆撫養長大，十八年來始終與兩個年老婆婆為伴。二人雖然對她甚好，只是她師父要她修習「玉女心經」，自幼便命她摒除喜怒哀樂之情，只要見她或哭或笑，必有重譴，孫婆婆雖是熱腸之人，卻也不敢礙了她進修，是以養成了一副冷酷孤僻的脾氣。這時楊過一來，此人心熱如火，年又幼小，言談舉止自與兩位婆婆截然相反。小龍女聽他說話，明知不對，卻也與他談得娓娓忘倦。她初時收留楊過，全為了孫婆婆的一句請托，但後來聽楊過總說自己待他好，自然而然覺得自己確是待他不錯。

　　楊過聽她語音之中並無怒意，大聲叫道：「冷啊，冷啊，姑姑，我抵不住啦。」其實他身上雖冷，卻也不須喊得如此驚天動地。小龍女道：「你別吵，我把這石床的來歷說給你知道。」楊過喜道：「好。我不叫啦，姑姑你說罷。」

　　小龍女道：「我說普天下英雄都想睡這張石床，並非騙你。這床是用上古寒玉製成，實修習上乘內功的良助。」楊過奇道：「這不是石頭麼？」小龍女冷笑道：「你說見過不少古怪事物，可見過這般冰冷的石頭沒有？這是祖師婆婆花了七年心血，到極北苦寒之地，在數百丈堅冰之下挖出來的寒玉。睡在這玉床上練內功，一年抵得上平常修練的十年。」楊過喜道：「啊，原來有這等好處。」小龍女道：「初時你睡在上面，覺得奇寒難熬，只得運全身功力與之相抗，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縱在睡夢之中也是練功不輟。常人練功，就算是最勸奮之人，每日總須有幾個時辰睡覺。要知道練功是逆天而行之事，氣血運轉，均與常時不同，但每晚睡將下來，氣夢中非但不耗白日之功，反而更增功力。」

　　楊過登時領悟，道：「那麼晚間在冰雪上睡覺，也有好處。」小龍女道：「那又不然。一來冰雪被身子偎熱，化而為水，二來這寒玉勝過冰雪之寒數倍。這寒玉床另有一椿好處，大凡修練內功，最忌的是走火入魔，是以平時練功，倒有一半的精神用來和心火相抗。這寒玉乃天下至陰至寒之物，修道人坐臥其上，心火自清，因此練功時盡可勇猛精進，這豈非比常人練功又快了一倍？」

　　楊過喜得心癢難搔，道：「姑姑，你待我真好，你借了這床給我睡，我就不怕武家兄弟與郭芙他們了。全真教的趙志敬他們練功雖久，我也追得上。」小龍女冷冷的道：「祖師婆婆傳下的遺訓，既在這墓中住，就得修心養性，絕了與旁人爭競之念。」楊過急道：「難道他們這般欺侮我，又害死了孫婆婆，咱們就此算了。」小龍女道：「一個人總是要死的，孫婆婆若是不死在郝大通手裡，再過幾年，她好端端的自己也會死。多活幾年，少活幾年，又有什麼分別？報仇雪恨的話，以後不可再跟我提。」

　　楊過覺得這些話雖然言之成理，但總有什麼地方不對，只是一時想不出話來反駁。就在此時，寒氣又是陣陣侵襲，不禁發起抖來。小龍女道：「我教你怎生抵擋這床上的寒冷。」於是傳了他幾句口訣與修習內功的法門，正是她那一派的入門根基功夫。楊過依法而練，只練得片刻，便覺寒氣大減，待得內息轉到第三轉，但感身上火熱，再也不嫌冰冷難熬，反覺睡在石床上甚是清涼舒服，雙眼一合，竟迷迷糊糊的睡去了。睡了小半個時辰，熱氣消失，被床上的寒意冷醒了過來，當下又依法用功。如此忽醒忽睡，鬧了一夜，次晨醒轉卻絲毫不覺睏倦。原來只一夜之間，內力修為上便已有了好處。

　　兩人吃了早飯，楊過將碗筷拿到廚下，洗滌乾淨，回到大廳中來。小龍女道：「有一件事，你去想想明白。若是你當真拜我為師呢，一生一世就得聽我的話。若是不拜我為師，我仍然傳你功夫，你將來若是勝得過我，就憑武功打出這活死人墓去。」楊過毫不思索，道：「我自然拜你為師。就算你不傳我半點武藝，我也會聽你的話。」小龍女奇道：「為什麼？」楊過道：「姑姑，您心裡待我好，難道我不知道麼？」小龍女板起臉道：「我待你好不好，不許你再掛在嘴上說。你既決意拜我為師，咱們到後堂行禮去。」

　　楊過跟著她走向後堂，只見堂上也是空蕩蕩的沒什麼陳設，只東西兩壁都掛著一幅畫。西壁畫中是兩個姑娘。一個二十五六歲，正在對鏡梳裝，另一個是十四五歲的丫鬟，手捧面盆，在旁侍候。畫中鏡裡映出那年長女郎容貌極美，秀眉入鬢，眼角之間卻隱隱帶著一層殺氣。楊過望了幾眼，心下不自禁的大生敬畏之念。

　　小龍女指著那年長女郎道：「這位是祖師婆婆，你磕頭罷。」楊過奇道：「她是祖師婆婆，怎麼這般年輕？」小龍女道：「畫像的時候年輕，後來就不年輕了。」楊過心中琢磨著「畫像的時候年輕，後來就不年輕了」這兩句話，大生淒涼之感，怔怔的望著那幅畫像，不禁要掉下淚來。

　　小龍女那知他的心意，又指著那丫鬟裝束的少女道：「這是我師父，你快磕頭罷。」楊過側頭看那畫像，見這少女憨態可掬，滿臉稚氣，那知後來竟成了小龍女的師父，當下不遑多想，跪下就向畫像磕碩。

　　小龍女待他站起身來，指著東壁上懸掛著的畫像道：「向那道人吐一口唾抹。」楊過一看，見像中道人身材甚高，腰懸長劍，右手食指指著東北角，只是背脊向外，面貌卻看不見。他甚感奇怪，問道：「那是誰？幹麼唾他？」小龍女道：「這是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陽，我們門中有個規矩，拜了祖師婆婆之後，須得向他唾吐。」楊過大喜，他對全真教本來十分憎惡，覺得本門這個規矩妙之極矣，當下大大一口唾抹吐在王重陽畫像的背上，吐了一口頗覺不夠，又吐了兩口，還待再吐，小龍女道：「夠啦！」

　　楊過問道：「咱們祖師婆婆好恨王重陽麼？」小龍女道：「不錯。」楊過道：「我也恨他。幹麼不把他的畫像毀了，卻留在這裡？」小龍女道：「我也不知道，只聽師父與孫婆婆說，天下男子就沒一個好人。」她突然聲音嚴厲，喝道：「日後你年紀大了，做了壞事出來，瞧我饒不饒你？」楊過道：「你自然饒我。」小龍女本來威嚇示警，不意他竟立即答出這句話來，一怔之下，倒拿他無法可想，喝道：「快拜師父。」

　　楊過道：「師父自然是要拜的。不過你先須答允我一件事，否則我就不拜。」小龍女心想：「聽孫婆婆說，自來收徒之先，只有師父叫徒兒答允這樣那樣，豈有徒兒反向師父要脅之理？」只是她生性沉靜，倒也並不動怒，道：「什麼事？你倒說來聽聽。」楊過道：「我心裡當你師父，敬你重你，你說什麼我做什麼，可是我口裡不叫你師父，只叫你姑姑。」小龍女又是一呆，問道：「那為什麼？」楊過道：「我拜過全真教那個臭道士做師父，他待我不好，我在夢裡也咒罵師父。因此還是叫你姑姑的好，免得我罵師父時連累到你。」小龍女啞然失笑，覺得這孩子的想法倒也有趣，便道：「好罷，我答允你便是。」

　　楊過當下恭恭敬敬的跪下，向小龍女咚咚咚的叩了八個響頭，說道：「弟子楊過今日拜小龍女姑姑為師，自今而後，楊過永遠聽姑姑的話，若是姑姑有甚危難凶險，楊過要捨了自己性命保護姑姑，若是侑壞人欺侮姑姑的話，楊過一定將他殺了。」其實此時小龍女的武功不知比他要高出多少，但楊過見她秀雅柔弱，胸中油然而生男子漢保護弱女子的氣概，到後來竟越說越是慷慨激烈。小龍女聽他語氣誠懇，雖然話中孩子氣甚重，卻也不禁感動。

　　楊過磕完了頭，爬起身來，滿臉都是喜悅之色。小龍女道：「你有什麼好高興的？我本事勝不過那全真教的老道丘處機，更加比不上你的郭伯伯。」楊過道：「他們再好也不干我事，但你肯真的教我功夫啊。」小龍女道：「其實學了武功也沒什麼用。只是在這墓中左右無事，我就教你罷了。」

　　楊過道：「姑姑，咱們這一派叫作什麼名字？」小龍女道：「自祖師婆婆入居這活死人墓以來，從來不跟武林人物打交道，咱們這一派也沒什麼名字。後來李師姊出去行走江湖，旁人說她是『古墓派』弟子，咱們就叫『古墓派』罷！」楊過搖頭道：「古墓派這名字不好！」他剛拜師入門，便指謫本門的名字，小龍女也不以為意，說道：「名字好不好有甚相干？你在這裡等著，我出去一會。」

　　楊過想起自己孤零零的留在這墓之中，大是害怕，忙道：「姑姑，我和你同去。」小龍女橫了他一眼，道：「你說永遠聽我話，我第一句話你就不聽。」楊過道：「我怕。」小龍女道：「男子漢大丈夫，怕什麼了？你還說要幫我打壞人呢。」楊過想了一想，道：「好，那你快些回來。」小龍女冷冷的道：「那也說不定，要是一時三刻捉不到呢？」楊過奇道：「捉什麼？」小龍女不再答話，逕自去了。

　　她這一出去，墓中更無半點聲息。楊過心中猜想，不知她去捉什麼人，但想她不會下終南山，定是去捉全真教的道人了，只是不知捉誰，捉來自然要折磨他一番，倒是大大的妙事，但姑姑孤身一人，別吃虧才好。胡思亂想了一陣，出了大廳，沿著走廊向西走去，走不了十多步，眼前便是一片漆黑。他只怕迷路，摸著牆壁慢慢走回，不料走到二十步以上，仍是不見大廳中的燈光。他驚慌起來，加快腳步向前。本已走錯了路，這一慌亂，更是錯上加錯。越走越快，東碰西撞，黑暗中但覺處處都是歧路岔道，永遠走不回大廳之中。他放聲大叫：「姑姑，姑姑，快來救我。」回音在墓道之中傳來，隱隱發悶。

　　亂闖了一陣，只覺地下潮濕，拔腳時帶了泥濘上來，原來已非墓道，卻是走進了與墓道相通的地底隧道，他更是害怕，心道：「我若在墓中迷路，姑姑總是能找到我。現下我走到了這裡，她遍找不見，只道我逃了出去，她定會傷心得很。」當下不敢再走，摸到一塊石頭，雙手支頤，呆呆的坐著，只想放聲大哭，卻又哭不出聲。

　　這樣枯坐了一個多時辰，忽然隱隱聽到「過兒，過兒！」的叫聲。楊過大喜，急躍而起，叫道：「姑姑，我在這裡。」可是那「過兒，過兒」的叫聲卻越去越遠。楊過大急，放大了嗓子狂喊：「我在這裡。」過了一陣子，仍聽不見什麼聲息，突覺耳上一涼，耳朵被人提了起來。

　　他先是大吃一驚，隨即大喜，叫道：「姑姑，你來啦，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小龍女道：「你到這裡來幹什麼？」楊過道：「我走錯了路。」小龍女嗯了一聲，拉住他手便走，雖在黑暗之中，然而她便如在太陽下一般，轉彎抹角，行走迅速異常。楊過道：「姑姑，你怎麼能瞧見？」小龍女道：「我一生在黑暗中長大，自然不用光亮。」楊過才在這一個多時辰中驚悔交集，此時獲救，自是喜不自勝，只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片刻之間，小龍女又帶他回到大廳。楊過歎了一口長氣，道：「姑姑，剛才我真是擔心。」小龍女道：「擔心什麼？我總會找到你的。」楊過道：「不是擔心這個，我怕你以為我自己逃走了，心裡難過。」小龍女道：「你若是逃走，我對孫婆婆的諾言就不用守了，又有什麼難過？」

　　楊過聽了，很覺無味，問道：「姑姑，你捉到了麼？」小龍女道：「捉到了。」楊過道：「你為什麼捉他？」小龍女道：「給你練習武功啊。跟我來！」楊過心想：「原來她去捉個臭道人來給我過招，那倒有趣，最好捉的便是師父趙志敬，他給姑姑制服後，只有挨自己的拳打足踢，無法反抗，當真是大大的過癮，跟隨在後，越想越開心。」

　　小龍女轉了幾轉，推開一扇門，進了一間石室，室中點著燈火。石室奇小，兩人站著，轉身也不容易，室頂又矮，小龍女伸長手臂，幾可碰到。楊過不見道士，暗暗納罕，問道：「你捉來的道士呢？」小龍女道：「什麼道士？」楊過道：「你不是說出去捉人來助我練功麼？」小龍女道：「誰說是人了？就在這兒。」俯身在石室角落裡提起一隻布袋，解開縛在袋口的繩索，倒轉袋子一抖，飛出來三隻麻雀。楊過大是奇怪，心道：「原來姑姑出去是捉麻雀。」

　　小龍女道：「你把三隻麻雀都捉來給我，可不許弄傷了羽毛腳爪。」楊過喜道：「好啊！」撲過去就抓。可是麻雀靈便異常，東飛西撲，楊過氣喘吁吁，累得滿頭大汗，別說捉到，連羽毛也碰不到一根。

　　小龍女道：「你這麼捉不成，我教你法子。」當下教了他一些竄高撲低、揮抓拿捏的法門。,楊過才知她是經由捉麻雀而授他武功，當下牢牢記住。只是訣竅雖然領會了，一時之間卻不易用得上。小龍女任他在小室中自行琢練習，帶上了門出去。

　　這一旦楊過並未捉到一隻，晚飯過後，就在寒玉床上練功。第二日再捉麻雀，躍起時高了數寸，出手時也快捷了許多。到第五日上，終於抓到了一隻。楊過大喜不已，忙去告知小龍女。不料她殊無嘉許之意，冷冷的道：「一隻有什麼用，要連捉三隻。」

　　楊過心想：「既能捉到一隻，再捉兩隻又有何難？」豈知大謬不然，接連兩日，又是一隻也捉不到了。小龍女見三隻麻雀已累得精疲力盡，用飯粒飽飽餵了一頓，放出墓去，另行捉了三隻來讓他練習。到了第八日上，楊過才一口氣將三隻麻雀抓住。

　　小龍女道：「今天該上重陽宮去啦。」楊過驚道：「幹什麼？」小龍女不答，帶著他走出墓門。楊過已有七日不見日光，戶見之下，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兩人來到重陽宮前。楊過心下惴惴，不住斜眼瞧小龍女，卻見她神色漠然，於她心意猜不到半分，只聲她朗聲叫道：「趙志敬，快出來。」

　　兩人來到宮前，便有人報了進去，小龍女叫聲甫畢，宮中湧出數十名道士。兩名小道士左右扶著趙志敬，只見他形容憔悴，雙目深陷，己無法自行站立。眾道見到二人，都是手按劍柄，怒目而視。

## 第06回　玉女心經

　　小龍女從懷□取出一個瓷瓶，交在楊過手□，高聲道：「這是治療蜂毒的蜜漿，拿去給趙志敬罷。」楊過見到趙志敬，早就恨得牙□□地，只是不便拂逆小龍女之意，於是快步上前，將蜜漿在趙志敬面前地下重重一放。群道聽說小龍女又到宮前，只道再次尋□，來為孫婆婆報仇，一面嚴加戒備，一面飛報馬鈺、丘處機等師尊，那知她竟是來送解毒的蜜漿，愕然之下，都無言可對。楊過放下瓷瓶，向趙志敬望了一眼，滿臉鄙夷之色，轉頭便走。

　　鹿清篤一見到楊過，發時便怒火上衝，叫道：「好小子，叛出師門，就這麼走了麼？」那日他被楊過以蛤蟆功打暈，雖然一時閉氣，但楊過功力甚淺，畢竟受傷不重，丘處機給他推拿了幾次，將養數日，己然痊癒，此時飛步搶出，要報當日一推之仇。

　　小龍女道：「過兒，今日且別還手。」楊過聽得背後腳步聲響，接著掌風颯然，有人抓向自己後領。他在活死人墓中睡了八日寒玉床，練了八日捉麻雀，小龍女雖只授了他一些捉雀的法門，但那是古墓派輕功精萃之所在，此時身上功夫與當日小較比武時已頗有不同，當下不先不後，直等鹿清篤手掌剛要抓到，這才矮身竄出，跟著乘勢伸手在他衣角上一帶。鹿清篤說什麼也想不到短短數日內他輕功便已大有進境，大怒之下出手不免輕敵，急撲不中，身已前傾，再被他一帶，登時立足不住，重重一交仆跌在地。

　　待得他爬起身來，楊過早已奔到小龍女身畔。鹿清篤大聲怒喝，要待衝過去再打，群道中突然奔出一人，猶似足不點地般□忽搶到，拉著他的手臂，回入人叢。鹿清篤被他抓住，登時半身麻木，抬頭看時，原來是師叔尹志平，已罵到口邊的一句話便即縮了回去。

　　尹志平朗聲叫道：「多謝龍姑娘賜藥。」說著躬身行禮。小龍女並不理睬，牽著楊過的手道：「回去罷。」尹志平道：「龍姑娘，這楊過是我全真教門下弟子，你強行收去，此事到底如何了斷？」小龍女一怔，道：「我不愛聽人囉唆。」挽著楊過手臂，快步入林。□

　　尹志平、趙志敬等群道呆在當地，相顧愕然。□

　　兩人回入墓室。小龍女道：「過兒，你的功夫是有進益了，不過你打那胖道士，卻很是不對。」楊過道：「這胖道士打得我苦，可惜今日沒打夠他。姑姑，幹嗎我不該打他？」小龍女搖頭道：「不是不該打他，是打法不對。你不該帶他仆跌，應該不出手帶他，讓他自行朝天仰摔一交。」楊過大喜，道：「那可有趣得緊，姑姑，你教我。」小龍女道：「我是過兒，你是胖道人，你就來捉我罷。」說著緩步前行。

　　楊過笑嘻嘻的伸手去捉她。小龍女背後似乎生了眼睛，楊過跑得快，她腳步也快，楊過走得慢了，她也就放慢腳步，總是與他不即不離的相距約莫三尺。楊過道：「我捉你啦！」縱身向前撲去，小龍女竟不閃避。楊過眼見雙手要抱住她的脖子，那知就在兩臂將合未合之際，小龍女斜刺蝟向後一滑，脫出了他臂圈。楊過忙回臂去捉，這一下急衝疾縮，自己勢道用逆了，再也立足不穩，仰天一交，跌得背脊隱隱生痛。

　　小龍女伸手牽住他右手提起，助他站直。楊過喜道：「姑姑，這法兒真好，你身法怎麼能這般快？」小龍女道：「你再捉一年麻雀，那就成啦。」楊過奇道：「我已會捉啦。」小龍女冷笑道：「哼，那就算會捉？我古墓派的功夫這麼容易學會？你跟我來。」

　　當下帶他到另一間石室之中。這石室比之先前捉麻雀的石室長闊均約大了一倍，室中已有六隻麻雀在內。地方大了這麼多，捕捉麻雀自然遠為艱難，但小龍女又授了他一些輕功提縱術與擒拿功夫，八九日後，楊過已能一口氣將六隻麻雀盡數捉住。

　　此後石室愈來愈大，麻雀只數也是愈來愈多，最後是在大廳中捕捉九九八十一隻麻雀。古墓派心法確然神妙，寒玉床對修習內功又輔助奇大，只三個月工夫，八十一隻麻雀楊過已能手到擒來。小龍女見他進步迅速，也覺喜歡，道：「現下咱們要到墓外去捉啦。」楊過在墓中住了三月，大是氣悶，聽說到墓外練功，不由得喜形於色。小龍女道：「有什麼好喜歡的？這功夫難練得緊。八十一隻麻雀，一隻也不能飛走了。」

　　兩人來到墓外，此時正當暮春三月，枝頭一片嫩綠，楊過深深吸了幾口氣，只覺一股花香草氣透入胸中，真是說不出的舒適受用。小龍女抖開布袋袋口，麻雀紛紛飛出，就在此時，她一雙纖纖素手揮出，東邊一收，西邊一拍，將幾隻振翅飛出的麻雀擋了回來。群雀驟得自由，那能不四散亂飛？但說也奇怪，小龍女雙掌這邊擋，那邊拍，八十一隻麻雀盡數聚在她胸前三尺之內。

　　但見她雙臂飛舞，兩隻手掌宛似化成了千手千掌，任他八十一隻麻雀如何飛滾翻撲，始終飛不出她只掌所圍作的圈子。楊過只看得目瞪口呆，又驚又喜，一定神間，立時想到：「姑姑是在教我一套奇妙掌法。快用心記著。」當下凝神觀看她如何出手擋擊，如何回臂反撲。她發掌奇快，但一招一式，清清楚楚，自成段落。楊過看了半晌，雖然不明掌法中的精微之處，但已不似初見時那麼詫異萬分。

　　小龍女又打了一盞茶時分，雙掌分揚，反手背後，那些麻雀驟脫束縛，紛紛沖天飛去。小龍女長袖揮處，兩股袖風撲出，群雀盡數跌□，唧唧亂叫，才一隻隻的振翅飛去。

　　楊過大喜，牽著她衣袖，道：「姑姑，我猜郭伯伯也不會你這本事。」小龍女道：「我這套掌法叫作『天羅地網勢』，是古墓派武功的入門功夫。你好好學罷！」於是授了他十幾招掌法，楊過一一學了。十餘日內，楊過將八十一招「天羅地網勢」學全了，練習純熟。小龍女捉了一隻麻雀，命他用掌法攔擋。最初擋得兩三下，麻雀就從他手掌的空隙中竄了出去。小龍女候在一邊，素手一伸，將麻雀擋了回來。楊過繼續展開掌法，但不是出招未夠快捷，就是時刻拿捏不準，只兩三招，又給麻雀逃走。小龍女便擋回讓他再練。

　　如此練習不輟，春盡夏來，日有進境。楊過天資穎悟，用功勸奮，所能擋住的麻雀不斷增加，到了中秋過後，這套「天羅地網勢」已然練成，掌法展了開來，已能將八十一隻麻雀全數擋住，偶爾有幾隻漏網，那是因功力未純之故，卻非一蹴可至了。

　　這日小龍女說道：「你已練成了這套掌法，再遇到那胖道士，便可毫不費力的摔他幾個□斗了。」楊過道：「若和趙志敬動手呢？」小龍女不答，心想：「瞧那趙志敬和孫婆婆動手時的身手，他若不是中了蜂毒，孫婆婆也未必能嬴。你目下的功夫可還遠不及他。」楊過明白她不答之答的含意，說道：「現下我打不過他也不要緊，再過幾年，就能勝過他了。姑姑，咱們古墓派的武功確比全真教要厲害些，是不是？」

　　小龍女仰頭望著室頂石板，道：「這句話世上只有你我二人相信。上次我和全真教姓丘的老道動手，武功我不及他，然而這並非古墓派不及全真教，只是我還沒練作我派最精奧的功夫而已。」楊過一直以小龍女難勝丘處機為憂，聽了此言，不由得喜上眉梢，道：「姑姑，那是什麼功夫？很難練麼？你就起始練，好不好？」

　　小龍女道：「我跟你說個故事，你才知道我派的來歷。你拜我為師之前，曾拜過祖師婆婆。她姓林，名字叫做朝英，數十年前，武林中以祖師婆婆與王重陽二人武功最高。本來兩人難分上下，後來王重陽因組義師反抗金兵，日夜忙碌，祖師婆婆卻潛心練武，終於高出他一籌，但祖師婆婆向來不問武林中的俗事，不喜炫耀，因此江湖上知道她名頭的人卻是絕少。後來王重陽舉義失敗，憤而隱居在這活死人墓中，日夜無事，以鑽研武學自遣，祖師婆婆那時卻心情不佳，接連生了兩場大病，因此待得王重陽二次出山，祖師婆婆卻又不及他了。最後兩人不知如何比武打賭，王重陽竟輸給了祖師婆婆，這古墓就讓給她居住。來，我帶你去看看這兩位先輩留下來的遺跡。」

　　楊過拍手道：「原來這座石墓是祖師婆婆從王重陽手□硬槍來的。早知如此，我住在這□可又加倍開心了。」小龍女微微一笑，領著他來到一間石室。楊過見這座石室形狀甚是奇特，前窄後寬，成為梯形，東邊半圓，西邊卻作三角形狀，問道：「姑姑，這間屋子為何建成這個怪模樣？」小龍女道：「這是王重陽鑽研武學的所在，前窄練掌，後寬使拳，東圓研劍，西角發鏢。」楊過在屋室中走來走去，只覺莫測高深。

　　小龍女伸手向上一指，說道：「王重陽武功的精奧，盡在於此。」楊過抬頭看時，但見室頂頂石板上刻滿了諸般花紋符號，均是以利器刻成，或深或淺，殊無規則，一時之間，那能領略得出其中的奧妙？

　　小龍女走到東邊，伸手到半圓的弧底推了幾下，一塊大石緩緩移開，現出一扇洞門。她手持蠟燭，領楊過進去。□面又是一室，卻和先一間處處對稱，而又處處相反，乃是後窄前寬，西圓東角。楊過抬頭仰望，見室頂也是刻滿了無數符號。

　　小龍女道：「這是祖師婆婆的武功之秘。她嬴得古墓，乃是用智，若論真實功夫，確是未及王重陽。她移居古墓之後，先參透了王重陽所遺下的這些武功，更潛心苦思，創出了克制他諸般武功的法子。那就都刻在這□了。」楊過喜道：「這可妙極了。丘處機、郝大通他們武功再高，總也強不過王重陽去，你只消將祖師婆婆的武功學會了，自然勝過了這些臭道士。」小龍女道：「話是不錯，只可惜沒人助我。」楊過昂然道：「我助你。」小龍女橫了他一眼，道：「只可惜你本事不夠。」楊過滿臉通紅，甚感羞愧。

　　小龍女道：「祖師婆婆這套功夫叫作『玉女心經』須得二人同練，互為臂助。當時祖師婆婆是和我師父一起練的。祖師婆婆練成不久，便即去世，我師父卻還沒練成。」楊過轉愧為喜，道：「我是你徒兒，也能與你同練。」小龍女沉吟道：「好！咱們走著瞧罷。第一步，你先得練成本門各項武功。第二步是學全真派武功。第三步再練克制全真派武功的玉女心經。我師父去世之時，我還只十四歲，本門功夫是學全了，全真派武功卻只練了個開頭，更不用說玉女心經了。第一步我可教你，第二步、第三步咱倆須得一起琢磨著練。□

　　從那日起，小龍女將古墓派的內功所傳，拳法掌法，兵刃暗器，一項項的傳授。如此過得兩年，楊過已盡得所傳，藉著寒玉床之助，進境奇速，只功力尚淺而已。古墓派武功創自女子，師徒三代又是女人，不免柔靈有餘，沉厚不足。但楊過生性浮躁輕動，這武功的路子倒也合於他的本性。

　　小龍女年紀漸長，越來越是出落得清麗無倫。這年楊過已十六歲了，身材漸高，喉音漸粗，已是個俊秀少年，非復初入古墓時的孩童模樣，但小龍女和他相處慣了，仍當他孩童看待。楊過對師父越來越是敬重，兩年之間，竟無一事違逆師意。小龍女剛想到要做什麼，他不等師父開口，早就搶先辦好。但小龍女冷冰冰的性兒仍與往時無異，對他不苟言笑，神色冷漠，似沒半點親人情份。楊過卻也不以為意。小龍女有時撫琴一曲，琴韻也是平和沖淺。楊過便在一旁靜靜聆聽。

　　這一日小龍女說道：「我古墓派的武功，你已學全啦，明兒咱們就練全真派的武功。這些全真老道的功夫，練起來可著實不容易，當年師父也不十分明白，我更加沒能領會多少。咱們一起從頭來練。我若是解得不對，你儘管說好了。」次日師徒倆到了第一間奇形石室之中，依著王重陽當年刻在室頂的文字符號修習。

　　楊過練了幾日，這時他武學的根柢已自不淺，許多處所一點即透，初時進展極快。但十餘日後，突然接連數日不進反退，愈練愈是彆扭。

　　小龍女和他拆解研討，卻也感到疑難重重。楊過心下煩躁，大發自己脾氣。小龍女道：「我與師父學練全真武功，練不多久，便難進展一步，其時祖師婆婆已不在世，無處可請教益。明知由於末得門徑口訣，卻也無法可想。我曾說要到全真教去偷口訣，給師父重重訓斥了一頓。這門功夫就此擱下了，反正是全真派武功，不練也不打緊。你也不用生氣，此事不難，咱們只消去捉個全真道士來，逼他傳授入門口訣，那就行了。跟我走罷。」這一言提醒了楊過，忽然想起趙志敬傳過他的「全真大道歌」中有云：「大道初修通九竅，又竅原在尾閭穴。先從湧泉腳底沖，湧泉衝起漸至膝。過膝徐徐至尾閭，泥丸頂上迴旋急。金鎖關穿下鵲橋，重樓十二降宮室。」於是將這幾句話背了出來。

　　小龍女細辨歌意，說道：「聽來這確是全真派武功的要訣。你既知道，那再好也沒有了。」當下楊過將趙志敬所傳的口訣，逐一背誦出來。當日趙志敬所傳，確是全真派上乘內功的基本秘訣，只是未授其用法，至於什麼「湧泉」、「十二重樓」、「泥丸」等等名稱更是毫不解說，楊過只是熟記在心，自是毫無用處。此時小龍女一加推究，指出其中關鍵，楊過立時便明白了。數月之間，兩人已將王重陽在室頂所留的武功精要大致參究領悟。

　　這一日兩人在石室中對劍已畢，小龍女歎道：「初時我小覷全真派的武功，只知它雖號稱天下武學正宗，其實也不過如此，但到今日，始知此道實是深不可測。咱們雖盡知其法門秘要，但要練到得心應手，勁力自然而至，卻不知何年何月方能成功。」楊過道：「全真派武功雖精，但祖師婆婆既留下克制之法，自然尚有勝於它的本事。這叫做一山還有一山高。」小龍女道：「從明日起，咱們要練玉女心經了。」

　　次日兩人同到第二間石室，依照室頂的符號練功。這番修習卻比學練全真派武功容易得多，林英所創破解王重陽武功的法門，還是源自她原來的武學。

　　過得數月，二人已將「玉女心經」的外功練成。有時楊過使全真劍法，小龍女就以玉女劍法破解，待得小龍女使全真劍法，楊過便以玉女劍法克制。那玉女劍法果是全真劍法的剋星，一招一式，恰好把全真劍法的招式壓制得動彈不得，步步針鋒相對，招招制敵機先，全真劍法不論如何騰挪變化，總是脫不了玉女劍法的籠罩。

　　外功初成，轉而進練內功。全真內功博大精深，欲在內功上創製新法而勝過之，真是談何容易？那林朝英也真是聰明無比，居然別尋蹊徑，自旁門左道力搶上風。小龍女抬頭望著室頂的圖文，沉吟不語，一動不動的連看數日，始終皺眉不語。

　　楊過道：「姑姑，這功夫很難練麼？」小龍女道：「我從前聽師父說，這心經的內功須二人同練，只道能與你合修，那知卻不能夠。」楊過大急，忙問：「為什麼？」小龍女逆：「若是女子，那就可以。」楊過急道：「那有什麼分別？男女不是一樣麼？」小龍女搖頭道：「不一樣，你瞧這頂上刻著的是什麼圖形？」楊過向她所指處望去，見室頂角落處刻著無數人形，不下七八十個，瞧模樣似乎均是女相，姿式各不相同，全身有一絲絲細線向外散射。楊過仍是不明原由，轉頭望著她。

　　小龍女道：「這經上說，練功時全身熱氣蒸騰，須揀空曠無人之處，全身衣服暢開而修習，使得熱氣立時發散，無片刻阻滯，否則轉而鬱積體內，小則重病，大則喪身。□楊過道：「那麼咱們解開衣服修習就是了。」小龍女道：「到後來二人以內力導引防護，你我男女有別，解開了衣服相對，成何體統？」

　　楊過這兩年來專心練功，並未想到與師父男女有別，這時覺得與師父解開全身衣衫而相對練功確然不妥，到底有何不妥，卻也說不上來。小龍女其時已年逾二十，可是自幼生長古墓，於世事可說一無所知，本門修練的要旨又端在克制七情六慾，是以師徒二人雖是少年男女，但朝夕相對，一個冷淡，一個恭誠，絕無半點越禮之處。此時談到解衣練功，只覺是個難題而已，亦無他念。楊過忽道：「有了！咱倆可以並排坐在寒玉床上練。」小龍女道：「萬萬不行。熱氣給寒玉床逼回，練不上幾天，你和我就都死啦。」

　　楊過沉吟半晌，問道：「為什麼定須兩人在一起練？咱倆各練各的，我遇上不明白地方，慢慢再問你不作嗎？」小龍女搖頭道：「不成。這門內功步步艱難，時時刻刻會練入岔道，若無旁人相助，非走火入魔不可，只有你助我、我助你，合二人之力方能共渡險關。」

　　楊過道：「練這門內功，果然有些麻煩。」小龍女道：「咱們將外功再練得熟些，也足夠打敗全真老道了。何況又不是真的要去跟他們打架，就算勝他們不過，又有什麼了？這內功不練也罷。」楊過聽師父這般說，當下答應了，便也不將此事放在心上。

　　這日他練完功夫，出墓去打些獐兔之類以作食糧，打到一隻黃□後，又去追趕一頭灰兔，這灰兔東閃西躲，靈動異常，他此時輕身功夫已甚是了得，一時之間竟也追不上。他童心大起，不肯發暗器相傷，卻與它比賽輕功，要累得兔兒無力奔跑為止。一人一兔越奔越遠，兔兒轉過山坳，忽然在一大叢紅花底下鑽了過去。

　　這叢紅花排開來長達數丈，密密層層，奇香撲鼻，待他繞過花叢，兔兒已影蹤不見。楊過與它追逐半天，已生愛惜之念，縱然追上，也會相饒，找不到也就罷了。但見花叢有如一座大屏風，紅瓣綠枝，煞是好看，四下□樹蔭垂蓋，便似天然結成的一座花房樹屋。楊過心念一動，忙回去拉了小龍女來看。

　　小龍女淡然道：「我不愛花兒，你既喜歡，就在這兒玩罷。」楊過道：「不，姑姑，這真是咱們練功的好所在，你在這邊，我到花叢的那一邊去。咱倆都解開了衣杉，可是誰也瞧不見誰。豈不絕妙？」

　　小龍女聽了大覺有理。她躍上樹去，四下張望，見東南西北都是一片清幽，只聞泉聲鳥語，杳無人跡，確是個上好的練功所在，於是說道：「虧你想得出，咱們今晚就來練罷。」

　　當晚二更過後，師徒倆來到花蔭深處。靜夜之中，花香更是濃郁。小龍女將修習玉女心經的口訣法門說了一段，楊過問明白了其中疑難不解之處，二人各處花叢一邊，解開衣杉，修習起來。楊過左臂透過花叢，與小龍女右掌相抵，只要誰在練功時遇到難處，對方受到感應，立時能運功為助。

　　兩人自此以夜作晝。晚上練功，白日在古墓中休息。時當盛暑，夜間用功更為清涼，如此兩月有餘，相安無事。那玉女心經共分九段行功，這一晚小龍女已練到第七段，楊過也已練到第六段。當晚兩人隔著花叢各自用功，全身熱氣蒸騰，將那花香一薰，更是芬芳馥郁。漸漸月到中天，再過半個時辰，兩人六段與七段的行功就分別練成了。突然間山後傳來腳步聲響，兩個人一面說話，一面走近。

　　這玉女心經單數行功是「陰進」，雙數為「陽退」。楊過練的是「陽退」功夫，隨時可以休止，小龍女練的「陰進」卻須一氣呵成，中途不能微有頓挫。此時她用功正到要緊關頭，對腳步聲和說話聲全然不聞。楊過卻聽得清清楚楚，心下驚異，忙將丹田之氣逼出體外，吐納三次，止了練功。只聽那二人漸行漸近，語音好生熟悉，原來一個是以前的師父趙志敬，一個卻是尹志平。兩人越說越大聲，竟是互相爭辯。

　　只聽趙志敬道：「尹師弟，事你再抵賴也是無用。我去稟告丘師伯，憑他查究罷。」尹志平道：「你苦苦逼我，為了何來？難道我就不知？你不過想做第三代弟子的首座弟子，將來好做我教的掌門人。」趙志敬冷笑道：「你不守清規，犯了我教的大戒，怎能再做首座弟子？」尹志平道：「我犯了什麼大戒？」趙志敬大聲喝道：「全真教第四條戒律，淫戒！」

　　楊過隱身花叢，偷眼外望，只見兩個道人相對而立。尹志平臉色鐵青，在月光映照下更是全無血色，沉著嗓子道：「什麼淫戒？」說了這四字，伸手按住劍柄。趙志敬道：「你自從見了活死人墓中的那個小龍女，整日價神不守舍，胡思亂想，你心中不知幾千百遍的想過，要將小龍女摟在懷□，溫存親熱，無所不為。我教講究的是修心養性。你心中這麼想，難道不是已了淫戒麼？」

　　楊過對師父尊敬無比，聽趙志敬這麼說，不由得怒發欲狂，對二道更是恨之切骨。但聽尹志平顫聲道：「胡說八道，連我心中想什麼，你也知道了？」趙志敬冷笑道：「你心中所思，我自然不知，但你晚上說夢話，卻不許旁人聽見麼？你在紙上一遍又一遍書寫小龍女的名字，不許旁人瞧見麼？」尹志平身子搖幌了兩下，默然不語。趙志敬得意洋洋，從懷中取出一張白紙，揚了幾揚，說道：「這是不是你的筆跡？咱們交給掌門馬師伯、你座師丘師伯認認去。」尹志平再也忍耐不住，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分心便刺。

　　趙志敬側身避開，將白紙塞入懷內，獰笑道：「你想殺我滅口麼？只怕沒這等容易。」尹志平一言不發，疾刺三劍，但每一劍都疲他避開了。到第四劍上，錚的一聲，趙志敬也是長劍出手，雙雙相交，當下便在花叢之旁鬥起來。這兩人都是全真派第三代高弟，一個是丘處機的首徒，一個是王處一的首徒，武功原在伯仲之間。尹志平咬緊牙關狠命相撲，趙志敬卻在惡鬥之中不時夾著幾句譏嘲，意圖激怒對方，造成失誤。

　　此時楊過已將全真派的劍法盡數學會，見二人酣鬥之際，進擊退守，招數雖然變化多端，但大致盡在意料之中，心想姑姑教的本事果然不錯。只見二人翻翻滾滾的拆了數十招，尹志平使的儘是進手招數，趙志敬不斷移動腳步，冷笑道：「我會的你全懂，你會的我也都練過。要想殺我，休想啊休想。」他守得穩凝無比，尹志平奮力全撲，每一招卻都被他擋開。再鬥一陣，眼見二人腳步不住移向小龍女身邊，楊過大驚，心想：「這兩名賊道若是打到我姑姑身畔，那可糟啦！」

　　驀地□趙志敬突然反擊，將尹志平逼了回去。他急進三招，尹志平連退三步。楊過見二人離師父遠了，心中暗喜，那知尹志平忽然劍交左手，右臂□出，呼的一掌，當胸拍去。趙志敬笑道：「你就是有三隻手，也只有妙手偷香的本事，終難殺我。」當下左掌相迎。兩人劍刺掌擊，比適才鬥得更加凶了。

　　小龍女潛心內用，對外界一切始終不聞不見。楊過見二人走近幾迓，心中就焦急萬分，移遠幾步，又略略放心。

　　鬥到酣處，尹志平大聲怒喝，連走險招，竟然不再擋架對方來劍，一味猛攻。趙志敬暗呼不妙，知他處境尷尬，寧可給自己刺死，也不能讓暗戀人家姑娘的事□漏出去。他與尹志平雖然素來不睦，卻絕無害死他之意，這麼一來，登時落在下風。再拆數招，尹志平左劍平刺，右掌正擊，同時左腿橫掃而出，正是全真派中的「三連環」絕招。趙志敬高縱丈餘，揮劍下削。尹志平長劍脫手，猛往對方擲去，跟著「嘿」的一聲，雙掌齊出。

　　楊過見這幾招凌厲變幻，已非己之所知，不禁手心人全是冷汗，眼見趙志敬身在半空，一個勢虛，一個勢實，看來這兩掌要打得他筋折骨斷。豈知趙志敬竟在這情勢危急異常之際忽然空中翻身，急退尋丈，輕輕巧巧的落了下來。

　　瞧他身形落下之勢，正對準了小龍女坐處花叢，楊過大驚之下再無細思餘暇，縱身而起，左掌從右掌下穿出，托在趙志敬背心，一招「綵樓拋球」，使勁揮出，將他龐大的身軀拋在兩丈以外。但他此時內力未足，這一下勁力使得猛了，勁集左臂，下盤便虛，登時站立不穩，身子一側，左足踏上了一根花枝。那花枝迅即彈回，碰在小龍女臉上。

　　只這麼輕輕一彈，小龍女已大吃一驚，全身大汗湧出，正在急速運轉的內息阻在丹田之中，再也回不上來，立即昏暈。

　　尹志平陡然間見楊過出現，又斗然間見到自己晝思夜想的意中人竟隱身在花叢之中，登時呆了，實不知是真是幻。此時趙志敬已站直身子，月光下已瞧清楚小龍女的面容，叫道：「妙啊，原來她在這□偷漢子。」

　　楊過大怒，厲聲喝道：「兩個臭道士都不許走，回頭找你們算帳。」見小龍女摔倒後便即不動，想起她曾一再叮囑，練功之際必須互相全力防護，縱然是獐兔之類無意奔到，也能闖出大禍，這時她大受驚嚇，定然為害非小，心下惶恐無比，伸手去摸她的額頭，只覺一片冰涼，忙將她衣襟拉過，遮好她身子，將她抱起，叫道：「姑姑，你沒事麼？」

　　小龍女「嗯」了一聲，卻不答話。楊過稍稍放心，道：「姑姑，咱們先回去，回頭再來殺這兩個賊道。」小龍女全身無力，偎倚在他懷□。楊過邁開大步，走過二人身邊。尹志平癡癡呆呆的站在當地。趙志敬哈哈大笑，道：「尹師弟，你的意中人在這□跟旁人幹那無恥的勾當，你與其殺我，還不如殺他！」尹志平聽而不聞，不作一聲。

　　楊過聽了「幹那無恥的勾當」七字，雖不明他意之所指，但知總是極惡毒的咒罵，盛怒之下，將小龍女輕輕放在地下，讓她背脊靠在一株樹上，折了一根樹枝拿在手中，向趙志敬戟指喝道：「你胡說些什麼？」

　　事隔兩年，楊過已自孩童長成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趙志敬初時並不知道是他，待得聽他二次喝罵，臉龐又轉到月光之下，這才瞧清楚原來是自己的徒兒，自己忙亂中竟被他摔了一交，不由得慚怒交迸，見他上身赤裸，喝道：「楊過，原來是你這小畜生！」楊過道：「你罵我也還罷了，你罵我姑姑什麼？」趙志敬哈哈一笑，道：「人言道古墓派是姑娘派，向來傳女不傳男，個個是冰清玉潔的處女，卻原來污穢不堪，暗中收藏男童，幕天席地的幹這調調兒！」

　　小龍女適於此時醒來，聽了他這幾句話，驚怒交集，剛調順了的氣息又復逆轉，雙氣相激，胸口鬱悶無比，知道已受內傷，只罵得一聲：「你胡說，咱們沒有……」突然口中鮮血狂噴，如一根血柱般射了出來。

　　尹志平與楊過一齊大驚，雙雙搶近。尹志平道：「你怎麼啦？」俯身察看她的傷勢。楊過只道他意欲加害，左手推向他胸口。尹志平順手一格。楊過對全真派的武功招招熟習，手掌一翻，已抓住他手腕，先拉後送，將他摔了出去。

　　此時楊過的武功其實遠不及尹志平，如與別派武學之士相鬥，對手武功與耳志平相若，楊過非輸不可。但林朝英當年鑽研克制全真武功之法，每一招每一式都是配合得絲絲入扣，而她創成之後從未用過，是以全真弟子始終不知世上竟有這一門本門剋星的武功。此時楊過突然使將出來，尹志平猝不及防，又當心神激□之際，竟全無招架之功，這一交雖未跌倒，但身子已在兩丈之外，站在趙志敬身旁。

　　楊過道：「姑姑，你莫理他們，我先扶你回去。」小龍女氣喘吁吁的道：「不，你殺了他們，別……別讓他們在外邊說……說我……」楊過道：「好。」縱身而前，手中樹枝向趙志敬當胸點去。趙志敬那將他放在眼□，長劍微擺，削他樹枝。那知楊過所使劍招正是全真劍法的對頭，樹枝尖頭一顫，□地彎過，已點中趙志敬手腕上穴道。趙志敬手腕一麻，暗叫不好。楊過左掌橫劈，直擊他左頰，這一劈來勢怪極，乃是從最不可能處出招。趙志敬要保住長劍，就得挺頭受了他這一劈，若要避招，長劍非撒手不可。

　　趙志敬武功了得，雖處劣勢，竟是絲毫不亂，放手撒劍，低頭避過，跟著左掌前探，就在這一瞬之間要奪回長劍。豈知林朝英在數十年前早已料敵機先，對全真高手或能使用的諸般巧妙厲害變著，盡數預擬了對付之策。趙志敬這招自覺別出心裁，定能敗中求勝，那想到楊過與小龍女早就將此招拆解得爛熟於胸。楊過奪到敵劍，見他左掌一閃，已知他要用此著，司劍刺去，搶先削他手掌。趙志敬大驚，急忙縮手。楊過劍尖已指在他胸口，喝道：「躺下！」左腳勾出。趙志敬要害被刺，動嬋不得，被他一勾，當即仰天摔倒。楊過提起長劍，疾往他小腹刺下。

　　忽然身後風聲颯然，一劍刺到，厲聲喝道：「你膽敢弒師麼？」這一劍攻敵之必救，楊過於大驚大怒交攻之際，仍能審察緩急，立時回劍擋格，噹的一聲，雙劍相交。尹志平見他回劍既快且準，不禁暗暗稱讚，突覺自己手中長劍不挺自伸，竟被對方黏了過去。一驚之下，急運內力回奪。他內力自是遠為深厚，雙力互奪，楊過長劍反被牽一過去。不料楊過正是要誘他使這一著，只微一凝持，突然放劍，雙掌直欺，猛擊他前胸，同時劍柄反彈上來，雙掌一劍，三路齊至，尹志平武功再高，也擋不住這怪異之極的奇襲。

　　當此之時，尹志平只得撒劍回掌，並手橫胸，急擋一招，只是手臂彎得太內，已難以發勁，總算楊過功力不深，未能將他雙臂立時折斷，但也已震得他胸口劇痛，兩臂酸麻，急忙倒退三步，過氣護住胸前要穴。趙志敬已乘機跳起身來。楊過雙劍在手，向二人攻去。

　　趙尹二人數招之間，被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年殺得手忙腳亂，都是既驚且怒，再也不敢大意。兩人並肩而立，使開掌法，只守不攻，要先摸清對方的武功路子再說。這麼一來，楊過雖雙手皆有利器而對方赤手空拳，但二人守得嚴密異常，再也不能如初交手時那麼殺他們個措手不及。玉女心經劍術之中，並無克制全真派拳腳的招數。要知林朝英旨在蓋過王重陽，如以利劍制敵肉掌，非但勝之不武，抑且自失身份，她於此自是不屑去費絲毫心思，加之趙尹二人功力固然遠勝，又是聯防而求立於不敗之地，楊過雙劍閃爍，縱橫揮動，卻無可乘之機，到後來便漸落下風。趙志敬掌力沉厚，不斷催勁，壓向他劍上。

　　尹志平定了定神，暗想兩個長輩合鬥一個少年，那成什麼樣子？眼見勝算已然在握，又記掛小龍女的安危，喝道：「楊過，你快扶你姑姑回去，跟我們瞎纏什麼？」楊過道：「姑姑恨你們胡說八道，叫我非殺了你們不可。」尹志平呼的一掌，將他左手劍震歪了，向左躍開三步，叫道：「且住！」楊過道：「你想逃麼？」尹志平道：「楊過，你想殺我們兩個，這叫做千難萬難，不過好教你姑姑放心，今日之事，我姓尹的若是吐露了半句，立時自刎相謝。倘有食言……」說到此處，忽然身形一幌，夾手將楊過左手長劍搶過，說道：「有如此指！」左手豎掌，右手揮劍，將左手的小指與無名指削了下來。

　　這幾下行動有似鶻起鵲落，迅捷無比，楊過絲毫沒有提防。他一呆之下，已知尹志平之言確是出自真心，心想：「我同時鬥他們兩個，果然難勝，不如先殺了姓趙的，回頭再來殺他。」當即喝道：「姓尹的，你割手指有什麼用？除非把腦袋割下來，我才信你的。」尹土平慘笑道：「要我性命，嘿嘿，只要你姑姑說一句話，有何不可？」楊過道：「行！」向前踏上兩步，驀地□挺劍向背後刺出，直指趙志敬胸口。

　　這一招「木蘭回射」陰毒無比，趙志敬正自全神傾聽二人說話，那料到他忽施偷擊，待得驚覺，劍尖已刺上了小腹。趙志敬只感微微一痛，立時氣運丹田，小腹陡然間向後縮了半尺，疾起右腿，竟將楊過手中長劍踢飛。楊過不等他右腿縮回，伸指向他膝彎□點去，正中穴道。趙志敬雖然逃脫性命，卻再也站立不住，右腿跪倒在楊過面前。

　　楊過伸手接住從空中落下的長劍，指在趙志敬咽喉，道：「我曾拜你為師，磕過你八個頭，現下你已非我師，這八個頭快磕回來。」趙志敬氣得幾欲暈去，臉皮紫脹，幾成黑色。楊過手上稍稍用力，劍尖陷入他喉頭肉□。趙志敬罵道：「你要殺便殺，多說什麼？」楊過挺劍正要刺去，忽聽小龍女在背後說道：「過兒，弒師不祥，你叫他立誓不說今日之事，就……就饒了他罷！」

　　楊過對小龍女之言奉若神明，聽她這般說，便道：「你發個誓來。」趙志敬雖然氣極，畢竟性命要緊，說道：「我不說就是，發什麼誓？」楊過道：「不成，非發個毒誓不可。」趙志敬：「好，今日之事，咱們這□只有四人知道。若我對第五人提起，教我身敗名裂，逐出師門，為武林同道所不齒，終於不得好死！」

　　小龍女與楊過都不諳世事，只道他當真發了毒誓。尹志平卻聽出他誓言之中另藏別意，待要提醒楊過，又覺不便明助外人；只見楊過抱著小龍女，腳步迅捷，轉過山腰去了。他左手兩根手指上鮮血不住直流，癡癡的站著，竟自不知痛。

　　楊過抱著小龍女回到古墓，將她放在寒玉床上。小龍女歎道：「我身受重傷，怎麼還能與寒氣相抗？」楊過「啊」了一聲，心中愈驚，暗想：「原來姑姑受傷如此之重。」掌下抱她到隔壁她自己臥房。她自將寒玉床讓給楊過後，初時仍與他同室而臥，過了年餘，才搬入隔壁石室。小龍女剛一臥倒，又是「哇」的一聲，噴出了大口鮮血，楊過赤裸的上身被噴得滿胸是血。她喘息幾下，便噴一口血。楊過嚇得手足無措，只是流淚。

　　小龍女淡淡一笑，說道：「我把血噴完了，就不噴了，又有什麼好傷心的？」楊過道：「姑姑，你別死。」小龍女道：「你自己怕死，是不是？」楊過愕然道：「我？」小龍女道：「我死之前，自然先將你殺了。」這話她在兩年多前曾說過一次，楊過早就忘了，想不到此時重又提起。小龍女見他滿臉訝異之色，道：「我若不殺你，死了怎有臉去見孫婆婆？你獨個兒在這世上，又有誰來照料你？」楊過腦中一片惶亂，不知說什麼好。

　　小龍女吐血不止，神情卻甚為鎮定，渾若無事。楊過靈機一動，奔去舀了一大碗玉蜂蜜漿來，□她喝了下去。這蜜漿療傷果有神效，過不多時，她終於不再吐血，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楊過心中略定，只是驚疲交集，再也支持不住，坐在地下，也倚牆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咽喉上一涼，當即驚醒。他在古墓中住了多年，雖不能如小龍女般黑暗中視物有如白晝，但在墓中來去，也已不須秉燭點燈。睜開眼來，只見小龍女坐在床沿，手執長劍，劍尖指在他的喉頭，一驚之下，叫道：「姑姑！你……」

　　小龍女淡然道：「過兒，我這傷勢是好不了啦，現下殺了你，咱們一塊兒見孫婆婆去罷！」楊過只是急叫：「姑姑！」小龍女道：「你心□害怕，是不是？挺快的，只一劍就完事。」楊過見她眼中忽發異光，知她立時就要下殺手，胸中求生之念熱切無比，再也顧不得別的，一個打滾，飛腿去踢她手中長劍。

　　小龍女雖然內傷沉重，身手迅捷，竟是不減平時，側身避開了他這一腳，劍尖又點在他的喉頭。楊過連變幾下招術，但他每一招每一式全是小龍女所點撥，那能不在她意料之中？長劍如影隨形，始終不離他咽喉三寸之處。楊過嚇得全身都是汗，暗想：「今日逃不了性命，定要給姑姑殺了。」危急中雙掌一併，憑虛擊去，欺她傷後無力，招數雖精，該無勁力與自己對掌。

　　小龍女識得他的用意，仍是上身微側，讓他的掌力呼呼兩響在自己肩頭掠過，叫道：「過兒，不用鬥了！」長劍略挺，劍尖顫了幾顫，一招巧妙無比的「分花拂柳」，似左實右，已點在楊過喉頭。她運勁前送，正要在他喉頭刺落，見到他乞憐的眼色，突然心中傷痛難禁，登時眼前發黑，全身酸軟，噹的一聲，長劍落地，接著便暈了過去。

　　這一劍刺來，楊過只是待死，不料她竟會在這緊急關頭昏去。他一呆之下，當真是死□逃生，急步奔出古墓。但見陽光耀目，微風拂衣，花香撲面，好鳥在樹，那□還是墓中陰沉慘怛的光景？

　　他驚魂略定，當即展開輕功，向山下急奔，下山的路子越跑越快，只中午時分，已到了山腳。他見小龍女不曾追來，稍稍放心，才放慢腳步而行。走了一陣，腹中餓得咕咕直響。他自幼闖蕩江湖，找東西吃的本事著實了得，四下張望，見西邊山坡上長著一大片玉米，於是過去摘了五根棒子。玉米尚未成熟，但已可食得。他拾了一些枯柴，正想設法生火燒烤來吃，忽聽樹後腳步聲細碎，有人走近。

　　他側身先擋住了玉米，以免給鄉農捉賊捉贓，再斜眼看時，卻見是個妙齡道姑，身穿杏黃道袍，腳步輕盈，緩緩走近。她背插雙劍，劍柄上血紅絲襟在風中獵獵作響，顯是會武。楊過心想此人定是山上重陽宮□的，多半是清淨散人孫不二的弟子。他心悸之餘，不敢多生事端，低了頭自管在地下掇拾枯枝。

　　那道姑走到他身前，問道：「喂，上山的路怎生走法？」楊過暗道：「這女子是全真教弟子，怎能不識上山路徑？定是不懷好意。」當下也不轉頭，隨手向山一指，道：「順大路上去便是。」那道姑見他上身赤裸，下身一條褲子甚是敝舊，蹲在道旁執拾柴草，料想是個尋常莊稼漢。她自負美貌，任何男子見了都要目不轉瞬的呆看半晌，這少年居然瞥了自己一眼便不再瞧第二眼，竟是瞎了眼一般，不禁有氣，但隨即轉念：「這些蠢牛笨馬一般的鄉下人又懂得什麼？」說道：「你站起來，我有話問你。」

　　楊過對全真教上上下下早就盡數恨上了，當下裝聾作啞，只作沒聽見。那道姑道：「傻小子，我的話你聽見沒有？」楊過道：「聽見啦，可是我不愛站起來。」那道姑聽他這麼說，不禁嗤的一笑，說道：「你瞧瞧我，是我叫你站起來啊！」這兩句話聲音嬌媚，又甜又膩。楊過心中一凜：「怎麼她說話這等怪法？」抬起頭來，只見她膚色白潤，雙頰暈紅，兩眼水汪汪的斜睨自己，似乎並無惡意；一眼看過之後，又低下頭來拾柴。

　　那道姑見他滿臉稚氣，雖然瞧了自己第二眼，仍是毫不動心，不怒反笑，心想：「原來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從懷□取出兩錠銀子，叮叮的相互撞了兩下，說道：「小兄弟，你聽我話，這兩錠銀子就給你。」

　　楊過原不想招惹她，但聽她說話奇怪，倒要試試她有何用意，於是索性裝癡喬呆，怔怔的望著銀子，道：「這亮晶晶的是什麼啊？」那道姑一笑，說道：「這是銀子。你要新衣服啦、大母雞啦、白米飯啦，都能用銀子去買來。」楊過裝出一股茫然不解的神情，道：「你又騙我啦，我不信。」那道姑笑道：「我幾時騙過你了？喂，小子，你叫什麼名字？」楊過道：「人人都叫我傻蛋，你不知道麼？你叫什麼名字？」那道姑笑道：「傻蛋，你只叫我仙姑就得啦，你媽呢？」楊過道：「我媽剛才臭罵我一頓，到山上砍柴去啦。」那道姑道：「嗯，我要用一把斧頭，你去家□拿來，借給我使使。」楊過心中大奇，雙眼發直，口角流涎，傻相卻裝得越加像了，不住搖頭，道：「那使不得，我家斧頭不能借人的。要是爹爹知道我借給你，定要用扁擔揍我。」那道姑笑道：「你爹媽見了銀子，歡喜還來不及啦，一定不會揍你。」說著揚手將一錠銀子向他擲去。

　　楊過伸手去接，假裝接得不准，讓那銀子撞在肩頭，落下來時，又碰上了右腳，他捧住右腳，左足單腳而跳，大叫：「噯□，噯，你打我！我跟媽媽說去！」說著大叫大嚷，銀子也不要了，向前急奔。

　　那道姑見他傻得有趣，微微而笑，解下身上腰帶，向楊過的右足揮出。楊過聽到風聲，回頭一望，見到腰帶來勢，吃了一驚：「這是我古墓派的功夫！難道她不是全真派的道姑？」當下也不閃避，讓她腰帶纏住右足，撲地摔倒，全身放鬆，任她橫拖倒曳的拉回來，只是心下戒懼：「她上山去，難道是衝著姑姑？」

　　他一想到小龍女，不知她此時生死如何，不由得憂急無比，心念已決，縱然死在她的手□，也要再去看看她。這念頭在他腦海中兜了幾轉，那道姑已將他拉到面前，見他雖然滿臉灰土，卻是眉清目秀，心道：「這鄉下小子生得倒俊，只可惜繡花枕頭，肚子□卻是一包亂草。」聽他兀自大叫大嚷，胡言亂語，微微笑道：「傻蛋，你要死還是要活？」說著拔出長劍，抵在他胸口。

　　楊過見她出手這招「錦筆生花」正是古墓派嫡傳劍法，心下是無疑惑：「此人多半是師伯李莫愁的弟子，上山找我姑姑，定然不懷□意，從她揮腰帶、出長劍的手法看來，武功頗為了得，我便裝傻到底，好教她全不提防。」於是滿臉惶恐，求道：「仙姑，你……你別殺我，我聽你的話。」那道姑笑道：「好，你如不聽我吩咐，一劍就將你殺了。」楊過叫道：「我聽，我聽。」那道姑揮起腰帶，拍的一聲輕響，已纏回腰間，姿態飄逸，甚是灑脫。楊過暗讚一聲：「好！」臉上卻仍是一股茫然之色。道姑心道：「這傻子又怎懂得這一手功夫之難？我這可是俏媚眼做給瞎子看了。」說道：「你快回家去拿斧頭。」

　　楊過依言奔向前面的農舍，故意足步蹣跚，落腳極重，搖搖擺擺，顯得笨拙異常。那道姑瞧得極不順眼，叫道：「你可別跟人說起，快去快回。」楊過應道：「是啦！」悄悄在一所農舍的門邊一張，見屋內無人，想是都在田地□耕作，當下在壁上取了一柄伐樹砍柴用的短斧，順手又在板凳上取過一件破衣披在身上，傻□傻氣的回來。

　　他雖在作弄那道姑，心中總是掛念著小龍女的安危，臉上不禁深有憂色。那道姑嗔道：「你哭喪著臉幹麼？快給我笑啊。」楊過咧開了嘴，傻笑幾聲。那道姑秀眉微蹙，道：「跟我上山去。」楊過忙道：「不，不，我媽吩咐我不可亂走。」那道姑喝道：「你不聽話，我立時殺了你。」說著伸左手扭住他耳朵，右手長劍高舉，作勢欲斬。楊過殺豬也似的大嚷起來：「我去啊，我去啊！」

　　那道姑心想：「這人蠢如豬羊，正合我用。」於是拉住他袖子，走上山去。她輕功不弱，行路自然極快。楊過卻跌跌撞撞，左腳高，右腳低，遠遠跟在後面，走了一陣，便坐在路邊石上不住拭汗，呼呼喘氣。那道姑連聲催促快走。楊過道：「你走起路來像兔子一般，我怎麼跟得上？」那道姑見日已偏西，心中老大不耐煩，回過來挽住他手臂，向山上急奔。楊過只是跟不上，雙腳亂跨，忽爾在她腳背上重重□了一腳。

　　那道姑「噯喲」一聲，怒道：「你作死麼？」但見他氣息粗重，實在累得厲害，當下伸出左臂托在他腰□，喝一聲：「走罷！」攬著他身子向山上疾馳，輕功施展開來，片刻間就奔出數里。

　　楊過被她攬在臂彎，背心感到的是她身上溫軟，鼻中聞到的是她女兒香氣，索性不使半點力氣，任她帶著上山。那道姑奔了一陣，俯下頭來，只見他臉露微笑，顯得甚是舒服，不禁有氣，鬆開手臂，將他擲在地上，嗔道：「你好開心麼？」楊過摸著屁股大叫：「哎唷，哎唷，仙姑摔痛傻蛋屁股啦。」

　　那道姑又好氣又好笑，罵道：「你怎麼這生傻？」楊過道：「是啊，我本來就叫傻蛋嘛。仙姑，我媽說我不姓傻，姓張。你可是姓仙麼？」那道姑道：「你叫我仙姑就得啦，管我姓什麼呢。」原來她正是赤練仙子李莫愁的大弟子洪凌波，便是當日去殺陸立鼎滿門而被武三娘逐走的小道姑。楊過想探聽她的姓名，那知她竟不吐露。

　　她在石上坐下，整理被風吹散了的秀髮。楊過側著頭看她，心道：「這道姑也算得美了，只是還不及桃花島郭伯母，更加不及我姑姑。」洪凌波向他橫了一眼，笑道：「傻蛋，你儘管瞧著我干甚？」楊過道：「我瞧著就是瞧著，又有什麼幹不幹的？你不許我瞧，我不瞧就是了，有什麼希罕？」洪凌波噗哧一笑，道：「你瞧罷！喂，你說我好不好看？」從懷□摸出一隻象牙小梳，慢慢梳著頭髮。

　　楊過道：「好看啊，就是，就是……」洪凌波道：「就是什麼？」楊過道：「就是不大白。」洪凌波向來自負膚色白膩，肌理晶瑩，聽他這麼說，不禁勃然而怒，站起身來喝道：「傻蛋，你要死了，說我不夠白？」楊過搖頭道：「不大白。」洪凌波怒道：「誰比我更白了？」楊過道：「昨晚跟我一起睡的，就比你白得多。」洪凌波道：「誰？是你媳婦兒，還是你娘？」心中轉過一個念頭，就想將這膚色比自己更白的女人殺了。楊過道：「都不是，是我家的白羊兒。」洪凌波轉怒為笑，道：「真是傻子，人怎能跟畜牲比？快去罷。」挽著他臂膀，快步上山。

　　將至直赴重陽宮的大路時，洪凌波折而向西，朝活死人墓的方向走去。楊過心想：「她果然去找我姑姑。」洪凌波走了一會，從懷中取出一張地圖，找尋路徑。楊過道：「仙姑，前面走不通啦，樹林子□有鬼。」洪凌波道：「你怎知道？」楊過道：「林子□有個大墳，墳□有惡鬼，誰也不敢走近。」洪凌波大喜，心道：「活死人墓果然是在此處。」

　　原來洪凌□近年得師父傳授，武功頗有進益，在山西助師打敗武林群豪，更得李莫愁的歡心。她聽師父談論與全真諸子較量之事，說道若是練成了「玉女心經」，便不用畏懼全真教這些牛鼻子老道，奴可惜記載這門武學的書冊留在終南山古墓之中。洪凌波問她為什麼不到墓中研習這門功夫。李莫愁含糊而答，只說已把這地方讓給了小師妹，師姊妹倆不大和睦，向來就沒來往。她極其好勝，自己曾數度闖入活死人墓、鍛羽被創、狼狽逃走之事，自不肯對徒兒說起，反說那小師妹年紀幼小，武功平平，做師姊可不便以大欺小。當下洪凌波極力慫恿師父去占墓奪經。其實李莫愁此念無日或忘，但對墓中機關始終參詳不透，是以遲遲不敢動手，聽徒兒說得熱切，只是微笑不答。

　　洪凌波揚了幾次，見師父始終無可無不可，當下暗自留了心，向師父詳問去終南山古墓的道路，私下繪了一圖，卻不知李莫愁其實並未盡舉所知以告。這次師父派她上長安殺一個仇家，事成之後，便逕自上終南山來，不意卻與楊過相遇；當下命楊過便短斧砍開阻路荊棘，覓路入墓。

　　楊過心想這般披荊斬棘而行，攪上一年半載也走不近古墓，當下癡癡呆呆的只是依命而行。鬧了大半時辰，天色全黑，還行不到里許路，離古墓仍極遙遠。他記掛小龍女之心越來越是熱切，暗想不如帶這道姑進去，瞧她能有什麼古怪，當下舉斧亂劈幾下，對準一塊石頭砍了下去，火星四濺，斧口登時捲了。他大聲叫道：「噯喲，噯喲，這兒有一塊大石頭。斧頭壞啦，回頭爹爹准要打我。仙姑，我……我要回家去啦。」

　　洪凌波早已十分焦急，瞧這等走法，今晚無論如何不能入墓，口中只罵：「傻蛋，不許回去！」楊過道：「仙姑，你怕不怕鬼？」洪凌波道：「鬼才怕我呢，我一劍就將惡鬼劈成兩半。」楊過喜道：「你不騙我麼？」洪凌波道：「我騙你幹麼？」楊過道：「惡鬼既然怕你，我就帶你到大墳去。那惡鬼出來，你可要趕跑他啊！」洪凌波大喜道：「你識得到大墳去的路？快帶我去。」楊過怕她疑心，嘮嘮叨叨的再三要她答應，定要殺了惡鬼。洪凌波連聲安慰，叫他放心，說道便有十個惡鬼也都殺了。

　　楊過道：「早幾年，我到大墳邊放羊，睡了一覺，醒來時已半夜啦。我瞧見墳□出來一個白衣女鬼，嚇得我沒命的逃走，路上摔了一交，頭也跌破了，你瞧，這兒還有一個疤兒。□說著湊近身去，要她來摸。他一路上給她攬著之時，但覺她吹氣如蘭，挨近她身子很是舒暢，這時乘機使詐，將腦袋湊近她臉邊。洪凌波笑著叫了一聲：「傻蛋！」隨手一摸，並不覺得有什麼疤痕，也不以為意，只道：「快領我過去。」

　　楊過牽著她手，走出花木叢來，轉到通往古墓的秘道。此時已近中夜，星月無光。楊過拉著她手，只覺溫膩軟滑，人中暗暗奇怪：「姑姑與她都是女子，怎麼姑姑的手冰冰冷的，她卻這麼溫暖。」不自禁手上用勁，捏了幾捏。若是武林中有人對洪凌波這般無禮，她早已拔劍殺卻，但她只道楊過是個傻瓜，此時又有求於他，再者見他俊美，心中也有幾分喜歡，竟未動怒，暗道：「這傻蛋倒也不是傻得到底，卻也知道我生得好看。」

　　不到一頓飯功夫，楊過已將洪凌波領到墓前。他出來時心慌意亂，未將墓門關上，但見那塊作為墓門的大石碑仍是倒在一邊。他心中怦怦亂跳，暗暗禱告：「但願姑姑沒死，讓我得能再見她一面。」這時再也沒心緒和洪凌波搗鬼，只道：「仙姑，我帶你進去，可是惡鬼倘若吃了我，我變了鬼，那就永遠纏住你不放啦。」當即舉步入內。

　　洪凌波心想：「這傻蛋忽然大膽，倒也奇怪。」當下不暇多想，在黑暗中緊緊跟隨，她聽師父說活死人墓中道路迂迴曲折，只要走錯一步，立時迷路，卻見楊過毫不遲疑的快步而前，東一轉，西一繞，這邊推開一扇門，那邊拉開一塊大石，竟是熟悉異常。洪凌波暗暗生疑：「墓中道路有什麼難走？難道師父騙我，她是怕我私自進入麼？」片刻之間，楊過已帶她走到古墓中心的小龍女臥室。

　　他輕輕推開了門，側耳傾聽，不聞半點聲響，待要叫喚：「姑姑！」想起洪凌波在側，急忙忍住，低聲道：「到啦！」

　　洪凌波此時深入古墓，雖然藝高人膽大，畢竟也是惴惴不安，聽了楊過之言，忙取出火摺，打口點燃了桌上的蠟燭，只見一個白衣女子躺在床上。她早料到會在墓中遇到師叔小龍女，卻想不到她竟是這般泰然高臥，不知是睡夢正酣，還是沒將自己放在眼□，當下平劍當胸，說道：「弟子洪凌波，拜見師叔。」

　　楊過張大了口，一顆心幾乎從胸腔中跳了出來，全神注視小龍女的動靜，只見她一動不動，隔了良久，才輕輕「嗯」了一聲。從洪凌波說話到小龍女答應，楊過等得焦急異常，恨不得撲上前去，抱住師父放聲大哭，待聽她出聲，心頭有如一塊大石落地，喜悅之下，再也克制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洪凌波問道：「傻蛋，你幹什麼？」楊過鳴咽道：「我……我好怕。」

　　小龍女緩緩轉過身來，低聲道：「你不用怕，剛才我死過一次，一點也不難受。」洪凌波陡然間見到她秀麗絕俗的容顏，大吃一驚：「世上居然有這等絕色美女！」不由得自慚形穢，又道：「弟子洪凌波，拜見師叔。」小龍女輕輕的道：「我師姊呢？她也來了麼？」洪凌波道：「我師父命弟子先來，請問師叔安好。」小龍女道：「你出去罷，這個地方莫說是你，連你師父也是不許來的。」

　　洪凌波見她滿臉病容，胸前一灘灘的都是血漬，說話中氣短促，顯是身受重傷，當下將提防之心去了一半，問道：「孫婆婆呢？」小龍女道：「她早死啦，你快出去罷。」洪凌波更是放心，暗想：「當真是天緣巧合，不想我洪凌波竟成了這活死人墓的傳人。」眼見小龍女命在頃刻，只怕她忽然死去，無人能知收藏「玉女心經」的所在，忙道：「師叔，師父命弟子來取玉女心經。你交了給我，弟子立時給你治傷。」

　　小龍女長期修練，七情六慾本來皆已壓制得若有若無，可說萬事不縈於懷，但此時重傷之餘，失了自制，聽她這麼說，不由得又急又怒，暈了過去。洪凌波搶上去在她人中上捏了幾下，小龍女悠悠醒來，說道：「師姊呢？你請她來，我有話……有話跟她說。」洪凌波眼見本門的無上秘笈竟然唾手可得，實是迫不及待，一聲冷笑，從懷□取出兩枚長長的銀針，厲聲道：「師叔，你認得這針兒，不快交出玉女心經，可莫怪弟子無禮。」

　　楊過曾吃過這冰魄銀針的大苦頭，只不過無意捏在手□，便即染上劇毒，若是刺在身上，那還了得？眼見事勢危急，叫道：「仙姑，那邊有鬼，我怕！」說著撲將過去，抱住她背心，順手便在她「肩貞」「京門」兩穴上各點一指。洪凌波做夢也想不到這「傻蛋」竟餚一身上乘武功，要待罵她胡說八道，已是全身酸麻，軟癱在地。楊過怕她有自通經脈之能，隨即在她「巨骨穴」上又再重重點上幾指，說道：「姑姑，這女人真壞，我用銀針來刺她幾下好不好？」說著用衣襟裹住手指，拾起銀針。

　　洪凌波身子不能動彈，這幾句話卻清清楚楚的聽在耳□，見他拾起銀針，笑嘻嘻的望住自己，只嚇得魂飛魄散，要待出言求情，苦在張口不得，只是目光露出哀憐之色。小龍女道：「過兒，關上了門，防我師姊進來。」楊過應道：「是！」剛要轉身，忽聽身後一個嬌媚的女子聲音說道：「師妹，你好啊？我早來啦。」

　　楊過大驚轉身，燭光下只見得門口俏生生的站著一個美貌道姑，右眼桃腮，嘴角邊似笑非笑，正是赤練仙子李莫愁。

　　當洪凌波打聽活死人墓中道路之時，李莫愁早料到她要自行來盜玉女心經，派她到長安殺人等等，其實都是有意安排。她一直悄悄跟隨其後，見到她如何與楊過相遇，如何入墓，如何逼小龍女獻經，又如何中計失手，只因她身法迅捷，腳步輕盈，洪凌波與楊過竟是絲毫沒有察覺，直至斯時，方始現身。

　　小龍女矍然而起，叫了聲：「師姊！」跟著便不住咳嗽。李莫愁冷冷的指著楊過道：「這人是誰？祖師婆婆遺訓，古墓中不准臭男子踏進一步，你幹麼容他在此？」小龍女猛烈咳嗽，無法答話。楊過擋在小龍女身前相護，朗聲道：「她是我姑姑，這□的事，不用你多管！」李莫愁冷笑道：「好傻蛋，真會裝蒜！」拂塵揮動，呼呼呼住了三招。這三招雖先後而發，卻似同時而到，正是古墓派武功的厲害招數，別派武學之士若不明忑中奧妙，一上手就給她系得筋斷骨折。楊過對這門功夫習練已熟，雖遠不及李莫愁功力深厚，仍是輕描淡寫的閃開了她三招混一的「三燕投林」。

　　李莫愁拂塵回收，暗暗吃驚，瞧他閃避的身法竟是本門武學，厲聲道：「師妹，這小賊是誰？」小龍女怕再嘔血，不敢高聲說話，低低的道：「過兒，拜見了大師伯。」楊過呸了一聲道：「這算什麼師伯？」小龍女道：「你俯耳過來，我有話說。」

　　楊過只道她要勸自己向李莫愁磕頭，心下不願，但仍是俯耳過去。小龍女聲細若蚊，輕輕道：「腳邊床角落□，有一塊突起的石板，你用力向左邊板，然後立即跳上床來。」李莫愁也當她是在囑咐徒兒向自己低頭求情，眼前一個身受重傷，一個是後輩小子，那□放在心上，自管琢磨怎生想個妙法，勒逼師妹獻出玉女心經。

　　楊過點點頭，朗聲道：「好，弟子拜見大師伯！」慢慢伸手到小龍女腳邊床邊□一摸，觸手處果有一塊突起的石板，當下用力板動，跟著躍上床去。只聽得軋軋幾響，石床突然下沉。李莫愁一驚，佑道古墓中到處都是機關，當年師父偏心，瞞過了自己，卻將運轉機關的法門盡數傳給師妹，立即搶上來向小龍女便抓。

　　此時小龍女全無抵禦之力，石床雖然下沉，但李莫愁見機奇快，出手迅捷之極，這一下竟要硬生生將她抓下床來。楊過大驚，奮力拍出一掌，將她手抓擊開，只覺眼前一黑，砰□兩響，石床已落入下層石室。室頂石塊自行推上，登時將小龍女師徒與李莫愁師徒四人一上一下的隔成兩截。

　　楊過朦朧中見室中似有桌椅之物，於是走向桌旁，取火摺點燃了桌上的半截殘燭。小龍女歎道：「我血行不足，難以運功治傷。但縱然身未受傷，咱師徒倆也鬥不過我師姊……」楊過聽到她「血行不足」四字，也不待她說完，提起左手，看準了腕上筋脈，狠命咬落，登時鮮血迸出。他將傷口放在小龍女嘴邊，鮮血便泊泊從她口中流入。

　　小龍女本來全身冰冷，熱血入肚，身上便微有暖意，但知此舉不妥，待要掙扎，楊過早已料到，伸指點了她腰間穴道，教她動彈不得。過不多時，傷口血凝，楊過又再咬破，然後再咬右腕，灌了幾次鮮血之後，楊過只感頭暈眼花，全身無力，這才坐直身子，解開她的穴道。小龍女對他凝視良久，不再說話，幽幽歎了口氣，自行練功。楊過見蠟燭行將燃盡，換上了一根新燭。

　　這一晚兩人各自用功。楊過是補養失血後的疲倦。小龍女服食楊過的鮮血後精神大振，兩個時辰後，自知性命算是保住了，睜開眼來，向他微微一笑。楊過見她雙頰本來慘白，此時忽然有兩片紅暈，有如白玉上抹了一層淡淡的胭脂，大喜道：「姑姑，你好啦。」小龍女點點頭。楊過欣喜異常，卻不知說什麼好。

　　小龍女道：「咱們到孫婆婆的屋□去，我有話跟你說。」楊過道：「你不累麼？」小龍女道：「不礙事。」伸手在石壁的機括上扳了幾下，石塊轉動，露出一道門來。此處的道路楊過亦已全不識得。小龍女領著他在黑暗中轉來轉去，到了孫婆婆屋中。

　　她點亮燭火，將楊過的衣服打成一個包裹，將自己的一對金絲手套也包在□面。楊過呆呆的望著她，奇道：「姑姑，你幹什麼？」小龍女不答，又將兩大瓶玉蜂漿放在包中。楊過喜道：「姑姑，咱們要出去了，是麼？那當真好得很。」

　　小龍女道：「你好好去罷，我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待我很好。」楊過大驚，問道：「姑姑你呢？」小龍女道：「我向師父立過誓，是終身不出此墓的。除非……除非……嗯，我不出去。」說著黯然搖頭。

　　楊過見她臉色嚴正，語氣堅定，顯是決計不容自己反駁，當下不敢再說，但此事實在重大，終於又鼓起勇氣道：「姑姑，你不去，我也不去。我陪著你。」小龍女道：「此時我師姊定是守住了出墓的要道，要逼我交出玉女心經。我功夫遠不如她，又受了傷，定然鬥她不過，是不是？」楊過道：「是。」小龍女道：「咱們留著的糧食，我看勉強也只吃得二十來天，再吃些蜂蜜什麼，最多支持一個月。一個月之後，那怎麼辦？」楊過一呆，道：「咱們強衝出去，雖然打不過師伯，卻也未必不能逃命。」小龍女搖頭道：「你若知道你師伯的武功脾氣，就知咱們決不能逃命。那時不但要慘受折辱，而且死時苦不堪言。」楊過道：「若是如此，我一個人更是難以逃出。」

　　小龍女搖頭道：「不！我去邀她相鬥，一路引她走入古墓深處，你就可乘機逃出。你出去之後，搬開墓左的大石，拔出□面的機括，就有兩塊萬斤巨石落下，永遠封住了墓門。」楊過愈聽愈驚，道：「姑姑，你會開動機括出來，是不是？」

　　小龍女搖頭道：「不是。當年王重陽起事抗金，圖謀大舉，這座石墓是他積貯錢糧兵器的大倉庫。是以機關重重，佈置周密，又在幕門口安下這兩塊萬斤巨石，稱為『斷龍石』。萬一義師末興，而金兵已得知風聲先行來攻，要是寡不敵眾，他就放下巨石，閉墓而終，攻入墓來的敵人也決計難以生還。因斷龍石既落之後，不能再啟。你知入墓甬道甚是狹窄，只容一人通行，就算進墓的敵人有千人之眾，卻也只能排成長長的一列，僅有當先的一人能摸到堵塞了墓門的巨石，一個人不論力氣多大，終究抬它不起。那老道如此安排，自是寧死不屈、又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意思。他抗金失敗後，獨居石墓，金主偵知他的所在，曾前後派了數十名高手來殺他，都被他或擒或殺，竟無一人得逃脫。後來金主暴斃，繼位的皇帝不知原委，便放過了他，因此這兩塊斷龍石始終不曾用過。王重陽讓出活死人墓時，將墓中一切機關盡數告知了祖師婆婆。」

　　楊過越聽越是心驚，垂淚道：「姑姑，我死活都要跟著你。」小龍女道：「你跟著我有什麼好？你說外面的世界好玩得很，你就出去玩罷。以你現下的功夫，全真教的臭道士們已不能跟你為難。你騙過洪凌波，比我聰明得多，以後也不用我來照料你了。」楊過奔上去抱住她，哭道：「姑姑，我若不能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會快活。」

　　小龍女本來冷傲絕情，說話斬釘截鐵，再無轉圜餘地，但此時不知怎的，聽了楊過這幾句話不禁胸中熱血沸騰，眼中一酸，忍不住要流下淚來。她大吃一驚，想起師父臨終時對她千叮萬囑的言語：「你所練功夫，乃是斷七情、絕六欲的上乘功夫，日後你若是為人流了眼淚，動了真情，不但武功大損，且有性命之憂，切記切記。」當下用力將楊過推開，冷冷的道：「我說什麼，你就得依我吩咐。」

　　楊過見她突然嚴峻，不敢再說。小龍女將包裹縛在他背上，從壁上摘下長劍，遞在他手中，厲聲道：「待會我叫你走，你立刻就走，一出墓門，立即放下巨石閉門。你師伯厲害無比，時機稍縱即逝，你聽不聽我話？」楊過哽咽著聲音道：「我聽話。」小龍女道：「你若不依言而行，我死於陰間，也是永遠恨你。走罷！」說著拉了楊過的手，開門而出。

　　楊過從前碰到她手，總是其寒如冰，但此時被她握住，卻覺她手掌一陣熱一陣冷，與平昔大異，只是心煎如沸，無暇去想此種小事，當下跟隨著她一路走出。行了一陣，小龍女摸著一塊石壁，低聲道：「她們就在□面，我一將師姊引開，你便從西北角傷門衝出。洪凌波若是追你，你就用玉蜂針傷她。」楊過心亂如麻，點頭答應。

　　玉蜂針是古墓派的獨門暗器，林朝英當年有兩件最厲害的暗器，一是冰魄銀針，另一就是玉蜂針。這玉蜂針乃是細如毛髮的金針，六成黃金、四成精鋼，以玉蜂尾刺上毒液□過，雖然細小，但因黃金沉重，擲出時仍可及遠。只是這暗器太過陰毒，林朝英自來極少使用，中年後武功出神入化，更加不須用此暗器。小龍女的師父因李莫愁不肯立誓永居古墓以承衣缽，傳了她冰魄銀針後，玉蜂針的功夫就沒傳授。

　　小龍女凝神片刻，按動石壁機括，軋軋聲響，石壁緩緩向左移開。她雙綢帶立即揮出，左攻李莫愁，右攻洪凌波，身隨帶進，去勢迅捷已極。這時李莫愁早已解開了洪凌波身上穴道，斥責了她幾句，正在推算墓中方位，想覓路出室，突見小龍女攻進，師徒倆都是一驚。李莫愁拂塵揮出，擋開了她綢帶。拂塵與綢帶都是至柔之物，以柔敵柔，但李莫愁功力遠勝，兩件兵器一交，小龍女的綢帶登時倒捲回來。

　　小龍女左帶回轉，右帶繼出，剎時間連進數招，兩條綢帶夭矯靈動。李莫愁又驚又怒：「師父果然好生偏心，她幾時傳過我這門功夫？」但自忖盡可抵敵得住，也不必便下殺手，一來玉女心經未得，若是殺了她，在這偌大石墓中實難尋找，二來也要瞧瞧師父究竟傳了她什麼厲害本事。

　　洪凌波向來自負精明強幹，不意今日折在一個少年手□，給他裝傻喬呆的作弄了半天，居然沒瞧出半點破綻，一直便在氣腦，眼見師父與師叔鬥得熱鬧，叱道：「傻蛋，你這臭小子心眼兒可壞得到了家。」雙手持劍，踏上半步，叫道：「瞧我削不削下你的鼻子來。」雙劍左刺右擊，嗤嗤嗤連進數招。楊過見她來勢凌厲，只得舉劍相擋。若在平時，他定要出言譏嘲，跟她再開開玩笑，但此時想起與小龍女分手在即，眼眶中滿蘊熱淚，望出來模糊一片，只是順手招架，殊無還擊之意。洪凌波遞了數劍，雖然傷他不得，但見他出手無力，只道他本領平常，更是自恨先前大意，竟不提防的給他點中了穴道。

　　李莫愁與師妹拆了十餘招，拂塵一翻，捲住了她左手綢帶，笑道：「師妹，瞧瞧你姊姊的本事。」手勁到處，綢帶登時斷為兩截。尋常便兵刃鬥毆，以刀劍震斷對方的刀劍已屬難能，拂塵和綢帶均是極柔軟之物，她居然能以剛勁震斷綢帶，比之震斷刀劍可就更難上十倍。李莫愁顯了這一手，臉上大有得色。

　　小龍女不動聲色，道：「你本事好便怎樣？」半截斷帶揚出，已裹住了她拂塵的絲線，右手綢帶□地飛去，捲住了拂塵木柄，一力向左，一力向右，拍的一聲，拂塵斷為兩截。這一手論功力遠比李莫愁適才震斷綢帶為淺，但出手奇快，運勁巧妙，卻也使李莫愁措手不及。她微微一驚，拋下拂塵柄，空手夾奪綢帶，直逼得小龍女連連倒退。

　　又拆了十餘招，小龍女已退到了東邊石壁之前，眼見身得已無退路，忽地反手在石壁上一抹，叫道：「過兒，快走！」喀喇一響，西北角露出一個洞穴。李莫愁大吃一驚，急忙轉身，要攔住楊過。小龍女拋下綢帶，撲上去雙掌連下殺手。李莫愁只得回身抵擋。小龍女喝道：「過兒，還不快走？」

　　楊過望著小龍女，知道此事已無可挽回，叫道：「姑姑，我去啦！」刷刷刷突進三劍，劍尖直指洪凌波面前。洪凌波一直見他劍招軟弱，那知驀地□劍勢陡強，危急中只得向後躍開。楊過彎腰衝出石門，回過頭來，要向小龍女再瞧最後一眼。

　　小龍女與師姊赤手對掌，雖在重傷之餘，但習了玉女心經後招數變幻，數十招內原可不落下風，但她見楊過的背影在洞口一幌，想到此後與他永遠不能再見，忽地胸口一熱，眼中發酸，似要流下淚來。她從來不動真情，今日卻兩番要哭，不禁大是驚懼。高手對掌，那容得有絲毫疏神？李莫愁見她一呆，立即乘隙而入，一把抓住她左手手腕的「會宗穴」，出腳勾去。小龍女站立不定，倒在地下。

　　楊過回頭過來，正見到小龍女被師姊勾倒，但見李莫愁撲上去要傷害師父，胸中熱血上湧，大叫：「別傷我姑姑！」又從石門中竄入，自後撲上，攔腰抱住了李莫愁。這一抱是各家招數之所無，卻是他情急之下胡打蠻來。李莫愁一心要拿師妹，竟未提防他去而復回，被他雙手牢牢抱住，一時竟掙扎不脫。

　　她雖出手殘暴，任性橫行，不為習俗所羈，但守身如玉，在江湖上闖蕩多年，仍是處女，陡然間被楊過牢牢抱住，但覺一般男子熱氣從背脊傳到心□，蕩心動魄，不由得全身酸軟，滿臉通紅，手臂上登時沒了力氣。小龍女乘機出手反扣她手腕脈門，可是洪凌波的劍尖卻也指到了楊過背心。

　　小龍女仰臥在地，眼見劍到，當即向左滾動，將楊過與李莫愁同時帶在一旁，洪凌波這一劍便刺了個空。小龍女躍起身來，喝道：「過兒，快出去！」

　　楊過牢牢抱住李莫愁的腰，叫道：「姑姑，你快出去！我抱著她，她走不了。」這瞬息之間，李莫愁已連轉了十幾次念頭，知道事勢危急，生死只間一發，然而被他抱在懷中，卻是心魂俱醉，快美難言，竟然不想掙扎。

　　小龍女好生奇怪：「師姊如此武功，怎麼竟會被過兒制得動彈不得？難道是穴道給扣住了？」見洪凌波左手劍又向楊過刺去，當即伸出雙指在她右手劍的平面劍刃上推去，那劍斗地跳起，碰向她左手長劍。噹的一聲，洪凌波雙手虎口發麻，兩柄長劍同時落地，嚇了一跳，向後躍開。

　　這雙劍相交，迸出幾星火花，就在這火花的一下閃爍之中，李莫愁覺到師妹瞧向自己的眼光中露出奇異之色，不禁大羞，罵道：「臭小子，你作死麼？」雙臂運勁掙卸，脫出了楊過的懷抱，跳起身來，隨即發掌向小龍女拍去。

　　小龍女正注視著楊過的動靜，突覺李莫愁掌到，不及以招數化解，只得還掌擋架，但覺師姊掌力沉厚，被她震得胸口隱隱作痛，見楊過爬起後仍來相助自己，喝道：「過兒，你當真不聽我的話，是不是？」楊過道：「你什麼話都聽，就是這一句不聽。好姑姑，我跟你死活都在一起。」小龍女聽他說得誠摯，心中又動真情，眼見李莫愁又是揮掌拍來，自知此刻功力大損，這一掌萬萬接她不得，當下低頭旁竄，抓起楊過，從石門中奔了出去。

　　李莫愁如影隨形，伸手向她背心抓去，叫道：「別走！」小龍女回手一揚，十餘枚玉蜂針擲了過去。李莫愁驀地聞到一股蜜糖的甜香，知道暗器厲害，大駭之下，急忙挺腰向後摔出，撞正洪凌波身上，兩人一齊跌倒。

　　但聽得叮叮叮極輕微的幾響，幾枚玉蜂針都打在石壁之上，接著又是軋軋兩聲，卻是小龍女帶著楊過逃出石室，開動機關，又將室門堵住了。

## 第07回　重陽遺刻

　　楊過隨著小龍女穿越甬道，奔出古墓，大喜無已，在星光下吸了幾口氣，道：「姑姑，我去放下斷龍石，將兩個壞女子悶死在墓□。」說著便要去找尋機關。小龍女搖搖頭，道：「且慢，等我先回進去。」楊過一驚，忙問：「為什麼？」小龍女道：「師父囑咐我好好看守此墓，決不能讓旁人佔了去。」

　　楊過道：「咱們封住墓門，她們就活不成。」小龍女道：「可是我也回不進去啦。師父的話我永遠不敢違抗。可不像你！」說著瞪了他一眼。楊過胸口熱血上湧，伸手挽住她手臂，道：「姑姑，我聽你的話就是。」小龍女克制心神，生怕激動，一句話也不敢多說，摔脫了他手，走進墓門，道：「你放石罷！」說著背脊向外，只怕自己終於變卦，更不回頭瞧他一眼。

　　楊過心意已決，深深吸了口氣，胸臆間儘是花香與草木的清新之氣，抬頭上望，但見滿天繁星，閃爍不已，暗道：「這是我最後一次瞧見天星了。」奔到墓碑左側，依著小龍女先前指點，運勁搬開巨石，困然下面有一塊圓圓的石子，當下抓住圓石，用力一拉。圓石離開原位後露出一孔，一股細沙迅速異常的從孔中向外流出，墓門上邊兩塊巨石便慢慢落下。這兩塊斷龍石重逾萬斤，當年王重陽構□此墓之時，合百餘人之力方始安裝完成，此時將墓門堵死，李莫愁、小龍女、洪凌波三人武功再高，也決不能生出此墓了。

　　小龍女聽到巨石下落之聲，忍不住淚流滿面，回過頭來。楊過待巨石落到離地約有二尺之時，突然一招「玉女投梭」，身子如箭一般從這二尺空隙中竄了進去。小龍女一聲驚叫，楊過已站直身子，笑道：「姑姑，你再也趕我不出去啦。」一言甫畢，騰騰兩聲猛響，兩塊巨石已然著地。

　　小龍女驚喜交集，淚動過度，險些又要暈去，倚靠在石壁之上，只是喘氣，過了良久，才道：「好罷，咱兩個便死在一起。」牽著楊過的手，走向內室。

　　李莫愁師徒正在四周找尋機關，東敲西打，茫無頭緒，實是焦急萬狀，突見二人重又現身，不由得喜出望外。子莫愁身形一幌，搶到小龍女與楊過身後，先擋住了二人退路。小龍女冷冷的道：「師姊，我帶你去一個地方。」李莫愁遲疑不答，心道：「這墓中到處都是機關，莫要著了她的道兒。她若是要使甚手腳，我可是防不勝防。」小龍女道：「我帶你去拜見師父靈柩，你不願去也就罷了。」李莫愁道：「你可不能憑師父之名來騙我。」小龍女微微冷笑，也不答話，逕向門口走去。李莫愁見她言語舉止之中自有一股威儀，似乎令人違抗不得，當下師徒兩人跟隨在後，只是步步提防，不敢有絲毫怠忽。小龍女攜著楊過之手前行，也不怕師姊在後暗算，帶著她們進了放石棺的靈室。

　　李莫愁從未來過此處，念及先師教養之恩，心中微覺傷感，但隨即想起師父偏心，哀戚之念立時轉為憤怒，竟不向師父靈柩磕拜，怒道：「我們師徒之間早已情斷義絕，你帶我來作甚？」小龍女淡淡的道：「這□還空著兩具石棺，一具是你用的，一具是我用的。我就這麼跟你說一聲，你愛那一具可以任揀。」說著伸手向兩具石棺一指。

　　李莫愁大怒，喝道：「你膽敢恁地消遣我？」語歇招出，發掌擊向小龍女胸前。那知小龍女眼見掌到，竟不還手。李莫愁一怔，心道：「這一掌可莫劈死了她。」掌綠離她胸口數寸，硬生生的收了轉來。小龍女心平氣和的道：「師姊，墓門的斷龍石已經放不啦！」

　　李莫愁臉色立時慘白，墓中諸般機關她雖不盡曉，卻知「斷龍石」是閉塞墓門的最厲害殺著，當年師父曾遇大敵，險些不能抵禦，幾乎要放「斷龍石」將敵人擋在外面，後來終於連使冰魄銀針和玉鋒針傷了強敵。不料師妹竟將自己閉在墓內，驚惶之下，顫聲道：「你另有出去的法子，是不是？」

　　小龍女淡然道：「斷龍石一閉，墓門再不能開，你難道不知？」李莫愁伸臂揪住她胸口衣襟，厲聲道：「你騙人！」小龍女仍是不動聲色，說道：「師父留下的玉女心經就在那邊，你要看，只管去看好啦。我和過兒在這兒，你要殺，儘管下手。但你想生離古墓，我瞧是不成的啦！」

　　李莫愁抓住小龍女胸口的手慢慢鬆開，凝神瞪視，但見她一副漫不在乎的神氣，知她並非說謊，隨即念頭一轉，道：「也好，我先殺了你師徒倆！」揮掌擊向她面門。楊過閃身而上，擋住小龍女身前，叫道：「你先殺我罷！」李莫愁手掌下沉，轉到了小龍女胸口，留勁不發，惡狠狠的瞧著楊過，說道：「你這般護著她，就是為她死了也是心甘，是不是？」楊過朗聲道：「正是！」李莫愁左手斜出，將楊過腰中長劍搶在手□，指住他的咽喉，厲聲道：「我只要殺一個人。你再說一遍，你死還是她死？」楊過不答，只是朝著小龍女一笑。此時二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論李莫愁施何殺手，也都不放在心上。

　　李莫愁長歎一聲，說道：「師妹，你的誓言破了，你可下山去啦。」

　　古墓派祖師林朝英當年苦戀王重陽，終於好事難諧。她傷心之餘，立下門規，凡是得她衣缽真傳之人，必須發誓一世居於古墓，終身不下終南山，但若有一個男子心甘情願的為她而死，這誓言就算破了。不過此事決不能事先讓那男子得知。只因林朝英認定天下的男子無不寡恩薄情，王重陽英雄俠義，尚自如此，何況旁人？決無一個能心甘情願為心愛的女子而死，若是真有此人，那麼她後代弟子跟他下山也自不枉了。李莫愁比小龍女早入師門，原該承受衣缽，但她不肯立那終身不下山之誓，是以後來反由小龍女得了真傳。

　　此時李莫愁見楊過這般誠心對待小龍女，不由得又是羨慕，又是惱恨，想起陸展元對自己的負心薄倖，雙眉揚起，叫道：「師妹，你當真有福氣。」長劍疾向楊過喉頭刺去。小龍女見她真下毒手，事到臨頭，卻也不由得不救，左手揮動，十餘枚玉鋒針擲了過去。

　　李莫愁雙足一點，身子躍起，避開毒針。小龍女已拉了楊過奔向門口，回頭說道：「師姊，我誓言破也好，石破也好，咱們四個命中是要在這墓中同歸於盡。我不願再見你面，咱們各死各的罷。」伸手在壁角一按，石門落下，又將四人隔開。

　　小龍女心情激動，一時難以舉步。楊過扶著她到孫婆婆房中休息，倒了兩杯玉蜂漿，服侍她喝了一杯，自己也喝了一杯。小龍女幽幽的歎了口氣，道：「過兒，你為什麼甘願為我死？」楊過道：「天下就只你待我好，我怎麼不肯為你死？」小龍女不語，隔了半晌，才道：「早知這樣，咱們也不用回進墓來陪她們一起死啦。不過，若不回來，不知你甘願為我而死，我這誓言也不能算破。」楊過道：「咱們想法子出去，好不好？」小龍女道：「你不知道古墓的構□多妙，咱們是不能再出去啦。」楊過歎了口氣。

　　小龍女道：「你後悔了，是不是？」楊過道：「不，在這□我是跟你在一起，外邊世界上又沒疼我的人。」小龍女以前不許他說「你疼我什麼」，楊過自後就一直不提，這時她心情己變，聽了不禁大有溫暖之感，問道：「那你幹麼又歎氣了？」楊過道：「我想若是咱倆一塊兒下山，天下好玩的事真多，有你和我在一起，當真是快活不過。」

　　小龍女自嬰兒之時即在古墓之中長大，向來心如止水，師父與孫婆婆從來不跟她說外界之事，她自然無從想像，此時給楊過一提，不由心事如潮，但覺胸口熱血一陣陣的上湧，待欲運氣克制，總是不能平靜，不禁暗暗驚異，自覺生平從未經歷此境，想必是重傷之後，功力難復。她卻不知以靜功壓抑七情六慾，原是逆天行事，並非情慾就此消除，只是嚴加克制而已。她此時已年過二十，突遭危難，卻有一個少年男子甘心為她而死，自不免激動真情，有如堤防潰決，諸般念頭紛至沓來。

　　她坐在床上運了一會功，但覺浮躁無已，當下在室中走來走去，卻越走越是鬱悶，當下腳步加快，奔跑起來。楊過見她雙頰潮紅，神情激動，自與她相識以來從未見她如此，不禁大是駭異。小龍女奔了一陣，重又坐到床上，向楊過望去，但見他臉上滿是關切之情，心中忽然一動：「反正我就要死了，他也要死了。咱們還分什麼師徒姑侄？若是他來抱我，我決不會推開，便讓他緊緊的抱著我。」

　　楊過見她眼波流動，胸口不住起伏喘氣，只道她傷勢又發，急道：「姑姑，你怎麼啦？」小龍女柔聲道：「過兒，你過來。」楊過依言走到床邊，小龍女握住他手，輕輕在自己臉上撫摸，低聲道：「過兒，你喜不喜歡我？」楊過只怠她臉上燙熱如火，心中大急，顫聲道：「你胸口好痛麼？」小龍女微笑道：「不，我心□舒服得很。過兒，我快死啦，你跟我說，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歡我？」楊過道：「當然啦，這世上就只你是我的親人。」小龍女道：「要是另外有個女子，也像我這樣待你，你會不會也待她好。」楊過道：「誰待我好，我也待她好。」他此言一出，突覺小龍女握著他的手顫了幾顫，登時變得冰冷，抬起頭來，見她本來暈紅嬌□的俏臉忽又回復了一向的蒼白。

　　楊過驚道：「我說錯了麼？」小龍女道：「你若要再去喜歡世上別的女子，那還是別喜歡我的好。」楊過笑道：「咱們沒幾天就要死啦，我還去喜歡什麼別的女子？難道我會去待李莫愁和她那個徒兒很好嗎？」

　　小龍女嫣然一笑，道：「我當真糊塗啦。不過我還是愛聽你親口發一個誓。」楊過道：「發什麼誓？」小龍女道：「我要你說，你今後心中就只有我一個兒，若是有了別個女子，就得給我殺死。」

　　楊過笑道：「莫說我永遠不會，要是我當真不好，不聽你話，你殺我也是該的。」於是依言發誓道：「弟子楊過，這一生一世，心中就只有姑姑一個，倘若日後變了心，不用姑姑來殺，只要一見姑姑的臉，弟子就親手自殺。」小龍女很是開心，歎道：「你說得很好，這麼我就放心啦。」緊緊握著他手不放。楊過但覺陣陣溫熱從她手上傳來。

　　小龍女道：「過兒，我真是不好。」楊過忙道：「不，你一直都好。」小龍女搖頭道：「我以前對你很凶，起初要趕你出去，幸虧孫婆婆留住了你。要是我不趕走你，孫婆婆也不會死啊！」說到這□，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她自五歲開始練功，就不再流淚，這時重又哭泣，心神大震，全身骨節格格作響，似覺功勁內力正在離身而去。楊過大駭，只叫：「你……姑姑，你怎麼了？覺得怎樣？」

　　就在這當口，忽然軋軋聲響，石門推開，李莫愁與洪凌波走了進來。原來李莫愁心想斷龍石已下，左右是個死，也不再顧忌墓中到處伏有厲害機關，鼓勇前闖，竟被她連過幾間石室，到了孫婆婆房□。她暗自慶幸，只道此番運氣奇佳，竟沒觸發機關受困，卻沒想到墓中機關原為抵擋大隊金兵而設，皆是巨石所構，粗大笨重，須有人操縱方能抗敵，小龍女既不施暗算，諸般機關自也全無動靜。

　　楊過立即搶過，擋在小龍女身前。李莫愁道：「你讓開，我有話跟師妹說。」楊過防她使詐傷害師父，不肯離開，道：「你說便是。」李莫愁瞪眼向他望了一陣，歎道：「似你這般男子，當真是天下少有。」小龍女忽地站起，問道：「師姊，你說他怎麼啦，好還是不好？」李莫愁道：「師妹，你從未下過山，不知世上人心險惡，似他這等情深義重之人，普天下再難找出第二個來。」她在情場中傷透了心，悲憤之餘，不免過甚其辭，把普天下所有真情的男子都抹殺了。

　　小龍女極是喜慰，低聲道：「那麼，有他陪著我一起死，也自不枉了這一生。」李莫愁道：「師妹，他到底是你什麼人？你已嫁了他麼？」小龍女道：「不，他是我徒兒。他說待他很好。但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李莫愁大是奇怪，搖頭道：「師妹，我瞧瞧你的手臂。」伸出左手輕輕握住小龍女的手，右手捋起她衣袖，但見雪白的肌膚上殷紅一點，正是師父所點的守宮砂。李莫愁暗暗欽佩：「這二人在古墓中耳鬢□磨，居然能守之以禮，她仍是個冰清玉潔的處女。」當下捲起自己衣袖，一點守宮砂也是嬌□欲滴，兩條白臂傍在一起，煞是動人，不過自己是無可奈何才守身完貞，師妹卻是有人心甘情願的為她而死，幸與不幸，大相逕庭，想到此處，不禁長長歎了口氣，放開了小龍女的手。

　　小龍女道：「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李莫愁本意要羞辱她一番，說她勾引男子，敗壞師門，想激得她於慚怒交迸之際無意中透露出墓的機關，但此時已無言可說，沉吟片刻，又有了主意，說道：「師妹，我是來向你陪不是啦。」小龍女大出意外，她素知這位師姊心高氣傲，決不肯向人低頭，這句話不知是何用意，當下淡淡的道：「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各行其是，那也不用陪什麼不是。」李莫愁道：「師妹，你聽我說，我們做女子的，一生最有福氣之事，乃是有一個真心的郎君。古人有言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做姊姊的命苦，那是不用說了。這少年待你這麼好，你實是什麼都不欠缺的了。」小龍女微微一笑，道：「我確是很開心啊。他永遠不會對我負心的，我知道。」

　　李莫愁心中一酸，接著道：「那你該當下山去好好快活一番才是啊。花花世界，你二人雙宿雙飛，賞心樂事，當真無窮無盡。」小龍女抬走頭來，出了一會神，輕輕道：「是啊，可惜現下已經遲了。」李莫愁道：「為什麼？」小龍女道：「斷龍石已經放下，縱然師父復生，咱們也不能再出去了。」李莫愁低聲下氣，費了一番唇舌，原盼引起她求生之念，憑著她對古墓地形的熟習，找尋一條生路，那知到頭來仍然無望，急怒之下，不由得殺意驟生，手腕微翻，舉掌往她頭頂擊落。

　　楊過在旁怔怔的聽著她二人對答，驀見李莫愁忽施殺手，慌亂中自然而然的蹲下身子，閣的一聲大叫，雙掌推出，使出了歐陽鋒所授的蛤蟆功。這是他幼時所學功夫，自住古墓後從來沒有練過，但深印腦海之中，於最危急時不思自出。李莫愁這一掌將落未落，突覺一股凌厲之極的掌風從旁壓到，急忙回掌向下擋架。楊過在古墓中修習兩年，內力已強，雖跟蛤蟆功全不相干，這一推之力卻也已大非昔比，砰的一聲，竟將李莫愁推得向後飛出，在石壁上重重一撞，只感背脊劇痛。

　　李莫愁大怒，雙掌互擦，斗室中登時腥臭瀰漫，中人欲嘔。小龍女知道楊過適才這一擊只是僥倖得手，師姊真正厲害的「赤練神掌」功夫施展出來，合自己與楊過二人之力也是抵擋不住，當即拉著楊過手臂，閃身穿出室門。

　　李莫愁揮掌拍出，那知手掌尚在半空，左頰上忽地吃了一記耳光，雖然不痛，聲音卻甚清脆，但聽小龍女叫道：「你想學玉女心經的功夫，這就是了！」李莫愁只一怔間，右頰上又中了一掌。她素知師父「玉女心經」的武功厲害之極，此時但見小龍女出手快捷無比，而手掌之來又是變幻無方，明明是本門武功路子，偏生自己全然不解其中奧妙，自是玉女心經功夫無疑，心中立時怯了，眼睜睜望著師妹攜同楊過走入另室，關上了室門。她兀自撫著臉頰，暗道：「總算她手下留情，若是這兩掌中使了勁力，我這條命還在麼？」卻不知小龍女這門功夫尚未練成，掌法雖然精妙，掌力卻不能傷人。

　　楊過見師父乾淨利落的打了李莫愁兩下耳光，大是高興，道：「姑姑，這心經的功夫，李莫愁便敵不過……」一言未畢，忽見小龍女顫抖不止，似乎難以自制，驚叫：「姑姑，你怎麼……你……」小龍女顫聲道：「我……我好冷……」適才她擊出這兩掌，雖然發勁極輕，使的卻是巾家真力，重傷後元功未復，這一牽動實是受損不小。她一生在寒玉床上練功，原是至寒的底子，此時制力一去，猶如身墮萬仞玄冰之中，奇冷徹骨，牙齒不住打戰。楊過急得只叫：「怎麼辦？」情急之下，將她緊緊摟在懷中，欲以自身的熱氣助她抗寒，只抱了一會，但覺小龍女身子越來越冷，漸漸自己也抵擋不住。

　　小龍女自覺內力在一點一滴的不斷消失，說道：「過兒，我是不成的啦，你……你抱我到……到那放石棺的地方去。」楊過一陣傷心欲絕，說不出話來，但隨即想起，反正大家已沒幾天好活，這時陪她一起死了也是一樣，於是快快活活的道：「好。」抱著她走到放石棺的室中，將她放在一具石棺的蓋上，點燃了蠟燭。燭光映照之下，石棺厚重，更顯得小龍女柔纖弱。

　　小龍女道：「你推開這……這具石棺的蓋兒，把我放進去。」楊過道：「好！」小龍女察覺他語音中並無傷感之意，微覺奇怪。楊過推開棺蓋，抱起她輕輕放入，隨即躍進棺中，和她並頭臥倒。兩人擠在一起，已無轉側餘地。

　　小龍女又是歡喜，又是奇怪，問道：「你幹什麼？」楊過道：「我自然跟你在一起。讓那兩個壤女人睡那口石棺。」小龍女長長歎了口氣，心中十分平安，身上寒意便已不如先前厲害，轉眼向楊過瞧去，只見他目光也正凝視著自己。她偎依在楊過身上，心頭一陣火熱，只盼他伸臂來摟抱自己，但楊過兩條手臂伸直了，規規矩矩的放在他自己大腿之上，似乎惟恐碰到了她身子。

　　小龍女微感害羞，臉上一紅，轉過了頭不敢再去瞧他，心頭迷亂了半晌，忽然見到棺蓋內側似乎寫得有字，凝目瞧去，果見是十六個大字：

　　「玉女心經，技壓全真。重陽一生，不弱於人。」

　　這十六個字以濃墨所書，筆力蒼勁，字體甚大。其時棺蓋只推開了一半，但斜眼看去，仍是清清楚楚。小龍女「咦」的一聲，道：「那是什麼意思？」楊過順著她目光瞧去，見到那十六個大字，微一沉吟，說道：「是王重陽寫的？」小龍女道：「好像是他寫的。他似說咱們的玉女心經雖然勝得過全真派武功，然而他自己卻並不弱於咱們祖師婆婆，是不是？」楊過笑道：「這牛鼻子老道吹牛。」小龍女再看那十六個字時，只見其後還寫得有許多小字，只是字體既小，又是在棺蓋的彼端，她睡在這一頭卻已難以辨認，說道：「過兒，你出去。」楊過搖頭道：「我不出去。」小龍女微笑道：「你先出去一會兒，待會再進來陪我。」楊過這才爬出石棺。

　　小龍女坐起身來，要楊過遞過燭台，轉身到彼端臥倒，觀看小字。此時看來，這此小字都已顛倒，她逐一慢慢讀去，連讀了兩遍，忽感手上無力，燭台一幌，跌在胸前。楊過忙伸手搶起，扶她出了石棺，問道：「怎麼？那些字寫的是什麼？」

　　小龍女臉色異樣，定神片刻，才歎了口氣道：「原來祖師婆婆死後，王重陽又來過古墓。」楊過道：「他來幹麼？」小龍女道：「他來弔祭祖師婆婆。他見到石室頂上祖師婆婆留下的玉女心經，竟把全真派所有的武功盡數破去。他便在這石棺的蓋底留字說道，咱們祖師婆婆所破去的，不過是全真派的粗淺武功而已，但較之最上乘的全真功夫，玉女心經又何足道哉？」

　　楊過「呸」了一聲道：「反正祖師婆婆已經過世，他愛怎麼說都行。」小龍女道：「他在留言中又道：他在另一間石室中留下破解玉女心經之法，後人有緣，一觀便知。」楊過好奇心起，道：「姑姑，咱們瞧瞧去。」小龍女道：「王重陽的遺言中說道，那間石室是在此室之下。我在這□一輩子，卻不知尚有這間石室。」楊過央求道：「姑姑，咱們想法子下去瞧瞧。」

　　此時小龍女對他已不若往時嚴厲，雖然身子疲倦，仍覺還是順著他的好，微微一笑，說道：「好罷！」在室中巡視沉思，最後向適才睡臥過的石棺內注視片刻，道：「原來這具石棺也是王重陽留下的。棺底可以掀開。」

　　楊過大喜，道：「啊，我知道啦，那是通向石室的門兒。」當即躍入棺中，四下摸索，果然摸到個可容一手的凹處，於是緊緊握住了向上一提，卻是紋絲不動。小龍女道：「先朝左轉動，再向上提。」楊過依言轉而後提，只聽喀喇一響，棺底石板應手而起，大喜叫道：「行啦！」小龍女道：「且莫忙，待洞中穢氣出盡後再進去。」

　　楊過坐立不安，過了一會，道：「姑姑，行了嗎？」小龍女歎道：「似你這般急性兒，也真難為你陪了我這幾年。」緩緩站起，拿了燭台，與他從石棺底走入，下面是一排石級，石級盡處是條短短甬道，再轉了個彎，果然走進了一間石室。

　　室中也無特異之處，兩人不約而同的抬頭仰望，但見室頂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跡符號，最右處寫著四個大字：「九陰真經」。

　　兩人都不知九陰真經中所載實乃武學最高的境界，看了一會，但覺奧妙難解。小龍女道：「就算這功夫當真厲害無比，於咱們也是全無用處了。」

　　楊過歎了口氣，正欲低頭不看，一瞥之間，突見室頂西南角繪著一幅圖，似與武功無關，凝神細看，倒像是幅地圖，問道：「那是什麼？」小龍女順著他手指瞧去，只看了片刻，全身登時便如僵住了，再也不動。

　　過了良久，她兀自猶如石像一般，凝望著那幅圖出神。楊過害怕起來，拉拉她衣袖，問道：「姑姑，怎麼啦？」小龍女「嗯」的一聲，忽然伏在他胸口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楊過柔聲道：「你身上又痛了，是不是？」小龍女道：「不，不是。」隔了半晌，才道：「咱們可以出去啦。」楊過大喜，一躍而起，大叫：「當真？」小龍女點了點頭，輕聲道：「那幅圖畫，繪的是出墓的秘道。」她熟知墓中地形，是以一見便明白此圖含義。

　　楊過歡喜無已，道：「妙極了！那你幹麼哭啊？」小龍女含著眼淚，嫣然笑道：「我以前從來不怕死，反正一生一世是在這墓中，早些死、晚些死又有什麼分別？可是，可是這幾天啊，我老是想到，我要到外面去瞧瞧。過兒，我又是害怕，又是歡喜。」

　　楊過拉著她手，說道：「姑姑，你和我一起出去，我採花兒給你戴，捉蟋蟀給你玩，好不好？」他雖然長大了，但所想到的有趣之事，還是兒時的那些玩意。小龍女從來沒與人玩過，聽他興高采烈的說著，也就靜靜的傾聽，心中雖想：「還是盡快出去的好」，但身子酸軟無力，又實是不想離開古墓，過了好一會，終於支持不住，慢慢靠向楊過肩頭。楊過說了一會，不聽她回答，轉過頭來，只見她雙眼微閉，呼吸細微，竟自沉沉睡去了。他心中一暢，倦困暗生，迷糊之間竟也入了睡鄉。

　　過了不知多少時候，突然腰間一酸，腰後「中樞穴」上被人點了一指。他一驚而醒，待要躍起抵禦，後頸已被人施擒拿手牢牢抓住，登時動彈不得，側過頭來，但見李莫愁師徒笑吟吟的站在身旁，師父也已被點中了穴道。原來楊、龍兩人殊無江湖上應敵防身的經歷，喜悅之餘，竟沒想到要回上去安上棺底石板，卻被李莫愁發現了這地下石室，偷襲成功。

　　李莫愁冷笑道：「好啊，這□竟還有一個如此舒服的所在，兩個娃兒躲了起來享福。師妹，你倒用心推詳推詳，說不定會有一條出墓的道路。」小龍女道：「我就算知道，也不會跟你說。」李莫愁本來深信她先前所說並無虛假，斷龍石既已放下，更無出墓之望，但她剛才說這兩句話的語氣神情，顯然是知道出墓的法子。李莫愁一聽之下，不由得喜從天降，說道：「好師妹，你帶我們出去，從此我不再跟你為難便了。」小龍女道：「你們自己進來，便自己想法子出去，為什麼要我帶領你們？」

　　李莫愁素知這個師妹倔強執拗，即令師父在日，也常容讓她三分，用強脅迫九成無效，但當此生死關頭，不管怎麼也都要逼一逼了，於是伸指在兩人頸下「天突穴」上重重一點，又在兩人股腹之間的「五樞穴」上點了一指。那「天突穴」是人身陰維、任脈之會，「五樞穴」是足少陽帶脈之會，李莫愁使的是古墓派秘傳點穴手法，料知兩人不久便週身麻□難當，非吐露秘密不可。

　　小龍女閉上了眼，渾不理會。楊過道：「若是我姑姑知道出路，咱們幹麼不逃出去，卻還留在這兒？」李莫愁笑道：「她剛才話中已露了口風，再也賴不了啦。她自然知道這古墓另有秘密出口，等你們養足了精神，當然便出去了。師妹，你到底說是不說？」小龍女輕輕的道：「你到了外面，也不過是想法子去殺人害人，出去又有什麼好？」

　　李莫愁抱膝坐在一旁，笑吟吟的不語。過了一會，楊過已先抵受不住，叫道：「喂，李莫愁，祖師婆婆傳下這手點穴法來，是叫你對付敵人呢還是欺侮自己人？你用來害自己師妹，可對得住祖師婆婆麼？」李莫愁微笑道：「你叫我李莫愁，咱們早就不是自己人了。」

　　楊過在小龍女耳邊低聲道：「你千萬別說出墓的秘密，李莫愁若不知道，始終不會殺死我們，等得她一知出路，立刻就下毒手了。」小龍女道：「啊，你說得對，我倒沒想到。我本來就只是偏偏不肯跟她說。」此時她臥倒在地，睜眼便見到室頂的地圖，心想：「這地圖若給師姊發現，那可糟了。我眼光決不能瞧向地圖。」

　　當年王重陽得知林朝英在活死人墓中逝世，想起她一生對自己情癡，這番恩情實是非同小可，此時人鬼殊途，心中傷痛實難自已，於是悄悄從密道進墓，避開她的丫鬟弟子，對這位江湖舊侶的遺容熟視良久，仰住聲息痛哭了一場，這才巡視自己昔時所建的這座石墓，見到了林朝英所繪自己背立的畫像，又見到兩間石室頂上她的遺刻。但見玉女心經中所述武功精微奧妙，每一招都是全真武功的剋星，不由得臉如死灰，當即退了出來。

　　他獨入深山，結了一間茅廬，一連三年足不出山，精研這玉女心經的破法，雖然小處也有成就，但始終組不成一套包蘊內外、融會貫串的武學。心灰之下，對林朝英的聰明才智更是佩服，甘拜下風，不再鑽研。十餘年後華山論劍，奪得武學奇書九陰真經。他決意不練經中功夫，但為好奇心所驅使，禁不住翻閱一遍。

　　他武功當時已是天下第一，九陰真經中所載的諸般秘奧精義，一經過目，思索上十餘日，即已全盤豁然領悟，當下仰天長笑，回到活死人墓，在全墓最隱秘的地下石室頂上刻下九陰真經的要旨，並一一指出破除玉女心經之法。他看了古墓的情景，料想那幾具空棺將來是林朝英的弟子所用。她們多半是臨終時自行入棺等死，其時自當能得知全真派祖師一生不輸於人。於是在那具本來留作己用的空棺蓋底寫下了十六字，好教林朝英後人於臨終之際，得知全真教創教祖師的武學，實非玉女心經所能克制。

　　這只是他一念好勝，卻非有意要將九陰真經□漏於世，料想待得林朝英的弟子見到九陰真經之時，也已奄奄一息，只能將這秘密帶入地下了。

　　王重陽與林朝英均是武學奇才，原是一對天造地設的佳偶。二人之間，既無或男或女的第三者引起情海波瀾，亦無親友師弟間的仇怨糾葛。王重陽先前尚因專心起義抗金大事，無暇顧及兒女私情，但義師毀敗、枯居古墓，林朝英前來相慰，柔情高義，感人實深，其時已無好事不諧之理，卻仍是落得情天長恨，一個出家做了黃冠，一個在石墓中鬱鬱以終。此中原由，丘處機等弟子固然不知，甚而王林兩人自己亦是難以解說，惟有歸之於「無緣」二字而已。卻不知無緣系「果」而非「因」，二人武功既高，自負益甚，每當情苗漸茁，談論武學時的爭競便隨伴而生，始終互不相下，兩人一直至死，爭競之心始終不消。林朝英創出了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經，而王重陽不甘服輸，又將九陰真經刻在墓中。只是他自思玉女心經為林朝英自創，自己卻依傍前人的遺書，相較之下，實遜一籌，此後深自謙抑，常常告誡弟子以容讓自克、虛懷養晦之道。

　　至於室頂秘密地圖，卻是當石墓建造之初即已刻上，原是為防石墓為金兵長期圍困，得以從秘道脫身。這條秘道卻連林朝英也不知悉。林朝英只道一放下「斷龍石」，即與敵人同歸於盡，卻沒想到王重陽建造石墓之時，正謀大舉以圖規復中原，滿腔雄心壯志，豈肯一敗之下便自處於絕地？後來王重陽讓出石墓之時，深恐林朝英譏其預留逃命退步，失了慷慨男兒的氣概，是以並不告知，卻也是出於一念好勝。

　　小龍女不敢去看地圖，眼光只望著另一個角落，突然之間，「解穴秘訣」四個小字有如電光般閃入眼中。她心中一凜，將秘訣仔細看了幾遍，一時大喜過望，若不是素有自制，幾乎便叫了出來。秘訣中講明自通穴道之法，若是修習內功時走火，穴道閉塞，即可以此法自行打通。本來若有人練到九陰真經，武功必已到了一流境界，絕少再會給人點中穴道，這秘訣原本用以對付自身內心所起的魔頭。但在小龍女此時處境，卻是救命的妙訣。

　　她轉念又想：「我縱然通了穴道，但打不過師姊，仍是無用。」當即細看室頂經文，要找一門即知即用的武功，一出手就將李莫愁制住，但約略瞥去，每一項皆是艱深繁複，料想就算是最易的功夫，也須數十日方能練成，卻又不敢多看，生恐李莫愁順著自己目光抬頭仰望，即便發見室頂地圖與九陰真經。耳聽得楊過大呼小叫，不住與李莫愁鬥口，幸得如此，這個向來細心的師姊才沒留心自己的眼光，突然間心念一動，想到了計策，抬頭將九陰真經中「解穴秘訣」與「閉氣秘訣」兩項默念一遍，俯嘴在楊過耳邊，輕輕教給了他。

　　楊過登時便即領會。小龍女輕聲道：「先解穴道。」楊過生怕李莫愁師徒發覺，口中大聲呻吟，不斷胡言亂語，叫道：「啊喲，李師伯，你下手實在太也狠毒，對不住祖師婆婆，更對不住祖師婆婆的婆婆，婆婆的太婆……」

　　兩人依著王重陽遺篇中所示的「解穴秘訣」默運玄功，兩人內功本有根柢，片刻間已將身上被點的兩處穴道解開。兩人外表一無動靜，但李莫愁還是立即察覺有異，喝道：「幹什麼？」縱身過來。

　　小龍女躍起身來，反手出掌，在她肩頭輕輕一拍，正是玉女心經中的上乘武功。李莫愁萬料不到她竟能自解穴道，大驚之下，急忙後躍。小龍女道：「師姊，你想不想出去？」

　　李莫愁一聽大喜，她自負武功高強，才智更是罕逢匹敵，此時竟被一個從未見過世面的小師妹玩弄於掌股之上，不由得憤恚異常，但想且當忍一時之氣，先求出墓，再治她不遲，她雖有幾下怪招，但著身無力，這時已覺到似乎並非她手下容情，而實是內勁不足，沒什麼了不起，當即笑道：「這才是好師妹呢，我跟你陪不是啦，你帶我出去罷。」

　　楊過心想，眼前機會大好，正可乘機離間她師徒，說道：「我姑姑說，只能帶你們之中一個人出去，你說是帶你呢，還是帶你徒兒？」李莫愁道：「你這壞小□，乘早給我閉嘴。」小龍女還沒明白楊過的用意，但處處護著他，隨即道：「正是，我只能帶一個人，多了不行。」楊過笑道：「師伯，還是讓洪師姊跟我們出去的好，你年紀大了，活得夠啦。洪師姊相貌又比你美得多。」其實李莫愁年紀雖然較大，美貌卻猶勝徒兒，聽了這話，更是惱怒，卻仍不作聲。楊過道：「好罷！我們走！姑姑在前帶路，我走第二，走在最後的就不能出去。」

　　小龍女此時已然會意，輕輕一笑，攜著楊過的手，走出石室。李莫愁與洪凌波不約而同的搶在後面，兩人同時擠在門口，只怕小龍女當真放下機關，將最後一人隔在墓中。李莫愁怒道：「你跟我搶麼？」左手伸出，已板住了洪凌波肩頭。洪凌波知道師父出手狠辣，若不停步，立時會斃於她掌下，只得讓師父走在前頭，心中又恨又怕。

　　李莫愁緊緊跟在楊過背後，一步也不敢遠離，只覺小龍女東轉西彎，越走越低。同時腳下漸漸潮濕，心知早已出了古墓，只是在暗中隱約望去，到處都是岔道。再走一會，道路奇陡，竟是筆直向下，若非四人武功均高，早已摔了下去。李莫愁暗想：「終南山本不甚高，這般走法，不久就到山下，難道我們是在山腹中麼？」

　　下降了約莫半個時辰，這路漸平，只是濕氣卻也漸重，到後來更聽到了淙淙水聲，路上水沒至踝。越走水越高，自腿而腹，漸與胸齊。小龍女低聲問楊過道：「那閉氣秘訣你記得明白罷？」楊過低聲道：「記得。」小龍女道：「待會你閉住氣，莫喝下水去。」楊過道：「嗯，姑姑，你自己要小心了。」小龍女點點頭。

　　說話之間，水已浸及咽喉。李莫愁暗暗吃驚，叫道：「師妹，你會泅水嗎？」小龍女道：「我一生長於墓中，怎會泅水？」李莫愁略覺放心，踏出一步，不料腳底忽空，一股水流直衝口邊。她大驚之下，急忙後退，但小龍女與楊過卻已鑽入了水中，到此地步，前面縱是刀山劍海，也只得闖了過去，突覺後心一緊，衣衫已被洪凌波拉住，忙反手回擊，這一下出手不輕，卻甩她不脫。此時水聲轟轟，雖是地下潛流，聲勢卻也驚人。李莫愁與洪凌波都不通水性，被潛流一衝，立足不定，都漂浮了起來。

　　李莫愁雖然武功精湛，此刻也是驚慌無已，伸手亂抓亂爬，突然間觸到一物，當即用力握住，卻是楊過的左臂。楊過正閉住呼吸，與小龍女攜著手在水底一步步向前而行。陡然被李莫愁抓到，忙運擒拿法卸脫，但李莫愁既已抓住，那□還肯放手？一股股水住她口中鼻中急灌，直至昏暈，仍是牢牢抓住。楊過幾次甩解不脫，生怕用力過度，喝水入肚，也就由得她抓著。

　　四人在水底拖拖拉拉，行了約莫一頓飯時分，小龍女與楊過氣悶異常，漸漸支持不住，兩人都喝了一肚子水，幸差水勢漸緩，地勢漸高，不久就露口出水。又行了一柱香時刻，越走眼前越亮，終於在一個山洞□鑽了出來。二人筋疲力盡，先運氣吐出腹中之水，躺在地下喘息不已。

　　此時李莫愁仍牢牢抓著楊過手臂，直至楊過逐一扳開她的手指，方始放手。小龍女先點了李莫愁師徒二人肩上的穴道，才將她們放在一塊圓石之上，讓腹中之水慢慢從口中流出。

　　過了良久，李莫愁「啊、啊」幾聲，先自醒來，但見陽光耀眼，當真是重見天日，回想適才坐困石墓、潛流遭厄的險狀，兀自不寒而慄，雖然上身麻軟，心中卻遠較先前寬慰。又過良久，洪凌波才慢慢甦醒。

　　小龍女對李莫愁道：「師姊，你們請便罷！」李莫愁師徒雙手癱瘓，下半身卻行動自如，當下站起身來，默默無言的對望一眼，一前一後的去了。

　　楊過遊目四顧，但見濃蔭匝地，花光浮動，心中喜悅無限，只道：「姑姑，你說好看麼？」小龍女點頭微笑。兩人想起過去這數天的情景，真是恍同隔世。四下□寂無人聲，原來這山洞是在終南山山腳一處極為荒僻的所在。當晚二人□在樹蔭下草地上睡了。

　　次晨醒來，依楊過說就要出去遊玩，但小龍女從未見過繁華世界，不知怎的，竟自大為害怕，說道：「不，我得先養好傷，然後咱們須得練好玉女心經。」楊過在自己頭頂重擊一掌，說道：「該死！打你這糊塗小子！我竟忘了你的傷。」又想下山之後，再要和師父解開衣衫一同練功，實是諸多不便，當下便助她運功療傷。不到半月，小龍女內傷已然痊癒。

　　兩人在一株大松樹下搭了兩間小茅屋以蔽風雨。茅屋上扯滿了紫籐。楊過喜歡花香濃郁，更在自己居屋前種了些玫瑰茉莉之類香花。小龍女卻愛淡雅，說道松葉清香，遠勝異花奇卉，她所住的茅屋前便一任自然，惟有野草。

　　師徒倆日間睡眠，晚上用功。數月過去，先是小龍女練成，再過月餘，楊過也功行圓滿了。兩人反覆試演，已是全無窒礙，楊過又提入世之議。

　　小龍女但覺如此安穩過活，世上更無別事能及得上，但想他留戀紅塵，終是難以長羈他在荒山之中，於是說道：「過兒，咱倆的武功雖已大非昔比，但跟你郭伯父、郭伯母相較，又是怎地？」楊過道：「那自然還遠遠及不上。」小龍女道：「你郭伯父將功夫傳了他女兒，又傳了武氏兄弟，他日相遇，咱們仍會受他們欺辱。」

　　一聽此言，楊過跳了起來，怒道：「他們若再欺侮我，豈能與他們干休？」小龍女冷冷的道：「你打他們不過，可也是枉然。」楊過道：「那你幫我。」小龍女道：「我打不贏你郭伯母，仍是無用。」楊過低頭不語，籌思對策。沉吟了一會，說道：「瞧在郭伯伯的份上，我不跟他們爭鬧就是。」小龍女心想：「他在墓中住了兩年多，練了古墓派內功，居然火性大減，倒也難得。」其實楊過只是年紀長了，多明事理，想起郭靖相待自己確是一片真情，心下感激，是以甘願為他而退讓一步，何況與郭芙、武氏兄弟也無什麼深仇大恨，只不過幼時為了蟋蟀而爭鬧而已，此時回想，早已淡然。

　　小龍女道：「你肯不跟人爭競，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過聽你說道，到了外邊，就算你肯讓了別人，別人還是會來欺侮你，咱們若不練成王重陽遺下來的功夫，遇上了武功高強之人，終究還是抵敵不過。」楊過知她雅不欲離開這清靜的所在，不忍拂逆其意，便道：「姑姑，我聽你話，打從明兒起，咱們起手練那九陰真經。」

　　就因這一席話，兩人在山谷中又多住了一年有餘。小龍女和楊過重經秘道潛入墓中，將重陽遺刻誦讀數日，記憶無誤，這才出來修習。年餘之間，師徒倆內功外功俱皆精住。但墓中的重陽遺刻只是對付玉女心經的法門，僅為九陰真經的一小部份，是以二人所學，比之郭靖、黃蓉畢竟尚遠為不如，但此卻非二人所知了。

　　這一日練武已畢，兩人均覺大有進境。楊過跳上跳下的十分開心，小龍女卻愀然不樂。楊過不住說笑話給她解悶。小龍女只是不聲不響。楊過知道此時重陽遺刻上的功夫已然學會，若說要融會貫通，自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但其中訣竅奧妙卻已盡數知曉，只要日後繼續修習，功夫越深，威力就必越強。料想小龍女不願下山，卻無藉口相留，是以煩惱，便道：「姑姑，你不願下山，咱們就永遠在這□便是。」小龍女喜道：「好極啦……」只說了三個字，便即住口，明知楊過縱然勉強為己而留，心中也難真正快活，幽幽的道：「明兒再說罷。」晚飯也不吃，回到小茅屋中睡了。

　　楊過坐在草地上發了一陣呆，直到月亮從山後升起，這才回屋就寢。睡到午夜，睡夢中隱隱聽得呼呼風響，聲音勁急，非同尋常。他一驚而醒，側耳聽去，正是有人相鬥的拳聲掌風。他急忙竄出茅屋，奔到師父的茅屋外，低聲道：「姑姑，你聽到了麼？」

　　此時掌風呼呼，更加響了，按理小龍女必已聽見，但茅屋中卻不聞回答。楊過又叫了兩聲，推開柴扉，只見榻上空空，原來師父早已不在了。他更是心驚，忙尋聲向掌聲處奔去。奔出十餘丈，未見相鬥之人，單聽掌風，已知其中之一正是師父，但對手掌風沉雄凌厲，武功似猶在師父之上。

　　楊過急步搶去，月光下只見小龍女與一個身材魁梧的人盤旋來去，鬥得正急。小龍女雖然身法輕盈，但那人武功高強之處，在他掌力籠罩之下，小龍女只是勉力支撐而已。楊過大駭，叫道：「師父，我來啦！」兩個起落，已縱到二人身邊，與那人一朝相，不禁驚喜交集，原來那人滿腮鬚髯，根根如戟，一張臉猶如刺蝟相似，正是分別已久的義父歐陽鋒。

　　但見他凝立如山，一掌掌緩緩的劈將出去，小龍女只是閃避，不敢正面接他掌力。楊過叫道：「都是自己人，且莫鬥了。」小龍女一怔，心想這大鬍子瘋漢怎會是自己人，一凝思間，身法略滯。歐陽鋒斜掌從肘下穿出，一股勁風直撲她面門，勢道雄強無比。楊過大駭，急縱而前，只見小龍女左掌已與歐陽鋒右掌抵上，知道師父功力遠遠不及義父，時刻稍久，必受內傷，當即伸五指在歐陽鋒右肘輕輕一拂，正是他新學九陰真經中的「手揮五弦」上乘功夫。他雖習練未熟，但落點恰到好處，歐陽鋒手臂微酸，全身消勁。

　　小龍女見機何等快捷，只感敵人勢弱，立即催擊，此一瞬間歐陽鋒全身無所防禦，雖輕加一指，亦受重傷。楊過翻手抓住了師父手掌，夾在二人之間，笑道：「兩位且住，是自己人。」歐陽鋒尚未認出是他，只覺這少年武功奇高，未可小覷，怒道：「你是誰，什麼自己人不自己人？」

　　楊過知他素來瘋瘋癲癲，只怕他已然忘了自己，大叫道：「爸爸，是我啊，是你的兒子啊。」這幾句話中充滿了激情。歐陽鋒一呆，拉著他手，將他臉龐轉到月光下看去，正是數年來自己到處找尋的義兒，只是一來他身材長高，二來武藝了得，是以初時難以認出。他當即抱住楊過，木叫大嚷：「孩兒，我找得你好苦！」兩人緊緊摟在一起，都流下淚來。

　　小龍女自來冷漠，只道世上就只楊過一人情熱如火，此時見歐陽鋒也是如此，心中對下山一事更是凜然有畏，靜靜坐在一旁，愁思暗生。

　　歐陽鋒那日在嘉興王鐵槍廟中與楊過分手，躲在大鐘之下，教柯鎮惡奈何不得。他潛運神功，治療內傷，七日七夜之後內力已復，但給柯鎮惡鐵杖所擊出的外傷實也不輕，一時難以痊可。他掀開巨鐘，到客店中又去養了二十來天傷，這才內外痊癒，便去找尋楊過，但一隔匝月，大地茫茫，那□還能尋到他的蹤跡？尋思：「這孩子九成是到了桃花島上。」當即弄了一隻小般，駛到桃花島來，白天不敢近島，直到黑夜，方始在後山登岸。他自知非郭靖、黃蓉二人之敵，又不知黃藥師不在島上，就算自己本領再大一倍，也打這三人不過，是以白日躲在極荒僻的山洞之中，每晚悄悄巡遊。島上佈置奇妙，他也不敢隨意亂走。

　　如此一年有餘，總算他謹慎萬分，白天不敢出洞一步，蹤跡始終未被發覺，直到一日晚上聽到武修文兄弟談話，才知郭靖送楊過到全真教學藝之事。歐陽鋒大喜，當即偷船離島，趕到重陽宮來。那知其時楊過已與全真教鬧翻，進了活死人墓。此事在全真教實是奇恥大辱，全教上下，人人絕口不談，歐陽鋒雖千方百計打聽，卻探不到半聲消息。這些時日中，他踏遍了終南山周圍數百里之地，卻那□知道楊過竟深藏地底，自然尋找不著。

　　這一晚事有湊巧，他行經山谷之旁，突見一個白衣少女對著月亮抱膝長歎。歐陽鋒瘋瘋癲癲的問道：「喂，我的孩兒在那□？你有沒見他啊？」小龍女橫了他一眼，不加理睬。歐陽鋒縱身上前，伸手便抓她臂膀，喝道：「我的孩兒呢？」小龍女見他出手強勁，武功之高，生平從所未見，即是全真教的高手，亦是遠遠不及，不由得大吃一驚，忙使小擒拿手卸脫。歐陽鋒這一抓原期必中，那知竟被對方輕輕巧巧的拆解開了，也不問她是誰，左手跟著又上。兩人就這麼毫沒來由的鬥了起來。

　　義父義子各敘別來之情。歐陽鋒神智半清半迷，過去之事早已說不大清楚，而對楊過所述也是不甚了了，只知他這些年來一直在跟小龍女練武，大聲道：「她武功又不及我，何必跟她練？讓我來教你。」小龍女那□跟他計較，聽見後淡淡一笑，自行走在一旁。

　　楊過卻感到不好意思，說道：「爸爸，師父待我很好。」歐陽鋒妒忌起來，叫道：「她好，我就不好麼？」楊過笑道：「你也好。這世界上，就只你兩個待我好。」歐陽鋒的話雖然說得不明不白，楊過卻也知他在幾年中到處找尋自己，實是費盡了千辛萬苦。

　　歐陽鋒抓住他的手掌，嘻嘻傻笑，過了一陣，道：「你的武功倒練得不錯，就可惜不會世上最上乘的兩大奇功。」楊過道：「那是什麼啊？」歐陽鋒濃眉倒豎，喝道：「虧你是練武之人，世上兩大奇功都不知曉。你拜她為師有什麼用？」楊過見他忽喜忽怒，不由得暗自擔憂，心道：「爸爸患病已深，不知何時方得痊癒？」歐陽鋒哈哈大笑，道：「嘿，讓爸爸教你。那兩大奇功第一是蛤蟆功，第二是九陰真經。我先教你蛤蟆功的入門功夫。」說著便背誦口訣。楊過微笑道：「你從前教過我的，你忘了嗎？」歐陽鋒搔搔頭皮，道：「原來你已經學過，再好也沒有了。你練給我瞧瞧。」

　　楊過自入古墓之後，從未練過歐陽鋒昔日所授的怪異功夫，此時聽他一說，欣然照辦。他在桃花島時便已練過，現下以上乘內功一加運用，登時使得花團錦簇。歐陽鋒笑道：「好看！好看！就是不對勁，中看不中用。我把其中訣竅盡數傳了你罷！」當下指手劃腳、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也不理會楊過是否記得，只是說個不停，說一段蛤蟆功，又說一段顛倒錯亂的九陰真經。楊過聽了半晌，但覺他每句話中都似妙義無窮，但既繁複，又古怪，一時之間又那能領會得了這許多？

　　歐陽鋒說了一陣，瞥眼忽見小龍女坐在一旁，叫道：「啊」，不好，莫要給你的女娃娃師父偷聽了去。」走到小龍女跟前，說道：「喂，小丫頭，我在傳我孩兒功夫，你別偷聽。」小龍女道：「你的功夫有什麼希罕？誰要偷聽了？」歐陽鋒側頭一想，道：「好，那你走得遠遠地。」小龍女靠在一株花樹之上，冷冷的道：「我幹麼要聽你差遣？我愛走就走，不愛走就不走。」歐陽鋒大怒，鬚眉戟張，伸手要往她臉上抓去，但小龍女只作不見，理也不理。楊過大叫：「爸爸，你別得罪我師父。」歐陽鋒縮回了手，說道：「好好，那就我們走得遠遠地，可是你跟不跟來偷聽？」

　　小龍女心想過兒這個義父為人極是無賴，懶得再去理他，轉過了頭不答，不料背心上突然一麻，原來歐陽鋒忽爾長臂，在她背心穴道上點了一指，這一下出手奇快，小龍女又全然不防，待得驚覺想要抵禦，上身已轉動不靈。歐陽鋒跟著又伸指在她腰□點了一下，笑道：「小丫頭，你莫心焦，待我傳完了我孩兒功夫，就來放你。」說著大笑而去。

　　楊過正在默記義父所傳的蛤蟆功與九陰真經，但覺他所說的功訣有些纏夾不清，亂七八糟，然而其中妙用極多，卻是絕無可疑，潛心思索，毫不知小龍女被襲之事。歐陽鋒走過來牽了他手，道：「咱們到那邊去，莫給你的小師父聽去了。」楊過心想小龍女怎會偷聽，你就是硬要傳她，她也決不肯學，但義父心性失常，也不必和他多所爭辯，於是隨著他走遠。

　　小龍女麻軟在地、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想自己武功雖然練得精深，究是少了臨敵的經驗，以致中了李莫愁暗算之後，又遭這鬍子怪人的偷襲，於是潛運九陰神功，自解穴道，吸一口氣向穴道沖襲幾次。豈知兩處穴道不但毫無鬆動之象，反而更加酸麻，不由得大駭。原來歐陽鋒的手法剛與九陰真經逆轉而行，她以王重陽的遺法沖解，竟然是求脫反固。試了幾次，但覺被點處隱隱作痛，當下不敢再試，心想那瘋漢傳完功夫之後，自會前來解救，她萬事不縈於懷，當下也不焦急，仰頭望著天上星辰出了一會神，便合眼睡去。

　　過了良久，眼上微覺有物觸碰，她黑夜視物如同白晝，此時竟然不見一物，原來雙眼被人用布蒙住了，隨覺有一張臂抱住了自己。這人相抱之時，初時極為膽怯，後來漸漸放肆，漸漸大膽。小龍女驚駭無已，欲待張口而呼，苦於口舌難動，但覺那人以口相就，親吻自己臉頰。她初時只道是歐陽鋒忽施強暴，但與那人面龐相觸之際，卻覺他臉上光滑，決非歐陽鋒的滿臉□髯。她心中一蕩，驚懼漸去，情慾暗生，心想原來楊過這孩子卻來戲我。只覺他雙手越來越不規矩，緩緩替自己寬衣解帶，小龍女無法動彈，只得任其所為，不由得又是驚喜，又是害羞。

　　歐陽鋒見楊過甚是聰明，自己傳授口訣，他雖不能盡數領會，卻很快便記住了，心中欣喜，越說興致越高，直說到天色大明，才將兩大奇功的要旨說完。楊過默記良久，說道：「我也學過九陰真經，但跟你說的卻大不相同。卻不知是何故？」歐陽鋒道：「胡說，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九陰真經？」楊過道：「比如練那易筋鍛骨之術，你說第三步是氣血逆行，沖天柱穴。我師父卻說要意守丹田，通章門穴。」歐陽鋒搖頭道：「不對，不對……嗯，慢來……」他照楊過所說一行，忽覺內力舒發，意境大不相同。他自想不到郭靖寫給他的經文其實已加顛倒竄改，不由得心中混亂一團，喃喃自語：「怎麼？到底是我錯了，還是你的女娃娃師父錯了？怎會有這等事？」

　　楊過見他兩眼發直，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樣，連叫他幾聲，不聞答應，怕他瘋病又要發作，心下甚是擔憂，忽聽得數丈外樹後忽喇一聲，人影一閃，花叢中隱約見到杏黃道袍的一角。此處人跡罕至，怎會有外人到此？而且那人行動鬼鬼崇崇，顯似不懷好意，不禁疑心大起，急步趕去。那人腳步迅速，向前飛奔，瞧他後心，乃是一個道人。楊過叫道：「喂，是誰？你來幹什麼？」施展輕功，提步急追。

　　那道人聽到呼喝，奔得更加急了，楊過微一加勁，身形如箭般直縱過去，一把抓住了他肩頭，扳將過來，原來是全真教的尹志平。楊過見他衣冠不整，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喝道：「你幹什麼？」尹志平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的首座，武功既高，平素舉止又極有氣派，但不知怎的，此時竟是滿臉慌張，說不出話來。楊過見他怕得厲害，想起那日他自斷手指立誓，為人倒是不壞，於是放鬆了手，溫言道：「既然沒事，你就走罷！」尹志平回頭瞧了幾眼，慌慌張張的急步去了。

　　楊過暗笑：「這道士失魂落魄似的，甚是可笑。」當下回到茅屋之前，只見花樹叢中露出小龍女的兩隻腳來，一動不動，似乎已經睡著了。楊過叫了兩聲：「姑姑！」不聞答應，鑽進樹叢，只見小龍女臥在地下，眼上卻蒙著一塊青布。

　　楊過微感驚訝，解開了她眼上青布，但見她眼中神色極是異樣，暈生雙頰，嬌羞無限。楊過問道：「姑姑，誰給你包上了這塊布兒？」小龍女不答，眼中微露責備之意。楊過見她身子軟癱，似乎被人點中了穴道，伸手拉她一下，果然她動彈不得。楊過念頭一轉，已明原委：「定是我義父用逆勁點穴法點中了她，否則任他再厲害的點穴功夫，姑姑也能自行通解。」於是依照歐陽鋒適才所授之法，給她解開了穴道。

　　不料小龍女穴道被點之時，固然全身軟癱，但楊過替她通解了，她仍是軟綿綿的倚在楊過身上，似乎週身骨骼盡皆熔化了一般。楊過伸臂扶住她肩膀，柔聲道：「姑姑，我義父做事顛三倒四，你莫跟他一般見識。」小龍女臉藏在他的懷□，含含糊糊的道：「你自己才顛三倒四呢，不怕醜，還說人家！」楊過見她舉止與平昔大異，心中稍覺慌亂，道：「姑姑，我……我……」小龍女抬起頭來，嗔道：「你還叫我姑姑？」楊過更加慌了，順口道：「我不叫你姑姑叫什麼？要我叫師父麼？」小龍女淡淡一笑，道：「你這般對我，我還能做你師父麼？」楊過奇道：「我……我怎麼啦？」

　　小龍女捲起衣袖，露出一條雪藕也似的臂膀，但見潔白似玉，竟無半分瑕疵，本來一點殷紅的守宮砂已不知去向，羞道：「你瞧。」楊過摸不著頭腦，搔搔耳朵，道：「姑姑，我不懂啊。」小龍女嗔道：「我跟你說過，不許再叫我姑姑。」她見楊過滿臉惶恐，心中頓生說不盡的柔情，低聲道：「咱們古墓派的門人，世世代代都是處女傳處女。我師父給我點了這點守宮砂，昨晚……昨晚你這麼對我，我手臂上怎麼還有守宮砂呢？□楊過道：「我昨晚怎麼對你啊？」小龍女臉一紅，道：「別說啦。」隔了一會，輕輕的道：「以前，我怕下山去，現下可不同啦，不論你到那□，我總是心甘情願的跟著你。」

　　楊過大喜，叫道：「姑姑，那好極了。」小龍女正色道：「你怎麼仍是叫我姑姑？難道你沒真心待我麼？」她見楊過不答，心中焦急起來，顫聲道：「你到底當我是什麼人？」楊過誠誠懇懇的道：「你是我師父，你憐我教我，我發過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聽你的話。」小龍女大聲道：「難道你不當我是你妻子？」

　　楊過從未想到過這件事，突然被她問到，不由得張皇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妻子，我怎麼配？你是我師父，是我姑姑。」小龍女氣得全身發抖，突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楊過慌了手腳，只是叫道：「姑姑，姑姑！」小龍女聽他仍是這麼叫，狠狠凝視著他，舉起左掌，便要向他天靈蓋拍落，但這一掌始終落不下去，她目光漸漸的自惱恨轉為怨責，又自怨責轉為憐惜，歎了一口長氣，輕輕的道：「既是這樣，以後你別再見我。」長袖一拂，轉身疾奔下山。

　　楊過大叫：「姑姑，你到那□去？我跟你同去。」小龍女回過身來，眼中淚珠轉來轉去，緩緩說道：「你若再見我，就只怕……只怕我……我管不住自己，難以饒你性命。」楊過道：「你怪我不該跟義父學武功，是不是？」小龍女淒然道：「你跟人學武功，我怎會怪你？」轉身快步而行。

　　楊過一怔之下，更是不知所措，眼見她白衣的背影漸漸遠去，終於在山道轉角處隱沒，不禁悲從中來，伏地大哭。左思右想，實不知如何得罪了師父，何以她神情如此特異，一時溫柔纏綿，一時卻又怨憤決絕？為什麼說要做自己「妻子」，又不許叫她姑姑，想了半天，心道：「此事定然與我義父有關，必是他得罪我師父了。」

　　於是走到歐陽鋒身前，只見他雙目呆瞪，一動也不動。楊過道：「爸爸，你怎麼得罪我師父啦？」歐陽鋒道：「九陰真經，九陰真經。」楊過道：「你幹麼點了她的穴道，惹得她生這麼大氣？」歐陽鋒道：「到底該是逆沖天柱，還是順通章門？」楊過急道：「爸爸，我師父幹麼走了？你說啊，你對她怎麼啦？」歐陽鋒道：「你師父是誰？我是誰？誰是歐陽鋒？」

　　楊過見他瘋病大發，又是害怕，又是難過，溫言道：「爸爸，你累啦，咱們到屋□歇歇去罷。」歐陽鋒突然一個□鬥，倒轉了身子，以頭撐地，大叫：「我是誰？我是誰？歐陽鋒到那□去了？」雙掌亂舞，身子急轉，以手行路，其快如風的衝下山去。楊過大叫：「爸爸！」想要拉他，被他飛足踢來，正中下巴。這一腳踢得勁力好不沉重，楊過站立不定，仰後便倒。待得立直身子，只見歐陽鋒已在十餘丈外。

　　楊過追了幾步，猛地住足，只呆得半晌，歐陽鋒已然不見人影，四顧茫然，但見空山寂寂，微聞鳥語。他滿心惶急，大叫：「姑姑，姑姑！爸爸，爸爸！」隔了片刻，四下□山谷回音，也是叫道：「姑姑，姑姑！爸爸，爸爸！」

　　他數年來與小龍女寸步不離，既如母子，又若姊弟，突然間她不明不白的絕裾而去，豈不叫他肝腸欲斷？傷心之下，幾欲在山石上一頭撞死。但心中總還存著一個指望，師父既突然而去，多半也能突然而來。義父雖得罪了她，她想到我卻並無過失，自然會回頭尋我。

　　這一晚他又怎睡得安穩？只要聽到山間風聲響動，或是□鳴鬥起，都疑心是小龍女回來了，一骨碌爬起身來，大叫：「姑姑！」出去迎接，每次總是淒然失望。到後來索性不睡了，奔上山巔，睜大了眼四下眺望，直望到天色大亮，惟見雲生谷底，霧迷峰巔，天地茫茫，就只他楊過一人而已。

　　楊過□胸大號，驀地想起：「師父既然不回，我這就找她去。只要見得著她，不管她如何打我罵我，我總是不離開她。她要打死我，就讓她打死便了。」心意既決，登時精神大振，將小龍女與自己的衣服用物胡亂包了一包，負在背上，大踏步出山而去。

　　一到有人家處，就打聽有沒見到一個白衣美貌女子。大半天中，他接連問了十幾個鄉民，都是搖頭說並沒瞧見。楊過焦急起來，再次詢問，出言就不免欠缺了禮貌。那些山民見他一個年輕小多子，冒冒失失的打聽什麼美貌閨女，心中先就有氣，有一人就反問那閨女是他什麼人。楊過道：「你不用管。我只問你有沒見到她從此間經過？」那人便要反唇相稽。旁邊一個老頭拉了拉他衣袖，指著東邊一條小路，笑道：「昨晚老漢見到有個仙女般的美人向東而去，還道是觀世音菩薩下凡，卻原來是老弟的相好……」楊過不聽他說完，急忙一揖相謝，順著他所指的小路急步趕了下去，雖聽得背後一陣轟笑，卻也沒在意，怎知道那老者見他年輕無禮，故意胡扯騙他。

　　奔了一盞茶時分，眼前出現兩條岔路，不知向那一條走才是。尋思：「姑姑不喜熱鬧，多半是揀荒僻的路走。」當下踏上左首那條崎嶇小路。豈料這條路越走越寬，幾個轉彎，竟轉到了一條大路上來。他一日一晚沒半點水米下肚，眼見天色漸晚，腹中餓得咕咕直響，只見前面房屋鱗次櫛比，是個市鎮，當下快步走進一家客店，叫道：「拿飯菜來。」

　　店伴送上一份家常飯菜，楊過扒了幾口，胸中難過，喉頭噎住，竟是食不下嚥，心道：「雖然天黑，我還是得去找尋姑姑，錯過了今晚，只怕今後永難相見。」當下將飯菜一推，叫道：「店伴，我問你一句話。」店伴笑著過來，道：「小爺有甚吩咐？可是這飯菜不合口味？小的吩咐去另做，小爺愛吃什麼？」

　　楊過連連搖手，道：「不是說飯菜。我問你，可有見到一個穿白衫子的美貌姑娘，從此間過去麼？」店伴沉吟道：「穿白衣，嗯，這位姑娘可是戴孝？家中死了人不是？」楊過好不耐煩，問道：「到底見是沒是？」店伴道：「姑娘倒有，確也是穿白衫子的……」楊過喜道：「向那條路走？」店伴道：「可過去大半天啦！小爺，這娘兒可不是好惹的……」突然放低聲音，說道：「我勸你啊！還是別去找她的好。」楊過又驚又喜，知是尋到了姑姑的蹤跡，忙問：「她……怎麼啦？」問到此句，聲音也發顫了。

　　那店伴道：「我先問你，你知不知道那姑娘是會武的？」楊過心道：「我怎會不知？」忙道：「知道啊，她是會武的。」那店伴道：「那你還找她幹麼？可險得緊哪。」楊過道：「到底是什麼事？」那店伴道：「你先跟我說，那白衣美女是你什麼人？」楊過無柰，看來不先說些消息與他，他決不能說小龍女的行縱，於是說道：「她是我……是我的姊姊，我要找她。」那店伴一聽，肅然起敬，但隨即搖頭道：「不像，不像。」楊過焦躁起來，一把抓他衣襟，喝道：「你到底說是不說？」那店伴一伸舌頭，道：「對，對，這可像啦！」

　　楊過喝道：「什麼又是不像、又是像的？」那店伴道：「小爺，你先放手，我喉管給你抓得閉住了氣，嘿嘿，說不出話。要勉強說當然也可以，不過……」楊過心想此人生性如此，對他用強也是枉然，當下鬆開了手。那店伴咳嗽幾聲，道：「小爺，我說你不像，只為那娘……那女……嘿嘿，你姊姊，透著比你年輕貌美，倒像是妹子，不是姊姊。說你像呢，為的是你兩位都是火性兒，有一門子愛掄拳使棍的急脾氣。」楊過只聽得心花怒放，笑逐顏開，道：「我……我姊姊跟人動武了嗎？」

　　那店伴道：「可不是麼？不但動武，還傷了人呢，你瞧，你瞧。」指著桌上幾條刀劍砍起的痕跡，得意洋洋的道：「這事才教險呢，你姊姊本事了得，一刀將兩個道爺的耳朵也削了下來。」楊過笑問：「什麼道爺？」心想定是全真教的牛鼻子道人給我姑姑教訓了一番。那店伴道：「就是那個……」說到這□，突然臉色大變，頭一縮，轉身便走。

　　楊過料知有異，不自追出，端起飯碗，舉筷只往口中扒飯，放眼瞧去，只見兩個道人從客店門外並肩住來。兩人都是二十六七歲年紀，臉頰上都包了繃帶，走到楊過之旁的桌邊坐下。一個眉毛粗濃的道人一疊連聲的只雇快拿酒菜。那店伴含笑過來，偷空向楊過眨下眼睛，歪了歪嘴。楊過只作不見，埋頭大嚼。他聽到了小龍女的消息，心中極是歡暢，吃了一碗又添一碗。他身上穿的是小龍女縫製的粗布衣衫，本就簡□，一日一夜之間急趕，更是塵土滿身，便和尋常鄉下少年無異。那兩個道士一眼也沒瞧他，自行低聲說話。

　　楊過故意唏哩呼嚕的吃得甚是大聲，卻自全神傾聽兩個道人說話。

　　只聽那濃眉道人道：「皮師弟，你說韓陳兩位今晚準能到麼？」另一個道人嘴巴甚大，喉音嘶啞，粗聲道：「這兩位都是丐幫中鐵錚錚的漢子，與申師叔有過命的交情，申師叔出面相邀，他們決不能不到。」楊過斜眼微睨，向兩人臉上瞥去，並不相識，心想：「重陽宮中牛鼻子成千，我認不得他們，他們卻都認得我這反出全真教的小子，可不能跟他們朝相。哼，他們打不過我姑姑，又去約什麼丐幫中的叫化子作幫手。」聽那濃眉道人道：「說不定路遠了，今晚趕不到……」那姓皮的道人道：「哼，姬師兄，事已如此，多擔心也沒用，諒她一個娘們，能有多大……」那姓姬的道人忙道：「喝酒，別說這個。」隨即招呼店伴，吩咐安排一間上房，當晚就在店中歇息。

　　楊過聽了二人寥寥幾句對話，料想只消跟住這兩個道人，便能見著師父。想到此處，心中歡欣無限。待二人進房，命店伴在他們隔壁也安排一間小房。

　　那店伴掌上燈，悄聲在楊過耳畔道：「小爺，你可得留神啊，你姊姊割了那兩個道爺耳朵，他們準要報仇。」楊過悄聲道：「我姊姊脾氣再好不過，怎會割人家耳朵？」那店伴陰陽怪氣的一笑，低聲道：「她對你自然好啦，對旁人可好不了。你姊姊正在店□吃飯……嘿嘿，當真是姊姊？小的可不大相信，就算是姊姊罷，那道爺坐在她旁邊，就只向她的腿多瞧了幾眼，你姊姊就發火啦，拔劍跟人家動手……」他滔滔不絕，還要說下去，楊過聽得隔壁已滅了燈，忙搖手示意，叫他免開尊口，心中暗暗生氣：「那兩個臭道人定是見到姑姑美貌，不住瞧她，惹得她生氣。哼，全真教中又怎有好人？」又想：「姑姑曾到重陽宮中動手，那兩個道人自然認得她，臉上的模樣還能好看得了？」

　　他等店伴出去，熄燈上炕，這一晚是決意不睡的了，默默記誦了一遍歐陽鋒所授的兩大神功秘訣，但這兩項秘訣本就十分深奧，歐陽鋒說得又太也雜亂無章，他記得住的最多也不過兩三成而已，這時也不敢細想，生怕想得出了神，對隔房動靜竟然不知。

　　這般靜悄悄的守到中夜，突然阮子中登登兩聲輕響，有人從牆外躍了進來。接著隔房窗子啊的一聲推開。姓姬的道人問道：「是韓陳兩位麼？」院子中一人答道：「正是。」姬道人道：「請進罷！」輕輕打開房門，點亮油燈。楊過全神貫注，傾聽四人說話。

　　只聽那姓姬的道人說道：「貧道姬清虛，皮清玄，拜見韓陳兩位英雄。」楊過心道：「全真教以『處志清靜』四字排行，這兩個牛鼻子是全真教中的第四代弟子，不知是郝大通還是劉處玄那一條老牛的門下。」聽得一個嗓音尖銳的人說道：「我們接到你申師叔的帖子，馬不停蹄的趕來。那小賤人當真十分了得麼？」姬清虛道：「說來慚愧，我們師兄弟跟她打過一場，不是她的對手。」

　　那人道：「這女子的武功是什麼路數？」姬清虛道：「申師叔疑心她是古墓派傳人，是以年紀雖小，身手著實了得。」楊過聽到「古墓派」三個字，不自禁輕輕「哼」了聲。

　　只聽姬清虛又道：「可是申師叔提起古墓派，這小丫頭卻對赤練仙子李莫愁口出輕侮言語，那麼又不是了。」那人道：「既是如此，料來也沒什麼大來頭。明兒在那□相會？對方有多少人？」姬清虛道：「申師叔和那女子約定，明兒正午，在此去西南四十里的豺狼谷相會，雙方比武決勝。對方有多少人，現下還不知道。我們既有丐幫英雄韓陳兩位高手壓陣助拳，也不怕他們人多。」另一個聲音蒼老的人道：「好，我哥兒倆明午准到，韓老弟，咱們走罷。」

　　姬清虛送到門口，壓低了語聲說道：「此處離重陽宮不遠，咱們比武的事，可不能讓宮中馬、劉、丘、王幾位師祖知曉，否則我們會受重責。」那姓韓的哈哈一笑，說道：「你們申師叔的信中早就說了，否則的話，重陽宮中高手如雲，何必又來約我們兩個外人作幫手？」那姓陳的道：「你放心，咱們決不□漏風聲就是。別說不能讓馬劉丘王郝孫六位真人得知，你們別的師伯、師叔們知道了恐怕也不大妥當。」兩名道人齊聲稱是。楊過心想：「他們聯手來欺我姑姑，卻又怕教□旁人知道，哼，鬼鬼崇崇，作賊心虛。

　　只聽那四人低聲商量了幾句，韓陳二人越牆而出，姬清虛和皮清玄送出牆去。

## 第08回　白衣少女

　　楊過輕輕推開窗門，閃身走進姬皮二道房中，但見炕上放著兩個包裹，拿起一個包裹一掂，裹面有二十來兩銀子，心想：「正好用作盤纏。」當下揣在懷□。另一個包裹四尺來長，卻是包著兩柄長劍。他分別拔出，使重手法將兩柄劍都折斷了，重行還歸入鞘，再將包裹包好，正要出房，轉念一想，拉開褲子，在二道被窩中拉了一大泡尿。

　　耳聽得有人上牆之聲，知道這兩個道士的輕身功夫也只尋常，不能一躍過牆，須得先跳上牆頭，再縱身下地，當下閃身回房，悄悄掩上房門，兩個道人竟然全無知覺。楊過俯耳於牆，傾聽隔房動靜。

　　只聽兩個道人低聲談論，對明日比武之約似乎勝算在握，一面解衣上炕，突然皮清玄叫了起來：「啊，被窩中濕漉漉的是什麼？啊，好臭，姬師兄，你這麼懶，在被窩中拉尿？」姬清虛啐道：「什麼拉尿？」接著也大叫了起來：「那□來的臭貓子到這兒拉尿。」皮清玄道：「貓兒拉尿那有這樣多？」姬清虛道：「咦，奇怪……哎，銀子呢？」房中霎時一陣大亂，兩人到處找尋放銀兩的包裹。楊過暗暗好笑。只聽得皮清玄大聲叫道：「店伴兒，店伴兒，你們這□是黑店不是？半夜三更偷客人銀子？」

　　兩人叫嚷了幾聲，那店伴睡眼惺忪的起來詣問。皮清玄一把抓住他胸口，說他開黑店。那店伴叫起撞天屈來，驚動了客店中掌櫃的、燒火的、站堂的都紛紛起來，接著住店的客人也擠過來看熱鬧。楊過混在人叢之中，只見那店伴大逞雄辯，口舌便給，滔滔不絕，只駁得姬皮二道啞口無言。這店伴生性最愛與人鬥口，平素沒事尚要撩撥旁人，何況時有人惹上頭來，更何況他是全然的理直氣壯？只說得口沫橫飛，精神越來越旺。姬皮二道老羞成怒，欲待動手，但想到教中清規，此處是終南山腳下，怎敢胡來？只得忍氣吞聲，關門而睡。那店伴兀自在房外嘮叨不休。

　　次日清晨，楊過起來吃麵，那多嘴店伴過來招呼，口中喃喃不絕的還在罵人，楊過笑問：「那兩個賊道怎麼啦？」店伴得意洋洋，說道：「直娘賊，這兩個臭道士想吃白食、住白店，本來瞧在重陽宮的份上，那也不相干，可是他們竟敢說我們開黑店。今兒天沒亮，兩個賊道就溜走了。哼，老子定要告到重陽宮去，全真教的道爺成千成萬，那一個不是嚴守清規戒律？這兩個賊道的賊相我可記得清清楚楚，定要認了他們出來……」楊過暗暗好笑，又挑撥了幾句，給了房飯錢，問明白去豺狼谷的路徑，邁步便行。

　　轉瞬間行了三十餘里，豺狼谷已不在遠，眼見天色尚只辰初。楊過心道：「我且躲在一旁，瞧姑姑怎生發付那些歹人。最好別讓姑姑先認出我來。」想起當日假扮莊稼少年耍弄洪凌波之事，心下甚是得意，決意依樣葫蘆，再來一次，當下走到一家農舍後院，探頭張望，只見牛欄中一條大牯牛正在發威，低頭挺角，向牛欄的木柵猛撞，登登大響。楊過心念一動：「我就扮成個牧童，姑姑乍見之下，定然認我不出。」

　　他悄悄躍進農舍，屋中只有兩個娃娃坐在地下玩土，見到了嚇得不敢作聲。他找了套農家衣服換上，穿上草鞋，抓一把土搓勻了抹在臉上，走近牛欄，只見壁上掛著一個斗笠戴起，拿一條草繩縛在腰間，將短笛插在繩□，然後開了欄門。那牯牛見他走近，已在荷荷發怒，一見欄門大開，登時發足急衝出來，猛往他身上撞去。

　　楊過左掌在牛頭上一按，飛身上了牛背。這牯牛身高肉壯，足足有七百來斤重，毛長角利，甚是雄偉，一轉眼已衝上了大路。它正當發情，暴躁異常，出力跳躍顛□，要將楊過震下背來。楊過穩穩坐著，極是得意，笑叱道：「你再不聽話，可有苦頭吃了。」提起手掌，用掌緣在牛肩上一斬。這一下他只使了二成內力，可是那牯牛便已痛得抵受不住，大聲□叫，正要躍起發威，楊過又是一掌斬了下去。這般連斬十餘下，那牯牛終於不敢再行倔強。楊過又試出只要用手指戳它左頸，它就轉右，戳它右頸，立即轉左，戳後則進，戳前即退，居然指揮如意。

　　楊過大喜，猛力在牛臀上用手指一戳，牯牛向前狂奔，竟是迅速異常，幾若奔馬，不多時穿過一座密林，來到一個四周群山壁立的山谷，正與那店伴所說的無異。當下躍落牛背，任由牯牛在山坡上吃草，手中牽著繩子，躺在地下裝睡。

　　他不住望著頭頂太陽，只見紅日漸漸移到中天，心中越來越是慌亂，生怕小龍女不理對方的約會，竟然不來。四下□一片寂靜，只有那牯牛不時發出幾下鳴聲。突然山谷口有人擊掌，接著南邊山後也傳來幾下掌聲。楊過躺在坡上，蹺起一隻泥腿，擱在膝上，將斗笠遮住了大半邊臉，只露出右眼在外。

　　過了一會，谷口進來三個道人。其中兩個就是昨日在客店中見過的姬清虛與皮清玄，另一個約莫四十來歲年紀，身材甚矮，想來就是那個什麼「申師叔」了，凝目看他相貌，依稀在重陽宮曾經見過。跟著山後也奔來兩人。一個身材粗壯，另一個面目蒼老，滿頭白髮，兩人都是乞丐裝束，自是丐幫中的韓陳二人。五人相互行近，默默無言的只一拱手，各人排成一列，臉朝西方。

　　就在此時，谷口外隱隱傳來一陣得得蹄聲，那五人相互望了一眼，一齊注視谷口，只聽得蹄聲細碎，越行越近，谷口黑白之色交映，一匹黑驢馱著一個白衣女子疾馳而來。楊過遙見之下，心中一凜：「不是姑姑！難道又是他們的幫手？」只見那女子馳到距五人數丈處勒定了黑驢，冷冷的向各人掃了一眼，臉上全是鄙夷之色，似乎不屑與他們說話。

　　姬清虛叫道：「小丫頭，瞧你不出，居然有膽前來，把幫手都叫出來罷。」那女子冷笑一聲，刷的一聲，從腰間拔出一柄又細又薄的彎刀，宛似一彎眉月，銀光耀眼。姬清虛道：「我們這□就只五個，你的幫手幾時到來，我們可不耐煩久等。」那女子一揚刀，說道：「這就是我的幫手。」刀鋒在空中劃過，發出一陣嗡嗡之聲。

　　此言一出，六個人盡皆吃驚。那五人驚的是她孤身一個女子，居然如此大膽，也不約一個幫手，竟來與武林中的五個好手比武。楊過卻是失望傷痛之極，滿心以為在此必能候到小龍女，豈知所謂「白衣美貌女子」，竟是另有其人，陡然間胸口逆氣上湧，再也難以自制，「哇」的一聲，放聲大哭。

　　他這一哭，那六個人卻也吃了一驚，但見是山坡上一個牽牛放草的牧童，自是均未在意，料來鄉下一個小小孩童受了什麼委屈，因而在此啼哭，姬清虛指著那姓韓的道：「這位是丐幫中的韓英雄。」指著那姓陳的道：「這位是丐幫中的陳英雄。」又指著「申師叔」道：「我們師叔申志凡道長，你曾經見過的。」那女子全不理睬，眼光冷冷，在五人臉上掃來掃去，竟將對方視若無物。

　　申志凡道：「你既只一人來此，我們也不能跟你動手。給你十日限期，十天之後，你再約四個幫手，到這□相會。」那女子道：「我說過已有幫手，對付你們這批酒曩飯袋，還約什麼人？」申志凡怒道：「你這女娃娃，當真狂得可以……」他本待破口喝罵，終於強忍怒你，問道：「你到底是不是古墓派的？」那女子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牛鼻子老道，你敢跟姑娘動手呢還是不敢？」申志凡見她孤身一人，卻是有恃無恐，料得她必定預伏好手在旁，古墓派的李莫愁卻是個惹不得的人物，於是說道：「姑娘，我倒要請問，你平白無端的傷了我派門人，到底是什麼原因？倘若曲在我方，小道登門向你師父謝罪，要是姑娘說不出一個緣由，那可休怪無禮。」

　　那女子冷然一笑，道：「自然是因你那兩個牛鼻子無禮，我才教訓他們。不然天下雜毛甚多，何必定要削他們兩個的耳朵？」申志凡愈是見她托大，愈是驚疑不定。那姓陳乞丐年紀雖老，火氣卻是不小，搶上一步，喝道：「小娃娃，跟前輩說話，還不下驢？」說著身形幌處，已欺到黑驢跟前，伸手去抓她右臂。這一下出手迅速之極，那女子不及閃躲，立時被他抓住，她右手握刀，右臂被抓，已不能揮力擋架。

　　不料冷光閃動，那女子手臂一扭，一柄彎刀竟然還是劈了下來。那陳姓乞丐大駭，急忙撒手，總算他見機極快，變招迅捷，但兩根手指已被刀鋒劃破。他急躍退後，拔出單刀，哇哇大叫：「賊賤人，你當真活得不耐煩啦。」那姓韓你丐從腰間取出一對鏈子錘，申志凡亮出長劍。姬清虛與皮清玄也抓住劍柄，拔劍出鞘，斗覺手上重量有異，兩人不約而同「咦」的一聲，大吃一驚，原來手中抓住的各是半截斷劍。

　　那女子見到二道狼狽尷尬的神態，不禁噗哧一笑。楊過正自悲傷，聽到那女子笑聲，見到二道的古怪模樣，也不自禁的破涕為笑。只見那女子一彎腰，刷的一刀，往皮清玄頭上削去。皮清玄急忙縮頭，那知也這一刀意勢不盡，手腕微抖，在半空中轉了個彎，終於劃中皮清玄的右額，登時鮮血迸流。其餘四人又驚又怒，團團圍在她黑驢四周。姬皮二人退在後面，手□各執半截斷劍，拋去是捨不得，拿著可又沒用，不知如何是好。

　　那女子一聲清嘯，左手一提韁繩，胯下黑驢猛地縱出數丈。韓陳二丐當即追近，刀錘紛舉，攻了上去。申志凡跟著搶上，使開全真派劍法，劍劍刺向敵人要害。楊過看他劍法雖狠，但比之尹志平、趙志敬等大有不如，料來是「志」字輩中的三四流腳色。

　　他此時心神略定，方細看那女子容貌，只見她一張瓜子臉，頗為俏麗，年紀似尚比自己小著一兩歲，無怪那店伴不信這個「白衣美貌女子」是他姊姊。她雖也穿著一身白衣，但膚色微黑，與小龍女的皎白勝雪截然不同。但見她刀法輕盈流動，大半卻是使劍的路子，刺削多而砍斫少。楊過只看了數招，心道：「她使的果然是我派武功，難道又是李莫愁的弟子？」心想兩邊都不是好人，不論誰勝誰敗，都不必理會，又想：「憑你也配稱什麼『白衣美貌女子』了？你給我姑姑做丫鬟也不配。」於是曲臂枕頭，仰天而臥，斜眼觀鬥。

　　起初十餘招那少女居然未落下風，她身在驢背，居高臨下，彎刀揮處，五人不得不跳躍閃避。又鬥十餘招，姬清虛見手中這柄斷劍實在管不了用，心念一動，叫道：「皮師弟，跟我來。」奔向旁邊樹叢，揀了一株細長小樹，用斷劍齊根斬斷，削去枝葉，儼然是一根□棒。皮清玄依樣削棒。二道左右夾攻，挺棒向黑驢刺去。

　　那少女輕叱：「不要臉！」揮刀擋開雙棒，就這麼一分心，那姓韓乞丐的鏈子錘與申志凡的長劍前後齊到。那少女急使險招，低頭橫身，鐵錘夾著一股勁風從她臉上掠過。噹的一聲，彎刀與長劍相交，就在此時，黑驢負痛長嘶，前足提了起來，原來被姬清虛刺了一棒。那姓陳乞丐就地打個滾，展開地堂刀法，刀背在驢腿上重重一擊，黑驢登時跪倒。這麼一來，那少女再也不能乘驢而戰，眼見劍□齊至，當即飛身而起，左手已抓住皮清玄的□棒，用力一拗，□棒斷成兩截。她雙足著地，回刀橫削，格開那姓陳乞丐砍來的一刀。楊過一驚：「怎麼？她已受了傷？」

　　原來那少女左足微跛，縱躍之間顯得不甚方便，一直不肯下驢，自是為了這個緣故。楊過俠義之心頓起，待要插手相助，轉念想到：「我和姑姑好端端在古墓中長相□守，都是那惡女人李莫愁到來，才鬧到這步田地。這女子又冒充我姑姑，要人叫她『白衣美貌女子』，好不要臉！」當下轉過了頭，不去瞧她。

　　耳聽得兵刃相交叮噹不絕，好奇心終於按捺不住，又回過頭來，但見相鬥情勢已變，那少女東閃西避，已是遮攔多還手少。突然那姓韓乞丐鐵錘飛去，那少女側頭讓過，正好申志凡長劍削到，玎的一聲輕響，將她束髮的銀環削斷了一根，半邊鬢髮便披垂下來。那少女秀眉微揚，嘴唇一動，臉上登如罩了一層嚴霜，反手還了一刀。

　　楊過見她揚眉動唇的怒色，心中劇烈一震：「姑姑惱我之時，也是這般神色。」只因那少女這一發怒，楊過立時決心相助，當下拾起七八塊小石子放入懷中，但見她左支右絀，神情已十分狼狽。申志凡叫道：「你與赤練仙子李莫愁到底怎生稱呼？再不實說，可莫怪我們不客氣了！」那少女彎刀橫回，突從他後腦釣了過來。申志凡沒料到她會忽施突襲，擋架不及。姓陳你丐急叫：「留神！」姬清虛猛力舉□棒向彎刀背上擊去，才救了申志凡性命。五人見她招數如此毒辣，下手再不容情。霎時之間，那少女連遇險招。申志凡料想這少女與李莫愁必有淵源，日後被那赤練魔頭得訊息，那可禍患無窮，眼見她並無後援，正好殺了滅口，於是招招指向她的要害。

　　楊過見她危在頃刻，再也延緩不得，翻身上了牛背，隨即溜到牛腹之下，雙足勾住牛背，伸指在牛臀上一戳。那牯牛放開四蹄，向六人直衝過去。

　　六人惡鬥正酣，突然見到瘋牛衝來，都吃了一驚，四下縱開避讓。

　　楊過伏在牛腹之下，看準了五個男子的背心穴道，小石子一枚枚擲出，或中「魂門」，或中「神堂」，但聽得嗆啷、拍喇、「哎唷」連響，五人雙臂酸麻，手中兵刃紛紛落地。楊過卻已驅趕牯牛回上山坡。他從牛腹下翻身落地，大叫大嚷：「啊」，大牯牛發瘋啦，這可不得了啦！□

　　申志凡穴道被點，兵刃脫手，又不見敵人出手，自料是那少女的幫手所為，此人武功如此高明，那□還敢戀戰？幸好雙腿仍能邁步，發足便奔，總算他尚有義氣，叫道：「陳大哥，韓兄弟，咱們走罷！」餘人不暇細想，也都跟著逃走。皮清玄慌慌張張，不辨東西，反而向那少女奔去。姬清虛大叫：「皮師弟，到這□來！」皮清玄待要轉身，那少女搶上一步，彎刀斫將下來。皮清玄大驚，手中又無兵刃，急忙偏身閃避，豈知那少女彎刀斫出時方向不定，似東實西，如上卻下，冷光閃處，己砍到了他面門。皮清玄危急中舉手擋格，擦的一聲，彎刀已削去了他四根手指。他尚未覺得疼痛，回頭急逃。

　　姓韓乞丐逃出十餘步，見陸無雙不再追來，心道：「這丫頭跛了腳，怎追我得上？」想到她足跛，不自禁的向她左腿瞧了一眼，轉身又奔。豈知這一下正犯了那少女的大忌，登時怒氣勃發，不可抑止，叫道：「賊叫化，你道我追你不上麼？」舞動彎刀，揮了幾轉，呼的一聲，猛地擲出。只見那彎刀在半空中銀光閃閃，噗的一聲，插入那姓韓乞丐左肩。那人一個踉蹌，肩頭帶著彎刀，狂奔而去。不多時五人均已竄入了樹林。

　　那少女冷笑幾聲，心中大是狐疑：「難道有人伏在左近？他為什麼要助我？」自己使慣了的銀弧刀給那姓韓乞丐帶了去，不禁有些可惜，拾起那姓陳乞丐掉在地下的單刀拿在手□，急步往四下樹林察看，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回到谷中。但見楊過哭喪著臉坐在地下，呼天搶地的叫苦。

　　那少女問道：「喂，牧童兒，你叫什麼苦？」楊過道：「這牛兒忽然發瘋，身上撞爛了這許多毛皮，回去主人家定要打死我。」那少女看那牯牛，但見毛色光鮮，也沒撞損什麼，說道：「好罷，總算你這牛兒幫了我一個忙，給你一錠銀子。」說著從懷中掏出一錠三兩銀子的元寶，擲在地下。她想楊過定要大喜稱謝，那知他仍是愁眉苦臉，搖著頭不拾銀子。那少女道：「你怎麼啦？傻瓜，這是銀子啊。」楊過道：「一錠不夠。」那少女又取出一錠銀子擲在地下。楊過有意逗她，仍是搖頭。

　　那少女惱了，秀眉一揚，沉臉罵道：「沒啦，傻瓜！」轉身便走。楊過見了她發怒的神情，不自禁的胸頭熱血上湧，眼中發酸，想起小龍女平日責罵自己的模樣，心意已決：「一時之間若是尋不著姑姑，我就盡瞧這姑娘惱怒的樣兒便了。」當下伸手抱住她右腿，叫道：「你不能走！」那少女用力一掙，卻被他牢牢抱住了掙不脫，更是發怒，叫道：「放開！你拉著我幹麼？」楊過見她怒氣勃勃，心中愈是樂意，叫道：「我回不了家啦，你救命。」跟著便大叫：「救命，救命！」

　　那少女又好氣又好笑，舉刀喝道：「你再不放手，我一刀砍死你。」楊過抱得更加緊了，假意哭了起來，說道：「你砍死我算啦，反正我回家去也活不成。」那少女道：「你要怎地？」楊過道：「我不知道，我跟著你去。」那少女心想：「沒來由的惹得這傻瓜跟我胡纏。」提刀便砍了下去。楊過料想她不會真砍，仍是抱住她小腿不放，那知這少女出手狠辣，這一刀真是砍向他頭頂，雖不想取他性命，卻要在他頭頂砍上一刀，好叫他吃點苦頭，不敢再來歪纏。楊過見單刀直砍下來，待刀鋒距頭不過數寸，一個打滾避開，大叫：「殺人哪，殺人哪！」

　　那少女更加惱怒，搶上又是揮刀砍去。楊過橫臥地下，雙腳亂踢，大叫：「我死啦，我死啦！」他一雙泥足瞎伸亂撐，模樣要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但那少女幾次險些被他踢中手腕，始終砍他不中。楊過見她滿臉怒色，正是要瞧這副嗔態，不由得癡癡的凝望。那少女見他神色古怪，喝道：「你起來！」楊過道：「那你殺我不殺？」那少女道：「好，我不殺你就是。」楊過慢慢爬起，呼呼呼的大聲喘息，暗中運氣閉血，一張臉登時慘白，全無血色，就似嚇得魂不附體一般。

　　那少女心中得意，「呸」了一聲道：「瞧你還敢不敢胡纏？」舉刀指著山坡上皮清玄那幾根被割下來的手指，說道：「人家這般凶神惡煞，我也砍下他的爪子來。」楊過裝出惶恐畏懼模樣，不住畏縮。那少女將單刀插在腰帶上，轉身找尋黑驢，可是那驢子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只得徒步而行。

　　楊過拾起銀子，揣在懷□，牽了牛繩跟在她後面，叫道：「姑姑，你帶我去。」那少女那加理睬，加快腳步，轉眼間將他拋得影蹤不見。那知剛歇得一歇，只見他牽著牯牛遠遠奔來，叫道：「帶我去啊，帶我去啊。」那少女秀眉緊蹙，展開輕功，一口氣奔出數里，只道他再也追趕不上，不料過不多時，又隱隱聽到「帶我去啊」的叫聲。那少女怒從心起，反身奔去，拔出單刀，高高舉起。楊過叫道：「啊喲！」抱頭便逃。那少女只要他不再跟隨，也就罷了，轉身再行。

　　走了一陣，聽得背後一聲牛鳴，回頭望時，但見楊過牽了牯牛遙遙跟在後面，相距約有三四十步。那少女站定腳步等他過來。可是楊過見她不走，也就立定不動，她如前行，當即跟隨，若是返身舉刀追來，他轉頭就逃。這般追追停停，天色已晚，那少女始終擺脫不了他的糾纏。她見這小牧童雖然傻□傻氣，腳步卻是異常迅捷，想是在山地中奔跑慣了，要待追上去打暈了他，或是砍傷他兩腿，每次總是給他連滾帶爬、驚險異常的溜脫。

　　又纏了幾次，那少女左足跛了，行得久後，甚感疲累，於是心生一計，高聲叫道：「好罷，我帶你走便是，你可得聽我的話。」楊過喜道：「你當真帶我去？」那少女道：「是婀，幹麼要騙你？我走得累了，你騎上牛背，也讓我騎著。」楊過牽了牯牛快步走近，暮靄蒼茫中見她眼光閃爍，知她不懷好意，當下笨手笨腳的爬上了牛背。那少女右足一點，輕輕巧巧的躍上，坐在楊過身前，心想：「我驢子逃走了，騎這牯牛倒也不壞。」足尖在牛脅上重重一踢。牯牛吃痛，發蹄狂奔。那少女微微冷笑，驀地□手肘用力向後撞去，正中楊過胸口。楊過叫聲「啊喲！」一個□斗翻下了牛背。

　　那少女甚是得意，心想：「任你無賴，此次終須著了我的道兒。」伸指在牛脅□一戳，那牯牛奔得更加快了，忽聽楊過仍是大叫大嚷，聲音就在背後，一回頭，只見他兩手牢牢拉住年尾，雙足離地，給牯牛拖得騰空飛行，滿臉又是泥沙，又是眼淚鼻涕，情狀之狼狽實是無以復加，可偏偏就是不放牛尾。那少女無法可施，提起單刀正要往他手上砍去，忽聽人聲喧嘩，原來牯牛已奔到了一個市集上。人眾擁擠，牯牛無路可走，終於停了下來。

　　楊過有意要逗那少女生氣以瞧她的怒色，躺在地下大叫：「我胸口好疼啊，你打死我啦！」市集上眾人紛紛圍攏，探問緣由。

　　那少女鑽入人叢，便想乘機溜走，豈知楊過從地下爬將過去，又已抱住她右腿，大叫：「別走，別走啊！」旁人問道：「幹什麼？你們吵些什麼？」楊過叫道：「她是我媳婦兒，我媳婦兒不要我，還打我。」那人道：「媳婦兒打老公，那還成什麼世界？」那少女柳眉倒豎，左腳踢出。楊過把身旁一個壯漢一推，這一腳正好踢在他的腰□。那大漢怒極，罵道：「小賤人，踢人麼？」提起醋缽般的拳頭□去。那少女在他手肘上一托，借力揮出，那大漢二百來斤的身軀忽地飛起，在空中哇哇大叫，跌入人叢，只壓得眾人大呼小叫，亂成一團。

　　那少女竭力要掙脫楊過，被他死命抱住了卻那□掙扎得脫？眼見又有五六人搶上要來為難，只得低頭道：「我帶你走便是，快放開。」楊過道：「你還打不打我？」那少女道：「好，不打啦！」楊過這才鬆手，爬起身來。二人鑽出人叢，奔出市集，但聽後面一片叫嚷之聲。楊過居然在百忙之中仍是牽著那條牯牛。

　　楊過笑嘻嘻的道：「人家也說，媳婦兒不可打老公。」那少女惡狠狠的道：「死傻蛋，你再胡說八道，說我是你媳婦兒什麼，瞧我不把你的腦袋瓜子砍了下來。」說著提刀一揚。楊過抱住腦袋，向旁逃過幾步，求道：「好姑娘，我不敢說啦。」那少女啐道：「瞧你這副髒模樣，醜八怪也不肯嫁你做媳婦兒。」楊過嘻嘻傻笑，卻不回答。

　　此時天色昏暗，兩人站在曠野之中，遙望市集中炊煙裊裊升起，腹中都感飢餓。那少女道：「傻蛋，你到市上去買十個饅頭來。」楊過搖頭道：「我不去。」那少女臉一沉，道：「你幹麼不去？」楊過道：「我才不去呢！你騙我去買饅頭，自己偷偷的溜了。」那少女道：「我說過不溜就是了。」楊過只是搖頭。那少女握拳要打，他卻又快步逃開。兩人繞著大牯牛，捉迷藏般團團亂轉。那少女一足跛了，行走不便，眼見這子跌倒爬起，大呼小叫，自己雖有輕身功夫，卻總是追他不上。

　　她惱怒已極，心想自己空有一身武功，枉稱機智乖巧，卻給這個又髒又臭的鄉下小傻蛋纏得束手無策，算得無能之至。也是楊過一副窩囊相裝得實在太像，否則她幾次三番殺不了這小傻蛋，心中早該起疑。她沿著大道南行，眼見楊過牽著牯牛遠遠跟隨，心中計算如何出其不意的將他殺了。走了一頓飯工夫，天色更加黑了，只見道旁有一座破舊石屋，似乎無人居住，尋思：「今晚我就睡在這□，等那傻瓜半夜□睡著了，一刀將他砍死。」當即向石屋走去，推門進去，只覺塵氣撲鼻，屋中桌椅破爛，顯是廢棄已久。她割些草將一張桌子抹乾淨了，躺在桌上閉目養神。

　　只見楊過並不跟隨進來，她叫道：「傻蛋，傻蛋！」不聽他答應，心想：「難道這傻蛋知道我要殺他，因而逃了！」當下也不理會，這了良久，迷迷糊糊的正要入睡，突然一陣肉香撲鼻。她跳起身來，走到門外，但見楊過坐在月光之下，手中拿著一大塊肉，正自張口大嚼，身前生了一堆火，火上樹枝搭架，掛著野味燒烤，香味一陣陣的送來。

　　楊過見她出來，笑了笑道：「要吃麼？」將一塊烤得香噴噴的腿肉擲了過去。那少女接在手中，似是一塊黃□腿肉，肚中正餓，撕下一片來吃了，雖然沒鹽，卻也甚是鮮美，當下坐在火旁，斯斯文文的吃了起來。她先將腿肉一片片的撕下，再慢慢咀嚼，但見楊過吃得唾沫亂濺，嗒嗒有聲，不由得噁心，欲待石吃，腹中卻又飢餓，只見轉過了頭不去瞧他。

　　她吃完一塊，楊過又遞了一塊給她。那少女道：「傻蛋，你叫什麼名字？」楊過楞楞的道：「你是神仙不是？怎知道我名叫傻蛋？」那少女心中一樂，笑道：「哈，原來你就叫傻蛋。你爸爸媽媽呢？」楊過道：「都死光啦。你叫什麼名字？」那少女道：「我不知道。你問來幹麼？」楊過心想：「你不肯說，我且激你一激。」得意洋洋的道：「我知道啦，你也叫傻蛋，因此不肯說。」那少女大怒，縱起身來，舉拳往他頭上猛擊一記，罵道：「誰說我叫傻蛋？你自己才是傻蛋。」楊過哭喪著臉，抱頭說道：「人家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不知道，人家就叫我傻蛋，你也說不知道，自然也是傻蛋啦。」那少女道：「誰說不知道了？我不愛跟你說就是。我姓陸，知不知道？」

　　這少女就是當日在嘉興南湖中採蓮的幼女陸無雙。她與表姊程英、武氏兄弟採摘花朵時摔斷了腿，武三娘為她接續斷骨，適在此時洪凌波奉師命來襲，以致接骨不甚妥善，傷癒之後左足短了寸許，行走時略有跛態。她皮色雖然不甚白皙，但容貌秀麗，長大後更見嬌美，只是一足跛了，不免引以為恨。

　　那日李莫愁殺了她父母婢僕，將她擄去，本來也要殺害，但見到她頸中所繫的錦帕，記起她伯父陸展元昔日之情，遲遲不忍下手。陸無雙聰明精乖，知道落在這女魔頭手中，生死繫於一線，這魔頭來去如風，要逃是萬萬逃不走的，於是一起始便曲意迎合，處處討好，竟奉承得那殺人不眨眼的赤練仙子加害之意日漸淡了。李莫愁有時記起當年恨事，就將她叫來折辱一場。陸無雙故意裝得蓬頭垢面，一蹺一拐。李莫愁見了她這副可憐巴巴的模樣，胡亂打罵一番，出了心中之氣，也就不為已甚。陸無雙如此委曲求全，也虧她一個小小女孩，居然在這大魔頭門下挨了下來。

　　她將父母之仇昱藏心中，絲毫不露。李莫愁問起她的父母，她總是假裝想不起來。當李莫愁與洪凌波練武之時，她就在旁遞劍傳巾、斟茶送果的侍候，十分慇勤。她武學本有些根柢，看了二人練武，心中暗記，待李洪二人出門時便偷偷練習，平時更加意討好洪凌波。後來洪凌波乘著師父心情甚佳之時代陸無雙求情，也拜在她門下作了徒弟。

　　如是過了數年，陸無雙武功日進，只是李莫愁對她總是心存疑忌，別說最上乘的武功，就是第二流的功夫也不肯傳授。倒是洪凌波見她可憐，暗中常加點撥，因此她的功夫說高固然不高，說低卻也不低。這日李莫愁與洪凌波師待先後赴活死人墓盜「玉女心經」，陸無雙見她們長久不歸，決意就此逃離魔窟，回江南去探訪父母的生死下落。她幼時雖見父母被李莫愁打得重傷，料想凶多吉少，究未親見父母逝世，心中總存著一線指望，要去探個水落石出。臨走之時，心想一不作，二不休，竟又盜走了李莫愁的一本「五毒秘傳」，那是記載諸般毒藥和解藥的抄本。

　　她左足跛了，最恨別人瞧她跛足，那日在客店之中，兩個道人向她的破足多看了幾眼，她立即出言斥責，那兩個道人脾氣也不甚好，三言兩語，動起手來，她使彎刀削了兩個道人的耳朵，才有日後豺狼谷的約鬥。當日李莫愁擄她北去之時，她在□洞口與楊過曾見過一面，但其時二人年幼，日後都變了模樣，數年前匆匆一會，這時自然誰都記不起了。

　　陸無雙吃完兩塊烤肉，也就飽了。楊過卻藉著火光掩映，看她的臉色，心道：「我姑姑此刻不知身在何處？眼前這女子若是姑姑，我烤獐腿給她吃，豈不是好？」心下尋思，呆呆的凝望著好，竟似癡了。陸無雙哼了一聲，心道：「你這般無禮瞧我，現下且自忍耐，半夜□再殺你。」當即回入石屋中睡了。

　　睡到中夜，她悄悄起來，走到屋外，只見火堆邊楊過一動不動的睡著，火堆早已熄了，於是躡手躡足的走到他身後，手起刀落，往他背心砍去，突然手腕一抖，虎口震得劇痛，登時把捏不定，噹的一聲，單刀脫手，只覺中刀之處似鐵似石。她一驚非小，急忙轉身逃開，心道：「難道這傻蛋竟練得週身刀槍不入？」奔出數丈，見楊過並不追來，回頭一望，只見他仍是伏在火邊不動。

　　陸無雙疑心大起，叫道：「傻蛋，傻蛋！我有話跟你說。」楊過只是不應。她凝神細看，但見楊過身形縮成一團，模樣極是古怪，當下大著膽子走近，見他竟然不似人形，伸手摸了摸，衣服下硬硬的似是一塊大石。抓住衣服向上提起，衣服下果然是一塊岩石，又那□有楊過的人在？

　　她呆了一呆，叫道：「傻蛋，傻蛋！」不聽答應，當下側耳傾聽，似乎屋子中傳出一陣陣鼾聲，循聲尋去，只見楊過正睡在她適才所睡的桌上，背心向外，鼾聲大作，濃睡正酣。陸無雙盛怒之下，也不去細想他怎會突然睡到了桌上，立即縱身而上，提起單刀，挺刀尖向他背心插落。

　　這一下刀鋒入肉，手上絕無異感，卻聽楊過打了幾下鼾，說起夢話來：「誰在我背上搔□，嘻嘻，別鬧，別鬧，我怕□。」

　　陸無雙驚得臉都白了，雙手發顫，心道：「此人難道竟是鬼怪？」轉身欲逃，一時之間雙足竟然不聽使喚。只聽他又說夢話：「背上好□，定是小老鼠來偷我的黃獐肉。」伸手背後，從衣衫底下拉出半□黃獐，拍的一聲，拋在地下。陸無雙舒了一口你氣，這才明白：「原來這傻蛋將黃獐肉放在背上，剛才這刀刺在獸肉上啦，卻教我虛驚一場。」

　　她連刺兩次失誤，對楊過憎恨之心更加強了，咬牙低聲道：「臭傻蛋，瞧我這次要不要了你的小命。」閃身撲上，舉刀向他背心猛砍。楊過於鼾聲呼呼中翻了個身，這一刀拍的一聲，砍在桌上，深入木□。

　　陸無雙手上運勁，待要拔刀，楊過正做什麼惡夢，大叫：「媽婀，媽啊，小老鼠來咬我啊。」兩條泥腿□地伸出，左腿擱在陸無雙臂彎□的「曲池穴」，右腿卻擱在她肩頭的「肩井穴」。這兩處都是人身大穴，他兩條泥腿摔將下來，無巧不巧，恰好撞正這兩處穴道。陸無雙登時動彈不得，呆呆的站著，讓身子作了他擱腿的架子。

　　她心中怒極，身子雖不能動，口中卻能說話，喝道：「喂，傻蛋，快把臭腳拿開。」只聽他打呼聲愈加響了。她不知如何是好，惱恨之下，張口將唾沫向他吐去。楊過翻了個身，右腳尖漫不經意的掠了過來，正好在她「巨骨穴」上輕輕一碰。陸無雙立時全身酸麻，連嘴也張不開了，鼻中只聞到他腳上臭氣陣陣衝來。

　　就這麼擱了一盞茶時分，陸無雙氣得幾欲暈去，心中賭咒發誓：「明日待我穴道鬆了，定要在這傻蛋身上斬他十七八刀。」再過一陣，楊過心想也作弄她得夠了，放開雙足，轉過身來，雖在黑暗之中，她臉上的氣惱神色仍是瞧得清清楚楚。她越是發怒，似乎越是與小龍女相似，楊過癡癡的瞧著，那□捨得閉眼？其實陸無雙相貌和小龍女全不相似，只是天下女子生氣的模樣總是大同小異，楊過念師情切，百無聊賴之中，瞧瞧陸無雙的嗔態怒色，自覺是依稀瞧到了小龍女，那也是畫餅之意、望梅之思而已。

　　過了一會，月光西斜，從大門中照射進來。陸無雙見楊過雙眼睜開，笑瞇瞇的瞧著自己，心中一凜：「莫非這傻蛋喬呆扮癡？他點我穴道，並非無意碰巧撞中？」想到此處，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就在此時，忽見楊過斜眼望著地下，她歪過眼珠，順著他眼光看去，只見地下並排列著三條黑影，原來有三個人站在門口。凝神再看，三條黑影的手中都拿著兵刃，她暗暗叫苦：「糟啦，糟啦，對頭找上了門來，偏生給這傻蛋撞中了穴道。」她連遭怪異，心中雖然起疑，卻總難信如此骯髒猥瑣的一個牧童竟會有一身高明武功。

　　楊過閉上了眼大聲打鼾。只聽門口一人叫道：「小賤人，快出來，你站著不動，就想道爺饒了你麼？」楊過心道：「原來又是個牛鼻子。」又聽另一人道：「我們也不要你的性命，只要削你兩隻耳朵、三根手指。」第三人道：「老子在門外等著，爽爽快快的出來動手罷。」說著向外躍出。三人圍成半圓，站在門外。

　　楊過伸個懶腰，慢慢坐起，說道：「外面叫什麼啊，陸姑娘，你在那□？咦，你幹麼站著不動？」在她背上推了幾下。陸無雙但覺一股強勁力道傳到，全身一震，三處被封的穴道便即解開，當下也不及細想，俯身拾起單刀，躍出大門，只見三個男人背向月光而立。

　　她更不打話，翻腕向左邊那人挺刀刺去。那人手中拿的是條鐵鞭，看準尖刀砸將下來。他鐵鞭本就沉重，兼之膂力甚強，砸得又准，噹的一聲，陸無雙單刀脫手。楊過橫臥桌上，見陸無雙向旁跳開，左手斜指，心道：「好，那道人的長劍保不住。」果然她手腕斗翻，已施展古墓派武功，奪過道人手中長劍，順手斫落，噗的一聲，道人肩頭中劍。他大聲咒罵，躍開去撕道袍裹傷。

　　陸無雙舞劍與使鞭的漢子鬥在一起。另一個矮小漢子手持花槍，東一槍西一槍的攢刺，不敢過份逼近。那使鞭的猛漢武藝不弱，鬥了十餘合，陸無雙漸感不支。那人出手與步履之間均有氣度，似乎頗為自顧身份，陸無雙數次失手，他竟並不過份相逼。

　　那道人裹好傷口，空手過來，指著陸無雙罵道：「古墓派的小賤人，下手這般狠毒！」挺臂舞拳，向她急衝過去。白光閃動，那道人背上又吃了一劍，可是那矮漢的花槍卻也刺到了陸無雙背心，使鞭猛漢的鐵鞭戳向她肩頭。楊過暗叫：「不好！」雙手握著的兩枚石子同時擲出，一枚□開花槍，另一枚打中了猛漢右腕。

　　不料那猛漢武功了得，右腕中石，鐵鞭固然無力前伸，但左掌快似閃電，□地穿出，噗的一聲，擊正陸無雙胸口。楊過大驚，他究竟年輕識淺，看不透這猛漢左手上拳掌功夫的了得，急忙搶出，一把抓住他後領運勁甩出。那猛漢騰空而起，跌出丈許之外。那道人與矮漢子見楊過如此厲害，忙扶起猛漢，頭也不回的走了。

　　楊過俯頭看陸無雙時，見她臉如金紙，呼吸甚是微弱，受傷實是不輕，伸左手扶住她背脊，讓她慢慢坐起，但聽得格啦、格啦兩聲輕響，卻是骨骼互撞之聲，原來她兩根肋骨被那猛漢一掌擊斷了。她本已昏暈過去，兩根斷骨一動，一陣劇痛，便即醒轉，低低呻吟。楊過道：「怎麼啦？很痛麼？」陸無雙早痛得死去活來，咬牙罵道：「問什麼？自然很痛。抱我進屋去。」楊過托起她身子，不免略有震動。陸無雙斷骨相撞，又是一陣難當劇痛，罵道：「好，鬼傻蛋，你……你故意折磨我。那三個傢伙呢？」楊過出手之時，她已被擊暈，是以不知是他救了自己性命。

　　楊過笑了笑，道：「他們只道你已經死了，拍拍手就走啦。」陸無雙心中略寬，罵道：「你笑什麼？死傻蛋，見我越痛就越開心，是不是？」楊過每聽她罵一句，就想起小龍女當日叱罵自己的情景來。他在活死人墓中與小龍女相處這幾年，實是他一生中最歡悅的日子，小龍女縱然斥責，他因知師父真心相待，仍是內心感到溫暖。此時找尋師父不到，恰好碰到另一個白衣少女，淒苦孤寂之情，竟得稍卻。實則小龍女秉性冷漠，縱對楊過責備，也不過不動聲色的淡淡數說幾句，那會如陸無雙這般亂罵？但在楊過此時心境，總是有一個年輕女子斥罵自己，遠比無人斥罵為佳，對她的惡言相加只是微笑不理，抱起她放在桌上。陸無雙橫臥下去時斷骨又格格作聲，忍不住大聲呼痛，呼痛時肺部吸氣，牽動肋骨，痛得更加厲害了，咬緊牙關，額頭上全是冷汗。

　　楊過道：「我給你接上斷骨好麼？」陸無雙罵道：「臭傻蛋，你會接什麼骨？」楊過道：「我家□的癩皮狗跟隔壁的大黃狗打架，給咬斷了腿，我就給它接過骨。還有，王家伯伯的母豬撞斷了肋骨，也是我給接好的。」陸無雙大怒，卻又不敢高聲呼喝，低沉著嗓子道：「你罵我癩皮狗，又罵我母豬。你才是癩皮狗，你才是母豬。」楊過笑道：「就算是豬，我也是公豬啊。再說，那癩皮狗也是雌的，雄狗不會癩皮。」陸無雙雖然伶牙利齒，但每說一句，胸口就一下牽痛，滿心要跟他鬥口，卻是力所不逮，只得閉眼忍痛，不理他的嘮叨。楊過道：「那癩皮狗的骨頭經我一接，過不了幾天就好啦，跟別的狗打起架來，就和沒斷過骨頭一樣。」

　　陸無雙心想：「說不定這傻蛋真會接骨。何況若是無人醫治，我準沒命。可是他跟我接骨，便得碰到我胸膛，那……那怎麼是好？哼，他若治我不好，我跟他同歸於盡。若是治好了，我也決不容這見過我身子之人活在世上。」她幼遭慘禍，忍辱掙命，心境本已大異常人，跟隨李莫愁日久，耳染目濡，更學得心狠手辣，小小年紀，卻是滿肚子的惡毒心思，低聲道：「好罷！你若騙我，哼哼，小傻蛋，我決不讓你好好的死。」

　　楊過心道：「此時不加刁難，以後只怕再沒機緣了。」於是冷冷的道：「王家伯伯的母豬撞斷了肋骨，他閨女向我千求萬求，連叫我一百聲『好哥哥』，我才去給接骨……」陸無雙連聲道：「呸，呸，呸，臭傻蛋……臭傻蛋……啊唷……」胸口又是一陣劇痛。楊過笑道：「你不肯叫，那也罷了。我回家啦，你好好兒歇著。」說著站起身來，走向門口。

　　陸無雙心想：「此人一去，我定要痛死在這□了。」只得忍氣道：「你要怎地？」楊過道：「本來嘛，你也得叫我一百聲好哥哥，但你一路上罵得我苦了，須得叫一千聲才成。」陸無雙心下計議：「一切且答應他，待我傷癒，再慢慢整治他不遲。」於是說道：「我就叫你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哎唷……哎唷……」楊過道：「好罷，還有九百九十七聲，那就記在帳上，等你好了再叫。」走近身來，伸手去解她衣衫。

　　陸無雙不由自主的一縮，驚道：「走開！你幹什麼？」楊過退了一步，道：「隔著衣服接斷骨我可不會，那些癩皮狗、老母豬都是不穿衣服的。」陸無雙也覺好笑，可是若要任他解衣，終覺害羞，過了良久，才低頭道：「好罷，我鬧不過你。」楊過道：「你不愛治就不治，我又不希罕……」

　　正說到此處，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這小賤人定然在此方圓二十里之內，咱們趕緊搜尋……」陸無雙一聽到這聲音，只嚇得面無人色，當下顧不得胸前痛楚，伸手按住了楊過的嘴巴，原來外面說話的正是李莫愁。

　　楊過聽了她聲音，也是大吃一驚。只聽另一個女子聲音道：「那叫化子肩頭所插的那把彎刀，明明是師妹的銀弧刀，就可惜沒能起出來認一下。」此人自是洪凌波了。

　　她師徒倆從活死人墓中死□逃生，回到赤霞莊來，發見陸無雙竟已逃走，這也罷了，不料她還把一本「五毒秘傳」偷了去。李莫愁橫行江湖，武林人士盡皆忌憚，主要還不因她武功，而在她五毒神掌與冰魄銀針的劇毒。「五毒秘傳」中載得有神掌與銀針上毒藥及解藥的藥性、製法，倘若流傳了出去，赤練仙子便似赤練蛇給人拔去了毒牙。秘傳中所載她早熟爛於胸，自不須帶在身邊，在赤霞莊中又藏得機密萬分，那知陸無雙平日萬事都留上了心，得知師父收藏的所在，既然決意私逃，便連這本書也偷了去。

　　李莫愁這一怒真是非同小可，帶了洪凌波連日連夜的追趕，但陸無雙逃出已久，所走的又是荒僻小道。李莫愁師徒自北至南、自南回北兜截了幾次，始終不見她的蹤影。這一晚事有湊巧，師徒倆行至潼關附近，聽得丐幫弟子傳言，召只西路幫眾聚會。李莫愁心想丐幫徒眾遍於天下，耳目靈通，當會有人見到陸無雙，於是師徒倆趕到集會之處，想去打探消息，在路上恰好撞到一名五袋弟子由一名丐幫幫眾背著飛跑，另外十七八名乞兒在旁衛護。李莫愁見那人肩頭插了一柄彎刀，正是陸無雙的銀弧刀。她閃身在旁竊聽，隱約聽到那些乞丐憤然叫嚷，說給一個跛足丫頭用彎刀擲中了肩頭。

　　李莫愁大喜，心想他既受傷不久，陸無雙必在左近，當下急步追趕，尋到了那破屋之前。但見屋前燒了一堆火，又微微聞到血腥氣，忙幌亮火摺四下照看，果見地下有幾處血跡，血色尚新，顯是惡鬥未久。李莫愁一拉徒兒的衣袖，向那破屋指了指。洪凌波點點頭，推開屋門，舞劍護身，闖了進去。

　　陸無雙聽到師父與師姊說話，已知無幸，把心一橫，躺著等死。只聽得門聲輕響，一條淡黃人影閃了進來，正是師姊洪凌波。

　　洪凌波對師□情誼倒甚不錯，知道此次師父定要使盡諸般惡毒法兒，折磨得師□痛苦難當，這才慢慢處死，眼見她躺在桌上，當下舉劍往她心窩中刺去，免她零碎受苦。

　　劍尖剛要觸及陸無雙心口，李莫愁伸手在她肩頭一拍，洪凌波手臂無勁，立時垂下。李莫愁冷笑道：「難道我不會動手殺人？要你忙什麼？」對陸無雙道：「你見到師父也不拜了麼？」她此時雖當盛怒，仍然言語斯文，一如平素。陸無雙心想：「今日既已落在她手中，不論哀求也好，挺撞也好，總是要苦受折磨。」於是淡淡的道：「你與我家累世深仇，什麼話也不必說啦。」李莫愁靜靜的望著她，目光中也不知是喜是愁。洪凌波臉上滿是哀憐之色。陸無雙上唇微翹，反而神情倨傲。

　　三人這麼互相瞪視，過了良久，李莫愁道：「那本書呢？拿來。」陸無雙道：「給一個惡道士、一個臭叫化子搶去啦！」李莫愁暗吃一驚。她與丐幫雖無梁子，跟全真教的過節卻是不小，素知丐幫與全真教淵源極深，這本「五毒秘傳」落入了他們手中，那還了得？

　　陸無雙隱約見到師父淡淡輕笑，自是正在思量毒計。她在道上遁逃之際，提心吊膽的只怕師父追來，此刻當真追上了，反而不如先時恐懼，突然間想起：「傻蛋到那□去了？」她命在頃刻，想起那個骯髒癡呆的牧童，不知不覺竟有一股溫暖親切之感。突然間火光閃亮，蹄聲騰騰直響。

　　李莫愁師徒轉過身來，只見一頭大牯牛急奔入門，那牛右角上縛了一柄單刀，左角上縛著一叢燒得正旺的柴火，眼見衝來的勢道極是威猛，李莫愁當即閃身在旁，但見牯牛在屋中打了個圈子，轉身又奔了出去。牯牛進來時橫衝直撞，出去時也是發足狂奔，轉眼間已奔出數丈之外。李莫愁望著牯牛後影，初時微感詫異，隨即心念一動：「是誰在牛角上縛上柴火尖刀？」轉過身來，師徒倆同聲驚呼，躺在桌上的陸無雙已影蹤不見。

　　洪凌波在破屋前後找了一遍，躍上屋頂。李莫愁料定是那牯牛作怪，當即追出屋去。黑暗中但見牛角上火光閃耀，已穿入了前面樹林。她在火光照映下見牛背上無人，看來陸無雙併非乘牛逃走，轉念一想：「是了，定是有人在外接應，趕這怪牛來分我之心，乘亂救了她去。」但一時之間不知向何方追去才是，當下腳步加快，片刻間已追上牯牛，縱身躍上牛背，卻瞧不出什麼端倪，立即蹤下，在牛臀上踢了一腳，撮口低嘯，與洪凌波通了訊號，一個自北至南，一個從西到東的追去。

　　這牯牛自然是楊過趕進屋去的。他聽到李莫愁師徒的聲音，當即溜出後門，站在窗外偷聽，只一句話，便知李莫愁是要來取陸無雙性命，靈機一動，奔到牯牛之旁，將陸無雙那柄給鐵鞭砸落在地的單刀拾起，再拾了幾根枯柴，分別縛上牛角，取火燃著了柴枝，伏在牛腹之下，手腳抱住牛身，驅牛衝進屋去，一把抱起陸無雙，仍是藏在牛腹底下逃出屋來。他行動迅捷，兼之那牯牛模樣古怪，饒是李莫愁精明，事出不意，卻也沒瞧出破綻。待得她追上牯牛，楊過早已抱著陸無雙躍入長草中躲起。

　　這一番顛動，陸無雙早痛得死去活來，於楊過□樣相救、怎樣抱著她藏身在牛腹之下、怎樣躍入草叢，她都是迷糊不清，過了好一陣，神智稍復，「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楊過忙按住她口，在她耳邊低聲道：「別作聲！」只聽腳步聲響，洪凌波道：「咦，怎地一霎眼就不見了人？」遠處李莫愁道：「咱們走罷。這小賤人定是逃得遠了。」但聽洪凌波的腳步聲漸漸遠去。陸無雙極是氣悶，又待呼痛，楊過仍是按住她嘴不放。

　　陸無雙微微一掙，發覺被他摟在懷內，又羞又急，正想出手打去。楊過在她耳邊低聲道：「別上當，你師父在騙你。」這句話剛說完，果然聽得李莫愁道：「當真不在此處。」說話聲音極近，幾乎就在二人身旁。陸無雙吃了一驚，心道：「若不是傻蛋見機，這番可沒命了！」原來李莫愁疑心她就藏在附近，口中說走，其實是施展輕功，悄沒聲的掩了過來。陸無雙險些中計。

　　楊過側耳靜聽，這次她師徒倆才當真走了，鬆開按在陸無雙嘴上的手，笑道：「好啦，不用怕啦。」陸無雙道：「放開我。」楊過輕輕將她平放草地，說道：「我立時給你接好斷骨，咱們須得趕快離開此地，待得天明，可就脫不了身啦。」陸無雙點了點頭。楊過怕她接骨時掙扎叫痛，驚動李莫愁師徒，當即點了她的麻軟穴，伸手去解她衣上扣子，說道：「千萬別作聲。」

　　解開外衣後，露出一件月白色內衣，內衣之下是個杏黃色肚兜。楊過不敢再解，目光上移，但見陸無雙秀眉雙蹙，緊緊閉著雙眼，又羞又怕，渾不似一向的蠻橫模樣。楊過情竇初開，聞到她一陣陣處女體上的芳香，一顆心不自禁的怦怦而跳。陸無雙睜開眼來，輕輕的道：「你給我治罷！」說了這句話，又即閉眼，側過頭去。楊過雙手微微發顫，解開她的肚兜，看到她乳酪一般的胸脯，怎麼也不敢用手觸摸。

　　陸無雙等了良久，但覺微風吹在自己赤裸的胸上，頗有寒意，轉頭睜眼，卻見楊過正自癡癡的瞪視，怒道：「你……你瞧……瞧……什麼？」楊過一驚，伸手去摸她肋骨，一碰到她滑如凝脂的皮膚，身似電震，有如碰到炭火一般，立即縮手。陸無雙道：「快閉上眼睛，你再瞧我一眼，我……我……」說到此處，眼淚流了下來。

　　楊過忙道：「是，是。我不看了。你……你別哭。」果真閉上眼睛，伸手摸到她斷了的兩根肋骨，將斷骨仔細對準，忙拉她肚兜遮住她胸脯，心神略定，於是折了四根樹枝，兩根放在她胸前，兩根放在背後，用樹皮牢牢綁住，使斷骨不致移位，這才又扣好她□衣與外衣的扣子，鬆了她的穴道。

　　陸無雙睜開眼來，但見月光□在楊過臉上，雙頰緋紅，神態忸怩，正自偷看她的臉色，與她目光一碰，急忙轉過頭去。此時她斷骨對正，雖然仍是疼痛，但比之適才斷骨相互銼軋時的劇痛已大為緩和，心想：「這傻蛋倒真有點本事。」她此時自已看出楊過實非常人，更不是傻蛋，但她一起始就對之嘲罵輕視，現下縱然蒙他相救，卻也不肯改顏尊重，當下問道：「傻蛋，你說怎生好？呆在這兒呢，還是躲得遠遠地？」楊過道：「你說呢？」陸無雙道：「自然走啊，在這兒等死麼？」楊過道：「到那兒去？」陸無雙道：「我要回江南，你肯不肯送我去？」楊過道：「我要尋我姑姑，不能去那麼遠。」陸無雙一聽，臉色沉了下來，道：「好罷，那你快走！讓我死在這兒罷。」

　　陸無雙若是溫言軟語的相求，楊過定然不肯答應，但見她目蘊怒色，眉含秋霜，依稀是小龍女生氣的模樣，不由得難以拒卻，心想：「說不定姑姑恰好到了江南，我送陸姑娘去，常言道好心有好報，天見可憐，卻教我撞見了姑姑。」他明知此事渺茫之極，只是無法拒絕陸無雙所求，只好向自己巧所辯解罷了，當下歎了口氣，俯身將她抱起。

　　陸無雙怒道：「你抱我幹麼？」楊過笑道：「抱你到江南去啊。」陸無雙大喜，噗嗤一笑，道：「傻蛋，江南這麼遠，你抱得我到麼？」話雖這麼說，卻安安靜靜的伏在他懷□，一動也不動了。

　　這時那頭大牯牛早奔得不知去向。楊過生怕給李莫愁師徒撞見，盡揀荒僻小路走。他腳下迅捷，上身卻是穩然不動，全沒震痛陸無雙的傷處。陸無雙見身旁樹木不住倒退，他這一路飛馳，竟然有如奔馬，比自己空身急奔還要迅速，輕功實不在師父之下，心中暗暗驚奇：「原來這傻蛋身負絕藝，他小小年紀，怎能練到這一身本事？」不久東方漸白，她抬起頭來，見楊過臉上雖然骯髒，卻是容貌清秀，雙目更是靈動有神，不由得心中一動，漸漸忘了胸前疼痛，過了一陣，竟爾沉沉睡去。

　　待得天色大明，楊過有些累了，奔到一棵大樹底下，輕輕將她放下，自己坐在她身邊休息。陸無雙睜開眼來，淺淺一笑，說道：「我餓啦，你餓不餓？」楊過道：「我自然也餓，好罷，咱們找家飯店吃飯。」站起身來，又抱起了她，只是抱了半夜，雙臂微感酸麻，當下舉起她坐在自己肩頭，緩緩而行。

　　陸無雙兩隻腳在楊過胸前輕輕的一□一□，笑道：「傻蛋，你到底叫什麼名字？總不成在別人面前，我也叫你傻蛋。」楊過道：「我沒名字，人人都叫我傻蛋。」陸無雙慍道：「你不說就算啦！那你師父是誰？」楊過聽她提到「師父」二字，他對小龍女極是敬重，那敢輕忽玩鬧，正色答道：「我師父是我姑姑。」陸無雙信了，心道：「原來他是家傳的武藝。」又問：「你姑姑是那一家那一派？」楊過呆頭呆腦的道：「她是住在家□的，派什麼的我可不知道啦。」陸無雙嗔道：「你裝傻！我問你，你學的是那一門子武功？」楊過道：「你問我家的大門嗎？怎麼說是紙糊的，那明明是木頭的。」陸無雙心下沉吟：「難道此人當真是個傻蛋？武功雖好，人卻癡呆麼？」於是溫言道：「傻蛋，你好好跟我說，你為什麼救我性命？」

　　楊過一時難以回答，想了一陣，道：「我姑姑叫我救你，我就救你。」陸無雙道：「你姑姑是誰？」楊過道：「姑姑就是姑姑。她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陸無雙歎了口氣，心想：「這人原來真是傻的。」本來已對他略有溫柔之意，此時卻又轉生厭憎。楊過聽她不再說話，問道：「你怎麼不說話啦？」陸無雙哼了一聲。楊過又問一句。陸無雙嗔道：「我不愛說話就不說話，傻蛋，你閉著嘴巴！」楊過知她此時臉色定然好看，只是她坐在自己肩頭，難以見到，不禁暗感可惜。

　　不多時，來到一個小市鎮。楊過找了一家飯店，要了飯菜，兩人相對而坐。陸無雙聞到他身上的牛糞氣息，眉頭一皺，道：「傻蛋，你坐到那邊去，別跟我一桌。」楊過笑了笑，走到另一張桌旁坐了。陸無雙見他仍是面向自己，心中煩躁，越瞧越覺此人傻得討厭，沉臉道：「你別瞧我。」指著遠處一張桌子道：「坐到那邊去。」楊過裂嘴一笑，捧了飯碗，坐在門檻上吃了起來。陸無雙道：「這才對啦。」她肚中雖餓，但胸口刺痛，難以下嚥，只感一百個的不如意，欲待拿楊過出氣，他又坐得遠了，呼喝不著。

　　正煩惱間，忽聽門外有人高聲唱道：「小小姑娘做好事哪。」又有人接唱道：「施捨化子一碗飯哪！」陸無雙抬起頭來，只見四名乞丐一字排在門外，一齊望著自己，眼見這四人來意不善，心中暗暗吃驚。又聽第三個化子唱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哪！」第四個唱道：「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四個乞丐唱的都是討飯的「蓮花落」調子，每人都是右手持一隻破碗，左手拿一根樹枝，肩頭負著四隻麻布袋子。陸無雙曾聽師姊□談時說起，丐幫幫眾以所負麻袋數目分輩份高低，這四人各負四袋，那均是四袋弟子，想起昨天在豺狼谷中相鬥的那韓陳二人，背上似乎各負五隻麻袋，比之眼前這四人還高了一級。自己若是身上無傷，對這四丐自是不懼，可是現下提筷子都沒力氣，卻如何迎敵？傻蛋輕功雖然了得，但這麼瘋瘋顛顛的，就算會武，也決不能高，一時不禁彷徨無計。

　　楊過自管自吃飯，對這四個化子恍若未見。他吃完了一碗，自行走到飯桶邊滿滿的又裝一碗，伸手到陸無雙面前的菜盤中抓起一條魚來，湯水魚汁，淋得滿桌都是，傻笑道：「嘻嘻，我吃魚！」

　　陸無雙秀眉微蹙，已無餘暇斥罵。只聽那四個乞丐又唱了起來，唱的仍是「小小姑娘」那四句。四個乞丐連唱三遍，八隻眼睛瞪視著她。陸無雙不知如何應付才是，當下緩緩扒著飯粒，只作沒有聽見，心中卻是焦急萬分。

　　一個化子大聲說道：「小姑娘，你既一碗飯也不肯施捨，就再施捨一柄彎刀罷。」另一個道：「你跟我們去，我們也不能難為你。只要問明是非曲直，自有公平了斷。」隔了一會，第三個道：「快走罷，難道真要我們用強不成？」陸無雙回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第四個化子道：「我們不能強丐惡化，四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小姑娘，也教江湖上好漢笑話，只是要你去評一評理。」陸無雙聽了四人語氣，知道片刻之間就要動武，雖然明知難敵，卻也不能束手待斃，左手撫著長凳，只待對方上來，就挺凳拒敵。

　　楊過心想：「該出手啦！」走到陸無雙桌邊，端起湯碗，口中咬著一大塊魚，含含糊糊的道：「我……我要泡點兒湯！」湯碗一側，把半碗熱湯倒在陸無雙右臂上。她坐西朝東，右臂處於內側，這半碗湯倒將下去，她立時身子一縮，轉頭去看。楊過叫道：「啊喲！」毛手毛腳的去替她抹拭，就在此時，左手向外一揚，四根竹筷激飛而出，分射四名化子。

　　這四根竹筷去勢實在太快，那四個化子還沒看清，只覺臂彎處一痛，嗆啷啷聲響，四隻破碗一齊摔在地下石匝得粉碎。楊過拉起身上破衣，不住價往陸無雙袖子上抹去，說道：「你……你別生氣……我……我……我給你抹乾淨。」陸無雙叱道：「別瞎搗亂！」回頭瞧那四個化子時，登時驚得呆了。

　　只見四個乞丐的背影在街角處一幌而沒，地下滿是破碗的碎片。陸無雙大是驚疑：「這四人忒也古怪，怎地平白無端的突然走了？」

　　她見楊過雙手都是魚湯菜汁，還在桌上亂抹，斥道：「快走開，也不怕髒？」楊過道：「是，是！」雙手在衣襟上大擦一陣。陸無雙皺起眉頭，問道：「那四個叫化子怎麼走啦？」楊過道：「他們見姑娘小氣，不肯施捨，再求也是無用，這就走啦。」

　　陸無雙沉吟片刻，不明所以，取出銀子，叫楊過去買了一頭驢子，付了飯錢後，跨上驢背。但剛上驢背，斷骨處便是劇痛，忍不住呻吟出聲。楊過道：「可惜我又髒又臭，要不然倒可扶著你。」陸無雙道：「哼，盡說廢話。」韁繩一抖，那驢子的脾氣甚是倔強，挨到牆邊，將她身子往牆上擦去。陸無雙手腳都無力氣，驚呼一聲，竟從驢子上摔了下來。她右足著地，穩穩站定，可是牽動傷處，疼痛難當，怒道：「你明明見我摔下來，也不來扶。」楊過道：「我……身上髒啊。」陸無雙道：「你就不會洗洗麼？」楊過傻笑幾下，卻不說話。陸無雙道：「你扶我騎上驢子去。」楊過依言扶她上了驢背。那驢子一覺背上有人，立時又要搗鬼。

　　陸無雙道：「你快牽著驢子。」楊過道：「不，我怕驢子踢我。要是我那條大牯牛跟著來，可就好了。」陸無雙氣極：「這傻蛋說他不傻卻傻，說他傻呢，卻又不傻。他明明是想抱著我。」無可奈何，只得道：「好罷，你也騎上驢背來。」楊過道：「是你叫我的，可別嫌我髒，又罵我打我。」陸無雙道：「是啦，囉囉唆唆的多說幹麼？」楊過這才一笑跨上驢背，雙手摟住了她，兩腿微一用力，那驢子但感腹邊大痛，那□還敢作怪，乖乖的走了。

　　楊過道：「向那兒走？」陸無雙早已打聽過路徑，本想東行過潼關，再經中州，折而南行，那是大道，但見了丐幫這四個化子後，尋思前邊路上必定還有丐幫徒眾守候，不如走小路，經竹林關，越龍駒寨，再過紫荊關南下，雖然路程迂遠些，卻是太平得多，也更加不易給師父追上，沉吟一會，向東南方一指，道：「往那邊去。」

　　驢子蹄聲得得，緩緩而行，剛出市集，路邊一個農家小孩奔到驢前，叫道：「陸姑娘，有件物事給你。」說著將手中一束花擲了過來，轉頭撒頭撒腿就跑。陸無雙伸手接過，見是一束油菜花，花束上縛著一封信，忙撕開封皮，抽出一張黃紙，見紙上寫道：

　　「尊師轉眼即至，即速躲藏，切切！」

　　黃紙甚是粗糙，字跡卻頗為秀雅。陸無雙「咦」了一聲，驚疑不定：「這小孩是誰？他怎知我姓陸？又怎知我師父即會追來？」問楊過道：「你識得這小孩，是不是？又是你姑姑派來的了？」

　　楊過在她腦後早已看到了信上字跡，心想：「這明明是個尋常農家孩童，定是受人差遣送信。只不知寫信的人是誰？看來倒是好意。當真李莫愁追來，那便如何是好？」他雖學了玉女心經和九陰真經，一身而兼修武林中兩大秘傳，但究竟時日太淺，雖知秘奧，功力未至，也是枉然，若給李莫愁趕上，可萬萬不是敵手，青天白日的實是無處躲藏，正自沉吟無計，聽陸無雙問起，答道：「我不識得這小傻蛋，看來也不是我姑姑派來的。」

　　剛說了這兩句話，只聽吹打聲響，迎面抬來一乘花轎，數十人前後簇擁，原來是迎娶新娘。雖是鄉間村夫的粗鄙鼓樂，卻也喜氣洋洋，自有一股動人心魄的韻味。楊過心念一動，問道：「你想不想做新娘子？」

## 第09回　百計避敵

　　陸無雙正自惶急，聽他忽問傻話，怒道：「傻蛋！又胡說什麼？」楊過笑道：「咱們來玩拜天地成親。你扮新娘子好不好？那才教美呢？臉上披了紅布，別人說什麼也瞧你不見。」陸無雙一怔，道：「你教我扮新娘子躲過師父？」楊過嘻嘻笑道：「我不知道，你扮新娘子，我就扮新官人。」

　　此時事勢緊迫，陸無雙也無暇斥罵，心想：「這傻蛋的主意當真古怪，但除此之外，實在亦無別法。」問道：「怎麼扮法啊？」楊過也不敢多挨時刻，揚鞭在驢臀上連抽幾鞭，驢子發足直奔。

　　鄉間小路狹窄，一頂八人抬的大花轎塞住了路，兩旁已無空隙。迎親人眾見驢子迎面奔來，齊聲叱喝，叫驢上乘客勒□緩行。楊過雙腿一夾，卻催得驢子更加快了，轉眼間已衝到迎親的人眾跟前。早有兩名壯漢搶上前來，欲待拉住驢子，以免衝撞花轎。楊過皮鞭揮處，捲住了二人手臂，一提一放，登時將二人摔在路旁，向陸無雙道：「我要扮新郎啦。」身子前探，右手伸出，已將騎在一匹白馬上的新郎提將過來。

　　那新郎十七八歲年紀，全身新衣，頭戴金花，突然被楊過抓住，自是嚇得魂不附體。楊過舉起他身子往空中一拋，待他飛上一丈有餘，再跌下來時，在眾人驚呼聲中伸手接住。迎親的共有三十來人，半數倒是身長力壯的關西大漢，但見他如此本領，新郎又落入他手中，那敢上前動手？一個老者見事多了，料得是大盜攔路行劫，搶上前來唱個肥諾，說道：「大王請饒了新官人。大王須用多少盤纏使用，大家盡可商量。」楊過向陸無雙笑道：「媳婦兒，怎麼他叫我大王？我又不姓王？我瞧他比我還傻。」陸無雙道：「別瞎纏啦，我好似聽到了師父花驢上的鈴子聲響。」

　　楊過一驚，側耳靜聽，果然遠處隱隱傳來一陣鈴聲，心想：「她來得好快啊。」說道：「鈴子？什麼鈴子？是賣糖的麼？那好極啦，咱們買糖吃。」轉頭向那老者道：「你們全都聽我的話，就放了他，要不然……」說著又將新郎往空中一拋。那新郎嚇得哇哇大叫，哭將起來。那老者只是作揖，道：「全憑大王吩咐。」楊過指著陸無雙道：「她是我媳婦兒，她見你們玩拜天地成親，很是有趣，也要來玩玩……」陸無雙斥道：「傻蛋，你說什麼？」楊過不去理她，說道：「你們快把新娘子的衣服給她穿上，我就扮新官人玩兒。」

　　兒童戲耍，原是常有假扮新官人、新娘子拜天地成親之事，天下皆然，不足為異。但萬料不到一個攔路行劫的大盜忽然要鬧這玩意，眾人都是面面相覷，做聲不得。看楊陸二人時，一個是弱冠少年，一個是妙齡少女，說是一對夫妻，倒也相像。眾中正沒做理會處，楊過聽金鈴之聲漸近，躍下驢背，將新郎橫放驢子鞍頭，讓陸無雙守住了，自行到花轎跟前，掀開轎門，拉了新娘出來。

　　那新娘嚇得尖聲大叫，臉上兜著紅布，不知外面出了什麼事。楊過伸手拉下她臉上紅布，但見她臉如滿月，一副福相，笑道：「新娘子美得緊啊。」在她臉頰上輕輕一摸。新娘子這時嚇得呆了，反而不敢作聲。楊過左手提起新娘，叫道：「若要我饒她性命，快給我媳婦兒換上新娘的打扮。」

　　陸無雙耳聽得師父花驢的鸞鈴聲越來越近，向楊過橫了一眼，心道：「這傻蛋不知天高地厚，這當口還說笑話？」但聽迎親的老者連聲催促：「快，快！快換新郎新娘的衣服。」送嫁喜娘當即七手八腳的除下了新娘的鳳冠霞披、錦衣紅裙，替陸無雙穿戴。楊過自己動手，將新郎的吉服穿上，對陸無雙道：「乖媳婦兒，進花轎去罷。」陸無雙叫新娘先進花轎，自己坐在她身上，這才放下轎帷。

　　楊過看了看腳下的草鞋，欲待更換，鈴聲卻已響到山角之處，叫道：「回頭向東南方走，快吹吹打打！有人若來查問，別說見到我們。」縱身躍上白馬，與騎在驢背上的新郎並肩而行。眾人見新夫婦都落入了強人手中，那敢違抗，鎖吶鑼鈸，一齊響起。

　　花轎轉過頭來，只行得十來丈，後面鸞鈴聲急，兩匹花驢踏著小步，追了上來。陸無雙在轎中聽到鈴響，心想能否脫卻大難，便在此一瞬之間了，一顆心怦怦急跳，傾聽轎外動靜。楊過裝作害羞，低頭瞧著馬頸，只聽得洪凌波叫道：「喂，瞧見一個跛腳姑娘走過沒有？」迎親隊中的老者說道：「沒……沒有啊？」洪凌波再問：「有沒見一個年輕女子騎了牲口經過？」那老者仍道：「沒有。」師徒倆縱驢從迎親人眾身旁掠過，急馳而去。

　　過不多時，李洪二人兜過驢頭，重行回轉。李莫愁拂塵揮出，捲住轎帷一拉，嗤的一聲，轎帷撕下了半截。楊過大驚，躍馬近前，只待她拂塵二次揮出，立時便要出手救人，那知李莫愁向轎中瞧了一眼，笑道：「新娘子挺俊呀。」抬頭向楊過道：「小子，你福氣不小。」楊過低下了頭，那敢與她照面，但聽蹄聲答答，二人竟自去了。

　　楊過大奇：「怎麼她竟然放過了陸姑娘？」向轎中張去，但見那新娘嚇得面如土色，簌簌發抖，陸無雙竟已不知去向。楊過更奇，叫道：「哎唷，我的媳婦兒呢？」陸無雙笑道：「我不見啦。」但見新娘裙子一動，陸無雙鑽了出來，原來她低身躲在新娘裙下。她知師父行事素來周密，任何處所決不輕易放過，料知她必定去後復來，是以躲了起來。楊過道：「你安安穩穩的做新娘子罷，坐花轎比騎驢子舒服。」陸無雙點了點頭，對新娘道：「你擠得我好生氣悶，快給我出去。」新娘無奈，只得下轎，騎在陸無雙先前所乘的驢上。

　　新娘和新郎從未見過面，此時新郎見新娘肥肥白白，頗有幾分珠圓玉潤；新娘偷看新郎，倒也五官端正。二人心下竊喜，一時倒忘了身遭大盜劫持，後果大是不妙。

　　一行人行出二十來里，眼見天色漸漸晚了。那老者不住向楊過哀求放人，以免誤了拜天地的吉期。楊過斥道：「你嚕唆什麼？」

　　一句話剛出口，忽然路邊人影一閃，兩個人快步奔入樹林。楊過心下起疑，追了下去，依稀見到二人的背影，衣衫襤褸，卻是化子打扮。楊過勒住了馬，心想：「莫非丐幫已瞧出了蹊蹺，又在前邊伏下人手？事已如此，只得向前直闖。」

　　不久花轎抬到，陸無雙從破帷□探出頭來，問道：「瞧見了什麼？」楊過道：「花轎帷子破了，你臉上又不兜紅布。扮新娘子嘛，總須得哭哭啼啼，就算心□一百個想嫁人，也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喊爹叫娘，不肯出門。天下那有你這般不怕醜的新娘子？」

　　陸無雙聽他話中之意？似乎自己行藏已被人瞧破，只輕輕罵了聲「傻蛋」，不再言語。又行一陣，前面山路漸漸窄了，一路上嶺，甚是崎嶇難行，迎親人眾早已疲累不堪，但生怕惹惱了楊過，沒一個敢吐半句怨言。

　　轉眼間夕陽在山，歸鴉啞啞的叫著從空中飛過。正行之間，忽然山角後幾個人齊聲唱道：「小小姑娘做好事哪，施捨一把銀彎刀哪。」

　　陸無雙臉上變色，心道：「原來那四個化子埋伏在這兒。」花轎轉過山角，只見迎面站著三個乞丐，三人都是身材高大，與日間在飯店中所見的四人截然不同。楊過見他們每人肩頭都負著五隻麻布袋，心想：「這三個五袋叫化，定比那四個四袋的要厲害些，看來非當真動手不可了。」

　　迎親人眾與轎夫等正行得沒好氣，早有人揮鞭向一個乞丐頭上擊去，高聲叫道：「快讓路，快讓路！」那乞丐也不閃避，抓住鞭梢一拉，那人撲地倒了，跌了個狗吃屎。若在平時，眾人定是一擁而上，但先前給楊過嚇得怕了，人人均想：「原來這三個叫化跟那強盜是一多。」沒一人敢再向前，反而退了幾步。

　　一名乞丐朗聲說道：「恭喜姑娘大喜啊，小叫化要討幾文賞錢。」陸無雙回頭低聲道：「傻蛋，我身上有傷，動手不得，你給我打發了去。」楊過道：「好。」縱馬上前，喝道：「呸，今兒是我娶媳婦的好日子，叫化兒莫要嘰哩咕嚕，快給讓開了。」一名叫化向楊過打量了幾眼，一時摸不準他的來歷。那四個四袋弟子先前給竹筷打中手腕，都以為是陸無雙所出手，並未向師伯師叔提到楊過。

　　一名叫化右手一揚，楊過的坐騎受驚，前足提起。楊過假裝乘坐不穩，幌了幾下便摔落馬背，半晌爬不起身。三個乞丐心想：「原來此人是真的新郎。」丐幫是俠義道的幫會，向來鋤強扶弱，濟困拯危，所以跟陸無雙為難，只為她傷了幫中兄弟，眼見楊過不會武功，這般摔了他一交，均覺歉然，一名乞丐當即伸手拉了他起來，說道：「對不住，您包涵些。」楊過喃喃罵道：「你們，哎，真是……討錢就討錢，怎地驚了我的牲口？」摸出三枚小錢，每人給了一枚。三丐依照丐幫規矩，接過謝了。

　　楊過笑嘻嘻的向陸無雙道：「你要我打發，我已經打發啦。」陸無雙嗔道：「你盡跟我裝傻，有什麼好？」楊過道：「是，是！」退在一旁，揮袖扑打身上的灰土。

　　陸無雙見三個化子仍是攔在路口，冷然道：「你們要怎地？」一名化子說道：「姑娘是古墓派的高手，我兄弟三人好生仰慕，要請姑娘指點幾招。」陸無雙道：「我身負重傷，還能動什麼手？你們既然不服氣，那就約定日子，待我傷癒，自會前來領教。你們三位是丐幫高手，今日合力來欺侮一個身上負傷的年輕女子，那才是英雄好漢呢！」

　　三個化子給她這幾句話一擋，果覺己方理虧。其中二人齊聲說道：「好罷！待你傷癒之後，再來找你理論。」另一人卻道：「慢來，你傷在何處？到底是真是假，須得讓我瞧瞧。倘若真是有傷，今日就饒過了你。」他不知她傷在胸口，原是言出無心。陸無雙卻登時雙頰飛紅，不由得大怒，氣憤之下，一時說不出話來，隔了半晌，才罵道：「江湖上說什麼丐幫英雄仗義，卻原來儘是無恥之徒。」三個乞丐聽她辱及丐幫名聲，臉色立變，一丐性子甚是暴躁，搶上一步，伸出大手就要往花轎中抓她出來。

　　楊過見情勢緊迫，叫道：「慢來，慢來。你們討錢，我已經給了，怎麼又來跟我媳婦兒囉唆？」說著搶過來攔在轎前，又道：「看三位仁兄雖然做了化子，但個個相貌堂堂，將來必定陞官發財，怎地來調戲我的新媳婦，幹這般輕薄無賴的勾當？」

　　三個化子一怔，倒也無言可答。那火爆性子的化子道：「你讓開，我們只是要領教她古墓派的武功，誰輕薄來？」說著用手輕輕一推。楊過大叫一聲，往路旁摔去。丐幫自來相傳有個規矩，決不許先行出手毆打不會武藝之人。那化子料不到這新郎如此不濟，只這麼輕輕一推便即摔倒，若是摔傷了他，幫中必有重罰，其餘兩個同伴也脫不了干係。三人大驚，同時搶上來扶起。楊過只叫得驚天動地：「哎唷，哎唷！我的媽啊！」三個化子也瞧不清他到底傷了沒有。

　　楊過一面呼痛，一面說道：「你這三人也是傻的，我新媳婦兒怕羞，怎肯跟不相識之人說話。這樣罷！你們要領教什麼？先跟我說。我悄悄問了我新媳婦，再來跟你們說，好是不好？」

　　三個化子見他半傻不傻，實是老大不耐煩，但又不便對他動手。三丐中年紀最大的那人尋思：「這姓陸的女子假扮新娘，這人若是真新郎，就不該如此出力回護。若是假新郎，又不該如此膿包。」細細打量他身形舉止，始終瞧不出端倪。

　　那火爆性子的化子將手一揚，喝道：「你讓是不讓？」楊過雙手張開，大聲道：「你們要欺侮我媳婦兒，那是萬萬不可。」另一個化子叫道：「陸姑娘，你叫這傻蛋擋著，難道還能擋一輩子不成？爽爽快快，拿句話出來罷。」楊過奇道：「咦，你也知道我叫傻蛋，真是奇哉怪也。」那火爆性子的化子向陸無雙道：「我們也不領教別的，只想見識一下你那彎刀斬肩的功夫，這一招叫做什麼？」

　　陸無雙也知楊過盡這麼跟他們歪纏，總是沒個了結，心中正自尋思脫身之計，聽那化子問起，順口答道：「那叫『貂蟬拜月』，怎麼啊？」楊過接口道：「不錯，我媳婦那彎刀這麼呼的一聲，就砍在你肩頭啦。」右手一探，從那化子肩頭繞了過去，拍的一下，掌緣在他肩後輕輕斬了一下。

　　這一下出手，三個化子都是吃了一驚，立時躍開，均想：「這□原來假扮新郎，戲弄我們。」那火性化子肩頭吃了一掌，雖然楊過未運勁力，卻已大感臉上無光，叫道：「好啊，賊□烏裝傻，來來來，先領教你的高招。」

　　楊過道：「你說向我媳婦領教，怎麼又向我領教？」那化子怒道：「跟閣下領教也是一樣。」楊過道：「那就糟啦，我什麼也不會。」轉頭向陸無雙問道：「好媳婦兒，我的親親小媳婦兒，你說我該教他什麼？」

　　陸無雙此時再無懷疑，知他定然身負絕藝，剛才他這反手一斬，乾淨利落，自己就決計辦不了，只是不知他武功家數，便隨口說道：「再來一招『貂蟬拜月』。」楊過道：「好！」腰一彎，手一長，拍的一聲，又在那化子後肩斬了一掌。這一下出手，三丐更是驚駭。楊過明明與那丐相對而立，並不移步轉身，只一伸手，手掌就斬到了他的肩後，這招掌法實是怪異之極。陸無雙心中也是一震：「這明明是我古墓派的武功，他怎麼也會？」又道：「你再來一招『西施捧心』。」楊過道：「好啊！」左拳打出，正中對方心口。

　　那化子身上中拳，只覺一股大力推來，不由自主的飛出一丈開外，卻仍是穩穩站立，胸口中拳處也不覺疼痛，倒似給人抱起來放在一丈之外一般。外另兩名化子左右搶上。楊過急叫：「媳婦兒，我對付不了，快教我。」陸無雙道：「昭君出塞，麻姑獻壽。」楊過左手斜舉，右手五指彈起，作了個彈琵琶的姿式，五根手指一一彈在右首化子身上，正是「昭君出塞」；隨即側身讓開左首化子踢來的一腳，雙手合拳迥上抬擊，砰的一聲，擊中對方下巴，說道：「這是『麻姑獻壽』，對不對啊？」他不欲傷人，是以手上並未用勁。

　　他連使四招，招招是古墓派「美女拳法」的精奧功夫。古墓派自林朝英開派，從來傳女不傳男。林朝英創下這套「美女拳法」，每一招都取了個美女的名稱，使出來時嬌媚婀娜，卻也均是凌厲狠辣的殺手。楊過跟小龍女學武，這套拳法自然也曾學過，只是覺得拳法雖然精妙，總是扭扭捏捏，男人用之不雅，當練習之時，不知不覺的在純柔的招數中注入了陽剛之意，變嫵媚而為瀟灑，然氣韻雖異，拳式仍是一如原狀。

　　三個化子莫名其妙的中招，卻又不覺疼痛，對楊過的功夫並未佩服，齊聲呼嘯，攻了上來。楊過東閃西避，叫道：「媳婦兒，不得了，你今兒要做小寡婦！」陸無雙嗤的一笑，叫道：「天孫織綿！」楊過右手揮左，左手送右，作了個擲梭織布之狀，這一揮一送，雙手分別又都打在兩名化子的肩頭。陸無雙又叫：「文君當爐，貴妃醉酒！」楊過舉手作提鐺斟酒之狀，在那火性化子頭上一鑿，接著身子搖幌，跌跌撞撞的向右歪斜出去，肩頭正好撞中另一個化子的胸口。

　　三個化子又驚又怒，三人施展平生武功，竟然連他衣服也碰不到，而這小子手揮目送，要打那□就是那□，雖然打在身上不痛，卻也是古怪之極。陸無雙連叫三招「弄玉吹蕭」、「洛神凌波」、「鉤弋握拳」，楊過一一照做。陸無雙佩服已極，故意出個難題，見他正伸拳前擊，立即叫道：「則天垂□。」當他此時身形，按理萬不能發這一招但楊過自恃內力高出敵手甚多，竟爾身子前撲，雙掌以垂□式削將下來。三個化子見他前胸露出老大破綻，心中大喜，同時搶功，那知為他內力所逼，都是騰騰騰的退出數步。

　　陸無雙驚喜交集，叫道：「一笑傾國！」這卻是她杜撰的招數，美人嫣然一笑固能傾國傾城，但怎能用以與人動手過招？楊過一怔，立即縱聲大笑，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呼呼呵呵，運起了「九陰真經」中的極高深內功。雖然他尚未練得到家，不能用以對付真正高手，但那三名五袋弟子究只是三四流腳色，聽得笑聲怪異，不禁頭暈目眩，身子搖了幾搖，撲地跌倒。須知每人耳中有一半月形小物，專司人身平衡，若此半月形物受到震□，勢不免頭重腳輕，再也站立不穩。楊過的笑聲以強勁內力吐出，人人耳鼓連續不斷的受到衝擊，驀地□均感天旋地轉。陸無雙幾欲暈倒，急忙抓住轎中扶手。只聽啊唷、砰砰之聲響成一片，迎親人眾與新郎、新娘一一摔倒在地。

　　楊過笑聲止息，三名化子躍起身來，臉如土色，頭也不回的走了。

　　眾人休息半晌，才抬起花轎又行，此時對楊過奉若神明，更是不敢有半點違抗。二更時分，到了一個市鎮，楊過才放迎親人眾脫身。

　　眾中只道這番為大盜所擄，扣押勒贖固是意料中事，多半還要大吃苦頭，豈知那大盜當真只是玩玩假扮新郎新娘，就此了事，實是意外之喜，不由得對楊過千恩萬謝。隨伴的喜娘更是口彩連篇：「大王和壓寨娘子百年好合、白頭偕老、多生幾位小大王！」只惹得楊過哈哈大笑，陸無雙又羞又嗔。

　　楊過與陸無雙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叫了飯菜，正坐下吃飯，忽見門口人影一閃，有人探頭進來，見到楊陸二人，立即縮頭轉身。楊過見情勢有異，追到門口，見院子中站著兩人，正是在豺狼谷中與陸無雙相鬥的申志凡與姬清虛。二道拔出長劍，縱身撲上。楊過心想：「你們找我晦氣幹麼？想自討苦吃？」兩個道士撲近，卻是側身掠過，奔入大堂，搶向陸無雙。就在此時，驀地□傳來叮玲、叮玲一陣鈴響。

　　鈴聲突如其來，待得入耳，已在近處，兩名道士臉色大變，互相瞧了一眼，急忙退向西首第一間房□，砰的一聲關上了門，再也不出來了。楊過心想：「臭道士，多半也吃過那李莫愁的苦頭，竟嚇成這個樣子。」

　　陸無雙低聲道：「我師父追到啦，傻蛋，你瞧怎麼辦？」楊過道：「怎麼辦？躲一躲罷！」剛伸出手去扶她，鈴聲陡然在客店門口止住，只聽李莫愁的聲音道：「你到屋上去守住。」洪凌波答應了，颼的一聲，上了屋頂。又聽掌櫃的說道：「仙姑，你老人家住店……哎唷，我……」噗的一聲，仆跌在地，再無聲息。他怎知李莫愁最恨別人在她面前提到一個「老」字，何況當面稱她為「老人家」？拂塵揮出，立時送了掌櫃他老人家的老命。她問店小二：「有個跛腳姑娘，住在那□？」那店小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只說：「我……我……」一句話也答不出來。李莫愁左足將他踢開，右足□開西首第一間房的房門，進去查看，那正是申姬二道所住之處。

　　楊過尋思：「只好從後門溜出去，雖然定會給洪凌波瞧見，卻也不用怕她。」低聲道：「媳婦兒，跟我逃命罷。」陸無雙白了他一眼，站起身來，心想這番如再逃得性命，當真是老天爺太瞧得起啦。

　　兩人剛轉過身，東角落□一張方桌旁一個客人站了起來，走近楊陸二人身旁，低聲道：「我來設法引開敵人，快想法兒逃走。」這人一直向內坐在暗處，楊陸都沒留意他的面貌。他說話之時臉孔向著別處，話剛說完，已走出大門，只見到他的後影。這人身材不高，穿一件寬大的青布長袍。

　　楊陸二人只對望得一眼，猛聽得鈴聲大振，直向北響去。洪凌波叫道：「師父，有人偷驢子。」黃影一閃，李莫愁從房中躍出，追出門去。陸無雙道：「快走！」楊過心想：「李莫愁輕功迅捷無比，立時便能追上此人，轉眼又即回來。我背了陸姑娘行走不快，仍是難以脫身。」靈機一動，闖進了西首第一間房。

　　只見申志凡與姬清虛坐在炕邊，臉上驚惶之色兀自未消，此時片刻也延挨不得，楊過不容二道站起喝問，搶上去手指連揮，將二人點倒，叫道：「媳婦兒，進來。」陸無雙走進房來。楊過掩上房門，道：「快脫衣服！」陸無雙臉上一紅，啐道：「傻蛋，胡說什麼？」楊過道：「脫不脫由你，我可要脫了。」除了外衣，隨即將申志凡的道袍脫下穿上，又除了他的道冠，戴在自己頭上。陸無雙登時醒悟，道：「好，咱們扮道士騙過師父。」伸手去解衣紐，臉上又是一紅，向姬清虛踢了一腳，道：「閉上眼睛啦，死道士！」姬清虛與申志凡不能轉動的只是四肢而非五官，當即閉上眼睛，那敢瞧她？

　　陸無雙又道：「傻蛋，你轉過身去，別瞧我換衣。」楊過笑道：「怕什麼，我給你接骨之時，豈不早瞧過了？」此語一出，登覺太過輕薄無賴，不禁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陸無雙秀眉一緊，反手就是一掌。

　　楊過只消頭一低，立時就輕易避過，但一時失魂落魄，呆呆的出了神，拍的一下，這一記重重擊在他的左頰。陸無雙萬萬想不到這掌竟會打中，還著實不輕，也是一呆，心下歉然，笑道：「傻蛋，打痛了你麼？誰叫你瞎說八道？」

　　楊過撫著面頰，笑了一笑，當下轉過身去。陸無雙換上道袍，笑道：「你瞧！我像不像個小道士？」楊過道：「我瞧不見，不知道。」陸無雙道：「傻蛋，轉過身來啦。」楊過回過頭來，見她身上那件道袍寬寬蕩蕩，更加顯得她身形纖細，正待說話，陸無雙忽然低呼一聲，指著炕上，只見炕上棉被中探出一個道士頭來，正是豺狼谷中被她砍了幾根手指的皮清玄。原來他一直便躺在炕上養傷，一見陸無雙進房，立即縮頭進被。楊陸二人忙著換衣，竟沒留意。陸無雙道：「他……他……」想說「他偷瞧我換衣」卻又覺不便出口。

　　就在此時，花驢鈴聲又起。楊過聽過幾次，知道花驢已被李莫愁奪回，那青衫客騎驢奔出時鈴聲雜亂，李莫愁騎驢之時，花驢奔得雖快，鈴聲卻疾徐有致。他一轉念間，將皮清玄一把提起，順手閉住了他的穴道，揭開炕門，將他塞入炕底。北方天寒，冬夜炕底燒火取暖，此時天尚暖熱，炕底不用燒火，但□面全是煙灰黑炭，皮清玄一給塞入，不免滿頭滿臉全是灰土。

　　只聽得鈴聲忽止，李莫愁又已到了客店門口。楊過向陸無雙道：「上炕去睡。」陸無雙皺眉道：「臭道士睡過的，髒得緊，怎能睡啊？」楊過道：「隨你便罷！」說話之間，又將申志凡塞入炕底，順手解開了姬清虛的穴道。陸無雙雖覺被褥骯髒，但想起師父手段的狠辣，只得上炕，面向□床。剛剛睡好，李莫愁已踢開房門，二次來搜。楊過拿著一隻茶杯，低頭喝茶，左手卻按住姬清虛背心的死穴。李莫愁見房中仍是三個道士，姬清虛臉如死灰，神魂不定，於是笑了一笑，去搜第二間房。她第一次來搜時曾仔細瞧過三個道人的面貌，生怕是陸無雙喬裝改扮，二次來搜時就沒再細看。

　　這一晚李莫愁、洪凌波師徒搜遍了鎮上各處，吵得家家雞犬不寧。楊過卻安安穩穩的與陸無雙併頭躺在炕上，聞到她身上一陣陣少女的溫馨香味，不禁大樂。陸無雙心中思潮起伏，但覺楊過此人實是古怪之極，說他是傻蛋，卻又似聰明無比，說他聰明罷，又老是瘋瘋顛顛的。她躺著一動也不敢動，心想那傻蛋定要伸手相抱，那時怎生是好？過了良久良久，楊過卻沒半點動靜，反而微覺失望，聞到他身上濃重的男子氣息，竟爾顛倒難以自已，過了良久，才迷迷糊糊的睡了。

　　楊過一覺醒來，天已發白，見姬清虛伏在桌上沉睡未醒，陸無雙鼻息細微，雙頰暈紅，兩片薄薄紅唇略見上翹，不由得心中大動，暗道：「我若是輕輕的親她一親，她決不會知道。」少年人情竇初開，從未親近過女子，此刻朝陽初升，正是情慾最盛之時，想起接骨時她胸脯之美，更是按捺不住，伸過頭去，要親她口唇。尚未觸到，已聞一陣香甜，不由得心中一蕩，熱血直湧上來，卻見她雙眉微蹙，似乎睡夢中也感到斷骨處的痛楚。楊過見到這般模樣，登時想起小龍女來，跟著記起她要自己立過的誓：「我這一生一世心中只有姑姑一個，若是變心，不用姑姑殺我，我立刻就殺了自己。」全身冷汗直冒，當即拍拍兩下，重重打了自己兩個耳光，一躍下炕。

　　這一來陸無雙也給驚醒了，睜眼問道：「傻蛋，你幹什麼？」楊過正自羞愧難當，含含糊糊的道：「沒什麼，蚊子咬我的臉。」陸無雙想起整晚和他同睡，突然間滿臉通紅，低下了頭，輕輕的道：「傻蛋，傻蛋！」話聲中竟是大有溫柔纏綿之意。

　　過了一會，她抬起頭來，問道：「傻蛋，你怎麼會使我古墓派的美女拳法？」楊過道：「我晚上做夢，那許多美女西施啦、貂嬋啦，每個人都來教我一招，我就會了。」陸無雙呸了一聲，料知再問他也不肯說，正想轉過話頭說別的事，忽聽得李莫愁花驢的鈴聲響起，向西北方而去，卻又是回頭往來路搜尋，料來她想起那部「五毒秘傳」落入陸無雙手中，遲一日追回，便多一日危險，是以片刻也不敢耽擱，天色微明，就騎驢動身。

　　楊過道：「她回頭尋咱們不見，又會趕來。就可惜你身上有傷，震□不得，否則咱們盜得兩匹駿馬，一口氣奔馳一日一夜，她那□還追得上？」陸無雙嗔道：「你身上可沒傷，幹麼你不去盜一匹駿馬，一口氣奔馳一日一夜？」楊過心想：「這姑娘當真是小心眼兒，我隨口一句話，她就生氣。」只是愛瞧她發怒的神情，反而激她道：「若不是你求我送到江南，我早就去了。」陸無雙怒道：「你去罷，去罷！傻蛋，我見了你就生氣，寧可自個兒死了的好。」楊過笑道：「嘿，你死了我才捨不得呢。」

　　他怕陸無雙真的大怒，震動斷骨，一笑出房，到櫃檯上借了墨筆硯台，回進房來，將墨在水盆中化開了，雙手醮了墨水，突然抹在陸無雙臉上。

　　陸無雙未曾防備，忙掏手帕來抹，不住口的罵道：「臭傻蛋，死傻蛋。」只見楊過從炕□掏出一大把煤灰，用水和了塗在臉上，一張臉登時凹凹凸凸，有如生滿了疙瘩。她立時醒悟：「我雖換了道人裝束，但面容未變，若給師父趕上，她豈有不識之理？」當下將淡墨水勻勻的塗在臉上。女孩兒家生性愛美，雖然塗黑臉頰，仍是猶如搽脂抹粉一般細細整容。

　　兩人改裝已畢，楊過伸腳到炕下將兩名道人的穴道踢開。陸無雙見他看也不看，隨意踢了幾腳，兩名道人登時發出呻吟之聲，心下暗暗佩服：「這傻蛋武功勝我十倍。」但欽佩之意，絲毫不形於色，仍是罵他傻蛋，似乎渾不將他瞧在眼□。

　　楊過去市上想雇一輛大車，但那市鎮太小，無車可雇，只得買了兩匹劣馬。這日陸無雙傷勢已輕了些，兩人各自騎了一匹，慢慢向東南行去。

　　行了一個多時辰，楊過怕她支持不住，扶她下馬，坐在道旁石上休息。他想起今晨居然對陸無雙有輕薄之意，輕薄她也沒什麼，但如此對不起姑姑，自己真是大大的混帳王八蛋，正在深深自責，陸無雙忽道：「傻蛋，怎麼不跟我說話？」楊過微笑不答，忽然想到一事，叫道：「啊喲，不好，我真糊塗。」陸無雙道：「你本就糊塗嘛！」楊過道：「咱們改裝易容，那三個道人盡都瞧在眼□，若是跟你師父說起，豈不是糟了？」陸無雙抿嘴一笑，道：「那三個臭道人先前騎馬經過，早趕到咱們頭□去啦，師父還在後面。你這傻蛋失魂落魄的，也不知在想些什麼，竟沒瞧見。」

　　楊過「啊」了一聲，向她一笑。陸無雙覺得他這一笑之中似含深意，想起自己話中「失魂落魄的，也不知想些什麼」那幾個字，不禁臉兒紅了。就在此時，一匹馬突然縱聲長嘶。陸無雙回過頭來，只見道路轉角處兩個老丐並肩走來。

　　楊過見山角後另有兩個人一探頭就縮了回去，正是申志凡和姬清虛，心下了然：「原來這三個臭道士去告知了丐幫，說我們改了道人打扮。」當下拱手說道：「兩位叫化大爺，你們討米討八方，貧道化緣卻化十方，今日要請你們佈施佈施了。」一個化子聲似洪鐘，說道：「你們就是剃光了頭，扮作和尚尼姑，也休想逃得過我們耳目。快別裝傻啦，爽爽快快的，跟我們到執法長老跟前評理去罷。」楊過心想：「這兩個老叫化背負八隻布袋，只怕武功甚是了得。」那二人正是丐幫中的八袋老丐，眼見楊陸二人都是未到二十歲的少年，居然連敗四名四袋弟子、三名五袋弟子，料想這中間定然另有古怪。

　　雙方均自遲疑之際，西北方金鈴響起，玎玲，玎玲，輕快流動，抑揚悅耳。陸無雙暗想：「糟了，糟了。我雖改了容貌裝束，偏巧此時又撞到這兩個死鬼化子，給他們一揭穿，怎麼能脫得師父的毒手？唉，當真運氣太壤，魔劫重重，偏有這麼多人吃飽了飯沒事幹，儘是找上了我，纏個沒了沒完。」

　　片刻之間，鈴聲更加近了。楊過心想：「這李莫愁我是打不過的，只有趕快向前奪路逃走。」說道：「兩位不肯化緣，也不打緊，就請讓路罷。」說著大踏步向前走去。兩個化子見他腳下虛浮，似乎絲毫不懂武功，各伸右手抓去。楊過右掌劈出，與兩人手掌相撞，三隻手掌略一凝持，各自退了三步。這兩名八袋老丐練功數十年，均是內力深湛，在江湖上已是少逄敵手，要論武功底子，實是遠勝楊過，只是論到招數的奇巧奧妙，卻又不及。楊過借力打力，將二人掌力化解了，但要就此闖過，卻也不能。三人心中各自暗驚。

　　就在此時，李莫愁師徒已然趕到。洪凌波叫道：「喂，叫化兒，小道士，瞧見一個跛腳姑娘過去沒有？」兩個老丐在武林中行輩甚高，聽洪凌波如此詢問，心中有氣，只是丐幫幫規嚴峻，絕不許幫眾任意與外人爭吵，二人順口答道：「沒瞧見！」李莫愁眼光銳利，見了楊陸二人的背影，心下微微起疑：「這二人似乎曾在那□見過。」又見西人相對而立，劍拔弩張的便要動武，心想在旁瞧個熱鬧再說。

　　楊過斜眼微睨，見她臉現淺笑，袖手觀鬥，心念一動：「有了，如此這般，就可去了她的疑心。」轉身走到洪凌波跟前，打個問訊，嘶啞著嗓子說道：「道友請了。」洪凌波以道家禮節還禮。楊過道：「小道路過此處，給兩個惡丐平白無端的攔住，定要動武。小道未攜兵刃，請道友瞧在老君面上，相借寶劍一用。」說罷又是深深一躬。洪凌波見他臉上凹凹凸凸，又黑又醜，但神態謙恭，兼之提到道家之祖的太上老君，似乎不便拒卻，於是拔出長劍，眼望師父，見她點頭示可，便倒轉劍柄，遞了過去。楊過躬身謝了，接過長劍，劍尖指地，說道：「小道若是不敵，還請道友念在道家一派，賜與援手。」洪凌波皺眉哼了一聲，卻不答話。

　　楊過轉過身來，大聲向陸無雙道：「師弟，你站在一旁瞧著，不必動手，教他丐幫的化子們見識見識我全真教門下的手段。」李莫愁一凜：「原來這兩個小道士是全真教的。可是全真教跟丐幫素來交好，怎地兩派門人卻鬧將起來？」楊過生怕兩個老丐喝罵出來，揭破了陸無雙的秘密，挺劍搶上，叫道：「來來來，我一個鬥你們兩個。」陸無雙卻大為擔憂：「傻蛋不知我師父曾與全真教的道士大小十餘戰，全真派的武功有那一招一式逃得過她的眼去？天下道教派別多著，正乙、大道、太一，什麼都好冒充，怎地偏偏指明了全真教？」

　　兩個老丐聽他說道「全真教門下」五字，都是一驚，齊聲喝道：「你當真是全真派門人？你和那……」

　　楊過那容他們提到陸無雙，長劍刺出，分攻兩人胸口小腹，正是全真教嫡傳劍法。兩個老丐輩份甚高，決不願合力鬥他一個後輩，但楊過這一招來得奇快，不得不同時舉棒招架。鐵棒剛舉，楊過長劍已從鐵棒空隙中穿了過去，仍是疾刺二人胸口。兩個老丐萬料不到他劍法如此迅捷，急忙後退。楊過毫不容情，著著進逼，片刻之間，已連刺二九一十八劍，每一劍都是一分為二，刺出時只有一招，手腕抖處，劍招卻分而為二。這是全真派上乘武功中的「一劍化三清」劍術，每一招均可化為三招，楊過每一劍刺出，兩個老丐就倒退三步，這一十八劍刺過，兩個老丐竟然一招也還不了手，一共倒退了五十四步。玉女心經的武功專用以克制全真派，楊過未練玉女心經，先練全真武功，只是練得並不精純，「一劍化三清」是化不來的，「化二清」倒也心得似模似樣。

　　李莫愁見小道士劍法精奇，不禁暗驚，心道：「無怪全真教名頭這等響亮，果然是人才輩出，這人再過十年，我那□還能是他對手？看來全真教的掌教，日後定要落在這小道人身上。」她若跟楊過動手，數招之間便能知他的全真劍法似是而非，底子其實是古墓派功夫，但外表看來，卻是真偽難辨。楊過從趙志敬處得到全真派功夫的歌訣，此後曾加修習，因此他的全真派武功卻也不是全盤冒充。洪凌波與陸無雙自然更加瞧得神馳目眩。

　　楊過心想：「我若手下稍緩，讓兩個老叫化一開口說話，那就凶多吉少。」這一十八劍刺過，長劍急抖，卻已搶到了二丐身後，又是一劍化為兩招刺出。二丐急忙轉身招架，楊過不容他們鐵棒與長劍相碰，幌身閃到二丐背後，兩丐急忙轉身，楊過又已搶到他們背後。他自知若憑真實功夫，莫說以一敵二，就是一個化子也抵敵不過，是以迴旋急轉，一味施展輕功繞著二丐兜圈。

　　全真派每個門人武功練到適當火候，就須練這輕功，以便他日練「天罡北斗陣」時搶位之用。楊過此時步代雖是全真派武功，但呼吸運氣，使的卻是「玉女心經」中的心法。古墓派輕功乃天下之最，他這一起腳，兩名丐幫高手竟然跟隨不上，但見他急奔如電，白光閃處，長劍連刺。若是他當真要傷二人性命，二十個化子也都殺了。二丐身子急轉，掄棒防衛要害，此時已顧不得抵擋來招，只是盡力守護，憑老天爺的慈悲了。

　　如此急轉了數十圈，二丐已累得頭暈眼花，腳步踉蹌，眼見就要暈倒。李莫愁笑道：「喂，丐幫的朋友，我教你們個法兒，兩個人背靠背站著，那就不用轉啦。」這一言提醒，二丐大喜，正要依法施為，楊過心想：「不好！給他們這麼一來，我可要輸。」當下不再轉身移位，一招兩式，分刺二丐後心。

　　二丐只聽得背後風聲勁急，不及回棒招架，急忙向前邁了一步，足剛著地，背後劍招便到，大驚之下，只得提氣急奔。那知楊過的劍尖直如影子一般，不論兩人跑得如何迅捷，劍招始終是在他兩人背後幌動。二丐腳步稍慢，背上肌肉就被劍尖刺得劇痛。二丐心知楊過並無相害之意，否則手上微一加勁，劍尖上前一尺，刃鋒豈不穿胸而過？但腳下始終不敢有絲毫停留。三人都是發力狂奔，片刻間已奔出兩里有餘，將李莫愁等遠遠拋在後面。

　　楊過突然足下加勁，搶在二丐前頭，笑嘻嘻的道：「慢慢走啊，小心摔交！」二丐不約而同的雙棒齊出。楊過左手一伸，已抓住一根鐵棒，同時右手長劍平著劍刃，搭在另一根鐵棒上向左推擠，左掌張處，兩根鐵棒一齊握住。二丐驚覺不妙，急忙運勁□奪。楊過功力不及對方，那肯與他們硬拚，長劍順著鐵棒直劃下去。二丐若不放手，八根手指立時削斷，只得撒棒後躍，臉上神色極是尷尬，斗是鬥不過，就此逃走，卻又未免丟人太甚。

　　楊過說道：「敝教與貴幫素來交好，兩位千萬不可信了旁人挑撥。怨有頭，債有主，古墓派的赤練仙子李莫愁明明在此，兩位何不找她去？」二丐並不識得李莫愁，但素知她的厲害，聽了楊過之言，心中一凜，齊聲道：「此話當真？」楊過道：「我幹麼相欺？小道也是給這魔頭逼得走投無路，這才與兩位動手。」說到此處，雙手捧起鐵棒，恭恭敬敬的還了二丐，又道：「那赤練仙子隨身攜帶之物天下聞名，兩位難道不知麼？」一個老丐恍然而悟，說道：「啊，是了，她手中拿著拂塵，花驢上系有金鈴。那個穿黃衫的就是她了？」楊過笑道：「不錯，不錯。用銀弧飛刀傷了貴幫弟子的那個姑娘，就是李莫愁的弟子……」微一沉吟，又道：「就只怕……不行，不行……」那聲若洪鐘的老丐性子甚是急躁，忙問：「怕什麼？」楊過道：「不行，不行。」那丐急道：「不行什麼？」楊過道：「想那李莫愁橫行天下，江湖上人物個個聞名喪膽，貴幫雖然厲害，卻沒一個是她的敵手。既然傷了貴幫朋友的是她弟子，那也只好罷休。」

　　那老丐給他激得哇哇大叫，拖起鐵棒，說道：「哼，管她什麼赤練仙子、黑練仙子，今日非去鬥鬥她不可！」說著就要往來路奔回。另一個老丐卻甚為持重，心想我二人連眼前這個小道人也鬥不過，還去惹那赤練仙子，豈非白白送死？當下拉住他手臂，道：「也不須急在一時，咱們回去從長計議。」向楊過一拱手，說道：「請教道友高姓大名。」楊過笑道：「小道姓薩，名叫華滋。後會有期。」打個問訊，回頭便走。

　　兩丐喃喃自語：「薩華滋，薩華滋？可沒聽過他的名頭，此人年紀輕輕，武功居然如此了得……」一丐突然跳了起來，罵道：「直娘賊，狗□烏！」另丐問道：「什麼？」那丐道：「他名叫薩華滋，那是殺化子啊，給這小賊道罵了還不知道。」兩丐破口大罵，卻也不敢回去尋他算帳。

　　楊過心中暗笑，生怕陸無雙有失，急忙回轉，只見陸無雙騎在馬上，不住向這邊張望，顯是等得焦急異常。她一見楊過，臉有喜色，忙催馬迎了上來，低聲道：「傻蛋，你好，你撇下我啦。」

　　楊過一笑，雙手橫捧長劍，拿劍柄遞到洪凌波面前，躬身行禮，道：「多謝借劍。」洪凌波伸手接過。楊過正要轉身，李莫愁忽道：「且慢。」她見這小道士武藝了得，心想留下此人，必為他日之患，乘他此時武功不及自己，隨手除掉了事。

　　楊過一聽「且慢」二字，已知不妙，當下將長劍又遞前數寸，放在洪凌波手中，隨即撒手離劍。洪凌波只得抓住劍柄，笑道：「小道人，你武功好得很啊。」

　　李莫愁本欲激他動手，將他一拂塵擊斃，但他手中沒了兵刃，自己是何等身份，那是不能用兵刃傷他的了，於是將拂塵往後領中一插，問道：「你是全真七子那一個的門下？」

　　楊過笑道：「我是王重陽的弟子。」他對全真諸道均無好感，心中沒半點尊敬之意，丘處機雖相待不錯，但與之共處時刻甚暫，臨別時又給他狠狠的教訓了一頓，固也明白他並無惡意，心下卻總不憤，至於郝大通、趙志敬等，那更是想起來就咬牙切齒。他在古墓中學練王重陽當年親手所刻的九陰真經要訣，若說是他的弟子，勉強也說得上。但照他的年紀，只能是趙志敬、尹志平輩的徒兒，李莫愁見他武功不弱，才問他是全真七子那一個的門人，實已抬舉了他。楊過若是隨口答一個丘處機、王處一的名子，李莫愁倒也信了。但他不肯比殺死孫婆婆的郝大通矮著一輩，便抬出王重陽來。重陽真人是全真教創教祖師，生平只收七個弟子，武林中眾所周知，這小道人降生之日，重陽真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李莫愁心道：「你這小醜八怪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我是誰，在我面前膽敢搗鬼。」轉念一想：「全真教士那敢隨口拿祖師爺說笑？又怎敢口稱『王重陽』三字？但他若非全真弟子，怎地武功招式又明明是全真派的？」

　　楊過見她臉上雖然仍是笑吟吟地，但眉間微蹙，正自沉吟，心想自己當日扮了鄉童，跟洪凌波鬧了好一陣，左古墓中又和她們師徒數度交手，別給她們在語音舉止中瞧出破綻，事不宜遲，走為上策，舉手行了一禮，翻身上馬，就要縱馬奔馳。

　　李莫愁輕飄飄的躍出，攔在他馬前，說道：「下來，我有話問你。」楊過道：「我知道你要問什麼？你要問我，有沒見到一個左腿有些不便的美貌姑娘？可知她帶的那本書在那□？」李莫愁心中一驚，淡淡的道：「是啊，你真聰明。那本書在那□？」楊過道：「適才我和這個師弟在道旁休息，見那姑娘和三個化子動手。一個化子給那姑娘砍了一刀，但又有兩個化子過來，那姑娘不敵，終於給他們擒住……」

　　李莫愁素來鎮定自若，遇上天大的事也是不動聲色，但想到陸無雙既被丐幫所擒，那本「五毒秘傳」勢必也落入他們手中，不由得微現焦急之色。

　　楊過見謊言見效，更加誇大其詞：「一個化子從那姑娘懷□掏出一本什麼書來，那姑娘不肯給，卻讓那化子打了老大一個耳括子。」陸無雙向他橫了一眼，心道：「好傻蛋，你胡說八道損我，瞧我不收拾你？」楊過明知陸無雙心中駭怕，故意問她道：「師弟，你說這豈不叫人生氣？那姑娘給幾個化子又摸手、又摸腳，吃了好大的虧啊，是不是？」陸無雙低垂了頭，只得「嗯」了一聲。

　　說到此處，山角後馬蹄聲響，擁出一隊人馬，儀仗兵勇，聲勢甚盛，原來是一隊蒙古官兵。其時金國已滅，淮河以北盡屬蒙古。李莫愁自不將這些官兵放在眼□，但她急欲查知陸無雙的行縱，不想多惹事端，於是避在道旁，只見鐵蹄揚塵，百餘名蒙古兵將擁著一個官員疾馳而過。那蒙古官員身穿錦袍，腰懸弓箭，騎術甚精，臉容雖瞧不清楚，縱馬大跑時的神態卻頗為剽捍。

　　李莫愁待馬隊過後，舉拂塵拂去身上給奔馬揚起的灰土。她拂塵每動一下，陸無雙的心就劇跳一下，知道這一拂若非拂去塵土，而是落在自己頭上，勢不免立時腦漿迸裂。

　　李莫愁拂罷塵土，又問：「後來怎樣了？」楊過道：「幾個化子擄了那姑娘，向北方去啦。小道路見不平，意欲攔阻，那兩個老叫化就留下來跟我打了一架。」

　　李莫愁點了點頭，微微一笑，道：「很好，多謝你啦。我姓李名莫愁，江湖上叫我赤練仙子，也有人叫我赤練魔頭。你聽見過我的名字麼？」楊過搖頭道：「我沒聽見過。姑娘，你這般美貌，真如天仙下凡一樣，怎可稱為魔頭啊？」李莫愁這時已三十來歲，但內功深湛，皮膚雪白粉嫩，臉上沒一絲皺紋，望之仍如二十許人。她一生自負美貌，聽楊過這般當面奉承，心下自然樂意，拂塵一擺，道：「你跟我說笑，自稱是王重陽門人，本該好好叫你吃點苦頭再死。既然你還會說話，我就只用這拂塵稍稍教訓你一下。」

　　楊過搖頭道：「不成，不成，小道不能平白無端的跟後輩動手。」李莫愁道：「死到臨頭，還在說笑。我怎麼是你的後輩啦？」楊過道：「我師父重陽真人，跟你祖師婆婆是同輩，我豈非長著你一輩？你這麼一個年輕貌美的小姑娘，我老人家是不能欺侮你的。」李莫愁淺淺一笑，對洪凌波道：「再將劍借給他。」楊過搖手道：「不成，不成，我……」他話未說完，洪凌波已拔劍出鞘，只聽擦的一響，手中拿著的只是個劍柄，劍刃卻留在劍鞘之內。她愕然之間，隨即醒悟，原來楊過還劍之時暗中使了手腳，將劍刃捏斷，但微微留下幾分勉強牽連，拔劍時稍一用力，當即斷截。

　　李莫愁臉上變色。楊過道：「本來嘛，我是不能跟後輩的年輕姑娘們動手的，但你既然定要逼我過招，這樣罷，我空手接你拂塵三招。咱們把話說明在先，只過三招，只要你接得住，我就放你走路。但三招一過，你卻不能再跟我糾纏不清啦。」他知當此情勢，不動手是不成的了，但若當真比拚，自然絕不是她對手，索性老氣橫秋，裝出一派前輩模樣，再以言語擠兌，要她答應只過三招，不能再發第四招，自己反正是鬥她不過，用不用兵刃也是一樣，最好她也就此不使那招數厲害之極的拂塵。

　　李莫愁豈不明白他的用意，心道：「憑你這小子也接得住我三招？」說道：「好啊，老前輩，後輩領教啦。」

　　楊過道：「不敢……」突然間只見黃影幌動，身前身後都是拂塵的影子。李莫愁這一招「無孔不入」，乃是向敵人週身百骸進攻，雖是一招，其實千頭萬緒，一招之中包含了數十招，竟是同時點他全身各處大穴。她適才見楊過與兩丐交手，劍法精妙，確非庸手，定要在三招之內傷他，倒也不易，是以一上手就使出生平最得意的「三無三不手」來。

　　這三下招數是她自創，連小龍女也沒見過。楊過突然見到，嚇了一跳。這一招其實是無可抵擋之招，閃得左邊，右邊穴道被點，避得前面，後面穴道受傷，只有武功遠勝於李莫愁的高手，以狠招正面撲擊，才能逼得她回過拂塵自救。楊過自然無此功力，情急之下，突然一個□鬥，頭下腳上，運起歐陽鋒所授的功夫，經脈逆行，全身穴道盡數封閉，只覺無數穴道上同時微微一麻，立即無事。他身子急轉，倒立著飛腿踢出。

　　李莫愁眼見明明已點中他多處穴道，他居然仍能還擊，心中大奇，跟著一招「無所不至」。這一招點的是他週身諸處偏門穴道。楊過以頭撐地，伸出左手，伸指戳向她右膝彎「委中穴」。李莫愁更驚，急忙避開，「三無三不手」的第三手「無所不為」立即使出。

　　這一招不再點穴，專打眼睛、咽喉、小腹、下陰等人身諸般柔軟之處，是以叫作「無所不為」，陰狠毒辣，可說已有些無賴意味。當她練此毒招之時，那想得到世上竟有人動武時會頭下腳上，匆忙中一招發出，自是照著平時練得精熟的部位攻擊敵人，這一來，攻眼睛的打中了腳背，攻咽喉的打中了小腿，攻小腹的打中了大腿，攻下陰的打中了胸膛，攻其柔虛，逢其堅實，竟然沒半點功效。

　　李莫愁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她一生中見過不少大陣大仗，武功勝過她的人也曾會過，只是她事先料敵周詳，或攻或守，或擊或避，均有成竹在胸，卻萬料不到這小道士竟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功夫，只一呆之下，楊過突然張口，已咬住了她拂塵的塵尾，一個翻身，直立起來。李莫愁手中一震，竟被他將拂塵奪了過去。

　　當年二次華山論劍，歐陽鋒逆運經脈，一口咬中黃藥師的手指，險些送了他的性命。蓋逆運經脈之時，口唇運氣，一張一合，自然而然會生咬人之意。一人全身諸處之力，均不及齒力厲害，常人可用牙齒咬碎胡桃，而大力士手力再強，亦難握破胡桃堅殼。因此楊過內力雖不及李莫愁遠甚，但牙齒一咬住拂塵，竟奪下她用以揚威十餘載的兵刃。

　　這一下變生不測，洪凌波與陸無雙同時驚叫，李莫愁雖然驚訝，卻絲毫不懼，雙掌輕拍，施展赤練神掌，撲上奪他拂塵。她一掌剛要拍出，突然叫道：「咦，是你！你師父呢？」原來楊過臉上塗了泥沙，頭下腳上的急轉幾下，泥沙剝落，露出了半邊本來面目。同時洪凌波也已認出了陸無雙，叫道：「師父，是師妹啊。」先前陸無雙一直不敢與李莫愁、洪凌波正面相對，此時楊過與李莫愁激鬥，她凝神觀看，忘了側臉避開洪凌波的眼光。

　　楊過左足一點，飛身上了李莫愁的花驢，同時左手彈處，一根玉蜂針射進了洪凌波所乘驢子的腦袋。

　　李莫愁盛怒之下，飛身向楊過撲去。楊過縱身離鞍，倒轉拂塵柄，噗的一聲，將花驢打了個腦漿迸裂，大叫：「媳婦兒，快隨你漢子走。」身子落在馬背，揮拂塵向後亂打。陸無雙立即縱馬疾馳。李莫愁的輕功施展開來，一二里內大可趕上四腿的牲口，但被楊過適才的怪招嚇得怕了，不敢過份逼近，只是施展小擒拿手欲奪還拂塵，第四招上左手三指碰上了拂塵絲，反手抓住一拉，楊過拿捏不住，又給她奪回。

　　洪凌波胯下的驢子腦袋中了玉蜂針，突然發狂，猛向李莫愁衝去，張嘴大咬。李莫愁喝道：「凌波，你怎麼啦。」洪凌波道：「驢子斗倔性兒。」用力勒□，拉得驢子滿口是血。猛地□那驢子四腿一軟，翻身倒斃，洪凌波躍起身來，叫道：「師父，咱們追！」但此時楊陸二人早已奔出半里之外，再也追趕不上了。

　　陸無雙與楊過縱騎大奔一陣，回頭見師父不再追來，叫道：「傻蛋，我胸口好疼，抵不住啦！」楊過躍下馬背，俯耳在地下傾聽，並無蹄聲追來，道：「不用怕啦，慢慢走罷。」當下兩人並轡而行。

　　陸無雙歎了口氣，道：「傻蛋，怎麼連我師父的拂塵也給你奪啦？」楊過道：「我跟她胡混亂搞，她心□一樂，就將拂塵給了我。我老人家不好意思要她小姑娘的東西，又還了給她。」陸無雙道：「哼，她為什麼心□一樂，瞧你長得俊麼？」說了這句話，臉上微微一紅。楊過笑道：「她瞧我傻得有趣，也是有的。」陸無雙道：「呸！好有趣麼？」

　　兩人緩行一陣，怕李莫愁趕來，又催坐騎急馳。如此快大一陣、慢一陣的行到黃昏。楊過道：「媳婦兒，你若要保全小命，只好拚著傷口疼痛，再跑一晚。」陸無雙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理不理你？」楊過伸伸舌頭，道：「可惜是坐騎累了，再跑得一晚準得拖死。」此時天色漸黑，猛聽得前面幾聲馬嘶，楊過喜道：「咱們換馬去罷。」兩人催馬上前，奔了里許，見一個村莊外繫著百餘匹馬，原來是日間所見的那隊蒙古騎兵。楊過道：「你待在這兒，我進村探探去。」當下翻身下馬，走進村去。

　　只見一座大屋的窗中透出燈光，楊過閃身窗下，向內張望，見一個蒙古官員背窗而坐。楊過靈機一動：「與其換馬，不如換人。」待了片刻，只見那蒙古官站起身來，在室中來回走動。這人約莫三十來歲，正是日間所見的那錦袍官員，神情舉止，氣派甚大，看來官職不小。楊過待他背轉身時，輕輕揭起窗格，縱身而入。那官員聽到背後風聲，□地搶上一步，左臂橫揮，一轉身，雙手十指猶似兩把鷹爪，猛插過來，竟是招數凌厲的「大力鷹爪功」。楊過微感詫異，不意這個蒙古官員手下倒也有幾分功夫，當下側身從他雙手間閃過。那官員連抓數下，都被他輕描淡寫的避開。

　　那官員少時曾得鷹爪門的名師傳授，自負武功了得，但與楊過交手數招，竟是全然無法施展手腳。楊過見他又是雙手惡狠狠的插來，突然縱高，左手按他左肩，右手按他右肩，內力直透雙臂，喝道：「坐下！」那官員雙膝一軟，坐在地下，但覺胸口鬱悶，似有滿腔鮮血急欲噴出。楊過伸手在他乳下穴道上揉了兩揉，那官員胸臆登松，一口氣舒了出來，慢慢站起，怔怔的望著楊過，隔了半晌，這才問道：「你是誰？來幹麼？」這兩句漢話倒是說得字正腔圓。

　　楊過笑了笑，反問：「你叫什麼名字？做的是什麼官？」那官員怒目圓瞪，又要撲上。楊過毫不理睬，卻去坐在他先前坐過的椅中。那官員雙臂直上直下的猛擊過來，楊過隨手推卸，毫不費力的將他每一招都化解了去，說道：「喂，你肩頭受了傷，別使力才好。」那官員一怔，道：「什麼受了傷？」左手摸摸右肩，有一處隱隱作痛，忙伸右手去摸左肩，同樣部位也是一般的隱痛，這處所先前沒去碰動，並無異感，手指按到，卻有細細一點地方似乎直疼到骨□。那官員大驚，忙撕破衣服，斜眼看時，只見左肩上有個針孔般的紅點，右肩上也是如此。他登時醒悟，對方剛才在他肩頭按落之時，手中偷藏暗器，已算計了他，不禁又驚又怒，喝道：「你使了什麼暗器？有毒無毒？」

　　楊過微微一笑，道：「你學過武藝，怎麼連這點規矩也不知？大暗器無毒，小暗器自然有毒。」那官員心中信了九成，但仍盼他只是出言恐嚇，神色間有些將信將疑。楊過微笑道：「你肩頭中了我的神針，毒氣每天伸延一寸，約莫六天，毒氣攻心，那就歸天了。」

　　那官員雖想求他解救，卻不肯出口，急怒之下，喝道：「既然如此，老爺跟你拚個同歸於盡。」縱身撲上。楊過閃身避開。雙手各持了一枚玉蜂針，待他又再舉手抓來，雙手伸出，將兩枚玉蜂針分別插入了他的掌心。那官員只感掌心中一痛，當即停步，舉掌見到掌心中的細針，隨即只覺兩掌麻木，大駭之下，再也不敢倔強，過了半晌，說道：「算我輸了！」

　　楊過哈哈大笑，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官員道：「下官耶律晉，請問英雄高姓大名？」楊過道：「我叫楊過。你在蒙古做什麼官？」耶律晉說了。原來他是蒙古大丞相耶律楚材的兒子。耶律楚材輔助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平定四方，功勳卓著，是以耶律晉年紀不大，卻已做到汴梁經略使的大官，這次是南下到河南汴梁去就任。

　　楊過也不懂汴梁經略使是什麼官職，只是點點頭，說道：「很好，很好。」耶律晉道：「下官不知何以得罪了楊英雄，當真糊塗萬分。楊英雄但有所命，請吩咐便是。」楊過笑了笑，道：「也沒什麼得罪了。」突然一縱身，躍出窗去。耶律晉大驚，急叫：「楊英雄……」奔到窗邊，楊過早已影蹤全無。耶律晉驚疑不定：「此人□忽而來，□忽而去，我身上中了他的毒針，那便如何是好？」忙拔出掌心中的細針，肩頭和掌心漸感麻□難當。

　　正心煩意亂間，窗格一動，楊過已然回來，室中又多了一個少女，正是陸無雙。耶律晉道：「啊，你回來了！」楊過指著陸無雙道：「她是我的媳婦兒，你向她磕頭罷！」陸無雙喝道：「你說什麼？」反手就是一記巴掌。楊過若是要避，這一記如何打他得著？但不知怎的，只覺受她打上一掌、罵得幾句，實是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當下竟不躲開，拍的一響，面頰上熱辣辣的吃了一掌。

　　耶律晉不知二人平時鬧著玩慣了的，只道陸無雙的武功比楊過還要高強，呆呆的望著二人，不敢作聲，楊過撫了撫被打過的面頰，對耶律晉笑道：「你中了我神針之毒，但一時三刻死不了。只要乖乖聽話，我自會給你治好。」耶律晉道：「下官生平最仰慕的是英雄好漢，只可惜從來沒見過真正有本領之人，今日得能結識高賢，實慰平生之望。楊英雄縱然不叫下官活了，下官死亦瞑目。」這幾句話既自高身份，又將對方大大的捧了一下。

　　楊過從來沒跟官府打過交道，不知居官之人最大的學問就是奉承上司，越是精通做官之道的，諂諛之中越是不露痕跡。蒙古的官員本來粗野誠□，但進入中原後，漸漸也沾染了中國官場的習氣。楊過給他幾句上乘馬屁一拍，心中大喜，翹起拇指讚道：「瞧你不出，倒是個挺有骨氣的漢子。來，我立刻給你治了。」當下用吸鐵石將他肩頭的兩枚玉蜂針吸了出來，再給他在肩頭和掌心敷上解藥。

　　陸無雙從未見過玉蜂針，這時見那兩口針細如頭髮，似乎放在水面也浮得起來，心想：「一陣風就能把這針吹得不知去向，卻如何能作為暗器？」對楊過佩服之心不由得又增了一分，口中卻道：「使這般陰損暗器，沒點男子氣概，也不怕旁人笑話。」

　　楊過笑了笑，卻不理會，向耶律晉道：「我們兩個，想投靠大人，做你的侍從。」耶律晉一驚，忙道：「楊英雄說笑話了，有何囑咐，請說便是。」楊過道：「我不說笑話，當真是要做大人的侍從。」耶律晉心想：「原來這二人想做官，圖個出身。」不由得架子登時大了起來，咳嗽一聲，正色道：「嗯，學了一身武藝，賣與帝皇家，那才是正途啊。」楊過笑道：「這個你又想錯了。我們有個極厲害的仇家對頭，一路在後追趕。咱倆打她不過，想裝成你的侍從，暫時躲她一躲。」耶律晉好生失望，一張板了起來的臉重又放鬆，陪笑道：「想兩位這等武功，區區仇家，何足道哉。若是他們人多勢眾，下官招集兵勇，將他們拿來聽憑處置便是。」楊過道：「連我也打她不過，大人那就不必費事啦。快吩咐侍從，給我們拿衣服更換。」

　　他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輕鬆，但語氣中自有一股威嚴，耶律晉連聲稱是，命侍從取來衣服。楊陸二人到另室去更換了。陸無雙取過鏡子一照，鏡中人貂衣錦袍，明眸皓齒，居然是個美貌的少年蒙古軍官，自覺甚是有趣。

　　次晨一早起程。楊過與陸無雙各乘一頂轎子，由轎夫抬著，耶律晉仍是騎馬，未到午時，但聽得鸞鈴之聲隱隱響起，由遠而近，從一行人身邊掠了過去。陸無雙大喜，心道：「在這轎中舒舒服服的養傷，真是再好不過。傻蛋想出來的傻法兒倒也有幾分道理。我就這麼讓他們抬到江南。」

　　如此行了兩日，不再聽得鷥鈴聲響，想是李莫愁一直追下去，不再回頭尋找。向陸無雙尋仇的道人、丐幫等人，也沒發覺她的縱跡。

　　第三日上，一行人到了龍駒寨，那是秦汴之間的交通要地，市肆頗為繁盛。用過晚飯後，耶律晉踱到楊過室中，向他請教武學，高帽一頂頂的送來，將楊過奉承得通體舒泰。楊過也就隨意指點一二。耶律晉正自聚精會神的傾聽，一名侍從匆匆進來，說道：「啟稟大人，京□老大人送家書到。」耶律晉喜道：「好，我就來。」正要站起身向楊過告罪，轉念一想：「我就在他面前接見信使，以示我對他絲毫無見外之意，那麼他教我武功時也必盡心。」於是向侍從道：「叫他到這□見我。」

　　那侍從臉上有異樣之色，道：「那……那……」耶律晉將手一揮，道：「不礙事，你帶他進來。」那侍從道：「是老大人自己……」耶律晉臉一沉道：「有這門子囉唆，快去……」話未說完，突然門帷掀處，一人笑著進來，說道：「晉兒，你料不到是我罷。」

　　耶律晉一見，又驚又喜，急忙搶上□倒。叫道：「爹爹，怎麼你老人家……」那人笑道：「是啊！是我自己來啦。」那人正是耶律晉的父親，蒙古國大丞相耶律楚材。當時蒙古官制稱為中書令。

　　楊過聽耶律晉叫那人為父親，不知此人威行數萬里，乃是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最有權勢的大丞相，向他瞧去，但見他年紀也不甚老，相貌清雅，威嚴之中帶著三分慈和，心中不自禁的生了敬重之意。

　　那人剛在椅上坐定，門外又走進兩個人來，上前向耶律晉見禮，稱他「大哥」。這兩人一男一女，男的二十三、四歲，女的年紀與楊過相仿。耶律晉喜道：「二弟，三妹，你們也都來啦。」向父親道：「爹爹，你出京來，孩兒一點也不知道。」耶律楚材點頭道：「是啊，有一件大事，若非我親來主持，實是放心不下。」他向楊過等眾侍從望了一眼，示意要他們退下。

　　耶律晉好生為難，本該揮手屏退侍從，但楊過卻是個得罪不得之人，不由得臉現猶豫之色。楊過知他心意，笑了一笑，自行退了出去。耶律楚材早見楊過舉止有異，自己進來時，眾侍從拜伏行禮，只這一人挺身直立，此時翩然而出，更有獨來獨往、傲視公侯之概，不禁心中一動，問耶律晉道：「此人是誰？」

　　耶律晉是開府建節的封疆大吏，若在弟妹之前直說楊過的來歷，未免太過丟臉，當下含糊答道：「是孩兒在道上結識的一個朋友。爹爹親自南下，不知為了何事？」耶律楚材歎了口氣，臉現憂色，緩緩說明情由。

　　原來蒙古國大汗成吉思汗逝世後，第三子窩闊台繼位。窩闊台做了十三年大汗逝世，他兒子貴由繼位。貴由糊塗酗酒，只做了三年大汗便短命而死，此時是貴由的皇後垂□聽政。皇後信任群小，排擠先朝的大將大臣，朝政甚是混亂。宰相耶律楚材是三朝元老，又是開國功臣，遇到皇後措施不對之處，時時忠言直諫。皇後見他對自己諭旨常加阻撓，自然甚是惱怒，但因他位高望重，所說的又都是正理，輕易動搖不得。耶律楚材自知得罪皇後，全家百口的性命直是危如累卵，便上了一道奏本，說道河南地方不靖，須派大臣宣撫，自己請旨前往。皇後大喜，心想此人走得越遠越好，免得日日在眼前惹氣，當即准奏。於是耶律楚材帶了次子耶律齊、三女耶律燕，逕來河南，此行名為宣撫，實為避禍。

　　楊過回到居室，跟陸無雙胡言亂語的說笑，陸無雙偏過了頭不加理睬。楊過逗了她幾次全無回答，當即盤膝而坐，用起功來。

　　陸無雙卻感沒趣了，見他垂首閉目，過了半天仍是不動，說道：「喂，傻蛋，怎麼這當兒用起功來啦？」楊過不答。陸無雙怒道：「用功也不急在一時，你陪不陪我說話兒？」正要伸手去呵他□，楊過忽然一躍而起，低聲道：「有人在屋頂窺探！」陸無雙沒聽到絲毫聲息，抬頭向屋頂瞧了一眼，低聲道：「又來騙人？」楊過道：「不是這□，在那邊兩間屋子之外。」陸無雙更加不信，笑了笑，低低罵了聲：「傻蛋。」只道他是在裝傻說笑。

　　楊過扯了扯她的衣袖，低聲道：「別要是你師父尋來啦，咱們先躲著。」陸無雙聽到「師父」兩字，背上登時出了一片冷汗，跟著他走到窗口。楊過指向西邊，陸無雙抬起頭來，果見兩間屋子外的屋頂上黑黝黝的伏著一個人影。此時正當月盡夜，星月無光，若非凝神觀看，還真分辨不出，心中佩服：「不知傻蛋怎生察覺的？」她知師父向來自負，夜行穿的還是杏黃道袍，決不改穿黑衣，在楊過耳邊低聲道：「不是師父。」

　　一言方畢，那黑衣人突然長身而起，在屋頂飛奔過去，到了耶律父子的窗外，抬腿踢開窗格，執刀躍進窗中，叫道：「耶律楚材，今日我跟你同歸於盡罷。」卻是女子聲音。

　　楊過心中一動：「這女子身法好快，武功似在耶律晉之上，老頭兒只怕性命難保。」陸無雙叫道：「快去瞧！」兩人奔將過去，伏在窗外向內張去。

　　只見耶律晉提著一張板凳，前支後格，正與那黑衣女子相鬥。那女子年紀甚輕，但刀法狠辣，手中柳葉刀鋒利異常，連砍數刀，已將板凳的四隻凳腳砍去。耶律晉眼見不支，叫道：「爹爹，快避開！」隨即縱聲大叫：「來人哪！」那少女忽地飛起一腿，耶律晉猝不及防，正中腰間，翻身倒地。那少女搶上一步，舉刀朝耶律楚材頭頂劈落。

　　楊過暗道：「不好！」心想先救了人再說，手中扣著一枚玉蜂針，正要往少女手腕上射去，只聽得耶律楚材的女兒耶律燕叫道：「不得無禮！」右手出掌往那少女臉上劈落，左手以空手奪白刃手法去搶她刀子。這兩下配合得頗為巧妙，那少女側頭避開來掌，手腕已被耶律燕搭住，百忙中飛腿踢出，教她不得不退，手中單刀才沒給奪去。楊過見這兩個少女都是出手迅捷，心中暗暗稱奇。霎時之間，兩人已砍打閃劈，拆解了七八招。

　　這時門外擁進來十餘名侍衛，見二人相鬥，均欲上前。耶律晉道：「慢著！三小姐不用你們幫手。」

　　楊過低聲向陸無雙道：「媳婦兒，這兩個姑娘的武功勝過你。」陸無雙大怒，側身就是一掌。楊過一笑避開，道：「別鬧，還是瞧人打架的好。」陸無雙道：「那麼你跟我說真個的，到底是我強，還是她們強？」楊過低聲道：「一個對一個，這兩個姑娘都不如你。你一個打她們兩個呢，單論武功你就要輸。只不過她們的打法也太老實，遠不及你詭計多端、陰險毒辣，因此畢竟還是你贏。」陸無雙心下喜歡，低聲道：「什麼『詭計多端、陰險毒辣』的，可有多難聽！說到詭計多端，世上沒人及得上咱們的傻蛋傻大爺。」楊過微笑道：「那你豈不成了傻大娘？」陸無雙輕輕啐了一口。

　　只見兩女又鬥一陣，耶律燕終究沒有兵刃，數次要奪對方的柳葉刀沒能奪下，反給逼得東躲西閃，無法還手。耶律齊道：「三妹，我來試試。」斜身側進，右手連發三掌。耶律燕退在牆邊，道：「好，瞧你的。」

　　楊過只瞧了耶律齊出手三招，不由得暗暗驚詫。只見他左手插在腰□，始終不動，右手一伸一縮，也不移動腳步，隨手應付那少女的單刀，招數固然精妙，而時刻部位拿捏之準，更是不凡，心道：「此人好生了得，似乎是全真派的武功，卻又頗有不同。」

　　陸無雙道：「傻蛋，他武功比你強得多啦。」楊過瞧得出神，竟沒聽見她說話。

## 第10回　少年英俠

　　耶律齊道：「三妹，你瞧仔細了。我拍她臂儒穴，她定要斜退相避，我跟著拿她巨骨穴，她不得不舉刀反砍。這時出手要快，就能奪下她的兵刃。□那黑衣少女怒道：「呸，也沒這般容易。」耶律齊道：「是這樣。」說著右掌往她「臂儒穴」拍去。這一掌出手歪歪斜斜，卻將她前後左右的去路都封住了，只留下左側後方斜角一個空隙。那少女要躲他這一拍，只得斜退兩步。耶律齊點了點頭，果然伸手拿她「巨骨穴」。那少女心中一直記著：「千萬別舉刀反砍。」但形格勢禁，只有舉刀反砍才是連消帶打的妙著，當下無法多想，立時舉刀反砍。耶律齊道：「是這樣！」人人以為他定是要伸手奪刀，那知他右手也縮了回來，與左手相拱，雙手籠入袖筒。那少女一刀沒砍著，卻見他雙手籠袖，微微一呆。耶律齊右手忽地伸出，兩根手指夾著刀背一提，那少女握刀不住，給他奪了過去。

　　眾人見此神技，一時呆了半晌，隨即一個哄堂大采。那黑衣少女臉色沮喪，呆立不動。眾人都想：「二公子不出手擒□，明明放□一條生路。□還不出去，更待何時？」

　　耶律齊緩步退開，向耶律燕道：「她也沒了兵刃，你再跟她試試，膽子大些，留心她的掌中腿。」耶律燕踏上兩步，說道：「完顏萍，我們一再饒你，你始終苦苦相逼，難道到了今日還不死心麼？」

　　完顏萍不答，垂頭沉吟。耶律燕道：「你既定要與我分個勝負，咱們就爽爽快快動手罷！」說著衝上去迎面就是兩拳。完顏萍後躍避開，淒然道：「刀子還我。」耶律燕一怔，心道：「我哥哥奪了你兵刃，明明是要你和我平手相鬥，怎地你又要討還刀器？」說道：「好罷！」從哥哥手□接過柳葉刀拋給了她。一名守衛倒轉手中單刀遞過，說道：「三小姐，你也使兵刃。」耶律燕道：「不用。」但轉念一想：「我空手打不過她，咱們就比刀。」接刀虛劈兩下，覺得稍微沉了一點，但勉強也可使得。

　　完顏萍臉色慘白，左手提刀，右手指著耶律楚材道：「耶律楚材，你幫著蒙古人，害死我爹爹媽媽，今生我是不能找你報仇的了。咱們到陰世再算帳罷！」說話甫畢，左手橫刀就往脖子中抹去。

　　楊過聽她說這幾句話時眼神淒楚，一顆心怦的一跳，胸口一痛，失聲叫道：「姑姑！」

　　就在此時，完顏萍已橫刀自刎。耶律齊搶上兩步，右手長出，又伸兩指將她柳葉刀奪了過來，隨手點了她臂上穴道，說道：「好端端的，何必自尋短見？」橫刀自刎、雙指奪刀，都只一霎間之事，待眾人瞧得清楚，刀子已重入耶律齊之手。

　　其時室內眾人齊聲驚呼，楊過的一聲「姑姑」無人在意，陸無雙在他身旁卻聽得清楚，低聲問道：「你叫什麼？她是你姑姑？」楊過忙道：「不，不！不是。」原來他見完顏萍眼波中流露出一股淒惻傷痛、萬念俱灰的神色，就如小龍女與他決絕分手時一模一樣。他陡然間見到，不由得如癡如狂，竟不知身在何處。

　　耶律楚材緩緩說道：「完顏姑娘，你已行刺過我三次。我身為大蒙古國宰相，滅了你大金國，害你父母。可是你知我的祖先卻又是為何人所滅呢？」完顏萍微微搖頭，道：「我不知道。」耶律楚材道：「我祖先是大遼國的皇族，大遼國是給你金國滅了的。我大遼國耶律氏的子孫，被你完顏氏殺戮得沒剩下幾個。我少時立志復仇，這才輔佐蒙古大汗滅你金國。唉，怨怨相報，何年何月方了啊？」說到最後這兩句話時，抬頭望著窗外，想到只為了幾家人爭為帝王，以致大城民居盡成廢墟，萬里之間□積為山，血流成河。

　　完顏萍茫然無語，露出幾顆白得發亮的牙齒，咬住上唇，哼了一聲，向耶律齊道：「我三次報仇不成，自怨本領不濟，那也罷了。我要自盡，又干你何事？」耶律齊道：「姑娘只要答應以後不再尋仇，你這就去罷！」完顏萍又哼了一聲，怒目而視。耶律齊倒轉柳葉刀，用刀柄在她腰間輕輕撞了幾下，解開她的穴道，隨即將刀遞了過去。完顏萍欲接不接，微一猶豫，終於接過，說道：「耶律公子，你數次手下容情，以禮相待，我豈有不知？只是我完顏家與你耶律家仇深似海，憑你如何慷慨高義，我父母的血海深仇不能不報。」

　　耶律齊心想：「這女子始終糾纏不清，她武藝不弱，我總不能寸步不離爹爹，若有失閃，如何是好？嗯，不如用言語相迫，教她只能來找我。」朗聲說道：「完顏姑娘，你為父母報仇，志氣可嘉。只是老一輩的帳，該由老一輩自己了結。咱們做小輩的自己各有恩怨。你家與我家的血帳，你只管來跟我算便是，若再找我爹爹，在下此後與姑娘遇到，可就十分為難了。」

　　完顏萍道：「哼，我武藝遠不及你，怎能找你報仇？罷了，罷了。」說著掩面便走。

　　耶律齊知她這一出去，必定又圖自盡，有心要救他一命，冷笑道：「嘿嘿，完顏家的女子好沒志氣！」完顏萍霍地轉過身來，道：「怎地沒志氣了？」耶律齊冷笑道：「我武功高於你，那不錯，可這又有什麼希罕？只因我曾遇明師指點，並非我自己真有什麼過人之處。你所學的鐵掌功夫，本來也是掌世一門了不起的武功，只是教你的那位師父所學未精，你練的時日又淺，難以克敵致勝，原是理所當然。年紀輕輕，只要苦心去另尋明師，難道就找不著了？」完顏萍本來滿腔怨怒，聽了這幾句話，不由得暗暗點頭。

　　耶律齊又道：「我每次跟你動手，只用右手，非是我傲慢無理。只因我左手力大，出手往往便要傷人。這樣罷，等你再從明師之後，隨時可來找我，只要逼得我使用左手，我引頸就戮，決無怨言。」他知完顏萍的功夫與自己相差太遠，縱得高人指點，也是難以勝得過自己單手；料想一個人欲圖自盡，只是一時忿激，只要她去尋師學藝，心有專注，過得若干時日，自不會再生自殺的念頭。

　　完顏萍心想：「你又不是神仙，我痛下苦功，難道兩隻手當真便勝不了你單手？」提刀在空中虛劈一下，沉著聲音道：「好！君子一言……」耶律齊接口道：「快馬一鞭！」完顏萍向眾人再也不望一眼，昂首而出，但臉上掩不住流露出淒涼之色。

　　眾侍衛見二公子放她走路，自然不敢攔阻，紛紛向耶律楚材道驚請安，退出房去。耶律晉見此處鬧得天翻地覆，但楊過始終並不現身，心中暗感奇怪。耶律燕道：「二哥，你怎麼又放了她走？」耶律齊道：「什麼？」耶律燕笑道：「你既要她作我嫂子，就不該放她啊。」耶律齊正色道：「別胡說！」耶律燕見他認真，怕他動怒，不敢再說笑話。

　　楊過在窗外聽耶律燕說到「要她做我嫂子」幾字，心中突然無緣無故的感到一陣酸意，見完顏萍上高向東南方而去，當下向陸無雙道：「我瞧瞧去。」陸無雙道：「瞧什麼？」楊過不答，展開輕功追了出去。

　　完顏萍武功並不甚強，輕功卻甚高明，楊過提氣直追，直到龍駒寨鎮外，才見到她的後影。只見她落入一座屋子的院子，推門進房。楊過跟著躍進，躲在牆邊。過了半晌，西廂房中傳出燈火，隨即聽到一聲長歎。這一聲歎息中直有千般怨愁，萬種悲苦。

　　楊過在窗外聽著，怔怔的竟是癡了，觸動心事，不知不覺的也長歎一聲。完顏萍聽得窗外有人歎息，大吃一驚，急忙吹熄燈火，退在牆壁之旁，低聲喝問：「是誰？」楊過道：「跟你一般，也是傷心之人。」完顏萍更是一怔，聽他語氣中似乎並無惡意，又問：「你到底是誰？」楊過道：「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幾次行刺不成，便想自殺，可不是將自己性命看得忒也輕了？更將這番血海深仇看得忒也輕了？」

　　呀的一聲，兩扇門推開，完顏萍點亮燭火，道：「閣下請進。」楊過在門外雙手一拱，走進房去。完顏萍見他身穿蒙古軍官裝束，年紀甚輕，微感驚訝，說道：「閣下指教得是，請問高姓大名。」

　　楊過不答，雙手籠在袖筒之中，說道：「耶律齊大言不慚，自以為只用右手就算本領了得，其實要奪人之刀，點人穴道，一隻手也不用又有何難？」完顏萍心中不以為然，只是未摸清對方的底細，不便反駁。楊過道：「我教你三招武功，就能逼那耶律齊雙手齊用。現下我先和你試試，我既不用手，又不使腳，跟你過幾招如何？」完顏萍大奇，心道：「難道你有妖法，一口氣便能將我吹倒了？」楊過見她遲疑，道：「你只管用刀子砍我，我要是避不了，死而無怨。」完顏萍道：「好罷，我也不用刀，只用拳掌打你。」楊過搖頭道：「不，我不用手腳而奪下你刀子，你方能信服。」

　　完顏萍見他似笑非笑的神情，心頭微微有氣，道：「閣下如此了得，真是聞所未聞。」說著袖出單刀，往他肩頭劈去。她見楊過雙手籠袖，渾若無事，只怕傷了他，這一刀的準頭略略偏了些。楊過瞧得明白，動也不動，說道：「不用相讓，要真砍！」柳葉刀從他肩旁直劈而下，與他身子相離只有寸許。完顏萍見他毫不理會，好生佩服他的膽量，又想：「難道這是個渾人？」柳葉刀一斜，橫削過去，這次卻不容情。楊過斗地矮身，刀鋒從他頭頂掠過，相差仍然只有寸許。

　　完顏萍打起精神，提刀直砍。楊過順著刀勢避過，道：「你刀中還可再夾掌法。」完顏萍道：「好！」橫刀砍出，左掌跟著劈去。楊過側身閃避，道：「再快些不妨。」完顏萍將一路刀法施展開來，掌中夾刀，愈出愈快。楊過道：「你掌法凌厲，好過刀法。耶律齊說這是鐵掌功夫，是不是？」完顏萍點點頭，出手更是狠辣。楊過雙手始終籠在袖中，在掌影刀鋒間飄舞來去。完顏萍單刀鐵掌，連他衣服也碰不到半點。

　　她一套刀法使了大半，楊過道：「小心啦，三招之內，我奪你刀。」完顏萍此時對他已甚是佩服，但說要在三招之內奪去自己兵刃，卻仍是不信，只是不由自主的將刀柄握得更加緊了，說道：「你奪啊！」橫刀使一招「雲橫秦嶺」，向他頭頸削去。楊過一低頭，從刀底下鑽了過去，側過頭來，額角正好撞正她右手肘彎「曲池穴」。完顏萍手臂酸軟，手指無力。楊過仰頭張口，咬住刀背，輕輕巧巧的便將刀子奪過，跟著頭一側，刀柄在她脅下，已點中了穴道。

　　楊過抬頭鬆齒，向上甩去，柳葉刀飛了上去，他將刀拋開，為的是要清清楚楚說話，當下說道：「怎麼樣，服了麼？」說了這六個字，那刀落將下來，楊過張口咬住，笑嘻嘻的瞧著她。完顏萍又驚又喜，點了點頭。

　　楊過見她秋波流轉，嬌媚動人，不自禁想抱她一抱，親她一親，只是此事太過大膽荒唐，咬住刀背，一張臉脹得通紅。完顏萍那知他的心事，但見他神色怪異，心中微感驚奇，自覺全身酸麻，雙腿軟軟的似欲摔倒。楊過踏上一步，距她已不過尺許，正想拋去刀子，把嘴唇湊到她眼皮上去親一個吻，猛地想起：「她好生感激那耶律齊以禮相待，難道我就不如他了？哼，我偏要處處都勝過他。」於是低下頭來，下顎一擺，將刀柄在她腰間一撞，解開她的穴道，將刀柄遞了過去。

　　完顏萍不接刀子，雙膝跪地，說道：「求師父指點，小女子得報父母深仇，永感大德。」楊過大為狼狽，急忙扶起，伸手從口中取下單刀，說道：「我怎能做你師父？不過我能教你一個殺死那耶律齊的法門。」完顏萍大喜，道：「只要能殺了耶律齊，他哥哥和妹子我都不怕，自能再殺他父親……」說到此處，忽然想起一事，黯然道：「唉，待得我學到能殺他的本事，那耶律老兒怎能還在世上？我父母之仇，終究是報不了的啦。」楊過笑道：「那耶律老兒一時三刻之命，總還是有的。」完顏萍奇道：「什麼？」楊過道：「要殺耶律齊又有何難？現下我教你三招，今晚就能殺了他。」

　　完顏萍曾三次行刺耶律楚材，三次都被耶律齊行若無事的打敗，知他本領高於自己十倍，心想眼前這蒙古少年軍官武功雖強，未必就勝過了耶律齊，縱使勝得，也決不能只教自己三招，就能用之殺了他，而今晚便能殺他，更是萬萬不能的了。她怕楊過著惱，不敢出言反駁，只是微微搖頭，眼中那股叫他瞧了發癡發狂的眼色，不住滾來滾去。

　　楊過明白她的心意，說道：「不錯，我武功未必在他之上，當真動手，說不定我還是輸多贏少。但要教你三招，今晚去殺了他，卻決非難事。就只怕他曾饒你三次，你下不了手而已。」完顏萍心中一動，隨即硬著心腸道：「他雖有德於我，但父母深仇，不能不報。」楊過道：「好，這三招我便教你。你若能殺他而不願下手，那便如何？」完顏萍道：「憑你處置便了。反正你這麼高的本領，要打要殺，我還能逃得了麼？」楊過心道：「我怎捨得打你殺你？你殺不殺他，跟我又有什麼相干？」於是微微一笑，說道：「其實這三招也沒什麼了不起。你瞧清楚了。」

　　當下提起刀來，緩緩自左而右的砍去，說道：「第一招，是『雲橫秦嶺』。」完顏萍心道：「這一招我早就會了，何用你教？」見刀鋒橫來，側身而避。楊過突出本手，抓住她的右手，說道：「第二招，是你剛才使用過兩次的『枯籐纏樹』。」完顏萍點頭道：「是，這是我鐵掌擒拿手中的一招。」楊過握著她又軟又滑的手掌，心中一蕩，笑道：「你該學半脂玉掌功才是，怎麼去學鐵掌擒拿手了？」完顏萍不知他是出言調笑，道：「有半脂玉掌功麼？這名兒倒挺美。」只覺他捏住自己手掌，一緊一放，使力極輕，覺得這手法還不及自己所學以鐵掌功為基的擒拿手厲害，心想：「你第一招與第二招都是我所會的功夫，難道單憑第三招一招，就能殺了耶律齊？」楊過凝視她眼睛，叫道：「看仔細了！」突然手腕疾翻，橫刀往自己項頸中抹去。

　　完顏萍大驚，叫道：「你幹什麼？」她右手被楊過牢牢握住，忙伸左手去奪他單刀。雖在危急之中，她的鐵掌擒拿手仍是出招極準，一把抓住楊過手腕，往外力拗，叫他手中刀子不能及頸。楊過鬆開了手，退後兩步，笑道：「你學會了麼？」

　　完顏萍驚魂未定，只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不明他的用意。楊過笑道：「你先使『雲橫秦嶺』橫削，再使『枯籐纏樹』牢牢抓住他右手，第三招舉刀自刎，他勢必用左手救你。他向你立過誓，只要你逼得他用了左手，任你殺他，死而無怨。這不成了麼？」完顏萍一想不錯，怔怔的瞧著他。楊過道：「這三招萬無一失，若不收效，我跟你磕頭。」完顏萍微微搖頭，說道：「他說過不用左手，一定不會用的。那便怎地？」楊過道：「那又怎地？你永世報不了仇啦，自己死了不就乾淨？」完顏萍淒然點頭，道：「你說得對。多謝指點迷津。閣下到底是誰？」

　　楊過還未回答，窗外忽然有個女子聲音叫道：「他叫傻蛋，你別信他的鬼話。」楊過聽得是陸無雙的聲音，只笑了笑，並不理會。完顏萍縱向窗邊，只見黑影一閃，一個人影躍出了圍牆。

　　完顏萍待要追出，楊過拉住她手，笑道：「不用追了，是我的同伴。她最愛跟我過不去。」完顏萍望著他，沉吟半晌，道：「你既不肯說自己姓名，那也罷了。我信得過你對我總是一番好意。」楊過見她秋波一轉，神色楚楚，不由得心生憐惜，當下拉著她手，和她並肩坐在床沿，柔聲道：「我姓楊名過，我是漢人，不是蒙古人。我爹爹媽媽都死啦，跟□身世一般……」

　　完顏萍聽他說到這□，心□一酸，兩滴淚珠奪眶而出。楊過心情激□，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完顏萍從懷□袖出一塊手帕，擲給了他。楊過拿到臉上拭抹，想到自己身世，眼淚卻愈來愈多。

　　完顏萍強笑道：「楊爺，你瞧我倒把你招哭啦。」楊過道：「別叫我楊爺。你今年幾歲啦？」完顏萍道：「我十八歲，你呢？」楊過道：「我也是十八。」心想：「我若是月份小過她，給她叫一聲兄弟，可沒味兒。」說道：「我是正月□的生日，以後你叫我楊大哥得啦。我也不跟你客氣，叫你完顏妹子啦。□完顏萍臉上一紅，覺得此人做事單刀直入，好生古怪，但對自己確是並無惡意，於是點了點頭。

　　楊過見她點頭，喜得心□難搔。完顏萍容色清秀，身材瘦削，遭逢不幸，似乎生來就叫人憐惜，而最要緊的是她盈盈眼波竟與小龍女極為相似。他可沒想到一個人心中哀傷，眼色中自然有淒苦之意，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說她眼波與小龍女相似，那也只是他自欺自慰的念頭而已。他凝視著她眼睛，忽而將她的黑衣幻想而為白衣，將她瘦瘦的瓜子臉幻想成為小龍女清麗絕俗的容貌，癡癡的瞧著，臉上不禁流露出了祈求、想念、愛憐種種柔情。

　　完顏萍有些害怕，輕輕掙脫他手，低聲道：「你怎麼啦？」楊過如夢方醒，歎了口氣，道：「沒什麼。你去不去殺他？」完顏萍道：「我這就去。楊大哥，你陪不陪我？」楊過待要說「自然陪你去」，轉念一想：「若我在旁，她有恃無恐，自刎之情不切，耶律齊就不會中計。」說道：「我不便陪你。」

　　完顏萍眼中登時露出失望之色，楊過心□一軟，幾乎便要答應陪她，那知完顏萍幽幽的道：「好罷，楊大哥，只怕我再也見不到你啦。」楊過忙道：「那□？那□？我……」

　　完顏萍淒然搖頭，逕自奔出屋去，片刻之間，又已回到耶律晉的住處。

　　這時耶律楚材等各已回房，正要安寢。完顏萍在大門上敲了兩下，朗聲說道：「完顏萍求見耶律齊耶律公子。」早有幾名侍衛奔過來，待要攔阻，耶律齊打開門來，說道：「完顏姑娘有何見教？」完顏萍道：「我再領教你的高招。」耶律齊心中奇怪：「怎地你如此不自量力？」於是側身讓開，右手一伸，說道：「請進。」

　　完顏萍進房拔刀，呼呼呼連環三招，刀風中夾著六招鐵掌掌法，這「一刀夾雙掌」自左右分進合擊。耶律齊左手下垂，右手劈打戳拿，將她三刀六掌盡數化解，心想：「怎生尋個法兒，叫她知難而退，永不再來糾纏？」

　　二人鬥了一陣，完顏萍正要使出楊過所授的三招，門外忽有一女子聲音叫道：「耶律齊，她要騙你使用左手，可須小心了。」正是陸無雙出聲呼叫。耶律齊一怔，完顏萍不等他會過意來，立時一招「雲橫秦嶺」削去，待他側身閃避，斗地伸出左手，「枯籐纏樹」，已抓住他右手，自己右手回轉，橫刀猛往頸中抹去。

　　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耶律齊心中轉了幾轉：「定須救她？但她是在騙我用左手，我一使上左手，這條命就是交給她了。大丈夫死則死耳，豈能見死不救？」楊過逆料耶律齊的心思，只要突然出此三招，他非出左手相救不可，那知陸無雙從中搗亂，竟爾搶先提醒。本來這法子已然不靈，但耶律齊慷慨豪俠，明知這一出手相救，乃是自捨性命，危急之際竟然還是伸出左手，在完顏萍右腕上一擋，手腕翻處，奪過了她的柳葉刀來。

　　二人交換了這三招，各自躍後兩步。耶律齊不等她開口，將刀擲了過去，說道：「你已迫得了我用左手，你殺我便是，但有一事相求。」完顏萍臉色慘白，道：「什麼事？」耶律齊道：「求你別再加害家父。」完顏萍「哼」了一聲，慢慢走近，舉起刀來，燭光下只見他神色坦然，凜凜生威，見到這般男子漢的氣概，想起他是為了相救自己才用左手，這一刀那□還砍得下去？她眼中殺氣突轉柔和，將刀子往地下一擲，掩面奔出。

　　她六神無主，信步所之，直奔郊外，到了一條小溪旁，望著淡淡的星光映在溪中，心中亂成一團。過了良久良久，歎了一口長氣。

　　忽然身後也發出一聲歎息。完顏萍一驚，轉過身來，只見一人站在身後，正是楊過。她叫了聲「楊大哥」，垂首不語。楊過上前握住她雙手，安慰她道：「要為父母報仇，原非易事，那也不必性急。」完顏萍道：「你都瞧見了？」楊過點點頭。完顏萍道：「以我這般無用之輩，報仇自然不易。我只要有你一半功夫，也不會落得如此下場。」

　　楊過攜著她手，和她並排坐在一棵大樹下，說道：「縱然學得我的武功，又有何用？你眼下雖不能報仇，總知道仇人是誰，日後豈無良機？我呢？連我爹爹是怎樣死的也不知，是誰害死他也不知，什麼報仇雪恨，全不用提。」

　　完顏萍一呆，道：「你父母也是給人害死的麼？」楊過歎道：「我媽是病死的，我爹爹卻死得不明不白。我從來沒見過我爹爹一面。」完顏萍道：「那怎麼會？」楊過道：「我媽生我之時，我爹已經死了。我常問我媽，爹爹到底是怎麼死的，仇人是誰？我每次問起，媽媽總是垂淚不答，後來我就不敢再問啦。那時候我想，等我年紀大些再問不遲，那知道媽媽忽然一病不起。她臨死時我又問起。媽媽只是搖頭，說道：『你爹爹……你爹爹……唉，孩兒，你這一生一世千萬別想報仇。你答允媽，千萬不能想為爹爹報仇。』我又是悲傷，又是難過，大叫：『我不答允，我不答允！』媽一口氣轉不過來，就此死了。唉，你說我怎生是好啊？」他說這一番話原意是安慰完顏萍，但說到後來，自己也傷心起來。常言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人若不報父仇，乃是最大的不孝，終身蒙受恥辱，為世人所不齒。楊過連殺父仇人的姓名都不知道，這件恨事藏在心中鬱積已久，此時傾吐出來，語氣之中自是充滿了傷心怨憤。

　　完顏萍道：「是誰養大你的？」楊過道：「又有誰了？自然是我自己養自己。我媽死後，我就在江湖上東遊西蕩，這□討一餐，那□挨一宿，有時肚子餓得抵不住，偷了人家一個瓜兒薯兒，常常給人抓住，飽打一頓。你瞧，這□許多傷疤，這□的骨頭突出來，都是小時給打的。」一面說，一面捲起衣袖褲管給她看，星光朦朧下完顏萍瞧不清楚，楊過抓住了她手，在自己小腿的傷疤上摸去。完顏萍撫摸到他腿上凹凹凸凸的疤痕，不禁心中一酸，暗想自己雖然國破家亡，但父親留下不少親故舊部，金銀財寶更是不計其數，與他的身世相較，自己又是幸運得多了。

　　二人默然半晌，完顏萍將手輕輕縮轉，離開了他小腿，但手掌仍是讓他握著，低聲問道：「你怎麼學了這一身高強武功？怎地又做了蒙古人的官兒？」楊過微微一笑，道：「我不是蒙古的官兒。我穿蒙古衣衫，只是為了躲避仇家追尋。」完顏萍喜道：「那好啊。」楊過道：「好什麼？」完顏萍臉上微微一紅，道：「蒙古人是我大金國的死對頭，我自然盼望你不是蒙古的官兒。」楊過握著她溫軟滑膩的手掌，大是心神不定，說道：「若是我做大金的官兒，你又對我怎樣？」

　　完顏萍當初見他容貌英俊，武功高強，本已有三分喜歡，何況在患難之際，得他誠心相助，後來聽了他訴說身世，更增了幾分憐惜，此時聽他說話有些不懷好意，卻也並不動怒，只歎道：「若是我爹爹在世，你想要什麼，我爹爹總能給你。現下我爹娘都不在了，一切還說什麼？」

　　楊過聽她語氣溫和，伸手搭在她的肩頭，在她耳邊低聲道：「妹子，我求你一件事。」完顏萍芳心怦怦亂跳，已自料到三分，低聲問：「什麼？」楊過道：「我要親親你的眼睛，你放心！我只親你的眼睛，別的什麼也不犯你。」

　　完顏萍初時只道他要出口求婚，又怕他要有肌膚之親，自己若是拒卻，他微一用強，怎能是他對手？何況她少女情懷，一隻手被他堅強粗厚的手掌握著，已自意亂情迷，別說他用強，縱然毫不動粗，實在也是難以拒卻，那知他只說要親親自己的眼睛，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可是心中卻又微感失望，略覺詫異，當真是中心栗六，其亂如絲了。她妙目流波，怔怔的望著他，眼神中微帶嬌羞。楊過凝視她的眼睛，忽然想起小龍女與自己最後一次分別之前，也曾這般又嬌羞又深情的望著自己，不禁大叫一聲，躍起身來。

　　完顏萍被他嚇了一跳，想問他為了什麼，又覺難以啟齒。

　　楊過心中混亂，眼前幌來幌去儘是小龍女的眼波。那日他見此眼波之時，尚是個混沌未鑿的少年，對小龍女又素來尊敬，以致全然不知甚中含意，但自下得山來，與陸無雙共處幾日，此刻又與完顏萍耳鬢□磨，驀地□心中靈光一閃，恍然大悟，對小龍女這番柔情密意，方始領會，不由得懊喪萬端，幾欲在大樹上就此一頭撞死，心想：「姑姑對我如此一片深情，又說要做我妻子，我竟然辜負她的美意，此時卻又往何處尋她？」突然間大叫一聲，撲上去一把抱住完顏萍，猛往她眼皮上親去。

　　完顏萍見他如癡如狂，心中又驚又喜，但覺他雙臂似鐵，緊緊箍在自己腰□，當下閉了眼睛，任他恣意領受那溫柔滋味，只覺他嘴唇親來親去，始終不離自己的左眼右眼，心想此人雖然狂暴，倒是言而有信，但不知他何以只親自己的眼睛？忽聽得楊過叫道：「姑姑，姑姑！」聲音中熱情如沸，卻又顯得極是痛楚。完顏萍正要問他叫什麼，忽然背後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勞您兩位的駕！」

　　楊過與完顏萍同時一驚，離身躍開，見大樹旁站著一人，身穿青袍。完顏萍心下怦怦亂跳，滿臉飛紅，低頭撫弄衣角，不敢向那人再瞧上一眼。楊過卻認得清楚，正是當日在小客店中盜驢引開李莫愁的那人，於自己和陸無雙實有救命之恩，見這人頭垂雙鬟，是個女郎，當即深深一躬，說道：「日前多蒙姑娘援手，大德難忘。」

　　那女郎恭恭敬敬的還禮，說道：「楊爺此刻，還記得那一同出死入生的舊伴麼？」楊過道：「你說是……」那女郎道：「李莫愁師徒適才將她擒了去啦！」楊過大吃一驚，顫聲道：「當真？她……她現下不礙事麼？」那女郎道：「一時三刻還不礙事。陸姑娘咬定那部秘本給丐幫拿了去，赤練魔頭便押著她去追討。諒來她性命一時無妨，折磨自然是免不了。」楊過叫道：「咱們快救她去。」那女郎搖頭道：「楊爺武功雖高，只怕還不是那赤練魔頭的對手。咱們枉自送了性命，卻於事無補。」

　　楊過在淡淡星光之下，見這青衣女郎的面目竟是說不出的怪異醜陋，臉上肌肉半點不動，倒似一個死人，教人一見之下，不自禁的心生怖意，向她望了幾眼，便不敢正視，心想：「這位姑娘為人這麼好，卻生了這樣一副怪相，實是可惜。我再看她面貌，難免要流露驚詫神色，那可就得罪她了。」問道：「不敢請教姑娘尊姓？」

　　那女郎道：「賤姓不足掛齒，將來楊爺自會知曉，眼下快想法子救人要緊。」她說話時臉上肌膚絲毫不動，若非聽到聲音是從她口中發出，真要以為他是一具行□走肉的僵□。但說也奇怪，她話聲卻極是柔嬌清脆，令人聽之醒倦忘憂。楊過道：「既然如此，如何救人一憑姑娘計議。小人敬聽吩咐便是。」那女郎彬彬有禮，說道：「楊爺不必客氣，你武功強我十倍，聰明才智，我更是望塵莫及。你年紀大過我，又是堂堂男子漢，你說怎麼辦，便怎麼辦，小女子聽從差遣。」

　　楊過聽了她這幾句又謙遜、又誠懇的話，心頭真是說不出的舒服，心想這位姑娘面目可怖，說話卻如此的溫雅和順，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當下想了一想，說道：「那麼咱們悄悄隨後跟去，俟機救人便了。」那女郎道：「這樣甚好。但不知完顏姑娘意下如何？」說著走了開去，讓楊過與完顏萍商議。

　　楊過道：「妹子，我要去救一個同伴，咱們後會有期。」完顏萍低頭道：「我本事雖低，或許也能出得一點力。楊大哥，我隨同你去救人罷。」楊過大喜，連說：「好，好！」當下提高聲音，向那青衣女郎說道：「姑娘，完顏姑娘願助我們去救人。」

　　那女郎走近身來，向完顏萍道：「完顏姑娘，你是金枝玉葉之體，行事還須三思。我們的對頭行事毒辣無比，江湖上稱作赤練魔頭，當真萬般的不好惹。」語氣甚是斯文有禮。完顏萍道：「且別說楊大哥於我有恩，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單憑姐姐你這位朋友，我完顏萍也很想交交。我跟姐姐去，一切小心便是。」那女郎過來攜住她手，柔聲道：「那再好也沒有。姐姐，你年紀比我大，還是叫我妹子罷。」

　　完顏萍在黑暗之中瞧不見她醜陋的容貌，但聽得她聲音嬌美，握住自己手掌的一隻手也是又軟又嫩，只道她是個美貌少女，心中很是喜歡，問道：「你今年幾歲？」那女郎輕輕一笑，道：「咱們不忙比大小。楊爺，還是救人要緊，你說是不是？」楊過道：「是了，請姑娘指引路途。」那女郎道：「我見到她們是向東南方而去，定是直奔大勝關了。」

　　三人當即施展輕功，齊向東南方急行。古墓派向以輕功擅長，稱得上天下第一。完顏萍武藝並不如何了得，輕功卻著實不弱。豈知那青衣女郎不疾不徐的跟在完顏萍身後。完顏萍奔得快，她跟得快，完顏萍行得慢了，她也放慢腳步，兩人之間始終是相距一兩步。楊過暗暗驚異：「這位姑娘不知是那一派弟子，瞧她輕功，實在完顏妹子之上。」他不願在兩個姑娘之前逞能，是以始終墮後。

　　行到天色大明，那女郎從衣囊中取出乾糧，分給二人。楊過見她所穿青袍雖是布質，但縫工精巧，裁剪合身，穿在身上更襯得她身形苗條，婀娜多姿，實是遠勝錦衣繡服，而乾糧、水壺等物，無一不安排妥善，處處顯得她心細如髮。完顏萍見到她的容貌，甚是駭異，不敢多看，心想：「世上怎會有如此醜陋的女子？」

　　那女郎待兩人吃完，對楊過道：「楊爺，李莫愁識得你，是不是？」楊過道：「她見過我幾次。」那女郎從衣囊中取出一塊薄薄的絲巾般之物，道：「這是張人皮面具，你戴了之後，她就認不得你了。」楊過接過手來，見面具上露出雙眼與口鼻四個洞孔，便貼在臉上，高低凹凸，處處吻合，就如生成一般，當下大喜稱謝。

　　完顏萍見楊過戴了這面具後相貌斗變，醜陋無比，這才醒悟，說道：「妹子，原來你也戴著人皮面具，我真傻，還道你生就一副怪樣呢。真對不起。」那女郎微笑道：「楊爺這副俊俏模樣，戴了面具可就委屈了他。我的相貌哪，戴不戴卻都是一樣。」完顏萍道：「我才不信呢！妹子，你揭下面具給我瞧瞧，成不成？」楊過心中好奇，也是急欲看一看她的容貌，但那女郎退開兩步，笑道：「別瞧，別瞧，我一副怪相可要嚇壞了你。」完顏萍見她一定不肯，只得罷了。

　　中午時分，三人趕到了武關，在鎮上一家酒樓上揀個座頭，坐下用飯。店下見楊過是蒙古軍官打扮，不敢怠慢，極力奉承。

　　三人吃得一半，只見門帷掀處，進來三個女子，正是李莫愁師徒押著陸無雙。楊過心想此時李莫愁雖然決計認不出自己，但一副如此古怪的容貌難免引起她疑心，行事諸多不便，當下轉過頭去只是扒飯，傾聽李莫愁她們說話。那知陸無雙固然默不作聲，李莫愁、洪凌波師徒要了飯菜後也不再說話。

　　完顏萍聽楊過說過李莫愁師徒三人的形貌，心中著急，倒轉筷子，在湯□一沾，在桌上寫道：「動手麼？」楊過心想：「憑我三人之力，再加上媳婦兒，仍難敵她師徒。此事只可智取，不能力敵。」將筷子緩緩搖了幾搖。

　　樓梯腳步聲響，走上兩人。完顏萍斜眼看去，卻是耶律齊、耶律燕兄妹。二人忽見完顏萍在此，均覺驚奇，向她點了點頭，找了個座位坐下。他兄妹二人自完顏萍去後，知她不會再來行刺，於是別過父兄，結伴出來遊山玩水，在此處又遇見她，心下更是寬慰。

　　李莫愁因「五毒秘傳」落入丐幫之手，好生愁悶，這幾日都是食不下嚥，只吃了半碗麵條，就放下筷子，抬頭往樓外□眺，忽見街角邊站著兩個乞丐，背上都負著五隻布袋，乃是丐幫中的五袋弟子，心念一動，走到窗口，向兩丐招手道：「丐幫的兩位英雄，請上樓來，貧道有一句話，相煩轉達貴幫幫主。」她知若是平白無端的呼喚，這二人未必肯來，若說有話轉致幫主，丐幫的弟子卻是非來不可。

　　陸無雙聽師父召喚丐幫人眾，必是質詢「五毒秘傳」的去處，不由得臉色慘白。耶律齊知丐幫在北方勢力極大，這個相貌俊美的道姑居然有言語傳給他們幫主，不知是何等身份來歷，不由得好奇心起，停杯不飲，側頭斜睨。

　　片刻之間，樓梯上踏板微響，兩名化子走了上來，向李莫愁行了一禮，道：「仙姑有何差遣，自當遵奉。」兩人行禮後站直身子。一名化子見陸無雙在側，臉上□地變色，原來他曾在道上攔截過她，當下一扯同伴，兩人躍到梯口。

　　李莫愁微微一笑，說道：「兩位請看手背。」兩丐的眼光同時往自己手背上瞧去，只見每隻手背上都抹著三條硃砂般的指印，實不知她如何竟用快捷無倫的手法，已神不知鬼不覺的使上了五毒神掌。她這下出手，兩丐固然一無所知，連楊過與耶律齊兩人也未瞧得明白。兩丐一驚之下，同聲叫道：「你……你是赤練仙子？」

　　李莫愁柔聲道：「去跟你家幫主言道，你丐幫和我姓李的素來河水不犯井水，我一直仰慕貴幫英雄了得，只是無緣謀面，難聆教益，實感抱憾。」兩丐互望了一眼，心想：「你說得倒好聽，怎又無緣無故的突下毒手？」李莫愁頓了一頓，說道：「兩位中了五毒神掌，那不用擔心，只要將奪去的書賜還，貧道自會替兩位醫治。」一丐道：「什麼書？」李莫愁笑道：「這本破書，說來嘛也不值幾個大錢，貴幫倘若定是不還，原也算不了什麼。貧道只向貴幫取一千條叫化的命兒作抵便了。□

　　兩丐手上尚未覺得有何異樣，但每聽她說一句，便不自禁往手背望上一眼，久聞赤練神掌陰毒無比，中了之後，死時劇痛奇□，這時心生幻象，手背上三條殷紅指印似乎正自慢慢擴大，聽她說得兇惡，心想只有回去稟報本路長老再作計較，互相使個眼色，奔下樓去。

　　李莫愁心道：「你幫主若要你二人性命，勢必乖乖的拿五毒秘傳來求我……啊」不好，若是他抄了個副本留下，卻將原本還我，那便如何？」轉念又想：「我神掌暗器諸般毒性的解法，全在書上載得明白，他們既得此書，何必再來求我？」想到此處，不禁臉色大變，飛身搶在二丐頭□，攔在樓梯中路，砰砰兩掌，將二丐擊回樓頭。她□下□上，只見黃影閃動，已回上樓來，抓住一丐手臂一抖，喀喇聲響，那人臂骨折斷，手臂軟軟垂下。另一個化子大驚，但他甚有義氣，卻不奔逃，搶上來護住受傷的同伴，眼見李莫愁搶上前來，急忙伸拳直擊。李莫愁隨手抓住了他手腕，順勢一抖，又折斷了他臂骨。

　　二丐都只一招之間就身受重傷，心知今日已然無倖，兩人背靠著背，各舉一隻未傷手臂，決意負隅拚鬥。李莫愁斯斯文文的道：「你二位便留著罷，等你們幫主拿書來贖。」二丐見她回到桌邊坐下喝酒，背向他們，於是一步步的挨向梯邊，欲待俟機逃走。李莫愁轉身笑道：「瞧來只有兩位的腿骨也都折斷了，這□能屈留大駕。」說著站起身來。

　　洪凌波瞧著不忍，道：「師父，我看守著不讓他們走就是了。」李莫愁冷笑道：「哼，你良心倒好。」緩緩向二丐走近。二丐又是憤怒，又是害怕。

　　耶律齊兄妹一直在旁觀看，此時再也忍不住，同時霍然站起。耶律齊低聲道：「三妹，你快走，這女人好生厲害。」耶律燕道：「你呢？」耶律齊道：「我救了二丐，立即逃命。」耶律燕只道二哥於當世已少有敵手，聽他說也要逃命，心下難以相信。

　　就在此時，楊過在桌上用力一拍，走到耶律齊跟前，說道：「耶律兄，你我一起出手救人如何？」他想要救陸無雙，遲早須跟李莫愁動手，難得有耶律齊這樣的好手要仗義救人，不拉他落水，更待何時？

　　耶律齊見他穿的是蒙古軍裝，相貌十分醜陋，生平從未遇見此人，心想他既與完顏萍在一起，自然知道自己是誰，但李莫愁如此功夫，自己都絕難取勝，常人出手，只有枉自送了性命，一時躊躇未答。

　　李莫愁聽到楊過說話，向他上下打量，只覺他話聲甚是熟悉，但此人相貌一見之後決難忘記，卻可斷定素不相識。

　　楊過道：「我沒兵刃，要去借一把使使。」說著身形一幌，在洪凌波身邊一掠而過，順手在她衣帶上摘下了劍鞘，在她臉頰上一吻，叫道：「好香！」洪凌波反手一掌，他頭一低，已從她掌底鑽過，站在二丐與李莫愁之間。這一下身法之決，異乎尋常，正是在古墓斗室中捉麻雀練出來的最上乘輕功。李莫愁心中暗驚。耶律齊卻是大喜過望，叫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

　　楊過左手一擺，說道：「小弟姓楊。」舉起劍鞘道：「我猜□面是柄斷劍。」拔劍出鞘，那口劍果然是斷的。洪凌波猛然醒悟，叫道：「好小子。師父，就是他。」楊過揭下臉上面具，說道：「師伯，師姊，楊過參見。」

　　這兩聲「師伯、師姊」一叫，耶律齊固是如墮五里霧中，陸無雙更是驚喜交集：「怎地傻蛋叫她們師伯、師姊？」李莫愁淡淡一笑，說道：「嗯，你師父好啊？」楊過心中一酸，眼眶兒登時紅了。

　　李莫愁冷冷的道：「你師父當真調教得好徒兒啊。」日前楊過以怪招化解了她的生平絕技「三無三不手」，最後更以牙齒奪去她的拂塵，武功之怪，委實匪夷所思，雖然終於奪回了拂塵，也知楊過武功與自己相距尚遠，此後回思，仍是禁不住暗暗心驚：「這壞小□進境好快，師妹可更加了不得啦。原來玉女心經中的武功道然這般厲害。幸好師妹那日沒跟他聯手，否則……否則……」此刻見他又再現身，心下立感戒懼，不由自主的四下一望，要看小龍女是不是也到了。

　　楊過猜到了她的心意，笑嘻嘻的道：「我師父請問帥伯安好。」李莫愁道：「她在那□呢？咱姊妹倆很久沒見啦。」楊過道：「師父就在左近，稍待片刻，便來相見。」他知自己遠不是李莫愁的對手，縱然加上耶律齊，仍是難以取勝，於是擺下「空城計」，抬出師父來嚇她一嚇。李莫愁道：「我自管教我徒兒，又干你師父什麼事了？」楊過笑道：「我師父向師伯求個情，請你將陸師妹放了罷。」李莫愁微微一笑，道：「你亂倫犯上，與師父做了禽獸般的苟且之事，卻在人前師父長，師父短的，羞也不羞？」

　　楊過聽她出言辱及師父，胸口熱血上湧，提起劍鞘當作劍使，猛力急刺過去。李莫愁笑道：「你醜事便做得，卻怕旁人說麼？」楊過使開劍鞘，連環急攻，凌厲無前，正是重陽遺刻中克制林朝英玉女劍法的武功。李莫愁不敢怠慢，拂塵擺動，見招拆招，凝神接戰。

　　李莫愁拂塵上的招收皆是從玉女劍法中化出，數招一過但覺對方的劍法精奇無比，自己每一招每一式都在他意料之中，竟給他著著搶先，若非自己功力遠勝，竟不免要落下風，心中恨道：「師父好偏心，將這套劍法留著單教師妹。哼，多半是要師妹以此來克制我。這劍法雖奇，難道我就怕了？」招數一變，突然縱身而起，躍到桌上，右足斜踢，左足踏在桌邊，身子前後幌動，飄逸有致，直如風擺荷葉一般，笑吟吟的道：「你姘頭有沒有教過你這一手？料她自己也不會使罷？」

　　楊過一怔，怒道：「什麼姘頭？」李莫愁笑道：「我師妹曾立重誓，若無男子甘願為她送命，便一生長居古墓，決不下山。她既隨你下山，你兩個又不是夫妻，那不是你姘頭是什麼？」楊過怒極，更不打話，揮動劍鞘縱身一湧，也上了桌子。只是他輕功不及對方，不敢踏在桌沿，雙足踏碎了幾隻飯碗菜碗，卻也穩穩站定，橫鞘猛劈。李莫愁舉拂塵擋開劍鞘，笑道：「你這輕功不壞啊！你姘頭待你果然很好，說得上有情有義。」

　　楊過怒氣勃發，不可抑止，叫道：「姓李的，你是人不是？口中說人話不說？」挺劍鞘快刺急攻。李莫愁淡淡的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古墓派出了你這兩個敗類，可說是丟盡了臉面。」她手上招架，口中不住出言譏諷。她行事雖毒，談吐舉止卻向來斯文有禮，說這些言語實是大違本性，只是她擔心小龍女窺伺在側，若是突然搶出來動手，那就難以抵擋，是以污言穢語，滔滔不絕，要罵得小龍女不敢現見。

　　楊過聽她越說越是不堪，若是謾罵自己，那是毫不在乎，但竟然如此侮辱小龍女，狂怒之下，手腳顫抖，頭腦中忽然一暈，只覺眼前發黑，登時站立不穩，大叫一聲，從桌上摔了下來。李莫愁舉起拂塵，往他天靈蓋直擊下去。

　　耶律齊眼見勢急，在桌上搶起兩隻酒杯往李莫愁背上打去。李莫愁聽到暗器風聲，斜眼見是酒杯，當即吸口氣封住了背心穴道，定要將楊過打死再說，心想兩隻小小酒杯何足道哉。那知酒杯未到，酒先潑至，但覺「至陽」「中樞」兩穴被酒流沖得微微一麻，暗叫：「不好！師妹到了。酒已如此，酒杯何堪？」急忙倒轉拂塵，及時拂開兩隻酒杯，只覺手臂一震，心中更增煩憂：「怎麼這小妮子力氣也練得這麼大了？」

　　待得轉過身來，見揚手擲杯的並非小龍女，卻是那蒙古裝束的長身少年，她大為驚訝：「後輩之中竟有這許多好手？」只見他拔出長劍，朗聲說道：「仙姑下手過於狠毒，在下要討教幾招。」李莫愁見他慢慢走近，腳步凝重，看他年紀不過二十來歲，但適才投擲酒杯的手勁，以及拔劍邁步的姿式，竟似有二餘年功力一般，當下凝眸笑問：「閣下是誰？尊師是那一位？」耶律齊恭身道：「在下耶律齊，是全真派門下。」

　　此時楊過已然避在一旁，聽得耶律齊說是全真派門下，心道：「他果然是全真派的，難道是劉處玄的弟子？料得郝大通也教不出這樣的好手來。」

　　李莫愁問道：「尊師是馬鈺，還是丘處機？」耶律齊道：「不是。」李莫愁道：「是劉、王、郝中的那一位？」耶律齊道：「都不是。」李莫愁格格一笑，指著楊過道：「他自稱是王重陽的弟子，那你和他是師兄弟啦。」耶律齊奇道：「不會的罷？重陽真人謝世已久，這位兄台那能是他弟子？」李莫愁皺眉道：「嘿嘿，全真門下儘是撒謊不眨眼的小子，全真派乘早給我改名為『全假派』罷。看招！」拂塵輕揚，當頭擊落。

　　耶律齊左手捏著劍訣，左足踏開，一招「定陽針」向上斜刺，正是正宗全真劍法。這一招神完氣足，勁、功、式、力，無不恰到好處，看來平平無奇，但要練到這般沒半點瑕疵，天資稍差之人積一世之功也未必能夠。楊過在古墓中學過全真劍法，自然識得其中妙處，只是他武功學得雜了，這招「定陽針」就無論如何使不到如此端凝厚重。

　　李莫愁見他此招一出，就知是個勁敵，於是跨步斜走，拂塵後揮。耶律齊但見灰影閃動，拂塵絲或左或右、四面八方的掠將過來，他接戰經歷甚少，此時初逢強敵，當下抖擻精神，全力應付。剎時之間二人拆了四十餘招，李莫愁越攻越近，耶律齊縮小劍圈，凝神招架，眼見敗像已成，但李莫愁要立時得手，卻也不成。她暗暗讚賞：「這小子果是極精純的全真武功，雖然不及丘王劉諸子，卻也不輸於孫不二。全真門下當真是人才輩出。」

　　又拆數招，李莫愁賣個破綻。耶律齊不知是計，提劍直刺，李莫愁忽地飛出左腳，踢中他的手腕，耶律齊手上一疼，長劍脫手，但他雖敗不亂，左手斜劈，右手竟用擒拿法來奪她拂塵。李莫愁一笑，讚道：「好俊功夫！」只數招間，便察覺耶律齊的擒拿法中蘊有餘意不盡的柔勁，卻是劉處玄、孫不二等人之所無，心下更是暗暗詫異。

　　楊過破口大罵：「賊賤人，今生今世我再不認你做師伯。」挺劍鞘上前夾攻。李莫愁見耶律齊的長劍落下，拂塵一起，捲住長劍，往楊過臉上擲去，笑道：「你是你師父的漢子，那麼叫我師姊也成。」楊過看準長劍來勢，舉起劍鞘迎去。陸無雙、完顏萍等齊聲驚呼，卻聽得刷的一聲，長劍正好插入了劍鞘之中。這一下以鞘就劍，實是間不容髮，只要劍鞘偏得釐毫，以李莫愁這一擲之勢，長劍自是在他身上穿胸而過。可是他在古墓中勤練暗器，於拿捏時刻、力道輕重、準頭方位各節，已練到實無釐毫之差的地步，細如毛髮的玉蜂針尚能揮手必中，要接這柄長劍自是渾不當一回事。他拔劍出鞘，與耶律齊聯手雙戰。

　　這時酒樓上凳翻抬歪，碗碎碟破，眾酒客早已走避一空。洪凌波自跟師父出道以來，從未見她在戰陣中落過下風，古墓中受挫於小龍女，只為了不識水性；拂塵雖曾被楊過奪去，轉眼便即奪回，仍是逼得楊過落荒而逃，是以雖見二人向她夾攻，心中毫不擔憂，只是站在一旁觀戰。三人鬥到酣處，李莫愁招數又變，拂塵上發出一股勁風，迫得二人站立不定，霎時之間，耶律齊與楊過迭遇險招。

　　耶律燕與完顏萍叫聲：「不好。」同時上前助戰。只拆得三招，耶律燕左腿給拂塵拂中，登時踉蹌跌出，腰間撞上桌緣，才不致摔倒。耶律齊見妹子受傷，心神微亂，被李莫愁幾下猛攻，不由得連連倒退。

　　那青衣少女見情勢危急，縱上前來扶起耶律燕退開。李莫愁於惡鬥之際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見那少女縱起時身法輕盈，顯是名家弟子，揮拂塵往她臉上掠去，問道：「姑娘尊姓？尊師是那一位？」

　　二人相隔丈餘，但拂塵說到就到，幌眼之間，拂塵絲已掠到她臉前。青衣少女嚇了一跳，右手急揚，袖中揮出一根兵刃，將拂塵擋開。李莫愁見這兵刃甚是古怪，晶瑩生光，長約三尺，似乎是根牙簫玉笛，心中琢磨：「這是那一家那一派的兵刃？」數下急攻，要逼她盡展所長。那少女抵擋不住，楊過與耶律齊忙搶上相救。但實在難敵李莫愁那東發一招、西劈一掌、飄忽靈動的戰法，頃刻間險象環生。

　　楊過心想：「我們只要稍有疏虞，眼前個個難逃性命。」張口大叫：「好媳婦兒，我的好妹子、穿青衣的好姊姊、耶律好師妹，大家快下樓去散散心罷！這賊婆娘厲害得緊。」四個女子聽他亂叫胡嚷，人人脫不了一個「好」字，都不禁皺起了眉頭，眼見情勢確是緊迫已極。陸無雙首先下樓，青衣少女也扶著耶律燕下去。

　　兩個化子見這幾個少年英俠為了自己而與李莫愁打得天翻地覆，有心要上前助戰，苦於臂膀斷折，動手不得。他兩人甚有義氣，雖然李莫愁無暇相顧，二人卻始終站著不動，不肯先楊過等人逃命。

　　楊過與耶律齊並肩而鬥，抵擋李莫愁愈來愈凌厲的招術，接著完顏萍也退下樓去。楊過道：「耶律兄，這□手腳施展不開，咱們下樓打罷。」他想到了人多之處，就可乘機溜走。耶律齊道：「好！」兩人並肩從樓梯一步步退下。李莫愁步步搶攻，雖然得勝，心中卻大為惱怒：「我生平要殺誰就殺誰，今日卻教這兩個小子擋住了，若是陸無雙這賤人竟因此逃脫，赤練仙子威名何存？」她一意要擒回陸無雙，跟著追殺下樓。

　　眾人各出全力，自酒樓鬥到街心，又自大街鬥到荒郊。楊過不住叫嚷：「親親媳婦兒，親親好妹子，走得越快越好。耶律師妹、青衫姑娘，你們快走罷，咱兩個男子漢死不了。」耶律齊卻一言不發，他年紀只比楊過稍大幾歲，但容色威嚴，沉毅厚重，全然不同於楊過的輕捷剽捍、浮躁跳脫。二人斷後擋敵，耶律齊硬碰硬的擋接敵人毒招，楊過卻縱前躍後，擾亂對方心神。

　　李莫愁見小龍女始終沒有現身，更是放心寬懷，全力施展。楊過和耶律齊畢竟功力和她相差太遠，戰到此時，二人均已面紅心跳，呼呼氣喘。李莫愁見狀大喜，心道：「不用半個時辰，便可盡取這批小鬼的性命。」

　　正激鬥間，忽聽得空中幾聲唳鳴，聲音清亮，兩頭大雕往她頭頂疾撲下來，四翅鼓風，只帶得滿地灰沙飛揚，聲勢驚人。楊過識得這對大雕是郭靖夫婦所養，自己幼時在桃花島上也曾與雙雕一起玩耍，心想雙雕既來，郭靖夫婦必在左近，自己反出重陽宮，可不願再與他相見，忙躍後數步，取出人皮面具戴上。

　　雙雕□左□右，上下翻飛，不住向李莫愁翅撲喙啄。原來雙雕記心甚好，當年吃過她冰魄銀針的苦頭，一直懷恨在心，此時在空中遠遠望見，登時飛來搏擊，但害怕她銀針的厲害，一見她揚手，立即振翅上翔。

　　耶律齊瞧得好生詭異，見雙雕難以取勝，叫道：「楊兄，咱們再上，四面夾擊，瞧她怎地？」正要猱身搶上，忽聽東南方馬蹄聲響，一乘馬急馳而至。

　　那馬腳步迅捷無比，甫聞蹄聲，便已奔到跟前，身長腿高，遍體紅毛，神駿非凡。李莫愁和耶律齊都是一驚：「這馬怎地如此快法？」馬上騎著個紅衣少女，連人帶馬，宛如一塊大火炭般撲將過來，只有她一張雪白的臉龐才不是紅色。楊過見了雙雕紅馬，早料到馬上少女是郭靖、黃蓉的女兒郭芙。只見她一勒馬□，紅馬□地立住。這馬在急奔之中說定便定，既不人立，復不嘶鳴，神定氣□。耶律齊自幼在蒙古長大，駿馬不知見過多少，但如此英物卻是從所未見，不由得更是驚訝。他不知此馬乃郭靖在蒙古大漠所得的汗血寶馬，當年是小紅馬，此時馬齒已增，算來已入暮年，但神物畢竟不同凡馬，年歲雖老，仍是筋骨強壯，腳力雄健，不減壯時。

　　楊過與郭芙多年不見，偶爾想到她時，總紀得她是個驕縱蠻橫的女孩，那知此時已長成一個顏若春花的美貌少女。她一陣急馳之後，額頭微微見汗，雙頰被紅衣一映，更增嬌艷。她向雙雕看了片刻，又向耶律齊等人瞥了一眼，眼光掃到楊過臉上時，見他身穿蒙古裝束，戴了面具後又是容貌怪異，不由得雙蛾微蹙，神色間頗有鄙夷之意。

　　楊過自幼與她不睦，此番重逢，見她仍是憎惡自己，自卑自傷之心更加強了，心道：「你瞧我不起，難道我就非要你瞧得起不可？你爹爹是當世大俠、你媽媽是丐幫幫主、你外公是武學大宗師，普天下武學之士，無一人不敬重你郭家。可是我父母呢？我媽是個鄉下女子，我爹不知是誰，又死得不明不白……哼，我自然不能跟你比，我生來命苦，受人侮辱。你再來侮辱，我也不在乎。」他站在一旁暗暗傷心，但覺天地之間無人看重自己，活在世上了無意味。只有師父小龍女對自己一片真心，可是此時又不知去了何方？不知今生今世，是否還有重見她的日子？

　　心中正自難過，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馳來。兩匹馬一青一黃，也都是良種，但與郭芙的紅馬相形之下，可就差得太遠。每匹馬上騎著一個少年男子，均是身穿黃衫。

　　郭芙叫道：「武家哥哥，又見到這惡女人啦。」馬上少年正是武敦儒、武修文兄弟。二人一見李莫愁，她是殺死母親的大仇人，數年來日夜不忘，豈知在此相見，登時急躍下馬，各抽長劍，左右攻了上去。郭芙叫道：「我也來。」從馬鞍旁取出寶劍，下馬上前助戰。

　　李莫愁見敵人越戰越多，卻個個年紀甚輕，眼見兩個少年一上來就是面紅目赤，惡狠狠的情同拚命，劍法純正，顯然也是名家弟子，接著那紅衣美貌少女也攻了上來，一出手劍尖微顫，耀目生光，這一劍斜刺正至，暗藏極厲害的後著，功力雖淺，劍法卻甚是奧妙，心中一凜，叫道：「你是桃花島郭家姑娘？」

　　郭芙笑道：「你倒識得我。」刷刷連出兩劍，均是刺向她胸腹之間的要害。李莫愁舉拂塵擋開，心道：「小女孩兒驕橫的緊，憑你這點兒微末本領，竟也政來向我無禮，若不是忌憚你爹娘，就有十個也一起斃了。」拂塵回轉，正想奪下她長劍，突然兩脅間風聲颯然，武氏兄弟兩柄長劍同時指到。他哥兒倆和郭芙都是郭靖一手親傳的武藝，三人在桃花島上朝夕共處，練的是同樣劍法。三人劍招配合得緊密無比，此退彼進，彼上此落，雖非什麼陣法，三柄劍使將開來，居然聲勢也大是不弱。

　　三人二雕連環搏擊，將李莫愁圍在垓心。若憑他三人真實本領，時刻稍長，李莫愁必能俟機傷得一人，其餘二人就絕難自保。但她眼見敵方人多勢眾，若是一擁而上，倒是不易對敵，若再惹得郭靖夫婦出手，更是討不了好去，當下拂塵回捲，笑道：「小娃娃們，且瞧瞧赤練仙子而猴兒的手段！」呼呼呼連進六招，每一招都是直指要害，逼得郭芙與武氏兄弟手忙腳亂，不住跳躍避讓，當真有些猴兒的模樣。李莫愁左足獨立，長笑聲中，滴溜溜一個轉身，叫道：「凌波，去罷！」師徒倆向西北方奔去。

　　郭芙叫道：「她怕了咱們，追啊！」提劍向前急追。武氏兄弟展開輕功，隨後趕去。李莫愁將拂塵在身後一揮一拂，瀟灑自如，足下微塵不起，輕飄飄的似是緩步而行。洪凌波則是發足急奔。郭芙和武氏兄弟用足力氣，卻與她師徒倆愈離愈遠。只有兩隻大雕才比李莫愁更快，不斷飛下搏擊。武敦儒眼見今日報仇無望，吹動口哨，召雙雕回轉。

　　耶律齊等生怕三人有失，隨後趕來接應，見郭芙等回轉，當下上前行禮相見。眾人都是少年心性，三言兩語就說得極為投機。耶律齊忽然相起，叫道：「楊兄呢？」完顏萍道：「他一個兒走啦。我問他去那□，他理也不理。」說著垂下頭來。

　　耶律齊奔上一個小丘，四下瞭望，只見那青衣少女與陸無雙併肩而行，走得已遠，楊過卻是沒半點影蹤。耶律齊茫然若失，他與楊過此次初會，聯手拒敵，為時雖無多久，但數次性命出入於呼吸之間，已大起敵愾同仇之心，見他忽然不別而行，倒似不見了一位多年結交的良友一般。

　　原來楊過見武氏兄弟趕到，與郭芙三人合攻李莫愁，三人神情親密，所施展的劍法又是極為精妙，數招之間竟將李莫愁趕跑。他不知李莫愁是忌憚郭靖夫婦這才離去，還道三人的劍招之中暗藏極厲害的內力，逼得她非逃不可。當日郭靖送他上終南山學藝，曾大展雄威，打敗無數全真道士，武功之高，在他小小心靈中留下了極深印痕，心想郭靖教出來的弟子，武功自然勝己十倍，有了這先入為主的念頭，見郭芙等三人一招尋常劍法，也以為其中必含奧妙後著。他越看越是不忿，想起幼時在桃花島上被武氏兄弟兩番毆打，郭芙則在旁大叫：「打得好，用力打！」又想起黃蓉故意不教自己武功，郭靖武功如此高強，卻不肯傳授，將自己送到重陽宮去受一群惡道折磨，只覺滿腔怨憤，不能自已，眼見完顏萍、陸無雙、青衣少女、耶律燕四女都是眼望自己，臉有詫異之色，心想：「李莫愁污言罵我姑姑，你們便都信了。你們瞧不起我，那也罷了，怎敢輕視我姑姑？我此刻臉色難看，那是我氣不過武氏兄弟和郭芙，氣不過郭伯伯、郭伯母，你們便當我跟姑姑有了苟且、因而內心有愧嗎？」突然發足狂奔，也不依循道路，只在荒野中亂走。此時他心神異常，只道普天下之人都要與自己為難，卻沒想自己戴著人皮面具，雖然滿臉妒恨不平之色，完顏萍等又如何瞧得見？平白無端的，旁人又怎會笑他？李莫愁惡名滿江湖，又是眾人公敵，所說的言語誰能信了？

　　他本來自西北向東南行，現下要與這些人離得越遠越好，反而折返西北。心中混亂，厭憎塵世，摘下面具，只在荒山野嶺間亂走，肚子饑了，就摘些野果野菜裹腹。越行越遠，不到一個月，已是形容枯槁，衣衫破爛不堪，到了一處高山叢中。他也不知這是天下五嶽之一的華山，但見山勢險峻，就發狠往絕頂上爬去。

　　他輕功雖高，但華山是天下之險，卻也不能說上就上。待爬到半山時，天候驟寒，鉛雲低壓，北風漸緊，接著天空竟飄下一片片的雪花。他心中煩惱，盡力折磨自己，並不找地方避雪，風雪越大，越是在□崖峨壁處行走，行到天色向晚，雪下得一發大了，足底溜滑，道路更是難於辨認，若是踏一個空，勢必掉在萬仞深谷中跌得粉身碎骨。他也不在乎，將自己性命瞧得極是輕賤，仍是昂首直上。

　　又走一陣，忽聽身後發出極輕的嗤嗤之聲，似有什麼野獸在雪中行走，楊過立即轉身，只見後面一個人影幌動，躍入了山谷。

　　楊過大驚，忙奔過去，向谷中張望，只見一人伸出三根手指釣在石上，身子卻是凌空。楊過見他以三指之力支持全身，憑臨萬仞深谷，武功之高，實是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於是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說道：「老前輩請上來！」

　　那人哈哈大笑，震得山谷鳴響，手指一捺，已從山崖旁躍了上來，突然厲聲喝問：「你是藏邊五醜的同黨不是？大風大雪，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在這□幹什麼？」

　　楊過被他這般沒來由的一罵，心想：「大風大雪，三更半夜，我鬼鬼祟祟的到底在這□幹什麼了？」觸動心事，突然間放聲大哭，想起一生不幸，受人輕賤，自己敬愛之極的小龍女，卻又無端怪責，決絕而去，此生多半再無相見之日，哭到傷心處，真是愁腸千結，畢生的怨憤屈辱，盡數湧上心來。

　　那人起初見他大哭，不由得一怔，聽他越哭越是傷心，更是奇怪，後來見他竟是哭得沒完沒了，突然之間縱聲長笑，一哭一笑，在山谷間交互撞擊，直震得山上積雪一大塊一大塊的往下掉落。

　　楊過聽他大笑，哭聲頓止，怒道：「你笑什麼？」那人笑道：「你哭什麼？」楊過待要惡聲相加，想起此人武功深不可測，登時將憤怒之意抑制了，恭恭敬敬的拜將下去，說道：「小人楊過，參見前輩。」那人手中拿著一根竹棒，在他手臂上輕輕一挑，楊過也不覺有什麼大力逼來，卻身不由自主的向後摔去。依這一摔之勢，原該摔得爬也爬不起來，但他練過頭下腳上的蛤蟆功，在半空順勢一個□鬥，仍是好端端的站著。

　　這一下，兩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憑楊過目前的武功，要一出手就摔他一個□鬥，雖是李莫愁、丘處機之輩也萬萬不能；而那人見他一個倒翻□斗之後居然仍能穩立，也不由得另眼相看，又問：「你哭什麼？」

　　楊過打量他時，見他是個鬚髮俱白的老翁，身上衣衫破爛，似乎是個化子，雖在黑夜，但地下白雪一映，看到他滿臉紅光，神采奕奕，心中肅然起敬，答道：「我是個苦命人，活在世上實是多餘，不如死了的乾淨。」

　　那老丐聽他言辭酸楚，當真是滿腹含怨，點了點頭，問道：「誰欺侮你啦？快說給你公公聽。」楊過道：「我爹爹給人害死，卻不知是何人害他。我媽又生病死了，這世上沒人憐我疼我。」那老丐「嗯」了一聲，道：「這是可憐哪。教你武功的師父是誰？」楊過心想：「郭伯母名兒上是我師父，卻不教我半點武功。全真教的臭道士們提起來就令人可恨。歐陽鋒是我義父，並非師父。我的武功是姑姑教的，但她說要做我妻子，我如說她是我師父，她是要生氣的。王重陽祖師、林婆婆石室傳經，又怎能說是我師父？我師父雖多，卻沒一個能提。」那老丐這一問觸動他的心事，猛地□又放聲大哭，叫道：「我沒師父，我沒師父！」那老丐道：「好啦，好啦！你不肯說也就罷了。」楊過哭道：「我不是不肯說，是沒有。」

　　那老丐道：「沒有就沒有，又用得著哭？你識得藏邊五丑麼？」楊過道：「不識。」那老丐道：「我見你一人黑夜行走，還道是藏邊五醜的同黨，既然不是，那便很好。」

　　此人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他將丐幫幫主的位子傳了給黃蓉後，獨個兒東飄西遊，尋訪天下的異味美食。廣東地氣和暖，珍奇食譜最多。他到了嶺南之後，得其所哉，十餘年不再北返中原。

　　那百粵之地毒蛇作羹，老貓燉盅，斑魚似鼠，巨蝦稱龍，肥□炒響螺，龍虱蒸禾□，烤小豬而皮脆，煨果□則肉紅，洪七公如登天界，其樂無窮。偶爾見到不平之事，便暗中扶危濟困，殺惡誅奸，以他此時本領，自是無人得知他來蹤去跡。有時偷聽丐幫弟子談話，得知丐幫在黃蓉、魯有腳主持下太平無事，內消污衣、淨衣兩派之爭，外除金人與鐵掌幫之逼，他老人家無牽無掛，每日□只是張口大嚼、開喉狂吞便了。

　　這一年藏邊五丑中的第二丑在廣東濫殺無辜，害死了不少良善。洪七公嫉惡如仇，本擬隨手將他除去，但想殺他一人甚易，再尋餘下四丑就難了，因此上暗地跟蹤，要等他五丑聚會，然後一舉屠絕，不料這一跟自南至北，千里迢迢，竟跟上了華山。此時四丑已集，尚有大醜一人未到，卻在深夜雪地□遇到楊過。

　　洪七公道：「咱們且不說這個，我瞧你肚子也餓啦，咱們吃飽了再說。」於是扒開雪地，找些枯柴斷枝生了個火堆。楊過幫他檢拾柴枝，問道：「煮什麼吃啊？」洪七公道：「蜈蚣！」

　　楊過只道他說笑，淡淡一笑，也不再問。洪七公笑道：「我辛辛苦苦的從嶺南追趕藏邊五丑，一直來到華山，若不尋幾樣異味吃吃，怎對得起它？」說著拍了拍肚子。楊過見他全身骨格堅朗，只這個大肚子卻肥肥的有些累贅。洪七公又道：「華山之陰，是天下極陰寒之處，所產蜈蚣最為肥嫩。廣東天時炎熱，百物快生快長，蜈蚣肉就粗糙了。」楊過聽他說得認真，似乎並非說笑，心中好生疑惑。

　　洪七公將四塊石頭圍在火旁，從背上取下一隻小鐵鍋架在石上，抓了兩團雪放在鍋□，道：「跟我取蜈蚣去罷。」幾個起落，已縱到兩丈高的峭壁上。楊過見山勢陡峭，不敢躍上。洪七公叫道：「沒中用的小子，快上來！」楊過最恨別人輕賤於他，聽了此言，咬一咬牙，提氣直上，心道：「怕什麼？摔死就摔死罷。」膽氣一粗，輕功施展時便更圓轉如意，緊緊跟在洪七公之後，十分險峻滑溜之處，居然也給他攀了上去。

　　只一盞茶時分，兩人已攀上了一處人跡一到的山峰絕頂。洪七公見他有如此膽氣輕功，甚是喜愛，以他見識之廣博，居然看不出這少年的武功來歷，欲待查問，卻又記掛著美食，當下走到一塊大□石邊，雙手抓起泥土，往旁拋擲，不久土中露出一隻死公雞來。楊過大是奇怪，道：「咦，怎麼有只大公雞？」隨即省悟：「啊，是你老人家藏著的。」

　　洪七公微微一笑，提起公雞。楊過在雪光掩映下瞧得分明，只見雞身上咬滿了百來條七八寸長的大蜈蚣，紅黑相間，花紋斑斕，都在蠕蠕而動。他自小流落江湖，本來不怕毒□，但驀地□見到這許多大蜈蚣，也不禁怵然而懼。洪七公大為得意，說道：「蜈蚣和雞生性相剋，我昨天在這兒埋了一隻公雞，果然把四下□的蜈蚣都引來啦。」

　　當下取出包袱，連雞帶蜈蚣一起包了，歡天喜地的溜下山峰。楊過跟隨在後，心中發毛：「難道真的吃蜈蚣？瞧他神情，又並非故意嚇我。」這時一鍋雪水已煮得滾熱，洪七公打開包袱，拉住蜈蚣尾巴，一條條的拋在鍋□。那些蜈蚣掙扎一陣，便都給燙死了。洪七公道：「蜈蚣臨死之時，將毒液毒尿盡數吐了出來，是以這一鍋雪水劇毒無比。」楊過將毒水倒入了深谷。

　　只見洪七公取出小刀，斬去蜈蚣頭尾，輕輕一捏，殼兒應手而落，露出肉來，雪白透明，有如大蝦，甚是美觀。楊過心想：「這般做法，只怕當真能吃也未可知。」洪七公又煮了兩鍋雪水，將蜈蚣肉洗滌乾淨，再不餘半點毒液，然後從背囊中取出大大小小七八個鐵盒來，盒中盛的是油鹽醬醋之類。他起了油鍋，把蜈蚣肉倒下去一炸，立時一股香氣撲向鼻端。楊過見他狂吞口涎，饞相畢露，不佃得又是吃驚，又是好笑。

　　洪七公待蜈蚣炸得微黃，加上作料拌勻，伸手往鍋中提了一條上來放入口中，輕輕嚼了幾嚼，兩眼微閉，歎了一口氣，只覺天下之至樂，無逾於此矣，將背上負著的一個酒葫蘆取下來放在一旁，說道：「吃蜈蚣就別喝酒，否則糟蹋了蜈蚣的美味。」他一口氣吃了十多條，才向楊過道：「吃啊，客氣什麼？」楊過搖頭道：「我不吃。」洪七公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說道：「不錯，不錯，我見過不少英雄漢子，殺頭流血不皺半點眉頭，卻沒一個敢跟我老叫化吃一條蜈蚣。嘿嘿，你這小子畢竟也是個膽小鬼。」

　　楊過被他一激，心想：「我閉著眼睛，嚼也不嚼，吞他幾條便是，可別讓他小覷了。」當下用兩條細樹枝作筷，到鍋中夾了一條炸蜈蚣上來。洪七公早猜中他心意，說道：「你閉著眼睛，嚼也不嚼，一口氣吞他十幾條，這叫做無賴撒潑，並非英雄好漢。」楊過過：「吃毒□也算是英雄好漢？」洪七公道：「天下大言不慚自稱英雄好漢之人甚多，敢吃蜈蚣的卻找不出幾個。」楊過心想：「除死無大事。」將那條蜈蚣放在口中一嚼。只一嚼將下去，但覺滿嘴鮮美，又脆又香，清甜甘濃，一生之中從未嘗過如此異味，再嚼了幾口，一骨碌吞了下去，又去挾第二條來吃，連讚：「妙極，妙極。」

　　洪七公見他吃得香甜，心中大喜。二人你搶我奪，把百餘條大蜈蚣吃得乾乾淨淨。洪七公伸舌頭在嘴邊舔那汁水，恨不得再有一百條蜈蚣下肚才好。楊過道：「我把公雞再去埋了，引蜈蚣來吃。」洪七公道：「不成啦，一來公雞的猛性已盡，二來近處已無肥大蜈蚣留下。」忽地伸個懶腰，打個呵欠，仰天往雪地□便倒，說道：「我急趕歹徒，已有五日五夜沒睡，難得今日吃一餐好的，要好好睡他三天，便是天塌下來，你也別吵醒我。你給我照料著，別讓野獸乘我不覺，一口咬了我半個頭去。」楊過笑道：「遵命。」洪七公閉上了眼，不久便沉沉睡去。

　　楊過心想：「這位前輩真是奇人。難道當真會睡上三天？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我也無處可去，便等他三天就是。」那華山蜈蚣是天下至寒之物，楊過吃了之後，只覺腹中有一團涼意，於是找塊□石坐下，用功良久，這才全身舒暢。此時滿天鵝毛般的大雪兀自下個不停，洪七公頭上身上蓋滿了一層白雪，猶如棉花一般。人身本有熱氣，雪花遇熱即熔，如何能停留在他臉上？楊過初時大為不解，轉念一想，當即醒悟：「是了，他睡覺時潛行神功，將熱氣盡數收在體內。只是好端端一個活人，睡著時竟如僵□一般，這等內功，委實可驚可羨。姑姑讓我睡寒玉床，就是盼望我日後也能練成這等深厚內功。唉，寒玉床哪寒玉床！」

　　眼見天將破曉，洪七公已葬身雪墳之中，惟見地下高起一塊，卻已不露人形。楊過並無倦意，但見四下□都是暗沉沉地，忽聽得東北方山邊有刷刷的踏雪聲，凝神望去，只見五條黑影急奔而來，都是身法迅捷，背上刀光閃爍。楊過心念一動：「多半是這位老前輩所說的藏邊五丑。」忙在一塊大岩石後邊躲起。

　　不多時五人便奔到岩石之前。一人「咦」的一聲，叫道：「老叫化的酒葫蘆！」另一人顫聲道：「他……他在華山？」五人臉現驚惶之色，聚在一起悄悄商議。忽然間五人同時分開，急奔下峰。山峰上道路本窄，一人只奔出幾步，就踏在洪七公身上，只覺腳下柔軟，「啊」的一聲大叫。其餘四人停步圍攏，扒開積雪，見洪七公躺在地上，似已死去多時。五人大喜，伸手探他鼻息，已沒了呼吸，身上也是冰涼一片。五人歡呼大叫，亂蹦亂跳，當真比拾到奇珍異寶還要歡喜百倍。

　　一人道：「這老叫化一路跟蹤，搞得老子好慘，原來死在這□。」另一人道：「洪七公這老賤武功了得，好端端的怎會死了？」又一人道：「武功再好，難道就不死了？你想想，老賤有多大年紀啦。」其餘四人齊聲稱是，說道：「天幸閻羅王抓了他去，否則倒是難以對付。」首先那人道：「來，大多兒來剁這老賤幾刀出出氣！任他九指神丐洪七公英雄蓋世，到頭來終究給藏邊五雄剁成了他媽的十七廿八塊。」

　　楊過心道：「原來這位老前輩便是洪七公，難怪武功如此了得。」洪七公的名頭和「降龍十八掌」等絕技，他曾聽小龍女在□談時說過，但洪七公的形貌脾氣，當年連林朝英也不大清楚，小龍女自然不會知道，他手中扣了玉蜂針，心想五人難以齊敵，只得俟機偷發暗器，傷得三兩人後，餘下的就好打發了。但隨即聽那人說要剁幾刀出氣，只怕他們傷了洪七公，不及發射暗器，立即大喝一聲，從岩石後躍將出來。他沒有兵刃，隨手檢起兩根樹枝，快招連發，分刺五人。這五招迅捷異常，就可惜先行喝了一聲，五丑有了提防，否則總會有一二人給他刺中。饒是如此，五丑也已經頗為狼狽，竄閃擋架，才得避開。

　　五人轉過身來，見只是個衣衫襤褸的少年，手中拿了兩段枯柴，登時把驚懼之心去了八九。那大醜喝道：「臭小子，你是丐幫的小叫化不是？你的老叫化祖宗西天去啦，快跪下給五位爺爺磕頭罷。」

　　楊過見了五人剛才閃避的身法，已約略瞧出他們的武功。五丑均使厚背大刀，武功是一師所傳，功夫有深淺之別，家數卻是一般。若論單打獨鬥，自己必可勝得，但如五人齊上，卻又抵敵不過，聽大醜叫自己磕頭，便道：「是，小人給五位爺磕頭。」搶上一步，拜將下去。他跪下拜倒的這一招「前恭後踞」，當年孫婆婆便曾使過，於全真道人張志光出其不意之際擲出瓷瓶，差一點便打瞎了他眼睛，此刻楊過「前恭後踞」之後，接著是一招「推窗望月」，突然雙手橫掃，兩根枯柴分左右擊出。

　　他左邊是五丑，右邊是三丑。這一招「推窗望月」甚是陰毒，三丑功夫較高，急忙豎刀擋架，被他枯柴打在刀背上，虎口發熱，大刀險些脫手。五丑卻被掃中了腳骨，喀喇一聲，腳骨雖不折斷，卻已痛得站不起身。甚余四丑大怒，四柄單刀呼呼呼呼的劈來。楊過身法靈便，東西閃避，四丑一時奈何不了他。鬥了一陣，五丑一蹺一拐加入戰團，惱怒異常，出手猶似拚命。

　　楊過輕功遠在五人之上，若要逃走，原亦不難，但他掛念著洪七公，只怕一步遠離，五人就下毒手。可是敵不過五人聯手，頃刻間便連遇險招，當即俯身抱起洪七公，右手舞動枯柴奪路而行，提一口氣，發足奔出十餘丈。藏邊五丑隨後趕來。

　　楊過只覺手中的洪七公身子冰冷，不禁暗暗著慌，心想他睡得再沉，也決無不醒之理，莫非真的死了？叫道：「老前輩，老前輩！」洪七公毫不動彈，宛似死□無異，只是並非僵硬而已。楊過伸手去摸他心時，似乎尚在微微跳動，鼻息卻是全無。

　　這稍一停留，大醜已然追到，只是他見楊過武功了得，心存忌憚，不敢單獨逼近，待得等齊二丑、四丑，楊過又已奔出十餘丈外。藏邊五丑見他只是往峰頂攀上，眼見那山峰只此一條通路，心想你難道飛上天去？倒也並不著急，一步步的追上。

　　山道越行越險，楊過轉過一處彎角，見前面山道狹窄之極，一人通行也不大容易，窄道之旁便是萬丈深淵，雲繚霧繞，不見其底，心想：「此處最好，我就在這□擋住他們。」當下加快腳步衝過窄道，將洪七公放在一塊大岩石畔，立即轉身，大醜已奔到窄道路口。楊過直衝過去，喝道：「醜八怪，你敢來嗎？」

　　那大醜真怕給他一撞之下，一齊掉下深谷，急忙後退。楊過站在路口，是時朝陽初升，大雪已止，放眼但見瓊瑤遍山，水晶匝地，陽光映照白雪，更是瑰美無倫。

　　楊過將人皮面具往臉上一罩，喝道：「你醜還是我醜？」藏邊五醜的相貌固然難看，可也不是怪異絕倫，那一個「丑」字，倒是指他們的行逕而言的居多。這時見楊過雙手往臉上一抹，突然變了一副容貌，臉皮臘黃，神情木然，竟如墳墓中鑽出來的僵□一般，五醜面面相覷，無不駭然。

　　楊過慢慢退到窄道的最狹隘處，使個「魁星踢斗勢」，左足立地，右足朝天踢起，身子在曉風中輕輕幌動。瞬時之間，只覺英雄之氣充塞胸臆，敵人縱有千軍萬馬衝來，我便也是這般一夫當關。

　　五丑心中嘀咕：「丐幫中那□鑽出來這樣一個古怪少年？」眼見地勢奇險，不敢衝向窄道，聚首相議：「咱們守在這□，輪流下山取食，不出兩日，定教他餓得筋疲力盡。」當下四人一字排在橋頭，由二丑下山去搬取食物。

　　雙方便如此僵持下來，楊過不敢過去，四丑也不敢過來。

　　到第二日上，二丑取來食物，五人張口大嚼，食得嗒嗒有聲。楊過早已飢火中燒，回首看洪七公時，只見他與一日之前的姿勢絲毫無變，心想：「他若是睡著，睡夢中翻個身也是有的，如此一動不動，只怕當真死了。再挨一日，我餓得力弱，更加難以抵敵，不如立即衝出，還能逃生。」緩緩站起身來，又想：「他說過要睡三日，吩咐我守著照料，我已親口答應過了，怎可就此捨他而去？」當下強忍飢餓，閉目養神。

　　到第三日上，洪七公仍與兩日前一般僵臥不動，楊過越看越是疑心，暗想：「他明明已經死了，我偏守著不走，也太傻了。再餓得半日，也不用這五個丑傢伙動手，只怕我自己就餓死了。」抓起山石上的雪塊，吞了幾團，肚中空虛之感稍見緩和，心想：「我對父母不能盡孝，對姑姑不起，又無兄弟姊妹，連好朋友也無一個，『義氣』二字，休要提起。這個『信』字，好歹要守他一守。」又想：「郭伯母當年和我講書，說道古時尾生與女子相約，候於橋下，女子未至而洪水大漲，尾生不肯失約，抱橋柱而死，自後此人名揚百世。我楊過遭受世人輕賤，若不守此約，更加不齒於人，縱然由此而死，也要守足三日。」

　　一夜一日眨眼即過，第四日一早，楊過走到洪七公身前，探他呼吸，仍是氣息全無，不禁歎了一口氣，向他作了一揖，說道：「洪老前輩，我已守了三日之約，可惜前輩不幸身故。弟子無力守護你的遺體，只好將你拋入深谷，免受奸人毀辱。」當下抱起他的身子，走向窄道。

　　五丑只道他難忍飢餓，要想逃走，當即大聲吆喝，飛奔過來。楊過大喝一聲，將洪七公往山谷中一拋，對著大醜疾衝過去。

## 第11回　百計避敵

　　楊過只奔出兩步，突然間頭頂一陣勁風過去，一個人從他頭頂竄過，站在他與五丑之間，笑道：「這一覺睡得好痛快！」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

　　這一下楊過大喜過望，五丑驚駭失色。原來洪七公初時是在雪中真睡，待得被五丑在身上踏了一腳，自然醒了。他存心試探，瞧這少年能否守得三日之約，每當楊過來探他鼻息，便閉氣裝死。直到此刻，才神威凜凜的站在窄道路口。他左手劃個半圓，右手一掌推出，正是生平得意之作「降龍十八掌」中的「亢龍有悔」。大醜不及逃避，明知這一招不能硬接，卻也只得雙掌一併，奮力抵擋。

　　洪七公掌力收發自如，當下只使了一成力，但大醜已感雙臂發麻，胸口疼痛。二丑見他勢危，生怕被洪七公掌力震入深谷，忙伸雙手推他背心，洪七公掌力加強，二丑向後一仰，險些摔倒。四丑站在其後，伸臂相扶。洪七公的掌力跟著傳將過來，接著四丑傳三丑，三丑又傳到最後的五丑身上。這五人逃無可逃，避無可避，轉瞬之間，就要被洪七公運單掌之力，一鼓擊斃。

　　洪七公笑道：「你們五個傢伙作惡多端，今日給老叫化一掌震死，想來死也瞑目。」五人扎定馬步，鼓氣怒目，合力與他單掌相抗，只覺壓力越來越重，胸口煩惡，漸漸每喘一口氣都感艱難。

　　洪七公突然「咦」的一聲，顯得十分詫異，將掌力收回了八成，說道：「你們的內功很有些兒門道，你們的師父是誰？」

　　大醜雙掌仍是和他相抵，氣喘吁吁的道：「我們……是……是達爾巴師父……的……的門下。」洪七公搖頭道：「達爾巴？沒聽見過。嗯，你們內力能互相傳接，這門功夫很了不起哪。」

　　楊過心想：「能得洪老前輩說一句『很了不起』，那是當真了不起了。可是我看這五個傢伙也平平無傍顛沒一個打得過我。」

　　只聽洪七公又道：「你們是什麼門派的？」大醜道：「我們的師父，是……是西藏聖……聖僧……金輪法王門下二……二弟子……」洪七公又搖搖頭，說道：「西藏聖僧、金輪法王？沒聽見過。西藏有個和尚，叫什麼靈智上人，倒見過的，他武功強過你們，但所學的不是上乘功夫。你們學得功夫很好，嗯，大有道理。你去叫你們祖師爺來，跟我比劃比劃。」

　　大醜道：「我們祖師爺是聖僧……活菩薩，蒙古第一國師，神通廣大、天下無敵，怎……怎能……」二丑聽得洪七公語氣中有饒他們性命之意，但大醜這般說，正是自斷活路，忙道：「是，是。我們去請祖師爺來，跟洪老前輩切磋……切……切……也只有我們祖師爺，才能跟洪老前輩動手。我們小輩……跟你提……提……酒……酒葫蘆兒……也……也……不……」

　　站在這當口，只聽鐸、鐸、鐸幾聲響處，山角後轉出來一人，身子顛倒，雙手各持石塊，撐地而行，正是西毒歐陽鋒。楊過失聲大叫：「爸爸！」歐陽鋒恍若未聞，躍到五丑背後，伸出右足在他背心上一撐，一股大力通過五人身子一路傳將過去。

　　洪七公見歐陽鋒陡然出現，也是大吃一驚，聽楊過叫他「爸爸」心想原來這小子是他兒子，難怪如此了得，只覺手上一沉，對方力道湧來，忙加勁反擊。

　　自華山二次論劍之後，十餘年來洪七公與歐陽鋒從未會面。歐陽鋒神智雖然糊塗，但逆練九陰真經，武功愈練愈怪，愈怪愈強。洪七公曾聽郭靖、黃蓉背誦真經中的一小部份，與自己原來武功一加印證，也是大有進境，畢竟正勝於逆，雖然所知不多，卻也不輪於西毒。兩人數十年前武功難分軒輊，此後各有際遇，今日在華山第三度相逢，一拚功力，居然仍是不分上下。就可憐藏邊五丑夾在當世兩大高手之間，作了試招的墊子、練拳的沙包，身上冷一陣、熱一陣，呼吸緊一陣、緩一陣，週身骨骼格格作響，比經受任何酷刑更要慘上百倍。

　　歐陽鋒忽問：「這五個傢伙學的內功很好。是什麼門派？」楊過心想：「連我義父也說他們學的內功很好，這五丑果然不是尋常之輩。」只聽洪七公道：「他們說是什麼西藏聖僧金輪法王的徒孫。」歐陽鋒道：「這個金輪法王跟你相比，誰厲害些？」洪七公道：「不知道，或許差不多罷。」歐陽鋒道：「比我呢？」洪七公道：「比你厲害些。」歐陽鋒一怔，叫道：「不信！」

　　兩人說話之際，手足□是繼續較勁。洪七公連發幾次不同掌力，均被歐陽鋒在彼端以足力化解，接著他足上加勁，卻也難使洪七公退讓半寸。二人一番交手，各自佩服，同時哈哈大笑，向後躍開。

　　藏邊五丑身上的壓力驟失，不由得搖搖幌幌，就如喝醉了酒一般。五人給這兩大高手的內力前後來回交逼，五臟六腑均受重傷，筋酥骨軟，已成廢人，便是七八歲的小兒也敵不過了。洪七公喝道：「五名奸賊，總算你們大限未到，反正今後再也不能害人，快給我滾罷。記得回去跟你們祖師爺金輪法王說，叫他快到中原來，跟我較量較量。」歐陽鋒道：「跟我也較量較量。」藏邊五丑連聲答應，腳步蹣跚，相攜相扶的狼狽下峰。

　　歐陽鋒翻身正立，斜眼望著洪七公，依稀相識，喝道：「喂，你武功很好啊，你叫什麼名字？」洪七公一聽，又見他臉上神色迷茫，知他十餘年前發瘋之後，始終未曾痊癒，於是說道：「我叫歐陽鋒，你叫什麼名字？」歐陽鋒心頭一震，覺得「歐陽鋒」這三字果然好熟，但自己叫什麼名字，實在想不起來，搖頭道：「我不知道。喂，我叫什麼名字？」洪七公哈哈笑道：「你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快回家想想罷。」歐陽鋒怒道：「你一定知道，你跟我說。」洪七公道：「好罷，你名叫臭蛤蟆。」「蛤蟆」兩字，歐陽鋒是十分熟悉的，聽來有些相似，但細細想卻又不是。

　　他與洪七公是數十年的死仇，憎惡之意深印於腦，此時雖不明所以，但自然而然的見到他就生氣。洪七公見他呆呆站立，目中忽露凶光，暗自戒備，果然聽他大吼一聲，惡狠狠的撲將上來，當下不敢怠慢，出手就是降龍十八掌的掌法。兩人襟帶朔風，足踏寒冰，在這寬僅尺許的窄道上各逞平生絕技，傾力以搏。一邊是萬丈深淵，只要稍有差失，便是粉身碎骨之禍，比之平地相鬥，倍增凶險。二人此時年事已高，精力雖已衰退，武學上的修為卻俱臻爐火純青之境，招數精奧，深得醇厚穩實之妙脂，只拆得十餘招，兩人不由得都是心下欽佩。歐陽鋒叫道：「老傢伙厲害得很啊。」洪七公笑道：「臭蛤蟆也了不起。」

　　楊過見地勢險惡，生怕歐陽鋒掉下山谷，但有時見洪七公遇窘，石知不覺竟也盼他轉危為安。歐陽鋒是他義父，情誼自深，然洪七公慷慨豪邁，這隨身以俱的當世大俠風度，令他一見便為之心折。他在飢寒交迫之中，千冒大險為洪七公苦熬三日三夜，三晝夜中兩人雖不交一言片語，在楊過心中，卻便如已與他共歷了千百次生死患難一般。

　　拆了數十招後，楊過見二人雖在對方凌厲無倫的攻擊之下總是能化險為夷，便不再掛慮雙方安危，只潛心細看柯妙武功。九陰真經乃天下武術總綱，他所知者雖只零碎片斷，但時見二人所使招數與真經要義暗合，不由得驚喜無已，心想：「真經中平平常常一句話，原來能有這許多推衍變化。」

　　堪堪拆到千餘招，二人武功未盡，但年紀老了，都感氣喘心跳，手腳不免遲緩。楊過叫道：「兩位打了半日，想必肚子餓了，大家來飽吃一頓再比如何？」洪七公聽到一個「吃」字，立即退後，連叫：「妙極，妙極！」楊過早見五丑用竹籃攜來大批冷食，放在一旁，於是奔去提了過來，打開籃蓋，但見凍雞凍肉、白酒冷飯，一應俱全。洪七公大喜，搶過一隻凍雞，忙不迭的大口咬落，吃得格格直響。

　　楊過拿了一塊凍肉遞給歐陽鋒，柔聲道：「爸爸，這些日子你在那兒？」歐陽鋒瞪著眼睛道：「我在找你。」楊過胸口一酸，心想：「世上畢竟也有如此真心愛我的人。」拉著他的手臂，說道：「爸爸，你就是歐陽鋒。這位洪老前輩是好人，你別跟他打架了。」

　　歐陽鋒指著洪七公，道：「他是歐陽鋒，歐陽鋒是壞人。」楊過見他神智錯亂，心下難過。洪七公笑道：「不錯，歐陽鋒是壞人，歐陽鋒該死。」歐陽鋒望望洪七公，望望楊過，雙眼發直，竭力回憶思索，但腦海中始終亂成一團。

　　楊過服侍歐陽鋒吃了些食物，站起身來，向洪七公道：「洪老前輩，他是我的義父。你憐他身患重病，神智糊塗，別跟他為難了罷。」洪七公聽他這麼說，連連點頭，道：「好小子，原來他是你義父。」

　　那知歐陽鋒突然躍起，叫道：「歐陽鋒，咱們拳腳比不出勝敗，再比兵器。」洪七公搖搖頭道：「不比啦，算你勝就是。」歐陽鋒道：「什麼勝不勝的？我非殺了你不可。」回手折了一根樹枝，拉去枝葉，成為一條棍棒，向洪七公兜頭擊落。他的蛇杖當年縱橫天下，厲害無比，現下杖頭雖然無蛇，但這一杖擊將下來，杖頭未至，一股風已將楊過逼得難以喘氣。楊過急忙躍開躲避，看洪七公時，只見他拾起地下一根樹枝，當作短棒，二人已鬥在一起。洪七公的打狗棒法世間無雙，但輕易不肯施展，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精妙棒法，此時便逐一仗將出來。

　　這場拚鬥，與適才比拚拳腳又是另一番光景，但見杖去神龍夭矯，棒來靈蛇盤舞，或似長虹經天，或若流星追月，只把楊過瞧得驚心動魄，如醉如癡。

　　二人杖去棒來，直鬥到傍晚，兀自難分勝敗。楊過見地勢險惡，滿山冰雪極是滑溜，二人年事已高，再鬥下去必有失閃，大聲呼喝，勸二人罷鬥。但洪七公與歐陽鋒鬥得興起，那肯停手？楊過見洪七公吃食時的饒相，心想若以美味引動，或可收效，於是在山野間挖了好些山藥、木薯，生火烤得噴香。

　　洪七公聞到香氣，叫道：「臭蛤蟆，不跟你打啦，咱們吃東西要緊。」奔到楊過身旁，抓起兩枚山藥便吃，雖然燙得滿嘴生疼，還是含糊著連聲稱讚。歐陽鋒跟著趕到，舉木杖往他頭頂劈下。洪七公卻不避讓，拾起一枚山藥往他拋去，叫道：「吃罷！」歐陽鋒一呆，順手接過便吃，渾忘了適才的惡鬥。

　　當晚三人就在□洞中睡覺。楊過想幫義父回復記憶，向他提及種種舊事。歐陽鋒總是呆呆不答，有時伸拳用力敲打自己腦袋，顯是在竭力思索，但茫無頭緒，十分苦惱。楊過生怕他反而更加瘋了，當下勸他安睡，自己卻翻來覆去的睡不著，思索二人的拳法掌法，越想越興奮，忍不住起身悄悄比擬，但覺奧妙無窮，練了半夜，直到倦極才睡。

　　次晨一早，楊過尚未睡醒，只聽得洞外呼呼風響，夾著吆喝縱躍之聲，急忙奔出，只見洪七公又與歐陽鋒鬥得難分難解。他歎了口氣，心想：「這兩位老人家返老還童，這種架又有什麼好打？」只得坐在一旁觀看，但見洪七公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條理分明，歐陽鋒的招數卻難以捉摸，每每洪七公已佔得上風，可是被他□使怪招，重又拉成平手。

　　二人日斗晚睡，接連鬥了四日，均已神困力倦，幾欲虛脫，但始終不肯容讓半招。

　　楊過尋思：「明天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再打了。」這晚待歐陽鋒睡著了，悄聲向洪七公道：「老前輩請借洞外一步說話。」洪七公跟著他出外。離洞十餘丈後，楊過突然跪倒，連連磕頭，卻一句話也不說。洪七公一怔之間，登時明白，知他要自己可憐歐陽鋒身上有病，認輪退讓，仰天哈哈一笑，說道：「就是這麼著。」倒曳大棒，往山下便走。

　　只走出數丈，突聞衣襟帶風，歐陽鋒從洞中竄出，揮杖橫掃，怒喝：「老傢伙，想逃麼？」洪七公讓了三招，欲待奪路而走，卻被他杖風四方八面攔住了，脫身不得。高手比武差不得半分，洪七公存了個相讓之心，登時落在下風，狼狽不堪，數次險些命喪於他杖下，眼見他挺杖疾進，擊向自己小腹，知他這一杖尚有厲害後著，避讓不得，當即橫棒擋格，忽覺他杖上傳來一股凌厲之極的內力，不禁一驚：「你要和我比拚內力？」心念甫動，敵人內力已逼將過來，除了以內力招架，更無他策，當下急運功勁抗禦。

　　以二人如此修為，若是偶一疏神中了對方一杖一掌，立時內力隨生，防護相抗，縱然受傷，也不致有甚大礙，此時比拚內力，卻已到了無可容讓、不死不休的境地。二人以前數次比武，都是忌憚對方了得，自己並無勝算，不敢輕易行此險著，生怕求榮反辱，枉自送了性命。那知歐陽鋒渾渾噩噩，數日比武不勝，突運內力相攻。

　　十餘年前洪七公固恨西毒入骨，但此時年紀老了，火性已減，既見他瘋瘋癲癲，楊過又一再求情，實已無殺他之意，當下氣運丹田，只守不攻，靜待歐陽鋒內力衰竭。那知對方內力猶如長江浪濤，源源不絕的湧來，過了一浪又是一浪，非但無絲毫消減之象，反而越來越是兇猛。洪七公自信內力深厚，數十年來勇猛精進，就算勝不了西毒，但若全力守禦，無論如何不致落敗，豈知拚了幾次，歐陽鋒的內力竟然越來越強。洪七公想起與他隔著藏邊五丑比力之際，他足上連運三次勁，竟是一次大似一次，此刻回想，似乎當時他第一次進攻的力道未消，第二次攻力已至；二次勁力猶存，第三次跟著上來。若是只持守勢，由得他連連摧逼，定然難以抵擋，只有乘隙回衝，令他非守不可，來勢方不能累積加強，心念動處，立即運勁反擊，二人以硬碰硬，全身都是一震。

　　楊過見二人比拚內力，不禁大為擔憂，他若出手襲擊洪七公後心，自可相助義父得勝，然見洪七公白髮滿頭，神威凜然中兼有慈祥親厚，剛正俠烈中伴以隨和灑脫，實是不自禁的為之傾倒，何況他已應己求懇而甘願退讓，又怎忍出手加害？

　　二人又僵持一會，歐陽鋒頭頂透出一縷縷的白氣，漸漸越來越濃，就如蒸籠一般。洪七公也是全力抵禦，此時已無法顧到是否要傷對方性命，若得自保，已屬萬幸。

　　從清晨直拚到辰時，又從辰時拚到中午，洪七公漸感內力消竭，但對方的勁力仍似狂濤怒潮般湧來，暗叫：「老毒物原來越瘋越厲害，老叫化今日性命休矣。」料得此番拚鬥定然要輪，苦在無法退避，只得竭力撐持，卻不知歐陽鋒也已氣衰力竭，支撐維艱。

　　又拚了兩個時辰，已至申刻。楊過眼見二人臉色大變，心想再拚得一時三刻，非同歸於盡不可，若是上前拆解，自己功力與他們相差太遠，多半分解不開，反而賠上自己一條性命，遲疑良久，眼見歐陽鋒神色愁苦，洪七公呼呼喘氣，心道：「縱冒大險，也得救他們性命。」於是折了一根樹幹，走到二人之間盤膝坐下，運功護住全身，一咬牙，伸樹幹往二人杖棒之間挑去。

　　豈知這一挑居然毫不費力，二人的內力從樹幹上傳來，被他運內力一擋，立即卸去。原來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北丐西毒雖然俱是當世之雄，但互耗多日，均已精力垂盡，二人給他內力反激，同時委頓在地，臉如死灰，難以動彈。楊過驚叫：「爸爸，洪老前輩，你們沒事麼？」二人呼吸艱難，均不回答。

　　楊過要扶他們進山洞去休息，洪七公輕輕搖頭。楊過才知二人受傷極重，移動不得，當晚就睡在二人之間，只怕他們半夜□又起來拚命。其實二人欲運內功療傷已不可得，那□還能互鬥？次晨楊過見二人氣息奄奄，比昨日更是委靡，心中驚慌，挖掘山藥烤了，服侍他們吃下。直到第三日上，二人才略見回復了些生氣。楊過將他們扶進山洞，分臥兩側，自己在中間隔開。

　　如此休養數日，洪七公胃口一開，復元就快。歐陽鋒卻鎮日價不言不語，神色鬱鬱，楊過逗他說話，他只是不答。

　　這日二人相對而臥，洪七公忽然叫道：「臭蛤蟆，你服了我麼？」歐陽鋒道：「服什麼？我還有許多武功尚未使出，若是盡數施展，定要打得你一敗塗地。」洪七公大笑，道：「正巧我也有好多武功未用。你聽見過丐幫的打狗棒法沒有？」歐陽鋒一凜，心想：「打狗棒法的名字倒好像聽見過的，似乎厲害得緊，難道這老傢伙居然會使？但他和我這般拚命惡鬥，怎麼又不用？或許早已使過了。要不，他就壓根兒不會。」便道：「打狗棒法有什麼了不起？」

　　洪七公早已頗為後悔，日前與他拚鬥，只消使出打狗棒法，定能壓服了他，只是覺得他神智不清，自己本已佔了不少便宜，再以丐幫至寶打狗棒法對付，未免勝之不武，不是英雄好漢的行逕，豈知他人雖瘋癲，武功卻絕不因而稍減，到頭來竟鬧了個兩敗俱傷，眼下要待再使這路棒法，已沒了力氣，聽他這麼說，心中甚不服氣，靈機一動，向楊過招招手，叫他俯耳過來，說道：「我是丐幫的前任幫主，你知道麼？」楊過點點頭，他在全真教重陽宮中曾聽師兄們談論當世人物，都說丐幫前任幫主九指神丐洪七公武功蓋世，肝膽照人，乃是大大的英雄好漢。

　　洪七公道：「現下我有一套武功傳給你。這武功向來只傳本幫幫主，不傳旁人，只是你義父出言小覷於我，我卻要你演給他瞧瞧。」楊過道：「老前輩這武功既然不傳外人，晚輩以不學為是。我義父神智未復，老前輩不用跟他一般見識。」洪七公搖頭道：「你雖學了架式，不知運勁訣竅，臨敵之際全然無用。我又不是要你去打你義父，只消擺幾個姿式，他一看就明白了。因此也不能說是傳你功夫。」楊過心想：「這套武功既是丐幫鎮幫之寶，我義父未必抵擋得了，我又何必幫你贏我義父？」當下只是推托，說不敢學他丐幫秘傳。

　　洪七公窺破了他的心意，高聲道：「臭蛤蟆，你義兒知道你敵不過我的打狗棒法，不肯擺式子給你瞧。」歐陽鋒大怒，叫道：「孩兒，我還有好些神奇武功未曾使用，怕他怎地？快擺出來我瞧。」

　　兩人一股勁兒的相逼，楊過無奈，只得走到洪七公身旁。洪七公叫他取過樹枝，將打狗棒法中一招「棒打雙犬」細細說給了他聽。楊過一學即會，當即照式演出。

　　歐陽鋒見棒招神奇，果然厲害，一時難以化解，想了良久，將一式杖法說給楊過聽了。楊過依言演出。洪七公微微一笑，讚了聲：「好！」又說了一招棒法。

　　兩人如此大費唇舌的比武，比到傍晚，也不過拆了十來招，楊過卻已累得滿身大汗。次晨又比，直過了三天，三十六路棒法方始說完。棒法雖只三十六路，其中精微變化卻是奧妙無窮，越到後來，歐陽鋒思索的時刻越長，但他所回擊的招數，可也儘是攻守兼備、威力凌厲的佳作，洪七公看了也不禁歎服。

　　到這日傍晚，洪七公將第三十六路棒法「天下無狗」的第六變說了，這是打狗棒法最後一招最後一變的絕招，這一招仗將出來，四面八方是棒，勁力所至，便有幾十條惡犬也一齊打死了，所謂「天下無狗」便是此義，棒法之精妙，已臻武學中的絕詣。歐陽鋒自是難有對策。當晚他翻來覆去，折騰了一夜。

　　次晨楊過尚未起身，歐陽鋒忽然大叫：「有了，有了。孩兒，你便以這杖法破他。」叫聲又是興奮，又是緊迫。楊過聽他呼聲有異，向他瞧去，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歐陽鋒雖然年老，但因內功精湛，鬚髮也只略現灰白，這晚用心過度，一夜之間竟然鬚眉盡白，似乎忽然老了十多歲。

　　楊過心中難過，欲待開言求洪七公休要再比，歐陽鋒卻一疊連聲的相催，只得聽他指撥。這一招十分繁複，歐陽鋒反覆解說，楊過方行領悟，於是依式演了出來。

　　洪七公一見，臉色大變，本來癱瘓在地，難以動彈，此時不知如何忽生神力，一躍而起，大叫：「老毒物，歐陽鋒！老叫化今日服了你啦。」說著撲上前去，緊緊抱住了他。

　　楊過大驚，只道他要傷害義父，急忙拉他背心，可是他抱得甚緊，竟然拉之不動。只聽洪七公哈哈大笑，叫道：「老毒物歐陽鋒，虧你想得出這一著絕招，當真了得！好歐陽鋒，好歐陽鋒。」

　　歐陽鋒數日惡鬥，一宵苦思，已是神衰力竭，聽他連叫三聲「歐陽鋒」，突然間迴光反照，心中陡然如一片明鏡，數十年來往事歷歷，盡數如在目前，也是哈哈大笑，叫道：「我是歐陽鋒！我是歐陽鋒！我是歐陽鋒！你是老叫化洪七公！」

　　兩個白髮老頭抱在一起，哈哈大笑。笑了一會，聲音越來越低，突然間笑聲頓歇，兩人一動也不動了。

　　楊過大驚，連叫：「爸爸，老前輩！」竟無一人答應。他伸手去拉洪七公的手臂，一拉而倒，竟已死去。楊過驚駭不已，俯身看歐陽鋒時，也已沒了氣息。二人笑聲雖歇，臉上卻猶帶笑容，山谷間兀自隱隱傳來二人大笑的回聲。

　　北丐西毒數十年來反覆惡鬥，互不相下，豈知竟同時在華山絕頂歸天。兩人畢生怨憤糾結，臨死之際卻相抱大笑。數十年的深仇大恨，一笑而罷！

　　楊過霎時間又驚又悲，沒了主意，心想洪七公曾假死三日三夜，莫非二老又是假死？但瞧這情形卻實在不像，心想：「或許他們死了一會，又會復活。兩位老人家武功這樣高，不會就死的。或許他們又在比賽，瞧誰假死得久些。」

　　他在兩人□身旁直守了七日七夜，每過一日，指望便少了一分，但見兩□臉上變色，才知當真死去，當下大哭一場，在洞側並排挖了兩個坑，將兩位武林奇人葬了。洪七公的酒葫蘆，以及兩人用以比武的棍棒也都一起埋入。只見二老當日惡鬥時在雪中踏出的足印都已結成了堅冰，足印猶在，軀體卻已沒入黃土。楊過踏在足印之中，回思當日情景，不禁又傷心起來。又想如二老這般驚世駭俗的武功，到頭來卻要我這不齒於人的小子掩埋，什麼榮名，什麼威風，也不過是大夢一場罷了。

　　他在二老墓前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頭，心想：「義父雖然了得，終究是遜於洪老前輩一籌。那打狗棒法使出之時，義父苦思半晌方能拆解，若是當真對敵，那容他有細細凝思琢磨的餘裕？」歎息了一陣，覓路往山下而去。

　　這番下山，仍是信步而行，也不辨東西南北，心想大地茫茫，就只我孤身一人，任得我四海飄零，待得壽數盡了，隨處躺下也就死了。在這華山頂上不滿一月，他卻似已渡過了好幾年一般。上山時自傷遭人輕賤，滿腔怒憤。下山時卻覺世事只如浮雲，別人看重也好，輕視也好，於我又有什麼干係。小小年紀，竟然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起來。

　　不一日來到陝南一處荒野之地，放眼望去，儘是枯樹敗草，朔風肅殺，吹得長草起伏不定，突然間西邊蹄聲隱隱，煙霧揚起，過不多寺，數十匹野馬狂奔而東，在里許之外掠過。眼見眾野馬縱馳荒原，自由自在，楊過不自禁的也感心曠神怡，縱目平野，奔馬遠去，只覺天地正寬，無拘無礙，正得意間，忽聽身後有馬發聲悲嘶。

　　轉過身來，只見一匹黃毛瘦馬拖著一車山柴，沿大路緩緩走來，想是那馬眼見同類有馳騁山野之樂，自己卻勞神苦役，致發悲鳴。那馬只瘦得胸口肋骨高高凸起，四條長腿肌肉盡消，宛似枯柴，毛皮零零落落，生滿了癩子，滿身泥污雜著無數血漬斑斑的鞭傷。一個莽漢坐在車上，嫌那馬走得慢，不住手的揮鞭抽打。

　　楊過受人欺侮多了，見這瘦馬如此苦楚，這一鞭鞭猶如打在自己身上一般，胸口一酸，淚水幾乎欲奪目而出，雙手叉腰，站在路中，怒喝：「兀那漢子，你鞭打這馬幹麼？」

　　那莽漢見一個衣衫襤褸、化子模樣的少年攔路，舉起馬鞭喝道：「快讓路，不要小命了麼？」說著鞭子揮落，又重重打在馬背上。楊過大怒，叫道：「你再打馬，我殺了你。」那莽漢哈哈大笑，揮鞭往楊過頭上抽來。

　　楊過來手奪過，倒轉馬鞭，吧的一聲，揮鞭在空中打了個圈子，捲住了莽漢頭頸，一把拉下馬來，夾頭夾臉的抽打了他一頓。

　　那瘦馬模樣醜雖，卻似甚有靈性，見莽漢被打，縱聲歡嘶，伸頭過來在楊過腿上挨挨擦擦，顯得甚是親熱。楊過拉斷了它拉車的挽索，拍拍馬背，指著遠處馬群奔過後所留下的煙塵，說道：「你自己去罷，再也沒人欺侮你了。」

　　那馬前足人立，長嘶一聲，向前直奔。那知這馬身子虛弱，突然疾馳，無力支持，只奔出十餘丈，前腿一軟，跪倒在地。楊過見著不忍，跑過去托住馬腹，喝一聲：「起」將馬托了起來。那莽漢見他如此神力，只嚇得連大車山柴也不敢要了，爬起身來，撒腿就跑，直奔到半里之外，這才大叫：「有強人哪！搶馬哪！搶柴哪！」

　　楊過覺得好笑，扯了些青草□那瘦馬。眼見此馬遭逢坎坷，不禁大起同病相憐之心，撫著馬背說：「馬啊，馬啊，以後你隨著我便了。」牽著韁繩慢慢走到市鎮，買些料豆麥子□馬吃了個飽。第二日見瘦馬精神健旺，這才騎了緩緩而行。

　　這匹癩馬初時腳步蹣跚，不是失蹄，就是打蹶，那知卻是越走越好，七八日後食料充足、精力充沛，竟是步履如飛。楊過說不出的喜歡，更是加意□養。

　　這一日他在一家小酒店中打尖，那癩馬忽然走到桌旁，望著鄰座的一碗酒不住鳴嘶，竟似意欲喝酒。楊過好奇心起，叫酒保取過一大碗酒來，放在桌上，在馬頭上撫摸幾下。那馬一口就將一碗酒喝乾了，揚尾踏足，甚是喜悅。楊過覺得有趣，又叫取酒，那馬一連喝了十餘碗，興猶未盡。楊過再叫取酒時，酒保見他衣衫破爛，怕他無錢會鈔，卻推說沒酒了。

　　飯後上馬，癩馬乘著酒意，灑開大步，馳得猶如癲了一般，道旁樹木紛紛倒退，委實是迅捷無比。只是尋常駿馬奔馳時又穩又快，這癩馬快是快了，身軀卻是忽高忽低，顛簸起伏，若非楊過一身極高的輕功，卻也騎它不得。這馬更有一般怪處，只要見到道上有牲口在前，非發足超越不可，不論牛馬騾驢，總是要趕過了頭方肯罷休，這一副逞強好勝的脾氣，似因生平受盡欺辱而來。楊過心想這匹千里良駒屈於村夫之手，風塵困頓，鬱鬱半生，此時忽得一展駿足，自是要飛揚奔騰了。

　　這一副劣脾氣倒與他甚是相投，一人一馬，居然便成了好友一般。他本來情懷鬱悶，途中調馬為樂，究是少年心性，沒幾日便開心起來。自此一路向南，來到漢水之畔。沿路想起調笑陸無雙、戲弄李莫愁師徒之事，在馬上不自禁的好笑。想起小龍女不知身在何處，何日再得和她相會，卻又愁思難遣。

　　這一日行到正午，一路上不斷遇見化子，瞧那些人的模樣，不少都是身負武功，心不琢磨：「難道媳婦兒和丐幫的糾葛尚未了結？又莫非丐幫大集人眾，要和李莫愁一決雌雄？這熱鬧倒是不可不看。」他對丐幫本來無甚好感，但因欽佩洪七公，不自禁的對丐幫有了親近之意，心想這些叫化子只要不是跟陸無雙為難，就告知他們洪七公逝世的訊息。又行一陣，見路上化子越來越多。眾化子見了楊過，都是微感詫異，他衣衫打扮和化子無異，但丐幫幫眾若非當真事在緊急，決不騎馬。楊過也不理會，按轡徐行。

　　行到申牌時分，忽聽空中雕鳴啾啾，兩頭白雕飛掠而過，向前撲了下去。只聽得一個化子說道：「黃幫主到啦，今晚九成要聚會。」又一個化子道：「不知郭大俠來是不來？」第一個化子道：「他夫婦倆秤不離錘，錘不離秤……」瞥眼見楊過勒定了馬聽他們說話，向他瞪了一眼，便住口不說了。

　　楊過聽到郭靖與黃蓉的名字，微微一驚，隨即心下冷笑：「從前我在你家吃□飯，給你們輕賤戲弄，那時我年幼無能，吃了不少苦頭。此刻我以天下為家，還倚靠你們什麼？」心念一轉：「我不如裝作潦倒不堪，前去投靠，且瞧他們如何待我。」

　　於是尋了一個僻靜所在，將頭髮扯得稀亂，在左眼上重重打了一拳，面頰上抓了幾把，左眼登時青腫，臉上多了幾條血痕。他本就衣衫不整，這時更把衣褲再撕得七零八落，在泥塵中打了幾個滾，配上這匹滿身癩瘡的醜馬，果然是一副窮途末路、奄奄欲斃的模樣。裝扮已畢，一蹺一拐的回到大路，馬也不騎了，隨著眾化子而行。他不牽馬□，那丑馬自行跟在他身後。丐幫中有人打切口問他是否去參與大宴，楊過瞪目不答，只是混在化子群中，忽前忽後的走著。

　　一行人迤邐而行，天色將暮，來到一座破舊的大廟前。只見兩頭白雕棲息在廟前一株松樹上。武氏兄弟一個手托盤子，另一個在盤中抓起肉塊，拋上去□雕。日前他哥兒倆與郭芙合鬥李莫愁，楊過也曾在旁打量，只是當時一直凝神瞧著郭芙，對二人不十分在意，此時斜目而觀，但見武敦儒神色剽悍，舉手投足之間精神十足，武修六則輕捷靈動，東奔西走，沒一刻安靜。武敦儒身穿紫醬色繭綢袍子，武修六身穿寶藍色山東大綢袍子，腰間都束著繡花錦緞英雄□，果然是英雄年少，人才出眾。

　　楊過上前打了一個躬，結結巴巴的道：「兩……兩位武兄請了，別來……別來安好。」這時廟前廟後都聚滿了乞丐，個個鶉衣百結，楊過雖然灰塵撲面，混在眾丐之中也並不顯得刺眼。武敦儒還了一禮，向楊過上下一瞧，卻認他不出，說道：「恕小弟眼拙，尊兄是誰？」楊過道：「賤名不足掛齒，小弟……小弟想見黃幫主。」

　　武敦儒聽他的聲音有些熟悉，正要查問，忽聽得廟門口一個銀鈴似的聲音叫道：「大武哥哥，我叫你給我買根軟些兒的馬鞭，可買到了沒有？」武敦儒急忙撇下楊過，迎了上去，說道：「早買到了，你試試，可趁不趁手？」說著從懷中掏出一根馬鞭。

　　楊過轉過頭來，只見一個少女穿著淡綠衫子，從廟□快步而出，但見她雙眉彎彎，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翹，臉如白玉，顏若朝華，正是郭芙。她服飾打扮也不如何華貴，只項頸中掛了一串明珠，發出淡淡光暈，映得她更是粉裝玉琢一般。楊過只向她瞧了一眼，不由得自慚形穢，便轉過了頭不看。武修文也即搶上，哥兒倆同時盡力巴結。

　　武敦儒跟郭芙說了一會話，記起了楊過，轉頭道：「你是來赴英雄宴的罷？」楊過也不知英雄宴是什麼，順口應了一聲。武敦儒向一名化子招招手，道：「你接待這位朋友，明兒招呼他上大勝關去。」說著自顧和郭芙說話，再也不去理他。

　　那化子答應了，過來招呼，請教姓名。楊過照實說了。他原是無名之輩，那化子自然沒聽見過他的姓名，也不在意。那化子自稱姓王行十三，是丐幫中的二袋弟子，問道：「楊兄從何處來？」楊過道：「從陝西來。」王十三道：「咦，楊兄是全真派門下的了？」楊過聽到「全真派」三字就頭痛，忙搖頭道：「不是。」王十三道：「楊兄的英雄帖定是帶在身邊了？」

　　楊過一怔，道：「小弟落拓江湖，怎稱得上是什麼英雄？只是先前跟貴幫黃幫主見過一面，特來求見，想告借些盤纏還鄉。」王十三眉頭一皺，沉吟半晌，道：「黃幫主正在接待天下英雄，只怕沒空見你。」楊過此次原是特意要裝得寒酸，對方愈是輕視，他心中愈是得意，當下更加可憐巴巴的求懇。

　　丐幫幫眾皆是出身貧苦，向來扶危解困，決不輕賤窮人。王十三聽他說得哀苦，道：「楊兄弟，你先飽餐一頓，明日咱們一齊上大勝關去。做哥哥的給你回稟長老，轉稟幫主，瞧她老人家怎麼吩咐，好不好？」王十三本來叫他楊兄，現下聽他說不是英雄宴上之人，自己年紀比他大得多，就改口稱楊兄弟了。楊過連聲稱謝。王十三邀他走進破廟，捧出飯菜饗客。丐幫幫規，本幫弟子即使逢到喜慶大典，也先要把雞魚牛羊弄得稀爛，好似殘羹□餚一般才吃，以示永不忘本，但招待客人卻是完整的酒飯。

　　楊過正吃之間，眼前陡然一亮，只見郭芙笑語盈盈，飄然進殿，武氏兄弟分侍左右。只聽武修文道：「好，咱們今晚夜行，連夜趕到大勝關。我去把你紅馬牽出來。」三人自顧說話，對坐在地下吃飯的楊過眼角也沒瞥上一眼。三人走進後院取了包裹兵刃，出了破廟，但聽得蹄聲雜沓，已上馬去了。楊過的一雙筷子插在飯碗之中，聽著蹄聲隱隱遠去，心中百感交集，也不知是愁是恨？是怒是悲？

　　次日王十三招呼他一同上道。沿途除了丐幫幫眾，另有不少武林人物，或乘馬，或步行，想來都是赴英雄宴去的。楊過不知那英雄宴、英雄帖是什麼東西，料想王十三也不肯說，當下假癡假呆，只是扮苦裝傻。

　　傍晚時分來到大勝關。那大勝關是豫鄂之間的要隘，地占形勢，市肆卻不繁盛，自此以北便是蒙古兵所佔之地了。王十三引著楊過越過市鎮，又行了七八里地，只見前面數百株古槐圍繞著一座大莊院，各路英雄都向莊院走去。莊內房屋接著房屋，重重疊疊，一時也瞧不清那許多，看來便接待數千賓客也是綽綽有餘。

　　王十三在丐幫只是個低輩弟子，知道幫主此時正有要務忙碌，那敢去稟告借盤纏這等小事？安排了楊過的住處，自和朋友說話去了。

　　楊過見這莊子氣派甚大，眾莊丁來去待客，川流不息，心下暗暗納罕，不知主人是誰，何以有這等聲勢？忽聽得砰砰砰放了三聲號銃，鼓樂手奏起樂來。有人說道：「莊主夫婦親自迎客，咱們瞧瞧去，不知是那一位英雄到了？」但見知客、莊丁兩行排開。眾人都讓在兩旁。大廳屏風後並肩走出一男一女，都是四十上下年紀，男的身穿錦袍，頦留微鬚，氣宇軒昂，頗見威嚴；女的皮膚白□，卻斯斯文文的似是個貴婦。眾賓客悄悄議論：「陸莊主和陸夫人親自出去迎接大賓。」

　　兩人之後又是一對夫婦，楊過眼見之下心中一凜，不禁臉上發熱，那正是郭靖、黃蓉夫婦。數年不見，郭靖氣度更是沉著，黃蓉臉露微笑，渾不減昔日端麗。楊過心想：「原來郭伯母竟是這般美貌，小時候我卻不覺得。」郭靖身穿粗布長袍，黃蓉卻是淡紫的綢衫，但她是丐幫幫主，只得在衫上不當眼處打上幾個補釘了事。靖蓉身後是郭芙與武氏兄弟。此時大廳上點起無數明晃晃紅燭，燭光照映，但見男的越是英武，女的越加嬌艷。眾賓客指指點點：「這位是郭大俠，這位是郭夫人黃幫主。」「這個花朵般的閨女是誰？」「是郭大俠夫婦的女兒。」「那兩個少年是他們的兒子？」「不是，是徒兒。」

　　楊過不願在人眾之間與郭靖夫婦會面，縮在一個高大漢子身後向外觀看，鼓樂聲中外面進來了四個道人。楊過眼見之下，不由得怒從心起，當先是個白髮白眉的老道，滿臉紫氣，正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廣寧子郝大通，其後是個灰白頭髮的老道姑，楊過未曾見過。後面並肩而入兩個中年道人，一是趙志敬，一是尹志平。

　　陸莊主夫婦齊肩拜了下去，向那老道姑口稱師父，接著郭靖夫婦、郭芙、武氐兄弟等一一上前見禮。楊過聽得人叢中一個老者悄悄向人說道：「這位老道姑是全真教的女劍俠，姓孫名不二。」那人道：「啊，那就是名聞大江南北的清淨散人了。」那老者道：「正是。她是陸夫人的師父。陸莊主的武藝卻非她所傳。」

　　原來陸莊主雙名冠英，他父親陸乘風是黃蓉之父黃藥師的弟子，因此算起來他比郭靖、黃蓉還低著一輩。陸冠英的夫人程瑤迦是孫不二的弟子。他夫婦倆本居太湖歸雲莊，後來莊子給歐陽鋒一把火燒成白地，陸乘風一怒之下，叫兒子也不要再做太湖群盜的頭腦了，攜家北上，定居在大勝關。此時陸乘風已然逝世。當年程瑤迦遭遇危難，得郭靖、黃蓉及丐幫中人相救，是以對丐幫一直感恩。這時丐幫廣撒英雄帖招集天下英雄，陸冠英夫婦一力承擔，將英雄宴設在陸家莊中。

　　郭靖等敬禮已畢，陪著郝大通、孫不二走向大廳，要與眾英雄引見。郝大通捋著鬍鬚說道：「馬劉丘王四位師兄接到黃幫主的英雄帖，都說該當奉召，只是馬師兄近來身子不適，劉師兄他們助他運功醫治，難以分身，只有向黃幫主告罪了。」黃蓉道：「好說，好說。幾位前輩太客氣了。」她雖年輕，然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郝大通等自是對她極為尊重。郭靖與尹志平少年時即曾相識，此時重見，俱各歡喜，二人攜手同入。郭靖詣問馬鈺病況，甚是掛念。大廳上筵席開處，人聲鼎沸，燭光映紅，一派熱鬧氣象。

　　尹志平東張西望，似在人叢中尋覓什麼人。趙志敬微微冷笑，低聲道：「尹師弟，龍家那位不知會不會賞光？」尹志平臉上變色，並不答話。郭靖不知他們說的是小龍女，接口道：「那一位姓龍的英雄？是兩位師兄的朋友麼？」趙志敬道：「是尹師弟的好友，貧道是不敢相交的。」郭靖見二人神色古怪，知道另有別情，也就不再追問。

　　突然之間，尹志平在人叢中見到楊過，全身一震，如中雷轟電擊，他只道楊過既然在此，小龍女也必到了。趙志敬順著他眼光瞧去，霎時間臉色大變，怒道：「楊過！是楊過！這……這小……也來了！」

　　郭靖聽到「楊過」兩字，忙轉頭瞧去。他二人別離數年，楊過人已長大，郭靖本來未必即能相識，但聽了趙志敬的呼聲，登時便認出了，心下又驚又喜，快步搶過去抓住了他手，歡然道：「過兒，你也來啦？我只怕荒□了你功課，沒邀你來。你師父帶了你來，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楊過反出重陽宮，全真教上下均引為本教之恥，誰也不向外□漏一句，是以郭靖在桃花島上一直未知。

　　趙志敬此番來參與英雄宴，便是要向郭靖說知此事，不料竟與楊過相遇。他生怕郭靖聽了楊過一面之詞，先入為主，此時聽他如此說，知道二人也是初遇，當下臉色鐵青，抬頭望天，說道：「貧道何德何能，那敢做楊爺的師父？」

　　郭靖大吃一驚，忙問：「趙師兄何出此言？敢是小孩兒不聽教訓麼？」趙志敬見大廳上諸路英雄畢集，提起此事，勢必與楊過爭吵，全真派臉上無光，當下只是嘿嘿冷笑，不再言語。

　　郭靖端詳楊過，但見他目腫鼻青，臉上絲絲血痕，衣服破爛，泥污滿身，顯是吃了不少苦頭，心中難受，一把將他摟在懷□。楊過一被他抱住，立時全身暗運內功，護住要害。然而郭靖乃是對他愛憐，那有絲毫相害之意，向黃蓉叫道：「蓉兒，你瞧是誰來著？」黃蓉見到楊過，也是一怔。她可沒郭靖這般喜歡，只淡淡的道：「好啊，你也來啦。」

　　楊過從郭靖懷抱中輕輕掙脫，說道：「我身上髒，莫弄污了你老人家衣服。」這兩句話甚是冷淡，語氣中頗含譏刺。郭靖微感難過，隨即心想：「這孩子沒爹沒娘，瞧來他師父也不疼他。」攜著他手，要他和自己坐在一桌。楊過本來給分派在大廳角落□的偏席上，跟最不相干之人共座，當下冷冷的道：「我坐在這兒就是，郭伯伯你去陪貴客罷。」郭靖也覺尊客甚多，不便冷落旁人，於是輕輕拍了拍他肩膀，回到主賓席上敬酒。

　　三巡酒罷，黃蓉站起來朗聲說道：「明日是英雄大宴的正日。尚有好幾路的英雄好漢此刻尚未到來。今晚請各位放懷暢飲，不醉不休，咱們明日再說正事。」眾英雄轟然稱是。

　　但見筵席上肉如山積，酒似溪流，群豪或猜枚鬥飲，或說故敘舊。這日陸家莊上也不知放翻了多少頭豬羊、斟幹了多少□美酒。

　　酒飯已罷，眾莊丁接待諸路好漢，分房安息。

　　趙志敬悄聲向郝大通稟告幾句，郝大通點點頭。趙志敬站起身來向郭靖一拱手，說道：「郭大俠，貧道有負重托，實在慚愧得很，今日是負荊請罪來啦。」

　　郭靖急忙回禮，說道：「趙師兄過謙了。咱們借一步到書房中說話。小孩兒家得罪趙師兄，小弟定當重重責罰，好教趙師兄消氣。」

　　他這幾句話朗聲而說，楊過和他相隔雖遠，卻也聽得清清楚楚，心下計議早定：「他只要罵我一句，我起身就走，永不再見他面。他若是打我，我武功雖然不及，也要和他拚命。」心中有了這番打算，倒也坦然，已不如初見趙志敬之驚懼，見郭靖向他招手，就過去跟在他身後。

　　郭芙與武氏兄弟在另一桌喝酒，初時對楊過已不識得，後來經父母相認，才記起原來是兒時在桃花島上的遊伴。各人相隔已久，少年人相貌變化最大，數月不見即有不同，何況一別數年，又何況楊過故意扮成窮困落魄之狀，混在數百人之中，郭芙自然不識了。她見楊過回來，不禁心中怦然而動，回想當年在桃花島上爭鬥吵鬧，不知他是否還記昔時之恨？眼見他這副困頓情狀，與武氏兄弟丰神雋朗的形貌實有天淵之別，不由得隱隱起了憐憫之心，低聲向武敦儒道：「爹爹送他到全真派去學藝，不知學得比咱們如何？」武敦儒還未回答，武修文接口道：「師父武功天下無敵，他怎能跟咱們比？」郭芙點了點頭，道：「他從前根基不好，想來難有什麼進境，卻怎地又弄成這副狼狽模樣？」武修文道：「那幾個老道跟他直瞪眼，便似要吞了他一般。這小子脾氣劣得緊，定是又闖了什麼大禍。」

　　三人悄悄議論了一會，聽得郭靖邀郝大通等到書房說話，又說要重責楊過，郭芙好奇心起，道：「快，咱們搶先到書房埋伏，去聽他們說些什麼。」武敦儒怕師父責罵，不敢答應。武修文卻連聲叫好，已搶在郭芙頭□。郭芙右足一頓，微現怒色，向武敦儒道：「你就是不聽我話。」武敦儒見了她這副口角生嗔、眉目含笑的美態，心中怦的一跳，再也違抗不得，當即跟她急步而行。

　　三人剛在書架後面躲好，郭靖、黃蓉已引著郝大通、孫不二、尹志平、趙志敬四人走進書房，雙方分賓主坐下。楊過跟著進來，站立一旁。

　　郭靖道：「過兒，你也坐罷！」楊過搖頭道：「我不坐。」面對著武林中的六位高手，他縱然大膽，到這時也不自禁的惴惴不安。

　　郭靖向來把楊過當作自己嫡親子侄一般，對全真七子又十分敬重，心想也不必問什麼是非曲直，定然做小輩的不是，當下板起臉向楊過道：「小孩兒這等大膽，竟敢不敬師父。快向兩位師叔祖、師父、師叔磕頭請罪。」其時君臣、父子、師徒之間的名份要緊之極，所謂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父要子亡，不敢不亡；而武林中師徒尊卑之分，亦是不容有半點兒差池。郭靖如此訓斥，實是憐他孤苦，語氣已溫和到了萬分，換作別人，早已「小畜生、小雜種」的亂罵，拳頭板子夾頭來臉的打下去了。

　　趙志敬霍地站起，冷笑道：「貧道怎敢妄居楊爺的師尊？郭大俠，你別出言譏刺。我們全真教並沒得罪您郭大俠，何必當面辱人？楊大爺，小道士給您老人家磕頭陪禮，算是我瞎了眼珠，不識得英雄好漢……」

　　靖蓉夫婦見他神色大變，越說越怒，都是詫異不已，心想徒弟犯了過失，師父打罵責罰也是常事，何必如此大失體統？黃蓉料知楊過所犯之事定然重大異常，見郭靖給他一頓發作，做聲不得，於是緩緩說道：「我們給趙師兄添麻煩，當真過意不去。趙師兄卻也不須發怒，這孩子怎生得罪了師父，請坐下細談。」

　　趙志敬大聲道：「我趙志敬這一點點臭把式，怎敢做人家師父？豈不讓天下好漢笑掉了牙齒？那可不是要我的好看嗎？」

　　黃蓉秀眉微蹙，心感不滿。她與全真教本沒多大交情，當年全真七子擺天罡北斗陣圍攻她父親黃藥師，丘處機又曾堅欲以穆念慈許配給郭靖，都曾令她大為不快，雖然事過境遷，早已不介於懷，但此時趙志敬在她面前大聲叫嚷，出言挺撞，未免太過無禮。

　　郝大通和孫不二雖覺難怪趙志敬生氣，然而如此暴躁吵鬧，實非出家人本色。孫不二道：「志敬，好好跟郭大俠和黃幫主說個明白。你這般暴躁，成什麼樣子？咱們修道人修的是什麼道？」孫不二雖是女流，但性子嚴峻，眾小輩都對她極為敬畏，她這麼緩緩的說了幾句，趙志敬當即不敢再嚷，連稱：「是，是。」退回座位。

　　郭靖道：「過兒，你瞧你師父對長輩多有規矩，你怎不學個榜樣？」趙志敬又待說「我不是他師父」，望了孫不二一眼，便強行忍住，那知楊過大聲道：「他不是我師父！」

　　此言一出，郭靖、黃蓉固然大為吃驚，躲在書架後偷聽的郭芙及武氏兄弟也是詫異不已。武林中師徒之份何等嚴明，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郭靖自幼由江南七怪撫育成人，又由洪七公傳授武藝，師恩深重，自幼便深信尊師之道實是天經地義，豈知楊過過竟敢公然不認師父，說出這般忤逆的話來？他霍地立起，指著楊過，顫聲道：「你……你……你說什麼？」他拙於言辭，不會罵人，但臉色鐵青，卻已怒到了極點。黃蓉平素極少見他如此氣惱，低聲勸道：「靖哥哥，這孩子本性不好，犯不著為他生氣。」

　　楊過本來心感害怕，這時見連本來疼愛自己的郭伯伯也如此疾言厲色，把心橫了，暗想：「除死無大事，最多你們將我殺了。」於是朗聲說道：「我本性原來是不好，可也沒求你們傳授武藝。你們都是武林中大有來頭的人物，何必使詭計損我一個沒爹沒娘的孩子？」他說到「沒爹沒娘」四字，自傷身世，眼圈微微一紅，但隨即咬住下唇，心道：「今日就是死了，我也不流半滴眼淚。」

　　郭靖怒道：「你郭伯母和你師父……好心……好心傳你武藝，都是瞧著我和你過世爹爹的交情份上，誰又使……又使什麼詭計了？誰……誰……又來損……損你了？」他本就不會說話，盛怒之下更是結結巴巴。

　　楊過見他急了，更加慢慢說話：「你郭伯伯待我很好，我永遠不會忘記。」

　　黃蓉緩緩的道：「郭伯母自然虧待你了。你愛一生記恨，那也由得你。」

　　楊過到此地步，索性侃侃而言，說道：「郭伯母沒待我好，可也沒虧待我。你說傳授武藝，其實是教我讀書，武功一分不傳。可是讀書也是好事，小侄總是多認得了幾個字，聽你講了許多古人之事。可是這幾個老道……」他手指郝大通和趙志敬，恨恨的道：「總有一日，我要報那血海深仇。」

　　郭靖大驚，忙問：「甚……什麼？什麼血海……這……這從何說起？」

　　楊過道：「這姓趙的道人自稱是我師父，不傳我絲毫武藝，那也罷了，他卻叫好多小道士來打我。郭伯母既不教我武功，全真教又不教，我自然只有挨打的份兒。還有這姓郝的，見到一位婆婆愛憐我，他卻把人家活活打死了。姓郝的臭道士，你說這話是真是假？」想到孫婆婆為自己而死，咬牙切齒，直要撲上去和郝大通拚命。

　　郝大通是全真教高士，道學武功，俱已修到甚高境界，易理精湛，全真教中更是無出其右，只因一個失手誤殺了孫婆婆，數年來一直鬱鬱不樂，引為生平恨事。全真七子生平殺人不少，但所殺的儘是奸惡之徒，從來不傷無辜。此時聽楊過當眾直斥，不由得臉如死灰，當日一掌打得孫婆婆狂噴鮮血的情景，又清清楚楚的現在眼前。他身上不帶兵刃，當下伸出左手，從趙志敬腰□拔出長劍。

　　眾人只道他要劍刺楊過，郭靖踏上一步，欲待相護，豈知他倒轉長劍，將劍柄向楊過遞去，說道：「不錯，我是殺錯了人。你跟孫婆婆報仇罷，我決不還手就是。」

　　眾人見他如此，無不大為驚訝。郭靖生怕楊過接劍傷人，叫道：「過兒，不得無禮。」

　　楊過知道在郭靖、黃蓉面前，決計難報此仇，冷冷的道：「你明知郭伯伯定然不許我動手，卻來顯這般大方勁兒。你真要我殺你，幹麼又不在無人之處遞劍給我？」

　　郝大通是武林前輩，竟給這少年幾句話刺得無言可對，手中拿著長劍，遞出又不是，縮回又不是，手上運勁一抖，拍的一聲，長劍斷為兩截。他將斷劍往地下一丟，長歎一聲，說道：「罷了，罷了！」大踏步走出書房。郭靖待要相留，卻見他頭也不回的去了。

　　郭靖看看楊過，又看看孫不二等人，心想看來這孩子的說話並非虛假，過了半晌，說道：「怎麼全真教的師父們不教你功夫？這幾年你在幹什麼了？」問這兩句話時，口氣已和緩了許多。

　　楊過道：「郭伯伯上終南山之時，將重陽宮中數百個道士打得沒還手之力，就算馬劉丘王諸位真人不介意，難道旁人也不記恨麼？他們不能欺你郭伯伯，難道不能在我這小小孩子身上出氣麼？他們恨不得打死我才痛快，又怎肯傳我武功？這幾年來我過的是暗無天日的日子，今日還能活著來見郭伯伯，當真是老天爺有眼了。」他輕輕幾句話，將自己反出全真教的起因盡數推在郭靖身上。所謂「暗無天日」云云，倒也不是說謊，他住在古墓之中，自是不見天日，郭靖聽來，憐惜之心不禁大盛。

　　趙志敬見郭靖倒有九成信了□的說話，著急起來，說道：「你……你……小雜種胡說八道……你……哼，我們全真教光明磊落……那……那……」

　　郭靖只道楊過所言是實。黃蓉卻□貌辨色，見楊過眼珠滾動，滿臉伶俐機變的神色，心想：「這孩子狡猾得緊，其中定然有詐。」說道：「這樣說來，你一點武功也不會了？你在全真教門下這幾年是白耽的了？」一面問一面慢慢站起，突然間手臂一長，揮掌往他天靈蓋直拍下去。

　　這一掌手指拍向腦門正中「百會穴」，手掌根拍向額頭入髮際一寸的「上星穴」，這兩大要穴俱是致命之處，只要被重手拍中，立時斃命，無可挽救。郭靖大驚，叫得一聲：「蓉兒！」但黃蓉落手奇快，這一掌是她家傳的「落英神劍掌」，毫無先兆，手動掌至，郭靖待要相救，已自不及。

　　楊過身子微微向後一仰，要待避開，但黃蓉此時何等功夫，既然出手，那□還能容他閃避，眼見手掌已拍上他腦門。楊過大驚之下，急忙伸手格架，腦中念頭急轉，右手微微一動，又即垂下。如郭靖這等武功高強而心智遲鈍之人，心中尚未明白，便已出手。楊過卻見事快極，心中立時想到：「郭伯母是試我功夫來著，要是我架了她這一掌，那就是自認撒謊。」但眼見黃蓉這一招實是極厲害的殺手，倘若她並非假意相試，自己不加招架，豈非枉自送了性命？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猛地激起了倔強狠烈、肆意妄為的性兒，心道：「死就死好了！」他此時武功雖然末及黃蓉，但要伸手格開她這一掌卻也並非難事，可是竟干冒生死大險，垂手不動。

　　黃蓉這一招果然是試也武功，手掌拍到了他頭頂，卻不加勁，只見他臉現驚惶之色，既不伸手招架，更不暗運內功護住要穴，顯是絲毫不會武功的模樣，當下微微一笑，說道：「我不傳你武功，那是為了你好。全真派的道爺們想來和我心意相同。」回身入座，向郭靖低聲道：「他確然沒學到全真派的武功。」

　　一言甫出，心中突然暗叫：「啊喲，不對！險些受了這小鬼之騙。」想起楊過在桃花島之時，曾以蛤蟆功震傷武敦儒，武功已有了些根基，縱使這幾年沒半點進境，適才自己手掌拍上他的腦門，無論如何定會招架，心道：「小子啊小子，你鬼聰明得過了頭，若是慌慌張張的格我一招，或許竟能給你騙過。現下你裝作一竅不通，卻露出破綻來了。」當下也不說破，心想且瞧你如何搗鬼再作計較。她向趙志敬望望，又向楊過瞧瞧，只是微笑。

　　趙志敬見黃蓉試了一招，楊過並還不手，只道黃蓉已然被他瞞過，那就更加顯得自己理虧，不由得怒火沖天，大聲道：「這小畜生詭計多端，黃幫主你試他不出，我來試試。」走到楊過面前，指著他鼻子道：「小畜生，你當真不會武功麼？你若不接招，道爺手下可不會容情，是死是活，你自己走著瞧罷。」他知楊過的武功實在自己之上，但自己猛下殺手，卻要逼得他非顯露真相不可，若是仍然裝假，索性一招送了他性命，最多與郭靖夫婦翻臉，拚著受教主及師父重責便是。當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心想：「你料定黃幫主不會傷你的性命，這才大著膽子、鬼模鬼樣的裝得好像。在我手下，瞧你敢不敢裝假？」袍袖一揮，便要動手。

　　郭靖叫道：「且慢！」只怕他傷了楊過性命，便要上前干預。黃蓉一拉他的袖子，低聲道：「你別管。」她知趙志敬憤怒異常，出招必定沉重，楊過無法行險以圖僥倖，勢須還手，那時真相便可大白了。郭靖怎知其中有這許多曲折，心下惴惴，但想妻子素來料事決無差失，也就不再說話，只踏上了一步，若是當真危險，出手相救也來得及。

　　趙志敬向孫不二、尹志平二人說道：「孫師叔、尹師弟，這小畜生假裝不會武功，我是逼得無法，這才試他。倘若他硬挺到底，我一掌擊斃了他，請你們在掌教師伯、丘師伯和我師父面前作個見證。」

　　楊過反出全真教的原委，孫不二自是一清二楚，見他此時憑著狡獪伎倆，擠得趙志敬下不了台，明明顯得全真教理虧，也盼望趙志敬逼他現出本相，冷笑道：「這般毀師叛教逆徒，打殺了便是。」她是有道高人，豈能叫人妄開殺戒？這幾句話的用意實是威嚇楊過，要他不敢繼續裝假作為。

　　趙志敬有師叔撐腰，膽子更加大了，提起右足，對準楊過小腹猛□過去。這招「天山飛渡」剛中有柔，陽勁蘊蓄陰勁，著實厲害。但這一腳勁力雖強，卻並不深奧，乃是全真派武功的入門第一課，出招平淡無奇，只要稍會武功，便能拆解。凡全真教弟子第一天學武，就必先學「天山飛渡」，跟著就學「退馬勢」，那是避讓「天山飛渡」的一著，一攻一守，乃是最簡易的套子。趙志敬使出這一招，是要使郭靖、黃蓉明白：「就算我沒傳他高深武功，難道這入門第一課也不教麼？」

　　楊過見他飛腿踢來，卻不使那「退馬勢」，叫聲：「啊喲！」左手下垂，擋住了小腹。趙志敬見他竟然大著膽子不閃不讓，這一腳也就不再容情，直踢過去，待得足尖與他小腹相距只餘三寸，燈光下猛見他左手大拇指微微翹起，對準了自己右足內踝的「大豁穴」。

　　這一腳若是猛力踢去，足尖尚未及到對方身體，自己先已被點中穴道，這一來不是對方伸手點穴，卻是自己將穴道湊到他指尖上去給他點了。他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危急中立即變招，硬生生轉過出腳方向，右足從楊過身旁擦過，總算避開了這一點之厄，但身子已不免一幌，滿臉脹得通紅。

　　郭靖與黃蓉都在楊過身後，看不到他的手指，還道趙志敬腳下容情，在最後關頭轉了去勢。孫不二和尹志平卻已看得清楚。尹志平默不作聲。孫不二霍地站起來，喝道：「好小子，這等奸猾！」

　　趙志敬左掌虛幌，右掌往楊過左頰斜劈下去，這一招「紫電穿雲」卻是極精妙的上乘招數，手掌到了中途，去向突換，明明劈向左頰，掌緣卻要斬在敵人右頸之中。豈知楊過早已將玉女心經練得滾瓜爛熟，這心經正是全真武功的大對頭。王重陽每一招厲害的拳術掌法，當年林朝英無不擬具了巧妙破法。這時楊過見他左掌幌動，忙伸手抱頭，似乎極為害怕，左手食指卻已暗藏右頸，只是右掌在外遮掩，教趙志敬無法看到，待他掌緣斬至，突然右手微斜，波的一聲，左手食指正好點中他掌緣正中的「後溪穴」。

　　這一著仍是趙志敬自行將手掌送到他手指上去給他點穴，楊過只是料敵機先，將手指放在準確的部位而已。趙志敬掌上穴道被點，登時手臂酸麻，知道中了詭計，狂怒之下，左足橫掃而出，楊過大叫：「不得了！」左臂微曲，將肘尖置於左腰上二寸五分之處。趙志敬左腳踢到，足踝上「照海」「太溪」二穴同時撞正楊過肘尖。他這一腳在大怒之中踢出，力道強勁已極，穴道受到的震□便也十分厲害，左腿一麻，跪倒在地。

　　孫不二見師侄出醜，左臂探處，伸手挽起，在他背後拍了幾下，解開了穴道。

　　孫不二雖然修道多年，性子仍是極為剛強，見楊過的功夫柯詭無比，似乎正是本門武功的剋星，自己出手也未必能勝，叫道：「走罷！」也不向郭黃二人道別，袍袖一拂，縱身從書房窗中撲出，逕自上了屋頂。

　　尹志平一直猶似失魂落魄，要待向郭靖和黃蓉解釋原委，趙志敬怒道：「還說什麼？」拉拉他的袍袖，兩人先後躍出窗口，隨孫不二而去。

　　以郭靖黃蓉二人眼力，自然知道趙志敬被人點了穴道，但楊過明明並未伸手出指，難道旁邊有高人暗中相助不成？

　　郭靖立即探頭到窗口一看，那□有人？他只道趙志敬正要痛下殺手之際忽然不忍，因而假裝穴道被點，藉故離去。黃蓉卻看出必是楊過使了詭計，只是一來她在楊過背後，眼光再好也看不到他手指手肘的動靜，二來她不知世上有玉女心經這樣一門武功，竟能料敵機先，將全真派武功克制得沒絲毫還手之力，一時便也猜想不透。她可不會似郭靖這般君子之心度人，見全真教四道拂袖逕去，大缺禮數，心下暗自恚怒。

　　她心下沉吟，回過身來，只見書架下露出郭芙墨綠色的鞋子，當即叫道：「芙兒，在這兒幹什麼？」郭芙嘻嘻一笑，出來扮個鬼臉，道：「我和武家哥哥在這兒找書看呢。」黃蓉知道他們三人素來不親書籍，怎能今日忽然用功起來？一看女兒的臉色，料定他們必是事先躲著偷聽。正要斥罵幾句，丐幫弟子稟報有遠客到臨，黃蓉向楊過望了一眼，自與郭靖出去迎賓。

　　郭靖向武氏兄弟道：「楊家哥哥是你們小時同伴，你們好好招呼他。」

　　武氏兄弟從前和楊過不睦，此時見他如此潦倒，在全真教中既沒學到半分武功，又被師父「小畜生、小雜種」的亂罵，自是更加輕視，叫來一名莊丁，命他招呼楊過，安置睡處。

　　郭芙對楊過卻是大感好奇，問道：「楊大哥，你師父幹麼不要你？」楊過道：「那原因可就多啦。我又笨又懶，脾氣不好，又不會裝矮人侍候師父的親人，去給買馬鞭子、驢鞭子什麼的……」

　　武忘兄弟聽得此言刺耳，都變了臉，武修文先就忍耐不住，喝道：「你說什麼？」楊過道：「我說我不中用，討不到師父的歡心。」

　　郭芙嫣然一笑，說道：「你師父是個道爺，難道也有女兒麼？」楊過見她這麼一笑，猶似一朵玫瑰花兒忽然開放，明媚嬌艷，心中不覺一動，臉上微微一紅，將頭轉了開去。郭芙自來將武氏兄弟擺佈得團團亂轉，早已不當一回事，這時忽見楊過轉頭，知他已開始為自己的美貌傾倒，心中暗自得意。

　　楊過眼望西首，見壁上掛著一副對聯，上聯是「桃花影落飛神劍」，下聯是「碧海潮生按玉蕭」。這副對聯他在桃花島試劍亭中曾經見過，知是黃藥師所書，但此處的對聯下面署名卻是「五湖□人病中塗鴨」。他年紀比眼前這三人大不了幾歲，閱歷心情，卻似老了十多年一般，看到「五湖□人」四字，想起親人或死或離，自已東飄西泊，直□人無異，適才逼得趙志敬狼狽遁走的得意之情霎時盡時盡消，一股淒苦蕭索之意襲上心來，不禁垂下了頭，暗自神傷。

　　郭芙低聲軟語：「楊大哥，你這就去安置罷，明兒我再找你說話。」楊過淡淡的道：「好罷！」隨著那莊丁出了書房，隱約聽得郭芙在發作武氏兄弟：「我愛找他說話，你們又管得著了？他武功不好，我自會求爹爹教他。」

## 第12回　英雄大宴

　　次日楊過在廳上用過早點，見郭芙在天井中伸手相招，武氏兄弟卻在旁探頭探腦。楊過暗暗好笑，向郭芙走去，問道：「你找我麼？」郭芙笑道：「是啊，你陪我到門外走走，我要問你這些年來在幹些什麼。」楊過噓了一口長氣，心想那真是一言難盡，三日三夜也說不完，而且這些事又怎能跟你說？

　　二人並肩走出大門，楊過一側頭，見武氏兄弟遙遙跟在後面。郭芙早已知道，卻假裝沒瞧見，只是向楊過絮絮相詢。楊過揀些沒要緊的□事亂說一通，東拉西扯，惹得郭芙格格嬌笑。她明佑楊過瞎說，卻聽得甚覺有趣。

　　二人緩步行到柳樹之下，忽聽得一聲長嘶，一匹癩皮瘦馬奔將過來，在楊過身上挨挨擦擦，甚是親熱。武氏兄弟見了這匹丑馬，忍不住哈哈大笑，走到二人身邊。武修文笑道：「楊兄，這匹千里寶馬妙得緊啊，虧你好本事覓來？幾時你也給我覓一匹。」武敦儒正色道：「這是大食國來的無價之寶，你怎買得起？」郭芙望望楊過，望望丑馬，見二者一般的骯髒潦倒，不由得格的一聲笑了出來。

　　楊過笑道：「我人醜馬也丑，原本相配。兩位武兄的坐騎，想來神駿得緊了。」武修文道：「咱哥兒倆的坐騎，也不過比你的癩皮馬好些。芙妹的紅馬才是寶馬呢。似前你在桃花島上早見過的。」楊過道：「原來郭伯伯將紅馬給了姑娘。」

　　四個人邊說邊走。郭芙忽然指著西首，說道：「瞧，我媽又傳棒法去啦。」楊過轉過頭來，只見黃蓉和一個年老乞丐正向山坳中並肩走去，兩人手中都提著一根□棒。武修文道：「魯長老也真夠笨的了，這打狗棒法學了這麼久，是沒學會。」楊過聽到「打狗棒法」四字，心中一凜，卻絲毫不動聲色，轉過頭來望著別處，假裝觀賞風景。

　　只聽郭芙道：「打狗棒法是丐幫的鎮幫之寶，我媽說這棒法神妙無比，乃是天下兵刃中最厲害的招數，自不是十天半月就學得會的。你說他笨，你好聰明麼？」武敦儒歎了口氣，道：「可惜除了丐幫的幫主，這棒法不傳外人。」郭芙道：「將來若是你做丐幫幫主，魯幫主自會傳你。這棒法連我爹爹也不會，你不用眼熱。」武敦儒道：「憑我這塊料兒，怎能做丐幫幫主？芙□，你說師母怎會選中魯長者接替？」郭芙道：「這些年來，我媽也只掛個名兒。丐幫大大小小的事兒，一直就交給魯有腳長老辦著。我媽聽見丐幫中這許多嚕哩嚕唆的事兒就頭痛，她說何必老是這樣有名無實，不如叫魯長老做了幫主是正經。等到魯長老學會打狗棒法，我媽就正式傳位給他啦。」

　　武修文道：「芙妹，這打狗棒法到底是怎樣打的？你見過沒有？」郭芙道：「我沒見過。咦，我見過的！」從地下檢起一根樹枝，在他肩頭輕擊一下，笑道：「就是這樣！」武修文大叫：「好，你當我是狗兒，你瞧我饒不饒你？」伸手作勢要去抓她。郭芙笑著逃開，武修文追了過去。兩人兜了個圈子又回到原地。

　　郭芙笑道：「小武哥哥，你別再鬧，我倒有個主意。」武修文道：「好，你說。」郭芙道：「咱們去偷著瞧瞧，看那打狗棒法究竟是個什麼寶貝模樣。」修文拍手叫好。武敦儒卻搖頭道：「要是給師母知覺咱們偷學棒法，定討一頓好罵。」郭芙慍道：「咱們只瞧個樣兒，又不是偷學。再說，這般神妙的武功，你瞧幾下就會了麼？大武哥哥，你可真算了不起。」武敦儒給她一頓搶白，只微微一笑。郭芙又道：「昨兒咱們躲在書房□偷聽，我媽罵了人沒有？你就是一股勁兒膽小。小武哥哥，咱們兩個去。」武敦儒道：「好好，算你的道理對，我跟你去就是。」郭芙道：「這天下第一等的武功，難道你就不想瞧瞧？你不去也成，我學會了回來用這棒法打你。」說著舉起手中樹枝向他一揚。

　　他三人對打狗棒法早就甚是神往，耳聞其名已久，但到底是怎麼個樣兒，卻從來沒見過。郭靖曾跟他們講述，當年黃蓉在君山丐幫大會之中如何以打狗棒法力折群雄、奪得幫主之位，三個孩子聽得欣慕無已。此刻郭芙倡議去見識見識，武郭儒嘴上反對，心中早就一百廿個的願意，只是裝作勉為其難，不過聽從郭芙的主意，萬一事發，師母須怪不到他。

　　郭芙道：「楊大哥，你也跟我們去罷。」楊過眺望遠山，似乎正涉遐思，全沒聽到他們的話。郭芙又叫了一遍，楊過才回過頭來，滿臉迷惘之色，問道：「好好，跟你去，到那□啊？」郭芙道：「你別問，跟我來便是。」武敦儒道：「芙妹，要他去幹麼，他又看不懂，笨頭笨腦的弄出些聲音來，豈不教師母知覺了？」郭芙道：「你放心，我照顧著他就是了。你們兩個先去，我和楊大哥隨後再來。四個人一起走腳步聲太大。」

　　武氏兄弟老大不願，但素知郭芙的言語違拗不得。兄弟倆當下怏怏先行。郭芙叫道：「咱們繞近路先到那棵大樹上躲著，大家小心些別出聲，我媽不會知覺的。」武氏兄弟遙遙答應，加快腳步去了。

　　郭芙瞧瞧楊過，見他身上衣服實在破爛得厲害，說道：「回頭我要媽給你做幾件新衣，你打扮起來，就不會這般難看了。」楊過搖頭道：「我生來難看，打扮也沒用的。」

　　郭芙說過便算，也沒再將這事放在心上，瞧著武氏兄弟的背影，忽然輕輕歎了口氣。楊過道：「你為什麼歎氣？」郭芙道：「我心□煩得很，你不懂的。」

　　楊過見她臉色嬌紅，禾眉微蹙，確是個絕美的姑娘，比之陸無雙、完顏萍、耶律燕等還都美上三分，心中微微一動，說道：「我知道你為什麼煩心。」郭芙笑道：「這又奇了，你怎會知道？真是胡說八道。」楊過道：「好，我若是猜中了，你可不許抵賴。」

　　郭芙伸出一根白白嫩嫩的小手指抵著右頰，星眸閃動，嘴角蘊笑，道：「好，你猜。」楊過道：「那還不容易。武家哥兒倆都喜歡你，都討你好，你心中就難以取捨。」

　　郭芙給他說破心事，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這件事她知道、武氏兄弟知道、她父母知道，甚至師公柯鎮惡也知道，可是大家都覺得此事難以啟齒，每個人心□常常想著，口中卻從來沒提過一句。此時陡然間給楊過說了出來，不由得她滿臉通紅，又是高興，又是難過，又想嘻笑，又想哭泣，淚珠兒在眼眶中滾來滾去。

　　楊過道：「大武哥哥斯文穩重，小武哥哥卻能陪我解悶。兩個兒都是年少英俊，武功了得，又都千依百順，向我大獻慇勤，當真是哥哥有哥哥的好，弟弟有弟弟的強，可是我一個人，又怎能嫁兩個郎？」郭芙怔怔的聽他說著，聽到最後一句，啐了一口，說道：「你滿嘴胡說，誰理你啦？」楊過瞧她神色，早知已全盤猜中，口中輕輕哼著小調兒：「可是我一個人啊，又怎能嫁兩個郎？」

　　他連哼幾句，郭芙始終心不在焉，似乎並沒聽見，過了一會，才道：「楊大哥，你說是大武哥哥好呢，還是小武哥哥好呢？」這句話問得甚是突兀。她與楊過雖是兒時遊伴，但當時便有嫌隙，又是多年未見，現下兩人都已長大，這般女兒家的心事怎能向他吐露？可是楊過生性活潑，只要不得罪他，他跟你嘻嘻哈哈，有說有笑，片刻間令人如坐春風，似飲美酒。況且郭芙心中不知已千百遍的想過此事，確是覺得二人各有好處，日常玩耍說笑，和武修文較為投機相得，但要辦什麼正事，卻又是武敦儒妥當得多。女孩兒情竇初開，平時對二人或嗔或怒，或喜或愁，將兄弟倆擺弄得神魂顛倒，在他內心，卻是好生為難，不知該對誰更好些才是，這時和楊過談起，竟不自禁的問出了口。

　　楊過笑道：「我瞧兩個都不好。」郭芙一怔，問道：「為什麼？」楊過笑道：「若是他二人好了，我楊過還有指望麼？」他一路上對陸無雙嬉皮笑臉的胡鬧慣了，其實並非當真有什麼邪念，這時和郭芙說笑，竟又脫口而出。

　　郭芙一呆，她是個嬌生慣養的姑娘，從來沒人敢對她說半句輕薄之言，當下不知該發怒還是不該，板起了臉，道：「你不說也就罷了，誰跟你說笑？咱們快走罷。」說著展開輕功，繞小路向山坳後奔去。

　　楊過碰了一個釘子，覺得老大不是意思，心想：「我擠在他們三人中間幹麼？自己走得遠遠的罷！」轉過身來，緩緩而行，心想：「武家兄弟把這姑娘當作天仙一般，唯恐她不嫁自己。其實當真娶到了，整天陪著這般嬌縱橫蠻的一個女子，定是苦頭多過樂趣，嘿，這般癡人，也真好笑。」

　　郭芙奔了一陣，只道楊過定會跟來求告陪罪，不料立定稍候，竟沒他的人影。她心念一轉，暗道：「這人不會輕功，自然追我不上。」當即向來路趕回，只見他反而走遠，心中好生奇怪，奔到他面前，問道：「你怎麼不來？」楊過道：「郭姑娘，請你轉告你爹爹媽媽，說我走啦。」郭芙一驚，道：「好端端的幹麼走了？」楊過淡淡一笑，道：「也沒什麼，我本來不為什麼而來，既然來過了，也就該去了。」

　　郭芙素來喜歡熱鬧，雖然心中全然瞧不起楊過，只覺待聽他說笑，比之跟武氏兄弟說話另有一股新鮮味兒，實是一百個盼望他別走，說道：「楊大哥，咱們這麼久沒見，我有好多話要問你呢。再說，今晚開英雄大宴，東南西北、各家各派的英雄好漢都來聚會，你怎不見識見識呢？」

　　楊過笑道：「我又不是英雄，若是也來與會，豈不教那些大英雄們笑話？」郭芙道：「那也說得是。」微一沉吟，道「反正陸家莊不會武功之人也很多，你跟那些帳房先生、管家們一起喝酒吃飯，也就是了。」楊過一聽大怒，心想：「好哇，你將我當作低三下四之人看待了。」臉上卻絲毫不露氣惱之色，笑道：「那可不錯。」他本想一走了之，此時卻將心一橫，決意要做些事情出來羞辱她一番。

　　郭芙自小嬌生慣養，不懂人情世故，她這幾句話其實並非有意相損，卻不知無意中已大大得罪了人。她見楊過回心轉意，笑道：「快走罷，別去得遲了，給媽先到，就偷看不到了。」她在前快步而行，楊過氣喘吁吁的跟著，落腳沉重，顯得十分的遲鈍笨拙。

　　好容易奔近黃蓉平時傳授魯有腳棒法之處，只見武氏兄弟已爬在樹梢，四下張望。郭芙躍上樹枝，伸下手來拉楊過上去。楊過握著她溫軟如綿的小手，不由得心中一蕩，但隨即想起：「你就是再美十倍，也怎及得上我姑姑半分？」

　　郭芙悄聲問道：「我媽還沒來麼？」武修文指著西首，低聲道：「魯長老在那□舞棒，師母和師父走開說話去了。」郭芙生平就只怕父親一人，聽說他也來了，覺得有些不妥，但見魯有腳拿著一根竹棒，東邊一指，西邊一攪，毫無驚人之處，低聲道：「這就是打狗棒法麼？」武敦儒道：「多半是了。師母正在指點，師父過來有事和師母商量，請她到一旁說話去了，魯長老就獨個兒這麼練著。」

　　郭芙又看了幾招，但覺呆滯，不見奧妙，說道：「魯長老還沒學會，沒什麼好看，咱們走罷。」楊過見魯長老所使的棒法，與洪七公當日在華山絕頂所傳果然分毫不錯，心中冷笑：「小女孩兒什麼也不懂，偏會口出大言。」

　　武氏兄弟對郭芙奉命唯謹，聽說她要走，正要躍下樹來，忽聽樹下腳步聲響，郭靖夫婦並肩走近。只聽郭靖說道：「芙兒的終身大事，自然不能輕忽。但過兒年紀還小，少年人頑皮胡鬧總免不了的。在全真教鬧的事，看來也不全是他錯。」黃蓉道：「他在全真教搗蛋，我才不在乎呢。你顧念郭楊兩家祖上累世的交情，原本是該的。但楊過這小子狡獪得緊，我越是瞧他，越覺得像他父親，我怎放心將芙兒許他？」

　　楊過、郭芙、武氏兄弟四人聽了這幾句話，無不大驚。四人雖知郭楊兩家本有瓜葛牽連，卻不知上代原來淵源極深，更萬想不到郭靖有意把女兒許配給楊過。這幾句話與各人都有莫大干係，四人自是都凝神傾聽，四顆心一齊怦怦亂跳。

　　只聽郭靖道：「楊康兄弟不幸流落金國王府，誤交匪人，才落得如此悲慘下場，到頭來竟致□骨不全。若他自小就由楊鐵心叔父教養，決不至此。」黃蓉歎了口氣，想到嘉興王鐵槍廟中那晚驚心動魄之事，兀自寒心，低聲的道：「那也說得是。」

　　楊過對自己身世從來不明，只知父親早亡，死於他人之手，至於怎樣死法，仇人是誰，即是自己生母也不肯明言。此時聽郭靖提到他父親，說什麼「流落王府，誤交匪人」，又是什麼「□骨不全」，登時如遭雷轟電掣，全身發顫，臉如死灰。郭芙斜眼瞧了他一眼，見他如此神色，不由得心中害怕，擔心他突然摔下，就此死去。

　　郭靖與黃蓉背向大樹，並肩坐在一塊岩石之上。郭靖輕撫黃蓉手背，溫言道：「自從你懷了這第二個孩子，最近身子大不如前，快些將丐幫的大小事務一古腦兒的交了給魯有腳，須得好好補養才是。」郭芙大喜，心道：「原來媽媽有了孩子，我多個弟弟，那可有多好。媽怎麼又不跟我說？」

　　黃蓉道：「丐幫之事，我本來就沒多操心。倒是芙兒的終身，好教我放心不下。」郭靖道：「全真教既不肯收容過兒，讓我自己好好教他罷。我瞧他人是極聰明的，將來我把功夫盡數傳與他，也不枉了我與他爹爹結義一場。」

　　楊過此時才知郭靖原來與自己生父是金蘭兄弟，「郭伯伯」這三個字，中間實有重大含義，聽郭靖言語中對自己情重，心中感動，幾欲流下淚來。

　　黃蓉歎道：「我就是怕他聰明反被聰明誤，因此只教他讀書，不傳武功。盼他將來成為一個深明大義、正正派派的好男兒，縱使不會半點武功，咱們將芙兒許他，也是心滿意足的了。」郭靖道：「你事事想得周全，用心本來很好，可是芙兒是這樣的一個脾氣，這樣的一身武功，要她終身守著一個文弱書生，你說不委屈她麼？你說她會尊重過兒麼？我瞧啊，這樣的夫妻定然難以和順。」黃蓉笑道：「也不怕羞！原來咱倆夫妻和順，只因為你武功勝過我了。郭大俠，來來來，咱倆比劃比劃。」郭靖笑道：「好，黃幫主，你劃下道兒來罷。」只聽拍的一聲，黃蓉在郭靖肩頭輕輕拍了一下。

　　過了一會，黃蓉道：「唉，這件事說來好生為難，就算過兒的事暫且擱在一旁，武家哥兒倆又怎生分解？你瞧大武好些呢，還是小武好些？」郭芙和武氏兄弟三人之心自然大跳特跳。楊過事不關己，卻也急欲知道郭靖對二人的評語。

　　只聽郭靖「嗯」了一聲，隔了好久始終沒有下文，最後才道：「小事情上是瞧不出的。一個人要面臨大事，真正的品性才顯得出來。」他聲調轉柔，說道：「好，芙兒年紀還小，過幾年再說也不算遲，說不定到那時一切自有妥善安排，全不用做父母的操心。你教導魯長老棒法，可別太費神了，這幾日我總覺你氣息紛亂，有些擔心。我找過兒去，跟他談談。」說著站起身來，向來路回去。

　　黃蓉坐在石上調勻一會呼吸，才招呼魯有腳過來試演棒法。這時魯有腳已將三十六路打狗棒法盡數學全，只是如何使用卻未領會訣竅。黃蓉耐著性子，一路路的詳加解釋。

　　那打狗棒法的招數固然奧妙，而訣竅心法尤其神妙無比，否則小小一根青竹棒兒怎能成為丐幫鎮幫之寶？以歐陽鋒如此厲害的武功，竟要苦苦思索，方能拆解得一招半式？黃蓉已花了將近一個月工夫，才將招數傳授了魯有腳，此時再把口訣和變化心法念了幾遍，叫他牢牢記住，說到融會貫通，那是要瞧各人的資質與悟性了，卻不是師父所能傳授得了的。

　　郭芙與武氏兄弟不懂棒法，只聽得索然無味，什麼「封」字訣如何如何，「纏」字訣又怎樣怎樣，第十八變怎樣轉為第十九變，而第十九變又如何演為第二十變。三人幾次要想溜下樹去，卻又怕給黃蓉發覺，只盼她盡快說完口訣，與魯有腳一齊走開。那知黃蓉預定今日在英雄大宴之前將幫主之位傳給魯有腳，預定此時將棒法口訣一齊傳完，倘若他無法領會，寧可日後慢慢再教，總之是遵依幫規，使他在接任幫主之時已然學會打狗棒法，因之說了將近一個時辰還沒說完。偏生魯有腳天資不佳，兼之年紀已老，記心減退，一時之間那□記得了這許多？黃蓉反來覆去說了一遍又一遍，他總是難以記得周全。

　　黃蓉自十五歲上與郭靖相識，對資質遲鈍之人相處已慣，魯有腳記心不好，她倒也並不著惱。苦在幫規所限，這口訣心法必須以口相傳，決不能錄之於筆墨，否則寫將出來讓他慢慢讀熟，倒可省卻不少心力了。

　　當日洪七公在華山絕頂與歐陽鋒比武，損耗內力後將這棒法每一招每一變都教了楊過，叫他演給歐陽鋒觀看，但臨敵使用的口訣心法卻一句不傳。他想楊過雖聽了招數，不明心法，實無半點用處，這樣便不算犯了幫規，而當時並非真的與歐陽鋒過招，使棒的心法自也不必傳授。那知楊過竟會在此處原原本本的盡數聽到。他天資高出魯有腳百倍，只聽到第三遍，早已一字不漏的記住，魯有腳卻兀自顛三倒四、纏七來八的背不清楚。

　　黃蓉第二次懷孕之後，某日修習內功時偶一不慎，傷了胎氣，因是大感虛弱。這日教了半天，頗感疲累，倚在石上休息，合眼養了一會神，叫道：「芙兒、儒兒、文兒、過兒，一起都給我滾下來罷！」

　　郭芙等四人大吃一驚，都想：「怎麼她不動聲色，原來早知道了！」郭芙笑道：「媽，你真有本事，什麼都滿不過你。」說著使一招「乳燕投林」，輕輕躍在她面前。武氏兄弟跟著躍下，楊過卻慢慢爬下樹來。

　　黃蓉哼了聲道：「憑你們這點功夫，也想偷看來著？若是連你們幾個小賊也知覺不了，到江湖上行走，只怕過不了半天就中歹人埋伏。」郭芙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但自恃母親素來寬縱，也不怕她責罵，笑道：「媽，我拉了他們三個來，想要瞧瞧威震天下的打狗棒法，那知道魯長老使的一點也不好看。媽，你使給我瞧瞧。」

　　黃蓉一笑，從魯有腳手中接過竹棒，道：「好，你小心著，我要絆小狗兒一交。」郭芙全神留心下盤，只待竹棒伸來，立即上躍，教她絆之不著。黃蓉竹棒一幌，郭芙急忙躍起，雙足離地半尺，剛好棒兒一絆，輕輕巧巧的便將她絆倒了。郭芙跳起身來，大叫：「我不來，我不來。那是我自己不好。」黃蓉笑道：「好罷，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

　　郭芙擺個馬步，穩穩站著，轉念一想，說道：「大武哥哥，小武哥哥，你兩個在我旁邊，也擺馬步。」武氏兄弟依言站穩。郭芙伸出手臂與二人手臂相勾，合三人之力，當真是穩若泰山，說道：「媽，不怕你啦，除非是爹爹的降龍十八掌，那才推得動我們。」黃蓉微微一笑，揮棒往三人臉上橫掃過去，勢挾勁風，甚是峻急。三人連忙仰後相避，這麼一來，下盤扎的馬步自然鬆了。黃蓉竹棒回帶，使個「轉」字訣，往三人腳下掠去，三人立足不穩，同時撲地跌倒。總算三人武功已頗有根基，上身微一沾地，立即躍起。

　　郭芙叫道：「媽，你這個仍是騙人的玩意兒，我不來。」黃蓉笑道：「適才我傳授魯長老那絆、劈、纏、戳、挑、引、封、轉八訣，那一訣是用蠻力的？你說我這是個騙人的玩竟兒，那不錯，武功之中，十成中九成是騙人的玩意兒，只要能把高手騙倒，那就是勝了。只有你爹爹的降龍十八掌這等武功，那才是真功夫的硬拚，用不著使巧勁詐著。可是要練到這一步，天下能有幾人能夠？」

　　這幾句話只把楊過聽得暗暗點頭，凝思黃蓉所述的打狗棒心法，與洪七公所說的招數一加印證，當真是奧妙無窮。郭芙等三人雖然懂了黃蓉這幾句話，卻未悟到其中妙旨。

　　黃蓉又道：「這打狗棒法是武林中最特異的功夫，卓然自成一家，與各門派的功夫均無牽涉。單學招數，若是不明口訣，那是一點無用。憑你絕頂聰明，只怕也難以自創一句口訣，以之與招數相配。但若知道了口訣，非我親傳招數，也只記得什麼『絆、劈、纏、戳、挑、引、封、轉』八個字而已，因此不怕你們四個小鬼偷聽。若是我傳授別種武功，未得我的允准，以後可萬萬不能偷聽偷學，知道了麼？」郭芙連聲答應，笑道：「媽，你的功夫我何必偷學？難道你還有不肯教我的麼？」

　　黃蓉用竹棒在她臀上輕輕一拍，笑道：「跟兩位武家哥哥玩去。過兒，我有幾句話跟你說。魯長老，你慢慢去想罷，一時記不全，日後再教你。」魯有腳、郭芙等四人別了黃蓉，自回陸家莊去，只留下楊過站著。

　　楊過心中怦怦而跳，生怕黃蓉知道他偷學打狗棒法，要施辣手取他性命。

　　黃蓉見他神色驚疑不定，拉著他手，叫他坐在身邊，柔聲道：「過兒，你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若是問你，料你也不肯說。不過這個我也不怪你。我年幼之時，性兒也是極其怪僻，全虧得你郭伯伯處處容讓。」說到這□，輕輕歎了口氣，嘴角邊現出微笑，想起了自己少年時淘氣之事，又道：「我不傳你武功，本意是為你好，那知反累你吃了許多苦頭。你郭伯伯愛我惜我，這份恩情，我自然要盡力報答，他對你有個極大的心願，望你將來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我定當盡力助你學好，以成全他的心願。過兒，你也千萬別讓他灰心，好不好？」

　　楊過從未聽黃蓉如此溫柔誠懇的對自己說話，只見她眼中充滿著憐愛之情，不由得大是感動，胸口熱血上湧，不禁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黃蓉撫著他的頭髮，柔聲說道：「過兒，我什麼也不用瞞你。我以前不喜歡你爹爹，因此一直也不喜歡你。但從今後，我一定好好待你，等我身子復了原，我便把全身武功都傳給你。郭伯伯也說過要傳你武功。」

　　楊過更是難過，越哭越響，抽抽噎噎的道：「郭伯母，很多事我瞞著你，我……我……我都跟你說。」黃蓉撫著他頭髮，說道：「今日我很倦，過幾天再說不遲，你只要做個好孩子，我就喜歡啦。待會開丐幫大會，你也來瞧瞧罷。」楊過心想洪七公逝世這等大事，自須在大會中明言，擦著眼淚不住點頭。

　　二人在大樹下這一席話，都是真情流露，將從前相互不滿之情，豁然消解。說到後來，楊過竟然破涕為笑，又想到郭靖言語中對自己的期望與厚意，自與小龍女分別以來首次感到這般溫暖。

　　黃蓉說了一會話，覺得腹中隱隱有些疼痛，慢慢站起，說道：「咱們回去罷。」攜著他手，緩步而行。楊過心想該把洪七公的死訊先行稟明，道：「郭伯母，我有一件很要緊的事跟你說。」黃蓉只感丹田中氣息越來越不順暢，皺著眉頭道：「明兒再說，我……我不舒服。」

　　楊過見她臉色灰白，不禁擔心，只覺她手掌有些陰涼，大著膽子暗自運氣，將一股熱力從手掌上傳了過去。當他與小龍女在終南山同練玉女心經之時，這門掌心傳功的法門已練得極是純熟，但他怕黃蓉的內功與他所學互有衝撞□觸，初時只微微傳了些過去，後來覺得通行無阻，這才增加內力。

　　黃蓉感到他傳來的內力綿綿密密，與全真派內功全然不同，但柔和渾厚，實不在全真高手之下，體內大為受用，片刻之間，她逆轉的氣血已歸順暢，雙頰現出暈紅，心中驚異：「這孩子卻在那□學到了這上乘內功？」向他一笑，意甚嘉許。

　　正要出言詢問，郭芙遠遠奔來，叫道：「媽，媽，你猜是誰來了？」黃蓉笑道：「今兒天下英雄聚會，我怎知是誰來了？」突然心念一動，歡然道：「啊，是武家哥哥的師伯、師叔們，這可多年不見了。」郭芙道：「媽你真聰明，怎麼一猜就中？」黃蓉笑道：「這有何難？武家哥兒倆寸步也不離開你，忽然不跟著你，定是他們親人到了。」楊過向來自恃聰明機變，但見黃蓉料事如神，遠在自己之上，不禁駭服。

　　黃蓉又道：「芙兒，恭喜你又得能多學一門上乘武功，就只怕你學不會。」郭芙問道：「什麼武功？」楊過衝口而出：「一陽指！」郭芙不去理他，隨口道：「你懂什麼？媽，是什麼武功？」黃蓉笑道：「楊大哥不已說了？」郭芙道：「啊，原來是媽跟你說的。」

　　黃蓉和楊過都微笑不語。黃蓉心想：「過兒聰明智慧，勝於武家兄弟十倍。芙兒是個草包，更加不用提。他知一陽指是一燈大師的本門功夫，武氏兄弟的師叔伯們到來，憐他兄弟孤苦，定會傳授，而他哥兒倆要討好芙兒，自是學到什麼就轉送給她什麼了。」郭芙卻好生奇怪，媽媽幹麼要將此事先告訴了楊過，難道真要將我終身許給這小叫化嗎？想到此處，不由得向楊過白了一眼，做個鬼臉。

　　大理國一燈大師座下有漁樵耕讀四大弟子。武氏兄弟的父親武三通即是位列第三的農夫。他自與李莫愁一戰受傷，迄今影蹤不見，存亡未卜。此次來赴英雄宴的是漁人泗水漁隱與書生朱子柳二人。

　　朱子柳與黃蓉一見就要鬥口，此番闋別已十餘年，兩人相見，又是各逞機辯。歡敘之後，泗水漁隱與朱子柳二人果然找了間靜室，將一陽指的入門功夫傳於武氏兄弟。

　　這日上午，陸家莊上又到了無數繭雄好漢。陸家莊雖大，卻也已到處擠滿了人。

　　中午飯罷，丐幫幫眾在陸家莊外林中聚會。新舊幫主交替是丐幫最隆重的慶典，東南西北各路高輩弟子盡皆與會，來到陸家莊參與英雄宴的群豪也均受邀觀禮。

　　十餘年來，魯有腳一直代替黃蓉處理幫務，公平正直，敢作敢為，丐幫中的污衣、淨衣兩派齊都心悅誠服。其時淨衣派的簡長者已然逝世，梁長老長年纏綿病榻，彭長老叛去，幫中並無別人可與之爭，是以這次交替乃是順理成章之事。黃蓉按著幫規宣佈後，將歷代幫主相傳的打狗棒交給了魯有腳，眾弟子一齊向他唾吐，只吐得他滿頭滿臉、身前身後都是痰涎，於是新幫主接任之禮告成。

　　楊過見幫主交接的禮節甚是奇特，心中暗暗稱異，正要起身稟報洪七公逝世的訊息，忽見一個老年乞丐躍上大石，大聲說道：「洪老幫主有令，命我傳達。」幫眾聽了，登時齊聲歡呼。他們十多年未得老幫主信息，常自掛念，忽聞他有號令到來，個個欣喜若狂。人叢中一個乞丐大聲叫道：「恭祝洪老幫主安好！」眾丐一齊呼叫，當真是聲振天地。呼聲此伏彼起，良久方止。

　　楊過見群丐人人激動，有的甚至淚流滿面，心想：「大丈夫得能如此，方不枉在這世上走一遭。只是眾人這等歡欣，我又何忍將洪老幫主逝世的訊息說了出來？何況我人微言輕，述說這等大事，他們未必肯信。會中七嘴八舌，勢必亂成一團，這又不是好事，何必掃他們的興？」再想：「他們問到洪老幫主的死因，我自不能隱瞞義父跟他比武之事。武氏兄弟知道我跟義父學過『蛤蟆功』，他們焉有不說出來之理？會中這許多化子難免要疑心我從旁相助義父，一起下手，因而害死了洪老幫主，那當真是百口莫辯了。待得大會散後，我詳詳細細的告知郭伯母，讓她轉告便了。」暗自慶幸虧得這老丐搶先出來，否則自己未加深思，逕自直言，勢必要惹起重大麻煩。

　　只聽那老丐說道：「半年之前，我在廣南東路韶州始興郡遇見洪老幫主，陪著他老人家喝了一頓酒。他老人家身子健旺，胃口極好，酒量跟先前亦是一般無二。」群丐又是大聲歡叫，夾雜著不少笑聲。那老丐接著道：「老幫主這些年來，殺了不少禍國殃民的狗官惡霸，他說剛聽到消息，有五個大壞蛋叫作什麼『藏邊五丑』，奉了蒙古韃子之命，在川東、湖廣一帶作了不少壞事，他老人家就要趕去查察，要是的確如此，自然要取了這五條狗命。」

　　一名中年乞丐站起身來，說道：「『藏邊五丑』，前一陣好生猖獗，只是行蹤飄忽，我們川東眾兄弟始終找他們不到。近來卻突然不知去向，定然是給老幫主出手除了。」丐幫弟子與觀禮的群豪紛紛鼓掌。楊過心下黯然：「你們怎知洪老幫主和我義父將『藏邊五丑』打成廢人之後，他二位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那老丐又道：「洪老幫主言道：方今天下大亂，蒙古韃子日漸南侵，蠶食我大宋天下，凡我幫眾，務須心存忠義，誓死殺敵，力御外侮。」群丐齊聲答應，神情極是激昂。那老丐道：「朝廷政事紊亂，奸臣當道，要那些臭官兒們來保國護民，那是辦不到的。眼下外患日深，人人都要存著個捐軀報國之心，洪老幫主命我勉勵眾位好兄弟，要牢牢記住『忠義』二字。」群丐轟然而應，齊聲高呼：「誓死尊從洪老幫主的教訓。」

　　楊過自幼失教，不知「忠義」兩字有何等重大干係，只是見群丐正義凜然，不禁大有所感，覺得前時戲弄丐幫弟子，倒是自己的不是了。

　　丐幫大會以後辦的都是些本幫賞罰升黜等事，幫外賓客不便與聞，紛紛告辭退出。

　　到得晚間，陸家莊內內外外掛燈結綵，華燭輝煌。正廳、前廳、後廳、廂廳、花廳各處一共開了二百餘席，天下成名的英雄豪傑倒有一大半赴宴。這英雄大宴是數十年中難得一次的盛舉，若非主人交遊廣闊，眾所欽服，決計難以邀到這許多武林英豪。

　　郭靖、黃蓉夫婦陪伴主賓，位於正廳。黃蓉替楊過安排席次，便在好坐席之旁。郭芙與武氏兄弟反而坐得甚遠。

　　郭芙初時有些奇怪，心想：「這人不會武功，媽怎麼讓他坐這好位？」突然轉念一想，不由得心中一涼：「啊喲不好，爹爹說要將我許配於他，莫非媽竟依從了爹爹？」她越想越怕，想到剛才眼見媽媽拉住了楊過之手而行，神情親熱，又想爹媽互敬互重，爹爹要是執意如此，媽媽自也不會不允。她斜眼望著楊過，又是擔心，又是氣憤，心想：「我怎能嫁給這小叫化？」忍不住要哭了出來。武修文恰好在此時說道：「芙妹，你瞧那姓楊的小子也坐在這兒，他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郭芙氣鼓鼓的道：「你有本事就趕他走啊！」

　　武氏兄弟對楊過原本只是心存輕視，但在樹上聽到郭靖說要將女兒許配於他，已然大生敵意。武修文聽了郭芙之言，心想：「我何不羞辱他一番？教他在眾英雄之前大大出一番丑。師母向來極其要強好勝，這姓楊的當眾栽個大□鬥，師母便決不能再要他做女婿。」他適才跟師伯學了一陽指功夫，正好一試，說道：「他既要冒充英雄，那就讓他擺擺架子，大大的露一下臉。」站起身來，滿滿斟了兩杯酒，走到楊過身旁，說道：「楊大哥，這些年來你定是挺得意罷？我敬你一杯。」

　　楊過見武修文走近之時，眼光不住轉過去瞧郭芙，臉上神色狡獪，顯是不懷好意，心想：「他過來敬酒，定有鬼花樣。但說在酒中下毒，料他也是不敢。」於是站起接過酒來，說道：「多謝。」一飲而盡。就在此時，武修文突然伸出右手食指，往他腰間點去。他將身子擋住了旁人眼光，這一指對準了楊過的「笑腰穴」，聽師伯言道，以一陽指法點中了敵人的「笑腰穴」，對方便要大笑大叫，穴道不解，始終大笑不止。

　　楊過早就在全神提防，豈能中此暗算？其實即是對方出其不意的突施偷襲，以他此時武功，也決不能著了道兒。若依楊過平時半點不肯吃虧的脾氣，定要狠狠反擊，不是摔武修文一交，便是反點他「笑腰穴」，但今日與黃蓉說了一番話後，心中愉樂，和平舒暢，暗想：「你雖和我過不去，但總是郭伯伯、郭伯母的徒弟，我也不來跟你一般見識。」當下暗運歐陽鋒所授內功，全身經脈霎時之間盡皆逆轉，所有穴道即行變位，只是他此時並非頭下腳上的倒立，而於這功夫也是修為甚淺，經脈只能逆轉片刻，一呼一吸之後便即回順，必須再運內功，方得二次逆轉片時。但就只這麼短短一刻，已足令武修文這一指全無效用。

　　武修文一指點後，見楊過只是微微一笑，坐回原位，竟是半點不動聲色，心中好生奇怪，回到自己席上，低聲道：「哥哥，怎麼師伯教的功夫不管使？」武敦儒道：「什麼不管使？」武修文將適才之事說了。武敦儒冷笑道：「定是你出指不對，又或是認穴歪了。」武修文急道：「怎麼不對？你瞧。」手指一起，作勢往兄長腰中點去，姿式勁道，與師伯所傳絲毫不差。

　　郭芙小嘴一撅，道：「我還道一陽指是什麼了不起的玩意，哼！瞧來也沒什麼用。」她得知武氏兄弟學了一陽指而自己不會，雖說二人日後必定傳她，心中卻已不甚樂意。

　　武敦儒霍地站起身來，也斟了兩杯酒，走到楊過身前，說道：「楊大哥，咱哥兒倆數年不見，此番重逢，小弟也敬你一杯。」楊過心中暗笑：「你弟弟已顯過身手，瞧你做哥哥的又有什麼高招？」筷上夾了一大塊牛肉，也不放下，左手接過酒杯，笑道：「多謝。」

　　武敦儒更不遮掩，右臂□出，袍袖帶風，出指疾往楊過腰間戳去。楊過見他來指勢狠，自己於這逆運經脈的功夫所習有限，只怕抵擋不住，當下不再運氣逆脈，手臂下垂，將一大塊牛肉擋在自己「笑腰穴」上。他這一下後發而先至，武敦儒全然不覺，食指戳去，正好刺中牛肉。楊過放下筷子，笑道：「喝了酒吃塊牛肉最好。」武敦儒提起手來，只見五隻手指抓著好大一塊牛肉，汁水淋漓，拿著又不是，拋去又不好，甚是狼狽，狠狠向楊過瞪了一眼，回入座中。

　　郭芙見手中抓著一大塊牛肉，很是奇怪，問道：「那是什麼？」武敦儒脹紅了臉，難以答話。正狼狽間，只見丐幫新任幫主魯有腳舉著酒杯，站了起來。

　　他舉杯向群雄敬了一杯酒，朗聲說道：「敝幫洪老幫主傳來號令，言道蒙古南侵日急，命敝幫幫眾各出死力，抵禦外侮。現下天下英雄會集於此，人人心懷忠義，咱們須得商量一個妙策，使得蒙古韃子不敢再犯我大宋江山。」他說了這幾句話後，群雄紛紛起立，你一言我一語，都是贊同之意。此日來赴英雄宴之人多數都是血性漢子，眼見國事日非，大禍迫在眉睫，早就深自憂心，有人提起此事，忠義豪傑自是如響斯應。

　　一個銀髯老者站起身來，聲若洪鐘，說道：「常言道蛇無頭不行，咱們空有忠義之志，若無一個領頭的，大事難成。今日群雄在此，大多兒便推舉一位德高望重、人人心服的豪傑出來，由他領頭，眾人齊奉號令。」群雄一齊喝采，早有人叫了起來：「就由你老人家領頭好啦！」「不用推舉旁人啦！」

　　那老者哈哈笑道：「我這臭老兒又算得那一門子貨色？武林高手，自來以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為首。中神通重陽真人仙去多年，東邪黃島主獨來獨往，西毒非我輩中之人，南帝遠在大理，不是我大宋百姓。群雄盟主，自是非北丐洪老前輩莫屬。」

　　洪七公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當真是眾望所歸，群雄一齊鼓掌，再無異議。

　　人叢中一人說道：「洪老幫主自然做得群雄盟主，除他老人家之外，又有那一個藝能服眾，德能勝人，擔當得了這個大任？」他話聲響亮，眾人齊往發聲之處瞧去，卻看不到人，原來說話的人身材甚矮，給旁邊之人遮沒了。有人問道：「是那一位說話？」

　　那矮子躍起身來，站到了桌上，但見他身高不滿三尺，年逾四旬，滿臉透著精悍之氣。有人識得他是江西好漢「矮獅」雷猛。眾人欲待要笑，見了他左顧右盼的威猛眼光，都把笑聲吞下了肚□。只聽他道：「可是洪老幫主行事神出鬼沒，十年之中難得露一次臉，要是遇上了抗敵禦侮的大事，恰好無法向他老人家請示，那便如何？」群雄心想：「這話倒也說得是。」雷猛又道：「咱們今日所作所為，全是盡忠報國的事，實無半點私心。咱們推舉一位副盟主，洪老盟主雲遊四方之時，大多兒就對他唯命是從。」

　　喝采鼓掌聲中，有人叫道：「郭靖郭大俠！」有人叫道：「魯幫主最好。」有人道：「丐幫前□幫主足智多謀，又是洪老幫主的弟子，我推舉黃幫主。」又有人道：「就是此間陸莊主。」更有人叫：「全真教馬教主。長春子丘真人。」一時眾論紛耘。

　　正亂間，廳口快步進來四個道人，卻是郝大通、孫不二、趙志敬、尹志平四人。楊過見他們去而復回，心道：「哼，要跟我再幹一場嗎？」郭靖和陸冠英大喜，忙離席相迎。全真派號稱天下武術正宗，今日英雄大宴中若無全真派高手參與，自然大為遜色。」郝大通在郭靖耳邊低聲道：「有敵人前來搗亂，須得小心提防。我們特地趕回報訊。」郭靖心想，廣寧子郝大通是全真教中有數高手，江湖上武功勝過他的沒有幾人，他說這幾句話的聲音微微發顫，對頭自必是極厲害的人物，低聲問道：「歐陽鋒？」郝大通道：「不，是我曾折在他手下的那個蒙古人。」郭靖心中一寬，點頭道：「是霍都王子？」

　　郝大通還未回答，只聽得大門外號角之聲鳴鳴吹起，接著響起了斷斷續續的擊磐之聲。陸冠英叫道：「迎接貴賓！」語聲甫歇，廳前已高高矮矮的站了數十個人。

　　堂上群雄都在歡呼暢飲，突然見這許多人闖進廳來，都是微感詫異，但均想此輩定是來赴英雄宴的人物，眼見內中並無相識之人，也就不以為意。

　　郭靖低聲向黃蓉轉述了郝大通的說話，便即站起身來，夫妻倆與陸冠英夫婦一起迎了出去。郭靖識得那容貌清雅、貴公子模樣的是蒙古霍都王子；那臉削身瘦的藏僧是霍都的師兄達爾巴。這二人曾在終南山重陽宮中會過，雖是一流高手，但武功比自己為遜，也不去懼他。只見這二人分站兩旁，中間站著一個身披紅袍、極高極瘦、身形猶似竹□一般的藏僧，腦門微陷，便似一隻碟子一般。

　　郭靖與黃蓉互望了一眼，他們曾聽黃藥師說起過西藏密宗的奇異武功，練到極高境界之時，頂門微微凹下，此人頂心深陷，難道武功當真高深之極？怎麼江湖上從不曾聽說西藏有這麼一個高手？兩人暗中提防，同時躬身施禮。郭靖說道：「各位遠道到來，就請入座喝上幾杯。」他既知來者是敵，也不說什麼「光臨、歡迎」之類口是心非的言語。陸冠英吩咐莊丁另開新席，重整杯盤。

　　武氏兄弟一直幫著師父師母料理事務，武修文快手快腳，尤是第一等的精明幹練人物。兩兄弟指揮莊丁，在最尊貴處安排席次，一面不住道歉，請眾賓挪動座位。郭芙見楊過安安穩穩的坐著，全不動彈，瞧著十分的不順眼，心道：「你也算得什麼英雄？天下英雄死光光了，也輪不到你。」向武修文使個眼色，又向楊過一努嘴。武修文會意，走到楊過身前，說道：「楊大哥，你的座位兒挪一挪。」也不等他示意可否，已指揮莊丁將他杯筷搬到了屋角落□最僻的一席。楊過心中怒火漸盛，當下也不說話，只是暗暗冷笑。

　　這邊廂霍都王子向那高瘦藏僧說道：「師父，我給你老人家引見中原兩位大名鼎鼎的英雄……」郭靖一驚：「原來他是這蒙古王子的師父。」那藏僧點了點頭，雙目似開似閉。霍都王子道：「這位是做過咱們蒙古西征右軍元帥的郭靖郭大俠，這位是郭夫人，也即是丐幫的黃幫主。」那藏僧聽到「蒙古西征右軍元帥」八字，雙目一張，陡然間精光四射，在郭靖臉上轉了一轉，重又半垂半閉，對丐幫的幫主卻似不放在心上。

　　霍都王子朗聲說道：「這位是在下的師尊，西藏聖僧，人人尊稱金輪法王，當今大蒙古國皇後封為第一護國大師。」這幾句話說得甚是響亮，滿廳英雄都聽得清清楚楚。眾人愕然相顧，均想：「我們在這□商議抵禦蒙古南侵，卻怎地來了個蒙古的什麼護國大師？」

　　楊過更是一凜，記得那日在華山絕頂，義父與洪七公都曾稱讚藏邊五丑所學功夫「了不起」，要他們帶訊去叫師祖金輪法王來比劃比劃；此刻金輪法王與藏邊五醜的師父達爾巴同時到來，義父與洪七公卻已不在人世了，既感傷心，又知這高瘦藏僧定是非同小可。

　　郭靖不知如何對付這幾人才好，只淡淡的說道：「各位遠道而來，請多喝幾杯。」

　　酒過三巡，霍都王子站起身來，摺扇一揮，張了開來，露出扇上一朵嬌艷欲滴的牡丹，朗聲說道：「我們師徒今日未接英雄帖，卻來赴英雄大宴，老著臉皮做了不速之客，但想到得會群賢，卻也顧不得許多了。盛會難得，良時不再，天下英雄盡聚於此，依小王之見，須得推舉一位群雄的盟主，領袖武林，以為天下豪傑之長，各位以為如何？」

　　「矮獅」雷猛大聲道：「這話不錯。我們已推舉了丐幫洪老幫主為群雄盟主，現下正在推舉副盟主，閣下有何高見？」

　　霍都冷笑道：「洪七公早就歸位了。推一個鬼魂做盟主，你當我們都是死人麼？」此言一出，群雄齊聲大嘩，丐幫幫眾尤其憤怒異常，紛紛叫嚷。霍都道：「好罷，洪七公若是未死，就請他出來見見。」

　　魯有腳將打狗棒高舉兩下，說道：「洪老幫主雲遊天下，行蹤無定。你說要見，就輕易見得著麼？」霍都冷笑道：「莫說洪七公此時死活難知，就算他好端端的坐在此處，憑他的武功德望，又怎及得上我師父金輪法王？各位英雄靖聽了，當今天下武林的盟主，除了金輪法王，再無第二人當得。」

　　群雄聽了這一番話，都已明白這些人的來意，顯是得知英雄大宴將不利於蒙古，是以來爭盟主之位。倘若金輪法王憑武功奪得盟主，中原豪傑雖然決不會聽他號令，卻也是削弱了漢人抗拒蒙古的聲勢。眾人素知黃蓉足智多謀，不約而同的轉過頭去望她，心想：「這幾十個人武功再強，也決不能是這□數千人的對手，不論單打獨鬥還是群毆，我們都不致落了下風，大家只聽黃幫主號令行事便了。」

　　黃蓉知道今日若不動武，決難善罷，群毆自然必勝，只是難令對方心服，朗聲說道：「此間群雄已推舉洪老幫主為盟主，這個蒙古好漢卻橫來打岔，要推舉一個大家從未聞名、素不相識的什麼金輪法王。若是洪老幫主在此，原可與金輪法王各顯神通，一決雌雄，只是他老人家周遊天下，到處誅殺蒙古韃子，剷除為虎作倀的漢奸，沒料到今日各位自行到來，未能在此恭候，他老人家日後知道了，定感遺憾。好在洪老幫主與金輪法王都傳下了弟子，就由兩家弟子代師父們較量一下如何？」

　　中原群雄大半知道郭靖武功驚人，又當盛年，只怕已算得當世第一，此時縱然是洪七公也未必能強過他去，若與金輪法王的弟子相較，那是勝券在握，決無敗理，當下紛紛叫好喝采，聲震屋瓦。在偏廳、後廳中飲宴的群雄得到訊息，紛紛湧來，一時廊下、天井、門邊都擠滿了人，眾人叫好助威。金輪法王一邊人少，聲勢自是大大不如。

　　霍都當年在重陽宮與郭靖交手，一招即敗，其時還道他是全真派門人，後來稍加打聽，自即知道了他的來歷。師兄達爾巴與自己只伯仲之間，就算師兄弟兩人齊上，多半也敵不過洪七公這位弟子郭大俠，但若不允黃蓉之議，今日這盟主一席自是奪不到了，這個變故實非始料之所及，不禁□徨無計。

　　金輪法王道：「好，霍都，你就下場去，和洪七公的弟子比劃比劃。」他話聲極是重濁，這句話一口氣說將出來，全然不須轉換呼吸。他一直在西藏住，料想憑著霍都的武功，在中原定然少有敵手，最多是不敵北丐、東邪、西毒等寥寥幾個前輩而已，卻不知他曾折在郭靖手下。霍都答應一聲，隨即低聲道：「師父，那洪老兒的徒弟十分了得，弟子恐怕難以取勝，莫要墮了師父的威風。」

　　金輪法王臉一沉，哼了一聲，道：「難道連人家的徒兒也鬥不過？快下去。」霍都甚是尷尬，他輸給郭靖之事，一直瞞著師父，此刻不敢事到臨頭才來稟明，他只道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當世無人能與匹敵，只消法駕來到英雄宴，盟主之位自是手到拿來，那知竟會要自己與郭靖比武，正自焦急，一個身穿蒙古官服的胖大漢子走近身來，湊嘴到他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霍都一聽大喜，站起身來，張開扇子撥了幾撥，朗聲說道：「素聞丐幫的鎮幫之寶，有一套叫做什麼打狗棒法的，是洪老幫主生平最厲害的本事。小王不才，要憑這柄扇子破他一破。若是破得，看來洪七公的本事也不過爾爾了！」

　　黃蓉初時見有人在他耳邊說話，並未在意，忽聽他提到打狗棒法，只輕輕幾句話，便將武功最強的郭靖撇在一邊，卻是誰人獻此妙策？向那蒙古人瞧去，當即省悟，認出此人是丐幫中四大長老之一的彭長老，原來他已投靠蒙古，改穿了蒙古裝束、留了蓬蓬鬆鬆的滿鰓大鬍子，帽子低垂，直遮至眼，若不留神細看，還真認不出，也只有他，才知打狗棒法非丐幫幫主不傳，郭靖武功雖高，卻是不會。霍都說這番話，明是指名向自己與魯有腳挑戰。魯有腳的棒法新學乍練，領會有限，使用不得，那是非自己出馬不可了。

　　郭靖知道妻子的打狗棒法妙絕天下，料想可以勝得霍都，但她這幾個月來胎氣方動，內息不調，萬不能與人動武，於是步出座位，站在席間，說道：「洪老幫主的打狗棒法向來不肯輕用，你就來領教領教他老人家的降龍十八掌好了。」

　　金輪法王雙目半張半閉，見郭靖出座這麼一站，當真是有若淵停嶽峙，氣勢非凡，不由得暗暗吃驚：「此人果真了不起。」

　　霍都哈哈一笑，說道：「終南山重陽宮中，小王與閣下曾有一面之緣，當日閣下自稱是馬鈺、丘處機諸道的門人，怎麼又冒充起洪七公的弟子來啦？」郭靖正要回答，霍都搶著又道：「一人投拜數位師父，本來也是常事。然而今日乃金輪法王與洪老幫主較量功夫，閣下武功雖強，卻是藝兼眾門，須顯不出洪老幫主的真實本事。」

　　這番話倒也甚是有理，郭靖本就拙於言辭，一時難以辯駁。群雄卻大聲叫嚷起來：「有種就跟郭大俠較量，沒膽子的就夾著尾巴走罷。」「郭大俠是洪老幫主及門弟子，若他不得，誰又代得了？」「你先吃了降龍十八掌的苦頭，再試打狗棒法不遲。」

　　霍都仰天長笑，發笑時潛運內力，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將群雄七嘴八舌的言語都壓了下去，只震得大廳上的燭火搖幌不定。群雄相顧失色，都想：「瞧不出他年紀輕輕，公子哥兒般的人物，居然有此厲害內功。」霎時間都靜了下來。

　　霍都向金輪法王朗聲道：「師父，咱們讓人冤啦。初時只道今日天下英雄聚會，才千里迢迢的趕來，那知儘是些貪生怕死之徒。咱們快走，你若不幸做了這些人的盟主，教干下好漢說你是天下酒囊飯袋之首，豈非污辱了你老人家的名頭？」

　　群雄均知他是有意相激，定要挑黃蓉出戰，可是他說話如此狂妄，實是令人難忍。眾人喝罵聲中，魯有腳竹棒一擺，大踏步走到席間，道：「在下是丐幫新任幫主魯有腳，打狗棒法十成中還學不到一成，原本不該使用。只是你定要嘗嘗給打狗棒痛打一頓的滋味，在下就打你幾棒罷。」魯有腳的武功本已頗為精湛，打狗棒法雖未學全，究已使他原來武功加強不少威力，眼見霍都年甫三旬，料想他縱得高人傳授，功力也必不深，他知黃蓉身子不適，自己不論是勝是敗，總不能讓她涉險。

　　霍都只求不與郭靖過招，旁人不概不懼，當即抱拳躬身，說道：「魯幫主，幸會幸會。跟你討教，再好也沒有了。」黃蓉暗暗著急，但想魯有腳新任幫主，他既已出言挑戰，自己便不能再加阻攔，否則既折了魯有腳的威風，又顯得自己的權勢仍在丐幫幫主之上，只有讓他先鬥上一陣再說。

　　陸家莊上管家指揮家丁，挪開酒席，在大廳上空出七八張桌子的地位來，更添紅燭，將廳中心照耀得白晝相似。

　　霍都叫道：「請罷！」兩個字剛出口，扇子揮動，一陣勁風向魯有腳迎面撲去，風中竟微帶幽香。魯有腳怕風中有毒，忙側風避開。霍都一扇揮出，跟著擦的一聲，扇子已摺成一條八寸長的點穴筆，逕向敵人脅下點去。魯有腳竹棒揚起，竟不理會他的點穴，用纏字訣一絆一挑。這打狗棒法當真巧妙異常，去勢全在旁人萬難料到之處，霍都輕躍相避，那知竹棒猛然翻轉，竟已擊中他的腳脛。他一個踉蹌，躍出三步，這才不致跌倒。旁觀群雄齊聲喝采，呼叫：「打中狗兒啦！」「教你見識見識打狗棒法的威風！」

　　這一下挫折，霍都登時面紅過耳，輕飄飄一個轉身，左手揮掌擊了出去。魯有腳飛起左腳，竹棒橫掃，登時棒影飛舞，變幻無定。霍都暗暗心驚：「打狗棒法果然名不虛傳！」打疊十二分精神，右扇左掌，全力應付。魯有腳皂棒法畢竟未曾學全，數次已可得手，始終功虧一簣。郭靖、黃蓉在旁看著，不住暗叫：「可惜！」

　　再拆得十餘招，魯有腳棒法中的破綻越露越大。楊過每招看得清楚，不由得暗暗皺眉。幸好打狗棒先聲奪人，一出手就打中了對方腳脛，霍都心有所忌，不敢過份逼近，否則魯有腳早已落敗。黃蓉見情勢不妙，正欲開言叫他下來，魯有腳突使一招「斜打狗背」，竹棒一幌，夾頭夾臉打在霍都的左邊面頰。可是這一棒使得過重，失了輕妙之致，霍都羞痛交集之下，伸手急帶，已將竹棒抓在手□，當下再沒顧慮，騰的一掌，正中魯有腳胸口，跟著又橫掃一腿，喀喇一聲，魯有腳腳骨已斷，一口鮮血噴出，向前直摔下去，兩名七袋弟子急忙搶上扶下。群雄見霍都出手如此狠辣，都是憤怒異常，紛紛喝罵。

　　霍都雙手橫持那根晶瑩碧綠的竹棒，洋洋得意，說道：「丐幫鎮幫之寶皂打狗棒，原來也不過如此。」他有意要折辱這個中原俠義道的大幫會，雙手拿住竹棒兩端，便要將竹棒折為兩截。

　　突然間綠影幌動，一個清雅秀麗的少婦已站在面前，說道：「且慢！」正是黃蓉。霍都見她身法奇快，吃了一驚，只說得一個：「你……」黃蓉左手輕揮，右手探取他雙目。霍都忙舉手相格，黃蓉已將竹棒輕輕巧巧的奪了過來。

　　這一招奪棒手法叫做「□口奪杖」，乃是打狗棒法中極高明的招數。當年丐幫洞庭湖君山大會，黃蓉曾以這招手法在楊康手中連奪三次竹棒。這一招變幻莫測，奪棒時百發百中，再強的高手也閃避不及。堂上堂下群雄采聲大起，黃蓉回身入座，將竹棒倚在身旁，留著霍都站在當地，甚是狼狽。

　　他雖武學精深，但黃蓉到底用何手法奪去竹棒，實是不解其故，心想：「難道這女子會使幻術？」耳聽得眾人紛紛議嘲，斜眼又見師父臉色鐵青，料想這樣一個美貌少婦真正本領自必有限，當即大聲道：「黃幫主，我已將棒兒還了給你，這就請來過過招。你總不會不敢罷？」此言一出，果然有人以為適□並非黃蓉奪棒，乃是他將竹棒交還，以求比試。只有武功極高之人，才看出是黃蓉強奪過來。

　　郭芙聽了他這話大是氣惱，她一生之中從未見人膽敢對母親如此無禮，刷的一聲，抽出了佩劍。武修文道：「芙妹，我去給你出氣。」武敦儒也是這個心思，二人不約而同的躍到廳心。一個道：「我師母是尊貴之體。」另一個接上道：「焉能跟你這蠻子動手？」那一個又道：「你先領教領教小爺的功夫再說。」

　　霍都見二人年紀輕輕，但身法端穩，確是曾得名師指點，心想：「我們今日來此，原是要耀武揚威，折一折漢人武師的銳氣，多打幾場甚好。只是彼眾我寡，若是惹成群毆，可就難弄得很。」於是說道：「天下英雄請了，這兩個乳臭小兒要和我比武，若是小王出手，只怕給人說一聲以大欺小，倘若不比，倒又似怕了兩個孩子。這樣罷，咱們言明比武三場，那一方勝得兩場，就取盟主之位。小王與魯幫主適才的比試不必計算，大家從頭比起。各位請看妥是不妥？」這幾句話佔盡身份，顯得極為大方。

　　郭靖、黃蓉與眾貴賓低聲商量，覺得對方此議實是難以拒卻。今日與會之人，除了黃蓉不能出陣之外，算來以郭靖、郝大通，和一燈大師的四弟子書生朱子柳三人武功最強。朱子柳是大理國人，並非未人，但大理和大宋唇齒相依，近年來也頗受蒙古的脅迫，算得是同仇敵愾，何況他與靖蓉夫婦交好，自是義不容辭。當下商定由朱子柳第一陣斗霍都，郝大通第二陣斗達爾巴，郭靖壓陣，挑鬥金輪法王。這陣勢是否能勝，殊無把握，要是金輪法王武功當真極高，連郭靖也抵敵不住，說不定三陣連輸，那當真是一敗塗地了。

　　眾人議論未決，黃蓉忽道：「我倒有個必勝的法兒。」郭靖大喜，正要相詢，忽聽金刃劈風，霍霍生響，眾人轉過頭來，只見武氏兄弟各使長劍，已和霍都一柄扇子鬥在一起。郭靖、黃蓉夫婦，以及一燈大師門下的點蒼漁隱與朱子柳均關心徒兒安危，凝目觀鬥。

　　原來武氏兄弟聽霍都王子出言不遜，直斥自己是乳臭小兒，這話給心上人聽在耳中，這面子如何下得去？何況適才見師母奪他竹棒，手到拿來，心想他雖打敗魯有腳，看來是魯有腳功夫實在太過不濟，倒非此人了得；又想兄弟倆已得師父的武功真傳，一人即或鬥他不過，二人合力，決無敗理。也不管他要比三場比四場，當真是初生犢兒不怕虎，兄弟倆使個眼色，雙劍齊出。

　　可是郭靖武功雖高，卻不大會調教徒兒，自己領會了上乘武學精義，傳授時卻總是辭不達意，說不明白。武氏兄弟資質平平，在短短數年中又學到了多少？只數招之間，二人的長劍便給霍都逼住了，半點施展不開。

　　霍都有意欲在群雄之前逞能立威，眼見武修文長劍刺到，他左手食指往上一托，搭住了平面劍刃，扇子斜□揮去，攔腰擊在劍刃之上，錚的一聲，長劍斷為兩截。武氏兄弟大驚，武修文急忙躍開，武敦儒怕傷了兄弟，挺劍直刺霍都背心，要教他不能追擊。霍都早已料到此招，頭也不回，摺扇回轉，兩下□一湊合，正好搭在劍背，手指轉了兩轉。他只是手指轉動，武敦儒手中長劍若要順著扇子而轉，肩骨非脫骱不可，只得鬆手離劍，向後躍開，但見長劍直飛上去，劍光在半空中映著燭光閃了幾閃，這才跌下。

　　武忘兄弟又驚又怒，雖然赤手空拳，並不懼怕。武敦儒左掌橫空，擺著降龍十八掌的招式；武修文卻是右手下垂，食指微屈，只要敵人攻來，就使一陽指對付。

　　霍都見二人姿式凝重，倒也不敢輕視，心道：「贏到此處，已然夠了，莫要見好不收，自討沒趣。」降龍十八掌和一陽指都是武學中一等一的功夫，武氏兄弟功力雖淺，擺出來的架子卻是分毫不錯，常人看了也不覺什麼，在霍都這等行家眼中卻知並非易與，當下哈哈一笑，拱手道：「兩位請回罷，咱們只分勝敗，不拚生死。」語意中已客氣了許多。

　　武氏兄弟臉上含羞，料想空手與他相鬥，多半只有敗得更慘，二人垂頭喪氣的退在一旁，卻不到郭芙身邊。郭芙急步過去，大聲道：「武家哥哥，咱們三人齊上，再跟他鬥過。」眾人群相注目。郭芙右手持劍，左手一揮，叫道：「我們師兄妹三個一齊來。」郭靖喝道：「芙兒，別胡鬧！」郭芙最怕父親，只得退了幾步，氣鼓鼓的望住霍都。霍都見她嬌艷美貌，笑吟吟的點了點頭。郭芙瞪了他一眼，轉過頭不理。武氏兄弟本來深恐郭芙恥笑，此時見她全心袒護，足見有情，心中甚感安慰。

　　霍都打開摺扇，□了幾下，說道：「這一場比試，自然也是不算的了。郭大俠，敝方三人是家師、師兄與區區在下。我的功夫最差，就打這頭陣，貴方那一位下場指教？誰勝誰敗，那可不是玩耍了。」

　　郭靖聽妻子說有必勝之道，知道她智計百端，雖不知她使何妙策，卻也已有恃無恐，大聲說道：「好，咱們就是三場見高下。」

　　霍都知道對方式功最強的是郭靖，師父天下無敵，定能勝他，黃蓉雖施過奪棒怪招，然而瞧他的嬌怯怯模樣，當真動手，未必厲害，餘人更不足道，於是目光向眾人一掃，說道：「各位如有異議，便請早言。勝負既決，就須唯盟主之命是從了。」

　　群雄要待答應，但見他連敗魯有腳與武氏兄弟，都是舉重若輕，行有餘力，不知尚有多少本事沒施展出來，大家倒也不敢接口，都轉頭望著靖蓉夫婦。

　　黃蓉道：「足下比第一場，令師兄比第二場，尊師比第三場，那是確定不移的了。是也不是？」霍都道：「正是如此。」

　　黃蓉向身旁眾人低聲道：「咱們勝定啦。」郭靖道：「怎麼？」黃蓉低聲道：「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她說了這兩句，目視朱子柳。朱子柳笑著接下去，低聲道：「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郭靖瞠目而視，不懂他們說些什麼。

　　黃蓉在他耳邊悄聲道：「你精通兵法，作忘了兵法老祖宗孫臏的妙策？」郭靖登時想起少年時讀「武穆遺書」，黃蓉曾跟他說過這個故事；齊國大將田忌與齊王賽馬，打賭千金，孫臏教了田忌一個必勝之法，以下等馬與齊王的上等馬賽，以上等馬與齊王的中等馬賽，以中等馬與齊王的下等馬賽，結果二勝一負，贏了千金。現下黃蓉自是師此故智了。

　　黃蓉道：「朱師兄，以你一陽指功夫，要勝這蒙古王子是不難的。」朱子柳當年在大理國中過狀元，又做過宰相，自是飽學之士，才智過人。木理段氏一派的武功十分講究悟性。朱子柳初列南帝門牆之時，武功居漁樵耕讀四大弟子之末，十年後已升到第二位，此時的武功卻已遠在三位師兄之上。一燈大師對四名弟子一視同仁，諸般武功都是傾囊相授，但到後來卻以朱子柳領會得最多，尤其一陽指功夫練得出神入化。此時他的武功比之郭靖、馬鈺、丘處機尚有不及，但已勝過王處一、郝大通等人了。

　　郭靖聽妻子如此說，當即接口道：「請郝道長當那金輪法王，可就危險得緊。勝負固然無關大局，只怕敵人出手過於狠辣，難以抵擋。」他心直口快，也不顧忌自己算上駟，而將郝大通當作下駟未免太不客氣。

　　郝大通深知這一場比武關係國家氣運，與武林中尋常的爭名之鬥大大不同，若是給蒙古國師搶去了天下英雄盟主之位，漢人武士不但丟臉，而且人心渙散，只怕難以結盟抗敵，共赴國難，當下慨然說道：「這個倒不須顧慮，只要利於國家，老道縱然喪生於藏僧之手，那也算不了什麼。」黃蓉道：「咱們在三場中只要先勝了兩場，這第三場就不用再比。」郭靖大喜，連聲稱是。

　　朱子柳笑道：「在下身負重任，若是勝不了這蒙古王子，那可要給天下英雄唾罵一世了。」黃蓉道：「不用過謙，就請出馬罷。」

　　朱子柳走到廳中，向霍都拱了拱手，說道：「這第一場，由敝人來向閣下討教。敝人姓朱名子柳，生平愛好吟詩作對，誦經讀易，武功上就粗疏得很，要請閣下多多指教。」說著深深一揖，從袖□取出一枝筆來，在空中畫了幾個虛圈兒，全然是個迂儒模樣。

　　霍都心想：「越是這般人，越有高深武功，實是輕忽不得。」當下雙手抱拳為禮，說道：「小王向前輩討教，請亮兵刃罷。」

　　朱子柳道：「蒙古乃蠻夷之邦，未受聖人教化，閣下既然請教，敝人自當指點指點。」霍都心下惱怒：「你出言辱我蒙古，須饒你不得。」摺扇一張，道：「這就是我的兵刃，你使刀還是使劍？」朱子柳提筆在空中寫了一個「筆」字，笑道：「敝人一生與筆□兒為伍，會使什麼兵刃？」霍都凝神看他那枝筆，但見竹管羊毫，筆鋒上沾著半寸墨，實無異處，與武林中用以點穴的純綱筆大不相同，正欲相詢，只見外面走進來一個白衣少女。

　　她在廳口一站，眼光在各人臉上緩緩轉動，似乎在找尋什麼人。

　　堂上群雄本來一齊注目朱子柳與霍都二人，那白衣少女一住來，眾人不由自主的都向她望去。但見她臉色蒼白，若有病容，雖然燭光如霞，照在她臉上仍無半點血色，更顯得清雅絕俗，姿容秀麗無比。世人常以「美若天仙」四字形容女子之美，但天仙究竟如何美法，誰也不知，此時一見那少女，各人心頭都不自禁的湧出「美若天仙」四字來。她週身猶如籠罩著一層輕煙薄霧，似真似幻，實非塵世中人。

　　楊過一見到那少女，大喜若狂，胸口便似猛地給大鐵槌重重一擊，當即從屋角□一躍而出，抱住了她，大叫：「姑姑，姑姑！」

　　這少女正是小龍女。

　　她自與楊過別後，在山野間兜了個圈子，重行潛金回進古墓石室。她十八歲前在古墓中居住，當真是心如止水，不起半點漪瀾，但自與楊過相遇，經過了這一番波折，再要如舊時一般諸事不縈於懷，卻是萬萬不能的了。每當在寒玉床上靜坐練功，就想起楊過曾在此床睡過；坐在桌邊吃飯，便記起當時飲食曾有楊過相伴。練功不到片刻，便即心中煩躁，難以為繼。如此過了月餘，再也忍耐不住，決意去找楊過，但找到之後如何對待，實是一無所知。她於人情世故一竅不通，宛若深山野人一般，此時劇變驟生，可真是全然不知所措了。

　　下得山來，但見事事新鮮，她又怎識得道路，見了路人，就問：「你見到楊過沒有？」肚子餓了，拿起人家的東西便吃，也不知該當給錢，一路之上鬧了不少笑話。但旁人見她天真美貌，不自禁的都加容讓，倒也無人與她為難。一日無意間在客店中聽見兩名大漢談論，說是天下有名的英雄好漢都到大勝關陸家莊赴英雄宴，她想楊過說不定也在那兒，於是打聽路途，到得陸家莊來。

　　除了郝大通、尹志平、趙志敬等三人外，大廳上二千餘人均不知小龍女是何來歷，只是見她美得出奇，人人心中都生特異之感。孫不二雖知其人，卻從未會過。尹志平臉色慘白，身子發顫。趙志敬斜眼瞧著他微微冷笑。郭靖、黃蓉見楊過對她這般舉動，也是大感詫異。

　　小龍女道：「過兒，你果然在此，我終於找到你啦。」楊過流下淚來，哽咽道：「你……你不再撇下我了罷？」小龍女搖頭道：「我不知道。」楊過道：「你今後到那□，我便跟你到那□。」大廳之上千人擁集，他二人卻是旁若無人，自行敘話。小龍女拉著楊過之手，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悲。

　　霍都見了小龍女的模樣，雖然心中一動，卻不知就是當年自己上終南山去向她求婚的那個姑娘，見楊過衣衫襤褸，卻與她神情親熱，登生厭憎之心，說道：「咱們要比試功夫，你們讓點兒地方出來罷！」

　　楊過也沒心思跟他答話，牽著小龍女的手，走到旁邊，和她並肩坐在廳柱的石礎上，心□歡喜，有如要炸開來一般。

　　霍都轉過頭來，對朱子柳道：「你既不用兵刃，咱們拳腳上分勝敗也好。」朱子柳道：「非也。我中華乃禮義之邦，不同蒙古蠻夷。加子論文，以筆會友，敵人有筆無刀，何須兵刃？」霍都道：「既然如此，看招！」摺扇張開，向他一□。朱子柳斜身側步，搖頭擺腦，左掌在身前輕掠，右手毛筆逕向霍都臉上劃去。霍都側頭避開，但見對方身法輕盈，招數奇特，當下不敢搶攻，要先瞧明他武功家數，再定對策。朱子柳道：「敵人筆□兒橫掃千軍，閣下可要小心了。」說著筆鋒向前疾點。

　　霍都雖是在西藏學的武藝，但金輪法王胸中淵博，浩若湖海，於中原名家的武功無一不知。霍都學武時即已決意赴中原樹立威名，因此金輪法王曾將中土著名武學大派的得意招數一一與他拆解。豈知今日一會朱子柳，他用的兵器既已古怪，而出招更是匪夷所思，從所未聞，只見他筆鋒在空中橫書斜釣，似乎寫字一般，然筆鋒所指，卻處處是人身大穴。

　　大理殷氏本系涼州武威郡人，在大理得國稱帝，中華教化文物廣播南疆。朱子柳是天南第一書法名家，雖然學武，卻未棄文，後來武學越練越精，竟自觸類旁通，將一陽指與書法融為一爐。這路功夫是他所獨創，旁人武功再強，若是腹中沒有文學根柢，實難抵擋他這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達高妙境界的功夫。差幸霍都自幼曾跟漢儒讀過經書、學過詩詞，尚能招架抵擋。但見對方毛筆搖幌，書法之中有點穴，點穴之中有書法，當真是銀釣鐵劃，勁峭凌厲，而雄偉中又蘊有一股秀逸的書卷氣。

　　郭靖不懂文學，看得暗暗稱奇。黃蓉卻受乃父家傳，文武雙全，見了朱子柳這一路奇妙武功，不禁大為讚賞。

　　郭芙走到母親身邊，問道：「媽，他拿筆劃來劃去，那是什麼玩意？」黃蓉全神觀鬥，隨口答道：「房玄齡碑。」郭芙愕然不解，又問：「什麼房玄齡碑？」黃蓉看得舒暢，不再回答。

　　原來「房玄齡碑」是唐朝大臣褚遂良所書的碑文，乃是楷書精品。前人評褚書如「天女散花」，書法剛健婀娜，顧盼生姿，筆筆凌空，極盡仰揚控縱之妙。朱子柳這一路「一陽書指」以筆代指，也是招招法度嚴謹，宛如楷書般的一筆不苟。霍都雖不僅一陽指的精奧，總算曾臨寫過「房玄齡碑」，預計得到他那一橫之後會跟著寫那一直，倒也守得井井有條，絲毫不見敗象。

　　朱子柳見他識得這路書法，喝一聲采，叫道：「小心！草書來了。」突然除下頭頂帽子，往地下一擲，長袖飛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但見他如瘋如癲、如酒醉、如中邪，筆意淋漓，指走龍蛇。

　　郭芙駭然笑問：「媽，他發癲了嗎？」黃蓉道：「嗯，若再喝上三杯，筆勢更佳。」提起酒壺斟了三杯酒，叫道：「朱大哥，且喝三杯助興。」左手執杯，右手中指在杯上一彈，那酒杯穩穩的平飛過去。朱子柳舉筆捺出，將霍都逼開一步，抄起酒杯一口飲盡。黃蓉第二杯、第三杯接著彈去。霍都見二人在陣前勸酒，竟不把自己放在眼內，想揮扇將酒杯打落，但黃蓉湊合朱子柳的筆意，總是乘著空隙彈出酒杯，叫霍都擊打不著。

　　朱子柳連乾三杯，叫道：「多謝，好俊的彈指神通功夫！」黃蓉笑道：「好鋒銳的『自言帖』！」朱子柳一笑，心想：「朱某一生自負聰明，總是遜這小姑娘一籌。我苦研十餘年的一路絕技，她一眼就看破了。」原來他這時所書，正是唐代張旭的「自言帖」。張旭號稱「草聖」，乃草書之聖。杜甫「飲中八仙歌」詩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黃蓉勸他三杯酒，一來切合他使這路功夫的身份，二來是讓他酒意一增，筆法更具鋒芒，三來也是挫折霍都的銳氣。

　　只見朱子柳寫到「擔夫爭道」的那個「道」字，最得一筆釣將上來，直劃上了霍都衣衫。群豪轟笑聲中，霍都踉蹌後退。

## 第13回　武林盟主

　　金輪法王雙眼時開時合，似於眼前戰局渾不在意，實則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眼見霍都已處下風，突然說道：「阿古斯金得兒，咪嘛哈斯登，七兒七兒呼！」眾人不知他這幾句藏語說些什麼，霍都卻知師父提醒自己，不可一味堅守，須使「狂風迅雷功」與對方搶功，當下發聲長嘯，右扇左袖，鼓起一陣疾風，急向朱子柳□去。

　　勁風力道凌厲，旁觀眾人不由自主的漸漸退後，只聽他口中不住有似霹靂般吆喝助威，料想這「狂風迅雷功」除了兵刃拳腳之外，叱詫雷鳴，也是克敵制勝的一門厲害手段。朱子柳奮袂低昂，高視闊步，和他鬥了個旗鼓相當。

　　兩人翻翻滾滾拆了百餘招，朱子柳一篇「自言帖」將要寫完，筆意斗變，出手遲緩，用筆又瘦又硬，古意盎然。黃蓉自言自語：「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這一路『褒斜道石刻』，當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觀。」

　　霍都仍以「狂風迅雷功」對敵，只是對方力道既強，他扇子相應加勁，呼喝也更是猛烈。武功較遜之人竟在大廳中站立不住，一步步退到了天井之中。

　　黃蓉見楊過與小龍女並肩坐在柱旁，離惡鬥的二人不過丈餘余，自行喁喁細談，對二人相鬥固然絲毫不君理會，而霍都鼓動的勁風卻也全然損不到他們。但見小龍女衣帶在疾風中獵獵飄動，她卻行若無事，只是脈脈含情的凝視楊過。黃蓉愈看愈奇，到後來竟是注視他二人多而看霍朱二人少了，心想：「這小女孩似乎身有上乘武功，過兒和她這般親密，卻不知她是那一位高人的門下？」

　　小龍女此時已過二十歲，只四她自小在古墓中生長，不見陽光，皮膚特別嬌嫩，內功又高，看來倒似只有十六七歲一般。她在與楊過相遇之前，罕有喜怒哀樂，七情六慾最能傷身損顏，她過兩年只如常人一年。若她真能遵師父之教而清心修練，不但百年之壽可期，而且到了百歲，體力容顏與五十歲之人無異。因此在黃蓉眼中看來，她倒似反較楊過為幼，而舉止稚拙、天真純□之處，比郭芙更為顯然，無怪以為她是小女孩了。

　　這時朱子柳用筆越來越是醜拙，但勁力卻也逐步加強，筆致有似蛛絲絡壁，勁而復虛。霍都暗暗心驚，漸感難以捉模。金輪法王大聲喝道：「馬米八米，古斯黑斯。」這八個字不知是什麼意思，卻震得人人耳中嗡嗡發響。朱子柳焦躁起來，心想：「他若再變招，這場架不知何時方能打完。我以大理國故相而為大宋打頭陣，可千萬不能輸了，致貽邦國與師門之羞。」忽然間筆法又變，運筆不似寫字，卻如拿了斧斤在石頭上鑿打一般。

　　這一節郭芙也瞧出來了，問道：「朱伯伯在刻字麼？」黃蓉笑道：「我的女兒倒也不蠢，他這一路指法是石鼓文。那是春秋之際用斧鑿刻在石鼓上的文字，你認認看，朱伯伯刻的是什麼字。」郭芙順著他筆意看去，但見所寫的每一字都是盤繞糾纏，倒像是一幅幅的小畫，一個字也不識得。黃蓉笑道：「這是最古的大篆，無怪你不識，我也認不全。」郭芙拍手笑道：「這蒙古蠢才自然更加認不出了。媽，你瞧他滿頭大汗、手忙腳亂的怪相。」

　　霍都對這一路古篆果然只識得一兩個字。他既不知對方書寫何字，自然猜不到書法間架和筆畫走勢，登時難以招架。朱子柳一個字一個字篆將出來，文字固然古奧，而作為書法之基的一陽指也相應加強勁力。霍都一扇揮出，收回稍遲，朱子柳毛筆抖動，已在他扇上題了一個大篆。

　　霍都一看，茫然問道：「這是『網』字麼？」朱子柳笑道：「不是，這是『爾』字。」隨即伸筆又在他扇上寫了一字。霍都道：「這多半是『月』字？」朱子柳搖頭說道：「錯了，那是『乃』字。」霍都心神沮喪，搖動扇子，要躲開他筆鋒，不再讓他在扇上題字，不料朱子柳左掌陡然強攻，霍都忙伸掌抵敵，卻給他乘虛而入，又在扇上題了兩字，只因寫得急了，已非大篆，卻是草書。霍都便識得了，叫道：「蠻夷！」

　　朱子柳哈哈大笑，說道：「不錯，正是『爾乃蠻夷』。」群雄憤恨蒙古鐵騎入侵，殘害百姓，個個心懷怨憤，聽得朱子柳罵他「爾乃蠻夷」，都大聲喝起采來。

　　霍都給他用真草隸篆四般「一陽書指」殺得難以招架，早就怯了，聽得這一股喝采聲勢，心神更亂，但見朱子柳振筆揮舞，在空中連書三個古字，那□還想得到去認什麼字？只得勉力舉扇護住面門胸口要害，突感膝頭一麻，原來已被敵人倒轉筆□，點中了穴道。霍都但覺膝彎酸軟，便要跪將下去，心想這一跪倒，那可再也無顏為人，強吸一口氣向膝間穴道衝去，要待躍開認輸，朱子柳筆來如電，跟著又是一點。他以筆代指，以筆□使一陽指法連環進招，霍都怎能抵擋？膝頭麻軟，終於跪了下去，臉上已是全無血色。

　　群雄歡聲雷動。郭靖向黃蓉道：「你的妙策成啦。」黃蓉微微一笑。

　　武氏兄弟在旁觀鬥，見朱師叔的一陽指法變幻無窮，均是大為欽服，暗想：「朱師叔功力如此深厚強勁，化而為書法，其中又尚能有這許多奧妙變化，我不知何日方能學到如他一般。」一個叫：「哥哥！」一個叫：「兄弟！」兩人一般的心思，都要出言讚佩師叔武功，忽聽得朱子柳「啊」的一聲慘叫，急忙回頭，但見他已仰天跌倒。

　　這一下變起倉卒，人人都是大吃一驚。原來霍都認輸之後，朱子柳心想自己以一陽指法點中他穴道，這與尋常點穴法全然不同，旁人須難解救，於是伸手在他脅下按了幾下，運氣解開他的穴道。那知霍都穴道甫解，殺機陡生，口□微微呻吟，尚未站直身子，右手拇指一按扇柄機括，四枚毒釘從扇骨中飛出，盡數釘在朱子柳身上。本來高手比武，既見輸贏，便決不能再行動手，何況大廳上眾目睽睽，怎料得到他會突施暗算？霍都若在比武之際發射暗器，扇骨藏釘雖然巧妙，卻也決計傷害不了對方；此時朱子柳解他穴道，與他相距不過尺許，這暗器貼身斗發，武功再高，亦難閃避。四枚釘上□以西藏雪山所產劇毒，朱子柳一中毒釘，立時全身痛□難當，難以站立。

　　群雄驚怒交集，紛紛戟指霍都，痛斥他卑鄙無恥。霍都笑道：「小王反敗為勝，又有什麼恥不恥的？咱們比武之先，又沒言明不得使用暗器。這位朱兄若是用暗器先行打中小王，那我也是認命罷啦。」眾人雖覺他強詞奪理，一時倒也沒法駁斥，但仍是斥罵不休。

　　郭靖搶出抱起朱子柳，但見四枚小釘分釘他胸口，又見他臉上神情古怪，知道暗器上的毒藥甚是怪異，忙伸指先點了他三處大穴，使得血行遲緩、經脈閉塞，毒氣不致散發入心，問黃蓉道：「怎麼辦？」黃蓉皺眉不語，料知要解此毒，定須霍都或金輪法王親自用藥，但如何奪到解藥，一時彷徨無計。

　　點蒼漁隱見師弟中毒深重，又是擔憂，又是憤怒，拉起袍角在衣帶中一塞，就要奔出去和霍都交手。黃蓉卻思慮到比武的通盤大計，心想：「對方已然勝了一場，漁人師兄出馬，對方達爾巴應戰，我們並無勝算。」忙道：「師兄且慢！」點蒼漁隱問道：「怎地？」饒是黃蓉智謀百出，卻也答不出話來，這頭一場既已輸了，此後兩場就甚是難處。

　　霍都使狡計勝了朱子柳，站在廳口洋洋自得，遊目四顧，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一瞥眼間，見小龍女與楊過並肩坐在石礎之上，拉著手娓娓深談，對自己這場勝利竟是視若無睹，不由得心頭火起，伸扇指著楊過喝道：「小畜生，站起來。」

　　楊過全神貫注在小龍女身上，但覺天下雖大，再無一事能分他之心，因之適才霍都與朱子柳鬥得天翻地覆，他竟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與小龍女同在古墓數年，實不知自己封她已是刻骨銘心、生死以之。當日小龍女問他是否要自己做他妻子，只以突然而發，他心中從未想過此事，竟是愕然不知所對，事後小龍女影蹤不見，他在心中已不知說了幾千百遍：「我要的，我要的。寧可我立時死了，也要姑姑做我妻子。」

　　他與小龍女之間的情意，兩人都是不知不覺而萌發，及至相別，這才蓬蓬勃勃的不可抑制。楊過固然天不怕、地不怕，而小龍女於世俗禮法半點不知，只道我欲愛則愛，我欲喜則喜，又與旁人何干？因此上一個不理，一個不懂，二人竟在千人圍觀之間、惡鬥劇戰之場，執手而語，情致纏綿。

　　霍都罵了一聲，楊過仍是不曾聽見。霍都更欲斥責，只聽金輪法王吩咐道：「我方已勝了一場，可接著再鬥第二場。」霍都向楊過狠狠瞪了一眼，退回席間，大聲說道：「敝勝了一場，第二場由我二師兒達爾巴出手，貴方那一位英雄出來指教？」

　　達爾巴從大紅袈裟下取出一件兵器，走到廳中。眾人見到他的兵刃，都是暗暗心驚，原來那是一柄又粗又長的金杵。這金剛降魔杵長達四尺，杵頭碗口粗細，杵身金光閃閃，似是用純金所鑄，這份量可比鋼鐵重得多了。

　　他來到廳中，向群雄合十行禮，牛手將金杵往上一拋。金杵落將下來，砰的一聲，把廳上兩塊青花大磚打得粉碎，杵身陷入泥中，深逾一尺。這一下先聲奪人，此杵重量可知，瞧他又乾又瘦的一個和尚，居然使得動此杵，則武功膂力又可想而知。

　　黃蓉心想：「靖哥哥自能制服這莽和尚，但第三場那法王出手，我方無人能擋，這場比武是輸定了。說不得，我勉力用巧勁鬥他一鬥。」一提打狗棒，說道：「我出手罷！」郭靖大驚，忙道：「使不得，使不得。你身子不適，怎能與人動手？」黃蓉也覺並無把握取勝，若是輸了這一場，第三場便不用比了，正躇躊間，點蒼漁隱叫道：「黃幫主，讓我去會這惡僧。」他見師弟中毒後麻□難當的慘狀，心急如焚，急欲報仇。黃蓉也是苦無善策，心想：「眼下只有力拚，若他勝得藏僧，靖哥哥再以硬碰硬，與那金輪法王分個下便了。」於是說道：「師兄請小心了。」

　　武氏兄弟取過師伯所用的兩柄鐵槳呈上。點蒼漁隱挾在脅下，走到廳中。他雙眼火紅，繞著達爾巴走了一圈。達爾巴莫名其妙，見他打圈，便跟著轉身。點蒼漁隱猛然大喝一聲，揮動雙槳，往他頭頂直劈下去。達爾巴身法好快，伸手拔起地下降魔杵一架，槳杵相交，噹的一聲大響，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發響。兩人虎口都是隱隱發痛，知道對方力大，各自向後躍開。達爾巴說了一句藏語，漁隱卻用大理的夷語罵他。二人誰也不懂，突然間欺近身來，槳杵齊發，又是金鐵交鳴的一聲大響。

　　這番惡鬥，再不似朱子柳與霍都比武時那般瀟灑斯文。二人銅缸對鐵□，大力拚大力，各以上乘外門硬功相抗，杵槳生風，旁觀眾人盡皆駭然。

　　點蒼漁隱膂力本就極大，在湘西侍奉一燈大師隱居之時，日日以鐵槳划舟，逆溯激流而上，雙臂更是練得筋骨似鐵。他是一燈的大弟子，在師門親炙最久，一燈大師以他生性純□粗魯，向□極為喜愛，只是他天資較差，內功不及朱子柳，但外門硬功卻是厲害之極。此時與藏僧達爾巴硬拚外功，正是用其所長，但見他雙槳飛舞，直上直下的強攻。兩柄鐵槳每一柄總有五十來斤重，他卻舉重若輕，與常人揮舞幾斤重的刀劍一般靈便。

　　達爾巴自負膂力無雙，不料在中原竟遇到這樣一位神力將軍，對方不但力大，招數更是精妙，當下全力使動金剛杵。杵對槳，槳對杵，兩人均是攻多守少。

　　當朱子柳與霍都比武之時，廳上觀戰的群雄均已避風散開，此刻三般重兵刃交相拚鬥，別說兵風難擋，即是槳杵相撞時所發出的巨聲也令人極為難受。眾人多數掩耳而觀。燭光照耀之下，黃金杵化成一道金光，鑌鐵槳幻為兩條黑氣，交相纏繞，越鬥越是激烈。

　　這場好鬥，眾人實是平生未見。更凶險的情景固然並非沒有，但高手比拚內功，內□緊迫異常，外表看來卻甚平淡。至於拳腳兵刃的招數拆解，則巧妙固有過之，狠猛卻又大為不及。世上如點蒼漁隱這般神力之人已然極為罕有，再要兩個膂力相若，武功相若之人碰在一起如此惡鬥，更是難遇難見了。

　　郭靖與黃蓉都看得滿手是汗。郭靖道：「蓉兒，你瞧咱們能勝麼？」黃蓉道：「現下還瞧不出來。」其實郭靖何嘗不知一時之門勝負難分，但盼妻子說一句「漁隱可勝」，心中就大為安慰。

　　再拆數十招，兩人力氣絲毫不衰，反而精神彌長。點蒼漁隱雙槳交攻，口中吆喝助威。達爾巴問道：「你說什麼？」他說的是藏語，漁隱那□懂得，也問：「你說什麼？」達爾巴也是不懂。兩人便即各自亂罵狠鬥，只打得廳上桌椅木片橫飛。眾人擔心他們一個不留神打中了柱子，只怕整座大廳都會塌下來。

　　金輪法王和霍都也是暗暗心驚，看來如此惡鬥下去，達爾巴縱然得勝，也必脫力重傷，但激戰方酣，怎能停止？

　　兩人跳□縱躍，大呼鏖戰，黃光黑氣將燭光逼得也暗了下來，猛然間震天價一聲大響，兩人同聲大喝，一齊跳開，原來漁隱右手鐵槳和金杵硬拚一招，二人各使全力，鐵槳槳柄較細，不及金杵堅牢，竟爾斷為兩截。槳片飛開，噹的一聲，跌在小龍女身前。

　　小龍女正與楊過說得出神，毫沒留意，槳片撞在她左腳腳指上，她「哎喲」一聲，跳了起來。她這一呼痛，楊過方才驚覺，忙問：「你受傷了麼？」小龍女撫著腳指，臉現痛楚神色。

　　楊過大怒，轉頭尋找是誰投來這塊鐵板打痛了姑姑，只見點蒼漁隱右手拿著斷槳，正與達爾巴爭執，要以單槳與他再鬥。達爾巴只是搖頭，他知敵人力氣功夫和自己半斤八兩，若再比武，也是難勝，既在兵刃上佔了便宜，這場比武就算贏了。

　　霍都站了山來，朗聲說道：「我們三場中勝了兩場，這武林盟主之位自該屬於我師，各位……」他話未說完，楊過向漁隱道：「你的鐵槳怎地斷了，飛過來打痛了我姑姑？」漁隱道：「我……我……」楊過道：「你的鐵槳也不做得結實些，快去陪禮。」漁隱見他是個孩子，不加理睬。楊過忽地伸手，將他斷槳奪過，叫道：「快向我姑姑陪不是。」

　　霍都給他打斷話頭，大是氣惱，喝道：「小畜生！快滾開！」楊過叫道：「小畜生罵誰？」霍都聽他問「小畜生罵誰」，順口答道：「小畜生罵你！」他怎知南方孩子向來以這般套子鬥口，一不留神，已自上當。楊過哈哈大笑，說道：「不錯，正是小畜生罵我！」大廳上情勢本來極是緊張，卻給這少年突然這麼一個打岔，群雄都笑了出來。霍都大怒，摺扇直出，往楊過頭頂擊去。

　　群雄適才均見霍都武功甚是了得，這一扇若是打在楊過頭上，不死也必重傷，齊聲呼叫：「住手！」「不得以大欺小。」

　　郭靖飛身搶出，正要伸手奪扇，楊過頭一低，已從霍都手臂下鑽過，槳柄迴繞，使出打狗棒法的「纏」字訣，在霍都腳下一絆。霍都立足不穩，一個踉蹌，險些跌倒，總算他武功高強，將跌勢硬生生變為躍勢，凌空竄起，再穩穩落下。

　　郭靖一怔，問道：「過兒，怎麼了？」楊過笑道：「沒什麼。這□瞧不起洪老幫主的打狗棒法，我就想用打狗棒法摔他一個□鬥，可惜給他逃開了。」郭靖大奇，又問：「你怎麼會使？」楊過撒謊道：「適才魯幫主和他動手，我瞧了之後，學了幾招。」郭靖自己天資魯鈍，只道世上聰明之人甚多，對他的話倒也信了八九成。

　　霍都給楊過這麼一絆，料得是自己不小心，怎想得到這個十幾歲的少年竟有高明武功，心想眼下爭盟主是大事，辦完正事再打發這小子不遲，於是大踏步走到郭靖面前，朗聲道：「郭大俠，今日比武是我們勝了，我師金輪法王是天下武林盟主。可有那一位不服……」

　　他說未說完，楊過悄悄走到他身後，槳柄疾送，使出打狗棒法中第四招「戳」字訣，忽地向他臀上戳去。以霍都的武功修為，背後有人突施暗算，豈有不知之理？可是打狗棒法端的神奇奧妙，他雖驚覺，急閃之際終究還是差了這麼幾寸，噗的一下，正中臀部。饒是他內功深厚，臀部又是多肉之處，可是這一下卻也甚是疼痛，兼之出其不意，他只道定可避過，偏偏竟又戳中，不由得「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楊過喝道：「什麼東西？我就不服！」

　　霎時之間，廳上笑聲大作。群雄都想這少年不但頑皮，兼且大膽，這蒙古王子居然兩次著了他的道兒。

　　至此地步，霍都焉得不惱？反手一掌，要先打他個耳光，出了口惡氣再說。他雖是順手一掌，但掌力含勁蓄勢，實是西藏派武功的精要，預擬一掌要將這少年打昏躺下。郭靖知道厲害，左手探出，反手一勾，已將他手掌抓住，勸道：「閣下怎能跟小孩兒一般見識？」霍都被他一把抓住，但感半身發麻，不禁驚怒交集。

　　楊過乘勢橫過柄，重重一棍打在他臀上，叫道：「小畜生不聽話，爸爸打你屁股！」郭靖喝道：「過兒快退開，不許胡鬧！」但群豪均已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團。

　　蒙古一邊的眾武士紛紛叫嚷：「兩個打一個麼？」「不要臉！」「這算不算比武？」郭靖一怔，放脫了霍都。

　　黃蓉見楊過適才這一絆一戳，確是打狗棒法的招數，心下大疑：「他從何處偷學得到這路棒法？難道這幾個月來我教魯有腳之時，每天他都來偷看？但我教棒時每次均四下查過，他怎能瞞得過我？」叫道：「靖哥哥，你來。」郭靖回到妻子身旁，但他擔心楊過吃虧，眼光仍是不離廳心二人。

　　只見霍都揮掌飛腳，不住向楊過攻去。楊過一面閃避，一面大叫：「打你屁股，打你屁股！」橫槳柄不住向他臀部抽擊，此時霍都展開身法，自己打他不著，每一棍都落了空。霍都用摺扇想打楊過腦袋，楊過卻用鐵槳柄去打他後臀，兩人你追我趕，在廳上迅速異常的兜圈子，誰也打不著誰。

　　旁觀眾人初時只覺滑稽古怪，待見二人繞了幾個圈子，都驚訝起來。楊過年紀雖小，但腳步輕盈，身手迅捷，直和霍都不相上下。霍都幾次飛步擊打，都給他巧妙避開。

　　點蒼漁隱與達爾巴本來各執兵刃，怒目對視，一個要衝上去再打，一個全神戒備，以防對方突襲，但見霍都竟然奈何不了這樣一個少年，都是極為詫異，一個裂開大嘴嘻嘻而笑，一個用藏語嘰哩咕嚕的咒罵。

　　轉瞬間霍楊二人又繞了三個圈子，霍都已瞧出對方輕身功夫甚是了得，一味跟他追逐，說不定竟還輸了，突然轉身，急伸左掌迎面去抓他槳柄，右手扇子往他腿側「環跳穴」上點去。這一下出手，顯已不再是懲戒頑童，竟是比武過招了。

　　楊過卻仍不與他正面對戰，側身避開扇子，橫著槳柄揮打，叫道：「老子打你屁股！一日不過三，打了兩下，還欠一下！」拚鬥時使這般戲弄手段，須得比對方武功高出極多方無危險，楊過雖然學過不少上乘武功，功力卻遠遠不及霍都，如此胡鬧本來必定遭殃。但群豪瞧得有勁，紛紛嘻笑叫嚷、拍手頓足的為他助威。霍都只聽得心神不定，生怕在天下英雄面前自己屁股再給這頑童打中了一下，就算當場殺了這小□，也已大大的丟臉，因之全神貫注的閃避，一時竟忘了反擊，楊過這才未遇凶險。

　　到了此時，黃蓉自早已看出楊過曾受高人指點，武功著實了得，又想起日間他以內力助自己調息，內功修為亦自不凡，心想且由他胡攪一陣，竟能由此挽回連敗兩陣的頹勢亦未可知，於是高聲叫道：「過兒，你好好和他比一比罷，我瞧他不是你對手。」

　　楊過向霍都伸了伸舌頭，道：「你敢不敢？」說著站定身子，指著他的鼻子。

　　霍都心下雖怒，但想不可因小不忍而亂大謀，己方連勝兩場，武林盟主已然奪得，何必再為一個少年而另起糾紛？便道：「小畜生，如此頑皮，總得要好好教訓你一番，這個倒也不忙。現下請天下武林盟主金輪法王給大多兒致訓，大家一齊聽他老人家的號令。」

　　群雄轟然抗辯，喧嘩嘈雜。霍都大聲道：「咱們言明在先，三賽兩勝。各位說過的話，算人話不算？」群雄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均知駟不及舌之義，要他們出爾反爾，那是萬萬不肯的；但適才這兩場實在輸得冤枉，第一場是中了暗算，反勝為敗，第二場只是折斷了兵刃，可是硬要說不敗，卻也難以理直氣壯。眾人給他這麼一問，一時語塞。

　　楊過道：「這個老和尚這般高，這般瘦，模樣古怪，怎能做武林盟主？我瞧他不配。」霍都怒道：「這小孩的師父是誰？快領去管教。再在這□撒野，我下手可要不留情面了。」楊過道：「我師父才配當武林盟主，你師父有什麼本領？」霍都道：「你師父是那一位？請出來見見。」他見楊過身手不凡，料得他師父必是高手，是以用了個「請」字。

　　楊過道：「今日爭武林盟主，都是徒弟替師父打架，是也不是？」霍都道：「不錯，我們三場中勝了兩場，因此我師父是盟主。」楊過道：「好罷，就算你勝了他們，那又怎地？我師父的徒弟你可沒打勝。」霍都問道：「你師父的徒弟是誰？」楊過笑道：「蠢才！我師父的徒弟，自然是我。」群雄聽他說得有趣，都哈哈大笑起來。楊過笑道：「咱們也來比三場，你們勝得兩場，我才認老和尚作盟主。若是我勝得兩場，對不起，這武林盟主只好由我師父來當了。」

　　眾人聽他說到此處，均想莫非他師父當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要來和洪七公、金輪法王爭武林盟主，不管他師父是誰，總是漢人，自勝於讓蒙古國師搶了盟主去，這少年當然鬥不過霍都，然而眼下己方已然敗定，只有另生枝節，方有轉機，於是紛紛附和：「對，對，除非你們蒙古人再勝得兩場。」「這位小哥說得甚是。」「中原高手甚多，你們僥倖佔了兩場便宜，有甚希罕？」

　　霍都尋思：「對方最強的兩個高手都已敗了，再來兩個又有何懼？就怕他們使車輪戰法，打敗兩個又來兩個。」對楊過道：「尊師要爭這盟主之位，原也在理，只是天下英雄何止千萬，比了一場又是一場，卻比到何年何月方了？」

　　楊過頭一昂，說道：「旁人來作盟主，我師父也不願理會，但她瞧著你師父心□就有氣。」霍都道：「尊師是誰？他老人家可在此處？」楊過笑道：「他老人家就在你眼前。喂，姑姑，他問你老人家好呢。」小龍女「嗯」的一聲，向霍都點了點頭。

　　群雄先是一怔，隨即哈哈大笑。眼見小龍女容貌俏麗，年紀尚較楊過幼小，怎能是他師父？顯是這少年有意取笑、作弄霍都了。只有郝大通、趙志敬、尹志平等幾人才知他所言是實。黃蓉雖然智慧過人，卻也決計不信小龍女這樣一個嬌弱幼女會是他的師父。

　　霍都大怒，喝道：「小頑童胡說八道！今日群雄聚會，有多少大事要幹，那容得你在此胡鬧？快給我滾開。」

　　楊過：「你師父又黑又醜，說話嘰哩咕嚕，難聽無比。你瞧我師父多美，多麼清雅秀麗，請她做武林盟主，豈不是比你這個丑和尚師父強得多麼？」小龍女聽楊過稱讚自己美貌，心中喜歡，嫣然一笑，真如異花初胎，美玉生暈，明艷無倫。

　　群雄見楊過作弄敵人越來越是大膽，都感痛快，有些老成之人則暗暗為他擔心，生怕霍都忽下殺手，勢必送了他性命。

　　果然鬧到此時，霍都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天下英雄請了，小王殺此頑童，那是他自取其咎，須怪不得小王。」摺扇一揮，就要往楊過頭頂擊去。

　　楊過模仿他說話神氣，挺胸凸肚，叫道：「天下英雄請了，小頑童殺此王子，那是他自取其咎，須怪不得小頑童！」群雄轟笑聲中，他突然橫過槳柄，往霍都臀上揮去。

　　霍都側身讓過，摺扇斜點，左掌如風，直擊對方腦門。扇點是虛，掌擊卻實，這一掌使上了十成力，存心要一掌將他打得腦漿迸裂。楊過閃身斜走，順手將一張方桌推出，格的一響，霍都這掌擊在桌上，登時木屑橫飛，方桌塌了半邊。群雄見他掌力驚人，不禁咋舌。霍都隨即飛腳踢開桌子，跟著進擊。楊過見他出掌狠辣，再也不敢輕忽，舞動槳柄，就使打狗棒法和他鬥了起來。那打狗棒法的招數洪七公曾全部傳授，當日楊過在華山絕頂向歐陽鋒試演數日，招數中最奧妙曲折之處也都已演過，口訣和變化又曾聽黃蓉傳於魯有腳，這時將兩者一加湊和，居然使得頭頭是道。只是槳柄太過沉重，又短了半截，運用之際甚不方便，拆了十餘招，已被霍都扇中夾掌，困在一隅。

　　黃蓉見他所使的果真都是打狗棒法，雖然招數生澀，未盡妙用，出手姿式卻似模似樣，知他兵刃不順手，當即走到廳中，伸棒在二人之間一隔，說道：「過兒，打狗須用打狗棒。魯幫主這棒兒借給你罷，打完惡狗，立即歸還。」打狗棒是丐幫幫主的信物，是以須得言明借用。楊過大喜，接過竹棒。黃蓉在他耳邊低聲道：「逼他交出解藥。」說罷便即躍回。楊過沒留神適才朱子柳身中暗器的情狀，不知解藥何指，微微一怔，霍都已揮掌劈到。

　　楊過提起打狗棒往他小腹點去。這竹棒又堅又韌，長短輕重，無不順手，以打狗棒使打狗棒法，自是威力倍增。霍都發掌正劈向他頭頸，見他竹棒疾出，逕刺自己臍下三寸的「關元穴」，這是任脈的要穴，這小小頑童認穴竟如此精確，不由得吃了一驚。他與楊過己糾纏數次，始終當他不過是個身手敏捷、曾得明師指點的少年，此刻見了他這一招刺穴，才當他是個可相匹敵的對手，再也不敢輕忽，撤掌回身，轉扇護胸。旁觀高手見他竟然改取守勢，顯是對楊過頗為忌憚，詫異更甚。

　　楊過說道：「且慢，小頑童決不白白與人過招，須得賭個利物。」霍都道：「好，你若輸了，向我磕三個頭，叫三聲爺爺。」楊過又使江南頑童常用的討便宜套子，假裝沒聽見，問道：「叫什麼？」這套子突然使將出來，不知者極易上當。霍都生長蒙藏，日常相處的儘是淳□質實之輩，那懂這些江南頑童的狡獪，順口答道：「叫爺爺！」楊過應道：「嗯，乖孫兒，再叫我一聲。」眾人轟笑聲中，霍都又知上了惡當，一咬牙，右扇左掌，狂風暴雨般攻將過去。

　　楊過奮力抵擋，說道：「你若輸了，就須將解藥給我。」霍都怒道：「我輸給你？快別做夢，小畜生！」楊過竹棒揚起，喝道：「小畜生罵誰？」霍都道：「小畜生罵……」話到口邊，猛然省起，總算懸崖勒馬，硬生生把最後一個「你」字縮回嘴□。楊過笑道：「小番王，教了你個乖，你記著罷。」他話雖說得輕巧，手上卻越來越是艱難。

　　霍都是金輪法王的得意弟子，已得西藏武功的精要，他與一燈大師最強的弟子朱子柳拆得近千招，功力之深，與楊過自是不可同日而語。楊過初時激他動了怒氣，乘機佔得便宜，霍都也未全力與搏，此刻當真動手，二十餘招之後，楊過便即相形見絀。但群雄見他小小年紀，居然支持了這麼許久，均已大為讚許，都說：「這孩子可了不起。」紛紛互相詢問，這少年是誰的門下。

　　霍都見敵人勢劣，掌力越是加強。楊過所使的打狗棒法神妙莫測，本非霍都的扇法掌法之所及，但洪七公所授的只是招數，棒法的口訣秘奧，他甫自黃蓉口中聽到，仗著聰明，才勉強湊乎著兩者使用，然要立時之間融會貫通，施展威力，自是決無此理。再鬥一會，楊過東躲西閃，已難以招架。

　　郭芙與武氏兄弟自廳中比武開始，一直全神觀鬥，三人湊首悄悄議論，及至楊過出來動手，三人實是大出意料之外。武氏兄弟說他狂妄愚魯，自討苦吃。郭芙偏和他們抬□，讚他大膽機敏。武氏兄弟聽得心中酸溜溜的甚不好受。初時他們見小龍女忽然來到，與楊過神態親密，兄弟倆對望一眼，登時大感輕鬆，等得聽楊過稱她為師父，雖不知真假，二人心頭又沉重起來。這時見楊過給霍都逼得手忙腳亂，兩兄弟自知不該幸災樂禍、希冀敵人獲勝，然內心深處，竟是盼望他這□斗栽得越重越好。二人只因患得患失，於是忽喜忽憂，心情於瞬息之間接連數變。郭芙對楊過固無好感，亦無厭憎之心，只當他是個落魄無能之人，無足輕重，聽父親說要將自己許配於他，一時雖感氣憤，但終信此事決難成真，也不如何掛懷，後來見他武功非同小可，也只是大為驚異而已，見他勢危，卻不禁為他擔心。

　　楊過知道如此相鬥，十招之內便要給敵人打倒，瞥見小龍女雖仍坐在石礎上，背心卻已不再倚靠廳柱，神色關注，隨時便要躍起相助，心念一動，突然橫棒揮出，身子斜飛，從小龍女腳上躍過。霍都喝道：「那□走？」跟著躍起追擊。

　　小龍女雙足微抬，左足足尖踢向霍都右足外踝的「崑崙穴」，右足足尖踢他左足心的「湧泉穴」。總算霍都武功極為精強，見微知著，變化迅捷，小龍女雙足稍起，旁人毫不在意，他已知這少女是以極厲害的招數忽施突襲，百忙中使一招「鴛鴦連環腿」，雙足向空連環虛踢，才避開了她這兩下來無影去無蹤的飛足點穴。

　　楊過從小龍女腳上躍過，早料到有此一著，不待敵人落地，打狗棒已揮了出去。霍都伸扇在棒上一搭，借力斜身飛開，離得小龍女遠遠地，不自禁望了她兩眼，心想：」中原果然盡多能人，這兩個少年男女都不過十來歲年紀，怎地如此了得？□

　　楊過得了這一招之利，發揮棒法中的攻手，進了三記殺招，霍都大感狼狽，全力抵禦。可是第四招上楊過已無奧妙棒法連續進攻，緩得一緩，被他反擊過來，又處劣勢。

　　旁人不懂棒法，還不怎地，黃蓉卻連連暗呼可惜，忍不住念道：「棒回掠地施妙手，橫打雙□莫回頭。」這正是打狗棒法的訣竅，楊過雖知歌訣招數，卻不知此招該當於此時用出，聽得黃蓉念起，當即橫棒掠地，直擊不回。

　　這一棒去勢古怪，他雖然仗了，實不知有何功效，豈知竹棒擊出，正巧對方舉扇斜揮。霍都這一招尚未使足，已知不妙，急忙躍起相避。黃蓉又念：「狗急跳牆如何打？快擊狗臀劈狗尾。」這路棒法在丐幫中世代相傳，做丐兒的有甚文雅之士，口訣語句自然俚俗。旁人還道是黃蓉出言譏罵敵人是狗，卻不知她正在指點楊過武藝。那打狗棒法雖是除丐幫幫主外不傳別人，但一來楊過已自學會，二來這場比武關係重大，務需求勝，當下黃蓉也顧不得幫規所限，看到兩人進退守攻的情勢，不住口的出言指點。

　　她每一句話都說得正中竅要，兼之楊過機伶無比，數次得手之後，不等黃蓉念完歌訣全句，只消提得頭上幾字便即施展。這打狗棒法果然威力奇強，霍都空有一身武功，竟被一根竹棒逼得團團亂轉，再無還手餘地。眼見再拆數招，這武功精強的番邦王子就要落敗，群雄驚喜交集。大廳中采聲四起。

　　霍都揮扇急攻兩招，把楊過迫開幾步，叫道：「且住！」楊過笑道：「怎麼？小孫兒認輸了罷？」霍都臉色鐵青，森然道：「你說是為你師父爭奪盟主，怎麼使上了洪七公的武功？若說為洪七公爭盟主，適才已比兩場。你們到底是胡混瞎賴，還是怎的？」

　　黃蓉心想不錯，他這話倒是難以辯駁，正想與他強詞奪理一番，楊過已接口道：「你這次說的倒算是人話，這棒法果然非我師父所授，縱然勝得你，諒你也不服。你要見識見識我師父的功夫，絲毫不難。我剛才借用別派功夫，就怕本門功夫用將出來，你輸得太慘。」原來楊過聽他說了這番話，回頭向小龍女望了一眼，猛然省起：「幸虧這番王提醒了我。若是我用打狗棒法勝他，怎能顯出我姑姑的本事？姑姑豈不怪我忘了她傳授武功的恩德？」其實小龍女一派天真，心中充滿了對楊過的柔情密意，只要眼中看著他，就已心滿意足，萬事全不掛懷，他勝了固好，敗也無妨，均是無甚相干，至於他是否用本門武功，是否聽由黃蓉指點，她更是半點也不放在心上。

　　霍都心想：「你若不用打狗棒法，取你性命又有何難。」當下冷笑道：「這就是了，定須領教尊師的所授高招。」

　　楊過跟小龍女練得最精純的乃是劍法，於是向群雄道：「那一位尊長請借柄劍一用。」廳上二千餘人之中倒有三百餘人佩劍，聽楊過如此說，齊聲答應，紛紛拔劍。

　　郝大通和孫不二未曾拜王重陽為師之時，均已心懷忠義，後來受王重陽薰陶，攘夷禦侮之心更熱。楊過反出全真教，他們自是甚感惱怒，但此時見他力抗強敵，為中華爭光，登時將門戶私見拋在一旁。孫不二武功在全真七子中最弱，王重陽臨終時將全真教最鋒利的一把寶劍傳給了她，俾以利器補武功之不足。她見楊過借劍拒敵，當即縱身搶在頭□，雙手□托一柄青光閃閃、寒氣森森的寶劍，說道：「你用這柄劍罷！」

　　楊過見那劍猶如一泓秋水，知是斷金切玉的利刃，若用以與霍都交手，定可佔得不少便宜，但他一見孫不二身上的道袍，立時想起自己在重陽宮中所受的屈辱，又想起孫婆婆橫死在郝大通掌下，白眼一翻，卻不接劍，轉頭從一名丐幫弟子手中取過一柄黑沉沉的生□鐵劍，說道：「就借大哥此劍一用。」竟將孫不二僵在當地，進退不得。她雖出家修道，終究武學之士火性難淨，自己好意借劍，這少年竟敢如此無禮，不禁大為惱怒，欲待開口斥責，卻又是大敵當前，不便另起爭端，當下強忍怒氣，退回人叢。也是楊過性子太過剛硬，愛憎極其強烈，本可乘此退機與全真教修好，這麼一來，雙方嫌隙卻更深了。

　　霍都見他不取寶劍，卻拿了一把□得斑斑駁駁的鐵劍，心中卻多了一層忌憚之意。蓋武功練到極高境界，飛花摘葉均可傷人，原已不仗兵刃銳利，心想敵人取了這樣一柄鈍劍，當真是有恃無恐不成？當下張開摺扇，揮了兩下，欲待開口叫陣。楊過挺劍指著摺扇上朱子柳所寫的四字，笑道：「爾乃蠻夷，眾人皆知，倒也不用張揚了。」霍都臉上一紅，摺扇拍了一聲，摺成一根短棒，向他「肩井穴」微點，左掌呼地劈出，勢挾勁風，凌厲狠辣。楊過仗動鐵劍，以「玉女劍法」還招。

　　當年林朝英石墓苦修，創下玉女心經的武功，此後不再出墓，只傳了她的貼身丫鬟，經小龍女再傳而至楊過。那丫鬟非但從不涉足武林，連終南山也沒下過一步。李莫愁雖是小龍女的師姊，卻未得師傳高深劍法，只以拂塵與掌法、暗器揚威江湖。此時楊過使出古墓派劍法，大廳上各門各派高手畢集，除小龍女外，竟無一人識得。

　　這一派武功的創始人固是女子，接連兩代的弟子也都是女人，自不免輕柔有餘、威猛不足。小龍女教導楊過的架式，都帶著三分□娜風姿。楊過融會貫通之後，自然而然的已除去了女子神態，轉為飄逸靈動。古墓派輕功當世無比，此時但見他滿廳遊走，一招未畢，二招至。劍招初出時人尚在左，劍招抵敵時身已轉右，竟似劍是劍，人是人，兩都殊不相干，一套劍法只使得十餘招，群雄無不駭然欽服。

　　霍都的扇上功夫本也是武林一絕，揮打點刺，也是以飄逸輕柔取勝，但此刻遇到天下無雙的古墓派絕頂輕功，竟然施展不出手腳，加以他扇上給朱子柳寫上那四個字，被楊過一番取笑，不願再行張開，這樣一來。扇子中的「揮」字功夫便使不出了。

　　郭芙與武氏兄弟見楊過的劍法竟然如此了得，六隻眼睛睜得大大的，再也無話可說。旁觀眾人之中第一歡喜的要算郭靖，他見故人之子忽爾練成這般身手，連自己也瞧不準他的家數，想起自己郭家與楊家的累世交情，不由得悲喜交集。黃蓉斜眼望了丈夫一眼，見他眼眶微紅，嘴角卻帶笑容，知他心意，伸手過去握住了他右手。

　　霍都眼見不敵，焦躁起來，暗思今日若是竟折在這小子手中，自此聲名掃地，還說什麼揚威中原？只見楊過長劍斜指，劍尖分花，竟是連刺三處，若是縱躍閃避，登時落了下風，當即張開摺扇，擋過了他這三招連刺，一聲呼喝，又使出「狂風迅雷功」來反擊。他右扇左袖，鼓起一股疾風，袖中隱藏鐵掌，口□大聲呼喝，以他武林高手的身份，與一個少年過招，竟然不得不用出看家本領來全力施為，即令得勝，臉上也已全無光采。但此時他只求不敗，那□還顧得這許多？吐氣叫嚷，一招狠似一招。

　　楊過劍走輕靈，招斷意連，綿綿不絕，當真是□雅瀟灑，翰逸神飛，大有晉人烏衣子弟裙屐風流之態。這套美女劍法本以韻姿佳妙取勝，襯著對方的大呼狂走，更加顯得他雍容徘徊，雋朗都麗。楊過雖然一身破衣，但這路劍法使到精妙處，人人眼前陡然一亮，但覺他清華絕俗，活脫是個翩翩佳公子。

　　可是楊過一求姿式俊雅，劍上的威力便不易發揚。霍都豁出了性命不要，愈鬥愈狠，楊過漸感吃力。郭靖、黃蓉看出他又將落敗，都是眉頭漸漸皺攏，但見霍都扇底與袖間的風勁越鼓越猛，不由得心中暗叫：「不好！」

　　忽見楊過鐵劍一擺，叫道：「小心！我要放暗器了！」霍都曾用扇中毒釘傷了朱子柳，聽他如此說，只道他的鐵劍就如自己摺扇一般，也是藏有暗器，無怪他不用利劍而用□劍，自己既以此手段行險取勝，想來對方亦能學樣，見楊過鐵劍對準自己面門指來，急忙向左躍開。卻見楊過左手劍訣引著鐵劍刺到，那□有什麼暗器？」

　　霍都知道上當，罵了聲：「小畜生！」楊過問道：「小畜生罵誰？」霍都不再回答，催動掌力。楊過左手一提，叫道：「暗器來了！」霍都忙向右避，對方一劍恰好從右邊疾刺而至，急忙縮身擺腰，劍鋒從右肋旁掠過，相距不過寸許，這一劍凶險之極，疾刺不中，群雄都叫：「可惜！」蒙古眾武士卻都暗呼：「慚愧！」

　　霍都雖然死□逃生，也嚇得背生冷汗，但見楊過左手又是一提，叫道：「暗器！」便再也不去理他，自行揮掌迎擊，果然對方又是行詐。楊過一劍刺空，縱前撲出，左手第四次提起，大叫：「暗器！」霍都罵道：「小……」第二個字尚未出口，驀地□眼前金光閃動，這一下相距既近，又是在對方數次行詐之後毫沒防備，急忙湧身躍起，只覺腿上微微刺痛，已中了幾枚極細微的暗器。他想暗器細小，雖中亦無大礙，盛怒之下，扇戳掌劈，要將這狡獪小兒立斃於當場。

　　楊過知已得手，那□還再和他力拚，只是舞劍嚴守門戶，笑吟吟的道：「我三番四次提醒，要放暗器了，要放暗器了，你總是不信。可沒騙你，是不是？」

　　霍都正要揮掌擊出，突覺腿上一下麻□，似被一隻大蚊叮了一口，忙提氣忍住，要待發招，麻□更加厲害了，心□一驚：「不好，小畜生暗器有毒！」念頭只是一轉，腿上□得再也無法忍耐，也顧大得大敵當前，拋下扇子，伸手就去搔□，只這麼一搔，竟似連心中也都□了起來，不由得大叫摔倒。須知古墓派玉蜂金針之毒，天下罕見，中了一枚已自難當，何況在激鬥之際、血行正速時連中數枚？」

　　藏僧達爾巴大踏步走出，抱起師弟交在師父手中，轉身向楊過道：「小孩子，我來和你比武！」金剛杵橫掃，疾向楊過腰間打去。

　　這一杵揮將過來，帶著一道金光。金剛杵極為沉重，他一出手，金光便生，可見其膂力之強，手法之快。楊過雙腳不動，腰身向後縮了尺許，金剛杵恰好在他腰前掠過。那知達爾巴不等金杵勢頭轉老，手腕使勁，金剛杵的橫揮之勢陡然間變為直挺，竟向楊過腰間直戳過去。以如此沉重兵刃，使如此剛狠招數，竟能半途急遽轉向，人人均是出乎意外，楊過也是大吃一驚，忙按鐵劍在金杵上壓落，身子借力飛起。

　　達爾巴不等他落地，揮杵追擊，楊過鐵劍又在金杵上一按，二度上躍。達爾巴大喝一聲：「往那□逃？」金杵跟著擊到。楊過身在半空，不便轉折，眼見情勢危急已極，當下行險僥倖，突然伸手抓住杵頭，揮劍直削下去。要是他有點蒼漁隱那樣的力氣，敵人非撒手放杵不可。只是達爾巴本力強他數倍，用力回奪，急向後退。楊過乘勢放開杵頭，輕輕巧巧的落下地來。他接連三招被逼在半空，性命真是在呼吸之間，這時敵人的兵刃雖沒奪到，但危局已解，旁觀眾人都舒了口氣。

　　達爾巴見他輕功高強，變招靈活，說道：「小孩子的功夫很不錯，是誰教你的啊？」他說的是藏語，楊過自然一字不懂。他料來這和尚是在罵自己，於是依著他的口音，也是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這幾個字發音既准，次序又是絲毫不亂，在達爾巴聽來，正是問他：「小孩子的功夫很不錯，是誰教你的啊？」於是答道：「我師父是金輪法王。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該叫我大和尚。」

　　楊過半點不肯吃虧，心想：「不管你如何惡毒的罵我，我只要全盤奉還，口頭上就不會輸了。你用番話罵我豬狗畜生，我照式照樣也罵你豬狗畜生。」是以用心聽他說話，等他一說完，便依樣葫蘆的用藏語說道：「我師父是金輪法王。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該叫我大和尚。」

　　達爾巴大奇，側過頭左看右瞧，心想你明明是小孩子，怎會是大和尚？你師父又怎會是金輪法王？於是說道：「我是法王的首代弟子，你是第幾代的？」楊過也道：「我是法王的首代弟子，你是第幾代的？」

　　西藏喇嘛教中向來有轉世輪迴之說，其時達賴與班禪的轉世尚未起始，但人死後投胎復生、不昧性靈的說法，早為喇嘛教中人人所深信不疑。金輪法王少年時收過一個大弟子，這弟子不到二十歲就死了，達爾巴和霍都均未見過，只知道有這麼一會事。達爾巴在法王座下排名第二，霍都居三，便是為此。此時達爾巴聽了這番言語，只道楊過真是大師兄轉世，又想他如不是神童帶藝投胎，一個少年怎能有如此武功？再說他是中原少年，藏語又怎能說得這般純熟？當下側頭向他凝視片刻，越想越像，突然拋下金剛杵，向楊過低頭膜拜，連稱：「大師兄，師弟達爾巴參見。」

　　這一來楊過自然大奇，心想這和尚竟然罵不過我，向我低頭服輸，見他舉動恭敬之極，所說言語自非罵人．必是敬語，倒不必跟著他學了，於是點頭微笑，意示接納。

　　旁觀眾人更是詫異之極，大家不懂藏語，不知楊過跟他嘰哩固嚕、咭咭咯咯的對答半晌，說了一番什麼言語，竟然將這神力驚人的番僧就此折服。

　　這中間只有金輪法王明白原委，心知這二弟子為人魯直，上了楊過的當，於是大聲說道：「達爾巴，他不是你大師兄轉世，快起來跟他比武。」達爾巴一驚躍起，說道：「師父，我看他定是大師兄，否則小小年紀，怎會有如此身手？」金輪法王道：「你大師兄的武功比你強得多，這孩子卻不及你。」達爾巴只是搖頭不信。金輪法王知他性子最直，一時也說不明白，便道：「你若不信，跟他再比試一下就知道了。」

　　達爾巴對師父的話向來奉若神明，他既說楊過不是大師兄轉世，那就多半不是大師兄了。但他小小年紀，竟有這般高明武功，又自稱是他大師兄，卻又難以不信，還是遵從師父吩咐，與他較量幾招，試試他的真功夫，瞧是誰勝誰敗，那就立判真偽了，於是舉手向楊過道：「好，我就跟你比試一下武功，是真是假，就憑勝敗而定。」

　　楊過見他站起身來，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話，神色間甚是恭謹，料想他是說幾句禮貌言語，於是一音不變的照說一遍，達爾巴聽來，正是：「好，我就跟你比試一下武功，是真是假，就憑勝敗而定。」他聽了這幾句話，心下又感驚懼，暗想：「師父說我大師兄的武功比我強得多，我是定然比他不過的。」

　　楊過見他臉有懼色，心想：「我再嚇他一嚇，讓他就此退去便是。」說道：「你有五個徒兒，叫作藏邊五丑，前幾天在華山絕頂對我無禮，已被我廢去了武功。這幾個傢伙還活著罷？」他說的是漢語，達爾巴自然不懂，當下由隨來的一名武士譯了。達爾巴一聽之下，更是大驚失色。藏邊五丑在洪七公與歐陽鋒兩大高手夾擊之下，全身筋脈俱廢，回去話也說不出了。達爾巴察看五人的傷勢，料想就是師父金輪法王也絕無如此功力，竟能將這五人震得八脈俱廢，卻又保得他們性命，下手者實有通天徹地之能，殆是神道鬼怪。他又怎想得到洪七公、歐陽鋒二人的內力均不在金輪法王之下，二人合力，自是勝了他師父一倍。此刻聽楊過這麼說，更是懼意大盛，轉眼向金輪法王瞧去，只見他臉有怒容，卻又不敢不與楊過動手，只得說道：「請你手下留情。」楊過學著他的藏語，也道：「請你手下留情。」

　　郭芙見二人用藏語說個不休，走到黃蓉身邊道：「媽，他們說些什麼？」黃蓉早聽出楊過只是依樣葫蘆，少年人鬧著玩兒，但達爾巴何以竟會對他膜拜，卻也參詳不透，聽得女兒相詢，只是「嗯」了一聲，道：「楊家哥哥和他說笑呢！」

　　便在此時，達爾巴突然揮杵向楊過打去，他想事先已說清清楚楚，對方自有防備。楊過卻見他神態恭敬，萬不料他會突然出手，這一杵險些給他打著，急忙後躍避開。

　　他急退急趨，隨即縱上連刺三劍。達爾巴心中存了怯意，生怕楊過追隨師父日久，武學上有驚人造詣，輪迴轉世，更有莫大神通，當下只是以金剛杵緊守門戶，不敢絲毫怠忽，數招一過，楊過已瞧出他只守不攻，雖然不明用意，卻樂得大展攻勢，當下飄忽來去，東刺西擊，這一路玉女劍法更見使得英氣爽朗，顧盼生姿。

　　堪堪拆了百餘招，金輪法王瞧得大不耐煩，喝道：「達爾巴，趕快反擊，他不是你的大師兄！」達爾巴的武功自是遠在楊過之上，只是心存敬畏，功夫倒去了五成，楊過卻是乘機全力施展。一個越是得心應手，一個越是畏縮退讓。楊過雖佔上風，卻也傷他不得，達爾巴更道是大師兄手下留情。金輪法王大怒，厲聲喝道：「立時反攻！」這一句話聲音奇猛，只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響。達爾巴不敢違抗師令，一挺金剛杵，當即狂打急攻。

　　他這一番猛擊，便將楊過逼得不住閃避，招數中的破綻也漸漸顯露出來。達爾巴見他劍招稍疏，金杵倒甩上去，楊過縮手不及，劍杵相交。本來比武之際，雙方兵刃碰撞乃是常事，但金剛杵太過沉重，楊過的鐵劍始終翻騰飛舞，不敢和金杵相□，此時一撞，但覺一股大力激□，震得虎口劇痛，拍的一聲，鐵劍斷為兩截。達爾巴叫道：「是我勝啦！」垂杵退開，將金刪杵往地下一豎，雙手合十，躬身行禮。他雖得勝，對大師兄卻不敢失了禮數。

　　楊過也用藏語叫道：「是我勝啦！」半截鐵劍向他迎面擲去。達爾巴側身避過，心中一怔：「怎麼是大師兄勝啦？難道他這一招是誘著？」只見楊過空手猱身而上，不敢怠慢，忙舞杵護身。楊過在古墓中隨小龍女學練掌法，練到雙掌擋得往九九八十一隻麻雀飛翔，不讓一隻雀兒漏出掌去。這路「天羅地網勢」的掌法乃林朝英獨得之秘，招數掌形從未下過終南山一步，此時使將出來，果然綿密無比，雖是空手，威力實不遜於手中有劍之時。達爾巴將金剛杵使得呼呼風響，楊過卻以極高的輕身功夫在杵隙中進退來去，雖然凶險處時時間不容髮，金剛杵卻始終碰不到他身子絲毫。他反而抓打撕劈、擒拿勾擊，在小擒拿手中夾以「天羅地網勢」的掌法，著著搶攻。

　　又鬥一陣，達爾巴神力愈增，楊過卻也是越奔越是輕捷。他在古墓寒玉床上坐臥練功，斗室中急奔疾轉，數年之功，此時才盡數顯現出來。

　　小龍女坐在柱旁石礎上，臉露微笑，瞧著兩人相鬥，眼見楊過久戰不下，從懷中掏出一雙白色手套，叫道：「過兒，接住了！」右手一揚，將手套擲了過去。

　　她這雙手套是以極細極軔的白金絲織成，雖然柔薄，卻非寶刀利刃所能損傷。郝大通見到手套飛空，臉上微微變色。當年重陽宮中交手，小龍女曾戴這手套而拗斷他長劍，竟逼得他險些自殺，此刻眼見之下，不由得觸動心境。

　　楊過接住了手套，退後一步，迅速戴上，腰枝□擺，使出古墓派武功中最奇妙最花巧的「美女拳法」來。這路拳法當日他助陸無雙卻敵，便曾使過幾招，以此擊退丐幫弟子的追擊。拳法每一招都是摸擬一位古代美女，由男子使來本是不甚雅觀，但楊過研習時姿式已有更改，招名拳法如舊，飛掌踢腿之際，卻已變婀娜嫵媚而為飄逸瀟灑。這麼一來，旁觀群雄更加摸不著頭腦，但見他忽而翩然起舞，忽而端形凝立，神態變幻，極盡詭異。

　　要知女子的姿態心神本就變化既多且速，而歷代有名女子性格各有不凡之處，顰笑之際、愁喜之分，自更難知難度。將千百年來美女變幻莫測的心情神態化入武術之中，再加上女神端麗之姿，女仙縹緲之形，凡夫俗子，如何能解？楊過使一招「紅玉擊鼓」，雙臂交互快擊，達爾巴舉杵橫架。楊過變為「紅拂夜奔」，出其不意的叩關直入，達爾巴豎杵直擋。楊過突仗「綠珠墜樓」，撲地攻敵下盤。達爾巴吃了一驚，心想：「大師兄的招法怎地如此難測？」急躍而起，閃開他左掌的劈削。楊過雙掌連拍數下，接著連綿不斷的拍出，原來這是「文姬歸漢」，共有胡笳十八拍。

　　他每一招均有來歷，達爾巴是個藏僧，又怎懂得這些中原典故？霎時之間給他忽高忽低、或東或西的攻了個手忙腳亂。楊過手上戴了金絲手套，時時乘機使出「紅線盜盒」、「木蘭彎弓」、「班姬賦詩」、「嫦娥竊藥」等招數來奪他金杵，逼得他吼叫連連，大是狼狽。群雄大喜，齊聲喝采助威。

　　金輪法王眼見徒兒武功明明高於這少年，只是存了怯意，不斷遭到對方搶攻，以致處境窘迫，當下厲聲喝道：「快使無上大力杵法！」

　　達爾巴應道：「是！」只手握住杵柄，揮舞起來。他單手舞杵，已是神力驚人，此時雙手用勁，連腰力也同時使上了，金剛杵上所發呼呼風聲更加響了一倍。這「無上大力杵法」無甚變化，只是橫揮八招，直擊八招，一共二八一十六招，但一十六招反覆使將出來，橫揮直擊，只逼得楊過遠遠避開，別說正面交鋒，連杵風也是不敢碰上。

　　點蒼漁隱折斷鐵槳之後，一直甚不服氣，此時見到這「無上大力杵法」如此威武，心想自己槳法之中實無這般至剛至猛的招數，倒也不由得暗自欽佩。

　　再鬥一陣，廳上的紅燭已有七八枝被杵風帶滅，楊過只仗著輕功東西縱躍，一味閃避，但求不給金杵擊中帶著，那□尚能還手？中原英雄盡皆心驚，默不作聲，蒙古眾武士卻暴雷價叫起好來。

　　楊過在金杵緊迫下惟有不住退縮，不多時竟已退讓入了廳角，要待變招，卻半點騰不出手腳。這路「無上大力杵法」本就帶著三分顛狂之意，達爾巴使發了性，已忘了眼前之人是大師兄轉世，見他縮在廳角內已然退無可退，大喝一聲：「你死了！」金杵橫揮，只聽得轟隆一聲猛響，煙霧瀰漫，磚土紛飛，大廳牆壁已被他打破了一個大孔。

　　楊過於千鈞一髮之際從他頭頂疾躍而過，百忙之中仍沒忘了用藏語回敬一句：「你死了！」這一躍卻是「九陰真經」中的武功。他和小龍女曾修習古墓石室頂上的王重陽遺經石刻，拳腳劍術是學到了幾成，內功卻因無人指點，兩人練是練了，可也不知練得對是不對，此時初臨大敵，那敢使用？竟不料在危急中自然而然的使了出來，救了一命。

　　眾人只道達爾巴這一招定要得手，郭靖不等他這一杵揮足，已自搶出要襲他後心，猛見眼前紅袍幌動，金輪法王發掌擊來。郭靖見對方掌勢奇速，急使一招「見龍在田」擋開。兩人雙掌相交，竟沒半點聲息，身子都幌了兩幌。郭靖退後三步，金輪法王卻穩站原地不動。他本力遠較郭靖為大、功力也深，掌法武技卻頗有不及。郭靖順勢退後，卸去敵人的猛勁，以免受傷。金輪法王卻極為好勝，強自硬接了這一招，忍著胸口隱隱作痛，竟然凝立不動。連郭靖與金輪法王這等高手也道楊過定要遇險，以致一個飛身相救，一個出手阻截，那知楊過竟有奇招，在金杵貼身掠過的空隙之間逃了出來。二人見他居然脫險，均感詫異，一個喜慰，一個惋惜，各自退回。

　　達爾巴一擊不中，更不回身，金杵向後猛揮，楊過見敵招來得快極，自然而然的掠地竄出。這一下猶似燕子穿□一般，離地尺許，平平掠過，剛好在金杵之下數寸，那又是「九陰真經」中的武功。

　　黃蓉大奇，道：「靖哥哥，怎麼過兒也會九陰真經？你教他的麼？」她只道郭靖顧念故人之情，在送他上終南山的途中將真經授了於他。郭靖道：「沒有啊，若是傳他，我怎會瞞你？」黃蓉「嗯」了一聲，素知丈夫對旁人尚且說一是一，對自己自是更無虛言。但見楊過騰挪閃避，每遇危急，總是靠那真經的功夫護身。但他顯然並未練通，不會以真經武功反擊取勝，雖然保得性命，這一場比武看來終歸要輸了。黃蓉暗暗歎息：「過兒真是奇才，他若跟得我一年半載，將打狗棒法和真經上的功夫學得全了，這藏僧那□還是他對手？」

　　正自煩惱，眼光一轉之際，忽見丐幫叛徒彭長老混在蒙古武士群中，滿臉喜色，她靈機一動，叫道：「過兒，移魂大法，移魂大法！」九陰真經中有一門功夫叫做「移魂大法」，系以心靈之力克敵制勝。當年洞庭湖君山丐幫大會，黃蓉曾以此法克制彭長老迷神催眠的「懾心術」，因此上見到此人時便即想起。

　　楊過記得「移魂大法」的練法，但他不信心力專注凝視對方，即能克敵制勝，是以從未練過，他素服黃蓉之能，心想：「郭伯母既出此言，必有緣故，反正今日已然輸定，我就試他一試。」於是拳腳上繼續竄避招架，心中卻是摒慮絕思，依著經中所載止觀法門，由「制心止」而至「體真止」，寧神歸一，竟無半點雜念。這時他全憑本性招架，聽聲閃躍、遇風趨避，眼光呆呆的瞪著敵人。

　　又拆數招，達爾巴忽覺楊過舉動有異，向他望了一眼，金杵猛擊過去。楊過使一招美女拳法中的「蠻腰纖纖」，腰肢輕擺避開，他既運「移魂大法」，心體為一，拳腳上使的是什麼招數，臉上就有什麼神情。達爾巴見他臉上忽現書卷之氣，那□知他是在模仿唐代詩人竹樂天之妾小蠻的舞姿，不禁一呆，金杵當頭直擊。楊過側頭避過，五根手指張開，伸手在自己頭髮上一梳，手指跟著軟軟的揮了出去，臉上微微一笑，卻是一招「麗華梳裝」。那張麗華是李後主的寵姬，發長七尺，光可□人，李後主為她廢棄政事而亡國，其媚可知。楊過這麼一笑，達爾巴已受感染，跟著也是一笑。只是楊過眉清目秀，添上笑容，更增風致，那達爾巴顴骨高聳，面頰深陷，跟著楊過作態一笑，旁觀眾人無不毛骨悚然。

　　楊過見他呆住，伸指戳出，卻是一招「萍姬針神」。達爾巴側身閃開，臉上跟著他做個細心縫衣的模樣。

　　黃蓉見楊過領會她的意思，居然能以「移魂大法」令敵人受到感應，心中大為喜慰，低聲對郭靖道：「過兒遭際非凡，當年你在他這般年紀之時，尚無如此功夫。」郭靖喜動顏色，點了點頭，目光凝視廳心二人，竟不稍瞬。

　　這「移魂大法」純係心靈之力的感應，倘若對方心神凝定，此法往往無效。要是對方內力更高，則反激過來，施術者反受其制。兩人比武，如施術者武功較強，則拳腳兵刃已足以獲勝，實不必施用此法，假如功力不及，卻又不敢貿然使用。是以此法雖然高深精奧，臨敵時卻也無甚用處。達爾巴聽楊過說了一通藏語，早有八九成信得他是大師兄轉世，只因心存敬畏之意，是以感應極快，楊過這才一舉成功，但若施之於霍都，則此術楊過事先既未曾練過，內力又不及對手，勢必大遭凶險。

　　這時楊過將美女拳法施展出來，或步步生蓮，或依依如柳，達爾巴依樣模仿，只將眾人看得又是驚駭，又是好笑。

　　郭芙早已笑得打跌，對母親道：「媽，楊家哥哥這套功夫真妙，你怎不教我？」黃蓉道：「你若會了移魂大法，定然鬧得天翻地覆，終於自受其害。」拉著她手，鄭重說道：「你別以為好阮，楊家哥哥正與這和尚性命相搏，這可比動刀動劍更是凶險呢！」郭芙伸了伸舌頭，凝神望著楊過，心□總覺得好玩，見楊過笑達爾巴也笑、楊過怒達爾巴也怒，於是也跟著學樣。那知這「移魂大法」厲害之極，她只學得兩下，心頭便迷迷糊糊，竟一步步的走向廳心。

　　黃蓉大吃一驚，忙伸手拉住。這時郭芙已心神受制，用力想甩開母親。黃蓉反手扣住她手腕拖了回來，將她臉兒轉過，教她瞧不到楊過。郭芙掙扎了幾下，脈門被拿住了動彈不得，腦中一昏，便伏在母親懷□睡著了。

　　此時達爾巴已全被楊過制住，見他使招「西子捧心」，登時跟著來一下「東施效顰」，見他使出「洛神微步」，便也亦步亦趨，「翩若驚鴉、宛若游蛇」起來。金輪法王早看出不對，連聲呼喝，達爾巴竟是恍如不聞。楊過見時機已至，突使一招「曹令割鼻」，揮手在自己臉上斜削一掌，左掌削過，右掌又削，連綿不斷。古時曹文叔之妻名令，夫死後自割其鼻，以示決不再嫁。拳法中這一招本是以手掌在自己臉前削過，格開敵人擊來面門的拳掌，楊過的手掌卻近了數寸，削上了自己臉頰，看似出手甚重，其實只是手掌在自己臉上輕輕一抹，達爾巴那□知道，雙掌拚命往自己臉上打去。他神力驚人，每一掌都是百餘斤的勁力，打到十餘掌，終於支持不住，將自己打得昏暈倒地。

　　楊過悄退數步，坐到小龍女身畔，右手支頤，左手輕輕揮出，長歎一聲，臉現寂寥之意。這是「美女拳法」最後一招的收式，叫作「古墓幽居」，卻是楊過所自創，林朝英固然不知，小龍女也是不會。楊過掌年學全了美女拳法之後，心想祖師婆婆姿容德行，不輸於古代美女，武功之高更不必說，這路拳法中若無祖師婆婆在，算不得有美皆備，於是自行擬了這一招，雖說為抒寫林朝英而作，舉止神態卻是模擬了師父小龍女。當日小龍女見到，只是微微一哂，自也不會跟著他去胡鬧。

　　群雄齊聲歡呼，叫道：「我們又勝了第二場！」「武林盟主是大宋高手！」「蒙古韃子快快滾出去罷，別來中原現世啦！」兩名蒙古武士在紛亂中搶出，將達爾巴抬了回去。

　　金輪法王見兩個徒弟都輸在這少年手□，卻均非武功不及，委實敗得胡□糊塗之至，心中大是惱怒，但臉上不動聲色，坐在椅上喝道：「少年，你的師父是誰？」他武功絕倫之外，兼且博學多才，居然會說漢語。

　　楊過右手向小龍女一伸，笑道：「我師父就是這一位，你快來拜見武林盟主罷！」

　　金輪法王見小龍女嫵媚嬌怯，比楊過年紀更小，絕不信是他師父，心想：「中原漢人詭計多端，可不能騙得了我？」霍地站起，當□□一陣響亮，從懷中取出一個金輪。這金輪徑長尺半，乃黃金鑄成，輪上鑄有藏文的密宗真言，中藏九個小球，隨手一抖，響聲良久不絕。金輪法王指著小龍女道：「哼，你這小姑娘也配做武林盟主？只要你接得住我這金輪的十招，我就認你是盟主。」楊過笑道：「我已勝了兩場，三賽兩勝，你方言明在先，卻又胡賴些什麼？」金輪法王道：「我要試試她的功夫，瞧她是不是當得起。」

　　小龍女不知金輪法王武功驚駭世俗，也不知「武林盟主」是什麼東西，更沒想到自己要當還是不當，聽他說要試試自己是否接得住他金輪十招，當即站起身來，說道：「那我就試試。」

　　金輪法王道：「你若接不住我十招，那便怎樣？」小龍女道：「接不住就接不住，又怎樣了？」她此時雖對楊過愛念已深，然對別事仍是無動於中。中原群雄與蒙古武士均不知這是她的本性，見她全不把金輪法王瞧在眼內，還道她確是武功深不可測。更有人見楊過使「移魂大法」打敗達爾巴，還道她會使妖法，是個小妖女，登時紛紛議論起來。

　　金輪法王卻也真怕她行使妖法，當下口中喃喃唸咒，嘰哩咕嚕，咭哩咯嘟，念的是密宗真言「降妖伏魔咒」。楊過在旁聽得明白，只道這和尚又用藏語罵他師父，忙用心硬記，一個字一個字全記得清清楚楚。金輪法王念□咒語，金輪一擺，當□□一陣響，喝道：「少年退開，我要動手了！」這兩句話說的卻是漢語。

　　楊過搖搖手，不敢說話，只怕一分心便忘了硬生生記住的這大段藏語，當下依著字音，一字一字的念了起來。卻好達爾巴此時悠悠醒轉，見師父手持金輪，正要與人動手，卻聽楊過口誦密完真言「降魔伏妖咒」，此是本門秘法，決計不傳外人，楊過若非大師兄轉世，怎麼會念此咒？情急之下，一躍而出，跪在師父面前叫道：「師父，他真是大師兄轉世，你再收他入門罷！」金輪法王怒道：「胡說！你上了當還不知道。」達爾巴道：「是的啊，這事千真萬確，決不能錯。」法王見他糾纏不清，一把抓起他背心往廳□擲去。達爾巴一個一百多斤重的身軀，在他一抓一擲之下輕飄飄的恍似無物。

　　眾人適才見達爾巴力鬥點蒼漁隱與楊過，膂力驚人，但法王這麼一擲，功力顯然又遠在其上，眼見小龍女這般嬌滴滴的模樣，別說接他十招，就是給他用力吹一口氣，只怕也就吹倒了，不禁都為她擔憂。蒙古武士中不少人曾見過金輪法王顯示武功，當真是藝壓萬夫、力勝九牛。小龍女雖是敵人，們見她稚弱美貌，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想她縱有妖術，也必難敵法王玄功通神，不免暗暗盼他不要痛下辣手。

　　楊過念完咒語，低聲道：「姑姑，小心這個和尚。」金輪法王聽他念得一字不錯，心下佩服，讚道：「少年，虧得你了。」楊過道：「和尚，虧得你了。」法王雙目一瞪，說道：「虧得我什麼？」楊過道：「虧得你有膽跟我師父動手，她是菩薩轉世，有通天徹地之能、降龍伏虎之功，你還是小心為妙。」他見這和尚厲害，想說得他有了顧忌，出手不敢放盡，師父就易於抵擋。但金輪法王是西藏不世出的英傑，文武全才，那會上當，叫道：「第一招來了，小姑娘，亮兵刃罷！」

　　楊過除下金絲手套，替師父戴上，垂手退開。小龍女從懷中摸出一條雪白綢帶，迎風一抖，綢帶末端繫著一個金色圓球，圓球中空有物，綢帶抖動，圓球如鈴子般響了起來，玎玲玎玲，清脆動聽。眾人見二人的兵刃都極怪異，心想今日真是大開眼界，一個兵刃極短，一個卻是極長，一個極堅，一個卻極柔，偏巧二般兵器又都會玎□作聲。

　　金輪法王所用的金輪專擅鎖拿對手兵刃，不論刀槍劍戟、矛□鞭棍，遇上了全是縛手縛腳，常人揮動武器一招過去，手中就沒了兵器。若不是他見楊過功夫了得，還決不會說到十招。他一生之中，極少有人能接得了他金輪的三招。

　　小龍女綢帶揚動，搶先進招。法王道：「這是什麼東西？」左手去抓帶子，眼見綢帶夭矯靈動，料來變化必多，這一抓之中暗藏上下左右中五個方位，不論綢帶閃到那□，都是逃不脫掌握。那知綢帶上的小圓球玎的一聲響，反激起來，逕來打他手背上的「中渚穴」。金輪法王變招奇速，手掌翻轉，又來抓那小球。小龍女手腕微抖，小球翻將過去，自下而上，打他手背虎口處的「合谷穴」。金輪法王手掌再翻，這次卻是伸出食中兩指去夾圓球。小龍女看得明白，綢帶微送，圓球伸出去點他臂彎□的「曲澤穴」。

　　這幾下變招，當真只在反掌之間，金輪法王手掌翻了兩次，小龍女手腕抖了三下，卻已交換了五招。楊過看得明白，大聲數道：「一二三四五……五招啦！還□五招。」金輪法王要小龍女接他十招，是要她抵擋金輪的十下攻勢，楊過取巧，卻將雙方交換的招數一併計算在內。法王是一代武學宗師，那肯與這狡獪小兒斤斤辯算招數多少？當下左臂微偏，讓開圓球，金輪直遞了出去。

　　小龍女只聽得當□□一陣急響，眼前金光閃動，敵人金輪已攻到面前尺許之處。這一下真是變生不測，別說抵擋，閃躲也已不及，危急中抖動手腕，綢帶直繞過來，圓球直打法王腦後正中的「風池穴」，這是人身要害，任你武功再強，只要給打中了，終須性命難保。那是她無可奈何，才以兩敗俱傷的險招逼敵回輪自保。果然金輪法王不願與她拚命，低頭避過，只這麼一低頭，手上輪子送出略緩。小龍女已乘機收回綢帶，玎玎□□一陣響，圓球與輪子相碰，已將金輪的攻招解開。這只是一瞬間的事，但小龍女已是從生到死、從死生的經了一轉，急忙展開輕功，向旁急退，臉上大現驚懼之色。

　　金輪法王只這麼攻了一招，但楊過大聲叫道：「六七八九十……好啦，我師父已接了你十招，更有什麼話說？」

　　這幾下交手，金輪法王已知這小姑娘武功雖高，終究萬萬不及自己，若是正式比拚，十招之內定可將她打敗，最討厭楊過在旁攪局，胡言亂語，弄得自己心神不定，心想：「且不理這少年胡說，我加緊出招，先將這女孩兒打敗了，再作道理。」於是袍袖帶風，金輪幌動，又是一招極厲害的殺著劈將這去。楊過大叫：「不要臉！說了十招，又來偷襲，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他也不理會雙方攻守招數多少，口中自管連珠價數將出來。

　　小龍女接過一招之後，極是害怕，說什麼也不敢再正面擋他第二招，當下展開輕功，在廳上飛舞來去，手中綢帶飄動，金球急轉，幻成一片竹霧，一道黃光。那金球發出玎玎聲響，忽怎忽緩，忽輕忽響，竟爾如樂曲一般。原來她□居古墓之時，曾依著林朝英遺下的琴譜按撫瑤琴，頗得妙理。後來練這綢帶金球，聽著球中發出的聲音頗具音節，也是她少年心性，竟在武功之中把音樂配了上去。天地間歲時之序，草木之長，以至人身之脈搏呼吸，無不含有一定節奏，音樂乃依循天籟及人身自然節拍而組成，是故樂音則聽之悅耳，嘈雜則聞之心煩。武功一與音樂相合，使出來更是柔和中節，得心應手。

　　古墓派的輕功乃武林一絕，別派任何輕功均所不及。於平原曠野之間尚不易見其長處，此時在廳上使將出來，的是飄逸無倫，變化萬方。她一生在墓室中練功，於丈許方圓之內當真趨退若神。金輪法王武功雖然遠勝，但她一味騰挪奔躍，卻也奈何不了，只聽得鈴聲玎玎，有如樂曲，聽了幾下，竟便要順著她樂音出手，急忙擺動金輪，發出一陣嘈音來沖□鈴聲。霎時間大廳上兩般聲音交作，忽輕忽響，或高或低。鈴聲清脆，聽來心曠神怡，金輪中發出的當□巨響卻是如打鐵，如刮鑊，如殺豬，如擊狗，說不出的古怪喧噪。

　　郭靖與黃蓉在旁觀戰，都想起少年之時在桃花島上聽洪七公、歐陽鋒、黃藥師三人以樂聲拚鬥的情景，此時思及，已如隔世。眼前這兩人武功雖妙，說到以樂聲拚鬥的功夫，卻尚遠不及洪黃歐陽。這時楊過滔滔不絕的早已數到了「一千零五、一千零六、一千零七……」但小龍女不與敵人正面動手，金輪法王卻算來未滿十招。郭芙本在母親懷中昏睡，被金輪的惡響吵醒，雙手掩耳，抬起頭來，滿臉迷惘，不明所以。

　　此時金輪法王也已極不耐煩，自覺以一代宗主身份，來來去去竟鬥不下一個少女，若再拖延，縱然獲勝，也已臉上無光，猛地□左臂橫伸，金輪斜砸，手掌自左下方仰拍，金輪自右上方擊落。二人游鬥這許久，小龍女輕功的路子已被他摸準了五成，這兩下殺招攔住了她進途退路，要教她讓得前面，避不了後面。小龍女危急中綢帶飛揚，捲起一團白花，身子急向上躍。法王金輪迴轉，已將綢帶鎖住。若是尋常兵刃，早已被他鎖奪脫手，但綢帶沒半點堅勁，竟爾輕輕巧巧的從輪孔中滑脫。金輪法王喝道：「這是第二招，第三招來了！」踏上一步，金輪忽地脫手，向小龍女飛了過去。

　　這一下絕招實是出乎人人意料之外，但見金輪急轉，向小龍女砸到。小龍女大駭，伏低身子向後急竄，□聽得當□□聲響，一團黃光從臉畔掠過，不容寸許，疾風只削得她嫩臉生疼。眾人驚呼聲中，法王搶身長臂，手掌在輪緣一撥，那金輪就如活了一般，在空中忽地轉身，又向小龍女追擊過去。小龍女眼見輪子轉動時勢道大得異乎尋常，那敢用綢帶去捲？只得以絕頂輕功旁躍避開。金輪法王兩擊不中，叫道：「好輕功！」搶上去突伸左拳，噹的一聲在輪邊一擊，同時雙掌齊出，攔在小龍女身前，那金輪卻嗆啷啷的從她腦後飛來。

　　金輪來勢並不十分迅速，但輪子未到，疾風已然撲至，勢道猛惡之極。法王在輪上擊這一拳時，已先行料到對方閃避方位，因此那輪子猶似長了眼睛一般，在空中繞了半個圈子，向她身後急追。小龍女這一躍一避，已然盡施生平所學，卻見這藏僧雙掌箕張，竟自攔在身前。群雄耳中鳴響，目為之眩，無不驚心。

　　楊過見小龍女遇險，情急關心，順手抓起達爾巴遺在地下的金杵，奮力躍起，舉杵向輪子搗去，噹的一聲大響，金刪杵恰好套入輪中空洞，只是金輪力道實在猛惡，只震得他雙手虎口迸裂，鮮血長流，連入帶輪和著金杵，一齊摔在地下。

　　小龍女一瞥眼見金輪落地，後路脅迫已解，但自己身在半空，如何能避開面前的大敵？情急智生，綢帶揮出，捲住西首的柱子，用勁一扯，身子在空中借力斜飛，撞向廳柱，輕輕巧巧的滑落，溜到了柱後，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開了法王五丁開山般的掌力。

　　金輪法王明已得手，卻又被楊過從中阻撓，不但對方逃開，連自己縱橫無敵的兵刃也被他打落在地，真是生平從所未遇的大挫折。他本來清明在躬，智慧朗照，這時卻不由得大動無明，不等楊過起身，呼的一掌，已劈空向他擊去。按理他是一派宗師，對方既是後輩，又已摔在地下未曾起身，如此打他一掌，和他身份及平素的自負實是殊不相稱，但盛怒之下也已顧不得這許多。

　　郭靖見他怒視楊過，抬肩縮臂，知他要猛下毒手，暗叫：「不好！」若是搶步上前，縱然擋得一擋，楊過仍然不免受傷，危急中不及細思，一招「飛龍在天」，全身躍在空中，向他頭頂搏擊下來。金輪法王掌力若是不收，雖能將楊過斃於掌底，自己卻也要喪生於這凌厲無倫的降龍掌之下，當下掌力急轉，「嘿」的一聲呼喝，手掌與郭靖相交。

　　這是當代兩位武學大師的二次交掌。郭靖人在半空，無從借力，順著對方掌勢翻了半個□鬥，向後落下。金輪法王卻穩站原地，身不幌，腳不移，居然行若無事。郝大通、孫不二、點蒼漁隱等素知郭靖武功，見後無不駭異，心想這番僧的功夫實是深不可測。其實郭靖向後退讓，自然而然的消解敵人掌力，乃是武學正道。金輪法王給楊過一搗亂，攪得臉上無光，硬要爭回顏面而實接郭靖掌力，卻是大耗內力真氣，雖似佔了上風，內□卻是吃虧。二人均是並世雄傑，數十招內決難分判高下，金輪法王勉強在一招中先佔地步，胸口又不免隱隱生疼，好在對方只求救人，並不繼續進招，於是口唇緊閉，暗運內力，打通胸口所凝住的一股滯氣。

　　楊過死□逃生，爬起身來，奔向小龍女身旁，小龍女也正過來探視。兩人齊聲問道：「你沒事麼？」兩人同時點了點頭，臉上同現笑容，雙手互握，滿心喜悅。

　　楊過隨即舉起金剛杵，將金輪頂在杵上，耍盤子般轉動，居然也發出些嗆啷啷的聲響，高聲叫道：「蒙古眾武士聽著：你們大國師的兵刃已給我繳下，還說什麼天下武林盟主？快快滾你們蒙古奶奶老太婆的臭鴨蛋罷！」

　　蒙古武士盡皆不服，眼見金輪法王與小龍女比武已然勝了，對方出了一個楊過不足，又出一個郭靖，紛紛叫嚷：「你們以三敵一，羞也不羞？」「法王自行將金輪拋去，豈是你這小子所能奪下？」「一對一，好好比過，不許旁人插手助拳！」「對對，再打過。」眾人喧嘩叫囂，但說的都是蒙古話，除郭靖之外，中原群雄一句也聽不懂。

　　中原群雄中明白事理的，也覺以武功而論，金輪法王當然在小龍女之上，但武林盟主這個名號，說什麼也不能讓一個蒙古國師拿去，否則中原武林固然丟盡了臉面，而群集禦敵之際自不免先行折了銳氣。少年氣盛的見蒙古眾武士喧擾，也是大聲喝罵，與他們對吵起來。雙方各抽兵刃，勢成群毆。

　　楊過高舉金杵金輪，向金輪法王說道：「還不認輸？你的兵刃都失了，還有什麼臉面？世上可有兵刃給人收去的武林盟主麼？」

　　金輪法王正暗運內力，楊過的說話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卻不敢開口說話。楊過一見情狀，已自猜到三分，忙大聲說道：「各位英雄請聽者：我再問他三聲，他若是不答，便是認輸。」他怕時刻一久，法王運氣完畢，更不延擱，一口氣的問道：「你是不是輸了？武林盟主你是想也不敢想了？你默不作聲，就是認輸？」金輪法王正消去了滯氣，胸口隱痛已除，待要答話，楊過見他嘴唇微動，急忙搶在頭□，說道：「好，你既認輸，我們也不來難為你，你們大多兒好好的去罷。」當下高舉金杵金輪，拿去交給了郭靖。他本想交與師父，但怕金輪法王發怒來奪，小龍女抵擋不住。

　　金輪法王氣得臉皮紫脹，又忌憚郭靖武功了得，金輪既落入他手，自己空手去奪，必難成功，眼見中原武士人多勢眾，若是群鬥，己方定要一敗塗地。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得先行退卻，再圖報復，於是大聲說道：「中原蠻子詭計多端，倚多為勝，不是英雄好漢，大多兒隨我走罷。」他右手一揮，蒙古眾武士齊向廳外退出。他遙遙向郭靖施禮，說道：「郭大俠，黃幫主，今日領教高招。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郭靖躬身答禮，說道：「大師武功精深，在下佩服得很。賢師徒的兵刃就請取回。」說著要將金輪金杵遞過。楊過大聲道：「金輪法王，你想伸手接過，要不要臉？」郭靖剛喝得一聲：「過兒，別胡說。」金輪法王早已袍袖飄動，轉身向外，頭也不回的大步出廳。

　　楊過忽地想起一事，叫道：「喂，你的弟子霍都中了我暗器之毒，快拿解藥來換我的解藥罷。」金輪法王自恃玄功通神，深明醫理，什麼毒物都能治得，恨極楊過狡猾無禮，對他的話毫不理睬，逕自去了。黃蓉見朱子柳合上眼沉沉睡去，心想此間聚集了不少使用□毒暗器的名家，總有人能治得他身上之傷，見金輪法王不肯交換解藥，卻也不甚在意。

　　此時陸家莊前前後後歡聲雷動，都為楊過與小龍女力勝金輪法王喝采。二人身旁圍集了數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有的說楊過打敗霍都，乃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的說小龍女輕功超逸絕倫，居然避開了金輪如此兇猛的飛擊。但對楊過以「移魂大法」使達爾巴自擊暈倒一節，十之八九都不明白。有人問起，楊過便胡說八道一番。

## 第14回　禮教大防

　　當下陸家莊上重開筵席，再整杯盤。楊過一生受盡委屈，遭遇無數折辱輕賤，今日方得揚眉吐氣，為中原武林立下大功，無人不刮目相看，心中自是得意非凡。

　　小龍女不明世事，見楊過喜動顏色，雖不知原由，卻也極為高興。黃蓉對她很是喜愛，拉著她手問長問短，要她坐在席間自己身畔。小龍女見楊過坐在郭靖與點蒼漁隱之間，與她隔得老遠，忙招手道：「過兒，過來坐在我身邊。」楊過卻知男女有別，初見之際一時忘形，對她真情流露，此時在眾目睽睽之下再與她這般親熱，卻是甚為不妥，聽她這般叫喚，臉上不禁一紅，微微一笑，卻不過去。

　　小龍女又叫道：「過兒，你幹麼不來？」楊過道：「我坐在這□好了，郭伯伯跟我說話呢。」小龍女秀眉微蹙，說道：「我要你坐在我身邊。」楊過見了她生氣的神情，心中怦然一動，這輕嗔薄怒的模樣，真教他為之粉身碎骨也是甘心情願。當日只因陸無雙的嗔容與小龍女微有相似之處，便為她奮身卻敵、護行千里，此時真人到來，那□還能有半點違拗？當即站起身來，走到她座前。

　　黃蓉見了二人神情，心下微微起疑，當即命人安排席位，問楊過道：「過兒，你這身武功是跟誰學的？」楊過指著小龍女道：「她是我師父啊，郭伯母你怎麼不信？」黃蓉素知他狡譎，但見小龍女一派天真無邪，料定不會撒謊，於是轉頭問她：「妹妹，他的武功是你教的？」小龍女很是得意，說道：「是啊，你說我教得好不好？」黃蓉這才信了，說道：「好得很啊！妹妹，你師父是誰？」小龍女道：「我師父已經死了。」說著眼圈一紅，心中頗感難過。她師父本來教得她不動七情六慾，但此時對楊過的愛念一起，胸中隱藏著的深情慢慢都□露了出來。

　　黃蓉又問：「請問尊師高姓大名？」小龍女搖頭道：「我不知道，師父就是師父。」黃蓉只道她不肯說，武林中人諱言師門真情也是常事，當下不再追問。其實小龍女的師父是林朝英的貼身丫鬟，只有一個使喚的小名，連她自己也不知姓什麼。

　　這時各路武林大豪紛向郭靖、黃蓉、小龍女、楊過四人敬酒，互慶打敗了金輪法王這個強敵。郭芙跟著父母，本來到處受人尊重，此時相形之下，不由得黯然無光，除了武氏兄弟照常在旁慇勤之外，竟無一人理她。她心中氣悶，說道：「大武哥哥，小武哥哥，咱們別喝酒了，外邊玩去。」武敦儒與武修文齊聲答應。三人站起身來，正要出廳，忽聽郭靖叫道：「芙兒，你到這兒來。」郭芙回過頭來，只見父親已移坐在母親一席，笑吟吟的向她招手，於是走近身去，叫了聲：「爹，媽！」倚在黃蓉身上。

　　郭靖向黃蓉笑道：「你起初擔心過兒人品不正，又怕他武功不濟，難及芙兒，現下總沒話說了罷？他為中原英雄立了這等大功，別說並無什麼過失，就算有何莽撞，做錯了事，那也是過不及功了。」黃蓉點點頭，笑道：「這一回是我走了眼，過兒人品武功都好，我也是歡喜得緊呢。」

　　郭靖聽妻子答應了女兒的婚事，心中大喜，向小龍女道：「龍姑娘，令徒過世了的父親當年與在下有八拜之交。楊郭兩家累世交好，在下單生一女，相貌與武功都還過得去……」他性子直爽，心中想什麼口□就說什麼。黃蓉插嘴笑道：「啊喲，那有這般自跨自讚的勁兒，也不怕龍家妹子笑話。」

　　郭靖哈哈一笑，接著說道：「在下意欲將小女許配給賢徒。他父母都已過世，此事須得請龍姑娘作主。乘著今日群賢畢集，喜上加喜，咱們就請兩位年高德劭的英雄作媒，訂了親事如何？」其時婚配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本人反而做不了主，因之當年郭靖之父郭嘯天與楊過的祖父楊鐵心才有指腹為婚之事。

　　郭靖說了此言，笑嘻嘻的望著楊過與女兒，心料小龍女定會玉成美事。郭芙早已羞得滿臉通紅，將臉蛋兒藏在母親懷□，心覺不妥，卻不敢說什麼。

　　小龍女臉色微變，還未答話，楊過已站起身來，向郭靖與黃蓉深深一揖，說道：「郭伯伯、郭伯母養育的大恩、見愛之情，小侄粉身難報。但小侄家世寒微，人品低劣，萬萬配不上你家千金小姐。」

　　郭靖本想自己夫婦名滿天下，女兒品貌武功又是第一流的人才，現下親自出口許配，他定然歡喜之極，那知竟會一口拒絕，倒不由得一怔，但隨即想起，他定是年輕面嫩，□覯推托，當下哈哈一笑，說道：「過兒，你我不是外人，這是終身大事，不須害羞。」楊過又是一揖到地，說道：「郭伯伯，你若有何差遺，小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婚姻之命，卻實是不敢遵從。」郭靖見他臉色鄭重，大是詫異，望著妻子，盼她說個明白。

　　黃蓉暗怪丈夫心直，不先探聽明白，就在席間開門見山的當眾提出來，枉自碰了個大釘子，眼見楊過與小龍女相互間的神情大有纏綿眷戀之意，但他們明明自認師徒，難道兩人行止乖悖，竟做出逆倫之事來？這一節卻大是難信，心想楊過雖然未必是正人君子，卻也不致如此胡作非為。宋人最重禮法，師徒間尊卑倫常，看得與君臣、父子一般，萬萬逆亂不得。黃蓉雖有所疑，但此事太大，一時未敢相信，於是問楊過道：「過兒，龍姑娘真的是你師父嗎？」楊過道：「是啊！」黃蓉又問：「你是磕過頭、行過拜師的大禮了？」楊過道：「是啊。」他口中答覆黃蓉，眼光卻望著小龍女，滿臉溫柔喜悅，深憐密愛，別說黃蓉聰穎絕倫，就算換作旁人，也已瞧出了二人之間絕非尋常師徒而已。

　　郭靖卻尚未明白妻子的用意，心想：「他早說過是龍姑娘的弟子，二人武功果是一路同派，那還有什麼假的？我跟他提女兒的親事，怎麼蓉兒又問他們師承門派？嗯，他先入全真派，後來改投別師，雖然不合武林規矩，卻也難化解。」

　　黃蓉見了楊過與小龍女的神色，暗暗心驚，向丈夫使個眼色，說道：「芙兒年紀還小，婚事何必心急？今日群雄聚會，還量商議國家大計要緊。兒女私事，咱們暫且擱下罷。」郭靖心想不錯，忙道：「正是，正是。我倒險些兒以私廢公了。龍姑娘，過兒與小女的婚事，咱們日後慢慢再談。」

　　小龍女搖了搖頭，說道：「我自己要做過兒的妻子，他不會娶你女兒的。」

　　這兩句話說得清脆明亮，大廳上倒有數百人都聽見了。郭靖一驚，站了起來，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見她拉著楊過的手，神情親密，可又不由得不信，期期艾艾的道：「他……他是你的徒……徒……兒，卻難道不是麼？」

　　小龍女久在地下古墓，不見日光，因之臉無血色，白皙逾恆，但此時心中歡悅，臉色嬌艷，如花初放，笑吟吟的道：「是啊！我從前教過他武功，可是他現下武功跟我一般強了。他心□歡喜我，我也很歡喜他。從前……」說到這□，聲音低了下去，雖然天真純□，但女兒家的羞澀卻是與生俱來，緩緩說道：「從前……我只道他不歡喜我，不要我做他妻子，我……我心□難受得很，只想死了倒好。但今日我才知他是真心愛我，我……我……」廳上數百人肅靜無聲，傾聽她吐露心事。本來一個少女縱有滿腔熱愛，怎能如此當眾宣□？又怎能向郭靖這不相干之人傾訴？但她於什麼禮法人情壓根兒一竅不通，覺得這番言語須得跟人說了，當即說了出來。

　　楊過聽她真情流露，自是大為感動，但見旁人臉上都是又驚又詫、又是尷尬、又是不以為然的神色，知道小龍女太過無知，不該在此處說這番話，當下牽著她手站起身來，柔聲道：「姑姑，咱們去罷！」小龍女道：「好！」兩人並肩向廳外走去。此時大廳上雖然群英聚會，但在小龍女眼中，就只見到楊過一人。

　　郭靖和黃蓉愕然相顧，他夫婦倆一生之中經歷過千奇百怪、艱難驚險，眼前此事卻是萬萬料想不到，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小龍女和楊過正要走出大廳，黃蓉叫道：「龍姑娘，你是天下武林盟主，群望所屬，觀瞻所繫，此事還須三思。」小龍女回過頭來，嫣然一笑，說道：「我做不來什麼盟主不盟主，姊姊你若是喜歡，就請你當罷。」黃蓉道：「不，你如真要推讓，該當讓給前輩英雄洪老幫主。」武林盟主是學武之人最尊榮的名位，小龍女卻半點也不放在心上，隨口笑道：「隨你的便罷，反正我是不懂的。」拉著楊過的手，又向外走。

　　突然間衣袖帶風，紅燭幌動，座中躍出一人，身披道袍、手挺長劍，正是全真道士趙志敬。他橫劍攔在廳口，大聲道：「楊過，你欺師滅祖，已是不齒於人，今日再做這等禽獸之事，怎有面目立於天地之間？趙某但教有一口氣在，斷不容你。」楊過不願與他在眾人之前糾纏不清，低沉著聲音道：「讓開！」趙志敬大聲道：「尹師弟，你過來，你倒說說，那天晚上咱們在終南山上，親眼目睹這兩人赤身露體，幹什麼來著？」尹志平顫巍巍的站起身來，左手高舉。眾人見他小指與無名指削斷了半截，雖不知其中含意，但見他渾身發抖，臉色怪異，料想中間必然大有蹊蹺。

　　楊過那晚與小龍女在花叢中練玉女心經，為趙尹二人撞見，楊過曾迫趙志敬立誓，不得向第五人說起，那知他今日竟在大庭廣眾之間大肆誣□，自是惱怒已極，喝道：「你立過重誓，不能向第五人說的，怎麼如此……如此……」趙志敬哈哈一笑，大聲道：「不錯，我立誓不向第五人說，可是眼前有第六人、第七人。百人千人，就不是第五人了。你們行得苟且之事，我自然說得。」

　　趙志敬見二人於夜深之際、衣衫不整的同處花叢，怎想得到是在修習上乘武功？這時狂怒之下抖將出來，倒也不是故意誣□。小龍女那晚為此氣得口噴鮮血，險些送命，這時聽他狡言強辯，再也忍耐不住，伸手向他胸口輕輕按去，說道：「你還是別胡說的好。」此刻她玉女心經早已練成，這一掌按出無影無蹤，而玉女心經又是全真派武功的剋星，趙志敬伸手急格，不料小龍女的手掌早已繞過他手臂，按到了他胸口。

　　趙志敬一格落空，大吃一驚，但對方手掌在自己胸口稍觸即逝，竟無半點知覺，當下也不在意，冷笑道：「你摸我幹麼？我又不……」一言未畢，突然雙目直瞪，砰的一聲，翻身摔倒，竟已受了極重的暗傷。

　　孫不二與郝大通見師侄受傷，急忙搶出扶起，只見他血氣上湧，脹得滿臉通紅，宛似醉酒。孫不二冷笑道：「好哇，你古墓派當真是和我全真派幹上了。」拔出長劍，就要與小龍女動手。

　　郭靖急從席間躍出，攔在雙方之間，勸道：「咱們自己人休得相爭。」向楊過道：「過兒，雙方都是你師尊。你勸大家回席，從緩分辨是非不遲。」

　　小龍女從來意想不到世間竟有這等說過了話不算的奸險背信之事，心中極是厭煩，牽著楊過的手，皺眉道：「過兒，咱們走罷，永不見這些人啦！」楊過隨著她跨出兩步。

　　孫不二長劍閃動，喝道：「打傷了人想走麼？」

　　郭靖見雙方又要爭競，正色說道：「過兒，你可要立定腳跟，好好做人，別鬧得身敗名裂。你的名字是我取的，你可知這個『過』字的用意麼？」

　　楊過聽了這話，心中一震，突然想起童年時的許多往事，想起了諸般傷心折辱，又想：「怎麼我這名字是郭伯伯取的？」

　　郭靖對楊過愛之切，就不免求之苛，責之深，見他此日在群雄之前大大露臉，正自欣慰無已，卻突然發覺他做了萬萬不該之事，心中一急，語聲也就特別嚴厲，又道：「你過世的母親定然曾跟你說，你單名一個『過』字，表字叫作什麼？」楊過記得母親確曾說起，只是他年紀輕輕，從來無人以表字相稱，幾乎自己也忘了，於是答道：「叫作『改之』。」郭靖厲聲道：「不錯，那是什麼意思？」楊過想了一想，記起黃蓉教過的經書，說道：「郭伯伯是叫我有了過失就要悔改。」

　　郭靖語氣稍轉和緩，說道：「過兒，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是先聖先賢說的話。你對師尊不敬，此乃大過，你好好的想一下罷。」

　　楊過道：「若是我錯了，自然要改。可是他……」手指趙志敬道：「他打我辱我，騙我恨我，我怎能認他為師？我和姑姑清清白白，天日可表。我敬她愛她，難道這就錯了？」他侃侃而言，居然理直氣壯。郭靖的機智口才均是遠所不及，怎說得過他？但心知他行為大錯特錯，卻不知如何向他說清楚，只道：「這個……這個……你不對……」

　　黃蓉緩步上前，柔聲道：「過兒，郭伯伯全是為你好，你可要明白。」楊過聽到她溫柔的言語，心中一動，也放低了聲音道：「郭伯伯一直待我很好，我知道的。」眼圈一紅，險些要流下淚來。黃蓉道：「他好言好語的勸你，你千萬別會錯了意。」楊過道：「我就是不懂，到底我又犯了什麼錯？」黃蓉臉一沉，說道：「你是當真不明白，還是跟我們鬧鬼？」楊過心中不忿，心道：「你們好好待我，我也好好回報，卻又要我怎地？」咬緊了嘴唇卻不答話。黃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繞彎兒。龍姑娘既是你師父，那便是你尊長，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這個規矩，楊過並不像小龍女那般一無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氣，為什麼只因為姑姑教過他武功，便不能做他妻子？為什麼他與姑姑絕無苟且，卻連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處，胸頭怒氣湧將上來。他本是個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剛烈之人，此時受了冤枉，更是甩出來什麼也不理會了，大聲說道：「我做了什麼事礙著你們了？我又害了誰啦？姑姑教過我武功，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這番話當真是語驚四座，駭人聽聞。當時宋人拘泥禮法，那□聽見過這般肆無忌憚的叛逆之倫？郭靖一生最是敬重師父，只聽得氣向上衝，搶上一步，伸手便往他胸口抓去。

　　小龍女吃了一驚，伸手便格。郭靖武功遠勝於她，此時盛怒之下，更是出盡全力，一帶一揮，將小龍女拋出丈餘，接著手掌一探，抓住了楊過胸口「天突穴」，左掌高舉，喝道：「小畜生，你膽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

　　楊過給他一把抓住，全身勁力全失，心中卻絲毫不懼，朝聲說道：「姑姑全心全意的愛我，我對她也是這般。郭伯伯，你要殺我便下手，我這主意是永生永世不改的。」郭靖道：「我當你是我親生兒子一般，決不許你做了錯事，卻不悔改。」楊過昂然道：「我沒錯！我沒做壞事！我沒害人！」這三句話說得斬釘截鐵，鏗然有聲。

　　廳上群雄聽了，心中都是一凜，覺得他的話實在也有幾分道理，若是他師徒倆一句話也不說，在什麼世外桃源，或是窮鄉荒島之中結成夫婦，始終不為人知，確是與人無損。只是這般公然無忌的胡作非為，卻是有乖世道人心，成了武林中的敗類。

　　郭靖舉起手掌，淒然道：「過兒，我心□好疼，你明白麼？我寧可你死了，也不願你做壞事，你明白麼？」說到後來，語音中已含哽咽。

　　楊過聽他如此說，知道自己若不改口，郭伯伯便要一掌將自己擊死。他有時雖然狡計百出，但此刻卻又倔強無比，朗聲道：「我知道自己沒錯，你不信就打死我好啦。」

　　郭靖左掌高舉，這一掌若是擊在楊過天靈蓋上，他那□還有性命？群雄凝息無聲，數百道目光都望他著手掌。

　　郭靖左掌在空際停留片時，又向楊過瞧了一眼，但見他咬緊口唇，雙眉緊蹙，宛似他父親楊康當年的模樣，心中一陣酸痛，長歎一聲，右手放鬆了他領口，說道：「你好好的想想去罷。」轉過身來，回席入座，再也不向他瞧上一眼，臉色悲痛，心灰意懶已到極處。

　　小龍女招手道：「過兒，這些人橫蠻得緊，咱們走罷。」她可絲毫不知適才楊過生死之際間不容髮。楊過心想「橫蠻」二字的形容，確甚適當，大踏步走向廳口，與小龍女攜手而出，到莊外牽了瘦馬，逕自去了。

　　群雄眼睜睜的望著二人背影，有的鄙夷，有的惋惜，有的憤怒，有的驚詫。

　　楊過與小龍女並肩而行，夜色已深，此時兩人久別重逢，遠離應囂，於適才的惡鬥、爭辯，都已忘得乾乾淨淨，只覺此刻人生已臻極美之境，過去的生涯儘是白活，而未來的時光也大可不必再過。兩人心靈相通，不交一言，默默無言的走著，到了一株垂楊樹下，兩人過去坐下，在樹蔭下倚著樹幹，漸感倦困，就此沉沉睡去。瘦馬在遠處吃著青草，偶而發出一聲聲低嘶。

　　一覺醒來，天已大明，兩人相視一笑。楊過道：「姑姑，咱們到那□去？」小龍女沉吟半晌，道：「還是回古墓去罷。」她自下得山來，只覺軟紅十丈雖然繁華，終不如在古墓中那麼逍遙自在。楊過尋思：「得與姑姑在古墓中□守一輩子，此生已無他求。」從前記掛著外面世界，只盼她放自己出墓，但在外面打了個轉，卻又留戀起古墓中清淨的生涯來。當下兩人折而向北，緩緩而行。一個仍是叫他「過兒」，一個仍是叫她「姑姑」，都覺如此相處相呼，最是自然不過。

　　中午時分，兩人談到金輪法王的武功，都說他功夫了得，難以抵敵。小龍女忽道：「過兒，玉女心經中最後一章，咱們從沒練好過，你可記得麼？」楊過道：「記是記得的，但咱倆拆來拆去，總是不成，想來總有些什麼地方不對。」小龍女道：「本來我也想不透，但昨天見那老道姑的寶劍抖了幾下，倒讓我想起一件事來。」楊過回想孫不二昨日所使的劍招，登時領悟，叫道：「對啦，對啦，那是要全真派武學與玉女心經同時使用，怪不得咱們一直練得不對。」

　　當年古墓派祖師林朝英獨居古墓而創下玉女心經，雖是要克制全真派武功，但對王重陽始終情意不減，寫到最後一章之時，幻想終有一日能與意中人並肩擊敵，因之這一章的武術是一個使玉女心經，一個使全真功夫，相互應援，分進合擊。林朝英當日柔腸百轉，深情無限，纏綿相思，盡數寄托於這章武經之中。雙劍縱橫是賓，攜手克敵才是主旨所在，然而在所遺石刻之中卻不便註明這番心事。小龍女與楊過初練時相互情愫未生，無法體會祖師婆婆的深意，修習之際兩人均使本門心法，自是領會不到其中妙詣。

　　當下兩人一齊悟到，各自折了一枝柳枝，一招招對拆起來。小龍女緩緩仗動玉女劍法，楊過使的則是全真劍法。但拆了數招，仍覺難以融會。他二人想不到林朝英當年創製這套劍法，心中想像與王重陽並肩禦敵，一招一式儘是相互配合照顧，此時楊龍兩人對拆，卻是將對方當成了敵人，互刺互擊，相殺相斫，自是大為鑿枘。其實林朝英與王重陽都是當時天下一等一的高手，單只一人已無旁人能與之對敵，這套聯手抗敵的功夫實在並無用處，只是林朝英自肆想像、以托芳心而已。她創此劍法時武功已達巔峰，招式勁急，綿密無間，不能有毫髮之差，楊過與小龍女不明其中含意，自難得心應心。

　　二人練了一會總感不對。小龍女道：「或許咱們記錯了，回到墓中去瞧清楚了再練。」楊過正要答話，突聽遠處馬蹄聲響，一騎馬飛馳而至。那馬遍體赤毛，馬上之人一身紫衫，轉眼之間，一人一騎如風般掠過身邊，正是黃蓉騎著小紅馬。

　　楊過不願再與她一家人見面而多惹煩惱，於是與小龍女商量改走小道，以免在前途再行相遇。小龍女雖是師父，但除了武功之外什麼事也不懂，楊過說改走小道，她自無異議。當晚二人在一家小返店中宿了。楊過睡在床上，小龍女仍是用一條繩子橫掛室中，睡在繩上。二人都已決意要結為夫婦，但在古墓中數年來都是如此安睡，此番重遇，仍是自然而然的睡下，依法練功，只是想到心上人就在身旁，此後更不分離，均感無限喜慰。

　　次日中午，二人來到一座大鎮。鎮上人煙稠密，車來馬往，甚是熱鬧。楊過帶同小龍女到一家酒樓用飯，剛走上樓梯，不禁一怔，只見黃蓉與武氏兄弟坐地一張桌旁正自吃飯。楊過心想既然遇到，不便假裝不見，上前行禮，叫了聲：「郭伯母。」

　　黃蓉雙眉深鎖，臉帶愁容，問道：「你見到我女兒沒有？」楊過道：「沒有啊。芙妹沒跟你在一起麼？」

　　黃蓉尚未答話，樓梯聲響，走上數人。當先一人身材高大，正是金輪法王。楊過急忙轉頭，不再跟黃蓉說話，悄悄走到小龍女身旁，低聲道：「背轉了臉，別瞧他們。」但金輪法王眼光何等銳利，一上樓梯，於樓上諸人均已盡收眼底，嘿嘿冷笑，大刺刺的在一張桌旁坐了下來。楊過本已將頭轉過，突聽黃蓉叫了聲：「芙兒！」不禁回頭，只見郭芙與金輪法王同坐一桌。眼睜睜望著母親，卻是不敢過去。

　　原來金輇法王陸家莊受挫，心中不忿，籌思反敗為勝之策，更兼霍都身中玉蜂針，毒性發作，多方解救始終無效，更須設法搶奪解藥，是以未曾遠去，便在陸家莊附近逗留。也是郭芙合當遭難，清晨騎了小紅馬出來馳騁，正好遇上這個大對頭，給他一把揪下馬來。小紅馬極有靈性，發飛奔回莊，悲嘶不已。郭靖等知道女兒遇險，大驚之下，立即分頭尋找。黃蓉雖然懷有身孕，仍是帶著武氏兄弟來回探察，此日在這鎮上見到楊過師徒，不料金輪法王押著郭芙，卻也來到了這酒樓。

　　黃蓉一見女兒，驚喜交集，眼見她落入大敵手中，叫了一聲之後，便不再說話，拿著一雙筷子在桌上劃來劃去，籌思救女之策。正自琢磨，忽聽金輪法王說道：「黃幫主，這一位是你的愛女罷？前日我見她倚在你的懷中，撒癡撒嬌，有趣得緊啊。」黃蓉哼了一聲，並不答話。武修文站起身來，喝道：「枉你身為一派宗師，比武不勝，卻來欺侮人家年輕姑娘，羞也不羞？」金輪法王對他的話只當沒聽見，又道：「黃幫主，前日較量，你們明明輸了，卻多般的橫生枝節，不是好漢行逕。你先將毒針解藥給我，然後咱們約定日子，公公道道的比一場武，以定武林盟主之位到底誰屬。」黃蓉仍是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武修文大聲道：「你先把郭姑娘放回，我們立時送上解藥，比武之議慢慢商量不遲。」黃蓉斜眼向楊過與小龍女望了一眼，心想：「解藥是在這二人身上，你貿然答應對方，也不知人家給是不給。」金輪法王道：「□毒暗器，天下難道就只你們一家？你們用毒針傷我徒兒，我也能在你女兒身上釘上幾枚毒釘。你們給解藥，我們就給她治。說到放人，可沒那麼容易。」黃蓉見女兒神色如常，似乎並未受傷，但母女情深，不禁心中無主，常言道「關心則亂」，她雖機變無雙，此時竟然一籌莫展。

　　眼見店伴將酒菜川流不息價送到金輪法王桌上，法王等縱情飲食，大說大笑。郭芙呆呆坐著，只是凝望母親，始終不提筷子。黃蓉心如刀割，牽動內息，突然腹中又隱隱作痛。

　　金輪法王用完酒飯，站起身來，說道：「黃幫主，跟咱們一起走罷。」黃蓉一愕，立時省悟，他不但擒住女兒不放，竟連自己也要帶走，此時落了單，身邊只武氏兄弟二人，自是非他敵手，不禁臉色大變。金輪法王又道：「黃幫主，你不用害怕，你是中原武林中大有來頭的人物，我們自是以禮相待。只要武林盟主之位有了定論，立時恭送南歸。」他上樓見到黃蓉，便知遇到良機，只要將她擒獲，中原武士非拱手臣服不可，那比拿住了郭芙可要高出百倍，當真是一件天大買賣送上門來。黃蓉只關心著女兒，先前竟沒想到此節。

　　武氏兄弟見師娘受窘，明知不敵，卻也不能不挺身而出，長劍雙雙出鞘，護在師娘身前。黃蓉低聲道：「快跳窗逃走，向師父求救。」武氏兄弟兩人向她瞧了一眼，又向郭芙瞧了一眼，這才奔向窗口。

　　黃蓉暗罵：「笨蛋，這當兒怎容得如此遲疑？」果然只這麼稍一稽延，已自不及。金輪法王長臂前探，一手一個，抓住二人背心，如老鷹拿小雞般提了起來。武氏兄弟回劍急刺，金輪法王也不閃避，只是雙手微擺，武敦儒長劍刺向弟弟，而武修文的長劍卻刺向了哥哥。兩武大驚，急忙撒手拋劍，當□兩聲，兩柄長劍同時落地，才算沒傷了兄弟。

　　金輪法王雙臂一振，將二人拋出丈許，冷笑道：「乖乖的跟佛爺走罷。」轉頭向楊過與小龍女道：「你兩位跟黃幫主倘若不是一路，便請自便，以後別來礙我的事就是。兩位武功了得，今後好好保重，再去練上一二十年，天下便無敵手。」他倒並非對二人另眼相看，卻是知道黃蓉、小龍女、楊過三人武功雖然都不及自己，但如聯手相鬥，那就不易應付，即使得勝，也未必定可擒獲黃蓉，因之有意相間，那是得其主幹、捨其旁枝之意。他並不知黃蓉因懷孕而不便動手，只估量她打狗棒極其神妙，是個勁敵。

　　小龍女道：「過兒，咱們走罷！這老和尚很厲害，咱們打他不過的。」她滿心只盼早回古墓，與楊過長相□守，她於世間的恩仇鬥殺本來就毫不關心，見到金輪法王又感害怕，便即直言無隱。楊過答應了，站起身來，走到樓口，心想此去回到古墓，多半與黃蓉永世不再相見，不禁向她望了一眼。

　　只見她玉容慘淡，左手按住小腹，顯是在暗忍疼痛，楊過登時心想：「郭伯伯、郭伯母不許我和姑姑相好，未免多事，但他們對我實無歹意，今日郭伯母有難，我如何能一走了之？只是敵人實在太強，我與姑姑齊上，也決計不是這藏僧的敵手，反正救不了郭伯母，又何必將自己與姑姑的性命陪上？不如去稟報郭伯伯，讓他率人追救便是。」

　　楊過攜著小龍女的手，舉步下樓，只見一名蒙古武士大踏步走到黃蓉身前，粗聲說道：「快走，還耽擱什麼？」說著伸手去拉她臂膀，竟當她是囚犯一般。

　　黃蓉當了十餘年丐幫的幫主，在武林中地位何等尊崇，雖然今日遭厄，豈能受此傖夫之辱？見他黑毛茸茸的一雙大手伸將過來，當即衣袖甩起，袖子蓋上他手腕，乘勢抓住揮出，呼的一聲，那蒙古武士肥大的身軀從酒樓窗口飛了出去，跌在街心，只摔得半死不活。黃蓉生性受潔，不願手掌與他手腕相觸，是以先用袖子罩住，才隔袖摔他。

　　酒樓上眾人初時聽他們說得斯文，均未在意，突見動手，登時大亂。

　　金輪法王冷笑道：「黃幫主果然好功夫。」學著蒙古武士的神氣，大踏步走上，一模一樣的伸手去拉，黃蓉知他有意炫示功夫，雖是同樣的出手，自己要同樣的摔他卻是萬萬不能，只得退了一步。

　　楊過已走下樓梯數級，猛見爭端驟起，黃蓉眼下就要受辱，不由得激動了俠義心腸，還顧得什麼生死安危，飛身過去拾起正敦儒掉下的長劍，一招「青龍出海」，急向金輪法王后心刺去，喝道：「黃幫主帶病在身，你乘危相逼，羞也不羞？」

　　金輪法王聽到背後金刃破空之聲，竟不回頭，翻過手指往他劍刃平面上一擊。噹的一響，楊過只震得右臂發麻，劍尖直垂下去，急忙飛身躍開。

　　金輪法王回過身來，說道：「少年，快快走罷！你年紀輕輕，武功不弱，將來成就遠勝於我，此時卻還不是我的對手，何苦強自出頭，喪生於我手下？」這幾句話軟硬兼施，既把楊過捧了一下，卻又深具威脅。他金輪被楊過與小龍女擊下，令他已然到手的武林盟主之位終於落空，心中對二人自是恨得牙□□地，只是此刻權衡輕重，以拿住黃蓉為第一要義，不願多樹敵人，只盼楊過與小龍女退出這場是非，日後再找這兩個小輩的晦氣不遲。他稱雄西藏，頗富謀略，非徒武功驚人而已。

　　這幾句話不亢不卑，確又不是大言欺人，楊過究是少年心性，聽他說自己將來造就還勝於他，心中自是喜樂，笑道：「大和尚不必客氣，要練到你這般厲害的功夫很不容易。這位黃幫主自小養我大的，你還是別難為她罷。她今日若非有病，你的武功未必勝得過她，你如不信，待她將病養好了，跟你比試一場如何？」他只道金輪法王自負功夫了得，被他這麼一激，或許真的不再與黃蓉為難。

　　豈知金輪法王本來擔心黃蓉、小龍女、楊過三人聯手合力，這才對楊過客氣，此刻聽了他這幾句話，向黃蓉臉上一望，果見她容色憔悴，病勢竟自不輕，心想單憑你這兩個少年男女，我金輪法王又有何懼？當下冷笑一聲，搶到梯口，說道：「那你也留下罷！」

　　小龍女站在梯間，被金輪法王將她與楊過隔開，心中不樂，說道：「和尚你走開，讓他下來。」金輪法王雙眉倒豎，「單掌開碑」，一招疾推下去，他膂力本大，這一招居高臨下，更是威猛無比。小龍女那敢硬接？她懸念楊過身在樓頭，不向梯底躍下，雙足一登，竟以絕頂輕功從敵人身畔擦過，與楊過並肩而立。金輪法王當她從左側掠過時回肘反打，竟然一擊不中，心下也佩服她身法輕捷。楊過又拾起武修文掉下的長劍交在她手□，說道：「姑姑，這和尚無禮，咱們打他。」

　　嗆啷一響，金輪法王從袍子底下取出一隻輪子，這輪子與他先前所使的金輪一般大小，只顏色黑黝黝地，卻是精鐵所鑄，輪上也鑄有密宗真言。他共有金銀銅鐵鉛五隻輪子，當真遇上大敵之時，可以五輪齊出，但他已往只用一隻金輪，已自打敗無數勁敵，因此上得了金輪法王的名號，其餘銀銅鐵鉛四輪卻從未用過，其實依他武學修為，原該稱「五輪法王」才是。陸家莊比武時金輪被楊過用金剛杵搗下，這時將鐵輪取出，說道：「黃幫主，你也一齊上麼？」他雖見黃蓉臉有病容，終是忌憚她武功了得，這句「黃幫主」一呼，點醒她是一幫之主，如與旁人聯手合力鬥他一人，未免墮了幫主的身份。

　　楊過叫道：「黃幫主要回家啦，她沒空跟你嚕唆。」轉頭向黃蓉道：「郭伯母，你帶了芙妹走罷。」他已打定主意，自己與小龍女合力拒敵，打是打不過的，但勉力抵擋一陣，設法逃走，卻多半辦得到，好在此時並非比武賭勝，只須逃脫魔掌，就算逃得狼狽萬狀，又有何妨？當下挺劍向法王刺去。小龍女見他使的是玉女心經功夫，於是跟著揮劍旁擊，她心中無甚打算，既見楊過與這和尚動手，也就出手相助。

　　金輪法王舞動輪子，擋開兩劍，他嫌酒樓上桌椅太多，施展不開手腳，一面舞輪，一面飛腳將桌椅踢開。楊過心想：「跟你以力硬拚，我們定然要輸，只有跟你糾纏，才可抵擋得片刻。」見他踢開桌椅，便反把桌椅推轉，擋在敵我之間。他與小龍女都是輕身功夫了得，東鑽西竄，並不正式和敵人拚鬥，再加上忽爾投擲酒壺，忽爾翻潑菜盤，只鬧得樓面上酒漿菜汁，淋漓滿地。

　　如此一鬧，黃蓉已乘機拉過郭芙。達爾巴中了楊過的「移魂大法」之後，此時兀自時昏時醒，霍都中毒重傷，其餘的蒙古武士本領低微，那□擋得住黃蓉？楊過大叫：「郭伯母，你們快走罷！」但黃蓉見金輪法王招數厲害，楊、龍二人出盡全力，仍是難以招架，此刻胡鬧歪打，尚可擋得一擋，若是給他找到破綻，猛下毒手，這兩個少年男女那□還有性命？心想：「他捨命救我，我豈能只圖自身，捨之而去？」站在樓頭，悄立觀戰。

　　武氏兄弟卻連聲催促：「師娘，咱們先走罷，你身子不適，須得保重。」黃蓉初時不理，聽他們催得緊了，怒道：「為人不講『俠義』二字，練武有何用處？活在世上又有何用處？這姓楊的強過你們百倍。哼，你兄弟倆好好想一想罷。」武氏兄弟一番好意，卻給師母一頓搶白，訕訕的老大不是意思。

　　郭芙從地下拾起一條斷了的桌腳，叫道：「武家哥哥，咱們齊上。」黃蓉一把拉住，說道：「憑你這點功夫，上去送死麼？」郭芙撅起了小嘴不信。她見楊過與小龍女出招也無甚特異奧妙之處，有時姿式雖妙，劍招卻毫不凌厲狠辣。

　　金輪法王每次追擊，總是給地下倒翻的桌椅擋住去路，而楊、龍二人轉動靈活，飄忽來去，儘是游鬥。他心念一動，足下突然使勁，只聽喀喇喇、喀喇喇響聲不絕，一張張倒翻的桌椅在他足底碎裂斷折。他手上舞動鐵輪攻拒轉打，足底卻使出「千斤墜」功夫，雙腳踏到何處，何處的桌椅便斷，再鬥得數轉，樓面上堆成一層碎木殘塊，三人均在碎木層上相鬥，再無桌椅阻手礙腳，擋住去路。

　　此時金輪法王大踏步來去，鐵輪幌得當□□直響，雙臂大開大闔，以急招向二人猛攻。楊過與小龍女少了桌椅的阻隔，只得以真功夫抵擋。金輪法王連進三招，楊過架得手臂隱隱生痛。金輪法王得理不讓人，第四招當頭猛砸下來，鐵輪未到，已是挾著一股疾風，聲勢極是驚人。楊過與小龍女雙劍齊上，劍尖抵中鐵輪，合雙劍之力，才擋過了這一招，但兩柄劍均已被壓得彎了。

　　兩人同時奮力將鐵輪彈開，楊過長劍直刺，攻敵上盤，小龍女橫劍急削敵人左腿。金輪法王飛腳向小龍女手腕踢去，鐵輪斜打，擊向楊過項頸。楊過低頭蹲腿，閃避鐵輪。不料此時奇峰突起，金輪法王右手陡鬆，鐵輪竟向楊過頭頂摔落，他雙手得空，同時向小龍女肩上抓去。

　　就在這瞬息之間，二人同時遭逢奇險。黃蓉「啊」的一聲叫，要待搶上相救，只見楊過身子貼地斜飛，尚未落地，長劍已直刺金輪法王后心，這一招也是一舉兩得，攻守兼備，既解自身危難，且以「圍魏救趙」之計，使金輪法王不敢再向小龍女進擊，此招叫作「雁行斜擊」，卻是全真派的劍法。

　　金輪法王「咦」的一聲，乘鐵輪尚未落地，右腳腳背在鐵輪上一抄，那輪子激飛起來，當□□聲響，向楊過頭上砸到。楊過在危急中使了一招全真派劍法，居然收到奇效，跟著又是一招全真派的「白虹經天」，平劍向輪子打去。輪重劍輕，這一劍平擊本無效用，但這一下打得恰到好處，合上了武學中「四兩撥千斤」的道理，鐵輪方向轉過，反向金輪法王頭上飛去。郭芙在旁看得大喜，拍手大聲喝采。

　　金輪法王膽敢兵刃脫手、飛輪擊敵，原是□到敵人無力接輪，若是對方以兵刃砸碰飛輪，不論多麼沉重的鋼鞭大刀，撞上了均非脫手不可，那料到楊過竟有撥打輪子的功夫？盛怒之下，伸手抓住鐵輪，暗用轉勁，又將輪子飛出。這時勁力加急，輪子竟然寂然無聲，卻是鐵輪飛轉太快，輪中小球不及相互碰撞。楊過第一次撥他輪子，是無意中用上了九陰真經的功夫，這時再度伸劍拍打，噹的一聲，長劍震得脫手。金輪法王立時一記「大摔碑手」重重拍去。原來楊過的九陰真經功夫未曾練熟，這次力道用得不正。

　　小龍女見楊過遇險，纖腰微擺，長劍急刺，這一招去勢固然凌厲，抑且風姿綽約，飄逸無比，卻已使上了「玉女心經」中最後一章的武功。黃蓉母女看得心曠神怡，同聲叫道：「好！」

　　金輪法王收掌躍起，抓住輪子架開劍鋒，楊過也乘機接回長劍，適才這一下當真是死□逃生，但人當危急之際心智特別靈敏，猛地□想起：「我和姑姑二人同使玉女劍法，難以抵擋。但我使全真劍法，她使玉女劍法，卻均化險為夷。難道心經的最後一章，竟是如此行使不成？□當下大叫：「姑姑，『浪跡天涯』！」說著斜劍刺出。小龍女未及多想，依言使出心經中所載的「浪跡天涯」，揮劍直劈。兩招名稱相同，招式卻是大異，一招是全真劍法的厲害劍招，一著是玉女劍法的險惡家數，雙劍合璧，威力立時大得驚人。金輪法王無法齊擋雙劍擊刺，向後急退，嗤嗤兩聲，身上兩劍齊中。虧得他閃避得宜，劍鋒從兩脅掠過，只劃破了他衣服，但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金輪法王百忙中又急退兩步，以避鋒銳，只聽楊過叫道：「花前月下！」一招自上而下搏擊，模擬冰輪橫空、清光鋪地的光景。小龍女單劍顫動，如鮮花招展風中，來回揮削，只幌得金輪法王眼花撩亂，渾不知她劍招將從何處攻來，只得躍後再避。楊過又叫：「清飲小酌！」劍柄提起，劍尖下指，有如提壺斟酒。小龍女劍尖上翻，竟是指向自己櫻唇，宛似舉杯自飲一般。

　　金輪法王見二人劍招越來越怪，可是相互呼應配合，所有破綻全為旁邊一人補去，厲害殺著卻是層出不窮。他越鬥越驚，暗想：「天下之大，果然能人輩出，似這等匪夷所思的劍法，我在西藏怎能夢想得到？唉！我井底之蛙，可小睹了天下英雄。」氣勢一餒，更呈敗象。

　　楊過和小龍女修習這章劍法，數度無功，此刻身遭奇險，相互情切關心，都是不顧自身安危，先救情侶，正合上了劍法的主旨。這路劍法每一招中均含著一件韻事，或「撫琴按蕭」、或「掃雪烹茶」、或「松下對弈」、或「池邊調鶴」，均是男女與共，當真是說不盡的風流旖旎。林朝英情場失意，在古墓中鬱鬱而終。她文武全才，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最後將畢生所學盡數化在這套武功之中。她創製之時只是自舒懷抱，那知數十年後，竟有一對情侶以之克御強敵，卻也非她始料之所及了。

　　楊過與小龍女初使時尚未盡會劍法中的奧妙，到後來卻越使越是得心應手。使這劍法的男女二人倘若不是情侶，則許多精妙之處實在難以聽會；相互間心靈不能溝通，則聯劍之際是朋友則太過客氣，是尊長小輩則不免照拂仰賴；如屬夫妻同使，妙則妙矣，可是其中脈脈含情、盈盈嬌羞、若即若離、患得患失諸般心情卻又差了一層。此時楊過與小龍女相互眷戀極深，然而未結絲蘿，內心隱隱又感到前途困厄正多，當真是亦喜亦憂，亦苦亦甜，這番心情，與林朝英創製這套「玉女素心劍」之意漸漸的心息相通。

　　黃蓉在旁觀戰，只見小龍女暈生雙頰，□覯羞澀，楊過時時偷眼相覷，依戀回護，雖是並戰強敵，卻流露出男歡女悅、情深愛切的模樣，不由得暗暗心驚，同時受了二人的感染，竟回想到與郭靖初戀時的情景。酒樓上一片殺伐聲中，竟然蘊含著無限的柔情密意。

　　楊過與小龍女靈犀暗通，金輪法王更難抵禦，深悔適才將桌椅盡皆踏毀了，否則有桌椅阻隔，敵人攻勢不能如此凌厲，眼見再打下去非送命不可，當下一步步退向樓梯，又一級級的退了下去。楊過與小龍女居高臨下的逼攻，眼見就可將他逐走。黃蓉叫道：「除惡務盡，過兒，別放過了他。」她瞧出楊過與小龍女所以勝得金輪法王，全憑了一套奇妙的劍法，看來倒有八分僥倖，若是今日放過了他，此人武學深，回去窮思精研，想出了破解這套劍法的法門，日後再要相除卻是千難萬難。

　　楊過答應一聲，猛下殺手，「小園藝菊」、「西窗夜話」、「柳蔭聯句」、「竹□臨池」，一招招的使將出來，金輪法王幾乎連招架都有不及，別說還手。

　　楊過本擬遵照黃蓉囑咐乘機殺他，那知林朝英當年創製這路劍法本為自娛抒懷，實無傷人斃敵之意，其時心中又充滿柔情，是以劍法雖然厲害，卻無一招旨在致敵死命。這時楊龍二人雖逼得金輪法王手忙腳亂，狼狽萬狀，要取他性命卻亦不易。

　　金輪法王不明劍法的來歷，眼見對方奇招疊出，只道厲害殺著尚未使出，只要二人一用上，那真是老命休矣，危急中計上心來，足下用勁，每在樓梯上退一級，便踏斷一級樓梯。他魁梧的身軀攔在梯心，楊龍二人無法搶前，待得三級樓梯斷截，長劍已自遞不到他身前。金輪法王鐵輪一舉，說道：「今日見識中原武功，老衲佩服得緊。你們這套劍法叫做什麼名堂？」楊過正色道：「中原武功，以打狗棒法與刺驢劍術為首，我們這套劍法，就是刺驢劍術了。」金輪法王一怔，道：「刺驢劍術？」楊過道：「是啊，刺禿驢的劍術。」金輪法王才知他是繞彎兒相罵，心中大怒，喝道：「無禮小兒，終須叫你知道金輪法王的手段。」鐵輪嗆啷啷一揮，大踏步而法。

　　但見他身形飄飄，去得好快，幾下急幌，已在牆角邊隱沒。楊過料知難以追上，轉過身來，卻見達爾巴扶著霍都，臉色慘白，站在當地，說道：「大師兄，你殺我不殺？」楊過見二人可憐，向黃蓉道：「郭伯母，放他們走了，好不好？」黃蓉點了點頭。楊過又見霍都神情委頓，憔悴不堪，從懷□摸出一小瓶玉蜜蜂來，指指霍都，做過服藥姿勢，交給達爾巴。達爾巴大喜，與霍都嘰哩咕嚕說了一陣。霍都取出一包藥紛，交給楊過，說道：「那位使筆的前輩中了我毒釘，這是解藥。」

　　達爾巴向楊過合十行禮，說道：「大師兄，多謝。」楊過也合十還禮，嬉皮笑臉的學他藏語，說道：「大師兄，多謝。」達爾巴大奇：「大師兄為什麼叫我大師兄？」轉念一想，便即明白：「他轉世為人，已讓我為大，不來跟我爭大師兄之位。」心下更加感激，向楊過深深打躬，伸左臂抱起霍都，與眾蒙古武士一齊去了。

　　楊過將解藥交於黃蓉，躬身施禮，說道：「郭伯母，小侄就此別過，伯母和郭伯伯多多保重。」想到這番別後再不相見，心中甚是難過。黃蓉問道：「你到那□去？」楊過道：「我和姑姑去個見不到人的所在隱居，從此永不出來，免得累了郭伯伯與你的聲名。」

　　黃蓉尋思：「他今日捨命救了我和芙兒，恩德非淺，眼見他陷迷沉倫，我豈可不相救於他？」於是說道：「那也不忙在這一刻，今兒大多兒累了，咱們找個客店休息一宵，明日分手動身不遲。」楊過見她情意懇摯，不便違拗，也就答應了。

　　黃蓉取出銀兩，賠了酒樓的破損，到鎮上佯客店休息。當晚用過晚膳，黃蓉差開郭芙，叫她去和武氏兄弟說話，將小龍女叫進房來，說道：「妹子，我有一件事送給你。」小龍女道：「你給我什麼？」

　　黃蓉將她拉到身前，取出梳子給她梳頭，只見她烏絲垂肩，輕軟光潤，極是可愛，於是將她柔絲細心捲起，從自己頭上取下一枚束髮金環，說道：「妹妹，我給你這個戴。」那金環打造得極是精緻，通體是一枝玫瑰花枝，花枝迴繞，相連處鑄成一朵將開未放的玫瑰。黃藥師收藏天下奇珍異寶，她偏偏揀中了這枚金環，匠藝之巧，可想而知。小龍女從來不戴什麼首飾，束髮之具就只一枚荊釵而已，雖見金環精巧，也不在意，隨口謝了，黃蓉給她戴在頭上，隨即跟她□談。

　　說了一陣子話，只覺她天真無邪，世事一竅不通，燭光下但見她容色秀美，清麗絕俗，若非與楊過有師徒之份，兩人確是一對璧人，問道：「妹子，你心中很歡喜過兒，是不是？」小龍女盈盈一笑，道：「是啊，你們為什麼不許他跟我好？」

　　黃蓉一怔，想起自己年幼之時，父親不肯許婚郭靖，江南七怪又罵自己為「小妖女」，直經過重重波折，才得與郭靖結成鴛侶，眼前楊過與小龍女真心相愛，何以自己卻來出力阻擋？但他二人師徒名份既定，若有男女之私，大乖倫常，有何臉面以對天下英雄？當下歎了口氣，說道：「妹子，世間有很多事情你是不懂的。要是你與過兒結成夫妻，別人要一輩子瞧你不起。」小龍女微笑道：「別人瞧我不起，那打什麼緊？」

　　黃蓉又是一怔，只覺她這句話與自己父親倒是氣味相投，當真有我行我素、普天下人皆不在眼底之概；想到此處，不禁點了點頭，心想似她這般超群拔類的人物，原不能拘以世俗之見，但轉念又想起丈夫對楊過愛護之深，關顧之切，不論他是否會做自己女婿，總盼他品德完美，於是說道：「過兒呢？別人也要瞧他不起。」小龍女道：「他和我一輩子住在誰也瞧不見的地方，快快活活，理會旁人作甚？」黃蓉問道：「什麼誰也瞧不見的地方？」小龍女道：「那是一座好大的古墓，我向來就住在□面的。」黃蓉一呆，道：「難道今後你們一輩子住在古墓之中，就永遠不出來了？」

　　小龍女很是開心，站起來在屋中走來走去，說道：「是啊，出來幹麼？外邊的人都壞得很。」黃蓉道：「過兒從小在外邊東飄西蕩，老是關在一座墳墓之中，難道不氣悶麼？」小龍女笑道：「有我陪著他，怎會氣悶？」黃蓉歎道：「初時自是不會氣悶。但多過得幾年，他就會想到外邊的花花世界，他倘若老是不能出來，就會煩惱了。」

　　小龍女本來極是歡悅，聽了這幾句話，一顆心登時沉了下來，道：「我問過兒去，我不跟你說了。」說著走出房去。

　　黃蓉見她美麗的臉龐上突然掠過一層陰影，自己適才的說話實是傷了一個天真無邪的少女之心，登時頗為後悔，但轉念又想，自己見得事多，自不同兩個少年男女的一廂情願，這番忠言縱然逆耳，卻是深具苦心，心想：「不知過兒怎麼說？」於是悄悄走到楊過窗下，要聽聽二人對答之言。

　　只聽小龍女問道：「過兒，你這一輩子跟我在一起，會煩惱麼？會生厭麼？」楊過道：「你又問我幹麼？你知道我只有喜歡不盡。咱兩個直到老了、頭髮都白了、牙齒跌落了，也仍是歡歡喜喜的□守不離。」這幾句話情辭真摯，十分懇切。小龍女聽著，心中感動，不由得癡了，過了半晌，才道：「是啊，我也是這麼。」從囊中取出根繩子，橫掛室中，說道：「睡罷！」楊過道：「郭伯母說，今晚你跟她母女倆睡一間房，我跟武氏兄弟倆睡一間房。」小龍女道：「不！為什麼要那兩個男人來陪你？我要和你睡你一起。」說著舉手一揮，將油燈滅了。

　　黃蓉在窗外聽了這幾句話，心下大駭：「她師徒倆果然已做了苟且之事，那老道趙志敬的話並非虛假。」

　　她想兩個少年男女同床而睡，不便在外偷聽，正待要走，突見室內白影一閃，有人凌空橫臥，幌了幾下，隨即不動了。黃蓉大奇，藉著映入室內的月光看去。只見小龍女橫臥在一根繩上，楊過卻睡在炕上。二人雖然同室，卻是相守以禮。黃蓉俏立庭中，只覺這二人所作所為大異常人，是非實所難言。

　　她悄立良久，正待回房安寢，忽聽腳步聲響，郭芙與武氏兄弟從外邊回來。黃蓉道：「敦兒、修兒，你哥兒倆另外去要間房，不跟楊家哥哥一房睡罷。」武氏兄弟答應了。郭芙卻問：「媽，為什麼？」黃蓉道：「不關你事。」武修文笑道：「我知道為什麼。他二人師不師、徒不徒，狗男女作一房睡。」黃蓉皮臉斥道：「修兒，你不幹不淨的說什麼？」武敦儒道：「師娘你也忒好，這樣的人理他幹麼？我是決不跟他說話的。」郭芙道：「你兒他二人救了咱們，那可是一件大恩。」武修文道：「哼，我倒寧可教金輪法王殺了，好過受這些畜生一般之人的恩惠。」黃蓉怫然不悅，道：「別多說了，快去睡罷。」

　　這一番話楊過與小龍女隔窗都聽得明白。楊過自幼與武氏兄弟不和，當下一笑而已，並不在意。小龍女心中卻在細細琢磨：「幹麼過兒和我好，他就成了畜生、狗男女？」思來想去難以明白，半夜□叫醒楊過，問道：「過兒，有一件事你須得真心答我。你和我住在古墓之中，多過得幾年，可會想到外邊的花花世界？」楊過一怔，半晌不答。小龍女又問：「你若是不能出來，可會煩惱？你雖愛我之心始終不變，在古墓中時日久了，可會氣悶？」

　　這幾句話楊過均覺好生難答，此刻想來，得與小龍女終身□守，當真是快活勝過神仙，但在冷冰冰、黑沉沉的古墓之中，縱然住了十年、二十年仍不厭倦，住到三十年呢？四十年呢？順口說一句「決不氣悶」，原自容易，但他對小龍女一片至誠，從來沒半點虛假，沉吟片刻，道：「姑姑，要是咱們氣悶了、厭煩了，那便一同出來便是。」

　　小龍女嗯了一聲，不再言語，心想：「郭夫人的話倒非騙我。將來他終究會氣悶，要出墓來，那時人人都瞧他不起，他做人有何樂趣？我和他好，不知何以旁人要輕賤於他？想來我是個不祥之人了。我喜歡他、疼愛他，要了我的性命也行。可是這般反而害得他不快活，那他還是不娶我的好。那日晚上在終南山巔，他不肯答應要我做妻子，自必為此了。」反覆思量良久，只聽得楊過鼻息調勻，沉睡正酣，於是輕輕下地，走到炕邊，凝視著他俊美的臉龐，中心栗六，柔腸百轉，不禁掉下淚來。

　　次晨楊過醒轉，只覺肩頭濕了一片，微覺奇怪，見小龍女不在室中，坐起身來，卻見桌面上用金針刻著細細的八個字道：

　　「善自珍重，勿以為念。」

　　楊過登時腦中一團混亂，呆在當地，不知所措，但見桌面上淚痕瑩瑩，兀自未干，自己肩頭所濕的一片自也是她淚水所沾了。他神智昏亂，推窗躍出，大叫：「姑姑，姑姑！」

　　店小二上來侍候。楊過問他那白衣女客何時動身，向何方而去。店小二瞠目不知所對。楊過心知此刻時機稍縱即逝，要是今日尋她不著，只怕日後難有相會之時，奔到馬廄中牽出瘦馬，一躍而上。郭芙正從房中出來，叫道：「你去那□？」楊過聽而不聞，沿大路縱馬向北急馳，不多時已奔出了數十里地。他一路上大叫：「姑姑，姑姑！」卻那□有小龍女的人影？

　　又奔一陣，只見金輪法王一行人騎在馬上，正向西行。眾人見他孤身一騎，均感差愕。金輪法王提□催馬，向他馳來。

　　楊過未帶兵刃，斗逢大敵，自是十分凶險，但他此時心中所思，只是小龍女到了何處，自身安危渾沒念及，眼見金輪法王拍馬過來，反而勒轉馬頭，迎了上去，問道：「你見到我師父麼？」金輪法王見他並不逃走，已自奇怪，聽了他問這句話，更是一愕，隨口答道：「沒見啊，她沒跟你在一起麼？」

　　二人一問一答，均出倉卒，未經思索，但頃刻之間，便都想到楊過一人落單，就非法王敵手。二人眼光一對，胸中已自瞭然。楊過雙腿一夾，金輪法王已伸手來抓。但瘦馬神駿非凡，猶似疾風般急掠而過。法王催馬急趕，楊過一人一騎早已遠在里許之外，再難追上。法王心念動處，勒馬不追，尋思：「他師徒分散，我更有何懼？黃幫主若是尚未遠去，嘿嘿……」當即率領徒眾，向來路馳回。

　　楊過一陣狂奔，數十里內訪不到小龍女的半點蹤跡，但覺胸間熱血上湧，昏昏沉沉，竟險些暈倒在馬背之上，心中悲苦：「姑姑何以又捨我而去？我怎麼又得罪她啦？她離去之時流了不少眼淚，那自非惱我。」忽然想起：「啊，是了，定是我說在古墓之中日久會厭，她只道我不願與她長相□守。」想到此處，眼前登見光明：「她回到古墓去啦，我跟去陪著她便是。」不由得破涕為笑，在馬背上連翻了幾個□鬥。

　　適才縱馬疾馳，不辨東西南北，於是定下神來，認明方向，勒轉馬頭，向終南山而去。一路上越想越覺所料不錯，倒將傷懷懸想之情去了九分，放開喉嚨，唱起山歌來。

　　過午後在路邊一家小店中打尖，吃完麵條，出來之時匆匆未攜銀兩，覷那店主人不防，躍上馬背，急奔而逃，只聽店主人遠遠在後叫罵，卻那□奈何得了他？不禁暗自好笑。

　　行到申牌時分，只見前面黑壓壓一片大樹林，林中隱隱傳出呼叱喝罵之聲。他心中微驚，側耳聽去，卻是金輪法王與郭芙的聲音。

　　他心知不妙，躍下馬背，把韁繩在轡頭上一擱，隱身樹後，悄步尋聲過去探索，走了十餘丈，望見樹林深處的亂石堆中，黃蓉母女、武氏兄弟四人正與金輪法一行拒敵。但見武氏兄弟臉上衣上都是血漬，黃蓉、郭芙頭髮散亂，神情甚是狼狽，看來若非金輪法王要拿活口，只怕四人都早已喪生於他鐵輪之下。

　　楊過瞧了片刻，心想：「姑姑不在此間，我若上去相助，枉自送了性命。這便如何是好？可有什麼法兒能救得郭伯母？」忽見金輪法王揮輪砸出，黃蓉無力硬架，便在一堆亂石之後一縮。金輪法王在亂石外轉來轉去，竟然攻不到她身前。楊過大奇，再看郭芙和武氏兄弟三人也是倚賴亂石避難，危急中只須躲到石後，達爾巴諸人就須遠兜圈子，方能追及，那時郭芙等又已躲到了另一堆亂石之後。楊過詫異之極，見這幾堆平平無奇的亂石居然有此妙用，實是不可思議，看來黃蓉等雖危實安，只是無法出亂石陣逃走而已。

　　金輪法王久攻不下，雖然打傷了武氏兄弟，但傷非致命，己方倒有一名武士被郭芙刺死，眼見黃蓉所堆的這許多亂石大有古怪，須得推究出其中奧妙，方能擒獲四人。他自負才智過人，反正這幾人說什麼也逃不脫自己掌握，待想通了亂石陣的佈局，大踏步闖進陣中，手到擒來，方顯本事。於是左手一揮，約退諸人，自己也退開丈餘，望著亂石陣暗自凝思。大凡行兵佈陣，脫不了太極兩儀、五行八卦的變化，金輪法王精通奇門妙術，心想這亂石陣雖怪，總也不離五行生剋的道理。

　　那知他怔怔的看了半天，剛似瞧出了一點端倪，略加深究，卻又全盤不對，左翼對了，右翼生變，想通了陣法的前鋒，其後尾卻又難以索解，不禁呆在當地，驚佩無已。他文武全才，實是掌世出類拔萃的人物，眼前既遇難題，務要憑一己才智破解，方遂心願。

　　楊過見金輪法王皺起眉頭沉思，良久不動，突然間雙眼精光大盛，身形幌動，闖進亂石陣中，抓住了郭芙的手臂，急退而出。這一下變生不測，黃蓉等三人大驚失色，登時手足無措，若是出陣去救，非遭他毒手不可。

　　原來郭芙見敵人呆立不動，一時大意，竟不遵母親所示的方位站立，離了陣法的蔽障。金輪法王一見有隙可乘，立時出手擒獲，當下伸指點了她脅下穴道，放在地上。他故意不點啞穴，讓她哀聲求救，好激得黃蓉出陣。郭芙只感週身麻□難當，忍不住呻吟出聲。黃蓉豈不知敵人詭計，但聽到女兒的哀聲，心中如沸，只是咬住嘴唇強忍。

　　楊過在樹後瞧得明白，眼見黃蓉竹棒一擺，就要奔出亂石堆搶救愛女，這一出去可是凶險之極，當下不及細想，猛地躍出，抓住郭芙後心，向亂石堆撲去。金輪法王鐵輪飛出，擊向他後心，楊過人在半空，難以閃避，用力將郭芙朝黃蓉推去，同時使個「千斤墜」，身子直落，拍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摔在亂石堆上，但聽得嗆啷啷聲音響亮，鐵輪自頭頂疾飛而過，兜了個圈子，又飛回法王手中。

　　黃蓉抱住愛女，悲喜交集，見楊過從亂石堆上翻身爬起，撞得目青鼻腫，忙伸竹棒指引他進入石陣。

　　金輪法王見功敗垂成，又是楊過這小子作怪，心中不怒反喜，微微冷笑，說道：「好，你乖乖的自投羅網，卻省得日後再來找你了。」

　　楊過這一下奮身救人，實是激於義憤，進了石陣之後，才想起這一出手，瞧來自己性命也得饒上了，此生再難見小龍女之面，不由得暗暗懊悔。黃蓉問道：「你師父呢？」楊過黯然道：「她突然半夜□走了，我正在找她。」黃蓉歎了口氣，說道：「過兒，你又何必多此一舉？」楊過只有苦笑，搖頭道：「郭伯母，我傻□傻氣，心頭熱血一湧，這就管不住自己了。」黃蓉道：「好孩子，你心腸好，跟你爹……」說了一半，突然住口。楊過顫聲道：「郭伯母，我爹爹是壞人，是不是？」黃蓉垂頭道：「你要知道這個幹麼？」突然叫道：「小心，到這□來！」拉著他跨過兩堆亂石，避開了金輪法王一下偷襲。

　　楊過向那亂石堆前前後後望了一陣，好生佩服，說道：「郭伯母，如你這般聰明才智，並世再無第二個了。」黃蓉替女兒解開穴道，正自給她按摩，微笑著未答。郭芙道：「你知道什麼？我媽的本事都是外公教的。外公才厲害呢。」楊過在桃花島上曾見到黃藥師的諸般手澤，只是當時年幼，未能領略這中間的妙處，此刻經郭芙一提，連連點頭，不由得悠然神往，歎道：「幾時得能拜見他老人家一面，也不枉了這一生。」

　　驀地□金輪法王闖過兩堆亂石，又攻了過來。楊過手中沒兵器，忙拾起黃蓉拋在地下的竹棒，搶出去阻擋，呼呼兩棒，使上了打狗棒法。法王見他棒法精妙，凝神接戰，拆了數招，突然間兩人腳下同時在亂石上一絆，均是一個踉蹌。法王只怕中了暗算，躍出陣去。

　　黃蓉接引楊過進來，指派武氏兄弟與女兒搬動石塊，變亂陣法，問楊過道：「你這打狗棒法到底從何處學來？」楊過於是照實述說如何在華出巧遇洪七公、北丐西毒如何比武、洪七公如何傳授棒法等情，但他怕激動黃蓉心神，洪七公逝世的經過卻隱瞞不言。黃蓉歎道：「你遇合之奇，確是罕有。」忽地心念一動，說道：「過兒，你很聰明，且想個法兒，脫卻今日之難。」

　　楊過瞧了她的神情，知她已想到計策，當下故作不知，說道：「若是你身子安健，和我雙戰法王，自能獲勝，又或能邀得我師父來，那也好了。」黃蓉道：「我身子一時三刻之間怎能痊可？你師父也不知去了那□。我另有一個計較在此，卻須用到這幾堆亂石。這石陣是我爹爹所授，其中變幻百端，刻下所用的還不到二成。」楊過又驚又喜，想起黃藥師學究天人，大是讚歎。

　　黃蓉道：「我師父授你的打狗棒法僅是招式，而你在樹上聽到我說的只是口訣大意。現下我將棒法中的精微變化一併傳你。」楊過大喜，卻以退為進，說道：「這個只怕使不得，打狗棒法除了丐幫幫主，歷來不傳外人。」黃蓉白了他一眼，道：「在我面前，你又使什麼狡獪？這棒法我師父傳了你三成，你自個兒偷聽了二成，今日我再傳你二成。餘下三成，就得憑你自己才智去體會領悟，旁人可傳授不來。這一來並非有人全套傳你，二來今日事急，也只好從權。」

　　楊過跪倒在地，拜了幾拜，笑道：「郭伯母，我幼小之時，你曾答應傳我功夫，今日才傳，也還不遲。」黃蓉微微一笑，道：「你心中一直記恨，是不是？」楊過笑道：「我那□敢？」於是黃蓉輕聲俏語，將棒法的奧妙之處，一一說給他知曉。

　　金輪法王在亂石外望見楊過向黃蓉磕頭，二人有說有笑，唧唧噥噥，不知搗什麼鬼了，瞧來似乎有恃無恐，竟是全不將自己放在眼內。雖是心中有氣，但他素來持重，知道眼前這二人武功雖然敵不過自己，卻實在鬼計多端。可別不小心上了大當，定要參透其中機關，再定對策。也幸好他緩下了攻勢，黃蓉與楊過不必應敵，不到半個時辰，已將竅要說完。

　　楊過聰明穎悟，勝過魯有腳百倍，真所謂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兼之他對這套棒法早已費過許多心血推詳，先前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今日黃蓉略加點撥，立行豁然貫通。金輪法王遙遙望見黃蓉神色端嚴安詳，口唇微動，楊過卻是搔耳摸腮，喜不自勝，實不知二人葫蘆中賣什麼藥，但此事於己不利，當可斷言。

　　楊過聽完要訣，問了十餘處艱深之點，黃蓉一一解說，說道：「行啦，你問得出這些疑難，足證你領悟已多。這第二步嘛，咱們就要把這和尚誘進陣來擒獲。」

　　楊過一驚，道：「將他擒住？」黃蓉道：「那又有何難？此刻你我聯手，智勝於彼，力亦過之。現下我要解說這亂石陣的奧妙，你一時定然難以領會，好在你記心甚好，只須將三十六般變化死記即可。」於是一項一項的說了下去，青龍怎樣演為白虎，玄武又怎生化為朱雀。

　　原來這亂石陣乃是從諸葛亮的八陣圖中變化出來。當年諸葛亮在長江之濱用石塊布成陣法，東吳大將陸遜入陣後難以得脫。此刻黃蓉所佈的便是師法諸葛武候的遺意，只是事起倉卒，未及布全，大敵奄至，那陣法不過稍具規模而已。但縱然如此，也已嚇得金輪法王心神不定，眼睜睜望著面前五人，卻是不敢動手。

　　這陣圖的三十六項變化，實是繁複奧妙，饒是楊過聰明過人，一時記得明白的也只十餘變。眼見天色將暮，金輪法王蠢蠢欲動，黃蓉道：「就只這十幾變，已足困死他有餘。你出去引他入陣，我變動陣法，將他困住。」

　　楊過大喜，道：「郭伯母，他日我若再到桃花島上，你肯不肯將這門學問盡數教我？」黃蓉抿嘴一笑，涼風拂鬢，夕陽下風致嫣然，說道：「你若肯來，我如何不肯教？你捨命救了我和芙兒兩次，難道我還似從前這般待你麼？」

　　楊過聽了，胸中暖烘烘地極是舒暢，此時黃蓉不論教他幹什麼？他當真是百死無悔，當下提起竹棒，轉出石陣，叫道：「生了□的鐵輪法王，你有膽子，就來跟我鬥三百回合！」

　　金輪法王正自擔心他們在石陣中搗鬼，暗算自己，見他出陣挑戰，正是求之不得，嗆啷啷鐵輪響動，斜劈過去。他怕楊過相鬥不勝，又逃回陣中，是以攻了兩招之後，逕自抄他後路，要逼得他遠離石陣。豈知楊過新學了打狗棒法的精要，將那絆、劈、纏、戳、挑、引、封、轉八字訣使將出來，果然是變化精微，出神入化。法王大意搶攻，略見疏神，竟被他在大腿上戳了一下，雖在危急中急閉穴道，未曾受傷，卻也是疼痛良久。

　　他吃了這一下苦頭，再也不敢怠忽，掄起鐵輪，凝神拒戰，眼前對手雖只是個十餘歲的少年，他卻如接大敵，攻時敬，守時嚴，竟當他是一派大宗主那麼看待。這一來，楊過立感不支，打狗棒法雖妙，即學即用，究是難以盡通，當下使個「封」字訣擋住鐵輪攻勢，移動腳步，東突西衝。金輪法王跟著他竹棒攻守變招，眼見他向外衝擊，心想來得正好，不住倒退，要引他遠離石陣。不料退了十幾步，突然右腳在一塊巨石上一絆，原來不知不覺間竟已被誘進石陣。

　　他心知不妙，只聽黃蓉連聲呼叫：「朱雀移青龍，巽位改離位，乙木變癸水。」武氏兄弟與郭芙搬動岩石，石陣急變。金輪法王大驚失色，停輪待要察看週遭情勢，楊過的竹棒卻纏了上來。這打狗棒法與他正面相敵雖尚不足，擾亂心神卻是有餘，法王腳下連絆幾下，站立不穩，知道石陣極是厲害，陷溺稍久，越轉越亂，危急中大喝一聲，躍上亂石。本來上了石堆，即可不受石陣困惑，否則方位迷亂，料來只須筆直疾走定可出陣，豈知奔東至西，往南抵北，只不過在十餘丈方圓內亂兜圈子，終於精力□盡，束手待斃。但法王剛上石堆，楊過已揮棒打向腳骨，他鐵輪是短兵刃，不能俯身攻拒，只得躍下平地，橫輪反擊。

　　又拆十餘招，眼見暮色蒼茫，四下□亂石嶙峋，石陣中似乎透出森森鬼氣，饒是他藝高膽大，至此也不由得暗暗心驚，突然間腦海中靈光一閃，已有計較，左足一抄，一塊二十餘斤的大石已被他抄起，飛向半空，跟著右腿掠出，又是一塊大石高飛。他身形閃動，雙腿連抄，大石砰□山響，互撞之下，火花與石屑齊飛，那亂石陣霎時破了。黃蓉等五人大驚，連連閃避空中落下來的飛石。

　　此時金輪法王若要出陣，已是易如反掌，但他反守為攻，左掌探出，竟來擒拿黃蓉。楊過棒尖向他後心點到，法王鐵輪斜揮架開，左掌卻已搭到黃蓉的肩頭。她如向後閃躍，原可避過，但耳聽風聲勁急，半空中一塊大石正向身後猛砸下來，只得急施大擒拿手反勾法王左腕。法王叫聲：「好！」把她勾住手腕，待她借勢外甩之際，突運神力，向懷□疾拉。

　　若在平日，黃蓉自可運勁卸脫，但此刻內力不足，叫聲「啊喲」，已自跌倒。楊過大驚，當下顧不得生死安危，向前撲出，抱住了法王雙腿，兩人一齊摔倒。

　　金輪法王武功究竟高出他甚多，人未著地，右掌揮出，擊向楊過右胸。楊過忙伸左臂擋格，拍的一聲，掌臂相交，楊過只覺胸口氣血翻湧，身子便如一困稻草般飛了出去。就在此時，空中最後一塊巨石猛地落下，砰的一響，正好撞在法王背心。這一撞沉猛之極，他內功再強，卻也經受不起，雖然運功將大石彈開，但身子幌了幾下，終於向前仆跌。

　　頃刻之間，石落陣破，黃蓉、楊過、法王三人同時受傷倒地。

## 第15回　東邪門人

　　石陣外達爾巴和眾蒙古武士、石陣內郭芙與武氏兄弟盡皆大驚，一齊搶前來救。達爾巴神力驚人，蒙古武士中也有數名高手，速芙與二武如何能敵？突見金輪法王搖搖幌幌的站起來，鐵輪一擺，嗆啷啷動人心魄，臉色慘白，仰天大笑，笑聲中卻充滿著淒愴慘厲之意，眾人相顧駭然，都住足不前。

　　金輪法王嘶啞著嗓子說道：「老納生平與人對敵，從未受過半點微傷，今日居然自己傷了自己。」伸出大手往黃蓉背上抓去。

　　楊過被他掌力震傷胸臆，爬在地下無力站起，眼見黃蓉危急，仍是橫棒揮出，將他這一拿格開，但就是這麼一用力，禁不住噴出一口鮮血。黃蓉慘然道：「過兒，咱們認栽啦，不用再拚，你自己保重。」郭芙手提長劍，護在母親身前。楊過低聲道：「芙妹你快逃走，去跟你爹爹報信要緊。」

　　郭芙心中昏亂，明知自己武藝低微，可怎捨得母親而去？金輪法王鐵輪微擺，撞正她手中長劍，噹的一聲，白光閃動，長劍□地飛起，落向林中。

　　金輪法王正要推開郭芙去拿黃蓉，忽聽一個女子聲音叫道：「且慢！」林中躍出一個青衫人影，伸手接住半空落下的長劍，三個起伏，已奔到亂石堆中。金輪法王見此人面目可怖已極，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生平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面貌，不禁一怔，喝問：「是誰？」那女子卻不答話，俯身推過一塊岩石，擋在他與黃蓉之間，說道：「你便是大名鼎鼎的金輪法王麼？」她相貌醜雖，聲音卻甚是嬌嫩。法王道：「不錯，尊駕是誰？」那女子說道：「我是無名幼女，你自識不得我。」說著又將另一塊岩石移動了三尺。

　　此時日落西山，樹林中一片朦朧，法王心念忽動，喝道：「你幹什麼？」待要阻止她再移石塊，那女子叫道：「角木蛟變亢金龍！」郭芙與三武都是一怔，心想：「她怎麼也知石陣的變化？」但聽她喝令之中自有一股威嚴之意，立時遵依搬動石塊。四五塊岩石一移，散亂的陣法又生變化。

　　金輪法王又驚又怒，大喝道：「你這小女孩也敢來搗亂！」只聽她又叫：「心月狐轉房日兔」，「畢月烏移奎木狼」，「女土蝠進室火豬」，她所叫的都是二十八宿方位。郭芙與二武聽她叫得頭頭是道，與黃蓉主持陣法時一般無異，心下大喜，奮力移動岩石，眼見又要將金輪法王困住。

　　法王背上受了石塊撞擊，強運內力護住，一時雖不發作，其實內傷著實不輕，萬萬無力再起腳挑動石塊，他知道只消再遲得片刻，便即陷身石陣，達爾巴徒有勇力，不明陣法，難以相救，見黃蓉正撐持著起身，兀自站立不定，只須踏上幾步就可手到擒來，卻也是自謀脫身要緊，當下鐵輪虛幌，向武修文腦門擊去。

　　他受傷之後，手臂已全然酸軟無力，便是舉起鐵輪也已十分勉強，武修文若是拔劍招架，反可將他鐵輪擊落脫手。但他威風凜凜，雖是虛招，瞧來仍是猛不可當，武修文那敢硬接，當即縮身入陣。

　　金輪法王緩步退出石陣，呆立半晌，心中思潮起伏：「今日錯過了這個良機，只怕日後再難相逢。難道老天當真護佑大宋，教我大事不成？中原武林中英才輩出，單是這幾個青年男女，已是資兼文武，未易輕敵，我蒙藏豪傑之士，可是相形見絀了。」撫胸長歎，轉頭便走，走出十餘步，突然間嗆啷一響，鐵輪落地，身子搖幌。

　　達爾巴大驚，大叫：「師父！」搶上扶住，忙問：「師父，你怎麼啦？」金輪法王皺眉不語，伸手扶著他肩頭，低聲道：「可惜，可惜！走罷！」一名蒙古武士拉過坐騎。金輪法王重傷之後已無力上馬，達爾巴左掌托住師父腰間，將他送上馬背。一行人向東而去。

　　青衫少女緩步走到楊過身旁，頓了一頓，慢慢彎腰，察看他的臉色，要瞧傷勢如何。此時夜色已深，相距尺許也已瞧不清楚，她直湊到楊過臉邊，但見他雙目睜大，迷茫失神，面頰潮紅，呼吸急促，顯是傷得不輕。

　　楊過昏迷中只見一對目光柔和的眼睛湊到自己臉前，就和小龍女平時瞧著自己的眼色那樣，又是溫柔，又是憐惜，當即張臂抱住她身子，叫道：「姑姑，過兒受了傷，你別走開了不理我。」

　　青衫少女又羞又急，微微一掙。楊過胸口傷處立時劇痛，不禁「啊唷」一聲。那少女不敢強掙，低聲道：「我不是你姑姑，你放開我。」楊過凝視著她眼睛，哀求道：「姑姑，你別撇下我，我……我……我是你的過兒啊。」那少女心中一軟，柔聲道：「我不是你姑姑。」這時天色更加黑了，那少女一張可怖的醜臉全在黑暗中隱沒，只一對眸子炯炯生光。楊過拉著她手，不住哀求：「是的，是的！你……你別再撇不我不理。」那少女給他抱住了。羞得全身發燒，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間楊過神志清明，驚覺眼前之人並非小龍女，失望已極，腦中天旋地轉，便即昏了過去。

　　那少女大驚，但見郭芙與二武均圍著黃蓉慰問服侍，無人來理楊過，心想他受傷極重，若非服用師父秘製靈藥，只怕有性命之憂，當下扶著他後腰，半拖半拉的走出石陣，又慢慢走出林外。瘦馬甚有靈性，認得主人，奔近身來。那少女將楊過扶上馬背，卻不與他同乘，牽了馬□步行。

　　楊過一陣清醒，一陣迷糊，有時覺得身邊的女子是小龍女，大喜而呼，有時卻又發覺不是，全身如入冰窖。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覺得口腔中一陣清馨，透入胸間傷處，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緩緩睜開眼來，不由得一驚，原來自己已睡在一張榻上，身上蓋了薄被，要待翻身坐起，突感胸骨劇痛，竟是動彈不得。

　　轉頭只見窗邊一個青衫少女左手按紙，右手握筆，正自寫字。她背面向榻，瞧不見她相貌，但見她背影苗條，細腰一搦，甚是嬌美。再看四周時，見所處之地是間茅屋的斗室，板床木凳，俱皆簡陋，四壁蕭然，卻是一應不染，清幽絕俗。床邊竹幾上並列著一張瑤琴，一管玉簫。

　　他只記得在樹林石陣中與金輪法王惡鬥受傷，何以到了此處，腦中卻儘是茫然一片；用心思索，隱約記得自己伏在馬背，有人牽馬護行，那人是個女子。此刻想來，依稀記得她背影便是眼前這少女。她這時正自專心致志的寫字，但見她右臂輕輕擺動，姿式飄逸。室中寂靜無聲。較之先前石陣惡鬥，竟似到了另一世界。他不敢出聲打擾那少女，只是安安穩穩的躺著，正似夢後樓台高鎖，酒醒□幕低垂，實不知人間何世。

　　突然間心念一動，眼前這青衫少女，正是長安道上示警，後來與自己聯手相救陸無雙的那人，自忖與她無親無故，怎麼她對自己這麼好法？不由得衝口而出，說道：「姊姊，原來又是你救了我性命。」

　　那少女停筆不寫，卻不回頭，柔聲道：「也說不上救你性命，我恰好路過，見那西藏和尚甚是橫蠻，你又受了傷……」說罷微微低頭。楊過道：「姊姊，我……我……」中心感激，一時喉頭哽咽，竟然說不出聲來。那少女道：「你良心好，不顧自己性命去救別人，我碰上稍稍出了些力，卻又算得什麼。」楊過道：「郭伯母於我有養育之恩，她有危難，我自當盡力，但我和姊姊……」那少女道：「我不是說你郭伯母，是說陸無雙陸家妹子。」

　　陸無雙這名字，楊過已有許久沒曾想起，聽她提及，忙問：「陸姑娘平安罷？她傷全好了？」那少女道：「多謝你掛懷，她傷口已然平復。你倒沒忘了她。」楊過聽她語氣中與陸無雙甚是親密，問道：「不知姊姊跟陸姑娘怎生稱呼？」

　　那少女不答，微微一笑，說道：「你不用姊姊長、姊姊短的叫我，我年紀沒你大。」頓了一頓，笑道：「也不知叫了人家幾聲『姑姑』呢，這時改口，只怕也已遲了。」

　　楊過臉上一紅，料想自己受傷昏迷之際定是將她錯認了小龍女，不住的叫她「姑姑」，說不定還有什麼親□之言、越禮之行，越想越是不安，期期艾艾的道：「你……你……不見怪罷？」那少女笑道：「我自是不會見怪，你安心在這兒養傷罷。等傷勢好了，便去尋你姑姑。」又道：「別太擔心了，終究找得到的。」這幾句話溫柔體貼，三分慈和中又帶著三分的敬重，令人既安心，又愉悅，與他所識別的女子全不相同。她不似陸無雙那麼刁鑽活潑，更不似郭芙那麼驕肆自恣。耶律燕是豪爽不羈，完顏萍是楚楚可憐。至於小龍女，初時冷若冰霜，漠不關心，到後來卻又是情之所鍾，生死以之，乃是趨於極端的性兒。只有這位青衫少女卻是斯文溫雅，慇勤周至，知他記掛「姑姑」，就勸他好好養傷，痊癒後立即前去尋找。但覺和她相處，一切全是寧靜平和。

　　她說了這幾句話，又提筆寫字。楊過道：「姊姊，你貴姓？」那少女道：「你別問這個問那個的，還是安安靜靜的躺著，不要胡思亂想，內傷就好得快了。」楊過道：「好罷，其實我也明知是白問，你連臉也不讓見，姓名更是不肯說的了。」那少女歎道：「我相貌很醜，你又不是沒見過。」楊過道：「不，不！那是你戴了人皮面具。」那少女道：「若是我像你姑姑一般好看，我幹麼又要戴面具？」楊過聽她稱讚小龍女美貌，極是歡喜，問道：「你怎知我姑姑好看？你見過她麼？」那少女道：「我沒見過。但你這麼魂牽夢縈的想念，她自是天下第一的美人兒了。」楊過歎道：「我想念她，倒也不是為了她美貌，就算她是天下第一醜人，我也一般想念。不過……不過要是你見了她，定會更加稱讚。」

　　這番話倘若給郭芙與陸無雙聽了，定要譏刺他幾句，那少女卻道：「定是這樣。她不但美貌，待你更是好得不得了。」說著又伏案寫字。

　　楊過望著帳頂出了一會神，忍不住又轉頭望著她苗條的身影，問道：「姊姊，你在寫些什麼？這等要緊。」那少女道：「我在學寫字。」楊過道：「你臨什麼碑帖？」那少女道：「我的字寫得難看極啦，怎說得上摹臨碑帖？」楊過道：「你太謙啦，我猜定是好的。」那少女笑道：「咦，這可奇啦，你怎麼又猜得出？」楊過道：「似你這等俊雅的人品，書法也定然俊雅的。姊姊，你寫的字給我瞧瞧，好不好？」

　　那少女又是輕輕一笑，道：「我的字是見不得人的，等你養好了傷，要請你教呢。」楊過暗叫：「慚愧。」不禁感激黃蓉在桃花島上教他讀書寫字，若沒那些日子的用功，別說分辨書法美惡，連旁人寫什麼字也不識得。

　　他出了一會神，覺得胸口隱隱疼痛，當下潛運內功，氣轉百穴，漸漸的舒暢安適，竟自沉沉睡去。待得醒來，天已昏黑，那少女在一張矮幾上放了飯菜，端到他床上，服侍他吃飯。竹筷陶碗，雖是粗器，卻都是全新的，縱然一物之微，看來也均用了一番心思。

　　那菜餚也只平常的青菜豆腐、雞蛋小魚，但烹飪得甚是鮮美可口。楊過一口氣吃了三大碗飯，連聲讚美。那少女臉上雖然戴著面具，瞧不出喜怒之色，但明淨的雙眼中卻露出歡喜的光芒。

　　次日楊過的傷勢又好了些。那少女搬了張椅子，坐在床頭，給他縫補衣服，將他一件破爛的長衫全都補好了。她提起那件長衫，說道：「似你這等人品，怎麼故意穿得這般襤褸？」說著走出室去，棒了一疋青布進來，依著楊過原來的衣衫的樣子裁剪起來。

　　聽她話聲和身材舉止，也不過十七八歲，但她對待楊過不但像是長姊視弟，直是母親一般慈愛溫柔。楊過喪母已久，時至今日，依稀又是當年孩提的光景，心中又是感激，又是詫異，忍不住問道：「姊姊，幹麼你待我怎麼好？我實在是當不起。」那少女道：「做一件衣衫，那有什麼好了？你捨命救人，那才教不易呢。」

　　這一日上午就這麼靜靜過去。午後那少女又坐在桌邊寫字，楊過極想瞧瞧她到底寫些什麼，但求了幾次，那少女總是不肯。她寫了約莫一個時辰，寫一張，出一會神，隨手撕去，又寫一張，始終似乎寫得不合意，隨寫隨撕，瞧這情景，自不是鈔錄什麼武學譜笈，最後她歎了口氣，不再寫了，問道：「你想吃什麼東西，我給你做去。」

　　楊過靈機一動，道：「就怕你太過費神了。」那少女道：「什麼啊？你說出來聽聽。」楊過道：「我想吃粽子。」那少女一怔，道：「裹幾隻粽子，又費什麼神了？我自己也想吃呢。你愛吃甜的還是鹹的？」楊過道：「什麼都好。有得吃就心滿意足了，那□還能這麼挑剔？」

　　當晚那少女果然裹了幾隻粽子給他作點心，甜的是豬油豆沙，鹹的是火腿鮮肉，端的是美味無比，楊過一面吃，一面喝采不迭。

　　那少女歎了口氣，說道：「你真聰明，終於猜出了我的身世。」楊過心下奇怪：「我沒猜啊！怎麼猜出了你的身世？」但口中卻說：「你怎知道？」那少女道：「我家鄉江南的粽子天下馳名，你不說旁的，偏偏要吃粽子。」楊過回憶數年前在浙西遇到郭靖夫婦、與李莫愁爭鬥、又得歐陽鋒收為義子等一連串事跡，始終想不起眼前這少女是誰。

　　他要吃棕子，卻是另有用意，快吃完時乘那少女不覺，在手掌心□暗藏一塊，待她收拾碗筷出去，忙取過一條她做衫時留下的布線，一端黏了塊粽子，擲出去黏住她撕破的碎紙，提回來一看，不由得一怔。原來紙上寫的是「既見君子，雲胡不喜」八個字。那是「詩經」中的兩句，當年黃蓉曾教他讀過，解說這兩句的意思是：「既然見到了這男子，怎麼我還會不快活？」楊過又擲出布線黏回一張，見紙上寫的仍是這八個字，只是頭上那個「既」字卻已給撕去了一半。楊過心中怦怦亂跳，接連擲線收線，黏回來十多張碎紙片，但見紙上顛來倒去寫的就只這八個字。細想其中深意，不由得癡了。

　　忽聽腳步聲響，那少女回進室來。楊過忙將碎紙片在被窩中藏過。那少女將餘下的碎紙搓成一團，拿到室外點火燒化了。

　　楊過心想：「她寫『既見君子』，這君子難道說的是我麼？我和她話都沒說過幾句，她瞧見我有什麼可歡喜的呢？再說，我這麼亂七八糟，又是什麼狗屁君子了。若說不是我，這□又沒旁人。」

　　正自癡想，那少女回進室來，在窗邊悄立片刻，吹滅了蠟燭。月光淡淡，從窗中照射進來，鋪在地下。楊過叫道：「姊姊。」那少女卻不答應，慢慢走了出去。

　　過了半晌，只聽室外簫聲幽咽，從窗中送了進來。楊過曾見她用玉簫與李莫愁動手，武功甚是不弱，不意這管簫吹將起來卻也這麼好聽。他在古墓之中，有時小龍女撫琴，他便伴在一旁，聽她述說曲意，也算得粗解音律。這時辨出簫中吹的是「無射商」調子，卻是一曲「淇奧」，這首琴曲溫雅平和，楊過聽過幾遍，也並不喜愛。但聽她吹的翻來覆去總是頭上五句：「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或高或低，忽徐忽疾，始終是這五句的變化，卻頗具纏綿之意。楊過知道這五句也出自「詩經」，是讚美一個男子像切磋過的象牙那麼雅致，像琢磨過的美玉那麼和潤。

　　楊過聽了良久，不禁低聲吟和：「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只吟得兩句，突然簫聲斷絕。楊過一怔，暗悔唐突：「她吹簫是自舒其意，我出聲低吟，顯得明白了她的心思，那可太也無禮了。」

　　次日清晨，那少女送早飯進來，只見楊過臉上戴了人皮面具，不禁一呆，笑道：「你怎麼也戴這東西了？」楊過道：「這是你送給我的啊，你不肯顯露本來面目，我也就戴個面具。」那少女淡淡的道：「那也很好。」說了這句話後，放下早飯，轉身出去，這天一直就沒再跟他說話。

　　楊過惴惴不安，生怕得罪了她，想要說幾句話陪罪，她在室中卻始終沒再停留。到得晚間，那少女待楊過吃完了飯，進室來收拾碗筷，正要出去，楊過道：「姊姊，你的簫吹得真好聽，再吹一曲，好不好？」

　　那少女微一沉吟，道：「好的。」出室去取了玉簫，坐在楊過床前，幽幽吹了起來。這次吹的是一曲「迎仙客」，乃賓主酬答之樂，曲調也如是雍容揖讓，肅接大賓。楊過心想：「原來你在簫聲之中也帶了面具，不肯透露心曲。」

　　簫聲中忽聽得遠處腳步聲響，有人疾奔而來。那少女放下玉簫，走到門口，叫道：「表妹！」一人奔向屋前，氣喘吁吁的道：「表姊，那女魔頭查到了我的蹤跡，正一路尋來，咱們快走！」楊過聽話聲正是陸無雙，心下一喜，但隨即聽她說那女魔頭即將追到，指的自是李莫愁，不由得暗暗吃驚，隨即又想：「原來這位姑娘是媳婦兒的表姊。」

　　只聽那少女道：「有人受了傷，在這□養傷。」陸無雙道：「是誰？」那少女道：「你的救命恩人。」陸無雙叫道：「傻蛋！他……他在這□！」說著衝進門來。

　　月光下只見她喜容滿臉，叫道：「傻蛋，傻蛋！你怎麼尋到了這□？這次可輪到你受傷啦。」楊過道：「媳婦……」只說出兩個字，想起身旁那溫雅端莊的青衫少女，登時不敢再開玩笑，當即縮住，轉口問道：「李莫愁怎麼又找上你了？」

　　陸無雙道：「那日酒樓上一戰，你忽然走了，我表姊帶我到這□養傷。其實我的傷早就沒事啦，我氣悶不過，出去□逛散心，當天就撞到了兩名丐幫的化子，偷聽到他們說大勝關在開什麼英雄大會。我便去大勝關瞧瞧熱鬧，那知這會已經散了。我怕表姊記掛，趕著回來，在前面鎮上的茶館外忽然見到了那女魔頭的花驢，她驢子換了，金鈴卻沒換……」說到這□，聲音已不禁發顫，續道：「總算命不該絕，若是迎面撞上，表姊，傻蛋，這會兒可見你們不著啦。」

　　楊過道：「這位姑娘是你表姊？多承她相救，可還沒請教姓名。」那少女道：「我……」陸無雙突然伸出雙手，將楊過和那少女臉上的人皮面具同時拉脫，說道：「那魔頭不久就要到來，你們兩個還戴這勞什子幹什麼？」

　　楊過眼前陡然一亮，見那少女臉色晶瑩，膚光如雪，鵝蛋臉兒上有一個小小酒窩，微現□覯，雖不及小龍女那麼清麗絕俗，卻也是個極美的姑娘。

　　陸無雙道：「她是我表姊程英，桃花島黃主的關門小弟子。」楊過作揖為禮，道：「程姑娘。」程英還禮，道：「楊少俠。」楊過心想：「怎麼她小小年紀，竟是黃島主的弟子？從郭伯母身上算起來，我豈不還矮了她一輩？」

　　原來程英當日為李莫愁所擒，險遭毒手，適逢桃花島島主黃藥師路過，救了她性命。黃藥師自女兒嫁後，浪跡江湖，四海為家，年老孤單，自不免寂莫，這時見程英稚弱無依，不由得起了憐惜之心，治癒她傷毒之後便帶在身邊。程英服侍得他體貼入微，遠勝當年嬌憨頑皮、跳□不羈的黃蓉。黃藥師由憐生愛，收了她為徒。程英聰明機智雖然遠不及黃蓉，但她心細似髮，從小處鑽研，卻也學到了黃藥師不少本領。

　　這一年她武功初成，稟明師父，北上找尋表妹，在關陝道上與楊過及陸無雙相遇，途中示警、夜半救人，便都是她的手筆了。眾少年合鬥李莫愁後，她帶同陸無雙到這荒山中來結廬療傷。日前陸無雙獨自出外，久久不歸。程英記掛起來，出去找尋，卻遇上黃蓉擺亂石陣與金輪法王相鬥。這項奇門陣法她也跟黃藥師學過，雖所知不多，學得卻極細到，機緣巧合，將楊過救了回來。

　　陸無雙道：「這緊急關頭，你兩位還這般多禮幹什麼？」楊過道：「李莫愁後來見到你了？」陸無雙道：「你倒想得挺美！要是給她見到了，你又不來救我，我還能逃脫她的毒手？我一見到花驢頸中的金鈴，立即躲在茶館屋後，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只聽得那魔頭在向那茶館掌櫃的打聽，有沒見到兩小姑娘，一個有點兒跛，另一個是個醜八怪。表姊，她說的是你，可不知道你恰好是醜八怪的對頭，是位美人兒……」程英臉上微微一紅，道：「你別胡說，可讓楊少俠笑話。」楊過道：「少俠什麼的稱呼，可不敢當，你叫我楊過便是。」

　　陸無雙嗔道：「你一見我表姊，就服服貼貼的，連名帶姓都說了，跟我卻偏裝神弄鬼的騙人。」楊過微笑道：「你叫我『傻蛋』，我便聽你話做傻蛋，那還不夠服服貼貼嗎？」陸無雙小嘴一撅，道：「慢慢再跟你算帳。」轉頭向程英道：「表姊，你帶了這面具兒，常到鎮上去買鹽米物品，鎮上的人都認得你。茶館掌櫃也決想不到李莫愁這樣斯文美貌的出家人會不懷好意，自然跟她說了咱們的住處。那魔頭謝了，又問鎮上什麼地方可以借宿，便帶了洪師姊去找宿處。她一向害人總是天剛亮時動手，算來還有三個時辰。」

　　程英道：「是。那日這魔頭到表妹家，便是寅末卯初時分。」三人說起當年李莫愁如何下毒手害死陸無雙父母之事，才知三人幼時曾在嘉興相會，程英和陸無雙都還去過楊過所住的破窯，想到兒時居然曾有過這番遇合，心頭不由得均是平添溫馨之意。

　　楊過道：「這魔頭武功高強，就算我並未受傷，咱三個也是鬥她不過的。還是外甥點燈籠，照舊，咱們這就溜之大吉罷。」程英點點頭道：「眼下還有三個時辰。楊兄的坐騎腳力甚好，咱們立時就逃，那魔頭未必追得上。」陸無雙道：「傻蛋，你身上有傷，能騎馬麼？」楊過歎道：「不能騎也只得硬挺，總好過落在這魔頭手中。」

　　陸無雙道：「咱們只一匹馬。表姊，你陪傻蛋向西逃，我故佈疑陣，引她往東追。」程英臉上微微一紅，道：「不，你陪楊兄。我跟李莫愁並無深仇大怨，縱然給她擒住，也不一定要傷我，你若落入她手，那可有得受的了。」陸無雙道：「她衝著我而來，若見我和傻蛋在一起，豈非枉自累了他？」表姊妹倆你一言，我一語，互推對方陪伴楊過逃走。

　　楊過聽了一會，甚是感動，心想這兩位姑娘都是義氣干雲，危急之際甘心冒險來救我性命，縱然我給那魔頭拿住害死，這一生一世也不算白活了。

　　只聽陸無雙道：「傻蛋，你倒說一句，你要我表姊陪你逃呢，還是要我陪？」楊過還未回答，程英道：「你怎麼傻蛋長、傻蛋短的，也不怕楊兄生氣。」陸無雙伸了伸舌頭，笑道：「瞧你對他這般斯文體貼，傻兄定是要你陪的了。」她把「傻蛋」改稱「傻兄」，算是個折衷。

　　程英面色白晰，極易臉紅，給她一說，登時羞得顏若玫瑰，微笑道：「人家叫你『媳婦兒』，可不是麼？你媳婦兒不陪，那怎麼成？」這一來可輪到陸無雙臉紅了，伸出雙手去呵她□，程英轉身便逃。霎時中小室中一片旖旎風光，三人倒不似初時那麼害怕擔憂了。

　　楊過心想：「若要程姑娘陪我逃走，媳婦兒就有性命之憂。倘是媳婦兒陪我，程姑娘也是萬分危險。」說道：「兩位姑娘如此相待，實是感激無已。我說還是兩位快些避開，讓我在這□對付那魔頭。我師父與她是師姊妹，她總得有幾分香火之情，何況她怕我師父，諒她不敢對我如何……」他話未說完，陸無雙已搶著道：「不行，不行。」

　　楊過心想她二人也定然不肯棄己而逃，於是朗聲道：「咱三人結伴同行，當真給那魔頭追上時，三人拚一死戰，是死是活，聽天由命便了。」陸無雙拍手道：「好，就是這樣。」

　　程英沉吟道：「那魔頭來去如風，三人同行，定然給她追上。與其途中激戰，不如就在這兒給她來個以逸待勞。」楊過道：「不錯。姊姊會得奇門循甲之術，連那金輪法王尚且困住，赤練仙子未必就能破解。」此言一出，三人眼前登時現出一線光明。程英道：「那亂石陣是郭夫人布的，我乘勢略加變化則可，要我自佈一個卻是萬萬無此大才，說不得，咱們盡人事以待天命便了。表妹，你來幫我。」楊過心想：「郭伯母教我陣法變化，倉卒之際，我只硬記得十來種，只能用來誘那生滿了□的鐵輪法王入陣，要阻擋這怨天愁地的李莫愁卻是全無用處。這門功夫可繁難得緊，真要精熟，決非一年半載之功。程姑娘小小年紀，所學自然及不上郭伯母，她這話想來也非謙辭。但她布的陣勢不論如何簡陋，總是有勝於無。」

　　表姊妹倆拿了鐵鏟鋤頭，走出茅舍，掘土搬石，佈置起來。忙了一個多時辰，隱隱聽得遠處雞鳴之聲，程英滿頭大汗，眼見所佈的土陣與黃蓉的亂石陣實在相差太遠，心中暗自難過：「郭夫人之才真是勝我百勝。唉，想以此粗陋土陣擋住那赤練魔頭，那當真是難上加難了。」她怕表妹與楊過氣沮，也不明言。

　　陸無雙在月光下見表姊的臉色有異，知她實無把握，從懷中取出一冊抄本，進屋去遞給楊過，道：「傻蛋，這就是我師父的五毒秘傳。」楊過見那本書封皮殷紅如血，心中微微一凜。陸無雙道：「我騙她說，這書給丐幫搶了去，待會我若給她拿住，定然給她搜出。你好生瞧一遍，記熟後就燒燬了罷。」她與楊過說話，從來就沒正正經經，此時想到命在頃刻，卻也沒心情再說笑話了。楊過見她神色淒然，點頭接過。

　　陸無雙又從懷□取出一塊錦帕，低聲道：「若你不幸落入那魔頭手中，她要害你性命，你就拿出這塊錦帕來給她。」楊過見那錦帕一面毛邊，顯是從什麼地方撕下來的，繡著的一朵紅花也撕去了一半，不知她是何用意，愕然不接，問道：「這是什麼？」

　　陸無雙道：「是我托你交給她的，你答應麼？」楊過點了點頭，接過來放在枕邊。陸無雙卻過來拿起，放入他懷中，低聲道：「可別讓我表姊知道。」突然間聞到他身上一股男子氣息，想起關陝道上解衣接骨、同枕共榻種種情事，心中一蕩，向他癡癡的望了一眼，轉身出房。

　　楊過見她這一回眸深情無限，心中也自怦怦跳動，打開那五毒秘傳來看了幾頁，記住了五毒神掌與冰魄銀針毒性的解法，心想：「兩種解藥都是極難製煉，但教今日不死，這兩門解法日後總當有用。」

　　忽聽茅屋門呀的一聲推開，抬起頭來，只見程英雙頰暈紅，走近榻邊，額邊都是汗珠。她呼吸微見急促，說道：「楊兄，我在門外所佈的土陣實在太也拙劣，殊難擋得住那赤練仙子。」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塊錦帕，遞給了他，又道：「若是給她衝進屋來，你就拿這塊帕子給她罷。」

　　楊過見那錦帕也只半邊，質地花紋與陸無雙所給的一模一樣，心下詫異，抬起頭來，目光與她相接，燈下但見她淚眼盈盈、又羞又喜，正待相詢，程英陡然間面紅過耳，低聲道：「千萬別讓我表妹知道。」說罷翩然而出。

　　楊過從懷中取出陸無雙的半邊錦帕，拼在一起，這兩個半塊果然原是從一塊錦帕撕開的，見帕子甚舊，白緞子已變淡黃，但所繡的紅花卻仍是嬌艷欲滴。他望著這塊破帕，知道中間定有深意，何以她二人各自給我半塊？何以要我交給李莫愁？何以她二人又不欲對方知曉？而贈帕之際，何以二人均是滿臉嬌羞？

　　他坐在床上呆呆出神，聽得遠處雞聲又起，接著幽幽咽咽的簫聲響了起來，想是程英佈陣已完，按簫以舒積鬱，吹的是一曲「流波」，簫聲柔細，卻無悲愴之意，隱隱竟有心情舒暢，無所掛懷的模樣。楊過聽了一會，低吟相和。

　　陸無雙坐在土堆之後，聽著表姊與楊過簫歌相和，東方漸現黎明，心想：「師父轉瞬即至，我的性命是挨不過這個時辰了。但盼師父見著錦帕，饒了表姊和他的性命，他二人……」陸無雙本來刁鑽尖刻，與表姊相處，程英從小就處處讓她三分。但此刻臨危，她竟一心一意盼望楊過平安無恙，心中對他情深一片，暗暗許願，只要能逃得此難，就算與表姊結成鴛侶，自己也是死而無憾。

　　正自出神，猛抬頭，突見土堆外站著一個身穿黃衫的道姑，右手拂塵平舉，衣襟飄風，正是師父李莫愁到了。

　　陸無雙心頭大震，拔劍站起。李莫愁竟站著一動不動，只是側耳傾聽。

　　原來她聽到簫歌相和，想起了少年時與愛侶陸展元共奏樂曲的情景，一個吹笛，一個吹笙，這曲「流波」便是當年常相吹奏的。這已是二十年前之事，此刻音韻依舊，卻已是「風月無情人暗換」，耳聽得簫歌酬答，曲盡綢繆，驀地□傷痛難禁，忍不住縱聲大哭。

　　這一下斗放悲聲，更是大出陸無雙意料之外，她平素只見師父嚴唆兇殺，那□有半點柔軟心腸？怎麼明明是要來報怨殺人，竟在門外痛哭起來？但聽她哭得愁盡慘極，迴腸百轉，不禁也心感酸楚。

　　李莫愁這麼一哭，楊過和程英也自驚覺，歌聲節拍便即散亂。李莫愁心念一動，突然縱聲而歌，音調淒婉，歌道：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

　　簫歌聲本來充滿愉樂之情，李莫愁此歌卻詞意悲切，聲調更是哀怨，且節拍韻律與「流波」全然不同，歌聲漸細，卻是越細越高。程英心神微亂，竟順著那「歡樂趣」三個字吹出，等她轉到「離別苦」三字時，已不自禁的給她帶去。她慌忙轉調，但簫韻清和，她內力又淺，吹奏不出高亢之音與李莫愁的歌聲相抗，微一躊躇，便奔進室內，放下玉簫，坐在幾邊撫動瑤琴。楊過也放喉高唱，以助其勢。只聽得李莫愁歌聲越轉淒苦，程英的琴弦也是越提越高，錚的一聲，第一根「征弦」忽然斷了。

　　程英吃了一驚，指法微亂，瑤琴中第二根「羽弦」又自崩斷。李莫愁長歌帶哭，第三根「宮弦」再絕。程英的琴簫都是跟黃藥師學的，雖遇明師，畢竟年幼，造詣尚淺。李莫愁本來乘著對方弦斷韻散、心慌意亂之際，大可長驅直入，但眼見茅屋外的土陣看似亂七八糟，中間顯是暗藏五行生剋的變化，她不解此道，在古墓內又曾累次中伏被創，不免心存忌憚，靈機一動，突然繞到左側，高歌聲中破壁而入。

　　程英所佈的土陣東一堆，西一堆，全都用以守住大門，卻未想到茅屋牆壁不牢，給李莫愁繞開正路，雙掌起處，推破土壁，攻了進來。陸無雙大驚，提劍跟著奔進。

　　楊過身上有傷，無法起身相抗，只有躺著不動。程英料知與李莫愁動手也是徒然送命，當下把心一橫，生死置之度外，調弦轉律，彈起一曲「桃夭」來。這一曲華美燦爛，喜氣盎然。她心中暗思：「我一生孤苦，今日得在楊大哥身邊而死，卻也不枉了。」目光斜向楊過瞧去。楊過對她微微一笑，程英心中愉樂甜美，暗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琴聲更是洋洋灑灑，樂音中春風和暢，花氣馨芳。

　　李莫愁臉上愁苦之色漸消，問陸無雙道：「那書呢？到底是丐幫取去了不曾？」楊過將「五毒秘傳」扔給了她，說道：「丐幫黃幫主、魯幫主大仁大義，要這邪書何用？早就傳下號令，幫眾子弟，不得翻動此書一頁。」李莫愁見書本完整無缺，心下甚喜，又素知丐幫行事正派，律令嚴明，也許是真的未曾翻閱。

　　楊過又從懷中取出兩片半邊錦帕，鋪在床頭幾上，道：「這帕子請你一併取去罷！」李莫愁臉色大變，拂塵一揮，將兩塊帕子捲了過去，怔怔的拿在手中，一時間思潮起伏，心神不定。程英和陸無雙互視不眼，都是臉上暈紅，料不到對方竟將帕子給了楊過，而他卻當面取了出來。

　　這幾下你望我、我望你，心事脈脈，眼波盈盈，茅屋中本來一團肅殺之氣，霎時間盡化為濃情密意。程英琴中那「桃夭」之曲更是彈得纏綿歡悅。

　　突然之間，李莫愁將兩片錦帕扯成四截，說道：「往事已矣，夫復何言？」雙手一陣急扯，往空拋出，錦帕碎片有如梨花亂落。程英一驚，錚的一聲，琴弦又斷了一根。

　　李莫愁喝道：「咄！再斷一根！」悲歌聲中，瑤琴上第五根「角弦」果然應聲而斷。李莫愁冷笑道：「頃刻之間，要教你三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快快給我抱頭痛哭罷。」這時琴上只□下兩根琴弦，程英的琴藝本就平平，自已難成曲調。李莫愁道：「快彈幾聲淒傷之音！世間大苦，活著有何樂趣？」程英撥弦彈了兩聲，雖不成調，卻仍是「桃之夭夭」的韻律。李莫愁道：「好，我先殺一人，瞧你悲不悲痛？」這一厲聲斷喝，又崩斷了一根琴弦，舉起拂塵，就要往陸無雙頭頂擊下。

　　楊過笑道：「我三人今日同時而死，快快活活，遠勝於你孤苦寂寞的活在世間。英妹、雙妹，你們過來。」程英和陸無雙走到他床邊。楊過左手挽住程英，右手挽住陸無雙，笑道：「咱三個死在一起，在黃泉路上說說笑笑，卻不強勝於這惡毒女子十倍？」陸無雙笑道：「是啊，好傻蛋，你說的一點兒不錯。」程英溫柔一笑。表姊妹二人給楊過握住了手，都是心神俱醉。楊過卻想：「唉，可惜不是姑姑在身旁陪著我。」但他強顏歡笑，雙手輕輕將二女拉近，靠在自己身上。

　　李莫愁心想：「這小子的話倒不錯，他三人如此死了，確是勝過我活著。」尋思：「天下那有這等便宜之事？我定要教你們臨死時傷心斷腸。」於是拂塵輕擺，臉帶寒霜，低聲唱了起來，仍是「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那曲子，歌聲若斷若續，音調酸楚，猶似棄婦吞聲，冤鬼夜哭。

　　楊過等三人四手相握，聽了一陣，不自禁的心中哀傷。楊過內功較深，凝神不動，臉上猶帶微笑；陸無雙心腸剛硬，不易激動；程英卻已忍不住掉下淚來。李莫愁的歌聲越唱越低，到了後來聲似游絲，若有若無。

　　那赤練仙子只待三人同時掉淚，拂塵揮處，就要將他們一齊震死。正當歌聲淒婉慘厲之極的當口，突聽茅屋外一人哈哈大笑，拍手踏歌而來。

　　歌聲是女子口音，聽來年紀已自不輕，但唱的卻是天真爛漫的兒歌：「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糖一包，果一包，吃了還要拿一包。」歌聲中充滿著歡樂，李莫愁的悲切之音登時受擾。但聽她越唱越近，轉了幾轉，從大門中走了進來，卻是個蓬頭覓服的中年女子，雙眼圓睜，嘻嘻傻笑，手中拿著一柄燒火用的火叉。李莫愁吃了一驚：「怎麼她輕輕易易的便繞過土堆，從大門中進來？若不是他三人一多，便是精通奇門遁甲之術了。」她心有別念，歌聲感人之力立減。

　　程英見到那女子，大喜叫道：「師姊，這人要害我，你快幫我。」這蓬頭女子正是曲傻姑。她甚實比程英低了一輩，年紀卻大得多，因此程英便叫她師姊。

　　只聽她拍手嘻笑，高唱兒歌，什麼「天上一顆星，地下骨零丁」，什麼「寶塔尖，衝破天」，一首首的唱了出來，有時歌詞記錯了，便東拉西扯的混在一起。李莫愁欲以悲苦之音相制，豈知傻姑渾渾噩噩，向來並沒什麼愁苦煩惱，須知情由心生，心中既一片混沌，外感再強，也不能無中生有，誘發激生；而李莫愁的悲音給她亂七八糟的兒歌一衝，反而連楊過等也制不住了。李莫愁大怒，心道：「須得先結果此人。」歌聲未絕，揮拂塵迎頭擊去。

　　當年黃藥師後悔一時意氣用事，遷怒無辜，累得弟子曲靈風命喪敵手，因此收養曲靈風這個女兒傻姑，發願要把一身本事傾囊以授。可是傻姑當父親被害之時大受驚嚇，壞了腦子，不論黃藥師花了多少心血來循循善誘，總是人力難以回天，別說要學到他文事武功的半成，便要她多識幾個子，學會幾套粗淺武功，卻也是萬萬不能。但十餘年來，傻姑在這明師督導之下，卻也練成了一套掌法、一套叉法。所謂一套，甚實只是每樣三招。黃藥師知道什麼變化奇招她是決計記不住的，於是窮智竭慮，創出了三招掌法、三招叉法。這六招呆呆板板，並無變化後著，威力全在功勁之上。常人練武，少則數十招，多則變化逾千，傻姑只練六招，日久自然精純，招數雖少，卻也非同小可。

　　至於她能繞過茅屋前的土堆，只因她在桃花島住得久了，程英的佈置儘是桃花島的粗淺功夫，傻姑看也不看，自然而然的便信步進屋。

　　此時她見李莫愁拂塵打來，當即火叉平胸刺出。李莫愁聽得這一叉破空之聲甚是勁急，不禁大驚：「瞧不出這女子功力如此深湛。」急忙繞步向左，揮拂塵向她頭頸擊去。傻姑不理敵招如何，挺叉直刺。李莫愁拂塵倒轉，已捲住了叉頭。傻姑只如不見，火叉仍往前刺。李莫愁運勁急甩，火叉竟不搖動，轉眼間已刺到她雙乳之間，總算李莫愁武功高強，百忙中一個「倒轉七星步」，從牆壁破洞中反身躍出，方始避開了這勢若雷霆的一擊，卻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她略一凝神，又即躍進茅屋，縱身而起，從半空中揮拂塵擊落。傻姑以不變應萬變，仍是挺叉平刺，只因敵人已經躍高，這一叉就刺向對方小腹。李莫愁見來勁狠猛，倒轉拂塵柄在叉□上一擋，借勢竄開，呆呆的望著她，心想：「我適才攻擊的三手，每一手都暗藏九般變化，十二著後招，任他那一位武林高手均不能等□視之。這女子只是一叉當胸平刺，便將我六十三手變化盡數消解於無形。此人武功深不可測，趕快走罷！」

　　她那知傻姑的叉法來來去去只有三招，只消時刻稍久，李莫愁看明白了她出手的路子，自易取勝。常言道程咬金三斧頭，傻姑也只有三火叉，她單憑一招叉法，竟將這個絕頂厲害的敵人驚走，桃花島主也真足自豪了。

　　李莫愁轉過身來，正要從牆壁缺口中躍出，卻見破口旁已坐著一人，青袍長鬚，正是當年從她手中救了程英的桃花島主黃藥師。他憑幾而坐，矮幾上放著程英適才所彈的瑤琴。李莫愁對戰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但黃藥師進屋、取琴、坐地，她竟全沒察覺，若在背後暗算，取她性命豈非易如反掌？

　　李莫愁與傻姑對招之時，生怕程英等加入戰團，是以口中悲歌並未止歇，要教他三人心神難以寧定，此時斗見黃藥師悄坐撫琴，心頭一震，歌聲登時停了。

　　黃藥師在琴上彈了一響，縱聲唱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唱的居然就是李莫愁那一曲。琴上的弦只剩下一根「羽弦」，但他竟便在這一根弦上彈出宮商角征羽諸般音律，而琴韻悲切，更遠勝於她的歌聲。

　　這一曲李莫愁是唱熟了的，黃藥師一加變調，她心中所生感應，比之楊過諸人更甚十倍。黃藥師早知她作惡多端，今日正要藉此機緣將她除去。他昔年曾以一枝玉簫與歐陽鋒的鐵箏、洪七公的嘯聲相抗，鬥成平手，這時隔了這許多年，力氣已因年老而衰減，內功卻是越練越深，李莫愁如何抵禦得住？片刻間便感心旌搖動，莫可抑制。

　　黃藥師琴歌相和，忽而歡樂，忽而憤怒，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沉委宛，瞬息數變，引得她也是忽喜忽悲，忽怒忽愁，眼見這一曲唱完，李莫愁非發狂不可。

　　便在此時，傻姑一轉頭，突然見到楊過，燭光之下，看來宛然是他父親楊康。傻姑最怕的便是鬼魂，於當日楊康中毒而死的情狀深印腦海，永不能忘，忽見楊過呆呆而坐，只道楊康的鬼魂作祟，急跳而起，指著他道「楊……楊兄弟，你……你別害我……你……你不是我害死的……你去……找別人罷。」

　　黃藥師不提防她這麼旁□橫加擾亂，錚的一聲，最後一根琴弦竟也斷了。傻姑躲到師祖身後，大叫：「鬼……鬼……爺爺，是楊兄弟的鬼魂。」李莫愁得此空隙，急忙揮拂塵打熄燭火，從破壁中鑽了出去。黃藥師未能制其死命，終於給她逃脫，自顧身份，已不能出屋追擊。黑暗中傻姑更是害怕，叫得更加響了：「是惡鬼，爺爺，打鬼，打鬼！」

　　黃藥師喝住傻姑。程英打火點亮臘燭，拜倒在地，向師父見禮，站起身來，將楊過與陸無雙二人的來歷簡略說了。

　　黃藥師師向楊過笑道：「我這個徒孫兼徒兒傻□傻氣。她識得你父親。你果然與你父甚是相像。」楊過在床上彎腰磕頭，說道：「恕弟子身上有傷，不能叩拜。」黃藥師顏色甚和，道：「你不顧性命，救我女兒和外孫女，真是好孩子。」原來他已與黃蓉見過面，得悉經過情由，聽說程英將他救去，於是帶同傻姑前來尋找。

　　黃藥師取出療傷靈藥，給楊過服了，又運內功給他推拿按摩。楊過但覺他雙手到處，有如火炙，不自禁的從體中生出抗力。黃藥師斗覺他皮肉一震，接著便感到他經脈運轉，內功實有異常造詣，於是手上加勁，運了一頓飯時分，楊過但覺四肢百骸無不舒暢，昏昏沉沉的竟睡著了。

　　次日醒時，楊過睜眼見黃藥師坐在床頭，忙坐起行禮。黃藥師道：「你可知江湖上叫我什麼名號？」楊過道：「前輩是桃花島主？」黃藥師道：「還有呢？」楊過覺得「東邪」二字不便出口，但轉念一想，他外號中既然有個「邪」字，脾氣自和常人大不相同，於是大著膽子道：「你是東邪！」黃藥師哈哈大笑，說道：「不錯。我聽說你武功不壞，心腸也熱，行事卻也邪得可以。又聽說你想娶你師父為妻，是不是？」楊過道：「正是，老前輩，人人都不許我，但我寧可死了，也要娶她。」

　　黃藥師聽他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怔怔的望了他一陣，突然抬起頭來，仰天大笑，只震得屋頂的茅草簌簌亂動。楊過怒道：「這有什麼可笑？我道你號稱東邪，定有了不起的高見，豈知也與世俗之人一般無異。」黃藥師大聲道：「好，好，好！」說了幾個「好」字，轉身出屋。楊過怔怔的坐著，心想：「我這一番話，可把這位老前輩給得罪了。可是他何以又無怒色？」

　　殊不知黃藥師一生縱橫天下，對當時禮教世俗之見最是憎恨，行事說話，無不離經叛道，因此上得了個「邪」字的名號。他落落寡合，生平實無知己，雖以女兒女婿之親，也非真正知心，郭靖端凝厚重，尤非意下所喜。不料到得晚年，居然遇到楊過。日前英雄大會中楊過諸般作為，已然傳入他耳中，黃蓉也約略說了這少年的行事為人，此刻與他寥寥數語，更是大合心意。

　　這天傍晚，黃藥師又回到室中，說道：「楊過，聽說你反出全真教，毆打本師，倒也邪得可以。你不如再反出古墓派師門，轉拜我為師罷。」楊過一怔道：「為什麼？」黃藥師笑道：「你先不認小龍女為師，再娶她為妻，豈非名正言順？」楊過道：「這法兒倒好。可是師徒不許結為夫妻，卻是誰定下的規矩？我偏要她既做我師父，又做我妻子。」

　　黃藥師鼓掌笑道：「好啊！你這麼想，可又比我高出一籌。」伸手替他按摩療傷，歎道：「我本想要你傳我衣缽，要好教世人得知，黃老邪之後又有個楊小邪。你不肯做我弟子，那是沒法兒的了。」

　　楊過道：「也非定須師徒，方能傳揚你的邪名。你若不嫌我年紀幼小，武藝淺薄，咱倆大可交個朋友，要不然就結拜為兄弟。」黃藥師怒道：「你這小小娃兒，膽子倒不小。我又不是老頑童周伯通，怎能跟你沒上沒下？」楊過道：「老頑童周伯通是誰？」黃藥師當下將周伯通的為人簡略說了些，又說到他與郭靖如何結為金□兄弟。

　　二人談談說說，大是情投意合，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楊過口齒伶俐，言辭便給，兼之生性和黃藥師極為相近，說出話來，黃藥師每每大歎深得我心，當真是一見如故，相遇恨晚。他口上雖不認，心中卻已將他當作忘年之交，當晚命程英在楊過室中加設一榻，二人聯床共語。

　　數日過後，楊過傷勢痊可，他與黃藥師二人也是如膠如漆，難捨難分。黃藥師本要帶了傻姑南下，此時卻一句不提動身之事。程英與陸無雙見他一老一少，白日樽前共飲，晚間剪燈夜話，高談闊論，滔滔不絕，忍不住暗暗好笑，都覺老的全無尊長身份，少的卻又太過肆無忌憚。本來以見識學問而論，楊過還沒黃藥師的一點兒零頭，只是黃藥師說到什麼，他總是打從心竅兒出來的贊成，偶爾加上片言隻字，卻又往往恰到好處，不由得黃藥師不引他為生平第一知己了。

　　這些時日之中，楊過除了陪黃藥師說話之外，常自想到傻姑錯認自己那晚所說的話，當時她說：「你不是我害死的，你去找別人罷！」自想她必知自己父親是給誰害死，旁人隱瞞不說，傻姑瘋瘋癲癲，或可從她口中探明真相。

　　這日午後，楊過道：「傻姑，你來，我有話跟你說。」傻姑見他太像楊康，總是害怕，搖頭道：「我不跟你玩。」楊過道：「我會變戲法，你瞧不瞧？」傻姑搖頭道：「你騙人，我不瞧！」說著閉上了眼睛，楊過突然頭下腳上，倒了過來，叫道：「快瞧！」以歐陽鋒所授的功夫顛倒行路，跳躍向前。傻姑睜開眼來，一見大喜，拍掌歡呼，隨後跟去。

　　楊過縱躍前行，到了一處樹木茂密之地，離所居茅舍已遠，翻身直立，說道：「我們來捉迷藏，好不好？不過輸了的得罰？」傻姑這些年來跟隨黃藥師，有誰陪她玩兒？聽楊過這麼說，真是喜出望外，連連拍手，登時將懼怕他的心思丟到了九霄雲外，說道：「好極，好極。好兄弟，你說罰什麼？」她稱楊過之父為兄弟，稱他也是兄弟。

　　楊過取出一塊手帕將她雙目蒙住，道：「你來捉我。若是捉著了，你問我什麼，我就答什麼，不可隱瞞半句。倘若捉不著，我就問你，你也得照實回答。」傻姑連說：「好極，好極！」楊過叫道：「我在這□，你來捉我！」傻姑張開雙手，循聲追去。楊過練的是古墓派輕功，妙絕當時，別說傻姑眼睛被蒙住了，就算目能見物，也決計追他不著，來來去去追了一陣，倒在樹幹上撞得額頭起了老大幾個腫塊，不由得連聲呼痛。

　　楊過怕傻姑掃興，就此罷手不玩，故意放慢腳步，輕咳一聲。傻姑疾縱而前，抓住他的背心，大叫：「捉著啦，捉著啦！」取下蒙在眼上的帕子，滿臉喜色。

　　楊過道：「好，我輸啦，你問我罷。」這倒是給她出了個難題。她怔怔的望著楊過，心下茫然，不知該問什麼才是，隔了良久，問道：「好兄弟，你吃過飯了麼？」楊過見她思索半天，卻問這麼一句不打緊的話說，險些笑了出來，當下不動聲色，一本正經的答道：「我吃過了。」傻姑點點頭，不再言語。楊過道：「你還問什麼？」傻姑搖搖頭，說道「不問啦，咱們再玩罷。」楊過道：「好，你快來捉我。」

　　傻姑摸著額頭上的腫塊，道：「這次輪到你來捉我。」她突然不傻，倒出於楊過意料之外，卻也正合心意，於是拿起帕子蒙在眼上。

　　傻姑雖然癡呆，輕功也甚了得，楊過身處暗中，那□捉她得著？他縱躍幾次，偷偷伸手在帕子上撕裂一縫，眼見她躲在右邊大樹之後，故意向左摸索，說道：「你在那□？你在那□？」猛地□一個翻身，抓住了她手腕，左手隨即拉下帕子放入懷內，防她瞧出破綻，笑道：「這次要我問你了。」

　　傻姑便道：「我吃過飯啦。」楊過笑道：「我不問你這個。我問你，你識得我爹爹，是不是？」說到這□，臉色甚是鄭重。傻姑道：「你爹爹是誰？我不識得。」楊過道：「有一個人相貌和我一模一樣，那是誰？」傻姑道：「啊，那是楊兄弟。」楊過道：「你見到那楊兄弟給人害死，是不是？」傻姑答道：「是啊，半夜□，那個廟□，好多好多鳥鴉大聲叫，嗚啊，嗚啊，嗚啊！」學起烏鴉的嘶叫。樹林中枝葉蔽日，本就陰沉，她這麼一叫，更是寒意森森。

　　楊過不禁發抖，問道：「楊兄弟怎麼死的？」傻姑道：「姑姑要我說，楊兄弟不許我說，他就打了姑姑一掌，他就大笑起來，哈哈！呵呵！哈哈！」她竭力模仿楊康當年臨死時的笑聲，笑得自己也害怕起來，滿臉都是恐懼之色。楊過只聽得莫名其妙，問道：「誰是姑姑？」傻姑道：「姑姑就是姑姑。」

　　楊過知道生父被害之謎轉眼便可揭破，胸口熱血上湧，正要再問，忽聽身後一人說道：「你兩個在這兒玩什麼？」卻是黃藥師的聲音。傻姑道：「好兄弟在跟我捉迷藏呢。是他叫我玩的，不是我叫他玩的。你可別罵我。」黃藥師微微一笑，向楊過望了一眼，神色之間頗含深意，似已瞧破了他的心事。

　　楊過心中怦然而動，待要說幾句話掩飾，忽聽樹林外腳步聲響，程英攜著陸無雙的手奔來，向黃藥師道：「你老人家所料不錯，她果然還在那邊。」說著向西面山後一指。楊過問道：「誰？」程英道：「李莫愁！」

　　楊過大是詫異，心想這女子怎地如此大膽，望著黃藥師，盼他解說。黃藥師笑了笑，說道：「咱們過去瞧瞧。」各人和他在一起，自已無所畏懼，於是走向西邊山後。

　　程英知楊過心中疑團未釋，低聲道：「師父說，李莫愁知他是大宗師的身份。那晚既在茅舍中有心要制她死命而未能成功，一擊不中，就恥於二次再行出手。」楊過恍然大悟，驚道：「因此她有恃無恐的守在這□，要俟機取咱們三人性命。若非島主有見及此，咱們定然當她早已遠遠逃走，疏於防備，終不免遭了她毒手。」程英溫柔一笑，點了點頭。陸無雙插口道：「你自負聰明過人，與島主相比，可相差太遠了。」楊過笑道：「我是傻蛋，傻氣過人，是傻姑的好兄弟。」

　　說話之間，五人已轉到山後，只見一株大樹旁有間小小茅舍，卻已破舊不堪，柴扉緊閉，門上釘著一張白紙，寫著四行十六個大字：

　　「桃花島主，弟子眾多，以五敵一，貽笑江湖！」

　　黃藥師哈哈一笑，隨手從地下拾起兩粒石子，放在拇指與中指間彈出，嗤嗤聲中，兩粒石子急飛而前，拍的一響，十餘步外的兩扇板門竟被兩粒小小石子撞開。楊過在桃花島上之時，曾聽郭芙說起外祖父這手彈指神通的本領，今日親見，尤勝聞名，不由得佩服無已。

　　板門開處，只見李莫愁端坐蒲圖，手捉拂塵，低眉閉目，正自打坐，神光內□，妙相莊嚴，儼然是個道之士。屋內便只她一人，洪凌波不在甚旁。楊過一轉念便即明白：「她譏笑黃島主弟子多，以眾凌寡，便索性連洪凌波也遠遠的遣開了。她所恃的不是能敵得過黃島主，而是她既孤身一人，以黃島主的身份便不能動她。」

　　陸無雙想起父母之仇，這幾年來委屈忍辱的苦處，霍地拔出長劍，叫道：「表姊，傻蛋，不用島主出手，咱三個跟她拚了。」傻姑摩拳擦掌，說道：「還有我呢！」李莫愁睜開眼來，在五人臉上一掃，臉色鄙夷之色，隨即又閉上眼睛，竟似絲毫沒將身前強敵放在心上。程英眼望師父，聽他示下。

　　黃藥師歎道：「黃老邪果然徒弟眾多，若是我陳梅曲陸四大弟子有一人在此，焉能讓她說嘴？」說著將手一揮，道：「回去罷！」四人不明他的心意，跟著他回到茅舍，只見他鬱鬱不樂，晚飯也不吃，竟自睡了。

　　楊過睡在他臥榻之旁，回想日間與傻姑的一番說話，又琢磨李莫愁的神情，心想：「她笑我們以五敵一，眼下我傷勢已癒，以我一人之力，也未必敵她不過，不如我悄悄去跟她惡鬥一場，一來雪她辱我姑姑之恥，二來也好教島主出了這口氣。」心意已決，當下輕輕穿好衣服。他雖任性，行事卻頗謹慎，知道李莫愁實是強敵，稍一不慎，就會將性命送在她的手□，於是盤膝坐在榻上練氣調息，要養足精神，再去決一死戰。

　　坐了約莫半個更次，突然間眼前似見一片光明，四肢百骸，處處是氣，口中不自禁發出一片呼聲，這聲音猶如龍吟大澤，虎嘯深谷，遠遠傳送出去。黃藥師當他起身穿衣，早已知覺，聽到他所發奇聲，不料他內功竟然進境至斯，不由得驚喜交集。

　　原來一人內功練到一定境界，往往會不知不覺的大發異聲。後來明朝之時，大儒王陽明夜半在兵營練氣，突然縱聲長嘯，一軍皆驚，這是史有明文之事。此時楊過中氣充沛，難以抑制，怎嘯聲聞數里。程英、陸無雙固然甚是訝異，連山後李莫愁聽到也是暗自驚駭，但她料想定是黃藥師吞吐罡氣，反正他不會出手，卻也不用懼怕。那料到楊過既受寒玉床之益，又學得玉女心經與九陰真經的□要，內功積蓄已厚，日前黃藥師為他療傷，桃花島主內功的門路與他全然不同，受到這股深厚無比的內力激發，不由自主的縱聲長嘯。

　　這片嘯聲約莫持續了一頓飯時分，方漸漸沉寂。黃藥師心想：「我自負不世奇才，卻也要到三十歲後方能達到這步田地。這少年竟比我早了十年以上，不知他曾有何等異遇？」待楊過吐氣站起，問道：「你說李莫愁最厲害的武功是什麼？」

　　楊過聽了此問，知道行逕已給他瞧破，答道：「是五毒神掌和拂塵上的功夫。」黃藥師道：「不錯，你內功既有如此根柢，要破她看家本領，那也不難。」楊過大喜，不自禁的拜倒在地。他本來甚是自傲，雖認黃藥師為前輩，亦知他武功深湛，玄學通神，卻不肯向他低頭，此時聽說李莫愁橫行天下的功夫竟然唾手可破，怎能不服？

　　當下黃藥師教了他「彈指神通」功夫，可用以克制五毒神掌，再教他一路自玉簫中化出來的劍法，可以破她拂塵。

　　楊過聽了他指點的竅要，問明了其間的種種疑難，潛心記憶，但覺這兩門武功俱是奧妙精深，算來縱有小成，至少也得在一年之後，若要穩勝，更非三年不可，說道：「黃島主，要立時勝她，那是無法可想的了。」黃藥師道：「三年之期轉瞬即過。那時你以二十一二歲的年紀，即已練成這般武功，還嫌不足麼？」楊過道：「我……我不是為我自己……」黃藥師拍拍他肩膀，溫言道：「你三年之後為我殺了她，已極承你情。我當年自毀賢徒，難道今日不該受一點報應麼？」說著一聲長歎。

　　楊過跪下去來，拜了八拜，叫了聲：「師父！」知他傳授武功，是要自己代雪李莫愁揭帖上十六字之辱，就非得有師徒名份不可。

　　黃藥師卻知他與古墓派情誼極深，決不肯另投明師，當下伸手扶起，說道：「你與那魔頭動手之際，是我弟子，除此之外，卻是我的朋友。楊兄弟，你明白麼？」楊過笑道：「得能交上你這位朋友，真是莫大快事。」黃藥師笑道：「我和你相遇，也是三生有幸。」二人拊掌大笑，聲動四壁。

　　黃藥師又將「彈指神通」與「玉簫劍法」中的秘奧竅要細細解釋一通。楊過聽他說得如此詳盡，知他就要離去，黯然道：「相識不久，就要分手，此後相見，卻不知又在何日？」黃藥師笑道：「你我肝膽相照，縱各天涯，亦若比鄰。將來我若得知有人阻你婚事，便在萬里之外，亦必趕到助你。」楊過得他拍胸承擔，心下大慰，笑道：「只怕第一個出頭干撓之人，就是令愛。」

　　黃藥師道：「她自己嫁得如意郎君，就不念別人相思之苦？我這寶貝女兒就只向著丈夫，嘿嘿，『出嫁從夫』，三從四德，好了不起！」說著哈哈大笑，振衣出門，□忽之間，笑聲已在數十丈外，當真是去若神龍，矯夭莫知其縱。

　　楊過呆了半晌，坐著默想適才所學功夫的竅要。不久天色已明，忽見板門推開，程英走了進來，手中托著件青布長袍，微微一笑，說道：「你試穿著，瞧瞧合不合身。」楊過好生感激，接過時雙手微微發抖。

　　他與程英目光相接，只見她眼中脈脈含情，溫柔無限，於是走到床邊將新袍換上，但覺袍身腰袖，無不適體，說道：「我……我……真是多謝你。」程英又是嫣然一笑，但隨即露出淒然之色，歎道：「師父他老人家走了，又不知幾時方得重會。」正想坐下說話，忽見門外黃衫一閃，隨即隱沒，知是表妹在外，心想：「這妮子心眼兒甚多。我可不便在他房□多耽了。」站起身來，緩步出門。

　　楊過細看新袍，但見針腳綿密，不由得怦然心動：「她對我如此，媳婦兒又是待我這般，可是我心早有所屬，義無旁顧。若不早走，徒惹各人煩惱。」怔怔的想了半天，又怕自己去後李莫愁忽然來襲，獨自到山後她所居的茅舍去窺察端倪，卻見地下一灘焦土，茅舍已化成灰燼，原來李莫愁放火燒屋，竟已走了。

　　大敵既去，晚間便在燈下留書作別，想起程陸二女的情意，不禁黯然，又見句無文采，字跡拙劣，怕為程英所笑，一封信寫了一半便又撕了。這一晚翻來覆去，難以睡穩。

　　迷糊之中，忽聽陸無雙在外拍門，叫道：「傻蛋，傻蛋！快起來看。」語聲頗為惶急。楊過起床披衣，開門出去，只覺曉風習習，微有寒意，天色尚未大明。陸無雙臉有驚懼之色，指著柴扉。楊過順著她手指瞧去，不禁一驚，原來門板上印著四個殷紅的血手印，顯是李模愁昨晚曾來查探，得悉黃藥師已去，便宣示要殺他四人。

　　兩人怔了片刻，接著程英也聞聲出來，問道：「你是幾時瞧見的？」陸無雙道：「天沒亮我就見到了。」此言一出，登時滿臉通紅，原來她思念楊過，一早便在他窗下徘徊。程英故作不知，道：「僥倖沒遇上她，現下太陽將升，這魔頭今天是不會來的，咱們慢慢籌思對策不遲。」三人走進楊過室內商議。

　　陸無雙道：「那日她領教了傻姑娘的火叉功夫，怎麼又不怕了？」程英道：「師姊的火叉招數，來來去去只是這麼幾下，她回去後細加思索，定是想到了破解之法。」陸無雙道：「可是傻蛋傷勢痊可，他兩傻合璧，豈非威力無窮？」楊過大笑，說道：「傻蛋加傻姑，一塌□糊塗，何威力之有？」

　　三人說了一陣，也無什麼妙策，但想四人聯手，縱然不能取勝，也足自保，明日跟她力鬥便是。楊過道：「我們兩傻合璧，正面跟她對戰，你表姊妹左右夾攻。咱們去尋傻姑來，先行演習一番。」

　　呼叫傻姑時卻無應聲，竟已不知去向，三人都擔起心來，忙分頭往山前山後尋找。程英找了一陣，突在一堆亂石中見傻姑躺在地下，已是氣若游絲，大驚之下，解開她衣服察看，但見背心上隱隱一個血色掌印，果然是中了李莫愁的五毒神掌，忙招呼楊陸二人過來，跟著取出師門妙藥九花玉露丸給她服下。楊過記得「五毒秘傳」上所載治療此毒掌之法，急運內勁給她推拿穴道。

　　傻姑嘻嘻傻笑，道：「惡女人，背後，打我。傻姑，反手，打她。」傻姑的反手掌是黃藥師所授的三招之一，李莫愁雖然偷襲得手，小臂上卻也給她反手拍中，險些連臂骨也給打折了，又驚又痛之下立即遁去，不敢繼續進招取她性命。

　　三人救回傻姑，相對愁坐，四人中損了一個好手，明日更難抵敵。傻姑身受重傷，若是護她逃命，勢必給李莫愁追上。楊過看看程英，望望陸無雙，順手拿起針線籃中一條絲線，拿剪刀剪成一段一段。傻姑躺在榻上，突然大聲叫道：「剪斷，惡女人的掃帚！剪斷掃帚！」她不會說拂塵，卻說是「掃帚」。

　　楊過心念一動：「那魔頭的拂塵是柔軟之物，她又使得出神入化，任是寶刀利劍都傷它不得，若真有一柄大剪刀當作兵器，給她喀的一下剪斷，那就妙了。」想到此處，左手絲線抖動，就似拂塵擊來一般，右手剪刀伸出，將絲線一剪兩截，跟著設想拂塵的來勢，持剪追擊，創擬招術。

　　程英與陸無雙看了一會，已明甚意，都是喜動顏色。程英道：「此去向北七八里，有家打鐵鋪子……」陸無雙插口道：「好啊，咱們去叫鐵匠趕打一把大剪刀。」楊過心想：「倉卒之間，這兵刃實難練成，但我接戰時隨機應變，總是易過練玉簫劍法百倍，反正別無他法，也只好一試。」心想若是一人去鐵匠鋪定造，李莫愁忽爾來襲，那就凶險無比，此時四人可片刻分離不得。於是程陸二人在馬背上墊了被褥，扶傻姑橫臥了，同去鐵匠鋪。

　　蒙古滅金之後，鐵騎進入宋境，這一帶是大宋疆界的北陲，城鎮多為蒙古兵所佔，到處一片殘破。

　　鐵鋪甚是簡陋，入門正中是個大鐵砧，滿地煤屑碎鐵，牆上掛著幾張犁頭，幾把鐮刀，屋中寂然無人。

　　楊過瞧了這等模樣，心想：「這處所那能打什麼兵刃！」但既來了，總是問一問再說，於是高聲叫道：「師傅在家麼？」過了半晌，邊房中出來一個老者，鬚髮灰白，約莫五十來歲年紀，想是長年彎腰打鐵，背脊駝了，雙目被煙火熏得又紅又細，眼眶旁都是眼屎，左腳殘廢，肩窩下撐著一根枴杖，說道：「客官有何吩咐？」

　　楊過正要答話，忽聲馬蹄聲響，兩騎馬衝到店門，馬上一個是蒙古什長，另一個是漢人，不知是傳譯還是地保。那漢人大聲道：「馮鐵匠呢？過來聽取號令。」老鐵匠上前行禮，說道：「小的便是。」那人道：「長官有令：全鎮鐵匠，限三日之內齊到縣城，撥歸軍中效力。你明日就到縣城，聽見了沒有？」馮鐵匠道：「小人這麼老了……」那蒙古什長舉起馬鞭當頭一鞭，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那漢人道：「明日不到，小心你腦袋搬家。」說著兩人縱馬而去。

　　馮鐵匠長歎一聲，呆呆出神。程英見他年老可憐，取出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馮師傅，你這大把年紀，況且行走不便，撥到蒙古軍中，豈不枉自送了性命？你拿了這根子逃生去罷！」馮鐵匠歎道：「多謝姑娘好心，老鐵匠活了這把年紀，死活都不算什麼。就可歎江南千萬生靈，卻要遭逢大劫了。」

　　三人都是一驚，齊問：「為什麼？」馮鐵匠道：「蒙古元帥徵集鐵匠，自是打造兵器。想蒙古軍中兵器向來足備，既要再大事添造，定是要南攻宋朝江山了。」三人聽他出言不俗，說得甚是有理，待要再問，馮鐵匠道：「三位要打造什麼？」

　　楊過道：「馮師傅有事在身，原本不該攪擾，但為急用，只得費神。」於是將大剪刀的式樣和尺寸說了，此物極是奇特，那知馮鐵匠聽了之後，臉上卻不露詫異之色，點了點頭，拉扯風箱生起爐子，將兩塊鑌鐵放入爐中□□。楊過道：「不知今晚打造得起麼？」馮鐵匠道：「小人盡快做活便是。」說著猛力拉動風箱，將爐中煤炭燒成一片血紅。

　　傻姑伏在桌上，半坐半臥，楊過等三人家鄉都在江南，雖然從小出門，但聽到家鄉即將遭難，都是慼然有憂。三人望著爐火，心中都想遭此亂世，人命微賤，到處都是窮愁苦厄，明日雖然有難，但驚懼之心也卻淡了幾分。

　　過了一個多時辰，馮鐵匠□鐵已畢，左手用鐵鉗鉗起燒紅的鐵條放在砧上，右手舉起一個大鐵錘敲打，他年紀雖老，膂力卻強，舞動鐵錘，竟似並不費力，擊打良久，但見他將兩片鐵條彎成一把大剪刀的粗胚，漸漸成形。陸無雙喜道：「傻蛋，今兒來得及打起了。」

　　忽聽身後一人冷冷的道：「打造這把大剪刀，用來剪斷我的拂塵麼？」三人大驚，回過頭來，只見李莫愁輕揮拂塵，站在門口。

　　這一來利器未成，強敵奄至。程英與陸無雙各拔長劍，楊過看準了爐旁的一根鐵條，只等對頭出手，立即搶起使用。

　　李莫愁冷笑道：「打大剪刀來剪我拂塵，虧你們這些娃娃想得出。我就坐在這□，等你們剪刀打好，再交手不遲。」說著拖過一張板凳坐下，竟是視三人有如無物。

　　楊過道：「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我瞧你這拂塵啊，非給剪刀剪斷不可。」

　　李莫愁見傻姑伏在桌上，背脊微聳，心道：「這女子中了我一掌，居然還能坐得起，卻也好生了得。」冷冷問道：「黃藥師呢？」那馮鐵匠聽到「黃藥師」三字，身子一震，抬起頭來向她望了一眼，隨即低頭繼續打鐵。程英道：「你明知我師父不在此處，還問什麼？你若知他老人家未去，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來。」

　　李莫愁哼了一聲，從懷□取出一張白紙，說道：「黃藥師欺世盜名，就靠多收徒弟，恃眾為勝。哼！他這些弟子之中，又有那一個是真正有用的？」說著左手一揚，白紙揮出，跟著手臂微動，一枚銀針飛去，將白紙釘在柱上，說道：「留此為證，他日黃老邪回轉，好知他這兩個寶貝徒兒是誰殺的。」轉頭向馮鐵匠喝道：「快些兒打，我可不耐煩多等。」

　　馮鐵匠瞇著一雙紅眼瞧那白紙，見紙上寫著「桃花島主，弟子眾多，以五敵一，貽笑江湖」十六個字，抬起頭望著屋頂，呆呆思索。李莫愁道：「還不快干？」馮鐵匠低下頭來，說道：「是啦，快了，快了。」左手伸出鐵鉗，連針帶紙一齊挾起，投入了熊熊的爐火之中，白紙霎時間燒成灰燼。

　　這一下眾人都是驚詫之極。李莫愁大怒，舉拂塵就要向他頂門擊去，但隨即心想：「這小鎮上的一個老鐵匠，居然如此大膽，難道竟非常人？」她本已站起，於是又緩緩坐下，問道：「閣下是誰？」馮鐵匠道：「你不見麼？我是個老鐵匠。」李莫愁道：「你幹麼燒了我這張紙？」馮鐵匠道：「紙上寫得不對，最好就別釘在找這鋪子□。」李莫愁厲聲喝道：「什麼不對了？」

　　馮鐵匠道：「桃花島主有通天徹地之能，他的弟子只要學得他老人家的一藝，便足以橫行天下。他大弟子名叫陳玄風，週身銅筋鐵骨，刀槍不入，你聽說過麼？」他說話之時，仍是一錘一錘的打著，當當巨響，更增言語聲勢。

　　他一提到陳玄風，李莫愁固然驚奇，楊過等也是大出意料之外，萬想不到窮鄉僻壞中的一個老年鐵匠竟也知道這些江湖人物。李莫愁道：「哼，銅□陳玄風，聽說是給一個小兒一刀刺死的，那有什麼厲害了？說什麼刀槍不入，胡吹大氣！」

　　馮鐵匠道：「嗯，嗯。桃花島主的二弟子叫做梅超風，來去如風，出手迅捷無比。」李莫愁嘿嘿一笑，說道：「是啊，這女人出手太快了，因此先給江南七怪打瞎了眼珠，再給西毒歐陽鋒震碎心肺。」

　　馮鐵匠呆了半晌，淒然道：「有這等事麼？我卻不知。桃花島主三弟子曲靈風輕功神妙，劈空掌凌厲絕倫。」李莫愁道：「江湖上傳言，有人偷入皇宮大內偷盜寶物，給御前侍衛打死了，那便是這位劈空掌凌厲絕倫的曲靈風。掌掌劈出，掌掌落空，這是桃花島的劈空掌。」

　　馮鐵匠低下頭來，嗤嗤兩聲，兩滴水珠落在燒紅的鐵上，化作兩道水氣而逝。陸無雙坐得和他最近，瞧清楚是他眼中落下的淚水，不由得暗暗納罕。只見他鐵錘舉得更高，落下時聲音也更響了。

　　過了一會，馮鐵匠又道：「桃花島門下有陳梅曲陸四大弟子。四弟子陸乘風不但武術精湛，兼擅奇門遁甲異術，你若是遇到，定然討不了好去。」李莫愁冷笑道：「奇門遁甲又有何用？他在太湖邊上起造一座歸雲莊，江湖上好漢說得奧妙無窮，可是給人一把火燒成了白地，他自己從此也無下落，多半就是給這把火燒死了。」

　　馮鐵匠抬起頭來，厲聲道：「你這道姑胡說八道，桃花島主的弟子個個武藝精湛，焉能盡皆為人所害？你欺我鄉下人不知世事麼？」李莫愁冷笑道：「你問這三個小娃娃便知端的。」

　　馮鐵匠轉頭望向程英，目光中露出詢問之意。程英站起身來，黯然說道：「我師門不幸，人才凋零。晚輩入門日淺，功夫低微，不能為師父爭一口氣，實是慚愧。你老人家可是與家師有舊麼？」馮鐵匠不答，向她上下打量，神色之間大見懷疑，問道：「桃花島主晚年又收弟子了麼？」

　　程英看到馮鐵匠殘廢的左腳，心□驀地一動，說道：「家師年老寂寞，命晚輩隨身侍奉。似晚輩這等年幼末學，實不敢說是桃花島弟子，況且迄今晚輩連桃花島也沒緣法踏上一步。」她這麼說，也即自承是桃花島弟子。

　　馮鐵匠點點頭，眼光甚是柔和，頗有親近之情，低頭打了幾下鐵，似在出神思索什麼。

　　程英見他鐵錘在空中畫個半圓，落在砧上時，卻是一偏一拖，這手法顯與本門落英神劍掌法極為相似，心中更明白了三分，說道：「家師空□之時，和晚輩談論，說他當年驅逐弟子離島，陳梅二人是自己作孽，那也罷了。曲陸武馮四位卻是無辜受累，尤其那姓馮的馮默風師哥，他年紀最小，身世又甚可憐，師父思念及之，常自耿耿於懷，深自抱憾。」其實黃藥師性子乖僻，心中雖有此想，口□卻決不肯說。只是程英溫柔婉變，善解人意，當師父寂寞時與他談談說說，黃藥師稍露口風，她即已隱約猜到，此時所說雖非當真轉述師父的言語，卻也沒違背他本意。

　　李莫愁聽他二人的對答和詞色，已自猜到了八九分，但見馮鐵匠長歎一聲，淚如雨下，落在燒紅的鐵塊上，嗤嗤嗤的都化成白霧，不自禁的也為之心酸，但轉念之間，心腸復又剛硬，尋思：「縱然他們多了一個幫手，這老鐵匠是殘廢之人，又濟得甚事？」冷笑道：「馮默風，恭喜你師兄妹相會啊。」

　　這老鐵匠正是黃藥師的小弟子馮默風。當年陳玄風和梅超風偷盜九陰真經逃走，黃藥師遷怒留下的弟子，將他們大腿打斷，逐出桃花島。曲靈風、陸乘風、武天風三人都打斷雙腿，但打到馮默風時見他年幼，武功又低，忽起憐念，便只打折了他的左腿。馮默風傷心之餘，遠來襄漢之間，在這鄉下打鐵為生，與江湖人物半點不通聲氣，一住三十餘年，始終默默無聞，不料今日又得聞師門訊息。他性命是黃藥師從仇人手□搶救出來的，自幼得師父撫養長大，實是恩德深重，不論黃藥師待他如何，均無怨懟之心，此刻聽了程英之言，不禁百感交集，悲從中來。

## 第16回　殺父深仇

　　楊過與陸無雙聽得馮鐵匠竟是程英的師兄，都是又驚又喜，心想黃藥師的弟子，武功決計差不了，不意危難之間忽得強助，實是喜出望外。

　　李莫愁冷冷的道：「你既已給師父逐出門牆，卻還依戀不捨，豈非無聊之極？今日我要殺這三個小娃娃和一個傻女人，你站在一旁瞧熱鬧罷。」馮默風緩緩說道：「我雖學過武藝，一生之中卻從沒跟人動手，況且腿也斷了，打架是打不來的。」李莫愁道：「是啊，那最好也沒有了，你也犯不著賠上一條老命。」馮默風搖頭道：「我可不許你碰我師妹一根毫毛，這幾位既是我師妹的朋友，你也別逞兇橫。」

　　李莫愁殺氣鬥起，笑道：「那你們四個人一起上，也妙得緊啊。」說著站起身來。馮鐵匠仍是不動聲色，依著打鐵聲音，便似唱戲的角兒順著鑼鼓點子，打一下，說幾個字，一板一眼的道：「我離師門已三十餘年，武藝早拋生疏了，得好好想想，在心中理一理。」

　　李莫愁嘿嘿一笑，說道：「我半生行走江湖，可真還沒見過這等上陣磨槍、急來抱佛腳的人物。今日□大開眼界。馮默風，你一生之中，當真從來沒跟人動過手麼？」馮默風道：「我從來不得罪別人，別人打我罵我，我也不跟他計較，自是動不起手來。」李莫愁冷笑道：「嘿嘿，黃老邪果然盡撿些膿包來做弟子，到世上丟人現眼。」馮默風道：「請你莫說我恩師壞話。」李莫愁微笑道：「人家早不要你做弟子了，你還恩師長、恩師短的，也不怕人笑掉了牙齒。」

　　馮默風仍是一下一下的打鐵，緩緩的道：「我一生孤苦，這世上親人就只恩師一人，我不敬他愛他，卻又去思念何人？小師妹，恩師他老人家身子可好麼？」程英道：「他老人家很好。」馮默風臉上登現喜色。

　　李莫愁見他真情流露，心想：「黃老邪一代宗師，果然大有過人之處。他將弟子打成這般模樣，這人對他還是如此忠心依戀。」

　　此時那塊鑌鐵打得漸漸冷卻，馮鐵匠又鉗到爐中去燒，可是他心不在焉，送進爐的竟是右手的一柄大鐵錘，卻不是那塊鑌鐵。李莫愁笑道：「馮鐵匠，你慢慢想師父教的功夫便是，用不著手忙腳亂。」馮默風不答，望著紅紅的爐火沉思，過了一會，又將左肩窩下撐著的枴杖塞進了爐中。楊過和陸無雙同時叫道：「唉，唉，那是枴杖！」程英也大叫：「師哥！」馮默風仍然不答，雙眼呆望著爐火。但那枴杖在猛火之中居然並不燒燬，卻漸漸變紅，原來是根鐵杖。再過一陣，鐵錘也已燒得通紅，但他抓住錘柄枴杖，卻似並不燙手。

　　這時李莫愁才將輕蔑之心變為提防，知道眼前這容貌猥瑣的鐵匠實有過人之處，生怕他猝然發難，中了他的毒手，當即拂塵急揮數下，護住了身前要害，倒躍出門，叫道：「馮鐵匠，你來罷！」

　　馮默風應聲出戶，身手之矯捷，絕不似身有殘疾之人。他將通紅的鐵杖拄在地下，說道：「你這位仙姑，請你別再罵我恩師，也別跟我師妹為難，你饒了我這苦命的老鐵匠罷！」李莫愁又是大出意外：「怎麼臨到上陣，還向人求饒？」說道：「我只饒你一人，你若害怕，乾脆就別插手。」馮默風咬一咬牙齒，沉聲道：「好，那你先將我打死罷！」說時全身發顫，又是害怕，又是激動。

　　李莫愁拂塵一起，向他頭頂直擊。馮默風急躍跳開，避得甚是靈巧，但手臂發抖，竟然不敢還擊。李莫愁連進三招，他都以巧妙身法閃過，始終沒有還手。

　　楊過等三人站在一旁觀鬥，俟機上前相助，眼見李莫愁招數漸緊，馮默風似乎的確從未與人打過架，兼之生性謙和，一柄燒得通紅的大鐵錘竟然擊不出去。楊過心想不妙，這位武林異人武功雖強，卻無爭鬥之心，非激他動怒不可，於是大聲道：「李莫愁，你為什麼罵桃花島主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李莫愁心想：「我幾時罵過啦？」手上加快，並不回答。楊過又叫道：「你說桃花島主淫人妻女，擄人子弟，你親眼見到麼？你說他欺騙朋友、出賣恩人，當真有這等事麼？你為何在江湖上到處散播謠言，敗壞黃島主的清譽令名？」

　　程英愕然未解，馮默風已聽得怒火沖天，一股剛勇從胸中湧起，鐵錘枴杖，同時出手。他左足站地，一個「金雞獨立」式，猶如釘在地下，又穩又定，錘拐帶著一股熾烈的熱氣，向李莫愁直逼過去。

　　李莫愁見他來勢猛烈，不敢正面接戰，縱躍閃避，尋隙還擊。楊過又叫道：「李莫愁，你罵桃花島主招搖撞騙，是個無恥之徒，我瞧你自己才無恥！」馮默風越聽越怒，鐵錘和枴杖橫揮直壓，猛不可當，初時他招術頗見生疏，鬥了一陣，越來越是順手。

　　二人功力原本相差不遠，但李莫愁橫行江湖，大小數百戰，見識多他百倍，拆得二三十招，李莫愁已知馮默風功力不弱，經驗卻實在太過欠缺，兼之只有一腿，時刻一長，定然要輸，於是立意與之遊鬥，待其銳氣一挫，再行反攻。果然再鬥得十餘合，馮默風怒意稍減，弓志即懈，漸落下風，李莫愁大喜，舉拂塵向他胸口疾揮。

　　馮默風橫錘檔開。拂塵已乘勢彎將過來，捲住了錘頭，這是李莫愁奪人兵刃的絕招，只要一奪一甩，馮默風的鐵錘非脫手不可。豈知嗤嗤嗤一陣輕響，青煙冒起，各人聞到一股焦臭，拂塵的帚尾竟已燒斷。

　　這一來，李莫愁非但沒奪到對方兵刃，反而將自己兵刃失去了，她臨危不亂，擲下拂塵柄，改使五毒神掌。這路掌法雖然厲害，卻非貼近施展不能見功，此時馮默風右錘左拐，舞得風聲呼呼，得心應手，但見兩條人影之間不斷冒出青煙，原來李莫愁身上道袍帶到燒得通紅的錘拐，一塊塊的不斷燒燬。她心中大怒，明明可以取勝，卻被這老鐵匠在兵刃上佔了便宜，實是心不甘服，決意要擊他一掌出氣。

　　馮默風初次與人交手，若是上來接連吃虧，登時便會畏縮，此刻佔了上風，錘拐使將出來竟是極盡精妙。李莫愁想要擊他一掌，幾次都是險些碰到鐵錘鐵拐，若非閃避得快，掌心都要給燒焦了。

　　突然之間，馮默風叫道：「不打了，不打了，你這樣子成不成體統！」獨足向後躍開半丈。李莫愁一呆，一陣涼風吹來，身上衣衫片片飛開，手臂、肩膊、胸口、大腿，竟有多處肌膚露了出來。她是處女之身，這一下羞慚難當，正要轉頭逃走，突然背上一涼，又是一大塊衣衫飛走。

　　楊過見她處境狼狽萬狀，當即扯斷衣帶，脫下外袍，運起內力，向她背上擲去。那袍子就似一個人般張臂將她抱住。李莫愁忙將手臂穿進袖子，拉好衣襟，饒是她一生見過大陣大仗無數，此時也不由得驚羞交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知是否更與敵人動手？尋思：「若再上前搏鬥，這件衣衫又會燒燬，這口氣只好嚥下再說。」向楊過點點頭，謝他贈袍之德，轉頭對馮默風道：「你使這等詭異兵刃，果是黃老邪的嫡傳邪道。你憑良心說，若以真實武功拚鬥，可勝得過我麼？黃老邪的弟子若是規規矩矩的與我單打獨鬥，能佔上風麼？」

　　馮默風坦然道：「若非你失了兵刃，那麼時刻一久，便可勝我。」李莫愁傲然道：「你知道就好。我那紙上寫道，桃花島門人恃眾為勝，可沒說錯。」

　　馮默風低頭沉思，過了一會，道：「那卻不然！若是我陳梅曲陸四位師兄在此，任那一位都強過了你。別說陳師兄、曲師兄武功卓絕，就是梅超風梅師姊也屬女流，你就決計勝不了她。」

　　李莫愁冷笑道：「這些人死無對證，更說什麼？黃老邪的功夫也只如此。我本想領教領教他親生女兒郭夫人的神技，但舉一反三，那也不必了。」說著轉身欲走。

　　楊過心念微動，說道：「且慢！」李莫愁秀眉一揚，道：「怎麼？」楊過道：「你說桃花島主武功不過如此，那就錯了。我聽他說過一路玉簫劍法，盡可破得你的拂塵功夫。」說著拿起鐵條，在地下揮劃圖形，口中解說：「喏，你這一記當面迎擊，果然迅捷凌厲，但他長劍從此處橫削，你就收勢不及。你若反打，這劍就從此疾攻，你如正面拂穴，他就以虎形爪抓你帚尾，卻倒轉劍柄逆點你的肩貞穴，這一招你想得到麼？」這一招果然是匪夷所思，可也是精妙絕倫，正面拂穴原是李莫愁拂塵功夫的絕招之一，楊過所說的這一招卻將她克制得再無還手餘地，只有丟了拂塵認輸。

　　楊過又比劃著說道：「再說到你的五毒掌法，桃花島主留有指甲，這麼一掌引開，待你手掌擊到，他使出彈指神通功夫，指甲在你掌心這麼一彈，你這隻手掌豈不是當場廢了？他只須立時削去指甲，你掌上劇毒就傳不到他身上。」接著又說了十餘招克制她武功的法門。

　　此一番話只把李莫愁聽得臉如土色，他每一句話都是入情入理，所說的方法每一項均是巧妙無比，確非自己所能抵擋。

　　楊過又道：「桃花島主惱你出言無狀，他自己是大宗師身份，犯不著親自與你動手，已將這些門傳了給我，命我代他收拾你。但我想到你與我師總有同門之誼，今日將桃花島主的厲害說與你聽，下次你見到他的門人，還是遠而避之罷。」

　　李莫愁默然半晌，說道：「罷了，罷了！」轉頭便走，霎時之間，身形已在山後隱沒，身法之快，確是江湖上少見。

　　其實這些法門黃藥師雖已傳給了楊過，若要練到真能使用，克敵制勝，最快也須在數年之後。楊過這麼一番講述，不必出手，卻已將她嚇得心服口服，從此終身不敢再出一句輕侮黃藥師之言。

　　陸無雙在李莫愁積威之下，只消聽到她聲音，心中就怦怦亂跳，見她遠去，登時如釋重負，拍手笑道：「傻蛋！你好口才啊，連我師父也給你嚇走了。」

　　程英見楊過將自己所縫的袍子送給李莫愁，當時情勢緊迫，那也罷了，但他新袍底下仍是穿著那件破破爛爛的舊袍子，顯見這袍子因決小龍女所縫，他親疏有別，決不忘舊。程英心中微微一酸，裝作渾不在意。當下四人回到屋中去看傻姑。

　　剛跨進門，忽聽得山前人喧馬嘶，隱隱如雷，四人同時回身。

　　楊過道：「我去瞧瞧。」躍上馬背，轉出山坳，奔了數里，已到大路，但見塵土飛揚，旌旗蔽空，原來是一大隊蒙古兵向南開拔，鐵弓長刀，勢若波濤。楊過從未見過大軍啟行，看到這般驚心動魄的壯觀，不由得呆了。

　　兩名小軍舞起長刀，吆喝：「兀那蠻子，瞧什麼？」衝將過來。楊過撥轉馬頭便跑，兩名小軍彎弓搭箭，颼颼兩聲，向他後心射來。楊過回手接住，只覺這兩枝箭勢甚是勁急，若非自己身有武功，早給射得穿胸而死。兩名小軍見他如此本領，嚇得勒住馬頭，不敢再追。

　　楊過回到鐵匠鋪中，將所見說了。馮默風歎道：「蒙古大軍果然南下。我中國百姓可苦了！」楊過道：「蒙古人騎射之術，實非宋兵所能抵擋，這場災禍甚是不小。」馮默風道：「楊公子正當英年，何不回南投軍，以御外侮？」楊過一呆，道：「不，我要北上去尋找我姑姑。蒙古軍聲勢如此浩大，以我一人之力，有什麼用？」馮默風搖頭道：「一人之力雖微，眾人之力就強了。倘若人人都如公子這等想法，還有誰肯出力以抗異族入侵？」

　　楊過覺得他話是不錯，可是世上決沒有比尋找小龍女更要緊之事。他自幼流落江湖，深受小官小吏之苦，覺得蒙古人固然殘暴，宋朝皇帝也未必就是好人，犯不著為他出力，當下微微一笑，不再接口。

　　馮默風將鐵錘、鉗子、風箱等縛作一困，負在背上，對程英道：「師妹，你日後見到師父，請向他老人家說，弟子馮默風不敢忘了他老人家的教晦。今日投向蒙古軍中，好歹也要刺殺他一二名侵我江山的王公大將。師妹，你多多保重。我今日得見一位師父的傳人，實是歡喜得緊。」說罷撐著鐵拐，頭也不回的去了，竟沒再向楊過瞧上一眼。

　　楊過向程英和陸無雙望了一眼，說道：「不意在此處得識這位異人。」陸無雙心中偏袒楊過，道：「表姊，你師父門下的人物，除你之外，不是傻□傻氣，便是瘋瘋癲癲。」程英一笑，淡然道：「人各有志，自是勉強不來。你說他瘋瘋癲癲，說不定他卻說咱們是無情之輩呢。再說，我自己又何嘗不有點兒傻□傻氣、瘋瘋癲癲？」楊過聽了心中怦然而動，瞧她神色如常，猜不透她此言是否意帶雙關。

　　忽聽得砰的一聲，傻姑從凳上摔將下來。三人都是一驚，忙扶她上炕，但見她滿臉通紅，雙目發直，知道五毒神掌的毒性又發作了。當下程英給她服藥，楊過替她按穴推拿。傻姑怔怔的瞪著他，臉上滿是恐懼之色，叫道：「楊兄弟，你別找我抵命，不是我害你……」程英柔聲道：「姊姊，你別害怕，他不是……」

　　楊過忽地想到：「她此時神志迷糊，正可逼她吐露真言。」雙手一翻，扣住了她手腕，厲聲道：「是誰害死我的？你不說，我就要你抵命。」傻姑求道：「楊兄弟，不是我。」楊過怒道：「你不說！好，我就扼死你。」伸手叉住她咽喉。傻姑嚇得尖聲大叫。

　　程英和陸無雙那明白楊過的用意，齊聲勸阻，一個叫「楊大哥」，一個叫「傻蛋」，一個說：「別嚇壞了她。」一個說：「這時候怎麼鬧著玩？」

　　楊過那□理會，手上微微加勁，臉上現出凶神惡煞的神氣，咬牙切齒的道：「我是楊兄弟的惡鬼。我死得好苦，你知道麼？」傻姑道：「我知道的，你死後鳥鴉吃你的肉。」

　　楊過心如刀絞，他只知父親死於非命，卻不知死後連□體也不得埋葬，竟被烏鴉啄食，大叫：「是誰害死我的？快說，快說。」傻姑聲音嘶啞，道：「是你自己去打姑姑，姑姑身上有毒針，你就死了。」楊過大聲嚷道：「姑姑是誰？」傻姑被他扼得氣都喘不過來，幾欲暈去，低聲道：「姑姑就是姑姑。」楊過道：「姑姑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傻姑道：「我……我……我不知道啊，你放開我！」

　　陸無雙見情勢緊迫，去拉楊過手臂。楊過此時猶如癲狂一般，用力一揮，使了十成力，陸無雙那□抵擋得住，給他直推出去，砰的一響，撞在牆上，好不疼痛。程英見楊過平素溫和瀟灑，此刻狀若瘋虎，嚇得手足都軟了。

　　楊過心想：「今日若不問出殺父仇人的姓名，我立時就會嘔血而死。」連問幾聲：「姑姑是姓曲麼？是姓梅麼？」他猜想傻姑自己姓曲，那她姑姑多半也是姓曲，說不定是梅超風。

　　傻姑出力掙扎，她練功時日雖遠較楊過為久，武功卻是不及，兼之手腕上穴道被扣，只急得啞啞而呼，說道：「你去向姑姑討命，別……別找我。」楊過道：「姑姑在那□？」傻姑道：「我和爺爺，出來！她和漢子，在島上。」

　　楊過聽了此言，一股涼氣從背脊心直透下去，顫聲道：「姑姑叫你爺爺做什麼？」傻姑道：「叫爸爸啊，還能叫什麼？」楊過臉如土色，還怕弄錯，追問一句：「姑姑的漢子名叫郭靖，是不是？」傻姑道：「我不知道。姑姑就叫：『靖哥哥，靖哥哥！』」學著黃蓉叫郭靖的腔調，雙腳亂踢，忽如殺豬般叫了起來：「救命，救命！鬼……鬼……」

　　楊過此時那□尚有絲毫懷疑？自己幼時孤苦、受人欺凌諸般往事，霎時間都湧向心間，心想：「若不是爹爹被害，我媽也不致悲傷困頓，這樣早便死了，我自也不會你盡這些苦頭。」又想：「在桃花島之時，郭靖夫婦對我總是不甚自然，有些兒客氣，有些兒忌諱，絕不如對待武氐兄弟那麼要說便說，要罵便罵，當時我但感彆扭，那知道只因他們殺了我父親，心中懷著鬼胎。他們不肯傳我武功，送我去全真教大受折磨，原來皆是為此。」

　　他驚憤交迸，手腳都軟了。傻姑大叫一聲，從床上躍起。

　　程英走到楊過身邊，輕聲說道：「傻姊姊向來傻□傻氣，你是知道的。她受傷後更加語無倫次，千萬別信她的。」但她內心卻也深信傻姑所說是實，也知如此勸慰管不了用，只是見楊過滿臉悲苦憤激之狀，心中極是不忍。

　　這幾句話楊過全沒聽見，他呆了半晌，大叫出門，翻身上了瘦馬，雙腿力挾，那馬疾竄而前，轉瞬間奔出數十丈外，隱隱聽得身後「傻蛋！」「楊大哥！」的呼聲，他那□還去理會，心中只想：「我要復仇！我要復仇！」

　　這一口氣狂奔，一個多時辰中馳了數十里，忽覺口唇上甚是疼痛，伸手一摸，滿手都是鮮血，原來悲憤之際咬緊口唇，竟將上下唇都咬破了，心想：「郭伯母本來待我並不好，最近忽然等我好了，卻原來儘是假仁假義，那也罷了，但郭伯伯，郭伯伯……」他心中對郭靖一直崇敬異常，覺他德行武功固然超凡絕俗，對待自己更是一片真心，這時才知竟是大大受了欺騙，只覺此人奸詐尤甚於黃蓉，憤懣之氣竟似把胸膛也要脹裂了。

　　想到傷心之處，下馬坐在大路中心，抱頭痛哭起來。這一番大放悲聲，當真是天愁地慘，似乎人世間的傷痛煩惱，盡集於他一身。他從未見過父親一面，也從未聽人說起，連母親也是絕口不揚，但他自幼空想，在小小心靈之中，早把父親想得十全十美，世上再無如此好人。這樣一位英雄豪傑，卻活活讓郭靖、黃蓉使奸計害死了。

　　他哭了一陣，忽聽得馬諦聲響，北邊馳來四匹馬，馬上都是蒙古武士。當先一人手持長矛，矛頭上挑著個兩三歲大的嬰孩，哈哈大笑的奔來。那嬰兒尚未死絕，兀自發出微弱哭聲。四名蒙古武士見楊過坐在路口哭喊，微感詫異，但這樣一個衣衫破爛的漢人少年到處皆是，自也毫不在意。一人叫道：「讓路，讓路。」說著挺矛向他刺去。

　　楊過正自煩惱，抓住矛頭一扯，將那武士拉下馬來，順手反矛橫掃，那武士直飛出丈許之外，腦骨碎裂而死。餘下三人見他如此神勇，發一聲喊，一齊轉馬逃回，只聽拍的一聲，那嬰兒摔在路上。

　　楊過抱了起來，見是個漢人孩子，肥肥白白的甚是可愛，長矛刺在肚中一時不得就死，可也已不能醫活，小嘴中啊啊啊的似乎還在叫著「媽媽」。楊過傷痛之餘，悲憫之心轉盛，抱著這個半死不活的孩子，又流下淚來，眼見他痛苦難當，輕輕一掌將他擊死了，用蒙古武士的長矛在地下掘個坑，要將他掩埋了。

　　只掘得十來下，猛聽得蹄聲如雷，號角聲中大隊蒙古兵急衝而至。楊過左手抱著死嬰，右手挺長矛上馬，那瘦馬原是久歷沙場的戰馬，眼見戰陣，精神大振，長嘶一聲，向蒙古兵衝去。楊過手起矛落，一連搠翻三四人，但見敵兵不計其數的湧來，當下撥轉馬頭，落荒而走。背後箭如飛蝗般射來，他揮矛一一撥落。瘦馬腳程奇快，片刻間已將追兵拋落，但兀自不停，仍是在荒野中如飛奔跑。

　　又過一陣，楊過見天色漸晚，收□遙望，四下□長草沒脛，怪石迫人，暮靄蒼茫，靜悄悄的絕無人聲，連烏鴉麻雀也沒一隻。

　　他下得馬來，手中還抱著那個死嬰，只見他面目如生，臉上神情痛苦異常，心中慘然，想道：「這孩子的父母自是愛他猶似性命一般，孩子已死，再無知覺，他父母卻要肝腸寸斷了。這些凶暴殘忍的蒙古兵大舉南下，一路上不知道要害死多少大人小孩？」越想越是難受，當下在大樹旁掘一個坑，將小孩埋了，又想起傻姑的話來，心道：「這小孩死了，尚有我給他掩埋，我爹爹卻葬身於烏鴉之口。唉，你們既害死了他，給他埋入土中又有何妨？用心當真是歹毒之至！不報此仇，楊過誓不為人。」

　　當晚便在一棵大樹上睡了，次晨騎上馬背，任由瘦馬在荒山野嶺間信步而行，一時想到要去古墓見小龍女，一時又想無論如何得先殺了郭靖、黃蓉，以報父仇，肚子餓了，便摘些野果充飢。

　　行到第四日上，忽見遠處有一人縱身躍高，伸手在一株野果樹上摘取果子，楊過縱馬走近，望見是金輪法王的弟子達爾巴。他每次一躍，只採到一枚果子，後來不耐煩起來，伸臂橫擊，打了幾下，那野果樹喀喇聲響，從中折斷，他盡采樹上野果，放入懷中。

　　楊過心道：「難道金輪法王就在左近？」他與法王本來並無仇怨，此時認定郭靖、黃蓉是殺父仇人，反而後悔當日相助郭黃而與法王作對，當下悄悄跟在達爾巴身後，要去瞧個究竟。只見他邁步如飛，直向山坳中行去。楊過下馬步行，遠遠跟隨，見他轉入林木深處，越走越高，於是隨著他上了一座山峰。

　　峰頂上搭著一座小小茅棚，四面通風。金輪法王閉目垂眉，在棚中打坐。達爾巴將野果放在棚中地下，轉過身來，突見楊過走近，不由得臉色大變，叫道：「大師兄，你要來加害師父麼？」說著向楊過急衝過來，伸手便去扭他衣襟。他武功原比楊過為高，但此刻師父正處於奇險之境，一受外感，立時性命不保，惶急之下心神失常，這一招章法大亂，竟自犯了武學的大忌，給楊過反擒手背，一帶一送，將他摔得跌了出去。

　　達爾巴心中認定楊過是大師兄轉世，又給他這一摔先聲奪人，在地下打了個滾，翻身爬起，躍到楊過面前。楊過只道他又要動手，退後一步，那知他突然雙膝落地，磕頭道：「大師兄，你須念前世恩師之情。師父身受重傷，正自行功自療，你若驚動了他，那可……那可……」說到後來，喉頭哽咽，淚水長流。

　　楊過雖不懂他的藏語，但見他神情激動，金輪法王又是容顏憔悴，已明白了七八分，忙扶他身起，說道：「我決不傷害尊師，你放心好啦。」達爾巴見他臉色和善，心中大喜，雖然不懂他說話，卻已消去了敵意。

　　就在此時，金輪法王睜開眼來，見到楊過，大吃一驚，適才他入定運氣，並未聽到楊過和達爾巴對答之言，斗見大敵當前，長歎一聲，緩緩說道：「我枉自修練多年，總是勘不破名關，卻不道今日喪身中原。」原來他受巨石撞擊，內臟受了重傷，這些日來耽在荒山頂上結廬療傷，不意楊過竟跟蹤過來，此時固然絲毫用不得力，即令達爾巴將楊過逐走，爭鬥之時也必使他心神不定，重傷難癒。

　　那知楊過躬身唱喏，說道：「在下此來，非與大師為敵，請勿多心。」法王搖了搖頭，待要說話，胸口突然劇痛，急忙閉目運氣。楊過走進茅棚，伸出右掌，貼在他背心的「至陽穴」上。這穴道在第七脊椎之下，乃是人身督脈的大穴。達爾巴一見之下，大驚失色，揮拳便要向楊過攻去。楊過搖搖左掌，向他使個眼色。達爾巴見師父神情無異，臉上且微帶笑意，這一拳舉起了便不打下去。

　　楊過修為不深，於西藏派內功更是一無所知，掌心隱隱感到他體內氣息流動，便潛運內力，將一股聲氣助他上通靈台、神道、身柱、胸道各穴，下通筋縮、中樞、脊中、懸樞各穴，盡其所能，僅能維護他的督脈。達爾巴武功雖強，練的都是外功，不能助師療傷，這些日子中只有乾著急的份兒。此刻金輪法王既無後顧之慮，便氣走任脈，全力調理前胸小腹的傷勢，只一個多時辰，疼痛大減，臉現紅潤，睜眼向楊過點首為謝，合掌說道：「楊居士，你何以忽來助我？」

　　楊過也不隱瞞，將最近得悉郭靖夫婦害死他父親、現下決意要前去報仇、無意中跟隨達爾巴上山等情說了。

　　金輪法王雖知這少年甚是狡黠，十句話中連一句也是難信，但他今日於殺己易於反掌之際反而相助療傷，對己確是絕無敵意，便道：「原來居士身上尚負有如此深冤大仇。但郭靖夫婦武學深湛，楊居士要報此仇，只怕不易呢。」楊過默然，過了一會，說道：「那麼我父子兩代都死在他手下，也就罷了！」法王道：「我初時自負天下無敵，欲以一人之力，壓倒中原群雄，爭那武林盟主之位。但中土武人不講究單打獨鬥的規矩，大多兒來個一擁而上，那只好另作打算了。老衲傷癒之後，須得多邀高手相助。我方聲勢一大，中原武師不能恃多為勝，大家便能公平決個勝敗。你可有意參與我方麼？」

　　楊過待要答允，卻想起蒙古兵將屠戮之慘，說道：「我不能相助蒙古。」法王搖頭道：「你想單槍匹馬去殺郭靖夫婦報仇，那可是難上加難。」

　　楊過沉吟半晌，說道：「好，我助你取武林盟主，你卻須助我報仇。」金輪法王伸出手掌，說道：「大丈夫一言為定，擊掌以誓。」二人擊掌三下，訂了盟約。楊過道：「我只助你爭那盟主之位，你要幫蒙古人攻取江南，殺害百姓，我可不能出力。」

　　法王笑道：「人各有志，那也勉強不來。楊兄弟，你的武功花樣甚多，不是我倚老賣老說一句，博采眾家固然甚妙，但也不免駁而不純。你最擅長的到底是那一門功夫？要用什麼武功去對付郭靖夫婦？」

　　這幾句話可將楊過問得張口結舌，難以回答。他一生遭際不凡，性子又是貪多務得，全真派的、歐陽鋒的、古墓派的、九陰真經、洪七公的、黃藥師的，諸般武功著實學了不少。這些功夫每一門都是奧妙無窮，以畢生精力才智鑽研探究，亦難以望甚涯岸，他東摘一鱗、西取半爪，卻沒一門功夫練到真正第一流的境界。遇到次等對手之時，施展出來固然是五花八門，叫人眼花撩亂，但遭逢到真正高手，卻總是相形見絀，便和金輪法王的弟子達爾巴、霍都相較，也是頗有不及。他低頭凝思，覺得金輪法王這幾句話實是當頭棒喝，說中了他武學的根本大弊。

　　轉念又想：「我既已決意與姑姑□守終生，卻何以又到處留情？程姑娘、媳婦兒，還有那完顏萍。我對他們既無真情，何以又不規規矩矩的？這真是貪多嚼不爛了。」再想：「不論洪七公、黃藥師、歐陽鋒，或是全真七子、金輪法王，凡是卓然而成名家者，都是精修本門功夫，別派武功並非不懂，卻只是明其家數，並不研習，然則我該當專修那一門功夫？」在情在理，自當專研古墓派的玉女心經才是，但想到洪七公的打狗棒法如此奧妙、黃藥師的玉蕭劍法這等精微，置之不理，豈非可惜？而義父的蛤蟆功與經脈逆行、九陰真經中的諸般功夫，無一不是以一技即足以揚名天下，好不容易的學到，又怎能棄之如遺？

　　他走出茅棚，在山頂上負手而行，苦苦思索，甚是煩惱，想了半天，突然間心念一動：「我何不取各派所長，自成一家？天下武功，均是由人所創，別人既然創得，我難道就創不得？」想到此處，眼前登時大現光明。

　　他自辰時想到午後，又自午後苦思至深夜，在山峰上不飲不食，生平所見諸般精妙武功在腦海中此來彼往，相互激□。他曾見洪七公與歐陽鋒口述比武，自己也曾口講指劃而將李莫愁驚走，此時腦中諸家武功互爭雄長，比口述更是迅速激烈。想到後來，不由自主的揮拳踢腿的施展起來。初時還能分辨這一招學自洪七公，那一招學自歐陽鋒，到得後來竟是亂成一團，他再難支持，仰天摔倒，昏了過去。

　　達爾巴遙遙望見他瘋瘋癲癲，指手劃腳，不知幹些什麼，突然見他摔倒，大吃一驚，要去相救。金輪法王笑道：「別去拂亂他心思。只可惜你才智平庸，難明其中的道理。」

　　楊過睡了半夜，次晨一早起來又想。七日之中，接連昏迷了五次。說要綜納諸門，自創一家，那是談何容易？以他此時的識力修為固然絕難成功，那更不昃十天半月間之事。但連想數日之後，恍然有悟，猛地明白諸般武術皆可為我所用，既不能合而為一，也就不必強求，日後臨敵之際，當用則用，不必去想武功的出處來歷，也已與自創一派想差無幾。想明白了此節，登時心中舒暢。

　　金輪法王經這數日運功自療，傷勢愈了八九成，已可行動如常，這日見楊過突然神情平和、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樣，知他於武學之道已進了一層，說道：「楊兄弟，我帶你去見一個人。此人雄才偉略，豁達大度，包你見了心服。」楊過道：「是誰？」法王道：「蒙古王子忽必烈。他是成吉思汗之孫，皇子拖雷的第四子。」

　　楊過自見蒙古軍士大肆暴虐之後，對蒙古人極感憎惡，皺眉說道：「我急欲去報殺父大仇，那蒙古王子卻是不必見了。」法王笑道：「我已答允助你，豈能失信？但我是忽必烈王子聘來，須得向他稟告一聲。他王帳離此不遠，一日可至。」楊過無奈，自忖絕非郭靖、黃蓉夫婦的對手，不論鬥智鬥力，都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得金輪法王相助，此仇勢必難報，只得和他同去。

　　金輪法王受封蒙古第一護國大師，蒙古兵將對他極是尊崇，一見到來，立即通報王爺。蒙古人世世代代向居包帳，雖然入城，仍是不慣宮室，因此忽必烈也住在營帳之中。

　　法王攜著楊過之手走進王帳。楊過見那營帳比之尋常蒙古營帳大逾一倍，帳中陳設卻甚簡□。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男子科頭布服，正坐著看書。那人見二人進帳，忙離座相迎，笑吟吟的道：「多日不見國師，常自思念。」金輪法王道：「王爺，我給你引見一位少年英雄。這位楊兄弟年紀雖輕，卻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傑。」

　　楊過只道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孫，外貌若非貴盛尊榮，便當威武剛猛，那知竟是這麼一個會說漢語、謙和可親的青年，頗覺詫異。

　　忽必烈向楊過微一打量，左手拉住法王，向左右道：「快取酒來，我和這位兄弟喝一碗。」左右送上三隻大鬥，倒滿了蒙古的馬乳酒。忽必烈接過來一飲而盡，法王也自干了。楊過平素甚少飲酒，此時見主人如此脫略形跡，不便推卻，當下也是舉鬥飲干，只覺那酒極是辛烈，頗帶酸味。

　　忽必烈笑道：「小兄弟，這酒味可美麼？」楊過道：「此酒辛辣酸澀，入口如刀，味道不美，卻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本色。」

　　忽必烈大喜，連聲呼酒，三人各盡三斗。楊過仗著內力精湛，喝得絲毫不動聲色。忽必烈喜道：「國師，你何處覓得這位好人才？真乃我大蒙古之幸。」法王當下將楊過的經歷約略一說，言語中將他身份抬得甚高，隱然當他是中原武林的一位大人物。楊過給他這麼一捧，不自禁也有些飄飄然之感。

　　忽必烈奉命南取大宋江山，在中原日久，心慕漢化，日常與儒生為伍，讀經學書，又廣聘武學高人，結交賓客，策劃南下攻宋。若是換作旁人，見楊過如此年輕，定是難信，但忽必烈才智卓絕，氣度恢宏，對金輪法王又是深信不疑，大喜之下，即命大張筵席。

　　不多時筵席張布，酒肉滿幾，蒙漢食事各居全半。忽必烈向左右道：「請招賢館的幾位英雄來見。」左右應命出帳。忽必烈道：「這幾日招賢館中又到來幾位賓客，各懷異能，實為國家之福，唯不及國師與楊君文武全才耳。」

　　言談間左右報稱客到，帳門開處，走進四個人來。當先一人身材高瘦，臉無血色，形若僵□，忽必烈向法王與楊過引見，說是湘西名宿瀟湘子。第二人極矮極黑，乃是來自天竺的高手尼摩星。其後兩人一個身高八尺，粗手大腳，臉帶傻笑，雙眼木然。另一個高鼻深目，曲發黃須，是個胡人，身上穿的卻是漢服，頸懸明珠，腕帶玉鐲，珠光寶氣。忽必烈分別引見，那巨漢是回疆人，名叫馬光佐。那胡人是波斯大賈，祖孫三代在汴梁、長安、太原等地販賣珠寶，取了個中國姓名叫作尹克西。

　　尼摩星與瀟湘子聽說金輪法王是「蒙古第一國師」，冷冷的上下打量，臉上均有不服之色，見楊過年紀幼小，只道是法王的徒子徒孫，更沒放在心上。酒過三巡，尼摩星忍耐不住，說道：「王爺，大蒙古地方大大的，這個大和尚是第一國師的，武功定是很大很大的，我們想要瞧瞧的。」忽必烈微笑不語。瀟湘子接口道：「這位尼摩星仁兄來自天竺，西藏武功傳自天竺，難道世上當真有青出於藍之事麼？兄弟可有點不大相信了。」

　　金輪法王見尼摩星雙目炯然生光，瀟湘子臉上隱隱透著一股青氣，知道這兩人內功均深；尹克西則嘻嘻哈哈、竭力裝出一股極庸俗的市儈氣來，此人越是顯得無能，只怕越是有底，倒也不可小看了，那巨漢馬光佐卻是不必掛懷，當下微微一笑，說道：「老衲受封國師，是大汗和四王子殿下的恩典，老衲本是愧不敢當。」

　　瀟湘子道：「那你就該避位讓賢啊。」說著眼睛向尼摩星斜望，嘴角邊微微冷笑。

　　法王伸筷子挾了一大塊牛肉，笑道：「這塊牛肉是這盤中最肥大的了，老衲原也不想吃它，只是偶爾伸筷，偶爾挾著，在佛家稱為緣法罷了。那一位居士有興，盡可挾去。」說著舉筷停在盤上，靜候各人來挾。

　　馬光佐不明白金輪法王語帶機鋒，說的是一塊肥大牛肉，其意所指卻是蒙古第一國師的高位，見他挾著牛肉讓客，當即伸筷去接。他筷頭將要和牛肉碰到，法王手中的一根筷子突然橫出，與他筷子輕輕一碰，馬光佐只感手臂劇震，把捏不定，一雙筷子竟然落在桌上。法王那根筷子卻已及時縮回，挾住了牛肉。眾人愕然相顧。馬光佐還未明白，拾起筷子，五根手指牢牢捏住，心想：「這次你總再也碰不下了。」伸筷再去挾肉。法王又是一筷橫出，這一次馬光佐抓得極緊，果然震他不下，卻聽得喀喇一聲輕響，一雙筷子斷為四截，猶如刀斬一般，兩個半截落在桌上。

　　馬光佐大怒，大吼一聲，撲上去畏和法王廝拚。忽必烈笑道：「馬壯士不須動怒，若要比武，待用完飯再較量不遲。」馬光佐畏懼王爺，恨恨歸座，指著法王喝道：「你使什麼妖法，弄斷了我的吃飯傢伙？」法王一笑，筷子仍是挾著牛肉，伸在身前。

　　尼摩星初時也沒將金輪法王如何放在眼內，待得見他內力深厚，再也不敢小覷。他是天竺國人，吃飯不用筷子，只用手抓，說道：「肥牛肉，大漢子搶不到的，我，想吃的。」突然五指如鐵爪，猛往肉上抓去。法王橫出右邊一根筷子，快如閃電般顫了幾顫，分點他手心、手腕、手背、虎口、中指指尖五處穴道。尼摩星手掌急翻，呼的一聲，向他手腕斬落。法王手臂不動，倒豎筷子，又顫了幾顫，尼摩星突覺筷尖觸到自己虎口，疾忙縮回。法王那根筷子轉了回去，仍將牛肉挾住。他出筷點穴，快捷無倫，數顫而回，牛肉尚未落下。楊過等都瞧得明白，就在這霎時之間，二人已交換了數招，法王出筷固然極快，尼摩星能在間不容髮之際及時縮手避開，武功也著實了得。瀟湘子陰惻惻的叫了聲：「好本事！」忽必烈知道二人以上乘武功較勁，但使的是什麼功夫卻瞧不出來。馬光佐睜著一雙銅鈴般的大眼，望望這個，瞪瞪那個，不明所以。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各位太客氣啦！你推我讓，你也不吃，我也不吃，卻讓得菜都冷了。」說著慢吞吞的伸出筷子，手腕上一隻翡翠鐲、一隻鑲金玉鐲相互撞得玎玎□□亂響。他筷頭尚未碰到牛肉，法王的筷子已被他內勁激得微微一□，原來他竟搶了先著，使內勁逼得法王的筷子伸不出來。法王索性將筷子前送，讓他挾著，勁力傳到他筷上，再向他手臂撞去。尹克西忙運勁還擊。那知法王的內勁忽發即收，牛肉本已給尹克西挾去，給他自己的勁力一送，重又交回到法王筷上。法王笑道：「尹兄定要推讓，實在太客氣了。」這一下是以巧取勝。尹克西中計，同時也已試出對方內力遠勝於己，好在並未出醜，當即微微一笑，轉筷在盤中挾了一小塊牛肉，笑道：「兄弟生平所愛，只是珠寶財帛，肥生肉卻不大喜歡，還是吃一塊小的罷。」說著送肉入嘴，慢慢咀嚼。

　　金輪法王心想：「這波斯胡氣度倒是不凡。」轉頭向瀟湘子道：「老兄如此謙讓，老衲只好自用了。」說著筷子微微向內縮了半尺。他猜想瀟湘子內力不弱，不敢大意，筷子縮回半尺，就是發出內勁時近了半尺，而對方卻遠了半尺。瀟湘子冷笑一聲，筷子緩緩舉起，突然搶出，挾住了牛肉，借勢回奪，竟給他拉回了半尺。

　　金輪法王沒料到他手法如此快捷，急忙運勁回奪，那牛肉便又一寸一寸的移了回來。瀟湘子站起身來，左手據桌，只震得桌子格格直響，卻阻不住牛肉向法王面前移動之勢。眼見金輪法王神態悠□，瀟湘子額頭汗珠湧出，強弱之勢已分。

　　忽聽得遠處有人高聲叫道：「郭靖，郭兄弟，你在那□？快快出來，郭靖，姓郭的小子哪！」呼聲初時發自東邊，□忽之間卻已從西邊傳來。東西相距幾有里許之遙，似是一人喊畢，第二人跟著接上，但語音卻是一人，而且自東至西連續不斷，此人身法之快，呼聲中內力之厚，均是世上少見。

　　各人愕然相顧之際，瀟湘子放鬆筷子，頹然坐下。金輪法王哈哈一笑，說道：「承讓，承讓！」正要將牛肉送入口中，突然帳門揚起，人影一閃，一人伸手將法王筷上那塊肥牛肉搶了過去，放人口中大嚼起來。

　　這一下眾人都大吃一驚，同時站起，看那人時，卻是個白髮白鬚的老人，滿臉紅光，笑容可掬。只見他在帳內地下的毯上一坐，左手撥開白鬍子，右手將牛肉往口中送去，吃得嗒嗒有聲。金輪法王回思這老人搶去自己筷上牛肉的手法，越想越是駭異。

　　帳門口守衛的武士沒攔住白鬚老人，猛喝：「捉刺客。」早有四柄長矛齊向他胸間搠去。那老人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四個矛頭，向楊過道：「小兄弟，再拿些牛肉來吃，我肚子餓得狠了。」四名蒙古正士用力推前，竟是紋絲不動，隨即使力回奪，但四人掙得滿臉通紅，四柄長矛竟似鑄在一座鐵山中一般，連半寸也拉不回轉。楊過看得有趣，拿起席上的那盤牛肉，平平向他飛去，說道：「請用罷！」

　　那老人右手抄起，平平托在胸前，突然間盤中一塊牛肉跳將起來，飛入他口中，猶如活了一般。忽必烈看得有趣，只道他會玩魔術，喝一聲采。金輪法王等卻知那老人手掌局部運力，推動盤中的某一塊牛肉激跳而出。常人隔著盤子用力擊敲，原可震得牛肉跳起，但定是眾肉齊飛，汁水淋漓，要牛肉分別一塊塊躍出卻萬萬不能，這老人的掌力實已到了所施無不自如的境地，席上眾人自量無法做到，不由得均生敬畏之心。

　　那老人不停咀嚼，剛吞下一塊牛肉，盤中又跳起一塊，片刻之間，將一盤牛肉吃得乾乾淨淨。他右手一揚，盤子脫手上飛，在半空中劃個弧形，向楊過與尹克西飛去。楊尹二人見他功夫了得，生怕在盤上暗中使了怪勁，不敢伸手去接，忙分向兩旁讓開。那盤子平平的貼著桌面飛來，對準了一盤烤羊肉一撞，那盤羊肉便向老人飛去，空盤在桌上轉了幾個圈子，停住不動。原來他使的是股「太極勁」，如太極圖一般週而復始，連綿下斷，若是在空曠處擲出盤子，那盤就會繞身兜圈。這股勁力使發也並不甚難，頗多善變幻術之人均擅此技，所難者是勁力拿捏恰到好處，剛巧飛向席上一撞，空盤停住，而將另一盤食物送到他手中。

　　那老人哈哈大笑，極是得意，手掌運勁，烤羊肉又是一塊塊的躍起，給他吃了個肉盡盤空。其時最狼狽的莫過於那四名蒙古武士，用力奪回長矛固是不能，而放手卻又不敢。蒙古軍法極嚴，臨陣拋棄兵刃是殺頭的死罪，何況四人身負護衛四王子的重任，只得使出吃奶的力氣來與之爭奪。那老人越見他們手足無措，越是高興，突然間喝道：「變變變，兩個給我磕響頭，兩個仰天摔一交！一二三！那「三」字剛說完，手臂一震，四根長矛同時斷折。他五指使力的方向不同，在兩根長矛上運力外推，對另外兩根長矛卻是向內拉扯，只聽得「啊喲」連聲，果然兩名武士俯跌下去，如同磕頭，另外兩名武士卻是仰天摔跌。那老人拍手唱道：「小寶寶，滾元寶，跌得重，長得高！」唱的是首兒歌，那是當小孩跌交之時，大人唱來安慰他的。

　　尹克西猛地省起，問道：「前輩可是姓周？」那老人笑道：「是啊，哈哈，你認得我麼？」尹克西站起身來，抱拳說道：「原來是老頑童周伯通周老前輩到了。」瀟湘子素聞其名，金輪法王與尼摩星卻不知周伯通的名頭，但見他武功深湛，行事卻頑皮胡鬧，果然不枉了「老頑童」三字的稱號。各人登時減了敵意，臉上都露出笑容。

　　金輪法王道：「請恕老衲眼拙，未識武林前輩。便請入座如何？王爺求賢若渴，今日得見高人，定必歡喜暢懷。」忽必烈拱手道：「正是，周先生即請入座。」周伯通搖頭道：「我吃得飽了，不用再吃。郭靖呢，他在這□麼？」楊過曾聽黃藥師說過周伯通與郭靖結拜之事，當即冷冷的道：「你找他幹什麼？」

　　周伯通自來天真爛漫，最喜與孩童接交，見座中楊過年紀最小，先便歡喜，又聽他直稱自己為「你」，不說什麼「老前輩」、「周先生」，更是高興，說道：「郭靖是我拜把子的兄弟，你認得他麼？他從小愛跟蒙古人在一起，因此我見到蒙古包，就鑽進來找找。」楊過皺眉道：「你找郭靖有什麼事？」周伯通心無城府，那知隱瞞心中之事，隨口答道：「他派人送個信給我，叫我去赴英雄大宴。我老遠趕去，路上玩了幾場，遲到了幾日，他們卻早已散了，叫人好沒興頭。」楊過道：「他們沒留下書信給你麼？」

　　周伯通白眼一翻，說道：「你為什麼盡盤問我？你到底識不識得郭靖？」楊過道：「我怎麼不識？郭夫人名叫黃蓉，是不是？他們的女兒名叫郭芙，是不是？」周伯通拍手笑道：「錯啦，錯啦！黃蓉這丫頭自己也是個小女孩兒，有什麼女兒？」

　　楊過一怔，隨即會意，問道：「你和他夫妻倆有幾年不見啦？」周伯通點著手指頭兒一數，十隻手指每一隻數了兩遍，道：「總有二十年了罷。」楊過笑道：「對啊，她隔了二十年還是小女孩兒麼？這二十年中她不會生孩子麼？」

　　周伯通哈哈大笑，只吹得白鬚根根飄動，說道：「是你對，是你對！他們夫妻小兩口兒，生的女兒可也挺俊嗎？」楊過道：「那女孩兒相貌像郭夫人多些，像郭靖少些，你說俊不俊呢？」周伯通呵呵笑道：「那就好啦，一個女孩兒若是濃眉大眼，黑黑的臉蛋，像我郭兄弟一般，那自然是美不了。」

　　楊過知他再無懷疑，為堅其信，又道：「黃蓉的父親桃花島主藥師兄，和我是莫逆之交，你可認得他麼？」周伯通一怔，說道：「你這娃娃，怎麼跟黃老邪稱兄道弟？你師父是誰？」楊過道：「我師父的本事大得緊，說出來只怕嚇壞了你。」周伯通笑道：「我才嚇不壞呢。」右手一揚，手中空盤向他疾飛過去，呼呼風響，勢道猛烈異常。

　　楊過早知周伯通是馬鈺、丘處機他們的師叔，又見他揚手時臂不內曲，全以指力發出，正是全真派的手法。他對全真武功的門道自是無所畏懼，當即伸出左手食指，在盤底一頂，那盤子就在他手指上滴溜溜的轉動。

　　這一下周伯通固然大是喜歡，而瀟湘子、尹克西、尼摩星等也是群相聳動。瀟湘子初時見楊過衣衫襤褸，年紀幼小，那將他放在眼內，此刻卻想：「憑這盤子飛來之勢，我便不敢伸手去接，更何況單憑一指之力？只消有半點摸不準力道的來勢，連手腕也得折斷了。卻不知這少年是何來歷？」

　　周伯通連叫幾聲：「好！」但也已瞧出他以指頂盤是全真一派的家數，問道：「你識得馬鈺、丘處機麼？」楊過道：「這兩個牛鼻子我怎不認識？」周伯通大喜。他與丘處機等雖然並無蒂芥，總覺得他們清規戒律煩多，太過拘謹，實在有些兒瞧他們不起。他生平最佩服的除師兄王重陽外，就是放誕落拓的九指神丐洪七公，而與黃藥師之邪、黃蓉之巧，也隱隱有臭味相投之感。這時聽楊過稱馬鈺、丘處機為「牛鼻子」，只覺極為入耳，又問：「郝大通他們怎樣啦？」

　　楊過一聽「郝大通」三字，怒氣勃發，罵道：「這牛鼻子混蛋得很，終有一日，我要讓他好好吃點兒苦頭。」周伯通興致越來越高，問道：「你要給他吃點什麼苦頭？」楊過道：「我捉著他綁住了手足，在糞缸□浸他半天。」周伯通大喜，悄聲道：「你捉著他之後，可別忙浸入糞缸，你先跟我說，讓我在旁偷偷瞧個熱鬧。」他對郝大通其實並無半分惡意，只是天性喜愛惡作劇，旁入胡鬧頑皮，自是投其所好，非來湊趣不可。楊過笑道：「好，我記得了。可是你幹麼要偷偷的瞧？你怕全真教的牛鼻子麼？」周伯通歎道：「我是郝大通的師叔啊！他瞧見我，自然要張口呼救。那時我若不救，未免不好意思，若是相救，好戲可又瞧不到啦。」

　　楊過暗自沉吟：「此人武功極強，性子倒也□直可愛，但總是全真派的，又是郭靖的把兄。大丈夫心狠手辣，須得設法除了他才好。」

　　周伯通那知他心中起了毒念，又問：「你幾時去捉郝大通？」楊過道：「我這就去。你愛瞧熱鬧，就跟我來罷。」周伯通大喜，拍著手掌站起身來，突然神情沮喪，又坐了下來，說道：「唉，不成，我得上襄陽去。」楊過道：「襄陽有什麼好玩？還是別去罷。」周伯通道：「郭兄弟在陸家莊留書給我，說道蒙古大軍南下，必攻襄陽。他率領中原豪傑趕去相助，叫我也去出一把力。我一路尋他不見，只好追去襄陽了。」

　　忽必烈與金輪法王對視了一眼，均想：「原來中原武人大隊趕去襄陽，相助守城。□

　　正說到此處，帳門中進來一個和尚，約莫四十來歲年紀，容貌儒雅，神色舉止均似書生。他走到忽必烈身旁，兩人交頭接耳的說了幾句。這和尚是漢人，法名子聰，乃是忽必烈的謀士。他俗家姓劉名侃，少年時在縣衙為吏，後來出家為僧，學問淵源，審事精詳，忽必烈對他甚是信任。此時他得到衛士稟報，說王爺帳中到了異人，當即入見。

　　周伯通撫了撫肚皮，道：「和尚，你走開些，我在跟小兄弟說話。喂，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楊過道：「我姓楊名過。」周伯通道：「你師父是誰？」楊過道：「我師父是個女子，她相貌既美，武功又高，可不許旁人提她的名字。」

　　周伯通打個寒噤，想起了自己的舊情人瑛姑，登時不敢再問，站起身來，伸袖子一揮身上的灰塵，登時滿帳塵土飛揚。子聰忍不住打了兩個噴嚏。周伯通大樂，衣袖揮得更加起勁，突然大聲笑道：「我去也！」左手一揚，四柄折斷的矛頭向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馬光佐四人激射過去。四柄矛頭挾著嗚嗚破空之聲，去勢奇速，相距又近，剎那之間，已飛到四人眼前。

　　瀟湘子等一驚，眼見避閃不及，只得各運內勁去接，那知四隻手伸出去，一齊接了個空，噗的一聲響，四柄矛頭都插在地下土中。原來他這一擲之勁巧妙異常，既發即收，矛頭剛飛到四人身前，突然轉彎插地。馬光佐是個戇人，只覺有趣，哈哈大笑，叫道：「白鬍子，你的戲法真多。」瀟湘子等三人卻是大為驚駭，忍不住臉上變色，均想適才這一接不中，矛頭轉彎，自己的性命實已交在對方手□，矛頭若非轉而落地，卻是插向自己小腹，憑他這一擲之力，那□還有命在？

　　周伯通戲弄四人成功，極是得意，轉身便要出帳。子聰說道：「周老先生，如你這般神通，當真是天下少有，小僧代王爺敬你一杯。」說著將斟好了的一杯酒送到他面前。周伯通一飲而盡。子聰又送一杯過去，道：「小僧自己敬一杯！」周伯通又干了。子聰要待再敬第三杯時，周伯通忽然大叫：「啊喲，不好！我肚子痛，要拉屎。」蹲下身來，解開褲帶，就要在王帳之中拉屎。法王等忍不住好笑，大聲喝阻。周伯通一怔，叫道：「肚子痛得不對，不是要拉屎！」

　　楊過向子聰瞧了一眼，已然明白，原來酒中下了毒。他先前雖曾起意設法除去周伯通，以免郭靖多一強助，但這惡念在心頭一閃即過，他與這老頑童無怨無仇，見他天真爛漫，實在頗有親近之意，眼見他中了奸計，心下不忍，正想提醒於他，叫他拿住忽必烈、逼子聰取藥解毒，忽聽周伯通叫道：「不對，不對，原來是毒酒喝得太少，這才肚子痛了。和尚，快快，再斟三杯毒酒來。越毒越好！」眾人愕然相顧。子聰怕他臨死發威，那敢走近身去？

　　周伯通大踏步走到桌邊，金輪法王擋在忽必烈身前相護，卻見他左手提著褲子，右手取過盛毒酒的酒壺，仰起頭咕嚕嚕的直灌入肚，喝了個涓滴不存。

　　眾人群相失色。周伯通卻哈哈大笑，說道：「對啦，肚子□毒物太多，老頑童可不變成了老毒物嗎？須得以毒攻毒才是。」突然口一張，一股酒漿向子聰激射過去。金輪法王眼見勢危，拉起桌子一擋，一條酒箭射上桌面，只濺得嗤嗤作響。

　　周伯通笑聲不絕，走到營帳門口，忽地童心大起，拉住營帳的支柱，使勁幌了幾下，那柱子喀的一聲斷了，一座牛皮大帳登時落將下來，將忽必烈、金輪法王、楊過等一齊蓋罩在內。周伯通大喜，縱身帳上，來回奔馳，將帳內各人都踏到了。金輪法王在帳內揮掌拍出，正好擊在他的腳底心。周伯通只覺一股大力衝到，倒也抵擋不住，一個□斗翻了下來，大叫：「有趣，有趣！」揚長而去。

　　待得法王等護住忽必烈爬出，眾侍衛七手八腳換柱立帳，周伯通早已去得遠了。法王與瀟湘子等齊向忽必烈謝罪，自愧護衛不周，驚動了王爺。忽必烈絲毫不介於懷，反而不絕口的稱讚周伯通本事，說如此異人不能羅致帳下，甚感可惜。法王等均有愧色。

　　當下重整杯盤。忽必烈道：「蒙古大軍數攻襄陽，始終難下。眼下中原豪傑聚會守城，這周伯通又去相助，倒是件棘手之事，不知各位有何妙策？」尹克西道：「這周伯通武功雖強，咱們也未必就弱於他了。王爺儘管攻城，咱們兵對兵，將對將，中原固有英雄，西域也有豪傑。」忽必烈道：「話雖不錯，但古人有云：『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進兵之前，務須成竹在胸。」子聰道：「王爺之見，極是英明……」

　　他一言未畢，忽聽帳外有人大聲叫道：「我說過不去就是不去，你們軟請硬邀，都是無用。」正是周伯通在叫嚷，不知他何以去而復來，又是在和誰講話，眾人好奇心起，均想出帳看個究竟。忽必烈笑道：「大家去瞧瞧，不知那老頑童又在跟誰胡鬧了。」

　　眾人步出帳外，只見周伯通遠遠站在西首的曠地上，四個人分站南、西、西北、北四個方位，成弧形將他圍住，卻空出了東面。周伯通伸臂攘拳，大聲叫嚷：「不去，不去！」

　　楊過心中奇怪：「他若不去，又有誰勉強得了？何必如此爭吵？」看那四人時，都是一式的綠袍，服色奇古，並非當時裝束，三個男人均是中年，各戴高冠，站在西北方的則是個少女，腰間一根綠色綢帶隨風飄舞。

　　只聽站在北方的男子說道：「我們決非有意為難，只是尊駕踢翻丹爐、折斷靈芝、撕毀道書、焚燒劍房，只得屈請大駕，親自向家師說明，否則家師怪責，我們做弟子的萬萬擔當不起。」周伯通嬉皮笑臉的道：「你就說是一個老野人路過，無意中闖的禍，不就完了？」那男子道：「尊駕是一定不肯去的了？」周伯通搖搖頭。那男子伸手指著東方道：「好啊，好啊，是他來了。」

　　周伯通回頭一看，不見有人。那男子做個手勢，四人手中突然拉開一張綠色的大漁網，兜頭向周伯通罩落。這四人手法熟練無比，又是古怪萬分，饒是周伯通武功出神入化，給那漁網一罩住，登時手足無措，只聽得他大呼小叫、喚爹喊娘，卻給四人提著漁網東繞西轉，綁了個結結實實。一個男子將他負在肩頭，餘下三人持劍在旁相護，向東飛奔而去。

　　楊過掛念周伯通的安危，心道：「我非救他不可。」當即提氣追去，叫道：「喂，喂！你們捉他到那□去？」

　　法王等均覺如此怪事，豈能不看個究竟？當即別過忽必烈，隨後趕去。奔行數里，來到一條溪邊，只見那四人扛著周伯通上船，兩人扳槳，溯溪上行。眾人沿岸追趕，追了里許，見溪中有艘小舟，當即入舟。馬光佐力大，扳槳而劃，頃刻間追近數丈。但溪流曲折，轉了幾個彎，忽然不見了前舟的影蹤。

　　尼摩星從舟中躍起，登上山崖，霎時間猶如猿猴般爬上十餘丈，四下眺望，只見綠衫人所乘小舟已划入西首一條極窄的溪水之中。溪水入口處有一大叢樹木遮住，若非登高俯視，真不知這深谷之中居然別有洞天。他躍回舟中，指明了方向，眾人急忙倒轉船頭，劃向來路，從那樹叢中劃了進去。溪洞山石離水面不過三尺，眾人須得橫臥艙中，小舟始能劃入。劃了一陣，但見兩邊山峰壁立，抬頭望天，只餘一線。山青水碧，景色極盡清幽，只是四下□寂無聲息，隱隱透著凶險。又劃出三四里，溪心忽有九塊大石迎面聳立，猶如屏風一般，擋住了來船去路。

　　馬光佐首先叫起來：「糟啦，糟啦，這船沒法劃了。」瀟湘子陰惻惻的道：「你一身牛力，將船提了過去罷。」馬光佐怒道：「我可沒這般大力，除非你僵□來使妖法。」

　　金輪法王當二人爭吵之先，早自尋思：「那小舟如何過得這九個石屏風？」聽了二人之言，說道：「憑一人之力，任誰都拔不起這船，咱們六人合力，那就成了。楊兄弟、尹兄和我三人一面，尼兄、瀟湘兄、馬兄三人一面，六人合力齊施如何？」

　　眾人同聲叫好，依著他的分派，六人分站兩旁，各自在山石上尋到了堅穩立足之處，好在那溪極是窄狹，六人站立兩旁，伸出手來足夠握到船邊。法王叫一聲：「起！」六人同時用力。六人中只楊過與尹克西力氣較小，其餘四人都是力兼數人，馬光佐尤具神力，只聽得波的一聲，小舟離開水面，已越過了那九塊大石組成的石屏。

　　眾人躍回船頭，一齊撫掌大笑。這六人本來勾心鬥角，相互間頗存敵意，但經此一番齊心合力，自然而然的親密了幾分。

　　瀟湘子道：「我們六人的功夫雖然不怎麼樣，在武林中總也挨得上是一流好手，六人合力抬一艘小船，原也算不了難事，可是……」尼摩星搶著道：「四個綠衫子的男的女的，武功胡□糊塗的，小船抬得過大石的？」六人中倒有五人早在暗暗詫異，只有馬光佐卻在思索他說「武功胡□糊塗的」是什麼意思。尼摩星道：「他們的船小的，人的……人的……四個人……也少的。四個人能夠這麼……這麼幹的，力氣也就……就好的。」尹克西道：「那三個男子也還罷了，另一個嬌滴滴的十七八歲大姑娘，決計無此本事，這大石中必是另有機關，咱們一時猜想不透罷了。」

　　法王微微一笑，說道：「人不可以貌相，如我們這位楊兄弟，他小小年紀，卻是身負絕頂武功，若非我們親眼得見，誰又信來？」楊過謙道：「小弟末學後進，有何足道？但那四個綠衫人居然能將周伯通綁縛而去，自是有過人之處。」他口中謙遜，但說話之間已與瀟湘子等一流名家稱兄道弟。眾人親見他以一指之力接了周伯通的飛盤，均已不輕視於他，聽他這番話說得有理，都紛紛猜測起來。

　　這六人中楊過年幼，法王、馬光佐、尼摩星三人向在西域，瀟湘子荒山獨修，素不與外人交往，只尹克西於中原武林的門派、人物、武功、軼事，所知甚是廣博，但對這四個綠衣男女的來歷卻也是想不起半點端倪。說話之間，已劃到小溪盡頭，六人棄舟登陸，沿著小徑向深谷中行去。

　　山徑只有一條，倒不會行錯，只是山徑越行越高，也越是崎嶇，天色漸黑，仍不見那四個綠衫人的影蹤。正感焦躁，忽見遠處有幾堆火光，眾人大喜，均想：「這荒山窮谷之中，有火光自有人家，除了那幾個綠衣人之外，常人也決不會住在如此險峻之地。」當下發足向前奔去，心知身入險地，各自戒備。但各人過去都曾獨闖江湖，多歷凶險，此時六大高手並肩入山，天下有誰擋得？是以雖存戒心，卻無懼意。

　　行不多時，到了山峰頂上一處平曠之地，只見一個極大的火堆熊熊而燃，再走近數十丈，火光下已看得明白，火堆之後有座石屋。

　　尼摩星大聲叫道：「喂，喂，有客人來的！你們快出來的。」石屋門緩緩打開，出來四人，三男一女，正是日間擒拿周伯通的綠衫人。四人躬身行禮，右首一人道：「貴衫男女跟著入內，坐在主位。當先一人道：「不敢請問六位高姓大名。」尹克西最擅言詞，笑吟吟的將五人身份說了，最後說道：「在下名叫尹克西，是個波斯胡人，我的本事除了吃飯，就是識得些珠玉寶物，可不像這幾位那樣個個身負絕藝。」

　　那綠衫人道：「敝處荒僻得緊，從無外人到訪，今日貴客降臨，幸何如之。卻不知六位有何貴幹？」尹克西笑道：「我們見四位將那老頑童周伯通捉拿來此，好奇心起，是以過來瞧瞧。貴處景色幽雅，令人大開眼界，實是不虛此行。」

　　第一個綠衫人道：「那搗亂的老頭兒姓周麼？也不枉了他叫做老頑童。」說著恨恨不已。第二個綠衫人道：「各位和他是一路的麼？」法王接口道：「我們和他也是今日初會，說不上有甚交情。」

　　第一個綠衫人道：「那老頑童闖進谷來，蠻不講理的大肆搗亂。」法王問道：「他搗亂了什麼？當真是如各位所說，又是撕書，又放火燒屋？」那綠衫人道：「可不是嗎？晚輩奉家師之命，看守丹爐，不知那老頭兒怎地闖進丹房，跟我胡說八道個沒完沒了，又說要講故事啦，又要我跟他打賭翻□斗啦，瘋不像瘋，癲不像癲。那丹爐正燒到緊急的當口，我無法離身逐他，只好當作沒聽見，那知他突然飛起一腿，將一爐丹藥踢翻了。再要采全這爐丹藥的藥材，唉，可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說著氣憤之情見於顏色。

　　楊過笑道：「他還怪你不理他，說你的不對，是不是？」那綠衫少女道：「一點兒也不錯。我在芝房中聽得丹房大鬧，知道出了岔兒，剛想過去察看，這怪老頭兒已閃身進來，一伸手，就將一株四百多年的靈芝折成兩截。」楊過見那少女約莫十七八歲年紀，膚色極白，嬌嫩異常，眼神清澈，嘴邊有粒小小黑痣，便道：「那老頑童當真胡鬧得緊，一株靈芝長到了四百多年，那自是十分珍異之物。」那少女歎道：「我爹爹原定在新婚之日和我繼母分服，那知卻給老頑童毀了，我爹爹大發雷霆，那也不在話下。那知老頑童折斷了靈芝，放入懷內，說什麼也不肯還我，只是哈哈大笑。我又沒得罪他，不知為什麼這般無緣無故的來跟我為難。」說著眼眶兒紅紅的，甚感委屈。楊過心道：「老頑童毫沒來由的欺侮這位姑娘，那可不該。」

　　尹克西道：「請問令尊名號。我們無意闖入，連主人的姓名也不知，實是禮數有虧。」那少女遲疑未答。第一個綠衫人道：「未得谷主允可，不便奉告，須請貴客原諒。」

　　楊過尋思：「這些人隱居荒谷，行跡如此詭秘，原不肯向外人□露身份。」問道：「那老頑童搶了靈芝去，後來又怎樣了？」

　　第三個綠衣人道：「這姓周的在丹房、芝房中居然胡鬧得還嫌不夠，又衝進書房來，搶到一本書便看。在下職責所在，不得不出手攔阻。他卻說：『這些騙小孩子的玩意兒，有什麼大不了！』竟一口氣撕毀了三本道書。這時大師兄、二師兄和師妹一齊趕到了。我們四人合力，仍是攔他不住。」法王微微一笑，說道：「這老頑童性子希奇古怪，武功可著實了得，原是不易攔他得住。」

　　第二個綠衫人道：「他鬧了丹房、芝房、書房，仍是不放過劍房。他踏進室門，就大發脾氣，說劍房內兵刃……兵刃太多，東掛西擺，險些兒刺傷了他，當即放了一把火，將劍房壁上的書畫盡數燒燬。我們忙著救火，終於給他乘虛逃脫。我們一想這事可不得了，於是追出谷去，將他擒回，交由谷主發落。」

　　楊過道：「不知谷主如何處置，但盼別傷他性命才好。」第三個綠衫人道：「家師新婚在即，倒也不會輕易殺人。但若這老兒仍是胡言亂道，盡說些不中聽的言語來得罪家師，那是他自討苦吃，可怨不得人。」

　　尹克西笑道：「那老頑童不知為何故意來跟尊師為難？我瞧他雖然頑皮，脾氣卻似乎不壞。」綠衫少女道：「他說我爹爹年紀這麼大啦，還娶……」那大師兄突然接口道：「這老頑童說話傻□傻氣，當得什麼准？各位遠道而來，定然餓了，待晚輩奉飯。」馬光佐大叫：「妙極，妙極！」登時容光煥發。

　　四個綠衫人入廚端飯取菜，一會兒開出席來，四大盆菜青的是青菜，白的是豆腐，黃的是豆芽，黑的是冬菰，竟然沒有一樣葷腥。

　　馬光佐生下來不到三個月，吃飯便是無肉不歡，面前這四大盆素菜連油腥也不見半點，不禁大失所望。第一個綠衫人道：「我們谷中摒絕葷腥，須請貴客原諒。請用飯罷。」說著拿出一個大瓷瓶，在各人面前碗中倒滿了清澈澄淨的一碗白水。馬光佐心想：「既無肉吃，多喝幾碗酒也是好的。」舉碗骨都骨都喝了兩口，只覺淡而無味，卻是清水，大嚷起來：「主人家忒煞小氣，連酒也沒一口。」

　　第一個綠衫人道：「谷中不許動用酒漿，這是數百年來的祖訓，須請貴客原諒。」那綠衫女娘道：「我們也只在書本子上曾見到『美酒』兩字，到底美酒是怎麼的樣兒，可從來沒見過。書上說酒能亂性，想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法王、尹克西等眼見這四個綠衫男女年紀不大，言行卻如此迂腐拘謹，而且自與他們說話以來，從未見四人中有那一個臉上露過一絲笑容，雖非面目可憎，可實是言語無味。當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各人不再說話，低頭吃飯。四個綠衫人也即退出，不再進來。

　　用飯即畢，馬光佐嚷著要乘夜歸去。但甚余五人眼見谷中處處透著詭異，好奇心起，均盼查明究竟。尹克西勸道：「馬兄，咱們既來此間，明日還須見見谷主，怎能就此回去？」馬光佐嚷道：「沒酒沒肉，這不是存心折磨人麼？這日子我是半天也不能過的。」瀟湘子板著臉道：「大多兒說不去，你一個人吵些什麼？」馬光佐見他僵□一般的相貌，一直暗自害怕，聽他這麼一說，不敢再作聲了。

　　當晚六人就在石屋中安睡，地下只是幾張草蓆。只覺這谷中一切全是十分的不近人情，直比寺廟還更嚴謹無聊，廟中和尚雖然吃素，卻也不會如此對人冷冰冰的始終不露笑容。只有楊過住慣了古墓、對慣了冷若冰霜的小龍女，卻是絲毫不以為意。

　　尼摩星氣憤憤的道：「老頑童拆屋放火，大大好的！」此言一出，馬光佐登時大有同感，大聲喝采。尼摩星道：「金輪老兄，你是我們六個頭腦的，你說這谷主是什麼路道？是好人還是不好的？明兒咱們給他客氣客氣呢，還是打他個落花……落花什麼水的？」法王道：「這谷主的路數，我和諸位一般，也是難以捉摸，明日見機行事便了。」尹克西低聲道：「這四個綠衫弟子武功不弱，谷中自然更有高手，大家務須小心在意，只要稍有疏忽，六人一齊陷身此處，那就不妙之極了。」

　　馬光佐還在嘮嘮叨叨的訴說飯菜難以下嚥，沒將他一句話聽在耳中。楊過道：「你明日不小心，給他們抓住了關一輩子，整日價□你清水白飯，青菜豆腐，只怕連你肚□的蛔□也要氣死了……」馬光佐大吃一驚，忙道：「好兄弟，我聽，我聽。」

　　這一晚眾人身處險地，都是睡得不大安穩，只有馬光佐卻鼾聲如雷，有時夢中大叫：「來，來！乾杯！這塊牛肉好大！」

## 第17回　絕情幽谷

　　次晨楊過醒來，走出石屋。昨晚黑暗中沒看得清楚，原來四周草木青翠欲滴，繁花似錦，一路上已是風物佳勝，此處更是個罕見的美景之地。信步而行，只見路旁仙鶴三二、白鹿成群，松鼠小兔，儘是見人不驚。

　　轉了兩個彎，那綠衫少女正在道旁摘花，見他過去，招呼道：「閣下起得好早，請用早餐罷。」說著在樹上摘下兩朵花，遞給了他。

　　楊過接過花來，心中嘀咕：「難道花兒也吃得的？」卻見那女郎將花瓣一瓣瓣的摘下送入口中，於是學她的樣，也吃了幾瓣，入口香甜，芳甘似蜜，更微有醺醺然的酒氣，正感心神俱暢，但嚼了幾下，卻有一股苦澀的味道，要待吐出，似覺不捨，要吞入肚內，又有點難以下嚥。也細看花樹，見枝葉上生滿小刺，花瓣的顏色卻是嬌艷無比，似芙蓉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艷，問道：「這是什麼花？我從來沒見過。」那女郎道：「這叫做情花，聽說世上並不多見。你說好吃麼？」

　　楊過道：「上口極甜，後來卻苦了。這花叫做情花？名字倒也別緻。」說著伸手去又摘花。那女郎道：「留神！樹上有刺，別碰上了！」楊過避開枝上尖刺，落手甚是小心，豈知花朵背後又隱藏著小刺，還是將手指刺損了。那女郎道：「這谷叫做『絕情谷』，偏偏長著這許多情花。」楊過道：「為什麼叫絕情谷？這名字確是……確是不凡。」那女郎搖頭道：「我也不知什麼意思。這是祖宗傳下來的名字，爹爹或者知道來歷。」

　　二人說著話，並肩而行。楊過鼻中聞到一陣陣的花香，又見道旁白兔、小鹿來去奔躍，甚是可愛，說不出的心曠神怡，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小龍女來：「倘若身旁陪我同行的是我姑姑，我真願永遠住在這兒，再不出谷去了。」剛想到此處，手指上刺損處突然劇痛，傷口微細，痛楚竟然厲害之極，宛如胸口驀地□給人用大鐵錘猛擊一下，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忙將手指放在口中吮吸。

　　那女郎淡淡的道：「想到你意中人了，是不是？」楊過給她猜中心事，臉上一紅，奇道：「咦，你怎知道？」女郎道：「身上若給情花的小刺刺痛了，十二個時辰之內不能動相思之念，否則苦楚難當。」楊過大奇，道：「天下竟有這等怪事？」女郎道：「我爹爹說道：情之為物，本是如此，入口甘甜，回味苦澀，而且遍身是刺，你就算小心萬分，也不免為其所傷。多半因為這花兒有這幾般特色，人們才給它取上這個名兒。」

　　楊過問道：「那幹麼十二個時辰之內不能……不能……相思動情？」那女郎道：「爹爹說道：情花的刺上有毒。大凡一人動了情慾之念，不但血行加速，而且血中生出一些不知什麼的物事來。情花刺上之毒平時於人無害，但一遇上血中這些物事，立時使人痛不可當。」楊過聽了，覺得也有幾分道理，將信將疑。

　　兩人緩步走到山陽，此處陽光照耀，地氣和暖，情花開放得早，這時已結了果實。但見果子或青或紅，有的青紅相雜，還生著茸茸細毛，就如毛□一般。楊過道：「那情花何等美麗，結的果實卻這麼難看。」女郎道：「情花的果實是吃不得的，有的酸，有的辣，有的更加臭氣難聞，中人欲嘔。」楊過一笑，道：「難道就沒甜如蜜糖的麼？」

　　那女郎向他望了一眼，說道：「有是有的，只是從果子的外皮上卻瞧不出來，有些長得極醜怪的，味道倒甜，可是難看的又未必一定甜，只有親口試了才知。十個果子九個苦，因此大家從來不去吃它。」楊過心想：「她說的雖是情花，卻似是在此喻男女之情。難道相思的情味初時雖甜，到後來必定苦澀麼？難道一對男女傾心相愛，到頭來定是醜多美少嗎？難道我這般苦苦的念著姑姑，將來……」

　　他一想到小龍女，突然手指上又是幾下劇痛，不禁右臂大抖了幾下，才知那女郎所說果然不虛。那女郎見了他這等模樣，嘴角微微一動，似乎要笑，卻又忍住。這時朝陽斜射在她臉上，只見她眉目清雅，膚色白□泛紅，甚是嬌美。楊過笑道：「我曾聽人說故事，古時有一個什麼國王，燒烽火戲弄諸侯，送掉了大好江山，不過為求一個絕代佳人之一笑。可見一笑之難得，原是古今相同的。」那女郎給楊過這麼一逗，再也忍耐不住，格格一聲，終於笑了出來。

　　楊過見她一直冷冰冰的，心存三分忌憚，此時這麼一笑，二人之間的生分隔閡登時去了大半。楊過又道：「世上皆知美人一笑的難得，說什麼一笑傾城，再笑傾國，其實美人另有一樣，比笑更是難得。」那女郎睜大了眼睛，問道：「那是什麼？」楊過道：「那便是美人的名字了。見上美人一面已是極大的緣份，要見她嫣然一笑，那便須祖宗積德，自己還得修行三世……」他話未說完，女郎又已格格笑了起來。楊過仍是一本正經的道：「至於要美人親口吐露芳名，那真須祖宗十八代廣積陰功了。」

　　那女郎道：「我不是什麼美人，這谷中從來沒一人說過我美，你又何必取笑？」楊過長歎一聲，道：「唉，怪不得這山谷叫做絕情谷。但依我之見，還是改一個名字的好。」那女郎道：「改什麼名字？」楊過道：「應該稱作盲人谷。」女郎奇道：「為什麼？」楊過道：「你這麼美麗，他們卻不稱讚你，這谷中所居的不都是瞎子麼？」

　　那女郎又是格格嬌笑。其實她容貌雖也算得上等，但與小龍女相比固然遠為不及，較之程英之柔、陸無雙之俏，似乎微見遜色，只是她秀雅脫俗，自有一股清靈之氣。她一生之中確是無人讚過她美貌，因她門中所習功夫近乎禪門，各人相見時都是冷冰冰的不動聲色，旁人心中縱然覺她甚美，決無那一個膽敢宣之於口。今日忽遇楊過，此人卻生性跳脫，越是見她端嚴自持，越是要逗她除卻那副拒人於人千里之外的無情神態。她聽了楊過之言，心中喜歡，笑道：「只怕你自己才是瞎子，將個醜八怪看作了美人。」

　　楊過板著臉道：「我看錯了也說不定。不過這谷中要太平無事，你原是笑不得的。」那女郎奇道：「為什麼？」楊過道：「古人說一笑傾人城，再笑傾國，其實是寫了個別字。這個別字非國土之國，該當是山谷之谷。」那女郎微微彎腰，笑道：「多謝你，別再逗我了，好不好？」楊過見她腰肢□娜，上身微顫，心中不禁一動，豈知這一動心不打緊，手指尖上卻又一陣劇痛。

　　那女郎見他連連揮動手指，微感不快，嗔道：「我跟你說話兒，你卻去思念你的意中人。」楊過道：「冤枉啊冤枉，我為你手指疼痛，你卻來怪我。」那女郎滿臉飛紅，突然發足急奔。

　　楊過一言出口，心中已是懊悔：「我既一心一意向著姑姑，這不規不矩的壞脾氣卻何以始終不改？楊過啊楊過，你這小壞蛋可別再胡說八道了。」他天性中實帶了父親的三分輕薄無賴，雖然並無歹意，但和每個少女調笑幾句，招惹一下，害得人家意亂情迷，卻是他心之所喜。

　　那女郎奔出數丈，忽地停住，站在一株情花樹下面，垂下了頭呆呆出神，過了一會，回過頭來，微笑道：「若是一個醜八怪把名字跟你說了，那定是你祖宗十八代壞事做得太多，以致貽禍子孫了。」楊過走近身去，笑道：「你偏生愛說反面話兒。我祖宗十八代做了這許多好事，到我身上，總該好有好報罷。」這幾句話還是在贊對方之美。她臉上微微一紅，低聲道：「說便跟你說了，你可不許跟第二個說，更不許在旁人面前叫我。」楊過伸了伸舌頭道：「唐突美人，我不怕絕子絕孫麼？」

　　那女郎又是嫣然一笑，道：「我爹爹複姓公孫……」她總是不肯直說己名，要繞個彎兒。楊過插嘴道：「但不知姑娘姓什麼？」那女郎抿嘴笑道：「那我可不知道啦。我爹爹曾給他的獨生女兒取個名字，叫做綠萼。」楊過讚道：「果然名字跟人一樣美。」

　　公孫綠萼將姓名跟楊過說了，跟他又親密了幾分，道：「待會兒爹爹要請你相見，你可不許對我笑。」楊過道：「笑了便怎地？」公孫綠萼歎道：「唉，若是他知道我對你笑過，又知我將名字跟你說了，真不知會怎樣罰我呢？」楊過道：「也沒聽見過這樣嚴厲的父親，女兒對人笑一下也不行。這般如花似玉的女兒，難道他就不愛措麼？」

　　公孫綠萼聽他如此說，不禁眼眶一紅，道：「從前爹爹是很愛惜我的，但自我六歲那年媽媽死後，爹爹就對我越來越嚴厲了。他娶了我新媽媽之後，不知還會對我怎樣？」說著流下了兩滴淚水。楊過安慰道：「你爹爹婚後心中高興，定是待你更加好些。」綠萼搖頭道：「我寧可他待我更凶些，也別娶新媽媽。」

　　楊過父母早死，對這般心情不大瞭然，有意要逗她開心，道：「你新媽媽一定沒你一半美。」綠萼忙道：「你偏說錯了，我這新媽媽才真是美人兒呢。爹爹可為她……為她……昨兒我們把那姓周的老頭兒捉了來，若不是爹爹忙著安排婚事，決不會再讓這老頑童逃走。」楊過又驚又喜，問道：「老頑童又逃走了？」綠萼秀眉微蹙，道：「可不是嗎？」

　　二人說了一陣子，朝陽漸漸升高，綠萼驀地驚覺，道：「你快回去罷，別讓師兄們撞見我們在一起說話，去稟告我爹爹。」楊過對她處境油然而生相憐之意，伸左手握住了她手，右手在她手背上輕輕拍了幾下，意示安慰。公孫綠萼眼中露出感激之色，低下頭來，突然滿臉紅暈。楊過生怕想到小龍女，手指又痛，快步回到所居的石屋。

　　他尚未進門，就聽得馬光佐大叫大嚷，埋怨清水青菜怎能裹腹，又說這些苦不苦、甜不甜的花瓣也叫人吃，那不是謀財害命麼？尹克西笑道：「馬兄，你身上有什麼寶貝，當真得好好收起，我瞧這谷主哪，有點兒不懷好意。」馬光佐不知他是取笑，連連點頭稱是。楊過走進屋去，只見石桌上堆了幾盤情花的花瓣，人人都吃得愁眉苦臉，想起連金輪法王這大和尚也受情花之累，不禁暗暗好笑。

　　他拿起水杯來喝了兩口，只聽門外腳步聲響，走進一個綠衫人來，拱手躬身，說道：「谷主有請六位貴客相見。」

　　法王、尼摩星等人均是一派宗師，不論到什麼處所，主人總是親自遠迎，連大蒙古國四王子忽必烈也是禮敬有加，卻不道來到這深山幽谷之中，主人卻如此大剌剌的無禮相待，各人都是心頭有氣，均想：「待會兒見到這鳥谷主，可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六人隨著那綠衫人向山後走去，行出里許，忽見迎面綠油油的好大一片竹林。北方竹子極少，這般大的一片竹林更是罕見。七人在綠竹篁中穿過，聞到一陣陣淡淡花香，登覺煩俗盡消。穿過竹林，突然一陣清香湧至，眼前無邊無際的全是水仙花。原來地下是淺淺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種滿了水仙。這花也是南方之物，不知何以竟會在關洛之間的山頂出現？法王心想：「必是這山峰下生有溫泉之類，以致地氣奇暖。」

　　水塘中每隔四五尺便是一個木椿，引路的綠衫人身形微幌，縱躍踏椿而過。六人依樣而為，只有馬光佐身軀笨重，輕功又差，跨步雖大，卻不能一跨便四五尺，踏倒了幾根木椿之後，索性涉水而過。

　　青石板路盡處，遙見山陰有座極大石屋。七人走近，只見兩名綠衫僮兒手執拂塵，站在門前。一個僮兒進去稟報，另一個便開門迎客。楊過心想：「不知谷主是否出門迎接？」思念未定，石屋中出來一個身穿綠袍的長鬚老者。

　　這老者身材極矮，不逾四尺，五嶽朝天，相貌清奇，最奇的是一叢鬍子直垂至地，身穿墨綠色布袍，腰束綠色草繩，形貌極是古怪。楊過心道：「這谷主這等怪模怪樣，生的女兒卻美。」那老者向六人深深打躬，說道：「貴客光臨，幸何如之，請入內奉茶。」

　　馬光佐聽到這個「茶」字，眉頭深皺，大聲道：「喝茶麼！什麼地方沒茶了？又何必定要到這□來？」長鬚老者不明其意，向也望了一眼，躬身讓客。

　　尼摩星心想：「我是矮子，這□的谷主卻比我更矮。矮是你矮，武功卻是看誰強。」他搶前先行，伸出手去，笑道：「幸會，幸會。」拉住了老頭的手，隨即手上使勁。餘人一見兩人伸手相握，各自讓開幾步，要知兩大高手較勁，非同小可。

　　尼摩星手上先使兩分勁，只覺對方既不還擊，亦不抗拒，微感奇怪，又加了兩分勁，但覺手中似乎握著一段硬木。他跟著再加兩分勁，那老者臉上微微閃過一陣綠氣，那隻手仍似木頭一般僵直。尼摩星大感詫異，最後幾分勁不敢再使將出來，生怕全力施為之際，對方突然反擊，自己抵擋不住，當下哈哈一笑，放脫了他的手。

　　金輪法王走在第二，見了尼摩星的情狀，知他沒能試出那老者的深淺，心想對方虛實不明，自己不必妄自出手，當下雙手合十，大大方方的走了進去。瀟湘子、尹克西二人魚貫而入，更其次是馬光佐。他見那老者長鬚垂地，十分奇特，他一早沒吃過什麼東西，幾朵情花只有越吃越餓，這時飢火與怒火交迸，進門時突然伸出大腳，往那老者長鬚上□去，一腳將他的須尖踏在足底。那老者不動聲色，道：「貴客小心了。」馬光佐另一隻腳也踏到了他須上，道：「怎麼？」那老者微一搖頭，馬光佐站立不穩，猛地□仰天一交摔倒。這樣一個巨人摔將下來，實是一件大事。楊過走在最後，急忙搶上兩步，伸掌在他屁股上一托，掌上發勁，將他龐大的身軀彈了進去。馬光佐站椿立穩，雙手摸著自己尼股發楞。

　　那老者恍若未見，請六人在大廳上西首坐下，朗聲說道：「貴客已至，請谷主見客。」楊過等都是一驚：「原來這矮子並非谷主。」

　　只見後堂轉出十來個綠衫男女，在左邊一字站開，公孫綠萼也在其內。又隔片刻，屏風後轉出一人，向六人一揖，隨隨便便的坐在東首椅上。那長鬚老者垂手站在他椅子之側。瞧那人的氣派，自然是谷主了。

　　那人四十五六歲年紀，面目英俊，舉止瀟灑，只這麼出廳來一揖一坐，便有軒軒高舉之概，只是面皮臘黃，容顏枯槁，不似身有絕高武功的模樣。他一坐下，幾個綠衣童子獻上茶來。大廳內一切陳設均尚綠色，那谷主身上一件袍子卻是嶄新的寶藍緞子，在萬綠之中，顯得甚是搶眼。

　　谷主袍袖一拂，端起茶碗，道：「貴客請用茶。」馬光佐見一碗茶冷冰冰的，水面上漂浮著兩三片茶葉，想見其淡無比，發作道：「主人哪，你肉不捨得吃，茶也不捨得喝，無怪滿臉病容了。」那谷主皮肉不動，喝了一口茶，說道：「本谷數百年來一直茹素。」馬光佐道：「那有什麼好處？可是能長生不老麼？」谷主道：「自敝祖上於唐玄宗時遷來谷中隱居，茹素之戒，子孫從不敢破。」

　　金輪法王拱手道：「原來尊府自天寶年間便已遷來此處，真是世澤綿長了。」谷主拱手道：「不敢。」

　　瀟湘子突然怪聲怪氣的道：「那你祖宗見過楊貴妃麼？」這聲音異常奇特。尼摩星、尹克西等聽慣了他說話，均覺有異，都轉頭向他臉上瞧去。一看之下，更是嚇了一跳，只見他臉容忽地全然改變，他本來生就一張僵□臉，這時顯得更加詭異。法王、尼摩星等心下暗自忌憚，均想：「原來此人的內功竟然如此厲害，連容貌也全變了。他暗自運功，是要立時發難，對這谷主一顯顏色麼？」各人想到此處，各自戒備。

　　只聽谷主答道：「敝姓始遷祖當年確是在唐玄宗朝上為官，後見楊國忠混亂朝政，這才憤而隱居。」瀟湘子咕咕一笑，說道：「那你祖宗一定喝過楊貴妃的洗腳水了。」

　　此言一出，大廳上人人變色。這句話自是向谷主下了戰書，頃刻間就要動手。法王等都覺詫異：「這瀟湘子本來極為陰險，諸事都讓旁人去擋頭陣，今日怎地如此奮勇當先？」

　　那谷主並不理睬，向站在身後的長鬚老頭一拂手。那老者大聲道：「谷主敬你們是客，以禮相待，如何恁地胡說？」

　　瀟湘子又是咕咕一笑，怪聲怪氣的道：「你們老祖宗當年非喝過楊貴妃的洗腳水不可，倘若沒喝過，我把頭割下來給你。」馬光佐大感奇怪，問道：「瀟湘兄，你怎麼知道？難道你當日一起喝了？」瀟湘子哈哈大笑，聲音又是一變，說道：「要不是喝洗腳水喝反了胃，怎麼不吃葷腥？」馬光佐鼓掌大笑，叫道：「對了，對了，定是這個道理。」

　　法王等卻眉頭深皺，均覺瀟湘子此言未免過火，想各人飲食自有習性，如何拿來取笑？何況六人深入谷中，眼見對方決非善類，就算動手較量，也該留下餘地為是。

　　那長鬚老頭再也忍耐不住，走到廳心，說道：「瀟湘先生，我們谷中可沒得罪你啊。閣下既然定要伸手較量，就請下場。」瀟湘子道：「好！」只是他連人帶椅躍過身前桌子，登的一聲，坐在廳心，叫道：「長鬍子老頭，你叫什麼名字？你知道我名字，我可不知道你的，動起手來太不公平。這個眼前虧我是萬萬吃不起的。」這幾句話似通非通，那長鬚老人更增怒氣，只是他見瀟湘子連椅飛躍這手功手飄逸靈動，非同凡俗，戒心卻又深了一層。那谷主道：「你跟他說罷，不打緊。」

　　長鬚老人道：「好，我姓樊，名叫一翁，請站起來賜招罷。」瀟湘子道：「你使什麼兵器，先取出來給我瞧瞧。」樊一翁道：「你要比兵刃？那也好。」右足在地下一頓，叫道：「取來！」兩名綠衣童子奔入內室，出來時肩頭抗了一根長約一丈一尺的龍頭鋼杖。楊過等都是一驚：「如此長大沉重的兵刃，這矮子如何使用？」只見瀟湘子理也不理，從長袍底下取出一柄極大的剪刀，說道：「你可知道這剪刀用來幹什麼的？」

　　眾人見了這把大剪刀不過覺得希奇，楊過卻是大吃一驚，他也不用伸手到衣囊中去摸，背脊微微一挺，便察覺囊中大剪刀已然失去，心想：「這大剪刀是馮鐵匠給我打的，原本要用以剪斷李莫愁的拂塵，怎麼這僵□竟在夜中偷偷摸了去，我可半點也沒知覺？」

　　樊一翁接過鋼杖，在地下一頓。石屋大廳極是開闊，鋼杖一頓之下，震出嗡嗡之聲，加上四壁回音，實是聲勢非凡。

　　瀟湘子右手拿起剪刀，手指盡力撐持，方能使剪刀開合，叫道：「喂，矮鬍子，你不知我這寶剪的名字，可要我教你？」樊一翁怒道：「你這般旁門左道的兵刃，能有什麼高雅名字了。」瀟湘子哈哈大笑，道：「不錯，名字確是不雅，這叫做狗毛剪。」楊過心下不快：「我好好一柄剪刀，誰要你給取這樣一個難聽名字。」只聽瀟湘子又道：「我早知這□有個長鬍子怪物，因此去定造了這柄狗毛剪，用來剪你的鬍子。」

　　馬光佐與尼摩星縱聲大笑，尹克西與楊過也忍不住笑出聲來，只有金輪法王端嚴自持，和那谷主隔坐相對，兩人竟似沒有聽見。

　　樊一翁提起鋼杖，微微一擺，激起一股風聲，說道：「我的鬍子原嫌太長，你愛做剃頭的待詔，那是再好也沒有，請罷！」

　　瀟湘子抬頭望著大廳的橫樑，呆呆出神，似乎全沒聽到他的說話，猛地□右臂閃電般向前伸出，喀的一響，大剪刀往他鬍子上剪去。樊一翁萬料不到他身坐椅子，竟會斗然發難，危急中不及閃避，鋼杖急撐，身子向上躍起，一個□斗翻高丈餘，鋼杖卻仍是支在地下。瀟湘子這一下發動極快，樊一翁也閃得甚是迅捷，這一剪一避，兩位高手在一霎之間都露了上乘武功。但樊一翁終於吃虧在給對方攻了個措手下及，雖然讓開了這一剪，還是有三莖鬍子給剪刀尖頭剪斷了。

　　瀟湘子甚是得意，左手提起鬍子，張口一吹，三莖鬍子向桌上自己那碗茶飛去，乒乓一聲，茶碗落在地下打得粉碎。楊過等皆知瀟湘子故弄玄虛，推落茶碗的只是他所吹的那一口勁氣。馬光佐卻不明其理，只道三根鬍子被他這麼一吹，竟能生出恁大力量，大聲叫道：「瀟湘子，你的鬍子好厲害啊！」瀟湘子哈哈一笑，剪刀一開一挾，叫道：「矮鬍子，你想不想再試試我的狗毛剪？」

　　眾人見他雖然縱聲長笑，臉上卻是皮肉不動，越來越是驚異，心想：「內功練到上乘境界，原可喜怒不形於色，甚至無嗔無喜，但如他這般笑得極為喜歡，臉上卻是陰森可怖，實是從所未見。」他臉色實在太過難看，眾人只瞧上一眼，便即轉頭。

　　樊一翁連遭戲弄，怒火大熾，向谷主躬身說道：「師父，弟子今日不能再以敬客之禮待人了。」楊過甚是奇怪：「這矮子年紀比谷主老得多，怎地稱他師父？」那谷主微微點頭，左手輕擺。樊一翁揮動鋼杖，呼的一聲，往瀟湘子坐椅上橫掃過去，他身子雖矮，卻是神力驚人，這重逾百斤的鋼杖揮將出來，風聲甚是勁急。

　　楊過等雖與瀟湘子等同來，但他真正功夫到底如何，卻也不甚瞭然，當下凝神觀看二人拚鬥，眼見那鋼杖離椅腳不到半尺，瀟湘子左臂垂下，竟然伸手去抓杖頭，同時剪刀張開，又去剪對方長鬚。樊一翁怒極，心想：「你竟如此小覷於我！」腦袋一側，長鬚甩開，鋼杖卻仍往他手上掃去，這一下正好擊中他的手掌。眾人「噫」的一聲，同時站起，均想這一下瀟湘子手掌定受重傷。樊一翁卻感鋼杖猶如擊在水中，柔若無物，心知不妙，急忙收杖，那知瀟湘子手腕斗翻，已然抓住了杖頭。

　　樊一翁只覺對方立即向□拉奪，當下將鋼杖向前疾送，這一挺力道威猛，眼見瀟湘子非離椅不可，不料他突然間又是連人帶椅的躍起，向左一讓，鋼杖登時落空，但他手指卻也不得不放開了杖頭。樊一翁左手在頭頂一轉，鋼杖打個圈子，往敵人頭上揮擊過去。瀟湘子有意賣弄，連人帶椅的躍高丈許，竟從鋼杖之上越過。眾人見這手功夫既奇特又輕捷，他雖身在椅中，實與空身無殊，都是不自禁的喝了一聲采。

　　樊一翁見對手功夫如此高強，全神接戰，將一根鋼杖使得呼呼風響，心知要打中他身子大是不易，但若打碎他的坐椅，也是佔了先著。那知瀟湘子的武功竟爾神出鬼沒，右手剪刀忽張忽合，不住往他長鬍子上招呼，左手卻使出擒拿手法乘隙奪他鋼杖。二人在大廳中翻翻滾滾，轉瞬間斗了數十合，似乎是旗鼓相當，不分勝敗，其實瀟湘子身不離椅，全不將對手放在眼□。法王等心中暗驚：「瞧不出這僵□般的怪物，竟有這等了不起的手段？」

　　又鬥數合，樊一翁的鋼杖儘是著地橫掃的招數，瀟湘子連人帶椅的縱躍閃避，只聽椅腳忽上忽落，登登亂響，越來越快。谷主忽地叫道：「別打椅子，否則你對付不了。」樊一翁一怔，登時省悟：「他坐在椅上，我才勉強與他戰成平手。若是他雙腳著地，只怕用不了幾招，我鬍子就給他剪去了。」突然杖法一變，狂舞急揮，但見一團銀光之中裹著個長鬍子的綠袍矮子，銀光之外卻是個僵□般的人形坐在椅中跳蹦不定，洵是罕見奇觀。

　　那谷主瞧出瀟湘子存心戲弄，再鬥下去，樊一翁定要吃虧，當下緩步離席，說道：「一翁，你不是這位高人對手，退下罷。」樊一翁聽到師父吩咐，大聲答應：「是！」鋼杖一挺，正要收招躍開，瀟湘子叫道：「不行，不行！」身子離椅飛起，往他鋼杖上直撲下去。只聽喀喇一響，一張椅子登時被鋼杖打得粉碎，杖身卻已被瀟湘子左手抓住，左足踏定，同時大剪張開，已將樊一翁頦下長鬚挾入刃口，只須剪刀一合，這叢美髯就不保了。

　　那知道樊一翁留下這把長長的鬍子，其實是一件極厲害的軟兵刃，用法與軟鞭，雲帚，□子錘是同一的路子，只見他腦袋微幌，鬍子倒捲，早已脫出剪口，倒反過來捲住剪刀，腦袋向後一仰，一股大力將剪刀往上扯奪。瀟湘子大叫：「啊喲，老矮子，你的鬍子真是厲害，我瀟湘子可服了你啦。」一個長鬚纏住剪刀，一個左手抓住鋼杖，一時糾纏不決。瀟湘子哈哈大笑，只叫：「有趣，有趣！」

　　突然大門口灰影幌動，一條人影迅捷異常的搶將進來，雙掌齊出，突往瀟湘子背後推去。谷主喝道：「是誰？」眼見這一下偷襲又快又猛，勢必得手，瀟湘子左掌放杖回轉，往敵人肘底一托，立時便將他掌力化解了。那人怒道：「賊□鳥，跟你拚個你死我活！」

　　楊過等向他望去，驚奇不已，同聲叫道：「瀟湘子！」原來這進門偷襲的人卻也是瀟湘子。何以他一人化二？又何以他向自己的化身襲擊？眾人一時都是茫然不解。

　　再定神看時，與樊一翁糾纏的那人月明穿著瀟湘子的服色，衣服鞋帽，半點不錯，臉孔雖然也是僵□一般，面目卻與瀟湘子原來的相貌全然不同。後來進廳那人面目是對了，卻穿了谷中眾人所服的綠衫綠褲，只見他雙手猶如鳥爪，又向拿剪刀的瀟湘子背心抓去，叫道：「施暗算的稱什麼英雄好漢？」

　　樊一翁斗見來了幫手，那人穿的雖是谷中服色，卻非相識，微感驚訝，綽杖退在一邊，但見兩個僵□一般的人砰砰□□，鬥在一起。

　　楊過此刻早已猜到，持剪刀那人定是偷了自己的人皮面具，戴在臉上，又掉換了瀟湘子的衣衫，混到大廳中來胡攪，只因瀟湘子平時的面相就和死人一般，初時誰都沒瞧出來。楊過雖然時戴人皮面具，但戴上之後的相貌如何，自己卻是不知，程英戴了面具的模樣他又不敢多看，竟被這人瞞過。他凝神看了片刻，認明了持剪刀那人的武功，叫道：「周伯通，還我的面具剪刀。」說著躍到廳心，伸手去奪他手中大剪。

　　原來此人正是周伯通。他一個沒留神，給絕情谷的四弟子用漁網擒住。但他神通廣大，四人微一疏忽，立時被他破網逃出。他躲在山石之後，存心要在谷中鬧個天翻地覆，卻見楊過等一行六人到來。到得晚間，他暗施偷襲，點了瀟湘子的穴道，將他移出石屋，除了他的衣服自行穿上。只因他輕功了得，來去無蹤，瀟湘子固然在睡夢中著了他的道兒，連法王等也是渾然不覺。周伯通換過衣服之後，回到石屋中在楊過身畔臥倒，順手偷了他背囊中的剪刀與面具。次晨眾人醒轉，竟然均未發覺。

　　瀟湘子穴道被點，忙運內力自通，但周伯通點穴的手法厲害，直至三個時辰之後，四肢方能運轉如意。那時他身上只剩下貼肉的短衫小衣，自是惱怒已極，見到谷中一個綠衫子弟走過，立即將之打倒，換了他的衣褲鞋襪，趕到大石屋中來。只見一人穿了自己的衣服正與樊一翁惡鬥，當真是怒不可遏，連揮雙掌，惡狠狠的向他撲擊。

　　周伯通見楊過上來搶奪剪刀，當即運起左右互搏之技，左掌忽伸忽縮，對付楊過，右手剪子或開或合，卻將瀟湘子逼得不敢近身。那大剪刀張開來時，剪刃之間相距二尺來長，若是給他挾中頭頸，收勁一合，一個腦袋登時就得和脖子分了家。瀟湘子雖然狂怒，卻也不敢輕率冒進。

　　公孫谷主當見周伯通與樊一翁相鬥之時，已是暗中驚佩，待見他雙手分斗二人，宛然便是一人化身為二一般，自己所學的一門陰陽雙刃功夫與此略有相似之處，可怎能當真如他這般一心二用？又見瀟湘子雙爪如鐵，出招狠辣，楊過卻是風儀□雅，姿形端麗，舉手投足間飄飄有出塵之想，尋思：「天下之大，能人輩出。兩個老兒固然了得，這少年功力雖淺，身法拳腳卻也秀氣得緊。」當下朗聲說道：「三位且請住手。」

　　楊過與瀟湘子同時向後躍開，周伯通拉下人皮面具，連剪刀向楊過擲去，叫道：「玩得夠了，我去也！」雙足一登，疾往樑上竄去。

　　谷中弟子見他露出本來面目，無不嘩然。公孫綠萼叫道：「爹爹，便是這老頭兒！」周伯通橫騎樑上，哈哈大笑，屋樑離地有三丈來高，廳中雖然好手甚多，但要這般一躍而上，卻均自愧不能。樊一翁是絕情谷的掌門大弟子，年紀還大過谷主，谷中除谷主之外數他武功第一，今日連遭周伯通戲弄，如何不怒？他身子矮小，精於攀援之術，身形縱起，已抱住了柱子，猶似猿猴般爬了上去。周伯通最愛有人與他胡鬧，眼見樊一翁爬上湊趣，正是投其所好，不等他爬到樑上，已伸出手來相接。

　　樊一翁那知他存的是好心，見他右手伸出，便伸指直戳他腕上「大陵穴」。周伯通手腕上微有知覺，立即閉住穴道，放鬆肌肉。樊一翁這一指猶如戳在棉花之中，急忙縮手，周伯通手掌疾翻，在他手背上拍的打了一下，聲音極是清脆，叫道：「一籮麥，二籮麥，哥哥弟弟拍大麥！」樊一翁怒極，腦袋一幌，長鬚向他胸口疾甩過去。周伯通聽得風聲勁急，左足一撐，身子□開，左手攀住橫樑，全身懸空，就以打鞦韆般來回搖幌。

　　瀟湘子心知樊一翁決非他的對手，縱然自己上去聯手而鬥，也未必能勝，轉頭向尼摩星和馬光佐道：「尼馬二兄，這老兒將咱們六人全不瞧在眼內，實是欺人太甚。」尼摩星性子暴躁，受不得激，馬光佐腦筋遲鈍，是非不明，聽他說「將咱們六人全不瞧在眼內」，只道當真如此，齊聲怒吼，縱身躍向橫樑，去抓周伯通雙腳。周伯通左一腳，右一腳，踢向尼馬二人手掌。

　　瀟湘子向尹克西冷冷的道：「尹兄，你當真是袖手旁觀嗎？」尹克西微微一笑，說道：「瀟湘兄先上，小弟願附驥尾。」瀟湘子一聲怪嘯，四座生寒，突然躍將起來。但見他雙膝不彎，全身僵直，雙臂也筆直的前伸，向周伯通小腹抓去。

　　周伯通見他雙爪襲到，身子忽縮，如□奴般捲成一球，抓住橫樑的左手換成了右手。瀟湘子雙爪落空，在空中停留不住，落下地來。他全身猶似一根硬直的木材，足底在地下一登，又竄了上去。樊一翁在橫樑上揮須橫掃，瀟湘子、尼摩星、馬光佐三人此起彼落，此落後起，不住高躍仰攻。

　　尹克西笑道：「這老兒果真身手不凡，我也來趕個熱鬧。」伸手在懷中一探，陡然間滿廳珠光寶氣，金輝耀眼，手中已多了一條軟鞭。這軟鞭以金絲銀絲絞就，鑲滿了珠玉寶石，如此豪闊華貴的兵刃，武林中只怕就此一件而已。金絲珠鞭霞光閃爍，向周伯通小腿纏去。

　　楊過瞧得有趣，心想：「這五人各顯神通圍攻老頑童，我若不出奇制勝，不足稱能。」心念一動，將人皮面具戴在臉上，學著瀟湘子般怪嘯一聲，拾起樊一翁拋在地下的鋼杖，一撐之下，便已借力躍在半空。鋼杖本已有一丈有餘，再加上這一撐，他已與周伯通齊頭，大叫：「老頑童，看剪！」大剪刀往他白鬍子上剪去。

　　周伯通大喜，側頭避過剪刀，叫道：「小兄弟，你這法兒有趣得緊。」楊過道：「老頑童，我沒得罪你啊，幹麼開我玩笑？」周伯通笑道：「有來有往，你半點也沒吃虧，反而佔了便宜。」楊過一怔，道：「什麼有來有往？」周伯通笑道：「現下我要賣個關子，不跟你說。」眼見尹克西的金龍鞭擊到，當即伸手抄去。尹克西軟鞭倒捲，欲待反擊對方背心，身子卻已落了下去。周伯通道：「你這根死赤練蛇，花花綠綠的倒也好玩。」此時樊一翁的長鬚也已揮將過來，他雙手攀住橫樑，全憑一把鬍子擊敵。

　　周伯通笑道：「大鬍子原來還有這用處？」學他模樣，也將頦下長鬚甩將過去，但他鬍子既遠較樊一翁的為短，又沒在鬍子上練過功夫，這一甩全不管用，刷的一下，卻給對方鬍子打中了臉頰，臉上登時起了絲絲紅痕，熱辣辣的好不疼痛，若非他內力深厚，登時就會暈去。老頑童吃了一下苦頭，卻不惱怒，對樊一翁反大生欽佩之意，說道：「長鬍子，我的鬍子不及你，我認輸，咱們不必比了。」

　　樊一翁一招得手，卻是見好不收，又是一鬍子甩將過去。周伯通不敢再用鬍子去和他對戰，左手使出「空明拳」拳招，虛飄飄的揮拳打出，拳風推動樊一翁的鬍子向右甩去，適逢馬光佐縱身攻到，長鬍子正好拂在他的臉上。馬光佐雙眼被遮，兩手順勢抓住鬍子。樊一翁的鬍子本來舒捲自如，但被周伯通的拳風激得失卻控縱之力，竟然落入馬光佐掌中。他一驚之下用力奪回，卻被馬光佐使出蠻力，抓住了牢牢不放，身子下落時順勢一拉，二人一齊摔下地來。

　　馬光佐皮粗肉厚，倒也不怎麼疼痛。樊一翁摔在他的身上，怒道：「你怎麼啦，還不放手？」馬光佐摔得雖然不痛，給這矮子雙足在小腹一撐，卻有點經受不起，也是怒氣勃發，喝道：「我偏不放，瞧你怎麼？」說著手腕急轉，竟將他鬍子在臂上繞了幾轉。樊一翁劈面一掌，馬光佐側頭避讓，那知對方這掌卻是虛招，左手砰的一拳，正中鼻樑。馬光佐哇哇大叫，回擊一拳。說到武功，原是樊一翁高出甚多，苦在鬍子纏於敵臂，難以轉頭，這一拳竟也被□擊中顴骨。一高一矮，便在地下砰砰□□的打將起來，樊一翁雖然在上，卻脫不出對方糾纏。

　　金輪法王見廳上亂成一團，自己六人同來，已有五人出手，仍然奈何不了一個老頑童，未免臉上無光，嗆啷啷兩聲響亮，從懷中取出一個銀輪，一個銅輪，一個自左至右，一個自右至左，劃成兩道弧光，向周伯通襲去。雙輪在空中當□急響，聲勢驚人。

　　周伯通不知厲害，說道：「這是什麼東西？」伸手去抓。楊過大叫：「抓不得！」揮手將鋼杖擲了上去，噹的一聲巨響，又粗又長一根鋼杖給銅輪激得直飛到牆角，打得不牆火光四濺，石屑紛飛。銅輪迴飛過來，法王左手一撥，輪子又急轉著向橫樑上旋去。

　　這麼一來，周伯通才知這個和尚甚不好惹，心想他們眾人聯手，自己抵擋不了，一個□斗翻下地來，叫道：「各位請了，老頑童失陪，趕明兒咱們再玩。」說著奔向廳口，卻見四個綠衫人張著一張漁網攔在門前。周伯通吃過這漁網的苦頭，叫道：「不好！」縱身欲從東窗躍出，眼看綠影幌動，又是一張漁網罩將過來。

　　周伯通躍回廳心，只見東南西北四方均有四名綠衫人張開漁網擋住去路。周伯通又即躍上橫樑，一招「沖天掌」在屋頂上打了個大洞，待要從洞中鑽出，一抬頭，卻見上面也罩了一張漁網。他無路可走，翻身下地，指著谷主笑道：「黃臉皮老頭兒，你留住我幹麼啊？要我陪你玩耍嗎？」

　　公孫谷主淡淡的道：「你只須將取去的四件物事留下，立時放你出谷。」周伯通奇道：「咦！我要你的臭東西有什麼用？就算本領練到如你這般，好希罕麼？」公孫谷主緩緩走到廳心，右袖拂了拂身上的灰塵，左袖又拂了一拂，說道：」若非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便得向你領教幾招。你還是留下谷中之物，好好的去罷。□

　　周伯通大怒，叫道：「這麼說，你硬栽我偷了你的東西啦。呸，你這窮山谷中能有什麼寶貝了？」說著便解衣服，一件件的脫將下來，手腳極其快捷，片刻之間已赤條條的除得清光。公孫谷主連聲喝阻，他那□理睬，將衣褲□□外外翻了一轉，果然並無別物。廳上眾女弟子均感狼狽，轉過了頭不敢看他。這一下卻也大出谷主意料之外，他書房、丹房、芝房、劍房中每處失去的物事都甚要緊，非追回不可，難道這老頑童當真並未偷去？

　　他正自沉吟，周伯通拍手叫道：「瞧你年紀也已一大把，怎地如此為老不尊？說話口不擇言，行事顛三倒四，在大庭廣眾之間作此醜事，豈非笑掉了旁人牙齒？」這幾句話其實正該責備他自己，不料卻給他搶先說了，只聽得公孫谷主啼笑皆非，倒也無言可對，見樊一翁與馬光佐兀自在地下纏打不休，於是喝道：「一樊起來，別再跟客人胡鬧。」

　　周伯通笑道：「長鬍子，你這脾氣我很喜歡，咱二老大可交交啊。」其實樊一翁一生端嚴穩重，今日與馬光佐廝打實是迫不得已，他早已數次欲待站起，苦於鬍子給對方纏在手臂之上，無法脫身。

　　公孫谷主眉頭微皺，指著周伯通道：「說到在大庭廣眾之間，行事惹人恥笑，只怕還是閣下自己。」周伯通道：「我赤條條從娘肚子中出來，現下赤身露體，清清白白，有什麼不對了？你這麼老了，還想娶一個美貌的閨女為妻，嘿嘿，可笑啊可笑！」這幾句話猶似一個大鐵錘般打在谷主胸口，他焦黃的臉上掠過一片紅潮，半晌說不出話來。

　　周伯通叫道：「啊喲，不好，沒穿衣服，只怕著涼。」突然向廳口衝去。

　　廳中四個綠衫弟子只見人形一幌，急忙移動方位，四下□兜將上去，將他裹在網中。只覺他在網中猛力掙扎，四人將漁網四角結住，提到谷主面前。那漁網是極堅軔極柔軟的金絲鑄成，即是寶刀寶劍，也不易切割得破。四人兜網的手法十分奇特迅捷，交叉走位，遮天蔽地的撒將過來，縱是極強的高手也難應付，所差的是必須四人共使，若是單打獨鬥就用它不著。四人一兜成功，大是得意，卻見谷主注視漁網，臉上神色不善，急忙低頭看時，登時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七手八腳解開金絲網，放出兩個人來，卻是樊一翁與馬光佐。

　　原來周伯通脫光了衣服，誰也沒防到他竟會不穿衣服而猛地衝出。他身法奇快，兜手抄起地下正自纏鬥的樊馬二人，丟入網中。乘著四弟子急收漁網，他早己竄出。這一下虛虛實實，聲東擊西，端的神出鬼沒。

　　老頑童這麼一鬧，公孫谷主固是臉上無光，連金輪法王等也是心中有愧，均想：自己枉稱武林中的一流好手，合這許多人之力，尚且擒不住這樣瘋瘋癲癲的一個老頭兒，也算得無能之至。只有楊過甚感欣喜，他對周伯通極是佩服，心想他若失手被擒，我定要設法相救，現下他能自行脫逃，那就再好也沒有了。

　　法王本擬查察這谷主是何來歷，但經周伯通一陣搗亂，覺得再耽下去也無意味，與瀟湘子、尹克西兩人悄悄議論了兩句，站起身來拱手道：「極蒙谷主盛情，厚意相待，本該多所討教，但因在下各人身上有事，就此別過。」

　　公孫谷主本來疑心這六人與老頑童是一路的朋友，後見瀟湘子與他性命相搏，法王、尹克西、楊過、尼摩星、馬光佐各施絕技攻打，倒是頗有相助自己之意，於是拱手道：「小弟有一件不情之請，不知六位能予俯允否？」法王道：「但教力之所及，當得效勞。」谷主道：「今日午後，小弟續絃行禮，想屈各位大駕觀禮。這山谷僻處窮鄉，數百年來外人罕至，今日六位貴客同時降臨，也真是小弟三生有幸了。」馬光佐道：「有酒喝麼？」

　　公孫谷主待要回答，只見楊過雙眼怔怔的瞪視著廳外，臉上神色古怪已極，似是大歡喜，又似是大苦惱。眾人均感詫異，順著他目光瞧去。只見一個白衣女郎緩緩的正從廳外長廊上走過，淡淡陽光照在她蒼白的臉上，清清冷冷，陽光似乎也變成了月光。她睫毛下淚光閃爍，走得幾步，淚珠就從她臉頰上滾下。她腳步輕盈，身子便如在水面上飄浮一般掠過走廊，始終沒向大廳內眾人瞥上一眼。

　　楊過好似給人點了穴道，全身動彈不得，突然間大叫：「姑姑！」

　　那白衣女郎已走到了長廊盡頭，聽到叫聲，身子劇烈一震，輕輕的道：「過兒，過兒，你在那兒？是你在叫我嗎？」回過頭來，似乎在尋找什麼，但目光茫然，猶似身在夢中。

　　楊過從廳上急躍而出，拉住了她手，叫道：「姑姑，你也來啦，我找得你好苦！」接著「哎唷」一聲，卻是手指上被情花小刺刺傷處驀地□劇痛難當。

　　那白衣女郎「啊」的一聲大叫，身子顫抖，坐倒在地，合了雙眼，似乎暈了過去。楊過叫道：「姑姑，你……你怎麼啦？」過了半晌，那女郎緩緩睜眼，站起身來，說道：「閣下是誰？你對我是怎生稱呼？」

　　楊過大吃一驚，向她凝目瞧去，卻不是小龍女是誰？忙道：「姑姑，我是過兒啊，怎……怎地你不認得我了麼？你身子好麼？什麼地方不舒服？」

　　那女郎再向他望了一眼，冷冷的道：「我與閣下素不相識。」說著走進大廳，走到公孫谷主身旁坐下。楊過奇怪之極，迷迷惘惘的回進廳來，左手扶住椅背。

　　公孫谷主一直臉色漠然，此時不自禁的滿臉喜色，舉手向法王等人道：「她便是兄弟的新婚夫人，已擇定今日午後行禮成親。」說著眼角向楊過淡淡一掃，似怪他適才行事莽撞，認錯了人，以致令他新夫人受驚。

　　楊過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大聲道：「姑姑，難道你……你不是小龍女麼？難道你不是我師父麼？」那女郎緩緩搖頭，說道：「不是！什麼小龍女？」

　　楊過雙手捏拳，指甲深陷掌心，腦中亂成一團：「姑姑惱了我，不肯認我？只因咱們身處險地，她故弄玄虛？她像我義父一樣，什麼事都忘記了？可是義父仍然認得我啊。莫非世間真有與她一模一樣之人？」只說：「姑姑，你……你……我……我是過兒啊！」

　　公孫谷主見他失態，微微皺眉，低聲向那女郎道：「柳妹，今日奇奇怪怪的人真多。」那女郎也不睬他，慢慢斟了一杯清水，慢慢喝了，眼光從金輪法王起逐一掃過，卻避開了楊過，沒再看他。眾人但見她衣袖輕顫，杯中清水潑了出來濺上她衣衫，她卻全然不覺。

　　楊過心下慌亂，□徨無計，轉頭問法王道：「我師父和你比過武的，你自然記得。你說我……我認錯了人麼？」

　　當這女郎進廳之時，法王早已認明她是小龍女，然而她卻對楊過毫不理睬，心想定是這對少年男女鬧什麼彆扭，於是微微一笑，說道：「我也不大記得了。」小龍女與楊過聯手使玉女素心劍法，令他遭受生平從所未有之大敗，他想倘若這對男女齟齬反目，於自己實是大有好處，何必助他們和好？

　　楊過又是一愕，隨即會意，心下大怒：「你這和尚可太也歹毒。當你在山頂養傷之際，我出力助你，此時你卻來害我。」恨不得立時便殺了他。

　　金輪法王見他失神落魄，眼中卻露出恨恨之意，尋思：「他對我已懷恨在心，留著這小子總是後患。今日他方寸大亂，實是除他的良機。」拱手向公孫谷主笑道：「今日欣逢谷主大喜，自當觀禮道賀，只是老衲和這幾位朋友未攜薄禮，未免有愧。」

　　公孫谷主聽他說肯留下參與婚禮，心中大喜，對那女郎道：「這幾位都是武林高人，只須請到一位，已是莫大榮幸，何況請到了……請到了……」他本想說「六位」，但覺楊過少年輕浮，適才見他與周伯通動手，姿式雖然美觀，功力卻是平平，料想武學修為華而不實，不能將他列於「武林高人」之數，但若將他除外而只說「五位」，未免又過於著跡，微一躊躇，接口道：「……請到了這眾位英雄。」就沒接下文。法王暗想：「這谷主氣派儼然，瞧他布漁網擒拿老頑童的陣勢，武功智謀都甚了得，可是器量卻小。楊過與小龍女說了這幾句話，他就耿耿於懷。」

　　公孫谷主道：「柳妹，這位是金輪法王……」一個個的說了下去，最後說了楊過姓名。那女郎聽到各人名號時只微微點頭，臉上木然，似對一切全不縈懷，對楊過卻是連頭也不點，眼睛向著廳外。

　　楊過滿臉脹得通紅，心中已如翻江倒海一般，公孫谷主說什麼話，他半句也沒聽見。尼摩星、尹克西等本來不知他淵源，只道他認錯了人，以致有愧於心。

　　公孫綠萼站在父親背後，楊過這一切言語舉止卻沒半點漏過她的耳目，盡自思量：「晨間他手指給情花刺傷，即遭相思之痛，瞧他此時情狀，難道我這新媽媽便是他意中人麼？天下事怎能有如此巧法？莫非他與這些人到我谷中，實是為我新媽媽而來？」側頭打量那「新媽媽」時，見她臉上竟無喜悅之意，亦無嬌羞之色，實不似將作新嫁娘的模樣，心下更是犯疑。

　　楊過胸口悶塞，如欲窒息，隨即轉念：「姑姑既然執意不肯認我，料來她另有圖謀，我當別尋途徑試探真相。」於是站起身來，向谷主一揖，朗聲說道：「小子有位尊親，與……與這位姑娘容貌極是相像，適才不察，竟致誤認，還請勿罪。」

　　公孫谷主聽到他這幾句雍容有禮之言，立時改顏相向，還了一揖，說道：「認錯了人，那也是常情，何怪之有？只是……」頓了一頓，笑道：「天下竟然另有一個如她這等容顏之人，那不僅巧合，也是奇怪之極了。」言下之意，自是說普天之下那□還能有一個這般美貌的女子？

　　楊過道：「是啊，小子也是十分奇怪。小子冒昧，請問這位姑娘高姓？」公孫谷主微微一笑，道：「她姓柳。尊親可也姓柳？」楊過道：「那倒不是。」心下琢磨：「姑姑幹麼要改姓柳？」突然心念一動：「啊，為的是我姓楊。」念頭這麼一轉，手指上又劇痛起來。

　　公孫綠萼見他痛楚神情，甚有憐措之意，眼光漿終不離他的臉龐。

　　公孫谷主向楊過凝視片刻，又向那白衣女郎望了一眼，只見她低頭垂眉，一聲不響，心中起疑，又想：「剛才她聽到這小子呼喚，我隱隱聽到她似乎說『過兒，過兒，你在那兒？是你在叫我麼？』莫非她真是這小子的姑姑？卻何以不認他？」待要出言相詢，但想眼下外人眾多，此事待婚禮之後慢慢再問不遲，於是話到口邊，卻又縮回。

　　楊過又道：「這位柳姑娘自非在谷中世居的了，不知谷主如何與她結識？」

　　古時女子本來決不輕易與外人相見，成親吉日更加不會見客，但金輪法王等或是西域胡人，或為江湖異流，絕不拘泥俗禮，見那白衣女郎出來，也不以為奇，只是覺得她於良辰吉日兀自全身縞素，未免太也不倫不類；聽得楊過詢問谷主與她結識的經過，涉及旁人私情，卻均覺不免過份。

　　公孫谷主卻也正想獲知他未婚夫人的來歷，心道：「這小子真的認識柳妹也未可知。」說道：「楊兄弟所料不差。半月之前，我到山邊採藥，遇到她臥在山腳之下，身受重傷，氣息奄奄。我一加探視，知她因練內功走火，於是救到谷中，用家傳靈藥助她調養。說到相識的因緣，實是出於偶然。」

　　法王插口道：「這正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想必柳姑娘由是感恩圖報，委身以事了。那真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啊。」他這番話似是奉承谷主，用意卻在刺傷楊過。

　　楊過一聽此言，果是臉色大變，全身發顫，突然間喉頭微甜，一口鮮血噴在地下。

　　那白衣女郎見此情狀，顫聲道：「你……你……」急忙站起，伸手欲扶，但終於強自忍住，跟著也是一口鮮血吐在胸口，白衣上赤血殷然。

　　這柳姑娘正是小龍女的化名。她那晚在客店中聽了黃蓉一席話後，心想若與楊過結成夫婦，累得他終身受世人輕視唾罵，自己於心不安，但若與他長自古墓中□守，日子一久，他定會悶悶不樂，左思右想，長夜盤算，終於硬起心腸，悄然離去。但她對楊過實是情深愛重，如此毅然割絕，實系出於一片愛他的深意。心想若回古墓，他必來尋找，於是獨自踽踽涼涼的在曠野窮谷之中漫遊，一日獨坐用功，猛地□情思如潮，難以克制，內息突然衝突經脈，引得舊傷復發，若非公孫谷主路過將她救起，已然命喪荒山。

　　公孫谷主失偶已久，眼見小龍女秀麗嬌美，實是生平所難想像，不由得在救人的心意上又加上了十倍慇勤。其時小龍女心灰意懶，又想此後獨居，定然管不住自己，終不免重蹈覆轍，又會再去尋覓楊過，遺害於他，見公孫谷主情意纏綿、吐露求婚之意，當即忍心答允，心想此後既為人婦，與楊過這番孽緣自是一刀兩斷，兼之這幽谷外人罕至，料得此生與他萬難相見。豈知老頑童突然出來搗亂，竟將他引來谷中。

　　小龍女此刻陡然與楊過相逢，當真是柔腸百轉，難以自已，心想：「我既已答允嫁與旁人，還是裝作不識得他，任他大怒而去，終身恨我。以他這般才貌，何愁無淑女佳人相配？如此我雖傷心一世，卻免得他日後受苦了。」因此眼見楊過情急難過，她總是漠然不理，但心中淒側，越來越是難忍，驀地□見他嘔血，又是憐惜，又是傷痛，不由得熱血逆湧，噴將出來。

　　她臉色慘白，搖搖幌幌的待要走入內堂，公孫谷主忙道：「快坐著別動，莫震動了經脈。」轉過頭來，向楊過道：「你出去罷，以後可永遠別來了。」

　　楊過熱淚盈眶，向小龍女道：「姑姑，倘若我有不是，你盡可打我罵我，便是一劍將我殺了，我也甘心。可是你怎能不認我啊？」小龍女低頭不語，輕輕咳嗽兩聲。

　　公孫谷主見他激得小龍女吐血，早已惱怒異常，總算他涵養功夫極好，卻不發作，低沉著嗓子道：「你再不出去，可莫怪我手下無情。」

　　楊過雙目凝視著小龍女，那去理睬這谷主，哀求道：「姑姑，我答允一生一世在古墓中陪你，決不後悔，咱們一齊走罷。」

　　小龍女抬起頭來，眼光與他相接，只見他臉上深情無限，愁苦萬種，不由得心中搖動，心道：「我這就隨著他！」但立即想到：「我與他分手，又非出於一時意氣。好好惡惡，前後已思慮周詳。眼下若無一時之忍，日後貽他終身之患。」於是將頭轉過，長歎一聲，說道：「我不認得你。你說些什麼，我全不明白。你好好的走罷！」

　　這幾句話說得有氣無力，可是言語中充滿著柔情密意，除了馬光佐是個渾人、全無知覺之外，廳上人人皆知她對楊過實懷深情，這幾句話乃是違心之言。

　　公孫谷主不由得醋意大作，心想：「你雖允我婚事，卻從未對我說過半句如此深情的言語。」側目瞪了楊過一眼，但見他眉目清秀，英氣勃勃，與小龍女確是一對少年璧人，尋思：「瞧來他二人定是一對情侶。只因有甚言語失和，柳妹才憤而允我婚事，實則對這小子全未忘情。『姑姑』、『師父』什麼的，定是他二人平素調情時稱謂。這小子年紀比柳妹大著幾歲，怎能當真叫她『姑姑』、『師父』？」想到此處，目光中更露憤恨之色。

　　樊一翁對師父最是忠心，見他一直孤寂寡歡，常盼能有什麼法子為他解悶才好，日前見師父救回一個美貌少女，而這少女又允下嫁，他心中的喜歡幾乎不遜於乃師，此時突見楊過出來阻撓，引得新師母嘔血，師父卻是一再忍耐，於是挺身而出，厲聲喝道：「姓楊的小子，你識趣就快走！我們谷主不喜你這等無禮的賓客。」

　　楊過聽而不聞，對小龍女柔聲又道：「姑姑，你真的忘了過兒麼？」樊一翁大怒，伸手往他背心抓去，想抓著他身子甩出廳去。楊過全心全意與小龍女說話，一切全是置之度外，直至樊一翁手指碰到背心，這才驚覺，急忙回縮，對方五指抓空，只聽嗤的一響，背上衣服給抓出一個大洞。

　　楊過一再哀求，見小龍女始終不理，心中越來越急，若是在古墓之中或無人之處，自可慢慢求懇，偏生大廳上有這麼多外人，而樊一翁又來喝罵動手，滿腔委屈，登時盡數要發□在他身上，回頭喝道：「我自與我姑姑說話，又幹你這矮子什麼事了？」樊一翁大聲喝道：「谷主叫你出去，永遠不許再來，你不聽吩咐，莫怪我手下無情了。」楊過怒道：「我偏不出去，我姑姑不走，我就在這□耽一輩子。就是在我死了，□骨化成灰，也是跟著她。」這幾句話自是說給小龍女聽的。

　　公孫谷主偷瞧小龍女的臉色，只見她目中淚珠滾來滾去，終於忍耐不住，一滴滴的濺在胸口鮮血之上。他又是含酸，又是擔憂，向樊一翁做個眼色，微一擺手，叫他猛下殺手，斃了楊過，索性斷絕小龍女之念，免有後患。

　　樊一翁見到師父這個手勢，倒是大出意料之外，他本來只想將楊過逐出谷去，叫他別再囉唆，也就是了，想不到師父意會忽下殺人的號令，大聲說道：「今日雖是師父大喜的好日子，難道我就殺不得人麼？」說著眼望師父。公孫谷主又是將手一擺，意思是說：「不用顧忌什麼吉日良辰，儘管斃了這小子便是。」樊一翁拾起純鋼巨杖，在地下重重頓落，只震得滿廳嗡嗡發響，喝道：「小子，你當真不怕死麼？」

　　楊過適才噴了一口血，此時胸頭滿腔熱血滾來滾去，又要奪口而出。古墓派內功十分講究克己節欲，小龍女的師父傳她心法之時，諄諄叮囑須得摒絕喜怒哀樂，到後來小龍女克制不住心情，以致數度嘔血。楊過受小龍女傳授，內功與她路子相同，此時手足冰冷，心想：「我就在姑姑面前狂噴鮮血，一死了之，瞧她是否仍不理我？」但轉念又想：「姑姑平時待我何等親愛，今日之事，中間定有別情，多半她受了這賊谷主的挾持，無可奈何，才不敢認我。若我自殘身軀，反而難與抗拒。」思念及此，雄心大振，決意拚命殺出重圍，救護小龍女脫險，當下鎮懾心神，氣沉丹田，將滿腔熱血緩緩壓落，微微一笑，指著樊一翁道：「你這死樣活氣的山谷，小爺要來時，你擋我不住，欲去時你也別想留客。」

　　眾人見他本來情狀大變，勢欲瘋狂，突然間神定氣□，均感奇怪。

　　樊一翁先前見到楊過傷心嘔血，心中暗暗代他難受，實不欲傷他性命，鋼杖擺動，一股疾風帶得楊過衣袂飄動，喝道：「你到底出不出去？」公孫谷主眉頭一皺，說道：「一翁，你怎地囉唆個沒完沒了？」樊一翁見師父下了嚴令，只得抖起鋼杖，往楊過腳脛上叩去。

　　公孫綠萼素知大師兄武藝驚人，雖然身長不滿四尺，卻是天生神力，武功已得父親所傳十之七八，這柄鋼杖下殺斃過不少極兇猛的惡獸。她料想楊過年紀輕輕，決難敵得過大師兄九九八十一路潑水杖法，待得二人交上了手，再要救他就是極難，雖見父親臉帶嚴霜，神色極怒，還是鼓足勇氣，站出來向楊過道：「楊公子，你在這□多耽無益，又何苦枉自送了性命？」語氣溫柔，充滿了關懷之意。

　　法王等一齊向她望去，無不暗暗稱奇，均想：「楊過和我等同時進谷，卻怎地偷偷和這女孩子結下了交情？」

　　楊過點頭一笑，說道：「多謝姑娘好意。你愛不愛用長鬍子編個辮子來玩？」公孫綠萼一怔，問道：「什麼？」楊過道：「我拔下這矮子的鬍子，送給你玩兒，好不好？」公孫綠萼大驚失色，心想這般玩笑也敢開，你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絕情谷中規矩極嚴，她勸楊過這幾句話，已是拚著受父親重重一頓責罰，那知反引得他胡說八道，臉上一紅，再也不敢接嘴，退入了眾弟子的行列。

　　樊一翁身軀矮了，對自己的鬍子向來極為自負，聽到楊過出言輕薄，猛地拋下鋼杖，縱上前來，喝道：「好小子，教你先吃我一鬍子。」吆喝聲中，長鬚已拂將過去。楊過笑道：「老頑童沒剪下你的鬍子，我來試試。」從背囊中取出大剪刀，疾向他鬍子上剪落。樊一翁鬍子直甩，猛往他頭頂擊落，勢道著實凌厲。楊過步子微挫，早已讓開，剪刀刃口回了過來，喀一的一響，雙刃合攏。樊一翁大驚，急忙一個□斗翻出，只要遲得瞬息之間，一叢鬍子便全給他剪斷了。這一下驚得他非同小可。旁觀眾人也是不約而同「吁」的一聲低呼。

　　要知楊過請馮默風打造這柄剪刀，原意是對付李莫愁的拂塵。李莫愁以一對五毒神掌、一柄拂塵縱橫江湖，雲帚上的功夫何等了得，楊過欲以大剪破她，事先早己細細想過，她拂塵如何卷，大剪便如何刺，拂塵如何擊，大剪又如何挾。豈不料李莫愁並未鬥到，竟在這絕倩谷中遇上這個以鬍子當兵器的矮子。楊過心想：「你的鬍子功再厲害，也決強不過李莫愁的拂塵去。」當下有恃無恐，手持大剪著著進迫。樊一翁在鬍子上已有十餘年的功力，因有雙掌空著為輔，比之一般軟鞭雲帚更是厲害，只見他搖頭幌腦，帶動鬍子，同時催發掌力向楊過急攻。

　　適才周伯通以大剪去剪樊一翁鬍子，反而被他以鬍子捲住剪刀，只得服輸。眾人見識了周伯通的功夫，均自忖與他相比實是有所不及，那知楊過使開了那把大剪刀，縱橫剪挾，來去絞舞，竟是遠勝老頑童的手法，各人無不納罕。以武技功力而輪，楊過與周伯通當然差得甚遠，但他事先曾細心揣摩過李莫愁的雲帚功夫，設想了剪刀的招數，而樊一翁的鬍子正與雲帚的用法大同小異，他這剪刀使將開來，果然是得心應手，大佔上風。比之周伯通胡亂拿一柄大剪刀來全無章法的亂挾亂剪，自是大不相同。但法王等不知緣由，親眼見到老頑童將大剪刀交給楊過，料想以周伯通之為人，這把古怪胡鬧的兵刃自然是他異想天開而去打造來的。楊過擅於使劍，乃法王所素知。

　　樊一翁數次險為剪刀所傷，登時除了輕視他年少無能之心，招法一變，將鬍子舞得團團亂轉，四面八方的打將過去，縱擊橫掃，居然也成招數。楊過連挾數剪，盡數落空，又見敵人掌風凌厲，有時鬍子是虛招，掌力是實，有時掌法誘敵，卻以鬍子乘隙進攻，虛虛實實，的是武林中前所未見的奇妙功夫。輾轉拆了數十招，楊過心想：「這谷主陰險狠辣，武功定是遠在矮子之上，我不勝其徒，焉能敵師？」心中微感焦躁。只是樊一翁的鬍子又長又厚，比李莫愁的拂塵長大得多，鋪發開來，實無破綻。

　　又拆數招，楊過凝神望著對手，但見他搖頭幌腦，神情滑稽，鬍子越是使得急，那顆圓圓的小腦袋尤其幌動得厲害，斗地心念一動，已想到破法，剪刀喀的一聲，躍後半丈，叫道：「且慢！」樊一翁並不追擊，道：「小兄弟，你既服輸，還是快出谷去罷！」楊過笑著搖了搖頭，道：「你這叢大鬍子剪短之後，要多久才留得回來？」樊一翁怒道：「那關你甚事？我的鬍子從來不剪的。」楊過搖頭道：「可惜，可惜！」樊一翁道：「可惜什麼？」楊過道：「我三招之內，就要將你的大鬍子剪去了。」

　　樊一翁心想：「你和我已鬥了數十招，始終是個平手，三招之內要想取勝，哼，那是夢想。」怒喝一聲：「看招！」右掌劈出。楊過左手斜格，右剪砸落，擊向對方左額。他身子高，擊敵頭臉時剪刀自上而下，樊一翁側頭閃避，不料楊過左掌跟著落下，劈他右額。這一劈勢道極是兇猛，樊一翁忙又偏頭向左避讓，敵招來得快，他這一偏也是極為迅捷，長鬍子跟著甩了起來。楊過的大剪刀早已張開了守在右方，喀的一聲，將他鬍子剪去了兩尺有餘。

　　眾人「啊」的一聲，無不大感驚訝，見他果然只用三招，就將樊一翁的鬍子剪斷了。

　　原來楊過久鬥之下，終於發現樊一翁鬍子左甩，腦袋必先向右，鬍子上擊，腦袋必先低垂，暗罵自己愚蠢：「他鬍子長在頭上，若要揮動鬍子，自然必先動頭。我竟然不擊其根本，卻一味與他的鬍子纏鬧，實是大傻蛋一個。」心中定下了擊首剪須之計，這才聲言三招剪他鬍子。

　　樊一翁一呆，見自己以半生功夫留起來的鬍子一絲絲落在地下，又是可惜，又是憤怒，一個起落，將鋼杖搶在手中，怒喝：「今日不拚個你死我活，你休想出得谷去。」楊過笑道：「我本就不想出去啊！」樊一翁鋼杖橫掃，往他腰□擊去。

　　馬光佐剛才與樊一翁廝打良久，著實吃了虧，這時甚是得意，大聲道：「老矮子，你相貌本就不美，少了這一大把鬍子，那更是怪模怪樣之極了。」樊一翁聽了，咬牙切齒，手上又加了三分勁。

　　楊過與他相鬥多時，一直是與他鬍子的柔力周旋，不知他膂力如何，見他鋼杖揮來，伸出剪刀去一洛，只聽得噹的一聲巨響，手臂酸麻，剪刀已給鋼杖打得彎了過來，不成模樣。

　　就只這麼一招，那大剪刀已不能再用。旁觀眾人眼見楊過已然獲勝，不料兵刃一變，二人登時優劣異勢，樊一翁手持一件長大沉重的厲害兵刃，楊過卻是拿著一堆廢鐵。公孫綠萼忍不住叫道：「楊公子，你不及我大師兄力大，何必再鬥？」

　　公孫谷主見女兒一再維護外人，怒氣漸盛，向她瞪了一眼，只見她一臉的關切焦慮之狀，再向小龍女望去時，卻見她神色淡然，竟不以楊過的安危縈懷，當即轉怒為喜，暗想：「原來她對這小子並無情意，否則眼見他身處險境，何以竟不介意？」他那知小龍女素知楊過智計百出，武功也在樊一翁之上，二人相鬥，他是有勝無敗，是以絕不擔心。

　　楊過將那扭曲的大剪刀拋在地下，說道：「老樊，你不是我敵手，快快丟下鋼杖投降了罷。」樊一翁怒道：「你若贏得我手中鋼杖，我就一頭撞死。」楊過道：「可惜，可惜！」樊一翁叫道：「看招！」一招「泰山壓頂」，鋼杖當頭擊下。楊過側身閃開，左足已踏住杖頭。樊一翁雙手疾抖，甩起鋼杖。楊過身隨杖起，竟給他帶在半空，左足卻穩穩站在杖上。樊一翁連抖幾下，始終未能將他震落，待要倒轉鋼杖，楊過右足邁出，竟從杖身上走將過去。

　　這兩下怪招在旁人與樊一翁眼中，自是匪夷所思，其實卻是古墓派武功中以絕頂輕功破長大兵刃的常法。當年李莫愁在嘉興破□外與武三通相鬥，站在他當作兵器的栗樹樹幹上，武三通始終甩她不脫，便是這門功夫。樊一翁一怔之際，楊過左足又跨前一步，右足飛起，向他鼻尖踢去。此時樊一翁處境狼狽之極，敵人附身鋼杖，自己若向後閃躍，勢必將敵人帶了過來，這一腳自是躲避不了，他雙手持杖，無法分手招架，而鬍子被剪，又少了一件防身利器，情急之下，只得拋下鋼杖，這才後躍而避了這一腳。噹的一響，鋼杖一端著地，另一端當未跌落，已被楊過抄在手中。

　　馬光佐、尼摩星、瀟湘子等齊聲喝采。楊過將鋼杖在地下一頓，笑道：「怎麼？」樊一翁脹紅了臉，道：「我一時不察，中了你的詭計，心中不服。」楊過道：「咱們再來過。」將那鋼杖輕輕拋去，樊一翁伸手去接。那知鋼杖飛到他身前兩尺餘之處，突然向上躍起，樊一翁接了個空，楊過飛身長臂，又抓了過來。馬光佐等采聲越響，樊一翁一張臉更是脹成了紫醬色。

　　金輪法王與尹克西相視一笑，心中暗讚楊過的聰明。昨日周伯通以斷矛擲人，勁力即發即收，矛頭擲出後中途變向，此時楊過自是學了他這個法子。只是矛頭有四而鋼杖惟一，鋼杖沉重，轉勁不難，楊過此舉遠較周伯通為易。但公孫谷主與眾弟子不知有此緣由，不免大為驚詫。

　　楊過笑道：「怎麼？要不要再來一次？」樊一翁鬍子被剪，鋼杖被奪，全是對方用智取勝，要他認輸，如何肯服？大聲說道：「你若憑真實本領勝我，自然服你。」楊過微笑道：「武學之道，以巧為先。你師父頭腦不清，教出來的弟子自然也差勁了。我勸你啊，還是改投明師的是。」這話自是指著公孫谷主的鼻子在罵了。

　　樊一翁心想：「我學藝不精，有辱師尊，若是當真不能取勝，今日只有自刎以謝師父了。」一咬牙，猱身直上，楊過橫持鋼杖，交在他的手□，說道：「這一次可要小心了，若再被我奪來，須怨不得旁人。」

　　樊一翁不語，右手牢牢抓住杖端，心道：「再要奪得此杖，除非將我這條手臂割去。」楊過叫道：「小心了！」和身向前撲出，左手已搭住杖頭，右手食中二指□取他的雙目，同時左足翻起，已壓住杖身，這正是打狗棒法的絕招「□口奪杖」。

　　先兩次楊過奪杖，旁人雖感他手法奇特，但看得清清楚楚，這一次卻連樊一翁也不明其中奧妙，只是眼睛一霎，鋼杖又已到了敵人手中。只金輪法王武學深湛，又見識過打狗棒法，才知道楊過所使是這路棒法中的手段。

　　馬光佐叫道：「沒鬍子的長鬍子，這一下你服了麼？」樊一翁叫道：「他使的是妖術，又非真實武功，我如何能服？」楊過笑道：「你要怎地才服？」樊一翁道：「除非你憑真實本領打倒我，小老兒方肯服輸。」楊過又將鋼杖還他，道：「好罷，咱們再試幾招。」

　　樊一翁對他空手奪杖的妙術極是忌憚，心想：「不論我如何佔到上風，他抵擋不住之時，只須突使妖術奪杖，終難勝他。」於是說道：「我使這般長大兵刃，你卻空手，就算勝了，你也不服。」

　　楊過笑道：「你是怕了我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也罷，我用一樣兵刃便是。」目光在廳中一轉，只見大廳四壁光禿禿的全無陳設，一件可用的兵刃也無，院子中卻有兩株大柳樹，枝條依依，掛綠垂翠，他向小龍女望了一眼，說道：「你要姓柳，我就用柳枝作兵器罷！」說著縱身入庭，折了一根寸許圓徑的柳枝，長約四尺，長短粗細，就與丐幫的打狗棒相似，只是不去柳葉，另增雅致。

　　小龍女心中混亂一片，對日後如何已是全無主見，楊過他她眼前越久，越是難以割捨。她當時獨自凝思，雖與楊過分手極是傷心，但想一了百了，尚可忍得，此刻這個人活生生的來到眼前，但覺他一言一動，一笑一怒，無不令她心動意蕩，欲待入內不聞不見，卻又如何捨得？她低頭不語，內心卻如千百把鋼刀在絞剜一般。

## 第18回　公孫谷主

　　樊一翁見楊過折柳枝作兵刃，宛似小兒戲耍，顯是全不將自己放在眼□，怒氣更盛，他那知這柳枝柔中帶韌，用以施展打狗棒法，雖不及丐幫世代相傳的竹棒，其厲害處實不下於寶劍寶刀。

　　馬光佐道：「楊兄弟，你用我這柄刀罷！」說著刷的一聲，抽刀出鞘，精光四射，確是一柄利刃。楊過雙手一拱，笑道：「多謝了！這位矮老兄人是不壞的，只可惜他拜錯了師父，武藝很差，一根柳條兒已夠他受的。」柳枝抖動，往鋼杖上搭去。

　　樊一翁聽他言語中又辱及師尊，心想此番交手，實決生死存亡，再無容情，呼呼聲響，展開了九九八十一路潑水杖法。杖法號稱「潑水」，乃是潑水不進之意，可見其嚴謹緊密。

　　杖法展開，初時響聲凌厲，但數招之後，漸感揮出去方位微偏，杖頭有點兒歪斜，帶動的風聲也略見減弱。原來楊過使開打狗棒法中的「纏」字訣，柳枝搭在杖頭之上，對方鋼杖到東，柳枝跟到東，鋼杖上挑，柳枝也跟了上去，但總是在他勁力的橫側方向稍加推拉，使杖頭不由自主的變向。這打狗棒法的「纏」字一訣，正是從武學中上乘功夫「四兩撥千斤」中生發出來，精微奧妙，遠勝於一般「借力打力」、「順水推舟」之法。

　　眾人愈看愈奇，萬料不到楊過年紀輕輕，竟有如此神妙武功。但見樊一翁鋼杖上的力道逐步減弱，楊過柳枝的勁道卻是不住加強。

　　此消彼長，三十招後，樊一翁全身已為柳條所制，手上勁力出得愈大，愈是顛顛倒倒，難以自已，到後來宛如入了一個極強的旋風渦中，只捲得他昏頭暈腦，不明所向。公孫谷主伸手在石桌上一拍，叫道：「一翁，退下！」

　　這一聲石破天驚，連楊過也是心頭一凜，暗想：「此時豈能再讓他退出。」手臂抖處，已變為「轉」字訣，身子凝立不動，手腕急畫小圈，帶得樊一翁如陀螺般急速旋轉。楊過手腕抖得愈快，樊一翁轉得也是愈快，手中鋼杖就如陀螺的長柄，也是跟著滴溜溜的旋轉。楊過朗聲說道：「你能立定腳跟不倒，算你是英雄好漢。就只怕你師父差勁，教的出來徒兒上陣要摔交。」柳枝向上疾甩，躍後丈許。

　　樊一翁此時心神身子已全然不由自主，眼見他腳步踉蹌，再轉得幾轉，立即就要摔倒。公孫谷主陡然躍高，身在半空，舉掌在鋼杖頭上一拍，輕輕縱回。這一拍看上去輕描淡寫，力道卻是奇大，將鋼杖拍得深入地下二尺有餘，登時便不轉了。樊一翁雙手牢牢抓住鋼杖，這才不致摔倒，但身子東搖西擺，恍如中酒，一時之間難以寧定。

　　瀟湘子、尹克西等瞧瞧楊過，又瞧瞧公孫谷主，心想這二人均非易與之輩，且看這場龍爭虎鬥誰勝誰敗，心下均存了幸災樂禍的隔岸觀火之意。只有馬光佐一意助著楊過，大聲呼喝：「楊兄弟，好功夫！矮鬍子輸了！」

　　樊一翁深吸一口氣，寧定心神，轉過身來，突向師父跪倒，拜了幾拜，磕了四個頭，一言不發，猛向石柱上撞去。眾人都是大吃一驚，萬想不到他竟是如此烈性，此武受挫竟會自殺。公孫谷主叫聲：「啊喲！」急從席間躍出，伸手去抓他背心，只是相距太遠，而樊一翁這一撞又是極為迅捷，一抓卻抓了個空。

　　樊一翁縱身撞柱，使上了十成剛勁，突覺額頭所觸之處竟是軟綿綿地，抬起頭來，見是楊過伸出雙掌，站在柱前，說道：「樊兄，世間最傷心之事是什麼？」

　　原來楊過見樊一翁向師父跪拜，已知他將有非常之舉，已自全神戒備，他與樊一翁相距既近，竟然搶在頭□，出掌擋了他這一撞。

　　樊一翁一怔，問道：「是什麼？」楊過淒然道：「我也不知。只是我心中傷痛過你十倍，我還沒自盡，你又何必如此？」樊一翁道：「你比武勝了，心中又有什麼傷痛？」楊過搖頭道：「比武勝敗，算得什麼？我一生之中，不知給人打敗過多少次。你要自盡，你師尊急得如此。若我自盡，我師父卻絲毫不放在心上，這才是最傷心之事啊。」

　　樊一翁還未明白，公孫谷主厲聲道：「一翁，你再生這種傻念頭，那便是不遵師令。你站在一旁，瞧為師收拾這小子。」樊一翁對師命不敢有違，退在廳側，瞪目瞧著楊過，自己也不明白對他是怨恨？是憤怒？還是佩服？

　　小龍女聽楊過說「若我自盡，我師父卻絲毫不放在心上」這兩句話，眼眶一紅，幾滴眼淚又掉了下來，心想：「若你死了，難道我還會活著麼？」

　　公孫谷主隔不片刻，便向小龍女瞧上一眼，不斷察看她的神情，突見她又流眼淚，心下又妒又惱，雙手擊了三下，叫道：「將這小子拿下了。」他自高身份，不屑與楊過動手。兩旁的綠衫弟子齊聲答應，十六人分站四方，突然間呼的一聲響，每四人合持一張漁網，同時展開，圍在楊過身周。

　　楊過與法王等同來，法王隱然是一多人的首領，此時鬧到這個地步，是和是戰，按理法王該當挺身主持，但他只是微微冷笑，始終袖手旁觀。

　　公孫谷主不知法王用意，還道他譏笑自己對付不了楊過，心道：「終須讓你見見絕情谷的手段。」雙手又是擊了三下。十六名綠衫弟子交叉換位，將包圍圈子縮小了幾步。四張漁網或橫或豎、或平或斜，不斷變換。

　　楊過曾兩次見到綠衫弟子以漁網陣擒拿周伯通，確是變幻無方，極難抵擋，陣法之精，與全真教的「天罡北斗陣」可說各有千秋。心想：「以老頑童這等武功，尚且給漁網擒住，我卻如何對付？何況他是只求脫身，將樊馬二人擲入網中，即能乘機免脫，我卻偏偏要留在谷中。」

　　每張漁網張將開來丈許見方，持網者藏身網後，要破陣法，定須先行攻倒持網的綠衫弟子，但只要一近身，不免先就為漁網所擒，竟是無從著手。但見十六人愈迫愈近，楊過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只得展開古墓派輕功，在大廳中奔馳來去，斜竄急轉，縱橫飄忽，令敵人難以確定出手的方位。

　　他四下遊走，十六名弟子卻不跟著他轉動，只是逐步縮小圈子。楊過腳下奔跑，眼中尋找陣法的破綻，見漁網轉動雖極迅速，四網交接處卻總是互相重疊，始終不露絲毫空隙，心想：「除了用暗器傷人，再無別法。」滴溜溜一個轉身，手中已扣了一把玉蜂針，見西邊四人欺近，左手一揚，七八枚金針向北邊四人擲去。

　　眼見四人要一齊中針，不料叮叮叮叮幾聲輕響，七八枚金針盡數被漁網吸住。原來漁網金絲的交錯之處，綴有一塊塊小磁石，如此一張大網，不論敵人暗器如何厲害，自是盡數擋住。玉蜂針七成金、三成鋼，只因這三成鋼鐵，便給網上的磁石吸住了。

　　楊過滿擬一擊成功，那料到這張網竟有這許多妙用，百忙中向公孫谷主瞪了一眼，料知再發暗器也是無用。右手往懷中一揣，放回金針，正待再想破解之法，東邊的漁網已兜近身邊，掌陣者一聲呼哨，眼前金光閃動，一張漁網已從右肩斜罩下來。楊過身形一挫，待要從西北方逸出，北邊與西北的漁網同時湊攏。

　　楊過暗叫：「罷了，罷了！落入這賊谷主手中，不知要受何等折辱？」忽聽南邊持網人中有人嬌聲叫道：「啊喲！」楊過回過頭來，只見公孫綠萼摔倒在地，漁網一角軟軟垂下。

　　這正是漁網陣的一個空隙，楊過想也不想，身子已激射而出，脫出包圍，但見公孫綠萼連聲呼痛，卻向他使個眼色，叫他趕快逃出谷去。楊過暗想：「她捨命救我，情意自極可感。但我這一出谷去，姑姑定然被迫與這賊谷主成婚，今日拚著給他擒住，身受千刀之苦，也決不出谷。」站在廳角，雙目瞪著小龍女，心想我在這頃刻之問身歷奇險，難道你竟是無動於中麼？

　　但見小龍女仍是低首垂眉，不作一聲。

　　公孫谷主擊掌二下，四張漁網□地分開。他向公孫綠萼冷冷的道：「你幹什麼？」公孫綠萼道：「我腳上突然抽筋，痛得厲害。」公孫谷主早知女兒對楊過已然鍾情，以致在緊急當口放了他一條生路，只是有外人在座，不便發作，冷笑一聲，道：「好，你退下。十四兒補她的位置。」公孫綠萼垂首退開。一名綠衣少年應聲而出，過去拉住了漁網，此人不過十四五歲年紀，頭上紮著兩條小辮。

　　公孫綠萼向楊過偷瞧一眼，目光中大有幽怨之意。楊過心中歉仄，暗道：「姑娘的盛情厚意，只怕我今生難以補報了。」

　　公孫谷主又擊掌四下，十六名弟子又突然快步退入內堂，楊過一怔，心想：「難道你認輸了？」他正自奇怪，一回頭，卻見公孫綠萼神色極是驚惶，連使眼色，命他急速出谷，瞧這模樣，自己便似有大禍臨頭一般。楊過微微一笑，反而拉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忽聽得內堂叮叮噹噹一陣輕響，十六名弟子轉了出來，手中仍是拉著漁網。

　　眾人一見漁網，無不變色、原來四張漁網已經換過，網上遍生倒鉤和匕首，精光閃閃，極是鋒利，任誰被網兜住，全身中刀，絕無活命之望。馬光佐大叫：「喂，谷主老兄，你用這般歹毒傢伙對付客人，要不要臉？」

　　公孫谷主指著楊過道：「非是我要害你，我幾次三番請你出去，你偏生要在此搗亂。在下最後良言相勸，快快出谷去罷。」

　　馬光佐見了這四張漁網，饒是他膽氣粗壯，也不由得肉為之顫，聽得網上刀鉤互撞而發出叮噹之聲，更是驚心動魄，站起身來拉著楊過的手道：「楊兄弟，這般歹毒的傢伙，咱們出去他媽的為妙，你何必跟他嘔氣？」

　　楊過眼望小龍女，瞧她有何話說。

　　小龍女見谷主取出帶有刀鉤的漁網，心中早已想了一個「死」字，只待楊過一被漁網兜住，自己也就撲在漁網之上，與他相擁而死。她想到此處，心下反而泰然，覺得人世間的愁苦就此一了百了，嘴角不禁帶著微笑。

　　她這番曲折的心事，楊過卻那□明白，心想自己遭受極大危難，她居然還笑得出，心中一痛，又比適才更甚，就在這傷心、悲憤、危急交迸之際，腦中□地閃過一個念頭，也不再想第二遍，逕自走到小龍女身前，微微躬身，說道：「姑姑，過兒今日有難，你的金鈴索與掌套給我一用。」

　　小龍女只想著與他同死之樂，此外更無別樣念頭，聽了他這句話，當即從懷中取出一雙白色手套、一條白綢帶子，遞了給他。

　　楊過緩緩接過，凝視著她的臉，說道：「你現今認了我麼？」小龍女柔情無限，微笑道：「我心中早就認你啦！」楊過精神大振，顫聲問道：「那你決意跟了我去，不嫁給這谷主啦，是不是？」小龍女微笑點頭，道：「我決意跟了你去，自是不能再嫁旁人啦。過兒，我自然是你的妻子。」

　　她話中「跟了你去」四字，說的是與他同死，連楊過也未明白，旁人自然不懂，但「我自然是你的妻子」這八個字，卻是說得再也清楚不過。公孫谷主臉色慘白，雙手猛擊四下，催促綠衫弟子動手。十六名弟子抖動漁網，交叉走動。

　　楊過聽了小龍女這幾句話，宛似死中復活，當真是勇氣百倍，就算眼前是刀山油鍋，他也不放在眼□，當即戴上了刀槍不損的金絲掌套，右手綢帶抖動，玲玲聲響，綢帶就如一條白蛇般伸了出去。

　　綢帶末端是個發聲的金鈴，綢帶一伸一縮，金鈴已擊中南邊一名弟子的「陰谷穴」，回過來時擊中了東邊一名弟子的「曲澤穴」。那陰谷穴正當膝彎□側，那人立足不牢，屈膝跪下；曲澤穴位處臂彎，被點中的手臂酸軟，漁網脫手。

　　這兩下先聲奪人，金鈴索一出手，漁網陣立現破綻，西邊持網的四名弟子一驚之下，攻上時稍形遲緩，楊過金鈴索倒將過來，玎玲玲聲響，又將兩名弟子點倒。但就在此時，北邊那張漁網已當頭罩下，網上刀鉤距他頭頂不到半尺，以金鈴索應敵已然不及。楊過左掌翻起，一把抓住漁網，借力甩出，他手上戴著掌套，掌中雖然抓住匕首利鉤，卻是絲毫無損。漁網被他抓住了一抖，陡然向四名綠衫弟子反罩過去。

　　眾弟子操練漁網陣法之時，只怕敵人漏網免脫，但求包羅嚴密，從來沒想到這漁網竟會掉頭反噬，但見網上明晃晃的刀鉤向自己頭上撲來，素知這漁網厲害無比，同聲驚呼，撒手躍開。那替補公孫綠萼的少年身手較弱，大腿上終於給漁網的匕首帶著，登時鮮血長流，摔倒在地，痛得哭號起來。

　　楊過笑道：「小兄弟，別害怕，我不傷你。」左手抖動漁網，右手舞起金鈴索，但聽得嗆啷啷、玎玲玲，刀鉤互擊，金鈴聲響，極是清脆動聽。這一來，眾弟子那□還敢上前，遠遠靠牆站著，只是未得師父號令，不敢認輸逃走，但雖不認輸，卻也是輸了。

　　馬光佐拍手頓足，大聲叫好，只是人群之中惟有他一人喝采，未免顯得寂莫，他叫了幾聲，瞪眼向法王道：「和尚，楊兄弟的本領不高麼？怎麼你不喝采？」法王一笑，道：「很高，很高，但也不必叫得這般驚天動地。」馬光佐瞪眼道：「為什麼？」法王見公孫谷主雙眉豎起，慢慢走到廳心，當下凝神注視他的動靜，再也不去理會馬光佐說些什麼。

　　公孫谷主聽小龍女說了「我自然是你的妻子」這八字後，已知半月來一番好夢到頭來終於成空，雖然又是失望，又是惱怒，但想：「我縱然得不了你的心，也須得到你的人。我一掌將這小畜生擊斃，你不跟我也得跟我，時日一久，終能教你回心轉意。」

　　楊過見他雙眉越豎越高，到後來眼睛與眉毛都似直立一般，不知是那一派的厲害武功，心下也不禁駭然，右手提索，左手抓網，全神戒備，知道自己和小龍女的生死存亡，便在此一戰，實不敢有絲毫怠忽。

　　公孫谷主繞著楊過緩緩走了一圈，楊過也在原地慢慢轉頭，眼睛始終不敢離開他的眼光，見他越是遲遲不動手，知道出手越是凌厲，只見他雙手向前平舉三次，雙掌合拍，錚的一響，錚錚然如金鐵相擊。楊過心中一凜，退了一步，公孫谷主右臂突伸，一把抓住漁網邊緣一扯。楊過但覺這一扯之力大得異乎尋常，五指劇痛，只得鬆手。公孫谷主將漁網拋向廳角空著手的四名弟子，這才喝道：「退下！」

　　楊過漁網被奪，不容他再次搶到先手，綢索一振，金鈴抖動，分擊對方肩頭「巨骨」與頸中「天鼎」兩穴。公孫谷主胸口門戶大開，雙臂長伸在外，但楊過不敢貿然擊他前胸大穴，先攻他身上小穴以作試探。公孫谷主的武功竟是另成一家，對楊過的金鈴擊穴絕不理睬，右臂一長，□向他臂上抓來，但聽叮叮兩聲，「巨骨」與「天鼎」雙穴齊中，他恍若不覺，呼的一響，手抓變掌，拍向楊過左乳。楊過大驚，急忙側身急閃，幸好他輕身功夫了得，才讓開了對方這陡然而來的一掌。

　　楊過曾聽歐陽鋒、洪七公、黃藥師等武林好手談論武功，知道一人內功練到上乘境界，當敵招襲到之際可以暫時封閉穴道，但總有跡象可尋。又如歐陽鋒的異派武功，練得經脈倒轉，週身大穴全部變位，可是其時他頭下腳上，更是一望而知。眼前這個敵人卻對點穴絕無反應，就似身上不生穴道一般，這門功夫當真是罕見罕聞，心中一餒，不禁存了三分怯意。眼見他雙掌翻起，手掌心隱隱帶著一股黑氣，拍到時勁風逼人而來，心知厲害，不敢正面硬接，右手以金鈴索與他纏鬥，左掌護住了全身各處要害。

　　頃刻間已拆了十餘招，楊過全神招架，突見對方左掌輕飄飄當胸按來，似柔實剛，依稀便是完顏萍的「鐵掌」路子，忙躍開數尺。公孫谷主一掌按空，並不收招，手掌仍是伸出兩尺，身形一幌，已縱到楊過身前。常人出拳發掌，總是以臂使手，手臂回縮，拳掌便跟著打出，他這一招卻是以身發掌，手掌不動，竟以身子前縱之勁擊向敵人。本來全身之力雖大於一臂，然而以之發招，究嫌過於遲緩，公孫谷主這一掌卻是威猛迅捷，兼而有之。楊過待要側身閃避，已然不及，只得左掌揮出，硬接了這一招。拍的一響，雙掌相交，震得楊過退後三步，公孫谷主卻站在原地不動，只是身子微微一幌。

　　公孫谷主穩住了身子，顯是大佔上風，其實楊過掌力反擊，也已震得他脅口一陣隱痛，心中大感訝異：「我這一招鐵掌功夫已使上了十成功力，這小子竟然接得下。纏鬥下去，未必能斃得了他。倘若給他打成平局，一切全不用說了。」雙掌連拍，錚錚作響，聲音極是刺耳，說道：「姓楊的，本谷主掌下留情，你明白了麼？」

　　若是平常比武，原是勝敗已分，再打下去，楊過定然是有輸無贏，谷主說到這句話，他該當自認武功不及，但今日之事，心知對方決不能平平安安的放小龍女與自己出谷，除拚死活之外，別無他途。當此生死大險之際，楊過對敵人仍是不改嬉皮笑臉的本色，何況小龍女已認了他，心中喜樂無涯，當即哈哈一笑，說道：「你若打死了我，我姑姑焉能嫁你？你若打不死我，我姑姑一般的不能嫁你。你那□是掌底留情了？你這是輕不得，重不得，無可奈何之至，手足無措之極！」

　　楊過這番猜測，卻是將對手的心地推想得太過良善。公孫谷主恨不得一招就將他打死，絕了後患，縱然小龍女怨怪惱怒，那也顧不了許多，他的無可奈何，其實是一對手掌收拾不了這個少年。他轉頭向女兒道：「取我兵刃來。」公孫綠萼遲疑不答。谷主厲聲道：「你沒聽見麼？」公孫綠萼臉色慘白，只得應道：「是！」轉入內堂。

　　楊過瞧了父女二人的神情，心想：「憑他一雙空手，我已經對付不了，再取出什麼古怪兵器，那還有什麼生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走到小龍女身前，伸出手來，柔聲道：「姑姑，你跟了過兒去罷！」

　　公孫谷主雙掌蓄勢，只要小龍女一站起身來伸手與楊過相握，立時便撲上去以鐵掌猛襲楊過背脊，心中打定了主意：「拚著柳妹怪責，也要將這小子打死。柳妹若是跟了他去，我這下半生做人還有何樂趣。」

　　那知小龍女並不站起，只淡淡的道：「我當然要跟你去。只是這□的公孫谷主救過我性命，咱們得跟他說明白一切緣由，請他見諒。」楊過大急，心想：「姑姑什麼事也不懂。你跟他說明白了，難道他就會見諒？」

　　卻聽得小龍女問道：「過兒，這幾天來你好嗎？」問到這句話時，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楊過聽到這溫柔語意，見到這愛憐神色，便是天塌下來也不顧了，那□還想到什麼逃走？說道：「姑姑，你不惱我了？」

　　小龍女淡淡一笑，道：「我怎麼會惱你？我從來沒惱過你。你轉過了身子。」楊過依言轉身，只是不明她的用意。

　　小龍女從懷□取出一個小針線包兒，在針上穿了線，比量了一下他背心衣衫上給樊一翁抓出的破孔，歎道：「這些日子我老在打算給你縫件新袍子，但想今後永不再見你面了，縫了又有什麼用？唉，想不到你真會尋到這□來。」說話間淒傷神色轉為歡愉，拿小剪刀在自己衣角上剪下一塊白布，慢慢的替他縫補。

　　當二人同在古墓之時，楊過衣服破了，小龍女就這麼將他拉在身邊，替他縫補，這些年來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此時二人都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當真是旁若無人，大廳上雖是眾目睽睽，兩人就似是在古墓中相依為命之時一般無異。

　　楊過歡喜無限，熱淚奪眶而出，哽咽道：「姑姑，適才我激得你嘔了血，我……我真是不好。」小龍女微微一笑，道：「那不關你的事。你知道我早有這個病根子。沒見你幾日，你功夫進步得好快。你剛才也嘔了血，可沒事嗎？」楊過笑道：「那不打緊。我肚子□的血多得很。」小龍女微笑道：「你就愛這麼胡說八道。」

　　兩人一問一答，說的話雖然平淡無奇，但人人都聽得出來，他二人相互間情深愛切，以往又有極深的淵源。法王等面面相覷。公孫谷主又驚又妒，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楊過道：「這幾天中我遇到了好幾個有趣之人。姑姑，你倒猜猜我這把大剪刀是那□得來的？」小龍女道：「我也在奇怪啊，倒似是你早料到這□有個大鬍子，定打了這剪刀來剪他鬍子。唉，你真是頑皮，人家的長鬍子辛辛苦苦留了幾十年，卻給你一下子剪斷了，不可惜麼？」說著抿嘴一笑，明眸流轉，風致嫣然。

　　公孫谷主再也忍耐不住，伸手往楊過當胸抓來，喝道：「小雜種，你也未免太過目中無人。」楊過竟不招架，說道：「不用忙，等姑姑給我補好了衣衫，再跟你打。」

　　公孫谷主手指距他胸口數寸，他究是武學大宗匠的身份，雖然惱得胸口不住起伏，這一招總是不便就此送到楊過身上。忽聽公孫綠萼在背後說道：「爹爹，兵刃取來啦。」他並不轉身，肩頭一幌，退後數尺，將兵刃接在手□。

　　眾人看時，只見他左手拿著一柄背厚刃寬的鋸齒刀，金光閃閃，似是黃金打造，右手執的卻是一柄又細又長的黑劍，在他手中輕輕顫動，顯得刃身極是柔軟，兩邊刃口發出藍光，自是鋒銳異常。兩件兵器全然相反，一件至剛至重，一件卻極盡輕柔。

　　楊過向他一對怪異兵刃望了一眼，說道：「姑姑，前幾日我遇見一個女人，他跟我說了我殺父仇人是誰。」小龍女心中一凜，問道：「你的仇人是誰？」楊過咬著牙齒，恨恨的道：「你真猜一輩子也猜不著，我一直還當他們等我極好呢。」小龍女道：「他們？他們等你極好？」楊過道：「是啊，那就是……」

　　只聽嗡嗡一響，聲音清越，良久不絕，卻是公孫谷主的黑劍與金刀相碰。他手腕抖動，嗡嗡嗡連刺三劍，一劍刺向楊過頭頂，一劍刺他左頸，一劍刺他右頸，都是貼肉而過，相差不到半寸。那谷主自重身份，敵人既不出手抵禦，也就不去傷他，只是這三劍擊刺之準，的是神技。

　　小龍女道：「補好啦！」輕輕在楊過背上一拍。楊過回頭一笑，提著金鈴索走到廳心。

　　公孫谷主的武功之中，閉穴功夫、漁網陣、金刀黑劍陰陽雙刃三項得自祖傳，只因世居幽谷，數百年來不與外人交往，是以三項武功雖奇，卻不為世間所知。且三項武功之中均有重大破綻，若為高手察覺，不免慘遭殺身之禍。公孫氏祖訓嚴峻，不得到江湖上逞能爭雄，也未始不是出於自知之明。公孫谷主二十餘年前又學到鐵掌門的武功。傳他武藝之人雖非了不起的高手，卻是見識廣博，心思周密，助他補足了家傳武功中的不少缺陷，於陰陽雙刃的招數改進尤多，曾對他言道：「這門刀劍合使的武功至此已燦然大備，對手就算絕頂聰明，也終不能在五十招內識破其中機關。但你雙刃既動，豈有五十招內還殺他不得之理？」

　　他見楊過提索出戰，當即叫道：「看劍！」黑劍顫動，當胸刺去，可是劍尖並非直進，卻是在他身前亂轉圈子。楊過不知這黑劍要刺向何方，大驚之下，急向後躍。

　　公孫谷主出手快極，楊過後躍退避，黑劍劃成的圓圈又已指向他身前，劍圈越劃越大，初時還只繞著他前胸轉圈，數招一過，已連他小腹也包在劍圈之中，再使數招，劍圈漸漸擴及他的頭頸。楊過自頸至腹，所有要害已盡在他劍尖籠罩之下。金輪法王、尹克西、瀟湘子等生平從未見過這般劃圈逼敵的劍法，無不大為駭異。

　　公孫谷主一招使出，楊過立即竄避，他連劃十次劍圈，楊過逃了十次，竟是無法還手，眼見敵人劍招越來越是凌厲，而左手倒提的一柄鋸齒刀始終未用，待得他金刀再動，多半萬難抵敵，當下不及多想，竄躍向左，抖動金鈴索，玎玲玲一響，金鈴飛出，擊敵左目。公孫谷主側頭避過，挺劍反擊。楊過大喜，鈴索一抖，已將他右腿纏住，剛要收力拉扯，谷主黑劍劃下，嗤的一聲輕響，金鈴索從中斷絕，這把黑劍竟是鋒銳無比的利刃。

　　眾人齊聲「啊」的一叫，只聽得風聲呼呼，公孫谷主已揮鋸齒刀向楊過劈去。楊過倒地急滾，噹的一響，震得四壁鳴響，原來他搶起樊一翁的鋼杖擋架，杖刀相交，兩人手臂都震得隱隱發麻。公孫谷主暗自驚異：「這小子當真了得，竟接得住我十招以上。」左刀橫斫，右劍斜刺。本來刀法以剛猛為主，劍招以輕靈為先，兩般兵刃的性子截然相反，一人同使刀劍，幾是絕不可能之事，但公孫谷主雙手兵刃越使越急，而刀法劍法卻分得清清楚楚，剛柔相濟，陰陽相輔，當真是武林中罕見的絕技。

　　楊過大喝一聲，運起鋼杖，使出打狗棒法的「封」字訣，緊緊守住門戶。公孫谷主刀劍齊施，一時竟然難以攻入。只是打狗棒法以變化精微為主，一根輕輕巧巧的竹棒自可使得圓轉自如，手中換了長大沉重的一條鋼杖，數招之後便已感變化不靈。

　　公孫谷主忽地尋到破綻，金刀上托，黑劍劃將下來，喀的一聲，鋼杖竟給黑劍割斷。楊過叫道：「妙極！我正嫌這勞什子太重！」舞動半截鋼杖，反而大見靈動。公孫谷主「哼」了一聲，說道：「妙是不妙，瞧瞧再說。」左手金刀疾砍下來。

　　這一刀當頭直砍，招數似乎頗為呆滯，楊過只須稍一側身，便可輕易避過，然而谷主黑劍所劃劍圈卻籠罩住了他前後左右，令他絕無閃避躲讓之處。楊過只得舉起半截鋼杖，一招「只手擎天」，硬接了他這招。但聽得噹的一聲巨響，刀杖相交，只爆得火花四濺，楊過雙臂只感一陣酸麻。公孫谷主第二刀連著又上，招法與第一刀一模一樣。楊過武學所涉既廣，臨敵時又是機靈異常，但竟無法破解他這笨拙鈍重的一招，除了同法硬架之外，更無善策。刀杖二度相交，楊過雙臂酸麻更甚，心想只要再給他這般砍上幾刀，我手臂上的筋絡也要給震壞了。思念未定，谷主第三刀又砍了過來。再接數刀，楊過手中的半截鋼杖已給金刀砍起纍纍缺口，右手虎口上也震出血來。

　　公孫谷主見他危急之中仍是臉帶微笑，左手一刀砍過，右手黑劍□地往他小腹上刺去。楊過此時已給他逼在廳角，眼見劍尖刺到，忙伸手平掌一擋，劍尖刺中他掌心，劍刃彎成弧形，彈了回來。原來小龍女的掌套甚是堅密，黑劍雖利，卻也傷它不得。

　　楊過試出掌套不懼黑劍，手掌一翻，突然伸手去拿他劍鋒，要師法當年小龍女拗斷郝大通長劍的故技，那料到公孫谷主手腕微震，黑劍斗地彎彎的繞了過去，劍尖正中他下臂，鮮血迸出。楊過一驚，急忙向後躍開。公孫谷主卻不追擊，冷笑幾聲，這才緩步又進。倘若公孫谷主手中只一柄鋸齒金刀，或是一柄能拐彎刺人的黑劍，楊過定然有法抵禦，現下兩件兵刃一剛一柔，相濟而攻，楊過登時給打了個手忙腳亂。

　　法王、尹克西、瀟湘子、尼摩星在一旁瞧著，均想：「這谷主的陰陽雙刃實是凌厲凶狠已極，也虧得這小子機變百出，竟然躲得過這許多惡招。」

　　公孫谷主左刀砍過，右劍疾刺，楊過肩頭又中，袍子上鮮血斑斑。谷主沉聲道：「你服了沒有？」楊過微笑道：「你大佔便宜的和我比武，居然還來問我服是不服，哈哈，公孫谷主，怎地你如此不要臉？」谷主收回刀劍，道：「我佔了什麼便宜，倒要請教。」楊過道：「你使的是湊手兵刃，左手一柄怪刀，右手一柄奇劍，這一刀一劍，只怕走遍天下也再找不到同樣的一對兒，是不是？」谷主道：「是便怎樣？你的掌套鈴索，可也並不尋常啊。」

　　楊過將半截鋼杖往地下一擲，笑道：「這是你大鬍子弟子的。」除下掌套，拾起割成了兩段的金鈴索，擲給小龍女，道：「這是我姑姑的。」他雙手一拍，彈了彈身上灰塵，也不理三處傷口中鮮血泊泊流出，笑道：「我空手來你谷中，豈有為敵之意？你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公孫谷主見他氣度□適，面目俊秀，身上數處受傷，竟是談笑自如，行若無事，相較之下，不由得自慚形穢，心想：「此人非我所及，若是留在世上，柳妹定是傾心於他。」點了點頭，說道：「好！」挺劍往他胸口直刺過去。

　　楊過早已打定了主意：「我既然打他不過，任他刺死便了。」見他劍到，不閃不避，卻回頭去望著小龍女，心想：「我瞧著姑姑而死，那也快活得很。」只見小龍女臉帶甜笑，一步步向他走近，四目相投，對公孫谷主的黑劍竟是誰都不瞧一眼。

　　公孫谷主與楊過素不相識，那□來的仇怨？所以要將他置之死地，自全是為了小龍女之故，因此一劍既出，情不自禁的向小龍女瞧去。這一眼瞧過，心中立時打翻了醋缸，但見她情致纏綿的望著楊過，再斜眼向楊過看去，見他神色也與小龍女一般無異。此時黑劍劍尖已抵住楊過胸口，只須臂力微增，劍尖便透胸而入，但小龍女既不驚惶關切，楊過也不設法抵禦，兩人癡癡的互望，心意相通，早把身外之事盡數忘了。公孫谷主憤恚難平，心道：「此時將這小子殺了，看來柳妹立時要殉情而死，我定須逼迫她和我成婚，過了洞房花燭，再殺這小子不遲。」叫道：「柳妹，你要我殺他呢，還是饒他？」

　　小龍女眼望楊過之時，全未想到公孫谷主，突然給他大聲一呼，這才醒悟，驚道：「把劍拿開，你劍尖抵著他胸口乾麼？」谷主微微冷笑，說道：「要饒他性命不難，你叫他立時出谷，莫阻了你我的吉期。」

　　小龍女未見楊過之時，打定了主意永世不再與他相會，拚著自己一生傷心悲苦，盼他得能平安喜樂，此時當真會面，如何再肯與谷主成親？自知這些日子來自己所打的主意絕難做到，寧可自己死了，也不能捨卻他另嫁旁人，於是回頭向谷主道：「公孫先生，多謝你救我性命。但我是不能跟你成親的了。」

　　公孫谷主明知其理，仍是問道：「為什麼？」

　　小龍女與楊過並肩而立，挽著他的手臂，微笑道：「我決意與他結成夫妻，終身□守，難道你瞧不出來嗎？」公孫谷主身子幌了兩幌，說道：「當日你若堅不答允，我豈能乘人之危，以勢相逼？你親口允婚，那可是真心情願的。」小龍女說道：「那不錯，可是我捨不了他。咱們要去了，請你別見怪。」說著拉了楊過的手，逕往廳口走去。

　　公孫谷主急縱而起，攔在廳口，嘶啞著嗓子道：「若要出谷，除非你先將我殺了。」小龍女微笑道：「你於我有救命大恩，我焉能害你？再說，你武功這般高強，我也決計打你不過。」一面說，一面撕下自己衣襟給楊過裹傷。

　　金輪法王突然大聲說道：「公孫谷主，你還是讓他們走的好。」谷主哼了一聲，鐵青著臉不語。法王又道：「他二人雙劍聯手，你的金刀黑劍如何能敵？與其陪了夫人又折兵，還不如賣個人倩，讓了他罷。」他敗在小龍女與楊過聯手的「玉女素心劍法」之下，引為畢生奇恥，此後苦苦思索，始終想不出破解之法，這時見谷主陰陽刃法極是厲害，頗不在自己金輪之下，於是出言相激，要他三人相鬥，一來可乘機再鑽研二人聯劍招法中的破綻，尋求取勝復仇之機，二來也盼他們鬥個三敗俱傷。

　　其實他縱不出言相激，公孫谷主也決不能讓小龍女與楊過攜手出谷，回頭向金輪法王怒視一眼，心想：「你膽敢在我面前說這般言語。此刻無暇，日後再跟你算帳。」轉過頭來，咬牙切齒的瞧著小龍女，心道：「你的心不給我，身子定須給我。你活著不肯跟我成親，你死了我也要跟你成親。」初時他本擬以楊過的性命相脅，逼迫小龍女屈服，但見二人泯不畏死，心想縱然二人齊殺，也決不放人，雙眉又是緩緩上豎，臉上殺氣漸盛。

　　忽聽得馬光佐粗聲叫道：「喂，公孫老頭兒，人家說過不跟你成親了，你還攔著人家幹什麼？死皮賴活的，要臉不要？」瀟湘子陰惻惻的插口道：「馬兄別要胡說，公孫谷主今日已擺下喜宴，要請咱們大吃一頓呢。」馬光佐大聲道：「他的清水素菜，有什麼吃頭？我若是這位姑娘，也決不嫁他。如她這般美貌，便是皇帝娘娘也做得，何苦跟一個凶霸霸的老頭兒一輩子吃青菜豆腐。就算不氣死，淡也淡死了她！」

　　小龍女轉過頭來，婉言道：「馬大爺，公孫先生於我有活命之恩，我……我……心中是永遠感激他的。」

　　馬光佐叫道：「好罷，公孫老兒，你若要做個大仁大義之人，不如今日就讓他小倆口兒在此間拜堂成親，洞房花燭。若是你救了一位姑娘，便想霸佔她身子，豈不是如同下三濫的土匪賊強盜？」他心直口快，說出來的話句句令人刺心逆耳，卻又難以反駁。

　　公孫谷主殺機一起，決意要將入谷外人一網打盡，當下不動聲色，淡淡的道：「我這絕情谷雖非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但各位說來便來，說去便去，我姓公孫的也太過讓人小覷了。柳姑娘……」

　　小龍女嫣然一笑，道：「我說姓柳是騙你的，我姓龍。為的是他姓楊，我便說姓柳。」公孫谷主醋意更甚，對她這幾句話只作沒聽見，仍道：「柳姑娘，這……」他一句話還沒接下去，馬光佐插口道：「這位姑娘明明說是姓龍，你何以叫她柳姑娘？」小龍女道：「公孫先生叫慣了，這只怪我先前騙他的不好，他愛叫什麼便叫什麼罷。」

　　公孫谷主對二人之言絕不理會，仍道：「柳姑娘，這姓楊的只要勝得了我手中陰陽雙刃，我自任他平安出谷。咱二人私下的事，咱們自行了斷，可與旁人無干。」說來說去，仍是要憑武力截留小龍女。

　　小龍女歎了一口氣，道：「公孫先生，我原不願與你動手，但他一個人打你不過，我只好幫他。」公孫谷主雙眉豎成兩條直線，說道：「你不怕自己適才嘔過血，那麼一起上也成。」小龍女對他極感抱憾，又道：「我和他都沒兵刃，空手跟你這對刀劍相鬥準定是輸。你大人大量，還是放我們走罷。」

　　金輪法王插口說道：「公孫谷主，你這谷中包羅萬有，還缺兩把長劍麼？只是我先得提醒你，他二人雙劍聯手，只怕你性命難保。」

　　公孫谷主向西首一指，道：「那邊過去第三間便是劍室，你們要什麼兵刃，自行去挑選罷。只怕我所藏的利器，這幾位貴客身上還未必有。」說著嘿嘿冷笑。

　　楊過與小龍女互視一眼，均想：「我二人若能撇開了旁人，在靜室中相處片刻，死亦甘心。」當即攜手向西，從側門出去，走過兩間房，來到第三間房前。

　　小龍女眼光始終沒離開楊過之臉，見房門閉著，也不細看，伸手推開，正要跨過門檻進去，楊過猛地想到一事，忙伸手拉住道：「小心了。」小龍女道：「怎麼？」楊過左足踏在門檻之外，右足跨過門檻往地板上一點，立即縮回，絲毫不見異狀。小龍女道：「你怕谷主要暗害咱們嗎？他這人很好，決不致於……」剛說完這三句話，猛聽得嗤嗤聲響，眼前白光閃動，八柄利劍自房門上下左右挺出，縱橫交錯，佈滿入口，若是有人於此時踏步進門，武功再高，也難免給這八柄利劍在身上對穿而過。

　　小龍女透了口長氣，說道：「過兒，這谷主恁地歹毒，我真瞧錯他的為人了。咱們也不用跟他比什麼劍，這就走罷。」忽聽身後有人說道：「谷主請兩位入室揀劍。」兩人回過頭來，只見八名綠衫弟子手持帶刀漁網，攔在身後，自是谷主防楊龍二人相偕逃走，派人截住了後路。小龍女的金鈴索已被黑劍割斷，再不能如適才這般遙點綠衫弟子的穴道。

　　小龍女向楊過道：「你說這室中還有什麼古怪？」楊過將她雙手握在掌中，說道：「姑姑，此刻你我相聚，復有何撼？便是萬劍穿心，你我也死在一起。」小龍女心中也是柔情萬種。兩人一齊步入劍室，楊過隨手把門帶上。

　　只見室中壁上、桌上、架上、櫃中。幾間，盡皆列滿兵刃，式樣繁多，十之八九都是古劍，或長逾七尺，或短僅數寸，有的鐵□斑駁，有的寒光逼人，二人眼光撩亂，一時也看不清這許多。

　　小龍女對楊過凝視半晌，突然「嚶」的一聲，投入他的懷中。楊過將她緊緊抱住，在她嘴上親去。小龍女在他一吻之下，心魂俱醉，雙手伸出去摟住他頭頸。

　　突然砰的一聲，室門推開，一名綠衫弟子厲聲說道：「谷主有令，揀劍後立即出室，不得逗留。」

　　楊過臉上一紅，當即雙手放開。小龍女卻想自己喜歡楊過，二人相擁而吻決沒什麼不該，只是有人在旁干擾，難以暢懷，當下歎了一口氣，輕聲說道：「過兒，待咱們打敗了那谷主，你再這般親我。」楊過笑著點了點頭，伸左手摟住她腰，柔聲道：「我永生永世也親你不夠。你揀兵器罷。」

　　小龍女道：「這□的兵刃瞧來果然均是異物，沒一件不好。咱們古墓□也沒這麼多。」於是先從壁間逐一看去，要想揀一對長短輕重都是一般的利劍，則與楊過聯手禦敵之時收效最大，但瞧來瞧去，各劍均自不同。她一面看，一面問道：「適才進室之時，你怎知此處裝有機關？」楊過道：「我從谷主的臉色和眼光中猜想而知。他本想娶你為妻，但聽到你要和我聯手鬥他，便想殺你了。以他為人，我不信他會好心讓咱們來揀選兵刃。」

　　小龍女又低低歎了口氣，道：「咱們使玉女素心劍法，能勝得了他麼？」楊過道：「他武功雖強，卻也並不在金輪法王之上。我二人聯手勝得法王，諒來也可勝他。」小龍女道：「是了，法王不住激他和我二人動手，卻也是存了私心。」楊過微笑道：「人心鬼蜮，你也領會得一些了。」隨即說道：「我只擔心你的身子，剛才你又嘔了血。」

　　小龍女笑靨如花，道：「你知道的，我傷心氣惱的時候才會嘔血，現下我歡喜得很，這點內傷不算什麼。你也嘔了血，不打緊罷？」楊過道：「我見了你，什麼都不礙事了。」小龍女柔聲道：「我也這樣。」頓了一頓，又道：「你近來武功大有進境，合鬥法王之時咱們尚且能勝，何況今日？」楊過聽了此言，也覺這場比試定能取勝，握著她手說道：「我想要你答應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

　　小龍女柔聲道：「你又何必問我？我早已不是你師父，是你的妻子啦。你說什麼，我便聽你的吩咐。」楊過道：「那……那真好，我……卻不知道。」小龍女道：「自從那天在終南山的晚上，你和我這般親熱，我怎麼還能是你的師父？你雖不肯娶我為妻，在我心□，我早就是你的妻子了。」楊過不知那晚在終南山上到底為了何事，她才突然如此相問，或許是她一時心情激動，心想：「那天我義父歐陽鋒授我武功，將你點倒，我可並沒和你親熱啊。」但耳聽得她如此柔聲說著纏綿的言語，醺醺如醉，一時也說不出話來。

　　小龍女靠在他胸前，問道：「你要我答應什麼？」楊過撫著她秀髮，說道：「咱們勝了那谷主，立即動身回古墓，以後不論什麼，你永遠不能再離開我身邊。」小龍女抬起頭來，望著他雙眼，說道：「難道我想離開你麼？難道離開你之後，我的傷心不及你厲害麼？我自然答應你，便是天塌下來，我也不離開你啦。」

　　楊過大喜，待要說話，忽聽為首的綠衫弟子大聲道：「揀定了兵刃沒有？」

　　小龍女微微一笑，向楊過道：「咱們盡快走罷。」轉過身來，想住意取兩把劍便是卻見西壁間一大片火燒的焦痕，幾張桌椅也均燒得殘破，不禁一怔。楊過笑道：「那老頑童曾闖進這劍房中來過，放了一把火，這焦痕自是他的手筆了。」只見屋角□半截畫幅之下露出兩段劍鞘來。他心念一動：「這兩把劍本是以畫遮住，只因畫幅給老頑童燒去半截，劍身才顯露出來。主人如此佈置，這兩把劍定是十分珍異。」於是伸手到壁上摘了下來，將一柄交給小龍女，握住另一柄的劍柄，拔出劍鞘。

　　劍一出鞘，兩人臉上都感到一陣涼意，但劍身烏黑，沒半點光澤，就似一段黑木一般。小龍女也拔劍出鞘。那劍與楊過手中的一模一樣，大小長短，全無二致。雙劍並列，室中寒氣大增，只是兩把劍既無尖頭，又無劍鋒，圓頭鈍邊，倒有些似一條薄薄的木鞭。楊過翻轉劍身，只見刻著兩字，文曰：「君子」，再看小龍女那把劍時，刻的是「淑女」兩字。楊過本來不喜兩劍形狀，但很喜歡這成雙成對的劍名，眼望小龍女瞧她意下如何。小龍女喜道：「此劍無尖無鋒，正好用來與谷主過招，他曾救我性命，我本不想傷他。」楊過笑道：「劍名君子淑女。我可當不起。這『君』字若改成個『浪』字，我用起來就更好了。」說著舉劍虛刺兩下，但覺輕重合手，極是靈便，道：「好，咱們便用這對劍罷。」

　　小龍女還劍入鞘，正要出室，只見桌上花瓶中插著的一叢花嬌艷欲滴，美麗異常，只是插得亂七八糟，不成格局，於是順手去整理一下。楊過叫道：「啊喲，使不得。」但為時不及，小龍女手指上已被花刺刺中數下，她愕然回顧，問道：「怎麼？」楊過道：「這是情花啊，你在谷中這些日子，難道不知麼？」小龍女將傷指在口中吮了數下，搖頭道：「我不知道。情花？那是什麼花？」

　　楊過待要解釋，一眾綠衫弟子連聲催促，於是兩人重回大廳。公孫谷主早已等得極不耐煩，向綠衫弟子怒目而視，顯是怪責他們辦事不力，何以任由楊龍二人耽擱了這許多時候。眾弟子極為害怕，均各變色。

　　公孫谷主待二人走近，說道：「柳姑娘，你揀定劍了？」小龍女取出「淑女劍」，點頭道：「我們用這對鈍劍，不敢當真與谷主拚鬥，只是點到為止如何？」谷主心中一凜，厲聲道：「是誰教你們取這劍的？」說著眼光向公孫綠萼一掃，隨即又定在小龍女臉上。小龍女微感奇怪，道：「沒人教我們啊。這對劍用不得麼？那我們去換過兩把便是。」谷主怒目向楊過橫了一眼，道：「換兩把劍，豈不又去半天？不用換了，動手罷。」

　　小龍女道：「公孫先生，咱們話說明在先，我和他跟你單打獨鬥，都非你對手，現下以二對一，那是我們佔了便宜。我們並非真的要跟你為敵，也不是與你比什麼勝敗。只要你不加阻攔，我們向你認輸道謝。」谷主冷笑道：「贏得我手中刀劍，我自是任你們處置，倘若你們輸了，婚姻之約可再不能反悔。」小龍女淡然一笑，道：「我們輸了，我和他葬身在這谷中便是。」公孫谷主更不打話，左手金刀揮出，呼的一聲，向楊過斜砍過去。

　　楊過提起劍來，還了一招「白鶴亮翅」，乃是全真派正宗劍法。公孫谷主心想：「這一招雖然法度嚴謹，卻也只平穩而已。」右劍回過，向他肩頭直刺，竟是撇開小龍女，刀劍齊向楊過身上招呼。楊過凝神應敵，嚴守門戶，接了三招。

　　小龍女待谷主出了三招，這才挺劍上前。公孫谷主對她劍招卻不以金刀招架，只在她來勢極急之時，方出黑劍擋開，招數之中顯是故意容讓。

　　法王看了七八招，微笑道：「公孫谷主，你這般惜玉憐香，只怕要大吃苦頭。」公孫谷主道：「大和尚，你若瞧不起在下，待會不妨下場賜教，此刻卻不用費神指點。」說著催動刀劍，廳中風聲漸響。

　　又鬥數合，楊過使一招全真劍法的「橫行漠北」，小龍女使一招玉女劍法的「彩筆畫眉」，兩下都是橫劍斜削，但楊過長劍自左而右橫掃數尺，小龍女這劍卻不過微微兩顫，兩招合成了玉女素心劍法中的一招「□下梳裝」。公孫谷主一驚，舉黑劍擋開了楊過長劍，橫金刀守住眉心。小龍女的劍刃堪堪劃到他雙目之上，刀劍相交，噹的一響，金刀的刀頭竟被淑女劍割去了一截。

　　旁觀眾人都吃了一驚，想不到她手上這柄看來平平無奇的鈍劍竟是如此鋒銳。楊過與小龍女也是大出意外，他們初時選此一對鈍劍，只為了名目好聽而雙劍同形，不料誤打誤撞，竟是選中了一對寶劍，這一來更是精神大振，雙劍著著搶攻。

　　公孫谷主也是暗暗納罕：「柳妹與這小子武功都不及我，二人合力我本來絲毫不懼，怎知雙劍合壁，竟然如此厲害，看來那賊禿的話倒也不假。若是今日輸在他二人手下……若是今日輸在他二人手下……」想到此處，猛地□左刀右攻，右劍左擊，使出他平生絕學「陰陽倒亂刃法」來。黑劍本來陰柔，此時突然硬砍猛斫，變成了陽剛的刀法，而笨重長大的鋸齒金刀卻刺挑削洗，全走單劍的輕靈路子，刀成劍，劍變刀，當真是奇幻無方。

　　金輪法王、瀟湘子、尹克西三人都是見識廣博，但這路陰陽倒亂的刀法劍法卻是生平從所未見，從所未聞。馬光佐叫了起來：「喂，糟老頭子，你這般亂七八糟，攪的是什麼古怪名堂？你……你……你可越老越不成話了！」

　　公孫谷主不過四十來歲，年紀也不甚老，今日存心要與小龍女成親，卻給這渾人「糟老頭子長，糟老頭子短」的叫著，心中如何不惱？此時也無餘暇與他算帳，全力施展這門已苦練了二十餘年的武功，決意先打敗楊龍二人再說。

　　楊過與小龍女雙劍合壁，本已漸佔上風，但對手忽然刀劍錯亂，招數奇特，二人不由得手忙腳亂，霎時之間連遇險招。楊過看出黑劍的威力強於金刀，當下將劍上的刀法盡數接了過來，讓小龍女去擋鋸齒金刀，心想她兵刃上佔了便宜，金刀不敢與她淑女劍相碰，當不致有重大危險。但這樣一來，二人各自為戰，玉女素心劍法分成兩截，威力立減。

　　公孫谷主大喜，噹噹噹，揮劍砍了三刀，左手刀卻同時使了「定陽針」、「虛式分金」、「荊軻刺秦」、「九品蓮台」四招。這四手劍招飄逸流轉，四劍夾在三刀之中。楊過尚能勉力抵禦，小龍女卻意亂心慌，想揮劍去削他刀鋒，但金刀勢如飛鳳，劈削不到。楊過情知不妙，拚著自身受傷，使一招全真劍法中的「馬蹴落花」，平膀出劍，劍鋒上指，將對方刀劍一齊接過。小龍女當即回劍護住楊過頂心。二人一起一合，又回到了玉女素心劍法。這套劍法的真諦在於使劍的兩人心心相印，渾若一人，這一招楊過捨身相救，正是這劍術的無上心法。小龍女見他不守門戶，相救自己，怕他受害，忙伸劍代他守護，於是二人皆不守而皆守，雙劍之勢驟然而長。

　　數招一過，公孫谷主額頭微微見汗，刀劍左支右絀，敗像已呈。小龍女與楊過卻越打越是順手。楊過左手捏個劍訣，右手劍斜刺敵一左腰，小龍女雙手持住劍柄，舉劍上挑，這招叫做「舉案齊眉」，劍意中溫雅密意，風光旖旎。她心中滿溢柔情密意，回首凝視楊過，突然之間，胸間猶如被大鐵錘猛力一擊，右手手指劇痛，險些連劍柄也拿捏不定，不由得臉色大變，躍開三步。

　　公孫谷主冷笑道：「嘿，情花，情花！」心中既喜且妒。小龍女不明甚意，楊過卻知是情花之毒發作，她適才在劍室中被情花的小刺刺損手指，此刻動情，指上頓感劇痛。他曾身受此苦，對小龍女極是憐惜，柔聲問道：「很痛罷！」公孫谷主乘此良機，刀劍向楊過一陣急攻，小龍女疼痛稍減，提劍又上。楊過心中關注，道：「你再休息一下。」豈知他一動柔情，手指上也是疼痛斗作。

　　公孫谷主乘隙黑劍急砍，噹的一響，將他君子劍打落在地，黑劍隨即前挺，已抵住楊過胸口。小龍女大驚來救，卻給他金刀攔住，無法近身。谷主叫道：「拿下了這小子。」四名綠衫弟子應聲上前，撒網兜轉，將楊過擒在網□，漁網繞了數轉，將他牢牢纏住。公孫谷主問道：「柳妹，你怎樣？」

　　小龍女知道憑己一人非他敵手，將淑女劍往地下一擲，只聲擦的一響，君子劍與淑女劍互相躍近，並在一起，牢牢的再不分開，原來雙劍均有極強的磁力。小龍女悠然道：「劍猶如此，人豈不若？你將我們二人一齊殺了便是。」

　　公孫谷主哼了一聲，道：「你隨我來。」舉手向法王等一拱道：「少陪！」轉入內堂。四名弟子拉著漁網，擒了楊過，跟著進去。小龍女也跟隨入內。

　　馬光佐道：「大和尚，僵□鬼，咱們得設法救人。」金輪法王微笑不答。瀟湘子冷笑道：「大個兒，你打得過這糟老頭兒麼？」馬光佐抓耳摸腮，想不出主意，只道：「打不過也得打！打不過也得打！」

　　公孫谷主昂首前行，走進一間小小的石室，說道：「割幾困情花來。」

　　楊過與小龍女既已決心一死，二人只是相向微笑，對公孫谷主做什麼事、說什麼話，全不理會。過不多時，石室門口傳進來一陣醉人心魄的花香，二人轉頭瞧去，迎眼只見五色繽紛，嬌紅嫩黃，十多名綠衫弟子拿著一叢叢的情花走進室來。他們手上臂上都墊了牛皮，以防為情花的小刺所傷。公孫谷主右手一揮，冷然道：「都堆在這小子身上。」

　　霎時之間，楊過全身猶似為千萬隻黃蜂同時螯咬，四肢百骸，劇痛難當，忍不住大聲號叫。小龍女又是憐惜，又是憤怒，向公孫谷主喝道：「你幹什麼？」搶上去要移開楊過身上的情花。

　　公孫谷主伸臂擋住，說道：「柳妹，今日本是你我洞房花燭的吉期，卻給這小子闖進谷來，將大好的日子鬧了個亂七八糟，我和他素不相識，原無怨仇，何況他既與你有舊，只畏他謹守賓客之義，我自然也是禮敬有加，今日事己如此……」說到此處，左手一揮，眾弟子退出石室，帶上了室門。他繼續說道：「……是禍是福，全在你一念之間。」

　　楊過在情花小刺的圍刺之下苦不堪言，只是不願小龍女為自己難過，咬緊了牙關始終默不出聲，於公孫谷主的話半句也沒聽進耳去。小龍女望著他痛楚的神情，憐惜之念大起，就在此時，手指上情花之毒發作，又是一陣劇痛，心想：「我只不過給情花略刺一下，已痛得如此厲害，他遍身千針萬刺，那可如何抵受？」

　　公孫谷主猜知她心意，說道：「柳妹，我是誠心誠意，想與你締結百年良緣，對你只有一片愛慕之忱，絕無歹意，這一節你自是明白的。」小龍女點點頭，淒然道：「你待我一直很好，且別說於我有救命之恩，在此之前，你對我千依百順，慇勤周至，唯恐博不了我的歡心。」她垂首半晌，長長歎了口氣，說道：「公孫先生，當日你如沒在荒山中遇著我，若是沒救我性命，任我沒聲沒息的死了，於咱們三人都更好些。你硬逼我與你成親，明知我會終生不樂。這於你又有什麼好處？」

　　公孫谷主雙眉又是緩緩豎起，低沉著聲音道：「我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不容人欺負折辱。你既答允了與我成親，便得成親。至於歡樂悉苦，世事原本難料，明天的事又有誰知道了？大家走著瞧罷。」袍袖一揮，說道：「此人遍身為情花所傷，每過一個時辰，疼痛便增一分，三十六日後全身劇痛而死。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我有秘製妙藥可給他醫治，一天之後卻是神仙難救。他是死是活，就由你說罷。」說著緩步走向室門，伸手推開了門，轉頭道：「若是你寧可任他慢慢痛死，那也由得你，你就在這兒瞧他三十六日，我對你絕無加害之意，你盡可放心。十二個時辰之內你如回心轉意，只須呼叫一聲，我便拿解藥來救他性命。」說著便要邁步出室。

　　小龍女見楊過全身發顫，咬唇出血，雙目本來朗若流星，此刻已是黯然無光，想得到他身上如何痛苦，此時已然如此難當，若這疼痛每過一個時辰便增一分，一連痛上三十六天，只怕地獄之中也無如此苦刑，一咬牙，說道：「公孫先生，我允你成親便了。你快放了他，取藥解救。」

　　公孫谷主一直逼迫，為的便是要她口出此言，此時聽在耳□，心中又是喜歡又是妒恨，知道自今之後，這女子對己只有怨憎，決無半分情意，點頭道：「你能回心轉意，於大家都好。今晚你我洞房花燭之後，明日一早我便取藥救他。」小龍女道：「你先給他治好傷。」谷主歎道：「柳妹，你也太小覷我了。好容易才叫你答允，你實非真心情願，我就再蠢，也豈能不知？難道我先能給他治傷麼？」說著轉身出門。

　　小龍女與楊過慘然相對，半晌無言。楊過緩緩的道：「姑姑，過兒承你傾心相愛，雖在九泉，亦是心懷安暢。你將我一掌打死了罷！」小龍女心想：「我先將他打死，隨即自盡。」於是提起手來，潛運內勁。楊過臉露微笑，目光柔和，甜甜的瞧著她，低聲道：「此刻才是你我洞房花燭的時分呢。」小龍女見他神采飛揚，心想：「這般一個俊俏郎君，何以老天便狠心如此，要他今日死於非命？」胸口一酸，突覺喉頭發甜，似乎又要嘔血，臂上的勁力登時消失。她突然撲在楊過身上，情花的千針萬刺同時刺入她的體內，說道：「過兒，你我同受苦楚。」

　　忽聽背後公孫谷主「啊喲」一聲驚呼，道：「你……你……」隨即冷冷的道：「那又何苦如此？你身上挨痛，他的疼痛便能少了半分嗎？」小龍女向楊過深深望了一眼，緩緩轉過身去，邁步出室，再不回頭。公孫谷主向楊過道：「楊兄弟，再過十個時辰，我便攜同靈藥前來救你。這十個時辰之中，只要你清心自持，不起情慾之念。縱有痛楚，亦不難熬。」說著出室關門，逕自去了。

　　楊過身上受苦，心中傷痛：「前時所受的諸般苦楚，與今日相較已全都算不了什麼。這谷主如此狠毒，我焉能一死了之，任由姑姑落在他手中苦受折磨？何況我父仇未報，豈能讓那假仁假義的郭靖、黃蓉作下惡事，不受報應？」思念及此，不由得熱血如沸，激昂振奮，「死不得，無論如何死不得！便算姑姑成了這谷主的夫人，我還是要救她出來。我還得苦練武功，給死去的父母報仇。」於是咬緊牙關，盤膝坐起，雖在漁網之中不能坐正姿式，還是氣沉丹田，用起功來。

　　過了兩個時辰，已是午後，一名綠衫弟子端著盤子走進來，盤中裝著四個無酵饅頭，說道：「谷主今日新婚大喜，也讓你好好吃一個飽。」將盤子放在漁網之側，他手上密密層層的包著粗布，唯恐為情花所傷。楊過伸手出網，取過四個饅頭都吃了，心想：「我既要和這賊谷主廝拚到底，便不能作踐自己身子。」那弟子笑道：「瞧不出你胃口倒好。」

　　突然門口綠影一幌，又有一名綠衫弟子進來，悄沒聲的走到那人身後，伸拳在他背心上重重擊落。先前那人沒瞧見來人是誰，已被打得昏暈過去。

　　楊過見偷襲的那人竟是公孫綠萼，奇道：「你……你……」公孫綠萼轉身先將室門關上，低聲道：「楊大哥悄聲，我來救你。」說著解開漁網的結子，搬開叢叢情花，放了楊過出來，她手上也纏著粗布。楊過遲疑道：「令尊若知此事……」公孫綠萼道：「我拚著身受重責便是。」隨手摘下一小叢情花，塞在那綠衫弟子口中，令他醒後不能呼救，然後將他縛入漁網，情花堆了個滿身，這才低聲道：「楊大哥，倘若有人進來，你就躲在門後。你身中劇毒，我到丹房去取解藥給你。」

　　楊過好生感激，知她此舉實是身犯奇險，自己與她相識不過一日，她竟背叛父親來救自己，說道：「姑娘，我……我……」內心激動，竟然說不下去了。公孫綠萼微微一笑，說道：「你稍待片刻，我即時便回。」說著翩然出室。

　　楊過呆呆的出神：「她何以待我如此好法？我雖遭際不幸，自幼被人欺辱，但世上真心待我之人卻也不少。姑姑是不必說了，如孫婆婆、洪老幫主、義父歐陽鋒、黃島主這些人，又和程英、陸無雙，以及此間公孫綠萼這幾位姑娘，無不對我極盡至誠。我的時辰八字必是極為古怪，否則何以待我好的如此之好，對我惡的又如此之惡？」他卻想不到自己際遇特異，所逢之人不是待他極好，便是極惡，乃是他天性偏激使然，心性相投者他赤誠相待，言語不合便視若仇敵，他待別人如是，別人自然也便如是以報了。

　　等了良久，始終不見公孫綠萼現身。楊過越等越是擔憂，初時還猜想定是丹房中有人，盜藥一時不得其便，時刻漸久，心想縱然取藥不得，她也必過來告知，瞧來此事已然凶多吉少，她為我干冒大險，我怎可不設法相救？於是將室門推開一縫，向外張望，門外靜悄悄的並無人影，當即溜了出來，卻不知公孫綠萼陷身何處。

　　正自□徨，忽聽轉角處腳步聲響，他忙縮身轉角，只見兩名綠衫弟子並肩而來，手中各執一條荊杖，顯然是行刑之具。楊過大怒：「姑姑寧死不屈，這無恥谷主竟要對她苦刑逼迫！」當下放輕腳步，跟隨在兩名弟子之後。那二人並不知覺，曲曲折折的繞過幾道長廊，來到一間石室之前，朗聲說道：「啟稟谷主，荊杖取到。」推門入內。

　　楊過心中怦怦而跳，見那石室東首有窗，於是走到窗下，湊眼向內張望，豈知小龍女不在室內，公孫綠萼卻垂首站在父親之前。公孫谷主居中而坐，兩名綠衫弟子手持長劍，守在綠萼左右。

　　谷主接過荊杖，冷冷的道：「萼兒，你是我親生骨肉，到底為何叛我？」公孫綠萼低頭不語。谷主道：「你看中了那姓楊的小子，我豈有不知？我本說要放了他，你又何必性急？明日爹爹跟他說，就將你許配於他如何？」楊過如何不知公孫綠萼對己大有情意，但此刻聽人公然說將出來，一顆心還是怦然而動。

　　公孫綠萼低頭不語，過了片刻，突然抬起頭來，朗聲說道：「爹爹，你此刻一心想著自己成親，那□還顧念到女兒？」公孫谷主哼了一聲，並不接口。公孫綠萼又道：「不錯，女兒欽慕楊公子為人正派，有情有義。但女兒知他心目中只有龍姑娘一人。女兒所以救他，就是……就是瞧不過爹爹的所作所為，別無他意。」楊過心中大是激動，暗想：「這賊谷主乖戾妄為，所生的女兒卻如此仁義。」

　　公孫谷主臉上木然，並無氣惱之色，淡淡的道：「依你說來，那我便是為人不正派了，便是無情無義了？」公孫綠萼道：「女兒怎敢如此數說爹爹。只是……只是……」谷主道：「只是怎麼？」綠萼道：「那楊公子身受情花的千針萬刺，痛楚如何抵擋？爹爹，你大恩大德，放了他罷。」谷主冷笑道：「我明日自會救他放他，何用你從中多事。」

　　公孫綠萼側頭沉吟，似在思量有幾句話到底該不該說，終於臉現堅毅之色，說道：「爹爹，女兒受你生養撫育的大恩，那楊公子只是初識的外人，女兒如何會反去助他？倘若爹爹明日當真給他治傷，將他釋放，女兒又何必冒險到丹房中來？」谷主厲聲說道：「那你為何又來了？」公孫綠萼道：「女兒就知爹爹對他不懷善意，你逼迫龍姑娘與你成親之後，便要使毒計害死楊公子，好絕了龍姑娘之念。」

　　公孫谷主兩道長眉登時又即豎起，冷冷的道：「哼，當真是養虎貽患。把你養得這麼大了，想不到今日竟來反咬我一口。拿來！」說著伸出手來。綠萼道：「爹爹要什麼？」谷主道：「你還裝假呢？那治情花之毒的絕情丹啊。」綠萼道：「女兒沒拿。」谷主站起身來，道：「那麼那□去了？」

　　楊過打量室中，只見桌上，櫃中滿列藥瓶，壁上一叢叢的掛著無數乾草藥，西首並列三座丹爐，這間石室自便是所謂丹房了。瞧著公孫谷主的神情，綠萼今日非受重刑不可，只聽她道：「爹爹，女兒私進丹房，確是想取絕情丹去救楊公子，但找了半天沒找到，否則何以會給爹爹知覺？」

　　谷主厲聲道：「我這藏藥之所極是機密，幾個外人一直在廳，沒離開過一步，這絕情丹突然失了影蹤，難道它自己會生腳不成？」綠萼跪倒在地，哭道：「爹爹，你饒了楊公子性命，命他出谷之後永世不許回來，也就是了。」谷主冷笑道：「若是我性命垂危，你未必便肯跪地向人哭求。」綠萼不答，只是抱住了他雙膝。

　　谷主道：「你取去了絕情丹，又教我怎生救他？好，你不肯認，也由得你。你就在這兒耽一天。你雖偷了我的丹藥，卻送不到那姓楊的小子口中，總是枉然，十二個時辰之後，我再放你罷！」說著走向室門。

　　公孫綠萼咬牙叫道：「爹爹！」

　　谷主道：「你還有何話說？」綠萼指著那四名弟子道：「你先叫他們出去。」谷主道：「我谷中眾心如一，事無不可對人言。」綠萼滿臉通紅，隨即慘白，說道：「好，你不信女兒的話，那你便瞧我身上有沒有丹藥。」說著解去上衫，接著便解裙子。公孫谷主忙揮手命四名弟子出外，關上了室門。片刻之間，綠萼已將外衫與裙子脫去，只留下貼身的小衣，果然身上並無一物。

　　楊過在窗外見她全身晶瑩潔白，心中怦的一動。他是少年男子，公孫綠萼又是身材豐腴，容顏俏麗，一看之下，不由得血脈賁張，但隨即想起：「她是為救我性命，這才不惜解衣露軀，楊過啊楊過，你若再看一眼，那便是禽獸不如了。」急忙閉眼，但心神煩亂之際，額頭竟輕輕在窗格子上一碰。

　　這一碰雖只發出微聲，公孫谷主卻已知覺，走到三座丹爐之旁，將中間一座丹爐推開，把東首的推到中間，西首的推到東首，然後將原在中間的推到了西首，說道：「既是如此，我便允你饒那小子的性命便是。」綠萼大喜，拜倒在地，顫聲道：「爹爹！」

　　谷主走到靠壁的椅中坐下，道：「我谷中規矩，你是知道的。擅入丹房，該當如何？」綠萼低首道：「該當處死。」谷主歎道：「你雖是我親生女兒，但也不能壞了谷中規矩，你好好去罷！」說著抽出黑劍，舉在半空，柔聲道：「唉，萼兒，你若是從此不代那姓楊的小子求情，我便饒你。我只能饒一個人，饒你還是饒他？」公孫綠萼低聲道：「饒他！」谷主道：「好，我女兒當真大仁大義，勝於為父的多了。」揮劍往她頭頂劈下去。

　　楊過大驚，叫道：「且慢！」從窗口飛身躍入，跟著叫道：「該當殺我！」右足在地下一點，正要伸手去抓公孫谷主手腕，阻他黑劍下劈，突覺足底一軟，卻似踏了個空。楊過暗叫不妙，急提真氣，身子陡然向上拔起。公孫谷主雙掌在女兒肩頭一推。公孫綠萼身不由主的急退，往楊過身上撞來。

　　楊過躍起後正向下落，公孫綠萼恰好撞向他身上，兩人登時一齊筆直墮下，但覺足底空虛，竟似直墮了數十丈尚未著地。

　　楊過雖然驚惶，仍想到要護住綠萼性命，危急中雙手將她身子托起，眼前一片黑暗，不知將落於何處，足底是刀山劍林？還是亂石巨岩？思念未定，撲通一聲，兩人已摔入水中，往下急沉，原來丹房之下竟是個深淵。

## 第19回　地底老婦

　　楊過身子與水面相觸的一瞬之間，心中一喜，知道性命暫可無礙，否則二人從數十丈高處直墮不住，那是非死不可。衝力既大，入水也深，但覺不住的往下潛沉，竟似永無止歇。他閉住呼吸，待沉勢一緩，左手抱著綠萼，右手撥水上升，剛鑽出水面吸了口氣，突然鼻中聞到一股腥臭，同時左首水波激盪，似有什麼巨大水族來襲。

　　一個念頭在他心中轉過：「賊谷主將我二人陷在此處，豈有好事？」右手發掌向左猛劈出去，砰的一聲巨響，擊中了什麼堅硬之物，跟著波濤洶湧，他藉著這一掌之勢，己抱著公孫綠萼向右避開。

　　他不精水性，所以能在水底支持，純係以內功閉氣所致。此時眼前一片漆黑，只聽得左首和後面擊水之聲甚急，他右掌翻出，突然按到一大片冰涼粗糙之物，似是水族的鱗甲，大吃一驚：「難道世間真有毒龍？」手上使勁，騰身而起，那怪物卻被他按入了水底。他深深吸了口氣，準擬再潛入水中，那知右足竟然己踏上了實地，這一下非事先所料，足上使的勁力不對，撞得急了，右腿好不疼痛。

　　但心喜之餘，腿上疼痛也顧不得了，伸手摸去，原來是深淵之旁的岩石。他只怕怪物繼續襲來，忙向高處爬去，坐穩之後，驚魂稍定。公孫綠萼吃了好幾口水，人已半暈。楊過讓她伏在自己腿上，緩緩吐水。只聽得岩石上有爬搔之聲，腥臭氣息漸濃，有幾隻怪物從水潭中爬了上來。

　　公孫綠萼翻身坐起，摟住了楊過脖子，驚道：「那是什麼？」楊過道：「別怕，你躲在我身後。」公孫綠萼不動，只是摟得他更加緊了，顫聲道：「鱷魚，鱷魚！」

　　楊過在桃花島居住之時曾見過不少鱷魚，知道此物兇猛殘忍，尤勝陸上虎狼，當日他與郭芙、武氏兄弟等見到，也是不敢招惹，總是遠而避之，不意今日竟會在這地底深淵之中相遇，當下坐穩身子，凝神傾聽，從腳步聲中察覺共有三條鱷魚，正一步步的爬近。

　　公孫綠萼低聲道：「楊大哥，想不到我和你死在一處。」語氣中竟有喜慰之意。楊過笑道：「便是要死，咱們也得先殺幾條鱷魚再說。」

　　這時當先一條鱷魚距楊過腳邊已不到一丈，綠萼叫道：「快打！」楊過道：「再等一下。」伸出右足，垂在巖邊，那鱷魚又爬近數尺，張開大口，往他足上狠狠咬落。楊過右足回縮，跟著揮腳踢出，正中鱷魚下顎。那鱷魚一個觔斗翻入淵中，只聽得水聲響動，淵中群鱷一陣騷動，另外兩條鱷魚卻又已爬近。

　　楊過雖中情花劇毒，武功卻絲毫未失，適才這一踢實有數百斤的力道，踢中鱷魚後足尖隱隱生疼，那鱷魚跌入潭中後卻仍是游泳自如，想見其皮甲之堅厚，心想：「單憑空手，終究奈何不了這許多凶鱷，鬥到後來，我與公孫姑娘遲早會膏於鱷吻，如何想個法子，方能將這些鱷魚盡數殺死？」伸手出法想摸塊大石當武器，但岩石上光溜溜的連泥沙也無一粒，只聽得兩頭鱷魚又爬近了些，忙問：「你身上有佩劍麼？」

　　公孫綠萼道：「我身上？」想起自己在丹房中除去衣裙，只餘下貼身的小衣，這時卻偎身於楊過懷中，不由得大羞，登時全身火熱，心中卻甜甜的喜悅不勝。

　　楊過全神貫注在鱷魚來襲，並未察覺她有何異狀，耳聽得兩頭鱷魚距身前已不過丈許，身後又有兩頭，若是發掌劈打，原可將之擊落潭中，但轉瞬又復來攻，於事無補，自己內力卻不絕耗損，於是蓄勢不發，待二鱷爬到身前三尺之處，猛地裡雙掌齊發，拍拍兩聲，同時擊在二鱷頭上。鱷魚轉動不靈，楊過掌到時不知趨避，但皮甲堅厚，只是暈了一陣，滑入潭中。就在此時，身後二鱷已然爬到，楊過左足將一鱷踢下巖去，這一腳踢得重了，抱持綠萼不穩，她身子一側，向巖下滑落。

　　公孫綠萼驚叫一聲，右手按住岩石，運勁竄上。楊過伸掌在她背心一托，將她救上。這麼一耽擱，最後一頭鱷魚已迫近身邊，張開巨口往楊過肩頭咬落。這時拳打足踢均已不及，雖可躍開閃避，但那巨口的雙顎一合，說不定便咬在綠萼身上，危急中雙手齊出，一手扳住鱷魚的上顎，一手扳住下顎，運起內力，大喝一聲，只聽得喀喇一響，鱷魚兩顎從中裂開，登時身死。

　　楊過雖扳死凶鱷，背上卻也已驚得全是冷汗。綠萼道：「你沒受傷罷？」楊過聽她語聲之中又是溫柔，又是關切，心中微微一動，道：「沒有。」只是適才使力太猛，雙臂略覺疼痛。綠萼察覺死鱷身軀躺在巖上，一動也不動，心下極是欽佩，道：「你空手怎麼將它弄死的？黑暗中便又瞧得恁地清楚。」楊過道：「我隨著姑姑在古墓中居住多年，只要略有微光，便能見物。」他說到姑姑與古墓，不由得一聲長歎，突然全身劇痛，萬難忍受，不由得縱聲大叫，同時飛足將死鱷踢入潭中。

　　兩頭鱷魚正向巖上爬上來，聽到他慘呼之聲，嚇得又躍入水中。

　　公孫綠萼忙握住他手臂，另一手輕輕在他額頭撫摸，盼能稍減他的疼痛。楊過自知身中劇毒，縱然不處此危境，也活不了幾日，聽公孫谷主說要連痛三十六日才死，但疼痛如此難當，只畏再挨幾次，終於會忍耐不住而自絕性命，然自己一死之後，公孫綠萼無人救護，豈不慘極，心想：「她所以處此險境，全是為了我。我不論身上如何疼痛，必當支持下去，但願那谷主稍有父女之情，終於回心轉意而將她救回。」心中盤算，一時沒想及小龍女，疼痛登時輕緩，說道：「公孫姑娘，別害怕，我想你爹爹就會來救你上去。他只恨我一人，對你向來鍾愛，此時定然已好生後悔。」

　　公孫綠萼垂淚道：「當我媽在世之時，爹爹的確極是愛我。後來我媽死了，爹爹就對我日漸冷淡，但他……但他……心中，我知道是不會恨我的。」停了片刻，斗地想起許多奇怪難解之事，說道：「楊大哥，我忽然想起，爹爹一直在怕我。」楊過奇道：「他伯你？那倒奇了。」綠萼道：「是啊，我總覺爹爹見到我之時神色間很不自然，似是心中隱瞞著什麼要緊事情，生怕給我知道了。這些年來，他總是盡量避開我，不見我面。」

　　他以前見到父親神情有異，雖覺奇怪，但每次念及，總是只道自母親逝世，父親心中悲痛，以至性情改變，但這次她摔入鱷潭，卻明明是父親布下的圈套。他在丹房中移動三座丹爐，自是打開翻板的機關。若說父親心恨楊過，要將他置之死地，楊過本已中了情花之毒，只須不加施救，便難以活命，何況那時他正跌向鱷潭，其勢已萬難脫險，然則父親何以將自己也推入潭中？這一掌之推，那裡還有絲毫父女之情？這決非盛怒之下一時失手，其中必定包藏了陰謀禍心。她越想越是難過，但心中也是越加明白。父親從前許多特異言行當時茫然不解，只是拿「行為怪僻」四字來解釋，此時想來，顯然全是從一個「怕」字而起，可是他何以會害怕自己的親生女兒，卻萬萬猜想不透。

　　這時鱷潭中鬧成一片，群鱷正自分嚼死鱷，一時不再向巖上攻來。楊過見她呆呆出神，問道：「是否你父親有甚隱事，給你無意之中撞見了？」綠萼搖頭道：「沒有啊。爹爹行止端方，處事公正，谷中大小人等無不對他極是敬重。今日他如此對你確是不該，但以往從未有過這般倒行逆施之事。」楊過不知絕情谷中過去的情事，自難代她猜測。

　　鱷潭深處地底，寒似冰窟，二人身上水濕，更是涼氣透骨。楊過在寒玉床上練過內功，對這一點寒冷自是毫不在意，公孫綠萼卻已不住顫抖，偎在楊過懷中求暖。楊過心想這姑娘命在頃刻，定然又是難過又是害怕，想說幾句笑話逗她一樂，只見潭中群鱷爭食，巨口利齒，神態猙獰可怖，於是笑道：「公孫姑娘，今日你我一齊死了，你來世想轉生變作什麼東西？似這般難看的鱷魚，我是說什麼也不變的。」

　　公孫綠萼微微一笑，道：「那你還是變一朵水仙花兒罷，又美又香，人人見了都愛。」楊過笑道：「要說變花，也只有你這等人才方配。若是我啊，不是變作喇叭花，便是牛屎菊。」綠萼笑道：「倘若閻羅王要你變一朵情花，你變不變？」

　　楊過默然不答，心中極是悔恨：「憑我和姑姑合使玉女素心劍法，那賊谷主終非敵手。那時他手忙腳亂，轉眼便要輸了。偏生事不湊巧，姑姑在劍室中給情花刺傷，而這素心劍法又須兩人心靈相通，情意綿綿，方始發出威力。唉，這也是天數使然，無話可說了。卻不知姑姑眼下如何？」他一想到小龍女，身上各處創口又隱隱疼痛。

　　公孫綠萼不聽他答話，已知自己不該提到情花，忙岔開話題，說道：「楊大哥，你能瞧見鱷魚，我眼前卻是黑漆漆的，什麼都瞧不見。」楊過笑道：「鱷魚的尊容醜陋得緊，不瞧也罷。」說著輕輕拍了拍她肩頭，意示慰撫，一拍之下，著手處冰冷柔膩，才想到她在丹房中解衣示父，只剩下貼身的小衣，肩頭和膀子都沒衣服遮蔽。楊過微微一驚，急忙縮手。綠萼想到他能在暗中見物，自己半裸之狀全都給他瞧得清清楚楚，不禁叫了聲：「啊喲！」身子自然而然的讓開了些。

　　楊過稍稍坐遠，脫下長袍，給她披在身上，解衣之際，不但想到了小龍女，也想到了給自己縫袍的程英，想到願意代己就死的陸無雙，自咎一生辜負美人之恩極多，愧無以報，不禁長長的歎了口氣。

　　公孫綠萼整理一下衫袖，將腰帶繫上，忽覺楊過長袍的衣袋中有小小一包物事，伸手摸了出來，交給他道：「這是什麼東西？你要不要用？」楊過接了過來，入手只覺沉沉地，問道：「那是什麼？」綠萼一笑，說道：「是你袋裡的東西，怎麼反來問我？」楊過凝神看時，見是個粗布小包，自己從未見過，當即打開，眼前突然一亮，只見包中共有四物，其中之一是柄小小匕首，柄上鑲有龍眼核般大小的一顆珠子，發出柔和瑩光，照上了公孫綠萼的俏臉，心想：「古人言道珠稱夜光，果然不虛。」

　　綠萼忽地尖叫：「咦！」伸手從包中取過一個翡翠小瓶，叫道：「這是絕情丹啊。」楊過又驚又喜，問道：「這便是能治情花之傷的丹藥？」

　　綠萼舉瓶搖了搖，覺到瓶中有物，喜道：「是啊，我在丹房中找了半天沒找到，怎麼反而給你拿了去？你怎地拿到的？你幹麼不服啊？你不知道這便是絕情丹，是不是？」她欣喜之餘問話連串不斷，竟沒讓楊過有答話的餘暇。

　　楊過搔了搔頭，道：「我半點也不知道，這……這瓶丹藥，怎地會放在我袋中，這可真是奇哉怪也。」

　　綠萼藉著匕首柄上夜明珠的柔光，也看清楚了近處物事，只見小包中除匕首與裝絕情丹的翡翠小瓶之外，還有塊七八寸見方的羊皮，半截靈芝。她心念一動，說道：「這半截靈芝就是給那老頑童折斷的。」楊過道：「老頑童？」綠萼道：「是啊，芝房由我經管，這靈芝便是種在芝房中白玉盆裡的。老頑童大鬧書劍丹芝四房，毀書盜劍，踢爐折芝，都是他幹的好事。」楊過恍然而悟，叫道：「是了，是了。」綠萼忙問：「怎麼？」

　　楊過道：「這個小包是周老前輩放在我身邊的。」他此時已知周伯通對己實有暗助之意，因之把「老頑童」改口稱為「周老前輩」。綠萼也已明白了大半，說道：「原來是他交給你的。」楊過道：「不，這位武林前輩遊戲人間，行事鬼神莫測，他取去了我人皮面具和大剪刀，我固然不知，而他將這小包放在我衣袋裡，我也毫無所覺。唉，他老人家的本事，我真是一半也及不上。」綠萼點頭道：「是了，爹爹說他盜去了谷中要物，非將他截住不可，而他……他當眾除去衣衫，身上卻未藏有一物。」楊過笑道：「他脫得赤條條地，竟把谷主也瞞過了，原來這包東西早已放在我的袋中。」

　　綠萼拔開翡翠小瓶上的碧玉寒子，弓起左掌，輕輕側過瓶子，將瓶裡丹藥倒在掌中，瓶中倒出一枚四四方方骰子般的丹藥來，色作深黑，腥臭刺鼻。大凡丹藥都是圓形，以便吞服，若是藥錠，或作長方扁平，如這般四方的丹藥，楊過卻是前所未見，從綠萼掌中接了過來，仔細端詳。綠萼握著瓶子搖了幾搖，又將瓶子倒過來在掌心拍了幾下，道：「沒有啦，就只這麼一枚，你快吃罷，別掉在潭裡可就糟了。」

　　楊過正要把丹藥放入口中，聽她說「就只這麼一枚」，不由得一怔，問道：「只有一枚？你爹爹處還有沒有？」綠萼道：「就因為只有一枚，那才珍貴啊，否則爹爹何必生這麼大的氣？」楊過大吃一驚，顫聲道：「如此說來，我姑姑遍身也中了情花之毒，你爹爹又有什麼法子救她？」

　　綠萼歎道：「我曾聽大師兄說過，這絕情丹谷中本來很多，後來不知怎地，只剩下了一枚，而這丹藥配製極難，諸般珍貴藥材無法找全，因此大師兄曾一再告誡，大家千萬要謹防情花的劇毒，小小刺傷，數日後可以自愈，那是不打緊的。中毒一深，卻令谷主難辦，因為一枚丹藥只治得一人。」楊過連叫「啊喲」，說道：「你爹爹怎地還不來救你？」

　　綠萼當即明白了他心意，見他將丹藥放回瓶中，輕歎一聲，說道：「楊大哥，你對龍姑娘這般癡情，我爹爹寧不自愧？你只盼望我將絕情丹帶上去，好救龍姑娘的性命。」

　　楊過給她猜中心事，微微一笑，說道：「我既盼望你這麼好心的姑娘能平平安安的脫此險境，也盼能救得我姑姑性命。就算我治好了情花之毒，困在這鱷潭中也是活不了，自是救治我姑姑要緊。」心想：「姑姑美麗絕倫，那公孫谷主想娶她為妻，本也可說是人情之常。然而姑姑不肯相嫁，他便誘她到劍房中想害她性命，用心已然險惡之極；而他明知惟一的絕情丹已給人盜去，姑姑身上的情花劇毒無可解救，已不過三十六日之命，他兀自要逼她委身，只怕這潭中的鱷魚，良心比他也還好些。」

　　綠萼知道不論如何苦口勸他服藥，也總是白饒，深悔不該向他言明丹藥只有一枚，於是說道：「這靈芝雖不能解毒，但大有強身健體之功，你就快服了罷。」楊過道：「是。」將半截靈芝剖成兩片，自己吃了一片，另一片送到綠萼口中，道：「也不知你爹爹何時才來放你，吃這一片擋擋寒氣。」綠萼見他情致慇勤，不忍拒卻，於是張口吃了。

　　這靈芝已有數百年氣候，二人服入肚中，過不多時，便覺四肢百骸暖洋洋的極是舒服，精神為之一振，心智也隨之大為靈敏。綠萼忽道：「老頑童盜去了絕情丹，爹爹當然早已知道。他說治你之傷，固是欺騙龍姑娘，便是逼我交出丹藥，也是假意做作。」

　　楊過早就想到此節，只是不願更增她的難過，是以並未說破，這時聽她自己想到了，便道：「你爹爹放你上去之後，將來你須得處處小心，最好能設法離谷，到外面走走。」綠萼歎道：「唉，你不知爹爹的為人，他既將我推入鱷潭，決不致再回心轉意放我出去。他本就忌我，經過此事之後，又怎再容我活命？楊大哥，你就不許我陪著你一起死麼？」

　　楊過正待說幾句話相慰，忽然又有一頭鱷魚慢慢爬上巖來，前足即將搭上從小包中抖出來的那張羊皮。楊過心念一動：「且瞧瞧這張羊皮有什麼古怪。」提起匕首，對準鱷魚雙眼之間刺去，噗的一聲，應手而入，原來這匕首竟是一把砍金斷玉的利刃。那頭鱷魚掙扎了幾下，跌入潭中，肚腹朝天，便即斃命。楊過喜道：「咱們有了這柄匕首，潭中眾位鱷魚老兄的運氣可就不大好啦。」左手執起羊皮，右手將匕首柄湊過去，就著刃柄上夜明珠發出的弱光凝神細看。羊皮一面粗糙，並無異狀，翻將過來，卻見畫著許多房屋山石之類。

　　楊過看了一會，覺得並無出奇之處，說道：「這羊皮是不相干的。」綠萼一直在他肩旁觀看，忽道：「這是我們絕情谷水仙山莊的圖樣。你瞧，這是你進來的小溪，這是大廳，這是劍室，這是芝房，這是丹房……」她一面說，一面指著圖形。楊過突然「咦」的一聲，道：「你瞧，你瞧。」指著丹房之下繪著一些水紋。綠萼道：「這便是鱷潭了。啊……這裡還有通道。」

　　二人見鱷潭之旁繪得有一條通道，不禁精神大振。楊過將圖樣對照鱷潭的形勢，說道：「若是圖上所繪不虛，那麼從這通道過去，必是另有出路。只是……」綠萼接口道：「奇在這通道一路斜著向下，鱷潭已深在地底，再向下斜，卻通往何處？」圖上通道到羊皮之邊而盡，不知通至什麼所在。

　　楊過道：「這鱷潭的事，你爹爹或大師兄曾說起過麼？」綠萼搖頭道：「直到今日，我才知丹房下面潛伏著這許多可怖之物，只怕大師兄也未必知悉。可是……可是，養這許多鱷魚，定須時時喂東西給它們吃，爹爹不知道為什麼……」想起父親的陰狠，忍不住發抖。

　　楊過打量週遭情勢，但見岩石後面有一團黑黝黝的影子，似是通道的入口，但隔得遠了，不易瞧得清楚，心想：「就算這真是通道，其中不知還養著什麼猛惡怪物，遇上了說不定凶險更大。然而總不能在此坐以待斃，反正是死，不如冒險求生。只要把公孫姑娘救出危境，將絕情丹送入姑姑口中，那便好了。」於是將匕首交在綠萼手中，道：「我過去看看，你提防鱷魚。」左足在巖上一點，已飛入潭中。綠萼驚呼一聲。楊過右足踏在死鱷肚上，借勁躍起，接著左足在一頭鱷魚的背上一點。那鱷魚直往水底沉落，楊過卻已躍到對岸，貼身巖上，反手探去，叫道：「這裡果然是個大洞！」

　　公孫綠萼輕功遠不如他，不敢這般縱躍過去。楊過心想若是回去背負，二人身重加在一起，不但飛躍不便，而且鱷魚也借力不起，事到如今只有冒險到底，叫道：「公孫姑娘，你將長袍浸濕了丟過來。」綠萼不明他用意，但依言照做，除下長袍，在潭水中一浸，迅速提起，打了兩個結，成為一個圓球，叫道：「來啦！」運勁投擲過去。楊過伸手接住，解開了結，在巖壁上找了個立足之地，左手牢牢抓住一塊凸出的巖角，右手舞動浸濕了的長袍，說道：「你仔細聽著聲音。」將長袍向前送出，回腕揮擊，拍的一聲，長袍打在洞口。他連擊三下，問道：「你知道洞口的所在了？」綠萼聽聲辨形，捉摸到了遠近方位，說道：「知道啦。」楊過道：「你跳起身來，抓住長袍，我將你拉過來。」

　　綠萼盡力睜大雙眼，但望出去始終是黑漆漆的一團，心中甚是害怕，說道：「我不……我……」楊過道：「不用怕，若是抓不住長袍摔在潭裡，我立刻跳下來救你。咱們先前尚且不怕鱷魚，有了這柄削鐵如泥的匕首，還怕何來？」說著呼的一聲，又將長袍揮出。

　　公孫綠萼一咬牙，雙足在巖上力撐，身子已飛在半空，聽著長袍在空中揮動的聲音，雙手齊出，右手抓住了長袍下擺，左手卻抓了個空。楊過只覺手上一沉，抖腕急揮，將綠萼送到了洞口，生怕她立足不定，長袍一揮出，立即便跟著躍去，在她腰間輕輕一托，將她托起，穩穩坐在洞邊。

　　公孫綠萼大喜，叫道：「行啦，你這主意真高。」楊過笑道：「這洞裡可不知有什麼古怪的毒物猛獸，咱們也只有聽天由命了。」說著弓身鑽進了洞裡。綠萼將匕首遞給他，道：「你拿著。」接過楊過遞來的長袍，穿在身上。

　　洞口極窄，二人只得膝行而爬，由於鱷潭水氣蒸浸，洞中潮濕滑溜，腥臭難聞。楊過一面爬，一面笑道：「今日早晨你我在朝陽下同賞情花，滿山錦繡，鳥語花香，過不了幾個時辰卻到了這地方，我可真將你累得慘了。」綠萼道：「這那怪得你？」

　　二人爬行了一陣，隧洞漸寬，已可直立行走，行了良久，始終不到盡頭，地下卻越來越平。楊過笑道：「啊哈，瞧這模樣咱們是苦盡甘來，漸入佳境。」綠萼歎道：「楊大哥，你心裡不快活，不必故意逗我樂子……」一言未畢，猛聽得左首傳來一陣大笑之聲：「哈哈，哈哈，哈哈！」

　　這幾下明明是笑聲，聽來卻竟與號哭一般，聲音是「哈哈，哈哈」，語調卻異常的淒涼悲切。楊過與綠萼一生之中都從未聽到過這般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聲音，何況在這黑漆漆的隧洞之中，猝不及防的突然聞此異聲，比遇到任何凶狠的毒蛇怪物更令他二人心驚膽戰。楊過算得大膽，卻也不禁跳起身來，腦門在洞頂一撞，好不疼痛。公孫綠萼更是嚇得遍體冷汗，毛骨悚然，一把抱住了他雙腿。

　　二人實不知如何是好，進是不敢，退又不甘。綠萼低聲道：「是鬼麼？」這三字聲音極低，不料左首那音又是一陣哭笑，叫道：「不錯，我是鬼，我是鬼，哈哈，哈哈！」

　　楊過心想：「她既自稱是鬼，便不是鬼。」於是朗聲說道：「在下楊過，與公孫姑娘二人遇難，但求逃命，對旁人絕無歹意……」那人突然插口道：「公孫姑娘？什麼公孫姑娘？」楊過道：「公孫谷主之女，公孫綠萼。」那邊就此再無半點聲息，似乎此人忽然之間無影無蹤的消失了。

　　當那人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之際，二人已是恐懼異常，此時突然寂靜無聲，在黑暗之中更是感到說不出的驚怖，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動也不敢動。

　　過了良久，那人突然喝道：「什麼公孫谷主，是公孫止麼？」語意之中，充滿著怒氣，但已聽得出是女子聲音。綠萼大著膽子應道：「我爹爹確是單名一個『止』字，老前輩可識得家父麼？」那人嘿嘿冷笑，道：「我識得他麼？嘿嘿，我識得他麼？」綠萼不敢接口，只有默不作聲。又過半晌，那聲音又喝道：「你叫什麼名字？」綠萼道：「晚輩小名綠萼，紅綠之綠，花萼之萼。」那人哼了一聲，問道：「你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生的？」

　　綠萼心想這怪人問我生辰八字幹麼，只怕要以此使妖法加害，在楊過耳邊低聲道：「我說得麼？」楊過尚未回答，那人冷笑道：「你今年十八歲，二月初三的生日，戌時生，對不對？」綠萼大吃一驚，叫道：「你……你……怎知道？」

　　突然之間，她心中忽生一股難以解說的異感，深知洞中怪人決不致加害自己，當下從楊過身畔搶過，迅速向前奔去，轉了兩個彎，眼前陡然亮光耀目，只見一個半身赤裸的禿頭婆婆盤膝坐在地下，滿臉怒容，凜然生威。

　　綠萼「啊」的一聲驚呼，呆呆站著。楊過怕她有失，急忙跟了進去。

　　但見那老婆婆所坐之處是個天然生成的石窟，深不見盡頭，頂上有個圓徑丈許的大孔，日光從孔中透射進來，只是那大孔離地一百餘丈，這老婆婆多半不小心從孔中掉了進來，從此不能出去。這石窟深處地底，縱在窟中大聲呼叫，上面有人經過也未必聽見，但她從這般高處掉下來如何不死，確是奇了。見石窟中日光所及處生了不少大棗樹，難道她恰好掉在樹上，因而竟得活命？楊過見她僅以若干樹皮樹葉遮體，想是在這石窟中已是年深日久，衣服都已破爛淨盡。

　　那婆婆對楊過就如視而不見，上上下下的只是打量綠萼，忽而淒然一笑，道：「姑娘，你長得好美啊。」綠萼報以一笑，走上一步，萬福施禮，道：「老前輩，你好。」

　　那婆婆仰天大笑，聲音仍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說道：「老前輩？哈哈，我好，我好，哈哈，哈哈！」說到後來，臉上滿是怒容。綠萼不知這句問安之言如何得罪了她，心下甚是惶恐，回頭望著楊過求援。

　　楊過心想這老婆婆在石窟中耽了這麼久，心智失常，勢所難免，便向綠萼搖搖頭，微微一笑，示意不必與她當真，左右打量地形，思忖如何攀援出去。頭頂石孔離地雖高，憑著自己輕功，要冒險出去也未必定然不能。

　　綠萼卻全神注視那婆婆，但見她頭髮稀疏，幾已全禿，臉上滿面皺紋，然而雙目炯炯有神。那婆婆也是目不轉瞬的望著綠萼，二人你看我，我看你，卻把楊過撇在一旁，不加理睬。那婆婆看了一會，忽道：「你左邊腰間有個硃砂印記，是不是？」

　　綠萼又是大吃一驚，心想：「我身上這個紅記，連爹爹也未必知道，這個深藏地底的婆婆怎能如此明白？她又知道我的生辰八字，瞧來她必與我家有極密切的關連。」於是柔聲問道：「婆婆，你定然識得我爹爹，也識得我去世了的媽媽，是不是？」那婆婆一怔，說道：「你去世了的媽媽？哈哈，我自然識得。」突然語音聲厲，喝道：「你腰問有沒紅記？快解開給我看。若有半句虛言，叫你命喪當地。」

　　綠萼回頭向楊過望了一眼，紅暈滿頰。楊過忙轉過頭去，背向著她。綠萼解開長袍，拉起中衣，露出雪白晶瑩的腰身，果然有一顆拇指大的殷紅斑記，紅白相映，猶似雪中紅梅一般，甚是可愛。

　　那婆婆只瞧了一眼，已是全身顫動，淚水盈眶，忽地雙手張開，叫道：「我的親親寶貝兒啊，你媽想得你好苦。」綠萼瞧著她的臉色，突然天性激動，搶上去撲在她身上，哭叫：「媽媽，媽媽！」

　　楊過聽得背後二人一個叫寶貝兒，一個叫媽，不由得大吃一驚，回過身來，只見兩人緊緊摟抱在一起，綠萼的背心起伏不已，那婆婆臉上卻是涕淚縱橫，心想：「難道這婆婆竟是公孫姑娘的母親？」

　　只見那婆婆驀地裡雙眉豎起，臉現殺氣，就如公孫谷主出手之時一模一樣，楊過暗叫：「不好。」搶上一步，怕她加害綠萼，卻見她伸手在綠萼肩上輕輕一推，喝道：「站開些，我來問你。」綠萼一怔，離開她身子，又叫了一聲：「媽！」

　　那婆婆厲聲道：「公孫止叫你來幹麼？要你花言巧語來騙我，是不是？」綠萼搖頭，叫道：「媽，原來你還在世上，媽！」臉上的神色又是喜歡，又是難道，這顯是母女真情，那裡能有半點作偽？那婆婆卻仍厲聲問道：「公孫止說我死了，是不是？」綠萼道：「女兒苦了十多年，只道真是個無母的孤兒，原來媽好端端的活著，我今天真好歡喜啊。」那婆婆指著楊過道：「他是誰？你帶著他來幹麼？」

　　綠萼道：「媽，你聽我說。」於是將楊過怎樣住入絕情谷、怎樣中了情花之毒、怎樣二人一齊摔入鱷潭的事，從頭至尾的說了，只是公孫谷主要娶小龍女之事，卻全然略過不提，以防母親妒恨煩惱。

　　那婆婆遇到她說得含糊之處，一點點的提出細問。綠萼除了小龍女之事以外，其餘毫不隱瞞。那婆婆越聽臉色越是平和，瞧向楊過的臉色也一眼比一眼親切。聽到綠萼說及楊過如何殺鱷、如何相護等情，那婆婆連連點頭，說道：「很好，很好！小多子，也不枉我女兒看中了你。」綠萼紅暈滿臉，低下了頭。

　　楊過心想這其中的諸般關節，此時也不便細談，於是說道：「公孫伯母，咱們先得想個計策，如何出去？」

　　那婆婆突然臉色一沉，喝道：「什麼公孫伯母，『公孫伯母』這四字，你從此再也休得出口。你莫瞧我手足無力，我要殺你可易如反掌。」突然波的一聲，口中飛出一物，錚的一響，打在楊過手中所握的那柄匕首刃上。

　　楊過只覺手臂劇震，五指竟然拿捏不住，噹的一聲，匕首落在地下。他大驚之下，急向後躍，只見匕首之旁是個棗核，在地下兀自滴溜溜的急轉。他驚疑不定，心想：「憑我手握匕首之力，便是金輪法王的金輪、達爾巴的金杵、公孫谷主的鋸齒金刀，也不能將之震落脫手，這婆婆口中吐出一個棗核，卻將我兵刃打落，雖說我未曾防備，但此人的武功可真是深奧難測了。」

　　綠萼見他臉上變色，忙道：「楊大哥，我媽決不會害你。」走過去拉著他的手，轉頭向母親道：「媽，你教他怎麼稱呼，也就是了。他可不知道啊。」

　　那婆婆嘿嘿一笑，說道：「好，老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江湖上人稱『鐵掌蓮花裘千尺』的便是，你叫我什麼？嘿嘿，還不跪下磕頭，稱一聲『岳母大人』嗎？」

　　綠萼忙道：「媽，你不知道，楊大哥跟女兒清清白白，他……他對女兒全是一片好意，別無他念。」裘千尺怒道：「哼，清清白白？別無他念？你的衣服呢？幹麼你只穿貼身小衣，卻披著他的袍子？」突然提高嗓子，尖聲說道：「這姓楊的如想學那公孫止這般薄倖無恥，我要叫他死無葬身之地。姓楊的，你娶我女兒不娶？」

　　楊過見她說話瘋瘋癲癲，大是不可理喻，怎地見面沒說得幾句話，就迫自己娶她女兒？但若率言拒絕，不免當場令綠萼十分難堪。何況這婆婆武功極高，脾氣又怪，自己稍有應對不善，只怕她立時會施殺手，眼下三人同陷石窟之內，總是先尋脫身之計要緊，於是微微一笑，說道：「老前輩可請放心，公孫姑娘捨身救我，楊過決非沒心肝的男子，此恩此德，終身不敢或忘。」這幾句話說得極是滑頭，雖非答應娶綠萼為妻，但裘千尺聽來卻甚為順耳。她點點頭道：「這就好了。」

　　公孫綠萼自然明白楊過的心意，向他望了一眼，目光中大有幽怨之色，垂首不言，過了半晌，向裘千尺道：「媽，你怎會在這裡？爹爹怎麼又說你已經過世，害得女兒傷心了十幾年？倘若女兒早知你在這兒，拚著性命不要，也早來尋你啦。」她見母親上身赤裸，如將楊過的袍子給她穿上，自己又是衣衫不周，當下撕落袍子的前後襟，給母親披在肩頭。

　　楊過心想小龍女所縫的這件袍子落得如此下場，心中一陣難過，觸動情花之毒，全身又感到一陣劇烈疼痛。裘千尺見了，臉上一動，右手顫抖著探入懷中，似欲取什麼東西，但轉念一想，仍是空手伸了出來。

　　綠萼從母親的神色與舉動之中瞧出了些端倪，求道：「媽，楊大哥身上這情花之毒，你能設法給治治麼？」裘千尺淡淡的道：「我陷在此處自身難保，別人不能救我，我又怎能相救旁人？」綠萼急道：「媽，你救了楊大哥，他自會救你。便是你不救他，楊大哥也必定盡力助你。楊大哥，你說是不？」

　　楊過對這乖戾古怪的裘千尺實無好感，但想瞧在綠萼面上，自當竭力相助，便道：「這個自然。老前輩在此日久，此處地形定然熟知，能賜示一二麼？」

　　裘千尺歎了口長氣，說道：「此處雖然深陷地底，但要出去卻也不難。」向楊過望了一眼，說道：「你心中定然在想，既然出去不難，何以枯守在此？唉，我手足筋脈早斷，週身武功全失了啊。」楊過早便瞧出她手足的舉動有異，綠萼卻大吃一驚，問道：「你從上面這洞裡掉下來跌傷的嗎？」裘千尺森然道：「不是！是給人害的。」綠萼更是吃驚，顫聲道：「媽，是誰害你的？咱們必當找他報仇。」

　　裘千尺嘿嘿冷笑，道：「報仇？你下得了這手麼？挑斷我手足筋脈的，便是公孫止。」

　　綠萼自從一知她是自己母親，心中即已隱隱約約的有此預感，但聽到她親口說了出來，終究還是全身劇烈一震，問道：「為……為什麼？」

　　裘千尺向楊過冷然掃了一眼，道：「只因我殺了一個人，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哼，只因我害死了公孫止心愛的女人。」說到這裡，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綠萼心中害怕，與母親稍稍離開，卻向楊過靠近了些。一時之間，石窟中寂靜無聲。

　　裘千尺忽道：「你們餓了罷？這石窟中只有棗子裹腹充飢。」說著四肢著地，像野獸般向前爬去，行動甚是迅捷。綠萼與楊過看到這番情景，均感淒慘。裘千尺卻是十多年來爬得慣了，也不以為意。綠萼正待搶上去相扶，已見她伏在一株大棗樹下。

　　也不知何年何月，風吹棗子，從頭頂洞孔中落下一顆，在這石窟的土中抽芽發莖，生長起來，開花結實，逐漸繁生，大大小小的竟生了五六十株。當年若不是有這麼一顆棗子落下，即或落下而不生長成樹，那麼楊過與公孫綠萼來到這石窟時將只見到一堆白骨。誰想得到這具骸骨本是一位武林異人？綠萼自更不會知道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裘千尺在地下撿起一枚棗核，放入口中，仰起頭來吐一口氣，棗核向上激射數丈，打正一根樹幹，枝幹一陣搖動，棗子便如落雨般掉下數十枚來。

　　楊過暗暗點頭，心道：「原來她手足斷了筋脈，才逼得練成這一們口噴棗核的絕枝，可見天無絕人之路，當真不假。」想到此處，精神不禁為之一振。

　　綠萼檢起棗子，分給母親與楊過吃，自己也吃了幾枚。在這地底的石窟之中，她款客奉母，舉止有序，儼然是個小主婦的模樣。

　　裘千尺遭遇人生絕頂的慘事，心中積蓄了十餘年的怨毒，別說她本來性子暴躁，便是一個溫柔和順之人，也會變得萬事不近人情，但母女究屬天性，眼見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兒出落得這般明艷端麗，動靜合度，憐愛的柔情漸佔上風，問道：「公孫止說了我什麼壞話？」

　　綠萼道：「爹爹從來不提媽的事，小時候我曾問他我像不像媽？又問他，媽是生什麼病死的。爹爹忽地大發脾氣，狠狠的罵了我一頓，吩咐我從此不許再提。過了幾年我再問一次，他又是板起臉斥責。」裘千尺道：「那你心中怎麼想？」綠萼眼中珠滾動，道：「我一直想，媽媽必定又是美貌，又是和善，爹爹跟你恩愛得不得了，因此你死了之後，旁人提到了你，他便要傷心難過，是以後來我也就不敢再問。」

　　裘千尺冷笑道：「現下你定是十分失望了，你媽媽既不美貌，又不和氣，卻是個凶狠惡毒的醜老太婆。早知如此，我想你還是沒見到我的好。」綠萼伸出雙臂摟住她脖子，柔聲道：「媽，你和我心中所想的一模一樣。」轉頭向楊過道：「楊大哥，我媽很好看，是不是？她待我好，待你也好，是不是？」這兩句話問得語含至誠，在她心中，當真以為母親乃是天下最好的婦人。

　　楊過心想：「她年輕時或許美貌，現今還說什麼好看？待你或許不錯，對我就未必安著什麼好心。」但綠萼既然這麼問，只得應道：「是啊，你說的對。」

　　但他話中語氣就遠不及綠萼誠懇，裘千尺一聽便知，心道：「天可憐見，讓我和女兒相會，今日她心中雖滿是孺慕之情，但難保永是如此，我的一番含冤苦情，須得跟她說個明明白白。」於是說道：「萼兒，你問我為何身陷在此？為什麼公孫止說我已經死了，你好好坐著，我慢慢說給你聽罷。」

　　裘千尺緩緩的道：「公孫止的祖上在唐代為官，後來為避安史之亂，舉族遷居在這幽谷之中。他祖宗做的是武官，他學到家傳的武藝，固然也可算得是青出於藍，但真正上乘的武功，卻是我傳的。」楊過和綠萼同時「啊」了一聲，頗感出於意料之外。

　　裘千尺傲然道：「你們幼小，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哼，鐵掌幫幫主鐵掌水上飄裘千仞，便是我的親兄長。楊過，你把鐵掌幫的情由說些給萼兒聽。」楊過一怔，道：「鐵掌幫？弟子孤陋寡聞，實不知鐵掌幫是什麼。」

　　裘千尺破口罵道：「你這小子當面扯謊！鐵掌幫威名振於大江南北，與丐幫並稱天下兩大幫會，你怎能不知？」楊過道：「丐幫嘛，晚輩倒聽見過，這鐵掌幫……」裘千尺急了，罵道：「嘿嘿，還虧你學過武藝，連鐵掌幫也不知道……」綠萼見母親氣得面紅耳赤，插口勸道：「媽，楊大哥還不到二十歲，他從小在深山中跟師父練武，武林中的事情不大明白，也是有的。」裘千尺不去理她，自管呶呶不休。

　　二十年前，鐵掌幫在江湖上確是聲勢極盛，但二次華山論劍之時，幫主鐵掌水上飄裘千仞皈依佛門，拜一燈大師為師，鐵掌幫即風流雲散。當鐵掌幫散伙之時，楊過剛剛出世，後來沒聽旁人提及，他自是不知。實則他母親穆念慈，便是在鐵掌幫總舵的鐵掌峰上失身於他父親楊康，受孕懷胎，世上才有他楊過。此時裘千尺說起，他竟瞠目不知所對。裘千尺在絕情谷中僻處已近三十年，江湖上的變動全沒聽聞，只道鐵掌幫稱雄數百年，現下定是更加興旺，聽楊過居然說連「鐵掌幫」三字也不知道，自是要暴跳如雷了。

　　楊過給她毫無來由的一頓亂罵，初時強自忍耐，後來聽她越罵越不成話，怒氣漸生，要待反唇相稽，刺她幾句，抬起頭來正要開口，只見綠萼凝視著他，眼中柔情款款，臉上滿是歉然之色。楊過心中一軟，臉上伯個無可奈何之狀，心下反而油然自得起來，暗想：「你媽媽越是罵得凶，你自是越加對我好。老太婆的嘮叨是耳邊風，美人的柔情卻是心上事。」心下一寬，腦子特別機靈，忽地想起：「完顏萍姑娘的武功與那公孫止似是一路，她又說學的是鐵掌功夫，料想與鐵掌幫幫必有干係。」閉目一想，於完顏萍與耶律齊對戰時所便的拳法刀法還記得七八成，至於與公孫止連鬥數場，還只是幾個時辰之前的事，於他的身形出手更是記得清晰，當即叫道：「啊喲，我記起啦。」裘千尺道：「什麼？」

　　楊過道：「三年之前，我曾見一位武林奇人與十八名江湖好漢動手，他一人空手對敵十八人，結果對方九人重傷，九人給他打死了，這位武林奇人聽說便是鐵掌幫的。」裘千尺急問：「那人是怎麼一副模樣？」楊過信口開河：「那人頭是禿的，約莫六十來歲，紅光滿面，身材高大，穿件綠色袍子，自稱姓裘……」裘千尺突然喝道：「胡說！我兩位哥哥頭上不禿，身材矮小，從來不穿綠色衣衫。你見我身高頭禿，便道我哥哥也是禿頭麼？」

　　楊過心中暗叫：「糟糕！」臉上卻不動聲色，笑道：「你別心急，我又沒說那人是你哥哥，難道天下姓裘的都須是你哥哥？」裘千尺給他駁得無言可說，問道：「那你說他的武功是怎樣的？」

　　楊過站起身來，將完顏萍的拳法演了幾路，再混入公孫止的身法掌勢，到後來越打越順手，石窟中掌影飄飄，拳風虎虎，招式雖有點似是而非，較之完顏萍原來的掌法卻已高了不知多少。完顏萍拳法中疏漏不足之處，他身隨意走，盡都予以補足，舉手抬足，嚴密渾成，而每一掌劈出，更特意多加上幾分狠勁。

　　裘千尺看得大悅，叫道：「萼兒，萼兒，這正是我鐵掌幫的功夫，你仔細瞧著。」楊過一面打，裘千尺口講指劃，在旁解釋拳腳中諸般厲害之處。楊過暗暗好笑，心道：「再演下去，便要露出馬腳來了。」於是收勢說道：「打到此處，那位武林奇人已經大勝，沒再打下去了。」裘千尺十分歡喜，道：「許多招式你都記錯了，手法也不對，但使到這樣，也已經挺不容易。那武林奇人叫什麼名字？他跟你說些什麼？」楊過道：「這位奇人神龍見首不見尾，大勝之後，便即飄然遠去。我只聽那九個傷者躺在地下互相埋怨，說鐵掌幫的裘老爺子也冒犯得的？可不是自己找死麼？」

　　裘千尺喜道：「不錯，這姓裘的多半是我哥哥的弟子。」她天性好武，十餘年來手足舒展不得，此時見楊過演出她本門武功，自是見獵心喜，當即滔滔不絕的向二人大談鐵掌門的掌法與輕功。

　　楊過急欲出洞，將絕情丹送去給小龍女服食，雖聽她說的是上乘武功，識見精到，聞之大有脾益，但想到小龍女身挨苦楚，那裡還有心情研討武功？當即向綠萼使個眼色。

　　綠萼會意，問道：「媽，你怎麼將武功傳給爹爹的？」裘千尺怒道：「叫他公孫止！什麼爹爹不爹爹？」綠萼道：「是。媽，你說下去罷。」

　　裘千尺恨恨的道：「哼！」過了半晌，才道：「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兩個哥哥鬧憋扭，爭吵起來……」綠萼插口道：「我有兩位舅舅嗎？」裘千尺道：「你不知道麼？」聲音變得甚是嚴厲，大有怪責之意。綠萼心想：「我怎麼會知道？」應道：「是啊，從來沒人跟我說過。」

　　裘千尺歎了口長氣，道：「你……你果然是什麼都不知道。可憐！可憐！」隔了片刻，才道：「你兩個舅舅是雙生兄弟，木舅舅裘千丈、二舅舅裘千仞。他二人身材相貌、說話聲音，全然一模一樣，但遭際和性格脾氣卻大不相同。二哥武功極高，大哥則平平而已。我的武功是二哥親手所傳，大哥卻和我親近得多。二哥是鐵掌幫幫主，他幫務既繁，自己練功又勤，很少和我見面，傳我武功之時，也是督責甚嚴，話也不多說半句。大哥卻是妹妹長、妹妹短的，和我手足之情很深。後來大哥和二哥說擰了吵嘴，我便幫著大哥點兒。」綠萼問道：「媽，兩位舅舅為什麼事鬧憋扭？」

　　裘千尺臉上忽然露出一絲笑容，道：「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只怪我二哥太過古板。要知道二哥做了幫主，『鐵掌水上飄裘千仞』這八個字在江湖上響亮得緊，大哥裘千丈的名頭說出去卻很少人知道。大哥出外行走，為了方便，有時便借用二哥的名字。他二人容貌相同，又是親兄弟，借用一下名字有什麼大不了？可是二哥看不開，常為這事嘮叨，說大哥招搖撞騙。大哥脾氣好，給二哥罵時總是笑嘻嘻的陪不是。有一次二哥實在罵得凶了，竟不給大哥留絲毫情面。我忍不住在旁插嘴，護著大哥，把這事攬到自己頭上，於是兄妹倆吵了一場大架。我一怒之下離了鐵掌峰，從此沒再回去。」

　　「我獨個兒在江湖上東闖西蕩，有一次追殺一個賊人，無意中來到這絕情谷，也是前生的冤孽，與公孫止這…這惡賊…這惡賊遇上了，二人便成了親。我年紀比他大著幾歲，武功也強得多，成親後我不但把全身武藝傾囊以授，連他的飲食寒暖，那一樣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不用他自己操半點兒心？他的家傳武功巧妙倒也巧妙，可是破綻太多，全靠我挖空心思的一一給他補足。有一次強敵來襲，若不是我捨命殺退，這絕情谷早就給人毀了。誰料得到這賊殺才狼心狗肺，恩將仇報，長了翅膀後也不想想自己的本領從何而來，不想想危難之際是誰救了他性命。」說著破口大罵，粗辭污語，越罵越凶。

　　綠萼聽得滿臉通紅，覺得母親在楊過之前如此詈罵丈夫，實是大為失態，連叫：「媽，媽！」可那裡勸阻得住？楊過卻聽得十分有勁，他也是恨透了公孫止，聽她罵得痛快，正合心意，不免在旁湊上幾句，加油添醬，恰到好處，大增裘千尺的興頭，若不是礙著綠萼的顏面，他也要一般的破口而罵了。

　　裘千尺直罵到辭窮才盡，罵人的言語之中更無新意，連舊意也已一再重複，這才不得不停，接下去說道：「那一年我肚子中有了你，一個懷孕的女人，脾氣自不免急著點兒，那知他面子上仍是一般的對我奉承，暗中卻和谷中一個賤丫頭勾搭上了。我生下你之後，他仍和那賤婢偷偷摸摸，我一點也不知情，還道我們有了個玉雪可愛的女兒，他對我更加好了些。我給這兩個狗男女這般瞞在鼓裡過了幾年，我才在無意之中，聽到這狗賊和那賤婢商量著要高飛遠走，離開絕情谷永不歸來。

　　「當時我隱身在一株大樹後面，聽得這賊殺才說如何忌憚我武功了得，必須走得越遠越好，又說我如何管得他緊，半點不得自由，他說只有和那賤婢在一起，才有做人的樂趣。我一直只道他全心全意的待我，那時一聽，氣得幾乎要暈了過去，真想衝出去一掌一個，將這對無恥狗男女當場擊斃。然則他雖無情，我卻總顧念著這些年來的夫妻恩義，還想這殺胚本來為人極好，定是這賤婢花言巧語，用狐媚手段迷住了他，當下強忍怒氣，站在樹後細聽。

　　「只聽他二人細細商量，說再過兩日，我要靜室練功，有七日七夜足不出戶，他們便可乘機離去，待得我發覺時已然事隔七日，便萬萬追趕不上了。當時我只聽得毛骨悚然，心想當真天可憐見，教我事先知曉此事，否則他們一去七日，我再到何處找去？」說到這裡，牙齒咬得格格直響，恨恨不已。

　　綠萼道：「那年輕婢女叫什麼名字？她相貌很美麼？」

　　裘千尺道：「呸！美個屁！這小賤人就是肯聽話，公孫止說什麼她答應什麼，又是滿嘴的甜言蜜語，說這殺胚是當世最好的好人，本領最大的大英雄，就這麼著，讓這賊殺才迷上了。哼，這賤婢名叫柔兒。他十八代祖宗不積德的公孫止，他這三分三的臭本事，那一招那一式我不明白？這也算大英雄？他給我大哥做跟班也還不配，給我二哥去提便壺，我二哥也一腳踢得他遠遠地。」

　　楊過聽到這裡，不禁對公孫止微生憐憫之意，心想：「定是你處處管束，要他大事小事都聽你吩咐，你又瞧他不起，終於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綠萼只怕她又罵個沒完沒了，忙問：「媽，後來怎樣？」

　　裘千尺道：「嗯，當時這兩個狗男女約定了，第三日辰時再在這所在相會，一同逃走，在這兩天之中卻要加倍小心，不能露出絲毫痕跡，以防給我瞧出破綻。接著兩人又說了許多混話。那賤婢癡癡迷迷的瞧著這賊殺才，倒似他比皇帝老子還尊貴，比神仙菩薩更加法力無邊。那賊殺才也就得意洋洋，不斷的自稱自讚，跟著又摟摟抱抱，親親摸摸，這些無恥醜態只差點兒沒把我當場氣死。第三日一早，我假裝在靜室中枯坐練功，公孫止到窗外來偷瞧了幾次，臉上這副神情啊，當真是打從心底裡樂將上來。我等他一走開，立即施展輕功，趕到他們幽會之處。那無恥的小賤人早已等在那裡。我一言不發便將她抓起，拋入了情花叢中……」楊過與綠萼不由得都「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裘千尺向二人橫了一眼，繼續說道：「過了片刻，公孫止也即趕到，他見柔兒在情花叢中翻滾號叫，這分驚慌也不用提啦。我從樹叢後躍了出來，雙手扣住他脈門，將他也摔入了情花叢中。這谷中世代相傳，原有解救情花之毒的丹藥，叫做絕情丹。公孫止掙扎著起來，扶著那賤婢一齊奔到丹房，想用絕情丹救治。哈哈，你道他見到什麼？」

　　綠萼道：「媽……他見到什麼？」楊過心想：「定是你將絕情丹毀了個乾淨，那還能有第二件事？」

　　裘千尺果然說道：「哈哈，他見到的是，丹房桌上放著一大碗砒霜水，幾百枚絕情丹浸在碗中。要服絕情丹，不免中砒霜之毒，不服罷，終於也是不免一死。配製絕情丹的藥方原是他祖傳秘訣，然而諸般珍奇藥材急切難得，而且調製一批丹藥，須連經春露秋霜，三年之後方得成功。當下他奔來靜室，向我雙膝跪下，求我饒他二人性命。他知我顧念夫妻之情，決不致將絕情丹全數毀去，定會留下若干。他連打自己耳光，賭咒發誓，說只要我饒了他二人性命，他立時將柔兒逐出谷去，永不再跟她見面，此後再也不敢復起貳心。

　　「我聽他哀求之時口口聲聲的帶著柔兒，心下十分氣惱，當即取出一枚絕情丹來放在桌上，說道：『絕情丹只留下一顆，只能救得一人性命。你自己知道，每人各服半顆，並無效驗。救她還是救自己，你自己拿主意罷。』他立即取過丹藥，趕回丹房。我隨後跟去。這時那賤婢已痛得死去活來，在地下打滾。公孫止道：『柔兒，你好好去罷。我跟你一塊死。』說著拔出長劍。柔兒見他如此情深義重，滿臉感激之情，掙扎著道：『好，好。我跟你在陰間做夫妻去。』公孫止當胸一劍，便將她刺死了。

　　「我在丹房窗外瞧著，暗暗吃驚，只怕他第二劍便往自己頸口抹去，但見他提起劍來，我正要出聲喝止，卻見他伸劍在柔兒的屍身上擦了幾下，拭去血跡，還入劍鞘，轉頭向窗外道：『尺姐姐，我甘心悔悟，親手將這賤婢殺了，你就饒了我罷。』說著舉手往口邊一送，將那枚絕情丹吞服了。這一下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但如此了結，足見他悔悟之誠，我也甚感滿意。當時他在房中設了酒宴，殷殷把盞，向我陪罪。我痛斥了他一頓，他不住口的自稱該死，發下了幾百個毒誓，說從此決不再犯。」

　　楊過心想：「這一下你可上了大當啦！」綠萼卻是淚水泫然欲滴。裘千尺怒道：「怎麼？你可憐這賤婢麼？」綠萼搖頭不語，她實是為父親的無情狠辣而傷心。

　　裘千尺又道：「我喝了兩杯酒，微微冷笑，從懷中又取出一顆絕情丹來，放在桌上，笑道：『你適才下手未免也太快了些，我只不過試試你的心腸，只消你再向我求懇幾句，我便會將兩枚丹藥都給你，救了這美人兒的性命，豈不甚好？』」

　　綠萼忙問：「媽，倘使當時他真的再求，你會不會把兩枚丹藥都給他？」

　　裘千尺沉吟半晌，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了。當時我也曾想過，不如救了這賤婢，將她趕出谷去，那麼公孫止對我心存感激，說不定從此改邪歸正，再也不敢胡作非為。但他為了自己活命，忙不迭的將心上人殺了，須怪不得我啊。

　　「公孫止拿起那顆丹藥瞧了半天，舉杯笑道：『尺姐姐，過去的事又說它作甚？這丫頭還是殺了的好，一乾二淨。你乾了這杯。』他不住的只勸我喝酒，我了卻了一椿心事，胸懷歡暢，竟然喝得沉沉大醉。待得醒轉，已是身在這石窟之中，手足筋脈均已給他挑斷，這賊殺才也沒膽子再和我相見一面。哼，這當兒他只道我的骨頭也早已化了灰啦。」

　　她說完了這件事，目露凶光，神色甚是可怖。楊過與綠萼都轉開了頭，不敢與她目光相接。良久良久，三人都不說話。

　　綠萼環顧四周，見石窟中惟有碎石樹葉，滿地亂草，淒然道：「媽，你在這石窟中住了十多年，便只靠食棗子為生麼？」裘千尺道：「是啊，難道這千刀萬剮的賊殺才每天還會給我送飯不成？」綠萼抱著她叫了聲：「媽！」

　　楊過道：「那公孫止可跟你說起過這石窟有無出路？」裘千尺冷笑道：「我跟他做了這麼多年夫妻，他從來沒說過莊子之下有這樣個石窟，有這樣個水潭，石窟要是另有出路，這奸賊也不會放我在這裡了。那些鱷魚多半是他後來養的，他終究怕我逃出去。」

　　楊過在石窟中環繞一周，果見除了進來的入口之外更無旁的通路，抬頭向頭頂透光的洞穴望去，見那洞離地少說也有一百來丈，樹下雖長著一株大棗樹，但不過四五丈高，就算二十株棗樹疊起，也到不了頂，凝思半晌，實是束手無策，道：「我上樹去瞧瞧。」當下躍上棗樹，攀到樹頂，只見高處石壁上凹凹凸凸，不似底下的滑溜，當下屏住呼吸，縱上石壁，一路向上攀援，越爬越高，心中暗喜，回頭向綠萼叫道：「公孫姑娘，我若能出洞，便放繩子下來縋你們上去。」

　　約莫爬了六七十丈，仗著輕功卓絕，一路化險為夷，但爬到離洞穴七八丈時，石壁不但光滑異常，再無可容手足之處，而且向內傾斜，除非是壁虎、蒼蠅，方能附壁不落。

　　楊過察看週遭形勢，頭頂洞穴徑長丈許，足可出入而有餘，心下已有計較，當即溜回石窟之底，說道：「能出去！但須搓一根長索。」於是取出匕首，割下棗樹樹皮，搓絞成索。公孫綠萼大喜，在旁相助，兩人手腳雖快，卻也花了兩個多時辰，直到天色昏暗，才搓成一條極長的樹皮索子。

　　楊過抓住繩索，使勁拉了幾下，道：「斷不了。」又用匕首割下一條棗樹的枝幹，長約一丈五尺，將繩索一端縛在樹幹中間，於是又向上爬行，攀上石壁盡頭，雙足使出千斤墜功夫，牢牢踏在石壁之上，雙臂運勁，喝一聲：「上去！」將樹幹摔出洞穴。這一下勁力使得恰到好處，樹幹落下時正好橫架在洞穴口上。楊過拉著繩索，將樹幹拉到洞穴邊上，使得樹幹兩端橫架於洞外實地者較多，而中斷凌空者只是數尺，再拉繩索試了兩下，知道樹幹橫架處甚是堅牢，吃得住自己身子重量，叫道：「我上去啦！」雙手抓著繩索，交互上升，低頭下望，只見裘千尺與綠萼母女倆在暮色朦朧中已成為兩個小小黑影。

　　手上加勁，上升得更快了，片刻間便已抓到架在洞口的樹幹，手臂一曲，呼的一聲，已然飛出洞穴，落在地下。

　　舒了一口長氣，站直身子，但見東方一輪明月剛從山後升起。在閉塞黑暗的鱷潭與石窟中關了大半天，此時重得自由，胸懷間說不出的舒暢，心想：「我和姑姑同在古墓，卻何以又絲毫不覺鬱悶？可見境隨心轉，想出去而不得，心裡才難過，要是本就不想出去，出去了反而不開心了。」於是將長索垂了下去。

　　裘千尺一見楊過出洞，便大罵女兒：「你這蠢貨，怎地讓他獨自上去了？他出洞之後，那裡還想得到咱們？」綠萼道：「媽，你放心，楊大哥不是那樣的人。」裘千尺怒道：「普天下的男人都是一般，還能有什麼好的？」突然轉過頭來，向女兒全身仔細打量，說道：「小傻瓜，你給他佔了便宜啦，是不是？」綠萼滿臉通紅道：「媽，你說什麼，我不懂。」裘千尺更是惱怒：「你不懂，為什麼要臉紅？我跟你說啊，對付男人，一步也放鬆不得，半點也大意不得，難道你還沒看清楚你媽的遭遇？」正自嘮叨不休，綠萼縱起身來，接住了楊過垂下的長索，給母親牢牢縛在腰間，笑道：「你瞧，楊大哥理不理咱們？」說著將繩索扯了幾扯，示意已經縛好。

　　裘千尺哼了一聲，道：「媽跟你說，上去之後，你須得牢牢釘住他，寸步不離。丈夫，丈夫，只是一丈，一丈之外，便不是丈夫了，知道麼？你爺爺給你媽取名為千尺，千尺便是百丈，嘿嘿，百丈之外，還有什麼丈夫？」綠萼又是好笑，又是傷感，心道：「媽真是一廂情願，人家那有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了。」眼眶一紅，轉過了頭。裘千尺還待說話，突覺腰間一緊，身子便緩緩向上升去。綠萼仰望母親，雖知楊過立即又會垂下長索來救自己，但此時孤另另的在這地底石窟之中，不由得身子發顫，害怕異常。

　　楊過將裘千尺拉出洞穴，解下她腰間長索，二次垂入石窟。綠萼將樹皮索子縛在腰間，這才放心，於是拉著繩索抖了幾下，但覺繩索拉緊，身子便即凌空上升。眼見足底的棗樹越來越小，頭頂的星星越來越明，再上去數丈便能出洞，猛聽得頭頂一人大聲呼叱，接著繩子一鬆，身子便急墜下去。從這百丈高處掉將下來，焉得不粉身碎骨？綠萼大聲驚呼，險些暈去，但覺身子往下直跌，實做不得半點主。

　　楊過雙手交互收索，將綠萼拉扯而上，眼見成功，猛聽得身後腳步聲響，竟然有人奔來襲擊，這一下當真是吃驚非小，當下顧不得回身迎敵，雙手如飛般收索。但聽得一人大聲喝道：「在這裡鬼鬼祟祟，幹什麼勾當？」接著風聲勁急，一條長大沉重的兵刃擊向背心。

　　楊過聽著兵刃風聲，知是矮子樊一翁攻到，危急中只得回過左手，伸掌搭在鋼杖上向旁推開，化解了這一擊的來勢。黑暗之中，樊一翁沒見到楊過面目，但已知對方武功了得，收轉鋼杖，向他腰間橫掃過去，這一下出了全力，直欲將他攔腰打成兩截。這時楊過右手支持著綠萼的身重，加之那條百餘丈的長索也是頗具份量，時刻稍久，本已覺得吃力，眼見杖到，忙又伸出左掌化解。不料樊一翁這一杖來勢極猛，楊過左掌與他杖身甫觸，登覺全身大震，右手拿捏不住，繩索脫手，綠萼便向下急跌。

　　石窟中綠萼驚呼，而在石窟之頂，裘千尺與楊過也是齊聲大叫。楊過顧不得擋架鋼杖，左手疾探，俯身抓住繩索。但綠萼急墜之勢極大，百來斤的重量再加上急墜的衝勢，幾達千斤之力。楊過抓住繩索，微微一頓，隨即為衝力所扯，竟是身不由主，頭下腳上的向洞窟中掉了下去。他武功雖強，至此也已絕無半分騰挪餘地。

　　裘千尺手足經絡已斷，武功全失，在旁瞧著，只有空自焦急，眼見盤在洞穴邊的百餘丈的長索越抽越短，只要繩索一盡，楊過與綠萼便是身遭慘禍了。長索垂盡，突被二人的身重拉得急了，飛將起來，揮向裘千尺身旁。裘千尺心念一動：「你這惡賊害人，也教你同歸於盡。」看準繩索伸手輕輕一拔，這一拔並無多大勁力，但方位恰到好處，繩子甩將過去，正好在樊一翁腰間轉了幾圈，登時緊緊纏住。

　　樊一翁只覺腰間一緊，急忙使出千斤墜功夫想定住身子。但楊過與綠萼二人的身重並在一起，又加上這般下墜的衝力，還是帶得他一步步的走向洞穴之邊。樊一翁眼見只要再向前踏出一步，便是一個倒栽蔥摔將下去，大驚之下，左手抓住繩索，右手撐住了洞口岩石，這麼一借力，大喝一聲，竟將繩索拉得停住不動。

　　這時綠萼離地也不過十數丈，實已到了千鈞一髮之境。須知最歷害的乃是這股下墜的衝勢，即是小小一顆石子，從如許高處落將下來，也是力道大得異常，待得樊一翁奮起神力將衝勢止住，他手上重量便只二百來斤，於他可說已殊不足道。他右手拉住繩索，左手便要伸到腰間去解開繩索，再將敵人摔下，突覺背心微微一痛，一件尖物正好指在他第六椎節之下的「靈台穴」上，一個婦人的聲音喝道：「快拉上來！靈台有損，百脈俱廢！」

　　樊一翁大吃一驚，這「靈台有損，百脈俱廢」八字，正是師父在傳授點穴功夫時所諄諄告戒的，當下不敢違抗，只得雙手交互用力，將楊過與綠萼拉上。但他先前力抗下墜之勢，使勁過猛，此時但覺胸口塞悶、喉頭甜甜的似欲吐出血來，知道自身臟腑已受內傷，實是不宜使力，苦於要害制於敵手，只得拚命使勁。好容易將楊過拉上，心中只覺一寬，登時四肢酸軟，哇的一聲，狂噴鮮血，委頓在地。

　　他這一鬆手，繩子又向下溜滑。裘千尺叫道：「快救人！」楊過那用她囑咐？搶住繩子，終於將綠萼吊上。綠萼數次上升下降，已自嚇得暈了過去。楊過回手先點了樊一翁的伏兔、巨骨兩穴，叫他手足不能動彈，在才拿捏綠萼的人中，將她救醒。

　　綠萼緩緩醒轉，睜開眼來，已不知身在何地，月光下但見楊過笑吟吟的望著自己，不自禁的縱體入懷，叫道：「楊大哥，咱們都死了麼？這是在陰世麼？」楊過笑道：「是啊，咱們都死了。」綠萼聽他語氣不對，大有調笑的味兒，身子仰後，想瞧清楚他的臉色，卻見母親似笑非笑的望著自己，不由得大羞，叫道：「媽！」站了起來。

　　楊過見裘千尺雖無武功，卻能制住樊一翁而救了自己性命，心下甚是欽佩，問道：「你老人家用什麼法子叫這矮子聽話？」裘千尺微微一笑，舉起手來，手中拿著一塊尖角石子。要知公孫止的點穴功夫是她所傳，樊一翁又學自公孫止，三人一脈相傳，口訣無異，她既將石尖對準樊一翁的靈台穴，又叫出「靈台有損，百脈俱廢」這令人驚心動魄的八個字來，樊一翁焉得不慌？其時憑著裘千尺此時手上勁力，以這麼小小一塊石子，焉能令人「百脈俱廢」？

　　楊過此時心中所念，只是小龍女的安危，見綠萼與裘千尺已身離險地，樊一翁也被制，說道：「兩位在此稍待，我送絕情丹去救人要緊。」裘千尺奇道：「什麼絕情丹？你也有絕情丹？」楊過道：「是啊，你請瞧瞧，這是不是真的丹藥。」說著從懷中取出小瓶，倒出那枚四四方方的丹藥。裘千尺接過手來，聞了聞氣味，說道：「不錯，這丹藥怎會落入你手，你既身中情花之毒，自己怎麼又不服食？」楊過道：「此事說來話長，待我送了丹藥之後，再跟前輩詳談。」說著接過丹藥，拔步欲行。

　　綠萼又是傷感，又是關懷，幽幽的道：「楊大哥，你務必避開我爹爹，別讓他見到。」裘千尺喝道：「又是爹爹！你若再叫他爹爹，以後就不用叫我媽了。」

　　楊過道：「我送丹藥去治姑姑身上之毒，公孫谷主決不會阻攔。」綠萼道：「若是他又想毒計對付你呢？」楊過淡淡一笑，說道：「那也只好行一步算一步了。」

　　裘千尺問道：「你要去見公孫止，是不是？」楊過道：「是啊。」裘千尺道：「好，我和你同去，或可助你一臂之力。」

　　楊過初時一心只想著送解藥去救小龍女，並未計及其他，聽到了裘千尺這句話，眼前突然現出一片光明：「這賊谷主的原配到了，他焉能與姑姑成親？」大喜之下，突然又想到：「絕情丹只有一枚，雖然救得姑姑，但我卻不免一死。」思念及此，不禁闇然。

　　綠萼見他臉色忽喜忽憂，又想到父母會面，不知要鬧得如何天翻地覆，當真是柔腸百轉，心亂如麻。裘千尺卻極是興奮，道：「萼兒，快背我去。」綠萼道：「媽，你須得先洗個澡，換套衣衫。」她實是怕見到父母相會的這個局面，只盼挨得一刻是一刻。

　　裘千尺大怒，叫道：「我身上衣衫爛盡，身上骯髒，是誰害的？難道……」忽地想起大哥裘千丈時常假扮二哥裘千仞，在江湖上裝模作樣，曾嚇倒無數英雄好漢，心想自己手足筋絡已斷，如何是公孫止的對手，便算與他見面，此仇終也難報，只有假扮二哥，先嚇這惡賊一個心膽俱裂，然後俟機下手，好在他從未見過二哥之面，又料定自己早已死在石窟之中，絕無疑心，但轉念又想：「我與他多年夫妻，他怎能認我不出？」

　　楊過見她沉吟難決，已有幾分料到，道：「前輩怕公孫止認出你來，是不是？我倒有一件寶貝在此。」於是取出人皮面具，戴在臉上，登時面目全非，陰森森的極是怕人。

　　裘千尺大喜，接過面具，道：「萼兒，咱們先到莊子後面的樹林中躲著，你去給我取一件葛衫來，還得一把大蒲扇，可別忘了。」綠萼應了，俯身將母親背起。

　　楊過遊目四顧，原來處身於一個絕峰之頂，四下裡林木茂密，遠望石莊，相距已有數里之遙。

　　裘千尺歎道：「這山峰叫做厲鬼峰，谷中世代相傳，峰上有厲鬼作祟，是以誰也不敢上來，想不到我重出生天，竟是在這厲鬼峰上。」

　　楊過向樊一翁喝道：「你到這裡來幹什麼？」樊一翁絲毫不懼，喝道：「快快將老子殺了，休得多言。」楊過道：「是公孫谷主派你來的麼？」樊一翁怒道：「不錯，師父命我到山前山後察看，以防有奸人混跡其間，果然不出他老人家所料，有人在此幹這鬼鬼祟祟的勾當。」一面說，一面打量裘千尺，心想這老太婆不知是誰，怎地公孫姑娘叫她媽媽。樊一翁年紀比公孫夫婦均大，他是帶義投師，公孫止收他為徒之時，裘千尺已陷身石窟，因此他並不認得，但聽到他三人相商的言語，料知他們對師父定將大大不利。

　　裘千尺聽他言語之中對公孫止極是忠心，不禁大怒，對楊過道：「快斃了這矮鬼，以絕後患。」楊過回頭向樊一翁瞧去，見他凜然不懼，倒也敬重他是條好漢，有心饒他性命，但想此刻正需裘千尺出力相助，卻又不便拂逆其意，說道：「公孫姑娘，你先背媽媽下去，我料理了這矮子即來。」

　　公孫綠萼素知大師兄為人正派，不忍見他死於非命，說道：「楊大哥，我大師哥不是壞人……」裘千尺怒喝道：「快走，快走！我每一句話你都不聽，要你這女兒何用？」綠萼不敢再說，負著母親覓路下峰。

　　楊過走到樊一翁身畔，低聲道：「樊兄，你手足上穴道被點，六個時辰後自行消解。我和你無冤無仇，不能害你。」說著展開輕功，追向綠萼而去。樊一翁本已閉目待死，萬想不到他竟會如此對待自己，一時怔住了無話可說，眼睜睜望著三人的背影被巖壁擋住，消失於黑暗之中。

　　楊過急欲與小龍女會面，嫌綠萼走得太慢，道：「裘老前輩，我來背你一陣。綠萼先覺母親與楊過神情言語之間頗為捍格，本來有些擔心，聽他說願意背負，心下甚喜，說道：「那要你辛苦啦。」裘千尺道：「我十月懷胎，養下這般如花似玉的一個女兒，一句話就給了你，難道背我一下也不該？」楊過一怔，不便接口，將她抱過來負在背上，一提氣，如箭離弦般向峰下衝去。

　　裘千仞號稱鐵掌水上飄，輕身功夫可算得武林獨步，當年與周伯通纏鬥，萬里奔逐，從中原直到西域，連老頑童這等高強武功也追他不上，裘千尺的功夫是兄長親手所傳，經絡未廢之時自也是一等一的輕功，這時伏在楊過背上，但覺他猶似腳不沾地，跑得又快又穩，不由得又是佩服，又是奇怪，心思：「這小子的輕功和我家數全然不同，但絕不在鐵掌門功夫之下，倒也不能小覷他了。」她本覺女兒嫁了此人大是委屈，只是女兒既然心許，那也無可奈何，這時卻漸漸覺得，這個未過門的女婿似乎也不致辱沒了女兒。

　　不到一頓飯功夫，楊過已負著裘千尺到了峰下，回頭看綠萼時，她還在山腰之中，等了良久，她才奔到山腳，已是嬌喘細細，額頭見汗。

　　三人悄悄繞到莊後，綠萼不敢進莊，向鄰家去借了自己的衣衫，以及母親所要的葛衫蒲扇，又借了件男子的長袍給楊過穿上。裘千尺戴上人皮面具，穿了葛衫，手持蒲扇，由楊過與綠萼左右扶持，走向莊門。

　　進門之際，三人心中都是思潮起伏。裘千尺一離十餘年，此時舊地重來，更是感慨萬千。但見莊門口點起大紅燈籠，一眼望進去儘是彩綢喜帳，大廳中傳出鼓樂之聲。眾家丁見到裘千尺與楊過均感愕然，但見有綠萼陪同在側，不敢多有言語。

　　三人直闖進廳，只見賀客滿堂，大都是絕情谷中水仙莊的四鄰。公孫止全身吉服，站在左首。右首的新娘鳳冠霞帔，面目雖不可見，但身材苗條，自是小龍女了。

　　天井中火光連閃，砰砰砰三聲，放了三個響銃。贊禮人唱道：「吉時已到，新人同拜天地！」

　　裘千尺哈哈大笑，只震得燭影搖動，屋瓦齊動，朗聲說道：「新人同拜天地，舊人那便如何？」

　　她手足筋絡雖斷，內功卻絲毫未失，在石窟中心無旁騖，日夜勤修苦練，十四年的修練倒抵得旁人二十八年有餘，這兩句話喝將出來，各人耳中嗡嗡作響，眼前一暗，廳上紅燭竟自熄滅了十餘枝。

　　眾人吃了一驚，一齊回過頭來。公孫止聽了喝聲，本已大感驚詫，眼見楊過與女兒安然無恙，站在這蒙面客身側，更是愕然不安，喝道：「尊駕何人？」

　　裘千尺逼緊嗓子，冷笑道：「我和你誼屬至親，你假裝不認得我麼？」她說這兩句話之時氣運丹田，雖然聲音不響，但遠遠傳了出去。絕情谷四周皆山，過不多時，四下裡回聲鳴響，只聽得「不認得我麼？不認得我麼？」的聲音紛至沓來。

　　金輪法王、瀟湘子、尹西克等均在一旁觀禮，聽了裘千尺的話聲，知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無不群相矚目。

　　公孫止見此人身披葛衫、手搖蒲扇，正與前妻所說妻舅裘千仞的打扮相似，內功又如此了得，但容貌詭異，倒似是周伯通先前所假扮的瀟湘子，其中定是大有蹊蹺，心下暗自戒備，冷冷的道：「我與尊駕素不相識，說什麼誼屬至親，豈不可笑？」

　　尹克西熟知武林掌故，見了裘千尺的葛衫蒲扇，心念一動，問道：「閣下莫非是鐵掌水上飄裘老前輩麼？」

　　裘千尺哈哈一笑，將蒲扇搖了幾搖，說道：「我只道世上識得老朽之人都死光了，原來還剩著一位。」

　　公孫止不動聲色，說道：「尊駕當真是裘千仞？只怕是個冒名頂替的無恥之徒。」裘千尺吃了一驚，心道：「這賊殺才憑得機靈，怎知我不是？」想不透他從何處看出破綻，當下微微冷笑，卻不回答。

　　楊過不再理會他夫妻倆如何搗鬼，搶到小龍女身邊，右手握著絕情丹，左手揭去罩在臉上的紅巾，叫道：「姑姑，張開嘴來。」小龍女乍見楊過，心中怦的一跳，驚喜交集，顫聲道：「你……你果然好了。」她此時早知公孫止心腸歹毒，行止戾狠，所以答允與他成婚，全是為了要救楊過一命，見他突然到來，還道公孫止言而有信，已治好了他所中劇毒。楊過手一伸，將那絕情丹送入她口內，說道：「快吞下！」小龍女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依言吞入肚內，頃刻間便覺一股涼意直透丹田。

　　這時廳上亂成一團，公孫止見楊過又來搗亂，欲待制止，卻又忌憚這蒙面怪客，不知是否真是妻舅鐵掌水上飄裘千仞，一時不敢發作。

　　楊過將小龍女頭上的鳳冠霞帔扯得粉碎，挽著她手臂退在一旁，說道：「姑姑，這賊谷主有苦頭吃了，咱們瞧熱鬧罷。」小龍女心中一片混亂，偎依在楊過身上，不知說什麼好。馬光佐見楊過突然到來，心中說不出的喜歡，上前問長問短，囉唆不清，那去理會楊過與小龍女實不喜旁人前來打擾。

　　尹克西素聞裘千仞二十年前威震大江南北，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又聽他一笑一喝，山谷鳴響，內功極是深厚，有心結納，於是上前一揖，笑道：「今日是公孫谷主大喜之期，裘老前輩也趕來喝一杯喜酒麼？」裘千尺指著公孫止道：「閣下可知他是我什麼人？」尹克西道：「這倒不知，卻要請教。」裘千尺道：「你要他自己說。」

　　公孫止又問一句：「尊駕當真是鐵掌水上飄？這倒奇了！」雙手一拍，向一名綠衫弟子道：「去書房將東邊架上的拜盒取來。」綠萼六神無主，順手端過一張椅子，讓母親坐下。公孫止暗暗奇怪：「她與那姓楊的小子摔入鱷魚潭中，怎地居然不死？」

　　片刻之間，那弟子將拜盒呈上，公孫止打了開來，取出一信，冷冷的道：「數年之前，我曾接到裘千仞的一通書信，倘若尊駕真是裘千仞。那麼這封信便是假了。」裘千尺吃了一驚，心想：「二哥和我反目以來，從來不通音問，怎麼忽然有書信到來？卻不知信中說些什麼？」大聲道：「我幾時寫過什麼書信給你？當真是胡說八道。」

　　公孫止聽了她說話的腔調，忽地記起一個人來，猛吃一驚，背心上登時出了一陣冷汗，但隨即心想：「不對，不對，她死在地底石窟之中，這時候早就爛得只剩一堆白骨。可是這人究竟是誰？」當下打開書信，朗聲誦讀：

　　「止弟尺妹均鑒：自大哥於鐵掌峰上命喪郭靖、黃蓉之手……」

　　裘千尺聽了這第一句話，不禁又悲又痛，喝道：「什麼？誰說我大哥死了？」她生平與裘千丈兄妹之情最篤，忽地聽到他的死訊，全身發顫，聲音也變了。她本來氣發丹田，話聲中難分男女，此時深情流露，「誰說我大哥死了」這句話中，顯出了女子聲氣。

　　公孫止聽出眼前之人竟是女子，又聽他說「我大哥」三字，內心深處驚恐更甚，但自更斷定此人絕非裘千仞，當下繼續讀信：

　　「……愚兄深愧數十年來，甚虧友於之道，以至手足失和，罪皆在愚兄也。中夜自思，惡行無窮，又豈僅獲罪於大哥賢妹而已？比者華山二次論劍，愚兄得蒙一燈大師點化，今已放下屠刀，皈依三寶矣。修持日淺，俗緣難斷，青燈古佛之旁，亦常憶及兄妹昔日之歡也。臨風懷想，維祝多福。衲子慈恩合什。」

　　公孫止一路誦讀，裘千尺只是暗暗飲泣，等到那信讀完，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叫道：「大哥、二哥，你們可知我身受的苦楚啊。」倏地揭下面具，叫道：「公孫止，你還認得我麼？」這一句厲聲斷喝，大廳上又有七八枝燭火熄滅，餘下的也是搖晃不定。

　　燭光黯淡之中，眾人眼前突地出現一張滿臉慘厲之色的老婦面容，無不大為震驚，誰也不敢開口。廳上寂靜無聲，各人心中怦怦跳動。

　　突然之間，站在屋角待候的一名老僕奔上前來，叫道：「主母，主母，你可沒死啊。」裘千尺點頭道：「張二叔，虧你還記得我。」那老僕極是忠心，見主母無恙，喜不自勝，連連磕頭，叫道：「主母，這才是真正的大喜了。」廳上賀客之中，除了金輪法王等少數幾個外人，其餘都是谷中鄰里，凡是三四十歲以上的大半認得裘千尺，登時七張八嘴，擁上前來問長問短。

　　公孫止大聲喝道：「都給我退開！」眾人愕然回首，只見他對裘千尺戟指喝道：「賤人，你怎地又回來了？居然還有面目來見我？」

　　綠萼一心盼望父親認錯，與母親重歸於好，那知聽他竟說出這等話來，激動之下，奔到父親跟前，跪在地下，叫道：「爹！媽沒死，沒死啊。你快陪罪，請她原恕了罷！」

　　公孫止冷笑道：「請她原恕？我有什麼不對了？」綠萼道：「你將媽媽幽閉地底石窟之中，讓她死不死、活不活的苦渡十多年時光。爹，你怎對得住她？」公孫止冷然道：「是她先下手害我，你可知道？她將我推在情花叢中，叫我身受千針萬刺之苦，你可知道？她將解藥浸在砒霜液中，叫我服了也死，不服也死，你可知道？她還逼我手刃……手刃一個我心愛之人，你可知道？」綠萼哭道：「女兒都知道，那是柔兒。」

　　公孫止已有十餘年沒聽人提起這名字，這時不禁臉色大變，抬頭向天，喃喃的道：「不錯，是柔兒，是柔兒！」手指裘千尺，惡狠狠的道：「就……就是這個狠心毒辣的賤人，逼得我殺了柔兒！」他臉色越來越是淒厲，輕輕的叫著：「柔兒……柔兒……」

　　楊過心想這對冤孽夫妻都不是好人，自己中毒已深，在這世上已活不了幾日，這幾天中只盼找個人跡不到的所在，與小龍女二人安安靜靜的渡過，那裡有心思去分辨公孫止夫婦的誰是誰非，輕輕拉了拉小龍女的衣袖，低聲道：「咱們去罷。」

　　小龍女道：「這女人真的是他妻子？她真的給丈夫這麼關了十多年？」她實難相信世上有如此惡毒之人。楊過道：「他夫妻二人是互相報復。」小龍女偏著頭沉吟半晌，低聲道：「這個我就不懂啦。難道這女人也是和我一般，被逼和他成親？」在她想來，二人若非被逼成婚，定然你憐我愛，豈能如此相互殘害？楊過搖頭道：「世上好人少，惡人多，這些人的心思，原也教旁人難以猜測兒……」

　　忽聽公孫止大喝一聲：「滾開！」右腳一抬，綠萼身子飛起，向外撞將出來，顯是給父親踢了一腳。

　　她身子去向正是對準了裘千尺的胸膛。裘千尺手足用不得力，只得低頭閃避，但綠萼來勢太快，砰的一響，身子與母親肩頭相撞。裘千尺仰天一交，連人帶椅向後摔出，光禿禿的腦門撞在石柱之上，登時鮮血濺柱，爬不起身。綠萼給父親踢了這一腳，也是俯伏在地，昏了過去。

## 第20回　俠之大者

　　楊過本欲置身於這場是非之外，眼見公孫止如此凶暴，忍不住怒氣勃發，正要上前與他理論，小龍女已搶上扶起裘千尺，，在她腦後「玉枕穴」上推拿幾下，抑住流血，然後撕下衣襟，給她包紮傷處，向著公孫止喝道：「公孫先生，她是你元配夫人，為何你待她如此？你既有夫人，何以又想娶我？便算我嫁了你，你日後對我，豈不也如對她一般？」

　　這三句話問得痛快淋漓，公孫止張口結舌，無言以對。馬光佐忍不住大聲喝采。瀟湘子冷冷的道：「這位姑娘說得不錯。」

　　公孫止對小龍女實懷一片癡戀，雖給她問得語塞，只是神色尷尬，卻不動怒，低聲下氣的道：「柳妹，你怎能跟這惡潑婦相比？我是愛你唯恐不及，我對你若有絲毫壞心，管教我天誅地滅。」小龍女淡淡的道：「天下我只要他一個人愛我，你就是再喜歡我一百倍，我也半點不希罕。」說著過去拉住楊過的手。

　　楊過憤慨異常，心道：「姑姑這般待我，偏生我已活不了幾日，都是你這狗賊害的。」指著公孫止喝道：「你說對我姑姑沒半點壞心眼，哼，你將我陷入死地，卻來騙她成婚，這是好心眼麼？她身中情花之毒，你明知無藥可救，卻不向她說破，這是好心眼麼？」小龍女吃了一驚，顫聲道：「當真麼？」楊過道：「不要緊，你已服了解藥。」說著微微一笑，這微笑中又是淒涼，又是歡喜，心想：「我把藥讓給你服了，我是甘心情願的為你而死。」

　　公孫止望望裘千尺，又望望小龍女和楊過，眼光在三人臉上掃了一轉，心中妒恨、情慾、憤怒、懊悔、失望、羞愧，諸般激情紛擾糾結。他平素雖極有涵養，此時卻似陷入半瘋之境，突然俯身，從紅毯之下取出陰陽雙刃，噹的一聲互擊，喝道：「好，好！今日咱們一齊同歸於盡！」眾人萬料不到他在新婚交拜的吉具之下竟藏有凶器，不禁都「噫」了一聲。

　　小龍女冷笑道：「過兒，這等惡人，原也不必跟他客氣。」嗆啷一響，也從新娘的大紅喜服之下取出一對劍來，正是那君子劍與淑女劍。她雖然不通世務，但對付心中恨惡之人，下手時卻半點也不留情，當時為孫婆婆報仇，即曾殺得重陽宮中全真諸道心驚膽戰，廣寧子郝大通幾乎性命不保。此日公孫止害得她與楊過不能團圓，她早已有了以死相拚之念，是以喜服下暗藏雙劍，只待公孫止救治了楊過，立時俟機相刺，若是不勝，那便自刎以殉，決不將貞潔喪在絕情谷中。

　　眾賀客見一對新婚夫婦原來早藏刀劍，都是驚愕無已，只有金輪法王等少數有識之士，才早料到這場喜事必以兇殺為結局，只是見裘千尺一擊即倒，與她先前所顯示的深厚內功殊不相稱，不免大感詫異。

　　楊過從小龍女手中接過君子劍來，說道：「姑姑，咱們今日殺了這匹夫，給我報仇。」小龍女一震淑女劍，奇道：「給你報仇？」楊過暗自難過，但想此事不能跟她說穿，只說：「這賊殺才害的人著實不少。」長劍抖處，逕刺公孫止左脅。他知此刻之鬥實是極為凶險，小龍女身上情花之毒雖解，自己卻中毒極深，若是雙劍合壁而施展「玉女素心劍法」，一動真情，立時劇痛難當，當下目不斜視的望著敵人，使開「全真劍法」，一招一式，法度謹嚴無比。這一路劍法若是由馬鈺、丘處機等老道出手，自是端穩凝持，深具厚重古□之致，在楊過使來，卻不免顯得少年老成，微見澀滯。

　　公孫止知他二人雙劍聯手的厲害，一上手即使開陰陽倒亂刃法，右手黑劍，左手金刀，招數凌厲無前。楊過的全真劍法乃當年王重陽所創，雖不如敵人凶悍，卻是變化精微，楊過謹守不攻，接了他三招。小龍女一聲呼叱，挺淑女劍攻擊公孫止後心。

　　公孫止恚恨難當，心想：「這花朵般的少女原是我新婚夫人，此時卻來與旁人聯劍攻我。」又想：「惡婆娘突然出現，揭破前事，我威信掃地，顏面無存，非但再難逼迫柳妹成婚，連這絕情谷的基業也已不保。」但他仗著武功精湛，今日雖遇棘手難題，還是要憑武力一逞，只要打敗楊過，便挾小龍女遠走高飛。他不知小龍女已服絕情丹解藥，還道她已不過三十六日之命，但這三十六日之中，也要叫她成為自己妻室。心中越想越邪，手上的倒亂刃法卻越來越是猛惡。

　　小龍女使動玉女劍法，等要和楊過心意相通，發揚「素心劍法」威力，那知他目光始終不瞧過來，只是自顧自的揮劍拒戰。小龍女好生奇怪，問道：「過兒，你怎麼不瞧我？」她心中柔情漸動，劍光忽長。楊過聽了她的語聲，心中一震，登時胸口劇痛，劍招稍緩，嗤的一下，衣袖已被黑劍劃破，小龍女大驚，刷刷刷連攻三劍，阻住公孫止進擊。楊過道：「我不能瞧你，也不能聽你說話。」小龍女軟語溫柔：「為什麼？」楊過只怕再遇危險，粗聲答道：「你要我死，那就跟我說話好了！」他怒氣一生，疼痛登止，將公孫止黑劍的招數盡行接過。

　　小龍女好生歉然，道：「你別生氣，我不說啦。」突然心念一動：「啊，我劇毒已解，他可並未服藥！他得到解藥，自己不服，卻來給我解毒。」想到此處，又是感激，又是憐惜，當真是深情無限，這一下勁隨心生，玉女素心劍法威力大盛，招數遞將出去，竟然將楊過全要害盡行護住。本來她既守護楊過，楊過就該代她防禦敵招，但他不敢斜目旁睨，變得她全身一無守備，處處能受敵招。

　　公孫止目光何等敏銳，只數招之間，便已瞧出破綻，但他不欲傷害小龍女半分，一刀一劍均是向楊過猛烈砍刺。但見攻的如驚濤沖岸，守的卻也似堅巖屹立，再加上小龍女全力防護，數十招中公孫止竟是半點也奈何不得敵手。

　　這時綠萼已經醒轉，站在母親身旁觀鬥，眼見小龍女盡力守護楊過，全然不顧自身安危，不禁自問：「若是換作了我，當此生死之際，也能不顧自身而護他麼？」輕輕歎了口氣，心道：「我定能如龍姑娘這般待他，只是他卻萬萬不肯如此等我。」

　　便在此時，裘千尺嘶聲叫道：「假刀非刀，假劍非劍！」楊過與小龍女聽了都是一怔，不明白她這兩句話的用意。裘千尺又叫：「刀即是刀，劍即是劍！」

　　楊過與公孫止鬥了兩次，一直在潛心思索陰陽倒亂刃法的□奧所在，但見他揮動輕飄飄的黑劍硬砍硬斫，一柄沉厚重實的鋸齒金刀卻是靈動飛翔，走的全是單劍路子，招數出手與武學至理恰正相反；但若始終以刀作劍，以劍作刀，那也罷了，偏生□忽之間劍法中又顯示刀法，而刀招中隱隱含著劍招的殺著，端的是變化無方，捉摸不定，此時忽聽得裘千尺叫了那十六個字，心道：「難道他刀上的劍招、劍上的刀招全是花假？」眼見黑劍橫肩砍來，明明是單刀的招數，心中便只當他是柄長劍，君子劍挺出，雙劍相交，錚的一聲，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才知這黑劍底子□果然仍舊是劍，所使的刀招只是炫人耳目，但若對方武功稍差，應付失宜，刀招卻也能夠傷人。

　　楊過一試成功，心中大喜，當下凝神找尋對方刀劍中的破綻，心想他招數錯亂，雖然奇妙，但路子定然不純，拆了數招，忽聽裘千尺道：「攻他右腿，攻他右腿。」楊過見公孫止金刀幌動，下盤實是無隙可乘，但想裘千尺手足勁力雖失，胸中所藏武學卻絲毫未減，公孫止的武功既是她所傳授，定然知其虛實，當下依言出招，擊刺對方右腿。公孫止橫刀架開，右腿無隙可乘，但這麼一橫刀，左肩與左脅卻同時暴露。楊過不等裘千尺指點，長劍閃處，已將他腋底的衣衫劃破。公孫止咒罵了一聲，向後躍開，怒目向裘千尺喝道：「老乞婆，瞧我放不放過你？」說著又挺刀劍向楊過攻去。

　　楊過舉劍一擋，裘千尺又道：「踢他後心！」此時二人正面相對，要踢他後心決無可能，但楊過對裘千尺已頗具信心，知她話中必有深意，不管如何，逕往敵人後心搶去。公孫止回刀後削。裘千尺叫道：「刺他眉心。」楊過心道：「我剛轉到他背後，你卻又要我刺他眉心。」勢在緊迫，不及多想，立時又轉到敵人身前，正欲挺劍刺他眉心，裘千尺又叫道：「削他屁股！」

　　綠萼在旁瞧得兩手掌心中都是汗水，皺起了眉頭，心道：「媽這般亂喊亂叫，那不是在反助爹爹麼？」她口中不言，馬光佐卻已忍不住大聲說道：「楊兄弟，別上這老太婆的當，她要累死你。」

　　楊過前後轉了數次，已隱約體會到裘千尺的用意，聽她呼前便即趨前，聽她喝後立時搶後，果然數轉之後，公孫止右脅下露出破綻。楊過長劍抖處，嗤的一聲，衣衫刺破，劍尖入肉寸餘，公孫止脅下登時鮮血迸流。

　　眾人「啊」的一聲，一齊站了起來。法王等均已明白，原來裘千尺適才並非指點楊過如何取勝，卻是教他如何從不可勝之中，尋求可勝之機，並非指出公孫止招數中的破綻，而是要楊過在敵人絕無破綻的招數之中，引他露出破綻。她一連指點了幾次，楊過便即領會了這上乘武學的精義，心中佩服無已，暗道：「敵人若是高手，招數中焉有破綻可尋？這位裘老前輩的指點，當真令人一生受用不盡。」

　　但要迫得公孫止露出破綻，非但武功必須勝過，尚得熟知他所有招數，方能於十餘招之前，對他諸般後著應變料得清清楚楚，逐步引導他走上失誤之途，此節唯裘千尺所能，楊過卻是只明其理，無力自為，當下聽著她的指點，劍光霍霍，向公孫止前後左右一陣急攻，二十餘招後，公孫止腿上又中一劍。

　　這一劍著肉雖然不深，但拉了一條長長的口子，幾有五六寸長。公孫止心想：「這男女二人併力守護，急切間傷不得這姓楊的小子，再鬥下去，有那老乞婆在旁指點，我須喪身在這小賊的劍下。」當年他為了自己活命，曾將心愛的情人刺死，此時事在危急，也已顧不得小龍女，當下黑劍幌動，刷的一刀，向小龍女肩頭急砍。

　　楊過一驚，挺劍代她守護，猛聽得裘千尺叫道：「刺他腰下。」楊過一怔，心想：「姑姑此時受攻，我如何能不救？但裘老前輩每次指點均有深意，想來這是一招圍魏救趙的妙著。」心念甫動，長劍已然圈轉，疾刺公孫止右腰。忽聽得小龍女「啊」的一聲叫，右臂受創，嗆啷一聲，淑女劍掉在地下。公孫止黑劍斜掠，擋開了楊過一招。

　　楊過大驚，急叫：「你快退開，我一個人對付他。」他這一動情關注，胸口又是一陣疼痛。小龍女受傷不輕，只得退下，撕衣襟裹傷。楊過奮力拚鬥，對裘千尺的指點失誤甚是惱怒，向她怒目橫了一眼。

　　裘千尺冷笑道：「你怪我什麼？我只助你殺敵，誰來管你救人？哼哼，這姑娘的死活與我有甚相干？她死了倒好！」楊過怒道：「你兩夫妻真是一對兒，誰都沒半點心肝！」裘千尺冷笑一聲，也不動怒，臉上神色自若，靜觀二人劇鬥。

　　楊過斜眼向小龍女一瞥，見她靠在椅上，撕衣襟包紮傷口，料想並無大礙，精神一振，劍招忽變，自全真劍法變為玉女劍法。公孫止見他的劍法本來穩重端嚴，突然間輕靈跳脫，丰姿綽約，登時如換了一個人一般，心下微感奇異，暗想：「此人詭計多端，又在搗什麼鬼了？」但接招之下，只覺對方劍法吞吐激揚，宛然名家風□，與小龍女適才所使正是一路，登時疑心盡去，當下金刀黑劍同時攻了上去。

　　十餘招後，楊過又漸落下風，給公孫止逼得不住倒退。裘千尺屢次出言指點，但楊過惱她有意損傷小龍女，對她呼叫宛似不聞，暗道：「誰要你來囉唆？」刷刷刷刷四劍，長聲吟道：「良馬既聞，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口中長吟，劍招配合了詩句，揮舞得瀟灑有致。公孫止一呆，道：「什麼？」

　　楊過又吟道：「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詩句是四字一句，劍招也是四招一組，吟到「風馳電逝，躡景追飛」時劍去奇速，於「凌厲中原，顧盼生姿」這句上卻是迅猛之餘，繼以飄逸。公孫止從沒見過這路劍法，聽他吟得好聽，攻勢登緩，凝神捉摸他詩中之意，心知他劍招與詩意相合，只要領會了詩義，便能破其劍法。

　　只聽他又吟道：「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這幾句詩吟來淡然自得，劍法卻是大開大闔，峻潔雄秀，尤其最後兩句劍招極盡飄忽，似東卻西，縐上擊下，一招兩劍，難以分其虛實。

　　小龍女此時已裹好創口，見楊過的劍法使得好看，但從未聽他說起過，不禁問道：「過兒，這是什麼劍法，誰教你的？」楊過笑道：「我自己琢磨的，姑姑你說好麼？前幾日我躺著養傷，床邊有一本詩集，我看到這首詩好，就記下了。朱子柳前輩在英雄宴上以書法化入武功，我想以詩句化入武功，也必能夠。」小龍女道：「很好啊……」

　　忽聽得金輪法王讚道：「楊兄弟，你這份聰明智慧，真叫老衲佩服得緊。下面幾句自然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公孫止心念一動：「這和尚在指點我。」當下也不及細想這和尚是何用意，但想「俯仰自得」必是上一劍之後緊接下一劍，當即揮黑劍先守上盤，金刀卻從中盤疾砍而出。

　　金輪法王文武全才，雖然僻居西藏，卻於漢人的經史百家之學無所不窺，他聽了楊過所吟之詩，早知下句，便先行說了出來，想借公孫止之手將他除去。這一次公孫止果然搶到先著，楊過劍招未出，已被他盡數封住去路，鋸齒金刀卻從中路要害斫來。好在楊過聽到法王吟詩，也早防有此著，竟不再使自創的四言詩劍法，長劍橫守中盤，左手中指錚的一聲，在金刀背上一彈。

　　公孫止只感手臂一震，虎口微微發麻，心下吃驚：「這小子的古怪武功真多。」楊過這一彈正是黃藥師所傳的彈指神通功夫，只是他功力未夠，未能克敵制勝，這一下若是讓黃藥師彈上了，公孫止的金刀非脫手不可。但只這麼一彈，楊過已於瞬息間從下風搶回上風，長劍飛舞，再使黃藥師所授「玉簫劍法」。這玉簫劍法與彈指功夫均以攻敵穴道為主，劍指相配，精微奧妙，饒是他功夫未純，一陣急攻，卻也使公孫止招架不易。

　　此時裘千尺又在旁呼喝：「他劍刺右腰，刀劈項頸！」「他劍削右肩，刀守左脅。」竟將公孫止每一路招數都先行喝了出來。如此一來，楊過自是有勝無敗，他不再長吟，法王便無法知他劍意。公孫止的陰陽雙刃雖系家傳武學，但經裘千尺去蕪存菁、創新補闕，大大的整頓過一番，他所使招數自是盡在裘千尺料中，不論如何騰挪變化，總是給她先行叫破。鬥到酣處，驀聽得裘千尺叫道：「他刀劍齊攻你上盤。」這句呼喝時刻拿捏得極是陰毒，恰好公孫止刀劍已出，難以中途改變，楊過卻有餘裕抵擋。楊過低頭疾趨，橫劍護背，左指已戳到了對方臍下一寸五分處的「氣海穴」。楊過一指得手，心中大喜，料想敵人必受重創，豈知公孫止飛出一腿，竟向他下顎踢到。

　　楊過一驚，向旁急竄數尺，才想起此人身上穴道極奇，先前用金鈴索打他穴道，明明打中，此人卻似一無所覺，微一沉吟間，公孫止刀劍又已攻上。但聽裘千尺叫道：「他刀劍交叉，右劍攻左，左刀砍右。」楊過不遑多想，當即竭力抵禦。

　　依二人功力而論，楊過早已不敵，全賴裘千尺搶先提示，點破了公孫止所有厲害招數。此時二人翻翻滾滾，已拆了七八百招，谷中諸子弟固然瞧得心驚膽戰，而瀟湘子等眾手也是目眩神馳，猜不透這場激戰到底誰勝誰敗。刀光劍影之中，公孫止張口喘氣，楊過汗透重衣，二人進退趨避之際均已不如先前靈動。

　　公孫綠萼心想再鬥下去，二人必有一傷，她固不願楊過鬥敗，卻也不忍眼見父親身受損傷，低聲向裘千尺道：「媽，你叫他們別打啦，大家來評評理，說個誰是誰非。」

　　裘千尺「哼」了一聲，道：「斟兩碗茶過來。」綠萼心中煩亂，但依言斟了兩碗茶，搶到母親面前。裘千尺舉起雙手，取下了包在頭頂的那塊血布。她腦門撞柱流血，小龍女撕下了衣襟替她包紮，此時取下包布，頭頂又有鮮向流出。綠萼驚道：「媽！」裘千尺道：「死不了！」將血布拋在膝頭，雙手各接一隻茶碗，每手四指持碗，拇指卻浸入了茶水之中，滿指鮮血都混入茶內。她隨手輕幌，片刻間鮮血便不見痕跡，叫道：「都鬥得累了，喝一碗茶再打！」對綠萼道：「送茶去給他們解渴，一人一碗。」

　　綠萼知道母親對父親怨毒極深，料想她決無這般好心，竟要送茶給他解渴，此舉多半會對父親不利，但兩碗茶是自己所斟，其中絕無毒藥，又是一般無異，想來母親是體惜楊過，但父親倘若無茶，便決計不肯住手，楊過這碗茶仍是喝不到，眼見兩人確是累得狠了，當下走到廳心，朗聲說道：「請喝茶罷！」

　　公孫止與楊過早就口渴異常，聽得裘千尺的叫聲，一齊罷手躍開。綠萼將茶盤先送到父親面前。公孫止心想此茶是裘千尺命她送來，其中必有古怪，多半是下了毒藥，將手一擺，向楊過道：「你先喝。」楊過坦然不懼，隨手拿起一碗，放到嘴邊，喝了一口。公孫止道：「好，這碗給我！」伸手接過他手中的茶碗。楊過笑道：「是你女兒斟的茶，難道還能有毒藥？」說著換過茶碗，一飲而盡。

　　公孫止向女兒臉上一看，見她臉色平和，心想：「萼兒對這小子有有情意，茶中自然不會下毒，我已跟他掉了一碗，還怕怎地？」當下也是一口喝乾，錚的一下，刀劍並擊，說道：「不用歇氣啦，咱們再打，哼，若非這老賤人指點，你便有十條小命，也都已喪在我金刀黑劍之下。」

　　裘千尺將破布按上頭頂傷口，陰惻惻的道：「他閉穴之功已破，你盡可打他穴道。」

　　公孫止一呆，但覺舌根處隱隱有血腥之味，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原來他所練的家傳閉穴功夫有一項重大禁忌，決不能飲食半點葷腥，否則功夫立破，上代祖宗生怕無意之中沾到，是以祖訓嚴令谷中人人不食葷腥，旁人雖然不練這門上乘內功，卻也迫得陪著吃素。他向來防□周密，那想到裘千尺竟會行此毒計，將自己血液和入茶中？楊過喝一碗血茶自是絲毫無損，公孫止畢生苦練的閉穴功卻就此付於流水。

　　他狂怒之下回過頭來，只見裘千尺膝頭放著一碟待賀客的蜜棗，正吃得津津有味，緩緩的道：「我二十年前就已說過，你公孫家這門功夫難練易破，不練也罷。」

　　公孫止眼中如欲噴出火來，舉起刀劍，向她疾衝過去。綠萼一驚，搶到母親身前相護，突覺耳畔呼呼風響，似有暗器掠過。公孫止長聲大號，右眼中流下鮮血，轉身疾奔而出，手中卻兀自握著刀劍。一滴滴鮮血濺在地下，一道血線直通向廳門。只聽得他慘聲呼號，愈去愈遠，終於在群山之中漸漸隱沒。廳上眾人面面相覷，不知裘千尺用甚法子傷他。

　　只有楊過和綠萼方始明白，裘千尺所用的，仍是口噴棗核功夫。

　　當楊過與公孫止激鬥之際，她早已嘴嚼蜜棗，在口中含了七八顆棗核。眼見公孫止武功大進，自己縱然噴出棗核襲擊，他也必閃避得了，若是一擊不中，給他有了防□，以後便再難相傷，因此於他酣鬥之餘先用血茶破了他閉穴功夫，乘他怒氣勃發之際突發棗核。這是她十餘年潛心苦修的唯一武功，勁道之強，準頭之確，不輪於天下任何厲害暗器。若不是綠萼突然搶出，擋在面前，公孫止不但雙目齊瞎，而且眉心穴道中核，登時便送了性命。

　　綠萼心中不忍，呆了一呆，叫道：「爹爹，爹爹！」想要追出去察看。裘千尺厲聲道：「你要爹爹，便跟他去，永遠別再見我。」綠萼愕然停步，左右為難，但想此事畢竟是父親不對，母親受苦之慘，遠勝於他，再者父親已然遠去，要追也追趕不上，當下從門口緩緩回來，垂首不語。

　　裘千尺凜然坐在椅上，東邊瞧瞧，西邊望望，冷笑道：「好啊，今日你們都是喝喜酒來著，這杯酒沒喝成，豈不掃興？」眾人給她冷冰冰的目光瞧得心頭發毛，只怕她口中突然噴□古怪暗器。谷中諸人只是一味驚懼，法王與尹克西等卻各暗自戒備。

　　小龍女與楊過見公孫止落得如此下場，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不由得都是深深歎了一口長氣，各自伸出手來，相互緊緊握住，兩人心意相通，當即並肩往廳外走去。剛到門口，裘千尺突然大聲喝道：「楊過，你到那□去？」楊過回轉身來，長□到地，說道：「裘老前輩、綠萼姑娘，咱們就此別過。」他自知命不久長，也不說什麼「後會有期。」之類的話了。

　　綠萼回了一禮，黯然無言。裘千尺怒容滿臉，喝道：「我將獨生女兒許配於你，怎地既不改口稱我岳母，又這麼匆匆忙忙的便走了？」楊過一愕，心道：「你雖將女兒許配於我，我可沒說要啊。」裘千尺道：「此間彩禮齊全，燈燭俱備，賀客也到了這許多，咱們武學之士也不必婆婆媽媽，你們二人今日便成了親罷。」

　　金輪法王等眼見楊過為了小龍女與公孫止幾番拚死惡鬥，此時聽了裘千尺此言，知道必然又是一番風波。各人互相望了幾眼，有的微笑，有的輕輕搖頭。

　　楊過左手挽著小龍女的臂膀，右手倒按君子劍劍柄，說道：「裘老前輩一番美意，晚輩極是感激。但晚輩心有所屬，實非令愛良配。」說著慢慢倒退。他怕裘千尺狂怒之下，陡然口噴棗核，是以按劍以防。

　　裘千尺向小龍女怒目橫了一眼，冷冷的道：「嘿，這小狐狸精果然美得出奇，無怪老的著了迷，小的也為她顛倒。」綠萼道：「媽，楊大哥與這位龍姑娘早有婚姻之約，這中間詳情，女兒慢慢再跟你說。」裘千尺啐了她一口，怒道：「呸？你當你媽是什麼人？我說過的話，也能改口麼？姓楊的，別說我女兒容貌端麗，沒一點配你不上，她便是個醜八怪，今日我也非要你娶她為妻不可。」

　　馬光佐聽她說得蠻橫，不由得哈哈大笑，大聲說道：「這谷中的夫妻當真是一對活寶，老公逼人家閨女成親，老婆也硬逼人家小子娶女，別人不要，成不成？」裘千尺冷冷的道：「不成！」馬光佐裂開大口，哈哈大笑。突然波的一響，一枚棗核射向他眉心，當真是來如電閃，無法閃避。馬光佐驚愕之下，頭一抬，拍的一聲，棗核已將他三顆門牙打落。馬光佐大怒，虎吼一聲，撲將過去。但聽波波兩聲，他右腿「環跳」，左足「陽關」兩穴同時被棗核打中，雙足一軟，摔倒在地，爬不起來。

　　這三枚棗核實在去得太快，直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楊過當馬光佐大笑之際，已知裘千尺要下毒手，抽出長劍要過去相救，終是遲了一步，忙伸手將他扶起，解開了他穴道。馬光佐倒也極肯服輸，見這禿頭老太婆手不動，腳不抬，口一張便將自己打倒，心中好生佩服，吐出三枚門牙，滿嘴鮮血的說道：「老太婆，你本事比我大，老馬不敢得罪你啦。」

　　裘千尺不理他，瞪著楊過道：「你決意不肯娶我女兒，是不是？」

　　公孫綠萼在大庭廣眾之間受此羞辱，再也抵受不住，拔出腰間匕首，刃尖指在自己胸口，大聲道：「媽，你再問一句，女兒當場死給你看。」裘千尺嘴一張，波的一響，一枚棗核射將過去，斜中匕首之柄。這一下勁力好大，那匕首橫飛而出，插入木柱，深入數寸，燭光之下，劍柄兀自顫動。眾人「啊」的一聲，無不倒抽一口涼氣。

　　楊過心想留在這□徒然多費唇舌，手指在劍刃上一彈，和著劍刃振起的嗡嗡之聲，朗聲吟道：「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挽起一個劍花，攜著小龍女的手轉身便走。

　　綠萼聽著「衣不如新，人不如故」那兩句話，更是傷心欲絕，取過更換下來的楊過那件破衫，雙手捧著走到他面前，悄然道：「楊大哥，衣服也還是舊的好。」楊過道：「謝謝你。」伸手接過。他和小龍女都知她故意擋在身前，好教母親不能噴棗核相傷。小龍女臉含微笑，點頭示謝。綠萼小嘴向外一努，示意二人快快出去。

　　裘千尺喃喃的念了兩遍：「人不如故，人不如故。」忽地提高聲音，說道：「楊過，你不肯娶我女兒，連性命也不要了嗎？」

　　楊過淒然一笑，又倒退一步，跨出了大廳的門檻。小龍女心中一凜，說道：「慢著。」朗聲問道：「裘老前輩，你有丹藥能治情花之毒麼？」

　　綠萼心中一直便在想著此事，父親手中只□下一枚絕情丹，楊過已給小龍女服了，他自己身上的情花劇毒未解，惟一指望是母親或有救治之法，但母親必定以此要脅楊過，逼他娶己為妻，是以不敢出言相求，事在危急，再也顧不得女兒家的儀節顏面，轉身說道：「媽，若不是楊大哥援手，你尚困身石窟之中，大難未脫。楊大哥又沒絲毫得罪你之處。咱們有恩報恩，你設法解了他身上之毒罷。」

　　裘千尺嘿嘿冷笑，道：「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世上恩仇之際便能這般分明？那公孫止對我是報了恩麼？」

　　綠萼大聲道：「女兒最恨三心兩意、喜新厭舊的男子。這姓楊的若是捨卻舊人，想娶女兒，女兒便是死了，也決不嫁他。」

　　這幾句話裘千尺聽來倒是十分入耳，但一轉念間，立即明白了女兒的用心，她是愛極了楊過，他若願意迎娶，她自是千肯萬肯，只是迫於眼前情勢，只盼自己先救他性命再說。

　　金輪法王與尹克西等瞧著這幕二度逼婚的好戲，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都是臉露微笑。法王直至此時，才知楊過身中劇毒，心中暗自得意，但願他堅持到底，不肯為了保命而允娶公孫綠萼，就怕這小子詭計多端，假意答允，先騙了解藥到手，又再翻悔；但想有自己在此，這小子若要行奸使詐，自己便可點破，不讓裘千尺上當。

　　裘千尺的眼光從東到西，在各人臉上緩緩掃過，說道：「楊過，這□諸人之中，有的盼你死，有的願你活。你自己願死還是願活，好好想一想罷。」

　　楊過伸手摟住小龍女的腰，朗聲道：「她若不能歸我，我若不能歸她，咱倆寧可一齊死了。」小龍女甜甜一笑，道：「正是！」她與楊過心意相通，二人愛到情濃之處，死生大事卻也看得淡了。

　　裘千尺卻難以明白她的心思，喝道：「我若不伸手相救，這小子便要一命鳴呼，你懂不懂？他只能再活三十六天，你知不知道？」

　　小龍女道：「你若肯相救，咱兩個兒能多聚幾年，自是極感大德。你不肯救，咱倆在一起便只三十六天，那也好啊！反正他死了，我也不活著。」說這幾句話時，美麗的臉龐上全然漠不在乎。

　　裘千尺望望她，又望望楊過，只見二人相互凝視，其情之癡，其意之濃，那是自己一生之中從未領略過、從未念及過的，原來世間男女之情竟有如斯者，不自禁想起自己與公孫止夫妻一場，竟落得這般收場，長歎一聲，雙頰上流下淚來。

　　綠萼縱身過去，撲在她的懷□，哭道：「媽，你給他治了毒罷，我和你找舅舅去，舅舅很牽掛你，是不是？」裘千尺一流淚水，心中牽動柔情，但隨即想起二哥裘千仞信中那句話來：「自大哥於鐵掌峰上命喪郭靖、黃蓉之手……」自己手足殘廢，二哥又已出家為僧，說什麼「放下屠刀，皈依三寶」，然則大哥之仇豈非永不能報？這小子武功不弱，他既堅不肯娶我女兒，那麼命他替我報仇，也可了卻一椿大事。

　　她想到此處，便道：「解治情花劇毒的絕情丹，本來數量不少，可是除了三枚之外，都給我浸入砒霜，盡數毀了。這三枚丹藥，公孫止那奸賊自己服一枚，另一枚我醉倒後給他取了去，後來落入你手，你已給這女子服了。世間就只□下一枚。這枚絕情丹我貼身而藏已二十餘年。身在絕情谷中住而不備絕情丹，這條性命便算不得是自己的。眼下反正我已命不久長，我女兒今後也未必會再留在谷中……」說著緩緩伸手入懷，將世間唯此一枚的絕情丹用指甲切成兩半，取出半枚，托在掌心，說道：「丹藥這便給你，你不肯做我女婿，那也罷了，可是你須得答允為我辦一件事。」

　　楊過與小龍女互視一眼，料想不到她竟會忽起好心。二人雖說將生死置之度外，但眼前既有生路，自是喜出望外，齊聲道：「老前輩要辦什麼事，我們自當盡力。」

　　裘千尺緩緩的道：「我是要你去取兩個人的首級，交在我手中。」

　　楊過與小龍女一聽，立時想到，她所要殺之人其中之一必是公孫止。楊過對這人自是絕無好感，此人已喪一目，閉穴內功又破，雖然其他武功未失，要追殺他諒亦不難，不過他是公孫綠萼之父，這姑娘對自己一片癡情，殺她父親，未免大傷其心，一時不禁躊躇難答。小龍女心中也覺公孫止雖惡，對己總是有救命之恩，但瞧裘千尺的神色，若不辦到此事，她的丹藥無論如何不會給楊過的了。

　　裘千尺見二人臉上有為難之意，冷然道：「我也不知道這二人和你們甚瓜葛牽連，但我是非殺這二人不可。」說著將半枚丹藥在手中輕輕一拋。楊過聽她語氣，所說的似乎並非公孫止，於是問道：「裘老前輩與何人有仇？要晚輩取何人的首級？」裘千尺道：「你沒聽到那惡賊讀信麼？害死我大哥的，叫做什麼郭靖、黃蓉。」

　　楊過大喜，叫道：「那好極了。這二人正是晚輩的殺父仇人，裘老前輩便是無此囑咐，晚輩也要找這二人報仇。」裘千尺心中一凜，道：「此話當真？」楊過指著金輪法王道：「這位大師與這二人也有過節。晚輩之事，曾跟他說過。」

　　裘千尺眼望法王，法王點了點頭，說道：「可是這位楊兄弟啊，那時卻明明助著郭靖、黃蓉，來跟老衲為難。」小龍女與綠萼惱恨這和尚時時從中挑撥作梗，一齊向他怒目橫視。金輪法王只作不見，微笑道：「楊兄弟，此事可有的罷？」楊過道：「是啊。待我報了父母之仇，還得向大師領教幾招。」法王雙手合十，說道：「妙極，妙極！」

　　裘千尺左手一擺，對楊過道：「我也不管你的話是真是假，你將這枚藥拿去服了罷。」楊過走上前去，將丹藥接在手中，見只有半枚，便即明白，笑道：「須得取那二人首級，來換另外半枚？」裘千尺點頭道：「你聰明的緊，一瞧便知，用不著旁人多說。」楊過心想：「先服了這半枚再說，總是勝於不服。」當下將半枚丹藥放入口中，□了一口唾液，吞入肚中。

　　裘千尺道：「這絕情丹世上只剩下了一枚，你服了半枚，還有半枚我藏在極密的所在。十八日後，你若攜二人首級來此，我自然取出給你，否則你縱將我擒住，叫我身受千刀萬剮之苦，再將我投入石窟之中，我也決不會給你。我裘千尺說話斬釘截鐵，向無更移。各位貴客請便。楊大爺、龍姑娘，咱們十八日後再見。」說著閉上眼睛，不再理睬眾人。

　　小龍女問道：「為什麼限定十八日？」裘千尺閉著眼睛道：「他身上的情花之毒，原來是三十六日之後發作，現下服了半枚丹藥，毒勢聚在一處，發作反而快了一倍。十八日後再服半枚，立時解毒，否則……否則……嘿嘿！」說到此處，只是揮手命各人快去。

　　楊過與小龍女知道此人已無可理喻，當下與公孫綠萼作別，快步出了水仙莊。楊過不耐煩再循來路乘舟出谷，與小龍女展開輕功，翻越高山而出。

　　楊過進谷雖只三日，但這三日中遍歷艱險，數度生死僅隔一線，此時得與心上人離此險地，真乃恍如隔世。此時天已黎明，二人並肩高岡，俯視幽谷，但見樹木森森，晨光照耀，滿眼青翠，心中歡悅無限，飄飄□□的宛似身在雲端。

　　楊過攜著小龍女之手，走到一株大槐樹之下，說道：「姑姑……」小龍女偎依在他身邊，嫣然一笑，道：「我瞧你別再叫我姑姑了罷。」

　　楊過心中早已不將她當作師父看待，叫她「姑姑」，只是一向叫得慣了，聽她這麼說，心□一甜，回首凝視著她漆黑的眼珠子，道：「那我叫你作什麼？」小龍女道：「你愛叫什麼，便叫什麼，一切都由你。」楊過微一沉吟，道：「我一生之中最快活的時光，便是在古墓中跟你一起□守之時，那時我叫你姑姑，便到死都叫你作姑姑罷。」小龍女笑道：「那時我打你屁股，你也很快活嗎？」

　　楊過伸出雙臂，將她摟在懷□，只覺她身上氣息溫馨，混和著山谷間花木清氣，真是教人心魂俱醉，難以自已，輕輕的道：「咱們如這般□守一十八日，只怕已快活得要死了，別再去殺什麼郭靖、黃蓉啦。與其奔波勞碌，廝殺拚命，咱們還是安安靜靜、快快活活的過十八天的好。」

　　小龍女微笑道：「你說怎麼，便怎麼好。以前我老是要你聽話，從今兒起，我只聽你的話。」她一向神色冷然，如今心胸中充滿愛念，眉梢眼角以至身體四肢，無不溫柔婉孌，只覺得全心全意的聽楊過話，那才是最快活不過之事。

　　楊過怔怔的望著她，緩緩的道：「你眼中為什麼有淚水？」小龍女拿著他的手，將臉頰貼在他手背上輕輕摩擦，柔聲道：「我……我不知道。」過了片刻，道：「定是我太喜歡你了。」

　　楊過道：「我知道你在為一件事難過。」小龍女抬起頭來，突然淚如泉湧，撲在他的懷□，抽抽噎噎的哭道：「過兒，你……你……咱們只有十八天，那怎麼夠啊？」楊過輕輕拍著她肩膀，輕輕的道：「是啊，我也說不夠。」小龍女道：「我要你永遠這麼待我，要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

　　楊過捧起她的臉來，在她淡紅的嘴唇上輕輕吻了一下，毅然道：「好，說什麼也得去殺了郭靖、黃蓉。」舌尖上嘗著她淚水的鹹味，胸中情意激動，全身真欲爆裂一般。

　　忽聽得左首高處一人高聲笑道：「要卿卿我我，也不用這般迫不及待。」楊過轉頭來，只見十餘丈外的山岡之上，金輪法王、尹克西、瀟湘子、尼摩星、馬光佐五人並肩站立，說這話的正是金輪法王。料想自己與小龍女匆匆離谷，未理其餘諸人，法王等便隨後跟來，自己二人大難之後重會，除了對方之外，其餘一切全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二人在槐樹下情致纏綿，卻給法王等遙遙望到了。

　　楊過想起在絕情谷中法王數次與自己為難，險些喪身於他言語之下，早知如此，他在荒山結棚養傷之際，就該一掌送了他的性命，自己助他療傷，枉他為一派宗主，竟是如此的以怨報德。小龍女見他目中露出怒火，說道：「別理他，這般人便是過一輩子，也沒咱們一時三刻的歡喜。」

　　只聽馬光佐叫道：「楊兄弟，龍姑娘，咱們一起走罷。在這荒山野嶺之間，無酒無肉，有什麼好玩。」楊過只盼與小龍女安安靜靜的多過一刻好一刻，偏生有這些不識趣之人前來滋擾，但知馬光佐是一片好心，於是朗聲答道：「馬大哥請先行一步，小弟隨後便來。」馬光佐道：「好罷，那你們快些來。」

　　金輪法王哈哈哈大笑，說道：「那又何必要你費心？他們愛在這荒山野地耽上一十八天啊。」裘千尺說過十八天後毒發之言，大廳上人人聞知，馬光佐聽他竟如此說，不禁勃然大怒，一把抓住法王衣襟，罵道：「賊禿，你的心腸忒也歹毒！咱們與楊兄弟同來谷中，你不助他已是不該，一路上冷言冷語，是何道理？」法王微微冷笑，道：「你放不放手？」馬光佐怒道：「我不放，你怎樣？」

　　法王右手一拳，迎面打去。馬光佐道：「好啊，動粗麼？」提起蒲扇大的手掌抓他拳頭，那知法王這拳乃是虛招，左手□地伸出，在他背上一托，剛勁柔勁同時使出，馬光佐一個龐大的身軀立時飛起，往山坡上摔將下來。好在山坡上全是長草，他又是皮粗肉厚，這一摔未受重傷，但已是額角青腫，哇哇大叫的爬將起來。

　　楊過望見二人動手，知道馬光佐定要吃虧，待要趕去相助，只奔出三步，馬光佐已結結實實的摔了一交。馬光佐雖是渾人，卻也有個呆主意，知道硬打定然鬥不過和尚，口中哼哼唧唧，叫道：「啊喲，啊喲，手臂給賊禿打斷啦。」

　　金輪法王應蒙古王子忽必烈之聘，受封為蒙古第一國師，瀟湘子與尼摩星一直氣忿不服，此時見他如此蠻橫，更是惱怒，兩人相互使個眼色。瀟湘子道：「大師武功果然了得，不愧了蒙古第一國師的封號。」法王道：「豈敢，豈敢……」他鑒貌辨色，知道尼瀟二人立時有出手之意，而楊過與小龍女在一旁更是躍躍欲動，尹克西心意如何，尚不得而知。他雖自恃武功高強，但若這五大高手聯手來攻，自己不僅決然抵擋不住，尚有性命之憂，嘴上敷衍對答，心中尋思脫身之計。

　　那知馬光佐哼哼唧唧，慢慢走到他背後，猛起一拳，砰的一聲，正中法王后腦。以法王武功，馬光佐偷襲本難得逞，但此時他全神貫注在楊過、瀟湘子等五人身上，對這渾人毫不在意，竟被他大力一拳，如中鐵錘，只錘得眼前金星亂冒。他驚怒之下，回肘撞去，馬光佐胸口中了肘□，大叫一聲，軟綿綿的往前倒下。法王雙腿略曲，馬光佐龐大的身軀正好跌在他肩頭，便即往坡下奔去。

　　眾人大聲呼叫，楊過首先追了下去。法王肩頭雖然負了個將近三百斤的巨人。仍是奔行如飛。楊過、小龍女、尼摩星等都是一等一的輕功，但既給他發足在先，數十丈內竟然追趕不上。楊過和小龍女足下加快，漸漸逼近。法王□地站住，回過頭來，獰笑道：「好，你們是一齊上呢，還是單打獨鬥？」說著倒舉馬光佐，將他腦袋對準山坡邊的一塊岩石，作勢要撞將下去。

　　楊過繞到他身後，先行擋住去路，說道：「你若傷他性命，咱們自是一擁而上。」法王哈哈一笑，將馬光佐拋在地下，說道：「這般渾人，也值得跟他一般見識？」雙手伸人袍底，隨即伸出，左手白光閃閃，右手黃氣澄澄，已各取銀輪銅輪在手，雙輪一碰，嗡嗡之聲從山谷間傳了出去，傲然道：「那一位先上？」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各位切磋武學，我做買賣的只在旁觀摩觀摩。」法王暗想：「此人兩不相助，倒少了一個勁敵。」瀟湘子心想還是讓旁人打頭陣，耗了他的力氣，自己再來乘其敗而取，於是說道：「尼兄，你武功強過小弟，請先上！」

　　尼摩星聽了瀟湘子之言，已知其意，但自負武學修為獨步天竺，生平未逢敵手，心想縱然勝不得金輪法王，也不致落敗，當下順手抓起山坡上一塊巨岩，喝道：「好，我試試你兩個圓圈圈。」舉起巨岩，逕向法王當胸砸去。這塊巨岩瞧來少說也有三百來斤，眾人見他不用兵刃，舉起大石便打，無不吃了一驚。

　　金輪法王也沒料到這矮子天生神力，竟舉大石砸到，當下不敢硬碰，側身避開，右手銅輪向他背心橫掃過去。尼摩星抓著巨岩，回手擋架。銅輪巨岩相碰，火星四濺，鏜的一聲，只震得山谷鳴響。法王左臂微微發麻，心想：「這矮黑炭武功怪極，實是不可大意。但他力氣再大，舉了這塊巨岩，卻又支持得幾時？」於是雙輪飛舞，繞著尼摩星身子轉動。

　　楊過將馬光佐救起，與小龍女並肩觀鬥，見尼摩星神力過人，武功特異，兩人均感驚詫。見二人又鬥片時，尼摩星力道絲毫不衰，突然大喝一聲：「阿婆星！」托起岩石，向法王擲將過去。

　　他這一擲乃是天竺釋氏的一門厲害武功，叫作「釋迦擲象功」。佛經中有言：釋迦牟尼為太子時，一日出城，大象礙路，太子手提象足，擲向高空，過三日後，像還墮地，撞地而成深溝，今名擲象溝。這自是寓言，形容佛法不可思議。後世天竺武學之士練成一門外功，能以巨力擲物，即以此命名。此時尼摩星運此神功擲石，但見岩石在空中急速旋轉，挾著一股烈風，疾往法王撞去。

　　金輪法王武功難強，對此龐然大物那敢硬接硬碰，急忙躍開。尼摩星身子突然飛起，追上大石，雙掌擊出，那大石轉個方向，又向法王追去。這次飛擲，是第一次的餘勢加上第二次擲力，因而比之第一次力道更強。

　　論到武功造詣，法王實在尼摩星之上，只是這釋迦擲象功他從所未見，一時竟攻了他個措手不及，眼見大石轉向飛到，只得又躍開閃避。尼摩星乘勝追擊，那巨岩給他一次次加力，去勢愈猛。法王尋思：「如此再打下去，須敗在這黑矮子手中，該當立時變計。幸好他獨自先行挑鬥，我下毒手盡快斃了他，僵□鬼就不敢再上。楊龍二人身上有毒，那『玉女毒心劍法』使不順手。」

　　猛聽得山後馬蹄聲響，勢若雷鳴，旌旗展動，衝出一彪人馬。法王與尼摩星惡鬥方酣，無暇旁視。楊過等但見人強馬壯，長刀硬弩，是一隊蒙古騎兵，來到十數丈之外，當先領兵官舉手示意，全隊勒馬不前。

　　旗影下一人駐馬觀鬥片刻，當即催馬上前，叫道：「罷手，罷手！」那人科頭黃袍，手持鐵弓，正是蒙古王子忽必烈。

　　尼摩星聽到叫聲，縱上去雙掌齊推，巨岩砰騰砰騰的滾下山坡，沿途帶動泥砂石塊，勢道極是威猛。

　　忽必烈翻身下馬，左手攜住法王，右手攜住尼摩星，笑道：「原來兩位在這兒切磋武功，真令小王大開眼界。」他何嘗不知二人實系真鬥，但為顧全雙方面子，只想輕輕一言揭過，法王微微一笑，說道：「這位尼兄武學大有獨到之處，難得難得。」尼摩星怪眼一橫，道：「我道蒙古第一國師如何了不起，原來……哼哼！」法王勃然大怒，心想：「難道我當真鬥你不過？」正要開言，忽必烈笑道：「此處風物良佳，豈可無酒？左右，取酒！咱們來痛飲三碗！」蒙古人自來生長曠野，以天地為居室，荒山飲食，與堂上無異，當即有侍衛取過烈酒干脯，布列於地。

　　忽必烈向小龍女望了兩眼，心下暗驚：「人間竟有如此美麗的女子。」見她與楊過攜手並肩，神情親密，問楊過道：「這位姑娘是誰？」楊過道：「這位龍姑娘，是小人的授業師父，也是小人的妻子。」他自經絕情谷中一番出生入死，更將羈縻普天下蒼生的禮法習俗絲毫不放在眼□，心想偏偏要讓世人皆知，我楊過乃是娶師為妻。

　　蒙古人於什麼尊師重道、男女大防等禮法本來遠不如漢人講究，忽必烈聽了楊過的話也不以為異，只是聽說這少女傳過他武藝，不由得多了一層敬意，笑道：「果然是郎才女貌，天生佳偶，妙極妙極。來，大家盡此一碗，為兩位慶賀。」說著舉起酒碗，一飲而盡。法王微微一笑，也舉碗飲乾。餘人跟著喝酒，馬光佐更是連盡三碗。

　　小龍女對蒙古人本無喜憎，此時聽忽必烈稱讚自己與楊過乃是良配，不由得心花怒放，喝了半碗酒後，容色更增嬌艷，心想：「那些漢人都說我和過兒成不得親，這位蒙古王爺卻連說妙極，瞧來還是蒙古人見識高呢。」

　　忽必烈笑道：「各位三日不歸，小王正自記掛得緊，只因襄陽軍務緊急，未能相待，小王已在大營留下傳言，請各位即赴襄陽軍前效力。今日在此巧遇，大暢予懷。」法王說道：「請問王爺，我軍攻打襄陽，可順利否？」忽必烈皺眉道：「襄陽守將呂文德本是庸才，小王所忌者，郭靖一人耳。」楊過心中一凜，問道：「郭靖確在襄陽？」

　　忽必烈道：「這郭靖說來還是小王的長輩，總角之時與先王曾有八拜之交，乃是我成吉思汗祖父手下第一愛將。此人智勇雙全，領軍遠征西域，迭出奇計，建立大功。先王曾對我言道：南朝主昏臣奸，將懦兵弱，人數雖眾，總難敵我蒙古精兵，但若遇上郭靖，卻須千萬小心。唉，父王果有先見，我軍屯兵襄陽城外，久攻不下，皆因這郭靖從中作梗之故。」

　　楊過站起身來，說道：「這姓郭的與小人有殺父大仇，小人請命去刺死了他。」

　　忽必烈喜道：「小王邀聘各位英雄好漢，正是為此。但聽人言道，這郭靖武功算得中原漢人第一，又有不少異能之士相助。小王屢遣勇士行刺，均遭失手，或擒或死，無一得還。楊兄弟雖然武勇，卻是獨木難支，小王欲請眾位英雄一齊混入襄陽，併力下手。只消殺了此人，襄陽唾手可下。」

　　法王、瀟湘子等一齊站起，叉手說道：「願奉王爺差遣，以盡死力。」

　　忽必烈大喜，說道：「不論是那一位刺殺郭靖，同去的幾位俱有大功。但出手刺殺之人，小王當奏明大汗，封賞公侯世爵，授以大蒙古國第一勇士之號。」

　　瀟湘子、尼摩星等人對公侯世爵也不怎麼放在心上，但若得稱大蒙古國第一勇士，名揚天下，實乃平生之願。蒙古此時兵威四被，幅員之廣，曠古未有，西域疆土綿延數萬里，中國亦已三分而有其二，自帝國中心而至四境，快馬均須奔馳一年方至，若得稱為第一勇士，普天下英雄豪傑自是無不欽仰。當下人人振奮，連金輪法王也是眼發異光。

　　楊過淒然一笑，緩緩搖了搖頭。小龍女深情無限的望著他，心中卻道：「要他什麼公侯世爵，什麼天下第一勇士？我共盼你好好的活著。」

　　眾人又飲數碗，站起身來。蒙古武士牽過馬匹，楊過、小龍女、金輪法王等一齊上馬，跟在忽必烈之後，疾趨南馳，往襄陽而來。

　　沿途但見十室九空，遍地□骨，蒙古兵見到漢人，往往肆意虐殺，楊過瞧得惱怒，待要出手干預，卻又礙著忽必烈的顏面，尋思：「蒙古兵如此殘暴，將我漢人瞧得豬狗不如，待我刺殺郭靖、黃蓉之後，必當擊殺幾個蒙古最歹惡的軍漢，方消心中之氣。」

　　不數日抵達襄陽郊外。其時兩軍攻守交戰，已有月餘，滿山遍野都是斷槍折矛、凝血積骨，想見戰事之慘烈。

　　蒙古軍中得報四大王忽必烈親臨前敵，全軍元帥、大將迎出三十里外。隨從軍衛怒馬騰躍，鐵甲鏘鏘，軍容極壯。各將帥遙遙望見忽必烈的大纛，一齊翻身下馬，伏在道旁。

　　忽必烈馳到近處，勒馬四顧，隔了良久，哼了一聲，道：「襄陽城久攻不克，師老無功，豈不墮了我大蒙古的聲威？」眾帥齊聲答道：「小將該死，請四大王治罪。」忽必烈揚鞭一擊，坐騎向前疾奔而去。諸將帥久久不敢起身，人人戰慄。

　　楊過見忽必烈對待自己及金輪法王等甚是和易，但駕御諸將卻這等威嚴，心想：「蒙古軍兵強馬壯，紀律嚴明，大宋如何是其敵手？」不自禁的皺起了眉頭。

　　翌晨天甫黎明，蒙古軍大舉攻城，矢下如雨，石落似雹，紛紛向城中打去。接著眾軍駕起雲梯，四面八方的爬向城頭。城中守禦嚴密，每八名兵士合持一條大木，將雲梯推開城牆。攻拒良久，終於有收百名蒙古兵攻上了城頭。蒙古軍中呼聲震天，一個個百人隊蟻附攀援。猛聽得城中梆子聲急，女牆後閃出一隊弓手，羽箭勁急，迫得蒙古援軍無法上前，接著又搶出一隊宋兵，手舉火把，焚燒雲梯，梯上蒙古兵紛紛跌落。

　　城上城下大呼聲中，城頭閃出一隊勇壯漢子，長矛利刃，向爬上城牆的蒙古兵攻去。這隊漢子不穿宋軍服色，有的黑色短衣，有的青布長袍，攻殺之際也不成隊形，但身手矯捷，顯然身有武功。攻上城頭的蒙古兵將均是軍中勇士，自來所向無敵，但遇上這隊漢子，搏鬥數合，即被一一殺敗，或橫□城頭，或碎骨牆下。宋軍中一個中年漢子尤其威猛，此人身穿灰衣，赤手空拳，縱橫來去，一見宋軍有人受厄，立即縱身過去解圍，掌風到處，蒙古兵將無不披靡，直似虎入羊群一般。

　　忽必烈親在城下督戰，見這漢子如此英勇，不由得呆了半晌，歎道：「天下勇士，更有誰及得上此人？」楊過站在他身側，問道：「王爺可知他是誰？」忽必烈一驚，道：「豈難道便是郭靖？」楊過道：「正是！」

　　此時城頭上數百名蒙古兵已給殺得沒□下幾個，只有最勇悍的三名百夫長手持矛盾，兀自在城垛子旁負隅而鬥。城下的萬夫長吹起角號，又率大隊攻城，想將城頭上三名百夫長接應下來。

　　郭靖縱聲長嘯，大踏步上前。一名百夫長挺矛刺去，郭靖抓住矛□向前一送，跟著左足飛出，踢在另一名百夫長的盾牌之上。兩名百夫長雖勇，怎擋得住這一送一踢的神力？登時幾個□斗翻下城頭，筋斷骨折而死。

　　第三名百夫長年紀已長，頭髮灰白，自知今日難以活命，揮動長刀，直上直下的亂砍，勢若瘋虎。郭靖左臂□出，抓住他持刀的手腕，右掌正要劈落，忽地一怔。那百夫長也已認出郭靖面目，叫道：「金刀駙馬，是你！」原來他是郭靖當年西征時的舊部，黃蓉計取撒麻爾罕，此人即是最先飛降入城的勇士之一。

　　郭靖憶及舊情，叫道：「嗯，你是鄂爾多？」那百夫長見郭靖記得自己名字，不禁熱淚盈眶，叫道：「正是，正是小人。」郭靖道：「好，念在昔日情份，今日饒你一命。下次再給我擒住，休怪無情。」轉頭向左右道：「取過繩子，縋他下去！」兩名健卒取過一條長索，縛在鄂爾多的腰間，將他縋到城下。

　　鄂爾多是蒙古軍中赫赫有名的勇士，突被城頭宋軍用繩索縋下，城下蒙古兵將都好生奇怪，不知是何變故，一齊後退數十丈，城頭也停了放箭，兩軍一時罷鬥。鄂爾多到了城下，對著郭靖拜伏在地，朗聲叫道：「金刀駙馬既然在此，小人萬死不敢再犯虎駕。」

　　郭靖站在城頭，神威凜然，喝道：「蒙古主帥聽著：大宋與蒙古昔年同心結盟，合力滅金，你蒙古何以來犯我疆界，害我百姓？大宋百姓人數多你蒙古數十倍，若不急速退兵，我大宋義兵四集，管教你這十多萬蒙古軍死無葬身之地。」他這幾句話說的是蒙古語，中氣充沛，一字一句送向城下。城牆既高，兩軍相距又遠，但這幾句話數萬蒙古兵將卻俱都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相顧失色。

　　一名萬夫長引著鄂爾多來到忽必烈跟前，稟報原由。鄂爾多述說當年跟隨郭靖西征，金刀駙馬如何用兵如神，如何克敵制勝，說得有聲有色。忽必烈臉色一沉，喝道：「拿下去砍了！」鄂爾多大叫：「冤枉！」那萬夫長道：「四大王明見，這鄂爾多頗有戰功……」忽必烈手一揮，四名衛士早將鄂爾多拉下，斬下首級，呈了上來。諸將無不震恐。

　　忽必烈向萬夫長道：「鄂爾多以陣亡之例撫恤，另賞他妻子黃金十斤，奴隸三十名，牲口三百頭。」萬夫長大惑不解，應道：「是，是。」忽必烈道：「我既殺此人，卻又賞他家屬，你們不明白這中間的道理，是也不是？」諸將一齊躬身道：「請四大王賜示。」忽必烈朗聲道：「這百夫長向郭靖跪拜，誇說郭靖厲害，動搖軍心，是否當斬？但他奮勇先登，力戰至最後一人，豈非當賞？」諸將盡皆拜伏。

　　但這麼一來，蒙古兵軍心已沮。忽必烈知道今日即使再拚力攻城，也是徒遭損折，決然討不了好去，眼見城下蒙古積□數千，儘是身經百戰的精銳之士，心中大是不忿，然見襄陽城牆堅固，守備嚴密，實是無隙可乘，不禁歎了口氣，當即傳令退軍四十里。

　　左右兩名衛士互視一眼，齊道：「小人為四大王分憂，也折一折南蠻的銳氣。」翻身上馬，馳到城下，拉動鐵弓，兩枝狼牙雕翎急向郭靖射去。

　　這二人騎術既精，箭法又准，正是馬奔如風，箭去如電。城上城下剛發得一聲喊，飛箭已及郭靖胸口小腹。眼見他無法閃避，卻見郭靖雙手向內一攏，兩手各已抓著一枝羽箭，舉手一揚，向下擲出。兩名蒙古衛士尚未回馬轉身，突然箭到，透胸而過，兩人倒撞下馬。城頭宋軍喝采如雷，擂起戰鼓助威。

　　忽必烈悶悶不樂，領軍北退。大軍行出數里，楊過道：「王爺不須煩惱，小人這便進城去取郭靖性命。」忽必烈搖頭道：「那郭靖智勇兼全，果然名不虛傳，今日一見，更覺此事棘手之極。」楊過道：「小人在郭靖家中住過數年，又曾為他出力，他對我決無防□之心。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忽必烈道：「適才攻城之時，你站在我身旁，只怕他在城頭已然瞧見。」楊過道：「小人已防到此著，攻城之時，與龍姑娘均以大帽遮眉、皮裘圍頸，他決計認不出來。」忽必烈道：「既是如此，盼你立此大功，封賞之約，決不食言。」

　　楊過隨口道謝一聲，正要轉身與小龍女一齊辭出，卻見金輪法王、瀟湘子、尹克西諸人臉上均有異色，心念一動：「這些人均怕我此去刺死郭靖，得了蒙古第一勇士的封號，定要從中阻撓，使我難竟大功。」向忽必烈道：「王爺，小人有一事告稟。小人去刺郭靖，乃是為報私仇，兼之要以他的首級去換救命丹藥，如能托王爺之福，大事得成，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封號卻萬萬不敢領受。」忽必烈問道：「這卻為何？」楊過道：「小人武功遠不及在座諸位，如何敢稱第一勇士？王爺須得應允此事，小人方敢動身。」

　　忽必烈見他言辭誠懇，確是本意，又見了旁人神情，已猜到他的心意，說道：「既是如此，人各有志，我也不便勉強。」法王等聽忽必烈如此說，果然均有欣慰之色。

　　楊過圈轉馬頭，與小龍女並騎向襄陽馳去，在途中摔去了大帽皮裘，回復漢人打扮，到得城下時天已向晚，只見城門緊閉，城頭一隊隊兵卒手執火把，來去巡邏。楊過大聲叫道：「我姓楊名過，特來拜見郭靖郭大爺。」城上守將聽得呼聲，見他只有一名女子相從，當即向郭靖稟報。

　　過不片時，兩個青年走上城頭，向下一望，一人叫道：「原來是楊大哥，只你們兩位嗎？」楊過見是武氏兄弟，心想：「郭靖害我父親，不知武氏兄弟的父親曾否在旁相助？」說道：「武大哥，武二哥，郭伯伯在不在城內？」武修文道：「請進來罷。」命兵卒打開城門，放下吊橋，讓楊過與小龍女入城。

　　二武引著二人來到一座大屋之前。郭靖滿臉堆歡，搶出門來，向小龍女一揖為禮，拉著楊過的手笑道：「過兒，你們來得正好。韃子攻城正急，兩位一到，我平添臂助，真乃滿城百姓之福。」小龍女是楊過之師，郭靖對她以平輩之禮相敬，客客氣氣的讓著進屋，對楊過卻是十分親熱。

　　楊過左手被他握著，想起此人乃殺父大仇，居然這般假惺惺作態，恨不得拔出劍來立時刺死了他，只是忌憚他的武功，不敢貿然動手，臉上強露笑容，說道：「郭伯伯安好。」他滿腔憤恨，終於沒跪下磕頭。郭靖豁達大度，於此細節也沒留心。

　　到得廳上，楊過要入內拜見黃蓉。郭靖笑道：「你郭伯母即將臨盆，這幾天身子不適，日後再見罷。」楊過暗喜：「黃蓉智計過人，我只擔心被她看出破綻，此人抱恙，真是天助我成功。」

　　說話之間，中軍進來稟道：「呂大帥請郭大爺赴宴，慶賀今日大勝韃子。」郭靖道：「你回稟大帥，多謝賜宴。我有遠客光臨，不能奉陪了。」中軍見楊過年紀甚輕，並無特異之處，不知郭靖何以對他如此看重，為了陪伴這個少年，竟推卻元帥的慶功宴，不由得滿心奇怪，回去稟知呂文德。

　　郭靖在內堂自設家常酒宴，為小龍女與楊過接風，由朱子柳、魯有腳、武氏兄弟、郭芙諸人相陪。朱子柳向楊過連聲稱謝，說虧得他從霍都取得解藥，治了他身上之毒。楊過淡淡一笑，謙遜幾句。

　　郭芙見了他卻神情淡漠，叫了聲：「楊大哥。」郭靖責道：「芙兒，先日你為金輪法王所擒，若不是楊大哥捨命相救，你自己失陷不用說，連你媽媽也要身遭大難，怎不好好謝過了楊大哥？」郭芙站起身來，說道：「多謝楊大哥日前相救。」楊過道：「大家自己人，何必言謝？」郭芙一言不發的坐下。酒席之間，只見她雙眉微蹙，似有滿腹心事，武氏兄弟也一直避開她的目光。魯有腳與朱子柳卻興高采烈，滔滔不絕的縱談日間大勝韃子之事。

　　席散時已是初更，郭靖命女兒陪小龍女入內安寢，自己拉楊過同榻而眠。小龍女入內時向楊過望了一眼，囑他務須小心，神色之間，深情□□，關念無限。楊過只怕露出心事，將頭轉過，竟是不敢與她正面相視。

　　郭靖攜著楊過的手同到自己臥室，讚他力敵金輪法王，在酒樓上與亂石陣中救了黃蓉、郭芙和武氏兄弟，隨後問他別來的經歷。楊過生怕言多有失，於遇見程英、陸無雙、傻姑、黃藥師等情由一概不提，只道：「侄兒受傷後在一個荒谷中養傷，後來遇到師父便同來相助郭伯伯。」

　　郭靖一面解衣就寢，一面說道：「過兒，眼前強虜壓境，大宋天下當真是危如累卵。襄陽是大宋半壁江山的屏障，此城若失，只怕我大宋千萬百姓便盡為蒙古人的奴隸了。我親眼見過蒙古人殘殺異族的慘狀，真是令人血為之沸。」楊過聽到這□，想起途中蒙古兵將施虐行暴諸般可怖可恨的情景，也不禁咬得牙關格格作聲，滿腔憤怒。

　　郭靖又道：「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於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這一番說誠摯懇切，楊過只聽得聳然動容，見郭靖神色莊嚴，雖知他是自己殺父之仇，卻也不禁肅然起敬，答道：「郭伯伯，你死之後，我定會記得你今晚這一番話。」

　　郭靖那想得到他今夜要行刺自己，伸手撫了撫他頭，說道：「是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國家若亡，你郭伯伯是性命難保了。聽說忽必烈善於用兵，今日退軍，自必再來，這數日中定有一場大廝殺。咱們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時候不早，咱們睡罷。」

　　楊過應道：「是。」當即解衣就寢，將從絕情谷中帶出來的那柄匕首藏在貼肉之處，心想：「我待你睡熟之後，在被窩中給你一刀，你武功便再強百倍，又豈能躲避？」

　　郭靖日間惡戰，大耗心力，著枕即便熟睡。楊過卻是滿腹心事，那□睡得著？他臥在□床，但聽得郭靖鼻息調勻，一呼一吸，相隔極久，暗自佩服他內功深厚。過了良久，耳聽得四下□一片沉靜，只有遠遠傳來守軍的刁斗之聲，於是輕輕坐起，從衣內摸出匕首，心想：「我將他刺死之後，再去刺殺黃蓉，諒她一個待產孕婦，濟得甚事？大事一成，即可與姑姑同赴絕情谷取那半枚丹藥了。此後我和她隱居古墓，享盡人間清福，管他這天下是大宋的還是蒙古的？」

　　想到此處，極是得意，忽聽得隔鄰一個孩子大聲啼哭起來，接著有母親撫慰之聲，孩子漸漸止啼入睡。楊過心頭一震，猛地記起日前在大路上所見，一名蒙古武士用長矛挑破嬰兒肚皮，高舉半空為戲，那嬰兒尚未死絕，兀自慘叫，心想：「我此刻刺殺郭靖，原是舉手之事。但他一死，襄陽難守，這城中成千成萬嬰兒，豈非盡被蒙古兵卒殘殺為樂？我為了報一己之仇，卻害了無數百姓姓命，豈非大大不該？」

　　轉念又想：「我如不殺他，裘千尺如何肯將那半枚絕情丹給我？我若死了，姑姑也決不能活。」他對小龍女相愛之忱，世間無事可及，不由得把心橫了：「罷了，罷了，管他什麼襄陽城的百姓，什麼大宋的江山？我受苦之時，除了姑姑之外，有誰真心憐我？世人從不愛我，我又何必去愛世人？」當下舉起匕首，勁力透於右臂，將匕首尖對準了郭靖胸口。

　　室中燭火早滅，但楊過暗中視物，亦能隱約可見，匕首將要刺落之際，向郭靖臉上瞧去，但見他臉色慈和，意定神□，睡得極是酣暢，自己少年時郭靖的種種愛護之情，猛地□湧上心來：桃花島上他如何親切相待，如何千里迢迢的送自己赴終南山學藝，如何要將獨生女兒許配於己，不由得心想：「郭伯伯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實是個忠厚長者，以他為人，實不能害我父親。莫非傻姑神智不清，胡說八道？我這一刀刺了下去，若是錯殺了好人，那可是萬死莫贖了。且慢，這事須得探問一下清楚再說。」

　　於是慢慢收回匕首，將自遇到郭靖夫婦以來的往事，一件件在心頭琢磨尋思。他記起黃蓉對自己時時神色不善，有好幾次他夫婦正在談論什麼，一見到自己便即轉過話題，他夫婦有件要緊事情瞞過了自己，那是決計無疑的，又想：「郭伯母收我為徒，何以只教我讀書，不肯傳我半點武藝？郭伯伯待我這麼好，難道不是因為害了我父親，心中自咎難安，待我好一些，就算補過？可是他如真的害死我父，又怎能對我毫不提防，與我共榻而眠，任由我一刀刺死了他？」眼望帳頂，思湧如潮，煩躁難安。

　　郭靖雖在睡夢之中，仍察覺他呼吸急促有異，當即睜眼醒轉，問道：「過兒，怎麼了？睡不著麼？」楊過微微一顫，道：「沒什麼。」郭靖笑道：「你若是不慣和人同榻，我便在桌上睡。」楊過忙道：「不，不要緊。」郭靖道：「好，那就快睡罷。學武之人，最須講究收攝心神。」楊過應道：「是。」

　　隔了半刻，楊過終於忍耐不住，說道：「郭伯伯，那一年你送我到重陽宮學藝，在終南山腳下牛頭寺中，我曾問過你一句話。」郭靖道：「怎麼？」楊過道：「那時你大怒拍碑，以致惹起全真教眾老道的誤會，你可還記得我問的那句話麼？」郭靖回想片刻，說道：「是了，那日你問我，你爹爹是怎樣去世的。」楊過緊緊瞪視著他，道：「不，我是問你，到底誰害死了我爹爹。」郭靖道：「你怎知你爹爹是給人害死的？」楊過嘶啞嗓子道：「難道我爹爹是好好死的麼？」

　　郭靖默然不語，過了半晌，長長歎了一口氣，說道：「他死得不幸，可沒誰害死他，是他自己害死自己的。」

　　楊過坐起身，心情激動異常，道：「你騙我！世上怎能有自己害死自己之事？便算我爹爹自殺而死，也有迫死他之人。」

　　郭靖心中難過，流下淚來，緩緩的道：「過兒，你祖父和我父是異性骨肉，你父和我也曾義結金蘭。你父若是冤死，我豈能不給他報仇？」

　　楊過身子發戰，衝口想說：「是你自己害死他的，你怎能給他報仇？」但知這句話一出口，郭靖定然提防，再要行刺便大大不易，當下點了點頭，默然不語。

　　郭靖道：「你爹爹之事曲折原委甚多，非一言可盡。當年你問起之時，年紀尚幼，未能明白內中情由，因是我沒跟你說。現下你已經長成，是非黑白辨得清清楚楚，待打退韃子，我從頭說給你聽罷。」說罷又著枕安睡。

　　楊過素知他說一是一，從無虛語，聽了這番話，卻又半信半疑起來，心中暗罵：「楊過，楊過，你平素行事一往無前，果敢勇決，何以今日卻猥猥崽崽？難道是內心害怕他武功厲害麼？今夜遷延游移，失了良機，明日若教黃蓉瞧出破綻，只怕連姑姑都死無葬身之地了。」一想起小龍女，精神又為之一振，伸手撫摸懷內匕首，刀鋒貼肉，都熨得熱了。

## 第21回　襄陽鏖兵

　　楊過正想拔出匕首，忽聽得窗外有人輕輕彈了三下，急忙閉目不動。

　　郭靖便即驚醒，坐起身來，問道：「蓉兒麼？可有緊急軍情？」窗外卻再無聲音。郭靖見楊過睡得鼻息調勻，心想他好容易睡著了，別再驚醒了他，於是輕輕下床，推門出房，只見黃蓉站在天井中招手。郭靖走近身去，低聲問道：「什麼事？」

　　黃蓉不答，拉著他手走到後院，四下瞧了瞧，這才說道：「你和過兒的對答，我在窗外都聽見啦。他不懷好意，你知道麼？」郭靖吃了一驚，問道：「什麼不懷好意？」黃蓉道：「我聽他言中之意，早在疑心咱倆害死了他爹爹。」郭靖道：「他或許確有疑心，但我已答允將他父親逝世的情由詳細說給他知道。」黃蓉道：「你當真要毫不隱瞞的說給他聽？」郭靖道：「他父親死得這麼慘，我心中一直自責。楊康兄弟雖然誤入歧途，但咱們也沒好好勸他，沒想法子挽救。」黃蓉哼了一聲，道：「這樣的人又有什麼可救的？我只恨殺他不早，否則你那幾位師父又何致命喪桃花島上？」郭靖想到這椿恨事，不禁長長歎了口氣。

　　黃蓉道：「朱大哥叫芙兒來跟我說，這次過兒來到襄陽，神氣中很透著點兒古怪，又說你和他同榻而眠。我擔心有何意外，一直守在你窗下。我瞧還是別跟他睡在一房的好，須知人心難測，而他父親……總是因為一掌拍在我肩頭，這才中毒而死。」郭靖道：「那可不能說是你害死他的啊。」黃蓉道：「既然你我均有殺他之心，結果他也因我而死，那麼是否咱們親自下手，也沒多大分別。」郭靖沉思半晌，道：「你說得對。那麼我還是不跟他明言的為是。蓉兒，你累了半夜，快回房休息罷。過了今晚，明日我搬到軍營中睡。」

　　他知愛妻識見智計勝己百倍，雖不信楊過對自己懷有惡意，但她既如此說，也便遵依，於是伸手扶著她腰，慢慢走向內堂，說道：「過兒奮力奪回武林盟主之位，於國家大事上是非分明；兩次救你和芙兒，全不顧自身安危，這等俠義心腸，他父親如何能比？」黃蓉點頭道：「這樣的少年本是十分難得，但他心中有兩個死結難解，一是他父親的死因，一是跟他師父的私情。唉，我好容易說得龍姑娘離他而去，可是過兒神通廣大，不知怎地又找到了她。瞧他師徒倆的神情，此後是萬萬分拆不開的了。」郭靖默然半晌，忽道：「蓉兒，你比過兒更加神廣大，怎生想個法子，好歹要救他不致誤入歧途。」

　　黃蓉歎了口氣道：「別說過兒的事我沒法子，就連咱們大小姐，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靖哥哥，我心中只有一個你，你心中也只有一個我。可是咱們的姑娘卻不像爹娘，心□同時有兩個少年郎君，對武家哥兒倆竟是不分軒輊。這教做父母的可有多為難。」

　　郭靖送黃蓉入房，等她上床睡好，替她蓋好了被，坐在床邊，握住她手，臉露微笑。近月來二人都為軍國之事勞碌，夫妻之間難得能如此安安靜靜的相聚片刻。二人相對不語，心中甚感安適。

　　黃蓉握著丈夫的手，將他手背輕輕在自己面頰上摩擦，低聲道：「靖哥哥，咱們這第二個孩子，你給取個名字。」郭靖笑道：「你明知我不成，又來取笑我啦。」黃蓉道：「你總是說自己不成。靖哥哥，普天下男子之中，真沒第二個勝得過你呢。」這兩句話說得意深摯，極是懇切。

　　郭靖俯下頭來，在愛妻臉上輕輕一吻，道：「若是男孩，咱們叫他作郭破虜，若是女孩呢？」想了一會，搖頭笑道：「我想不出，你給取個名字罷。」黃蓉道：「丘處機道長給你取這個『靖』字，是叫你不忘靖康之恥。現下金國方滅，蒙古鐵蹄又壓境而來，孩子是在襄陽生的，就讓她叫作郭襄，好使她日後記得，自己是生於這兵荒馬亂的圍城之中。」

　　郭靖道：「好啊，但盼這女孩兒將來別像她姐姐那麼淘氣，年紀這麼大了，還讓父母操心。」黃蓉微微一笑，道：「若是操心得了，那也罷了，就只……」歎了口氣，道：「我好生盼望是個男孩兒，好讓郭門有後。」郭靖撫摸她頭髮，說道：「男孩兒，女孩兒不都一樣？快睡罷，別再胡思亂想了。」給她攏了攏被窩，吹滅燭火，轉身回房，見楊過睡得兀自香甜，鼓交三更，於是上床又睡。

　　那知他夫妻倆在後院中這番對答，都教楊過隱身在屏門之後聽了個清楚。郭靖黃蓉走入內堂，楊過仍是站著出神，反來覆去的只是想著黃蓉那幾句話：「我只恨殺他不早……他父親一掌拍在我肩頭，這才中毒而死……你我均有殺他之心，結果他也因我而死。」心想：「我父因他二人而死，那是千真萬確、再無可疑的了。這黃蓉好生奸滑，對我已然起疑，今晚我若不下手，只怕再無如此良機。」當下回房靜臥，等郭靖回來。

　　郭靖揭被蓋好，聽得楊過微微發出鼾聲，心道：「這孩子這時睡得真好。」於是輕輕著枕，只怕驚醒了他。過了片刻，正要朦朧睡去，忽覺楊過緩緩翻了個身，但他翻身之際鼾聲仍是不停。郭靖一怔：「任誰夢中翻身，必停打鼾。這孩子呼吸異常，難道他練內功時運逆了氣麼？這岔子可不小。」卻全沒想到楊過是假裝睡熟。

　　楊過緩緩又翻了個身，見郭靖仍無知覺，於是繼續發出低微鼾聲，一面走下床來。原來初時他想在被窩中伸手過去行刺，但覺相距過近，極是危險，倘若郭靖臨死之際反擊一掌，只恐自己也難逃性命，便想坐起之後出刀，總是忌憚對方武功太強，於是決意先行下床，一刀刺中郭靖要害，立即破窗躍出，又怕自己鼾聲一停，使郭靖在睡夢中感到有異，因是一面下床，一面假裝打鼾。

　　這麼一來，郭靖更是給他弄得滿腔糊塗，心想：「這孩子莫非得了夢遊離魂之症？我若此時出聲，他一驚之下，氣息逆沖丹田，立時走火入魔。」於是一動也不敢動，側耳靜聽他的動靜。

　　楊過從懷中緩緩拔出匕首，右手平胸而握，一步步走到床前，突然舉臂運勁，挺刀正要刺出，只聽得郭靖說道：「過兒，你做什麼惡夢了？」

　　楊過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雙足一點，反身破窗而出。他去得快，郭靖追得更快，他人未落地，只覺雙臂一緊，已被郭靖兩手抓住。楊過萬念俱灰，知道自己武功遠非其敵，抗拒也是無用，當下閉目不語。

　　郭靖抱了他躍回房中，將他放在床上，搬他雙腿盤坐，兩手垂於丹田之前，正是玄門練氣的姿式。楊過又恨又怕：「不知他要用什麼惡毒的法子折磨我？」突然間想起了小龍女，深吸一口氣，要待縱聲大呼：「姑姑，我已失手被擒，你趕快逃命。」

　　郭靖見他突然急速運氣，更誤會他是練內功岔了氣道：「當此這危急之際只能緩緩吞吐，如此大呼大吸，大有危害。」忙出掌按住了他小腹。

　　楊過丹田被郭靖運渾厚內勁按住，竟然叫不出聲，心中掛念著小龍女的安危，只急得面紅耳赤，急想掙扎，苦於丹田被按，全身受制，竟然動彈不得。

　　郭靖緩緩的道：「過兒，你練功太急，這叫做欲速則不達，快別亂動，我來助你順氣歸源。」楊過一怔，不明他其意何指，但覺一團暖氣從他掌心漸漸傳入自己丹田，說不出的舒服受用，又聽郭靖道：「你緩緩吐氣，讓這股暖氣從水分到建裡，經巨闕、鳩尾，到玉堂、華蓋，先通了任脈，不必去理會別的經脈。」

　　楊過聽了這幾句話，又覺到他正在以內功助己通脈，一轉念間已猜到了八九分，暗叫：「慚愧！原來他只道我練功走火入魔，以致行為狂悖。」當下暗運內息，故意四下衝走，橫奔直撞，似乎難以克制。郭靖心中擔憂，掌心內力加強，將他四下遊走的亂氣收束在一處。楊過索性力求逼真，他此時內功造詣己自不淺，體中內息狂走之時，郭靖一時卻也不易對付，直花了半個時辰，才將他逆行的氣息盡數歸順。

　　這番沖□，楊過固然累得有氣無力，郭靖也是極感疲睏，二人一齊打坐，直到天明，方始復元。郭靖微笑道：「過兒，好了嗎？想不到你的內力已有如此造詣，險些連我也照護不了。」楊過知他為了救助自己，不惜大耗功力，不禁感動，說道：「多謝郭伯伯救護，侄兒昨晚險些鬧成了四肢殘廢。」

　　郭靖心道：「你昨晚昏亂之中，竟要提刀殺我，幸好你自己不知，否則寧不自愧？」他只怕楊過知曉此事後過意不去，於是岔開話題，說道：「你隨我到城外走走，瞧一下四城的防務。」楊過應道：「是！」

　　二人各乘一匹戰馬，並騎出城。郭靖道：「過兒，全真派內功是天下內功正宗，進境雖慢，卻絕不出岔子。各家各派的武功你都可涉獵，但內功還是以專修玄門功夫為宜。待敵兵退後，我再與你共同好好研習。」楊過道：「昨晚我走火之事，你可千萬別跟郭伯母說，她知道後定要笑我，說我學了龍姑姑旁門左道的功夫，以致累得伯伯辛苦一場。」郭靖道：「我自然不說。其實龍姑娘的功夫也非旁門左道，那是你自己胡思亂想，未得澄慮守一之故。」楊過料知此事只要給黃蓉獲悉，立時便識破真相，聽郭靖答應不說，心中大安。

　　二人縱馬城西，見有一條小溪橫出山下。郭靖道：「這條溪水雖小，卻是大大有名，名叫檀溪。」楊過「啊」了一聲，道：「我聽人說過三國故事，劉皇叔躍馬過檀溪，原來這溪水便在此處。」郭靖道：「劉備當年所乘之馬，名叫的盧，相馬者說能妨主，那知這的盧竟躍過溪水，逃脫追兵，救了劉皇叔的性命。」說到此處，不禁想起了楊過之父楊康，喟然歎道：「其實世人也均與這的盧馬一般，為善即善，為惡即惡，好人惡人又那□有一定的？分別只在心中一念之差而已。」

　　楊過心下一凜，斜目望郭靖時，見他神色間殊有傷感之意，顯然不是出言譏刺自己，心想：「你這話雖然不錯，但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你夫妻倆暗中害死我父，難道也是善麼？當真是大言炎炎，不知羞慚。」他對郭靖事事佩服，但一想到父親死於他夫妻手下，總是不自禁的胸間橫生惡念。

　　二人策馬行了一陣，到得一座小山之上，升崖遠眺，但見漢水浩浩南流，四郊遍野都是難民，拖男帶女的湧向襄陽。郭靖伸鞭指著難民人流，說道：「蒙古兵定是在四鄉加緊屠戮，令我百姓流離失所，實堪痛恨。」

　　從山上望下去，見道旁有塊石碑，碑上刻著一行大字：「唐工部郎杜甫故里。」楊過道：「襄陽城真了不起，原來這位大詩人的故鄉便在此處。」

　　郭靖揚鞭吟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逾。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楊過聽他吟得慷慨激昂，跟著念道：「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郭伯伯，這幾句詩真好，是杜甫做的麼？」郭靖道：「是啊，前幾日你郭伯母和我談論襄陽城守，想到了杜甫這首詩。她寫了出來給我看。我很愛這詩，只是記心不好，讀了幾十遍，也只記下這幾句。你想中國文士人人都會做詩，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為憂國愛民之故。」楊過道：「你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那麼文武雖然不同，道理卻是一般的。」郭靖聽他體會到了這一節，得是歡喜，說道：「經書文章，我是一點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漢，真豪傑了。」

　　楊過問道：「郭伯伯，你說襄陽守得住嗎？」郭靖沉吟良久，手指西方鬱鬱蒼蒼的丘陵樹木，說道：「襄陽古往今來最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是諸葛亮。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便是他當年耕田隱居的地方。諸葛亮治國安民的才略，我們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說只知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最後成功失敗，他也看不透了。我與你郭伯母談論襄陽守得住、守不住，談到後來，也總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

　　說話之間，忽見城門口的難民回頭奔跑，但後面的人流還是繼續前湧，一時之間，襄陽城外大哭小叫，亂成一團。

　　郭靖吃了一驚，道：「幹麼守兵不開城門，放百姓進城？」忙縱馬急奔面前，一口氣馳到城外，只見一排守兵彎弓搭箭，指著難民。郭靖大叫：「你們幹什麼？快開城門。」守將見是郭靖，忙打開城門，放他與楊過進城。郭靖道：「眾百姓慘受蒙古兵屠戮，怎不讓他們進來？」守將道：「呂大帥說難民中混有蒙古奸細，千萬不能放進城來，否則為禍不小。」

　　郭靖大聲喝道：「便有一兩個奸細，豈能因此誤了數千百姓的性命？快快開城。」郭靖守城已久，屢立奇功，威望早著，雖無官職，但他的號令守將不敢不從，只得開城，同時命人飛報安撫使呂文德。

　　眾百姓扶老攜幼，湧入城來，堪堪將完，突見遠處塵頭大起，蒙古軍自北來攻。宋兵分別散開，隱身城垛之後守禦。只見城下敵軍之前，當先一大群人衣衫襤褸，手執棍棒，並無一件真正軍器，亂糟糟不成行列，齊聲叫道：「城上不要放箭，我們都是大宋百姓！」蒙古精兵鐵騎卻躲在百姓之後。

　　自成吉思汗以來，蒙古軍攻城，總是驅趕敵國百姓先行，守兵只要手軟罷射，蒙古兵隨即跟上。此法既能屠戮敵國百姓，又可動搖敵兵軍心，可說是一舉兩得，殘暴毒辣，往往得收奇效。郭靖久在蒙古軍中，自然深知其法，但要破解，卻是苦無良策。只見蒙古精兵持槍執刀，驅逼宋民上城。眾百姓越行越近，最先頭的已爬上雲梯。

　　襄陽安撫使呂文德騎了一匹青馬，四城巡視，眼見情勢危急，下令道：「守城要緊，放箭！」眾兵箭如雨下，慘叫聲中，眾百姓紛紛中箭跌倒，其餘的百姓回頭便走。蒙古兵一刀砍去個首級，一槍刺出個窟窿，逼著眾百姓攻城。

　　楊過站在郭靖身旁，見到這般慘狀，氣憤難當，只聽呂文德叫道：「放箭！」又是一挑羽箭射了下去。郭靖大叫：「使不得，莫錯殺了好人！」呂文德道：「如此危急，便是好人，也只得錯殺了。」郭靖叫道：「不，好人怎能錯殺？」

　　楊過心中一動，暗念：「莫錯殺了好人！好人怎能錯殺？」

　　郭靖叫道：「丐幫兄弟和各位武林朋友，大家跟我來！」說著奔下城頭。楊過跟了下來。郭靖道：「你昨晚練氣傷身，今日千萬不能用力，在城頭上給我掠陣罷。」楊過見蒙古兵屠戮漢人，真是當他們豬狗不如，本想隨郭靖下去大殺一陣，聽了他這話，心中一怔，又不能直說昨晚其實並非練功走火，只得回上城頭。

　　郭靖率領眾人，大開西門，衝了出去，迂迴攻向蒙古軍側翼。在眾百姓之後押隊的蒙古軍當即分兵來敵。郭靖所率領的大半是丐幫好手，另有一小半是各地來投的忠義之士，齊聲吶喊，奮勇當先，兩軍相交，即有百餘名蒙古兵被砍下馬來。眼見這隊蒙古千人隊抵擋不住，斜刺蝟又衝到一個千人隊，揮動長刀，衝刺劈殺。蒙古軍是百戰之師，猛勇剽悍，郭靖所率壯士雖然身有武藝，一時之間卻也不易取勝。被逼攻城的眾百姓見蒙古軍專心廝殺，不再逼攻，發一聲喊，四下逃散。

　　只聽得東邊號角聲響，馬蹄奔騰，兩個蒙古千人隊疾衝而至，接著西邊又有兩個千人隊馳來，將郭靖等一群人圍在核心。

　　呂文德在城頭見到蒙古兵這等威勢，只嚇得心膽俱裂，那敢分兵去救？

　　楊過站在城頭觀戰，心中反覆念著郭靖那兩句話：「莫錯殺了好人！好人怎能錯殺？」眼見他身陷重圍，心想：「城頭本來只須不斷放箭，射死一些百姓，蒙古兵便無法攻上。郭伯伯眼下身遭危難，全是為了不肯錯殺好人而起。這些百姓與他素不相識，絕無淵源，他尚且捨命相救，他又何以要害死我爹爹？」

　　眼望著城下的慘烈廝殺，心中的念頭卻只是繞著這個難解之謎打轉：「他和我爹爹義結金蘭，交情自不尋常，但終於下手害他，難道我爹爹真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麼？」他自小想像父親仁俠慷慨，英俊勇武，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兒，突然要他承認父親是個壞人，實是萬萬不能。可是在他內心深處，早已隱約覺得父親遠遠不及郭伯伯，只是以前每當甫動此念，立即強自壓抑，此刻卻不由得他不想此節了。

　　這時城下喊聲動天地，郭靖一干人左衝右突，始終殺不出重圍。朱子柳率領一隊人馬，武氏兄弟與郭芙另行率領一隊人馬，均欲出城接應，只聽得號角聲急，蒙古又有四個千人隊衝到城門之前。忽必烈用兵果然非同尋常，只待城中開門接應，四隊精兵便一擁而入。呂文德瞧得心驚肉跳，大聲傳令：「不許開城！」又命兩百名刀斧手嚴守城門之旁，有敢開啟城門者立斬。大將王堅領弓弩手在城頭不住放箭。

　　城內城外亂成一團，楊過心中也是諸般念頭互相交戰，一時盼望郭靖就此陷沒在亂軍之中，一時又望他殺退敵軍。突見蒙古軍陣勢亂了，數千騎兵如潮水般向兩旁潰退，郭靖手持長矛，縱馬馳出，身後壯漢結成方陣，衝殺而前。這方陣甚是嚴整，片刻間已衝到城門口，郭靖回轉馬頭，親自殿後，長矛起處，接連七八名蒙古將官挑下馬來。蒙古兵將一時不敢逼近。

　　呂文德對郭靖倚若長城，見他脫險，心中大喜，忙叫：「開城！只可小開，千萬不能大開！」當下城門開了三四尺，僅容一騎，眾壯漢陸續奔進城來。蒙古軍黃旗招動，兩隊軍馬分自左右衝到。呂文德大叫：「郭靖兄弟，快進城！咱們不等旁人了。」郭靖見部屬未曾盡數脫險，那肯先行入城，反而回馬上前，刺殺了兩名沖得最近的蒙古勇士。

　　但大軍既動，猶如潮水一般，郭靖雖武藝精深，一人之力，又怎抵擋得了大軍衝擊？朱子柳在城頭見情勢危急，忙垂下一根長索，叫道：「郭兄弟，抓住了。」郭靖一回頭，見最後一名丐幫兄弟已經入城，卻有十餘名蒙古兵跟著衝進城門。城門旁的刀斧手一面抵敵，一面用力關門，兩尺厚的鐵門緩緩合攏。郭靖大喝一聲，挺矛刺死了一名蒙古十夫長，縱身躍起，拉住了長索。朱子柳奮力拉扯，郭靖登時向上升了丈許。

　　蒙古軍督戰的萬夫長大喝：「放箭！」霎時之間千弩齊發。郭靖上躍之際早已防到此著，扯下長袍下襟，右手拉索，左手將袍子在身前舞得猶如一塊大盾牌，勁力貫袍，將羽箭盡皆擋開，只是他所乘的坐騎卻在城門前連中數百枝長箭，竟如刺蝟一般。朱子柳雙手交替，將郭靖越拉越高。

　　眼見他身子離城頭尚有二丈，蒙古軍中突然轉出一個高瘦和尚，身披黃色袈裟，正是金輪法王。他從一名蒙古軍官手中接過鐵弓長箭，拉滿了弦，搭上狼牙雕翎，心知郭靖與朱子柳都武藝深湛，倘若射向人身，定被當開，當下右手一鬆，羽箭離弦，向長索中節射去。這一招甚是毒辣，羽箭離郭朱二人均有一丈上下，二人無法相擋。金輪法王尚怕二人突出奇法破解，一箭既出，又分向朱子柳與郭靖各射一箭。第一箭拍的一聲，將長索斷成兩截，第二第三箭勢挾勁風，續向朱郭二人射到。

　　長索既斷，郭靖身子一沉，那第二箭自是射他不著。朱子柳但覺手上一輕，叫聲：「不好！」羽箭已到面門。這一箭勁急異常，發射者顯是內力極為深厚，此刻城頭上站滿了人，朱子柳心知若是低頭閃避，這箭定須傷了身後之人，當下左手伸出二指，看準長箭來勢，在箭□上一撥，那箭斜斜的落下城頭去了。

　　郭靖一覺繩索斷截，暗暗吃驚，跌下城去雖然不致受傷，但在這千軍萬馬包圍之中，如何殺得出去？此時敵軍逼近城門，我軍若是開城接應，敵軍定然乘機搶門。危急之中不及細想，左足在城牆上一點，身子陡然拔高丈餘，右足跟著在城牆上一點，再升高了丈餘。這路「上天梯」的高深武功當世會者極少，即令有人練就，每一步也只上升得二三尺而已，他這般在光溜溜的城牆上踏步而上，一步便躍上丈許，武功之高，的是驚世駭俗。霎時之間，城上城下寂靜無聲，數萬道目光盡皆注視在他身上。

　　金輪法王暗暗駭異，知道這「上天梯」功夫全憑提一口氣躍上，只消中間略有打岔，令他一口氣鬆了，第三步便不能再行竄上，當下彎弓搭箭，又是一箭向郭靖背心射去。

　　箭去如風，城上城下眾軍齊叫：「休得放箭！」兩軍見郭靖武功驚人，個個欽服，均盼他就此縱上城頭。蒙古兵雖是敵人，卻也崇敬英雄好漢，突見有人暗箭加害，無不憤慨。

　　郭靖聽得背後長箭來勢凌厲，暗叫：「罷了！」只得回手將箭撥開。兩軍數萬人見他背後猶似生了眼睛一般，這一箭偷襲竟然傷他不得，齊聲喝采。但就在震天響的采聲之中，郭靖身子已微微向下一沉，距城頭雖只數尺，卻再也竄不上去了。

　　當兩軍激戰之際，楊過心中也似有兩軍交戰一般，眼見郭靖身遭危難，他上升下降，再上再落，這兩下起伏只片刻間之事，楊過心中卻已轉了幾次念頭：「他是我殺父仇人，我殺他不殺？救他不救？」當郭靖使「上天梯」功夫將上城頭之際，楊過便想凌空發掌擊落，郭靖在半空無所借力，定然身受重傷，墮下城去。他稍一遲疑，郭靖已被法王發箭阻撓，無法縱上。楊過心中亂成一團，突然間左手拉住朱子柳手中半截繩索，撲下城去，右手已抓住了郭靖的手臂。

　　這一下奇變陡生，但朱子柳隨機應變，快捷異常，當即雙臂使勁，先將繩索向下微微一沉，隨即勁運雙臂，急甩過頂。楊過與郭靖二人在半空中劃了個圓圈，就如兩頭大鳥般飛在半空。城上城下兵將數萬，無不瞧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郭靖身在半空，心想連受這番僧襲擊，未能還手，豈非輸於他了？望見金輪法王又是一箭射來，左足一踏上城頭，立即從守軍手中搶過弓箭，猿臂伸屈，長箭飛出，對準金輪法王發來的那箭射去，半空中雙箭相交，將法王來箭劈為兩截。法王剛呆得一呆，突然疾風勁急，錚的一響，手中鐵弓又已斷折。要知法王與郭靖的武功雖在伯仲之間，但郭靖自幼在蒙古受神箭手哲別傳授，再加再上精湛內力，弓箭之技，天下無雙，法王自是瞠乎其後。他連珠三箭，第一箭劈箭，第二箭斷弓，第三箭卻對準了忽必烈的大纛射去。

　　這大纛迎風招展，在千軍萬馬之中顯得十分威武，猛地□一箭射來，旗索斷絕，忽必烈的黃旗立時滑了下來。城上城下兩軍又是齊聲發喊。

　　忽必烈見郭靖如此威武，己軍士氣已沮，當即傳令退軍。

　　郭靖站在城頭，但見蒙古軍軍形整肅，後退時井然有序，先行者不躁，殿後者不懼，不禁歎了一口長氣，心想：「蒙古精兵，實非我積弱之宋軍可敵。」想起國事，不由得憂從中來，濃眉雙蹙。朱子柳、楊過等見他揚威於敵陣之中，耀武於萬眾之前，但竟沒半點驕色，心下無不深佩。

　　忽必烈退軍數十里，途中默思破城之策，心想有郭靖在彼，襄陽果是難克。法王道：「殿下親眼所見，若非楊過那小子出手救援，郭靖今日性命不保。老衲早知那楊過是個反覆無常之徒。」忽必烈道：「不然！料那楊過是要手刃郭靖，為父報仇，不願假手於人。我瞧他為人飛揚勇決，並非深沉險詐之人。」法王不以為然，但不敢反駁，只道：「但願如殿下所料。」

　　蒙古兵退，襄陽城轉危為安。安撫使呂文德興高采烈，又在元帥府大張筵席慶功，這一次楊過也被請為席中上賓。眾人對他飛身相救郭靖時出手迅捷、奮不顧身，無不交口大讚。武氏兄弟坐在另席旁座，見楊過一到立時建功，不免心生妒意，又怕經此一役，郭靖感他相救之德，更要將女兒許配於他。兩兄弟一言不發，只喝悶酒。

　　筵席過後，一行人回到郭靖府中。黃蓉請楊過到內堂相見，溫言嘉贊。楊過遜謝。郭靖道：「過兒，適才你使力強猛，胸口可有隱隱作痛麼？」他擔心楊過昨晚走火之餘，今日城頭使力狠了，只恐傷了內臟。

　　楊過怕黃蓉追問情由，瞧出破綻，忙道：「沒事，沒事。」隨即岔開話題，道：「郭伯伯，你這飛躍上城的功夫，那真是獨步武林了。」郭靖微笑道：「這功夫我擱下已久，數年沒練了，不免生疏，這才出了亂子。」其實昨晚他若非運用真力助楊過意守丹田，以致大耗元氣，那麼使「上天梯」功夫之際，即使有法王射箭阻撓，也難為不了他。但他於此節自然不提，只道：「當年丹陽子馬道長在蒙古傳我這功夫，想不到竟用於今日。你若喜歡，這功夫過幾天我便傳你。」

　　黃蓉見楊過神情恍惚，說話之際每每若有所思，他今日奮力相救郭靖乃萬目共睹，自是更無可疑，但終究放心不下，說道：「靖哥哥，今晚我不大舒服，你在這兒照看一下。」郭靖點頭答應，向楊過說道：「過兒，今日累了，你早些回去休息罷。」

　　楊過辭別兩人，獨自回房，耳聽得更樓上鼓交二更，坐在桌前，望著忽明忽暗的燭火，心中雜念叢生，忽聽得門上剝啄一聲，一個女子聲音在門外說道：「沒睡麼？」正是小龍女的聲音。楊過大喜，一躍而起，打開了房門，只見小龍女穿著淡綠色衫子，俏生生的站在門外。楊過道：「姑姑，有什麼事？」小龍女笑說道：「我想來瞧瞧你。」楊過握住了她手，柔聲道：「我也正想著你呢。」

　　兩人並肩慢慢走向花園。園中花木扶疏，幽香撲鼻。小龍女望了望天上半邊月亮，道：「你非親手殺他不可麼？時日無多了呢。」楊過忙在她耳邊低聲道：「此間耳目眾多，別提此事。」小龍女癡癡的望著他，說道：「等到月亮圓了，那便是十八日之期的盡頭。」

　　楊過矍然而驚，屈指一算，與裘千尺別來已有九日，若不在一二日內殺了郭靖夫婦，毒發之前便不能趕回絕情谷了。他幽幽歎了口氣，與小龍女並坐在一塊太湖石上。兩人相對無語，柔情漸濃，靈犀互通，渾忘了仇殺戰陣之事。

　　過了良久，忽聽假山外傳來腳步之聲，有兩個人隔著花叢走近。

　　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你再逼我，乾脆拿劍在我脖子上一抹，也就是了，免得我零碎受苦。」一個男人聲音氣憤憤的道：「哼，你三心兩意，我就不知道麼？這姓楊的小子一到襄陽，便在人前大大露臉。你從前說過的話，那□還再放在心上？」聽聲音正是郭芙和武修文。小龍女向楊過裝個鬼臉，意謂你到處惹下情絲，害得不少姑娘為你煩惱。楊過一笑，拉她靠近自己，微微搖手，叫她不可作聲，且聲他二人說些什麼。

　　郭芙一聽武修文這幾句話，登時大為惱怒，提高了聲音道：「既是如此，咱們從前的話就算白說。我一個人走得遠遠地，永遠不見楊過，咱們也永遠別見面了。」只聽衣衫噗的一聲，想是武修文拉住了郭芙的衣袖，而她用力一摔。她話中怒意更增，說道：「你拉拉扯扯的幹什麼？人家露臉不露臉，千我什麼事？我爹娘便將我終身許配於他，我寧可死了，也決不從。爹爹若是迫得我緊，我會逃得遠遠地。楊過這小子自小就飛揚跋扈，自以為了不起，我偏就沒瞧在眼□。爹爹當他是寶貝，哼，我看他就不是好人。」武修文忙道：「是啊，是啊。先前算我瞎疑心，芙妹你千萬別生氣。以後我再這樣，教我不得好死，來生變個烏龜大王八。」語音中喜氣洋溢。郭芙噗哧一笑。

　　楊過與小龍女相視一笑，一個意思說：「你瞧，人家將我損得這樣。」另一個意思說：「原來我先前想錯了，我心中歡喜你，旁人卻是情有別鐘。」聽郭芙語意，對武修文雖是一時呵責，一時使小性兒，將他播弄得俯頭帖耳，顛三倒四，但心中對他實是大有柔情。

　　只聽武修文道：「師母是最疼你的，你日也求，夜也求，纏著她不放。只要師母答應你不嫁那姓楊的，師父決沒話說。」郭芙道：「哼，你知道什麼？爹雖肯聽媽的話，但遇上大事，媽是從不違拗爹爹的。」武修文歎道：「你對我也是這般，那就好了。」

　　但聽得拍的一響，武修文「啊」的一聲叫痛，急道：「怎麼又動手打人？」郭芙道：「誰叫你說便宜話兒？我不嫁楊過，可也不能嫁你這小猴兒。」武修文道：「好啊，你今晚終於吐露了心事，你不肯做我媳婦，卻肯做我嫂子。我跟你說，我跟你說……」氣急敗壞，下面的話說不出來了。

　　郭芙語聲忽轉溫柔，說道：「小武哥哥，你對我好，已說了一千遍一萬遍，我自早知道你是真心。你哥哥雖然一遍也沒說過，可我也知他對我是一片癡情。不管我許了誰，你哥兒倆總有一個要傷心的。你體貼我，愛惜我，你便不知我心中可有多為難麼？」

　　武敦儒、武修文自小沒爹娘照顧，兄弟倆向來友愛甚篤，但近年來兩人都癡戀郭芙，不由得互相有了心病。武修文心中一急，竟自掉下淚來。郭芙取出手帕，撕了給他，歎道：「小武哥哥，咱們自小一塊兒長大，我敬重你哥哥，可是跟你說話卻更加投緣些。對你哥兒倆，我實在沒半點偏心。你今日定要逼我清清楚楚說一句，倘若你做了我，該怎麼說呢？」武修文道：「我不知道。我只跟你說，若是你嫁了旁人，我便不能活了。」

　　郭芙道：「好啦，今晚別再說了。爹爹今日跟敵人性命相搏，咱們卻在園子中說這些沒要緊的話，若是給爹爹聽到了，大家都討個沒趣。小武哥哥，我跟你說，你想要討我爹娘歡心，幹麼不多立戰功？整日價纏在我身旁，豈不讓我爹娘看輕了？」武修文跳了起來，大聲道：「對，我去刺殺忽必烈，解了襄陽之圍，那時你許不許我？」郭芙嫣然一笑，道：「你立了這等大功，我便想不許你，只怕也不能呢。但那忽必烈身旁有多少護衛之士？單是一個金輪法王，就連爹爹也未必勝得了。快別胡思亂想了，乖乖的去睡罷。」

　　武修文向著郭芙俊俏的臉孔戀戀不捨的望了幾眼，說道：「好，那你也早些睡罷。」他轉身走了幾步，忽又停步回頭，問道：「芙妹，你今晚做夢不做？」郭芙笑道：「我怎知道？」武修文道：「若是做夢，你猜會夢到什麼？」郭芙微笑道：「我多半會夢見一隻小猴兒。」武修文大喜，跳跳躍躍的去了。

　　小龍女與楊過在花叢後聽他二人情話綿綿，不禁相對微笑，均想他二人一個癡戀苦纏，一個心意不定，比起自己兩人的一往情深、死而無悔，心中的滿足喜樂實是遠遠不及。

　　武修文去後，郭芙獨自坐在石凳上，望著月亮呆呆出神，隔了良久，長歎了一聲。忽然對面假山後轉出一人，說道：「芙妹，你歎什麼氣？」正是武敦儒。楊過與小龍女都微微一驚，想是他早已在彼，尚比自己二人先到，否則他過來時不能不知。

　　郭芙微嗔道：「你就總是這麼陰陽怪氣的。我跟你弟弟說的話，你全都聽見了，是不是？」武敦儒點點頭，站在郭芙對面，和她離得遠遠的，但眼光中卻充滿了眷戀之情。兩人相對不語，過了好一陣，郭芙道：「你要跟我說什麼？」武敦儒道：「沒什麼。我不說你也知道。」說著慢慢轉身，緩緩走開。

　　郭芙望著武敦儒的背影，見他在假山之後走遠，竟是一次也沒回頭，心想：「不論是大武還是小武，世間倘若只有一人，豈不是好？」深深歎了口氣，獨自回房。

　　楊過待她走遠，笑問：「倘若你是她，便嫁那一個？」小龍女側頭想了一陣，道：「嫁你。」楊過笑道：「我不算。郭姑娘半點也不歡喜我。我說倘若你是她，二武兄弟之中你嫁那一個？」小龍女「嗯」了一聲，心中拿二武來相互比較，終於又道：「我還是嫁你。」楊過又是好笑，又是感激，伸臂將她摟在懷□，柔聲道：「旁人那麼三心二意，我的姑姑卻只愛我一人。」

　　二人相倚相偎，滿心愉樂的直坐到天明。

　　眼見朝暾東昇，二人仍是不願分開。忽見一名家丁匆匆走來，向二人請了個安，說道：「郭爺請楊大爺快去，有要事相商。」

　　楊過見他神情緊急，心知必有要事，當即與小龍女別過，隨那僕人走向內堂。那僕人道：「我到處都找過了，原來楊爺在園子□賞花。」楊過道：「郭大爺等了我很久麼？」那僕人低聲道：「兩位武少爺忽然不知去了那□，郭大爺和郭夫人都著急得很，郭姑娘已哭了幾次啦！」楊過一怔，已知其理：「武家哥兒倆為了爭娶師妹，均想建立奇功，定是出城行刺忽必烈去了。」匆匆來到內堂，只見黃蓉穿著寬衫，坐在一旁，容色憔悴，郭靖不停的來回走動，郭芙紅著雙目，泫然欲泣。桌上放著兩柄長劍。

　　郭靖一見楊過，忙道：「過兒，你可知武家兄弟倆到敵營去幹什麼？」楊過向郭芙望了一眼，道：「兩位武兄到敵營去了麼？」郭靖道：「不錯，你們小兄弟之間無話不說，你事先可曾瞧出一些端倪？」楊過道：「小侄沒曾留心。兩位武兄也沒跟我說過什麼。料來兩位武兄定是見城圍難解，心中憂急，想到敵營去刺殺蒙古大將，若是得手，倒是奇功一件。」

　　郭靖歎了口氣，指著桌上的兩把劍，道：「便算存心不錯，可是太過不自量力，兵刃都給人家繳下，送了回來啦。」

　　這一著頗出楊過意料之外，他早猜到武氏兄弟此去必難得逞，以他二人的武功智慧，焉能在法王、尹克西、瀟湘子等人手下討得了好去？卻想不到只幾個時辰之間，二人的兵器也給送了回來。郭靖拿起壓在雙劍之下的一封書信，交給楊過，與黃蓉對望一眼，兩人都搖了搖頭。楊過打開書信，見信上寫道：

　　「大蒙古國第一護國法師金輪法王書奉襄陽城郭大俠尊前：昨宵夜獵，邂逅賢徒武氏昆仲，常言名門必出高弟，誠不我欺。老衲久慕大俠風采，神馳想像，蓋有年矣。日前大勝關英雄宴上一會，匆匆未及深談，茲特移書，謹邀大駕。軍營促膝，杯酒共歡，得聆教益，洵足樂也。尊駕一至，即令賢徒歸報平安如何？」

　　信中語氣謙謹，似乎只是請郭靖過去談談，但其意顯是以武氏兄弟為質，要等郭靖到來方能放人。郭靖等他看完了信，道：「如何？」

　　楊過早已算到：「郭伯母智謀勝我十倍，我若有妙策，她豈能不知？她邀我來此相商，唯一用意，便是要我和姑姑伴同郭伯伯前去敵營。郭伯伯到得蒙古軍營，法王、瀟湘子等合力縱能敗他，但要殺他擒他，卻也未必能夠。有我和姑姑二人相助，他自能設法脫身。」隨即想到：「但若我和姑姑突然倒戈，一來出其不意，二來強弱之勢更是懸殊，那時傷他可算得易如反掌。我即令不忍親手加害，假手於法王諸人取他性命，豈不大妙？」於是微微一笑，說道：「郭伯伯，我和師父陪你同去便是。郭伯母見過我和師父聯劍打敗金輪法王，三人同去，敵人未必留得下咱們。」

　　郭靖大喜，笑道：「你的聰明伶俐，除了你郭伯母之外，旁人再也難及。你郭伯母之意也正如此。」

　　楊過心道：「黃蓉啊黃蓉，你聰明一世，今日也要在我手下栽個□鬥。」說道：「事不宜遲，咱們便去。我和師父扮作你的隨身僮兒，更顯得你單刀赴會的英雄氣概。」

　　郭靖道：「好！」轉頭向黃蓉道：「蓉兒，你不用擔心，有過兒和龍姑娘相伴，便是龍潭虎穴，我們三人也能平安歸來。」他一整衣衫，說道：「相請龍姑娘。」

　　黃蓉搖頭道：「不，我意思只要過兒一人和你同去。龍姑娘是個花朵般的閨女，咱們不能讓她涉險，我要留她在這兒相陪。」

　　楊過一怔，立即會意：「郭伯母果有防我之心，她是要留姑姑在此為質，好教我不敢有異動。我如定要姑姑同往，只有更增其疑。」當下並不言語。

　　郭靖卻道：「龍姑娘劍術精妙，倘能同行，大有臂助。」黃蓉懶懶的道：「你的破虜、襄兒，就快出世啦，有龍姑娘守著，我好放心些。」郭靖忙道：「是，是，我真糊塗了。過兒，咱們去罷。」楊過道：「讓我跟姑姑說一聲。」黃蓉道：「回頭我告知她便是，你爺兒倆去敵營走一趟，半天即回，又不是什麼大事。」

　　楊過心想與黃蓉鬥智，處處落於下風，但郭靖誠□老實，決不是自己對手，同去蒙古軍中後對付了他，再回來相救小龍女不遲，於是略一結束，隨同郭靖出城。

　　郭靖騎的是汗血寶馬，楊過乘了黃毛瘦馬，兩匹馬腳力均快，不到半個時辰，已抵達蒙古大營。

　　忽必烈聽報郭靖竟然來到，又驚又喜，忙叫請進帳來。

　　郭靖走進大帳，只見一位少年王爺居中而坐，方面大耳，兩目深陷，不由得一怔：「此人竟與他父親拖雷一模一樣。」想起少年時與拖雷情深義重，此時卻已陰陽相隔，不禁眼眶一紅，險些兒掉下淚來。

　　忽必烈下座相迎，一揖到地，說道：「先王在日，時常言及郭靖叔叔英雄大義，小侄仰仰慕無已，日來得睹尊顏，實慰生平之願。」郭靖了一揖，說道：「拖雷安答和我情逾骨肉，我幼時母子倆托庇成吉思汗麾下，極仗令尊照拂。令尊英年，如日方中，不意忽爾謝世，令人思之神傷。」忽必烈見他言辭懇摯，動了真情，心中也自傷感，當即與瀟湘子、尹克西等一一引見，請郭靖上座。

　　楊過侍立在郭靖身後，假裝與諸人不識。法王等不知他此番隨來是何用意，見他不理睬各人，也均不與他說話。馬光佐卻大聲道：「楊兄……」下面一個「弟」字還未出口，尹克西在他大腿上狠狠捏了一把。馬光佐「啊喲」一聲，叫道：「幹什麼？」尹克西轉過了頭不理。馬光佐不知是誰捏他，口中嘮嘮叨叨罵人，便忘了與楊過招呼。

　　郭靖坐下後飲了一杯馬乳酒，不見武氏兄弟，正要動問，忽必烈已向左右吩咐：「快請兩位武爺。」左右衛士應命而出，推了武敦儒、武修文進帳。兩人手足都被用牛筋綁得結結實實，雙足之間的牛筋長不逾尺，邁不開步子，只能慢慢的挨著過來。二武見到師父，滿臉羞慚，叫了一聲：「師父！」都低下了頭再也不敢抬起。

　　他兄弟倆貪功冒進，不告而行，闖出這樣一個大亂子，郭靖本來十分惱怒，但見他二人衣衫凌亂，身有血污，顯是經過一番劇鬥才失手被擒，又見二人給綁得如此狼狽，不禁由怒轉憐，心想他二人雖然冒失，卻也是一片為國為民之心，於是溫言說道：「武學之士，一生之中必受無數折磨、無數挫敗，那也算不了什麼。」

　　忽必烈假意責怪左右，斥道：「我命你們好好款待兩位武爺，怎地竟如此無禮？快快鬆綁。」左右連聲稱是，伸手去解二人綁縛。但那牛筋綁縛之後，再澆水淋濕，深陷肌膚，一時解不下來。郭靖走下座去，拉住武敦儒胸前的牛筋兩端，輕輕往外一分，波的一響，牛筋登時崩斷，跟著又扯斷了武修文身上的綁縛。這一手功夫瞧來輕措淡寫，殊不足道，其實卻非極深厚的內功莫辦。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等相互望了一眼，均暗讚他武功了得。忽必烈道：「快取酒來，給兩位武爺陪罪。」

　　郭靖心下盤算：今日此行，決不能善罷，少時定有一番惡戰，二武若不早走，不免要分心照顧，當下向眾人作了個四方揖，朗聲道：「小徒冒昧無狀，承王爺及各位教誨，兄弟這□謝過了。」轉頭向武氏兄弟道：「你們先回去告知師母，說我會見故人之子，略述契闊，稍待即歸。」武修文道：「師父，你……」他昨晚行刺不成，為瀟湘子所擒，知道敵營中果然高手如雲，不由得擔心郭靖的安危。郭靖將手一揮，道：「快些走罷！你們稟報呂安撫，請他嚴守城關，不論有何變故，總之不可開城，以防敵軍偷襲。」這幾句話說得神威凜然，要叫忽必烈等人知道，即令自己有何不測，襄陽城決不降敵。

　　武氏兄弟見師父親自涉險相救，又是感激，又是自悔，當下不敢多言，拜別師父，自行回城。

　　忽必烈笑道：「兩位賢徒前來行刺小侄，郭叔父諒必不知。」郭靖點頭道：「我事先未及知悉，小兒輩不知天高地厚，胡鬧得緊。」忽必烈道：「是啊，想我與郭叔父相交三世，郭叔父念及故人之情，必不出此。」郭靖正色道：「那卻不然，公義當前，私交為輕。昔日拖雷安答領軍來攻襄陽，我曾起意行刺義兄，以退敵軍，適逢成吉思汗病重，蒙古軍退，這才全了我金蘭之義。古人大義滅親，親尚可滅，何況友朋？」

　　這幾句話侃侃而談，法王、尹克西等均是相顧變色。楊過胸口一震，心道：「是了，刺殺義兄義弟，原是他的拿手好戲，不知我父當年有何失誤，致遭他毒手。郭靖啊郭靖，豈難道你一生之中，從未做過任何錯事麼？」想到此處，一股怨毒又在胸中漸漸升起。

　　忽必烈卻全無慍色，含笑道：「既然如此，郭叔父何以又說兩位賢徒胡鬧？」郭靖道：「想他二人學藝未成，不自量力，貿然行刺，豈能成功？他二人失陷不打緊，卻教你多了一層防備之心，後人再來行刺，那便大大不易了。」忽必烈哈哈大笑，心想：「久聞郭靖忠厚質□，口齒遲鈍，那知他辭鋒竟是極為銳利。」其實郭靖只是心中想到什麼口中便說什麼，只因心中想得通達，言辭便顯凌厲。法王等見他孤身一人，赤手空拳而在蒙古千軍萬馬之中，居然毫無懼色，這股氣概便非己所能及，無不欽服。

　　忽必烈見郭靖氣宇軒昂，不自禁的喜愛，心想若能將此人羅致麾下，勝於得了十座襄陽城，說道：「郭叔父，趙宋無道，君昏民困，奸佞當朝，忠良含冤，我這話可不錯罷！」郭靖道：「不錯，理宗皇帝乃無道昏君，宰相賈似道是個大大的奸臣。」眾人又都一怔，萬料不到他竟會直言指斥宋朝君臣。忽必烈道：「是啊，郭叔父是當世大大的英雄好漢，卻又何苦為昏君奸臣賣命？」

　　郭靖站起身來，朗聲道：「郭某縱然不肖，豈能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憤蒙古殘暴，侵我疆土，殺我同胞，郭某滿腔熱血，是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

　　忽必烈伸手在案上一拍，道：「這話說得好，大家敬郭叔父一碗。」說著舉起碗來，將馬乳酒一飲而盡。隨侍眾人暗暗焦急，均怕忽必烈顧念先世交情，又被郭靖言辭打動，竟將他放歸，再要擒他可就難了，但見忽必烈舉碗，也只得各自陪飲了一碗。左右衛士在各人碗中又斟滿了酒。

　　忽必烈道：「貴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話當真有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見南朝子民陷於疾苦之中，無人能解其倒懸，這才弔民伐罪，揮軍南征，不憚煩勞。這番心意與郭叔父全無二致，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了。來，咱們再來乾一碗。」說著又舉碗飲乾。

　　法王等舉碗放到口邊。郭靖大袖一揮，勁風過去，嗆啷啷一陣響處，眾人的酒碗盡數摔在地下，跌得粉碎。郭靖大聲怒道：「住了！你蒙古兵侵宋以來，殘民之逞，白骨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刀箭之下，說什麼弔民伐罪，解民倒懸？」

　　這一下拂袖雖然來得極是突兀，大出眾人意料之外，但法王等人人身負絕藝，竟然被他打落碗，均覺臉上無光，一齊站起身來，只待忽必烈發作，立時上前動手。

　　那知忽必烈仰天長笑，說道：「郭叔父英雄無敵，我蒙古兵將提及，無不欽仰，今日親眼得見，果真名下無虛。小王不才，不敢傷了先父之義，今日只述舊情，不談國事如何？」郭靖拱手道：「拖雷有子，氣度寬宏，蒙古諸王無一能及，他日必膺國家重任。我有良言奉告，不知能蒙垂聽否？」忽必烈道：「願聽叔父教誨。」

　　郭靖叉手說道：「我南朝地廣人多，崇尚氣節。俊彥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來，從不屈膝異族。蒙古縱然一時疆界逞快，日後定被逐回漠北，那時元氣大傷，悔之無及，願王爺三思。」忽必烈笑道：「多謝明教。」郭靖聽他這四字說得不由哀，說道：「就此別過，後會有期。」忽必烈將手一拱，說道：「送客。」

　　法王等相顧愕然，一齊望著忽必烈，均想：「好容易魚兒人網，豈能縱虎歸山？」但忽必烈客客氣氣的送郭靖出帳，眾人也不便動手。

　　郭靖大踏步出帳，心中暗想：「這忽必烈舉措不凡，果是勁敵。」向楊過使個眼色，加快腳步，走向坐騎之旁。

　　突然旁邊搶出八名蒙古大漢，當先一人說道：「你是郭靖麼？你在襄陽城頭傷了我不少兄弟，今日竟到我蒙古軍營來耀武揚威。王爺放你走，我們卻容你不得。」一聲吆喝，八名大漢同時擁上，各使蒙古摔跤手法，十六隻手抓向郭靖。

　　摔跤勾打之術，蒙古人原是天下無雙，這八名大漢更是蒙古軍中一等一的好手，忽必烈特地埋伏在帳外擒拿郭靖。但郭靖幼時在蒙古長大，騎射摔跤自小精熟，眼見八人抓到，雙手連伸，右腿勾掃，霎時之間，四人被他抓住摔出丈餘，另四人被他勾掃倒地。他使的正是蒙古人正宗摔跤之術，只是有了上乘武功為底，手腳上勁力大得異乎尋常，那八名大漢如何能敵？忽必烈王帳外駐著一個親兵千人隊，一千名官兵個個精擅摔跤，見郭靖手法利落，一舉將八名軍中好手同時摔倒，神技從所未見，不約而同的齊聲喝采。

　　郭靖向眾軍一抱拳，除下帽子轉了個圈子。這是蒙古人摔角獲勝後向觀眾答謝的禮節，眾官兵更是歡聲雷動。那八名大漢爬起身來，望著郭靖呆呆發怔，不知該縱身又上呢，還是就此罷手？

　　郭靖向楊過道：「走罷！」只聽得號角聲此起彼和，四下□千人隊來往奔馳，原來忽必烈調動軍馬，已將郭楊二人團團圍困。郭靖暗暗吃驚，心想：「我二人縱有通天本領，怎能逃出這軍馬重圍？想不到忽必烈對付我一人，竟如此興師動眾。」他怕楊過膽怯，臉上神色自如，說道：「我二人馬快，只管疾衝，先過去奪兩面盾牌來，以防敵軍亂箭射馬。」又在他耳邊低聲道：「先向南衝，隨即回馬向北。」

　　楊過一怔：「襄陽在南，何以向北？」隨即會意：「啊，是了，忽必烈軍馬必集於南，防他逃歸襄陽，北邊定然空虛。先南後北，衝他一個出其不意，措手不及，便可乘機突圍。我當如何阻住他才好？」

　　楊過心念甫動，只見忽必烈王帳中竄出幾條人影，幾個起落，已攔住去路，跟著鳴鳴之聲大作，一個銅輪一個鐵輪往兩匹坐騎飛到，正是法王出手阻擋二人脫身。郭靖見雙輪飛來之勢極為剛猛，不敢伸手去接，頭一低，雙手在兩匹坐騎的頸中一按，兩匹馬前足跪下，銅鐵雙輪剛好在馬頭上掠過，在空中打了一個轉，回到了法王手中。就這樣微一耽擱，尼摩星與尹克西已奔到二人身前，法王與瀟湘子跟著趕到，四人團團圍住。

　　金輪法王、瀟湘子等均是一流高手，與人動手，決不肯自墮身份，倚多為勝，但郭靖武功實在太強，每人又均想得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封號，只怕給旁人搶了頭籌，但見白刃閃動，黃光耀眼，四人手中均已執了兵刃。法王所持是個金輪，尹克西手執一條鑲珠嵌玉的黃金軟鞭，瀟湘子拿著一條哭喪棒模樣的□棒，尼摩星的兵刃最怪，是一條鐵鑄的靈蛇短鞭，在他手上臂上盤旋吞吐，宛似一條活蛇。

　　郭靖眼看四人奔跑身形和取兵刃的手法，四人中似以尹克西較弱，當即雙掌拍出，擊向瀟湘子面門。瀟湘子□棒一立，棒端向他掌心點來。郭靖見□棒上白索纏繞，棒頭拖著一條麻繩，便如是孝子手中所執的哭喪棒，心想此人武功深湛，所用兵刃怪模怪樣，必有特異之處，當下右手回轉，一招「神龍擺尾」，已抓住了尹克西的金鞭。尹克西待要抖鞭回擊，鞭梢已入敵手，當即順著對方一扯之勢，和身向郭靖撲去，左手中已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匕首。這一招以攻為守，乃是十八小擒拿手的絕招。

　　郭靖叫道：「好！」雙手同施擒拿，右手仍是抓住金鞭不放，左手逕來奪他匕首。這時右手奪他右手兵刃，左手奪他左手兵刃，雙手已成交叉之勢。尹克西滿擬這一匕首刺出，敵人非放脫金鞭而閃避匕首不可，豈知他連匕首也要一併奪去。

　　就在這時，法王的金輪和瀟湘子的□棒已同時攻到。郭靖一扯金龍鞭不下，大喝一聲，一股罡氣自金鞭上傳了過去。尹克西胸口猶如被大鐵錘重重一擊，眼前金星亂舞，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郭靖已放脫金鞭，回手招架。尹克西自知受傷不輕，慢慢退開，在地下盤膝而坐，氣運丹田，忍住鮮血不再噴出。

　　法王與瀟湘子、尼摩星見郭靖一上手就將尹克西打傷，都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少了一人搶那「蒙古第一勇士」的頭銜，懼的是郭靖如此厲害，只怕自己也折在他手□。當下三人不敢冒進，嚴密守住門戶。

　　郭靖見招拆招，細察瀟湘子和尼摩星的兩件奇特兵刃。那哭喪棒顯是精鋼打就，但除了沉重堅實之外，一時之間也瞧不出異處。尼摩星的蛇形兵器卻甚是古怪，活脫是條頭呈三角的毒蛇，蛇身柔軟屈折，當是無數細小鐵球鑲成，蛇頭蛇尾均具鋒銳尖刺，最厲害的是捉摸不定蛇身何時彎曲，蛇頭蛇尾指向何方，但見那鐵蛇短鞭在尼摩星手中忽而上躍飛舞，忽而盤旋打滾，變幻百端，靈動萬狀。郭靖當年見過歐陽鋒蛇杖的招數，杖上怪蛇乃是真蛇，兼之劇毒無比，尼摩星的蛇形兵刃縱然厲害，究是死物，出招收招之際定有規矩可尋，因此心中最忌憚的仍是金輪法王。

　　四人拆得數招，突聽一人虎吼連連，大踏步而至，魁梧奇偉，宛似一座肉山，正是馬光佐到了。他手挺一根又粗又長的熟銅棍，在尼摩星身後往郭靖頭頂砸了下去。四位高手激鬥正酣，各人嚴守門戶，絕無半點空隙，郭靖的掌風、法王的金輪、瀟湘子的□棒、尼摩星的鐵蛇來往交錯，織成了一道力網，馬光佐這一棍砸將下去，給四人合組的力網一撞，雖然無聲無息，熟銅棍猛地反彈上來。他一覺不對，大喝一聲，勁貫雙臂，硬生生將銅棍在半空止住，饒是如此，雙手虎口已震得鮮血長流。他高聲大叫：「邪門，邪門！」手上加力，更進剛勁，猛擊而下。

　　法王與他正面相對，料得他這一棍擊下，吃到的苦頭更大，只是微微冷笑。楊過在側瞧得明白，知他膂力雖強，武功卻連郭靖的一成也及不上，出手一味剛猛，若是與郭靖天下陽剛之至的「降龍十八掌」正面相撞，那□還有生路？便算郭靖不下毒手，給法王、尼摩星等的兵刃掃上了一些，也非受傷不可，他愛這渾人心地質□，又曾數次回護自己，眼見他這一棍擊下，定然遭殃，大叫：「馬光佐，看劍！」君子劍出手，往他後心刺去。

　　馬光佐一呆，銅棍停在半空，愕然道：「楊兄弟，你幹麼跟我動手？」楊過罵道：「你這渾人，在這兒瞎攪什麼？快給我回去！」長劍顫動，連刺數劍，只刺得馬光佐手忙腳亂，不住倒退。楊過長劍急刺，迫得他一步步退後。馬光佐腿長腳大，一步足足抵得常人二步，退得十餘步，已離郭靖等甚遠。他見眼前劍光閃爍，全力抵禦都是有所不及，更無餘暇去想楊過何以忽然對己施展辣手。

　　楊過等他又退數步，收劍指地，低聲道：「馬大哥，我救了你一命，你知不知道？」馬光佐大聲道：「什麼？」楊過低聲道：「你說話小聲些，別讓他們聽見了。」馬光佐瞪眼道：「為什麼？我不怕這個郭靖。」這兩句話仍是聲音響亮，於他不過是平常語氣，在常人卻已似叫喊一般。楊過道：「好，那你別說話，只聽我說。」馬光佐倒真聽話，點了點頭。楊過道：「那郭靖會使妖法，口中一唸咒語，便能取人首級，你還是走得遠遠的好。」馬光佐睜大了銅鈴般的眼睛，將信將疑。

　　楊過有心要救他性命，心知若說郭靖武功了得，他必不肯服輸，但說他會使妖法，這渾人多半會信，又道：「你一棍打他的頭，棍子沒撞上什麼，卻反彈上來，這豈不古怪？那賣珠寶的胡人武功很厲害，怎麼一上手便給他傷了？」馬光佐信了七八成，又點了點頭，卻向法王、瀟湘子等望了一眼。

　　楊過猜到他心中想些什麼，說道：「那大和尚會畫符，他送了給僵□鬼和黑矮子，身上佩了這符，便不怕妖法。大和尚有沒給你？」馬光佐憤憤的道：「沒有啊。」楊過道：「是啊，這賊禿不夠朋友，也沒給我，回頭咱們跟他算帳。」馬光佐大聲道：「不錯，那咱們怎麼辦？」楊過道：「咱們袖手旁觀，離開得越遠越好。」馬光佐道：「楊兄弟你是好人，多虧你跟我說。」收起熟銅棍，遙望郭靖等四人相鬥。

　　郭靖此時所施展的正是武林絕學「降龍十八掌」。法王等三人緊緊圍住，心想他內力便再深厚，掌力如此凌厲，必難持久。豈知郭靖近二十年來勤練「九陰真經」，初時真力還不顯露，數十招後，降龍十八掌的勁力忽強忽弱，忽吞忽吐，從至剛之中竟生出至柔的妙用，那已是洪七公當年所領悟不到的神功，以此抵擋三大高手的兵刃，非但絲毫不落下風，而且乘隙反撲，越鬥越是揮酒自如。

　　楊過在旁觀鬥，驚佩無已，他也曾在古墓中練過「九陰真經」，只是乏人指點，不知真經的神奇竟至於斯。他以真經功訣印證郭靖掌法，登時悟到了不少極深奧的拳理，心中默默記習，一時忘了身上負著血海深仇，立意要將郭靖置於死地。

　　金輪法王的武功與郭靖本在伯仲之間，郭靖雖然屢得奇遇，但法王比他大了二十歲年紀，也即多了二十年的功力，二人若是單打獨鬥，非到千招之外，難分勝敗，再加上瀟湘子和尼摩星兩個一流好手相助，法王本來不難取勝，只是郭靖的降龍十八掌實在威力太強，兼之他在掌法之中雜以全真教天罡北斗陣的陣法，鬥到分際，身形穿插來去，一個人竟似化身為七人一般；又因他一上來便將尹克西打傷，這一下先聲奪人，敵對的三人先求自保，不敢放手攻擊，是以雖然以三敵一，也只打了個平手。

　　又拆數十招，法王的金輪漸漸顯出威力，尼摩星的鐵蛇也是攻勢漸盛。郭靖暗感焦躁：「如此纏鬥下去，我終究要抵敵不住。過兒和那大個兒到那邊相鬥，那大個兒武功平平，這會兒該當已料理了他。須得盡快跟過兒會合，共謀脫身。」四人全力拚搏，目光不敢有瞬息旁顧，楊過與馬光佐在十餘丈外觀鬥，郭靖等四人均無暇顧及。

　　忽聽得怪嘯一聲，瀟湘子雙腳僵直，一竄數尺，從半空中將哭喪棒點將下來。郭靖側身避過，突覺眼前一暗，哭喪棒的棒端噴出一股黑煙，鼻中登時聞到一股腥臭之氣，頭腦微微一暈。他暗叫不好，知道棒中藏有毒物，忙拔步倒退。瀟湘子見他明明已聞到自己棒中的劇毒，竟然並不暈倒，不禁大異，暗想：「便是獅虎猛獸，遇到我棒中的蟾蜍毒砂也得暈倒，他居然若無其事，這可奇了。」當下二次竄起，又揮毒砂棒臨空點落。

　　當年瀟湘子在湖南荒山中練功，曾見一隻蟾蜍躲在破棺之後口噴毒砂，將一條大蟒蛇毒倒，心有所悟，於是捕捉蟾蜍，取其毒液，煉製而成毒砂，藏於哭喪之中。棒尾裝有機刮。手指一按，毒砂便激噴而出，發射時縱躍竄高，毒砂威力更增。這毒砂棒在遇到巨蟒猛獸時曾經用過，當者立暈，豈知郭靖內力深厚，竟能強抗劇毒。

　　法王與尼摩星便在郭靖之側，雖非首當其衝，但聞到少些，已是胸口煩惡欲嘔，忙竄躍遠離。瀟湘子鼻中早已塞有解藥，在黑氣中直穿而前，揮棒追擊。郭靖一掌「見龍在田」往他僵直的膝蓋上擊去。瀟湘子收棒擋格，未及發毒，身子已被掌力住得飄開五尺。

　　郭靖斜過身子，卻見尼摩星的鐵蛇遞近身來，當下一掌「潛龍勿用」擊出。尼摩星忙橫過鐵蛇，右手握蛇尾，左手執蛇頭，在胸口一擋，豈知郭靖這一掌之力卻是在出掌之處的四周，掌心雖對準他的胸口，他胸口竟是毫不受力，尼摩星一擋擋了個空，情知不妙，面門與小腹上已感到掌力，總算他身子矮小，行動敏捷，急忙往地下一撲，隨即幾個小□鬥，就似個大皮球般滾了開去。

　　郭靖見有隙可乘，叫道：「過兒，咱們去罷！」向空曠處躍出數步。金輪法王見他脫出包圍，飛竄趕來。郭靖身後與蒙古兵將相距已不過數丈，十餘枝長矛指向他背心。郭靖雙臂一振，架開長矛，反手抓住兩名軍士向法王投去，叫道：「接住了！」法王如伸手接住，這麼一延緩，勢必給郭靖走得更遠，當即側過左肩一撞，兩名軍士飛出丈餘，金輪猛往郭靖背上砸去。

　　郭靖情知只要還得一招，立時給他纏住，數招一過，尼摩星與瀟湘子又跟著攻上，那時想脫身又得大費周章，當即奪過兩枝長矛向後戳出。他腳下竟沒片刻停留，背上又如長了眼睛一般，一矛刺向法王右肩，一矛刺向他胸口，準頭勁力，絕無分毫減色。法王暗暗喝采，金輪橫砸，喀喀兩聲，雙矛齊斷，看郭靖時，卻已鑽入了蒙古軍陣中。

　　蒙古軍奉忽必烈將令，在帳外排得密密層層，務要生擒郭靖，此時給他搶入陣來，眾兵將擒他不得，傷他不能，只聽得刀槍撞擊，叱喝叫嚷，反而阻住了法王等三人的追擊。

　　郭靖藏身軍馬之中，猶如入了密林，反比曠地上更易脫身。他幾個起伏，奔到一個百夫長馬前，伸手將他拉下馬來，隨即躍上馬背，在眾軍中東衝西突，陡然間繞出陣後，放馬急奔，口中長哨。那汗血寶馬站在遠處，聽得主人招呼，如風馳至。

　　楊過遠立觀望，突見汗血寶馬疾馳而前，奔向郭靖，暗叫：「不妙！」心想郭靖只要一乘上寶馬，忽必烈便是盡集天下精兵也追他不上了。情急之下，猛地大叫：「啊喲，痛死我也！」搖搖幌幌的似欲摔跌，隨即低聲向馬光佐道：「別說話，快走開！越遠越好。」他那一聲大叫運了丹田之氣，雖在眾軍雜亂之中，郭靖必能聽見，料得他聽見後定然來救，馬光佐倘若在旁，說不定給他一掌送了性命。馬光佐很肯聽楊過的話，雖不明白他用意，還是撒開長腿，向王帳狂奔。

　　郭靖聽得楊過的叫聲，果然大是憂急，不等紅馬奔到，立刻回過馬頭，又衝入陣，向楊過站立之處馳來。法王心頭一轉，已明楊過用意，讓郭靖在身邊掠過，不加阻攔，卻回身擋住了他的退路。

　　郭靖馳到楊過身前，急叫：「過兒，怎麼啦！」楊過假意搖幌身子，說道：「那大漢不是我敵手，但不知怎的，我一運真力，一股氣走逆了，丹田中痛如刀絞。」這番謊話全無破綻，馬光佐武功平常，只出手砸了一棍，郭靖已然看出，楊過如說給馬光佐打傷，不免令他生疑，但說運力出了岔子，外表上卻決計瞧不出。何況前一晚郭靖誤認楊過練功走火，此時激鬥之下舊傷復發，事極平常。郭靖眼見他左手按住小腹，額上全是大汗，傷勢甚是不輕，忙道：「你伏在我背上，我負你出去。」楊過假意道：「郭伯伯你快走，小侄性命無足重輕，你卻是襄陽的干城。合郡軍民，盡皆寄望於你。」郭靖道：「你為我而來，豈能撇下你不顧？快快伏上。」

　　楊過猶自遲疑，郭靖雙腿蹲下，將他拉著伏在自己背上。就在此時，搶來的那匹馬接連中箭，長聲哀鳴，倒斃於地。郭靖一生經歷過無數凶險，情勢越危急，越是鼓足勇氣，沉著應付，說道：「過兒，別怕，咱們定須衝殺出去。」長身站起，逕往北衝。

　　此時法王、尼摩星、瀟湘子又已攻到身前，郭靖眼瞧四周軍馬雲集，比適才圍得更加緊了。王帳前大纛之下，忽必烈手持酒碗，與一個和尚站著指指點點的觀戰，顯見勝算在握，神情極是得意。

　　郭靖大喝一聲，負著楊過向忽必烈撲去，只三四個起伏，已竄到他身前。左右衛護親兵大驚，十餘人挺著長刀長矛上前阻攔。郭靖掌風虎虎，當者披靡，一名親兵被他掌力掃得向外跌開，只須再搶前數步，掌力便可及忽必烈之身。眾親兵捨命來擋，又怎敵得住郭靖的神勇？法王眼見危急，金輪飛出，往郭靖頭頂撞去。郭靖低頭讓過，腳下絲毫不停。

　　楊過心想：「倘若他拿住了忽必烈，蒙古人投鼠忌器，勢必放他脫身。我再不下手，更待何時？」稍一遲疑，終於又問一句：「郭伯伯，我爹爹當真罪大惡極，你非殺他不可麼？」郭靖一怔，此時那□還有餘暇細想，順口答道：「他認賊作父，叛國害民，人人得而誅之。」楊過道：「好！」更無半點遲疑，提起君子劍，對準他後頸便插了下去。

　　突然眼前白影閃動，一棒揮來，將他長劍擋開。楊過順手黏引，御開對方棒力，看清楚這棒是瀟湘子所發，心下詫異：「我劍刺郭靖，何以你反而阻擋？」但隨即省悟：「啊，是了，郭靖若是死在我劍下，那蒙古第一勇士之號便歸於我。嘿嘿，你這僵□那知我是為父報仇，這區區世間虛名，豈放在心上？」他疾出數劍，將瀟湘子的哭喪棒逼開，回劍又向郭靖背心刺落。瀟湘子仍是揮棒擋開。

　　此時郭靖正以掌力與法王的金輪、尼摩星的鐵蛇周旋，那知楊過在自己背後搗鬼，只道他正奮力與瀟湘子相鬥，說道：「小心他棒中放毒。」法王與尼摩星在郭靖對面，卻瞧得明白，眼見楊過已可得手，卻兩次被瀟湘子擋開，齊聲喝道：「瀟湘子，你幹什麼？」

　　瀟湘子陰惻惻的一笑，猛地揮棒擊向郭靖，郭靖側身避過。楊過第三次欲再下毒手，瀟湘子又伸棒架開他的長劍。郭靖掛念楊過身上有傷，怕他擋不住哭喪棒，回過左掌往瀟湘子胸口疾拍。瀟湘子忙退開數步。

　　此時楊過無人攔阻，揮劍又向郭靖頸中刺落。那知瀟湘子生怕楊過得，一退即進，哭喪棒疾點楊過後心要穴，要他不得不先救自身。郭靖右掌正與法王各以上乘內力相比拚，卻發覺自己與楊過同時遇險，他不救自己，先護楊過，左掌「神龍擺尾」，砰的一聲，擊中□棒，只震得瀟湘子全身發燒，一張白森森的臉登時通紅。

　　但便在此時，尼摩星著地滾進，鐵蛇挺上，蛇頭已觸到郭靖左脅。郭靖全身內勁有七成正在對付金輪法王，三成震開瀟湘子的□棒，全無餘力抵禦鐵蛇，危急中左脅陡然向後縮了半尺，總算避過了敵招最厲害的鋒芒，但鐵蛇蛇頭還是刺入他脅中數寸。

　　郭靖一運氣，肌肉回彈，鐵蛇進勢受阻，難再深入，跟著飛起左腿，將尼摩星踢了個□鬥。尼摩星眼見鐵蛇刺中要害，這一招定然送了郭靖性命，「蒙古第一勇士」的榮號已經穩穩到手，大喜之下，萬料不到敵人竟有敗中求勝的厲害功夫，這一腿正中胸口，喀喇一響，三根肋骨齊斷。

　　這一邊瀟湘子和尼摩星同時挫敗，法王卻乘虛而入，掌力疾催。郭靖左脅氣門已破，再也抵擋不住，只覺一股大力排山倒海般壓至，再行硬拚，非命喪當場不可，只得卸去掌力，以本身二十餘年上乘內功強接了這一招，身子連幌，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他命雖垂危，還是顧念楊過，叫道：「過兒，快去搶馬，我給你擋住敵人。」

　　楊過眼見他拚命救護自己，胸口熱血上湧，那□還念舊惡？心想郭伯伯義薄雲天，我若不以一命報他一命，真是枉在人世了。當即從他背上躍下，將君子劍舞成一團劍花，護住了郭靖，勢如瘋虎，招招都是拚命。法王與瀟湘子一呆，叫道：「楊過，你幹什麼？」楊過不答，刷的一劍向法王刺去，劍尖顫動，又向瀟湘子回刺。兩人見他雙目通紅，神情大異，不由得退開兩步，都料他要搶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名號，要獨佔擊殺郭靖之功。

　　郭靖道：「過兒快別理我，自己逃命要緊。」楊過只道：「郭伯伯，是我害了你，今日我和你死在一起。」劍光霍霍，只是護著郭靖，竟不顧及自己安危。

　　法王與瀟湘子提起兵刃，一齊攻向郭靖身前。但楊過劍招靈動，竟逼得二人近不了身。蒙古數千軍馬四下□圍住，呼聲震動天地，眼望著三人激鬥。

　　郭靖連聲催楊過快逃，卻見他一味維護自己，又是焦心，又是感激，觸動內傷，再也支持不住，雙膝一軟，坐倒在地。

　　尼摩星斷了三根肋骨，仍是強忍疼痛，提著鐵蛇慢慢走近，想來刺殺郭靖。楊過狂刺數劍，俯身將郭靖負在背上，向外猛衝。他武功本就不及法王，這時負著郭靖怎能支持？又鬥數合，嗤的一聲，左臂被金輪劃破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 第22回　危城女嬰

　　郭靖與楊過眼見無幸，蒙古軍馬忽地紛紛散開，一個年老跛子左手撐著鐵拐，右手舞動鐵錘，衝殺進來，叫道：「楊公子快向外闖，我給你斷後。」楊過百忙之中一瞥，認得是桃花島弟子鐵匠馮默風，甚覺詫異，激鬥之際，也無暇去細想這人如何會突然到來。

　　原來馮默風被蒙古人徵入軍中，打造修整兵器，已暗中刺殺了蒙古兵的一名千夫長、一名百夫長。他下手隱秘，未被發覺。這日聽得吶喊聲響，在高處望見郭靖、楊過被圍，當下殺入解救。他那大鐵錘舞得風聲呼呼，當者立斃，登時給他殺出一條血路。

　　楊過心中一喜，揮劍搶出，但法王金輪轉動，將他劍招和馮默風的鐵錘同時接過，只有當瀟湘子哭喪棒向郭靖背上遞去之時，法王才放鬆楊過，讓他回劍相救。但若他的輪子砸向郭靖，瀟湘子也必運□棒架開。若非他二人爭功，楊過雖然捨命死戰，郭靖亦早已喪命。忽必烈當日許下「蒙古第一勇士」的榮號，本盼人人奮勇，豈知各人互相牽制，反生大弊，這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了。

　　但郭靖的性命雖保於一時，蒙古軍卻已在四周布得猶如銅牆鐵壁一般。法王與瀟湘子著著爭先。尼摩星咬牙忍痛，也是尋瑕抵隙，東一下西一下的使著陰毒招數。

　　這時郭靖與楊過在萬軍之中已鬥了大半個時辰，日光微偏，法王舞動金輪，招數突變，當的一下，與楊過長劍相交。君子劍乃削鐵如泥的利刃，金輪登時被削出了一道缺口。法王乘勢向前一送，輪子隨伴著一股極強的勁風壓將過來。楊過只怕傷到郭靖，不敢側身閃避，回劍相擋，金輪微斜，嗤的一聲輕響，右手下臂又被輪口劃傷，傷口雖然不深，但劃破了血脈，鮮血迸流，數招之間，只覺腿臂漸漸發軟，力氣愈來愈弱，敵人攻勢正急，那能緩出手來裹傷止血？

　　馮默風鐵錘急揮，奮力搶上救援，但法王左手一掌接著一掌拍到，令他只有招架之功，若非竭盡全力，連自保也已難能。瀟湘子眼見有便宜可撿，揮棒將尼摩星鐵蛇震開，猛地躍起，□棒向郭靖當頭點下，便要施放毒砂。

　　楊過大驚，危急中左手長出，抓住了□棒棒頭，右手中長劍順勢刺出。此時他全身門戶大開，法王只要輕輕一輪，立時便可送了他性命，但法王有意要借他之手逐開瀟湘子，揮掌逼開馮默風，伸手便向郭靖背上抓去，要將他生擒活捉，立下奇功。瀟湘子沒料想楊過竟會拚命胡來，身未落地，□棒已被抓住，半空中使不出力氣，眼前白光閃動，劍尖已刺到胸口，這一來形格勢禁，只得撒手放棒，身子向後一仰，保住了性命。

　　馮默風錘拐齊施，往法王背心急砸。法王回輪擋開，當當兩響，震得馮默風雙手虎口齊裂，左掌往郭靖背心抓去。馮默風虎吼一聲，拋去錘拐，雙手自法王背後伸前，牢牢抱住了他身子，兩人翻倒在地。法王大怒，揮掌擊在他肩頭，只震得他五臟六腑猶如倒翻一般。馮默風在軍中眼見蒙古軍殘忍暴虐、驅民攻打襄陽，又眼見郭靖奮力死戰，擊退敵軍，他與郭靖素不相識，更不知他是師門快婿，但知此人一死，只怕襄陽難保，是以立定了主意，寧教自己身受千刀之苦，亦要救郭靖出險。法王出掌快捷無倫，拍拍拍幾下，登時打得馮默風筋折骨斷，內臟重傷，然他雙手始終不放，十指深深陷入法王胸口肌肉。

　　蒙古眾兵將本來圍著觀鬥，只道法王等定能成功，是以均不插手，突見法王倒地，瀟湘子退開，當下一擁而上。

　　當此情勢，縱然郭靖身上無傷，他與楊過二人武功再強，焉能敵得住同時擁到的千百兵將？楊過暗歎：「罷了，罷了！」揮動瀟湘子的□棒亂打，突然間波的一聲輕響，棒端噴出一股黑煙，身前十餘名蒙古兵將給毒煙一薰，登時摔倒。原來他拿著哭喪棒亂揮亂打，無意中觸動機括，噴出棒中所藏的蟾蜍毒砂。

　　楊過微微一怔，立時省悟，負著郭靖大踏步往前，只見蒙古兵將如潮水般湧至，他一按機括，黑煙噴出，又是十餘名軍卒中毒倒地。蒙古兵將雖然善戰，但人人奉神信鬼，眼見他□棒一揮，黑煙噴出，即有十餘人倒地而死，齊聲發喊：「他棒上有妖法，快快躲避！」忽必烈的近衛親兵勇悍絕倫，念著王爺軍令如山，雖然眼見危險，還是撲上擒拿。楊過□棒一點，黑煙噴出，又毒倒了十餘人。

　　他撮唇作哨，黃馬邁開長腿，飛馳而至。楊過奮力將郭靖擁上馬背，只感手足酸軟，再也無力上馬，只得伸手在馬臀上輕輕一拍，叫道：「馬兒，馬兒，快快走罷！」黃馬甚有靈性，見主人無力上馬，竟是仰頭長嘶，不肯發足。楊過眼見蒙古軍又從四下□漸漸逼至，心想□棒上毒砂雖然厲害，總有放盡之時，提起劍來要往馬臀上一刺催其急走，總是不忍，大叫：「馬兒快走！」伸□棒往馬臀戳去。他戰得脫力，□棒伸出去準頭偏了，這一下竟戳在郭靖腿上。郭靖本已昏昏沉沉，突然被□棒一戳，睜開眼來，當即俯身拉住楊過胸口，將他提上馬背。黃馬長聲歡嘶，縱蹄疾馳。

　　但聽得號角急嗚，此起彼落，郭靖縱聲低嘯，汗血寶馬跟著奔來，大隊蒙古軍馬卻也急衝追至。紅馬奔在黃馬之旁，不住往郭靖身上挨擦。楊過知道黃馬雖是駿物，畢竟不如紅馬遠甚，當下猛吸一口氣，抱住郭靖，一齊躍上紅馬。就在此時，只聽得背後嗚嗚聲響，金輪急飛而至。楊過心中一痛：「馮默風死在法王手下了。」心念甫動，金輪越響越近，楊過低伏馬背，只盼金輪從背上掠過，但聽聲音甚低，竟是來削紅馬馬足。

　　原來法王將馮默風打死，站起身來，見郭靖與楊過已縱身上馬，追之不及，當即擲出金輪，準頭卻定得甚低。他算到若以金輪打死楊過，紅馬仍會負了郭靖逃走，只有削斷馬足，方能建功。

　　楊過聽得金輪漸漸追近，只得回劍去擋，明知自己氣力耗盡，這一劍絕難擋架得住，但實迫處此，也只得盡力而為，眼見輪子距馬足已不過兩尺，嗚嗚之聲，響得驚心動魄，他垂劍護住馬腿，豈知紅馬一發了性，越奔越快，過得瞬息，金輪與馬足相距仍有兩尺，並未飛近。楊過大喜，知道金輪來勢只有漸漸減弱，果然一剎那間，輪子距馬足已有三尺，接著四尺、五尺，越離越遠，終於噹的一聲，掉在地下。

　　楊過正自大喜，猛聽得身後一聲哀嘶，只見黃馬肚腹中箭，跪倒在地，雙眼望著主人，不盡戀戀之意。楊過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淚來。

　　紅馬追風逐雷、迅如流星，片刻間已將追兵遠遠拋在後面。楊過抱住郭靖，問道：「郭伯伯，你怎樣？」郭靖「嗯」了一聲。楊過探他的鼻息，只覺得呼吸粗重，知道一時無礙，心頭一寬，再也支持不住，便昏昏沉沉的伏在馬背上，任由紅馬奔馳。突見前面又有無數軍馬來擒郭靖，當即揮動長劍，大叫：「莫傷了我郭伯伯！」左右亂刺亂削，眼前一團模糊，只見東一張臉，西一個人，舞了一陣劍，終於撞下馬來。他還在大叫：「殺了我，殺了我，是我不好，別傷了郭伯伯。」驀地□天旋地轉，人事不省。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才悠悠醒轉，他大叫：「郭伯伯，郭伯伯，你怎樣？別傷了郭伯伯！」身旁一人柔聲道：「過兒，你放心，郭伯伯將養一會兒便好。」楊過回過頭來，見是黃蓉，臉上滿是感激神色。她身後一人淚光瑩瑩，愛憐橫溢的凝視著他，卻是小龍女。楊過驚叫：「姑姑，你怎麼來了？你也給蒙古人擒住了？快逃，快逃，別理我。」

　　小龍女低聲道：「過兒，你回來啦，別怕。咱們都是平平安安的在襄陽。」楊過歎了口長氣，但覺四肢百骸軟洋洋的一無所依，當即又閉上了眼。

　　黃蓉道：「他己醒轉，不礙事了，你在這兒陪著他。」小龍女答應了，雙眼始終望著楊過。黃蓉站起身來，正要走出房門，突聽屋頂上喀的一聲輕響，臉色微變，左掌一揮，滅了燭火。

　　楊過眼見驀地一黑，一驚坐起。他受的只是外傷，只因流血多了，兼之惡戰脫力，是以暈去，但此刻已將養了半日，黃蓉給他服了桃花島秘製的療傷靈藥九花玉露丸，他年輕體健，已是好了大半，驚覺屋頂有警，立時振奮，便要起身禦敵。小龍女擋在他的身前，抽出懸在床頭的君子劍，低聲道：「過兒別動，我在這兒守著。」

　　只聽得屋頂上有人哈哈一笑，朗聲道：「小可前來下書，豈難道南朝禮節是暗中接見賓客麼？倘若有何見不得人之事，小可少待再來如何？」聽口音卻是法王的弟子霍都王子。黃蓉道：「南朝禮節，因人而施，於光天化日之時，接待光明正大之貴客；於燭滅星沉之夜，會晤鬼鬼祟祟之惡客。」霍都登時語塞，輕輕躍下庭中，說道：「書信一通，送呈郭靖郭大俠。」黃蓉打開門房門，說道：「請進來罷。」

　　霍都見房內黑沉沉地，不敢舉步便進，站在房門外道：「書信在此，便請取去。」黃蓉道：「自稱賓客，何不進屋？」霍都冷笑道：「君子不處危地，須防暗箭傷人。」黃蓉道：「世間豈有君子而以小人之心度人？」霍都臉上一熱，心想這黃幫主口齒好生厲害，與她舌戰定難待佔上風，不如藏拙，當下一言不發，雙目凝視房門，雙手遞出書信。

　　黃蓉揮出竹棒，□地點向他的面門。霍都嚇了一跳，忙向後躍開數尺，但覺手中已空，那通書信不知去向。原來黃蓉將棒端在信上一搭，乘他後躍之時，已使黏勁將信黏了過來。她分娩在即，肚腹隆起，不願再見外客，是以始終不與敵人朝相。霍都一驚之下，大為氣餒，入城的一番銳氣登時消折了八九分，大聲道：「信已送到，明晚再見罷！」

　　黃蓉心想：「這襄陽城由得你直進直出，豈非輕視我城中無人？」順手拿起桌上茶壺，向外一抖，一壺新泡的熱茶自壺嘴中如一條線般射了出去。

　　霍都早自全神戒備，只怕房中發出暗器，但這荼水射出來時無聲無息，不似一般暗器先有風聲，待得警覺，頸中、胸口、右手都已濺到茶水，只覺熱辣辣的燙人，一驚之下，「啊喲」一聲叫了出來，急忙向旁閃避。黃蓉站在門邊，乘他立足未定，竹棒伸出，施展打狗棒法的「絆」字訣，騰的一下，將他絆了一交。霍都縱身上躍，但那「絆」字棒法乃是一棒快似一棒，第一棒若能避過，立時躲開，方能設法擋架第二棒，現下一棒即被絆倒，爬起身來想要擋過第二棒，真是談何容易？但覺得腳下猶如陷入了泥沼，又似纏在無數□枝之中，一交摔倒，爬起來又是一交摔倒。

　　霍都的武功原本不弱，若與黃蓉正式動手，雖然終須輪她一籌，但亦不致一上手便給摔得如此狼狽，只因身上陡然被潑熱茶，只道是中了極厲害的劇毒藥水，料想此番性命難保，稍停毒水發作起來，不知肌膚將爛得如何慘法，正當驚魂不定之際，黃蓉突然襲擊，第一棒即已受挫，第二棒更無還手餘地，黑暗中只摔得鼻青目腫。

　　這時武氏兄弟已聞聲趕至。黃蓉喝道：「將這小賊擒下了！」

　　霍都情急智生，知道只要縱身站起，定是接著又被絆倒，當下「啊喲」一聲大叫，假裝摔得甚重，躺在地下，不再爬起。武氏兄弟雙雙撲下，去按他身子。霍都的鐵骨摺扇忽地伸出，噠噠兩下，已點了兩人腿上穴道，將二人身子同時推出，擋住黃蓉竹棒，飛身躍起，已自上了牆頭，雙手一拱，叫道：「黃幫主，好厲害的棒法，好濃包的徒弟！」

　　黃蓉笑道：「你身上既中毒水，旁人豈能再伸手觸你了？」霍都一聽，只嚇得心膽俱裂：「這毒水燙人肌膚，又帶著一股茶葉之氣，不知是何等厲害古怪的藥物？」黃蓉猜度他的心意，說道：「你中了劇毒，可是連毒水的名兒也不知道，死得不明不白，諒來難以瞑目。好罷，說給你聽那也不妨，這毒水叫作子午見骨茶。」

　　霍都喃喃的道：「子午見骨茶？」黃蓉道：「不錯，只要肌膚上中了一滴，全身潰爛見骨，子不過午，午不過子，你還有六個時辰可活，快快回去罷。」

　　霍都素知丐幫黃幫主武功既強、智謀計策更是人所難測，她父親黃藥師所學淵博之極，名字都叫作「藥師」，自是精於藥理，以她聰明才智與家傳之學，調製這子午見骨藥茶自是易如反掌，一時呆在牆頭，不知該當回去挨命，還是低頭求她賜予解藥。

　　黃蓉知道霍都實非蠢人，毒水之說，只能愚他一時，時刻長了，必被瞧出破綻，說道：「我與你本來無冤無仇，你若非言語無禮，也不致枉自送了性命。」霍都從這幾句話中聽出一線生機，當下再也顧不得什麼身份骨氣，躍下牆頭，一躬到地，說道：「小人無禮，求黃幫主恕罪。」黃蓉隱身門後，手指輕彈，彈出一顆九花玉露丸，說道：「急速服下罷。」霍都伸手接過，這是救命的仙丹，那敢怠慢，急忙送入口中，只覺一股清香透入丹田，全身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當下又是一躬，說道：「謝黃幫主賜藥！」這時他氣□全消，緩緩倒退，直至牆邊，這才翻牆而出，急速出城去了。

　　黃蓉見他遠離，微微歎息，解開武氏兄弟的穴道，想起霍都那兩句話：「好厲害的棒法，好濃包的徒弟。」雖然以計挫敵，心中殊無得意之情，她以打狗棒法絆跌霍都，使的固是巧勁，但也已牽得腹中隱隱作痛，當下坐在椅上，調息半晌。

　　小龍女點亮燭火。黃蓉打開來信，只見信上寫道：

　　「蒙古第一護國法師金輪法王致候郭大俠足下：適才枉顧，得仰風采，實慰平生。原期秉燭夜談，豈料青眼難屈，何老衲之不足承教若斯，竟來去之匆匆也？古人言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悠悠我心，思君良深。明日回拜，祈勿拒人於千里之外也。」

　　黃蓉吃了一驚，將信交給楊過與小龍女看了，說道：「襄陽城牆雖堅，卻擋不住武林高手，你郭伯伯身受重傷，我又使不出力氣，眼見敵人大舉來襲，這便如何是好？」

　　楊過道：「郭伯伯……」小龍女向他橫了一眼，目光中大有責備之意。楊過知道她怪自己不顧性命相救郭靖，登時住口不言。黃蓉心中起疑，又問：「龍姑娘，過兒身子亦未全愈，咱們只能依靠你與朱子柳大哥拒敵了。」

　　小龍女自來不會作偽，想到什麼，便說什麼，淡淡的道：「我只護著過兒一人，旁人死活可不和我相干。」

　　黃蓉更感奇怪，不便多說什麼，向楊過道：「郭伯伯言道，此番全仗你出力。」楊過想起自己幾次三番要害郭靖，心中慚愧，道：「小侄無能，致累郭伯伯重傷。」黃蓉道：「你好好休息罷，敵人來攻之時，咱們若是不能力敵，即用智取。」轉頭向小龍女說道：「龍姑娘，你來，我跟你說句話。」

　　小龍女躊躇道：「他……」自楊過回進襄陽城之後，小龍女守在他床前一直寸步不離，聽黃蓉叫她出去，生怕楊過又受損傷。黃蓉道：「敵人既說明日來攻，今晚定然無事。我跟你說的話，與過兒有關。」小龍女點點頭，低聲囑咐楊過小心提防，才跟黃蓉出房。

　　黃蓉帶她到自己臥室，掩上了門，說道：「龍姑娘，你想殺我夫婦，是不是？」

　　小龍女雖然生性真純，卻絕非傻子，她立意要殺郭靖夫婦以救楊過性命，黃蓉若用言語盤套，她焉能吐露實情，但黃蓉摸準了她的性格，竟爾單刀直入的問了出來。小龍女一怔，支支吾吾的道：「我……我……你們待我這樣好，我幹麼……幹麼要殺你們。」黃蓉見她臉生紅暈，更料得准了，說道：「你不用瞞我，我早知道啦。過兒說我夫婦害死了他爹爹，要殺我夫婦二人報仇。你心愛過兒，便要助他完成這番心願。」

　　小龍女給她說中，無法謊言欺騙，又道楊過已露了口風，半晌不語，歎了口氣道：「我便是不懂。」黃蓉道：「不懂什麼？」小龍女道：「過兒今日卻又何以捨命救助郭大爺回來？他和金輪法王他們約好，是要一齊下手殺死郭大爺的。」

　　黃蓉一聽之下，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她雖猜到楊過心存歹念，卻絕未料到他竟致與蒙古人勾結，當下不動聲色，裝作早已明白一切，道：「想是他見郭大爺對他推心置腹，義氣深重，到得臨頭，卻又不忍下手。」

　　小龍女點點頭，淒然道：「事到如今，也沒什麼可說的。他既然寧可不要自己性命，也只由得他罷啦。我早知道他是世上最好的好人，甘願自己死了，也不肯傷害仇人。」

　　黃蓉於□忽之間，腦中轉了幾個念頭，卻推詳不出她這幾句話是何用意，但見她神色之間甚是淒苦，順口慰道：「過兒的殺父之仇，中間另有曲折，咱們日後慢慢跟他說明。他受傷不重，將養幾日，也便好了，你不用難過。」

　　小龍女向她怔怔的望了一會兒，突然兩串眼淚如珍珠斷線般滾下來，哽咽道：「他……他只有七日之命了，還……還說什麼將養幾日？」黃蓉一驚，忙問：「什麼七日之命？你快說，咱們定有救他之法。」

　　小龍女緩緩搖頭，但終於將絕情谷中之事說了出來，楊過怎樣中了情花之毒，裘千尺怎地給他只服半枚絕情丹，怎地限他在十八日中殺了他夫婦二人回報才給他服另半枚，又說那情花劇毒發作時如何痛楚，世間又如何只有那半枚絕情丹才能救得楊過性命。

　　黃蓉越聽越是驚奇，萬想不到裘千丈、裘千仞兄弟竟還有一個妹子裘千尺，以致釀成了這等禍端。

　　小龍女述畢原委，說道：「他尚有七日之命，便是今晚殺了你夫婦，也未必能趕回絕情谷了，我更要害你夫婦作甚？我只是要救過兒，至於他父仇什麼的，全不於在心上。」

　　黃蓉初時只道楊過心藏禍胎，純是為報父仇，豈知中間尚有這許多曲折，如此說來，他力護郭靖，實如自戕，這般捨己為人的仁俠之心當真萬分難得。她緩緩站起，在室中彷徨來去，饒是她智計絕倫，處此困境，苦無善策，想到再過幾個時辰，敵方高手便大舉來襲，自己雖安慰楊過說：「不能力敵，便當智取。」可是如何智取？如何智取？

　　小龍女全心全意只是深愛楊過。黃蓉的心兒卻分作了兩半，一半給了丈夫，一半給了女兒，只想：「如何能教靖哥哥與芙兒平安。」斗地轉念：「過兒能捨身為人，我豈便不能？」當下轉身慨然說道：「龍姑娘，我有一策能救得過兒性命，你可肯依從麼？」小龍女大喜之下，全身發顫，道：「我……我……便是要我死……唉，死又算得什麼，便是比死再難十倍……我……我都……」黃蓉道：「好，此事只有你知我知，可千萬不能□漏，連過兒也不能說給他知道，否則便不靈了。」小龍女連聲答應。黃蓉道：「明日你和過兒聯手保護郭大爺，待危機一過，我便將我首級給你，讓過兒騎了汗血寶馬，趕去換那絕情丹便是。」

　　小龍女一怔，問道：「你說什麼？」黃蓉柔聲道：「你愛過兒，勝於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只要他平安無恙，你自己便死了也是快樂的，是不是？」小龍女點頭道：「是啊，你怎知道？」黃蓉淡淡一笑，道：「只因我愛自己丈夫也是如你這般。你沒孩兒，不知做母親的心愛子女，不遜於夫妻情義。我只求你保護我丈夫女兒平安，別的我還希罕什麼？」

　　小龍女沉吟不答。黃蓉又道：「若非你與過兒聯手，便不能打退金輪法王。過兒曾數次捨命救我夫婦，我便一次也救他不得？那汗血寶馬日行千里，一到三日，便能趕到絕情谷。我跟你說，那裘千丈與過兒的父親全是我一人所傷，跟郭大爺絕無干係。裘千尺見了我的首級，縱然心猶未足，也不能不將解藥給了過兒。此後二人如能為國出力，為民禦敵，那自然最好，否則便在深山幽谷中避世隱居，我也是一般感激。」

　　這番話說得明明白白，除此之外，確無第二條路可走。小龍女近日來一直在想如何殺了郭靖、黃蓉，好救楊過的性命，但此時聽黃蓉親口說出這番話來，心中又覺萬分過意不去，只是不住搖頭，道：「那不成，那不成！」

　　黃蓉還待解釋，忽聽郭芙在門外叫道：「媽，媽，你在那兒？」語聲甚是惶急。黃蓉吃了一驚，問道：「芙兒，什麼事？」郭芙推門而進，也不理小龍女便在旁邊，當即撲在母親懷□，叫道：「媽，大武哥哥和小武哥哥……」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黃蓉皺眉道：「又怎樣啦？」郭芙哽咽道：「他……他哥兒倆，到城外打架去啦。」

　　黃蓉大怒，厲聲道：「打什麼架？他兄弟倆自己打自己麼？」郭芙極少見母親如此發怒，不禁甚是害怕，顫聲道：「是啊，我叫他們別打，可是他們什麼也不聽，說……說要拚個你死我活。他們……他們說只回來一個，輪了的便是不死，也不回來見……見我。」

　　黃蓉越聽越怒，心想大敵當前，滿城軍民性命只在呼吸之間，這兄弟倆還為了爭一個姑娘竟爾自相殘殺。她怒氣衝動胎息，登時痛得額頭見汗，低沉著聲音道：「定是你在中間搗亂，你跟我詳詳細細的說，不許隱瞞半點。」郭芙向小龍女瞧了一眼，臉上微微暈紅，叫了聲：「媽！」

　　小龍女記掛楊過，無心聽她述說二武相爭之事，轉身而出，又去陪伴楊過，一路心中默默琢磨黃蓉適才的言語。

　　郭芙等小龍女出房，說道：「媽，他們到蒙古營中行刺忽必烈，失手被擒，累得爹爹身受重傷，全是女兒不好。這回事女兒再不跟你說，爹媽不是白疼我了麼？」於是將武氏兄弟如何同時向她討好、她如何教他們去立功殺敵以定取捨等情說了。黃蓉滿腔氣惱，卻又發作不出來，只是向她恨恨的白了一眼。

　　郭芙道：「媽，你教我怎麼辦呢？他哥兒倆各有各的好處，我怎能說多歡喜誰一些兒？我教他們殺敵立功，那不正合了爹爹和你的心意麼？誰教他們這般沒用，一過去便讓人家拿住了？」黃蓉啐道：「二武的武功不強，你又不是不知道。」郭芙道：「那楊過呢？他又大不了他們幾歲，怎地又鬥法王又闖敵營，從來也不讓人家拿住？」

　　黃蓉知道女兒自小給自己嬌縱慣了，她便是明知錯了，也要強辭奪理的辯解，於是也不追問過去之事，說道：「放回來也就是了，幹麼又到城外去打架？」郭芙道：「媽，是你不好，只因為你說他們是好膿包的徒弟。」

　　黃蓉一怔，道：「我幾時說過了？」郭芙道：「我聽大武哥哥和小武哥哥說，適才霍都來下戰書，你叫他們擒他，反給點了穴道，你便怪他們膿包。」黃蓉歎了口氣，道：「藝不如人，那有什麼法子？『好膿包的徒弟』這句話，是霍都說的。」郭芙道：「那便是了，你不跟霍都爭辯，就是默認。他二兄弟憤憤不平，說啊說的，二人爭執起來，一個埋怨哥哥擒拿霍都時出手太慢，另一個說兄弟擋在身前，礙手礙腳。二人越吵越凶，終於拔劍動手。我說：『你們在襄陽城廝打架，給人瞧見了，卻成什麼樣子？再說爹爹身上負傷，你們氣惱了他，我永世也不會再向你哥兒倆瞧上一眼。』他們就說：『好，咱們到城外打去。』」

　　黃蓉沉吟片刻，恨恨的道：「眼前千頭萬緒，這些事我也理不了。他們愛鬧，由得他們鬧去罷。」郭芙摟著她脖子道：「媽，若是二人中間有了損傷，那怎生是好？」黃蓉怒道：「他們若是殺敵受傷，才要咱們牽掛。他們同胞手足，自己打自己，死了才是活該。」郭芙見母親神色嚴厲，與平時縱容自己的情狀大異，不敢多說，掩面奔出。

　　這時天將黎明，窗上已現白色。黃蓉獨處室中，雖然惱怒武氏兄弟，但從小養育他們長大，總是懸念，想起來日大難，不禁掉下淚來，又記著郭靖的傷勢，於是到他房中探望。

　　只見郭靖盤膝坐在床上靜靜運功，臉色雖然蒼白，氣息卻甚調勻，知道只要休養數日，便能全愈，當此情景，不禁想起少年時兩人同在臨安府牛家材密室療傷的往事。

　　郭靖緩緩睜開眼來，見妻子臉有淚痕，嘴角邊卻帶著微笑，說道：「蓉兒，你知道我的傷勢不礙事，又何必擔心？倒是你須得好好休息要緊。」黃蓉笑道：「是了。這幾天腹中動得厲害，你的郭破虜還是郭襄，就要見爹爹啦。」她怕郭靖擔心，於是霍都下戰書與武氏兄弟出城之事自是絕口不提。郭請道：「你叫二武加緊巡視守城，敵人知我受傷，只怕乘機前來襲擊。」黃蓉點頭答應。郭靖又道：「過兒的傷勢怎樣啦？」

　　黃蓉還未回答，只聽得房外腳步聲響，楊過的聲音接口道：「郭伯伯，我只是外傷，服了郭伯母的九花玉露丸，全不當他一回事。」說著推門進來，說道：「我已到城頭上去瞧了一周，眾弟兄都是鬥志高提，只是武家兄弟……」黃蓉一聲咳嗽，向他使個眼色，楊過當即會意，說道：「武家兄弟說，你為他們身受重傷，敵人若是來襲，必當死戰，方能報答你老人家的恩德。」郭靖歎道：「經此一役，他兄弟倆也該長了一智，別把天下事瞧得太過容易了。」楊過道：「郭伯母，姑姑沒跟你在一起麼？」黃蓉道：「我跟她說了一會子話，想是她回去睡啦。自你受傷之後，她還沒合過眼呢。」

　　楊過「嗯」了一聲，心想她與黃蓉說話之後，必來告知，只是她回來時，恰好自己到城頭巡視去了。原來他初進襄陽，一心一意要刺殺郭靖夫婦，但一經共處數日，見他二人赤心為國，事事奮不顧身，已是大為感動，待在蒙古營中一戰，郭靖捨命救護自己，這才死心塌地的將殺他之心盡數拋卻，反過來決意竭力以報。他自知再過七日，情花之毒便發，索性一切置之度外，在這七日之中做一兩件好事，也不枉了一世為人。他也料得到郭靖既受重傷，敵軍必乘虛來攻，是以力氣稍復，即到城頭察看防務。

　　這時牽記著小龍女，正要去尋她，忽聽十餘丈外屋頂上一人縱聲長笑，跟著錚錚兩聲大響，金鐵交鳴，正是金輪法王到了。

　　郭靖臉色微變，順手一拉黃蓉，想將她藏於自己身後。黃蓉低聲道：「靖哥哥，襄陽城要緊，還是你我的情愛要緊？是你身子要緊，還是我的身子要緊？」

　　郭靖放開了黃蓉的手，說道：「對，國事為重！」黃蓉取出竹棒，攔在門口，心想自己適才與小龍女所說的那番話，她尚未轉告楊過，不知他要出手禦敵，還是要乘人之危，既報私仇、又取解藥？此人心性浮動，善惡難知，如真反戈相向，那便大事去矣，是以雖然橫棒守在門口，眼光卻望著楊過。

　　郭靖夫婦適才短短對答的兩句話，聽在楊過耳中，卻宛如轟天霹靂般驚心動魄。他決意相助郭靖，也只是為他大仁大義所感，還是一死以報知己的想法，此時突聽到「國事為重」四字，又記起郭靖日前在襄陽城外所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幾句話，心胸間陡然開朗，眼見他夫妻倆相互情義深重，然而臨到危難之際，處處以國為先，自己卻念念不忘父仇私怨、念念不忘與小龍女兩人的情愛，幾時有一分想到國家大事？有一分想到天下百姓的疾苦？相形之下，真是卑鄙極了。

　　霎時之間，幼時黃蓉在桃花島上教他讀書，那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語句，在腦海間變得清晰異常，不由得又是汗顏無地，又是志氣高昂。眼見強敵來襲，生死存亡繫乎一線，許多平時從來沒想到、從來不理會的念頭，這時突然間領悟得透徹無比。他心志一高，似乎全身都高大起來，臉上神采煥發，宛似換了一個人一般。

　　他心中所轉念頭雖多，其實只是一瞬間之事。黃蓉見他臉色自迷惘而羞愧，自激動而凝定，卻不知他所思何事，忽聽他低聲道：「你放心！」一聲清嘯，拔出君子劍搶到門口。

　　金輪法王雙手各執一輪，站在屋頂邊上，笑道：「楊兄弟，你東歪西倒，朝三暮四，成了反覆小人，這滋味可好得很啊？」

　　若在昔日，楊過聽了此言定然大怒，但此時他思路澄澈，心境清明，暗道：「你這話說得不錯，時至今日，我心意方堅。此後活到一百歲也好，再活一個時辰也好，我是永遠不會反覆的了。」笑道：「法王，你這話挺對，不知怎地鬼迷上了身，我竟助著郭靖逃了回來。他一到襄陽，便不知藏身何處，我再也找他不到了，正自後悔煩惱。你可知他在那□麼？」說著躍上屋頂，站在他身前數尺之地。

　　法王斜眼相睨，心想這小子詭計多端，不知此言是真是假，笑道：「若是找到了他，那便怎地？」楊過道：「我提手便是一劍。」法王道：「哼，你敢刺他？」楊過道：「誰說刺他？」法王愕然道：「那你刺誰？」

　　嗤的一響，君子劍勢挾勁風，向他左脅刺去，楊過同時笑道：「自然刺你！」他在笑談之中陡然刺出一劍，招數固極凌厲，又是出其不意的近身突襲，法王只要武功稍差，若與尼摩星、瀟湘子等人相仿，這一劍已自送了他的性命，總算他變招迅捷，危急中運勁左臂，向外疾掠，擋開了劍鋒。但君子劍何等銳利，他手臂上還是給劍刃劃了一道長長口子，深入近寸，鮮血長流。

　　法王雖知楊過狡黠，卻也萬料不到他竟會此時突然出招，以致一入襄陽便即受傷，折了銳氣，不由得心中大怒，右手金輪呼呼兩響，連攻兩招，同時左手銀輪也遞了過去。楊過一步不退，敵來三招，他也還了三劍，笑道：「我在蒙古軍中受你金輪之傷，此刻才還得一劍。我這劍上有些古怪，你知不知道？」法王銀輪連連搶攻，忍不住問道：「什麼古怪？」楊過笑道：「這古怪須怪不得我。」法王道：「花言巧語，無恥狡童！什麼怪不得你？」楊過洋洋得意，說道：「我這劍從絕情谷中得來。公孫止擅用毒藥，日後你若僥倖中毒不死，那便去找他算帳罷。」

　　法王暗暗吃驚，心想莫非那公孫老兒在劍鋒上□了毒藥？驚疑不定，出招稍緩。其實劍上何嘗有毒？楊過想起黃蓉以熱茶嚇倒霍都，自知武功不是法王敵手，於是乘機以言語擾敵心神，眼見一言生效，當下凝神守禦，得空便還一招，總要使他緩不出手來裹傷。法王左臂傷勢雖不甚重，但血流不止，便算劍上無毒，時候一長，力氣也必大減，心想眼前情勢，利在速戰，於是催動雙輪，急攻猛打。

　　楊過知他心意，揮動長劍，守得嚴密異常。法王雙輪上的勁力越來越大，猛地□金輪上擊，銀輪橫掃，楊過眼見抵擋不住，當即縱躍逃開。法王撕下衣襟待要裹傷，楊過卻又挺劍急刺。如此來回數次，法王計上心來，待他遠躍避開之際，自己同時後躍，跟著銀輪擲出，教楊過不得不再向後退，如此兩人之間相距遠了，待得楊過再度攻上，他已乘這瞬息之間，將撕下的衣襟在左臂上一繞，包住了傷處，又覺傷口金是疼痛，並無麻□之感，看來劍上有毒多半是假，心中為之一寬。

　　就在此時，只聽得東南角上乒乒乓乓之聲大作，兵刃相互撞擊。楊過放眼望去，見小龍女手舞長劍，正自力戰瀟湘子與尼摩星兩人。瀟湘子的哭喪棒在蒙古戰陣中被楊過奪去，楊過昏迷中早不知拋在何處？此刻他手中又持一棒，形狀與先前所使的一模一樣，只不知甚中是否藏有毒砂。楊過心想郭靖夫婦就在下面房中，若被法王發覺，為禍不小，該當將他引得越遠越好，但此事必須不露絲毫痕跡，否則弄巧反拙，叫道：「姑姑莫慌，我來助你！」幾個縱躍，搶到尼摩星身後，挺劍向他刺去。

　　法王中了楊過暗算，自是極為惱怒，但想此行的主旨是刺殺郭靖，這狡童一劍之仇日後再報不遲，於是縱聲大叫：「郭靖郭大俠，老衲來訪，你怎地不見客人？」他叫了幾聲，四下無人答應，只西北方傳來一陣陣吆喝呼鬥，正是他兩個弟子達爾巴和霍都在圍攻朱子柳。眼見楊過、小龍女與瀟湘子、尼摩星一時勝敗難分，屋下人聲漸雜，卻是守城的兵將得知有人來襲，紛紛趕來捉拿奸細。法王心想這些軍士不會高來高去，自是奈何不了自己，但人手一多，終是礙手礙腳，於是又高聲叫道：「郭靖啊郭靖，枉為你一世英名，何以今日竟做了縮頭烏龜？」

　　他連聲叫陣，要激郭靖出來，到後來越罵越厲害，始終不見郭靖影蹤，心想：「襄陽數萬戶人家，怎知他躲在何處？此人甘心受辱，一等養好了傷，再要殺他便難了。」微一沉吟，毒計登生，當即躍下屋頂，尋到後院的柴草堆，取出火刀火石，縱起火來，東躍西竄，連點了四五處火頭，才回到屋頂，心想火勢一大，不怕你不從屋□出來。

　　楊過雖與瀟湘子二人接戰，但眼光時時望向法王，突見他縱火燒屋，郭靖居室南北兩處都冒上了煙□，心中一驚，險些給尼摩星的鐵蛇掃中胸口，急忙縮胸避開。若非尼摩星先一日給郭靖打斷肋骨，此番為了爭功才拚命前來，這一記毒招楊過非受重傷不可。楊過暗叫：「好險！」又想：「郭伯伯受傷沉重，郭伯母臨盆在即，這番大火一起，兩人若不出屋，必受火困，但如逃出屋來，正是撞見金輪賊禿。」當下顧不得小龍女以一人而敵兩大高手，向瀟湘子急刺兩劍，躍下屋頂，冒煙突火，來尋郭靖夫婦。

　　只見黃蓉坐在郭靖床邊，窗中一陣陣濃煙衝了進來。郭靖閉目運功，黃蓉雙眉微蹙，臉上卻是神色自若，見楊過進來，只微微一笑。楊過見二人毫不驚慌，心下略定，一轉念間，已想到一計，低聲道：「我去引開敵人，你快扶郭伯伯去安穩所在暫避。」說著伸手輕輕揭下郭靖頭頂帽子，越窗而出。

　　黃蓉一怔，不知他搗什麼鬼，眼見煙火漸漸逼近，伸手扶住郭靖，說道：「咱們換個地方。」手上剛欲用勁，突然間腹中一陣劇痛，不由得「哎唷」一聲，又坐回床邊，心中大恨：「小鬼頭兒，不遲不早，偏要在這當口出世，那不是存心來害爹娘的性命？」她產期本來尚有數日，只因連日驚動胎息，竟催得孩子提前出生了。

　　楊過一出窗口，但見四下□兵卒高聲叫嚷，有的提桶救火，有的向屋頂放箭，有的在地下揮動兵刃、雙腳亂跳的喝罵。他躍向一名灰衣小兵身後，伸手點了他穴道，將郭靖的帽子往他頭上一罩，隨即將他負在背上，提劍舞動劍花，躍上屋頂。

　　此時瀟湘子、尼摩星雙戰小龍女，達爾巴、霍都合鬥朱子柳，均已大佔上風。金輪法王卻將兩個輪子逼住了郭芙，雙輪利口不住在她臉邊劃來劃去，相距不過數寸，只是喝問她父母的所在。郭芙頭髮散亂，手中長劍的劍頭已被金輪砸斷，兀自咬緊牙關惡鬥，對法王的問話宛似不聞，心中惱怒異常：「大武小武若不去自相殘殺，此時我們三人聯手，何懼這個賊禿？」忍不住脫口而出：「好，你們兩個只管爭去，不論是誰勝了，回來只見到我的□首罷啦！」法王奇道：「你說什麼？郭靖到底是在那□？」

　　他正在等郭芙回答，突見楊過負著一人向西北方急逃，他背上那人一動也不動，自是郭靖，當即撇下郭芙，發腳追去。瀟湘子、尼摩星、達爾巴、霍都四人見到，也都拋下對手，隨後趕去。朱子柳不敢怠慢，追去助楊過護衛郭靖。

　　楊過上屋之時，奔過小龍女身旁，向她使個眼色，微微一笑，神氣甚是詭異。小龍女知他又在行詐，只是猜不透他安排下什麼計策，眼見敵人勢大，甚是放心不下，便要一同追去相助，忽聽得屋下「哇哇」幾聲，傳出嬰兒啼哭之聲。郭芙喜道：「媽媽生了弟弟啦！」一躍下地。小龍女好奇心起，又想楊過智計多端，這一笑之中似是顯佔上風，且去瞧瞧黃蓉的孩兒再說，於是跟著進屋。

　　金輪法王提氣急追，距楊過越來越近，心下大喜，暗想：「這一次瞧你還能逃出我的手掌？」見他背負那人頭上帽子正是郭靖昨日所戴，自是郭靖無疑。

　　楊過所學的古墓派輕功可說天下無雙，雖然背上負人，但想到多走一步，郭伯伯便離危險遠一步。他沒命價狂奔，法王一時倒也追他不上。楊過在屋頂奔馳一陣，聽得背後腳步聲漸近，於是躍下地來，在小巷中東鑽西躲，大兜圈子，竟與法王捉起迷藏來。

　　楊過的輕功雖然稍勝法王一籌，畢竟背上負了人，若在平原曠野之間，早給趕上，但他盡揀陰暗曲折的里巷東躲西藏，法王始終追他不上。兩人兜得幾個圈子，瀟湘子、尼摩星與朱子柳三人也已先後到來。

　　法王向尼摩星道：「尼摩兄，你守在這巷口，我進去趕那兔崽子出來。」尼摩星怪眼一翻，喝道：「我幹麼要聽你號令？」法王心想這天竺矮子不可理喻，躍上牆頭，放眼四望，只見楊過負著郭靖正縮在牆角喘氣。他心下大喜，悄悄從牆頭掩近，正要躍下擒拿，楊過突然大叫一聲，跳起身來，鑽入了煙霧之中，登時失了影蹤。

　　法王縱火本是要逼郭靖逃出，但這時到處煙□瀰漫，反而不易找人了，正自東張西望，忽聽達爾巴大叫：「在這□啦！」法王尋聲跟去，只見達爾巴揮動黃金杵，正與楊過相鬥。法王縱身而前，先截住了楊過的退路。楊過向前疾衝，一晃身便閃到了達爾巴身旁。便在此時，法王銀輪已然擲出。

　　銀輪來勢如風，楊過不及閃避，嗤的一聲，已掠過郭靖肩頭，在他背上深深劃了一道口子。法王大喜，叫道：「著！」那知楊過不理郭靖死活，仍是放步急奔。

　　楊過衝出巷頭，只聽一個陰森森的聲音說道：「小子，投降了罷！」正是瀟湘子手執□棒，攔在巷口。此時楊過前無退路，後有追兵，抬頭一望，牆頭上黑漆一團，卻是尼摩星站著。楊過縱身跳上牆頭，尼摩星怪蛇當頭擊下，要逼他回入巷中。楊過心想拖延已久，郭靖與黃蓉此時定已脫險，反手抓起背上那小兵往屍摩星手中一送，叫道：「郭靖給你！」

　　尼摩星驚喜交集，只道楊過反反覆覆，突又倒戈投降，卻將一件大功勞送到自己手中，當即伸手抱住。楊過飛腳狠踢，正中他臀部，將他踢下牆頭。尼摩星大聲歡叫：「我捉到了郭靖的，我是蒙古國第一大勇士的！」瀟湘子和達爾巴焉肯讓他獨佔功勞，前來爭奪。三人分別拉住那小兵的手足用力拉扯，三人全是力大異常，只這麼一扯，將那小兵拉成了三截。他頭上帽子落下，三人看清楚原來不是郭靖，登時呆在當地，半晌做聲不得。

　　法王見楊過撇下郭靖而逃，早知其必有蹊蹺，並不上前爭奪，見三人突然呆住，哼了一聲，罵道：「呆鳥！」逕自又去追趕楊過，心想今日便拿不到郭靖，只要殺了這反覆奸詐的小子，也就不枉了來襄陽一遭。

　　但此時楊過已逃得不知去向，卻又往何處追尋？法王微一沉吟，已自想到：「楊過這兔崽子背了個假郭靖，費這麼大的力氣奔逃，自是要引得我瞎追一場。郭靖卻必在我先前縱火之處附近。他既使奸計，我也便將計就計，引他過來。」當下逕往火頭最盛處奔去。

　　楊過躲在一家人家的屋簷下察看動靜，見法王又迅速奔回郭靖的住所。他不知郭靖是否已然逃遠，心中掛慮，於是悄悄跟隨。只見法王奔到那大屋附近，向下躍落，叫道：「好郭靖，原來你在此處，快跟老和尚走罷！」楊過大驚，正要跟著躍下，只聽得乒乒乓乓的兵刃相交，又聽法王大喝：「郭靖，快快投降罷！」跟著金鐵撞擊之聲連續不絕。楊過眼珠子一滾，暗笑：「臭賊禿，險些上了你的鬼當，可笑你弄巧成拙，假裝什麼兵器撞擊。郭伯伯傷成這個樣子，怎能用兵刃跟你過招？又怎能如此乒乒乓乓的打個不休？你想騙我出來，我偏躲在這兒瞧你搗鬼。」

　　忽聽得法王大聲叫道：「楊過，這次你總死了罷！」楊過一奇：「什麼這次我死了？」隨即會意：「他引不出我，便想引得郭伯伯衝出來救我。」只聽法王哈哈笑道：「楊過啊楊過，你今日將小命送在我手□，也算是活該。」

　　他一言方畢，突然煙霧中白影幌動，一個少女竄了出來，挺劍向法王撲去。楊過叫道：「姑姑，我在這兒！」但法王已揮動輪子將小龍女截住。原來法王大叫大嚷，顯得楊過遭逢危難，小龍女聽到後情切關心，衝出來動手。楊過仗劍上前，和小龍女相對一笑，使出「玉女素心劍法」，將法王裹在劍光之中，法王暗暗叫苦：「這番惹禍上身，卻教他二人雙劍合璧。」四下□熱氣蒸騰，火柱煙梁，紛紛跌落。

　　法王奮力揮輪擋開兩人雙劍，急往西北角上退卻。楊過叫道：「今日不容他再逃，務須誅了這個禍根。」長劍顫動，身隨劍起，刺向法王后心。

　　法王自上次在「玉女素心劍法」下鍛羽，潛心思索，鑽研出一套對付這劍法的武功，只是想對方雙劍合璧，奧妙無方，兩人心靈合一，成為一個四腿四臂的武學高手，是否真能破解，殊無把握，此時形勢危急，顧不得自己這套「五輪大轉」尚有許多漏洞，只得一試，於是探手懷中，嗆啷啷一陣響亮，空中飛起三隻輪子，手中卻仍是各握一輪。這金銀銅鐵鉛五輪輕重不同，大小有異，他隨接隨擲，輪子出來時忽正忽歪。

　　楊過與小龍女登感眼花撩亂，心下暗驚。楊過向左刺出兩劍，身往右靠，小龍女立時會意，手中淑女劍向右連刺，腳步順勢移動，往楊過身側靠近。兩人見敵招太怪，不敢即攻，要先守緊門戶，瞧清楚敵人招術的路子，再謀反擊。

　　法王五輪運轉如飛，但見兩人劍氣縱橫，結成一道光網，五輪合起來的威力雖強，卻攻不進劍光之中，暗歎：「瞧我這五輪齊施，還是奈何不了兩個小鬼的雙劍合璧。」正自氣餒，小龍女懷中突然「哇哇」兩聲，發出嬰兒的啼哭。這一來不但法王大吃一驚，連楊過是詫異無比，三人一呆之下，手下招數均自緩了。

　　小龍女左手在懷中輕拍，說道：「小寶寶莫哭，你瞧我打退老和尚。」那知嬰兒越哭越是厲害。楊過低聲道：「郭伯母的？」小龍女點點頭，向法王刺了一劍。

　　法王橫金輪擋住，他沒聽清楚楊過的問話，一時想不透小龍女懷抱一個嬰兒作甚，但想她身上多了累贅，劍法勢必威力大減，當下催動金輪，猛向小龍女攻擊。

　　楊過連出數劍，將他的攻勢接了過去，側頭問道：「郭伯伯、郭伯母都好麼？」小龍女道：「黃幫主扶住郭大爺從火窟中逃走……」噹的一響，她架開法王左手銅輪，又道：「當時情勢危急，大梁快摔下來啦，我在床上搶了這女孩兒……」楊過向法王右腿橫削一劍，解開了他推向小龍女的鉛輪，說道：「是女孩兒？」他想郭靖已生了一個女兒，這次該生男孩，那知又是一個女兒，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小龍女點頭道：「是女孩兒，你快接去……」說著左手伸到懷中，想把嬰兒取出交給楊過。

　　但嬰兒哭叫聲中，法王攻勢漸猛，三個輪子在頭頂呼呼轉動，俟機下擊，手中雙輪更是凌厲。楊過竭盡全力也只勉強擋住，那□還能緩手去接嬰兒？小龍女叫道：「你快抱了孩兒，騎汗血寶馬到……」當當兩響，法王雙輪攻得二人連遇凶險，小龍女一句話再也說不下去。這時他二人心中所想各自不同，玉女素心劍法的威力竟然施展不出。

　　楊過心想只有自己接過嬰兒，小龍女才不致分神失手，於是慢慢靠向她身旁。小龍女也正要將嬰兒交給楊過，二人心意合一，霎時間雙劍鋒芒徒長，法王被迫得退開兩步。小龍女左手將嬰兒送了過來，楊過正要伸手去接，□地黑影閃動，鐵輪斜飛而至，砸向嬰兒。小龍女怕嬰兒受傷，左手鬆開嬰兒，手掌翻起，往鐵輪上抓去。那鐵輪來勢威猛，輪子邊緣鋒利逾於刀刃，但小龍女手上帶著金絲手套，手掌與鐵輪相接，立即順勢向外一推，再以斜勁消去輪子急轉之勢，向上微托，抓了下來，正是四兩撥千斤的妙用。

　　就在此時，楊過已將嬰兒接過，見小龍女抓住鐵輪，叫了聲：「好！」法王這輪子若是向小龍女直砸，她原是抓之不住，只因準頭向著嬰兒，她才側拿得手。小龍女一拿到輪子，甚是高興，但臉上仍是冷冰冰地，驀地□學著法王的招式，舉起鐵輪往敵人砸去，要來一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法王又驚又愧，五輪既失其一，這「五輪大轉」登時破了。他索性收回兩輪，手中只□金銀二輪，橫砍直擊，威力又增。

　　楊過左手抱了孩子，道：「咱們先殺了這賊禿，其餘慢慢再說。」小龍女道：「好！」左手持鐵輪擋在胸口，與楊過雙劍齊攻。她手中多了一厲害武器，又少了嬰兒的拖累，本該威力倍增，豈知數招之下，與楊過的劍法格格不入，竟爾難以合璧。她越打越驚，不知何以如此。卻不知「玉女素心劍法」的妙詣，純在使劍者兩情歡悅，心中全無渣滓，此時雙劍之中多了一個鐵輪，就如一對情侶之間插進了第三者，波折橫生，如何再能意念相通？如何能化你心為我心？兩人一時之間均未悟到此節，又鬥數合，竟比兩人各自為戰尚要多了一番窒滯。小龍女大急，道：「今日鬥他不過了，你快抱嬰兒到絕情谷……」

　　楊過心念一動，已明白了她用意：此時若騎汗血寶馬出城，七日之內定能趕到絕情谷，他雖不能攜去郭靖、黃蓉的首級，但帶去了二人的女兒，對裘千尺說郭靖夫妻痛失愛女，定會找上絕情谷來，那時自可設法報仇。當此情境，裘千尺勢必心甘情願的交出半枚丹藥來。待得身上劇毒既解，可再奮力救此幼女出險。這緩兵之計，料想裘千尺不得不受。若在兩日之前，楊過對此舉自是毫不遲疑，但他此時對郭靖赤心為國之心欽佩已極，實不願為了自己而使他女兒遭遇凶險，這時奪他幼女送往絕情谷，無論如何是乘人之危，非大丈夫所當為，因此微一沉吟，便道：「姑姑，這不成！」

　　小龍女急道：「你……你……」她只說了兩個「你」字，嗤的一響，左肩衣服已被法王金輪劃破。楊過道：「如此作為，我怎對得起郭伯伯？有何面目使這手中之劍？」說著將君子劍一舉。他心意忽變，小龍女原不知情，她全心全意只求解救楊過身上之毒，聽他說既要對得起殺父仇人，又要做一個有德君子，不禁錯愕異常。二人所思既左，手上劍法更是難於相互呼應。法王乘勢踏上，手臂微曲，一起肘錘擊在楊過左肩。

　　楊過只覺半身一麻，抱著的嬰兒脫手落下。他三人在屋頂惡鬥，嬰兒一離楊過懷抱，逕往地下摔落。楊過與小龍女齊聲驚叫，想要躍落相救，那□還來得及？

　　法王聽了二人斷斷續續的對答，已知這嬰兒是郭靖、黃蓉之女，心想便拿不著郭靖，攜走他女兒為質，再逼他降服，豈不是奇功一件？眼見情勢危急，右手一揮，金輪飛出，剛好托在嬰兒的襁褓之下。

　　金輪離地五尺，平平飛去，將嬰兒托在輪上。三人齊從屋頂縱落，要去搶那輪子。楊過站得最近，眼見金輪越飛越低，不久便要落地，當即右足在地下一點，一個打滾，要墊身金輪之下，連輪和人一併抱住，使嬰兒不受半點損傷。突見一隻手臂從旁伸過，抓住了金輪，連著嬰兒抱了過去。那人隨即轉身便奔。

　　楊過翻身站起，法王與小龍女搶到他身邊。小龍女叫道：「是我師姊。」

　　楊過見那人身披淡黃道袍，右手執著拂塵，正是李莫愁的背影，不知如何，此人竟會在這當口來到襄陽，心想此人生性乖張，出手毒辣無比，這幼女落在她的手中，那□還會有什麼好下場？當下提氣疾追。

　　小龍女大叫：「師姊，師姊，這嬰兒大有牽連，你抱去作甚？」李莫愁並不回頭，遙遙答道：「我古墓派代代都是處女，你卻連孩子也生下了，好不識羞！」小龍女道：「不是我的孩兒啊。你快還我。」她連叫數聲，中氣一鬆，登時落後十餘丈。眼見李莫愁等三人向北而去，當即追了下去。

　　這時城中兵馬來去，到處是呼號喝令之聲，或督率救火，或搜捕奸細。小龍女一概不聞不見，堪堪奔到城牆邊，只見魯有腳領著一批丐幫的幫眾正在北門巡視，以防敵人乘著城中火起前來攻城，他一見小龍女，忙問：「龍姑娘，黃幫主與郭大俠安好罷？」小龍女不答他的問話，反問道：「可見到楊公子和金輪法王？可見到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魯有腳向城外一指，道：「三人都跳下城頭去了。」

　　小龍女一怔，心想城牆如是之高，武功再強跳下去也得折手斷腳，怎麼三人都跳下了？正待詢問，一瞥眼見一名丐幫弟子牽著郭靖的汗血寶馬正在刷毛，心中一凜：「過兒便算奪得嬰兒，若無這匹寶馬，怎能及時趕到絕情谷去？」一個箭步上前，拉住了馬□，轉頭向魯有腳道：「我有要事出城去，急需此馬一用。」

　　魯有腳只記掛著黃蓉與郭靖二人，又問：「黃幫主與郭大俠可安好嗎？」小龍女翻身上馬，道：「他二人安好。黃幫主剛生的嬰兒卻給那女人搶了去，我非去奪回不可。」魯有腳一驚，忙喝令開城。

　　城門只開數尺，吊橋尚未放落，小龍女已縱馬出城。汗血寶馬神駿非凡，後腿一撐，已如騰雲駕霧般躍過了護城河。城頭眾兵將見了，齊聲喝采。

　　小龍女出得城來，只見兩名軍士血肉模糊的死在城牆角下，另有一匹戰馬也摔得腿斷頭裂，放眼遠望，但見蒼蒼群山，莽莽平野，怎知這三人到了何處。她愁急無計，拍著寶馬的頸道：「馬兒啊馬兒，我是去救你幼主，快快帶我去罷！」那馬也不知是否真懂她的言語，昂頭長嘶，放開四蹄，潑刺刺往東北方奔去。

　　原來楊過與法王追趕李莫愁，直追上了城頭，均想城牆極高，她已無退路，必可就此截住。那知李莫愁一上城頭，順手抓過一名軍士，便往城下擲去，跟著向下跳落。待那軍士與地面將觸未觸之際，她左足在軍士背上一點，已將下落的急勢消去，身子向前縱出，輕飄飄的著地，竟連懷中的嬰兒亦未震動，那軍士卻已頸折骨斷，哼都沒哼一聲，已然斃命。

　　法王暗罵：「好厲害的女人！」依樣葫蘆，也擲了一名軍士下城，跟著躍落。

　　楊過要以旁人來作自己的墊腳石，實是有所不忍，眼見時機緊迫，心念一動，發掌將一匹戰馬推出城頭，不待戰馬落地，飛身躍在馬背，那馬摔得骨骼粉碎，他卻安然躍下，跟在法王之後追去。他先一日在蒙古軍營中大戰，被法王的輪子割傷兩處，雖無大礙，但流血甚多，身子疲軟，這日又苦戰多時，實已支撐不住，然想到郭靖的幼女不論落在李莫愁或法王手中都是凶多吉少，雖覺心跳漸劇，還是仗劍急追。

　　這三人本來腳程均快，但李莫愁手中多了一嬰兒，法王臂受劍傷，劍上到底是否有毒畢竟捉摸不準，時時擔心創口毒發，不敢發力，因此每人奔跑都己不及往時迅捷，待得奔出數里，襄陽城早已遠遠拋在背後，三人仍是分別相距十餘丈，法王追不上李莫愁，楊過也追不上法王。

　　李莫愁再奔得一陣，見前面丘陵起伏，再行數里便入叢山，於是加快腳步，只要入了山谷，便易於隱蔽脫身。她雖聽小龍女說這不是她的孩子，但見楊過捨命死追，料來定是他與小龍女的孽種無疑，只要挾持嬰兒在手，不怕她不拿師門秘傳「玉女心經」來換。

　　三人漸奔漸高，四下□樹木深密，山道崎嶇。法王心想再不截住，只怕被她藏入叢林幽峽之內，那就難以找尋。他從未與李莫愁動過手，但見她輕功了得，實是個勁敵，自己五輪已失其二，原不想飛輪出手，但見情勢緊迫，不能再行猶豫遷延，於是大聲喝道：「兀那婆娘，快放下孩兒，饒你性命，再不聽話，可莫怪大和尚無情了。」李莫愁格格嬌笑，腳下卻更加快了。法王右臂揮動，呼呼風響，銀輪捲成一道白虹，向她身後襲到。

　　李莫愁聽得敵輪來勢凌厲，不敢置之不理，只得轉身揮動拂塵，待要往輪上拂去，驀見輪子急轉，銀光刺眼，拂塵若是搭上了只怕立即便斷，於是斜身閃躍，避開了輪子的正擊。法王搶上兩步，銅輪出手，這一次先向外飛，再以收勢向□回砸。李莫愁仍是不敢硬接，倒退三步，織腰一折，以上乘輕功避了開去。但這麼一進一退，與法王相距已不逾三丈。法王左手接過銀輪，右手鉛輪向她左肩砸下。

　　李莫愁拂塵斜揮，化作萬點金針，往法王眼中灑將下來。法王鉛輪上拋，擋開了她這一招，右手接住回飛而至的銅輪，雙手互交，銀銅兩輪碰撞，噹的一響，只震得山谷間回聲不絕，這時左手的銀輪已交在右手，右手的銅輪已交在左手，雙輪移位之際，殺著齊施。李莫愁斗逢大敵，精神為之一振，想不到這高瘦和尚膂力固然沉厚，出招尤是迅捷，當下展開生平所學，奮力應戰。

　　兩人甫拆數招，楊過已然趕到，他站在圈外數丈之地旁觀，一面調勻呼吸，俟機搶奪嬰兒。只見二人越鬥越快，三輪飛舞之中，一柄拂塵上下翻騰。

　　說到武功內力，法王均勝一籌，何況李莫愁手中又抱著一個嬰兒，按理不到百招，她已非敗不可。那知她初時護著嬰兒，生怕受法王利輪傷害，但每見輪子臨近嬰兒身子，他反而急速收招，微一沉吟，已然省悟：「這賊禿要搶孩子，自是不願傷她性命。」以她狠毒的心性，自然不顧旁人死活，既看破了法王的心思，每當他疾施殺著，自己不易抵擋之時，便即舉嬰兒護住要害。這樣一來，嬰兒非但不是累贅，反成為一面威力極大的盾牌，只須舉起嬰兒一擋，法王再凶再狠的絕招也即收回。

　　法王連攻數輪，都被李莫愁以嬰兒擋開，楊過瞧得心中大急，二人中那一個只要手上勁力稍大了半分，如何不送了嬰兒的小命？正想上前搶奪，只見法王右手銀輪□地自外向內回砸，左手銅輪跟著平推出去，這一來，兩輪勢成環抱，將李莫愁圍在雙臂之間，李莫愁臉上微微一紅，啐了一口，暗罵賊禿這一招不合出家人的莊嚴身份，當下拂塵後揮，架開銀輪，左手舉嬰兒護在胸前。法王當雙手環抱之時，早已算就了後著，左手鬆指，銅輪突然向上斜飛，砸向她的面門。

　　這輪子和她相距不過尺許，忽地飛出，來勢又勁急異常，實是不易招架，總算李莫愁一生縱橫江湖，大小數百戰，臨敵經歷實比法王豐富得多，危急中身子向後一仰，雙腳牢牢釘在地下，拂塵卻還攻敵肩。法王右肩疾縮，拂塵掠肩而過，仍有幾根帚絲拂中了肩頭。他左掌既空，順勢在李莫愁左臂上斬落。李莫愁手臂登時酸麻無力，低呼一聲：「啊喲！」縱身躍起，但覺手中已空，嬰兒已被法王搶去。

　　法王正自大喜，突聽得身旁風響，楊過和身撲上，已奪過了嬰兒，在地下一個打滾，長劍舞成一道光網，護住身後，跟著翻身站起，長劍一招「順水推舟」，阻住兩個敵人近身。原來他見嬰兒入了法王之手，心知只要遲得片刻，再要搶回那便千難萬難，乘著他抱持未穩之際，不顧性命的撲上，一舉奏功。嬰兒在三人手中輪轉，只一瞬間之事。

　　李莫愁喝采：「小楊過，這一手耍得可俊！」法王大怒，雙輪一擊，聲若龍吟，悠悠不絕，左手袍袖揮處，右手輪子向楊過遞出。楊過長劍虛刺，轉身欲逃，忽聽得身後風響，卻是李莫愁揮拂塵擋住了去路，笑道：「楊過別走！且鬥鬥這大和尚再說。」楊過眼見法王的銅輪已遞到身前不逾尺，只得還劍招架。

　　二人連日鏖戰，於對方功力招數，都是心中明明白白，一出手均是以快打快，但見二人身形幌動，三道白光上下飛舞，轉瞬間拆了二十餘招。李莫愁暗暗驚異：「怎地相隔並無多日，這小子武功已練到了如此地步？」

　　其實楊過武功固然頗有長進，一半也因自知性命不久，為了報答郭靖養育之恩，決意死拚，遇到險招之時常不自救，卻以險招還險招，逼得法王只好變招。然楊過不顧自己性命，卻須顧到嬰兒的安全，那肯如李莫愁這般以嬰兒掩蔽自己要害？雖見法王與李莫愁相鬥之時招數避開嬰兒，但想到這是郭靖之女，實是半點不敢冒險大意，只因處處護著嬰兒，時刻稍長，便被法王逼得險象環生。

　　法王見李莫愁不顧嬰兒，招數便盡力避開嬰兒身子，但見楊過唯恐傷害於她，兩個輪子便攻向嬰兒的多而攻向他本人的反少。這一來，楊過更是手忙腳亂，抵擋不住，大聲叫道：「李師伯，你快助我打退禿賊，別的慢慢再說不遲。」

　　法王向李莫愁望了一眼，見她□立微笑，竟是隔山觀虎鬥，兩不相助，心中大惑不解：「小龍女也叫他師姊，這女人的確是他師伯，何以又不出手相助？其中必有詭計？須得盡快傷了這小子，搶過嬰兒。」當下手上加勁，更逼得楊過左支右絀，難以招架。

　　李莫愁知道法王不會傷害嬰兒，不管楊過如何大叫求助，只是不理，雙手負在背後，意態甚是□適。

　　又鬥一陣，楊過胸口隱隱生疼，知道自己內力不及對方，如此蠻打實是無法持久，多時不聽到嬰兒哭泣，只怕有失，百忙中低頭向嬰兒望了一眼，只見她一張小臉眉清目秀，模樣甚是嬌美，正睜著兩隻黑漆漆的眼珠凝視自己。楊過素來與郭芙不睦，但對懷中這個幼女心頭忽起異樣之感：「我此刻為她死拚，若是天幸救得她性命，七日之後我便死了，日後她長到她姊姊那般年紀，不知可會記得我否？」激情衝動之下，心頭一酸，險些掉下淚來。

　　李莫愁在旁眼見他勢窮力竭，轉瞬間便要喪於雙輪之下，要待上前相助，但隨即想到：「這小子武功大進，正好假手和尚除他，否則日後便不可複製。」於是仍然袖手不動。

　　三人中法王武功最強，李莫愁最毒，但論到詭計多端，卻推楊過。他一陣傷心過了，隨即籌思脫身之策，心想：「郭伯母當年講三國故事，說道其時曹魏最強，蜀漢抗曹，須聯孫權。」李莫愁既不肯相助自己，只有自己去助李莫愁了，當下刷刷兩劍，擋住了法王，疾退兩步，突將嬰兒遞給李莫愁，說道：「給你！」

　　這一著大出李莫愁意料之外，一時不明他的用意，順手將嬰兒接過。楊過叫道：「師伯，快抱了孩子逃走，讓我擋住賊禿！」奮力刺出兩劍，教法王欺不近身來。李莫愁心道：「原來他想我總還顧念師門之誼，不致傷了孩子，危急中遞了給我，那真是再妙不過。」她那想到這是楊過嫁禍的惡計，剛提步要走，法王回過手臂，銀輪砸出，竟是捨卻楊過，擊向她後心。這一招來得好快，她身形甫動，銀輪已如影隨形的擊到。李莫愁無奈，只得回過拂塵擋架。

　　楊過見計已售，登時鬆了一口氣，他顧念嬰兒，卻不肯如李莫愁般袖手旁觀，以待二人鬥個兩敗俱傷，才出來收漁人之利，呼吸稍一調勻，立即提劍攻向法王。

　　這時紅日中天，密林中仍有片片陽光透射進來，楊過精神一振，長劍更是使得得心應手，只聽得噹的一響，銅輪被君子劍削去了一片。法王暗暗心驚，出招卻越見凌厲。楊過斗地心生一計，叫道：「李師伯，你小心和尚這個輪子，被我削破的口子上染有劇毒，莫給他掃上了。」李莫愁問道：「為什麼？」楊過道：「我這劍上所□毒藥甚是厲害！」

　　適才法王被楊過長劍刺傷，一直在擔心劍上有毒，但久戰之後，傷口上並無異感，也就放心，此時聽他一提，不由得心中一震：「公孫止為人險詐，只怕劍上果然有毒。」想到此處，登時氣便餒了。

　　李莫愁拂塵猛地揮出，叫道：「過兒，用毒劍刺這和尚。」伸手一揚，似有暗器射出。法王舞輪護住胸前，李莫愁這一下卻是虛張聲勢，她見法王如此武功，料想冰魄銀針也射他不中，只阻得他一阻，已脫出雙輪威力的籠罩。

　　金輪法王雖然疑心楊過劍上有毒，但傷口既不麻□，亦不腫脹，實不願就此番徒勞往返，落得個負傷而歸，見李莫愁逃走，立即拔步急追。

　　楊過心想如此打打追追，不知如何了局，令這初生嬰兒在曠野中經受風寒，便算救回，只怕也難以養活，只有合二人之力先將法王擊退，再籌良策，大聲叫道：「李師伯，不用走啦！這賊禿身中劇毒，活不多久了。」叫聲甫畢，只見李莫愁向前急竄，鑽進了山邊的一個洞中。

　　法王一呆，不敢便即闖入。楊過不知李莫愁搶那嬰兒何用，生怕她忽下毒手，他早已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當即長劍護胸，衝了進去，眼見銀光閃動，當即揮劍將三枚冰魄銀針打落，叫道：「李師伯，是我！」洞中黑漆一團，但他雙目能暗中見物，見李莫愁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又扣著幾枚銀針，他為顯得並無敵意，轉身向外，說道：「咱們聯手先退賊禿。」仗劍守在洞口。

　　法王料想二人一時不敢衝出，於是盤膝坐在洞前，解開衣衫，檢視傷口，見劍傷處血色殷紅，殊無中毒之象，伸手按去，傷口微微疼痛，再潛運內功一轉，四肢百骸沒半分窒滯，心中又喜又怒，喜的是楊過劍上無毒，怒的是竟爾受了這小子之騙，白白擔心半日。瞧那山洞時，見洞口長草掩映，入口處僅容一人，自己身軀高大，若是貿然衝入，轉折不便，只怕受了洞內兩人的暗算。

　　一時正無善策，忽聽得山坡後一人怪聲叫道：「大和尚，你在這□幹麼？」語聲正是天竺矮子尼摩星。法王仍是瞧定洞口，說道：「三隻兔兒鑽進了洞□，我要趕他們出來。」

　　尼摩星在襄陽城混鬧一場，無功而退，在回歸軍營途中，遠遠望見法王的銀銅鉛三輪在空中飛旋，知他正與人動手，於是認明了方向過來，見法王全神貫注瞧著著山洞，心中一喜，問道：「郭靖逃進了洞□麼？」法王哼了一聲，說道：「一雙雄兔，一隻雌兔，還有只小兔。」尼摩星更是歡喜，道：「啊，除了郭靖夫婦，還有楊過小子的。」法王由得他自說自話，不予理睬，四下一瞧，已有計較，伸手拾些枯枝枯草堆在洞口，打火點燃。是時西南風正勁，一陣陣濃煙立時往洞中湧入。

　　當法王堆積枯柴之時，楊過已知其計，對李莫愁低聲道：「我去瞧瞧這山洞是否另有出口。」於是向內走去，走了七八丈，山洞已到盡頭，回過頭來低聲道：「李師伯，他們用煙薰，你說怎麼辦？」李莫愁心想硬衝決計擺脫不了法王，躲在這□自然亦非了局，當真不濟之時，只有丟下嬰兒獨自脫身，這和尚和自己無冤無仇，他志在嬰兒，那時自也不會苦纏，因此並不驚慌，只是微微冷笑。

　　過不多時，山洞中濃煙越進越多，楊李二人閉住呼吸，一時尚可無礙，那嬰兒卻又哭又咳。李莫愁冷笑道：「你心疼麼？」楊過懷抱著這女嬰一番捨生忘死的惡鬥，心中已對她生了憐惜之情，聽她哭得厲害，道：「讓我抱抱！」伸出雙手，走近兩步。李莫愁拂塵刷的一下，向他的手臂揮去，喝道：「別走近我！你不怕冰魄銀針嗎？」

　　楊過向後躍開，聽了「冰魄銀針」四字，忽地生出一個念頭，想起幼時與她初次相遇，只將銀針在手中握了片刻，即已身中劇毒，當下撕一片衣襟包住右手，走到洞口拾起李莫愁適才射他的三枚銀針，針尾向下，將銀針插入土中，只餘一寸針尖留在土外，再灑上少些沙土，掩住針尖的光亮。此時洞口堆滿了柴草，又是濃煙滿洞，他弓身插針法王與尼摩星全未瞧見。

　　楊過佈置已畢，退身回來，低聲道：「我已有退敵之計，你哄著孩子別哭。」於是大聲叫道：「好極了，山洞後面有出口，咱們快走！」聲音中充滿了歡喜之情。李莫愁一怔，還道山洞後面真有出路。楊過將口俯到她耳畔低聲說道：「假的，我要叫賊禿上當。」

　　法王與尼摩星聽得楊過這般歡叫，一愕之下，但聽得洞中寂然無聲，嬰兒的哭喊也漸漸隱去，那想得到是楊過以袍袖蓋在嬰兒臉上，只道他真的從洞後逸出。尼摩星不加細想，立即飛身繞到山坡之後去阻截。法王卻心思細密，凝神一聽，嬰兒的哭喊只是低沉細微，卻非漸漸遠去，知道又是楊過使詐，想騙他到山坡之後，便抱了孩子從洞口衝出，不禁暗暗冷笑：「這小小的調虎離山之計，也想在老和尚面前行使。」於是躲在洞側，提起銀銅兩輪，只待楊過出來。

　　楊過叫道：「李師伯，那賊禿走了，咱們並肩往外。」忽又低聲道：「咱們同時驚呼，誘他進洞。」李莫愁不明楊過要使何等詭計，但素知這小子極是狡猾，自己便曾吃過他不少大虧，他既然安排下妙策，諒必使得，好在嬰兒抱在自己手中，只要先驅退法王，不怕他不拿「玉女心經」來換孩子，於是點了點頭。

　　兩人齊聲大叫「啊喲！」楊過假裝受傷甚重，大聲呻吟，叫道：「你……你如何對我下此毒手？」隨即低聲道：「你裝作性命不保。」李莫愁怒道：「你……我今日……雖然死在你手□，卻教你這小賊……也活不成。」說到後來，語聲斷續，已是上氣不接下氣。

　　法王在洞口聽了大喜，心想這二人為了爭奪嬰兒，還未出洞，卻己自相殘殺起來，看來已鬥得兩敗俱傷。他生怕嬰兒連帶送命，那便不能挾制郭靖，當即撥開柴草，搶進洞去，只跨得兩步，突覺左腳底微微一痛。

　　他應變奇速，不待踏實，立即右足使勁，倒躍出洞，左足落地時小腿一麻，竟然險些摔倒。以他的深厚內功，即使給人連砍數刀，縱躍時也不致站立不穩，心念一轉之下，已知足底心被劇毒之物刺中，正要拉下鞋襪察看，尼摩星已從山坡轉回，叫道：「小子騙人的，山後出口沒有的，洞□郭靖和老婆還是的。」法王住手不再脫鞋，臉上不動聲色，說道：「你所料不錯，但洞內並無聲息，想來他們都給煙火薰得昏過去了。」

　　尼摩星大喜，心想這番生擒郭靖之功終於落在自己手上，他也不想法王何以不搶此功勞，舞動鐵蛇護住身前要害，從洞口直鑽出去。楊過這三枚銀針倒插在當路之處，不論來人步子大小如何，都非踏中一枚不可。尼摩星身矮步短，走得又快，右腳一腳踏中銀針，一痛之下未及縮步，左腳又踏上了另一枚針尖。天竺國天氣炎熱，國人向來赤足，尼摩星也不穿鞋，雖然腳底板練得厚如牛皮，但那冰魄銀針何等銳利，早已刺入寸許。他生性勇悍，小小受傷毫不在意，揮鐵蛇在地下一掃，察覺前面地下再無倒刺，正要繼續進內活捉郭靖和老婆的，猛地□兩腿麻軟，站立不穩，一交摔倒。才知針刺上的毒性厲害非凡，急忙連滾帶帶爬的衝出洞來。只見法王除去鞋襪，捧著一隻腫脹黝黑的左腿，正在運氣阻毒上升。

　　尼摩星大怒，喝道：「壞賊禿，們明明中毒受傷，幹麼不跟我說，讓我也上當的？」法王微微一笑，說道：「我上一當，你也上一當，這才兩不吃虧啊。」尼摩星怒氣勃發，不可遏制，大聲怒罵：「我，郭靖也不要拿了，尼摩星，壞和尚，今日拚個死活氣的！」他雙足已使不出力半點力氣，左手在地下一撐，和身向法王撲去，右手鐵蛇往他頭頂擊落。法王舉銅輪擋開鐵蛇，隨即橫過手臂，一固肘錘撞出。尼摩星身在半空，難以閃避，法王一招又是來勢迅捷，竟被他一錘打中肩頭。

　　尼摩星雖然筋骨堅厚，卻也給他打得劇痛攻心，他狂怒之下也不顧自己的死活，撲將上去，牢牢抱住了法王，張口便咬，一口正咬在對方頸下的「氣捨穴」上。若在平時，以法王如此武功，如何能讓他欺近抱住？即令抱住了，又如何能給他咬中頸下的大穴？但此時法王知道腳底所中毒針實是非同小可，全身內力都在與毒氣相抗，硬逼著不令毒氣衝過大腿與小腿之間的「曲泉穴」，只要嚴守此關，最多是廢去一隻小腿，還不致送了性命，是以當尼摩星撲上來之時，他已變成內功全失，只以外功與他相抗。尼摩星卻是全力施為，一咬住對方穴道，牙齒再不放鬆。

　　法王伸出右足一釣，尼摩星雙足早無力氣，向前撲出，兩人一齊跌翻在地。法王伸手想將他扯開，但大穴被制，手上力道已大為減弱，卻那□拉得動？只得回手扣住他後頸「大椎穴」，以防他下毒手制自己死命。兩人本來都是一流高手，但中毒之後近身搏鬥，卻如潑皮無賴蠻打硬拚一般，已是全然不顧身份。

　　兩人在地下翻翻滾滾，漸漸滾近山谷邊的斷崖之旁。法王瞧得明白，大聲叫道：「快放手，你再進一步，兩個兒都跌得粉身碎骨。」

　　但尼摩星此時已失去了理性，他不運氣與毒氣相抗，內力比法王深厚的多，用力前推，法王竟是抵擋不住。眼見距離崖邊已不過數尺，下面便是深谷，法王情急智生，大叫：「郭靖來了！」尼摩星一凜，問道：「那□的？」他這三個字一說，口一張，登時放開了法王的穴道。法王氣貫左掌，呼的一聲，向前擊出。尼摩星知道上當，低頭避開，彎腰前撞。

　　法王這一掌本是要逼使尼摩星向後閃避，但他忘了對方雙足中毒，早已不聽使喚，那□還能向後退躍？但見他不後反前，一驚之下，兩人又已糾纏在一起，突覺身下一空，兩人齊往山谷下直掉下去。

　　李莫愁見楊過奇計成功，暗暗佩服這小子果然了得，聽得二人在外喝罵毆鬥，知道已無危險，拔步便要出洞，猛聽得法王與尼摩星二人齊聲驚呼，聲音甚是怪異。這正是他二人掉下山崖之時所發，但那斷崖與山洞相隔十丈開外，又被一片山石擋住，從洞中瞧不見外面情景，不知二人如此大叫為了何事。李莫愁道：「喂，小子，他們幹什麼啊？」楊過卻也料不到二人竟會跌落山谷，沉吟道：「那賊禿狡猾得緊，咱們假裝相鬥受傷，只怕他們依樣葫蘆，騙咱們出去。」

　　李莫愁心想不錯，低聲道：「嗯，他定是想騙我出去，奪我解藥。」緩緩走向洞口，想要探首出洞窺視。楊過道：「小心地下銀針。」話一出口，便即後悔：「又何必好意提醒這女魔頭？」

　　李莫愁一驚，急忙縮步。這時洞口煙火已熄，洞中又是黑漆一團，她不能如楊過一般暗中見物，不知三枚銀針插在何處，若是貿然舉步，十九也要踏上。她雖有解藥，但針上劇毒厲害異常，治療時固然要受一番痛苦，而且腳上受到針刺，楊過定然乘機攻擊，便緩不出手來療毒，只怕這條性命便要送在自己的毒針之下了，說道：「你快將針拔去，咱們呆在這兒幹麼？」楊過道：「稍待片刻，讓他二人毒發而死，慢慢出去不遲。」李莫愁哼了一聲，她對楊過實在大是忌憚，與他同處在這暗洞之中，刻刻都是危機，自己武功已未必能夠勝他，智計更是不及，當下低頭沉思出洞之策。

　　這時洞外一片寂靜，洞內二人也是各想各的心思，默不作聲。突然之間，那嬰兒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出世以來從未吃過一口奶，此時自是餓了。

　　李莫愁冷笑道：「師妹呢？她連自己孩子餓死也不理麼？」楊過道：「誰說是姑姑的孩子，這是郭靖郭大俠的女兒。」李莫愁道：「哼，你用郭大俠的名頭來嚇我，我便怕了麼？若是別人的孩子，料你也不會這般搶奪，這自是你們師徒倆的孽種。」

　　楊過大怒，喝道：「不錯，我是決意要娶姑姑的。但我們尚未成親，何來孩子？你嘴□放乾淨些。」李莫愁又是冷笑一聲，撇嘴道：「你要我口□乾淨些，還不如自己與師父的行止乾淨些。」楊過一生對小龍女敬若天人，那容她如此污□，心中更是惱怒，大聲道：「我師父冰清玉潔，你可莫胡言亂語。」李莫愁道：「好一個冰清玉潔，就可惜臂上的守宮砂褪了。」

　　刷的一聲，楊過挺劍向她當胸刺去，喝道：「你罵我不要緊，但你出言辱我師父，今日跟你拚了。」刷刷刷連環三劍。他劍法既妙，雙眼又瞧得清楚，李莫愁全賴聽風辨器之術招架，雖然不失釐毫，但數招之後已是險象環生，總算楊過顧念著孩子，只怕劍底過於厲害，她便對孩子猛下毒手，因此並未施展殺著。

　　二人在洞中交拆十餘招，那嬰兒忽地一聲哭叫，隨即良久沒了聲息。

　　楊過大驚，立即收劍，顫聲道：「你傷了孩子麼？」李莫愁見他對孩子如此關懷，更認定是他的親生孩兒，說道：「現下還沒死，但你如不聽我吩咐，你道我沒膽子捏死這小鬼頭麼？」楊過打了個寒戰，素知她殺人不眨眼，別說弄死一個初生嬰兒，只消稍有怨毒，便能將人家殺得滿門雞犬不留，說道：「你是我師伯，只要你不辱罵我師父，我自然聽你吩咐。」李莫愁聽他口氣軟了，心知只要嬰兒在自己手中，他便無法相抗，說道：「好，我不罵你師父，你就聽我的話。現下你出去瞧瞧，那兩人的毒發作得怎樣了。」

　　楊過依言出洞，四下一瞧，不見法王與尼摩星的影蹤，他怕法王詭計多端，躲在隱避之處，揮劍在左近樹叢長草等處斬刺一陣，不見有人隱藏，回洞說道：「兩人都不在啦，想是中毒之後，嚇得遠遠逃走了。」

　　李莫愁道：「哼，中了我銀針之毒，便算逃走，又怎逃得遠？你將洞口的針拔掉，放在我面前。」楊過聽嬰兒啼哭不止，心想也該出去找些什麼給孩子吃，於是仍用衣襟裹手，拔出銀針，還給了她。

　　李莫愁將三枚銀針放入針叢，拔步往外便走。楊過跟了出來，問道：「你將孩子抱到那□去？」李莫愁道：「回我自己家去。」楊過急道：「你要孩子幹麼？她又不是你生的。」李莫愁雙頰一紅，隨即沉臉道：「你胡說什麼？你送我古墓派的玉女心經來，我便將孩子還你，管教不損了她一根毫毛。」說罷展開輕功，疾向北行。

　　楊過跟在她身後，叫道：「你先得給她吃奶啊。」李莫愁回過身來，滿臉通紅，喝道：「你這小子怎地沒上沒下，說話討我便宜？」楊過奇道：「咦，我怎地討你便宜了？孩子沒奶吃，豈不餓死了？」李莫愁道：「我是個守身如玉的處女，怎會有奶給你這小鬼吃？」楊過微微一笑，道：「李師伯，我是說要你找些奶給孩子吃啊，又不是要你自己……」

　　李莫愁聽了，忍不住一笑，她守身不嫁，一生在刀劍叢中出入，於這養育嬰兒之事實是一竅不通，沉吟道：「卻到那□找奶去？給她吃飯成不成？」楊過道：「你瞧她有沒有牙齒？」李莫愁往嬰兒口中一張，搖頭道：「半顆也沒有。」楊過道：「咱們到鄉村中去找個正在給孩子□奶的女人，要她給這嬰兒吃個飽，豈不是好？」李莫愁喜道：「你果然是滿腹智謀。」

　　兩人登上山丘四望，遙見西邊山坳中有炊煙升起。兩人腳程好快，片刻間已奔近一個小村落。襄陽附近久經烽火，大路旁的村莊市鎮盡已被蒙古鐵蹄毀成白地，只有在這般荒谷僻壤之間尚有少些山民聚居。

　　李莫愁逐戶推門查看，找到第四間農舍，只見一個少婦抱著一個歲余孩子正在□奶。李莫愁大喜，一把將她懷中孩子抓起往炕上一丟，將女嬰塞在她懷□，說道：「孩子餓了，你□她吃飽罷。」

　　那少婦的兒子給摔在炕上，手足亂舞，大聲哭喊。那少婦愛惜兒子，忙伸手抱起。楊過見那少婦袒著胸膛，立即轉身向外，卻聽得李莫愁喝道：「我叫你□我的孩子吃奶，你沒聽見麼？誰教你抱自己兒子了？」但聽得砰的一響，楊過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只見那農家孩子已被摔在牆腳之下，滿頭鮮血，不知死活。那少婦急痛攻心，放下郭靖之女，撲上去抱住自己兒子，連哭帶叫。李莫愁大怒，拂塵一起，往少婦背上擊落。

　　楊過忙伸劍架開，心想：「天下那有如此橫蠻女子？」口中卻道：「李師伯，你若將她打死了，死人可沒有奶。」李莫愁怒道：「我是為你的孩子好，你反來多管□事！」楊過心道：「這明明不是我的孩子，你卻口口聲聲說是我的。但若真是我的，那又怎地能說我多管□事？」當下陪笑道：「這孩子餓得緊了，快讓她吃奶是正經。」說著伸手到炕上去抱嬰兒。李莫愁舉起拂塵，擋住他手，叫道：「你敢搶孩子麼？」楊過退後一步，笑道：「好，好！我不抱便是。」

　　李莫愁將女嬰抱起，正要再送到那少婦懷中，轉過身來，那少婦已不知去向，原來她乘著兩人爭執，已抱了兒子悄悄從後門溜走。李莫愁怒氣勃發，直衝出門，但見那少婦抱著嬰兒正自向前狂奔。李莫愁哼了一聲，縱身而起，拂塵摟頭擊下，風聲過去，那農婦母子兩人登時腦骨碎裂，□橫當地。她再去尋人□奶，村中卻惟有男人。李莫愁怒氣越盛，胡亂殺了幾人，到灶下取了火種，在農家的茅草屋上縱火焚燒，連點了幾處火頭，這才快步出村。

　　楊過見她出手凶狠若此，暗自歎息，不即不離的跟在她身後。二人一聲不作，在山野間走了數十里，那嬰兒哭得倦了，在李莫愁懷中沉沉睡去。

　　正行之間，李莫愁突然「咦」的一聲，停住腳步，只見兩雙花斑小豹正自廝打嬉戲。她踏上一步，要將小豹踢開，突然旁邊草叢中鳴的一聲大吼，眼前一花，一隻金錢大豹撲了出來。她吃了一驚，挫步向左躍開。那大豹立即轉身又撲，舉掌來抓。李莫愁舉起拂塵，刷的一聲，擊在豹子雙目之間。那豹痛得鳴鳴狂吼，更是凶性大發，露出白森森的一口利齒，蹲伏在地，兩隻碧油油的眼睛瞧定了敵人，俟機進擊。

　　李莫愁左手微揚，兩枚銀針電射而出，分擊花豹雙目。楊過叫道：「且慢！」揮長劍將銀針打下，就在此時，那豹子也已縱身而起，高躍丈餘，從半空中撲將下來。楊過也飛身竄起，先舞長劍又砸飛了李莫愁的兩枚銀針，跟著右拳砰的一聲，擊在花豹頸後椎骨之上。那花豹吃痛，大吼一聲，落地後隨即跳起，向楊過撲來。楊過側身避開，左掌擊出，這一掌中含了五成內力，那花豹被他擊得一個□斗向後翻出。

　　李莫愁心中奇怪，自己兩枚銀針早已可刺花豹死命，何以他既出手救豹，卻又費這麼大力氣和豹子打鬥？只見他左一掌，右一掌，打得豹子跌倒爬起，爬起跌倒，狼狽不堪，但每一掌卻又避開豹子的要害之處，只聽那猛獸吼叫之聲越來越低，十餘掌吃過，花豹再也受不住了，轉身縱上了山坡。楊過早已防到它要逃走，預擬扯住它尾巴拉將轉來，豈知那豹威風盡失，尾巴垂下，挾住後腿之間，一拉竟爾拉了個空。他正待施展輕功追去，只見那豹子躍出數丈，回身鳴鳴而叫，招呼兩頭小豹逃走。楊過心念一動，雙手伸出，抓住兩頭小豹的頭頸，一手一隻，高高提起。

　　那母豹愛子心切，眼見幼豹被擒，顧不得自己性命，又向楊過撲來。楊過將兩頭小豹往李莫愁一擲，叫道：「抓住了，可別弄死。」身隨聲起，躍得比豹子更高，他看準了從半空中落將下來，正好騎在豹子背上，抓住豹子雙耳往下力掀。那豹子出力掙扎，但全身要害受制，一張巨口沒入沙土之中。

　　楊過叫道：「李師伯，你快用樹皮結兩條繩索，將它四條腿縛住。」李莫愁哼了一聲，道：「我沒空陪你玩兒。」轉身欲走。楊過急道：「誰玩了？這豹子有奶啊！」李莫愁登時省悟，心中大喜，笑道：「虧你想得出。」當即撕下十餘條樹皮，匆匆搓成幾條繩索，先將豹子的巨口牢牢縛住，再把它前腿後腿分別綁定。

　　楊過拍拍身上灰塵，微笑站起。那豹子動彈不得，目光中露出恐懼之色。楊過撫摸一下它頭頂，笑道：「咱們請你做一會兒乳娘，不會傷害你性命。」李莫愁抱起嬰兒，湊到花豹的乳房之上。嬰兒早已餓得不堪，張開小口便吃。那母豹乳汁甚多，不多時嬰兒便已吃飽，閉眼睡去。

　　李莫愁與楊過望著她吃奶睡著，眼光始終沒離開她嬌美的小臉，只見她睡熟之後臉上微微露出笑容，兩人心中喜悅，相顧一笑。

　　這一笑之下，兩人本來存著的相互戒備之心登時去了大半。李莫愁臉上充滿溫柔之色，口中低聲哼著歌兒，一手輕拍，抱起嬰兒。楊過找些軟草，在樹蔭下一塊大石上做了個窩兒，說道：「你放她在這兒睡罷！」李莫愁忙做個手勢，命他不可大聲驚醒了孩子。楊過伸伸舌頭，做個鬼臉，眼見孩子睡得甚是寧靜，不禁呼了一口長氣，回頭只見兩頭小豹正鑽在母豹懷中吃奶。

　　四下□花香浮動，和風拂衣，殺氣盡消，人獸相安。

　　楊過在這數日中經歷了無數變故，直到此時才略感心情舒泰，但身邊一旁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一旁是只兇惡巨獸，也可算得奇異之極了。

　　李莫愁坐在嬰兒身邊，緩緩揮動拂塵，替她騙趕林中的蚊□。這拂應底下殺人無數，武林中人見到無不驚心動魄，此時卻是她生平第一次用來做件慈愛的善事。楊過見她凝望著嬰兒，臉上有時微笑，有時愁苦，忽爾激動，忽爾平和，想是心中正自思潮起伏，念起生平之事。楊過不明她的身世，只曾聽程英和陸無雙約略說過一些，想她行事如此狠毒偏激，必因經歷過一番極大的困苦，自己一直恨她惱她，此時不由得微生憐憫之意。

　　過了良久，李莫愁抬起頭來，與楊過目光一接，心中微微一怔，輕聲道：「天快黑了，今晚怎麼辦？」楊過四下一望，道：「咱們又不能帶了這位大乳娘走路，且找個山洞住宿一宵，明日再定行止。」李莫愁點了點頭。

　　楊過前後左右找尋，發見了一個勉可容身的山洞，當下找些軟草，在洞中鋪了一大一小兩個床位，說道：「李師伯，你歇一會兒，我去弄些吃的。」轉過山坡去找尋野味。不到半個時辰，打了三隻山兔，捧了十多個野果回來。他放開豹子嘴上繩索，□它吃了一隻山兔。再拾枯草殘枝生了堆火，將餘下兩隻山兔烤了與李莫愁分吃，說道：「李師伯，你安睡罷，我在洞外給你守夜。」取出長繩縛在兩株大樹之間，凌空而臥。

　　這本是古墓派練功的心法，李莫愁看了自亦不以為意。她除了有時與弟子洪凌波同行之外，一生獨往獨來，今晚與楊過為伴，他竟服侍得自己舒舒服服，與昔日獨處荒野的情景大不相同，不禁暗自又歎了口氣。

## 第23回　手足情仇

　　楊過睡到中夜，忽然聽得西北方傳來一陣陣雕鳴，聲音微帶嘶啞，但激越蒼涼，氣勢甚豪。他好奇心起，輕輕從繩上躍下，循聲尋去。但聽那鳴聲時作時歇，比之桃花島上雙雕的鳴聲遠為洪亮。他漸行漸低，走進了一個山谷，這時雕鳴聲已在身前不遠，他放輕腳步，悄悄撥開樹叢一張，不由得大感詫異。

　　眼前赫然是一頭大雕，那雕身形甚巨，比人還高，形貌醜陋之極，全身羽毛疏疏落落，似是被人拔去了一大半似的，毛色黃黑，顯得甚是骯髒，模樣與桃花島上的雙雕倒也有五分相似，醜俊卻是天差地遠。這丑雕釣嘴彎曲，頭頂生著個血紅的大肉瘤，世上鳥類千萬，從未見過如此古拙雄奇的猛禽。但見這雕邁著大步來去，雙腿奇粗，有時伸出羽翼，卻又甚短，不知如何飛翔，只是高視闊步，自有一番威武氣概。

　　那雕叫了一會，只聽得左近簌簌聲響，月光下五色斑斕，四條毒蛇一齊如箭般向丑雕飛射過去。那丑雕彎喙轉頭，連啄四下，將四條毒蛇一一啄死，出嘴部位之準，行動之疾，直如武林中一流高手。這連斃四蛇的神技，只將楊過瞧得目瞪口呆，撟舌不下，霎時之間，先前輕視好笑之心，變成了驚詫歎服之意。只見那丑雕張開大口，將中條毒蛇吞在腹中。楊過心想：「將這頭丑雕捉去，跟郭芙的雙雕比上一比，卻也不輸於她。」正在轉念如何捕捉，突然聞到一股腥臭之氣，顯有大蛇之類毒物來到鄰近。

　　丑雕昂起頭來，哇哇哇連叫三聲，似向敵人挑戰。只聽得呼的一聲巨響，對面大樹上倒懸下一條碗口粗細的三角頭巨蟒，猛向丑雕撲去。丑雕毫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地彎嘴疾伸，已將毒蟒的右眼啄瞎。那雕頭頸又短又粗，似乎轉動不便，但電伸電縮，楊過眼光雖然敏銳，也沒瞧清楚它如何啄瞎毒的眼珠。

　　毒蟒失了右眼，劇痛難當，張開大口，拍的一聲，咬住了丑雕頭頂的血瘤。這一下楊過出其不意，不禁「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毒蟒一擊成功，一條兩丈長的身子突從樹頂跌落，在丑雕身上繞了幾匝，眼見丑雕已是性命難保。

　　楊過不願丑雕為毒蛇所害，當即縱身而出，拔劍往蛇身上斬去，突然間那雕右翅疾展，在楊過右臂上一拍，力道奇猛。楊過出甚不意，君子劍脫手，飛出數丈。楊過正驚奇間，只見那雕伸嘴在蟒身上連啄數下，每一啄下去便有蟒血激噴而出。楊過心想：「難道你有必勝把握，不願我插手相助？」

　　毒蟒愈盤愈緊，丑雕毛羽賁張，竭力相抗。眼見那雕似乎不支，楊過拾起一塊大石，往巨蟒身上不住砸打。那巨蟒身子略鬆，丑雕頭頸急伸，又將毒蟒的左眼啄瞎。毒蟒張開巨口，四下亂咬，這時它雙眼已盲，那□咬得中什麼，丑雕雙爪掀住蛇頭七寸，按在土中，一面又以尖喙在蟒頭戳啄。眼見這巨雕天生神力，那毒蟒全身扭曲，翻騰揮舞，蛇頭始終難以動彈，過了良久，終於僵直而死。

　　丑雕仰起頭來，高鳴三聲，接著轉頭向著楊過，柔聲低呼。

　　楊過聽它鳴聲之中甚有友善之意，於是慢慢走近，笑道：「雕兄，你神力驚人，佩服佩服。」丑雕低聲鳴叫，緩步走到楊過身邊，伸出翅膀在他肩頭輕輕拍了幾下。楊過見這雕如此通靈，心中大喜，也伸手撫撫它的背脊。

　　丑雕低鳴數聲，咬住楊過的衣角扯了幾扯，隨即放開，大踏步便行。楊過知它必有用意，便跟隨在後。丑雕足步迅捷異常，在山石草叢之中行走疾如奔馬，楊過施展輕身功夫這才追上，心中暗自驚佩。那雕愈行愈低，直走人一個深谷之中。又行良久，來到一個大山洞前，丑雕在山洞前點了三下頭，叫了三聲，回頭望著楊過。

　　楊過見它似是向洞中行禮，心想：「洞中定是住著什麼前輩高人，這巨雕自是他養馴了的，這卻不可少了禮數。」於是在洞前跪倒，拜了幾拜，說道：「弟子楊過叩見前輩，請恕擅闖洞府之罪。」待了片刻，洞中並無回答。

　　那雕拉了他的衣角，踏步便入。眼見洞中黑黝黝地，不知當真是住著武林奇士，還是什麼山魈木怪，他心中惴惴，但生死早置度外，便跟隨進洞。

　　這洞其實甚淺，行不到三丈，已抵盡頭，洞中除了一張石桌、一張石凳之外更無別物。丑雕向洞角叫了幾聲，楊過見洞角有一堆亂石高起，極似一個墳墓，心想：「看來這是一位奇人的埋骨之所，只可惜雕兒不會說話，無法告我此人身世。」一抬頭，見洞壁上似乎寫得有字，只是塵封苔蔽，黑暗中瞧不清楚。打火點燃了一根枯枝，伸手抹去洞壁上的青苔，果然現出三行字來，字跡筆劃甚細，入石卻是極深，顯是用極鋒利的兵刃劃成。看那三行字道：

　　「縱橫江湖三十餘載，殺盡仇寇，敗盡英雄，天下更無抗手，無可柰何，惟隱居深谷，以雕為友。嗚呼，生平求一敵手而不可得，誠寂寥難堪也。」

　　下面落□是：「劍魔獨孤求敗。」

　　楊過將這三行字反來覆去的念了幾遍，既驚且佩，亦體會到了其中的寂寞難堪之意，心想這位前輩奇士只因世上無敵，只得在深谷隱居，則武功之深湛精妙，實不知到了何等地步。此人號稱「劍魔」，自是運劍若神，名字叫作「求敗」，想是走遍天下欲尋一勝己之人，始終未能如願，終於在此處鬱鬱以沒，緬懷前輩風烈，不禁神往。

　　低回良久，舉著點燃的枯枝，在洞中察看了一周，再找不到另外遺跡，那個石堆的墳墓上也無其他標記，料是這位一代奇人死後，是神雕銜石堆在他□身之上。

　　他出了一會神，對這位前輩異人越來越是仰慕，不自禁的在石墓之前跪拜，拜了四拜。那神雕見他對石墓禮數甚恭，似乎心中歡喜，伸出翅膀又在他肩頭輕拍幾下。

　　楊過心想：「這位獨孤前輩的遺言之中稱雕為友，然則此雕雖是畜生，卻是我的前輩，我稱它為雕兄，確不為過。」於是說道：「雕兄，咱們邂逅相逢，也算有緣，我這便要走。你願在此陪伴獨孤前輩的墳墓呢，還是與我同行？」神雕啼鳴幾聲，算是回答。楊過卻不懂其意，眼見它站在石墓之旁不走，心想：「武林各位前輩從未提到過獨孤求敗其人，那麼他至少也是六七十年之前的人物。這神雕在此久居，心戀故地，自是不能隨我而去的了。」伸臂摟住神雕脖子，與它親熱了一陣，這才出洞。

　　他生平除與小龍女相互依戀之外，並無一個知已好友，這時與神雕相遇，雖是一人一禽，不知如何竟是十分投緣，出洞後頗有點戀戀不捨，走幾步便回頭一望。他每一回頭，神雕總是啼鳴一聲相答，雖然相隔十數丈外，在黑暗中神雕仍是瞧得清清楚楚，見楊過一回頭便答以一啼鳴，無一或爽。

　　楊過突然間胸間熱血上湧，大聲說道：「雕兄啊雕兄，小弟命不久長，待郭伯伯幼女之事了結，我和姑姑最後話別，便重來此處，得埋骨於獨孤大俠之側，也不枉此生了。」說著躬身一揖，大踏步便行。

　　他記掛郭靖幼女的安危，拾回君子劍後，急奔回向山洞。剛到洞口，只聽得李莫愁道：「你到那□去啦？這兒有個孤魂野鬼，來來往往的哭個不停，惹厭得緊。」楊過道：「那□有什麼鬼怪？」語聲未畢，便聽遠遠傳來啕大哭之聲。

　　楊過吃了一驚，低聲道：「李師伯，你照料著孩子，讓我來對付他。」只聽得哭聲漸近，有人邊哭邊叫：「我好慘啊，我好慘啊！妻子給人害死了，兩個兒子卻要互相拚個你死我活。」楊過探頭張望，星光下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大漢正自掩面大哭，不住打著圈子疾走，衣衫破爛，面目卻瞧不清楚。

　　李莫愁啐了一口，道：「原來是個瘋子，快逐走他，莫吵醒了孩子。」

　　但聽得那漢子又哭叫起來：「這世上我就只兩個兒子，他們偏要自相殘殺，我這老頭兒還活著幹麼？」一面叫嚷，一面大放悲聲。楊過心中一動：「莫非是他？」緩步出洞，朗聲道：「這位可是武老前輩麼？」

　　那人荒郊夜哭，為的是心中悲慟莫可抑制，想不到此處竟然有人，當即止住哭聲，厲聲喝道：「你是誰？在這□鬼鬼祟祟的幹麼？」

　　楊過抱拳道：「小人楊過，前輩可是姓武，尊號上三下通麼？」

　　這人正是武氏兄弟的父親武三通，他在嘉興府為李莫愁銀針所傷，暈死過去，待得悠悠醒轉，只見妻子武三娘伏在地上，正自吮吸他左眼上傷口中的毒血。他吃了一驚，叫道：「三娘，針上劇毒厲害無比，如何吸得？」忙將她推開。武三娘往地上吐了一口毒血，微微一笑，說道：「黑血已經轉紅，不礙事了。」武三通見她兩邊臉頰盡成紫黑之色，不由得大驚，顫聲道：「三娘，你……你……」武三娘捨身為丈夫療毒，自知即死，撫著兩個兒子的頭，低聲道：「你和我成親後一直鬱鬱不樂，當初大錯鑄成，無可挽回。只求你撫養兩個孩兒長大成人，要他們終身友愛和睦……」話未說完，已撒手長逝。

　　武三通大慟之下，登時瘋病又發，見兩個兒子伏在母親□身上痛哭，他頭腦中卻空空洞洞地什麼也不知道了，就此揚長自去。

　　如此瘋瘋癲癲的在江湖上混了數年，時日漸久，瘋病倒也慢慢全愈了。泗水漁隱參與大勝關英雄大會之後回山，與幾個武林朋友結伴同行，□談中聽他們說起有這樣一個人物，模樣似與師弟武三通相像，轉輾尋訪，終於和他相遇。

　　武三通聽得兩個愛子已然長成，大喜之下，便來襄陽探視，到達之時，適逢金輪法王大鬧襄陽，郭靖負傷，黃蓉新產。他與朱子柳及郭芙晤面之後，得知兩個兒子竟爾□牆而鬥，想起妻子臨死時的遺言，傷心無已，急忙追出城來，經過一座破廟時聽到廟中有兵刃相交之聲，進去一看，正是武敦儒與武修文在持劍相鬥。他與二子相別已久，二子長大成人，原已不識，但眼見二人右手使劍，左手各以一陽指指法互點，當即上前喝止。

　　武氏兄弟重逢父親，喜極而泣，然一提到郭芙，兄弟倆卻誰也不肯退讓。武三通不論怒罵斥責，或是溫言勸諭，要他二人息了對郭芙的愛念，卻始終難以成功。武氏兄弟在父親面前不敢相互露出敵意，但只要他走開數步，便又爭吵起來。當晚兩兄弟悄悄約定，半夜□到這荒山中來決一勝敗。武三通偷聽到了二人言語，悲憤無已，搶先趕到二人約定之處，要阻止二子相鬥。他越想越是難過，不由得在荒野中放聲悲號。

　　武三通正當心神激□之際，突見一個少年從山洞中走了出來，不禁大生敵意，喝道：「你是誰？怎知我的名字？」楊過聽他自承，說道：「武老伯，小侄楊過，從前與敦儒修文二兄曾同在桃花島郭大俠府上寄居，對老伯威名一直仰慕得緊。」

　　武三通點了點頭，道：「你在這兒幹麼？啊，是了，敦儒與修文要在此處比武，你是作公證人來著。哼哼，你既是他們知交，怎不設法勸阻？反而推波助瀾，好瞧瞧熱鬧，那算得是什麼朋友？」說到後來，竟是聲色俱厲，將滿腔怒火發□在楊過身上，口中喝罵，腳下踏步上前，舉起巨掌，便要教訓這大虧友道的小子。

　　楊過見他□□戟張，神威凜凜，心想沒來由的何必和他動手，退開兩步，陪笑道：「小侄不知二位武兄要來比武，老伯不可錯怪了人。」武三通喝道：「還要花言巧語？你若事先不知，何以到了這□？世界這麼大，卻偏偏來到這荒山窮谷？」楊過心想此人不可理喻，何況與他在這荒僻之地相遇，確也甚是湊巧，一時不知如何解釋。

　　武三通見他遲疑，料定這小子不是好人，他年輕時情場失意，每見到俊秀的少年便覺厭憎，心念一動：「這小子未必便識得我兩個孩兒，鬼鬼祟祟的躲在這兒，定是另有詭計。」狂怒下更不多想，提起右掌便往楊過肩頭拍下。楊過身子一閃，武三通右掌落空，當即彎過左臂，一記肘錘撞了過去。楊過見他出招勁力沉厚，不敢怠慢，斜身移步，又避過一招。武三通叫道：「好小子，輕功倒是了得，亮劍動手罷！」

　　就在此時，洞中嬰兒忽然醒來，哭了幾聲。楊過心念一動：「他與李莫愁有殺妻大仇，只要一照面，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兩人動上手便是絕招殺著，我未必能護得住嬰兒。」於是笑道：「武老伯，小侄是晚輩，怎敢和你動手？但你定要疑心我不是好人，那也無法。這樣罷，我讓你再發三招。你若打我不死，便請立時離開此地如何？」

　　武三通大怒，怒道：「小子狂妄，適才我掌底留情，未下殺手，你便敢輕視於我麼？」右手食指□地伸出，使的竟然便是「一陽指」。他數十年苦練，功力深厚。楊過只見他食指幌動，來勢雖緩，自己上半身正面大穴卻已全在他一指籠罩之下，竟不知他要點的是那一處穴道，正困不知他點向何處，九處大穴皆大指之虞，當即伸出中指往他食指上一彈，使的正是黃藥師所授「彈指神通」功夫。

　　「彈指神通」與「一陽指」齊名數十年，原是各擅勝場，但楊過功力既淺，所學為時極暫，學後又未盡心鑽研苦練，那及得上武三通數十年的專心一致？兩指相觸，楊過只覺右臂一震，全身發熱，騰騰騰退出五六步，才勉強拿住椿子，不致摔倒。

　　武三通「咦」的一聲，道：「小子果然在桃花島住過。」一來礙著黃藥師的面子，二來見他小小年紀，居然擋住了自己生平絕技，心起愛才之意，喝道：「第二指又來了，擋不住便不用擋，莫要震壞內臟，我不傷你性命便是。」說著搶上數步，又是一指點出，這次卻是指向楊過小腹。

　　這一指所蓋罩的要穴更廣，肚腹間衝脈十二大穴，自幽門、通谷，下至中注、四滿，直抵橫骨、會陰，盡處於這一指威力之下。楊過見來勢甚疾，如再以「彈指神通」功夫抵擋，只怕不但手指斷折，還得如他所云內臟也得震傷，當下急使一招「琴心暗通」，嗤的一聲輕響，君子劍出鞘，護在肚腹之前二寸。武三通手指將及劍刃，急忙縮回，跟著第三指又出。這一指迅如閃電，直指楊過眉心，料想他決計不及抽劍回護。楊過見來指奇速，絕難化解，危急中使出「九陰真經」中的功夫，颼的一聲，□地矮身從武三通胯下鑽了過去。這一招雖然迅捷，畢竟姿式狼狽，抑且大失身份，好在他是小輩，在長輩胯下鑽下也沒什麼。

　　武三通「啊喲」一聲也來不及呼出，只覺對方手掌在自己左肩輕輕一拍，跟著聽得楊過笑道：「武老伯，你第三指好厲害。」他一怔之下，垂手退開，慘然道：「嘿嘿，當真英雄出少年，老頭兒不中用啦。」

　　楊過忙還劍入鞘，躬身道：「小侄這一招避得太也難看，倘若當真比武，小侄已然輸了。」武三通心中略感舒暢，歎道：「那也不然，你剛才如在我背後一劍，我這條老命便不在了。你這招當真機伶，似我這種老粗，原鬥不過聰明伶俐的娃兒們……」他話未說完，忽聽遠處足步聲響，有兩人並肩而來。楊過一拉武三通的袖子，隱身在一片樹叢之後。只聽腳步聲漸近，來的果然是武敦儒、武修文兩兄弟。

　　武修文停住腳步，四下一望，道：「大哥，此處地勢空曠，便在這兒罷。」武敦儒道：「好！」他不喜多言，刷的一聲，袖出了長劍。武修文卻不抽劍，說道：「大哥，今日相鬥，我若不敵，你便不殺我，做兄弟的也不能再活在世上。那手報母仇、奉養老父、愛護芙妹這三件大事，大哥你便得一肩兒挑了。」武三通聽到此處，心中一酸，落下了兩滴眼淚。

　　武敦儒道：「彼此心照，何必多言？你如勝我，也是一樣。」說著舉劍立個門戶。武修文仍不拔劍，走上幾步說道：「大哥，你我自幼喪母，老父遠離，哥兒倆相依為命，從未爭吵半句，今日到這地步，大哥你不怪兄弟罷？」武敦儒說道：「兄弟，這是天數使然，你我都做不了主。」武修文道：「不論誰死誰活，終身決不能□漏半點風聲，以免爹爹和芙妹難過。」武敦儒點點頭。握住了武修文的左手。兄弟倆黯然相對，良久無語。

　　武三通見兄弟二人言語間友愛深篤，心下大慰，正要躍將出去，喝斥決不可做這糊塗蠢事，忽聽兩兄弟同時叫道：「好，來罷！」同時後躍。武修文一伸手，長劍亮出，刷刷刷連刺三劍，星光下白刃如飛，出手迅捷異常。武敦儒一一架開，第三招回擋反挑，跟著還了兩劍，每一招都刺向武修文的要害。武三通心中突的一下大跳，卻見武修文閃身斜躍，輕輕易易的避了開去。

　　荒谷之中，只聽得雙劍撞擊，連綿不絕，兩兄弟竟是性命相撲，出手毫不容情，只將武三通瞧得又是擔心，又是難過，兩個都是他愛若性命的親兒，自幼來便無半點偏袒，眼見二人出劍招招狠辣，縱然對付強仇亦不過如是，鬥將下去，二人中必有一傷。此時他若現身喝止，二人自必立時罷手。但今日不鬥，明日仍將拚個你死我活，總不能時時刻刻跟在二子身邊，寸步不離的防□。他越瞧越是痛心，想起自己身世之慘，不由得淚如雨下。

　　楊過幼時與二武兄弟有隙，其後重逢，相互間仍是頗存芥蒂。他生性偏激，度量殊非寬宏，見二武相鬥，初時頗存辛災樂禍之念，但見武三通哭得傷心，想起自己命不久長，善念登起：「我一生沒做過什麼於人有益之事，死了以後，姑姑自然傷心，但此外念著我的，也不過是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等寥寥幾個紅顏知己而已。今日何不做椿好事，教這位老伯終身記著我的好處？」心念既決將嘴唇湊到武三通耳邊，低聲說道：「武老伯，小侄已有一計，可令兩位令郎罷鬥。」

　　武三通心中一震，回過頭來，臉上老淚縱橫，眼中滿是感激之色，但兀自將信將疑，實不知他有何妙法能解開這死結。楊過低聲道：「只是得罪了兩令郎，老伯可莫見怪。」

　　武三通緊緊抓住他的雙手，心意激動，說不出話來。他年輕時不知情愛滋味，娶妻是奉了父母之命，其後為情孽牽纏，難以排遣，但自喪妻之後，感念妻子捨身救命的深恩，對何沅君的癡情已漸淡漠，老來愛子彌篤，只要兩個兒子平安和睦，縱然送了自己性命，也所甘願。此刻於絕境之中突然聽到楊過這幾句話，真如忽逢救苦救難的菩薩一般。

　　楊過見了他的神色，心中不禁一酸：「我爹爹若是尚在人世，亦必如此愛我。」低聲道：「你千萬不可給他們發覺，否則我的計策不靈。」

　　這時武氏兄弟越打越激烈，使的都是越女劍法。這是當年江南七怪中韓小瑩一脈所傳，兩人自幼至大，也不知已一同練過幾千百次，但這次性命相搏，卻不能有半招差錯與平時拆招大不相同。武修文矯捷輕靈，縱前躍後，不住的找隙進擊。武敦儒嚴守門戶，偶然還刺一劍，卻是招式狠辣，勁力沉雄。

　　楊過瞧了一陣，心想：「郭伯伯武功之強，冠絕當時，但他傳授徒兒似乎未得其法，武氏兄弟又資資平平，看來郭伯伯武功的二成也未學到。」突然縱聲長笑，緩步而出。

　　武氏兄弟大吃一驚，分別向後躍開，按劍而視，待認清是楊過，齊聲喝道：「你來這兒幹麼？」楊過笑道：「你們又在這兒幹麼？」武修文哈哈一笑，道：「我兄弟倆中夜無事，練練劍法。」楊過心道：「突竟小武機警，這當兒隨口說謊，居然行若無事。」冷笑一聲，說道：「練劍居然練到不顧性命，嘿嘿，用功啊用功？」武敦儒怒道：「你走開些，我兄弟的事不用你管。」

　　楊過冷笑道：「倘若真是練功用功，我自然管不著。可是你們出招之際，心中盡想著我的芙妹，我不管誰管？」武氏兄弟聽到「我的芙妹」四字，心中震動，不由自主的都是長劍一顫。武修文厲聲道：「你胡說八道什麼？」楊過道：「芙妹是郭伯伯、郭伯母的親生女兒不是？婚姻大事須憑父母之命是不是？郭伯伯早將芙妹的終身許配於我，你們又非不知，卻私自在這□鬥劍，爭奪我未過門的妻子，你哥兒倆當我楊過是人不是？」

　　這番話說得聲色俱厲，武氏兄弟登時語塞。他們確知郭靖一向有意招楊過為婿，只是黃蓉與郭芙卻對他不喜，這時突然給他說中心事，兄弟倆相顧看了一眼，不知如何對答。還是武修文有急智，冷笑道：「哼，未過門的妻子？虧你說得出口！這婚事有媒妁之言沒有？你行過聘沒有？下過文定沒有？」楊過冷笑道：「好啊，那麼你哥兒倆倒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宋時最重禮法，婚姻大事非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武氏兄弟本擬兩人決了勝敗之後，敗者自盡，勝者向郭芙求婚，那時她無所選擇，自必允可，然後再一同向郭靖夫婦求懇，不料竟有一個楊過來橫加插手。武修文微一沉吟，說道：「師父有意將芙妹許配於你，這話說不定也是有的。可是師母卻有意許我兄弟之中一人。眼下咱們三人均是一般，誰都沒有名份，日後芙妹的終身屬誰，卻難說得很呢。」楊過仰頭向天，哈哈大笑。

　　武修文見他大笑不止，只不說話，怒道：「你笑什麼？難道我的話錯了？」楊過笑道：「錯了，錯了。郭伯伯固然歡喜我，郭伯母卻更加歡喜我，你兩兄弟那能與我相比？」武修文道：「哼，你信口開河，有誰信了？」楊過笑道：「哈哈，我何必胡說？郭伯母私不早就許了我啦，否則有怎肯如此出力的救我岳父岳母？這都是瞧在我那芙妹份上啊。你說，你師母親口答應過你們沒有？」

　　二武惶然相顧，心想師母當真從未有過確切言語，連言外之意也未露過未分，莫非真的許了這小子？兩人本要拚個你死我活，此時陡然殺出一個強敵，兄弟倆敵愾同仇，不禁互相靠近了一步。

　　楊過曾偷聽到郭芙和他兄弟倆的說話，有意要激得他二人對己生妒，於是笑吟吟的道：「芙妹曾對我言道：兩位武家哥哥纏得她好緊，她無可推托，只好說兩個都歡喜。哈哈，世上那有一個好女子會同時愛上兩個男人？我那芙妹端莊貞淑，更加決無此理。我跟你們實說了罷，兩個都歡喜，便是一個都不歡喜。」當下學著郭芙那晚的語氣，嬌聲細氣的道：「小武哥哥，你體貼我，愛惜我，你便不知我心中可有多為難麼？大武哥哥，你總是這麼陰陽怪氣的，你要跟我說什麼？」

　　武氏兄弟勃然變色。這幾句話是郭芙分別向兩人所說，當時並無第三人在，若非她自己轉述，楊過焉能得知？二人心中痛如刀絞，想起郭芙始終不肯許婚，原來竟是為此。

　　楊過見了二人神色，知道計已得售，正色說道：「總而言之，芙妹是我未過門的妻子，日後我和她百年好合，白頭偕老，相敬如賓，子孫綿綿……」說到這□，忽聽得身後發出幽幽一聲長歎，竟是小龍女的聲音。楊過脫口叫道：「姑姑！」卻不聞應聲，隨即省悟是山洞中的李莫愁所發，此人決不可與武氏父子照面，便大聲道：「你哥兒倆自作多情，枉自惹人恥笑。瞧在我岳父岳母的臉上，此事我也不來計較。你們好好回到襄陽，去助我岳父岳母守城，方是正事。」口口聲聲的竟是將郭靖夫婦稱作了「岳父、岳母」。

　　武氏兄弟神色沮喪，伸手互握。武修文慘然道：「好，楊大哥，祝你和郭師妹福……福壽無疆。我兄弟倆遠走天涯，世上算是沒我們兩兄弟了。」說著兩人一齊轉身。

　　楊過暗暗喜歡，心想他二人已然恨極了我，又必定深恨郭芙，但兩兄弟此後自然友愛深摯，終如其老父所願。

　　武三通躲在樹叢之後，聽楊過一番言語將兩個愛兒說得不再相鬥，心中大喜，眼見兩子攜手遠去，忍不住叫道：「文兒，儒兒，咱們一塊兒走。」

　　二武聽到父親呼喝，一怔之下，齊聲叫道：「爹爹。」武三通向楊過深深一揖，說道：「楊兄弟，你的恩情厚意，老夫終身感念。」楊過不禁皺眉，心想這話怎能在二武之前吐露，待要亂以他語，武修文已然起疑，說道：「大哥，這小子所說，未必是真。」武敦儒不擅言辭，機敏卻絕不亞於乃弟，朝父親望了一眼，轉向兄弟，點了點頭。

　　武三通見事情要糟，忙道：「別錯會了意，我可沒叫楊家兄弟來勸你們。」武氏兄弟本來不過略有疑心，聽了父親這幾句欲蓋彌彰的話，登時想起楊過素來與郭芙不睦，他與小龍女又情意深篤，適才所言多半不確。武修文道：「大哥，咱們一齊回襄陽去，親口向芙妹問個明白。」武敦儒道：「好！旁人花言巧語，咱們須不能上當。」武修文道：「爹爹，你也去襄陽罷。師父師母是你舊交，你見見他們去。」武三通道：「我……我……」滿臉脹得通紅，不知如何是好，要待擺出為父尊嚴對二子呵斥責罵，又怕他們當面唯唯答應，背著自己卻又去拚個你死我活。

　　楊過冷笑道：「武二哥，『芙妹』兩字，豈是你叫得的？從今而後，這兩字非但不許你出口，連心中也不許想。」武修文怒道：「好啊，天下竟有如此蠻不講理之人？『芙妹』兩字，我已叫了七八年，不但今天要叫，日後也要叫。芙妹，芙妹，我的芙妹……」突然拍的一下，左頰上給楊過結結實實打了一記耳光。

　　武修文躍開兩步，橫持長劍，低沉著嗓子道：「好，姓楊的，咱們有多年沒打架了。」

　　武三通喝道：「文兒，好端端的打什麼架？」楊過轉過頭去，正色道：「武老伯，你到底幫誰？」按著常理，武三通自是相幫兒子，但楊過這番出頭，明明是為了阻止他兄弟倆自相殘殺，不由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楊過道：「這樣罷，你安安穩穩的坐在這□。我不會傷他們性命，料他們也傷不了我，你只管瞧熱鬧便是。」他年紀比武三通小的多，但說出話來，武三通不由自主的聽從，於是依言坐在石上。

　　楊過拔出君子劍，寒光揮動，擦的一聲響，將身旁一株大松樹斬為兩截，左掌推出，大松樹上半截倒在一旁，切口之處，平整光滑。武氏兄弟見他寶劍如此鋒銳，不禁相顧失色。楊過還劍入鞘，笑道：「此劍豈為對付兩位而用？」順手折了一根樹枝，拉去枝葉，成為一根三尺來長的木棒，說道：「我說岳母對我偏心，你們兩位定不肯信。這樣罷，我只用這根木棒，你們兩位用劍齊上。你們既可用我岳父岳母所傳武功，也可用你們朱師叔所傳的一陽指，我卻只用岳母所授的武功，只要我用錯了一招別門別派的功夫，便算我輸了。」

　　二武本來忌憚他武功了得，當日見他兩次惡鬥金輪法王，招數怪異，自己識都不識，但此時聽他口口聲聲「岳父岳母」，似乎郭芙已當真嫁了他一般，心中如何不氣？何況他傲慢托大，既說以一敵二，用木棒對利劍，還說限使黃蓉私下傳的武藝，兩兄弟心想自己連占三項便宜，若再不勝，也是沒臉再活在世上了。

　　武敦儒終覺如此勝之不武，搖了搖頭，剛想說話，武修文已搶著道：「好，這是你自高自大，可不是我兄弟要叨你的光。若你錯用一了招全真派或是古墓派的武功，那便如何？」心想你這小子武功雖強，不過強在從全真派與古墓派學得了上乘功夫，當在桃花島之際，你給我兄弟倆打得亡命而逃，又有什麼了不起？是以用這番言語來擠兌於他。

　　楊過道：「咱們此刻比武，不為往時舊怨，也不為今日新恨，乃是為芙妹而鬥。倘若我輸了，我只要再向她看上一眼，再跟她說一句話，我便是豬狗不如的無恥之徒。但若你們輸了呢？」這幾句話自是逼得他兄弟倆非跟著說不可。事當此際，武修文只得道：「咱們兄弟倆輸了，也永不再見芙妹之面。」楊過向武敦儒道：「你呢？」武敦儒怒道：「咱兄弟同心一意，豈有異言？」楊過笑道：「好，你今日輸了，倘若不守信約，那便是豬狗不如的無恥之徒，是也不是？」武修文道：「不錯。你也一樣。看招罷！」說著長劍挺出，往楊過腿上刺去。武敦儒同時出劍，卻擋在楊過左側，只一招間，便成左右夾攻之勢。

　　楊過逕向前躍，叫道：「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你兩兄弟聯手，果然厲害。」武敦儒提劍又上，楊過舉著木棒，只是東閃西避，並不還手，說道：「『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不可續！』這首詩你們聽見過麼？」武修文喝道：「你囉唆些什麼？師母私下傳你的功夫，怎地不施展出來？」武敦儒一聲不響，只是催動劍力。

　　楊過道：「好，小心著，我岳母親手所授的精妙功夫這就來了！」說著木棒上翻下絆，使個打狗棒去中的「絆」字訣，左手手指伸出，虛點武敦儒的穴道。武敦儒向後閃避，武修文「哎」的一聲叫，已被木棒絆了一交。

　　武敦儒見兄弟失利，長劍疾刺，急攻楊過。楊過道：「不錯，同胞手足，有難同當。」木棒幌動，霎眼之間竟已轉到他身後，拍的一聲，在他臀上抽了一下。他這木棒似是慢吞吞的轉動，但所出之處全是對方竟料不及的部位，打狗棒法變幻無方，端的是鬼神莫測。武敦儒吃了這棒雖不疼痛，但顯是輸了一招，懼意暗生。武修文躍起身來，叫道：「這是打狗棒法，那□是師母暗中相授？明明是師母傳授魯長老之時，咱們一起在旁瞧見的，你偷學幾招，算得什麼？」楊過木棒伸出，拍的一下，又絆了他一交，這一次卻是教他向前直撲。武敦儒長劍橫削，護住了兄弟。

　　楊過待武修文爬起身來，笑道：「咱們一齊瞧見，何以我會使，你卻不會？我岳母跟魯長老說的只是口訣，招數卻是我岳母暗中傳我的。連我的芙妹也不會，你們如何懂得？」

　　武修文不知他曾有異遇，當洪七公與歐陽鋒比拚之時曾將招數說給他聽，心想他這話多半不假，否則何以他一聞口訣即能使棒，自己卻半點不解，但兀自強辯：「這是因為各人品格不同了。這棒法唯丐幫幫主可使，咱們無意之中聽見，未有師母之命，豈能偷學？只有卑鄙小人才牢牢記住了。你不知羞恥，徒惹旁人恥笑。」

　　楊過哈哈大笑，木棒虛幌，拍拍兩聲，在二人背上各抽一記。武氏兄弟急忙後躍，滿臉脹得通紅。楊過笑道：「此刻既無對證，我雖用打狗棒法勝了，你們仍是心服口不服。好罷，我另使一門我岳母暗中所授的功夫，給你們見識見識。」他瞧瞧大武，又瞧瞧小武，問道：「我岳母的武功，是何人所授？」武修文怒道：「你再不要臉，岳母長岳母短的，咱們不跟你說話啦。」楊過一笑，道：「那又何必如此小氣？好，我問你，你師母拜洪老幫主為師之前，武功傳自何人？」武修文道：「我師母乃桃花島黃島主之女，武功是黃島主嫡傳，天下誰不知聞？」楊過道：「不錯。你們在桃花島居住多年，可知黃島主的絕技是什麼功夫？」武修文道：「黃島主博大精深，文才武略，無所不通，無所謂絕技不絕技。」楊過道：「這話倒也不錯，以劍而論，黃島主使的是什麼劍法？」武修文道：「你何必明知故問？黃島主玉簫劍法獨步武林，名震天下，江湖上無人不知。」

　　楊過道：「你們見過黃島主沒有？」武修文道：「黃島主雲邀天下，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師父、師母也找他老人家不著，咱們小輩的焉能有緣拜見？」楊過道：「那他老人家的玉簫劍法，你們是沒有見過的了？」武修文冷笑道：「那一年黃島主生日，師母設宴遙祝，宴後曾使過一次，咱兄弟倆與芙妹倒是親眼得見的。那時楊兄已到全真教另投明師去了。」楊過笑道：「不錯，後來我岳母……好好，後來你師母暗中卻把玉簫劍法傳於我了。」

　　武氏兄弟相顧一眼，均是不信，心想當年楊過雖曾拜黃蓉為師，但知師母只是教他讀書，並未傳授武功，因之在桃花島上相鬥，他不是自己兄弟敵手，最後打傷武修文那一推，聽柯公公說乃是西毒歐陽鋒的蛤蟆功。想那玉簫劍法繁複奧妙，郭芙雖是師母的獨生愛女，迄今亦未得傳授。楊過自終南山歸來，每次與師母相見，均是匆匆數面即便分手，就算師母有心傳他劍法，也未必有此餘暇。

　　楊過木棒輕擺，叫道：「瞧著，這是『簫史乘龍』！」以棒作劍，□地伸出，噗的一聲輕響，武敦儒右胸早著。木棒若是換作利劍，這一劍穿胸而過，他早已性命不保了。

　　武修文見機得快，長劍疾出，攻向楊過右脅，終究還是慢了一步，楊過木棒回轉，忽地刺向他的右股。這一招後發而先至，武修文劍尖未及對方身體，手腕先得被棒端刺中，長劍便非脫手不可。他急忙收劍變招，縮腕回劍，左腿踢出，楊過的木棒卻已刺向武敦儒肩頭，身隨棒去，寓守於攻，對武修文這一腿竟是不避而避。武修文一腳踢空，武敦儒卻已情勢緊迫，疾揮長劍嚴守門戶，才不讓木棒刺中了身子。

　　數招之間，二武已是手忙腳亂，拚命守禦還有不及，那有餘暇揮劍去削斷他的木棒？楊過口中叫出招數：「山外清音，金聲玉振，鳳曲長鳴，響隔樓台，桌歌中流……」木棒連刺，瀟灑自如，著著都是攻勢，一招不待二武化解開去，第二招第三招已連綿而至。他東刺一棒，西削一招，迫得二武並肩力抗，竟爾不敢相離半步。二武當時看黃蓉使這劍法，瞧過便算，只道這些俊雅花俏的招數只是為舞劍而用，怎想得到其中竟有如許妙用。聽他所叫的招數，似乎當日黃蓉確也說過，二人劍上受制，固極窘迫，心中卻更是難過，深信楊過這門玉簫劍法確是黃蓉親傳。怎想得到楊過與黃藥師曾相聚多日，得他親自指點玉簫劍法與彈指神通兩門絕技？

　　楊過見二人神色慘然，微感不忍，但想好事做到底，送佛送上西，今日若不將他二人打得服服貼貼，永不敢再見郭芙之面，那麼兩兄弟日後定要再為她惡鬥，直至二人中有一個送命為止。有道是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既要奏刀治病，非讓病人吃些苦頭不可，當下催動劍法，著著進迫，竟是一招也不放鬆。二武愈鬥愈驚，但見棒影幌動，自己週身要害似已全在他棒端籠罩之下，只得咬緊牙關，拚命抵禦。

　　二武所學的越女劍法本來也是一門極厲害的劍法，只是二人火候未到，郭靖又口齒拙劣，不善將劍法中精微奧妙之處詳加指點。因此他兄弟若與一般江湖好手較量，取勝固已有餘，在楊過木棒之下卻是破綻百出，不知其可。楊過的玉簫劍法本來也未學好，只是他武功比二武高得太多，何況二武心中傷痛，急怒交加，不免出手更亂。

　　楊過不使殺著，卻將內力慢慢傳到棒上。二武鬥了一陣，只覺對方手□這根樹枝中竟有一股極強吸力，牽引得雙劍歪歪斜斜，一劍明明是向對方刺出，但劍尖所指，不是偏左，便是刺到了右邊。木棒上牽引之力越來越強，到後來兩兄弟幾成互鬥。武敦儒刺向楊過的一招往往險些中了兄弟，而武修文向楊過削去的一劍，也令兄長竭盡全力，方能化解。楊過長笑一聲，叫道：「玉簫劍法精妙之處，尚不止此，小心了！」篤的一響，木棒與大武長劍相交，但碰到的是劍面，木棒絲毫無損。武敦儒立感一股極大的黏力向外拉扯，長劍幾欲脫手，急忙運力回奪。楊過木棒順勢斜推，連武修文的長劍也已黏住，跟著向下壓落，雙劍劍頭一齊著地。武氏兄弟奮力回抽，剛有些微鬆動，楊過左腳跨前，已踏住了兩柄長劍，木棒□起，棒端在二武咽喉中分別輕輕一點，笑道：「服了嗎？」

　　這木棒若是換作利刃，兩人喉頭早已割斷，就算是這根木棒，只要他手上勁力稍大，兩人也非受重傷不可。二武臉如死灰，黯然不語。楊過抬起左腳，向後退開三步，見兩兄弟神情狼狽，想起幼時受他們毆打折辱，今日始得揚眉吐氣，臉上不自禁現出得意神色。

　　二武此時更無絲毫懷疑，確信楊過果得黃蓉傳了絕技，但自幼疾戀郭芙，若如此一戰，即便永不再與她相見，終是心有不甘，又覺適才鬥劍之時，一上來即被對方搶了先著，此後一路手忙腳亂的招架，師授武藝連一成也沒使上，新練成的一陽指更無施展之機。武修文突然喝道：「大哥，咱們要是就此罷手，活在世上還有什麼味兒？不如跟他拚了！」武敦儒心中一凜，叫道：「是！」兩人挺劍搶攻，更不守禦自身要害，招招均是攻勢。

　　如此一變招，果然威力大盛，二人只攻不守，拚著性命喪在楊過棒下，也要與他鬥個同歸於盡。楊過木棒指向二人要害，二武竟是全然不理，右手使劍，左手將一陽指的手法使將出來，各以平生絕學，要取敵人性命。楊過笑道：「好，如此相鬥，才有點味兒！」索性拋去木棒，在二人劍鋒之間穿來插去。二武越打越狠，卻始終刺他不著。

　　武三通旁觀三人動手，一時盼望楊過得勝，好讓兩個兒子息了對郭芙之心，然見二子迭遇險招，又不免盼他二人打敗楊過，心情起伏，動□無已。

　　猛聽得楊過一聲清嘯，伸指各在二人劍上一彈，錚錚兩聲，兩柄長劍向天飛出。楊過縱身而出，將雙劍分別抄在手中，笑道：「這彈指神通功夫，也是我岳母傳的！」

　　到此地步，武氏兄弟自知若再與他相鬥，徒然自取其辱。楊過倒轉雙劍，輕擲過去，拱手道：「多有得罪。」武修文接過長劍，慘然道：「是了，我永不再見芙妹便是。」說著橫過長劍，便往頸中刎去。武敦儒與兄弟的心意無異，同時橫劍自刎。楊過一驚，飛縱而前，錚錚兩響，又伸指彈上雙劍。兩柄長劍向外翻出，劍刃相交，噹的一聲，兩劍同時斷折。

　　就在此時，武三通也已急躍而前，一手一把，揪住二人的後頸，厲聲喝道：「你二人為了一個女子，便畏自殘性命，真是枉為男子漢了。」

　　武修文抬起頭來，慘然道：「爹，你……你不也是為了一個女子……而傷心一輩子麼？我……」話未說完，星光下只見父親臉上淚痕斑斑，顯是心中傷痛已極，猛想起兄弟互鬥，實是大傷老父之情，哇的一聲，竟哭了出來。武三通手一鬆，將他摟在懷內，左手卻抱住了武敦儒，父子三人摟作一團。武敦儒想起自己對郭芙一片真情，那想到她暗中竟與楊過要好，連師母也瞞過自己兄弟，將生平絕技傳了她心目中的快婿，看來旁人皆是假心假意，只有父子兄弟之情才是真的，伏在父親懷內，不由得也哭了出來。

　　楊過生性飛揚跳脫，此舉存心雖善，卻也弄得武氏兄弟狼狽萬狀，眼見他父子三人互相愛憐，他心中大為得意，暗想我雖命不久長，總算臨死之前做了一椿好事。

　　只聽武三通道：「傻孩子，大丈夫何患無妻？姓郭的女孩子對你們既無真心，又何必牽掛於她？咱父子眼前的第一件大事，卻是什麼？」武修文抬起頭來，說道：「要報媽媽的大仇。」武三通厲聲道：「是啊！咱父子便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那赤練魔頭李莫愁。」

　　楊過一驚，心道：「快些引開他們三人，這話給李師伯聽見了可大大不妙。」他心念甫動，只聽得山洞中李莫愁冷笑道：「又何必走遍天涯海角？李莫愁在此恭候多時。」說著從洞走了出來，只見她左手抱嬰兒，右手持拂塵，涼風拂衣，神情瀟灑。

　　武氏父子萬想不到這魔頭竟會在此時此地現身，武三通大吼一聲，撲了上去。武敦儒與武修文長劍已折，各自拾起半截斷劍，上前左右夾擊。楊過大叫：「四位且莫動手，聽在下一言。」武三通紅了眼睛，叫道：「楊兄弟，先殺了這魔頭再說。」話說之時，左掌右指已連施三下殺著，武氏兄弟劍刃雖斷，但近身而攻，半截斷劍便如匕首相似，也是威力不少。

　　楊過知他們身有血仇，決不肯聽自己片言勸解便此罷手，只是生怕誤傷了嬰兒，叫道：「李師伯，你將孩子給我抱著。」

　　武三通一怔，退開兩步，問道：「你怎地叫她師伯？」李莫愁笑道：「乖師侄，你攻這瘋子的後路，孩子我自抱著。」她接了武三通三招，覺他功力大進，與當年在嘉興府動手時已頗不相同，而武氏兄弟也非庸手，三人捨命搶攻，頗感不易對付，是以故意叫楊過「乖師侄」，好分三人之心。武三通果然中計，叫道：「儒兒，文兒，你們提防那姓楊的，我獨個兒跟這魔頭拚了。」楊過垂手退開，說道：「我兩不相助，但你們千萬不可傷了孩子。」

　　武三通見他退開，心下稍寬，催動掌力，著著進逼。李莫愁舞動拂塵抵禦，說道：「兩位小武公子，適才見你們行事，也算得是多情種子，不似那些無情無義的薄倖男人可惡。瞧在這個份上，今日饒你們不死，給我快快去罷！」武修文怒道：「賊賤人，你這狼心狗肺的惡婆娘，憑什麼說多情不多情？」說著欺身直上，狠招連發。李莫愁怒道：「臭小子不知好歹！」拂塵轉動，自內向外，一個個圈子滾將出來。二武的斷劍與她拂塵一碰，只覺胸口劇震，斷劍險些脫手。武三通呼的一掌劈去，李莫愁回過拂塵抵擋，這才解了二武之圍。

　　楊過慢慢走到李莫愁身後，只待她招數中稍有空隙，立即撲上搶她懷中嬰兒。但武氏父子大呼酣鬥，逼得李莫愁揮動拂塵護住了全身，竟是絲毫找不到破綻，眼見武氏父子出手全無顧忌，招數中絲毫沒有要避開孩子之意，若有差失，如何對得住郭靖夫婦？他大聲叫道：「李師伯，孩子給我！」搶將上去，揮掌震開拂塵，便去搶奪嬰兒。

　　這時李莫愁身處四人之間，前後左右全是敵人，已緩不出手來與他爭奪，但若就此讓他將孩子搶去，也是不甘，厲聲喝道：「你敢來搶？我手臂一緊，瞧孩子活是不活？」楊過一愕，那敢上前？

　　李莫愁如此心神微分，武三通左掌猛拍，掌底夾指，右手食指已點中了她腰間。李莫愁登時半身酸麻，一個踉蹌，幾欲跌倒，卻便此乘勢飛足踢去武敦儒手中斷劍，拂塵猛向武修文揮落。武三通抓住武修文後心往後急扯，才使他避過了這追魂奪命的一拂。李莫愁受傷不輕，拂塵連揮，奪路進了山洞。

　　武三通大喜，叫道：「賊賤人中了我一指，今日已難逃性命。」武氏兄弟手挺斷劍，便要衝進洞去。武三通道：「且慢，小心賤人的毒針，咱們在此守住，且想固妥善之策……」話未說完，忽聽得山洞中一聲大吼，撲出一頭豹子。

　　這頭猛獸突如甚來，武三通父子三人都大吃一驚，只一怔之間，銀光閃動，豹子肚腹之下驀地□射出幾枚銀針。這一下更是萬萬料想不到，總算武三通武功深湛，應變迅捷，危急之中縱身躍起，銀針從足底掃過，但聽武氏兄弟齊呼「啊喲」，只嚇得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卻見李莫愁從豹腹下翻將上來，騎在豹背，拂塵插在頸後衣領之中，左手抱著嬰兒，右手揪住豹頸，縱聲長笑。那豹子連竄數下，已躍入了山澗。

　　這一著卻也大出楊過意料之外，他眼見豹子遠走，急步趕去，叫道：「李師伯……」武三通見兩個愛兒倒地不起，憂心如焚，伸手抱住楊過，叫道：「今日跟你拚了。」楊過毫沒防備，給他抱個正著，急道：「快放手！我要搶孩子回來！」武三通道：「好好好，咱們大多兒一塊死了乾淨。」楊過急使小擒拿想扳開他手指。武三通惶急之餘，又有些瘋瘋癲癲，武功卻絲毫未失，左手牢牢抱住他腰，右手勾封扣鎖，竟也以小擒拿手對拆。

　　楊過見李莫愁騎在豹上已走得影蹤不見，再也追趕不上，歎道：「你抱住我幹麼？救他們的傷要緊啊。」武三通喜道：「是，是，這毒針之傷，你能救麼？」說著放開了他腰。

　　楊過俯身看武氏兄弟時，只見兩枚銀針一中武敦儒左肩，一中武修文右腿，便在這片刻之間，毒性延展，二人已呼吸低沉，昏迷不醒。楊過在武敦儒袍子上撕下一塊綢片，裹住針尾，分別將兩枚銀針拔出。武三通急問：「你有解藥沒有？有解藥沒有？」楊過眼見二武中毒難救，黯然搖頭。

　　武三通父子情深，心如刀絞，想起妻子為自己吮毒而死，突然撲到武修文身上，伸嘴湊往他腿上傷口。楊過大驚，叫道：「使不得！」順手一指，點中了他背上的「大椎穴」。武三通不防，登時摔倒，動彈不得，眼睜睜望著兩個愛兒，臉頰上淚水滾滾而下。

　　楊過心念一動：「再過五日，我身上的情花劇毒便發，在這世上多活五日，少活五日，實在沒什麼分別。武氏兄弟人品平平，但這位武老伯卻是至性至情之人，和我心意相合，他一生不幸，罷罷罷，我捨卻五日之命，讓他父子團圓，以慰他老懷便了。」於是伸嘴到武修文腿上給他吸出毒質，吐出幾口毒水之後，又給武敦儒吮吸。

　　武三通在旁瞧著，心中感激莫名，苦於被點中了穴道，無法與他一齊吮吸毒液。楊過在二武傷口上輪流吸了一陣，口中只覺苦味漸轉鹹味，頭腦卻越來越覺暈眩，知道自己中毒已深，再用力吸了幾口，吐出毒汁，眼前一黑，登時暈倒在地。

　　此後良久良久沒有知覺，漸漸的眼前幌來幌去似有許多模糊人影，要待瞧個明白，卻越瞧越糊塗，也不知道再過多少時候，這才睜開眼來，只見武三通滿臉喜色的望著自己叫道：「好啦，好啦！」突然跪倒在地，咚咚咚咚的磕了十幾個響頭，說道：「楊兄弟，你……你救了我……我兩個孩兒，也救了我這條老命。」爬起身來，又撲到一個人跟前，向他磕頭，叫道：「多謝師叔，多謝師叔。」

　　楊過向那人望去，見他顏面黝黑，高鼻深目，形貌與尼摩星有些相像，短髮鬈曲，一片雪白，年紀已老。楊過只知武三通是一燈大師的弟子，卻不知他尚有一個天竺國人的師叔，待要坐起，卻覺半點使不出力道，向四下一看，原來已睡在床上，正是在襄陽自己住過的室中，這才知自己未死，還可與小龍女再見一面，不禁出聲而呼：「姑姑，姑姑！」

　　一人走到床邊，伸手輕輕按在他的額上，說道：「過兒，好好休息，你姑姑有事出城去了。」卻是郭靖。楊過見他傷勢已好，心中大慰，但隨即想起：「郭伯伯傷勢復原，須得七日七夜之功，難道我這番昏暈，竟已過了多日？可是我身上情花之毒卻又如何不發？」一愕之下，腦中迷糊，又昏睡過去。

　　待得再次醒轉，己是夜晚，床前點著一枝紅燭，武三通仍是坐在床頭，目不轉睛的望著自己。楊過淡淡一笑，說道：「武老伯，我沒事了，你不用擔心。兩位武兄都安好罷？」武三通熱淚盈眶，只是點頭，卻說不出話來。

　　楊過生平從未受過別人如此感激，很是不好意思，於是岔開話題，問道：「咱們怎地回襄陽來的？」武三通伸袖拭了拭眼淚，說道：「我朱師弟受你師父龍姑娘之托，送汗血寶馬到荒谷中來給你，瞧見咱們四人都倒在地下，這才趕緊救回城來。」楊過奇道：「我師父怎知我在那荒谷之中？她又有什麼事，分身不開，要請朱老伯送馬給我？」武三通搖頭道：「我回城之後，也沒與龍姑娘遇著。朱師弟說她年紀輕輕，武功卻是出神入化，可惜這次我無緣拜見。唉，少年英雄如此了得，我跟朱師弟說，咱們的年紀都是活的狗身上了。」

　　楊過聽他誇獎小龍女，語意誠懇，心中甚是喜歡，按年紀而論，武三通便要做小龍女的父親也是綽綽有餘，但話中竟用了「拜見」兩字，自是因其徒而敬其師了。楊過微微一笑，又道：「小侄之傷……」只說了四個字，武三通搶著道：「楊兄弟，武林中有人遇到危難，互相援手雖是常事，但如你這般捨己救人，救的又是從前大大得罪過你的我兩個小兒，這般大仁大義之事，除了我師父之外，再也無人做得……」楊過不住搖頭，叫他別說下去了。武三通不理，續道：「我若叫恩公，諒你也不肯答應。但你如再稱我老伯，那你分明是瞧我武三通不起了。」楊過性子爽快，向來不拘小節，他心中既以小龍女為妻，凡是不守禮俗、倒亂稱呼之事，無不樂從，於是欣然道：「好，我叫你作武大哥便是。只是見了兩位令郎，倒有些不便稱呼了。」武三通道：「稱呼什麼？他們的小命是你所救，便給你做牛做馬也是應該的。」楊過道：「武大哥，你不用多謝的。我身上中了情花劇毒，本就難以活命，為兩位令郎吮毒，絲毫沒什麼了不起。」

　　武三通搖頭道：「楊兄弟，話不是這麼說。別說你身上之毒未必真的難治，便算確實無藥可救，凡人多活一時便好一時，縱是片刻之命，也決計難捨。世上並無長生之人，就算武功通天，到頭來終究要死，然則何以人人仍是樂生惡死呢？」

　　楊過笑了笑，問道：「咱們回到襄陽有幾日啦？」武三通道：「到今天已是第七日。」楊過臉現迷茫之色，道：「據理我已該毒發而死，怎地尚活在世上，也真奇了。」武三通喜道：「我那師叔是天竺國神僧，治傷療毒，算得天下第一。昔年我師父誤服了郭夫人送來的毒藥，便是他給治好的。我這就請他去。」說著興沖沖的出房。

　　楊過心頭一喜：「莫非當我昏暈之時，那位天竺神僧給我服了什麼靈丹妙藥，竟連情花的劇毒也化解了。唉，不知姑姑到了何處？她若得悉我能不死，真不知該有多快活呢！」想到纏綿之處，心頭一蕩，胸口突然如被大鐵錘猛擊一記，劇痛難當，忍不住大叫一聲。自服了裘千尺所給的半枚丹藥之後，迄未經歷過如此難當的大痛，想是半枚丹藥的藥性已過，而身上的毒性卻未驅除，當下緊緊抓住胸口，牙齒咬得格格直響，片刻間便已滿頭大汗。

　　正痛得死去活來之際，忽聽得門外有人口宣佛號：「南無阿彌陀佛！」那天竺僧雙手合十，走了進來。武三通跟在後面，眼見楊過神情狼狽，大吃一驚，問道：「楊兄弟，你怎麼啦？」轉頭向天竺僧道：「師叔，他毒發了，快給他服解藥！」天竺僧不懂他說話，走過去替楊過按脈。武三通道：「是了！」忙去請師弟朱子柳過來。朱子柳精通梵文內典，只他一人能與天竺僧交談，於是過來傳譯。

　　楊過凝神半晌，疼痛漸消，將中毒的情由對天竺僧說了。天竺僧細細問了情花的形狀，大感驚異，說道：「這情花是上古異卉，早已絕種。佛典中言道：當日情花害人無數，文殊師利菩薩以大智慧力化去，世間再無流傳。豈知中土尚有留存。老衲從未見過此花，實不知其毒性如何化解。」說著臉上深有憐憫之色。武三通待朱子柳譯完天竺僧的話，連叫：「師叔慈悲！師叔慈悲！」

　　天竺僧雙手合十，念了聲：「阿彌陀佛！」閉目垂眉，低頭沉思。室中一片寂靜，誰也不敢開口。

　　過了良久，天竺僧睜開眼來，說道：「楊居士為我兩個師侄孫吮毒，依那冰魄銀針上的毒性，只要吮得數口，立時斃命，但楊居士至今健在，而情花之毒到期發作，亦未致命。莫非以毒攻毒，兩般劇毒相侵相剋，楊居士反得善果麼？」朱子柳連連點頭，譯了這番話，楊過也覺甚有道理。

　　天竺僧又道：「常言道善有善報，楊居士捨身為人，真乃莫大慈悲，此毒必當有解。」武三通了朱子柳傳譯，大喜躍起，叫道：「便請師叔趕快施救。」天竺僧道：「老衲須得往絕情谷走一遭。」楊過等三人均是一呆，心想此去絕情谷路程不近，一去一回，耽擱時刻不少。天竺僧道：「老衲須當親眼見到情花，驗其毒性，方能設法配製解藥。老衲回返之前，楊居士務須不動絲毫情思綺念，否則疼痛一次比一次厲害。若是傷了真元，可就不能相救了。」

　　楊過尚未答應，武三通大聲道：「師弟，咱們齊去絕情谷，逼那老乞婆交出解藥。」朱子柳當日為霍都所傷，蒙楊過用計取得解藥，心中早存相報之念，說道：「正是，咱們護送師叔同去，是咱哥兒倆強取也好，是師叔配製也好，總得把解藥取來。」

　　師兄弟倆說得興高采烈，天竺僧卻呆呆望著楊過，眉間深有憂色。

## 第24回　意亂情迷

　　楊過見天竺僧淡碧色的眸子中發出異光，嘴角邊頗有淒苦悲憫之意，料想自身劇毒難愈，以致這位療毒聖手也竟為之束手，便淡淡一笑，說道：「大師大何言語，請說不妨。」天竺僧道：「這情花的禍害與一般毒物全不相同。毒與情結，害與心通。我瞧居士情根深種，與那毒物牽纏糾結，極難解脫，縱使得了絕情谷的半枚丹藥，也未必便能清除。但若居士揮慧劍，斬情絲，這毒不藥自解。我們上絕情谷去，不過是各盡本力，十之八九，卻須居士自為。」楊過心想：「要我絕了對姑姑情意，又何必活在世上？還不如讓我毒發而死的乾淨。」口中只得稱謝：「多謝大師指點。」他本想請武三通等不必到絕情谷去徒勞跋涉，但想這干人義氣深重，決不肯聽，說了也是枉然。

　　武三通笑道：「楊兄弟，你安心靜養，決沒錯兒。咱們明日一早動身，盡快回來，待驅除了你的病根子，得痛痛快快喝你和郭姑娘的一杯喜酒。」楊過一怔，但想此事一時三刻也說不清楚，只得隨口答應了，見三人辭出，掩上了門，便又閉目而臥。

　　這一睡又是幾個時辰，醒轉時但聽得啼鳥鳴喧，已是黎明。楊過數日不食，腹中飢餓，見床頭放著四碟美點，伸手便取過幾塊糕餅來吃，吃得兩塊，忽聽門上有剝喙之聲，接著呀的一聲，房門輕輕推開。

　　這時床頭紅燭尚□著一寸來長，兀自未滅，楊過見進來那人身穿淡紅衫子，俏臉含怒，竟是郭芙。楊過一呆，說道：「郭姑娘，你好早。」郭芙哼了一聲，卻不答話，在床前的椅上一坐，秀眉微豎，睜著一雙大眼怒視著他，隔了良久，仍是一句話不說。

　　楊過給她瞧得心中不安，微笑道：「郭伯伯要你來吩咐我什麼話麼？」郭芙說道：「不是！」楊過連碰了兩個釘子，若在往日，早已翻身向著□床，不再理睬，但此刻見她神有異，猜不透她大清早到自己房中來為了何事，又問：「郭伯母產後平安，已大好了罷？」郭芙臉上更似罩了一層寒霜，冷冷的道：「我媽媽好不好，也用不著你關心。」

　　這世上除了小龍女外，楊過從不肯對人有絲毫退讓，今日竟給她如此奚落，不由得傲氣漸生，心道：「你父親是郭大俠，母親是黃幫主，便了不起麼？」當下也哼了一聲。郭芙道：「你哼什麼？」楊過不理，又哼了一聲。郭芙大聲道：「我問你哼什麼？」楊過心中好笑：「畢竟女孩兒家沉不住氣，我這麼哼得兩聲，便自急了。」說道：「我身子不舒服，哼兩聲便好過些。」郭芙怒道：「口是心非，胡說八道，成天生安白造，當真是卑鄙小人。」

　　楊過給她夾頭夾腦一頓臭罵，心念一動：「莫非我哄騙武氏兄弟的言語給她知道了？」見她雖然生氣，但容顏嬌美，不由得見之生憐。他性兒中生來帶著三分風流，忍不住笑道：「郭姑娘，你是怪我跟武家兄弟說的這番話麼？」郭芙低沉著聲音道：「你跟他們說些什麼了？親口招認給我聽聽。」楊過笑道：「我是為了他們好，免得他們親兄弟拚個你死我活，傷了老父之心。這些話是武老伯跟你說的，是不是？」

　　郭芙道：「武老伯一見我就跟我道喜，把你誇到了天上去啦。我……我……女孩兒家清清白白的名聲，能任你亂說得的麼？」說到這□，語聲哽咽，兩道淚水從臉頰上流了下來。

　　楊過低頭不語，心中好生後悔，那晚逞一時口舌之快，對武氏兄弟越說越得意，卻沒想到已糟蹋了郭芙的名聲，總是自己言語輕薄，闖出這場禍來，倒是不易收拾。

　　郭芙見他低頭不語，更是惱怒，哭道：「武老伯說道，大武哥哥、小武哥哥兩人打你不過，給你逼得從此不敢再來見我，這話可是真的麼？」楊過暗暗歎氣：「武三通這人也真不知輕重，這些話又何必說給她聽？」當下無可隱瞞，只得點了點頭，說道：「我胡說八道，確是不該，但我實無歹意，請你見諒。」郭芙擦了擦眼淚，怒道：「昨晚的話，那又為了什麼？」楊過一怔，道：「昨晚什麼話？」郭芙道：「武老伯說，待治好你病後，要喝你……你和我的喜酒，你幹麼仍不知羞的答應？」楊過暗叫：「糟糕，糟糕！原來昨晚這幾句話也給她聽去了。」只得辯道：「那時我昏昏沉沉的，沒聽清楚武老伯說些什麼。」

　　郭芙瞧出他是撒謊，大聲道：「你說我媽媽暗中教你武功，看中了你，要招你作女婿，有這等事麼？」楊過給她問得滿臉通紅，大是狼狽，心想：「與郭姑娘說笑，不過給人說一聲輕薄無賴，反正我本就不是正人君子，那也罷了。但我謊言郭伯母暗中授藝，此事卻可大可小，萬萬不能讓郭伯母知曉。」忙道：「郭姑娘，這都怪我出言不慎，請你遮掩則個，別讓你爹爹媽媽知道。」郭芙冷笑道：「你既還怕爹爹，怎敢捏造謊言，辱我母親？」楊過忙道：「我對伯母決無不敬之意，當時我一意要武家兄弟絕念死心，以致說話不知輕重……」

　　郭芙自幼與武氏兄弟青梅竹馬一齊長大，對兩兄弟均有情意，得知楊過騙得二人對自己死了心，永遠不再見面，這份怒氣恕氣如何能抑制？又大聲問道：「這些事慢慢再跟你算帳。我妹妹呢？你把她抱到那□去啦？」

　　楊過道：「是啊，快請靖伯伯過來，我正要跟他說。」郭芙道：「我爹爹出城找妹妹去啦。你……你這無恥小人，竟想拿我妹妹去換解藥。好啊，你的性命值錢，我妹妹的性命便不值錢。」楊過一直暗自慚愧，但聽她說到嬰兒之事，心中卻是無愧天地，朗聲道：「我一心一意要奪回令妹，交於你爹娘之手，若說以她去換解藥，楊過絕無此心。」郭芙道：「那麼我妹妹呢？她到那兒去啦？」楊過道：「是給李莫愁搶了去，我奪不回來，好生有愧。只要我氣力回復，一時不死，立時便去找尋。」

　　郭芙冷笑道：「這李莫愁是你師伯，是不是？你們本來一齊躲在山洞中，是不是？」楊過道：「不錯，她雖是我師伯？可是素來和我師父不睦。」郭芙道：「哼，不和不睦？她怎地又會聽你的話，抱了我妹妹去給你換解藥？」楊過一跳坐起，怒道：「郭姑娘你可別瞎說，我楊過為人雖不足道，焉有此意？」郭芙道：「好個『焉有此意』！是你師父親口說的，難道會假？」楊過道：「我師父說什麼了？」

　　郭芙站直身子，伸手指著他鼻子，怒容滿面的道：「你師父親口跟朱伯伯說，你與李莫愁同在那荒谷之中，請朱伯伯將我爹爹的汗血寶馬送去借給你，好讓你抱我妹妹趕到絕情谷去……」楊過驚疑不定，插口道：「不錯，我師父確有此意，要我將你妹妹先行送去，得到那半枚絕情丹服了再說，但這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也不致害了你妹妹……」郭芙搶著道：「我妹妹生下來不到一天，你就去交給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還說不致害了我妹妹。你這狼心狗肺的惡賊！你幼時孤苦伶仃，我爹媽如何待你？若非收養你在桃花島上，養你成人，你焉有今日？那知道你恩將仇報，勾引外敵，乘著我爹爹媽媽身子不好，竟將我妹妹搶了去……」她越罵越凶，楊過一時之間那能辯白？中毒後身子尚弱，又氣又急之下，咕咚一聲，倒在床上，竟自暈了過去。

　　過了好一陣子，他方自悠悠醒轉。郭芙冷冷的凝目而視，說道：「想不到你竟還有一絲羞恥之心，自己也知如此居心，難容於天地之間了罷？」當真是顏若冰寒，辭如刀利。楊過長歎一聲，說道：「我倘真有此心，何不抱了你妹妹，便上絕情谷去？」郭芙道：「你身上毒發，行走不得，這才請你師伯去啊。嘿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聽你師父跟朱伯伯一說，便將汗血寶馬藏了起來。叫你師徒倆的奸計難以得逞……」楊過道：「好好，你愛怎麼說便怎麼說，我也不必多辯。我師父呢？她到那□去啦？」

　　郭芙臉上微微一紅，說道：「這才叫有其師必有其徒，你師父也不是好人。」楊過大怒，坐起身來，說道：「你罵我辱我，瞧在你爹娘臉上，我也不來跟你計較。你卻怎敢說我師父？」郭芙道：「呸！你師父便怎麼了？誰教她不正不經的瞎說。」楊過心道：「姑姑清澹雅致，身上便似沒半分人間煙火氣息，如何能口出俗言？」於是也呸了一聲，道：「多半是你自己心邪，將我師父好好一句話聽歪了。」

　　郭芙本來不想轉述小龍女之言，這時給他一激，忍不住怒火又衝上心口，說道：「她說：『郭姑娘，過兒心地純善，他一生孤苦，你要好好待他。』又說：『你們原是天生……天生……一對！你叫他忘了我罷，我一點也不怪他。』她又將一柄寶劍給了我，說什麼那是淑女劍，和你的君子劍正是……正是一對兒。這不是胡說八道是什麼？」她又羞又怒，將小龍女幾句情意深摯、淒然欲絕的話轉述出來，語氣卻已迥然不同。

　　楊過每聽一句，心中就如猛中一推，腦海中一片迷惘，不知小龍女何以有此番言語，過了一會，聽得郭芙話已說完，緩緩抬起頭來，眼中忽發異光，喝道：「你撒謊騙人，我師父怎會說這些話？那淑女劍呢？你拿不出來，便是騙人！」郭芙冷笑一聲，手腕一翻，從背後取出一柄長劍，劍身烏黑，正是那柄從絕情谷中得來的淑女劍。

　　楊過滿腔失望，急得口不擇言，叫道：「誰要與你配成一對兒？這劍明明是我師父的，你偷了她的，你偷了她的！」

　　郭芙自幼生性驕縱，連父母也容讓她三分，武氏兄弟更是千依百順，趨奉唯謹，那□受得這樣的重話？她轉述小龍女的說話，只因楊過言語相激，才不得不委屈說出，豈知他竟如此回答，聽這言中含意，竟似自己設成了圈套，有意嫁他，而他偏生不要。她大怒之下，手按劍柄，便待拔劍斬去，但轉念一想：「他對他師父如此敬重，我偏說一件事情出來，教他聽了氣個半死不活。」

　　這時她氣惱已極，渾不想這番話說將出來有何惡果，刷的一響，將拔出了半尺的淑女劍往劍鞘中一送，笑嘻嘻的坐在椅上，說道：「你師父相貌美麗，武功高強，果然是人間罕有，就只一件事不妥。」楊過道：「什麼不妥？」郭芙道：「只可惜行止不端，跟全真教的道士們鬼鬼祟祟，暗中來往。」楊過怒道：「我師父和全真教有仇，怎能跟他們暗中來往？」郭芙冷笑道：「『暗中來往』這四個字，我還是說得文雅了的。有些話兒，我女孩兒家不便開口。」楊過越聽越怒，大聲道：「我師父冰清玉潔，你再瞎說一言半句，我扭爛了你的嘴。」郭芙眉間如聚霜雪，冷然道：「不錯，她做得出，我說不出。好一個冰清玉潔的姑娘，卻去跟一個臭道士相好。」楊過鐵青了臉，喝道：「你說什麼？」

　　郭芙道：「我親耳聽見的，難道還錯得了？全真教的兩名道士來拜訪我爹爹，城中正自大亂，我爹媽身子不好，不能相見，就由我去招待賓客……」楊過怒喝：「那便怎地？」郭芙見他氣得額頭青筋暴現，雙眼血紅，自喜得計，說道：「那兩個道士一個叫趙志敬，一個叫尹志平，可是有的？」楊過道：「那便怎地？」郭芙淡淡一笑，說道：「我吩咐下人，給他們安排了歇宿之處，也沒再理會。那知道半夜之中，一名丐幫弟子悄悄來報我知曉，說這兩位道爺竟在房中拔劍相鬥……」楊過哼了一聲，心想尹趙二人自來不和，房中鬥劍亦非奇事。

　　郭芙續道：「我好奇心起，悄悄到窗外張望，只見兩人已經收劍不鬥了，但還在鬥口。姓趙的說那姓尹的和你師父怎樣怎樣，姓尹的並不抵賴，只怪他不該大聲叫嚷……」

　　楊過霍地揭開身上棉被，翻身坐在床沿，喝道：「什麼怎樣怎樣？」郭芙臉上微微一紅，神色頗為尷尬，道：「我怎知道？難道還會是好事了？你寶貝師父自己做的事，她自己才知道。」語氣之中，充滿了輕□。楊過又氣又急，心神大亂，反手一記，拍的一聲，郭芙臉上中了一掌。他憤激之下，出手甚重，只打得郭芙眼前金星亂冒，半邊面頰登時紅腫，若非楊過病後力氣不足，這一掌連牙齒也得打下幾枚。

　　郭芙一生之中那□受過此辱？狂怒之下，順手拔出腰間淑女劍，便向楊過頸中刺去。

　　楊過打了她一掌，心想：「我得罪了郭伯伯與郭伯母的愛女，這位姑娘是襄陽城中的公主，郭伯伯郭伯母縱不見怪，此處我焉能再留？」伸腳下床穿了鞋子，見郭芙一劍刺到，他冷笑一聲，左手回引，右手□地伸出，虛點輕帶，已將她淑女劍奪了過來。

　　郭芙連敗兩招，怒氣更增，只見床頭又有一劍，搶過去一把抓起，拔出劍鞘，便往楊過頭上斬落。楊過眼見寒光閃動，舉起淑女劍在身前一封，那知他昏暈七日之後出手無力，淑女劍舉到胸前，手臂便軟軟的提不起來。郭芙劍身一斜，噹的一聲輕響，雙劍相交，淑女劍脫手落地。

　　郭芙憤恨那一掌之辱，心想：「你害我妹妹性命，卑鄙惡毒已極，今日便殺了你為我妹妹報仇。爹爹媽媽也不見怪。」但見他坐倒在地，再無力氣抗禦，只是舉起右臂護在胸前，眼神中卻殊無半分乞憐之色，郭芙一咬牙，手上加勁，揮劍斬落。

　　那日小龍女騎了汗血寶馬追尋楊過與金輪法王，卻走錯了方向。那紅馬一奔出便是十餘里，待得勒轉馬頭回來再找，楊過等人更是不知去向。她心中憂急，眼見時候過去一刻，楊過的性命便多一分危險，在襄陽周圍三四十里內兜圈子找尋。紅馬雖快，但荒谷極是隱僻，直至過了半夜，她才遠遠聽到武三通號啕大哭之聲。循聲尋去，不久便聽到武氏兄弟掄劍相鬥，跟著又聽到楊過說話。她心中大喜，生怕楊過遇上勁敵，欲待暗中相助，於是下馬將紅馬繫在樹上，悄悄隱身在山石之後，觀看楊過對敵。

　　這一偷看不打緊，只聽得楊過口口聲聲說與郭芙早訂終身，將郭芙叫作「我那未過門的妻子」，而把郭靖夫婦叫作「岳父岳母」。小龍女越聽越是驚心動魄，聽他說郭靖、黃蓉夫婦已招他為婿，暗中傳他武藝，又見他對武氏兄弟發怒，不許他們再見郭芙。他每說一句，小龍女便如經受一次雷轟雷擊，心中糊塗，似乎宇宙萬物於霎時之間都變過了。若是換作旁人，見楊過言行與過去大不相同，定然起疑，自會待事情過後向他問個明白，但小龍女心如水晶，澄清空明，不染片塵，於人間欺詐虛假的伎倆絲毫不知。楊過對旁人油嘴滑舌，胡說八道，對她卻從不說半句戲言，因此她對楊過的言語向來無不深信。眼見武氏兄弟不敵，她自傷自憐，不禁深深歎了一口氣。當時楊過聽到歎息，脫口叫了聲「姑姑」，小龍女並不答應，掩面遠去。楊過還道是李莫愁所發，自己聽錯，也沒深究。

　　小龍女牽了汗血寶馬，獨自在荒野亂走，思前想後，不知如何是好。她年紀已過二十，但一生居於古墓，於世事半點不知，識見便與一個天真無邪的孩童無異，心想：「過兒既與郭姑娘定親，自然不能再娶我了。怪不得郭大俠夫婦一再不許他和我結親。過兒從來不跟我說，自是為了怕我傷心，唉，他待我總是很好的。」又想：「他遲遲不肯下手殺郭大俠，為父報仇，當時我一點不懂，原來他全是為了郭姑娘之故，如此看來，他對郭姑娘也是情義深重之極了。我此時若牽寶馬去給他，他說不定又要想起我的好處，日後與郭姑娘的婚事再起變故。我還是獨自一人回到古墓去罷，這花花世界只教我心亂意煩。」

　　想了一陣，意念己決，雖然心如刀割，但想還是救楊過性命要緊，於是連夜馳回襄陽，托朱子柳送紅馬到荒谷中去交給楊過。

　　這時襄陽城中刺客雖已遠去，但郭靖、黃蓉未曾康復，兀自亂成一團。朱子柳文武全才，當即與魯有腳齊心合力，負起了城防重任。正當忙亂之際，小龍女卻牽了紅馬過來，要他去交給楊過，說什麼要楊過快到絕情谷去，以郭靖初生的幼女去換解毒靈丹，只把朱子柳聽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他追問幾句，小龍女心神煩亂，不願多講，只說快去快去，遲得片刻，楊過性命便有重大危險。

　　她也不理郭芙正在朱子柳身畔，只想：「讓妹妹在絕情谷去耽上幾日，並無大礙，這是為了救你未婚夫婿的情命，你自然也會出力。」她提到楊過的名字，不由得悲從中來，話未說得清楚，珠淚已滾滾而下，當即奔向臥室，倒在床上淒然痛哭。

　　朱子柳於前因絲毫不知，聽了小龍女沒頭沒腦的這幾句話，怎明白她說些什麼，但「遲得片刻，楊過性命便有重大危險」這句話卻非同小可，心想只有到那荒谷走一遭，見機行事便了。出得門來，汗血寶馬已然不見，一問親兵，說道郭姑娘已牽了去，待要找郭芙時，她卻又躲得人影不見。朱子柳暗暗歎氣，心想這些年輕姑娘個個難纏，不是說話不明不白，便是行事神出鬼沒。

　　他掛念楊過的安危，另騎快馬，帶了幾名丐幫弟子，依著小龍女所指點的途逕到那荒谷察看，只見楊過與武氏兄弟一齊倒在地下，武三通正自運氣衝穴，其餘三人卻已奄奄一息，心想「遲得片刻，楊過性命便有重大危險」這話果然不錯，於是急忙救回襄陽，適逢師叔天竺僧自大理到來，當即施藥救治。

　　小龍女在床上哭了一陣，越想越是傷心，眼淚竟不是不能止歇。她這一哭，衣襟全濕，伸手到腰間去取汗巾來擦眼淚，手指碰到了淑女劍，心想：「我把這劍拿去給了郭姑娘，讓他們配成一對兒，也是一件美事。」她癡愛楊過，不論任何對他有益之事無不甘為，於是翻身坐起，也不拭去淚痕，逕自來找郭芙。

　　這時早已過了午夜，郭芙已然安寢，小龍女也不待人通報，掀開窗戶，躍進她房中，將郭芙叫醒，便說「你們原是一對」云云，那就是郭芙對楊過轉述的一番話了。她將淑女劍交給了郭芙，回頭便走。郭芙聽得摸不著頭腦，連問：「你說什麼？我半點兒也不懂。」小龍女淒然不答，一躍出窗。郭芙探首窗外，忙叫：「龍姑娘你回來。」卻見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小龍女低著頭走進花園，一大叢玫瑰發出淡淡幽香，想起在終南山與楊過共練玉女心經時隔花接掌的情景，今日欲再如往時般師徒相處，卻已不可得了。

　　正自發癡，忽聽左首屋中傳出一人的話聲：「你開口小龍女，閉口小龍女，有一天半日不說成不成？」小龍女吃了一驚：「是誰在整天說我？」當下停步傾聽，卻聲得另一個聲音乾笑數聲，說道：「你偏做得，我就說不得？」先一人道：「這是在人家府中，耳目眾多，若是讓旁人聽了去，我全真教聲名何在？」後一人道：「嘿嘿，你居然還會想到我全真教的聲名？那晚終南山玫瑰花旁，這銷魂滋味……哈哈。」說到這□，只是乾笑，再也不說下去了。

　　小龍女更是吃驚，疑心大起：「難道那晚過兒跟我親熱，卻讓這兩個道士瞧見了？」從兩人語音之中，已知說話的是尹志平與趙志敬，於是悄悄走到那屋窗下，蹲著身子暗聽。這時兩人話聲轉低，但小龍女與他們相隔甚近，仍是聽得清清楚楚。

　　只聽尹志平氣忿忿的道：「趙師兄，你日晚不斷的折磨我，到底為了什麼？」趙志敬道：「你自己明白。」尹志平道：「你要我幹什麼？我都答應了，我只求你別再提這件事，可是你卻越說越凶。是不是要我當場死在你面前？」趙志敬冷笑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忍不住，不說不行。」

　　尹志平聲音突然響了一些，說道：「你道我當真不知？你是妒忌，是妒忌我那一刻做神仙的時光？」這兩句話甚是古怪，趙志敬並不答話，似要冷笑，卻也笑不出來。隔了好一會兒，尹志平喃喃的道：「不錯，那晚在玫瑰叢中，她給西毒歐陽鋒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終於讓我償了心願。是啊，我不用向你抵賴，倘若我不說，你也不會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說了，你便不斷的煩擾我，折磨我……可是，可是我也不後悔，不，一點也不後悔……」說到後來，語聲溫柔，就似在夢中囈語一般。

　　小龍女聽著這些話，一顆心慢慢沉了下去，腦中便似轟轟亂響：「難道是他，不是我心愛的過兒？不，不會的，決不會，他說謊，一定是過兒。」

　　只聽得趙志敬又說起話來，語音冷酷僵硬：「是啊，你自然一點也不後悔。你本來不用跟我說，可是你心中忍不住喜歡，非跟一個人說說不可。好啊，那我便天天跟你說，無時無刻不提醒你，但你怎麼又怕聽了呢？」突然聽得牆壁上發出砰砰幾聲，原來是尹志平以頭撞牆，說道：「你說好了，都說出來好了，說得讓天下人人都知道了，我也不怕……不，不，趙師兄，你要做什麼我都答應，只求你別再提了。」

　　小龍女一晚之間，接連聽到兩件心為之碎、腸為之斷的大事，迷迷糊糊的站在窗下，雖然聽著尹趙二人說話，但於他們言中之意一時竟然難以領會。

　　只聽趙志敬冷笑幾聲，說道：「咱們修道之士，一個把持不定，墮入了魔障，那便須以無上定力，斬毒龍，返空明。我不住提那小龍女的名字，是要你習聽而厭，由厭而憎。這是助你修練的一番美意啊。」尹志平低聲道：「她是天仙化身，我怎能厭她憎她？」突然提高聲音說道：「哼，你不用說得好聽，你的惡毒心腸，難道我會不知？你一定對我妒忌，二來心恨楊過，要揭穿這件事情，教他師徒二人終身遺恨。」

　　小龍女聽到「楊過」兩字，心中突的一跳，低低的道：「楊過，楊過。」說到這名字的時候，不自禁的感到一陣柔情密意，她盼望尹趙二人不住的談論楊過，只要有人說著他的名字，她就說不出的歡喜。

　　只聽趙志敬也提高了聲音，恨恨的道：「我若不令這小雜種好好吃一番苦頭，難消心頭之恨，哼哼，只是……」尹志平道：「只是他武功太強，你我不是他的敵手，是不是？」趙志敬道：「那也未必，他一手旁門左道的邪派武功，何足為奇？但教撞在我手□，哼哼！咱們全真派玄門武功是天下武術正宗，還會怕這小子？尹師弟，你好好瞧著，我不會讓他舒舒服服的送命，不是他壞了他兩個招子，便是斷了他雙手，教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時讓你的小龍女姑娘在旁瞧著，那也有趣得緊啊。」

　　小龍女打了個寒噤，若在平時，她早已破窗而入，一劍一個的送了二人性命，但此時懊悶欲絕，只覺全身酸軟無力，四肢難動。

　　又聽尹志平冷笑道：「你這叫做一廂情願。咱們的玄門正宗，未必就及得上人家的旁門左道。」趙志敬怒罵：「狗東西，全真教的叛徒！你與那小龍女有了苟且之事，連人家的武功也贊到天上去啦！」尹志平連日受辱，此時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你罵我什麼？須知做人不可趕盡殺絕！」

　　趙志敬自恃對方的把柄落在自己手□，只要在重陽宮中宣揚出來，前任掌教馬師伯、現任掌教丘師伯非將他處死不可，是以一直對他侮辱百端，而尹志平確也始終不敢反抗，這時聽他竟然出言不遜，心想若不將他制得服服貼貼，自己的大計便難以成功，當下踏上一步，反手便是一掌。

　　尹志平沒料他竟會動手，急忙抵頭，拍的一響，這一掌重重的打在他後頸之中，身子一幌，險些兒跌倒。他狂怒之下，抽出長劍，挺劍刺出。趙志敬側身避過，冷笑道：「好啊，你居然有膽子跟我動手。」說著便拔劍還擊。尹志平低沉著嗓子道：「給你這般日夜折磨，左右也是個死，不如今日讓你殺了，倒也乾脆。」說著催動劍招，著著進逼。他是丘處機的首徒，武功與趙志敬各有所長。兩人所學招數全然相同，一動上手原是不易分出高下，但他鬱積在心，此時只求拚個同歸於盡，趙志敬卻另有重大圖謀，決不肯傷他性命，是以二三十招一過，趙志敬已給逼到了屋角之中，大處下風。

　　他二人在屋中乒乒乓乓的鬥劍，早有丐幫弟子去報知了郭芙。她急忙披衣趕來，見小龍女站在窗下，叫了她一聲：「龍姑娘！」小龍女呆呆出神，竟是聽而不聞。郭芙好奇心起，不即進屋，也在窗下一站，只聽得趙志敬伸劍左攔右架，口中卻在不乾不淨的譏嘲笑罵，竟是語語都侵涉到小龍女身上。

　　郭芙聽得屋內兩人越說越不成話，不便再站在窗下，一扭頭待要走開，卻見小龍女仍是呆呆的站著，似對二人的污言穢語絲毫不以為意，心中大是奇怪，低聲問道：「他們的話可是真的？」小龍女茫然點了點頭，道：「我不知道，也許……也許是真的。」郭芙頓起輕□之心，哼了一聲，頭也不回的走了。

　　尹趙二道在激鬥之際，也已聽到房外有人說話，噹的一響，兩柄長劍一交，便即分開，齊聲問道：「是誰？」小龍女緩緩的道：「是我。」尹志平全身打個寒戰，顫聲道：「你是誰？」小龍女道：「小龍女！」

　　這三字一出口，不但尹志平呆若木雞，連趙志敬也是如同身入冰窟。那日大勝關英雄宴上，只一招便給她掌按前胸，受了重傷，此後將養多日方愈，跟她動手，實無招架餘地。他萬料不到小龍女竟也會在襄陽城中，適才自己這番言語十九均已給她聽見，一時之間嚇得魂飛魄散，只想：「怎生逃命才好？」

　　尹志平心情異常，卻沒想到逃命，伸手推開了窗子。只見窗外花叢之旁，俏生生、淒冷冷的站著一個白衣少女，正是自己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當世艷極無雙的小龍女！

　　尹志平癡癡的道：「是你？」小龍女道：「不錯，是我。你們適才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尹志平點頭道：「是真的！你殺了我罷！」說著倒轉長劍，從窗中遞了出去。小龍女目發異光，；中淒苦到了極處，悲憤到了極處，只覺便是殺一千個、殺一萬個人，自己也已不是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深愛楊過，眼見長劍遞來，卻不伸手去接，只是茫然向尹趙二人望了一眼，實是打不定主意。

　　趙志敬瞧出了便宜，心想這女子神智失常，只怕是瘋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伸手挽住了尹志平的胳臂，獰笑道：「快走，快走，她捨不得殺你呢！」用力一拉，搶步出門。尹志平早已魂不守舍，全身沒了力氣，給他一拉，踉踉蹌蹌的跟了出去。趙志敬展開輕功，提氣急奔。尹志平起初由他拉著，奔出數丈後，自身的輕功也施展出來。兩人投師學藝還均在郭靖之前，這一發力，頃刻間便奔到東城城門邊。

　　城門旁有十多名丐幫弟子隨著兩隊官兵巡邏。領頭的丐幫弟子認得尹趙二人，知他們是全真高士，論輩份還是郭靖的師兄，聽趙志敬說有要事急欲出城，好在此時城外並無敵軍來攻，當即下令開城。城門開得剛可容身，尹趙二人一躍便到了城外。領頭的丐幫弟子讚道：「好俊的輕身功夫！」待要閉城，眼前突然白影一閃，似有什麼人出了城。他大吃一驚，問道：「什麼？」那人影早已不見。他縱到城門口向外望時，此時天甫黎明，六七丈外便朦朦朧朧的瞧不清楚，那□瞧到有人？他回身詣問，旁人均說沒瞧見什麼。他揉了揉雙眼，暗罵：「見鬼！」看來是連日辛勞，眼睛花了。

　　尹趙二人不敢停步，直奔出數里才放慢腳步。趙志敬伸袖抹去額頭淋漓大汗，叫道：「好險，好險！」回頭向來路一看，不由得雙膝酸軟，險些摔倒，原來身後十餘之外，一個白衣少女站定了腳步，呆呆的望著自己，卻不是小龍女是誰？趙志敬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啊」的一聲，脫口大呼，只道早已將她拋得無影無縱，那知她始終跟隨在後，只是她足下無聲，自己竟然毫沒知覺，當下拉住尹志平的手臂提氣狂奔。

　　他一口氣奔出十餘丈，回頭再望，只見小龍女仍然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相距三四丈遠近。趙志敬六神無主，掉頭又跑，他卻不敢時時向後返視，因每一回顧，心中多一次驚恐，雙腿漸漸無力，說道：「尹師弟，她此時若要殺死咱們二人，可說易如反掌，她定是另有奸惡陰謀。」尹志平惘然道：「什麼另有奸惡陰謀？」趙志敬道：「我猜想她是要擒住咱們，在天下英雄之前指斥你的醜行，打得我全真派從此抬不起頭來。」尹志平心中一凜，他此時對自己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倘若小龍女提劍要殺，決不反抗，但他自幼投在丘處機門下，師恩深重，威震天下的全真派若是由己而敗，卻是萬萬不可，想到此處，不由得背脊上全都涼了，當下腿下加勁，與趙志敬並肩飛奔。

　　兩人只揀荒野無路之處奔去，有時忍不住回頭一瞧，總見小龍女跟在數丈之外。古墓派輕功天下無雙，小龍女追蹤二人可說毫不費力，只是她遇上了這等大事，實不知如何處置才是，只好跟隨在後，不容二人遠離。

　　尹趙二人本就心慌意亂，但見小龍女如影隨形的跟著，不免將她的用意越猜越惡，驚懼與時俱增，從清晨奔到中午，又自中午奔到午後未刻，四五個時辰急奔下來，饒是二人內力深厚，也己支持不住，氣喘吁吁，腳步踉蹌，比先前慢了一倍尚且不止。此時烈日當空，天氣炎熱，兩人自□至外全身都已汗濕。又跑一陣，兩人又饑又渴，眼見前面有一條小溪，不禁都橫了心：「就算被她擒住，那也無法。」撲到溪邊，張口狂飲溪水。

　　小龍女緩緩走到溪水上游，也掬上幾口清水喝了。臨流映照，清澈如晶的水中映出一個白衣少女，雲鬢花顏，真似凌波仙子一般。小龍女心中只覺空蕩蕩地，傷心到了極處，反而漠然，順手在溪邊摘了一朵小花插在鬢邊，望著水中倒影，癡癡的出神。

　　尹趙二人一面喝水，一面不住偷眼瞧她，見她似神遊物外，已渾然忘了眼前之事，兩人互相使個眼色，悄悄站起，躡步走到小龍女背後，一步步的漸漸走遠，數次回首，見她始終望著溪水，於是加快腳步，向前急走，不久便又到了大路。

　　兩人只道這次真正脫險，那知尹志平偶一返顧，只見小龍女又已跟在身後。尹志平臉如死灰，叫道：「罷了，罷了！趙師哥，咱們反正逃不了，她要殺要剮，只索由她！」說著停住了腳步。趙志敬大怒，喝道：「你是死有應得，我幹麼要陪著你送終？」拉著他手臂要走。尹志平心灰意懶，不想再逃。趙志敬又是害怕又是憤怒，斗地一掌，反手打了他一記耳光。尹志平怒道：「你又打我？」小龍女見兩人忽又動手，大是奇怪。

　　就在此時，迎面馳來兩騎馬，馬上是兩名傳達軍令的蒙古信差。趙志敬心念一動，低聲道：「搶馬！咱們假裝打架，別引起小龍女疑心。」當即揮掌劈去。尹志平舉手擋開，還了一掌，趙志敬退了幾步，兩人漸漸打到大路中心。兩名蒙古兵去路被阻，勒馬呼叱。尹趙二人突然躍起，分別將兩名蒙古兵拉下馬背，擲在地下，跟著翻身上馬，向北急馳。

　　兩匹馬都是良馬，奔跑迅速。兩人回頭望時，見小龍女並未跟來，這才放心。向北馳出十餘里，到了一處三岔路口。趙志敬道：「她見二馬向北，咱們偏偏改道往東。」韁繩向右一帶，兩騎馬上了向東的岔道。傍晚時分，到了一個小市鎮上。

　　二人整日奔馳，粒米未曾入口，疲耗過甚，已是飢火難熬，當即找到一家飯鋪，命多計切盤牛肉，拿三斤薄餅。趙志敬坐下後驚魂略定，想起今日之險，猶有餘悸，只不知小龍女何以總是在後跟隨，卻不動手。尹志平臉如死灰，垂下了頭，兀自魂不守舍。不久牛肉與薄餅送了上來，二人舉筷便吃，忽聽得飯鋪外人喧馬嘶，吵嚷起來，有人大聲喝道：「這兩匹馬是誰的？怎地在此處？」呼叫聲中帶有蒙古口音。

　　趙志敬站起身來，走到門口，只見一個蒙古軍官帶著七八名兵卒，指著尹趙二人的坐騎正自喝問。飯鋪的多計驚呆了，不住打躬作揖，連稱：「軍爺，大人！」

　　趙志敬給小龍女追逼了一日，滿腔怒火正無處發□，見有人惹上頭來，當即挺身上前，大聲道：「牲口是我的！幹什麼？」那軍官道：「那□來的？」趙志敬道：「是我自己的！關你什麼事？」此時襄陽以北全已淪入蒙古軍手中，大宋百姓慘遭屠戮欺壓，那有人敢對蒙古官兵如此無禮？那蒙古軍官見趙志敬身形魁梧，腰間懸劍，心中存了三分疑忌：「你是買來的還是偷來的？」

　　趙志敬怒道：「什麼買來偷來？是道爺觀中養大的。」那軍官手一揮，喝道：「拿下了！」七八名兵卒各挺兵刃，圍了上來。趙志敬手按劍柄，喝道：「憑什麼拿人？」那軍官冷笑道：「偷馬賊！當真是吃了豹子心肝，動起大營的軍馬來啦，你認不認？」說著披開馬匹後腿的馬毛，靈出兩個蒙古字的烙印。原來蒙古軍馬均有烙印，註明屬於某營某部，以便辨認。趙志敬順手從蒙古軍士手中搶來，那□知曉？此時一見，登時語塞，強辯道：「誰說是蒙古軍馬？我們道觀中的馬匹便愛烙上幾個記，難道犯法了麼？」

　　那軍官大怒，心想自南下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強橫的狂徒，搶上來伸手便抓向趙志敬胸口。趙志敬左手一勾，反掌抓住了他手腕，跟著右掌揮出，拿住了他背心，將他身子高高舉起，在空中打了三個旋子，跟著向外一送。那軍官身不由主的飛了出去，剛好摔進了一家磁器□子，只聽乒乓、嗆啷之聲不絕，一座座磁器架子倒將下來，碗碟器皿紛紛跌落，那軍官全身被磁器碎片割得鮮血淋漓，壓在磁器堆中，那□爬得起身？眾兵卒搶上來救護，搬架的搬架，扶人的扶人，再也顧不得去捉拿偷馬賊了。

　　趙志敬哈哈大笑，回入飯鋪，拿起筷子又吃。這亂子一闖，鎮上家家店舖關上了門板，飯鋪的顧客霎時間走得乾乾淨淨，均想蒙古軍暴虐無比，此番竟有漢人毆打蒙古軍官，只怕血洗全真也是有的。趙志敬吃了幾口，忽見飯鋪掌櫃走上前來，噗的一聲，跪倒在地，連連磕頭。趙志敬知他怕受牽連，一笑站起，說道：「我們也吃飽了，你不用害怕，我們馬上就走。」掌櫃的嚇得臉如土色，更是不住的磕頭。

　　尹志平道：「他怕咱們一走，蒙古兵問飯鋪子要人。」他素來精明強幹，只是對小龍女癡心狂戀，這才作事荒謬乖張，日常處事其實遠勝於趙志敬，困此馬鈺、丘處機等均有意命他接任掌教，此時心念一轉，說道：「快拿上好的酒饌來，道爺自己作事自己當，你們怕什麼了？」掌櫃的喏喏連聲，爬起身來，忙吩咐趕送酒饌。

　　那軍官受傷不輕，掙扎著上了馬背。趙志敬笑道：「尹師弟，今日受了一天惡氣，待會須得打他們個落花流水。」尹志平哼了一聲，眼見那蒙古軍官帶領士兵騎馬走了。飯鋪中眾人慌成一團，精美酒食紛紛送上，堆滿了一桌。

　　尹趙二人吃了一陣，尹志平突然站起身來，反手一掌，將在旁侍候的夥計打倒地。掌櫃的大驚，三腳兩步的趕了過來，陪笑道：「這該死的小子不會侍候，道爺息怒……」話未說完，尹志平飛起左腿，輕輕將他踢倒在地。趙志敬還道他神智兀自錯亂，叫道：「尹師弟……你……」尹志平掀起旁邊一張桌子，碗碟倒了一地，隨即又將兩名夥計打倒，順手點了各人穴道，雙手一拍，道：「待會蒙古官兵到來，見你們店中給打得這般模樣，就不會遷怒你們了，懂不懂？你們自己不妨再打個頭破血流。」

　　眾人恍然大悟，連稱妙計。眾店伴當即動手，你打我，我打你，個個衣衫撕爛，目青鼻腫。過不多時，忽聽得青石板街道上馬蹄聲響，數乘馬急馳而至。眾店伴紛紛倒地，大呼小叫：「啊喲，打死人啦！」「痛啊，痛啊！」「道爺饒命！」

　　馬蹄聲到了飯鋪門前果然止息，進來四名蒙古軍官，後面跟著一個身材高瘦的藏僧，一個又黑又矮的胡人，那胡人雙腿已斷，雙手各撐著枴杖。蒙古軍官見飯鋪中亂成這等模樣，皺起眉來，大聲呼喝：「快拿酒飯上來，老爺們吃了便要趕路。」

　　掌櫃的一楞，心想：「原來這幾個軍爺是另一路的。待那挨了打的軍爺領了人來，卻又怎地？」正自遲疑，幾名軍官已揮馬鞭夾頭夾腦劈將過來。那掌櫃的忍著痛連聲答應，苦於爬不起身，當下另有夥計上前招呼，安排席位。

　　那藏僧便是金輪法王，黑矮胡人自是尼摩星了。他二人那日踏中冰魄銀針，在山洞外糾纏廝打，雙雙跌落山崖。幸好崖邊生有一株大樹，法王於千鈞一髮之際伸出左手牢牢抓住。尼摩星其時已是半昏半醒，卻仍是緊抱法王身子不放。法王一瞧週遭情勢，左手運勁一推，兩人齊往崖下草叢中跌落，順著斜坡骨碌碌的滾了十餘丈，直到深谷之底方始停住。兩人四肢頭臉給山坡上的沙下荊棘擦得到處都是傷痕。

　　法王右手反將過來，施小擒拿手拗過尼摩星的手臂，喝道：「你到底放是不放？」尼摩星昏昏沉沉中無力反抗，給他一拗之下，左臂鬆開，右手卻仍是抓住他的後心。法王冷笑道：「你雙足中了劇毒，不思自救，胡鬧些什麼？」

　　這兩句話直如當頭棒喝，尼摩星低頭一看，只見自己兩隻小腿已腫得碗口粗細，知道若不急救，轉眼便是性命難保，一咬牙，拔出插在腰間的鐵蛇，喀喀兩響，將兩條小腿一齊砍下，登時鮮血狂噴，人也暈了過去。法王見他如此勇決，倒也好生佩服，又想他雙足殘廢，從此不足為患，伸手點了他雙腿膝彎處的「曲泉穴」及大腿上的「五里穴」，先止血流，然後取出金創藥敷上創口，撕下他外衣包紮了斷腿。

　　天竺武士大都練過睡釘板、坐刀山等等忍痛之術，尼摩星更是此中能手，他一等血止，便坐了起來，說道：「好，你救了我的，咱們怨仇便不算的。」法王微微苦笑，心想：「你雙腳雖失，身上劇毒倒已除了，我的處境反不如你。」於是盤膝坐下運功，強將足底的毒氣緩緩逼出，一個多時辰之中只逼出一小灘黑水，但已累得心跳氣喘。

　　兩人在荒谷之中將養了幾日，法王以上乘內功逼出了毒質，尼摩星的傷口也不再流血，折了兩段樹枝作枴杖，這才出得谷來。不久與幾個蒙古軍官相遇，同返忽必烈大營，卻在這市鎮上與尹趙二人相遇。

　　尹志平與趙志敬見到法王，不由得相顧失色。二人在大勝關英雄大會之中曾見他顯示武功，委實是驚世駭俗，又想起他兩名弟子達爾巴與霍都當年進襲終南山重陽宮，連全真諸子也不易抵敵，此刻狹路相逢，心中都是慄慄危懼。二人使個眼色，便欲脫身走路。

　　那日英雄大會，中原豪傑與會的以千百數，尹趙識得法王，法王卻不識二道。他雖見飯鋪中打得人傷物碎，但此刻兵荒馬亂，處處殘破，也不以為意。他這次前赴襄陽，鬧了個大敗而歸，見到忽必烈時不免臉上無光，心中只在籌思如何遮掩，見兩個道士坐著吃飯，自是毫不理會。

　　就在此時，飯鋪外突然一陣大亂，一群蒙古官兵衝了進來，一見尹趙二人，呼叱叫嚷，便來擒拿。尹志平見法王座位近門，若是向外奪路，經過他身畔，只怕他出手干預，低聲說道：「從後門逃走！」伸手將一張方桌一推，忽朗朗一聲響，碗碟湯水打成一地，兩人躍起身來，奔向後門。

　　尹志平將要衝到後堂，回頭一瞥，只見法王拿著酒杯，低眉沉吟，對店中這番大亂似乎視而不見，心中一喜：「他不出手便好。」突然眼前黑影一閃，那西域矮子躍了過來，左手連幌，舉枴杖向尹趙肩頭各擊一下。尹志平與趙志敬從未見過此人，但見他身法快捷，出手悍猛，立即沉肩閃躍。尼摩星出杖落空，「咦」的一聲，見這兩個道士居然並非庸手，倒也有些詫異，左杖著地撐住，右手枴杖舉起，自外向內回擊，阻住了二人的去路。二道雙劍齊出，左右分刺，要將他迫退，奪路外闖。

　　尼摩星武功雖較尹趙二道為強，但雙腿斷折不久，元氣大傷未復，一手揮杖與二道動手，另一枴杖必須支地，數招一過，已然不支。法王緩步上前，眼見趙志敬劍尖刺到，直指尼摩星前胸，尼摩星舉杖擋架，尹志平長劍抵他右脅。這一劍招數極是狠辣，尼摩星非棄杖後躍不可。法王大步跨上，正好尼摩星身子躍起，便伸左臂托在他臀下，將他抱了起來，右手按上他手臂。其時他枴杖與趙志敬的長劍尚未分離，法王的內力從杖上傳將過去，趙志敬只覺右臂劇震，半邊胸口發熱，噹的一聲，長劍落地。

　　尼摩星內力不足，變招卻是奇速，一見趙志敬長劍脫手，立即回轉枴杖，已與尹志平長劍黏住。法王又在尼摩星臂上一按，尹志平有趙志敬前車之□，立即運力反擊，豈知法王的內力亦剛亦柔，喀的一聲，長劍斷折，手中只□下半截斷劍。法王輕輕將尼摩星放下，雙手外分，搭在尹趙二人肩頭，笑道：「兩位素不相識，何須動武？如此身手，已是中土第一流劍士，且請坐下談談如何？」他出手並無凌厲之態，但雙手這麼一搭，二道竟自閃避不了，只覺登時有千斤之力壓在肩頭，沉重無比，惟有急運內力相抗，那□還敢答話？只怕張口後內息鬆了，自肩至腰的骨骼都要被他壓斷。

　　這時衝進來的蒙古官兵已在四周圍住，領頭的將官是個千戶，識得法王是蒙古護國法師，四大王忽必烈對他極為椅重，當即上前行禮，說道：「國師爺，這兩個道人偷盜軍馬，毆打官兵，多蒙國師爺出手……」他話未說完，向尹志平連看數眼，突然問道：「這位可是尹志平尹道爺？」尹志平點了點頭，卻不認得那人是誰。法王將搭在他肩頭的手略略一鬆，稍減下壓之力，心想：「這兩個道士不過四十歲左右，內功居然如此精純，倒也不易。」那蒙古千戶笑道：「尹道爺不認識我了麼？十九年前，咱們曾一同在花刺子模沙漠中烤黃羊吃，我叫薩多。」

　　尹志平存細一瞧，喜道：「啊，不錯，不錯！你留了大鬍子，我不認得你啦！」薩多笑道：「小人東西南北奔馳了幾萬里，頭髮鬍子都花白了，道爺的相貌可沒大變啊。怪不得成吉思汗說你們修道之士都是神仙。」轉頭向法王道：「國師爺，這位道爺從前到過西域，是成吉思汗請了去的，說起來都是自己人。」法王點了點頭，收手離開二人肩頭。

　　當年成吉思汗邀請丘處機前赴西域相見，諮以長生延壽之術。丘處機萬里西遊，帶了一十九名弟子隨侍，尹志平是門下大弟子，自在其內。成吉思汗派了二百軍馬供奉衛護丘處機諸人。那時薩多只是一名小卒，也在這二百人之內，是以識得尹志平。他轉戰四方二十年，積功升為千戶，不意忽然在此與他相遇，心中極是歡喜，當下命飯鋪中夥計快做酒飯，自己末座相陪，對尹志平好生相敬，那盜馬毆官之事自是一笑而罷。薩多詢問丘處機與其餘十八弟子安好，說起少年時的舊事，不由得□□戟張，豪態橫生。

　　法王也曾聽過丘處機的名頭，知他是全真派第一高手，眼見尹趙二人武功不弱，心想全真派劍術內功果然名不虛傳，自己此番幸得一出手便制了先機，否則當真動手，卻也須二三十招之後方能取勝。

　　突然間門口人影一閃，進來一個白衣少女。法王、尼摩星、尹趙二道心中都是一凜，進來的正是小龍女。這中間只有尼摩星心無芥蒂，大聲道：「絕情谷的新娘子，你好！」小龍女微微頷首，在角落□一張小桌旁坐了，對眾人不再理睬，向店伴低聲吩咐了幾句，命他做一份口蘑素面。

　　尹趙二人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大是惴惴不安。法王也怕楊過隨後而來，他生平無所畏懼，就只怕楊龍二人雙劍合璧的「玉女素心劍法」。三人各懷心事，不再說話，只是大嚼飯菜。尹趙二人此時早知吃飽，但如突然默不作聲，不免惹人疑心，只得吃個不停，好使嘴巴不空。

　　薩多卻是興高采烈，問道：「尹道長，你見過我們四王子麼？」尹志平搖了搖頭。薩多道：「忽必烈王爺是拖雷四王爺的第四位公子，英明仁厚，軍中人人擁戴。小將正要去稟報軍情，兩位道爺若無要事在身，便請同去一見如何？」尹志平心不在焉，又搖了搖頭。趙志敬心念一動，問法王道：「大師也是去拜見四王子麼？」法王道：「是啊！四王子真乃當今人傑，兩位不可不見。」趙志敬喜道：「好，我們隨大師與薩多將軍同去便是。」伸手桌下在尹志平腿上一拍，向他使個眼色。薩多大喜，連說：「好極，好極！」

　　尹志平的機智才幹本來遠在趙志敬之上，但一見了小龍女，登時迷迷糊糊，神不守舍，過了好一陣子，才明白趙志敬的用意，他是要藉法王相護，以便逃過小龍女的追殺。

　　各人匆匆用罷飯菜，相偕出店，上馬而行。法王見楊過並未現身，放下了心，暗想：「全真教是中原武林的一大宗派，若能籠絡上了以為蒙古之助，實是奇功一件。明日見了王爺，也有個交代。」當下言語中對尹趙二人著意接納。

　　此時天色漸黑，眾人馳了一陣，只聽背後蹄聲得得，回過頭來，只見小龍女騎了一匹驢子遙遙跟隨在後。法王心中發毛，暗想：「單她一人決不是我對手，何以竟敢如此大膽，跟隨不捨？莫非楊過那小子在暗中埋伏麼？」他與尹趙二道初次相交，唯恐稍有挫折，墮了威風，當下只作不知。

　　眾人馳了半夜，到了一座林中。薩多命隨行軍士下鞍歇馬，各人坐在樹底休息。只見小龍女下了驢子，與眾人相隔十餘丈，坐在林邊。她越是行動詭秘，法王越是持重，不敢冒然出手。趙志敬見尼摩星曾與小龍女招呼，不知她與法王有何瓜葛，不敢向她多望一眼。歇了半個時辰，眾人上馬再行，出得林後，只聽蹄聲隱隱，小龍女又自後跟來。

　　直至天明，小龍女始終隔開數十丈，跟隨在後。

　　這時來到一處空曠平原，法王縱目眺望，四下□並無人影，心中毒念陡起：「我生平縱橫無敵，來到中原，卻接連敗在小龍女和楊過那小子雙劍合璧之下。今日她對我緊追不捨，定無善意，我何不出其不意的驟下殺手，將她斃了？她便有幫手趕到，也已不及救援。此女一死，世間無人再能制我。」他心念已決，正要勒馬停步，忽聽得前面玎玲、玎玲的傳來幾下駝鈴聲，數里外塵頭大起，一彪人馬迎頭奔來。

　　法王好生懊悔：「若知她的後援此刻方到，我早就該下手了。」忽聽薩多「咦」的一聲，叫道：「奇怪！」法王見對面奔來的是四頭駱馳，右首第一頭駱駝背上豎著一面大旗，旗□上七叢白毛迎風飄揚，正是忽必烈的帥纛，但遠遠望去，駱駝背上卻無人乘坐。薩多道：「王爺來了！」縱馬迎上，馳到離駱駝相隔半里之外，滾鞍下馬，恭恭敬敬的站在道旁。

　　法王心想：「既是王爺來此，可不便殺這女子了。」他自重身份，若被忽必烈見他下手殺一孤身少女，不免受其輕視，當下緩緩馳近，但見四頭駱駝之間懸空坐著一人。那人白鬚白眉，笑容可掬，竟是周伯通。

　　只聽他遠遠說道：「好啊，好啊，大和尚，黑矮子，咱們又在這□相會，還有這個嬌嬌滴滴的小姑娘也來啦。」法王心中奇怪，此人花樣百出，又怎能懸空而坐？待得雙方又近了些，這才看清，原來四頭駱駝之間幾條繩子結成一網，周伯通便坐在繩網之上。

　　周伯通向來不去重陽宮，與馬鈺、丘處機諸人也極少往來，因此尹志平與趙志敬與他並不相識。他們雖曾聽師父說起過有這麼一位獨往獨來、遊戲人間的師叔祖，但久未聽到他的消息，多半已不在人世，此刻相見，均未想到是他。當年嘉興煙雨樓大戰，周伯通趕到時已是濃霧瀰漫，人人目不見物，尹志平雖曾聞其聲，卻始終未見到他一面。

　　法王雙眉微皺，心想此人武功奇妙，極不好惹，問道：「王爺在後面麼？」周伯通向後一指，笑道：「過去三四十里，便是他的王帳。大和尚，我勸你此刻還是別去為妙。」法王道：「為什麼？」周伯通道：「他正在大發脾氣，你這一去，只怕他要砍掉你的光頭。」法王慍道：「胡說八道！王爺為什麼發脾氣？」周伯通指著豎在駱駝背上的王旗，笑道：「王爺的王旗給我偷了來，他幹麼不發脾氣？」法王一怔，問道：「你偷了王旗來幹麼？」周伯通道：「你識得郭靖麼？」法王點點頭道：「怎麼？」周伯通笑道：「他是我的結義兄弟。咱哥兒倆有十多年不見啦，我牽記得緊，這便要瞧瞧去。他在襄陽城跟蒙古人打仗，我就偷了蒙古王爺的王旗，給他送一份大禮。」

　　法王猛吃一驚，暗想此事可十分糟糕，襄陽城攻打不下，連王旗也給敵人搶了去，這個臉可丟得大了，非得想個法兒將旗子奪回不可。

　　只見周伯通一聲呼喝，四頭駱駝十六隻蹄子翻騰而起，一陣風般向西馳去，遠遠繞了個圈子，這才奔回。王旗在風中張開，獵獵作響。周伯通站直身子，手握四□，平野奔馳，大旗翻捲，宛然是大將軍八面威風。

　　但見他得意非凡，奔到臨近，「得兒」一聲，四頭駱駝登時站定，想是他手勁厲害，勒得四駝不得不聽指揮。周伯通笑道：「大和尚，我這些駱駝好不好？」法王大拇指一豎，讚道：「好得很，佩服之至！」心中卻在尋思如何奪回王旗。周伯通左手一揮，笑道：「大和尚、小姑娘，老頑童去也！」

　　尹志平與趙志敬聽到「老頑童」三字，脫口呼道：「師叔祖？」一齊翻鞍下馬。尹志平道：「這位是全真派的周老前輩麼？」周伯通雙眼骨碌碌的亂傳，道：「哼，怎麼？小道士快磕頭罷。」

　　尹趙二人本要行禮，聽他說話古□古怪，卻不由得一怔，生怕拜錯了人。周伯通問道：「你們是那個牛鼻子的門下？」尹志平恭恭敬敬的答道：「趙志敬是玉陽子王道長門下，弟子尹志平是長春子丘道長門下。」周伯通道：「哼，全真教的小道士一代不如一代，瞧你們也不是什麼好腳色。」突然雙腳一踢，兩隻鞋子分向二人面門飛去。

　　尹志平眼看鞋子飛下來的力道並不勁急，便在臉上打中一下，也不礙事，不敢失了禮數，仍是躬身行禮，趙志敬卻伸手去接。那知兩隻鞋子飛到二人面前三尺之處突然折回。趙志敬一手抓空，眼見左鞋飛向右邊，右鞋飛向左邊，繞了一個圈子，在空中交叉而過，回到周伯通身前。周伯通伸出雙腳，套進鞋中。

　　這一下雖是遊戲行逕，但若非俱有極深厚的內力，決不能將兩隻鞋子踢得如此恰到好處。金輪法王與尼摩星曾在忽必烈營帳中見過他飛戟擲人、半途而墮的把戲，這飛鞋倒回的功夫其理相同，只是踢出時足少上加了一點回勁，因此見了也不怎麼驚異，但趙志敬伸手抓了個空，卻不禁大為駭服，憑他武功，便有極厲害的暗器射來，也能隨手接過，百不失一，豈知一隻緩緩飛來的破爛鞋子竟會抓不到手，當下再無懷疑，跟著尹志平拜倒，說道：「弟子趙志敬叩見師叔祖。」

　　周伯通哈哈大笑，說道：「丘處機與王處一眼界太低，盡收些不成器的弟子，罷了罷了，誰要你們磕頭？」大叫一聲：「衝鋒！」四頭駱駝豎耳揚尾，發足便奔。

　　法王飛身下馬，身形幌處，已擋在駱駝前面，叫道：「且慢！」雙掌分別按在一頭駱駝前額。四頭駱駝正自向前急衝，被他這麼一按，竟然倒退兩步。

　　周伯通大怒，喝道：「大和尚，你要打架不成？老頑童十多年沒逢對手，拳頭發□，來來來，咱們便來斗幾個回合。」他生平好武，但近年來武功越練越強，要找尋對手實是艱難無比，他知法王身手了得，正可陪身己過招，說著便要下駝動手。

　　法王搖手道：「我生平不跟無恥之徒動手。你只管打，我決不還手。」周伯通大怒，道：「你怎敢說我是無恥之徒？」法王道：「你明知我不在軍營，便去偷盜王旗，這不是無恥麼？你自知非我敵手，覷準我走開了，這才偷偷去下手。嘿嘿，周伯通，你太不要臉了。」周伯通道：「好，我是不是你敵手，咱們打一架便知。」法王搖頭說道：「我說過不跟無恥之徒動手，你勉強我不來。我的拳頭得有骨氣，打在無恥之徒身上，拳頭要發臭的，三年另六個月中，臭氣不會褪去。」周伯通怒道：「依你說便怎地？」法王道：「你將王旗讓我帶去，今晚你再來盜，我在營中守著。不論你明搶暗偷，只要取得到手，我便佩服你是個大大的英雄好漢。」

　　周伯通最不能受人之激，越是難事，越是要做到，當即拔下王旗，向他擲去，叫道：「接著了，今晚我來盜便是。」法王伸手接住，旗□入手，才知這一擲之力實是大得異乎尋當，忙運內勁相抗，但終於還是退了兩步，這才拿椿站住。

　　四頭駱駝本來發勁前衝，但被法王掌力抵住了，此時他掌力陡鬆，四頭駱駝忽地同時跳起，躍出二丈有餘，向前急奔。眾人遙望周伯通的背影，並見四頭駱駝越跑越遠，漸漸縮成四個小黑點。

　　法王呆了半晌，將王旗交給薩多，說道：「走罷！」

　　法王心想這老頑童行事神出鬼沒，人所難測，須當用何計謀，方能制勝？在馬上凝神思索，一時卻無善策，偶然回顧，只見尹趙二人交頭接耳，低聲說話，不住回頭去望小龍女，卻又不敢多看，臉上大有懼色。他心念一轉：「這姑娘莫非是為兩個道士而來？」於是出言試探：「尹道兄，你和龍姑娘素來相識麼？」尹志平臉色徒變，答應了聲：「嗯。」法王更知其中大有緣故，問道：「你們得罪了她，她要尋你們晦氣，是不是？這姑娘厲害得緊，你們和她作對，那可是凶多吉少啊。」他於尹龍二人之間的糾葛半點不知，只是見二道驚惶現於顏色，這才設詞探問，竟是一問便中。

　　趙志敬乘機道：「她也得罪過大師啊，當日英雄會上，大師曾輸在她的手下，此仇不可不報。」法王哼了一聲，道：「你也知道？」趙志敬道：「此事傳揚天下，武林豪傑，誰不知聞。」法王心道：「這道士倒也厲害。我欲以他制敵，他卻想激得我出手助他脫困。」又想：「這兩人也非平庸之輩，跟他們坦率言明，事情反而易辨。」說道：「這龍姑娘要取你們性命，你們敵她不過，便想要我保護，是也不是？」

　　尹志平怒道：「尹某死則死耳，何須托庇於旁人？何況大師未必便能勝她。」法王見他凜然而言，絕非作偽，不禁一愕，心道：「難道我所料不對？」一時摸不準二人心意，便淡淡一笑，說道：「她與楊過雙劍合璧，自有其厲害之處。但此時她孤身毋落單，我取她性命可說易如反掌。」趙志敬搖頭道：「只怕未必。江湖上人人都說，大勝關英雄大會，金輪法王敗於小龍女手下。」

　　法王笑道：「老衲養氣數十年，你用言語激我，又有何用？」他聽趙志敬如此說法，知他實是切盼自己與小龍女動手。當周伯通現身之前，他本想出手殺了小龍女，但此時已與周伯通訂約盜旗，頗有需用尹趙二人之處，倘若殺了小龍女，便不能挾制二道了，當下意示□暇，雙手合十，說道：「既然如此，老衲先行一步。二位了斷了龍姑娘之事，請來王爺大營過訪便是。」說著一提韁繩，縱馬便行。

　　趙志敬大急，心想只要他一走開，小龍女趕上前來，自己師兄弟二人不知要受如何的苦刑荼毒，想起當日終南山上玉蜂螫身之痛，不由得心膽俱裂，看來這藏僧不但武功高強，智謀也遠在自己之上，眼見他逕自前行，當即拍馬追上，叫道：「大師且慢！小道路徑不熟，相煩指引，永感大德。」

　　法王聽了「永感大德」四字，微微一笑，心想：「多半是這姓趙的得罪了龍姑娘，才怕成這樣，那姓尹的卻是事不關己。」說道：「那也好，待會老衲說不定也有相煩之處。」趙志敬忙道：「大師有何差遣，小道無不從命。」法王和他並騎而行，隨口問起全真教的情況，趙志敬一一說了。尹志平迷迷糊糊的跟隨在後，毫沒留心二人說些什麼。

　　法王道：「原來馬道長年老靜退，不問教務，聽說現任掌教丘道長年紀也不小了。」趙志敬道：「是，丘師伯也已七十多歲。」法王道：「那麼丘道長交卸掌教之後，該當由尊師王道長接充了。」這一言觸中了趙志敬的心事，臉色微變，道：「家師也已年邁。全真六子近年來精研性命之學，掌教的俗務，多半是要交給我這個尹師弟接手。」

　　法王見他臉上微有悻悻之色，低聲道：「我瞧這位尹道兄武功雖強，卻還不及道兄，至於精明幹練，更與道兄差得遠了。掌教大任，該當由道兄接充才是。」這幾句話趙志敬在心中已蘊藏了七八年之久，但從未宣之於口，今日給法王說了出來，不由得怨恨之情更是見於顏色。全真六子命尹志平任三代弟子之首，即已明定要他繼任掌教。初時趙志敬不過心中不服，暗存妒忌，但自抓到了尹志平的把柄後，即便處心積慮的要設法奪取他這職位。尹志平污辱小龍女，實犯教中大戒，如為掌教師尊所知，勢必性命難保。但趙志敬自知生性魯莽暴躁，素來不為全真六子所喜，師兄弟也多半和他不睦，縱然尹志平身敗名裂，這掌教的位子還是落不到自己身上，他一直隱忍不發，便是為此。

　　法王□貌辨色，猜中了他的心思，暗想：「我若助他爭得掌教，他便死心塌地的為我所用。全真教勢力龐大，信士如雲，能得該教相助，於王爺南征大有好處，實是大功一件，只怕更勝於刺殺郭靖。」心中暗自籌思，不再與趙志敬交談。

　　午牌時分，一行人來到忽必烈的大營。法王回頭望去，只見小龍女騎著驢子站在里許之外，不再近前，心想：「有她在外，不怕這兩個道士不上鉤。」

　　眾人進了王帳，忽必烈正為失旗之事大為煩惱。要知王旗是三軍表率，征戰之際，千軍萬馬全隨王旗進退，實是軍中頭等重要的物事，突然神不知鬼不覺的給人盜去，直如打了一個大大的敗仗。他見法王攜了王旗回來，心下大喜，忙起座相迎。

　　忽必烈雄才大略，直追乃祖成吉思汗，一聽法王引見尹趙二人，說是全真教的高士，當即大加接納，顯得愛才若渴，對王旗的失而復得竟似沒放在心上，吩咐擺設酒筵與二人接風。尹志平心神不定，全副心思只想著小龍女。趙志敬卻是個極重名位之人，見這位蒙古王爺竟對自己如此禮遇，不禁喜出望外。

　　忽必烈絕口不提法王等行刺郭靖不成之事，只是不住推崇尼摩星忠於所事，以致雙腿殘廢，酒筵上請他坐了首位，接連與他把盞，尼摩星自是感激知遇，心想只要他再有差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旁人瞧著也都大為心折。

　　酒筵過後，法王陪著尹趙二人到旁帳休息。尹志平心神交疲，倒頭便睡。法王道：「趙兄，左右無事，咱們出去走走。」兩人並肩走出帳來。

　　趙志敬舉目只見小龍女坐在遠處一株大樹之下，那頭驢子卻繫在樹上，不禁臉上變色。法王只作不見，再詳詢全真教中諸般情狀。

　　北宋道教本只正乙一派，由山西龍虎山張天師統率。自金人侵華，宋室南渡，河北道教新創三派，是為全真、大道、太乙三教，其中全真尤盛，教中道士行俠仗義，救苦恤貧，多行善舉。是時北方淪於異族，百姓痛苦不堪，眼見朝廷規復無望，黎民往往把全真教視作救星。當時有人撰文稱：「中原板蕩，南宋孱弱，天下豪傑之士，無所適從……重陽宗師、長春真人，超然萬物之表，獨以無為之教，化有為之士，靖安東華，以等明主，而為天下式」云云。當其時大河以北，全真教與丐幫的勢力有時還勝過官府。趙志敬見法王待己親厚，心下感激，當下有問必答，於本教勢力分佈、諸處重鎮所在等情，盡皆舉實以告。

　　兩人邊說邊行，漸漸走到無人之處。法王歎了口氣，說道：「趙道長，貴教得有今日規模，實在不易。老衲無禮，卻要說馬、劉、丘、王諸位道長見識太是糊塗，怎能將掌教的大任傳之於尹道兄呢？」趙志敬這些日來一直便在籌算，要待尹志平接任掌教之後，全真六子逐一凋逝，便逼他將掌教之位讓給自己。但他性子急躁，想起此事究屬渺茫，便算成功，也不知要在多少年之後，聽法王提及，不禁歎了口氣，又向小龍女望了一眼。

　　法王道：「那龍姑娘是小事，老衲舉手間便即了結，實不用煩心。倒是掌教大位不可落在無能之輩手中，這方是當急之務。」趙志敬怦然心動，說道：「大師若能點明途，小道終身全憑所命。」法王雙眉一揚，朗聲道：「君子一言，那可不能反悔。」趙志敬道：「這個當然。」法王道：「好，我叫你在半年之內，便當上全真教的掌教。」

　　趙志敬大喜，然而此事實在太難，不由得有些將信將疑。法王道：「你不信麼？」趙志敬道：「我信，我信。大師妙法通神，必有善策。」法王道：「貴教和我素無瓜葛，本來誰當掌教都是一樣。但不知怎的，老衲和道長一見如故，忍不住要出手相助。」趙志敬心□難搔，不知如何稱謝才好。

　　法王道：「咱們第一步，是要令你在教中得一強援。貴教眼下輩份最尊的是誰？」趙志敬道：「那便是今日途中遇見的周師叔祖。」法王道：「不錯，他若肯出力助你，尹道長多半便不是你的對手了。」趙志敬喜道：「是啊，馬師伯、丘師伯、我師父都要稱他為師叔。他說出來的話，自是份量極重。但不知大師有何妙計，能令周師叔祖助我。」法王道：「今日我和他打賭，要他再來盜取王旗。你說他來是不來？」趙志敬道：「那自然是要來的。」法王道：「這面王旗，今晚卻不懸在旗□之上，咱們去秘密的藏在一個安穩處所。蒙古大營中千帳萬幕，周伯通便有通天徹地的能為，也無法在一夜之間尋找出來。」想志敬道：「是啊！」心中卻想：「這般打賭，未免勝之不武。」法王道：「你一定想，如此打賭，石免勝之不武。但這全是為了你啊。」趙志敬呆呆的望著他，不明其故。

　　法王伸手在他肩頭輕輕一拍，說道：「我把藏旗的所在跟你說了，你再去悄悄告訴周伯通，讓他找到王旗，豈非奇功一件？」趙志敬大喜，道：「不錯，不錯，這定能討得周師叔祖的歡心。」但轉念一想，說道：「然則大師的打賭豈非輸了？」法王道：「咱們血性漢子結交朋友，只是全心全意為人，一己的勝負榮辱，又何足道哉？」趙志敬感激莫名，連稱：「大師恩德，不知何以為報。」法王微微一笑，道：「你在教中先得周伯通之援，我再幫你籌劃計議，那時你便要推辭掌教之位，也不可得了。」說著向左首一指，道：「咱們到那邊山上去瞧瞧。」

　　離大營里許之處有幾座小山，兩人片刻間已到了山前。法王道：「咱們找個山洞，把王旗藏在□面。」前兩座小山光禿禿的無甚洞穴，二人接連翻了兩個山頭，到了第三座小山之上。這山樹木茂密，洞穴也是一個接著一個。法王道：「此山最好。」見兩株大榆樹間有一山洞，洞口隱蔽，乍視之下不易見到，便道：「們記住此處，待會我將王旗藏在洞內。晚間周伯通一到，你將他引來便了。」趙志敬喏喏連聲，喜悅無限，向兩株大榆樹狠狠瞧了幾眼，心想有此為記，決計不會弄錯。兩人回到大營，一路上不再談論此事。

　　晚飯過後，趙志敬不住逗尹志平說話。尹志平兩眼發直，偶而說上幾句，也全是答非所問。天色漸黑，營中打起初更，趙志敬溜出營去，坐在一個沙丘之旁，但見騎衛來去巡視，防守得極為嚴密，心想：「以這般聲勢，便要闖入大營一步也極不易，周師叔祖居然來去自如，將王旗盜去，本領之高實是人所難測。」

　　只見頭頂天作深藍，宛似一座蒙古人的大帳般覆罩茫茫平野，群星閃爍，北斗七星更是閃閃生光，心想：「倘若果如法王所言，三月後我得任掌教，那時聲名提於宇內，天下三千道觀、八萬弟子盡數聽我號令，哼哼，要取楊過那小子的性命，自然是易如反掌。」越想越是得意，站起身來，凝目眺望，隱約見小龍女仍然坐在那株小樹之下，又想：「這位龍姑娘果然艷極無雙，我見猶憐，也怪不得尹志平如此為她顛倒。但英雄豪傑欲任大事者，豈能為色所迷？」

　　正在洋洋自得之際，忽見一條黑影自西疾馳而至，在營帳間東穿西插，□忽間已奔到了王旗的旗□之下。那人寬袍大袖，白鬚飄蕩，正是周伯通到了。

## 第25回　內憂外患

　　周伯通抬頭見□頂無旗，不禁一怔，他只道金輪法王必在四周伏下高手攔截，便可乘機打個落花流水，大暢心懷，萬料不到王旗竟然不升，放眼四顧，但見千營萬帳，重重疊疊，卻到那□找去？

　　趙志敬迎上前去，正要招呼，轉念一想：「此時即行上前告知，他見好不深。要先讓他遍尋不獲，無可奈何，沮喪萬狀，那時我再說出王旗所在，他才會大大的承我之情。」於是隱身一座營帳之後，注視周伯通動靜。只見他縱身而起，撲上旗□，一手在旗捍上一撐，又已躍上數尺，雙手交互連撐，迅即攀上旗□之頂。趙志敬暗暗駭異：「周師叔祖此時就算未及百齡，也己九十，雖是修道之士，總也不免筋骨衰邁，步履為艱，但他身手如此矯捷，尤勝少年，真乃武林異事。」

　　周伯通躍上旗□，遊目四顧，只見旌旗招展，不下數千百面，卻就是沒那面王旗。他惱起上來，大聲叫道：「金輪法王，你把王旗藏到那□去了？」這一聲叫喊中氣充沛，在曠野間遠遠傳了出去，連左首叢山之中也隱隱有回聲傳來。法王早已向忽必烈稟明此事，通傳全軍，因此軍中雖然聽到他呼喝，竟是寂靜無聲。

　　周伯通又叫：「法王，你再不回答，我可要罵了。」隔了半晌，仍是無人理睬。周伯通罵道：「臭金輪，狗法王，你這算什麼英雄好漢？這是縮在烏龜洞□不敢出頭啊！」

　　突然東邊有人叫道：「老頑童，王旗在這□，有本事便來盜去。」周伯通撲下旗□，急奔過去，喝問：「在那□？」但那人一聲叫喊之後，不再出聲。周伯通望著無數營帳，竟不知從何處下手才好。

　　猛聽得西首遠遠有人殺豬地大叫：「王旗在這□啊，王旗在這□啊！」周伯通一溜煙般奔去。那人叫聲不絕，但聲音越來越低，周伯通只奔了一半路程，叫聲便斷斷續續，聲若游絲，終於止歇，實不知叫聲發自從那一座營帳。周伯通哈哈大笑，叫道：「臭法王，你跟我捉迷藏嗎？待我一把火燒了蒙古兵的大營，瞧你出不出來？」

　　趙志敬心想：「他倘若當真放火燒營，那可不妙。」忙縱身而出，低聲道：「周師叔祖，放不得火。」周伯通道：「啊，小道士，是你！幹麼放不得火？」趙志敬信口胡言：「他們要故意引你放火啊。這些營帳中放滿了地雷炸藥，你一點火，乒乒乓乓，把你炸得□骨無存。」周伯通嚇了一跳，罵道：「這詭計倒也歹毒。」

　　趙志敬見他信了，心下大喜，又道：「徒孫探知他們的詭計，生怕師叔祖不察，心□急得不得了，因此守在這□。」周伯通道：「嗯，你倒好心。要不是你跟我說，老頑童豈不便炸死在這兒了？」趙志敬低聲道：「徒孫還冒了大險，探得了王旗的所在，師叔祖隨我來就是。」不料周伯通搖頭道：「說不得，千萬說不得！我若找不到，認輸便是。」打賭盜旗，於他是件好玩之極的遊戲，如由趙志敬指引，縱然成功，也已索然無味，這種賭賽務須光明磊落，鬼鬼祟祟實乃大忌。

　　趙志敬碰了個釘子，心中大急，突然想起：「他號稱老頑童，脾氣自然與眾不同，只能誘他上鉤。」便道：「師叔祖，既是如此，我可要去盜旗了，瞧是你先得手，還是我先得手。」說著展開輕身功夫，向左首群山中奔去，奔出數丈，回頭果見周伯通跟在後面。他逕自奔入第三座小山，自言自語：「他們說藏在兩株大榆樹之間的山洞中，那□又有兩株大榆樹了？」故意東張西望的找尋，卻不走近法王所說的山洞。忽聽得周伯通一聲歡呼：「我先找到了！」向那兩株大榆樹之間鑽了進去。

　　趙志敬微微一笑，心想：「他盜得王旗，我這指引之功仍是少不了，何況我阻他放火，他還道真的於他有救命之恩。這比之法王的安排尤勝一籌。」心下得意，拔足走向洞去。

　　猛聽得周伯通一聲大叫，聲音極是慘厲，接著聽他叫道：「毒蛇！毒蛇！」趙志敬大吃一驚，已經踏進了洞口的右足急忙縮回，大聲問道：「師叔祖！洞□有毒蛇麼？」周伯通道：「不是蛇……不是蛇……」聲音卻已大為微弱。

　　這一著大出趙志敬意料之外，忙在地下拾了根枯柴，取火摺點燃了向洞□照去，只見周伯通躺在地下，左手抓著一塊布旗，不住揮舞招展，似是擋架什麼怪物。趙志敬驚問：「師叔祖，怎麼啦？」周伯通道：「我給……給毒物……毒物……咬中了……」說到這□，左手漸漸垂下，已無力揮動旗幟。

　　趙志敬見他進洞受傷，不過是頓刻之間，心想以他的武功，便是傷中要害，也不致立時不支，那是什麼毒物，竟然如此厲害？又見周伯通手中所執布旗只是一面尋常軍旗，實非王旗，更是心寒：「原來那法王叫我騙他進洞，卻在洞□伏下毒物害他性命。」這時只求自己逃命要緊，那□還顧得周伯通死活，也不敢察看他傷勢如何、是何毒物，將火把反手一拋，轉身便逃。

　　火把沒落到地，突在半途停住，卻是有人伸手接住，只聽那人說道：「連尊長竟也不顧了嗎？」聲音清柔，如擊玉罄，白衣姍姍，正是小龍女的身形，火把照出一團亮光，映得她玉顏嬌麗，臉上卻無喜怒之色。這一下嚇得趙志敬腳也軟了，張口結舌，那□還說得出話來？萬料不到她竟在自己身後如此之近，滿心想逃，便是不能舉步。

　　其實小龍女遠遠監視，趙志敬一舉一動全沒離開她目光。他引周伯通上山，小龍女便跟在其後。周伯通自然知道，但並不理會，趙志敬卻是茫然未覺。

　　當下小龍女舉起火把，向周伯通身上照去，只見他臉上隱隱現出綠氣。她從懷中取出金絲手套戴上，提起他手臂一看，不禁心中突的一跳，只見三隻酒杯口大小的蜘蛛，分別咬住了周伯通左手三根手指。

　　蜘蛛模樣甚是怪異，全身條紋紅綠相間，鮮艷到了極處，令人一見便覺驚心動魄。她知任何毒物顏色越是鮮麗，毒性便越厲害。三隻蜘蛛牢牢咬住周伯通的手指，她拾起一根枯枝去挑，連挑幾下均沒挑脫，當即右手一揚，三枚玉蜂針射出，登時將三隻蜘蛛刺死。她發針的勁力用得恰到好處，刺死蜘蛛，卻沒傷到周伯通皮肉。

　　原來這種蜘蛛叫作「彩雪蛛」，產於西藏雪山之頂，乃天下三絕毒之一。金輪法王攜之東來，有意與中原的使毒名家一較高下。那日他到襄陽行刺郭靖，沒想到使毒，並未攜帶彩雪蛛。中了李莫愁的冰魄銀針後回到大營，恨怒之餘，便取出藏放彩雪蛛的金盒放在身邊，只盼再與李莫愁相遇，便請她一嘗西藏毒物的滋味。也是機緣巧合，既與周伯通打賭盜旗，又遇上了這個一心想當掌教的趙志敬，便在山洞中放了一面布旗，旗中裹上三隻毒蜘蛛。這彩雪蛛一遇血肉之軀，立即撲上咬嚙，非吸飽鮮血，決不放脫，毒性猛烈，無藥可治，便法王自己也解救不了。他不肯貼身攜帶，便怕萬一有甚疏虞，為禍非淺。

　　小龍女這玉蜂針上染有終南山上玉蜂針尾的劇毒，毒性雖不及彩雪蛛險惡，卻也著實厲害，尖針入體，彩雪蛛身上自然而然的便產出了抗毒的質素。毒蛛捕食諸般劇毒□豸，全憑身有這等抗毒體液，才不致中毒。毒蛛的抗毒體液從口中噴出，注入周伯通血中，只噴得幾下，已自斃命跌落。幸而小龍女急於救人，又見毒蛛模樣難看，不敢相近，便發射暗器，歪打正著，恰好解救了這天下無藥可解的劇毒。

　　小龍女見三隻彩雪蛛毛茸茸的死在地下，紅綠斑斕，仍是不禁心中發毛；又見周伯通僵臥不動，顯已斃命。她對周伯通實是好生感激，常想當日若不是他將楊過引入絕情谷，自己便己與公孫止成婚，事後念及，往往全身冷汗淋漓，膽戰心悸。不料他竟喪命於此，心下甚是傷感。突然之間，只見周伯通左手舞了幾下，低聲道：「什麼東西咬我，這麼……這麼厲害？」想要撐持起身，但上身只仰起尺許，復又跌倒。

　　小龍女見他未死，心中大喜，舉火把四下察看，不再見有蜘蛛縱跡，這才放心，問道：「你沒死麼？」周伯通笑道：「好像還沒有死透，死了一大半，活了一小半……哈哈……」他想縱聲大笑，但立時手腳抽搐，笑不下去。

　　卻聽得洞外一人縱聲長笑，聲音剛猛，轟耳欲聾，跟著說道：「老頑童，你王旗盜到了麼？今日的打賭是你勝了呢，還是我勝了？」說話的正是金輪法王。

　　小龍女左手在火把上捏，火把登時熄滅，她戴有金絲手套，兵刃烈火，皆不能傷。周伯通低聲道：「這場玩耍老頑童輸定了，只怕性命也輸了給你。臭法王，你這毒蜘蛛是什麼傢伙，這等歹毒？」這幾句話悄聲細語，有氣沒力，但法王隆隆的笑聲竟自掩它不下。法王暗自駭然：「他給我的彩雪蛛咬了，居然還不死，這幾句話內力深厚，非我所及。幸好中我之計，去了一個強敵。他此刻雖還不死，總之也挨不到一時三刻了。」

　　周伯通又道：「趙志敬小道士，你騙我來上了這個大當，吃□扒外，太不成話。你快去跟丘處機說，叫他殺了你罷！」趙志敬站在洞外，躲在法王身後，只聽得毛骨悚然，暗想：「這事我豈能去跟丘師伯說？」法王笑道：「這個趙道士很好啊。咱們王爺要啟稟大汗，封他作全真教掌教真人呢。」暗想：「周伯通之死，這趙道士脫不了干係，從此終身受我挾制。此人才識平庸，也不想想周伯通這樣一個瘋瘋癲癲的人物，輩份雖尊，丘處機等豈能把他的言語當真？怎能憑老頑童幾句話就讓你當全真教掌教？」

　　周伯通大怒，呸的一聲。他體內毒性雖已消去大半，但彩雪蛛的劇毒絕非人所能抗，一絲一忽的微量即足以屠滅多人。周伯通真氣略鬆，又暈了過去。

　　小龍女道：「金輪法王，你打不過人家，便用這種毒物害人，像不像一派宗主？快拿解藥出來救治周老爺子！」

　　法王隔洞望見周伯通暈去，只道他毒發而斃，大是得意，暗想憑你這小小女子怎奈何得我？想起趙志敬日間言語相激，說自己曾敗在她的手下，決意親手將她擒住，顯顯威風，當即衝向山洞，左掌一揚，右手探出，向小龍女抓去，說道：「解藥來了，好好拿著。」小龍女右手揮處，玎玲玲一陣輕響，金鈴軟索飛出，疾往他「期門穴」點去。

　　法王心想：「今日我若再擒你不到，豈不教那姓趙的道士笑話。」幌身避開金鈴，探手入懷，已是雙輪在手，相互撞擊，噹的一聲巨響，震人耳鼓。小龍女一點不中，兜轉軟索，□地點他後心「大椎穴」，這一下變招極快極狠。法王躍起數尺，讚道：「如你這等功夫，女中罕見！」

　　兩人夾洞相鬥，瞬息間拆了十餘招。法王倘若恃力搶攻，小龍女原是難以抵擋，但他數日前攻進山洞，足底為冰魄銀針刺傷，險些送了性命，小龍女武功與李莫愁全是一路，而招數巧妙尤在李莫愁之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他那肯重蹈覆轍？何況洞中尚有毒蛛，若給咬上了，非立時送命不可，是以雖然焦躁，卻不冒險強攻。黑夜之中，但聽得鉛輪橐橐，銀輪錚錚，夾著金鈴玲玲之聲，宛似敲擊樂器。

　　趙志敬遠遠站著，聽著兩人的兵刃聲響，心中怦怦亂跳，想起師叔祖之死雖非自己有意加害，總是卸不了罪責，這等弒尊逆長之事，於武林任何門派均是罪不容誅，倘若法王果能將小龍女殺了，自是大妙，但若竟是小龍女獲勝，又或給她脫身逃走，消息自然傳出，那便如何是好？他一步步的後退，手持劍柄，身子禁不住發顫，聽著雙輪與金鈴之聲越來越密，不由得汗流浹背，濕透道袍。

　　法王武功雖然遠勝小龍女，但輪短索長，不入山洞，終究難以取勝，轉眼間已拆到六七十招，兀自制不住對方。小龍女見周伯通軀在地下一動不動，多半是沒命的了，想要設法救助，卻那□緩得出手來？二人在黑暗中相鬥，她目光銳敏，比法王多佔了便宜，眼見法王揮輪向右斜砸，右方露出空隙，當即回轉金鈴軟索，點向他右脅，同時左手揚動，十餘玉蜂針向他上中下三盤射了過去。

　　這一下相距既近，玉蜂針射出時又是無聲無息，法王待得發覺，玉蜂針距身已不逾尺，也虧他武功委實非同小可，危急中翻轉銀輪，捲住了金鈴軟索，同時雙足力撐，呼的一響，身子拔起丈餘，十餘枚玉蜂針盡數在腳底飛過。倉卒間使力過巨，身子拔高，雙臂上揚，銀鉛雙輪連著金鈴軟索一齊脫手飛上半空。輪聲嗚嗚，鈴聲玎玎，直響上天空十餘丈處。星光下但見一團灰光，一團銀光，夾著一條長索激飛而上。

　　小龍女不待他落地，又是一把玉蜂針射出。法王身在半空，武功再強，也是無法閃避，此時相距雖遠，情勢卻更凶險。

　　但法王躍起之時，早料到敵人必會跟著進擊，雙手抓住胸口衣襟向外力分，嗤的一響，長袍撕為兩片，恰好玉蜂針於此時射到，他舞動兩片破衣，數十枚細針盡數刺入衣中。他哈哈一笑，雙足著地，拋去破衣，伸手接住了空中落下的雙輪。這兩次脫險，都是仗著絕頂武功加以聰明機變，於千鈞一髮之際逃得性命，卻也因此奪得了小龍女的兵刃。

　　他腳一落地，立即搶到洞口，笑道：「龍姑娘，你還不投降？」他生怕小龍女在洞中設伏，不敢便此走進。小龍女卻不知他有所顧忌，自己兵刃既失，玉蜂針也已十去其九，只得手心□扣著一把僅餘的金針，躲在洞口一旁，默不作聲。

　　法王等了片刻，不見動靜，當下心生一計，雙輪交在右手，左手拾起兩片破衣，突然雙輪著地擲出，一前一後，拋進了山洞之內數尺，身子一幌，雙足已踏在輪上，以防地下插有毒針，跟著破衣飛舞，揮成一道布障擋在身前。他兩片破衣上釘了數十枚玉蜂針，已成為一件厲害兵刃，笑道：「別人有狼牙棒，龍姑娘，你試試我狼牙布的厲害。」一言甫畢，突然手上一緊，半截長袍竟已被小龍女抓住。她戴著金絲手套，莫說狼牙布，便當真是狼牙棒也敢赤手夾奪。

　　法王這一下出其不意，急忙運勁回奪，就這麼微微一頓之間，小龍女滿手金針已激射而出。法王暗叫不好，情急智生，隨手抓起躺在地下的周伯通在身前一擋，跟著一招「倒踩七星步」，急竄出洞。饒是他一生數經大敵，但這一次生死繫於一線，也不禁嚇得滿手都是冷汗，遠遠站在洞外喘息。

　　那二十餘枚玉蜂針盡數釘在周伯通身上。小龍女微微歎息，心想你身死之後，□身還要受罪，不料忽聽得周伯通叫道：「好痛，好痛，什麼東西又來咬我？」小龍女又驚又喜，問道：「周伯通，你還沒死麼？」她不懂禮法，出口便是呼名道姓。

　　周伯通道：「好像已經死了，可是又活了轉來。不知是沒死得透呢，還是沒活得夠。」小龍女道：「你沒死便好了，那法王好兇惡，我打他不過。」取出吸鐵石，將他身上所中的玉蜂針一枚枚的吸出。周伯通罵道：「法王這狗賊真不講道理，乘我死了還沒還魂，便用這些瞧不見的細針來扎我。」小龍女不住手的跟他取針，他便不停口的罵人。

　　小龍女微微一笑，道：「周伯通，這些針是我扎你的。」於是將適才激鬥的經過簡略說了，又問：「我這玉蜂針上□有蜂毒，你身上難不難過？」周伯通道：「舒服的很，你再扎我幾下。」小龍女還道他是說笑，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玉瓶，說道：「這瓶玉蜂蜜可解我這金針之毒，你喝一點便好啦。」周伯通連連搖手，說道：「不，不！你這些針紮在身上很舒服，似乎正是那毒蛛的剋星。」

　　小龍女想那老頑童又在胡說八道，但見他堅不肯服，也就不加勉強，看來這怪老頭兒內功深不可測，連毒蛛也害他不死，中了玉蜂針自然也是無礙。其實蜜蜂刺上之毒雖然毒性厲害，卻能治療多種疾病，於風濕等症更有神效，是以天下凡養蜂之人，決無風濕。但小龍女與周伯通均不明醫理，不知玉蜂針以毒攻毒，竟使彩雪蛛的毒性又解了不少。

　　法王在洞外聽得周伯通說話，竟然神完氣足，宛若平時，更是駭然，暗想此人真難道是神仙不成？乘著他元氣未復，須得痛下殺手結果了他，否則日後豈能再有這等良機。適才進洞不成，連銀鉛雙輪也失陷在內，於是揮動小龍女的金鈴軟索，叫道：「龍姑娘，我借你的兵刃使使。」用力一抖，將軟索揮進洞來。他武功已臻化境，任何兵刃均能運轉自如，小龍女這軟索雖然怪異，但他當作軟鞭來用，居然也使得虎虎生風，而且發自遠處，不怕對方以金針突襲。

　　小龍女童心忽起，拾起地下的銀鉛雙輪，錚的一聲互擊，叫道：「好，咱們便掉換了兵刃打一架。」右臂平伸推出，手臂突感酸軟，竟然推不到盡頭。這鉛輪看來不大，份量卻著實不輕，小龍女一推出便感不支，當即縮回，將雙輪護在胸前。

　　法王瞧出便宜，突然欺上，長臂□伸，便來搶奪雙輪。小龍女退了一步，左手銀輪擲出。她擲輪只是虛招，乘著那一擲之勢，數十枚玉蜂針又已射出。這些玉蜂針均是從周伯通身上起出，毒性已消了大半，便是射在身上也無大礙。法王這次早有防備，不接銀輪，便即向旁躍開，數十枚玉蜂針盡數打空。

　　周伯通哈哈大笑，道：「好，這賊禿過來，你便用小針扎他。再過一會，我元氣一復，這就出去抓他來打屁股。」小龍女道：「唉，我的玉蜂針都打完啦，一枚也不□了。」周伯通一愕，搔頭道：「這可有點兒難攪。」他二人一老一小均是無機心，想到什麼，口中便說了出來。

　　金輪法王滿腹智謀，但不知周伯通和小龍女的性情，不信天下竟有人會自暴甚弱，心想：「你說玉蜂針打完了，我怎會上這個當？定是想誘我近前，另使古怪法道射我。」小龍女坦然直說，反使法王不敢貿搶攻，加之他日前在山洞內中了楊過之計，想起尼摩星自斷雙足之慘，竟自十二分的鄭重起來。

　　一耗兩耗，天色漸明。周伯通盤膝端坐，要以上乘內功逼出體內的餘毒。可是那彩雪蛛的毒性猛惡絕倫，他每一運氣，胸口便煩惡欲嘔，自頂至腫，無處不是麻□難忍，不運氣卻反而無事，連試三次都是如此，廢然歎道：「唉，老頑童這一次可不好玩了！」

　　法王在外偷窺，卻不知他有這等難處，暗想：「不好，這老頭兒在運內功了！」心念一動，從懷中取出那只盛放彩雪蛛的金盒來，掀開盒蓋，盒中十餘隻彩雪蛛蠕而動，其時朝陽初升，照得盒中紅綠斑斕，鮮艷奪目。法王從金盒旁取出一隻犀牛角做的夾子，挾起一根蛛絲，輕輕一甩，蛛絲上帶著一隻彩雪蛛，黏在山洞口左首。他連挾連甩，將盒中毒蛛盡數放出，每隻毒蛛帶著一根蛛絲，黏滿了洞口四周。盒中毒蛛久未□食，飢餓已久，登時東垂西掛，結起一張張的蛛網，不到半個時辰，洞口已被十餘張蛛網佈滿。

　　當毒蛛結網之時，小龍女和周伯通看得有趣，均未出手干預，到得後來，一個直徑丈餘的洞口已滿是蛛網，紅紅綠綠的毒蛛在蛛網上來往爬動，只瞧得心煩意亂。

　　小龍女低聲道：「可惜我的玉蜂針打完了，不然一針一個，省得這些毒蜘蛛在眼前爬來爬去的討厭。」周伯通拾起一枝枯枝，便想去攬蛛網，忽見一隻大蝴蝶飛近洞口，登時被蛛網黏住。本來昆□落人蛛網，定須掙扎良久，力大的還能毀網逃去，但這只蝴蝶軀體雖大，一碰到蛛絲立即昏迷，動也不動。小龍女心細，叫道：「別動，蛛絲有毒。」周伯通嚇了一跳，急忙拋下枯枝。原來法王放毒蛛封洞，並非想以這些纖細的蛛網阻住二人，倒是盼望他們出手毀網，游絲上下，免不了身上沾到一二根，劇毒便即入體。

　　周伯通看了一會毒蛛吃蝴蝶，又盤膝坐下，心想：「反正我玄功一時不易恢復，多坐一會倒也不錯。」小龍女卻想：「這僵持之局不知何時方了？又不知道老頑童身上的毒性去盡沒有？」問道：「你運功去毒，再有一天一晚可夠了麼？」周伯通歎道：「別說一天一晚，再有一百天一百晚也不管用。」小龍女驚道：「那怎生是好？」周伯通笑道：「那賊禿若肯送飯給咱們吃，在這山洞中住上幾年，也沒什麼不好。」

　　小龍女道：「他不肯送飯的。」歎了口氣，道：「倘若楊過在這兒，我便在這山洞中住一輩子也沒什麼。」周伯通怒道：「我什麼地方及不上楊過了？他還能比我強麼？我陪著你又有什麼不好？」他這兩句話不倫不類，小龍女卻也不以為忤，只淡淡一笑，道：「楊過會使全真劍法，我和他雙劍合璧，便能將這和尚殺得落荒而逃。」周伯通道：「哼，全真劍法有什麼了不起？我難道不會使？楊過能勝得我麼？」小龍女道：「我們這雙劍合璧，叫作玉女素心劍法，要我心中愛他，他心中愛我，兩心相通，方能克敵制勝。」

　　周伯通一聽到男女之愛，立時心驚肉跳，連連搖手，說道：「休提，休提。我不來愛你，你也千萬別來愛我。我跟你說，在山洞中住了幾年也沒什麼大不了。當年我在桃花島山洞中孤零零的住了十多年，沒人相伴，只得自己跟自己打架，現今跟你在一起，有說有笑，那是大不相同了。」他自得其樂，意想在洞中作久居之計。

　　小龍女奇道：「自己跟自己打架？怎生打法？」周伯通大是得意，於是將分心二用左右互搏之術簡略說了。小龍女心中一動：「若我學會此術，左手使全真劍法，右手使玉女劍法，那豈不是雙劍合璧，成了玉女素心劍法？就只怕這功夫非一朝一夕所能學會。」說道：「這功夫很難學罷。」周伯通道：「說難是難到極處，說容易也容易之至。有的人一輩子都學不會，有的人只須幾天便會了。你識得郭靖與黃蓉兩個娃娃麼？」小龍女點點頭。周伯通道：「你說他兩人是誰聰明些？」

　　小龍女道：「郭夫人千伶百俐，我聽過兒說道，當世只怕無人能及得上她的聰明智慧。郭大俠的資質卻平常得緊。」周伯通笑道：「什麼『平常得緊』？簡直蠢笨得緊。你說我是聰明呢還是傻？」小龍女笑道：「我瞧你年紀雖然不小，仍是傻□不幾，說話行事，有點兒瘋瘋癲癲。」

　　周伯通拍手道：「是啊，你這話一點兒也不錯。這左右互搏之術是我想出來的，後來我教了郭靖兄弟，他只用幾天功夫便學會了。但他轉教他的婆娘，你別瞧黃蓉這女孩兒玲瓏剔透，一顆心兒上生了十七八個竅，可是這們功夫她便始終學不會。我還道郭靖傻小子教得不對，後來老頑童親自教她，那知道她第一課『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便畫來畫去不像。所以啊，有的人一學便會，有的人一輩子學不了。好像越是聰明，越是不成。」

　　小龍女道：」難道蠢人學功夫，反而會勝過聰明人？我可不信。□周伯通笑嘻嘻的道：」我瞧你品貌才智，和那小黃蓉不相上下，武功也跟她差不遠。你既不信，那你便用左手食指在地下畫個方塊，右手食指同時畫個圓圈。□小龍女依言伸出兩根食指在地下劃畫，但畫出來的方塊有點像圓圈，圓圈卻又有點像方塊。周伯通哈哈大笑，道：」是麼？你這一下便辦不到。□

　　小龍女微微一笑，凝神守一，心地空明，隨隨便便的伸出雙手手指，左手畫了一個方塊塊，右手畫了一個圓圈，方者正方，圓者渾圓。

　　周伯通大吃一驚，道：「你……你……」過了半晌，才道：「你從前學過的麼？」小龍女道：「沒有啊，這又有什麼難了？」周伯通搔著滿頭白髮，道：「那你是怎麼畫的？」小龍女道：「我也不知道。心□什麼也不想，一伸手指便畫成了。」隨即左手寫了「老頑童」三字，右手寫了「小龍女」三字，雙手同時作書，字跡整整齊齊，便如一手所寫一般。周伯通大喜，說道：「這定是你從娘胎□學來的本領，那便易辦了。」於是教她如何左攻右守，怎生右擊左拒，將他在桃花島上領悟出來的這門天下無比的奇功，一古腦兒說了給她聽。

　　其實這左右互搏之技，關鍵訣竅全在「分心二用」四字。凡是聰明智慧的人，心思繁複，一件事沒想完，第二件事又湧上心頭。三國時曹子建七步成詩，五代間劉鄖用兵，一步百計，這等人要他學那左右互搏的功夫，便是要殺他的頭也學不會的。小龍女自幼便練摒除七情六慾的扎根基功夫，八九歲則已練得心如止水，後來雖癡戀楊過，這功夫大有損耗，但此刻心靈痛受創傷，心灰意懶之下，舊日的玄功竟又回復了八九成。她所修習的古墓派內功乃當年林朝英情場失意之後所創，與她此時心境大同小異，感應一起，頓生妙悟，周伯通一加指撥，她立時便即領會。只因周伯通、郭靖、小龍女均是淳厚質□、心無渣滓之人，如黃蓉、楊過、朱子柳輩，那就說什麼也學不會了。

　　周伯通身上毒性未除，但口講指劃，說得津津有味。小龍女不住點頭，暗自默想如何右手使玉女劍法，左手使全真劍法，只幾個時辰，心中豁然貫通，說道：「我全懂啦。」雙手試演數招，竟然圓轉如意。周伯通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只叫：「奇怪！奇怪！」

　　法王和趙志敬守在洞外，但聽兩人嘰嘰咕咕的說個不停，有講有笑，側耳傾聽，只斷斷續續的聽到幾句，全然不明其中之意。

　　小龍女一抬頭，見兩人正自探頭探腦的窺望，站起身來，說道：「咱們走罷！」周伯通一呆，問道：「那□去？」小龍女道：「出去把賊禿抓來，逼他給你解藥。」周伯通拉了拉自己的大鬍子，道：「你准打贏他了？」

　　說到此處，忽聽得嗡嗡聲響，一隻蜜蜂黏上了蛛網，不住出力掙扎。先前一隻大蝴蝶一觸蛛絲便即昏暈，這蜜蜂身軀甚小，卻似不怕彩雪蛛的毒性，蛛網竟給撕出了一個破洞。一隻面目猙獰的毒蛛在旁虎視眈眈，卻不敢上前放絲纏繞，過了良久，蜜蜂才不支暈去，那毒蛛撲上便咬。

　　小龍女在古墓中飼養成群玉蜂，和蜜蜂終年為伴，驅蜂之術固然甚精，且把蜂兒視作朋友一般，眼見蜜蜂有難，心中大是不忍，突然轉念：「毒蛛形貌雖惡，我的蜂兒未必便怕它們了。」從懷中取出玉瓶，右手伸掌握住，拔開瓶塞，潛運掌力，熱氣從掌心傳入瓶中，過不多時，一股芬芳馥郁的蜜香透過蛛網送了出去。

　　周伯通奇道：「你幹什麼？」小龍女道：「這是個頂好玩的把戲，你愛不愛瞧？」周伯通大喜，連叫：「妙極！」又問：「那是什麼把戲？」小龍女微笑不答，只是催動掌力。

　　此時山谷間野花盛開，四下□採蜜的野蜂極多，聞到這股甜蜜的芳香，登時從各處飛湧而至。一隻隻野蜂不住的衝向山洞，一黏上蛛網，便都掙扎撕扯，有的給毒蛛咬死，有的卻在毒蛛身上刺了一針。彩雪蛛雖是天下的至毒，但蜂毒中得多了，即便漸漸僵硬而死。

　　周伯通只瞧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洞外的金輪法王和趙志敬卻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其時彩雪蛛尚佔上風，毒蛛只死了三隻，蜜蜂卻有四十餘隻斃命，但野蜂越聚越多，起初還只三四隻、五六隻零零落落的趕來，到後來竟是成群結隊，數十隻、數百隻一窩一窩的湧到，片刻之間洞口的蛛網盡皆沖爛，十餘隻毒蛛也盡數中刺僵斃。趙志敬吃過蜜蜂的大苦頭，眼見情勢不妙，忙悄悄溜入樹叢，遠遠避開。法王卻可惜彩雪蛛難得，這一役莫名其妙的全軍覆沒，還道野蜂有合群之心，同仇敵愾，和毒蛛相鬥，卻不知乃是小龍女召來，兀自尋思如何逼周伯通和小龍女出洞，結果二人性命。

　　小龍女將小指指甲伸入玉瓶，挑了一點蜂蜜向法王彈去，左手食指向他左邊一點，右邊一點，口中呼嘯吆喝。幾千隻野蜂轉身出洞，向他衝去。

　　法王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向前飛竄。他輕身功夫了得，野蜂飛得雖快，他身法更快，霎時間已竄出十餘丈外。但見他猶似一溜黑煙，越奔越遠，野蜂追趕不上，便各自散了。

　　小龍女連連頓足，不住口的叫道：「可惜，可惜！」周伯通道：「可惜什麼？」小龍女道：「給他逃走啦，沒搶到解藥。」原來她驅趕蜜蜂分從左右包抄，要將法王圍住，可沒想到這些野蜂乃鳥合之眾，東一窩西一窩的聚在一起，決不能和她古墓中養馴的玉蜂相比，要它們一時追刺敵人，倒還可以，至於左右包抄、前後合圍這些精微的陣勢，野蜂便無能為力了。但周伯通已佩服得五體投地，深覺這玩兒意兒比他生平所見所玩任何戲耍都強得多，鼓掌大讚，全忘了身上中毒未解。

　　小龍女見洞口蛛絲已除，竄出洞去，招手道：「出來罷！」周伯通跟著躍出，但身在半空，突然重重跌落，歎道：「不成，不成！力氣使不出來。」猛地□全身打戰，牙齒互擊，格格作響，這一跌之下，引動彩雪蛛的餘毒發作出來，猶似身墜萬丈冰窖，酷寒難當，嘴唇和臉孔漸漸發紫，一叢白鬍子連連搖幌。

　　小龍女驚問：「周伯通，你怎麼啦？」周伯通不住發抖，顫聲道：「你……你快用那針兒扎我……扎我幾下。」小龍女道：「我的針上有毒啊。」周伯通道：「便……便是……有毒……有毒的好。」

　　小龍女想起適才野蜂與毒蛛的惡戰，心道：「莫非蜂毒正是蛛毒的剋星？」從地下拾起一枚玉蜂針，試著在他手臂上刺了一下。周伯通叫道：「妙啊！快再刺。」小龍女連刺幾下，聽他不住的叫好，眼見針上毒性已失，於是換過一枚。一共刺了十餘針，周伯通不再打戰，舒了一口氣，笑道：「以毒攻毒，眾妙之門。」試著一運氣，卻覺體內餘毒仍未去盡，猛地一拍膝蓋，叫道：「龍姑娘，你針上的蜂毒不夠，而且不大新鮮。」小龍女笑道：「那我便叫野蜂來叮你。」周伯通道：「多謝之至，快快叫罷！」

　　小龍女揭開玉瓶，召來一群野蜂，一一叮在周伯通身上。老頑童笑逐顏開，全身脫得赤條條地，讓野蜂針刺，一面潛運神功，先將蜂毒吸入丹田，再隨真氣流遍全身各處大穴。約莫一頓飯功夫，遍體都是野蜂尾針所刺的小孔，蝌毒盡解，再刺下去便越來越痛，大聲叫道：「夠啦，夠啦！再刺下去便攪出人命來啦！」拾起衣褲穿起。

　　小龍女微微一笑，將野蜂驅走，見金鈴軟索掉在一旁，順手拾起，問道：「我要上終南山去，你去不去？」周伯通搖搖頭，道：「我另有要緊事情要辦，你一個人去罷！」小龍女道：「啊！是了，你要到襄陽城去相助郭大俠。」她一提到「郭大俠」三字，便想到郭芙，跟著想到了楊過，黯然道：「周伯通，你若見到楊過，別提起曾遇見我。」卻見他口中喃喃自語，但一些聲息也聽不到，臉上神色甚是詭異，不知在搗什麼鬼。過了半晌，周伯通突然抬頭問道：「你說什麼？」小龍女道：「沒什麼了，咱們再見啦。」周伯通心不在焉，只是點頭揮手。

　　小龍女轉身走開，過了一個山坳，忽聲得周伯通大聲吆喝呼嘯，宛似在指揮蜜蜂。小龍女好生奇怪，悄悄又走了回來，躲在一株樹後張望，只見周伯通手中拿著玉瓶，正在指手劃腳的呼叫。她伸手懷中一探，玉瓶果已不翼而飛，不知如何給他偷了去，但他吆喝的聲音，似是而非，雖有幾隻野蜂聞到蜜香趕來，卻全不理睬他的指揮，只是繞著玉瓶嗡嗡打轉。

　　小龍女忍不住噗哧一笑，從樹後探身出來，叫道：「我來教你罷！」周伯通見把戲拆穿，賊贓給事主當場拿住，只羞得滿臉通紅，白鬚一揮，斗地竄出數丈，急奔下山，飛也似的逃走了。

　　小龍女哈哈大笑，心想這怪老頭兒當真有趣得緊。她笑了數聲，空山隱隱，傳來幾響回聲，驀地□只覺寂寞淒涼，難以自遣，忍不住流下兩行清淚。這一晚和金輪法王鬥智鬥力，有老頑童陪著胡鬧，倒也熱鬧了半天，此刻敵人走了，朋友也走了，全世界便似孤另另的只□下了她一個人。

　　她一路跟隨尹志平和趙志敬，只覺這兩人可惡之極，雖將之碎□萬段，也難解心頭之恨。她只消一出手，便能將兩人殺了，但總覺得殺了他們那又如何？在大榆樹下呆了半晌，自言自語：「我還是找他們去！」走下山來，跨上放在山下吃草的花驢。

　　上得大路行了一程，忽見前面煙塵沖天，旌旗招展，蹄聲雷震，大隊軍馬向南開拔，顯是蒙古大軍又去攻打襄陽。小龍女心中躊躇：「這千軍萬馬之中卻如何去尋那兩個道士？」忽見三乘馬從山坡旁掠過，馬上乘著黃衫星冠，正是三個道人。小龍女心道：「怎地多了一個？」遙遙望去，最後一人正是尹志平，趙志敬和另一個年輕道士並騎在前。小龍女一提韁繩，縱驢跟了下去。

　　尹志平和趙志敬聽得蹄聲，回頭一望，又見到小龍女，都不禁臉上變色。那年輕道人問道：「趙師兄，這女子是誰？」趙志敬道：「那是咱們教中的大敵，你別出聲。」那道人嚇了一跳，顫聲道：「是赤練仙子李莫愁？」趙志敬道：「不是，是她的師妹。」那年輕道人名叫祁志誠，也是丘處機的弟子。他只知李莫愁曾多次與師伯、師父、師叔們相鬥，全真諸子曾在她手下吃過不少虧，來者既是李莫愁的師妹，自然也非善類。

　　趙志敬舉鞭狂抽馬臀，一陣急奔，尹祁二人也縱馬快跑，片刻間已將小龍女遠拋在後。但小龍女那花驢後勁極長，腳步並不加快，只是不疾不徐的小跑。三匹馬奔出四五里，氣喘吁吁，漸漸慢了下來，花驢又逐步趕上。趙志敬舉鞭擊馬，但坐騎沒了力氣，不論他如何抽打，只奔出數十丈，便又自急奔而小跑，自小跑而緩步。

　　祁志誠道：「趙師兄，我和你回頭阻擋敵人，讓尹師兄脫身。」趙志敬鐵青著臉道：「話倒說得容易，你不要命了嗎？」祁志誠道：「尹師兄負掌教重任，咱們好歹也得護他平安。」原來他此番是奉師父丘處機之命前來，召尹志平回重陽宮接任掌教之位。

　　趙志敬哼了一聲，不加理睬，心想：「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憑你這點兒微末道行就想擋住她？」祁志誠見他臉色不善，不敢多說，勒住馬□，待尹志平上前，低聲道：「尹師兄，你千金之軀，非同小可，還是你先走一步。」尹志平搖頭道：「由得他去！」

　　祁志誠見他鎮靜如恆，好生佩服，暗道：「怪不得師父要他接任掌教，單是這份氣度，第三代弟子中就無人能及。」他卻不知尹志平此時心情特異，小龍女要殺便伸頸就戮，早已全無抗拒之念。趙志敬見二人不急，究也不便獨自逃竄，好在見小龍女一時也無動手之意，於是走一段路便回頭望一眼，心中大是惴惴不安。

　　四人三前一後，默默無言的向北而行。這時蒙古大軍南衝之聲已漸漸隱沒，偶而隨風飄來一些金鼓號角之聲，但風勢一轉，隨即消失。百姓躲避敵軍，大道附近別說十室九空，簡直是雞犬不留，絕無人跡。那日尹志平與趙志敬荒不擇路的逃到了偏僻之處，還可找到一家小小飯店，這時一路行來，連完好的空屋也尋不著一所。

　　當晚尹志平等三人便在一所門窗全無的破屋中歇宿。趙志敬和祁志誠偷偷向外張望，只見小龍女在兩株大樹間懸了一根繩子，橫臥在繩上。祁志誠見她如此功夫，暗暗心驚，只有尹志平坦然高臥，理也不理。這一晚趙志敬忽起忽臥，那敢合眼而睡？只待樹上稍有聲息，便要破門逃去。

　　次晨四人又行。趙志敬連晚未睡，加之受驚過甚，騎在馬上迷迷糊糊的打磕睡。祁志誠和尹志平並騎而行，落後了七八丈，祁志誠忍不住說道：「尹師兄，你和趙師兄的武功，每年大較小較，我都見識過的，兩位可說各有所長，難分高下。但說到胸中器量，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尹志平苦笑了一下，問道：「師父和各位師伯叔這次閉關，你可知要有多少時日？」祁志誠道：「師父說快則三月，慢則一年，因此要急召尹師兄去接任掌教。」尹志平呆呆出神，自言自語：「他老人家功夫到了這等田地，不知還須修持什麼？」祁志誠低聲道：「聽說五位真人要潛心鑽研，設法破解古墓派的武功。」尹志平「哦」了一聲，忍不住回頭向小龍女望了一眼。

　　原來那日大勝關英雄大會，小龍女與楊過出手氣走金輪法王師徒，武功精絕，郝大通、孫不二和尹趙二道都親眼得見。何況楊過在郭靖書房之中，手不動、足不抬，便制得趙志敬狼狽不堪，後來小龍女只一招之間，便將趙志敬震得重傷。他二人使何手法，孫不二雖在近旁，竟然便看不明白，倒似全真派的武功在古墓派手下全然不堪一擊，思之實足心驚。後來又聽說小龍女和楊過雙劍合璧，將金輪法王殺得大敗虧輸，全真派上下更是大為震動。全真諸子想起郝大通失手傷了孫婆婆的性命，李莫愁、小龍女、楊過等人總有一日會來終南山尋仇。對付李莫愁一人已是大為棘手，何況再加上楊龍兩個厲害腳色？李莫愁和小龍女互有嫌隙之事，他們卻不知曉。

　　全真七子之中，譚處端早死，此時馬鈺也已謝世，只剩下了五人。劉處玄任了半年掌教，交由丘處機接任。五子均已年高，精力就衰，想起第三、四代弟子之中並無傑出的人才，古墓派上山尋仇之時，倘若全真五子尚在人間，還可抵擋得一陣，但如小龍女等十年後再來，那時號稱天下武學正宗的全真派非一敗塗地不可。因此五人決定閉關靜修，要鑽研一門厲害武功出來和古墓派相抗，是以趕召尹志平回山接任掌教。

　　尹志平等朝行晚宿，一路向西北而行。小龍女總是相隔里許，不即不離的在後相隨。

　　這日到了陝西境內，祁志誠向尹志平道：「尹師兄，咱們是回重陽宮去。難道這龍姑娘孤身一人，竟也敢涉險追來麼？」

　　尹志平「嗯」了一聲，實是猜不透她的用意。這一路之上，日日夜夜，只是反來覆去的尋思：「她要向五位真人揭發我的惡行麼？要仗劍大殺全真教，以出心中惡氣麼？或許，她只不過要回到古墓故居，正好和我同路？又難道……又難道……她憐我一片癡心，終究對我有了情意？」想到最後一節，總不由得面紅耳赤，暗自慚愧，這自是癡心妄想，比之長生遇仙，尤為渺茫，反正此時生死榮辱全已置之度外，恐懼之心倒也淡了。

　　又過數日，已到了終南山腳下。祁志誠取出一枝響箭，使手勁甩出，嗚的一聲響，沖天而起。

　　過不多時，四名黃冠道人從山上急奔而下，向尹志平躬身行禮，說道：「清和真人，您回來啦，大家等候多時了。」尹志平道號「清和」，但除了他的親傳弟子之外，向來無人如此稱呼。這四名道人都是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和他一直師兄弟相稱，其中一人年紀比他還大得多。這四人突然改口，尹志平極感過意不去，忙下馬還禮，謙道：「四位師兄如此相稱，小弟何以克當。」那年紀最長的道人是馬鈺的弟子，說道：「五位師叔法旨，只待清和真人一到，即便接任掌教，至於交接大禮，要等丘師叔開關之後再行。」尹志平道：「師父和四位師伯叔已經閉關了麼？」那道人道：「已閉了二十多天。」

　　說話之間，只聽山上樂聲響亮，十六名道士吹笙擊罄，排列在道旁迎接，另有十六名道士拿著木劍、鐵缽等法器，見尹志平來到，一齊躬身行禮，前後護擁，向山上而去，竟把趙志敬冷落在後。趙志敬又是氣惱，又是羨妒，但內心卻又不禁暗暗得意：「待掌教之位落入我的手中，再瞧你們的嘴臉卻又如何？」

　　傍晚時分，一行人已到了重陽宮外。宮中五百多名道人從大殿直排到山門外十餘丈處，只聽得銅鐘鏜鏜，皮鼓隆隆，數百名道士躬身肅候。見到這般隆重端嚴的情景，尹志平本來委靡頹唐，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在十六名大弟子左右擁衛下，先到三清殿叩拜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再到後殿叩拜創教祖師王重陽的遺像，又到第三殿全真七子集議之所，向七張空椅叩拜，然後回到正殿三清殿。

　　丘處機的第二弟子李志常取出掌教真人法旨宣讀，命尹志平接任掌教。尹志平下拜聽訓，感愧交集，瞥眼見趙志敬站在一旁，臉上似笑非笑的滿是譏嘲之色，心中驀地大震。

　　尹志平聽訓已畢，站起身來，待要向群道謙遜幾句，忽見外面一名道士進來，朗聲說道：「啟稟掌教真人，有客到。」尹志平一呆，想不到小龍女竟會這般大模大樣的正式拜會，實不知如何應付才是，事到臨頭，要逃也逃不過，只得硬著頭皮道：「請罷！」

　　那道士回身出去，引了兩個人進來。群道一見，均大感詫異，尹志平更是奇怪。原來進來的兩個人一個是蒙古官員打扮，另一個卻是在忽必烈營中會見過的瀟湘子。

　　那蒙古貴官朗聲說道：「大汗陛下聖旨到，敕封全真教掌教。」說著在大殿上居中一站，取出一卷黃緞，雙手展開，宣讀道：「敕封全真教掌教為：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門掌教，文粹開玄宏仁廣義大真人，掌管諸路道教所……」宣讀到這□，見沒人跪下聽旨，大聲道：「全真教掌教接旨。」

　　尹志平上前躬身行禮，說道：「敝教掌教丘真人坐關，現由小道接任掌教，蒙古大汗的敕封，非對小道而授，小道不敢拜領。」

　　那蒙古貴官笑道：「大汗陛下玉音，丘真人為我成吉思汗所敬，年事已高，不知是否尚在人世。這敕封原本不是定須授給丘真人的，誰是全真教掌教，便榮受敕封。」尹志平道：「小道無德無能，實是不敢拜領。」那貴官笑道：「不用客氣啦，快快領旨罷。」尹志平道：「榮寵忽降，倉卒不意。請大人後殿侍茶，小道和諸師兄商議商議。」

　　那貴官甚是不快，捲起了聖旨道：「也罷！卻不知要商量什麼？」教中職司接待賓客的四名道人當即陪著貴官和瀟湘子到後殿用茶。

　　尹志平邀了十六名大弟子到別院坐下，說道：「此事體大，小弟不敢擅自作主，要聆聽各位師兄的高見。」

　　趙志敬搶先道：「蒙古大汗既有這等美意，自當領旨。可見本教日益興旺，連蒙古大汗也不敢小視咱們。」說著神情甚是得意，呵呵而笑。李志常搖頭道：「不然，不然！蒙古侵我國土，殘害百姓，咱們怎能受他敕封？」趙志敬道：「丘師伯當年領受成吉思汗詔書，萬里迢迢的前赴西域，尹掌教和李師兄均曾隨行，有此先例，何以受不得蒙古大汗的敕封？」李志常道：「那時蒙古和大金為敵，既未侵我國土，且與大宋結盟，此一時彼一時，如何能相提並論？」趙志敬道：「終南山是蒙古該管，咱們的道觀也均在蒙古境內，若是拒受敕封，眼見全真教便是一場大禍。」李志常道：「趙師兄這話不對。」趙志敬提高聲音，道：「什麼不對，要請李師兄指點。」李志常道：「指點是不敢。但請問趙師兄，咱們的創教祖師重陽真人是什麼人？你我的師父全真七子又是什麼人？」

　　趙志敬愕然道：「祖師爺和師父輩宏道護法，乃是三清教中的高人。」李志常道：「他們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愛國憂民，每個人出生入死，都曾和金兵血戰過來的。」趙志敬道：「是啊。重陽真人和全真七子名震江湖，武林中誰不欽仰？」

　　李志常道：「想我教上代的真人，個個不畏強禦，立志要救民於水火之中，全真教便算真的大禍臨頭，咱們又怕什麼了？要知道頭可斷，志不可辱。」這幾句話大義凜然，尹志平和十多名大弟子都是聳然動容。

　　趙志敬冷笑道：「便只李師兄就不怕死，旁人都是貪生畏死之徒了？祖師爺創業艱難，本教能有今日的規模，祖師爺和七位師長花了多少心血？這時交付下來，咱們處置不當，將轟轟烈烈的全真教毀於一旦，咱們有何面目見祖師爺於地下？五位師長開關出來之時，又怎生交代？」這番話言之成理，登時有幾名道人隨聲附和。趙志敬又道：「金人是我教的死仇，蒙古滅了金國，正好替我教出了口惡氣。當年祖師爺舉義不成，氣得在活死人墓中隱居不出，他老人家在天之靈知道金人敗軍覆國，正不知有多喜歡呢。」

　　丘處機的另一名弟子王志坦道：「蒙古人滅金之後，若是與我大宋和好，約為兄弟之邦，咱們自然待以上國之禮。但今日蒙古軍大舉南下，急攻襄陽，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你我都是大宋之民，豈能受敵國的敕封？」轉頭向尹志平道：「掌教師兄，你若受了敕封，便是大大的漢奸，便是本教的千古罪人。我王志坦縱然頸血濺於地下，也不能與你干休。」說到此處，已然聲色俱厲。

　　趙志敬□地站起，伸掌在桌上一拍，喝道：「王師弟，你是想動武不成？對掌教真人竟敢如此無禮？」王志坦厲聲道：「咱們只是說理。若要動武，又豈怕你來？」

　　眼見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為下，氣勢洶洶的便要大揮老拳，拔劍相鬥。一名鬚髮花白的道人連連搖手，說道：「各位師弟，有話好好說，不用恁地氣急。」王志坦道：「依師兄說該當如何？」那道人說：「依我說啊，唔，唔……出家人慈悲為懷，能多救得一個百姓，那便是助長一分上天的好生之德……唔，唔……咱們若是受了蒙古大汗的敕封，便能盡力勸阻蒙古君臣兵將濫施殺戮，當年丘師叔，不是便因此而救了不少百姓的性命麼？」有幾名道人附和道：「是啊！是啊！」

　　一名短小精悍的道人搖頭道：「今日情勢非昔可比。小弟隨師父西遊，親眼見到蒙古兵將屠城掠地的慘酷。咱們若受敕封，降了蒙古，那便是助紂為虐，縱然救得十條八條性命，但蒙古勢力一大，不知將有幾千幾萬百姓因此而死。」這矮小道人名叫宋德方，是當年隨丘處機西遊的十九弟子之一。

　　趙志敬冷笑道：「你見過成吉思汗，那又怎地？我此番便見了蒙古四王子忽必烈，這位王爺禮賢下士，豁達大度，又那□殘暴了？」王志坦叫道：「好啊，原來你是奉了忽必烈之命，做奸細來著！」趙志敬大怒，喝道：「你說什麼？」王志坦道：「誰幫蒙古人說話，便是漢奸。」趙志敬突然躍起，呼的一掌便往王志坦頭頂擊落。斜刺蝟雙掌穿出，同時架開他這一擊，出掌的卻是丘處機的另外兩名弟子，其中一人便是祁志誠。趙志敬怒火更熾，大叫：「好哇！丘師伯門下弟子眾多，要仗勢欺人麼？」

　　正鬧得不可開交，尹志平雙掌一拍，說道：「各位師兄且請安坐，聽小弟一言。」全真教的掌教向來威權極大，眾道人當即坐了下來，不敢再爭。

　　趙志敬道：「是了，咱們聽掌教真人吩咐，他說受封便受封，不受便不受。大汗封的是他，又不是你我，吵些什麼？」他想尹志平有把柄給自己拿在手□，決不敢違拗自自之意。李志常、王志坦等素知尹志平秉性忠義，心想憑他一言而決，的確不必多事爭鬧，於是各人望著尹志平，聽他裁決。

　　尹志平緩緩道：「小道無德無能，忝當掌教的重任，想不到第一天便遇上這件大事。」說著抬起頭來，呆呆出神。大六名大弟子的目光一齊注視著他，道院中靜得沒半點聲息。

　　過了良久，尹志平緩緩的道：「本教乃重陽祖師所創，至馬真人、劉真人、丘真人而發揚光大。小弟繼任掌教，怎敢稍違王馬劉丘四真人的教訓？諸位師兄，眼下蒙古大軍南攻襄陽，侵我疆土，殺我百姓。若是這四位前輩掌教在此，他們是受這敕封呢，還是不受？」

　　群道聽了此言，默想王重陽、馬鈺、劉處玄、丘處機平素行事：王重陽去世已久，第三代弟子均未見過；馬鈺謙和敦厚，處事旨在清靜無為；劉處玄城府甚深，眾弟子不易猜測他的心事；但丘處機卻是性如烈火、忠義過人。眾人一想到他，不約而同的叫道：「丘掌教定然不受！」趙志敬卻大聲道：「現下掌教是你，可不是丘師伯。」

　　尹志平道：「小弟才識庸下，不敢違背師訓。又何況我罪孽深重，死有餘辜。」說到這□，垂首不語。群道不知他話中含意，除趙志敬外，都以為不過是自謙之辭，只覺得「罪孽深重、死有餘辜」八字，未免太重，有點兒不倫不類。趙志敬「哼」的一聲，站起身來，說道：「如此說來，你是決定不受的了？」

　　尹志平淒然道：「小弟微命實不足惜，但我教令譽，卻不能稍有損毀。」他聲調漸漸慷慨激昂，又道：「方今豪傑之士，正結義以抗外侮。全真派號稱武學正宗，若是降了蒙古，咱們有何面目再見天下英雄？」群道轟然喝采，李志常、宋德方、王志坦、祁志誠等大聲道：「掌教師兄言之有理。」

　　趙志敬袍袖一拂，怒沖沖的走出道院，在門邊回過頭來，冷笑道：「掌教師兄，你說話倒是好聽得緊啊，嘿嘿！此事後果如何，你也料想得到。」說著大踏步便行。

　　群道紛紛議論，都贊尹志平決斷英明。四五個附和趙志敬的道人覺得不是味兒，訕訕的走了。

　　尹志平黯然無語，回到自己丹房，知道趙志敬受此挫折，決不干休，定要當眾揭發自己的醜行。他宣稱不受敕封之時便已決意一死，數月來擔驚受怕，受盡折磨，這時想到死後一了百了，心中反而坦然，於是閂上丹房房門，冷然一笑，抽出長劍便往頸上刎去。

　　突然書架後轉出一人，伸手一鉤一帶，尹志平毫沒防備，長劍竟給他夾手奪去，一驚之下回過頭來，見奪劍的正是趙志敬，只聽他冷冷的道：「你敗壞我教名聲，便想一死了事，什麼都不理了？龍姑娘守在宮門之外，待會她進來理論，教咱們如何對答？」尹志平道：「好！那麼我出去在她面前自刎謝罪。」趙志敬道：「你便算自刎，此事還是不了。五位師長開關出來，定要追問。全真教令譽掃地，你便是千古罪人。」

　　尹志平再也支持不住，突然坐倒在地，抱著腦袋喃喃道：「你叫我怎麼辦？怎麼辦？就算死了，也是不成。」適才他在眾道之前侃侃而談，這時和趙志敬單獨相處，卻竟無半點自主之力。趙志敬道：「好，你只須依我一件事，龍姑娘之事我就全力跟你彌縫，本教和你的聲名均可保全，決無半點後患。」尹志平道：「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敕封？」趙志敬說道：「不，不！我決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敕封。」尹志平心頭一鬆，喜道：「什麼事呢？快說，我一定依你。」

　　半個時辰之後，大殿上鐘鼓齊鳴，召集全宮道眾。李志常吩咐丘處機一系門下眾師弟與再傳弟子道袍內暗藏兵刃，生怕尹志平拒受敕封，趙志敬一派人或有異圖。大殿上黑壓壓的擠滿了道人，各人神色均極緊張。

　　只見尹志平從後殿緩步而出，臉上全無血色，居中一站，說道：「各位道兄，小道奉丘掌教之命，接任掌教，豈知突患急病，無法可治……」這句話來得太過突兀，群道中有十餘人忍不住「啊、啊」的叫出聲來。尹志平續道：「掌教重任，小弟已不克負荷，現下我命玉陽子座下大弟子趙志敬，接任掌教！」

　　這句話一出，大殿上立時寂然無聲。但這肅靜只是一瞬間的事。接著李志常、王志坦、宋德方等人爭著大聲反對：「丘真人要尹師兄繼任掌教，這重任豈能傳給旁人？」「掌教師兄好好的，怎會患上不治之症？」「這中間定有重大陰謀，掌教師兄可莫上了奸人的當。」第四代的眾弟子不敢大聲說話，但也都交頭接耳，議論紛紜，大殿上亂成一片。李志常等怒目瞪視趙志敬，只見他不動聲色，雙手負在背後，對各人的言語便似全然沒有聽見。

　　尹志平雙手虛按，待人聲靜了下來，說道：「此事來得突兀，難怪各位不明其中之理。我教眼前面臨大禍，小道又做了一件極大的錯事，此刻追悔莫及，縱然殺身之謝，也已難以挽救。」說到這□，神色極是慘痛，頓了一頓，又道：「我反覆思量，只有趙志敬師兄才識高超，能帶同本教渡過難關。各位師兄弟務須捐棄成見，出力輔佐趙師兄光大本教。」

　　李志常慨然道：「人孰無過？掌教師兄當真有甚差失，待五位師長開關之後，稟明領責便是。掌教讓位之舉，我們萬萬不能奉命。」尹志平長歎一聲，說道：「李師弟，你我多年交好，情若骨肉。今日之事，請你體諒愚兄不得已的苦衷，別再留難了罷。」

　　李志常滿腹疑團，瞧尹志平的神色確有極重大的難言之隱，他言語中竟是極意求懇，倒也不便再爭，當下低頭不語，暗自沉思方策。王志坦朗聲道：「掌教師兄便真要謙讓，也須待五位師長開關之後，稟明而行，那才不誤了大事。」尹志平黯然道：「事在急迫，等不及了。」王志坦道：「好罷，就算如此，咱們同輩師兄弟之中，德才兼備，勝過趙師兄的並非沒有。李志常師兄道力深湛，宋德方師弟任事幹練，何以要授給大眾不服的趙師兄？」

　　趙志敬性格暴躁，強忍了許久不語，這時再也按捺不住，冷笑道：「還有敢作敢為的王志坦師兄呢？」王志坦怒道：「小弟不才，比諸位師兄差得太遠。可是和趙師兄相比，自忖還略勝一籌。」趙志敬嘿的一聲冷笑，抬頭望著屋頂，神情極是傲慢。王志坦大聲道：「小弟的武功劍術，自非趙師兄敵手，但我至少不會去做漢奸。」趙志敬面色鐵青，喝道：「你有種便把話說清楚些，誰做漢奸了？」兩人言語相爭，越說越是激烈。

　　尹志平道：「兩位不須爭論，請聽我一言。」趙王兩人不再說話，但仍是怒目相視。尹志平道：「本教向來規矩，掌教之位，由上一代掌教指任，並非由本教同道互推，這話可對麼？」眾人齊聲應道：「是！」尹志平道：「我現在下指命趙志敬為本教下一任掌教，眾人不得爭論。趙師兄，你上前聽訓罷。」趙志敬得意洋洋，跨步上前，躬身行禮。

　　王志坦和宋德方還待說話，李志常一拉兩人袍袖，使個眼色，兩人素知處事穩當，必是別有所見，於是不再爭議。李志常低聲道：「尹師兄定是受了趙志敬的挾持，無力與抗。咱們須得暗中查明趙志敬的奸謀，再抖將出來。現下尹師兄已有此言，若再爭辯，反而顯得咱們理虧了。」王宋二人點頭稱是，隨著眾人參與交接掌教的典儀。

　　全真派一日之間竟有兩人先後接任掌教，群道或忿忿不平，或暗暗納罕。

　　接任典儀行畢，趙志敬居中一站，命自己的嫡傳弟子守在身旁，說道：「有請蒙古大汗陛下的天使。」這「天使」兩字一出口，王志坦忍不住又要喝罵，李志常忙使眼色止住。過不多時，四名知賓道人引著那蒙古貴官和瀟湘子走進殿來。

　　趙志敬忙搶到殿前相迎，笑道：「請進，請進！」那蒙古貴官等候良久，早已不快又見尹志平並不出迎，臉色更是難看。一名知賓的道人知他心意，說道：「本教掌教之位，自此刻起由這位趙真人接任。」那貴官一怔，轉惱為喜，笑道：「原來如此，恭喜恭喜！」說著拱手為禮。瀟湘子站在他身後兩步之處，臉上始終陰沉沉的不顯喜怒之色。

　　趙志敬側著身子引那貴官來到大殿，說道：「請大人宣示聖旨。」那貴官微微一笑，心想：「原該由你這般人來掌教才像樣子。先前那道人死樣活氣，教人瞧著好生有氣。」取出聖旨，雙手展開。趙志敬跪倒在地，只聽那貴官讀道：「敕封全真教掌教為……」

　　李志常、王志坦等見趙志敬公然領受蒙古大汗敕封，相互使個眼色，刷刷幾聲，寒光閃動，各人從道袍底下取出長劍。王志坦和宋德方快步搶上，手腕抖處，兩柄長劍的劍尖已指住趙志敬的背心。李志常朗聲喝道：「本教以忠義創教，決不投降蒙古。趙志敬背祖滅宗，天人共棄，不能再任掌教。」另外四名大弟子各挺長劍，將那貴官和瀟湘子圍住。

　　這一下變故來得突然之極。趙志敬雖然早知李志常等心中不服，但想掌教的威權極大，自來無人敢抗，自己既得出任此位，便是本教最高首領，所下法旨，即令五位師長也不能貿然反對，萬料不到對方竟敢對掌教動武。這時他背心要害給兩劍指住了，又驚又怒，卻並不畏懼，大聲道：「大膽狂徒，竟敢犯上作亂嗎？」王志坦喝道：「奸賊！敢動一動，便教你身上多兩個透明窟窿。」

　　趙志敬的武功原在王宋二人之上，但此時出其不意，俯伏在地時給人制住，已全然處於下風。他事先佈置了十餘名親信在旁護衛，道袍之中也暗藏兵刃，但李志常、王志坦等都是丘處機的親傳弟子，平素在教中頗有威望，突然一齊出手，趙志敬的心腹大都不敢動彈。有幾人想取兵刃，均是一伸臂便給人點了穴道。給孫婆婆擲傷了臉的張志光，在豺狼谷曾與陸無雙相鬥的申志凡、趙志敬的弟子鹿清篤均在其內。

　　李志常向那貴官道：「蒙古與大宋已成敵國，我們大宋子民，豈能受蒙古的封號？兩位請回，他日疆場相見，再與兩位周旋。」這幾句話說得十分痛快，殿上群道中有許多當即大聲喝采。

　　那貴官白刃當前，竟是毫無懼色，冷笑道：「各位今日輕舉妄動，不識好歹，全真教大好基業，眼見毀於一旦，可惜啊可惜。」李志常道：「神州河山都已殘破難全，我們區區一個教門又何足道？閣下再不快走，倘若有人無禮，小道可未必約束得住。」

　　瀟湘子忽地冷冷插口道：「如何無禮？倒要見識見識！」猛地伸出長臂，左抓一把，右抓一把，隨手便將王志坦與宋德方手中長劍都奪了過來。趙志敬立時躍起，雙臂使招「白雲出岫」護住後心，站在那貴官身旁。瀟湘子將左手中長劍交了給他，右手劍刷的一聲向李志常刺去。李志常舉劍擋架，只覺手臂微微一麻，急運內功相抗，嗆啷一響，雙劍齊斷。

　　瀟湘子奪劍、震劍，快速無倫，只一瞬間之事，接著袍袖一拂，雙掌齊出，將身邊四名全真大弟子的長劍一齊震開。他連使三招，挫敗全真教七名高手，殿上數百道人無不駭然，瞧不出這僵□一般的人武功竟如此高強。

　　趙志敬素來瞧不起王志坦、宋德方等人的武功，這次在眾目睽睽之下，給兩人制得跪在地下抬不起頭來，心中如何怒，這時一劍在手，順勢就向王志坦刺去。這一招「大江東去」乃全真劍法中極凌厲的招數，劍刃破空，嗤嗤作響，直指王志坦的小腹。

　　王志坦向後急避。趙志敬下手毫不容情，立意要取他性命，手臂前送，劍尖又挺進了兩尺有餘，眼見王志坦這一下大限難逃，殿上眾人一時驚得寂無聲息，陡然間斜刺蝟一隻袍袖揮出，捲住劍刃向旁一拉，嗤的一聲，袍袖割斷，就這麼頓得一頓，王志坦向後躍開，旁邊兩柄長劍伸過來架住了趙志敬的劍，瞧那斷袖之人時，卻是尹志平。

　　趙志敬大怒，指著他喝道：「你……你……竟敢如此！」尹志平道：「趙師兄，你親口答應了不受蒙古敕封，我才把掌教之位讓你，為何轉眼之間，即便出爾反爾？」趙志敬道：「嘿，適才你問我道：『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敕封？』我道：『不，我決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敕封！』我怎麼說話不算了？受敕封的是我，可不是你。」尹志平喃喃的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你好狡獪！」

　　這時李志常已從弟子手中接過一柄長劍，大聲道：「全真教的好兄弟，咱們仍奉尹真人為掌教。大家把這姓趙的漢奸擒下了，聽由掌教真人發落。」說著挺劍上前，和趙志敬鬥了起來。王志坦、宋德方與其餘五名大弟子列成天罡北斗陣法，登時將瀟湘子圍住。瀟湘子武功雖強，但這陣法一經催動，威力非常，他急從袍底取出鋼棒招架，但見陣法變幻，七名全真道人左穿右插，虛實互易，不由得眼花撩亂。

　　那貴官早退在大殿角落，眼見情勢不對，忙從懷中取出號角，鳴都都的吹了起來。兩名道人搶上前去，奪下號角，將他反手擒住，但終於遲了一步，號角聲已然傳出。

　　尹志平知他呼召外援，危難當頭，不由得精神大振，叫道：「祁志誠師弟，你看住這蒙古官兒。於道顯師兄、王志謹師兄，你們帶同三位師兄，快到後山玉虛洞去幫孫師兄守護，以防外敵騷擾五位師長靜修。陳志益師弟，你帶六個人防守前山；房志起師弟，你帶六個人防守左山；劉道寧師弟，你帶六人防守右山。」

　　防守前後左右的，都是丘處機門下他的同門師弟。守護玉虛洞的於道顯是劉處玄門下，王志謹是郝大通門下。劉處玄和郝大通都在玉虛洞中掙修，於王二人武功均高，為人正直，而且縱有異心，也決不會危害親師。尹志平於片刻之間，便分派得井井有條，各處要地都已有人把守，而且互相呼應救援，便有大批軍馬到來，一時也難攻打得進。眾弟子見他目光如電，指揮若定，發號施令中自有一股威嚴，竟無人敢予違抗，一一領命而出。

　　忽聽得門外喝罵喧嘩，兵刃撞擊之聲大作，群道正差愕間，牆頭一聲嗤哨，跳進數十個人來。東邊是尹克西領頭，西邊是尼摩星領頭，正面是馬光佐領頭，所率領的都是蒙漢西域武士中的好手。

　　原來忽必烈猛攻襄陽，連月不下，軍中忽然疫病發作，最後一陣猛攻無效，隨即退兵。那日小龍女望見大軍向南急馳，便是最後的一場攻城。忽必烈大軍未退，已派人收羅中原豪傑，以圖後舉，蒙古大汗下旨籠絡全真派，也是忽必烈的計謀之一。但他知全真教稟性忠義，未必便肯歸服，是以派金輪法王率領大批武林好手伏在終南山周圍，倘若全真教違抗詔命，便以武力壓服。

　　終南山本來守護周密，但一日之中兩易掌教，重陽宮□亂成一團，派在外面守衛的道人都撤了回來參與易立掌教的大典，因此尹克西、尼摩星等來到重陽宮的宮牆之外，全真教中各人竟未發覺。這時敵人突然現身，尹志平派遣的各路人手倒有一大半還未離殿。但見前後左右均是外敵，全真教道眾雖多，一來大都未攜兵刃，二來處在包圍之中，擠成一團，四下□要害全落人手，眼見一敗塗地之勢已成，只有任人宰割了。

　　那宣敕封的蒙古貴官本已給祁志誠拿住，這時高聲叫道：「全真教的各位道長，快擲下兵器，聽由掌教趙真人發落。」

　　尹志平喝道：「趙志敬背祖叛師，投降外敵，身負大罪，已非本教掌教。」他雖見情勢極其不利，仍決意一拚，指揮群道迎敵。但群道大都赤手空拳，斗不多時，已有十餘人□橫就地。接著尹志平、李志常、王志坦、宋德方、祁志誠等一一失手，或兵刃被奪，或受傷倒地，或被點中穴道，餘下眾道被耳克西率領的武士逼在大殿一隅，無法反抗。

　　那貴官官階甚高，尹克西、瀟湘子等均須聽他號令。他見已獲全勝，向趙志敬道：「趙真人，瞧在你的面上，全真教教眾謀叛抗命之事，我可以代為隱瞞，不予啟奏。」趙志敬躬身連連道謝，猛地□想起一事，忙向瀟湘子低聲道：「有件大事尚須前輩相助。我的師父師伯叔等五個在後山靜修，他們若是得訊趕來，這……這……」瀟湘子陰惻惻的道：「趕來便趕來，我給你打發便是。」趙志敬不敢再說，心中頗感不滿，一面又暗自擔憂：「你別小覷了我師父、師伯，他們當真來此，你有得苦頭吃了。但若五位師長打退蒙古武士，我可要性命難保。」

　　那貴官道：「趙真人，你先奉領大汗陛下的敕封，然後發落為首的叛徒。」趙志敬道：「是！」跪下聽旨。

　　尹志平、李志常等手足被縛，耳聽得那貴官讀敕封，趙志敬磕頭謝恩，大呼萬歲，都是怒火填膺。宋德方坐在李志常的身旁，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李師哥，你解開我手上的綁縛，我衝出去稟告師長。」李志常與他背脊靠著背脊，潛運內力，指上使勁，解開了縛在他手腕的牛筋，低聲道：「可千萬要緩緩稟報，裝作若無其事，別讓五位師長受驚，以致岔了真氣內息……」宋德方緩緩點頭。

　　宣敕已畢，趙志敬站起身來，那貴官和瀟湘子等向他道喜。

　　宋德方見眾人都圍著趙志敬，突然躍起，搶到三清神像之後。尼摩星叫道：「站住的！」宋德方那□理他，發足急奔。尼摩星雙足已斷，無法追趕，左手一揚，一枚蛇形小鏢激射而出，撲的一聲，打中了宋德方左腿。尼摩星叫道：「躺下的！」宋德方身子一幌，卻不躺下的，忍痛奔跑。重陽宮房舍重重疊疊，他只轉了幾個彎，幾名追趕他的蒙古武士便不見了他影蹤。

　　宋德方奔到了隱僻之處，起出小鏢，包紮好傷口，到丹房中取出一柄長劍，奔向後山。他轉過一排青松，剛望到玉虛洞的洞門，不由得暗暗叫苦，只見數十名蒙古武士正在搬運山石，堵塞玉虛洞的洞門。一個高瘦藏僧站著督工，另有僧俗兩人在旁指揮，宋德方認得這兩人是曾來攻打重陽宮的達爾巴和霍都，武功與郝大通等不相上下。那高瘦藏僧形貌清奇，顯然輩份武功尚在過二人之上，眼見玉虛洞門已被堵上了十之七八，不知五位師長性命如何，心道：「師父待我恩重如山，今日師長有難，若不捨命相救，枉生於天地之間。」

　　他明知衝上攔阻只不過白送性命，決不能解救師父的困危，但全教遭逢大難，義不能獨自求全，於是手持長劍，從松樹後竄出，運劍如風，向那藏僧身後刺去。他想擒賊擒王，這一劍若能僥倖得中，敵黨勢必大亂。

　　那藏僧正是金輪法王。他已向趙志敬問明全真教中諸般詳情，是以一上山便堵玉虛洞，知道只要制住全真五子，餘下的第三四代弟子便無可與抗。

　　宋德方劍尖離他背心不到一尺，見他仍是渾然不覺，正自暗喜，猛地眼前金光一閃，噹的一聲，那藏僧手中一件圓圓的奇形兵刃回掠過來，與他劍刃一碰。宋德方虎口劇痛，長劍脫手飛出，只這麼一震，牽動真氣，哇的一口鮮血噴出，迷迷糊糊之中，隱隱聽得前面傳來許多人齊聲吶喊，不知又出了什麼事，心中一陣憂急，便昏暈過去。

　　金輪法王也聽到大殿上的叫聲，但想到瀟湘子、尹克西等高手在場主持，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定然施展不出什麼古怪，當下也不在意，只是催促眾武士趕搬大石，及早將玉虛洞堵塞，以防丘處機等人忽然衝出，不免大費手腳。

　　大殿上自宋德方一走，情勢又變。那貴官向趙志敬道：「趙真人，貴教犯上作亂之輩，人數可不少啊，我瞧你這掌教之位，有點兒坐不安穩呢。」

　　趙志敬也知眾道心中不服，只要瀟湘子等一去，群道立時便要反擊，一不做，二不休，此時騎虎之局已成，大聲說道：「按照本教教規，叛教犯上者該當何罪？」群道默然不應，心中大都說道：「你自己才叛教犯上。」趙志敬又問一聲，眼望弟子鹿清篤，要他回答。鹿清篤答道：「當在三清神像之前自行了斷。」

　　趙志敬道：「不錯！尹志平，你知罪了嗎？服不服了？」尹志平道：「不服！」趙志敬道：「好，帶他過來！」鹿清篤推尹志平上前，站在三清神像之前。趙志敬又問李志常、王志坦諸人，人人都大聲回答：「不服。」一一問去，被擒眾道之中只有三人害怕求饒，趙志敬便下令鬆綁。其餘二十四人卻個個挺立不屈，王志坦等性子火爆的，更是罵聲不絕。

　　趙志敬道：「你們倔強如此，本掌教縱有好生之德，也已無法寬容。鹿清篤，你替祖師爺行法罷！」鹿清篤道：「是！」提起長劍，將站在左首第一個的於道顯殺了。

　　於道顯為人謹厚和善，全教上下個個和他交好。眾道見鹿清篤將他刺死，都大聲鼓噪起來。宋德方和金輪法王在後山聽到的喊聲，便是眾道人的呼喝。尹克西將手一擺，數十名蒙古武士各執兵刃，攔在眾道之前。

　　鹿清篤見眾人叫得厲害，頓感害怕。趙志敬道：「快下手，慢吞吞的幹什麼？」鹿清篤應道：「是！」手起劍落，又刺死了兩人。站在左首第四的已是尹志平，鹿清篤提起長劍，正要向他胸口刺落，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且慢，不許動手！」

　　鹿清篤回過頭來，只見一個白衣少女站在門口，卻是小龍女。只聽她說道：「你站開！這個人讓我來殺。」

## 第26回　神雕重劍

　　小龍女眼見全真教群道內哄，蒙古武士大舉進襲，一切是是非非，於她便似過眼雲煙，全不在意，但見鹿清篤舉劍要殺尹志平，這一劍卻如何能讓旁人刺了？是以立時上.前攔阻。

　　趙志敬見小龍女突於此時進殿，心下大喜：「我一路給你追逼得氣都喘不過來，此刻高手如雲，你自來送死，真是天賜其便！」喝道：「這小妖女不是好人，給我拿下了！」蒙古武士不聽他的指喝，俱都不動。趙志敬的兩名親傳弟子聽到師父號令，搶上前去，伸手分抓她左右手臂。

　　兩人手指尚未觸及小龍女衣袖，眼前陡然寒光閃動，只覺手腕一陣劇痛，急忙向後躍開，原來腰間兩柄長劍已給小龍女拔去。在這一瞬之間，兩人手腕上各已中劍，腕骨半斷，鮮血淋漓。小龍女這一下出手奇快，旁人尚未看清楚她如何奪劍出招，兩名道人已負傷逃開，眾人不禁都是愕然。

　　鹿清篤喝道：「大多兒齊上啊！咱們人多勢眾，怕這小妖女何來？」他想小龍女武功再強，總不過一個年輕女子，眾人一擁而上，自能取勝，當先挺劍向小龍女刺去。小龍女劍尖顫動，鹿清篤左腕、右腕、左腿、右腿各已中劍，大吼一聲，倒地不起。這四劍刺得更快，連瀟湘子、尹克西這等高手也不由得相顧失色。他們在絕情谷中曾見她與公孫止動手，那時劍法雖亦精妙，但決不如眼前的出神入化。

　　原來小龍女得周伯通授以分心二用、左右互搏之術，陡然間武功倍增。她與楊過雙劍合璧使那「玉女素心劍法」，天下已少有抗手，此刻她一人同使兩劍，威力尤強。二人不論如何心意相通，總不及一個人內心的意念如電，她此刻所使劍術勁力雖不及二人聯手，出手卻比之兩人同時要快上數倍。

　　她長途追蹤尹趙二人，連日鬱鬱於心，不知該當如何處置才是，這時全真道人先行發難，她乘勢還擊，劍上一見了血，滿腔悲憤，驀地□都發作了出來。只見白衣飄飄，寒光閃閃，雙劍便似兩條銀蛇般在大殿中心四下遊走，叮噹、嗆啷、「啊喲」、「不好」之聲此起彼落，頃刻之間，全真道人手中長劍落了一地，每人手腕上都中了一劍。奇在她所使的都是同樣一招「皓腕玉鐲」，眾道人但見她劍光從眼前掠過，手腕便感劇痛，直是束手受戮，絕無招架之機。倘若她這一劍不是刺中手腕而是指向胸腹要害，群道早已一一橫□就地。群道負傷之後，一齊大駭逃開，三清神像前只餘下尹志平等一批被縛的道人。

　　小龍女自學得左右互搏之術以後，除了在曠野中練過幾次之外，從未與人動手過招，今日發硎新試，自己也想不到竟有如斯威力，殺退群道之後，竟爾悚然自驚。

　　趙志敬見情勢不妙，忙從道袍下抽劍護身，同時移步後退。小龍女心中對他恨極，身形一幌，雙劍已將他前面去路與身後退路盡皆攔住。趙志敬揮劍奪路，只聽得叮噹一聲，尹克西道：「你不成，退開了！」原來他已揮金龍鞭將小龍女的長劍格開。小龍女連傷十餘人，直到此時，方始有人接得她一劍。

　　小龍女道：「今日我是來向全真教的道人尋仇，與旁人無干，你快退開了。」尹克西適才見了她追風逐電般的快劍，心中也自膽寒，但他究是一流高手，總不能憑對方一語便即垂手退避，笑道：「全真教中良莠不齊，有好有壞，有些人確是該殺，但不知是那些該死的賊道得罪了姑娘？」

　　小龍女「嗯」的一聲，不加理睬。尹克西心想先跟她拉拉交情，動起手來倘是不敵，她也不致就下殺手，若見情勢不對便即退讓，旁人見我和她相識，也不會笑我膽怯，於是笑嘻嘻的道：「龍姑娘，別來多日，你貴體清健啊！」小龍女又是「嗯」了一聲，目光不離尹志平、趙志敬二人，生怕他們乘機逃走。尹克西道：「跟這些賊道生氣，沒的損折了姑娘貴手。姑娘只須指點出來，待在下稍效微勞，一一給姑娘收拾了。」小龍女道：「好！你先給我殺了她。」說著向趙志敬一指。

　　尹克西心想：「此人已受蒙古大汗敕封，怎能殺他？」陪笑道：「這位趙真人為人很好啊，姑娘只怕有點誤會，我叫他向姑娘陪個不是罷！」小龍女秀眉微蹙，左手劍□地遞出，快如電閃，向尹克西刺了過去。尹克西忙舉鞭擋過，只聽得「啊」的一聲，站在他身後的趙志敬已然肩頭中劍。即是瀟湘子等這些高手，也沒看出這一劍是怎生刺的，只是料想這一招乃右手劍所發，繞過尹克西身子，刺中了躲在他身後之人。

　　尹克西吃了一驚，心想這一劍雖非刺在自己身上，但自己無力護住趙志敬，那是同樣的丟臉，對方出招實在太快，全然瞧不清她雙劍的來勢去路，如此對敵法定非敗不可，想到此處，心下更加怯了，金龍鞭一擺，叫道：「龍姑娘，請你手下留情！」小龍女不理，對他既不敵視，亦無友意，腳步微動，向左踏出兩步。尹克西跟著一轉，仍想護住趙志敬，忽聽背後哼的一聲，一驚之下微微回頭，但見趙志敬左肩袍袖已被劍鋒劃去了一片，鮮血涔涔而下。小龍女這一劍如何刺他，旁人仍然莫名其妙，劍法精妙迅疾到了這等地步，不但來去無蹤，竟似乎還能隔人傷敵。

　　趙志敬連中兩劍，心想尹克西武功平平，實不足以倚為護身符，危急中提氣竄出，躍到了瀟湘子身旁。小龍女便似沒見，轉過身子，左手向力尹克西刺了一劍，右手劍卻刺向尼摩星前胸。尼摩星左手撐住枴杖，右手以鐵蛇一擋，但聽得趙志敬高聲大叫，跟著嗆啷一響，長劍落地，原來手腕又已中劍。這一招更加奇特，明明小龍女與他相距甚遠，卻在政擊兩大高手之際抽空傷他。

　　瀟湘子哼了一聲，道：「龍姑娘劍法不差，我也得領教領教。」左手揮掌向旁推出，趙志敬只覺一股大力撞在肩頭，立足不住，跌出數丈，虧得他內功也已頗有根柢，身上雖受了三處傷，仍是拿椿站住。瀟湘子掌力未收，哭喪棒同時擊出。

　　馬光佐與楊過、小龍女一直交好，這時心中大不以為然，高聲叫道：「不要臉啊真正不要臉，三個武林大宗師，圍攻一個小姑娘。」

　　瀟湘子等聽在耳□，臉上都是微微一熱。他們生平對什麼仁義道德原是素不理會，然均傲慢自負，對身份體面卻瞧得極重，平時別說三人聯手，便是單打獨鬥，也不屑跟這樣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動手，但此刻自知單憑自己一人，決計抵擋不了她這般神鬼莫測的劍招，對馬光佐的譏嘲只好裝作沒聽到，均想：「渾大個兒，咱們同來辦事，你卻反助外人，回頭定要教你吃點苦頭。」便在這心念略轉之間，眼前劍光幌動，小龍女已然出招。三人仍是瞧不清她的劍勢，齊向後躍，退開丈餘，不約而同的舞動兵刃，護住週身要害。

　　眾蒙古武士牽著尹志平、李志常、王志坦等人退後靠向殿壁，均知眼前這四人相鬥實是非同小可，只要給誰的兵刃帶到少許，不死也得重傷。

　　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均盼她先出手攻擊旁人，只要能在她招數之中瞧出一些端倪，便有了取勝之機。三人都是一般的念頭，於是各施生平絕技，將全身護得沒半點空隙，先求己之不可勝、以求敵之可勝。這三大高手一出手便同取守勢，生平實所罕有，但眼見敵手如此之強，若上前搶攻，十九求榮反辱。

　　大殿之上，小龍女雙劍掛地，站在中央，瀟湘子等三人分處三方，每人身前均有一片寒光來回幌動。尹克西的金鞭舞成一團黃光；尼摩星的鐵蛇是一條條黑影□進□退；瀟湘子的哭喪棒則攪成一張灰幕，遮住身前。

　　小龍女向三人望了一眼，心道：「我和你們三個無冤無仇，誰有空□跟你們動手。」見趙志敬閃閃縮縮的正要退到神像之後，素袖一拂，踏步便上。尼摩星與瀟湘子自左右搶到，鐵蛇和哭喪棒搶在身前，他二人聯手，進攻即或不足，自守該當有餘。小龍女見無隙可乘，雙劍即不遞出，眼見趙志敬逃向殿後，仗劍追了兩步，但尼摩星和瀟湘子兩般兵刃使得颼颼風響，竟然搶不過去。小龍女道：「你們讓是不讓？」

　　瀟湘子心想：「此時仇隙未成，她未必便施殺手。這全真教的掌教於我有甚好處，我何苦為他樹此強敵？」他躊躇未答，尼摩星卻叫了起來：「我們偏偏不讓，你這小妖女有什麼本事，一塌糊塗施展出來的？」瀟湘子、尹克西同時向他瞪了一眼，均想：「咱們便是不讓，又何必口吐惡言？難道憑你一人之力便敵得住她嗎？當真是太過不自量力了。」只是和他協力禦敵之際，不便出口埋怨。他們沒想到尼摩星雙腿斷折，實受楊過與李莫愁之賜，他知楊過是小龍女的情郎，滿腔怨毒都要發□在她身上，這時一動上手，他與其餘二人不同，存心要和她拚個死活。

　　小龍女也不著惱，只知要誅殺尹趙二人，非將眼前這三個高手驅開不可，冷冷的道：「既不肯讓，我可要得罪了！」一言甫畢，劍光閃處，突聽一片聲響，悠然不絕。響聲未過，小龍女已向後躍退丈餘，回到大殿中心站定。瀟湘子和尼摩星臉上均各變色。原來這一記長聲乃四十餘下極短促的連續打擊組成。這頃刻之間，小龍女雙劍已刺削點斬，一共出了四十餘招，尼瀟二人守得滴水不漏，每一招均撞在兵刃之上，在群道聽來，只不過一下兵刃碰擊的長聲而已。

　　她這攻招如此迅捷，瀟湘子等三人心中更是驚懼。適才所以能擋住劍招，全憑兩人將兵器舞得滴水不入，全無空隙，若待她一劍既出，再舉起兵刃擋架，身上早已中劍了。小龍女急攻不下，也佩服這兩人守得竟如此嚴密，微微一頓，輕飄飄的向後略退，臉孔兀自朝著瀟湘子，雙劍□地反轉倒刺，叮叮叮叮十二下急響，縱是琵琶高手的繁弦輪指也無如此急促，尹克西的金鞭始終沒□著，終於將這十二下也都擋了回去。

　　兩番攻守一過，四人心中均已瞭然，小龍女吃虧在內力不強，劍招上的勁道不能□開對方兵刃，若能與這三人的真力大致相仿，三人早已守禦不住。小龍女提劍回到殿心，尋思破敵之計，只見三個對手的兵刃越舞越急，卻那□尋得出半點破綻？

　　她想：「如此迅疾舞動兵刃，內力耗費極大，定難持久，我只須靜以待變，時刻一長，總能尋到破綻。就算給趙志敬逃走了，慢慢再找便是。」於是雙劍微顫，似攻非攻，蓄勢待發，卻不出擊，教對手三人不敢稍有弛緩。可是瀟湘子等內力均極深厚，這般舞動兵刃，一時三刻之間氣力並不消減。小龍女見無隙可乘，便靜靜的站著，神色嫻雅，風致端嚴。她性子向來不急，在道上追蹤尹志平和趙志敬一月有餘，始終沒有出手，此時便再多待一天半日，又有何妨？二十年古墓中寂靜自守，早練成了無人能及的耐心。

　　尼摩星見她仗劍□立，旁若無人，第一個先沉不住氣了，猛地□虎吼一聲，鐵蛇揮出，向她疾衝過去。他一出手攻擊，身左便露出空隙，小龍女長劍抖動，尼摩星枴杖急撐，躍了回來，但覺肩頭微微疼痛，俯眼一瞥，只見左肩衣服上已刺破一個小孔，鮮血滲出，若非小龍女也防他鐵蛇進襲，他這條左臂此刻已不連在身上了。

　　尼摩星搶攻無功，反受創傷，心中雖怒，卻也不敢貿然再進。三人分站三方各舞兵刃，小龍女站在中央全不理會。尹克西一套「黃沙萬里鞭法」反反覆覆已使了四次，猛地心念一動，叫道：「尼摩兄，瀟湘兄，咱們一齊踏上半步。」尼摩星與瀟湘子沒明白他的用意，但想他是西域大賈，見識廣博，人又聰明，於是依言踏上半步。尹克西同時踏上半步，叫道：「防守務須嚴謹，踏步要慢。咱們再踏上半步。」尼瀟二人依言上前。

　　三人毫不怠懈，過了一會，便向前踏出半步，這時人人都已瞧出，三人圍著小龍女的圈子漸漸縮小，到最後便會將她擠在中心。三人雖不敢出手攻擊，但每人舞動兵刃，組成三堵銅牆鐵壁，向中間逐步擠攏，三股守勢合成一股強大的攻勢，實是猛不可當。眾人瞧到這般情景，蒙古武士和趙志敬一派的道士心中暗喜，其餘的道士卻均為小龍女擔憂。

　　小龍女見三人越來越近，兵刃招數中卻仍是無隙可乘，眼見過不多時，勢非被他們擠死不可，當下雙劍連刺，只聽得叮叮之聲忽急忽緩，每一招都碰在對方兵刃之上。她連攻數十劍，盡數給擋了回來，那三人卻又各自踏進了半步。小龍女心中漸感慌亂，退向左側時足底一絆，微一踉蹌，這一下劍法中大現破綻，若不是瀟湘子等只守不攻，不敢乘機進襲，她已遭到極大的凶險。

　　原來大殿地下投棄著數十柄長劍，都是全真教群道所用兵刃，被人奪下後拋擲在地。小龍女適才左足踏到一把長劍的劍柄，以致站立不穩。

　　她忽然想起：「別人兩手能使雙劍，我既已學會分心二用之術，兩手該能同時使四柄劍。便算顯不出四劍的威力，或能擾亂敵人，乘機脫困。」當下左手長劍交在右手，俯身又拾起兩柄劍，左右各持雙劍，四劍同時揮動。

　　瀟湘子等大吃一驚，均想：「這姑娘的招數愈來愈奇，四劍齊使，當真聞所未聞。」但三人打定了以不變應萬變的主意，不管她使什麼怪招奇術，總是只守不攻，逐步進迫。

　　小龍女四劍齊使，雖然駭人耳目，威力反不及只用雙劍，她平素專練單劍，左手全真劍法，右手玉女劍法，配全得天衣無縫，這時每一隻手都使雙劍，畢竟大不靈便，出招時已無得手應心之妙。

　　瀟湘子等數招之間，便發覺她劍招突然略緩，劍尖刺來時也不及先時的神妙莫測。尼摩星喉頭咕咕作響，揮動鐵蛇便要進襲。尹克西急叫：「使不得，這是誘敵之計。」尼摩星經他提醒，嚇了一跳，心想幸虧人家生意人見機得快，原來這女子如此狡獪，只要自己一攻，她立施反擊，不但合圍之勢登時破了，只怕自己還要性命沒有的。

　　其實小龍女本非存心誘敵，但聽尹克西這麼一叫，心想：「這黑矮子沉不住氣，須得從他身上想法子。他說我誘敵，我便當真誘他一下。」突然間右手一揚，一柄長劍向上飛出，右手劍跟著刺出，左手又有一柄長劍飛上。瀟湘子等都是一驚，不知她又要玩什麼花樣，只見半空雙劍尚未跌落，她手中僅有的雙劍也擲了上去，這麼一來，她兩手空空，已無兵刃。尹克西叫道：「自行嚴守，千萬不可進攻。」他瞧不透小龍女的用意，但想只要嚴密守衛，逐步前逼，便已穩操勝算，對方雖然赤手空拳，卻也不必冒險進招。

　　小龍女彎下腰來，雙手不住在地下抓劍，一一擲上半空，同時空中長劍一柄柄落下，她一接住跟著又擲了上去。但見數十柄長劍此上彼落，寒光閃爍，煞是奇觀。古墓派武功本不以內力沉雄見長，而憑手法迅疾取勝。當年小龍女傳授楊過武功之時，要他以雙掌攔住八十一隻麻雀。這「天羅地網勢」使將出來，活的麻雀尚能攔住，數十柄長劍隨接隨拋，在她自是渾若無事。她手中每一刻都有兵刃，也是每一刻都無兵刃，只瞧得瀟湘子等目瞪口呆，均想這小姑娘在使幻術、玩把戲麼？

　　猛地□小龍女左掌揚處，在一柄自空落下的長劍劍柄上一推，那劍橫飛而出，向尹克西疾刺過去。劍頭撞在他金龍鞭舞成的光幕之上，迅疾無比的彈了回來，卻撞向尼摩星。尼摩星的鐵蛇舞得正急，那劍一碰，便即飛去回刺小龍女。這時空中又有兩柄長劍落下，小龍女雙手分撥回帶，三柄劍分襲三人。

　　頃刻之間，數十柄長劍不再向上飛起，而是在三般兵刃組成的光幕之間來回激□，有些長劍去勢斜了，被尼摩星的鐵蛇大力砸碰，斷成兩截。小龍女手上戴了金絲手套，拍打在劍刃之上，絲毫不傷，她自幼熟習「天羅地網勢」，在房舍殿堂間進退趨避的功夫更是天下無雙，眼明手快，靈台澄澈，越打越急，心中竟無半點雜念，全沒想到這場激戰是勝是敗，誰生誰死。有時順手抓到劍柄，便刺出數劍，隨即又向敵人拋擲。初時她雙劍在手，瀟湘子等已感不易抵禦，這時數十柄長劍亂飛亂刺，中間又夾著她凌厲迅疾的擊刺，卻如何還能招架？何況長劍從各人兵刃上碰撞出去之時，方向力道全然無法控制，是否要傷到同伴，只有聽天由命。

　　小龍女向空擲劍，本來不過想擾亂敵人的目光，這時情勢變化，實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大有利。從兵刃飛舞的響聲之中，隱隱聽得尹克西和尼摩星氣息漸粗，瀟湘子的哭喪棒舞得雖快，但只見惶急，與他「瀟湘」兩字大異其趣。

　　突然間尹克西右臂下垂，大叫：「不好！」原來三柄長劍飛去，正好和他的軟鞭纏在一起。他守得雖然嚴密，但這三柄劍均是從瀟湘子和尼摩星的兵刃上碰撞出來，三劍齊至，莫名其妙的纏在他鞭上。尹克西用力一抖，甩脫三劍，但正當他軟鞭將起未起之際，小龍女長劍刺出，尹克西腕上劇痛，軟鞭已把持不住。

　　但聽嗆啷一聲，金龍軟鞭落地。小龍女左掌連揮，七八柄長劍激飛而出，分刺三人，跟著雙手各接住一柄長劍，身形幌處，從尹克西身前躍出。尹克西手腕受傷，兵刃落地，這洞牆鐵壁般的包圍圈子立時破了，眼見她雙劍如兩道電光似的閃動，忙向後急退。小龍女的輕功比這三人都高，一提氣，直奔殿後，追趕趙志敬去了。

　　瀟湘子等一時還不能便收兵刃，直待數十把長劍一一落地，這才住手。尹克西臉帶愧色，說道：「小弟無能，給她走了！」他三人本來互不為下，誰也不佩服誰，勾心鬥角，均要設法壓服對方，但適才經歷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惡鬥，三人都有死□逃生之感，相互間的敵意少了許多。瀟湘子和尼摩星齊聲道：「這怪不得尹兄……」一這未畢，忽聽得山後隱隱傳來叮叮噹噹的兵刃撞擊之聲。

　　大殿上這一戰，瀟湘子等本來均已膽寒，但聽到這兵刃撞擊聲中，夾著法王五隻輪子的嗚嗚風響，顯然小龍女已在與法王動手。三人均想：「在這麼一個硬手作主將，咱們再從旁夾攻，必可取勝。」尹克西拾起金龍軟鞭，叫道：「大多兒追！」搶先尋聲追了下去。瀟湘子舉起哭喪棒，與尼摩星率領眾蒙古武士發足跟隨。眾人此時心目中的大敵惟小龍女一人，全沒將諸全真道人放在意下。

　　尹志平、李志常等見眾蒙古武士退去，即行互解綁縛，紛紛拾起長劍，蜂擁跟去。

　　瀟湘子等趕到重陽宮後玉虛洞前，只見輪影激□，劍氣縱橫，金輪法王吼聲如雷，小龍女白衣勝雪，兩人相隔丈餘，正自遙遙相鬥。金銀銅鐵鉛五隻巨輪迴旋飛舞，響聲只震得眾人耳中嗡嗡作響。法王的輪子在數度激戰曾一再失去，但失後即補，大小重量與所失者無異，不過少了原來輪上所鑄的花紋、真言而已，是以使動時仍是得心應手。

　　尹志平和李志常見玉虛洞的洞門已被大石堵塞，不知五位師長生死如何，心中焦急，一齊搶到洞口。達爾巴手執金杵，霍都揮動鋼扇，只數招之間，便將群道打退。

　　王志坦大叫：「師父，師父，你老人家安好嗎？」他心中焦急，語音中帶有哭聲。李志常轉念一想：「憑著五位師長的玄功，怎能輕易給人關在洞中？定是他們練功到了緊急當口，不能分心抵禦外敵。王師弟這麼一叫，他們若在洞中聽見，反而擾亂心神。」忙道：「王師弟，別叫，五位師長受不得驚擾。」王志坦立時醒悟，扶起倒在地下的宋德方，見他受傷不輕，當下設法救助。

　　瀟湘子等旁觀法王和小龍女相鬥，見他雖然守多攻少，但接得兩三招便還遞一招，五輪威力奇猛，逼得小龍女無法近身，比之適才三人只守不攻確是高出甚多。三人又是佩服，又是妒忌，均想：「這和尚得封為蒙古第一國師，也不枉他了。」三人本想與法王夾攻合擊，但見此情勢，私心登起，都不願便這麼助他成功。

　　殊不知金輪法王出招雖猛，心中卻已叫苦不迭。小龍女雙手劍招不同，卻配合得精妙絕倫，左手劍攻前，右手劍便同時襲後，叫他退既不可，進又不能，雙劍每一路劍招都是進攻數處，叫他顧此失彼，難以並救。若不是他內功外功俱臻登峰造極之境，眼明手快，剛柔互濟，武功只要略差半分，這頃刻之間身上早已中了十七八劍。其實小龍女一人而使兩般劍法，出招雖快，威力終究不如與楊過聯手，別說真實武功仍與法王相差甚遠，即令瀟湘子等人也是強勝於她。只是她一下來出招星馳電閃，各人從所未見，以致心下先行怯了。法王更在這「玉女素心劍法」下吃過苦頭，一見到這劍法，心中想的便是如何自保、如何脫身。小龍女佔到上風，實是仗了先聲奪人之功。

　　拆到五六十招之時，法王已是險象環生，他叫回金輪護身，不敢擲出攻敵，又數招後，再將銀輪也收了回來，接著五輪齊回，變成了只守不攻，便和適才瀟湘子等一般模樣。五隻輪子輕重大小、顏色形狀各各不同，或生尖刺，或起□角，組成五道光環，在他身周滾來滾去。

　　忽聽得小龍女嬌叱一聲：「著！」跟著法王低聲吼叫，叮叮數響。兩人縱躍來去，出手越來越快，便是瀟湘子這等高手，也沒瞧清兩人這一叱一叫，已起了什麼變化。金輪法王倘若以輪上威猛之力與她對攻，小龍女便即抵擋不住，可是他心中既怯，竟爾捨己之長，與小龍女比快，不免越來越是不利。

　　突然之間，尼摩星臉上微微一痛，似被什麼細小暗器打中，一驚之下伸手一摸，臉上沒什麼，掌中卻有點鮮血。他呆了一下，又見一點鮮向飛到了尹克西身上，才知激鬥的二人之中已有一個受傷。過不多時，小龍女白衫之上點點斑斑的濺上十幾點鮮血，宛似白綾上畫了幾枝桃花，鮮艷奪目。尼摩星喜道：「小妖女受傷啦！」接著劍光兩閃，法王一聲低吼。瀟湘子冷冷的道：「不！是大和尚受傷！」

　　尼摩星一想不錯，鮮血是法王受傷後濺到小龍女身上的，心想若是法王死在她的手下，再也無法將她制住，於是叫道：「尹兄，瀟兄，一齊上啊！」鐵蛇揮動，慢慢從小龍女身後逼上。瀟湘子和尹克西也覺不能再行袖手旁觀，當下分從左右逼近。

　　法王身上中了三劍，但均是輕傷，危殆萬分之中來了幫手，心中一寬，見瀟湘子等並不出手攻擊，各以兵刃護住自身，分從三方緩緩進逼，已知時刻稍長，小龍女勢必無幸。

　　玉虛洞前，青松林畔，四個武林怪客圍著一個素裝少女，好一場惡戰。眾蒙古武士和全真道人目眩心驚，臉若死灰，生平那□見過如此的激鬥！

　　猛聽得砰碰一聲震天價大響，砂石飛舞，煙塵瀰漫，玉虛洞前數十塊大石崩在一旁，五個道人從洞中緩步而出，正是丘處機、劉處玄等全真五子。

　　尹志平、李志常等大喜，齊叫：「師父！」迎了上去。達爾巴和霍都大吃一驚，眼見這般破洞的聲勢，便如點燃了的火藥開山爆石一般。兩人各挺兵刃，向前搶上。丘處機等五人向旁人讓，突然十掌齊出，按在兩人背心，一捺一送，將兩人拋出丈許之外。

　　達爾巴和霍都的武功與郝大通等在伯仲之間，雖不及丘處機、王處一的精湛，但也決不致只一招便給擲開。原來全真五子在玉虛洞中閉關靜修，鑽研拆解「玉女心經」之法，五個人殫精竭慮，日夜苦思，總覺小龍女和楊過所顯示的武功，每一招每一式都恰好是全真派武學的剋星，要想從招術上取勝，實是難能。後來丘處機從天罡北斗陣法中悟出一理，說道：「咱們招術變化，斷然不及，但可合五人之力，以勁力補招數之不足。」於是五人便精思併力攻敵的法門，每一招出去，都是將五人勁力歸集於一點。他們自知第三四代弟子中並無出類拔萃的人物，只有仗著人多，或能合力自保。這一個多月之中，終於創出一招「七星聚會」。這一招畢竟還是從天罡北斗陣法中演化出來，雖說是「七星聚會」，卻也不必定須七人聯手，六人、五人，以至四人、三人，也均可併力施展。

　　當金輪法王率領眾武士堵洞之時，這「七星聚會」正好練到了要緊當口，萬萬分心不得，明知大敵來攻，也只得置之不理，直到五人練到五力歸一，融合無間，這才破洞而出。只可惜過於迫促，這一招還只練到三四成火候，饒是如此，達爾巴和霍都也已抵擋不住，竟給五子一擊成功。

　　丘處機等轉過身來，只見法王等四人圍著小龍女劇鬥方酣。五人只瞧了片刻，面面相覷，不禁面色慘然，都想：「罷了，罷了，原來古墓派的武功精妙若斯，要想勝她，那是終身無望了。」他們在洞中所想所練，都從先前所見小龍女和楊過的武功為依歸，豈知眼前所顯示的神奇劍招，要想瞧個明白都有所不能，什麼破解抵擋，真是從何說起？

　　法王等四大高手的武功都在全真五子之上，此時全真教中要有如此一個都是千難萬難。丘處機等心想：「若是先師在世，自能勝得過他們，周師叔大概也勝他們一籌，但若同時受這四人圍攻，十九要抵敵不住。」五個老道垂頭喪氣，心下慚愧，自覺一代不如一代，不能承繼先師的功業，大敵當前，全真教瞧來真是立足無地了。眼見招招凶險，步步危機，五人越瞧越是心驚，顧不得詢問弟子變故因何而起。

　　這時小龍女等五人相鬥，情勢又已不同。小龍女招招攻擊，法王等始終是遮攔多，還手少，但逐步進逼。小龍女處境越來越不利，數次想搶出圈子，暫且退走，但對方守得嚴密異常，每一招均給擋了回來。她知有金輪法王主持圍逼，無法再使擲劍之法，何況除了手中雙劍，身邊已無其他兵刃。

　　她自在大殿上劍傷鹿清篤，到這時已鬥了將近一個時辰，氣力漸感不支，而強敵越逼越近，丘處機等五人又環伺在側，這五個老道也非易與之輩，四下□儘是敵人，自己孤身一人，今日定要喪身重陽宮中了，忽然想起：「我遭際若此，一死又有什麼可惜？就只是……就只是……臨死之時，總盼能見過兒一面。他這時是在那□呢？多半是在跟郭姑娘親熱，說不定已成了親，新婚燕爾，那□想到我這苦命女子在此受人圍攻？不，不！過兒不會這樣，他便和郭姑娘成了親，也決不會忘了我。我只要能再見他一面……」

　　她離襄陽北上之時，決意永不再和楊過相見，但這時面臨生死關頭，心中越來越是割捨不下。她一想到楊過，本來分心二用突然變為心有專注，雙手劍招相同，再無「玉女素心劍法」的威力。法王見她劍法斗變，初時還道她是故意示弱誘敵，但數招一過，越看越不像，當下踏上半步，左手銀輪護身，右手金輪往她劍上碰去。

　　只聽得噹的一聲輕響，小龍女左手長劍脫手飛出，在半空中拍的一下，震為兩截。法王這一下本來只是試探，竟致成功，實大出意料之外，當即右手金輪砸將過去。小龍女一驚，忙鎮懾心神，刷刷刷還了三劍，但此時只憑單劍，武功便已遠不及法王。瀟湘子等三人瞧出便宜，三般兵刃同時攻上。

　　小龍女淡淡一笑，已不願再事掙扎力抗，瞥眼望見三丈外的一株青松旁生著一叢玫瑰，花朵嬌艷欲滴，突然想起當年與楊過隔著花叢練「玉女心經」的光景，心道：「我既已見不到過兒，那便在臨死之時心中想念著他。」臉上神色柔和，登時浸沉在瞑想之中。

　　法王等四下□合圍，原可一舉將她擊斃，忽見她神情古怪，似乎已忘了迎敵，各各驚詫，不知她是否施展什麼邪法，四般兵刃舉在半空，並不擊下。但也只這麼一頓，尼摩星的鐵蛇便首先遞了出去。

　　突然身旁風聲颯然，有人挺劍刺來。尼摩星忙回過鐵蛇擋格，卻擋了個空，只見人影幌動，卻是尹志平搶到了小龍女身前，倒持手中長劍，將劍柄遞過去給她。小龍女這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早將廝殺拚鬥之事置之度外，覺得左手掌中多了一個劍柄，便順手握著。

　　旁觀眾人突見尹志平搶人這五大高手的戰團之中，直與送死無異，不禁齊聲驚呼。

　　法王和他相識，不願傷他性命，當即左臂在他肩頭一撞，將他推開，右手揮輪向小龍女砸去。尹志平見她不知如何竟爾突然失了戰意，心中大急，眼見這一輪便要將她砸死，奮不顧身的撲了上去，叫道：「龍姑娘，小心！」用自己背脊硬擋了法王金輪。

　　法王金輪一砸，威力裂石開山，尹志平如何抵擋得住？立時向前俯衝。小龍女接過他遞來的劍後，兀自挺著劍呆呆出神，尹志平身子衝來，恰好碰在劍尖之上，劍刃透胸而入。小龍女一呆，這才醒悟，原來是他救了自己性命，眼見他背遭輪砸，胸中劍刺，受的全是致命重傷，一剎那間，滿腔憎恨之心盡化成了憐憫之意，柔聲道：「你何苦如此？」

　　尹志平命在垂危，忽然聽到這「你何苦如此」五字，不禁大喜若狂，說道：「龍姑娘，我實……實在對你不起，罪不容誅，你……你原諒了我麼？」

　　小龍女又是一怔，想起在襄陽郭府中聽到他和趙志敬的說話，一個念頭在腦子中閃過：「過兒對我如此深情，又曾立誓決不會變心。但他忽然決意和郭姑娘成親，棄我如遺，了無顧惜，定是知悉了我曾受這□所污。」她心思單純，雖然一路跟蹤尹趙二道，卻從未想到此事，這時猛地給尹志平一言提醒，心中的憐憫立時轉為憎恨，憤怒之情卻比先前又增了幾分，一咬牙，右手長劍隨即往他胸口刺落。只是她生平未殺過人，雖然滿腔悲憤，這一劍刺到他胸口，竟然刺不下去。

　　丘處機在一旁瞧著，眼見愛徒死於非命，心中痛如刀割，只是事起倉卒，不及救援，小龍女第一劍，還可說是由於法王之故，但第二劍卻是存心出手。他絲毫不知這中間的原委曲折，這半年中日思夜想，多半儘是如何抵擋小龍女的招術，而近一個月中更是除此之外再無別念。他既認定小龍女是本教大敵，又決然想不到尹志平會自願捨身救她，眼見她挺劍又刺，當即縱身而前，左手五指在她腕上一拂，右掌向她面門直擊過去。丘處機的武功在全真七子之中向居第一，這一下情急發招，掌力雄渾已極。

　　小龍女手腕被他一拂而中，長劍拿捏不住，登時脫手，她不等長劍落地，一伸手，又已抓住，跟著遞出一劍，指晌丘處機胸口。便在此時，尹志平大叫一聲，倒在地下，創口中鮮血湧出。小龍女左手劍同時刺向丘處機小腹，這一來雙劍合璧，威力大增，丘處機武功雖然精深，但只三招之間，已是手忙腳亂。王處一見情勢不對，同時搶上應援，倒反將法王等四人擠在一旁。

　　金輪法王等見小龍女和全真五子鬥了起來，俱感訝異，但想此事大大有利，正好旁觀你們自相殘殺。各人使個眼色，退開數步，只待小龍女和全真五子勝敗一決，他們再行出手收拾殘局。

　　高手動武，每一招都是生死繫於一髮，誰也不敢稍有鬆懈，因此丘處機等雖見局勢詭異，難以索解，但既已動上了手，那□還有餘暇詢問？全真五子赤手空拳，遇上小龍女神妙無方的劍招，那費了月餘之功創出來的一招「七星聚會」竟然全然施展的機會。頃刻之間，郝大通和劉處玄兩人身上中劍，兩人顧念師兄弟的安危，不肯退開，跟著嗤的一響，孫不二肩頭又中一劍。

　　全真諸弟子見師父勢危，情不自禁的都驚呼起來。李志常叫道：「快送兵刃！」這時五子掌風呼呼，眾弟子無法近身，只得將長劍一柄柄擲去了。小龍女搶著揮劍挑出，每一把擲來的長劍都給挑得飛了開去，劍長臂短，五子始終拿不到一件兵刃。忽聽得叮噹一聲，小龍女左手劍黏住一柄飛擲而來的長劍，驀地□往後送出，王處一猝不及防，左眼角被這一柄劍外之劍刺中，全真五子中四人負傷，勝負已分。

　　金輪法王哈哈大笑，叫道：「各位道兄且退，這小妖女待老衲來料理罷！」說道踏上兩步。瀟湘子、尼摩星、尹克西三人跟著舞動兵刃上前合擊，竟成了九大高手圍攻小龍女的局面。

　　法王等一插手，全真五子登時脫出小龍女雙劍的威迫，五人一聲呼喝，並肩而立，或出右掌，或出左掌，五股大力歸並為一，使出了那招「七星聚會」。其時雖只五星聚會，但是威力也已非同小可，小龍女斜身急退，砰的一響，沙坪上塵土飛揚，這一招將尼摩星打得重重跌了一個□鬥。

　　原來他雙腿已斷，單憑枴杖之力撐持，下盤不穩，抵不住這一招的重擊。總算他危急之中避開了正面之力，雖然摔倒，卻未受傷，立即躍起，哇哇怒叫，舉鐵蛇便往劉處玄頭頂砸下。玉虛洞前呼聲四起，亂成一團。

　　小龍女見尼摩星和全真五子動手，素袖一拂，便要搶出圈子。金輪法王搶過來擋住，叫道：「尼摩兄，對付小妖女要緊。」尼摩星打得性發，對法王的叫喚不予理睬，鐵蛇吞吐，招數全是打向全真諸道。小龍女雙劍向法王急刺數招，法王見來勢實在太快，難以招架，只得退了幾步。

　　突然之間，小龍女一聲大叫，雙頰全無血色，嗆啷、嗆啷兩聲，手中雙劍落地，呆呆的望著青松畔的那叢玫瑰，叫道：「過兒，當真是你嗎？」

　　便在此時，法王金輪迎面砸去，全真五子那招「七星聚會」卻自後心擊了上來。這一招本是抵禦尼摩星而發，但那天竺矮子吃過這招的苦頭，不敢硬接，身子向左閃避，這一招的勁力便都遞到了小龍女背心。

　　那知她竟如中邪著魔，全然不知躲閃，背心受掌，胸口中輪，一個嬌怯怯的身軀受了這兩股大力夾擊，目光仍是望著玫瑰花叢，在這頃刻之間，她心搖神馳，便是這兩股大力，似乎也沒能傷到她半分。

　　眾人為她的目光所懾，不由自主的也均轉頭，去瞧那玫瑰花叢中到底有什麼古怪，只見青松旁一條人影飛出，竄入法王和全真五子之間，伸左臂抱起小龍女，一閃一幌，又已躍出圈子，逕自坐在青松之下、玫瑰花旁，將小龍女抱在懷□。

　　這人正是楊過！

　　小龍女甜甜一笑，眼中卻流下淚來，說道：「過兒，是你，這不是做夢麼？」楊過俯下頭去，親了親她臉頰，柔聲道：「不是做夢，我不是抱著你麼？」但見她衣衫上斑斑點點，滿身是血，心中矍然而驚，急問：「你受傷重不重？」

　　小龍女受了前後兩股大力的夾擊，初時乍見楊過，並未覺痛，這時只覺五臟六腑都要翻騰過來，伸手摟住他脖子，說道：「我……我……」身上痛得難熬，再也說不下去了。

　　楊過見了這般情狀，恨不得代受其苦，低聲道：「姑姑，我還是來遲了一步！」小龍女說道：「不，你來得正好，我只道今生今世，再也瞧不見你啦！」突然間全身發冷，隱然覺得靈魂便要離身而去，抱著楊過的雙手也慢慢軟垂，說道：「過兒，你抱住我！」楊過的左臂略略收緊，把她摟在胸前，百感交集，眼淚淚緩緩流下，滴在她臉上。

　　小龍女道：「你抱我，用……用兩隻……兩隻手！」一轉眼間，突見他右手袖子空空蕩蕩，情狀有異，驚呼：「你的右臂呢？」楊過苦笑，低聲道：「這時候別關心我，你快閉上了眼，一點兒也別用力，我給你運氣鎮傷。」

　　小龍女道：「不！你的右臂呢？怎麼沒了？怎麼沒了？」她雖命在垂危，仍是絲毫不顧念自己，定要問明白楊過怎會少了一條手臂。只因在她心中，這個少年實比自己重要百倍千倍，她一點也不顧念自己，但全心全意的關懷著他。

　　自從他們在古墓中共處，早就是這樣了，只不過那時她不知道這是為了情愛，楊過也不知道。兩人只覺得互相關懷，是師父和弟子間應有之義，既然古墓中只有們兩人，如果不關懷不體惜對方，那麼又去關懷體惜誰呢？其實這對少年男女，早在他們自己知道之前，已在互相深深的愛戀了。

　　直到有一天，他們自己才知道，決不能沒有了對方而再活著，對方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過百倍千倍。

　　每一對互相愛戀的男女都會這樣想。可是只有真正深情之人，那些天生具有至性至情之人，這樣的兩個男女碰在一起，互相愛上了，他們才會真正的愛惜對方，遠勝於愛惜自己。

　　對於小龍女，楊過的一條臂膀，比她自己的生死實在重要得多，因此固執著要問。她伸手輕輕撫摸他袖子，絲毫不敢用力，果然，袖子□沒有臂膀。她忽然一點也不感到自身的劇痛，因為心中給憐愛充滿了，再也不會知道自己的痛楚，輕輕說道：「可憐的過兒，斷了很久嗎？這時還痛麼？」

　　楊過搖搖頭，說道：「早就不痛了。只要我見了你面，永遠不跟你分開，少一條臂膀又算得什麼？我一條左臂不是也能抱著你麼？」

　　小龍女輕輕一笑，只覺他說得很對，躺在他懷抱之中，雖然只一條左臂抱著自己，那也是心滿意足了。她本來只求臨死之前能再見他一面，現今實在太好，真的太好了。

　　金輪法王、瀟湘子、尹克西、全真五子、眾弟子……眾蒙古武士……人人一聲不響，呆呆的望著這對小情人。在這段時光之中，誰也不想向他們動手，也是誰也不敢向他們動手。

　　有道是「旁若無人」，楊過和小龍女在九大高手、無數蒙古武士虎視眈眈之下纏綿互憐，將所有強敵全都視如無物，那才真是旁若無人了。愛到極處，不但糞士王候，天下的富貴榮華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生死大事也視作等□。楊過和小龍女既然不再想到生死，別說九大高手，便是天下英雄盡至，那又如何？只不過是死罷了。比之那銘心刻骨之愛，死又算得什麼？

　　金輪法王等人當然並不懼怕這兩人，只是均感極度詫異，眼見小龍女身受重傷，楊過又只剩一臂，決不能再起而抗拒，但兩人互相的纏綿愛憐之中，自然而然有一股凜然之氣，有一份無畏的剛勇，令人不敢輕侮。

　　終於小龍女忍不住又問：「你的手臂……手臂是怎麼斷的？快跟我說。」楊過臉上微微苦笑，說道：「手臂斷了，自然是給人家斬的。」

　　小龍女淒然望著他，沒想到再追問是誰下的毒手，既已遭到不幸，那麼是誰下手都是一樣，這時胸口和背上的傷處又劇烈疼痛起來，她自知命不久長，低低的道：「過兒，我求你一件事。」楊過道：「姑姑，難道你忘了，在古墓之中，我曾答應過你，你要我做什麼，我便做什麼。」小龍女幽幽歎了口氣，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楊過道：「在我永遠是一樣。」小龍女淒然一笑，低低的道：「我沒多久好活了，你陪著我罷，一直瞧著我死，別去陪你的郭……郭芙姑娘。」

　　楊過又是傷心，又是憤恨，說道：「姑姑，我自然陪著你。那郭姑娘跟我有什麼相干？我這條手臂便是給她斬斷的。」小龍女吃了一驚，叫了起來：「啊，是她？為什麼她這樣狠心？難道……難道為了你不歡喜她麼？」楊過恨恨的道：「我倆這般要好，為什麼你又要多心？除你之外，我一生一世從來沒愛過別的姑娘，這個郭姑娘啊，哼……」

　　楊過這條右臂，確是給郭芙斬斷的。

　　那日楊過與郭芙在襄陽郭府之中言語衝突以致動手，郭芙怒火難忍，抓起淑女劍往他頭頂斬落。楊過中毒後尚未全愈，四肢無力，眼見劍到，情急之下只得舉右臂擋在面前。郭芙狂怒之際，使力極猛，那淑女劍又鋒利無比，劍鋒落處，楊過一條右臂登時無聲無息的給卸了下來。

　　這一劍斬落，竟致如此，楊過固然驚怒交迸，郭芙卻也嚇得呆了，知道已闖下了無可彌補的大禍，但見楊過手臂斷處血如泉湧，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會，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掩面奪門奔出。

　　楊過一陣慌亂過後，隨即鎮定，伸左手點了自己右肩「肩貞穴」的穴道，撕下被單，緊緊縛住肩膀以止血流，再用金創藥敷上傷口，尋思：「此處是不能再耽的了，我得趕緊出城去。」慢慢扶著牆壁走了幾步，只因流血過多，眼前一黑，幾欲暈去。

　　便在此時，只聽得郭靖大聲說道：「快，快，他怎麼了？血止了沒有？」語音中充滿了焦急之情。楊過當時心中只一個念頭：「我決不要見郭伯伯，無論如何不要見他。」猛力吸一口氣，從房中衝了出去。

　　他奔出府門，牽過一匹馬翻身便上，馳至城門。守城的將士都曾見他在城頭救援郭靖，對他十分欽仰，見他馳馬而來，立即開了城門。

　　此時蒙古軍已退至離城百餘里外。楊過不走大路，縱馬盡往荒僻之處行去。尋思：「我身中情花劇毒，但過期不死，或許正如那天竺神僧所言，吸了冰魄銀針的毒之後，以毒攻毒，反而延了性命。但劇毒未去，遲早總要發作。此刻身受重傷，若到終南山去找尋姑姑，定然不能支持，難道我命中注定，要這般客死途中麼？」想到一生孤苦，除了在古墓中與小龍女相聚這段時日之外，生平殊少歡愉，這時世上唯一的親人已捨己而去，復又給人斷殘肢體，命當垂危，言念及此，不禁流下淚來。

　　他伏在馬背之上，昏昏沉沉，只求不給郭靖找到，不遇上蒙古大軍，隨便到那□都好，有意無意之間，漸漸行近前一晚與武氏兄弟相鬥的那個荒谷。

　　黃昏時分，眼見四下□長草齊膝，一片寂靜，料知週遭無人，在草叢中倒頭便睡。他這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什麼毒□猛獸全沒加以防備。這一晚創口奇痛，那□睡得安穩？

　　次晨睜眼坐起，忽見離身不到一尺處兩條蜈蚣僵死在地，紅黑斑斕，甚是可怖，口中卻染滿了血漬。楊過嚇了一跳，只見兩條蜈蚣身周有一大灘血跡，略一尋思，已明其理，原來他創傷處流血甚多，而血中含有劇毒，竟把兩條毒□毒死了。

　　楊過微微苦笑，自言自語：「想不到我楊過血中之毒，竟連蜈蚣也抵擋不住。」憤激悲苦，難以自已，忍不住仰天長笑。

　　忽聽得山峰頂上咕咕咕的叫了三聲，楊過抬起頭來，只見那神雕昂首挺胸，獨立峰巔，形貌猙獰奇醜，卻自有一股凜凜之威。楊過大喜，宛如見了故人一般，叫道：「雕兄，咱們又相見啦！」

　　神雕長嗚一聲，從山巔上直衝下來。它身軀沉重，翅短不能飛翔，但奔跑迅疾，有如駿馬，轉眼間便到了楊過身旁，見他少了一條手臂，目不轉睛的望著他。

　　楊過苦笑道：「雕兄，我身遭大難，特來投奔於你。」神雕也不知是否能懂他的說話，轉身便走。楊過牽了馬匹，跟隨在後。

　　行不數步，神雕回過頭來，突然伸出左翅在馬腹上一拍。那馬吃痛，大聲嘶叫，倒退幾步，不住跳躍。楊過點頭道：「是了，我既到雕兄谷中，也不必再出去了，要這馬何用？」心想此雕大具靈性，實不遜於人，於是鬆手放開韁繩，大踏步跟隨神雕之後，他重傷之餘，體力衰弱，行不多時便坐下休息，神雕也就停步等候。

　　如此邊行邊歇，過了一個多時辰，又來到劍魔獨孤求敗埋骨處的石洞。

　　楊過見了那個石墳，不禁大是感慨，心想這位前輩奇人縱橫當時，並世無敵，自是武功神妙莫測，瞧他這般行逕，定是恃才傲物，與常人落落難合，到頭來在這荒谷中寂然而終，武林之中既沒流傳他的名聲事跡，又沒遺下拳經劍譜、門人弟子，以傳他的絕世武功，這人的身世也真可驚可羨，卻又可哀可傷。只可惜神雕雖靈，終是不能言語，否則也可述說他的生平一二。

　　他在石洞中呆呆出神，神雕已從外銜了兩隻山兔回來。楊過生火炙了，飽餐一頓。

　　如此過了多日，傷口漸漸癒合，身子也日就康復，每當念及小龍女，胸口雖仍疼痛，但已遠不如先前那麼難熬難忍。他本性好動，長日在荒谷中與神雕為伴，不禁寂寞無聊起來。

　　這一日見洞後樹木蒼翠，山氣清佳，便信步過去觀賞風景，行了里許，來到一座峭壁之前。那峭壁便如一座極大的屏風，沖天而起，峭壁中部離地約二十餘丈處，生著一塊三四丈見方的大石，便似一個平台，石上隱隱刻得有字。極目上望，瞧清楚是「劍塚」兩個大字，他好奇心起：「何以劍亦有塚？難道是獨孤前輩拆斷了愛劍，埋葬在這□？」走近峭壁，但見石壁草木不生，光禿禿的實無可容手足之處，不知當年那人如何攀援上去。

　　瞧了半天，越看越是神往，心想他亦是人，怎能爬到這般的高處，想來必定另有妙法，倘若真的憑藉武功硬爬上去，那直是匪夷所思了。凝神瞧了一陣，突見峭壁上每隔數尺便生著一叢青苔，數十叢筆直排列而上。他心念一動，縱身躍起，探手到最底一叢青苔中摸去，抓出一把黑泥，果然是個小小洞穴，料來是獨孤求敗當年以利器所挖鑿，年深日久，洞中積泥，因此生了青苔。

　　心想左右無事，便上去探探那劍塚，只是勝下獨臂，攀挾大是不便，但想：「爬不上便爬不上，難道還有旁人來笑話不成？」於是緊一緊腰帶，提一口氣，竄高數尺，左足踏在第一個小洞之中，跟著竄起，右足對準第二叢青苔踢了進去，軟泥迸出，石壁上果然又有一個小穴可以容足。

　　第一次爬了十來丈，已然力氣不加，當即輕輕溜了下來，心想：「已有二十多個踏足處尋準，第二次便容易得多。」於是在石壁下運功調息，養足力氣，終於一口氣竄上了平台。見自己手臂雖折，輕功卻毫不減弱，也自欣慰，只見大石上「劍塚」兩個大字之旁，尚有兩行字體較小的石刻：

　　「劍魔獨孤求敗既無敵於天下，乃埋劍於斯。

　　嗚呼！群雄束手，長劍空利，不亦悲夫！」

　　楊過又驚又羨，只覺這位前輩傲視當世，獨往獨來，與自己性子實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說到打遍天下無敵手，自己如何可及。現今只餘獨臂，就算一時不死，此事也終身無望。瞧著兩行石刻出了一會神，低下頭來，只見許多石塊堆著一個大墳。這墳背向山谷，俯仰空闊，別說劍魔本人如何英雄，單是這座劍塚便已佔盡形勢，想見此人文武全才，抱負非常，但恨生得晚了，無緣得見這位前輩英雄。

　　楊過在劍塚之旁仰天長嘯，片刻間四下□回音不絕，想起黃藥師曾說過「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之樂，此際亦復有此豪情勝慨。他滿心雖想瞧瞧塚中利器到底是何等模樣，但總是不敢冒犯前輩，於是抱膝而坐，迎風呼吸，只覺胸腹間清氣充塞，竟似欲乘風飛去。

　　忽聽得山壁下咕咕咕的叫了數聲，俯首望去，只見那神雕伸爪抓住峭壁上的洞穴，正自縱躍上來。它身軀雖重，但腿勁爪力俱是十分厲害，頃刻間便上了平台。

　　那神雕稍作顧盼，便向楊過點了點頭，叫了幾聲，聲音甚是特異。楊過笑道：「雕兄，只可惜我沒公冶長的本事，不懂你言語，否則你大可將這位獨狐前輩的生平說給我聽了。」神雕又低叫幾聲，伸出鋼爪，抓起劍塚上的石頭，移在一旁。楊過心中一動：「獨孤前輩身具絕世武功，說不定留下什麼劍經劍譜之類。」但見神雕雙爪起落不停，不多時便搬開塚上石塊，露出並列著的三柄長劍，在第一、第二兩把劍之間，另有一塊長條石片。三柄劍和石片並列於一塊大青石之上。

　　楊過提起右首第一柄劍，只見劍下的石上刻有兩行小字：

　　「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弱冠前以之與河朔群雄爭鋒。」

　　再看那劍時，見長約四尺，青光閃閃，的是利器。他將劍放回原處，會起長條石片，見石片下的青石上也刻有兩行小字：

　　「紫薇軟劍，三十歲前所用，誤傷義不祥，乃棄之深谷。」

　　楊過心想：「這□少了一把劍，原來是給他拋棄了，不知如何誤傷義士，這故事多半永遠無人知曉了。」出了一會神，再伸手去會第二柄劍，只提起數尺，嗆啷一聲，竟然脫手掉下，在石上一碰，火花四濺，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那劍黑黝黝的毫無異狀，卻是沉重之極，三尺多長的一把劍，重量竟自不下七八十斤，比之戰陣上最沉重的金刀大戟尤重數倍。楊過提起時如何想得到，出乎不意的手上一沉，便拿捏不住。於是再俯身會起，這次有了防備，會起七八十斤的重物自是不當一回事。見那劍兩邊劍鋒都是鈍口，劍尖更圓圓的似是個半球，心想：「此劍如此沉重，又怎能使得靈便？何況劍尖劍鋒都不開口，也算得奇了。」看劍下的石刻時，見兩行小字道：

　　「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四十歲前恃之橫行天下。」

　　楊過喃喃念著「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但想世間劍術，不論那一門那一派的變化如何不同，總以輕靈迅疾為尚，這柄重劍不知怎生使法，想懷昔賢，不禁神馳久之。

　　過了良久，才放下重劍，去取第三柄劍，這一次又上了個當。他只道這劍定然猶重前劍，因此提劍時力運左臂。那知拿在手□卻輕飄飄的渾似無物，凝神一看，原來是柄木劍，年深日久，劍身劍柄均已腐朽，但見劍下的石刻道：

　　「四十歲後，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

　　他將木劍恭恭敬敬的放於原處，浩然長歎，說道：「前輩神技，令人難以想像。」心想青石板之下不知是否留有劍譜之類遺物，於是伸手抓住石板，向上掀起，見石板下已是山壁的堅石，別無他物，不由得微感失望。

　　那神雕咕的一聲叫，低頭銜起重劍，放在楊過手□，跟著又是咕的一聲叫，突然左翅勢挾勁風，向他當頭撲擊而下。頃刻間楊過只覺氣也喘不過來，一怔之下，神雕的翅膀離他頭頂約有一尺，便即凝住不動，咕咕叫了兩聲。

　　楊過笑道：「雕兄，你要試試我的武功麼？左右無事，我便跟你玩玩。」但那七八十斤的重劍怎能施展得動，於是放下重劍，拾起第一柄利劍。神雕忽然收攏雙翼，轉過了頭不再睬他，神情之間頗示不屑。

　　楊過立時會意，笑道：「你要我使重劍？但我武功平常，在這絕壁之上跟你過招，決非雕兄敵手，可得容情一二。」說著換過了重劍，氣運丹田，力貫左臂，緩緩挺劍刺出。神雕並不轉身，左翅後掠，與那重劍一碰。楊過只覺一股極沉猛的大力從劍上傳來，壓得他無法透氣，急忙運力相抗，「嘿」的一聲，劍身幌了幾下，但覺眼前一黑，登時暈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才悠悠醒轉，只覺口中奇苦難當，同時更有不少苦汁正流入咽喉，睜開眼來，只見神雕銜著一枚深紫色的圓球，正□入他口中。楊過聞到此物甚是腥臭，但想神雕通靈，所□之物定然大有益處，於是張口吃了。只輕輕咬得一下，圓球外皮便即破裂，登時滿口苦汁。

　　這汁液腥極苦極，難吃無比。楊過只想噴了出去，總覺不忍拂逆神雕美意，勉強吞入腹中。過了一會，略行運氣，但覺呼吸順暢，站起身來，抬手伸足之際非但不覺困乏，反而精神大旺，尤勝平時。他暗暗奇怪，按理被人強力擊倒，閉氣暈去，縱然不受重傷，也必全身酸痛，難道這深紫色的圓囊竟是療傷的靈藥麼？

　　他俯身提起重劍，竟似輕了幾分。便在此時，那神雕咕的一聲，又是展翅擊了過來。楊過不敢硬接，側身避開，神雕跟著踏上一步，雙翅齊至，勢道極是威猛。楊過知物對己並無惡意，但想物雖然靈異，總是畜生，物身具神力，展翅撲擊之時，發力輕重豈能控縱自如？若給翅膀掃上了，自空墮下，那□還有命在？眼見雙翅掃到，急忙退後兩步，左足已踏到了平台的邊緣。

　　那神雕竟是絲毫不容情，禿頭疾縮迅伸，彎彎的尖喙竟自向他胸山直喙。楊過退無可退，只得橫劍封架，物一嘴便啄在劍上。楊過只覺手臂劇震，重劍似欲脫手，眼見神雕跟著右翅著地橫掃，往自己足脛上掠來。楊過吃了一驚，縱身躍起，從神雕頭頂飛躍而過，搶到了內側，生怕物順勢跟擊，反手出劍，噗的一響，又與物尖嘴相交。楊過這一下死□逃生，嚇出了一身冷汗，叫道：「雕兄，你不能當我是獨孤大俠啊！」只覺雙足酸軟，坐倒在地。神雕咕咕低叫兩聲，不再進擊。

　　楊過無意中叫了那句「你不能當我是獨孤大俠」，轉念一想，此雕長期伴隨獨孤前輩，瞧它撲啄趨退間，隱隱然有武學家數，多半獨孤前輩寂居荒谷，無聊之時便當它是過招的對手。獨孤前輩□骨已朽，絕世武功便此湮沒，但從此雕身上，或能尋到這位前輩大師的一些遺風典型。想到此處，心中轉喜，站起身來，叫道：「雕兄，劍招又來啦！」重劍疾刺，指向神雕胸間。神雕左翅橫展擋住，右翅猛擊過來。

　　神雕力氣實在太強，展翅掃來，疾風勁力，便似數位高手的掌風併力齊施一般，楊過手中之劍又太也沉重，生平所學的什麼全真劍法、玉女劍法等等沒一招施用得上，只有守則巧妙趨避，攻則呆呆板板的挺劍刺擊。

　　鬥得一會，楊過疲累了，便坐倒休息。他只一坐倒，神雕便走開兩步。如此玩了一個多時辰，一人一雕才溜下平台，回入出洞。

　　次晨醒轉，神雕已銜了三枚深紫色腥臭圓球放在他身邊，楊過細加審視，原來是禽獸的膽囊，想到初遇神雕時它曾大食毒蛇，又與巨蟒相鬥，想來必是蛇膽。又想毒蛇之膽不知是否也具劇毒，但作日食後精神爽利，力氣大增，反正自己體內就有情花和冰魄銀針的劇毒，也不用多加理會，於是一口一個吃了，靜坐調息。突然之間，平時氣息不易走到的各處關脈穴道竟爾暢通無阻。楊過大喜，高聲叫好。本來靜坐修習內功，最忌心有旁□，至於大哀大樂，更是凶險，但此時他喜極而呼，週身內息仍是綿綿流轉，絕無阻滯。

　　他躍起身來，提起重劍，出洞又和神雕練劍。此時已去了幾分畏懼之心，雖然仍是避多擋少，但在神雕凌厲無倫的翅力之間，偶然已能乘隙還招。

　　如此練劍數日，楊過提著重劍時手上已不如先前沉重，擊刺揮掠，漸感得心應手。同時越來越覺以前所學劍術變化太繁，花巧太多，想到獨孤求敗在青石上所留「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八字，其中境界，遠勝世上諸般最巧妙的劍招。他一面和神雕搏擊，一面凝思劍招的去勢回路，但覺越是平平無奇的劍招，對方越難抗禦。比如挺劍直刺，只要勁力強猛，威力遠比玉女劍法等變幻奇妙的劍招更大。他這時雖然只□左手，但每日服食神雕不知從何處採來的蛇膽，不知不覺間膂力激增。

　　這日外出□步，在山谷間見有三條大毒蛇死在地下，肚腹洞開，蛇身上被利爪抓得鮮血淋漓，知道自己所食果是蛇膽。只是這些毒蛇遍身隱隱發出金光，生平從所未見，自是不知其名，心想：神雕力氣這樣大，想必也是多食這些怪蛇的蛇膽之故。

　　過得月餘，竟勉強已可與神雕驚人的巨力相抗，發劍擊刺，呼呼風響，不自禁的大感欣慰。武功到此地步，便似登泰山而小天下，回想昔日所學，頗有渺不足道之感。轉念又想，若無先前根柢，今日縱有奇遇，也決不能達此境地，神雕總是不會言語的畜生，誘發導引則可，指教點撥卻萬萬不能，何況神雕也不能說會什麼武功，只不過天生神力，又跟隨獨孤求敗日久，經常和他動手過招，記得了一些進退撲擊的方法而已。

　　這一日清晨起身，滿天烏雲，大雨傾盆而下。楊過向神雕道：「雕兄，這般大雨，咱們還練武不練？」神雕咬著他衣襟，拉著他向東北方行了幾步，隨即邁開大步，縱躍而行。楊過心想：「難道東北方又有什麼奇怪事物？」提了重劍，冒雨跟去。

　　行了數里，隱隱聽到轟轟之聲，不絕於耳，越走聲音越響，顯是極大的水聲。楊過心道：「下了這場大雨，山洪暴發，可得小心些！」轉過一個山峽，水聲震耳欲聾，只見山峰間一條大白龍似的瀑布奔瀉而下，衝入一條溪流，奔勝雷鳴，湍急異常，水中挾著樹枝石塊，轉眼便流得不知去向。

　　這時雨下得更大了，楊過衣履盡濕，四顧水氣濛濛，蔚為奇觀，但見那山洪勢道太猛，心中微有懼意。

　　神雕伸嘴拉著他衣襟，走向溪邊，似乎要他下去。楊過奇道：「下去幹麼？水勢勁急，只怕站不住腳。」神雕放開他衣襟，咕的一聲，昂首長啼，躍入溪中，穩穩站在溪心的一塊巨石之上，左翅前□，將上流衝下來的一塊岩石打了回去，待那岩石再次順水沖下，又是揮翅擊回，如是擊了五六次，那岩石始終流不過它身邊。到第七次順水沖下時，神雕奮力振翅一擊，岩石飛出溪水，掉在石岸，神雕隨即躍回楊過身旁。

　　楊過會意，知道劍魔獨孤求敗昔日每遇大雨，便到這山洪中練劍，自己卻無此功力，不敢便試，正自猶豫，神雕大翅突出，刷的一下，拂在楊過臀上。它站得甚近，楊過出其不意，身子直往溪中落去，忙使個「千斤墜」身法，落在神雕站過的那塊巨石之上。雙足一入水，山洪便沖得他左搖右幌，難於站穩。楊過心想：「獨孤前輩是人，我也是人，他既能站穩，我如何便不能？」當即屏氣凝息，奮力與淚流相抗，但想伸劍挑動山洪中挾帶而至的岩石，卻是力所不及了。

　　耗了一柱香時分，他力氣漸盡，於是伸劍在石上一撐，躍到了岸上。他沒喘息得幾下，神雕又是揮翅拂來。這一次他有了提防，沒給拂中，自行躍入溪心，心想：「這位雕兄當真是嚴師諍友，逼我練功，竟沒半點鬆懈。它既有美意，我難道反無上進之心？」於是氣沉下盤，牢牢站住，時刻稍久，漸漸悟到了凝氣用力的法鬥，山洪雖然越來越大，直浸到了腰間，他反而不如先前的難以支持。又過片刻，山洪浸到胸口，逐步漲到口邊，楊過心道：「雖然我已站立得穩，總不成給水淹死啊！」只得縱躍回岸。

　　那知神雕守在岸旁，見他從空躍至，不待他雙足落地，已是展翅撲出。楊過伸劍擋架，卻被它這一撲之力推回溪心，撲通一聲，跌入了山洪。

　　他雙足站上溪底巨石，水已沒頂，一大股水沖進了口中。若是運氣將大口水逼出，那麼內息上升，足底必虛，當下凝氣守中，雙足穩穩站定，不再呼吸，過了一會，雙足一撐，躍起半空，口中一條水箭激射而出，隨即又沉下溪心，讓山洪從頭頂轟隆轟隆的衝過，身子便如中流砥柱般在水中屹立不動。心中漸漸寧定，暗想：「雕兄叫我在山洪中站立，若不使劍挑石，仍是叫它小覷了。」他生來要強好勝，便在一隻肩毛畜生之前也不肯失了面子，見到溪流中帶下樹枝山石，便舉劍挑刺，向上流反推上去。岩石在水中輕了許多，那重劍受水力一托，也已大不如平時沉重，出手反感靈便。他挑刺掠擊，直練到筋疲力盡，足步虛幌，這才躍回岸上。

　　他生怕神雕又要趕他下水，這時腳底無力，若不小休片時，已難與山洪的衝力抗拒，果然神雕不讓他在岸上立足，一見他從水中躍出，登時舉翅搏擊。

　　楊過叫道：「雕兄，你這不要了我命麼？」躍回溪中站立一會，實在支持不住，終又縱回岸上，眼見神雕舉翅拂來，卻又不願便此坐倒認輸，只得挺劍回刺，三個回合過去，神雕竟然被他逼得退了一步。楊過叫道：「得罪！」又挺劍刺去，只聽得劍刃刺出時嗤嗤聲響，與往時已頗不相同。神雕見他的劍尖刺近，也已不敢硬接，迫得閃躍退避。

　　楊過知道在山洪中練了半日，勁力已頗有進境，不由得又驚又喜，自忖勁力增長，本來決非十天半月之功，何以在水中擊刺半日，劍力竟會大進？想是那怪蛇的蛇膽定有強筋健骨的奇效，以致在不知不覺之間早已內力大增，此時於危急之際生發出來，自己這才察知。

　　他在溪旁靜坐片刻，力氣即復，這時不須神雕催逼，自行躍入溪中練劍。二次躍上時只見神雕已不在溪邊，不知到了何處。眼見雨勢漸小，心想山洪□來□去，明日再來，水力必弱，乘著此時並不覺得如何疲累，不如多練一會，當下又躍入溪心。

　　練到第四次躍上，只見岸旁放著兩枚怪蛇的蛇膽，心中好生感激神雕愛護之德，便即吃了，又入溪心練劍。練到深夜，山洪卻漸漸小了。

　　當晚他竟不安睡，在水中悟得了許多順刺、逆擊、橫削、倒劈的劍理，到這時方始大悟，以此使劍，真是無堅不摧，劍上何必有鋒？但若非這一柄比平常長劍重了數十倍的重劍，這門劍法也施展不出，尋常利劍只須會在手□輕輕一抖，勁力未發，劍刃便早斷了。

　　其時大雨初歇，晴空一碧，新月的銀光灑在林木溪水上。楊過瞧著山洪奔騰而下，心通其理，手精甚術，知道重劍的劍法已盡於此，不必再練，便是劍魔復生，所能傳授的劍術也不過如此而已。將來內力日長，所用之劍便可日輕，終於使木劍如使重劍，那只是功力自淺而深，全使自己修為，至於劍術，卻至此而達止境。

　　他在溪邊來回□步，仰望明月，心想若非獨孤前輩留下這柄重劍，又若非神雕從旁誘導，自己因服怪蛇蛇膽而內力大增，那麼這套劍術世間已不可再而得見。又想到獨孤求敗全無憑藉，居然能自行悟到這劍中的神境妙詣，聰明才智實是勝己百倍。

　　獨立水畔想像先賢風烈，又是佩服，又是心感。尋思：「姑姑見到我此刻的武功，可不知有多歡喜了。唉，不知她此時身在何處？是否望著明月，也在想我？」一念及小龍女，胸口便是一陣劇痛。

　　轉念又想：「我雖悟到了劍術的至理，但枯守荒山，又有何用？倘若情花之毒突然發作，明天便即死了，這至精至妙的劍術豈非又歸湮沒？」想到此處，雄心登起，自言自語的道：「我也當學一學獨孤前輩，要以此劍術打得天下群雄束手，這才甘心就死。」

　　回眼看著右臂斷折之處，想起郭芙截臂之恨，不禁熱血湧上胸間，心道：「這丫頭自恃父親是當代大俠，母親是丐幫幫主，自來不把我放在眼□，自小我寄居她家，不知受了她多少白眼，多少折辱？我謊言欺騙武氏兄弟，其實也是為了她好，倘若武氏兄弟中有一人為她而死，豈非也是她的罪過？哼哼，她乘我重病之際斬我一臂，此仇不報，非丈夫也！」

　　他向來極重恩怨，胸襟殊不寬宏，當日手臂初斷，躲在這荒谷中療傷，那是無可奈何，此刻臂傷已癒，武功反而大進，報仇雪恨之念再也難以抑制。

　　當下心念已決，連夜回到山洞，向神雕說道：「雕兄，你的大恩大德，終究報答不了，小弟在江湖上尚有幾椿恩怨未了，暫且分別，日後再來相伴。獨孤前輩這柄重劍，小弟求借一用。」說著深深一揖，又向獨孤求敗的石塚拜了幾拜，掉首出谷。那神雕直送至谷口，一人一雕摟抱親熱了一陣，這才依依而別。

　　那柄劍極是沉重，如繫在腰間，腰帶立即崩斷。他在山邊採了三條老籐，搓成一帶，將重劍繫了，負在背上，施展輕身功夫，直奔襄陽。

　　到得城外，天色未晚，心想日間行事不便，何況一晚沒睡，精力不充，郭伯伯和郭伯母均是武學高手，此時必已康復，遇上了定有一番惡鬥，當下在城外的墳場草叢中睡了幾個時辰，然後調息運功，又採些野果飽餐了一頓，等到初更時分，來到襄陽城下。

　　襄陽城雄垣高，當日金輪法王、李莫愁等從城頭躍下，尚須以人墊足，方免受傷，現下要從城牆腳攀上牆頭，殊非易事。楊過在墳場中休息之時，早已想到了上城的法子，心想郭伯伯那「上天梯」的功夫我可不會，獨孤前輩如何上那懸崖峭壁，我便如何爬上襄陽城頭，走到東門旁僻靜之處，眼見城頭巡視的守兵走遠，便躍起身來，挺重劍往城牆的上奮力一刺。重劍雖無尖鋒，但這一劍去勢剛猛，那城牆以極厚的花岡石砌成，卻聽篷的一聲，應劍而破，裂出了一個碗口大的洞孔。楊過沒料到隨手一劍竟有這般威力，心中又驚又喜，二次躍上時左足踏入破洞，舉手挺劍，在頭頂的城牆上又刺了一孔，這次出手輕得多了，以免驚動城上守軍。

　　如此逐步爬上，到最後數丈時，施展「壁虎游牆功」翻上了城頭，躲在暗處。城牆內側有石級可下，楊過待守軍行開，一溜煙的飛奔而下，逕向郭府而去。

　　他服食蛇膽後內力大增，同時身軀靈便，輕功也遠勝往昔。但郭靖的武功實在非同小可，單是降龍十八掌的掌力就只怕天下無人能敵，再加上黃蓉的打狗棒法變化奧妙，自己所知者不過十之六七，因是半點也不敢大意，到了郭府門外，悄悄越牆而進。

　　繞過花園，即望見自己先前所住的居室，走到窗外一聽，室中無人，輕輕推門，那門應手而開，便走進室中。

　　黑暗中隱約見到床帳桌椅與先前無異，床上衾枕卻已收去。低身在床沿上一坐，想起自己一條大好的臂膀便是在這床上失去，忍不住又是傷感，又是憤怒。

　　他相貌俊俏，性格也頗風流自喜，雖對小龍女一往情深，從無他念，但許多少女見了他往往不由自主的為之鍾情傾到，如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等人或暗暗傾心，或坦率示意。此刻他手撫床邊，想起自己已成殘廢，若再遇到這些多情少女，在她們眼中，自己勢必成為可笑可憐之人，武功雖強，也不過是個驚世駭俗的怪物而已。思潮起伏，追念平生諸事，情不自禁的低聲說道：「只有姑姑，只有姑姑一人，別說我少了一臂，便是四肢齊折，她對我的心意也必毫無變異。」

　　正想到此處，忽聽東面隱隱傳來兩人言語爭執之聲，聽聲音正是郭靖和黃蓉。楊過好奇心起，想聽兩人爭些什麼，尋聲悄步，走到郭靖夫婦居室的窗外。

　　只聽黃蓉大聲說道：「這兩人明明是抱了襄兒前去絕情谷，想換解毒藥物，你口口聲聲還說楊過是好人？這孩子生下不到一個時辰，便落入了他們手中，這時還有命麼？」說到這□，語聲嗚咽，啜泣起來。

　　郭靖說道：「過兒決不是這樣的人。再說，他累次救我救你，咱們便拿襄兒換他一命，那也是心甘情願。」黃蓉泣道：「你情願，我可不情願……」

　　這時室中突然發出一陣嬰兒啼哭，聲音甚是洪亮。楊過大奇：「難道那小女孩已從李莫愁手中搶回來了？怎麼她又說『這時還有命麼』？」屏住呼吸，湊眼到窗縫中張望，只見黃蓉手中果然抱著一個嬰兒。那嬰兒剛好臉向窗口，楊過瞧得明白，但見他方面大耳，皮色粗黑，臉上生滿了細毛。那女嬰郭襄他曾在懷中抱過良久，記得是白嫩嬌小，眉目清秀，和這壯健肥碩的嬰兒大不相同。黃蓉背向窗口，低聲哄著嬰兒，說道：「好好一對雙胞胎，你快去給我找他姊姊回來。」楊過恍然大悟，才知黃蓉一胎生下了兩個孩兒，先誕生的是女嬰郭襄，其後又生一個男嬰。當生這男嬰之時，女嬰已給小龍女抱走。

　　郭靖在室中踱來踱去，說道：「蓉兒，你平素極識大體，何以一牽涉到兒女之事，便這般瞧不破？眼下軍務緊急，我怎能為了一個小女兒而離開襄陽？」黃蓉道：「我說我自己去找，你又不放我去。難道便讓咱們的孩兒這樣白白送命麼？」郭靖道：「你身子還沒復原，怎能去得？」黃蓉怒道：「做爹的不要女兒，做娘的苦命，那有什麼法子？」

　　楊過在桃花島上和他們相聚多年，見他們夫婦相敬相愛，從來沒吵過半句，這時卻見二人面紅耳赤，言語各不相下，顯然已為此事爭執過多次。黃蓉又哭又說，郭靖繃緊了臉，在室中來回走個不停。

　　過了一會。郭靖說道：「這女孩兒就算找了回來，你待她仍如對待芙兒一般，嬌縱得她無法無天，這樣的女兒有不如無！」黃蓉大聲道：「芙兒有什麼不好了？她心疼妹子，出手重些，也是情理之常。倘若是我啊，楊過若不把女兒還我，我還他的左臂也砍了下來。」

　　郭靖大聲喝道：「蓉兒，你說什麼？」舉手往桌上重重一擊，砰的一聲，木屑紛飛，一長堅實的紅木桌子登時給他打塌了半邊。那嬰兒本來不住啼哭，給他這麼一喝一擊，竟然嚇得不敢再哭。

　　便在此時，楊過突見西首窗下有個人影一幌，接著矮了身子，悄悄退開。楊過心想：「原來除我之外，還有人在窗外偷聽，卻是誰了？」當下躡足在那人之後，只見那人身形婀娜，正是郭芙。楊過心頭火起：「好啊！我正要找你！」突然身後一暗，房中燈火熄滅，聽黃蓉氣忿忿的道：「你出去罷，別嚇驚了孩兒！」

　　楊過知道郭靖就要出來，在他眼前可不易躲得過，當即鑽到假山之後，快步繞到郭芙房外，一躍竄高，上了她房外那株木筆花樹，躲在枝葉之間。

　　過不多時，果見郭芙回到房中。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已打過二更啦，姑娘請安睡罷！」郭芙哼了一聲，道：「我睡得著時自然會睡！你出去。」那女子應道：「是。」只見一名丫鬟開門出來，帶上房門，自行去了。

　　過了半晌，只聽得郭芙幽幽的一聲長歎，楊過心道：「你還歎什麼氣？你斷我一臂，我便也斷你一臂，只不過好男不與女鬥，此刻我下來傷你，雖然易如反掌，卻不是大丈夫行逕。」略一沉吟，已有計較：「好，讓我大聲叫嚷，將郭伯伯叫來。我先將他打敗，再處置他女兒。男兒漢光明磊落，再也無人能笑話我一句。」但轉念又想：「郭伯伯武功卓絕，我真能勝得了他麼？只怕未必！那麼此仇就此不報了？」念及斷臂之恨，胸間熱血潮湧，將心一橫，正要從木筆花樹上跳下，忽聽得腳步聲響，一人大踏步過來。

　　只見他腳步沉凝，身形端穩，正是郭靖。他走到女兒房外，伸指在門上輕輕一彈，說道：「芙兒，你睡了麼？」郭芙站了起來，道：「爹，是你麼？」聲音微帶顫抖。楊過心中一驚：「莫非郭伯伯知我來此，特來保護女兒？好！我便先和你動手！打你不過，死在你手下便了。」

　　郭靖「嗯」了一聲。郭芙將門打開，抬頭向父親望了一眼，隨即低下了頭。

## 第27回　鬥智鬥力

　　郭靖走進房去帶上了門，坐在床前椅上，半晌無言。兩人僵了半天，郭靖才問：「這些時候你到那□去啦？」郭芙道：「我……我傷了楊大哥，怕你責罰，因此……因此……」郭靖道：「因此出去躲避幾天？」郭芙咬著嘴唇，點了點頭。郭靖道：「你是等我怒氣過了，這才回來？」

　　郭芙又點了點頭，突然撲在他的懷□，道：「爹，你還生女兒的氣麼？」郭靖撫摸她的頭髮，低聲道：「我沒生氣。我從來就沒生氣，只是為你傷心。」郭芙叫了聲：「爹！」伏在他懷□，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郭靖仰頭望著屋頂，一聲不響，待她哭聲稍止，說道：「楊過的祖父鐵心公，和你祖父嘯天公是異姓骨肉，他的爹爹和你爹爹，也是結義兄弟，這你都是知道的。」郭芙「嗯」一聲。郭靖又道：「楊過這孩子雖然行事任性些，卻是一副俠義心腸，幾次三番救過你爹娘的性命，也曾救過你。他年紀輕輕，但為國為民，已立下不小的功勞，你也是知道的。」郭芙聽父親的口氣漸漸嚴厲，更是不敢接口。

　　郭靖站起身來，又道：「還有一件事，你卻並不知道，今日也對你說了。過兒的父親楊康，當年行止不謹，我是他義兄，沒能好好勸他改過遷善，他終於慘死在嘉興王鐵槍廟中，雖然不是你母下手所害，他卻是因你母而死，我郭家負他楊家實多……」

　　楊過聽到「慘死在嘉興王鐵槍廟中」幾字，那是第一次聽到生父的死處，深藏心底的仇恨，猛地□又翻了上來，只聽郭靖又道：「我本想將你許配於他，彌補我這件畢生之恨，豈知……豈知……唉！」

　　郭芙抬起頭來，道：「爹，他擄我妹子，又說了許多胡言亂語，誹謗女兒。爹，他楊家雖然和我家有這許多瓜葛，難道女兒便這樣任他欺侮，不能反抗？」

　　郭靖霍地站起，喝道：「明明是你斬斷了他的手臂，他卻怎樣欺侮你了？他真要欺侮你，你便有十條臂膀，也都給他斬了。那柄劍呢？」郭芙不敢再說，從枕頭底下取出淑女劍來。郭靖接在手□，輕輕一抖，劍刃發出一陣嗡嗡之聲，凜然說道：「芙兒，人生天地之間，行事須當無愧於心。爹爹平時雖然對你嚴厲，但愛你之心，和你母親並無二致。」說到最後幾句話，語聲轉為柔和。郭芙低聲道：「女兒知道。」

　　郭靖道：「好，你伸出右臂來。你斬斷人家一臂，我也斬斷你一臂。你爹爹一生正直，決不敢循私妄為，庇護女兒。」郭芙明知這一次父親必有重責，但沒料想到竟要斬斷自己一條手臂，只嚇得臉如土色，大叫：「爹爹！」郭靖鐵青著臉，雙目凝視著她。

　　楊過料想不到郭靖竟會如此重義，瞧了這般情景，只嚇得一顆心突突亂跳，只想：「我要不要下去阻止？叫他饒了郭姑娘？」正自思念未定，郭靖長劍抖動，揮劍削下，劍到半空時微微一頓，跟著便即斬落。

　　突然呼的一聲，窗中躍入一人，身法快捷無倫，人未至，棒先到，一棒便將郭靖長劍去勢封住，正是黃蓉。

　　她一言不發，刷刷刷連進三棒，都是打狗棒法中的絕招。一來她棒法精奧，二來郭靖出其不意，竟被她逼得向後退了兩步。黃蓉叫道：「芙兒還不快逃？」

　　郭芙的心思遠沒母親靈敏，遭此大事，竟是嚇得呆了，站著不動。黃蓉左手抱著嬰孩，右手回棒一挑一帶，捲起女兒身軀，從窗口直摔了出去，叫道：「快回桃花島去，請柯公公來向爹爹求情。」跟著轉過竹棒，連用打狗棒法中的「纏」「封」兩訣，阻住郭靖去路，叫道：「快走，快走！小紅馬在府門口。」

　　原來黃蓉素知丈夫為人正直，近於古板，又極重義氣，這一次女兒闖下大禍，在外躲了多日回家，丈夫怒氣不息，定要重罰，早已命人牽了小紅馬待在府門之外，馬鞍上衣服銀兩，一應俱備，若是勸解得下，讓丈夫將女兒責打一頓便此了事，那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只好遣她遠走高飛，待日子久了，再謀父女團聚。臥室中夫妻倆一場爭吵，見他臉色不善，走向女兒臥房，心知凶多吉少，當即跟來，救了女兒的一條臂膀。憑她武功，原不足以阻住丈夫，但郭靖向來對她敬畏三分，又見她懷中抱著嬰兒，總不成便施殺手奪路外闖，只這麼略一耽擱，郭芙已奔出花園，到了府門之外。

　　楊過坐在木筆花樹上，一切看在眼□，當郭芙從窗中擲出之時，若是伸劍下擊，她焉能逃脫？但想她一家吵得天翻地覆，都是為我一人而起，這時乘人之危，實是下不了手。

　　只見黃蓉連進數招，又將郭靖逼得倒退兩步，這時他已靠在床沿之上，無可再退。黃蓉突然叫道：「接著！」將嬰兒向丈夫拋去。郭靖一怔，伸左手接住了孩子。黃蓉垂下竹棒，走到丈夫身前，柔聲道：「靖哥哥，你便饒了芙兒罷！」郭靖搖頭道：「蓉兒我何嘗不深愛芙兒？但她做下這等事來，若不重處，於心何安？咱們又怎對得起過兒？唉，過兒斷了一臂，無人照料，不知他這時生死如何？我……我真恨不得斬斷了自己這條臂膀……」

　　楊過聽他言辭真□，不禁心中一酸，眼眶兒紅了。

　　黃蓉道：「連日四下□找尋，都沒見到他的蹤跡，若是有甚不測，必能發見端倪。過兒武功已不在你我之下，雖受重傷，必無大礙。」郭靖道：「但願如此。我去追芙兒回來，這事可不能如此了結。」黃蓉笑道：「她早騎小紅馬出城去了，那□還追得著？」郭靖道：「這時三鼓未過，若無呂大人和我的令牌，黑夜中誰敢開城？」

　　黃蓉歎了口氣，道：「好罷，由得你便了！」伸手去接抱兒子郭破虜。郭靖將嬰兒遞了過去，臉有歉意，說道：「蓉兒，是我對你不住。但芙兒受罰之後，雖然殘廢，只要她痛改前非，於她也未始沒有好處……」

　　黃蓉點頭道：「那也說得是！」雙手剛碰到兒子的襁褓，突然一沉，插到了郭靖脅下，使出家傳「蘭花拂穴手」絕技，在他左臂下「淵液穴」、右臂下「京門穴」同時一拂。這兩處穴道都在手臂之下，以郭靖此時武功，黃蓉若非使詐，焉能拂他得著？但當她將兒子交與丈夫之時，已然安排了這後著。郭靖遇到妻子，當真是縛手縛腳，登時全身酸麻，倒在床上，動彈不得。

　　黃蓉抱起孩兒，替郭靖除去鞋襪外衣，將他好好放在床上，取枕頭墊在後腦，讓他睡得舒舒服服，然後從他腰間取出令牌。郭靖眼睜睜的瞧著，卻是無法抗拒。

　　黃蓉又將兒子放在丈夫身畔，讓他爺兒倆並頭而臥，然後將棉被蓋在二人身上，說道：「靖哥哥，今日便暫且得罪一次，待我送芙兒出城，回來親自做幾個小菜，敬你三杯，向你陪罪。」說著福了一福，站起身來，在他臉頰上親了一吻。

　　郭靖聽在耳□，只覺妻子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卻是頑皮嬌憨不減當夫，眼睜睜的瞧著她抿嘴一笑，飄然出門，心想這兩處穴道被拂中後，她若不回來解救，自己以內力衝穴，最快也得半個時辰方能解開，女兒是無論如何追不上了，這件事當真是哭笑不得。

　　黃蓉愛惜女兒，心想她孤身一人回桃花島去，以她這樣一個美貌少女，途中難免不遇凶險，於是回到臥室，取了桃花島至寶軟□甲用包袱包了，挾在腋下，快步出府，展開輕功，頃刻之間趕到了南門。

　　只見郭芙騎在小紅馬上，正與城門守將大聲吵鬧。那守將說話極是謙敬，郭姑娘前，郭姑娘後的叫不絕口，但總說若無令牌，黑夜開城，那便有殺頭之罪。

　　黃蓉心想這草包女兒一生在父母庇蔭之下，從未經歷過艱險，遇上了難題，不設法出奇制勝，一味發怒呼喝，卻濟得甚事？於是手持令牌，走上前去，說道：「這是呂大人的令牌，你驗過了罷。」

　　當時主持襄陽城防的是安撫使呂文德，雖然一切全仗郭靖指點，但郭靖是布衣客卿，諸般號令部署自憑呂文德的名銜發佈。那守將見郭夫人親來，又見令牌無誤，忙陪笑開城，牽過自己坐騎，說道：「郭夫人倘若用得著，請乘了小將這匹馬去。」黃蓉道：「好，我便借用一下。」郭芙見母親到來，歡喜無限，母女倆並騎出城南行。

　　黃蓉捨不得就此和女兒分手，竟是越送越遠。襄陽以北數百里幾無人煙，襄陽以南卻賴此重鎮屏隱，未遭蒙古大軍蹂□，雖然動亂不安，但居民一如其舊。母女倆行出二十餘里，天色大明，已到了一個小市鎮上，眼見趕早市的店舖已經開門。黃蓉道：「芙兒，咱們同去吃點兒飲食，我便要回城去啦。」

　　郭芙含淚答應，心下好生後悔，實不該因一時之忿，斬斷了楊過手臂，以致今日骨肉分離，獨自冷清清的回桃花島去，和一個瞎了眼睛的柯公公為伴，這日子只要想一想也就難挨了。但父親舉劍砍落的神情，此時念及兀自心有餘悸，說什麼也不敢回襄陽城去。

　　兩人走進一家飯鋪，叫了些熟牛肉、麵餅，母女倆分手在即，誰也無心食用。黃蓉將軟□甲交給女兒，叫她晚間到了客店，便穿在身上，又反覆叮嚀，在道上須得留心這些、提防那些，但一時之間又怎說得了多少？眼見女兒口中只是答應，眼眶紅紅的楚楚可憐，平時愛嬌活潑的模樣一時盡失，心中更是不忍，一瞥眼見市鎮西頭一家糖食店前擺著一擔蘋果，鮮紅肥大，心道：「去買幾個來讓芙兒在道上吃，這便該分手啦。」說道：「芙兒，你多吃幾塊麵餅。便吃不下，也得勉強吃些，這兵荒馬亂之際，前面也不知到那□才有東西吃。我過去買點物事。」說著站起身來，走過十多定店面，到了那賣蘋果的擔子前。

　　她檢了十來個大紅蘋果放入懷中，順手取了一錢銀子，正要遞給果販，忽聽得身後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給秤二十斤白米，一斤鹽，都放在這麻袋□。」

　　黃蓉聽那女子話聲清脆明亮，側頭斜望，見是個黃衣道姑站在一家糧食店前買物。這道姑左手抱著個嬰兒，右手伸到懷中去取銀兩。嬰兒身上的襁褓是湖綠色的緞子，繡著一隻殷紅的小馬，正是黃蓉親手所製。

　　她一見到這襁褓，登時心頭大震，雙手發顫，右手拿著的那塊銀子落入了籮筐。這嬰兒若不是她親生女兒郭襄，卻又是誰？只見那道姑側過半邊臉來，容貌甚美，眉間眼角卻隱隱含有煞氣，腰間垂掛一根拂塵，自然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赤練仙子李莫愁了。黃蓉從未和這女魔頭會過面，但這般裝束相貌，除她之外更無別人。

　　黃蓉生下郭襄後，慌亂之際，模模糊糊的瞧過幾眼，這時忍不住細看女兒，只見她眉目嬌美，神姿秀麗，雖是個極幼的嬰兒，但已是個美人胎子無疑，又見她小臉兒紅紅的，長得甚是壯健。她兄弟郭破虜雖吃母乳，還不及她這般肥白可愛。黃蓉又驚又喜，忍不住要流下淚來。

　　李莫愁付了銀錢，取過麻袋，一手提了，便即出鎮。

　　黃蓉見事機緊迫，不及去招呼郭芙，心想：「襄兒既入她手，此人陰毒絕倫，若是強行搶奪，她必傷孩兒性命。」眼見她走出市梢，沿大路向西而行，於是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又想：「她是過兒的師伯，雖聽說他們相互不睦，但芙兒傷了過兒手臂，他們古墓派和我郭家已結上了深仇。倘若過兒和龍姑娘都在前面相候，我以一敵三，萬難取勝，只有及早出手，方是上策。」眼見李莫愁折而向南，走進一座樹林，當下展開輕功，快步從樹旁繞了過去，趕在李莫愁的前頭，突然竄出，迎面攔住。

　　李莫愁忽見身前出現一個美貌少婦，當即立定。黃蓉笑道：「這位想必是赤練仙子李道長了，幸會幸會！」

　　李莫愁見她竄出時身法輕盈，實非平常之輩，又見她赤心空拳，腰帶間插著一根淡黃色竹杖，一轉念間，登時滿臉堆歡，放下麻袋，□衽施禮，說道：「小妹久慕郭夫人大名，今日得見芳顏，實慰平生。」

　　當今武林之中，女流高手以黃蓉和李莫愁兩人聲名最響。清淨散人孫不二成名雖早，武功遠不及兩人。小龍女則年紀幼小，霍都王子終南山古墓敗歸，小龍女始為人知，大勝關一戰，更是名揚天下，但畢竟為時未久。黃李二人一個是東邪黃藥師嬌女、大俠郭靖之妻、身任丐幫幫主二十餘年；另一個以拂塵、銀針、五毒神掌三絕技名滿天下，江湖上聞而喪膽。此時兩人初次見面，細看對方，均各自驚奇：「原來她竟是如此的一個美貌女子！」心下都嚴加提防，都想對方既享大名，必有真實本領。

　　黃蓉笑道：「道長之名，小妹一向是久仰的了。道長說話如何這般客氣？」李莫愁道：「郭夫人是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前任幫主，武林中群倫之首，小妹真是相見恨晚。」兩人說了好些客套話。

　　黃蓉笑道：「道長懷抱的這個嬰兒，可愛得很啊，卻不知是誰家的孩兒？」李莫愁道：「說來慚愧，郭夫人可莫見笑。」黃蓉道：「不敢。」心想眼下說到正題了，一說翻便得動手，心中籌思方案，如何在動手之前先將女兒搶過，卻聽李莫愁道：「也是我古墓派師門不幸，小妹無德，不能教誨師妹，這孩兒是我龍師妹的私生女兒。」

　　黃蓉大奇：「龍姑娘沒有懷孕，怎會有私生女兒？這明明是我女兒，她當面謊言欺詐，是何用意？」她可不知李莫愁實非有心欺騙，只道這孩子真是楊過和小龍女所生。李莫愁心恨師父偏心，將古墓派的秘笈「玉女心經」單傳於小師妹，這時黃蓉問及，便乘機敗壞師妹的名聲。黃蓉道：「龍姑娘看來貞淑端莊，原來有這等事，那倒令人猜想不到了。卻不知這孩兒的父親是誰？」

　　李莫愁道：「這孩兒的父親麼？說起來更是氣人，卻是我師妹的徒兒楊過。」

　　黃蓉雖然善於作偽，這時卻也忍不住滿臉紅暈，心下大怒，暗道：「你把我女兒說成是龍姑娘私生，那也罷了，但說她父親乃是楊過，豈非當面辱我？」但這怒色只在臉上一閃而過，隨即平靜如常，說道：「胡鬧，胡鬧，太不成話了。可是這女孩兒卻真討人歡喜，李道長，給我抱抱。」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蘋果，舉在孩子面前，口中啜啜作聲，逼那孩子，說道：「乖孩子，你的臉蛋兒可不像這蘋果麼？」

　　李莫愁自奪得郭襄後一直隱居深山，弄兒為樂，每日擠了豹乳□飼嬰兒。她一生作惡多端，卻也不是天性歹毒，只是情場失意後憤世嫉俗，由惱恨傷痛而乖僻，更自乖僻為狠戾殘暴。郭襄嬌美可愛，竟打動了她天生的母性，有時中夜自思，即使小龍女用「玉女心經」來換，也未必肯把郭襄交還。這時見黃蓉要抱孩子，便如做母親的聽到旁人稱讚自己孩兒一般，頗以為喜，笑吟吟的遞了過去。

　　黃蓉雙手剛要碰到郭襄的襁褓，臉上忍不住流露出愛憐備至的神色，這慈母之情，說什麼也是難以掩飾。她對這幼女日夜思想，只恐她已死於非命，這時得能親手抱在懷中，如何不大喜若狂？

　　李莫愁斗見她神色有異，心中一動：「她如只是喜愛小兒，隨手抱她一抱，何必如此心神震□？此中定然有詐。」猛地□雙臂回收，右足點動，已向後躍出兩丈開外。她雙足落地，正要喝問，只見黃蓉已如影隨形般竄來。李莫愁將負在肩頭的麻袋一抖，袋中二十斤白米和一斤鹽齊向黃蓉劈面打去。

　　黃蓉縱身躍起，白米和鹽粒盡數從腳底飛過。李莫愁乘機又已縱後丈許，抽了拂塵在手，笑吟吟的道：「郭夫人，你要助楊過搶這孩兒麼？」黃著在這一竄一躍之間，已想到對方既已起疑，勢難智取，只有用力強奪，當下也是笑嘻嘻的道：「我不過見孩兒可愛，想要抱抱。你如此見外，未免太瞧人不起了。」

　　李莫愁道：「郭大俠夫婦威名震於江湖，小妹一直欽佩得緊，今日得見施展身手，果然名下無虛。小妹此刻有事，便此拜別。」她生怕郭靖便在左近，膽先怯了，交代了這幾句話，轉身便走。

　　黃蓉一躍上前，身在半空，已抽了竹棒在手。丐幫世傳的打狗棒她已傳給了魯有腳，現下隨身所攜的這條竹棒雖不如打狗棒堅韌，長短輕重卻是一般無異，只是色作淡黃，以示與打狗棒有別。她不待身子落地，竹棒已使「纏」字訣掠到了李莫愁背後。

　　李莫愁心想我和你無怨無仇，今日初次見面，我說話客客氣氣，有甚得罪你處，何以毫沒來由的便出兵刃打人？拂塵後揮，擋開竹棒，還了一招。

　　黃蓉的棒法快速無倫，六七招一過，李莫愁已感招架為難。她本身武功比之黃蓉原已稍遜，何況手抱孩兒，更是轉動不靈。黃蓉挪動身形，繞著她東轉西擋，竹棒抖動，頃刻間李莫愁已處下風。

　　又拆數招，李莫愁見她竹棒始終離開孩兒遠遠的，知她有所避忌，心想：「每次與人相鬥，倒是抱著孩兒的佔了便宜。」笑道：「郭夫人，你要考較小妹功夫，山高水長，盡有相見之日，何必定要今日過招？任誰一個失手，豈不傷了這可愛的孩兒？」

　　黃蓉心想：「她是當真不知這是我的女兒，還是作假？可須得先試她出來。」說道：「為了這孩兒，我已讓了你十多招，你再不放下孩兒，我可不顧她死活了！」說著舉棒向她右腿點去。李莫愁揮拂塵一擋，黃蓉竹棒不待與拂塵相交，已然挑起，驀地戮向她左胸。這一戳又快又妙，棒端所指，正是郭襄小小的身體。

　　這一棒若是戳中了，便李莫愁也須受傷，郭襄受了更非立時喪命不可。黃蓉在這棒上控縱自如，棒端疾送，已點到了郭襄的襁褓，這一下看似險到了極處，但打狗棒法在她手下使將出來，自是輕重遠近，不失分毫。李莫愁那知就□，眼見危急，忙向右閃避，自身不免就此露了破綻，拍的一下，左脛骨已被竹棒掃中，險些絆倒，向旁連跨兩步，這才站定。她揮拂塵護住身前，轉過頭來，怒道：「郭夫人你枉有俠名，卻對這小小嬰兒也施辣手，豈不可卑？」

　　黃蓉見她這番惱怒並非佯裝，心下大喜，暗想：「你出力保護我的女兒，我偏要棒打親女，嚇你一跳。」微微一笑，說道：「道長既說這孩兒來歷不明，留在世上作甚？」說著縱身而前，舉棒疾攻，數招一過，郭襄又遇危險。她身在李莫愁懷中，顛簸起伏，甚不舒服，突然放聲大哭起來。黃蓉暗叫：「乖女莫驚！我要救你，只得如此。」她雖心中憐惜，出手卻越來越是凌厲，若非李莫愁奮力抗禦，看來招招都能制郭襄的死命。李莫愁心神不定，急退數步，舉拂塵護郭襄身前，叫道：「郭夫人，你到底要怎地？」

　　黃蓉笑道：「當今女流英傑，武林中只稱李道長和小妹二人。此刻有緣相逢，何不一分高下？」她這幾毒打郭襄，已將李莫愁激得得怒氣勃發，心想：「你丈夫若來，我還忌他三分，憑你也不過是個女子，難道我便真怕了你？」當下哼了一聲，道：「郭夫人有意賜教，正是求之不得。」黃蓉道：「你懷抱嬰兒，我勝之不武，還是將她擲下，咱倆憑真功夫過招玩玩。」

　　李莫愁心想抱著嬰兒決計非她敵手，施發毒針時也是諸多顧忌，心道：「江湖上多稱郭靖夫婦仁義過人，但瞧她對一個嬰兒也如此殘忍，可見傳聞言過其實。」遊目四顧，見東首幾株大樹之間生著一片長草，頗為柔軟，於是將郭襄抱去放在草上，輕輕拍了幾下，又哄了幾句，這才轉身說道：「請發招罷。」

　　黃蓉與她拆了這十餘招，知她武功比之自己也差不了多少，若此時將女兒搶在手中，她再上來纏鬥，自己稍有疏虞，只怕便傷了女兒，只有先將她打死打傷，再抱回女兒，方無後患，這女子作惡多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想到此處，心中已動了殺機。

　　李莫愁平素下手狠辣，無所不用其極，以己之心度人，見黃蓉眼角不斷的向嬰兒一望一瞥，心想：「她若打我不過，便會向孩兒突下毒手，分我心神。」是以站在郭襄身前，不容對方走近。

　　在這頃刻之間，黃蓉心中已想了七八條計策，每一計均有機可制李莫愁死命，但也均不免危及郭襄，尋思：「瞧這女魔頭的神情，對我襄兒居然甚為愛惜，襄兒在她手中，縱然一時搶不回來，也無大礙，卻不可冒險輕進，反使襄兒遭難。」心念一轉，說道：「李道長，咱倆的武功相差不遠，非片刻之間可分勝負，相鬥之際若有虎狼之類出來吃了孩兒，豈不令人分心？不如先結果了這小鬼，咱們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說著彎腰拾起一塊小石子，放在中指上一彈，呼的一聲，石子挾著破空之聲急向郭襄飛去。

　　這一彈是她家傳絕技「彈指神通」功夫，李莫愁曾見黃藥師露過，知道勁力非同小可，忙舉拂塵格開，喝道：「這小孩兒礙著你什麼事了？何以幾次三番要害她性命？」

　　黃蓉暗暗好笑，其實這顆石子彈出去時力道雖急，她手指上卻早已使了回力，李莫愁便算不救，石子一碰到郭襄的身子立時便會斜飛，決不會損傷到她絲毫，當即笑道：「你對這孩兒如此牽肚掛腸，旁人不知，還道……還道是你的……哈哈……」李莫愁怒道：「難道是我的孩……」說到這「孩」字，突然住口，臉上一紅，道：「是我什麼？」黃蓉笑道：「你是道姑，自然不能有孩兒，旁人定要說這孩兒是你的妹子了。」李莫愁哼了一聲，也不以為意，卻不知黃蓉連口頭上也不肯吃半點虧，說郭襄是她妹子，便是說郭靖和自己是她父母，討他一個小小便宜，誰叫她適才說楊過是郭襄之父呢？

　　李莫愁道：「郭夫人這便請上罷！」黃蓉道：「你掛念著孩兒，動手時不能全神貫注，我縱然勝你，也無意味。這樣罷，我割些棘籐將她圍著，野獸便不能近前，咱倆再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說著從腰間取出一柄金柄小佩刀，走到樹叢中割了許多生滿棘刺的長籐。

　　李莫愁嚴密監防，只怕黃蓉突然出手傷害孩子，只見她拉著棘籐，纏在孩子身周的幾株大樹之上，這麼野獸固然傷害不了孩子，而郭襄幼小，還不會翻身，也不會滾到棘刺上去。她心想：「江湖上稱道郭夫人多智，果然名不虛傳。」見黃蓉將棘籐纏了一道又是一道，在幾株大樹間東拉來，西扯去，密密層層的越纏越多，又見她臉帶詭笑，似乎不懷好意，心中不禁有些發毛，說道：「夠了！」

　　黃蓉道：「好，你說夠了，便夠了！李道長，你見過我爹爹，是麼？」李莫愁道：「是啊。」黃蓉道：「我曾聽楊過說，你寫過四句話譏嘲我爹爹，是不是？好像是什麼『桃花島主，弟子眾多，以五敵一，貽笑江湖』！」

　　李莫愁心中一凜：「啊，我當真糊塗了，早就該想到此事。她今日跟我纏個沒了沒完，原來是為了這四句話。」冷冷的道：「當日他們五個人對付我一個人，原是實情。」黃蓉道：「今日咱們以一敵一，卻瞧是誰貽笑江湖？」李莫愁心頭火起，喝道：「你也休得忒也托大，桃花島的武功我見得多了，也不過如此而已，沒什麼了不起。」

　　黃蓉冷笑道：「哼哼！莫說桃花島的武功，便算不是武功，你也未必對付得了。你有本事，便將那孩兒抱出來瞧瞧！」

　　李莫愁吃了一驚：「難道她已對孩兒施了毒手。」急忙縱身躍過一道棘籐，向左拐了個彎，見棘籐攔路，於是順勢向右轉內，耳聽得郭襄正自哇哇啼哭，稍覺放心，又向內轉了幾個彎，不知如何，竟然又轉到了棘籐之外。她大惑不解，明明是一路轉進，何以忽然轉到了籐外？當下不及細想，雙足點處，又向內躍去，只是地下棘籐一條條的橫七豎八，五花八門，一個不小心，嗤的一聲響，道袍的衣角給荊棘撕下了一塊。這麼一來，她不敢再行莽撞，待要瞧清楚如何落腳，突見黃蓉已站在棘籐之內，俯身抱起了孩兒。

　　她登時大驚失色，高聲叫道：「放下了孩兒！」眼見一條條棘籐之間足可側身通過當即連續縱躍，跨過棘籐向黃蓉奔去，但這七八□大樹方圓不過數丈，竟是可望而不可即，她這般縱躍奔跑，似左實右，似前實後，幾個轉身，又已到棘籐圈之外。只見黃蓉放下孩兒，東一轉，西一幌，輕巧自在的出了籐圈。

　　李莫愁猛地省悟，那晚與楊過、程英、陸無雙等為敵，他們在茅屋外堆了一個個土墩，自己竟爾無法正面攻入，這時黃蓉用棘籐所圍的，自也是桃花島的九宮八卦神術了。她微一沉吟，心念已決：「只有先打退敵人，然後把棘籐一條條自外而內的移去，再抱嬰兒。這時如莽撞亂闖，敵人佔了陣圖之利，自己非敗不可。」一擺拂塵，竄出數丈，反而難得棘籐遠遠的，凝神待敵，竟沒再將這回事放在心上。

　　黃蓉初時見她在棘籐圈中亂轉，正自暗喜，忽見她縱身躍開，卻也好生佩服：「這女魔頭拿得起，放得下，決斷好快。她得享大名，果非幸致，看來實是勁敵。」這時女兒已置於萬無一失之地，心中再無牽掛，揮竹棒使招「按狗低頭」，向李莫愁後頸捺落。李莫愁拂塵倒捲，纏向竹棒，刷的一聲，帚絲直向黃蓉面門擊來。兩人以快打快，各展精妙招術，頃刻間已拆了數十招。

　　李莫愁功力深厚，拂塵上招數變化精微，但對方的打狗棒法實在奧妙無比，她勉力抵擋得數十招，已可說是武林中罕有之事，眼見竹棒平平淡淡的一下打來，到得眼前，方向部位陡然大異，自知再鬥下去，終將落敗。這竹棒看來似乎並非殺人利器，但週身三十六大穴只要被棒端戳中一處，無一不致人死命。李莫愁奮力再招架了幾棒，額頭已然見汗，拂塵在身前連揮數下，攻出兩招，足下疾向後退，說道：「郭夫人的棒法果然精妙，小妹甘拜下風。只是小妹有一事不解，卻要請教。」黃蓉道：「不敢！」

　　李莫愁道：「這竹棒棒法乃九指神丐的絕技，桃花島的武功倘然果真了得，郭夫人何以不學令尊的家傳本事，卻反而求諸外人？」黃蓉心想：「這人口齒好不厲害，她勝不了我的棒法，便想我捨長不用。」笑道：「你既知這棒法是九指神丐所傳，那麼也必知道棒法之名了。」李莫愁哼了一聲，眉間煞氣凝聚，卻不答話。黃蓉笑道：「棒號打狗，見狗便打，事所必至，豈有他哉？」

　　李莫愁見不能激得她捨棒用掌，若與她作口舌之爭，對方又伶牙俐齒，自己仍然是輸，將拂塵在腰間一插，冷笑道：「天下的叫化兒個個唱得慣蓮花落，果然連幫主也是貧嘴滑舌之徒，領教了！」說著大踏步走到林邊，在一個樹墩上一坐。

　　她這麼認輸走開，黃蓉本是求之不得，但見她坐著不走，心念一轉，已知其意，她實是捨不得襄兒，自己倘若去將女兒抱了出來，她必上來纏鬥，這一來強弱之勢倒轉，那便大大不利，看來不將此人打死打傷，女兒縱入自己掌握，仍是無法平平安安的抱回家去。當下左走三步，右搶四步，斜行迂迴，已搶到李莫愁身前，這幾步看似輕描淡寫，並無奇處，但中藏八卦變化，李莫愁不論向那一方位縱躍，都不能逃離她的截阻，跟著右手輕抖，竹棒已點向李莫愁左肘。

　　李莫愁舉掌封格，喝道：「自陳玄風、梅超風一死，黃藥師果真已無傳人。」她這話一來譏刺黃蓉只有北丐所傳的打狗棒法可用，二來又恥笑黃藥師收徒不謹。

　　黃蓉的家傳「玉簫劍法」這時也已練得頗為精深，只是手中無劍，若是以棒作劍，兵刃不順，便未必能勝眼前這個強敵，當下微微一笑，說道：「我爹爹收了幾個不肖徒兒，果然不妙，卻那及得李道長和龍姑娘師姊妹同氣連枝，一般的端莊貞淑。」

　　李莫愁怒氣上衝，袖口一揮，兩枚冰魄銀針向黃蓉小腹激射過去。她雖然殺人不眨眼，手段毒辣無比，卻是個守身如玉的處女，她只道小龍女行止甚是不端，聽黃蓉竟將自己與師妹相提並論，大怒之下，一出手便是最陰狠的暗器。

　　黃蓉這時和她站得甚近，閃避不及，，急忙回轉竹棒，一一撥開。若不是她的打狗棒法已練到化境，撥得開一枚，第二枚實難擋過。兩枚銀針從她臉前兩寸之外飛掠而過，鼻中隱隱聞到一股藥氣，當真是險到了極處。黃蓉想起數年前愛雕的一足被這冰魄銀針擦傷，醫治了六七個月毒性方始去盡，一凜之下，又見雙針迎面射來。

　　黃蓉向東斜閃，兩枚銀針挾著勁風從雙耳之旁越過，心想：「此處離襄兒太近，這毒針四下□亂飛激射，萬一碰破她一點嫩皮，那可不得了！」當下疾奔向東，穿出林子。李莫愁隨後追來，認定她除了棒法神妙之外，其餘武功均不及自己，眼見她幌身出林，喝道：「未分勝敗，怎麼便走了？」黃蓉轉過身子，微微一笑。李莫愁道：「郭夫人，你擋我銀針，還是非用這竹棒不可麼？」說著搶上幾步。

　　黃蓉知道若不收起竹棒，她總是輸得心不甘服，將竹棒在腰間一插，笑道：「久聞李道長五毒神掌殺人無數，小妹便接你幾掌。」

　　李莫愁一怔，心道：「她明知我毒掌厲害，卻仍要和我比掌，如此有恃無恐，只怕有詐。」但想她掌法縱然神妙，怎及自己的神掌沾身即斃，雙掌一拍，內力已運至掌心，說道：「願領教桃花島的落英神劍掌妙技。」眼見黃蓉右掌輕飄飄的拍來，當下左掌往她掌心按去，右掌跟著往她肩頭擊落。這兩掌本已迅速沉猛，兼而有之，可是她右掌擊出之際，同時更發出兩枚銀針，射向黃蓉胸腹之間。這掌中來針的陰毒招數，是她離師門後自行所創，對方正全神提防她的毒掌，那料得到她又會在如此近身之處突發暗器，不少武學名家便曾因此而喪生於毒針之下。

　　黃蓉縮回來左掌，托向她右腕，化開了她右掌撲擊，右手縮人懷中，似乎也要掏摸暗器還敬，但終於遲了一步，她口手剛從懷中伸出，銀針離她肋下已不及五寸，到此地步，縱有通天本領也已閃避不了。李莫愁心中大喜，只見銀針透衣而沒，射入了黃蓉身子。

　　黃蓉叫聲：「啊喲！」雙手捧肚，彎下腰去，隨即左掌拍出，擊向李莫愁胸口。這一掌還是來得真快，李莫愁叫道：「好！」上身後仰避開，雙掌齊出，也拍向黃蓉胸口。

　　她知黃蓉中了這兩枚銀針之後，毒性迅即發作，這一招只求將她推開，與自己離得遠遠的，她自會毒發而死。卻見黃蓉上身微微一動，並不招架，李莫愁心想：「她中針之後，全身已麻痺了。」雙掌剛沾上對方胸口衣襟，突然兩隻掌心都是一痛，似是擊中了什麼尖針。

　　她大驚之下，急忙後躍，舉掌看時，只見每隻掌心都刺破了一孔，孔周帶著一圈黑血，顯是為自己的冰魄銀針所傷。她又驚又怒，不明緣由，卻見黃蓉從懷中取出兩隻蘋果，雙手各持一隻，笑吟吟的高高舉起，每隻蘋果上都刺著一枚銀針。李莫愁這才省悟，原來她懷中藏著蘋果，先前自己發射暗器，她並不撥打閃避，卻伸手入懷抓住蘋果，對準銀針的來路，收去了毒針，再誘使自己出掌擊在蘋果之上。

　　李莫愁本也是個絕頂聰明之人，但今日遇上了這個詭詐百出的對手，只有甘拜下風，忙伸手入懷去取解藥，卻聽得風聲颯然，黃蓉雙掌已攻向她的面門。

　　李莫愁舉左手一封，猛見黃蓉一隻雪白的手掌五指分開，拂向自己右手手肘的「小海穴」，五指形如蘭花，姿態曼妙難言。她心中一動：「莫非這是天下聞名的蘭花拂穴手？」右手來不及去取解藥，忙翻掌出懷，伸手往她手指上抓去。黃蓉右手縮回，左手化掌為指，又拂向她頸肩之交的「缺盆穴」。

　　李莫愁見她指化為掌，掌化為指，「落英神劍掌」與「蘭花拂穴手」交互為用，當真是掌來時如落英繽紛，指拂處若春蘭葳蕤，不但招招凌厲，而且丰姿端麗，不由得面若死灰，心道：「今日得見桃花島神技，委實大非尋常，莫說我掌上已然中毒，便是安健如常，也不是她對手。」她急於脫身，以便取服解藥，但黃蓉忽掌忽指，纏得她沒半分餘暇。那冰魄銀針的毒性何等厲害，若不是她日常使用，體質習於毒性，那麼這片時之間早已暈去了，但縱然如此，毒素自掌心逐步上行，只要行到心窩之間，終於也要不治。

　　黃蓉見她臉色蒼白，出招越來越是軟弱，知道只要再纏得少時，她便要支持不住，心想這女魔頭作惡多端，今日斃於她自己的毒針之下，正好替武氏兄弟報了殺母之仇，當下步步進逼，手下毫不放鬆，同時守緊門戶，防她臨死之際突施反噬。

　　李莫愁先覺下臂酸麻，漸漸麻到了手肘，再拆數招，已麻到了腋窩，這時雙臂僵直，已然不聽使喚，只得叫道：「且慢！」向旁搶開兩步，慘然道：「郭夫人，我平素殺人如麻，早就沒想能活到今日。鬥智鬥力，我都遠不如你，死在你的手下，實所甘服，但我斗膽求你一件事。」黃蓉道：「什麼事？」雙眼不轉瞬的瞪著她，防她施緩兵之計，伸手去取解藥，然見她雙臂下垂，已然彎不過來，聽她說道：「我和師妹向來不睦，但那孩兒實在可愛，求你大發善心，好好照料，別傷了她的小命。」

　　黃蓉聽她這幾句話說得極是誠懇，不禁心中一動：「這魔頭積惡如山，臨死之際居然能真心愛我的女兒。」說道：「這女孩兒的父母並非尋常之輩，若是讓她留在世上，不免使我一世操心，辛苦百端……」李莫愁怎聽得出她言中之意，求道：「望你高抬貴手……」

　　黃蓉要再試她一試，走近前去，揮指先拂了她的穴道，從她懷中取出一個藥瓶，問道：「這是你毒針的解藥麼？」李莫愁道：「是！」黃蓉道：「我不能兩個人都饒了，若要我救你，須得殺那女孩兒。倘你自甘就死，我便饒那孩兒。」

　　李莫愁萬想不到竟然尚有活命之機，只是叫黃蓉殺那女孩固然說不出口，以自己性命換得女孩活命，卻也不願，只見黃蓉從小瓶中倒出一粒解藥，兩根手指拈住了輕輕幌動，只等自己回答，顫聲道：「我……我……」

　　黃蓉心想：「她遲疑了這麼久，實已不易。不管她如何回答，單憑這一念之善，我便須饒她一命。她滿身血債，將來自有人找她報仇。」於是攔住她話頭，笑道：「李道長，多謝你對我襄兒如此關懷。」

　　李莫愁愕然道：「什麼？」黃蓉笑道：「這女孩兒姓郭名襄，是郭靖爺和我的女兒，生下不久便落入了龍姑娘手中，不知你怎地竟會起了這個誤會。承你養育多日，小妹感謝不盡。」說著□衽行了一禮，將一粒解藥塞入她的口中，問道：「夠了麼？」李莫愁茫然道：「我中毒已深，須得連服三粒。」黃蓉道：「好！」又□了她兩粒，心想這解藥或有後用，卻不還她，將藥瓶放入了懷中，笑道：「三個時辰之後，你穴道自解。」

　　她快步回入樹林，心想：「耽擱了這多時，不知芙兒走了沒有？若能讓她姊妹倆見上面，大是佳事。」轉入棘籐圈中，一瞥之下，不由得如入冰窖，全身都涼了。

　　那棘籐圈絲毫無異，郭襄卻已影蹤不見。黃蓉心中怦怦亂跳，饒是她智計無雙，這時也慌得沒做手腳處。她定了定神，心道：「莫慌，莫慌，我和李莫愁出林相鬥，並無多時，襄兒給人抱去，定走不遠。」攀到林中最高一株樹上四下眺望。襄陽城郊地勢平坦，這一眼望去足足有十餘里，竟沒見到絲毫可疑的事物，此時蒙古大軍甫退，路上絕無行人，只要有一人一騎走動，雖遠必見。

　　黃蓉心想：「此人既未遠去，必在近處。」於是細尋棘籐圈附近有無留下足印之類。只見一條條棘籐絕無曾被□動搬移之跡，決非什麼野獸衝入將孩兒銜去，尋思：「我這些棘籐按九宮八卦方位而布，那是我爹爹自創的奇門之術，世上除桃花島弟子之外，再也無人識得，雖是金輪法王這等才智之士，也不能在這棘籐之間來去自如，難道竟是爹爹到了？……啊喲，不好！」

　　猛地想起，數月前與金輪法王邂逅相遇，危急中布下亂石陣抵擋，當時楊過來救，曾將陣法的大要說了給他知曉，此人聰明無比，舉一反三，雖不能就此精通奇門之術，但棘籐匆匆布就，破解並不甚難。她一想到楊過，腦中一暈，不由得更增了幾分憂心，暗想：「芙兒斷他一臂，他和我郭家更是結下了深仇，襄兒落入此人手中，這條小命算是完啦。他也不用下手相害，只須隨手將她在荒野中一拋，這嬰兒那□還有命在？」想起這女孩兒出世沒有幾天，便如此的多災多難，竟怔怔的掉下淚來。

　　但她多歷變故，才智絕倫，附近竟找不出他半個足印，心下大奇：「他便是輕功練到了絕頂，這軟泥之上也必會有淺淺的足印，難道他竟是在空中飛行的麼？」

　　她這一下猜測果然不錯，郭襄確是給楊過抱去的，而他出入棘籐，確也是從空飛行來去。

　　那天晚間楊過在窗外見黃蓉點了郭靖穴道，放走女兒，他便從原路出城，遠遠跟隨，心道：「郭伯母，你女兒欠我一條臂膀，你丈夫斬不了，便讓我來斬。你在明，我在暗，你想永世保住女兒這條右臂，只怕也不怎麼容易。」

　　黃蓉與女兒分離在即，心中難過，沒留意到身後有人跟蹤。此後她在小市鎮上與李莫愁想遇、兩人想鬥等情，楊過在林外都瞧得清清楚楚。待得兩人出林，他便躍上高樹，扯了三條長籐並在一起，一端縛在樹上，另一端左手拉住了，自空縱入棘圈，雙足挾住郭襄腰間，左手使勁一扯，身子便已□出棘圈。眼見黃蓉與李莫愁兀自在掌來指往的相鬥，便在樹梢上縱躍出林，落地後奔跑更速，片刻間回到了市鎮。只見郭芙站在街頭，牽著小紅馬東張西望，等候母親回來，楊過雙足一點，身子從丈外遠處躍上了紅馬。

　　郭芙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騎在馬背的竟是楊過，心中騰的一跳，「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急忙□劍在手。小龍女的淑女劍雖利，她自是不願使用，手中所持，仍是常用的那柄利劍。

　　楊過見她臉色蒼白，目光中儘是懼色，他此時若要斬斷她右臂，實是易如反掌，但事到臨頭，竟然下不了手，哼的一聲，揮出右臂，空袖子已裹住了她長劍，向外甩出。郭芙那□還拿捏得住，長劍脫手，直撞向牆角。楊過左手搶過馬□，雙腿一夾，小紅馬向前急衝，絕塵而去。郭芙只嚇得手足酸軟，慢慢走到牆角拾起長劍，劍身在牆角上猛力碰撞，竟已彎得便如一把曲尺。

　　以柔物施展剛勁，原是古墓派武功的精要所在，李莫愁便拂塵、小龍女使綢帶，皆是這門功夫。楊過此時內勁既強，袖子一拂，實不下於鋼鞭巨杵之撞擊。

　　楊過抱了郭襄，騎著汗血寶馬向北疾馳，不多時便已掠過襄陽，奔行了數十里，因此黃蓉雖攀上樹頂極目遠眺，卻瞧不見他的蹤影。

　　楊過騎在馬上，眼見道旁樹木如飛般向後倒退，俯首看看懷中的郭襄，見她睡得正沉，一張小臉秀美嬌嫩，心道：「郭伯伯、郭伯母這個小女兒，我總是不還他們了，也算報了我這斷臂之仇。他們這時心中的難過懊喪，只怕尤勝於我。」奔了一陣，轉念又想：「楊過啊楊過，是不是你天生的風流性兒作祟，見了郭芙這美貌少女，天大的仇怨也拋到了腦後？倘若斬斷你手臂的是個男人，你今日難道也肯饒了他？」想了半日，只好搖頭苦笑。他對自己激烈易變的性格非但管制不住，甚且自己也難以明白。

　　行出二百里後，沿途漸有人煙，一路上向農家討些羊乳牛乳□郭襄吃了，決意回古墓去找小龍女，不數日間已到了終南山下。

　　回塵舊事，感慨無已，縱馬上山，覓路來到古墓之前。「活死人墓」的大石碑巍然聳立，與前無異，墓門卻已在李莫愁攻入時封閉，若要進墓，只有鑽過水溪及地底潛流，從密道進去。憑他這時內功修為，穿越密道自是絕不費力，然而如何處置郭襄卻大為躊躇，這小小嬰兒一入水底，必死無疑，但想到小龍女多半便在墓中，進去即可與她相見，那□還能捺得住？於是從口袋□取些餅餌嚼得爛了，□了郭襄幾口，在古墓旁找了個山洞，將她放在洞內，拔些荊棘柴草堆在洞口，心想不論在墓中是否能與小龍女想見，都要立即回出，設法安□嬰兒。

　　堆好荊棘，繞過古墓向後走去，忽聽得遠處隱隱有兵刃相交之聲，瞧方向正是重陽宮的所在，微一遲疑間，突見一隻銀色輪子發出嗚嗚聲響，激飛上天，正是金輪法王的兵刃。他好奇心起，循聲趕到重陽宮後玉虛洞前，便在此時，小龍女身受全真五子一招「七星聚會」和金輪法王輪子的前後夾擊，身受重傷。

　　楊過若是早到片刻，便能救得此厄。但天道不測，世事難言，一切豈能盡如人意？人世間悲歡離合，禍福榮辱，往往便只差於□毫之間！

　　全真五子乍見楊過到來，均知此事糾葛更多。丘處機大聲道：「我重陽宮清修之地，今日各位來此騷擾，卻是為何？」王處一更是怒容滿面，喝道：「龍姑娘，你古墓派和我全真教雖有梁子，雙方自行了斷便是，何以約了西域胡人，諸般邪魔外道，害死我這許多教下弟子？」小龍女重傷之餘，那□還能分辯是非，和他們作口舌之爭？全真教下諸弟子見她劍刺尹志平，又傷趙志敬，不論是尹派趙派，盡數會她當作敵人，當此紛擾之際，更是無人出來說明真相。

　　楊過伸左臂輕輕扶著小龍女的腰，柔聲道：「姑姑，我和你回古墓去，別理會這些人啦！」小龍女道：「你的手臂還痛不痛？」楊過笑著搖了搖頭，道：「早就好啦。」小龍女道：「你身上情花的毒沒發作麼？」楊過道：「有時發作幾次，也不怎麼厲害。」

　　趙志敬自給小龍女刺傷之後，一直躲在後面，不敢出頭，待見全真五子出關而出，心知眾師長查究起來，自己掌教之位固然落空，還得身受嚴刑。他本來也不過是生性暴躁，器量褊狹，原非大奸大惡之人，只是自忖武功於第三代弟子中算得第一，這掌教之位卻落於尹志平身上，心上憤憤不平，就此一念之差，終於陷溺日深，不可自拔。此時暗想眼下的局面決不能任其寧定，只有攪他個天翻地覆，五位師長是非難分，方有從中取巧之機，如能假手於金輪法王和一眾蒙古武士將全真五子除去，更是一勞永逸；眼見楊過失了右臂，左手又扶著小龍女，幾乎已成束手待斃的情勢，他生平最憎恨之人，便是這個叛門辱師的弟子，這時有此良機，那肯放過？向身旁的鹿清篤使了個眼色，大聲喝道：「逆徒楊過，兩位祖師爺跟你說話，你不跪下磕頭，竟敢倨傲不理？」

　　楊過回頭來，眼光中充滿了怨毒，心道：「姑姑傷在你全真教一般臭道士之下，今日暫且不理，日後再來跟你們算帳。」向群道狠狠的掃了一眼，扶著小龍女，移步便行。

　　趙志敬喝道：「上罷！」與鹿清篤兩人雙劍齊出，向楊過右脅刺去。趙志敬先前雖然身遭劍刺，但傷勢不重，這一劍刺向楊過斷臂之處，看準了他不能還手，劍挾勁風，實是使上了畢生的修為勁力。

　　丘處機雖不滿楊過狂妄任性，目無尊長，但想起郭靖的重托，又想起和他父親楊康昔日的師徒之情，喝道：「志敬，劍下留情！」

　　那一邊馬光佐更高聲叫罵起來：「牛鼻子要臉麼？刺人家的斷臂！」他和楊過最合得來，眼見他遇險，便要衝上來解救，苦於相距過遠，出手不及。

　　突見灰影一閃，鹿清篤那高大肥胖的身子飛將起來，哇哇大叫，砰的一聲，正好撞在尼摩星身上。憑著尼摩星的武功，這一下雖是出其不意，也決不能撞得著他，但他雙腿斷了，兩隻手都撐著枴杖，既不能伸手推擋，縱躍閃避又不靈便，登時撞個正著，仰天一交摔倒。尼摩星背脊在地下一靠，立即彈起，一枴杖打在鹿清篤背上，登時將他打得暈了過去。

　　這一邊楊過卻已伸右足踏住了趙志敬的長劍，趙志敬用力抽拔，臉孔脹得通紅，長劍竟是紋絲不動。

　　原來當雙劍刺到之時，楊過右手空袖猛地拂起，一股巨力將鹿清篤摔了出去。趙志敬陡然感到袖力沉猛，忙使個「千斤□」，身子牢牢定住。但這一來，長劍勢須低垂，楊過起腳下落，已將劍刃踏在足底。他在山洪之中練劍，水力雖強亦衝他不倒，這時一足踏定，當真是如岳之鎮，趙志敬猛力拔奪，那□奪得出分毫？

　　楊過冷冷的道：「趙道長，當時在大勝關郭大俠跟前，你已明言非我之師，今日何以又提師承之說？也罷，瞧在從前叫過你幾聲師父的份上，讓你去罷！」說完這句話，右足絲毫不動，足底的勁力卻突然間消除得無影無蹤。

　　趙志敬正運強力向後拉奪，手中猛地一空，長劍急回，砰的一響，劍柄重重撞在胸口，正與他猛力以劍柄擊打自己無疑。這一擊若是敵人運勁打來，他即使抵擋不住，也必以內力相抗，現下自行撞擊，那是半點也無抗力，但覺胸口劇痛，一口鮮血噴將出來，眼前一黑，仰天跌倒。

　　王處一和劉處玄雙劍出鞘，分自左右刺向楊過，突然一個人影自斜刺蝟衝至，噹的一聲，兩柄長劍□了開去。這人正是尼摩星，他給鹿清篤撞得摔了一交，雖然打倒鹿清篤，但心頭惡氣未出。推尋原由，全是楊過之故，當下掄杖躍到，左手枴杖架開了王劉二道長劍，右手枴杖便向楊過和小龍女頭頂猛擊下去。

　　楊過心知尼摩星武功了得，單用一隻空袖，只怕拂不開他剛柔並濟的一擊，這時小龍女全身無力，正軟軟的靠在他身上，於是身子左斜，右手空袖橫揮，捲住了小龍女的纖腰，讓她靠在自己前胸右側，左手抽出背負的玄鐵重劍，順手揮出。噗的一聲，響聲又沉又悶，便如木棍擊打敗革，尼摩星右手虎口爆裂，一條黑影沖天而起，卻是鐵杖向上激飛。這鐵杖也有十來斤重，向天空竟高飛二十餘丈，直落到了玉虛洞山後。

　　楊過首次以劍魔獨孤求敗的重劍臨敵，竟有如斯威力，也不禁暗自駭然。

　　尼摩星半邊身子酸麻，一條右臂震得全無知覺，但他生性悍勇無比，大吼一聲，左手鐵杖在地下一掌，躍高丈餘，跟著劈了下來。楊過心想我劍上剛力已然試過，再來試試柔力，重劍劍尖抖處，已將鐵拐黏住，這時只要內力吐出，便能將尼摩星擲出數丈之外，若是摔向山壁，更非撞得他筋斷骨折不可。他見小龍女如此傷重，滿心怨苦，這一下出手原是決不容情。正當臂上內力將吐未吐之際，只見尼摩星身在半空，雙腿齊膝斷絕，猛想起自己也斷了一臂，不禁起了同病相憐之意，當下重劍不向上揚，反手下壓，那鐵拐筆直向下戳落，塵土飛揚，大半截戳入了土內。

　　尼摩星握著鐵拐，想要運勁拔起，但右臂經那重劍一黏一壓，竟如被人點了穴道一般，半點使不出勁來。楊過道：「今日饒你一命，快快回天竺去罷。」尼摩星臉如死灰，僵在當地，說不出話來。

　　瀟湘子和尹克西雖見變出意外，卻那猜得到在這一個多月之內楊過已是功力大進，還道尼摩星斷腿後變得極不濟事。尹克西搶上幾步，拔起鐵拐，遞在尼摩星手中。尼摩星接了，在地下一撐，想要遠躍離開，豈知手臂麻軟未復，一撐之下，竟然咕咚摔倒。

　　瀟湘子向來幸災樂禍，只要旁人倒霉，不論是友是敵，都覺歡喜，心想：「天竺矮子向來好生自負，對我不服，這就可算是完了。眼下高手畢集，快搶先擒了楊過，那正是揚名立威的良機。」縱身而出，喝道：「楊過小子，數次壞了王爺大事，快隨老子走罷！」

　　楊過心想：「姑姑傷重，須得及早救治，偏生眼前強敵甚多，不下殺手，難以脫身。」低聲問小龍女道：「痛得厲害嗎？」小龍女道：「你抱著我，我……我好歡喜。」

　　楊過抬起頭來，向瀟湘子道：「上罷！」玄鐵劍指向他腰間，劍頭離他身子約有二尺，穩穩平持。瀟湘子見這劍粗大黝黑，鈍頭無鋒，倒似是一條頑鐵，心想：「這小子劍法迅捷，靈動變幻，果然了得，可是拿了這根鐵條，劍法再快也必有限。」說道：「那兒去撿來了這根通火棒兒？」說著便揮純鋼哭棒往重劍上擊去。

　　楊過持劍不動，內勁傳到劍上，只聽得噗的一聲悶響，劍棒相交，哭喪棒登時斷成七八截，四下飛散。瀟湘子大叫：「不好！」向後急退。楊過玄鐵劍伸出，左擊一劍，右擊一劍，瀟湘子雙臂齊折。

　　楊過連敗鹿清篤、趙志敬、尼摩星三人，玉虛洞前眾入已是群情聳動，這次他身不動，臂不抬，純以內力震斷瀟湘子的兵刃，眾人更是不明所以，相顧駭然，均想：「這人的武功當真邪門！」

　　尹克西是西域大賈，善於鑒別寶物，眼見楊過以重劍震飛尼摩星的鐵拐，已然暗暗吃驚：「此劍如此威猛，大非尋常，劍身深黑之中隱隱透出紅光，莫非竟是以玄鐵製成？這玄鐵乃天下至寶，便是要得一兩也是絕難，尋常刀槍劍戟之中，只要加入半兩數錢，凡鐵立成利器。他卻從那□覓得這許多玄鐵？再說，這劍倘若真是通體玄鐵，豈非重達四五十斤，又如何使得靈便？」其實這劍共重八八六十四斤，若非如此沉重，楊過內力雖強，也不能發出如許威力。待見瀟湘子的哭喪棒斷得七零八落，尹克西更知此劍定是神品。他為人尚無重大過惡，只是自小便做珠寶買賣，一見奇珍異寶，心中便是奇□難搔，或買或騙，或搶或偷，說什麼也要得之而後快。這時見了楊過的重劍，貪念大熾，當即縱身而出，金龍鞭一抖，便往他劍上捲去。

　　楊過與他在絕情谷同進同出，見他成日笑嘻嘻的甚是隨和客氣，對他一直不存敵意，眼見金龍鞭捲到，鞭上珠光寶氣，鑲滿了寶石、金剛鑽、白玉之屬，當下讓玄鐵劍由他軟鞭捲住，說道：「尹兄，我和你素無過節，快快撒鞭讓路。你這條軟鞭上寶貝不少，損壞了有些可惜。」尹克西笑道：「是麼？」運勁便奪，楊過端凝屹立，卻那□撼動得他分毫？

　　這時尹克西站得近了，看得分明，這劍果是玄鐵所鑄，金剛鑽是天下至堅之物，不論與住何硬物相擦，均能劃破對方而己身無損，但金龍鞭鞭梢所鑲的大鑽在玄鐵劍上劃過，劍身竟連細紋也不起一條。心頭火熱，知道對方武功厲害，若非出奇制勝，難奪此劍，便笑嘻嘻的道：「楊兄功夫精進若斯，可喜可賀，小弟甘拜下風。」口中說著客套話，右腕一翻，突然寒光閃動，左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猛地探臂，向小龍女胸口直扎過去。

　　他這一下倒也不是想傷小龍女性命，只是知道楊過對小龍女情切關懷，見她有難，定然捨命救援，那麼自己聲東擊西，便能奪到了寶劍。楊過見狀，果然一驚。尹克西喝道：「撒劍！」全身之力都運到右臂之上，拉鞭奪劍。

　　他這一聲：「撒劍！」楊過當真依言撒手，挺劍送出。劍長匕短，重劍隔在三人之間，匕首便扎不到小龍女身上。但楊過情急之下，力道使得極猛，連劍帶鞭的直撞了過去。尹克西明知此劍甚重，早有提防，卻萬想不到來勢竟是如此猛烈，眼見閃避不及，急運內力，雙掌疾推，砰的一聲猛響，登時連退了五六步，才勉強拿椿站定，臉如金紙，嘴角邊雖猶帶笑容，卻是淒慘之意遠勝於歡愉，頃刻間只感五臟六腑都似翻轉了，站在當地，既不敢運氣，也不敢移動半步，便如僵了一般。

　　楊過走近身去，伸手接過玄鐵劍，輕輕一抖，只聽得丁丁東東一陣響過，陽光照射之下，寶光耀眼，金銀珠寶散了滿地，一條鑲滿珠寶的金龍軟鞭已震成碎塊。

　　楊過叫道：「金輪法王，咱們的帳是今日算呢，還是留待異日？」

　　金輪法王見他連敗尼摩星、瀟湘子、尹克西三大高手，都是一招之間便傷了對手，這少夫何以武功大進，實是不可思議。自己上前動手，雖決不致如那三人這般不濟，但要取勝，只怕也是不易，可是此刻各路英雄聚會，給他一嚇便走，顏面何存？心想：「他斷了一臂，左手雖然厲害，右側定有破綻，我專向他右邊攻擊，韌戰久鬥。他顧著小龍女的傷勢，時候拖長了，心神定然不寧。」於是整一整袍袖，金銀銅鐵鉛五輪一齊拿在手中，心知今日這一戰實是生死榮辱的關頭，絲毫大意不得，神色之間卻仍似漫不在乎，緩步而出，笑道：「楊兄弟，恭喜你又有異遇，得了這柄威猛絕倫的神劍啊！你這件希奇古怪的法寶，只怕老衲也對付不了。」他既無勝算，便先行自留地步，極力讚譽玄鐵重劍，要令旁人覺得，這少年不過運氣好，得了一件神異的兵刃而已。

　　小龍女偎倚在楊過懷中，迷迷糊糊間見金輪法王持輪而上，心想憑楊過一人之力，決計敵他不過，低聲道：「過兒，你給我找一把劍，咱們……咱們……一起……一起使玉女素心劍法除他。」楊過胸口一酸，低聲道：「姑姑你放心，過兒一人對付得了。」小龍女向左挪移，要盡量遮在楊過身前，替他多擋些災難。楊過又是感激，又是歡喜，大聲道：「姑姑，咱們倆今日一起力戰群魔，人生至此，更無餘憾。」玄鐵劍向前直指。

　　法王不敢與他正面力拚，縱躍退後，立時嗚嗚聲響，一隻灰撲撲的鉛輪飛擲過去。楊過舉劍便削，鉛輪卻繞過他身後，回向法王，這一下竟沒削中。只聽得嗚嗚、嗡嗡、轟轟之聲大作，金光閃閃，銀光爍爍，五隻輪子從五個不同方位飛襲過來。

　　楊過生怕牽動小龍女的傷勢，凝立不動。法王五輪齊出，只是佯攻，旨在試探，五輪在二人身旁繞了個圈子，重行飛回。他見楊過並不舉劍追擊，已明其意，心下暗喜：「你不敢移動身子，加重小龍女傷勢，處境之劣，無以復加。我縱躍遠攻，已立於不敗之地。」對方既斷一臂，又要保護傷者，按照法王的身份原不能如此相鬥，但他知道今日良機再難相逢，小龍女若是傷癒，他二人聯手固是對付不了，便算小龍女重傷而死，楊過少了牽制，自己也未必能是敵手，只有今日乘勢一舉而斃，方無後患，至於是否公平，卻顧不得這許多了。

　　這情勢旁觀眾人也能瞧得明白，都覺法王太也不夠光明。馬光佐大叫：「大和尚，你是英雄，還是混蛋？」

　　法王只作沒聽見，五輪連續擲出，連續飛回，仍是繞著楊過和小龍女兜個圈子，又伸手接住。五隻輪子忽高忽低，或正或斜，所發聲音也是有輕有響，旁觀眾人均給擾得眼花撩亂，心神不定。突然之間，馬光佐「啊」的一聲大呼，卻是銅輪斜□飛來，猛地轉彎，從他頭頂掠過，將他頭皮削去了一片，頭皮連著一叢頭髮，血淋淋的掉在地下。馬光佐捧頭大罵，卻也不敢撲上去廝打。

　　楊過眼見小龍女傷重，多挨得一刻，便少了一分救治機會，心中暗暗焦急。法王叫道：「小心了！」驀然間五輪歸一，並排向二人撞去，勢若五牛衝陣。楊過全身勁力也都貫到了左臂之上，劍尖顫動，噹噹噹三響，挑開了金銅鐵三輪，跟著揮劍下擊。眾人眼前一耀，地下灰塵騰起，銀輪和鉛輪都已從人劈開，掉在地下。

　　法王大聲酣呼，飛步搶上，左手在銅輪上一撥，抓住金鐵兩輪，向楊過頭頂猛砸。楊過逕不招架，玄鐵劍當胸疾刺，劍長輪短，輪子尚未砸到楊過頭頂，劍頭距法王胸口已不到半尺。法王立時後退，上前固然迅疾，退後也是快速無倫，也不見他如何跨步，已向左後側斜退數尺，在這□忽之間直趨斜退，確是武林中罕見的功夫。旁觀眾人目眩神馳，忍不住大聲喝采：「好！」

　　玄鐵劍一送即收，楊過回劍向後，噹的一響，已將背後襲來的銅輪劈為兩半，銅輪尚未分開落地，劍鋒橫揮，兩半片銅輪從中截斷，分為四塊。玄鐵劍雖然劍刃無鋒，但他運上內力，竟是無堅不摧。眾人見了法王的絕頂輕功，還喝得出一聲采，待見到他這神劍奇威，都是驚得寂然無聲。

　　霎時之間，法王的輪子五毀其三，但他全不氣餒，舞動金鐵雙輪，奮勇搶攻。楊過挺劍刺出，法王側身拗步，避劍還輪，這時輪子不再脫手，雖然無法遠攻，卻比遙擲堅實得多。只見休繞著楊龍二人，左攻右拒，縱躍酣鬥，雙輪跳□靈動，嗚嗚響聲不絕。楊過的玄鐵劍卻似使得頗為澀滯。但不論法王如何變招，始終欺不近楊龍二人三步之內。堪堪斗了四五十招，法王雙輪歸一，合併了向小龍女砸去。楊過玄鐵劍刺出，嗒的一聲輕響，已抵在金輪邊上，兩股內力自兩件兵刃上傳了出來，互相激□，霎時之間兩人僵持不動。

　　楊過只覺對方衝撞而來的勁力綿綿不絕，越來越強，暗自駭異：「此人內力竟然如此深厚。」又想：「既至互拚內力，玄鐵劍上的威勢便無法施展，這賊禿練功時日久長，功力深厚，為時一久，必佔上風。且引他近身，用袖子出其不意的拂他面門。」於是左臂緩緩退縮，兩人原本相距五尺有餘，漸漸的相距五尺而四尺半，四尺半而四尺。

　　法王的弟子達爾巴和霍都都一直守在師父身旁，眼見師父漸佔優勢，心中大喜，向前走近幾步。達爾巴關懷師父的安危，又盼師父別傷了轉世投胎的「大師兄」。霍都卻是想暗算楊過。他揮動摺扇，似是取涼，其實要俟機發射扇中暗器。

　　丘處機與王處一見他目光閃爍的緩步上前，便知他要出手助師，二人對望一眼，均想：「楊過雖與我教為敵，但大丈夫光明磊落，是輸是贏，當憑真本事取決。終南山豈容奸徒猖狂？」兩人各挺長劍，踏上一步，一齊瞪住了霍都。丘王二道這時鬚髮俱白，但久習玄功，滿面紅光，兩柄長劍青光如虹，自有一股凜凜之威，鎮懾得霍都不敢妄動。

　　這時楊過左臂漸漸縮後，相距法王已不過三尺，心想：「這和尚只要再向前半尺，我右手袖子拂將出去，雖不能制他死命，也要打得他頭昏眼花。」法王見他右肩忽然微動，已知其意，心想：「你手臂雖斷，衣袖尚在，勁力運將上去，也是一件如同軟鞭般的利器。我將計就計，拚著受你這一拂，當你揮袖之時，左臂力道必減，那時我乘勢全力猛攻，卻要你身受重傷。」

　　小龍女靠在楊過身上，一直迷迷糊糊，楊過催動內力，向行加速，全身越來越熱。小龍女覺到他臉上發出熱氣，睜開眼來，見他額角滲出汗珠，於是伸袖輕輕抹拭，替他抹了幾下，見他神色鄭重，雙目向前直視，便順著他目光轉頭瞧去，不禁一驚，原來法王一對銅鈴般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就在面前。但見這雙眼中凶光畢露，忙閉上眼睛，待得再次睜開，法王的眼睛又近了些。小龍女與意中人相偎相倚，偏有這麼一雙惡狠狠的眼睛在旁瞪視，實在討厭。她這時沒想到法王正與楊過拚鬥，只知這和尚是個大惡人，又不願他在這時來打擾自己甜蜜的時光，當下伸手入懷，取出一枚玉蜂金針，緩緩往法王的左眼中刺去。

　　別說金針之上□有劇毒，便是一枚平常的繡花針刺入了眼珠，眼睛也是立瞎。總算小龍女這時只要這對討厭的大眼移開，沒想到發射暗器，而重傷之餘，伸手出去時也是軟弱無力，去勢甚是緩慢。

　　但法王和楊過正自僵持，已至十分緊急的當口，任誰稍有移動，都要立吃大虧。小龍女那金針緩緩刺將過去，法王竟是半點也抗拒不得。眼見金針越移越近，自兩尺而一尺，自一尺而半尺，法王大叫一聲，雙輪向前力送，一個□斗向後翻出，可是玄鐵劍上那股威猛之極的勁力畢竟還是不能盡數卸去。他剛站定腳步，身子一幌，便坐倒在地。達爾巴和霍都齊叫：「師父！」搶上去伸手相扶。

　　楊過連劈兩劍，將金輪鐵輪又劈成兩半，跟著踏上兩步，揮劍向法王頭頂斬落。法王岔了內息，惟覺鬱悶欲死，委頓在地，全無抗拒之力。達爾巴舉起金杵，霍都舉起鋼扇，一齊架住玄鐵劍。但這一劍斬下來力道奇猛，達爾巴和霍都兩人同時雙膝一軟，支撐不住，跪倒在地，但仍是挺著兵刃，死命撐住。

　　玄鐵劍上勁力愈來愈強，達爾巴和霍都只覺腰背如欲斷折，全身骨節格格作響。霍都道：「師哥，你獨力支撐片刻，小弟先將師父救開，再來助你。」本來兩人合力便已然抵擋不住，□下達爾巴一人，怎擋得住這重劍的威力？但他捨命護師，叫道：「好！」奮力將黃金杵往上挺舉。

　　他兩人說的都是藏語，楊過不明其意，只覺杵上勁力暴增，待要運力下壓，霍都已縱身躍開。

　　豈知霍都全不是設法相救師父，只是自謀脫身，叫道：「師哥，小弟回藏邊勤練武功，十年後定要找上這姓楊的小子，跟師父和你報仇！」說著轉身急躍，飛也似的去了。

　　達爾巴受了師弟之欺，怒不可遏，又想起楊過是大師兄轉世，何以對師父如此無情無義？大聲道：「大師哥，你饒小弟一命，待我救回師父，找那狼心狗肺的師弟來碎□萬段，然後自行投上，住憑大師哥處置。那時要殺要剮，小弟決不敢皺一皺眉頭。」

　　楊過聽他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篇，自然不懂，但霍都臨危逃命，此人對師忠義，卻也瞧得明白，眼見他神色慷慨，也敬重他是條漢子，微一側頭，見小龍女雙眼柔情無限的望著自己。霎時之間，一切殺人報仇之念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只覺世間所有恩恩怨怨，全都算不了什麼，當下玄鐵劍一抬，說道：「你去罷！」

　　達爾巴站起身來，只是適才使勁過度，全身脫力，黃金杵拿捏不住，鏜的一響，掉在地下。他俯伏在地，向楊過拜了幾拜，謝他不殺之恩。這時法王兀自坐在地上，動彈不得。達爾巴將師父負在背上，大踏步下山而去。

　　楊過獨臂單劍，殺得蒙古六大高手大敗虧輸。眾武士見領頭的六人或敗或傷，那□還敢出手，抬起負傷的瀟湘子、尹克西諸人，頃刻間逃得無影無蹤。

　　馬光佐滿頭鮮血淋漓，走到楊過身前，挺起大姆指道：「小兄弟，真有你的！」楊過道：「馬大哥，你這些同伴都是存心不良之輩，你跟他們混在一起，定要吃虧，不如辭別忽必烈王爺，回身己老家去罷！」馬光佐道：「小兄弟說得是。」他向小龍女望了一眼，見他雖然重傷，仍是丰姿端麗，嬌美難言，說道：「你和新娘子幾時成親？我留著吃你喜酒，好不好？」他在絕情谷中初會小龍女時見她是個新娘子，一直便當她是新娘子了。

　　楊過苦笑著搖了搖頭，向身周團團圍著的數百名道士掃了一眼。馬光佐道：「啊，還有這多臭道士沒打發，我來助你。」楊過心想：「若是以一斗一，這些道人沒一個是我敵手。但如他們一擁而上，情勢便凶險萬分，犯不著叫他枉自送命。」大聲說道：「你快快去罷，我一個人對付得了。」馬光佐一楞，猛地會意，鼓掌道：「不錯，不錯。連大和尚、活僵□他們都打你不過，這些臭道士中什麼用？小兄弟，新娘子，我去也！」倒拖熟銅棍，哈哈大笑，回頭便走，只聽得銅棍與地下山石相碰，嗆啷啷之聲不絕，漸漸遠去。

　　楊過重劍拄地，適才和法王這番比拚實是大耗內力，尋思：「金輪法王、瀟湘子等互有心病，和我相鬥時逐一出手，均盼旁人鷸蚌相爭，自己來個漁翁得利。要是這六人一擁而上我就萬難抵擋。何況我與金輪法王比拚內力，實已輸定，幸得姑姑金針一刺，才令我僥倖得勝。全真教諸道卻是齊心合力，聽從五子號令。群道武功雖不及法王等人，但眾志成城，威力實比法王等各自為戰強得多了。反正我已和姑姑在一起，打到什麼時候沒了力氣，兩人一起死了便是。」

　　丘處機朗聲道：「楊過，你武功練到了這等地步，我輩遠遠不及。但這□我教數百人在此，你自忖能闖出重圍麼？」

　　楊過放眼望去，但見四下□劍光閃爍，每七個道人組成一隊，重重疊疊的將自己與小龍女圍在垓心。七個中上武功的道人聯劍合力，便可和一位一流高手相抗，這時他前後左右，相當於有數十位高手挺劍環伺。

　　楊過此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哼了一聲，跨出一步，立時便有七名道人仗劍擋住。楊過挺劍刺出，七劍同時伸出招架。嗆啷啷一響，七劍齊斷，七道手中各□半截斷劍，忙向旁躍開。

　　他劍上威力如此雄渾，丘處機等雖均久經大敵，卻也是前所未見。王處一叫道：「璇璣、搖光後擊！」楊過心想不理你如何大呼小叫，我只恃著神劍威力向外硬闖便了，當下帶著小龍女跨前兩步，見又有七名道人轉上擋住，立即揮劍橫掃。那知道這七名道人這次卻不挺劍招架，身形疾幌，交叉換位，從他身前掠過，饒是七人久習陣法，身法快捷，還是「啊、啊」兩聲呼叫，兩名道人已被劍力帶到，一傷腰，一斷腿，滾倒在地。

　　便在此時，十四柄長劍已指到了楊龍二人背後，七柄指著楊過，七柄指著小龍女。楊過若是回劍後擊，雖能將十四柄劍大都□開，但只要□下一劍，小龍女也非受傷不可。他微一猶豫，又有七柄劍指到了小龍女右側。到此地步，他便是豁出自己性命不要，也已無法解救小龍女了。

　　丘處機舉手喝道：「且住！」二十一柄長劍劍光閃爍，每一柄劍的劍尖離楊龍二人身周各距數寸，停住不動。丘處機道：「龍姑娘、楊過，你我的先輩師尊相互原有極深淵源。我全真教今日倚多為勝，贏了也不光采，何況龍姑娘又已身受重傷。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結，兩位便此請回。往日過節，不論誰是誰非，自今一筆勾銷如何？」楊過和全真教本無什麼深仇大怨，當年孫婆婆為郝大通誤傷而死，郝大通深自悔恨，願以一命相抵，此事也已揭過。這次他上終南山來只是為找小龍女，並非有意與全真教為敵，這時聽了丘處機之言，心想：「救姑姑的性命要緊，和這些牛鼻子道人相鬥，勝敗榮辱，何足道哉？」正要出言答允，小龍女的目光緩緩自左向右瞧去，低聲問道：「尹志平呢？」

　　尹志平背遭輪砸，胸受劍刺，兩下都是致命的重傷，只是一時未死，為他同門師弟救在一旁，已是奄奄一息，氣若游絲，迷迷糊糊中忽聽得一個嬌柔的聲音問道：「尹志平呢？」這四字說得甚輕，但在他耳中卻宛似轟轟雷震一般。也不知他自何處生出一股力氣，霍地翻身站起，衝入劍林，叫道：「龍姑娘，我在這兒！」

　　小龍女向他凝望片刻，但見他道袍上鮮血淋漓，臉上全無血色，不由得萬念俱灰，顫聲道：「過兒，我的清白已為此人玷污，縱然傷癒，也不能和你長相□守。但他……但他捨命救我，你也別再難為他。總之，是我命苦。」她心中光風霽月，但覺事無不可對人言，雖在數百人之前，仍是將自己的悲苦照實說了出來。

　　尹志平聽得小龍女說道：「但他捨命救我，你也別再難為他。總之，是我命苦。」這幾句話傳入耳中，不由得心如刀剜，自忖一時欲令智昏，鑄成大錯，自己對小龍女敬若天人，卻害得她終身不幸，當真是百死難贖其咎，大聲叫道：「師父，四位師伯師叔，弟子罪孽深重，你們千萬不能難為了龍姑娘和楊過。」說著縱身躍起，撲向眾道士手中兀自向前挺出的八九柄長劍，數劍穿身而過，登時斃命。

　　這一下變故，眾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不禁齊聲驚呼。群道聽了小龍女的言語，又見尹志平認罪自戕，看來定是他不守清規，以卑污手段玷辱了小龍女。全真五子都是戒律謹嚴的有道高士，想到此事錯在己方，都是大為慚愧，但要說什麼歉仄之言，卻感難以措辭。

　　丘處機向四個師兄弟望了一眼，喝道：「撒了劍陣！」只聽得嗆啷啷之聲不絕，群道還劍入鞘，讓出一條路來。

## 第28回　洞房花燭

　　楊過仍以右手空袖摟在小龍女腰間，支撐著她身子，低聲道：「姑姑，咱們去罷！」小龍女甜甜一笑，低聲道：「這時候，我在你身邊死了，心裡……心裡很快活。」忽又想起一事，說道：「郭大俠的姑娘傷你手臂，她不會好好待你的。那麼以後誰來照顧你呢？」她想到這件事，心中好生難過，低低的道：「你孤苦伶仃的一個兒，你……沒人陪伴……」

　　楊過眼見她命在須臾，實是傷痛難禁，驀地想起：「那日她在這終南山上，曾問我願不願要她做妻子，那時我愕然不答，以致日後生出這許多災難困苦。眼前為時無多，務須讓她明白我的心意。」大聲說道：「什麼師待名分，什麼名節清白，咱們通通當是放屁！通通滾他媽的蛋！死也罷，活也罷，咱倆誰也沒命苦，誰也不會孤苦伶仃。從今而後，你不是我師父，不是我姑姑，是我妻子！」

　　小龍女滿心歡悅，望著他臉，低聲道：「這是你的真心話麼？是不是為了讓我歡喜，故意說些好聽言語？」楊過道：「自然是真心。我斷了手臂，你更加憐惜我；你遇到了什麼災難，我也是更加憐惜你。」小龍女低低的道：「是啊，世上除了你我兩人自己，原也沒旁人憐惜。」

　　重陽宮中數百名道人儘是出家清修之士，突然聽他二人輕憐密愛，軟語纏綿，無不大是狼狽，年老的頗為尷尬，年輕的少不免起了凡心。各人面面相覷，有的不禁臉紅。清淨散人孫不二喝道：「你們快快出宮去罷，重陽宮乃清淨之地，不該在此說這些非禮言語！」

　　楊過聽而不聞，凝視著小龍女的眼，說道：「當年重陽先師和我古墓派祖師婆婆原該好好結為夫妻，不知為了什麼勞什子古怪禮教，弄得各自遺恨而終，咱倆今日便在重陽祖師的座前拜堂成親，結為夫婦，讓咱們祖師婆婆出了這口惡氣。」他對王重陽本來殊無好感，但自起始修習古墓上他的遺刻，越練越是欽佩，到後來已是十分崇敬，隱隱覺得自己便是他的傳人一般。小龍女歎了口氣，幽幽的道：「過兒，你待我真好。」

　　當年王重陽和林朝英互有深情，全真五子盡皆知曉，雖均敬仰師父揮慧劍斬情絲，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漢，但想到武學淵深的林朝英以絕世之姿、妙齡之年，竟在古墓中自閉一生，自也無不感歎。這時楊過提起此事，群道中年輕的不知根由，倒沒什麼，年長的無不心中一震。

　　孫不二喝道：「先師以大智慧、大定力出家創教，他老人家一番苦心孤詣，豈是你後生小子所能窺測？你再在此大膽妄為，胡言亂語，可莫怪我劍下無情了。」當日大勝關英雄宴上，楊過拒卻孫不二送來長劍，當場使她下不了台。她雖是修道之士，胸襟卻遠不及丘處機、王處一等人寬宏，她以全真教中尊長身份，受辱於徒孫輩的少年，自不免耿耿於懷。兼之她以女流而和眾道群居參修，更是自持甚嚴，聽到楊過竟要在莊嚴法地、全真教上下向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師像前拜堂成親，怒氣勃發，難以抑制，眼見楊龍二人對她的呼喝置若罔聞，當下刷的一聲，長劍二次出鞘。

　　楊過冷冷的瞧了她一眼，尋思：「單憑你這老道姑，自然非我敵手，只是一動上手，全真教餘人決無袖手之理。但我非和姑姑立刻成親不可。若不在此拜堂，出得重陽宮去，她萬一傷重不治，豈不令她遺恨而終？你罵我『大膽妄為』，哼，我楊過大膽妄為，又非始於今日。我既說了要在重陽祖師像前成親，說什麼也要做到。」遊目四顧，只見倒有半數道人已執劍在手，說道：「孫道長，你定要逼我們出去，是不是？」

　　孫不二厲聲道：「快走！自今而後，全真教跟古墓派一刀兩斷，永無瓜葛，最好大家別再見面！」

　　楊過長歎一聲，搖了搖頭，轉過身來，向著通向古墓的小徑走了兩步，慢慢將玄鐵劍負在背上，右袖揮開，伸左臂扶住小龍女，暗暗氣凝丹田，突然間抬起頭來，仰天大笑，聲動林梢。群道斗聞笑聲震耳，都是一驚。

　　他笑聲未畢，忽地放脫小龍女，縱身後躍，左手已扣住孫不二右手手腕上的「會宗」、「支溝」兩穴。小龍女身無憑依，幌了一幌，便欲摔倒，楊過已拉著孫不二回過來靠在小龍女身後。這一下退後縱前，當真是迅如脫兔，群道眼睛還沒一瞬，孫不二已落入他的掌握，動彈不得。丘處機、孫不二久經大敵，本來也防到他會突然發難，擒住一人為質，但見他既收起兵刃，走向出宮的小徑，唯一的手臂又扶住了小龍女，料定他已知難而退，那知他竟長笑擾敵，而衣袖放開小龍女、還劍背上兩事，竟成為勝出手來擒獲孫不二的手段。群道齊聲發喊，各挺長劍，但孫不二既入其手，誰都不敢上前相攻。

　　楊過低聲道：「孫道長，多有得罪，回頭向你陪禮。」拉著她手腕，和小龍女緩步走向重陽宮後殿。群道跟隨在後，滿臉憤激，卻無對付之策。

　　進側門、過偏殿、繞迴廊，楊龍二人挾著孫不二終於到了後殿之上。楊過回過頭來，朗聲說道：「各位請都站在殿外，誰都不可進殿一步。我二人早已豁出性命不要，若要動手，我二人和孫道長一起同歸於盡便了。」

　　王處一低聲道：「丘師哥，怎麼辦？」丘處機道：「暫且不動，見機行事。瞧來他也不敢加害孫師妹。」這幾人一生縱橫江湖，威名遠振，想不到臨到暮年，反受一個初出道的少年挾制，想想固然有氣，卻也不禁好笑。

　　楊過拉過一個蒲團，讓孫不二坐下，說道：「對不住！」伸手點了她背心的「大椎」「神堂」兩穴，令她不能走動，見群道依言站在殿外，不敢進來，於是扶著小龍女站在王重陽畫像之前，雙雙併肩而立。

　　只見畫中道人手挺長劍，風姿颯爽，不過三十來歲年紀，肖像之旁題著「活死人」三字。畫像不過寥寥幾筆，但畫中人英氣勃勃，飄逸絕倫。楊過幼時在重陽宮中學藝，這畫像看之已熟，早知是祖師爺的肖像，這時猛地想起，古墓中也有一幅王重陽的畫像，雖然此是正面而墓中之畫是背影，筆法卻一般無異，說道：「這畫也是祖師婆婆的手筆。」小龍女點點頭，向他甜甜一笑，低聲道：「咱倆在重陽祖師畫像之前成親，而這畫正是祖師婆婆所繪，真是再好不過。」

　　楊過踢過兩個蒲團，並排放在畫像之前，大聲說道：「弟子楊過和弟子龍氏，今日在重陽祖師之前結成夫婦，此間全真教數百位道長，都是見證。」說罷跪在蒲團之上，見小龍女站著不跪，說道：「咱們就此拜堂成親，你也跪下來罷！」小龍女沉吟不語，雙目紅潤，盈淚欲滴。楊過柔聲道：「你有什麼話說？在這裡不好麼？」小龍女顫聲道：「不，不是！」她頓了一頓，說道：「我既非清白之軀，又是個垂死之人，你何必……你何必待我這樣好？」說到這裡，淚珠從臉頰上緩緩流下。

　　楊過重行站起，伸衣袖給她擦了擦眼淚，笑道：「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麼？」小龍女抬頭望著他，只聽他柔聲道：「我真願咱兩個都能再活一百年，讓我能好好待你，報答你對我的恩情。若是不能，若是老天爺只許咱們再活一天，咱們便做一天夫妻，只許咱們再活一個時辰，咱們就做一個時辰的夫妻。」小龍女見他臉色誠懇，目光中深情無限，心中激動，真不知要怎樣愛惜他才好，淒苦的臉上慢慢露出笑靨，淚珠未干，神色已是歡喜無限，於是在蒲團上盈盈跪倒。

　　楊過跟著跪下。兩人齊向畫像拜倒，均想：「咱二人雖然一生孤苦，但既有此日此時，實是福緣深厚已極。過去的苦楚煩惱，來日的短命而死，全都不算都什麼。」兩人相視一笑，在蒲團上磕下頭去。

　　楊過低聲祝禱：「弟子楊過和龍氏真心相愛，始終不渝，願生生世世，結為夫婦。」小龍女也低聲道：「願祖師爺保佑，讓咱倆生生世世，結為夫婦。」

　　孫不二坐在蒲團之上，身子雖然不能移動，於兩人言語神情卻都聽得清楚，瞧得明白，但覺二人光明磊落，所作所為雖然荒誕不經，卻出乎一片至性至情，不自禁想起自己少年時和馬鈺新婚燕爾的情景來。她本來滿臉怒容，待楊龍二人交拜站起，臉上神色已大為柔和。

　　楊過心想：「此刻咱二人已結成夫妻，即令立時便死，也已無憾。」原先防備群道闖入阻擋之心登時盡去，向小龍女笑道：「我是全真派的叛逆弟子，武林間眾所知聞，你卻也是個大大的叛徒。」小龍女道：「是啊。師父不許我收男弟子，更不許我嫁人，我卻沒一件遵守。咱二人災劫重重，原是罪有應得。」楊過朗聲道：「叛就叛到底了。王祖師和祖師婆婆英雄豪傑，勝過你我百倍，可是他們便不敢成親。兩位祖師泉下若是有知，未必便說咱們的不是！」他說這番話神采飛揚，當真有俯仰百世、前無古人之概。

　　便在此時，屋頂上喀喇一聲猛響，磚瓦紛飛，椽子斷折，聲勢極是驚人，只見屋頂破洞中落下一口巨鐘，對準孫不二的頭頂直墮下來。

　　楊過與小龍女在殿上肆無忌憚的拜堂成親，全真教上下人等無不憤怒。劉處玄沉吟半晌，心生一計，俯耳與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三人說了。三道連連點頭，向門下弟子低聲囑咐幾句，乘著楊龍二人轉身向裡跪拜之時，到前殿取下一口重達千餘斤的大銅鐘，四人分托，飛身上了殿頂，料準了方位，猛地向下砸落，撞破一個大洞，對準孫不二摔將下來。四道武功了得，巨鐘雖重，落下時卻無數寸之差，只要將孫不二罩在鍾內，楊過一時傷她不得，群道一擁而上，他二人豈不束手受縛？

　　楊過眼見巨鐘跌落，已知甚理，立即抽玄鐵劍刺出，勢挾風雷，只聽得噹的一響，嗡嗡不絕，劍尖已刺到銅鐘。那口鍾雖重達千斤，但這一劍勁力奇強，又是從旁而至，巨鐘凌空一偏，向前斜了兩尺，這一落下，便要壓在孫不二身上。

　　劉處玄等四人在殿頂破洞中看得明白，齊聲驚呼，心中大慟，萬料不到這少年劍上竟有如斯神力，眼見孫不二便要血肉橫飛，給巨鐘壓得慘不可言。劉處玄雙目一閉，不敢再看，卻聽丘處機歡聲叫道：「多謝手下留情！」劉處玄睜開眼來，不由得大奇，只見那口鍾竟然仍是將孫不二全身罩住了，鍾旁既無向肢殘跡，連孫不二的道袍也沒露出一截。

　　原來楊過眼見這一劍推動巨鐘，孫不二非立時斃命不可，突然心想：「今日是我夫婦大喜的日子，何苦傷害人命？這老道姑只不過脾氣乖僻，又不是有什麼過惡。」心念甫動，右手袖子著地拂出，推動孫不二身下的蒲團，將她送入了鍾底。

　　劉丘王郝四道在殿頂又驚又喜，均覺不便再與楊過為敵，但各人門下的弟子早已受囑，一待巨鐘落下，立時搶入進攻。他們在殿外也瞧不見鍾底的變化，只聽得巨聲突作，塵土飛揚，各人發一聲喊，挺著長劍便攻進殿來。

　　楊過將玄鐵劍往背上一插，伸臂抱了小龍女往殿後躍去。

　　丘處機叫道：「眾弟子小心，不可傷了他二人性命！」語音洪亮，雖在數百人吶喊叫嚷聲中，各人仍是聽得清清楚楚。眾弟子追向殿後，大聲呼喊：「捉住叛教的小賊！」小賊褻瀆祖師爺聖像，別讓他走了！」「快快，你們到東邊兜截！」「長春真人吩咐，不可傷他二人性命！」

　　劉處玄於躍上殿頂之前，已先在殿後院子中伏下二十一名硬手。楊過剛轉過屏門，便見院子中劍光閃閃，知道有人攔截。心想：「不如從殿頂破洞中竄出。上面雖有四個高手，但這四人諒來不致對我施展殺招。」當下抱了小龍女縱回殿中。小龍女雙手抱著他頭頸，柔聲道：「反正我們已結成夫婦，在這世上心願已了。衝得出固好，衝不出也沒什麼。」楊過道：「不錯！」右腿飛起，左腿鴛鴦連環，砰砰兩聲，將兩名道士踢出殿去。殿上不比玉虛洞前寬闊，擠滿了道人，北斗陣法施展不開，但楊過左臂抱著小龍女後，只能出腿傷敵，也是無法突出重圍，心中暗恨：「這些牛鼻子道人布不成陣法，若是我尚有一臂，焉能困得住我二人？」砰的一聲，又有一名道人被他踢開，飛身跌出，撞到了兩人。

　　正紛亂間，突然殿外奔進一個白鬚白髮的老者，身後卻跟進一大群蜜蜂，正是老頑童周伯通。後殿中本就亂成一團，多了一個周伯通，眾弟子一時也沒在意，但蜜蜂飛來後卻立時亂叮亂刺。這些蜜蜂殊非尋常，乃是小龍女在古墓中養馴的玉蜂，全真道人中有人被叮，登時痛癢難當，有的忍耐不住，竟在地下打滾呼叫，更是亂上加亂。

　　周伯通本來要到襄陽城去相助郭靖，但偷了小龍女的玉蜂蜜漿後，生怕再見到她，襄陽城是不去的了，於是便上終南山來，要找到趙志敬問個明白，何以膽敢害得師叔祖九死一生。他沿途玩弄玉蜂蜜漿，漸漸琢磨出了一些指揮蜜蜂的門道。道上玩弄蜜蜂，那也罷了，一到終南山上，登時惹出了禍事。山上玉蜂聞到玉蜂蜜漿的甜香，紛紛趕來。玉蜂慣於小龍女的手勢呼叱，周伯通自然驅之不動，非但驅之不動，而且不肯和他干休。老頑童見情勢不妙，只有飛奔逃入重陽宮來，想找個處所躲避，正好趕上宮中鬧得天翻地覆，勢鬧無比。

　　他見小龍女和楊過都在殿中，又驚又喜，忙將玉蜂蜜漿瓶子向小龍女拋去，叫道：「乖乖不得了，我服侍不了這批蜜蜂老太爺，好姑娘快來救命。」楊過袍袖拂出，兜住了瓶子，小龍女微微含笑，伸手接過。

　　這時殿上蜂群飛舞，丘處機等從殿頂躍下向師叔見禮，請安問好。郝大通大叫：「快取火把來！」眾門人有的袍袖罩臉，有的揮劍擊蜂，也有數人應聲去取火把。

　　周伯通也不理丘處機等人，他額頭被玉蜂刺了兩下，已腫起高高兩塊，只盼找個蜜蜂鑽不進的安穩處所躲避，見地下放著一口巨鐘，心中大喜，忙運力扳開銅鐘，卻見鍾下有人。他也不看是誰，說道：「勞駕勞駕，讓我一讓。」將孫不二推出鍾外，自行鑽入，一鬆手，騰的一聲，巨鐘重又合上，心中大是得意：「任你幾千頭幾萬頭蜜蜂追來，也咬不到我老頑童一口了！」

　　楊過低聲道：「你指揮蜜蜂相助，咱們闖將出去。」小龍女做了楊過妻子，聽到他說話中含有囑咐之意，心中甜甜的甚是舒服，心想：「好啊，他終於不再當我是師父，真的當我是妻子了。」當即應道：「是！」聲音極是溫柔順從，舉起蜂蜜瓶子揮舞幾下，呼叱數聲。玉蜂遇到主人，片刻間便集成一團，小龍女不住揮手呼叱，大群玉蜂分成兩隊，一隊開路，一隊斷後，擁衛著楊龍兩人向後衝了出去。

　　周伯通這麼來一攪局，丘處機等又驚又喜，又是好笑，眼見楊龍二人退向殿後，喝住眾門人不必追趕。王處一解開了孫不二的穴道，丘處機便去扳那巨鐘。周伯通躲在鍾裡，不知鍾外情形，猛覺那鍾被人扳動，似要揭開，大叫：「乖乖不得了！」雙臂伸出，撐住鍾壁，喝聲：「下來！」丘處機內力不及他深厚，噹的一聲響，那鍾離地半尺，又蓋了下去。丘處機笑道：「周師叔又在開玩笑了，來，咱們一起動手！」

　　當下丘處機、王處一、劉處玄、郝大通四人各出一掌，抵在鍾上向外推出，齊聲喝道：「起！」四股大力擠在一起，將鍾抬得離地三尺，卻見鍾底下空蕩蕩的並無人影，周伯通已不知去向。四人「咦」的一聲，一怔之間，一條人影一晃，周伯通哈哈大笑，站在鍾旁。原來適才他手腳張開，撐在鍾壁之內，連著巨鐘被一起抬起，旁人自然瞧他不見。

　　丘處機等重又上前見禮。周伯通雙手亂搖，叫道：「罷了，罷了，乖孩子們平身免禮！」這時丘處機等均己鬚髮皓然，周伯通卻仍是叫他們「乖孩兒」。

　　眾人正要敘話，周伯通瞥眼見到趙志敬鬼鬼祟祟的正要溜走，大喝一聲，縱上去一把抓住，罵道：「賊牛鼻子，還想逃麼？」左手將巨鐘一推，掀高兩尺，右手將他往鍾底擲去，左手鬆開，巨鐘合上，口中還是喃喃不絕的罵道：「賊牛鼻子，賊牛鼻子，」這時大殿上除他一人，其餘個個都是道人，他大罵「賊牛鼻子」，把王重陽的徒子徒孫一起都罵了。丘處機等深知師叔的脾氣，也不以為忤，不禁相對莞爾。

　　王處一道：「師叔，趙志敬不知怎麼得罪了您老人家？弟子定當重重責罰。」周伯通：「嘿嘿，這賊牛鼻子引我到山洞去盜旗，卻原來藏著紅紅綠綠的大蜘蛛，巨毒無比，幸虧那小姑娘，咦，那小姑娘呢？蜜蜂那裡去了？」他說話顛三倒四，王處一那裡懂得，只見他東張西望的找尋小龍女。

　　便在此時，十餘名弟子趕來報道，楊龍二人退到了後山藏經閣樓上，眾弟子不敢用火把燒蜂，只怕焚了道藏。丘處機等吃了一驚，那藏經閣是全真教的重地，歷代道藏、王重陽和七弟子的著作。已及教中機密文卷盡數藏在閣中，若有疏虞，損失不小。丘處機道：「咱們過去瞧瞧，楊過手下留情，沒傷了孫師妹，大可化敵為友。」孫不二道：「不錯！」當下眾人一齊趕向後山藏經閣去。

　　王處一見門下首徒趙志敬被周伯通罩在鍾內，心想：「周師叔行事糊塗，這事未必便是趙志敬之錯，回頭再行詳細查問。」生怕巨鐘密不透風，悶死了他，於是奮力將鍾扳高數寸，伸足拔過一塊磚頭，墊在鍾沿之下，留出數寸空隙通氣，這才自後趕去。

　　到得藏經閣前，只見數百名弟子在閣前大聲呼噪，卻無人敢上樓去。丘處機朗聲叫道：「楊龍二位，咱們大家過往不咎，化敵為友如何？」過了一會，不聞閣上有何聲息。丘處機又道：「龍姑娘身上有傷，請下來共同設法醫治。敝教門下弟子決不敢對兩位無禮。丘某行走江湖數十年，從無片言隻語失信於人。」半晌過去，仍是聲息全無。

　　劉處玄心念一動，說道：「他們早已走啦！」丘處機道：「怎麼？」劉處玄道：「你瞧群蜂亂飛，四下散入花群。」從弟子手中接過一個火把，搶先飛步上閣。

　　丘處機等跟著拾級上閣，果見閣中唯有四壁圖書，並無一人，居中書案上卻放著那瓶玉蜂漿。周伯通如獲至寶，一把搶起，收入懷中。眾人在閣中前後察看，見圖書並無散失，只一堆圖書放在地板上，盛書的木箱卻已不見。忽聽郝大通叫道：「他們從這裡走了！」眾人循聲走到閣後窗口，只見木柱上縛著一根繩索，另一端縛在對面山崖的一株樹上。藏經閣予山崖之間隔著一條深澗，原本無路可通，想不到楊過竟會施展輕功，抱著小龍女從繩索上越谷而去。

　　楊過和小龍女在重陽宮後殿拜堂成親，全真教上下均感大失威風，但此時見他二人全身而退，全真五子相視苦笑，心中倒也鬆了。孫不二本來最是憤慨，但她在殿上既見他二人情意真摯，楊過又在千鈞一髮之際饒了自己性命，不禁爽然若失，默無一語。

　　全真五子和周伯通回到大殿，詢問蒙古大汗降旨敕封、尹趙兩派爭鬥、小龍女突然來攻等等情由。李志常和宋德方據實一一稟告。丘處機潸然淚下，說道：「志平玷人清白，確是大錯，但他維護我教忠義，誓死不降蒙古，實是大功一件。」王處一道：「志平過不掩功，小節自然有虧，卻是大義凜然，咱們仍當認他為掌教真人。」劉處玄、郝大通等齊聲稱是。丘處機又道：「若不是龍姑娘適於此時來擋住敵人，我教已然覆沒。龍姑娘實是我教的大恩人，此後非但不可對他夫婦有絲毫無禮，還須設法報恩才是。唉，我們失手打傷了她，不知……不知……」料想她傷重難治，深自歉疚。

　　丘處機等忙於追詢前事，處分善後，周伯通卻絲毫沒將這些事放在心上，只是把那瓶玉蜂蜜漿拿在手中把玩，幾次想要揭開瓶塞誘蜂，總是怕招之能來、卻不能揮之而去。這時一名弟子上前稟報，說有五名弟子被玉蜂螫傷，痛癢難當，請師長設法。郝大通想起當年孫婆婆闖宮贈蜜之事，說道：「這瓶玉蜂蜜漿，料來便是龍姑娘留下給咱們治傷的。師叔，請你把蜜漿賜給五個徒孫，讓他們分服了罷。」

　　周伯通雙手伸出，掌中空空如也，說道：「不知怎的，忽然找不到啦。」郝大通明明見他適才還拿在手中把弄，怎麼會突然不見，定是不肯交出，但他身為長輩，卻不便用言語擠兌，不由得好生為難。周伯通袍袖一拂，在身上拍了幾下，說道：「我沒藏起來啊，你可別疑心我小氣不給。要不要我脫光衣褲給你們瞧瞧？」原來老頑童貪玩愛耍、不分輕重緩急的脾性到老不改，心想幾個牛鼻子給蜂兒叮了幾下，最多痛上半天，也不會有性命之憂，這瓶寶貴的蜜漿可不能給人，是以郝大通一開口，他便將蜜漿塞入袖中，順著衣袖溜下，沿胸至腹，肚子一縮，瓶子鑽入褲子，從褲管中慢慢溜到腳背，輕輕落在地下。他內功精深，全身肌肉收放自如，將那小瓶送到地下，竟沒發出半點聲息。

　　王處一心想：「師叔既不肯交出，只有待他背人取出玩弄之時，突然上前開口，叫他無法推托。只要大夥兒一走開，他定然熬不住，立時便會取出。此時處置逆徒趙志敬要緊，若不是尹志平寧死不屈，我教數十年清譽豈非便毀在這逆徒手中？」他想到此處：「郝師弟，治傷之事，稍緩不妨，咱們須得先處決逆徒趙志敬！」

　　全真五子相交數十年，師兄弟均知王處一正直無私，趙志敬雖是他的首徒，但犯了叛教大罪，他決不致徇情回護。眾人均想：「這叛徒賣教求榮，戕害同門，決計饒他不得。」

　　忽聽得巨鐘底下傳出一個微弱的聲音，說道：「周師叔祖，你若救弟子一命，我便把蜂漿還你，否則我一口吃得乾乾淨淨，左右也是個死罷了！」周伯通吃了一驚，踏開一步，果然那瓶蜜漿已失影蹤。原來他站在巨鐘之旁，趙志敬伏在鍾下，那小瓶正好落在他面前，聽得郝大通向周伯通求蜜漿不得，當下從磚頭墊高的空隙中伸手取過。他以這瓶小小的蜜漿要挾，企圖逃得性命，自知原是妄想，但絕望之中只要有一線生機，也要掙扎到底。周伯通聽他如此說，果然大急，叫道：「喂喂，你千萬不可把蜜漿吃了，其他一切，都好商量。」趙志敬道：「那你須得答允救我性命。」

　　全真五子都是一驚，心道若是師叔出口答允，便不能處置趙志敬了。丘處機急道：「師叔，此人罪大惡極，萬不可饒。」周伯通將頭貼在地下，向著鍾內只叫：「喂喂，千萬不可吃了蜜漿！」劉處玄道：「師叔，不必理他！你要蜜漿，並不為難。咱們今日已與龍姑娘釋愆解仇，待會可到古墓去求幾瓶來。龍姑娘既肯給你第一瓶，再給你十瓶八瓶也不為難！」周伯通搖頭道：「未必，未必！」心想：「你道這瓶蜜漿是她給的嗎？是我偷來的。她離藏經閣時匆匆忙忙，不及攜帶，若是再問她要，她未必便給，縱然給了，也必讓你們拿去當藥服了，那裡還有我的份兒？」

　　只聽一陣輕輕的嗡嗡之聲，五六隻玉蜂從院子中飛進後殿，殿門關著，在長窗上不住碰撞，無法覓路出去。周伯通心念一動，說道：「趙志敬，你拿去的只怕並非玉蜂蜜漿。」趙志敬急道：「是的，是的，為什麼不是？」周伯通道：「好，那你將瓶塞拔開，讓我聞一聞再說，倘若不是，不用多說廢話。」趙志敬忙拔開瓶塞，道：「你聞呀，難道不是？」周伯通鼻孔深深吸氣，道：「唔，唔，好像不是！待我再聞幾下。」

　　趙志敬雙手緊緊抓住玉瓶，生怕他掀開巨鐘，夾手硬奪，口中只道：「你聞這股甜香，聞這股甜香！」玉蜂蜜漿芬香無比，瓶塞一開，已是滿殿馥郁。周伯通打了個噴嚏，笑道：「我傷風沒好，鼻子不大管用！」一面轉頭向丘處機等擠眉弄眼。趙志敬也猜到他是在使緩兵之計，說道：「你若伸手碰一碰銅鐘，我便把蜜漿吃個精光。」這時幾隻玉蜂已聞到蜜香，飛到了鍾邊。周伯通袍袖一揮，喝道：「進去叮他！」玉蜂未必便聽他號令，但鍾底傳出的蜜香越來越濃，果然嗡嗡數聲，從鍾底的空隙中鑽了進去。

　　只聽得趙志敬大聲狂叫，跟著噹的一響，香氣陡盛，顯是玉蜂已刺了他一針，而他失手打碎了瓶子。周伯通大怒，喝道：「臭牛鼻子，怎地瓶子也拿不牢？」待要上前掀開巨鐘，後院中剩下的玉蜂聞到蜜香，紛紛湧進，都鑽進了鍾底。周伯通吃過玉蜂的苦頭，倒也不敢走近。但見鑽入鍾底的玉蜂越來越多，巨鐘之內又有多大空隙，趙志敬身上粘滿蜜漿，一舉手一搖頭都碰到玉蜂，身上已不知給刺了幾百針。眾人初時還聽到他狂呼慘叫，過了片刻，終於寂然無聲，顯是中毒過多，已然死了。

　　周伯通一把抓住劉處玄的衣襟，道：「好，處玄，你去向龍姑娘給我要十瓶八瓶蜜漿來罷。」劉處玄皺起眉頭，好生為難，他適才只求周伯通不可貿然答允趙志敬饒命，以致把話說得滿了，其實全真五子以一招「七星聚會」合力打傷小龍女，傷勢未必能愈，怎說得上「釋愆解仇」四字？這時給周伯通扭住胸口，只得苦笑道：「師叔放手，處玄去求便是！」轉身向後山古墓走去。

　　丘處機等知道此行甚是凶險，倘若小龍女平安無事，那還罷了，若是傷重而死，不知將有多少全真弟子要死在楊過手裡，齊聲說道：「大夥兒一起去。」

　　那古墓外的林子自王重陽以來便不許全真教弟子踏進一步，眾人恪遵先師遺訓，走到林緣而止。丘處機氣運丹田，朗聲道：「楊小俠，龍姑娘的傷勢還不礙事麼？這裡有幾枚治傷的九轉靈寶丸，請來取去。」周伯通低聲道：「是啊，是啊！要人家的蜜漿，也得拿些什麼去換！」隔了半晌，不聽得有人回答。丘處機提氣又說了一遍，林中仍是寂無聲息，舉目往林中望去，只見陰深深濃蔭匝地，頭頂枝椏交橫，地下荊棘叢生。

　　劉處玄和郝大通沿著林緣走了一遍，渾不見有人穿林而入的痕跡，看來楊過和小龍女並非回到古墓，而是下終南山去了。眾人又喜又愁，回到重陽宮中，喜的是楊龍二人遠去，愁的是小龍女如若不治，全真教實有無窮後患。那老頑童也是一般的又喜又愁，愁的自是為了取不到玉蜂蜜漿，喜的卻是不必和小龍女會面，以免揭穿他竊蜜之丑。

　　全真五子雖在終南山上住了數十年，卻萬萬猜想不到楊過和小龍女到了何處。

　　楊龍二人在玉蜂掩護下衝向後院，奔了一陣，眼見一座小樓依山而建，楊過知是重陽宮要地之一的藏經閣，抱著小龍女拾級上樓。兩人稍喘得一口氣，便聽得樓下人聲喧嘩，已有數十名道人追到，但怕了玉蜂，不敢搶上。

　　楊過將小龍女放在椅上坐穩，察看週遭情勢，見藏經閣之後是一條深達數十丈的溪澗。山澗雖深，好在並不甚寬，他身邊向來攜帶一條長繩，用以縛在兩棵大樹之間睡覺，於是將一端縛在藏經閣的柱上，拉著繩子縱身一躍，已蕩過澗去，拉直了繩子，將另一端縛在一棵大樹上，然後施展輕身功夫從繩上走回。

　　他走到小龍女身邊，柔聲說道：「咱們去那裡呢？」小龍女道：「你說到那裡，我便跟你到那裡。」楊過笑道：「這便叫作『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了！」他頓了一頓，又問：「你心中最想去那裡呢？」小龍女輕輕歎了口氣，臉上流露出嚮往之色。楊過知她最盼望的便是回古墓舊居，但如何進入卻大費躊躇，耳聽得樓下人聲漸劇，此處自是不能多耽。

　　他明白小龍女的心思，小龍女也知他心思，柔聲道：「我也不一定要回古墓，你不用操心啦。」微笑道：「只要和你在一起，什麼地方都好。」楊過心想：「這是咱們婚後她第一個心願，說不定也是她此生最後一個心願。我若不能為她做到，又怎配做她丈夫？」

　　茫然四顧，聽著樓下喧嘩之聲，心中更亂，瞥眼見到西首書架後堆著一隻隻木箱，心念一動：「有了！」當即搶步過去，只見箱上有銅鎖鎖著，伸手扭斷鎖扣，打開箱蓋，見箱中放滿了書籍，提起箱子倒了轉來，滿箱書籍都散在地下，箱子是樟木所製，箱壁厚達八分，甚是堅固。躍起來伸手到書架頂上一摸，果然鋪滿油布，那是為防備天雨屋漏，浸濕貴重圖書而設。他扯了兩塊大油布放在箱內，踏著繩索將箱子送到對澗，然後回來抱了小龍女過去，笑道：「咱們回家去啦。」

　　小龍女甚喜，微笑道：「你這主意兒真好。」楊過怕她耽心，安慰道：「這劍無堅不摧，潛流中若有山石擋住箱子，一劍便砍開了。我走得快，你在箱子中不會氣悶的。」小龍女微笑道：「便只一點不好。」楊過一怔道：「什麼？」小龍女道：「我要有好一會兒見你不著啦。」

　　到得對澗，楊過想起郭襄尚在山洞之中，說道：「郭伯伯的姑娘我也帶來啦，你說怎麼辦？」小龍女一呆，顫聲道：「真的？你帶來了郭大俠……郭大俠的姑娘？」楊過見她神色有異，一愣之間，已然會意，知她誤會自己帶了郭芙來，俯下頭去在她臉上輕輕一吻，低聲道：「是那個生下只有一個月，還不會斬斷人家手臂的女娃兒！」小龍女登時羞得滿臉通紅，深深藏在楊過懷裡，不敢抬起頭來。

　　過了一會，她才低聲道：「咱們只好把她帶到墓裡去啦，在這荒山野地中放著，再過半天便得要了她的小命。」楊過心想在重陽宮中耽擱了這麼久，不知郭襄在山洞中性命如何，心下大是惴惴，當下將小龍女放入箱中，扛在肩頭，快步尋到山洞前，卻不聞啼哭之聲，心中更驚，拔開荊棘，只見郭襄沉睡正酣，雙頰紅紅的似搽了胭脂一般。兩人大喜。小龍女伸手道：「我來抱。」楊過將郭襄放入她懷中，扛了木箱又行。

　　這時終南山上的道人都會集在重陽宮中，沿路無人撞見。行過一片瓜地，楊過把道人所種的南瓜摘了六七個放在箱中，笑道：「足夠咱們吃七八天的了。」過不多時，已到了溪流之邊。他低頭吻了吻小龍女的面頰，輕輕合上箱蓋，將油布在木箱外密密包了兩層，然後將箱子放入溪水，深吸一口氣，拉著箱子潛了進去。

　　他自在荒谷的山洪中苦練氣功，再在這小小溪底潛行自是毫不費力，溪水鑽入地底後忽高忽低，他循著水道而行，遇有泥石阻路，木箱不易通行，提劍劈削便過。生怕小龍女在箱中氣悶，行得極是迅速，不到一柱香時分，便已鑽出水面，到了通向古墓的地下隧道。

　　他扯去油布，揭開箱蓋，見小龍女微有暈厥之狀，自是重傷之後挨不得辛苦，郭襄卻大喊大叫，極是精神。原來她吃了一個多月豹乳，竟比常兒壯健得多。小龍女微微一笑，低聲道：「我們終於回家啦！」再也支持不住，合上了雙目。楊過不再扶她起身，便拉著木箱，回到古墓中的居室。

　　但見桌椅傾倒，床幾歪斜，便和那日兩人與李莫愁師徒惡鬥一場之後離去時無異。楊過眼望石室，看著這些自己從小使用的物件，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難以形容的滋味，似是喜歡，卻又帶著許多傷感。他呆呆出了一會神，忽覺得一滴水點落上手背，回過頭來，只見小龍女扶椅而立，眼中淚水緩緩落下。

　　兩人今日結成了眷屬，長久來的心願終於得償，又回到了舊居，從此和塵世的冤仇、煩惱、愁苦不再有絲毫牽纏糾葛，但兩人心中，卻都是深自神傷，悲苦不禁。兩人都知道，小龍女受了這般重傷，既中了法王金輪撞砸，又受全真五子合力撲擊，她嬌弱之軀，如何抵受得住？

　　兩人這麼年輕，都是一生孤苦，從來沒享過什麼真正的歡樂，突然之間得到了世間最大的福氣，卻立時便要生生分手！

　　楊過呆了半晌，到孫婆婆房中將她的床拆了，搬到寒玉床之旁重行搭起，鋪好被褥，扶著小龍女上床安睡。古墓中積存的食物都已腐敗，一罈罈的玉蜂蜜漿卻不會變壞。他倒了小半碗蜜漿，用清水調勻，餵著小龍女服了，又喂得郭襄飽飽的，這才自己喝了一碗。

　　他想：「我須得打起精神，叫她歡喜。我心中悲苦，臉上卻不可有絲毫顯露。」於是找了兩根最粗的蠟燭用紅布裹了，點在桌上，笑道：「這是咱倆的洞房花燭！」

　　兩枝紅燭一點，石室中登時喜氣洋洋。小龍女坐在床上，見自己身上又是血漬，又是污泥，微笑道：「我這副怪模樣，那像個新娘子啊！」忽然想起一事，道：「過兒，你到師祖婆婆房中去，把她那口描金箱子拿來。好不好？」

　　楊過雖在古墓中住了幾年，但林朝英的居室平時不敢擅入，她的遺物更是從來不敢碰觸，這時聽小龍女如此說，笑道：「對丈夫說話，也不用這搬客氣。」過去將床頭幾口箱子中最底下的一口提了來。那箱子並不甚重，也未加鎖，箱外紅漆描金，花紋雅致。

　　小龍女道：「我聽孫婆婆說，這箱中是師祖婆婆的嫁妝。後來她沒嫁成，這些物事自然沒用的了。」楊過「嗯」了一聲，瞧著這口花飾艷麗的箱子，但覺喜意之中，總是帶著無限淒涼。他將箱子放在寒玉床上，揭開箱蓋，果見裡面放著珠鑲鳳罐，金繡霞帔，大紅緞子的衣裙，件件都是最上等的料子，雖然相隔數十年，看來仍是燦爛如新。小龍女道：「你取出來，讓我瞧瞧。」

　　楊過把一件件衣衫從箱中取出，衣衫之下是一隻珠鈿鑲嵌的梳妝盒子，一隻翡翠雕的首飾盒子，梳妝盒中的胭脂水粉早干了，香油還剩著半瓶。首飾盒一打開，二人眼前都是一亮，但見珠釵、玉鐲、寶石耳環，燦爛華美，閃閃生光。楊龍二人少見珠寶，也不知這些飾物到底如何貴重，但見鑲嵌精雅，式樣文秀，顯是每一件都花過一番極大心血。

　　小龍女微笑道：「我打扮做新娘子了，好不好？」楊過道：「你今日累啦，先歇一晚，明兒再打扮。」小龍女搖頭道：「不，今日是咱倆成親的好日子。我愛做新娘。那日在絕情谷中，那公孫止要和我成親，我可沒打扮呢！」楊過微笑道：「那算什麼成親？只是公孫老兒的妄想罷啦！」

　　小龍女拿起胭脂，調了些蜜水，對著鏡子，著意打扮起來。她一生之中，這是第一次調脂抹粉，她臉色本白，實不須再搽水粉，只是重傷後全無血色，雙頰上淡淡搽了一層胭脂，果然大增嬌艷。她歇了一歇，拿起梳子梳了梳頭，歎道：「要梳髻子，我可不會，過兒你會不會呢？」楊過道：「我也不會！你不梳還更好看些。」小龍女微笑道：「是麼？」便放下梳子，戴上耳環，插上珠釵，手腕上戴了一雙玉鐲，紅燭掩映之下，當真美艷無雙。她喜孜孜的回過頭來，想要楊過稱讚幾句。

　　一回頭，只見楊過淚流滿面，悲不自勝。小龍女一咬牙，只作不見，微笑道：「你說我好不好看？」楊過哽咽道：「好看極了！我給你帶上鳳冠！」拿起鳳冠，走到她身後給她戴上。小龍女在鏡中見他舉袖擦乾了淚水，再到身前時，臉上已作歡容，笑道：「我以後叫你娘子呢，還是仍然叫姑姑？」小龍女心想：「還說什麼『以後』啊？難道咱倆真的還有『以後』麼？」但仍是強作喜色，微笑道：「再叫姑姑自然不好。娘子夫人的，又太老氣啦！」楊過道：「你的小名兒到底叫什麼？今天可以說給我聽了罷。」小龍女道：「我沒小名兒的，師父只叫我作龍兒。」楊過說道：「好，以後你叫我過兒，我便叫你龍兒。咱倆扯個直，誰也不吃虧。等到將來生了孩子，便叫：喂，孩子的爹！喂，孩子的媽！等到孩子大了，娶了媳婦兒……」

　　小龍女聽著他這麼胡扯，咬著牙齒不住微笑，終於忍耐不住，「哇」的一聲，伏在箱子上哭了出來。楊過搶步上前，將她摟在懷裡，柔聲道：「龍兒，你不好，我也不好，咱們何必理會以後。今天你不會死的，我也不會死。咱倆今兒歡歡喜喜的，誰也不許去想明天的事。」小龍女抬起頭來，含淚微笑，點了點頭。

　　楊過道：「你瞧這套衣裙上的鳳凰繡得多美，我來幫你穿上！」扶著小龍女身子，將金絲繡的紅襖紅裙給她穿上。小龍女擦去了眼淚，補了些胭脂，笑盈盈的坐在紅燭之旁。

　　這時郭襄睡在床頭，睜大兩隻烏溜溜的小眼好奇地望著。在她小小的心目中，似乎也覺小龍女打扮得真是好看。

　　小龍女道：「我打扮好啦，就可惜箱中沒新郎的衣冠，你只好委屈一下了。」楊過道：「讓我再找找，瞧有什麼俊雅物兒。」說著將箱中零星物事搬到床上。小龍女見他拿出一朵金花，便拿起來給他插在頭髮上。楊過笑道：「不錯，這就有點像了。」翻到箱底，只見一疊信札，用一根大紅絲帶縛著，絲帶已然褪色，信封也已轉成深黃。

　　楊過拿了起來，道：「這裡有些信。」小龍女道：「瞧瞧是什麼信。」楊過解開絲帶，見封皮上寫的是「專陳林朝英女史親啟」，左下角署的是一個「【吉吉】」字。底下二十餘封，每封都是一樣。楊過知道王重陽出家之前名叫「王【吉吉】」，笑道：「這是重陽祖師寫給祖師婆婆的情書，咱們能看麼？」小龍女自幼對祖師婆婆敬若神明，忙道：「不，不能看！」

　　楊過笑著又用絲帶將一束信縛好，道：「孫老道姑他們古板得不得了，見咱倆在重陽祖師的遺像前拜堂成親，便似大逆不道、褻瀆神聖一般。我就不信重陽祖師當年對祖師婆婆沒有情意。若是拿這束信讓他們瞧瞧，那些牛鼻子老道的嘴臉才教有趣呢。」他一面說，一面望著小龍女，不禁為林朝英難過，心想：「祖師婆婆寂居古墓之中，想來曾不止一次的試穿嫁衣。咱倆可又比她幸運得多了。」

　　小龍女道：「不錯，咱倆原比祖師婆婆幸運，你又何必不快活？」

　　楊過道：「是啊！」突然一怔，笑道：「我沒說話，你竟猜到了我的心思。」小龍女抿嘴笑道：「若不知你的心思，怎配做你的妻子？」楊過坐到床邊，伸左臂輕輕摟住了她。兩人心中都是說不出的歡喜，但願此時此刻，永遠不變。偎倚而坐，良久無語。

　　過了一會，兩人都向那束信札一望，相視一笑，眼中都流露出頑皮的神色，明知不該私看先師的密札，但總是忍不住一番好奇之心。

　　楊過道：「咱們只看一封，好不好？絕不多看。」小龍女微笑道：「我也是想看的緊呢，好，咱們只看一封。」楊過大喜，伸手拿起信札，解去絲帶。小龍女道：「倘若信中的話教人難過傷心，你便不用念給我聽。」楊過微微一頓，道：「是啊！」心想王林二人一番情意後來並無善果，只怕信中當真是愁苦多而歡愉少，那便不如不看了。小龍女道：「不用先擔心，說不定是很纏綿的話兒。」

　　楊過拿起第一封信，抽出一看，念道：「英妹如見：前日我師與韃子於惡波岡交鋒，中伏小敗，折兵四百……」一路讀下去，均是義軍和金兵交戰的軍情。他連讀幾封，信中說的都是兵鼓金革之事，沒一句涉及兒女私情。

　　楊過歎道：「這位重陽祖師固然是男兒漢大丈夫，一心只以軍國為重，但寡情如此，無怪令祖師婆婆心冷了。」小龍女道：「不！祖師婆婆收到這些信時是很歡喜的。」楊過奇道：「你怎知道？」小龍女道：「我自然不知，只是將心比心來推測罷啦。你瞧每一封信中所述軍情都是十分的艱難緊急，但重陽祖師在如此困厄之中，仍不忘給祖師婆婆寫信，你說是不是心中對她念念不忘？」楊過點頭道：「不錯，果真如此。」當下又拿起一封。

　　那信中所述，更是危急，王重陽所率義軍因寡不敵眾，連遭挫敗，似乎再也難以支撐，信末詢問林朝英的傷勢，雖只寥寥數語，卻是關切殊殷。楊過道：「嗯，當年祖師婆婆也受過傷，後來自然好了。你的傷勢慢慢將養，便算須得將養一年半載，終究也會痊可。」

　　小龍女淡淡一笑，她自知這一次負傷非同尋常，若是這等重傷也能治癒，只怕天下竟有不死之人了，但說過今晚不提掃興之事，縱然楊過不過空言相慰，也就當他是真，說道：「慢慢將養便是了，又急什麼？這些信中也無私密，你就讀完了罷！」

　　楊過又讀一封，其中滿是悲憤之語，說道義軍兵敗覆沒，王重陽拚命殺出重圍，但部署卻傷亡殆盡，信末說要再招兵馬，捲土重來。此後每封信說的都是如何失敗受挫，金人如何在河北勢力日固，王重陽顯然已知事不可為，信中全是心灰失望之辭。

　　楊過說道：「這些信讀了令人氣沮，咱們還是說些別的罷！咦，什麼？」他語聲突轉興奮，持著信簽的手微微發抖，念道：「比聞極北苦寒之地，有石名曰寒玉，起沉痾，療絕症，當為吾妹求之。」龍兒，你說，這……這不是寒玉床麼？」

　　小龍女見他臉上斗現喜色，顫聲道：「你……你說寒玉床能治我的傷？」楊過道：「我不知道，但重陽祖師如此說法，必有道理。你瞧，寒玉床不是給他求來了麼？祖師婆婆不是製成了床來睡麼？她的重傷不是終於痊可了麼？

　　他匆匆將每封信都抽了出來，察看以寒玉療傷之法，但除了那一封信外，「寒玉」兩字始終不再提到。楊過取過絲帶將書信縛好，放回箱中，呆呆出神：「這寒玉床具此異征，必非無因，但不知如何方能治癒龍兒之傷？唉，但教我能知此法…但教我立時能知此法……」

　　小龍女笑道：「你呆頭呆腦的想什麼？」楊過道：「我在想怎樣用寒玉床給你治傷。不知是不是將寒玉床研碎來服？還是要用其他藥引？」他不知寒玉能夠療傷，那也罷了，此時顛三倒四的念著「起沉痾，療絕症」六個字，卻不知如何用法，當真是心如火焚。小龍女黯然道：「你記得孫婆婆麼？她既服待過祖師婆婆，又跟了我師父多年，她給那姓郝的道人打傷了，她…她也是受傷難癒而死的。」楊過本來滿腔熱望，聽了這幾句話，登時如有一盆冷水當頭淋下。

　　小龍女伸手輕輕撫著他頭髮，柔聲道：「過兒，你不用多想我身上的傷，又何必自尋煩惱？」楊過霎時間萬念俱灰，過了一會，問道：「我師祖又是怎麼受的傷？」他雖在古墓多年，卻從未聽小龍女說過她師父的死因。

　　小龍女道：「師父深居古墓，極少出外，有一年師姐在外面闖了禍，逃回終南山來，師父出墓接應，竟中了敵人的暗算。師父雖然吃了虧，還是把師姐接了回來，也就算了，不再去和那惡人計較，豈知那惡人得寸進尺，隔不多久，便在墓外叫嚷挑戰，後來更強攻入墓，師父抵擋不住，險些便要放斷龍石與他同歸於盡，幸得在危急之際發動機關，又突然發出金針。那惡人猝不及防，為金針所傷，麻癢難當，師父乘勢點了他的穴道，制得他動彈不得，豈知師姐竟偷偷解了他的穴道。那惡人突起發難，師父才中了他的毒手。」

　　楊過問道：「那惡人是誰？他武功既尚在師祖之上，必是當世高手。」小龍女道：「師父不跟我說。她叫我心中別有愛憎喜惡之念，說道倘若我知道了那惡人的性命，心中念念不忘，說不定日後會去找他報仇。」楊過歎道：「嗯，師祖真是好人！」小龍女微微一笑，道：「師父今日若能見到我嫁了這樣一個好女婿，可不知有多開心呢。」楊過笑道：「那也未必！她是不許你動情嫁人的。」小龍女歎道：「我師父最是慈祥不過，縱然起初不許，到後來見我執意如此，也必順我的意。她……她一定會挺喜歡你的。」

　　她懷念師恩，出神良久，又道：「師父受傷之後，搬了居室，反而和這寒玉床離得遠遠的。她說我古墓派的行功與寒氣互相生剋，因此以寒玉床補助練功固是再妙不過，受傷之後卻受不得寒氣。」

　　楊過「嗯」了一聲，心中存想本門內功經脈的運行。玉女心經中所載內功，全仗一般純陰之氣打通關脈，體內至寒，身體外表便發熱氣，是以修習之時要敞開衣衫，使熱氣暢散，無半點窒滯，如受寒玉床的涼氣一逼，自非受致命內傷不可。尋思：「何以重陽祖師卻說寒玉能起沉痾、愈絕症？這中間相生相剋的妙理，可參詳不透了。」但見小龍女眼皮低垂，頗有倦意，說道：「你瞧罷！我坐在這裡陪著。」

　　小龍女忙睜大眼睛，道：「不，我不倦。今晚咱們不睡。」她生怕自己傷重，一睡之後不能再見，說道：「你陪我說話兒。嗯，你倦不倦？」楊過搖搖頭，微笑道：「你不想睡就別睡，合上眼養養神罷！」小龍女道：「好！」慢慢合上眼皮，低聲道：「師父曾說，有一件事她至死也想不明白，過兒你這麼聰明，你倒想想。」楊過道：「什麼事啊？」小龍女道：「師父點了那惡人的穴道，師姐不知卻為什麼要去給那惡人解開穴道。」楊過想了一會，只覺小龍女靠在他身上，氣息低微，已自睡去。

　　楊過怔怔的望著她臉，心中思潮起伏，過了一會，一枝蠟燭爆了一點火花，點到盡頭，竟自熄了。他忽然想起在桃花島小齋中見到的一副對聯：「春蠶到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干。」那是兩句唐詩，黃藥師思念亡妻，寫了掛在她平時刺繡讀書之處。楊過當時看了漫不在意，此刻身歷是境。細細咀嚼此中情味，當真心為之碎，突然眼前一黑，另外一枝蠟燭也自熄滅。心想：「這兩枝蠟燭便像是我和龍兒，一枝點到了盡頭，另一枝跟著也就滅了。」

　　他出了一會神，只聽得小龍女幽幽歎了一口長氣，道：「我不要死，過兒……我不要死，咱兩個要活很多很多年。」楊過道：「是啊，你不會死的，將養一些時候，便會好了。你現下胸口覺得怎樣？」小龍女不答，她適才這幾句話只是夢中囈語。

　　楊過伸手在她額頭一摸，但覺熱得燙手。他又是憂急，又是傷心，心道：「李莫愁作惡多端，這時好好的活著。龍兒一生從未做過害人之事，卻何以要命不久長？老天啊老天，你難道真的不生眼睛麼？」

　　他一生天不怕地不怕的獨來獨往，我行我素，但這時面臨絕境，彷徨無計，輕輕將小龍女的身子往旁挪了一挪，跪倒在地，暗暗禱祝：「只要老天爺慈悲，保佑龍兒身子痊可，我寧願……我寧願……」為了贖小龍女一命，他又有什麼事不願做呢？

　　他正在虔誠禱祝，小龍女忽然說道：「是歐陽鋒，孫婆婆說定是歐陽鋒！……過兒，過兒，你到那裡去了？」突然驚呼，坐起身來。楊過急忙坐回床沿，握住她手，說道：「我在這兒。」小龍女睡夢間驀地裡覺得身上少了依靠，立即驚醒，發現楊過原來便在身旁，並未離去，心中大是喜慰。

　　楊過道：「你放心，這一輩子我是永遠不離開你的啦。將來便是要出古墓，我也是寸步不離的守在你身邊。」小龍女說道：「外邊的世界，果然比這陰沉沉的所在好得多，只不過到了外邊，我便害怕。」楊過道：「現今咱們什麼也不用怕啦。過得幾個月，等你身子大好了，咱倆一齊到南方去。聽說嶺南終年溫暖如春，花開不謝，葉綠常春，咱們再也別掄劍使拳啦，種一塊田，養些小雞小鴨，在南方曬一輩子太陽，生一大群兒子女兒，你說好不好呢？」小龍女悠然神往，輕輕的道：「永遠不再掄劍使拳，那可有多好！沒有人來打咱倆，咱倆也不用去打別人，種一塊田，養些小雞小鴨……唉，倘使我可以不死……」

　　忽然之間，兩顆心遠遠飛到了南方的春風朝陽之中，似乎聞到了濃郁的花香，聽到了小雞小鴨嘰嘰喳喳的叫聲……

　　小龍女實在支持不住，又要朦朦朧朧的睡去，但她又實是不願睡，說道：「我不想睡，你跟我說話啊。」楊過道：「你剛才在睡夢中說是歐陽鋒，那是什麼事？」小龍女道：「我說了歐陽鋒麼？說些什麼？」楊過道：「你又說孫婆婆料定是他。」小龍女聽他一提，登時記起，說道：「啊！孫婆婆說，打傷我師父的，一定是西毒歐陽鋒。她說世上能傷得我師父的人寥寥無幾，只有歐陽鋒是出名的壞人。我師父至死都不肯說那惡人的名字。孫婆婆問她：『是不是歐陽鋒，是不是歐陽鋒？』師父總是搖頭，微笑了一下，便此斷氣了。那歐陽鋒可不是你的義父嗎？他武功果然了得，難怪師父打他不過。」

　　楊過歎道：「現在我義父死了，師祖和孫婆婆死了，重陽祖師和祖師婆婆都死了，什麼怨仇，什麼恩愛，大限一到，都被老天爺一筆勾銷。倒是我師祖最看得破，始終不肯說我義父的姓名……」突然大叫：「啊，原來如此！」

　　小龍女問道：「你想起了什麼？」楊過道：「我義父被師祖點了穴道，不是李莫愁解的，其實當時師祖沒有點中！」小龍女道：「沒有點中？不會的。師父的點穴手斷高明得很。」楊過道：「我義父有一門天下獨二的奇妙武功，全身經脈能夠逆行。經脈一逆，所有穴道盡皆移位，點中了也變成點不中。」小龍女道：「有這等怪事？」

　　楊過道：「我試給你瞧瞧。」說著站起身來，雙手撐地，頭下腳上，的溜溜轉了幾個圈子，吐納了幾口，突然躍起，將頂門對準床前石桌的尖角上撞去。小龍女驚呼：「啊喲！小心！」只見他頭頂心「百會穴」已對著石桌尖角重重一撞。「百會穴」正當腦頂正中，自前髮際至後髮際縱畫一線，自左耳尖至右耳尖橫畫一線，兩線交叉之點即為該穴所在。此穴乃太陽穴和督脈所交，醫家比為天上北極星，所謂「百會應天，璇璣（胸口）應人，湧泉（足底）應地」，是謂「三才大穴」，最是要緊不過。那知楊過以此大穴對準了桌角碰撞，竟然無礙，翻身直立，笑道：「你瞧，經絡逆行，百穴移了位啦！」小龍女嘖嘖稱奇，道：「真是古怪，虧他想得出來！」

　　楊過這麼一撞，雖未損傷穴道，但使力大了，腦中也不免有些昏昏沉沉，迷糊之間，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之事，到底是什麼事，卻又說不上來。小龍女見他怔怔的發呆，笑道：「傻小子，輕輕的試一下也就是了，誰教你撞的砰砰山響，有些痛麼？」楊過不答，搖手叫她不要說話，全神貫注的凝想，但腦海中只覺有個模糊的影子搖來晃去，隱隱約約的始終瞧不清楚，似乎要追憶一件往事，又像是突然新發現了什麼，恨不得從腦中伸出一隻手來，將那影子抓住，放在眼前，細細的瞧個明白。

　　他想了一會，不得要領，卻又捨不得不想，雙手抓頭，甚是苦惱，道：「龍兒，我想到了一件極要緊的事兒，卻不知是什麼。你知道麼？」一人思路混雜，有如亂絲，自己理不清頭緒，卻去詢問旁人，此事本來不合情理，但他二人長期共處，心意相通，對方的心思平時常可猜到十之八九。小龍女道：「這事十分要緊？」楊過道：「是啊。」小龍女道：「是不是和我傷勢有關呢？」楊過喜道：「不錯，不錯！那是什麼事？我想到了什麼事？」

　　小龍女微笑道：「你剛才在說你義父歐陽鋒，說他能逆行經脈，這和我傷勢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是他打傷的……」楊過突然躍起，高聲大叫：「是了！」

　　這「是了」兩字，聲宏音亮，古墓中一間間石室凡是室門未關的，盡皆隱隱發出回音，「是了，是了……」之聲不絕。楊過一把抓住小龍女的右臂，叫道：「你有救了！你有救了！我有救了！我有救了！」大叫幾聲，不禁喜極而泣，再也說不下去。小龍女見他這般興奮，也染到了他的喜悅之情，坐起身來。

　　楊過道：「龍兒，你聽我說，現下你受了重傷，不能運轉本門的玉女心功，以致傷勢難愈。但你可以逆行經脈療傷，寒玉床正是絕妙的補助。」小龍女若有所悟，喃喃的道：「逆行經脈……寒玉床……」楊過喜道：「你說這不是天緣麼？你倒練玉女心經，那便成了！剛好有寒玉床。」小龍女迷迷惘惘的道：「我還是不明白。」楊過道：「玉女心經順行乃至陰，逆行即為純陽。我說到義父的經脈逆行之法，隱隱約約便覺你的傷勢有救，只是如何療傷，卻摸不著半點頭腦，後來想到重陽祖師信中提及的寒玉，這才豁然而悟。」小龍女道：「難道祖師婆婆以寒玉療傷，她也是逆行經脈麼？」楊過道：「那倒不見得，這經脈逆行之法，祖師婆婆一定不會。但我猜想她必是為陰柔內力所傷，與你所受的剛陽之力恰恰相反。」小龍女含笑點頭，喜悅之情，充塞胸臆。

　　楊過道：「事不宜遲，咱們這便起手。」去柴房搬了幾大捆木柴，在石室角落裡點了起來，然後將最初步的經脈逆行之法傳授小龍女，扶著她坐上寒玉床。他自行坐在火堆之旁，伸出左手，和小龍女右掌對按，說道：「我引導這裡的熱氣強衝你各處穴道，你勉力使內息逆行，衝開一處穴道便是一處，待熱氣回到寒玉床上，傷勢便減了一分。」小龍女笑道：「我也得似你這般倒過來打轉麼？」楊過道：「那倒不用。倒轉身子逆行經脈，穴道易位，臨敵時十分有用。咱們慢慢療傷，還是坐著的好。」

　　小龍女伸手握住他左掌，微笑道：「那位郭姑娘還不算太壞，沒斬斷你兩條手臂。」兩人經歷了適才這番生死繫於一線的時刻，於斷臂之事已視同等閒，小龍女竟拿此事說笑。楊過也笑道：「要是我雙臂齊斷，還有兩隻腳呢。只是用腳底板助你行功，臭哄哄的未免不雅。」小龍女嗤的一笑，當下默默記誦經脈逆行之法，過了一會，說道：「行了！」

　　楊過見火勢漸旺，潛引內息，正要起始行功，突然叫道：「啊喲！險些誤了大事！」小龍女道：「怎麼？」楊過指著睡在床腳邊的郭襄道：「咱們練到緊要關頭，要是這小鬼頭突然叫嚷起來，豈不糟糕！」小龍女低聲道：「好險！」修道人練功，最忌外魔擾亂心神。當年小龍女和楊過共練玉女心經，被尹志平及趙志敬無意中撞見，小龍女驚怒之下險些嘔血身亡。其時她身子安健尚且如此，今日重傷之下，如何能容得半點驚擾？

　　楊過調了小半碗蜜漿，抱起郭襄餵飽了，將她放到遠處一間石室之中，關上兩道室門，便是她大聲哭叫，也再不會聽到，這才回到寒玉床邊，說道：「你全身三十六處大穴盡數衝開，我瞧快則十日，慢須半月。本來這麼多的時日之中，免不了有外物分心，但這古墓與塵世隔絕，當真是天下最好不過之地，便是最幽靜的荒山窮谷，也總會有清風明月、鳥語花香擾人心神。」小龍女微微一笑，道：「我這傷是全真道人打的，但全真教的祖師爺造了墓室、備了寒玉床，供我安安靜靜的休息，回復安康，他們的功罪也足以相抵了。」楊過道：「那金輪法王呢？咱們可饒他不得。」

　　小龍女歎道：「只要我能活著，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麼？」楊過握住了她手，柔聲道：「你說得是。這次你傷好了，咱們永遠不再跟人動手。老天爺待咱們這麼好！唉。」小龍女低聲的道：「咱們到南方去，種幾畝田，養些小雞小鴨……」她出了一會神，突覺掌心一股熱力傳了過來，心中一凜，當即依楊過所傳的經脈逆行之法用起功來。

　　這經脈逆行和寒玉床相輔相成的療傷怪法，果然大有功效。當年一燈大師以一陽指神功替黃蓉打通週身穴道，治癒重傷，道理原是一般，只是使一陽指療傷內力耗損極大，見功卻是甚快，楊過這怪法子卻不免多費時日。再者，即令是絲毫不會武功的嬰兒受了重傷，精通一陽指神功之人也能以本身渾厚內力助其打通玄關，起死回生。但小龍女如無深湛的內功根基，而所學與楊過又非同一門派，縱然歐陽鋒復生，黃藥師親至，施治者和受治者的精微內息不能絲絲合拍，也絕不能一一衝破逆通經脈的無數難關。

　　楊過除一日三次給郭襄喂蜜及煮瓜為食之外，極少離開小龍女身邊，遇到逆沖大穴，有時一連四五個時辰兩人手掌不能分離。當時郭靖受傷，黃蓉以七日七夜之功助他療傷，小龍女體質既遠不如郭靖壯健，受的傷又倍重之，卻不若郭靖當年療傷牛家村時那般敵友紛至，干擾層出不窮。

　　那日黃蓉在林外以蘭花拂穴手制住李莫愁，遍尋女兒郭襄不見，自是大為憂急，出得林來，向李莫愁喝問：「你使什麼詭計，將我女兒藏到那裡去啦？」李莫愁奇道：「那小姑娘不是好好的在棘籐中麼？」黃蓉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搖頭道：「不見了。」李莫愁撫養郭襄多日，對她極是喜愛，突然聽得失蹤，心下一怔，衝口說道：「不是楊過，便是金輪法王。」黃蓉問道：「怎麼？」

　　李莫愁於是將襄陽城外她如何與楊過、法王二人爭奪嬰兒之事說了，說到驚險處，黃蓉也不禁聳然動容，見李莫愁神色間甚是掛懷，確信她實不知情，於是伸手將她穴道解了，順手小指一拂，拂中了她胸口的「璇璣穴」。這麼一來，她行動與平時無異，但十二個時辰之內不能發勁傷人。李莫愁微微苦笑，站直身子，以拂塵揮去身上泥塵，說道：「若是落在楊過手中，那倒不妨，就怕是法王這賊禿搶了去。」黃蓉道：「怎麼？」李莫愁道：「楊過待這小女娃兒極好，料來決無加害之意，因此上我才瞎猜，以為是他女兒……」說到這裡急忙住口，生怕黃蓉又要生氣。

　　但黃蓉心中，卻在想另一件事。她在想像楊過當時如何和李莫愁及金輪法王惡鬥，出力保護郭襄，自己和郭芙卻錯怪了他，以至郭芙斬斷了他一條手臂。她內心深感歉仄，自怨自艾：「唉，過兒救過靖哥哥，救過我，救過芙兒，這次又救了襄兒……但我心中先入為主，想到他作惡多端的父親，總以為有其父必有其子，從來就信不過他……便是偶爾對他好一陣，不久又疑心他起來。蓉兒啊蓉兒，你枉然自負聰明，說到推心置腹，忠厚待人，那裡及得上靖哥哥的萬一。」

　　李莫愁見她眼眶中珠淚盈然，只道她是擔心女兒的安危，勸道：「郭夫人，令愛生下不過一月，迭遭大難，但居然連毛髮也無損傷。她生得如此玉雪可愛，便是我這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也喜歡得什麼似的，可知她生就福命，一生逢凶化吉。你儘管望安，咱倆一起去找尋罷。」

　　黃蓉伸袖抹了抹眼淚，心想她說得倒也不錯，又想：「誠以接物，才是至理。以後寧可讓人負我，不可我再負人了。」便伸手解開了她的「璇璣穴」，說道：「李道長願同去找尋小女，小妹感謝之至。但若道長另有要緊事咱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李莫愁道：「什麼要事？最要緊之事莫過於去找尋這小娃娃了。你等一等！」說著搶步鑽進一株大樹的樹洞，解開了豹子腳上的繩索，在它後臀輕輕一拍，說道：「放你去罷。」那豹子低吼一聲，竄入長草之中。黃蓉奇道：「這豹子幹什麼？」李莫愁笑道：「那是令千金的乳娘。」

　　黃蓉微微一笑，兩人一齊回到鎮上，只見郭芙站在鎮頭，正伸長了脖子張望。

　　郭芙見到黃蓉，大喜縱上，叫了聲：「媽！妹妹給……」一句話沒說完，看清楚站在母親身後的竟是李莫愁，不禁大吃一驚。她曾與李莫愁交過手，平時聽武氏兄弟說起殺母之仇，心中早當她是世上最惡毒之人。

　　黃蓉道：「李道長幫咱們去找你妹子。你說妹妹怎麼啦？」郭芙道：「妹妹給楊過抱了去啦，他還搶了我的小紅馬去。你瞧這把劍。」說著舉起手中彎劍，道：「他用斷臂的袖子一拂，這劍撞在牆角上，便成了這個樣子。」黃蓉與李莫愁齊聲道：「是袖子？」郭芙道：「是啊，當真邪門！想不到他又學會了妖法。」

　　黃蓉與李莫愁相視一眼，均各駭然。她二人自然都知一人內力練到了極深湛之境，確可揮綢成棍、以柔擊剛，但縱遇明師，天資穎異，至少也得三四十年的功力，楊過小小年紀，竟能到此境地，實是罕有。黃蓉聽說女兒果然是楊過抱了去，倒放了一大半心。李莫愁卻自尋思：「這小子功夫練到這步田地，定是得力於我師父的玉女心經。眼下有郭夫人這個強援，我助她奪回女兒，她便得助我奪取心經。我是本派大弟子，師妹雖得師父喜愛，但她連犯本派門規，這心經焉能落入男子手中？」她這麼一想，自己頗覺理直氣壯。

　　黃蓉問明了楊過所去的方向，說道：「芙兒，你也不用回桃花島啦，咱們一起找楊大哥去。」郭芙大喜，連說：「好，好！」但想到要見楊過，臉色又十分尷尬。黃蓉臉一沉，說道：「你總得再見他一面，不管他恕不恕你，務須誠誠懇懇的向他引咎謝罪。」郭芙心中不服，道：「幹麼啊？他不是搶了妹妹去嗎？」黃蓉簡略轉述李莫愁所說言語，道：「他若存有歹心，你妹子焉能活到今日？再說，他這袖子的一拂，若不是拂在劍上，而是對準了你的小腦袋兒，你想想現下是怎生光景？」

　　郭芙聽母親這麼一說，心中不自禁的一寒，暗道：「難道他當真是手下留情了麼？」但她自幼給母親寵慣了，兀自嘴硬，辯道：「他抱了妹妹向北而去，自然是去絕情谷了！」黃蓉搖頭道：「不會，他定是去終南山。」郭芙撅起嘴唇道：「媽，你儘是幫著他！他倘若真有好意，怎不抱妹妹到襄陽來還給咱們？抱去終南山又幹什麼？」

　　黃蓉歎道：「你和楊大哥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居然還不懂得他的脾氣！他從來心高氣傲，受不得半點折辱，突然給你斬斷一臂，要傷你性命，有所不忍，但如就此罷休，又是不甘。這才抱了你妹子去，叫咱們擔心憂急。過的一些時日，他氣消了，自會把你妹子送回。你懂了嗎？你冤枉他偷你妹子，他索性便偷給你瞧瞧！」

　　黃蓉回到適才打尖的飯鋪去，借紙筆寫了個短簡，給了二兩銀子，命飯鋪中店伙送到襄陽去給郭靖。那店伙道：「郭大俠保境安民，真是萬家生佛，小人能為郭大俠稍效微勞，那是磕頭去求也求不來的。」無論如何不肯收銀子，拿了短簡，歡天喜地的去了。郭芙見眾百姓對父親如此崇敬，心中甚是得意。

　　當下三人買了牲口，向終南山進發。郭芙不喜李莫愁，路上極少和她交談，逢到迫不得已非說不可，神色間也是冷冷的。

　　朝行夜宿，一路無事，這日午後，三人縱騎正行之間，突見迎面有人乘馬飛馳而來。

　　----------------------------------------------------------------------

　　註：據史籍記載，尹志平繼丘處機為全真教掌教，其後相繼各任掌教依次為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等。至於趙志敬則為小說中的虛構人物。

## 第29回　劫難重重

　　郭芙叫道：「是我的小紅馬，是我的......」叫聲未畢，紅馬已奔到面前。郭芙縱身上前。紅馬認得主人，不待她伸手拉韁，已陡然站住，昂首嘶鳴。

　　郭芙看馬上乘者是個身穿黑衣的少女，昔日見過一面，是曾與她並肩共鬥李莫愁的完顏萍。只見她頭髮散亂，臉色蒼白，神情極是稂狽。郭芙道：「完顏姊姊，你怎麼了？」完顏萍伸手指著來路，道：「快......，快......」突然身子搖晃，摔下馬來。郭芙驚叫一聲，伸手扶起，向母親道：「媽，她便是那個完顏姊姊。」說著向李莫愁瞪了一眼。

　　黃蓉心想：「她騎了汗血寶馬奔來，天下無人再能追得上，本來已無危險。但她手指北方，神情惶急，必是為旁人擔憂，咱們須得趕去救人。」叫女兒抱了完顏萍坐在馬上，說道：「這馬腳程太快，你千萬不可越過我頭！」郭芙問道：「為什麼啊？」黃蓉道：「前面有重大危險，怎麼這都想不道？」說著向李莫愁一招手，倆人縱馬向北。

　　奔出十餘里，果然聽得山嶺彼方隱隱傳來兵刃相交之聲。黃蓉和李莫愁縱馬繞過山嶺，只見前面空地上有五人正自惡鬥。其中二人是武氏兄弟，另外一男一女，年紀均輕，黃蓉並不識得，四人聯手與一中年漢子相抗。雖然以四敵一，但兀自遮攔多，進攻少，武氏兄弟均已負傷，只那少年一柄長劍縱橫揮舞，抵檔了那中年漢子的大半招數。旁邊空地上躺著一人，卻是武三通，不住口的吆喝叫嚷。

　　黃蓉見那漢子左手使柄金光閃閃的大刀，右手使柄又細又長的黑劍，招數奇幻，生平未見，自己若不出手，武氏兄弟便要遭逢奇險，向李莫愁道：「那兩個少年是我徒兒。」李莫愁洒然一笑，心想：「他們母親是我殺的，我豈不知？」見那中年漢子武功高得出奇，江湖上卻從未聽說有這號人物，心下暗自驚異，微微一笑，道：「下場罷！」拔出拂塵一拂，黃蓉也已持竹棒在手。兩人左右齊上，李莫愁拂塵攻那人黑劍，黃蓉的竹棒便纏向他金刀。

　　這中年漢子正是絕情谷谷主公孫止，突見兩個中年美貌女子雙雙攻來，心中一震。只聽李莫愁叫道：「一！」拂塵揮出一招，跟著又叫：「二！」原來她與黃蓉暗中較上了勁，要瞧是誰先將這漢子的兵刃打落脫手。但她一直叫到「十」字，公孫止仍是有攻有守。那少年長劍刷刷連刺三劍，指向公孫止後心。這三劍勢狠力沉，公孫止鍰不出手來抵擋，向前縱躍丈餘，脫出圈子，心知再鬥下去，定要吃虧，向黃蓉與李莫愁橫了一眼，暗道：「那裡鑽出這兩個厲害女將來了？偏又這般美貌！」刀劍互擊，嗡嗡作響，縱身再上。

　　黃蓉與李莫愁不敢輕敵，舉兵刃嚴守門戶，那公孫止在空中一個轉身，落地後幾下起落，奔上了山蛉。黃蓉和李莫愁相視一笑，均想：「此人武功既強，人又狡猾，自己若是落單，只怕不是他的敵手。」

　　武氏兄弟手按傷口，上前向師母磕頭，一站直身子，都怒目瞪視李莫愁。

　　黃蓉道：「舊帳暫且不算，你們爹爹的傷不礙事麼？這兩位是誰？啊呦，不好！李姊姊快跟我來！」不及上馬，飛身向來路急奔。李莫愁沒領會她的用意，但也隨後跟去，叫道：「怎麼了？」黃蓉道：「芙兒，芙兒正好和這人撞上！」

　　兩人提氣急追，但公孫止腳程好快，便在這稍一耽擱之際，已相距里許。

　　只見郭芙雙手摟著完顏萍，兩人騎了小紅馬正緩步繞過山蛉。黃蓉遙遙望見，提氣高叫：「芙兒——小心！」叫聲未歇，公孫止快步搶近，縱身飛躍，已上了馬背，伸手將郭芙制住，跟著拉韁要掉轉馬頭。黃蓉撮唇作哨。紅馬聽得主人召喚，便即奔來。

　　公孫止吃了一驚，心想：「今日行事怎地如此不順，連一頭畜生也差繾不？」當下運勁勒馬。這一勒力道不小，紅馬一聲長嘶，人立起來。公孫止強行將馬頭掉轉，要向南奔馳，但紅馬翻蹄踢腿，竟一步步的倒退而行。黃蓉大喜，急奔近前。公孫止見紅馬倔強無比，黃蓉與李莫愁轉眼便要追到，當即兵刃入鞘，右手挾了郭芙，左手挾了完顏萍，下馬奔行。黃蓉和李莫愁都是一等一的輕功，不多時便已追近，相距不過數十不之遙。

　　公孫止轉過身來，笑道：「我雙臂這般一使勁，這兩個花朵般的女孩兒還活不活？」黃蓉說道：「閣下是誰？我和你素不相識，何以擒我女兒？」公孫止笑道：「這是你的女兒？原來你是完顏夫人？」黃蓉指著郭芙道：「這才是我的女兒！」公孫止向郭芙看了一眼，又向黃蓉望了一眼，笑嘻嘻的道：「嘖嘖嘖，很美，母女倆都很美，很美！」

　　黃蓉大怒，只是女兒受他挾制，投鼠忌器，只有先使個緩兵之計，再作道理，正待說話，突然颼颼兩聲發自身後，兩枝長箭自左頰旁掠過，直向公孫止面門射去。箭去勁急，破空之聲極響。黃蓉聽得箭聲，險些喜極而呼，錯疑是丈夫到了。中原一般武林高手均少熟習箭術，而蒙古武士箭法雖精，卻無渾厚內力，箭難及遠。這兩枝箭破空之聲如此響亮，除了郭靖所發之外，她生平還未見過第二人有此功力。但比之郭靖畢竟相差尚遠，箭到半路，她便知並非丈夫。

　　公孫止眼見箭到，張口咬住第一枝箭的箭頭，跟著偏頭一撥，以口中箭桿將第二枝箭撥在地上。黃蓉心道：「此箭若是靖哥哥所射，你張口欲咬，不在你咽喉上穿個窟窿才怪。」心念方動，只聽得颼颼之聲不絕，連珠箭發，一連九箭，一枝接著一枝，枝枝對準了公孫止雙眉之間。這一來公孫止不由得手忙腳亂，忙放下二女，抽劍格擋。

　　黃蓉和李莫愁發足奔上，待要去救二女，只見一團灰影著地滾去，抱住了郭芙向路旁一滾，待要翻身站起，公孫止左手金刀尚未拔出，空掌向他頭頂擊落。

　　那人橫臥地上，翻掌上擋，砰的一聲，只激得地下灰塵紛飛。公孫止叫道：「好啊！」第二掌加勁擊落。眼見那人難以抵擋，黃蓉打狗棒揮出，使個【封】字訣，已接過了這掌。公孫止見敵人合圍，料知今日已討不了好去，哈哈一笑，倒退三步，轉身揚長而去。這一下身法瀟灑，神態英武，黃蓉等倒也不敢追趕。

　　抱著郭芙那人站起身來，松臂放開。黃蓉見他腰掛長弓，身高膀闊，正是適才使劍的少年，那十一枝連珠箭自然是他所發了。郭芙為公孫止所制，但並未受傷，說道：「耶律大哥，多謝你救我。說著臉上一紅，甚感嬌羞。

　　這時武修文和另一少女也已追到，只武敦儒留在父親身邊照料。按理武修文該替各人引見，但他滿腔怒火，狠狠地瞪著李莫愁，渾忘了身旁一切，黃蓉連叫他兩聲，竟沒聽見。李莫愁卻早已站得遠遠的，負手觀賞風景，並不理睬眾人。

　　郭芙指著適才救她的少年，對黃蓉道：「媽，這位是耶律齊耶律大哥。」指著那高身材的少女道：「這位是耶律燕耶律姊姊。」黃蓉讚道：「兩位好俊的功夫！」耶律兄妹齊稱：「郭夫人誇獎！」上前行禮。

　　黃蓉道：「瞧兩位武功是全真一派，但不知是全真七子中哪一位門下？」她見耶律齊武功了得，少年子弟中除了楊過之外罕有其匹，料想不會是全真門下的第四代子弟。耶律燕道：「我的功夫是哥哥教的。」黃蓉點了點頭，眼望耶律齊。耶律齊頗感為難，說道：「長輩垂詢，原該據實稟告。只是我師父囑咐晚輩，不可說出他老人家的名諱，請郭夫人見諒。」

　　黃蓉一怔，心想：「全真七子那裡來這個怪規矩了？這少年武功人才兩臻佳妙，為什麼說不得？」心念一動，突然哈哈大笑，彎腰捧腹，顯是想道了什麼滑稽之極的趣事。郭芙奇道：「媽，什麼事好笑？」她聽母親正自一本正經的詢問耶律齊的師承門派，驀地裡如此發笑，只怕耶律齊定要著惱，心中微感尷尬，又道：「媽，耶律大哥不便說，也就是了，有什麼好笑？」黃蓉笑著不答。耶律齊也是笑容滿面，道：「原來郭夫人猜到了。」郭芙甚感迷惘，轉頭看耶律燕時，見她也是大惑不解，不知兩人笑些什麼。

　　這時武修文左足跪地，在給完顏萍包紮傷處。她剛才給公孫止挾制了奔跑時扭脫了右足小腿關節。黃蓉問道：「修兒，你爹爹的傷勢怎樣？」武修文道：「爹爹中了那公孫老兒的一劍，傷在左腿，幸虧沒傷到筋骨。」黃蓉點點頭，過去撫摸汗血寶馬的長鬃，輕輕說道：「馬兒啊馬兒，我郭家滿門真是難以報答你的恩情。」眼見武修文始終不和郭芙說話，神色間頗有異狀，但照料完顏萍卻極是慇勤，也不知是故意做給女兒看呢，還是當真對這姑娘生了情意，一時也理會不了這許多，說道：「咱們瞧瞧你爹爹去。」

　　武三通本來坐著，見黃蓉走近，叫道：「郭夫人！」站起身來，終因腿上有傷，身子微微一晃。武敦儒和耶律燕同時伸手去扶，兩人手指互碰，不由得相視一笑。

　　黃蓉心中暗笑：「好啊，又是一對！沒幾日之前，兩兄弟為了芙兒拚命，兄弟之情也不顧了，這時另行見到了美貌姑娘，一轉眼便把從前之事忘得乾乾淨淨。」突然間想到郭靖，心下不禁自傲，靖哥哥對自己一片真心，當真是富貴不奪，艱險不負，眼前的少年人有誰能比得上？跟著又想到了楊過，覺得他和小龍女的情愛身份不稱，倫常有乖，然而這份生死不渝的堅貞，卻也令人可敬可佩。

　　武氏兄弟和郭芙同在桃花島上自幼一齊長大，一來島上並無別個妙齡女子，二來日久自然情生，若要兩兄弟不對郭芙鍾情，反而不合情理了。後來忽然得知郭芙對自己原來絕無情意，自是心灰意懶，只道此生做人再無半點樂趣，那知不久遇到了耶律燕和完顏萍，竟爾分別和兩兄弟頗為投緣。這時二武與郭芙重會，心中暗地稱量，當真是情人眼裡出西施，只覺自己的意中人非但並無不及郭芙之處，反而頗有勝過。一個心道：「耶律姑娘豪爽和氣，那像你這般捏捏扭扭，儘是小心眼兒？」另一個心道：「完顏姑娘楚楚可憐，多溫柔斯文，爭似你每日裡便是叫人嘔氣受罪？」他兄弟倆本已立誓終生不再與郭芙相見，但這時狹路相逢，難以迴避，均想：「今日並非我有意前來找你，可算不得破誓。」

　　郭芙心中，卻僅在回想適才自己被公孫止所擒、耶律齊出手相救之事，幾次偷眼瞧他，見這人身玉立，英秀挺拔，不禁暗自奇怪：「去年和他初會，事過後也便忘了，那知這人的武功竟如此了得。媽媽和他相對大笑，卻又不知笑些什麼？」

　　黃蓉看了看武三通腿上的劍傷，幸喜並無大礙。當下各人互道別來之情。

　　那日武三通、朱子柳隨師叔天竺僧赴絕情谷尋求解藥，剛出襄陽城，武三通便見到兩個兒子。他吃了一驚，只怕兩人又要決鬥，忙叫朱子柳陪師叔先去，搶上去揪住二武兄弟厲聲喝問，原來他兄弟倆為了曾對楊過立誓不再見郭芙之面，不願再在襄陽多耽。武三通大慰，連讚：「好孩兒，有志氣！」又道：「楊兄弟捨命救我父子，他眼下有難，如何能不設法抱答？咱父子三人一起去絕情谷。」

　　但絕情谷便如世外桃源一般，雖曾聽楊過說過大致的所在方位，卻著實不易找到入口。三人盤旋來去，走了不少岔路，好容易尋到谷口，天竺僧和朱子柳卻已雙雙失陷，被裘千尺派遣弟子以漁網陣擒住。武三通父子幾次救援不成，反險些也陷在谷內，只得退出，想回襄陽求救，途中偏又和公孫止遇上，說他三人擅闖禁地，動起手來。武三通不敵，腿上中了一劍。公孫止倒也不欲害三人性命，只是催迫他們快走，永遠不許再來。

　　便在此時，耶律兄妹和完顏萍三人在大路上並騎馳來。這三人曾和武氏兄弟聯手拒敵，當即下馬敘舊。公孫止在旁冷眼瞧著，他既和小龍女成不了親，又被妻子逐出，正在百無聊賴之際，見到完顏萍年輕貌美，不禁又起歹心，突然出手將她奪走。當下耶律兄妹、武氏父子群起而攻。武三通若非先受了傷，六人聯手，原可和公孫止一鬥，但他腿傷後轉動不便，真正武功精強的只剩耶律齊一人，自是抵擋不住。恰好汗血寶馬自終南山獨自馳回襄陽，武修文截住寶馬，讓完顏萍騎了逃走，心想公孫止失了鵠的，終當自去，想不到黃蓉和李莫愁竟會於此時趕到。

　　黃蓉聽後，將楊過斷臂，奪去幼女等情也簡略說了。武三通大驚，忙解釋當日情由，說道：「楊兄弟一片肝膽熱腸，全是為了相救我那兩個畜生，免得他兄弟自殘，淪於萬劫不復之地，想不到竟生出這些事來。」想到楊過不幸斷臂，全是受了自己兩子的牽累，越想越氣，突然指著兩兄弟大罵起來。

　　武氏兄弟在一旁和耶律兄妹、完顏萍三人說得甚是起勁，過不多時，郭芙也過來參與談論。六人年紀相若，適才又共同經歷了一場惡戰，說起公孫止窮凶極惡，終於落荒而逃，無不興高采烈。突然之間，猛聽得武三通連珠彈般罵了起來：「武敦儒、武修文你這兩個小畜生，楊過兄弟待你們何等大仁大義，你這兩隻畜生卻累得他斷了手臂，你們自己想想，咱們姓武的怎對得他住？」他面紅耳赤的越罵越凶，若不是腿上有傷，便要撲過去揮拳毆擊。二武莫名其妙，不知父親何以忽然發怒，各自偷眼去瞧耶律燕和完顏萍，均覺在美人之前，給父親這麼畜生長、畜生短的痛罵，實是大失面子，倘若他再抖出兄弟倆爭奪郭芙的舊事，那更是狼狽之至了。兩兄弟你望我，我望你，不知如何是好。

　　黃蓉見局面尷尬，勸道：「武兄弟也不必太過著惱，楊過斷臂，全因小妹沒有家教，把女孩兒縱壞了。當時我們郭爺也是氣惱之極，要將小女的手臂砍一條下來。」武三通大聲道：「對啊，不錯。應該砍的！」郭芙向他白了一眼，心道：「要你說什麼【應該砍的】？」若不是母親在前，她立時便要出言頂撞。

　　黃蓉道：「武兄，現下一切說明白啦實是錯怪了楊過你孩子。眼前有兩件大事，第一，咱們須得找到楊過，好好的向他陪個不是。」武三通連稱：「應得，應得。」黃蓉又道：「第二件大事，便是上絕情谷去相救令師叔和朱大哥，同時替楊過求取解藥。但不知朱大哥如何被困，刻下是否有性命之憂？」

　　武三通道：「我師叔和師弟是被漁網陣困住的，囚在石室之中，那老乞婆倒似還不想便即加害。」黃蓉點頭道：「嗯，既是如此，咱們須得先找到楊過，跟他同去絕情谷救人。一獲解藥，好讓他立刻服下，免得遷延時日，多生危險。」武三通道：「不錯，卻不知楊過現是在何處？」黃蓉指著汗血寶馬道：「此馬剛由楊過借了騎過，只須讓這馬原路而回，當找到他的所在。」武三通大喜，說道：「今日若非足智多謀的郭夫人在此，老武枉自暴跳如雷，卻不免一籌莫展了。」郭芙再也忍耐不住，說道：「可不是嗎？」

　　黃蓉微微一笑，她一句不提去尋回幼女，卻說得武三通甘願跟隨，又想：「武氏父子既去那三個年輕人多半也會隨去，憑空多了幾個強助，豈不是妙？」向耶律齊道：「耶律小哥若無要事，便和我們同去玩玩如何？」耶律齊尚未回答，耶律燕拍手叫道：「好，好！哥哥，咱們一起去罷！」耶律齊忍不住向郭芙望了一眼，見她眼光中大有鼓勵之意，於是躬身道：「憑武前輩和郭夫人吩咐。晚輩能多獲兩位教益，正是求之不得。」完顏萍也是臉有喜色，緩緩點頭。

　　黃蓉道：「嗯，咱們雖人多，也得有個發號施令之人。武兄，大夥兒一齊聽你號令，誰都不可有違。」武三通連連搖手，說道：「有你這個神機妙算，亞賽諸葛的女軍師在此，誰敢發號施令？自然是你掛帥印。」黃蓉笑道：「當真？」武三通道：「那還有假？」黃蓉笑道：「小輩們也還罷了，就怕你這老兒不聽我號令。」武三通大聲道：「你說什麼，我便幹什麼，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黃蓉道：「在這許多小輩之前，你可不能說過了話不算？」武三通脹紅了臉，到：「便是無人在旁，我也豈能言而無信？」

　　黃蓉道：「好！這一次咱們找楊過，求解藥，救你的師叔，師弟，須得和衷共濟。舊日恩怨，暫且擱過一邊。武兄，你們父子可不能找李莫愁算帳，待得大事一了，再拼你死我活不遲！」武三通一怔，他可沒想到黃蓉這番言語相套，竟是如此用意。李莫愁和他有殺妻大恨，這一口怒氣卻如何忍得下？正自沉吟未答，黃蓉低聲道：「武兄，你眼前腿上有傷，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又豈急在一時？」武三通道：「好，你說什麼，我就幹什麼。」

　　黃蓉縱聲招呼李莫愁：「李姊姊，咱們走罷！」他讓汗血寶馬領路，眾人在後跟隨。紅馬本欲回歸襄陽，這時遇上了主人，黃蓉牽著它面向來路，便向終南山而去。

　　武三通和完顏萍身上有傷，不能疾馳，一行人每日只行一百餘里，也就歇了。李莫愁暗中嚴加戒備，歇宿時遠離眾人，白天趕路時也是遙遙在後。

　　一路上朝行晚宿，六個青年男女閒談說笑，越來越是融洽，武氏兄弟自來為在郭芙面前爭寵，手足親情不免有些隔閡，這時各人情有別鐘，兩兄弟便十分相親相愛起來。武三通瞧在眼裡，心中老懷彌慰，但每次均即想起：「那日兩兄弟就算不中李莫愁的毒計，他二人自相殘殺，必有一亡，而活著的那一個，我也決不能當他是兒子了。現下這兩隻畜生居然好端端地有說有笑，楊兄弟卻斷了一條手臂，唉，真不知從何說起？該當斬下兩隻小畜生的臂膀來，接在楊兄身上才是道理。」至於楊過不免由此變成三隻手，他卻沒有想到。

　　不一日來到終南山。黃蓉，武三通率領眾人要去重陽宮拜會全真五子。李莫愁遠遠站定，說道：「我在這裡相候便了。」黃蓉知她與全真教有仇，也不相強，逕往重陽宮去。

　　劉處玄，丘處機等得報，忙迎出宮來，相偕入殿，分賓主坐下，剛寒暄得幾句，忽聽得後一人大聲吆喝。黃蓉大喜，叫道：「老頑童，你瞧是誰來了？」

　　這些日來，周伯通盡在鑽研指揮玉蜂的法門。他生性聰明，鍥而不捨，居然已有小成，這正玩得高興，忽聽得有人呼叫，卻是黃蓉的聲音。周伯通喜道：「啊哈，原來是我把弟的刁鑽古怪婆娘到了！」大呼小叫，從後殿搶將出來。

　　耶律齊上前磕頭，說道：「師父，弟子磕頭，您老人家萬福金安。」周伯通笑道：「免禮平身！你小娃兒也萬福金安！」

　　眾人一聽，都感奇怪，想不到耶律齊竟是周伯通的弟子。這老頑童瘋瘋癲癲，教出來的弟子卻是精明練達，少年老成，與他全然不同。丘處機等見師叔門下有了傳人，均甚高興，紛紛向周伯通道賀。郭芙這時方始省悟，那日母親和耶律齊相對而笑，便因猜到他師父是老頑童之故。

　　原來耶律齊於十二年前與周伯通相遇，其時他年歲尚幼，與周伯通玩得投機，周伯通便收他為徒。所傳武功雖然不多，但耶律齊聰穎強毅，練功甚勤，竟成為小一輩中的傑出人物。只是周伯通見他規規矩矩，不是小頑童模樣，心中終覺有憾，因此不許他自稱是老頑童的嫡傳弟子。事到如今，想賴也賴不掉了。

　　正熱鬧間，突然山下吹起哨吶，教中弟子傳訊，有敵人大舉來襲。當日全真教既拒蒙古大汗的敕封，復又殺傷多人，丘處機等便知這事決不能就此善罷，蒙古兵遲早會殺上山來，全真教終不能與蒙古大軍對壘相抗，早已安排了棄宮西退的方策。這時全真教的掌教由第三代弟子李志常充任，但遇上這等大事，自仍由全真五子發號施令。丘處機向黃蓉道：「郭夫人，蒙古兵攻山！時機當真不巧，不能讓貧道一盡地主之誼了。」

　　只聽得山下喊殺之聲大作，金鼓齊鳴。原來黃蓉等自南坡上山，蒙古兵卻自北坡上山，前後相差不到半個時辰。

　　周伯通道：「是敵人來了？當真妙不可言，來來來，咱們下去殺他個落花流水。」伸手抓了耶律齊的手腕，說道：「你顯點師父教的功夫，給幾位老師兄們瞧瞧。我看也不差於全真七子。你加上去算全真八子好了。」大凡小孩有了心愛玩物，定要到處顯炫，博人稱賞，方始喜歡。他起初時叫耶律齊不可洩露師承，是嫌他全無頑皮之性，半點不似老頑童如此名師的高徒。但今日師徒相見，高興之下，早將從前自己囑咐的話忘的乾乾淨淨。

　　丘處機道：「師叔，我教數十年經營，先師的畢生心血，不能毀於一旦，咱們今日全身而退，方為上策。」也不等周伯通有何高見，便即傳令：「各人攜帶物事，按派定路程下山。」眾弟子齊聲答應，負了早就打好的包裹，東一隊，西一隊的奔下山去，前幾日中，全真五子和李志常早已分派妥當，何人衝前，何人斷後，何處相會，如何聯絡，曾試演多次，因此事到臨頭，毫不混亂。

　　黃蓉道：「丘道長，貴教安排有序，足見大才，眼前小小難關，不足為患。行見日後捲土重來，自必更為昌盛。此番我們有事來找楊過，就此拜別。」丘處機一怔，道：「楊過？卻不知他是否仍在此山之中？」黃蓉微微一笑，道：「有個同伴知曉他的所在。」

　　說到此時，山下喊殺之聲更加響了。黃蓉心想：「全真教早有佈置，自能脫身。我上山來是找楊過，接女兒，別混在大軍之中，誤了要事。」當下和丘處機等別過，招呼一同上山的諸人，奔到重陽宮後隱蔽之處，對李莫愁道：「李姊姊，就煩指引入墓之法。」

　　李莫愁問道：「你怎知他定在古墓之中？」黃蓉微微一笑，道：「楊過便不在古墓，玉女心經一定在的。」李莫愁一凜，暗道：「這位郭夫人當真厲害，怎地知悉我的心事？」

　　李莫愁隨著眾人自襄陽直至終南，除黃蓉外，餘人對她都毫不理睬，沿途甚是沒趣，自不必說，武氏父子更虎視眈眈的俟機欲置之死地。黃蓉心想：「她對襄兒縱然喜愛，也決不肯冒如此奇險，必定另有重大圖謀。」一加琢磨，想起楊過和小龍女曾以玉女心經的劍術擊敗金輪法王，李莫愁顯然不會這門武功，否則當日與自己動手，豈有不使之理？她自是既想取玉女心經，又怕七人先入古墓取了經去。兩下裡一湊合，便猜中了她的心意。

　　李莫愁心想你既然知道了，不如索性說個明白，便道：「我助你去奪回女兒，你須助我奪回本門武經。你是丐幫幫主，揚名天下的女俠，可不能說了話不算。」黃蓉道：「楊過是我們郭爺的故人之子，和我小有誤會，見面即便冰釋。小女倘若真在他處，他自會還我，說不什麼奪不奪。」李莫愁道：「既然如此，咱們各行其是，便此別過。」說著轉身欲行。

　　黃蓉向武修文使個眼色。武修文長劍出鞘，喝道：「李莫愁，你今日還想活著下終南山麼？」

　　李莫愁心想：單黃蓉一人自己已非其敵，再加上武氏父子，耶律兄妹等人，哪裡還有生路？本來頗有智計，但一遇上黃蓉，竟是縛手縛腳，一切狡猾伎倆全無可施，當下淡淡的道：「郭夫人精通奇門之變，楊過既然在此山上，郭夫人還愁找不到麼？何必要我引路？」

　　黃蓉知她以此要挾，說道：「要找尋古墓的入口，小妹卻無此本事。但想楊過和小龍女雖在墓中隱居，終須出來買米打柴。我們七人分散了慢慢等候，總有撞到他的日子。」意思說你若不肯指引，我們便立時將你殺了，只不過遲幾日見到楊過，也沒什麼大不了。

　　李莫愁一想不錯，對方確是有恃無恐。在這平地之上，自己寡不敵眾，但若將眾人引入地下墓室，那時憑著地勢熟悉，便能設法逐一暗害，說道：「今日你們恃眾凌寡，我別無話說，反正我也是要去找楊過，你們跟我來罷！」穿荊撥草，從樹叢中鑽了進去。

　　黃蓉等緊跟在後，怕她突然逃走。見她在山石叢中穿來插去，許多處所明明無路可通，但東一轉，西一彎，居然別有洞天。這些地勢全是天然生成，並非人力佈置，因此黃蓉雖通曉五行奇門之術，卻也不能依理推尋，心想：「有言道是『巧奪天工』，其實天工之巧豈是人能所奪？」

　　行了一頓飯時分，來到一條小溪之旁，這時蒙古兵吶喊之聲仍然隱隱可聞，但因深處林中聽來似乎極為遙遠。

　　李莫愁數年來處心積慮要奪玉女心經，上次自地底溪流出墓，因不諳水性，險些喪命，此後便在江河中熟習水性，此次乃有備而來。她站在溪旁，說道：「古墓正門已閉，若要開啟，須費窮年累月之功。後門是從這溪中潛入，哪幾位和我同去？」

　　郭芙和武氏兄弟自幼在桃花島長大，每逢夏季，日日都在大海巨浪之中游泳，因此精通水性，三人齊聲道：「我去！」武三通也會游泳，雖然不精，但也沒將這小溪放在心上，說道：「我也去。」

　　黃蓉心想李莫愁心狠手辣，若在古墓中忽施毒手，武三通等無一能敵，本該自己在側監視但產後滿月不久，在寒水中潛泳只怕大傷中元，正自躊躇，耶律齊道：「郭伯母你在這兒看守，小侄隨武伯父一同前往。」

　　黃蓉大喜，此人精明幹練，武功又強，有他同去，便可放心，問道：「你識水性麼？」耶律齊道：「游水是不大行的，潛泳勉強可以對付。」黃蓉心中一動，道：「是在冰底練的麼？耶律齊道：「是。」黃蓉又道：「在哪裡練的？」耶律齊道：「晚輩幼時隨家父在□難河畔住過幾年。」原來蒙古苦寒，那□難河一年中大半日子都是雪掩冰封。蒙古武士中體質特強之人常在冰底潛水，互相賭賽，以遲出冰面為勝。

　　黃蓉見李莫愁等結束定當，便要下溪，當下無暇多問，只低聲道：「人心難測，多加小心！」她對女兒反而不再囑咐，這姑娘性格莽撞，叮嚀也是無用，只有她自己多碰幾次壁，才會得到教訓。

　　耶律，完顏二女不識水性，與黃蓉留在岸上。李莫愁當先引路，自溪水的一個洞穴中潛了進去。耶律齊緊緊跟隨。郭芙與武氏父子又在其後。

　　耶律齊等五人跟著李莫愁在溪水暗流中潛行。地底通道時寬時窄，水流也是忽急忽緩，有時水深沒頂，有時只及腰際，潛行良久，終於到了古墓入口。李莫愁鑽了進去。五人魚貫而入，均想：「若非得她引路，焉能想到這溪底竟然別有天地？」這時身周雖已無水，卻仍是黑漆一團，五人手拉著手，唯恐失散，跟著李莫愁曲曲折折的前行。

　　又行多時，但覺地勢漸高，腳下已甚乾燥，忽聽得軋軋聲響，李莫愁推開了一扇石門，五人跟著進去。只聽得李莫愁道：「此處已是古墓中心，咱們少憩片刻，這便找楊過去。」自入古墓，武三通和耶律齊即半步不離李莫愁身後，防她使奸行詐，然伸手不見五指，只有以耳代目，凝神傾聽。郭芙和武氏兄弟想來都自負膽大，但此時深入地底，雙目又如盲了一般，都不自禁怦怦心跳。

　　縱然用兵刃將毒針砸開，仍不免傷及自己人。耶律齊心想若容她亂發暗器，己方五人必有傷亡，只有上前近身搏擊，叫她毒針發射不出，才有生路。郭芙心中也是這個主意，兩人不約而同的向李莫愁發聲處撲去。

　　豈知李莫愁三句話一說完，當眾人愕然之際，早已悄沒聲的退到了門邊。耶律齊和郭芙縱身撲上，使的都是近身搏鬥的小擒拿法，勾腕拿肘，要叫李莫愁無法發射暗器。兩人四手一交，郭芙首先發覺不對，「咦」的一聲叫了出來。耶律齊雙手一翻一帶，已抓住了兩隻手腕，但覺肌膚滑膩，鼻中跟著又聞到一陣香氣，直到聽得郭芙呼聲，方始驚覺。

　　只聽得軋軋聲響，石門正在推上。耶律齊和武三通叫道：「不好！」搶到門邊，但聽得風颼颼，兩枚銀針射了過來，兩人側身避過，伸手再去推石門時，那門已然關上，推上去竟如撼山丘，紋絲不動。

　　耶律齊伸手在石門上下左右摸了一轉，既無鐵環，又無拉手。他隨即沿牆而行，在室中繞了一圈，察覺這石室約莫兩丈見方，四周牆壁儘是粗糙堅厚的石塊。他拔出長劍，用劍柄在石門上敲了幾下，但聽得響聲鬱悶，顯是極為重實。這石門乃是開向室內，只有內拉才能開啟，但苦於光禿禿的無處可資著手。郭芙急道：「怎麼辦？咱們不是要活活的悶死在這兒麼？」耶律齊聽她說話聲音幾乎要哭了出來，安慰道：「別擔心。郭夫人在外面接應，定有相救之策。」一面四下摸索，尋找出路。

　　李莫愁將武三通等關在石室之中，心中極喜，暗想：「這幾個傢伙出不來啦。師妹和楊過只道我不識水性，說什麼也料不到我會從秘道進來偷襲。只不知他二人是否真的在內？」心知只有不發出半點聲息，才有成功之望，否則當真動手，只怕此時已然敵不過二人中任何一個，於是除去鞋子，只穿布襪，雙手都扣了冰魄銀針，慢慢的一步步前行。

　　連日來小龍女坐在寒玉床上，依著一個所授的逆沖經脈之法，逐一打通週身三十六處大穴。這時兩人正在以內息沖激小龍女任脈的「膻中」穴。此穴正當胸口，在「玉堂」穴之下一寸六分，古醫經中名之曰「氣海」，為人身諸氣所屬之處，最是要緊不過。兩人全神貫注，不敢有絲毫怠忽。小龍女但覺頸下「紫宮」，「華蓋」，「玉堂」三穴中熱氣充溢，不住要向下流動，同時寒玉床上的寒氣也漸漸凝聚在臍上「鳩尾」，「中庭」穴中，要將頸口的一股熱氣拉將下來。只是熱氣衝到「膻中穴」處便給撞回，無法通過。她心知只要這股熱氣一過膻中，任脈暢通，身受的重傷十成中便好了八成，只是火候未到，半點勉強不得。她性子向來不急，古墓中日月正長，今日不通，留待明日又有何妨？因此綿綿密密，若斷若續，殊無半點躁意，正和了內家高手的運氣法要。

　　楊過卻甚性急，只盼小龍女早日痊可，便放卻了一番心事，但也知這內息運功之事欲速則不達，何況逆行經脈，比之順行又是加倍艱危？但覺小龍女腕上脈搏時強時弱，雖不勻淨，卻無凶兆，當下緩緩運氣，加強衝力。

　　便在這寂無聲息之中，忽聽得遠處「嗒」的一響。這聲音極輕極微，若不是楊過凝氣運息，心神到了至靜的境地，決計不會聽到。過了半晌，又是「嗒」的一聲，卻已近了三尺。

　　楊過心知有異，但怕小龍女分了心神，當這緊急關頭，要是內息走入岔道，輕則傷勢永遠難愈，重則立時斃命，豈能稍有差池？因此心中雖然驚疑，只有故作不知。但過不多時，又是輕輕「嗒」的一響，聲音更近了三尺。他這時已知有人潛入古墓，那人不敢急衝而來，只是緩緩移近。過了一會，軋軋兩聲輕響，停一停，又是軋軋兩響，敵人正在極慢極慢的推開石門。倘若小龍女能於敵人迫近之前衝過「膻中穴」，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可凶險萬分，此時已是騎虎難下，便欲停息不沖，也已不能。

　　只聽得「嗒」的一聲輕響，那人又跨近了一步。楊過心神難持，實不知如何是好，突覺掌心震盪，一股熱氣逼了回來，原來小龍女也已驚覺。楊過忙提內息，將小龍女掌上傳來的內力推了轉去，低聲道：「魔由心生，不聞不見，方是真諦。」練功之人到了一定境界，常會生出幻覺，或耳聞雷鳴，或劇痛齊癢，只有一概當其虛幻，毫不理睬，方不致走火入魔。這時楊過聽腳步聲清晰異常，自知不是虛相，但小龍女正當生死繫於一線的要緊關頭，只有騙她來襲之敵是心中所生的魔頭，任他如何兇惡可怖，始終置之不理，心魔自消。小龍女聽了這幾句話，果然立時寧定。

　　其時古墓外紅日當頭，墓中卻黑沉沉的便如深夜。楊過耳聽腳步聲每響一次，便移近數尺，心想世上除自己夫妻之外，只有李莫愁和洪凌波方知從溪底潛入的秘徑，那麼來者必是她師徒之一。憑著楊過這時的武功，本來自是全不畏懼，只是早不來，遲不來，偏偏於這時進襲，不由得彷徨焦慮，苦無抵禦之計。敵人來的越慢，他心中的煎熬越是深切，凶險步步逼近，自己卻只有束手待斃。他額頭漸漸滲出汗珠，心想：「那日郭芙斬我一臂，劍鋒倏然而至，雖然痛苦，可比這慢慢的熬迫爽快得多。」

　　又過一會，小龍女也已聽得明明白白，知道決非心中所生幻境，實是大難臨頭，想要加強內息，趕著衝過「膻中穴」，但心神稍亂，內息便即忽順忽逆，險些在胸口亂竄起來。就在此時，只聽腳步之聲細碎，倏然間到了門口，颼颼數聲，四枚冰魄銀針射了過來。

　　這時楊過和小龍女便和全然不會武功的常人無異，好在兩人早有防備，一見毒針射到，同時向後仰臥，手掌卻不分離，四枚毒針均從臉邊掠過。李莫愁沒想到他們正自運功療傷，生怕二人反擊，因此毒針一發，立即後躍，若她不是心存懼怕，四針發出後跟著又發四針，他二人決計難以躲過。

　　李莫愁隱隱約約只見二人並肩坐在寒玉床上。她一擊不中，已自惴惴，見二人並不起身還手，更不明對方用意，當即斜步退至門邊，手持拂塵，冷冷的道：「兩位別來無恙！」

　　楊過道：「你要什麼？」李莫愁道：「我要什麼，難道你不知麼？」楊過道：」你要玉女心經，是不是？好，我們在墓中隱居，與世無爭，你就拿去罷。」李莫愁將信將疑，道：「拿來！」

　　這玉女心經刻在另一間石室頂上，楊過心想：「且告知她真相，心經奧妙，讓她慢慢參悟琢磨就是。我們只消有得幾個時辰，姑姑的『膻中穴』一通，那時殺她何難？」但此時小龍女內息又是狂竄亂走，楊過全神扶持，無暇開口說話。

　　李莫愁睜大眼睛，凝神打量兩人，朦朦朧朧見到小龍女似乎伸出一掌，和楊過的手掌相抵，心念一動，登時省悟：「啊，楊過斷臂重傷，這小賤人正以內力助他治療。此刻行功正到了緊要關頭，今日不傷他二人性命，此後怎能更有如此良機？」她這猜想雖只對了一半，但忌憚之心立時盡去，縱身而上，舉起拂塵便往小龍女頂門擊落。

　　小龍女只感勁風襲頂，秀髮已飄飄揚起，只有閉目待死。便在此時，楊過張口一吹，一股氣息向李莫愁臉上噴去。他這時全身力內都用以助小龍女打通脈穴，這口氣中全無勁力，只是眼見小龍女危急萬分，唯一能用以擾敵的也只是吹一口氣罷了。

　　李莫愁卻素知楊過詭計多端，但覺一股熱氣撲面吹到，心中一驚，向後躍開半丈，她自因智力不及而慘敗在黃蓉手下之後，處處謹慎小心，未暇傷敵，先護自身，躍開後覺得臉上也無異狀，喝道：「你作死麼？」

　　楊過笑道：「那日我借給你一件袍子，今日可帶來還我麼？」李莫愁想起當日與鐵匠馮默風激鬥，全身衣衫都被火紅的大鐵錘燒爛，若非楊過解袍護體，那一番出醜可就狼狽之極了。按理說，單憑這贈袍之德，今日便不能傷他二人性命，但轉念一想，此刻心腸稍軟，他日後患無窮，當下欺身直上，左掌又拍了過去。

　　危難之中，楊過陡然間情急智生，想起先幾日和小龍女說笑，曾說我若雙臂齊斷，你只好抓住我的腳板底了，耳聽得掌風颯然，李莫愁的五毒神掌又已擊到，當下不遑細想，猛地裡頭下腳上，倒豎過來，同時雙腳向上一撐，揮脫鞋子，喝道：「龍兒，抓住我腳！」左掌斜揮，啪的一聲，和李莫愁手掌相交。他身上一股極強的內力本來傳向小龍女身上，突然內縮，登時生出粘力，將李莫愁的手掌吸住。便在同時，小龍女也已抓住了他的右腳。

　　李莫愁忽見楊過姿勢古怪，不禁一驚，但隨即想起那日他抵擋自己的「三無三不手」便曾這般怪模怪樣，也沒什麼了不起，當下催動掌力，要將楊過斃於當場。當年她以五毒神掌殺得陸家莊雞犬不留之時，掌力已極為凌厲，經過這些年的修為，更是威猛悍惡。楊過但覺一股熱氣自掌心直逼過來，竟不抗拒，反而加上自己的掌力，一齊傳到了小龍女身上。

　　這麼一來，變成李莫愁和楊過合力，協助小龍女通關衝穴。李莫愁所習招數雖不如楊龍二人奧妙，但說到功力修為，自比他二人深厚得多。小龍女驀地裡得了一個強助，只覺一股大力衝過來，「膻中穴」豁然而通，胸口熱氣直至丹田，精神大振，歡然叫道：「好啦，多謝師姊！」鬆手放脫楊過右腳，躍下寒玉床來。

　　李莫愁一愕，她只道是小龍女助楊過療傷，因此催動掌力，想乘機震傷楊過心脈，豈知無意中反而助了敵人。楊過大喜，翻轉身子，赤足站在當地，笑道：「若非你趕來相助，你師妹這膻中大穴可不易打通呢。」李莫愁躊躇未答，小龍女突然：「啊」的一聲，捧住心口，摔倒在寒玉床上。楊過驚問：「怎麼？」小龍女喘道：「她，她，她手掌有毒。」

　　這時楊過頭腦中也是大感暈眩，已知李莫愁運使五毒神掌時劇毒逼入掌心，適才與她手掌相交，不但劇毒傳入自己體內，更傳到了小龍女身上。

　　楊過提起玄鐵重劍，喝道：「快取解藥來！」舉劍當頭砍下。李莫愁舉拂塵擋架，錚的一聲，精鋼所鑄的拂塵斷為兩截，虎口也震得鮮血長流。她這柄拂塵以柔力為主，不知會過天下多少英雄豪傑，但被人兵刃震斷，卻是從未有之事，只嚇得她心驚膽戰，急忙躍出石室。楊過提劍追去，左臂前送，眼見這一劍李莫愁萬難招架得住，不料體內毒性發作，眼前金星亂冒，手臂酸軟無力，噹的一聲，玄鐵劍掉落在地。

　　李莫愁不敢停步，向前竄出丈餘，這才回過頭來，只見楊過搖搖晃晃，伸手扶住牆壁，心想：「這小子武功古怪之極，稍待片刻，讓他毒發跌倒，才可走近。」

　　楊過咽喉乾痛，頭漲欲裂，當下勁貫左臂，只待李莫愁近前，一掌將她擊斃，手掌已按住玄鐵劍的劍柄。李莫愁這時已成驚弓之鳥，不敢貪功冒進，算定已立於不敗之地，仍是站著靜觀其變。

　　楊過心想多挨一刻時光，自己和小龍女身上的毒便深一層，拖延下去，只與敵人有利，當下吸一口氣，內息流轉，暈眩少止，握住玄鐵劍劍柄，站了起來，反身伸臂抱住小龍女腰間，喝道：「讓路！」大踏步向外走出。李莫愁見他氣勢凜然，不敢阻攔。

　　楊過只盼走入一間石室，關上室門讓李莫愁不能進來，小龍女任督兩脈已通，只須半個時辰，兩人便可將體內毒液逼出。此事比之打通關脈易過百倍。楊過幼時中了李莫愁銀針之毒，一得歐陽鋒傳授，即時將毒液驅出，眼前兩人如此功力，自是毫不為難。

　　李莫愁自也知他心意，哪容他二人驅毒之後再來動手？她不敢逼近襲擊，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和楊過始終相距五尺。楊過站定了等她過來，她也即站定不動。

　　楊過但覺胸腔中一顆心越跳越是厲害，似乎要從口中竄將出來，實在無法再行支持，跌跌衝衝的奔進一間石室，將小龍女在一張石桌上一放，伸手扶住桌面，大聲喘氣，明知李莫愁跟在身後，也顧不得了。稍過片刻，才知竟是來到停放石棺之處，自己手上所扶、小龍女置身的所在，乃是一具石棺。

　　李莫愁從師學藝之時，在古墓中也住過不少時候，暗中視物的本事雖然不及楊龍二人，卻也瞧清楚石室中並列五具石棺，其中一具石棺棺底便是地下秘道的門戶，她適才正是由此進，心想：「你們想從這裡逃出去嗎？這次可沒這麼容易了。」

　　三人一坐一站，另一個斜倚著身子，一時石室中只有楊過呼呼喘氣之聲。楊過身子搖晃幾下，嗆啷一聲，玄鐵劍落地，隨即仆跌下去，撲在小龍女身上，跟著手中一物飛出，啪的一聲輕響，飛入一具空棺之中，叫道：「李莫愁，這玉女心經總是不能讓你到手。啊喲......」長聲慘叫，便一動也不動了。

　　室中五具石棺並列，三具收斂著林朝英師徒和孫婆婆，另外兩具卻是空的，其中一具是秘道門戶，棺蓋推開兩尺有餘，可容出入，另一具的棺蓋則只露出尺許空隙。李莫愁見楊過將「玉女心經」擲入這具空棺，又驚又喜，但怕又是他的狡計，過了片刻，見他始終不動，這才俯身去摸他臉頰，觸手冰涼，顯已死去，哈哈大笑，說道：「壞小廝，饒你刁惡，也有今日！」當即伸手入棺中去取心經。

　　但楊過這麼一擲，將「心經」擲到了石棺的另一端，李莫愁拂塵已斷，否則便可用帚尾捲了出來。她伸長手臂摸了兩次，始終抓不到，於是縮身從這尺許的空隙鑽入石棺，爬到石棺彼端，這才抓住「心經」，入手猛覺不妙，似乎是一隻鞋子。

　　便在此時，楊過仰起身子，左臂向前急送，玄鐵劍的劍頭抵住棺蓋，發勁猛推，棺蓋合縫，登時將李莫愁封在棺中！

　　李莫愁自始不知「玉女心經」其時是石室頂上的石刻，總道是一部書冊。楊過假裝慘呼跌倒，撲在小龍女身上，立時除下她腳上一隻鞋子，擲入空棺，軟物碰在石上，倒也似是一本書冊。他擲出鞋子當即經脈倒轉，便如僵死一般。其實他縱然中毒而死，也不會瞬息只間便已全身冰冷，一個人心停脈歇，至少也得半個時辰之後全身方無熱氣。李莫愁大喜之下，竟至失察。此舉自是凶險萬分，李莫愁倘若不理他死與不死，在他頂門上先補上一掌五毒神掌，楊過自不免假死立變真死，但身處絕境，也只有行險以求僥倖，居然一舉成功。

　　楊過推上棺蓋，勁貫左臂，跟著又用重劍一挑，喝一聲：「起！」將另一具空棺挑了起來，砰的一聲巨響，壓在那棺蓋之上。這一棺一蓋，本身重量已在六百斤以上，加之棺蓋的筍頭做得極是牢固，合縫之後，李莫愁武功再高，無論如何也逃不出來了。

　　楊過中毒後心跳頭痛，隨時均能暈倒不起，只是大敵當前，全憑著一股強勁的心意支持到底，待得連挑兩劍，已是神困力乏，拋下玄鐵劍，掙扎著走到小龍女身旁，以歐陽鋒所授之法，先將自身的毒質逼出大半，然後伸左掌和小龍女右掌相抵，助她驅毒。

　　郭芙，耶律齊等被困於石室之中，眾人從溪底潛入，身上攜帶的火折盡數浸濕，難以著火，黑暗中摸索了一會，哪裡找得著出路？五人無法可施，只得席地枯坐。

　　武三通不住的咒罵李莫愁陰險惡毒。郭芙本已萬分焦急愁悶，聽武三通罵個不停，更是煩躁，忍不住說道：「武伯伯，那李莫愁陰險惡毒，你又不是今天才知，怎麼你毫不防備？這時再來背後痛罵，又有何用？」武三通一怔，答不出話來。

　　武氏兄弟和郭芙重會以來，各懷心病，當和耶律兄妹，完顏萍等在一起之時，大家有說有笑，但從不曾相互交談，這時武修文聽她出言搶白父親，忍不住道：「咱們到古墓來，是為了救你妹子，即然不幸遭難，大家一起死了便是，你又發什麼小姐脾氣了......」他還待要說，武敦儒叫道：「弟弟！」武修文這才住口，他說這番話時心意激動，但話一出口，自己也是大為詫異。他從來對郭芙千依百順，怎敢有半分衝撞，豈知今日居然厲聲疾言的數說她起來？

　　郭芙也是一怔，待要還嘴，卻又說不出什麼道理，想到不免要生生悶死在這古墓之中，從此不能再見父母之面，心中一痛，黑暗中也看不清週遭物事，伏在一塊什麼東西上面，嗚嗚咽咽哭了起來。武修文聽她哭泣，心中過意不去，說道：「好啦，是我說得不對，跟你賠不是啦。」郭芙哭道：「賠不是又有什麼用？」哭得更加厲害起來，順手拉起手邊一塊布來擤了擤鼻涕，猛地發覺，原來是靠在一人的腿上，拉來擦鼻涕的竟是那人的袍角。

　　郭芙一驚，急忙坐起身子，她聽武三通父子都說過話，那三人都不是坐在她身邊，只有耶律齊始終默不作聲，那麼這人自然是他了。她羞得滿臉通紅，囁嚅道：「我......」

　　耶律齊忽道：「你聽，什麼聲音？」四人側耳傾聽，卻聽不到什麼，耶律齊道：「嗯，是嬰兒啼哭。郭姑娘，定是你的妹子。」這聲音隔著石壁，細弱游絲，若不是他內功修為了得，耳音特強，決計聽不出來。他站起身來走了幾步，哭聲登時減弱，心中一動：「嬰兒哭聲既能傳到，這石室或有通氣之處。「當下留神傾聽，要分辨哭聲自何處傳入。

　　他向西走幾步，哭聲略輕，向東退回，哭聲又響了些，斜趨東北，哭聲聽得更是清晰。於是走到東北角上，伸劍在石牆上輕輕刺擊，刺到一處，空空空的聲音微有不同，似乎該處特別薄些。他還劍入鞘，雙掌抵住石塊向外推去，全無動靜，他吸一口氣，雙掌力推，跟著使個「粘」字訣，掌力急收，砰的一聲，那石塊竟爾被他掌力吸出，掉在地下。

　　郭芙等驚喜交集，齊聲歡呼，奔上去你拉我扳，又起出了三塊石頭。此時身子已可通過，眾人魚貫鑽出，循聲尋去，到了一間小小的石室。郭芙黑暗中聽那孩子哭得極響，當即伸手抱起。

　　這嬰兒正是郭襄。楊過為了相助小龍女通脈，又和李莫愁對敵，錯過了餵食的時刻，因此哭得甚是厲害。郭芙竭力哄她，又拍又搖，但郭襄餓狠了，越哭越凶。郭芙不耐煩起來，將妹子往武三通手裡一送，道：「武伯伯，你瞧瞧有什麼不對了。」

　　耶律齊伸手在桌上摸索，摸到了一隻燭台，跟著又摸到了火刀火石，當下打火點燭。眾人在沉沉黑暗之中悶了半日，眼前突現光明，都是胸襟大爽，齊聲歡呼。

　　武三通究竟生過兒子，聽了郭襄如此哭法，知是為了肚餓，見桌上放有調好的蜜水，又有一隻木雕的小匙，便舀了一匙蜜水餵她。蜜一入口，郭襄果然止哭。耶律齊笑道：「若不是小郭姑娘餓了大哭，只怕咱們都要死在那間石室裡了。」

　　武三通恨恨的道：「這便找李莫愁去。」各人拉斷桌腿椅腳，點燃了當作火把，沿著甬道前行。每到轉角之處，武敦儒便用劍尖劃了記號，生怕回出時迷失道路。

　　五人進了一室又是一室，高舉火把，尋覓李莫愁的蹤跡，見這座古墓規模龐大，通道曲折，石室無數，均是驚詫不已，萬想不到一條小溪之下，竟會隱藏著如是宏偉的建構。

　　待走進小龍女的臥室，見到地下有幾枚冰魄銀針。郭芙以布裹手，拾起兩枚，說道：「待會我便用這毒針還敬那魔頭一下。」

　　楊過以內力助小龍女驅除毒質，眼見她左手五指指尖上微微滲出黑水，只須再有一頓飯時分便可毒質盡除，忽聽得通道中有腳步聲響，共有五人過來。楊過暗暗吃驚，心想每當緊急關頭，總是有敵人來襲，李莫愁一人已難應付，何況更有五人？小龍女關脈初通，內力不固，毒質若不立即驅出，勢必侵入要穴，正自彷徨，突見遠處火光閃動，那五人行得更加近了。楊過伸臂抱起小龍女，躍進壓在李莫愁之上的那空棺之中，伸掌推攏棺蓋，只是不合筍頭，以防難以出來。

　　他二人剛躲進石棺，耶律齊等便即進來。五人見室中放著五具石棺，都是一怔，隱約均覺事太過巧合，大是凶兆，郭芙忍不住道：「哼，咱們這兒五個人，剛好有五口棺材！」

　　楊過和小龍女在石棺中聽到郭芙的聲音，均感奇怪：「怎麼是她？」楊過左掌仍是不離小龍女手掌，要趕著驅出毒質。他聽來者五人之中有郭芙在內，雖覺奇怪，卻是心中一寬，料想她還不致乘人之危，當下一聲不響，全心全意的運功驅毒。

　　耶律齊已聽到石棺中的呼吸之聲，心想李莫愁躲在棺中，必有詭計，這次可不能再上她當，當即做個手勢，叫各人四下裡圍住。郭芙見棺蓋和棺身並未合攏，從縫中望進去尚可見到衣角，料定必是李莫愁躲著，哈哈一笑，心想：「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左掌用力將棺蓋一推，兩枚冰魄銀針便激射進去。

　　這兩枚銀針發出，相距既近，石棺中又無空隙可以躲閃。楊龍二人齊叫：「啊喲！」一針射中了楊過右腿，另一針射中小龍女左肩。

　　郭芙銀針發出，正大感得意，卻聽石棺中經傳出一男一女的驚呼聲，她心中怦然一跳，也「啊喲」一聲叫了出來。耶律齊左腿飛出，砰彭一響，將棺蓋踢在地下。楊過和小龍女顫巍巍的站起來，火把光下但見二人臉色蒼白，相對淒然。

　　郭芙不知自己這一次所闖的大禍更甚於砍斷楊過一臂，心中只略覺歉疚，賠話道：「楊大哥，龍姊姊，小妹不知是你兩位，發針誤傷。好在我媽媽有醫治這毒針的靈藥，當年我的兩隻雕兒給李莫愁銀針傷了，也是媽媽給治好的。你們怎麼好端端的躲在棺材之中？誰又料得到是你們呢？」

　　她想自己斬斷了楊過一臂，楊過卻弄曲了她的長劍，算來可說已經扯平，何況爹爹媽媽又為此狠狠責罵過自己，心想：「我不來怪你，也就是了。」她自幼處於順境，旁人瞧在她父母份上，事事趨奉容讓，因此她一向只想到自己，絕少為旁人打算，說到後來，倒似楊龍二不該躲在石棺之中，以致累得她嚇了一跳。她哪知小龍女身中這枚銀針之時，恰當體內毒質正要順著內息流出，突然受到如此劇烈的一刺，五毒神掌上的毒質盡數倒流，侵入週身諸處大穴，這麼一來，縱有靈芝仙丹，也已無法解救。李莫愁的銀針不過是外傷，但教及時醫治，原本無礙，然毒質內侵，厲害處卻相差不可以道理計了。

　　小龍女在一剎那之間，但覺胸口空蕩蕩的宛似無物，一顆心竟如不知到了何處，轉頭瞧楊過時，只見他眼光之中又是傷心，又是悲憤，全身發顫，便似一生中所受的憂患屈辱盡數要在這時候發洩出來。小龍女不忍見他如此淒苦，輕聲道：「過兒，咱們命該如此，也怨不得旁人，你別太氣苦了。」伸手先替他拔下腿上銀針，然後拔下自己肩頭的毒針。這冰魄銀針是她本師所傳，和李莫愁自創的五毒神掌毒性全然不同，本門解藥她是隨身攜帶的，取出來給楊過服了一顆，自己服了一顆。楊過恨極，呸的一聲，將解藥吐在地下。

　　郭芙怒道：「啊喲，好大的架子啊。難道我是存心來害你們的嗎？我向你們賠了不是，也就是了，怎麼發這般大的脾氣？小小一兩枚針兒，又有什麼了不起啦？」武三通見楊過臉上傷心之色漸隱，怒色漸增，又見他彎腰拾起地下一柄黑黝黝的大劍，知道情勢不對，忙上前勸道：「楊兄弟請別生氣。我們五人給李莫愁那魔頭困在石室之中，好容易逃了出來，郭姑娘一時魯莽，失手......」

　　郭芙搶著道：「怎麼，是我魯莽了？你自己也以為是李莫愁，否則怎地不作聲？」武三通瞧瞧楊過，瞧瞧郭芙，不知如何勸說才好。

　　小龍女又取出一顆解藥，柔聲道：「過兒，你服了這顆藥。難道連我的話你也不聽了？」楊過聽小龍女這般溫柔纏綿的勸告，張開口來，吞了下去，想起兩人連日來苦苦在生死之間掙扎，到頭來終成泡影，再也忍耐不住，突然跪倒，伏在石棺上放聲大哭。

　　武三通等面面相覷，均想他向來十分硬朗，怎地今日中了小小一枚銀針，便如此痛哭起來？

　　小龍女伸手撫摸楊過頭髮，說道：」過兒，你叫他們出去罷，我不喜歡他們在這裡。「她從不疾言厲色，」我不喜歡他們在這裡「這句話中，已含了她最大的厭憎和憤慨。

　　楊過站起身來，自郭芙起始，眼光逐一橫掃過去，他雖怒極恨極，終究知道郭芙發射銀針實是無心之過，除了怪她粗心魯莽之外，不能說她如何不對，何況縱然一劍將她劈死，也救不了小龍女的性命。他提劍凝立，目光如炬，突然舉起玄鐵重劍，噹的一聲巨響，火花一閃，竟爾將他適才躲藏在內的石棺砍為兩段。這一劍不單力道沉雄絕倫，其中更蘊蓄著無限傷心悲憤。

　　郭芙等見他這一劍竟有如斯威力，不禁都驚得呆了。眼見這石棺堅厚重實，系以花崗石鑿成，一個石匠若要將之斷為兩截，非用大斧大鑿窮半日之功不可。倘若楊過用的是開山巨斧或厚背大砍刀，猶有可說，長劍卻自來以輕捷靈動為尚，便是寶劍利刃，和這般堅石硬碰也是非損即折，豈知這柄劍斫石如泥，刃落棺斷。

　　楊過見五人愕然相顧，厲聲喝道：「你們來做什麼？」武三通道：「楊兄弟，我們是隨著郭夫人來找你的。」楊過怒道：「你們要來奪回她的女兒，是不是？為了這小小嬰兒，你便忍心害死我的愛妻。」武三通驚道：「害死你的愛妻？啊，是龍姑娘」他見小龍女穿的是新娘服飾，登時會意，忙道：「你夫人中了毒針，郭夫人有解藥，她便在外面。」楊過呸的一聲，喝道：「你們這麼來一擾，毒質侵入了我愛妻週身大穴。郭夫人便怎麼了？她難道還有起死回生的本事麼？」武三通因楊過有救子之恩，對他極是尊敬，雖聽他破口斥責，也絲豪不以為忤，只喃喃的道：「毒質侵入了週身大穴，這便如何是好？」

　　這一旁卻惱了郭芙，聽楊過言語中對她母親頗有不敬，勃然大怒，喝道：「我媽媽什麼地方對你不起了？你幼時無家可歸，不是我媽收留你的麼？她給你吃，給你著，你，哼，到頭來反而忘恩負義，搶我妹子。」這時她早知妹子雖落入楊過手中，並非他存有歹意，既和他鬥上了口，想不到什麼話可以反唇相稽，便又牽扯了這件事。

　　楊過冷笑道：「不錯，我今日正要忘恩負義。你說我搶這孩子，我便搶了永遠不還，瞧你拿我怎麼？」郭芙左臂一緊，牢牢抱住妹子，右手高舉火把，擋在身前。武三通急道：「楊兄弟，你夫人既然中毒，快設法解毒要緊......」

　　楊過淒然道：「武兄，沒有用的。」突然間一聲長嘯，右袖捲起一拂，郭芙等五人猛覺一陣疾風掠過，臉上猶似刀割，熱辣辣的生疼，五枝火把一齊熄滅，眼前登時漆黑一團。郭芙大叫一聲「啊喲！」耶律齊生怕楊過傷害於她，縱身搶上，只聽得郭襄「啊啊」一聲啼哭，已出了石室。眾人驀地一驚，哭聲已在數丈之外，身法之快，宛如鬼魅。

　　郭芙叫道：「我妹子給他搶去啦。」武三通叫道：「楊兄弟，龍姑娘！楊兄弟，龍姑娘！」卻哪裡有人答應？各人均無火折，黑沉沉瞧不見週遭情勢。耶律齊道：「快出去，別給他關在這裡。」武三通怒道：「楊兄弟大仁大義，怎會做這等事？」郭芙道：「他仁義個......還是快走的好，在這裡幹什麼？」剛說了這句話，忽聽得石棺中喀喀兩響，因有棺蓋相隔，聲音甚是鬱悶。

　　郭芙大叫：「有鬼！」拉住了身旁耶律齊的手臂。武三通等聽清楚聲音卻是從石棺中發出，似乎有殭屍要從棺中爬將出來。黑暗之中，人人毛骨悚然。

　　耶律齊向武三通低聲道：「武叔叔，你在這裡，我在那邊。殭屍若是出來，咱們四掌齊施打他個筋折骨斷。」他反手握住郭芙手腕，拉她站在自己身後，生怕鬼物暴起傷人。

　　只聽得忽的一響，棺中有物飛出。武三通和耶律齊早已運勁蓄勢，聽到風聲，同時拍擊下去。兩人手掌碰到那物，齊叫：「不好！」原來擊到的竟是一條長長的石塊，卻是放置在棺中的石枕。兩人這一擊用足了全身之力，將那石枕猛擊下去，撞上石棺，碎片紛飛，石枕裂為數塊，同時風聲颯然，有物掠過身體。武三通和耶律齊待要出掌再擊，那物已然飄然遠去，但聽室外「嘿嘿」幾下冷笑，隨即寂然無聲。

　　武三通驚道：「李莫愁！」郭芙叫道：「不，是殭屍！李莫愁怎會在石棺之中？」耶律齊「嗯」的一聲，並不接口。他不信世上竟有什麼鬼怪，但若說是李莫愁，卻又不合情理，她明明和自己一起進來，楊過和小龍女卻已在古墓多日，她怎會處於楊龍二人身下的棺中？武三通道：「然則李莫愁哪裡去了？」耶律齊道：「這墓中到處透著邪門，咱們還是先出去罷。」郭芙道：「我妹子怎生是好？」武三通道：「咱們沒法子，你媽媽必有妙策，大家出去聽她吩咐便了。」

　　當下眾人覓路而出，潛回溪水。剛從水底鑽上，眼前一片通紅，溪左溪右的樹林均已著火，一股熱氣撲面而來。郭芙驚道：「媽，媽！」卻不聞應聲。驀地裡一棵著了火的大樹直跌下來，耶律齊拉著她向上游急躍，這才避過。此時正當隆冬，草木枯槁，滿山已燒成一片火海。五人雖然浸在溪水之中，大火逼來，臉上仍感滾熱。

　　武三通道：「必是蒙古兵攻打重陽宮失利，放火燒山洩憤。」郭芙急叫：「媽，媽！你在哪裡啊？」忽見溪左一個女子背影正在草間跳躍避火。郭芙大喜，叫道：「媽，媽！」從溪水中縱身而出，奔了過去。武三通叫道：「小心！」喀喇，喀喇幾響，兩株大樹倒下，阻斷了他的眼光。

　　郭芙冒煙突火的奔去，當她在溪水中時，一來思母心切，二來從黑沉沉的古墓中出來，眼前突然光亮異常，目為之炫，不易看得清楚，待得奔到近處，才見背影不對，一怔之間，那人陡然回過身來，竟是李莫愁。

　　原來她被楊過壓在石棺之下，本已無法逃出，後來楊過盛怒之下揮劍斬斷上面一口石棺，下面的棺蓋竟也斬裂，李莫愁死裡逃生，先擲出石枕，再跟著躍出。

　　她閉在棺中雖還不到一個時辰，但這番注定要在棺中活生生悶斃的滋味，實是人生最苦最慘的處境，在這短短的時刻之中，她咬牙切齒，恨極了世上每一個還活著的人，心中只想：「我死後必成厲鬼，要害死楊過，害死小龍女，害死武三通，害死黃蓉......」不論是誰，她都要一一害死。後來她雖然僥倖逃得性命，心中積蓄的怨毒卻是絲毫不減，忽然見到郭芙，當即臉露微笑，柔聲道：「郭姑娘，是你啊，大火燒得很厲害，可要小心了。」

　　郭芙見她神色親近，頗出意料之外，問道：「見到我媽媽麼？」李莫愁走近幾步，指著左首，道：「那邊不是麼？」郭芙順著她手指望去。李莫愁突然欺近，一伸手點中她腰下穴道，笑道：「別性急，你媽就會來找你的。」眼見大火從四面八方逼近，若再逗留，自己性命不保，縱身一躍，疾馳向西。郭芙軟癱在地，只聽李莫愁淒厲的歌聲隔著烈焰傳了過來：「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歌聲漸遠，驀地裡一股濃煙隨風捲至，裹住了郭芙。她四肢伸動不得，被濃煙嗆得大聲咳嗽。武氏父子和耶律齊站在溪水之中，滿頭滿臉都是焦灰，小溪和郭芙之間烈火衝起兩丈高，四人明知她處境危急，但如過去相救，只有陪她一起送命，決計救她不出。

　　郭芙被煙火熏得快將暈去，嚇得連哭也哭不出了，忽聽得東首呼呼聲響，轉過頭來，只見一團旋風裹著一個灰影疾刮而來，旋風到處，火焰向兩旁分開，頃刻間已刮到她身前。風中人影便是楊過。郭芙本以為有人過來相救，正自歡喜，待得看清卻是楊過，身外雖然炙熱，心中宛如一盆冷水澆下，想道：「我死到臨頭，他還要來譏嘲羞辱我一番。」她究竟是郭靖、黃蓉之女，狠狠的瞪著楊過，竟是毫不畏懼。

　　楊過奔到她身邊，挺劍刺去，劍身從她腰下穿過，喝道：「小心了！」左臂向外揮出。玄鐵劍加上他渾厚內力，郭芙便如騰雲駕霧般飛上半空，越過十餘株燒得烈焰沖天的大樹，撲通一聲，掉入了溪水。耶律齊急忙奔上，扶了起來，解開她被封的穴道。郭芙頭暈目眩，隔了一會，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原來楊過帶著小龍女，郭襄出墓，見蒙古兵正在燒山。楊龍二人在這些大樹花草之間一起度過幾年時光，忽見起火，自是甚為痛惜，眼見蒙古軍勢大，無力與抗。楊過不知小龍女毒質侵入要穴與臟腑之後還能支持得多久，當下找了個草木稀少的石洞暫且躲避。

　　過不多久，遙遙望見郭芙為李莫愁所害，大火即將燒到身邊。楊過道：「龍兒，這姑娘害了我不夠，又來害你，今日終於遭到如此報應。」小龍女明亮的眼光凝視著他，奇道：「過兒，難道你不去救她？」楊過恨恨的道：「她將咱們害成這樣，我不親手殺她，已是對得起她父母了」小龍女歎道：「咱們不幸，那是命苦，讓別人快快樂樂的，不很好嗎？」

　　楊過口中雖然如此說，但望見大火燒近郭芙身邊，心裡終究不忍，澀然道：「好！咱們命苦，人家命好！」除下身上浸得濕透的長袍，裹在玄鐵劍上，催動內力急揮，劍上所生風勢逼開大火，救了郭芙脫險。他回到小龍女身邊，頭髮衣衫都已燒焦，褲子著火，雖即撲熄，但腿上已燒起了無數大泡。

　　小龍女抱著郭襄，退到草木燒盡之處，伸手給楊過整理頭髮衣衫，只覺嫁了這樣一位英雄丈夫，心中不自禁的得意，俏立勁風烈焰之間，倚著楊過，臉上露出平安喜樂的神色。楊過凝目望著她，但見大火逼得她臉頰紅紅的倍增嬌艷，伸臂環著她腰間。在這一剎那時，兩人渾忘了世間的一切愁苦和哀傷。

　　他二人站在高處，武氏父子，郭芙耶律齊五人從溪水中隔火仰望，但見他夫婦衣袂飄飄，姿神端嚴，宛如神仙中人。郭芙向來瞧不起楊過，這時猛然間自慚形穢。

　　楊過和小龍女站立片刻，小龍女望著滿山火焰，歎道：「這地方燒得乾乾淨淨，待花草樹木再長，將來不知又是怎生一副光景？」楊過不願她為這些身外之物難過，笑道：「咱倆新婚，蒙古兵放煙火祝賀，這不是千千萬萬對花燭麼？」小龍女微微一笑。楊過道：「到那邊山洞歇一會兒罷，你覺得怎樣？」小龍女道：「還好！」兩人並肩往山後走去。

　　武三通忽的想起一事，縱聲叫道：「楊兄弟，我師叔和朱師弟被困絕情谷，你去不去救他們啊？」楊過一怔，並不答話，自言自語道：「我還管得了這許多麼？」

　　他心中念頭微轉，腳下片刻不停，逕自向山後草木不生的亂石堆中走去。小龍女中毒雖深，一時尚未發作，關穴通後，武功漸復，抱著郭襄快步而行，兩人走了半個時辰，離重陽宮已遠，回頭遙望，大火燒得半邊天都紅了。

　　北風越刮越緊，凍得郭襄的小臉蘋果般紅。小龍女道：「咱們得去找些吃的，孩子又冷又餓，只怕支持不住。」楊過道：「我也真傻，搶了這孩子來不知幹什麼，徒然多個累贅。」小龍女俯頭去親親郭襄的臉，道：「這小妹妹多可愛，你難道不喜歡麼？」楊過笑道：「人家的孩子，有什麼希罕？除非咱倆自己生一個。」小龍女臉上一紅，楊過這句話觸動了她心底深處的母性，心想：「若是我能給你生一個孩兒......唉，我怎能有這般好福氣？」

　　楊過怕她傷心，不敢和她眼光相對，抬頭望望天色，但見西北邊灰撲撲的雲如重鉛，便似要壓到頭上來一般，說道：「瞧這天怕要下大雪，得找家人家借宿才好。」他們為避火勢，行的是山後荒僻無路之處，滿地亂石荊棘，登高四望，十餘里內竟然全無人煙。楊過道：「這一場雪定然不小，倘若大雪封山，那可糟了，說不得，只好辛苦一些，今日須得趕下山去！」

　　小龍女道：「武三叔，郭姑娘她們不知會不會遇上蒙古兵？全真教的道士們不知能否逃得性命？」語意之中，極是掛念。楊過道：「你良心也真忒好了，這些人對你不起，你還是念念不忘的掛懷。難怪當年師祖知你良心太好，怕你日後吃苦，因此要你修習得無情無慾，什麼事都不過問。可你一直關懷我，十多年的修煉前功盡棄，對人人都關懷起來。」

　　小龍女微微一笑，說道：「其實啊，我為你擔心難過，苦中是有甜的。最怕的是你不要我關懷你。」楊過道：「不錯，大苦大甜，遠勝於不苦不甜。我只能發癡發癲，可不能過太太平平，安安靜靜的日子。」小龍女微笑道：「你不是說咱倆要到南方去，種田，養雞，曬太陽麼？」楊過歎道：「我只盼能夠這樣。」

　　又行出數里，天空飄飄揚揚的下起雪來。初時尚小，後來北風漸勁，雪也越下越大。兩人自不放在心上，在大風雪之後展開輕功疾行，另有一番興味。

　　小龍女忽道：「過兒，你說我師姊到哪裡去了？」楊過道：「你又關心起她來了。這一次沒殺了她，也不知......也不知......」他本待說「也不知咱們能活到幾時，日後能不能再殺了她」，但怕惹起小龍女傷心，便不再說下去。小龍女道：「師姊其實也是很可憐的。」楊過道：「她不甘自己獨個兒可憐，要弄得天下人人都如她一般傷心難過。」

　　說話之間，天色更加暗了。轉過山腰，忽見兩株大松樹之間蓋著兩間小小木屋，屋頂上已積了數寸厚白雪。

　　楊過喜道：「好啦，咱們便在這兒住一晚。」奔到臨近，但見板門半掩，屋外雪地中並無足跡，他朗聲道：「過路人遇雪，相求借宿一宵。」隔了一會，屋中並無應聲。

　　楊過推開板門，見屋中無人，桌凳上積滿灰塵，顯是久無人居，於是招呼小龍女進屋。她關上板門，生了一堆柴火。木屋板壁上掛著弓箭，屋角中放著一隻捕兔機，看來這屋子是獵人暫居之處。另一間屋中有床有桌，床上堆著幾張破爛已極的狼皮。楊過拿了弓箭，出去射一隻獐子，回來剝皮開腔，用雪一擦洗，便在火上烤了起來。

　　這時外邊雪愈下愈大，屋內火光熊熊，和暖如春。小龍女咬些熟獐肉嚼得爛了，餵在郭襄口裡。楊過將獐子在火上翻來翻去，笑吟吟的望著她二人。

　　松火輕爆，烤肉流香，荒山木屋之中，別有一番溫馨天地。

## 第30回　離合無常

（１）

　　這段寧靜平安也無多時。郭襄睡去不久，東邊遠遠傳來擦擦擦的踏雪之聲，起落快捷。楊過站起身來，向東窗外望去。只見雪地裡並肩走來兩個老者，一胖一瘦，衣服襤褸，瞧模樣是丐幫中人，勁風大雪之際，諒是要來歇足。楊過此時不願見任何世人，對武林人物更是厭憎，轉頭道：「外邊有人，你到裡面床上睡著，假裝生病。」小龍女抱起郭襄，依言走進內室躺在床上，扯過床邊一張七孔八穿的狼皮蓋在身上。

　　楊過抓起一把柴灰，塗抹臉頰頭頸，將帽沿壓得低低的，又將玄鐵劍藏入內室，耳聽得兩人走近，接著便來拍門。楊過將獐肉油膩在衣衫上一陣亂抹，裝得像個獵人模樣，這才過去開門。

　　那肥胖老丐道：「山中遇上這場大雪，當真苦惱，還請官人行個方便，讓叫化子借宿一宵。」楊過道：「小小獵戶，老丈稱什麼官人？儘管在此歇宿便是。」那肥老丐連聲稱謝。楊過心想自己曾在英雄會上大獻身手，莫要被他們認出了，於是撕下兩條烤熟的獐腿給了二人，說道：「乘著大雪正好多做些活，明兒一早便得去裝機捉狐狸，我不陪你們啦。」胖老丐道：「小官人請便。」

　　楊過粗聲粗氣的道：「大姐兒他媽，咳得好些了嗎？」小龍女應道：「一變天，胸口更是發悶。」說著大聲咳了一陣，伸手輕輕搖醒郭襄。女人咳聲中夾著嬰孩的哭叫，這一家三口的獵戶真是像得不能再像。

　　楊過走進內室，砰的一聲掩上了板門，上床躺在小龍女身旁，心想：「這胖化子忒地面熟，似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時卻想不起來。

　　胖瘦二丐只道楊過真是荒山中的一個窮獵戶，毫沒在意，吃著獐腿，說起話來。瘦丐道：「終南山上大火燒通了天，想是已經得手。」胖丐笑道：「蒙古大軍東征西討，打遍天下無敵手，要剿滅全真教小小一群道士，便似踏死一窩螞蟻。」瘦丐道：「但前幾日金輪法王他們大敗而回，那也是夠狼狽了。」胖丐笑道：「這也好得很啊，好讓四王子知道，要取中國錦繡江山，終究須靠中國人，單憑蒙古和西域的武士可不成。」瘦丐道：「彭長老，這次南派丐幫要是能起得成，蒙古皇帝要封你個什麼官啊？」

　　楊過聽到這裡，猛地記起，這胖老丐曾在大勝關英雄會上見過，只是那時他披裘裹氈，穿的是蒙古人裝束，時時在金輪法王耳畔低聲獻策的，便是此人，心想：「原來這兩個傢伙都是□國賊，這就盡快除了，免得在這裡打攪。」

　　這胖老丐正是丐幫中四大長老之一的彭長老，早就降了蒙古。只聽他笑道：「大汗許的是「鎮南大將軍」的官，可是常言道得好：討飯三年，皇帝懶做。咱們丐幫裡的人，還想做什麼官？」他話是這麼說，語調中卻顯然滿是熱中和得意之情。瘦丐道：「做兄弟的先恭喜你了。」彭長老笑道：「這幾年來你功勞不小，將來自然也少不了你的份兒。」

　　那瘦丐道：「做官我倒不想。只是你答應了的攝魂大法，到底幾時才傳我啊？」彭長老道：「待南派丐幫正式起成，我一當上幫主，咱兩個都空閒下來，我自便傳你。」那瘦丐道：「你當上了南派丐幫的幫主，又封了大蒙古國鎮南大將軍的官，只有越來越忙，那裡還會有什麼空閒？」彭長老笑道：「老弟，難道你還信不過做哥哥的麼？」那瘦丐不再說話，鼻中哼了一聲，顯是不信。楊過心道：「天下只有一個丐幫，自來不分南北，他要起什麼南派丐幫，定是助蒙古人搗鬼。」

　　只聽那瘦丐又道：「彭長老，你答應了的東西，遲早得給。你老是推搪，好教人心灰意懶。」彭長老淡淡的道：「那你便怎樣？」那瘦丐道：「我敢怎樣？只是我武功低，膽子小，沒一項絕技傍身，卻跟著你去幹這種欺瞞眾兄弟的勾當，日後黃幫主、魯幫主追究起來，我想想就嚇得全身發抖，那還是乘早洗手不幹的好。」楊過心想：「瘦老兒性命不要了，膽敢說這樣的話？那彭長老既然胸懷大志，自然心狠手辣。你這人啊，當真是又奸又糊塗。」彭長老哈哈一笑，道：「這事慢慢商量，你別多心。」那瘦丐不語，隔了一會，說道：「小小一隻獐腿吃不飽，我再去打些野味。」說著從壁上摘下弓箭，推門而出。

　　楊過湊眼到板壁縫中張望，只見那瘦丐一出門，彭長老便閃身而起，拔出短刀，躲在門後，耳聽得他腳步聲向西遠去，跟著也悄悄出門。楊過向小龍女笑道：「這兩個奸徒要自相殘殺，倒省了我一番手腳。那胖化子厲害得多，那瘦的決不是他的對手。」小龍女道：「最好兩個都別回來，這木屋安安靜靜的，不要有人來打攪。」楊過道：「是啊。」突然壓低聲音道：「有腳步聲。」只聽西首有人沿著山腰繞到屋後。

　　楊過微微一笑，道：「那瘦老兒回來想偷襲。」推窗輕輕躍出。果見那瘦丐矮著身子在壁縫中張望。他不見彭長老的影蹤，似乎一時打不定主意。楊過走到他的身後，「嘻」的一聲笑。

　　那瘦丐出其不意，急忙回頭，只道是彭長老到了身後，臉上充滿了驚懼之色。楊過笑道：「別怕，別怕。」伸手點了他胸口、脅下、腿上三處穴道，將他提到門前，放眼儘是白茫茫的大雪，童心忽起，叫道：「龍兒，快來幫我堆雪人。」隨手抄起地下白雪，堆在那瘦丐的身上。小龍女從屋中出來相助，兩人嘻嘻哈哈的動手，沒多久間，已將那瘦丐週身堆滿白雪。這瘦丐除了一雙眼珠尚可轉動之外，成為一個肥胖臃腫的大雪人。

　　楊過笑道：「這精瘦乾枯的瘦老頭兒，片刻之間便變得又肥又白。」小龍女笑道：「那個本來又肥又白的老頭兒呢，你怎生給他變一變？」楊過尚未回答，聽得遠處腳步聲響，低聲道：「胖老兒回來啦，咱們躲起來。」兩人回蓬屋中，帶上了房門。小龍女搖動郭襄，讓她哭叫，口中卻不斷安慰哄騙：「乖寶乖，別哭啦。」她一生從不作偽，這般精靈古怪柯勾當她想都沒想過，只是眼見楊過喜歡，也就順著他玩鬧。

(2)

　　彭長老一路回來，一路察看雪地裡的足印，眼見瘦老丐的足印去了又回，顯是埋伏在木屋左近。他隨著足印跟到木屋背後，又轉到屋前。楊過和小龍女在板縫中向外張去，但見他矮身從窗孔中向屋內窺探，右手緊握單刀，全神戒備。

　　瘦老丐身上寒冷徹骨，眼見彭長老站在自己身前始終不覺，只要伸手揮落，便能擊中他要害，苦在身上三處要穴被點，半分動彈圖得。

　　彭長老見屋中無人，甚是奇怪，伸手推開了板門，正在猜想這瘦丐到了何處，忽聽得遠遠傳來腳步聲。彭長老臉上肌肉一動，縮到板門背後，等那瘦丐回來。

　　楊過和小龍女都覺奇怪，那瘦丐明明已成為雪人，怎麼又有人來了？剛一沉吟，已聽出來的共有兩人，原來又有生客到了。彭長老耳音遠遜，直到兩人走近，方才驚覺。

　　只聽得屋外一人說道：「阿彌陀佛，貧僧山中遇雪，向施主求借一宿。」彭長老轉身出來，見雪地裡站著兩個老僧，一個白眉長垂，神色慈祥，另一個身材矮小得多，留著一部蒼髯，身披緇衣，雖在寒冬臘月，兩人衣衫均甚單薄。

　　彭長老一怔之間，楊過已從屋中出來，說道：「兩位大和尚進來罷，誰還帶著屋子走道呢？」便在此時，彭長老突然見到了瘦丐所變成的雪人，察看之下，便即認出，見他變得如此怪異，心下大是驚詫，轉眼看楊過時，但見他神色如常，似是全然不知。

　　楊過迎著兩個老僧進來，尋思：「瞧這兩個老和尚也非尋常之輩，尤其那黑衣僧相貌兇惡，眼發異光，只怕和這彭長老是一路。」說道：「大和尚，住便在此住，我們山裡窮人，沒床給你們睡，你兩位吃不吃野味？」那白眉僧合十道：「罪過，罪過。我們帶有乾糧，不敢勞煩施主。」楊過道：「這個最好。」回進內室，在小龍女耳邊低聲道：「兩個老和尚，看來是很強的高手。」小龍女一皺眉頭，低聲道：「世上惡人真多，便是在這深山之中，也教人不得清靜。」

　　楊過俯眼板壁縫中張望，只見白眉僧從背囊中取出四團炒麵，交給黑衣僧兩團，另兩團自行緩緩嚼食。楊過心想：「這白眉老和尚神情慈和，舉止安祥，當真似個有道高僧，可是世上面善心惡之輩正多，這彭長老何嘗不是笑容可掬，和藹得很？那黑衣僧的眼色卻又如何這般兇惡？」

　　正尋思間，忽聽得嗆啷啷兩響，黑衣僧從懷中取出兩件黑黝黝的鐵鑄之物。彭長老本來坐在凳上，立即躍起，手按刀柄。黑衣僧對他毫不理睬，喀喀兩響，將一件黑物扣在自己腳上，原來是副鐵銬，另一副鐵銬則扣上了自己雙手。楊過和彭長老都詫異萬分，猜不透他自銬手足是何用意，但這麼一來，對他的提防之心便減了幾分。

　　那白眉僧臉上大有關懷之色，低聲道：「又要發作麼？」黑衣僧道：「弟子一路上老是覺得不對，只怕又要發作。」突然間跪倒在地，雙手合十，說道：「求佛祖慈悲。」他說了那句話後，低首縮身，一動不動的跪著，過了一會，身子輕輕顫抖，口中喘氣，漸喘漸響，到後來竟如牛吼一般，連木屋的板壁也被吼聲震動，篷頭白雪撲蔌蔌地掉將下來。彭長老固是驚得心中怦怦而跳，楊過和小龍女也相顧駭然，不知這和尚幹些什麼，從吼聲聽來，似乎他身上正經受莫大的苦楚。楊過本來對他頗懷敵意，這時卻不自禁的起了憐憫之心，暗想：「不知他得了什麼怪病，何以那白眉老僧毫不理會？」

　　再過片刻，黑衣僧的吼聲更加急促，直似上氣不接下氣。那白眉僧緩緩的道：「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悔惱火所燒，證覺自此始......」這幾句偈語輕輕說來，雖在黑衣僧牛吼一般的喘息之中，仍令人聽得清清楚楚。楊過吃了一驚：「這老和尚內功如此深厚，當世不知有誰能及？」只聽白眉僧繼續念偈：「若人罪能悔，悔已莫復憂，如是心安樂，不應常念著。不以心悔故，不作而能作，諸惡事已作，不能令不作。」

　　他念完偈後，黑衣僧喘聲頓歇，呆呆思索，低聲念道：「若人罪能悔，悔已莫復憂......師父，弟子深知過往種種，俱是罪孽，煩惱痛恨，不能自已。弟子便是想著「諸惡事已作，不能令不作。」心中始終不得安樂，如何是好？」白眉僧道：「行事而能生悔，本為難得，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楊過聽到這裡，猛地想起：「郭伯伯給我取名一個過「過」字，表字「改之」，說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的意思。難道這位老和尚是聖僧，今日是來點化我嗎？」

　　黑衣僧道：「弟子惡根難除。十年之前，弟子皈依吾師座下已久，仍然出手傷了三人。今日身內血煎如沸，難以自制，只怕又要犯下大罪，求吾師慈悲，將弟子雙手割去了罷。」白眉僧道：「善哉善哉！我能替你割去雙手，你心中的惡念，卻須你自行除去。若是惡念不去，手足縱斷，有何輔益？」黑衣僧全身骨骼格格作響，突然痛哭失聲，說道：「師父諸般開導，弟子總是不能除去惡念。」

　　白眉僧喟然長歎，說道：「你心中充滿憎恨，雖知過去行為差失，只因少了仁愛，總是惡念難除。我說個「佛說鹿母經」的故事給你聽聽。」黑衣僧道：「弟子恭聆。」說著盤膝坐下。楊過和小龍女隔著板壁，也是默然靜聽。

　　白眉僧道：「從前有只母鹿，生了兩隻小鹿。母鹿不慎為獵人所擄，獵人便欲殺卻。母鹿叩頭哀求，說道：「我生二子，幼小無知，不會尋覓水草，乞假片時，使我告知孩兒覓食之法，決當回來就死。」獵人不許。母鹿苦苦哀告，獵人心動，縱之使去。」

　　「母鹿尋到二子，低頭鳴吟，舔子身體，心中又喜又悲，向二子說道：「一切恩愛會，皆由因緣合，會合有別離，無常難得久。今我為爾母，恆恐不自保，生死多畏懼，命危於晨露。」二鹿幼小，不明其意。於是母鹿帶了二子，指點美好水草，涕淚交流，說道：「吾期行不遇，誤墜獵者手；即當臨屠割，碎身化糜朽。念汝求哀來，今當還就死；憐汝小早孤，努力活自己。」」

　　小龍女聽到這裡，念及自己命不長久，想著「生死多畏懼，命危於晨露」、「憐汝小早孤，努力活自己」這幾句話，忍不住淚水流了下來。楊過明知白眉僧說的只是佛家寓，但其中所述母子親情悲切深摯，也是大為感動。

　　只聽白眉僧繼續講道：「母鹿說完，便和小鹿分別。二子鳴啼，悲泣戀藐，從後緊緊跟隨，雖然幼小奔跑不快，還是跌倒了重又爬起，不肯離開母親。母鹿停步，回頭說道：「兒啊！你們不可跟來，如給獵人見到，母子一同畢命。我是甘心就死，只是哀憐你們稚弱。世間無常，皆有別離。我自薄命，使你們從小便沒了母親。」說畢，便奔到獵人身前。兩小鹿孺慕心切，不畏獵人弓箭，遍尋而至。」

　　「獵人見母鹿篤信死義，捨身守誓，志節丹誠，人所不及；又見三鹿母子難分難捨，憫然惘傷，便放鹿不殺。三鹿悲喜，鳴聲咻咻，以謝獵者。獵人將此事稟報國王，舉國讚歎，為止殺獵惡行。」

(3)

　　黑衣僧聽了這故事，淚流滿面，說道：「此鹿全信重義，母慈子孝，非弟子所能及於萬一。」白眉僧道：「慈心一起，殺業即消。」說著向身旁的彭長老望了一眼，似乎也有向他開導之意。黑衣僧應道：「是！」白眉僧道：「若要補過，唯有行善。與其痛悔過去不應作之事，不如今後多作應作之舉。」說著微微歎息，道：「便是我，一生之中，何嘗不是做了許多錯事。」說著閉目沉思。

　　黑衣僧若有所悟，但心中煩躁，總是難以克制，抬起頭來，只見彭長老笑咪咪的凝望自己，眼中似發光芒。黑衣僧一怔，覺得曾在什麼地方和此人會過，又覺得他這眼色瞧得自己極不舒服，當即轉頭避開，但過不片刻，忍不住又去望了他一眼。彭長老笑道：「下得好大的雪啊，是不是？」黑衣僧道：「是，好大的雪。」彭長老道：「來，咱們去瞧瞧雪景。」說著推開了板門。黑衣僧道：「好，去瞧瞧雪景。」站起身來，和他並肩站在門口。楊過雖隔著板壁，也覺彭長老眼光甚是特異，心中隱隱有不祥之感。

　　彭長老道：「你師父說得好，殺人是萬萬不可的，但你全身勁力充溢，若不和人動手，心裡便十分難過，是不是啊？」黑衣僧迷迷糊糊的應道：「是啊！」彭長老道：「你不妨發掌擊這雪人，打它，那可沒有罪孽。」黑衣僧望著雪人，雙臂舉起，躍躍欲試。這時離二僧到來之時已隔了小半時辰，瘦丐身上又堆了一層白雪，連得他雙眼也皆掩沒。彭長老道：「你雙掌齊發，打這個雪人，打啊！打啊！打啊！」語音柔和，充滿了勸誘之意。黑衣僧運勁於臂，說道：「好，我打！」

　　白眉僧抬起頭來，長長歎了口氣，低聲道：「殺機既起，業障即生。」

　　但聽得砰的一聲響，黑衣僧雙掌擊出，白雪紛紛。那瘦丐身上中掌，震鬆穴道，「啊」的一聲大叫，聲音淒厲，遠遠傳了出去。小龍女輕聲低呼，伸手抓住楊過手掌。

　　黑衣僧大吃一驚，叫道：「雪裡有人！」白眉僧急忙奔出，俯身察看，那瘦丐中了黑衣僧這一下功力深厚之極的鐵掌，早已斃命。黑衣僧神不守舍，呆在當地。

　　彭長老故作驚奇，說道：「這人也真奇怪，躲在雪裡幹什麼？咦，怎麼他手中還拿著刀子？」他以「攝魂大法」唆使黑衣僧殺了瘦丐，心中自是得意，但也不禁奇怪：「這廝居然有這等耐力，躲在雪中毫不動彈。難道白雪塞耳，竟沒聽到我叫人出掌搏擊嗎？」

　　黑衣僧只叫：「師父！」瞪目呆視。白眉僧道：「冤孽，冤孽。此人非你所殺，可也是你所殺。」黑衣僧伏在雪地之中，顫聲道：「弟子不懂。」白眉僧道：「你只道這是雪人，原無傷人之意。但你掌力猛惡，擊掌之際，難道竟無殺人之心麼？」黑衣僧道：「弟子確有殺人之心。」

　　白眉僧望著彭長老，目不轉睛的瞧了一會，目光甚是柔和，充滿了悲憫之意，便只這麼一瞧，彭長老的「攝魂大法」竟爾消於無形。黑衣僧突然叫了出來：「你......你是丐幫的長老，我記起來了！」彭長老臉上笑咪咪的神色於剎那間不見，眉宇間洋溢乖戾之氣，說道：「你是鐵掌幫的裘幫主啊，怎地做了和尚？」

　　這黑衣僧正是鐵掌幫幫主裘千仞。當日在華山絕頂頓悟前非，皈依一燈大師座下為僧。這位白眉老僧，便是與王重陽、黃藥師、歐陽鋒、及洪七公齊名的一燈大師。裘千仞受剃度後法名慈恩，誠心皈佛，努力修為，只是往日作孽太多，心中惡根難以盡除，遇到外誘極強之際，不免出手傷人，因此打造了兩付鐵銬，每當心中煩躁，便自銬手足，以制惡行。這一日一燈大師在湖廣南路隱居之接到弟子朱子柳求救的書信，於是帶同慈恩前往絕情谷去。那知在這深山中遇到彭長老，慈恩卻無意間殺了一人。

　　慈恩出家以來，十餘年中雖有違犯戒律，但殺害人命卻是第一次，一時心中迷惘無依，只覺過去十餘年的修為頃刻間盡付東流。他狠狠瞪著彭長老，眼中如要噴出烈火。

　　一燈大師知道此時已到緊急關頭，如以武功制住他不許動手，他心中惡念越積越重，終有一日堤防潰決，一發而不可收拾，只有盼他善念滋長，惡念漸消，方能入於證道之境。他站在慈恩身旁，輕輕念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直念到七八十聲，慈恩的目光才離開彭長老身上，回進木屋坐倒，又喘起來。

　　彭長老早知裘千仞武功卓絕，卻不認得一燈大師，但見他白眉如雪，是個行將就木的衰僧，渾不放在意下，本想只消以「攝魂大法」制住裘千仞，便可以為所欲為，那知一燈的目光射來，自己心頭便如有千斤重壓，再也施展不出法術，這一來登時心驚膽戰，倘若發足逃走，這裘千仞號稱「鐵掌水上飄」，輕功異常了得，雪地中足跡清楚，那是決計逃不了的，只盼他肯聽白眉老和尚勸人為善的話，不來跟自己為難。他縮在屋角，心中惴惴不安。慈恩喘氣漸急，他一顆心也是越跳越快。

　　楊過聽一燈講了三鹿的故事，想起有生之物莫不樂生惡死，那瘦丐雖然行止邪惡，死有餘辜，但突然間慘遭不幸，卻也頗為憮然，又見慈恩掌力大得異乎尋常，暗想這和尚不知是誰，竟有如此高強武功？

　　但聽得慈恩呼呼喘氣，大聲道：「師父，我生來是惡人，上天不容我悔過。我雖無意殺人，終究免不了傷人性命，我不做和尚啦！」一燈道：「罪過，罪過！我再說段佛經給你聽。」慈恩粗聲道：「還聽什麼佛經？你騙了我十多年，我再也不信你啦。」格喇、格喇兩聲，手足鐵銬上所連的鐵鏈先後崩斷。一燈柔聲道：「慈恩，已作莫憂，勿須煩惱。」

　　慈恩站起身來，向一燈搖了搖頭，驀地裡轉身，對彭長老胸口雙掌推出，砰的一聲巨響，彭長老撞穿板壁，飛了出去。在這鐵掌揮擊之下，自是筋折骨斷，便有十條性命也活不成了。

　　楊過和小龍女聽得巨響，嚇了一跳，攜手從內室出來，只見慈恩雙臂高舉，目露凶光，高聲喝道：「你們瞧什麼？今日一不做，二不休，老子要大開殺戒了。」說著運勁於臂，便要使鐵掌功拍出。

　　一燈大師走到門口，擋到楊龍二人身前，盤膝往地下一坐，口宣佛號，說道：「迷途未遠，猶可知返。慈恩，你當真要沉淪於萬劫不復之境麼？」慈恩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心中混亂已極，善念和惡念不住交戰。此日他在雪地裡行走時胸間已萬分煩躁，待得給「攝魂大法」一攪，又連殺兩人，再也難以自制。眼中望將出來，一燈大師一時是救助自己的恩師，一時卻成為專跟自己作對的大仇人。

　　如此僵立片刻，心中惡念越來越盛，突然間呼的一聲，出掌向一燈大師劈去。一燈舉手斜立胸口，身子微晃，擋了這一掌。慈恩怒道：「你定是要和我過不去！」左手又是一掌，一燈大師伸手招架，仍不還招。慈恩怒道：「你假惺惺作甚？你不還手，枉自送了性命，可別怨我！」

(4)

　　他雖神智混亂，這幾句話卻說得不錯，他的鐵掌功夫和一燈大師的一陽指各擅勝場，當年本在武林齊名。一燈的佛學修為做他師父而有餘，說到武功，要是出一陽指全力周旋，或可勝得一招半式，掌上功夫卻有所不及，這般只挨打而不還手，時候稍久，縱不送命，也必重傷。可是一燈抱著捨身度人的大願大勇，寧受鐵掌擅擊之禍，也決不還手，只盼他終於悔悟。這並非比拚武功內力，卻是善念和惡念之爭。

　　楊過和小龍女眼見慈恩的鐵掌有如斧鉞般一掌掌向一燈劈去，劈到第十四掌時，一燈「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慈恩一怔，喝道：「你還不還手麼？」一燈柔聲道：「我何必還手？我打勝你有什麼用？你打勝我有什麼用？須得勝過自己、克制自己！」慈恩一愣，喃喃的道：「要勝過自己，克制自己！」

　　一燈大師這幾句話，便如雷震一般，轟到了楊過心裡，暗想：「要勝過自己的任性，要克制自己的妄念，確比勝過強敵難得多。這位高僧的話真是至理名言。」卻見慈恩雙掌在空中稍作停留，終於呼的一聲又拍了出去。一燈身子搖幌，又是一口鮮血噴出，白髯和僧袍上全染滿了。

　　楊過見他接招的手法和耐力，知他武功決不在黑衣僧之下，但這般一昧挨打，便是鐵石身軀終於也會毀了。這時他對一燈已然欽佩無已，明知他要捨身點化惡人，但決不能任他如此喪命，心想自己單掌之力，擋不了黑衣僧的鐵掌，回身提起玄鐵重劍，繞過一燈身側，待慈恩又揮掌拍出，便挺劍直刺。

　　玄鐵劍激起勁風，和慈恩的掌風一撞，兩人身子都是微微一搖。

　　慈恩「咦」的一聲，萬萬想不到荒山中一個青年獵人竟有如此高強武功。一燈大師瞧了楊過一眼，也十分詫異。慈恩厲聲喝道：「你是誰？幹什麼？」楊過道：「尊師好言相勸，大師何以執迷不悟？不聽金玉良言，已是不該，反而以怨報德，竟向尊師下毒手，如此為人，豈非禽獸不如？」慈恩大怒，喝道：「你也是丐幫的？跟那個鬼鬼祟祟的長老是一路的麼？」楊過笑道：「這二人是丐幫敗類，大師除惡即是行善，何必自悔？」慈恩一怔，自言自語：「除惡即是行善......除惡即是行善......」

　　楊過隔著板壁聽他師徒二人對答，已隱約明白了他的心事，知他因悔生恨，惡念橫起，又道：「那二人是丐幫叛徒，意引狼入室，將我大漢河山出□於異族。大師殺此二人，實是莫大功德。這二人不死，不知有多少善男信女家破人亡。我佛雖然慈悲，但遇到邪魔外道，不也要大顯神通將之驅滅麼？」

　　楊過所知的佛學盡此而已，實是淺薄之至，但慈恩聽來卻極為入耳。他緩緩放下手掌，一轉念間，猛地想起自己昔日也曾受大金之封，也曾相助異族侵奪大宋江山，楊過這幾句話無異是痛斥自己之非，突然提掌向他劈去，喝道：「小畜生，你胡說八道些什麼？」

　　這一掌既快且狠，楊過只道已用言語打動了他，那料他竟會忽地發難，霎時間掌風及胸，危急中不及運勁相抗，索性順著他掌力縱身後躍，砰彭格喇兩聲響，木屋板壁撞破了一個大洞，楊過飛身到了屋外。一燈大師大吃一驚，暗道：「難道這少年便也如此喪命？瞧來他武功不錯啊！唉，我怎不及時救他性命？」心中好生懊惱。

　　驀地裡屋中柴火一暗，板壁破洞中飆進一股疾風，楊過身隨風至，挺劍向慈恩刺去，喝道：「好，你我今日便較量較量。」慈恩右掌斜劈，欲以掌力震開他劍鋒。可是楊過這路劍法實是獨孤求敗的絕技，雖然年代相隔久遠，不能親得這位前輩的傳授，但洪水練劍，蛇膽增力，仗著神雕之助，楊過所習劍法已仿怫於當年天下無敵的劍魔。慈恩這一掌擊出，楊過劍鋒只稍偏數寸，劍尖仍是指向他左臂。慈恩大駭，向右急閃，才避過了這一劍，立即還掌劈出。兩人個運神功，劍掌激鬥。

　　一燈越看越奇，心想這少年不過二十有餘，竟能與當代一流高手裘鐵掌打成平手，自己見多識廣，卻也認不出他的武功是何家數，這柄劍如此沉重，亦奇妙之至。一回頭間，見小龍女手抱嬰兒，站在門邊，容顏佳麗，神色閑雅，對兩人惡鬥殊不驚惶，暗想：「這個少女也非尋常人物。」隨即見她眉間與人中隱隱有一層黑氣，不禁叫了聲：「啊喲！」小龍女報以一笑，心道：「你瞧出來了。」

　　這時兩人一劍雙掌越鬥越激烈，楊過在兵刃上佔了便宜，慈恩卻多了一條手臂，可說扯了個直。只聽得砰的一聲，木板飛脫一塊，接著格喇聲響，柱子又斷了一條，木屋既小，又非牢固，實容不下兩個高手的劇鬥。劍刃和掌風到處，木板四下亂飛，終於喀喇喇一聲大響，木柱折斷，屋面壓了下來。小龍女抱起郭襄，從窗中飛身而出，一燈在後相護，揮袖拂開了幾塊碎木。

　　北風呼呼，大雪不停，兩人惡鬥不休。慈恩十餘年來從未與人如此酣戰，打得興發，大吼聲中鐵掌翻飛，堪堪拆到百餘招外，但覺對方劍上勁力不斷加重，他年紀衰邁，漸漸招架不住。楊過挺劍當胸刺去，見他斜走閃避，當即鐵劍橫掃，疾風捲起白雪，直撲過去。慈恩雙目被雪蒙住，忙伸手去抹，猛覺玄鐵劍搭上了右肩，陡然間身上猶如壓上了千鈞之重，再也站立不住，翻身跌倒，楊過劍尖直刺其胸，這劍雖不鋒利，力道卻是奇大，只壓得他肋骨向內劇縮，只能呼氣出外，不能吸進半口氣來。

　　便在這時，慈恩心頭如閃電般掠過一個「死」字。他自練成絕藝神功之後，縱橫江湖，只有他去殺人傷人，極少遇到挫折，便是敗在周伯通手下，一直逃到西域，最後還是憑巧計將老頑童嚇退，此時去死如是之近，卻是生平從未遭逢，一想到「死」，不由得大悔，但覺這一生便自此絕，百般過惡，再也無法補救。一燈大師千言萬語開導不了的，楊過這一劍卻登時令他想到：「給人殺死如是之慘，然則我過去殺人，被殺者也是一樣的悲慘了。」

　　一燈大師見楊過將慈恩制服，心想：「如此少年英傑，實在難得。」走上前去，伸指輕輕在劍刃上一點，楊過只覺左臂一熱，玄鐵劍立時盪開。

　　慈恩挺腰站起，跟著撲翻在地，叫道：「師父，弟子罪該萬死，弟子罪該萬死！」一燈微笑，伸手輕撫其背，說道：「大覺大悟，殊非易易。還不謝過這位小居士的教誨？」

　　楊過本就疑心這位老和尚是一燈大師，給他一指盪開劍刃，心想這一陽指功夫和黃島主的彈指神通真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世再無第三人的指力能與之並駕齊驅，當即下拜，說道：「弟子楊過參見大師。」見慈恩向自己跪倒，忙即還禮，說道：「前輩行此大禮，可折煞小人了。適才多有得罪。」指著小龍女道：「這是弟子室人龍氏。快來叩見大師。」小龍女抱著郭襄，襝衽行禮。

　　慈恩道：「弟子適才失心瘋了，師父的傷勢可厲害麼？」一燈淡然一笑，問道：「你可好些了麼？」慈恩歉仄無已，不知說什麼才好。

(5)

　　四人坐在倒塌的木柱之上。楊過約略述說如何識得武三通、朱子柳及點蒼漁隱，又說到自己如何在絕情谷中毒，天竺神僧及朱子柳如何為己去求解藥被困。一燈道：「我師徒便是為此而去絕情谷。你可知這慈恩和尚，和那絕情谷的女谷主有何淵源？」

　　楊過聽彭長老說過「鐵掌幫的裘幫主」，便道：「慈恩大師俗家可是姓裘，是鐵掌幫的裘幫主？」見慈恩緩緩點頭，便道：「如此說來，絕情谷的女谷主便是令妹了。」慈恩道：「不錯，我那妹子可好麼？」楊過難以回答，裘千尺四肢被丈夫截斷筋脈，成為廢人，實在說不上個「好」字。慈恩見他遲疑，道：「我那妹子暴躁任性，若是遭到了孽報，也不足為奇。」楊過道：「令妹便是手足有了殘疾，身子倒是挺安健的。」慈恩歎了口氣，道：「隔了這許多年，大家都老了......嗯，她一向跟她二哥說得來......」說到這裡，呆呆出神，追憶往事。

　　一燈大師知他塵緣未斷，適才所以悔悟，只因臨到生死關頭，惡念突然消失，其實心中孽根並未除去，將來再遇極強的外感，不免又要發作，自己能否活得那麼久，到那時再來維護感化，一切全憑緣法了。

　　楊過見一燈瞧著慈恩的眼光中流露出憐憫之情，忽想：「一燈大師武功決不在他弟子之下，始終不肯還手，定有深意。我這出手，只怕反壞了事。」忙道：「大師，弟子憑不解事，適才輕舉妄動，是否錯了，還請大師指點。」

　　一燈道：「人心難知，他便是將我打死了，也未必便此能大徹大悟，說不定陷溺更深。你救我一命，又令他迷途知反，怎會是錯？老衲深感盛德。」轉頭望著小龍女，問道：「小娘子如何毒入內腑？」楊過聽他一問，似在沉沉黑暗之中突然見到一點光亮，忙道：「她受傷之後正在打通關脈治療，豈知恰在那時中了喂有劇毒的暗器。大師可能慈悲救她一命？」說著不由自主的雙膝跪地。

　　一燈伸手扶起，問道：「她如何打通關脈？內息怎生運轉？」楊過道：「她逆運經脈，又有寒玉床及弟子在旁相助。」一燈聽了他的解釋，不由得嘖嘖稱奇，道：「那位歐陽兄當真是天下奇人，開創逆運經脈之法，實是匪夷所思，從此武學中另擗了一道蹊徑。」伸指搭了小龍女雙手腕脈，臉現憂色，半晌不語。

　　楊過怔怔的瞧著他，只盼他能說出「有救」兩個字來。小龍女的眼光卻始終望著楊過，她早便沒想到能活至今日，見楊過臉色沉重，只為自己擔憂，緩緩的道：「生死有命，豈能強求？過兒，憂能傷人，你別太過關懷了。」

　　一燈自進木屋以來，第一次聽到小龍女說話，瞧她這幾句話語音溫柔，而且心情平和，達觀知命，不禁一怔。他不知小龍女自幼便受師父教誨，靈台明淨，少受物感，本想這姑娘小小年紀，中毒難治，定然憂急萬狀，那知說出話來竟是功行深厚的修道人口吻。心想：「這一對少年夫妻實是人間龍鳳，男的武功如此了得，女的參悟生死，更是不易。我生平所遇，只有郭靖、黃蓉夫婦，方能和他們比肩，我那些弟子無一能及。唉，只是她中毒既深，我受傷之後又使不出一陽指神功。」微一沉吟，說道：「兩位年紀輕輕，修為卻著實不凡，老衲不妨直言......」楊過聽到這裡，一顆心不由得沉了下去，雙手冰冷。

　　只聽一燈續道：「小夫人劇毒透入重關，老衲倘若身未受傷，可用一陽指功夫助她體內毒質暫不發作。然後尋覓靈藥解毒。如今嘛......好在小夫人幼功所積頗厚，老衲這裡有藥一顆，服後保得七日平安。咱們到絕情谷去找到我師弟......」楊過拍腿站起，叫道：「啊，不錯，這位天竺神僧治毒的本事出神入化，必有法子解毒。」

　　一燈道：「倘若我師弟也不能救，那是大數使然。世上有的孩子生下來沒多久便死了，小夫人嫁人之後方始不治，也不為夭。」說到這裡，想起當年周伯通和劉貴妃所生的那個孩子，只因自己由妒生恨，堅不肯為其治傷，終於喪命；而那個孩子，卻是慈恩打傷的。

　　楊過睜大了眼睛望著一燈，心想：「龍兒能否治癒，尚在未定之天，你卻不說一句安慰的言語。」小龍女淡淡一笑，道：「大師說得很是。」眼望身周大雪，淡淡的道：「這些雪花落下來，多麼白，多麼好看。過幾天太陽出來，每一片雪花都變得無影無蹤。到得明年冬天，又有許許多多雪花，只不過已不是今年這些雪花罷了。」

　　一燈點了點頭，轉頭望著慈恩，道：「你懂麼？」慈恩點了點頭，心想日出雪消，冬天下雪，這些粗淺的道理有什麼不懂？

　　楊過和小龍女本來心心相印，對方即是最隱晦的心意相互也均洞悉，但此刻她和一燈對答，自己卻是隔了一層。似乎她和一燈相互知心，自己反而成了外人，這情境自與小龍女相愛以來從所未有，不由大感迷惘。

　　一燈從懷中取出一個雞蛋，交給了小龍女，說道：「世上雞先有呢，還是蛋先有？」這是個千古無人能解的難題。楊過心想：「當此生死關頭，怎地問起這些不打緊的事來？」

　　小龍女接過蛋來，原來是個磁蛋，但顏色形狀無一不像。她微一沉吟，已明其意，道：「蛋破生雞，雞大生蛋，既有其生，必有其死。」輕輕擊碎蛋殼，滾出一顆丸藥，金黃渾圓，便如蛋黃。一燈道：「快服下了。」小龍女心知此藥貴重，於是放入口中嚼碎嚥下。

(6)

　　次晨大雪兀自未止，楊過心想此去絕情谷路程不近，一燈的丸藥雖可續得七日性命，但必須全力趕路，毫不耽擱，方能及時到達，說道：「大師，你傷勢怎樣？」一燈傷得著實不輕，但想救援師弟、朱子柳和小龍女三人，都是片刻延緩不得，當下袍袖一拂，說道：「不礙事。」提氣發足，在雪地裡竄出丈餘。楊過等三人隨後跟去。

　　小龍女服了丸藥後，只覺丹田和暖，精神健旺，展開輕功，片刻間便趕在一燈大師之前。慈恩吃了一驚，心想這嬌怯怯得姑娘原來武功也這生了得。驀地裡好勝心起，腿下發勁，向前急追。一個是輕功天下無雙的古墓派傳人，一個是號稱「鐵掌水上漂」的成名英雄，霎時之間趕出數十丈，在雪地中成為兩個黑點。楊過生怕慈恩忽又惡性發作，加害小龍女，當即追上相護。他輕功不及二人，但內功既厚，腳下勁力自長，初時和二人相距甚遠，行不到半個時辰，前面二人的背影越來越是清晰。

　　忽聽身後一燈笑道：「小居士內力如此深厚，真是難得。師承是誰，能見告麼？」楊過腳步略緩，和他並肩而行，說道：「晚輩武功是我妻子教的。」一燈奇道：「尊夫人可不及你啊？」楊過道：「近數月來，晚輩不知怎的忽地內力大進，自己也不明白是何緣故。」

　　一燈道：「你可服了什麼增長內力的丹藥？」或者是成形的人參、千年以上的靈芝？」楊過搖了搖頭，說道：「晚輩吃過數十枚蛇膽，吃後力氣登時大了許多，不知可有干係？」一燈道：「蛇膽？蛇膽只能驅除風濕，並無增力之效。」楊過道：「這是一種奇蛇之膽，那毒蛇身上金光閃閃，頭頂生有肉角，形狀十分怪異。」一燈沉吟片刻，突然道：「啊，那是菩斯曲蛇。佛經上曾有記載，原來中土也有。聽說此蛇行走如風，極難捕捉。」楊過道：「是一頭大雕銜來給弟子吃的。」一燈讚歎：「這真是曠世難逢的奇緣了。」

　　兩人口中說話，足下毫不停留，又行一會，和小龍女及慈恩二人更加近了。一燈和楊過相視一笑。他二人輕功雖不及小龍女和慈恩，但長途奔弛，最後決於內力深厚。再看前面兩人時，小龍女已落後丈許，以內力而論，她自是不及慈恩。疾行間轉過一個山坳，楊過指著前面道：「咦，怎地有三個人？」

　　原來小龍女身後不遠又有一人快步而行，楊過一瞥之間，便覺此人輕身功夫實不在小龍女和慈恩之下，只見他背上負著一件巨物，似是口箱子，但仍然步履矯捷，和小龍女始終相隔數丈。一燈也覺奇怪，在這荒山之中不意遭遇高人。昨晚遇到一對少年英秀的夫妻，今日所見此人卻顯然是個老者。

　　小龍女給慈恩超越後，不久相距更遠，聽得背後腳步聲響只道楊過跟了上來，說道：「過兒，這位大和尚輕功極好，我比他不過，你追上去試試。」一個聲音笑道：「你到箱子上來歇一歇，養養力氣，不用怕那老和尚。」小龍女聽得語音有異，回頭一看，只見一人白髮白鬚，卻是老頑童周伯通。

　　他笑容可掬的指著背上的箱子，說道：「來，來，來！」這木箱正是重陽宮藏經閣中之物，想來裝著全真教的道藏經卷，他才這般巴巴的背負出來。小龍女微微一笑，尚未回答，周伯通突然身影晃動，搶到她身邊，一伸臂便托著她腰，將她放上了箱頂。這一下身法既快，出手又奇，小龍女竟不及抗拒，身子已在木箱之上，不禁暗自佩服：「全真派號稱天下武學正宗，果有過人之處，重陽宮的道人打不過我，只是沒學到師門的武功精髓而已。」

　　這時楊過和一燈均已認出是周伯通，只有慈恩生怕小龍女趕上全神貫注的疾奔，不知身後已多了一人。周伯通邁開大步跟隨其後，低聲道：「再奔半個時辰，他腳步便會慢下來。」小龍女笑道：「你怎知道？」周伯通道：「我跟他鬥過腳力，從中原直追到西域，又從西域趕回中原，幾萬里跑了下來，那能不知？」小龍女坐在箱上，平穩安適，猶勝騎馬，低聲笑問：「老頑童，你為什麼幫我？」周伯通道：「你模樣兒討人喜歡，又不似黃蓉那麼刁鑽古怪，我偷了你的蜜糖，你也不生氣。」

　　這般奔了半個多時辰，果如周伯通所料，慈恩腳步漸慢。周伯通道：「去罷！」肩頭推聳，將小龍女送出丈餘，她養足力氣，縱身奔跑，片刻間便越過慈恩身旁，側過頭來微微一笑。慈恩一驚，急忙加力。但兩人輕功本在伯仲之間，現下一個休憩已久，一個卻是一步沒停過，相距越來越遠，再也追趕不上。

　　慈恩生平兩大絕技自負天下無對，但一日一夜之間，鐵掌輸於楊過，輕功輸於小龍女，不由得大為沮喪，但覺雙腿軟軟的不聽使喚，暗自心驚：「難道我大限已到，連一個小姑娘也比不過了？」他昨晚惡性大發，出手打傷了師父，一直怔仲不安，這時用足全力追趕小龍女不上，更是心神恍惚，但覺天下事全是不可思議。

　　楊過在後看得明白，見周伯通暗助小龍女勝過慈恩，頗覺有趣，加快腳步走到他身邊，笑道：「周老前輩，多謝你啊。」周伯通道：「這裘千仞好久沒見他了，怎地越老越糊塗，剃光了頭做起和尚來？」楊過道：「他拜了一燈大師為師，你不知道麼？」說著向後一指，周伯通大吃一驚，叫道：「段皇爺也來了麼？」回頭遙遙望見一燈，叫道：「出行不利，溜之大吉！」當即斜刺裡竄出鑽進了樹林。楊過也不知「段皇爺」是什麼，但見樹分草伏，周伯通霎時間去得無影無蹤，暗想：「此人行事之怪，真是天下少有。」

　　一燈見周伯通躲開，快步上前，見慈恩神情萎頓，適才的剛勇強悍突然間不知去向，說道：「你對勝負之數，還是這般勘不破麼？」慈恩惘然不語。一燈道：「有所欲即有所蔽，以你武功之強，若非一意爭勝，豈能不知背後多了一人？」

　　四人加緊趕路，起初五日行得甚快，到第六日清晨，一燈傷勢不輕，漸漸支持不住。楊過道：「大師還是暫且休息，保養身子為要。此去絕情谷已不在遠，晚輩夫婦隨慈恩大師趕去谷中，好歹也要救神僧和朱大叔出來。」一燈微笑道：「我留著可不放心。」稍停片刻，又道：「只怕谷中變故甚多，老僧還是親去的好。」慈恩道：「弟子背負師父前往。」說著將一燈負在背上，大踏步而行。

　　午時過後，一行人來到谷口。楊過向慈恩道：「咱們是否要報明身份，讓令妹出來迎接大師？」慈恩一怔，尚未回答，忽聽得谷中隱隱傳來兵刃相交之聲。慈恩掛念妹子，生怕是她在和武三通等人交手，任誰一方傷了都不好，說道：「咱們快去制止動手要緊。」施展輕功向前急衝。他不諳谷中道路，楊過一路指點。

　　四人奔到鄰近，只見七八名綠衣弟子各執兵刃，守在一叢密林之外，兵刃聲從密林中傳將出來，卻不見相鬥之人。

　　綠衣弟子突見又有外敵攻到，發一聲喊，衝將過來，奔到近處，認出了楊過和小龍女，一齊住足。領頭的弟子上前兩步，按劍說道：「主母請楊相公辦的事，大功已成麼？」

　　楊過反問道：「林中何人相鬥？」那綠衣弟子不答，側目凝視，不知他此來居心是善是惡。楊過微笑道：「小弟此來，並無惡意。公孫夫人安好？公孫姑娘安好？」那弟子心中去了幾分敵意，道：「托福，主母和姑娘都好。」又問：「這兩位大和尚是誰？各位和林中四個女子可是一路？」楊過道：「四個女子，那是誰啊？」那弟子道：「四個女子分作兩路闖進谷來，主母傳令攔阻，她們大膽不聽，現已分別引入情花坳中。那知她們一見面，自己卻打了起來。」

　　楊過聽到「情花坳」三字，不禁一驚，猜不出四個女子是誰，倘是黃蓉、郭芙、完顏萍、耶律燕，四人怎會互鬥？說道：「便煩引見一觀，小弟若是相識，當可勸其罷鬥，一同叩見谷主。」那弟子心想反正這四個女子已經被困，讓你見識一下，也可知我絕情谷的厲害，便引四人走進密林。果見四個女子分作兩對，正自激鬥。

(7)

　　楊過和小龍女一見，暗暗心驚。原來四個女子立足處是一片徑長兩丈的園形草地，外邊密密層層的圍滿了情花。不論從那個方位出來，都有八九丈地面生滿情花。任你武功再強，也決不能一躍而出，縱然躍至半路也是難能。

　　小龍女叫道：「是師姐！」南向而斗的兩個女子一個是李莫愁，另一個是她弟子洪凌波。兩人各持長劍，想是李莫愁的拂塵在古墓中折斷後，倉促間不及重制。

　　敵對的兩女一個手持柳葉刀，另一個兵刃似是一管洞蕭，兩人身形婀娜，步法迅捷，武功也自不弱，但和李莫愁相抗總是不及。楊過一驚，：「是她們表姊妹倆？」這時洪凌波身子略側，穿淡黃衫子的少女回過半面，穿淡紫衫子的少女跟著斜身，正是程英和陸無雙。

　　四人局處徑長兩丈的草地之中，便似擂台比武或斗室惡鬥一般，地形有限，不能踏錯半步，這麼一來武功較差的更是處處縛手縛腳。幸得李莫愁兵刃不順手，洪凌波對陸無雙顧念昔日之情，不肯猛下殺手，因此程陸二女雖處下風，還在勉力支持。

　　楊過問那領頭的綠衣弟子道：「她們四人好端端的，怎會闖到這個圓圈中去打架？」那綠衣人甚是得意，傲然道：「這是公孫谷主布下的奇徑。我們把奸細逼進情花坳，再在進口處堆上情花，那裡還能出來？」楊過急道：「她們都已中了情花之毒麼？」那綠衣人道：「就算沒中，也不久了。」

　　楊過心想：「憑你們的武功，怎能將李莫愁逼入情花坳中？啊，是了，定是使出帶刀漁網陣絕惡的法門。倘若程陸二女再中情花之毒，世上已無藥可救。」當即朗聲說道：「程姊姊，陸姊姊，小弟楊過在此。你們身周花上有刺，劇毒無比，千萬小心了。」

　　李莫愁早瞧出情花模樣詭異，綠衣弟子既用花樹攔路，其中必有緣故，因此一入情花坳後，便低聲囑咐洪凌波小心，須得遠離花樹。程英和陸無雙也均乖巧伶俐，如何看不出來？四人料想花樹中不是安有機關陷阱，便有毒箭暗器，這時聽楊過一叫，對身周花樹更增畏懼，向草地中心擠攏，近身而搏，鬥得更加凶了。

　　程英和陸無雙聽得楊過到來，心下極喜，急欲和他相見，苦於敵人相逼極緊，難以脫身。李莫愁卻想只有殺了兩女，鋪在情花上作墊腳石，方能踏著她們身子出去。楊過和小龍女之來，原使她大吃一驚，好在中間有情花相隔，他們不能過來援手，厲聲喝道：「凌波，你再不出全力，自己的小命要送在這裡了。」洪凌波忙應道：「是！」劍上加勁，併力向程英刺去。

　　程英舉簫擋架，李莫愁長劍向她咽喉疾刺。陸無雙搶上提刀橫架。李莫愁冷笑一聲，長劍微幌，飛起左腿，踢中她的手腕。陸無雙柳葉刀脫手飛出，跌入情花叢中。李莫愁長劍閃動，向程英連刺三劍。程英招架不住，向後急退。她只要再退一步，左腳便得踏入花叢，陸無雙驚叫：「表姊，不能再退。」李莫愁微笑道：「不能再退，那便上前罷！」說著斜後讓開一步。程英明知她決無善意，但自己所站之處實在過於危險，只得跟著踏前。李莫愁冷笑道：「好大的膽子！」長劍抖動，閃出十餘點銀光，劍尖將她上半身盡數罩住了。

　　楊過在外瞧得明白，知是古墓派劍法的厲害招數，叫做「冷月窺人」，倘若不明這一招的來龍去脈，十九會盡力守護上身，小腹便非中劍不可，眼見程英舉簫在自己胸前削下，忙從地下拾起一塊小石，放在拇指和中指之間，颼的一聲，彈了出去，石子去勢勁急，直取李莫愁雙目。便在此時，李莫愁劍尖驀地下指，離程英的小腹已不過數寸。她陡見石子飛到，不及梃劍傷敵，只得回劍擊開石子。

　　楊過所使的正是黃藥師傳授的彈指神通功夫，但火候未到，只能聲東擊西，引敵回救。倘是黃藥師親自出手，這顆石子便擊在李莫愁劍上，將長劍震落或是盪開，那就萬無一失，但也虧得當時傳了楊過這手功夫，他晚年所收的女弟子方始保住了性命，縱然如此，楊過和程英都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李莫愁見程英這一下死裡逃生，本來白嫩的臉頰嚇得更是全無血色，知她心神未定，喝道：「又來了！」長劍抖動，仍是這一招「冷月窺人」，程英學了乖，知她此招攻上盤是虛而攻中盤是實，當即簫護丹田。那知李莫愁詭變百出，劍尖果然指向程英丹田，跟著欺近身去，左手食指伸出，點中了她胸口的「玉堂穴」。程英一呆之際，李莫愁左腳橫掃，先將陸無雙踢倒，跟著足尖又點中了程英膝彎外側的「陽關穴」，這幾下變招快速無比，霎時間程陸二人齊倒，楊過欲待相救，已然不及。

　　李莫愁抓起程英背心，奮力遠拋，跟著又將陸無雙擲去，喝道：「凌波，踏在她二人身上......」話猶未畢，楊過已縱身而入，伸左臂接住程英，跟著又向前躍。程英胸口與腿上雖被點了穴道，雙臂無恙，當即抱住了陸無雙，叫道：「楊大哥，你......」她對楊過本來一往情深，此時見他不惜踏入情花叢中，捨身相救，更是難以自已。

　　楊過接住二女後倒退躍出，將她們輕輕放在地下，程英左腿麻木，立足不穩，小龍女給她解了穴道。三女一齊望著楊過，只見他褲腿給毒刺扯得稀爛，小腿和大腿上鮮血淋漓，不知有多少毒刺刺傷了他。程英眼中含淚，陸無雙急得只說：「你......你......不用救我，誰教你這樣？」楊過朗笑一聲，道：「我身上情花之毒未除，多一點少一點沒什麼不同。」

　　但人人都知，毒深毒淺實是大有分別，他這麼說，只是安慰眼前這三個姑娘而已。

　　程英含淚瞧著楊過右手空袖。陸無雙又叫：「傻蛋，你......你的右臂呢？怎麼斷了？」小龍女見二女對楊過極是關懷，頃刻間已將她二人當作是最要好的朋友看待，微笑道：「你怎麼叫他傻蛋，他可不傻啊？」陸無雙「啊」了一聲，歉然道：「我叫慣了，一時改不過口來。」和程英對望一眼，道：「這位姊姊是？」楊過道：「那就是......」程英接口道：「那定是小龍女前輩了。」陸無雙道：「是了。我早該想到，這樣仙女般的人物。」程陸二女以前見到楊過對小龍女情有獨鍾，心中不能不含妒念，此刻一見，不由得自慚形穢，均想：「我怎能和她相比？」

　　陸無雙又問：「楊大哥，你手臂到底是怎生斷的？傷勢可痊癒了麼？」楊過道：「早就好了。是給人斬斷的。」陸無雙怒道：「是哪個該死的惡賊？他定然使了卑鄙的奸計，是不是？是那萬惡的女魔頭麼？」

　　忽然背後一個女子聲音冷笑道：「你這般背後罵人，難道便不卑鄙麼？」陸無雙等吃了一驚，回過頭來，只見說話的是個美貌少女，正是郭芙。她手按劍柄，怒容滿面，身旁男男女女站著好幾個人。

　　陸無雙奇道：「我又沒罵你，我是罵那斬斷楊大哥手臂的惡賊。」

　　刷的一響，郭芙長劍從鞘中抽出了一半，說道：「他的手臂是我斬斷的。我陪不是也陪過了，給爹爹媽媽也責罰過了，你們還在背後這般惡毒的罵我......」說到這裡，眼眶一紅，心中委屈無限。

(8)

　　原來武三通、郭芙、耶律齊、武氏兄弟等在小溪中避火，待火勢弱了，才緣溪水而下，和黃蓉及完顏萍、耶律燕相遇，便到絕情谷來。一行人比一燈、楊過等早到了半日，只是在谷前谷後遍尋天竺僧和朱子柳被困之處不獲，耽擱了不少時光。至於李莫愁師徒和程英姊妹進入絕情谷，均是被周伯通童心大發而分別引來。

　　當下黃蓉、武三通等向一燈行禮，各人互相引見。程英從未見過黃蓉，但久聞這位師姊的大名，一直十分欽仰，當下恭恭敬敬的上前磕頭，叫了聲：「師姊！」黃蓉從楊過口中早知父親暮年又收了個女徒，這時見她丰神秀美，問起父親，得知身體安健，更是歡喜。

　　守在林外的綠衣弟子見入谷外敵會合，聲勢甚盛，不敢出手攔阻，飛報裘千尺去了。

　　郭芙和陸無雙怒目對視，心中互相憎恨。郭芙聽母親吩咐，竟要對程英長輩稱呼，更是不喜，那一聲「師叔」叫得異常勉強。

　　楊過和小龍女攜手遠遠的站著。楊過向小龍女臂彎中的郭襄瞧了一眼，說道：「龍兒，把這女孩兒還給她母親罷。」小龍女舉起郭襄，在她頰上親了親，走過去遞給黃蓉，說道：「郭夫人，你的孩兒。」黃蓉稱謝接過，這女孩兒自出娘胎後，直到此刻，她方始安安穩穩的抱在懷裡，這份喜悅之情自是不可言喻。

　　楊過對郭芙朗聲說道：「郭姑娘，你妹子安好無恙，我可沒拿她去換救命解藥。」郭芙怒道：「我媽媽來了，你自然不敢。你若無此心，抱我妹妹到此來幹麼？」按照楊過往日的脾性，立時便要反唇相稽。但他近月來迭遭生死大變，於這些口舌之爭已不放在心上，只淡淡一笑，便和小龍女攜手走開。

　　陸無雙向郭襄看了一眼，對程英道：「這是你師姊的小女兒麼？但願她長大以後，別要橫蠻刁惡才好。」郭芙如何聽不出這句話是譏刺自己，接口道：「我妹妹橫蠻不橫蠻，干你什麼事？你說這話是什麼用意？」陸無雙道：「我又沒跟你說話。橫蠻刁惡之人，天下人人管得，怎能不干我事？」在陸無雙心坎兒裡，念茲在茲的便只楊過一人。她和程英見楊過手臂被郭芙斬斷，原是一般的心痛惱怒，但她不如表姊沉得住氣，雖在眾人之前，仍是發作了出來。郭芙大怒，按劍喝道：「你這跛腳......」黃蓉喝道：「芙兒，不得無禮！」

　　便在此時，只聽得遠處「啊」的一聲大叫，眾人回過頭去，但見情花叢中，李莫愁將洪凌波的身子高高舉起，這一聲喊叫便是洪凌波所發。眾人忙於廝見，一時把隔在情花群中的李莫愁師徒忘了。陸無雙驚叫：「不好，師父要把師姊當作墊腳石，快，快想法子救......」眾人一愣之間，只見李莫愁已將洪凌波擲出，摔在情花叢中，跟著飛身躍出，左腳在洪凌波胸口一點，人又躍高，雙腳甩起，右手卻抓住洪凌波又向外擲了數丈，然後再落在她身上。

　　她兩次落下借力，第三次躍起便可落在情花叢外，她生怕黃蓉等上前攔截，躍出的方位和眾人站立之處恰恰相反。她縱身又要躍起，洪凌波突然大叫一聲，跟著躍起，抱住了她左腿。李莫愁身子往下一沉，空中無從用力，右腳飛出，砰的一聲，踢中洪凌波的胸口，這一腳好不厲害，登時將她踢得臟腑震裂，立即斃命，但洪凌波雙手仍是牢牢抱住她左腿不放，兩人一齊落下，跌落時離情花叢邊緣已不過兩尺。然而終於相差了這兩尺，千萬根毒刺一齊刺進了李莫愁體內。

　　這一變故淒慘可怖，人人都是驚心動魄，眼睜睜的瞧著，說不出話來。陸無雙感念師姊平素相待之情，傷痛難禁，放聲大哭，叫道：「師姊，師姊！」楊過想起當日戲弄洪凌波的情景，也不禁黯然神傷。

　　李莫愁俯身扳開洪凌波的雙手，但見她雙眼未閉，滿臉怨毒之色。李莫愁心想：「我既中花毒，解藥定須在這谷中尋求。」待要繞過花堆，覓路而行，忽聽黃蓉叫道：「李姊姊，請你過來，我有句話跟你說。」李莫愁一愕，微一躊躇，走到數丈外站定，問道：「什麼？」暗盼她肯給解藥，至少也能指點尋覓解藥的門徑。

　　黃蓉道：「你要出這花叢，原也不用傷了令徒的性命。」李莫愁倒持長劍，冷冷的道：「你要教訓我麼？」黃蓉微笑道：「不敢。我只教你一個乖，你只須用長劍掘土，再解下外衫包兩個大大的土包，擲在花叢之中，豈不是絕妙的墊腳石麼？不但你能安然脫困，令徒也可絲毫無傷。」

　　李莫愁的臉自白泛紅，又自紅泛白，悔恨無已，黃蓉所說的法子其實毫不為難，只是惶急之際沒有想到，以致既害了世上唯一的親人，自己卻也擺脫不了禍殃，不由得恨恨的道：「這時再說，已經遲了。」黃蓉道：「是啊，早就遲了。其實，這情花之毒，你中不中都是一樣。」李莫愁瞪視著她，不明白她言中之意。黃蓉歎道：「你早就中了癡情之毒，胡作非為，害人害己，到這時候，[口恩]，早就遲了。」

　　李莫愁傲氣登生，森然道：「我徒兒的性命是我救的，若不是我自幼將她養大，她早已活不到今日。自我而生，自我而死，原是天公地道的事。」黃蓉道：「每個人都是父母所生，但便是父母，也不能殺死兒女，何況旁人？」

　　武修文仗劍上前，喝道：「李莫愁，你今日惡貫滿盈，不必多費口舌、徒自強辯了。」跟著武敦儒、武三通，以及耶律齊、耶律燕、完顏萍、郭芙六人分從兩側圍了上去。

　　程英和陸無雙分執簫刀，踏上兩步。陸無雙道：「你狠心殺我全家，今日只要你一人抵命，算是便宜了你。不說你以往過惡，單是害死洪師姊一事，便已死有餘辜。」郭芙回頭向陸無雙望了一眼，冷笑道：「你拜的好師父！」陸無雙瞪眼以報，說道：「一人便有天大的靠山，那也是自作孽，不可活！你別學這魔頭的榜樣！」

　　李莫愁聽陸無雙說到「靠山」兩字，心中一動，揚聲叫道：「小師妹，你便絲毫不念師門之情麼？」她一生縱橫江湖，任誰都不瞧在眼裡，此時竟向小龍女求情，實因自知處境凶險無比，而殺洪凌波之後內心不免自疚，終於氣餒。

　　小龍女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楊過朗聲道：「你背師殺徒，還提什麼師門之情？」李莫愁歎了一口氣道：「好！」長劍一擺，道：「你們一齊上來罷，人越多越好。」

　　武氏兄弟雙劍齊出，程英、陸無雙自左側搶上。武三通、耶律齊等兵刃同時遞出。適才見了她殺害洪凌波的毒辣手段，人人鈞是極為惱恨，連一燈大師也覺若容這魔頭活在世上，只有多傷人命。但聽得兵刃之聲叮鐺不絕，李莫愁武功再高，轉眼便要給眾人亂刀分屍。

　　突然之間，李莫愁左手一揚，叫道：「著暗器！」眾人均知她冰魄銀針厲害，一齊凝神注目，卻見她縱身躍起，竟然落入了情花叢中。眾人忍不住出聲驚呼。原來李莫愁突然想到，倘若情花果有劇毒，反正我已遍體中刺，再刺幾下也不過如此，她這一回入花叢，連黃蓉和楊過也沒料及，但見她對穿花叢，直入林中去了。

(9)

　　武修文道：「大夥兒追！」長劍一擺，從東首繞道追去，但林中道路盤旋曲折，只跑數丈，眼前出現三條歧路。他正遲疑間，忽見前面走出五個身穿綠衣的少女，當先一人手提花藍，身後四人卻腰佩長劍。

　　當先那少女問道：「谷主請問各位，大駕光臨，有何指教？」楊過遙遙望見，叫道：「公孫姑娘，是我們啊。」這少女正是公孫綠萼。她一聽到楊過的聲音，矜持之態立失，快步上前，喜道：「楊大哥，你大功告成了罷？快去見我媽媽去。」楊過道：「公孫姑娘，我給你引見幾位前輩。」於是先引她拜見一燈，然後再見慈恩和黃蓉。

　　公孫綠萼不知眼前這黑衣僧人便是自己的親舅舅，行了一禮，也不以為意，但聽楊過稱黃蓉為郭夫人，知她便是母親日夜切齒的仇人，楊過非但沒殺她，反而將她引入谷來，不覺疑心大起，退後兩步，不再行禮，說道：「家母請眾位赴大廳奉茶。」暗想此中變故必多，一切由母親作主，於是引導眾人來到大廳。

　　裘千尺坐在廳上椅中，說道：「老婦人手足殘廢，不能迎客，請恕無禮。」

　　慈恩心中所記得的妹子，乃是她與公孫止成親時的閨女，當時盈盈十八，嬌嫩婀娜，不意此刻眼前竟是個禿頭縐面的醜陋老婦，回首前塵，心中一陣迷惘。

　　一燈見他目中突發異光，不由得為他擔憂。一燈生平度人無算，只有這個弟子總是不能大徹大悟，悔惡行善，只因他武功高深，當年又是一幫之主，實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昔日陷溺愈深，改過也便愈難。他以往十餘年隱居深山，倒還安穩，這時重涉江湖，所見事物在在引他追思往昔。常言道「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但若一見可欲，其心便亂，那裡談得上修為自持？一燈這次帶慈恩上絕情谷來，固是為了相救師弟和朱子柳，但也有使他多歷磨難，堅其心志的深意。

　　裘千尺見楊過逾期不返，只道他早已毒發而死，突然見他鮮龍活跳的站在面前，心下大奇，問道：「你還沒死麼？」楊過笑道：「我服了解毒良藥，早把你的花毒消了。」裘千尺「[口恩]」了一聲，心想：「世上居然尚有解藥能解情花之毒，這倒奇了。」突然心念一動，冷笑道：「撒什麼謊？倘若真有解毒良藥，那天竺和尚跟那個姓朱的書生又巴巴的趕來作甚？」楊過道：「裘老前輩，天竺神僧和朱前輩給你關在什麼地方？晚輩既已親到，請你放了他們罷！」裘千尺冷笑道：「縛虎容易縱虎難！」她這話倒也不假。她四肢殘廢，全憑一門漁網陣才擒了天竺僧和朱子柳。倘若釋放，天竺僧不會武功，倒也罷了，朱子柳必要報復，絕情谷眾弟子可沒一個是他對手。

　　楊過心想只要她跟親兄長見面，念著兄妹之情，諸事當可善罷，於是微笑道：「裘老前輩，你仔細瞧瞧，我給你帶了誰來啦？你見了定是歡喜不盡。」

　　裘千尺和兄長睽別數十年，慈恩又已改了僧裝，她雖知兄長出家，但心中所記得的兄長乃是個彪捷勇悍的青年，一時之間哪裡認得出這個老僧？她聽了女兒稟報，知道殺兄大仇人黃蓉已到，眼光從眾人臉上逐一掃過，終於牢牢瞪住黃蓉，咬牙道：「你是黃蓉！我哥哥是死在你手裡的。」

　　楊過吃了一驚，本意要他兄妹相見，她卻先認出了仇人，忙道：「裘老前輩，這事暫且不說，你先瞧瞧還有誰來了？」

　　裘千尺喝道：「難道郭靖也來了嗎？妙極，妙極！」她向武三通瞧瞧，又向耶律齊瞧瞧，只覺得一個太老，一個太少，似乎都不對，心下一陣惘然，要在人叢中尋出郭靖來，陡然間眼光和慈恩的眼光相觸，四目交投，心意登通。

　　慈恩縱身上前，叫道：「三妹！」裘千尺也大聲叫了出來：「二哥！」二人心有千言萬語，真是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過了半晌，裘千尺問道：「二哥，你怎麼做了和尚？」慈恩問道：「三妹，你手足怎地殘廢了？」裘千尺道：「中了公孫止那奸賊的毒計。」慈恩驚道：「公孫止？是妹夫麼？他到哪裡去了？」裘千尺恨恨的道：「你還說什麼妹夫？這奸賊狼心狗肺，暗算於我。」慈恩怒氣難抑，大叫：「這奸賊哪裡去了？我將他碎屍萬段，給你出氣。」

　　裘千尺冷冷的道：「我雖受人暗算，幸而未死，大哥卻已給人害死了。」慈恩黯然道：「是！」裘千尺猛地提氣喝道：「你空有一身本領，怎地到今日尚不給大哥報仇？手足之情何在？」慈恩驀然而驚，喃喃道：「給大哥報仇？給大哥報仇？」裘千尺大喝道：「眼前黃蓉這賤人在此，你先將她殺了，再去找郭靖啊。」慈恩望著黃蓉，眼中異光陡盛。

　　一燈緩步上前，柔聲道：「慈恩，出家人怎可再起殺念？何況你兄長之死，是他自取其咎，怨不得旁人。」慈恩低頭沉思，過了片刻，低聲道：「師父說的是，三妹，這仇是不能報的。」

　　裘千尺向一燈瞪了一眼，怒道：「老和尚胡說八道。二哥，咱們姓裘的一門豪傑，大哥給人害死，你全沒放在心上，還算是什麼英雄好漢？」慈恩心中一片混亂，自言自語：「我算得什麼英雄好漢？」裘千尺道：「是啊！想當年你縱橫江湖，「鐵掌水上漂」的名頭有多大威風，想不到年紀一老，變成個貪生怕死的懦夫，裘千仞，我跟你說，你不給大哥報仇，休想認我這妹子！」

　　眾人見她越逼越緊，都想：「這禿頭老太婆好生厲害。」黃蓉當年中了裘千仞一掌，幸蒙一燈大師仗義相救，才得死裡逃生，自然知他了得，霎眼之間，心中已盤算了好幾條脫身之策。郭芙卻再也忍耐不住，喝道：「我媽只是不跟你一般見識，難道便怕了你這糟老太婆？你再嚕唆不休，姑娘可要對你不客氣了。」黃蓉正要喝阻，但轉念一想：「眼見那裘千仞便要受她之激，按奈不住，芙兒出來一打岔，倒可分散他的心神。」郭芙見母親不出聲攔阻，又道：「我們遠來是客，你不好好接待，卻如此無禮，還誇什麼英雄好漢？」裘千尺冷冷的望著她，說道：「你便是郭靖和黃蓉的女兒嗎？」郭芙道：「不錯，你有本事便自己動手。你哥哥早已出家做了和尚，怎能再跟人打打殺殺？」

　　裘千尺喃喃的道：「你是郭靖和黃蓉的女兒，你是郭靖和黃蓉的.....」那「女兒」兩字尚未說出，突然「呼」的一聲，一枚鐵棗核從口中疾噴而出，向郭芙面門激射過去。她上一句說了「你是郭靖和黃蓉的女兒」，下一句再說「你是郭靖和黃蓉的」這八個字，人人都以為她定要再說「女兒」兩字，那知在這一霎之間，她竟會張口突發暗器。這一下突如其來，而她口棗核的功夫更是神乎其技，連公孫止武功這等高明也給她射瞎了右眼，郭芙別說抵擋，連想躲避也沒來得及想。

　　眾人之中，只有楊過和小龍女知她有此奇技，小龍女沒料到她會暴起傷人，楊過卻時時刻刻均在留心，目光沒一剎那間曾離開她的臉，但見她口唇一動，不是說「女兒」兩字的模樣，當即疾躍上前，抽出郭芙腰間長劍，回手急掠。鐺的一聲，接著嗆啷一響，長劍竟被鐵棗核打得斷成兩截，半截劍掉在地下。

　　眾人齊聲驚呼，黃蓉和郭芙更是嚇得花容失色。黃蓉心下自警：「我料得她必有毒辣手段，但萬萬想不到她身不動，足不抬，手不揚，頸不晃，竟會無影無蹤的驀地射出如此狠辣的暗器。」棗核打斷長劍，勁力之強，人人都瞧得清楚，均想：「若不是楊過這麼一擋，郭姑娘那裡還有命在？他出手如此之快，也真令人驚詫。」

　　裘千尺瞪視楊過，沒料到他竟敢大膽救人，冷冷的道：「你今日再中情花之毒，刻下縱然未發，決計挨不過三日。世上僅有半枚丹藥能救你性命，難道你不信麼？」

　　楊過出手相救郭芙之時，在那電光石火般的一瞬間怎有餘裕想到此事，這時經裘千尺一提，不由得氣餒，上前一躬到地，說道：「裘老前輩，晚輩可沒得罪你什麼，若蒙賜與丹藥，終身永感大德。」裘千尺道：「不能，我重見天日，也可說受你之賜，但我裘老太婆有仇必報，有恩卻未必記在心上。你應承取郭靖、黃蓉首級來此，我便贈藥救你，豈知你非但沒遵約言，反而救我仇人，又有何話說？」

　　公孫綠萼眼見事急，說道：「媽，舅舅的怨仇可跟楊大哥無關。你......你就發一次慈悲罷。」裘千尺道：「我這半枚丹藥是留給我女婿的，不能輕易送給外人。」公孫綠萼一聽，滿臉漲得通紅，又羞又急。

　　郭芙連得楊過救援，直到此時，才相信楊過仁俠為懷，實無以妹子來換解藥之意，回思自己一再損傷於他，而他始終以德報怨，大聲道：「楊大哥，小妹以前全都想錯了，請你見諒。」然而不知如何，心中對他的嫌隙總是難解，這句話剛說過，立時便想：「你一再救我，也不過是想向我賣弄本領，要我服你，感激你，顯得你雖只一條手臂，仍比我有兩條手臂之人強得多，哼，好了不起嗎？」

　　楊過微微一笑，笑容之中卻大有苦澀之意，心想：「你出言認錯，最是容易不過，卻不知我和龍兒為你受了多大的苦楚。」但見裘千尺一雙眼睛牢牢的瞪著自己，顯然若不允娶她女兒，她絕不肯給那半枚救命的靈丹，再僵持下去，徒然使公孫綠萼和小龍女為難，朗聲道：「我已娶龍氏為妻，楊過死則死已，豈能作負義之徒？」說著便即轉身，攜了小龍女的手，走向廳門，尋思：「讓你們在廳中爭鬧，我正好去救天竺神僧和朱大叔。」

　　裘千尺冷笑道：「好，好！你自願送命，與我無干。」轉頭對慈恩道：「二哥，聽說黃蓉是丐幫的幫主，咱們鐵掌幫不敢得罪她罷。」慈恩道：「鐵掌幫？早就散了伙啦，還有什麼鐵掌幫鐵掌幫？」裘千尺說道：「怪不得，怪不得。你無所依仗，膽子就更加小了......」

　　她不住的發言相激，公孫綠萼不再聽母親的言語，只是眼望著楊過一步步的出廳。她突然奔出，叫道：「楊過，你這般無情無義，算我瞎了眼睛。」楊過諤然停步，心想這位姑娘向來斯文守禮，怎地突然如此失常，難道是聽得我和龍兒成婚，因而忿怒難當麼？他微感歉仄，回過頭來，說道：「公孫姑娘......」公孫綠萼罵道：「好奸賊，我叫你入谷容易出谷難......」她口中雖罵，臉上神色卻柔和溫雅，同時連使眼色。楊過一見，早知別有緣故，也大聲喝道：「我怎麼了？諒你這區區絕情谷也難不了人。」他面向大廳，裘千尺看得明白，因此眉目之間不感絲毫有異。

　　綠萼罵道：「我恨不得將你一劈兩半，剖出你的心來瞧瞧......」口一張，噗的一聲，吐出一枚棗核，向楊過迎面飛去。

　　楊過伸手接住，冷笑道：「快快給我回去，我便不來傷你，諒你這點彫蟲小技，能難為得我了？」綠萼使個眼色，命他快走，忽地雙手掩面，叫道：「媽，他......他欺負人！」奔回大廳。她一番相思變成虛空，意中人已與旁人結成良緣，這份傷心卻是半點不假。裘千尺見她淚流滿面，喝道：「萼兒，這成什麼樣子？那小子性命指日難保。」綠萼伏在她的膝頭，嗚咽不止。

　　這一番做作，廳上眾人都被瞞過，只有黃蓉卻暗暗好笑，心道：「她假意惱恨楊過，好叫母親不防，便可俟機盜藥。想不到楊過這小子到處惹下相思，竟令這許多美貌姑娘為他顛倒。」想到此處，向程英和陸無雙望了一眼。

　　楊過接了棗核，快步便行，只覺綠萼的話很是奇怪，一時想不透是何用意。小龍女見了綠萼的臉色和眼神，知她喝罵是假，道：「過兒，她假意惱你，是不是叫她母親不防，以便偷盜丹藥？」楊過道：「似乎是這樣。」

　　兩人轉了個彎，楊過見四下無人，提手看掌中棗核，卻是個橄欖核兒，中心隱約有條細縫。楊過手指微一用力，欖核破為兩半，中間卻是空的，藏著一張薄紙。小龍女笑道：「這姑娘的話中藏著啞謎兒，什麼「一劈兩半，剖出來瞧瞧」，原來是這個意思。」

　　楊過打開薄紙，兩人低首同看，見紙上寫道：「半枚丹藥母親收藏極秘，務當設法盜出相贈，天竺僧和朱前輩囚於火浣室中。」字旁繪著一張地圖，通路盤旋曲折，終點寫著「火浣室」三字。楊過大喜，道：「咱們快去，正好此時無人阻攔。」

## 第31回　半枚靈丹

　　絕情谷佔地甚廣，群山圍繞之中，方圓三萬餘畝。道路曲折，丘屏壑阻，但楊過與小龍女展開輕身功夫，按圖而行，片時即到。只見前七八丈處數株大榆樹交相覆蔭，樹底下是一座燒磚瓦的大窯，圖中指明天竺僧和朱子柳便囚於此處。

　　楊過向小龍女道：「你在這裡等著，我進去瞧瞧，裡面煤炭灰土，定然髒得緊。」弓身走進窯門，一步踏入，迎面一股熱氣撲到，接著聽得有人喝道：「什麼人？」楊過道：「谷主有令，來提囚徒。」

　　那人從磚壁後鑽了出來，奇道：「什麼？」見是楊過，更是驚疑，道：「你……我……」楊過見是個綠衣弟子，便道：「谷主命我帶那和尚和那姓朱的書生出去。」那弟子知道谷主性命是他所救，曾當眾說過要他做女婿，綠萼又和他交好，此人日後十九會當谷主，倒也不敢得罪，說道：「但……谷主的令牌呢？」楊過不理，道：「你領我進去瞧瞧。」那人答應，轉身而入。

　　越過磚壁，熾熱更盛，兩名粗工正在搬堆柴炭，此時雖當嚴寒，這兩人卻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條牛頭短褲，兀自全身大汗淋漓。那綠衣弟子推開一塊大石，露出一個小孔。楊過探首張去，只見裡面是間丈許見方的石室，朱子柳面壁而坐，伸出食指，正在石壁上揮畫，顯是在作畫遣懷，只見他手臂起落瀟灑有致，似乎寫來極是得意。那天竺僧卻臥在地下，不知死活如何。楊過叫道：「朱大叔，你好？」

　　朱子柳回過頭來，笑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楊過暗自佩服，心想他被困多日，仍然安之若素，臨難則恬然自得，遇救則淡然以嘻，這等胸襟，自己遠遠不及。問道：「神僧他老人家睡著了麼？」這句話出口，心中突突亂跳，只因小龍女的生死全都寄托在這天竺僧身上。朱子柳不答，過了一會，才輕輕歎道：「師叔他老人家抗寒抗熱的本領，本來遠非我所能及，可是他……」

　　棕過聽他語意，似乎天竺僧遇上了不測，心下暗驚，不及他說完，便轉頭向那綠衣弟子道：「快開室門，放他們出來。」那弟子奇道：「鑰匙呢？這鑰匙谷主親自掌管。若叫你放人，定會將鑰匙交給你。」

　　楊過心急，喝道：「讓開了！」舉起玄鐵重劍，一劍斬出，喀的一聲響，石壁上登時穿了一個大洞。那弟子「啊」的一聲叫，嚇得呆了。楊過直刺三劍，橫劈兩劍，竟將那五寸圓徑的窗孔開成了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

　　朱子柳叫道：「楊兄弟，恭賀你武功大進！」彎腰抱起天竺僧，從破孔中送了出來。楊過伸手接過，觸到天竺僧手臂溫暖，心中一寬，但隨即見他雙目緊閉，心道：「啊喲，這火浣室中死人也熏得熱了。」忙伸手探他鼻息，覺得微有呼吸出入。朱子柳跟著從破洞中躍出，說道：「師叔昏迷了過去，想來並無大礙。」楊過臉上一紅，暗叫：「慚愧！」自知真正關心的其實並非天竺僧死活，而是自己妻子能否獲救，問道：「大師給熱暈了麼？快到外面透透氣去。」抱著他走出。

　　小龍女見三人出來，大喜迎上。楊過道：「找些冷水給大師臉上潑一潑。」朱子柳道：「不，我師叔是中了情花之毒。」楊過一驚，問道：「中得重不重？」朱子柳道：「我想不礙事，是師叔自己取了花刺來刺的。」楊過和小龍女大奇，齊問：「幹麼？」朱子柳歎道：「我師叔言道：這情花在天竺早已絕種，不知如何傳入中土。要是流傳出去，為禍大是不小，當年天竺國便有無數人畜死於這花毒之下。我師叔生平精研療毒之術，但這情花的毒性實在太怪，他入此谷之時，早知靈丹未必能得，就算得到，也只救得一人，他發願要尋一條解毒之方，用以博施濟眾。他以身試毒，要確知毒性如何，以便配藥。」

　　楊過又是驚詫，又是佩服，說道：「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師為求世人，不惜干冒大難，實令人欽仰無已。」朱子柳道：「古人傳說，神農嘗百草，覓藥救人，因時時錯食毒藥，臉為之青。我這位師叔也可說有此胸懷了。」

　　楊過點頭道：「正是。不知他老人家何時能夠醒轉？」朱子柳道：「他取花自刺，說道若是所料不錯，三日三夜便可醒轉，屈指算來已將近兩日了。」楊過和小龍女對望一眼，均想：「他昏迷三日三夜，中毒重極。好在這情花毒性隨人而異，心中若動男女之情，毒氣性便發作厲害。這位大和尚四大皆空，這一節卻勝於常人了。」

　　小龍女道：「你們在這窯中，是那裡找來的情花？」朱子柳道：「我二人被禁入火浣室中後，有位年輕的姑娘常來探望……」小龍女道：「可是長挑身材、臉色白嫩、嘴角旁有顆小痣的麼？」朱子柳道：「正是。」小龍女向楊過一笑，對朱子柳道：「那是谷主之女綠萼姑娘。她聽說兩位是為楊過求藥而來，自是另眼相看。除了不敢開室釋放之外，你們要什麼便給什麼。」朱子柳道：「正是。師叔要她攀折情花花枝，我請她遞訊出外求救，她一一應允。這火浣室規定每日有一個時辰焚燒烈火，也因她從中折衝，火勢不旺，我們才抵擋得住。我常問她是誰，她總不肯說，想不到竟是谷主之女。」小龍女道：「我們所以能尋到這裡，也是這位姑娘指點的。」

　　楊過道：「尊師一燈大師也到了。」朱子柳大喜，道：「啊，咱們出去罷。」楊過眉頭微皺，說道：「就是慈恩和尚也來了，這中間只怕有點麻煩。」朱子柳奇道：「慈恩師兄來了，那豈不是好？他兄妹相見，裘谷主總不能不念這份情誼。」他雖比慈恩先進師門，但慈恩的武功與江湖上的身份本來均可與一燈大師比肩，點蒼漁隱和朱子柳敬重於他，都尊之為師兄。朱子柳請綠萼傳訊出去求救，原是盼慈恩前來，兩家得以和好，那知楊過說反增麻煩，甚是不解。

　　楊過略述慈恩心智失常，以及裘千尺言語相激的情形。朱子柳道：「郭夫人駕臨谷中，那是最好不過，她權謀機智，天下無雙，況且有我師主持大局，楊兄弟你武功又精進如斯，必無他變。我倒是擔心我師叔的身子。」楊過也覺天竺僧的安危倒是第一等的大事，說道：「還是找個所在，靜候大師恢復知覺。我夫婦和朱大叔一起守護便了。」朱子柳沉吟道：「卻在那裡好呢？」尋思半晌，總覺這絕情谷中處處詭秘，難覓隱妥的靜養所在，心念一動，說道：「便在此處。」

　　楊過一怔，即明其意，笑道：「朱大叔所言大妙，此處看似凶險，其實倒是谷中最安穩的所在，只要制住在此看守的那幾個綠衣弟子，使他們不能洩漏機密即可。」朱子柳伸手虛點一指，笑道：「這事容易。」抱起天竺僧，說道：「我們在這窯中安如磐石，還是請楊兄弟賢夫婦去助我師一臂之力。」

　　楊過想起一燈重傷未癒，慈恩善惡難測，自己若是只守著天竺僧一人，未免過於自私，於心難安，眼見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鑽入窯中，便和小龍女重覓舊路回出。

　　兩人經過一大叢情花之旁，其時正當酷寒，情花固然不華，葉子也已盡落，只餘下光禿禿的枝幹，甚是難看，樹枝上兀自生滿尖刺。

　　楊過突然間想起李莫愁來，說道：「情之為物，有時固然極美，有時卻也極醜，便如你師姊一般。春花早謝，尖刺卻仍能制人死命。」小龍女道：「但盼神僧能配就治療花毒的妙藥，不但醫好了你，我師姊也可得救。」

　　楊過心中，卻是盼望天竺僧先治小龍女內臟所中劇毒，想天竺僧昏迷後必能醒轉，但若竟然不醒，終於死去，那便如何？眼望妻子，心中柔情無限，突然之間，胸口一陣劇痛。他知乃因救程、陸姊妹，花毒加深之故，生怕小龍女憐惜自己而難過，於是轉頭瞧著那些光禿禿的花枝，想起情意綿綿之樂，生死茫茫之苦，不由得癡了。

　　這時絕情谷大廳之中又是另一番光景。裘千尺出言激兄，語氣越來越是嚴厲。一燈大師一言不發，任憑慈恩自決。慈恩望望妹子，望望師父，又望望黃蓉，一個是同胞手足，一個是傳法恩師，另一個卻是殺兄之仇，心中恩仇起伏，善惡交爭，那裡決得定主意？自幼至老數十手來的大事，在腦海中此來彼去，忽而淚光瑩瑩，忽而嘴角帶笑，心中這一番火並，比之他生平任何一場惡戰都為激烈。

　　陸無雙見楊過出廳後良久不回，反正慈恩心意如何，與她毫不相干，輕輕扯了扯程英的衣袂，悄步出廳。程英隨後跟出。陸無雙道：「傻蛋到那兒去了？」程英不答，只道：「他身中花毒，不知傷勢怎樣？」陸無雙道：「嗯！」心中也甚牽掛，黯然道：「真想不到，他終於和他師父……」程英黯然道：「這位龍姑娘真美，人又好，也只有這樣的人才，方配得上楊大哥。」陸無雙道：「你怎知道這龍姑娘人好？你話都沒跟她說過幾句。」

　　忽聽得背後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她腳又不跛，自然很好。」陸無雙伸手拔出柳葉刀，轉過身來，見說話的人正是郭芙。

　　郭芙見她拔刀，忙從身後耶律齊的腰間拔出長劍，怒目相向，喝道：「要動手麼？」

　　陸無雙笑嘻嘻的道：「幹麼不用自己的劍？」她幼年跛足，引為大恨，旁人也從不在她面前提起，這次和郭芙鬥口，卻給她數次引「跛足」為諷，心中怒到了極處，於是也以對方斷劍之事反唇相譏。郭芙怒道：「我便用別人的劍，領教領教你武功。」說著長劍虛劈，嗡嗡之聲不絕。陸無雙道：「沒上沒下的，原來郭家孩子對長輩如此無禮。好，今日教訓教訓你，也好讓你知道好歹。」郭芙道：「呸，你是什麼長輩了？」陸無雙笑道：「我表姊是你師叔，你若不叫我姑姑，便得叫阿姨。你問問我表姊去！」說著向程英一指。

　　郭芙以母親之命，叫過程英一聲「師叔」，心中實是老大不服氣，暗怪外公隨隨便便心了這樣一個幼徒，又想程英年紀和自己相若，未必有什麼本領，這時給陸無雙一頂，說道：「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外公名滿天下，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想冒充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孫。」

　　程英雖然生性溫柔，聽了這話也不禁有些生氣，但此時全心全意念著楊過的安危，無意爭這些閒氣，說道：「表妹，咱們找……找楊大哥去。」陸無雙點頭，向郭芙道：「你聽明白了沒有？她不是叫我表妹麼？郭大俠和黃幫主名滿天下，也不知有多少無恥之徒，想冒充他兩位的兒子女兒呢！」說著嘿嘿冷笑，轉身便走。

　　郭芙一呆，心想：「有誰要冒充我爹爹媽媽的兒女？」但隨即會過意來：「啊喲！她是罵我野種來著，罵我不是爹媽親生的女兒。」一聽懂她話中含義，那裡還忍耐得住？縱身而上，挺劍往她後心刺去。

　　陸無雙聽得劍刃破風之聲，回刀擋隔，噹的一響，手臂微感酸麻。郭芙喝道：「你罵我是野種麼？」長劍連連進招。陸無雙左擋右架，冷笑道：「郭大俠是忠厚長者，黃幫主是桃花島主的親女，他二位品德何等高超……」郭芙道：「那還須說得？也不用你稱讚我爹娘來討好我。」她只道陸無雙真心頌揚她父母，劍招去勢便緩了，那知陸無雙接著道：「你自己呢？你斬斷楊大哥手臂，不分青紅皂白的便冤枉好人，這樣的行徑跟郭大俠夫婦有何相似之處？令人不能不起疑心。」郭芙道：「疑心什麼？」陸無雙陰陰的道：「你自己想想去。」

　　耶律齊站在一旁，知道郭芙性子直爽，遠不及陸無雙機靈，口舌之爭定然不敵，耳聽得數語之間，郭芙便已招架不住，說道：「郭姑娘，別跟她多說了。」他瞧出郭芙武功在陸無雙之上，不說話只動手，定可取勝。豈料郭芙盛怒之際，沒明白他的用意，說道：「你別多事！我偏要問她個明白。」

　　陸無雙向耶律齊瞪了一眼，道：「狗咬呂洞賓，將來有得苦頭給你吃的。」耶律齊臉上一紅，心知陸無雙已經瞧出自己對郭芙生了情意，這句話是說，這姑娘如此蠻不講理，只怕你後患無窮。

　　郭芙見耶律齊突然臉紅，疑心大起，追問：「你也疑心我不是爹爹、媽媽的親生女兒？」耶律齊忙道：「不是，不是，咱們走罷，別理會她了。」陸無雙搶著道：「他自然疑心啊，否則何以要你快走？」郭芙滿臉通紅，按劍不語。耶律齊只得明言，說道：「這位陸姑娘說話尖酸刻薄，你要跟她比武便比，不用多說。」陸無雙搶著道：「他說你笨嘴笨舌，多說話只有多出醜。」

　　這進郭芙對耶律齊已有情意，便存了患得患失之心，旁人縱然說一句全沒來由的言語，只要牽涉她意中人，不免要反覆思量，細細咀嚼，聽陸無雙這麼說，只怕耶律齊當真看低了自己。她自幼得父母寵愛，兩個小伴武氏兄弟又對她千依百順，除了楊過偶然頂撞於她之外，從未跟人如此口角過，今日陡然間遇上了一個十分厲害的對手，登時處處落於下風，她也已知道說下去只有多受對方陰損，罵道：「不把你另一隻腳也斬跛了，我不姓郭。」說著運劍如風，向陸無雙刺去。陸無雙道：「你不用斬我的腳，便已不姓郭了，誰知道你姓張姓李？」轉彎抹角，仍是罵她「野種」。說話之間，兩人刀劍相交，鬥得甚是激烈。

　　郭靖夫婦傳授女兒的都是最上乘的功夫。這些武功自扎根基做起，一時難於速成。郭芙的天資悟性，多似父親而少似母親，因此根基雖好，學的又是正宗武功，但這時火候未到，許多厲害的殺手還用不出來，饒是如此，陸無雙終究不是她對手，加之左足跛了，縱躍趨退之際不大靈便。郭芙怒火頭上，招數儘是著眼於攻她下盤，劍光閃閃，存心要在她右腿上再刺一劍。

　　程英在旁瞧著，秀眉微蹙，暗想：「表妹罵人雖然刻薄，但這位郭姑娘也太蠻橫了些，無怪他的右臂會給她斬斷。再鬥下去，表妹的右腿難保。」只見陸無雙不住倒退，郭芙招招進逼，忽聽得嗤的一聲，陸無雙裙子上劃破了一道口子，跟著輕叫一聲：「啊喲！」踉蹌倒退，臉色蒼白。郭芙搶上兩步，橫腿掃去。程英見她得勝後繼續進逼，陸無雙已處險境，當即輕輕縱上，雙手一攔，說道：「郭姑娘手下容情。」郭芙提起劍來，見刃上有條血痕，知陸無雙腿上已然受傷，得意洋洋的指著她道：「今日姑娘教訓教訓你，好教你以後不敢再胡說八道。」

　　陸無雙腿上劍傷疼痛，怒道：「但憑你一把劍，就封得了天下人之口嗎？」她知郭芙深以父母為榮，偏偏就誣她不是郭靖、黃蓉的女兒。郭芙喝道：「天下人說什麼了？」踏上一步，長劍送出，要將劍尖指在她胸口之上。

　　程英夾在中間，眼見長劍遞到，伸出三指，搭在劍刃的平面，向旁輕輕一推，將長劍蕩了開去，勸道：「表妹，郭姑娘，咱們身處險地，別作這些無謂之爭了。」

　　郭芙挺劍刺出，給她空手輕推，竟爾盪開，不禁又驚又怒，喝道：「你要幫她是不是？好好好，你們兩個對付我一個，我也不怕，你抽兵刃罷！」說著長劍指著程英當胸，欲刺不刺，靜待她抽出腰間玉簫。

　　程英淡淡一笑，道：「我勸你們別吵，自己怎能會也來爭吵？耶律兄，你也來勸勸郭姑娘罷！」耶律齊道：「不錯，郭姑娘，咱們身在敵境，還是處處小心為是。」郭芙急道：「好啊，你不幫我，反而幫外人。」她見程英淡雅宜人，風姿嫣然，突然動念：「難道他是看上了她？」耶律齊半點也沒猜到她的念頭，續道：「那慈恩和尚有些古怪，咱們還是瞧瞧令堂去。」

　　陸無雙只聽得郭芙一句話，見了她臉上神色，立刻便猜到了她的心事，說道：「我表姊相貌比你美，人品比你溫柔，武功又比你高，你千萬要小心些？」這四句話每一句都刺中了郭芙的心事，她心頭一震，問道：「我小心些什麼？」陸無雙冷笑道：「除非我是傻瓜，我才不歡喜表姊而來歡喜你呢！你橫蠻潑辣，有什麼好？」這兩句話說得過於明顯，郭芙如何能忍？長劍晃動，繞過程英，向陸無雙脅下刺去。

　　她這一招叫作「玉漏催銀箭」，是黃蓉所授家傳絕技，劍鋒成弧，旁敲側擊，去勢似乎不急，但劍尖籠罩之處極廣，除非武功高於她的對手以兵刃硬接硬架，否則極難閃避。程英眉頭一蹙，心道：「這位姑娘怎地盡使這等凶狠招數？我表妹便算言語上得罪於你，終究不是死仇大敵，怎可不分輕重的便下殺手？」好在黃藥師也傳過她這路劍法，於此一招的去勢瞭然於胸，當下勁蓄中指，待郭芙劍劃弧形，錚的一聲響，已將長劍彈落於地。

　　這一彈程英使的是「彈指神通」功夫，但所得力純在巧勁，只因事先明白對手劍路，恰於郭芙劍上勁力成虛的一霎之間彈出，否則她兩人功夫只在伯仲之間，單憑一指之力，可不能彈去郭芙手中兵刃。她跟著左足上前踏住長劍，玉簫出手，對準了郭芙腰間穴道。彈劍、踏劍、指穴這三下一氣呵成，郭芙被她一佔機先，處境登時極為尷尬，如俯身搶劍，腰間數處大穴非有一處給點中不可，但若躍後閃避，長劍是給人家奪定了。她武功雖然不弱，臨陣經驗卻少，一時之間俏臉脹得通紅，打不定主意。

　　耶律齊喝道：「喂，這位姑娘，你把我的兵刃踏在地下幹麼？」側身長臂，來抓玉簫。程英手臂回縮，轉身挽了陸無雙便走。郭芙忙搶起長劍，叫道：「慢走，你我好好比劃比劃。」陸無雙回頭笑道：「還比劃……」程英手臂一抬，帶著她連躍三步，二人已在數丈開外，陸無雙那句話沒能說完。

　　耶律齊道：「郭姑娘，她僥倖一招得手，其實你們二人勝敗未分。」郭芙恨恨的道：「是啊，我劍劃弧形，尚未刺出，她已乘虛出指。看不出她斯斯文文的卻這麼狡猾。」耶律齊「嗯」了一聲，他性子直，不願飾詞討好，說道：「這位程姑娘武功不弱，下次如再跟她動手，不可輕敵。」

　　郭芙聽他稱讚程英，眉間掠過一陣陰雲，忍不住衝口而說：「你說她武功好嗎？」耶律齊道：「是。」郭芙怒道：「那你不用理我，去跟她好啊。」說著轉過了身子。耶律齊急道：「我勸你不可輕敵，要你留神，那是幫你呢，還是幫她？」郭芙聽他話中含義確是回護自己，不由得一笑。耶律齊道：「我不是幫你奪劍麼？你還怪我嗎？」郭芙回過頭來，說道：「怪你，怪你，怪你！」臉上卻堆滿了笑意。

　　耶律齊心中一喜，忽聽得大廳中傳來吼聲連連，同時嗆啷、嗆啷，鐵器碰撞的響聲不絕。郭芙叫道：「啊喲，快瞧瞧去。」她本來聽裘千尺囉唆不絕，說的都是數十年前舊事，她可不知每句話中實都隱藏危機，越聽越是膩煩，便溜了出來，卻無緣無故的和程、陸姊妹打了一架，這時猛聽得異聲大作，掛念母親，便即奔回大廳。

　　只見一燈大師盤膝坐在廳心，手持念珠，口宣佛號，臉色莊嚴慈祥。慈恩和尚在廳上繞圈疾行，不時發出虎吼，聲音慘厲，手上套著一副手銬，兩銬之間相連的鐵鏈卻已掙斷，揮動時相互碰擊，錚錚有聲，裘千尺居中而坐，臉色鐵青，她相貌本就難看，這時更加猙獰可怖。黃蓉、武三通等站在大廳一角，注視慈恩的動靜。

　　慈恩奔了一陣，額頭大汗淋漓，頭頂心便如同蒸籠般的冒出絲絲白氣，白氣越來越濃，他也越奔越快。一燈突然提氣喝道：「慈恩，慈恩，善惡之分，你到今日還是參悟不透？」慈恩一呆，身子搖晃，撲地摔倒。

　　裘千尺喝道：「萼兒，快扶舅舅起來。」公孫綠萼上前扶起，慈恩睜開眼來，見綠萼的臉龐在眼前不過尺餘，迷迷糊糊望出來，但見她長眉細口，綠鬢玉顏，依稀是當年妹子的容貌，叫道：「三妹，我在那裡啊？」綠萼道：「舅舅，我是綠萼。」慈恩喃喃道：「舅舅，誰是你舅舅啊？你叫誰啊？」裘千尺喝道：「二哥，她是你三妹的女兒。她要你領她去見大舅舅。」

　　慈恩瞿然而驚，說道：「我大哥麼？你見不到了，他已在鐵掌峰下跌得粉身碎骨，屍骨無存。」一躍而起，指著黃蓉喝道：「黃蓉，我大哥是你害死的，你……你……你償他的命來！」

　　郭芙進廳後靠在母親身邊，接過妹子抱在懷裡，突見慈恩這般凶神惡煞般指著母親喝罵，立時忍耐不住，走上數步，說道：「和尚，你再無禮，姑娘可容不得你了。」

　　裘千尺冷笑道：「這小女子可算是大膽……」慈恩道：「你是誰？」郭芙道：「郭大俠是我爹爹，黃幫主是我媽媽。」慈恩道：「你抱著的娃娃是誰？」郭芙道：「是我妹妹。」慈恩厲聲道：「哼，郭靖黃蓉，居然還生了兩個孩兒。」

　　黃蓉聽他語聲有異，喝道：「芙兒，快退開！」郭芙見慈恩瘋瘋癲癲，說了半天也不動手，料想他害怕母親了得，心中對他毫不忌憚，反而走上一步，笑道：「你有本事就快報仇，沒本事便少開口！」

　　慈恩喝道：「好一個有本事便快報仇！」這聲呼喝宛如半空中響了個霹靂，只聽得案上的茶碗當當亂響。郭芙手足無措，但見慈恩左掌拍出，右手成抓，同時襲到，兩股強力排山倒海般壓了過來，待欲退後逃避，卻那裡還來得及？

　　黃蓉、武三通、耶律齊三人不約而同的縱上。三人於一瞥之間均已看出，慈恩右手這一抓雖然兇猛，但遠不及左掌那麼一觸即能制人死命，因此三掌齊出，都擊向他左掌。砰的一聲，四股掌力相撞。

　　慈恩嘿的一聲，屹立不動。黃蓉等三人卻同時倒退數步。耶律齊功力最淺，退得最遠，其次則為黃蓉。她未穩身形，先看女兒，只見郭襄已給慈恩抓住，郭芙卻兀自呆立當地，驚得慌了，竟然忘了躲閃。黃蓉大吃一驚：「莫非芙兒終究還是為掌力所傷？」立即縱上，伸左手將她拉了回來，右手打狗棒護住身前，只要使出「封」字訣，慈恩掌力再猛，一時也已傷她不得。郭芙其實未受損傷，但心中一片混亂，直至靠在母親身上，方始「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這時武氏兄弟、耶律燕、完顏萍等見慈恩終於動手，各自拔出兵刃。裘千尺手下的眾弟子也都紛紛散開，只待谷主下令，便即上前圍攻。只有一燈大師仍是盤膝坐在廳心，對週遭的變故便如不見，口誦佛經，聲音不響，卻甚為清澈。

　　慈恩舉起郭襄，大叫：「這是郭靖、黃蓉的女兒，我先殺了此女，再殺黃蓉！」裘千尺大喜，叫道：「好二哥！這才是英名蓋世的鐵掌水上飄裘大幫主！」

　　當此情勢，別說黃蓉等無一人的武功能勝過慈恩，即令有勝於他的，投鼠忌器，也難以從這半瘋之人手中搶救嬰兒。

　　郭芙突然大叫：「楊過，楊大哥，快來救我妹子。」她數次遭大難，都是楊過出其不意的救了她出來，這時眼見人人無法可施，心中自然的盼望楊過來救。但楊過此時卻正和小龍女偷閒相聚，兩人攜手緩行，正自觀賞絕情谷中夕陽下山的晚景，那想到大廳之中竟然情勢如此緊逼？

　　慈祥恩右手將郭襄高高舉在頭頂，左掌護身，冷笑道：「楊過？楊過是什麼人？此時便算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一齊來此，也只能傷我裘千仞性命，卻救不了這小娃娃。」

　　一燈緩緩抬起頭來，望著慈恩，但見他雙目之中紅絲滿佈，全是殺氣，說道：「你要找人家報仇，人家來找你報仇，卻又如何？」慈恩喝道：「誰有膽子，那便過來！」這時天將傍晚，暮色入廳，眾人眼中望出來均有朦朧之感，慈恩的臉色更顯得陰森森可怖。

　　突然之間，猛聽得黃蓉哈哈大笑，笑聲忽高忽低，便如瘋子發出來一般。眾人不禁毛骨悚然。郭芙叫道：「媽媽！」武三通、耶律齊同聲叫：「郭夫人！」眾人心中怦怦而跳，均想她女兒陷入敵手，以致神態失常。但見她將打狗棒往地下一拋，踏上兩步，拆散了頭髮，笑聲更加尖細淒厲。郭芙叫道：「媽媽！」上前拉她手臂。黃蓉右手一甩，將她揮得跌出數步，隨即張開雙臂，尖聲慘叫，走向慈恩。

　　這一下連裘千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瞪目凝視，驚疑不定。

　　黃蓉雙臂箕張，惡狠狠的瞪著慈恩，叫道：「快把這小孩打死了，要重重打她的背心，不可容情。」慈恩臉無人色，將郭襄抱在懷裡，說道：「你……你……你是誰？」黃蓉縱聲大笑，張臂往前一撲。慈恩的左掌雖然擋在身前，竟是不敢出擊，向側滑開兩步，又問：「你是誰？」

　　黃蓉陰惻惻的道：「你全忘記了嗎？那天晚上在大理皇宮之中，你抓住了一個小孩兒。對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你弄得他半死不活，終於無法活命……我是這孩子的母親。你快弄死這小孩兒，快弄死這小孩兒，幹麼還不下手？」

　　慈恩聽到這裡，全身發抖，數十年前的往事驀地兜上心來。

　　當年他擊傷大理國劉貴妃的孩子，要南帝段皇爺捨卻數年功力為他治傷，段皇爺忍心不治，此孩終於斃命。後來劉貴妃和慈恩兩度相遇，勢如瘋虎般要抱他拚個同歸於盡。慈恩武功雖高於他，卻也不敢抵擋，只有落荒而逃。黃蓉當年在青龍灘上、華山絕頂，曾兩次親聞瑛姑的瘋笑，親見她的瘋狀，知道這是慈恩一生最大的心病，見他手中抱著孩子，無法可施之際便即行險，反而叫他打死郭襄。武三通、裘千尺、耶律齊等都道她是瘋了，以致語出不倫。只有一燈才暗暗佩服黃蓉的大智大勇，心想便是一等一的鬚眉男子，也未必便有此膽識，有人縱能思及此策，但「快弄死這孩兒」之言勢必不敢出口，眼見慈恩如此怨氣沖天，凶悍可怖，他輕輕一掌，豈不立時送了郭襄的性命？

　　慈恩望望黃蓉，又望望一燈，再瞧瞧手中的孩子，倏然間痛悔之念不能自己，嗚咽道：「死了，死了！好好的一個小孩兒，活活的給我打死了。」緩步走到黃蓉面前，將郭襄遞了過去，說道：「小孩兒是我弄死的，你打死我抵命罷！」黃蓉歡喜無限，伸手欲接，只聽得一燈喝道：「冤冤相報，何時方了？手中屠刀，何時方拋？」慈恩一驚，雙手便鬆，郭襄便直往地下掉去。

　　不等郭襄身子落地，黃蓉右腳伸出，將孩兒踢得向外飛出，同時狂笑叫道：「小孩兒給你弄死了，好啊，好啊，妙得緊啊。」她這一腳看似用力，碰到郭襄身上，卻只是腳背有嬰兒腰間輕輕托住，再輕輕往外一送。她知道這是相差不得半點的緊急關頭，如俯身去抱女兒，說不定慈恩的心神又有變化。

　　郭襄在半空中穩穩飛向耶律齊。他伸臂接住，但見郭襄烏溜溜的一對眼珠不住滾動，張開小嘴正欲大哭，鮮龍活跳，不似有半點損傷，一怔之下，隨即會意，料想黃蓉知道郭芙莽撞，才將幼女擲給自己，當即伸掌在嬰兒口上輕按，阻住她哭出聲來，大叫：「啊喲，小孩兒給這和尚弄死了。」

　　慈恩面如死灰，霎時之間大徹大悟，向一燈合十躬身，說道：「多謝和尚點化！」一燈還了一禮，道：「恭喜和尚終證大道！」兩人相對一笑，慈恩揚長而出。裘千尺急叫：「二哥，二哥，你回來！」慈恩回過頭來，說道：「你叫我回來，我卻叫你回來呢！」說罷大袖一揮，飄然出了大廳。一燈喜容滿臉，說道：「好，好，好！」退到廳角，低首垂眉，再不言語。

　　黃蓉挽了頭髮，從耶律齊手中抱過郭襄。郭芙見母親如常，妹子無恙，又驚又喜，撲到母親的懷裡，說道：「媽，我還道你當真發了瘋呢！」黃蓉走到一燈身前，行下禮去，說道：「侄女逼於無奈，提及舊事，還請大師見諒。」一燈微笑道：「蓉兒，蓉兒，真乃女中諸葛也！」廳中諸人之中，只有武三通隱約知道一些舊事，餘人均是相顧茫然。

　　裘千尺見事情演變到這步田地，望著兄長的背影終於在屏門外隱沒，料想此生再無相見之日，胸口不禁一酸，體味他「你叫我回來，我卻叫你回來呢」那句話，似乎是勸自己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心中隱隱感到一陣惆悵，一陣悔意；但這悔意一瞬即逝，隨即傲然說道：「各位在此稍待，老婆子失陪了。」黃蓉道：「且慢！我們今日造訪，乃是為求絕情丹而來……」裘千尺向身旁隨侍的眾人一點頭。眾弟子齊聲忽哨，每處門口都擁出四名綠衣弟子，高舉裝滿利刃的漁網，攔住去路。四名侍女抬起裘千尺的坐椅，退入內堂。

　　黃蓉、武三通、耶律齊等見到漁網陣的聲勢，心下暗驚，均想：「這漁網陣好不厲害，不知如何方能破得？」便這麼遲疑，大廳前門後門一齊軋軋關上，眾綠衣弟子縮身退出。武氏兄弟仗劍外沖，砰的一聲，兩兄弟的雙劍夾在門縫之中，登時折斷，看來大門竟是鋼鐵所鑄。黃蓉低聲道：「不須驚惶！出廳不准，但咱們得想個法兒，如何破那帶刀漁網，如何盜藥救人。」

　　公孫綠萼隨著母親進了內堂，問道：「媽，怎麼辦？」裘千尺見兄長已去，對方好手雲集，知道此事甚為棘手，但殺兄大仇人既然到來，決不能就此屈服，好言善罷，微一沉吟，說道：「你去瞧瞧，楊過和那三個女子在幹什麼？」此言正合綠萼心意，她點頭答應，向「火浣室」而去。

　　行到半路，聽到前面有人說話，正是楊過的聲音，接著小龍女回答了一句，好似說到「公孫姑娘」四字。這時天已全黑，綠萼往道旁柳樹叢中一閃，心道：「不知她在說我些什麼？」放輕腳步，悄悄走近，見楊過和小龍女並肩站立，聽楊過道：「你說此事全仗公孫姑娘從中周旋，委實不錯。但願神僧早日醒轉，大家釋仇解怨，邪毒盡除，豈不是妙？……啊喲！」這「啊喲」一聲驚呼突如其來，綠萼嚇了一跳，不知楊過驀地裡遇上了什麼怪事。

　　她心中關切，情不自禁的探頭張望，朦朧中只見楊過摔倒在地，小龍女低聲道：「是情花之毒發作了嗎？」楊過只是呻吟：「嗯……嗯。」竟痛得牙關難開。綠萼大是憐惜，心想：「他已服了半枚丹藥，再服半枚，情花之毒便解。這半枚靈丹，說什麼也得去向媽媽要來。」

　　過了片刻，楊過站起身來，吁了一口長氣。小龍女道：「你每次發作相距越來越近，更是一次比一次厲害。那神僧尚須一日方能醒轉，便算他能配解藥，也未必……也未必……你這番苦楚，可也難受得很啊。」她本想說「也未必來得及」，但終於改了口。楊過苦笑道：「這位公孫老太太性子執拗至極，她的解藥又藏得隱秘異常，若非她自願給我，否則便是將谷中老幼盡數殺了，鋼刀架在她頸中，也是決計不肯拿出來的。」小龍女道：「我倒是有個法子。」楊過早猜到她的心意，說道：「龍兒，你再也休提此言。你我夫妻情深愛篤，若能白頭偕老，自然謝天謝地，如有不測，那也是命數使然。咱兩人之間決不容有第三人攔入。」小龍女嗚咽道：「那公孫姑娘……我瞧她人很好啊，你便聽了我的話罷。」

　　綠萼心中大震，知道小龍女在勸楊過娶了自己，以便求藥活命。只聽楊過朗聲一笑，道：「公孫姑娘自然是好。其實天下好女子難道少了？那程英程姑娘，陸無雙陸姑娘，也是重情篤意之人。只是你我既然兩心如一，怎容另有他念？你再設身處地想想，若有一個男人能解你體內劇毒，卻要你委身以事，你肯不肯啊？」小龍女道：「我是女子，自作別論。」楊過笑道：「旁人重男輕女，我楊過卻是重女輕男……」說到此處，忽聽得樹叢後簌的一聲響，楊過問道：「是誰？」

　　綠萼只道被他發覺了蹤跡，正要應聲，忽聽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傻蛋，是我！」只見陸無雙和程英從樹叢後的小路上轉了出來。綠萼乘機悄悄退開，心中思潮起伏不定：「別說和龍姑娘相比，便是這程、陸二位姑娘，她們的品貌武功，過去和他的交情，又豈是我所能及？」她自見楊過，便不由自主的對他一往情深，先前固已知他對小龍女情義深重，但內心隱隱存了二女共事一夫的念頭，此刻聽了這番話，更知相思成空，已成定局。她自幼便鬱鬱寡歡，今日萬念俱灰，決意不想活了，漫步向西走去。

　　她神不守舍，信步所至，渾不知身在何處，心中一個聲音只是說：「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山石彼端忽然隱隱傳來說話的聲音。綠萼一凝神間，不禁微微一驚，原來神魂顛倒的亂走，竟已到了谷西自來極少人行之處，抬頭見一座山峰沖天而起，正是絕險之地的絕情峰。

　　這山峰峰腰處有一處山崖，不知若干年代之前有人在崖上刻了「斷腸崖」三字，自此而上，數十丈光溜溜的寸草不生，終年雲霧環繞，天風猛烈，便飛鳥也甚難在峰頂停足。山崖下臨深淵，自淵口下望，黑黝黝的深不見底。「斷腸崖」前後風景清幽，只因地勢實在太險，山石滑溜溜，極易掉入深淵，谷居民相戒裹足，便是身負武功的眾綠衣弟子也輕易不敢來此，卻不知是誰在此說話。

　　公孫綠萼本來除死以外已無別念，這時卻起了好奇之心，於是隱身山石之後側耳傾聽，一聽之下，心中怦的一跳，原來說話之人竟是父親。她父親雖然對不起母親，對她也是冷酷無情，但母親以棗核釘射瞎了他一目，又將他逐出絕情谷，綠萼念起父女之情，時時牽掛，此刻忽又聽到了這熟悉的聲音，才知他並未離開絕情谷，卻躲在這人跡罕至之處，想來身子也無大礙，登時心下暗喜。

　　只聽他說道：「你遍體鱗傷，我損卻一目，都是因為楊過這小賊而起，咱倆不但敵愾同仇，也是同病相憐。」說著笑了起來，對方卻不回答。綠萼頗感奇怪，暗想父親是在跟誰說話啊？聽他語氣微帶輕薄之意，難道對方是個女子麼？

　　只聽得公孫止又道：「咱們在這人跡罕至的所在相逢，可說是天意，當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一個女人「呸」的一聲，嗔道：「我全身為情花刺傷，你半點也沒放在心上，盡說此瘋話，拿人取笑。」綠萼心道：「啊，原來是今日闖進谷來的李莫愁。」只聽公孫止忙道：「不，不，我怎不放在心上？自然要盡力設法。你身上痛，我心裡更痛。」

　　與公孫止說話的正是李莫愁。她遍身為情花所刺，中毒著實不輕，幸好她滿腔憤怒憎恨，怨天尤人，不動男女之情，身上倒無多在痛楚。但知花毒厲害，亟於尋覓解藥，谷中道路錯綜，亂走亂撞，竟到了斷腸崖前。公孫止卻在此已久，他有意來此僻靜之處，以便避過谷諸人，然後俟相害死裘千尺，重奪谷主之位。兩人曾交過手，都知對方武功了得，見面後均想：「我正有事於谷中，何不倚凶為助？」三言兩語，竟爾說得甚是投契。

　　公孫止於當年所戀婢女柔兒死後，專心練武，女色看得甚淡，但自欲娶小龍女而不可得，抑制已久的情慾突然如堤防潰決，不可收拾。以他堂堂武學大豪的身份竟致出手去強奪完顏萍，已與江湖上下三濫行徑無異，此時與李莫愁邂逅相遇，見她容貌端麗，心中又即動念：「殺了裘千尺那惡婦後，不如便娶這道姑為妻，她容貌武功，無一不是上上之選，正可和我相配。」那知李莫愁心地狠毒，用情卻是極專，她一生惡孽，便是因「情」之一字而來，這時聽公孫止言語越來越不莊重，心下如何不惱？但為求花毒的解藥，只得稍假辭色，敷衍對答。

　　公孫止道：「我是本谷的谷主，這情花解藥的配製之法，天下除我之外再無第二人知曉，只是配製費時，遠水救不得近火，好在谷中尚餘一枚，在那惡婦人手中。咱們只須除滅了她，那便什麼都是你的了。」最後一句話意存雙關，意思說不但給你解藥，這絕情谷的主婦之位也都屬你。天下只他一人知曉解藥製法，這話原本不假，情花在谷中生長已久，公孫止上代的祖先損傷了不少人命，才試出解藥的配製之方，為了情花有阻攔外人入谷之功，因此並不殳除，而解藥的方子也是父子相傳，不入旁人之手。雖是裘千尺，也只道解藥是上代遺存，方子已然失傳。但裘千尺那枚解藥現下只剩半枚，公孫止卻不知悉。

　　李莫愁沉吟道：「既是如此，你先頭豈非白說？解藥在尊夫人手中，而尊夫人又與你反目成仇，便算殺她不難，解藥卻如何能夠到手？」公孫止躊躇未答，過了半晌，說道：「李道友，你我一見投緣，我縱死亦不足惜。」李莫愁淡淡的道：「這個可不敢當。」公孫止道：「我有一計，能從惡好手中奪得靈丹，但盼你答應我一件事。」李莫愁勃然道：「我一生闖蕩江湖，獨來獨往，從不受人要挾。解藥你肯給便給，不肯便索罷休。我李莫愁豈是哀憐乞命之輩？」

　　公孫止武功雖然甚強，但一生僻處幽谷，便是江湖上最厲害的人物也均不知，縱然略有所聞，也是得自數十年前裘千尺的轉述。近十年來赤練仙子李莫愁聲名響亮，武林中無人不知她貌似桃李，心若蛇蠍，這公孫止卻懵懵懂懂的一無所悉，聽她這幾句話說得甚有氣派，只有更喜，忙道：「你錯會我的意思了。我但盼能為你稍盡綿薄，歡喜還來不及，豈有要挾之意？只是要奪那絕情丹到手，勢不免傷了我的親手女兒的性命，因之我說得不甚妥善，也是有的。你千萬不可介意。」

　　公孫綠萼隱身大石之後，聽到「勢不免傷了我親生女兒的性命」這句話，不由得全身一震。

　　李莫愁也感詫異，問道：「解藥是在令愛手中麼？」公孫止道：「不是的，我跟你實說了罷！那惡婦性情固執暴戾之極，解藥必是藏在隱秘無比的處所，強逼要她獻出，勢所不能，只有出之誘取一途。」李莫愁點頭道：「確是如此。」公孫止道：「這惡婦對人人均無情義，心腸狠毒，無所不至，惟有對她的親生女兒卻十分愛惜。咱們瞧準了這點，由我去將女兒綠萼誘來，你出手擒她，將她擲在花叢中。這麼一來，那惡婦不得不取出絕情丹來救治女兒。咱們俟機劫奪，便能成功。只可惜這絕情丹世間唯存一枚，既給了你，我那女兒的小命便保不住了。」李莫愁沉吟道：「咱們也不必用真的情花來刺傷令愛，只消假意做作，讓她似乎中毒，那便可奪丹，又能保全令愛。」公孫止歎道：「那惡婦十分精明，我女兒倘若只中假毒，焉能瞞得過她？」說到這裡，忽然聲音嗚咽，似乎動了真情。李莫愁道：「為了救我性命，卻須傷害令愛，我心何忍？看來你原也捨她不得，此事便作罷休。」公孫止忙道：「不，不！我雖捨她不得，可更加捨你不得。」李莫愁默然，心想除此而外，確也更無別法。公孫止道：「咱們在此稍待，過了夜半，我便去叫女兒出來，憑她千伶百俐，也決想不到她爹爹有此計謀。」

　　兩人如此對答，每一句話綠萼都聽得清清楚楚，越想越是害怕。那日公孫止將她和楊過驅入鱷魚潭，她已知父親絕無半點父女之情，但當時還可說是出於一時之憤，今日竟然如此處心積慮，要害死親生女兒來討好一個初識一面的女子，心腸狠毒，真是有甚於豺狼虎豹。她本來不想活了，然而聽到二人如此安排毒計圖謀自己，卻不由得要設法逃開，好在四下裡山石嶙峋，樹木茂密，隱蔽之處甚多，於是輕輕向後退出一步，隔了片刻，又退出一步，直退至數十丈外，才轉身快步走開。

　　她走了半個時辰，離絕情谷已遠，知道父親不久便要前來相誘，連臥房也不敢回去，淒淒涼涼的坐在一塊岩石之上，寒風侵肌，冷月無情，只覺世間實無可戀，喃喃自語：「我本就不想活了，爹爹你又何必設這毒計來害我？你要害死我，儘管來害罷。真是奇怪，我又何必逃？」

　　突然之間，一個念頭如閃電般射進了心裡：「爹爹有心狠毒，此計果然大妙。反正我要自盡，何不有此計向媽媽騙取靈丹，去救了楊大哥的性命？你夫妻團圓，總不免要感激我這一心一意待他的苦命姑娘。」想到此處，又是欣喜，又是傷心，精神卻為之一振，四下一看，瞧清了身在何處，舉步走進母親的臥房。

　　她經過情花樹叢之時，折了兩條花枝，提在手中，走到母親房外，低聲叫道：「媽，你睡著了麼？」裘千尺在房中應道：「萼兒，有什麼事？」綠萼叫道：「媽，媽！我給情花刺傷了。」說著張臂便往情花枝上用力一抱。

　　花枝上上千百根小刺同時刺入她身體。她自幼便受諄諄告誡，決不能為花刺刺傷，幼時因無體內情慾誘引，偶爾被小刺刺中，亦無大礙，後來年紀漸大，旁人的告誡也越加鄭重。十餘年來小心趨避之物，想不到今日自行引刺入體，心中這番痛楚卻更深了一層。她咬緊牙關，又叫了幾聲：「媽！」

　　裘千尺聽到呼聲有異，吃了一驚，忙命侍女開門，扶綠萼進來。綠萼叫道：「我身上有情花花刺，你們不可近前。」兩名侍女駭然變色，大開房門，讓綠萼自行走進，那敢碰她身子？

　　裘千尺見女兒臉色慘白，身子顫抖，兩枝情花的花枝掛在胸前，忙問：「你怎麼了，怎麼了？」綠萼叫道：「是爹爹，是爹爹！」她怕母親的目光厲害，低下頭不敢望她。裘千尺怒道：「你還叫他爹爹？那老賊怎麼了？」綠萼道：「他……他……」裘千尺道：「你抬起頭了，讓我瞧瞧。」綠萼一抬頭，遇到母親一對凜凜生威的眸子，不禁批了個寒戰，說道：「他……他和今日進谷來的那個美貌道姑，在斷腸崖前鬼鬼祟祟的說話，我躲在大石後面，想聽他說些什麼……」這幾句話半點不假，此後卻非捏造謊言不可，綠萼只怕給母親瞧出破綻，說到這裡，又低下頭來。

　　裘千尺道：「他兩個說些什麼？」綠萼道：「說什麼同病相憐，什麼有緣千里來相會。他們……他們一起罵你惡婦長、惡婦短的，我聽著氣不過……」說到這裡便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裘千尺咬牙切齒，道：「莫哭，莫哭！後來怎樣了？」綠萼道：「我不小心身子一動，給他們知覺了。那道姑……那道姑便將我推入了情花叢裡。」

　　裘千尺聽她聲音有些遲疑，喝道：「不對，你在說謊！到底是怎樣？休得瞞我。」綠萼出了一身冷汗，道：「我沒騙你，這……這難道不是情花麼？」裘千尺道：「你說話的語調不對，你自小便是這樣，說不得謊，做娘的難道不知？」綠萼靈機一動，咬牙道：「媽，我是騙了你，是爹爹推我入情花叢的。他惱我跟你、幫你，跟你作對，說我只要娘，不要爹。他……他拚命要討好那美貌道姑。」

　　裘千尺恨透了丈夫，綠萼這幾句話恰恰打中她心坎，登時深信不疑，忙拉了女兒手掌，溫言道：「萼兒不用煩惱，讓娘來對付這老賊，總須出了咱娘兒倆這口惡氣。」當下命侍女取過剪刀鉗子，先將花枝移開，然後鉗出肌膚中斷折了的小刺。

　　綠萼哽咽道：「媽，女兒這番是活不成了。」裘千尺道：「不怕，不怕，咱們還有半枚絕情丹未用，幸好沒給那無情無義的楊過小賊糟蹋了。你服了這半枚丹藥，花毒雖然不能除淨，只要你乖乖的陪著媽媽，對任何臭男子都不理睬，甚至想也不去想他們，那便決計無礙。」裘千尺苦受丈夫的折磨，楊過又不肯做她女婿，恨極了天下的男子，女兒如能終身不嫁，正合她心願，可說再好也沒有。

　　綠萼皺眉不語。裘千尺又問：「那老賊和那道姑呢？他們在那裡？」綠萼道：「我從情花叢中掙扎著爬起，沒敢回頭再看，他們多半仍有那裡。」裘千尺暗自沉吟：「老賊有了強助，必來奪回此谷。谷中弟子多半是他心腹親信，事到臨頭，必定歸心於老賊，最多也是袖手旁觀，兩不相助，決不會出手與他為敵。我手足殘廢，所仗的只是一門棗核釘。這暗器出其不意的射出固是威力極大，但老賊既有防備，多半便奈何他不得，如他手持盾牌來攻，我便一籌莫展。那便如何是好？」

　　綠萼見母親目光閃爍，沉吟不語，還道她在斟酌自己的說話是真是偽，生怕她問個不休，終查知真相，自己一番受苦不打緊，取不到解藥，楊過身上的毒質終是難除。她一想到楊過，胸口一陣大疼，「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裘千尺伸手撫摸她頭髮，道：「咱們取絕情丹去。」雙手一拍，命四名侍女將坐椅抬出房門。

　　綠萼自楊過去後，一直想知道母親將半枚丹藥藏在何處。曾聽母親說過，丹藥決不能藏在身邊，否則任誰都可殺了她，一搜即得。心想她手足殘廢，行動須人扶持，決不能躥高伏低，也不能藏之於甚山洞僻谷，想來定是藏在府第之中。但她數十日來到處查探，丹房、劍室、花園、臥房，沒一處不詳加察看，始終瞧不出半點端倪，這時見母親命侍女將坐椅抬向大廳，不由得大為訝異，心想大廳是人人所到之處，最難藏物，何況此刻強敵聚集於廳，正是為這半枚丹藥而來，難道丹藥便在敵人面前，任其予取予攜麼？

　　大廳前後鐵門緊閉，眾弟子手提帶刀漁網監守，見裘千尺到來，上前行禮。為首的弟子躬身說道：「敵人絕無聲息，似是束手待斃。」裘千尺哼了一聲，心想：「井底之蛙，當真不知天高地厚。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今日闖進谷來的這些人物，焉是束手待斃之輩？」說道：「開門！」兩名弟子打開鐵門，另有八名弟子提著兩張漁網，在裘千尺左右護衛，相率進廳。

　　只見一燈大師、黃蓉、武三通、耶律齊諸人都坐在大廳一角。裘千尺待椅子著地，舉手說道：「這裡除了黃蓉母女三人，其餘的我可不究擅自闖谷之罪，一齊給我走開罷！」黃蓉微笑道：「裘谷主，你大難臨頭，不知快求避解，兀自口出大言，當真叫人齒冷。」裘千尺心中一凜，暗想：「她怎知我大難臨頭？難道她已知那老賊回谷？」冷冷的道：「是福是禍，須待報應到來方知。老婦人肢體不全，以殘廢之身，還怕什麼大難？」

　　黃蓉自不知公孫止已回絕情谷，但鑒貌辨色，眼見裘千尺眉間隱有重憂，與適才出廳時飛揚狠惡的神態大不相同，料想谷中或有內變，因此出言試探，聽裘千尺雖然說得嘴硬，自己所料卻多半不錯，說道：「裘谷主，令兄是自行失足摔下深谷而死，絕非小妹所傷，但若你對此事始終耿耿，小妹不避死活，你卻須賜贈解藥，以救楊過之傷。小妹倘若死了，這裡許多友決不記恨，仍然助你解脫大禍，以退內敵。你這項買賣做是不做？」

　　黃蓉這般說法，實是讓對方佔盡了便宜，眼見裘千尺除棗核釘厲害之外別無傷敵手段，而大聲說出「內敵」兩字，更是打中了她心坎。

　　裘千尺心想：「當真有這麼好？」說道：「你是丐幫幫主，諒必言而有信。我打你三枚棗核釘，你當真不避不讓，亦不用兵器隔打？」

　　黃蓉尚未回答，郭芙搶著道：「我媽只說不避不讓，可沒說不用兵器隔打。」黃蓉，微笑道：「裘谷主要洩心中惱恨，小妹不用兵刃暗器隔打就是。」郭芙叫道：「媽，那怎麼成？」適才她長劍被棗核釘擊斷，知道這暗器力道強勁無比，倘若真的不讓不隔，母親血肉之軀如何抵擋得了？黃蓉卻想：「過兒於我郭家一門四人均有大恩，此刻他身上劇毒難解，說什麼也要叫老太婆交出解藥。她這棗核釘自是天下最凌厲的外門暗器，任她連打三釘確然十分凶險，稍有疏虞，不免便送了性命。但若非如此，她焉肯交出解藥？」

　　黃蓉說這番話時，早已替裘千尺設身處地的想得十分周到，既要讓她洩去心中若干怨毒鬱積，又乘著她內變橫生、憂急驚懼之際，允她禦敵解難，而洩憤之法，正是她惟一能以之傷人的伎倆，縱是裘千尺自己，也提不出更有利的方法來。

　　但裘千尺覺得此事太過便宜，未免不近人情，啞聲道：「你是我的對頭死敵，卻甘心受我三枚棗核釘，到底包藏著什麼詭計，什麼禍心？」

　　黃蓉走上前去，低聲道：「此處耳目眾多，只怕有不少人對你不懷好意，我要在你耳邊說幾句話。」裘千尺向從弟子掃射了一眼，心想：「這些人大半是老賊的親信，確是不可不防。」便點了點頭。

　　黃蓉湊過頭去，悄聲道：「你的對頭不久便要發難動手，小妹自己何嘗不是身處險地？咱們快快揭過了這場過節，小妹不論死活，大夥兒便可並肩應敵。再者楊過於我有恩，我便送了性命，也要求得絕情丹給他。人生在世，有恩不報，豈不與禽獸無異？」說罷退開三步，凝目以望。

　　裘千尺聽了「有恩不報，豈不與禽獸無異」這話，心中也是一動，暗想：「若不是楊過這小子相救，我此刻還是孤零零的在地底山洞中捱苦受難。」但這念頭便如閃電般一瞬即過，善念消退，噁心立生，冷冷的道：「任你百般花言巧語，老婦人鐵石心腸，不改初衷，來來來，你站開了，吃我三釘！」

　　黃蓉衣袖一拂，道：「我拚死挨你三釘便了。」說著縱身退後，站在大廳正中，與裘千尺相距約莫三丈，說道：「請發射罷！」

　　武三通等雖然素知黃蓉足智多謀，但裘千尺棗核釘的厲害各人親眼所見，這時見黃蓉空手站立，無不心中惴惴。郭芙更是著急，走過去一拉黃蓉衣袖，低聲道：「媽，咱們找個地方，我把軟蝟甲脫下來給你換上，那就不怕老太婆的棺材釘了。」黃蓉微微一笑，道：「以軟蝟甲擋棗核釘，那又何足為奇？你且看媽媽的手段。」

　　只聽得裘千尺道：「各人閃……」那「開」字尚未出口，棗核釘已疾射而出，直指黃蓉小腹。這枚棗核釘的去勢當真是悍猛無倫，雖是極小的一枚鐵釘，但破空之聲有如尖嘯，黃蓉「啊」的一聲高叫，彎腰捧腹，俯下身去。

　　郭芙和武三通等一齊大驚，待要上前相扶，嘯聲又起，這第二枚棗核釘卻是射向黃蓉的胸口。黃蓉仍是一聲大叫，搖搖晃晃的退後幾步，似乎便要摔倒。

　　裘千尺見黃蓉果然如言不閃不擋，兩枚鐵釘均已打中她身上要害，這兩枚鐵釘的力道，便岩石也射入了，何況血肉之軀？但黃蓉身中兩釘，雖似已受重傷，但竟不摔倒，顯是苦苦支撐，要再受自己一釘。裘千尺心下駭然，暗想：「先前見這女子嬌怯怯的模樣，不信她有甚能耐可當丐幫的幫主。如此看來，當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但想她身中兩釘，決計性命不保，就此報了深仇，不禁欣然色喜，「波」的一聲，第三枚棗核釘又從口裡噴出。這一次卻是射向黃蓉的咽喉。要使用鐵釘透喉而過，殺害兄長的大仇人立斃當場。

　　黃蓉說出甘愛三釘之時，尚未籌得良策，只是知道非此不足以換得解藥，縱然身死，也是報了楊過的大恩。但其後與裘千尺一番低語，稍有餘裕，心念電閃，已有了計較。先一陣郭芙的長劍被棗核釘打斷，黃蓉拾起劍頭，藏在衣袖之中，待棗核釘打到，一彎臂便將劍頭掃在鐵釘射到之處。只是釘劍相撞，必有金鐵之聲，她兩次大聲叫喚，便將這聲音掩蓋了過去。這一巧招裘千尺果然並未發覺。

　　黃蓉有意裝得身受重傷既可稍減對方怒氣，也可保全她一谷之主的身份。但第三枚棗核釘直指咽喉，倘若舉起衣袖，以袖中暗藏的劍頭擋隔，必被裘千尺瞧出破綻，自己便算毀了「不避不隔」的諾言，處此情境，只得行險，當下雙膝微微一曲，待棗核釘對準嘴唇飛到，她胸腹之間早已真氣充溢，張口用力吐出，一股真氣噴將出去。她知這棗核釘來勢所以這般凌厲，全憑真氣激發，若以氣對敵氣，則敵遠我近，大佔便宜，棗核釘縱不從空墜落，來勁也必急減。那知裘千尺獨居山洞，手足既廢，整日價除了苦練這門棗核功夫之外，心不旁騖。黃蓉功力既不及她深厚，又須處分幫務、助守襄陽、生兒育女、伴夫課徒，那能如她這般苦心致志？因此一股真氣噴出，棗核釘來勢只略略一緩，勁力仍是猛惡無比。

　　黃蓉心中一驚，鐵釘已到嘴唇，當這千鈞一髮之際別無他法，只好張口急咬，硬生生將鐵釘咬住了。這一下只震得滿口牙齒生疼，立足不穩，倒退了兩步。她先前倒退乃是假裝，這次卻真是被鐵釘來勢衝擊而退，也幸好她應變奇速，退步消勢，否則上下四枚門牙非當場跌落不可，饒是如此，也已震得牙齒出血。

　　旁觀眾人齊聲驚呼，圍了攏來。黃蓉一仰頭，「波」的一聲，將棗核釘噴出，釘入橫樑，皺眉道：「裘谷主，小妹受了你這三釘，命不久長，盼你依言賜藥。」

　　裘千尺見她竟能將棗核釘一口咬住，也自駭然，眼見兩枚棗核釘明明射入她體內，何以仍然直立不倒？側目向綠萼望了一眼，心想：「我兒中了情花之毒，別說楊過不允婚事，他便當真是我的女婿，這半枚絕情丹也豈能給他？」但自己親口答應給藥，言入眾人之耳，總不能立時反悔，她雙眼一轉，已有計較，說道：「郭夫人，咱兩人雖是女流，但行事慷慨有信，當勝鬚眉。你挺身受我三釘，如此氣概，世所罕有，我甚是佩服，解藥便可給你。我若少待有事，仍盼各位援手。」

　　郭芙只道母親當真中了鐵釘，叫道：「我媽媽若受重傷，這裡大夥兒都要跟你拚命。」轉頭向黃蓉道：「媽，老太婆的釘子打中了你身上何處？」

　　黃蓉不答女兒的問話，向裘千尺道：「小女胡言，谷主不必當真。小妹生平說一是一，自當相助谷主退敵，便請賜藥是幸。」武三通等聽黃蓉說話中氣充沛，聲音爽朗，半點不像受了傷的模樣，漸漸寬心。

　　這一層裘千尺也已瞧出，心下驚疑不定，想道：「她有如此武功，我縱要反悔，也不容易，只有以詐道相待。」於是點頭說道：「那麼我先多謝了。」轉頭向女兒道：「萼兒過來，我有言吩咐。」

　　黃蓉一生之中，不知對付過多少奸滑無信之徒，裘千尺眼光閃爍不定，如何逃得過她的雙目？她知裘千尺決不肯就此輕易交出解藥，只是要怎生推脫欺詐，騙一時自是猜想不出。

　　只聽裘千尺道：「將我面前數過去的第五塊青磚揭開了。」綠萼大奇：「難道那絕情丹竟是藏在磚下？」黃蓉一聽，暗讚裘千尺心思靈巧：「這絕情丹如此寶貴，不知有多少人在亟圖謀。她藏在這當眼之處，確是使人猜想不到，磚下所藏是真藥無疑。她決不會事先料到有此刻的情勢，因而在磚下預藏假藥。」裘千尺如命人赴丹房或是內室取藥，黃蓉倒也難知取來的絕情丹是真是假，這時見她命女兒揭開青磚，卻是少了一層顧慮。

　　綠萼數到第五塊青磚，拔出腰間匕首，從磚縫中插入，揭起磚塊，只見磚下鋪著灰泥，全無異狀。

　　裘千尺道：「磚下藏藥之處，大有機密，不能為外人所知，萼兒，俯耳過來。」黃蓉知道裘千尺狡計將生，當下叫聲「哎唷」，捧腹彎腰，裝得身上傷勢發作，好讓裘千尺防備之心稍減，以便凝神聽她對女兒的說話。豈知裘千尺也已料到了此節，在綠萼耳畔說得聲音極輕，黃蓉雖是全神貫注，也只聽到「絕情丹便在青磚之下」九字。但她早料到絕情丹是在青磚之下，這九個字聽來一無用處，此後只見裘千尺的嘴唇微微顫動，半個字也聽不出來，再看綠萼，但見她眉尖緊蹙，只是「嗯、嗯、嗯」的答應。

　　黃蓉知道眼前已到了緊急關頭，卻不知如何是好，甚是惶急，忽聽得一燈大師道：「蓉兒過來，我瞧瞧你的傷勢如何？」黃蓉回過頭來，見一燈坐在屋角，臉上頗有關切之容，心想：「他一搭我有脈搏，便知我非受傷。」於是走過去伸出手掌。一燈伸出三指搭住她的脈腕，念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老婆婆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磚下有兩瓶……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東首的藏真藥……阿彌陀佛……西首的藏假藥……阿彌陀佛……叫女兒取西首假藥……阿彌陀佛……假藥給你……阿彌陀佛……」

　　一燈大師口誦佛號之時，聲音甚響，說到「磚下有兩瓶」這些話時，聲音放低。黃蓉只聽他說了「老婆婆說」那四個字，即明其理，知道一燈大師數十年潛修，耳聰目明，遠勝常人。佛家原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說，佛經上言道，具此大神通者，當深處禪定之際，「能聞六道眾生語言及世間種種音聲，通達無礙」。這般說法過於玄妙，自不可信，但內功深厚、心田澄明之人能聞常人之所不能聞，卻非奇事。裘千尺對女兒低聲細語，一燈大師在數丈外閉目靜坐，一字一語聽得明明白白。他知丹藥真假關連楊過性命，佛家有好生之德，豈能見死不救，於是告知了黃蓉。

　　黃蓉待他念完兩句佛號，便問：「我的傷能好麼？」「棗核釘能起出麼？」每問一句，剛好將一燈所說「東首的藏真藥」、「西首的藏假藥」那些話掩蓋了。裘千尺向兩人望了幾眼，但見黃蓉面有憂色，只是詢問自己傷勢，一燈不住的說「阿彌陀佛」，那料得自己奸計已盡為對方知悉。

　　綠萼聽母親說完，點頭答應，彎下腰來，伸手到磚底的泥中一掏，果有兩個小瓶並列，她心中一酸，暗道：「楊郎啊楊郎，今日我捨卻性命，取真藥給你。這番苦心，你未必知道罷？」當下摸了東首那瓷瓶出來，說道：「媽！絕情丹在這兒了！」她伸手在土下掏摸，只有她才知這瓶子原來在東首，裘千尺和黃蓉卻都以為是從西首取出。

　　兩個瓷瓶外形全然相同，瓶中的半枚丹藥模樣也無分別，裘千尺倘不以舌試舐藥味，也是難分真假。她見綠萼取出瓷瓶，心道：「先前我還防這丫頭盜丹去討好情郎，現下她也中了情花之毒，自是救自己性命要緊了。」她生性偏狹狠惡，刻薄寡恩，決不信世上有人甘願捨卻自己性命以救旁人，說道：「咱們信守諾言，丹藥交給郭夫人。」綠萼道：「是！」雙手捧著瓷瓶，走向黃蓉。

　　黃蓉先襝衽向裘千尺行禮，說道：「多謝厚意。」心中卻想：「既知真藥所在，難道還盜不到麼？」

　　正要伸手去接瓷瓶，突然屋頂上「喀喇」一聲響，灰土飛揚，登時開了一個大洞，一人從空躍落，伸手便將綠萼手中的瓷瓶奪了過去。綠萼大驚失色，叫道：「爹爹！」

　　黃蓉見公孫綠萼的臉色大變，極為惶急，不禁一怔：「公孫止奪去的瓷瓶，明明裝的是假藥，她何必如此著急？」

　　便在此時，大廳廳門轟的一聲巨響，震得廳上每一枝紅燭搖晃不已，火焰忽明忽暗，跟著又是一響，門閂從中截斷，兩扇大門左右彈開，走進一男三女。男的正是楊過，女的則是小龍女、程英和陸無雙。

　　綠萼見楊過進來，失聲叫道：「楊大哥……」迎上前去，只踏出兩步，立覺不妥，要說的那句話縮回了口中，腳步也即停止。黃蓉一直注視著綠萼的神色，只見她瞧著楊過的眼光之中流露出無限深情、無限焦慮，登時恍然，心道：「蓉兒啊蓉兒，難道你做了媽媽，連女兒家的心事也不懂了？她媽媽命她給我們取假藥，但她癡戀過兒，遞過來的卻是真藥，公孫止搶去的正是續命靈丹，她如何不急？」

## 第32回　情是何物

　　當黃蓉、一燈、郭芙等被困大廳之時，楊過和小龍女正在花前並肩共語。不久程英和陸無雙到來。小龍女見程英溫雅靦腆，甚是投緣，拉住她的手說話。陸無雙向楊過述說適才跟郭芙比武之事，怎樣譏刺得她哭笑不得，程英又怎樣制得她失劍輸陣。楊過這番再和程、陸二女相會，想到她二人對己情意深重，而自己無以還報，心中不免歉疚，眼見陸無雙明知自己己娶小龍女為妻，卻無怨懟之狀，口口聲聲的說懲戒郭芙為自己出氣，而程英對小龍女也是神情親切，自是大為欣慰。

　　四人坐在石上，小龍女和程英說話，楊過和陸無雙說話。但龍、程二人性子沉靜，均是不擅言辭，只說得幾句便住了口。楊過和陸無雙卻你一句「傻蛋」、我一句「媳婦兒」的有說有笑。程英突然插口笑道：「楊大哥，你現下有了楊大嫂，叫我表妹可得改改口了。」

　　楊過「啊」的一聲伸手按住了口。陸無雙也突然驚覺，羞得滿臉飛紅。程英心中暗悔，想到：「他們隨口說笑，原無他意，我這麼一提，反而著了痕跡。」忙打岔道：「楊大哥，你中了花毒，現下覺得怎樣？」楊過道：「沒什麼。郭伯母足智多謀，定能設法給我求到靈丹妙藥，我擔心的倒是她的傷勢。」說著向小龍女一指。

　　程英和陸無雙一齊失驚，問道：「怎麼？楊大嫂也受了傷嗎？我們竟一點沒瞧出來。」小龍女微笑道：「也沒怎樣。我運內力裹住毒質，不讓它發作，幾天之中，諒無大礙。」陸無雙道：「是什麼毒？也是情花之毒麼？」小龍女道：「不是，是我師姊的冰魄銀針。」陸無雙道：「原來又是李莫愁這魔頭。傻……楊大哥，你不是瞧過她那本【五毒秘傳】麼？冰魄銀針之毒雖然厲害，卻也並不難解。」

　　楊過歎了口氣，說道：「毒質侵入了臟腑，非尋常解藥可治。」於是將小龍女如何逆經脈療傷、郭芙如何誤發毒針之事說了。陸無雙伸手在石上重重一拍，恨恨的道：「郭芙仗著父母之勢，竟是如此無法無天。表姊，咱們不能便此跟她罷休。她父母是當世大俠，便又怎樣？」小龍女道：「這件事也怪不得她，倒和斬斷他手臂不同。」程英道：「楊大嫂，我師父曾說，以內力裹住毒質，雖可使其一時不致發作，但毒質停留愈久，愈是傷身，須得及早設法解毒才是。」小龍女「嗯」了一聲，楊過心想：「天竺僧醒轉之後，是否有法可以解毒，實所難言。」他不願多談此事，以增小龍女煩惱和自己傷心，說道：「郭伯母和一燈大師等對付那瘋和尚不知怎樣了，咱們瞧瞧去。」

　　當下四人覓路回向大廳，離廳尚有十餘丈，只見廳頂上人影一閃，認出是公孫止，接著「喀喇喇」一聲響，見他打破屋頂，跳了下去。楊過生怕公孫止在這屋頂破洞下佈置了帶刀漁網陣，要引自己入彀，於是挺玄鐵重劍撞開鐵門，昂首直入。

　　公孫止奪得絕情丹到手，雖見黃蓉等好手群集，卻也不以為意，心想：「我便打不過，難道還跑不了麼？」正要奪路外闖，猛見楊過破門直入，聲勢威猛之極。他一驚之下，雙足一點，騰身而起，要從屋頂破洞中重行躍出，心想眼下首要之事，是將絕情丹送去給李莫愁服食解毒，至於殺裘千尺、奪絕情谷，那是來日方長，不必急急。

　　他身子甫起，黃蓉已搶過打狗棒跟著躍高，使個「纏」字訣，往他腳上纏去。裘千尺喝道：「老賊！」呼的一聲，一枚棗核釘往公孫止小腹上射去。公孫止縱起時便已防到此招，揮刀擋開鐵釘，上躍之勢竟絲毫不緩，耳聽得風聲勁急，第二枚棗核釘又從斜刺裡射到，但金刀已擊出在外，不及收回再擋，黃蓉的打狗棒又跟著纏到，拼著大腿洞穿，也決不能讓鐵釘射入小腹，當下側身橫腿，抵擋鐵釘。

　　那知道裘千尺這一釘竟不是射向公孫止，準頭卻是對準了黃蓉。這一下奇變橫生，連黃蓉也萬萬料想不到，急揮打狗棒擋隔，但棗核釘勁力實在太強，只感全身一震，手臂酸軟，「啪」的一聲，打狗棒掉在地下，身子跟著落地。公孫止上躍之力也盡，落在黃蓉身側，橫刀向她砍去。

　　楊過玄鐵劍疾指，一股勁風直掠出去，公孫止的金刀登時被這股凌厲的劍勢逼得盪開了三尺。公孫止只覺敵人劍上勁力有如排山倒海，心下驚駭無已，想不到相隔月餘，這小子斷了左臂，武功反而精進如斯。

　　綠萼站在父親與母親之間，她平素對嚴父甚是害怕，從不敢對他多說一言半語，但自從聽了他在斷腸崖前對李莫愁所說的那番話後，傷心到了極處，竟然懼怕盡去，向公孫止道：「爹爹，你打斷媽媽的四肢，將她囚禁在地底山洞之中，如此狠心，已是世間罕有。今晚你在斷腸崖前，跟李莫愁又說些什麼話來？」

　　公孫止心中一凜，他與李莫愁在那隱蔽之極的處所說話，萬料不到竟會言入旁人之耳。他雖然狠毒，但對女兒如此圖謀，總不免心虛，突然間聽她當眾叫破，不由得臉色大變，道：「甚……什麼？我沒說什麼。」

　　綠萼淡淡的道：「你要害死女兒，去討好一個跟咱家全不相干涉的女子。女兒是你親生，你要我死，女兒也不敢違抗。但你手中的絕情丹，卻是媽媽答應了給旁人的，你還給我罷！」說著走上兩步，向著他伸出手來。

　　公孫止將瓷瓶揣入了懷中，冷笑道：「你母女二人心向外人，一個叛夫，一個逆父，都不是好東西。今日我暫且不來跟你們計較，日後報應到頭，自見分曉。」說著刀劍互撞，發出嗡嗡之聲，大踏步便往外闖。

　　楊過聽綠萼直斥公孫止之非，但不明其中原委，當即橫過玄鐵劍，擋住公孫止去路，向綠萼道：「公孫姑娘，我有言請問。」

　　公孫綠萼聽了他這句話，一股自憐自傷之意陡然間湧上心頭，暗道：「我捨身為你取丹之事，決不能讓你知曉。過了幾年，你子孫滿堂，自早把我這苦命女子忘了，又何必為了此事，使你終生耿耿於懷？」低聲道：「楊大哥有何吩咐？」楊過道：「你適才言道令尊要害你性命，去討好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子，那女子是誰？此事從何說起？」綠萼道：「那女子是李莫愁，至於其中原委……」頓了一頓，說道：「我爹爹雖如此待我，但終是親生之父，此事做女兒的不便再說……」

　　裘千尺喝道：「你說啊！他能做得，你便說不得？」綠萼搖頭道：「楊大哥，那半枚絕情丹，在我爹爹懷中的瓷瓶之內。我……我是個不孝的女兒。」說到此處，再也忍耐不住，縱聲叫道：「媽！」奔向裘千尺身前，撲入她懷中。她說「我是個不孝的女兒」，在裘千尺聽來還道是指違抗父親，其實綠萼心中卻說的是不遵母命。滿廳數十人中，只有黃蓉一人才明白她的真意。

　　公孫止見強敵環伺，心下早有計較：「天幸惡婦痰迷心竅，在這緊急關頭去打了郭夫人一枚棗核釘，只要引得她們雙方爭鬥，我便可乘機脫身。」當下縱聲笑道：「好好好，乖女兒，真不枉爹爹疼愛，你和媽媽守住這邊，要令今日來到咱們絕情谷的外人，個個來得去不得。」說著舉刀提劍，突向倚在椅上的黃蓉殺去。

　　黃蓉右臂兀自酸軟，提不起打狗棒，只得側身而避。郭芙手中一直握著耶律齊的長劍，當即挺劍護母。公孫止黑劍疾刺郭芙咽喉，郭芙舉劍擋隔。黃蓉急叫：「小心！」錚的一聲輕響，郭芙長劍立斷，公孫止的黑劍去勢毫不停留，直往她頭頸削去。黃蓉急得一顆心幾乎要從脖子中跳了出來，在這一剎那間竟無解救之方。陸無雙有旁喝道：「舉右臂去擋！」

　　郭芙眼見敵劍削到頸邊，那容細辨是誰呼喝，不由自主的舉臂一擋。

　　程英喝道：「表妹，你怎地……」她知陸無雙惱恨郭芙斬斷楊過的手臂，存心擾亂郭芙心神，要她舉臂擋劍，那麼一條手臂也非送掉不可。程英對楊過斷臂，心中自也十分傷痛，適才黑暗中言念及此，曾悄悄哭了一會。但她只覺這事甚是不幸，雖惱恨郭芙下手太狠，但決沒想要斷她一臂來報復，因此聽得陸無雙的呼喝，忙出口喝阻，但為時已經不及，公孫止的劍刃已掠上了郭芙的手臂。

　　但聽得嗤的一聲響，郭芙衣袖上劃破了一條極長的口子，同時身子被劍刃震得立足不定，向旁跌出。但說也奇怪，她手臂竟然沒被削，連鮮血也沒濺出一點。程英、陸無雙固然吃了一驚，公孫止和裘千尺等也是心頭大震。郭芙斜退數步，站穩身子，還道陸無雙是好意相救，心中好生感激，叫道：「多謝姐姐！可是你怎知……」

　　楊過忙接口道：「這公孫止老兒不知你武功如此了得。」他知道黃蓉有一件寶刀利刃不能損壞的軟蝟甲，郭芙所以能保全手臂，定系軟蝟甲之功，她問「可是你怎知……」下面自是要說「我有軟蝟甲護身」。楊過心想公孫止利劍不能傷她，其膽已寒，可不能讓他知悉其中原委，向公孫止道：「這位姑娘是郭大俠和黃幫主之女，桃花島島主黃藥師的外孫女，她家傳絕藝，週身刀槍不入，你這口破銅爛鐵的玩意兒，怎能傷她？」

　　公孫止怒道：「哼，適才我手下留情，難道當真便傷她不得。」說著抖動黑劍，發出嗡嗡之聲。郭芙暗想：「我既不怕他的刀劍，只須上前猛攻便是。跟他打有贏無輸，這便宜如何不撿？」說道：「小武哥哥，你的劍給我，這老兒不信我家桃花島的功夫，且讓他見識見識。」武修文倒轉長劍，將劍柄遞了過去。郭芙伸手接住，挽個劍花，說道：「公孫老兒，你再上罷！」得意洋洋，有恃無恐，便似高手戲弄庸手一般神態。

　　公孫止見她劍花一挽，便知她劍術的火候甚淺，喝道：「好，我再領教！」舉刀向她面門砍去，郭芙身形斜閃，還了一劍。公孫止黑劍倒翻上來，往她劍上震去，郭芙心道：「不好！我身上有軟蝟甲，劍上卻無護劍寶甲，雙劍一交，我手中長劍又是非斷不可。」當即回劍避開。公孫止雙手一併，刀劍均已握在右掌之中，跟著左掌拍出。郭芙大喜：「你這掌拍在我軟蝟甲上，那是倒大霉啦！」但恐他掌力厲害，拍在身上不免要內臟受震，於是身子略側，要先卸去他七成掌力，然後再受他這掌。

　　那知公孫止一掌尚未使老，突然倒縱丈餘，說道：「好丫頭，暗箭傷人！」身子向前直跌。郭芙愕然說道：「我沒傷到你啊！」不禁大奇：「難道軟蝟甲真有如此妙用？他手掌尚未沾及我衣，竟然便已受傷。」

　　她又怎知公孫止老奸巨滑，心中只是念著要將絕情丹速去送給李莫愁服食，那有閒心跟郭芙這般小丫頭爭強鬥勝？他假裝受傷摔跌，腳下似乎站立不定，幾個踉蹌，跌跌撞撞的衝向後堂。他在這片刻之間，已將敵情審查清楚，正面楊過和黃蓉是厲害人物，還有那長眉老僧雖似神遊入定，但決非易與之輩，正好乘著郭芙似乎得手之際，便此從後堂溜走。

　　公孫綠萼見他懷了絕情丹要走，忙縱身向前，說道：「爹爹慢走！」便在此時，尖嘯聲起，兩枚棗核釘也已襲向公孫止。裘千尺生怕公孫止一閃避，鐵釘便打中女兒，因此鐵釘噴出時取勢甚高，射向他後腦。公孫止一低頭，兩枚鐵釘從綠萼鬢上掠過，叮叮兩響，釘入了石壁。公孫止喝道：「讓開！」腳下毫不停留，綠萼道：「你把絕情丹……」話未說完，公孫止左手前伸，扣住她手腕脈門，轉過身來，將女兒擋在胸前，喝道：「惡婦，你真要拚命，大家同歸於盡了罷！」

　　裘千尺口中兩枚棗核釘已噴到了唇邊，突見變生不測，收勢不及，急忙側頭，將兩枚鐵釘向旁射出。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她只求棗核釘不致打在女兒身上，那裡還顧得取什麼準頭，但聽得「啊、啊」兩聲大叫，兩名綠衣弟子一中腦門，一中前胸，立時斃命。

　　公孫止知道要奪回絕情谷，除了仗李莫愁為助之外，必須眾弟子歸心，眼下這事正是激怒弟子的良機，叫道：「惡婦，你辣手殺我弟子，決不能跟你干休！」

　　這時楊過已截住他的去路，說道：「咱們萬事須得有個了斷，別忙就走！」公孫止將女兒舉起，獰笑道：「你敢攔我？」以左腳為軸，滴溜溜轉了個圓圈，跟著又以右腳為軸，再轉一圈，兩個圈子一轉，已向前趨了四尺，離楊過已近。楊過見他又是一個圈子轉上，惟恐傷了綠萼，忙向旁躍開。

　　公孫綠萼身在父親手中，動彈不得，一個圈子轉過來時，陡然見到楊過跳躍相避，讓開了去路，眼光中充滿著關懷之情，不禁芳心大慰：「他為了我，寧可不要解藥！我死也瞑目了。」她手足雖不能動，頭頸卻能轉動，低聲叫道：「楊郎，楊郎！」額頭撞向公孫止挺起的黑劍。黑劍鋒銳異常，公孫綠萼登時香消玉殞，死在父親手裡！

　　楊過大叫一聲：「啊喲！」搶上欲救，那裡還來得及？公孫止也是吃了一驚，心中微微一酸，耳聽得背後怒喝，三枚棗核釘電閃而至，當即將女兒的屍體向身後拋出，三枚鐵釘盡數打在她身上。

　　眾人見他如此狠毒，綠萼身死後尚對她這般糟蹋，無不大憤，紛紛拔出兵刃擁上。

　　公孫止叫道：「眾弟子，惡婦勾結外敵，要殺盡我絕情谷中男女老幼。漁網刀陣，一齊圍上了。」眾弟子自來對他奉若神明，那日他被裘千尺打瞎眼睛逃走，眾弟子無所適從，只得遵奉裘千尺的號令，這時聽得他一叫，誰也不及細想，執起帶刀漁網從四角圍了上來。

　　每張漁網都是兩丈見方，網上明晃晃的綴滿了尖刀利刃。眾人武功雖強，實不知如何應付才是，眼見四周漁網向中間一合，每人身上難免洞穿十來個窟窿。這一包上來，連裘千尺也圍在其內。她大聲呼喝：「眾弟子別聽老賊胡言亂語，大家停步，快停步！」但眾弟子充耳不聞，只聽得公孫止喝著號令：「坤網向前，坎網斜退向左，震網轉右！」眾弟子應聲施為，一張張帶刀漁網漸漸逼近。

　　黃蓉從懷中摸出一把鋼針，揚手向西首八名綠衣弟子射去，眼見相距既近，鋼針又多，八名弟子至少也會有五六人受傷，漁網陣打出缺口，便可由此衝出。卻聽得叮叮叮、錚錚錚幾聲響，黃蓉所發鋼針，裘千尺所噴鐵釘，錢被漁網上的吸鐵石收了去。黃蓉暗叫：「不好！」喝道：「芙兒，舉劍護住頭臉，強攻破網。」

　　郭芙聽了母親的呼喝，抖動長劍，向東北角疾衝，四名弟子張開漁網，向她兜去，五六把尖刀碰到她身上軟蝟寶甲，漁網反彈，但持網的弟子跟著分從左右搶前，尖刀雖然傷她不得，漁網卻仍要將她裹住。

　　楊過站在公孫止身後，本在漁網陣之外，但八張漁網隨著公孫止的號令左兜右轉，已將他圍入陣內。楊過見情勢危急，提起玄鐵重劍，運勁往郭芙身前的漁網上斬去。「垮喇喇」一聲響，漁網裂成兩片，拉著網角的四名弟子同時摔倒。武三通、耶律齊等更不怠慢，拳掌齊施，摧筋斷骨，將這四名弟子手足打傷，以防他們更攜新網，再來圍攻。楊過縱聲長嘯，兩劍揮過，又是兩旁張漁網散裂破敗。這漁網以金絲和鋼線絞成，極堅極韌，但玄鐵重劍無堅不摧，三劍斬出，三網立破。眾弟子齊聲驚呼，向後退開。

　　公孫止喝道：「五網齊上！他一劍難破五網！」楊過心想「五張漁網一齊捲上，確也難擋。」隨即斜步向左，制敵機先，砰的一聲，又斬破了一張。漁網拉得甚緊，一劍斬落，破網聲如裂金石。

　　便在此時，忽聽得廳外一人厲聲斥道：「往那裡走？」黃影晃動，一人從廳門躥了出來，仗劍傲立，正是赤練仙子李莫愁。

　　她剛立定，廳門中又衝出一人，滿身血污，散發披頭，卻是朱子柳。他一雙空手，左指右掌，狠狠向李莫愁撲去。李莫愁手中雖有兵刃，但見朱子柳發瘋般勢同拚命，竟是不敢接招，繞著廳角閃避。兩人都是極高的輕功，頃刻間已在大廳上兜了六七個圈子。楊過大感驚疑：「李莫愁的武功未必不及朱伯伯，何以對他如此懼怕？那天竺僧呢？」

　　兩人武功各有所長，但輕功顯是李莫愁強多了，幾個圈子一奔，人人都是看出朱子柳決追她不上，而且他身上流上點點鮮血，濺成了一個圓圈，看來受傷竟自不輕。武三通父子三人，分從左右圍上。朱子柳叫道：「師哥，這毒婦害死了師叔。咱們無論如何……」一口氣喘不過來，站立不定，身子不住搖晃。

　　一燈聽到天竺僧的死訊，饒是他修為深湛，竟也沉不住氣，立即站起。

　　楊過頭腦一陣暈眩，轉頭向小龍女望去，小龍女的眼光正也轉過來望著他。兩人四目交投，都是心中一冷，全身如墮冰窖。小龍女緩緩走過去靠在他身上。楊過一聲長歎，攜著她的手，往外便走。

　　原來天竺僧平時多近毒藥，體內抗毒之力什麼強，他以大量情花自刺，預計昏暈三日三夜方醒，但兩日兩夜過後不久，便即醒轉。他沉思半晌，便道：「這情花之毒雖甚厲害，卻比我所設想的為輕，該當有法可解。」朱子柳大喜，當即稟告一燈等已來到絕情谷中，而火浣室的石門也已為楊過破去。天竺僧道：「事不宜遲，咱們便去設法配藥救人。」

　　兩人走出火浣室，天竺僧便到情花樹之下低頭尋覓藥草。他知一物克治一物，毒蛇出沒處必有化解蛇毒的草藥，而配製情花解藥所需的藥草，主要的一味多半也會正生長在情花之下。豈知李莫愁正躲在花樹旁山石之後，眼見天竺僧低頭走近，不問情由便射出一枚冰魄銀針。天竺僧不會武功，銀針透胸而入，登時斃命。

　　朱子柳聽得嗤的一聲響，師叔便即不動，知道山石後伏有敵人，但不知天竺僧已死，不顧自身安危，搶前救人。李莫愁知他心意，又是一針向天竺僧的屍體射去。朱子柳手中沒有了兵刃，忙搶前劈出一掌將銀針擊落，肩背卻就此賣給了敵人。李莫愁長劍乘勢揮出，正中他右肩。朱子柳急忙沉肩卸勁，終究已深入寸許，當下退縮閃避，固然救不得天竺僧，而敵人連綿進招，實是後患無窮。

　　兩人劍來指去，拆了數招，朱子柳見天竺僧俯伏在地下，毫不動彈，叫道：「師叔，師叔！」天竺僧並無應聲。李莫愁笑道：「你要他答應，倒也容易。只消你也吃我一枚毒針，到陰世去叫他便是。」朱子柳心中悲痛，更增敵愾之念，一招一式，絲毫不亂，出指時勁力反加。星月微光之下，李莫愁見他眼神如電，招招搶攻，竟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再拆數招，不禁害怕起來，長劍急攻兩招，轉身便走。朱子柳俯身一搭師叔的手腕，脈息全無，已然死去多時，一聲悲嘯，提氣向李莫愁疾追。兩人一前一後的奔進了大廳。

　　公孫止見李莫愁趕到，又驚又喜，叫道：「李道友到這邊來！」說著迎將上去。黃蓉一見公孫止的神氣，已自猜到了幾分，叫道：「過兒，隔開這兩個魔頭，別讓他們湊近！」楊過聽得天竺僧的死訊，已然萬念俱灰，絕情丹是公孫止得去也好，不是他得去也好，全沒放在心上，聽到黃蓉呼喝，只微微苦笑，卻不出手。

　　耶律齊拾起半張斬裂的帶刀漁網，叫道：「敦儒兄，拉住這邊。」他和武敦儒、完顏萍、耶律燕四人各自抓住漁網一角，攔在公孫止和李莫愁之間。

　　廳上這麼一亂，眾綠衣弟子錯了步伐。裘千尺乘機噴吐棗核鐵釘，眾弟子忙亂中不及張網收釘，接連有五人中釘斃命，帶刀漁網陣七零八落，登時潰散。

　　公孫止大聲叫道：「李道友，咱們分路出去，到適才見面之處相會。」兩個齊聲呼哨，分自左右掠過楊過和小龍女身畔，躥出廳去。楊過視而不見，毫不理會。黃蓉叫道：「龍家妹子，截住在公孫止，絕情丹在他身上。」小龍女一驚，心想：「天竺僧既死，過兒身上的花毒全仗這半枚絕情丹化解。」當即掙脫楊過的手，飛步向公孫止追去。楊過叫道：「由得他去罷！」小龍女道：「怎能由得他去？」楊過只得在後跟隨。

　　公孫止和李莫愁一個奔向東北，一個向西北而行，眾人也是分頭追趕。小龍女、楊過、程英、陸無雙四人追趕公孫止。武氏父子、朱子柳、完顏萍五人追趕李莫愁。耶律齊兄妹和郭芙留著陪伴一燈和黃蓉，監視裘千尺。

　　武氏父子一行五人之中，朱子柳肩頭受了劍傷，適才奮戰，流血甚多，奔了一陣，漸感難支。眾人停步為他裹傷，稍一耽擱，已失去了李莫愁的蹤跡。

　　朱子柳恨恨的道：「今日若教這魔頭逃脫了，咱們怎對得起師叔？」五人在花叢樹木間穿來插去，始終不見李莫愁的影蹤。武三通怒火沖天，奮力拔起一根樹幹，將花木打得東倒西歪。朱子柳道：「那公孫止叫她到適才見面之處相會。咱們雖不知這二人在何處見過面，但只須盯住公孫止，那女魔頭為求解藥，遲早會去尋他。」武三通道：「師弟此言甚是，咱們這便去找公孫止。」於是五人向西北方尋去。

　　走不多時，果然聽得前面隱隱約約傳來呼喝之聲。武三通扶住朱子柳加快腳步，但呼喝之聲忽遠忽近，一霎時竟又寂靜無聲，半點也聽不到什麼了。五人覓路而行，擾攘了一夜，天色漸明，正行之間，忽聽得前面高處有人縱聲長笑，聲音尖厲，有若梟鳴。眾人停步抬頭，只見對面懸崖上站著一人仰天發笑，卻不是公孫止是誰？那懸崖下臨深谷，上面山峰筆立，峰頂深入雲霧之中，不知盡頭。

　　朱子柳見他狀若顛狂，心下暗驚：「倘若他一個失足，跌入了下面的萬丈深谷，這人死不足惜，那半枚絕情丹卻要隨之而逝了。」當下如飛奔去，轉了個彎，只見楊過、小龍女、程英、陸無雙四人站在山邊，一齊仰頭望著公孫止。

　　小龍女見朱子柳等到來，低聲道：「朱大叔，你快想個法子，怎生引他下來。」朱子柳一瞧週遭情勢，但見有道寬不逾尺的石樑通向公孫止站立之處，三長兩短石樑和山崖上都生滿了青苔，便是一人轉折也有所不便，除非他自願出來，否則絕難過去動手。

　　武三通想起楊過救命了二子性命，全了他兄弟之情，今日之事義不容辭，當下捋袖說道：我去揪他過來。」剛跨出兩步，身邊人影閃動，程英已搶在他面前，說道：「我去！」她身法好快，一縱身便踏上了石樑。那知她快楊過更快，程英但覺腰間一緊，身子已被楊過的袍袖纏住，給他拉了回來，耳邊聽楊過說道：「我值得什麼，何苦如此？」程英一張俏臉脹得緋紅，說不出話來。

　　便在此時，只聽得小龍女道：「借劍一使！」掠過武敦儒和完顏萍身邊，雙手伸出，已將二人手中的長劍奪了過去。這一下手法當真是捷逾電閃，武敦儒和完顏萍一愕之下，已見小龍女輕飄飄的奔過石樑，到了公孫止身前。

　　公孫止身處絕地，見小龍女竟敢過來，一驚之下，搶上攔在石樑的盡頭，橫劍護身，獰笑道：「你當真不要性命了麼？」小龍女心道：「無論如何，我得奪回絕情丹才死。」柔聲說道：「公孫先生，你於我有救命之恩，不料我反而害得你數受折磨，我……我心中好生歉疚。我不是來跟你拚命的。」公孫止道：「那你要幹什麼？」小龍女道：「我是來求你賜予絕情丹，救我夫郎。此丹於你無用，若肯賜下，小女子永感大恩大德。」

　　楊過在石樑彼端叫道：「龍兒回來，半枚丹藥救不得你我二人之命，要來何用？」

　　公孫止見小龍女俏立石樑之上，衣襟當風，飄飄然如欲乘風而去，這般丰姿，李莫愁又豈能及得萬一？他張開獨目癡癡而望，說道：「你叫那姓楊的小子作夫郎？」小龍女道：「是啊，我跟他成了親啦。」公孫止道：「你若允我一事，這丹便可給你。」小龍女見他眼珠骨溜溜轉動，已知其意，搖頭道：「我已有夫，豈能嫁你？公孫先生，你對我有情，可是我心另有所屬，只有辜負你一番好意。」公孫止獨眼一翻，喝道：「那你快快退去，若再與我為敵，莫怪我刀劍下無情。」小龍女道：「你定要動手，和我翻臉成仇，咱們豈不枉自相識了一場？」她語音柔和，在她心中，確是記著公孫止以前那番相救之德。

　　公孫止冷笑道：「我要親眼見到楊過這小了毒發呻吟而死，要見他痛得在地下翻來翻去的打滾，要見你這位賢德妻子，終於成為個披麻帶孝的俏寡婦。」他越說越是惡毒，咬牙切齒，面目猙獰。楊過不住叫道：「龍兒！回來，跟這人多說什麼？」若不是石樑實在太窄，容不得兩人立足，他早已奔過去拉她回頭了。小龍女淒然一笑，說道：「你聽！他在叫我回去。他只是顧惜我，可不在乎自己身上劇毒是否能治。」

　　公孫止和小龍女相距不過半丈，心想只要跨上一步，便能將她擒住，只是站立之處地勢實在太險，她稍一掙扎，勢必兩人同時摔下深谷，但若不擒她為質而使敵人有所顧忌，自己困於這斷腸崖上又如何脫身？當前敵人之中只楊過一人厲害，但自己奮力衝闖，他也未必攔阻得住，最好是緊隨小龍女過了石樑，然後出手擒她，再去和李莫愁會合。他心下如意算盤一打定，喝道：「還不退去！」劍隨聲至，向小龍女刺去。小龍女左劍擋隔，右劍還擊。刀劍互擊，金鐵交鳴之聲震得山谷響應。

　　她自從跟周伯通習了分心合擊之術後，武功陡增一倍，雖然臟腑潛毒，內力消減，但雙手同使「玉女素心劍法」，其神妙處又豈是公孫止的金刀黑劍所能敵。他刀劍雖然變幻百端，其實刀仍是刀，劍仍是劍，只不過多了一件兵刃而已。霎時之間，小龍女手中雙劍舞成兩團白影，攻拒擊刺，宛似兩大高手聯手進攻一般，公孫止越鬥越是心驚，暗暗生悔：「早知她忽然學會了這等厲害劍術，便不能跟她動手的了。」總算「玉女素心劍」招數雖然奇妙，傷人的威力不強，小龍女也無殺他之意，因此上公孫止還支撐得一時。

　　他二人在山崖上鬥得正急，不久一燈大師、黃蓉、郭芙、耶律齊、耶律燕也均趕到。各人仰頭觀戰，眼見山崖如此之險，兩人鬥得如此之凶，無不駭然。

　　郭芙向耶律齊道：「咱們快上去幫手！」耶律齊搖頭道：「石樑上無第二人可插足之處。」郭芙和公孫止交過手，知他武功極高，連母親也非敵手，小龍女一人如何鬥他得過？急得只叫：「媽，媽，快想法子幫龍姊姊啊。」

　　其實不用她呼叫，這邊人人都急盼設法使小龍女得脫險境，可是對面山崖上決不能多容一人立足，但見公孫止金刀黑劍連使殺手，小龍女雙劍縱橫，迴旋之際似乎嬌柔無力，時候稍長，看來終須喪在公孫止手下。只有一燈、楊過、黃蓉、朱子柳四人才瞧出小龍女招數上實佔上風，但激鬥之際，足下一個滑溜，立時跌落深谷，每一瞬間都有生死大險。眼見兩團白影裹著一道黃光、一道黑氣，人人屏息凝氣，手心捏著一把冷汗。

　　再鬥片刻，黃蓉瞧出小龍女雙劍所使的竟是分心合擊之術，這門武功舉世除周伯通和郭靖外無第三人會得，小龍女自是得了周伯通的傳授。雙劍合璧，本來威力奇大，但好重傷之後加上中毒，內力大損，出劍乏勁，始終無法取勝。黃蓉心念一動，說道：「過兒，你和我同時向公孫止說話，你用言語恐嚇，我卻引他高興，叫他分心。」當下大聲說道：「公孫先生，裘千尺那惡婦已被我殺死了。」公孫止隔著山谷聽見，心中一震，將信將疑。楊過叫道：「公孫止，李莫愁說你不肯拿解藥給她，要來尋你的晦氣。」黃蓉叫道：「不，李莫愁說，只要你治癒了她身上情花之毒，她便委身嫁你。」楊過叫道：「我們大夥兒決不容你心願滿足，拿到你之後，要你身受情花刺膚之慘。」黃蓉叫道：「此事大可善罷，公孫先生，你不用擔心，大家化敵為友如何？」楊過叫道：「你從前害死的那個使女柔兒，化成厲鬼來捉你啦，喏喏喏，柔兒就在你背後，你快轉身瞧！」

　　他二人你一言我一語，黃蓉說話之後，公孫止心中一喜，待得楊過說話，他又是一驚。小龍女於每一句話也都聽在耳裡，但一來事不關己，二來分心二用之際，心田一片空明，是以劍勢絲毫不緩。公孫止本來已左支右絀，擋架為難，這樣一來更是心亂如麻，大聲喝道：「你們胡言亂語叫嚷些什麼？快閉嘴！」楊過叫道：「喂！公孫止，你背後那個披頭散髮的姑娘是誰？她為什麼伸長舌頭，滿面血污？啊，啊，她手爪好長，來抓你的頭頸了！」突然間提氣喝道：「好，柔兒！抓公孫止的頭頸。」

　　公孫止明知他是擾亂自己心神，但陡然間聽他這麼一聲呼喝，禁不住打個冷戰，回頭斜目一瞥。便在此時，小龍女長劍斜出，劍尖顫處，已刺中他左腕。公孫止把握不定，金刀直飛起來，在初升朝陽的照耀之下，金刀閃爍，掉入了崖下山谷，過了良久，才傳上來極輕微的一響，隱隱似有水聲，似乎谷底是個水潭。武三通、朱子柳等相顧駭然，心想那金刀掉下去隔了這麼久聲音才傳上來，這山谷可不知有多深。

　　公孫止金刀脫手，別說進攻，連守禦也已難能。小龍女左一劍，右一劍，連刺四劍，公孫止身子搖晃，右腕中劍，黑劍又掉了下谷去。小龍女右劍對著他前胸，左劍指住他小腹，說道：「公孫先生，你將絕情丹給我，我不傷你的性命。」公孫止顫聲道：「你雖有善心，旁人呢？」小龍女道：「都不傷你便是。」

　　至此地步，公孫止只求自己活命，那裡還去顧念李莫愁？從懷裡掏出那個小瓷瓶遞過。小龍女左手劍仍是指住他小腹，右手接過瓷瓶，心中又是甜蜜，又是酸楚，心想：「我自己雖然難活，但終於奪得了絕情丹，救了過兒。」雙足一點，提氣從石樑上奔回。

　　武三通、朱子柳等早知小龍女武功了得，可是說什麼也想不到竟然如此出神入化，兩旁手同使雙劍，劍法竟能截然不同，分進合擊，實是生平所未見。他們固曾聽說周伯通和郭靖雙手能分使不同武功，但得之傳聞，也只將信將疑，今日親眼目睹，無不歎服，看到奧妙凶險處，既感驚心動魄，又是心曠神怡。耶律兄妹、武氏兄弟、程英、陸無雙、郭芙等小一輩的更瞧得目為之眩，見她年紀與自己相若，武功之高卻是無法形容，盡皆死心塌地的欽佩。但見她手持瓷瓶，飄飄若仙的從石樑上過來，眾人齊聲喝采。

　　楊過搶上前去拉住了她。眾人圍攏過來慰問。小龍女拔開瓷瓶的瓶塞，倒出半枚丹藥，笑吟吟的道：「過兒，這藥不假罷？」楊過漫不經意的瞧一眼，道：「不假。龍兒，你覺得怎樣？為什麼臉色這樣白？你運一口氣試試。」小龍女淡淡一笑，她自石樑上奔回之時，已覺丹田氣血逆轉，煩惡欲嘔，試運真氣強行壓住，竟然氣息不調，自知受毒已深，天幸將半枚絕情丹奪來，此外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楊過握住她右手，但覺她手掌冰冷，驚問：「你覺得怎樣？」小龍女道：「沒什麼，你快把丹藥服了。」楊過接過瓷瓶，顫聲說道：「半枚丹藥難救兩人之命，要它何用？難道你死之後，我竟能獨生麼？」說到此處，傷痛欲絕，左手一揚，竟將這世上僅此半枚能解他體內毒質的丹藥，擲入了崖下萬丈深谷之中。

　　這一下變故人人都大感意料之外，一呆之下，齊聲驚呼。

　　小龍女知他決意與自己同生共死，心中又是傷痛，又是感激，惡鬥之後劇毒發作，再也支持不住，身子微微一晃，暈倒在楊過懷中。

　　郭芙、武氏兄弟、完顏萍、耶律燕等不明其中之理，七張八嘴的詢問議論。

　　便在此時，卻聽武三通大聲喝道：「李莫愁，今日你再也休想逃走了。」吆喝著飛步向左首山崖邊趕去。眾人回過頭來，只見公孫止正沿著山坡間小徑向西疾奔，那邊山畔斜坡上站著一個道姑，正是李莫愁。眼見兩人便要會合，武三通和她卻相距尚遠。

　　忽聽得山後一個蒼老的聲音哈哈大笑，轉出一人，肩頭掮著一隻大木箱，白鬚拂肩，卻是老頑童周伯通。

　　黃蓉叫道：「老頑童，把那個道姑趕過來。」周伯通叫道：「妙極！大夥兒瞧瞧老頑童的本領。」揭開木箱箱蓋，雙手揮動，一群蜜蜂飛出，直向李莫愁衝去。原來蒙古大軍火焚終南山，全真教道士全身而退，所攜出的都是教中的道藏經籍，周伯通卻掮了一隻木箱，將小龍女養馴的玉蜂裝了不少而來。他孜孜不倦的玩弄多日，領會了指揮蜂群的若干法門，這時聽得黃蓉一叫，正好大顯身手。

　　公孫止見到蜂群，吃了一驚，不敢再向李莫愁走近，往山坳裡一縮身，躲了開去。李莫愁見玉蜂飛近，前無去路，只得沿山路向東退來。武氏父子、程英、陸無雙等各執兵刃迎近。耶律齊叫道：「師父，你老人家好本事，快把蜜蜂群收起來罷！」

　　周伯通大呼小叫，要收回蜂群，但他驅蜂之術究未十分到家，大出風頭之後，心中萬分得意，呼喝更加不對，蜂群怎肯聽他的號令？仍是嗡嗡振翅，向李莫愁追去。

　　楊過抱著小龍女，低聲喚道：「龍兒，龍兒。」小龍女悠悠睜眼，耳畔聽到玉蜂嗡嗡聲響，便似回到了終南山故居一般，喜道：「咱們回家了嗎？」定了定神，才想起適才之事，於是低嘯數聲，跟著又呼喝幾下，那群玉蜂立時繞著李莫愁團團打轉，不再亂飛。

　　小龍女道：「師姊，你生平行事如此，今日總該後悔了罷？」李莫愁臉如死灰，問道：「絕情丹呢？」小龍女淒然一笑，道：「絕情丹已投入了谷底的深淵之中。你為什麼要害死天竺僧？他如不死，不但救得楊過和我的性命，也能解你之毒。」李莫愁一顆心如鉛之重，料得小師妹此言不假，萬萬想不到一枚冰魄銀針殺了天竺僧，到頭來竟是害了自己。

　　這時武氏父子、程英、陸無雙等已四面合圍，周伯通兀自在指手劃腳的呼叫。小龍女道：「周老爺子，是這般呼嘯。」於是撮唇作嘯。周伯通學著呼了幾聲，千百頭玉蜂果然紛紛回入木箱。周伯通大喜，叫道：「龍姑娘，多謝你教導！」

　　一燈大師微笑道：「伯通兄，多年不見，你仍是清健如昔。」周伯通一怔，登時滿臉通紅，忙合上箱蓋，說道：「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掮起木箱，頭也不回的去了。

　　李莫愁眼瞧週遭情勢，單是黃蓉、楊過、小龍女任誰一人，自己便抵敵不住，何況群敵合圍？當下把心橫了，說道：「各位枉稱俠義中人，嘿嘿，今日竟如此倚多為勝，仗勢欺人！小師妹，我是古墓派弟子，不能死在旁人手下，你上來動手罷！」說著倒轉長劍，將劍尖對準了自己胸膛。小龍女搖頭道：「事已如此，我殺你作甚？」

　　武三通突然喝道：「李莫愁，我要問你一句話，陸展元和何沅君的屍首，你弄到那裡去了？」李莫愁陡然聽到陸展元和何沅君的名字，全身一顫，臉上肌肉抽動，說道：「都燒成灰啦。一個的骨灰散在華山之巔，一個的骨灰倒入了東海，叫他二人永生永世不得聚首。」眾人聽她如此咬牙切齒的說話，怨毒之深，當真是刻骨銘心，無不心下暗驚。

　　陸無雙道：「龍家姊姊心好，不肯殺你。我全家給你殺得雞犬不留，只剩下我一人，今日我可要報仇了，表姊，咱們上！」武氏兄弟齊聲道：「我媽媽死在你手下，別人饒你，我兄弟倆決計饒你不得。」李莫愁淡然道：「我一生殺人不計其數，倘若人人要來報仇，我有多少性命來賠？便算是千仇萬冤，我終究也不過是一條性命而已。」陸無雙和武修文叫道：「那就便宜了你。」兩人一個持刀，一個挺劍，同時舉步上前。

　　李莫愁手腕一振，「啪」的一聲，手中長劍竟自震斷，嘴角邊意存輕蔑，雙手負在背後，不作抵禦，只待刀劍砍到，此生便休。

　　就在此時，忽見東邊黑煙紅焰沖天而起。黃蓉叫道：「啊喲，莊子起火。」朱子柳道：「暫緩殺她，搶救師叔的遺體要緊。」說著縱身而上，以一陽指手法連點李莫愁身上三處穴道，使她無法再逃。程英道：「還有公孫姑娘的遺體。」眾人都道：「不錯！」飛步奔回。武氏兄弟押著李莫愁。楊過、小龍女、黃蓉、一燈大師四人緩步在後而行。

　　離莊子尚有半里，已覺熱氣撲面，只聽得呼號喧嘩、梁瓦倒塌聲不絕於耳。武三通道：「公孫止這老兒奸惡如此，龍姑娘該當殺了他才是。」朱子柳道：「這場火多半不是公孫止放的，我猜是那光頭老太婆裘千尺的手筆。」武三通愕然道：「裘千尺？她自己一個好好的基業，何必要放火燒了？」朱子柳道：「谷中弟子都不服她，便算咱們殺了公孫止，那老太婆也不能再在此處安居，我瞧這婦人心胸狹窄之極……」

　　說話之間已奔近情花叢畔天竺僧喪生之處。朱子柳抱起於竺僧的遺體，見他面目如生，臉上猶帶笑容。武三通道：「師叔死得極快，倒沒受什麼苦楚。」朱子柳沉吟道：「師叔那時正在尋找解除情花之毒的草藥……」

　　這時黃蓉和一燈也已趕到，黃蓉聽了朱子柳的話，在天竺僧身周細看，並未發見有何異狀，伸手到天竺僧的衣袋中去，也尋不到什麼東西，問朱子柳道：「令師叔沒留下什麼言語麼？」朱子柳道：「沒有。我和師叔從那磚窯中出來，誰也沒料到竟會有大敵窺伺在側。」黃蓉瞧瞧天竺僧含著笑容的臉色，突然心念一動，俯身翻過天竺僧的手掌，只見他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間拿著一株深紫色的小草。黃蓉輕輕扳開他的手指，拿起小草，問道：「這是什麼草？」朱子柳搖搖頭，並不識得。黃蓉拿近鼻邊一聞，覺有一股惡臭，中人欲嘔。一燈忙道：「郭夫人小心，這是斷腸草，含有劇毒。」黃蓉一怔，好生失望。

　　武氏兄弟押著李莫愁到來，武修文聽一燈說這草含有劇毒，說道：「師娘，不如叫這萬惡的女魔頭把草藥吃了。」一燈道：「善哉，善哉！小小孩兒，不可多起毒心。」武修文急道：「師祖爺爺，難道對這惡魔，你也要心存慈悲麼？」

　　這時四周樹木著火，辟噗之聲大作，熱氣越來越是難以忍受。黃蓉道：「大伙先退向東北角石山上再說。」各人奔上斜坡，眼見屋宇連綿，已盡數捲入烈火之中。

　　李莫愁被點中了穴道，雖能行走，武功卻半點施展不出，暗自運氣，想悄悄衝開穴道，乘人不防便突然發難，縱然傷不了敵人，自己卻可脫身逃走。那知真氣一動，胸口小腹之中立時劇痛，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她遍身受了情花之刺，先前還仗真氣護身，花毒一時不致發作，這時穴道受制，真氣渙散，花毒越發越猛。她胸腹奇痛，遙遙望見楊過和小龍女並肩頭而來，一個是英俊瀟灑的美少年，一個是嬌柔婀娜的俏姑娘，眼睛一花，模模糊糊的竟看到是自己刻骨相思的意中人陸展元，另一個卻是他的妻子何沅君。她衝口而出，叫道：「展元，你好狠心，這時還有臉來見我？」心中一動激情，花毒發作得更厲害了，全身打顫，臉上肌肉抽動。眾人見她模樣可怖已極，都不自禁的退開幾步。

　　李莫愁一生倨傲，從不向人示弱，但這時心中酸苦，身上劇痛，熬不住叫道：「我好痛啊，快救救我。」朱子柳指著天竺僧的遺體道：「我師叔本可救你，然而你殺死了他。」李莫愁咬著牙齒道：「不錯，是我殺了他，世上的好人壞人我都要殺。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們為什麼還活著？我要你們一起都死！」她痛得再也忍耐不住，突然間雙臂一振，猛向武敦儒手中所持長劍撞去。武敦儒無日不在想將她一劍刺死，好替亡母報仇，但忽是見她向自己劍尖上撞來，出其不意，吃了一驚，自然而然的縮劍相避。

　　李莫愁撞了個空，一個觔斗，骨碌碌的便從山坡上滾下，直跌入烈火之中。眾人齊聲驚叫，從山坡上望下去，只見她霎時間衣衫著火，紅焰火舌，飛舞身周，但她站直了身子，竟是動也不動。眾人無不駭然。

　　小龍女想起師門之情，叫道：「師姐，快出來！」李莫愁挺立在熊熊烈火之中，竟是絕不理會。瞬息之間，火焰已將她全身裹住。突然火中傳出一陣淒厲的歌聲：「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以身相許？天南地北……」唱到這裡，聲若游絲，悄然而絕。

　　小龍女拉著楊過的手臂，怔怔的流下淚來。眾人心想李莫愁一生造孽萬端，今日喪命實屬死有餘辜，但她也非天生狠惡，只因誤於情障，以致走入歧途，愈陷愈深，終於不可自拔，思之也是惻然生憫。程英和陸無雙對滿門被害之仇一直念念不忘，然見她下場如此之慘，大仇雖然得報，心中卻無喜悅之情。黃蓉懷中抱著郭襄，想及李莫愁無惡不作，但生平也有一善，於郭襄有月餘養育之恩，於是拿著郭襄的兩隻小手，向火焰中拜了幾拜。

　　楊過從斷腸崖前趕回之時，本想到大廳去搶出公孫綠萼的遺體，但火頭從大廳而起，沒行到半路，早已望見廳堂四周烈焰沖天，這時火勢愈大，想起綠萼和李莫愁一善一惡，同是殉情而死，同是葬身火窟，心下黯然，不禁一聲長歎。

　　便在此時，猛聽得東北角山頂上有人縱聲怪笑，有若梟鳴，極是刺耳。楊過衝口而出：「是裘千尺！她怎地到了那邊山頂上去？」小龍女心念一動，道：「咱們再問問她去，是否還有絕情丹留下？」楊過苦笑道：龍兒，龍兒，你到這時候還想不透麼？」

　　黃蓉、武三通、朱子柳等聽小龍女如此說，均想：「何不便問問她去？倘若再求得丹藥，定要迫楊過服食，不容他再這般自暴自棄的毀丹尋死了。」人人心念相同，好幾人齊聲說道：「過去瞧瞧。」武氏父子、耶律齊、完顏萍等搶先拔足便奔。楊過歎了口氣，微微搖頭，心想：「除非你們能求得仙丹靈藥，使我夫妻同時活命。」

　　程英一直在旁默默的瞧著他，突然說道：「楊大哥，你不可拂逆眾人一片好心。咱們都過去罷！」她自來待到楊過甚厚，楊過心中極是感激，雖然他情有獨鍾，不能移愛，但對這位紅顏知己相敬殊深。兩人相識以來，她從沒求過他做什麼事，這時忽地說出這句話來，教楊過萬難拒卻，只得點頭應道：「好，大伙去瞧瞧這老太婆在山頂搗什麼鬼。」

　　一行人依循裘千尺的笑聲奔向山頂。楊過見這山頂草木蕭瑟，正是當日他和公孫綠萼、裘千尺三人從洞中逃出生命之處。今日風物無異，而綠萼固已不在，自己在世上也已為日無多了。

　　眾人行到離山頂約有里許之處，已看清楚裘千尺獨自坐在山巔一張太師椅中，仰天狂笑，狀若瘋狂。陸無雙道：「她只怕是失心瘋了。」黃蓉道：「大家別走近了，這人心腸毒辣，須防有甚詭計。我瞧她未必便真是瘋癲。」眾人怕她棗核釘厲害，遠遠的站住了腳。黃蓉提一口氣，正欲出言，忽見對面山石後轉出一人，藍衫方巾，正是公孫止。

　　他脫下長袍，拿在右手一揮，勁透衫尾，長袍登時挺得筆直，眾人暗暗喝采。只聽他大聲獰笑，喝道：「惡毒老婦，你一把大火，將我祖先數百年相傳的大好基業燒得干涉干涉淨淨，今日還饒得過你麼？」說著揮動長衫，向裘千尺奔去。

　　只聽得颼的一聲響，裘千尺吐出一枚棗核釘，向公孫止激射過去。破空之聲在高山之巔發出，鐵釘射程又遠，響聲更是尖銳威猛。公孫止長袍一抖，已將鐵釘裹住。棗核釘力道極強，但長袍將它勁力拉得偏了，雖然刺破了數層長袍，卻已打不到身上。公孫止初時還料不定手中長袍是否真能擋得住棗核釘，只是心中惱怒已極，見她獨坐山巔，孤立無援，正是殺她的良機，否則待山下敵人趕到便不能下手了，是以冒險疾衝而上，待見棗核釘傷不得自己，腳下奔跑更速。裘千尺見他奔近，驚叫：「快救人哪！」神色惶恐之極。

　　郭芙道：「這老頭兒要殺人了！」黃蓉心中不解：「這老婦明明沒瘋，卻何以大聲發笑，將他招來？」只聽得呼呼兩聲，裘千尺接連發出兩枚棗核釘，兩人相距近了，鐵釘去勢更急。公孫止長衫連揮，一一盪開，忽地裡他長聲大叫，身子猛然不見，縮入了地中。裘千尺哈哈大笑。

　　那笑聲只發出「哈哈……」兩響，地底下忽然飛出一件長袍，裹住裘千尺的坐椅，將她連人帶椅的拖進了地底。裘千尺的笑聲突然變成了尖叫，夾著公孫止驚惶恐怖的呼聲從地底傳上。這聲音好一陣不絕，驀地裡一片寂靜，無聲無息。

　　眾人在山腰間看得清楚、聽得明白，面面相覷，不明其理，只有楊過懂得其中的緣故，不禁暗歎：「報應，報應！」眾人加快腳步，奔到山巔，只見四名婢女屍橫就地，旁邊一個大洞，向下望去，黑黝黝的深不見底。

　　原來裘千尺在地底山洞受盡了折磨，心中怨毒深極，先是一把火將絕情谷燒成了白地，再命婢女將自己抬到這山巔之上。當日楊過和綠萼從地洞中救她出來，便由這山巔的孔穴中脫身。她命四名婢女攀折樹枝，拔了枯草，將孔穴掩沒，然後擊斃婢女，縱聲發笑，至於發釘、吃驚，全是假裝，好使公孫止下起疑心。

　　公孫止不知道荒山之嶺有此孔穴，飛步奔來時終於踏上了陷阱。但他垂死尚要掙扎，揮出長袍想拉住裘千尺的坐椅，以便翻身而上，豈知一拉之下，兩人一起摔落。想不到兩人生時切齒為仇，到頭來卻同刻而死，同穴而葬。這一跌百餘丈，一對生死冤家化成一團肉泥，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再也分拆不開。

　　楊過說出原委，眾人盡皆歎息。程英、耶律齊兄妹等掘了一個大坑，將四名婢女葬了。眼見絕情谷中火勢正烈，已無可安居之處，眾人於一日之間見了不少人死亡，覺得這谷中處處隱伏危機，均盼盡早離去。

　　朱子柳又道：「楊兄弟受毒後未獲解藥，我們須得及早去尋訪名醫，好為他醫治。」眾人齊聲稱是。黃蓉卻道：「不，今日還去不得。」朱子柳道：「郭夫人有何高見？」黃蓉皺眉道：「我受了裘千尺棗核釘的震盪，呈直內息不調，今晚委屈各位便在谷中露宿一宵，待明日再行如何？」眾人聽得她身子不適，自無異議，當下分頭去尋山洞之類的住宿之地。

　　小龍女和楊過並肩頭而行，正要下山，黃蓉道：「龍家妹妹，你過來，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說著將郭襄交給郭芙抱著，過去攜了小龍女的手，向楊過微微一笑，道：「過兒，你放心，她既和你成婚，我決不會勸她跟你離異。」楊過一笑不答，心中奇怪：「郭伯母要跟她說些什麼？」眼見兩人攜手走到山下一株大樹下坐了下來，雖然納悶，卻也不便過去，轉念一想：「龍兒什麼也不會瞞我，待會何愁她不說？」

　　黃蓉拉著小龍女的手坐下，說道：「龍家妹妹，我那莽撞糊塗的女孩兒對你和過兒多有得罪，我實是萬分的過意不去。」小龍女道：「那沒什麼。」心中卻道：「她一枚毒針要了我們兩人的性命，你縱然說萬分的過意不去，又有什麼用了？」

　　黃蓉見她神色黯然，心中更是歉疚。她當時未入古墓，未悉原委，只道銀針雖毒，亦不難求治，當年武三通、楊過等均受其毒，後來一一治癒，那想得到小龍女卻是適當經脈逆轉之際為郭芙發針射中，實已制了她死命。說道：「有一件事我不明白，要向妹妹請教。你辛辛苦苦的奪得了絕情丹，過兒卻不肯服，竟投入了萬丈深淵之中，那是什麼緣故？」

　　小龍女輕輕歎了口氣，心想：「我性命已在旦夕之間，過兒對我情義深重，焉肯獨活？但事已至此，我又何必多說，徒然多起波瀾？」只道：「他脾氣有點古怪。」

　　黃蓉道：「過兒是個至性至情之人，想是他見公孫姑娘為此丹捨身，心中不忍，因此情願不服，以報答這位紅顏知己。妹妹，他這番念頭固然令人起敬，但人死不能復生，他如此堅執，反倒違逆公孫姑娘捨身求丹之意了。」小龍女點了點頭。

　　黃蓉又道：「過兒只聽你一人的話，你好好勸勸他罷。」小龍女淒然道：「他便肯聽我的話，這世上又那裡再有絕情丹？」

　　黃蓉說道：「絕情丹雖然沒有，他體內的情花之毒未必便不能解，所難者是他不肯服藥。」小龍女又驚又喜，站起身來，說道：「那……那是什麼解藥啊？」黃蓉拉著她手，道：「你坐下。」從懷裡取出一株深紫色的小草，說道：「這是斷腸草，那天竺僧臨死之際，手中持著這棵小草。朱子柳大哥言道，天竺僧出去找尋解藥，突然中針而斃。你可見到他人雖斷氣，臉上猶帶笑容？自是因找到此草而喜。我師父洪七公他老人家曾道：『凡毒蛇出沒之處，七步內必有解救蛇毒之藥』。其他毒物，無不如此，這是天地間萬物生剋的至理。這斷腸草正好生在情花樹下，雖說此草具有劇毒，但我反覆思量，此草以毒攻毒，正是情花的對頭剋星。」

　　這番話只聽得小龍女連連點頭。黃蓉道：「服這毒草自是干冒大險，但反正已然無藥可救，咱們死裡求生，務當一試。據我細想，十成中倒有九成生效。」小龍女素知黃蓉多智，她既說得如此斷定，諒無乖誤，何況除此之外亦無他法。眼見李莫愁身上情花之毒發作，其疼痛難當之狀令人心悸神飛，萬一斷腸草治不好情花之毒，楊過反而被草藥毒斃，那也勝於因情花之毒發作而死。她低頭沉吟，心意以決，道：「好，我便勸他服食。」

　　黃蓉又從懷裡取出一大把斷腸草來，交給了小龍女，說道：「我一路拔取，這許多總夠了。你要他先服少量，運氣護住臟腑，瞧功效如何，再行酌量增減。」小龍女收入懷中，向黃蓉盈盈拜倒，低聲道：「過兒他……他一生孤苦，行事任性。郭夫人你要好好照看他些。」黃蓉忙伸手扶起，笑道：「你照看著他，勝我百倍，待襄陽圍解之後，咱們同到桃花島上盤桓些時。」

　　她雖聰明，卻那裡想得到小龍女自知命不久長，這幾句話是全心全意的求她照顧楊過，只見楊過遠遠站在對面的山坳之中，凝望著小龍女。

　　楊過一直便望著小龍女，只是聽不見她和黃蓉的說話，見黃蓉走開，便緩緩過來。小龍女站起身來，說道：「今兒見了許多慘事，可是咱們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過兒旁人的事兒，咱們一概不提，你陪我走走。」楊過道：「好，我也正是這個意思。」兩人手攜著手，順著山腰的幽徑走去。

　　行不多時，見一男一女並肩在山石旁喁喁細語，卻是武敦儒和耶律燕。楊過微微一笑，加快腳步，走過兩人身畔。忽聽前面樹叢中傳出嬉笑之聲，完顏萍奔了出來，後面一人舌道：「瞧你逃到那兒去？」完顏萍見到楊、龍二人，臉上一紅，叫道：「楊大哥、大嫂！」轉身奔入左首林中，跟著武修文從樹叢中出來，追入林去。

　　楊過低聲吟道：「問世間，情是何物？」頓了一頓，道：「沒多久之前，武氏兄弟為了郭姑娘要死要活，可是一轉眼間，兩人便移情別向。有的人一生一世只鍾情於一人，但似公孫止、裘千尺這般，卻難說得很了。唉，問世間，情是何物？這一句話也真該問。」小龍女低頭沉思，默默無言。

　　兩人緩緩走到山腳下，回頭只見夕陽在山，照得半天雲彩紅中泛紫，藍天薄霧襯著山頂積雪，實是美艷難以言宣，兩人想到在世之時無多，對這麗景更是留戀。

　　小龍女癡癡的望了一會，忽問：「你說人死之後，真要去陰世，真是有個閻羅王麼？」楊過道：「但願如此。陰世便有刀山油鍋諸般苦刑，也還是有陰世的好。否則，渺渺茫茫，咱倆可永不能相見聚會了。」小龍女道：「是啊，但願得真有個陰世才好。聽說黃泉路上有個孟婆，她讓你喝一碗湯，陽世種種你便盡都忘了。這碗湯啊，我可不喝。過兒，我要永遠永遠記著你的恩情。」她善於自制，雖然心中悲傷，語氣還平平淡淡。楊過卻實在忍耐不住了，轉過身去，拭了拭眼淚。

　　小龍女歎道：「幽冥之事，究屬渺茫，能夠不死，總是不死的好。過兒，你瞧這朵花兒多好看。」楊過順著她的手指，見路邊一朵深紅色的鮮花正自盛放，直有碗口來大，在風中微微顫動，似牡丹不是牡丹，似芍葯不是芍葯，說道：「這花當真少見，隆冬之際，尚開得這般燦爛。我給它取個名兒，便叫作龍女花罷。」說著過去摘下，插在小龍女的鬢邊。小龍女笑道：「多謝你啦。給了我一朵好花，給花取了個好名兒。」

　　兩人又行一陣，在一片草地上坐了下來。小龍女道：「你還記得那日拜我為師的情景麼？」楊過道：「怎不記得？」小龍女道：「你發過誓，說這一生永遠聽我的話，不管我說什麼，你總是不會違拗，現下我做了你妻子，你說該當由我『出嫁從夫』呢，還是由你『不違師命』？」楊過笑道：「你說什麼，我便做什麼。師命不敢違，妻命更不敢違。」小龍女道：「嗯，你可要記得才好。」

　　兩人偎依著坐在草地之上，遙遙聽見武三通高呼兩人前去用食，楊過和小龍女相視一笑，均想：「何必為了一餐，捨卻如此美景？」過了一會，天色漸黑，兩人累了一日一夜，身上又各受傷，終於都合上眼睡著了。

　　睡到中夜，楊過迷迷糊糊道：「龍兒，你冷嗎？」要伸手把她摟在懷裡，那知一摟卻摟了個空。楊過吃了一驚，睜開眼來，身邊空空，小龍女已不知到了何處。他急路而起，轉身四望，冷月當空，銀光遍地，空山寂寂，花影重重，那裡有小龍女在？楊過急奔上山，大聲呼道：「龍兒，龍兒！」

　　他在山巔大叫：「龍兒，龍兒！」四下裡山谷鳴響，傳回來「龍兒，龍兒！」的呼聲，但小龍女始終沒有回答。楊過心中驚詫：「她到了那裡去呢？這山中不見得有什麼猛禽怪獸，便是有，也傷她不得。倘若夜中猝遇強敵，她睡在我身旁，我絕不致毫無知覺。」

　　他這麼大聲呼叫，一燈、黃蓉、朱子柳等盡皆驚醒。眾人聽說小龍女突然不知去向，個個都大感詫異，分頭在絕情谷四周尋找，卻那裡有她的蹤跡？

　　楊過疾奔疾走，如顛如狂。終於各人重行會聚，楊過也靜了下來，心想：「好必是自行離去，我才一無所知。但為什麼要走？此事定與郭伯母日間跟她所說的話有關。當日她悄然遠行，終於到這絕情谷來，也便因郭夫人一番說話而起。」大聲問道：「郭伯母，你日間到底跟她說了些什麼話？」

　　黃蓉也想不出小龍女何以會忽地失蹤，見楊過額上青筋爆起，更是擔心，說道：「我要她勸你服那斷腸草，或可解你體內情花之毒。」楊過衝口而出：「她既活不成，我又何必獨自活在世間？」黃蓉安慰道：「你不用心急。龍姑娘一時不知去了那裡，她武功高強，那裡會有不測？怎說得上『活不成』三字？」楊過焦急之下，難以自制，大聲道：「你的寶貝女兒用冰魄銀針打中了她，那時她正當逆轉經脈療傷，劇毒盡數吸入了丹田內臟。她又不是神仙，怎麼還活得成？」

　　黃蓉怎料到竟有此事？她雖聽女兒說在古墓中以冰魄銀針誤傷了楊、龍二人，但想他夫妻均是古墓派傳人，與李莫愁同出一派，自有本門解藥，只不過一時疼痛，決無後患，這時聽楊過一說，驚得臉都白了。她動念極快，立時想到：」原來過兒不肯服那絕情丹，是為了妻子性命難保，是以不願獨生。那麼龍姑娘去了那裡呢？」抬頭向公孫止和裘千尺失足墜入深洞的那山望了一眼，不禁打了個寒戰。

　　楊過目不轉瞬的凝視著她，黃蓉望著那山峰發顫，這心意他如何不知？霎時之間又驚又怒，說道：「她既已性命難保，你便勸她自盡，好救我一命，是不是？你自以為是對我一番善心，我……我……我好恨你……」說到這裡，氣塞胸臆，仰天便倒，竟自暈了過去。

　　一燈伸手在他背上推拿了一會，楊過悠悠醒轉。黃蓉道：「我只勸她救你性命，決沒勸她自盡，你若不信，也只由得你。」眾人面面相覷，實不知該當如何。黃蓉道：「咱們上這峰去瞧瞧。」當下眾人一齊上峰，向深洞中望下去，卻是黑黝黝的什麼也瞧不見。

　　程英忽道：「咱們搓樹皮打條長索，讓我到那深洞中去探一探。楊大嫂萬一……萬一不幸失足……」黃蓉點頭道：「咱們總須查個水落石出。」

　　當下各人舉刀揮劍，割斷樹皮搓結繩索，人多力強，到天明之時便已結成一條百餘丈的繩索。眾小輩紛紛請纓，自願下洞。楊過道：「我下去瞧。」眾人望著黃蓉，聽她示下。黃蓉知楊過對自己已然起疑，倘若出言阻止，他必不肯聽，但若讓他下去，說不定小龍女當真跌死在內，他怎肯再會上來？一時躊躇不語。

　　程英毅然道：「楊大哥，我下去。你信得過我麼？」除小龍女外，楊過最服的便是程英，自己也確是憂心如焚，手足無力，便點了點頭。武氏父子和耶律齊等拉住長索，將程英緩緩縋將下去。長索直放到只餘數丈，程英方始著地。

　　眾人團團站在洞口周圍，誰都不開口說話，怔怔的望著山洞，只待程英上來傳報消息。各人越是心焦，程英始終遲遲不上。黃蓉和朱子柳對望了一眼，兩人均是同樣心思：「倘若小龍女真的死在下面，楊過定要躍下洞去，須得及時拉住了他。」

　　楊過向黃蓉和朱子柳望了一眼，心道：「我若要尋死，自會悄悄的自求了斷，難道會在這兒跟你們拉拉扯扯，效那愚夫愚婦所為麼？」

　　只見武三通手中執的繩索突然晃動，郭芙、武氏兄弟等齊聲叫道：「快拉她上來。」各人合力拉繩，將程英吊上。程英未出洞口，已大聲叫道：「沒有，楊大嫂不在。」眾人大喜，不約而同的吁了口長氣。片刻間程英鑽出洞來，說道：「楊大哥，我到處都仔細瞧過了，下面只有公孫止夫婦粉身碎骨的遺骸，再無別物。」

　　朱子柳沉吟道：「咱們四下裡都找遍了，想來龍姑娘此時定已出谷。」陸無雙忽道：「還有一處沒去瞧過，說不定她正在設法撈那顆絕情丹上來……」

　　楊過心頭一震，沒聽她說完，發足便往斷腸崖奔去。他一面急奔，一面大呼：「龍兒，龍兒！」到得崖前，俯視深谷，但見灰霧茫茫，那有人影？

　　他心下暗思：「龍兒心思單純，如有什麼心事，決計不會對我隱瞞。」逐一回想小龍女說過的言語：「她只說過，要我記得永遠聽她吩咐的誓言。我自是永不違拗她的心意，那又何消說得？可是她並沒吩咐過人什麼啊？」抬起頭來，低聲道：「龍兒，龍兒，你到底去了那裡？要我遵從你什麼話呢？」眼望著對面的斷腸崖，隱隱約約間便見似見一個白衣姑娘鬢插紅花、身形飄忽，手執雙劍正與公孫止激鬥。他大叫一聲：「龍兒！」一定神，那裡有小龍女在？只是一團團白霧隨風飄蕩而已，但那朵紅花卻當真是在對面山崖之下。

　　他心中奇怪：「昨日龍兒與公孫止在此相鬥，明明未見有此花在。此處全是山石，草木不生，怎會有花？若說是風吹來，又怎能如此湊巧？」當下提一口氣，從石樑奔到崖上。走到臨近，不禁胸口一震，這正是他昨日摘來插在小龍女鬢邊那一朵，這朵紅花仍有小龍女鬢邊，花既在此，小龍女昨夜自是到過此處了。

　　楊過俯身拾起花朵，只見花下有個紙包，忙打開紙包，裡面包著一束深紫色的小草，正是情花樹下的斷腸草。他心中怦怦亂跳，拿著那張包草的白紙翻來覆去細看，上面並無字跡，忽聽得隔崖陸無雙叫道：「楊大哥，你在那邊幹什麼？」楊過一回頭，猛見崖壁上用劍尖刻著兩行字，一行大的寫道：「十六年後，在此相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另一行較小的字寫道：「小龍女書囑夫君楊郎，珍重萬千，務求相聚。」

　　楊過癡癡的望著那兩行字，一時間心慌意亂，實不明是何用意，心想：「她約我十六年後在此重會，那麼她到那裡去了呢？她身中劇毒，難以痊可，十天半月都未必捱得到，怎能有十六年之約？她明明知道我已將絕情丹摔去，又怎能期我於十六年之後？」他越想心緒越亂，身子搖搖欲墜。

　　眾人在對崖見他如癡如狂，深怕他一個失足，便此墜入谷底深淵。倘若過去相勸，那崖上只能再容一人，如楊過真的發起狂來，他武功又高，無人制得他住，勢必被他一同拖墜深淵。黃蓉眉頭微蹙，對程英道：「師妹，他似乎還肯聽你說話。」程英點點頭，道：「是！我過去瞧瞧。」說著飛身上了石樑，向楊過走去。

　　楊過聽得背後腳步聲，大聲喝道：「誰也不許過來！」猛地轉身，眼中射出凶光。程英柔聲道：「楊大哥，是我啊。我只是想幫你找楊大嫂，別無他意。」楊過凝視著程英，過了半晌，眼色漸漸柔和。

　　程英向前走了一步，道：「這朵紅花，是楊大嫂留下的麼？」楊過道：「是啊。為什麼要十六年？為什麼要十六年？」程英緩步走到崖上，順著楊過的目光，向石壁上那兩行字低聲讀了一遍，也是大惑不解，說道：「郭夫人足智多謀，料事如神，誰也比她不上。咱們問她去，必有明解。」楊過道：「不錯。石樑滑溜，你腳下小心。」當下飛身過了對山，將崖壁的兩行字對黃蓉說了。

　　黃蓉默默沉思了一會，突然兩眼發亮，雙手一拍，笑道：「過兒，大喜，大喜！」楊過驚喜交集，顫聲道：「你說……說是喜訊麼？」黃蓉道：「這個自然。龍家妹子遇到了南海神尼，當真是曠世奇緣。」楊過臉色迷惘，問道：「南海神尼？那是誰？」

　　黃蓉道：「南海神尼是佛門中的大聖，佛法與武功上的修為俱是深不可測。只因她足跡罕履中土，是以中原武林人士極少有人知道她老人家的大名。我爹爹當年曾見過她一面，承蒙授以一路掌法，一生受用無窮，嗯，那是十六、三十二、不錯，是三十二年之前的事了。」楊過將信將疑，喃喃的道：「三十二年？」

　　黃蓉道：「是啊，這位神尼只怕已近百歲高齡。我爹爹說，每隔十六年，她老人家便來中土一行，惡人撞到了她那是前世不修。好人遇到了，她老人家必有慈悲。龍家妹子這等美艷如仙的人物，她老人家定是十分歡喜，將她收作徒兒，帶到南海去了。」楊過喃喃的道：「隔十六年，隔十六年。一燈大師，此事當真麼？」一燈「嗯」的一聲。

　　黃蓉搶著道：「這位神尼佛法雖深，脾氣卻有點古怪。大師，你見過她老人家麼？」一燈搖頭道：「老衲無緣，未曾得見。」黃蓉歎道：「她老人家便是有一點不通情理，想人家少年夫妻，如花年華，卻要他們生生的分隔十六年，那不是太殘忍了麼？龍妹妹武功已這麼高，再學十六年，難道真要把丈夫制得服服帖帖才罷手麼？」說著哈哈一笑。

　　楊過道：「不郭伯母，那倒不是的。」黃蓉道：「怎麼？」楊過道：「龍兒毒入臟腑，性命難保，倘若真的蒙神尼她老人家垂青，那麼十六年之中，定是神尼以大神通驅除她體內劇毒。我總道……總道那是再也治不好的了。」

　　黃蓉歎了口氣，說道：「芙兒莽撞傷人，我……我真是慚愧無地。過兒，你這番猜測似乎更近情理。龍妹妹毒入臟腑，神尼便有仙丹妙藥，也非短時能將劇毒除盡。只盼她早日康復，神尼忽發善心，不用這麼久，便放她和你相會了。」

　　楊過從未聽說「南海神尼」的名字，心頭恍恍惚惚，欲待不信，但花草在手，字跡在石，卻是千真萬確之事。小龍女如真遇到不測，又怎能有十六年之約？你沉吟半晌，又問：「郭伯母，你怎知是南海神尼收了她去？她又怎地不在壁上書下真情，也好免我牽掛？」

　　黃蓉道：「我是從『十六年後』這四字中推想出來的。我只知南海神尼每隔十六年一履中土，除她之外，並無別人有此等奇習。一燈大師，你想得起有旁人麼？」一燈搖頭道：「沒有。」黃蓉道：「這位神尼連她的名字也不准旁人提，怎能許龍妹妹在石上書她名號？就可惜這斷腸草不知能否解得你體內之毒，倘若……唉，十六年後龍妹妹欣然歸來，要是見不到你，只怕她也不肯再活了。」

　　楊過眼眶中淚水充盈，望出來模糊一片，依稀若見對面崖上有個白影徘徊，似是十六年後小龍女在此尋覓，卻是失望傷心，尋不到自己。一陣冷風吹來，他機伶伶打個冷戰，毅然道：「郭伯母，那我便到南海去找她，但不知神尼她老人家駐錫何處？」

　　黃蓉道：「你千萬莫作此想，南海神尼所住的大智島豈容外人涉足？而男子一登此島，更是立招殺身之禍。我爹爹頗蒙神尼青目，也從未敢赴大智島拜謁。龍妹妹既蒙神尼她老人家收留，相見有日，十六年彈指即過，又何必急在一時？」

　　楊過瞪著黃蓉，厲聲道：「郭伯母，你這番話到底是真是假？」黃蓉道：「你再去瞧瞧石壁上的字跡，若非龍家妹子所書，我說的自然也未必是真。」楊過道：「那字跡沒錯。她寫我這『楊』字，右邊那『日』字下總是少寫一畫，這不是別人假冒的。」黃蓉拍手道：「那便好了。不瞞你說，我只覺此事太過湊巧，一直還疑心是朱大哥暗中佈置了來讓你寬心的呢。」

　　楊過低頭沉思半晌，說道：「好，我便服這斷腸草試試，倘若無效，十六年後，請郭伯母告知我那苦命的妻子罷。」轉頭向朱子柳說道：「朱大叔，但不知這草如何服法？」

　　朱子柳只知這斷腸草劇毒無比，如何用來以毒攻毒卻全無頭緒，向一燈道：「師父，此事須聽你老人家示下。」

　　一燈伸出右手食指，在楊過的「少海」、「通裡」、「神門」、「少衝」四處穴道上緩緩各點一指。這四穴都屬於陽氣初生的「手少陽心經」。楊過但覺一股暖氣自四穴通向胸口，心中悶塞之意立時大減。一燈道：「情花之毒既與心意相通，料想斷腸草解毒之時也必攻心。我點你四穴，護住心脈。你先服一棵試試。」楊過躬身道謝。一燈歎道：「我師北若在，他必能配以君臣調和的良藥，也不用咱們這般提心吊膽的暗中摸索了。」

　　楊過當得悉天竺僧被李莫愁打死之時，料知小龍女無法治癒，死志早決，但此刻想到十六年之約，求生意念復又大旺，於是取出一棵斷腸草來，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但覺奇臭無比，而其味苦極，遠勝黃連。他連草帶汁吞入肚中。此前他不願獨活，這時卻惟恐先死，只怕十六年後小龍女重來斷腸崖時找不到自己，那時她傷心失望，如何能忍？當即盤膝坐下，潛運內力，護住心脈和丹田，過不多時，腹中猛地一動，跟著便大痛起來。

　　這痛楚就如千萬枚鋼針同時在腹中扎刺，又如肚腸寸寸斷絕，「斷腸」二字，實非虛言。楊過一聲不哼，出力強忍，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疼痛更遍及全身，四肢百骸，盡受荼毒，但一塊心田始終暖和舒暢，足見一燈大師的一陽指神功實是精深卓絕。這番疼痛足足持續了小半個時辰，他才覺痛楚又漸漸回歸肚腹，忽地「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血來。這口血殷紅燦爛，比尋常人血鮮艷得多。

　　程英、陸無雙等見他吐血，都是「啊」的一聲輕呼。一燈大師卻是面有喜色，低聲道：「師弟，師弟，你雖身死，仍有遺惠於人。」楊過一躍而起，道：「我這條命是天竺神僧、大師和郭伯母救的。」

　　陸無雙喜道：「你身上的毒質都解去了嗎？」楊過道：「那有這麼快？但既知此草有效，每日服他一棵，毒性總能逐步減輕。」陸無雙道：「你怎知毒性何日除淨？如果體內已經無毒，你仍然吃之不已，豈不是肚腸都爛斷了麼？」楊過道：「這個我可自知，如毒性未淨，倘若……倘若心中情慾不淨，胸口便會劇痛。」

　　郭芙一直在旁怔怔聽著，突然插口道：「楊大哥只想念楊大嫂，她才不會想念你呢。」昨日公孫止以黑劍削來，郭芙得陸無雙提醒，舉臂擋過，當時只道她是好意，倒也頗為感激。但後來越想越不對，陸無雙既不會好心提醒，更不會知道自己身披軟蝟甲，自然是想為楊過報斷臂之仇，心中怒氣鬱積已久，這時忍不住出言譏嘲。黃蓉忙喝：「芙兒你瞎說什麼？」陸無雙卻已滿臉飛紅。郭芙仍不住口，說道：「十六年後楊大嫂便要回來，你不用癡心妄想。」陸無雙再也忍耐不住，刷的一聲拔出了柳葉刀，戟指喝道：「若不是你，楊大哥又何用與楊大嫂分手十六年？你自己想想，你害得楊大哥可有多慘？」郭芙秀眉一揚，待要反唇相譏，黃蓉厲聲喝道：「芙兒，你再對人無禮，你立時自行回桃花島去。不許你去襄陽。」郭芙不敢再說，只是對陸無雙怒目而視。

　　楊過長歎一聲，對陸無雙道：「這件事陰差陽錯，郭姑娘也不是有意害人。無雙妹子，此事今後不用再提了。」陸無雙聽他叫自己「無雙妹子」，而叫郭芙為「郭姑娘」，顯然分了親疏，心中大喜，於是還刀入鞘，向郭芙扮個鬼臉。

　　一燈道：「楊少俠服斷腸草而身子不損，看來這草確有解毒之效，但為求萬全，不宜連續服食，等七日之後，再服第二次。那時你仍須自點這四處穴道護住心脈，所服草藥，份量也須酌減。」楊過躬身道：「謹聆大師教誨。」

　　黃蓉見太陽已到了頭頂，說道：「咱們離襄陽已久，不知軍情如何？我心下甚是牽掛，今日便要回去。過兒，你也一起去襄陽罷，郭伯父想念你的緊呢。」楊過道：「我要在這裡等候我妻子。」郭芙奇道：「你要在此地等她十六年？」楊過道：「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沒別的地方好去。」黃蓉道：「你在這裡再等十天半月，也是好的。倘若龍家妹子真無音訊，你便到襄陽來。」楊過怔怔的瞧著對面山崖，並不答應。

　　當下眾人與楊過告別。郭芙見陸無雙併無去意，忍不住說道：「陸無雙，你在這裡陪伴楊大哥麼？」陸無雙臉上一紅，道：「跟你有什麼相干？」程英忽道：「楊大哥尚未痊癒，我和表妹留著照看他幾天。」

　　黃蓉知道這個小師妹外和內剛，要是女兒惹惱了她，說不定後患無窮，忙向郭芙橫了一眼，不許她多說多話，說道：「過兒有了小師妹和陸姑娘照料，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待他體內毒性全解後，三位請結伴到襄陽來，拙夫和我掃榻相候。」

　　楊過、程英、陸無雙三人佇立山邊，眼望一燈、黃蓉等一行人漸行漸遠，終於被林梢遮沒。山林中大火燒了一夜，這時漸已熄滅。

　　楊過道：「兩位妹妹，我有一個念頭，說出來請勿見怪。」陸無雙道：「誰會見怪你了？」楊過道：「咱三人相識以來，甚是投緣，我並無兄弟姊妹，意欲和兩位義結金蘭，從此兄妹相稱，有如骨肉。兩位意下如何？」程英心中一酸，知他對小龍女之情生死不渝，因有十六年遙遙相待，故要定下兄妹名份，以免日久相處，各自尷尬，但見陸無雙低下頭，眼中含淚，忙道：「咱兩人有這麼一位大哥，真是求之不得。」

　　陸無雙走到一株情花樹下，拔了三株斷腸草，並排插好，笑道：「人家結拜是撮土為香，咱三人別開生面，插草為香。」她雖強作歡顏，但說到後來，聲音已有些哽咽，不待楊過回答，先盈盈拜了下去。楊過和程英也有她身旁跪倒，拜了八拜，各自敘禮。

　　楊過道：「二妹、三妹，天下最可惡之物，莫過於這情花樹，倘若樹種傳出谷去，流毒無窮。咱們發個善心，把它盡數毀了，你說可好？」程英道：「大哥有此善願，菩薩必保佑你早日和大嫂相聚。」楊過聽了這話，精神為之一振。

　　當下三人到火場中撿出三件鐵器，折下樹枝裝上把手，將谷中尚未燒燬的情花花樹一株株砍伐下來。谷中花樹為數不少，又要小心防備花刺，因此直忙到第六日，方始砍伐乾淨。三人惟恐留下一株，禍根不除，終又延生，在谷中到處尋覓，再無情花花樹的蹤跡，這才罷手。經此一役，這為禍世間的奇樹終於在楊、程、陸三人手下滅絕，後人不復再睹。

　　次日清晨，陸無雙取出一棵斷腸草，道：「大哥，今天你又要吃這毒草了。」

　　楊過有了七日前的經歷，知道斷腸草雖毒，自己卻盡可抵禦得住，於是自點了護心的四處穴道，取過一株斷腸草嚼爛嚥下。這一次他體內毒性已然減輕，疼痛也不若上次那麼厲害，過了小半個時辰，嘔出一口鮮血，疼痛即止。

　　楊過站直身子，舒展了一回手腳，見程英和陸無雙都是滿臉的喜色，心想：「這兩個義妹如此待我，生平有這樣一個紅顏知己，已可無憾，何況兩個？只是我卻無以為報。」微一沉吟，心想：「二妹得遇明師，所學大是不凡，只須假以時日，循序漸進，便能達一流高手之境。三妹的遭際卻遠不如她。」說道：「三妹，你的師父和我師父是師姊妹，說起來咱二人還是師兄妹。咱古墓派最精深的武功，載在【玉女心經】之中。李莫愁畢生心願，便是想一讀此經，卻到死也未能如願。左右無事，我便傳你一些本門的武功如何？「陸無雙大喜，道：」多謝大哥，下次再撞到郭芙，便不怕她無禮了。」

　　楊過微微一笑，當下將【玉女心經】中的口訣，自淺至深的說給她聽，說道：「你先把口訣記熟，練功之時可請二妹助你。這谷中無外人到來，正是練功的絕妙所在。」

　　此後數日，陸無雙專心致志的記誦【玉女心經】，她所學本是古墓派功夫，一脈相通，易於領會。漸漸學到深奧之處，陸無雙不能明曉，楊過教她儘管囫圇吞棗的硬記，日久自通，如此教了將近一月，陸無雙將整部心經從頭至尾的記全了，反覆背誦，再無遺漏。楊過也每隔七日，便服一次斷腸草解毒，服量逐次減少。

　　一日早晨，陸無雙與程英煮了早餐，等了良久，不見楊過到來，二人到他所歇宿的山洞去看時，只見地下泥沙上劃著幾個大字：「暫且作別，當圖後會。兄妹之情，皓如日月。」

　　陸無雙一怔，道：「他……他終於去了。」發足奔到山巔，四下遙望，程英隨後跟至，兩人極目遠眺，惟見雲山茫茫，那有楊過的人影？陸無雙心中大痛，哽咽道：「你說他……他到那裡去啦？咱們日後……日後還能見到他麼？」

　　程英道：「三妹，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離合，亦復如斯。你又何必煩惱？」她話雖如此說，卻也忍不住流下淚來。

　　楊過在斷腸崖前留了月餘，將【玉女心經】傳了陸無雙，始終沒再得到小龍女半點音訊蹤跡，知道再等也是無用，於是拔了一束斷腸草藏在懷中，沙上留字，飄然離去。他心總不死，盼望小龍女又回到了終南山，當下又去古墓，但見風冠在床，嫁衣委地，徒增一番傷心而已。

　　下得山來，在江湖上東西遊蕩，忽忽數月，這日行近襄陽，見蒙古軍燒成白地的廢墟中已添了些草舍茅寮，人煙漸聚，顯是近數月中蒙古鐵蹄並示南下。他雖牽記郭靖，但不願見郭芙之面，心想：「與雕兄睽別已久，何不前去一訪？」當下覓路赴荒谷而來。

　　行近劍魔獨孤求敗昔年隱居之所，便縱聲長嘯，邊嘯邊走，走不多時，只聽得前面山腰中傳來呱呱鳴聲。一抬頭，但見神雕蹲在一株大樹之下，雙爪正按住一頭豹狼。神雕見到楊過，放開豹狼，大踏步過來。那豹狼死裡逃生，夾著尾巴鑽進了草叢。楊過抱住神雕，一人一禽，均是十分欣喜，一齊回到石室。他想離此不過數月，卻已自生入死，自死入生，悲歡聚散，經歷了無數變故，只可惜神雕不會說話，否則大可向它一吐心懷了。

　　如此數月，他便在荒谷中與神雕為伴。這日閒著無事，漫步來到獨孤求敗埋劍的山崖之前。縱躍上崖，看到朽爛木劍下的石刻：「四十歲後，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而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心想：「我持玄鐵重劍，幾可無敵於天下，但瞧獨孤前輩遺言，顯是木劍可勝玄鐵重劍，而最後無劍卻又勝於木劍。龍兒既說須十六年後方得相見，這漫漫十餘年中，我就來鑽研這木劍勝鐵劍、無劍勝有劍之法便了。」

　　於是折攀樹枝，削成一柄木劍，尋思：「玄鐵劍重近七十斤，這柄輕飄飄的木劍要能以輕制重，只有兩途：一是劍法精奧，以快打慢；一是內力充沛，恃強克弱。」

　　自此而後，他日日夜夜勤修內功，精研劍術，每逢大雨之後，即到山洪之中與水相抗，以增出招之力，不覺夏盡秋來，自秋而冬，楊過用功雖勤，內力劍術卻進展均微。知道自大修為本來已至頗高境界，百尺竿頭再求進步，實甚艱難，倒也並不煩躁。

　　這一日下大雪，神雕歡呼一聲，躍到曠地上，展開雙翅，捲起一股勁風，將雪片吹了開去。楊過心念一動：「冬日並無山洪，雪中練劍倒也是個絕妙法門。」但見神雕雙翅捲動之力越來越大，雪花下得雖密，竟沒半片飄落身上。

　　楊過興起，提起木劍，也到雪中舞了起來，同時右手袖子跟著揮動，每見雪花飄落，或以劍風、或用袖力將雪花盪開，如此玩了半日，木劍和袖子的力道均覺頗有增進。

　　這雪一連下了三日，楊過每日均雪中練劍。到第三日下午，雪下得更是大了，楊過正自凝神揮劍擊雪，神雕突然揮翅向他掃來。楊過沒加防備，險些掃中，當即縱身急躍相避，但額頭上微感冰涼，已有兩片雪花粘了上來，立時想到：「那日在懸崖之上，雕兄揮翅與我搏擊，令我劍術大進，今日又有和我練劍了。」於是伸出木劍遠刺，喀喇一響，木劍與雕翅相碰，產時折斷。神雕不再進擊，卻鼓翅而立，啾啾低鳴，神色間竟有責備之意。

　　楊過心想：「要以木劍和你的驚人神力相抗，只有側避閃躍，乘隙遠擊。」當下又削了一柄長劍，在雪地中再與神雕刻鬥了起來。這一次卻支持到十餘招，木劍方斷。

　　如此勤練不休，楊過見神雕毫無怠意，似乎督責甚嚴，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慚愧，暗想：「我若不練成木劍，如何對得住雕兄一番美意？而這番曠世難逢的奇緣，又怎能任他白白錯過？」因此縱在睡夢之中，也在思索如何避招出招，如何增厚內力。練功既勤，對小龍女的相思倒也不再如數月前那麼的心焦如焚了。這時體內情花之毒早已盡解，內力既增，體格日壯，已非復昔日的憔悴容顏。

　　眼見天寒地凍，已是與小龍女分手的週年，楊過道：「雕兄，我欲去絕情谷一行，今日和你暫別。」於是攜了木劍，出谷而行。那神雕跟了出來，行到岔道，楊過向神雕一揖，踏上向北的大道，不料神雕咬住他衣衫，拉他向南。楊過道：「雕兄，我往北有事，咱們就此別過。」但神雕只是拉他往南。楊過心中奇怪：「雕兄往日甚是解事，何以此刻如此固執？」苦在言語不通，只得跟著它向南。神雕見他跟來，便放開口不再拉他衣衫，但只要楊過轉身向北，便咬住他衫角不放。楊過心想：「雕兄至為神異，拉我向南，心有深意，我跟它前往便了。」於是消了赴絕情谷之意，跟著神雕，直往東南方而來。

　　生了十餘里，楊過驟然間心中一動：「雕兄壽高通靈，莫非它引我到南海去和龍兒相會麼？」想到此處，胸口熱血奔騰，允以抑止，當下邁開大步，隨著神雕疾馳。不一月間，已抵東海之濱。

　　他站在海邊石上，遠眺茫茫大海，眼見波濤洶湧，心中憂喜交集。過不多時，耳聽得遠潮隆隆，聲如悶雷，連續不斷。他幼時曾在桃花島上住過，知道海邊潮汐有信，每日子午兩時各漲一次，這時紅日當空，想來又是潮漲之時。潮聲愈來愈響，轟轟發發，便如千萬隻馬蹄同時敲打地面一般，但見一條白線向著海岸急衝而來，這一股聲勢，比之雷震電轟更是厲害。楊過見天地間竟有如斯之威，臉上不禁變色。

　　一轉瞬間，海潮已衝至身前，似欲撲上巖來。楊過縱身後躍，突覺背心一股極大的勁力推到，正是神雕展翅撲擊。他身在半空，不由自主，撲通一聲，跌入了滔天白浪之中，但覺口中一鹹，喝下了兩口海水。

　　此時處境甚危，幸好在山洪中之習劍已久，當即打個「千斤墜」，在海底石上牢牢釘住身軀。海面上波濤山立，海底卻較為平靜。他略一凝神，已明其理：「原來雕兄引我到海畔來，是要我在怒濤中練劍。」當下雙足一點，躥出海面勁風撲面，迎頭一股小山般的大浪當頭蓋下。他左臂使勁在水中一按，躍過浪頭，急吸一口長氣，重又回入海底。

　　如此反覆換氣，待狂潮消退，他也已累得臉色蒼白。當晚子時潮水又至，你攜了木劍，躍入白浪之中揮舞，但覺潮水之力四面八方齊至，渾不如山洪那般只是自上衝下，每當抵禦不住，便潛入海底暫且躲避。

　　似此每日習練兩次，未及一月，自覺功力大進，若在旱地上手持木劍擊刺，隱隱似有潮湧之聲。此後神雕與他撲擊為戲，便避開木劍正面，不敢以翅相接。

　　一日楊過殺得興起，揮劍削出，使上了十成力氣。神雕呱的一聲大叫，向旁閃躍。楊過收勢不及，一劍斬在一株小樹上，木劍破折，小樹的樹幹卻也從中斷截。楊過手執斷劍的劍柄，心想：「這木劍脆薄無力，竟能斷樹，自是憑借了我手上勁力，將來樹斷而劍不斷，那便可差近獨孤前輩當年的神技了。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楊過日日在海潮之是練劍，日夕如是，寒暑不問。木劍擊刺之聲越練越響，到後來竟有轟轟之聲，響了數月，劍聲卻漸漸輕了，終於寂然無聲。又練數月，劍聲復又漸響，自此從輕而響，從響而輕，反覆七次，終於欲輕則輕，欲響則響，練到這地步時，屈指算來在海邊已有六年了。

　　這時候楊過手仗木劍，在海潮中迎波擊刺，劍上所發勁風已可與撲面巨浪相拒，神雕縱然力道驚人，也已擋不住他木劍的三招兩式，這時他方體會到劍魔獨孤求敗暮年的心境：「以此劍術，天下復有誰與抗手？無怪獨孤前輩自傷寂寞，埋劍窮谷。」又想：「若不是雕兄當年目睹獨孤前輩練劍的法門，我又焉能得此神技？我心中稱它為雕兄，其實它乃是我的良師。說到年歲，更不知它已有多大，只怕叫它雕公公、雕爺爺，便也叫得。」

　　在海畔練劍之時，不斷向海船上的歸客打聽南海島中可有一位神尼。但數年中問過千百個舟師海客，竟無半點音訊，便也漸漸絕了念頭，心想不到十六年的期限，終是難與小龍女相會。

　　某一日風雨如晦，楊過心有所感，當下腰懸木劍，身披敝袍，一人一雕，悄然西去，自此足跡所至，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

## 第33回　風陵夜話

　　大宋理宗皇帝開慶元年，是為蒙古大汗蒙哥接位後的第九年，時值二月初春，黃河北岸的風陵渡頭擾攘一片，驢鳴馬嘶，夾著人聲車聲，這幾日天候乍寒乍暖，黃河先是解了凍，到這日北風一刮，下起雪來，河水重又凝冰。水面既不能渡船，冰上又不能行車，許多要渡河南下的客人都給阻有風陵渡口，無法啟程。風陵渡上雖有幾家客店，但北來行旅源源不絕，不到半天，早已住得滿了，後來的客商再也無處可以住宿。

　　鎮上最大的一家客店叫作「安渡老店」，取的是平安過渡的綵頭。這家客店客舍寬大，找不到客店的商客便都湧來了，因此更是分外擁擠。掌櫃的費盡唇舌，每一間房中都塞滿了三四個人，餘下的二十來人實在無可安置，只得都在大堂上圍坐。店伙搬開桌椅，在堂上生了一堆大火。門外北風呼嘯，寒風夾雪，從門縫中擠將進來，吹得火堆時旺時暗。眾客人看來明日多半仍不能成行，眉間心頭，均含愁意。

　　天色漸暗，那雪卻是越下越大了起來，忽聽得馬蹄聲響，三騎馬急奔而至，停在客店門口。堂上一個老客皺眉道：「又有客人來了。」

　　果然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掌櫃的，給備兩間寬敞乾淨的上房。」掌櫃的陪笑道：「對不起您老，小店早已住得滿滿的，委實騰不出地方來啦。」那女子說道：「好罷，那麼便一間好了。」那掌櫃道：「當真對不住，貴客光臨，小店便要請也請不到，可是今兒實在是客人都住滿了。」那女子揮動馬鞭，「啪」的一聲，在空中虛擊一記，斥道：「廢話！你開客店的，不備店房，又開什麼店？你叫人家讓讓不成麼？多給你店錢便是了。」說著便向堂上闖了進來。

　　眾人見到這女子，眼前都是陡然一亮，只見她三十有餘，杏臉桃腮，容顏端麗，身穿寶藍色的錦緞皮襖，領口處露出一塊貂皮，服飾頗為華貴。這少女身後跟著一男一女，都是十五六歲年紀，男的濃眉大眼，神情粗豪，女的卻是清雅秀麗。那少年和少女都穿淡綠緞子的皮襖，少女頸中掛著一串明珠，每粒珠子都是一般的小指頭大小，發出淡淡光暈。眾客商為這三人氣勢所懾，本在說話的人都住了口不言，呆呆的望著三人。

　　店伙躬身陪笑道：「奶奶，你瞧，這些客官們都是找不到店房的。你三位若是不嫌委屈，小的讓大家挪個地方，就在這兒烤烤火，胡亂將就一晚，明兒冰結得實了，就不定就能過河。」那少婦心中好不耐煩，但瞧這情景卻也是實情，蹙起眉頭不語。坐在火堆旁的一個中年女人說道：「奶奶，你就坐在這兒，烤烤火，趕了寒氣再說。」那美貌少婦道：「好，多謝你啦。」從在那中年婦人身旁的男客趕緊向旁挪移，讓出老大一片地方來。

　　三人坐下不久，店伙便送上飯菜。菜餚倒也豐盛，雞肉俱有，另有一大壺白酒。那美貌少婦酒量甚豪，喝了一碗又是一碗，那少年和那文秀少女也陪她喝些，聽他三人稱呼乃是姊弟。那少年年紀似較小女為大，卻叫她「姊姊」。

　　眾人圍坐在火堆之旁，聽著門外風聲呼呼，一時都無睡意。

　　一個山西口音的漢子說道：「這天氣真是折磨人，一會兒解凍，一會兒結冰，老天爺可真不給人好日子過。」一個湖北口音的矮個子道：「你別怨天怨地啦，咱們在這兒有個熱火兒烤，有口安穩飯吃，還爭什麼？你只要在我們襄陽圍城中住過，天下再苦的地方都變成安樂窩。」

　　那美貌少婦聽到「襄陽圍城」四字，向弟妹二人望了一眼。

　　一個廣東口音的客人問道：「請問老兄，那襄陽圍城之中，卻是怎生光景？」那湖北客人說道：「蒙古韃子的殘暴，各位早已知聞，那也不用多說了。那一年蒙古十多萬大軍猛攻襄陽，守軍統制呂大人是個昏庸無能之徒，幸蒙郭大俠夫婦奮力抗敵……」那少婦聽到「郭大俠夫婦」的名字，神色一動。聽那湖北客人續道：「襄陽城中數十萬軍民也是人人竭力死城，沒一個畏縮退後的。像小人只是推車的小商販，也搬土運石，出了一身力氣來幫助守城。我臉上這老大箭疤，便是給蒙古韃子射的。」眾人一齊望他臉上，見他左眼下果然有個茶杯口大小的箭創，不由得都肅然起敬。

　　那廣東客人道：「我大宋土廣人多，倘若人人都像老兄一樣，蒙古韃子再凶狠十倍，也不能佔我江山。」那湖北人道：「是啦。你瞧蒙古大軍連攻襄陽十餘年，始終打不下，別的地方卻是手到拿來，聽說西域外國幾十個國家都給蒙古兵滅了，我們襄陽始終屹立如山。蒙古王子忽必烈親臨城下督戰，可也奈何不了我們襄陽人。」說著大有得意之色。

　　那廣東客人道：「老百姓都是要和韃子拚命的，韃子倘若打到廣東來，瞧我們廣東佬也好好跟他媽的幹一下子。」那湖北人道：「不跟韃子拚命，一般的沒命。蒙古韃子攻不進襄陽，便捉了城外的漢人，綁在城下一個個的斬首，還有四五歲、六七歲的小孩兒用繩子綁了，讓馬匹拉著，拖在城下繞城奔跑，繞不到半個圈子，孩子早沒了氣。我們在城頭聽到孩兒們啼哭呼號，真如刀割心頭一般。韃子只道使出這等殘暴手段，便能嚇得我們投降，可是他越狠毒，我們越守得牢。那一年襄陽城中糧食吃光了，水也沒得喝了，到後來連樹皮污水也吃喝乾淨，韃子卻始終攻不進來。後來韃子沒法子，只有退兵。」那廣東人道：「這十多年來，倘若不是襄陽堅守不屈，大宋半壁江山只怕早已不在了。」

　　眾人紛紛問起襄陽守城的情形，那湖北人說得有聲有色，把郭靖、黃蓉夫婦誇得便如天神一般，眾人讚聲不絕。

　　一個四川口音的客人忽然歎道：「其實守城的好官各地都有，只是朝廷忠奸不分，往往奸臣享盡榮華富貴，忠臣卻含冤而死。前朝的岳爺爺不必說了，比如我們四川，朝廷就屈殺了好幾位守土的大忠臣。」那湖北人道：「那是誰啊？倒要請教。」那四川人道：「蒙古韃子攻打四川十多年，全賴余＜王介＞余大帥守禦，全川百姓都當他萬家生佛一般。那知皇上聽信了奸臣丁大全的話，說余大帥什麼擅權，又是什麼跋扈，賜下藥酒，逼得他自殺了，換了一個懦弱無能的奸黨來做元帥。後來韃子一攻，川北當場便守不住。陣前兵將是余大帥的舊部，大家一樣拚命死戰。但那元帥只會奉承上司，一到打仗，調兵遣將什麼都不在行，自然抵擋不住了。丁大全、陳大方這伙奸黨庇護那狗屁元帥，反冤枉力戰不屈的王惟忠將軍通敵，竟將他全家逮京，把王將軍斬首了。」他說到這裡，聲音竟有些嗚咽，眾人同聲歎息。

　　那廣東客人憤憤的道：「國家大事，便壞在這些奸臣手裡。聽說朝中三犬，這奸臣丁大全便是其中之一了。」一個白淨面皮的少年一直在旁聽著，默不作聲，這時插口道：「不錯，朝中奸臣以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三人居首。臨安人給他們名字那個『大』字之旁都加上一點，稱之為丁犬全、陳犬方，胡犬昌。」眾人聽到這裡都笑了起來。

　　那四川人道：「聽老弟口音，是京都臨安人氏了。」那少年道：「正是。」那四川人道：「然則王惟忠將軍受刑是的情狀，老弟可曾聽人說起過？」那少年道：「小弟還是親眼看見呢。王將軍臨死時臉色兀自不變，威風凜凜，罵丁大全和陳大方禍國殃民，而且還有一件異事。」眾人齊問：「什麼異事？」

　　那少年道：「王將軍是陳大方一手謀害的。王將軍被綁赴刑場之時，在長街上高聲大叫，說死後決向玉皇大帝訴冤。王將軍死後第三天，那陳大方果在家中暴斃，他的首級卻高懸在臨安東門的鐘鼓樓簷角之上，在一根長竿上高高挑著。這地方猿猴也爬不上去，別說是人了，若不是玉皇大帝派的天神天將，卻是誰幹的呢？」眾人嘖嘖稱奇。那少年道：「此事臨安無人不曉，卻非我生安白造的。各位若到臨安去，一問便知。」

　　那四川人道：「這位老弟的話的確不錯。只不過殺陳大方的，並不是天神天將，卻是一位英雄豪傑。」那少年搖頭道：「想那陳大方是朝中大官，家將親兵，防衛何等周密，常人怎殺得了他？再說，要把這奸臣的首級高高挑在鐘樓的簷角之上，除非是生了翅膀，才有這等本領。」那四川人道：「本領非凡的奇人俠士，世上畢竟還是有的。但小弟若不是北眼目睹，可也真的難以相信。」那少年奇道：「你親眼見到他把陳大方的首級掛上高竿？你怎會親眼看見？」

　　那四川人微一遲疑，說道：「王惟忠將軍有個兒子，王將軍被逮時他逃走在外，朝中奸臣要斬草除根，派下軍馬追拿，那王將軍之子也是個軍官，雖會武藝，卻是寡不敵眾，眼見要被追兵逮住，卻來了一位救星，赤手空拳的將數十名軍馬打得落花流水。小王將軍便將父子衛國力戰、卻被奸臣陷害之情說了。那位大俠連夜趕赴臨安，想要搭救王將軍，但終於遲了兩日，王將軍已經被害。那大俠一怒之下，當晚便去割了陳大方的首級。那鐘樓簷角雖是猿猴所不能攀援，但那位大俠只輕輕一縱，就跳了上去。」

　　那廣東客人問道：「這位俠客是誰？怎生模樣？」那四川人道：「我不知這位俠客的姓名，只是見他少了一條右臂，相貌……相貌也很奇特，他騎一匹馬，牽一匹馬，另外那匹馬上帶著一頭模樣希奇古怪的大鳥……」他話未說完，一個神情粗豪的漢子大聲說道：「不錯，這便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雕俠』！」

　　那四川人問道：「他叫作『神雕俠』？」那漢子道：「是啊，這位大俠行俠仗義，好打抱不平，可是從來不肯說自己姓名，江湖上朋友見他和一頭怪鳥形影不離，便送了一個外號，叫作『神雕大俠』。他說『大俠』兩字決不敢當，旁人只好叫他作『神雕俠』，其實憑他的所作所為，稱一聲『大俠』又有什麼當不起呢？他要是當不起，誰還當得起？」

　　那美貌少婦突然插口道：「你是大俠，我也是大俠，哼，大俠也未免太多啦。」

　　那四川人凜然道：「這位奶奶說那裡話來？江湖上的事兒小人雖然不懂，但那位神雕大俠為了救王將軍之命，從江西趕到臨安，四日四夜，目不交睫，沒睡上半個時辰。他和王將軍素不相識，只是憐他盡忠報國，卻被奸臣陷害，便這等奮不顧身的干冒大險，為王將軍伸冤存孤，你說該不該稱他一聲大俠呢？」

　　那少婦哼了一聲，待要駁斥，她身旁的文秀少女說道：「姊姊，這位英雄如此作為，那也當得起稱一聲『大俠』了。」她語言清脆，一入耳中，人人都覺說不出的舒服好聽。

　　那少女道：「你懂什麼？」轉頭向那四川人道：「你怎能知道得這般清楚？還不是道聽途說？江湖上的傳聞，十成中倒有九成靠不住。」

　　那四川人沉吟半晌，正色道：「小人姓王，王惟忠將軍便是先父。小人的性命是神雕大俠所救。小人身為欽犯，朝廷頒下海捕文書，要小人頭上的腦袋。但既涉及救命恩人的名聲，小人可不敢貪生怕死，隱瞞不說。」

　　眾人聽他這麼說，都是一呆。那廣東人大拇指一翹，大聲道：「小王將軍，你是個好漢子，有那個不要臉的膽敢去向官府出首告密，大夥兒給他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眾人轟然稱是。那美婦人聽他如此說，也已不能反駁。

　　那文秀少女望著忽暗忽明的火花，悠然出神，輕輕的道：「神雕大俠，神雕大俠……」轉頭向小王將軍道：「王大叔，這位神雕大俠武功既然這等高強，又怎地會少了一條手臂？」那美婦人神色大變，嘴唇微動，似要說話，卻又忍住。小王將軍搖頭道：「我連神雕大俠的姓名也問不到，他老人家的身世是更加不知了。」那美婦人哼了一聲，道：「你自然不知。」

　　那臨安少年道：「神雕俠誅殺奸臣，是小王將軍親眼目睹，那麼自然不是天神天將所為了。但奸臣丁大全一夜之間面皮變青，卻必是上天施罰之故。」那廣東人道：「他怎麼一夜之間面皮變青？這可真奇了。」那臨安少年道：「從前臨安人都叫丁大全為丁犬全，但現今卻叫作『丁青皮』。他本來白淨臉皮，忽然一夜之間變成了青色，而且從此不褪，憑他多麼高明的大夫也醫治不了。聽說皇上也曾問起，那奸臣奏道：他一心一意為皇上效力，憂心國事，數晚不睡，以致臉色發青。可是臨安城中個個都說，這奸相禍國殃民，玉皇大帝遣神將把他的臉皮打青了。」那廣東人笑著搖頭，道：「這可愈說愈奇了。」

　　那神情粗豪的漢子突然哈哈大笑，拍腿叫道：「這件事也是神雕俠干的，嘿嘿，痛快痛快。」眾人忙問：「怎麼也是神雕俠干的？」那大漢只是大笑，連稱：「痛快，痛快。」那廣東客人欲知詳情，命店小二打來兩斤白干，請那大漢喝酒。

　　那大漢喝了一大碗白乾，意興更豪，大聲說道：「這件事不是兄弟吹牛，兄弟也有一點小小的功勞。那天晚上神雕俠突然來到臨安，叫我帶領夥伴，把臨安錢塘縣衙門中的孔目差役一起綁了，剝下他們的衣服，讓眾夥伴喬扮官役。大夥兒又驚又喜，不知神雕俠何以如此吩咐，但想來必有好戲，自然遵命辦理。到得三更過後，神雕俠到了錢塘縣衙門，他老人家穿起縣官服色，坐上正堂，驚堂木一拍，喝道：『帶犯官丁大全！』」他說到這裡，口沫橫飛，喝了一大口酒。

　　那廣東客人道：「老兄那時在臨安做何營生？」那漢子橫了他一眼，大聲道：「做什麼營生？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做的是沒本錢買賣。」那廣東客人吃了一驚，不敢再問。

　　那大漢又道：「那時我聽到『丁大全』三字，心中一怔，尋思：『丁大全這狗官是當朝宰相啊，神雕俠怎地將他拿來了？』只見神雕俠又是一拍驚堂木，兩名漢子果然把一個身穿大臣服色的傢伙揪了上來。早一年丁大全到佑聖觀燒香，我在道觀外見過他的面目，這時一看，可不是丁大全是誰？他嚇得渾身發抖，想跪又不想跪。一名兄弟在他膝彎踢了一腳，他撲地便跪倒了，哈哈，痛快，痛快！神雕俠問道：『丁大全，他知罪了麼，』丁大全道：『不知。』神雕俠喝道：『你營私舞弊，屈殺忠良，殘害百姓，通敵誤國，種種奸惡情事，快快給我招來。』丁大全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劫侮大臣，可不知王法麼？』神雕俠道：『你還知道王法？左右，打他四十板再說！』大夥兒素來恨這奸相，這時候下板子時加倍出力，只打得這奸相暈去數次，連連求饒。神雕俠問他一句，他便答一句，再也不敢倔強。神雕俠命取過紙筆，叫他寫供狀。他稍一遲疑，神雕俠便喝令我們打他屁股，掌他嘴巴。」

　　那文秀少女噗哧一笑，低聲道：「有趣，有趣！」

　　那大漢咕嘟喝了一大口酒，笑道：「是啊，原本有趣得很。那丁大全吃打不過，只得親筆招供，可是他拖拖捱捱，寫得極慢，神雕俠連聲催促，他總是不肯寫快。不久天色將明，衙門外人聲喧嘩，到了大批軍馬，想是風聲洩漏了出去。神雕俠怒起上來，喝道：『把他腦袋砍了！』跟著向我使個眼色。我知神雕俠輕易不肯傷人性命，於是拔出鋼刀，在丁大全頸中『刷』的一刀，這一刀下去時，鋼刀在半空中轉了個圈兒，砍在頭頸中的不是刀鋒，而是刀背。但這一下丁大全可嚇破了膽，只見他臉色突然轉藍，暈了過去。神雕刻俠哈哈大笑，說叫我們便穿著衙役衣服，從邊門溜走，各自回家。他老人家親自斷後，也沒交鋒打仗，大夥兒平平安安的退走，聽說神雕俠第二天親入皇宮，把丁大全的供狀交給皇帝老兒。但不知丁大全如何花言巧語，皇帝老兒竟信了他的，還是叫他做宰相做下去。」

　　小王將軍歎道：「主上若不昏庸無道，奸臣便不能作惡。去了個秦檜，來個韓佗胄；去了韓佗胄，來個史彌遠；去了史彌遠，又來丁大全。眼見賈似道日漸得勢，這又是個禍國殃民之徒。唉，奸臣一個接著一個，我大宋江山，眼見難保呢。」那大漢道：「除非請神雕俠做宰相，那才能打退韃子，天下太平。」

　　那美貌少女插口道：「哼，他也配做宰相？」那大漢怒道：「他不配難道你配？」那少婦怒氣上衝，喝道：「你是什麼東西，膽敢對我無禮？」眼見那大漢手中執著根撥火鐵棒，她隨手從地下拾起一段木柴，在撥火棒上一敲。那大漢手臂一震，只覺半身酸麻，噹的一聲，火棒脫手落在地下，火堆中火星濺了起來，燒焦了他數十根鬍子。眾人失聲驚叫。那大漢性子雖躁，但領教了她如此武功，吃了虧竟是不敢發作，只是咕咕噥噥的摸著鬍子，連酒也不想喝了。

　　那文秀少女道：「人家說那神雕俠說得好好的，你幹麼老是不愛聽？」好轉頭向那大漢嫣然微笑，道：「大叔，你別見怪。」那大漢本來滿腔怒氣，但見她這麼甜甜一笑，怒火登時消於無形，咧著大口報以一笑，想說句客氣話，卻不知如何措詞才好。

　　那少女道：「大叔，那神雕俠你是怎麼認得他的？」那大漢向少婦望了一眼，遲疑著不說。那少女道：「你說好啦，只要不得罪我姊姊便成。神雕俠多大年紀啦？他的神雕好不好看？」不等大漢回答，轉頭向那少婦道：「姊姊，不知他那頭神雕跟咱們一對白雕兒比起來又怎樣？」

　　那少婦道：「跟咱們的雙雕比？天下那有什麼雕兒鷹兒，能比得上咱們的雙雕。」那少女道：「那也不見得。爹爹常說：『學武之人須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決計不可自滿。』人既如此，比咱們的雕兒更好的禽鳥，想來也是有的。」那少婦道：「你小小年紀，懂得什麼。咱們出來之時，爹媽叫你聽我的話，你不記得了麼？」那少女笑道：「那也得瞧你說得對不對啊。弟弟，你說我的話對，還是姊姊的話對？」

　　她身旁那少年雖然生得高大壯實，卻是滿臉稚氣，遲疑了一會，道：「我不知道。爹爹說咱兩個該聽大姊姊的話，叫你別跟大姊姊頂嘴。」那少婦甚是得意，道：「可不是麼？」那少女見弟弟幫了大姊，也不生氣，笑道：「你什麼也不懂的。」回頭又向那粗豪漢子道：「大叔，你再說神雕俠的故事罷！」

　　那大漢道：「好，既然姑娘要聽，我便說說，我姓宋的雖然本事低微，可也是個響噹噹的漢子，生平說一是一，決沒半句虛言，姑娘若是不信，那便不用聽了。」

　　那少女提起酒壺給他斟了一碗酒，笑道：「我怎會不信？快點兒講罷！」又叫道：「店小二，再打十斤酒，切二十斤牛肉，我姊姊請眾位伯伯叔叔喝酒，驅驅寒氣。」店小二連聲答應，吆喝著吩咐下去。眾人笑逐顏開，齊聲道謝。過不多時，三名店伙將酒肉送上來。

　　那美貌少婦沉著臉道：「我便是要請客，也不請胡說八道之人。店小二，這酒肉的錢可不能開在我的帳上。」店小二一愣，望望少婦，又望望少女，不知如何是好。那少女從頭上拔下一枚金釵，遞給店小二，說道：「這是真金的釵兒，值得十幾兩銀子罷。你拿去給我換了。再打十斤酒，切二十斤羊肉。」

　　那少婦怒道：「妹妹，你定要跟我賭氣，是不是？單是釵頭這顆明珠，總值百多兩銀子，你死賴活賴的跟朱伯伯要來，卻這麼隨隨便便的請人喝酒。瞧你回到襄陽時，媽問起來時怎麼交代？」那少女伸伸舌頭，笑道：「我說在道上掉了，找來找去找不到？」那少婦道：「我才不跟你圓謊呢。」那少女伸筷夾了一塊牛肉，放在口中吃了。說道：「吃也吃過了，難道還能退麼？各位請啊，不用客氣。」

　　眾人見她姊妹二人鬥氣，都覺有趣，心中均喜那少女天真瀟灑，便是不會喝酒之人也都端起酒碗喝了幾口，暗中幫那少女。那少婦賭氣閉上眼睛，伸手塞住耳朵。

　　那少女笑道：「宋大叔，我姊姊睡著了，你大聲說話也不妨，吵不醒她的。」那少婦睜開眼來，怒道：「我幾時睡著了？」那少女道：「那更好啦，越發不會吵了你。」那少婦大聲道：「襄兒，我跟你說，你再跟我抬槓，明兒我不要你跟我一塊走。」那少女道：「我也不怕，我自和三弟同行便是。」那少婦道：「三弟跟著我。」那少女道：「三弟，你說要跟誰一起走？」

　　那少年左右為難，幫了大姊，二姊要惱，幫了二姊，大姊又要生氣，囁嚅著道：「媽媽說的，咱三人要一塊兒走，不可失散了。」那少婦向妹子瞪了一眼，恨恨的道：「早知你這般不聽話，你小時候給壞人攜了去，我才不著急要找你回來呢。」

　　那少女聽她這般說，心腸軟了，摟著少婦的肩膀，央求道：「好姊姊，別生氣啦，算是我錯了。」那少婦氣鼓鼓的不理。那少女道：「你不笑，我可要呵你癢了。」那少婦反而更轉過頭去。那少女突伸右手，向少婦背後襲到她的腋底，那少婦頭也不回，左手向後掠出。那少女出左手拿她手腕，右手繼續向前。那少婦右肘微沉，壓向妹子的臂彎。那少女手掌轉個圓圈，避開了她的一壓，姿勢好看之極。頃刻之間，兩人你來我往的拆解了七八招，使的都是巧妙的「小擒拿手法」。那少女固然呵不到姊姊腋底，那少婦也抓不到妹子的手腕。

　　突然屋角有人低低喝一聲：「好俊功夫！」姊妹倆同時住手，向屋角望去，只見一人蜷成一團，腦袋埋在雙膝之間，正自沉沉大睡。姊妹倆在火堆旁坐下之時便見他如此睡著，始終沒動過一動，旁人固然瞧不見他臉孔，你也見不到姊妹倆的玩鬧，看來這一聲喝采不是他所發。

　　那少年道：「大姊、二姊，爹爹叫咱們不要隨便顯露功夫。」那少女微笑道：「小老頭兒，少年老成，算你說得對。」轉頭向那粗豪大漢道：「宋大叔，對不起，咱姊妹倆忙著鬥嘴，忘了聽你講故事，你請快說罷。」

　　那姓宋的大漢道：「我可不是講故事，那是千真萬確的經歷。」那少女道：「是啦，你宋大叔說的，自然千真萬確。」

　　那大漢喝了口酒，笑道：「吃了姑娘這許多酒肉，要不說也不成啦。若不是昨晚三粒骰子上輸了個乾乾淨淨，我也真該還請姑娘才是，你大叔長，大叔短，難道是白叫的麼？說到我怎樣識得神雕俠，我跟這位小王將軍差不多，也是神雕俠救了我的性命。不過這一次他倒不是使武功，卻是出錢去買的。」那少女笑道：「咦，這倒奇了，他出錢買你？你值多少銀子一斤啊？」

　　那大漢呵呵大笑，說道：「我姓宋的這身賤肉，比牛肉豬肉可貴多了，神雕俠居然出到二千兩銀子。五年多前，我在山東濟南府打報不平，殺了一個地痞，殺人償命，判了個斬決，那也沒話好說。那知道過了幾天，歷城縣的縣官審訊一個無惡不作的土豪，又將我提上堂一頓拷打，說那土豪謀財害命、擄人勒索、強搶民女、包娼包賭的事都是我做的，當堂將那土豪放了。後來牢頭跟我說，原來那土豪送了一千兩銀子給縣官，縣官便把他的死罪都加到我身上，反正犯一條死罪是殺頭，十條死罪也是殺頭，這叫作兩人做事一人當。我一聽之下冤氣沖天，在獄中大喊大叫，痛罵贓官，可是那又有什麼用？

　　「過了幾天，贓官又提堂再審，那土豪又是跟我並排跪著。我破口大罵：『賊贓官，你貪贓枉法，日後不得好死！』那贓官笑嘻嘻的道：『宋五，你不用這般火爆，本官已查得清清楚楚，你是冤枉。那地痞非你所殺，全是該犯所為！』說著向那土豪一指，命衙役重重責打，又上夾棍，逼他招認殺那地痞，跟著便把我放了出來。這一下我可摸不著頭腦了，那地痞明明是我所殺，怎地又去算在別人的帳上？」

　　那少女聽到這裡，格的一聲笑，說道：「這縣官可真算得是糊塗透頂。」

　　宋五道：「他才不糊塗呢，我回到家裡，我老娘才跟我說，原來我判了死罪之後，我娘天天在街上痛哭，這天適逢神雕俠經過，問起原因。神雕俠再去一打聽，明白了其中道理，他老人家說他有事在身，這當兒沒空去跟這贓官算賬，他給了我娘二千兩銀子，將我買了出來。過了三個月，縣中沸沸揚揚的傳說，說縣官大發脾氣，氣得嘔血，原來有一晚被盜四千兩銀子。我知道定是神雕俠所為，不敢在原籍居住了，便搬去江南臨安府。過了一年多，有人跟我說，海邊有一位斷了臂的相公，帶了一頭大怪鳥，呆呆的望著海潮，一連數天都是如此。我連忙趕去果然見到他老人家，這才能向他磕頭道謝呢。」

　　那少婦忽道：「你謝什麼？他付出二千兩，收進四千兩，還淨賺二千兩銀子呢。這姓楊的豈肯做賠本之事？」那少女道：「姓楊的？神雕俠姓楊麼？」那少婦說：「我不知道，我又沒說他姓楊。」少女道：「我明明聽你說的。」那少婦道「定是你聽錯了。」

　　那少女道：「好罷！我不跟你爭，那位神雕俠就算賺了二千兩銀子，也必是用來救困濟貧，他是個慷慨瀟灑的大俠，難道還會自己貪圖財物？」眾人齊聲喝采，都道：「姑娘說得是！」

　　那少女問道：「宋大叔，神雕俠望著大海幹麼？他在等人嗎？」宋五搖頭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這種事我們是不敢問的。」

　　那少女拿起兩根木柴投在火裡，望著火光由暗轉紅，輕輕的道：「那神雕俠雖然急人之難，解人之困，說不定他自己卻有一件為難的心事呢？他為什麼要呆呆的望著海潮？」

　　坐在西首角里的一個中年婦人突然說道：「小婦人有個表妹，有緣見過神雕俠，她也曾見神雕俠呆望大海，神色古怪，因而親口問過他。神雕俠說道：『我的結髮妻子在大海彼岸，不能相見。』」眾人不約而同的「哦』了一聲。

　　那文秀少女道：「原來他有妻子的，不知道為什麼會在大海彼岸。他本領這樣高強，幹麼不渡海去找他啊？」那中年婦人道：「我表妹也這般問過他。他說道：『大海茫茫，不知到何方方能相見。』」那少女輕輕歎道：「我料想這樣的人物，必是生具至性至情，果然不錯。」又問：「你表妹生得很俊罷？她心中暗暗的喜歡神雕俠，是不是？」那美貌少婦喝道：「二妹，你又在異想天開啦？」

　　那中年婦人道：「我表妹的相貌，原也可算得是個美人。神雕俠救了她母親，殺了她父親。我表妹是不是暗喜歡神雕俠，旁人可沒法知道，現下也嫁了一個忠厚老實的莊稼人。神雕刻俠給了她一大筆錢。日子過得挺不錯呢。」那少女道：「神雕刻俠救了她母親，殺了她父親，這事可真奇了。」那美貌少婦道：「這人脾氣古怪得很，好起來救人性命，惡起來揮劍殺人。是啊，他從小便是這樣。」那少女奇道：「他從小便是這樣？你怎知道？」那少婦道：「我知道的。」

　　那少女連連追問原因，那少婦總是不說。那少女道：「好，你不說便不說，我才不希罕聽呢！反正你便說了，我也未必就信。」轉頭向那中年婦人道：「大嫂，把你表妹的事說給我聽，好不好？」

　　那婦人道：「好啊。我表妹和我是姑表姊妹，我二人年經差了十七歲，她媽媽是我的姑母……」那少女笑道：「她爹爹便是你姑丈了。」那婦人笑道：「你瞧，我囉哩囉唆的，莫怪姑娘不耐煩了。我姑丈是河南人，那一年蒙古韃子打到內黃，把我姑丈擄去當了奴隸。我姑母帶了我表妹，沿路討飯，從河南尋到山東，又從山東尋到山西，尋訪我姑丈的下落。」小王將軍歎道：「萬里尋夫，那可是難得之極啊。」那婦人道：「只因我姑母和表妹容貌不錯，在道上奔波加倍的不易。兩人用污泥塗黑了臉，以免壞人見色起意……」

　　那少女問道：「什麼見色起意？」火堆旁圍坐的眾人中倒有一半人笑了起來。那美貌少婦慍道：「二妹，你不懂便別瞎說，大姑娘家，這不教人笑話嗎？」那少女咕噥道：「我不懂才問啊，懂了還問什麼？」

　　那中年婦人微笑道：「這些難聽話，姑娘不懂才好。嗯，我姑母和表妹足足尋了四年，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淮北尋到了姑丈，原來他是在一個蒙古千戶手下為奴。那千戶兇惡得緊，我姑母見到我姑丈之時，他剛給千戶打折了一條左腿。我姑母自是萬分心痛，求那千戶釋放歸家。那千戶那肯答應，說道這奴才是用一百兩銀子買來的，除非有五百兩銀子來贖，否則寧可打死，也不能放。我姑母連五兩銀子也拿不出來，那裡有五百兩銀子？左思右想，只得做起那不要臉的勾當，將自己和女兒都賣入了勾欄……」

　　那少女又不懂了，只是適才一句問話惹起了許多人的哄笑，這時不敢再問，聽那婦人續道：「這樣過了數年，母女倆雖略有積蓄，但要貯足五百兩銀子，那談何容易？幸好客人子弟們知道了她母女這番贖夫救父的苦心，給錢時往往多給了些。母女倆挨盡辛苦屈辱，這年大年晚，終於湊足了五百兩銀子。兩人捧到千戶的帳房，心想一家人從此可以團聚，歡歡喜喜的過新年了。」

　　那少女聽到這裡，也代那母女兩人歡喜。卻聽那婦人說道：「那蒙古千戶收了五百兩銀子，便叫姑丈出來，讓他夫妻父女相見。我姑丈一家三口，向那千戶磕頭辭別。怎知道那千戶見了我表妹，忽起歹心，說道：『好，你們來贖這奴才，那是再好不過，五百兩銀子兌上來罷！」我姑母大吃一驚，五百兩銀子早已交給了千戶的帳戶收下，怎麼還兌銀子？那千戶臉色一變，喝道：『我是堂堂蒙古的千戶老爺，難道還會混賴奴才們的銀子？』我姑母又害怕又是傷心，當下在廳堂上放聲大哭起來，那千戶道：「也罷，今日大年夜晚，我便開恩讓你們夫妻團聚，但怕這奴才一去不歸，且把你們的閨女抵押在這裡。『我姑母知他不懷好意，怎肯答應？那千戶呼喝軍健，將我姑丈姑母趕出府去。

　　「我姑母捨不得女兒，在千戶府前呼天喊地的號哭。眾百姓明知她受了冤屈，但這淮北之地已不是我大宋所有，蒙古官兵殺個漢人便如踐踏螻蟻，有誰敢出來說句公道話？我姑丈反而說道：『千戶老爺既然看上了咱們閨女，那是旁人前生修不到的福份，你哭什麼？』原來他做奴才做得久了，竟是染上了一身奴才氣。他接著問那五百兩銀子從何而來。我姑母初時不肯說，但被逼得緊了，終於說了出來。我姑丈大怒，說我姑母敗壞名節，不守婦道，竟然自甘墮落，去做這般低賤之事，當即寫了一紙休書，把我姑母休了。」眾人齊聲歎息，都說她姑母一生遭際實是不幸到了極處。

　　那中年婦人道：「我姑母千辛萬苦的熬了七八年，落得這等下場，實在不想活了，便到樹林中解下腰帶上了吊。皇天有眼，那位神雕俠正好經過，救了他下來。問明原委，只聽得他怒火沖天。當晚便跳進千戶府中，只見那千戶正在逼迫我表妹，我姑丈居然在旁勸我表妹依從，說道她在勾欄裡這些年，又不是良家閨女，難道還想起什麼貞節牌坊麼？神雕俠一拳打死了姑丈，抓起那千戶投入淮河之中，把我表妹救了出來。他說我姑母賣身救夫，可比一般貞女節婦更加令人起敬。他又說生平最恨的便是負心薄倖之人、奴顏事敵之輩，我姑父兩老齊犯，他下手可不能容情了。」

　　那少女聽得悠然神往，隨手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輕輕說道：「你們許多人都見過神雕俠，我卻沒福見過。若能見他一面，能聽他說幾句話，我……我又可比什麼都歡喜。」

　　那少婦大聲道：「這人武功自然是好的，但跟爹爹相比，可又差得遠啦。你小娃兒不知世事，讓人家加油添醬的一說，便道這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實這人你也見過的，他還抱過你呢。」那少女紅暈雙頰，啐道：「你做姊姊的，說話也這般顛三倒四，有誰信你的？」那少婦道：「你不信也由得你。這個什麼神雕俠姓楊名過，小時候在咱們桃花島住過的。他那條手臂，便是……便道……嗯，你生下來沒到一天，你就抱過你了。」

　　這美貌少婦便是郭芙，那少女是她妹妹郭襄，那少年則是郭襄的孿生兄弟郭破虜。匆匆十餘年，，郭芙早已與耶律齊成婚，郭襄和郭破虜也都長大了。姊弟三人奉父母之命，前赴晉陽邀請全真教耆宿長春子丘處機至襄陽主持英雄大會。這一日三姊弟從晉陽南歸，卻被冰雪阻於風陵渡口，聽了眾人一番夜話。

　　郭襄滿臉喜色，低聲自語道：「我生下沒到一天，他便已抱過我了。」轉頭對郭芙道：「姊姊，那神雕俠小時候真在咱們桃花島住過麼？怎地我沒聽爹媽說起過？」郭芙道：「你知道什麼？爹媽沒跟你說的事多著呢。」

　　原來楊過斷臂、小龍女中毒，全因郭芙行事莽撞而起。每當提及此事，郭靖便要大怒，女兒雖已出嫁，他仍要厲聲呵責，不給女兒女婿留何情面，因此郭家大小對此事絕口不提，郭襄和郭破虜始終沒聽人說起過楊過之事。

　　郭襄道：「這麼說來，他跟咱家很有交情啊，怎地一直沒來往？嘿，三月十五襄陽城英雄大會，他定是要來與會的了。」郭芙道：「這人行事怪僻，性格兒又高傲得緊，他多半不會來。」郭襄道：「姊姊，咱們怎生想法兒送個請帖經他才好。」轉頭向宋五道：「宋五叔，你能想法子帶個信給神雕俠麼？」宋五搖頭道：「神雕俠雲遊天下，行蹤無定。他有事用得著兄弟們，便有話傳下來。我們要去找他，卻是一輩子也未必找得著。」

　　郭襄好生失望，她聽各人說及楊過如何救王惟忠子裔、誅陳大方、審丁大全、贖宋五、殺人父而救人母種種豪俠義舉，不由得悠然神往，聽姊姊說自己幼時曾得他抱過，更是心中火熱，恨不得能見他一面，待聽說他多半不會來參與英雄大會，忍不住歎了口氣，說道：「英雄會上的人物不見得都是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大豪傑，卻又未必肯去。」

　　突然間「波」的一聲響，屋角中一人翻身站起，便是一直蜷縮成團、呼呼大睡那人。眾人耳邊廂但聽得轟轟聲響，原來是那人開口說話：「姑娘要見神雕俠卻也不難，今晚我領你去見他就是。」眾人聽了那說話之聲先已失驚，再看他形貌時，更是大為詫異。但見他身長不到四尺，軀體也甚瘦削，但大頭、長臂、大手掌、大腳板，卻又比平常人長大了許多，這副手腳和腦袋，便是安在尋常人身上也已極不相稱，他身子矮小，更是詭奇。

　　郭襄大喜，說道：「好啊，只是我跟神雕俠素不相識，貿然求見，未免冒昧，又不知他是見是不見。」那矮子轟然道：「你今日若不見他，只怕日後再也見不到了。」郭襄奇道：「為什麼？」

　　郭芙站起身來，向那矮子道：「請問尊駕高姓大名。」那矮子冷笑道：「天下似我這等醜陋之人，豈有第二人了？你既不識，回去一問你爹爹媽媽便知。」

　　就在此時，遠處緩緩傳來一縷游絲般的聲音，低聲叫道：「西山一窟鬼，十者到其九，大頭鬼，大頭鬼！此時不至，更待何時？」這話聲若斷若續，有氣無力，充滿著森森鬼氣，但一字一句，人人都聽得明明白白。

　　那大頭矮子一怔，一聲大喝，突然砰的一聲響，火光一暗，那矮子已然不知去向。眾人齊吃一驚，見大門已然撞穿，原來那矮子竟是破門而出。撞破門板不奇，奇在一撞即穿，此人跟著一撞之勢而出。

　　郭破虜道：「大姊，這矮子這等厲害！」郭芙跟著父母，武林中人物見過不少，但這矮子卻從未聽父母說過，一時呆呆的說不出話來。郭襄卻道：「爹爹的授業恩師江南七怪之中，便有一位矮個子的馬王神韓爺爺。三弟你亂叫人家矮子，爹爹知道了可要不依呢。你該稱他一聲前輩才是。」郭靖對江南七怪的恩德一生念念不忘，推恩移愛，對任何盲人、矮子均是禮敬有加，平素便如此教訓子女。

　　郭破虜尚未回答，忽聽得呼的一聲響，那大頭矮子又已站在身前，北風夾雪，從破門中直吹進來，火堆中火星亂爆。郭芙怕那矮子出手傷了弟妹，搶上一步，擋在郭襄與郭破虜的身前。

　　那矮子大頭一擺，從郭芙腰旁探頭過去，對郭襄道：「小姑娘，你要見神雕俠，便同我去。」郭襄道：「好！大姊、三弟，咱們一塊去罷。」郭芙道：「神雕俠有什麼好見？你也別去。咱們和這位尊駕又是素不相識。」郭襄道：「我去一會兒就回來，你們在這兒等式我罷。」宋五突然站起身來，說道：「姑娘，千萬去不得。這人是……是西山一窟鬼中的……中的人物，你去了……去了凶多吉少。」那矮子咧嘴獰笑，說道：「你知道西山一窟鬼？知道我們不是好人？」左掌突然劈出，打在宋五肩頭。砰的一聲，宋五向後飛出，撞在牆上，登時暈了過去。

　　郭芙大怒，大聲說道：「尊駕請便罷！我妹妹年幼無知，豈能隨著你黑夜到處亂闖？」轉頭向妹子厲聲喝道：「胡鬧。不能去！」

　　就在此時，那游絲般的聲音又送了過來：「西山一窟鬼，十者到其九，大頭鬼，大頭鬼，陰魂不至，累人久候！」這聲音一時似乎遠隔數里，一時卻又近在咫尺，忽前忽後，忽東忽西，只聽得人人毛骨悚然。

　　郭襄心意已決：「今晚縱然撞到妖魔鬼怪，我也要見那神雕俠一見。」說道：「前輩，請你帶我去！」說著雙足一點，從那矮子撞破的大門在穿了出去。郭芙急叫：「你幹什麼？」伸手沒抓住妹子手臂，忙飛身躍起，要從大門中追出。

　　那知她身子將要穿門而出，門洞倏忽不見，郭芙忙在半空中身子一沉，硬將這一衝之勢阻住，雙腳落地，腳尖離門已不到一尺。待得看清，險些失聲驚呼，原來那矮子的身軀正擋在門口，自己和他相距不過數寸，他的鼻尖幾乎要碰到自己胸口，教她如何不驚？當下急忙後躍，一陣寒風裹著雪花吹到身上，大頭矮子已然隱沒。郭芙大叫：「二妹，回來！」躍出門去，只聽得遠處轟轟大笑，那裡有郭襄的影子？

　　那矮子將郭芙嚇退，轉身躍入雪地，說道：「好！小姑娘有膽子。」抓住郭襄手腕，向前縱躍。他所使的不同於尋常輕身功夫，卻如一隻大青蛙般，一躍跟著一躍的向前，身子雖矮，每一下縱躍都是出去了老遠。

　　郭襄左腕被他拉著，有如被箍在一隻鐵圈之中，徹骨生疼，心中怦怦亂跳，不知這矮子要拉自己到什麼地方。她自幼得郭靖和黃蓉親傳，武功已頗有此根底，但初時縱躍還可以跟得上那矮子，到得後來，全仗他一拉一提，方得和他同起同落。

　　這般躍出里許，山後突然有人說道：「大頭鬼，怎地來得這般遲？哈哈，還帶著個好美貌的女娃兒！」那矮子道：「她是郭靖、黃蓉的女兒，想見見神雕俠，我便帶了她來。」那人一愣，道：「郭靖、黃蓉的女兒？」山後另一人陰聲陰氣的道：「快三更天啦，趕緊上路！」只聽得蹄聲雜沓，山背後轉出數十匹馬來。

　　這時大雪兀自下個不停，地下白雪反光之中，郭襄見數十匹馬上高高矮矮的一共騎著九人，倒有大半數的馬匹鞍上無人。那矮子過去牽過兩匹馬來，將一匹馬的韁繩交給了郭襄，自己騎上了一匹，喝道：「走罷！」一聲呼哨，數十匹馬呼喇喇的便向西北方奔馳而去。

　　郭襄瞧那九人時，其中兩個是女子，一個老態龍鍾，是個老婦，另一個穿大紅衣裙，全身如火一般紅，在雪地中顯得甚是刺眼。其餘七人的面目瞧不清楚。郭襄尋思：「聽先前那人呼叫，說什麼西山一窟鬼，十者到其九。眼前正是十個人，想來這群人便是西山一窟鬼了。宋五叔只說一句我跟他去凶多吉少，那人一掌便將宋五叔擊得昏暈，瞧來確是凶橫得緊。介他說帶我去見神雕俠，總不會騙我。他們既和神雕俠相識，定然不是歹人。」

　　轉眼之間，已馳出十餘里，當先一人「得兒」一聲叫，數十匹馬一齊停了下來。當先那人縱馬馳上一個小丘，回過馬來。郭襄一見他的形貌合，又是吃驚，又是好笑，原來這人也是個矮子，坐在馬背上的上身也不過兩尺，鬍子卻有三尺來長，垂過馬腹，滿臉皺紋，雙眉緊鎖，生相愁苦不堪。

　　只聽他說道：「此去倒馬坪已不到三下裡路，江湖上多說那神雕俠武功實在了得，咱們先行計議一下，可不能折了西山一窟鬼的銳氣。」那老婦道：「便請大哥下令。」那長鬍子道：「咱們跟他車輪大戰呢，還是一擁而上？」郭襄吃了一驚：「聽他口氣，他們是要和神雕俠為敵。」

　　那老者道：「神雕俠的本領到底怎樣？七弟，你且說說明白。」一個身如鐵塔的大漢說道：「我雖見過他，可也沒怎麼跟他動手，我瞧……我瞧……他很有些邪門。」

　　那紅衣紅裙的少婦說道：「七哥你到底為何跟神雕俠結仇，這會兒該當說個清楚了。待會兒動起手來大家也好心中有數。你老是吞吞吐吐的，說半句，瞞三句。」那大漢怒道：「西山一窟鬼同生同死，這人既然找上門來，咱們還有退縮的嗎？」一個身形高瘦的人陰聲陰氣的道：「誰說退縮了？但便是九妹不問，我也要問。咱們又沒得罪他。他為什麼說要將西山一窟鬼趕出山西？」那大漢怒道：「你們大家瞧瞧，他割了我一對耳朵。這口氣不出，還說什麼好兄弟、好姊妹？」說著除下頭頂的氈帽，淡淡雪光之下，果見他腦袋兩側光禿禿的少了雙耳。西山一窟鬼其餘九人一齊大怒，有的連聲咒罵，有的咆哮如雷，都說要和神雕俠決一死戰。

　　紅衣少婦道：「七哥，他為什麼要割你耳朵？你犯著什麼了？你又在調戲良家婦女了，是不是？」一個滿臉笑容的人怒道：「七哥便是調戲良家婦女，也用不著旁人來硬出頭。」這人生相甚是奇特，雖在發怒，臉上笑容絲毫不減。郭襄凝目看去，原來他嘴角上翹，雙眼瞇攏，多半便是傷心哭泣之時，在旁人看來也是笑逐顏開。

　　那大漢道：「不是，不是！這一日我的婆娘和四個小妾為了雞毛蒜皮的事爭吵，大家動起刀子來。偏生這個什麼神雕俠經過見到了，這人生來多管閒事，竟出言相勸，我第三個小妾不爭氣，居然向他笑了一笑……」那紅衣少婦道：「哈，我知道啦，七哥便喝起醋來，不許她笑。」那大漢道：「什麼喝醋？我是不許旁人來管我的家事。我一拳便將我小妾打落了三個門牙，叫那斷了胳膊的雜種快滾。」

　　郭襄聽到這裡，忍不住說道：「他好意相勸，你何以出言無禮？那便是你的不是了。」眾人一齊轉頭望著她，想不到這個小姑娘竟敢如此大膽。

　　那大漢果然怒氣勃發，喝道：「連你這小東西也敢管起老子來！五哥，這娃兒是你的人麼？」那大頭矮子道：「她要見神雕俠，我便帶她來瞧瞧，別的事我什麼都不管。」那大漢道：「好，那我來教訓教訓她。」馬鞭揚起，「啪」的一響，便往郭襄頭上擊落。

　　郭襄舉起馬鞭一擋，雙鞭相交，兩條馬鞭卷在一起。那大漢回臂裡奪，郭襄只覺一股大力拉扯過去，再也把握不住，只得放手，手掌心已擦得甚是痛疼。那大漢奪過馬鞭，又要揮鞭擊落，那長鬚老翁喝道：「七弟，時候不早了，快說完了趕路，怎地跟小孩子家一般見識？」那大漢的馬鞭舉在半空，便不擊下來。

　　那長鬚老翁冷笑道：「西山一窟鬼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郭靖和黃蓉的名頭再響，也嚇不到咱們。小女娃娃，你再多說多話，馬上便把你宰了。」他側過頭來，說道：「七弟，大丈夫跌得倒爬得起，我長鬚鬼的長鬚子，當年就曾給敵人剪斷過。你的雙耳到底是怎樣割了的？」

　　那大漢道：「我叫神雕俠快滾，他倒笑了笑，轉身便走。都是我第三個小妾不好，她又哭叫起來，說她是被我霸佔強娶的，當時心中便不甘願，現下又給大婦欺侮；還說我娶了她之後，又娶第四個小妾，好沒良心。那神雕俠回過頭來，臉色大變，問我『這女子說話可真？』我道：『真便怎樣？假便怎樣？老子外號叫作煞神鬼，向來殺人不眨眼，你可知道麼？』他沉著臉道：『你倘若喜歡她，為何娶了她又娶別個？要是不喜歡，當初又何必娶她？』我哈哈大笑，說道：『我起初喜歡，玩厭了就不歡喜。男子漢三妻四妾，有何希奇？老子還想再娶四個呢。』他道：『你這般無情無義之徒世上多生幾個，豈不教天下女子心寒？』突然欺近身來，拔出我腰間匕首，便將我兩隻耳朵都割了，跟著將匕首對準我胸口，喝道：『挖出你的心肝瞧瞧，到底是什麼顏色？』」

　　郭襄只聽得眉飛色舞，忍不住便要喝采，但見西山一窟鬼個個臉色陰沉、貌相兇惡，終於把唇邊的一個「好」字縮了回去。

　　那大漢續道：「那時我的婆娘和四個小妾一齊跪下求情，第三、第四小妾還大聲哭了起來，他媽的還說寧可殺了她們，不可殺我，要是我死了，她們要自殺殉夫，他奶奶的，肉麻得不得了。嘿，真是丟臉，真是丟臉！我大怒喝道：『快快下手！你殺了我！西山一窟鬼自會纏你個陰魂不散！』他皺起眉頭，向我五個女人道：『這般無情無義之輩，你們還為他求情？』我五個女人只是磕頭。他問我第三小妾道：『你說是給他霸佔的，心中很不願意。我給你殺了他豈不是好？』我那小妾道：『當時不願，後來就願意了。你千萬殺他不得。』我怒道：『你殺好了，殺了我一個，我們還有九個。』他道：『好！今日且不殺你。西山一窟鬼那便怎樣？月盡之夜，我在倒馬坪相候，你去把一窟鬼盡數邀來見我。若是不敢，西山一窟鬼都給我滾出山西，永遠不許回來。』」

　　眾人聽他說完，都是半晌不語。隔了一陣，那老婦道：「他使什麼兵刃？武功是那一派的家數？」那大漢道：「他只有一條左臂，空手不使兵刃。武功嘛……我倒瞧不出來。」那老婦道：「大哥，這人一出手便制住了七弟，想是手腳十分靈便，武功也有點邪門。咱們倚多為勝，你帶頭，我和五弟從旁相助，以三對一，一上去便宰了他，不容他施展功夫。」

　　那長鬚老翁低頭沉思片刻，抬起頭來，說道：「這神雕俠名頭甚大，十餘年來栽在他手下的人著實不少，料來必有驚人藝業。今日這一戰實是非同小可。我和二妹正面突擊，三弟四弟近身搏擊，攻他下盤，五弟六弟從後突擊，七弟八弟以長兵器在外側游鬥，擾亂他心神，九妹發射暗器，十弟施放毒霧。西山一窟鬼結拜以來，從沒十人齊上動手，今日是第一次，倘若再宰他不了，教咱們個個自假鬼變成真鬼！」

　　那大頭矮子道：「大哥，咱們十人打他一人，勝之不武，倘若傳揚了出去，也教江湖上好漢笑話。」那老婦道：「咱們把神雕俠宰了，除了這小娃兒，今晚之事還有誰人知道？」一言甫畢，手臂微揚。那大頭矮子左袖急揮，擋在郭襄身前，跟著從衣袖上拈起一枚細針，說道：「二姊，是我帶了好來的，不能傷她性命。」回頭對郭襄道：「小姑娘，你若是要去見神雕俠，今晚之事不可對任何人說起，否則你快快回去罷。」

　　郭襄又是驚懼，又是憤怒，心道：「這老太婆出手好生陰毒，若非矮叔叔相救，我已給她這枚無影無蹤、無聲無息的細針刺死。」於是說道：「我不說就是。」跟著又補上一句：「你們有十兄弟，難道他就沒幫手麼？」

　　那大頭矮子哈哈大笑，說道：「神雕俠出沒江湖十餘年，倒沒聽說他有什麼幫手。他便是有一頭不會說話的大鳥相伴。」說著一提馬韁，大聲喝道：「走罷！」眾人奔了一陣，那矮子對郭襄道：「待會兒動手之時，你莫離開我的身邊。」郭襄點點頭，她知道西山一窟鬼中頗多心狠手辣之輩，這大頭矮子有心照顧，以防同夥中有人對她突下毒手，只是他嗓門極粗，雖然低聲說話，其餘九人卻沒一個不聽見。

　　郭襄騎在馬上隨眾人奔馳，眼見這一窟鬼個個身懷絕技，神雕俠武功再強，如何能以一對十？心想：「倘若爹爹媽媽在這兒就好了，他們決不能袖手旁觀。」

　　正行之間，前面黑沉沉的一座大樹林中忽然傳出幾聲虎吼，幾匹馬驚嘶起來，有的站定不動，有的轉頭想逃。那瘦長漢子馬鞭連揮，當先衝進樹林。那老婦罵道：「不中用的畜生，還怕小野貓吃了你們麼？」馬群被眾人一陣驅趕，都奔入了樹林。眾人馳出數十丈，忽聽得前面一人厲聲喝道：「什麼人膽大妄為，深夜中擅闖萬獸山莊？」

　　西山一窟鬼一齊勒馬，只見當路站著一人，身旁各蹲著一頭猛虎。馬群聽到雙虎嗚嗚發威之聲，又驚擾起來。長鬚老翁在馬上一拱手，說道：「西山一窟鬼道經貴地，沒登門拜訪，乞恕無禮。」對面那人哦了一聲，道：「是西山一窟鬼麼？閣下是長鬚鬼樊爺了？」長鬚老翁道：「正是。我們有要事趕赴倒馬坪，回頭再行上門謝罪。」他知萬獸山莊的人物很不好惹，此刻又正要全力對付神雕俠，不願旁生枝節，因此說話很是謙抑。

　　對面那人道：「各位少候。」提高了聲音叫道：「大哥，是西山一窟鬼去倒馬坪，說回頭上門謝罪。」群鬼一聽，都是怫然不悅，心道：「我們說回頭上門謝罪，只是一句客氣話。難道西山一窟鬼還真能對人低頭了？」西山十鬼個個都有驚人的藝業，各人在結義相聚之前便都闖下了不小的萬兒，待得十人聚義，更是聲勢大盛，近年來在晉陝一帶橫衝直撞，武林中人對他們忌憚三分。若不是今晚與神雕俠有約在先，單憑對面那人這一句話，便要出手打個落花流水了。

　　卻聽得樹林深處有人大剌剌地道：「謝罪是不用了，讓他們繞過林子走路罷。」

　　群鬼一聽此言，登時大怒。那高瘦如竹竿之人冷笑道：「西山一窟鬼行路向來不會繞彎兒！」一提馬韁，向站在路中那人迎面衝去。

　　那人左手一揚，身旁雙虎立即撲上，瘦子的坐騎受驚，人立起來。那瘦子騎術甚精，身伏鞍上，刷的一響，雙手已各持一柄短槍，向兩頭猛虎刺去。左邊的猛虎向旁躍開，右邊的猛虎卻一掌抓破了他坐騎的肚子，那猛虎跟著一聲狂吼，也已中槍受傷。那瘦子縱身下地，喝道：「亮兵刃罷！」左槍高，右槍低，擺個「雙龍伏淵勢」，卻不向前遞出。

　　對面那人冷冷的道：「你傷我家的守夜貓，便要繞道而過也由不得你了。無常鬼，手中雙槍留下了罷！」無常鬼聽他知道自己外號，說道：「尊駕是誰？萬獸山莊向在西涼，怎地移到了晉南？你要留我手中雙槍，那也容易得緊。」那人道：「萬獸山莊要搬家，可不用稟報西山一窟鬼罷？西涼住得厭了，便到晉南來玩玩。我大哥叫你們繞過林子，已是萬分客氣了。我三哥有病在身，不喜歡外人騷擾，知不知道？」說到這裡，突然間左手伸出，一把抓住了無常鬼右手槍近槍尖處的桿子。無常鬼萬沒料到他出手如此迅捷，左槍疾刺，右手同時運力裡奪。那人右手一探，又已抓住了無常鬼的左手槍。兩人力道均大，誰也沒能奪得對方兵刃脫手，「啪啪」兩響，卻將兩條槍桿崩斷了。

　　這一來，西山一窟鬼群情聳動，那外號叫作「長鬚鬼」的老翁說道：「尊駕是八手仙猿史爺了？金甲獅王身子不適麼？此刻我們有事在身，明日此時，再在此處相會。」

　　萬獸山莊主人是兄弟五人，大哥白額山君史伯威、二哥管見子史仲猛、三哥金甲獅王史叔剛、四哥大力神史季強、最小一個便是眼前這八手仙猿史孟捷。五兄弟的祖先世代相傳以馴獸為生，這五人都生具異稟，不但馴獸的本事出神入化，而且從猛獸縱躍撲擊的行動之中悟得了武功的法門。史氏兄弟自幼和猛獸為伍，竟然以獸為師，各自練了一身本領。史叔剛於二十餘歲之時入山捕獸，得遇奇人，又學會了極精深的內功。他回家後轉授兄弟。五人野獸越養越多，武功也越來越強。萬獸山莊的名頭漸漸揚於江湖，武林中人給他五兄弟取了個總外號，叫作「虎豹獅象猴」。五人之中，又以金甲獅王史叔剛超逸絕倫。這時長鬚鬼聽說史叔剛有病，心中先自寬了，暗想史氏兄弟縱然厲害，我西山一窟鬼也不畏懼，何況去了「虎豹獅象猴」中的獅王，更加不足道哉，於是訂下明晚決鬥的約會。

　　八手仙猿史孟捷道：「明晚子時，我兄弟在林外相候大駕。」說著雙手一拱，噗噗兩響，兩個折斷的槍尖射入長鬚鬼旁的樹幹之中。長鬚鬼一怔：「他為何定是不讓我們穿林而過？史氏兄弟在這林中有何勾當？」當下也拱手說道：「西山一窟鬼告辭！」雙腿一夾，拍馬向前。史孟捷大聲道：「且慢！我大哥請各位繞道過林，難道各位沒生耳朵麼？」

　　長鬚鬼一勒馬韁，待要答話，只聽得樹林東北角和西北角同時有人哈哈大笑，跟著濃煙冒起。一人叫道：「你們在樹林中搗什麼鬼？這可瞞不了一窟鬼。」另一人叫道：「這叫做搗鬼遇上鬼祖宗了。」原來群鬼中排行第八的喪門鬼和第十的笑臉鬼乘史孟捷和長鬚鬼說話之際，繞到他身後放起火來。

　　火頭剛躥起，便聽得喪門鬼和笑臉鬼失聲驚叫，狂奔而回，氣急敗壞，神情惶懼已極。長鬚鬼喝道：「什麼？」喪門鬼叫道：「老虎，老虎！一百頭，兩百頭……」

　　史孟捷見林中火起，滿臉驚怒，縱聲叫道：「大哥，二哥，正事要緊，讓群鬼走罷，那裡找他們不到？」

　　突然之間，眾人眼前一花，一隻小狗般的野獸從密林中鑽了出來，瞬眼之間便奔到了林外，這野獸身子不大，四條腿極長，週身雪白，尾巴卻是漆黑，貓不像貓，狗不像狗。史孟捷大叫：「九尾靈狐出來啦！」飛身追出。他這一聲叫喊之中，充滿著惶急驚恐之情。

　　猛聽得樹林後一聲高呼，似虎嘯而非虎嘯，似獅吼而非獅吼，更如是一人縱聲大叫，郭襄一聽得這呼號，背上隱隱感到一陣寒意。這一聲響過，四下裡百獸齊吼，獅子、老虎、豹子、豺狼、大象、猿猴、猩猩……一時也分辨不清，跟著蹄聲雜沓，千萬頭野獸從林中奔將出來。只聽得一人叫道：「大哥往東北，二哥往西北，四弟趕向西南……」語聲正和適才嘯聲相似。

　　郭襄但見幾個黑影閃了幾閃，已出了密林。她明知危險，但好奇心起，忙也縱馬追出樹林。那大頭鬼叫道：「郭姑娘，不可亂走！」縱馬追了上來。

　　郭襄一出樹林，眼前登時出現一片奇景，只見五個人各率一群野獸，在白雪鋪蓋的平原上分向五方急奔。這些野獸顯是訓練有素，互相並不撕打抓咬，成群結隊，或東或西，奔跑得毫不雜亂。郭襄又是害怕，又覺好玩。只見五隊野獸漸漸接近，圍成一個大圓圈。

　　陡然間白影一閃，那條小狗似的野獸從獸群中鑽了出來，在郭襄面前疾掠而過，身法之快，當真是有如電閃。郭襄吃了一驚，俯身伸手去捉，那小獸早已奔在她身前數丈之外。它一站定，忽地回頭望著郭襄，圓圓的眼珠如火般紅，骨溜溜地轉個不停，黑夜之中，宛如兩點火星。

　　只聽得史氏兄弟叫道：「九尾靈狐，在那邊，在那邊！」跟著群獸便如山崩地裂般衝將過來。

　　郭襄催馬向旁閃避，但那馬見到這許多猛獸，嚇得全身酥軟，雙腿一彎，跪倒在地。郭襄大驚：「群獸向我奔來，可要將我踏成肉泥了！」當即躍馬離鞍，斜刺裡奔出，鼻管中只聞到陣陣腥風，獸群便如一條大河般從她身邊流過，不多時便已遠去。

　　這時西山一窟鬼也都已馳馬出林。長鬚鬼道：「史氏兄弟武功再強，咱們也不畏懼，只是這許多畜生卻不易打發。今晚且不撩撥，留下力氣去對付神雕俠，大夥兒走罷！」那老婦道：「好，今晚殺神雕俠，明日再來燒獅子、烤老虎！」說著一提馬韁，便欲繞林而行。

　　猛聽得獅吼虎嘯之聲大作，群獸分道歸來。這一次的吼聲並不猛惡，奔跑也不迅捷。長鬚鬼陡然變色，叫道：「不好，大夥兒快走！」但見四面八方都是野獸叫聲，各人顯已陷入獸群之中。長鬚鬼一聲呼哨，十個人一齊躍下馬來，分站五個方位，各自抽出兵刃，默不作聲的待敵到來。

　　大頭鬼低聲道：「小姑娘，你快些回去罷，犯不著在這兒涉險。」郭襄道：「神雕俠呢？你答應帶我去見他的。」大頭鬼皺眉道：「這許多惡獸你沒見到嗎？」郭襄道：「你跟野獸的主人說道理啊，便說你們跟神雕俠有約，沒功夫多耽擱。」大頭鬼皺眉道：「哼，西山一窟鬼向來不跟人說道理。」

　　說話之間，史氏兄弟已率領野獸回來。五人都身穿獸皮短袍，離開西山一窟鬼約四五丈站定。仍是五弟史孟捷發話道：「萬獸山莊和西山一窟鬼向來沒梁子，各位何以林中縱火，趕走了九尾靈狐？」

　　郭襄聽他說話音中恨惡憤怒之意極深，心想：「那頭小獸固然生得可愛，卻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何必這麼大驚小怪？它明明只有一條尾巴，又怎能叫作九尾靈狐？」

　　那穿紅衣紅裙的女子說道：「今日之事，起因在於史氏昆仲。萬獸山莊素來在甘涼一帶開山立業，突然來到我們山西，黑夜之中，又不許人經過官路大道。似這等橫法，還來責怪別人麼？」

　　白額山君史伯威喝道：「事已如此，還多說什麼？西山一窟鬼一個也不能活著。」大聲怒吼，赤手空拳的便向長鬚鬼撲來，雙掌握成虎爪之勢，人未到，風先至，便當真是一頭猛虎也沒這般威風。

　　長鬚鬼一個滑步，向左側退開丈許，呼的一聲，一件長兵刃向史伯威橫掃過去。史伯威虎爪伸出，已將長兵刃之端抓在手中，原來是一根雞蛋粗細的鋼杖。他手掌尚未握緊，猛覺得手臂一熱，急忙撒手，左掌急運神功將鋼杖隔開，若不是見機得快，胸口已被杖端點中。史伯威心中一驚：「西山一窟鬼近年來聲名極響，果非等閒之輩。」當下不敢托大，「嗆啷啷」兵刃出手，卻是一對虎頭雙鉤。這對鉤右手重十八斤，左手鉤重十七斤，實是沉猛的利器，雙鉤化作兩道黃光，和長鬚鬼的鋼杖惡鬥起來。

　　這時管見子史仲猛手持爛銀點鋼管，以一敵二，和催命鬼的地堂刀、喪門鬼的鏈子槍相鬥。大力神史季強和老婦人吊死鬼手中的一根長索相拼，他力氣雖巨，但吊死鬼的長索軟綿綿的無著力之處，但聽他吼叫連連，空有一身神力，卻是無法施展。八手神猿史孟捷的對手則是使八角銅錘的大頭鬼。眼見史孟捷的判官筆招數精奇，大頭鬼有些招架不住，紅衣紅裙的俏鬼提刀上前相助。

　　雪地之中，十個分成四團廝殺，大雪紛紛而下，一時難分勝敗。

　　西山一窟鬼中尚有六人未曾出手，對方卻只金甲獅王一人空手掠陣，但見他靠在一頭雄獅身上，病奄奄的有氣無力。這一仗一窟鬼以眾敵寡，顯是佔了勝勢，但史氏兄弟只要縱聲一呼，群獸咆哮而上，一窟鬼不免立時從上風轉為下風。

　　郭襄見到群獸環伺，心中害怕，又記掛著要見神雕俠，叫：「大頭鬼叔叔，別打了，你們人多，便勝了也不光彩。是你們得罪了人家，還是陪個不是罷！」但眾人那來睬她？

　　十人激鬥良久。長鬚鬼和史伯威始終旗鼓相當。老婆婆吊死鬼的長索招數變幻多端，化成一個個大圈小圈，史季強稍不留神，險些給她繩圈套上了頸項，幸好他力大招猛，吊死鬼也有顧忌。大頭鬼和俏鬼一剛一柔，相輔相成，但史孟捷出招奇快，常言道一快打三慢，三人團團而鬥，史孟捷渾沒落了下風。但聽得大頭鬼雷震般的聲音轟轟而吼，俏鬼卻是陰聲陰氣的說笑，意圖分散敵人心神。史孟捷充耳不聞，凝神接戰。

　　這一邊催命鬼和喪門鬼卻已抵敵不住史仲猛的銀管。他那銀管較齊眉棍略短而中空，招數甚是古怪，三人鬥到分際，喪門鬼挺槍刺出，史仲猛對準了他槍尖也是挺管刺去，那銀管直通過去，竟將槍桿套入了管子之中。喪門鬼大駭，可又不肯撒手放脫兵刃。討債鬼躍上相助，揮牌砸出，打向史仲猛的銀管。史仲猛抽管而退，喪門鬼這才收回了鏈子槍。討債鬼的兵刃似是一塊鐵牌，其實卻是一本用精鋼鑄成的帳簿，共有五張，每一張可以翻動，帳簿之邊鋒銳比於刀劍，實是一件奇門利器。

　　西山十鬼每人本來各有姓命，但自「西山一窟鬼」的名號在江湖上大響以來，十人索性捨卻真姓名，各以一鬼為號。十人的長相行事原本皆有奇特之處，十兄弟相互說道：「江湖上的好漢叫咱們為鬼，咱們便居之不疑，且看是人厲害，還是鬼猛惡？」那討債鬼本使鑌鐵牌，只因他再細微的怨仇也必報復，從來不肯放過一個小小得罪他之人，武林中送了他一個外號叫作「討債鬼」，他聽了反而欣然，索性將兵刃鑄成帳簿之形，在每張鐵片上用尖刀劃了仇人姓名，務要報仇雪怨之後，帳簿上才一筆勾銷。

　　爛銀點鋼管是件奇形兵刃，鐵帳簿的形狀卻更奇特，五張鐵片相互撞擊，噹噹作響。催命、喪門、討債三鬼合鬥史仲猛，情勢才漸見有利。

　　郭襄站在一旁，眼見一窟鬼和史氏兄弟劇鬥不休，心想神雕俠的約會早已過時，只怕他等得不耐煩，自行走了，她越想越是焦急，卻又無力阻止各人廝拼。

　　千百頭猛獸蹲伏在地，圍成一個密密的圈子。西山一窟鬼放眼只見黑暗中到處閃爍著一點點綠油油的眼睛，均知縱然將史氏兄弟盡數打死，要衝出獸圈卻也艱難之極。那老婦吊死鬼只想用繩索纏住大力神史季強，但教擒住了他，便能逼令史氏兄弟召回群獸，讓出道來。但史季強的武功本在吊死鬼之是談何容易？笑臉鬼叫道：「二姊，我來助你。」從腰間抽出兵刃，向史季強撲去。

　　史季強正鬥得焦躁，見笑臉鬼撲上，正合心意，叫一聲：「來得好！」青銅杵猛向他頭頂蓋下。笑臉鬼側過身子，橫過雙鞭一擋，噗的一聲，雙鞭登時折斷。笑臉鬼大駭，一個打滾，翻過出去。砰的一響，青銅杵擊在地下。笑臉鬼伸手入懷，抓了一把毒粉，不待站起，已揚手向史季強撒去。史季強陡見眼前出現一股淡紅色的薄霧，心中一怔，腳步搖晃，立時摔倒。吊死鬼長繩卷處，已套住了他的雙腿。

　　史伯威、史仲猛、史孟捷三人見大力神失手，都是又驚又怒，苦於被群鬼纏住，無法分身來救。郭襄叫道：「你們幹什麼？詭計傷人，算得什麼好漢？」她對交斗雙方誰也不幫，但見笑臉鬼這一招太不光明，忍不住出聲指斥。

　　便在此時，忽聽得身旁一聲低吼，金甲獅王史叔剛緩緩站起身來，低沉著嗓子喝道：「放下我四弟！」

　　史季強昏暈不醒。吊死鬼用長索連他手臂也縛上了，忌憚他力氣太大，怕他突然醒轉後崩斷繩索，又點了他脅下穴道，叫道：「你驅開畜生讓道，我們便放人！」眼見史叔剛雙目凹進，滿臉蠟黃，走路搖搖晃晃，顯然患病不輕，對他毫不在意。

　　郭襄見史叔剛緩緩走向群鬼，覺他手足情深，扶病迎敵，實是個硬漢，忙道：「喂，你有病在身，不可動手。」史叔剛向她點了點頭，說道：「多謝！」腳下不停，仍是一步步走向史季強。笑臉鬼向吊死鬼使個眼色，分從左右搶上，要連這癆病鬼一起擒住。

　　兩人撲到史叔剛身邊，四手探出，猛聽得史叔剛一聲低吼，左手在吊死鬼肩頭一拍，右手在笑臉鬼背上一托，兩人只覺一股巨力突然壓在身上，都是腳步一個踉蹌，險些摔倒，急忙提氣躍開，幸好史叔剛並未追來。兩人相顧駭然，都嚇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這個癆病鬼竟如此厲害。

　　史叔剛俯身解開四弟的穴道，輕輕一拉，已將吊死鬼的長索拉得斷為數截。但史季強中了毒霧，始終不醒。史叔剛皺起眉頭，喝道：「取解藥來！」笑臉鬼道：「你收回眾畜生，我自將解藥給你。」

　　史叔剛哼了一聲，搖搖晃晃的向笑臉鬼走去。笑臉鬼不敢和他正面為敵，快步閃開。史叔剛似因身上有病，縱躍不得，仍是有氣沒力的向他走去。站在一旁的四鬼同時躍上，笑臉鬼也回身而鬥。史叔剛出掌甚緩，但掌力甚是沉雄，五鬼團團圍住了，你刺一槍，我砍一刀，卻不敢近身。笑臉鬼怕毒倒自己兄弟，也不敢再放毒霧。

　　郭襄心想：「這大個子中了詭計，甚是可憐，甚是可憐！」從是下抓起一團雪，在史季強額頭磨擦，又將一團雪塞在他口裡。毒霧藥力本不能持久，史季強體魄又壯，頭上一冷，悠悠醒轉，見郭襄兀自以雪團替他擦額，說道：「多謝小姑娘！」猛然翻身站起，用手背揉了揉眼睛，見五鬼圍攻史叔剛，大聲叫道：「三哥退開！」伸手便去扭笑臉鬼的頭頸。

　　史伯威急舞雙鉤和長鬚鬼的鋼杖鬥得正緊，眼見史季強醒轉，心下大喜，縱聲長嘯。蹲伏著的猛獸聽得嘯聲，立時都站了起來，作勢欲撲。史伯威又是一聲大喝，群獸齊聲怒吼。

　　西山一窟鬼雖然見過不少大陣仗，當此情景卻也不禁膽戰心驚。群獸吼聲未絕，已紛紛向西山十鬼撲去。

　　郭襄「啊」的一聲呼叫，嚇得臉色慘白。史叔剛伸手推開一頭撲向郭襄的猛虎，除下自己頭上皮帽，戴在郭襄頭上。群獸久經訓練，一見她戴上皮帽，便不向她撲咬，轉頭攻擊十鬼。猛虎、豺狼、豹子、人猿、黑熊……諸般猛獸對十鬼或抓或咬。西山十鬼奮力殺斃了七八頭惡獸，但一來史氏兄弟從旁牽制，二來猛獸實在太多，片刻之間，十鬼人人受傷，衣衫碎裂，鮮血淋漓，眼見立時便要命喪當地，無一能逃出猛獸的爪牙。

　　郭襄見三頭雄獅向大頭鬼一人圍攻，他手中的八角銅錘已掉在地下，右臂被一頭雄獅咬住不放，全仗左手運掌成風，勉強支撐，抵擋著另外兩頭雄獅。郭襄想起他帶自己出來，見他如此狼狽，心中不忍，當下不加思索，除下皮帽，揚手揮出，安在他頭上，頭大帽小，形相極其好笑，而且搖搖欲墜，戴不安穩。史氏兄弟操練群獸之時，頭上均戴這種特製的皮帽，畜生無知，那裡分得清友敵，一見大頭鬼戴上了皮帽，登時轉身走開。這邊廂四頭花豹卻已將郭襄圍住。

　　這時史叔剛正在搶奪長鬚鬼手中的鋼杖，免得他傷獸太多，聽得郭襄呼救，回頭一看，不禁一驚，只因相距甚遠，不及過去解救。但說也奇怪，四頭豹子竟不向郭襄抓咬，繞著她邊嗅邊走，挨挨擦擦，情狀居然十分親熱。郭襄嚇得呆了，見四頭花豹實無惡意，一怔之下，想起母親和姊姊均曾說過，自己幼時吃母豹的乳汁長大，看來這四頭花豹嗅到自己體氣有異，因而引為同類。她又驚又喜，俯身摟住兩頭豹子的頭頸，另外兩旁頭花豹便伸舌舐她的手背和臉頰。郭襄只覺一陣酸癢，格格的笑了出來。史氏兄弟馴獸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奇景，無不又驚又喜。

　　大頭鬼雖因皮帽而暫得免禍，但見兄弟姊妹九人個個難逃困厄，怎肯一人獨生？他西山一窟鬼並非正人君子，平時所作所為也是旁門左道的居多，但相互間義氣深重，當下抓起皮帽，向紅衣紅裙的俏鬼擲去，叫道：「九妹，你快逃命罷。」那俏鬼接住了皮帽，立即擲給了長鬚鬼，叫道：「大哥，你先出去，將來設法給我們報仇便是。」長鬚鬼卻將皮帽拋在笑臉鬼頭上，說道：「十弟，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大哥活不到這麼久了。」他十人竟是誰也不肯要這件救命之物。

　　笑臉鬼給五條惡狼纏住了，騰不出手來擲帽。豺狼又是極貪極狠之物，口中一咬到血，雖見笑臉鬼頭上有了皮帽，卻不肯就此捨卻美食。笑臉鬼大聲咒罵，臉上可仍然帶著笑意。

　　猛聽得頭頂清嘯冷冷，有人朗聲說道：「西山一窟鬼不守信約，累得我空等半晚，卻原來在這裡和群獸胡鬧！」

　　郭襄一聽大喜，心道：「神雕俠到了！」一抬頭，只見一株大樹的橫幹上坐著一人，身旁蹲著一頭碩大無朋卻又醜陋不堪的巨雕。這人身穿灰色長袍，右袖束在腰帶之中，果是斷了一臂，再看那人相貌時，不由得機伶伶打個冷戰，只見臉色焦黃，木僵枯槁，那裡是個活人？實是一個殭屍。西山一窟鬼中盡有相貌獰惡之人，但決無一人如他這般難看。

　　郭襄未見他之時，小姑娘的心中將他想像得風流儒雅、英俊瀟灑，此時一見，不禁大失所望，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相貌奇醜之人！」忍不住再向他看了一眼，卻見他一雙眸子精光四射，英氣逼人。那閃電般的眼光閃過她臉時略一停留，似乎微感奇怪。郭襄心口一陣發熱，不由自主的暈生雙頰，低下頭來，隱隱約約的覺得，這神雕俠倒也不怎麼醜陋了。

## 第34回　排難解紛

　　眼前之人，正是楊過。十六年來，他苦候與小龍女重會之約，漫遊四方，行俠仗義，因一直和神雕為侶，闖下了個「神雕俠」的名頭。他自思少年風流孽緣太多，累得公孫綠萼為己喪命，程英和陸無雙一生傷心，因此經常戴著黃藥師所制的那張人皮面具，不以真面目示人。這晚與西山一窟鬼約鬥倒馬坪，對方過期不至，便一路尋來。

　　西山一窟鬼在群獸圍攻之下，人人性命在呼吸之間，陡然間聽到楊過說話，又多了一個強敵，均想：「罷了，罷了，連最後一絲逃生之望，也已斷絕。」只聽楊過朗聲又道：「這幾位是萬獸山莊的史氏昆仲麼？各位住手，聽我一言。」

　　史伯威道：「我們正是姓史。閣下是誰？」隨即道：「恕我心拙，閣下想必是神雕俠了？」

　　楊過道：「不敢，正是在下。快喝住這些虎狼獅豹罷，再遲得片刻，假鬼只怕要變真鬼。」史伯威道：「待假鬼人人成了真鬼，再與閣下敘話。」楊過皺眉道：「西山一窟鬼和在下有約在先，你叫惡獸將他們咬死了，我跟誰說話去？」

　　史伯威聽他語言漸漸無禮，嘿嘿一聲冷笑，反而急驅群獸加緊上前攻擊。楊過喝道：「你既知我是神雕俠，怎地對我的說話不加理睬？」史伯威笑道：「神雕俠便怎樣？你有本事，便自行把我的野獸喝住罷！」

　　楊過說道：「雕兄，好！咱們下去！」左手袖子一揮，一人一雕，從樹幹上翩然而下。

　　群獸不待人彫落地，已吼叫著紛紛撲上。神雕雙翅展開，左擊右拂，撥出一股猛烈無比的勁風，豺狼等身軀較小的惡獸被疾風一卷，站不住腳，踉踉蹌蹌的跌開。一獅一虎怒吼撲上，神雕橫翅掃出，直有千斤巨力，一獅一虎同時被它掃了個觔斗。它左翅跟著拍出，正中一頭金錢豹子的腦門，那金錢豹軟癱在地，動彈不得。群獸見它如此威猛，誰也不敢上前，都是遠遠蹲著，鳴鳴低吼。

　　史伯威大怒，縱身向楊過撲去，手成虎爪之形，抓向他的胸口。楊過右肩微晃，袖子從上而下，噗的一聲，擊在他雙腕之上。史伯威但感手腕劇痛，有如刀割，禁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史叔剛緩步上前，伸掌平平推出。楊過叫道：「好功夫！」左掌伸出相抵，微微一笑，使上了三成掌力。他十餘年來在海濤之中練功，掌力倘若用足了，別說血肉之軀，縱然大樹厚牆，也是一掌而推。史叔剛曾得異人傳功，內力卻亦不同凡俗，身子一晃，竟不後退。楊過道：「小心了！」掌力催動，又加上了兩成勁道。史叔剛眼前一黑，知道性命不保，忽聽得楊過說道：「啊，你身上有病！」身前一股排山倒海而至的巨力霎時間消於無形無蹤。史叔剛死裡逃生，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伯威、仲猛、季強、孟捷史氏四兄弟見他怔怔的站立不動，只道他已受了重傷，急怒之下，一齊撲向楊過。但見他身子微矬，正好一頭猛虎從側面躥上，楊過伸手抓住猛虎頭頸，將這畜生當作了一件活兵刃，擋開史仲猛的銀管的史季強的銅杵，讓四隻虎爪抓向史伯威和史孟捷的頭臉胸口。楊過十餘年前使那玄鐵重劍之時，兵刃已有七十餘斤，這頭猛虎軀幹雖巨，也不過是一百數十斤重，他提在手中，渾若無物。猛虎頭頸被抓，驚怒交集，那裡還認得出主人，張牙舞爪，向史氏兄弟又抓又咬。伯威、孟捷兩人平時雖與猛獸為伍，這時卻也鬧了個手忙腳亂。

　　郭襄在旁邊拍手笑道：「神雕俠，好功夫，史家兄弟服了罷？」楊過向她瞧一眼，心道：「這個小姑娘是什麼路道？她既與花豹為友，為何卻又出言嘲笑史氏兄弟？」

　　史叔剛吐納兩下，氣息順暢，知道未受內傷，神雕俠手下留情，饒了自己的性命，心道：「若憑真實功夫，咱五兄弟齊上也不是他的對手。」眼見二哥和四弟兀自挺著兵刃，伺機向楊過進擊，忙叫道：「二哥、四弟，趕快住手，咱們可不能不知好歹。」

　　管見子史仲猛一聽，立即撤回遞出去的銀管。那大力神史季強卻是個莽撞之徒，心道：「什麼叫作不知好歹？先吃我一杵再說。」雙手執杵，呼的一聲，往楊過頭頂壓擊下去，這一招他叫作「巨象開山」，學的是巨象用長鼻擊物的姿勢。他那銅杵鑄成象鼻之形，前細後粗，微微彎曲，陽剛之中也帶陰柔之力，這一擊下來，勢道威猛之極。

　　楊過更不閃避，擲開猛虎，左掌翻處，已將象鼻杵前端抓住，笑道：「咱們較量較量，是誰力大？」史季強用力下壓，但象鼻杵停在楊過頭頂，竟分毫也壓不下去。史叔剛叫道：「四弟不得無禮！」史季強向裡硬奪，待要收回銅杵，但杵端被楊過抓住了，竟如被生鐵鑄住了一般。史季強連運三次勁，始終奪不回來。楊過發覺他回奪之力大得異常，心想：「我不顯神功，這個一身蠻力的莽夫終是不服。」突然左手往上急拗。這一拗之力集於銅杵中部，運勁既巧且猛，按理史季強非脫手不可，那知他仍是牢牢抓住，只是那條和象鼻般粗大的銅板杵卻彎成了曲尺之形。楊過喝道：「好！」轉勁向下拗落，銅杵從另一邊彎將下來，「啪」的一聲，斷成兩截。史季強被震得雙手虎口都破裂寸許，鮮血長流。但這大漢竟有一股狠勁，仍是死命抓住杵柄不放。

　　楊過哈哈一笑，順手揮出，半截銅杵筆直插下，沒入雪地之中，霎時不見了影蹤。地下積雪不到一尺，那斷杵卻有三尺來長，反給他一插滅跡，神功實是驚人。他遊目四顧，見史叔剛、史孟捷等正在喝止虎豹，只是群獸野性發作，又見了人血，實不易立時喝止。

　　楊過向郭襄打了個手勢，叫她用手指塞住雙耳。郭襄不明其意，但依言按耳，只見他縱口長呼，龍吟般的嘯聲直上天際。郭襄雖已塞外住了耳朵，仍然震得她心旌搖蕩，如癡如醉，腳步站立不穩。幸好她自幼便修習父親所授的玄門正宗內功，因此武功雖然尚淺，內功的根基卻扎得甚為堅實，遠勝於一般武林中的好手，聽了楊過這麼一嘯，總算沒有摔倒。

　　嘯聲悠悠不絕，只聽得人人變色，獸群紛紛摔倒，接著西山十鬼、史氏兄弟先後跌倒，只有十餘頭大象、史叔剛和郭襄兩人勉強直立。那神雕昂首環顧，甚有傲色。楊過心想這病夫內力不淺，我若再催嘯聲，硬生生將他摔倒，只怕他要受劇烈內傷，當下長袖一揮，住口停嘯。過了片刻，眾人和群獸才慢慢站起。豺狼等小獸竟有被他嘯聲震暈不醒的，雪地中遍地都是群獸嚇出來的屎尿。群獸不等史氏兄弟呼喝，紛紛夾著尾巴逃入了樹林深處，連回頭瞧一眼也都不敢。

　　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生平那裡見過這等威勢？呆呆站著，竟不知說什麼好。

　　楊過道：「史氏昆仲請恕無禮，只因在下和西山一窟鬼有約，故特阻住雙方動手。待在下這回事了結之後，你們再分高下，在下誰也不幫，袖手觀鬥。」轉頭向煞神鬼道：「怎麼樣？你們要一個個的跟我車輪戰呢，還是十個兒一齊上？」

　　煞神鬼給他嘯聲震盪之下，雖然翻身站起，但心魂未定，一時答不出話來。長鬚鬼一揖至地，恭恭敬敬的道：「神雕大俠，你老人家的武功跟我們天差地遠，西山一窟鬼如何敢跟你動手？我們性命都是你老人家救的，你此後有何差遣，我們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無不遵從。你要叫我們兄弟退出山西，我們立時便走，決不敢有片刻停留。」

　　楊過見了他的神情，心中早在懷疑，這時聽了他說話，問道：「尊駕可是姓樊，大號叫作一翁麼？」

　　這長鬚鬼正是絕情谷中公孫止的首徒樊一翁，他自蒙楊過饒了性命，僻地隱居，數年後重入江湖，仗著一身卓絕的武功，成為西山一窟鬼之首。他和楊過相見之時，楊過尚未斷臂，這時戴上了人皮面具，自更認他不出，當即躬身答道：「小人正是樊一翁，聽從大俠吩咐。」

　　楊過微微一笑，舉手道：「不敢！各位既願聽從在下之言，那也不用退出山西境界。煞神鬼老兄，你放你那四個妾侍回家去罷！」煞神鬼道：「是！」頓了一頓，說道：「四個賤人倘若不肯走，小人用大棍子轟她們出去。」

　　楊過一怔，想起當日煞神鬼五個妻妾跪地為他求情的神色，倒似對他真有情義，倘若她們情願跟他，而他反而硬轟四妾出門，只怕反而傷了她們之心，於是笑道：「她也不用。她們倘若願走，你不得強留，如果願意跟你，唉，那有什麼法子？你說還要娶四個妾侍，這話當真？」煞神鬼道：「小人不要臉，家裡大老婆小老婆打打鬧鬧，累得神雕大俠費心，又險些害了各位兄弟姊妹的性命，如何再敢胡作非為？小人便有這膽子，我大哥也決不容許。」眾人一聽，都笑了起來。

　　楊過道：「好啦，我的事已經了結，你們雙方動手便是。」說著和神雕退在一旁，負手在後，只待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再鬥。

　　樊一翁叉手上前，向史伯威道：「西山一窟鬼擅闖寶莊，落得個個遍體鱗傷，今日暫且別過，但不知寶莊要在山西安業呢？還是回涼州去？我們好上門拜訪啊。」

　　史伯威聽他言語之中，意思是要登門尋仇，昂然道：「我們兄弟在涼州恭候大駕。倘若我三弟竟然……竟然因此不治，這深仇大恨豈能罷休？不用各位駕臨涼州，我們四兄弟自會上門。」

　　樊一翁一怔，說道：「史三哥本就有病，這事跟我們有何干係，倒要請教。」史伯威怒氣上衝，滿臉通紅，喝道：「我三弟……」史叔剛一聲長歎，說道：「大哥，這事不用再提了。西山一窟鬼也是無心之失，小弟命該如此，不必多結無謂的冤家。」

　　史伯威強忍怒氣，道：「好！」向樊一翁一抱拳，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轉頭向楊過道：「神雕大俠，我兄弟再練三十年武功，也不是你的對手，只好服輸，這是輸得口服心服。此後也不敢再見你面，你到那裡，我們先行退避便是。」楊過笑道：「史大哥言重了。」

　　樊一翁聽他言語中有許多不解之處，忙道：「史大哥請留步。史三哥說我們是無心之失，除了我們十兄弟擅闖寶莊之外，是否此外尚有冒犯之處？倘若真是我們的不是，西山一窟鬼殺頭尚且不懼，何懼向賢昆仲磕頭賠禮？」

　　史伯威適才見他們在群獸攻擊之下，互擲皮帽，個個確是不怕死的硬漢，倒也是非分明，淒然道：「你們驚走了九尾靈狐，使我三弟的內傷無法醫治，縱然磕一千個頭，一萬個頭，又有何用？」樊一翁吃了一驚，想起史氏兄弟率領群獸大舉追逐那隻小狐狸，想不到這隻小畜生竟有這等重大干係？

　　煞神鬼道：「這隻小狐狸有什麼用？嗯，既與史三哥貴體有關，大夥兒合力追捕它便是，諒那小小的狐狸，何足道哉？」史季強大聲道：「什麼何足道哉？你只要捉得住這只九尾靈狐，我史老四給你磕一百個響頭，啊哈！便是一千個響頭，我也心甘情願。」說到這裡，語音竟有些鳴咽。

　　樊一翁心想：「史氏兄弟善於馴獸，當今之世，再無勝得過他們的了。他們既說得如此艱難，旁人還有什麼指望？」想到這裡，不自禁向楊過瞧了一眼。

　　郭襄忍不住插口道：「你們說來說去，怎地不求求神雕俠？」管見子史仲猛心中一動，尋思：「這位神雕俠武功深不可測，說不定他有法子。」當下道說道：「小姑娘你知道什麼？除非是大羅金仙下凡，否則還有誰能捕得那頭九尾靈狐？」楊過微微一笑，明知他是出言相激，卻不接口。郭襄道：「這九尾靈狐到底有什麼希奇，請史二叔說來聽聽。」

　　史仲猛歎了口氣，道：「前年歲尾，我三弟在涼州打抱不平，和人動手，對方突然使用詭計，我三弟一個不慎，身受重傷……」

　　郭襄奇道：「這位史三叔武功好得很啊，是誰這等厲害？竟能傷得了他？」史叔剛道：「姑娘謬讚。在下這點點微末本領，實如螢火之光。姑娘這般說，豈不讓神雕大俠笑掉牙齒？」郭襄向楊過一瞥，說道：「他！他自然不同。我說是旁人啊。」

　　史仲猛道：「打傷我三弟的，是個蒙古王子，名叫霍都，聽說是蒙古第一護國大法師金輪法王的弟子。」楊過微微頷首，心道：「原來是他，怪不得有此功夫。」

　　郭襄向楊過道：「神雕俠，請你去把這蒙古王子痛打一頓，為史三叔報了這仇罷！」史仲猛道：「這個卻不敢勞動神雕俠的大駕，只須我三弟內傷痊癒，再去尋他，正大光明的打上一架，卻也未必再輸。只是我兄弟所練的內功另成一派，受了這內傷之後歷久不愈，須飲九尾靈狐之血方能治得。」

　　郭襄和西山一窟鬼齊聲道：「啊，原來如此。」

　　史仲猛道：「那九尾靈狐是百獸中極罕見、極靈異之物，我五兄弟足足尋了一年有餘，才在晉南發現了靈狐的蹤跡。這頭靈狐藏身之處也真奇怪，是在此西北三十餘里的一個大泥沼中……」煞神鬼奇道：「大泥沼？是黑龍潭？」史仲猛道：「正是。各位久在晉南，自然知道，這黑龍潭方圓數里之內全是污泥，人獸無法容身。我們費了好大力氣，才將它引到這樹林之中。」煞神鬼恍然大悟，道：「啊！怪不得賢昆仲不許我們進入林中。」

　　史仲猛道：「是啊。想我們姓史的到晉南來是客，便再無禮，也不能霸佔晉南之地，此事當直是迫不得已。那九尾靈狐奔跑迅捷無倫，各位適才都是親眼看見的。我們率領獸群，在林中圍得密不透風，眼見靈狐便可成擒，不意各位在林中放起火來。野獸受驚亂竄，給靈狐逸了出去。說來慚愧，我們雖盡全力，終於追不得。那靈狐這一逃回巢穴，再要誘出來可就千難萬難了。我三弟的內傷日重一日，勢難拖延，我兄弟憂心如焚，以致行事莽撞，言語中缺了禮數，還請各位擔代則個。」說著抱拳唱喏，眼光則望著楊過。

　　樊一翁道：「此事須讓我們西山一窟鬼告罪才是。但不知賢昆仲先前如何誘那靈狐出來？此時何以不能重施故法？」史仲猛道：「狐性多疑，極難令它上當，這靈狐尤其狡獪無比。我們用了一千多隻雄雞，每隔數丈烤熏一隻，將烤雞的香味送入黑龍潭中，再讓它今日吃一隻，明日吃一隻，一直食了兩個月有餘，防備之心漸減，這才慢慢引到這森林之中。這一回它受了大驚嚇，便是再隔十年，也不會再上當了。」樊一翁點頭道：「確是如此。但若我們直入黑龍潭捕捉，那又如何？」

　　史仲猛道：「這黑龍潭數里內全是十餘丈深的污泥，輕功再高，也是難以立足，不論船隻、皮筏還是木排，都是不能駛入。那九尾靈狐身小體輕，腳掌既厚，奔跑又速，因此能在污泥上面滑過。」

　　郭襄突然想起自己家中豢養的雙雕，她姊妹三人常自騎雕凌空為戲，這神雕的軀體比之她家的雙雕刻大逾一倍，只怕兩個人也載得起，於是說道：「神雕俠，只要你肯賜予援手，便有法子。」楊過微笑道：「史氏昆仲是降獅伏虎的大行家，他們尚且束手，區區縱願盡力，復有何用？」

　　史仲猛聽他的口氣，竟是肯出手相助，這是他兄弟生死的關頭，再也顧不得旁的，雙膝一曲，便在雪地中跪下，向著楊過拜了下去，說道：「神雕大俠，舍弟命在旦夕，還望大俠垂憐。」史伯威、史季強、史孟捷三人也都跪了下去。

　　楊過急忙扶起，連稱：「不敢。」閃電般的眼光在郭襄臉上一轉，說道：「你說我有法子，倒要聽聽小妹妹的高見。」郭襄道：「你騎在大雕身上，不就能飛入黑龍潭了？」

　　楊過哈哈大笑，道：「我這位雕兄和尋常飛禽不同，它身子太重，不會飛的。它的鐵翅一掃能斃虎豹，卻是不能飛翔。」轉頭向史氏兄弟說道：「說不得，小弟姑且去出力一試，若不不成，諸位莫怪。」

　　史氏兄弟大喜，心想這位大俠名滿天下，自是一諾千金，倘若他亦無法，那也是命該如此了。史伯威又拜了幾拜，道：「如此便請大俠和西山諸位大哥同到敝處休憩，從長計議。」

　　樊一翁道：「這禍端因我兄弟而起，自當聽由差遣。」史伯威道：「不敢。大夥兒不打不成相識，各位若不嫌棄，便請交了我兄弟這幾個朋友。」西山一窟鬼和史氏兄弟適才過招動手，均知對方了得，雙方本無仇怨，只不過一時言語失和，當下各自客氣了幾句，相互結納起來。

　　楊過卻道：「兄弟這便上黑龍潭去一趟，不論在與不成，再來寶莊拜候。」西山一窟鬼和史氏兄弟聽他沒叫旁人同去，素聞他行事獨來獨往，雖有出力之心，卻是不敢自薦。楊過向眾人一抱拳，轉身向北便行。

　　郭襄心想：「我此來是要見神雕俠，現下已經見到了。他雖容貌醜陋，但武功驚人，扶危濟困，急人之急，果然當得起『大俠』兩字，我此行可算不虛。」但想他不知如何去捕捉九尾靈狐，好奇心油然而生，不知不覺的緩步跟在楊過後面。

　　大頭鬼待要叫她，轉念一想：「她一意要見神雕俠，必是有何言語要跟他說。」史氏兄弟不知郭襄的來歷，更是不便多說什麼。

　　郭襄隨在楊過之後，相隔數丈，一心要瞧他如何去捉靈狐，只見楊過漸行漸快，神雕和他並肩而行，邁開大步，竟是疾如奔馬。頃刻之間，郭襄已落在楊過之後十來丈，遙遙望見他大袖飄飄，似在雪地中徐行緩步，可是和他相距卻越來越遠。郭襄展開家傳輕功，出力追趕，但不到一盞茶時分，楊過和神雕的背影已縮成兩個黑點。郭襄焦急起來，叫道：「喂，你等我一等啊！」就這麼內息一岔，腳下踉蹌，一交摔在雪地之中。她又羞又急，不禁哭了起來。

　　忽聽得一個溫和的聲音在耳邊響起：「為什麼哭？是誰欺負你了？」郭襄抬頭看時，竟是楊過，不知他如何能這般迅速的回來。她既驚且喜，立時又覺得不好意思，低下頭來，掏手帕拭擦眼淚。那知適才奔得急了，手帕竟是掉了。

　　楊過從袖中取出一塊手帕，拈在拇指和食指之間，笑道：「你是找這個麼？」郭襄一看，正是自己那塊角上繡著一朵小花的手帕，突然說道：「是了，便是你欺侮我啊。」楊過奇道：「我怎地欺侮你了？」郭襄道：「你搶了我的手帕去，不是欺侮我麼？」楊過笑道：「你自己掉在地上，我好心給你拾了起來，怎能說是搶你？」郭襄笑道：「我跟在你後面，我的手帕便是掉了，你又怎能拾到？明明是你搶我的。」其實郭襄跟隨身後，楊過早就知曉，故意加快腳步，試試她的輕功，覺得這個小姑娘年紀雖幼，武功卻出自名家所授，一發覺她在雪地摔倒，年怕她跌傷，急忙趕回，見她身後數丈之處掉了一塊手帕，當即給她拾起，只是他行動奇速，倏去倏回，雖然在前卻能拾到她的手帕。

　　楊過微笑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尊師是誰？為什麼跟著我？」郭襄道：「你尊姓大名？你先跟我說，我才跟你說。」楊過這十餘年來連真面目也不肯示人，自是不願意對一個陌生姑娘說出自己的姓名，道：「你這姑娘好生奇怪，既不肯說，那也罷了。手帕奉還。」說著輕輕一揚，手帕四角展開，平鋪空中，穩穩的飛到郭襄身前。郭襄大感有趣，伸手接住，說道：「神雕俠，這是什麼功夫？你教給我好不好？」

　　楊過見她一派天真爛漫，對自己猙獰可怖之極的面目竟是毫無懼意，心想：「我且嚇她一嚇。」突然厲聲道：「你好大膽，為什麼不怕我？我要害你了。」說著走上一步，舉手欲擊，郭襄一驚，但隨即格的一笑，道：「我才不怕呢。你如真的要害我，還會先說出來麼？神雕大俠義薄雲天，豈能害我一個小小女子？」

　　縱是恬淡清高之人、山林隱逸之士，聽到有人真誠讚揚，也決無不喜之理，楊過雖然不貪受旁人諂諛，但聽郭襄說得懇摯，確是衷心欽佩自己，不禁微笑道：「你素不識我，怎知我不會害你？」郭襄道：「我雖不識你，昨晚在風陵渡卻聽到許多人說你的事跡。我心中說：『這樣一位英雄人物，定要見見。』因此便跟著大頭鬼來見你了。」

　　楊過搖頭道：「我算是什麼英雄？你見了之後，定然覺得見面不如聞名。」郭襄忙道：「不，不！你若不算英雄，有誰還能算是英雄？」她這話一出口，隨即覺得這話大有語病，可把自己父親也說得不如他了，又道：「當然，除了你之外，世上也還有幾位大英雄大豪傑，但你也是其中之一。」

　　楊過心想：「你這樣一個十幾歲的小娃兒，能知道幾個當世的人物？」微笑道：「你說那幾位是大英雄大豪傑？」郭襄聽他言語中似有輕視自己之意，說道：「我說出來，倘若說得對，你便帶我去捉那九尾靈狐好不好？」楊過道：「好，你倒說幾位聽聽。」

　　郭襄道：「我說啦。有一位英雄，鎮守襄陽，奮不顧身，力抗蒙古，保境安民。這算不算大英雄？」楊過大拇指一翹，道：「對！郭靖郭大俠，算得上是大英雄。」郭襄道：「還有一位女英雄，輔佐夫君，抗敵守城，智計無雙，料事如神。這算不算是大英雄？」楊過道：「你說的是郭夫人黃幫主？嗯，也可算是一位大英雄。」郭襄道：「還有一位老英雄，五行奇術，鬼神莫測，彈指神通，罕有其匹。這算不算不大英雄？」楊過道：「這是桃花島黃藥師，那是武林前輩，我素來敬仰的。」

　　郭襄說了三人，見他都欣然認可，心下甚是得意，說道：「又有一位，率領丐幫，鋤奸殺敵，為國為民，辛苦勞碌，他算不算是大英雄？」楊過道：「你說的是魯有腳魯幫主？此人武功並不怎麼，也說不上有什麼大作為，但瞧在『鋤奸殺敵，為國為民』八個字上，算他是一號人物。」郭襄心想：「你自己這樣了不起，眼界自是極高，我再說下去，只怕你要說不對了。何況，除了爸爸、媽媽、外公、魯老伯。我也想不出還有誰了。」

　　楊過見她臉現躊躇之色，心想：「郭伯伯、郭夫人、黃島主、魯幫主這四人都是名揚天下的豪傑，這小姑娘說得出他們名頭，原也不足為奇。」於是說道：「你只要再說一個，說得對，我便帶你同去黑龍潭捕捉九尾靈狐。」

　　郭襄待要說姊夫耶律齊，覺得他武功雖高，終還夠不上「大英雄」三字，要說武敦儒、武修文二位師兄罷，那更加談不上，正自為難，突然靈機一動，說道：「好，又有一位，：解困濟急，鋤強扶弱，眾口稱揚，神雕大俠！這位倘若不算是大英雄，那你便是撒賴。」楊過笑道：「小姑娘說話有趣得緊。」郭襄道：「那你便帶我到黑龍潭麼？」楊過笑道：「你既說我是大英雄，大英雄豈能失信於小姑娘？咱們走罷。」

　　郭襄很是高興，伸出右手便牽住了他的左手。她自幼和襄陽城中的豪傑為伴，眾人都當她是小侄女看待，互相脫略形跡，絕無男女之嫌，這時她心中一喜，竟也沒將楊過當作外人。

　　楊過左手被她握住，但覺她的小手柔軟嬌嫩，不禁微微發窘，若要掙脫，似乎顯得無禮，側目向她望了一眼，見她跳跳蹦蹦，滿臉喜容，實無半分他念，於是微微一笑，手指北方，說道：「黑龍潭便在那邊，過去已不在遠。」藉著這麼一指，將手從郭襄手掌中抽出來了。楊過少年時風流倜儻，言笑無忌，但自小龍女離去之後，他鬱鬱寡歡，深自收斂，十餘年來行走江湖，遇到年輕女子，他竟比道學先生還更守禮自持，雖見郭襄純潔無邪，但十多年來拘謹慣了，連她的手掌也不敢多碰一下。

　　郭襄絲毫不覺，和他並肩而行，走了幾步，見神雕形貌醜雖，軀體卻極雄偉，伸手拍了拍它的背脊。她從小便和一對白雕玩慣了，常自拍打為戲，那知這神雕翅膀微展，「啊」的一下，將她手臂推開。郭襄吃了一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楊過笑道：「雕兄勿惱！何必和人家小姑娘一般見識？」郭襄伸了伸舌頭，走到楊過右側，不敢再和神雕靠近。她那裡知道，她家中的雙雕乃是家畜，這神雕於楊過卻是半師半友，以年歲而論更屬前輩，身份大不相同。

　　兩人一雕向著黑龍潭而去。那所極易辨認，方圓七八里內草木不生。黑龍潭本是一座大湖，後因水源乾枯，逐年淤塞，成為一片污泥堆積的大沼澤。只一頓飯功夫，楊過和郭襄已來到潭邊。縱目眺望，眼前一片死氣沉沉，只潭心堆著不少枯柴茅草，展延甚廣，那九尾靈狐的藏身所在，想必在其中。

　　楊過折下一根樹枝擲入潭中。樹枝初時橫在積雪之上，過不多時便漸漸陷落，下沉之勢雖甚緩慢，卻絕不停留，眼見兩旁積雪掩上，樹枝終於沒得全無蹤跡。郭襄不禁駭然：「樹枝份量甚輕，尚自如此，這淤泥上怎能立足？」怔怔望著楊過，不知他有何妙策。

　　楊過折了兩根樹幹，每根長約七尺，拉去小枝，縛在腳底，道：「我且試試，不知成與不成？」身子向前一挺，飛也似的在積雪上滑了開去。但見他東滑西閃，左轉右折，實無瞬息之間停留，在潭泥上轉了好幾個圈子，回到原地。

　　郭襄笑道：「好本事，好功夫！」楊過見她眼光中充滿艷羨之意，知她極盼隨已入潭捉狐，但自量又無這等輕身本領，笑道：「我答應過要帶你到黑龍潭捕捉九尾靈狐，你有沒膽子？」郭襄輕輕歎了口氣，說道：「我沒你這般本領，縱有膽子，也是枉然。」楊過微笑不語，又折下了兩根五尺來長的樹幹，遞給郭襄，說道：「縛在自己腳底下罷！」

　　郭襄又驚又喜，將樹枝牢牢縛在腳底。楊過道：「你身子前傾，腳下不可絲毫使力。」伸左手握住了她右手，輕喝：「別怕！」一握一拉，郭襄身不由主的跟他滑入了潭中。初時心中驚慌，但滑出數丈後，只覺身子輕飄飄的有如御風而行，腳下全不著力，連叫：「當真好玩！」

　　兩人滑了一陣，楊過忽然奇道：「咦！」郭襄道：「怎麼？」她微一凝神，足下稍重，左腳一沉，污泥沒上了足背，她驚叫一聲：「啊喲！」楊過一提將她拉起，說道：「記著，時刻移動，不得有瞬息之間在原地停留。」郭襄道：「是了！你瞧見了什麼？是九尾靈狐嗎？」楊過道：「不是！那潭中好似有人居住。」郭襄大奇：「這地方怎住得人？」楊過道：「我也是不懂了。但這些柴草佈置有異，並非天然之物。」

　　這時兩人離那些枯柴茅草更加近了，郭襄仔細瞧去，說道：「不錯，乙木在東，丙火在南，戊土居中，北方卻不是癸水，而是庚金之象。」

　　她自幼聽母親談論陰陽五行之變，也學了兩三成。她與姊姊郭芙性格頗有差異，雖然豪爽，卻不魯莽，可比姊姊聰明得多。黃蓉常說：「你外公倘若見了你，定是喜歡到了心坎兒中去。」黃藥師頗務醫卜星相、琴棋書畫以及兵法縱橫諸般雜學，郭襄小小年紀，竟隱然有外祖之風，只是分心旁騖，武功進境便慢，同時異想天開，我行我素，行事往往出人意表，令郭靖、黃蓉頭痛之極，她在家有個外號，叫作「小東邪」。比如這次金釵換酒饗客，跟隨一個素不相識的大頭鬼去瞧神雕俠，又跟一個素不相識的神雕俠去捕捉靈狐，其大膽任性之處，與當年的黃蓉、郭芙均自不同。

　　楊過聽她道出柴草佈置的方位，頗感詫異，問道：「你怎知道？是誰教你的？」郭襄笑道：「我是在書上瞧來的，也不知道說得對不對。但我瞧這潭中的佈置也平平無奇，不見得是什麼了不起的高人。」

　　楊赤點頭道：「嘿，但那人在污泥中居住，竟不陷沒，這可奇了。」於是朗聲說道：「黑龍潭中的朋友，有客人來啦。」過了一會，潭中寂靜無聲。楊過再叫一遍，仍然無人應答。楊過道：「看來雖然有人堆柴佈陣，卻不住在此地，咱們過去瞧瞧。」向前滑出二十餘丈，到了堆積柴草之處。

　　郭襄忽覺腳下一實，似是踏到了硬地。楊過更早已察覺，笑道：「說來平平無奇，原來潭中有個小島。」一句話剛說完，突然眼前白影閃動，茅草中鑽出兩隻小狐，卻是一對九尾靈狐，一向東北，一向西南，疾奔而遠。

　　楊過叫道：「你站在這裡別動！」腰間一挺，對著奔向東北的那頭靈狐追了下去。這時他不用照顧郭襄，在雪泥之上展開輕功滑動，當真是疾如飛鳥。可是那靈狐奔得也真迅捷，一溜煙般折了回來，掠過郭襄的身前。突然風聲微響，楊過急閃而至，衣袖揮出，堪堪要捲到靈狐，那靈狐猛 ，在空中翻了個觔斗，這麼一來，楊過的衣袖便差了尺許，沒有捲到。郭襄連叫：「可惜！」

　　但見一人一狐在茫茫白雪上猶如風馳電掣般追逐，只把郭襄看得驚喜交集，不住口的叫嚷為楊過助威：「神雕俠，再快一點兒！小靈狐，你終於逃不了，不如投降了罷！」另一頭靈狐東一鑽，西一縱，時時奔近楊過身邊。楊過知它故意來擾亂自己心神，只作不見，始終追逐第一頭靈狐，要叫它跑得筋疲力竭。那知這靈狐身子雖小，力道卻長，自知今日面臨大難，奮力狂奔，全無衰竭之象。

　　楊過奔得興發，腳下越來越快，見另一頭靈狐為救同侶又奔過來打岔，笑罵：「小畜生，難道我便奈何你不得？」俯身抓起一團白雪，隨手一捏，已然堅如石塊，呼的一聲擲出，正中那靈狐腦袋，當即翻身栽倒。楊過不欲傷它性命，是以出手甚輕，那靈狐在地下打了個滾，復又站定，奔入島上的茅草叢中，再也不敢出來了。

　　楊過若是如法炮製，立時便可將那頭亡命而奔的靈狐擊倒擒住，但他存心和它賽一賽腳力，說道：「小狐狸，我若用雪團打你，你死了也不心服。大丈夫光明正大，我若果追你不上，那便饒你性命。」一口氣提到胸間，身子抽前，凌空飛撲，藉著滑溜之勢，竟已趕到靈狐之前，回身返手來撈。小靈狐大驚，向右飛竄。楊過早已有備，衣袖揮處，將靈狐捲入袖中，左手拿住它頭頸提了起來，得意之下，不禁哈哈大笑。

　　但笑聲忽然中歇，只見那靈狐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竟已死了。楊過心想：「糟糕，我袖子一卷之力使得太大，這小東西原來如此脆弱，但不知死狐狸的血是否能夠治得史老三的內傷？」他提著死狐，滑到郭襄身邊，說道：「這隻狐狸死了，只怕不中用，咱們再抓那頭活的。」說著將死狐往地下一擲，他生怕狐狸裝死，雖將它擲出，衣袖後甩，只待它一動，立時將之捲回，但那靈狐一動也不動，顯是死得透了。

　　郭襄道：「這小狐狸生得倒也可愛，想是奔得累死了的。」提起一根枯柴，說道：「我去趕那頭小狐出來，你在這裡候著。」說著走前數步，將枯柴往草叢中打了下去。

　　一下打落，待要提起打第二下，說也奇怪，竟然提不起來，似乎被草叢中什麼野獸咬住了，郭襄「咦」的一聲驚叫，用力一奪，柴枝反而脫手落入了草叢。

　　跟著瑟的一響，草叢中鑽出一個人來，一頭白髮，衣衫襤褸，卻是個年老婆婆，惡狠狠的望著郭襄，舉起柴枝，作勢欲打。郭襄大驚，忙向後躍，退到楊過身旁。

　　便在此時，地下那頭死狐狸翻身躍起，竄入了那老婦的懷抱之中，一對小眼骨溜溜望著楊過，原來它竟是裝死。

　　楊過見此情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想：「今日輸給了一隻小畜生，看來這對小狐還是這老婆婆養的。這人不知是誰，江湖上可沒聽人說起有這麼一號人物。若是要那小狐，只怕尚有周折。」於是垂手唱喏，說道：「晚輩冒昧進謁，請前輩恕罪。」

　　那老婦瞧了瞧兩人腳下的樹枝，臉上微有驚異之色，但這驚奇的神情一現即逝，揮手說道：「老婦人隱居僻地，不見外客，你們去罷！」話聲陰惻惻的又尖又細，眉梢眼角之間隱隱有股戾氣。

　　楊過見這老婦容顏令人生怖，但眉目清秀，年輕時顯是個美人，實在想不起這是何人，當下又施一禮，說道：「在下有一位朋友受了內傷，須九尾靈狐之血方能醫治，伏望老前輩開恩賜予，救人一命，在下和敝友同感大德。」

　　那老婦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嘿嘿！」良久不絕，但笑聲中卻充滿了淒慘狠毒之意，笑了一陣，這才說道：「受了內傷，須救他性命。好啊，為什麼我的孩兒受了內傷，旁人卻死也不肯救他性命？」楊過悚然而驚，說道：「不知前輩的令郎受了什麼內傷？這時施救，還來得及麼？」那老婦又是哈哈大笑，說道：「還來得及麼？還來得及麼？他死了幾十年啦，屍骨都已化作了塵土，你說還來得及？」

　　楊過知她憶及往事，心情異常，不便多說什麼，只得說道：「我們昧然來此求這只靈狐，原是不該，常言道無功不受祿，老前輩若有所命，只教在下力之所及，自當遵辦。」

　　那白髮老婦眼珠一轉，說道：「老婦人孤居泥塘，無親無友，全仗這對靈狐為伴。你要拿去，那也可以，你便把這小姑娘留下，陪伴老婦人十年。」

　　楊過眉頭一皺，尚未回答，只聽郭襄笑道：「這地方都是爛泥枯柴，有什麼好玩？我才不愛在這兒呢。你若嫌寂寞無聊，便請前輩到我家去，住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爹爹媽媽定對老前輩款以上賓之禮。豈不是好？」那老婦臉一沉，怒道：「你爹媽是什麼東西，便請得到我？」郭襄性子豁達大量，別人縱然莽撞失禮，她總是一笑便罷，極少生氣。那老婦這句話重重得罪了郭靖、黃蓉，若是給郭芙聽到了，立時便起風波，郭襄卻只微笑著向楊過伸了伸舌頭，不以為意。

　　楊過覺得這小姑娘隨和可親，絲毫沒替他招惹麻煩，向她略一點頭，意示嘉許，轉頭向那老婦道：「前輩對這小妹妹賜垂青目，原是她難求的機緣，但她未得父母允可，自己未便做主……」

　　那老婦厲聲道：「她父母是誰？你是她什麼人？」楊過微一躊躇，對這兩句話均感難以回答。郭襄已接口道：「我爹爹媽媽是鄉下人，說來老前輩也不會知道。他……他麼？他是我的……大哥哥！」說著眼望楊過。

　　這時楊過雙目也正瞧著她，兩人眼光一觸。楊過臉上戴著人皮面具，死板板、陰沉沉的不現喜怒之色，但眼光中卻流露出親近回護的暖意。郭襄心中一動，不禁想道：「倘若我真有這麼一位大哥哥，他定會處處照顧我、幫著我，決不像姊姊那樣，成日價便是囉唆罵人，這個不對，那個不許的。」想到此處，臉上充滿了溫柔敬服的神色。楊過道：「是啊。我這個小妹子年幼不懂事，我便帶她出來閱歷閱歷……」郭襄本來擔心楊過出言否認，聽他如此說，不由得滿臉喜色，又聽他道：「她見這九尾如此神異，知道必是一位了不起的前輩高人所養，是以隨晚輩同來拜見。得睹尊範，實是有幸。」

　　那老婦冷笑道：「說話亂拍馬屁，又有何用？你們如此追逐我的靈狐，是尊重前輩之道麼？快快給我滾了出去，永遠休得再來滋擾！」說著雙掌一揮，一掌揮向楊過，一掌推向郭襄。三人相隔一丈有餘，那老婦凌空出掌，原是擊不到楊、郭二人身上，但郭襄見她手掌拍出，一股寒氣便襲了過來。楊過衣袖微擺，將她推向郭襄的掌風解於無形，對推向自己的掌風卻不理睬。

　　那老婦人原本不想傷害二人，只求將他們逐出黑龍潭去，因此掌上只使了五成力，但見眼前二人竟是渾若閒事，不由得又驚又怒，氣凝丹田，手掌上加了一倍力量，仍是兩掌推出，這時已顧不得對方死活了。郭襄一覺掌風襲到，胸口立感悶塞，但見楊過衣袖一揮，寒氣登消，心知兩人正自比拚內功，眼見那老婦劍拔弩張，容色可怖，楊過卻意定神閒，自是佔了上風。

　　那老婦身形疾閃，倏地竄前，這一下快得出奇，只聽「彭」的一聲響，雙掌已結結實實的擊在楊過胸前。她一擊即退，不待楊過還手，已退出在兩丈以外。郭襄大驚，拉著楊過的手道：「你……你可沒有受傷麼？」那老婦厲聲道：「你中了我『陰寒箭』掌力，已活不到明天此刻，這可是自作自受，須怪不得旁人。」

　　當十五年前，楊過的武功已遠非這老婦所能及，這時他內外兼修，漸臻入神坐照的化境，那老婦的「寒陰箭」雖然狠毒凌厲，卻如何傷得了他？只不過他與這老婦無怨無仇，又是為求她心愛之物而來，貿然捕捉靈狐，終究自己理虧，因此便任她拍擊自己三掌，竟不還手。

　　那老婦二十餘年來苦練「寒陰箭」掌力，已能一掌連碎十七塊青磚，而每塊青磚的磚屑決不四散飛揚，實是陰狠強勁，兼而有之。她見楊過中了自己雙掌，定已內臟震裂，但仍是笑吟吟的渾若無事，心想：「這小子臨死還在硬挺。」說道：「乘著還未倒斃，快快帶了小娃兒出去罷，莫要死在我黑龍潭中。」

　　楊過抬起頭來，朗聲說道：「老前輩僻處荒地，或不知世間武學多端，諸家修為，各有所長。」說罷縱聲長笑，笑聲雄渾豪壯，直有裂石破雲之勢，顯是中氣沛然，內力深湛。

　　那老婦一聽，知他竟然絲毫未受損傷，不由得臉如死灰，身子搖晃，這時才知他讓了自己三掌，自己可絕非他的對手，當下不等他笑完，提起懷中靈狐，撮唇一吹，另一頭靈狐也從草叢中鑽出，躍入老婦懷中。那老婦厲聲說道：「尊駕武學驚人，令人好生佩服，但若要恃強搶奪老婆子這對靈狐，卻是休想，你只要走上一步，老婆子先捏死了靈狐，教你空手而來，空手而歸。」

　　楊過見她說得斬釘截鐵，知道這老婦人性子極硬，寧死不屈，不由得大費躊躇。倘若搶著出手點她穴道，再奪靈狐，瞧來她竟會一怒自戧。這樣史叔剛縱然救活，豈不是另傷了一條無辜性命？

　　便在此時，身後忽然傳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接著有人說道：「老僧一燈求見，盼瑛姑賜予一面。」

　　郭襄四顧無人，心中大奇，聽這聲音並不，響亮，明明是從近處發出，但四下絕無藏身之處，這說話的人卻在那裡？她曾聽母親說過，知道一燈大師是前輩高人，曾救過母親之命，又是武氏兄弟之父武三通伯伯的師父，只是她從未見過，這時忽然有人自稱「一燈」，自是又驚又喜。

　　楊過聽到一燈的聲音，也是十分喜歡，他知一燈所使的是上乘內功「千里傳音」之法。這功夫雖然號稱「千里傳音」，自然不能當真聲聞千里，但只要中間並無大山之類阻隔，功夫高深之人可以音送數里，而且聽來如同人在身側，越是內功深湛，傳音越是柔和。楊過只聽了他這兩句話，心下大為欽服，自歎這位高僧功力渾厚，自己頗有不及，又想：「這老婦原來叫作瑛姑。不知一燈大師要見她何事？有他出面調處，靈狐或能到手。」

　　黑龍潭中這個老婦正是瑛姑。當年一燈大師在大理國為君之時，瑛姑是他宮中貴妃，老頑童周伯通與她私通，生下一子。後來裘千仞以鐵掌功將孩子震傷，段皇爺以妒不救，孩兒因之死亡，段皇爺悔而出家，是為一燈。瑛姑在華山絕頂殺裘千仞不得、追周伯通未獲，其後漫遊江湖，終於在黑龍潭定居。這時一燈到黑龍潭外已有七日，每天均於此時傳聲求見，但瑛姑記著數十年前他狠心不救孩兒的恨事，心中怨毒難解，始終不願和他相見。

　　楊過見瑛姑退了幾步，坐在一堆枯柴之上，目光中流露出惡狠狠的神色。過了一會，聽得一燈又道：「老僧一燈千里來此，但求瑛姑賜予一面。」瑛姑提著一對靈狐，毫不理會。楊過心想：「一燈大師武功高出她甚多，若要過來相見，非她能拒，何必如此苦苦相求？」只聽得一燈又說一遍，隨即聲音寂然，不再說了。

　　郭襄道：「大哥哥，這位一燈大師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咱們去見見他可好？」楊過道：「好！我正要去見他。」但見瑛姑緩緩站起，目露凶光，看著這副神情心中極不舒服，於是握著郭襄的手，說道：「走罷！」兩人身形一起，從雪地上滑了出去。

　　郭襄被楊過拉著滑出數十丈，問道：「大哥哥，那一燈大師是在那裡啊？我聽他說話，好似便在身旁一般。」楊過被她連叫兩聲「大哥哥」，聽她語聲溫柔親切，心中一凜，暗想：「決不能再惹人墜入情障。這小姑娘年幼無知，天真爛漫，還是及早和她分手，免得多生是非。」但在這污泥之中瞬息之間也停留不得，更不能鬆開她手。郭襄道：「我問你啊，你沒聽見？」

　　楊過道：「一燈大師在東北角上，離這裡尚有數里，他說話似近實遠，使的是『千里傳音』之術。」郭襄喜道：「你也會這法兒？教教我好不好？日後咱們相隔千里，我便用這法兒跟你說話，豈不有趣？」楊過笑道：「說是千里傳音，其實能夠聲聞里許，已經是了不起的功夫了。要練到一燈大師這等功力，便如你這般聰明，也得等頭髮白了才成呢。」郭襄聽他稱讚自己聰明，很是高興，說道：「我聰明什麼啊？我能及得上我媽十分中的一分，就心滿意足了。」

　　楊過心中一動，見她眉目之間隱隱和黃蓉有三分相似，尋思：「生平所見人物，不論男女，說到聰明機變，再無一人及得上郭伯母，難道她竟是郭伯母的女兒麼？」但隨即啞然失笑：「世上那有這等巧事？倘若她真是郭伯母的女兒，郭伯伯決不能任她在外面亂闖。」問道：「令堂是誰？」

　　郭襄先前說過父親和母親是大英雄，這時不好意思便說自己是郭靖、黃蓉的女兒，笑道：「我的媽媽，便是我的媽媽，說出來你又不認得。大哥哥，你的本事大呢，還是一燈大師的大？」

　　楊過這時人近中年，又經歷了與小龍女分手的慘苦磨練，雖是豪氣不減，少年時飛揚跳脫的性情卻已收斂了大半，說道：「一燈大師望重武林，數十年前便已和桃花島主齊名，是當年五大高人中的南帝，我如何能及得上他老人家？」郭襄道：「要是你早生幾十年，當世便有六大高手了。那是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神雕俠。啊，還有郭大俠和郭夫人。那是八大高手。」楊過忍不住問道：「你見過郭大俠和郭夫人麼？」郭襄道：「我自然見過的，他們喜歡我的很呢。你識得他們麼？待萬獸山莊這事一了，我同你一起去瞧瞧他們好不好？」

　　楊過對郭芙砍斷自己手臂的怨氣，經過這許多年後已漸淡忘，但小龍女身中劇毒以致迫得分隔十六年，此事卻不能不使他恨極郭芙，當下淡淡的道：「到得明年，或者我會去拜見郭大俠夫婦，但須得等到我見到我妻子之後，那時我夫妻倆同去。」他一說到小龍女，忍不住心頭大是興奮。

　　郭襄也覺得他手掌心突然潮熱，問道：「你夫人一定極美，武功又好。」楊過歎道：「世上再沒一人能有她這麼美了。嗯，說到武功，此時一定也已勝過我許多。」郭襄大起敬慕之心，道：「大哥哥，你定要帶我見見你的夫人，你答應我，肯不肯？」楊過笑道：「為什麼不肯？內人一定也會喜歡你的，那時候你才真的叫我大哥哥罷。」郭襄一怔，問道：「為什麼現下叫不得？」

　　便這麼一停，她右足陷進了污泥。楊過拉著她一躍，向前急滑十餘丈，遠遠望見雪地上有一人站著，白鬚垂胸，身披灰布僧袍，正是一燈大師，當下朗聲說道：「弟子楊過，叩見大師。」帶著郭襄，提氣奔到他的身前。

　　一燈大師站處已在黑龍潭的污泥之外，他乍聞「弟子楊過」四字，心頭一喜，見他拜倒在地，忙伸手扶起，笑道：「楊賢侄別來無恙，神功進境如斯，可喜可賀。」

　　楊過站起身來，只見一燈身後地下橫臥一人，臉色蠟黃，雙目緊閉，似乎是具死屍，不禁一呆，凝目看時，卻是慈恩，驚道：「慈恩大師怎麼了？」一燈歎道：「他為人掌力所傷，老衲雖已竭盡全力，卻也回天乏術。」

　　楊過俯身按慈恩脈搏，只覺跳動既緩且弱，相隔良久，方始輕輕一動，若非他內功深厚，早已死去多時，問道：「慈恩大師這等武功，不知如何竟會遭人毒手？」

　　一燈道：「我和他在湖南隱居，近日來風聲頻傳，說道蒙古大軍久攻襄陽不下，發兵繞道南攻大理，以便回軍迂迴，還拔襄陽。慈恩見老衲心念故國，出去打探消息，途中和一人相遇，二人激鬥一日一夜，慈恩終於傷在他的手下。」楊過頓足道：「原來金輪法王這老賊又來到中原！」

　　郭襄奇道：「你怎知是金輪法王，一燈大師又沒說是他？」楊過道：「大師說他連鬥一日一夜，那麼慈祥恩大師自不是中了旁人的奸計暗算。當今之世，能用掌力傷得了慈恩大師的，屈指算來不過三數人而已，而這數人之中，又只金輪法王一人才是奸惡之輩。」郭襄道：「你找這奸徒算賬去，好不好？也好替這位大和尚報了這一掌之仇。」

　　慈祥恩橫臥地下，雙目緊閉，氣息奄奄，這時突然睜開眼來，望著郭襄搖了搖頭。郭襄道：「怎麼？你不要報仇麼？啊，你是說那金輪法王厲害，生怕我大哥不是他的敵手。」

　　一燈道：「小姑娘猜錯了。我這徒兒生平造孽甚多，這十餘年中力求補過，惡業已消去大半，但有一件事使他耿耿於懷，臨死之際不得瞑目。這決不是盼望有人代他報仇，將仇人打死，而是介願能獲得一人饒恕，便可安心而逝。」郭襄道：「他是來求這爛泥塘中的老太婆麼？這個人心腸硬得很，你如得罪了她，她是決不肯輕易饒人的。」一燈歎了口氣，道：「正是如此！我們已在此求懇了七日七夜，她連相見一面也都不肯。」

　　楊過心中一凜，突然想起那老婦人所說的孩兒受傷、別人不肯醫治那一番話，說道：「那是為了她的孩兒受傷不治之事了？」一燈身子微微顫動，點了點頭，道：「原來你都已知道了。」楊過道：「弟子不知此中情由。只是曾聽泥潭中那位前提過兩句。」於是將為追九尾靈狐而與那老婦相遇的經過簡略說了。

　　一燈輕輕的道：「她叫瑛姑，從前是我的妻子，她……她的性子向來是十分剛強的。唉，再拖下去，慈恩可要支持不住了。」郭襄心中立時生出許多疑團，但一時也不敢多問。

　　楊過慨然道：「人孰無過，既知自悔，前事便當一筆勾銷。這位瑛姑，胸襟也未免太放不開了。」他見慈恩去死不遠，不由得大起俠義之心，說道：「大師，弟子放肆，要硬逼她出來，當面說個明白。」

　　一燈沉吟半晌，心想：「我和慈恩二人此來是求瑛姑寬恕，自是萬萬不能用強。但苦苦哀求多日，她始終不肯見面，瞧來再求下去也是枉然。楊過若有別法，試一試也好，就算無效，也不過不見面而已。」說道：「賢侄能勸得她出來，她是再好不過，但千萬不能傷了和氣，反而更增我們的罪孽。」

　　楊過點頭答應，取出一塊手帕，撕成四片，將兩片塞在慈恩耳中，另兩片遞給郭襄，做個手勢。郭襄會意，塞在耳內。楊過對一燈道：「弟子班門弄斧，要教大師見笑了。」一燈合十道：「賢侄妙悟神功，世所罕見，老衲正要領教。」楊過又謙了幾句，氣凝丹田，左手撫腰，仰首縱聲長嘯。

　　這嘯聲初時清亮明澈，漸漸的越嘯越響，有如雷聲隱隱，突然間忽喇喇、轟隆隆一聲急響，正如半空中猛起個焦雷霹靂。郭襄耳中雖已塞了布片，仍然給響聲震得心魂不定，花容失色。那忽喇喇、轟隆隆霹靂般的聲音一陣響似一陣，郭襄好似人在曠野，一個個焦雷在她身畔追打，心頭說不出的惶恐驚懼，只盼楊過的嘯聲趕快止歇，但焦雷陣陣，盡響個不停，突然間雷聲中又夾著狂風之聲。

　　郭襄喚道：「我受不住啦！」但她的喊聲全被楊過的呼嘯掩沒，連自己也聽不到半點，只覺魂飛魄散，似乎全身的骨骼都要被嘯聲震鬆。

　　便在此時，一燈伸手過來，握住了她的手掌。郭襄定了定神，覺得有一股暖氣從一燈的手掌中傳了過來，知他是以內力助己鎮定，於是閉目垂首，暗自運功，耳邊嘯聲雖然仍然如千軍萬馬般奔騰洶湧，卻不如適才那般令人心驚肉跳。

　　楊過縱聲長嘯，過了一頓飯時分，非但沒絲毫衰竭之象，反而氣功愈來愈壯。一燈聽得也不禁暗自佩服，雖覺他嘯聲過於霸道，使的不是純陽正氣，但自己當日盛年之時，卻也無這等充沛的內力，此時年老力衰，自更不如；心想這位楊賢侄內力之剛猛強韌，實非當世任何高手所能及，不知他如何練來。楊過隨著神雕在海潮狂濤之中練功，一燈並不知情。

　　再過半柱香時分，迎面一個黑影從黑龍潭中冉冉而來。楊過衣袖一拂，嘯聲登止。郭襄吁了一口長氣，兀自感到一陣陣頭暈腦脹。

　　只聽得那人影尖聲說道：「段皇爺，你這麼強凶霸道，定要逼我出來相見，到底為了何事？」一燈道：「是這位楊賢侄作嘯相邀。」

　　說話之際，那人影已奔到身前，正是瑛姑。她聽了一燈之言，驚疑不定，尋思：「世間除了段皇爺之外，居然尚有人內功這等高深。此人雖然面目難辨，但頭髮烏黑，最多也不過三十餘歲年紀，怎能有如此功力？先前他受我三掌不傷，已令人驚奇，這嘯聲卻直是可怖可畏。」適才楊過的嘯聲震得她心魂不定，知道若不出潭相見，對方內力一催，自己勢非神智昏亂、大受內傷不可，受了對方挾制，不得不出，臉色自然十分勉強。

　　她定了定神，向楊過冷然道：「靈狐便給你，老婆子算是服了你，快快給我走罷。」說著抓住靈狐頭頸，便要向楊過擲來。楊過道：「且慢，靈狐乃是小事，一燈大師有事相求，且請聽他一言。」瑛姑冷冷的望著一燈，道：「便聽皇爺下旨罷！」

　　一燈喟然道：「前塵如夢，昔日的稱謂，還提它作甚？瑛姑，你可認得他麼？」說著伸手指向橫臥在地的慈恩。這時慈恩已改作僧裝，比之三十餘年前華山絕頂上相會之時，面目亦已大不相同。瑛姑瞧了他一眼，道：「我怎認得這和尚？」

　　一燈道：「當日用重手法傷你孩兒的是誰？」瑛姑全身一震，臉色由白轉紅，立時又從紅轉白，顫聲道：「裘千仞那惡賊，他便是屍骨化灰，我也認得出他。」一燈歎道：「來隔數十年，你還是如此怨毒難忘。這人便是裘千仞！你連他相貌也不認得了，可是還牢牢記著舊恨。」

　　瑛姑大叫一聲，縮身向前，十指如鉤，作勢便要往慈恩胸口插落，細瞧他的臉色，果然依稀有幾分像裘千仞的模樣，但凝目瞪視一陣，又不太像，只見他雙頰深陷，躺在地下一動不動，人已死去大半，厲聲道：「這人當真是裘千仞？他來見我做甚？」

　　一燈道：「他確是裘千仞。他自知罪孽甚深，已皈依我佛，投在我門下出家為僧。法名慈恩。」瑛姑哼了一聲道：「作下罪孽，出家便可化解，怪不得天下和尚道士這般眾多。」一燈道：「罪孽終是罪孽，豈是出家便解？慈恩身受重傷，命在旦夕之間，念著昔年傷了孩兒，深自不安，死不瞑目，因此強忍一口氣不死，千里跋涉，來到此處，求你寬恕他的罪過。」瑛姑雙目瞪視慈恩，良久良久，竟是一瞬也不瞬，臉上充滿著憎恨怨怒，便似畢生的痛苦不幸，都要在這頃刻間發洩出來。

　　郭襄見她神色如此可怖，不禁暗自生懼，只見她雙手提起，運勁便欲下擊。郭襄雖然害怕，但忍不住喝道：「且慢！他已傷成這個樣子，你再打他，是何道理？」

　　瑛姑冷笑道：「他殺我兒子，我苦候了數十年，今日才得親手取他性命，為時已經太遲。你還問我是何道理！」

　　郭襄道：「他既已知道悔悟，舊事何必斤斤計較？」瑛姑仰天大笑，說道：「小娃兒，你說得好輕描淡寫！倘若他殺的是你兒子，你便如何？」郭襄道：「我……我……我那來的兒子？」瑛姑哼了一聲，道：「倘若他殺的是你丈夫，是你情人，那又怎樣？」郭襄臉上一紅，道：「你胡說八道，我那裡來的丈夫、情人？」

　　瑛姑惱怒愈增，那願更與她東扯西纏，凝目望著慈恩，雙掌便要拍落，突見慈恩歎了一口氣，嘴角邊浮過一絲笑意，低聲道：「多謝瑛姑成全。」

　　瑛姑一愣，手掌便不拍落，喝道：「什麼成全？」轉念間已明白了他的心意，原來他自知必死，卻盼自己加上一掌，以便死在自己手下，一掌還一掌，以了冤孽。她冷笑數聲，說道：「那有這樣的便宜事？我不來殺你，可是我也不饒你！」這三句話說得陰氣森森，令人不自禁的感到一陣寒意。

　　楊過知道一燈決不會跟她用強，郭襄是小孩兒家，說出話來瑛姑也不重視，自己再不干預，此事終無了局，於是冷然道：「瑛姑前輩，你們相互間的恩恩怨怨，我亦不大瞭然，只是前輩說話行事未免太絕，楊過不才，此事卻要管上一管。」

　　瑛姑愕然回顧，她擊過楊過三掌，又聽過他的嘯聲，知道此人武功之高，自己實難望其項背，想不到在這當口，他又出來恃強相逼，思前想後，不由得悲從中來，往地下一坐，放聲大哭起來。

　　這一哭不但楊過和郭襄莫名其妙，連一燈大師也是大出意外。只聽她哭道「你們要和我相見，軟求不成，便出之硬逼。可是那人不肯見我，你們便不理會了。」

　　郭襄忙道：「老前輩，是誰不見你啊？我們也幫你這個忙。」瑛姑道：「你們只能來欺負我女流之輩，遇到真正厲害的人物，你們豈敢輕易惹他？」郭襄道：「我這小丫頭自是無用，但眼前有一燈大師和我大哥哥在此，卻又怕誰來？」

　　瑛姑微一沉吟，霍地站起，說道：「你們只要去找了他來見我，跟我好好說一會子話，那麼要靈狐也好，要我跟裘千仞和解也好，我全依得。」楊過道：「前輩要見的是誰？卻是如此難見？」瑛姑指著一燈，低聲道：「你問她好了。」

　　郭襄見她臉上似乎隱隱浮過一層紅暈，心中大奇：「這麼老了，居然還會害羞。」

　　一燈見楊過和郭襄一齊望著自己，緩緩道：「他說的是老頑童周伯通周師兄。」楊過喜道：「是老頑童麼？他和我也很說得來，我去找他來見你便是。」

　　瑛姑道：「我的名字叫瑛姑，你須得先跟他說明白了，再來見我。否則他一見我便走，那可再也尋他不著。只要他肯來，一切惟君所命。」

　　楊過見一燈緩緩搖頭，心知周伯通和瑛姑必有重大過節，因而無論如何不肯見面，但心想周伯通童心甚盛，說不定能用個什麼古怪計策將他騙來，說道：「那老頑童在什麼地方？晚輩盡力設法邀他前來便是。」

　　瑛姑道：「此去向北百餘里，有個山谷，叫作百花谷，他便隱居其間，養蜂為樂。」

　　楊過聽到「養蜂為樂」四字，立時便想起小龍女，又記起周伯通當年自小龍女處習得指引玉蜂之法，不由得眼眶一紅，說道：「好！晚輩這便去見他，請諸位在此稍候。」說著向瑛姑問明了百花谷的所在，轉身便行。郭襄跟隨在後。

　　楊過俯首低聲道：「那位一燈大師武學深湛，人又慈和，你留在此處，向他討教一些功夫，只要他稍加指點，你便終生受用不盡。」郭襄道：「不，我要跟你去見那個老頑童。」

　　楊過皺眉道：「這是十分難逢的良機，你怎地白白錯過了。」郭襄道：「找到老頑童後，你要走了，我也得回家去，還是讓我和你同去罷！」這幾句話中，大有相處之時無幾、多得一刻便好一刻之意。

　　楊過見她對自己頗為依戀，心想：「我若真有這麼一個小妹妹為伴，浪蕩江湖，卻也減少幾分寂寞。」微微一笑，說道：「你一晚沒睡，難道不倦嗎？」郭襄道：「倦是有些倦的，不過我要同你去。」楊過道：「好罷！」拉起她的手掌，展開輕功飛奔。

　　郭襄給他這麼一拉，身子登時輕了大半，步履間毫不費力，笑道：「若是你不拉著，我也能跑這麼快，那才好呢。」楊過道：「你的輕功根底已很不錯，再練下去，終有一天會這樣。」突然仰起頭來，一聲忽哨。郭襄嚇了一跳，伸左手按住耳朵。楊過卻非作嘯，只見神雕從石側樹叢中大踏步出來。楊過道：「雕兄，我們北去有事，你也去罷。」神雕昂首啼鳴數聲，也不知它懂不懂，便與楊過、郭襄並肩而行。

　　行出里許，神雕越奔越快，郭襄雖有楊過提攜，仍是漸漸追趕不上。神雕不耐煩了，雙膝一彎，矮了身子。楊過道：「雕兄願意負你一陣，你謝謝它罷！」郭襄不敢對神雕無禮，先向它襝衽施禮，這才坐到它背上。

　　神雕跨開大步，郭襄但覺風生耳際，兩旁樹木不住的倒退，雖然未如她家中雙雕飛行之速，卻也有如快馬。楊過大袖飄飄，足不點地般隨在神雕之旁，間或和郭襄指點江山，議論風物，說幾句笑話。郭襄大樂，但覺生平際遇之奇，從未有如今日，只盼神雕行得慢些，那百花谷愈是遲到愈好。

　　日未過午，一人一雕已奔出百餘里，楊過依著瑛姑所指的路徑，轉過兩個山坳，突然間眼前一亮，但覺青青翠谷，點綴著或紅或紫、或黃或白的鮮花。兩人一路行來，遍地不是積雪，便是泥濘，此處竟是換了一個世界。

　　郭襄拍手大喜，叫道：「老頑童好會享福，竟選了如此奇妙的所在。大哥哥，你說此處怎麼會這生好法？」楊過道：「此處山谷向南，高山阻住了北風，想來地下又有硫磺、煤炭等類礦藏，地氣特暖，因之陽春早臨，百花先放。」郭襄道：「雕伯伯，多謝你了！」從雕背上躍下，與楊過並肩而行。

　　兩人走進山谷，又轉了幾個彎，迎面兩邊山壁夾峙三株大松樹沖天而起，擋在山壁之間，成為兩道天然的門戶。耳聽得嗡嗡之聲不絕，無數玉蜂在松樹間穿進穿出。

　　楊過知道周伯通便在其內，朗聲說道：「老頑童，小兄弟楊過，攜同小朋友來找你玩兒啦！」他其實與周伯通輩份相差三輩，叫他祖師爺也還不夠，但知周伯通年紀雖老，卻胡鬧貪玩，越跟他不分尊卑，他越喜歡。

　　果然叫聲甫歇，松樹中鑽出一個人來，楊過一見，不由得嚇了一跳。十餘年前與周伯通初見之時，周伯通已鬢眉如銀，那知此時面貌絲毫無改，而頭髮、鬍子、眉毛，反而半黑半白，竟然比前顯得更年輕了。只聽他哈哈大笑，說道：「楊兄弟，怎地到今日才來找我？啊哈，你戴這鬼臉嚇誰啊？」說著便來抓楊過臉上的人皮面具。

　　周伯通這一抓是向左方抓去，楊過右肩略縮，腦袋反而向左稍偏，周伯通登時一抓落空。他五指箕張，停在楊過頸側，微微一怔，不禁仰天大笑，說道：「楊兄弟，好功夫，好功夫！只怕已經勝過老頑童當年年輕之時。」

　　原來兩人這麼一抓一讓，各已顯示了極深湛的武功。按說周伯通這麼一抓，手指的勁力籠罩了丈許方圓之內，楊過別說偏頭相讓，便是縱身急躍，也決避不過他這麼一抓，非是伸手抵隔，硬碰硬的對掌，方得拆解。但楊過右肩略縮，後招便是要以鐵袖功襲向周伯通前胸。老頑童凝神待架。左側的勁力登弱，楊過將頭輕輕一側，對方硬抓住的剛勁盡數卸去。郭襄絲毫不知其中道理，只是聽周伯通稱讚楊過，心中得意，說道：「周老爺子，你現下的功夫強呢，還是年輕時強？」周伯通道：「我年輕時白頭髮，現下黑頭髮，自然是今勝於昔。」郭襄道：「現下你都勝不過我大哥哥，從前自然更不及他了。」

　　周伯通並不生氣，呵呵笑道：「小姑娘胡說八道！」突然伸出雙手，抓住她背脊和後腰，高舉半空，打了三個圈子，輕輕向上一拋，又接住了輕輕放在地下。

　　神雕與郭襄同來，突見周伯通將她戲弄，心中生氣，「刷」的一下，展翅向周伯通掃去。周伯通心想：「我倒要試試你這只扁毛畜生有多大能耐！」雙掌運力，還擊出去。只聽得「彭」的一響，雙力相交。周伯通凝立不動，雕翅的掃力從他身旁掠了過去。神雕待要追擊，楊過喝道：「雕兄請勿無禮！眼前這位乃是前輩高人！」神雕收翅昂立，神色極是倨傲。周伯通心中佩服，笑道：「好畜生！力氣倒不小，怪不得擺這麼大的架子。」

　　楊過喝道：「這位雕兄不知已有幾百歲，它年紀可比你老得多呢！喂，老頑童，你怎地返老還童，雪白的頭髮反而變黑了？」周伯通笑道：「這頭髮鬍子，不由人做主，從前它愛由黑變白，只得讓它變，現下又由白變黑，我也拿它沒有法子。」郭襄道：「將來你越變越小，人人見了你，都拍拍你的頭，叫你一聲小弟弟，那才好玩呢。」

　　周伯通一聽，不由得當真有些擔憂，呆呆出神，不再言語。其實世間豈真有返老還童之事，只因他生性樸實，一生無憂無慮，內功又深，兼之在山中採食首烏、茯苓、玉蜂蜜漿等大補之物，鬚髮竟至轉色。即是不諳內功之人，老齒落後重生，筋骨愈老愈健之事，亦在所多有。周伯通雖非道士，但深得道家沖虛養生的要旨，因此年近百齡，仍是精神矍鑠，這一大半可說是天性使然。

　　楊過見他聽了郭襄一言，驀然裡擔了無謂的心事，不禁暗自好笑，說道：「周兄，只要你去見了一人。我保證你不會越變越小。」周伯通道：「去見誰啊？」楊過道：「我說出此人的名字來，你可不許拂袖便走。」

　　周伯通是直性子，人卻不傻，否則又如何能練到這般深湛的武功？他聽了楊過這兩句話，隱隱已猜到他的來意，說道：「世間我有兩個人不見。一位是段皇爺，一位是他的貴妃瑛姑。除這二人之外，誰都見得。」楊過心想：「看來只有使個激將之計。」說道：「原來你曾輸在他們手裡，武功不及，因此見了他們害怕。」周伯通搖頭道：「不是，不是！老頑童行事卑鄙下流，對不起他二人，因此沒臉和他們相見。」

　　楊過一呆，萬萬想不到周伯通不肯和瑛姑見面竟是為此，他轉念極快，說道：「難道他二人大禍臨頭，命在旦夕，你也不肯伸手相救麼？」

　　周伯通一愣，他對一燈大師和瑛辜負疚極深，兩人若是有難，便捨了自己的性命相救，也無半分躊躇，然見郭襄笑吟吟的絕無絲毫擔憂神色，大笑道：「你想騙我嗎？段皇爺武功出神入化，怎會有大禍臨頭？倘若真有厲害的對頭，他打不過，我也打不過。」

　　楊過道：「老實跟你說了罷！瑛姑思念你的緊，無論如何要你去跟她一會。」周伯通倏然變色，雙手亂擺，厲聲道：「楊兄弟，你只要再提一句，就請立即出我百花谷去，休怪老頑童翻臉不認人。」

　　楊過大袖一揮，說道：「周老兄，你想逐我出百花谷，卻也不那麼容易。」周伯通笑道：「嘿嘿，難道你想跟我動手不成？」楊過道：「正要領教！惹我輸了，立時便出百花谷去，永世不再上門。若你輸了，可得隨我去見瑛姑。」周伯通道：「不對，不對！第一，我怎會輸給你這小娃娃？第二，就算我輸了，我也決不去見劉貴妃。」楊過怒道：「你贏了固然不去見她，輸了仍然不見，那麼咱們賭賽什麼？」周伯通道：「不見便是不見，有什麼好說的？快快動手罷！」楊過見軟騙不成，只能用強，當真動手比武，可也實無勝算，說不得，只有走到那裡是那裡了。

　　周伯通生性好武，雖在百花谷隱居，每日仍是練功不輟，但以他如此功力，普天下那裡找對手去？這時見楊過願意比武自是心癢難搔，躍躍欲試，心想若再多言，只怕他忽而又不願動手了，豈不是錯過了良機？當下左掌一提，喝道：「看拳！」右手一拳打了出去，使的是七十二路「空明拳法」。

　　楊過左手還了一掌，猛覺得對方拳力若有若無，自己掌力使實了固然不對，使虛了也是極其危險，不禁暗暗吃驚，當下展開十餘年來在狂濤怒潮中所苦練的掌法還擊出去。他呼呼呼連劈了三掌，掌力激盪，身周花樹上花瓣紛紛下墜，紅黃紫白，便如下了一陣花雨，好看煞人；再劈三掌時，四下裡喀喇、喀喇之聲不絕，竟是枝幹斷折。楊過初時擔心周伯通年老力衰，受不住自己剛猛無儔的掌力，出掌時均是一發即收，但六招一過，立知對方內力固厚，拳法巧妙更遠在自己之上，只要稍一不慎，登時便會敗在老頭兒的拳下，這才鼓勁出招，再不留半分餘力。

　　周伯通打得高興，大叫道：「好功夫，好掌法！這一架打得可真過癮。」

　　兩人拳掌所及的圈子漸漸擴大，郭襄一步步向後退開。酣鬥了良久，老頑童那七十二路空明拳堪堪打完，他雖在招數上佔了便宜，但以勁力而論，卻總不及楊過在海潮中練出來的洶湧奔騰、無窮無盡之勢。

　　郭襄站在一旁，但見群花飛舞之中，楊過與周伯通拳來足往，激鬥不休。她明知兩人誰也沒有傷害對方之意，但高手比武，打到如此興發，只要稍有失閃，立時便有性命之憂，不禁暗自為楊過擔心，兩隻手掌中都捏了一把冷汗。

　　周伯通見自己練了數十年的「空明拳」始終奈何不了楊過，心中暗讚：「好小子，了不起！」突然招式一變，左掌右掌，雙手同時進搏，使的正是他獨創一格的雙手兩用之術。這麼一來，有如是老頑童搖身一變，化身為二，左右夾擊。

　　楊過以單掌對他雙手，本就吃虧，這時更感支絀。當年小龍女受挫金輪法王，其後楊、龍二人會面，楊過右臂已失，小龍女怕他難過，只約略一提，並沒細說如何雙手分使兩種不同招數。這時周伯通乍使了出來，楊過暗暗心驚，只得左掌加勁，右側衣袖也接了對方一小半的攻勢。

　　郭襄雖然無法領會兩人招數中精妙奧妙之處，但兩人自旗鼓相當而轉為楊過處於劣勢，卻也瞧得出來。她越看越驚，猛然想起父親教自己練武之時，雙手曾以兩種不同武功同時與自己及兄弟郭破虜拆招，看來周伯通此時所使的正是父親這門功夫。她不知父親的這本事便是周伯通所授，還道這老兒不知如何從父親那裡偷學了武功去，忍不住叫道：「老頑童住手，不公平，不公平！大哥哥，不用跟他打了。」

　　周伯通一怔，跳開兩步，喝道：「什麼不公平？」郭襄道：「你這怪招，是從我爹爹那裡偷去的，用來跟我大哥哥打架，不害羞麼？」周伯通聽她口口聲聲叫楊過為「大哥哥」，只道她真是楊過的妹子，一時想不起楊過的父親是誰，笑道：「小姑娘又來胡說，這功夫是我自己在山洞裡想出來的，怎說偷自你的爹爹？」

　　郭襄道：「好罷！便算你不是偷的，你有兩隻手，我大哥哥只一條臂膀，打了這麼久，還比什麼？倘若我大哥哥跟你一樣也有兩隻手，你早輸了！」周伯通一呆，道：「這句話卻有點道理，可是他便有兩隻手，卻不能雙手同使兩般拳招啊！」說著哈哈大笑，甚是得意。

　　郭襄道：「你明欺我大哥哥斷臂不能復生，便來說這風涼話。你倘若真英雄好漢，比武過招是便不能佔人便宜，大家公公平平的打一架，那才分得出誰強誰弱。」周伯通道：「好！我雙手同使一門拳招便是。」郭襄小嘴一扁，道：「嘿嘿，虧你不害羞，這還算公平！」周伯通道：「難道我學他一樣，也去教女人砍一條臂膀下來？」

　　郭襄一怔，向楊過望了一眼，尋思：「原來他這手臂是給女人砍斷的。不知那惡女人是誰？怎地如此狠心？」隨即說道：「那倒不用。你只須將一隻手縛在腰帶之中，大家獨臂對獨臂，不就公平了？」

　　周伯通覺得這樣比武倒是好玩，又自恃單手使用一門武功本就習練有素，未必便不及雙手，於是右臂往腰帶中一插，向楊過道：「這要教你敗而無怨。」

　　當郭襄和周伯通說話之際，楊過在旁聽著，始終不插一言。他自斷臂以後，雖不忌諱旁人說及「獨臂」兩字，但一直自負己雖獨臂，決不輸於天下任何肢體完好之人，待見到周伯通自縛右臂，顯是對自己有輕視之意，凜然說道：「老頑童，你這麼做作，豈不是小看了楊過？我的獨臂倘若打不過你的雙手，我便自……自……」他本要說：「自刎於這百花谷」，但突然想起與小龍女相會之期已在不遠，豈可自輕？一時語塞，竟然說不下去。

　　郭襄大悔，她當初原是以小兒女的心情極力回護楊過，這時想到他是當代大俠，名滿天下，決不能與自縛手臂之人相鬥，忙道：「大哥哥，都是我不好……」奔到周伯通身前，將他右臂從腰帶中拉了出來，說道：「我大哥哥便是一隻手，也敵得過你雙手齊使，不信你便試試。」

　　楊過不待周伯通再說什麼，身形微斜，單掌便劈了過去。周伯通左手還了一拳，自忖不能佔他便宜，右臂垂在腰側，竟不舉起出招。

　　周伯通雖以單臂應戰，然招數神妙無方，楊過仍感應付不易。瞬息間二十餘招過去，楊過暗想我雖只一臂，但方當盛年，與這年近百歲的老翁拆到一百餘招仍是勝他不得，我這十多年來的功夫練到那裡去了？但覺周伯通發來的拳掌之力中陽剛之氣漸盛，與「空明拳」的一味陰柔頗不相同，心念一動，猛地裡想起了終南山古墓石壁上所見的【九陰真經】，此刻周伯通所使招數，正是真經中所載的一路「大伏魔拳法」拳力籠罩之下，實是威不可當。楊過大喝一聲？「大伏魔拳法」何足道哉？你雙手齊使，接一下我的『黯然銷魂掌』！」

　　周伯通聽他叫出自己所使拳法的名稱，已然一怔，又聽他說要用一門什麼「黯然銷魂掌」，更是奇怪。他自幼好武，於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見聞廣博之極，但「黯然銷魂掌」這名目今日卻是第一次聽到。只見楊過單臂負後，凝目遠眺，腳下虛浮，胸前門戶洞開，全身姿式與武學中各項大忌無不吻合。他踏近一步，左手成掌，虛按一招，意存試探。楊過渾如不覺，理也不理。周伯通說道：「小心了！」發拳往他小腹擊去。

　　他生怕傷了對方，這一拳只用三成力，那知拳拳剛要觸到楊過身上，突覺他小腹肌肉顫動，同時胸口向內一吸，倏地彈出。周伯通吃了一驚，忙向左躍開，心想內家高手吸胸凹腹以避敵招，原屬尋常，但這等以胸肌傷人，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當下好奇之心大起，喝道：「你這是什麼武功？」楊過道：「這是『黯然銷魂掌』中的第十三招，叫作『心驚肉跳』！」周伯通喃喃的道：「沒聽見過，沒聽見過！」楊過道：「這是我自創的一十七招掌法，你自然沒聽見。」

　　楊過自和小龍女在絕情谷斷腸崖前分手，不久便由神雕帶著在海潮之中練功，數年之後，除了內功循序漸進之外，別的無可再練，心中整日價思念小龍女，漸漸的形銷骨立，了無生趣。一日在海濱悄然良久，百無聊賴之中隨意拳打腳踢，其時他內功火候已到，一出手竟具極大威力，輕輕一掌，將海灘上一隻大海龜的背殼打得粉碎。他由此深思，創出了一套完整的掌法，出手與尋常武功大異，厲害之處，全在內力，一共是一十七招。

　　他生平受過不少武學名家的指點，自全真教學得玄門正宗內功的口訣，自小龍女學得【玉女心經】，在古墓中見到【九陰真經】，歐陽鋒以蛤蟆功和逆轉經脈，洪七公與黃蓉授以打狗棒法，黃藥師授以彈指神通和玉簫劍法，除了一陽指之外，東邪、西毒、北丐、中神通的武學無所不窺，而古墓派的武學又於五大高人之外別創蹊徑，此時融會貫通，已是卓然成家。只因他單剩一臂，是以不在招數變化取勝，反而故意與武學通理相反。他將這套掌塵定名為「黯然銷魂掌」，取的是江淹【別賦】中那一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之意。自掌法練成以來，直至此時，方遇到周伯通這等真正的強敵。

　　周伯通聽說這是他自創的武功，興致更高，說道：「正要見識見識！」揮手而上，仍是只用左臂。楊過抬頭向天，渾若不見，呼的一掌向自己頭頂空空拍出，手掌斜下，掌力化成弧形，四散落下。

　　周伯通知道這一掌力似穹廬，圓轉廣被，實是無可躲閃，當下舉掌相迎，「啪」的一下，雙掌相交，不由得身子一晃，都只為他過於托大，殊不知他武功雖然決不弱於對方，但一掌對一掌，卻無不及楊過掌力厚實雄渾。

　　周伯通吐出胸中一口濁氣，喝采道：「好！，這是什麼名目！」楊過道：「這叫『杞人憂天』！小心了！下一招乃是『無中生有』！」

　　周伯通嘻嘻一笑，心想「無中生有」這拳招之名，真是又古怪又有趣，虧這小子想得出來，於是又猱身而上。楊過手臂下垂，絕無半點防禦姿式，待得周伯通拳招攻到近肉寸許，突然間手足齊動，左掌右袖、雙足頭錘、連得胸背腰腹盡皆有招式發出，無一不足傷敵。

　　周伯通雖然早防到他必有絕招，卻萬萬想不到他竟會全身齊攻，瞬息之間，十餘招同時攻到，說來「無中生有」只是一招，中間實蘊十餘招變式後招，饒是周伯通武學深湛，也鬧了個手忙腳亂。他左臂本來下垂不用，這時不得不舉起招架，竭盡全力，才抵擋了這一路掌法，說到還招，竟是不能的了。總算一一擋過，急忙躍後丈許，以防楊過更有古怪後招。

　　郭襄叫道：「周老爺子，你兩隻手齊用也不夠，最好是多生一隻手。」周伯通也不以為忤，笑道：「小女娃子，你叫我三隻手麼？」

　　楊過見他將自己突起而攻的招式盡數化解，無一不是妙到巔毫，不禁暗暗歎服，叫道：「下一招叫做『拖泥帶水』！」周伯通和郭襄齊聲發笑，喝采道：「好名目！」楊過道：「且慢叫好！看招！」右手雲袖飄動，宛若流水，左掌卻重滯之極，便似帶著幾千斤泥沙一般。

　　周伯通當年曾聽師兄王重陽說起黃藥師所擅的一路五行掌法，掌力之中暗合五行，此時楊過右袖是北方癸水之家，左掌是中央戊土之家，輕靈沉猛，兼而有之，當下不敢怠慢，左手使「空明拳」中的一招，右手使一招「大伏魔拳」，以輕靈對輕靈，以渾厚對渾厚，兩下衝擊，兩人同聲呼喝，各自退出數步。

　　這四招一過，一老一少都暗自佩服對方。楊過心想：「自練成這黯然銷魂掌以來，所遇強敵當以此翁為最，若要勝他，委實不易。倘若真分勝負，非以內力比拚不可，那時若不是一死一傷，便如洪七公與我義父比武那般，鬧個同歸於盡，卻又何苦？」不由得收起了狂傲之氣，一躬到地，說道：「周老前輩，佩服佩服，晚輩甘拜下風。」轉頭向郭襄道：「小妹子，周老前輩是請不動的了，咱們走罷！」

　　周伯通忙道：「且慢，且慢！你說這套什麼銷魂掌共有一十七路，尚有一十三路未施啊？怎地便走了？」楊過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性命相拼？你向來對我很好，又待我妻子很好，我一直心下感激。你武功高強，晚輩認輸便是。」

　　周伯通連連搖手道：「不對，不對！你沒輸，我也沒輸，你要出這百花谷，除非把一十七路掌法使全了。」他自聽到楊過叫出四路掌法，什麼「心驚肉跳」、「杞人憂天」、「無中生有」、「拖泥帶水」，名目既趣，掌法更怪，便是常人也欲一窮究竟，何況周伯通一來好武，二來好奇，非得盡見全豹不可。

　　楊過道：「咦，這可好笑了。我既然請不動你，那便拍手便走，難道連請客的也得留下嗎？」周伯通央求道：「好兄弟，你餘下那一十三招掌法，我怎猜想得到？請你大發善心，做做好事，說給我聽了。你要學什麼功夫，我都教給你便是。」

　　楊過心念一動，說道：「你要學我這掌法，絲毫不難。我也不用你教武功，只是你學了之後，須得跟我走一遭，去見一見那位瑛姑。」周伯通愁眉苦臉，說道：「你便殺我的頭，我也不見她。」楊過道：「既然如此，晚輩告辭。」

　　周伯通雙掌一錯，縱身攔住去路，跟著呼的一拳打出，陪笑道：「好兄弟，你便施下招罷！」楊過舉掌隔開，使的卻是全真派武功。周伯通連變拳法，楊過始終以全真派掌法和【九陰真經】中所載武功抵敵。

　　楊過要將周伯通擊敗，原非易事，但只求自保，老頑童卻也奈何他不得。不論周伯通如何故露破綻，如何假意示弱，楊過終不上當，那「黯然銷魂掌」中新的招式再不顯示，偶爾卻又將「心驚肉跳」、「杞人憂天」、「無中生有」、「拖泥帶水」這四招略加變化的使將出來，更令周伯通心癢難搔。

　　兩人激鬥將近半個時辰，周伯通畢竟年老，氣血已衰，漸漸內力不如初鬥之時，他知再難誘楊過使出黯然銷魂掌來，雙掌一吐，借力向後躍出，說道：「罷了，罷了！我向你磕八個響頭，拜你為師，你總肯教我了罷！楊過師父，弟子周伯通磕頭！」說罷便跪將下來。

　　楊過暗暗好笑，心想世間竟有如此好武成癖之人，忙搶上扶起，說道：「這個那裡敢當？那黯然銷魂掌餘下一十三招的名目，我可說與你知。」周伯通大喜，連叫：「好兄弟！好兄弟！」

　　郭襄道：「大哥哥，他不肯跟咱們去，你別教他。」楊過卻知老頑童是個「武癖」，他聽了一十三招的名目之後，更加無可抗拒，勢必磨著自己演試，微微一笑，說道：「聽個名目並不打緊。」周伯通忙道：「是啊，聽聽名目有什麼要緊，小姑娘忒也小器。」

　　楊過坐在大樹下的一塊石上，說道：「周兄你請聽了，那黯然銷魂掌餘下的一十三招：徘徊空谷，力不從心，行屍走肉，庸人自擾，倒行逆施……」說到這裡，郭襄已笑彎了腰，周伯通卻一本正經的喃喃記誦，只聽楊過續道：「廢寢忘食，孤形只影，飲恨吞聲，六神不安，窮途末路，面無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雞。」郭襄心下淒惻，再也笑不出來了。

　　這一十三招名稱說將出來，只把老頑童聽得如癡如狂，隔了良久，才道：「想那『面無人色』這一招，如何用以克敵制勝？」楊過道：「這雖是一招，其實中間變化多端，臉上喜怒哀樂，怪狀百出，敵人一見，登時心神難以自制，我喜敵喜，我憂敵憂，終至聽命於我。此乃無聲無影的勝敵之法，比之以長嘯鎮懾敵人又高出一籌。」周伯通道：「這是從【九陰真經】的懾心大法中變化出來的麼？」楊過道：「正是！」

　　周伯通眉花眼笑，問道：「那麼『倒行逆施』呢？」楊過突然頭下腳上，倒過身子，拍出一掌，說道：「這是『倒行逆施』的三十七般變化之一。」周伯通點頭道：「那是源自西毒歐陽鋒的武功了。」楊過站直身子，道：「不錯，不過我這掌法中逆中有正，正反相沖，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周伯通想了片刻，不明其理，搔頭問道：「那是什麼？」楊過道：「此中詳情，可不足為人道了。」周伯通「嗯」了一聲，不再說話，心知再問下去，楊過是決計不肯再說的了。

　　郭襄在一旁瞧著，見他搔耳摸腮，神情惶急，不由得生了憐憫之心，走到他的身邊，低聲道：「周老爺子，到底你為什麼定然不肯去見瑛姑？咱們一齊想個法兒，求大哥哥把這套掌法教你，好不好？」

　　周伯通歎了口長氣，說道：「這是我少年時的糊塗事，說出來實在難以為情。」郭襄道：「怕什麼啊？你說了出來，比藏在心中還舒服些。我跟你說，我做了錯事，爹爹媽媽問起，我從不隱瞞，給爹媽責罵一場，也就完了。否則撒個謊兒騙了過去，自己後來反倒憋得難過。這一次我悄悄出來，爹媽知道了定要生氣，可是已經出來了，我也不會瞞著不說。」

　　周伯通見她一派天真無邪的神色，又望了望楊過，說道：「好，我把少年時的糊塗事跟你說了，你可不許笑話。」郭襄說道：「誰笑話你了？」拉著他的手，親親熱熱的挨在他身旁，道：「你就當作說旁人的事，要不然就當是說個故事。待會兒，我也說一件我做過的壞事給你聽。」

　　周伯通瞧著她文秀的小臉，笑道：「你也做過壞事麼？」郭襄道：「自然，你以為我不會做？」周伯通道：「好，那你先說一件給我聽聽，」郭襄道：「豈止一件，連十件八件也有。嗯，有一個軍士在城頭守夜睡著了，爹爹叫人綁了，說要斬首示眾。我見他可憐，半夜裡悄悄將他放了，叫他快快逃走。爹爹很是生氣，我招了出來，爹爹將我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一個窮人家女孩子羨慕我媽媽腕上的金釧兒好看，我就偷了出來送給她，媽媽找來找去找不著，我肚裡暗暗好笑，可沒說出來。因為說了出來之後，媽媽不在乎，姊姊卻會向那女孩子要回來。」

　　周伯通歎了口氣，道：「這些事比起我那件事，可都算不了什麼。」於是將他如何隨師兄王重陽赴大理拜會段皇爺，如何劉貴妃隨他學藝，如何兩人做下了糊塗之事，如何劉貴妃向他癡纏，他又如何迴避不見，段皇爺如何一怒而捨棄皇位、出家為僧，諸般情事，一五一十的都向郭襄和楊過說了。

　　郭襄怔怔的聽著，直到周伯通說完，眼見他滿臉愧容，便問：「那段皇爺除了有劉貴妃外，還有幾位妃子？」周伯通道：「他雖不如大宋天子那麼後宮三千，但三宮六院，數十位後妃總是有的。」郭襄道：「著啊！他有數十位後妃，你連一位夫人也沒有，他顧全朋友之義，該將劉貴妃送了你才是啊。」

　　楊過向她點了點頭，心想：「這小姑娘不拘於世俗禮法之見，出言深獲我心。」

　　周伯通道：「他當時雖然也有此言，但劉貴妃是他極心愛之人，他為此連皇帝也不做而去做和尚，可見我實是對不起他之極了。」

　　楊過突然插口道：「一燈大師所以出家，是為了對你不起，不是你對他不起，難道你還不知道？」周伯通奇道：「他有什麼對我不起？」楊過道：「只為旁人害你兒子，他忍心見死不救。」

　　周伯通數十年來始終不知瑛姑曾和他生有一子，聽了楊過之言不由得大奇，忙問：「什麼我的兒子？」楊過道：「我所知亦不詳盡，只是聽一燈大師這般說。」於是轉述了一燈在黑龍潭畔所說的言語。

　　周伯通猛然聽說自己生過一個兒子，宛似五雷轟頂，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心中一時悲，一時喜，想起瑛姑數十年含辛茹苦，更大起歉疚之情。

　　楊過見他如此，心想：「這位老前輩是性情中人，正是我輩，我又何惜那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說道：「周老前輩，我將全套掌法一一演與你瞧罷，不到之處，尚請指點。」當下口講手比，將那一十七路掌法從頭至尾演了出來，只是「面無人色」那一招，因他臉上戴了人皮面具，未予顯示，但他說了其中變化，周伯通熟知【九陰真經】，即能心領神會，反是於「行屍走肉」、「窮途末路」各招，卻悟不到其中要旨。

　　楊過反覆講了幾遍，周伯通總是不懂。楊過歎道：「周老前輩，十五年前，內人和我分手，晚輩相思良苦，心有所感，方有這套掌法之創。老前輩無牽無掛，快樂逍遙，自是無法領悟其中憂心如焚的滋味。」周伯通道：「你夫人為何和他分手？她人又美，心地又好，你鍾情相思，原也怪你不得。」

　　楊過不願再提小龍女被郭芙毒針誤傷之事，只簡略說她中毒難愈，為南海神尼救命去，須隔十六年方得相見，自己日夜苦思，虔誠祝禱祝她平安歸來，最後說道：「我只盼能再見她一面，便是要我身受千刀萬剮之苦，也是心甘情願。」

　　郭襄從不知相思之深，竟有若斯苦法，不由得怔怔的流下兩行清淚，握住楊過的手，柔聲道：「老天爺保佑，你終能再和她相見。」

　　楊過自和小龍女分別以來，今日第一次聽到別人這般真心誠意的安慰，心中大是感激，一言之恩，自此終身不忘，當下歎了口氣，站起身來，向周伯通行了一禮，說道：「周兄，告辭了！」和郭襄並肩自來路出去。

　　郭襄行出數步，回頭向周伯通道：「周老前輩，我大哥哥這般思念他的夫人，你的瑛姑亦自這般思念於你。你始終不肯和她相見，於心何忍？」周伯通一驚，臉色大變。楊過低聲道：「小妹子，別再說了。人各有志，多言無益。」兩人一雕，自來路緩緩而回。

　　郭襄道：「大哥哥，我若問起你夫人的事，你不會傷心罷？」楊過道：「不會的，反正沒過幾個月，我便可和她相見了。」話是這般說，心下卻大是惴惴：「再過幾個月，我真能和龍兒相會嗎？」

　　郭襄道：「你怎麼跟她識得的？」楊過於是將自己幼時怎樣孤苦伶仃，怎樣在重陽宮學藝，受師父及同門的欺侮，怎樣逃入古墓、為小龍女收容，怎樣日久情生，怎樣歷盡艱辛方得結成夫婦等情，擇要說了，只是郭靖、黃蓉、李莫愁等人的名字卻都略過不提。

　　郭襄默默聽著，對楊過用情之深大有所感，終於又說了一句：「但願老天爺保佑，你終能和她相會，從此不再分離。」楊過道：「多謝你，小妹子，我永遠記得你這番好心。日後見了我妻子，我也會告訴她。」說到這裡，語音已然哽咽。

　　郭襄道：「我每年生日，媽媽和我燒香拜天，媽媽總叫我暗中說三個心願，我常常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到今年生日時，我可就早想好了，我會盼望大哥哥和他夫人早早團聚。」楊過道：「還有兩個心願呢？」郭襄微笑道：「我可不能跟你說。」

　　便在此時，忽聽得身後有人大呼：「楊兄弟，等我一等！」聽聲音正是周伯通。楊過大喜，回過身來，只見周伯通如飛趕至，叫道：「楊兄弟，我想過啦，你快帶我去見瑛姑。」郭襄喜道：「那才是呢，你不知人家想得你多苦。」周伯通道：「你們走後，我想著楊兄弟的話，越想越是牽肚掛腸，倘若不去見她，以後的日子別想再睡得著，這句話非要親口問她個清楚不可。」楊過和郭襄見此行不虛，都十分歡喜。

　　依著周伯通的性子，立時便要去和瑛姑相見，但其時已晚，郭襄星眼睏餳，大見倦色，於是三人一雕在林中倚樹而睡。次日清晨再行，未過巳時，已來到黑龍潭邊。

　　瑛姑和一燈見楊過果真將周伯通請來，當真喜出望外。瑛姑一顆心撲通撲通亂跳，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周伯通走到瑛姑身前，大聲道：「瑛姑，咱們所生的孩兒，頭頂是一個旋兒呢？還是兩個旋兒？」瑛姑一呆，萬沒想到少年時和他分手，暮年重會，他開口便問這樣一個不相干的一句話，於是答道：「是兩個旋兒。」周伯通拍手大喜，叫道：「好，那像我，真是個聰明娃兒。」跟著歎了口氣，搖頭道：「可惜死了！」

　　瑛姑悲喜交集，再也忍耐不住，放聲哭了出來。周伯通拍她背脊，大聲安慰：「別哭，別哭！」又向一燈道：「段皇爺，我偷去了你妻子，你不肯救我兒子，大家扯個直，前事不究，都是不用提了。」

　　一燈指著躺在地下的慈恩道：「這是殺你兒子的兇手，你一掌打死他罷！」

　　周伯通道：「瑛姑，你來下手！」

　　瑛姑向慈恩望了一眼，低聲道：「倘若不是他，我此生再也不能和你相見，何況人死不能復生，且盡今日之歡，昔年怨苦，都忘了他罷！」

　　周伯通道：「這話也說得是，咱們便饒了他啦！」

　　慈恩傷勢極重，全仗一口真氣維繫，此時聽周伯通和瑛姑都說恕他殺子之仇，心中大慰，再無掛懷之事，低聲道：「多謝兩位。」向一燈道：「多謝師父成全！」又向楊過道：「多謝施主辛苦。」雙目一閉，就此逝去。

　　一燈大師口誦佛號，合十躬身，說道：「慈恩，慈恩，你我名雖師徒，實乃良友，相交二十年，功過切磋，無日或離，今日你往生極樂，老衲既喜且悲。」當下與楊過、郭襄一齊動手，將慈恩就地埋葬了。

　　周伯通和瑛姑四目對視，千言萬語，真不知從何說起。

　　楊過瞧著慈恩的新墳，想起那日在雪谷木屋之中，他與小龍女燕爾新婚、見到慈恩發瘋的種種情景，這一位以鐵掌輕功馳名江湖的一代武學大師，終於默默歸於黃土，心中不勝感慨。

　　瑛姑從懷裡提出兩隻靈狐，說道：「楊公子，大德深重，老婦人愧無以報，這兩隻畜生便請持去罷。」楊過接過一隻，謝道：「蒙賜一頭，已領盛情。」

　　一燈道：「楊賢侄，你兩隻靈狐都取了去，但不必傷它性命，只須割開靈狐腿上血脈，每日取血一小杯，兩狐輪流割血，每日服上一杯，令友縱有多大的內傷也能痊癒。」

　　楊過和瑛姑一齊大喜，說道：「能保得靈狐性命，那是再好不過。」當下楊過提過了靈狐，向一燈、周伯通、瑛姑拜別。瑛姑道：「你取完狐血之後，就地放了，兩隻小畜生自能回來。」

　　周伯通突然插口道：「段皇爺，瑛姑，你們一齊到我百花谷去，我指揮蜜蜂給你們瞧瞧，我又新學了一門掌法，嘿嘿，了不起，了不起。楊兄弟，你治好了你的朋友之後，和你小妹子也都來玩玩。」

　　楊過笑道：「其時若無俗事牽絆，自當來向三位前輩請聆教益。」說道躬身施禮而別。

　　兩頭靈狐眼珠骨溜溜的望著瑛姑，啾啾而鳴，哀求乞憐。瑛姑喝道：「楊公子會饒了你們性命，吵什麼？」郭襄伸手撫摸狐頭，微笑安慰。

## 第35回　三枚金針

　　楊過請得周伯通來和瑛姑團聚，令慈恩安心而死，又取得靈狐，一番辛勞，連做三件好事，自是十分高興，和郭襄、神雕一齊回到萬獸山莊。

　　史氏兄弟見楊過連得兩頭靈狐，喜感無已，當即割狐腿取血。史叔剛服後，自行運功療傷。

　　是晚萬獸山莊大排筵席，公推楊過上座，席上所陳，儘是猩唇、狼腿、熊掌、鹿胎等諸般珍異獸肉，旁人一生從未嘗得一味的，這一晚筵席中卻有數十味之多。席旁放了一隻大盤，盛滿山珍，供神雕俠享用。

　　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對楊過也不再說什麼感恩戴德之言，各人心中明白，自己性命乃楊過所賜，日後不論他有什麼差遣，萬死不辭。席上各人高談闊論，說的都是江湖上的奇聞軼事。

　　郭襄自和楊過相見以來，一直興高采烈，但這時卻默默無言，靜聽各人的說話。楊過偶爾向她望了一眼，但見她臉上微帶困色，只道小姑娘連日奔波勞碌，不免疲倦，也不以為意，那想到郭襄因和他分手在即，良會無多，因而悄悄發愁。

　　喝了幾巡酒，突然間外面樹林中一隻猿猴高聲啼了起來，跟著此應彼和，數十隻猿猴齊聲啼鳴。史氏兄弟微微變色。史孟捷道：「楊大哥和西山諸兄且請安坐，小弟出去瞧瞧。」說著匆匆出廳。

　　各人均知林中來了強敵，但眼前有這許多好手聚集，再強的敵人也不足懼。煞神鬼道：「最好是那霍都王子到來，大夥兒跟他鬥鬥，也好讓史三哥出了這口惡氣……」

　　話猶未了，只聽得史孟捷在廳外喝道：「是那一位夜臨敝莊？且請止步！」跟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有沒有一個大頭矮子在這屋裡？我要問他，把我妹子帶到那裡去了？」

　　郭襄聽得姊姊尋了前來，又驚又喜，一瞥眼，只見楊過雙眼精光閃爍，神情特異，心中暗暗奇怪，喉頭那一聲「姊姊」，到了嘴邊卻沒呼叫出來。

　　只聽史孟捷怒道：「你這女子好生無禮，怎地不答我的問話，擅自亂闖？」又聽郭芙喝道：「讓開！」接著當當兩響，兵刃相交，顯是郭芙硬要闖進，史孟捷卻在外攔住，兩人動起手來。

　　楊過自絕情谷和郭芙別過，十餘年未見，這時驀地裡聽到她的聲音，不由得百感交集，但聽得廳外兵刃相交之聲漸漸遠去，史孟捷已將郭芙引開。

　　大頭鬼道：「她是衝我而來，我去會會。」說著奔出廳去。史季強和樊一翁也跟了出去。

　　郭襄站起身來，說道：「大哥哥，我姊姊找我來啦，我得走了。」楊過一驚，道：「那是……那是你姊姊麼？」郭襄道：「是啊，我想見見神雕大俠，那位大頭叔叔便帶我來見你。我……很喜歡……」她話沒說完，頭一低便奔了出去。

　　楊過見她一滴淚水落在酒杯之中，尋思：「原來她便是那個小嬰兒，卻長這麼大了。她深夜前來尋我，必有要事，怎地一句不說便去了？瞧她滿懷心事，我可不能不管。」當下飄身離廳，追了出去。只見郭襄背影正沒入林中，幾個起伏，已趕到她身後，說道：「小妹子，你有什麼為難之事，但說不妨。」

　　郭襄微笑道：「沒有啊，我沒為難之事。」淡淡的月光正照在她雪白秀美的臉上，楊過看得清楚，她眼中兀自含著一泓清淚，於是柔聲道：「原來你是郭大俠和郭夫人的姑娘，是你姊姊欺侮你嗎？」他想郭靖、黃蓉名滿天下，威震當世，他們的女兒決計無辦不了的難事，多半是郭芙強橫霸道，欺侮了小妹妹。

　　郭襄強笑道：「我姊姊便是欺侮我，我也不怕。她罵我，我便跟她鬥嘴，反正她也不敢打我。」楊過道：「那你前來找我，為了何事？你跟我說罷！」郭襄道：「我在風陵渡口聽人說起你的俠義事跡，心下好生欽佩，很想見你一面，除此別無他意。今晚飲宴之時，我想起『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句話，心下鬱鬱，那知道筵席未散，我……卻不得不走了。」說到這裡，語音中已帶哽咽。

　　楊過心頭一震，想起她生下當日，自己便曾懷抱過她，後來和金輪法王、李莫愁等數番爭奪，又曾捕縛母豹，餵她乳吃，其後攜入古墓，養育多時，想不到此時重見，竟然已是如此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回思往事，不由得癡癡怔住。

　　過了片刻，郭襄道：「大哥哥，我得走啦！我托你一件事。」楊過道：「你說罷。」郭襄道：「你夫人和你在什麼時候相會啊。」楊過道：「是在今年冬天。」郭襄道：「你會到你夫人後，叫人帶個訊到襄陽給我，也好讓我代你歡喜。」

　　楊過大是感激，心想這小姑娘和郭芙雖是一母所生，性情卻是大不相同，問道：「你爸爸媽媽安好罷？」郭襄道：「爸爸媽媽都好。」心頭突然湧起一念，說道：「大哥哥，待你和夫人相會後，到襄陽我家作客，好不好？我爹媽和你夫婦都是豪傑之士，自必意氣投合，相見恨晚。」

　　楊過道：「到那時再說罷！小妹子，你我相會之事，最好別跟你姊姊說……嗯，最好也別跟你爹爹媽媽說起。」郭襄奇道：「為什麼？」忽地想起風陵渡口眾人談論神雕俠之時姊姊對他頗多微詞，說不定他們結有樑子，當即又道：「我不說便是。」

　　楊過目不轉瞬的瞧著她，腦海中卻出現了十五年多以前懷中所抱那個嬰孩的小臉，郭襄給他瞧得微微有點害羞，低下頭去。楊過胸中湧起了一股要保護她、照顧她的心情，便似對待十多年前那個雅弱無助的嬰兒一般，說道：「小妹子，你爹爹媽媽都是當代大俠，人人都十分敬重，你有什麼事，自也不用我來效勞。但世事多變，禍福難言。你若有不願跟你爹媽說的緩急之情，要什麼幫手，儘管帶個訊來，我自會給你辦得妥妥貼貼。」

　　郭襄嫣然一笑，道：「你待我真好。姊姊常對人自稱是郭大俠、郭夫人的女兒，我有時聽著真為她害羞。爹爹媽媽雖然名望大，咱們可也不能一天到晚掛在嘴角上啊。我若對人家說，神雕大俠是我的大哥哥，我姊姊便學不來。」

　　楊過微笑道：「令姊又怎瞧得起我這般人了？」他頓了一頓，屈指數著，說道：「你今年十六歲啦，嗯，到九月、十月……十月廿二、廿三、廿四……你生日是十月廿四，是不是？」郭襄大是奇怪，大聲的叫了一下：「咦！」說道：「是啊，你怎知道？」楊過微笑不答，又道：「你生在襄陽，因此單名一個『襄』字，是不是？」郭襄道：「你什麼都知道了，卻裝著不識得我。我生來的第一天，你便抱過我了，是不是？」

　　楊過悠然神往，不答她的問話，仰起頭說道：「十六年前，十月廿四，在襄陽大戰金輪法王，龍兒抱著那孩兒……」

　　郭襄不懂他說些什麼，隱隱聽得樹林中傳來兵刃相交之聲，有些焦急，生怕姊姊為史孟捷所傷，說道：「大哥哥，我真的要走啦。」

　　楊過喃喃的道：「十月廿四，十月廿四，真快，快十六年了。」忽然驚覺，道：「啊，你要走了……嗯，到今年十廿四，你要燒香禱祝，向上天求三個心願。」他記真起她曾說過，燒香求願之時，將求上天保佑他和小龍女相會。

　　郭襄道：「大哥哥，將來若是我向你也求三件事，你肯不肯答應？」楊過慨然道：「但教力之所及，無不從命。」從懷裡取出一隻小盒，打開盒蓋，拈了三枚小龍女平素所用的金針暗器，遞給郭襄，說道：「我見此金針，如見你面。你如不能親自會我，托人持針傳命，我也必給你辦到。」

　　郭襄道：「多謝你啦！」接過金針，說道：「我先說第一個心願。」當即以第一枚金針還給了楊過，道：「我要你取下面具，讓我瞧瞧你的容貌。」楊過笑道：「這件事未免太過輕而易舉，我因不願多見舊人，是以戴上面具。你這麼隨隨便便的使了一枚金針，豈不可惜？」心想：「我既已親口許諾，再無翻悔，你持了金針，便要我去幹天大的難事，我也義無反顧。怎地意來叫我做這樣一件不相干的小事？」郭襄道：「連你真面目也沒見過，怎能算是識你？這可不是小事。」楊過道：「好！」左手一起，揭下了臉上的面具。

　　郭襄眼前登時現出一張清懼俊秀的臉孔，劍眉入鬢，鳳眼生威，只是臉色蒼白，頗顯憔悴。楊過見她怔怔的瞧著自己，神色間頗為異樣，微笑道：「怎麼？」郭襄俏臉一紅。低聲道：「沒什麼。」心中卻說：「想不到你生得這般俊。」

　　她定一定神，又將一枚金針遞給楊過，說道：「我要說第二個心願啦。」楊過微笑道：「你再過幾年說也不遲，小姑娘家，盡說些孩子氣的心願。」卻不伸手接針。郭襄將金針塞到他年裡，說道：「我這第二個心願是，今年十月廿四我生日那天，你到襄陽來見一見我，跟我說一會子話。」這雖比第一個心願費事些，可仍然孩子氣極重。楊過笑道：「我答應了，這又有什麼大不了？不過我只見你一人，你爹媽姊姊他們，我卻不見。」郭襄笑道：「我自然由得。」

　　她白嫩的手拈著第三枚金針，在月光下閃閃生輝，說道：「這第三個心願嘛……」楊過微微搖頭，心想：「我楊過豈是輕易許人的？小姑娘不知輕重，將我的許諾視作玩意。」只見她臉上突然一陣暈紅，笑道：「這第三個心願，我現下想不出，日後再跟你說。」說著轉身竄入林中，叫道：「姊姊，姊姊！」

　　郭襄循著兵刃撞擊之聲趕去，只見郭芙和史孟捷、大頭鬼兩人鬥得正酣，樊一翁和史季強按著兵器，在旁觀戰。郭襄叫道：「姊姊，我來啦，這幾位都是好朋友。」

　　郭芙在父母指點之下修習武功，丈夫耶律齊又是當代高手，日常切磋，比之十餘年前自已大有進境，只是她心浮氣躁，淺嘗即止，不肯痛下苦功鑽研，因此父母丈夫都是武學名家，她自己卻始終徘徊於二三流之間，這時在史孟捷和大頭鬼夾擊下已漸漸支持不住，正焦躁間，忽聽得妹子呼叫，喝道：「妹妹快來！」

　　史孟捷親耳聽得郭襄叫楊過為「大哥哥」，此刻郭芙又叫她為「妹妹」，不禁一驚，心道：「難道這女子是神雕大俠的夫人還是姊妹？」硬生生將遞出去的一招縮了回來，急向後躍。

　　郭芙明知對方容讓，但她打得心中恚怒，長劍猛然刺出，噗地一聲，史孟捷胸口中劍。大頭鬼嚇了一跳，叫道：「喂，怎麼……」郭芙長劍圈轉，寒光閃處，大頭鬼臂上又給劃了一條長長的口子。她心中得意，喝道：「要你知道姑奶奶的厲害！」

　　郭襄大叫：「姊姊，我說這幾位都是朋友。」郭芙怒道：「快跟我回去！誰識得你這些豬朋狗友？」史孟捷胸口所中這一劍竟自不輕，他身子晃了幾下，向前一撲而倒。郭襄縱身而上，彎腰將他扶起，問道：「史五叔，史五叔，你傷得怎樣？」史孟捷傷口中鮮血噴將出來，濺得她衣袖上點點斑斑。郭襄忙撕下衣襟，給他裹紮。

　　郭芙提劍站在一旁，連連催促：「快走，快走！回家告訴爹爹媽媽，不結結實實打你一頓，我才不信呢！」郭襄怒道：「你胡亂出手傷人，我也告訴爹爹媽媽去！」史孟捷見她小臉兒脹得通紅，珠淚欲滴，強笑道：「姑娘不用擔心，我的傷死不了人！」史季強提著象鼻杵，猛喘大氣，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知要和郭芙拚命呢，還是先救五弟之傷。

　　突然之間，郭芙「啊」的一聲驚叫，迎面只見兩頭猛虎悄沒聲的逼來，她轉身欲避，卻見左側蹲著兩頭雄獅，瞧右邊時，更有四頭豹子，原來在這頃刻之間，史仲猛已率領群獸，將她團團圍住了。郭芙臉色慘白，幾欲暈倒。忽聽得樹林中一人說道：「五弟，你的傷怎樣！」史孟捷道：「還好！」那人道：「嗯，神雕俠傳令，讓這兩位姑娘走罷！」史季強幾聲呼哨，群獸轉過身子，隱入了長草之中。

　　郭襄道：「史五叔，我代姊姊跟你賠個不是罷。」史孟捷創口劇痛難當，苦笑道：「衝著神雕俠的金面，令姊便是殺了我，那也沒什麼。」郭襄急道：「你的傷……可真的不打緊嗎？」郭芙一把拉住她手，喝道：「你還不回去？」用力一扯，牽著她奔出樹林而去。

　　史氏昆仲和西山一窟鬼都隱伏在側，見她姊妹二人離去，一齊奔出，來瞧史孟捷和大頭鬼之傷。各人七張八嘴，都說郭芙不該，只是不知她和楊過到底有何干係，言語之中倒是不敢無禮。史季強憤憤的道：「那小姑娘人這麼好，她姊姊便這麼強橫。我五弟明明容讓，她又不是不知道，居然還下毒手。這一劍要是再刺下去兩寸，五弟還活得成麼？」大頭鬼道：「咱們問神雕俠去，這女子到底是什麼來頭。在風陵渡口，她曾連說神雕俠的不是，我瞧神雕俠也未必會回護她。」

　　大樹後一人緩步而出，說道：「僥天之悻，史五哥的傷勢還不甚重。這女子行事向來莽撞，我這條右臂，便是給她一劍斬去的。」說話的正是楊過。

　　眾人聽了，無不愕然，怔怔的望著他，說不出話來。人人均有滿腹疑竇，卻誰也不敢發問。

　　郭芙攜同郭襄回到風陵渡頭，其時黃河已經解凍，姊弟三人過了河，迤邐徑歸襄陽。一路上郭芙嘮嘮叨叨，不住口責備郭襄，說她不該隨著不相干的人到處亂闖惹事。郭襄便裝耳聾，給她個不瞅不睬，至於見到楊過之事，更是絕口不提。

　　到得襄陽，郭芙見了父母，遞上長春真人丘處機的書信，說他年老有病，不能起床，但全真教教主李志常將率同教中好手前來赴會。回畢正事，第一句話便道：「爹，媽，妹妹在道上不聽我話，闖下好大的亂子。」郭靖吃了一驚，忙問端的。郭芙當下將郭襄在風陵渡隨一個不相識的江湖豪客出外，兩日兩夜不歸之事，加油添醋的說了。

　　郭靖這些日來正為軍務緊急，憂心國事，甚是焦慮，聽大女兒這麼一說，怒氣暗生，問道：「襄兒，姊姊的話沒錯罷？」郭襄嘻嘻一笑，說道：「姊姊大驚小怪，我跟一個朋友去瞧瞧熱鬧，又是什麼大不了啦！」郭靖皺眉道：「什麼朋友？叫什麼名字？」郭襄伸伸舌頭，道：「啊喲，我可沒問他名字，只知道外號叫作『大頭鬼』。」郭芙道：「似乎有什麼『西山一窟鬼』中的人物。」郭靖也聽到過「西山一窟鬼」的名頭，這一批人雖說不上惡行素著，卻也不是正人君子，聽得小女兒竟和這干人廝混，更加惱怒。但他素來沉穩，只是「嘿」的一聲，便不再問。黃蓉卻將郭襄好好數說了一場。

　　當晚郭靖排設家宴，替郭芙、郭破虜洗塵，卻不設郭襄的座位。耶律齊出言相勸岳父和岳母。郭靖道：「女孩兒家若不嚴加管教，日後只有害了她自己。襄兒從小便古古怪怪，令人莫測高深。你做姊夫的，也得代我多操一番心才是呢。」耶律齊唯唯諾諾，不敢再說。

　　郭靖夫婦懲於以往對郭芙太過溺愛，以致闖出許多禍來，對郭襄和郭破虜便反其道而行之，自幼即管束得極是嚴厲。郭破虜沉靜莊重，大有父風，那也罷了。郭襄卻是口中答應，心裡一百二十個的不願意。這晚聽丫鬟言道，老爺太太排設家宴，故意不請二小姐。郭襄一怒，索性不吃飯，一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上，黃蓉心疼不過，瞞著郭靖，親自下廚煮了六色精緻小菜，又哄又說，才把小女兒調弄得破涕為笑。黃蓉的烹調本事天下無雙，她久已不動，這時一顯身手，自教郭襄吃得眉花眼笑。但這麼一來，夫婦倆教訓女兒的一片心血、一番功夫，卻又付諸流水了。

　　其時蒙古大軍已攻下大理，還軍北上，另一路兵馬自北而南，兩路大軍預擬會師襄樊，一舉而滅大宋。這一次蒙古事先籌劃數年，志在必得，北上的大軍由皇弟忽必烈統率，南下大軍由蒙古皇帝蒙哥御駕親統，精兵猛將，盡皆從龍而來。聲勢之大，實是前所未有。是時秋高氣爽，草長馬肥，正利於蒙古鐵騎馳驟。

　　蒙古大軍尚未逼近，襄陽城中已一夕數驚。豈知臨安大宋朝廷由奸臣丁大全當國，主昏臣奸，對此竟然不當作一回事。襄陽告急的文書雖是雪片般飛來，但朝廷中君臣相互言道：「蒙古韃子攻襄陽數十年不下，這一次也必鎩羽而歸，襄陽城是韃子的剋星。慣例如此，豈有他哉？吾輩盡可高枕無憂，何必庸人自擾？」

　　當蒙古南路大軍進逼大理之時，郭靖知道此番局勢緊急，實是非同小可，於是撒下英雄帖，遍請天下英雄齊集襄陽，會商抗敵禦侮大計。蒙古軍行神速，沒多久就滅了大理。其時大理國國主段興智，是一燈大師的曾孫，號稱「定天賢王」，年方稚幼，立後未及兩年而亡，國亡時由武三通、朱子柳、泗水漁隱等救出。

　　當各路英豪會集襄陽之時。蒙古北路大軍也已漸漸逼近。英雄大宴會期於十月十五，預定連開十日。這一日正是十三，距會期已不過兩天，東南西北各路好漢，猶如百川匯海，紛紛來到襄陽。郭靖、黃蓉夫婦全神部署軍務，將接待賓客之事交給了魯有腳和耶律齊處理。武敦儒、耶律燕夫婦和武修文、完顏萍夫婦從旁襄助。

　　這一日朱子柳到了，泗水漁隱到了，武三通到了，全真教掌教李志常率領本教十六名師兄弟到了，丐幫諸長老和幫中七袋、八袋諸幫首到了，陸冠英、程瑤迦夫婦到了……一時襄陽城中高手如雲，群賢聚會。許多前輩英俠平時絕少在江湖上露面，因知這一次襄陽英雄宴關連天下氣運，實非尋常，又仰慕郭靖夫婦仁義，凡是收到英雄帖的十之八九都趕來赴會。比之當年大勝關英雄大會，盛況尤有過之。

　　十月十三日晚間，郭靖在私邸設下便宴，邀請朱子柳、武三通等數十多位知交一敘契闊。酒過三巡，丐幫幫主魯有腳始終未至，眾人只道他幫務紛繁，不暇分身，也不以為意。眾人歡呼暢飲，縱論十餘年武林間軼事異聞。耶律齊、郭芙夫婦伴著武氏兄弟等一班小友另開一桌，席上猜枚賭飲，更是喧聲盈耳。

　　正熱鬧間，突然一名丐幫的八袋弟子匆匆進來，在黃蓉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黃蓉臉色大變，霍然站起，顫聲道：「有這等事？」眾人吃了一驚，一齊轉頭瞧著她。只聽黃蓉說道：「這裡並無外人，你儘管說。此事經過如何？」眾人見她說話之時目眶含淚，料想出了不幸之事，只聽那八袋弟子說道：「今日午後，魯幫主帶同兩名七袋弟子循例往城南巡營，那知直到申牌過後，仍未回轉。弟子等放心不下，分批出去探視，竟在峴山腳下的羊太傅廟中，見到了魯幫主的遺體……」眾人聽到「遺體」兩字，都不自禁「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那弟子說到這裡聲音已是嗚咽，要知魯有腳武功雖不甚高，但仁信惠愛，甚得幫眾的推戴。那弟子接著道：「那兩名七袋弟子尚未氣絕。他說他三人在廟外遇到蒙古的霍都王子，幫主首先遭了暗算。兩名七袋弟子和他拚命，也都傷在他的掌下。」

　　郭靖氣得臉色慘白，只道：「嘿嘿，霍都，霍都！」心想若是早知有今日之事，當年在重陽宮中對他就不該手下留情。

　　黃蓉道：「那霍都留下了什麼語言沒有？」那弟子道：「弟子不敢說。」黃蓉道：「有什麼不敢說？他說教郭靖、黃蓉快快投降蒙古，否則便和這魯有腳一般，是不是？」那弟子道：「幫主明見。霍都那惡賊正是如此妄說。」丐幫中習俗，黃蓉雖然早就不任幫主，但幫眾不論當面背後仍是稱她為「幫主」。黃蓉皺眉道：「魯幫主的打狗棒，自然也給那霍都搶去了？」那弟子道：「正是。」

　　當下眾人紛紛離席，去瞧魯有腳的遺體，只見他背心上中了一根精鋼扇骨，胸口肋骨折斷，顯是霍都先以暗器在後偷襲得手，再運掌力將他打死。眾人見後，盡皆悲憤。

　　這時襄陽城中所聚丐幫弟子無慮千數，魯有腳為奸人所害的消息傳將出去，城中處處皆有哀聲。

　　郭襄平日和魯有腳極為交好，常規常拉著他到郊外荒僻處喝酒，一老一少，舉杯對酌，郭襄磨著他說些江湖上的奇事趣談，一耗便是大半日，兩人都引為樂事。羊太傅廟離襄陽城不遠，也是郭襄和魯有腳常到之處。她聽說這位老朋友竟是在那廟中被害，心中悲痛，當即打了一葫蘆酒，提了一隻菜籃，便和平時一樣，來到廟中。

　　其時將近子夜，郭襄放下兩副杯筷，斟滿了酒，說道：「魯老伯，半個月之前，際我還曾和你在這裡對酌談心，那想到英雄慘遭橫禍，魂而有知，還請來此享一杯濁酒，」說著將對面的一杯酒潑在地下，自己舉杯一飲而盡，想到這位忘年之交從此永逝，不禁悲從中來，垂淚說道：「魯老伯，我再跟你乾一杯！」說著一杯酹地，自己又喝了一杯。

　　她酒量其實甚淺，只是生性豁達，喜和江湖豪士為伍，也就跟著他們飲酒大言，這時兩杯酒一干，朱顏陀暈，已覺微微潮熱。

　　黑暗中忽見門外似有人影一閃，心想魯有腳的鬼魂當真到了，叫道：「是魯老伯麼？你英靈不昧，請來一會。」她一顆心雖然怦怦亂跳，卻也甚想見見魯有腳的鬼魂。卻聽到一個女子聲音說道：「你三更半夜在這裡搗什麼鬼？媽媽叫你快些回去。」一人從廟外閃了進來，正是郭芙。

　　郭襄好生失望，說道：「我正在招魯老伯鬼魂相見，你這麼一衝，他怎麼還肯前來？姊姊，你先回去，我隨後即回。」郭芙道：「又瞎說八道了，你這個小腦袋中，裝的儘是胡思亂想。魯有腳的鬼魂為什麼要來見你？」郭襄道：「他平日和我最好，何況我還答應跟他說一件心事。說好是在我生日那天告訴他的。豈知他竟然等不到。」說到這裡，不由得黯然神傷。

　　郭芙道：「媽媽一轉眼不見了你的人影，捏指一算，料得到你定是到了這裡。你這小猴兒雖然調皮，可怎翻得出媽媽的手掌心？媽媽罵你越來越膽大了，說不定那＝霍都還躲在左近，你一個小娃兒，深夜裡孤身來到這裡，豈不危險？」郭襄歎了口氣，道：「我記掛魯老伯，也就沒想到危險了。好姊姊，你陪我在這裡坐一會兒，說不定魯老伯的鬼魂真會來和我見面。不過你別開口，嚇走了他。」

　　郭芙平時不大瞧得起魯有腳，總覺得他所以能做丐幫幫主，全仗母親的扶持提拔，心想他的鬼魂當真便來，我也不怕。她又知這個小妹妹的脾氣，她既要在此等待，除非爹娘親來喝阻，自己是無論如何勸她不回去的，於是坐了下來，歎道：「二妹，你年紀越大，倒似越不懂事了。你今年十六歲啦，再過得兩三年，便要找婆家了，難道到了婆婆家裡，也是這般瘋瘋癲癲的不成？」

　　郭襄道：「那又有什麼不同？你跟姊夫成了親，還不是和從前做閨女般自由自在？」郭芙道：「嘿！你怎能拿旁人跟你姊夫相比？他是當今豪傑，識見處處高人一籌，自不會約束我。他這等文才武略，小一輩中，又有誰及得上他？你將來的丈夫能有他一半好，爹爹媽媽便已心滿意足了。」

　　郭襄聽她說得傲慢，小嘴一扁，道：「姊夫自然了得，但我不信世上就沒及得上他的人。」郭芙：「你不信，那便等著瞧罷！」言下甚有傲意。郭襄道：「我便識得一人，比姊夫好上十倍。」郭芙大怒，道：「是誰？你倒說出來聽聽。」郭襄道：「我為什麼要說？我自己心中知道，那便是了。」郭芙冷笑道：「是朱三弟麼？是王劍民？」她說的幾個都是少年英俠。郭襄不住搖頭，道：「他們連姊夫也還及不上，怎說得上好過他十倍。」郭芙道：「除非你說咱們外公啦、爹娘啦、朱大叔啦這些前輩英雄。」

　　郭襄道：「不！我說的那人，年紀比姊夫還小，模樣兒長得比姊夫俊，武功可比姊夫強得多啦，簡直是天差地遠，比也不能比……」她一面說，郭芙便「呸，呸，呸！」的「呸」個不停。

　　郭襄卻不理會，續道：「你不肯相信，那也由得你。這個人為人又好，旁人有什麼急難，不管他識與不識，總是盡力替人排解。」她說到後來，一張俏臉微微抬起，悠然神往。

　　郭芙怒道：「你淨在自己小腦瓜子兒裡瞎想。魯有腳死了之後，丐幫沒了幫主。媽剛才說，乘著英雄大宴，群豪聚會，便在會中推舉，大夥兒比武決勝，舉一位武功最強之人出任幫主，以免幫中污衣派、淨衣派兩派又起紛爭。你所說之人既然這麼厲害，叫他來跟你姊夫比一比啊，瞧是誰奪得幫主之位。」

　　郭襄「嘻」的一笑，道：「他不見得希罕做丐幫幫主。」郭芙怒道：「你怎敢瞧不起幫主的職位？從前洪老公公做過，媽媽也做過，難道你連洪老公公和媽也敢瞧不起麼？」郭襄道：「我幾時說過瞧不起了？你知道我和魯老伯是最要好的。」

　　郭芙道：「好罷！你就叫你那個大英雄來跟你姊夫比一比啊。眼下當世好漢聚會在襄陽，誰是英雄，誰是狗熊，只要一出手就分得明明白白。」郭襄道：「大姊，你說話就最愛纏夾不清，我幾時說過姊夫是狗熊來著？如果他是狗熊，你不也成了畜生？你我一母所生，我也沒什麼光彩。」

　　郭芙聽得笑又不是，氣又不是，站起身來，道：「我沒功夫跟你胡鬧。你再不回去，別連我也一起挨罵。」郭襄伶牙俐齒，最愛和大姊姊鬥口，說道：「啊喲，你是嫁出去的姑奶奶，爹爹媽媽素來最疼你的。你又是下一任幫主夫人，誰有天大的膽子，敢來罵你？」郭芙聽妹子稱自己為「下一任的幫主夫人」，心裡一樂，說道：「這許多英雄好漢，瞧出去眼也花了，你姊夫也未準成，可別把話先說滿了，教人家聽見了笑話。」

　　郭襄出神半晌，只見一輪銀盤斜懸天邊，將滿未滿，僅差一抹，歎道：「看來魯老伯的鬼魂是不會來了。大姊，何必就這麼快便推新幫主，讓大夥兒心中多想念一下魯老伯不好麼？」郭芙道：「你這又是孩子話啦？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群龍無首，那怎麼成？」郭襄道：「媽說那一天推選幫主？」郭芙道：「十五是英雄大宴的正日，最要緊的自是商議如何聯絡四海豪傑，共抗蒙古。這番商議少則五六天，多則八九天，待得推舉丐幫幫主，總得到廿三、廿四罷。」郭襄「啊」的一聲。

　　郭芙問道：「怎麼？」郭襄道：「沒什麼，廿四恰好是我的生日。你們推舉幫主，這麼一亂，媽媽再也沒心思給我做生日了。」郭芙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娃兒做生日，又打什麼緊了？怎麼能拿來和推舉幫主這等大事相比？說出來也不怕笑掉了人家牙齒。你啊，這世上恐怕也只有你一個兒，才記得這件雞毛蒜皮的小事。」

　　郭襄脹紅了小臉，道：「爹爹便不記得，媽媽一定記得的，你說是小事，我卻說不是小事。我滿十六歲了，你知不知道？」郭芙更加好笑，譏諷道：「到那一天啊，襄陽城中幾千位英雄好漢，都來給我們郭二小姐滿十六歲啦，不再是小娃兒，是大姑娘啦！哈哈，哈哈！」

　　郭襄偏過了頭，道：「旁人自然不理會，可是至少有一位大英雄記得我的生日，他答應過，要來跟我見面的。」她說這幾句話時，心中頗為自傲。

　　郭芙道：「是什麼大英雄？啊，是那位比你姊夫還要了得的少年英雄？我跟你說，第一，世上就沒這麼一號子人物，壓根兒是你小腦袋在胡思亂想。第二，就算是有，他有多少大事要幹，怎能趕來跟你這小娃兒祝壽？除非他是為赴英雄大宴，這才到襄陽城來。」郭襄給姊姊激得幾乎要哭了出來。頓足叫道：「他答應過記得的，他答應過記得的。他不來赴英雄宴，他也不來爭幫主。」郭芙道：「他不是英雄，爹爹自不會送英雄帖給他。他便是要來赴英雄宴，也還大大的不夠格呢。」

　　郭襄摸出手帕來抹了抹眼淚，道：「既是這樣，你們的英雄大宴我也不到，你們推向舉幫主也好，新幫主榮任也好，憑他多熱鬧的事，我一眼也不瞧。」

　　郭芙冷笑道：「啊唷，郭二小姐不到，英雄大宴還成什麼局面啊？做丐幫的新幫主還有什麼風光啊？那怎少得了你呢？」

　　郭襄伸手塞住雙耳，便向廟門奔出。

　　突見黑影一閃，廟門口靜靜站著一個人，阻住了出路，郭襄一驚，急忙後躍，才不致和他撞了個滿懷。月光下只見這人身材極高，面目黝黑，上身卻是奇短，凝神看時，原來這人兩足折斷，肋下撐著一對六尺來的來長的枴杖，一雙褲管縫得甚長，晃晃蕩蕩的拖在地下，侏儒踩高蹺，成了巨人。郭芙驚道：「你是尼摩星？」

　　那人正是尼摩星。此次蒙古皇帝御駕親征，所有蒙古西域的勇士武人盡皆扈駕南下，人人都盼在這一役中一顯身手，以博功名榮寵。尼摩星雙腿雖斷，手上武功未失，經過十餘年來苦練，一雙鐵杖上的造詣只更勝斷腿之前。蒙古大軍攻略而來，距襄陽尚有數百里之遙，但尼摩星等一大批武士諜探，卻已先抵襄陽城外四周。這一晚他原擬在羊太傅廟中歇宿，卻在廟外聽得了郭芙姊妹的對答，不由得大喜若狂，心想郭靖雖非襄陽城守主帥，但襄陽的得失實系此人，若將他兩個愛女俘獲了去，縱不能逼他投降，卻也可擾亂他的心神，實是大大的一件奇功。他聽郭芙認出了自己，說道：「郭大姑娘眼力好的，多年不見，你長得更好看的。大家免傷和氣，這就乖乖隨我去的！」

　　郭芙又驚又怒，心知此人武功厲害，自己姊妹齊上，也決不是他的敵手，忍不住抽郭襄怒視一眼，心道：「都是你闖出來的亂子，眼前的禍事可不知如何收拾？」

　　郭襄問尼摩星道：「你兩條腿怎地如此奇怪？從前沒斷之時，也是這般長麼？」

　　尼摩星「哼」了一聲，不去理她，對郭芙道：「你姊妹倆在前邊走的，可不用打逃跑的主意的！」言語之中，便已將她姊妹視作了俘虜。郭襄笑道：「你這人說話倒是奇怪，半夜三更的，你叫我姊妹到那裡去啊？」尼摩星怒道：「小娃兒不許多言的，快跟我走的。」他也怕襄陽城中有能人出來接應，不免功敗垂成。

　　郭芙低聲道：「二妹，這黑矮子是蒙古的武士，功夫十分了得，我攻他左側，你攻他右側。」說著「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向尼摩星腰間刺去。

　　郭襄出城時沒攜兵刃，同時心想這人沒了兩腿，全憑雙拐撐住，姊姊用劍刺他，教他如何抵敵？反而叫道：「姊姊，這人可憐，別傷著了他！」

　　她叫聲未歇，尼摩星左杖支地，右杖橫掃，當的一下，擊在郭芙劍上，黑暗中火花飛濺，郭芙長劍險此脫手飛出，只感手臂酸麻，胸口隱隱作疼，當下左手捏個劍訣，劍隨身走，展開「越女劍法」，擊刺攻拒，和尼摩星斗了起來。這「越女劍法」乃江南七怪中的韓小瑩傳與郭靖，其後韓小瑩不幸慘死，郭靖感念師恩，珍而重之的傳了給兩個女兒。這劍法源遠流長，變化精微，原是劍學中的一個大宗，若由郭靖使將出來，自是雷霆生威，勢不可當，但郭芙限於功力，劍法雖精，在尼摩星的一雙鐵杖下不由得相形見絀。

　　郭襄見尼摩星雙杖交互使用，左杖出擊則右杖支地，右杖出擊則左杖支地，趨退敏捷，如身有雙腿無異，加之鐵杖甚長，他居高臨下，揮杖俯擊，更增威勢，姊姊顯然不敵，這時才駭急起來。郭芙只覺敵人杖上壓力越來越重，一股沉滯的粘力拖著她手中長劍，劍尖刺出去時歪歪斜斜。郭襄護姊心切，雙掌一錯，赤手空拳的便向尼摩星撲了過去。

　　只聽得尼摩星喝道一聲：「著！」左杖在地下一點，身子躍在半空，雙杖齊出，迅捷無比，右杖點中了郭襄左肩，左杖點中了郭芙胸口。郭襄身子搖晃，連退數步。郭芙所中那一杖竟自不輕，支持不住，騰的一聲，坐倒在地。

　　尼摩星起落飄忽，猶似鬼魅，既快且穩，鐵杖微點，便已欺近郭芙身前，冷笑道：「我叫你乖乖的跟我走的……」郭芙一躍而起，叫道：「二妹快向廟後退走！」尼摩星大吃一驚，鐵杖明明點中了郭芙的「神藏穴」，怎地她竟能仍然行動自若？他那知道郭芙身上穿著軟蝟甲，還道她郭家家傳的閉穴絕技，居然能不怕打穴，其實郭芙雖然穴道未閉，但鐵杖撞擊之下，亦已疼痛徹骨，再也不能靈活運劍。郭襄展開「落英掌法」，護在姊姊身後，叫道：「姊姊，你先走！」

　　尼摩星左手鐵杖擊出，在郭襄身前直砸下去，離她鼻尖不逾三寸，疾風只刮得她嫩臉生疼，喝道：「誰也不許動的！」郭襄怒道：「我先前還說你可憐，原來你這麼橫蠻可惡！」尼摩星哈哈大笑，說道：「小娃兒不吃點苦頭，不知爺爺的厲害的。」鐵杖點地，篤篤篤而響，面露猙獰醜陋，雙目圓睜，露出白森森的獠牙，便似要撲上來咬人一般，禁不住失聲尖叫。

　　忽然間身後一人柔聲說道：「別怕！用暗器打他。」當此危急之際，郭襄也不及辨別說話的是誰，在身邊一摸，急道：「我沒暗器。」眼見尼摩星又逼近了一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雙掌使招「散花勢」，護在身前。她手掌剛向前伸出，身後突有一股微風吹到，只感手腕輕輕一振，腕上一對金絲芙蓉鐲忽地離手飛出，叮叮兩響，撞在尼摩星的鐵杖之上。

　　這兩下碰撞聲音甚輕，但尼摩星竟然就此拿捏不住，兩條黑沉沉的鐵杖猛向後擲，砰砰兩聲巨響，撞在牆壁之上，震得屋樑上泥灰亂落。尼摩星雙杖脫手，身子隨即跌倒。但他一個觔斗翻過，背脊在地下一靠，借勢躍起，「哇哇哇」的怒聲吼叫，黑漆漆的十根手指伸出，在半空中和身便向郭襄撲到。

　　郭襄大駭，不暇細想，順手在頭髮裡拔下一枚青玉簪，揚手便往尼摩星打去，只見身後微風又起，托著玉簪向前。尼摩星左手在前，右手在後，突見玉簪來勢怪異，急忙雙手齊隔，接著輕叫一聲：「古怪的！」坐倒在地，便此一動也不動了。

　　郭襄生怕他使甚詭計，躍到郭芙身邊，顫聲道：「姊姊，快走！」兩姊妹站在羊太傅的神像之旁，只見尼摩星始終不動，郭芙道：「莫非他突然中風死了？」提聲喝道：「尼摩星，你搗什麼鬼？」心想他鐵杖脫手，行動不便，此時已不用懼他，提著長劍上前幾步，只見尼摩星雙目圓睜，滿臉駭怖之色，嘴巴張得大大的，竟已死去。

　　郭芙驚喜交集，晃火摺點亮神壇上的蠟燭，正要上前察看，忽聽廟門外有人叫道：「芙妹，二妹，你們在廟裡麼？」正是耶律齊到了。郭芙喜道：「齊哥快來，奇怪……奇怪之極啦！」

　　郭芙來尋妹子，良久不歸，耶律齊想起魯有腳遭人暗算，此時襄陽城外敵人出沒，放心不下，出來迎接她二人回城。他帶著兩名丐幫的六袋弟子，奔進殿來，眼見尼摩星死在當地，吃了一驚。他知道天竺矮子武功甚強，自己也敵他不住，竟能被妻子所殺，實是大出意外，從郭芙手中接過燭台，湊近看時，更是詫異無比。

　　但見尼摩星雙掌掌心都穿過一孔，一枚青玉簪釘在他腦門正中的「神庭穴」上。這青玉簪稍加碰撞，即能折斷，卻能穿過這武學名家的雙掌，再將他打死，髮簪者本領之高實是不可思議。他轉頭向郭芙道：「外公他老人家到了麼？快引我拜見。」

　　郭芙奇道：「誰說外公來了？」耶律齊道：「不是外公麼？」雙眉一揚，喜道：「原來是恩師到了。」轉身四顧，卻不見周伯通的蹤跡，他知師父性喜玩鬧，多半是躲起來要嚇自己一跳，當即奔出廟外，躍上屋頂察看，四下裡卻是無人影。郭芙叫道：「喂！你傻里傻氣的說什麼外公啦，師父啦？」

　　耶律齊回到大殿，問起她姊妹倆如何和尼摩星相遇，此人如何斃命。郭芙說了，但見妹子的青玉簪竟能將此人釘死，也是說不出半點道理。耶律齊道：「二妹身後定有高人暗中相助。我想當世有這功夫的，除了岳父之外，只有咱們外公、我恩師、一燈大師以及金輪法王他們五人。法王是蒙古國師，自不會和尼摩星為敵，一燈大師輕易不開殺戒，因此我猜不是外公，便是恩師了。二妹，你說助你的是誰？」

　　郭襄自青玉簪打出、尼摩星倒斃之後，立即回頭，但背後卻寂無人影，她心中一直在默誦「別怕，用暗器打他」這句話，只覺話聲好熟，難道竟是楊過？但一想到楊過，心中便說：「決不是他！只因我盼望是他，將別人的聲音也聽作了他的。」耶律齊相詢之下，她兀自出神，竟沒聽見。

　　郭芙見妹子雙頰紅暈，眼波流動，神情有些特異，生怕她適才吃了驚嚇，拉住她手道：「二妹，你怎麼了？」郭襄身子一顫，滿臉羞得通紅，說道：「沒什麼。」郭芙慍道：「姊夫問你剛才是誰出手救你，你沒聽見麼？」郭襄道：「啊，是誰幫我打死了這惡人麼？自然是他！除了他還有誰能有這樣的本領？」郭芙道：「他？他是誰？是你說的那個大英雄麼？」郭襄心中怦怦亂跳，忙道：「不，不！我說的是魯老爺子的鬼魂。」郭芙「呸」的一聲，摔脫她手。郭襄道：「剛才人影不見，定是魯老伯在暗中呵護我了。你知道，他生前跟我是最好的。」

　　郭芙將信將疑，心想鬼神無憑，難道魯有腳真會陰魂不散？但若不是鬼魂，怎地舉手殺人，自己明明在側，卻瞧不見半點影蹤？

　　耶律齊手持尼摩星的兩根鐵杖，歎道：「這等功力，委實令人欽服。」郭芙、郭襄凝神看時，但見每根鐵杖正中嵌著一枚金絲芙蓉鐲，宛似匠人鑲配的一般。這金絲細鐲乃用黃金絲、白金絲打成芙蓉花葉之形，手藝甚是工巧，但被人罡氣內力一激，竟能將尼摩星一對粗重的鐵杖撞得脫手飛出，無怪耶律齊為之心悅誠服。

　　郭芙道：「咱們拿去給媽媽瞧瞧，到底是誰，媽一猜便知。」

　　當下兩名丐幫弟子一負屍體，一持雙杖，隨著耶律齊和郭氏姊妹回入城中。郭靖和黃蓉聽郭芙述說經過，回想適才的險事，不由得暗暗心驚。

　　郭襄只道自己這番胡鬧，又要挨爹娘重責，但郭靖心喜女兒厚道重義，反而安慰了她幾句。黃蓉見丈夫不怒，更將小女兒摟在懷裡疼她，看到尼摩星的屍身和雙杖之時，沉吟半晌，向郭靖道：「靖哥哥，你說是誰？」郭靖搖頭道：「這股內力純以剛猛為主，以我所知，自來只有兩人。」黃蓉微微頷首，道：「可是恩師七公早已逝世，又不是你自己。」她細問羊太傅廟中動手的經過，始終猜思不透。

　　待郭芙、郭襄姊妹分別回房休息，黃蓉道：「靖哥哥，咱們二小姐心中有事瞞著咱們，你知道麼？」郭靖奇道：「瞞什麼？」黃蓉道：「自從她北上送英雄帖回來，常規常獨個兒呆呆出神，今晚說話時的神氣更是古怪。」郭靖道：「她受了驚嚇，自會心神不定。」

　　黃蓉道：「不是的。她一會子羞澀靦腆，一會子又口角含笑，那決不是驚嚇，她心中實是說不出的歡喜。」郭靖道：「小孩兒家忽得高人援手，自會乍驚乍喜，那也不足為奇。」黃蓉微微一笑，心道：「這種女孩兒家的情懷，你年輕時尚且不懂，到得老來，更知道些什麼？」當下夫妻倆轉過話題，商量了一番佈陣禦敵的方略，以及次日英雄大宴中如何迎接賓客，如何安排席次，這才各自安寢。

　　黃蓉躺在床中，念著郭襄的神情，總是難以入睡，尋思：「這女孩兒生下來的當日便遭劫難，我總擔心她一生中難免會有折磨，差幸十六年來平安而過，難道到此刻卻有變故降到她身上麼？」再想到強敵壓境，來日大難，合城百姓都面臨災禍，若能及早知道些端倪，也可有所提防，而這女孩兒偏生性兒古怪，她不願說的事，從小便決不肯說，不論父母如何誘導責罵，她總是小臉兒脹得通紅，絕不會吐露半句，令得父母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黃蓉越想越是放心不下，悄悄起身，來到城邊，令看守城門的軍士開城，逕往城南的羊太傅廟來。

　　時當四鼓，斗轉星沉，明月為烏雲所掩。黃蓉手持一根白蠟短桿，展開輕功，奔上峴山。離羊太傅廟尚有數十丈，忽聽得「墮淚碑」畔有說話之聲。黃蓉伏低身子，悄悄移近，離碑數丈，躲在一株大樹之後，不再近前。

　　只聽一人說道：「孫三哥，恩公叫咱們在墮淚碑後相候，這碑為什麼起這麼一個彆扭名字？可挺不吉利的。」那姓孫的道：「恩公生平似乎有件什麼大不稱心之事，因此見到什麼斷腸、憂愁、墮淚的名稱，便容易掛在心上。」先一人道：「以恩公這等本領，天下本該再也沒有什麼難事了，可是我見到他的眼神，聽他說話的語氣，似乎心中老是有什麼事不開心。這『墮淚碑』三字，恐怕是他自己取的名兒。」

　　那姓孫的道：「那倒不是。我曾聽說鼓兒書的先生說道：三國時襄陽屬於魏晉，守將羊祜功勞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澤很厚。他平時喜到這峴山遊玩，去世之後，百姓記著他的惠愛，在這峴山上起了這座羊太傅廟，立碑紀德。眾百姓見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處，往往失聲痛哭，因此這碑稱為『墮淚碑』。陳六弟，一個人做到羊太傅這般，那當真是大丈夫了。」那姓陳的道：「恩公行俠仗義，五湖四海之間，不知有多少人受過他的好處。要是他在襄陽做官，說不定比羊太傅還要好。」姓孫的微微一笑，說道：「襄陽郭大俠既保境安民，又行俠仗義，那是身兼羊太傅和咱們恩公兩人的長處了。」

　　黃蓉聽他們稱讚自己丈夫，不禁暗自得意，又想：「不知他們說的恩公是誰？難道便是暗中相助襄兒的那人麼？」

　　只聽那姓孫的又道：「咱哥兒倆從前和恩公作對，後來蒙他救了性命，恩公這待敵如友的心腸，倒可比得上羊祜羊太傅。說『三國』故事的那先生還道：羊祜守襄陽之時，和他對抗的是東吳大將陸遜的兒子陸抗。羊祜派兵到東吳境內打仗，割了百姓的稻穀作軍糧，一定賠錢給東吳百姓。陸抗生病，羊祜送藥給他，陸抗毫不疑心的便服食了。部將勸他小心，他說：『豈有＜枕的木旁換酉旁＞人羊叔子哉？』服藥後果然病便好了。羊叔子就是羊祜。因他人品高尚，敵人也敬重他。羊祜死時，連東吳守邊的將士都大哭數天。這般以德服人，那才叫英雄呢。」

　　姓陳的摸著碑石，連聲歎息，悠然神往，過了半晌，說道：「恩公叫咱們到此處相會，想來也是為了仰慕羊太傅的為人了？」姓孫的道：「我曾聽恩公說，羊祜生平有一句話，最是說到了他心坎兒中。」姓陳的忙問：「什麼話呀？你慢慢說，我得用心記一記。連恩公也佩服，這句話定是非同小可。」

　　那姓孫的道：「當年陸抗死後，吳主無道，羊祜上表請伐東吳，既可救了東吳百姓，又乘此統一天下，卻為朝廷中奸臣所阻，因此羊祜歎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恩公所稱賞的便是這句話了。」那姓陳的沒料到竟是這麼一句話，頗有點失望，咕噥了兩句，突然大聲道：「孫三哥，羊祜羊祜，這名字跟恩公不是音同……」那姓孫的喝道：「禁聲！有人來了。」

　　黃蓉微微一驚，果聽得山腰間有人奔跑之聲，她心想：「與『羊祜』音同字不同，難道竟是『楊過』？不，決計不會，過兒的武功便有進境，也決計不致到此出神入化的地步。這人想說的不會是『音同字不同』。」

　　過不多時，只聽上山那人輕拍三下手掌，那姓孫的也擊掌三聲為應。那人走到墮淚碑前，說道：「孫、陳兩位老弟，恩公叫你們不必等他了，這裡有兩張恩公的名帖，請兩位立即送去。孫三弟這張送去河南信陽府趙老爵爺處，陳六弟這張交湖南常德府烏鴉山聾啞頭陀，便說請他們兩位務須於十天之內趕到此處聚會。」孫、陳二人恭恭敬敬的答應了，接過名帖，藏入懷內。

　　這幾句話一入黃蓉耳內，更令她大為驚詫，信陽趙老爵爺乃宋朝宗室後裔，太祖三十二勢長拳和十八路齊眉棍是家傳絕技，他是襲爵的清貴，向不與江湖武人混跡。烏鴉山聾啞頭陀則是三湘武林名宿，武功甚強，只因又聾又啞，卻也從來不與外人交往。這次襄陽英雄大宴，郭靖與黃蓉明知這二人束身隱居，決計不會出山，但敬重他們的名望，仍是送了英雄帖去，果然二人回了書信，婉言辭謝。難道這什麼『恩公』真有這般天大的面子，單憑一紙名帖，便能呼召這兩位山林隱逸高士於十天之內趕到？

　　黃蓉心念一轉，深有所思：英雄大宴明日便開，這人召聚江湖高手來到襄陽，有何圖謀？莫非是相助蒙古，不利於我麼？」但想起趙老爵爺和聾啞頭陀雖然性子孤僻，卻決非奸邪之徒，那「恩公」倘若便是暗助襄兒殺死尼摩星的，正是我輩中人。

　　她正自沉吟，只聽那三人又低聲說了幾句，因隔得遠了，聽不明白，但聽得那姓陳的道：「……恩公從不差遣咱們什麼事，這一回務必……大大的風光熱鬧……掙個面子……咱們的禮物……」其餘的話便聽不見了。那姓孫的大聲道：「好，咱們這便動身。你放心，決計誤不了恩公的事。」說著三人便快步下山。

　　黃蓉於那「恩公」是什麼來歷實是想不到絲毫頭緒，卻又不願打草驚蛇，擒住那三人來逼問。待三人去遠，走進廟內，前後察看了一遍，不見有何異狀，料來因敵軍逼年，廟內的火工廟祝均已逃入城中，是以闃無一人。出廟回城時，天色已然微明瞭。

　　將近西門外的岔路，迎面忽見兩騎快馬急衝而來，黃蓉閃身讓在路邊，只見馬上乘的是兩個精壯漢子。兩乘馬奔到岔路處，一個馬頭轉向西北，另一個轉向西南，便要分道而行。只聽一個漢子道：「你記得跟張大胯子說，漢口吹打的，唱戲的，做傀儡戲的，全叫他自己帶來，別忘了帶結綵的巧匠。」另一個笑道：「你別盡叮囑我，你叫的川菜大師傅若是遲到一天，就算恩公饒了你，大夥兒全得跟你過不去。」那人笑道：「嘿，那還差得了？遲到一天，割下我的腦袋來切豬頭肉。」兩人說著一抱拳，分道縱馬而去。

　　黃蓉緩緩入城，心下更是嘀咕：「早聽說張大胯子是漢口一霸，交結官府，手段豪闊，附近山寨豪客都賣他的面子，怎地這『恩公』一句話便能叫得他來？他們大張旗鼓，到底要幹什麼？」突然間心頭一凜，叫道：「是了，是了！必定如此。」

　　她回到府中，問郭靖道：「靖哥哥，咱們可是漏送了一張帖子？」郭靖奇道：「怎地漏送了帖子，咱們反覆查了幾遍，不會有遺漏的啊。」黃蓉道：「我也這麼想，咱們生恐得罪了那一位好漢，便是沒多大名望的腳色，以及明知決不會來的數十位洗手退隱的名宿，也都早送了英雄帖去。可是今日所見，明明是那一位大有來頭的人物心中不憤，也要在襄陽城中來辦個英雄大宴，跟咱們鬥上一鬥。」

　　郭靖喜道：「這位英雄跟咱們志趣相同，當真再好也沒有了。咱們便推他為盟主，由他率領群豪，共抗蒙古，咱夫婦一齊聽他號令便是。」黃蓉秀眉微蹙，說道：「但瞧此人的作為，又不似為抗敵禦侮而來。他發了名帖去邀信陽趙老爵爺、烏鴉山聾啞頭陀、漢口張大胯子等一干人前來。」郭靖又驚又喜，拍案而起，說道：「此人如能將趙老爵爺、聾啞頭陀等高人邀到，襄陽城中聲勢大壯。蓉兒，這樣的人物，咱們定當好好交上一交。」

　　黃蓉沉吟未言，知賓的弟子報道江南太湖眾寨主到來。郭靖、黃蓉迎了出去。當日各路豪傑紛紛趕到，黃蓉應對接客，忙得不亦樂乎，對昨晚所見所聞，一時不暇細想。

　　翌日便是英雄大宴，群英聚會，共開了四百來桌，襄陽統領三軍的安撫使呂文德、守城大將王堅等向各路英雄敬酒。筵席間眾人說起蒙古殘暴，殺我百姓，奪我大宋江山，無不扼腕憤慨，決意與之一拼。當晚便推舉郭靖為會盟的盟主，人人歃血為盟，誓死抗敵。

　　郭襄那日在羊太傅廟中與姊姊鬧了彆扭，說過不去參加英雄大宴，果然賭氣不出，獨個兒在房中自斟自飲，對服侍她的丫鬟道：「大姊去赴英雄大宴，我一個人舒舒服服的吃酒，未必便不及她快活。」郭靖、黃蓉關懷禦敵大計，這時那裡還顧得到這女孩兒在使小性兒？郭靖壓根兒便沒知悉。黃蓉略加查問，知她性情古怪，也只一笑而已。

　　眾英雄十之八九都是好酒量，待到酒酣，有人興致好，便在席間顯示武功，引為笑樂。黃蓉終是掛念小女兒，對郭芙道：「你去叫你妹子來瞧瞧熱鬧啊，這樣子的大場面，一生也未必能見得上一次。」郭芙道：「我才不去呢。二小姐正沒好氣，要找我拌嘴，沒的自己找釘子碰。」郭破虜道：「我去拖二姊來。」匆匆離席，走向內室。

　　過不多時，郭破虜一人回來，尚未開口，郭芙便道：「我就說過她不會來的，你瞧不是嗎？」黃蓉見兒子臉上全是詫異之色，問道：「二姊說什麼了？」郭破虜道：「二姊說，她在房中擺英雄小宴，不來赴這英雄大宴啦。」黃蓉微微一笑，道：「你二姊便想得出這些匪夷所思的門道，且由得她。」郭破虜道：「二姊真的有客人哪。五個男的，兩個女的，坐在二姊房裡喝酒。」

　　黃蓉眉頭一皺，心想這女孩兒可越來越加無法無天了。怎能邀了大男人到姑娘家的香閨中縱飲？「小東邪」的名頭可一點兒不錯，但今日嘉賓雲集，決不能為這事責罰女兒，掃了眾英雄的豪興，對郭芙道：「你兄弟臉嫩，不會應付生客，還是你去。請妹子的朋友齊來大廳喝酒，大夥兒一同高興高興。」

　　郭芙好奇心起，要瞧瞧妹子房中到了什麼客人，她素知妹子不避男女之嫌，什麼市井酒徒、兵卒廝役都愛結交，心想今日所邀的多半是些不三不四之輩，聽得母親吩咐，當即起身，走向郭襄的閨房。

　　離房門丈許，便聽得郭襄道：「小棒頭，叫廚房再送兩大罈子酒來。」「小棒頭」是個丫鬟，郭襄給自己丫鬟取的名字也是大大的與眾不同，那丫鬟答應了。只聽得郭襄又道：「吩咐廚房再煮兩隻羊腿，切二十斤熟牛肉來。」小棒頭應聲出房。只聽得房中一個破鑼般的聲音說道：「郭二姑娘當真豪爽得緊，可惜我人廚子以前不知，否則早就跟你交個朋友了。」郭襄笑道：「現下再交朋友也還不遲啊。」

　　郭芙皺起眉頭，往窗縫中張去，只見妹子繡房中放著一張矮桌，席上杯盤狼藉。八個人席地而坐，傳杯遞盞，逸興橫飛。迎面一人肥頭肥腦，敞開胸膛，露出胸口一排長長的黑毛。那人的左首是個文士，三綹長鬚，衣冠修潔，手中折扇輕搖，顯得頗為風雅，扇面上卻畫著個伸長舌頭的無常鬼。文士左首坐著個四十來歲的女子，五官倒生得清秀，但臉上刀創劍疤，少說也有十來處。側面坐著個身材高瘦的帶髮頭陀，頭上金冠閃閃發光，口中咬著半隻肥雞，吃得津津有味。其餘三人背向窗子，瞧不清面目，看來兩個是白髮老翁，另一個是黑衣的尼姑。郭襄坐在這一干人中間，俏臉上帶著三分紅暈，眉間眼角微有酒意，談笑風生，十分得意。郭芙心想，瞧他們這般高興，便是邀他們到大廳去，看來也是不去的。

　　只見一個白髮老翁站起身來，說道：「今日酒飯都有八成了，待姑娘生辰正日，咱們再來大醉一場。小老兒有一點薄禮，倒教姑娘見笑了。」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錦盒，放在桌上。另一個老翁道：「百草仙，你送的是什麼啊，讓我瞧瞧。」說著打開打開錦盒，不禁低呼了一聲，道：「啊，這枝千年雪參，你卻從何入覓來？」說著拈在手上。

　　郭芙從窗縫中望進去，見他拿著一枝尺來長的雪白人參，宛然是個成形的小兒模樣，頭身手足，無不具備，肌膚上隱隱泛著血色，真是希世之珍。

　　眾人嘖嘖稱讚，那百草翁甚是得意，說道：「這枝千年雪參療絕症，解百毒，說得上有起死續命之功，姑娘無災無難到百歲，原也用它不著。但到百歲壽誕之日，取來服了，再延壽一紀，卻也無傷大雅。」眾人鼓掌大笑，齊讚他善頌善禱。

　　那肥頭肥腦的人廚子從懷裡掏出一隻鐵盒，笑道：「有個小玩意，倒也可博姑娘一笑。」揭開鐵盒，取出兩個鐵鑄的胖和尚，長約七寸，旋緊了機括，兩個鐵娃娃便你一拳、我一腳的對打起來。各人看得縱聲大笑。但見那對鐵娃娃拳腳之中居然頗有法度，顯然是一套「少林羅漢拳」，連拆了十餘招，鐵娃娃中機括使盡，倏然而止，兩個娃娃凝然對立，竟是武林高手的風範。

　　眾人瞧到這裡，不再發笑，臉上竟似都有憂色。那臉有疤痕的婦人道：「人廚子，你別為爭面子，卻給郭二姑娘找麻煩！這是嵩山少林寺的鐵羅漢，你怎地去偷來的？」人廚子笑道：「嘿嘿，我人廚子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去少林寺摸雞摸狗。這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命我送來的。他老人家說，到姑娘生辰正日，決能趕到襄陽來跟姑娘祝壽。嗯，這才是我人廚子的薄禮呢！」掀開鐵盒的夾層，露出一隻黑色的玉鐲來。

　　這黑玉鐲烏沉沉的，看來也沒什麼奇處。人廚子從腰間拔出一柄厚背薄刃的鬼頭刀，對準玉鐲一刀砍下去，噹的一聲，鬼刀反彈起來，黑玉鐲竟是絲毫不損。眾人齊聲喝采，接著文士、尼姑、頭陀、婦人等均有禮物送給郭襄，無一不是爭奇鬥勝、生平罕見的珍物。郭襄笑吟吟的謝著收下。

　　郭芙越瞧越奇，轉身奔回大廳，一五一十的都跟母親說了。

　　黃蓉一聽，心中驚訝只有比郭芙更甚，當下向朱子柳招招手，三退到了內堂。黃蓉命女兒將適才所見再說一遍。朱子柳也是詫異萬分，道：「人廚子、百草仙竟會到襄陽來？那黑衣尼姑多半便是殺人不眨眼的絕戶手聖因師太，那文士的折扇上畫著一個無常鬼，嗯，難道是轉輪王張一氓？」他一面說，黃蓉一面點頭。朱子柳卻連連搖頭，說道：「此事決計不會，想郭二姑娘能有多大年紀，除了最近一次，素來足不出襄陽方圓數十里之地，怎能結識這些三山五嶽的怪人？再說，嵩山少林寺的無色禪師，聽說他近年來面壁修為，武林中的高人專程上山，想見他一面都不可得，怎能到襄陽來給小女孩祝壽？嗯，定是小姑娘串通了一些好事之徒，故意虛張聲勢，來跟姊姊鬧著玩的。」

　　黃蓉沉吟道：「但聖因師太、張一氓這些人的名頭，我們平時絕少提及，襄兒未必會知道，要捏造也造不出來。」朱子柳道：「這麼說來，那是真的了。咱們過去見見，以禮想會。他們既是二姑娘的朋友，到襄陽來絕無惡意。」黃蓉道：「我也這麼想，只是聖因師太、轉輪王張一氓這些人行事忽邪忽正，喜怒不測。咱們雖然不懼，可是纏上了也夠人頭痛的，眼前大敵壓境，實在不能再分心去對付這些怪人……」

　　突然窗外一人哈哈大笑，說道：「郭夫人請了，一干怪人前來襄陽，只為祝壽，別無歹意，何必頭痛？」說到那「別無歹意，何必頭痛」八個字，聲音已在數丈之外。黃蓉、朱子柳、郭芙一齊搶到窗邊，但見牆頭黑影一閃，身法快捷無倫，倏忽隱沒。郭芙縱身欲追，黃蓉一把拉住，道：「別累舉妄動，追不上啦！」一抬頭，只見天井中公孫樹樹幹上插著一把張開的白紙扇。

　　那紙扇離地四丈有餘，郭芙自忖不能一躍而上，叫道：「媽！」黃蓉點了點頭，輕輕縱起，左手在樹幹上略按，借勢上翻，右手又在一根橫枝上一按，身子已在四丈高處，拔出紙扇，落下地來。

　　三人回到內堂，就燈下看時，見紙扇一面畫著個伸出舌頭的白無常，笑容可掬，雙手抱拳作行禮狀，旁邊寫著十四個大字：「恭祝郭二姑娘長命百歲芳齡永繼」。黃蓉翻過扇子，見另一面寫著道：「黑衣尼聖因、百草仙、人廚子、九死生、狗肉頭陀、韓無垢、張一氓拜上郭大俠、郭夫人，專賀令愛芳辰，冒昧不敢過訪，恕罪恕罪。」這幾行字墨跡未乾，寫得遒勁峭拔。

　　朱子柳是書法名家，讚道：「好字，好字！」黃蓉沉吟道：「咱們瞧瞧襄兒去。」

　　朱子柳年紀已長，也不用跟小女孩避什麼嫌疑，當下一齊來至郭襄房中。只見小棒頭和另一名丫鬟正在收拾杯盤殘菜。郭襄道：「朱伯伯，媽，姊姊，你們瞧，這是客人送給我的生日禮物。」黃蓉和朱子柳看了千年雪參、雙鐵羅漢、黑玉鐲，以及絕戶手聖因師太、轉輪王張一氓等所贈珍異禮物，都是暗暗稱奇。郭襄開動機括，讓一對鐵羅漢對打，大是得意。黃蓉待那十餘招「羅漢拳」打完，柔聲道：「襄兒，到底是怎麼回事？跟媽說了罷。」

　　郭襄笑道：「幾個新朋友知道我快過生日啦，送了些好玩的禮物給我。」黃蓉問道：「這些人你怎生識得的？」

　　郭襄道：「我是今日第一天才識得的啊。我獨個兒在房裡喝酒，那個韓無垢姊姊在窗外說道：『小妹子，咱們來跟你一起喝酒，好不好？』我說：『再好也沒有了，請進來，請進來！』他們便從窗子裡跳了進來，還說到廿四那天，都要來給我祝壽呢。不知他們怎地知道我的生日？媽，這幾位都識得你和爹爹，是不是？不然怎能送我這許多好東西？」

　　黃蓉道：「你爹和我都不識得他們。是你什麼古怪朋友代你約的，是不是？」郭襄笑道：「我沒什麼古怪朋友啊，除非是姊夫。」郭芙怒道：「胡說！你姊夫怎地古怪了？」郭襄伸伸舌頭，笑道：「他娶了你，不古怪也古怪了。」郭芙伸手便要打。郭襄格格一笑，躲了開去。

　　黃蓉道：「兩姊妹別鬧。襄兒，我問你，轉輪王，百草仙他們，可說到咱們的英雄大宴沒有？」郭襄道：「沒有啊，但那個老頭兒九死生和百草仙，都說很佩服爹爹。」再問幾句，見郭襄確沒隱瞞什麼，說道：「好啦！快去睡罷。」與朱子柳、郭芙轉身出房。

　　郭襄追到門口，說道：「媽，這枝千年雪參只怕當真很有點好處，你吃一半，爹爹吃一半。」黃蓉道：「那是百草仙送給你的生日禮物啊！」郭襄道：「我生下來便生了，什麼功勞都沒有，你可辛苦了。」黃蓉心想倒不可負了女兒這份孝心，於是接了雪參，回想郭襄誕生之日的驚險苦難，不禁喟然。

　　當日英雄大宴盡歡而散。郭靖回到房中，與妻子說起會上群英齊心協力、敵愾同仇，言語中甚是興奮。黃蓉隨即說起聖因師太、百草仙等七人與郭襄夜宴等情。郭襄一怔，道：「竟有這般事？」看那千年雪參時，果是一件生平僅見的珍物。黃蓉笑道：「咱們這位寶貝小姑娘的面子，倒似比爹娘還大呢。」郭靖不語，低頭想著聖因師太、轉輪王、韓無垢等人的生平行事。

　　黃蓉道：「靖哥哥，丐幫推選幫主之事，不如提早幾日辦妥，否則遲到襄兒生日，倘若百草仙等人真的到來，襄陽城中龍蛇混雜，或有他變。」郭靖道：「我卻另有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在三月廿四推選幫主，大大的熱鬧一場。要是無色禪師、聾啞頭陀等人駕臨，咱們曉以大義，請這伙朋友同抗外敵，豈不是好？」

　　黃蓉皺眉道：「我只怕他們只是借祝壽為名，卻是存心來搗亂一場。你想他們能和襄兒這小孩子有什麼交情，怎會當真巴巴來祝壽？自來樹大招風，人怕出名，只怕天下武學之士，倒有一半不願你做這武林盟主呢。」

　　郭靖站起身來，哈哈一笑，說道：「蓉兒，咱們行事但求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為抗蒙古，幫手越多越好。這武林盟主嘛，是誰當都一樣。再說，邪不能勝正，這干人若是真有歹意，咱們便跟他們周旋一場，你的打狗棒法和我的降龍十八掌倒有多年沒動了呢，也未必就不管事了。」

　　黃蓉見他意興勃發，豪氣不減當年，笑道：「好，咱們便照主帥之意。你把這枝雪參服了罷，我瞧總能抵上三五年的功力。」郭靖道：「不！你連生了三個孩子，內力不免受損，正該滋補一下才是。」

　　他倆夫妻恩愛，當真數十年如一日，推讓了半日，最後郭靖說道：「來日龍爭虎鬥，定有好朋友受到損傷，這雪參乃救命之物，咱們還是留著。」

## 第36回　獻禮祝壽

　　次日英雄大宴續開。郭襄房中竟然又擺設英雄不宴。黃蓉早便吩咐廚房精心備了菜餚，讓女兒招待客人。郭芙這幾日盡在盤算丈夫是否能奪得丐幫幫主之位，對妹子的怪客毫沒放在心上。

　　如是數日，英雄大會中對如何聯絡各路豪傑、如何擾亂蒙古後軍、如何協助城守，均已商議妥善。群豪摩拳擦掌，只待敵軍到來廝殺。郭靖見群豪齊心，雖然喜慰，但他久在蒙古軍中，知道蒙古大軍兵勢之強，決非數千名江湖漢子所能抵禦，心下總是不能無憂。

　　這日三月廿四，大會已畢，排定午後推選丐幫的幫主。群豪用過午膳，紛紛趕往西大校場去，只見校場正中巍巍搭著一座高台，台南排列著千餘張椅子板凳。

　　這時台下已聚了二千餘名丐幫幫眾，儘是丐幫中資歷長久、武藝超群的人物，品級最低的也是四袋弟子，這二千餘名幫眾分歸四大長老統率。丐幫原來魯、簡、梁、彭四大長老中，魯有腳升任幫主後新近遇害，彭長老叛幫，為慈恩所殺，簡長老年邁病死，現下只剩下一位梁長老，成為首席長老，其餘三位長老均系由八袋弟子遞升。幫眾按著路軍州縣，於東南西北四方圍著高台坐地，丐幫祖傳規矩，不論大會小集，人人席地而坐，不失乞丐本色。

　　丐幫職司迎賓的幫眾肅請群豪分別入座觀禮。耶律齊、郭芙夫婦，武敦儒、耶律燕夫婦，武修文、完顏萍夫婦等因系小輩，又是一半主人身份，坐在最後一排；各人十餘年苦練，均自覺武功大有進境，暗自盤算，如何在數千英雄之前一顯身手。

　　郭破虜坐在大姊身旁，眼見群英濟濟，聲勢非凡，心中說不出的歡喜，說道：「二姊真奇怪，竟不愛瞧熱鬧。」郭芙嘴一扁，說道：「這小東邪的小心眼兒，誰也猜她不透。」

　　只見東邊群丐中有一名八袋弟子站起身來，伸手將一個大海螺放在嘴邊，嗚嗚嗚的吹了一陣。黃蓉躍上台去，向台下群雄行禮，朗聲說道：「敝幫今日大會，承天下各路前輩英雄、少年英豪與會觀禮，敝幫上下均是至感榮寵，小妹這裡先謝過了。」說著又行一禮。台下群雄一齊站起還禮。

　　黃蓉又道：「敝幫魯故幫主仁厚仗義，一生為國為民，辛勤勞苦，不幸日前在峴山羊太傅廟中為奸人霍都所害。此仇未復，實為敝幫奇恥大辱……」說到這裡，丐幫諸弟子想到魯有腳一生公平正直、寬厚待下，有的不禁嗚咽，有的出聲哭了出來，有的更咬牙切齒，大罵奸賊霍都。

　　黃蓉續道：「但蒙古大軍侵犯襄陽，指日便至，我們不能為了敝幫一己的私事，誤了國家大計，是以本幫報仇之事，暫且擱下，且待退了強敵再說。」台下群豪轟然叫好，都說先公後私，這才是英雄豪傑的胸懷。

　　黃蓉續道：「只是敝幫弟子十數萬人，遍佈天下，須得及早推舉一位新幫主。乘著今日之便，咱們要推舉一位德才兼備、文武雙全的英雄，以做丐幫之主。至於如何推舉，小妹並無成見，請梁長老上台說話。」

　　梁長老躍上高台，眾人見他白髮如銀，但腰板挺直，精神矍鑠，這一躍起落輕捷，更見功力，人人都喝起采來。這大校場上聚集著四五千人，沒一個不是中氣充沛的，這一齊聲喝采，直似轟轟雷鳴一般。

　　梁長老抱拳答謝，待眾人喝采聲止歇，大聲說道：「黃前幫主神機妙算，說什麼便是什麼，決不能錯。但她老人家客氣，定要我們四個長老和八個八袋弟子商量決定。我們十二個臭皮匠商量了半天，想出了這麼個法兒。」一時台下鴉雀無聲，靜聽他宣佈，只聽梁長老道：「我們想，丐幫弟子遍佈天下，雖然都沒什麼本事，不能有什麼大作為，人數倒也是不少的。要率領這十數萬人馬，正如黃前幫主所說，非得德才兼備、文武雙全不可。我們丐幫雖不能說人才凋零，但要像洪老幫主、黃前幫主那樣百年難見的人物，那是再也遇不上的了，甚至像魯故幫主那樣德能服眾的人品，也是尋不出的了。我們想來想去，只有請黃前幫主勉為其難，再來統領這十數萬弟子。」他說到這裡，台下又是采聲雷動，比先前更加響了。眾人均想：「別說丐幫之中沒黃蓉這樣的人才，只怕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梁長老待眾人靜了下來，又道：「黃前幫主倘若不答應，我們只有苦求到底，可是眼前卻有一件大大的為難處。蒙古韃子這一次南北大軍合攻襄陽，情勢實在緊迫。黃前幫主全神貫注，輔佐郭大俠籌思保境退敵的大計，這一件大事非同小可，我們若是不斷拿一群叫化兒伙裡的小事去麻煩她老人家，天下的老百姓不把我們臭叫化罵死才怪？因此我們思前想後，只有另行推選一位幫主才是。」這番話只聽得台下眾人個個點頭，均想：「丐幫行事處處先公後私，無怪數百年來始終是江湖上第淮蟀鎩豹！」只聽他又道：「本幫之內既無傑出的人才，黃前幫主又不能分心，眼前只有一條明路，那便是請一位幫外英雄參與本幫，領這十數萬子弟。想當年本幫君山大會，推向舉幫主，終於舉出了黃前幫主，那時她老人家可也不是丐幫的弟子啊。不瞞各位說，當時兄弟很不服氣。還跟她老人家動過手過招，結果怎樣呢？哈哈，那也不用多說，總之給打得五體投地，心悅誠服。她老人家當了幫主之後，敝幫好生興旺，說得上風生水起。君山那一會，黃前幫主還只是個十多歲的小姑娘，她一條竹棒打得丐幫四長老心悅誠服，可當真英雄了得。」眾人聽得倏然神往，一齊望著黃蓉。丐幫弟子之中，年長的當時大都均親觀其會，回思昔日情境，胸間豪氣陡生。

　　梁長老又道：「今日座間，個個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好漢，任那一位願來做敝幫的頭腦，我們都歡喜得緊。只不過英雄好漢太多，可就難以抉擇。我們十二個臭皮匠便想了個笨法兒，只有請各位英雄到台上一顯身手，誰強誰弱，大夥兒有目共睹。」他說到這裡，台下采聲四起。

　　梁長老又道：「不過兄弟有一句話說明在先，今日比武，務請點到為止，倘若有甚人命損傷，敝幫可罪過太深。各位相互之間如有什麼梁子，決不能在這台上了斷，否則是跟敝幫上下有意過不去了，那時卻莫得罪。」他說這幾句話時，目光從左至右的向眾人橫掃一遍，神色凜然。要知比武決勝，各逞絕技，倘若下手不容情，動不動便有死傷，這時正當聚義以抗外敵，如何可以自相殘殺？因此梁長老鄭重告誡，意思是說若有人乘機仇殺，大家便要群起而攻之。

　　群雄早知今日丐幫大會大有熱鬧，聽得梁長老如此說，各自暗暗盤算。長一輩的人物本來早有名位，或為那一家那一派的掌門，或為那一幫那一寨的首領，自不能再出來爭作丐幫的幫主；身無所屬的高手為數固亦不少，然均想武林中得名不易，自己武功雖然不輸於旁人，但說要壓倒場中數千位英雄好漢，那可決無把握，設若給人打下台來，鬧的灰頭土臉，沒吃著羊肉卻惹上一身羊臊，自是顧慮良多。四十歲以下的壯年青年，卻有不少人怦然心動，躍躍欲試，但都明白如此比武，自然是車輪戰，上台越早，越是吃虧。因此梁長老說完之後，卻無一人上台。

　　梁長老大聲道：「除了幾位前輩耆宿、出世高人之外，天下英雄，盡在此間，只要瞧得起敝幫的，便請上台賜教。本幫子弟中若是自信才藝出眾，也可上台，縱然是個四袋子弟，說不定他向來深藏不露，無人知他英雄了得啊。」他說了幾遍，只聽台下一人暴雷似的喝道：「俺來也！」騰的一聲，躍到了台上。

　　眾人看時，都是吃了一驚，但見此人高大肥胖，足足有三百來斤，這一上台，那搭得極是堅實的高台竟也微微搖晃。那人走到台口，也不抱拳行禮，雙手在腰間一叉，說道：「俺叫千斤鼎童大海，丐幫幫主是當不來的。那一位要跟俺動手，便上來罷。」台下眾人一聽，都是一樂，聽這人說話，準是個渾人。

　　梁長老笑道：「童大哥，咱們今日不是擺擂台。倘若童大哥不願做敝幫幫主，便請下台去罷。」童大海腦袋一擺，說道：「這明明是個擂台，誰說不是擂台？你不許俺出手，怎地又叫人上台？」梁長老還待要說，童大海道：「好，你要跟我動手也好！」呼的一拳，迎面向梁長老擊去。梁長老後躍避開，笑道：「我這幾根老骨頭，怎受得起童大哥一拳？」童大海笑道：「我原說不成，乘早站開些……」他話未說完，台口人影一閃，已站著一名衣衫襤褸的化子。

　　這化子三十來歲年紀，背負六隻布袋，是梁長老嫡傳的徒孫，性子暴躁，平素對師祖又敬若神明，眼見千斤鼎童大海對師祖無禮，當下便按捺不住，躍上台來，冷冷的道：「我師祖不能跟後輩動手。童大哥，還是我來接你三拳罷！」

　　童大海喝道：「再好也沒有！」也不問他姓名，提起醋缽大的拳頭，叫道：「看招！」便往他胸口捶了過去。那化子轉身踏上一步，「波」的一聲悶響，這拳打中了他背上的布袋。童大海只感到著拳之處軟膩滑溜，心下奇怪，喝道：「你袋中放著什麼玩意？」那化子冷冷的道：「叫化子捉什麼？」童大海吃了一驚，失聲道：「蛇……蛇……」那化子道：「不錯，是蛇！」童大海想起適才這一拳，不禁有些噁心，第二拳打出去時抬手直擊面門，豈知這化子縱身一躍，在空中轉了半個圈子，又將背心向著他。

　　童大海生怕拳頭被袋中大蛇咬著，又或是一拳打中了大毒蛇的毒牙，硬生生將拳頭收轉，舉掌在胸前一擋，右腿踢向對方下盤。那化子見他發毛，暗暗好笑，側身在台上一滾，背負的布袋已靠上他的小腿。這袋中的大蛇其實甚是馴善，毒牙早已拔去，但童大海那裡知道，連聲大叫，雙足亂跳。那化子右臂長處，已抓住他胸口，順勢運勁，喝道：「伍子胥舉千斤鼎！」將他身舉在半空。

　　童大海慌亂中被對方抓住了胸口「紫宮穴」，登時全身酸軟，無法動彈，空自怒氣衝天，卻發不得威。台下群雄想起他的外號叫做「千斤鼎」，再見了他這副狼狽情狀，登時全場哄笑，梁長老忍笑向那化子喝道：「快放下，休得無禮！」那化子道：「是！」將童大海放在台上，一縱下台，鑽入了人叢。

　　童大海滿臉脹成了紫醬色，指著台下罵道：「賊化子，再來跟童大爺真刀真槍的打過啊，這般鬼鬼祟祟，算得什麼好漢？臭叫化，瘟叫化！」他不住口的只罵化子，台下數千丐幫弟子卻只感到有趣，無人理會於他。

　　突然間一條人影輕飄飄的縱上高台，左足在台緣一立，搖搖晃晃的似欲摔將下來，童大海心地卻好，叫道：「小心！」上前伸手欲扶。他那知這人有意在群英之前顯一手上乘武功，手掌剛搭上那人左臂，那人一勾一帶，施出了大擒拿手中一招「倒跌金剛」。童大海身不由主的向台外直飛出去，砰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摔在地下。眾人瞧那人時，但見他衣飾修潔，長眉俊目，原來是郭靖的弟子武修文。

　　郭靖坐在台左第一排椅上，見他這招大擒拿手雖然巧妙灑脫，但行徑輕狂，大違忠厚之道，心下不悅，臉色便沉了下來。果然台下有多人不服，台東台西同時響起了三個聲音。叫道：「好俊功夫，兄弟來領教幾招！」「這算什麼？」「人家好意扶你，你卻施暗算！」發話聲中，三個人同時躍上台來。

　　武修文學兼郭靖、黃蓉兩家，又是家學淵源，得父親與師叔授了一陽指神技，這時在後輩英雄中實已是第一流的人才，見三人齊至，心下暗暗歡喜，尋思：「我同時敗此三人，方顯得功夫。」反而怕這三人分別來鬥，當下更不說話，身形晃動，霎時之間向上台三人每人發了一招。那三人尚未站穩，敵招卻倏忽已至，急忙舉手招架。武修文不待對方緩過手來，雙掌翻飛，竟然以一圍三，將三個對方包圍在核心，自己佔了外勢。那三人互相擠撞，拳腳越加難以施展。台下群雄相顧失色，均想：「郭大俠名震當世，果然名不虛傳，連教出來的徒兒也這般厲害？」

　　那三個人互相不識，不知旁人的武功拳路，被武修文一圍住，無法呼應照顧，反而各自牽制。三人連沖數次，始終搶不出武修文以綿密掌法構成的包圍圈子。

　　完顏萍在台下見丈夫已穩佔上風，心中自是歡喜。郭芙卻道：「這三個人膿包，當然不是小武哥哥的敵手。其實他何必這時候便逞英雄，耗費了力氣？待會有真正高手上台，豈不難以抵敵？」完顏萍微笑不語。

　　耶律燕平時極愛和郭芙鬥口，嫡親姑嫂，互不相讓，這時早猜中了嫂子的心意，說道：「小叔叔先上去收拾一批，待他不成了，敦儒又上去收拾一批。他又不成了，我哥哥這才上台，獨敗群雄，讓你安安穩穩的做個幫主夫人，何等不美？」郭芙臉上一紅，說道：「這許多英雄豪傑，誰不想當幫主？怎說得上『安安穩穩』四字？」

　　耶律燕道：「其實呢，也不用我哥哥上台。」郭芙奇道：「怎麼？」耶律燕道：「剛才梁長老不是說麼？當年丐幫大會君山，師母還不過十多歲，便以一條竹棒打得群雄束手歸服，當上了幫主。常言道：有其母必有其女。嫂子啊！還是你上台去，比我哥哥更成。」郭芙嗔道：「好！小油嘴的，你取笑我。」伸手便到她腋下呵癢。耶律燕往耶律齊背後一躲，笑道：「幫主救命，幫主救命，幫主夫人這要謀財害命啦。」

　　這時郭芙、武氏兄弟都已三十餘歲，但自來玩鬧慣了的，耶律燕、完顏萍雖均已生兒育女，一見面仍是嘻嘻哈哈，興致不減當年。

　　黃蓉早已在大校場四周分佈丐幫弟子，吩咐見有異立即來報。她坐在郭靖身旁，時時放眼四顧，察看是否有面生之人混進場來，她一直擔心聖因師太、韓無垢、張一氓等這一干人前來搗亂，但時屆未末申初，四下裡一無動靜，尋思，「那一干人來襄陽到底為的什麼？說有什麼圖謀，怎的仍不見有絲毫端倪？如說真的來為襄兒祝壽，世間決無是理。」轉頭看台上時，只見武修文已將兩人擊下台來，剩下一人苦苦撐持，料得五招之內也須落敗，心想：「今日天下群雄以武會友，為爭丐幫幫主，最後卻不知是誰奪得魁首，獨佔鰲頭。」

　　其時台下數千英雄心中，個個存的都是這個念頭，但在郭府後花園中，卻有一人始終沒想到這件大事。小郭襄一直在想：「今日是我十六歲生日。那天我拿了一枚金針給他，要他今晚來見我一面，他當時親口答應了，怎地到這時還不來？」

　　她坐在芍葯亭中，臂倚欄干，眼見紅日漸漸西斜，心想：「今日已過去了大半天，他就算立時到來，最多也只有半天相聚。」眼望著地下的芍葯花影，兩根手指拈著剩下的一枚金針，輕輕說道：「我還能求他一件事……但說不定他壓根兒就把我忘了，連今天要來看我都沒記得，這第三件事還說什麼？」轉念又想：「不會的，決計不會。他是當世大俠，最重然諾，怎能說過的話不算？再過一會兒，嗯，只再過一會兒，他一定便會前來瞧我。」想到不久便能和他見面，不由得暈生雙頰，拈著金針的手指微微發顫。

　　她輕輕歎了口氣，一個念頭終是排遣不去：「他雖重然諾，可是我終究是個小姑娘啊。他答應的話倘若是對爹爹說的，無論怎麼也定會信守。但是我呢，我這個小東邪郭襄，在他眼裡算得是什麼？只不過是個異想天開的小女孩兒罷啦。這時他便算記得我的話，也不過是哈哈一笑，搖頭說道：『胡鬧，胡鬧！』」

　　芍葯亭畔，小郭襄細數花影，情思困困。大校場中，黃蓉兀自在反覆推想：「羊太傅廟中芙兒、襄兒遭險，得逢高人暗中解救。靖哥哥說，當世只二人有此剛猛內力，但洪七公恩師已故，靖哥哥更加不是。難道邀集這些旁門左道之士來給襄兒祝壽的並非那個殺死尼摩星的高手？然則此人是誰？老頑童周伯通雖愛玩鬧，行事無此細密；一燈大師端嚴方正，決無如此閒情逸致；西毒歐陽鋒、慈恩和尚裘千仞都已亡故，竟難道是爹爹？」

　　她與父親已十餘年不見。黃藥師便如閒雲野鶴，漫遊江湖，誰也不知他的行蹤。說到這件事的古怪難測，倒與他的生性頗有幾分相似。黃藥師名震江湖數十年。乃是出名的「黃老邪」，這些邪魔外道多半和他臭味相投，倘若他出面招集，那些人非賣他的老面子不可。她想到這裡，一呆之下，不自禁的又驚又喜，按理說黃藥師決不會來跟女兒和外孫女如此胡鬧，但他一生行事從來不可以常理推斷，當真如天外神龍，矯夭變幻。黃蓉雖是他的親生女兒，卻也往往莫測高深。他大舉邀人來給外孫女祝壽，說不定自有深意呢？

　　她想到這裡，向郭芙招了招手，命她過來，低聲問道：「你妹子在風陵渡出去了一日兩夜，她回來後，有沒說起外公什麼事？」郭芙一怔，道：「外公？沒有啊！妹子連外公的面也沒見過。」黃蓉道：「你再仔細想想，她在風陵渡和西山一窟鬼一齊出去，到底還講到誰沒有？」

　　郭芙道：「沒有啊，沒說到誰。」她自知妹子當日為的是去瞧楊過，但在父母面前，最怕的便是提及「楊過」兩個字。母親倒還罷了，父親只要一聽見，往往臉色一沉，便有一兩天不跟她說話。因此妹子既然沒說，她也就樂得不提，何況此事早已過去，並無下文，又何必提起此人，自討沒趣？

　　黃蓉見她臉色微微有異，料到她心中還隱瞞著什麼，說道：「眼前之事可不是鬧著玩兒的，你聽到見到過什麼，全說給我知道。」郭芙見母親臉色鄭重，不敢再瞞，只得道：「只是聽幾個閒人講起什麼神雕大俠，那便是楊……楊……楊過了。妹子便說要去瞧瞧他。」黃蓉心中一凜，道：「見到了他沒有？」郭芙道：「一定沒見到，倘若見到了，妹子還不嘰嘰呱呱的說個不停麼？」

　　黃蓉心中暗叫：「是過兒，是過兒！當真是他麼？」問道：「在羊太傅廟中出手殺死尼摩星的，你想會不會是他？」郭芙道：「怎麼會啊？楊……楊大哥怎會有這等好功夫？」黃蓉道：「你跟你妹子在羊太傅廟中說了些什麼，從頭至尾跟我說，一句也不能漏了。」

　　郭芙道：「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妹子就是愛跟我頂嘴。」於是將妹子如何說不赴英雄大宴，不瞧丐幫推舉幫主、如何在她生日那天將有一位少年英俊的英雄來見她等言語一一說了，最後笑道：「她朋友果真來了不少，但不是和尚尼姑便是老頭兒老太婆，那有什麼少年英俊的英雄。」

　　聽到這裡，黃蓉更無懷疑，料定郭芙聽說之人，必是楊過無疑。想來郭襄與楊過約定在羊太傅廟相會，卻給姊姊闖去撞散了，楊過不忿郭芙譏刺，為了給郭襄爭一口氣，竟然遍邀江湖高手，來給她送禮祝壽。「但是，他，他為什麼要給襄兒花這麼大的力氣？」想到小女兒日來心神不定，眼光朦朧，恍恍惚惚，想到她常時突然紅暈雙頰，黃蓉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竟難道襄兒在風陵渡一日兩夜不歸，已和他做出事來？」跟著便想：「楊過恨我害死他的父親，恨芙兒斷他手臂，更恨芙兒用毒針打傷小龍女。啊喲，小龍女和他相約十六年後重會，今年正是第十六年了。楊過是報仇來啦！」

　　一想到「楊過是報仇來啦」這七個字，驀地裡背上感到一陣涼意。她知楊過自小便行事十分厲害，對小龍女又是用情既專且深，倘若苦候小龍女十六年終於不得相見，推尋禍根，自會深郭家滿門，這一十六年的怨毒積了下來，以他的性情，決不會將郭芙一劍殺了便能罷休，定當設下狠毒陰損的計謀，大舉報復，「難道他竟要誘騙襄兒上手，使她傾心相從，然後折磨得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錯，不錯，依著楊過的性兒，他正會如此。」一想到此點，連日積在心頭的疑竇盡數而解：楊過所以要殺尼摩星救郭襄，所以要遍請當世高手來給她祝壽，全是為了要贏得她的心。

　　心下又默默計算：「可是有一點不對了！今日是襄兒生日，十六年前，襄兒出世後，又過數月，楊過才在絕情谷中與小龍女分手。按理推想，他便是要報仇，也得等足十六年，過了與小龍女約會之期再說。這十六年之約雖然渺茫，但那留言明明是她親手所書，誰又能知道他夫妻倆終究不得相會？難道我爹爹……難道南海神尼……」她眉尖深鎖，越想越是不安，心想：「不管怎樣，襄兒若再和他相見，實是凶險無比。襄兒天真爛漫，怎懂得人心的鬼蜮狠毒？」

　　只聽得「啊喲」一聲叫，跟著騰的一響，黃蓉抬起頭來，見武修文又將一個上台比武的胖大和尚用掌力震下台來。她走到郭靖身邊，低聲道：「你在這裡照料，我去瞧瞧襄兒。」郭靖道：「襄兒沒來麼？」黃蓉道：「我去叫她，這小丫頭實在古怪。」郭靖微微一笑，想到與妻子初識之時，她穿了男裝，打扮成一個小乞兒模樣，何嘗又不古怪了？

　　黃蓉見丈夫笑得溫馨，也報以一笑，當下匆匆趕回府中，一路上雖感焦慮，但想到丈夫那副笑容，想到他那寬厚堅實的雙肩，似乎天塌下來也能擔當一般，心頭又寬慰了許多。

　　她逕自到郭襄房中，女兒並不在房，一問小棒頭，說是二小姐在後花園中，不許去打擾她，黃蓉微微一驚：「襄兒連大校場上的比武也不要看，定是和楊過暗中約上了。」於是先回自己房中，身邊暗藏金針暗器，腰間插了柄短劍，再拿了短棒，然後往後花園來。她知楊過此時武功大非昔比，實是個可畏可怖的強敵，因此絲毫不敢怠忽。她不走鵝卵石鋪成的花徑，卻從假山石後的小路繞了過去，將近芍葯亭邊，但聽得郭襄幽幽的歎了口長氣。

　　黃蓉伏低身子，躲在假山石後，聽得女兒輕輕說道：「怎麼到這個時候，還是不來，可真叫人心焦死了。」黃蓉大慰：「原來他還沒到，正可先行攔阻。」只聽郭襄又道：「每年生日，媽總是叫我說三個心願，這時左右無人，我便和老天爺說了罷。」黃蓉本要出去跟女兒說話，聽了她這幾句話，本已跨出一步的左腳又縮了回來，尋思：「我雖是她母親，平時也不易猜得中她心思，這時正好聽她說三個什麼心願。」

　　過了片刻，只聽郭襄道：「老天爺，我第一個心願，盼望爹爹媽媽率領人馬，會同眾位英雄好漢，把來犯的蒙古兵盡數殺退，襄陽城百姓得保太平。」黃蓉暗暗舒了口氣，心想：「這小丫頭雖然古怪，可不是不識大體之人。」

　　又聽她道：「我第二個心願，盼望爹爹媽媽身子安泰，百年長壽，盼望爹娘事事如意稱心。」黃蓉誕育郭襄之時，夫婦倆都遭逢生死大險，事後思及，不免心驚，因此自然而然的對她不如對大女兒那般愛憐，這時聽了她這幾句至性流露的祝願，不自禁的眼眶微濕，疼愛之情，油然而增。

　　郭襄的第三個願望一時卻不說出，隔了片刻，才道：「我第三個心願，盼望神雕大俠楊過……」黃蓉雖早料到女兒第三個心願定與楊過有關，但聽到她親口說出：「楊過」兩字，心頭終於還是一震，聽得她續道：「……和他夫人小龍女早日團聚，平安喜樂。」

　　這一句話卻是黃蓉萬萬料想不及，她只道楊過既要誘騙女兒，定然花言巧語，說上許多假話，豈知女兒已知道小龍女之事，也明白楊過一心一意等待和小龍女相會，因此暗中為分禱祝。但轉念一想，卻又擔上了心：「啊喲，不妙！楊過這廝用心更加深了一層，她越是跟襄兒說不忘舊情，襄兒越會覺得他是個深情可敬之人，對他更為傾心。不錯，不錯，當年靖哥哥若見了我之後便將華箏公主拋諸腦後，半點也不念及昔日恩義，我反要怪他薄倖了。」

　　只因黃蓉將這件事四面八方想得十分周至，自來又對楊過存著幾分忌憚之意，再加上對女兒的關懷過切，不由得思潮起伏，暗暗心驚。便在此時，忽聽得嚓的一聲輕響，牆頭上躍下一人，但見他大頭矮身，形相甚是古怪可笑。

　　郭襄一見那人，便跳起身來，喜道：「大頭鬼，大頭鬼叔叔，他……他也來了麼？」

　　大頭鬼走進芍葯亭中躬身施了一禮，神態竟然異常恭謹。郭襄笑道：「啊喲，大頭鬼叔叔，你怎地跟我這般客氣啊？」大頭鬼道：「你別叫我大頭鬼叔叔，只叫『大頭鬼』三字便成了。神雕大俠命我來跟郭姑娘說……」

　　郭襄一聽，好生失望，登時眼眶便紅了，道：「大哥哥說有事不能來看我麼？可是他答應過的……」大頭鬼不住搖晃他那顆大頭，說道：「不是，不是……」郭襄急道：「怎麼不是？他明明答應過的。」心中一急，竟要流下淚來。大頭鬼道：「我不是說他沒答應你，我是說，他不是不來看你啊！」郭襄破涕為笑，嬌嗔道：「你瞧你，說話不明不白的，不是這個，又不是那個。」

　　大頭鬼微笑道：「神雕大俠說，他要親自給姑娘預備三件生日禮物，是以今日要到得遲了些。」郭襄心花怒放，道：「這許多人已給我送了這麼多好東西，我什麼都也有啦，請你跟大哥哥說，不用費心再預備禮物了。」大頭鬼搖頭道：「這三件禮物嘛，第一件已預備好啦，第二件神雕大俠帶領了兄弟們正在辦，這時候多半已經齊備。」郭襄歎道：「我倒寧可他早些來，別費事跟我辦禮物了。」

　　大頭鬼道：「那第三件禮物，神雕大俠說須得在大校場丐幫大會之中親手交給姑娘，因此請你這就到大校場去，算來時候也差不多啦。」郭襄歎口氣道：「我本是跟姊姊嘔氣，說過不去丐幫大會的，大哥哥既這麼說，那是非去不可的了。好罷，你同我一塊去。」大頭鬼點了點頭，噓溜溜吹了聲口哨，牆外黑黝黝的撲進一件龐然大物來，卻是那頭神雕。

　　郭襄一見神雕，撲過卻要攬它項頸，便如見到久別重逢的好友一般。神雕卻退開兩步，傲然昂立，側首斜睨。郭襄笑道：「你可真神氣得緊，不睬我嗎？我偏偏要你睬我。」說著縱身而上一把抱住在神雕的頭頸。這一次神雕沒再閃避，但斜過腦袋，便似莊嚴的父親遇到了又頑皮又可愛的女兒，終於無可奈何。郭襄道：「雕大哥，咱們一起去罷。我請你吃好東西，你喝酒不喝？」大頭鬼笑道：「你請神雕喝酒，那它再喜歡也沒有了。」

　　當下二人一雕奔往大校場。走進大會場子，群雄見到神雕軀體雄偉、形相醜怪，無不嘖嘖稱奇。郭襄引著大頭鬼和神雕來到台邊，揀一處空地坐下。負責知賓的丐幫弟子見大頭鬼是生客，當下過來招呼，請問姓名。大頭鬼冷然道：「我沒名字的，什麼也不懂得的，郭二姑娘帶我來了，我便來了。」

　　不久黃蓉也即來到，只想：「楊過公然要到大校場來，事先又作了周密佈置，待會定要大鬧一場。」

　　這時武敦儒、修文兄弟已給人打下台來，朱子柳的武侄兒、泗水漁隱的三個弟子、丐幫中的四名八袋弟子、六名七袋弟子，均已先後失手。台上耶律齊已連敗三名好手，正施展周伯通所授七十二路空明拳，和一個四十餘歲的壯漢交手。

　　這壯漢名叫藍天和，是貴州的一個苗人。幼時隨人至四川青城山採藥，失足墜入山崖，得遇奇人，學得了一身剛猛險狠兼而有之的外門武功。他掌力中隱隱有風雷之聲，轟轟發發，的是威風了得。耶律齊的拳法卻是拳出無聲，腳去無影，飄飄忽忽，令對方難以捉摸，兩人一剛一柔，在台上打了個旗鼓相當。這番功夫顯露出來，台下數百名本來大想上台一較的好漢無不自愧不如，均想：「幸虧我沒貿然上台，否則豈不是自獻其醜？人家這般的內力外功，我便是再練上十年，也未必是他二人的對手。」

　　藍天和的掌力雖猛，但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畢竟難以持久，雖聽他一掌掌發出去時呼呼之聲越來越大，其實中間所蘊潛力卻已大不如前。耶律齊的拳招既不比前快，亦不比前慢，始終全神貫注的見招拆招。他知今日之鬥不是擊敗幾個對手便算了局，上台來的敵手多半愈來愈強，因此必得留下後勁。

　　藍天和久戰不勝，心下焦躁起來，自思在西南各路二十餘年，從未遇到過一個能擋得住自己三十招的勁敵，想不到今日在天下英雄之前，偏偏奈何不了一個後輩，當下催動內勁，不住增加掌力。兩人迴旋反覆的又拆了二十餘招，藍天和陡見對方拳法中露出破綻，大喝一聲：「著！」一掌「九鬼摘星」，往耶律齊胸口打去。耶律齊右掌揮出，雙掌相交，登時粘著不動，變成了各以內力相拼的局面。

　　過了片刻，藍天和忽然臉上變色，踉踉蹌蹌的退了幾步，拱手說道：「佩服，佩服！」他走到台口，朗聲說道：「耶律大爺手下留情，沒要了兄弟的性命，果然是英雄仁義，兄弟心悅誠服。」說著深深吸一口氣，搖了搖頭，躍下台去，耶律齊拱手道：「承藍兄相讓。」

　　原來藍天和一掌管打出，與耶律齊右掌相交，急忙催內力，猛覺著手之處突然變得虛虛蕩蕩，便如伸手入水，似空非空，似實非實，另有一股粘稠之力纏在掌上。這股似虛非虛的知覺，瞬息間便從對方掌心傳到自己手臂。再自手臂通到胸口，直降丹田，小腹中登時便如積蓄了十多碗沸水，擠逼著要向外爆炸。他這一驚之下，自是魂飛天外，急忙運勁後奪，但手掌竟如給極韌的膠水粘住了一般，雖向後拉了半尺，卻離不開對方掌心。當年師父授他武藝之時，曾說過他這一路風雷掌法，以之行走江湖已可說是綽綽有餘，但若遇上了內家高手，千萬要小心在意，只要給對方內力侵入丹田，縱不是當場斃命，這一身功夫可也廢了。這念頭在腦海中一閃，雙目一閉，只待就死，陡然間掌上粘力忽失，跟著丹田中鬱熱之氣也緩緩消失，他微一運勁，竟覺全身功夫絲毫未損，那自是對方手下容情，因此上感愧之餘，站到台口向群雄交代了幾句。

　　適才二人這一場龍爭虎鬥，藍天和掌力威猛凌厲，台下人人有目共睹，但耶律己齊居然將他敗於無形，凡是稍有見識之人，再也不敢上台挑戰。耶律齊是郭靖、黃蓉的女婿，與丐幫大有淵源，四大長老和眾八袋弟子都願他當上幫主。他又是全真派耆宿周伯通的弟子，全真教弟子算來都是他晚輩。凡是與郭靖夫婦、全真教有交情的好手，都不再與爭。只有幾個不自量力的莽撞之徒才上台領教，但都是接不上數招，便即落敗。

　　郭芙見丈夫藝壓當場，心中的歡喜自是難以言宣，一瞥眼間，忽見一隻奇醜的巨雕和那個在風陵渡見過的大頭矮子坐在妹子兩側，不禁一怔。當郭襄和大頭鬼、神雕來到大校場時，耶律齊和藍天和激鬥正酣，郭芙全神貫注在丈夫身上，神雕雖然形貌驚人，她卻是視而不見。這時勁敵已去，她才想到何以妹子說過不來卻又來了？一轉念間，暗道：「不好！楊過自稱『神雕大俠』，這只窮凶極惡的大鳥，必定便是什麼神雕了。神雕既來，楊過也必定就在左近，他倘若來搶幫主……他倘若來搶幫主……」一剎那間，心中自喜變憂，當日楊過拂袖將她長劍擊彎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齊哥武功雖強，能不能敵得過這個獨臂怪人呢？唉，這人自幼便是我命中的魔星，今日當此要緊關頭，他遲不遲，早不早，卻又來了！」但遊目四顧，並不見楊過的蹤跡。

　　這時天色將黑，耶律齊又連敗七人，待了良久，再也無人上台較藝。

　　梁長老走到台口，朗聲道：「耶律大爺文武雙全，我幫上下向來欽仰，若能為我幫之主，自是人人悅服擁戴……」他說到這裡，台下丐幫的幫眾一齊站起，大聲歡呼。

　　梁長老又道：「不知有那一位英雄好漢，還欲上來一展身手？」他連問三遍，台下寂靜無聲。

　　郭芙大喜，心想：「楊過此時不至，時機已失！待齊哥一接任幫主，他便再要來搗亂，也已來不及了。」便在此時，忽聽得蹄聲緊迫，兩騎馬向大校場疾馳而來，聽那馬蹄之聲，馬上乘客顯是身有急事。郭芙一驚：「終於來了！」

　　但見兩騎馬如飛般馳進校場，乘者身穿灰衣，卻是郭靖派出去打探軍情的探子。郭靖雖然瞧著台上比武，心中可無時無刻不念著軍情，一見這兩個探子如此縱馬狂奔，心道：「終於來了！」郭靖、郭芙父女心中說的都是「終於來了」四字，但女兒指的是楊過，父親心中所指卻是「蒙古大軍」。

　　兩名探子馳到離高台數丈處翻身下馬，奔下前來向郭靖行禮。郭靖與黃蓉不等二人開口，先瞧臉色，蓋軍情好惡，臉上必有流露，但見二人滿臉又是迷惘又是喜歡之色，似乎見到了什麼意外的喜事。

　　只聽一名探子報道：「稟報郭大俠：蒙古大軍左翼前鋒的一個千人隊，已到了新野。」郭靖心中一驚，暗道：「來得好快！」又聽另一個探子道：「稟報：蒙古右翼的一個千人隊，已抵鄧州。」郭靖「嗯」了一聲，心想：「北路敵軍雙分兩路，軍行神速，鋒勢銳利之極。」新野與鄧州離襄陽均不過一百餘里，由兩地南下而至襄陽對岸的樊城，一路平野，並無山川隔阻之險，蒙古鐵騎馳驟而來，只須一日便能攻到。

　　卻聽第二個探子喜孜孜的說道：「可是有件奇事，鄧州城郊的蒙古千人隊一個個都死在就地，軍官士卒，無一得生。」郭靖奇道：「有這等事？」第一個探子道：「小人所見也是如此，新野的蒙古先鋒一千人全變了野鬼，只見遍地都是屍首。最奇怪的是，這些蒙古兵屍首上的左耳都被人割了去。」第二個探子道：「鄧州的蒙古兵也是這般，人人沒了左耳。」

　　郭靖和黃蓉對瞧一眼，均是驚喜交集，尋思：「蒙古兩路先鋒都是全軍覆沒，那是大大的折了銳氣。雖說來攻敵軍至少有十餘萬之眾，損折二千人無關大局，但訊息傳去，蒙古三軍為之奪氣，於我大吉大利。卻不知是誰奇兵突出，將這兩路蒙古兵盡數殲滅？」郭靖問道：「新野和鄧州的守軍怎樣了？」兩名探子齊道：「兩城守軍閉門不出，蒙古軍死在郊外，守城的將軍只怕此刻尚未得知。」黃蓉道：「你們快去稟報呂大帥，他這一高興，定然重重有賞。」兩探子磕過了頭，歡天喜地的去了。

　　蒙古先鋒隊尚未與襄陽守軍交戰，即已兩路齊殲，黃蓉站到台上宣佈了這個喜訊，登時全場歡聲雷動。黃蓉道：「丐幫新立幫主，固是喜事，可怎及得上這件聚殲敵軍的大事？梁長老，快命人擺設酒筵，咱們須得好好慶祝一番。

　　這酒筵倒是早就預下的，丐幫今晚本來要大宴群雄，祝賀新立幫主，這時傳到大捷之訊，錦上添花，人人均是興高采烈。武敦儒等較藝落敗，雖然不無怏怏，但滿場喜氣洋溢，早把少數人的心中鬱悶沖得乾乾淨淨。丐幫宴客不設桌椅，群英東一圍、西一堆的在大校場上席地而坐，便此杯觥交錯，吃喝起來。筵席雖陋，酒肉菜餚卻極是豐盛。群雄都是道是郭靖、黃蓉安排下的奇計，流水般過來敬酒祝捷。郭靖不住口的說絕非自己之功。但他向來謙抑，群雄那裡肯信？黃蓉道：「靖哥哥，這事好生奇怪，此時實在琢磨不透。咱們別忙著分辨，且候確息。」原來黃蓉一得探子之報，知道其中甚有蹊蹺，當即派遣八名精明強幹的丐幫弟子，騎了快馬，分赴新野、鄧州再探。

　　郭襄和大頭鬼、神雕坐在一起，旁人見了神雕這等威猛的模樣，誰也不敢坐近。郭襄只：「大哥哥怎地還不來？」大頭鬼道：「他說過要來，總會來的。」一言甫畢，忽道：「你聽，那是什麼聲音？」郭襄側耳靜聽，只聽得遠處傳來一陣陣獅吼虎嘯、猿啼象奔之聲，她心中一喜，叫道：「史家兄弟來啦！」

　　過不多時，群獸吼叫之聲越來越近。校場上群雄先是愕然變色，跟著紛紛拔出兵刃，站了起來，場中登時亂成一片：「那裡來的這許多猛獸？」「是獅子，還有大蟲！」「大家小心！」「提防惡狼，提防豹子！」

　　郭靖對武修文道：「去傳我號令，調二千弓弩手來。」武修文應道：「是！」剛欲轉身，忽聽得遠處有人長聲叫道：「萬獸山莊史氏兄弟奉神雕俠之命，來向郭二姑娘祝壽，恭獻壽禮。」聲音非一人所發，乃史氏五兄弟齊聲高呼。他五人內功另成一家，雖非一等一的高手，但縱聲長嘯，竟同具宮、商、角、征、羽五音之聲，鏗鏘豪邁，震人耳鼓。黃蓉向武修文一揮手，命他即去傳令，心想史氏兄弟雖如此說，但人心難測，未必便無他意，寧可調集弓弩手有備而不發，勝於無備而受制於人。武修文躍上馬背，馳去調兵。

　　不多時第一隊弓弩手已到，布在大校場之側，郭靖在蒙古習得騎射之術，以此教練士卒，是故襄陽兵精，甲於天下。遂能以一城之眾，獨抗蒙古數十年。襄陽弓弩手人人能挽強弓，發硬箭，射術實不遜於蒙古武士。

　　弓弩手剛布好陣勢，只見一條大漢身披虎衣，領著一百頭猛虎來到大校場外，正是白額山君史伯威。那一百頭猛虎排得整整齊齊，蹲伏在地。接著管見子史仲猛率領一百頭金錢豹子、金甲獅王史叔剛率領一百頭雄獅、大力神史季強率領一百頭大象、八手仙猿史孟捷率領一百頭巨猿，各列隊伍，排在校場四周。群獸猛惡猙獰，不斷發出低吼，然行列整齊，竟是絲毫不亂。校場上群雄個個見多識廣，但陡然見了這許多猛獸，亦不免心中惴惴。

　　史氏五兄弟手中各提一隻皮袋，走到郭襄身前，躬身說道：「恭祝姑娘長命百歲，平安如意。」郭襄忙起立還禮，道：「多謝五位史家叔叔。史三叔，你身子可大好了？史五叔，你胸口的傷也好了？」史叔剛、史孟捷齊道：「多謝姑娘關懷，都好了。」

　　史伯威指著五隻皮袋道：「這是神雕俠送給姑娘的第一件生辰禮物。」郭襄笑道：「真是生受不起。那是什麼啊？嗯，我猜你的皮袋裡裝著一隻小老虎，他的裝著一隻小豹子，是不是？那倒好玩得緊。」

　　史伯威搖頭道：「不是，這件禮物，是神雕俠率領了七百位江湖好手去辦來的，費的氣力可真不小。」說著打開手中的皮袋。郭襄探頭往袋口一張，大吃一驚，叫道：「是耳朵！」史伯威道：「正是！五隻皮袋之中，共是兩千隻蒙古兵將的耳朵。」郭襄尚未會意，驚道：「這許多人耳朵，我……我要來幹麼？」

　　郭靖、黃蓉卻聽得分明，一齊離座，走到史伯威身前，就皮袋中一看，再想起適才探子之言，不由得驚喜交集。黃蓉道：「史大哥，原來新野和鄧州城郊的蒙古兵，是神……神雕俠率人所殺？」

　　史氏兄弟向郭靖、黃蓉夫婦拜倒。郭靖夫婦拜倒還禮。史伯威才答道：「神雕俠言道：郭二姑娘身在襄陽，今日是她十六歲生辰，蒙古蠻兵竟敢無禮前來進犯，豈不是要驚嚇了郭二姑娘？實是非殺不可。只恨番兵勢大，不能盡誅，因此帶領豪傑，殺了他作先鋒的兩個千人隊。」

　　郭靖道：「神雕大俠現在何處？小可當親自拜見，為襄陽全城百姓致謝。」這十多年來，郭靖專心練兵守城，極少理會江湖遊俠之事，而楊過隱姓埋名，所交多是介乎邪正之間的人物，因此郭靖竟不知「神雕俠」便是楊過。史伯威道：「神雕俠連日忙於為令愛採辦生日禮物，未克前來拜見郭大俠和郭夫人，請予恕罪。」

　　忽聽得遠處嘯聲又起，一個聲音叫道：「西山一窟鬼奉神雕俠之令，來向郭二姑娘祝壽，恭獻壽禮。」聲音尖細，若斷若續，但人人聽得十分清楚。

　　郭靖見第一件壽禮實在太大，忙提聲叫道：「郭靖謹候台駕。」他話聲渾厚和平，遠遠傳送出去，跟著走到大校場入口處相迎。

　　黃蓉和他並肩而立，低聲道：「你猜這神雕俠是誰？」郭靖道：「我猜不出。」黃蓉道：「便是楊過！」郭靖一呆，隨即滿心歡暢，說道：「了不起，了不起！他立下如此奇功，當真是大宋之福。」黃蓉道：「你猜他第二件壽禮是什麼？」郭靖微笑道：「過兒才智卓絕，只有你方勝得了他，也只有你，才猜得中他的心思。」黃蓉道：「這一次我可猜不中了。」心想：「楊過為襄陽立此大功，但口口聲聲說是為了襄兒，他對我夫婦與芙兒的怨恨可絲毫未消。」

　　過了不多時，長鬚鬼樊一翁領著八鬼來到校場，向郭靖夫婦見了禮，逕自走到郭襄身前，說道：「恭祝姑娘康寧安樂，福澤無盡！神雕俠命我們來送第二件生辰禮物。」

　　郭襄道：「多謝，多謝。」眼見西山一窟鬼手中各拿著一隻木盒，生怕他們又送來什麼人鼻子、人耳朵來，忙道：「若是難看的怪事，就別打開來。」大頭鬼笑道：「這次是挺好看的。」

　　樊一翁打開盒子，取出一個極大的流星火炮，晃火摺點著了。那火炮沖天而起，在半空中一聲爆炸，散了開來，但見滿天花雨，組成了一個「恭」字。郭襄拍手笑道：「好玩，好玩得很！」吊死鬼接著也放了一個煙花，卻是一個「祝」字。西山一窟鬼各放一個，組起來是「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壽」十個大字。十字顏色各不相同，高懸半空，良久方散。群雄歡呼喝采。這煙花乃漢口鎮天下馳名的巧手匠人黃一炮所作，華美繁富，妙麗無方，端的是當世一絕。

　　郭靖微微一笑，心想：「小女孩兒家原是喜歡這個，也虧過兒覓得這妙制煙花的巧手匠人。」

　　半空中十個大字剛散，北邊天空突然升起一個流星，相距大校場約有數里，跟著極北之處，又有一個流星升起。

　　黃蓉心想：「這流星傳訊，取法於烽火報警，頃刻之間，便可一個挨一個的傳出數百里之遙，只不知楊過安排下了什麼。他這件第二件禮物，決不只是放幾個煙花博我襄兒一粲便算。」當下吩咐丐幫弟子安排筵席，宴請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

　　斟酒未定，忽聽得北方遠遠傳來猶如悶雷般的聲音，一響跟著一響，轟轟不絕，只是隔得遠了，響聲卻是極輕。

　　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聽了這聲音，突然間一齊躍起身來，高聲歡呼，大叫：「成功了，成功了！」群雄愕然不解。大頭鬼搖頭晃腦，手指北方，大叫：「妙極，妙極！」這時天已全黑，北面天際卻發出隱隱紅光。

　　黃蓉道又驚又喜，叫道：「南陽大火！」郭靖拍腿大叫：「不錯，正是南陽！」黃蓉向樊一翁道：「願聞其詳。」

　　樊一翁道：「這是神雕俠送給郭二姑娘的第二件薄禮，燒了蒙古二十萬大軍的糧草。」黃蓉心中已猜到三分，聽他如此說，不禁與郭靖相顧大喜。

　　原來蒙古大軍南攻襄陽，以南陽為聚糧之地，數年之前，即在南陽大建糧倉草場，跟著四處征發，成千上萬斛米麥、成千上萬擔草料，流水般匯向南陽。常言道：「大軍未發，糧草先行」，米麥是士卒的食物，乾草是馬匹的秣料，實是軍中的命脈所在。蒙古自來以騎兵為主，這草料更是一日不可或少。郭靖曾數次遣兵襲擊南陽，但蒙古官兵守得牢固，始終無功，想不到楊過竟在一夕之間放火將它燒了。

　　郭靖眼見北方紅火越衝越高，擔心起來，向樊一翁道：「出手的諸位豪傑都能全身而退麼？可須咱們前去接應？」樊一翁心道：「郭大俠不問戰果，先問將士安危，果然是仁義過人。」說道：「多謝郭大俠掛懷，神雕俠早有安排。在南陽城中縱火的，是聖因師太、人廚子、張一氓、百草仙這些高手，共有三百餘人，想來尋常蒙古武士也傷他們不得。」郭靖恍然大悟，向黃蓉道：「過兒邀集群豪，原來是為立此奇功。若非這許多高人同時下手，原也不易使兩千蒙古精兵全軍覆沒。」

　　樊一翁又道：「我們探得蒙古番兵要以火炮轟打襄陽，南陽城的地窖之中藏了數十萬斤火藥。因此我們祝壽煙花一起，流星傳訊，埋伏在南陽城內的一千好手便同時動手，先燒火藥，再燒糧草。蒙古大軍的士卒馬匹，這番可要餓肚子了。」

　　郭靖和黃蓉對視一眼，均是暗自心驚。他夫婦倆當年隨成吉思汗西征，曾親眼見到過蒙古軍以火炮轟城，當真有崩山裂石之威。只是火藥和鐵炮殊不易得，因此蒙古數攻襄陽，都未用炮。這次是皇帝蒙哥御駕親征，自是攜有當世最厲害的攻城利器了。若不是楊過這一把火，襄陽合城軍民難免盡遭大劫。兩人又想：「殲滅敵軍兩個千人隊，固然大煞其威，但毀了蒙古軍在南陽積貯數年的火藥和大軍糧草，只要他糧食不繼，那就逼得非退兵不可，這場功勞可更加大了。」夫婦倆向史氏兄弟、西山一窟鬼連聲稱謝。史伯威和樊一翁都道：「小人只是奉了神雕俠之命辦事，小小奔走之勞。兩位何足掛齒？」

　　這時遠處火藥爆炸聲仍不斷隱隱傳來，只是隔得遠了，聽來模糊鬱悶。陡然之間，幾下聲音略響，接著地面也微微震動。樊一翁喜道：「那個最大的火藥庫也炸了。」

　　郭靖叫過武氏兄弟，說道：「你二人各帶二千弓弩手掩襲南陽。敵軍倘若部隊齊整，那就不要下手，要是驚慌混亂，可乘勢發箭殺傷。」二人接令而去。

　　兩件事接踵而來，校場上歡呼大叫，把盞敬酒之聲，響成一片，人人都稱頌神雕俠功德無量。

　　郭芙見丈夫藝冠群雄，將丐幫幫主之位拿到了手，於當世豪傑之前大大露臉，那知驀地裡生出這些事來。楊過人尚未到，卻已將丈夫的威風壓得絲毫不剩，雖說殲滅蒙古先鋒、火燒南陽糧草火藥，實是兩件大大的好事，但她總不免愀然不樂；又聽說史氏兄弟和西山一窟鬼說道：這是楊過送給妹子的兩件生日禮物，那十個煙火大字高懸天空，惟恐群雄不知此舉全是為了妹子，相形之下，自己更是沒了光彩。她轉念一想：「好哇！楊過這廝恨我斬他的手臂，故意削我面子來著！」想到此處，更是勃而怒。

　　梁長老和耶律齊、郭芙同席，眼見人人興高采烈，郭芙卻臉色不豫，微一沉吟，已知其意。笑道：「老頭子可真的老糊塗啦，這一歡喜，竟把眼前的大事拋到了腦後。」當即躍上高台，朗聲說道：「各位英雄請了，蒙古番兵連遭兩大挫折，咱們自是不勝之喜。可還有一件喜上加喜之事，適才耶律大爺顯示了精湛武功，人人欽服。我們丐幫便奉耶律大爺為本幫之主。天下英雄，可有不服的麼？本幫弟子，可有異言的麼？」

　　他連問三聲，台下無人出聲。梁長老道：「如此便請耶律大爺上台。耶律齊躍上高台，抱拳向台下團團行禮，正要說幾句「無德無能」的謙抑之言，忽聽得台下有人叫道：「且慢，小人有一句話，斗膽要請問耶律大爺。」耶律齊一怔，眼見這句話是從丐幫弟子的人叢發出，拱手道：「不敢！請說便是。」

　　只見丐幫中站起一人，大聲道：「耶律大爺的令尊在蒙古貴為宰相，令兄也曾居高官，雖然都已逝世，但咱們丐幫和蒙古為敵。耶律大爺負此重嫌，豈能為本幫之主？」

　　耶律齊恨恨的道：「先君楚材公被蒙古皇後下毒害死，先兄耶律晉為當今蒙古皇帝所殺，小可與蒙古暴君，實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乞丐道：「話雖是如此說，但令尊之死，甚為曖昧，下毒云云，只是風傳，未聞有何確證。令兄犯法獲罪，死有應得，此仇不報也罷。倒是本幫大仇未復……」郭芙聽得他出言譏刺丈夫，再也按捺不住，喝道：「你是誰？膽敢在此胡言亂語？有膽子的，站到台上去說。」

　　那乞丐仰天大笑，說道：「好，好，好！幫主還未做成，幫主夫人先顯威風。」也不見他移步抬腳，身子微晃，已站在台口。群雄見他露了這手輕功，心頭都是一驚：「這人武功強得很啊，那是誰？」台下數千對眼光，齊都集在他身上。

　　只見他身披一件寬大破爛的黑衣，手持一根酒杯口粗細的鐵杖，滿頭亂髮，一張臉焦黃臃腫凹凹凸凸的滿是疤痕，背上負著五隻布袋，原來是一名五袋弟子。丐幫中本乏相貌俊雅之人，但這人更是奇無倫。丐幫幫眾識得他名叫何師我，向來沉默寡言，隨眾碌碌，只因十餘年來為幫務勤勉出力，才逐步升到五袋弟子，但武藝低微，才識卑下，誰都是沒對絲毫重視，均想他升到五袋弟子，已是極限，那料到這樣一個庸人竟會突然向耶律齊當眾提出質問，而武功之強更是大出幫眾意料之外，都想：「這何師我從那裡偷偷學了這一身功夫來啦？」

　　何師我為人雖然平庸，但相貌之丑卻令人一見難忘，因此耶律齊倒也識得他，當下抱拳道：「不知何兄有何高見，要請指教。」何師我冷笑道：「指教二字，如何克當？只是小人有兩件事不明白，因此上台來問問。」耶律齊道：「那兩件事？」何師我道：「第一件，我幫新幫舊幫主前後交替，歷來都以打狗棒為信物。耶律大爺今日要做幫主，不知這根本幫至寶的打狗棒卻在何處？小人想要見識見識。」此言一出，丐幫幫眾心都道：「這一句話問得厲害。」只聽耶律齊道：「魯幫主命喪奸人之手，這打狗棒也給奸人奪了去。此乃本幫的奇恥大辱，凡本幫弟子，人人有責，務須將打狗棒奪回。」

　　何師我道：「小人第二件不明白之事，是要請問：魯幫主的大仇到底報是不報？」耶律齊道：「魯幫主為霍都所害，眾所共知，當世豪傑，無不悲憤。只是連日追尋，未知霍都這奸賊的下落，這是本幫的要務，咱們便是找遍了天涯海角，也要尋到霍都這奸賊，為魯幫主復仇。」

　　何師我冷笑道：「第一，打狗棒尚未奪回。第二，殺害前幫主的兇手還沒找到。這兩件大事未辦，便想做幫主啦，未免太性急了些罷？」這幾句話理正詞嚴，咄咄逼人，只說得耶律齊無言以對。

　　梁長老道：「何老弟的話自也言之成理。但丐幫弟子十數萬人，遍佈天下，不能無人為首，而尋棒鋤奸，更不是說辦便辦，也須得有人主持。」何師我搖頭道：「梁長老這幾句話，錯之極矣，可說是反因為果，本末倒置。」

　　梁長老是丐幫中四大長老之首，幫主死後便以他為尊，這五袋弟子竟敢當眾搶白，可說大膽已極。梁長老怒道：「我這話如何錯了？」何師我道：「依弟子之見，誰人能奪回打狗棒，誰人能殺了霍都為魯幫主報仇，咱們便擁誰為本幫之主。但如今日這般，誰的武功最強，誰便來做本幫幫主，假如霍都忽然到此，武功又勝過耶律大爺，難道咱們便奉他為幫主不成？」這幾句話只說得群雄面面相覷，都覺頗為有理。

　　郭芙卻在台下叫了起來：「胡說八道，霍都的武功又怎能勝過他？」何師我冷笑道：「耶律大爺武功雖強，卻也不見得就天下無敵小人只是丐幫的一個五袋弟子，也未必便輸於他了。」郭芙正惱他言語無禮，聽他自願動手，那是再好也沒有，叫道：「齊哥，你便教訓教訓這大膽狂徒。」

　　何師我冷冷的道：「本幫事務，向來只是幫主管得，四大長老管得，幫主夫人卻管不得。別說耶律大爺還沒做幫主，就算當上了，耶律夫人也不能這般當眾斥責幫中弟子，是不是？」郭芙滿臉通紅，只道：「你……你這廝……」

　　何師我不再理她，轉頭道：「梁長老，弟子倘若勝了耶律大爺，這幫主便由弟子來當，是不是？還是等到有人獲棒殺仇，再來奉他為主？」梁長老見他越來越狂，胸中怒火上升，說道：「不論是誰，他若不能戰勝群雄，那就當不上幫主，日後若不能獲棒殺仇，終也是愧居此位。耶律大爺若是當了本幫之主，那兩旁件大事他不能不辦。但如勝不過何兄弟，他又焉能得任此位？」何師我大聲道：「梁長老此言有理，小人便先領教耶律大爺的手段，再去尋棒鋤奸。」言下之意，竟是十拿九穩能勝耶律齊一般。

　　耶律齊行事自來穩健持重，但聽了何師我這些話，心頭也不禁生氣，說道：「小弟才疏學淺，原不敢擔當幫主的重任。何兄肯於賜教，那好得很。」何師我冷冷的道：「好說，好說。」將鐵杖在台上一插，呼的一掌，便向耶律齊擊去。這一掌力似乎並不甚強，但掌力分佈所及，幾有一丈方圓。梁長老尚未退開，竟被他掌力在臉頰上一帶，熱辣辣的頗為疼痛，忙躍在台側。

　　耶律齊不敢怠慢，左手一撥，右拳還了一招「深藏若虛」，用的仍是七十二路空明拳中的招數。兩人拳來腳往，在高台上鬥了起來。這時將近戌時，月沉星淡，高台四周插著十多枝大火把，兩人相鬥的情狀台下群雄都瞧得清清楚楚。

　　黃蓉看了十餘招，見耶律齊絲毫未佔上風，細看何師我的武功，竟辨不出是何家數，所出拳腳，招式甚是駁雜，全無奇處，但功力卻極深厚，少說也有四十年以上的勤修苦練，心想：「最近十一二年來，才偶爾在丐幫名冊之中，見到何師我因積勞而逐步上升，從沒聽人稱道過他的武功。但瞧他身手，決非最近得逢奇遇這才功力猛進。他在幫中一直隱晦不露，難道為的便是今日麼？」

　　待鬥到五十招以上，耶律齊漸漸心驚，不論自己如何變招，對方始終能從容化解，實是生平罕見的強敵，但他卻又不乘勢搶攻，似乎旨在耗消了自己內力，然後大舉出擊。

　　耶律齊這一日已連鬥數人，但對手除了藍天和外，餘子碌碌，均不足道，並沒耗去他多少力氣，眼見何師我若往若還，身法飄忽不定，當下雙拳一挫，陡然間變拳為掌，逕行搶攻。周伯通那雙手互搏之術並非人人可學，耶律齊雖是他的入室高弟，卻也沒學到他這路奇功，但全教玄門的正宗武功，耶律齊卻已學到了十之八九，這時施展出來，但見台邊十多根火把的火頭齊向外飄，只此一節，足見掌力之強。火把照映之下，高台上兩人拳掌飛飄，形影迴旋，當真好看煞人。

　　黃蓉問郭靖道：「你說這人是何家數？」郭靖道：「迄今為止，他尚未露出一招本門武功，顯是在竭力隱藏自身來歷，再拆七八十招，齊兒可漸佔勝勢，那時他若不認輸，便得露出真相。」

　　這時兩人越鬥越快，一轉瞬間便或攻或守的交換四五招，因之沒多時便拆了七八十招，果如郭靖所云，耶律齊的掌風已將對手全身罩住。郭靖和黃蓉凝目注視著何師我，知他處此境地，若再不使出看家本領，仍用旁門雜派的武功抵擋，非吃大虧不可。耶律齊也已瞧出此點，掌力漸漸加重，但毫不盲進，只是穩持先手。

　　眼見何師我非變招不可，驀地裡他雙手袍袖齊拂，一股疾風向外疾吐，跟著縮了回去，台邊十餘枝火把的火焰同時暴長，一陣光亮，隨即盡熄滅，群雄眼前一黑，只聽得耶律齊和何師我齊聲大叫，騰的一聲，有人跌下台來。何師我卻在台上哈哈大笑。眾人驚奇訝之下，誰都沒有做聲，靜寂中只聽得何師我得意的笑聲。

　　梁長老叫道：「點燃火把！」十多名丐幫弟子上來將火把點亮，只見耶律齊站在台下，左臉上鮮血淋漓，破了個酒杯大的傷口。何師我伸出左掌，冷笑道：「好鐵甲，好鐵甲。」手掌中抓著一把鮮血。

　　郭靖和黃蓉對望一眼，知道郭芙愛惜夫婿，將軟蝟甲給他穿在身子，因之何師我擊了他一掌，手掌反被甲上的尖刺刺破。但耶律齊臉上如何受傷，如何跌下台來，黑暗中卻未瞧見。

　　原來何師我於激鬥正酣之際，突然使出「大風袖」功夫，將高台四周的火把盡數吹滅。耶律齊一怔之下，急忙拍出一掌，以救自身，猛覺得指尖一涼，觸到了什麼鐵器，立時醒覺，知道對方久戰不勝，忽施奸計，在黑暗中取出兵刃突襲。他雖赤手空拳，也不懼敵人手有兵刃，當下使出「大擒拿手」，意欲奪下對方兵器，將他奸謀暴於天下英雄之前，一招「巧手八打」，欺到了何師我身前兩尺之處，右腕翻處，已抓住了敵人兵刃之柄。他左掌跟著拍出，直擊敵人面門，這一來，何師我兵刃非撒手不可。

　　黑暗之中，何師我果然側頭閃避，鬆了手指，耶律齊夾手將兵刃奪過。便在此時，他左頰上猛地一陣刺痛，已然受傷，跟著拍的一下，胸口中掌，站立不穩，登時被震下台。他那料到對手的兵刃甚為特異，中裝機括，分為兩截，上半截給他奪去，余一的半截陡然飛出，擊中了他的面頰。這一下深入半寸，創口見骨，但所中尚非要害，何師我的殺手本在那一掌之中，幸好郭芙硬要他在長袍內暗披軟蝟甲，這一掌他非但未受損傷，何師我的掌心反而被刺得鮮血淋漓。

　　郭芙見丈夫跌下台來，驚怒交迸，忙搶上去護持。梁長老等明知何師我暗中行詐，然無法拿到他的證據，同時兩人一齊受傷帶血，也不能單責那一個違反了「點到為止」的約言，看來兩人都只稍受輕傷，但耶律齊被擊下台，這番交手顯是輸了。

　　郭芙大不服氣，叫道：「這人暗使奸計，齊哥，上台去跟他再決勝敗。」耶律齊搖頭道：「他便是以智取勝，也是勝了，何況縱然各拼武功，我也未必能贏。」

　　黃蓉向耶律齊招招手，命他近前，瞧他奪來的那半截兵刃時，卻是一根五寸來長的鋼條，一時也想不起武林之中有何人以此作為武器。

　　何師我昂起一張黃腫的醜臉，說道：「在下雖勝了耶律大爺，卻未敢便居幫主之位。須得尋到打狗棒，殺了霍都，那時再憑各位公決。」眾人心想，這幾句話倒說得公道，眼見他雖然勝得曖昧，但武功究屬十分高強，聽了這幾句話後，丐幫中便有人喝起采來。

　　何師我站在台口，抱拳向眾人行禮，說道：「那一位英雄再賜教，便請上台。」

　　他那「台」字剛出口，猛聽得史伯威「啊」的一聲大叫，圍在大校場四周的五百頭猛獸忽地站起，齊聲吼叫。單是一頭雄獅或猛虎縱聲而吼，已有難當之威，何況五百頭猛獸合聲長嘯？這聲音當真如山崩地裂一般，但見大校場上沙塵翻騰，黃霧沖天，群雄身前的酒杯菜碗被這巨聲震得互相碰撞，叮叮不絕。

　　群獸吼叫聲中，西山一窟鬼和史氏兄弟十五人同時躍到台邊，抽出兵刃，團團將高台四面圍住。

　　忽見校場入口處火光明亮，八個人高舉火炬，朗聲說道：「神雕俠祝賀郭二姑娘芳辰，奉上第三件禮物。」八人說畢，便即足不點地般進場而來，轉眼間到郭襄身前，人人露了一手上乘輕功。中間四人各伸一手，合抓著一隻大布袋，看來那第三件禮物便是在這布袋之中了。

　　八人躬身向郭襄行禮，自報姓名，群雄一聽，無不駭然，原來當先一個老和尚，竟是五台山佛光寺方丈曇華大師，素與少林寺方丈天鳴禪師齊名，其餘趙老爵爺、聾啞頭陀、崑崙派掌門青靈子等，無一不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前輩名宿。

　　郭襄卻不知這些人有多大名頭，起身還禮，笑靨如花，說道：「有勞各位伯伯叔叔了。那是什麼好玩的物事？」提著布袋的四人手臂同時向後拉扯，喀喇一聲響，布袋裂成四塊，袋中滾出一個光頭和尚來。

## 第37回　三世恩怨

　　那和尚肩頭在地下一靠，立即縱起，身手竟是十分矯捷，但見他怒容滿臉，嘰哩咕嚕的大聲說話，卻是誰也不懂。郭靖與黃蓉識得這和尚是金輪法王的二弟子達爾巴，不知他怎生給曇華大師、趙老爵爺等擒住。

　　郭襄本來猜想袋中裝的定是什麼好玩的物事，卻見是個形貌粗魯的藏僧，微感失望，說道：「大哥哥送這和尚給我，我可不喜歡。他自己在那裡，怎麼還不來？」

　　來送第三件禮物的八人之中，青靈子久居藏邊，會說藏語，他在達爾巴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達爾巴臉色一變，大吃一驚，目不轉睛的望著台上的何師我。青靈子又用藏語大聲說了兩句話，將背上負著的一根黃金杵交給了達爾巴，那本是達爾巴的兵刃，他受八大高手圍攻而被擒，這兵刃也給奪了去。

　　達爾巴倒提金杵，大叫一聲，縱身躍到台上。

　　青靈子向郭襄笑道：「郭二姑娘，這和尚會變戲法，神雕俠叫他上台變戲法給你看。」郭襄大喜，拍手道：「原來如此，我正奇怪，大哥哥費了這麼大的勁兒，找了這和尚來有什麼用呢。」

　　達爾巴對何師我嘰哩咕嚕的大聲說話。何師我喝道：「兀的，你說些什麼，我一句不懂。」達爾巴猛地踏步上前，呼的一聲，揮金杵往他頭頂砸了下去。何師我側身避過。達爾巴舞動金杵，招招進逼。何師我赤手空拳，在這沉重的兵刃猛攻之下只有不住倒退。

　　丐幫幫眾見這藏如此兇猛，都起了敵愾同仇之心，紛紛鼓噪起來。梁長老喝道：「大和尚休得莽撞，這一位是本幫未來的幫主。」但達爾巴那裡理睬，將金杵舞成一片黃光，風聲呼呼，越來越響。

　　丐幫中早有六七名弟子忍耐不住，躍上台邊，欲待上台應援。但青靈子等八大高手、史氏五兄弟、西山一窟鬼，一共二十三人團團圍在台邊，阻住旁人上台。丐幫雖然人眾，一時卻搶不上去。正紛亂間，青靈子晚晃身上了高台。拔起何師我插在台邊的鐵棒。何師我大驚，縱身來搶，但給達爾巴的金杵逼住了，竟無法上前一步。

　　郭靖和黃蓉不明其中之理，猜不透楊過派這些人前來搗亂，到底是何用意？但想他送給郭襄的第一件和第二件禮物於襄陽大大有利，這第三件禮物不該反有敵意，因此夫婦倆袖手不動，靜觀其變。

　　耶律齊雖給何師我使詐擊下高台，但他已立志承繼岳母的大業，決為丐幫出力，眼見何師我給達爾巴逼得手忙腳亂，大聲喝道：「何兄勿慌，我來助你！」縱身躥向台邊。猛聽得左首一人叫道：「誰都不得上台。」橫臂阻住了他的去路。耶律齊伸手一撥，那人反抓擒拿，招數精妙，而內力雄渾，更是別具一功。耶律齊吃了一驚，看那人時，正是史氏兄弟中的老三史叔剛。耶律齊連變數招，始終不能將他擊退，心下暗暗駭異：「這人只是神雕俠手下的一名走卒，已然如此了得，那神雕俠叱吒號令，驅使得動這許多高手，他自己更不知是何等人物？」青靈子高舉鐵棒，大聲道：「各位英雄請了，請瞧瞧這是什麼物事。」突伸右掌，向鐵棒攔腰一劈，喀的一響，鐵棒登時碎裂，這棒原來中空，並非實心。青靈子拉開兩截斷了的鐵棒，露出一條晶瑩碧綠的竹棒來。

　　丐幫幫眾一見，剎那間寂靜無聲，跟隨齊聲呼叫：「幫主的打狗棒！」正上史氏兄弟、西山一窟鬼等動手的幫眾紛紛退開，人人都大為奇怪：「打狗棒怎麼會藏在這鐵棒之內？如何會落入何師我手中？他又幹麼隱瞞不說？」

　　眾人靜待青靈子解釋這許多疑團，青靈子卻不再說話，躍下台來，雙手橫持打狗棒，恭恭敬敬的交給了郭襄。郭襄睹物思人，想起魯有腳的聲音笑貌，不禁心下黯然，接過棒來，遞給了母親。

　　這時達爾巴的金杵招數更緊，何師我全仗小巧身法東閃西避，險象環生。丐幫幫眾見了打狗棒後，都知青靈子等擒了達爾巴來對付何師我，中間必有重大緣故，當下不再有人意圖上台應援。

　　眼見不出十招，何師我便要喪身在金杵之下，黃蓉猛想起一事：「何師我用兵刃打傷齊兒，他袖中明明藏有兵刃，何以到此危急關頭，仍不取出禦敵？」只見達爾巴的金杵掠地掃去，何師我躍起閃避。達爾巴金杵倒翻，自下而上。何師我雙腳離地，身在半空，這一招無論如何沒法閃躲。忽聽得錚的一響，兵刃相交，何師我借勢躍開，手中已多了一件短短的兵器。達爾巴怒容滿臉，大聲咒罵，黃金杵舞得更加急了。但何師我兵刃在手，劣勢登時扭轉，但見他點、戳、刺、打，兵刃雖短，招數卻極奧妙，與達爾巴打了個旗鼓相當。朱子柳看了片刻，忽是省悟，叫道：「郭夫人，我知道他是誰了。只是還有一件事不明白。」黃蓉微微一笑，道：「那是用膠水、蜂蜜，調了麵粉、石膏之類塗上去的。」

　　耶律齊和郭芙、郭襄姊妹這時都站在黃蓉身邊，聽了他二人的對答，都摸不著頭腦。郭芙問道：「朱伯伯，你說誰是誰了？」朱子柳道：「我說的是打傷你丈夫的這個何師我。」郭芙道：「怎麼？他不是何師我麼？那麼他是誰了？」朱子柳道：「你仔細瞧瞧，他使的是什麼兵刃？」郭芙凝神瞧了一會，道：「這短兵刃長不過數尺，卻又不是峨嵋刺、判官筆，也不是點穴撅。」

　　黃蓉道：「你得用心想想啊。他何以一直不用兵刃，寧可干冒大險，東躲西閃，直到給那和尚逼得性命交關，才不得不取兵刃出來？他用兵刃打傷齊兒，以要先滅燭火？」郭芙皺眉道：「這人奸詐狡猾，那又有什麼道理了？」郭襄道：「想是他怕場中有人認得他的兵刃身法，因此不願顯示真相。」朱子柳讚道：「著啊，郭二小姐聰明得緊。」

　　郭芙聽他稱讚妹子，心中不服，道：「什麼不願意顯示真相？他不是清清楚楚的站在台上嗎？誰都瞧得見。」郭襄想起母親適才的話，說道：「啊，他臉上這些凹凹凸凸的瘡疤，原來是用膠水麵粉假扮的。這張臉啊，真是嚇人，我只瞧了一眼就不想再瞧第二眼。」黃蓉道：「他越裝得可怖，便越不易露出破綻，因為人人覺得醜惡，不敢多看，那麼他喬裝的假臉上日久如有什麼變形，別人便不會發覺。唉！喬裝這麼多年，可真不容易呢。」朱子柳道：「臉形可以假裝，武功和身法假裝不來練了數十年的功夫，那裡變得了？」

　　郭芙道：「你們說這何師我是假的，那麼他是誰啊？妹子，你聰明得緊，你倒說說看。」郭襄搖搖頭道：「我一點也不聰明，因此我一點也不知道。」朱子柳微微笑道：「大小姐是見過他的，那是候二小姐可還沒出世，十七年前，大勝關英雄大會上，有一人曾與我鬥了數百合，那是誰啊？」郭芙道：「是霍都？不，不會是他。嗯，他用的是一把折扇，和這兵刃倒有點相像，是了，現下手中這把扇子只餘扇骨，沒有扇面。」朱子柳道：「我跟他這場激鬥，是我生平的大險事之一，他的身法招數我怎能不記得？這人若不是霍都，朱子柳是瞎了眼睛啦。」

　　郭芙再瞧台上那何師我，見他步伐輕捷，出手狠辣，果然依稀便是當年英雄大會上那個霍都，但心中仍有許多不明之處。又問：「倘若他真是霍都，這西藏和尚是他師兄啊，難道便認他不出，卻跟他這般狠打？」黃蓉道：「只因達爾巴認得出他是師弟，才跟他拚命。那年終南山重陽宮大戰，楊過以一柄玄鐵劍壓住了達爾巴、霍都二人，霍都見性命危殆，突使奸計，叛師脫逃。這事全真教上下人人得見，你總也聽人說過的罷？」郭芙道：「嗯，原來達爾巴因此才這般恨他。」

　　郭襄聽母親說「楊過以一柄玄鐵劍壓住了達爾巴、霍都二人」這句話，想像楊過當年的雄姿英風，不禁神往。

　　郭芙又問：「怎地他又變成了乞丐？咱們的打狗棒怎地又在他手中？」

　　黃蓉道：「那還不容易推想嗎？霍都叛師背門，自己怕師父和師兄找他，於是化裝易容，混入了丐幫，渾渾噩噩，不露半點鋒芒，十餘年中按部就班的升為五袋弟子，丐幫中固然無人疑心，金輪法王更是尋他不著。可是這等奸惡自負之徒決不肯就此埋沒一生，時機一到，他便要大幹一場了。那是魯幫主出城巡查，他暗伏在側，忽施毒手，下手時卻露出自己本來面目，並留下活口，讓那弟子帶回話來，說殺魯有腳的乃是霍都。他奪得打狗棒後，暗藏在這鐵棒之中。待得本幫大會推舉幫主，他便可提出『尋還打狗棒』這件大事來。這是本幫世代相傳的幫規，又有誰能駁他呢？唉，霍都這奸賊，如此工於心計，也可算得是個人傑。」

　　朱子柳笑道：「但有你郭夫人在，他縱能作偽一時，終究瞞不過你。」黃蓉微笑不答，心道：「霍都混在丐幫之中，始終不露頭角，便能瞞過了我，但想做丐幫之主，卻把黃蓉忒也瞧得小了。」

　　朱子柳道：「楊過這孩子也真了得，他居然能洞悉霍都的奸謀，既將打狗棒奪回，又揭穿了霍都的真面目，送給郭二小姐的這件禮物，可不算小啊。」郭芙道：「哼，不過他碰巧得知罷了，也沒什麼了不起。」

　　郭襄心想：「那日大哥哥在羊太傅廟外，見到我祭奠魯老伯，知道我跟魯老伯是好朋友，因此千方百計去為我報仇，嗯，這件禮物可當真不小，他這番心意……」忽然想起一事，說道：「霍都雖在丐幫中扮成一個丑叫化子，可是有時卻又以本來面目在外惹事生非。史氏兄弟中的史三叔曾給他打傷過，想是史三叔一意找他報仇，終於尋到了他的蹤跡。」黃蓉點頭道：「不錯，江湖上時時有霍都的行跡，旁人更不會想支丐幫中的何師我和他同是一人。何師我，何師我，你瞧他這假名，便是以自己為師之意。一個人太自以為了不起，終有敗事的一日。」

　　郭芙道：「媽，怎地這何師我又說要去殺死霍都？那不是傻麼？」黃蓉道：「這只是一句掩飾之言，只是令旁人更加不起疑心而已。」

　　郭芙道：「楊……楊大哥既然早知何師我便是霍都，應當早就說了出來，不該讓這何師我來打傷齊哥。」黃蓉微笑道：「楊過又不是神仙，怎知齊兒會中此人暗算？」郭襄道：「大姊卻是神仙，因此把軟蝟甲先給姊夫穿上了。」郭芙瞪了她一眼，心中不自禁的得意。

　　說話之間，台上達爾巴和霍都鬥得更加狠了。兩人一師所傳，互知對方武功家數，達爾巴勝在力大招沉，霍都長於矯捷輕靈，看看又鬥數百招，兀自不分勝敗。突然之間，達爾巴大喝一聲，金杵脫手，疾向霍都擲去，這杵重達五十餘斤，一擲之下勢道凌厲之極。霍都吃了一驚，他生平從未見師兄使這般招數，心道：「他久鬥不勝，發起蠻來了？」急忙側身閃避。達爾巴搶上前去，手掌在金杵上一撞，金杵轉過方向，又向霍都追擊過去。霍都大駭，才知道十餘年中師兄追隨師父左右，師父又傳了他深湛武功，這飛擲金杵之技正是從師父五輪飛砸的功夫中變化出來，眼見金杵撞來的力道太猛，決不能以鐵扇招架，只得滑步斜身躲過，金杵從他頭頂橫掠而過，相差不逾兩寸。

　　達爾巴金杵越擲越快，高台四周插著的火把被疾風所激，隨著忽明忽暗。霍都在杵影中跳蕩閃避，往往間不容髮。台下群雄屏息以觀，瞧著這般險惡的情勢，無不駭然。達爾巴擲到第十八下，猛喝一聲，雙掌推杵，金杵如飛箭般平射而出。霍都再也無法閃避，砰和一聲，金杵正撞胸口。他身子軟軟垂下。橫臥台下，一動也不動了。

　　達爾巴收起金杵，大哭三聲，盤膝坐在師弟身前，念起「往生咒」來唸咒已過，縱下高台，走到青靈子身前，高舉金杵交還。青靈子卻不接他兵刃，說道：「恭賀你清洗師門敗類。神雕俠饒了你，叫你回西藏，從此不可再到中原。」達爾巴道：「多謝神雕大俠，小僧謹如所命。」合十行禮，飄然而去。

　　郭芙見霍都死在台上，一張臉臃腫可怖，總不信這臉竟是假的，拔出長劍，躍上台去，說道：「咱們瞧瞧這奸人的本來面目，究是如何。」說著用劍尖去削他的鼻子。

　　驀地裡霍都一聲大喝，縱身高躍，雙掌在半空中直劈下來。原來他給金杵一撞，身受致命重傷，卻未立即斃命。他故意一動不動，只待達爾巴上前察看，便施展臨死一擊，與其同歸於盡。豈知達爾巴淒然唸咒，祝其往生極樂，隨即下台而去。郭芙卻上來削他面目。霍都乍見死屍復活，大驚之下，竟忘了揮劍抵禦。她身上的軟蝟甲又已借給了丈夫，眼見性命要喪在霍都雙掌之下。郭靖、黃蓉、耶律齊等同時躍起，均欲上台相救，其勢卻已不及。

　　只聽得嗤嗤兩聲急響，半空中飛下兩枚暗器，分從左右打到，同時擊中霍都胸口。這兩枚暗器形體甚小，似乎只是兩枚小石子，力道卻大得異乎尋常。霍都身子一仰，向後便摔，噴出一口鮮血，這才真正死去。

　　眾人驚愕之下，仰首瞧那暗器飛來之處，但見雲淡星稀，鉤月斜掛，此外空蕩蕩並無別物，暗器似乎分從台前兩根旗桿的旗斗中發出。

　　黃蓉聽了這暗器的破空之聲，知道當世除了父親的「彈指神通」之外，再無旁人有此等功力，只是兩根旗桿都高達數丈，相互隔開十餘丈，何以兩邊同時有暗器發出？驚喜之下不暇細想，縱聲叫道：「是爹爹駕臨麼？」

　　只聽得左邊旗斗中一個蒼老的聲音哈哈大笑，說道：「楊過小友，咱們一起下去罷！」右邊旗斗中一人應聲：「是！」兩邊旗斗之中各自躍下一人。

　　星月光之下，兩個人衣衫飄飄，同時向高台躍落，一人白鬚青袍，一人獨臂藍衫，正是黃藥師和楊過。兩人都是是斜斜下墜，落到離台數丈之處已然靠近，黃藥師伸右手拉住了楊過的左手，在半空中攜手而下。眾人若不是先已聽到了兩人說話之聲，真如陡然見到飛將軍從天而降一般。

　　郭靖、黃蓉忙躍到上台去向黃藥師行禮。楊過跟著向郭靖夫婦拜倒，說道：「侄兒楊過，向郭伯伯，郭伯母磕頭。」郭靖忙伸手扶起，笑道：「過兒，你這三件厚禮，唉，真是……真是……」他心中感激，不知道要說「真是」什麼才好。

　　郭芙生怕父親要自己相謝楊過救命之恩，搶著向黃藥師道：「外公，幸好你老人家的彈指神通功夫，免得我受那奸人雙掌的一擊。」

　　楊過躍下高台，走到郭襄身前，笑道：「小妹子，我來得遲了。」

　　郭襄一顆心怦怦亂跳，臉頰緋紅，低聲道：「你費神給我備了三件大禮，當真……當真辛苦你啦。」楊過笑道：「只是乘著小妹子的生日，大夥兒圖個熱鬧，那算得什麼？」說著左手一揮。

　　大頭鬼縱聲叫道：「都拿上來啊。」大校場口有人跟著喝道：「都拿上來啊！」遠處又有人喝道：「都拿上來啊。」一聲跟著一聲，傳令出去。

　　過不多時，校場口湧進一群人來，有的拿著燈籠火把，有的挑筐提籃，有的扛抬木材木板，分佈在校場四周，當即豎木打樁，敲敲打打，東搭一個木台，西掛一個燈色，進來的人源源不絕，可是秩序井然，竟無一人說話，個個只是忙碌異常的工作。

　　群雄見了楊過適才送了那三件厚禮，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暗想他召集這一大批人來，定又大有所為。那知過不多時，西南角上一座木台首先搭成，有人打起鑼鼓，做起傀儡戲來，做的是「八仙賀壽」。接著西北角上有人粉墨登場，唱一句「滿床笏」，那是郭子儀生日，七子八婿祝壽的故事。片刻之間，這邊放花炮，那邊玩把戲，滿場上鬧哄哄的全是喜慶之聲。每一台戲都是三湘湖廣、河南四川的名班所演，當真是人人賣力，各展絕藝。群雄各依所喜，分站各處台前觀賞，喝采之聲，此伏彼起。

　　這時史氏兄弟已帶領猛獸離場，西山一窟鬼和神雕、青靈子等高手也都悄然退去。

　　郭襄見楊過給自己想得這般周到，雙目含著歡喜之淚，一時無話可說。

　　郭芙想起妹子在羊太傅廟中的言語，說有一位少年大俠要來給他祝壽，現下果如所言，不禁暗藏恚怒，拉著黃藥師的手問長問短，對身周的熱鬧只作不見。

　　郭靖雖覺楊過為小女兒如此鋪張揚厲未免小題大做，但想自來行事異想天開，今日一日之中為襄陽城和丐幫干了如此三件大事，此刻要任性胡鬧一番，自也由得他，當下只是撚鬚搖頭，微笑不語。

　　黃蓉問父親道：「爹爹，你和過兒約好了躲在這旗斗中麼？」黃藥師笑道：「非也！那日我在洞庭湖上賞月，忽聽得有人中夜傳呼，來訪煙波釣叟，說有個什麼神雕俠，邀他赴襄陽一會。那個煙波釣叟武功不弱，性兒卻有點古怪。我老頭子擔起心來，生怕他暗中要對我的好女兒、好女婿不利，於是悄悄跟了來。原來這神雕俠竟是小友楊過，早知如此，老頭子又何必操這份心？」黃蓉知道父親雖在江湖上到處雲遊，心中卻時時掛念著自已，笑道：「爹，這一次你可也別走啦，咱們得好好兒聚一聚。」

　　黃藥師不答，向郭襄招了招手，笑道：「孩子過來，讓外公瞧瞧你。」郭襄從未見過外公，忙近前行禮。黃黃師拉著她手，細細瞧她的臉龐，黯然道：「真像，真像。」黃蓉知他又想起了亡妻，說郭襄生得像他外婆年輕之時，怕勾起他的心事，並不接口。郭芙笑道：「那還有不像的麼！你叫老東邪，她叫小東邪……」郭靖喝道：「芙兒，對外公沒規沒矩！」黃藥師大喜，道：「襄兒，你的外號叫『小東邪』麼？」郭襄臉上微微一紅，道：「起初是姊姊這麼叫我，後來人人都這麼叫了。」

　　這時丐幫的四大長老圍在楊過身邊，不住口的稱謝，均想：「他為襄陽城立此大功，又奪回打狗棒，揭破霍都的奸謀，魯幫主大仇得報，若肯為本幫之主，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梁長老道：「楊大俠，敝幫老幫主不幸逝世……」楊過早猜中他的心思，不待他說下去，搶著道：「耶律大爺文武雙全，英明仁義，是我昔年的知交好友，由他出任貴幫幫主，定能繼承洪、黃、魯三位幫主的大業。」

　　黃藥師問了幾句郭襄的武功，轉過頭去，要招呼楊過近前說話，一回頭，只見他身影微晃，已走出校場口外，說道：「楊過小友，我也走啦！」長袖擺動，一瞬眼間已追到了楊過身邊，一老一少，攜手沒入黑暗之中。

　　黃蓉心頭有一句要緊話要對父親說只是身旁人多，不便開言，那知他說走便走，竟無片刻停留，吃了一驚，急忙追出。

　　但黃藥師和楊過走得好快，待黃蓉追出，已在十餘丈外。黃蓉叫道：「爹爹，過兒，且相聚幾日再去！」遠遠聽得黃藥師笑道：「咱兩個都是野性兒，最怕拘束，你便讓咱們自由自在的去罷。」最後那幾個字音已是從數十丈外傳來。黃蓉暗暗叫苦，眼見追趕不及，只得回轉。大校場上鑼鼓喧天，兀自熱鬧。

　　丐幫四大長老聚頭商議。一來若無霍都打擾，已立耶律齊做了幫主，二來楊過二丐幫有大恩，他既也推薦耶律齊，此事可說順理成章。當下四人稟明黃蓉，上台宣佈，立耶律齊為丐幫幫主。

　　幫眾依著歷來慣例，依次向耶律齊身上唾吐。幫外群雄紛紛上前道賀。

　　郭襄見楊過此次到來，只與自己說得一句話，微笑相對片刻，隨即分手，心中說不出的惆悵，眼見姊姊興高采烈的站在姊夫身畔，與道賀的群雄應酬，但覺心中傷痛再難忍受，當即轉身，要回自己家去。只走得幾步，黃蓉已追到她身邊，攜住了她手，柔聲道：「襄兒，怎麼啦？今天不快活麼？」郭襄道：「不，我快活得很。」說了這句話，隨即低頭，滿眶淚水，險些便掉了下來。黃蓉如何不明白女兒的心事，卻只說些戲文中的有趣故事，要引她破涕為笑。

　　兩人慢慢回府。黃蓉陪女兒到她自己房裡，問道：「襄兒，你累不累？」郭襄道：「還好。媽，你一夜沒睡，該休息了。」黃蓉拉著她，並肩坐在床邊，伸手給她攏了攏頭髮，說道：「襄兒，楊過大哥的事，我從來沒跟你說過。這回事說來話長，你若是不累，我便跟你說說。」郭襄精神一振，道：「媽，你說罷。」

　　黃蓉道：「這事須得打從他祖父說起。」於是將如何郭嘯天與楊鐵心當年在臨安牛家村結義，郭、楊兩家指腹為婚，如何楊康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終至死於非命；如何楊過幼時寄居桃花島；如何郭芙斬斷他的手臂，如何他和小龍女在絕情谷分手等情，一一說了。

　　郭襄只聽得驚心動魄，緊緊抓住了母親的手，小手掌心中全是汗水。她怎料想得到這個自己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大哥哥」，與自己家裡竟有這麼深的淵源，更料不到他那隻手臂竟是為她姊姊斬斷，而他妻子小龍女所以離去，也是因中了姊姊誤發的毒針所起。她只道楊過只是她邂逅相逢的一位少年俠士，只因他倜儻英俊、神采飛揚，這才使她芳心可可，難以自遣，卻原來這中間恩恩怨怨，竟然牽纏及於三代。待得母親說完，她已是如醉如癡，心中一片混亂。

　　黃蓉幽幽歎了口氣，說道：「初時我還會錯了意，還道他和你結識，實蓄歹念。唉，說到誠信知人我實是遠遠不及你爹。你楊大哥今晚幹這三件大事，別說他絕無邪念，縱是不安好心，咱們受惠非淺，也是感激不盡。」郭襄奇道：「媽，楊大哥怎會不安好心？他有什麼邪念？」黃蓉道：「我起初想錯了，只道他深恨咱們郭家，因此要在你身上復仇。」郭襄搖頭道：「那怎麼會？他若要殺我出氣，那真是易如反掌，風陵渡邊，他只須出一根手指便戳死了我，費什麼事？」黃蓉道：「你是小孩子，不懂的。他如要叫你受苦，要咱們傷心煩惱，自有比殺人更惡毒十倍的法兒。唉，那不必說了，我此刻也知道他不會。可是我心中掛著一件事，好生不安。」

　　郭襄道：「媽，你擔心什麼？我瞧楊大哥對從前的事也已不放在心上。他不久便要和大嫂相會，那時心裡一快活，什麼事都一筆勾銷了。」黃蓉歎道：「我擔心不安的，便是怕他見不著小龍女。」

　　郭襄瞿然而驚，道：「什麼？那怎麼會？楊大哥親口跟我說，楊大嫂因為身受重傷，得蒙南海神尼救去醫治，約好了十六年後相會，他夫妻倆親深重，互相等了這麼久，怎能見不著？」黃蓉眉頭深皺，「嗯」了一聲。郭襄道：「楊大哥說，楊大嫂在斷腸崖下心劍刻字，說道：『十六年後，在此重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又說：『珍重千萬，務求相聚』，難道刻的字是假的麼？」黃蓉道：「這刻字是千真萬確，半點也不假，可是我便擔心小龍女對楊過相愛太深，因而楊過終於再也見她不著。」

　　郭襄不明白母親言中之意，怔怔的望著她。黃蓉道：「十六年前，你楊大哥夫妻都受了重傷，你楊大哥尚有藥可治，小龍女卻毒入膏肓。你楊大哥眼見愛妻難愈，他也不想活了，縱有仙丹妙藥，他也不肯服食。」她說到這裡，聲音更轉柔和，歎道：「唉，有些事情，你年紀還小，這時候是不會懂的。」

　　郭襄怔怔的出神，過了片刻，抬頭道：「媽，倘若我是大嫂，我便假裝身子好了，讓他服食丹藥治病。」

　　黃蓉一呆，沒料到女兒雖然幼小，竟也能這般為人著想，說道：「不錯，我只擔心小龍女當時便是如此，才離楊過而去。她諄諄叮囑，說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又說了珍重萬千，務求相聚。當時我瞧著『珍重萬千』四個字，便猜想小龍女突然影蹤不見，是為了要你楊大哥安安靜靜的等她十六年。唉，她想這長長的十六年過去，你楊大哥對舊情也該淡了，縱然心裡難過，也會愛惜自己的身體，不再圖自盡了。」

　　郭襄道：「那麼，那南海神尼呢？」黃蓉道：「那南海神尼，卻是我的杜撰了。世上壓根兒就沒這一個人。」郭襄大吃一驚，顫聲道：「沒……沒有南海神尼？」

　　黃蓉道：「那日在絕情谷中，斷腸崖前，我見了楊過這般淒苦模樣，心有不忍，只得捏造了一個南海神尼來安慰他，好教他平平安安的等過這一十六年。我說南海神尼住在大智島，實則世上就沒這樣一個島。我又說南海神尼教過你外公的掌法，好令他更加堅信不疑。楊過這孩兒聰明絕頂，我若非說得活龍活現，他怎能相信？他若是不信，小龍女這番苦心。也就沒有著落了。」

　　郭襄道：「你說楊大嫂已經死了多年了麼？這一十六年的信約全是騙他的麼？」黃蓉忙道：「不，不！說不定小龍女仍在人世，到了相約之日，她果真來和楊過相聚，那自是謝天謝地。她是古墓派的唯一傳人，古墓派的創派祖師林朝英學問淵博，內功外功俱臻化境，倘若遺下神奇功夫，令小龍女得保不死，也是在情理之中。」

　　郭襄心下稍寬，道：「是啊，我也這麼想，楊大嫂是這樣的好人，楊大哥又這般愛她，們她不會就這麼死的。倘若楊大哥到了約會之期見她不著，豈不是要發狂麼？」

　　黃蓉道：「今日你外公到來，我便想向他提一句，請他老人家相助圓這個南海神尼的謊兒，可是一直不得其便。」郭襄也擔起憂來，說道：「這會兒楊大哥正和外公在一起，他立時會問起南海神尼之事。外公不知前因後果，不免洩漏了機關，那可怎生是好？」黃蓉道：「倘若小龍女真能和他相聚，自是上上大吉，其麼都好。要是到了約期他見不著小龍女，此人一發性兒，真不知要鬧出多大亂子來。他會深恨我撒誑謊騙他，令他苦等了一十六年。」郭襄道：「媽，那你不用擔心，你全是為了他。你是一片好心，救了他的性命。」

　　黃蓉道：「不說郭、楊兩家三世相交，便是過兒自已，他曾數次相救你爹爹、媽媽、姊姊和你，今日又為襄陽立了這等大功，雖說咱們於他小有恩惠，但實不足以相報其萬一。唉，過兒一生孤苦，他活到三十多歲，真正快活的日子實在沒有幾天。」

　　郭襄黯然低首，心想：「大哥倘若不能和楊大嫂相會，只怕他真的要發狂呢。」黃蓉又道：「你楊大哥是個至情至性之人，只因自幼遭際不幸，性子不免有點孤僻，行事往往出人意表。」郭襄淡淡一笑，道：「他和外公，和我，都是邪派。」黃蓉正色道：「不錯，他是好人，可是有點邪氣。要是小龍女不幸已經逝世，你可千萬別再和他見面了。」

　　郭襄沒料到母親竟會這般說，忙問：「為什麼？為什麼不能再見楊大哥？」黃蓉握住她手，說道：「要是他和小砒女終於相會，你要跟他們一起去遊玩，便一起去，愛到他們家裡去作客，便去好了，就是隨他們到天涯海角，我也放心。但若他會不到小龍女，襄兒，你不知你楊大哥的為人，他發起狂來，什麼事都做得出。」郭襄顫聲道：「媽，他如見不到楊大嫂，傷心悲痛，咱們該好好勸他才是。」黃蓉緩緩搖頭，說道：「他是不聽人勸的。」

　　郭襄頓了一頓，問道：「媽，隔了一十六年，你說他傷心之下，會不會再圖自盡呢？」黃蓉沉吟半晌，道：「許多人的心思我都猜得到，可是你楊大哥，他從小我就不明白他心中在打什麼主意，正因為我猜他不透，是以不許你再跟他相見，除非他和中龍女同來，那自是又當別論。」郭襄呆呆出神，並不接口。

　　黃蓉道：「襄兒，媽這全是為你好，你如不聽媽的話，將來後悔可就來不及了。」她見女兒秀眉緊蹙，眼現紅暈，柔聲道：「襄兒，我再說一回事你聽，那是你楊大哥之父楊康的作為。」於是又將楊鐵心如何收穆念慈為義女，如何比武招親而生下楊過、終於傷心而死等情一一說了，最後道：「穆念慈姊姊品貌雙全，實是一位難得的好女子，只因誤用了真情，落得這般下場。」

　　郭襄道：「媽，她也是沒有法子啊。她既歡喜了楊叔叔，楊叔叔便有千般不是，她也要歡喜到底。」

　　黃蓉凝視著女兒的小臉，心想：「她小小年紀，怎地懂得這般多？」眼見她神情困頓，眼皮軟垂，於是拉開棉被，幫她除去鞋襪外衣，叫她睡下，給她蓋上了被，道：「快合上眼睛！媽看你睡著了再去。」郭襄依言合眼，一夜沒睡，也真的倦了，過不多時，便即鼻息細細，沉沉入夢。

　　黃蓉望著女兒俏麗的臉龐，心想：「三個兒女之中，我定要為你操心最多。你們三姊弟中，到底我最憐惜那一個，可也真的說不上來呢。」當下自行回房安睡。

　　傍晚時分，武氏兄弟派了快馬回報，說道南陽的大軍糧草果然一焚而盡，火藥爆炸，炸死了不少蒙古兵將，余火兀自未熄，蒙古前軍退兵百里，暫且按兵不動。襄陽城中得到這個確訊，滿城狂喜，「神雕大俠」四個字掛在口上說個不停。有的更加油添醬，將楊過說得猶似三頭六臂一般，講到他怎地殲滅新野、鄧州兩路敵兵，怎地火燒南陽，口沫橫飛，有聲有色，似乎一切全是他親眼目睹，誰也沒他知道得明白詳盡。

　　當晚郭靖夫婦應安撫使呂文德之邀，到署中商議軍情，直到深夜方回。次日清晨，耶律齊、郭芙、郭破虜依例到後堂向父母請安，等了良久，不見郭襄到來。黃蓉擔心起來，命丫鬟到二小姐房中瞧瞧，是不是她身子不適。過了一會，那丫鬟和郭襄的使女小棒子同來回報，說道：「二小姐昨晚沒回房安睡。」

　　黃蓉吃了一驚，忙問：「怎地昨晚不來稟報？」小棒子道：「昨夜夫人回來得晚了，婢子不敢前來驚擾，只道二小姐過一會兒就能回房，那知道等到這時還沒見到。」

　　黃蓉微一吟，即到女兒房中察看，只見她隨身衣服和兵刃、銀兩等一樣也沒攜帶，正自奇怪，忽見女兒枕底露出白紙一角。黃蓉情知不好，暗暗叫苦，抽出一看，只見紙上寫道：

　　「爹爹媽媽尊鑒：女兒去勸楊大哥千萬不要自尋短見，勸得他聽了之後，女兒即歸。女襄叩上。」

　　黃蓉呆在當地，做聲不得，心道：「這女孩兒恁地天真！楊過是何等樣人，這世上除了小龍女之外，他還能聽誰的勸？要是他肯聽旁人的言語，那也不是楊過了。」有心要即行出去尋女兒回來，但南北兩路蒙古大軍虎視襄陽，眼前攻勢雖然頓挫，但隨時能再揮兵進攻，這時候如何能為兒女之私，輕身涉足江湖？當下和郭靖商議之後，寫了四通懇切的書信，分交八名能幹得力的丐幫弟子，分四路出去尋找郭襄，命她即行歸家。

　　郭襄那日聽了母親詳述往事之後，隨即睡去，但惡夢連連，一會兒見楊過揮劍自殺，將另一條手臂也斬斷了，一會兒又見他自千丈高崖上躍將下來，跌得血肉模糊。做了幾個惡夢之後，滿身冷汗的醒來，坐在床上細細思量：「大哥哥給了我三枚金針，答允給我做到三件事。眼前金針還剩一枚，正好持此相求，要他依我，千萬不能自盡。他是豪俠之士，言出必踐，我這便找他去。」於是留了一封短簡，當即出城。

　　可是楊過和黃藥師攜手同行，此刻到了何處，實是毫無頭緒。郭襄行出三十餘里，腹中飢餓起來，要想尋一家飯店打尖。但襄陽城郊的百姓為了逃避敵軍，早已十室九空，別說飯店，連有人的人家也找不到一家。郭襄從未獨自出過門，想不到道上有這等難處，坐在路旁一塊石上，來雙手支頤，暗暗發愁。

　　坐了一會，心想：「沒有飯店，尋些野果充飢便了。」縱馬四顧，身周數里之內連果樹也沒一棵。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馬蹄聲響，一乘馬自東而西奔來。馳到近處，只見馬上坐著個極高極瘦的年老僧人，身披黃袍。馬匹奔馳極快，轉眼便過去了，奔出數丈，那老僧忽地圈轉馬頭，回到郭襄身前停住，問道：「小姑娘，你是誰？怎麼一個人在這兒？」

　　郭襄見他目光如電，心中微微一凜，但隨即想到在黑龍潭前所遇到的一燈大師，暗想：「那一燈大師如此慈祥，這老和尚想必也是好人。」答道：「我姓郭，要去找一個人。」那老僧道：「你去找誰？」郭襄側過了頭微微一笑，道：「老和尚多管閒事，我不跟你說。」那老僧道：「你要找的人是怎生模樣，或許我曾在道上見過，便可指點途徑。」郭襄要想不錯，便道：「我要找的那人最好認不過，是個沒有右臂的青年男子。他或許是和一隻大雕在一塊兒，也或許只有他獨自一人。」

　　那老僧正是金輪法王，聽她所說之人正是楊過。心中一驚，臉上卻現喜色，道：「啊，你要找的人姓楊名過，是不是？」郭襄大喜，道：「是啊，你識得他？」法王笑道：「我怎不識得？他是我的小朋友。我識得他的時候，你還沒出世呢。」

　　郭襄俏臉上一陣紅暈，笑問：「大和尚，你叫什麼法名啊？」法王道：「我叫珠穆朗瑪。」珠穆朗瑪是西藏境內一座高山之名，此峰極高，天下第一，法王隨口說了出來，隱有武功高絕、無人可及之意。

　　郭襄笑道：「什麼珍珠，木馬，嘰哩咕嚕的，名字這麼長。」金輪法王道：「叫珠穆朗瑪。」郭襄道：「好，是珠穆朗瑪大師，你知道我大哥哥在那兒麼？」法王道：「你大哥哥？」郭襄道：「楊過啊？」法王道：「啊，你叫楊過作大哥哥，你說姓郭啊？」郭襄臉上又是微微一紅，道：「我們是世交，他從小住在我家裡的。」

　　法王心念一動，道：「我有個方外之交，與老僧相知極深，此人武藝高強，名滿天下，也是姓郭，單名一個靖字，不知姑娘認得他麼？」郭襄一怔，心想：「我偷偷出來，他既是爹爹的朋友，說不定硬要押我回去，還是不說的好。」說道：「你說郭大俠麼？他是我本家長輩。大和尚是瞧他去麼？」

　　法王人既聰明，又是久歷世務，郭襄這麼神色稍異，他如何瞧不出來？當即歎道：「我和郭大俠乃是過命的交情，已有二十餘年不見，日前有北方聽到噩耗，說郭大俠已經逝世，老僧心痛如絞，因此兼程趕來，要到他靈前去一拜。唉，大英雄不幸短命，真是蒼天無眼了。」說到這裡，淚水滾滾而下，衣襟盡濕。他內功深湛，全身肌肉呼吸皆能控縱自如，區區淚水，自是說來便來。

　　郭襄見他哭得悲切，雖然明知父親不死，但父女關心，不由得心中也自酸苦，眼眶一紅，說道：「大和尚，你不用傷心，郭大俠沒有死。」法王搖頭道：「你別瞎說！他確是死了。小女孩兒怎知道大人的事？」郭襄道：「我正自襄陽出來，怎不知道？剛剛昨天我便見過郭大俠。」

　　法王此時再無懷疑，仰天大笑，說道：「啊，你便是郭大俠的小姐。」突然又搖頭道：「不對，不對，郭大俠的小姐叫郭芙，我也識得，她今年總有三十五歲出頭了，那像你這般小？」郭襄經不起他這麼一激，道：「那是我大姊姊。她叫郭芙，我叫郭襄。」

　　法王心中大喜，暗想：「今日當真是天降之喜，這福氣自己撞將過來。」說道：「如此說來，郭大俠真是沒死了。」郭襄見他喜形於色，還道他真是父親健在而喜歡，覺得此人良心真好，說道：「自然沒有死！我爹爹倘若死了，我哭也哭死了。」法王喜道：「好，好，好！我信你了。郭二姑娘，如此我便不到襄陽去了。相煩你告知令尊郭大俠和令堂黃幫主，便說故人珠穆朗瑪敬候安好。」你料知郭襄定要問他楊過之事，於是以退為進，雙手一合十，牽過馬來，便要上鞍。

　　郭襄道：「喂喂，大和尚，你這個人怎麼如此不講理啊？」法王道：「我怎地不講理了？」郭襄道：「我跟你說了我爹爹的消息，你卻沒跟我說楊過的消息，他到底在那裡？」法王道：「啊，昨天在南陽之北的山谷之中，老僧曾和楊過小友縱談半日，他正在該處練劍，此刻十九未走，你去找他便了。」郭襄眉頭緊蹙，道：「這許多山谷，到那裡去找他？請你說得明白些。」法王沉吟半晌，便道：「好罷！我本要北上，就帶你去見他便了。」郭襄大喜，道：「如此多謝你啦。」

　　法王牽過馬來，道：「小姑娘騎馬，老僧步行。」郭襄道：「這個何以克當？」法王笑道：「這馬四條腿，未必快得過老僧的兩條腿。」

　　郭襄正欲上馬，忽道：「啊喲，大和尚，我肚子餓啦，你帶著吃的沒有？」法王從背囊中取出一包乾糧。郭襄吃了兩個麵餅，上馬便行。

　　法王大袖飄飄，隨在馬側。郭襄想起他那句話：「這馬四條腿，未必快得過老僧的兩條腿。」一提馬韁，笑道：「大和尚，我在前面等你。」話聲未必，那馬四蹄翻飛，已發足向前疾馳。

　　這馬腳力甚健，郭襄但覺耳畔風生，眼前樹過，晃眼便奔出了里許。她回頭笑道：「大和尚，你追得上我麼？」說話甫畢，微微一驚，原來竟爾不見了金輪法王的蹤影。忽聽得那和尚的聲音從前面的樹林中傳出：「郭姑娘，我這坐騎跑不快，你得加上幾鞭。」郭襄大奇：「怎地他反在前面？」縱馬搶上，只見法王在身前十餘丈處大步而行。郭襄揮鞭抽馬，那馬奔得更加快了，然而和法王始終相距十餘丈，幾乎要迫近數尺也有所不能。這時兩人已走上襄陽城北大路，一望平野，那馬四隻鐵蹄濺得黃土飛揚，看法王時，卻是腳下塵沙不起，宛似御風而行一般。

　　郭襄好生佩服，心想：「他若非身具這等武功，也不配和爹爹結成知交。」由欽生敬，叫道：「大和尚，你是長輩，還是你來騎馬罷，我慢慢跟著便是。」法王回頭笑道：「咱們何須在道上多費時光？早些找到你大哥哥不好麼？」這時郭襄胯下的坐騎感乏力，奔跑已無先前之速，反而與法王越離越遠了。

　　便在此時，只聽得北面又有馬蹄聲響，兩乘馬迎面馳來。法王道：「咱們把這兩旁匹馬截下來，三匹馬掉換著騎，還可以趕得快些。」過不多時，兩乘馬已奔到近前，法王雙手一張，說道：「下來走走罷！」

　　兩馬受驚，齊聲長嘶，都人立起來。馬上乘客騎術甚精，身隨鞍起，並沒落馬，一人怒喝：「什麼人？要討死麼？」「刷」的一聲，馬鞭從半空抽將下來。郭襄喜叫：「大頭鬼，長鬚鬼，別動手，是自己人！」馬上乘客正是西山一窟鬼中的長鬚鬼和大頭鬼。

　　這時法王左手回帶，已抓住了大頭鬼的馬鞭，往空一奪。不料大頭鬼人雖矮小，卻是天生神力，那馬鞭又是極牢韌的牛皮所製，法王這一奪實有數百斤的大力，但馬鞭居然不斷，也沒將大頭鬼拉得鞭子脫手。法王叫道：「好小子！」手勁暗加，呼的一聲，終於將大頭鬼拉下馬來。

　　大頭鬼大怒，撒手鬆鞭，便欲撲上跟法王放對。長鬚鬼叫道：「三弟且慢！」說道：「郭二小姐，你怎地和金輪法王在一起了？」當日金輪法王和楊過等人同入絕情谷，長鬚鬼樊一翁見過他一面，因此識得。

　　郭襄笑道：「你認錯人啦，他叫珠穆朗瑪大師，是爹爹的好朋友。金輪法王卻是爹爹的對頭，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嘴麼？」樊一翁問道：「你在那裡遇見這和尚的？」郭襄道：「我剛碰著他，這位大和尚說道我爹爹不在了，望你說好笑不好笑？他要帶我去見大哥哥呢。」大頭鬼道：「二小姐快過來，這和尚不是好人。」郭襄將信將疑，道：「他騙我嗎？」大頭鬼道：「神雕俠在南邊，怎地他帶你往北？」

　　金輪法王微微一笑，道：「兩個矮子瞎說八道。」身形略晃，倏忽間欺近二鬼身側，雙掌管齊下，逕向二鬼天靈蓋拍落。

　　這十餘年來，法王在蒙古苦練「龍象般若功」，那是密宗中至高無上的護法神功。

　　那「龍象般若掌」共分十三層，第一層功夫十分淺易，縱是下愚之人，只要得到傳授，一二年中即能練成。第二層比第一層加深一倍，需時三四年。第三層又比第二層加深一倍，需時七八年。如此成倍遞增，越是往後，越難進展。待到第五層以後，欲再練深一層，往往便須三十年以上苦功。密宗一門，高僧奇士歷代輩出，但這一十三層「龍象般若功」卻從未有一人練到十層以上。這功夫循序漸進，本來絕無不能練成之理，若有人得享千歲高齡，最終必臻第十三層境界，只是人壽有限，密宗中的高僧修士欲在天年終了之前練到第七層、第八層，便非得躁進不可，這一來，往往陷入了欲速不達的大危境。北宋年間，藏邊曾有一位高僧練到了第九層，繼續勇猛精進，待練到第十層時，心魔驟起，無法自制，終於狂舞七日七夜，自終絕脈而死。

　　那金輪法王實是個不世的奇才，潛修苦學，進境奇速，竟爾衝破第九層難關，此時已到第十層的境界，當真是震古爍今，雖不能說後無來者，卻確已前無古人。據那【龍象般若經】言道，此時每一掌擊出，均具十龍十象的大力，他自知再求進境，此生已屬無望，但既自信天下無敵手，即令練到第十一層，也已多餘。當年他敗在楊過和小龍女劍下，引為生平奇恥大辱，此時功力既已倍增，乘著蒙古皇帝御駕親征，便扈駕南來，要雙掌擊敗楊、龍夫婦，以雪當年之恥。

　　這時他雙掌齊出，倏襲二鬼，大頭鬼舉臂一隔，喀的一響，手臂立即折斷，腦門跟著中掌，連哼也沒哼一聲，當即斃命。樊一翁功力遠為深厚，眼見敵人這一擊甚是厲害，使一招「托天勢」，雙手舉起撐持，立覺有千斤重力壓在背上，眼前一黑，撲地便倒。

　　郭襄大驚，喝道：「這兩個是我朋友，你怎敢出手傷人？」

　　樊一翁噴了兩口鮮血，猛地縱起，抱住了法王兩腿，叫道：「姑娘快逃。」法王左手抓住他背心，要將他提起摔出，但樊一翁捨命回護郭襄，雙手便如鐵圈般牢牢握住了敵人雙腿。法王雖然力大，卻拉他不脫。郭襄又驚又怒，此時自己知道法王不懷好意，可是不願意捨樊一翁而獨自逃命。雙手在腰間一插，凜然道：「惡和尚，你恁地歹毒？快放了長鬚鬼，姑娘隨你去便是。」樊一翁叫道：「姑娘快逃，別管……」下面一個「我」字沒說出口，就此氣絕。

　　法王提起樊一翁的屍身往道旁一擲，獰笑道：「你若要逃，何不上馬？」郭襄一生從未恨過任何人，當日魯有腳死在霍都手下，但她未曾目睹霍都下手，只是心中悲痛，卻沒憎恨仇人。這時見法王如此毒辣殘忍，不由得恨到極處，對他怒目冷視，竟無半點懼色。法王道：「小姑娘，你怎地不怕我？」郭襄道：「我怕你什麼？你要殺我，快動手好啦！」法王大拇指一翹，讚道：「好，將門虎女，不愧乃父。」

　　郭襄向著法王狠狠的望了一眼，想要埋葬兩位朋友，苦無鋤頭鐵鏟之屬，微一沉吟，提起兩人屍身，放在樊一翁的坐騎上，翻過踏鐙皮索，將屍身綁住了，在馬臀上踢了一腳，說道：「馬兒，馬兒，你送主人回家去罷。」那馬吃痛，疾馳而去。

　　那晚楊過和黃藥師並肩離了襄陽，展開輕功，向南疾趨，倏忽間奔出數十里之遙，卯末辰初，已到宜城。兩人來到一家酒樓，點了酒菜，共敘契闊。黃藥師說起程英、陸無雙姊妹十餘年來隱居故鄉嘉興，以傻姑為伴。他曾想攜同兩人出來行走江湖散心，兩姊妹總是不願。楊過黯然長歎，頗感內疚。

　　兩人喝了幾杯。楊過說道：「黃島主，這十多年來，晚輩到處探訪你老人家的所在，想請問你一件事，直到今日，方始如願。」黃藥師笑道：「我隨意所之，行蹤不定，要找我確是不易。但不知老弟要問我何事。」楊過正要回答，忽聽得樓梯上腳步響，上來三人。

　　黃、楊二人聽那腳步之聲，知道上樓的三人武功甚強，大非庸手，一瞥之下，楊過識得當先一人乃是瀟湘子，第二人面目黝黑，並不相識，第三人卻是尹克西。這時瀟湘子和尹克西也已見到楊過，兩人愕然止步，互相使個眼色，便欲下樓。

　　楊過軒眉笑道：「故人久違，今日有幸相逢，何以匆匆便去？」尹克西拱了拱手，陪笑道：「楊大俠別來無恙？」瀟湘子深恨終南山上折臂之辱，這十多年來雖然功力大進，自知終非敵手，當下再也不向楊過多瞧一眼，逕自走向樓梯。

　　那黑臉漢子也是忽必烈帳下有名的武士，這次與尹、瀟二人來到宜城打探消息。眼見瀟湘子滿臉怒色，當即大聲道：「瀟湘兄且請留步，既有惡客阻了清興，待小弟趕走他便是。」說著伸出大手便往楊過肩頭抓來，要提起他摔下樓去。

　　楊過見他手掌紫氣隱隱，知道此人練的是毒砂掌中的一門，心念微動：「我何不借此三人，向黃老前輩探問南海神尼之事？」眼見他手掌將及自己肩頭，反手一搭，拍的一聲，清清脆脆的打了他個耳光。黃藥師暗吃一驚：「這一掌打得好快！」就只這麼一掌，已瞧出楊過自創武功，已卓然而成大家。只聽得「啪啪」連響，瀟湘子左右雙頰也均中掌。楊過念尹克西舉止有禮，便饒過了他。

　　黃藥師笑道：「楊老弟，你新創的這路掌法可高明得緊啊，老夫意欲一睹全豹，以飽眼福。」楊過道：「正要向前輩請教。」當下身形晃動，將那路「黯然銷魂掌法」施展開來，長袖飄動，左掌飛揚，忽而一招「拖泥帶水」，忽而一招「神不守舍」，將瀟湘子、尹克西和黑臉漢子一起裹在掌風之中。那三人猶如身陷洪濤巨浪，跌跌撞撞，隨著楊過的掌風轉動，別說掙扎，竟連站定腳步也是不能，到了全然身不由主的境地。黃藥師舉杯乾酒，歎道：「古人以漢書下酒，老夫今日以小史弟的掌管法下酒，豪情遠追古人矣。」

　　楊過叫道：「請老前輩指點一招。」手掌一擺，掌力將瀟湘子向黃藥師身前送來。黃藥師不敢怠慢，左掌管推出，將瀟湘子送了回去，只見那黑臉大漢跟著又衝近身來，於是舉杯飲了一口，回掌將他推出。楊過凝神瞧他掌法，雖然功力深厚，卻也並非出奇的精妙，心想：「我若非出全力以赴，引不出他學自南海神尼的掌法。」當下氣聚丹田催動掌力將瀟湘子、尹克西、黑臉漢子越來越快的推向黃藥師身前。

　　黃藥師回了數掌，只覺那三人衝過來的勢頭便似潮水一般，一個浪頭方過，第二個更高的浪頭又撲了過來，心想：「這少年的掌力一掌強似一掌，確是武林中的奇才！」

　　便在此時，那黑臉漢子忽地凌空飛起，腳前頭後，雙腳向黃藥師面門踹到。黃藥師斜掌卸力，右手不自禁的微微一晃，酒杯裡的一滴酒潑了出來，跟著尹克西和瀟湘子雙雙凌空，一正一斜的撞到。黃藥師叫道：「好！」放下酒杯，右手還了一掌。

　　黃、楊兩人相隔數丈，你一掌來，我一掌去，那三人竟變成了皮球玩物，給兩人的掌力帶動，在空中來往飛躍。「黯然銷魂掌」使到一半，黃藥師的「落英神劍掌法」已相形見絀，他眼見尹克西如箭般衝到，自忖掌力不足以與之相抗，伸指一彈，嗤的一聲輕響，一股細細的勁力激射出去，登時將楊過拍出的掌力化解了。他連彈三下，但聽得「撲通、撲通、撲通」三響，瀟湘子等三人摔在樓板之上，暈了過去。這「彈指神通」奇功與楊過的「黯然銷魂掌」鬥了個旗鼓相當，誰也沒能贏誰。

　　兩人哈哈一笑，重行歸坐，斟酒再飲。黃藥師道：「老弟這一路掌法，以力道的雄勁而論，當世唯小婿郭靖的降龍十八掌可以比擬。老夫的落英神劍掌便輸卻一籌了。」楊過連連遜謝，說道：「晚輩當年得蒙前輩指點『彈指神通』與『玉簫劍法』兩大奇功，終身受益不淺。晚輩自創這路掌法，頗有不少淵源前輩所指撥的功夫，前輩自是早已看出。聞道前輩曾蒙南海神尼指點，學得一路掌法，不知能賜晚輩一開眼界。」

　　黃藥師奇道：「南海神尼？那是誰啊？我從沒聽過此人的名頭。」

　　楊過臉色大變，站起身來，顫聲說道：「難道……難道世上並無……並無南海神尼其人？」黃藥師見他神色陡然大異，倒也吃了一驚，沉吟道：「莫非是近年新出道的異人？老夫孤陋寡聞，未聞其名。」

　　楊過呆立不動，一顆心便似欲從胸腔中跳將出來，暗想：「郭伯母說得明明白白，說龍兒蒙南海神尼所救，原來儘是騙人的鬼話，原來都是騙我的，都是騙我的！」仰天一聲長嘯，震動屋瓦，雙目中珠淚滾滾而下。

　　黃藥師道：「老弟有何為難之事，不妨明示，說不定老夫可相助一臂之力。」楊過一揖到地，哽咽道：「晚輩心亂如麻，言行無狀，須請恕罪。」長袖揚起，轉身下樓，但聽得喀喇喀喇響聲不絕，樓梯踏級盡數給他踹壞。

　　黃藥師茫然不解，自言自語：「南海神尼，南海神尼？那是何人？」

　　楊過放開腳步狂奔，數日間不食不睡，只是如一股疾風般卷掠而過。他自忖唯有疲累致死，才不致念及小龍女，到底日後是否再能和她相見，此時實是連想也不敢想。不一日已到了大江之濱，他心力交瘁，再也難以支持，眼見一帆駛近岸旁，當下縱身躍上，摸出一錠銀兩擲給舟子，也不問那船駛向何處，在艙中倒頭便睡。

　　大江東去，濁浪滔滔，楊過所乘那船沿江而下，每到一處商市必停泊數日，下貨卸貨，原來是在長江中上落貿遷的一艘商船。楊過心中空蕩蕩的，反正是到處漫遊，也不怕那船在途中多所耽擱，地舟中只是白日醉酒，月夜長嘯，書空咄咄，不知時日之過。舟子和客商貪他多給銀兩，只道他是個落拓江湖的狂人，也不加理會。

　　這一日舟抵江陰，聽得船中一個客商說起要往嘉興、臨安買絲。楊過聽到「嘉興」兩字，猛然一驚：「我父親當年在嘉興王鐵槍廟中慘被黃蓉害死，說道是『葬身鴉腹』，難道連骸骨也四散無存了？我不好好安葬亡父的骸骨，是為不孝。」言念及此，當即捨舟上陸。

　　此時北方當隆冬，江南雖不若北方苦寒，卻也是遍地風雪。楊過身披蓑衣，頭戴斗笠，踏雪南行，第三日上到了嘉興。

　　到得城中，已近黃昏，他找一家酒樓用了酒飯，問明王鐵槍廟的路徑，冒著漫天大雪，大踏步而行，到得到得鐵槍廟時已二更時分，大雪未停，北風仍緊。

　　朦朦朧朧的白雪反光之下，見這廟年久失修，已破敗不堪，山門腐朽，輕輕一推，竟爾倒在一邊。走進廟去，只見神像毀破，半邊斜倒，到處蛛網灰塵，並無人居。悄立殿上，想像三十餘年之前，父親在此殿上遭人毒手，以致終身父子未能相見一面，傷心人臨傷心地，倍增苦悲。

　　在廟中前前後後瞧了一遍，心想父親逝世已久，自不致再留下什麼遺跡，走到廟後，只見兩株大樹間有座墳墓，墳墓立著一碑，墳墓和碑石都蓋滿了白雪。楊過大袖一揮，疾風掠出，碑上白雪飛散，看碑上刻字時，不由得怒火攻心，難以抑制，原來碑上刻著一行字道：「不肖弟子楊康之墓」，旁邊另刻一行小字：「不才業師丘處機書碑」。

　　楊過大怒，心想：「丘處機這老道忒也無情，我父既已死了，又何必再立碑以彰其過？我父卻又如何不肖了？哼，肖你個牛鼻子老道有什麼好處？我不到全真教去大殺一場，此恨難消。」手掌揚起，便要往墓碑拍落。

　　便在此時，忽聽得西北方雪地中傳來一陣快速的腳步聲，這聲音好生奇怪，似乎是幾個武林好手同行，卻又似是兩頭野獸緊跟而來，腳步著地時左重右輕，大異尋常。楊過好奇心起，停掌不擊，耳聽得這聲音正是奔向王鐵槍廟而來，於是回進正殿，隱身在圯倒的神像之後，要瞧瞧是什麼怪物。

　　片刻之間，腳步聲走到廟前，停著不動，似乎怕廟中有敵人隱伏，過了一會，這才進殿。楊過探頭一瞧，險此兒啞然失笑。原來進廟的共是四人，這四人左腿均已跛折，各人撐了一根枴杖，右肩上各有一條鐵鏈，互相鎖在一起，因此行走時四條枴杖齊落，跟著便是四條右腿同時邁步。

　　只見當先那人頭皮油光晶亮，左臂斷了半截。第二人額頭生三個大瘤，左臂齊肘而斷，兩人均是殘廢中加了殘廢。第三人短小精悍。第四人是個高大和尚。四人年紀均已老邁。楊過暗暗稱奇：「這四人是什麼路數？何以如此相依為命，永不分離？」只聽得嗒嗒兩聲響，為首的禿子取出火刀火石打著了火，找半截殘燭點著了。楊過看得分明，見除第一人外，其餘三人都只有眼眶而無眼珠，這才恍然：「原來那三人須仗這禿子引路。」

　　禿頭老者舉起蠟燭，在鐵槍廟前後尋視，四人便如一串大蟹，一個跟一個，相距不逾三尺，楊過早已藏好，別說這四人行動不便，又只一人能夠見物，縱然四人個個耳目靈便，手足輕捷，也搜不出他藏身在神像之後。四人巡查後回到正殿。禿頭老者道：「柯老頭沒洩露咱們行蹤，他如邀了幫手，定是先行埋伏在此。」第三人道：「不錯，他答應決不吐露半句，這些人以俠士自負，那『信義』兩字，倒是瞧得很重的。」

　　四個人並肩坐地。生瘤子的第二人道：「師哥，你說這柯老頭真的會來麼？」第一人道：「那就難說得很，按理是不會來的，誰能有這麼傻，眼巴巴的自行來送死？」第三個瘦子道：「可是這柯老頭乃江南七怪之首，當年他們和那十惡不赦的丘老道打賭，萬里迢迢的起趕到蒙古去教郭靖武藝，這件事江湖傳聞，都說江南七怪千金一諾，言出必踐。咱們也瞧在這件事份上，那才放他。」

　　楊過在神像後聽得清楚，心想：「原來他們在等候柯老公公。」只聽第二人道：「我說他一定不來，彭大哥，要不要跟你打個賭，瞧瞧是誰……」一句話還沒說完，只聽得東邊雪地上傳來一陣腳步聲，也是一輕一重，有人以枴杖撐地而來。楊過幼時曾在桃花島上與柯鎮惡相處，一聽便知是他到了，那瘦子哈哈一笑，道：「侯老弟，柯老頭來啦，還打不打賭呢？」那生瘤子的喃喃道：「賊廝鳥，果真不怕死，這般邪門。」

　　但聽得錚錚幾聲響，鐵杖擊地，飛天蝙蝠柯鎮惡走進殿來，昂然而立，說道：「柯鎮惡守約而來，這是桃花島的九花玉露丸，一共十二粒，每人三粒。」右手輕揚，一個小小瓷瓶向為首的禿頭老者擲去。那老者喜道：「多謝！」伸手接了。柯鎮惡道：「老夫的私事已了，特來領死。」但見他白鬚飄飄，仰頭站在殿中，自有一股凜凜之威。

　　那生瘤子的道：「師哥，他取來了九花玉露丸，治得好咱們身上的內傷隱痛，咱們跟他又沒深仇大怨，就饒了他罷。」那瘦子冷笑道：「嘿，侯老弟，常言道養虎貽患，你這婦人之仁，只怕要教咱們死無葬身之地。他此刻雖未洩露，誰保得定他日後始終守口如瓶？」突然提高聲音喝道：「一齊動手！」四人應聲而起，將柯鎮惡圍在核心。

　　那光頭老者啞聲道：「柯老頭，三十餘年之前，咱們同在此處見到楊康慘死，想不到今日你也走上他這條路子，這才真是報應不爽。」

　　柯鎮惡鐵杖在地下一墩，怒道：「那楊康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乃卑鄙無恥的小人。我柯鎮惡堂堂男兒，無愧天地，你如何拿這奸賊來跟我飛天蝙蝠相比？你難道還不知柯某可殺不可辱嗎？」那瘦子哼的一聲，罵道：「死到臨頭，還充英雄好漢！」其餘三人同時出掌，往他頂門擊落。柯鎮惡自知非這四人敵手，持杖挺立，更不招架。

　　只聽呼的一聲疾風過去，跟著砰的一響，泥土飛揚，四人都覺得落掌之處情形不對，似乎並非擊上了血肉之軀，那禿頭老者早已瞧得明白，但見柯鎮惡已然不知去向，他原先站立之處，竟爾換上了廟上那鐵槍王彥章的神像。神像的腦袋為這勁力剛猛的四掌同時擊中，登時變成泥粉木屑。

　　那禿頭老者大驚之下，回過頭來，只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滿臉怒容，抓住柯鎮惡的後頸，將他高高舉在半空，喝道：「你憑什麼辱罵我先父？」

　　柯鎮惡問道：「你是誰？」楊過道：「我是楊過，楊康是我爹爹。我幼小之時，你待我不錯，卻何以在背後胡言譭謗我過世的先人？」柯鎮惡冷冷的道：「古往今來的人物，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遺臭萬年，豈能塞得了世人悠悠之口？」楊過見他絲毫不屈，更加憤怒，提起他的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擲，喝道：「你說我父如何卑鄙無恥了？」

　　那禿頭老者見楊過如此神功，在一瞬之間提人換神，自己竟爾不覺，諒來非他對手，輕輕一扯連著其餘三人的鐵鏈，悄步往廟外走去。楊過身形略晃，攔在門口，喝道：「今日不說個明白，誰都不能活著離去。」四個人齊聲大喝，各出一掌，合力向前推出。楊過喝道：「來得好！」左手也是一掌推出，這股強勁無倫的掌管風橫壓而至，四個人立足不定，向後便倒，喀喇喇一聲響，都壓在神像之上，將神像撞得碎成了十多塊。四人中第二個武功最弱，偏是他額頭肉瘤剛好撞正神像的胸口，立時昏暈。

　　楊過道：「你四人是誰？何以這般奇形怪狀的連在一起？又何以與柯鎮惡在此相約會面？」那禿頭老者給楊過這一掌推得胸口發悶，五臟六腑似乎盡皆倒轉，盤膝坐著運了幾口氣，這才慢慢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這禿頭老者乃是沙通天，第二人生瘤子的是他師弟三頭蚊侯通海，第三個短小精悍之人是千手人屠彭連虎，最後一個高大和尚是大手印靈智上人。三十餘年前，老頑童周伯通將這四人拿住，交給丘處機、王處一等看守，監禁在終南山重陽宮中，要他們改過自新，這才釋放。四人惡性難除，千方百計的設法脫逃，但每次均給追了回來。第三次脫逃之時，彭連虎、侯通海、靈智上人三個各自殺了幾名看守的全真弟子。全真教的道人為懲過惡，打折了他們一腿，又損了三人的眼睛，只有沙通天未傷人命，雙目得以保全。到得十六年前蒙古武士火焚重陽宮，沙通天等終於在混亂中逃了出來。只因三人目盲，非依沙通天指路不可，彭連虎等生怕他一人棄眾獨行，是以堅不肯除全真道人繫在他們肩頭的鐵鏈，四個人連成一串，便是如此。

　　楊過當年在重陽宮學藝為是甚暫，又不得師父和師兄們的歡心，從未被准許走近監禁四人之處，因此不識四人面目，更不知他們的來歷。

　　沙通天等逃出重陽宮後，知道全真教的根本之地雖然被毀，但在江湖上仍是勢力十分龐大，自己四人已然殘廢，無法與抗，於是潛入江南，隱居於荒僻的鄉中，倒也太太平平的過了十六年。這一日四人在門口曬太陽，忽見柯鎮惡從村外小路經過。沙通天生怕他是為已而來，當即攔路截住。柯鎮惡的武功遠不及四人，一動手就被制住，詢問之下，才知他另有要事。四人雖與他並無重大仇怨，但恐他洩露了自己行蹤，便要將他打死。

　　柯鎮惡當時言道，他須赴嘉興一行，事畢之後，自當回來領死，四人若能容他多活數日，他願取桃花島的療傷至寶九花玉露丸為酬。四人傷腿之後，每逢陰雨便自酸痛難熬，聽柯鎮惡說能贈以靈藥，於是要他發下毒誓，決不吐露四人的行藏，亦不相邀幫手前來助拳，這才約定日子，在王鐵槍廟中重會。

　　沙通天敘畢往事，說道：「楊大俠，令尊在日，我們都是他府中上客。直至他老人家逝世，我們絲毫沒對不起他之處，望你念在昔日之情，放我們去罷。」數十年前，沙通天、彭連虎諸人都是江湖上響噹噹的腳色，縱然刀劍加頸，斧鉞臨身，亦決不肯絲毫示弱，但自被長期幽禁、斷腿傷目之後，心灰氣沮，豪意盡銷，竟向楊過哀哀求告起來。

　　楊過哼了一聲，並不理會，向柯鎮惡道：「你剛才可是去見程英、陸無雙姊妹麼？卻是為了何事？」柯鎮惡仰天長笑，說道：「楊過啊楊過，你這小子好不曉事？」楊過怒道：「我怎地不曉事了？」柯鎮惡笑道：「事到如今，我飛天蝙蝠早沒把這條老命放在心上，便是在年輕力壯之時，柯鎮惡幾時又畏懼於人了？你武功再高，也只能嚇得倒貪生怕死之輩，難道江南七怪是受人逼供的麼？」

　　楊過見他正氣凜然，不自禁的起敬，說道：「柯老公公，是我楊過的不是，這裡向你謝罪了。只因你言語中辱及先父，這才得罪。柯老公公名揚四海，楊過自幼欽服，從來不敢無禮。」柯鎮惡道：「這才像句人話。我聽說你人品不錯，又在襄陽立下大功，才當你是一號人物。倘若與你父親一般，便是跟我多說一句話，也算是污辱了我。」

　　楊過胸間怒氣又增，大聲道：「我爹爹到底做了什麼何事，你且說個明白。」要知楊過所交遊的人中，知悉他父親楊康往事的原亦不少，只是誰都不願意直言其短，觸犯於他，便逢楊過問起，也只揀些不相干的事說說。柯鎮惡自來嫉惡如仇，生性便直異常，那理會楊過是否見怪。當下將楊康和郭靖的事跡原原本本的說了，又說到楊康和歐陽鋒如何害死江南七怪中的五怪，如何在這鐵槍廟中掌管擊黃蓉，終於自取其死，最後說道：「當晚經過，這幾個都是親眼目睹。沙通天、彭連虎，你兩個且說說，柯老頭這番話中可有一句虛言？」

　　六人在殿中擊毀神像，大聲說話，驚起了高塔上數百隻烏鴉，盤旋空際，呀呀而鳴。

　　沙通天歎道：「那一天晚上，也是有這許多烏鴉……我手上給楊公子抓了一把，若不是彭兄弟見機得快，將我這手臂斬去，怎能活到今日？」彭連虎道：「柯老頭的話雖然大致不錯，但楊大俠的令尊當年禮賢下士，人品是十分……十分英俊瀟灑的。」

　　楊過抱頭在地，悲憤難言，想不到自己生身父親竟是如此奸惡，自己的名頭再響，也難洗生父之羞。神殿上六人均自不作一聲，惟聽得烏鴉嗚聲不絕。

　　過了良久，柯鎮惡道：「楊公子，你在襄陽立此大功，你父親便有千般不是，也都掩蓋過了。他在九泉之下，自也歡喜你為父補過。」

　　楊過回思自識得郭靖夫婦以來諸般情事，暗想黃蓉所以對自己始終提防顧忌，過去許多誤會彆扭，皆是由斯種因。若無父親，已身從何而來？但自己無數煩惱，也實由父親而起，不禁深深歎了一口長氣，問柯鎮惡道：「柯老公公，程、陸兩位可都好麼？」

　　柯鎮惡道：「她們聽說你火燒南陽糧草，盡殲蒙古先鋒，喜歡得了不得，細細問你的詳情，又問起小龍女的消息，她兩姊妹都是十分掛懷。只可惜我所知也是有限。」

　　楊過幽幽的道：「這兩位義妹，我也是十六年沒見了。」突然轉過身來，向沙通天喝道：「柯老公公答應把性命交給你們，他老人家向來言出必踐，從不失信於人。現下你們快快動手。倘若你們倚多為勝，四個人合力殺得了他。我便再殺你們這四個狗才，給他老人家報仇。」

　　沙通天等呆了半晌。彭連虎道：「楊大俠，我們四人無知，冒犯了柯老俠的虎威，望你兩位大人不記小人過。」楊過道：「那你們記好，這是你們自己不守信約，不敢跟柯老公公動手。」彭連虎道：「是，是。柯老俠大信大義，我們向來是十分欽佩的。」楊過道：「那快快給我走罷。下次休要再撞在我手裡。」沙通天等四人一齊躬身行禮，退出廟去。

　　楊過如此救了柯鎮惡性命，卻又顧全他的面子，柯鎮惡自是十分感激。兩人踢開殿上泥塊，坐在地下。

　　柯鎮惡道：「我來到嘉興，是為了郭二姑娘。」楊過微微一驚，問道：「這小姑娘怎麼了？」柯鎮惡歎了口氣，臉上卻面露微笑，說道：「郭靖那兩個寶貝女兒，各有各的淘氣，真是好叫人頭痛。也不知為了什麼，郭襄這小娃兒忽然不聲不響的離了襄陽，不知去向，可教她父親好生著急，連派了幾批人出去尋訪，都是音訊全無。有人居然找上桃花島來。其實這個整日價跳蹦個不停的小娃兒，又怎肯回桃花島來跟老瞎子作伴？我心下掛念，於是也出來找她。」

　　楊過道：「可得到什麼訊息？」柯鎮惡道：「日前我在臨安郊外，偷聽到兩個蒙古使臣的說話，說道襄陽郭大俠的小女兒已被擒到蒙古軍中……」楊過叫道：「啊喲！不知是真是假？」柯鎮惡道：「蒙古兩路大軍南北夾攻襄陽，臨安朝廷的當國大臣還在妄想議和，這兩個蒙古使臣是派來欺騙我大宋君臣的，官職倒是不小。他二人肆無忌憚的用蒙古話談論，只道旁人決不會懂。偏生我柯老蝙蝠曾在蒙古十多年，眼睛雖瞎，耳朵卻靈，聽了個明明白白。」楊過皺起眉頭：「如此說來，這事確非虛假了？」

　　柯鎮惡道：「是啊！我本要送幾枚毒蒺藜給這兩個蒙古韃子嘗嘗滋味，但急於要趕去襄陽報信，不想旁生枝節，給絆住了身子，豈知還是遇上了四隻惡鬼攔路。老頭子不論那一日歸天都不打緊，郭二姑娘的訊息卻不能不報，這才求他們寬限數天，就近到嘉興來告知程英和陸無雙兩位姑娘。程、陸兩位得訊後當即北上，老頭兒便依約前來送死。想不到柯老頭兒守了信約，四隻惡鬼卻言而無信，事到臨頭居然不敢下手，哈哈，哈哈！」

　　楊過沉吟半晌，問道：「柯老公公可曾聽那兩個蒙古使臣說起，郭二姑娘如何被擒？可有性命危險？」柯鎮惡道：「這個他們並沒說起，從話中聽來，好像這兩個韃子官兒也不大清楚。」楊過道：「此事急如星火，晚輩這便趕去，盡力相救，柯老公公緩緩而來罷。」

　　柯鎮惡日前從到桃花島找郭襄的丐幫弟子口中，得知楊過在襄陽幹下的大事，甚服其能，說道：「有你前去，我可放心了。」

　　楊過道：「柯公公，晚輩拜託你一件事，請你替先父立過一塊墓碑，碑上便書：『先父楊府君康之墓，不肖子楊過謹立』幾個字。」柯鎮惡一怔，隨即會意，說道：「不錯，不錯！你原是不肖令尊。你之不肖，遠勝於旁人之肖了。老朽定當遵辦。」

　　楊過回到嘉興城裡，買了三匹好馬，疾馳向北，一路上不住換馬，絲毫不敢耽擱，不一日已近蒙古軍營。

　　蒙古皇帝南征襄陽，在新野、鄧州兩處莫名其妙的吃了個大敗仗，在南陽多年積儲的糧草更於一晚間給燒得精光，再傷了不少士卒，銳氣大挫，又不明宋軍虛實，是以大軍在南陽以北安寨立營，按兵不動，雙方未曾開仗。四野旌旗四展，刀槍耀目，楊過縱目望去，一座營帳接著一座，不見盡頭。

　　楊過等到晚間，闖入大營查探，但見刁斗森嚴，號令整肅，果然是非同小可。御營周圍更是密密層層的佈滿了長矛大戟，防守得鐵桶相似。楊過知道大營中勇士無數，自來好漢敵不過人多，倒也不敢稍露形跡。踏訪了大半夜，只查得東大營一處。次日再查探西大營，一連四晚，將東南西北四座大營盡數踏訪遍了，也沒探出到與郭襄有關的絲毫消息。他在營中擒到一名會說漢語的參謀，逼問之下，那參謀據實而言，說道從沒聽到擒獲襄陽郭大俠之女這回事。

　　楊過放心不下，又查了數日，這才確知郭襄不在蒙古軍中，心想：「看來郭伯伯已將她救了回去，又或許那兩個蒙古使臣誤聽人言，傳聞不實。」算來小龍女十六年之約將屆，於是縱騎向北，往絕情谷而去。

## 第38回　生死茫茫

　　那日郭襄見金輪法王猛下毒手，打死了長鬚鬼和大頭鬼二人，心中傷痛，自知難脫他的魔掌，昂首說道：「你快打死我啊，還等什麼？」金輪法王笑道：「要打死你這娃娃還不容易？今天殺了兩旁個人已經夠了。過幾天揀個好日子，再拿你開刀，快乖乖跟我走罷。」郭襄心想這時與他相抗，徒然自取其辱，只有且跟他去，俟機再謀脫身，於是向他扁扁嘴，做個鬼臉，伸伸舌頭，上馬緩緩而行。

　　法王心中大樂，暗想：「皇上與四大王千方百計要取郭靖性命，始終未能如願。今日擒獲了郭靖的愛女，以此挾制，不怕他不俯首聽命。比之一劍將他刺死猶勝一籌。便算那郭靖當真倔強不服，我們在城下慢慢折磨這個姑娘，教他心痛如割，神不守舍，那時大軍一鼓攻城，焉能不勝？」

　　行到天色晚了，胡亂在道旁找一家人家歇宿。屋中住戶早已逃光，空空蕩蕩，唯余四壁。法王取出乾糧，分些與郭襄吃了，命她在廂房安睡，自己盤腿坐在堂上用功。。

　　郭襄翻來覆去，怎睡得著？挨到半夜，悄悄到堂前張望，只見法王靠在牆壁上，鼻息沉酣，已然睡去。郭襄大喜，悄悄越窗而出，將包袱布撕成四塊，縛在馬腳之上，然後牽了馬韁，放輕腳步，一步步走去，直到離屋約莫半里，回頭不見法王追來，這才上馬疾馳。她想法王醒來發覺自己逃走，料定必回襄陽，自會向南追去，我偏偏朝西北奔跑。一口氣馳了小半個時辰，坐騎腳力不濟，這才按轡緩行，一路上時時回頭而望，始終不見法王追到，到天色大明時，算來已馳出五六十里，心中大為寬慰。

　　這時已走上了一條山邊小徑，漸漸上嶺，越走越高，轉過一個山坳，忽聽得前面鼾聲如雷，一人撐開手足，橫臥當路。一看之下，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險些兒從馬背摔將下來，原來當道而臥之人光頭黃袍，正是金輪法王，也不知如何竟搶在前面。郭襄撥轉馬頭，疾下山坡，回首望時，見法王兀自高臥，並不起身追趕。

　　這一次他不再循路而行，向著東南方落荒而逃。奔了一頓飯時分，只見前面大樹上一人雙足鉤住樹幹，倒吊著身子，向她嘻嘻直笑，卻不是法王是誰？郭襄不驚反怒，喝道：「你要攔阻，好好攔阻便了，如何這般不三不四，戲耍姑娘？」縱馬向前疾衝，奔到近處，提起馬鞭，刷的一鞭向他臉上擊去。

　　只見他更不閃避，馬鞭揮去，鞭梢擊在臉上，卻沒聽到絲毫聲響，便在此時，她的已疾馳而過。郭襄右手一拉，要將馬鞭帶轉，突覺一股大力傳上右臂，身不由主的離了馬鞍，飛上半空。原來法王見馬鞭擊到，張嘴咬住了鞭梢，身子倒掛在樹幹之上，便如同打鞦韆一蕩，竟將郭襄拉了起來。

　　郭襄身在空中，卻不慌亂，見法王彎腰縮身，又要將自己蕩回，當即撒手鬆鞭，乘勢直墜，摔將下來。法王倒是一驚，生怕她摔跌受傷，忙仰身伸手來接，叫道：「小心了！」郭襄大叫：「啊喲！」跌到離法王雙手半尺之處，突然雙掌齊出，砰砰兩聲，擊在他的胸口。這一下變招奇速，饒是法王武功高強，人又機智，竟然沒能避開，只見他手腳亂舞，掉在地下，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了。

　　郭襄沒料到一擊成功，不由得喜出望外，拾起地下一塊大石，便要往他光頭上砸落，但她一生從未殺過人，雖深恨此人害了自己兩個朋友，待要下手，終究有所不忍。呆了一呆，放下大石，伸手點了他頸中「天鼎穴」、背上「身柱穴」、胸口「神封穴」、臂上「清冷淵」、腿上「風市穴」，一口氣手不停點，竟點了他身上一十三處大穴，但兀自不放心，又摔過四塊幾十斤重的巨岩，壓在他身上。說道：「惡人啊惡人，姑娘今天不殺你，你以後可要知道好歹，不能再害人了罷！」說著上了馬背。

　　金輪法王雙目骨溜溜的望著她，笑道：「小姑娘良心倒好，老和尚很喜歡你啊！」只見四塊巨石突然之間從他身上彈了起來，砰彭、砰彭幾聲，都摔了開去，他跟著一躍而起，也不知如何，身上被點的一十三處大穴一時盡解。郭襄只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原來法王雖中了她的雙掌，但這兩掌管如何能震他下樹？又如何能傷得他不能動彈？他卻假裝受傷，要瞧瞧郭襄如何動手，待看見她收石不砸，暗想：「這個小妮子聰明伶俐，心地又好，有我二徒之長，卻無二徒之短。」不由得起了要收她為徒之心。」

　　他生平收了三個弟子，大弟子文武全才，資質極佳，法王本欲傳以衣缽，可是不幸早亡；二弟子達爾巴誠樸謹厚，徒具神力，不能領會高深秘奧的內功；三弟子霍都王子則是個天性涼薄之人，危難中叛師而別，無情無意。法王自思年事已高，空具一身神技，卻苦無傳人，百年之後，這絕世武功豈非就此湮沒無聞？每當念及，常致鬱鬱。這時見郭襄資質之佳，可說是平生罕見，雖說是敵人之女，但她年紀尚幼，何難改變？心想只要傳以絕技，時日一久，她自會漸漸淡忘昔日之事。何況自己與她父母只是兩國相爭，這才敵對，又不是有什麼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怨。武林中人，對收徒傳法之事瞧得極重，出家人沒有子女，一身本事全靠弟子傳宗接代，衣缽的授受更是頭等大事。法王既動此念，便將攻打襄陽、脅迫郭靖的念頭放到了腦後。

　　郭襄見他眼珠轉動，沉吟不語，當即躍下馬來，說道：「老和尚的本領真是不小，就可惜不做好事。」法王笑道：「你既羨慕我的本領，只須拜我為師，我便將這一身功夫，傾囊傳你。」郭襄啐道：「呸！我學和尚的功夫有什麼用？我又不想做尼姑。」法王笑道：「難道學了我的功夫，便須做尼姑不成？你點我的穴道，我能自解；你用大石壓在我身上，石頭自己會跳起來；你騎了馬奔跑，我能在你前面睡覺，這些功夫難道不好玩麼？」

　　郭襄心想這些功夫當真好玩，但這老和尚是惡人，怎能拜他為師，再者自己急於找楊過，沒功夫跟他瞎纏，搖頭說道：「你本領再高，我也不能拜惡人為師。」

　　法王道：「你怎知道我是惡人？」郭襄道：「你一出手便打死了長鬚鬼和大頭鬼兩個，他們跟你無怨無仇，如何便下這毒手？」法王笑道：「我是幫找坐騎啊，是他兩個先動手的，你沒瞧見嗎？倘若我的本領差些，早就先給他們害死了。做和尚的慈悲為懷，若是迫不得已，決不傷害人命。」

　　郭襄哼了一聲，不信他的話，說道：「你到底怎麼樣？倘若你真是好人，怎地又不讓我走？」法王道：「我怎地不讓你走了？你騎馬趕路，要東便東，要西便西，我只是在路上睡覺，伸手攔阻過你沒有？」郭襄道：「既是如此，你讓我找楊大哥去，別跟我羅皂。」

　　法王搖頭道：「那可不成，你須得拜我為師，跟我學二十年武藝，那時候你要找誰，便去找誰。」郭襄惱道：「你這和尚好不講理，我不愛拜師，你勉強我幹麼？」法王說道：「你這小娃娃才不講理，像我這樣的明師，普天下卻那裡找去？旁人便是向我磕三百個響頭，苦苦哀求十年八年，我也不能收他為徒。今日你得遇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居然自不惜福，豈非奇了？」

　　郭襄伸手刮臉，說道：「好羞，好羞！你是什麼明師了？你不過勝過我一個十多歲的女娃子，那有什麼希奇？你勝得過我爹爹媽媽麼？勝得過我外公黃老島主麼？別說這些人，單就我大哥哥楊過，你就打他不贏。」法王衝口而出：「誰說的？誰說我打不贏楊過這小子？」

　　郭襄道：「天下的英雄好漢，誰都這般說。前幾日襄陽城中英雄大宴，個個都說世上便有三個金輪法王一齊動手，加起來三頭六臂，也打不過一位獨臂的神雕大俠楊過！」

　　她這番話其實乃是隨口編造，只不過意欲氣氣法王，別說英雄大宴中商議的是如何守襄陽、抗蒙古，就是有人論到法王和楊過的武功優劣，郭襄未曾與會，也不會聽到。豈知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話正好刺中了法王的痛處。他十餘年前果曾敗在楊過手下，只道天下英雄確是以此為話柄，熬不住怒火如焚，喝道：「楊過這小子若是在此，教他嘗嘗我『龍象般若功』的厲害，要他吃飽了苦頭，才知當世究竟是他楊過了得，還是我金輪法王高明。」

　　郭襄心念一動，道：「你明知我大哥哥不在這兒，自可胡吹大氣。你有膽子去找他較量一下麼？你的『豬蛇不若功』……」法王道：「是龍象般若功！」郭襄道：「你勝得過他，才是龍象，如果不堪一擊，終究連小蛇臭豬也不若了！你如勝得過他，我自會求著來拜你為師，只是料得你也不敢前去找他，因此說了也是枉然。我瞧啊，只要你一見楊過的影子，嚇得連逃走也來不及啦。」

　　法王豈不知郭襄在使激將之計，但他一生自視極高，偏生曾敗於楊過手下，此番將「龍象般若功」練到了第十層，原是要找楊過一報昔年大敗之辱，大聲道：「我說知道楊過在什麼地方，那是騙你的，就可惜不知這小子躲到了何處，否則我不找上門去，打得他磕頭求饒才怪。」

　　郭襄哈哈大笑，拍手唱道：「和尚和尚愛吹牛，自誇天下無敵手，望見楊過東邊來，腳底加油朝西走。」法王呸了一聲，怒目而視。

　　郭襄道：「我雖不知楊過此時身在何方，但再過一個月，他定要到一個處所，我卻知道。」法王說道：「到什麼地方？」郭襄道：「跟你說了有什麼用？你又不敢去見他，徒然嚇得你魂不附體。」法王咬得牙齒格格作響，喝道：「你說，你說！」郭襄道：「他要到絕情谷去，要在斷腸崖下和他妻子小龍女相會。一個楊過已叫你心驚肉跳，再加上一個小龍女，嘿嘿，老和尚啊，你又何苦到斷腸崖前去送死？就算他們夫妻重會，不想殺人，你大敗虧輸之後，也難免傷心斷腸了。」

　　十餘年來，金輪法王苦練「龍象般若功」之時，心中便以楊過與小龍女聯手齊上的「玉女素心劍法」為敵手，倘若他無把握能以一敵二，勝得這夫婦二人，此番也不敢貿然便來中原，這時聽說郭襄如此說，更是觸動了他心頭之忌，怒極反笑，說道：「咱們這就上絕情谷去！待我打敗了楊過和小龍女二人，那時卻又如何？」郭襄道：「假如你真有這等高強的武功，我還不趕著拜你為師麼？那才是求之不得呢。只可惜那絕情谷地處幽僻，不易找到它的所在。」法王笑道：「恰好我便去過，那倒不用發愁。既然現下為時尚早，你且跟我到蒙古營中，待我料理了幾件事，再同到絕情谷去便了。」

　　郭襄見他肯到絕情谷去找楊過比武，心懷大寬，暗道：「我只愁你不肯去，既給我說動了，還怕什麼？你這惡和尚這會兒狠天狠地，待你見了大哥哥，那時才有得你受的了。」當下便隨他赴蒙古軍中。

　　法王一意要郭襄承受自己的衣缽，心想只有收服她的心，日後才能成為本門的高弟，因此一路上對她極是慈和。武林中明師固是難求，但良材美質的弟子也同樣的不易遇到，徒須擇師，師亦擇徒。法王與郭襄一路上談談說說，覺得她聰明過人，悟性特強，不由得暗暗欣喜。有時郭襄傷心長鬚鬼和大頭鬼慘死，怪責法王下手狠辣，法王也不以忤，反覺她是性情中人，不似霍都王子天性涼薄。

　　法王攜郭襄去的蒙古軍營，是皇弟忽必烈統率的南大營，而楊過前去尋找的，卻是蒙哥大汗駐蹕所在的北大營，只因兩個蒙古使臣隨口閒談，柯鎮惡沒聽得仔細，累得楊過空找了數日。其後楊過動身赴絕情谷時，法王和郭襄不久也即起行，三人相距不過百餘里而已。

　　郭靖與黃蓉自幼女出走，日夕掛懷。其後派出去四處打探的丐幫弟子一一回報，均說不知音訊。又過十餘日，突然程英和陸無雙到了襄陽，傳來柯鎮惡的訊息，說道郭襄已被擄進了蒙古軍中。郭靖、黃蓉大驚。當晚黃蓉便和程英兩人暗入蒙古軍營，四下查訪，也如楊過一般，探不到絲毫端倪。第三晚更和蒙古眾武士鬥了一場，四十餘名武士將黃蓉和程英團團圍住，總算黃、程兩人武功了得，黃蓉又連使詭計。這才闖出敵營，逃回襄陽。

　　黃蓉心下計議，瞧情勢女兒並非在蒙古營中，但迄今得不到半點音訊，決非好兆，眼見蒙古大軍並無即行南攻的跡象，與郭靖商議了，自行出城尋訪。她隨身帶同一雙白雕，若有緊急事，便可令雙雕傳遞信息。程英、陸無雙姊妹堅要陪她同去。三人繞過蒙古大軍，向西北而行。黃蓉心想：「襄兒此去，是要勸楊過不可自尋短見，上次她在潼關、見陵渡左近與他相遇，這番看來又會重赴舊地，在風陵渡或可訪到若干蹤跡。」

　　三人離襄陽時方當嚴冬，沿路緩緩而行，尋消問息，到得風陵渡時已是二月下旬，冰消雪融。黃蓉等三人在渡口問了半日，撐船的、開店的、趕車的、行腳的，都說沒見到這麼一個小姑娘。

　　程英勸慰道：「師姊，你也不須煩惱。襄兒出生第一天，便給金輪法王和李莫愁這兩個大魔頭搶去。常言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那時如此凶險，尚且無恙，何況今日？」黃蓉歎了一口氣，並不言語。三人離了渡口，再往郊外閒走。

　　這一日子艷陽和暖，南風薰人，樹頭早花新著，春意漸濃。程英指著一株桃花，對黃蓉道：「師姊，北國春遲，這裡桃花甫開，桃花島上的那些桃樹卻已結實了罷！」她一面說，一面折了一枝桃花，拿著把玩，低吟道：「問花花不語，為誰落？為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黃蓉見她嬌臉凝脂，眉黛鬢青，宛然是十多年前的好女兒顏色，想像她這些年來香閨寂寞，自是相思難遣，不禁暗暗為她難過。

　　便有此時，只聽得嗡嗡聲響，一隻大蜜蜂飛了過來，繞著程英手中那枝桃花不斷打轉，接著便停在一朵花上，採取花蜜。黃蓉見這只蜜蜂身作灰白，軀體也比常蜂大了一倍有餘，心念一動，說道：「這似乎是小龍女所養的玉蜂，怎地在此出現？」陸無雙說道：「不錯，咱們便跟著這蜜蜂，瞧它飛向何處？」

　　這蜜蜂採了一會花蜜，飛離花枝，在空中打了幾個旋，便向西北方飛去。黃蓉等三人忙展開輕身功夫，跟隨在後。那蜜蜂飛行一會，遇有花樹，又停留一會，如此飛飛停停，雙多了兩隻蜜蜂。三個人追到傍晚，到了一處山谷，只見嫣紅奼紫，滿山錦繡，山坡下一列掛著七八個木製的蜂巢。那三隻大蜜蜂振翅飛去，投入蜂巢。

　　另一邊山坡上蓋著三間茅屋，屋前有兩頭小狐，轉著骨溜溜的小眼向黃蓉等而望。忽聽呀的一聲，中間茅屋的柴扉推開，出來一人，蒼髯童顏，正是老頑童周伯通。黃蓉大喜，叫道：「老頑童，你瞧是誰來啦？」

　　周伯通見是黃蓉，哈哈大笑，奔近迎上，只跨出幾步，突然滿面通紅，轉身回轉茅屋，「啪」的一聲，關上了柴扉。黃蓉大奇，不知他是何用意，伸手拍門，叫道：「老頑童，老頑童，怎地見了遠客，反躲將起來？」砰砰砰拍了幾聲。周伯通在門內叫道：「不開，不開！死也不開！」黃蓉笑道：「你不開門，我一把火將你的狗窩燒成了灰。」

　　忽聽得左首茅屋柴扉打開，一人笑道：「荒山光降貴客，老和尚恭迎。」黃蓉轉頭過來，只見一燈大師笑咪咪的站在門口合十行禮。黃蓉上前拜見，笑道：「原來大師和老頑童做了鄰居，真是想不到。老頑童不知何故，突然拒客，閉門不納？」一燈呵呵大笑，道：「且莫理他！三位請進，待老僧奉茶。」

　　三人進了茅屋，一燈奉上清茶，黃蓉問起別來起居。一燈道：「郭夫人，你猜上一猜，那右首茅屋中的是誰？」黃蓉想起周伯通忽地臉紅關門的怪態，心念一轉，已知其理，笑道：「曉寒深處，春波碧草，相對浴紅衣。好啊，好啊！」「曉寒深處」云云，正是劉貴妃瑛姑昔年所作的【四張機】詞。

　　一燈大師此時心澄如水，坐照禪機，對昔年的癡情餘恨，早置一笑。當下鼓掌笑道：「郭夫人神機妙算，萬事不出你之所料。」走到門口叫道：「瑛姑，瑛姑，過來見見昔日的小友。」過不多時，瑛姑托著一隻木盤過來饗客，盤中裝著松子、青果、蜜餞之類。黃蓉等拜見了，五人談笑甚歡。

　　一燈、周伯通、瑛姑數十年前恩怨牽纏，仇恨難解，但時日既久，三人年紀均老，修為又進，同在這萬花谷中隱居，養蜂種菜，蒔花灌田，那裡還將往日的尷尬事放在心頭？但周伯通驀是見到黃蓉，不自禁的深感難以為情，因之閉門躲了起來，他雖在自己房中，卻豎起了耳朵，傾聽五人談話。只聽黃蓉說著襄陽英雄大會上諸多熱鬧情事，待說到揭穿霍都王子假裝何我的緊急關頭，她卻把言語岔到了別處，再也忍耐不住，推門而出，到了一燈房中。問道：「那霍都後來怎樣啊？給他逃走了沒有？」

　　當晚黃蓉等三人都在瑛姑的茅屋歇宿。翌晨黃蓉起身，走出屋外，只見周伯通手掌托著一隻玉蜂，手舞足蹈，得意非凡。黃蓉笑道：「老頑童，什麼事啊，這般歡喜？」周伯通笑道：「小黃蓉，我的本領越來越是高強，你佩服不佩服？」

　　黃蓉素知他生平但有兩好，一是玩鬧，一是武學，這十餘年來隱居荒谷，潛心練武，想來又有什麼「分心二用，雙手互搏」之類古怪高明的武功創了出來，倒也頗想見識見識，說道：「老頑童的武功，我打小時候起便佩服的五體投地，那還用問？這幾年來，又想出了什麼奇妙的功夫？」周伯通搖頭道：「不是，不是。近年來最好的武功，是楊過那小娃娃所創的『黯然銷魂掌』，老頑童自愧不如。武學一道，且莫提起！」

　　黃蓉心中暗暗稱奇：「楊過這孩子當真了不起，小則小郭襄，老則老頑童，人人都對他傾倒，不知那『黯然銷魂掌』又是什麼門道？」問道：「那你越來越高強的，是什麼本事啊？」

　　周伯通手掌高舉，托住那隻玉蜂，洋洋自得，說道：「那是我養蜂的本事。」黃蓉撇嘴道：「這玉蜂是小龍女送給你的，有什麼希奇了？」周伯通道：「這個你就不懂了。小龍女送給我的玉蜂，固是極寶貴的品種，但老頑童親加培養，更養出了一批天下無雙、人間罕覯的異種，巧奪天工，造化之奇，也無如此奇法。小龍女如何能及呀？」

　　黃蓉哈哈大笑，說道：「老頑童越老越不要臉，這一場法螺吹得嗚都都的響，你這張厚臉皮，當真是天下無雙、人間罕覯的異種，巧奪天工，奇於造化。」周伯通也不生氣，笑嘻嘻的道：「小黃蓉，我且問你。人是萬物之靈，身上有刺花刺字，或刺盤龍虎豹，或書『天下太平』。但除了人之外，禽獸蟲蟻身上可有刺字的？」黃蓉道：「虎有黃斑、豹有金錢，至於蝴蝶毒蛇，身上花紋更奇於刺花十倍。」周伯通道：「但你見過蟲蟻身上有字的沒有？」黃蓉道：「你說是天生的麼？那倒沒見過。」周伯通道：「好罷，念兒給你開一開眼界。」說著將左掌伸到黃蓉眼前。

　　只見他掌管中托著的那只巨蜂的雙翅之上果然刺得有字，黃蓉凝目看去，見玉蜂右翅上有「情谷底」三字，左翅上有「我在絕」三字，每個字細如米粒，但筆劃清楚，顯是用極細的針刺成。黃蓉大奇，口中喃喃念道：「情谷底，我在絕。情谷底，我在絕。」心想：「這六個字決非天生，乃是有人故意刺成的，按著老頑童的性兒，決不會做這般水磨功夫。」一轉念間，笑道：「那又是什麼天下無雙、人間罕覯？你磨著瑛姑，要她用繡花針刺上這六個字，難道還瞞得過我麼？」

　　周伯通一聽，登時漲紅了臉，說道：「你這就問瑛姑去，看是不是她刺的字？」黃蓉笑道：「那她還不會給你圓謊麼？你說太陽從西邊出來，她也會說：『不錯，太陽自然從西邊出來，誰說從東邊出來啊？』」

　　周伯通一張臉更加紅了，那是三分害羞，三分尷尬，更有三分受到冤枉的氣惱。你放了掌管中玉蜂，一把抓住黃蓉的手，道：「來來來，我教你親眼瞧瞧。」拉著她走到山坡邊一個蜂巢旁邊。這蜂巢孤零零的豎在一旁，與其餘的蜂巢不在一起。周伯通手一揚，捉了兩隻玉蜂，說道：「請看！」

　　黃蓉凝目看去，只見那兩隻玉蜂雙翅上也都有字，那六個字也是一模一樣，右翅是「情谷底」，左翅是「我在絕」。黃蓉大奇，暗想：「造物雖奇，也決造不出這樣一批蜜蜂來之理。其中必有緣故。」說道：「老頑童，你再捉幾隻來瞧瞧。」周伯通又捉了四隻，其中兩隻翅上無字，另外兩隻雙翅都是刺著這六個字。他見黃蓉低頭沉吟，顯已服輸，不敢再說是瑛姑所為，笑道：「你還有何話說？今日可服了老頑童罷？」

　　黃蓉不答，只是輕輕念著：「情谷底，我在絕。情谷底，我在絕。」她念了幾遍，隨即省悟：「啊！那是『我在絕情谷底』。是誰在絕情谷底啊？難道是襄兒？」心中怦怦亂跳，側頭向周伯通道：「老頑童，這窩玉蜂不是你自己所養，是外面飛來的。」

　　周伯通臉上一紅，道：「咦，那可真奇了。你怎知道？」黃蓉道：「我怎麼不知？這窩蜜蜂飛到這裡，有幾天啦？」周伯通道：「這些玉蜂飛來這裡有好幾年了，只是初時我沒察覺翅上生得有字，直到幾個月前，這才偶爾見到。」黃蓉沉吟道：「當真有好幾年了？」周伯通道：「是啊，難道連這個也用得著騙你？」

　　黃蓉沉吟半晌，回到茅屋，和一燈大師、程英、陸無雙等商議，都覺絕情谷底必有蹊蹺。黃蓉掛念女兒，當下便要和程陸姊妹同去一探。一燈大師道：「左右無事，咱們便同去走走。那日令愛來此，這小姑娘慷慨豪邁，老僧很喜歡她。」黃蓉當即拜謝，心中即平添一層隱憂，心道：「一燈大師定是料想襄兒遭逢危難，否則他何必捨卻幽居清修之樂，一同趕去？」周伯通有熱鬧可趕，如何肯留？堅要和瑛姑隨眾同行。黃蓉見平添了三位高手相助，寬心不少，心想憑著自己這一行六人，不論鬥智鬥力，只怕當世再無敵手，襄兒便是落入奸人之手，也必能救出。於是六人雙雕，結伴西行。

　　楊過於三月初二抵達絕情谷，比之十六年前小龍女的約期還早了五天。此時絕情谷中人煙絕跡，當日公孫止夫婦，眾綠衣子弟所建的廣廈華居早已毀敗不堪。楊過自於十六年前離絕情谷後，每隔數年，必來谷中居住數日，心中存了萬一之想，說不定南海神尼大發慈悲，突然提早許可小龍女北歸。雖每次均是徒然苦候，廢然而去，但每次一來，總是與約期近了幾年。

　　此刻再臨舊地，但見荊莽森森，空山寂寂，仍是毫無曾經有人到過的跡象，當下奔到斷腸崖前，走過石壁，撫著石壁上小龍用劍尖劃下的字跡，手指嵌入每個字的筆劃之中，一筆一劃的將石縫中的青苔揩去，那兩行大字小字顯了出來。他輕輕的念道：「小龍女書囑夫君楊郎，珍重萬千，務求相聚。」一顆心不自禁的怦怦跳動。

　　這一日中，他便如此癡癡的望見著那兩行字發呆，當晚繩索雙樹而睡。次日在谷中到處閒遊，見昔年自己與程英、陸無雙剷滅的情花花樹已不再重生，他戲稱之為「龍女花」的紅花卻開得雲霞燦爛，如火如錦，於是摘了一大束龍女花，堆在斷崖的那一行字前。

　　這般苦苦等候了五日，已到三月初七，他已兩日兩夜未曾交睫入睡，到了這日，更是不離斷腸崖半步，自晨至午，更自午至夕，每當風動樹梢，花落林中，心中便是一跳，躍起來四下裡搜尋觀望，卻那裡有小龍婦的影蹤？

　　自從聽了黃藥師那幾句話後，他早知「大智島南海神尼」云云，乃是黃蓉捏造出來的鬼話，但崖上字跡確是小龍女所刻，卻半點不假，只盼她言而有信，終來相會。眼見太陽緩緩落山，楊過的心也是跟著太陽不斷的向下低沉。當太陽的一半被山頭遮沒時，他大叫一聲，急奔上峰。身在高處，只見太陽的圓臉重又完整，心中略略一寬，只要太陽不落山，三月初七這一日就算沒過完。

　　可是雖然登上了最高的山峰，太陽最終還是落入了地下。悄立山巔，四顧蒼茫，但覺寒氣侵體，暮色逼人而來，站了一個多時辰，竟是一動也不動。再過多時，半輪月亮慢慢移到中天，不但這一天已經過去，連這一夜也快過去了。

　　小龍女始終沒有來。

　　他便如一具石像般在山頂呆立了一夜，直到紅日東昇，四下裡小鳥啾鳴，花香浮動，春意正濃，他心中卻如一片寒冰，似有一個聲音在耳際不住響動：「傻子！她早死了，在十六年之前早就死了。她自知中毒難愈，你決計不肯獨活，因此圖了自盡，卻騙你等她十六年。傻子，她待你如此情義深重，你怎麼到今日還不明白她的心意？」

　　他猶如行屍走肉般踉蹌下山，一日一夜不飲不食，但覺唇燥舌焦，於是走到小溪之旁，掬水而飲，一低頭，猛見水中倒影，兩鬢竟然白了一片。他此時三十六歲，年方壯盛，不該頭髮便白，更因內功精純。雖然一處艱苦顛沛，但向來頭上一根銀絲也無，突見兩鬢如霜，滿臉塵土，幾乎不識得自己面貌，伸手在額角鬢際拔下三根頭發來，只見三根中倒有兩根是白的。

　　霎時之間，心中想起幾句詞來：「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這是蘇東坡悼亡之詞。楊過一生潛心武學，讀書不多，數處前在江南一家小酒店壁上偶爾見到題著這首詞，但覺情深意真，隨口念了幾遍，這時憶及，已不記得是誰所作。心想：「他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我和龍兒已相隔一十六年了。他尚有個孤墳，知道愛妻埋骨之所，而我卻連妻子葬身何處也自不知。」接著又想到這詞的下半闋，那是作者一晚夢到亡妻的情境：「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料想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不由得心中大慟：「而我，而我，三日三夜不能合眼，竟連夢也做不到一個！」

　　猛地裡一躍而起，奔到斷腸崖前，瞧著小龍女所刻下的那幾行字，大聲叫道：「『十六年後，在此相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小龍女啊小龍女！是你親手刻下的字，怎地你不守信約？」他一嘯之威，震獅倒虎，這幾句話發自肺腑，只震得山谷皆鳴，但聽得群山響應，東南西北，四周山峰都傳來：「怎地你不守信約？怎地你不守信約？不守信約……不守信約……」

　　他自來生性激烈，此時萬念俱灰，心想：「龍兒既已在十六年前便即逝世，我多活這十六年實在無謂之至。」望著斷腸崖前那個深谷，只見谷口煙霧繚繞，他每次來此，從沒見到過雲霧下的谷底，此時仍是如此。仰起頭來，縱聲長嘯，只吹得斷腸崖上數百朵憔悴了的龍女花飛舞亂轉，輕輕說道：「當年你突然失蹤，不知去向，我尋遍山前山後，找不到你，那時定是躍入了這萬丈深谷之中，這十六年中，難道你不怕寂寞嗎？」

　　淚眼模糊，眼前似乎幻出了小龍女白衣飄飄的影子，又隱隱似乎聽到小龍女在谷底叫道：「楊郎，楊郎，你別傷心，別傷心！」楊過雙足一登，身子飛起，躍入了深谷之中……

　　郭襄隨著金輪法王，同到絕情谷來。法王狠辣之時毒逾蛇蠍，但他既存收郭襄作衣缽傳人，沿途對她問暖噓寒，呵護備至，就當她是自己親生女兒一般。郭襄恨他掌斃長鬚鬼和大頭鬼，神色間始終是冷冷的。法王一生受人崇仰奉承，在西藏時儼若帝王之尊，便是大蒙古的四王子忽必烈，對他也是禮敬有加。但小郭襄一路上對他冷言冷語，不是說他武功不如楊過，便是責他胡亂殺人，竟將這個威震異域的大蒙古第一國師弄得哭笑不得。

　　這一日兩人走到絕情谷，忽聽得一人大聲叫道：「怎地你不守信約？」聲音充滿著悲憤、絕望、痛苦之情。

　　郭襄聽來，似乎四周每座山峰都在淒聲叫喊：「你不守信約，你不守信約！」她吃了一驚，叫道：「是大哥哥，咱們快去！」說著搶步奔進谷中。金輪法王大敵當前，精神一振，從背上包袱中取出金銀銅鐵鉛五輪拿在手裡。這時他雖已將「龍象般若功」練到第十層，但想這十六年中，楊過和小龍女也決不會浪費光陰，擱下了功夫，因此絲毫不敢輕忽。

　　郭襄循聲急奔，片刻間已至斷腸崖前，只見楊過站在崖上數十朵大紅花在他身旁環繞飛舞。她見那懸崖生得凶險，自己功夫低淺，不敢飛身過去，叫道：「大哥哥，我來啦！」但楊過凝思悲苦，竟是沒有聽見，郭襄遙遙望見他舉止有異，叫道：「我這裡尚有你一枚金針，須聽我話，千萬不可自盡……」一面說，一面便從石樑往懸崖上奔去。她奔到半途，只見楊過縱身一躍，已墜入下面的萬丈深谷之中。

　　這一來郭襄只嚇得魂飛魄喪，當時也不知是為了相救楊過，又或許是情深一往，甘心相從於地下，雙足一登，跟著也躍入了深谷……

　　法王墮後七八丈，見她躍進起，急忙飛身來救。他一展開輕功，當真是如箭離弦，迅捷無倫，但終於遲了一步，趕到崖邊，郭襄已向崖下落去。法王不及細想，全使招「倒掛金鉤」，俯身抓她手臂。這一招原是行險，只要稍有失閃，連他也帶入了深谷之中，手指上剛覺得已抓住了她衣衫，只聽得嗤的一響，撕下了郭襄的半幅衣袖，眼見她身子衝開數十丈下的煙霧，直入谷底，濃煙白霧隨即彌合，將她遮蓋得無影無蹤。

　　法王黯然長歎，沮喪不已，手中持著那半幅衣袖，怔怔的望著深谷。

　　過了良久，忽聽得對面山邊一人叫道：「兀那和尚，你在這裡幹麼？」法王回過頭來，只見對山站著六人，當先一個蒼髯童顏，正是周伯通。他身旁站著三個女子，識得是黃蓉、程英、陸無雙，再後面是一個白鬢白眉的老僧，一個渾身黑衣的女子，他卻不知是一燈大師和瑛姑。法王數次見識過周伯通的功夫，知道這老兒的武功別出機杼，端的神出鬼沒，心中自來對他存著三分忌憚；而黃蓉身兼東邪、北丐兩家之所長，機變百出，也是個厲害之極的人物。他神功已成，本可與這兩個中原一流武學高手一較，但此時痛惜郭襄慘亡，只淒然道：「郭襄姑娘墜入深谷之中了。唉！」說著長歎了一聲。

　　眾人一聽，都是大吃一驚。黃蓉母女關心，更是震動，顫聲道：「此話當真？」法王道：「我騙你作甚？這不是她的衣袖麼？」；說著將郭襄的半幅衣袖一揚。黃蓉瞧那衣袖，果真是從女兒的衣上撕下，這一來猶如身入冰窟，全身發顫，說不出話來。

　　周伯通怒道：「臭和尚，你幹麼害死這小姑娘？忒也心毒。」法王搖頭道：「不是我害死的。」周伯通道：「好端端的她怎墜入深谷？不是你推她，便是逼她。」法王歎息道：「都不是。我有意收她為徒，傳我衣缽，如何肯輕易加害？」周伯通一口唾涎吐了過去，喝道：「放屁！放屁！她外公是黃老邪，父親是郭靖，母親是小黃蓉，那一個不強過你這臭和尚了？卻要她來拜你為師，傳你的臭衣缽？便是我老頑童傳她幾手三腳貓把式，不也強過你這些破銅爛鐵的圈圈環環嗎？」

　　他和法王相距甚遠，這一口唾涎吐將過去，風聲隱隱，便如一枚鐵彈般直奔其面目。法王側頭避過，心下暗服。周伯通見他檢自己罵得啞口無言，不禁洋洋自得，又大聲道：「她定是不肯拜你為師，是不是？而你一心要收她為徒，是不是？」法王點了點頭。周伯通道：「著啊，如此這般，你就推她下谷。」

　　法王心中悵惘，歎道：「我沒有推她。但她為何自盡，老僧實是不解。」

　　黃蓉心神稍定，一咬牙，提起手中竹棒，逕向法王撲了過去。她使個「封」字訣，棒影飄飄，登時將法王身前數尺之地盡數封住了。在這寬不逾尺的石樑之上，黃蓉痛心愛女慘亡，招招下的均是殺手。

　　法王武功雖勝於她，卻也不敢硬拚，眼見她棒法精奇，如和她纏上數招，那周伯通過來助戰，所處地勢太險，那就極難對付，當下左足一點，退後三尺，一聲長嘯，忽地從黃蓉頭頂飛躍而過。黃蓉竹棒上撩，法王銀輪斜掠架開。黃蓉吸一口氣，回過身來。只見周伯通拳腳交加，已與法王打在一起。法王自恃大宗師的身份，見對方不使兵刃，當下將五輪插回腰間，便以空手還擊。黃蓉自石樑奔回，竹棒點向他的後心。

　　法王自練成十層「龍象般若功」後，今日方初逢高手，正好一試，見周伯通揮拳打到，於是以拳對拳，跟著舉拳還擊。兩人拳鋒尚未相觸，已發出辟辟啪啪的輕微爆裂之聲。周伯通吃了一驚，料知對方拳力有異，不敢硬接，手肘微沉，已用上空明拳中的功夫。法王一拳擊出，力近千斤，雖不能說真有龍象的大力，卻也決非血肉之軀所能抵擋，然與周伯通的拳力一接，只覺空空如也，竟無著力之處心下暗暗詫異，左掌跟著拍出。

　　周伯通已覺出對方勁力大得異乎尋常，實是從所未遇。他生性好武，只要知道誰有一技之長，便要纏著過招較量，一生大戰小鬥，不知會過多少江湖好手，但如法王所發這般巨力，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時不明是何門道。當下使動七十二路空明拳，以虛應實，運空當強。這麼一來，雖教法王的巨力無用武之處，但要傷敵，卻也決無可能。

　　法王連出數招，竟似搔不著敵人的癢處。他埋頭十餘年苦練，一出手便即無功，自是大為焦躁，只聽得背後風聲颯然，黃蓉的竹棒戳向背心「靈台穴」，當下回手一掌，「啪」的一響，竹棒登時斷為兩截，餘力所及，只震得地下塵土飛揚，沙石激盪。

　　黃蓉一驚跳開，暗想這惡僧當年已甚了得，豈知今日更是大勝昔時，他這一掌力道強勁，怪誕異常，那是什麼功夫？

　　程英和陸無雙見黃蓉失利，一持玉笛，一持長劍，分自左右攻向法王。黃蓉高叫：「兩位小心！」話聲甫畢，喀喀兩響，笛劍齊斷。法王因郭襄慘亡，今日不想再傷人命，喝道：「讓開了！」不再追擊程、陸二人。

　　突見黑影晃動，瑛姑已攻至身畔，法王手掌外撥，斜打她的腰脅。瑛姑的武功本來不尚不及黃蓉，但她所練的「泥鰍功」卻善於閃躲趨避，但覺一股巨力撞到，身子兩扭三曲，竟將這一擊避過。法王卻不知她武功其實未臻一流高手之境，連打兩拳都給她以極古怪的身法避開，不禁暗暗驚訝。他自恃足以橫行天下的神功竟然接連兩人都對付不了，不免稍感心怯，當下不願戀戰，晃身向左避開。

　　瑛姑竭盡全力，方始避開了法王的兩招，見他退開，正是求之不得，那敢搶上攔阻？周伯通叫道：「別逃！」猱身追上。

　　法王正欲回掌相擊，突聽嗤嗤輕響，一股柔和的氣流湧向面門，正是一燈大師使出「一陽指」功夫，正面攔截。法王一直沒將這白眉老僧放在眼內，那料到他這一指之功，竟是如此深厚。

　　此時一燈大師的「一陽指」功夫實已到了登峰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指上發出的那股罡氣似是溫淳平和，但沛然渾厚，無可與抗。法王一驚之下，側身避開，這才還了一掌。一燈大師見他掌力剛猛之極，也是不敢相接，平地輕飄飄的倒退數步。一個是南詔高僧，一個是西域異士，兩人交換了一招，誰也不敢對眼前強敵稍存輕視。周伯通顧全身份，不肯上前夾擊，站在一旁監視。

　　一燈與法王本來相距不過數尺，但你一掌來，我一指去，竟越來越遠，漸漸相距丈餘之遙，各以平生功力遙遙相擊。黃蓉在旁瞧著，但見一燈大師頭頂白氣氤氳，漸聚漸濃，便似蒸籠一般，顯是正在運轉內勁，深恐他年邁力衰，不敵法王，心中又傷痛女兒慘亡，便欲上前與仇人一拼，但聽兩人掌來指往，真力激得嗤嗤聲響，實是插不下手去。正自無計，忽聽得頭頂雕鳴，於是撮唇作哨，向著法王一指。

　　若是楊過的神雕到來，法王或稍有忌憚，這一對白雕軀體雖大，也不過是平常禽鳥，怎奈何得了他？但他此時正出全力和一燈大師相抗，半分也鬆懈不得，雙雕突然撲到，只得左掌管向上揚了兩下，兩股掌力分擊雙雕。雙雕抵受不住，直衝上天。就是這麼一打岔，一燈立佔上風。法王左掌連催，方始再成相持之局。

　　雙雕聽得黃蓉哨聲不住催促，而敵人掌力卻又太強，於是虛張聲勢，突然長鳴，向下疾衝，待飛到法王頭頂丈許之處，不待他發掌，早已飛開。雙雕此起彼落，雖然不能傷敵，卻也大大擾亂了法王的心神。高手對敵，講究的是凝意專志，靈台澄明，內力方能發揮極致，法王掌力之強固然大勝一燈，但修心養性之功卻是遠遜，此時為了郭襄之死頗為惋惜，心神本已不定，雙雕再來打擾，更加煩躁起來。

　　他心意微亂，掌力立起感應，一燈微微一笑，向前踏了半步。黃蓉見一燈舉步上前，提聲喝道：「郭靖、楊過，你們都來了，合力擒他！」

　　其實郭靖是她丈夫，她決不會直呼其名，但她這一聲呼喝是要令法王吃驚，倘若叫的是「靖哥哥」，法王不免轉念：「『靖哥哥』，那是誰？」如此一頓，那突如其來的驚嚇就大為減弱。果然法王一聽到「郭靖、楊過」兩人之名，大吃一驚：「這兩個好手又來，老和尚殆矣！」

　　便在此時，一燈又踏上了半步。半空中雙雕也已瞧出了便宜，那雌雕大聲鳴叫，疾撲而下，直衝法王面門，伸出利爪去挖法王眼珠。法王罵道：「孽畜！」左掌上拍。

　　豈知雌雕這一下仍是虛招，離他面前尚有丈許，早已逆沖而上，那雄鷹卻悄沒聲的從旁偷襲而下，待得法王發覺，左爪已快觸到他的光頭。法王又驚又怒，揮手一拂，正中雕腹。雄雕抓起了他頭頂金冠，振翅高飛。但法王這一拂力道何等強勁，那雄雕身受重傷，雖然飛上半空，終於支持不住，突然翻了個觔斗，墜入崖旁的萬丈深谷之中。

　　黃蓉、程英、陸無雙、瑛姑都忍不住叫出聲來。周伯通大怒，喝道：「臭和尚，老頑童不講究什麼江湖規矩了。說不得，要來以個二對一。」縱身掄拳，往法王背心打去。

　　那雌雕見雄雕墜入深谷，厲聲長鳴，穿破雲霧，跟著衝了下去，良久不見回上。

　　金輪法王前後受敵，心中先自怯了，他武功雖高，如何擋得住這兩大高手的夾攻？不敢再行戀戰，嗆啷啷金輪和銀輪同時出手，前擋一陽指，後拒空明拳，在兩股內力夾擊之中，斜身向左躥出，身形晃動，已自轉過山坳。周伯通大聲吆喝，自後趕去。

　　法王好容易脫身，提氣急奔，心知只要再被周伯通一纏上，數百招內難分勝敗，那白眉老僧乘虛下手，自己這條老命非葬送在這絕情谷中不可。眼見前面是一片密密層層的樹林，正要發足奔入，突聽得嗤的一聲急響，一粒小石子從林中射出。

　　樹林離他尚有百餘步，但這粒小石子不知由何神力奇勁激發，形體雖小，破空之聲卻響亮異常，對準面門疾射而來。法王舉銀輪一擋，「啪」的一響，小石子撞在輪上，登時碎成了數十粒，四下飛濺，臉上也濺到了兩粒。雖然石子微細，傷他不得，卻也隱隱生疼。法王又是一驚：「這粒小石子從如此遠處射來，竟撞得我輪子晃動，此人功力之強，決不在那老和尚和老頑童之下，怎地天下竟有如許高手？」

　　他一怔之間，只見林中一個青袍老人緩步而出，大袖飄飄，頗有瀟灑出塵之致。周伯通大喜，叫道：「黃老邪！這臭和尚害死了你的外孫女兒，快合力擒他！」

　　林中出來的正是桃花島主黃藥師。他與楊過分手後，北上漫遊，一日在一處鄉村小店小酌，猛見雙雕在空中飛過，知道若非女兒，便是兩個外孫女兒就在近處，於是悄悄跟隨，來到絕情谷中。他不願給女兒瞧見，只遠遠跟著，直至一燈和周伯通分別和金輪法王動手不勝，這藏僧實是生平難遇的好手，不禁見獵心喜，跟著出手。

　　法王雙輪互擊，噹的一響，聲若龍吟，說道：「你便是東邪黃藥師麼？」黃藥師點了點頭，說道：「不錯。大師有何示下？」法王道：「我在藏邊之時，聽說中原只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了得，今日見面，果然名不虛傳。其餘四位那裡去了？」黃藥師道：「中神通和北丐、西毒，謝世已久，這位高僧便是南帝，這一位周兄，是中神通的師弟。」周伯通道：「若我師兄在世，你焉能接得住他十招？」

　　這時三人作丁字形站立，將法王圍在中間。法王瞧瞧一燈大師，瞧瞧周伯通，又瞧瞧黃藥師，長歎一聲，將五輪拋在地下，說道：「單打獨鬥，老僧誰也不懼。」周伯通道：「不錯。今日咱們又不是華山絕頂論劍，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誰來跟你單打獨鬥？臭和尚作惡多端，自己裁決了罷。」法王歎道：「中原五大高人，今見其二，老僧死在三位手上，也不枉了。只可惜那『龍象般若掌』至老僧而絕，從此世上更無傳人。」提起右掌，便往自己天靈蓋上拍了下去。

　　周伯通聽到「龍象般若掌」五字，心中一動，搶上去伸臂一擋，架過了他這一掌，說道：「且慢！」法王昂然道：「老僧可殺不可辱，你待怎樣？」周伯通道：「你這什麼龍象般若功果然了得，就此沒了傳人，別說你可惜，我也可惜。何不先傳了我，再圖自盡不遲？」言下竟是十分誠懇。

　　法王尚未回答，只聽得撲翅聲響，那雌雕負了雄雕從深谷中飛上，雙雕身上都是濕淋淋的，看來谷底是個水潭。雄雕毛羽零亂，已然奄奄一息，右爪仍牢牢抓著法王的金冠。雌雕放下雄雕後，忽地轉身又衝入深谷，再回上來時，背上伏著一人，赫然便是郭襄。

　　黃蓉驚喜交集，大叫：「襄兒，襄兒！」奔過去將她扶下雕背。

　　法王見郭襄竟然無恙，也是一呆。周伯通正架著他的手臂，右眼向一燈一眨，左眼向黃藥師一閃，做了個鬼臉。東邪、南帝雙手齊出，法王右脅左胸同時中指。若是換作別人，雖然點正他的要害，也閉不了他的穴道，但東邪、南帝這兩根手指，當今之世再無第三根及得，一是精微奧妙的「彈指神通」，一是玄功若神的「一陽指」，法王如何受得？「嘿」的一聲，身子晃了一下。周伯通伸手在他背心的「至陽穴」上補了一拳，笑道：「躺下罷！」法王雙腿一軟，緩緩坐倒。一燈等三人對望了眼，心中均自駭然：「這藏僧當真厲害，身上連中三下重手，居然仍不摔倒。」

　　三人搶到郭襄身旁，含笑慰問，只聽她叫道：「媽，他在下面……在下面，快……快去……救他……」只說了這幾句，心神交疲，暈了過去。一燈拿起她的腕脈一搭，說道：「不礙事，只是受了驚嚇。」伸手在她背心推拿了幾下。過了一會，郭襄悠悠醒轉，說道：「大哥哥呢，上來了嗎？」黃蓉道：「楊過也在下面？」郭襄點了點頭，低聲道：「當然哪！」她心中是說：「倘若他不在下面，我跳下去幹麼？」黃蓉見女兒全身濕透，問道：「下面是個水潭？」郭襄點了點頭，閉上雙眼，再無力氣說話，只是手指深谷。

　　黃蓉道：「楊過既在谷底，只有差雕兒再去救他。」當下作哨招雕。但連吹數聲，雙雕竟毫不理睬。黃蓉好生奇怪，數十年來，雙雕聞喚即至，從不違命，何以今日對自己的口哨直似不聞？

　　她又一聲長哨，只見那雌雕雙翅一振，高飛入雲，盤旋數圈，悲聲哀啼，猛地裡從空中疾衝而下。黃蓉心道：「不好！」大叫：「雕兒！」只見雌雕一頭撞在山石之上，腦袋碎裂，折翼而死。眾人見了都吃了一驚，奔過去看時，原來那雄鷹早已氣絕多時。眾人見這雌雕如此深情重義，無不慨歎。黃蓉自幼和雙雕為伴，更是傷痛，不禁流下淚來。

　　陸無雙耳邊，忽地似乎響起了師父李莫愁細若游絲的歌聲：「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她幼時隨著李莫愁學藝，午夜夢迴，常聽到師父唱著這首曲子，當日未歷世情，不明曲中深意，此時眼見雄雕斃命後雌雕殉情，心想：「這頭雌雕假若不死，此後萬里層雲，千山暮雪，叫它孤單只影，如何排遣？」觸動心懷，眼眶兒竟也紅了。

　　程英道：「師父，師姊，楊大哥既在潭底，咱們怎生救他上來才好？」

　　黃蓉抹了抹眼淚，問女兒道：「襄兒，谷底是怎生光景？」郭襄精神漸復，說道：「我一掉下去，筆直的沉到了水裡，心中一慌，吃了好幾口水。後來不知怎的冒上了水面，大哥哥……楊大哥拉住我頭髮，提了我起來……」黃蓉稍稍放心，道：「水潭旁有岩石之類，可以容身，是不是？」水潭旁都是大樹。」黃蓉「嗯」了一聲，問道：「你怎麼會跌下去的？」

　　郭襄道：「楊大哥拉我起來，第一句話也這般問我。我取出了那枚金針，交給了他，說道：『我來叫你保重身子，不可自尋短見。』他目不轉瞬的向我瞧著，卻不說話。不久雄雕兒跌了下來，跟著雌雕將雄雕負了上去，又下來負我。我叫楊大哥上來，他一言不發，提著我放上了雕背。媽，叫雕兒再下去接他啊。」

　　黃蓉暫不跟她說雙雕已死，脫下外衣，蓋在她的身上，轉頭道：「看來過兒一時並無危險，咱們快搓一條長索，接他上來。」眾人齊聲說是，分頭去剝樹皮。

　　各人片刻之間剝了不少樹皮。程英、陸無雙和瑛姑便用韌皮搓成繩索，一燈、黃藥師、周伯通、黃蓉四人手撕刀割，切剝樹皮。這四人雖是當今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但做這等粗笨功夫，也不過勝在力大而已，未必便強過尋常熟手工人，直忙到天黑，還只搓了一百多丈繩索，看來仍是遠遠不足。程英在繩索一端縛了一塊岩石，另一端繞在一棵大樹上，繩索漸結漸長，穿過雲霧，垂入深谷。

　　這七個人個個內力充沛，直忙了整晚，毫沒休息。到得次晨，郭襄也來相助。黃蓉才簡略問了幾句她被法王所擒的經過。

　　繩索不斷加長，楊過在谷底卻沒送上半點訊息。黃藥師取出玉簫，運氣吹動，簫聲悠揚，直飄入谷底。按理楊過聽到簫聲，必當以長簫作答，但黃藥師一曲既終，谷口惟見白煙橫空，寂靜無聲。

　　黃蓉略一沉吟，取劍斬下一塊樹幹，用劍尖在木材上劃下了五個字？「平安否盼答」，將木塊擲了下去。良久良久，谷底始終沒有回音。各人面面相覷，暗自擔心。

　　程英道：「山谷雖深，計來長索也應垂到，待我下去瞧瞧。」周伯通叫道：「我先去！」也不等旁人答話，搶到谷邊，一手拉繩，「波」的一聲溜了下去，穿煙破霧，剎那間不見了影蹤。過了約莫半個時辰，只見他捷如猿猴般援索攀了上來，鬚髮上沾滿了青苔，不住搖頭，說道：「影蹤全無，影蹤全無，有什麼楊過？連牛過、馬過也沒有。」

　　眾人一齊望著郭襄，臉上全是疑色。郭襄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說道：「楊大哥明明是在下面，怎麼不在？他坐在水邊的一棵大樹上啊。」

　　程英一言不發，援繩溜下谷去，陸無雙跟隨在後，接著瑛姑、周伯通、黃藥師、一燈等一一援繩溜下。

　　黃蓉道：「襄兒，你身子未曾康復，不可下去，別再累媽擔心。你楊大哥若在底下，咱們這許多人定能救他上來，知道了嗎？」郭襄心中焦急，含淚答應。黃蓉向坐在地下的金輪法王瞧了一眼，心想他穴道被點，將滿十二個時辰，這人內功奇高，別要給他以真氣衝開穴道，於是走過去在他背心「靈台」、胸下「巨闕」、雙臂的「清冷淵」上又補了幾下，這才援索下谷。

　　手上稍鬆，身子墜下時越來越快，黃蓉在中途拉緊繩索，使下墜之勢略緩，又再鬆手，如此數次，方達谷底。只見深谷之底是個碧水深潭，黃藥師等站在潭邊細心察看，卻那裡有楊過的蹤跡？又見潭左幾株大樹之上，高高低低的安著三十來個大蜂巢，繞著蜂巢飛來飛去的都是玉蜂。黃蓉心動，說道：「周大哥，你捉隻蜜蜂來瞧瞧，看翅上是否有字？」周伯通依言捉了一隻玉蜂，凝目一看，道：「沒字。」

　　黃蓉打量山谷周圍的情勢，但見四面都是高逾百丈的峭壁，無路可通，潭邊的大樹奇形怪狀，不知名目。抬起頭來，雲霧封谷，難見天日。正沉吟間，猛聽得周伯通叫道：「這一隻有字，這一隻有字。」黃蓉過去一看，只見那隻玉蜂雙翅之上，果然刺有「我在絕，情谷底」六個細字。料得關鍵是在在碧水潭中。潭邊七人惟她水性最好，於是略加結束，取一顆九花玉露丸含在口中，以防水中有甚毒蟲水蛇，一個旋子，躍入了潭中。

　　那潭水好深，黃蓉急向下潛，越深水越冷，到後來寒氣透骨，睜眼看去，四面藍森森、青鬱鬱，似乎結滿了厚冰。黃蓉暗暗吃驚，但仍不死心，鑽上水面來深深吸了幾口氣，又潛了下去。但潛到極深之處，水底有一股抗力，越深抗力便越強，黃蓉縱出全力，也無法到達潭底，同時冷不可耐，四周也無特異之處，只得回了上來。

　　眾人見她嘴唇凍成紫色，頭髮上一片雪白，竟是結了一層薄冰，無不駭然。程英和陸無雙忙折下樹枝，在她身旁生起一個火堆。

　　郭襄見母親與眾人一一緣繩下潭，心想：「大哥哥便是不肯上來，外公和媽媽他們抬也抬了他上來。到底他為什麼要自盡呢？難道楊大嫂死了？永遠不跟他見面了？」

　　正自怔怔的出神，忽聽得金輪法王「啊喲、啊喲」的大聲呻吟。郭襄哼了一聲，說道：「你這是自作自受，誰叫你動不動便出手殺人？」法王「啊喲、啊喲」叫得更加響了，眼光中露出哀求之色。

　　郭襄忍不住問道：「怎麼？很痛麼？」法王道：「你媽媽點了我背心的靈台穴和胸口的巨闕穴，我全身如有千百隻螞蟻在咬，痛癢難當，她為什麼不再點了我膻中穴和玉枕穴？」郭襄一怔，她跟母親學過點穴、拂穴之法，知道「膻中」和「玉枕」是人身要穴中的要穴，只要稍受損傷，立即斃命，說道：「我媽暫且不殺你，你不知感激，還多說什麼？」法王昂然道：「她如點了我膻中、玉枕兩穴，我胸背麻木，就可少受許多痛苦。我這般深厚的修為，難道能要得了我的性命？」郭襄不信，道：「你少吹牛。媽媽說的，『膻中和玉枕，一碰就送命』，你身上麻癢，用力忍耐一下，他們馬上就會上來啦。」

　　法王道：「郭姑娘，一路上我待你如何？」郭襄道：「還算不錯。可是你殺了長鬚鬼和大頭鬼，又害死了我家的雙雕，你待我再好，我也不記情。」法王道：「好罷，殺人償命，待會你殺了我，給你的朋友報仇便是。但我一路上這般待你，你卻如何報答？」郭襄道：「你說怎麼報答？」法王道：「你給我在膻中穴和玉枕穴上用力各點一指，讓我少受些苦楚，便算是報答我了。」

　　郭襄不住搖頭，道：「你要我殺你，我才不動手呢。」法王急道：「大丈夫言出如山，你點我這兩處穴道，我決計死不了。待會你媽媽上來，我還要向她求情，豈肯輕易便死？」郭襄見他說得誠懇，心想：「我先輕輕的試一試。」伸指在他胸口膻中穴上輕輕一點，法王舒了一口氣，道：「果然是好得多了，你再用力些。」郭襄加重勁力，只見他展眉一笑，毫無受傷跡象，只是臉色由紅轉白、又由白轉紅的兩次，說道：「再重些！」郭襄便依照父母所傳的點穴之法，在他膻中穴上點了一指。

　　法王道：「好啊！我胸口不怎麼難受啦！你瞧死不了，是不是？」郭襄大感驚奇，道：「我再點你的玉枕穴啦！」起初仍是輕點試探，這才運力而點。法王道：「多謝，多謝！」閉目暗暗運氣，突然間一躍而起，說道：「走罷！」

　　郭襄大駭，叫道：「你……你……」法王左手一勾，抓住了她的手腕，說道：「快走，我金輪法王武功獨步天下，難道這『推經轉脈、易宮換穴』的粗淺功夫也不會麼？」說著雙足上點，帶著郭襄向前奔出。

　　郭襄大叫：「你騙人，你騙人！」心下好生後悔：「我實在見識太低，連這些粗淺的功夫也不知道。」她怎知這「推經轉脈、易宮換穴」的奇功又如何是粗淺功夫？實是他西藏密宗極深奧艱難的內功，奇妙處比之歐陽鋒逆轉全身經脈雖然不為不及，卻也是一宗甚難修練的怪異神功。當郭襄點他膻中、玉枕兩穴時，他已暗自推經轉脈、易宮換穴，將另外兩處穴道轉了過來。郭襄落指時還怕傷了他性命，實則是替他解開了穴道。

　　金輪法王帶著郭襄躍出數丈，突然間心念一轉，毒計陡生，眼見兩棵大樹上繫著那根長索，只須弄斷繩索，周伯通、一燈、黃藥師、黃蓉等人勢必要命喪深谷，於是縱身過去抓住長索，便要運力扯斷。

　　郭襄大驚，一記肘捶撞向他脅下，也是法王過於托大，對她絲毫沒加提防，這一記肘捶正好撞中了他的「淵液穴」，只感半身酸麻，霎時間渾身無力。郭襄用力一扭，掙脫了他的手腕，雙掌搭在他肩上，叫道：「推你下去，摔死你這惡和尚。」法王大驚，暗運內力衝穴，口中卻哈哈大笑，說道：「憑你這點微末功夫，也推得動我？」

　　郭襄卻不知時機稍縱即逝，此時法王穴道未解，只須用力一推，他便摔下谷去，又或快速出手，連點他身上數處穴道，他也無論如何來不及推經轉脈、易宮換穴。但她見先前點他膻中和玉枕兩處要穴，反而助他解開了穴道，只道再點也是無用，當下縱身躍開，奔到崖邊，說道：「我跟媽媽死在一起！」便要往深谷中跳落。

　　法王大驚，吸一口真氣，衝破了郭襄所點的「淵液穴」，不及扯斷長索，便向她撲去。郭襄發足便奔，在山石和大樹間縱來躍去。若是在平陽之地，法王只須兩個起落，早便追上，但斷腸崖前到處都是古木怪石，郭襄東一鑽，西一躲，一時倒也奈何她不得，跟她玩捉迷藏般大兜圈子，追了良久，方始使一招「雁落平沙」，從空中飛撲而下，抓住了她手臂。郭襄張口大呼：「媽！」只叫得一聲，法王便按住了她嘴。就在此時，遠遠傳來了陸無雙之聲：「小郭襄那裡去了？」

　　法王心下一凜，暗叫：「可惜，可惜！終於錯過了時機！」伸指點了郭襄的啞穴，拖了她發足疾奔。其實這當兒時機尚未錯過，還只陸無雙一人上來，他奔將過去，盡來得及弄斷長索，陸無雙一人又怎阻擋得住？只是他吃了周伯通、一燈、黃藥師等人的苦頭，好容易逃得性命，忽然間聽到人聲，只道是黃藥師等已一齊回上，那敢再去生事？

　　黃蓉等在谷底細細查察，再也搜不到什麼蹤跡，四周也無血漬，諒來楊過並未遇到不幸，眾人一商量，只得先行回上再定行止。第一個緣繩而上的是陸無雙、其次是程英、瑛姑。待得黃蓉上來時，只聽得程英等三人正在高呼：「小郭襄，小郭襄，你在那裡啊？」黃蓉見女兒和法王一齊失蹤，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急忙登高眺望。接著黃藥師、一燈、周伯通一一上來，七人找遍了絕情谷，那裡有兩人的蹤跡？

　　找到谷口，只見地下遺著郭襄的一隻鞋子。程英道：「師姊，你休擔憂，定是那法王挾持襄兒一路南行。襄兒留下鞋子，好教咱們知道。這孩子的聰明機警，實不下於她媽媽呢。」黃蓉再想起女兒先前的說話，法王只是要逼她拜師，要她承受衣缽，想來一時不致有何危難，這才憂心稍減。

## 第39回　大戰襄陽

　　一行人取道南下，沿路打聽法王和郭襄的蹤跡。行不數日，道路紛紛傳言，說道蒙古南北兩路大軍夾攻襄陽，在城下與宋軍開仗數次，互有勝敗，襄陽情勢十分緊急。黃蓉心下擔憂，說道：「韃子猛攻襄陽，咱們須得急速趕去，襄兒的安危，只得暫且不去理會了。」眾人齊聲稱是。

　　黃藥師、一燈、周伯通等輩，本來都是超然物外、不理世事的高士，但襄陽存亡關係重大，或漢或虜，在此一戰，卻不由他們袖手不顧。

　　於路毫不耽擱，不一日抵達襄陽城郊。史聽得號角聲此起彼落，遠遠望去，旌旗招展，劍戟如林，馬匹奔馳來去，襄陽城便如裹在一片塵沙之中，蒙古大軍竟已合圍。眾人見了這等聲勢，無不駭然。黃蓉道：「敵軍勢大，只有挨到傍晚再設法進城。」當下七人躲在樹林之中，除了周伯通嬉笑自若之外，人人均有憂色。

　　待到二更時分，黃蓉當先領路，闖入敵營。這七人輕功雖高，但蒙古軍營重重疊疊，闖過一座又是一座，只闖到一半，終於給巡查的小校發覺。軍中擊鼓鳴鑼，立時有三個百夫隊圍了上來。其餘軍營卻是寂無聲息，毫不驚慌。

　　周伯通奪了兩枝長矛，當先開路，黃藥師和一燈各持一盾，倒退反走，抵擋追兵，四個女子居中，向前急闖。好在身處蒙古營中，敵兵生怕傷了自己人馬，不敢放箭，少了一件最厲害的兵器。否則若在空曠之地，萬箭齊發，周伯通、黃藥師等便有三頭六臂，又怎能抵擋得了。七人邊戰邊進，敵兵卻愈聚愈多，數十杖長矛圍著七人攢刺。周伯通、黃藥師等掌風到處，敵兵矛斷戟折、死傷枕藉。但蒙古兵剽悍力戰，復又恃眾，竟不稍卻。

　　周伯通笑道：「黃老邪，咱們三條老命，瞧來今日要斷送在這裡了，只是你怎生想個法兒，把這四個小女娃兒救了出去。」瑛姑呸了一聲道：「說話不三不四，我老太婆也算小女娃兒麼？要死就死在一起，咱們只救這三個小娃兒便了。」

　　黃蓉暗暗心驚：「老頑童素來天不怕地不怕，從不說半句洩氣之言，今日陷入重圍，竟想到要斷送老命，看來情形真有點不妙！」眼見四下裡敵軍蜂聚蟻集，除了捨命苦戰，一時也想不出別樣計較。

　　再衝了數重軍營，黃蓉瞥見左首立著兩座黑色大營帳，她曾隨成吉思汗西征，知是積貯輜重糧食之處，從敵兵手中搶過一個火把，直撲輜重營。蒙古兵發喊趕來。黃蓉奔得迅捷，頭一低，已鑽入營中，高舉火把，見物便燒，頃刻之間，在兩個輜重營中連點了七八個火頭，這才衝出，又和周伯通等會合。

　　輜重營中堆的不少是易燃之物，火頭一起，立時辟辟啪啪的燒將起來。周伯通瞧得有趣，拋下長矛，搶了兩根火把，到處便去點火，他更在無意之中燒到了一座馬廄，登時戰馬奔騰，喧嘩嘶鳴，這麼一來，蒙古大營終於亂了。

　　郭靖在城中聽得北門外敵軍擾攘，奔上城頭，只見幾個火頭從蒙古營中沖天而起，知道有人在敵營搗亂，忙點起二千人馬，命武敦儒、武修文兄弟殺出城去接應。

　　二武衝出里許，火光中望見黃藥師扶著陸無雙、一燈扶著周伯通，七個人騎了五匹馬急衝而至。二武卻不上前廝殺，領著人馬布開陣勢，射住陣腳，阻住追來的敵軍。這才下令後隊變前隊，掩護著黃蓉等人，緩緩退入城中。

　　郭靖站在城頭相候，見是岳父、愛妻和一燈大師、周伯通等到了，心中大喜，忙開城相迎。只見陸無雙腰間中槍，周伯通背上中了三箭，鬚眉頭髮，被火燒得乾乾淨淨，兩人受傷甚是不輕。程英、瑛姑也均受箭傷，只是所傷不在要害。一燈和黃藥師均深通醫道，看了周、陸二人的傷勢後，都是愁眉不展，半晌說不出話來。

　　周伯通笑道：「段皇爺，你們不用發愁，老頑童心血來潮，知道自己決計死不了。你們多花點精神，好好醫治陸無雙小娃兒是正經。」他一直和黃藥師嬉皮笑臉，對一燈大師卻甚是敬重，不但敬重，簡直很有些害怕。一燈出家已久，他卻仍稱之為「段皇爺」。黃藥師和一燈見他強忍痛楚，言笑自若，稍覺放心。但陸無雙卻昏迷不醒。

　　次日天甫黎明，便聽得城外鼓角雷鳴，蒙古大軍來攻。襄陽城安撫使呂文德和守城大將督率兵馬，守禦四門。郭靖與黃蓉登城望去，只見蒙古兵漫山遍野，不見盡頭。蒙古大軍曾數次圍攻襄陽，但軍容之盛，兵力之強，卻以這次為最。幸好郭靖久在蒙古軍中，熟知蒙古兵攻城的諸般方略，早已有備，不論敵軍如何用弓箭、用火器、用壘石、用雲梯攻城，守城的宋兵居高臨下，一一破解。直戰到日落西山，蒙古軍已折了二千人馬，但兀自前仆後繼，奮勇搶攻。

　　襄陽城中除了精兵數萬，尚有數十萬百姓，人人知道此城一破，無人得以倖存，因此丁壯之夫固然奮起執戈守城，便是婦孺老弱，也是擔土遞石，共抗強敵。一時城內城外殺聲震天動地，空中羽箭來去，有似飛蝗。

　　郭靖手執長劍，在城頭督師，黃蓉站在他的身旁，眼見半爿天佈滿紅霞，景色瑰麗無倫，城下敵軍飛騎奔馳，猙獰的面目隱隱可見。再看郭靖時見他挺立城頭，英風颯颯，心中不由得充滿了說不盡的愛慕眷戀之意他夫妻相愛，久而彌篤，今日強敵壓境，是否能再度將之擊退，誰都難以逆料。黃蓉心想：「我和靖哥哥做了三十年夫妻，大半生心血都花在這襄陽城上。咱倆共抗強敵，便是兩人一齊血濺城頭，這一生也真是不枉了。」一瞥眼，見郭靖左須上又多了幾莖白髮，不禁微生憐惜之心：「敵兵猛攻一次，靖哥哥便多了幾十根白髮。」

　　忽聽到城下蒙古兵齊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呼聲自遠而近，如潮水湧至，到後來十餘萬人齊聲高呼，真如同天崩地裂一般。但見一根九旄大纛高高舉起，鐵騎擁衛下青傘黃蓋，一彪人馬鏘鏘馳近，正是大汗蒙哥臨陣督戰。

　　蒙古官兵見大汗親至，士氣大振。只見紅旗招動，城下隊伍分向左右，兩個萬人隊衝上來急攻北門。這是大汗的扈駕親兵，最是神銳之師，又是迄今從未出動過的生力軍，人人要在大汗眼前建立功勳，數百架雲梯紛紛豎立，蒙古兵將便如螞蟻般爬向城頭。

　　郭靖攘臂大呼：「兄弟們，今日叫韃子大汗親眼瞧瞧咱們大宋好男兒的身手！」他這一聲呼喝中氣充沛，萬眾吶喊喧嚷之中，仍是人人聽得清楚。城頭上宋兵戰了一日，已然疲累不堪，忽聽得郭靖這麼呼叫，登時精神大振，均想：「韃子欺侮得咱們久了，這時須教他們大汗知道咱們的厲害！」當下各人出力死戰。

　　但見蒙古兵的屍體在城下漸漸堆高，後續隊伍仍如怒濤狂湧，踐踏著屍體攻城。大汗左右的傳令官騎著快馬奔馳來去，調兵向前。暮色蒼茫之中，城內城外點起了萬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

　　安撫使呂文德瞧著這等聲勢，眼見守禦不住，心中大怯，面如土色的奔到郭靖的身前，叫道：「郭……郭大俠，守不住啦，咱……咱們出城南退罷！」郭靖厲聲道：「安撫使何出此言？襄陽在，咱們人在，襄陽亡，咱們人亡！」

　　黃蓉眼見事急，呂文德退兵之令只要一說出口，軍心動搖，襄陽立破，提劍上前，喝道：「你要是再說一聲棄城退兵，我先在你身上刺三個透明窟窿！」呂文德左右的親兵上前攔阻，黃蓉橫腿掃去，四名親兵一齊摔跌開去。

　　郭靖喝道：「大夥兒上城抗敵，再不死戰，還算是什麼男兒漢？」眾親兵素來敬服郭靖，見他神威凜凜的這麼呼喝，齊聲應是，各挺兵刃，奔到城牆邊抗敵。大將王堅縱聲叫道：「咱們拚命死守，韃子兵支持不住了！」

　　猛聽得蒙古的傳令官大呼：「眾官兵聽著：大汗有旨，那一個最先攻登城牆，便封他為襄陽城的城主。」蒙古兵大聲歡呼，軍中梟將悍卒個個不顧性命的撲將上來。傳令官手執紅旗，來回傳旨。郭靖挽起鐵胎弓，搭上狼牙箭，颼的一聲，長箭沖煙破塵，疾飛而去。那傳令官當胸中箭，登時倒撞下馬。蒙古官兵一聲喊，士氣稍挫。過不多時，又有一隊生力軍萬人隊開抵城下。

　　耶律齊手執長槍，奔到郭靖身前，說道：「岳父岳母，韃子猛攻不退，小婿開城出去衝殺一陣。」郭靖道：「好！你領四千人出城，可要小心了。」耶律齊翻身下城。不久戰鼓雷鳴，城門開處，耶律齊領了一千名丐幫弟子、三千名官兵，一般的標槍盾牌，衝了出去。

　　北門外蒙古兵攻城正急，突見宋軍殺出，翻身便走。耶律齊揮軍趕上。突然蒙古軍中三聲炮響，左右兩個萬人隊包抄上來將耶律齊所領的四千人圍在垓心。

　　那三千官兵訓練有素，武藝精熟，驍勇善鬥，又有一千名丐幫弟子作為骨幹，雖然被圍，卻是絲毫不懼。郭靖、黃蓉、呂文德、王堅四人從城頭上望將下去，但見宋軍陣勢不亂，以一當十，高呼酣戰，黑暗中刀光映著火把，有如千萬條銀蛇閃動，真乃好一場大戰！

　　蒙古兵勢眾，兩個萬人隊圍住了耶律齊的四千精兵，另一個萬人隊又架起雲梯攻城。

　　郭靖見耶律齊一隊人被攔在城外，蒙古援兵調遣不便，傳令下去，命武氏兄弟揮兵放開缺口，任由蒙古兵爬上城頭。城下千千萬萬蒙古兵將見城破，大叫：「萬歲！萬歲！」

　　呂文德臉如土色，嚇得全身如篩糠般抖個不住，只叫：「郭大俠，這……這便……便如何是好？咱們這……這該當……」

　　郭靖不語，眼見蒙古兵已有五千餘人爬上城頭，舉起黑旗一招，驀地裡金鼓齊鳴，朱子柳與武三通各率一隊精兵，從埋伏處殺將出來，立時填住了缺口，不令蒙古兵再行攻上，城頭的五千餘人陷入了包圍圈之中。

　　這時城外宋軍被圍，城頭蒙古軍被圍，東西南三門也是攻拒惡鬥，十分慘烈，喊聲一陣響似一陣。

　　蒙古大汗立馬於小丘之上，親自督戰，身旁兩百多面大皮鼓打得咚咚聲響，震耳欲聾，什麼說話的聲音都給淹沒了。但見千夫長、百夫長一個個或死或傷，血染鐵甲，從陣前抬了下來。大汗蒙哥身經百戰，當年隨拔都西征，曾殺得歐洲諸國聯軍望風披靡，直攻至多瑙河畔，維也納城下，此刻見了這一番廝殺，也不由得暗暗心驚：「往常都說南蠻懦弱無用，其實絲毫不弱於我們蒙古精兵呢！」

　　其時夜已三更，皓月當空，明星閃爍，照臨下土，天上雲淡風輕，一片平和，地面上卻是十餘萬人在捨死忘生的惡戰。

　　這一場大戰自清晨直殺到深夜，雙方死傷均極慘重，兀自勝敗不決。宋軍佔了地利，蒙古軍卻仗著人多。

　　又戰良久，忽聽得前軍一聲吶喊，一隊宋軍急馳而至，直衝向小丘。大汗的護駕親兵紛紛放箭阻擋。蒙哥居高臨下，放眼望去，只見一名宋軍將軍手執雙矛，騎了一匹高頭大馬在戰陣中左衝右突，威不可擋，羽箭如雨點般向他射去，都被他一一撥開。蒙哥左手一揮，鼓聲立止，回頭問左右道：「此人如此勇猛，可知道他是誰麼？」左首一個白髮將軍道：「啟稟陛下，這人就是郭靖。當年成吉思汗封他為金刀駙馬，遠征西域，立功不小。」蒙哥失聲道：「啊，原來是他！將軍神勇，名不虛傳！」

　　蒙哥左右統率親兵的眾將聽得大汗誇獎敵人，都是心中忿忿。四名將軍齊聲呼喝，手挺兵刃衝了上去。

　　郭靖見這四人身高馬大，兩個帶著萬夫長的白色頭飾，兩個帶著千夫長的紅色頭飾，喊聲如雷，縱馬奔近身來，當即拍馬迎上，長矛一起，「啪」的一聲，將一名千夫長手中的大刀刀桿震斷，跟著一矛透胸而入。兩名萬夫長雙槍齊至，壓住郭靖矛頭。一名千夫長的蛇矛刺向郭靖小腹。四人使的都是長兵刃，急切中轉不過來，郭靖長矛撒手，身子右斜，避過那千夫長的一矛，跟著雙腕翻轉，抓住兩名萬夫長的鐵槍槍頭，大喝一聲，宛如在半空中起個霹靂，振臂回奪。那兩名萬夫長雖是蒙古軍中有名的武士，但怎禁得郭靖的神力？登時手臂酸麻，兩柄鐵槍脫手。郭靖不及倒轉槍頭，就勢送去，當當兩聲，兩柄鐵槍的槍桿撞在兩人胸口，兩名萬夫長都披了護胸鐵甲，槍桿刺不入身，但給郭靖內力一震，立時狂噴鮮血，倒撞下馬。

　　那千夫長甚是悍勇，雖見同伴三人喪命，仍是挺矛來刺，郭靖橫過左手鐵槍隔開他蛇矛，右手鐵槍砰的一聲，重重擊在他的頭盔之上，只打得他腦蓋碎裂。

　　眾親兵見郭靖在剎那之間連斃四名勇將，無不膽寒，雖在大汗駕前，亦不敢上前與之爭鋒，只是不住的放箭。郭靖縱馬欲待搶上小丘，但數百枝長矛密密層層的排在大汗身前，連搶數次，都是不能近身，突然間胯下坐騎一聲嘶鳴，前腿軟倒，竟是胸口中了兩箭。眾蒙古親兵大聲歡呼，擁了上來。

　　人叢中只見郭靖縱躍而起，挺槍刺死了一名百夫長，跳上了他的坐騎，槍挑掌劈，霎時間打死了十多名蒙古官兵。

　　蒙哥見他橫衝直撞，當者披靡，在百萬軍中來回衝殺，蒙古官兵雖多，竟是奈何他不得，不由得皺起眉頭，傳令道：「有誰殺得郭靖，立賞黃金萬兩，官升三級！」重賞之下，眾官兵蜂擁向前。

　　郭靖見情勢危急，又衝不到大汗跟前，揮槍打開身旁幾名敵兵，彎弓搭箭，疾向蒙哥射去。這一箭去勢好不勁急，猶如奔雷閃電，直撲蒙哥。護駕的親兵大驚，兩名百夫長閃身擋在大汗面前，噗的一聲長箭穿過第一名百夫長，但去勢未衰，又射入第二名百夫長前胸，將兩人釘成了一串，在蒙哥身前直立不倒。

　　蒙哥見了這等勢頭，不由得臉上變色。眾親兵擁衛大汗，退下了小丘。

　　便在此時，蒙古中軍發喊，一支宋軍衝了過來，當先一人舞著兩柄鐵槳，狂砸猛打，卻是泗水漁隱。原來黃蓉見丈夫陷陣，放心不下，命泗水漁隱領了二千人衝進接應。蒙古兵見大汗退後，陣勢稍亂。

　　黃蓉在城頭看得明白，下令道：「大家發喊，說蒙古大汗死了！」眾軍歡呼叫喊：「蒙古大汗死了，蒙古大汗死了！」襄陽軍民連年與蒙古兵相鬥，聰明的都學說了幾句蒙古話，這時便有人用蒙古話叫了起來。

　　蒙古官兵聽得喊聲，都回頭而望，只見大汗的大纛正自倒退，大纛附近紛紜擾攘，混亂中那能分真假，只道大汗真的隕命，登時軍心大亂，士無鬥志，紛紛後退。

　　黃蓉下令追殺，大開北門。三萬精兵衝了出來。耶律齊率領的四千人已損折了半數，餘下的乘勢追敵。蒙古官兵久經戰陣，雖敗不潰，精兵殿後，緩緩向北退卻，宋兵倒也不能迫近。只是攻入襄陽的五千蒙古精銳之師卻無一活命。

　　待得四門蒙古兵退盡，天色已然大明。這一場大戰足足鬥了十二個時辰，四野裡黃沙浸血，死屍山積。斷槍折戈、死馬破旗，綿延十餘里之遙。

　　這一仗蒙古兵損折了四萬餘，襄陽守軍也死傷二萬二三千人，自蒙古興兵南侵以來，以此仗最為慘烈。

　　襄陽守軍雖然殺退了敵兵，但襄陽城中到處都聞哀聲，母哭其子，妻哭其夫。

　　郭靖、黃蓉不及解甲休息，巡視四門，慰撫將士，再去看視周伯通和陸無雙的傷勢時，見兩人都已好轉。周伯通耐不住臥床休息，早已在庭園中溜來溜去。郭靖、黃蓉相視一笑，這才回府就寢。

　　次日清晨，郭靖正在安撫使府中與呂文德及大將王堅商議軍情，忽有小校相報，說道探得一個蒙古萬人隊正向北門而來。呂文德驚道：「怎……怎麼剛剛去，又來了？這……可不成話啊！」

　　郭靖拍案而起，登城瞭望。只見敵兵的萬人隊在離城數里之地列開陣勢，卻不進攻。過不多時，千餘個工匠負石豎木，築成了一個十餘丈高的高台。

　　這時黃藥師、黃蓉、一燈、朱子柳等都已在城頭觀敵，見蒙古兵忽然構築高台，均感不解。朱子柳道：「韃子建此高台，若是要窺探城中軍情，不應離城如此之遠，何況我軍只須射以火箭，立時焚燬，又有何用？」黃蓉皺眉沉思，一時也想不透敵軍的用意。高台甫立，又見數百蒙古軍牽了騾馬，運來大批柴草，堆在台周，卻似要將此台焚燬一般。眾人更覺奇怪。朱子柳道：「難道敵軍攻城不下，於是要築壇祭天麼？又或許是什麼厭勝祈禳的妖法。」郭靖道：「我久在蒙古軍中，從未見過他們做過這般怪事。」

　　說話之間，又望見千餘名士兵舞動長鍬鐵鏟，在高台四周挖了一條又深又闊的壕溝，挖出來的泥土便堆在壕溝以外，成為一堵土牆。黃藥師怒道：「襄陽城是三國時諸葛亮的故居，韃子無禮，在這位大賢門前玩弄玄虛，豈不是欺大宋無人麼？」

　　只聽得號角吹動，鼙鼓聲中，一個萬人隊開了上來，列在高台左側，跟著又是一個萬人隊列在右側。陣勢布定，又有一個萬人隊布在台前，連同先前的萬人隊，一共是四個萬人隊圍住了高台。這個大陣綿延數里，盾牌手、長矛手、斬馬手、強弩手、折衝手，一層一層的，將那高台圍得鐵桶相似。

　　猛聽得一陣號響，鼓聲止歇，數萬人鴉雀無聲，遠處兩乘馬馳到台下。馬上乘客翻身下鞍，攜手上了高台，只因隔得遠了，兩人的面目瞧不清楚，依稀可見似是一男一女。

　　眾人正錯愕間，黃蓉突然驚呼一聲，往後便倒，竟是暈了過去。眾人急忙救醒，齊問：「怎麼？什麼事？」黃蓉臉色慘白，顫聲道：「是襄兒，是襄兒。」眾人吃了一驚，面面相覷。朱子柳道：「郭夫人，你瞧明白了麼？」黃蓉道：「我雖瞧不清她面目，但依情理推斷，決計是她。韃子攻城不成，竟然使出奸計，真是……真是無恥卑鄙已極。」黃藥師和朱子柳經她一說，登時省悟，滿臉憤激之色。郭靖卻兀自未解，問道：「襄兒怎地會到這高台上去？韃子使什麼奸計了？」

　　黃蓉挺直身子，昂然道：「靖哥哥，襄兒不幸落入了韃子的手裡，他們建此高台，台下堆了柴草，卻將襄兒置在台上，那是要逼你投降。你若不降，他們便舉火燒台，叫咱們夫婦倆心痛斷腸，神智昏亂，不能專心守城。」

　　郭靖又驚又怒，問道：「襄兒怎會落入韃子手裡？」黃蓉道：「連日軍務緊急，我怕你分心，沒說此事。」於是將郭襄如何在絕情谷中被金輪法王擄去之事說了郭靖一聽楊過在谷底失去蹤跡，連連追問端詳，待聽黃蓉說完，皺眉道：「蓉兒，這可是你的不對了，過兒生死未明，你怎能便捨他而去？」郭靖一向敬重愛妻，從未在旁人之前對他有絲毫失禮，這兩句責備之言說得甚重，不由得黃蓉滿臉通紅。

　　一燈道：「郭夫人深入寒潭，凍得死去活來，查明楊過確係不在谷底，又何況小姑娘落入奸人之手，大夥兒都主張追趕，須怪郭夫人不得。」一燈既如此說，郭靖自不敢再說什麼，只恨恨的道：「郭襄這小娃兒成日闖禍，倘若過兒有什麼好歹，咱們心中何安？讓她給蒙古兵燒死了乾淨。」

　　黃蓉一言不發，轉身下城。眾人正商議如何營救郭襄，忽見城門開處，一騎向北衝出，馬上乘者正是黃蓉。眾人一見，無不大驚。郭靖、黃藥師、一燈、朱子柳等紛紛上馬追出。

　　一行人奔向高台，在敵人強弓射不到的處勒馬站定。只見一個妙齡少女被綁在一根木樁上，卻不是郭襄是誰？

　　郭靖雖惱她時常惹事，但父女關心，如何不急？大聲叫道：「襄兒，你別急，爹爹媽媽都來救你啦！」他內力充沛，話聲清清楚楚的送上高台。郭襄早已給太陽曬得昏昏沉沉，忽聽得父親聲音，喜叫：「爹爹，媽媽！」

　　金輪法王哈哈大笑，朗聲說道：「郭大俠，你要我釋放令愛，半點不難，只瞧你有沒有這個膽量骨氣？」郭靖向來沉穩厚重，越處危境，越是寧定，聽法王這般說竟不動怒，說道：「法王有何難題，便請示下。」法王道：「你若有做父母的慈愛之心，便馬上來束手受縛，一個換一個，我立時便放了令愛。」他素知郭靖深明大義，決不肯為了女兒而斷送襄陽滿城百姓，是以出言相激，盼他自逞剛勇，入了圈套。但郭靖怎能上他這個當，說道：「韃子若非懼我，何須跟我小女兒為難？韃子既然懼我，郭靖有為之身，豈肯輕易就死？」

　　法王冷笑道：「人道郭大俠武功卓絕，驍勇無倫，卻原來是個貪生怕死之徒。」他這激將之計若是用在旁人身上，或許能收效，但郭靖身繫合城安危，只是淡淡一笑，並不理會。

　　這幾句話卻惱了武三通和泗水漁隱，兩人一揮鐵錘，一舞雙槳縱馬向前衝去。蒙古數千名射手挽弓搭箭，指住二人，只待奔近，便要射得他們便似刺蝟一般。一燈大師見情勢不妙，飛身下馬，三個起伏，已攔在兩個徒弟的馬前，大袖一甩，阻住馬匹的去路，喝道：「回去！」武三通和泗水漁隱本是逞著一股血氣之勇，心中如何不知這一去有死無生，眼見師父阻攔，便勒馬而回。蒙古官兵見這高齡和尚追及奔馬，禁不住暴雷也似喝采。

　　法王說道：「郭大俠，令愛聰明伶俐，老衲本來很喜歡她，頗有意收之為徒，傳以衣缽。但大汗有旨，你若不歸降，便將她火焚於高台之上。別說你心痛愛女，老衲也覺可惜，還請三思。」

　　郭靖哼了一哼，眼見四十名軍士手執火把站在台下柴草堆旁，只待法王一聲令下，便即點火。四個萬人隊將這高台守得如此嚴密，血肉之軀如何衝得過去？何況即使衝近了，火發台焚，又怎能救得出女兒下來？

　　他久在蒙古軍中，知道蒙古用兵素來殘忍，略地屠城，一日之間可慘殺婦孺十數萬人，若將郭襄燒死真如踩死一隻螞蟻一般。抬起頭來，遙望女兒容色憔悴，不禁心中大是痛惜，當下叫道：「襄兒聽著，你是大宋的好女兒，慷慨就義，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後定當殺了這萬惡奸僧，為你報仇。懂得了麼？」郭襄含淚點頭，大聲叫道：「爹爹媽媽，女兒不怕！」

　　郭靖道：「這才是我的好女兒！」解下腰間鐵胎硬弓，搭上長箭，颼颼颼連珠三箭，高台上三名手執火把的蒙古兵應聲倒地，三枝長箭都是透胸而過。郭靖射術學自蒙古神箭將軍哲別，再加數十年功力修為，他所站之處敵軍箭射不到，他卻能以強弩斃敵。眾蒙古兵齊聲發喊，高舉盾牌護身。郭靖道：「走罷！」勒轉馬頭，與黃蓉等回到城中。

　　一行人站上城頭。黃蓉呆呆望著高台，心亂如麻。

　　一燈道：「韃子治軍嚴整，要救襄兒，須得先設法衝亂高台周圍的四個萬人隊。」黃藥師道：「正是。」凝思片刻，說道：「咱們用二十八宿大陣，跟韃子鬥上一鬥。」黃蓉垂頭道：「便是鬥勝了，韃子舉火燒台，那便怎麼處？」郭靖昂然道：「咱們奮力殺敵，襄兒生死，付諸天命。岳父，請問那二十八宿大陣怎生擺法？」

　　黃藥師笑道：「這陣法變化繁複，當年我瞧了全真教的天罡北斗陣後，潛心苦思，參以古人陣法，創下這二十八宿陣來，有心要與全真教的道士們較個高下。」一燈道：「黃老邪五行奇門之術天下獨步，這二十八宿大陣想來必是很妙的。」黃藥師道：「我這陣法的本意只用於武林中數十人的打鬥，並沒想到用於千軍萬馬的戰陣。然略加變化，似乎倒也合用，只可惜眼前少了一人雙雕。」一燈道：「願聞其詳。」

　　黃藥師道：「雙雕若不給那奸僧害死，咱們陣法發動，雙雕便可飛臨高台，搶救襄兒下來，目下卻無善策。這二十八宿大陣乃依五行生剋變化，由五位高手主持。咱們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都有人了，但老頑童身受重傷，少了西方一人。倘若楊過在此，此人武功不在當年歐陽鋒之下，此刻卻到那裡找他去？這西方的主將，倒是大費躊躇。」

　　郭靖眼光掠過高台，向北方雲天相接處遙遙望去，一顆心早已飛到了絕情谷中，

　　喃喃的道：「過兒是生是死，當真教人好生牽掛。」

　　當日楊過心傷腸斷，知道再也不能和小龍女相會，於是縱身躍入谷底，只道定然粉身碎骨，從此一了百了。不料下墜良久，突然撲通一響，竟是摔下了一個水潭之中。他從數百丈高處躍將下來，衝力何等猛烈，筆直的墜將下去，也不知沉入水中多深，突然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一個水洞。待要凝神再看，水深處浮力奇強，立時身不由主的被浮力托了上來，便在此時，郭襄跟著跌入了潭中。

　　當時的奇事一件接著一件，楊過不及細想，待郭襄浮上水面，當即伸手將她救到潭旁的岸上，問道：「小妹子，你怎麼跌到了這裡？」郭襄道：「我見你跳下來，便跟著來了。」楊過搖頭道：「胡鬧，胡鬧！你難道不怕死麼？」郭襄微笑道：「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楊過心中一動：「難道她小小年紀，竟也對我如此情深？」想到此處，不由得雙手微微顫動。

　　郭襄從懷中取出最後一枚金針，說道：「大哥哥，當日你給了我三枚金針，曾說過憑著每一枚金針，我可相求一事，你無不允。今日我來求懇：不論楊大嫂是否能和你相會，你千萬不可自尋短見。」說著便將金針放入他手中。

　　楊過眼望手中的金針，顫聲道：「你從襄陽到這裡來，便是為我求這件事麼？」郭襄心中歡喜，說道：「不錯。大丈夫言而有信，你答應過我的事，可不許賴。」

　　楊過歎了一口長氣，一個人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的經過一轉，不論死志如何堅決，萬萬不會再度求死，他上下打量郭襄，只見她全身濕透，冷得牙關輕擊，卻是滿臉喜色，於是拾了些枯枝，待要生火，但兩人身邊的火摺火絨都已浸濕了不能使用，只得道：「小妹子，你先練兩遍內功，免得寒氣入體，日後生病。」郭襄兀自不放心，問道：「你已答允了我，不再自盡了？」楊過道：「我答允了！」郭襄大喜，說道：「咱兩個一起練。」

　　兩人並肩坐下，調息運氣。楊過自幼在寒玉床上習練內功，這一些寒氣自不在心上，伸手撫住郭襄背脊上的「神堂穴」，一股陽和之氣緩緩送入她體內。過不多時，郭襄只覺週身百脈，無不暢暖。

　　待郭襄內息在周天搬運數轉，楊過這才問起她如何到絕情谷來。郭襄說了。楊過怒道：「這法王如此可惡，咱們覓路上去，待你大哥哥揍他個半死。」說話未了，突然空中墜下一頭大雕，在潭中載沉載浮，受傷甚重。郭襄驚道：「是咱家的雕兒。」跟著雌雕飛下將雄雕負上，第二次飛下時，楊過將郭襄扶上雕背。他只道那雕兒定會再來接自己上去，豈知待了良久，竟是毫沒聲息，他那裡知道雌雕已殉情而死。

　　楊過待雕不至，當即觀看潭邊情景一瞥之間，只見大樹上排列著數十個蜂巢。這些蜂巢比尋常的為大，而在巢畔飛來舞去的，正是昔年小龍女在古堡中馴養出來的異種玉蜂。楊過一見，禁不住「啊」的一聲驚呼出來，雙足釘在地下，移動不得，過了片刻，這才走近巢旁察看，只見蜂巢之旁糊有泥土，實是人工所為，依稀是小龍女的手跡。

　　他定了定神，心想：「莫非當年龍兒躍下此谷，便在此處居住？」繞著寒潭而行，察看一遍，但見四下削壁環列，宛似身處一口大井之底，常言道：「坐井觀天」，但坐在此處，望上去儘是白雲濃霧，又怎得見天日？

　　楊過折下幾根樹幹，敲打四周山壁，全無異狀，但凝神察看，發見有幾棵大樹的樹皮曾為人剝去，有些花草畔的石塊排列整齊，實非天然，霎時之間，忽喜忽憂，一顆心怦怦的跳個不住，這時已料得定小龍女定在此住過，只是悠悠十六年，到今日是否玉人無恙，有誰能說？楊過素來不信鬼神，但情急之下，終於跪了下來，喃喃祝禱：「老天啊老天，你終須保佑我再見龍兒一面。」

　　禱祝一會，尋覓一會，終是不見端倪。楊過坐在樹下，支頤沉思：「倘若龍兒死了，也當會在此處留下骸骨，除非是骨沉潭底。」記得先前沉入潭時曾見到大片光亮，甚非尋常，其中當有蹊蹺，想到此處，一躍而起。

　　他大聲說道：「好歹也要尋個水落石出，不見她的屍骨，此心不死。」於是縱身入潭，直往深處潛去，那潭底越深越寒，潛了一會，四周藍森森的都是玄冰。楊過雖不畏寒，但深處浮力太強，用力沖了數次，也不過再潛下數丈，始終無法到底。此時氣息漸促，於是回上而下，抱了一塊大石，再躍入潭中。

　　這一次卻急沉而下，猛地裡眼前一亮，他心念一動，忙向光亮處游去，只覺一股急流捲著他的身子衝了過去，光亮處果然是一洞。他拋下大石，手腳齊劃，那洞內卻是一道斜斜向上的冰窖。他順勢而上，過不多時，「波」的一響，衝出了水面，只覺陽光耀眼，花香撲鼻，竟是別有天地，他不即爬起，遊目四顧，只見繁花青草，便如同一個極大的花園，然花影不動，幽谷無人。他又驚又喜，縱身出水，見十餘丈外有幾間茅屋。

　　他提氣疾奔，但只奔出三四步，立時收住腳步，一步步慢慢挨去，只想：「倘若在這茅屋中仍是探問不到，那便怎麼處？」走得越近，腳步越慢，心底深處，實是怕這最後的指望也終歸泡影，最後走到離茅屋丈許之地，側耳傾聽，四下裡靜悄悄的，絕無人聲鳥語，惟有玉蜂的嗡嗡微響。

　　待了一會，終於鼓起勇氣，顫聲道：「楊某冒昧拜謁，請予賜見。」說了兩聲，屋中無人回答。伸手輕輕一推板門，那門「呀」的一聲開了。

　　舉步入內，一瞥眼間，不由得全身一震，只見屋中陳設簡陋，但潔淨異常，堂上只一桌一幾，此外便無別物，桌幾放置的方位他卻熟悉之極，竟與古墓石室中的桌椅一模一樣。他也不加思量，自然而然的向右側轉去，果然是間小室，過了小室，是間較大的房間。房中床榻桌椅，全與古墓中楊過的臥室相同，只是古墓中用具大都石製，此處的卻由粗木搭成。

　　但見室右有榻，是他幼時練功的寒玉床；室中凌空拉著一條長繩，是他練輕功時睡臥所用；窗前小小一幾，是他讀數寫字之處。室左立著一個粗糙木櫥，拉開櫥門，只見櫥中放著幾件樹皮結成的兒童衣衫，正是從前在古墓時小龍女為自己所縫製的模樣。他自進室中，撫摸床幾，早已淚珠盈眶，這時再也忍耐不住，眼淚撲簌簌的滾下衣衫。

　　忽覺得一隻柔軟的手輕輕撫著他的頭髮，柔聲問道：「過兒，什麼事不痛快了？」這聲調語氣，撫他頭髮的模樣，便和從前小龍女安慰他一般。楊過霍地回過身來，只見身前盈盈站著一個白衫女子，雪膚依然，花貌如昨，正是十六年來他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的小龍女。

　　兩人呆立半晌，「啊」的一聲輕呼，摟抱在一起。燕燕輕盈，鶯鶯嬌軟，是耶非耶？是真是幻？

　　過了良久，楊過才道：「龍兒，你容貌一點也沒有變，我卻老了。」小龍女端目凝視，說道：「不是老了，而是我的過兒長大了。」

　　小龍女年長於楊過數歲，但她自幼居於古墓，跟隨師父修習內功，屏絕思慮慾念。楊過卻飽經憂患，大悲大樂，因此到二人成婚之時，已似年貌相若。

　　那古墓派玉女功養生修煉，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訣：「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乃養生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怠，多念則精散，多欲則智損，多事則形疲，多語則氣促，多笑則肝傷，多愁則心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脈不定，多好則專迷不治，多惡則焦煎無寧。此十二多不除，喪生之本也」小龍女自幼修為，無喜無樂，無思無慮，功力之純，即是師祖林朝英亦有所不及。但後來楊過一到古墓，兩人相處日久，情愫暗生，這少語少事、少喜少愁的規條便漸漸無法信守了。婚後別離一十六年，楊過風塵飄泊，闖蕩江湖，憂心忡忡，兩鬢星星；小龍女卻幽居深谷，雖終不免相思之苦，但究竟二十年的功力非同小可，過得數年之後，重行修煉那「十二少」要訣，漸漸的少思少念，少欲少事，獨居谷底，卻也不覺寂寞難遣，因之兩人久別重逢，反顯得楊過年紀比她為大了。

　　小龍女十六年沒說話，這時說起話來，竟然口齒不靈。兩人索性便不說話，只是相對微笑。楊過到後來熱血如沸，拉著小龍女的手，奔到屋外，說道：「龍兒，我好快活。」猛然躍起，跳到一棵大樹之上，連翻了七八個觔斗。

　　這一下喜極忘形的連翻觔斗，乃楊過幼時在終南山和小龍女共居時的頑童作為，十年來他對此事從來沒想過，那料到今日人到中年，突然又來這麼露了一手。只是他輕功精湛，身子在半空中嬌夭騰挪，自然而然顯出了上乘輕功。小龍女縱聲大笑，什麼「少語、少笑、少喜、少樂」的禁條，全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小龍女從身邊取出手帕，本來在終南山之時，楊過翻罷觔斗，笑嘻嘻的走到她身旁，小龍女總是拿手帕給他抹去額上的汗水，這時見他走近，臉不紅，氣不喘，那裡有什麼汗水？但她還是拿手帕替他在額頭抹了幾下。

　　楊過接過手帕，見是用樹皮的經絡織成，甚為粗糙，想像她這些年來在這谷底的苦楚，不禁心酸難言，輕輕撫著她頭髮，說道：「龍兒，也真難為你在這裡捱了一十六年。」

　　小龍女幽幽歎了口氣，說道：「倘若我不是從小在古墓中長大，這一十六年定然捱不下來。」

　　兩人並肩坐在石上互訴別來情事。楊過不住口的問這問那。小龍女講了一會話，言語漸漸靈便，才慢慢將這一十六年中的變故說了出來。

　　那日楊過將半枚絕情丹拋入谷底，小龍女知他為了自己中毒難治，不願獨生。當晚她思前想後，惟有自己先死，絕了他的念頭，才得有望解他體內情花之毒。但倘若自己露了自盡的痕跡，只有更促他早死，思量了半夜，於是用劍尖在斷崖前刻下了那幾行字，故意定了一十六年之約，這才縱身躍入深谷，當時她想，如果楊過天幸保得性命，隔了長長的十六年後，即使對自己相思不減，想來也不致再圖殉情。

　　她說到這裡，楊過歎道：「你為什麼想到一十六年？倘若你定的是八年之約，咱們豈不是能早見八年？」小龍女道：「我知你對我深情，短短八年時光，決計沖淡不了你那烈火一般的性子。唉，那想到雖隔一十六年，你還是跳了下來。」楊過笑道：「可知一個人還是深情的好。假如我想念你的心淡了，只不過在斷腸崖前大哭一場，就此別去，那麼咱倆終生不能再見了。」小龍女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兩人出死入生，經歷如此劇變後，終能相聚，這時坐在石上相偎相依，心中都是深深感謝蒼天眷顧。

　　兩人默然良久。楊過又問：「你躍入這水潭之中，便又怎樣？」小龍女道：「我昏昏迷迷的跌進水潭，浮起來時給水流衝進冰窖，通到了這裡，自此便在此處過活。這裡並無禽鳥野獸，但潭中水產豐富，谷底水果食之不盡，只是沒有布帛，只能剝樹皮做衣衫了。」

　　楊過道：「那時你中了冰魄銀針，劇毒侵入經脈，世上無藥可治，卻如何在這谷底居然好了？」他凝視小龍女，雖見她容顏雪白，殊無血色，但當年中毒後眉間眼下地那層隱隱黑氣卻早已褪盡。

　　小龍女道：「我在此處住了數日後，毒氣發作，全身火燒，頭痛欲裂，當真支持不住，想起在古墓中洞房花燭之夕，你教我坐在寒玉床上逆運經脈，雖然不能驅毒，卻可稍減煩惡苦楚。這裡潭底結著萬年玄冰，亦有透骨之寒，於是我潛回冰窖，在那邊呆了一會，竟然頗有效驗。此後時常回到墜下來的水潭之旁，向上仰望，總盼能得到一點你的訊息。有一日忽見谷頂雲霧之中飛下幾隻玉蜂，那自是老頑童攜到絕情谷中來玩弄而留下的。我宛如見到好友，當即構築蜂巢，招之安居，後來玉蜂越來越多。我服食蜂蜜，再加上潭中的白魚，覺得痛楚稍減，想不到這玉蜂蜂蜜混以寒潭白魚，正是驅毒的良劑，如是長期服食，體內毒發的次數也漸漸加長。初時每日發作一兩次，到後來數日一次，進而數月一發，最近五六年來居然一次也沒再發，想是已經好了。」

　　楊過大喜，道：「可見好心者必有好報，當年你若不是把玉蜂贈給老頑童，他不能帶到絕情谷來，你的病也治不好。」小龍女又道：「我身子大好後，很想念你，但深谷高逾百丈，四周都是光溜溜的石壁，怎能上得？於是我用花樹上的細刺，在玉蜂翅上刺下『我在絕情谷底』六字，盼望玉蜂飛上之後，能為人發見。數年來我先後刺了數千隻玉蜂，但始終沒有回音帶轉，我一年灰心一年，看來這一生終是不是能再見你一面了。」

　　楊過拍腿大悔，道：「我忒也粗心。每次來絕情谷，總是見到玉蜂，卻從來沒捉一隻來瞧瞧，否則你也可以少受幾年苦楚了。」小龍女笑道：「這原是我無法可施之際想出來的下策。其實，誰又能想到這小小蜜蜂身上刺得有字？這字細於蠅頭便有一百隻玉蜂在你眼前飛過，你也看不到它翅上有字。我只盼望，什麼時候一隻玉蜂撞入了蛛網，天可憐見給你看到了，你念著咱倆的恩義，定會伸手救它出來，那時你才會見到它翅上的細字。」她卻不知蜂翅上的細字被周伯通發見，而給黃蓉隱約猜到了其中含義。

　　兩人說了半天話，小龍女回進屋去燒了一大盆魚，佐以水果蜂蜜。潭水寒冷，所產白魚軀體甚小，卻是味美多脂。楊過吃了一個飽，只覺腹中暖哄哄的甚是舒服，這才述說一十六年來的諸般經歷。他縱橫江湖，威懾群豪，遭際自比獨居深谷的小龍女繁複千百倍，但小龍女素來不關心世務，只求見到楊過便萬事已足，縱是最驚心動魄的奇遇，她聽著也只淡淡一笑，猶如春風過耳，終不縈懷。倒是楊過絮絮問她如何捉魚摘果，如何造屋織布，對每一件小事都是興味盎然，從頭至尾問個明白，似乎這小小的谷底，反而大於五湖四海一般。

　　兩人長談了一夜直到天明，這才倦極而眠。醒來時日已過午，楊過道：「龍兒，咱倆便在這股底終老呢，還是設法回去那花花世界？」依著小龍女的心意，寧可便在股底安靜太平和楊過廝守，但想他喜歡熱鬧，雖然對自己情深愛重，終是過不慣這般寂居的日子，便道：「咱們想法子上去瞧瞧罷，若是上面不好，可再回來，只是……只是，要上去卻難得緊呢。」

　　兩人潛入冰窖，回到潭邊，只見一條長索從谷口直懸下來，水潭旁又有許多縱橫錯雜的腳印，潭邊生著一個火堆，餘燼未熄。楊過道：「啊，有人來找過咱們了，而且還潛入過水潭。」在潭邊走了一圈，見到一棵大樹上有人用刀尖刻了兩行字道：「一燈、藥師、伯通、瑛姑、蓉、英、無雙至此覓楊過不遇，悵悵而回。」

　　楊過心中感激，道：「他們終是沒忘記我。」小龍女道：「誰也不會忘記你的。」楊過道：「他們雖然也潛入過水潭，但因無百餘丈高處躍下來的急衝之力，沉潭不深，是以見不到冰窖所在。倘若我也是緣繩下來，那便找你不著了。」小龍女道：「我早說過萬事前定，老天爺在冥冥中早有安排。」楊過搖頭笑道：「這叫作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他伸手拉扯繩索，試出繩身堅韌，上面系得牢固，說道：「我先上去，瞧那法王是否還在。」但想一燈大師、黃島主、老頑童等既到過這裡，這法王必已逃之夭夭了。又問：「你的武功可有擱下？若是爬不上，我負你上去。」小龍女微笑道：「十六年來雖無寸進，從前所學的功夫多半還留著。」楊過回頭一笑，左手抓著繩索，微一運動，身子已躥上丈餘，接著小龍女也攀繩上來，兩人不多時便爬出了深谷。

　　並肩站在斷腸崖前，瞧著小龍女當年在石壁上所刻的那兩行字，真如隔世，兩人相對一笑，此時心頭之喜，這一十六年來得及苦楚登時化作雲煙。

　　楊過在山邊摘了一朵「龍女花」，替小龍女簪在鬢邊，一時花人相映，花光膚色，不知是紅花替人添了嬌艷，還是人面給桃花增了姿色？

　　黃藥師在襄陽城頭說要擺個「二十八宿大陣」，與金輪法王大戰上一場。郭靖稟明安撫使呂文德，請下將令，讓黃藥師在校場上調兵遣將。這時參與英雄大會的各路豪傑雖已散了大半，留在城中的也還是英才濟濟，各人齊集校場聽調。

　　黃藥師道：「韃子用四個萬人隊圍著高台，咱們倘若多點人馬，便勝了他，也算不得本事。咱們也只用四萬人。孫子兵法有言，十則圍之，但善用兵者以一圍一，有何難哉？」站上將台，說著：「咱們這二十八宿大陣，共分五行方位。」召集統兵將領，詳加解釋，又道：「這陣勢變化繁複，非一時所能融會貫通，因此今日之戰，要請五位熟悉五行變化之術的武學高手指揮，領軍的將軍須依這五位的號令行事。」眾將躬身聽令。

　　黃藥師道：「中央黃陵五□＜火上既字右部＞，屬土，由郭靖統軍八千，此軍直搗中央，旨在救出郭襄，不在殲敵。各軍背負土囊，中盛黃土，一攻至台下，立即以土囊滅火壓柴，拆台救人。」郭靖接令，站在一旁。

　　黃藥師又道：「南方丹陵三□＜火上既字右部＞屬火。相煩一燈大師統軍，領軍八千。此路兵中一千人衛護主將，其餘七千人編為七隊，分由朱子柳、武三通、泗水漁隱、武敦儒、武修文兄弟、武敦儒夫人耶律燕、武修文夫人完顏萍等七人統率。上應朱雀七宿，是為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水蛇、軫火蚓七星。」一燈大師接令。

　　黃藥師又道：「北方玄陵七＜火上既字右部＞，屬水，由黃蓉統軍，領兵八千。此路兵中一千人護衛主將，其餘七千人編為七隊，分由耶律齊、梁長老、郭芙及丐幫諸長老、諸弟子統率。上應玄武七宿，是為斗木獬、牛金羊、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犬俞＞七星。」黃蓉應命接令。這一路兵以丐幫弟子為主力，人才極盛。

　　黃藥師點了三路兵後，說道：「東方青陵九＜火上既字右部，屬木＞，此路兵由我東邪黃藥師統軍，也是統兵八千。我門下弟子死得乾乾淨淨，傻姑不在身邊，這裡只剩下程英一人。」於是點了參與英雄大會的六人，說道：「東路兵也分八隊，一路護衛主將，其餘七路上應青龍七宿，是為角木蛟、亢金龍、氐土貉、房月狐、心日兔、尾火虎、箕水豹七星。」

　　他點到最後一路西路軍，說道：「這一路由全真教教主李志常主軍……眾人聽到這裡，都覺以聲望武功而論，這一路主將遠較其餘四路為弱。忽聽得將壇下一人大聲說道：「黃老邪，你撇下我不理嗎？」眾人看時，說話的正是老頑童周伯通。黃藥師道：「周兄，你背傷未癒，不能辛勞，本來請你任西路主將，原是最妙……」

　　周伯通搶著道：「區區小傷，放在什麼心上？我便做西路主將便了。志常，你敢和我爭這主將做麼？」李志常躬身道：「弟子不敢。」周伯通笑道：「好啊，我也知道你不敢。」說著便從李志常手中接過了令箭。黃藥師無奈，只得道：「那麼周兄務請小心了。你領兵八千其中一千相煩瑛姑統率，衛護主將，其餘七隊由李志常等全真教第三代弟子分領，上應白虎七宿，是為奎木狼、婁金狗、胃土熊、昂日雞、畢月鳥、觜火猴、參水猿七星。」

　　他點將已畢，命諸路軍士在軍器庫中領取應用各物齊備，然後令旗一展，四萬兵馬分列東南西北中五方，朗聲說道：「昔日裡雲台二十八將上應天象，輔佐漢光武中興，咱們這二十八宿大陣雖然比不得漢光武的聲勢，但抗敵禦侮、守土衛國，卻也是堂堂之旗，正正之師。諸君各聽主將號令，今日與蒙古韃子決一死戰。」眾兵將齊聲達應，有若雷震。當下號炮三響，四方大開，五路兵馬列隊而出。

　　只見東路軍各人背負一根極長的木樁，攻到高台東首，一千兵手執盾牌，衝前擋箭，其餘七千人紛紛放下木樁，東打一根，西打一根，看來似乎雜亂無章，實則八千根木樁的位置皆依黃藥師所繪圖畫豎立，分按五行八卦，頃刻間已將高台東首封住。

　　西路軍以全真教為主力，群道素來熟悉天罡北斗陣法，只見長劍如雪，七人一堆，四十九人一群，左穿右插，蜂擁捲來，蒙古兵將看得眼也花了，只得放箭阻擋。

　　猛聽得北方眾軍發喊，卻是黃蓉領著丐幫弟子，拖著一架架水龍，將毒汁往蒙古兵身上射去。那毒汁濺身，登時疼痛不堪，少刻便即起泡腐爛，蒙古軍抵擋不住，向南敗退。

　　卻見南方煙霧沖天，乃是一燈大師率領八千人施行火攻，硫磺硝石之屬一陣陣從噴火鐵筒中噴出。蒙古軍見勢不對，當即敗至中央。郭靖領軍八千，隨後緩緩而上，見蒙古軍亂，當即揮軍而前，直衝高台。

　　忽聽得高台旁號角聲響，喊聲大作，地底下鑽上數萬頂頭盔來。原來蒙古主帥也是善能用兵，除了在高台四周明布四個萬人隊外，掘地為坑，另行伏兵數萬。郭靖等遠遠望來，只道敵軍是掘的陷坑，豈知是埋伏了生力軍。這一來蒙古軍敗勢登時扭轉，二十八宿大陣縱橫來去，雖將敵軍衝亂，要聚而殲之，卻已有不能。

　　戰鼓雷鳴，宋軍與蒙古軍大呼酣鬥。高台旁的守軍強弓硬弩，向外激射，郭靖所率中路軍數度衝前，均被箭雨射了回來。兩軍斗了半個時辰，一時勝敗未分。黃藥師青旗招展，猛地裡東路軍攻南，西路軍攻北，陣法變動。

　　二十八宿大陣暗伏五行生剋之理。南路一燈大師的紅旗搶向中央，郭靖的黃旗軍奔西，周伯通的全真教白旗軍衝向北方，黃蓉率領下的黑旗軍丐幫弟子兵趨東，黃藥師的青旗軍轉向南路。這五行大轉，是謂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宋兵雖只四萬人，但陣法精妙，領頭的均是武林好手，而宋兵人人都是對郭靖夫婦感恩，決意捨命救其愛女，是以蒙古人雖然多了一倍，竟也抵擋不住。

　　激戰良久，黃藥師縱聲長嘯，青旗軍退向中央，黃旗軍回攻北方，黑旗軍迂迴南下，紅旗軍疾趨而西，白旗軍東向猛攻。這陣法又是一變，五行逆轉，是謂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這五行生剋變化，說來似乎玄妙，實則是我國古人精研物性之變，因而悟出來的至理，通陰陽之道，反鬼神之說，我國醫學、歷數等等，均依此為據，所謂「五運更始，上應天期，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真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在當時可謂舉世無匹。蒙古堅甲利兵，武功鼎盛，但文智淺陋，豈能與當世第一大家黃藥師相抗？是以陣法連轉數次，守禦高台的統兵將領登時眼花繚亂，頭昏腦漲，但見宋軍此一隊來，彼一隊去，正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知如何揮軍抵敵才是。

　　金輪法王站在高台之上，瞧著台下的大戰，心下也暗自駭異。當日黃蓉以小小的土陣相困，他已然參解不透，何況黃藥師胸中實學，更是勝女十倍。這二十八宿大陣在五位當代高手主持之下展佈開來，不由得他不服，眼見蒙古兵死傷越來越重，黃旗軍一步步逼向高台。他雖以郭襄為要挾，但終不忍真的舉火將她燒死，轉頭向她瞧了一眼，只見她雙手雖然被縛，卻是抬起了頭，殊無懼色。法王叫道：「小郭襄，快叫你父親投降，我從一數到十數，你父親不降，我便下令舉火了。」

　　郭襄道：「你愛數便數，別說從一數到十，你且數到一千一萬試試。」法王怒道：「你道我當真不敢燒死你嗎？」郭襄冷然道：「我只覺得你挺可憐的。」法王怒道：「我可憐什麼？」郭襄道：「你打不過我爹爹媽媽，打不過我外公黃島主，打不過一燈大師，打不過老頑童周伯通，打不過我大哥哥楊過，只在本事把我綁在這裡。我襄陽城中，便是一個帳前的小卒，也不似你這般卑鄙無恥。法王，我倒勸你一句話。」法王咬緊牙齒問道：「你勸我什麼？」郭襄道：「如你這般為人，活在世上有何意味？不如跳下高台，圖個自盡罷！」

　　郭襄此時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她從小便伶牙俐齒，說話素不讓人，這幾句話只白得法王幾乎氣炸了胸膛。他大聲喝道：「郭靖聽著：我從一數到十，你若不投降，我便下令舉火燒台。」郭靖道：「你看我郭靖是投降人麼？」

　　黃藥師用蒙古語大聲叫道：「金輪法王，你料敵不明，是為不智；欺侮弱女，是為不仁；不敢與我們真刀真槍決戰，是為不勇。如此不智慧不仁不勇之人，還充什麼英雄好漢？你在絕情谷給我擒住，向小姑娘郭襄磕了一十八個響頭，哀哀求告，她才放你。你這忘恩負義、貪生怕死之徒，還有臉面身居蒙古第一國師之位麼？」

　　向郭襄磕頭求饒，其實並無此事，但黃藥師深謀無慮，早在發兵之前便要黃蓉將這一番斥責法王的言辭譯成了蒙古話，暗暗記熟，這時以丹田之氣朗聲說了出來，雖在千萬人大呼酣戰之際，仍是人人聽得明白，卻教法王辯也不是，不辯也不是。蒙古人自來最尊敬的是勇士，最賤視的是懦夫，眾軍聽了黃藥師這幾句話，不由得仰視高台，臉有鄙色。兩軍交戰，氣盛者勝，蒙古軍將士聽得己方主將如此卑鄙無恥，一股氣先自衰了。宋兵卻人人奮勇，節節爭先。

　　法王見情勢不對，叫道：「郭靖，你聽著，我從一數到十，『十』字出口，你的愛女便成焦炭。一……二……三……四……」他每叫一個字，便停頓一會，只盼望郭靖終於受不住煎熬，縱不投降，也當心神大亂。

　　郭靖、黃藥師、一燈、黃蓉、周伯通五路兵馬聽得法王在高台上報數，又見台下數百名軍士高舉火把，只待他一聲令下，便即舉火焚燒柴草，人人都是又急又怒，竭力衝殺，想攻到台前救援郭襄。但蒙古兵箭法精絕，台前數千精兵張弓發箭，勢不可當。萬箭攢射下，泗水漁隱、梁長老、武修文等都身帶箭傷，更有四名全真教第三代弟子、十餘名丐幫好手中箭身亡，宋軍兵將死傷更是不計其數。

　　黃蓉事先曾命郭芙將軟蝟甲給外公穿上，蓋這一戰凶險殊甚，倘若為了相救女兒以致父親身受損傷，那可是終生抱憾了。黃藥師心想這是女兒的一片孝心，不便拒卻，但暗中又脫了下來，騙得周伯通穿在身上，因之周伯通雖然箭傷未癒，但在槍林箭雨中縱橫來去，卻是安然無恙。他見弩箭射手到自己身上竟然一一跌落，不由得心中大樂，直搶而前，掌風發處，蒙古射手紛紛辟易。

　　只聽得金輪法王高聲叫道：「八……九……十！好，舉火！」霎時間堆在台邊的柴草著火，濃煙升起。郭靖所統的八千黃旗軍背上中各負有土囊，但攻不到台前二百步以內，只有徒呼負負。

　　黃蓉眼見黑煙中火焰上升，臉色慘白，搖搖欲墜。耶律齊伸手扶住，說道：「岳母，你到陣後休息，我便性命不在，也要救襄妹出來。」

　　便在此時，猛聽得遠處喊聲如雷，陣後數萬蒙古兵鐵甲鏗鏘，從兩側搶出，逕去攻打襄陽。「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震山撼野。蒙古大汗親自率領的九旄大纛高高舉起，疾趨城下，精兵悍將在大汗親自率領之下蜂擁攻城。

　　郭靖左手持盾，右手挺矛，本已搶到離高台不足百步之處，蒙古射手箭如蝗集，卻始終傷不著他，眼見便可躥上高台，忽聽得陣後有變，不禁吃了一驚，心道：「啊喲不好，中了韃子的調虎離山之計。安撫使懦怯懼敵，城中兵馬雖眾，但乏人統領，只怕大事不妙。」

　　郭靖與黃藥師發兵之際，城中本來也已嚴加戒備，以防敵軍乘隙偷襲，那知高台前的敵軍居然如此悍勇頑抗，而蒙古大汗竟不顧高台前兩軍相持，親身涉險攻城。郭靖心想：「救女兒事小，守城事大！」大聲道：「岳父，咱們別管襄兒，急速回襲敵軍後方。」

　　黃藥師回頭望去，只見火焰漸漸升高，法王正自長梯上一級級走下，高台頂上只餘郭襄一人，他豈不明這中間的輕重緩急，郭襄一人如何能和襄陽全城的安危相比？只得長歎一聲：「罷了！」命旗手揮動青旗，調兵回南。

　　郭襄被綁高台，眼見父母外公都無法上來相救，濃煙烈火，迅速圍住台腳，自知頃刻之間便要身遭火焚而死。她初時自是極為惶急，但事到臨頭，心中反而寧靜了下來，舉首向北遙望，但見平原綠野，江山如畫，心想：「這麼好玩的世界，我卻快要死了。但不知大哥哥這時在那裡，從谷底回上來沒有？」

　　回思與楊過數日的邂逅，亦已足慰平生。她這時身處至險，心中卻異常安靜，對高台下的兩軍劇戰竟爾不再關心。正當如此神馳深谷、追憶往日之際，忽聽得遠處一聲清嘶鼓風而至，霎時間似乎將那千軍萬馬的廝殺一齊淹沒。

　　郭襄心頭一凜，這嘯聲動人心魄，正與楊過那日震倒群獸的嘯聲一般無異，當即轉頭往嘯聲處望去，只見西北方的蒙古兵翻翻滾滾，不住向兩旁散開，兩個人在刀山槍林中急驅而前，猶如大船破浪沖波而行。在那兩人之前卻是一頭大鳥，雙翅展開，激起一陣狂風，將射來的弩箭紛紛撥落。這頭大鳥猛鷙悍惡，凌厲無倫，正是楊過的神雕。

　　郭襄大喜，凝目望那兩人時，但見左首一人青冠黃衫，正是楊過；右首那人白衣飄飄，卻是個美貌女子。兩人各執長劍，舞起一團白光，隨在神雕身後，衝向高台。郭襄失聲叫道：「大哥哥，這位就是小龍女嗎麼？」

　　楊過身旁的女子便是小龍女，只是隔得遠了，郭襄這話楊過卻沒聽見。神雕當先開路，雙翅鼓風，將射來的弩箭吹得歪歪斜斜，縱然中在身上也已無力，否則神雕雖是靈禽，健翎如鐵，但終究是血肉之軀，如何能不受箭傷？蒙古兵將中見神雕來得猛惡，躍馬挺槍來刺，卻給楊過和小龍女長劍刺中，一一落馬。兩人一雕相互護持，片刻間衝到台前。

　　楊過叫道：「小妹子莫慌，我來救你。」眼見高台的下半截已裹在烈火之中，他縱身一躍，上了梯級，向上攀行數丈，猛覺頭頂一股掌風壓將下來，正是金輪法王發掌襲擊。楊過倒持長劍，回掌相迎，砰的一聲響，兩股巨力相交，兩人同時一晃，木梯搖了幾搖，幾乎折斷。兩人都是一驚，暗讚對手了得：「一十六年不見，他功力居然精進如斯！」

　　楊過見情勢危急，不能和他在梯上多拚掌力，長劍向上疾刺，或擊小腿，或削腳掌。法王身子在上，若出金輪與之相鬥，則兵刃既短，俯身彎腰實在大是不便，只得急奔上高台。楊過向他背心疾刺數劍，招招勢若暴風驟雨，但法王並不回頭，聽風辨器，一一舉輪擋開，便如背上長了眼睛一般。楊過喝采道：「賊禿！恁的了得！」

　　法王剛剛踏上台頂回首就是一輪。楊過側首讓過，身隨劍起，在半空中撲擊而下。法王舉金輪一擋，左手銀輪便往他劍上砸去。

　　適才兩人在梯級上較量了這一招，楊過但覺法王掌管力沉雄堅實，生平敵手之中從未見過，不由得暗暗稱奇。心想自己在海潮之中練功，力足以與怒濤相抗，十六年前法王已非自己對手，何以今日他一掌擊下，自己竟會險些兒招架不住？眼見他雙輪砸至，竟不避讓，長劍抖動，有心要試一試他的真力。霎時劍輪相觸，聲如龍吟。兩股巨力再度相抗，喀的一響，楊過的長劍斷成數截，法王的雙輪也自拿捏不住，脫手飛出，跌下高台，砸死了三名蒙古射手。楊過心下暗驚：「一十六年來，我從未使過玄鐵重劍，今日可當真忒也托大了。」

　　兩人交拆了這一招，各自向後躍開，均覺手臂隱隱酸麻。法王探手入懷，跟著便取出銅輪鐵輪，撲擊過來。楊過卻更無別般兵刃，左手衣袖帶揮出，右手發掌相抗。

　　郭襄叫道：「老和尚，我說你打不過我大哥哥是不是？你自逞武藝高強，何以手執兵刃，和他空手而鬥？好不要臉！」法王哼了一聲，並不答話，手中雙輪的招數卻招招加緊。

　　黃藥師、郭靖、黃蓉等正自領兵回救襄陽，突見楊過、小龍女和神雕斜刺殺出，無不精神大震。黃藥師招動令旗，在東南西北中五路兵馬中各調兵四千，合成二萬，襲擊攻城敵軍的後方，剩下二萬兵馬在高台下為楊過聲援。宋軍人數減了一半，然見楊過上了高台皆是以一當十，竭力死戰，只是蒙古兵的射手守得猶如鐵桶相似，當真是寸土必爭。宋軍衝上了數丈，轉眼間又給逼了回來。

　　在襄陽城下，攻城戰也是激烈展開。安撫使呂文德不敢臨城，全身鐵甲披掛，卻帶兩名心愛小妾，躲在小堡中不住發抖，顛三倒四的只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保佑……保佑我一家老少平安……救苦救難……」兩名小妾替他揉搓心口，拭抹口邊的白沫。

　　探事軍士流水價來報：「東門又有敵軍萬人隊增援……北門韃子的雲梯已經豎起……」呂文德翻著白眼，只問：「郭大俠回來沒有？韃子還不退兵麼？」

　　這時楊過單手獨臂，已與法王的銅鐵雙輪拆到二百招以上。兩人的武功家數截然不同，但均是愈鬥力氣愈長，輪影掌風，籠蓋了高台之頂，台腳下衝上來的黑煙直熏入三人眼中。楊過雖無兵刃，卻始終不落下風。法王激鬥中覺得高台微微搖晃，心知台腳為火焚燬，頃刻間便要倒塌，那時勢必和楊過、郭襄同歸於盡；又見楊過掌法越變越奇，再鬥百餘招只怕便要為他所制，情急之下，毒念陡生，猛地裡鐵輪向楊過右肩砸下，乘他沉肩卸避，右手銅輪突然飛出，擊向郭襄面前。她綁在木樁之上，全身動彈不得，如何能避？

　　楊過大吃一驚，急忙縱起，揮右袖將輪擊落。但高手廝拼，實是半分也相差不得，他只求相救郭襄，全身門戶洞開，法王長身探臂，鐵輪的利口衝向楊過的左腿。楊過身在半空，急出右足，踢向敵人手腕。法王鐵輪斜翻，這一下楊過終於無法避過。嗤的一響，右足小腿中輪，登時血如泉湧，受傷不輕。郭襄「啊」的一聲驚叫。法王已掏出鉛輪，仍是雙輪在手，直上直下的徑向郭襄攻來。他知楊過雖然受傷，仍非片刻之間能將他制服，當下只是襲擊郭襄，使楊過奮力相救，手忙腳亂，處於全然挨打的局面。

　　郭襄叫道：「大哥哥，你別管我，只須殺了這藏僧給我報仇。」但聽楊過「啊」的一聲，左肩被輪子劃傷。

　　小龍女和神雕在台下守護，和周伯通合力驅趕蒙古射手，使他們不能向郭襄放箭。但她全副心神始終放在楊過身上，揮劍殺敵之際，時時抬眼望向高台，突然間只見楊過身染鮮血，心頭突的一跳，險些兒魂飛天外。這時木梯早已燒斷，無法上台去助戰，她心頭一片茫茫然，只是舞劍砍殺已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此時到底在做什麼。

　　楊過面臨極大險境，數次要使出黯然銷魂掌來摧敗強敵，但這路掌法身與心合，他自與小龍女相會之後喜悅歡樂，那裡有半分「黯然銷魂」的心情？雖在危急之中，仍無昔日那一份相思之苦，因之一招一式，使出去總是差之釐毫，威力有限。

　　他在高台上空手搏擊、肩腿受傷的情景，郭靖等也都望見了，只是相距過遠，如何能插翅飛上相助？黃蓉心念一動，搶過耶律齊手中長劍，拋給郭靖，叫道：「射手上去給過兒！」郭靖接過長劍，取過兩張鐵胎硬弓，雙弓相並，將劍柄扣在弓弦之上，左手托定兩弓，右手拉滿弓弦，隨即一放，颼的一聲急響，長劍白光閃閃，破空飛去。

　　那長劍呼呼聲響，直向楊過身後射去。楊過右手一捲，裹出了劍身，正好法王鉛輪砸到，楊過左手接過長劍從雙輪之間刺了出去。可是他左肩受傷之後功力已減。法王雙輪一絞，「啪」的一聲又將長劍絞斷。眾人在台下看得清楚，無不大驚失色。

　　楊過心知今日已然無倖，非但救不了郭襄，連自己這條性命也要賠在台上，淒然向小龍女望了一眼，叫道：「龍兒，別了，別了，你自己保重。」便在此時，法王鐵輪砸向他的腦門。楊過心下萬念俱灰，沒精打采的揮袖捲出，拍出一掌，只聽得噗的一聲，這一掌正好擊在法王肩頭。

　　忽聽得台下周伯通大聲叫道：「好一招『拖泥帶水』啊！」楊過一怔，這才醒覺，原來自己明知要死，失魂落魄，隨手一招，恰好使出了「黯然銷魂掌」中的「拖泥帶水」。這套掌法心使臂、臂使掌，全由心意主宰。那日在萬花谷中，周伯通只因無此心情，雖然武術精博，終是領悟不到其中的妙境。楊過既和小龍女重逢，這路掌法便已失卻神效，直到此刻生死關頭，心中想到便要和小龍女永訣，哀痛欲絕之際，這「黯然銷魂掌」的大威力才又不知不覺的生了出來。

　　法王本已穩操勝券，突然間肩頭中掌，身子一晃，驚怒交集，立即和身撲上。楊過退步避開，跟著「魂不守舍」、「倒行逆施」、「若有所失」，連出三招，跟著是一招「行屍走肉」，踢出一腳。這一腳發出時恍恍惚惚，隱隱約約，若有若無，法王那裡避得過了？砰的一響，正中胸口。法王大叫一聲，一口鮮血噴出，翻下高台。

　　宋軍和蒙古軍不約而同的齊聲大叫，宋軍乃是歡呼，蒙古將士卻是驚喊。

　　這時那高台連連搖晃，格格劇響，楊過知道事急，不及去解郭襄之縛，揮掌推出，擊斷了綁著她的那根木樁，將她連樁抱起，看準了神雕之背，踴身便跳。那神雕雙翅一撲，躍起丈餘，它體重不能飛翔，這一躍卻也有數人之高，楊過和郭襄穩穩落上雕背，緩緩著地。便在此時，煙火飛騰中巨響連作，高台不斷傾斜。

　　法王被楊過踢下高台，雖然身受重傷，還是想死裡逃生，強忍一口氣，一個打滾，正想翻身站起，忽聽得背後一人哈哈大笑，將他攔腰抱住，按在地下，跟著只覺千針萬箭，一齊刺入體內。原來按住他的正是老頑童周伯通。他身上穿著桃花島至寶軟蝟甲，這副寶甲刀槍不入，而且生滿尖刺，猶如刺蝟一般，法王本已受傷，再給老頑童這麼一抱一按，那裡還能動彈？高台倒塌，周伯通縱身躍開，法王便被壓在火柱之下。

　　黃蓉見愛女終於死裡逃生，不禁喜極而泣，心裡對楊過的感激真是難以言宣，便是為了他死亦所甘願，忙奔向女兒身旁，割斷她身上的綁縛。郭靖、黃藥師、一燈大師、耶律齊等也無不精神大振。

　　高台下蒙古軍見主將殞命，登時散亂，再給五路宋軍來回衝擊，登時潰不成軍。

　　郭靖攘臂大呼：「回救襄陽，去殺了那韃子大汗。」宋軍應聲吶喊，掉頭向正在攻城的蒙古軍衝去。

　　小龍女撕下衣襟給楊過裹傷，雙手顫抖，竟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楊過微笑道：「你在台下，擔心受怕，更苦過我在台上惡戰。」只聽得宋軍喊聲猶如驚天動地，旗分五色，猛向蒙古軍衝鋒。楊過凝目遙望，見敵軍隊伍嚴整，人數又多過宋軍數倍，宋軍如潮水般沖了一次又一次，卻那裡撼得動敵軍分毫？

　　楊過叫道：「巨奸雖斃，敵軍未敗，咱們再戰。你累不累？」這四句話前三句慷慨激昂，最後一句卻轉成了溫柔體貼的調子。小龍女淡淡一笑，說道：「你說上，便上罷！」

　　忽然身旁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楊大嫂，你真美！」正是郭襄。小龍女回頭笑道：「小妹子，多謝你為我們祝禱重會。你大哥哥盡說你好，定要帶我到襄陽來見你一見。」郭襄歎了一口氣，道：「也真只有你，才配得上他。」小龍女挽住她手跟她甚是親熱。小龍女本來對誰都是冷冷的不大理睬，但聽楊過誇讚郭襄，說她為自己夫婦祝禱重會，又不顧性命躍下深谷，來求楊過不可自盡，對她也便不同。

　　楊過牽過幾匹四下亂竄的無主戰馬，說道：「我來開路，一齊衝罷！」躍上馬背，當先馳去。小龍女和郭襄各乘一匹，跟在他身後。三人奔馳向南，但見數百道雲梯豎在襄陽城牆外，蒙古兵如螞蟻般正向上爬。

　　三人馳上一個小丘，縱目四望，忽見西首有千餘蒙古兵圍住了耶律齊率領的三百來人。這些蒙古兵均使用四尺彎刀將耶律齊的部屬一個個劈下馬來。郭芙領著一隊兵馬待要衝入相救，卻被蒙古兩個千人隊攔住了，夫妻倆遙遙相望，卻是不能相聚。郭芙眼見丈夫身邊的士卒越來越少，一顆心不住的下沉，深知戰陣中千軍萬馬相鬥，若是落了單被圍，武功再高也必無幸。

　　楊過叫道：「郭大姑娘，你向我磕三個響頭，我便去救你丈夫出來。」依著郭芙平素驕縱的性兒，別說磕頭，寧可死了，也不肯在嘴上向楊過服輸，但這時見丈夫命在須臾，更不遲疑，縱馬上了小丘，翻身下馬，雙膝跪倒，便磕下頭去。

　　楊過吃了一驚，急忙扶起，深悔自己出言輕薄，忙道：「是我的不是，我胡說八道，你別當真。耶律兄和我一見如故，焉有不救之理？」飛身奔下小丘，在戰場上將一匹匹健馬牽過，前四匹，後四匹，排成兩列，跟著躍上馬背，單手提著八根韁繩，大聲呼喝，向敵軍刀陣中衝了進去。

　　宋時戰陣之中，原有連環馬一法，當年雙鞭呼延灼攻打水泊梁山，即曾以連環馬陣法取勝。楊過將這八匹馬連成二列，宛然是個小小的連環馬之陣。只是八匹馬雜湊而成，未加訓練，奔動之際或東或西，不成行列，全仗楊過袖力提韁，將八匹馬制得服服帖帖，三十二隻鐵蹄翻飛，擊土揚塵，疾馳而前。楊過施展輕身功夫，在八匹馬背上往復跳躍。蒙古軍那裡見過這等神奇的騎術？驚奇之間，八匹馬已衝入陣中。楊過衣袖一捲，搶過一面大旗，豎起在馬鞍之上。

　　蒙古兵將大聲呼喝，上前阻擋，楊過揮旗橫掃，將三名將官打下馬來。眼見距耶律齊不過兩丈，叫道：「耶律兄，快向上跳！」跟著大旗揮動，耶律齊踴身躍起，楊過運臂一捲，大旗正好將他的身子卷髮住。兩人八馬，馳出敵軍重圍。

　　耶律齊喘了口氣，說道：「楊兄弟，多謝你相救，只是我尚有部屬被圍，義不能獨生，我要跟他們死在一起。」楊過心念一動，道：「你也去搶一面大旗來罷。」跟著取出火摺一晃，將旗子點燃了。耶律齊道：「妙計！」縱馬向前，奪了一桿大旗，便在楊過的火旗上引著了。兩人縱聲大呼，揮動火旗，又攻了進去。

　　這兩旁面火旗舞動開來，聲勢大是驚人，猶如兩朵血也似的火雲，在半空中飛舞來去，蒙古兵將只要給帶上了，無不燒得焦頭爛額，當此情勢，蒙古兵將雖然勇悍，卻也不能不退。耶律齊的部隊這時只剩下七八十人，乘勢一衝，出了包圍圈子。耶律齊收集殘兵，屯在土丘之上，略事喘息。

　　郭芙走到楊過身前，盈盈下拜，道：「楊大哥，我一生對你不住，但你大仁大義，以德報怨，救了……」說到此處，聲音竟自哽咽了。其實過往楊過曾數次救她性命，但郭芙對他終存嫌隙，明知他待自己有恩，可是厭惡之心總是難去，常覺他自恃武功了得，有意示惠逞能，對己未必安著什麼好心。直到此番救了他丈夫，郭芙才真正感激，悟到自己以往之非。

　　楊過急忙還禮，說道：「芙妹，咱倆一起長大，雖然常鬧彆扭，其實情若兄妹。只要你此後不再討厭我、恨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麼？武氏兄弟一直拚命向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什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

　　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他衝入敵陣去救齊哥時，我到底是更為誰擔心多一些啊？我實在說不上來。」便在這千軍萬馬廝殺相撲的戰陣之中，郭芙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事：「他在襄妹生日那天送了她這三份大禮，我為什麼要恨之切骨？他揭露霍都的陰謀毒計，使齊哥得任丐幫幫主，為什麼我反而暗暗生氣？郭芙啊郭芙，你是在妒忌自己的親妹子！他對襄妹這般溫柔體貼，但從沒半分如此待我。」

　　想到此處，不由得恚怒又生，憤憤的向楊過和郭襄各瞪一眼，但驀然驚覺：「為什麼我還在乎這些？我是有夫之婦，齊哥又待我如此恩愛！」不知不覺悠悠的歎了口長氣。雖然她這一生什麼都不缺少了，但內心深處，實有一股說不出的遺憾，她從來要什麼便有什麼，但真正要得最熱切的，卻無法得到。因此她這一生之中，常常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脾氣這般暴躁？為什麼人人都高興的時候，自己卻會沒來由的生氣著惱？

　　郭芙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想著自己奇異的心事。楊過、小龍女、耶律齊、郭襄等人卻都在凝目遙望襄陽城前的劇戰。眼見蒙古軍已蟻附登城，郭靖、黃藥師等所率領的兵馬雖在後攻擊牽制，只是人數太少，動搖不了蒙古大軍的陣伍。蒙古大汗的大纛漸漸逼近城垣，城內守軍似乎軍心已亂，無力將登城的敵軍反擊下來。郭襄急道：「大哥哥，怎麼是好？怎麼是好？」

　　楊過心想：「此生得與龍兒相會，老天爺實在待我至厚，今日便是死了，也已無憾。男兒漢大丈夫為國戰死沙場，正是最好的歸宿。」言念及此，精神大振，叫道：「耶律兄，咱們再去衝殺一陣。」耶律齊道：「再好沒有。」小龍女和郭襄齊聲道：「大夥兒一齊去！」楊過道：「好！我當先鋒，你們多撿長矛，跟隨在我身後。」耶律齊當下傳令部屬，在戰場上撿拾長矛，每人手中都抱了三五枝。

　　楊過執了一枝長矛，躍馬衝前，那神雕邁開大步，伴在馬旁，伸翅撥開射來的弩箭。小龍女、耶律齊、郭芙、郭襄四人緊隨其後。楊過對著蒙古大汗的九旄大纛，疾馳而去。耶律齊吃了一驚，心想蒙古大汗親臨前敵，定然防衛極嚴，精兵猛將，多在左右，自己這百餘人衝了過去，豈非白白送死？但想自己這條命都是楊過救的，真所謂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他要到那裡，便跟到那裡，何必多言？

　　這一行人去得好快，轉眼間衝出數里，已到襄陽城下。蒙哥的扈駕親兵見楊過來得勢頭猛惡，早在兩個百人隊衝上阻擋。楊過左臂一揮，一枝長矛飛擲出去，洞穿一名百夫長的鐵甲，貫胸而過。他順手從耶律齊手中接過一枝長矛，擲死了第二名百夫長。蒙古親兵一陣驚亂，楊過已突陣而過。眾親兵大驚，挺刀舉戟，紛紛上前截攔。楊過一矛一人，當者立斃。他左臂的神功系從山洪海潮之中練成，這長矛飛擲之勢，便是岩石也能插入，何況常人血肉之軀？他每一枝長矛都是對準了頂盔貫甲的將軍發出，頃刻間擲出了一十七枝長矛，殺了一十七名蒙古猛將。

　　這一下突襲，當真如迅雷不及掩耳，蒙古大軍在城下屯軍十餘萬餘眾，但楊過奔馬而前，便如摧枯拉朽般破堅直入，一口氣衝到了大汗的馬前。

　　蒙哥的扈駕親兵捨命上前抵擋。執戟甲士橫衝直撞的過來，遮在大汗身前。楊過回臂要去耶律齊手中再拿長矛時，卻拿著了個空，原來已給蒙古甲士隔斷。眼見蒙古大汗臉有驚惶之色，拉過馬頭正要退走，楊過一聲長嘯，雙腳踏上馬鞍，跟著在馬鞍上一點，和身躍起，直撲而前。十餘名親兵將校挺立槍急刺，楊過在半空中提一口真氣，一個觔斗，從十餘枝長槍上翻了過去。

　　蒙古大汗見勢頭不好，一提馬韁，縱騎急馳。他胯下這匹坐騎乃是蒙古萬中選一的良駒，龍背鳥頸，骨挺筋健，嘶吼似雷，奔馳若風，名為「飛雲騅」和郭靖當年的「汗血寶馬」不相上下。此刻鞍上負了大汗，四蹄翻飛，逕向空曠處疾馳。楊過展開輕功，在後追去。蒙古軍數百騎又在楊過身後急趕。

　　兩軍見了這等情勢，城上城下登時都忘了交戰，萬目齊注，同聲吶喊。

　　楊過見大汗單騎逃遁，心下大喜，暗想你跑得再快，也要教我趕上了。那知道這「飛雲騅」是非同小可，後蹄只在地下微微一撐，便躥出了數丈。楊過提氣急追，反而和大汗越來越遠了。他彎腰在地下拾起一根長矛，奮力往蒙哥背心擲去。

　　眼見那長矛猶似流星趕月般飛去，兩軍瞧得真切，人人目瞪口呆，忘了呼吸。只見那飛雲騅猛地裡向前一衝，長矛距大汗背心約有尺許，力盡墜地。宋軍大叫：「啊喲！」蒙古軍齊呼：「萬歲！」

　　這時郭靖、黃藥師、黃蓉、周伯通、一燈等相距均遠，只有空自焦急，卻那裡使得出一分力氣去助楊過？蒙古兵將千千萬萬，也只有吶喊助威，枉有盡忠效死之心，又怎趕得上飛雲騅的腳力？

　　蒙哥在馬背上回頭一望，見將楊過越拋越遠，心下放寬，縱馬向西首一個萬人隊馳去。那萬人隊齊聲發喊，迎了上來，只要兩下裡一會合，楊過本領再高，也傷不著大汗了。

　　楊過眼見功敗垂成，好生沮喪，突然間心念一動：「長矛大重難以及遠，何不用石子？」拾起兩旁枚石子，運功擲了出去。但聽得嗤嗤聲響，兩粒石子都擊在飛雲騅的臀上。那馬吃痛，一聲長嘶，前足提起，人立起來。

　　蒙哥雖貴為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大汗，但自幼弓馬嫻熟，曾跟隨祖父成吉思汗、父親拖雷數次出征，於拔都西征歐洲之役中，他更建立殊勳，畢生長於馬背之上、刀槍之中，這時變出非常，卻並不慌亂，挽雕弓、搭長箭，雙腿緊緊夾住馬腹，回身向楊過便是一箭。

　　楊過低頭避過，飛步搶上，左手早已拾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呼的一聲擲出，正中蒙哥後心。楊過這一擲勁力何等剛猛，蒙哥筋折骨斷，倒撞下馬，登時斃命。

　　蒙古兵將見大汗落馬，無不驚惶，四面八方搶了過來。郭靖大呼號令，乘勢衝殺，城內宋軍開城殺出。郭靖、黃藥師、黃蓉等發動二十八宿大陣，來回衝擊。蒙古軍軍心已亂，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一路上拋旗投槍，潰不成軍，紛紛向北奔逃。

　　郭靖等正追之間，忽見到西方一路敵軍開來，隊伍甚是整齊，軍中豎起了四王子忽必烈的旗號。蒙古兵敗如山倒，一時之間那能收拾？忽必烈治軍雖嚴，給如潮水般湧來的敗兵一衝，部屬也登時亂了。忽必烈見勢頭不妙，率領一支親兵殿後，緩緩北退。郭靖等直追出三十餘里，眼見蒙古兵退勢不止，而呂文德流水價的派出傳令官召郭靖回軍保城，宋軍這才凱旋而回。

　　自蒙古和宋軍交鋒以來，從未有如此大敗，而一國之主喪於城下，更是軍心大沮。蒙古大汗之位並非父死子襲，系由皇族王公、重臣大將會議擁立。蒙哥既死，其弟七王子阿里不哥在北方蒙古老家被得王公擁戴而為大汗。忽必烈得訊後領軍北歸，與阿里不哥爭位，兄弟各率精兵互鬥。最後忽必烈得勝，但蒙古軍已然大傷元氣，無力南攻，襄陽城得保太平。直到一十三年後的宋度宗鹹淳九年，蒙古軍始再進攻襄陽。

　　郭靖領軍回到襄陽城邊，安撫使呂文德早已率領親兵將校，大吹大擂，列隊在城外相迎。眾百姓也擁在城外，陳列酒漿香燭，羅拜慰勞。

　　郭靖攜著楊過之手，拿起百姓呈上來的一杯美酒，轉敬楊過，說道：「過兒，你今日立此大功，天下揚名固不待言，合城軍民，無不重感恩德。」

　　楊過心中感動，有一句話藏在心中二十餘年始終未說，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朗聲說道：「郭伯伯，小侄幼時若非蒙你撫養教誨，焉能得有今日？」

　　他二人自來萬事心照，不說銘恩感德之言，此時對飲三杯，兩位當世大俠傾吐肺腑，只覺人生而當此境，復有何求？

　　二人攜手入城，但聽得軍民夾道歡呼，聲若轟雷。楊過忽然想起：「二十餘年之前，郭伯伯也這般攜著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分差異。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的禍事！倘若我終於誤入歧路，那有今天各他攜手入天的一日？」想到此處，不由得汗流浹背，暗自心驚。

　　襄陽城中家家懸彩，戶戶騰歡。雖有父兄子弟在這一役中陣亡的，但軍勝城完，悲慼之念也不免稍減。

　　這晚安撫使署中大張祝捷之宴，呂文德便要請楊過坐個首席。楊過說什麼也不肯。眾人推讓良久，終於推一燈大師為首席，其次是周伯通、黃藥師、郭靖、黃蓉，這才是楊過、小龍女、耶律齊。呂文德心下暗自不悅，心想：「黃島主是郭大俠的岳父，那也罷了。一燈老和尚貌不驚人，周老頭子瘋瘋癲癲，怎能位居上座？」群雄縱談日間戰況，無不逸興橫飛，呂文德卻那裡插得下口去。

　　酒過數巡，城中官員、大將、士紳紛紛過來向郭靖、楊過敬酒，極口讚譽群俠功略豐偉，武藝過人。

　　郭靖想起師門重恩，說道：「當年若非全真教丘道長仗義、七位恩師遠赴蒙古，又得洪老恩師栽育，我郭靖豈能立此微功？但咱們今日在此歡呼暢飲，各位恩師除柯老師外，均已長逝，思之令人神傷。」一燈等盡皆黯然。郭靖又道：「此間大事已了，明日我想啟程赴華山祭掃恩師之墓。」楊過道：「郭伯伯，我也正想說這句話，大夥兒一齊去如何？」一燈、黃藥師、周伯通等都想念這位逝世的老友，齊聲贊同。

　　是晚群雄直飲至深夜，大醉而散。

　　---------------------------------------------------------

　　註：《元史》本紀卷三載：「憲宗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九年二月丙子，帝悉率諸兵……丁丑，督諸軍戰城下……攻鎮西門、攻東新門、奇勝門……攻護國門……登外城，殺宋兵甚眾……屢攻不克……癸亥、帝崩。……帝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御群臣甚嚴。」

　　《續通鑒》：「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蒙古主殂……史天澤與群臣奉喪北還，於是合州圍解。」《續通鑒考異》：「元憲宗自因頓兵日久，得疾而殂。《重慶志》謂其中飛蝗石……今不取。」

　　依歷史記載，憲宗系因攻四川重慶不克而死，是否為了中飛石，史書亦記載各異。但蒙古軍宋軍激戰最久、戰況最烈者繫在襄陽，蒙古軍前後進攻數十年而不能下。為增加小說之興味起見，安排為憲宗攻襄陽不克，中飛石而死，城圍因而得解。

## 第40回　華山之巔

　　次日清晨，郭靖等一行人生怕襄陽軍民大舉相送，一早便悄悄出了北門，逕往華山而去。周伯通、陸無雙、武氏兄弟、泗水漁隱等傷勢未癒，眾人騎在馬上，緩緩而行。好在也無要事，每日只行數十里即止。

　　不一日來到華山，受傷眾人在道上緩行養傷，這時也已大都痊可。一行人上得山來，楊過指點洪七公與歐陽鋒埋骨之處。黃蓉早在山下買備雞肉蔬菜，於是生火埋灶，做了幾個洪七公生前最喜歡的菜餚，供奉祭奠。群雄一一叩拜。

　　歐陽鋒的墳墓便在洪七公的墓旁。郭靖與歐陽鋒仇深似海，想到他殺害恩師朱聰、韓寶駒等五俠的狠毒，雖然事隔數十年，仍是恨恨不已。只有楊過思念舊情，和小龍女兩人在墓前跪拜。周伯通上前一揖，說道：「老毒物啊老毒物，你生前作惡多端，死後仍得與老叫化為鄰，也可算是三生有幸。今日人人都來拜祭老叫化，卻只有兩個娃娃向你叩頭，你地下有知，想來也要懊悔活著之時太過心狠手辣了罷？」這一篇祭文別出心裁，人人聽著都覺好笑。

　　眾人取過碗筷酒菜，便要在墓前飲食，忽然山後一陣風吹來，傳來一陣兵刃相交和呼喝叱罵之聲，顯是有人在動手打鬥。周伯通搶先便往喧嘩處奔去。餘人隨後跟去。轉過兩個山坳，只見一塊石坪上聚了三四十個僧俗男女，手中都拿著兵刃。

　　這群人自管吵得熱鬧，見周伯通、郭靖等人到來，只道是華山的客人，也不理會。一名鐵塔般的大漢朗聲說道：「大家且莫吵鬧，亂打一氣也非了局，這『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決不是叫叫嚷嚷便能得手的。今日各路好漢都已相聚於此，大夥兒何不便憑兵刃拳腳上見個雌雄？只要誰能長勝不敗，大家便心悅誠服，公推他為『武功天下第一』」。一個長鬚道人揮劍說道：「不錯。武林中相傳有『華山論劍』的韻事，咱們今日便來論他一論，且看當世英雄，到底是誰居首？」餘人轟然叫好，便有數人搶先站出，大叫：「誰敢上來？」

　　周伯通、黃藥師、一燈等人面面相覷，看這群人時，竟無一個識得。

　　第一次華山論劍，郭靖尚未出世，那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為爭一部《九陰真經》，約定在華山絕頂比武較量，藝高者得，結果中神通王重陽獨冠群雄，贏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尊號。二十五年後，王重陽逝世，黃藥師第二次華山論劍，除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外，又有周伯通、裘千仞、郭靖三人參與。各人修為精湛，各有所長，但真要說到「天下第一」四字，實所難言，單以武功而論，似乎倒以發了瘋的歐陽鋒最強。想不到事隔數十年，居然又有一群武林好手，相約作第三次華山論劍。這一招使黃藥師等盡皆愕然。更奇的是，眼前這數十人並無一個認得。難道當真「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勝舊人」？難道自己這一干人都做了井底之蛙，竟不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只見人群中躍出六人，分作三對，各展兵刃，動起手來。數招一過，黃藥師、周伯通等無不啞然失笑，連一燈大師如此莊嚴慈祥的人物，也忍不住莞爾。又過片刻，黃藥師、周伯通、楊過、黃蓉等或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原來動手的這六人武功平庸之極，連與武氏兄弟、郭家姊妹相比，也是遠遠不及，瞧來不過是江湖上的一批妄人，不知從那裡聽到「華山論劍」四字，居然也來附庸風雅。

　　那六人聽得周伯通等人嬉笑，登時罷鬥，各自躍開，厲聲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老爺們在此比武論劍，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你們在這裡嘻嘻哈哈的幹什麼？快快給我滾下山去，方饒了你們的性命。」

　　楊過哈哈一笑，縱聲長嘯，四下裡山谷鳴響，霎時之間，便似長風動地，雲氣聚合。那一干人初時慘然變色，跟著身戰手震，嗆啷啷之聲不絕，一柄柄兵刃都拋在地下。楊過喝道：「都給我請罷！」那數十人呆了半晌，突然一聲發喊，紛紛拚命的奔下山去，跌跌撞撞，連兵刃也不敢執拾，頃刻間走得乾乾淨淨，不見蹤影。

　　瑛姑、郭芙等都笑彎了腰，說不出話來。黃藥師歎道：「欺世盜名的妄人，所在多有，但想不到在這華山之巔，居然也見此輩。」

　　周伯通忽道：「昔年天下五絕，西毒、北丐與中神通已然逝世，今日當世高手，卻有那幾個可稱得五絕？」黃蓉笑道：「一燈大師和我爹爹功力與日俱深，當年已居五絕，今日更無疑議。你義弟郭靖深得北丐真傳，當可算得一個。過兒雖然年輕，但武功卓絕，小一輩英才中無人及得，何況他又是歐陽鋒的義子。東和南是舊人，西和北兩位，須當由你義弟和過兒承繼了。」

　　周伯通搖頭道：「不對，不對！」黃蓉道：「什麼不對？」周伯通道：「歐陽鋒是西毒，楊過這小子的手段和心腸可都不毒啊，叫他小毒物，有點冤枉。」

　　黃蓉笑道：「靖哥哥也不做叫化子，何況一燈大師現今也不做皇爺了。我說幾位的稱號得改一改。爹爹的『東邪』是老招牌老字號，那不用改。一燈大師的皇帝不做，去做了和尚，該稱『南僧』。過兒呢，我贈他一個『狂』字，你們說貼切不貼切？」

　　黃藥師首先叫好，說道：「東邪西狂，一老一少，咱兩個正是一對兒。」楊過道：「想小子年幼，豈敢和各位前輩比肩。」

　　黃藥師道：「啊哈，小兄弟，這個你可就不對了。你既然居了一個『狂』字，便狂一下又有何妨？再說以你今日聲名之顯赫、武功之強，難道還勝不過老頑童嗎？」黃藥師知道女兒故意不提周伯通，是要使他心癢難搔，於是索性擠他一擠。楊過也明白他父女的心意，和小龍女相視一笑，心想：「這個『狂』字，果然說得好。」

　　周伯通道：「南帝、西毒都改了招牌，『北丐』呢，那又改作什麼？」朱子柳道：「當今天下豪傑，提到郭兄時都稱『郭大俠』而不名。他數十年來苦守襄陽，保境安民，如此任俠，決非古時朱家、郭解輩逞一時之勇所能及。我說稱他為『北俠』，自當人人心服。」一燈大師、武三通等一齊鼓掌稱善。

　　黃藥師道：「東邪、西狂、南僧、北俠四個人都有了，中央的那一位，該當由誰居之？」說著向周伯通望了一眼，續道：「楊夫人小龍女是古墓派唯一傳人，玉女素心劍法出神入化，縱然是重陽真人，見了她也忌憚三分。當時林女俠若來參與華山絕頂論劍之會，別說五絕之名定當改上一改，便是重陽真人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尊號，也未必便能到手。楊過的武藝出自他夫人傳授，弟子尚且名列五絕，師父是更加不用說了。是以楊夫人可當中央之位。」小龍女微微一笑，道：「這個我是萬萬不敢當的。」黃藥師道：「要不然便是蓉兒。她武功雖非極強，但足智多謀，機變百出，自來智勝於力，列她為五絕之一，那也甚當。」

　　周伯通鼓掌笑道：「妙極，妙極！你什麼黃老邪、郭大俠，老實說我都不心服，只有黃蓉這女娃娃精靈古怪，老頑童見了她就縛手縛腳，動彈不得。將她列為五絕之一，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各人聽了，都是一怔，說到武力之強，黃藥師、一燈大師都自知尚遜周伯通三分，所以一直不提他的名字，只是和他開開玩笑，想逗他發起急來，引為一樂。那知道周伯通天真爛漫，胸中更無半點機心，雖然天性好武，卻從無爭雄揚名的念頭，決沒想到自己是否該算五絕之一。

　　黃藥師笑道：「老頑童啊老頑童，你當真了不起，我黃老邪對『名』淡薄，一燈大師視『名』為虛幻，只有你，卻是心中空空蕩蕩，本來便不存『名』之一念，可又比我們高出一籌了。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頑童五絕之中，以你居首！」

　　眾人聽了「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頑童」這十一個字，一齊喝彩，卻又忍不住好笑。五絕之位已定，人人歡喜，當下四散在華山各處尋幽探勝。

　　楊過指著玉女峰，對小龍女道：「咱們學的是玉女劍法，這玉女峰不可不游。」小龍女道：「正是。」

　　兩人攜手同上峰頂，見有小小一處廟宇，廟旁雕有一匹石馬。那廟便是玉女祠，祠中大石上有一處深陷，凹處積水清碧。楊過當年來過華山，雖未上玉女峰卻曾聽說洪七公說起山上各處勝跡，對小龍女道：「這是玉女的洗頭盆，碧水終年不幹。」小龍女道：「咱們到殿上去拜拜玉女去。」

　　走進殿中，只見玉女的神像容貌婉孌，風姿嫣然，依稀和古墓中的祖師林朝英的畫像有些相似。兩人都吃了一驚。小龍女道：「難道這位女神便是咱們的祖師婆婆麼？」楊過說道：「師祖婆婆當年行俠天下，有惠於人。有人念著她老人家的恩德，在這裡立祠供奉，說不定也是有的。」小龍女點頭道：「若是尋常仙姑，何以祠旁又有一匹石馬？看來那是紀念師祖婆婆的那匹坐騎。」兩人並肩在玉女像前拜倒，心意相通，一齊輕輕禱祝：「願咱倆生生世世都結為夫婦。」

　　忽聽得身後腳步之聲輕響，有人走進殿來。兩人站起身來，見是郭襄。楊過喜道：「小妹子，你和咱們一起玩罷！」郭襄道：「好！」小龍女攜著她手，三人走出殿來。

　　經過石樑，到了一處高崗，見崗腰上有個大潭。郭襄向潭裡一望。只覺一股寒氣從潭中直冒上來，不禁打個寒顫。這大潭望將下去深不見底，比之絕情谷中那深谷，卻又截然不同。絕情谷的深谷雲鎖霧封，從上面看來，令人神馳想像，不知下面是何光景，這大潭卻可極目縱視，只是越望越深，使人不期然而生怖畏。小龍女拉住她手，說：「小心！」

　　楊過道：「這個深潭據說直通黃河，是天下八大水府之一。唐時北方大旱，唐玄宗曾書下禱雨玉版，從這水府投下去。」郭襄道：「這裡直通黃河？那可奇了。」楊過笑道：「這也是故老相傳而已，誰也沒有下去過，也不知真的通不通？」郭襄道：「唐玄宗投玉版時，楊貴妃是不是站在他身邊？後來下雨了沒有？」楊過哈哈一笑，說道：「這個你可問倒我啦。看來老天爺愛下雨便下雨，不愛下便不下，未必便聽皇帝老兒的話。」郭襄凝望深潭，幽幽的道：「嗯，便是貴為帝王，也未必能事事如意。」

　　楊過心中一凜，暗道：「這孩子小小年紀，何以有這麼多感慨？須得怎生想個法兒教她歡悅喜樂。」正欲尋語勸慰，小龍女突然「咦」的一聲，輕聲說道：「瞧是誰來了。」

　　楊過順著她手指望去，只見山崗下有兩人在長草叢中蛇行鼠伏般上來。這兩人輕功甚高，走得又極隱蔽，顯是生怕給人瞧見，但小龍女眼力異於常人，遠遠便已望見，楊過低聲道：「這兩人鬼鬼祟祟，武功卻大是不弱，這會兒到華山來必有緣故，咱們且躲了起來，瞧他們作何勾當。」三人在大樹岩石間隱身而待。

　　過了好一會功夫，聽得踐草步石之聲輕輕傳上。這時天色漸晚，一輪新月已掛在大樹之巔。郭襄靠在小龍女身旁，她對上來的兩個人全不關心，望著楊過的側影，心中忽想：「若是我終身得能如此和大哥哥、龍姐姐相聚，此生再無他求。」但覺此時此情，心滿意足，只盼時光便此停住，永不再流，但內心深處，卻也知此事決不能夠。

　　小龍女在暮靄蒼茫中瞧得清楚，但見郭襄長長的睫毛下淚光瑩然，心想：「她神情有異，不知懷著什麼心事。我和過兒總得設法幫她辦到，好教她歡喜。」

　　只聽得那兩人上了峰頂，伏在一塊大巖之後。過了半晌，一人悄聲道：「瀟湘兄，這華山林深山密，到處可以藏身。咱們好好的躲上幾日，算那禿驢神通如何廣大，也未必能尋得到。待他到別地尋找，咱們再往西去。」

　　楊過瞧不見二人的身形，聽口音是尹克西的說話，他口稱「瀟湘兄」，那麼另一人便是瀟湘子了，心道：「蒙古諸武士來我中土為虐，其中金輪法王、尼摩星、霍都等已然伏法，達爾巴、馬光佐作惡不深，只剩下瀟湘子和尹克西這兩個傢伙。我當日饒了他們性命，但看來二人怙惡不悛，不知又在幹什麼奸惡之事。」

　　聽瀟湘子陰惻惻的道：「尹兄且莫喜歡，這禿驢倘若尋咱們不著，定然守在山下孔道之處。咱們若是貿然下去，正好撞在他的手裡。」尹克西道：「瀟湘兄深謀遠慮，此言不差，卻不知有何高見。」瀟湘子道：「我想這山上寺觀甚多，咱們便揀一處荒僻的，不管主持是和尚還是道士，都下手宰了，佔了寺觀，便這麼住下去不走啦。那禿驢決計想不到咱們會在山上窮年累月的停留。他再不死心，在山中搜尋數遍，在山下守候數月，也該去了。」尹克西喜道：「瀟湘兄此計大妙。」他心中一喜歡，說話聲音便響了一些。

　　瀟湘子忙道：「禁聲！」尹克西歉然道：「嗯，我竟然是樂極忘形。」接著兩人悄聲低語。楊過再也聽不清楚，暗暗奇怪：「這兩人怕極了一個和尚，惟恐給他追上。這兩個惡徒武功各有獨到之處，方今除了黃島主、一燈大師、郭伯伯等寥寥數位，極少有人是他們之敵，何況他二惡聯手，更是厲害，不知那位高僧是誰，竟能令他們如此畏懼？又不知他何以苦苦追蹤，非擒到這二人不可？」又想：「那瀟湘子說是要殺人占寺，打的儘是惡毒主意，這件事既給我撞到了，怎能不管？」

　　只聽得遠處郭芙揚聲叫道：「楊大哥、楊大嫂、二妹……楊大哥、楊大嫂、二妹……吃飯啦……吃飯啦！」楊過回過頭來，向小龍女和郭襄搖了搖手，叫她們別出聲答應。過了半晌，郭芙不再呼喚。

　　忽聽得山腰裡一人喝道：「借書不還的兩位朋友，請現身相見！」這兩句喝聲只震得滿山皆響，顯是內力充沛之極，雖不威猛高昂，但功力之淳，竟是不弱於楊過的長嘯。

　　楊過一驚，心想：「世上竟尚有這樣一位高手，我卻不知！」他略略探身，往呼喝聲傳來處瞧去，月光下只見一道灰影迅捷無倫的奔上山來。過了一會，看清楚灰影中共有兩人，一個灰袍僧人，攜著一個少年。瀟、尹二人縮身在長草叢中，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氣。楊過見了那僧人的身形步法，暗暗稱奇：「這人的輕功未必在龍兒和我之上，但手上拉了一少年，在這陡山峭壁之間居然健步如飛，內力之深厚，竟可和一燈大師、郭伯伯相匹敵。怎地江湖之上從未聽人說過有這樣一位人物？」

　　那僧人奔到高崗左近，四下張望，不見瀟、尹二人的蹤跡，當即向西峰疾奔而去。郭襄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叫道：「喂，和尚，那兩人便在此處！」她叫聲剛出口，颼颼兩響，便有兩枚飛錐、一枚喪門釘，向她藏身處疾射過來。楊過袍袖一拂，將三枚暗器卷在衣袖之中。郭襄內功不深，叫聲傳送不遠，那僧人去得快了，竟沒有聽見她的呼叫。郭襄見他足不停步的越走越遠，急道：「大哥哥，你快叫他回來？」

　　楊過長吟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這兩句話一個個字遠遠的傳送出去。那僧人正走在山腰之間，立時停步，回頭說道：「有勞高人指點迷津。」楊過吟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那僧人大喜，攜了那少年飛步奔回。

　　瀟湘子和尹克西聽了楊過的長吟之聲，這一驚非同小可，相互使個眼色，從草叢中躥了出來，向東便奔。楊過見那僧人腳力雖快，相距尚遠，這華山之中到處都是草叢石洞，若是給這兩個惡徒躲了起來，黑夜裡卻也未必便能找著，當下伸指一彈，呼的一聲急響，一枚飛錐破空射去，正是瀟湘子襲擊郭襄的暗器。楊過不知那僧人找這二人何事，不欲便傷他們性命，這枚飛錐只在二人面前尺許之處掠過，激盪氣流，刮得二人顏面有如刀割。二人「啊」的一聲低呼，轉頭向北。楊過又是一枚喪門釘彈出，再將二人逼了轉來。

　　便這麼阻得兩阻，那僧人已奔上高崗。瀟湘子和尹克西眼見難以脫身，各出兵刃，並肩而立，一個手持哭喪棒，一個手持軟鞭。尹克西那條珠光寶氣的金龍鞭在重陽宮中給楊過震得寸寸斷絕，現下這條軟鞭上雖仍鑲了些金珠寶石，卻已遠不如當年金龍鞭的輝煌華麗。

　　那僧人四下一望，見暗中相助自己之人並未現身，竟不理睬瀟、尹二人，先向空曠處合十行禮，說道：「少林寺小僧覺遠，敬謝居士高義。」

　　楊過看這僧人時，只見他長身玉立，恂恂全儒雅，若非光頭僧服，宛然便是位書生相公。和他相比，黃藥師多了三分落拓放誕的山林逸氣，朱子柳又多了三分金馬玉堂的朝廷貴氣。這覺遠五十歲左右的年紀，當真是腹有詩書氣自華，儼然、宏然，恢恢廣廣，昭昭蕩蕩，便如是一位飽學宿儒、經術名家。楊過不敢怠慢，從隱身之處走了出來，奉揖還禮道：「小子楊過，拜見大師。」心中卻自尋思：「少林寺的方丈、達摩首座等我均相識，他們的武功修為似乎還不如這位高僧，何以從不曾聽他們說起？」

　　覺遠恭恭敬敬的道：「小僧得識楊居士尊範，幸何如之。」向身邊的少年道：「快向楊居士磕頭。」那少年上前拜倒，楊過還了半禮。這時小龍女和郭襄也均現身，覺遠合十行禮，甚是恭謹。

　　瀟湘子和尹克西僵在一旁，上前動手罷，自知萬萬不是覺遠、楊過和小龍女的對手，若要逃走，也是絕難脫身。兩人目光閃爍，只盼有甚機會，便施偷襲。

　　楊過道：「貴寺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豪爽豁達，與在下相交已十餘年，堪稱莫逆。六年之前，在下蒙貴寺方丈天鳴禪師之召，走少室山寶剎禮佛，得與方丈及達摩院首座無相禪師等各位高僧相晤，受益非淺。其時大師想是不在寺中，以致無緣拜見。」

　　神雕大俠楊過名滿天下，但覺遠卻不知他的名頭，只道：「原來楊居士和天鳴師叔、無相師兄、無色師兄均是素識。小僧在藏經閣領一份閒職，三十年來未曾出過山門一步，只為職位低微，自來不敢和來寺居士貴客交接。」楊過暗暗稱奇：「當真是天下之大，奇材異能之士所在都有，這位覺遠大師身負絕世武功，深藏不露，在少林寺中恐亦默默無聞，否則無色和我如此交好，若知本寺有此等人物，定會和我說起。」

　　楊過和覺遠呼叫相應，黃藥師等均已聽見，知道這邊出了事故，一齊奔來。楊過和覺遠說話之際，眾人一一上得崗來，當下楊過替各人逐一引見。黃藥師、一燈、周伯通、郭靖、黃蓉在武林中都已享名數十年，江湖上可說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但覺遠全不知眾人的名頭，只是恭敬行禮，又命那少年向各人下拜。眾人見覺遠威儀棣棣，端嚴肅穆，也不由得油然起敬。

　　覺遠見禮已畢，合十向瀟湘子和尹克西道：「小僧監管藏經閣，閣中片紙之失，小僧須領罪責，兩位借去的經書便請賜還，實感大德。」楊過一聽，已知瀟湘子和尹克西在少林寺藏經閣盜竊了什麼經書，因而覺遠窮追不捨，但見他對這兩個盜賊如此彬彬有禮，倒是頗出意料之外。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大師此言差矣。我兩人遭逢不幸，得蒙大師施恩收留，圖報尚自不及，怎會向大師借了什麼經書不還，致勞跋涉追索？再說，我二人並非佛門弟子，借佛經又有何用？」

　　尹克西是珠寶商出身，口齒伶俐，這番話粗聽之下言之成理。但楊過等素知他和瀟湘子並非善良之輩，而他們所盜經書自也不會是尋常佛經，必是少林派的拳經劍譜。若依楊過的心性，只須縱身向前，一掌一個打倒，在他們身上搜出經書，立時了事，又何必多費唇舌？但覺遠是個儒雅之士，卻向眾人說道：「小僧且說此事經過，請各位評一評這個道理。」

　　郭襄忍不住說道：「大和尚，這兩個人躲在這裡鬼鬼祟祟的商量，說要殺人占寺，好讓你尋他不著。若不是作賊心虛，何以會起此噁心？」

　　覺遠向瀟、尹二人道：「罪過罪過，兩位居士起此孽心，須得及早清心懺悔。」

　　眾人見他說話行事都有點迂腐騰騰，似乎全然不明世務，跟這兩個惡徒竟來說什麼清心懺悔，都不禁暗自好笑。

　　尹克西見覺遠並不動武，卻要和自己評理，登時多了三分指望，說道：「大家原該講理啊！」覺遠點頭道：「眾位，那日小僧在藏經閣上翻閱經書，聽得後山有叫喊毆鬥之聲，又有人大叫救命。小僧出去一看，只見這兩位居士躺在地上，被四個蒙古武官打得奄奄一息。小僧心下不忍，上前勸開四位官員，見兩位居士身上受傷，於是扶他們進閣休息。請問兩位，小僧此言非虛罷？」尹克西道：「不錯，原來是這樣，因此我們對大師救命之恩感激不盡。」

　　楊過哼了一聲，說道：「以你兩位的功夫，別說四名蒙古武士，便是四十名、四百名，又怎能將你們打倒？君子可欺以方，覺遠大師這番可上了你們的大當啦。」

　　覺遠又道：「他們兩位養了一天傷，說道躺在床上無聊，向小僧借閱經書。小僧心想宏法廣道，原是美事難得這兩位居士生具慧根，親近佛法，於是借了幾部經書給他們看，那知道有一天晚上，這兩位乘著小僧坐禪入定之際，卻將小徒君寶正在誦讀的四卷《楞伽經》拿了去。不告而取，未免稍違君子之道，便請二位賜還。」

　　一燈大師佛學精湛，朱子柳隨侍師父日久，讀過的佛經也自不少，聽了他這番言語，均想：「這兩人從少林寺中盜了經書出來，我只道定是拳經劍譜的武學之書，豈知竟是四卷《楞伽經》。這《楞伽經》雖是達摩祖師東來所傳，但經中所記，乃如來佛在楞伽島上說法的要旨，明心見性，宣說大乘佛法，和武功全無干係，這兩名惡徒盜去作甚？再說，《楞伽經》流布天下，所在都有，並非不傳秘籍，這覺遠又何以如此緊追不捨，想來其中定有別情。」

　　只聽覺遠說道：「這四卷《楞伽經》，乃是達摩祖師東渡時所攜的原書，以天竺文字書寫，兩位居士只恐難識，但於我少林寺卻是世傳之寶。」眾人這才恍然：「原來勢達摩祖師從天竺攜來的原書，那自是非同小可。」

　　尹克西笑嘻嘻的道：「我二人不識天竺文字，怎會借閱此般經書？雖說這是寶物，但變賣起來，想亦不值什麼錢，除了佛家高僧，誰也不會希罕，而大和尚們靠化緣過日子，又是出不起價的。」

　　眾人聽他油腔滑調的狡辯，均已動怒。覺遠卻仍是氣度雍容，說道：「這《楞伽經》共有四種漢文譯本，今世尚存其三。一是劉宋時阿跋陀羅所譯，名曰《楞伽阿巴陀羅寶經》，共有四卷，世稱『四卷楞伽』。二是元魏時菩提流支譯，名曰《入楞伽經》，共有十卷，世稱『十卷楞伽』。三是唐朝寶叉難陀所譯，名曰《大乘入楞伽經》，共有七卷，世稱『七卷楞伽』。這三種譯本之中，七卷楞伽最為明暢易曉，小僧攜得來此，難得兩位居士心近佛法，小僧便舉以相贈。倘若二位要那四卷楞伽和十卷楞伽，也無不可，小僧當再去求來。」說著從大袖中掏出七卷經書，交給身邊少年，命他去贈給尹克西。

　　楊過心道：「這位覺遠大師竟是如此迂腐不堪，世上少有，難怪他所監管的經書竟會給這兩個惡徒盜去。」

　　只見那少年說道：「師父，這兩個惡徒心存不良，就是要偷盜寶經，豈是當真的心近佛法？」他小小身材，說話卻是中氣充沛，聲若洪鐘，眾人聽了都是一凜，只見他形貌甚奇，額尖頸細、胸闊腿長、環眼大耳，雖只十二三年紀，但凝氣卓立，甚有威嚴。

　　楊過暗暗稱奇，問道：「這位小兄弟高姓大名？」覺遠道：「小徒姓張，名君寶。他自幼在藏經閣中助我灑掃曬書，雖然稱我一聲師父，其實並未剃度，乃是俗家弟子。」楊過讚道：「名師出高徒，大師的弟子氣宇不凡。」覺遠道：「師非名師，這個徒兒倒真是不錯的。只是小僧修為淺薄，未免耽誤了他。君寶，今日你得遇如許高士，真乃三生有幸，便當向各位請教。常言道：『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張君寶應道：「是。」

　　周伯通聽覺遠嚕哩嚕嗦說了許多，始終不著邊際，雖然事不關己，卻先忍不住了，叫道：「喂，瀟湘子和尹克西兩個傢伙，你們騙得過這個大和尚，可騙不過我老頑童。你們可知當今五絕是誰？」尹克西道：「不知，卻要請教。」

　　周伯通得意洋洋的道：「好，你們站穩了聽著：東邪、西狂、南僧、北俠、中頑童。五絕中，老頑童居首。老頑童即為五絕之首，說話自然大有斤兩。這經書我說是你們偷的，就是你們偷的，便算不是你們偷的，也要著落在你們兩個賊廝鳥身上，找出來還給大和尚。快快取了出來！若敢遲延，每個人先撕下一隻耳朵再說，你們愛撕左邊的還是右邊的？」說著磨拳擦掌，便要上前動手。

　　瀟湘子和尹克西暗皺眉頭，心想這老兒武功奇高，說幹就幹，正自不知所措，忽聽覺遠說道：「周居士此言差矣！世事就抬不過一個理字。這部楞伽經兩位居士若是借了，便是借了。若是不借，便是不借。倘若兩位居士當真沒有借，定要胡賴於他，那便於理不當了。」

　　周伯通哈哈大笑，說道：「你們瞧這大和尚豈非莫名其妙？我幫他討經，他反而替他們分辯，真正豈有此理。大和尚，我跟你說，我賴也要賴，不賴也要賴。這經書倘若他們當真沒偷，我便押著他們即日啟程，到少林寺去偷上一偷。總而言之，偷即是偷，不偷亦偷。昨日不偷、，今日必偷；今日已偷，明日再偷。」

　　覺遠連連點頭，說道：「周居士此言頗含佛理。佛家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之際，原不必強求分界。所謂『偷書』，言之不雅，不如稱之為『不告而借』。兩位居士只須起了不告而借之心，縱然並未真的不告而借，那也是不告而借了。」

　　眾人聽他二人一個迂腐，一個歪纏，當真是各有千秋，心想如此論將下去，不知何時方休。楊過截斷周伯通的話頭，對尹、瀟二人說道：「你二人幫著蒙古來侵我疆土，害我百姓，早已死有餘辜。今日一燈大師和覺遠大師兩位高僧在此，我若出手斃了你們，兩位高僧定覺不忍。我指點兩條路，由你們自擇，一條路是乖乖交出經書，從此不許再履中土。另一條路是每人接我一掌，死活憑你們的運氣。」

　　尹、瀟面面相覷，不敢接話。他二人都在楊過手下吃過大苦頭，心知雖只一掌，卻是萬萬經受不起。尹克西心想：「只須捱過了今日，自後練成武功，再來報仇雪恥。眾人之中，只有覺遠和尚最好說話，欲脫此難，只有落在他身上。」說著道：「楊大俠，你我之事，咱們今後再說。你武功遠勝於我，在下是不敢得罪你的。至於有沒有借了經書，還是讓覺遠大師跟咱們兩個細細分說，這件事可沒礙著你楊大俠啊？」

　　楊過尚未回答，覺遠已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不錯，尹居士此言有理。」楊過搖頭苦笑，一回首，只見張君寶目光炯炯，躍躍欲動。楊過向他使個眼色，命他逕自挺身而出，自己當可為他撐腰。

　　張君寶會意，大聲道：「尹居士，那日我在廊下讀經，你悄悄走到我身後，伸手點了我的穴道，便把那四卷《楞伽經》取了去。此事可有沒有？」尹克西搖頭道：「倘若我要借書，儘管開言便是，諒小師父無有不允，又何必點你穴道？」

　　覺遠點頭道：「嗯，嗯，倒也說得是。」張君寶道：「兩位既說沒有借，可敢讓我在身上搜上一搜麼？」覺遠道：「搜人身體，似覺過於無禮。但此事是非難明，兩位居士是否另有善策，以釋我疑？」

　　尹克西正欲狡辯飾非，楊過搶著道：「覺遠大師諒這兩個奸徒決不會當真潛心佛學，這四卷《楞伽經》中，可有什麼特異之處？」

　　覺遠微一沉吟，道：「出家人不打逛語，楊居士既然垂詢，小僧直說便是。這部《楞伽經》中的夾縫之中，另有達摩祖師親手書寫的一部經書，稱為《九陽真經》。」

　　此言一出，眾人矍然而驚。當年武學之士為了爭奪《九陰真經》，鬧到輾轉殺戮，流血天下，最後五大高手聚集華山論劍，這部書終於為武功最強的王重陽所得。此後黃藥師盡逐門下弟子、周伯通被囚桃花島、歐陽鋒心神錯亂、段皇爺出家為僧，種種事故皆和《九陰真經》有關，那想到除了《九陰真經》之外，達摩祖師還著有一部《九陽真經》。這經書的名字人人都是第一次聽見，但《九陰真經》的名頭實在太響，黃藥師、周伯通、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皆曾先後研習，少林寺的武功為達摩祖師所傳，他手寫的經書自非同小可，是以一聽之下，登時群情聳動。

　　覺遠並沒察覺眾人訝異，又道：「小僧職司監管藏經閣，閣中經書自是每部都要看上一看。想那佛經中所記，儘是先覺的至理名言，小僧無不深信，看到這《九陽真經》中記著許多強身健體、易筋洗髓的法門，小僧便一一照做，數十年來，勤習不懈，倒也百病不生，近幾年來又揀著容易的教了一些給君寶。那《九陽真經》只不過教人保養有色有相之身，這臭皮囊原來也沒什麼要緊，經書雖是達摩祖師所著，終究是皮相小道之學，失去倒也罷了。但楞伽經卻是佛家大典，兩位居士又不懂天竺文字，借去也是無用處，還不如賜還給小僧了罷。

　　楊過暗自駭異：「他已學成了武學中上乘的功夫，原來自己居然並不知曉，還道只是強身健體、百病不生而已。如此奇事，武林中從所未有。我若非親眼見他這般拘謹守禮，必說他是裝腔作勢、深藏不露。難怪天鳴、無色、無相諸禪師和他同寺數十年，竟不知儕輩有此異人。」

　　一燈大師卻暗暗點頭，心道：「這位師兄說《九陽真經》只不過是皮相小道，果已深悟佛理。禪宗之學，在求明心見性，《九陽真經》講的是武功，自是為他不取了。」

　　尹克西拍了拍袖子，笑道：「在下四大皆空，身上那有經書？」瀟湘子也抖了抖長袍，說道：「我也沒有。」

　　張君寶突然喝道：「我來搜！」上前伸手，便向尹克西腕口扭去。尹克西左手在他手腕上個帶，右手在他肩頭輕輕一推，「啪」的一聲，將張君寶推出去，摔了個觔斗。

　　覺遠叫道：「啊喲，不對，君寶！你該氣沉於淵，力凝山根，瞧他是否推得你動？」張君寶爬起身來，應道：「是！師父。」縱身又向尹克西撲去。

　　眾人早就不耐煩了，忽聽覺遠指點張君寶武藝，都是一樂，均想：「料不到這位君子和尚居然也會教徒弟打架。」

　　只見張君寶直躥而前，尹克西揪住他手臂，向前一推一送。張君寶依著師父平時所授的方法，氣沉下盤，對手這麼一推，他只是上身微晃，竟沒給推動。尹克西吃了一驚，心想：「我對周伯通、郭靖、楊過一干人雖然忌憚，但這些人都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除了這寥寥數人而外，我實已可縱橫當世，豈知這小小孩童也奈何不得？」當下加重勁力，向前疾推。張君寶運氣與之相抗。那知尹克西前推之力忽而消失，張君寶站立不定，撲地俯跌。尹克西伸手扶起，笑道：「小師父，不用行這大禮。」

　　張君寶滿臉通紅，回到覺遠身旁道：「師父，還是不行。」覺遠搖了搖頭，說道：「他這是故示以虛，以無勝有。你運氣之時，須得氣還自我運，不必理外力從何方而來。你瞧這山峰。」說著一指西面的小峰，續道：「他自屹立，千古如是。大風從西來、暴雨從東至，這山峰既不退讓也不故意和之挺撞。」張君寶悟性甚高，聽了這番話當即點頭，道：「師父，我懂了，再去幹過。」說著緩步走到尹克西身前。

　　楊過見他兩次都是急撲過去，這一次聽了覺遠的指點幾句，登時腳步沉穩，心想：「他師徒想是修習《九陽真經》已久，是以功力深厚。但兩人從沒想到這部經書不但教人強身健體，還教人如何克敵制勝，護法伏魔，因之臨敵打鬥的訣竅，竟是半點不通。」

　　張君寶走到距尹克西身前四尺之處，伸出雙手去扭他手臂。尹克西哈哈一笑，左手砰的一聲，拍在張君寶胸前。他礙著大敵環伺在側，不便出手傷人，這一拍只用了一成力，但求張君寶吃痛，叫他不敢再行糾纏。張君寶全然不知閃避，只見敵人手掌在眼前一晃，已拍在自己胸口，叫道：「師父，我挨打啦。」尹克西一掌擊出，陡覺對方胸口生出一股彈力，將掌力撞了回來，幸虧自己這一掌勁力使得小，否則尚須遭殃。他跟著左手探出，抓住張君寶肩頭，想提起他來摔他一交，那知竟然提不起。

　　尹克西這一來倒是甚為尷尬，連使幾招擒拿手法，但均只推得張君寶東倒西歪，要將他摔倒卻是不能，迫得無奈，當下連擊數掌，笑道：「小師父，我可不是跟你打架。君子動口不動手，你還是走開，咱們好好的講理。」他每一掌擊在張君寶身上，掌力逐步加重，但張君寶體內每次都生出反力，他掌力增重，對方抵禦之力也相應加強。

　　張君寶叫道：「啊喲，師父，他打得我好痛，你快來幫手。」尹克西道：「我這是迫於無奈，是你過來打我，可不是我過來打你。老師父，你要打我便請打好了，你於我有救命之恩，我是萬萬不敢還手的。」

　　覺遠搖頭晃腦的道：「不錯，尹居士此言有理……嗯，嗯，君寶，我幫手是不幫的，但你要記得，虛實須分清楚，一處有一處虛實，處處總此一虛實。你記得我說，氣須鼓蕩，神宜內斂，無使有缺陷處，無使有凹凸處，無使有斷續處。」

　　張君寶自六七歲起在藏經閣中供奔走之役，那時覺遠便將《九陽真經》中扎根基的功夫傳授了他，只是兩人均不知那是武學中最精湛的內功修為。少林僧人大都精於拳藝，但覺遠覺得掄槍打拳不符佛家本旨，抑且非君子所當為，因此每見旁人練武，總是遠而避之。直到此時張君寶迫得和尹克西動手，覺遠才教他抵禦之法，但這也只是守護防身，並非攻擊敵人，張君寶聽了師父之言，心念一轉，當下全身氣脈貫通，雖不能如覺遠所說「全身無缺陷處、無凹凸處、無斷續處」，但不論尹克西如何掌擊拳打，他已只感微微疼痛，並無大礙了。

　　饒是如此，尹、張二人的功力終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尹克西倘若當真使出殺手，自然立時便輕輕易易的殺了這少年，但他眼見楊過、小龍女、周伯通、郭靖等站在左近，那裡敢便下毒手？兩人糾纏良久，張君寶固不能伸手到對方身邊搜索，尹克西卻也打他不倒。只瞧得楊過等眾人暗暗好笑，瀟湘子不斷皺眉。

　　郭襄叫道：「小兄弟，出手打他啊，怎麼你只挨打不還手？」覺遠忙道：「不可，勿嗔勿惱，勿打勿罵！」郭襄叫道：「你只管放手打去，打不過我便來幫你。」張君寶道：「多謝小姑娘！」揮拳向尹克西胸口打去。覺遠搖首長歎：「孽障，孽障，一動嗔怒，靈台便不能如明鏡止水了。」

　　張君寶一拳打在尹克西胸口，他從來未練過拳術，這一拳打去只如常人打架一般，如何傷得了對方？尹克西哈哈大笑，心中卻大感狼狽。他成名數十載，不論敵友，向來不敢輕視於他，豈知今日在眾目睽睽之下，竟而奈何不了一個孩童，下殺手傷他是有所不敢，想要提起他來遠遠摔出，卻有所不能，一時好不尷尬，只能不輕不重的發掌往他身上打去，只盼他忍痛不住，就此退開。

　　那邊廂覺遠聽得張君寶不住口的哇哇呼痛，也是不住口的求情叫饒：「尹居士，你千萬不可下重手傷了小徒的性命，這孩子人很聰明，良心好，知道我失了世代相傳的經書，歸寺必受方丈的重責，這才跟你糾纏不清，你可萬萬不能當真……」他求了幾句情，又禁不住出言指點張君寶：「君寶，經中說道：要用意不用勁。隨人而動，隨屈就伸，挨何處，心要用在何處……」

　　張君寶大聲應道：「是！」見尹克西拳掌打向何處，果然以心使勁，敵人著拳之處便不如何疼痛。

　　尹克西叫道：「小心了，我打你的頭！」張君寶伸臂擋在臉前，精神專注，只待敵拳打到，那料得尹克西虛晃一拳，左足飛出，砰的一聲，踢了他一個觔斗。張君寶幾個翻身，滾到楊過身前，這才站起。

　　覺遠叫道：「尹居士，你如何打逛語？說打他的頭，叫他小心，卻又伸腳踢他，這不是騙人上當麼？」

　　眾人聽了都覺好笑，心想武學之道，原在實則虛之，虛則實之，虛虛實實，叫人捉摸不定，豈能怪人玩弄玄虛？

　　張君寶年紀雖小，心意卻堅，揉了揉腿上被踢之處，叫道：「不搜你身，絕不罷休！」說著拔步又要上前。楊過伸手握住他手臂，說道：「小兄弟，且慢！」

　　張君寶手臂被他拉住，登時半身酸麻，再也不能動彈，愕然回頭。楊過低聲道：「你只挨打不還手，終是制他不住。我教你一招，你去打他，且瞧仔細了。」於是右手袖子在張君寶臉前一拂，左拳伸出，擊到他胸前半尺之處，突然轉彎，輕輕一下擊在他的腰間，低聲道：「你師父教你：挨何處，心用在何處。這句話最是要緊不過，你出拳打人，打何處，也是心要用在何處。你打他之時，心神貫注，便如你師父所言，要用意不用勁。」

　　張君寶大喜，記住了楊過所教的招數，走到尹克西身前，右手成掌，在他臉前一揚，跟著左拳平出，直擊其胸。尹克西橫臂一封，張君寶這一拳忽地轉彎，「啪」的一聲，擊中在他脅下。尹克西受過他的拳擊，本來打在他身上痛也不痛，因此雖見楊過授他招數，心下更沒半點在意，暗想我便受你一百拳、二百拳，又有何礙？那知這一拳只打得他痛入骨髓，全身顫動，險些彎下腰來。

　　他不知張君寶練了《九陽真經》中的基本功夫，真氣充沛，已是非同小可，只不過向來不會使用，這時分別得到覺遠和楊過的指點，懂得了用意不用勁之法，那便如寶劍出鞘，利錐脫囊，威力大不相同。尹克西又驚又怒，眼見張君寶右手一揚，左拳又是依樣葫蘆的擊來胸口，知他跟著便彎擊自己脅下，於是反手一抄他的手腕，右手砰的一掌，將張君寶擊出數丈之外。

　　張君寶內力雖強，於臨敵拆解一道卻一竅不通，如何能是尹克西之敵？這一下額頭撞在岩石之上登時鮮血長流。他毫不氣餒，伸袖抹了抹額上鮮血，走到楊過身前，跪下磕了個頭，道：「楊居士，求你再教我一招。」

　　楊過心道：「我若再當面教招，那尹克西瞧在眼內，定有防備，這便無用。」於是在他耳邊低聲說道：「這一次我連教你三招。第一招左右互調，我使左手時，實則該使右手，我出右袖時，你打他時須用左拳。」張君寶點頭答應。楊過當下教了他一招「推心置腹」。張君寶跟著他出拳推掌，心中卻記著左右互調。

　　楊過道：「第二招我左便左，我右便右，不用調了。」這一招叫「四通八達」，拳勢大開大闔，甚具威力，張君寶試了兩遍便記住了。

　　楊過又低聲道：「第三招『鹿死誰手』，卻是前後對調，這一招最難，部位不可弄錯。你不會認穴，那也無妨，待會我在他背心上做個記號，你用指節牢牢按在這記號之上，那便制住了他。」當下錯步轉身，左回右旋，猛地裡左手成虎爪之形，中指的指節按在張君寶的胸口，低聲道：「這一招全憑步法取勝，你記得麼？」張君寶點頭道：「記得！」把這三招在心裡默想了一遍，走向尹克西身前。

　　當楊過教招之時，尹克西看得清清楚楚，心想：「這三招果然精妙，倘若你楊過突然對我施招，我倒也不易抵擋，但既這般當面演過，又是這個不會半分武術的小娃娃來出手，我若再對付不了，除非尹克西式蠢牛木馬。楊過啊楊過，你可也太小覷人了。」他氣惱之下也沒加深思，眼見張君寶走近，不待他出招，一拳便擊中了他的肩頭。

　　張君寶生怕錯亂了楊過所教的招數，眼見拳來，更不抵禦閃避，咬牙強忍。尹克西這一拳是先打他個下馬威，出拳用了五成力道，只打得他肩頭骨骼格格聲響。張君寶「啊喲」一聲，跟著右掌左拳，使出了第一招「推心置腹」。

　　當楊過傳授張君寶拳法時，尹克西瞧得明白，早便想好了應付之策，準擬一招便摔得他頭破血流，決不容他再施展第二招、第三招。那知張君寶這招「推心置腹」使出來時方位左右互調，和楊過所傳截然不同。尹克西左肘橫推，料得便可擋開他右手的一掌，不料手肘竟推了個空，砰的一聲，結結實實地吃了一拳，跟著自己右手又抓了個空，小腹上再中一掌，但覺內臟翻動，全身冷汗直冒，這兩下受得實是不輕。他若非自作聰明，只須待敵招之到再行拆招，那麼張君寶所學拳法雖然精妙，以他此時功力，總不能出招如電，尹克西盡可以從容化解，便算中了一拳，第二拳也必能避開。

　　張君寶一招得手，精神大振，踏上一步，使出第二招「四通八達」來。這一招拳法雖只一招，卻是包著東南西北四方，休、生、傷、死、景、驚、開八門。尹克西胸腹間疼痛未止，眼見這少年身形飄忽，又攻了過來。他適才吃了大虧，已悟到原來楊過所授的拳法須得左右互調，只道這第二招仍是應左則右，應右則左，眼見那少年這招出手極快，當下制敵機先，搶到左方，發掌便打。豈知這一招的方位卻並不調換，尹克西料敵一錯，又是縛手縛腳，出招全都落在空處，霎時間只聽得「辟啦」聲響，左肩、右腿、前胸、後背，一齊中掌。總算張君寶打得快了之後內力不易使出，尹克西所中這四掌還不算如何疼痛，只是累得他手忙腳亂，十分狼狽。

　　覺遠心中一凜，叫道：「尹居士，這一下你可錯了。要知道前後左右，全無定向，後發制人，先發制於人啊。」

　　楊過心道：「這位大師的說話深通拳術妙理，委實是非同小可，這幾句話倒是使我受益不淺。『後發制人，先發制於人』之理，我以往只是模模糊糊的悟到，從沒想得這般清楚。只是他徒弟和別人打架，他反而能出言指點對方，也算得是奇聞。」轉念又想：「憑那尹克西的修為，便是細細的苦思三年五載，也不能懂得他這幾句話的道理。」

　　尹克西聽了覺遠的話，那想到他是情不自禁的吐露了上乘武學的訣竅，只道他是故意胡言亂語，擾亂自己心神，喝道：「賊禿，放什麼屁！哎喲……」這「哎喲」一聲卻是左腿上又中了張君寶的一腳，他狂怒之下，雙掌高舉，拼著命再受對方打中一拳，運上了十成力，從半空中直壓下來。

　　張君寶第三招尚未使出，月光下但見敵人鬚髯戟張，一股沉重如山的掌力直壓到頂門，叫聲「不好！」待要後躍逃避，全身已在他掌力籠罩之下。

　　覺遠叫道：「君寶，我勁接彼勁，曲中求直，借力打人，須用四兩撥千斤之法。」

　　覺遠所說的這幾句話，確是《九陽真經》中所載拳學的精義，但可惜說得未免太遲了些，事到臨頭，張君寶便是聰明絕頂，也決不能立時領悟，用以化解敵人的掌力。這時他被尹克西的掌力壓得氣也透不過來，腦海裡空空洞洞，全身猶似墜入了冰窖。

　　尹克西連遭挫敗，這一掌已出全力，存心要將這糾纏不休的少年毀於掌底，總之是勝於受這無名少年的屈辱。眼見便可得手，忽聽得嗤的一聲輕響，一粒小石子橫裡向左頰飛來，石子雖小，勁力卻大的異乎尋常。尹克西無可奈何，只得退了一步避開。

　　這粒小石子正是楊過用「彈指神通」的功夫發出，他彈出石子之前，手中已先摘了幾朵鮮花，捏碎了團成個小球，石子飛擊，跟著又彈擊那個花瓣小球，石子射向尹克西的左頰，那花瓣小球卻在他背後平飛掠過。尹克西受石子所逼退了一步，正好將自己項頸下的「大椎穴」撞到了花球之上。

　　倘若楊過將花球對準了這穴道彈出，花球雖輕，亦必夾有勁風，尹克西自會擋架閃避，但這時他自行將穴道撞將過去，竟是絲毫不覺，只是淺灰的衣衫之上，被花瓣的汁水清清楚楚的留下了一個紅印。

　　尹克西這一退，張君寶身上所受的重壓登時全消，他當即向西錯步，使出了楊過所授的第三招「鹿死誰手」。

　　尹克西一呆，尋思「第一招他左右方位互調，第二招忽然又不調了，這一招我不可魯莽，且看明白了他拳勢來處，再謀對策。」他這番計較原本不錯，只可惜事先早落了楊過的算中。楊過傳授的這一招時，已料到他必定遲疑，但時機一縱即逝，這招「鹿死誰手」東奔西走，招招搶先，古語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豈是猶豫得的？

　　張君寶左一回右一旋，已轉到了敵人身後，其時月光西斜，照在尹克西背上，只見他項頸下衣衫上正有一個指頭大的紅印。張君寶心想：「這位楊居士神通廣大，也沒見他過來，怎地果然在他背後做了記號？」當下來不及細想，左手指節成虎爪之形，意傳真氣，按在這紅印之上。這「大椎穴」非同小可，乃手足三陽督脈之會，在項骨後三節下的第一椎骨上。人身有二十四椎骨，古醫經中稱為應二十四節氣，「大椎穴」乃第一節氣。尹克西「大椎穴」被內勁按住，一陣酸麻，手腳俱軟，登時委頓在地。

　　旁觀眾人除了瀟湘子外，個個大聲喝采。

　　張君寶見敵人已無可抗拒，叫道：「得罪！」伸手便往他身上裡裡外外搜了一遍，卻那裡有《楞伽經》的影蹤？

　　張君寶抬起頭來瞧瀟湘子。瀟湘子已知其意，心想自己的武功和尹克西在伯仲之間，尹克西既已在這少年手底受辱，自己又怎討得了好去？當下在長袍外拍了幾下，說道：「我身上並無經書，咱們後會有期。」猛地裡縱起身子，往西南角上便奔。

　　覺遠袍袖一拂，擋在他的面前。瀟湘子惡念陡起，吸一口氣，將他深山苦練的內勁全運在雙掌之上，夾著一股冷森森的陰風，直撲覺遠的胸口。

　　楊過、周伯通、一燈、郭靖四人齊聲大叫：「小心了！」但聽得砰的一響，覺遠已然胸口中掌，各人心中正叫：「不妙！」卻見瀟湘子便似風箏斷線般飄出數丈，跌在地下，縮成一團，竟爾昏了過去。原來覺遠不會武功，瀟湘子雙掌打到他身上，他既不能擋，又不會避，只有無可奈何的挨打，可是他修習《九陽真經》已有大成，體內真氣流轉，敵弱便弱，敵強愈強。那掌力擊在他身上，盡數反彈了出來，變成瀟湘子以畢生功力擊在自己身上，如何不受重傷？

　　眾人又驚又喜，齊口稱譽覺遠的內力了得。但覺遠茫然不解，口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張君寶俯身到瀟湘子身邊一搜，也無經書。

　　楊過道：「適才我聽這兩個奸徒說話，那經書定是他們盜了去的，只不知藏在何處。」武修文道：「咱們來用一點兒刑罰，瞧他們說是不說。」覺遠道：「罪過罪過，千萬使不得。」黃蓉道：「這些亡命之徒，便是斬去了他一手一足，他也決計不肯說，刑罰是沒有用的。」

　　便在此時，忽聽得西邊山坡上傳來陣陣猿啼之聲。眾人轉頭望去，見楊過那頭神雕正在趕一頭蒼猿，伸翅擊打。那蒼猿軀體甚大，但畏懼神雕猛惡，不敢與鬥，只是東逃西躥，啾啾哀鳴。郭襄看得可憐，奔了過去，叫道：「雕大哥，就饒了這猿兒罷。」神雕收翅凝立，神情傲然。

　　尹克西站起身來，扶起了瀟湘子，向蒼猿招了招手，那蒼猿奔到他身邊，竟似是他養馴了的一般，兩人夾著一猿，腳步蹣跚，慢慢走下山去。眾人見了這等情景，心下惻然生憫，也沒再想到去跟他二人為難。

　　郭襄回頭過來，見張君寶頭上傷口兀自汨汨流血，於是從懷中取出手帕，替他包紮。張君寶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謝，卻見郭襄眼中淚光瑩瑩，心下大是奇怪，不知她為什麼傷心，道謝的言辭竟此便說不出口。

　　卻聽得楊過朗聲說道：「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說著袍袖一拂，攜著小龍女之手，與神雕並肩下山。

　　其時明月在天，清風吹葉，樹巔烏鴉呀啊而鳴，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淚珠奪眶而出。

　　正是：

　　「秋風清，秋風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全書完。郭襄、張君寶、覺遠、《九陽真經》等事跡，在《倚天屠龍記》中續有敘述。）

## 後記

　　《神雕俠侶》的第一段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報》創刊號上發表。這部小說約刊載了三年，也就是寫了三年。這三年是《明報》最初創辦的最艱苦階段。重行修改的時候，幾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當年和幾位同事共同辛勞的情景。

　　「神雕」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抒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禮法習俗都是暫時性的，但當其存在之時，卻有巨大的社會力量。師生不能結婚的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當然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楊過時代卻是天經地義。然則我們今日認為天經地義的許許多多規矩習俗，數百年後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認為毫無意義呢？

　　道德規範、行為準則、風俗習慣等等社會的行為模式，經常隨著時代而改變，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變動卻十分緩慢。三千年前《詩經》中的歡悅、哀傷、懷念、悲苦，與今日人們的感情仍是並無重大分別。我個人始終覺得，在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我深信將來國家的界限一定會消滅，那時候「愛國」、「抗敵」等等觀念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愛情、正義感、仁善、勇於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相信今後還是長期的為人們所讚美，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總應當是可能的。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須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鍾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淡泊，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當然，倘若谷底並非水潭而系山石，則兩人躍下後粉身碎骨，終於還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各人本來性格而定。

　　神雕這種怪鳥，現實世界中是沒有的。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有一種「像鳥」（Ａｅｐｙｏｒｎｉｓｔｉｔａｎ），身高十英尺餘，體重一千餘磅，是世上最大的鳥類，在公元一六六○年前後絕種。像鳥腿極粗，身體太重，不能飛翔。像鳥蛋比鴕鳥蛋大六倍。我在紐約博物館中見過象鳥蛋的化石，比一張小茶几的幾面還大些。但這種鳥類相信智力一定甚低。

　　《神雕俠侶》修訂本的改動並不很大，主要是修補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

# 倚天屠龍記

## 第一章　天涯思君不可忘

　　“春游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爛漫，玉樹瓊苞堆雪。靜夜沉沉，浮光靄靄，冷浸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殊高洁。萬蕊參差誰信道，不與群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才卓犖，下土難分別。瑤台歸去，洞天方看清絕。”

　　作這一首《無俗念》詞的，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學名家，有道之士。此人姓丘，名處機，道號長春子，名列全真七子之一，是全真教中出類拔萃的人物。《詞品》評論此詞道：“長春，世之所謂仙人也，而詞之清拔如此”。這首詞誦的似是梨花，其實詞中真意卻是贊譽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說她“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殊高洁”，又說她“浩氣清英，仙才卓犖”，“不與群芳同列”。詞中所頌這美女，乃古墓派傳人小龍女。她一生愛穿白衣，當真如風拂玉樹，雪裹瓊苞，兼之生性清冷，實當得起“冷浸溶溶月”的形容，以“無俗念”三字贈之，可說十分貼切。長春子丘處機和她在終南山上比鄰而居，當年一見，便寫下這首詞來。

　　這時丘處機逝世已久，小龍女也已嫁與神雕大俠楊過為妻。在河南少室山山道之上，卻另有一個少女，正在低低念誦此詞。這少女十八九歲年紀，身穿淡黃衣衫，騎著一頭青驢，正沿山道緩緩而上，心中默想：“也只有龍姊姊這樣的人物，才配得上他。”這一個“他”字，指的自然是神雕大俠楊過了。她也不拉韁繩，任由那青驢信步而行，一路上山。過了良久，她又低聲吟道：“歡樂趣，离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

　　她腰懸短劍，臉上頗有風塵之色，顯是遠游已久；韶華如花，正當喜樂無憂之年，可是容色間卻隱隱有懊悶意，似是愁思襲人，眉間心上，無計回避。

　　這少女姓郭，單名一個襄字，乃大俠郭靖和女俠黃蓉的次女，有個外號叫做“小東邪”。她一驢一劍，只身漫游，原想排遣心中愁悶，豈知酒入愁腸固然愁上加愁，而名山獨游，一般的也是愁悶徒增。河南少室山山勢頗陡，山道卻是一長列寬大的石級，規模宏偉，工程著實不小，那是唐朝高宗為臨幸少林寺而開鑿，共長八里。郭襄騎著青驢委折而上，只見對面山上五道瀑布飛珠濺玉，奔瀉而下，再俯視群山，已如蟻蛭。順著山道轉過一個彎，遙見黃牆碧瓦，好大一座寺院。

　　她望著連綿屋宇出了一會神，心想：“少林寺向為天下武學之源，但華山兩次論劍，怎地五絕之中并無少林寺高僧？難道寺中和尚自忖沒有把握，生怕墮了威名，索性便不去與會？又難道眾僧侶修為精湛，名心盡去，武功雖高，卻不去和旁人爭強賭胜？”她下了青驢，緩步走向寺前，只見樹木森森，蔭著一片碑林。石碑大半已經毀破，字跡模糊，不知寫著些甚麼。心想：“便是刻鑿在石碑上的字，年深月久之後也須磨滅，如何刻在我心上的，卻是時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瞥眼只見一塊大碑上刻著唐太宗賜少林寺寺僧的御札，嘉許少林寺僧立功平亂。碑文中說唐太宗為秦王時，帶兵討伐王世充，少林寺和尚投軍立功，最著者共一十三人。其中只曇宗一僧受封為大將軍，其餘十二僧不愿為官，唐太宗各賜紫羅袈裟一襲。她神馳想象：“當隋唐之際，少林寺武功便已名馳天下，數百年來精益求精，這寺中臥虎藏龍，不知有多少好手。”郭襄自和楊過、小龍女夫婦在華山絕頂分手後，三年來沒得到他二人半點音訊。她心中長自記挂，于是稟明父母，說要出來游山玩水，實則是打聽楊過的消息，她倒也不一定要和他夫婦會面，只須聽到一些楊過如何在江湖上行俠的訊息，也便心滿意足了。偏生一別之後，他夫婦從此便不在江湖上露面，不知到了何處隱居，郭襄自北而南，又從東至西，幾乎踏遍了大半個中原，始終沒聽到有人說起神雕大俠楊過的近訊。這一日她到了河南，想起少林寺中有一位僧人無色禪師是楊過的好友，自己十六歲生日之時，無色瞧在楊過的面上，曾托人送來一件禮物，雖然從未和他見過面，但不妨去問他一問，說不定他會知道楊過的蹤跡，這才上少林寺來。正出神間，忽聽得碑林旁樹叢後傳出一陣鐵鏈當啷之聲，一人誦念佛經：“是時藥叉共王立要，即于無量百千萬億大眾之中，說胜妙伽他曰：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离于愛者，無憂亦無怖……”郭襄聽了這四句偈言，不由得痴了，心中默默念道：“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离于愛者，無憂亦無怖。”只聽得鐵鏈拖地和念佛之聲漸漸遠去。郭襄低聲道：“我要問他，如何才能离于愛，如何能無憂無怖？”隨手將驢韁在樹上一繞，撥開樹叢，追了過去。只見樹後是一條上山的小徑，一個僧人挑了一對大桶，正緩緩往山上走去。郭襄快步跟上，奔到距那僧人七八丈處，不由得吃了一驚，只見那僧人挑的是一對大鐵桶，比之尋常水桶大了兩倍有余，那僧人頸中、手上、腳上，更繞滿了粗大的鐵鏈，行走時鐵鏈拖地，不停發出聲響。這對大鐵桶本身只怕便有二百來斤，桶中裝滿了水，重量更是驚人。郭襄叫道：“大和尚，請留步，小女子有句話請教。”

　　那僧人回過頭來，兩人相對，都是一愕。原來這僧人便是覺遠，三年以前，兩人在華山絕頂曾有一面之緣。郭襄知他雖然生性迂腐，但內功深湛，不在當世任何高手之下，便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覺遠大師。你如何變成了這等模樣？”覺遠點了點頭，微微一笑，合十行禮，并不答話，轉身便走。郭襄叫道：“覺遠大師，你不認得我了麼？我是郭襄啊。”覺遠又是回首一笑，點了點頭，這次更不停步。郭襄又道：“是誰用鐵鏈綁住了你？如何這般虐待你？”覺遠左掌伸到腦後搖了幾搖，示意她不必再問。

　　郭襄見了這等怪事，如何肯不弄個明白？當下飛步追趕，想搶在他面前攔住，豈知覺遠雖然全身帶了鐵鏈，又挑著一對大鐵桶，但郭襄快步追趕，始終搶不到他身前。郭襄童心大起，展開家傳輕功，雙足一點，身子飛起，伸手往鐵桶邊上抓去，眼見這一下必能抓中。不料落手時終究還是差了兩寸。郭襄叫道：“大和尚，這般好本事，我非追上你不可。”但見覺遠不疾不徐的邁步而行，鐵鏈聲當啷當啷有如樂音，越走越高，直至後山。郭襄直奔得氣喘漸急，但仍和他相距丈余，不由得心中佩服：“爹爹媽媽在華山之上，便說這位大和尚武功極高，當時我還不大相信，今日一試，才知爹媽的話果然不錯。”只見覺遠轉身走到一間小屋之後，將鐵桶中的兩桶水都倒進了一口井中。郭襄大奇，叫道：“大和尚，你莫非瘋了，挑水倒在井中干麼？”覺遠神色平和，只搖了搖頭。郭襄忽有所悟，笑道：“啊，你是在練一門高深的武功。”覺遠又搖了搖頭。郭襄心中著惱，說道：“我剛才明明聽得你在念經，又不是啞了，怎地不答我的話？”覺遠合十行禮，臉上似有歉意，一言不發，挑了鐵桶便下山去。郭襄探頭井口向下望去，只見井水清澈，也無特异之處，怔怔望著覺遠的背影，心中滿是疑竇。她適才一陣追趕，微感心浮氣躁，于是坐在井欄圈上，觀看四下風景，這時置身處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但見少室山層崖刺天，橫若列屏，崖下風煙飄渺，寺中鐘聲隨風送上，令人一洗煩俗之氣。郭襄心想：“這和尚的弟子不知在哪里，和尚既不肯說，我去問那個少年便了。”當下信步落山，想去找覺遠的弟子張君寶來問。走了一程，忽聽得鐵鏈聲響，覺遠又挑了水上來。郭襄閃身躲在樹後，心想：“我暗中瞧瞧他到底在搗甚麼鬼。”鐵鏈聲漸近，只見覺遠仍是挑著那對鐵桶，手中卻拿著一本書，全神貫注的輕聲誦讀。郭襄待他走到身邊，猛地里躍出，叫道：“大和尚，你看甚麼書？”

　　覺遠失聲叫道：“啊喲，嚇了我一跳，原來是你。”郭襄笑道：“你裝啞巴裝不成了罷，怎麼說話了？”覺遠微有驚色，向左右一望，搖了搖手。郭襄道：“你怕甚麼？”覺遠還未回答，突然樹林中轉出兩個灰衣僧人，一高一矮。那瘦長僧人喝道：“覺遠，不守戒法，擅自開口說話，何況又和廟外生人對答，更何況又和年輕女子說話？這便見戒律堂首座去。”覺遠垂頭喪氣，點了點頭，跟在那兩個僧人之後。郭襄大為驚怒，喝道：“天下還有不許人說話的規矩麼？我識得這位大師，我自跟他說話，干你們何事？”那瘦長僧人白眼一翻，說道：“千年以來，少林寺向不許女流擅入。姑娘請下山去罷，免得自討沒趣。”郭襄心中更怒，說道：“女流便怎樣？難道女子便不是人？你們干麼難為這位覺遠大師？既用鐵鏈捆綁他，又不許他說話？”那僧人冷冷的道：“本寺之事，便是皇帝也管不著。何勞姑娘多問？”

　　郭襄怒道：“這位大師是忠厚老實的好人，你們欺他仁善，便這般折磨于他，哼哼，天鳴禪師呢？無色和尚、無相和尚在哪里？你去叫他們出來，我倒要問問這個道理。”兩個僧人聽了都是一驚。天鳴禪師是少林寺方丈，無色禪師是本寺羅漢堂首座，無相禪師是達摩堂首座，三人位望尊崇，寺中僧侶向來只稱“老方丈”、“羅漢堂座師”、“達摩堂座師”，從來不敢提及法名，豈知一個年輕女子竟敢上山來大呼小叫，直斥其名。那兩名僧人都是戒律堂首座的弟子，奉了座師之命，監視覺遠，這時聽郭襄言語莽撞，那瘦長僧人喝道：“女施主再在佛門清淨之地滋擾，莫怪小僧無禮。”

　　郭襄道：“難道我還怕了你這和尚？你快快把覺遠大師身上的鐵鏈除去，那便算了，否則我找天鳴老和尚算帳去。”那矮僧聽郭襄出言無狀，又見她腰懸短劍，沉著嗓子道：“你把兵刃留下，我們也不來跟你一般見識，快下山去罷。”郭襄摘下短劍，雙手托起，冷笑道：“好罷，謹遵台命。”那矮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一向聽師伯、師叔、師兄們說少林寺是天下武學的總源，又聽說不論名望多大、本領多強的武林高手，從不敢攜帶兵刃走進少林寺出門。這年輕姑娘雖然未入寺門，但已在少林寺范圍之內，只道她真是怕了，乖乖交出短劍，于是伸手便去接劍。他手指剛碰到劍鞘，突然間手臂劇震，如中電掣，但覺一股強力從短劍上傳了過來，推得他向後急仰，立足不定，登時摔倒。他身在斜坡之上，一經摔倒，便骨碌碌的向下滾了數丈，好容易硬生生的撐住，這才不再滾動。那瘦長僧人又驚又怒，喝道：“你吃了獅子心豹子膽，竟到少林寺撒野來啦！”轉過身來，踏上一步，右手一拳擊出，左掌跟著在右拳上一搭，變成雙掌下劈，正是“闖少林”第二十八勢“翻身劈擊”。郭襄握住劍柄，連劍帶鞘向他肩頭砸去。那僧人沉肩回掌，來抓劍鞘。覺遠在旁瞧得惶急，大叫：“別動手，別動手！有話好說。”便在此時，那僧人右手已抓住劍鞘，正卻運勁里奪，猛覺手心一震，雙臂隱隱酸麻，只叫得一聲：“不好！”郭襄左腿橫掃，已將他踢下坡去。他所受的這一招比那矮僧重得多，一路翻滾，頭臉上擦出不少鮮血，這才停住。郭襄心道：“我上少林寺來是打聽大哥哥的訊息，平白無端的跟他們動手，當真好沒來由。”眼見覺遠愁眉苦臉的站在一旁，當即抽出短劍，便往他手腳上的鐵鏈削去。這短劍雖非稀世奇珍，卻也是極鋒銳的利器，只聽得當啷啷幾聲響，鐵鏈斷了三條。覺遠連呼：“使不得，使不得！”郭襄道：“甚麼使不得？”指著正向寺內奔去的高矮二僧說道：“這兩個惡和尚定是奔去報訊，咱們快走。你那個姓張的小徒兒呢？帶了他一起走罷！”覺遠只是搖手。忽聽得身後一人說道：“多謝姑娘關懷，小的在這兒。”

　　郭襄回過頭來，只見身後站著個十六七歲的少年，粗眉大眼，身材魁偉，臉上卻猶帶稚氣，正是三年前曾在華山之巔會過的張君寶。比之當日，他身形已高了許多，但容貌無甚改變。郭襄大喜，說道：“這里的惡和尚欺侮你師父，咱們走罷。”張君寶搖頭道：“沒有誰欺侮我師父啊。”郭襄指著覺遠道：“那兩個惡和尚用鐵鏈鎖著你師父，連一句話也不許他說，還不是欺侮？”覺遠苦笑搖頭，指了指山下，示意郭襄及早脫身，免惹事端。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過她的人不計其數，但既見了眼前的不平之事，決不能便此撒手不顧；可是卻又擔心寺中好手出來截攔，當下一手拉了覺遠，一手拉了張君寶，頓足道：“快走快走，有甚麼事，下山去慢慢說不好麼？”兩人只是不動。忽見山坡下寺院邊門中沖出七八名僧人，手提齊眉木棍，吆喝道：“哪里來的野姑娘，膽敢來少林寺撒野？”張君寶提起嗓子叫道：“各位師兄不得無禮，這位是……”郭襄忙道：“別說我名字。”她想今日的禍事看來闖得不小，說不定鬧下去會不可收拾，可別牽累到爹爹媽媽，又補上一句：“咱們翻山走罷！千萬別提我爹爹媽媽和朋友的姓名。”只聽得背後山頂上吆喝聲響，又涌出七八名僧人來。郭襄見前後都出現了僧人，秀眉深蹙，急道：“你們兩個婆婆媽媽，沒點男子漢氣概！到底走不走？”張君寶道：“師父，郭姑娘一片好意……”

　　便在此時，下面邊門中又竄出四名黃衣僧人，颼颼颼的奔上坡來，手中都沒兵器，但身法迅捷，衣襟帶風，武功頗為了得。郭襄見這般情勢，便想單獨脫身亦已不能，索性凝氣卓立，靜觀其變。當先一名僧人奔到离她四丈之處，朗聲說道：“羅漢堂首座尊師傳諭：著來人放下兵刃，在山下一葦亭中陳明詳情，聽由法諭。”

　　郭襄冷笑道：“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官腔打得倒好聽。請問各位大和尚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兒呢，還是做蒙古皇帝的官？”這時淮水以北，大宋國土均已淪陷，少林寺所在之地自也早該歸蒙古管，只是蒙古大軍連年進攻襄陽不克，忙于調兵遣將，也無余力來理會叢林寺觀的事，因此少林寺一如其舊，與前并無不同。那僧人聽郭襄譏刺之言甚是厲害，不由得臉上一紅，心中也覺對外人下令傳諭有些不妥，合十說道：“不知女施主何事光臨敝寺，且請放下兵刃，赴山下一葦亭中奉茶說話。”郭襄聽他語轉和緩，便想乘此收蓬，說道：“你們不讓我進寺，我便希罕了？哼，難道少林寺中有寶，我見一見便沾了光麼？”向張君寶使個眼色，低聲道：“到底走不走？”張君寶搖搖頭，嘴角向覺遠一努，意思說是要服侍師父。郭襄朗聲道：“好，那我不管啦，我走了。”拔步便下坡去。第一名黃衣僧側身讓開。第二名和第三名黃衣僧卻同時伸手一攔，齊聲道：“且慢，放下了兵刃。”郭襄眉毛一揚，手按劍柄。第一名僧人道：“我們也不敢留著女施主的兵刃。女施主一到山下，我們立即將寶劍送上，這是少林寺千年來的規矩，還請包涵。”郭襄聽他言語有禮，心下躊躇：“倘若不留短劍，勢必有場爭斗，我孤身一人，如何是闔寺僧眾的敵手？但若留下短劍，豈不將外公、爹爹、媽媽、大哥哥、龍姊姊的面子一古腦兒都丟得干淨？”她一時沉吟未決，驀地里眼前黃影晃動，一人喝道：“到少林寺來既帶劍，又傷人，世上焉有是理？”跟著勁風颯然，五只手指往劍鞘上抓下來。這僧人若不貿然出手，郭襄一番遲疑之後，多半便會將短劍留下。她和乃姊郭芙的性子大不相同，雖然豪爽，卻不魯莽，眼前處境既極度不利，便會暫忍一時之氣，日後再去和外公、爹媽商量，回頭找這場子，但對方突然逞強，豈能眼睜睜的讓他將劍奪去？那僧人的擒拿手法既狠且巧，一抓住劍鞘，心想郭襄定會向里回奪，一個和尚跟一個年輕女子拉拉扯扯，大是不雅，當下運勁向左斜推，跟著抓而向右。郭襄被他這麼一推一抓，果然已拿不牢劍鞘，當即握住劍柄，刷的一聲，寒光出匣。那僧人右手將劍鞘奪了過去，左手卻有兩根手指被短劍順勢割斷，劇痛之下，拋下劍鞘，往旁退開。

　　眾僧人見同門受傷，無不驚怒，揮杖舞棍，一齊攻來。郭襄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今日已不能善罷。”當下使出家傳的“落英劍法”，便往山下沖去。眾僧人排成三列，仰面擋住。那“落英劍法”乃黃藥師從“落英掌法”的路子中演化來，雖不若“玉簫劍法”的精妙，卻也是桃花島的一絕，但見青光激蕩，劍花點點，便似落英繽紛，四散而下，霎時間僧人中又有兩人受傷。但背後數名僧人跟著搶到，居高臨下的夾攻。按理郭襄早已抵擋不住，只是少林僧眾慈悲為本，不愿傷她性命，所出招數都非殺手，只求將她打倒，訓誡一番，扣下兵刃，將她逐下山去。可是郭襄劍光錯落，卻也不易攻近身去。眾僧初時只道一個妙齡女郎，還不輕易打發？待見她劍法精奇，始知她若非名門之女，便是名師之徒，多半得罪不得，出招時更有分寸，一面急報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正斗之間，一個身材高瘦老年僧人緩步走近，雙手籠在袖中，微笑觀斗。兩名僧人走到他身前，低聲稟告了幾句。郭襄已斗得氣喘吁吁，劍法凌亂，大聲喝道：“說甚麼天下武學之源，原來是十多個和尚一擁而上，倚多為胜。”那老僧便是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聽她這麼說，便道：“各人住手！”眾僧人立時罷手躍開。無色禪師道：“姑娘貴姓，令尊和令師是誰？光臨少林寺，不知有何貴干？”郭襄心道：“我爹娘的姓名不能告訴你。我到少林寺來是為了打聽大哥哥的訊息，那也不能當眾述說。眼下已鬧成這等模樣，日後爹娘和大哥哥知道了定要怪我，不如悄悄的溜了罷。”說道：“我的姓名不能跟你說，我不過見山上風景优美，這便上來游覽玩耍。原來少林寺比皇宮內院還要厲害，動不動便要扣人家兵刃。請問大師，我進了貴寺的山門沒有？當日達摩祖師傳下武藝，想來也不過教眾僧侶強身健體，便于精進修為，想不到少林寺名頭越大，武功越高，恃眾逞強的名頭也越來越響。好，你們要扣我兵刃，這便留下，除非將我殺了，否則今日之事江湖上不會無人知曉。”她本來伶牙俐齒，這件事也并非全是她的過錯，一席話只將無色禪師說得啞口無言。郭襄鑒貌辨色，心想：“這番胡鬧我固怕人知曉，看來少林寺更加不愿張揚。十多個和尚圍斗一個年輕姑娘，說出去有甚麼好聽？”當下哼的一聲，將短劍往地下一擲，舉步便行。

　　無色禪師斜步上前，袍袖一拂，已將短劍卷起，雙手托起劍身，說道：“姑娘既不愿見示家門師承，這口寶劍還請收回，老衲恭送下山。”郭襄嫣然一笑，道：“還是老和尚通達情理，這才是名家的風范呢。”她既占到便宜，隨口便贊了無色一句，當下伸手拿劍，一提之下，不禁一驚。原來對方掌心生出一股吸力，她雖抓住劍柄，卻不能提起劍身。她連運三下勁，始終無法取過短劍，說道：“好啊，你是顯功夫來著。”突然間左手斜揮，輕輕拂向他左頸“天鼎”“巨骨”兩穴。無色心下一凜，斜身閃避，氣勁便此略松，郭襄應手提起短劍。

　　無色道：“好俊的蘭花拂穴手功夫！姑娘跟桃花島主怎生稱呼？”郭襄笑道：“桃花島主嗎？我便叫他作老東邪。”桃花島主東邪黃藥師是郭襄的外公，他性子怪僻，向來不遵禮法。他叫外孫女兒“小東邪”，郭襄便叫他“老東邪”，黃藥師非但不以為忤，反而歡喜。無色少年時出身綠林，雖在禪門中數十年修持，佛學精湛，但往日豪氣仍是不減，否則怎能與楊過結成好友？見這小姑娘不肯說出師承來歷，偏要試她出來，當下朗聲笑道：“小姑娘接我十招，瞧老和尚眼力如何，能不能說出你的門派？”郭襄道：“十招中瞧不出，那便如何？”無色禪師哈哈大笑，說道：“姑娘若是接得下老衲十招，那還有甚麼說的，自是唯命是聽。”郭襄指著覺遠道：“我和這位大師昔年曾有一面之緣，要代他求一個情。倘若十招中你說不出我的師父是誰，你須得答應我，可不能再難為這位大師了。”無色甚是奇怪，心想覺遠迂腐騰騰，數十年來在藏經閣中管書，從來不與外人交往，怎會識得這個女郎？說道：“我們本來就沒為難他啊。本寺僧眾犯了戒律，不論是誰，均須受罰，那也不算是甚麼難為。”郭襄小嘴一扁，冷笑道：“哼，說來說去，你還是混賴。”

　　無色雙掌一擊，道：“好，依你，依你。老衲若是輸了，便代覺遠師弟挑這三千一百零八擔水。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郭襄跟他說話之時，心下早已計議定當，尋思：“這老和尚氣凝如山，武功了得，倘若由他出招，我竭力抵御，非顯出爹爹媽媽的武功不可。不如我占了機先，連發十招。”聽他說到“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這兩句話，不待他出掌抬腿，嗤的一聲，短劍當胸直刺過去，使的仍是桃花島“落英劍法”中的一招，叫作“萬紫千紅”，劍尖刺出去時不住顫動，使對手瞧不定劍尖到底攻向何處。無色知道厲害，不敢對攻，當即斜身閃開。郭襄喝道：“第二招來了！”短劍回轉，自下而上倒刺，卻是全真派劍法中一招“大紳倒懸”。無色道：“好，是全真劍法。”郭襄道：“那也未必。”短劍一刺落空，眼見無色反守為攻，伸指徑來拿自己手腕，暗吃一驚：“這老和尚果然了得，在這如此凶險的劍招之下，居然赤手空拳的還能搶攻。”眼見他手指伸到面門，短劍晃了幾晃，使的竟是“打狗棒法”中的一招“惡犬攔路”，乃屬“封”字訣。

　　她自幼和丐幫的前任幫主魯有腳交好，喝酒猜拳之余，有時便纏著他比試武藝。丐幫中雖有規矩，打狗棒法是鎮幫神技，非幫主不傳，但魯有腳使動之際，郭襄終于偷學了一招半式。何況先任幫主黃蓉是她母親，現任幫主耶律齊是她姊夫，這打狗棒法她看到的次數著實不少，雖然不明其中訣竅，但猛地里依樣葫蘆的使出一招來，卻也駭人耳目。無色的手指剛要碰到她手腕，突然白光閃動，劍鋒來勢神妙無方，險些兒五根手指一齊削斷，總算他武功卓絕，變招快速，百忙中急退兩步，但嗤嗤聲響，左袖已給短劍划破了一條長長的口子。無色禪師變色斜睨，背上驚出了一陣冷汗。郭襄大是得意，笑道：“這是甚麼劍法？”其實天下根本無此劍術，她只不過偷學到一招打狗棒法，用在劍招之中，只因那打狗棒法過于奧妙，她雖使得似是而非，卻也將一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嚇得滿腹疑團，瞠目不知所對。郭襄心想：“我只須再使得幾招打狗棒法，非殺得這老和尚大敗虧輸不可，只可惜除了這一下子，我再也不會了。”不待無色緩過氣來，短劍輕揚，飄身而進，姿態飄飄若仙，劍鋒向無色的下盤連點數點，卻是從小龍女處學來的一招玉女劍法“小園藝菊”。那玉女劍法乃當年女俠林朝英所創，不但劍招凌厲，而且講究丰神脫俗，姿式嫻雅，眾僧人從所未見。無不又驚又喜。少林的“達摩劍法”、“羅漢劍法”等等走的均是剛猛路子，那“玉女劍法”絕少現于江湖，本質與少林派的諸路劍術又截然相反，其實以劍法而論，也未必真的胜于少林各路劍術，只是一眼瞧來，實在美絕麗絕，有如佛經中云：“容儀婉媚，莊嚴和雅，端正可喜，觀者無厭。”

　　無色禪師見了如此美妙的劍術，只盼再看一招，當下斜身閃避，待她再發。郭襄劍招斗變，東趨西走，連削數劍。張君寶在旁看得出神，忽地“噫”的一聲。原來郭襄這一招卻是“四通八達”，三年前楊過在華山之巔傳授張君寶，郭襄在旁瞧在眼中，這時便使了出來。當年楊過所授的乃是掌法，這時郭襄變為劍法，威力已減弱了幾成，但劍術之奇，卻已足使無色暗暗心驚。屈指數來，郭襄已連使五招，無色竟瞧不出絲毫頭緒。他盛年時縱橫江湖，閱歷極富，十余年來身任羅漢堂首座，更精研各家各派的武功，以與本寺的武功相互參照比較，而收截長補短、切磋攻錯之效。因此他自信不論是何方高人，數招中必能瞧出他的來歷，和郭襄約到十招，已留下極大余地。豈知郭襄的父母師友盡是當代第一流高手，她在每人的武功中截出一招，東拉西扯的一番雜拌，只瞧得無色眼花繚亂，哪里說得出甚麼名目。那“四通八達”的四劍八式一過，無色心念一動：“我若任她出招，只怕她怪招源源不絕，別說十招，一百招也未必能瞧出甚麼端倪。只有我發招猛攻，她便非使出本門武功拆解不可。”當即上身左轉，一招“雙貫耳”，雙拳虎口相對，划成弧形，交相撞擊。郭襄見他拳勢勁力奇大，不敢擋架，身形一扭，竟從雙掌之間溜了過去。她當年在黑龍潭中見瑛姑與楊過相斗，弱不敵強，使“泥鰍功”溜開，這時便依樣葫蘆。她功力身法自均不及瑛姑，但無色禪師也并不真下殺手，任由她輕輕溜開。無色喝彩道：“好身法，再接我一招。”左掌圈花揚起，屈肘當胸，虎口朝上，正是少林拳中的“黃鶯落架”。他是少林寺的武學大師，身分不同，雖然所會武功之雜猶胜郭襄，但每一招每一式使的均是純正本門武功。少林拳門戶正大，看來平平無奇，練到精深之處，實是威力無窮。他這左掌圈花一揚，郭襄但覺自己上半身已全在掌力籠罩之下，當即倒轉劍柄，以劍作為手指，使一招從武修文處學來的“一陽指”，徑點無色手腕上“腕骨”、“陽谷”、“養老”三穴。她于“一陽指”點穴法實只學到一點兒皮毛，膚淺之至，但一指點三穴的手法，卻正是一陽指功夫的精要所在。

　　一燈大師的一陽指功夫天下馳名，無色禪師自然識得，斗見郭襄出此一招，一驚之下，急忙縮手變招。其實無色若不縮手，任她連撞三處穴道，登時可發覺這“一陽指”功夫并非貨真價實，但雙方各出全力搏斗之際，他豈肯輕易以一世英名冒險相試？郭襄嫣然一笑，道：“大和尚倒識得厲害！”無色哼了一聲，擊出一招“單鳳朝陽”，這一招雙手大開大闔，寬打高舉，勁力到處，郭襄手中短劍拿捏不住，脫手落地。她明知對方不會當真狠下殺手，當下也不驚惶，雙拳交錯，若有若無，正是老頑童周伯通得意傑作七十二路空明拳中第五十四路“妙手空空”。

　　這路拳法是周伯通所自創，江湖上并未流傳，無色雖然淵博，卻也不識，當下雙掌划弧，發出一招“偏花七星”，雙掌如電，一下子切到了郭襄掌上，她若不出內力相抗，手掌便須向後一拗而斷。這一招少林派基本功夫“偏花七星”似慢實快，似輕實重，雖是“闖少林”的姿式，意勁內力卻出自“神化少林”的精奧。郭襄手掌被制，心想：“難道你真能折斷我的掌骨不成？”順手一揮，使出一招“鐵蒲扇手”，以掌對掌，反擊過去。這一招她是從武修文之妻完顏萍處學來，是當年鐵掌水上飄裘千仞傳下來的心法。這鐵掌功在武學諸派掌法之中向稱剛猛第一，無色禪師精研掌法，如何不知？眼見這女郎猛地里使出這招鐵掌幫的看家掌法，不禁嚇了一跳，若是硬拚掌力，一來不愿便此傷她，二來卻也真的對鐵掌功夫有三分忌憚。他是個忠厚豪邁之人，但見郭襄每一招都使得似模似樣，一時之間卻沒想到若要精研這許多門派的武功，豈是這二十歲不到的少女就能辦到，當下急忙收掌，退開半丈。郭襄嫣然一笑，叫道：“第十招來了，你瞧我是甚麼門派？”左手一揚，和身欺上，右手伸出，便去托拿無色的下顎。無色和旁觀眾僧情不自禁的都是一聲驚呼。這一招“苦海回頭”，正是少林派正宗拳藝羅漢拳中的一招，卻是別派所無。這一招的用意是左手按住敵人頭頂，右手托住敵人下顎，將他頭頸一扭，重則扭斷敵人頭頸，輕則扭脫關節，乃是一招極厲害的殺手。無色禪師見她竟然使到這一招羅漢拳，當真是孔夫子面前讀孝經，魯班門口弄大斧，不由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這路拳法他在數十年前早已拆得滾瓜爛熟，一碰上便是不加思索，隨手施應，即令是睡著了，遇到這路招式只怕也能對拆，當下斜身踏步，左手橫過郭襄身前，一翻手，已扣住她右肩，右手疾如閃電，伸手到她頸後。這一招叫做“挾山超海”，原是拆解那招“苦海回頭”的不二法門，雙手一提，便能將敵人身子提得离地橫起。郭襄接下去本可用“盤肘”式反壓他的手肘，既能脫困，又可反制敵人，但無色禪師這一招實在來得太快，眼睛一瞬，身子便已提起，她雙足离地，還能施展甚麼功夫，自然是輸了。

　　無色禪師隨手將郭襄制住，心中一怔：“糟糕！我只顧取胜，卻沒想到辨認她的師承門派。她在十招中使了十門不同的拳法，那是如何說法？我總不能說她是少林派！”郭襄用力掙扎，叫道：“放開我！”只聽得錚的一聲響，從她身上掉下了一件物事。郭襄又叫道：“老和尚，你還不放我？”無色禪師眼中看出眾生平等，別說已無男女之分，縱是馬牛豬犬，他也一視同仁，笑道：“老衲這一大把年紀，做你祖父也做得，還怕甚麼？”說著雙手輕輕一送，將她拋出二丈之外。這一番動手，郭襄雖然被制，但無色在十招之內終究認不出她的門派，正要出言服輸，一低頭，忽見地下黑黝黝的一團物事，乃是兩個小小的鐵鑄羅漢。

　　郭襄落地站定，說道：“大和尚，你可認輸了罷？”無色抬起頭來，喜容滿面，笑道：“我怎麼會輸？我知道令尊是大俠郭靖，令堂是女俠黃蓉，桃花島黃島主是你外公。郭二小姐的芳名，是一個襄陽的‘襄’字。令尊學兼江南七怪、桃花島、九指神丐、全真派各家之長。郭二小姐家學淵源，身手果然不凡。”這一番話只把郭襄聽得瞠目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心想：“這老和尚當真邪門，我這十招亂七八糟，他居然仍然認了出來。”無色禪師見她茫然自失，笑吟吟的拾起那對鐵鑄小羅漢，說道：“郭二姑娘，老和尚不能騙你小孩子，我認出你來，全憑著這對鐵羅漢。楊大哥可好。你可有見到他麼？”郭襄一怔之下，立時恍然，說道：“啊，你便是無色禪師，這對鐵羅漢是你送給我的生日禮物，自然認得。你可有見到我大哥哥和龍姊姊？我上寶剎來，便是想見你，來打聽他二人的下落。啊，你不知道，我說的大哥哥和龍姊姊，便是楊過楊大俠夫婦了。”無色道：“數年之前，楊大俠曾來敝寺盤桓數日，跟老和尚很說得來。後來他在襄陽抗敵，老衲奉他之召，也曾去稍效微勞。不知他刻下是在何處？”

　　他二人均欲得知楊過音訊，你問一句，我問一句，卻是誰也沒回答對方的問話。郭襄呆了半晌，說道：“你也不知我大哥哥到了哪里。可有誰知道啊？”她定了定神，說道：“你是我大哥哥的好朋友，怪不得武功如此高明。嗯，我還沒謝過你送給我的生日禮物，今日得謝謝你啦。”無色笑道：“咱們當真是不打不相識。你見到楊大哥時，可別說老和尚以大欺小。”郭襄望著遠處山峰，自言自語：“幾時方能見著他啊。”

　　當郭襄十六歲生日那天，楊過忽發奇想，柬邀江湖同道，群集襄陽給她慶賀生辰。一時白道黑道上無數武林高手，沖著楊過的面子，都受邀趕到祝壽，即使無法分身的，也都贈送珍异賀禮。無色禪師請人帶去的生日禮物，便是這一對精鐵鑄成的羅漢。這對鐵羅漢肚腹之中裝有機括，扭緊彈簧之後，能對拆一套少林羅漢拳。那是百余年前少林寺中一位异僧花了無數心血方始制成，端的是靈巧精妙無比。郭襄覺得好玩，便帶在身邊，想不到今日從懷中跌將出來，終于給無色禪師認出了她的身分。她適才最後所使的一招少林拳法，便是從這對鐵羅漢身上學來。

　　無色笑道：“格于敝寺歷代相傳的寺規，不能請郭二姑娘到寺中隨喜，務請包涵。”郭襄黯然道：“那沒甚麼，我要問的事，反正也問過了。”無色又指覺遠道：“至于這位師弟的事，我慢慢再跟你解釋。這樣罷，老和尚陪你下山去，咱們找一家飯舖，讓老和尚作個東道，好好喝一天酒，你說怎樣？”無色禪師在少林寺中位份極高，竟對這樣一個妙齡女郎如此尊敬，要親自送她下山，隆重款待，眾僧侶聽了，無不暗暗稱奇。郭襄道：“大師不必客氣。小女子出手不知輕重，得罪了幾位大和尚，還請代致歉意，這便別過，後會有期。”說著施了一禮，轉身下坡。無色笑道：“你不要我送，我也要送。那年姑娘生日，老和尚奉楊大俠之命燒了南陽蒙古大軍的草料、火藥之後，便即回寺，沒來襄陽道賀，心中已自不安，今日光臨敝寺，若再不恭送三十里，豈是相待貴客之道？”郭襄見他一番誠意，又喜他言語豪爽，也愿和他結個方外的忘年之交，于是微微一笑，說道：“走罷！”二人并肩下坡，走過一葦亭後，只聽得身後腳步聲響，回首一看，只見張君寶遠遠在後跟著，卻不敢走近。郭襄笑道：“張兄弟，你也來送客下山嗎？”張君寶臉上一紅，應了一聲：“是！”便在此時，只見山門前一個僧人大步奔下，他竟全力施展輕功，跑得十分匆忙。無色眉頭一皺，說道：“大驚小怪的干甚麼？”那僧人奔到無色身前，行了一禮，低聲說了幾句。無色臉色忽變，大聲道：“竟有這等事？”那僧人道：“方丈請首座去商議。”郭襄見無色臉上神色為難，知他寺中必有要事，說道：“老禪師，朋友相交，貴在知心，這些俗禮算得了甚麼？你有事便請回去。他日江湖相逢，有緣邂逅，咱們再喝酒論武，有何不可？”無色喜道：“怪不得楊大俠對你這般看重，你果然是人中英俠，女中丈夫，老和尚交了你這個朋友。”郭襄微微一笑，說道：“你是我大哥哥的朋友，早就已是我的朋友了。”當下兩人施禮而別。無色回向山門。

　　郭襄循路下山，張君寶在她身後，相距五六步，不敢和她并肩而行。郭襄問道：“張兄弟，他們到底干甚麼欺侮你師父？你師父一身精湛內功，怕他們何來？”張君寶走近兩步，說道：“寺中戒律精嚴，僧眾凡是犯了事的都須受罰，倒不是故意欺侮師父。”郭襄奇道：“你師父是個正人君子，天下從來沒有這樣的好人，他又犯了甚麼事？我瞧他定是代人受過，要不，便是甚麼事弄錯了。”張君寶歎道：“這事的原委姑娘其實也知道的，還不是為了那部《楞伽經》。”郭襄道：“啊，是給瀟湘子和尹克西這兩個家伙偷去的經書麼？”張君寶道：“是啊。那日在華山絕頂，小人得楊過大俠的指點，親手搜查了那兩人全身，一下華山之後，再也找不到這兩人的蹤跡了。我師徒倆無奈，只得回寺稟報方丈。那部《楞伽經》是達摩祖師親手所書，戒律堂首座責怪我師父經管不慎，以致失落這般無價之寶，重加處罰，原是罪有應得。”郭襄歎了口氣，道：“那叫做晦氣，甚麼罪有應得？”她比張君寶只大幾歲，但儼然以大姊姊自居，又問：“為了這事，便罰你師父不許說話？”張君寶道：“這是寺中歷代相傳的戒律，上鐐挑水，不許說話。我聽寺里老禪師們說，雖然這是處罰，但對受罰之人其實也大有好處。一個人一不說話，修為自是易于精進，而上鐐挑水，也可強壯體魄。”郭襄笑道：“這麼說來，你師父非但不是受罰，反而是在練功了，倒是我的多事。”張君寶忙道：“姑娘一番好心，師父和我都十分感激，永遠不敢忘記。”

　　郭襄輕輕歎了口氣，心道：“可是旁人卻早把我忘記得一干二淨了。”只聽得樹林中一聲驢鳴，那頭青驢便在林中吃草。郭襄道：“張兄弟，你也不必送我啦。”呼哨一聲，招呼青驢近前，張君寶頗為依依不舍，卻又沒甚麼話好說。

　　郭襄將手中那對鐵鑄羅漢遞了給他，道：“這個給你。”張君寶一怔，不敢伸手去接，道：“這……這個……”郭襄道：“我說給你，你便收下了。”張君寶道：“我……我……”郭襄將鐵羅漢塞在他的手上，縱身一躍，上了驢背。突然山坡石級上一人叫道：“郭二姑娘，且請留步。”正是無色禪師又從寺門中奔了出來。郭襄心道：“這個老和尚也忒煞多禮，何必定要送我？”無色行得甚快，片刻間便到了郭襄身前。他向張君寶道：“你回寺中去，別在山里亂走亂闖。”張君寶躬身答應，向郭襄凝望一眼，走上山去。無色待他走開，從袖中取出一張紙箋，說道：“郭二姑娘，你可知是誰寫的麼？”郭襄下了驢背，接過一看，見是一張詩箋，箋上墨沈淋漓，寫著兩行字道：“少林派武功，稱雄中原西域有年，昆侖三聖前來一并領教。”筆勢挺拔遒勁。郭襄問道：“昆侖三聖是誰啊，這三個人的口氣倒大得緊。”無色道：“原來姑娘也不識得他們。”郭襄搖搖頭道：“我不識得他們。連‘昆侖三聖’的名字也從沒聽爹爹媽媽說過。”無色道：“奇便奇在這兒。”郭襄道：“甚麼奇怪啊？”無色道：“姑娘和我一見如故，自可對你實說。你道這張紙箋是在哪里得來的？”郭襄道：“是昆侖三聖派人送來的麼？”無色道：“若是派人送來，也就沒甚麼奇怪。常言道樹大招風，我少林寺數百年來號稱天下武學之源，因此不斷有高手到寺中來挑戰較藝。每次有武林中人到來，我們總是好好款待，說到比武較量，能夠推得掉的便盡量推辭。我們做和尚的，講究勿嗔勿怒，不得逞強爭胜，倘若天天跟人家打架，還算是佛門子弟麼？”郭襄點頭道：“那也說得是。”

　　無色又道：“只不過武師們既然上得寺來，若是不顯一下身手，總是心不甘服。少林寺的羅漢堂，做的便是這門接待外來武師的行當。”郭襄笑道：“原來大和尚的專職是跟人打架。”無色苦笑道：“一般武師，武功再強，本堂的弟子們總能應付得了，倒也不必老和尚出手。今日因見姑娘身手不凡，我才自己來試上一試。”郭襄笑道：“你倒挺瞧得起我。”無色道：“你瞧我把話扯到哪里去啦。實不相瞞，這張紙箋，是在羅漢堂上降龍羅漢佛像的手中取下來的。”郭襄奇道：“是誰放在佛像手中的？”無色搔頭道：“便是不知道啊。我少林寺僧眾數百，若有人混進寺來，豈能無人見到？這羅漢堂經常有八名弟子輪值，日夜不斷。剛才有人見到這張紙箋，飛報老方丈，大家都覺得奇怪，因此召我回寺商議。”

　　郭襄聽到這里，已明其意，說道：“你疑心我和那甚麼昆侖三聖串通了，我在寺外搗亂，那三個家伙便混到羅漢堂中放這紙箋。是也不是？”無色道：“我既和姑娘見了面，自是決無疑心。但也是事有湊巧，姑娘剛离寺，這張紙箋便在羅漢堂中出現。方丈和無相師弟他們便不能不錯疑到姑娘身上。”郭襄道：“我不認得這三個家伙。大和尚，你怕甚麼？十天之後他們倘若膽敢前來，跟他們見個高下便了。”無色道：“害怕嘛，自然不怕。姑娘既跟他們沒有干系，我便不用擔心了。”

　　郭襄知他實是一番好意，只怕昆侖三聖是自己相識，動手之際便有許多顧忌，唯恐得罪了好朋友，說道：“大和尚，他們客客氣氣來切磋武藝，那便罷了，否則好好給他們吃些苦頭。這張字條上的口氣可狂妄得很呢。甚麼叫做‘一并領教’？難道少林派七十二項絕藝，這三個家伙要‘一并領教’麼？”她說到這里，忽然想起一事，說道：“說不定寺中有誰跟他們勾結了，偷偷放上這樣一張字條，也沒甚麼希奇。”無色道：“這事我們也想過了，可是決計不會。降龍羅漢的手指离地有三丈多高，平時掃除佛身上灰塵，必須搭起高架。有人能躍到這般高處，輕功之佳，實所罕有。寺中縱有叛徒，料來也不會有這樣好的功夫。”

　　郭襄好奇心起，很想見見這昆侖三聖到底是何等樣的人物，要瞧他們和少林寺僧眾比試武藝，結果誰胜誰負，但少林寺不接待女客，看來這場好戲是不能親眼得見了。無色見她側頭沉思，只道她是在代少林寺籌策，說道：“少林寺千年來經歷了不知多少大風大浪，至今尚在，這昆侖三聖倘若決意跟我們過不去，少林寺也總當跟他們周旋一番。郭姑娘，半月之後，你在江湖上當可聽到音訊，且看昆侖三聖是否能把少林寺挑了。”說到此處，壯年時的豪情胜概不禁又勃然而興。郭襄笑道：“大和尚勿嗔勿怒，你這說話的樣子，能算是佛門子弟麼？好，半月之後，我佇候好音。”說著翻身上了驢背。兩人相視一笑。郭襄催動青驢，得得下山，心中卻早打定主意，非瞧一瞧這場熱鬧不可。她心想：“怎生想個法兒，十天後混進少林寺中去瞧一瞧這場好戲？”又想：“只怕那昆侖三聖未必是有甚麼真才實學的人物，給大和尚們一擊即倒，那便熱鬧不起來。只要他們有外公、爹爹、或是大哥哥一半的本事，這一場‘昆侖三聖大鬧少林寺’便有些看頭。”

　　想到楊過，心頭又即郁郁，這三年來到處尋尋覓覓，始終落得個冷冷清清，終南山古墓長閉，萬花坳花落無聲，絕情谷空山寂寂，風陵渡凝月冥冥。她心頭早已千百遍的想過了：“其實，我便是找到了他，那又怎地？還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煩惱？他所以悄然遠引，也還不是為了我好？但明知那是鏡花水月一場空，我卻又不能不想，不能不找。”任著青驢信步所之，在少室山中漫游，一路向西，已入嵩山之境，回眺少室東峰，蒼蒼峻拔，沿途山景，觀之不盡。如此游了數日，這一天到了三休台上，心道：“三休，三休！卻不知是哪三休？人生千休萬休，又豈止三休？”折而向北，過了一岭，只見古柏三百余章，皆挺直端秀，凌霄托根樹旁，作花柏頂，燦若云荼。郭襄正自觀賞，忽聽得山坳後隱隱傳出一陣琴聲，心感詫异：“這荒僻之處，居然有高人雅士在此操琴。”她幼受母教，琴棋書畫，無一不會，雖均不過粗識皮毛，但她生性聰穎，又愛异想天開，因此和母親論琴、談書，往往有獨到之見，發前人之所未發。這時聽到琴聲，好奇心起，當下放了青驢，循聲尋去。走出十余丈，只聽得琴聲之中雜有無數鳥語，初時也不注意，但細細聽來，琴聲竟似和鳥語互相應答，間間關關，宛轉啼鳴，郭襄隱身花木之後，向琴聲發出處張去，只見三株大松樹下一個白衣男子背向而坐，膝上放著一張焦尾琴，正自彈奏。他身周樹木上停滿了鳥雀，黃鶯、杜鵑、喜鵑、八哥，還有許多不知其名的，和琴聲或一問一答，或齊聲和唱。郭襄心道：“媽說琴調之中有一曲《空山鳥語》，久已失傳，莫非便是此曲麼？”聽了一會，琴聲漸響，但愈到響處，愈是和醇，群鳥卻不再發聲，只聽得空中振翼之聲大作，東南西北各處又飛來無數雀鳥，或止歇樹巔，或上下翱翔，毛羽繽紛，蔚為奇觀。那琴聲平和中正，隱然有王者之意。

　　郭襄心下驚奇：“此人能以琴聲集鳥，這一曲難道竟是《百鳥朝鳳》？”心想可惜外公不在這里，否則以他天下無雙的玉簫與之一和，實可稱并世雙絕。

　　那人彈到後來，琴聲漸低，樹上停歇的雀鳥一齊盤旋飛舞。突然錚的一聲，琴聲止歇，群鳥飛翔了一會，慢慢散去。

　　那人隨手在琴弦上彈了幾下短音，仰天長歎，說道：“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离离？世間苦無知音，縱活千載，亦復何益？”說到此處，突然間從琴底抽出一柄長劍，但見青光閃閃，照映林間。郭襄心想：“原來此人文武全才，不知他劍法如何。”只見他緩步走到古松前的一塊空地上，劍尖抵地，一划一划的划了起來，划了一畫又是一畫。郭襄大奇：“世間怎會有如此奇怪的劍法？難道以劍尖在地下亂划，便能克敵制胜？此人之怪，真是難以測度。”

　　默數劍招，只見他橫著划了十九招，跟著變向縱划，一共也是一十九招。劍招始終不變，不論縱橫，均是平直的一划。郭襄依著他劍勢，伸手在地下划了一遍，隨即險些失笑，他使的哪里是甚麼怪异劍法，卻是以劍尖在地下畫了一張縱橫各一十九道的棋盤。那人划完棋盤，以劍尖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圈了一圈，再在右上角和左下角畫了個交叉。郭襄既已看出他畫的是一張圍棋棋盤，自也想到他是在四角布上勢子，圓圈是白子，交叉是黑子。跟著見他在左上角距勢子三格處圈了一圈，又在那圓圈下兩格處畫了一叉，待得下到第十九著時，以劍拄地，低頭沉思，當是決不定該當棄子取勢，還是力爭邊角。郭襄心想：“此人和我一般寂寞，空山撫琴，以雀鳥為知音；下棋又沒對手，只得自己跟自己下。”

　　那人想了一會，白子不肯罷休，當下與黑子在左上角展開劇斗，一時之間妙著紛紜，自北而南，逐步爭到了中原腹地。郭襄看得出神，漸漸走近，但見白子布局時棋輸一著，始終落在下風，到了第九十三著上遇到了個連環劫，白勢已然岌岌可危，但他仍在勉力支撐。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郭襄棋力雖然平平，卻也看出白棋若不棄子他投，難免在中腹全軍覆沒，忍不住脫口叫道：“何不徑棄中原，反取西域？”那人一凜，見棋盤西邊尚自留著一大片空地，要是乘著打劫之時連下兩子，占据要津，即使棄了中腹，仍可設法爭取個不胜不敗的局面。那人得郭襄一言提醒，仰天長笑，連說：“好，好！”跟著下了數子，突然想起有人在旁，將長劍往地下一擲，轉身說道：“哪一位高人承教，在下感激不盡。”說著向郭襄藏身處一揖。郭襄見這人長臉深目，瘦骨棱棱，約莫三十歲左右年紀。她向來脫略，也不理會男女之嫌，從花叢中走了出來，笑道：“適才聽得先生雅奏，空山鳥語，百禽來朝，實深欽佩。又見先生畫地為局，黑白交鋒，引人入胜，一時忘形，忍不住多嘴，還祈見諒。”那人見郭襄是個妙齡女郎，大以為奇，但聽她說到琴聲，居然絲毫不錯，很是高興，說道：“姑娘深通琴理，若蒙不棄，愿聞清音。”郭襄笑道：“我媽媽雖也教過我彈琴，但比起你的神乎其技，卻差得遠了。不過我既已聽過你的妙曲，不回答一首，卻有點說不過去。好罷，我彈便彈一曲，你卻不許取笑。”那人道：“怎敢？”雙手捧起瑤琴，送到郭襄面前。郭襄見這琴古紋斑斕，顯是年月已久，于是調了調琴弦，彈了起來，奏的是一曲《考槃》。她的手法自沒甚麼出奇，但那人卻頗有驚喜之色，順著琴音，默想詞句：“考在槃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諼。”這詞出自《詩經》，是一首隱士之歌，說大丈夫在山澗之間游蕩，獨往獨來，雖寂寞無侶，容色憔悴，但志向高洁，永不改變。那人聽這琴音說中自己心事，不禁大是感激，琴曲已終。他還是痴痴的站著。郭襄輕輕將瑤琴放下，轉身走出松谷，縱聲而歌：“考檗在陸，碩人之軸，獨寐獨宿，永矢勿告。”招來青驢騎上了，又往深山林密之處行去。她在江湖上闖蕩三年，所經异事甚多，那人琴韻集禽、畫地自弈之事，在她也只是如過眼云煙，風萍聚散，不著痕跡。又過兩天，屈指算來是她闖鬧少林寺的第十天，便是昆侖三聖約定要和少林僧較量武藝的日子。郭襄想不出如何混入寺中看這場熱鬧，心道：“媽媽甚麼事兒眼睛一轉，便想到了十七八條妙計。我偏這麼蠢，連一條計策也想不出來。好罷，不管怎樣，先到寺外去瞧瞧再說，說不定他們應付外敵時打得緊急，便忘了攔我進寺。”

　　胡亂吃了些干糧，騎著青驢又往少林寺進發，离寺約莫十來里，忽聽得馬蹄聲響，左側山道上三乘馬連騎而來。三匹馬步子迅捷，轉眼間便從郭襄身側掠過，直上少林寺而去。馬上三人都是五十來歲的老者，身穿青布短衣，馬鞍上都挂著裝兵刃的布囊。郭襄心念一動：“這三人身負武功，今日帶了兵刃上少林寺，多半便是昆侖三聖了。我若遲了一步，只怕瞧不到好戲。”伸手在青驢臀上一拍，青驢昂首一聲嘶叫，放蹄疾馳，追到了三乘馬的身後。馬上乘客揮鞭催馬，三乘馬疾馳上山，腳力甚健，頃刻間將郭襄的青驢拋得老遠，再也追趕不及。一個老者回頭望了一眼，臉上微現詫异之色。

　　郭襄縱驢又趕了二三里地，三騎馬已影蹤不見，青驢這一程快奔，卻已噴氣連連，頗有些支持不住。郭襄叱道：“不中用的畜生，平時盡愛鬧脾氣，發蠻勁，姑娘當真要用你時，卻又趕不上人家。”眼見再催也是無用，索性便在道旁一座石亭中憩息片刻，讓青驢在亭子旁的溪水中喝一個飽。過不多時，忽聽得馬蹄聲響，那三乘馬轉過山坳，奔了回來。郭襄大奇：“怎地這三人一上去便回了轉來，難道竟如此不堪一擊？”三匹馬奮鬣揚蹄，直奔進石亭中來，三個乘客翻身下馬。郭襄瞧那三人時，見一個矮老者臉若朱砂，一個酒糟鼻子火也般紅，笑眯眯的頗為溫和可親；一個竹竿般身材的老者臉色鐵青，蒼白之中隱隱泛出綠氣，似乎終年不見天日一般，這兩人身形容貌，無一不是截然相反。第三個老者相貌平平無奇，只是臉色蜡黃，微帶病容。

　　郭襄好奇心起，問道：“三位老先生，你們到了少林寺沒有？怎地剛上去便回下來啦？”青臉老者橫了她一眼，似怪她亂說亂問。那酒糟鼻的紅臉矮子笑道：“姑娘怎知我們是到少林寺去？”郭襄道：“從此上去，不到少林寺卻往何處？”紅臉老者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姑娘卻又往何處去？”郭襄道：“你們去少林寺，我自然也去少林寺。”青臉老者道：“少林寺向來不許女流踏進山門一步，又不許外人攜帶兵刃進寺。”說話語氣傲慢，他身形甚高，眼光從郭襄頭頂上瞧了過去，向她望也不望上一眼。郭襄心下著惱，說道：“你們怎又攜帶兵刃？那馬鞍旁的布囊之中，放的難道不是兵器麼？”青臉老者冷冷的道：“你怎能跟我們相比？”郭襄冷笑一聲：“你們三個又怎樣？難道便這般橫？昆侖三聖跟少林寺的老和尚們交過手了麼？誰胜誰敗啊？”三個老者登時臉色微變。紅臉老者問道：“小姑娘，你怎知道昆侖三聖的事？”郭襄道：“我自然知道。”青臉老者突然踏上一步，厲聲道：“你姓甚麼？是誰的門下？到少林寺來干甚麼？”郭襄俏臉一揚，道：“你管得著麼？”

　　青臉老者脾氣暴躁，手掌一揚，便想給她一個耳光，但跟著便想到大欺小、男欺女甚不光彩，自己是何等身分，怎能跟姑娘家一般見識？身形微晃，伸手便摘下郭襄腰間懸著的短劍。這一下出手之快實是難以形容，郭襄但覺涼風輕\*過去。

　　她猝不及防，猛地里著了人家的道兒，實是她行走江湖以來從所未有的事。其實以她武功閱歷，要在江湖間闖蕩原是大大不夠，但武林中十之八九都知她是郭靖、黃蓉的女兒，自經楊過傳柬給她慶賀生辰之後，旁門左道之士幾乎也是無人不曉，就算不礙著郭靖、黃蓉的面子，也得礙著楊過的面子。兼之她人既美麗，又豪爽好客，即是市井中引車賣漿，屠狗負販之徒，她也一視同仁，往往沽了酒來請他們共飲一杯。因此江湖間雖然風波險惡，她竟履險如夷，逢凶化吉，從來沒吃過大虧。此刻這青臉老者驀然間奪了她的劍去，竟使她一時不知所措，若是上前相奪，自忖武功遠遠不及，但如就此罷休，心下又豈能甘？青臉老者左手中指和食指挾著短劍的劍鞘，冷冰冰的道：“你這把劍，我暫且扣下了。你膽敢對我這等無禮，自是父母和師長少了管教。你要他們來向我取劍，我會跟他們好好說一說，教你父母師長多留上一點神。”

　　這番話真把郭襄氣得滿臉通紅，聽此人說話，直是將她當作了一個沒家教的頑童，心想：“好哇！你罵了我，也罵了我外公和爹娘，你當真有通天的本事，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亂逞威風？”她定了定神，強忍一口怒氣，說道：“你叫甚麼名字？”青臉老者哼了一聲，道：“甚麼‘你叫甚麼名字’？我教你，你該這麼問：‘不敢請教老前輩尊姓大名？”郭襄怒道：“我偏要問你叫甚麼名字。你不說便不說罷，誰又希罕了？這把劍又值得甚麼？你為老不尊，偷人搶人的東西，我也不要了。”說著轉過身子，便要走出石亭。忽然間眼前紅影一閃，那紅臉矮子已擋在她身前，笑眯眯的道：“女孩兒家脾氣不可這般大，將來到婆家去做媳婦兒，難道也由得你使小性兒麼？好，我便跟你說，我們是師兄弟三人，這幾天萬里迢迢的剛從西域趕來中原……”郭襄小嘴一扁，道：“你不說我也知道，我們神州中原，本是沒你三個的字號。”三個老者相互望了一眼。紅臉老者道：“請問姑娘，尊師是哪一位？”郭襄在少林寺中不肯說父母的名字，這時心下真的惱了，說道：“我爹爹姓郭，單名一個‘靖’字。我媽媽姓黃，單名一個‘蓉’字。我沒師父，就是爹爹媽媽胡亂教一些兒。”三個老者又互相望了一眼。青臉老者喃喃的道：“郭靖？黃蓉？他們是哪一門哪一派的？是誰的弟子？”郭襄這一氣當真非同小可，心想我父母名滿天下，別說武林中人，便是尋常百姓，又有誰不知義守襄陽的郭大俠？但瞧那三個老者的神色，卻又不似假裝不知。她心念一動，當即恍然：“這昆侖三聖遠處西域，從來不履中土。以這般高的武功，爹媽卻從來沒提過他們的名頭，那麼他們真的不知爹爹媽媽，也不足為奇的了。想必他們在昆侖山深處隱居，勤練武功，對外事從來不聞不問。”想到這里，登時釋然，怒氣便消，她本不是愛使小性兒的小器姑娘，說道：“我姓郭名襄，是襄陽城這個‘襄’字。好啦，我已對你們說了。請問你們三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啊？”

　　紅臉老者笑嘻嘻的道：“是啊，小女娃兒很乖，一教便會，這才是尊敬長輩的道理。”指著那黃臉老者道：“這位是我們的大師哥，他姓潘，名字叫天耕。我是二師兄，姓方，叫方天勞。”手指青臉老者道：“這位是三師弟，姓衛，名叫天望。我們師兄弟三個，排行中都有一個‘天’字。”郭襄“嗯”了一聲，默記一遍，問道：“你們到底上不上少林寺去？你們跟那些和尚們比過武麼？卻是誰的武功強些？”青臉老者衛天望“咦”的一聲，厲聲道：“怎地你甚麼都知道了？我們要跟少林寺和尚比試武藝，天下沒幾人知道，你怎麼得知？快說，快說！”說著直逼到郭襄身前，右手捏緊了拳頭，惡狠狠的瞪著她。

　　郭襄暗想：“我豈能受你的威嚇？本來跟你說了也不打緊，但你越惡，我越是不說。”向著他也瞪了一眼，冷然道：“你這個名字不好，為甚麼不改作‘天惡’？”衛天望怒道：“甚麼？”郭襄道：“如你這般凶神惡煞的人物，當真少見，搶了我的東西，還這麼狠霸霸的，這不是天上的天惡星下凡麼？”衛天望喉頭胡胡幾聲，發出猶似獸嗥般的聲響，胸脯突然間脹大了一倍，似乎頭發和眉毛都豎了起來。

　　紅臉老者方天勞急叫：“三弟，不可動怒！”拉著郭襄手臂往後一扯，將她扯後數尺，自己身子已隔在兩人之間。郭襄見衛天望這般情狀，他若猛然出手，其勢定不可當，不由得也暗生懼意。衛天望右手拔劍出鞘，左手兩根手指平平挾住劍刃，勁透指節，喀的一聲，劍刃登時斷為兩截，跟著將半截斷劍還入劍鞘，說道：“誰要你這把不中用的短劍了？”郭襄見他指上勁力如此厲害，更是駭然。衛天望見她變色，甚是得意，抬頭哈哈大笑，這笑聲刺人耳鼓，直震得石亭上的瓦片也格格而響。

　　驀地里喀喇一聲，石亭屋頂破裂，掉下一大塊物事來。眾人都吃了一驚，連衛天望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運足內力，發出笑聲，方能震動屋瓦，其實這笑聲中殊無歡愉之意，只不過是運功發勁，大叫幾聲“哈哈、哈哈”而已，居然能震破屋頂，不由得驚喜交集，想不到近來不知不覺之中，內功竟然大進。再看那掉下來的物事時，更是一驚，只見一個身穿白衣的中年漢子，雙手抱著一張瑤琴，躺在地下，兀自閉目沉睡。

　　郭襄喜道：“喂，你在這兒啊！”原來此人正是數日前她在山坳中遇見的那個撫琴自弈的男子。

　　那人聽到郭襄說話，跳起身來，說道：“姑娘，我到處找你，卻不道又在此間邂逅。”郭襄道：“你找我干甚麼？”那人道：“我忘了請教姑娘尊姓大名。”郭襄道：“甚麼尊姓大名？文謅謅酸溜溜的，我最不愛聽。”那人一怔，笑道：“不錯，不錯！越是鬧虛文，擺架子，越是沒真才實學，這種人去混騙鄉巴老兒，那就最妙不過。”說罷雙眼瞪看衛天望，嘿嘿冷笑。郭襄大喜，想不到此人如此知趣，這般幫著自己。衛天望給他這雙眼一瞪，一張鐵青的臉更加青了，冷冷的道：“尊駕是誰？”那人竟不理他，對郭襄道：“姑娘，你叫甚麼名字？”郭襄道：“我姓郭，單名一個襄字。”那人鼓掌道：“啊，當真有眼不識泰山，原來便是四海聞名的郭大姑娘。令尊郭靖郭大俠，令堂黃蓉黃女俠，除了無知無識之徒、不明好歹之輩，江湖上誰人不知，哪人不曉？他二人文武雙全，刀槍劍戟，拳掌氣功，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無一不是凌駕古今，冠絕當時。哈哈，偏有一干妄人，竟爾不知他二位響當當的名頭。”郭襄心中一樂：“原來你躲在石亭頂上，早聽到了我和這三人的對答。看來你也不知我爹娘是何等樣人。我行二，卻叫我郭大姑娘，又說我爹爹會得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真是笑話奇談了。”笑問：“那你叫甚麼名字啊？”

　　那人道：“我姓何，名字叫作‘足道’。”郭襄笑道：“何足道！何足道哉？這個名字倒謙遜得很。”何足道說道：“比之天甚麼、地甚麼的大言不慚、妄自尊大的小子，區區的名字還算不易令人作嘔。”何足道一直對衛天望等三人不絕口的冷嘲熱諷。那三人見他壓破亭頂而下，顯非尋常，初時尚且忍耐，要瞧瞧這個白衣怪客到底是甚麼來歷。但聽他言語愈來愈刻薄，衛天望再也按捺不住，反手一掌，便往他左頰打去。何足道頭一低，從他手臂底下鑽過。衛天望只覺左腕上微微一麻，手中持著的短劍已給他挾手奪去。衛天望搶奪郭襄的短劍之時，身法奇快，令人無法看清，但何足道這一下卻是飄然而過，輕描淡寫的便將短劍隨手取了過來，身法手勢，均無甚麼特异之處。衛天望一驚，搶步而上，出指如鉤，往他肩頭抓落。何足道斜身略避，這一抓從他身側擦過。潘天耕和方天勞突然間倒躍出亭。衛天望左拳右掌，風聲呼呼，霎時之間打出了七八招。何足道左閃右避，竟連衣角也沒給帶到半點。他手中捧著短劍。對敵人猶如暴風驟雨般的拳招始終不招不架，只微微一側身，衛天望的拳招便即落空。

　　郭襄限于年歲，武功雖不甚精，但她親友中不少是當世第一流的武學高手，見識是極高的，見何足道舉重若輕，以極巧妙身法，閃避極剛猛敵招，這等武功身法另成一家，和中土各家各派著名的武學均自不同，不由得越看越奇。衛天望連發二十余招，兀自不能逼得對方出手，猛地一聲低嗥，拳法忽變，出招遲緩，但拳力卻凝重強勁。郭襄站在亭中，漸覺拳風壓體，于是一步步的退到亭外。這時何足道也不敢再只閃避而不還招，將短劍插入腰帶，雙足穩穩站定，喝道：“你會硬功，難道我便不會麼？”待衛天望雙掌推到，左手反擊一掌，以硬功對硬功，砰的一聲，衛天望身子一晃，倒退了兩步。何足道卻站在原地不動。衛天望自恃外門硬功當世少有敵手，豈知對方硬碰硬的反擊，毫不借勢取巧，竟以硬功將自己震退。他心中不服，吸一口氣，大喝一聲，又是雙掌劈出。何足道也是一聲猛喝，反擊一掌，喀喇喇響聲過去，只震得亭子頂上的破洞中泥沙亂落。衛天望退了四步，方始拿樁站住。他對了這兩掌後，頭發蓬亂，雙睛突出，模樣甚是可怖，雙手抱著丹田，呼呼呼的運了幾口氣，胸口凹陷，肚脹如鼓，全身骨節格格亂響，一步步的向何足道緩緩走來。

　　何足道見了他這等聲勢，便也不敢怠慢，調勻真氣，以待敵勢。衛天望走到离敵人身前四五尺之處，本該發招，可是仍不停步，又向前走了兩步，直到兩人面對而立，幾乎呼吸相接，這才雙掌驟起，一掌擊向敵人面門，另一掌卻按向對方小腹。這一次他雙掌錯擊，要令對手力分而散。招勢掌力，俱是凌厲已極。何足道也是雙掌齊出，交叉著左掌和他左掌相接，但掌力之中卻分出了一剛一柔。衛天望只覺擊向對方小腹的一掌如打在空處，擊他面門的右掌卻似碰到了銅牆鐵壁，甫覺不妙，猛地里一股巨力撞來，已將他身子直送出石亭之外。這一下仍是硬碰硬的以力對力，力弱者傷，中間實無絲毫回旋余地，不論衛天望拿樁站定，或是一交摔倒，他自己的掌力反擊回來，再加上何足道的掌力，定須迫得他口噴鮮血。潘天耕和方天勞齊聲叫道：“出手！”兩人同時躍起，分別抓住衛天望的手臂向上急提，這才消去了何足道剛猛的掌力。衛天望雖未受傷，但五髒翻動，全身骨骼如欲碎裂，一口氣緩不過來，登時委頓不堪。那紅臉矮子方天勞見師弟吃了這般大的苦頭，暗自驚怒，臉上仍是笑嘻嘻的說道：“閣下掌力之強，真乃世所少見，佩服佩服。”

　　郭襄心想：“說到掌力的剛猛渾厚，又有誰能及得爹爹的降龍十八掌？你們這昆侖三聖僻處荒山，井底觀天，夜郎自大，總有一日叫你們見識見識中土人物。”她言念及此，心中驀地一酸，原來這時她想到要方天勞等見識的中土人物，竟不是她父親，而是楊過。只聽方天勞又道：“小老兒不才，再來領教領教閣下的劍法。”何足道道：“方兄對郭姑娘很是客氣，在下可沒怪你，咱們不用比了。”郭襄一怔：“你給那姓衛的吃這番苦頭，原來為了他對我不客氣？”方天勞走到坐騎之旁，從布囊中取出一柄長劍，刷的一響，拔劍出鞘，伸指在劍身上一彈，嗡嗡之聲，良久不絕。他一劍在手，笑容忽斂，左手捏個劍訣，平推而出，訣指上仰，右手劍朝天不動，正是一招“仙人指路”。

　　何足道道：“方兄既然定要動手，我就拿郭姑娘這短劍跟你試幾招。”說著抽出半截短劍。那短劍本不過二尺來長，給衛天望以指截斷後，劍刃只余下七八寸，而且平頭無鋒，連匕首也不像。他左手仍然握著劍鞘，右手舉起半截斷劍，斗然搶攻。

　　這一下出招快極，方天勞眼前白影一閃，何足道已連攻三招，雖因斷劍太短，傷不著他，但方天勞已自暗暗心驚，心想：“這三招來得好快，當真難以招架，那是甚麼劍法？他手中拿的若是長劍，只怕此刻我已血濺當場。”

　　何足道三招過後，向旁竄開，凝立不動。方天勞展開劍法，半守半攻，猱身搶上。何足道閃身相避，只不還手，突然間快攻三招，逼得方天勞手忙足亂，他卻又已縱身躍開。方天勞一柄劍使將開來，白光閃閃，出手甚是迅捷。郭襄心道：“這老兒招數剛猛狠辣，和那姓衛的掌法是同一條路子，只是帶了三分靈動之氣，卻更加厲害些………”正想到此處，忽聽得何足道喝道：“小心了！”一個“了”字剛脫口，左手劍鞘一舉，快逾電光石光，扑的一聲輕響，已用劍鞘套住了方天勞長劍的劍頭，右手斷劍跟著遞出，直指他的咽喉。方天勞長劍不得自由，無法回劍招架，眼睜睜的瞧著斷劍抵向自己咽喉，只得撇下長劍，就地一滾，才閃開了這一招。他尚未躍起，人影一閃，潘天耕已縱身過來，抓住長劍劍柄，一抖一抽，脫出劍鞘。何足道與郭襄同時喝道：“好身法！”這臉有病容的老頭始終不發一言，武功竟是三人之首。何足道道：“閣下好功夫，在下甚是佩服。”回頭向郭襄道：“郭姑娘，自從日前得聆姑娘雅奏，我作了一套曲子，想請你品評品評。”郭襄道：“甚麼曲子啊？”何足道盤膝坐下，將瑤琴放在膝上，理弦調韻，便要彈琴。

　　潘天耕道：“閣下連敗我兩個師弟，姓潘的還欲請教。”何足道搖手道：“武功比試過了，沒甚麼余味。我要彈琴給郭姑娘聽。這是一首新曲。你們三位愛聽，便請坐著，若是不懂，尚請自便。”左手按節捻弦，右手彈了起來。郭襄只聽了幾節，不由得又驚又喜。原來這琴曲的一部分是自己奏過的《考槃》，另一部分卻是秦風中的《蒹葭》之詩，兩曲截然不同的調子，給他別出心裁的混和在一起，一應一答，說不出的奇妙動聽，但聽琴韻中奏著：“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天一方……碩人之寬，碩人之寬……溯回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獨寐寤言，永矢勿諼，永矢勿諼……”郭襄心中驀地一動：“他琴中說的‘伊人’，難道是我麼？這琴韻何以如此纏綿，充滿了思慕之情？”想到此處，不由得臉上微微一紅。只是這琴曲實在編得巧妙，《考槃》和《蒹葭》兩首曲子的原韻絲毫不失，相互參差應答，卻大大的丰瞻華美起來。她一生之中，從未聽到過這樣的樂曲。

　　潘天耕等三人卻半點不懂。他們不知何足道為人疏狂，頗有書呆子的痴氣，既編了一首新曲，便巴巴的趕來要郭襄欣賞，何況這曲子也确是為她而編，登時將別事盡皆拋在腦後。但見他凝神彈琴，竟沒將自己三人放在眼里，顯是對自己輕視已極，是可忍孰不可忍？潘天耕長劍一指，點向何足道左肩，喝道：“快站起來，我跟你比划比划。”

　　何足道全心沉浸在琴聲之中，似乎見到一個狷介的狂生在山澤之中漫游，遠遠望見水中小島站著一個溫柔的少女，于是不理會山隔水阻，一股勁兒的過去見她………忽然間左肩上一痛，他登時驚覺，抬起頭來，只見潘天耕手中長劍指著他肩頭，輕輕刺破了一點兒皮膚，如再不招架，只怕他便要挺劍傷人，但琴曲尚未彈完，俗人在旁相擾，實在大煞風景，當下抽出半截斷劍，當的一聲，將潘天耕長劍架開，右手卻仍是撫琴不停。

　　這當兒何足道終于顯出了生平絕技，他右手彈琴，左手使劍，無法再行按弦，于是對著第五根琴弦聚氣一吹，琴弦便低陷下去，竟與用手按捺一般無异，右手彈奏，琴聲高下低昂，無不宛轉如意。潘天耕急攻數招，何足道順手應架，雙眼只是凝視琴弦，惟恐一口氣吹的部位不合，亂了琴韻。潘天耕愈怒，劍招越攻越急，但不論長劍刺向何方，總是給他輕描淡寫的擋開。郭襄聽著琴聲，心中樂音流動，對潘天耕的挺劍疾攻也沒在意，只是雙劍相交之聲擾亂了琴音。她雙手輕擊，打著節拍，皺眉對潘天耕道：“你出劍快慢全然不合，難道半點不懂音韻嗎？喏，你聽這節拍出劍，一拍一劍，夾在琴聲之中就不會難聽。”潘天耕如何理她？眼見敵人坐在地下，單掌持著半截斷劍，眼光凝視琴弦，自己卻兀自奈何不了他，更是焦躁起來，斗然間劍法一變，一輪快攻，兵刃相交的當當之聲登時便如密雨。這繁弦急管一般的聲音，和那溫雅纏綿的琴韻絕不諧和。何足道雙眉一挑，勁傳斷劍，錚的一響，潘天耕手中的長劍登時斷為兩截，但就在此時，七弦琴上的第五弦也應聲崩斷。潘天耕臉如死灰，一言不發，轉身出亭。三人跨上馬背，向山上急馳而去。

　　郭襄甚是奇怪，說道：“咦，這三人打了敗仗，怎地還上少林寺去？當真是要死纏到底麼？”回過頭來，卻見何足道滿臉沮喪，手撫斷琴，似乎說不出的難受。郭襄心想：“斷了一根琴弦，又算得甚麼？”當下接過瑤琴，解下半截斷弦，放長琴弦，重行繞柱調音。何足道搖頭歎息，說道：“枉自多年修為，終究心不能靜。我左手鼓勁斷他兵刃，右手卻將琴弦也彈斷了。”郭襄這才明白，原來他是懊喪自己武功未純，笑道：“你想左手凌厲攻敵，右手舒緩撫琴，這是分心二用之法，當今之世只有三人能夠。你沒練到這個地步，那也用不著沮喪啊。”何足道問道：“是哪三位？”郭襄道：“第一位老頑童周伯通，第二位便是我爹爹，第三位是楊夫人小龍女。除他三人之外，就算我外公桃花島主、我媽媽、神雕大俠楊過等武功再高之人，也不能夠。”何足道道：“世間居然有此奇人，幾時你給我引見引見。”郭襄黯然道：“要見我爹爹不難，其餘兩位哪，可不知到何處去找了。”但見何足道惘然出神，兀自想著適才斷弦之事，安慰他道：“你一舉擊敗昆侖三聖，也足以傲視當世了，何必為了崩斷琴弦的小事郁郁不樂？”

　　何足道瞿然而驚，問道：“昆侖三聖？你說甚麼？你怎麼知道？”郭襄笑道：“那三個老兒來自西域，自是昆侖三聖了。他們的武功果然有獨到之處，只是要向少林寺挑戰，卻未免太自不量力……”只見何足道驚訝的神色愈來愈盛，不自禁的住口不言，問道：“有甚麼奇怪？”

　　何足道喃喃的道：“昆侖三聖，昆侖三聖何足道，那便是我啊。”郭襄吃了一驚，說道：“你是昆侖三聖？那麼其餘兩個呢？”何足道道：“昆侖三聖只有一人，從來就沒三個。我在西域闖出了一點小小名頭，當地的朋友說我琴劍棋三絕，可以說得上是琴聖、劍聖、棋聖。因我長年住于昆侖山中，是以給了我一個外號，叫作‘昆侖三聖’。但我想這個‘聖’字，豈是輕易稱得的？雖然別人給我臉上貼金，也不能自居不疑，因此上我改了自己的名字，叫作‘足道’，聯起來說，便是‘昆侖三聖何足道’。人家聽了，便不會說我狂妄自大了。”郭襄拍手笑道：“原來如此。我只道既是昆侖三聖，定是三個人。那麼剛才這三個老兒呢？”何足道道：“他們麼？他們是少林派的。”郭襄更是奇怪，道：“原來這三個老頭反而是少林弟子。嗯，他們的武功果然是剛猛一路。不錯，不錯，那紅臉老頭使的可不是達摩劍法？對啦，那個黃臉病夫最後一輪急攻，卻不是韋陀伏魔劍？只是他加了許多變化，我一時之間沒瞧出來。怎麼他們又是從西域來？”

　　何足道說道：“這件事說起來有個緣故。去年春天，我在昆侖山驚神峰絕頂彈琴，忽聽得茅屋外有毆擊之聲，出去一看，只見兩個人扭作一團，已各受致命重傷，卻兀自竭力拚斗。我喝他們住手，兩人誰也不肯罷休，于是我將他們拆解開來。其中一人白眼一翻，登時死了，另一個卻還沒斷氣。我將他救回屋中，給他服了一粒少陽丹，救治了半天，終于他受傷太重，靈丹無法續命。他臨死之時，說他名叫尹克西……”郭襄“啊”的一聲，說：“那個跟他毆斗的莫非是瀟湘子？那人身形瘦長，臉容便似僵尸一般，是麼？”何足道奇道：“是啊，怎地你甚麼都知道？”郭襄道：“我也見過他們的，想不到這對活寶，最後終于互斗而死。”

　　何足道道：“那尹克西說，他一生作惡多端，臨死之時，懊悔卻也已遲了。他說他和瀟湘子從少林寺中盜了一部經書出來，兩人互相防范，誰也不放心讓對方先看，深怕對方學強了武功，便下手將自己除去，獨霸這部經書。兩人同桌而食，同床而睡，當真是寸步不离，但吃飯時生怕對方下毒，睡覺時擔心對方暗算，提心吊膽，魂夢不安；又怕少林寺的和尚追索，于是遠遠逃向西域。到得驚神峰上之時，兩人已然筋疲力盡，都知這般下去，終究會活生生的累死，終于出手打了起來。尹克西說，那瀟湘子武功本來在他之上，哪知雖是瀟湘子先動手打了他一掌，結果反而是他略占上風。後來他才想起，瀟湘子曾在華山受了重傷，元氣始終不復。否則的話，若不是兩人各有所忌，也挨不到昆侖山上了。”郭襄聽了這番話，想象那二人一路上心驚肉跳，死挨苦纏的情景，不由得惻然生憫，歎道：“為了一部經書，也不值得如此啊！”何足道道：“尹克西說了這番話，已然上氣不接下氣，他最後求我來少林寺走一遭，要我跟寺中一位覺遠和尚說，說甚麼經書是在油中。我聽得奇怪，甚麼經書在油中？卻待再問詳細，他已支持不住，暈了過去。我准擬待他好好睡上一覺，醒過來再問端詳，哪知道他這一睡就沒再醒。我想莫非那部經書包在油布之中？但細搜二人身邊，卻影蹤全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平生足跡未履中土，正好乘此游歷一番，于是便到少林寺來啦。”

　　郭襄道：“那你怎地又到寺中去下戰書，說要跟他們比試武藝。”何足道微笑道：“這事卻是從適才這三人身上而起了。這三個人是西域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据西域武林中的人說，他們都是‘天’字輩，和少林寺的方丈天鳴禪師是同輩。好像他們的師祖從前和寺中的師兄弟鬧了意見，一怒而遠赴西域，傳下了少林派的西域一支。本來嘛，少林派武功是達摩祖師自天竺傳到中土，再從中土分到西域，也沒甚麼稀奇。這三人聽到了我‘昆侖三聖’的名頭，要來跟我比划比划，一路上揚言說甚麼少林派武功天下無敵，我號稱琴聖、棋聖，那也罷了，這‘劍聖’兩字，他們卻萬萬容不得，非逼得我去了這名頭不可。只可‘二聖’，‘三聖’便不行。正好這時我碰上尹克西，心想反正要上少林寺來，兩番功夫一番做，于是派人跟他們約好了在少林寺相見，便自行來到中原。這三位仁兄腳程也真快，居然前腳接後腳的也趕到了。”郭襄笑道：“此事原來如此，可教我猜岔了。三個老兒這時候回到了少林寺，不知說些甚麼？”

　　何足道道：“我跟少林寺的和尚素不相識，又沒過節，所以跟他們訂約十天，原是要待這三個老兒趕到，這才動手。現下架也打過了，咱們一齊上去，待我去傳了句話，便下山去罷。”郭襄皺眉道：“和尚們的規矩大得緊，不許女子進寺。”何足道道：“呸！甚麼臭規矩了？咱們偏偏闖進去，還能把人殺了？”郭襄雖是個好事之人，但既已和無色禪師訂交，對少林寺已無敵意，搖頭笑道：“我在山門外等你，你自進寺去傳言，省了不少麻煩。”何足道點頭道：“就是這樣，剛才的曲子沒彈完，回頭我好好的再彈一遍給你聽。”

## 第二章　武當山頂松柏長

　　兩人緩步上山，直走到寺門外，竟不見一個人影。何足道道：“我也不進去啦，請那位和尚出來說句話就是了。”朗聲說道：“昆侖山何足道造訪少林寺，有一言奉告。”這句話剛說完，只聽得寺內十余座巨鐘一齊鳴了起來，當當之聲，只震得群山皆應。突見寺門大開，分左右走出兩行身穿灰袍的僧人，左邊五十四人，右邊五十四人，共一百零八人，那是羅漢堂弟子，合一百零八名羅漢之數。其後跟出來十八名僧人，灰袍罩著淡黃袈裟，年歲均較羅漢堂弟子為大，是高一輩的達摩堂弟子。稍隔片刻，出來七個身穿大塊格子僧袍的老僧。七僧皺紋滿面，年紀少的也已七十余歲，老的已達九十高齡，乃是心禪堂七老。然後天鳴方丈緩步而出，左首達摩堂首座無相禪師，右首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潘天耕、方天勞、衛天望三人跟隨其後。最後則是七八十名少林派俗家弟子。那日何足道悄入羅漢堂，在降龍羅漢手中留下簡帖，這份武功已令方丈及無色、無相等大為震驚。數日後潘天耕等自西域趕到，說起約會比武，寺中高僧更增戒心。西域少林一支因途程遙遠，數十年來極少和中州少林互通音問，但寺中眾高僧均知，當年遠赴西域開派的那位師叔祖苦慧禪師武功上實有驚人造詣，他傳下的徒子徒孫自亦不同凡響。聽潘天耕等言語中對昆侖三聖絲毫不敢輕視，料想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寺中便即加緊防范。方丈并傳下法旨，五百里以內的僧俗弟子，一律歸寺聽調。

　　初時眾僧也道昆侖三聖乃是三人，後來聽潘天耕等說了，方知只是一人，至于容貌年紀，潘天耕等也不甚了然，只知他自負琴劍棋三絕而已。彈琴、弈棋兩道，馳心逸性，大為禪宗所忌，少林寺眾僧向來不理，但寺中所有精于劍術的高手卻無不加緊磨練，要和這個號稱“劍聖”的狂人一較高下。潘天耕師兄弟自忖此事由自己身上而起，當由自己手里了結，因此每日騎了駿馬，在山前山後巡視，一心要攔住這個自稱“琴棋劍三聖”的家伙，打得他未進寺門，先就倒爬著回去，然後再回寺來和眾僧侶較量一下，要令西域少林派壓得中原少林派從此抬不起頭來。哪知石亭中一戰，何足道只出半力，已令三人鎩羽而遁。

　　天鳴禪師一得到訊息，心知今日少林寺已面臨榮辱盛衰的大關頭，但估量自己和無色、無相的武功，未必能強于潘天耕等三人多少，這才不得不請出心禪堂七老來押陣。只是心禪七老的武功到底深到了何等地步，誰也不知，是否真能在緊急關頭出手制得住這昆侖三聖，在方丈和無色、無相三人心中，也只是胡亂猜測罷了。

　　老方丈天鳴禪師見到何足道和郭襄，合十說道：“這一位想是號稱琴劍棋三聖的何居士了。老僧未能遠迎，還乞恕罪。”何足道躬身行禮，說道：“晚生何足道，‘三聖’狂名，何足道哉！滋擾寶剎，甚是不安，驚動眾位高僧出寺相迎，更何以克當？”天鳴心道：“這狂生說話倒也不狂啊。瞧他不過三十歲左右年紀，怎能一舉而敗潘天耕等三人？”說道：“何居士不用客氣，請進奉茶。這位女居士嘛……”言下頗有為難之色。何足道聽他言中之意顯是要拒郭襄進寺，狂生之態陡然發作，仰天大笑，說道：“老方丈，晚生到寶剎來，本是受人之托，來傳一句言語。這句話一說過，原想拍手便去，但寶剎重男輕女，莫名其妙的清規戒律未免太多，晚生卻頗有點看不過眼。須知佛法無邊，眾生如一，妄分男女，心有滯礙。”天鳴方丈是有道高僧，禪心明澈，寬博有容，聽了何足道之言，微笑道：“多謝居士指點。我少林寺強分男女，倒顯得小氣了。如此請郭姑娘一并光降奉茶。”

　　郭襄向何足道一笑，心道：“你這張嘴倒會說話，居然片言折服老和尚。”見天鳴方丈向旁一讓，伸手肅客，正要舉步進寺，忽見天鳴左首一個干枯精瘦的老僧踏上一步，說道：“單憑何居士一言，便欲我少林寺舍棄千年來的規矩，雖無不可，卻也要瞧說話之人是否當真大有本事，還是只不過浪得虛名。何居士請留上一手，讓眾僧開開眼界，也好令合寺心服，知道本寺行之千年的規矩，是由誰而廢。”這人正是達摩院首座無相禪師。他說話聲音宏亮，顯見中氣充沛，內力深厚。潘天耕等三人聽了，臉上都微微變色。無相這幾句話中，顯然含有瞧不起他三人之意，謂何足道雖然擊敗三人，卻也未必便真有過人的本領。

　　郭襄見無色禪師臉帶憂容，心想這位老和尚為人很好，又是大哥哥的朋友，倘若何足道和少林僧眾為了我而爭斗起來，不論哪一方輸了，我都要過意不去，于是朗聲說道：“何大哥，我又不是非進少林寺不可。你傳了那句話，這便去罷。”指著無色道：“這位無色禪師是我的好朋友，你們兩家不可傷和氣。”何足道一怔，道：“啊，原來如此。”轉向天鳴道：“老方丈，貴寺有一位覺遠禪師，是哪一位？在下受人之托，有句話要轉告于他。”天鳴低聲道：“覺遠禪師？”覺遠在寺中地位低下，數十年來隱身藏經閣，沒沒無聞，從來沒人在他法名下加上“禪師”兩字，是以天鳴一時竟沒想到。他呆了一呆，才道：“啊，看守《楞伽經》失職的那人。何居士找他，可是與《楞伽經》一事有關麼？”何足道搖頭道：“我不知道。”天鳴向一名弟子道：“傳覺遠前來見客。”那弟子領命匆匆而去。無相禪師又道：“何居士號稱琴劍棋三聖，想這‘聖’之一字，豈是常人所敢居？何居士于此三者自有冠絕天人的造詣。日前留書敝寺，說欲顯示武功，今日既已光降，可肯不吝賜教，得讓我輩瞻仰絕技！”

　　何足道搖頭道：“這位姑娘既已說過，咱兩家便不可傷了和氣。”無相怒氣勃發，心想你留書于先，事到臨頭，卻來推托，千年以來，有誰敢對少林寺如此無禮？何況潘天耕等三人敗在你手下，江湖上傳言出去，說是少林派的大弟子輸了給你，這“劍聖”兩字，豈不是叫得更加響了？看來一般弟子也不是他的對手，非親自出馬不可，當下踏上兩步，說道：“比武較量，也不是傷了和氣，何居士何必推讓？”回頭向達摩堂的弟子喝道：“取劍！咱們領教領教‘劍聖’的劍術，到底‘聖’到何等地步？”寺中諸般兵刃早已備妥，只是列隊迎客之際不便取將出來，以免徒顯小氣。那弟子聽到無相吩咐，轉身進寺，取了七八柄長劍出來，雙手橫托，送到何足道身前，說道：“何居士使自攜的寶劍？還是借用敝寺的尋常兵刃？”何足道不答，俯身拾起一塊尖角石子，突然在寺前的青石板上縱一道、橫一道的畫了起來，頃刻之間，畫成了縱橫各一十九道的一張大棋盤。經緯線筆直，猶如用界尺界成一般，每一道線都是深入石板半寸有余。這石板乃以少室山的青石舖成，堅硬如鐵，數百年人來人往，亦無多少磨耗，他隨手以一塊尖石揮划，竟然深陷盈寸，這份內功實是世間罕有，只聽他笑道：“比劍嫌霸道，琴音無法比拚。大和尚既然高興，咱們便來下一局棋如何？”

　　他這手划石為局的驚人絕技一露，天鳴、無色、無相以及心禪堂七老無不面面相覷，心下駭然。天鳴方丈知道此人這般渾雄的內力寺中無一人及得，他心地光風霽月，正要開口認輸，忽聽得鐵鏈拖地之聲，叮當而來。

　　只見覺遠挑著一對大鐵桶走到跟前，後面隨著一個長身少年。覺遠左手扶著鐵扁擔，右手單掌向天鳴行禮，說道：“謹奉老方丈呼召。”天鳴道：“這位何居士有話要跟你說。”覺遠回過身來，一看何足道，卻不相識，說道：“小僧覺遠，居士有何吩咐？”

　　何足道畫好棋局，棋興勃發，說道：“這句話慢慢再說不遲。哪一位大和尚先跟在下對弈一局？”他倒不是有意炫示功夫，只是生平對琴劍棋都是愛到發痴，興之所到，連天塌下來都是置之度外，既想到弈棋，便只求有人對局，早忘了比試武功之事。天鳴禪師道：“何居士划石為局，如此神功，老衲生平未見，敝寺僧眾甘拜下風。”

　　覺遠聽了天鳴之言，再看了看石板上的大棋局，才知此人竟是來寺顯示武功，當下挑著那擔大鐵桶，吸了一口氣，將畢生所練功力都下沉雙腿，在那棋局的界線上一步步的走了過去。只見他腳上鐵鏈拖過，石板上便現出一條五寸來寬的印痕，何足道所划的界線登時抹去。眾僧一見，忍不住大聲喝彩。天鳴、無色、無相等更是驚喜交集，哪想得到這個痴痴呆呆的老僧竟有這等深厚內功，和他同居一寺數十年，卻沒瞧出半點端倪。天鳴等自知一人內力再強，欲在石極上踏出印痕，也決無可能，只因覺遠挑了一對大鐵桶，桶中裝滿了水，總共何止四百余斤之重，這幾百斤巨力從他肩頭傳到腳上的鐵鏈，向前拖曳，便如一把大鑿子在石板上敲鑿一般，這才能鏟去何足道所划的界線，倘若覺遠空身而行，那便萬萬不能了。但雖有力可借，終究也是罕見的神功。何足道不待他鏟完縱橫一共三十八的界線，大聲喝道：“大和尚，你好深厚的內功，在下可不及你！”覺遠鏟到此時，丹田中真氣雖愈來愈盛，但兩腿終是血肉之物，早已大感酸痛，聽他這麼一喝，當即止步，微笑吟道：“一枰袖手將置之，何暇為渠分黑白？”

　　何足道道：“不錯！這局棋不用下，我已然輸了。我領教領教你的劍法。”說著刷的一聲響，從背負的瑤琴底下抽出一柄長劍，劍尖指向自己胸口，劍柄斜斜向外，這一招起手式怪异之極，竟似回劍自戕一般，天下劍法之中，從未見有如此不通的一招。覺遠道：“老僧只知念經打坐，晒書掃地，武功一道可一竅不通。”何足道卻哪里肯信？嘿嘿冷笑，縱身近前，長劍斗然彎彎彈出，劍尖直刺覺遠胸口，出招之快真乃為任何劍法所不及。原來這一招不是直刺，卻是先聚內力，然後蓄勁彈出。但覺遠的內功實已到隨心所欲、收發自如的境界。何足道此劍雖快，覺遠的心念卻動得更快，意到手到，身意合一，他右手一收，扁擔上的大鐵桶登時蕩了過來，擋在身前，當的一聲，劍尖刺在鐵桶之上。劍身柔韌，彎成了個弧形。何足道急收長劍，隨手揮出，覺遠左手的鐵桶橫過，又擋開了。何足道心想：“你武功再高，這對鐵桶總是笨重之極，焉能擋得住我的快攻？倘若你空手對招，我反而有三分忌憚。”伸指在劍身上一彈，劍聲嗡嗡，有若龍吟，叫道：“大和尚，可小心了！”長劍顫處，前後左右，瞬息之間攻出了四四一十六招。但聽得當當當當一十六下響過，何足道這一十六手“迅雷劍”竟盡數刺在鐵桶之上。旁觀眾人見覺遠手忙腳亂，左支右絀，顯得狼狽之極，果是不會半分武功，但何足道這一十六下神妙無方的劍招，卻全給覺遠以極笨拙、極可笑的姿式以鐵桶擋開了。無色、無相等都不禁擔心，齊叫：“何居士劍下留情！”郭襄也道：“休下殺手！”眾人都瞧出覺遠不會武功，但何足道身在戰局中，竭盡全力施展，竟爾奈何不了對方半分，哪會想到他其實從未學過武功，所以能擋住劍招，全仗他在不知不覺中練成了上乘內功所致。何足道快擊無功，斗然間大喝一聲，寒光閃動，挺劍向覺遠小腹上直刺過去。覺遠叫聲：“啊喲！”百忙中雙手一合，當的一聲巨響，兩只鐵桶竟將長劍硬生生的挾住了。何足道使勁回奪，哪里動得半毫？他應變奇速，右手撤劍，雙手齊推，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直扑覺遠面門。這時覺遠已分不出手去抵擋，眼見情勢十分危急，張君寶師徒情深，縱身扑上，使出楊過昔年所教那招“四通八達”，揮掌斜擊何足道肩頭。便在此時，覺遠的勁力已傳到鐵桶之中，兩道水柱從桶中飛出，也扑向何足道的面門。掌力和水柱一撞，水花四濺，潑得兩人滿身是水，何足道這雙掌力便就此卸去。何足道正自全力與覺遠比拚，顧不得再抵擋張君寶這一掌，噗的一下，肩頭中掌。豈知張君寶小小年紀，掌法既奇，內力竟也大為深厚，何足道立足不定，向左斜退三步。覺遠叫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何居士饒了老僧罷！這幾劍直刺得我心驚肉跳。”說著伸袖抹去臉上水珠，急忙避在一邊。何足道怒道：“少林寺臥虎藏龍之地，果真非同小可，連一個小小少年竟也有這等身手。好小子，咱們來比划比划，你只須接得我十招，何足道終身不履中土。”

　　無色、無相等均知張君寶只是藏經閣中一個打雜小廝，從未練過功夫，剛才不知如何陰差陽錯的推了他一掌，若要當真動武，別說十招，只怕一招便會喪生于他掌底。無相昂然道：“何居士此言差矣！你號稱昆侖三聖，武學震古鑠今，如何能和這烹茶掃地的小廝動手？若不嫌棄，便由老僧接你十招。”何足道搖頭道：“這一掌之辱，豈能便此罷休？小子，看招！”說著呼的一掌，便向張君寶胸口打去。這一拳去勢奇快，他和張君寶站得又近，無色、無相等便欲救援，卻哪里來得及？眾人剛自暗暗叫苦，卻見張君寶兩足足跟不動，足尖左磨，身子隨之右轉，成右引左箭步，輕輕巧巧的便卸開了他這一拳，跟著左掌握拳護腰，右掌切擊而出，正是少林派基本拳法的一招“右穿花手”。這一招氣凝如山，掌勢之出，有若長江大河，委實是名家耆宿的風范，哪里是一個少年人的身手？何足道自肩上受了他一掌，早知道這少年的內力遠在潘天耕等三人之上，但自忖十招之內定能將他擊敗，見這招“右穿花手”雖是少林拳的入門功夫，但發掌轉身之際，勁力雄渾，身形沉穩，當真無懈可擊，忍不住喝了聲彩：“好拳法！”無相心念一動，向無色微笑道：“恭喜師兄暗中收了個得意弟子！”無色搖頭道：“不是……”但見張君寶“拗步拉弓”、“單鳳朝陽”、“二郎擔衫”，連續三招，法度之嚴，勁力之強，實不下于少林派的一流高手。

　　天鳴、無色、無相以及心禪七老見張君寶這幾招少林拳打得如此出色，無不相顧駭然。無相道：“他拳法如此法度嚴謹也還罷了，這等內勁……”

　　說話之際，何足道已出了第六招，心想：“我連這黃口少年尚且對付不了，竟敢到少林寺來留簡挑戰，豈不教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齒？”突然滴溜溜的轉身，一招“天山雪飄”，掌影飛舞，霎時之間將張君寶四面八方都裹住了。張君寶除了在華山絕頂受過楊過指點四招之外，從未有武師和他講解武功，陡然間見到這般奇幻百端、變化莫測的上乘掌法，哪里能夠拆解？危急之中，身腰左轉成寒雞勢，雙掌舉過額角，左手虎口與右手虎口遙遙相對，卻是少林拳中的一招“雙圈手”。這一招凝重如山，敵招不解自解。不論何足道從哪一方位進襲，全在他“雙圈手”籠罩之下。猛聽得達摩堂、羅漢堂眾弟子轟雷也似的喝一聲彩，盡對張君寶這一招衷心欽佩，贊他竟以少林拳中最平淡無奇的拳招，化解了最繁復的敵招。

　　喝彩聲中，何足道一聲清嘯，呼的一拳，向張君寶當胸猛擊過去。這一拳竟然也是自巧轉拙，卻是勁力非凡。張君寶應以一招“偏花七星”，雙切掌推出。拳拳相交，只聽得砰的一聲，何足道身子一晃，張君寶向後退了三步。何足道“哼”的一聲，拳法不變，卻搶上了兩步，發拳猛硬擊狠打。張君寶仍以一招“偏花七星”，雙切掌向前平推。砰的一聲大響，張君寶這次退出五步。何足道身子向前一撞，臉上變色，喝道：“只剩下一招了，你全力接著。”踏上三步，坐穩馬步，一拳緩緩擊出。

　　這時少林寺前數百人聲息全無，人人皆知這一拳是何足道一生英名之所系，自是竭盡了全力。

　　張君寶第三次再使“偏花七星”，這番拳掌相交，竟然無聲無息，兩人微一凝持，各催動內力相抗。說到武功家數，何足道比之張君寶何止胜過百倍？但一經比拚內力，張君寶曾自“九陽真經”學得心法，內力綿綿密密，渾厚充溢。頃刻之間，何足道便知并無胜他把握，當即縱身躍起，讓張君寶的拳力盡皆落空，反掌在他背上輕輕一推。張君寶仆跌在地，一時站不起來。何足道右手一揮，苦笑道：“何足道啊何足道，當真是狂得可以。”向天鳴禪師一揖到地，說道：“少林寺武功揚名千載，果然非同小可，今日令狂生大開眼界，方知盛名之下，實無虛士。佩服，佩服！”說著轉過身來，足尖一點，已飄身在數丈之外。他停了腳步，回頭對覺遠道：“覺遠大師，那人叫我轉告一句話，說道‘經書是在油中’。”話聲甫歇，他足尖連點數下，遠遠的去了，身法之快，實所罕見。

　　張君寶慢慢爬起，額頭臉上盡是泥塵。他雖被何足道打倒，但眾高手皆知何足道只是取巧，飄然遠去，話中之意已說明不敵少林寺的神功。心禪七老中一個精瘦骨立的老僧突然說道：“這個弟子的武功是誰所授？”他說話聲音極是尖銳，有若寒夜梟鳴，各人聽在耳里，都是不自禁的打個寒噤。天鳴、無色、無相等心中均早存有這個疑問，一齊望著覺遠和張君寶。覺遠師徒卻呆呆站著，一時說不出話來。天鳴道：“覺遠內功雖精，未學拳法。那少年的少林拳，卻是何人所授？”

　　達摩堂和羅漢堂眾弟子均想，萬料不到今日本寺遭逢危難，竟是由這個小廝出頭趕走強敵，老方丈定有大大的賞賜，而授他內功拳法的師父，也自必盛蒙榮寵。

　　那老僧見張君寶呆立不動，斗然間雙眉豎起，滿臉殺氣，厲聲道：“我在問你，你的羅漢拳是誰教的？”張君寶從懷中取出郭襄所贈的那對鐵羅漢，說道：“弟子照著這兩個鐵羅漢所使的套子，自己學上幾手，實在是無人傳授弟子武功。”那老僧踏上一步，聲音放低，說道：“你再明明白白的說一遍：你的羅漢拳并非本寺哪一位師父所授，乃是自己學的。”他語音雖低，話中威嚇之意卻又大增。

　　張君寶心中坦然，自忖并未做過甚麼壞事，雖見那老僧神態咄咄逼人，卻也不懼。朗聲道：“弟子只在藏經閣中掃地烹茶，服侍覺遠師父，本寺并沒哪一位師父教過弟子武功。這羅漢拳是弟子自己學的，想是使得不對，還請老師父指點。”那老僧目光中如欲噴出火來，狠狠盯著張君寶，良久良久，一動也不動。覺遠知道這位心禪堂的老僧輩分甚高，乃是方丈天鳴禪師的師叔，見他對張君寶如此聲色俱厲，大為不解，但見他眼色之中充滿了怨毒，腦海中忽地一閃，疾似電光石火般，想起了不知哪一年在藏經閣上偶然看到過一本小書。那是薄薄的一冊手抄本，書中記載著本寺的一樁門戶大事：

　　距此七十余年之間，少林寺的方丈是苦乘禪師，乃是天鳴禪師的師祖。這一年中秋，寺中例行一年一度的達摩堂大校，由方丈及達摩堂、羅漢堂兩位首座考較合寺弟子武功，查察在過去一年中有何進境。眾弟子獻技已罷，達摩堂首座苦智禪師升座品評。突然間一個帶發頭陀越眾而出，大聲說道，苦智禪師的話狗屁不通，根本不知武功為何物，竟然妄居達摩堂首席之位，甚是可恥。眾僧大驚之下，看這人時，卻是香積廚中灶下燒火的一個火工頭陀。達摩堂諸弟子自是不等師父開言，早已齊聲呵叱。那火工頭陀喝道：“師父狗屁不通，弟子們更加不通狗屁。”說著涌身往掌中一站。眾弟子一一上前跟他動手，都被他三拳兩腳便擊敗了。本來達摩堂中過招，同門較藝，自是點到即止，人人手下留情。這火工頭陀卻出手極是狠辣，他連敗達摩堂九大弟子，九個僧人不是斷臂便是折腿，無不身受重傷。首座苦智禪師又驚又怒，見這火工頭陀所學全是少林派本門拳招，并非別家門派的高手混進寺來搗亂，當下強忍怒氣，問他的武功是何人所傳。

　　那火工頭陀說道：“無人傳過我武功，是我自己學的。”原來這頭陀在灶下燒火。監管香積廚的僧人性子極是暴躁，動不動提拳便打，他身有武功，出手自重。那火工頭陀三年間給打得接連吐血三次，積怨之下，暗中便去偷學武功。少林寺弟子人人會武，要偷學拳招，機會良多。他既苦心孤詣，又有過人之智，二十余年間竟練成了極上乘的武功。但他深藏不露，仍是不聲不響的在灶下燒火，那監廚僧人拔拳相毆，他也總不還手，只是內功已精，再也不會受傷了。這火工頭陀生性陰鷙，直到自忖武功已胜過合寺僧眾，這才在中秋大校之日出來顯露身手。數十年來的郁積，使他恨上了全寺的僧侶，一出手竟然毫不容情。

　　苦智禪師問明原委，冷笑三聲，說道：“你這份苦心，委實可敬！”當下离座而起，伸手和他較量。苦智禪師是少林寺高手，但一來年事已高，那火工頭陀正當壯年，二來苦智手下容情，火工頭陀使的卻是招招殺手，因此竟斗到五百合外，苦智方穩操胜券。兩人拆到一招“大纏絲”時，四條手臂扭在一起，苦智雙手卻俱已按上對方胸口死穴，內力一發，火工頭陀立時斃命，已然無拆解余地。苦智愛惜他潛心自習，居然有此造詣，不忍就此傷了他性命，雙掌一分，喝道：“退開罷！”豈知那火工頭陀會錯了意，只道對方使的是“神掌八打”中的一招。這“神掌八打”是少林武功中絕學之一，他曾見達摩堂的大弟子使過，雙掌劈出，打斷一條木樁，勁力非同小可。火工頭陀武功雖強，畢竟全是偷學，未得名師指點，少林武功博大精深，他只是暗中窺看，時日雖久，又豈能學得全了？苦智這一招其實是“分解掌”，借力卸力，雙方一齊退開，乃是停手罷斗之意。火工頭陀卻錯看成“神掌八打”中的第六掌“裂心掌”，心想：“你要取我性命，卻沒如此容易。”飛身扑上，雙拳齊擊。

　　這雙拳之力如排山倒海般涌了過來，苦智禪師一驚之下，急忙回掌相抵，其勢卻已不及，但聽得喀喇喇數聲，左臂臂骨和胸前四根肋骨登時斷裂。

　　旁觀眾僧驚惶變色，一齊搶上救護，只見苦智氣若游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原來內髒已被震得重傷。再看火工頭陀時，早已在混亂中逃得不知去向。當晚苦智便即傷重逝世。合寺悲戚之際，那火工頭陀又偷進寺，將監管香積廚和平素和他有隙的五名僧人一一使重手打死。合寺大震之下，派出幾十名高手四下追索，但尋遍了江南江北，絲毫不得蹤跡。寺中高輩僧侶更為此事大起爭執，互責互咎。羅漢堂首座苦慧禪師一怒而遠走西域，開創了西域少林一派。潘天耕、方天勞、衛天望等三人，便是苦慧禪師的再傳弟子。經此一役，少林寺的武學竟爾中衰數十年。自此定下寺規，凡是不得師授而自行偷學武功，發現後重則處死，輕則挑斷全身筋脈，使之成為廢人。數十年來，因寺中防范嚴密，再也無人偷學武功，這條寺規眾僧也漸漸淡忘了。這心禪堂的老僧正是當年苦智座下的小弟子，恩師慘死的情景，數十年來深印心頭，此時見張君寶又是不得師傳而偷學武功，触動前事，自是悲憤交集。

　　覺遠在藏經閣中管書，無書不讀，猛地里記起這樁舊事，霎時間滿背全是冷汗，叫道：“老方丈，這……這須怪不得君寶……”一言未畢，只聽得達摩堂首座無相禪師喝道：“達摩堂眾弟子一齊上前，把這小廝拿下了。”達摩堂十八弟子登時搶出，將覺遠和張君寶四面八方團團圍住。十八弟子占的方位甚大，連郭襄也圍在中間。那心禪堂的老僧厲聲高喝：“羅漢堂眾弟子，何以不并力上前！”羅漢堂一百零八名弟子暴雷也似的應了聲：“是！”又在達摩堂十八弟子之外圍了三個圈子。

　　張君寶手足無措，還道自己出手打走何足道，乃是犯了寺規。說道：“師父，我……我……”

　　覺遠十年來和這徒兒相依為命，情若父子，情知張君寶只要一被擒住，就算僥幸不死，也必成了廢人。但聽得無相禪師喝道：“還不動手，更待何時？”達摩堂十八弟子齊宣佛號，踏步而上。覺遠不暇思索，驀地里轉了個圈子，兩只大鐵桶舞了開來，一般勁風逼得眾僧不能上前，跟著揮桶一抖，鐵桶中清水都潑了出來，側過雙桶，左邊鐵桶兜起郭襄，右邊鐵桶兜起張君寶。他連轉七八個圈子，那對大鐵桶給他渾厚無比的內力使將開來，猶如流星錘一般，這股千斤之力，天下誰能擋得？達摩堂眾弟子紛紛閃避。

　　覺遠健步如飛，挑著張君寶和郭襄踏步下山而去。眾僧人吶喊追趕，只聽得鐵鏈拖地之聲漸去漸遠，追出七八里後，鐵鏈聲半點也聽不到了。少林寺的寺規極嚴，達摩堂首座既然下令擒拿張君寶，眾僧人雖見追趕不上，還是鼓勇疾追。時候一長，各僧腳力便分出了高下，輕功稍遜的漸漸落後。追到天黑，領頭的只剩下五名大弟子，眼前又出現了幾條岔路，也不知覺遠逃到了何方，此時便是追及，單是五僧，也決非覺遠和張君寶之敵，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寺復命。

　　覺遠一擔挑了兩人，直奔出數十里外，方才止步，只見所到處是一座深山之中。暮靄四合，歸鴉陣陣，覺遠內力雖強，這一陣舍命急馳，卻也已筋疲力竭，一時之間，再也無力將鐵桶卸下肩來。張君寶與郭襄從桶中躍出，各人托起一只鐵桶，從他肩頭放下。張君寶道：“師父，你歇一歇，我去尋些吃的。”但眼見四下里長草齊膝，在這荒野山地，哪里有甚吃的，張君寶去了半日，只采得一大把草莓來。三人胡亂吃了，倚石休息。郭襄道：“大和尚，我瞧少林寺那些僧人，除了你和無色禪師，都有點兒古里古怪。”覺遠“嗯”了一聲，并不答話。郭襄道：“那個昆侖三聖何足道來到少林寺，寺中無人能敵，全仗你師徒二人將他打退，才保全了少林寺的令譽。他們不來謝你，反而惡狠狠的要捉拿張兄弟，這般不分是非黑白，當真好沒來由。”覺遠歎了口氣，道：“這事須也怪不得老方丈和無相師兄，少林寺有一條寺規……”說到這里，一口氣提不上來，咳嗽不止。郭襄輕輕替他捶背，說道：“你累啦，且睡一忽兒，明兒慢慢再說不遲。”覺遠歎了口氣，道：“不錯，我也真的累啦。”張君寶拾些枯柴，生了個火，烤干郭襄和自己身上的衣服。三人便在大樹之下睡了。

　　郭襄睡到半夜，忽聽得覺遠喃喃自語，似在念經，當即從朦朧中醒來，只聽他念道：“……彼之力方礙我之皮毛，我之意已入彼骨里。兩手支撐，一氣貫通。左重則左虛，而右已去，右重則右虛。而左已去……”郭襄心中一凜：“他念的并不是甚麼‘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佛經啊。甚麼左重左虛、右重右虛，倒似是武學拳經。”

　　只聽他頓一頓，又念道：“……氣如車輪，周身俱要相隨，有不相隨處，身便散亂，其病于腰腿求之……”郭襄聽到“其病于腰腿求之”這句話，心下更無疑惑，知他念的自是武學要旨，暗想：“這位大和尚全然不會武功，只是讀書成痴，凡是書中所載，無不視為天經地義。昔年在華山絕頂初次和他相逢，曾聽他言道，達摩老祖在親筆所抄的楞伽經行縫之間又寫著一部九陽真經，他只道這是強身健體之術，便依照經中所示修習。他師徒倆不經旁人傳授，不知不覺間竟達到了天下一流高手的境界。那日瀟湘子打他一掌，他挺受一招，反而使瀟湘子身受重傷，如此神功，便是爹爹和大哥哥也未必能夠。今日他師徒倆令何足道悄然敗退，自又是這部九陽真經之功。他口中喃喃念誦的，莫非便是此經？”她想到此處，生怕岔亂了覺遠的神思，悄悄坐起，傾聽經文，暗自記憶，自忖：“倘若他念的真是九陽真經，奧妙精微，自非片刻之間能解。我且記著，明兒再請他指教不遲。”只聽他念道：“……先以心使身，從人不從己，從身能從心，由己仍從人。由己則滯，從人則活。能從人，手上便有方寸，秤彼勁之大小，分厘不錯；權彼來之長短，毫發無差。前進後退，處處恰合，工彌久而技彌精……”

　　郭襄聽到這里，不自禁的搖頭，心中說道：“不對不對。爹爹和媽媽常說，臨敵之際，須當制人而不可受制于人。這大和尚可說錯了。”只聽覺遠又念道：“彼不動，己不動，彼微動，己已動。勁似寬而非松，將展未展，勁斷意不斷……”郭襄越聽越感迷惘，她自幼學的武功全是講究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處處搶快，著著爭先。覺遠這時所說的拳經功訣，卻說甚麼“由己則滯，從人則活”實與她平素所學大相徑庭，心想：“臨敵動手之時，雙方性命相搏，倘若我竟舍己從人，敵人要我東便東、要我西便西，那不是聽由挨打麼？”便這麼一遲疑，覺遠說的話便溜了過去，竟是聽而不聞，月光之下，忽見張君寶盤膝而坐，也在凝神傾聽，郭襄心道：“不管他說的對與不對，我只管記著便是了。這大和尚震傷瀟湘子、氣走何足道，乃是我親眼目睹。他所說的武功法門，總是大有道理的。”于是又用心暗記。

　　覺遠隨口背誦，斷斷續續，有時卻又夾著幾段楞伽經的經文，說到佛祖在楞伽島上登山說法的事。原來那九陽真經夾書在楞伽經的字旁行間，覺遠讀書又有點泥古不化，隨口背誦之際，竟連楞伽經也背了出來。那楞伽經本是天竺文字，覺遠背的卻是譯文，更加纏夾不清。郭襄聽著，愈是摸不著頭腦，幸好她生來聰穎，覺遠所念經文雖然顛三倒四，卻也能記得了二三成。冰輪西斜，人影漸長，覺遠念經的聲音漸漸低沉，口齒也有些模糊不清。郭襄勸道：“大和尚，你累了一整天，再睡一忽兒。”覺遠卻似沒聽到她的話，繼續念道：“……力從人借，氣由脊發。胡能氣由脊發？氣向下沉，由兩肩收入脊骨，注于腰間，此氣之由上而下也，謂之合。由腰展于脊骨，布于兩膊，施于手指，此氣之由下而上也，謂之開。合便是收，開便是放。能懂得開合，便知陰陽……”他越念聲音越低，終于寂然無聲，似已沉沉睡去。

　　郭襄和張君寶不敢驚動，只是默記他念過的經文。斗轉星移，月落西山，驀地里烏云四合，漆黑一片。又過一頓飯時分，東方漸明，只見覺遠閉目垂眉，靜坐不動，臉上微露笑容。張君寶一回頭，突見大樹後人影一閃，依稀見到黃色袈裟的一角。他吃了一驚，喝道：“是誰？”只見一個身材瘦長的老僧從樹後轉了出來，正是羅漢堂首座無色禪師。郭襄又驚又喜，說道：“大和尚，你怎地苦苦不舍，還是追了來？難道非擒他們師徒歸寺不可麼？”無色道：“善哉，善哉！老僧尚分是非，豈是拘泥陳年舊規之人？老僧到此已有半夜，若要動手，也不等到此時了。覺遠師弟，無相師弟率領達摩堂弟子正向東追尋，你們快快往西去罷！”卻見覺遠垂首閉目，兀自不醒。張君寶上前說道：“師父醒來，羅漢堂首座跟你說話。”覺遠仍是不動。張君寶驚慌起來，伸手摸他額頭，触手冰冷，原來早已圓寂多時了。張君寶大悲，伏地叫道：“師父，師父！”卻那里叫他得醒？無色禪師合十行禮，說偈道：“諸方無云翳，四面皆清明，微風吹香氣，眾山靜無聲。今日大歡喜，舍卻危脆身。無嗔亦無憂，宁不當欣慶？”說罷，飄然而去。

　　張君寶大哭一場，郭襄也流了不少眼淚。少林寺僧眾圓寂，盡皆火化，當下兩人撿些枯柴，將覺遠的法身焚化了。郭襄道：“張兄弟，少林寺僧眾尚自放你不過，你諸多小心在意。咱們便此別過，後會有期。”張君寶垂淚道：“郭姑娘，你到哪里去？我又到哪里去？”

　　郭襄聽他問自己到哪里，心中一酸，說道：“我天涯海角，行蹤無定，自己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張兄弟，你年紀小，又無江湖上的閱歷。少林寺的僧眾正在四處追捕于你，這樣罷。”從腕上褪下一只金絲鐲兒，遞了給他，道：“你拿這鐲兒到襄陽去見爹爹媽媽，他們必能善待于你。只要在我爹媽跟前，少林寺的僧眾再狠，也不能來難為你。”

　　張君寶含淚接了鐲兒。郭襄又道：“你跟我爹爹媽媽說，我身子很好，請他們不用記挂。我爹爹最喜歡少年英雄，見你這等人才，說不定會收了你做徒兒。我弟弟忠厚老實，一定跟你很說得來。只是我姊姊脾氣大些，一個不對，說話便不給人留臉面，但你只須順著她些兒，也就是了。”說著轉身而去。張君寶但覺天地茫茫，竟無安身之處，在師父的火葬堆前呆立了半日，這才舉步。走出十余丈，忽又回身，挑起師父所留的那對大鐵桶，搖搖晃晃的緩步而行。荒山野岭之間，一個瘦骨棱棱的少年黯然西去，凄凄惶惶，說不盡的孤單寂寞。行了半月，已到湖北境內，离襄陽已不很遠。少林寺僧卻始終沒追上他。原來無色禪師暗中眷顧，故意將僧眾引向東方，以致反其道而行，和他越离越遠。

　　這日午後，來到一座大山之前，但見郁郁蒼蒼，林木茂密，山勢甚是雄偉。一問過路的鄉人，得知此山名叫武當山。他在山腳下倚石休息，忽見一男一女兩個鄉民從身旁山道上經過，兩人并肩而行，神態甚是親密，顯是一對少年夫妻。那婦人嘮嘮叨叨，不住的責備丈夫。那男子卻低下了頭，只不作聲。但聽那婦人說道：“你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不能自立門戶，卻去依傍姐姐和姐夫，沒來由的自己討這場羞辱。咱們又不是少了手腳，自己干活兒自己吃飯，青菜蘿卜，粗茶淡飯，何等逍遙自在？偏是你全身沒根硬骨頭，當真枉為生于世間了。”那男子“嗯、嗯”數聲。那婦人又道：“常言道得好：除死無大事。難道非依靠別人不可？”那男子給妻子這一頓數說，不敢回一句嘴，一張臉脹得豬肝也似的成了紫醬之色。那婦人這番話，句句都打進了張君寶心里：“你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不能自立門戶……沒來由的自己討這場羞辱……常言道得好，除死無大事，難道非依靠別人不可？”他望著這對鄉下夫妻的背影，呆呆出神，心中翻來覆去，盡是想著那農婦這幾句當頭棒喝般的言語。只見那漢子挺了挺腰板，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夫妻倆大聲笑了起來，似乎那男子已決意自立，因此夫妻倆同感歡悅。

　　張君寶又想：“郭姑娘說道，她姊姊脾氣不好，說話不留情面，要我順著她些兒。我好好一個男子漢，又何必向人低聲下氣，委曲求全？這對鄉下夫婦尚能發奮圖強，我張君寶何必寄人篱下，瞧人眼色？”

　　言念及此，心意已決，當下挑了鐵桶，便上武當山去，找了一個岩穴，渴飲山泉，饑餐野果，孜孜不歇的修習覺遠所授的九陽真經。數年之後，便即悟到：“達摩祖師是天竺人，就算會寫我中華文字，也必文理粗疏。這部九陽真經文字佳妙，外國人決計寫不出，定是後世中土人士所作。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侶，假托達摩祖師之名，寫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經夾縫之中。”這番道理，卻非拘泥不化，盡信經書中文字的覺遠所能領悟。只不過并無任何佐證，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于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于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閒游，仰望浮云，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

　　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游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丰，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丰。

## 第三章　寶刀百煉生玄光

　　花開花落，花落花開。少年子弟江湖老，紅顏少女的鬢邊終于也見到了白發。這一年是元順帝至元二年，宋朝之亡至此已五十余年。其時正當暮春三月，江南海隅，一個三十來歲的藍衫壯士，腳穿草鞋，邁開大步，正自沿著大道趕路，眼見天色向晚，一路上雖然桃紅柳綠，春色正濃，他卻也無心賞玩，心中默默計算：“今日三月廿四，到四月初九還有一十四天，須得道上絲毫沒有耽擱，方能及時趕到武當山，祝賀恩師他老人家九十歲大壽。”這壯士姓俞名岱岩，乃武當派祖師張三丰的第三名弟子。這年年初奉師命前赴福建誅殺一個戕害良民、無惡不作的劇盜。那劇盜聽到風聲，立時潛藏隱匿，俞岱岩費了兩個多月時光，才找到他的秘密巢穴，上門挑戰，使出師傳玄虛刀法，在第十一招上將他殺了。本來預計十日可完的事，卻耗了兩個多月，屈指算來，距師父九十大壽的日子已經頗為逼促，因此上急急自福建趕回，這日已到浙東錢塘江之南。他邁著大步急行一陣，路徑漸窄，靠右近海一面，常見一片片光滑如鏡的平地，往往七八丈見方，便是水磨的桌面也無此平整滑溜。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見聞實不在少，但從未見過如此奇异的情狀，一問土人，不由得啞然失笑，原來那便是鹽田。當地鹽民引海水灌入鹽田，晒干以後，刮下含鹽泥土，化成鹵水，再逐步晒成鹽粒。俞岱岩心道：“我吃了三十年鹽，卻不知一鹽之成，如此辛苦。”

　　正行之間，忽見西首小路上一行二十余人挑了擔子，急步而來。俞岱岩一瞥之間，便留上了神，但見這二十余人一色的青布短衫褲，頭戴斗笠，擔子中裝的顯然都是海鹽。他知當政者暴虐，收取鹽稅極重，因之雖是濱海之區，尋常百姓也吃不起官鹽，只有向私鹽販子購買私鹽。這批人行動剽悍，身形壯實，看來似是一幫鹽梟，奇的是每人肩頭挑的扁擔非竹非木，黑黝黝的全無彈性，便似一條條鐵扁擔。各人雖都挑著二百來斤的重物，但行路甚是迅速。俞岱岩心想：“這幫鹽梟個個都有武功。聽說江南海沙派販賣私鹽，聲勢極大，派中不乏武學名家，但二十余個好手聚在一起挑鹽販賣，決無是理。”若在平時，便要去探視究竟，這時念著師父的九十歲大壽，不能因多管閒事而再有耽誤，當下放開腳步趕路。傍晚時分來到余姚縣的庵東鎮。由此過錢塘江，便到臨安，再折向西北行，經江西、湖南省才到湖北武當。晚間無船渡江，只得在庵東鎮上找家小客店宿了。

　　用過晚飯，洗了腳剛要上床，忽聽得店堂中一陣喧嘩，一群人過來投宿。聽那些人說的是浙東鄉音，但中氣充沛，顯然是會家子，探頭向門外一瞧，便是途中所遇那群鹽梟。俞岱岩也不在意，盤膝坐在床上，練了三遍行功，便即著枕入睡。

　　睡到中夜，忽聽得鄰房中喀喀輕響，俞岱岩登時便醒了。只聽得一人低聲道：“大家悄悄走罷，莫驚動了鄰房那客人，多生事端。”余人輕輕推開房門，走到了院子中。俞岱岩從窗縫中向外張望，只見那群鹽梟挑著擔子出門，想起那人那句話：“莫驚動了鄰房那個客人，多生事端。”暗想：“這群私梟鬼鬼祟祟，顯是要去干甚麼歹事，既教我撞見了，可不能不管。若能阻止他們傷天害理，救得一兩個好人，便是誤了恩師的千秋壽誕，他老人家也必喜歡。”將藏著兵刃暗器的布囊往背上一縛，穿窗而出，躍出牆外。

　　耳聽得腳步聲往東北方而去，他展開輕身功夫，悄悄追去。當晚烏云滿天，星月無光，沉沉黑夜之中，隱約見那二十余名鹽梟挑著擔子，在田塍上飛步而行，心想：“私梟黑夜趕路，事屬尋常。但這干人身手不凡，若要作些非法勾當，別說偷盜富室，就是搶劫倉庫，官兵又哪里阻擋得住，何必偷偷摸摸的販賣私鹽，賺此微利？料來其中必有別情。”不到半個時辰，那幫私梟已奔出二十余里，俞岱岩輕功了得，腳下無聲無息，那幫私梟又似有要事在身，貪趕路程，竟不回顧，因此并沒發覺。這時已行到海旁，波濤沖擊岩石，轟轟之聲不絕。正行之間，忽聽得領頭的一人一聲低哨，眾人都站定了腳步。領頭的人低聲喝問：“是誰？”黑暗中一個嘶啞的聲音說道：“三點水旁的朋友麼？”領頭那人道：“不錯。閣下是誰？”俞岱岩心下嘀咕：“三點水旁的朋友，那是甚麼？”一轉念，登時省悟：“嗯，果然是海沙派，‘海沙派’這三個字都是水旁的。”那嘶啞的聲音道：“屠龍刀的事，我勸你們別插手啦。”領頭那人道：“尊駕也是為屠龍刀而來？”語音中頗有驚怒之意。那嗓子嘶啞的人一聲冷笑，黑夜中但聽他“嘿嘿嘿”幾聲，卻不答話。俞岱岩隱身于海旁岩石之後，繞到前面，只見一個身材高瘦的男子攔在路中。黑暗中瞧不清他的面貌，只見他穿一襲白袍，夜行人而身穿白衣，則顯然于自己武功頗為自負。只聽海沙派的領頭人道：“這屠龍刀已歸本派，既給宵小盜去，自當索回。”那白袍客又是“嘿嘿嘿”三聲冷笑，仍是大模大樣的攔在路中。那領頭人身後一人厲聲喝道：“快些讓開，惡狗攔路，你不是自己找死……”他話聲未畢，突然“啊”的一聲慘叫，往後便倒。眾人一驚，但見黑暗中白袍晃了幾晃，攔路惡客已然不見。

　　海沙派眾私梟瞧那跌倒的同伴時，但見他蜷成一團，早已氣絕。各人又驚又怒，有幾人放下擔子向白袍客去路急追，但那人奔行如飛，黑暗之中哪里還尋得到他的蹤影。俞岱岩心道：“這白袍客出手好快，這一抓是少林派的‘大力金鋼抓’，但黑暗之中，卻不大瞧得清楚。聽這人的口音腔調，顯是來自西北塞外。江南海沙派結下的仇家可遠得很哪！”他縮身在岩石之中，一動也不敢動，生怕給海沙派的幫眾發見了，沒來由的招惹禍端。只聽那領頭人道：“將老四的尸首放在一旁，回頭再來收拾，將來總查究得出。”眾人答應了，挑上擔子，又向前飛奔。

　　俞岱岩待他們去遠，走近尸身察看，但見那人喉頭穿了兩個小孔，鮮血兀自不住流出，傷口顯是以手指抓出，他覺此事大是蹊蹺，當下加快腳步，再跟蹤那幫鹽梟。

　　一行人又奔出數里，那領頭人一聲呼哨，二十余人四下散開，向東北一座大屋慢慢逼近。俞岱岩心想：“他們說的甚麼屠龍刀，難道便是在這屋中麼？”只見那大屋的煙囪中一柱濃煙沖天而起，久聚不散。眾鹽梟放下了擔子，各人拿起一只木杓，在蘿筐中抄起甚麼東西，四下撒播。俞岱岩見所撒之物如粉如雪，顯然便是海鹽，心道：“在地下撒鹽干甚麼？當真古怪，日後說給師兄弟們知道，他們定是不信。”但見他們撒鹽時出手既輕且慢，似乎生怕將鹽粒濺到身上，俞岱岩登時恍然，知道鹽上含有劇毒，這批人用毒鹽圍屋，當是對屋中人陰謀毒害。暗想：“我固不知雙方誰是誰非，但這批人如此搗鬼，太不光明。無論如何須得通知屋中之人，好教他不致為宵小所害。”眼見海沙派眾鹽梟尚在屋前撒鹽，于是兜個大圈子繞到屋後，輕輕跳進圍牆。

　　大屋前後五進，共有三四十間，屋內黑沉沉的沒一處燈火。俞岱岩心想：“濃煙從中間一進屋中冒出，該處想必有人。”抬頭認明濃煙噴出之處，快步走去，只聽得廳中傳出火焰猛烈燃燒的畢剝之聲。他轉過一道照壁，跨步進了正廳，突然光亮耀眼，一股熱氣扑面而來，只見廳心一只岩石砌成的大爐子，火焰升騰，爐旁分站三人，分拉三只大風箱，向爐中搧火。爐中橫架著一柄四尺來長、烏沉沉的單刀。那三人都是六十來歲老者，一色的青布袍子，滿頭滿臉都是灰土，袍子上點點斑斑，到處是火星濺開來燒出的破洞。只見那三人同時鼓風，火焰升起來五尺高，繞著單刀，嗤嗤聲響。俞岱岩站立之處和那爐子相距數丈，已然熱得厲害，爐中之熱，可想而知，但見火焰由紅轉青，由青轉白，那柄單刀卻始終黑黝黝地，竟沒起半點暗紅之色。

　　便在此時，屋頂上忽有個嘶啞的聲音叫道：“損毀寶刀，傷天害理，快住手！”俞岱岩一聽，知道途中所遇的那個白袍客到了。那三個鼓風煉刀的老者卻恍若不聞，只是鼓風更急。但聽得屋頂“嘿嘿嘿”三聲冷笑，檐前一聲響，那白袍客已閃身而進。這時廳中爐火正旺，俞岱岩瞧得清楚，見這白袍客四十左右年紀，臉色慘白，隱隱透出一股青氣，他雙手空空，冷然說道：“長白三禽，你們想得屠龍寶刀，那也罷了，卻何以膽敢用爐火損毀這等寶物？”說著踏步上前。

　　三名老者中西首一人探身而前，左手倏出，往白袍客臉上抓去。白袍客側首避過，搶上一步。東首那位老者見他逼近身來，提起爐子旁的大鐵錘，呼的一聲，向他頭頂猛擊下去。白袍客身子微側，鐵錘擊空，砰的一聲響，火星四濺，原來地下舖的不是尋常青磚，卻是堅硬异常的花岡石。西首老者自旁夾攻，雙手猶如雞爪，上下飛舞，攻勢凌厲。俞岱岩見那白袍客的武功根基無疑是少林一派，但出手陰狠歹毒，與少林派剛猛正大的名門手法殊不相同。斗了數合，那使鐵錘的老者大聲喝道：“閣下是誰？便要此寶刀，也得留個萬兒。”白袍客冷笑三聲，只不答話。猛地里一個轉身，兩手抓出，喀喀兩響，西首老者雙腕齊折，東首老者鐵錘脫手。大鐵錘向上疾飛，穿破屋頂，直墮入院中，響聲猛惡之極。這老者當即俯身提起一柄火鉗，便向爐中去挾那單刀。站在南首的老者手中扣著暗器，俟機傷敵，只是白袍客轉身迅速，一直沒找著空子，這時眼見東首老者用火鉗去挾寶刀，突然伸手入爐，搶先抓住刀柄，提了出來，一握住刀柄，一股白煙冒起，各人鼻中聞到一陣焦臭，他手掌心登時燒焦。但他兀自不放，提著單刀向後急躍，跟著一個踉蹌，便要跌倒。他左手伸上，托住了刀背，這才站定身子，似乎那刀太過沉重，單手提不起一般，但這麼一來，左手手掌心也燒得嗤嗤聲響。余人皆盡駭然，一呆之下，但見那老者雙手捧著單刀，向外狂奔。白袍客冷笑道：“有這等便宜事？”手臂一長，已抓住了他背心。那老者順手回掠，將寶刀揮了過來。刀鋒未到，便已熱氣扑面，白袍客的鬢發眉毛都卷曲起來。他不敢擋架，手上勁力一送，將老者連人帶刀擲向洪爐。

　　俞岱岩本覺得這干人個個凶狠悍惡，事不關己，也就不必出手。斯時見老者命在頃刻，只要一入爐中，立時化成焦炭，終究救命要緊，當即縱身高躍，一轉一折，在半空中伸下手來，抓住那老者的發髻一提，輕輕巧巧的落在一旁。白袍客和長白三禽早見他站在一旁，一直無暇理會，突然見他顯示了這手上乘輕功，盡皆吃驚。白袍客長眉上揚，問道：“這一手便是聞名天下的‘梯云縱’麼？”俞岱岩聽他叫出了自己這路輕功的名目，先是微微一驚，跟著不自禁的暗感得意：“我武當派功夫名揚天下，聲威遠播。”說道：“不敢請教尊駕貴姓大名？在下這點兒微末功夫，何足道哉？”那白袍客道：“很好很好，武當派的輕功果然是有兩下子。”口氣甚是傲慢。

　　俞岱岩心頭有氣，卻不發作，說道：“尊駕途中一舉手而斃海沙派高手，這份功夫神出鬼沒，更令人莫測高深。”那人心頭一凜，暗想：“這事居然叫你看見了，我卻沒瞧見你啊。不知你這小子當時躲在何處？”淡淡的道：“不錯，我這門武功，旁人原是不易領會，別說閣下，便是武當派掌門人張老頭兒，也未必懂得。”

　　俞岱岩聽那白袍客辱及恩師，這口氣如何忍得下去？可是武當派弟子自來講究修心養性的功夫，心想：“他有意挑釁，不知存著甚麼心？此人功夫怪异，不必為了幾句無禮的言語為本門多樹強敵。”當下微微一笑，說道：“天下武學無窮無盡，正派邪道，千千萬萬，武當派所學原只滄海一栗。如尊駕這等功夫，似少林而非少林，只怕本師多半不識。”這句話雖說得客氣，骨子中含義，卻是說武當派實不屑懂得這些旁門左道的武功。那人聽到他“似少林而非少林”那七字，臉色立變。他二人言語針鋒相對。那南首老者赤手握著一柄燒得熾熱的單刀，皮肉焦爛，幾已燒到骨骼，東首西首兩個老者躬身蓄勢，均想俟機奪刀。突然間呼的一聲響，南首那老者揮動單刀，向外急闖。他這一刀在身前揮動，不是向著何人而砍，但俞岱岩正站在他身前，首當其沖。他沒料到自己救了這老者的性命，此人竟會忽施反噬，急忙躍起，避過刀鋒。那老者雙手握住刀柄，發瘋般亂砍亂揮，沖了出去。白袍客和其餘兩個老者忌憚刀勢凌厲，不敢硬擋，連聲呼叱，隨後追去。那提刀老者跌跌撞撞的沖出了大門，突然間腳下一個踉蹌，向前仆跌，跟著一聲慘呼，似乎突然身受重傷。

　　白袍客和另外兩個老者一齊縱身過去，同時伸手去搶單刀，但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似乎猛地里被甚麼奇蛇毒虫所咬中一般。那白袍客只打個跌，跟著便躍起身來，急向外奔，那三個老者卻在地下不住翻滾，竟爾不能站起。俞岱岩見了這等慘狀，正要躍出去救人，突然一凜，想起海沙派在屋外撒鹽的情景，此時屋周均是毒鹽，自己也無法出去了，游目四顧，見大門內側左右各放著一張長凳，當即伸手抓起，將兩凳豎直，一躍而上，雙腳分別勾著一只長凳，便似踩高蹺一般踏著雙凳走了出去。但見三個老者長聲慘叫，不停的滾來滾去。俞岱岩扯下一片衣襟裹在手上，長臂抓起了那懷抱單刀的老者後心，腳踩高蹺，向東急行。這一下大出海沙派眾人意料之外，眼見便可得手，卻斜刺里殺出個人來將寶刀搶走，眾人紛紛涌出，大聲呼叱，鋼鏢袖箭，十余般兵器齊向俞岱岩後心射去。

　　俞岱岩雙足使勁，在兩張長凳上一蹬，向前竄出丈許，暗器盡皆落空。他腳上勾了長凳，雙足便似加長了四尺，只跨出四五步，早將海沙派諸人遠遠拋在後面，耳聽得各人大呼追來，俞岱岩提著那老者縱身躍起，雙足向後反踢，兩張長凳飛了出去。但聽得砰砰兩響，跟著三四人大聲呼叫，顯是為長凳擊中。就這麼阻得一阻，俞岱岩已奔出十余丈外，手中雖提著一人，卻越奔越遠，海沙派諸人再也追不上了。俞岱岩急趕一陣，耳聽得潮聲澎湃，後面無人追來，問道：“你怎樣了？”那老者哼了一聲，并不回答，跟著呻吟一下。俞岱岩尋思：“他身上沾滿毒鹽，先給他洗去要緊。”于是走到海邊，將他在淺水處浸了下去。海水碰上他手中燙熱的單刀，嗤嗤聲響，白煙冒起。那老者半昏半醒，在海水中浸了一陣，爬不起來。俞岱岩正要伸手去拉他，忽然一個大浪打來，將那老者沖上了沙灘。

　　俞岱岩道：“現下你已脫險，在下身有要事，不能相陪，咱們便此別過。”那老者撐起身來，說道：“你……怎地……不搶這把寶刀？”俞岱岩一笑，道：“寶刀縱好，又不是我的，我怎能橫加搶奪？”那老者心下大奇，不能相信，道：“你……你到底有何詭計，要怎樣炮制我？”俞岱岩道：“我跟你無怨無仇，炮制你干麼？我今夜路過此處，見你中毒受傷，因此出手相救。”那老者搖了搖頭，厲聲道：“我命在你手，要殺便殺。若想用甚麼毒辣手段加害，我便是死了，也必化成厲鬼，放你不過。”俞岱岩知他受傷後神智不清，也不去跟他一般見識，只是微微一笑，正要舉步走開，海中又是一個大浪打上海灘。那老者呻吟一聲，伏在海水之中，只是發顫。

　　俞岱岩心想，救人須救徹，這老者中毒不輕，我若于此時舍他而去，他還得葬身海底，于是伸手抓住他背心，提著他走上一個小丘，四下眺望，見東北角一塊突出的山岩之上有一間屋子，瞧模樣似是一所廟宇，當下抱著那老者奔了過去，凝目看屋前扁額，隱約可見是“海神廟”三字。推門進去，見這海神廟極是簡陋，滿地塵土，廟中也無廟祝。于是將那老者放在神像前的木拜墊上，他懷中火折已被海水打濕，當下在神台上摸索，找到火絨火石，燃點了半截蜡燭，看那老者時，只見他滿面青紫，顯是中毒已深，從懷中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來，說道：“你服了這粒解毒丹藥。”

　　那老者本來緊閉雙目，聽他這麼說，睜眼說道：“我不吃你害人的毒藥。”俞岱岩脾氣再好，這時也忍不住了，長眉一挑，說道：“你道我是誰？武當門下豈能干害人之事？這是一粒解毒丹藥，只是你身中劇毒，這丹藥也未必能夠解救，但至少可延你三日之命。你還是將這把刀送去給海沙派，換得他們的本門解藥救命罷。”那老者斗然間站起身來，厲聲道：“誰想要我的屠龍刀，那是萬萬不能。”俞岱岩道：“你性命也沒有了，空有寶刀何用？”那老者顫聲道：“我宁可不要性命，屠龍刀總是我的。”說著將刀牢牢抱著，臉頰貼著刀鋒，當真是說不出的愛惜，一面卻將那粒“天心解毒丹”吞入了肚中。

　　俞岱岩好奇心起，想要問一問這刀到底有甚麼好處，但見這老者雙眼之中充滿著貪婪凶狠的神色，宛似饑獸要擇人而噬，不禁大感厭惡，轉身便出。忽聽得那老者厲聲喝道：“站住！你要到哪里去？”俞岱岩笑道：“我到哪里去，你又管得著麼？”說著揚長便走。

　　沒行得幾步，忽聽那老者放聲大哭，俞岱岩轉過頭來，問道：“你哭甚麼了？”那老者道：“我千辛萬苦的得到了屠龍寶刀，但轉眼間性命不保，要這寶刀何用？”俞岱岩“嗯”了一聲，道：“你除了以此刀去換海沙派的獨門解藥，再無別法。”那老者哭道：“可是我舍不得啊，我舍不得啊。”這神態在可怖之中帶著三分滑稽。俞岱岩想笑，卻笑不出來，隔了一會，說道：“武學之士，全憑本身功夫克敵制胜，仗義行道，顯名聲于天下後世。寶刀寶劍只是身外之物，得不足喜，失不足悲，老丈何必為此煩惱？”那老者怒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這話你聽見過麼？”

　　俞岱岩啞然失笑，道：“這幾句話我自然聽見過，下面還有兩句呢，甚麼‘倚天不出，誰與爭鋒？’那說的是幾十年前武林中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又不是真的說甚麼寶刀。”那老者問道：“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俞岱岩道：“那是當年神雕大俠楊過殺死蒙古皇帝蒙哥，大大為我漢人出了一口胸中惡氣。自此楊大俠有甚麼號令，天下英雄‘莫敢不從’。‘龍’便是蒙古皇帝，‘屠龍’便是殺死蒙古皇帝。難道世間還真有龍之一物麼？”

　　那老者冷笑道：“我問你，當年楊過大俠使甚麼兵刃？”俞岱岩一怔，道：“我曾聽師父說，楊大俠斷了一臂，平時不用兵刃。”那老者道：“是啊，楊大俠怎生殺死蒙古皇帝的？”俞岱岩道：“他投擲石子打死蒙哥，此事天下皆知。”那老者大是得意，道：“楊大俠平時不用兵刃，殺蒙古皇帝用的又是石子，那麼‘寶刀屠龍’四字從何說起？”

　　這一下問得俞岱岩無言可答，隔了片刻，才道：“那多半是武林中說得順口而已，總不能說‘石頭屠龍’啊，那豈不難聽？”那老者冷笑道：“強辭奪理，強辭奪理！我再問你，‘倚天不出，誰與爭鋒？’這兩句話，卻又作何解釋？”俞岱岩沉吟道：“我不知道。‘倚天’也許是一個人罷？聽說楊大俠的武功學自他的妻子，那麼‘倚天’或許便是他夫人的名字，又或是死守襄陽的郭靖郭大俠。”

　　那老者道：“是嗎？我料你說不上來了，只好這麼一陣胡扯。我跟你說，‘屠龍’是一把刀，便是這把屠龍刀，‘倚天’卻是一把劍，叫做倚天劍。這六句話的意思是說，武林中至尊之物，是屠龍刀，誰得了這把刀，不管發施甚麼號令，天下英雄好漢都要聽令而行。只要倚天劍不出，屠龍刀便是最厲害的神兵利器了。”俞岱岩將信將疑，道：“你將刀給我瞧瞧，到底有甚麼神奇？”那老者緊緊抱住單刀，冷笑道：“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嗎？想騙我的寶刀。”他中毒之後，本已神疲力衰，全仗服了俞岱岩的一粒解毒丹藥，這才振奮了起來，這時一使勁，卻又呻吟不止。俞岱岩笑道：“不給瞧便不給瞧，你雖得了屠龍寶刀，卻號令得動誰？難道我見你懷里抱著這樣一把刀，便非聽你的話不可嗎？當真是笑話奇談。你本來好端端地，卻去信了這些荒誕不經的鬼話，到頭來枉自送了性命，還是執迷不悟。你既號令我不得，便可知這刀其實無甚奇處。”那老者呆了半晌，做聲不得，隔了良久，才道：“老弟，咱們來訂個約，你救我性命，我將寶刀的好處分一半給你。”俞岱岩仰天大笑，說道：“老丈，你可把我武當派瞧得忒也小了。扶危濟困，乃是我輩分內之事，豈難道是貪圖報答？你身上沾了毒鹽，我卻不知鹽中放的是甚麼毒藥，你只有去求海沙派解救。”那老者道：“我這把屠龍刀，是從海沙派手中盜出來的，他們恨我切骨，豈肯救我？”俞岱岩道：“你既將刀交還，怨仇即解，他們何必傷你性命？”

　　那老者道：“我瞧你武功甚強，大有本事到海沙派去將解藥盜來，救我性命。”俞岱岩道：“一來我身有要事，不能耽擱；二來你去偷盜人家寶刀，是你的不是，我怎能顛倒是非？老丈，你快快去找海沙派的人罷！再有耽擱，毒性發作起來，那便來不及了。”那老者見他又是舉步欲行，忙道：“好罷，我再問你一句話，你提著我身子之時，可覺到有甚麼异樣？”俞岱岩道：“我确有些兒奇怪，你身子瘦瘦小小，卻有二百來斤重，不知是甚麼緣故，又沒見你身上負有甚麼重物。”

　　那老者將屠龍刀放在地下，道：“你再提一下我的身子。”俞岱岩抓住他肩頭向上一提，手中登時輕了，只不過八十來斤，心下恍然：“原來這小小一柄單刀，竟有一百多斤之重，确是有點古怪，不同凡品。”將老者放下，說道：“這把刀倒是很重。”那老者忙又將屠龍刀牢牢抱住，說道：“豈僅沉重而已。老弟，你尊姓俞還是姓張？”俞岱岩道：“敝姓俞，草字岱岩，老丈何以得知？”那老者道：“武當派張真人收有七位弟子，武當七俠中宋大俠有四十來歲，殷莫兩位還不到二十歲，余下的二三兩俠姓俞，四五兩俠姓張，武林中誰人不知。原來是俞三俠，怪不得這麼高的功夫。武當七俠威震天下，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俞岱岩年紀雖然不大，卻也是老江湖了，聽他這般當面諂諛，知他不過有求于己，心中反生厭惡之感，說道：“老丈尊姓大名？”那老者道：“小老兒姓德，單名一個成字，遼東道上的朋友們送我一個外號，叫作海東青。”那海東青是生于遼東的一種大鷹，凶狠鷙惡，捕食小獸，是關外著名的猛禽。俞岱岩拱手道：“久仰，久仰。”抬頭看了看天色。德成知他急欲動身，若非動以大利，不能求得他伸手救命，說道：“你不懂得那‘號令天下，誰敢不從’這八個字的含義，只道是誰捧著屠龍刀，只須張口發令，人人便得聽從。不對，不對，這可全盤想錯了。”他剛說到這里，俞岱岩臉上微微變色，右手伸出一揮，噗的一聲輕響，搧滅了神台上的蜡燭，低聲道：“有人來啦！”德成內功修為遠不如他，卻沒聽見有何异聲，正遲疑間，只聽得遠處幾聲呼哨，有人相互傳呼，奔向廟來。德成驚道：“敵人追來啦，咱們快從廟後退走。”俞岱岩道：“廟後也有人來。”德成道：“不會罷……”俞岱岩道：“德老丈，來的是海沙派人眾，你正好向他們討取解藥。在下可不愿趕這淌渾水了。”德成伸出左手，牢牢抓住他的手腕，顫聲道：“俞三俠，你萬萬不能舍我而去，你萬萬不能……”俞岱岩只覺他五根手指其寒如冰，緊緊嵌入了自己手腕肉里，當下手腕一翻，使半招“九轉丹成”，轉了個圈子，登時將他五指甩落。這時只聽得一路腳步之聲，直奔到廟外，跟著砰的一響，有人伸足踢開了廟門，接著刷刷聲響，有甚麼細碎物事從黑暗中擲了進來，俞岱岩身子一縮，縱到了海神菩薩的神像後面。但聽得德成“啊”的一聲低哼，跟著刷刷數聲，暗器打中了他身上，接著又落在地下。那些暗器一陣接著一陣，毫不停留的撒進來。俞岱岩心想：“這是海沙派的毒鹽。”接著聽得屋頂上喀啦、喀啦幾聲，有人躍上屋頂揭開瓦片，又向下投擲毒鹽。俞岱岩曾眼見那白袍客和長白三禽身受毒鹽之害，那白袍客武功著實了得，但一沾毒鹽，立即慘呼逃走，可見此物極是厲害。毒鹽在小廟中瀰空飛揚，心知再過片刻，非沾上不可，情急之下，數拳擊破神像背心，縮著身子溜進了神像肚腹之中，登時便如穿上了一層厚厚的泥土外衣，毒鹽雖多，卻已奈何他不得。只聽得廟外海沙派人眾大聲商議起來：“點子不出聲，多半是暈倒了。”“那年輕的點子手腳好硬，再等一回，何必性急？”“就怕他溜了，不在神廟里。”只聽得有人喝道：“喂，吃橫梁的點子，乖乖出來投降罷。”

　　正亂間，忽聽得遠處馬蹄聲響，十余匹快馬急馳而來。蹄聲中有人朗聲叫道：“日月光照，鷹王展翅。”廟外海沙派人眾立時寂靜無聲，過了片刻，有人顫聲道：“是天……天鷹教，大伙兒快走……”話猶未畢，馬蹄聲已止在廟外。海沙派有人悄聲道：“走不了啦！”

　　只聽得腳步聲響，有數人走進廟來。俞岱岩藏身神像腹中，卻也感到有點光亮，想是來人持有火把燈籠。過了一會，有人問道：“大家知道我們是誰了？”海沙派中數人同聲答道：“是，是，各位是天鷹教的朋友。”那人道：“這位是天鷹教天市堂李堂主。他老人家等閒也不出來，今兒算你們運氣好，見到他老人家一面。李堂主問你們，屠龍刀在哪里，好好獻了出來，李堂主大發慈悲，你們的性命便都饒了。”只聽海沙派中一人道：“是他……他盜去了的，我們正要追回來，李……堂主……”

　　天鷹教那人道：“喂，那屠龍刀呢？”這句話顯然是對著德成說的了，德成卻不答話，跟著噗的一聲響，有人倒在地下。幾個人叫了起來：“啊喲！”

　　天鷹教那人道：“這人死了，搜他身邊。”但聽得衣衫悉率之聲，又有人體翻轉之聲。天鷹教那人道：“稟報堂主，這人身邊無甚异物。”海沙派中領頭的人顫聲道：“李堂……堂主，這寶刀明明是……是他盜去的，我們決不敢隱瞞……”聽他聲音，顯是在李堂主威嚇的眼光之下，驚得心膽俱裂。俞岱岩心想：“那把刀德成明明握在手中，怎地會不見了？”只聽天鷹教那人道：“你們說這刀是他盜去的，怎會不見？定是你們暗中藏了起來。這樣罷，誰先把真相說了出來，李堂主饒他不死。你們這群人中，只留下一人不死，誰先說，誰便活命。”廟中寂靜一片，隔了半晌，海沙派的首領說道：“李堂主，我們當真不知，是天鷹教要的物事，我們決不敢留……”李堂主哼了一聲，并不答話，他那下屬說道：“誰先稟報真相，就留誰活命。”過了一會兒，海沙派中無一人說話。突然一人叫道：“我們前來奪刀，還沒進廟，你們就到了。是你們天鷹教先進海神廟，我們怎能得刀？你既然一定不信，左右是個死，今日跟你拚了。這又不是天鷹教的東西，這般強橫霸道，瞧你們……”一句話沒說完，驀地止歇，料是送了性命。只聽另一人顫聲道：“適才有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救了這老兒出來，那漢子輕功甚是了得，這會兒卻已不知去向，那寶刀定是給他搶去了。”李堂主道：“各人身上查一查！”數人齊聲答應。只聽得殿中悉率聲響，料是天鷹教的人在眾鹽梟身上搜檢。李堂主道：“多半便是那漢子取了去。走罷！”但聽腳步聲響，天鷹教人眾出了廟門，接著蹄聲向東北方漸漸遠去。俞岱岩不愿卷入這樁沒來由的糾紛之中，要待海沙派人眾走了之後這才出來，但等了良久，廟中了無聲息，海沙派人眾似乎突然間不知去向。他從神像後探頭出來一望，只見二十余名鹽梟好端端的站著，只是一動不動，想是都給點了穴道。他從神像腹中躍了出來，這時地下遺下的火把兀自點燃，照得廟中甚是明亮，只見海沙派眾人臉色陰暗可怖，暗想：“那天鷹教不知是甚麼教派，怎地沒聽說過？這些海沙派的人眾本來也都不是好相與的。一遇上天鷹教卻便縛手縛腳。當真是惡人尚有惡人磨了。”伸手到身旁那人的“華蓋穴”上一推，想替他解開穴道。哪知触手僵硬，竟是推之不動，再一探他鼻息，早已沒了呼吸，原來已被點中了死穴。他逐一探察，只見海沙派二十余條大漢均已死于非命，只一人委頓在地，不住喘氣，自是最後那個說話之人，得蒙留下性命。俞岱岩驚疑不定：“天鷹教下毒手之時，竟沒發出絲毫聲息，這門手法好不陰毒怪异。”扶起那沒死的海沙派鹽梟來，問道：“天鷹教是甚麼教派？他們教主是誰？”一連問了幾句，那人只翻白眼，神色痴痴呆呆。俞岱岩一搭他手腕，只覺脈息紊亂，看來性命雖然留下，卻已給人使重手震斷了幾處經脈，成了白痴。這時他不驚反怒，心想：“何物天鷹派，下手竟這般毒辣殘酷？”但想對方武功甚高，自己孤身一人，實非其敵，該當先趕回武當山請示師父，查明天鷹教的來歷再說。

　　但見廟中白茫茫一片，猶似堆絮積雪，到處都是毒鹽，心想：“遲早會有不知情由的百姓闖了進來，非遭禍殃不可。毒鹽和尸首收拾為難，不如放一把火燒了這海神廟，以免後患。”當下將那給震斷了經脈之人拉到廟外，回進廟內，只見二十余具尸首僵立殿上，模樣甚是詭异，卻見神台邊一尸俯伏，背上老大一灘血漬。俞岱岩微覺奇怪，抓住那尸體後領，想提起來察看，突然上身向前微微一俯，只覺這人身子重得出奇，但瞧他也只是尋常身材，并非魁梧奇偉之輩，卻何以如此沉重？提起他身子仔細看時，見他背上長長一條大傷口，伸手到傷口中一探，著手冰涼，掏出一把刀來，那刀沉甸甸的至少有一百來斤重，正是不少人拚了性命爭奪的那把屠龍刀。一凝思間，已知其理：德成臨死時連人帶刀扑將下來，砍入海沙派一名鹽梟的後心。此刀既極沉重，又是鋒銳無比，一跌之下，直沒入體。大鷹教教眾搜索各人身邊時，竟未發覺。俞岱岩拄刀而立，四顧茫然，尋思：“此刀是否真屬武林至寶，那也難說得很，看起來該算不祥之物，海東青德成和海沙派這許多鹽梟都為它枉送了性命。眼下只有拿去呈給師父，請他老人家發落。”于是拾起地下火把，往神幔上點火，眼見火頭蔓延，便即出廟。

　　他將屠龍刀拂拭干淨，在熊熊大火之旁細看。但見那刀烏沉沉的，非金非鐵，不知是何物所制，先前長白三禽鼓起烈火鍛煉，但此刀竟絲毫無損，實是异物，又想：“此刀如此沉重，臨敵交手之時如何施展得開？關王爺神力過人，他的青龍偃月刀也只八十一斤。”將刀包入包袱，向德成的葬身處默祝：“德老丈，我決非貪圖此刀。但此刀乃天下异物，如落入惡人手中，助紂為虐，勢必貽禍人間。我師父一秉至公，他老人家必有妥善處置。”他將包袱負在背上，邁開步子，向北疾行。不到半個時辰，已至江邊，星月微光照映水面，點點閃閃，宛似滿江繁星，放眼而望，四下里并無船只。沿江東下，又走一頓飯時分，只見前面燈火閃爍，有艘漁船在离岸數丈之處捕魚。俞岱岩叫道：“打漁的大哥，費心送我過江，當有酬謝。”只是那漁船相距過遠，船上的漁人似乎沒聽見他的叫聲，毫不理睬。俞岱岩吸了一口氣，縱聲而呼，叫聲遠遠傳了出去。過不多時，只見上流一艘小船順流而下，駛向岸邊，船上艄公叫道：“客官可是要過江麼？”俞岱岩喜道：“正是，相煩艄公大哥方便。”那艄公道：“請上來罷。”俞岱岩縱身上船，船頭登時向下一沉。那艄公吃了一驚，說道：“這般沉重。客官，你帶著甚麼？”俞岱岩笑道：“沒甚麼，是我身子蠢重，開船罷！”那船張起風帆，順風順水，斜向東北過江，行駛甚速。航出里許，忽聽遠處雷聲隱隱，轟轟之聲大作。俞岱岩道：“艄公，要下大雨了罷？”那艄公笑道：“這是錢塘江的夜潮，順著潮水一送，轉眼便到對岸，比甚麼都快。”

　　俞岱岩放眼東望，只見天邊一道白線滾滾而至。潮聲愈來愈響，當真是如千軍萬馬一般。江浪洶涌，遠處一道水牆疾推而前，心想：“天地間竟有如斯壯觀，今日大開眼界，也不枉辛苦一遭。”正瞧之際，只見一艘帆船乘浪沖至，白帆上繪著一只黑色的大鷹，展開雙翅，似乎要迎面扑來。他想起“天鷹教”三字，心下暗自戒備。

　　突然之間，那艄公猛地躍起，跳入江心，霎時間不見了蹤影。小船無人掌舵，給潮水一沖，登時打起圈了來，俞岱岩忙搶到後梢去把舵，便在此時，那黑鷹帆船砰的一聲，撞正小船。帆船的船頭包以堅鐵，一撞之下，小船船頭登時破了一個大洞，潮水猛涌進來。俞岱岩又驚又怒：“你天鷹教好奸！原來這艄公是你們的人，賺我來此。”眼見小船已不能乘坐，縱身高躍，落向帆船的船頭。

　　這時剛好一個大浪涌到，將帆船一拋，憑空上升丈余。俞岱岩身在半空，帆船上升，他變成落到了船底，危急中提一口真氣，左掌拍向船邊。一借力，雙臂急振，施展“梯云縱”輕功，跟著又上竄丈余，終于落上了帆船船頭。但見艙門緊團，不見有人。俞岱岩叫道：“是天鷹教的朋友嗎？”他連說兩遍，船中無人答話。他伸手去推艙門，触手冰涼，那艙門竟是鋼鐵鑄成，一推之下，絲毫不動。俞岱岩勁貫雙臂，大喝一聲，雙掌推出，喀喇一響，鐵門仍是不開，但鐵門與船艙邊相接的鉸鏈卻給他掌力震落了。鐵門搖晃了幾下，只須再加一掌，便能擊開。

　　只聽得艙中一人說道：“武當派梯云縱輕功，震山掌掌力，果然名下無虛。俞三俠，請你把背上的屠龍刀留下，我們送你過江。”話雖說得客氣，語意腔調卻十分傲慢，便似發號施令一般。俞岱岩尋思：“不知他如何知道我的姓名。”那人又道：“俞三俠，你心中奇怪，何以我們知道你的大名，是不是？其實一點也不希奇，這梯云縱輕功和震山掌掌力，除了武當高手，又有誰能使得這般出神入化？俞三俠來到江南，我們天鷹教身為地主，沿途沒接待招呼，還得多多擔代啊。”俞岱岩倒覺不易回答，便道：“尊駕高姓大名，便請現身相見。”那人道：“天鷹教跟貴派無親無故，沒怨沒仇，還是不見的好。請俞三俠將屠龍刀放在船頭，我們這便送你過江。”俞岱岩氣往上沖，說道：“這屠龍刀是貴教之物嗎？”那人道：“這倒不是。此刀是武林至尊，天下武學之士，哪一個不想据而有之。”俞岱岩道：“這便是了，此刀既落入在下手中，須得交到武當山上，聽憑師尊發落，在下可作不得主。”那人細聲細語說了幾句話，聲音低微，如蚊子叫一般，俞岱岩聽不清楚，問道：“你說甚麼？”

　　艙里那人又細聲細氣的說了幾句話，聲音更加低了。俞岱岩只聽到甚麼“俞三俠……屠龍刀……”幾個字，他走上兩步，問道：“你說甚麼？”這時一個浪頭打來，將帆船直拋了上去，俞岱岩胸腹間和大腿之上，似乎同時被蚊子叮了一口。其時正當春初，本來不該有蚊蚋，但他也不在意，朗聲說道：“貴教為了一刀，殺人不少，海神廟中遺尸數十，未免下手太過毒辣。”艙中那人道：“天鷹教下手向來分別輕重，對惡人下手重，對好人下手輕。俞三俠名震江湖，我們也不能害你性命，你將屠龍刀留下，在下便奉上蚊須針的解藥。”

　　俞岱岩聽到“蚊須針”三字，一震之下，忙伸手到胸腹間適才被蚊子咬過的處所一按，只覺微微麻痒，明明是蚊虫叮後的感覺，轉念一想，登時省悟：“他適才說話聲音故意模糊細微，引我走近，乘機發這細小的暗器。”想起海沙派眾鹽梟對天鷹教如此畏若蛇蝎，這暗器定是歹毒無比，眼下只有先擒住他，再逼他取出解藥救治，當下低哼一聲，左掌護面，右掌護胸，縱身便往船艙中沖了進去。

　　人未落地，黑暗中勁風扑面，艙中人揮掌拍出。俞岱岩右掌擊出，盛怒之下，這一掌使了十成力。兩人雙掌相交，砰的一聲，艙中人向後飛出，喀喇喇聲響，撞毀不少桌椅等物。俞岱岩但覺掌中一陣劇痛。原來適才交了這掌，又已著了道兒，對方掌心暗藏尖刺利器，雙掌一交，幾根尖刺同時穿入他掌中。對方雖在他沉重掌力下受傷不輕，但黑暗中不知敵人多寡，不敢冒險徑自搶上擒人，又即躍回船頭。只聽那人咳嗽了幾下，說道：“俞三俠掌力驚人，果是不凡，佩服啊佩服。不過在下這掌心七星釘也另有一功，咱們倒成了半斤八兩，兩敗俱傷。”

　　俞岱岩急忙取幾顆“天心解毒丹”服下，一抖包裹，取出屠龍寶刀，雙手持柄，呼的一聲，橫掃過去，但聽得擦的一下輕響，登時將鐵門斬成了兩截，這刀果然是鋒銳絕倫。他橫七豎八的連斬七八刀，鐵鑄的船艙遇著寶刀，便似紙糊草扎一般。艙中那人縱身躍向後梢，叫道：“你連中二毒，還發甚麼威？”俞岱岩舞刀追上，攔腰斬去。

　　那人見來勢凶猛，順手提起一只鐵錨一擋，擦的一聲輕響，鐵錨從中斷截。那人向旁躍開，叫道：“要性命還是要寶刀？”俞岱岩道：“好！你給我解藥，我給你寶刀。”這時他腿上中了蚊須針之處漸漸麻痒，料知“天心解毒丹”解不了這毒，這把屠龍刀他是無意中得來，本不如何重視，于是將刀擲在艙里。那人大喜，俯身拾起，不住的拂拭摩挲，愛惜無比。那人背著月光，面貌瞧不清楚，但見他只是看刀，卻不去取解藥。俞岱岩覺得掌中疼痛加劇，說道：“解藥呢？”那人哈哈大笑，似乎聽到了滑稽之極的說話。俞岱岩怒道：“我問你要解藥，有甚麼好笑？”那人伸出左手食指，指著他臉，笑道：“嘻嘻！你這人怎地這般傻，不等我給解藥，卻將寶刀給了我？”俞岱岩怒道：“男兒一言，快馬一鞭，我答應以刀換藥，難道還抵賴不成？先給遲給不是一般？”那人笑道：“你手中有刀，我終是忌你三分。便說你打我不過，將刀往江中一拋，未必再撈得到。現下寶刀既入我手，你還想我給解藥麼？”

　　俞岱岩一聽，一股涼氣從心底直冒上來，自忖武當派和天鷹教無怨無仇，這人武功不低，也當是頗有身分之人，既取了屠龍刀，怎能說過的話不算話？他向來行事穩重，原不致輕易上當，只是此番一上來便失了先機，孤身陷于敵舟，料想對方既有備而來，舟中自必另行伏有幫手，又兼身中二毒，急欲換取解藥，竟爾低估了對方的奸詐凶狡，當下沉住了氣，哼了一聲，問道：“尊駕高姓大名？”

　　那人笑道：“在下只是天鷹教中一個無名小卒，武當派要找天鷹教報仇，自有本教教主和眾位堂主接著。再說，俞三俠今晚死得不明不白，貴教張三丰祖師便真有通天徹地之能，也未必能知俞三俠是死于何人之手。”他這般說，竟如當俞岱岩已然死了一般。俞岱岩只覺得手掌心似有千萬只螞蟻同時咬噬，痛痒難當，當即伸手抓住了半截斷錨，心想：“我今日便是不活，也當和你拚個同歸于盡。”但聽那人嘮嘮叨叨，正自說得高興，俞岱岩猛地里一聲大喝，縱起身來，左手揮起斷錨，右手推出一掌，往那人面門胸口，同時擊了過去。那人“啊喲”一聲，橫揮屠龍刀想來擋截，百忙中卻沒想到那刀沉重异常，他順手一揮，只揮出半尺，手腕忽地一沉。以他武功，原非使不動此刀，只是運力之際沒估量到這兵刃竟如此沉重，力道用得不足，那刀直墮下去，砍向他膝蓋。那人吃了一驚，臂上使力，待要將刀挺舉起來，只覺勁風扑面，半截斷錨直擊過來。這一下威猛凌厲。決難抵擋，當下雙足使勁，一個筋斗，倒翻入江。

　　那人雖然避開了斷錨的橫掃，但俞岱岩右手那一掌卻終于沒有讓過，這一掌正按在他小腹之上，但覺五髒六腑一齊翻轉，扑通一聲跌入潮水之中，已是人事不知。俞岱岩吁了一口長氣，見他雖然中掌，兀自牢牢的握住那屠龍刀不放，冷笑一聲，心道：“你便是搶得了寶刀，終于葬身江底。”驀地里白影閃動，一道白練斜入江心，卷住那人腰間，連人帶刀一起卷上船來。俞岱岩吃了一驚，順著白練的來路瞧去，只見船頭站著一個青衫瘦子，雙手交替，急速扯動白練。俞岱岩待欲縱向船頭擊敵，身上毒性發作，倒在船梢，眼前一黑，登時昏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睜開眼來時，首先見到的是一面鏢旗，旗上繡著一尾金色鯉魚，俞岱岩閉了閉眼，再睜開來時，仍是見到這面小小的鏢旗。這旗插在一只青花碎瓷的花瓶之中，花繡金光閃閃，旗上的鯉魚在波浪中騰身跳躍，心道：“這是臨安府龍門鏢局的鏢旗啊。我到底怎麼了？”其時腦子中兀自昏昏沉沉，一片混亂，沒法多想，略一凝神，發覺自己是睡在一張擔架之上，前後有人抬著，而所處之地似乎是在一座大廳。他想轉頭一瞧左右，豈知項頸僵直，竟然不能轉動。他大駭之下，想要躍下擔架，但手足便似變成了不是自己的，空自使力，卻一動也不能動了，這才想到：“我在錢塘江上中了七星釘和蚊須針的劇毒。”

　　只聽得兩個人在說話。一人聲音宏大，說道：“閣下高姓？”另一人道：“你不用問我姓名，我只問你，這單鏢接是不接？”俞岱岩心道：“這人聲音嬌嫩，似是女子！”

　　那聲音宏大的人怫然道：“我們龍門鏢局難道少了生意，閣下既然不肯見告姓名，那麼請光顧別家鏢局去罷。”那女子聲音的人道：“臨安府只龍門鏢局還像個樣子，別家鏢局都比不上。你若作不得主，快去叫總鏢頭出來。”言下頗為無禮。那聲音宏大的人果然很不高興，說道：“我便是總鏢頭。在下另有別事，不能相陪，尊客請便罷。”

　　那女子聲音的人說道：“啊，你便是多臂熊都大錦……”頓了一頓，才道：“都總鏢頭，久仰久仰，我姓殷。”都大錦胸中似略感舒暢，問道：“尊客有甚麼差遣？”那姓殷的客人道：“我得先問你，你是不是承擔得下。這單鏢非同小可，卻是半分耽誤不得。”

　　都大錦強抑怒氣，說道：“我這龍門鏢局開設二十年來，官鏢、鹽鏢，金銀珠寶，再大的生意也接過，可從來沒出過半點岔子。”俞岱岩也聽過都大錦的名頭，知道他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拳掌單刀，都有相當造詣，尤其一手連珠鋼鏢，能一口氣連發七七四十九枚鋼鏢，因此江湖上送了他一個外號，叫作多臂熊。他這“龍門鏢局”在江南一帶也是頗有名聲。只是武當、少林兩派弟子自來并不親近，因此雖然聞名，并不相識。只聽那姓殷的微微一笑，說道：“我若不知龍門鏢局名聲不差，找上門來干麼？都總鏢頭，我有一單鏢交給你，可有三個條款。”都大錦道：“牽扯糾纏的鏢我們不接，來歷不明的鏢不接，五萬兩銀子以下的鏢不接。”他沒聽對方說三個條款，自己先說了三個條款。

　　那姓殷的道：“我這單鏢啊，對不起得很，可有點牽扯糾紛，來歷也不大清白，值得多少銀子，那也難說得很。我這三個條款也挺不容易辦到。第一，要請你都總鏢頭親自押送。第二，自臨安府送到湖北襄陽府。必須日夜不停趕路，十天之內送到。第三，若有半分差池，嘿嘿，別說你總鏢頭性命不保，叫你龍門鏢局滿門雞犬不留。”

　　只聽得砰的一聲，想是都大錦伸手拍桌，喝道：“你要找人消遣，也不能找到我龍門鏢局來！若不是我瞧你瘦骨伶仃的，身上沒三兩肉，今日先叫你吃些苦頭。”

　　那姓殷的“嘿嘿”兩聲冷笑，砰彭砰彭幾下，將一些沉重的物事接連拋到了桌上，說道：“這里二千兩黃金，是保鏢的費用，你先收下了。”俞岱岩聽了，心下一驚：“二千兩黃金，要值好幾萬兩銀子，做鏢局的值百抽十，這幾萬兩鏢金，不知要辛苦多少年才掙得起。”俞岱岩項頸不能轉動，眼睜睜的只能望著那面插在瓶中的躍鯉鏢旗，這時大廳中一片靜寂，唯見營營青蠅，掠面飛過。只聽得都大錦喘息之聲甚是粗重，俞岱岩雖不能見他臉色，但猜想得到，他定是望著桌上那金光燦爛的二千兩黃金，目瞪口呆，心搖神馳，料想他開設鏢局，大批的金銀雖然時時見到，但看來看去，總是別人的財物，這時突然見到有二千兩黃金送到面前，只消一點頭，這二千兩黃金就是他的，又怎能不動心？過了半晌，聽得都大錦道：“殷大爺，你要我保甚麼鏢？”那姓殷的道：“我先問你。我定下的三個條款，你可能辦到？”都大錦頓了一頓，伸手一拍大腿，道：“殷大爺既出了這等重酬，我姓都的跟你賣命就是了。殷大爺的寶物幾時來？”那姓殷的道：“要你保的鏢，便是躺在擔架中的這位爺台。”此言一出，都大錦固然“咦”的一聲，大為驚訝，而俞岱岩更是驚奇無比，忍不住叫道：“我……我……”不料他張大了口，卻不出聲音，便似人在噩夢之中，不論如何使力，周身卻不聽使喚，此時全身俱廢，僅余下眼睛未盲，耳朵未聾。只聽都大錦問道：“是……是這位爺台？”

　　那姓殷的道：“不錯。你親自護送，換車換馬不換人，日夜不停的趕道，十天之內送到湖北襄陽府武當山上，交給武當派掌門祖師張三丰真人。”俞岱岩聽到這句話，吁了一口長氣，心中一寬，聽都大錦道：“武當派？我們少林弟子，雖和武當派沒甚麼梁子，但是……但是，從來沒甚麼來往……這個……”那姓殷的冷冷的道：“這位爺台身上有傷，耽誤片刻，萬金莫贖。這單鏢你接便接，不接便不接。大丈夫一言而決，甚麼這個那個的？”都大錦道：“好，沖著殷大爺的面子，我龍門鏢局便接下了。”那姓殷的微微一笑，說道：“好！今日三月廿九，到四月初九，你若不將這位爺台平平安安送上武當山，我叫你龍門鏢局滿門雞犬不留！”但聽得嗤嗤聲響，十余枚細小的銀針激射而出，釘在那只插著鏢旗的瓷瓶之上，砰的一響，瓷瓶裂成數十片，四散飛迸。這一手發射暗器的功夫，實是駭人耳目。都大錦“啊喲”一聲驚呼。俞岱岩也是心中一凜。只聽那姓殷的喝道：“走罷！”抬著俞岱岩的人將擔架放在地上，一涌而出。過了半晌，都大錦才定下神來，走到俞岱岩跟前，說道：“這位爺台高姓大名，可是武當派的麼？”俞岱岩只是向他凝望，無法回答。但見這都總鏢頭約莫五十來歲年紀，身材魁偉，手臂上肌肉虯結，相貌威武，顯是一位外家好手。都大錦又道：“這位殷大爺俊秀文雅，想不到武功如此驚人，卻不知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他連問數聲，俞岱岩索性閉上雙眼，不去理他。都大錦心下嘀咕，他自己是發射暗器的好手，“多臂熊”的外號說出來也甚響亮，但這姓殷的少年袖子一揚，數十枚細如牛毛的銀針竟將一只大瓷瓶射得粉碎，這份功夫，實非自己所及。都大錦主持龍門鏢局二十余年，江湖上的奇事也不知見過多少，但以二千兩黃金的鏢金來托保一個活人，別說自己手里從未接過，只怕天下各處的鏢行也是聞所未聞。當下收起黃金，命人抬俞岱岩入房休息，隨即召集鏢局中各名鏢頭，套車趕馬，即日上道。各人飽餐已畢，結束定當，趟子手抱了鏢局里的躍鯉鏢旗，走出鏢局大門，一展旗子，大聲喝道：“龍門鯉三躍，魚兒化為龍。”俞岱岩躺在大車之中，心下大是感慨：“我俞岱岩縱橫江湖，生平沒將保鏢護院的瞧在眼內，想不到今日遭此大難，卻要他們護送我上武當山去。”又想：“救我的這位姓殷朋友不知是誰，聽他聲音嬌嫩，似是個女子，那都總鏢頭又說他形貌俊雅，但武功卓絕，行事出人意表，只可惜我不能見他一面，更不能謝他一句。我俞岱岩若能不死，此恩必報。”一行人馬不停蹄的向西趕路，護鏢的除了都、祝、史三個鏢頭外，另有四個年輕力壯的青年鏢師。各人選的都是快馬，真便如那姓殷的所說，一路上換車換馬不換人，日夜不停的趲程趕路。當出臨安西門之時，都大錦滿腹疑慮，料得到這一路上不知要有多少場惡斗，哪知道离浙江、過安徽、入鄂省，數日來竟是太平無事。這一日過了樊城，經太平店、仙人渡、光化縣，渡漢水來到老河口，离武當山已只一日的路程。次日未到午牌時分，已抵雙井子，去武當山已不過數十里地，一路上雖然趕得辛苦，總算沒誤了那姓殷的客人所定的期限，剛好于四月初九抵達武當山。這些日來埋頭趕路，大伙兒人人都擔著極重的心事。直到此時，一眾鏢師方才心中大寬。其時正當春末夏初，山道上繁花迎人，殊足暢懷。都大錦伸馬鞭指著隱入云中的天柱峰，說道：“祝三弟，近年來武當派聲勢甚盛，雖還及不上我少林派，然而武當七俠名頭響亮，在江湖上闖下了極渲赫的萬兒。瞧這天柱峰高聳入云，常言道人傑地靈，那武當派看來當真有幾下子。”祝鏢頭道：“武當派近年聲威雖大，畢竟根基尚淺，跟少林派千余年的道行相比，那可萬萬不及了。就憑總鏢頭這二十四手降魔掌和四十九枚連珠鋼鏢，武當派中的人便決不能有如此精純的造詣。”史鏢頭接口道：“是啊。江湖上的傳言，多半靠不住。武當七俠的聲名響是響的，但真實功夫到底如何，咱們都沒見過。只怕是江湖上一些未見過世面的鄉下佬加油添醬，將他們的本領吹上了天去。”都大錦微微一笑，他見識可比祝史二人都高得多，心知武當七俠盛名決非幸致，人家定有驚人藝業，只是他走鏢二十余年，罕逢敵手，對自己的功夫卻也十分信得過，聽祝史二人一吹一唱的替自己捧場，這些話已不知聽了多少遍，仍是不自禁的得意。行得一程，山道漸窄，三騎已不能并肩，史鏢頭勒馬退後幾步。祝鏢頭道：“總鏢頭，待會見到武當派張三丰老道，怎生見禮啊？”都大錦道：“大家不同門派，本來都是平輩。只是張老道快九十歲啦，當今武林之中數他年紀最長。咱們尊重他是武林前輩，向他磕幾個頭，也沒甚麼。”祝鏢頭道：“依我說嘛，咱們躬身說道：‘張真人，晚輩們跟你磕頭啦！’他一定伸手攔住，說道：‘遠來是客，不用多禮。’咱們這幾個頭便省下啦。”都大錦微微一笑，心中卻是在琢磨大車中躺著那人到底是甚麼來歷。這人十天來不言不動，飲食便溺全要鏢行的趟子手照料。都大錦和眾鏢師談論了好幾次，總是摸不准他的身分，到底他是武當派的弟子呢？是朋友呢？還是武當派的仇敵，給人擒住了這般送上山去？都大錦离武當山近一步，心中的疑慮便深一層，尋思不久便可見到張三丰，這疑團見面就可剖明，但不知是禍是福，卻也不免惴惴。正沉吟間，忽聽得西首山道上馬蹄聲響，數匹馬奔馳而至。祝鏢頭縱馬沖上去察看。過不多時，只見斜刺里奔來六乘馬，馳到离鏢行人眾十余丈處，突然勒馬，三乘前，三乘後，攔在當路。都大錦心下嘀咕：“真不成到了武當山下，反而出事？”低聲對史鏢頭道：“小心保護大車。”拍馬迎上前去。趟子手將躍鯉鏢旗一卷一揚，作個敬禮的姿式，叫道：“臨安府龍門鏢局道經貴地，禮數不周，請好朋友們原諒。”都大錦看那攔路的六人時，見兩人是黃冠道士，其餘四人是俗家打扮。六人身旁都懸佩刀劍兵刃，個個英氣勃勃，精神飽滿。都大錦心念一動：“這六人豈非便是武當七俠中的六俠？”縱馬上前，抱拳說道：“在下臨安府龍門鏢局都大錦，不敢請問六位高姓大名？”前邊三人中右首的是個高個兒，左頰上生著顆大黑痣，痣上留著三莖長毛，冷冷的道：“都兄到武當山來干甚麼？”都大錦道：“敝局受人之托，送一位傷者上貴山來。要面見貴派掌門張真人。”那人道：“送一個傷者？那是誰啊？”都大錦道：“我們受一個姓殷的客官所囑，將這位身受重傷的爺台護送上武當山來。這位爺台是誰，如何受傷，中間過節，我們一概不知。龍門鏢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至于客人們的私事，我們向來不加過問。”他闖蕩江湖數十年，干的又是鏢行，行事自然圓滑，這番話把干系推得干干淨淨，俞岱岩是武當派的朋友也好，仇人也好，都怪不到他頭上。那臉生黑痣之人向身旁兩個同伴瞧了一眼，問道：“姓殷的客人？是怎生模樣的人物？”都大錦道：“那是一位俊雅秀美的年輕客官，發射暗器的功夫大是了得。”那生黑痣之人問道：“你跟他動過手了？”都大錦忙道：“不，不，是他自行……”一句話沒說完，攔在前面的一個禿子搶著問道：“那屠龍刀呢？是在誰的手中？”

　　都大錦愕然道：“甚麼屠龍刀？便是歷來相傳那‘武林至尊，寶刀屠龍’麼？”那禿子似乎性子暴躁，不耐煩多講，突然翻身落馬，搶到大車之前，挑開車帘，向內張望。都大錦見他身手矯捷，一縱一落，姿式看來隱隱有些熟悉，心想：“武當創派祖師張三丰曾在我少林寺住過，他武當派功夫果然未脫我少林派的范圍，說是獨創，卻也不見得。”當下更無懷疑，問道：“各位便是名播江湖的武當七俠麼？哪一位是宋大俠？小弟久聞英名，甚是仰慕。”那面生黑痣的人道：“區區虛名，何足挂齒？都兄太謙了。”

　　那禿子回身上馬，說道：“他傷勢甚重，耽誤不得，我們先接了去。”那臉生黑痣的人抱拳道：“都兄遠來勞頓，大是辛苦，小弟這里謝過。”都大錦拱手還禮，說道：“好說，好說。”那人道：“這位爺台傷勢不輕，我們先接上山去施救。”都大錦巴不得早些脫卻干系，說道：“好，那麼我們在這里把人交給武當派了。”那人道：“都兄放心，由小弟負責便是。都兄的余金已付清了麼？”都大錦道：“早已收足。”那人從懷中取出一只金元寶，約有二十兩之譜，長臂伸出，說道：“些些茶資，請都兄賞給各位兄弟。”都大錦推辭不受，說道：“二千兩黃金的鏢金，說甚麼都夠了，都某并不是貪得無厭之人。”那人道：“嗯，給了二千兩黃金！”他身旁二人縱馬上前，一人躍上車夫的座位，接過馬韁，趕車先行，其餘四人護在車後。那面生黑痣的人手一揚，輕輕將金元寶擲到都大錦面前，笑道：“都兄不必客氣，這便請回臨安去罷！”都大錦見元寶擲到面前，只得伸手接住，待要送還，那人勒過馬頭，急馳而去。只見五乘馬擁著一輛大車，轉過山坳，片刻間去得不見了影蹤。都大錦看那金元寶時，見上面捏出了五個指印，深入數分。黃金雖較銅鐵柔軟得多，但如此指力，卻也令人不胜駭异。都大錦呆呆的望著，心道：“武當七俠的大名，果然不是僥幸得來。我少林派中，只怕只有幾位精研金剛指力的師伯叔方有如此功力。”祝鏢頭見他瞪視金錠上的指印呆呆出神，說道：“總鏢頭，武當門下的子弟，未免太不明禮數，見了面也不通名道姓，咱們千里迢迢的趕來，到了武當山腳下，又不請上山去留膳留宿。大家武林一脈，可太不夠朋友啦。”

　　都大錦心中早就不滿，只是沒說出口，當下淡淡一笑，道：“省了咱們幾步路，那不好麼？少林子弟進了武當派的道觀之中，原是十分尷尬。兩位賢弟，打道回府去罷！”這一趟走鏢，雖然沒出半點岔子，但事事給人蒙在鼓里，而有意無意之間又是處處給人折辱，武當七俠連姓名也不肯說，顯是絲毫沒將他放在眼內，都大錦越想越是不忿，暗自盤算如何方能出這一口惡氣。一行人眾原路而回，都大錦心中不快，眾鏢師和趟子手卻人人興高采烈，想起十天十夜辛苦，換來了二千兩黃金的鏢金，總鏢頭向來出手慷慨，弟兄們定可分到一筆丰厚的花紅謝禮。

　　行到向晚，离雙井子已不過十余里路，祝鏢頭見都大錦神情郁郁，說道：“總鏢頭，今日此事，那也不必介懷，山高水長，江湖上他年總有相逢之時，瞧武當七俠的威風又能使得到幾時？”都大錦歎道：“有一件事，我心中好生懊悔。”祝鏢頭道：“甚麼事？”說到此處，忽聽得身後馬蹄聲響，一乘馬自後趕來，蹄聲得得，行得甚是悠閒，但說也奇怪，那馬卻越追越近。眾人回頭瞧時，原來那馬四腿特長，身子較之尋常馬匹高了一尺有余，腿一長，自然走得快了。那馬是匹青驄，遍體油毛。祝鏢頭贊了句：“好馬！”又道：“總鏢頭，咱們沒甚麼干得不對啊？”都大錦黯然道：“我是說二十五年前的事。那時我在少林寺學藝滿師。恩師留我再學五年，把一套大韋陀掌學全了。當時我年少氣盛，自以為憑著當時的本事，已足以在江湖上行走，不耐煩再在寺中吃苦，不聽恩師之言。唉，當年若能多下五年苦功，今日又怎會把甚麼武當七俠放在眼內，也不致受他們這番羞辱了……”正說到此處，那青馬從鏢隊身旁掠過，馬上乘者斜眼向都大錦和祝鏢頭打量了幾眼，臉上大有詫异之色。都大錦見有生人行近，當即住口，見馬上乘者是個二十一二歲的少年，面目俊秀，雖然略覺清懼，但神朗氣爽，身形的瘦弱竟掩不住一股剽悍之意。那少年抱拳道：“借光，借光。”他胯下青驄馬邁開長腿，越過鏢隊，一直向前去了。都大錦望著那人後影，道：“祝賢弟，你瞧這是何等樣的人物？”祝鏢頭道：“他從山上下來，說不定也是武當派的弟子了。只是他沒帶兵刃，身子又這般瘦弱，似乎不是練家子的模樣。”剛說了這句話，那少年突然圈轉馬頭，奔了回來，遠遠抱拳道：“勞駕！小弟有句話動問，請勿見怪。”都大錦見他說得客氣，便勒馬說道：“尊駕要問甚麼事？”那少年望了望趟子手中高舉著的躍鯉鏢旗，道：“貴局可是臨安府龍門鏢局麼？”祝鏢頭道：“正是！”那少年道：“請問幾位高姓大名？貴局都總鏢頭可好？”祝鏢頭雖見他彬彬有禮，但江湖上人心難測，不能逢人便吐真言，說道：“在下姓祝。朋友貴姓？和敝局都總鏢頭可是相識？”

　　那少年翻身下鞍，一手牽韁，走上幾步，說道：“在下姓張，賤字翠山。素仰貴局都總鏢頭大名，只是無緣得見。”他這一報名自稱“張翠山”，都大錦和祝、史二鏢頭都是一驚。張翠山在武當七俠中名列第五。近年來武林中多有人稱道他的大名，均說他武功極是了得，想不到竟是這樣一個文質彬彬、弱不禁風的少年。都大錦將信將疑，縱馬上前，道：“在下便是都大錦，閣下可是江湖上人稱‘銀鉤鐵划’的張五俠麼？”那少年微笑道：“甚麼俠不俠的，都總鏢頭言重了。各位來到武當，怎地過門不入？今日正是家師九十壽誕之期，倘若不耽誤各位要事，便請上山去喝杯壽酒如何？”都大錦聽他說得誠懇，後想：“武當七俠人品怎地如此大不相同？那六人傲慢無禮，這位張五俠卻十分的謙和可親。”于是也躍下馬來，笑道：“倘若令師兄也如張五俠這般愛朋友，我們這時早在武當山上了。”張翠山道：“怎麼？總鏢頭見過我師兄了？是哪一個？”都大錦心想：“你真會做戲，到這時還在假作痴呆。”說道：“在下今日運氣不差，一日之間，武當七俠人人都會遍了。”張翠山“啊”的一聲，呆了一呆，問道：“我俞三哥你也見到了麼？”都大錦道：“俞岱岩俞三俠麼？我可不知哪一位是俞三俠。只是六個人一起見了，俞三俠總也在內。”張翠山道：“六個人？這可奇了？是哪六個啊？”都大錦怫然道：“你這幾位師兄弟不肯通名道姓，我怎知道？閣下既是張五俠，那六位自然是宋大俠以至莫七俠六位了。”他說到每個“俠”字，都頓了一頓，聲音拖長，頗含譏諷之意。但張翠山正自思索，并沒察覺，又問：“都總鏢頭當真見了？”都大錦道：“不但是我見了，我這鏢行一行人數十對眼睛，齊都見了。”張翠山搖頭道：“那決計不會，宋師哥他們今日一直在山上紫霄宮侍奉師父，沒下山一步。師父和宋師哥見俞三哥過午還不上山，命小弟下山等候，怎地都鏢頭會見到宋師哥他們？”

　　都大錦道：“那位臉頰上生了一顆大黑痣，痣上有三莖長毛的，是宋大俠呢？還是俞二俠？”張翠山一楞，道：“我師兄弟之中，并無一人頰上有痣，痣上生毛。”

　　都大錦聽了這幾句話，一股涼氣從心底直冒上來，說道：“那六人自稱是武當六俠，既在武當山下現身，其中又有兩個是黃冠道人，我們自然……”張翠山插口道：“我師父雖是道人，但他所收的卻都是俗家弟子。那六人自稱是‘武當六俠’麼？”都大錦回思適才情景，這才想起，是自己一上來便把那六人當作武當六俠，對方卻并無一句自表身分的言語，只是對自己的誤會沒加否認而已，不禁和祝史二鏢頭面面相覷，隔了半晌，才道：“如此說來，這六人只怕不懷好意，咱們快追！”說著翻身上馬，撥過馬頭，順著上坡的山路急馳。張翠山也跨上了青驄馬。那馬邁開長腿，不疾不徐的和都大錦的坐騎齊肩而行。張翠山道：“那六人混冒姓名，都兄便由得他們去罷！”都大錦氣喘喘的道：“可是那人呢？俺受人重囑，要將那人送上武當山來交給張真人。這六人假冒姓名，接了那個人去，只怕……只怕事情要糟……”張翠山道：“都兄送誰來給我師父？那六人接了誰去？”

　　都大錦催馬急奔，一面將如何受人囑托送一個身受重傷之人來到武當山之事說了。張翠山頗為詫异，問道：“那受傷之人是甚麼姓名？年貌如何？”都大錦道：“也不知他姓甚名誰，他傷得不會說話，不能動彈，只剩下一口氣了。這人約莫三十左右年紀。”跟著說了俞岱岩的相貌模樣。張翠山大吃一驚，叫道：“這……這便是我俞三哥啊。”他雖心中慌亂，但片刻間隨即鎮定，左手一伸，勒住了都大錦的馬韁。那馬奔得正急，被張翠山這麼一勒，便即硬生生的斗地停住，再也上前不得半步，嘴邊鮮血長流，縱聲而嘶。都大錦斜身落鞍，刷的一聲，拔出了單刀，心下暗自驚疑，瞧不出此人身形瘦弱，這一勒之下，竟能立止健馬。張翠山道：“都大哥不須誤會，你千里迢迢的護送我俞三哥來此，小弟只有感激，決無別意。”都大錦“嗯”了一聲，將單刀刀頭插入鞘中，右手仍是執住刀柄。

　　張翠山道：“我俞三哥怎會受傷？對頭是誰？是何人請都大哥送他前來？”對這三句問話，都大錦卻是一句也答不上來。張翠山鄒起眉頭，又問：“接了我俞三哥去的人是怎生模樣？”史鏢頭口齒靈便，搶著說了。張翠山道：“小弟先趕一步。”一抱拳，縱馬狂奔。青驄馬緩步而行，已然迅疾异常，這一展開腳力，但覺耳邊風生，山道兩旁樹木不住倒退。武當七俠同門學藝，連袂行俠，當真情逾骨肉，張翠山聽得師哥身受重傷，又落入了不明來歷之人手中，心急如焚，不住的催馬，這匹駿馬便立時倒斃，那也顧不得了。

　　一口氣奔到了草店，那是一處三岔口，一條路通向武當山，另一條路東北而行至鄖陽。張翠山心想：“這六人若是好心送俞三哥上山，那麼適才下山時我定會撞到。”雙腿一挾，縱馬向東北追了下去。這一陣急奔，足有大半個時辰，坐騎雖壯，卻也支持不住，越跑越慢，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這一帶山上人跡稀少，無從打聽。張翠山不住思索：“俞三哥武功卓絕，怎會被人打得重傷？但瞧那都大錦的神情，卻又不是說謊？”眼看將至十偃鎮，忽見道旁一輛大車歪歪的倒臥在長草之中。再走近幾步，但見拉車的騾子頭骨破碎，腦漿迸裂，死在地下。張翠山飛身下馬，掀開大車的帘子，只見車中無人，轉過身來，卻見長草中一人俯伏，動也不動，似已死去多時。張翠山心中怦怦亂跳，搶將過去，瞧後影正是三師兄俞岱岩，急忙伸臂抱起。暮色蒼茫之中，只見他雙目緊閉，臉如金紙，神色甚是可怖，張翠山又驚又痛，伸過自己臉頰去挨在他的臉上，感到略有微溫。張翠山大喜，伸手摸他胸口，覺得他一顆心尚在緩緩跳動，只是時停時跳，說不定隨時都能止歇。張翠山垂淚道：“三哥，你……你怎麼……我是五弟……五弟啊！”抱著他慢慢站起身來，卻見他雙手雙足軟軟垂下，原來四肢骨節都已被人折斷。但見指骨、腕骨、臂骨、腿骨到處冒出鮮血，顯是敵人下手不久，而且是逐一折斷，下手之毒辣，實令人慘不忍睹。

　　張翠山怒火攻心，目眥欲裂，知道敵人离去不久，憑著健馬腳力，當可追趕得上，狂怒之下，便欲趕去廝拚，但隨即想起：“三哥命在頃刻，須得先救他性命要緊。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偏偏下山之際預擬片刻即回，身上沒帶兵刃藥物，眼看著俞岱岩這等情景，馬行顛簸、每一震蕩便增加他一分痛楚。當下穩穩的將他抱在手中，展開輕功，向山上疾行。那青驄馬跟在身後，見主人不來乘坐，似乎甚感奇怪。這一日是武當派創派祖師張三丰的九十壽辰。當天一早，紫霄宮中便喜氣洋洋，六個弟子自大弟子宋遠橋以下，逐一向師父拜壽。只是七弟子之中少了個俞岱岩不到。張三丰和諸弟子知道俞岱岩做事穩重，到南方去誅滅的那個劇盜也不是如何厲害的人物，預計當可及時趕到。但等到正午，仍不見他人影。眾人不耐起來，張翠山便道：“弟子下山接三哥去。”哪知他這一去之後，也是音訊全無。按說他所騎的青驄馬腳力極快，便是直迎到老河口，也該回轉了，不料直到酉時，仍不見回山。大廳上壽筵早已擺好，紅燭高燒，已點去了小半枝。眾人都有些心緒不宁起來。六弟子殷梨亭、七弟子莫聲谷在紫霄宮門口進進出出，也不知已有多少遍。張三丰素知這兩個弟子的性格，俞岱岩穩重可靠，能擔當大事，張翠山聰明機靈，辦事迅敏，從不拖泥帶水，到這時還不見回山，定是有了變故。宋遠橋望了紅燭，陪笑道：“師父，三弟和五弟定是遇了甚麼不平之事，因之出手干預。師父常教訓我們要積德行善，今日你老人家千秋大喜，兩個師弟干一件俠義之事，那才是最好不過的壽儀啊。”張三丰一摸長須，笑道：“嗯嗯，我八十歲生日那天，你救了一個投井寡婦的性命，那好得很啊。只是每隔十年才做一件好事，未免叫天下人等得心焦。”五個弟子一齊笑了起來。張三丰生性詼諧，師徒之間也常說笑話。四弟子張松溪道：“你老人家至少活到二百歲，我們每十年干樁好事，加起來也不少啦。”七弟子莫聲谷笑道：“哈哈，就怕我們七個弟子沒這麼多歲數好活……”

　　他一言未畢，宋遠橋和二弟子俞蓮舟一齊搶到滴水檐前，叫道：“是三弟麼？”只聽得張翠山道：“是我！”聲音中帶著嗚咽。只見他雙臂橫抱一人，搶了進來，滿臉血污混著汗水，奔到張三丰面前一跪，泣不成聲，叫道：“師父，三……三哥受人暗算……”眾人大驚之下，只見張翠山身子一晃，向後便倒。他這般足不停步的長途奔馳，加之心中傷痛，終于支持不住，一見到師父和眾同門，竟自暈去。

　　宋遠橋和俞蓮舟知張翠山之暈，只是心神激蕩，再加疲累過甚，三師弟俞岱岩卻是存亡未卜，兩人不約而同的伸手將俞岱岩抱起，只見他呼吸微弱，只剩下游絲般一口氣。張三丰見愛徒傷成這般模樣，胸中大震，當下不暇詢問。奔進內堂取出一瓶“白虎奪命丹”。丹瓶口本用白蜡封住，這時也不及除蜡開瓶，左手兩指一捏，瓷瓶碎裂，取出三粒白色丹藥，喂在俞岱岩嘴里。但俞岱岩知覺已失，哪里還會吞咽？張三丰雙手食指和拇指虛拿，成“鶴嘴勁”勢，以食指指尖點在俞岱岩耳尖上三分處的“龍躍竅”，運起內功，微微擺動。以他此時功力，這“鶴嘴勁點龍躍竅”使將出來，便是新斷氣之人也能還魂片刻，但他手指直擺到二十下，俞岱岩仍是動也不動。張三丰輕輕歎了口氣，雙手捏成劍訣，掌心向下，兩手雙取俞岱岩“頰車穴”。那“頰車穴”就在腮上牙關緊閉的結合之處，張三丰陰手點過，立即掌心向上，翻成陽手，一陰一陽，交互變換，翻到第十二次時，俞岱岩終于張開了口，緩緩將丹藥吞入喉中。殷梨亭和莫聲谷一直提心吊膽，這時“啊”的一聲，同時叫了出來。

　　但俞岱岩喉頭肌肉僵硬，丹藥雖入咽喉，卻不至腹。張松溪便伸手按摩他喉頭肌肉。張三丰隨即伸指閉了俞岱岩肩頭“缺盆”、“俞府”諸穴，尾脊的“陽關”、“命門”諸穴，讓他醒轉之後，不致因四肢劇痛而重又昏迷。

　　宋遠橋和俞蓮舟平素見師父無論遇到甚麼疑難驚險大事，始終泰然自若，但這一次雙手竟然微微發顫，眼神中流露出惶惑之色，兩人均知三師弟之傷，實是非同小可。過不多時，張翠山悠悠醒轉，叫道：“師父，三哥還能救麼？”張三丰不答，只道：“翠山，世上誰人不死？”只聽得腳步聲響，一個小童進來報道：“觀外有一干鏢客求見祖師爺，說是臨安府龍門鏢局的都大錦。”張翠山霍地站起，滿臉怒色，喝道：“便是這廝！”縱身出去，只聽得門外嗆啷啷幾聲響，兵刃落地。殷梨亭和莫聲谷正要搶出去相助師兄，只見張翠山右手抓住一條大漢的後心，提了進來，往地下重重一摔，怒道：“都是這廝壞的大事！”莫聲谷聽是這人害得三師哥如此重傷，伸腳便往都大錦身上踢去。宋遠橋低喝：“且慢！”莫聲谷當即收腳。只聽得門外有人叫道：“你武當派講理不講？我們好意求見，卻這般欺侮人麼？”宋遠橋眉頭微皺，伸手在都大錦後肩和背心拍了幾下，解開張翠山點了他的穴道，說道：“門外客人不須喧嘩，請稍待片刻，自當分辨是非。”這兩句話語氣威嚴，內力充沛。祝史兩鏢頭聽了，登時氣為之懾，只道是張三丰出言喝止，哪里還敢羅皂？

　　宋遠橋道：“五弟，三弟如何受傷，你慢慢說，不用氣急。”張翠山向都大錦狠狠瞪了一眼，才將龍門鏢局如何受托護送俞岱岩來武當山、卻給六個歹人冒名接去之事說了。宋遠橋見都大錦這等功夫，早知決非傷害俞岱岩之人，何況既敢登門求見，自是心中不虛，當下和顏悅色的向都大錦詢問經過。都大錦一一照實而說，最後慘然道：“宋大俠，我姓都的辦事不周，累得俞三俠遭此橫禍，自是該死。我們臨安滿局子的老小，此時還不知性命如何呢。”

　　張三丰一直雙掌貼著俞岱岩“神藏”“靈台”兩穴，鼓動內力送入他體內，聽都大錦說到這里，忽道：“蓮舟，你帶同聲谷，立即動身去臨安，保護龍門鏢局的老小。”俞蓮舟答應了，心中一怔，但即明白師父慈悲之心，俠義之懷，那姓殷的客人既然說過，這件事中途若有半分差池，要殺得他們龍門鏢局滿門雞犬不留，這雖是一句恫嚇之言，但都大錦等好手均出外走鏢，倘若鏢局中當真有甚麼危難，卻是無人抵擋。張翠山道：“師父，這姓都的胡塗透頂，三師哥給他害成這個樣子，咱們不找他麻煩，也就是了，怎能再去保護他的家小？”張三丰搖了搖頭，并不答話。宋遠橋道：“五弟，你怎地心胸這般狹窄？都總鏢頭千里奔波，為的是誰來？”張翠山冷笑道：“他還不是為了那二千兩黃金。難道他對俞三哥還存著甚麼好心？”都大錦一聽，登時滿臉通紅，但拊心自問，所以接這趟鏢，也确是為了這筆厚酬。

　　宋遠橋喝道：“五弟，對客人不得無禮，你累了半天，快去歇歇罷！”武當門中，師兄威權甚大，宋遠橋為人端嚴，自俞蓮舟以下，人人對他極是尊敬，張翠山聽他這麼一喝，不敢再作聲了，但關心俞岱岩的傷勢，卻不去休息。宋遠橋道：“二弟，師父有命，你就同七弟連夜動程，事情緊急，不得耽誤。”俞蓮舟和莫聲谷答應了，各自去收拾衣物兵刃。都大錦見俞莫二人要趕赴臨安去保護自己家小，心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抱拳向張三丰道：“張真人，晚輩的事，不敢驚動俞莫二俠，就此告辭。”

　　宋遠橋道：“各位今晚請在敝處歇宿，我們還有一些事請教。”他說話聲音平平淡淡，但自有一股威嚴，教人無法抗拒。都大錦只得默不作聲，坐在一旁。

　　俞蓮舟和莫聲谷拜別師父，依依不舍的望了俞岱岩幾眼，下山而去。兩人心頭極是沉重，也不知道這一次是生离還是死別，不知日後是否還能和俞岱岩相見。

　　這時大廳中一片寂靜，只聽得張三丰沉重的噴氣和吸氣之聲，又見他頭頂熱氣繚繞，猶似蒸籠一般。約莫過了半個時辰，突然俞岱岩“啊”的一聲大叫，聲震屋瓦。都大錦嚇了一跳，偷眼瞧張三丰時，見他臉上不露喜憂之色，無法猜測俞岱岩這一聲大叫主何吉凶。

　　張三丰緩緩的道：“松溪、梨亭，你們抬三哥進房休息。”張松溪和殷梨亭抬了傷者進房，回身出來。殷梨亭忍不住問道：“師父，三哥的武功能全部復原嗎？”張三丰歎了一口長氣，隔了半晌，才道：“他能否保全性命，要一個月後方能分曉，但手足筋斷骨折，終是無法再續。這一生啊，這一生啊……”說著凄然搖頭。殷梨亭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張翠山霍地跳起，拍的一聲，便打了都大錦一個耳光。這一下出手如電，都大錦忙伸手擋格，但手臂伸出時，臉上早已中掌。張翠山怒氣難以遏制，左肘彎過，往他腰眼里撞去。這一下仍是極快，但張松溪伸掌在張翠山肩頭一推，張翠山這肘槌便落了空。都大錦向後一讓，當的一聲，一只金元寶從他懷中落下地來。張翠山左足一挑，將金元寶挑了起來，伸手接住，冷笑道：“貪財無義之徒，人家送你一只金元寶，你便將我三哥送給人家作踐……”話未說完，突然“咦”的一聲，瞧著金元寶上所捏出的五個指印，道：“大師哥，這……這是少林派的金剛指功夫啊。”宋遠橋接過金元寶，看了片刻，遞給師父。張三丰將金元寶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和宋遠橋對望一眼，均不說話。張翠山大聲道：“師父，這是少林派的金剛指功夫。天下再沒有第二個門派會這門功夫。你說是不是，你說是不是啊？”在這一瞬之間，張三丰想起了自己幼時如何在少林寺藏經閣中侍奉覺遠禪師，如何和昆侖三聖何足道對掌，如何被少林僧眾追捕而逃上武當，數十年間的往事，猶似電閃般在心頭一掠而過。他臉上一陣迷惘，從那金元寶上的指印看來，明明是少林派的金剛指法，張翠山說得不錯，方今之世，确是再無別個門派會這一項功夫。自己武當的功夫講究內力深厚，不練這類碎金裂石的硬功，而其餘外家門派，盡有威猛凌厲的掌力、拳力、臂力、腿力，以至頭槌、肘槌、膝槌、足槌，說到指力，卻均無這般造詣。聽得張翠山連問兩聲，若是說出真相，門下眾弟子決不肯和少林派甘休，如此武林中領袖群倫的兩大門派，相互間便要惹起極大風波了。張翠山見師父沉吟不語，已知自己所料不錯，又問：“師父，武林中是否有甚麼奇人异士，能自行練成這門金剛指力？”張三丰緩緩搖頭，說道：“少林派累積千年，方得達成這等絕技，決非一蹴而至，就算是絕頂聰明之人，也無法自創。”他頓了一頓，又道：“我當年在少林寺中住過，只是未蒙傳授武功，直到此時，也不明白尋常血肉之軀如何能練到這般指力。”宋遠橋眼中突然放出异樣光芒，大聲說道：“三弟的手足筋骨，便是給這金剛指力捏斷的。”殷梨亭“啊”的一聲，眼中淚光瑩瑩，忍不住又要流下淚來。

　　都大錦聽說殘害俞岱岩的人竟是少林派弟子，更是驚惶，張大了口合不攏來，過了一陣才道：“不……決計不會的，我在少林寺中學藝十余年，從未見過這個臉生黑痣之人。”宋遠橋凝視他雙眼，不動聲色的道：“六弟，你送都總鏢頭他們到後院休息，預備酒飯，囑咐老王好好招呼遠客，不可怠慢。”殷梨亭答應了，引導都大錦一行人走向後院。都大錦還想辯解幾句，但在這情景之下，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殷梨亭安頓了眾鏢師後，再到俞岱岩房中去，只見三哥睜目瞪視，狀如白痴，哪里還是平時英爽豪邁的模樣，不由得一陣心酸，叫了聲“三哥”，掩面奔出，沖入大廳，見宋遠橋等都坐在師父身前，于是挨著張翠山肩側坐下。張三丰望著天井中的一棵大槐樹出神，搖頭道：“這事好生棘手，松溪，你說如何？”

　　武當七弟子中以張松溪最是足智多謀。他平素沉默寡言，但潛心料事，言必有中，自張翠山抱了俞岱岩上山，他雖心中傷痛，但一直在推想其中的過節，這時聽師父問起，說道：“据弟子想，罪魁禍首不是少林派，而是屠龍刀。”張翠山和殷梨亭同時“啊”的一聲。宋遠橋道：“四弟，這中間的事理，你必已推想明白，快說出來再請師父示下。”張松溪道：“三哥行事穩健，對人很夠朋友，決不致輕易和人結仇。他去南方所殺的那個劇盜，是個下三濫，為武林人物所不齒，少林派決不致為了此人而下手傷害三哥。”張三丰點了點頭。張松溪又道：“三哥手足筋骨折斷，那是外傷，但在浙江臨安府已身中劇毒。据弟子想，咱們首先要去臨安查詢三哥如何中毒，是誰下的毒手？”

　　張三丰點了點頭，道：“岱岩所中之毒，异常奇特，我還沒想出是何種毒藥。岱岩掌心有七個小孔，腰腿間有幾個極細的針孔。江湖之上，還沒聽說有哪一位高手使這般歹毒的暗器。”宋遠橋道：“這事也真奇怪，按常理推想，發射這細小暗器而令三弟閃避不及，必是一流好手，但真正第一流的高手，怎又能在暗器上喂這等毒藥？”

　　各人默然不語，心下均在思索，到底哪一門哪一派的人物是使這種暗器的？過了半晌，五人面面相覷，都想不起誰來。張松溪道：“那臉生黑痣之人何以要捏斷三哥的筋骨？倘若他對三哥有仇，一掌便能將他殺了，若是要他多受些痛苦，何不斷他脊骨，傷他腰肋？這道理很明顯，他是要逼問三哥的口供。他要問甚麼呢？据弟子推想，必是為了屠龍刀。那都大錦說：那六人之中有一人問道：‘屠龍刀呢？是在誰的手中？’”殷梨亭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這句話傳了幾百年，難道時至今日，真的出現了一把屠龍刀？”

　　張三丰道：“不是幾百年，最多不過七八十年，當我年輕之時，就沒聽過這幾句話。”

　　張翠山霍地站起，說道：“四哥的話對，傷害三哥的罪魁禍首，必是在江南一帶，咱們便找他去。只是那少林派的惡賊下手如此狠辣，咱們也決計放他不過。”

　　張三丰向宋遠橋道：“遠橋，你說目下怎生辦理？”近年來武當派中諸般事務，張三丰都已交給了宋遠橋，這個大弟子處理得井井有條，早已不用師父勞神。他聽師父如此說，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道：“師父，這件事不單是給三弟報仇雪恨，還關連著本派的門戶大事，若是應付稍有不當，只怕引起武林中的一場大風波，還得請師父示下。”

　　張三丰道：“好！你和松溪、梨亭二人，持我的書信到嵩山少林寺去拜見方丈空聞禪師，告知此事，請他指示。這件事咱們不必插手，少林門戶嚴謹，空聞方丈望重武林，必有妥善處置。”宋遠橋、張松溪、殷梨亭三人一齊肅立答應。張松溪心想：“倘若只不過送一封信，單是差六弟也就夠了。師父命大師哥親自出馬，還叫我同去，其中必有深意，想是還防著少林寺護短不認，叫我們相機行事。”果然張三丰又道：“本派與少林派之間，情形很是特殊。我是少林寺的逃徒，這些年來，總算他們瞧我一大把年紀，不上武當山來抓我回去，但兩派之間，總是存著芥蒂。”說到這里莞爾一笑，又道：“你們上少林寺去，對空聞方丈固當恭敬，但也不能墮了本門的聲名。”宋張殷三弟子齊聲答應。

　　張三丰轉頭對張翠山道：“翠山，你明兒動身去江南，設法查詢，一切聽二師哥的吩咐。”張翠山垂手答應。張三丰道：“今晚這杯壽酒也不用再喝了。一個月之後，大家在此聚集，岱岩倘若不治，師兄弟也可和他再見上一面。”他說到這里，不禁凄然，想不到威震武林數十載，臨到九十之年，心愛的弟子竟爾遭此不幸。殷梨亭伸袖拭淚，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張三丰袍袖一揮，道：“大家去睡罷。”宋遠橋勸道：“師父，三師弟一生行俠仗義，積德甚厚，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爺有眼，總不該讓他……讓他夭折……”但說到後來，眼淚已滾滾而下，知道若再相勸，只有徒增師父傷感，于是和諸師弟向師父道了安息，分別回房。

　　注：据舊籍載，張三丰之七名弟子為宋遠橋、俞蓮舟、俞岱岩、張松溪、張翠山、殷利亨、莫聲谷七人。殷利亨之名當取義于《易經》“元亨利貞”，但與其餘六人不類，茲就其形似而改名為“梨亭”。

## 第四章　字作喪亂意彷徨

　　張翠山滿懷傷痛惱怒，難以發泄，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時辰，悄悄起身，決意去打都大錦一頓出口氣。他生怕大師兄、四師兄干預，不敢發出聲息，將到大廳時，只見大廳上一人背負著雙手，不停步地走來走去。

　　黑暗朦朧中見這人身長背厚，步履凝重，正是師父。張翠山藏身柱後，不敢走動，心知即令立刻回房，也必為師父知覺，他查問起來，自當實言相告，不免招一場訓斥。只見張三丰走了一會，仰視庭除，忽然伸出右手，在空中一筆一划的寫起字來。張三丰文武兼資，吟詩寫字，弟子們司空見慣，也不以為异。張翠山順著他手指的筆划瞧去，原來寫的是“喪亂”兩字，連寫了幾遍，跟著又寫“荼毒”兩字。張翠山心中一動：“師父是在空臨‘喪亂帖’。”他外號叫做“銀鉤鐵划”，原是因他左手使爛銀虎頭鉤、右手使鑌鐵判官筆而起，他自得了這外號後，深恐名不副實，為文士所笑，于是潛心學書，真草隸篆，一一遍習。這時師父指書的筆致無垂不收，無往不復，正是王羲之“喪亂帖”的筆意。這“喪亂帖”張翠山兩年前也曾臨過，雖覺其用筆縱逸，清剛峭拔，總覺不及“蘭亭詩序帖”、“十七帖”各帖的莊嚴肅穆，氣象萬千，這時他在柱後見師父以手指臨空連書“羲之頓首：喪亂之極，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這十八個字，一筆一划之中充滿了拂郁悲憤之氣，登時領悟了王羲之當年書寫這“喪亂帖”時的心情。

　　王羲之是東晉時人，其時中原板蕩，淪于异族，王謝高門，南下避寇，于喪亂之余，先人墳墓慘遭毒手，自是說不出滿腔傷痛，這股深沉的心情，盡數隱藏在“喪亂帖”中。張翠山翩翩年少，無牽無慮，從前怎能領略到帖中的深意？這時身遭師兄存亡莫測的大禍，方懂得了“喪亂”兩字、“荼毒”兩字、“追惟酷甚”四字。

　　張三丰寫了幾遍，長長歎了口氣，步到中庭，沉吟半晌，伸出手指，又寫起字來。這一次寫的字體又自不同。張翠山順著他手指的走勢看去，但看第一字是個“武”字，第二個寫了個“林”字，一路寫下來，共是二十四字，正是適才提到過的那幾句話：“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想是張三丰正自琢磨這二十四個字中所含的深意，推想俞岱岩因何受傷？此事與倚天劍、屠龍刀這兩件傳說中的神兵利器到底有甚麼關連？只見他寫了一遍又是一遍，那二十四個字翻來覆去的書寫，筆划越來越長，手勢卻越來越慢，到後來縱橫開闔，宛如施展拳腳一般。張翠山凝神觀看，心下又驚又喜，師父所寫的二十四個字合在一起，分明是套極高明的武功，每一字包含數招，便有數般變化。“龍”字和“鋒”字筆划甚多，“刀”字和“下”字筆划甚少，但筆划多的不覺其繁，筆划少的不見其陋，其縮也凝重，似尺蠖之屈，其縱也險勁，如狡兔之脫，淋漓酣暢，雄渾剛健，俊逸處如風飄，如雪舞，厚重處如虎蹲，如象步。張翠山于目眩神馳之際，隨即潛心記憶。這二十四個字中共有兩個“不”字，兩個“天”字，但兩字寫來形同而意不同，氣似而神不似，變化之妙，又是另具一功。近年來張三丰極少顯示武功，殷梨亭和莫聲谷兩個小弟子的功夫大都是宋遠橋和俞蓮舟代授，因此張翠山雖是他的第五名弟子，其實已是他親授武功的關門弟子。從前張翠山修為未到，雖然見到師父施展拳劍，未能深切體會到其中博大精深之處。近年來他武學大進，這一晚兩人更是心意相通，情致合一，以遭喪亂而悲憤，以遇荼毒而拂郁。張三丰情之所至，將這二十四個字演為一套武功。他書寫之初原無此意，而張翠山在柱後見到更是機緣巧合。師徒倆心神俱醉，沉浸在武功與書法相結合、物我兩忘的境界之中。這一套拳法，張三丰一遍又一遍的翻覆演展，足足打了兩個多時辰，待到月涌中天，他長嘯一聲，右掌直划下來，當真是星劍光芒，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這一直乃是“鋒”字的最後一筆。張三丰仰天遙望，說道：“翠山，這一路書法如何？”張翠山吃了一驚，想不到自己躲在柱後，師父雖不回頭，卻早知道了，當即走到廳口，說道：“弟子得窺師父絕藝，真是大飽眼福。我去叫大師哥他們出來一齊瞻仰，好麼？”張三丰搖頭道：“我興致已盡，只怕再也寫不成那樣的好字了。遠橋、松溪他們不懂書法，便是看了，也領悟不多。”說著袍袖一揮，進了內堂。

　　張翠山不敢去睡，生怕著枕之後，適才所見到的精妙招術會就此忘了，當即盤膝坐下，一筆一划、一招一式的默默記憶，當興之所至，便起身試演幾手。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將那二十四字二百一十五筆中的騰挪變化盡數記在心中。他躍起身來，習練一遍，自覺揚波搏擊，雁飛雕振，延頸協翼，勢似凌云，全身都是輕飄飄的，有如騰云駕霧一般，最後一掌直劈，呼的一響，將自己的衣襟掃下一大片來。張翠山心下驚喜，驀回頭，只見日頭晒在東牆。他揉了揉眼睛，只怕看錯了，一定神之下，才知日已過午，原來潛心練功，不知不覺的已過了大半天。張翠山伸袖抹額頭汗水，奔至俞岱岩房中，只見張三丰雙掌按住俞岱岩胸腹，正自運功替他療傷。張翠山出來一問，才知宋遠橋、張松溪、殷梨亭三人一早便去了，各人見他靜坐默想，都不來打擾他用功。龍門鏢局的一干鏢師也已下山。張翠山這時全身衣履都浸濕了汗水，但急于師兄之仇，不及沐浴更衣，帶了隨身的兵刃衣服，拿了幾十兩銀子，又至俞岱岩房中，說道：“師父，弟子去了。”張三丰點了點頭，微微一笑，意示鼓勵。張翠山走近床邊，只見俞岱岩滿臉灰黑之氣，顴骨高聳，雙頰深陷，眼睛緊閉，除了鼻中尚在微微呼吸之外，直與死人無异。他心中酸痛，哽咽道：“三哥，我便粉身碎骨，也要為你報仇。”說著跪下向師父磕了個頭，掩面奔出。他騎了那匹長腿青驄馬，疾下武當，這時天時已晚，只行了五十余里天便黑了。他剛投店，天空烏云密布，接著便下起傾盆大雨來。這一場雨越下越大，直落了一晚竟不停止。次日清晨起來，但見四下里霧氣茫茫，耳中只聽到殺殺雨聲。張翠山向店家買了蓑衣笠帽，冒雨趕路。虧得那青驄馬極是神駿，大雨之中，道路泥泞滑溜，但仍是奔馳迅捷。趕到老河口過漢水時，但見黃浪混濁，江流滾滾，水勢極是凶險，一過襄樊，便聽得道路傳言，說道下游水溝決了堤，傷人無數。這一日來到宜城，只見水災的難民拖兒帶女的逃了上來，大雨兀自未止，人人淋得極是狼狽。張翠山正行之間，只見前面有一行人騎馬趕路，鏢旗高揚，正是龍門鏢局的眾鏢師。張翠山催馬上前，掠過了鏢隊，回馬過來，攔在當路。都大錦見是張翠山追到，心下驚惶，結結巴巴的道：“張……張五俠有何見教？”張翠山道：“水災的難民，都總鏢頭瞧見了麼？”都大錦沒料到他會問這句話，怔了一怔，道：“怎麼？”張翠山冷笑道：“要請善長仁翁，拿些黃金出來救濟災民啊。”都大錦臉上變色，道：“我們走鏢之人，在刀尖子上賣命混口飯吃，有甚麼力量賑濟救災？”張翠山低沉著嗓子道：“你把囊中那二千兩黃金，都給我拿出來。”都大錦手握刀柄，說道：“張五俠，你今日硬找上我姓都的了？”張翠山道：“不錯，我吃定你啦。”

　　祝史兩鏢頭各取兵刃，和都大錦并肩而立。張翠山仍是空著雙手，嘿嘿冷笑，說道：“都總鏢頭，你受人之祿，可曾忠人之事？這二千兩黃金，虧你有臉放在袋中。”都大錦一張臉脹成了紫醬色，說道：“俞三俠不是已經到了武當山？當他交在我們手中之時，他早便身受重傷，這時候可也沒死。”張翠山大怒，喝道：“你還強辯，我俞三哥從臨安出來時，可是手足折斷麼？”都大錦默然。史鏢頭插口道：“張五俠，你到底要怎樣，划下道兒來罷。”張翠山道：“我要將你們的手骨腳骨折得寸寸斷絕。”這句話一出口，倏地躍起，飛身而前。史鏢頭舉棍欲擊，張翠山左手一揮一掠，使出新學的那套武功，卻是“天”字訣的一撇。史鏢頭棍棒脫手，倒撞下馬。祝鏢頭待要退縮，卻哪里來得及？張翠山順手使出“天”字的一捺，手指掃中他腰肋，砰的一聲，將他連人帶鞍，摔出丈余。原來祝鏢頭雙足牢牢鉤在鞍鐙之中，但張翠山這一捺勁道凌厲之極，馬鞍下的肚帶給他一掃迸斷，祝鏢頭足不离鐙，卻跌得爬不起來。都大錦見他出手如此矯捷，一驚之下，提韁催馬向前急沖。張翠山轉身吐氣，左拳送出，卻是“下”字訣的一直，拍的一聲，已擊中他的後心。都大錦身子一晃，他武功可比祝史二鏢頭高得多了，并不摔下馬來，惱怒之下，正欲下馬放對，突然間喉頭一甜，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他腳下一個踉蹌，吸一口氣，只覺胸口又有熱血涌上，雖是要強，卻也支持不住，雙膝一軟，坐倒在地。

　　鏢行中其餘三名青年鏢師和眾趟子手只驚得目瞪口呆，哪敢上前相扶？張翠山初時怒氣勃勃，原想把都大錦等一干人個個手足折斷，出一口胸中惡氣，待見自己隨手一掌一拳，竟將三個鏢師打得如此狼狽，都大錦更身受重傷，不禁暗暗驚异，自己事先絲毫沒想到，這套新學的二十四字“倚天屠龍功”竟有如此巨大威力。心中這麼一喜，便不想再下辣手，說道：“姓都的，今日我手下容情，打到你這般地步，也就夠了。你把囊中的二千兩黃金，盡數取將出來救濟災民。我在暗中窺探，只要你留下一兩八錢，我拆了你的龍門鏢局，將你滿門殺得雞犬不留。”最後這兩句話是他聽都大錦轉述的，這時忽然想到，隨口說了出來。都大錦緩緩站起，但覺背心劇痛，略一牽動，又吐出一口鮮血。史鏢頭卻只受了些皮肉外傷，自知決非張翠山的對手，嘴頭上再也不敢硬了，說道：“張五俠，我們雖然受了人家的鏢金，但這一趟道中出了岔子，須得將金子還給人家。再說，那些金子存在臨安府鏢局子中，我們身在异鄉，這當口哪里有錢來救濟災民啊。”

　　張翠山冷笑道：“你欺我是小娃娃嗎？你們龍門鏢局傾巢而出，臨安府老家中沒好手看守，這黃金自是隨身攜帶。”他向鏢隊一行人瞧了幾眼，走到一輛大車旁邊，手起一掌，喀喇喇幾聲響，車廂碎裂，跌出十幾只金元寶來。眾鏢師臉上大變，相顧駭然，不知他何以竟知道這藏金之處。原來張翠山年紀雖輕，但隨著眾師兄行俠天下，江湖上的事見得多了。他見這輛大車在爛泥道中輪印最深，而三名青年鏢師眼見都大錦中拳跌倒，并不上前救助，反而齊向這輛大車靠攏，可想而知車中定是藏著貴重之物，眼見黃金跌得滿地，冷笑幾聲，翻身上馬，徑自去了。適才這件事做得甚是痛快，料想都大錦等念著家中老小，不敢不將這二千兩黃金拿來救濟災民。張翠山一面趕路，一面默想那二十四字中的招數變化。他在那天晚上依樣模學，只覺得師父所使的招數奇妙莫測而已，豈知一經施展，竟具如斯神威，真比撿獲了無價之寶還要快活十倍，然一想到俞岱岩生死莫測，不自禁的又是一聲長歎。

　　大雨中連接趕了幾日路，那青驄馬雖然壯健，卻也支持不住了，到得江西省地界，忽地口吐白沫，發起燒來。張翠山愛惜牲口，只得緩緩而行。這麼一來，到得臨安府時已是四月三十傍晚。張翠山投了客店，尋思：“我在道上走得慢了，不知都大錦他們是否回了鏢局？二哥和七弟不知落腳何處？我已跟鏢局子的人破了臉，不便徑去拜會，今晚且上鏢局去一探。”用過晚膳，向店伴一打聽，得知龍門鏢局坐落在里西湖畔。他到街上頭了一套衣巾，又買一把杭州城馳名天下的折扇，在澡堂中洗了浴，命待詔理發梳頭，周身換得煥然一新，對鏡一照，儼然是個濁世佳公子，卻哪里像是個威揚武林的俠士？借過筆墨，想在扇上題些詩詞，但一拿到筆，自然而然的便寫下了那“倚天屠龍”的二十四字，一筆一划，無不力透紙背，寫罷持扇一看，自覺得意，心道：“學了師父這套拳法之後，竟連書法也大進了。”輕搖折扇，踱著方步，徑往里西湖而去。此時宋室淪亡，臨安府已陷入元人之手。蒙古人因臨安是南宋都城，深恐人心思舊，民戀故君，特駐重兵鎮壓。蒙古兵為了立威，比在他處更是殘暴，因此城中十室九空，居民泰半遷移到了別處。百年前臨安城中戶戶垂楊、處處笙歌的盛況，早已不可復睹。張翠山一路行來，但見到處是斷垣殘瓦，滿眼蕭索，昔年繁華甲于江南的一座名城已幾若廢墟。其時天未全黑，但家家閉戶，街上稀見行人，唯見蒙古騎兵橫沖直撞，往來巡邏。張翠山不欲多惹事端，一聽到蒙古巡兵鐵騎之聲，便縮身在牆角小巷相避。往昔一到夜晚，便是滿湖燈火，但這時張翠山走上白堤，只見湖上一片漆黑，竟無一個游人。他依著店小二所言途徑，尋覓龍門鏢局的所在。那龍門鏢局是一座一連五進的大宅，面向里西湖，門口蹲著一對白石獅子，氣象威武。張翠山遠遠便即望見，慢慢走近，只見鏢局門外湖中停泊著一艘游船，船頭挂著兩盞碧紗燈籠，燈光下依稀見有一人据案飲酒。張翠山心道：“這人倒有雅興！”只見鏢局外懸著的大燈籠中沒點燃蜡燭，朱漆銅環的大門緊緊關閉，想是鏢局中人都已安睡。張翠山走到門前，心道：“一個月之前，有人送三哥經這大門而入，卻不知那人是誰？”心中一酸，忽聽得背後有人幽幽歎了口氣。這一下歎息，在黑沉沉的靜夜中聽來大是鬼氣森森，張翠山霍地轉身，卻見背後竟無一人，游目環顧，除了湖上小舟中那個單身游客之外，四下里寂無人影。張翠山微覺驚訝，斜睨舟中游客，只見他青衫方巾，和自己一樣，也是作文士打扮，朦朧中看不清他的面貌，只見他側面的臉色極是蒼白，給碧紗燈籠一照，映著湖中綠波，寒水孤舟，冷冷冥冥，竟不似塵世間人。但見他悄坐舟中，良久良久，除了風拂衣袖，竟是一動也不動。張翠山本想從黑暗處越牆而入鏢局，但見了舟中那人，覺得夜逾人垣未免有些不夠光明正大，于是走到鏢局大門外，拿起門上銅環，當當當的敲了三下。靜夜之中，這三下擊門聲甚是響亮，遠遠傳了出去。隔了好一陣，屋內無人出來應門。張翠山又擊三下，聲音更響了些，可是側耳傾聽，屋內竟無腳步聲。他大是奇怪，伸手在大門上一推，那門無聲無息的開了，原來里面竟沒上閂。他邁步而入，朗聲道：“都總鏢頭在家麼？”說著走進大廳。

　　廳中黑沉沉地并無燈燭，便在此時，忽聽得砰的一聲響，大門竟然關上了。張翠山心念一動，躍出大廳，只見大門已緊緊閉上，而且上了橫閂，顯是屋中有人。張翠山嘿嘿冷笑，心想：“鬧甚麼玄虛？”索性便大踏步闖進廳去。

　　一踏進廳門，只聽得前後左右風聲颯然，共有四人搶上圍攻。張翠山斜身躍開。黑暗中白光微閃，見這四人手中都拿兵刃。他一個左拗步，搶到了西首，右掌自左向右平平橫掃，拍的一聲，打在一人的太陽穴上，登時將那人擊暈，跟著左手自右上角斜揮左下角，擊中了另一人的腰肋。這兩下是“不”字訣的一橫一撇。他兩擊得手，左手直鉤，右拳砰的一“點”，四筆寫成了一個“不”字，登時將四名敵人盡數打倒。他不知暗伏廳中忽施襲擊的敵手是何等樣人，因此出手并不沉重，每一招都只使上了三分勁力。第四個給他一“點”中拳的敵人退出幾步，喀喇一響，壓碎了一張紅木椅子，喝道：“你如此狠毒，下這等辣手，是男兒漢大丈夫便留下姓名。”張翠山笑道：“我若真施辣手，你哪里還有命在？在下武當張翠山便是。”那人“咦”的一聲，似乎甚是驚异，說道：“你當真是武當派的張五……張五……銀鉤鐵划張翠山？可不是冒名罷？”張翠山微微一笑，伸手到腰間摸出兵刃，左手爛銀虎頭鉤，右手鑌鐵判官筆，兩件兵刃相交一擊，嗆啷啷一陣響亮，爆出幾點火花。這火花一閃之間，張翠山已看清眼前跌倒的四人身穿黃色僧衣，原來都是和尚。那四個僧人中有兩個人面向著他，也見到了他的相貌。張翠山見這兩個僧人滿臉血污，眼光中流露出極度的怨毒，真似恨不得食己之肉、寢己之皮一般，奇道：“四位大師是誰？”只聽一個僧人叫道：“這血海深仇，非今日能報，走罷！”說著四僧站起身來，往外便走，其中一人腳步踉蹌，走了幾步，摔倒在地，想是給張翠山擊得重了。兩個僧人返身扶起，奔出廳外。張翠山叫道：“四位慢走！甚麼血海……”話未說完，四個僧人已越牆而出。張翠山覺得今晚之事大是蹊蹺，沉思半晌，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怎麼龍門鏢局之中竟埋伏著四個和尚？自己一進門便忽施突襲，又說甚麼“血海深仇”？心想：“此事只有詢問鏢局中人，方能釋此疑團。”提聲又問：“都總鏢頭在家麼？都總鏢頭在家麼？”大廳空曠，隱隱有回聲傳來，但鏢局中竟無一人答應。他心道：“決不能都睡得死人一般。難道是怕了我，都躲了起來？又難道是人人出去避難，鏢局中沒了人？”當下從身邊取出火折晃亮了，見茶几上放著一枝燭台，便點亮蜡燭，走向後堂，沒走得幾步，便見地下俯伏著一個女子，僵臥不動。張翠山叫道：“大姐，怎麼啦？”那女子仍是不動。張翠山扳起她肩頭，將燭台湊過去一照，不禁一聲驚呼。只見這女子臉露笑容，但肌肉僵硬，早已死去多時。張翠山手指碰到她肩頭之時，已料到這女子或許已死，然而死人臉上竟是一副笑容，黑夜中斗然見到，禁不住吃了一驚。他站直身子，只見左前柱子後又僵臥著一人，走過去一看，卻是個仆役打扮的老者，也是臉露傻笑，死在當地。張翠山心中大奇，左手從腰間拔出虎頭鉤，右手高舉燭台，一步步的四下察看，但見東一個、西一個，里里外外，一共死了數十人，當真是尸橫遍地。恁大一座龍門鏢局，竟沒留下一個活口。張翠山行走江湖，生平慘酷的事也見了不少，但驀地里見到這等殺滅滿門的情景，禁不住心下怦怦亂跳，只見自己映在牆上的影子不住抖動，原來手臂發戰，燭火搖晃，映照得影子也顫栗起來。他橫鉤悄立，心中猛地想起了兩句話：“路上若有半分差池，我殺得你龍門鏢局滿門雞犬不留。”眼前龍門鏢局人人皆死，顯是因都大錦護送俞岱岩不力之故，尋思：“那人下此毒手，皆因三哥而起，由此推想，他該當是三哥極要好的朋友。此人本領既高出都大錦甚多，又知此行途中可能會遇上凶險，然則他何不親自送來武當？三哥仁俠正直，嫉惡如仇，又怎能和這等心如蛇蝎之人交上朋友？”越想疑團越多，舉步從西廳走出。燭光下只見兩個黃衣僧人，背靠牆壁，瞪視著自己露齒而笑。張翠山急退兩步，按鉤喝道：“兩位在此何事？”只見兩個僧人一動也不動，這才醒悟，原來兩人也早死了，突然心下一涼，叫道：“啊喲，不好，血海深仇，血海深仇……”適才那四名僧人說甚麼“你如此狠毒，下這等辣手，是男兒漢大丈夫便留下姓名。”又說：“這血海深仇，非今日能報。”看來龍門鏢局這筆數十口的血債，都要寫在自己頭上了。當時自己不明就里，不但親報姓名，還露出仗以成名的銀鉤鐵划兵刃。那四名黃衣僧人卻是甚麼來歷？

　　適才自己出手太快，只使了“不”字訣的四筆，便將四僧一一擊倒，沒來得及察看對方武功家數，但四僧扑擊時勁力剛猛，顯是少林派外家的路子。都大錦是少林子弟，這些少林僧多半是應龍門鏢局之邀前來赴援的，卻不知俞二哥和莫七弟到了何處，師父命他們前來保護龍門鏢局的老小，怎地以二哥之能，還是給人下了手去？

　　張翠山沉吟半晌，解開了若干疑團，尋思：“這四名少林僧一去，少林派自非找上我不可，但此事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真凶到底是誰，少林武當兩派聯手，決無訪查不出之理。這里一切且莫移動，眼下是找到二哥和七弟要緊。”吹滅燭火，走到牆邊，一躍而出。人未落地，突聽得呼的一聲巨響，一件重兵刃攔腰橫掃而來，跟著聽得有人喝道：“張翠山，躺下了。”張翠山人在半空，無法閃避，敵人這一擊又是既狠且勁，危急之中，伸左掌在敵人兵刃上一按，一借力，輕輕巧巧的翻上了牆頭，這一招乃是“武”字訣中的一“戈”，正所謂：“差池燕起，振迅鴻飛，臨危制節，中險騰機”，當千鈞一發之際，轉危為安。他在無可奈何中行險僥幸，想不到新學的這套功夫重似崩石，輕如游霧，竟絕不費力的便化解了敵人雷霆般的一擊。他左足踏上牆頭，右手的判官筆已取在手中，敵人適才這攔腰一擊，剛猛勁狠，實是不可輕視的好手。

　　那出手襲擊之人見張翠山居然能如此從容的避開，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忍不住“咦”的一聲，喝道：“好小子，當真有兩下子。”張翠山左鉤右筆，橫護前心，鉤頭和筆尖都斜向下方，這一招叫做“恭聆教誨”，乃是與武林前輩對敵之時的謙敬表示。對方如此驀地里出手，張翠山若不是無意間跟師父學了一套從書法中化出來的武功，早已腰斷骨折，身受重傷，他心中雖然氣惱，但謹守師訓，對武林好手不敢失禮。黑暗中但見牆下一左一右分站兩名身穿黃袍的僧人，每人手中都執著一根粗大禪杖。左首那僧人將禪杖在地下一頓，當的一聲巨響，說道：“張翠山，你武當七俠也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如何行事這等毒辣？”

　　張翠山聽他直斥己名，既不稱“張五俠”，也不叫一聲“張五爺”，心頭有氣，冷冷的道：“大師不問情由，不問是非，躲在牆下偷偷摸摸的忽施襲擊，這也算是英雄好漢的行徑嗎？素聞少林派武功馳名天下，想不到暗算手段也另有獨得之秘。”那僧人怒吼一聲，橫挺禪杖，躍向牆頭，人未到，杖頭已然襲到。張翠山但覺一股勁風點至胸口，當下虎頭鉤一帶，封住了禪杖的來勢，判官筆疾點而出，當的一聲，筆尖斜砸杖身。那僧人只覺手臂一震，竟爾站不上牆頭，重又落在地下。但此招一交，張翠山只覺雙臂發麻，原來這僧人膂力奇大，當下喝道：“兩位是誰，請通法號！”

　　右首那僧人緩緩的道：“貧僧圓音，這是我師弟圓業。”張翠山倒垂鉤筆，拱手道：“原來是少林派‘圓’字輩的兩位大師，小可久仰清名，不知有何見教？”

　　圓音說話似乎有氣沒力，呼呼喘急，說道：“這事關少林武當兩派的門戶大事，貧僧師兄弟乃少林派的小輩，沒份說甚麼話，只是今日既撞上了這件事，只想請問，龍門鏢局男女數十口，還有我兩個師侄，都死在張五俠手下。常言道人命關天，如何善後，要請張五俠的示下。”他說話似乎辭意謙抑，其實咄咄逼人，為人顯是比圓業厲害得多。張翠山冷笑道：“龍門鏢局中的命案是何人所為，小可也正大感奇怪。大師一口咬定是小可下的毒手，可是大師親眼所見麼？”圓音叫道：“慧風，你來跟張五俠對質。”樹叢後走出四名黃衣僧人，正是適才在鏢局中給張翠山一招“不”字訣擊倒的四僧。那法名慧風的僧人躬身道：“啟稟師伯，龍門鏢局數十口性命，還有慧通、慧光兩位師弟，都是……這姓張的惡賊下的手。”圓音道：“你們可是親眼所見？”慧風道：“确是親眼所見，若不是弟子等四人逃得快，也都已死在這惡賊的手下。”圓音道：“佛門弟子可不能打誑，此事關連我少林和武當兩大門派，你千萬胡說不得。”慧風雙膝跪地，合十說道：“我佛在上，弟子慧風所云，實是真情，決不敢欺蒙師伯。”圓音道：“你將眼見的情景，一一說來。”張翠山聽到這里，從牆頭上飄身而下。

　　圓業只道張翠山要加害慧風，揮動禪杖疾向他頭頸間掃去。張翠山頭一低，搶步上前，已轉到了慧風身後。圓業一擊不中，按著這伏魔杖的招數，本當帶轉禪杖，回擊張翠山的肩頭，但他此時已站在慧風身後，禪杖若是回轉，勢須先擊到慧風，一驚之下，硬生生的收住禪杖，喝道：“你待怎地？”張翠山道：“我要仔仔細細的聽一聽，聽他說怎生見到我殺害鏢局中人。”慧風眼見張翠山欺近自己身旁，相距不過兩尺，他只須手中兵刃一動，自己立時喪命，雖有兩位師伯在旁，卻也相救不及，但他心中憤怒，竟是凜然不懼，朗聲說道：“圓心師叔在江北接到都大錦師兄求救告急的書信，當即派慧通、慧光兩位師兄星夜啟程赴援，其後又傳來號令，命弟子帶同三名師弟，趕來龍門鏢局。我們一進鏢局，慧光師兄就說今夜恐有強敵到來，命我們四人埋伏在東邊照牆之下應敵，又說小心別中了敵人的調虎离山之計，不可隨便走動。”圓音道：“後來怎樣？說下去！”慧風道：“天黑之後沒多久，便聽得慧通師兄呼叱喝罵，與人在後廳動手，接著他長聲慘呼，似乎身受重傷。我忙奔過去，只見他……他……已然圓寂，這姓張的惡賊……”他說到這里，霍地站起，伸著手指，直點到張翠山的鼻尖上，跟著道：“我親眼見你一掌把慧光師兄推到牆上，將他撞死。我自知不是你這惡賊的敵手，便伏在窗上，只見你直奔後院殺人，接著鏢局子的八個人從後院逃了出來，你跟蹤追到，伸指一一點斃，直至鏢局中滿門老少給你殺得精光，你才躍牆出去。”張翠山一動也不動的站住，慧風講得口沫橫飛，許多水珠都濺到他臉上。他既不閃避，也不出手，只冷冷的道：“後來怎樣？”慧風憤然道：“後來麼？後來我回至東牆，和三位師弟商量，都覺你武功太強，我們四人敵你不過，只有瞧瞧情形再說。哪知等不了多久，你居然又破門而入，這次卻是指名道姓的找都總鏢頭來著。我們四人明知是送死，卻也要跟你一拚。我問你姓名，你不是自報名號，叫做‘銀鉤鐵划張翠山’麼？我初時還不能相信，只道你名列‘武當七俠’，不該做出這等殺人不眨眼的邪惡勾當來，但你自露兵刃，那難道是假的麼？”張翠山道：“我自報姓名，露出兵刃，此事半點不假，你們四位确也是我出手打倒。但你再說一遍：這鏢局中數十口的命案，确是你親眼瞧見我姓張的所干！”

　　便在此時，圓音衣袖一揮，將慧風身子帶起，推出數尺，森然道：“他便再說一遍，要教這位名震天下的張五俠無可抵賴。”他揮袖將慧風推開，是使他身离險地，免得張翠山惱怒之下，突然間殺人滅口，那可是死無對證了。慧風道：“好，我便再說一遍，我親眼目睹，見到你出掌擊死慧光、慧通兩位師兄，見到你出指點死鏢局的八個人。”張翠山道：“你瞧清楚了我的面貌麼？我是穿這一身衣服麼？”說著晃亮火折，在自己臉上照一照。慧風瞪視著他的面容，狠狠地道：“你就是穿這身衣服，長袍方巾，不錯，你那時左手拿著一把折扇，這把折扇，現下你插在頭頸里啦。”張翠山惱怒如狂，不知他何以要誣陷自己，高舉火折，走上兩步，喝道：“你有種便再說一遍，殺人者便是我張翠山，不是旁人！”

　　慧風雙眼中突然發出奇异的神色，指著他道：“你……你……你不……”猛地里身子翻倒，橫臥在地。圓音和圓業同聲驚呼，一齊搶上扶起，只見他雙目大睜，滿臉惶惑驚恐之色，卻已氣絕而死。圓音叫道：“你……你打死他了？”這一下變起倉卒，圓音和圓業固然驚怒交集，張翠山也大出意料之外，急忙回頭，只見身後的樹叢輕輕一動。張翠山喝道：“慢走！”縱身躍起，明知樹叢中有人隱伏，竄下去極是危險，但勢逼處此，若不擒住暗箭傷人的凶手，自己難脫干系。

　　哪知他身在半空，只聽得身後呼呼兩響，兩柄禪杖分從左右襲到，同時聽到兩僧喝道：“惡賊休逃！”張翠山筆鉤下掠，反手使出一記“刀”字訣，銀鉤帶住圓業的禪杖杖頭，判官筆的一撇在圓音禪杖一點，身子借勢竄起，躍上了牆頭，凝目瞧樹叢時，只見樹梢兀自輕晃，隱伏之人早已影蹤不見。圓業怪吼連連，揮動禪杖便要躍上牆來拚命。張翠山喝道：“追趕正凶要緊，兩位休得阻攔。”圓音氣喘喘的道：“你……你在我眼前殺人，還想抵賴甚麼？”張翠山揮動虎頭鉤，逼得圓業無法上牆。圓音道：“張五俠，咱們今日也不要你抵命，你拋下兵刃，隨我們去少林寺罷。”張翠山怒道：“你二人阻手礙腳，放走了凶手，還在這里纏夾不清。我跟你們去少林寺干麼？”圓音道：“去少林寺聽由本寺方丈發落，你連害本寺三條人命，這樣的大事，我也做不得主。”張翠山冷笑道：“枉你身為少林派‘圓’字輩好手，凶手在你眼前逃走，居然毫無知覺。”圓音道：“善哉，善哉！你傷害人命，決計不容你逃走。”

　　張翠山聽他口口聲聲硬指自己是凶手，心下愈益惱怒，一面跟他斗口，一面和圓業見招拆招，斗得極是猛烈，冷笑道：“兩位大師有本事便擒得我去！”

　　只見圓業禪杖在地下一撐，借力竄躍起來，張翠山跟著縱起，他的輕功可比圓業高得多了，凌空下擊，捷若御風。圓業橫杖欲擋，張翠山虎頭鉤一轉，嗤的一聲，圓業肩頭中鉤，鮮血長流，負痛吼叫，摔下地來。這一下還是張翠山手下留情，否則鉤頭稍稍一偏，鉤中他的咽喉，圓業當場便得送命。圓音叫道：“圓業師弟，傷得重嗎？”圓業怒道：“不礙事！你還不出手，婆婆媽媽的干甚麼？”圓音咳嗽一聲，運杖上擊。圓業極是悍勇，竟不裹扎肩頭傷口，舞杖如風，雙雙夾擊。張翠山見這兩僧膂力甚強，使的又是極沉重的兵刃，倘若給他們躍上牆頭，自己以一敵二，倒是不易取胜，當下門戶守得極是嚴密，居高臨下，兩僧始終無法攻上。“慧”字輩的三僧武功低得多了，眼見兩位師伯久戰無功，雖欲上前相助，卻怎有插手足處？張翠山心道：“為今之計，須得查明真凶，沒來由跟他們糾纏不清。”筆鉤橫交，封閉敵招來勢，一聲清嘯，正要躍起，忽聽得牆內一人縱聲大吼，聲若霹靂，跟著背後有一股巨力推到。張翠山飄身下牆，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僧人翻過牆頭，伸出兩手，便來硬奪他手中兵刃。黑暗中瞧不清他的面貌，但見他十指如鉤，硬抓硬奪，正是少林派中極厲害的“虎爪功”。圓業叫道：“圓心師兄，千萬不能讓這惡賊走了。”張翠山自藝成以來，罕逢敵手，半月前學得“倚天屠龍功”，武功更高，此時見這少林僧來得威猛，反而起了敵愾之心，將虎頭鉤和判官筆往腰間一插，叫道：“你三個少林僧便聯手齊上，我張翠山又有何懼？”眼見圓心的左手抓到，他右掌疾探，回指反抓，嗤的一聲響，已撕下了他僧袍的一片衣袖。圓心手抓剛欲搭上他的肩頭，張翠山左足飛起，正好踢中了他的膝蓋。豈知圓心的下盤功極是堅實，膝蓋上受了這重重的一腳，只是身子一晃，卻不跌倒，虎吼一聲，右手跟著便抓了過來。同時圓音、圓業兩條禪杖一點腰肋，一擊頭蓋，同時襲到。那圓音說話氣喘吁吁，似乎身患重病，其實三僧之中武功以他最高，一根數十斤重的精銅禪杖，在他使來竟如尋常刀劍一般靈便，點打挑撥，輕捷自如。

　　張翠山乍逢好手，尋思：“我武當和少林近年來齊名武林，到底誰高誰低，卻始終沒較量過，今日里正好一試少林高僧的手段。”當下展開一對肉掌，在兩根禪杖、一對虎爪之間縱橫來去，斬截擒拿、指點掌劈，雖是以一敵三，反而漸漸占了上風。少林和武當兩派武功各有長短，武當派中出了一位蓋世奇才張三丰，可是少林寺千余年的浸潤傳授，究竟非同小可，只不過張翠山此時功夫在武當派中已是第一等高手，而圓音、圓心、圓業三僧雖然武功也算頗為了得，在少林寺中總不過是二流角色。時候一長，張翠山越戰越是神定氣足，揮洒自如，驀地里右手倏出，使個“龍”字訣中的一鉤，抓住了圓業的禪杖，順手一拉，往圓音的禪杖上碰了過去。這一下借力打力，但聽得當的一下巨響，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響。圓音和圓業力氣均大，再加上張翠山的力道，兩人只震得虎口血流。圓心一驚之下，扑上相救。張翠山伸足一鉤，反掌在他背心拍落，又是借力打力，便以他自己向前一扑的勁道，將他摔了一交。張翠山冷笑道：“要擒我上少林寺去，只怕還得再練幾年。”說著轉身便行。圓心縱身躍起，叫道：“凶徒休逃！”跟著圓音和圓業也追了上來。張翠山心道：“這三個和尚糾纏不清，總不成將他們打死了。”提一口氣，腳下展開輕功便奔。圓心和圓業大呼趕來。他們輕功不及張翠山，只是大叫：“捉殺人的凶手啊！惡賊休得逃走！”沿著西湖的湖邊窮追不舍。張翠山暗暗好笑，心想你們怎追得上我？忽聽得身後圓心和圓業不約而同的大叫一聲：“啊喲！”圓音卻悶哼一聲，似乎也是身上受了痛楚。張翠山一驚回頭，只見三僧都伸手掩住了右眼，似乎眼上中了暗器，果然聽到圓業大聲罵道：“姓張的，你有種便再打瞎我這只左眼！”張翠山更是一楞：“難道他的右眼已給人打瞎了？到底是誰在暗助我？”心念一動，叫道：“七弟，七弟，你在哪里？”武當七俠中以七俠莫聲谷發射暗器之技最精，因此張翠山猜想是莫七弟到了。他叫了幾聲，卻無人答應。張翠山急步繞著湖邊幾株大柳樹一轉，也不見半個人影。

　　圓業一目被射瞎後，暴怒如狂，不顧性命的要扑上來再和張翠山死拚到底。但圓音知道便是雙目完好，自己三人也不是他的敵手，忙拉住圓業，說道：“圓業師弟，報仇之事，何必急在一時？這事就算你我肯罷休，老方丈和兩位師叔能放過麼？”張翠山見三僧不再追來，滿腹疑團：“暗中隱伏之人出手助我，卻不知是誰。”當下不敢在湖畔多所逗留，急步趕回客店，急奔出十余丈，只見湖邊蘆葦不住擺動。此時湖上無風，蘆葦自擺，定是藏得有人，張翠山輕輕走近，正要出聲喝問，蘆葦中猛地躍出一人，舉刀向他當頭疾砍，喝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張翠山斜身出腳，踢在他的右腕，那人鋼刀脫手，白光一閃，那刀扑通一聲，落入了湖中，看那人時，僧袍光頭，又是個少林僧。張翠山喝道：“你在這里干甚麼？”只見蘆葦叢中躺著三人，不知是死是傷。他見那少林僧武功平平，對他也不顧忌，走上幾步俯身看時，只見躺著的三人卻是龍門鏢局的都大錦和祝史二鏢頭。

　　張翠山一驚，叫道：“都總鏢頭，你……你怎地……”一言未畢，都大錦倏地躍起，雙手牢牢揪住了張翠山胸口衣服，咬牙切齒的道：“惡賊，我不過留下三百兩黃金，你……你便下這毒手！”張翠山道：“你干甚麼？”待要施擒拿法掙脫，只見他眼角邊、嘴角上都是鮮血，此時雖在黑夜，但和他相距不過半尺，看得甚是清楚，驚問：“你受了內傷麼？”都大錦向那少林僧叫道：“師弟，你認清楚了，這人叫作銀鉤鐵划張翠山，便是……便是害人的凶手。你快走，快走，別要被他追上……”突然間雙手一緊，將額頭往張翠山額頭上猛撞過去，要跟他撞個頭骨齊碎，同歸于盡。張翠山急忙雙手翻轉，在他臂上一推，只聽得嗤的一聲響，都大錦摔了出去，自己胸口衣襟卻也被扯下了一大片。張翠山雖然大膽，但今晚迭見异事，都大錦的神情又大是令人生怖，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俯首看時，只見都大錦雙眼翻白，已然氣絕，自是早受極重的內傷，自己在他臂上這麼輕輕一推，決不能就此殺了他。

　　那少林僧失聲驚呼：“你……你又殺了都師兄……”轉身沒命的奔逃，又慌又急，只奔出數步，便摔了一交。張翠山搖了搖頭，見祝史兩鏢頭雙足浸在湖水之中，已死去多時。瞧著三具尸體，不禁憮然，他和都大錦并無交情，而龍門鏢局護送俞岱岩出了差池，更一直惱恨在心，但眼見他忽而不明不白的死去，不免頓有傷逝之感，在湖畔悄立片刻，忽想：“都大錦說道：‘惡賊，我不過留下三百兩黃金，你便下這毒手！’我叫他將二千兩黃金都救濟災民，想是他舍不得，暗中留下了三百兩。別說我并不知情，便是知道，也只一笑了之，豈有因此而跟你為難之理？”

　　一提都大錦的背囊，果然重甸甸地，撕開包袱，囊中跌出幾只金元寶，滾在都大錦的臉旁。便在這霎時之間，心中忽感人生無常，這總鏢頭一生勞累，千里奔波，在刀尖子上拚命，只不過為了一些黃金，眼前黃金好端端的便在他身旁，可是他卻再也無法享用了。再想自己此刻力戰少林三僧，大獲全胜，固英雄一時，但百年之後，和都大錦也無所分別，想到此處，不由得歎了口長氣。

　　忽聽得琴韻冷冷，出自湖中，張翠山抬起頭來，只見先前在鏢局外湖中所見的那個少年文士正在舟中撫琴。張翠山眼見腳下是三具尸體，游船若是搖近，給那人瞧見了聲張起來，驚動蒙古巡兵，不免多惹麻煩。正要行開，忽聽那文士在琴弦上輕撥三下，抬起頭來，說道：“兄台既有雅興子夜游湖，何不便上舟來？”說著將手一揮。後梢伏著的一個舟子坐起身來，蕩起雙槳，將小舟划近岸邊。

　　張翠山心道：“此人一直便在湖中，或曾見到甚麼，倒可向他打聽打聽。”于是走到水邊，待小舟划近，輕輕躍上了船頭。舟中書生站起身來，微微一笑，拱手為禮，左手向著上首的座位一伸，請客人坐下。碧紗燈籠照映下，這書生手白胜雪，再看他相貌，玉頰微瘦，眉彎鼻挺，一笑時左頰上淺淺一個梨渦，遠觀之似是個風流俊俏的公子，這時相向而對，顯是個女扮男裝的妙齡麗人。

　　張翠山雖然倜儻瀟洒，但師門規矩，男女之防守得極緊。武當七俠行走江湖，于女色上人人律己嚴謹，他見對方竟是個女子，一愕之下，登時臉紅，站起身來，立時倒躍回岸，拱手說道：“在下不知姑娘女扮男裝，多有冒昧。”那少女不答。忽聽得槳聲響起，小舟已緩緩蕩向湖心，但聽那少女撫琴歌道：“今夕興盡，來宵悠悠，六和塔下，垂柳扁舟。彼君子兮，宁當來游？”舟去漸遠，歌聲漸低，但見波影浮動，一燈如豆，隱入了湖光水色。

　　在一番刀光劍影、腥風血雨的劇斗後，忽然遇上這等縹緲旖旎的風光，張翠山悄立湖畔，不由得思如潮涌，過了半個多時辰，這才回去客店。

　　次日臨安城中，龍門鏢局數十口人命的大血案已傳得人人皆知。張翠山外貌蘊藉儒雅，自然誰也不會疑心到他身上。

　　午前午後，他在市上和寺觀到處閒逛，尋訪二師兄俞蓮舟和七弟莫聲谷的蹤跡，但走了一天，竟找不到武當七俠相互連絡的半個記號。到得申牌時分，心中不時響起那少女的歌聲：“今夕興盡，來宵悠悠，六和塔下，垂柳扁舟。彼君子兮，宁當來游？”那少女的形貌，更在心頭拭抹不去，尋思：“我但當持之以禮，跟她一見又有何妨？倘若二師哥和七師弟在此，和他二人同去自是更好，但此刻除了從她身上之外，更無第二處可去打聽昨晚命案的真相。”用過晚飯，便向錢塘江邊的六和塔走去。

## 第五章　皓臂似玉梅花妝

　　錢塘江到了六和塔下轉一個大彎，然後直向東流。該處和府城相距不近，張翠山腳下雖快，得到六和塔下，天色也已將黑，只見塔東三株大柳樹下果然系著一艘扁舟。錢塘江中的江船張有風帆，自比西湖里的游船大得多了，但橋頭挂著兩盞碧紗燈籠，卻和昨晚所見的一般模樣。張翠山心中怦怦而跳，定了定神，走到大柳樹下，只見碧紗燈下，那少女獨坐船頭，身穿淡綠衫子，卻已改了女裝。

　　張翠山本來一意要問她昨晚的事，這時見她換了女子裝束，卻躊躇起來，忽聽那少女仰天吟道：“抱膝船頭，思見嘉賓，微風波動，惘焉若醒。”張翠山朗聲道：“在下張翠山，有事請教，不敢冒昧。”那少女道：“請上船罷。”張翠山輕輕躍上船頭。那少女道：“昨晚烏云敝天，未見月色，今天云散天青，可好得多了。”聲音嬌媚清脆，但說話時眼望天空，竟沒向他瞧上一眼。張翠山道：“不敢請教姑娘尊姓。”那少女突然轉過頭來，兩道清澈明亮的眼光在他臉上滾了兩轉，并不答話。張翠山見她清麗不可方物，為此容光所逼，登覺自慚，不敢再說甚麼，轉身躍上江岸，發足往來路奔回。

　　奔出十余丈，斗然停步，心道：“張翠山啊張翠山，你昂藏七尺，男兒漢大丈夫，縱橫江湖，無所畏懼，今日卻怕起一個年輕姑娘來？”側頭回望，只見那少女所坐的江船沿著錢塘江順流緩緩而下，兩盞碧紗燈照映江面，張翠山一時心意難定，在岸邊信步而行。人在岸上，舟在江上，一人一舟并肩而行。那少女仍是抱膝坐在船頭，望著天邊新升的眉月。

　　張翠山走了一會，不自禁的順著她的目光一看，卻見東北角上涌起一大片烏云。當真是天有不測風云，這烏云涌得甚快，不多時便將月亮遮住，一陣風過去，撒下細細的雨點來。江邊一望平野，無可躲雨之處，張翠山心中惘然，也沒想到要躲雨，雨雖不大，但時候一久，身上便已濕透。只見那少女仍是坐在船頭，自也已淋得全身皆濕。張翠山猛地省起，叫道：“姑娘，你進艙避雨啊。”那少女“啊”的一聲，站起身來，不禁一怔，說道：“難道你不怕雨了？”說著便進了船艙，過不多時，從艙里出來，手中多了一把雨傘，手一揚，將傘向岸上擲來。

　　張翠山伸手接住，見是一柄油紙小傘，張將開來，見傘上畫著遠山近水，數株垂柳，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畫，題著七個字道：“斜風細雨不須歸。”杭州傘上多有書畫，自來如此，也不足為奇，傘上的繪畫書法出自匠人手筆，便和江西的瓷器一般，總不免帶著幾分匠氣，豈知這把小傘上的書畫竟然甚為精致，那七個字微嫌勁力不足，當是出自閨秀之手，但頗見清麗脫俗。張翠山抬起了頭看傘上書畫，足下并不停步，卻不知前面有條小溝，左足一腳踏下，竟踏了個空。若是常人，這一下非摔個大筋斗不可。但他變招奇速，右足向前踢出，身子已然騰起，輕輕巧巧的跨過了小溝。只聽得舟上少女喝了聲彩：“好！”張翠山轉過頭來，見她頭上戴了頂斗笠，站在船頭，風雨中衣袂飄飄，真如凌波仙子一般。

　　那少女道：“傘上書畫，還能入張相公法眼麼？”張翠山于繪畫向來不加措意，留心的只是書法，說道：“這筆衛夫人名姬帖的書法，筆斷意連，筆短意長，極盡簪花寫韻之妙。”那少女聽他認出自己的字體，心下甚喜，說道：“這七字之中，那個‘不’字寫得最不好。”張翠山細細凝視，說道：“這‘不’字寫得很自然啊，只不過少了含蓄，不像其餘的六字，余韻不盡，觀之令人忘倦。”那少女道：“是了，我總覺這字寫得不愜意，卻想不出是甚麼地方不對，經相公一說，這才恍然。”她所乘江船順水下駛，張翠山仍在岸上伴舟而行。兩人談到書法，一問一答，不知不覺間已行出里許。這時天色更加黑了，對方面目早已瞧不清楚。那少女忽道：“聞君一席話，胜讀十年書，多謝張相公指點，就此別過。”她手一揚，後梢舟子拉動帆索，船上風帆慢慢升起，白帆鼓風，登時行得快了。張翠山見帆船漸漸遠去，不自禁的感到一陣悵惘，只聽得那少女遠遠的說道：“我姓殷……他日有暇，再向相公請教……”張翠山聽到“我姓殷”三個字，驀地一驚：“那都大錦曾道，托他護送俞三哥的，是個相貌俊美的書生，自稱姓殷，莫非便是此人喬裝改扮？”他想至此事，再也顧不得甚麼男女之嫌，提氣疾追。帆船駛得雖快，但他展開輕功，不多時便已追及，朗聲問道：“殷姑娘，你識得我俞三哥俞岱岩嗎？”那少女轉過了頭，并不回答。張翠山似乎聽到了一聲歎息，只是一在岸上，一在舟中，卻也聽不明白，不知到底是不是歎氣。張翠山又道：“我心下有許多疑團，要請剖明。”那少女道：“又何必一定要問？”張翠山道：“委托龍門鏢局護送我俞三哥赴鄂的，可就是殷姑娘麼？此番恩德，務須報答。”那少女道：“恩恩怨怨，那也難說得很。”張翠山道：“我三哥到了武當山下，卻又遭人毒手，殷姑娘可知道麼？”那少女道：“我很是難過，也覺抱憾。”

　　他二人一問一答，風勢漸大，帆船越行越快。張翠山內力深厚，始終和帆船并肩而行，竟沒落後半步。那少女內力不及張翠山，但一字一句，卻也聽得明白。

　　錢塘江越到下游，江面越闊，而斜風細雨也漸漸變成狂風暴雨。張翠山問道：“昨晚龍門鏢局滿門數十口被殺，是誰下的毒手，姑她可知麼？”那少女道：“我跟都大錦說過，要好好護送俞三俠到武當，若是路上出了半分差池……”張翠山道：“你說要殺得他鏢局中雞犬不留。”那少女道：“不錯。他沒好好保護俞三俠，這是他自取其咎，又怨得誰來？”張翠山心中一寒，說道：“鏢局中這許多人命，都是……都是……”那少女道：“都是我殺的！”張翠山耳中嗡的一響，實難相信這嬌媚如花的少女竟是殺人不眨眼的凶手，過了一會兒，說道：“那……那兩個少林寺的和尚呢？”那少女道：“也是我殺的。我本來沒想和少林派結仇，不過他們用歹毒暗器傷我在先，便饒他們不得。”張翠山道：“怎麼……怎麼他們又冤枉我？”那少女格格一聲笑，說道：“那是我安排下的。”

　　張翠山氣往上沖，大聲道：“你安排下叫他們冤枉我？”那少女嬌聲笑道：“不錯。”張翠山怒道：“我跟姑娘無怨無仇，何以如此？”只見那少女衣袖一揮，鑽進了船艙之中，到此地步，張翠山如何能不問個明白？眼見那帆船离岸數丈，無法縱躍上船，狂怒之下，伸掌向岸邊一株楓樹猛擊，喀喀數聲，折下兩根粗枝。他用力將一根粗枝往江中擲去，左手提了另一根樹枝，右足一點，躍向江中，左足在那粗枝上一借力，向前躍出，跟著將另一根粗枝又拋了出去，右足點上樹枝，再一借力，躍上了船頭，大聲道：“你……你怎麼安排？”船艙中黑沉沉地寂然無聲，張翠山便要舉步跨進，但盛怒之下仍然頗有自制，心想：“擅自闖入婦女船艙，未免無禮！”正躊躇間，忽見火光一閃，艙中點亮了蜡燭。那少女道：“請進來罷！”

　　張翠山整了整衣冠，收攏雨傘，走進船艙，登時不由得一怔，只見艙中坐著一個少年書生，方巾青衫，折扇輕搖，神態甚是瀟洒，原來那少女在這頃刻之間又已換上了男裝，一瞥之下，竟與張翠山的形貌極其相似。他問她如何安排使得少林派冤枉自己，她這一改裝，不用答復，已使他恍然大悟，昏暗之際，誰都會把他二人混而為一，無怪少林僧慧風和都大錦都一口咬定是自己下的毒手。

　　那少女伸折扇向對面的座位一指，說道：“張五俠，請坐。”提起幾上的細瓷茶壺斟了一杯茶，送到他面前，說道：“寒夜客來茶當酒，舟中無酒，未免有減張五俠清興。”她這麼斯斯文文的斟一杯茶，登時張翠山滿腔怒火發作不出來，只得欠身道：“多謝。”那少女見他全身衣履盡濕，說道：“舟中尚有衣衫，春寒料峭，張五俠到後梢換一換罷。”張翠山搖頭道：“不用。”當下暗運內力，一股暖氣由丹田升了起來，全身滾熱，衣服上的水氣漸漸散發。那少女道：“武當派內功甲于武林，小妹請張五俠更衣，真是井底之見了。”張翠山道：“姑娘是何門何派，可能見示麼？”

　　那少女聽了他這句話，眼望窗外，眉間登時罩上一層愁意。張翠山見她神色間似有重憂，倒也不便苦苦相逼，但過了一會，忍不住又問：“我俞三哥到底為何人所傷，盼姑娘見示。”那少女道：“不單都大錦走了眼，連我也上了大當。我早該想到武當七俠英姿颯爽，怎會是如此險鷙粗魯的人物。”張翠山聽她不答自己的問話，卻說到“英姿颯爽”四字，顯然當面贊譽自己的丰采，心頭怦的一跳，臉上微微發燒，卻不明白她說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

　　那少女歎了口氣，突然卷起左手衣袖，露出白玉般的手臂來。張翠山急忙低下頭來，不敢觀看。那少女道：“你認得這暗器麼？”張翠山聽到她說到“暗器”兩字，這才抬頭，只見她左臂上釘著三枚小小黑色鋼鏢，膚白如雪，中鏢之處卻深黑如墨。三枚鋼鏢尾部均作梅花形，鏢身不過一寸半長，卻有寸許深入肉里。張翠山吃了一驚，霍地站起，叫道：“這是少林派梅花鏢，怎……怎地是黑色的？”那少女道：“不錯，是少林派梅花鏢，鏢上喂得有毒。”

　　她晶瑩洁白的手臂上釘了這三枚小鏢，燭光照映之下又是艷麗動人，又是詭秘可怖，便如雪白的宣紙上用黑墨點了三點。張翠山道：“少林派是名門正派，暗器上決計不許喂毒，但這梅花小鏢除了少林弟子之外，卻沒聽說還有哪一派的人物會使，你中鏢多久了？快些設法解毒要緊。”那少女見他神色間甚是關切，說道：“中鏢已二十余日，毒性給我用藥逼住了，一時不致散發開來，但這三枚惡鏢卻也不敢起下，只怕鏢一拔出，毒性隨血四走。”張翠山道：“中鏢二十余日再不起出，只怕……只怕……將來治愈後，肌膚上會有極大……極大的疤痕……”其實他本來想說：“只怕毒性在體內停留過久，這條手臂要廢。”那少女淚珠瑩然，幽幽地道：“我已經盡力而為……昨天晚上在那些少林僧身邊又沒搜到解藥……我這條手臂是不中用了。”說著慢慢放下了衣袖。

　　張翠山胸口一熱，道：“殷姑娘，你信得過我麼？在下內力雖淺，但自信尚能相助姑娘逼出臂上的毒氣。”那少女嫣然一笑，露出頰上淺淺的梨渦，似乎心中極喜，但隨即說道：“張五俠，你心中疑團甚多，我須先跟你說個明白，免得你助了我之後，卻又懊悔。”張翠山昂然道：“治病救人，原是我輩當為之事，怎會懊悔？”

　　那少女道：“好在二十多天也熬過來啦，也不忙在這一刻。我跟你說，我將俞三俠交托給了龍門鏢局之後，自己便跟在鏢隊後面，道上果然有好幾起人想對俞三俠下手，都給我暗中打發了，可笑都大錦如在夢中。”張翠山拱手道：“姑娘大恩大德，我武當弟子感激不盡。”那少女冷然道：“你不用謝我，待會兒你恨我也來不及呢。”張翠山一呆，不明其意。那少女又道：“我一路上更換裝束，有時裝作農夫，有時扮作商人，遠遠跟在鏢隊之後，哪知到了武當山腳下出了岔子。”張翠山咬牙道：“那六個惡賊，姑娘親眼瞧見了？可恨都大錦懵懵懂懂，說不明白這六賊的來歷。”

　　那少女歎了口氣道：“我不但見了，還跟他們交了手，可是我也懵懵懂懂，說不明白他們的來歷。”她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說道：“那日我見這六人從武當山上迎下來，都大錦跟他們招呼，稱之為‘武當六俠’，那六人也居之不疑。我遠遠望著，見他們將俞三俠所乘的大車接了去，心想此事已了，于是勒馬道旁，讓都大錦等一行走過，但一瞥之下，心中起了老大疑竇：‘武當七俠的同門師兄弟，情同骨肉，俞三俠身受重傷，他們該當一擁而上，立即看他傷勢才是。但只有一人往大車中望了一眼，余人非但并不理會，反而頗有喜色，大聲忽哨，趕車而去，這可不是人情之常。”

　　張翠山點頭道：“姑娘心細，所疑甚是。”那少女道：“我越想越覺不對，于是縱馬追趕上去，喝問他們姓名。這六人眼力倒也不弱，一見面就看出我是女子。我罵他們冒充武當子弟，劫持俞三俠存心不良。三言兩語，我便沖上去動手。六人中出來一個三十來歲的瘦子跟我相斗，一個道士在旁掠陣，其餘四人便趕著大車走了。那瘦子手底下甚是了得，三十余合中我胜他不得，突然間那道人左手一揚，我只感臂上一麻，無聲無息的便中了這三枚梅花鏢，手臂登時麻痒。那瘦子出言無禮，想要擒我，我還了他三枚銀針，這才脫身。”說到這里，臉上微現紅暈，想來那瘦子見她是個孤身的美貌少女，竟有非禮之意。

　　張翠山沉吟道：“這梅花小鏢用左手發射？少林派門下怎地出現了道人，莫非也是喬裝的？”那少女微笑道：“道士扮和尚須剃光頭，和尚扮道士卻容易得多，戴頂道冠便成。”張翠山點了點頭。那少女道：“我心知此事不妙，但那瘦子我尚自抵敵不過，那道人似乎更厲害得多，何況他們共有六人？這可沒了計較。”張翠山張口欲言，但終于忍住了。那少女道：“我猜你是想問：‘干麼不上武當山來跟我們說明？’是不是？我可不能上武當山啊，倘若我自己能出面，又何必委托都大錦走這趟鏢呢？我徬徨無計，在道上悶走，恰好撞到你跟都大錦他們說話。後來見你去找尋俞三俠，我想武當七俠正主兒已接上了手，不用我再湊熱鬧，憑我這點微末本領，也幫不了甚麼忙。那時我急于解毒，便即東還，不知俞三俠後來怎樣了？”張翠山當下說了俞岱岩受人毒害的情狀。那少女長歎一聲，睫毛微微顫動，說道：“但愿俞三俠吉人天相，終能治愈，否則……否則……”張翠山聽她語氣誠懇，心下感激，說道：“多謝姑娘好心。”說著眼眶微濕。那少女搖了搖頭，說道：“我回到江南，叫人一看這梅花鏢，有人識得是少林派的獨門暗器，說道除非是發暗器之人的本門解藥，否則毒性難除。臨安府除了龍門鏢局，還有誰是少林派？于是我夜入鏢局，要逼他們給解藥，豈知他們不但不給，還埋伏下了人馬，我一進門便對我猛下毒手。”張翠山“嗯”了一聲，沉吟道：“你說故意安排，教他們認作是我？”那少女臉有靦腆之色，低下了頭，輕輕的道：“我見你到衣舖去買了這套衣巾，覺得穿戴起來很是……很是好看，于是我跟著也頭了一套。”張翠山道：“這便是了。只是你一出手便連殺數十人，未免過于狠辣，鏢局中的人跟你又沒怨仇。”那少女沉下臉來，冷笑道：“你要教訓我麼？我活了一十九歲，倒還沒聽人教訓過呢。張五俠大仁大義，這就請罷。我這般心狠手辣之輩，原沒盼望跟你結交。”

　　張翠山給她一頓數說，不由得滿臉通紅，霍地站起，待要出艙，但隨即想起已答應了助她治療鏢傷，說道：“請你卷起手袖。”那少女蛾眉微豎，說道：“你愛罵人，我不要你治了。”張翠山道：“你臂上之傷延誤已久，再耽誤下去只怕……只怕毒發難治。”那少女恨恨的道：“送了性命最好，反正是你害的。”張翠山奇道：“咦，那少林派的惡人發鏢射你，跟我有甚麼相干？”那少女道：“倘若我不是千里迢迢的護送你三師哥上武當山，會遇上這六個惡賊麼？這六人搶了你師哥去，我若是袖手旁觀，臂上會中鏢麼？你倘若早到一步，助我一臂之力，我會中鏢受傷麼？”除了最後兩句有些強辭奪理，另外的話卻也合情合理，張翠山拱手道：“不錯，在下助姑娘療傷，只是略報大德。”那少女側頭道：“那你認錯了麼？”張翠山道：“我認甚麼錯？”那少女道：“你說我心狠手辣，這話說錯了。那些少林和尚、都大錦這干人、鏢局中的，全都該殺。”張翠山搖頭道：“姑娘雖然臂上中毒，但仍可有救。我三師哥身受重傷，也未斃命，即使當真不治，咱們也只找首惡，這樣一舉連殺數十人，總是于理不合。”那少女秀眉一揚，道：“你說我殺錯了人？難道發梅花鏢打我的不是少林派的？難道龍門鏢局不是少林派開的？”張翠山道：“少林門徒遍于天下，成千成萬，姑娘臂上中了三枚鏢，難道便要殺盡少林門下弟子？”

　　那少女辯他不過，忽地舉起右手，一掌往左臂上拍落，著掌之處，正是那三枚梅花鏢的所在，這一掌下去，三鏢深入肉里，傷得可就更加重了。

　　張翠山萬料不到她脾氣如此怪誕，一言不合，便下重手傷殘自己肢體，她對自身尚且如此，出手隨便殺人自是不在意下了，待要阻擋，已然不及，急道：“你……你何苦如此？”只見她衫袖中滲出黑血。張翠山知道此時鏢傷甚重，她內力已阻不住毒血上流，若不急救，立時便有性命之憂，當下左手探出，抓住了她的左臂，右手便去撕她衫袖。忽聽得背後有人喝道：“狂徒不得無禮！”呼的一聲，有人揮刀向他背上砍來。張翠山知是船上舟子，事在緊急，無暇分辯，反腿一腳，將那舟子踢出艙去。

　　那少女道：“我不用你救，我自己愛死，關你甚麼事？”說著拍的一聲，清清脆脆的打了他一個耳光。她出掌奇快，張翠山事先又毫無防備，一楞之下，放開了她手臂。那少女沉著臉道：“你上岸去罷，我再也不要見你啦！”張翠山給她這一拳打得羞怒交進，道：“好！我倒沒見過這般任性無禮的姑娘！”跨步走上船頭。那少女冷笑道：“你沒見過，今日便要給你見見。”張翠山拿起一塊木板，待要拋在江中，踏板上岸，但轉念一想：“我這一上去，她終究性命不保。”當下強忍怒氣，回進艙中，說道：“你打我一掌，我也不來跟你這不講理的姑娘計較，快卷起袖來。你要性命不要？”

　　那少女嗔道：“我要不要性命，跟你有甚麼相干？”張翠山道：“你千里送我三哥，此恩不能不報。”那少女冷笑道：“好啊，原來你不過是代你三哥還債來著。倘若我沒護送過你三哥，我受的傷再重，你也見死不救啦。”

　　張翠山一怔，道：“那卻也未必。”只見她忽地打個寒戰，身子微顫，顯是毒性上行，忙道：“快卷起袖子，你當真拿自己性命開玩笑。”那少女咬牙道：“你不認錯，我便不要你救。”她臉色本就極白，這時嬌嗔怯弱，更增楚楚可怜之態。張翠山歎了口氣，道：“好，算我說錯了，你殺人沒有錯。”那少女道：“那不成，錯便是錯，有甚麼算不算的。你為甚麼歎了口氣再認錯，顯然不是誠心誠意的。”

　　張翠山救命要緊，也無謂跟她多作口舌之爭，大聲道：“皇天在上，江神在下，我張翠山今日誠心誠意，向殷……殷……”說到這里，頓了一頓。那少女道：“殷素素。”張翠山道：“嗯，向殷素素姑娘認錯。”

　　殷素素大喜，嫣然而笑，猛地里腳下一軟，坐倒在椅上。張翠山忙從懷中藥瓶里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給她服下，卷起她衣袖，只見半條手臂已成紫黑色，黑氣正自迅速上行。張翠山伸左手抓住她上臂，問道：“覺得怎樣？”殷素素道：“胸口悶得難受。誰教你不快認錯？倘若我死了，便是你害的。”張翠山當此情景，只能柔聲安慰：“不礙事的，你放心。你全身放松，一點也不用力運氣，就當自己是睡著了一般。”殷素素白了他一眼，道：“就當我已經死了。”張翠山心道：“在這當口，這姑娘還是如此橫蠻刁惡，將來不知是誰做她丈夫，這一生一世可有苦頭吃了。”想到此處，不由得心中怔然而動，臉上登時發燒，生怕殷素素已知覺了自己的念頭，向她望了一眼。只見她雙頰暈紅，大是嬌羞，不知正想到了甚麼。兩人眼光一触，不約而同的都轉開了頭去。

　　殷素素忽然低聲道：“張五哥，我說話沒輕重，又打了你，你……你別見怪。”張翠山聽她忽然改口，把“張五俠”叫作“張五哥”，心中更是怦怦亂跳，當下吸一口氣，收攝心神，一股暖氣從丹田中升上，勁貫雙臂，抓住她手臂傷口的上下兩端。過了一會，張翠山頭頂籠罩氤氳白氣，顯是出了全力，汗氣上蒸。殷素素心中感激，知道這是療毒的緊要關頭，生恐分了他的心神，閉目不敢和他說話。忽聽得波的一聲，臂上一枚梅花小鏢彈了出來，躍出丈余，跟著一縷黑血，從傷口中激射而出。黑血漸漸轉紅，跟著第二枚梅花鏢又被張翠山的內力逼出。便在此時，忽聽得江上有人縱聲高呼：“殷姑娘在這兒嗎？朱雀壇壇主參見。”張翠山微覺怪异，但運力正急，不去理會。那人又呼了一聲。卻聽自己船上的舟子叫道：“這里有個惡人，要害殷姑娘，常壇主快來！”那邊船上的人大聲喝道：“惡賊不得無禮，你只要傷了殷姑娘一根寒毛，叫你身受千刀萬剮。”這人聲若洪鐘，在江面上呼喝過來，大是威猛。殷素素睜開眼來，向張翠山微微一笑，對這場誤會表示歉意。第三枚梅花鏢給她一拍之下，入肉甚深，張翠山連運了三遍力道，仍是逼不出來。但聽見槳聲甚急，那艘船飛也似的靠近，張翠山只覺船身一晃，有人躍上船來，他只顧用力，卻也不去理會。那人鑽進船艙，但見張翠山雙手牢牢的抓住殷素素左臂，怎想得到他是在運功療傷，急怒之下，呼的一掌便往張翠山後心拍去，同時喝道：“惡賊還不放手？”

　　張翠山緩不出手來招架，吸一口氣，挺背硬接了他這一掌，但聽彭的一聲，這一掌力道奇猛，結結實實的打中了他背心。張翠山深得武當派內功的精要，全身不動，借力卸力，將這沉重之極的掌力引到掌心，只聽到波的一聲響，第三枚梅花鏢從殷素素臂上激射而出，釘在船艙板上，余勢不衰，兀自顫動。發掌之人一掌既出，第二掌跟著便要擊落，見了這等情景，第二掌拍到半路，硬生生的收回，叫道：“殷姑娘，你……你沒受傷麼？”但見她手臂傷口噴出毒血，這人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知道是打錯了人，心下好生不安，暗忖自己這一掌有裂石破碑之勁，看來張翠山內髒已盡數震傷，只怕性命難保，忙從懷中取出傷藥，想給張翠山服下。

　　張翠山搖了搖頭，見殷素素傷口中流出來的已是殷紅的鮮血，于是放開手掌，回過頭來笑道：“你這一掌的力道真是不小。”那人大吃一驚，心想自己掌底不知擊斃過多少成名的武林好手，怎麼這少年不避不讓的受了一掌，竟如沒事人一般，說道：“你……你……”瞧瞧他臉色，伸手指去搭他脈搏。張翠山心想：“索性開開他的玩笑。”暗運內勁，腹膜上頂，霎時間心髒停止了跳動。那人一搭上他手腕，只覺他脈搏已絕，更嚇了一跳。張翠山接過殷素素遞來的手帕，給她包扎傷口，又道：“毒質已然隨血流出，姑娘只須服食尋常解毒藥物，便已無礙。”殷素素道：“多謝了。”側過頭來，臉一沉，道：“常壇主不得無禮，見過武當派的張五俠。”那人退後一步，躬身施禮。說道：“原來是武當七俠的張五俠，怪不得內功如此深厚，小人常金鵬多多冒犯，請勿見怪。”

　　張翠山見這人五十來歲年紀，臉上手上的肌肉凹凹凸凸、盤根錯節，當下抱拳還禮。

　　常金鵬向張翠山見禮已畢，隨即恭恭敬敬的向殷素素施下禮去。殷素素大剌剌的點一點頭，不怎麼理會。張翠山暗暗納罕，只聽常金鵬說道：“玄武壇白壇主約了海沙派、巨鯨幫和神拳門的人物，明日清晨在錢塘江口王盤山島上相會，揚刀立威。姑娘身子不適，待小人護送姑娘回臨安府去。王盤山島上的事，諒來白壇主一人料理，也已綽綽有余。”殷素素哼了一聲，道：“海沙派、巨鯨幫、神拳門……嗯，神拳門的掌門人過三拳也去嗎？”常金鵬道：“聽說是他親自率領神拳門的十二名好手弟子，前去王盤山赴會。”殷素素冷笑道：“過三拳名氣雖大，不足當白壇主的一擊，還有甚麼好手？”常金鵬遲疑了一下，道：“聽說昆侖派有兩名年輕劍客，也去赴會，說要見識見識屠……屠……”說到這里，眼角向張翠山一掠，卻不說下去了。殷素素冷冷的道：“他們要去瞧瞧屠龍刀嗎？只怕是眼熱起意……”張翠山聽到“屠龍刀”三字，心中一凜，只聽殷素素又道：“嗯，昆侖派的人物倒是不可小覷了。我手臂上的輕傷算不了甚麼，這麼著，咱們也去瞧瞧熱鬧，說不定須得給白壇主助一臂之力。”轉頭向張翠山道：“張五俠，咱們就此別過，我坐常壇主的船，你坐我的船回臨安去罷！你武當派犯不著牽連在內。”

　　張翠山道：“我三師哥之傷，似與屠龍刀有關，詳情如何，還請殷姑娘見示。”殷素素道：“這中間的細微曲折之處，我也不大了然，他日還是親自問你三師哥罷！”

　　張翠山見她不肯說，心知再問也是徒然，暗想：“傷我三哥之人，其意在于屠龍寶刀。常壇主說要在王盤山揚刀立威，似乎屠龍刀是在他們手中，那些惡賊倘若得訊，定會趕去。”說道：“發射這三枚梅花小鏢的道士，你說會不會也上王盤山去呢？”殷素素抿嘴一笑，卻不答他的問話，說道：“你定要去趕這份熱鬧，咱們便一塊兒去罷！”轉頭對常金鵬道：“常壇主，請你的船在前引路。”常金鵬應道：“是！”彎著腰退出船艙，便似仆役廝養對主人一般恭謹。殷素素只點了點頭。張翠山卻敬重他這份武功修為，站起身來，送到艙口。殷素素望了望他長袍後心被常金鵬擊破的碎裂之處，待他回入船艙，說道：“你除下長袍，我給你補一補。”張翠山道：“不用了！”殷素素道：“你嫌我手工粗劣嗎？”張翠山道：“不敢。”說了這兩個字，默不作聲，想起她一晚之間連殺龍門鏢局數十口老小，這等大奸大惡的凶手，自己原該出手誅卻，可是這時非但和她同舟而行，還助她起鏢療毒，雖說是謝她護送師兄之德，但總嫌善惡不明，王盤山島上的事務一了，須得立即分手，再也不能和她相見了。殷素素見他臉色難看，已猜中他的心意，冷冷的道：“不但都大錦和祝史兩鏢頭，不但龍門鏢局滿門和那兩個少林僧，還有那慧風和尚，也是我殺的。”張翠山道：“我早疑心是你，只是想不到你用甚麼手段。”殷素素道：“那有甚麼希奇？我潛在湖邊水中聽你們說話。那慧風突然發覺咱們兩人相貌不同，想要說出口來，我便發銀針從他口中射入，你在路上、樹上、草里尋我的蹤跡，卻哪里尋得著？”張翠山道：“這麼一來，少林派便認定是我下的毒手了，殷姑娘，你當真好聰明，好手段！”他這幾句話中充滿憤激，殷素素假作不懂，盈盈站起，笑道：“不敢，張五俠謬贊了！”

　　張翠山怒氣填膺，大聲喝道：“姓張的跟你無怨無仇，你何苦這般陷害于我？”殷素素微笑道：“我也不是想陷害你，只是少林、武當，號稱當世武學兩大宗派，我想要你們兩派斗上一斗，且看到底是誰強誰弱？”張翠山悚然而驚，滿腔怒火暗自潛息，卻大增戒懼之意，心道：“原來她另有重大奸謀，不只是陷害我一人而已。倘若我武當派和少林派當真為此相斗，勢必兩敗俱傷，成為武林中的一場浩劫。”殷素素折扇輕揮，神色自若，說道：“張五俠，你扇上的書畫，可否供我開開眼界？”

　　張翠山尚未回答，忽聽得前面常金鵬船上有人朗聲喝道：“是巨鯨幫的船嗎？哪一位在船上？”右首江面上有人叫道：“巨鯨幫少幫主，到王盤山島上赴會。”常金鵬船上那人叫道：“天鷹教殷姑娘和朱雀壇常壇主在此，另有名門貴賓。貴船退在後面罷！”右首船上那人粗聲粗氣的道：“若是貴教教主駕臨，我們自當退讓，是旁的人，那也不必了。”張翠山心中一動：“天鷹教？那是甚麼邪教？怎地沒聽說過，眼見他們這等聲勢，力量可當真不小啊。想是此教崛起未久，我們少在江南一帶走動，是以不知。巨鯨幫倒是久聞其名，可不是甚麼好腳色。”推開船窗向外望去，只見右首那船船身雕成一頭巨鯨之狀，船頭上白光閃閃，數十柄尖刀鑲成巨鯨的牙齒，船身彎彎，便似鯨魚的尾巴。這艘巨鯨船帆大船輕，行駛時比常金鵬那艘船快得多。

　　常金鵬站到船頭，叫道：“麥少幫主，殷姑娘在這兒，你這點小面子也不給嗎？”巨鯨船艙中鑽出一個黃衣少年，冷笑道：“陸上以你們天鷹教為尊，海面上該算是我們巨鯨幫了罷？好端端的為甚麼要讓你們先行？”張翠山心想：“江面這般寬闊，數百艘大船也可并行，何必定要他們讓道，這天鷹教也未免太橫。”這時巨鯨船上又加了一道風帆，搶得更加快了，兩船越离越遠，再也無法追上。常金鵬“哼”的一聲，說道：“巨鯨幫……屠龍刀……也……屠龍刀……”大江之上，風急浪高，兩船相隔又遠，不知他說些甚麼。

　　那麥少幫主聽他連說了兩句“屠龍刀”，心想事關重大，命水手側過船身，漸漸和常金鵬的座船靠近，大聲問道：“常壇主你說甚麼？”常金鵬道：“麥少幫主……咱們玄武壇白壇主……那屠龍刀……”張翠山微覺奇怪：“怎麼他說話斷斷續續？”眼見巨鯨船靠得更加近了，相距已不過數丈，猛聽得呼的一聲，常金鵬提起船頭巨錨擲將出去，錨上鐵鏈嗆啷啷連響，對面船上兩個水手長聲慘叫，大鐵錨已鉤在巨鯨船上。麥少幫主喝道：“你干甚麼？”常金鵬手腳快極，提起左邊的大鐵錨又擲了出去。兩只鐵錨擊斃了巨鯨船上三名水手，同時兩艘船也已連在一起。麥少幫主搶到船邊，伸手去拔鐵錨。常金鵬右手揮動，鏈聲嗆啷，一個碧綠的大西瓜飛了出去，砰的一聲猛響，打在巨鯨船的主桅之上。張翠山才知道這大西瓜是常金鵬所用兵器，眼見是精鋼鑄成，瓜上漆成綠黑間條之色，共有一對，系以鋼鏈，便和流星錘無异，只是兩個西瓜特大特重，每個不下五六十斤，若非膂力驚人，如何使得他動？右手的鐵西瓜擊出，巨鯨船的主桅喀啦啦響了兩聲，常金鵬拉回右手鐵西瓜，跟著左手鐵西瓜又擊了出去，待到右手鐵西瓜三度進擊，那主桅喀啦、喀啦連響，從中斷為兩截。巨鯨船上眾海盜驚叫呼喝。常金鵬雙瓜齊飛，同時擊在後桅之上，後桅較細，一擊便斷。

　　這時兩船相隔兩丈有余，那麥少幫主眼睜睜的瞧著兩根桅杆一一折斷，竟是無法可施，只有高聲怒罵。常金鵬喝道：“有天鷹教在此，水面上也不能任你巨鯨幫稱雄！”右臂揚處，鐵瓜又是呼的一聲飛出，這一次卻擊在巨鯨船的船舷之上，砰的一聲，船旁登時破了一個大洞，海水涌入，船上眾水手大聲呼叫起來。

　　麥少幫主抽出分水蛾眉刺，雙足一點，縱身躍起，便往常金鵬的船頭扑來。常金鵬待他躍到最高之時，左手鐵瓜飛出，徑朝他迎面擊去，這一招甚是毒辣，鐵瓜到時，正是他人在半空，一躍之力將衰未衰。麥少幫主叫聲：“啊喲！”伸蛾眉雙刺在鐵瓜上一擋，便欲借力翻回，猛覺胸口氣塞，眼前一黑，翻身跌回船中。常金鵬雙瓜此起彼落，霎時之間巨鯨船上擊了七八個大洞，跟著提起錨鏈，運勁回拉。喀喇喇幾聲響，巨鯨船船板碎裂，兩只鐵錨拉回了船頭。

　　天鷹教船上眾水手不待壇主吩咐，揚帆轉舵，向前直駛。張翠山見到常金鵬擊破敵船的這等威勢，暗自心驚：“我若非得恩師傳授，學會了借力卸力之法，他那巨靈神掌般的一掌擊在我背心，卻如何經受得起？這人于瞬息間誘敵破敵，不但武功驚人，而且陰險毒辣，十分工于心計，實是邪教中一個極厲害的人物。”回眼看殷素素時，只見她神色自若，似乎這類事司空見慣，絲毫沒放在心上。

　　只聽得雷聲隱隱，錢塘江上夜潮將至。巨鯨幫的幫眾雖然人人精通水性，但這時已在江海相接之處，江面闊達數十里，距离南北兩岸均甚遙遠。巨鯨幫幫眾聽到潮聲，忍不住大叫呼救。常金鵬和殷素素的兩艘座船向東疾駛，毫不理會。張翠山探首窗外，向後望去，只見那艘巨鯨船已沉沒了一小半，待得潮水一沖，登時便要粉碎。他耳聽得慘叫呼救之聲，心下甚是不忍，但知殷素素和常金鵬都是心狠手辣之輩，若要他們停船相救，徒然自討沒趣，只得默然不語。殷素素瞧了他的神色，微微一笑，縱聲叫道：“常壇主，咱們的貴客張五俠大發慈悲，你把巨鯨船中那些家伙救起來罷！”這一著大出張翠山的意外。只聽得前面船上常金鵬應道：“謹尊貴客之命！”船身側過，斜搶著向上游駛去。常金鵬大聲叫道：“巨鯨幫的幫眾們聽著，武當派張五俠救你們性命，要命的快游上來罷！”諸幫眾順流游下。常金鵬的船逆流迎上，搶在潮水的頭里，將巨鯨船上自麥少幫主以下救起十之八九，但終于有八九名水手葬身在波濤之中。張翠山心下大慰，喜道：“多謝你啦！”殷素素冷冷的道：“巨鯨幫殺人越貨，那船中沒一個人的手上不是染滿血腥，你救他們干麼？”張翠山茫然若失，答不出話來。巨鯨幫惡名素著，是水面上四大惡幫之一，他早聞其名，卻不知今日反予相救。只聽殷素素道：“若不將他們救上船來，張五俠心中更要罵我啦：‘哼！這年輕姑娘心腸狠毒，甚于蛇蝎，我張翠山悔不該助她起鏢療毒！’”這句話正好說中了張翠山的心事，他臉上一紅，只得笑道：“你伶牙俐齒，我怎說得過你？救了那些人，是你自己積的功德，可不跟我相干。”

　　就在這時，潮聲如雷，震耳欲聾，張翠山和殷素素所乘江船猛地被拋了起來。說話聲盡皆掩沒。張翠山向窗外看時，只見巨浪猶如一堵透明的高牆，巨鯨幫的人若不獲救上船，這時都被掩沒在驚濤之中了。

　　殷素素走到後艙，關上了門，過了片刻出來，又已換上了女裝。她打個手勢，要張翠山除下長袍。張翠山不便再行峻拒，只得脫下。他只道殷素素要替自己縫補衫背的破裂之處，哪知她提起她自己剛換下來的男裝長袍，打手勢叫他穿上，卻將他的破袍收入後艙。

　　張翠山身上只有短衫中衣，只得將殷素素的男裝穿上。那件袍子本就寬大，張翠山雖比她高大得多，卻也不顯得窄小，袍子上一縷縷淡淡的幽香送入鼻端。張翠山心神一蕩，不敢向她看去，恭恭敬敬的坐著，裝作欣賞船艙板壁上的書畫，但心事如潮，和船外船底的波濤一般洶涌起伏，卻哪里看得進去？殷素素也不來跟他說話。

　　忽地一個巨浪涌來，船身傾側，艙中燭火登時熄了。張翠山心道：“我二人孤男寡女，坐在船艙之中，雖說我不欺暗室，卻怕于殷姑娘的清名有累。”于是推開後艙艙門，走到把舵的舟子身旁，瞧著他穩穩掌著舵柄，穿波越浪下駛。半個多時辰之後，上涌的潮水反退出海，順風順水，舟行更遠，破曉後已近王盤山島。

　　那王盤山在錢塘江口的東海之中，是個荒涼小島，山石嶙峋，向無人居。兩艘船駛近島南，相距尚有數里，只聽得島上號角之聲嗚嗚吹起，岸邊兩人各舉大旗，揮舞示意。座船漸漸駛近，只見兩面大旗上均繡著一頭大鷹，雙翅伸展，甚是威武。兩面大旗之間站著一個老者。只聽他朗聲說道：“玄武壇白龜壽恭迎殷姑娘。”聲音漫長，綿綿密密，雖不響亮，卻是氣韻醇厚。片刻間坐船靠岸，白龜壽親自舖上跳板。殷素素請張翠山先行，上岸後和白龜壽引見。

　　白龜壽見殷素素神氣間對張翠山極為重視，待聽到他是武當七俠中的張五俠，更是心中一凜，說道：“久仰武當七俠的清名，今日幸得識荊，大是榮幸。”張翠山謙遜了幾句。殷素素笑道：“你兩個言不由衷，說話太不痛快。一個心想：‘啊喲，不好，武當派的人也來啦，多了個爭奪屠龍刀的棘手人物。’另一個心中卻說：‘你這種左道邪教的人物，我才犯不著跟你結交呢。’我說啊，你們想說甚麼便說甚麼，不用口是心非的。”白龜壽哈哈一笑。張翠山卻道：“不敢！白壇主武功精湛，在下聽得白壇主這份隔海傳聲的功夫，心下好生佩服。在下只是陪殷姑娘來瞧瞧熱鬧，決無覬覦寶刀之心。”殷素素聽他這般說，面溢春花，好生喜歡。白龜壽素知殷素素面冷心狠，從來不對任何人稍假詞色，但這時對張翠山的神態卻截然不同，知道此人在她心中的分量實是不輕，又聽得他稱贊自己的內功，當下敵意盡消，說道：“殷姑娘，海沙派、巨鯨幫、神拳門那些家伙早就到啦，還有兩個昆侖派的年輕劍客。這兩個小子飛揚跋扈，囂張得緊，哪如張五俠揚名天下，卻這麼謙光。可見有一分本事，便有一分修養……”他剛說到這里，忽聽得山背後一人喝道：“背後鬼鬼祟祟的毀謗旁人，這又算是甚麼行徑了？”話聲一歇，轉出兩個人來。兩人均穿青色長袍，背上斜插長劍，都是二十八九歲年紀，臉罩寒霜，一副要惹事生非的模樣。

　　白龜壽笑道：“說起曹操，曹操便到。來來來，我跟各位引見引見。”那兩個昆侖派的青年劍客本來就要發作，但斗然間見到殷素素容光照人，艷麗非凡，不由得心中都是怦然一動。一個人目不轉瞬的呆瞧著她，另一個看了她一眼，急忙轉開了頭，但隨即又偷偷斜目看她。

　　白龜壽指著呆看殷素素的那人道：“這位是高則成高大劍客。”指著另一人道：“這位是蔣濤蔣大劍客。兩位都是昆侖派的武學高手。想昆侖派威震西域，武學上有不傳之秘，高蔣兩位更是昆侖派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矯矯不群的人物。這一次來到中原，定當大顯身手，讓我們開開眼界。”他這番話中顯是頗含譏嘲，張翠山心想這兩人若不立即動武，也必反唇相稽，哪知高蔣二人只唯唯否否，似乎并沒有聽見他說些甚麼，再看二人的神色，這才省悟，原來他二人一見殷素素，一個傻瞪，一個偷瞧，竟都神不守舍的如痴如呆。張翠山暗暗好笑，心道：“昆侖派名播天下，號稱劍術通神，哪知派中弟子卻這般無聊。”

　　白龜壽又道：“這位是武當派張翠山張相公，這位是殷素素殷姑娘，這位是敝教的常金鵬常壇主。”他說這三人姓名時都輕描淡寫，不加形容，對張翠山更只稱一聲“張相公”，連“張五俠”的字眼也免了，顯是將他當作極親近的自己人看待。殷素素心中甚喜，眼光在張翠山臉上一轉，秋波流動，梨渦淺現。高則成見殷素素對張翠山神態親近，胸頭也不知從哪里來的一叢怒火，狠狠的向張翠山怒目橫了一眼，冷冷的道：“蔣師弟，咱們在西域之時，好像聽說過，武當派算是中原武林中的名門正派啊。”蔣濤道：“不錯，好像聽說過。”高則成道：“原來耳聞不如目見，道聽途說之言，大不可信。”蔣濤道：“是嗎？江湖上謠言甚多，十之八九原本靠不住。高師哥說武當派怎麼了？”高則成道：“名門正派的弟子，怎地和邪教人物廝混在一起，這不是自甘墮落麼？”二人一吹一唱，竟向張翠山叫起陣來。他們可不知殷素素也是天鷹教中人物，“邪教”二字，只指白常二人而言。

　　張翠山聽他二人言語如此無禮，登時便要發作，但轉念一想，自己這次上王盤山來，用意純在查察傷害俞岱岩的凶手，這兩個昆侖弟子年紀雖較自己為大，卻是初出茅廬的無名之輩，犯不著跟他們一般見識，何況天鷹教行事确甚邪惡，觀乎殷素素和常金鵬將殺人當作家常便飯一事可知，自己決不能與他們牽纏在一起，于是微微一笑，說道：“在下跟天鷹教的這幾位也是初識，和兩位仁兄沒甚麼分別。”這兩句話眾人聽了都是大出意外。白常兩壇主只道殷素素跟他交情甚深，原來卻是初識。殷素素心中惱怒，知道張翠山如此說，分明有瞧不起天鷹教之意。高蔣兩人相視冷笑，心想：“這小子是個膿包，一聽到昆侖派的名頭，心里就怕了咱們啦。”白龜壽道：“各位貴賓都已到齊，只有巨鯨幫的麥少幫主還沒來，咱們也不等他啦。現下各位到處隨便逛逛，正午時分，請到那邊山谷飲酒看刀。”常金鵬笑道：“麥少幫主座船失事，是張相公命人救了起來，這時便在船中，待會請他赴宴便了。”張翠山見白常兩位壇主對己執禮甚恭，殷素素的眼光神色之間更是柔情似水，但想跟這些人越疏遠越好，說道：“小弟想獨自走走，各位請便。”也不待各人回答，一舉手，便向東邊一帶樹中走去。王盤山是個小島，山石樹木亦無可觀之處。東南角有個港灣，桅檣高聳，停泊著十來艘大船，想是巨鯨幫、海沙派一干人的座船。張翠山沿著海邊信步而行，他對殷素素任意殺人的殘暴行徑雖然大是不滿，但說也奇怪，一顆心竟念茲在茲的縈繞在她身上：“這位殷姑娘在天鷹教中地位極是尊貴，白常兩位壇主對她像公主一般侍候，但她顯然不是教主，不知是甚麼來頭？”又想：“天鷹教要在這島上揚刀立威，對方海沙派、神拳門、巨鯨幫等都由首要人物赴會，天鷹教卻只派兩個壇主主持，全沒將這些對手放在心上。瞧那玄武壇白壇主的氣派，似乎功力尚在朱雀壇常壇主之上。看來天鷹教已是武林中一個極大的隱憂，今日須當多摸清一些他們的底細，日後武當七俠只怕要跟他們勢不兩立。”正沉吟間，忽聽得樹林外傳來一陣陣兵刃相交之聲，他好奇心起，循聲過去，只見樹蔭下高則成和蔣濤各執長劍，正在練劍，殷素素在一旁笑吟吟的瞧著。張翠山心道：“師父常說昆侖派劍術大有獨到之處，他老人家少年之時，還和一個號稱‘劍聖’的昆侖派名家交過手，這機緣倒是難得。”但武林人士學習武功之時極忌旁人偷看。張翠山雖極想看個究竟，終是守著武林規矩，只望了一眼，轉身便欲退開。但他這麼一探頭，殷素素已見到了，向他招了招手，叫道：“張五哥，你過來。”張翠山這時若再避開，反落了個偷看的嫌疑，于是邁步走近，說道：“兩位兄台在此練劍，咱們別惹人厭，到那邊走走罷。”還沒聽到殷素素回答，只見白光一閃，嗤的一響，蔣濤反劍掠上，高則成左臂中劍，鮮血冒出。張翠山吃了一驚，只道是蔣濤失手誤傷。哪知高則成哼也不哼，鐵青著臉，刷刷刷三劍，招數巧妙狠辣，全是指向蔣濤的要害。張翠山這才看清，原來兩人并非練習劍法，竟是真打真斗，不禁大是訝异。

　　殷姑娘笑道：“看來師哥不及師弟，還是蔣兄的劍法精妙些。”高則成聽了此言，一咬牙，翻身回劍，劍訣斜引，一招“百丈飛瀑”，劍鋒從半空中直瀉下來。張翠山忍不住喝彩：“好劍法！”蔣濤縮身急躲，但高則成的劍勢不到用老，中途變招，劍尖抖動，“嘿！”的一聲呼喝，刺入了蔣濤左腿。殷素素拍手道：“原來做師兄的畢竟也有兩手，蔣兄這一下可比下去啦。”蔣濤怒道：“也不見得。”劍招忽變，歪歪斜斜的使出一套“雨打飛花”劍法來。這一路劍走的全是斜勢，飄逸無倫，但七八招斜勢之中，偶爾又挾著一招正勢，教人極難捉摸。高則成對這路本門劍法自是爛熟于胸，見招拆招，毫不客氣的還以擊削劈刺。兩人身上都已受傷，雖然非在要害，但劇斗中鮮血飛濺，兩人臉上、袍上、手上都是血點斑斑。師兄弟倆越斗越狠，到後來竟似性命相扑一般。殷素素在旁不住口的推波助瀾，贊幾句高則成，又贊幾句蔣濤，把兩人激得如癲如痴，恨不得一劍將對方刺倒，顯得自己劍法高強，好討得殷素素歡喜。這時張翠山早已明白，他師兄弟倆忽然舍命惡斗，全是殷素素從中挑撥，以報復兩人先前出言輕侮了天鷹教。眼見兩人越打越狠，初時還不過意欲取胜，到後來均已難以自制，竟似要致對方死命一般，再斗下去勢將闖出大禍。看這二人劍法确然頗為精妙，然變化不夠靈動，內力也嫌薄弱，劍法中的威力只發揮得出一二成而已。

　　殷素素拍手嘻笑，甚是高興，說道：“張五哥，你瞧昆侖派的劍法怎樣？”不聽張翠山回答，一回頭，見他眉頭微皺，頗有厭惡之色，說道：“使來使去這幾路，也沒甚麼看頭，咱們到那邊瞧瞧海景去罷！”說著拉著張翠山的左手，舉步便行。張翠山只覺一只溫膩軟滑的手掌握住自己的手，心中一動，明知她是有意激怒高蔣二人，卻也不便掙脫，只得隨著她走向海邊。殷素素瞧著一望無際的大海，出了一會神，忽道：“《莊子•秋水篇》中說道：‘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然而大海卻并不驕傲，只說：‘吾在于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莊子真是了不起，胸襟如此博大！”張翠山見她挑動高蔣二人自相殘殺，引以為樂，本來甚是不滿，忽然聽到這幾句話，不禁一怔。《莊子》是道家修真之士所必讀，張翠山在武當山時，張三丰也常拿來跟他們師兄弟講解。但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突然在這當兒發此感慨，實大出于他意料之外。他一怔之下，說道：“是啊，‘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殷素素聽他以《莊子•秋水篇》中形容大海的話相答，但臉上神氣，卻有不胜仰慕欽敬之情，說道：“你想起了師父嗎？”張翠山吃了一驚，情不自禁的伸出右手，握住了她另外一只手，道：“你怎知道？”當年他在山上和大師兄宋遠橋、三師兄俞岱岩共讀《莊子》，讀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這兩句話時，俞岱岩說道：“咱們跟師父學藝，越學越覺得跟他老人家相差得遠了，倒似每天都在退步一般。用《莊子》上這兩句話來形容他老人家深不可測、高無盡頭的功夫，那才適當。”宋遠橋和張翠山都點頭稱是。這時他想起《莊子》這兩句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師父。殷素素道：“你臉上的神情，不是心中想起父母，便是想起了師長，但‘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云云，當世除了張三丰道長，只怕也沒第二個人當得起了。”張翠山甚喜，道：“你真聰明。”驚覺自己忘形之下握住了她的雙手，臉上一紅，緩緩放開。殷素素道：“尊師的武功到底是怎樣出神入化，你能說些給我聽聽麼？”張翠山沉吟半晌，道：“武功只是小道，他老人家所學遠不止武功，唉，博大精深，不知從何說起。”殷素素微笑道：“‘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張翠山聽她引用《莊子》中顏回稱贊孔子的話，而自己心中對師父确有如此五體投地的感覺，說道：“我師父不用奔逸絕塵，他老人家趨一趨，馳一馳，我就跟不上啦。”殷素素聰明伶俐，有意要討好他，兩人自是談得十分投機，久而忘倦，并肩坐在石上，不知時光之過。忽聽得遠處腳步聲沉重，有人咳了幾聲，說道：“張相公、殷姑娘，午時已到，請去入席罷。”張翠山回過頭來，只見常金鵬相隔十余丈站著，雖然神色莊敬，但嘴角邊帶著一絲微笑。神情之中，便似一個慈祥的長者見到一對珠聯璧合的小情人，大感贊歎歡喜。殷素素一直對他視作下人，傲不為禮，這時卻臉含羞澀，低下頭去。張翠山心中光明磊落，但見了兩人神色，禁不住臉上一紅。

　　常金鵬轉過身來，當先領路。殷素素低聲道：“我先去，你別跟著我一起。”張翠山微微一怔，心道：“這位姑娘怎地避起嫌疑來啦？”便點了點頭。殷素素搶上幾步，和常金鵬并肩而行，只聽她笑著問道：“那兩個昆侖派的呆子打得怎麼啦？”張翠山心中似喜非喜，似愁非愁，直瞧著他二人的背影在樹後隱沒，這才緩緩向山谷中走去。

　　進得谷口，只見一片青草地上擺著七八張方桌，除了東首第一席外，每張桌旁都已坐了人。常金鵬見他走近，大聲說道：“武當派張五俠駕到！”這八個字說得聲若雷震，山谷鳴響。他一說完，和白龜壽快步迎了出來，每人身後跟隨著本壇的五名舵主，十二人在谷口一站，并列兩旁，躬身相迎。白龜壽道：“天鷹教殷教主屬下，玄武壇白龜壽、朱雀壇常金鵬，恭迎張五俠大駕。”殷素素并不走到谷口相迎，卻也站起身來。張翠山聽到“殷教主”三字，心頭一震，暗想：“那教主果然姓殷！”當下作揖說道：“不敢當，不敢當！”舉步走進谷中，只見各席上坐的眾人均有憤憤不平之色，微感不解，卻也不去理會。他不知海沙派、巨鯨幫、神拳門各路首領到來之時，天鷹教只派壇下的一名舵主引導入座，絕不似對張翠山這般恭敬有禮，相形之下，顯是對之意含輕視。白龜壽引著他走到東首第一席上，肅請入座。這張桌旁只擺著一張椅子，乃是各桌之中最尊貴的首席。張翠山一瞥眼，見其餘各席大都坐了七八人，只第六席上坐著高則成和蔣濤二人。他朗聲辭道：“在下末學後進，不敢居此首席。請白兄移到下座去罷。”白龜壽道：“武當派乃方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張五俠威震天下，若不坐此首席，在座的無人敢坐。”張翠山記著師父平時常說的“宁靜謙抑”之訓，心想：“倘若師父或大師哥在此，這首座自可坐得，我卻是不配。”堅意辭讓。高則成和蔣濤使個眼色，蔣濤忽地提起自己座椅，凌空擲了過來。他這一席和首席之間隔開五張桌子，但他這一擲勁力甚強，只聽呼的一聲響，那椅子飛越五張桌旁各人頭頂，在第一席邊落了下來，端端正正的擺好，與原有的一張椅子相距尺許，這一手巧勁，确是造詣不凡。蔣濤一擲出椅子，高則成便大聲道：“嘿嘿，泰山北斗，不知是誰封的泰山北斗？姓張的不敢坐，咱師兄弟還不致于這般膿包。”兩人身法如風，搶到椅旁。原來先前殷素素問他二人到底誰的武功高些，說想學幾招昆侖派的劍法，准擬向劍法高明的人求教。二人毫不推辭，便拔劍喂招。初時也只是想胜過了對方，但越打越狠，漸漸收不住手，殷素素又在旁挑撥，兩人竟致一齊受傷。待見她和張翠山神情親密的走開，才知上了她當，兩人收劍裹傷，又惱又妒，卻不敢向殷素素發作，這時乘機搶奪張翠山的席位，想激他出手，在群雄面前狠狠的折辱他一番。常金鵬伸手攔住，說道：“且慢！”高則成伸指作勢，便欲往常金鵬臂彎中點去。張翠山道：“兩位坐此一席，最是合適不過。小弟便坐那邊罷！”說著舉步往第六席走去。殷素素忽然伸手招了招，叫道：“張五哥，到這里來。”

　　張翠山不知她有甚麼話說，便走近身去。殷素素隨手拉過一張椅子，放在自己身旁，微笑道：“你坐這里罷。”張翠山萬料不到她會如此脫略形跡，在群豪注目之下，頗覺躊躇，若跟她并肩同席，未免過于親密，倘不依言就坐，又不免要使她無地自容。殷素素低聲道：“我還有話跟你說呢！”張翠山見她臉上露出求懇之色，不便推辭，便在椅上坐了下來。殷素素心花怒放，笑吟吟的給他斟了杯酒。

　　這邊高則成和蔣濤雖然搶到了首席，但見這等情景，只有惱怒愈增。白龜壽伸手在椅子上拂了幾下，掃去灰塵，笑道：“昆侖派的兩位大劍客要坐個首席，那真不錯啊，請坐，請坐！”說著和常金鵬及十名舵主各自回歸主人席位就座。高則成和蔣濤均想：“這膿包不敢坐首席，武當派的威風終究給昆侖派壓了下去。”兩人對望一眼，大剌剌的坐下。只聽得喀喇、喀喇兩聲，椅腳斷折，兩人一起向後摔跌。總算兩人武功不弱，不待背心著地，伸手在地上一撐，已自躍起，但饒是如此，神情已异常狼狽。各席上的豪客都哈哈大笑起來。高蔣二人均知是白龜壽適才用手拂椅，暗中作下了手腳，暗想這份陰勁著實厲害，自己可沒如此功力。他二人本來十分自負，把天鷹教當作是下三濫的旁門左道，毫沒瞧在眼里，這才在王盤山上如此飛揚跋扈，此刻見到白龜壽顯示了這般功力，不由得銳氣大挫。

　　卻聽白龜壽冷冷的道：“昆侖派的武功，大家都知道是高的，兩位不用尋這兩張椅子的晦氣。說到坐爛椅子這點粗淺功夫，在座諸君沒一位不會罷？”說著右手一揮，指著坐在末席的十名舵主，道：“你們也練一練罷！”

　　但聽得喀喇喇幾聲猛響，十張椅子一齊破裂。那十名舵主有備而發，坐碎椅子後笑吟吟的站著，神定氣閒，可比高蔣二人狼狽摔倒的情形高明得太多了。在座群豪大都是見多識廣之士，自瞧出白龜壽故意作弄他二人，只是這情景确實有趣，忍不住都放聲大笑。

　　笑聲中只見天鷹教的兩名舵主各抱一塊巨石，走到第一席之旁，伸足踢去破椅，說道：“木椅單薄，無力承當兩位貴體，請坐在這石頭上罷！”這兩人是天鷹教中出名的大力士，武功平平，但身軀粗壯，天生神力，每人所抱的巨石都有四百來斤，托起巨石便遞給高蔣二人，要他們接住。高蔣二人劍法精妙，要接住這般巨石卻萬萬不能。高則成皺眉道：“放下罷！”兩名大力舵主齊聲“嘿”的一聲猛喝，雙臂挺直，將巨石高舉過頂，說道：“接住罷！”這麼一來，逼得高蔣二人只有縮身退開，只怕兩個大力士中有一個力氣不繼，稍有失閃，那四五百斤的大石壓將下來，豈不給壓得筋折骨斷？他二人心中氣惱，卻又不敢出手襲擊這兩個大力士，巨石橫空，誰也不敢靠近，自履險地。白龜壽朗聲道：“兩位昆侖劍客不敢坐首席啦，還是請張相公坐罷！”張翠山坐在殷素素身旁，香澤微聞，心中甜甜的，不禁神魂飄蕩，忽地聽得白龜壽這麼一喝，登時警覺：“我千萬不能自墮魔障，和這邪教女魔頭有甚麼牽纏。”當即站起身來，走了過去。

　　白龜壽聽常金鵬贊張翠山武功了得，他卻不曾親眼得見，這時有心要試他一試，向兩名手托巨石的大力舵主使個眼色。兩名舵主會意，待張翠山走近。齊聲喝道：“張相公小心，請接住了！”喝聲一停，兩人身子一矮，雙臂下縮，隨即長身展臂，大叫一聲，兩塊巨石齊向張翠山頭頂壓將下來。群豪見了這等聲勢，情不自禁的一齊站起。白龜壽本意只是要一試張翠山的武功，絕無惡意，一來“武當七俠”的名頭在江湖上太響，今日眼見他不過是個溫文蘊藉的青年書生，頗出意料之外，二來殷姑娘向來沒把誰瞧在眼里，對這位“張五俠”卻顯是十分傾倒，此人日後與天鷹教必有極大干連。但忽見這兩名大力舵主莽莽撞撞的擲出巨石，登時好生後悔，暗叫：“糟糕！”心想張翠山是名門弟子，當然不致為巨石所傷，但縱躍閃避之際，情景也必狼狽，倘若不幸竟爾小小的出了些丑，不但張翠山見怪，殷姑娘更要大為恚怒。他頃刻間便打定了主意，倘若情勢不妙，立時便要嫁禍于那兩名舵主，宁可將兩人立斃于掌下，也不能開罪了殷姑娘。張翠山忽見巨石凌空壓到，也是吃了一驚，假如後躍避開，便和昆侖派的高蔣二人一般無异，未免墮了師門的威望，這時候也不容細想，練武之人到了緊迫關頭，本身蓄積著的功夫自然而然的使將出來。當下左手使一招“武”字訣中的右鉤，帶動左方壓下來的巨石，右手使一招“刀”字訣中的左撇，帶動右方壓下來的巨石。那兩塊巨石本身各有四百來斤，再加上凌空一擲之勢，更是非同小可。張翠山不以膂力見長，要他空手去托，那是一塊巨石也舉不起的。可是張三丰這套從書法中化出來的招術，實是奪造化之功的神奇。要知武當一派的武功，原不求力大，亦不求招快。只要力道運用得法，四兩尚可撥千斤。這時張翠山使出師門所授最精深的功夫，借著那兩名舵主的一擲之勢，帶著兩塊巨石直飛上天。這兩塊巨石飛擲之力，其實出自兩名舵主，只是他以手掌稍加撥動，變了方向。他長袖飛舞，手掌隱在袖中，旁人看來，竟似以衣袖卷起巨石，擲向天空一般。兩塊巨石一高一低，先後跌落。張翠山輕飄飄的縱身而起，盤膝坐在較高的那塊石上。但聽得騰的一響，地面震動，一塊巨石落了下來，一大半深陷泥中，第二塊跟著落下，平平穩穩的擺在第一塊巨石之上，兩石相碰，火花四濺，只震得每一席上碗碟都叮叮當當的亂響。張翠山不動聲色的坐在石上，笑道：“兩位舵主神力驚人，佩服，佩服！”那兩名舵主卻驚得目瞪口呆，呆呆的站在當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片刻之間，山谷中寂靜無聲，隔了片晌，才爆出轟雷價一片彩聲，良久不絕。殷素素向白龜壽瞪了一眼，笑靨如花，得意之極。白龜壽大喜，自己險些做了錯事，幸好張翠山武功驚人，卻將此事變成了自己討好殷姑娘之舉。于是走到首席之旁，斟了一杯酒，朗聲說道：“久聞武當七俠的威名，今日得見張五俠的武功，當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小人敬張五俠一杯。”說著一飲而盡。張翠山道：“不敢！”陪了一杯。

　　白龜壽站起身來，朗聲說道：“敝教新近得了一柄寶刀，叫作屠龍刀。有道是：‘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他說到這里，頓了一頓，晶亮閃爍的眼光從左至右，掃視全場。他身形并不魁梧，但語聲響亮，目光銳利，威嚴之氣懾人，又道：“敝教殷教主原擬柬請天下各路英雄大會天鷹山，展示寶刀，只是此舉籌划費時，須得暇以時日。誠恐天下英雄不知寶刀已為敝教所得，因此上就近奉請江南諸幫會各位朋友駕臨，瞧一瞧寶刀的面目。”說著揮了揮手。教下八名弟子大聲答應，轉身走進西首一個大山洞中。眾人只道這八名弟子去取寶刀，目光都凝望著他們，哪知八人出來時上身都脫光了，從山洞中抬出一只大鐵鼎來。鐵鼎中燒著熊熊烈火，火焰沖起一丈來高。八個人离得遠遠的，用長杆肩抬而來，吆吆喝喝，將鐵鼎放在廣場之中。眾人被火焰一逼，登時大感炙熱。那八人之後，又有四人，兩人抬著一座打鐵用的大鐵砧，另外兩人手中各舉一個大鐵錘。白龜壽道：“常壇主，請你揚刀立威！”

　　常金鵬道：“遵命！”轉身叫道：“取刀來！”適才挺舉巨石的那兩名神力舵主走進山洞，回出來時，一人手中橫托一個黃綾包裹，另一人在旁護衛。那舵主將包裹交給常金鵬，兩人站在他的左右兩旁。常金鵬打開包裹，露出一柄單刀。他托在手里，舉目向眾人一望，刷地拔刀出鞘，說道：“這一把便是武林至尊的屠龍寶刀，各位請看仔細了！”說著托刀齊頂，為狀甚是恭敬。

　　群豪久聞屠龍寶刀之名，但見這刀黑黝黝的毫不起眼，心下都存了一個疑團：“怎知此刀是真是假？”只見常金鵬緩緩的將刀交給左首舵主，說道：“試鐵錘！”

　　那舵主接過單刀，將刀擱在鐵砧之上，刀口朝天，另一名神力舵主提起大鐵錘，便往刀口上擊落。只聽得嗤的一聲輕響，鐵錘的錘頭中分為二，一半連在錘杆，另一半跌落在地。群豪一驚之下，都站了起來，均想：斷金切玉的寶劍利刃雖然罕見，卻也不是絕無僅有，但這柄屠龍刀削鐵錘如切豆腐，連叮當之聲也聽不到半點，若非神物，便是其中有弊。神拳門和巨鯨幫中各有一人走到鐵砧之旁，撿起那半塊鐵錘來看時，但見切口處平整光滑、閃閃發光，顯是新削下來的。那神力舵主提起另一個鐵錘擊在刀上，又是輕輕削裂。這一次群豪皆盡大聲喝彩。張翠山心想：“如此寶刀，當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常金鵬緩步走到場中，提起寶刀，使一招“上步劈山”，嗤的一聲輕響，將大鐵砧中劈為二。突然間搶到左首，橫刀一揮，從一株大松樹腰間掠了過去，跟著縱躍奔走，舉刀連揮，接連掠過了一十八棵大樹。群豪但見他連連揮動寶刀，那些大樹卻好端端地絕無异狀，正自不解，忽聽得常金鵬一聲長笑，走到第一株大松樹旁，衣袖拂出，擊在松樹腰間，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那松樹向外倒去。原來這松樹早已被寶刀齊腰斬斷，只是那刀實在太過鋒利，常金鵬使的力道又極均衡，上半截松樹斷了之後，仍穩穩的置在下半截之上，直至遇到外力推動，這才倒塌。那大松樹一斷，帶起了一股烈風，但聽得喀喇、喀喇之聲不絕，其餘的大樹都一棵棵的倒了下來。

　　常金鵬哈哈一笑，手一揮，將那屠龍寶刀擲進了烈焰沖天的大鐵鼎中。大樹倒塌之聲尚未斷絕，忽然遠處跟著傳來喀喇、喀喇的聲音，似乎也有人在斬截大樹。白龜壽和常金鵬都是一愕，循聲望去，只見聳立的船桅一根根倒將下去。那些桅杆上都懸有座旗。天鷹教、巨鯨幫、海沙派、神拳門各門各派的首腦見自己座旗紛紛隨著旗杆倒落，無不大為驚怒，各遣手下前去查問。但聽得砰彭之聲不絕，頃刻之間，眾桅杆或倒或斜，無一得免，似乎停在港灣中的船只突然遇到風暴還是海怪，一艘艘的破碎沉沒。聚在草坪上的群豪斗遭此變，一時說不出話來，初時還疑心是天鷹教布置下的陰謀，但見天鷹教的船只同時遭劫，看來卻又不是。

　　第二批人跟著奔去查問。草坪和港灣相距不遠，奔去的十余人卻無一回轉。眾人面面相覷，驚疑不定。白龜壽向本壇的一名舵主道：“你去瞧瞧。”那舵主應命而去。白龜壽強作鎮定，笑道：“想是海中有甚變故，各位也不必在意。就算船只盡數毀了，難道咱們不能坐木筏回去嗎？來來來，大家干一杯！”群豪心中嘀咕，可不能在人前示弱，于是一齊舉杯，剛沾到口唇，忽聽得港灣旁一聲大呼，叫聲慘厲，划過長空。白龜壽和常金鵬聽出這慘呼是適才去查問的那舵主所發，一怔之間，只聽得騰騰騰的腳步聲落地甚重，漸奔漸近，跟著一個血人出現在眾人之前，正是那個舵主。

　　他雙手按住臉孔，手指縫中滲出血來，頂門上去了一塊頭皮，自胸口直至小腹、大腿，衣衫盡裂，一條極長的傷口也不知多深，血肉模糊，慘聲叫道：“金毛獅王，金毛獅王！”白龜壽道：“是只獅子？”他聽到是只猛獸，反而寬心了。那舵主道：“不，不！是個人。人都被抓死啦，船都被打沉啦！”說到這里，已然支持不住，俯身摔倒，便此氣絕。白龜壽道：“我去瞧瞧。”常金鵬道：“我和你同去。”白龜壽道：“你保護殷姑娘。”他知那死去的舵主武功不弱，在天鷹教中算得是個硬手，但一轉眼被人傷得這般厲害，對手自是非同小可。常金鵬點頭道：“是！”

　　忽聽得有人咳嗽一聲，說道：“金毛獅王早在這里！”眾人吃了一驚，只見大樹後緩步走出一個人來。那人身材魁偉异常，滿頭黃發，散披肩頭，眼睛碧油油的發光，手中拿著一根一丈六七尺長的兩頭狼牙棒，在筵前這麼一站，威風凜凜，真如天神天將一般。張翠山暗自尋思：“金毛獅王？這諢號自是因他的滿頭黃發而來了，他是誰啊？可沒聽師父說起過。”

　　白龜壽上前數步，說道：“請問尊駕高姓大名？”那人道：“不敢，在下姓謝，單名一個遜字，表字退思，有一個外號，叫作‘金毛獅王’。”張翠山和殷素素對望了一眼，均想：“這人神態如此威猛，取的名字卻斯文得緊，外號倒適如其人。”白龜壽聽他言語有禮，說道：“原來是謝先生。尊駕跟我們素不相識，何以一至島上，便即毀船殺人？”

　　謝遜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閃閃發光，說道：“各位聚在此處，所為何來？”

　　白龜壽心想：“此事也瞞他不得。這人武功縱然厲害，但他總是單身，我和常壇主聯手，再加上張五俠、殷姑娘從旁相助，定可除他得了。”朗聲說道：“敝教天鷹教新近得了一柄寶刀，邀集江湖上的朋友，大伙兒在這里瞧瞧。”謝遜瞪目瞧著大鐵鼎中那柄正被烈火鍛燒著的屠龍刀，見那刀在烈焰之中不損分毫，确是神物利器，便大踏步走將過去。常金鵬見他伸右手便去抓刀，叫道：“住手！”謝遜回頭淡淡一笑，道：“干甚麼？”常金鵬道：“此刀是敝教所有，謝朋友但可遠觀，不可碰動。”謝遜道：“這刀是你們鑄的？是你們買的？”常金鵬啞口無言，一時答不出話來。謝遜道：“你們從別人手上奪來，我便從你們手上奪去，天公地道，有甚麼使不得？”說著轉身又去抓刀。

　　嗆啷啷一響，常金鵬從腰間解下西瓜流星錘，喝道：“謝朋友，你再不住手，我可要無禮了。”他言語中似是警告，其實聲到錘到，左手的鑌鐵大西瓜向他後心直撞過去。謝遜更不回頭，將狼牙棒向後揮出，當的一聲巨響，那鑌鐵大西瓜給狼牙棒一撞，疾飛回來，迅速無倫。常金鵬大驚，右手鐵西瓜急忙揮出，雙瓜猛碰。不料謝遜神力驚人，雙瓜同時飛轉，撞在常金鵬胸口。常金鵬身子一晃，倒地斃命。他在錢塘江中錘碎麥少幫主的座船時何等神威，這時卻禁不起謝遜狼牙棒的一撞。朱雀壇屬下的五名舵主大驚，一齊搶了過去。兩人去扶常金鵬，三人拔出兵刃，不顧性命的向謝遜攻去。謝遜左手抓住屠龍刀，右手中的狼牙棒在鐵鼎下一挑，一只數百斤重的大鐵鼎飛了起來，橫掃而至，將三名舵主同時壓倒。大鐵鼎余勢未衰，在地下打了個滾，又將扶著常金鵬的兩名舵主撞翻。五名舵主和常金鵬尸身身上衣服一齊著火，其中四名舵主已被鐵鼎撞死，余下的一名在地下哀號翻滾。眾人見了這等聲勢，無不心驚肉跳，但見謝遜一舉手之間，連斃五名江湖上的好手，余下那名舵主看來也是重傷難活。張翠山行走江湖，會見過的高手著實不少，可是如謝遜這般超人的神力武功，卻是從未見過，暗忖自己決不是他的敵手，便是大師哥、二師哥，也頗有不如。當今之世，除非是師父下山，否則不知還有誰胜得過他。

　　只見謝遜提起屠龍刀，伸指一彈，刀上發出非金非木的沉郁之聲，點頭贊道：“無聲無色，神物自晦，好刀啊好刀！”抬起頭來，向白龜壽身旁的刀鞘望了一眼，說道：“這是屠龍刀的刀鞘罷？拿過來。”白龜壽心知當此情勢，自己的性命十成中已去了九成，倘若將刀鞘給他，不但一世英名化于流水，而且日後教主追究罪責，是死得極為慘酷，但此刻和他硬抗，那也是有死無生，當下凜然說道：“你要殺便殺，姓白的豈是貪生怕死之輩？”謝遜微微一笑，道：“硬漢子，硬漢子！天鷹教中果然還是有幾個人物。”突然間右手一揚，那柄一百多斤的屠龍刀猛地向白龜壽飛去。白龜壽早在提防，突見他寶刀出手，知道此人的手勁大得异乎尋常，不敢用兵器擋格，更不敢伸手去接，急忙閃身避讓。哪知這寶刀斜飛而至，刷的一聲，套入了平放在桌上的刀鞘之中，這一擲力道甚是強勁，繼續激飛出去。謝遜伸出狼牙棒，一搭一勾，將屠龍刀連刀帶鞘的引了過來，隨手插在腰間。這一下擲刀取鞘，准頭之巧，手法之奇，實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目光自左而右，向群豪瞧了一遍，說道：“在下要取這柄屠龍刀，各位有何异議？”他連問兩聲，誰都不敢答話。忽然海沙派席上一人站起身來，說道：“謝前輩德高望重，名揚四海，此刀正該歸謝前輩所有。我們大伙兒都非常贊成。”謝遜道：“閣下是海沙派的總舵主元廣波罷？”那人道：“正是。”他聽得謝遜知道自己的姓名，既是歡喜，又是惶恐。謝遜道：“你可知我師父是誰？是何門何派？我做過甚麼好事？”元廣波囁嚅道：“這個……謝前輩……”他實是一點也不知道。謝遜冷冷的道：“我的事你甚麼也不知，怎說我德高望重，名揚四海？你這人謅媚趨奉，滿口胡言。我生平最瞧不起的，便是你這般無恥小人。給我站出來！”最後這幾句話每一字便似打一個轟雷。元廣波為他威勢所懾，不敢違抗，低著頭走到他面前，身子不由自主的不停打戰。謝遜道：“你海沙派武藝平常，專靠毒鹽害人。去年在余姚害死張登云全家，本月初歐陽清在海門身死，都是你做的好事罷？”元廣波大吃一驚，心想這兩件案子做得异常隱秘，怎會給他知道？謝遜喝道：“叫你手下裝兩大碗毒鹽出來，給我瞧瞧，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海沙派幫眾人人攜帶毒鹽，元廣波不敢違拗，只得命手下裝了兩大碗出來。謝遜取了一碗，湊到鼻邊聞了幾下，說道：“咱們每個人都吃一碗。”將狼牙棒往地下一插，一把將元廣波抓了過來，喀喇一響，捏脫了他的下巴，使他張著嘴無法再行合攏，當即將一大碗毒鹽盡數倒入他肚里。

　　余姚張登云全家在一夜間被人殺絕，海門歐陽清在客店中遇襲身亡，這是近年來武林中的兩件疑案。張登云和歐陽清在江湖上聲名向來不壞，想不到竟是海沙派的元廣波所為，張翠山見他被逼吞食毒鹽，不自禁的頗有痛快之感。謝遜拿起另一大碗毒鹽，說道：“我姓謝的做事公平。你吃一碗，我陪你吃一碗。”張開大口，將那大碗鹽都倒入了肚中。這一著大出眾人意料之外。張翠山見他雖然出手狠毒，但眉宇間正氣凜然，何況他所殺的均是窮凶惡極之輩，心中對他頗具好感，忍不住說道：“謝前輩，這種奸人死有余辜，何必跟他一般見識？”謝遜橫過眼來，瞪視著他。張翠山微微一笑，竟無懼色。謝遜道：“閣下是誰？”張翠山道：“晚輩武當張翠山。”謝遜道：“嗯，你是武當派張五俠，你也是來爭奪屠龍刀麼？”張翠山搖頭道：“晚輩到王盤山來，是要查問我師哥俞岱岩受傷的原委，謝前輩如知曉其中詳情，還請示知。”謝遜尚未回答，只聽得元廣波大聲慘呼，捧住肚子在地下亂滾，滾了幾轉，蜷曲成一團而死。張翠山急道：“謝前輩快服解藥。”謝遜道：“服甚麼解藥？取酒來！”天鷹教中接待賓客的司賓忙取酒杯酒壺過來。謝遜喝道：“天鷹教這般小器，拿大瓶來！”那司賓親自捧了一大壇陳酒，恭恭敬敬的放在謝遜面前，心中卻想：“你中毒之後再喝酒，那不是嫌死得不夠快麼？”只見謝遜捧起酒壇，骨都骨都的狂喝入肚，這一壇酒少說也有二十來斤，竟給他片刻間喝得干干淨淨。他撫著高高凸起的大肚子拍了幾拍，突然一張口，一道白練也似的酒柱激噴而出，打向白龜壽的胸口。白龜壽待得驚覺，酒柱已打中身子，便似一個數百斤的大鐵錘連續打到一般，饒是他一身精湛的內功，也感抵受不住，晃了幾晃，昏暈在地。謝遜轉過頭來，噴酒上天，那酒水如雨般撒將下來，都落在巨鯨幫一干人身上。自幫主麥鯨以下，人人都淋得滿頭滿臉，但覺那酒水腥臭不堪，功力稍差的都暈了過去。原來謝遜飲酒入肚，洗淨胃中的毒鹽，再以內力逼出，這二十多斤酒都變成了毒酒，他腹中留存的毒質卻已微乎其微，以他內功之深，這些微毒質已絲毫不能為害。

　　巨鯨幫幫主受他這般戲弄，霍地站起，但轉念一想，終是不敢發作，重又坐下。謝遜說道：“麥幫主，今年五月間，你在閩江口搶劫一艘遠洋海船，可是有的？”麥鯨臉如死灰，道：“不錯。”謝遜道：“閣下在海上為寇，若不打劫，何以為生？這一節我也不來怪你。但你將數十名無辜客商盡數拋入海中，又將七名婦女輪奸致死，是否太過傷天害理？”麥鯨道：“這……這……這是幫中兄弟們干的，我……我可沒有。”謝遜道：“你手下人這般窮凶惡極，你不加約束，與你自己所干何异？是哪幾個人干的？”麥鯨身當此境，只求自己免死，拔出腰刀，說道：“蔡四、花青山、海馬胡六，那天的事，你們三個有份罷！”刷刷刷三刀，將身旁三人砍翻在地。這三刀出手也真利落快捷，蔡四等三人絕無反抗余地，立時中刀斃命。

　　謝遜道：“好！只是未免太遲了，又非你的本愿。倘若你當時殺了這三人，今日我也不會跟你來比武了。麥幫主，你最擅長的功夫是甚麼？”麥鯨見仍是不了，心道：“在陸上跟他比武，只怕走不上三招。但到了大海之中，卻是我的天下了。便算不濟，總能逃走，難道他水性能及得上我？”說道：“在下想領教一下謝前輩的水底功夫。”謝遜道：“好，咱們到海中去比試啊。”走了幾步，忽道：“且慢，我一走開，只怕這些人都要逃走！”

　　眾人都是心中一凜，暗想：“他怕我們逃走，難道他要將這里的人個個害死？”麥鯨忙道：“其實便到海中比試，在下也決不是謝前輩對手，我認輸就是。”謝遜道：“噫，那倒省事。你既認輸，這就橫刀自殺罷。”麥鯨心中怦的一跳，道：“這個……這個比武，胜負原是常事，也用不著自殺……”

　　謝遜喝道：“胡說八道！諒你也配跟我比武？今日我是索債討命來著。咱們學武的，手上豈能不沾鮮血？可是謝某生平只殺身有武功之人，最恨的是欺凌弱小，殺害從未練過武功的婦孺良善。凡是干過這種事的人，謝某今日一個也不能放過。”張翠山聽到這里，情不自禁的向殷素素偷瞧了一眼，心想她殺害龍門鏢局滿門老幼數十口，其中自有不少是絲毫不會武功的，謝遜若是知道此事，也當找她算帳，只見殷素素臉色蒼白，嘴唇微微顫動。張翠山又想：“謝遜若要殺她，我是否出手相救？我若出手，只不過白饒上自己一條性命，何況她也可說是罪有應得，但是……但是……我難道眼睜睜的瞧著人行凶，袖手不理？”

　　只聽謝遜又道：“只是怕你們死得不服，這才叫你們一個個施展平生絕藝，只要有一技之長能胜過我的，便饒了你的性命。”他說了這番話，從地下抓起兩把泥來，倒些酒水，和成了兩團濕泥，對麥鯨道：“水性优劣，端瞧你能在水底支持多久，我和你各用濕泥封住口鼻，誰先忍耐不住伸手揭泥，誰便橫刀自盡。”當下也不問麥鯨是否同意，將左手中的濕泥貼在自己臉上，封住了口鼻，右手一揚，拍的一聲，另一塊泥飛擲過去，封住了麥鯨的口鼻。

　　眾人見了這等情景，雖覺好笑，但誰都笑不出來。麥鯨在濕泥封住口鼻之前，早已深深吸了口氣，當下盤膝坐倒，屏息不動。他從七八歲起，便常鑽到海底摸魚捉蟹，水性極高，便一炷香不出水面，也淹他不死，因此這般比試他自信決不能輸了，焦慮之心既去，凝神靜心，更能持久。謝遜卻不如他這般靜坐不動，大踏步走到神拳門席前，斜目向著掌門人過三拳瞪視。

　　過三拳給他看得心中發毛，站起身來，抱拳說道：“謝前輩請了，在下過三拳。”謝遜嘴巴被封，不能說話，伸出右手食指，在酒杯中蘸了些酒，在桌上寫了三個字。過三拳登時臉如死灰，神色恐怖已極，宛似突然見到勾魂惡鬼一般。跟他同席的弟子垂目向桌上看去，只見謝遜所寫的乃是“崔飛煙”三字。那弟子茫然不解，心想“崔飛煙”似是一個女子名字，何以師父見了這三個字如此害怕？過三拳自然知道崔飛煙是自己的嫡親嫂子，自己逼奸不遂，將她害死，心想：“反正他饒我不過，還不如乘他口鼻上濕泥未除，全力進攻，他若運氣發拳，勢必會輸給了麥鯨。”當下朗聲道：“在下執掌神拳門，平生學的乃是拳法，向你討教幾招。”也不待謝遜有猶豫余地，呼的一拳向他小腹擊去，一拳既出，第二拳跟著遞了出去。過三拳這名字的由來，乃因他拳力極猛，一拳可斃牯牛，尋常武師萬萬擋不住他三拳的轟擊，江湖上傳揚開來，他本來的名字反而沒人知道了。他心知眼前之事，利于速攻，倘若麥鯨先忍不住而揭去鼻上的濕泥，那麼謝遜自可跟著揭去，但此刻自己卻占著極大的便宜，對方不能喘氣運力，武功自是大大的打了個折扣。他兩拳擊出，謝遜隨手化解。過三拳只覺對方的勁力頗為軟弱，和適才震死常金鵬、噴倒白龜壽的神威大不相同，大叫一聲“第三拳來了！”他這第三拳有個羅唆名目，叫作“橫掃千軍，直摧萬馬”，乃是他生平所學之中最厲害的一招，在這一招拳法之下，傷過不少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漢。這時麥鯨面紅耳赤，額頭汗如雨下，勢難再忍，麥少幫主見父親情勢危急，而謝遜卻正在和過三拳比拳，靈機一動，伸手到鄰座本幫一個女舵主頭發上拔下一根銀釵，拗下釵腳寸許來的一截，對准麥鯨的嘴巴伸指彈出。這半截銀釵刺到麥鯨口中，雖不免傷及他的咽喉齒舌，但在濕泥上刺了一個小孔，稍有空氣透入，這場比試便立于不敗之地。半截銀釵离麥鯨身前尚有丈許，謝遜斜目已然瞥見，伸足在地下一踢，一粒小石子飛了起來，正好打中那半截銀釵。銀釵嗤的一聲飛回，勢頭勁急异常，麥少幫主“啊”的一聲慘叫，按住右目，鮮血涔涔而下，斷釵已將他一眼刺瞎。

　　麥鯨伸手欲抹開口鼻上的濕泥，謝遜又踢出兩塊石子，拍拍兩聲，分別打在他雙肩，左右肩骨碎裂，手臂再也無法動彈。便在此時，過三拳的第三拳已擊中了謝遜的小腹之上。這一拳勢如風雷，拳力未到，已是極為威猛，過三拳料想對方不敢硬接硬架，定須閃避，但不論避左避右、竄高縮後，他都預伏下异常厲害的後著。豈知謝遜身子竟是不動，過三拳大喜，這一拳端端正正的擊中了他的小腹。人身的小腹本來極是柔軟，但他著拳時如中鐵石，剛知不妙，已狂噴鮮血而死。謝遜回過頭來，見麥鯨雙眼翻白，已氣絕而死。他先除去麥鯨口鼻上的濕泥，探了探他的鼻息，這才抹去自己口上的濕泥，仰天長笑，說道：“這兩人生平作惡多端，到今日遭受報應，已是遲了。”斗然間雙目如電，射向昆侖派的兩名劍客，從高則成望到蔣濤，又從蔣濤望到高則成，良久不語。高蔣兩人臉面蒼白，但昂然持劍，都向他瞪目而視。張翠山見謝遜頃刻間連斃四大幫會的首腦人物，接著便要向高蔣兩人下手，站起身來，說道：“謝前輩，据你所云，適才所殺的數人都是死有余辜，罪有應得。但若你不分青紅皂白的濫施殺戮，與這些人又有甚麼分別？”

　　謝遜冷笑道：“有甚麼分別？我武功高，他們武功低，強者胜而弱者敗，便是分別。”張翠山道：“人之异于禽獸，便是要分辨是非，倘若一味恃強欺弱，又與禽獸何异？”謝遜哈哈大笑，說道：“難道世上真有分辨是非之事？當今蒙古人做皇帝，愛殺多少漢人便殺多少，他跟你講是非麼？蒙古人要漢人的子女玉帛，伸手便拿，漢人若是不服，他提刀便殺，他跟你講是非麼？”

　　張翠山默然半晌，說道：“蒙古人暴虐殘惡，行如禽獸，凡有志之士，無不切齒痛恨，日夜盼望逐出韃子，還我河山。”謝遜道：“從前漢人自己做皇帝，難道便講是非了？岳飛是大忠臣，為甚麼宋高宗殺了他？秦檜是大奸臣，為甚麼身居高位，享盡了榮華富貴？”張翠山道：“南宋諸帝任用奸佞，殺害忠良，罷斥名將，終至大好河山淪于异族之手，種了惡因，致收惡果，這也就是辨別是非啊。”謝遜道：“昏庸無道的是南宋皇帝，但金人、蒙古人所殘殺虐待的卻是普天下的漢人。請問張五俠，這些老百姓又作了甚麼惡，以致受此無窮災難？”張翠山默然。殷素素突然接口道：“老百姓無拳無勇，自然受人宰割。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那也事屬尋常。”

　　張翠山道：“咱們辛辛苦苦的學武，便是要為人伸冤吐氣，鋤強扶弱。謝前輩英雄無敵，以此絕世武功行俠天下，蒼生皆被福蔭。”謝遜道：“行俠仗義有甚麼好？為甚麼要行俠仗義？”張翠山一怔，他自幼便受師父教誨，在學武之前，便已知行俠仗義是須當終身奉行不替的大事，所以學武，正便是為了行俠，行俠是本，而學武是末。在他心中，從未想到過“行俠仗義有甚麼好？為甚麼要行俠仗義？”的念頭，只覺這是當然之義，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這時聽謝遜問起，他呆了一呆，才道：“行俠仗義嘛，那便是伸張正義，使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了。”謝遜凄厲長笑，說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嘿嘿，胡說八道！你說武林之中，當真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麼？”張翠山驀地想起了俞岱岩來，三師哥一生積善無數，卻毫沒來由的遭此慘禍，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八個字，自己實再難以信之不疑，慘然歎道：“天道難言，人事難知。咱們但求心之所安，義所當為，至于為禍是福，本也不必計較。”謝遜斜目凝視，說道：“素聞尊師張三丰先生武功冠絕當世，可惜緣慳一面。你是他及門高弟，見識卻如此凡庸，想來張三丰也不過如此，這一面不見也罷。”

　　張翠山聽他言語之中對恩師大有輕視之意，忍不住勃然發作，說道：“我恩師學究天人，豈是凡夫俗子所能窺測？謝前輩武功高強，非後學小子所及，但在我恩師看來，也不過是一勇之夫罷了。”殷素素忙拉了拉他衣角，示意他暫忍一時之辱，不可吃了眼前虧。張翠山心道：“大丈夫死則死耳，可決不能容他辱及恩師。”哪知謝遜卻并不發怒，淡淡的道：“張三丰先生開創宗教，想來武功上必有獨特造詣。武學之道，無窮無盡，我及不上尊師那也不足為奇。總有一日，我要上武當山去領教一番。張五俠，你最擅長的是甚麼功夫，姓謝的想見識見識。”

## 第六章　浮槎北溟海茫茫

　　殷素素聽謝遜向張翠山挑戰，眼見白龜壽、常金鵬、元廣波、麥鯨、過三拳等人個個尸橫就地，和他動手過招的無一得以幸免，張翠山武功雖強，顯然也決非敵手，說道：“謝前輩，屠龍刀已落入你手中，人人也都佩服你武功高強，你還待怎地？”謝遜道：“關于這把屠龍刀，故老相傳有幾句話，你總也知道罷？”殷素素道：“聽人說起過。”謝遜道：“据說這刀是武林至尊，持了它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到底此刀之中有何秘密，能使普天下群雄欽服？”殷素素道：“謝前輩無事不知，晚輩正想請教。”謝遜道：“我也不知道。我要找個清靜所在，好好的想上些時日。”殷素素道：“嗯，那妙得緊啊。謝前輩才識過人，倘若連你也想不通，旁人就更加不能了。”謝遜道：“嘿嘿，我姓謝的還不是自大狂妄之輩。說到武功，當世胜過我的著實不少。少林派掌門空聞大師……”說到這里，頓了一頓，臉上閃過一絲黯然之色，“……少林寺空智、空性兩位大師，武當派張三丰道長，還有峨嵋，昆侖兩派的掌門人，哪一位不是身負絕學？青海派僻處西疆，武功卻實有獨到之秘。明教左右光明使者……嘿嘿，非同小可。便是你天鷹教的白眉鷹王殷教主，那也是曠世難逢的人才，我未必便胜他得過。”殷素素站起身來，說道：“多謝前輩稱譽。”謝遜道：“我想得此刀，旁人自然是一般的眼紅。今日王盤山島上無一人是我的敵手，這一著殷教主可失算了。他想憑白壇主、常壇主二人，對付海沙派、巨鯨幫各人已綽綽有余，豈知半途中卻有我姓謝的殺了出來……”殷素素插口道：“并不是殷教主失算，乃是他另有要事，分身乏術。”謝遜道：“這就是了，倘若殷教主在此，一來我自忖武功最多跟他半斤八兩，二來念著故人的交情，總也不能明搶硬奪，這麼一想，姓謝的自然不會來了。殷教主向來自負算無遺策，但今日此刀落入我手，未免于他美譽有損。”殷素素聽他說與殷教主有故人之情，心中略寬，于是繼續跟他東拉西扯，要分散他的心意，好讓他不找張翠山比武，說道：“人事難知，天意難料，外物不可必。正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謝前輩福澤深厚，輕輕易易的取了此刀而去，旁人千方百計的使盡心機，卻反而不能到手。”謝遜道：“此刀出世以來，不知轉過了多少主人，也不知曾給它的主人惹下了多少殺身之禍。今日我取此刀而去，焉知日後沒有強于我的高手，將我殺了，又取得此刀？”張翠山和殷素素對望一眼，均覺他這幾句話頗含深意。張翠山更想起三師哥俞岱岩只因與此刀有了干連，至今存亡未卜，而自己不過一見寶刀，性命便操于旁人之手。謝遜歎了一口氣，說道：“你二人文武雙全，相貌俊雅，我若殺了，有如打碎一對珍异的玉器，未免可惜，可是形格勢禁，卻又不得不殺。”殷素素驚問：“為甚麼？”謝遜道：“我取此刀而去，若在這島上留下活口，不幾日天下皆知這口屠龍刀是在我姓謝之手。這個來尋，那個來找，我姓謝的又非無敵于天下，怎能保得住沒有閃失？旁的不說，單是那位白眉魔王，姓謝的就保不定能胜得過他。何況他天鷹教人多勢眾，謝某卻只孤身一人？”說著搖了搖頭，說道：“殷天正內外功夫，剛猛無雙，謝某好生佩服。想當年……唉……”歎了一口長氣，又搖了搖頭。

　　張翠山心想：“原來天鷹教主叫作白眉魔王殷天正。”當下冷冷的道：“你是要殺人滅口。”謝遜道：“不錯。”張翠山道：“那你又何必指摘海沙派、巨鯨派、神拳門這些人的罪惡？”謝遜哈哈大笑，說道：“這是叫你們死而無冤，臨死時心中舒服些。”張翠山道：“你倒很有慈悲心。”

　　謝遜道：“世人孰能無死？早死幾年和遲死幾年也沒太大分別。你張五俠和殷姑娘正當妙齡，今日喪身王盤山上，似乎有些可惜。但在百年之後看來，還不是一般。當年秦檜倘若不害死岳飛，難道岳飛能活到今日麼？一個人只須死的時候心安理得，并非特別痛苦萬分，也就是了。咱們學武之人，真要死而無憾，卻也不是易事。因此我要和兩位比一比功夫，誰輸誰死，再也公平不過。你們年紀輕些，就讓你們占個便宜。兵刃、拳腳、內功、暗器、輕功、水功，隨便哪一樁，由你們自己挑，我都奉陪。”

　　殷素素道：“你倒口氣挺大，比甚麼功夫都成，是不是？”她聽了謝遜的說話，知道今日的難關看來已無法逃過。王盤山島孤懸海中，天鷹教又自恃有白常兩大壇主在場，決無差池，因此不會再有強援到來。她話雖說得硬，語音卻已微微發顫。謝遜一怔，心想她若要跟我比賽縫衣刺繡，梳頭抹粉，那怎麼成？朗聲道：“當然以武功為限，難道還跟你比吃飯喝酒嗎？不過就算跟你比吃飯喝酒，你也胜不了我這酒囊飯袋。咱們以一場定胜負，你們輸了便當自殺。唉，這般俊雅的一對璧人，我可真舍不得下手。”

　　張翠山和殷素素聽他說到“一對璧人”四字，都是臉上一紅。殷素素隨即秀眉微蹙，說道：“你輸了也自殺麼？”謝遜笑道：“我怎麼會輸？”殷素素道：“此試便有輸贏。這位張五俠是名家子弟，說不定有一門功夫能胜過了你。”謝遜笑道：“憑他有多大年紀，便算招數再高，功力總是不深。”張翠山聽著他二人口舌相爭，心下盤算：“甚麼功夫我能僥幸和他斗成平局？輕功麼？新學的這套拳法麼？”突然間靈機一動，說道：“謝前輩，你既逼在下動手，不獻丑是不成的了。要是我輸于前輩手下，自當伏劍自盡，但若僥幸斗成個平手，那便如何？”謝遜搖頭道：“沒有平手。第一項平手，再比第二項，總須分出胜敗為止。”張翠山道：“好，倘若晚輩胜得一招半式，自也不敢要前輩如何如何，只是晚輩請前輩答允一件事。”謝遜道：“一言為定，你划下道兒來罷。”

　　殷素素大是關懷，低聲道：“你跟他比試甚麼？有把握麼？”張翠山低聲道：“說不得，盡力而為。”殷素素低聲道：“若是不行，咱們見機逃走，總胜于束手待斃。”

　　張翠山苦笑不答，心想：“船只已盡數被毀，在這小小島上，又能逃到哪里去？”整了整衣帶，從腰間取出鑌鐵判官筆。謝遜道：“江湖上盛稱銀鉤鐵划張翠山，今日正好讓我的兩頭狼牙棒領教領教。你的爛銀虎頭鉤呢？怎地不亮出來？”張翠山道：“我不是跟前輩比兵刃，只是比寫幾個字。”說著緩步走到左首山峰前一堵大石壁前，吸一口氣，猛地里雙腳一撐，提身而起。他武當派輕功原為各門各派之冠，此時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如何敢有絲毫大意？身形縱起丈余，跟著使出“梯云縱”絕技，右腳在山壁一撐，一借力，又縱起兩丈，手中判官筆看准石面，嗤嗤嗤幾聲，已寫了一個“武”字。一個字寫完，身子便要落下。

　　他左手揮出，銀鉤在握，倏地一翻，鉤住了石壁的縫隙，支住身子的重量，右手跟著又寫了個“林”字。這兩個字的一筆一划，全是張三丰深夜苦思而創，其中包含的陰陽剛柔、精神氣勢，可說是武當一派武功到了巔峰之作。雖然張翠山功力尚淺，筆划入石不深，但這兩個字龍飛鳳舞，筆力雄健，有如快劍長戟，森然相同。

　　兩個字寫罷，跟著又寫“至”字，“尊”字。越寫越快，但見石屑紛紛而下，或如靈蛇盤騰，或如猛獸屹立，須臾間二十四字一齊寫畢。這一番石壁刻書，當真如李白詩云：“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雷，狀同楚漢相攻戰。”

　　張翠山寫到“鋒”字的最後一筆，銀鉤和鐵筆同時在石壁上一撐，翻身落地，輕輕巧巧的落在殷素素身旁。謝遜凝視著石壁上那三行大字，良久良久，沒有作聲，終于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寫不出，是我輸了。”要知“武林至尊”以至“誰與爭鋒”這二十四個字，乃張三丰意到神會、反復推敲而創出了全套筆意，一橫一直、一點一挑，盡是融會著最精妙的武功。就算張三丰本人到此，事先未曾有過這一夜苦思，則既無當時心境，又乏凝神苦思的余裕，要驀地在石壁上寫二十四個字，也決計達不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謝遜哪想得到其中原由，只道眼前是為屠龍寶刀而起爭端，張翠山就隨意寫了這幾句武林故老相傳的言語。其實除了這二十四字，要張翠山另寫幾個，其境界之高下、筆力之強弱，登時相去倍蓰了。

　　殷素素拍掌大喜，叫道：“是你輸了，可不許賴。”謝遜向張翠山道：“張五俠寓武學于書法之中，別開蹊徑，令人大開眼界，佩服佩服。你有甚麼吩咐，請快說罷。”迫于諾言，不得不如此說，心下大是沮喪。

　　張翠山道：“晚輩末學後進，僥幸差有薄技，得蒙前輩獎飾，怎敢說得‘吩咐’兩字？只是斗膽相求一事。”謝遜道：“求我甚麼事？”張翠山道：“前輩持此屠龍刀去，卻請饒了島上一干人的性命，但可勒令人人發下毒誓，不許泄露秘密。”謝遜道：“我才沒這麼傻，相信人家發甚麼誓。”殷素素道：“原來你說過的話不算數。說道比試輸了，便要聽人吩咐，怎地又反悔了？”謝遜道：“我要反悔便反悔，你又奈得我何？”轉念一想，終覺無理，說道：“你們兩個的性命我便饒了，旁人卻饒不得。”張翠山道：“昆侖派的兩位劍士是名門弟子，生平素無惡行……”謝遜截住他話頭，說道：“甚麼惡行善行，在我瞧來毫無分別。你們快撕下衣襟，緊緊塞在耳中，再用雙手牢牢按住耳朵。如要性命，不可自誤。”他這幾句話說得聲音極低，似乎生怕給旁人聽見了。張翠山和殷素素對望一眼，不知他是何用意，但聽他說得鄭重，想來其中必有緣故，于是依言撕下衣襟，塞入耳中，再以雙手按耳。突見謝遜張開大口，似乎縱聲長嘯，兩人雖然聽不見聲音，但不約而同的身子一震，只見天鷹教、巨鯨幫、海沙派、神拳門各人一個個張口結舌，臉現錯愕之色；跟著臉色變成痛苦難當，宛似全身在遭受苦刑；又過片刻，一個個先後倒地，不住扭曲滾動。昆侖派高蔣二人大驚之下，當即盤膝閉目而坐，運內功和嘯聲相抗。二人額頭上黃豆般的汗珠滾滾而下，臉上肌肉不住抽動，兩人幾次三番想伸手去按住耳朵，但伸到离耳數寸之處，終于又放了下來。突然間只見高蔣二人同時急躍而起，飛高丈許，直挺挺的摔將下來，便再也不動了。謝遜閉口停嘯，打個手勢，令張殷二人取出耳中的布片，說道：“這些人經我一嘯，盡數暈去，性命是可以保住的，但醒過來後神經錯亂，成了瘋子，再也想不起、說不出已往之事。張五俠，你的吩咐我做到了，王盤山島上這一干人的性命，我都饒了。”張翠山默然，心想：“你雖然饒了他們性命，但這些人雖生猶死，只怕比殺了他們還更慘酷些。”心中對謝遜的殘忍狠毒直是說不出的痛恨。但見高則成、蔣濤等一個個暈倒在地，滿臉焦黃，全無人色，心想他一嘯之中，竟有如此神威，實是可駭可畏。倘若自己事先未以布片塞耳，遭遇如何，實在難以想象。謝遜不動聲色，淡淡的道：“咱們走罷！”張翠山道：“到哪兒去？”謝遜道：“回去啊！王盤山之事已了，留在這里干麼？”張翠山和殷素素對望一眼，均想：“還得跟這魔頭同舟一日一夜，這十二個時辰之中，不知還會有甚麼變故？”謝遜引著二人走到島西的一座小山之後。只見港灣中泊著一艘三桅船，那自是他乘來島上的座船了。謝遜走到船邊，欠身說道：“兩位請上船。”殷素素冷笑道：“這時候你倒客氣起來啦。”謝遜道：“兩位到我船上，是我嘉賓，焉能不盡禮接待？”三人上了船後，謝遜打個手勢，命水手拔錨開船。船上共有十六七名水手，但掌舵的艄公發號令時，始終是指手划腳，不出一聲，似乎人人都是啞巴。殷素素道：“虧你好本事，尋了一船又聾又啞的水手。”

　　謝遜淡淡一笑，說道：“那又有何難？我只須尋了一船不識字的水手，刺聾了他們耳朵，再給他們服了啞藥，那便成了。”張翠山忍不住打了個寒戰。殷素素拍手笑道：“妙極妙極，既聾且啞，又不識字，你便有天大的秘密，他們也不會泄露。可惜要他們駕船，否則連他們的眼睛也可以刺瞎了。”張翠山橫了她一眼，責備道：“殷姑娘，你好好一位姑娘，何以也如此殘忍？這是人間的大慘事，虧你笑得出？”殷素素伸了伸舌頭，想要辯駁，但一句話說到口邊，瞧了瞧他的面色，又縮了回去。謝遜淡淡的道：“日後回到大陸，自會將他們的眼睛刺瞎。”張翠山向幾名舟子瞧了幾眼，心下惻然：“再過一日一夜，你們便連眼睛也沒有了。”

　　眼見風帆升起，船頭緩緩轉過，張翠山道：“謝前輩，島上這些人呢？你已將船只盡數毀了，他們怎能回去？”謝遜道：“張相公，你這人本來也算不錯，就是婆婆媽媽的太喜多事。讓他們在島上自生自滅，干干淨淨，豈不美哉？”張翠山知道此人不可理喻，只得默然，但見座船漸漸离島，心想：“島上這些人雖然大都是作惡多端之輩，但如此遭際，總是太慘，倘若無人來救，只怕十日之內無一得活。”又想：“昆侖派的兩名弟子這般死在島上，他們師長定要找尋，看來中原武林中轉眼便是一場軒然大波。”

　　這幾年來武當七俠縱橫江湖，事事占盡上風，豈知今日竟縛手縛腳，命懸他人之手，毫無反抗余地。張翠山又是氣悶，又是惱怒，當下低頭靜思，對謝遜和殷素素都不理睬。過了一會，他轉頭從窗中望出去觀賞海景，見夕陽即將沒入波心，照得水面上萬道金蛇，閃爍不定，正出神間，忽地一驚：“夕陽怎地在船後落下？”回頭向謝遜道：“掌舵的艄公迷了方向啦，咱們的船正向東行駛。”謝遜道：“是向東，沒錯。”殷素素驚道：“向東是茫茫大海，卻到哪里去？你還不快叫艄公轉舵？”謝遜道：“我不早已跟你們說清楚了？我得了這柄屠龍寶刀，須得找個清靜的所在，好好思索些時日，要明白這寶刀為甚麼是武林至尊，為甚麼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中原大陸是紛擾之地，若有人知我得了寶刀，今日這個來搶，明日那個來偷，打發那些兔崽子也夠人麻煩的了，怎能靜得下心來？倘若來的是張三丰先生、天鷹教主這些高手，我姓謝的還未必能胜。因此要到汪洋大海之中，找個人跡不到的荒僻小島定居下來。”殷素素道：“那你把我們先送回去啊。”謝遜笑道：“你們一回中原，我的行蹤豈不就此泄漏？”張翠山霍地站起身來，厲聲道：“你待如何？”謝遜道：“只好委曲你們兩位，在那荒島上陪我過些逍遙快樂的日子。”張翠山道：“倘若你十年八年也想不出刀中的秘密呢？”謝遜笑道：“那你們就在島上陪我十年八年，我一輩子想不出，就陪我一輩子。你兩位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便在島上成了夫妻，生兒育女，豈不美哉？”張翠山大怒，拍桌喝道：“你快別胡說八道！”斜眼一睨，只見殷素素含羞低頭，暈紅雙頰。

　　張翠山心下一驚，隱隱覺得，若和殷素素再相處下去，只怕要難以自制，謝遜是一個強敵，而自己內心中心猿意馬，更是一個強敵，如此危機四伏的是非之地，越早离開越好，當下強抑怒火，說道：“謝前輩，在下言而有信，決不泄露前輩行蹤。我此刻可立下重誓，對任誰也不吐露今日所見所聞。”謝遜道：“張五俠是俠義名家，一諾千金，言出如山，江湖間早有傳聞。但是姓謝的在二十八歲上立過一個重誓，你瞧瞧我的手指。”說著伸出左手，張翠山和殷素素一看，只見他小指齊根斬斷，只剩下四根手指。

　　謝遜緩緩說道：“在那一年上，我生平最崇仰、最敬愛的一個人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兒，一夕之間盡數死去。因此我斷指立誓，姓謝的有生之日，決不再相信任何一個人。今年我四十一歲，十三年來，我只和禽獸為伍，我相信禽獸，不相信人。十三年來我少殺禽獸多殺人。”張翠山打了個寒戰，心想怪不得他身負絕世武功，江湖上卻默默無聞，絕少聽人說起，想是他二十八歲上所遭遇的事定是慘絕人寰，以致憤世嫉俗，离群索居，將天下所有的人都恨上了。他本來對謝遜的殘忍暴虐痛恨無比，這時聽了這幾句話，不由得起了一些同情之意，沉吟片刻，說道：“謝前輩，你的深仇大恨，想來已經報復了？”

　　謝遜道：“沒有。害我的人武功極高，我打他不過。”張翠山和殷素素不約而同“咦”的一聲，說：“比你還厲害？這人是誰？”謝遜道：“我干麼要說出他的名字，自取其辱？倘若不是為了這一場深仇大恨，我又何必搶這屠龍寶刀？何必苦苦的去想這刀中的秘密？張相公，我一見你，便跟你投緣，否則照我平日的脾氣，決不容你活到此刻。我讓你二人多活些時日，這是大破我常例的事，只怕其中有些不妙。”殷素素道：“甚麼多活些時日？”謝遜淡淡的道：“待我想通了寶刀中的秘密，离島之時再將你二人殺死。我遲一天想出來，你們便多活一天。”殷素素道：“哼，這把刀不過沉重鋒利，烈火不損，其中有甚麼秘密？甚麼‘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也不過說它能在天下兵刃中稱王稱霸罷了。”謝遜歎道：“假若當真如此，咱們三個就在荒島上住一輩子罷。”突然臉色慘然，心情沮喪，覺得殷素素這幾句話只怕确是實情，那麼報仇之舉看來終生無望了。

　　張翠山見了他的神色，忍不住想說幾句安慰的話。哪知謝遜噗的一聲，吹熄了蜡燭，說道：“睡罷！”跟著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歎聲之中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痛苦、無邊無際的絕望，竟然不似人聲，更像受了重傷的野獸臨死時悲嗥一般。這聲音混在船外的波濤聲中，張殷二人聽來，都是暗暗心驚。海風一陣陣從艙口中吹了進來，殷素素衣衫單薄，過了一會，漸漸抵受不住，不禁微微顫抖。張翠山低聲道：“殷姑娘，你冷麼？”殷素素道：“還好。”張翠山除下長袍，道：“你披在身上。”殷素素大是感激，說道：“不用。你自己也冷。”張翠山道：“我不怕冷。”將長袍遞在她手中。殷素素接了過來披在肩上，感到袍上還帶著張翠山身上的溫暖，心頭甜絲絲的，忍不住在黑暗中嫣然微笑。

　　張翠山卻只是在盤算脫身之計，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不殺謝遜，不能脫身。”他側耳細聽，在洶涌澎湃的浪濤聲中，聽得謝遜鼻息凝重，顯已入睡，心想：“此人立下重誓，一生決不信人，但他和我同臥一船，竟能安心睡去，難道他有恃無恐，不怕我下手加害？不管如何，只好冒險一擊。否則稍有遲疑，我大好一生，便要陪著他葬送在這荒島之上。”輕輕移身到殷素素身旁，想在她耳畔講一句話，哪知殷素素適于此時轉過臉來。兩人兩下里一湊，張翠山的嘴唇正好在她右頰上碰了一下。張翠山大吃一驚，待要分辯此舉并非自己輕薄，卻又不知如何說起。殷素素滿心喜歡，將頭斜靠在他的肩頭，霎時之間充滿了柔情密意，但愿這船在汪洋大海中無休無止的前駛，此情此景，百年如斯，忽覺張翠山的口唇又湊在自己耳旁，低聲道：“殷姑娘，你別見怪。”殷素素早羞得滿臉如一朵大紅花一般，也低聲道：“你喜歡我，我是很高興。”她雖然行事任性，殺人不眨眼，但遇到了這般兒女之情，竟也如普天下初嘗情愛滋味的妙齡姑娘一般無异，心中又驚又喜，又慌又亂，若不是在黑暗之中，連這句話也是不敢說的。張翠山一怔，沒想到自己一句道歉，卻換來了對方的真情流露。殷素素嬌艷無倫，自從初見，即對自己脈脈含情，這時在這短短九個字中，更是表達了傾心之忱，張翠山血氣方剛，雖然以禮自持，究也不能無動于衷，只覺得她身子軟軟的倚在自己肩頭，淡淡幽香，陣陣送到鼻管中來，待要對她說幾句溫柔的話，忽地心中一動：“張翠山，大敵當前，何以竟如此把持不定？恩師的教訓，難道都忘得干干淨淨了？便算她和我兩情相悅，她又于我俞三哥有恩，但終究出身邪教，行為不正，須當稟明恩師，得他老人家允可，再行媒聘，豈能在這暗室之中，效那邪褻之行？”想到此處，身子突然坐正，低聲道：“咱們須得設法制住此人，方能脫身。”殷素素心中正迷迷糊糊地，忽聽他這麼說，不由得一呆，問道：“怎麼？”張翠山低聲道：“咱們身處奇險之境，然而若于他睡夢之中忽施暗襲，終究非大丈夫所當為。我叫醒他，跟他比拚掌力，你立即發銀針傷他。以二敵一，未免胜之不武，可是咱們和他武功相差太遠，只好占這個便宜。”

　　這幾句話說得聲細如蚊，他口唇又是緊貼在殷素素耳上而說，哪知殷素素尚未回答，謝遜在後艙卻已哈哈大笑，說道：“你若忽施偷襲，姓謝的雖然一般不能著你道兒，總還有一線之機，現今偏偏要甚麼光明正大，保全名門正派的俠義門風，當真是自討苦吃了。”這個“了”字剛出口，身子晃動，已欺到張翠山身前，揮掌拍向他胸前。

　　張翠山當他說話之時，早已凝聚真氣，暗運功力，待他一掌拍到，當即伸出右掌，以師門心傳的“綿掌”還擊，雙掌相交，只嗤的一聲輕響，對方掌力已排山倒海般壓了過來。張翠山知道對方功力高出自己遠甚，早已存了只守不攻、挨得一刻便是一刻的想頭。因此兩人掌力互擊，他手掌被擊得向後縮了八寸。這八寸之差，使他在守御上更占便宜，不論謝遜如何運勁，一時卻推不開他防御的掌力。謝遜連催三次掌力，只覺對方的掌力比自己微弱得多，但竟是弱而不衰，微而不竭，自己的掌力越催越猛，張翠山始終堅持擋住。謝遜左掌一起，往張翠山頭頂壓落。張翠山左臂稍曲，以一招“橫架金梁”擋住。武當派的武功以綿密見長，于各派之中可稱韌力無雙，兩人武功雖然強弱懸殊，但張翠山運起師傳心法，謝遜在一時之間倒也奈何他不得。兩人相持片刻，張翠山汗下如雨，全身盡濕，暗暗焦急：“怎地殷姑娘還不出手？他此刻全力攻我，殷姑娘若以銀針射他穴道，就算不能得手，他也非撤手防備不可，只須氣息一閃，立刻會中我掌力受傷。”

　　這一節謝遜也早已想到，本來預計張翠山在他雙掌齊擊之下登時便會重傷，哪知他年紀輕輕，內功造詣竟自不凡，支持到一盞茶時分居然還能不屈。兩人比拚掌力，同時都注視著殷素素的動靜。張翠山氣凝于胸，不敢吐氣開聲。謝遜卻漫不在乎，說道：“小姑娘，你還是別動手動腳的好，否則我改掌為拳，一拳下來，你心上人全身筋脈盡皆震斷。”殷素素道：“謝前輩，我們跟著你便是，你撤了掌力罷。”謝遜道：“張相公，你怎麼說？”張翠山焦急异常，心中只是叫：“發銀針，發銀針，這稍縱即逝的良機，怎地不抓住了？”殷素素急道：“謝前輩快撤掌力，小心我跟你拚命。”謝遜其實也忌憚殷素素忽地以銀針偷襲，船艙中地方既窄，銀針又必細小，黑暗中射出來時只怕無影無蹤，無聲無息，還真的不易抵擋，倘若立時發出凌厲拳力，將張翠山打死，卻又不愿，心想：“這小姑娘震于我的威勢，不敢貿然出手，否則處此情景之下，只怕要鬧個三敗俱傷。”當下說道：“你們若不起异心，我自可饒了你們性命。”殷素素道：“我本就沒起异心。”謝遜道：“你代他立個誓罷。”殷素素微一沉吟，說道：“張五哥，咱們不是謝前輩的敵手，就陪著他在荒島上住個一年半載。以他的聰明智慧，要想通屠龍寶刀中的秘密決非難事，我就代你立個誓罷！”

　　張翠山心道：“立甚麼鬼誓？快發銀針，快發銀針！”卻苦于這句話說不出口，黑暗中又無法打手勢示意，何況雙手被敵掌牽住，根本就打不來手勢。

　　殷素素聽張翠山始終默不作聲，便道：“我殷素素和張翠山決意隨伴謝前輩居住荒島，直至發現屠龍刀中秘密為止。我二人若起异心，死于刀劍之下。”

　　謝遜笑道：“咱們學武之人，死于刀劍之下有甚麼希奇？”殷素素一咬牙，道：“好，教我活不到二十歲！”謝遜哈哈一笑，撤了掌力。

　　張翠山全身脫力，委頓在艙板之上。殷素素急忙晃亮火折，點燃了油燈，見他臉如金紙，呼吸細微，心中大急，忙從懷中掏出手帕，給他抹去滿頭滿臉的大汗。謝遜笑道：“武當子弟，果然名不虛傳，好生了得。”張翠山一直怪殷素素失誤良機，沒發射銀針襲敵，但見她淚光瑩瑩、滿臉憂急之狀，确是發乎至情，不由得心中感激，歎了一口長氣，待要說幾句安慰她的話，忽見眼前一黑，迷迷糊糊中只聽見殷素素大叫：“姓謝的，你累死了張五哥，我跟你拚命。”謝遜卻哈哈大笑。

　　突然之間，張翠山身子一側，滾了幾個轉身，但聽得謝遜、殷素素同時大叫，呼喝聲中又夾著疾風呼嘯，波浪轟擊之聲，似乎千百個巨浪同時襲到。

　　張翠山只感全身一涼，口中鼻中全是鹽水，他本來昏昏沉沉，給冷水一沖，登時便清醒了，第一個念頭便是：“難道船沉了？”他不識水性，當即掙扎著站起。腳底下艙板斗然間向左側去，船中的海水又向外倒瀉，但聽得狂風呼嘯，身周盡是海水。他尚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猛聽得謝遜喝道：“張翠山，快到後梢去掌住了舵！”這一喝聲如雷霆，雖在狂風巨浪之中，仍然充滿著說不出的威嚴。張翠山不假思索，縱到後梢，只見黑影一晃，一名舟子被巨浪沖出了船外，遠遠飛出數丈，迅即沉沒入波濤之中。

　　張翠山還沒走到舵邊，又是一個浪頭扑將上來，這巨浪猶似一堵結實的水牆，砰的一聲大響，只打得船木橫飛，這當兒張翠山一生勤修的功夫顯出了功效，雙腳牢牢的站在船面，竟如用鐵釘釘住一般，紋絲不動，待巨浪過去，一個箭步便竄到舵邊，伸手穩穩掌住。

　　但聽喀喇喇、喀喇喇幾聲猛響，卻是謝遜橫過狼牙棒，將主桅和前桅先後擊斷。兩條桅杆帶著白帆，跌入海中。但風勢實在太大，這時雖只後帆吃風，那船還是歪斜傾側，在海面上狂舞亂跳，謝遜竭力想收下後帆，饒是他一身武功，遇上了這天地間風浪之威，卻也束手無策，那後桅向左橫斜，帆邊已碰到水面。謝遜破口大罵：“賊老天，打這鳥風！”眼見稍有猶豫，座船便要翻轉，只得提起狼牙棒，將後桅也打斷了。三桅齊斷，這船在驚濤駭浪中成了無主游魂，只有隨風飄蕩。張翠山大叫：“殷姑娘，你在哪里？”他連叫數聲，聽不到答應，叫到後來，喊聲中竟帶著哭音。突然間一只手攀上他的膝頭，跟著一個大浪沒過了他的頭頂，在海水之中，有人緊緊的抱住了他腰。待那浪頭掠過艙面，他懷中那人伸手摟住了他的頭頸，柔聲道：“張五哥，你竟是這般挂念我麼？”正是殷素素的聲音。張翠山大喜，右手把住了舵，伸左手緊緊反抱著她，說道：“謝天謝地！”心中驚喜交集：“她好好的在這兒，沒掉入海中。”在這每一刻都可給巨浪狂濤吞沒的生死邊緣，他忽地發覺，自己對殷素素的關懷，竟胜于計及自己的安危。殷素素道：“張五哥，咱倆死在一塊。”張翠山道：“是！素素，咱倆死在一塊。”若在尋常境遇之下，兩人正邪殊途，顧慮良多，縱有愛戀相悅之情，也決不能霎時之間兩心如一。這時候兩人相擁相抱，周圍漆黑一團，船身格格格的響個不停，隨時都能碎裂，心中卻感到說不出的甜蜜喜樂。張翠山和謝遜一番對擊，原已累得精疲力竭，但得殷素素的柔情一加激勵，立時精神大振，任那狂濤左右沖擊，始終將舵掌得穩穩地，絕不搖晃。船上的聾啞舟子已盡數給沖入海中，這場狂風暴雨說來就來，事先竟無絲毫朕兆，原來是海底突然地震，帶同海嘯，氣流激蕩，便惹起了一場大風暴。若非謝遜和張翠山均是身負罕有武功，如何抵擋得住？幸好那船造得分外堅固，雖然船上的艙蓋、甲板均被打得破碎不堪，船身卻仍無恙。頭頂烏云滿天，大雨如注，四下里波濤山立，這當兒怎還分得出東南西北？其實便算分得出方向，桅檣盡折，船只也已無法駕駛。謝遜走到後梢，說道：“張兄弟，真有你的，讓我掌舵罷。你兩個到艙里歇歇去。”張翠山站起身來，將舵交給了他，攜住殷素素的手，剛要舉步，驀地里一個巨浪飛到，將他兩人沖出船舷之外。這個浪頭來得極其突兀，兩人全然的猝不及防。張翠山待得驚覺，已是身子凌空，這一落下去，腳底便是萬丈洪濤，百忙中左手一勾，抓住了殷素素的手腕，當時心中唯有一念：“和她一齊死在大海之中，不可分离。”他左手剛抓住殷素素的手腕，右臂已被一根繩套住，只覺身子忽地向後飛躍，沖浪冒水，倒退回來。原來謝遜及時發覺，拾起腳下的一根帆索，卷了他二人回船。砰砰兩聲，兩人摔在甲板之上。這一下死里逃生，張殷二人固大出意外，謝遜也暗叫一聲：“僥幸！”若不是腳邊恰好有這麼一根帆索，本事再大十倍也難以相救了。張翠山扶著殷素素走進艙中，船身仍是一時如上高山，片刻間似瀉深谷，但二人經過適才的危難，對這一切全已置之度外。殷素素倚在張翠山懷中，湊在他耳邊說道：“張五哥，我倆若能不死，我要永遠跟著你在一起。”張翠山心情激蕩，道：“我也正要跟你說這一句話，天上地下，人間海底，我倆都要在一起。”殷素素喜悅無限，跟著說道：“天上地下，人間海底，我倆都要永遠在一起。”兩人相偎相倚，心中都反而感激這場海嘯。在謝遜心中，卻是不住價的叫苦，不論他武功如何高強，對這狂風駭浪，卻是半點法子也沒有，只有聽天由命，任憑風浪隨意擺布。這場大海嘯直發作了三個多時辰方始漸漸止歇。天上烏云慢慢散開，露出星夜之光。

　　張翠山走到船梢，說道：“謝前輩，多謝你救我二人的性命。”謝遜冷冷的道：“這話說得太早。咱三人的性命，有九成九還在賊老天的手中。”張翠山一生中，從沒聽人在“老天”二字之上，加上一個“賊”字，心想此人的憤世，實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但轉念一想，這一葉孤舟飄蕩在無邊大海之上，看來多半無幸。他剛和殷素素傾心相愛，對人世正加倍的留戀，便似剛在玉杯中嘗到一滴美酒，立時便要給人奪去，“造化弄人”這四個字的意境，隨著謝遜“賊老天”三字這一罵，是更加深深的體會到了。

　　他歎了口氣，接過謝遜手中的舵來。謝遜累了大半晚，自到艙中休息。殷素素坐在張翠山身旁，仰頭望著天上的星辰，順著北斗的斗杓，找到了北極星，只見座船順著海流，正向北飄行，說道：“五哥，這船是在不停的向北。”張翠山道：“是啊！最好能折而向西，咱們便有歸家鄉之望。”

　　殷素素出了一會神，道：“若是這船無止無息的向東，不知會到了哪里。”張翠山道：“向東是永無盡頭的大海，只須飄浮得七八天，咱們沒清水喝……”殷素素初嘗情滋味，如夢如醉，不愿去想這些煞風景的事，說道：“曾聽人說，東海上有仙山，山上有長生不老的仙人，我們說不定便能上了仙山島，遇到了美麗的男仙女仙……”抬頭望著天上的銀河，說道：“說不定這船飄啊流啊，到了銀河之中，于是我們看見牛郎織女在鵲橋上相會。”張翠山笑道：“我們把船送給了牛郎，他想會織女時，便可坐船渡河，不用等到一年一度的七月七日，方能相會。”殷素素道：“將船送給了牛郎，我和你要相會時，又坐甚麼船啊？”張翠山微笑道：“天上地下，人間海底，咱倆都在一起。既然在一起，何必渡甚麼銀河？”殷素素嫣然一笑，臉上更似開了一朵花，拿著張翠山的手，輕輕撫摸。

　　兩人柔情蜜意，充塞胸臆，似有很多話要說，卻又覺得一句話也不必說。過了良久良久，張翠山低下頭來，只見殷素素眼中淚光瑩然，臉有凄苦之色，訝道：“你想起了甚麼？”殷素素低聲道：“在人間，在海底，我或許能和你在一起。但將來我二人死了，你會上天，我……我……卻要入地獄。”張翠山道：“胡說八道。”

　　殷素素歎了一口氣道：“我知道的，我這一生做的惡事太多，胡亂殺的人不計其數。”張翠山一驚，隱隱覺得她心狠手辣，實非自己的佳偶，可是一來傾心已深，二來在這九死一生的大海洋中，又怎能計及日後之事？安慰她道：“以後你改過向善，多積功德，常言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殷素素默然，過了一會，忽然輕輕唱起歌來，唱的是一曲《山坡羊》：“他與咱，咱與他，兩下里多牽挂。冤家，怎能夠成就了姻緣，就死在閻王殿前，由他把那杵來舂，鋸來解，把磨來挨，放在油鍋里去炸。唉呀由他！只見那活人受罪，哪曾見過死鬼帶枷？唉呀由他！火燒眉毛，且顧眼下。火燒眉毛，且顧眼下。”猛聽得謝遜在艙中大聲喝彩：“好曲子，好曲子，殷姑娘，你比這個假仁假義的張相公，可合我心意得多了。”殷素素道：“我和你都是惡人，將來都沒好下場。”張翠山低聲道：“倘若你沒好下場，我也跟你一起沒好下場。”殷素素驚喜交集，只叫得一聲：“五哥！”再也說不下去了。次日天剛黎明，謝遜用狼牙棒在船邊打死了一條十來斤的大魚。狼牙棒上生有鉤刺，用以打魚，倒也甚是方便。三人餓了兩日。雖然生魚甚腥，卻也吃得津津有味。船上沒了清水，擠出魚肉中的汁液，勉強也可解渴。

　　海流一直向北，帶著船只日夜不停的北駛。夜晚北極星總是在船頭之前閃爍，太陽總是在右舷方升起，在左舷方落下，連續十余日，船行始終不變。

　　氣候卻一天天的寒冷起來，謝遜和張翠山內功深湛，還可抵受得住，殷素素卻一天比一天憔悴。張謝二人都將外衣脫下來給她穿上了，仍然無濟于事。張翠山瞧著她強顏歡笑，奮勇與寒風相抗，心中說不出的難受，眼看座船再北行數日，殷素素非凍死不可。哪知天無絕人之路，一日這船突然駛入了大群海豹之中。謝遜用狼牙棒擊死幾頭海豹，三人剝下海豹皮披在身上，宛然是上佳的皮裘，還有海豹肉可吃，三人都大為歡暢。這天晚上，三人聚在船梢上聊天。殷素素笑問：“世上最好的禽獸是甚麼東西？”三人齊聲笑道：“海豹！”便在此時，只聽得丁冬、丁冬數聲，極是清脆動聽。三人一呆，謝遜臉色大變，說道：“浮冰！”伸狼牙棒到海中去撩了幾下，果然碰到一些堅硬的碎冰。這一來，三人的心情立時也如寒冰，都知道這船日夜不停的向北駛去，越北越冷，此刻海中出現小小碎冰，日後勢必滿海是冰，座船一給凍住，移動不得，那便是三人畢命之時了。張翠山道：“《莊子•逍遙游》篇有句話說：‘窮發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咱們定是到了天池中啦。”謝遜道：“這不是天池，是冥海。冥海者，死海也。”張翠山與殷素素相對苦笑。這一晚三人只是聽著丁冬、丁冬，冰塊互相撞擊的聲音，一夜不寐。

　　次日上午，海上冰塊已有碗口大小，撞在船上，拍拍作響。謝遜苦笑道：“我痴心妄想，要研究這屠龍寶刀中所藏的秘密，想不到來冰海，作冰人，當真是名副其實，作了你倆位的冰人。”殷素素臉上一紅，伸手去握住了張翠山的手。謝遜提起屠龍刀，恨恨的道：“還是讓你到龍宮中去，屠你媽的龍去罷！”揚手便要將刀投入大海，但甫要脫手之際，歎了口長氣，終于又把寶刀放入船艙。

　　再向北行了四天，海面浮冰或如桌面，或如小屋，三人已知定然無幸，索性不再想生死之事。當晚睡到半夜，忽聽得轟的一聲巨響，船身劇烈震動。

　　謝遜叫道：“好得很，妙得很！撞上冰山啦！”張翠山和殷素素相視苦笑，隨即張臂摟在一起，只覺腳底下冰冷的海水漸漸浸上小腿，顯是船底已破。只聽得謝遜叫道：“跳上冰山去，多活一天半日也是好的。賊老天要我早死，老子偏偏跟他作對。”

　　張殷二人躍到船頭，眼前銀光閃爍，一座大冰山在月光下發出青紫色的光芒，顯得又是奇麗，又是可怖。謝遜已站在冰山之側的一塊棱角上，伸出狼牙棒相接。殷素素伸手在狼牙棒上一搭，和張翠山一齊躍上冰山。

　　船底撞破的洞孔甚大，只一頓飯時分便已沉得無影無蹤。謝遜將兩塊海豹皮墊在冰山之上，三人并肩坐下。這座冰山有陸地上一個小山丘大小，一眼望去，橫廣二十余丈，縱長八九丈，比原來的座船寬敞得多了，謝遜仰天清嘯，說道：“在船上氣悶得緊，正好在這里舒舒筋骨。”站起來在冰山上走來走去，竟有悠然自得之意。冰山上雖然滑溜，但謝遜足步沉穩，便如在平地上行走一般。

　　冰山順著風勢水流，仍是不停向北飄流。謝遜笑道：“賊老天送了一艘大船給咱們，迎接咱們去會一會北極仙翁。”殷素素似乎只須情郎在旁，便已心滿意足，就是天塌下來也全不縈懷。三人之中，只張翠山皺起了眉頭，為這眼前的厄運發愁。冰山又向北飄浮了七八日。白天銀冰反射陽光，炙得三人皮膚也焦了，眼目更是紅腫發痛。于是三人每到白天，便以海豹皮蒙頭而睡，到晚上才起身捕魚，獵取海豹。說也奇怪，越是北行，白天越長，到後來每天幾乎有十一個時辰是白日，黑夜卻是一晃即過。

　　張翠山和殷素素身子疲困，面目憔悴，謝遜卻神情日漸反常，眼睛中射出异樣光芒，常自指手划腳的對天咒罵，胸中怨毒，竟自不可抑制。一日晚間，張翠山正擁著海豹皮倚冰而臥，睡夢中忽聽得殷素素大聲尖叫：“放開我，放開我。”張翠山急躍而起，在冰山的閃光之下，只見謝遜雙手抱住了殷素素肩頭，口中荷荷而呼，發聲有似野獸。張翠山這幾日看到謝遜的神情古怪，早便在暗暗擔心，卻沒想到他竟會去侵犯殷素素，不禁驚怒交集，縱身上前，喝道：“快放手！”

　　謝遜陰森森的道：“你這奸賊，你殺了我妻子，好，我今日扼死你妻子，也叫你孤孤單單的活在這世上。”說著左手\*張翠山驚道：“我不是你的仇人，沒殺你的妻子。謝前輩，你清醒些。我是張翠山，武當派的張翠山，不是你的仇人。”

　　謝遜一呆，叫道：“這女人是誰？是不是你的老婆？”張翠山見他緊緊抓住殷素素，心中大急，說道：“她是殷姑娘，謝前輩，她不是你仇人的妻子。”

　　謝遜狂叫：“管她是誰。我妻子給人害死了，我母親給人害死了，我要殺死天下的女人！”說著左手使勁，殷素素登時呼吸艱難，一聲也叫不出了。

　　張翠山見謝遜突然發瘋，已屬無可理喻，當下氣凝右臂，奮力揮掌往他後心拍去。謝遜左掌回過，還了一掌。張翠山身子一晃，冰山上太過滑溜，登時一交滑倒。謝遜飛起右足，便往他腰間踢去。張翠山變招也快，手一撐，躍起身來，伸指便點他膝蓋里穴道。謝遜不等這一腳的招式使老，半途縮回，右掌往他頭頂拍落。殷素素斜轉身子，左手倏出，往謝遜頭頂斬落。謝遜毫不理會，只是使足掌力，向張翠山腦門拍去。張翠山雙掌翻起，接了他這一掌，霎時之間，胸口塞悶，一口真氣幾乎提不上來。殷素素這一下斬中在謝遜的後頸，只感又韌又硬，登時彈將出來，掌緣反而隱隱生疼。但見謝遜雙目血紅，如要噴出火來，一只大手又向自己喉頭\*一片奇异莫可名狀的光彩，無數奇麗絕倫的光色，在黑暗中忽伸忽縮，大片橙黃之中夾著絲絲淡紫，忽而紫色愈深愈長，紫色之中，迸射出一條條金光、藍光、綠光、紅光。謝遜一驚之下，“咦”的一聲驚呼，松手放開了殷素素。張翠山也覺得手掌上的壓力陡然減輕。謝遜背負雙手，走到冰山北側，凝目望著這片變幻的光彩。原來他三人順水飄流，此時已近北極，這片光彩，便是北極奇特的北極光了。中國之人，當時從來無人得見。張翠山挽住殷素素，兩人心中兀自怦怦亂跳。這一晚謝遜凝望北極奇光，不再有何動靜。次晨光彩漸隱，謝遜也已清醒，不知是否忘記了昨晚自己曾經發狂，言語舉止，甚是溫文。張翠山與殷素素均想：“他父母妻子都是給人害死的，也難怪他傷心。卻不知他仇人是誰？”生怕引動他瘋病再發，自是不敢提及一字。如此過了數日，冰山不住北去。謝遜對老天爺的咒罵又漸漸狂暴起來，偶然之間，眼光中又閃耀出野獸般的神色。張翠山和殷素素雖然互相不提，但兩人均暗自戒備，生怕他又突然間狂性大發。這一天血紅的太陽停在西邊海面，良久良久，始終不沉下海去。謝遜突然躍起，指著太陽大聲罵道：“連你太陽也來欺侮我，賊太陽，鬼太陽，我若是有張硬弓，一枝長箭，嘿嘿，一箭射你個對穿。”突然伸手在冰上一擊，拍下拳頭大的一塊冰，用力向太陽擲了過去。冰塊遠遠飛出二十來丈，落入海中。張翠山和殷素素心下駭然，均想：“這人好大的膂力，倘若是我，只怕一半的路程也擲不到。”

　　謝遜擲了一塊，又是一塊，直擲到七十余塊，勁力始終不衰，他見擲來擲去，跟太陽總是不知相距多遠，暴跳如雷，伸足在冰山上亂踢，只踢得冰屑紛飛。殷素素勸道：“謝前輩，你歇歇罷，別理會這鬼太陽了。”謝遜回過頭來，眼中全是血絲，呆呆的望著她。殷素素暗自心驚，勉強微微一笑。謝遜突然大叫一聲，跳上來一把將她抱住，叫道：“擠死你！擠死你！你為甚麼殺死我媽媽，殺死我的孩兒？”殷素素身上猶似套上了一個鐵箍，而這鐵箍還在不斷收緊。張翠山忙伸手去扳謝遜手臂，卻哪里扳得動分毫？眼看殷素素舌頭伸出，立時便要斷氣，只得呼的一掌，擊在他背心正中的“神道穴”上。哪知這一拳擊下，如中鐵石，謝遜如野獸般呵呵而吼，雙臂卻抱得更加緊了。張翠山叫道：“你再不放手，我用兵刃了！”但見他毫不理會，當即抽出判官筆，在他手臂彎“小海穴”中重重一點。謝遜倏地回過右手，搶過判官筆，遠遠擲入了海中。

　　殷素素但覺箍在身上的鐵臂微松，忙矮身脫出了他的懷抱。謝遜左掌斜削，徑擊張翠山項頸，右手卻往殷素素肩頭抓去。嗤的一響，殷素素裹在身上的海豹皮被他五指硬生生的扯下一塊。張翠山知道自己若是閃避，殷素素非再給他擒住不可，當下使一招綿掌中的“自在飛花”，想要卸去他的掌力，豈知手掌和他掌緣微微一沾，登時感到一股極大的粘力，再也解脫不開，只得鼓起內勁，與之相抗。

　　謝遜一掌制住張翠山之後，拖著他的身子，徑自向殷素素扑去。殷素素縱身躍開，她雙足尚未落地，謝遜在冰上一踢，七八粒小冰塊激飛而至，都打在她右腿之上。殷素素叫聲：“啊喲！”橫身摔倒。謝遜突然發出掌力，將張翠山彈出數丈。這一下彈力極其強勁，張翠山落下時已在冰山上的邊緣，冰上甚是滑溜，他右足稍稍一沾，扑通一聲，摔入了海中。

## 第七章　誰送冰舸來仙鄉

　　張翠山左手銀鉤揮出，鉤住了冰山，借勢躍回，心想殷素素勢必又落入謝遜掌中，不料冷冷的月光之下，但見謝遜雙手按住眼睛，發出痛苦之聲，殷素素卻躺在冰上。張翠山急忙縱上扶起。殷素素低聲道：“我……我打中了他眼睛……”一句話沒說完，謝遜虎吼一聲，扑了過來。張翠山抱住殷素素打了幾個滾，迅即避開，但聽得砰彭、砰彭幾聲響亮，謝遜揮舞狼牙棒猛力打擊冰山。他隨即拋下狼牙棒，雙手捧起一大塊百余斤重的冰塊，側頭聽了聽聲音，向張殷二人擲來。殷素素待要躍起躲閃，張翠山一按她背心，兩人都藏身在冰山的凹處，大氣也不敢透一聲。但見謝遜擲出冰塊後，一動也不動，顯是在找尋二人藏身之所。張翠山見他雙目中各流出一縷鮮血，知道殷素素在危急之中終于射出了銀針，而謝遜在神智昏迷下竟爾沒有提防，雙目中針，成了盲人。但他聽覺自仍十分靈敏，只要稍有聲息，給他扑了過來，後果難以設想，幸好海上既有浪濤，海風又響，再夾著冰塊相互撞擊的叮叮當當之聲，將兩人的呼吸都淹沒了，否則決計逃不脫他的毒手。

　　謝遜聽了半晌，在風濤冰撞的巨聲中始終查不到兩人所在，但覺雙目劇痛，眼前是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狂怒之中又加上驚懼，驀地大叫一聲，在冰山上一陣亂拍亂擊，抓起冰塊四下亂擲，只聽得砰砰之聲，響不絕耳。張翠山和殷素素相互摟住，都已嚇得面無人色，無數大冰塊在頭頂呼呼飛過，只須碰到一塊，便即喪命。

　　謝遜這一陣亂跳亂擲，約莫有小半個時辰，張翠山二人卻如是挨了幾年一般。謝遜擲冰無效，忽然住手停擲，說道：“張相公，殷姑娘，適才我一時胡塗，狂性發作，以致多有冒犯，二位不要見怪。”這幾句話說得謙和有禮，回復了平時的神態。他說過之後，坐在冰上，靜待二人答話。張翠山和殷素素當此情境，哪敢貿然接口？謝遜說了幾遍，聽二人始終不答，站起身來，歎了口氣，說道：“兩位既不肯見諒，那也無法。”說著深深吸了口氣。張翠山猛地驚覺，當日他在王盤山島上縱聲長嘯，震倒眾人，發嘯之前也是這麼深深的吸一口氣。他雙眼雖盲，嘯聲摧敵卻絕無分別。這時危機霎時即臨，要撕下衣襟塞住耳朵，已然遲了，當下不及細想，抱住殷素素便溜入了海中。

　　殷素素尚未明白，謝遜嘯聲已發。張翠山抱著她急沉而下，寒冷徹骨的海水浸過頭頂，也淹住了雙耳。張翠山左手扳住鉤在冰山上的銀鉤，右手摟住殷素素，除了他一只左手之外，兩人身子全部沒入水底，但仍是隱隱感到謝遜嘯聲的威力。冰山不停的向北移動，帶著他二人在水底潛行。張翠山暗自慶幸，倘若適才失去的不是鐵筆而是銀鉤，就算逃得過他的嘯聲，也必在大海之中淹死了。

　　過了良久，二人伸嘴探出海面，換一口氣，雙耳卻仍浸在水中，直換了六七口氣，謝遜的嘯聲方止。他這番長嘯，消耗內力甚巨，一時也感疲憊，顧不得來察看殷張二人的死活，坐在冰塊上暗自調勻內息。張翠山打個手勢，兩人悄悄爬上冰山，從海豹皮上扯下絨毛，緊緊塞在耳中，總算暫且逃過了劫難。可是跟他共處冰山，只要發出半點聲息，立時便有大禍臨頭。兩人愁顏相對，眼望西天，血紅的夕陽仍未落入海面。兩人不知地近北極，天時大變，這些地方半年中白日不盡，另外半年卻是長夜漫漫，但覺種種怪异，宛若到了世界的盡頭。殷素素全身濕透，奇寒攻心，忍不住打戰，牙關相擊輕輕的得得幾聲，謝遜已然聽得。他縱聲大吼，提起狼牙棒直擊下來。張殷二人早有防備，急忙躍開閃避，但聽得砰的一聲，一棒打上冰山，擊下七八塊巨大冰塊，飛入海中，這一擊少說也有六七百斤力道。二人相顧駭然，但見謝遜舞動狼牙棒，閃起銀光千道，直逼過來。他這狼牙棒棒身本有一丈多長，這一舞動，威力及于四五丈遠近，二人縱躍再快，也決計逃避不掉，只有不住的向後倒退，退得幾下，已到了冰山邊緣。殷素素驚叫：“啊喲！”張翠山拉著她的手臂，雙足使勁，躍向海中。他二人身在半空，只聽得砰彭猛響，冰屑濺擊到背上，隱隱生痛。張翠山跳出時已看准一塊桌面大的冰塊，左手銀鉤揮出，搭了上去。謝遜聽得二人落海的聲音，用狼牙棒敲下冰塊，不住擲來。但他雙目已盲，張殷二人在海中又繼續飄動，第一塊落空，此後再也投擲不中了。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只是全山的極小部分，水底下尚隱有巨大冰體，但張殷二人附身其上的冰塊卻是謝遜從冰山上所擊下，還不到大冰山千份中的一份，因此在水流中漂浮甚速，和謝遜所處的冰山越离越遠，到得天將黑時，回頭遙望，謝遜的身子已成了一個個黑點，那大冰山卻兀自閃閃發光。二人攀著這一塊冰塊，只是幸得不沉而已，但身子浸在海水之中，如何能支持長久？幸好一路向北，不久便又有一座小小冰山出現，兩人待得鄰近，攀了上去。張翠山道：“若說是天無絕人之路，偏又叫咱們吃這許多苦。你身子怎樣？”殷素素道：“可惜沒來得及帶些海豹肉來。你沒受傷罷？”兩人自管自你言我語，卻不知對方說些甚麼，一怔之下，忙從耳中取出海豹絨毛，原來兩人顧得逃命，渾忘了耳中塞有物事。兩人得脫大難，心中柔情更是激增。張翠山道：“素素，咱倆便是死在這冰山之上，也就永不分离的了。”殷素素道：“五哥，我有句話問你，你可不許騙我。倘若咱們是在陸地上，沒經過這一切危難，倘若我也是這般一心一意要嫁給你，你也仍然要我麼？”張翠山呆了呆，伸手搔搔頭皮，道：“我想咱們不會好得這麼快，而且，而且……一定會有很多阻礙波折，咱們的門派不同……”殷素素歎了口氣，說道：“我也這麼想。因此那日你第一次和謝遜比拚掌力，我幾乎想發射銀針助你，卻始終沒出手。”張翠山奇道：“是啊，那為甚麼？我總當你在黑暗中瞧不清楚，生怕誤傷了我。”殷素素低聲道：“不是的。假如那時我傷了他，咱二人逃回陸地，你便不愿跟我在一起了。”張翠山胸口一熱，叫道：“素素！”

　　殷素素道：“或許你心中會怪我，但那時我只盼跟你在一起，去一個沒人的荒島，長相聚會。謝遜逼咱二人同行，那正合我的心意。”張翠山想不到她對自己相愛竟如是之深，心中感激，柔聲道：“我決不怪你，反而多謝你對我這麼好。”殷素素偎依在他懷中，仰起了臉，望著他的眼睛，說道：“老天爺送我到這寒冰地獄中來，我是一點也不怨，只有歡喜。我只盼這冰山不要回南，嗯，倘若有朝一日咱們終于能回去中原，你師父定會憎厭我，我爹爹說不定要殺你……”張翠山道：“你爹爹？”殷素素道：“我爹爹白眉鷹王殷天正，便是天鷹教創教的教主。”張翠山道：“啊，原來如此。不要緊，我說過跟你在一起。你爹爹再凶，也不能殺了他的親女婿啊。”殷素素雙眼發光，臉上起了一層紅暈，道：“你這話可是真心？”張翠山道：“我倆此刻便結為夫婦。”

　　當下兩人一起在冰山之上跪下。張翠山朗聲道：“皇天在上，弟子張翠山今日和殷素素結為夫婦，禍福與共，始終不負。”殷素素虔心禱祝：“老天爺保佑，愿我二人生生世世，永為夫婦。”她頓了一頓，又道：“日後若得重回中原，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隨我夫君行善，決不敢再殺一人。若違此誓，天人共棄。”張翠山大喜，沒想到她竟會發此誓言，當即伸臂抱住了她。兩人雖被海水浸得全身皆濕，但心中暖烘烘的如沐春風。

　　過了良久，兩人才想起一日沒有飲食。張翠山提銀鉤守在冰山邊緣，見有游魚游上水面，一鉤而上。這一帶的海魚為抗寒冷，特別的肉厚多脂，雖生食甚腥，但吃了大增力氣。兩人在這冰山之上，明知回歸無望，倒也無憂無慮。其時白日極長而黑夜奇短，大反尋常，已無法計算日子，也不知太陽在海面中已升沉幾回。

　　一日，殷素素忽見到正北方一縷黑煙沖天而起，登時嚇得臉都白了，叫道：“五哥！”伸手指著黑煙。張翠山又驚又喜，叫道：“難道這地方竟有人煙？”

　　這黑煙雖然望見，其實相距甚遠，冰山整整飄了一日，仍未飄近，但黑煙越來越高，到後來竟隱隱見煙中夾有火光。殷素素問道：“那是甚麼？”張翠山搖頭不答。殷素素顫聲道：“咱倆的日子到頭啦！這……這是地獄門。”張翠山心中也早已大為吃驚，安慰她道：“說不定那邊住得有人，正在放火燒山。”殷素素道：“燒山的火頭哪有這麼高？”張翠山歎了口氣道：“既然到了這古怪地方，一切只有聽從老天爺安排。老天爺既不讓咱倆凍死，卻要咱倆在大火中燒死，那也只得由他喜歡。”

　　說也奇怪，兩人處身其上的冰山，果是對准了那個大火柱緩緩飄去。當時張殷二人不明其中之理，只道冥冥中自有安排，是禍是福，一切是命該如此。卻不知那火柱乃北極附近的一座活火山，火焰噴射，燒得山旁海水暖了。熱水南流，自然吸引南邊的冰水過去補充，因此帶著那冰山漸漸移近。這冰山又飄了一日一夜，終于到了火山腳下，但見那火柱周圍一片青綠，竟是一個極大的島嶼。島嶼西部都是尖石嶙峋的山峰，奇形怪樣，莫可名狀。張翠山走遍了大半個中原，從未見過。他二人從未見過火山，自不知這些山峰均是火山的熔漿千萬年來堆積而成。島東卻是一片望不到盡頭的平野，乃火山灰逐年傾入海中而成。該處雖然地近北極，但因火山萬年不滅，島上氣候便和長白山、黑龍江一帶相似，高山處玄冰白雪，平野上卻極目青綠，蒼松翠柏，高大异常，更有諸般奇花异樹，皆為中土所無。

　　殷素素望了半晌，突然躍起，雙手抱住了張翠山的脖子叫道：“五哥，咱倆是到了仙山啦！”張翠山心中也是喜樂充盈，迷迷糊糊的說不出話來。但見平野上一群梅花鹿正在低頭吃草，極目四望，除了那火山有些駭人之外，周圍一片平靜，絕無可怖之處。但冰山飄到島旁，被暖水一沖，又向外飄浮。殷素素急叫：“糟糕，糟糕！仙人島又去不了啦！”張翠山眼見情勢不妙，倘若不上此島，這冰山再向別處飄流，不知何時方休？情急中鉤掌齊施，吧吧吧一陣響，打下一大塊冰來。兩人張手抱住，扑通一聲，跳入了海中，手腳划動，終于爬上了陸地。那群梅花鹿見有人來，睜著圓圓的眼珠相望，顯得十分好奇，卻殊無驚怕之意。殷素素慢慢走近，伸手在一頭梅花鹿的背上撫摸了幾下，說道：“要是再有幾只仙鶴，我說這便是南極仙境了。”突然間足下一晃，倒在地上。張翠山驚叫：“素素！”搶過去欲扶時，腳下也是一個踉蹌，站立不穩。只聽得隆隆聲響，地面搖動，卻是火山又在噴火。兩人在大海中飄浮了數十日，波浪起伏，晝夜不休，這時到了陸地，腳下反而虛浮，突然地面一動，竟致同時摔倒。兩人一驚之下，見別無异狀，這才嘻嘻哈哈的站了起來。當日疲累已極，兩人便在這平原之上，大睡了四個多時辰。醒來時太陽仍未下山，張翠山道：“咱們四下里瞧瞧，且看有無人居，有無毒虫猛獸。”殷素素道：“你只須瞧這群梅花鹿如此馴善，這仙人島上定是太平得緊。”張翠山笑道：“但愿如此。可是咱們也得去拜謁一下仙人啊。”殷素素當身在冰山之時，仍是盡量保持容顏修飾，衣衫整齊，這時到了島上，更細心的整理一下衣衫，又替張翠山理了理頭發，這才出發尋幽探胜。她手提長劍。張翠山失了鐵筆，折了一根堅硬的樹枝代替。兩人展開輕身功夫，自南至北的快跑了十來里路，此時竟有大片土地可供奔馳，實是說不出的快活。沿途所見，除了低丘高樹之外，盡是青草奇花。草叢之中，偶而驚起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大鳥小獸，看來也皆無害于人。兩人轉過一大片樹林，只見西北角上一座石山，山腳下露出一個石洞。殷素素叫道：“這地方妙得緊啊！”搶先奔了過去。張翠山道：“小心！”一言未畢，只聽得呵的一聲，眼前白影閃動，洞中沖出一頭大白熊來。

　　那熊毛長身巨，竟和大牯牛相似。殷素素猛吃一驚，急忙躍後。白熊人立起來，提起巨掌，便往殷素素頭頂拍落。殷素素彎過長劍，往白熊肩頭削去，可是她在海上飄流久了，身子虛弱，出手無力，這一劍雖削中了熊肩，卻只輕傷皮肉，待得第二招回劍掠去，白熊縱身扑上，啪的一響，已將長劍打落在地。張翠山急叫：“素素退開！”躍上去用樹干橫掃，正打在白熊左前足的膝蓋之處。但聽得喀喇一響，樹干折為兩截，白熊的左足卻也折斷了。白熊受此重傷，只痛得大聲吼叫，聲震山谷，猛向張翠山扑將過來。

　　張翠山雙足一點，使出“梯云縱”輕功，縱起丈余，使一招“爭”字訣中的一下直鉤，將銀鉤在半空中疾揮下來，正中白熊的太陽穴。這一招勁力甚大，銀鉤鉤入數寸。那白熊驚天動地般大吼一聲，拖得張翠山銀鉤脫手，在地下翻了幾個轉身，仰天而斃。殷素素拍手笑道：“好輕功，好鉤法！”一言甫畢，猛聽得張翠山叫道：“快跳過來！”殷素素聽他呼聲中頗有驚惶之意，不暇詢問，向前一竄，直扑到他懷里，回過頭來，不禁“啊”的一聲驚呼。原來她身後又站著一頭大白熊，張牙舞爪，猙獰可怖。張翠山手中沒了兵刃，忙拉了殷素素躍上一株大松樹。那白熊在樹下團團轉動，不時仰頭吼叫。張翠山折下了一根松枝，對准白熊的右眼甩了下去，波的一聲輕響，樹枝入眼。那熊痛得大叫，便欲扑上樹來。張翠山從殷素素手中接過長劍，對准熊頭，運勁摔將下去。噗的一聲，長劍沒入了大半，那熊慢慢軟倒，死在樹下。張翠山道：“不知洞中還有熊沒有。”撿起幾塊石頭投進洞內，過了一會，不見動靜，于是當先進洞。殷素素緊跟在後。但見山洞極是寬敞，有八九丈縱深，中間透入一線天光，宛似天窗一般。洞中有不少白熊殘余食物，魚肉魚骨，甚是腥臭。殷素素掩鼻道：“此間好卻是好，便是太臭。”張翠山道：“只須日日打掃洗刷，過得十天半月，便不臭了。”

　　殷素素想起從此要和他在這島上長相廝守，歲月無盡，以迄老死，心中又是歡喜，又是凄涼。

　　張翠山出洞來折下樹枝，扎成一把大掃帚，將洞中穢物清掃出去。殷素素也幫著收拾。待得打掃干淨，穢氣仍是不除。殷素素道：“附近若有溪水沖洗一番便好了。海水雖多，可惜沒盛水的提桶。”張翠山道：“我有法子。”到山陰寒冷之處搬了幾塊大冰，放在洞中的高岩上。殷素素拍掌叫道：“好主意！”冰塊慢慢融化成水，流出洞去，便似以水沖洗一般，只是十分緩慢而已。張翠山在洞中清洗。殷素素用長劍剝切兩頭白熊，割成條塊。當地雖有火山，但究在極北，仍是十分寒冷，熊肉旁放以冰塊，看來累月不腐。殷素素歎道：“人心苦不足，既得隴，又望蜀，咱們若有火種，燒烤一只熊掌吃吃，那可有多美。”又道：“只怕洞中的冰塊老是不融，沖不去腥臭。”張翠山望著火山口噴出來的火焰，道：“火是有的，就可惜火太大了，慢慢想個法兒，總能取它過來。”

　　當晚兩人飽餐一頓熊腦，便在樹上安睡。睡夢中仍如身處大海中的冰山之上，隨著波浪起伏顛簸，其實卻是風動樹枝。次日殷素素還沒睜開眼來，便說：“好香，好香！”翻身下樹，但覺陣陣清香，從樹下一大叢不知名的花朵上傳出。殷素素喜道：“洞前有這許多香花，那可真妙極了。”張翠山道：“素素，你且慢高興，有一件事跟你說。”殷素素見他臉色鄭重，不禁一怔，道：“甚麼？”張翠山道：“我想出了取火的法子。”殷素素笑道：“啊，你這壞蛋，我還道是甚麼不好的事呢。甚麼法子？快說，快說！”張翠山道：“火山口火焰太大，無法走近，只怕走到數十丈外，人已烤焦了。咱們用樹皮搓一條長繩，晒得干了，然後……”殷素素拍手道：“好法子！好法子！然後繩上縛一塊石子，向火山口拋去，火焰燒著繩子，便引了下來。”兩人生食已久，急欲得火，當下說做便做，以整整兩天時光，搓了一條百余丈長的繩子，又晒了一天，第四天便向火山口進發。那火山口望去不遠，走起來卻有四十余里。兩人越走越熱，先脫去海豹皮的皮裘，到後來只穿單衫也有些頂受不住，又行里許，兩人口干舌燥，遍身大汗，但見身旁已無一株樹木花草，只余光禿禿、黃焦焦的岩石。

　　張翠山肩上負著長繩，瞥眼見殷素素幾根長發的發腳因受熱而鬈曲起來，心下怜惜，說道：“你在這里等我，待我獨自上去罷。”殷素素嗔道：“你再說這些話，我可從此不理你啦。最多咱們一輩子沒火種，一輩子吃生肉，又有甚麼大不了的？”張翠山微微一笑。

　　又走里許，兩人都已氣喘如牛。張翠山雖然內功精湛，也已給蒸得金星亂冒，頭腦中嗡嗡作聲，說道：“好，咱們便在這里將繩子擲了上去，若是接不上火種，那就……那就……”殷素素笑道：“那就是老天爺叫咱倆做一對茹毛飲血的野人夫妻……”說到這里，身子一晃，險些暈倒，忙抓住張翠山的肩頭，這才站穩。張翠山從地下撿起一塊石子，縛在長繩一端，提氣向前奔出數丈，喝一聲：“去！”使力擲了出去。

　　但見石去如矢，將那繩子拉得筆直，遠遠的落了下去。可是十余丈外雖比張殷二人立足處又熱了些，仍是距火山口極遠，未必便能點燃繩端。兩人等了良久，只熱得眼中如要爆出火來，那長繩卻是連青煙也沒冒出半點。張翠山歎了口氣，說道：“古人鑽木取火，擊石取火，都是有的，咱們回去慢慢再試罷！這個擲繩取火的法子可不管用。”

　　殷素素道：“這法子雖然不行。但繩子已烤得干透。咱們找幾塊火石，用劍來打火試試。”張翠山道：“也說得是。”拉回長繩，解松繩頭，劈成細絲。火山附近遍地燧石，拾過一塊燧石，平劍擊打，登時爆出幾星火花，飛上了繩絲，試到十來次時，終于點著了火。

　　兩人喜得相擁大叫。那烤焦的長繩便是現成的火炬，兩人各持一根火炬，喜氣洋洋的回到熊洞。殷素素堆積柴草，生起火來。既有火種，一切全好辦了，融冰成水，烤肉為炙。兩人自船破以來，從未吃過一頓熱食，這時第一口咬到脂香四溢的熊肉時，真是險些連自己的舌頭也吞下肚去了。當晚熊洞之中，花香流動，火光映壁。兩人結成夫妻以來，至此方始有洞房春暖之樂。

　　次日清晨，張翠山走出洞來，抬頭遠眺，正自心曠神怡，驀地里見遠處海邊岩石之上，站著一個高大的人影。這人卻不是謝遜是誰？張翠山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實指望和殷素素經歷一番大難之後，在島上便此安居，哪知又闖來了這個魔頭。霎時之間，他便如變成了石像，呆立不敢稍動。但見謝遜腳步蹣跚，搖搖晃晃的向內陸走來。顯是他眼瞎之後，無法捕魚獵豹，直餓到如今。他走出數丈，腳下一個踉蹌，向前摔倒，直挺挺的伏在地下。

　　張翠山返身入洞，殷素素嬌聲道：“五哥……你……”但見他臉色鄭重，話到口邊又忍住了。張翠山道：“那姓謝的也來啦！”殷素素嚇了一跳，低聲道：“他瞧見你了嗎？”隨即想起謝遜眼睛已瞎，驚惶之意稍減，說道：“咱們兩個亮眼之人，難道對付不了一個瞎子？”張翠山點了點頭，道：“他餓得暈了過去啦。”殷素素道：“瞧瞧去！”從衣袖上撕下四根布條，在張翠山耳中塞了兩條，自己耳中塞了兩條，右手提了長劍，左手扣了幾枚銀針，一同走出洞去。

　　兩人走到离謝遜七八丈處，張翠山朗聲道：“謝前輩，可要吃些食物？”謝遜斗然間聽到人聲，臉上露出驚喜之色，但隨即辨出是張翠山的聲音，臉上又罩了一層陰影，隔了良久，才點了點頭。張翠山回洞拿了一大塊昨晚吃剩下來的熟熊肉，遠遠擲去，說道：“請接著。”謝遜撐起身子，聽風辨物，伸手抓住，慢慢的咬了一口。

　　張翠山見他生龍活虎般的一條大漢，竟給饑餓折磨得如此衰弱，不禁油然而起怜憫之情。殷素素心中卻是另一個念頭：“五哥也忒煞濫好人，讓他餓死了，豈不手腳干淨？這番救活了他，日後只怕麻煩無窮，說不定我兩人的性命還得送在他的手下。”但想自己立過重誓，決意跟著張翠山做好人，心中雖起不必救人之念，卻不說出口來。

　　謝遜吃了半塊熊肉，伏在地下呼呼睡去。張翠山在他身旁升了一個火堆。

　　謝遜直睡了一個多時辰這才轉醒，問道：“這是甚麼地方？”張殷二人守在他身旁，見他坐起開口，便各取出塞在右耳中的布條，以便聽他說些甚麼，但兩人的右手都离耳畔不過數寸，只要一見情勢不對，立即伸手塞耳，左耳中的布條卻不取出。張翠山道：“這是極北之處一個無人荒島。”謝遜“嗯”了一聲，霎時之間，心中興起了數不盡的念頭，呆了半晌，說道：“如此說來，咱們是回不去了！”張翠山道：“那得瞧老天爺的意旨了。”謝遜破口罵道：“甚麼老天爺，狗天、賊天、強盜老天！”摸索著坐在一塊石上，又咬起熊肉來，問道：“你們要拿我怎樣？”

　　張翠山望著殷素素，等她說話。殷素素卻打個手勢，意思說一切聽憑你的主意。張翠山微一沉吟，朗聲道：“謝前輩，我夫妻倆……”謝遜點頭道：“嗯，成了夫妻啦。”殷素素臉上一紅，卻頗有得意之色，說道：“那也可說是你做的媒人，須得多謝你撮成。”謝遜哼了一聲，道：“你夫妻倆怎麼樣？”張翠山道：“我們射瞎了你的眼睛，自是萬分過意不去，不過事已如此，千言萬語的致歉也是無用。既是天意要讓咱們共處孤島，說不定這一輩子再也難回中土，我二人便好好的奉養你一輩子。”謝遜點了點頭，歎道：“那也只得如此。”張翠山道：“我夫妻倆情深意重，同生共死，前輩倘若狂病再發，害了我夫妻任誰一人，另一人決然不能獨活。”謝遜道：“你要跟我說，你兩人倘若死了，我瞎了眼睛，在這荒島上也就活不成？”張翠山道：“正是！”謝遜道：“既然如此，你們左耳之中何必再塞著布片？”

　　張翠山和殷素素相視而笑，將左耳中的布條也都取了出來，心下卻均駭然：“此人眼睛雖瞎，耳音之靈，幾乎到了能以耳代目的地步，再加上聰明機智，料事如神。倘若不是在此事事希奇古怪的極北島上，他未必須靠我二人供養。”張翠山請謝遜為這荒島取個名字。謝遜道：“這島上既有萬載玄冰，又有終古不滅的火窟，便稱之為冰火島罷。”自此三人便在冰火島上住了下來，倒也相安無事。离熊洞半里之處，另有一個較小的山洞。張殷二人將之布置成為一間居室，供謝遜居住。張殷夫婦捕魚打獵之余，燒陶作碗，堆土為灶，諸般日用物品，次第粗具。

　　謝遜也從不和兩人羅唆，只是捧著那把屠龍寶刀，低頭冥思。張殷二人有時見他可怜，勸他不必再苦思刀中秘密。謝遜道：“我豈不知便是尋到了刀中秘密，在這荒島之上又有何用？只是無所事事，這日子卻又如何打發？”兩人聽他說得有理，也就不再相勸。忽忽數月，有一日，夫婦倆攜手向島北漫游，原來這島方圓極廣，延伸至北，不知盡頭，走出二十余里，只見一片濃密的叢林，老樹參天，陰森森的遮天蔽日。張翠山有意進林一探，殷素素膽怯起來，說道：“別要林中有甚麼古怪，咱們回去罷。”張翠山微覺奇怪，心想：“素素向來好事，怎地近來卻懶洋洋地，甚麼事也提不起興致來？”想到此處，心中一驚，問道：“你身子好嗎？可有甚麼不舒服？”殷素素突然間滿臉通紅，低聲道：“沒甚麼。”張翠山見她神情奇特，連連追問。殷素素似笑非笑的道：“老天爺見咱們太過寂寞，再派一個人來，要讓大伙兒熱鬧熱鬧。”張翠山一怔之下，大喜過望，叫道：“你有孩子啦？”殷素素忙道：“小聲些，別讓人家聽見了。”說了這句話，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荒林寂寂，哪里還有第三個人在？天候嬗變，這時日漸短而夜漸長，到後來每日只有兩個多時辰是白天，氣候也轉得極其寒冷。殷素素有了身孕後甚感疲懶，但一切烹飪、縫補等務，仍是勉力而行。這一晚她十月懷胎將滿，熊洞中升了火，夫妻倆偎倚在一起閒談。殷素素道：“你說咱們生個男孩呢還是女孩？”張翠山道：“女孩像你，男孩像我，男女都很好。”殷素素道：“不，我喜歡是個男孩子。你先給他取定個名字罷！”張翠山道：“嗯。”隔了良久，卻不言語。殷素素道：“這幾天你有甚麼心事？我瞧你心不在焉似的。”張翠山道：“沒甚麼。想是要做爸爸了，歡喜得胡里胡塗啦！”他這幾句話本是玩笑之言，但眉間眼角，隱隱帶有憂色。殷素素柔聲道：“五哥，你瞞著我，只有更增我的憂心。你瞧出甚麼事不對了？”張翠山歎了口氣，道：“但愿是我瞎疑心。我瞧謝前輩這幾天的神色有些不正。”殷素素“啊”的一聲，道：“我也早見到了。他臉色越來越凶狠，似乎又要發狂。”張翠山點了點頭，道：“想是他琢磨不出屠龍刀中的秘密，因此心中煩惱。”殷素素淚眼盈盈，說道：“本來咱倆拚著跟他同歸于盡，那也沒甚麼。但是……但是……”

　　張翠山摟著她肩膀，安慰道：“你說得不錯，咱們有了孩子，不能再跟他拚命。他好好的便罷，要是行凶作惡，咱們只得將他殺了。諒他瞎著雙眼，終究奈何咱們不得。”殷素素自從懷了孩子，不知怎的，突然變得仁善起來，從前做閨女時一口氣殺幾十個人也毫不在意，這時便是殺一頭野獸也覺不忍。有一次張翠山捕了一頭母鹿，一頭小鹿直跟到熊洞中來，殷素素定要他將母鹿放了，宁可大家吃些野果，挨過兩天。這時聽到張翠山說要殺了謝遜，不禁身子一顫。她偎倚在張翠山懷里，這麼微微一顫，張翠山登時便覺察了，向著她神色溫柔的一笑，說道：“但愿他不發狂。可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殷素素道：“不錯，倘若他真的發起狂來，卻怎生制他？咱們給他食物時做些手腳，看能找到甚麼毒物……不，不，他不一定會發狂的，說不定只是咱倆瞎疑心。”張翠山道：“我有個計較。咱倆從明兒起，移到內洞去住，卻在外洞掘個深坑，上面舖以皮毛軟泥。”殷素素道：“這法子好卻是好，不過你每日要出外打獵，倘若他在外面行凶……”張翠山道：“我一人容易逃走，只要見情勢不對，便往危崖峭壁上竄去。他瞎了雙眼，如何追得我上？”第二日一早，張翠山便在外洞中挖掘深坑，只是沒鐵鏟鋤頭，只得撿些形狀合適的樹枝當作木扒，實是事倍功半。好在他內力渾厚，辛苦了七天，已挖了三丈來深。眼見謝遜的神氣越來越不對，時時拿著屠龍刀狂揮狂舞，張翠山加緊挖掘，預計挖到五丈深時，便在坑底周圍插上削尖的木棒。這深坑底窄口廣，他不進來侵犯殷素素便罷，只要踏進熊洞，非摔落去不可，更在坑邊堆了不少大石，只待他落入坑中，便投石砸打。這日午後，謝遜在熊洞外數丈處來回徘徊。張翠山不敢動工，生怕他聽得聲響，起了疑心，但也不敢出外打獵，只是守在洞旁，瞧著他的動靜。但聽得謝遜不住口的咒罵，從老天罵起，直罵到西方佛祖，東海觀音，天上玉皇，地下閻羅，再自三皇五帝罵起，堯舜禹湯，秦皇唐宗，文則孔孟，武則關岳，不論哪一個大聖賢大英雄，全給他罵了個狗血淋頭。謝遜胸中頗有才學，這一番咒罵，張翠山倒也聽得甚有趣味。突然之間，謝遜罵起武林人物來，自華佗創設五禽之戲起，少林派達摩老祖，岳武穆神拳散手，全給他罵得一文不值。可是他倒也非一味謾罵，于每家每派的缺點所在卻也确有真知灼見，貶斥之際，往往一針見血。只聽他自唐而宋，逐步罵到了南宋末年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罵到了郭靖、楊過，猛地里罵到了武當派開山祖師張三丰。他辱罵旁人，那也罷了，這時大罵張三丰，張翠山如何不怒？正要反唇相譏，謝遜突然大吼：“張三丰不是東西，他的弟子張翠山更加不是東西，讓我捏死他的老婆再說！”縱身一躍，掠過張翠山身旁，奔進熊洞。

　　張翠山急忙跟進，只聽得喀的一聲，謝遜已跌入坑中。可是坑底未裝尖刺，他雖摔下，并沒受傷，只是出其不意，大吃了一驚。張翠山順手抓過挖土的樹枝，見謝遜從坑中竄將上來，兜頭一下，猛擊下去。謝遜聽得風聲，左手翻轉，已抓住了樹枝，用力向里一奪。張翠山把捏不定，樹枝脫手，這一奪勁力好大，他虎口震裂，掌心也給樹皮擦得滿是鮮血。謝遜跟著這一奪之勢，又墮入了坑底。

　　其時殷素素即將臨盆，已腹痛了半日，她先前見謝遜逗留洞口不去，不敢和丈夫說知此事，只怕給謝遜聽到了，他少了一層顧忌，更會及早發難。這時見情勢危急，顧不得腹痛如絞，抓起枕邊長劍向張翠山擲去。

　　張翠山抓住劍柄，暗想：“此人武功高我太多，他再竄上來時，我出劍劈刺，仍是非給他奪去不可。”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他雙目已盲，所以能奪我兵刃，全仗我兵刃劈風之聲，才知我的招勢去向。”他剛想到此節，謝遜哈哈一笑，又縱躍而上。張翠山看准他竄上的來路，以劍尖對住他腦門，緊握不動。謝遜這一縱躍，勢道極猛，正是以自己腦袋碰到劍尖上去，長劍既然紋絲不動，絕無聲息，他武功再好，如何能夠知曉？只聽得擦的一聲響，謝遜一聲大吼，長劍已刺入額頭，深入寸許。總算他應變奇速，劍尖一碰到頂門，立即將頭向後一仰，同時急使“千斤墜”的功夫，落入坑底。只要他變招遲得一霎之間，劍尖從腦門直刺進去，立時便即斃命。饒是如此，頭上也已重傷，血流披面，長劍插在他額頭，不住顫動。謝遜拔出長劍，撕下衣襟裹住傷口，腦中一陣暈眩，自知受傷不輕，他狂性已發，從腰間拔出屠龍刀急速舞動，護住了頂門，第三度躍上。張翠山舉起大石，對准他不住投去，卻均被屠龍刀砸開，但見刀花如雪，寒光閃閃，謝遜躍出深坑，直欺過來，張翠山一步步退避，心中一酸，想起今日和殷素素同時畢命，竟不能見一眼那未出世的孩兒。謝遜防他和殷素素從自己身旁逸出，一出了熊洞，那便追趕不上，當下右手寶刀，左手長劍，使動大開大闔的招數，將兩丈方圓之內盡數封住，料想張殷二人再也無法逃走。驀地里“哇”的一聲，內洞中傳出一響嬰兒的哭聲。謝遜大吃一驚，立時停步，只聽那嬰兒不住啼哭。張翠山和殷素素知道大難臨頭，竟一眼也不再去瞧謝遜，兩對眼睛都凝視著這初生的嬰兒，那是個男孩，手足不住扭動，大聲哭喊。張殷二人知道只要謝遜這一刀下來，夫妻倆連著嬰兒便同時送命。二人一句話不說，目光竟不稍斜，心中暗暗感激老天，終究讓自己夫婦此生能見到嬰兒，能多看得一霎，便是多享一份福氣。夫妻倆這時已心滿意足，不再去想自己的命運，能保得嬰兒不死，自是最好，但明知絕無可能，因此連這個念頭也沒有轉。

　　只聽得嬰兒不住大聲哭嚷，突然之間，謝遜良知激發，狂性登去，頭腦清醒過來，想起自己全家被害之時，妻子剛正生了孩子不久，那嬰兒終于也難逃敵人毒手。這幾聲嬰兒的啼哭，使他回憶起許許多多往事：夫妻的恩愛，敵人的凶殘，無辜嬰兒被敵人摔在地上成為一團血肉模糊，自己苦心孤詣、竭盡全力，還是無法報仇，雖然得了屠龍刀，刀中的秘密卻總是不能查明……他站著呆呆出神，一時溫顏歡笑，一時咬牙切齒。在這一瞬之前，三人都正面臨生死關頭，但自嬰兒的第一聲啼哭起，三個人突然都全神貫注于嬰兒身上。謝遜忽問：“是男孩還是女孩？”張翠山道：“是個男孩。”謝遜道：“很好。剪了臍帶沒有？”張翠山道：“要剪臍帶嗎？啊，是的，是的，我倒忘了。”

　　謝遜倒轉長劍，將劍柄遞了過去。張翠山接過長劍，割斷了嬰兒的臍帶，這時方始想起，謝遜已然迫近身邊，可是他居然并不動手，心中奇怪，回頭望了他一眼，只見謝遜臉上充滿關切之情，竟似要插手相助一般。

　　殷素素聲音微弱，道：“讓我來抱。”張翠山抱起嬰兒，送入她懷里。謝遜又道：“你有沒燒了熱水，給嬰兒洗一個澡？”張翠山失聲一笑，道：“我真胡塗啦，甚麼也沒預備，這爸爸可沒用之極。”說著便要奔出去燒水，但只邁出一步，見謝遜鐵塔一般巨大的身形便在嬰兒之前，心下驀地一凜。謝遜卻道：“你陪著夫人孩子，我去燒水。”將屠龍刀往腰間一插，便奔出洞去，經過深坑時輕輕縱身一躍，橫越而過。過了一陣，謝遜果真用陶盆端了一盆熱水進來，張翠山便替嬰兒洗澡。謝遜聽得嬰兒哭聲洪亮，問道：“孩兒像媽媽呢還是像爸爸？”張翠山微笑道：“還是像媽媽多些，不大肥，是張瓜子臉。”謝遜歎了口氣，低聲道：“但愿他長大之後，多福多壽，少受苦難。”殷素素道：“謝前輩，你說孩子的長相不好麼？”謝遜道：“不是的。只是孩子像你，那就太過俊美，只怕福澤不厚，將來成人後入世，或會多遭災厄。”張翠山笑道：“前輩想得太遠了，咱四人處身極北荒島，這孩子自也是終老是鄉，哪還有甚麼重入人世之事？”

　　殷素素急道：“不，不！咱們可以不回去，這孩子難道也讓他孤苦伶仃的一輩子留在這島上？幾十年之後，我們三人都死了，誰來伴他？他長大之後，如何娶妻生子？”她自幼稟受父性，在天鷹教中耳濡目染，所見所聞皆是極盡殘酷惡毒之事，因之向來行事狠辣，習以為常，自與張翠山結成夫婦，逐步向善，這一日做了母親，心中慈愛沛然而生，竟全心全意的為孩子打算起來。張翠山向她凄然望了一眼，伸手撫摸她頭發，心道：“這荒島與中土相距萬里，卻如何能夠回去？”但不忍傷愛妻之心，此言并不出口。謝遜忽道：“張夫人的話不錯，咱們這一輩子算是完了，但如何能使這孩子老死荒島，享不到半點人世的歡樂？張夫人，咱三人終當窮智竭力，使孩子得歸中土。”殷素素大喜，顫巍巍的站起身來。張翠山忙伸手相扶，驚道：“素素，你干甚麼？快好好躺著。”殷素素道：“不，五哥，咱倆一起給謝前輩磕幾個頭，感謝他這番大恩大德。”謝遜搖手道：“不用，不用。這孩子取了名字沒有？”張翠山道：“還沒有。前輩學問淵博，請給他取個名字罷！”謝遜沉吟道：“嗯，得取個好名字，讓我好好來想一個。”殷素素忽然想起：“難得這怪人如此喜愛這孩子，他若將孩兒視若己子，那麼孩兒在這島上就再不愁他加害，縱然他狂性發作，也不致驟下毒手。”說道：“謝前輩，我為這孩兒求你一件事，務懇不要推卻。”謝遜道：“甚麼？”殷素素道：“你收了這孩子做義子罷！讓他長大了，對你當親生父親一般奉養。得你照料，這孩兒一生不會吃人家的虧。五哥，你說好不好？”張翠山明白妻子的苦心，說道：“妙極，妙極！謝前輩，請你不棄，俯允我夫婦的求懇。”謝遜凄然道：“我自己的親生孩子給人一把摔死了，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團，你們瞧見了沒有？”張翠山和殷素素對望一眼，覺得他言語之中又有瘋意，但想起他的慘酷遭際，不由得心中惻然。謝遜又道：“我那孩子如果不死，今年有十八歲了。我將一身武功傳授于他，嘿嘿，他未必便及不上你們甚麼武當七俠。”這幾句話凄涼之中帶著幾分狂傲，但自負之中又包含著無限寂寞傷心。張翠山和殷素素不覺都油然而起悔心：“倘若當日在冰山上不毀了他的雙目，咱們四人在此荒島隱居，無憂無慮，豈不是好？”

　　三人默然半晌。張翠山道：“謝前輩，你收這孩兒作為義子，咱們叫他改宗姓謝。”謝遜臉上閃過一絲喜悅之色，說道：“你肯讓他姓謝？我那個死去的孩子，名叫謝無忌。”張翠山道：“如果你喜歡，那麼，咱們這孩兒便叫作謝無忌。”謝遜喜出望外，唯恐張翠山說過了後悔，說道：“你們把親生孩兒給了我，那麼你們自己呢？”張翠山道：“孩兒不論姓張姓謝，咱們一般的愛他。日後他孝順雙親，敬愛義父，不分親疏厚薄，豈非美事？素素，你說可好？”殷素素微一遲疑，說道：“你說怎麼便是怎麼。孩子多得一個人疼愛，終是便宜了他。”謝遜一揖到地，說道：“這我可謝謝你們啦，毀目之恨，咱們一筆勾消。謝遜雖喪子而有子，將來謝無忌名揚天下，好教世人得知，他父母是張翠山、殷素素，他義父是金毛獅王謝遜。”殷素素當時所以稍一猶疑，乃是想起真的謝無忌已死，給人摔成一團肉漿，自己的孩子頂用這個名字，未免不吉，然見謝遜如此大喜若狂，料想他對這孩兒必極疼愛，孩兒將來定可得到他許多好處，母親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只須于孩子有益，一切全肯犧牲，抱了孩子，說道：“你要抱抱他嗎？”謝遜伸出雙手，將孩子抱在臂中，不由得喜極而泣，雙臂發顫，說道：“你……你快抱回去，我這模樣別嚇壞了他。”其實初生一天的嬰兒懂得甚麼，但他這般說，顯是愛極了孩子。殷素素微笑道：“只要你喜歡，便多抱一會，將來孩子大了，你帶著他到處玩兒罷。”

　　謝遜道：“好極，好極……”聽得孩兒哭得極響，道：“孩子餓了，你喂他吃奶罷！我到外邊去。”實則他雙目已盲，殷素素便當著他哺乳也沒甚麼，但他發狂時粗暴已極，這時卻文質彬彬，竟成了個儒雅君子。

　　張翠山道：“謝前輩……”謝遜道：“不，咱們已成一家人，再這樣前輩後輩的，豈不生分？我這麼說，咱三人索性結義為金蘭兄弟，日後于孩子也好啊。”張翠山道：“你是前輩高人，我夫婦跟你身分相差太遠，如何高攀得上？”謝遜道：“呸，你是學武之人，卻也這般迂腐起來？五弟、五妹，你們叫我大哥不叫？”殷素素笑道：“我先叫你大哥，咱們是拜把子的兄妹。他若再叫你前輩，我也成了他的前輩啦！”張翠山道：“既是如此，小弟惟大哥之命是從。”殷素素道：“咱們先就這麼說定，過幾天等我起得身了，再來祭告天地，行拜義父、拜義兄之禮。”謝遜哈哈大笑，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終身不渝，又何必祭天拜地？這賊老天自己管不了自己的事，我謝遜最是恨他不過。”說著揚長出洞，只聽得他在曠野上縱聲大笑，顯是開心之極。張殷兩人自從識得他以來，從未見過他如此歡喜。自此三人全心全意的撫育孩子。謝遜少年時原是獵戶，他號稱“金毛獅王”，馴獸捕生之技，天下無雙，張翠山詳述島上多處地形，謝遜在他指引下走了一遍，便即記住。自此捕鹿殺熊，便由謝遜一力承擔。

　　數年彈指即過，三個人在島上相安無事。那孩子百病不生，長得甚是壯健。三人中倒似謝遜對他最是疼愛，有時孩子太過頑皮，張翠山和殷素素要加責打，每次都是謝遜從中攔住。如此數次，孩子便恃他作為靠山，逢到父母發怒，總是奔到義父處求救。張殷二人往往搖頭苦笑，說孩子給大哥寵壞了。到無忌四歲時，殷素素教他識字。五歲生日那天，張翠山道：“大哥，孩子可以學武啦，從今天起你來教，好不好？”謝遜搖頭：“不成，我的武功太深，孩子無法領悟。還是你傳他武當心法。等他到八歲時，我再來教他。教得兩年，你們便可回去啦！”殷素素奇道：“你說我們可以回去？回中土去？”謝遜道：“這幾年來我日日留心島上的風向水流，每年黑夜最長之時，總是刮北風，數十晝夜不停。咱們可以扎個大木排，裝上風帆，乘著北風，不停向南，要是賊老天不來橫加搗蛋，說不定你們便可回歸中土。”殷素素道：“我們？難道你不一起去麼？”謝遜道：“我瞎了雙眼，回到中土做甚麼？”殷素素道：“你便不去，咱們卻決不容你獨自留著。孩子也不肯啊，沒了義父，誰來疼他？”謝遜歎道：“我得能疼他十年，已經足夠了。賊老天總是跟我搗亂，這孩子倘若陪我的時候太多，只怕賊老天遷怒于他，會有橫禍加身。”殷素素打了個寒噤，但想這是他隨口說說的事，也沒放在心上。

　　張翠山傳授孩子的是扎根基的內功，心想孩子年幼，只須健體強身，便已足夠，在這荒島之上，決不會和誰動手打架。謝遜雖說過南歸中土的話，但他此後不再提起，看來也是一時興到之言，不能作准。

　　到第八年上，謝遜果然要無忌跟他學練武功。傳授之時他沒叫張殷二人旁觀，他夫婦便遵依武林中的嚴規，遠遠避開，對無忌的武功進境，也不加考查，信得過謝遜所授，定是高明异常的絕學。島上無事可紀，日月去似流水，轉眼又是一年有余。自無忌出世後，謝遜心靈有了寄托，再也不去理會那屠龍寶刀。有一晚張翠山偶爾失眠，半夜中出來散步，月光下只見謝遜盤膝坐在一塊岩石之上，手中卻捧著那柄屠龍寶刀，正自低頭沉思。張翠山吃了一驚，待要避開，謝遜已聽到他的腳步聲，說道：“五弟，這‘武林至尊，寶刀屠龍’八個字，看來終是虛妄。”張翠山走近身去，說道：“武林中荒誕之說甚多。大哥這等聰明才智，如何對這寶刀之說，始終念念不忘？”謝遜道：“你有所不知，我曾聽少林派一位有道高僧空見大師說過此事。”張翠山道：“啊，空見大師。聽說他是少林派掌門人空聞大師的師兄啊，他逝世已久了。”謝遜點頭道：“不錯，空見已經死了，是我打死的。”張翠山吃了一驚，心想江湖上有兩句話說道：“少林神僧，見聞智性”，那是指當今少林派四位武功最高的和尚空見、空聞、空智、空性四人而言，後來聽說空見大師得病逝世，想不到竟是謝遜打死的。謝遜歎了口氣，說道：“空見這人固執得很，他竟然只挨我打，始終不肯還手，我打了他一十三拳，終于將他打死了。”張翠山更是駭然，心想：“能挨得起大哥一拳一腳而不死的，已是一等一的武學高手，這位少林神僧竟能連挨他一十三拳，身子之堅，那是遠胜鐵石了。”

　　但見謝遜神色凄然，臉上頗有悔意，料想這事之中，定是隱藏著一件極大的過節，他自與謝遜結義以來，八年中共處荒島，情好彌篤，但他對這位義兄，敬重之中總是帶著三分懼意，生怕引得他憶及昔日恨事，當下也不敢多問。卻聽謝遜說道：“我生平心中欽服之人，寥寥可數。尊師張真人我雖久仰其名，但無緣識荊。這位空見大師，實是一位高僧。他武功上的名氣雖不及他師弟空智、空性，但依我之見，空智、空性一定及不上他老人家。”

　　張翠山以往聽他暢論當世人物，大都不值一哂，能得他罵上幾句，已算是第一流的人物，要他贊上一字，真是難上加難，想不到他提及空見大師時竟然如此欽遲，不禁頗感意外，說道：“想是他老人家隱居清修，少在江湖上走動，是以武學上的造詣少有人知。”

　　謝遜仰頭向天，呆呆出神，自言自語的道：“可惜可惜，這樣一位武林中蓋世奇士，竟給我一十三拳活活的打死了。他武功雖高，實是迂得厲害。倘若當時他還手跟我放對，我謝遜焉能活到今日？”張翠山道：“難道這位高僧的武功修為，竟比大哥還要深厚麼？”謝遜道：“我怎能跟他相比？差得遠了，差得遠了！簡直是天差地遠！”他說這句話時，臉上神情和語氣之中充滿了不禁敬仰欽佩之情。

　　張翠山大奇，心中微有不信，自忖恩師張三丰的武學舉世所罕有，但和謝遜相較，恐怕也只能胜他半籌，倘若空見大師當真高出謝遜甚多，說得上“天差地遠”，豈不是將自己恩師也比下去了？但素知謝遜的名字中雖有一個“遜”字，性子卻極是倨傲，倘若那人的武功不是真的強胜于他，他也決計不肯服輸。謝遜似是猜中了他的心意，說道：“你不信麼？好，你去叫無忌出來，我說一個故事給他聽。”張翠山心想三更半夜的，無忌早已睡熟，去叫醒他聽故事，對孩子實無益處，但既是大哥有命，卻也不便違拗，于是回到熊洞，叫醒了兒子。無忌聽說義父要講故事，大聲叫好，登時將殷素素也吵醒了。三人一起出來，坐在謝遜身旁。

　　謝遜道：“孩子，不久你就要回歸中土……”無忌奇道：“甚麼回歸中土？”謝遜將手揮了揮，叫他別打斷自己的話頭，續道：“要是咱們的大木排在海中沉了，或是飄得無影無蹤，那也罷了，一切休提。但若真的能回中土，我跟你說，世上人心險惡，誰都不要相信。除了父母之外，誰都會存著害你的心思。就可惜年輕時沒人跟我說這番話。唉，便是說了，當時我也不會相信。“我在十歲那一年，因意外機緣，拜在一個武功極高之人的門下學藝。我師父見我資質不差，對我青眼有加，將他的絕藝傾囊以授。我師徒情若父子，五弟，當時我對我師父的敬愛仰慕，大概跟你對尊師沒差分毫。我在二十三歲那年离開師門，遠赴西域，結交了一群大有來歷的朋友，蒙他們瞧得起我，當我兄弟相待。五妹，令尊白眉鷹王，就在那時跟我結交的。後來我娶妻生子，一家人融融泄泄，過得極是快活。“在我二十八歲那年上，我師父到我家來盤桓數日，我自是高興得了不得，全家竭誠款待，我師父空閒下來，又指點我的功夫。哪知這位武林中的成名高手，竟是人面獸心，在七月十五日那日酒後，忽對我妻施行強暴……”張翠山和殷素素同時“啊”的一聲，師奸徒妻之事，武林之中從所未聞，那可是天人共憤的大惡事。謝遜續道：“我妻子大聲呼救，我父親聞聲闖進房中，我師父見事情敗露，一拳將我父親打死了，跟著又打死了我母親，將我甫滿周歲的兒子謝無忌……”

　　無忌聽他提到自己名字，奇道：“謝無忌？”張翠山斥道：“別多口！聽義父說話。”謝遜道：“是啊，我那親生孩兒跟你名字一樣，也叫謝無忌，我師父抓起了他，將他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團。”

　　無忌忍不住又問：“義父，他……他還能活麼？”謝遜凄然搖頭，說道：“不能活了，不能活了！”殷素素向兒子搖了搖手，叫他不可再問。謝遜出神半晌，才道：“那時我瞧見這等情景，嚇得呆了，心中一片迷惘，不知如何對付我這位生平最敬愛的恩師，突然間他一拳打向我的胸口，我胡里胡塗的也沒想到抵擋，就此暈死過去，待得醒轉時，我師父早已不知去向，但見滿屋都是死人，我父母妻兒，弟妹仆役，全家一十三口，盡數斃于他的拳下。想是他以為一拳已將我打死，沒有再下毒手。“我大病一場之後，苦練武功，三年後找我師父報仇。但我跟他功夫實在相差太遠，所謂報仇，徒然自取其辱，可是這一十三條人命的血仇，如何能便此罷休？于是我遍訪名師，廢寢忘食的用功，這番苦功，總算也有著落，五年之間，我自覺功夫大進，又去找我師父。哪知我功夫強了，他仍是比我強得很多，第二次報仇還是落得個重傷下場。“我養好傷不久，便得了一本《七傷拳》拳譜，這路拳法威力實非尋常。于是我潛心專練‘七傷拳’的內勁，兩年後拳技大成，自忖已可和天下第一流的高手比肩。我師父若非另有奇遇，決不能再是我敵手。不料第三次上門去時，卻已找不到他的所在。我在江湖上到處打聽，始終訪查不到，想是他為了避禍，隱居于窮鄉僻壤，大地茫茫，卻到何處去尋？“我憤激之下，便到處做案，殺人放火，無所不為。每做一件案子，便在牆上留下了我師父的姓名！”

　　張翠山和殷素素一齊“啊”了一聲。謝遜道：“你們知道我師父是誰了罷？”殷素素點頭道：“嗯！你是‘混元霹靂手’成昆的弟子。”原來兩年多前武林中突生軒然大波，自遼東以至岭南，半年之間接連發生了三十余件大案，許多成名豪傑突然不明不白的被殺，而凶手必定留下“混元霹靂手成昆”的名字。被害之人不是一派的掌門，便是交游極廣的老英雄，每一件案子都牽連人數甚眾。只要這樣一件案子，武林中便要到處轟傳，何況接連三十余件。當時武當七俠曾奉師命下山查詢，竟不得半點頭緒。眾人均知這是有人故意嫁禍于成昆。這“混元霹靂手”成昆武功甚高，向來洁身自愛，聲名甚佳，被害者又有好幾個是他的知交好友，這些案子決計非他所為。但要查知凶手是誰，自非著落在他身上不可，可是他忽然無影無蹤，音訊杳然。紛擾多時，三十余件大案也只有不了了之。雖然想報仇雪恨的人成百成千，可是不知凶手是誰，人人都是徒呼負負。若非謝遜今日自己吐露真相，張翠山怎猜得到其中的原委。謝遜道：“我冒成昆之名做案，是要逼得他挺身而出，便算他始終龜縮，武林中千百人到處查訪，總比我一人之力強得多啊。”殷素素道：“此計不錯，只不過這許多人無辜傷在你的手下，在陰世間也是胡塗鬼，未免可怜。”謝遜道：“難道我父母妻兒給成昆害死，便不是無辜麼？便不可怜麼？我看你從前倒也爽快，嫁了五弟九年，卻學得這般婆婆媽媽起來。”殷素素向丈夫望了一眼，微微一笑，說道：“大哥，這些案子倏然而起，倏然而止，後來你終于找到了成昆麼？”謝遜道：“沒找到，沒找到！後來我在洛陽見到了宋遠橋。”張翠山大吃一驚，道：“我大師哥宋遠橋？”

　　謝遜道：“不錯，是武當七俠之首的宋遠橋。我做下這許多大案，江湖上早已鬧得天翻地覆，但我師父混元霹靂手成昆……”無忌道：“義父，他這樣壞，你還叫他師父？”謝遜苦笑道：“我從小叫慣了。再說，我的一大半武功總是他傳授的。他雖然是個大壞蛋，我也不是好人，說不定我的為非作歹也都是他教的。好也是他教，歹也是他教，我還是叫他師父。”

　　張翠山心想：“大哥一生遭遇慘酷，憤激之余，行事不分是非。無忌聽了這些話記住心中，于他日後立身大是有害，過幾天可得好好跟他解說明白。”

　　謝遜續道：“我見師父如此忍得，居然仍不露面，心想非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不足以激逼他出來。方今武林之中，以少林、武當兩派為尊，看來須得殺死一名少林派或是武當派中第一流的人物，方能見效。那一日我在洛陽清虛觀外的牡丹園中，見到宋遠橋出手懲戒一名惡霸，武功很是了得，決意當晚便去將他殺了。”張翠山聽到這里，不由得栗然而懼，他明知大師哥并未為謝遜所害，但想起當時情勢的凶險，仍是不免惴惴，謝遜的武功高出大師哥甚多，何況一個在明，一個在暗，若是當真下手，大師哥決無幸免。殷素素也知宋遠橋未死，說道：“大哥，想是你突然不忍加害無辜，要是你當真殺了宋大俠，咱們這位張五俠早已跟你拚了命，再也不會成為結義兄弟了。”謝遜哼了一聲，道：“那有甚麼忍不忍的？若在今日，我瞧在五弟面上，自不會去跟武當派為難。可是那時我又不識得五弟，別說是宋遠橋，便是五弟自己，只要給我見到了，還不是殺了再說。”無忌奇道：“義父，你為甚麼要殺我爹爹？”謝遜微笑道：“我是說個比方啊，并不是真的要殺你爹爹。”無忌道：“嗷，原來這樣！”這才放心。謝遜撫著他小頭上的頭發，說道：“賊老天雖有諸般不好，總算沒讓我殺了宋遠橋，否則我愧對你爹爹，也不能再跟他結義為兄弟了。”停了片刻，續道：“這天晚上我吃過晚飯，在客店中打坐養神。我心知宋遠橋既是武當七俠之首，武功上自有過人之處，假若一擊不中，給他逃了，或者只打得他身負重傷而不死，那麼我的行藏必致泄露，要逼出我師父的計謀盡數落空，而且普天下豪傑向我群起而攻，我謝遜便有三頭六臂，也是無法對敵啊。我一死不打緊，這場血海冤仇，可從此無由得報了。”張翠山問道：“你跟我大哥這場比武後來如何了結？大師哥始終沒跟我們說這件事，倒是奇怪。”

　　謝遜道：“宋遠橋壓根兒就不知道，恐怕他連‘金毛獅王謝遜’這六個字也從來沒聽見過，因為我後來沒去找他。”張翠山歎了口氣，說道：“謝天謝地！”殷素素笑道：“謝甚麼賊老天、賊老地，謝一謝眼前這個謝大俠才是真的。”張翠山和無忌都笑了起來。

## 第八章　窮發十載泛歸航

　　謝遜緩緩的道：“那天晚上的情景，今日我還是記得清清楚楚。我坐在客店中的炕上，暗運真氣，將那‘七傷拳’在心中又想了幾遍。五弟，你從未沒有見過我的‘七傷拳’，要不要見識見識？”張翠山還沒回答，殷素素搶著道：“那定是神妙無比，威猛絕倫。大哥，你怎地不去找宋大俠了？”謝遜微微一笑，說道：“你怕我試拳時傷了你老公麼？倘若這拳力不是收發由心，還算得是甚麼‘七傷拳’？”說著站起身來，走到一株大樹之旁，一聲吆喝，宛似憑空打了個霹靂，猛響聲中，一拳打在樹干之上。

　　以他功力，這一拳若不將大樹打得斷為兩截，也當拳頭深陷樹干，哪知他收回拳頭時，那大樹竟絲毫無損，連樹皮也不破裂半點。殷素素心中難過：“大哥在島上一住九年，武功全然拋荒了。我從來不見他練功，原也難怪。”怕他傷心，還是大聲喝彩。謝遜道：“五妹，你這聲喝彩全不由衷，你只道我武功大不如前了，是不是？”殷素素道：“在這窮發極北的荒島之上，來來去去四個親人，還練甚麼武功？”謝遜問道：“五弟，你瞧出了其中奧妙麼？”張翠山道：“我見大哥這一拳去勢十分剛猛，可是打在樹上，連樹葉也沒一片晃動，這一點我甚是不解。便是無忌去打一拳，也會搖動樹枝啊！”無忌叫道：“我會！”奔過去在大樹上砰的一拳，果然樹枝亂晃，月光照映出來的枝葉影子在地下顫動不已。張翠山夫婦見兒子這一拳頗為有力，心下甚喜，一齊瞧著謝遜，等他說明其中道理。

　　謝遜道：“三天之後，樹葉便會萎黃跌落，半個月後，大樹全身枯槁。我這一拳已將大樹的脈絡從中震斷了。”張翠山和殷素素不胜駭异，但知他素來不打誑語，此言自非虛假。謝遜取過手邊的屠龍寶刀，拔刀出鞘，擦的一聲，在大樹的樹干上斜砍一刀，只聽得砰彭巨響，大樹的上半段向外跌落。謝遜收刀說道：“你們瞧一瞧，我‘七傷拳’的威力可還在麼？”張翠山三人走過去看大樹的斜剖面時，只見樹心中一條條通水的筋脈已大半震斷，有的扭曲，有的粉碎，有的斷為數截，有的若斷若續，顯然他這一拳之中，又包含著數般不同的勁力。張殷二人大是歎服。張翠山道：“大哥，今日真是叫小弟大開眼界。”謝遜忍不住得意之情，說道：“我這一拳之中共有七股不同勁力，或剛猛，或陰柔，或剛中有柔，或柔中有剛，或橫出，或直送，或內縮。敵人抵擋了第一股勁，抵不住第二股，抵了第二股，第三股勁力他又如何對付？嘿嘿，‘七傷拳’之名便由此來。五弟，那日你跟我比拚的是掌力，倘若我出的是七傷拳，你便擋不住了。”張翠山道：“是。”無忌想問爹爹為甚麼跟義父比拚掌力，見母親連連搖手，便忍住不問，說道：“義父，你把這‘七傷拳’教了我好麼？”謝遜搖頭道：“不成！”無忌好生失望，還想纏著哀求。殷素素笑道：“無忌，你不傻嗎？你義父這門武功精妙深湛，若不是先有上乘內功，如何能練？”無忌道：“是，那麼等我練好了上乘內功再說。”謝遜搖頭道：“這‘七傷拳’不練也罷！每人體內，均有陰陽二氣，金木水火土五行。心屬火、肺屬金、腎屬水、脾屬土、肝屬木，一練七傷，七者皆傷。這七傷拳的拳功每練一次，自身內髒便受一次損害，所謂七傷，實則是先傷己，再傷敵。我若不是在練七傷拳時傷了心脈，也不致有時狂性大發、無法抑制了。”張翠山和殷素素此時方知，何以他才識過人，武功高強，狂性發作時竟會心智盡失。

　　謝遜又道：“倘若我內力真的渾厚堅實，到了空見大師、或是武當張真人的地步，再來練這七傷拳，想來自己也可不受損傷，便有小損，亦無大礙。只是當年我報仇心切，費盡了心力，才從崆峒派手中奪得這本《七傷拳譜》的古抄本，拳譜一到手，立時便心急慌忙的練了起來，唯恐拳功未成而我師父已死，報不了仇。待得察覺內髒受了大損，已是無法挽救，當時我可沒想到，崆峒派既然有此世代相傳的拳譜，卻為何無人以此拳功名揚天下。我又貪圖這路拳法出拳時聲勢渲赫，有極大的好處。五妹，你懂得其中的道理罷？”殷素素微一沉吟，道：“嗯，是不是跟你師父霹靂甚麼的功夫差不多？”謝遜道：“正是。我師父外號叫作‘混元霹靂手’，掌含風雷，威力極是驚人。我找到他後，如用這路七傷拳功跟他對敵，他定以為我使的還是他親手所傳武功，待得拳力及身，他再驚覺不對，可已遲了。五弟，你別怪我用心深刻，我師父外表粗魯，可實在是天下最工心計的毒辣之人。若不是以毒攻毒，這場大仇無法得報……唉，枝枝節節的說了許多，還沒說到空見大師。且說那晚我運氣溫了三遍七傷拳功，便越牆出外，要去找宋遠橋。“我躍出牆外，身子尚未落地，突然覺得肩頭上被人輕輕一拍。我大吃一驚，以我當時武功，竟有人伸手拍到我身上而不及擋架，實是難以想象之事。無忌，你想，這一拍雖輕，但若他掌上施出勁力，我豈不是已受重傷？我當即回手一撈，卻撈了個空，反擊一拳，這拳自然也沒打到人，左足一落地，立即轉身，便在此時，我背上又被人輕輕拍了一掌，同時背後一人歎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無忌覺得十分有趣，笑了出來，說道：“義父，這人跟你鬧著玩麼？”張翠山和殷素素卻已猜到，說話之人定是那空見大師。謝遜續道：“當時我只嚇得全身冰冷，如墮深淵，那人如此武功，要制我死命真是易如反掌。他說那‘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八個字，只是一瞬之間的事，可是這八個字他說得不徐不疾，充滿慈悲心腸。我聽得清清楚楚。但那時我心中只感到驚懼憤怒，回過身來，只見四丈以外站著一位白衣僧人。我轉身之時，只道他离開我只不過兩三尺，哪知他一拍之下，立即飄出四丈，身法之快，步法之輕，實是匪夷所思。“當時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是冤鬼，給我殺了的人來索命著！’若是活人，決不能有這般來去如電的功夫。我一想到是鬼，膽子反而大了起來，喝道：‘妖魔鬼怪，給我滾得遠遠的，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豈怕你這孤魂野鬼？’那白衣僧人合十說道：‘謝居士，老僧空見合十！’我一聽到空見兩字，便想起江湖上所說‘少林神僧，見聞智性’這兩句話來。他名列四大神僧之首，無怪武功如此高強。”

　　張翠山想起這位空見大師後來是被他一十三拳打死的，心中隱隱感到不安。謝遜續道：“當時我便問道：‘是少林寺的空見神僧麼？’那白衣僧人道：‘神僧二字，愧不敢當。老衲正是少林空見。’我道：‘在下跟大師素不相識，何故相戲？’空見說道：‘老衲豈敢戲弄居士？請問居士，此刻欲往何處？’我道：‘我到何處去，跟大師有何干系？’空見道：‘居士今晚想去殺害武當派的宋遠橋大俠，是不是？’

　　“我聽他一語道破我的心意，又是奇怪，又是吃驚。他又道：‘居士要想再做一件震動武林的大案，好激得那混元霹靂手成昆現身，以報殺害你全家的大仇……’我聽他說出了我師父的名字，更是駭异。要知我師父殺我全家之事，我從沒跟旁人說過。這件丑事我師父掩飾抵賴也猶恐不及，自己當然更不會說。這空見和尚卻如何知道？

　　“我當時身子劇震，說道：‘大師若肯見示他的所在，我謝遜一生給你做牛做馬，也所甘愿。’空見歎道：‘這成昆所作所為，罪孽确是太大，但居士一怒之下，牽累害死了這許多武林人物，真是罪過罪過。’我本來想說：‘要你多管甚麼閒事？’但想起適才他所顯的武功，我可不是敵手，何況正有求于他，于是強忍怒氣，說道：‘在下實是迫于無奈，那成昆躲得了無影無蹤，四海茫茫，教我到哪里去找他？’空見點頭道：‘我也知你滿腔怨毒，無處發泄。那宋大俠是武當派張真人首徒，你要是害了他，這個禍闖得可實在太大。’我道：‘我是志在闖禍，禍事越大，越能逼成昆出來。’“空見道：‘謝居士，你要是害了宋大俠，那成昆确是非出頭不行。但今日的成昆已非昔日可比，你武功遠不及他，這場血海冤仇是報不了的。’我道：‘成昆是我師父，他武功如何，我知道得比你清楚。’

　　“空見搖頭道：‘他另投名師，三年來的進境非同小可。你雖練成了崆峒派的“七傷拳”，卻也傷他不得。’我驚詫無比，這空見和尚我生平從未見過，但我的一舉一動，他卻似件件親眼目睹。我呆了片刻，問道：‘你怎麼知道？’他道：‘是成昆跟我說的。’”他說到這里，張殷夫妻和無忌一齊“啊”的一聲。謝遜道：“你們此刻聽著尚自驚奇，當時我聽了這句話，登時跳了起來，喝道：‘他又怎麼知道？’他緩緩的道：‘這幾年來，他始終跟隨在你身旁，只是他不斷的易容改裝，是以你認他不出。’我道：‘哼，我認他不出？他便是化了灰，我也認得他。’他道：‘謝居士，你自非粗心大意之人，可是這幾年來，你一心想的只是練武報仇，對身周之事都不放在心上了。你在明里，他在暗里。你不是認他不出，你壓根兒便沒去認他。’“這番話不由得我不信，何況空見大師是名聞天下的有道高僧，諒也不致打誑騙我。我道：‘既是如此，他暗中將我殺了，豈不干淨？’空見道：‘他若起心害你，自是一舉手之勞。謝居士，你曾兩次找他報仇，兩次都敗了，他要傷你性命，那時候為甚麼便不下手？再說你去奪那《七傷拳譜》之時，你曾跟崆峒派的三大高手比拚內力，可是“崆峒五老”中的其餘二老呢？他們為甚不來圍攻？要是五老齊上，你未必能保得性命罷？’“當日我打傷‘崆峒三老’後，發覺其餘二老竟也身受重傷，這件怪事我一直存在心中，是個未能得解的大疑團。莫非崆峒派忽起內哄？還是另有不知名的高手在暗中助我？我聽見空見大師這般說，心念一動，說道：‘那二老竟難道是成昆所傷？’”張翠山和殷素素聽他愈說愈奇，雖然江湖上的事波譎云詭，兩人見聞均廣，甚麼古怪的事也都聽見過，可是謝遜此刻所說之事卻實是猜想不透。兩人心中均隱隱覺得，謝遜已是個極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師父混元霹靂手成昆，不論智謀武功，似乎又皆胜他一籌。

　　殷素素道：“大哥，那崆峒二老，真是你師父暗中所傷麼？”謝遜道：“當時我這般沖口而問。空見大師說道：‘崆峒二老受的是甚麼傷，謝居士親眼得見麼？他二人臉色怎樣？’我默然無語，隔了半晌，道：‘如此說來，崆峒二老當真是我師父所傷了。’原來當時我見到崆峒二老躺在地下，滿臉都是血紅的斑點，顯然是他二人用陰勁傷人，卻被高手以‘混元功’逼回。這樣滿臉血紅斑點，以我所知，除了被混元功逼回自身內勁之外，除非是猝發斑症傷寒之類惡疾，但我當日初見崆峒五老之時，五個人都是好端端地，自非突起暴病。當時武林之中，除了我師徒二人，再無第三人練過混元功。“空見大師點了點頭，歎道：‘你師父酒後無德，傷了你一家老小，酒醒之後，惶慚無地，是以你兩次找他報仇，他都不傷你性命。他甚至不肯將你打傷，但你兩次都是發瘋般跟他拚命，若不傷你，他始終無法脫身。嗣後他一直暗中跟隨在你身後，你三度遭遇危難，都是他暗中解救。’我心下琢磨，除了崆峒斗五老之外，果然另有三件蹊蹺之事，在萬分危急之際，敵方攻勢忽懈。尤其那次跟青海派高手相斗，情勢最是凶險。空見大師又道：‘他自知罪過太深，也不能求你饒恕，只盼日子一久，你慢慢淡忘了。豈知你愈鬧愈大，害死的人越來越多。今日你若再去殺了宋遠橋大俠，這場大禍可真的難以收拾了。’“我道：‘既是如此，請大師叫我師父來見我。我們自己算帳，跟旁人不相干。’空見大師道：‘你師父沒臉見你。再說，謝居士，不是老衲小覷你，你便是見到了他，也是枉然。’我道：‘大師是有道高僧，是非黑白，自然清楚得很。難道我滿門血仇，就此罷了不成？’他道：‘謝居士遭遇之慘，老衲也代為心傷。可是尊師酒後亂性，實非本意，何況他已深自忏悔，還望謝居士念著昔日師徒之情，网開一面。’我怒發如狂，說道：‘我若再打他不過，任他一掌擊斃便了。此仇不報，我也不想活了。’“空見大師沉吟良久，說道：‘謝居士，尊師武功已非昔比，你便是練成了七傷拳，也傷他不得。你若不信，便請打老衲幾拳試試。’我道：‘在下跟大師無冤無仇，豈敢相傷？在下武功雖然低微，這七傷拳卻也不易抵擋。’他道：‘謝居士，我跟你打一場賭。尊師殺了你一家十三口性命，你便打我一十三拳。倘若打傷了我，老衲便罷手不理此事，尊師自會出來見你。否則這場冤仇便此作罷如何？’我沉吟未答，心知這位高僧武功奇深，七傷拳雖然厲害，要是真的傷他不得，難道這仇便不報了？“空見大師又道：‘老實跟你說，老衲既然插手管了此事，決不容你再行殘害無辜的武林同道。你若一念向善，便此罷手，過去之事大家一筆勾銷。否則你要找人報仇，難道為你所害那些人的弟子家人，便不想找你報仇麼？’“我聽他語氣嚴厲起來，狂性大發，喝道：‘好，我便打你一十三拳！你抵擋不住之時，隨時喝止。大丈夫言出如山，你可要叫我師父出來相見。’空見大師微微一笑，說道：‘請發拳罷！’我見他身材矮小，白眉白須，貌相慈祥莊嚴，不忍便此傷他，第一拳只使了三成力，砰的一聲，擊在他胸口。”無忌叫道：“啊喲！義父，你使的便是這路震斷樹脈的‘七傷拳’麼？”謝遜道：“不是！這第一拳是我師父成昆所授的‘霹靂拳’。我一拳擊去，他身子晃了晃，退後一步。我想這一拳只使了三成力，他已退後一步，若將‘七傷拳’施展出來，不須三拳，便能送了他的性命。當下我第二拳稍加勁力。他仍是晃了晃，退後一步。第三拳時我使了七成力，他也是一晃之下，再退一步。我微感奇怪，我拳上的勁力已加了一倍有余，但擊在他身上仍是一模一樣。依他枯瘦的身形，我一拳便能打斷他的肋骨，但他體內并不生出反震之力，只是若無其事的受了我三拳。“我想，要將他打倒，非出全力不可，可是我一出全力，他非死即傷。我雖為惡已久，但對他舍己為人的慈悲心懷也有些肅然起敬，說道：‘大師，你只挨打不還手，我不忍再打。你受了我三拳，我答應不去害那宋遠橋便是。’他道：‘那麼你跟成昆的怨仇怎樣？’我道：‘此仇不共戴天，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我頓了一頓，又道：‘但大師既然出面，謝某敬重大師，自此而後，只找成昆自己和他家人，決不再連累不相干的武林同道。’“空見大師合十說道：‘善哉，善哉！謝居士有此一念，老衲謹代天下武林同道謝過。只是老衲立心化解這場冤孽，剩下的十拳，你便照打罷。’

　　“我心下盤算，只有用‘七傷拳’將他擊傷，我師父才肯露面，好在這‘七傷拳’的拳勁收發自如，我下手自有分寸，于是說道：‘如此便得罪了！’第四拳跟著發出，這一次用的是‘七傷拳’拳勁了。拳中胸膛，他胸口微一低陷，便向前跨了一步。”無忌道：“這可奇了，這位老和尚這次不再退後，反而向前。”張翠山道：‘那是少林派‘金剛不壞體’神功罷？”謝遜點頭道：“五弟見多識廣，所料果然不錯。我這拳擊出，和前三拳已大不相同，他身上生出一股反震之力，只震得我胸內腹中，有如五髒一齊翻轉。我心知他也是迫于無奈，倘若不使這門神功，便擋不住我的七傷拳。我久聞少林派‘金剛不壞體’神功乃古今五大神功之一，其時親身領受，果然非同小可。當下我第五拳偏重陰柔之力，他仍是跨前一步，那股陰柔之力反擊過來，我好容易才得化解……”無忌道：“義父，這老和尚說好不還手的，怎地將你的拳勁反擊回來？”謝遜撫著他的頭發，說道：“我打過第五拳，空見大師便道：‘謝居士，我沒料到七傷拳威力如此驚人，我不運功回震，那便抵擋不住。’我道：‘你沒還手打我，已是深感盛情。’當下我拳出如風，第六、七、八、九四拳一口氣打出。那空見大師也真了得，這四拳打在他身上，他一一震回，剛柔分明，層次井然。“我心下好生駭异，喝道：‘小心了！’第十拳輕飄飄的打了出去。他微微點了點頭，不待我拳力著身，便跨上兩步，竟在這霎息之間，占了先機。”

　　無忌自然不懂跨這兩步有甚麼難處。張翠山卻深知高手對敵，能在對手出招之前先行料到，實是極大的難事，通常只須料到一招，即足制胜，點頭道：“了不起，了不起！”謝遜續道：“這第十拳我已是使足了全力，他搶先反震，竟使我倒退了兩步。我雖瞧不見自己的臉色，但可以想見，那時我定是臉如白紙，全無血色。空見大師緩緩吁了口氣，說道：‘這第十一拳不忙便打，你定一定神再發罷！’我雖萬分的要強好胜，但內息翻騰，一時之間，那第十一拳确是擊不出去。”張翠山等聽到這里，都是甚為心焦。無忌忽道：“義父，下面還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罷。”謝遜道：“為甚麼？”無忌道：“這老和尚為人很好，你打傷了他，心中過意不去。倘若傷了自己，那也不好。”張翠山和殷素素對望一眼，心想這孩子小小年紀，居然有這等見識，可說極不容易。張翠山心中更是喜慰，覺得無忌心地仁厚，能夠分辨是非。只聽得謝遜歎了口氣，說道：“枉自我活了幾十歲，那時卻不及孩子的見識。我心中充塞了報仇雪恨之念，不找到我師父，那是決不甘休，明知再打下去，兩人中必有一個死傷，可也顧不了許多。我運足勁力，第十一拳又擊了出去，這一次他卻身形斗地向上一拔，我這一拳本來打他胸口，但他一拔身，拳力便中在小腹之上。他眉頭一皺，顯得很是疼痛。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如以胸口擋我拳力，反震之力太大，只怕我禁受不起，但小腹的反震之力雖然較弱，他自身受的苦楚卻大得多。“我呆了一呆，說道：‘我師父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大師何苦以金玉之體，為他擋災？’空見大師調勻了一下呼吸，苦笑道：‘只盼再挨兩拳，便……便化解了這場劫數。’我聽他說話氣息不屬，突然心念一動：‘看來他運起“金剛不壞體”神功之時，不能說話，我何不引他說話，突然一拳打出。’便道：‘倘若我在一十三拳內打傷了你，你保得定我師父定會來見我麼？’他道：‘他親口跟我說過的……’就在此時，我不等他一句話說完，呼的一拳便擊向他小腹。這一拳去勢既快，落拳又低，要令他來不及發動護體神功。“哪知道佛門神功，隨心而起，我的拳勁剛触到他小腹，他神功便已布滿全身。我但覺天旋地轉，心肺欲裂，騰騰騰連退七八步，背心在一株大樹上一靠，這才站住。“我心灰意懶之下，惡念陡生，說道：‘罷了，罷了！此仇難報，我謝遜又何必活于天地之間？’提起手來，一掌便往自己天靈蓋拍下。”殷素素叫道：“妙計，妙計！”張翠山道：“為甚麼？”隨即醒悟，說道：“噢，可是如此對付這位有道高僧，未免太狠了。”原來他也已想到，謝遜拍擊自己的天靈蓋，空見自會出聲喝止，過來相救。謝遜乘他不防，便可下手。張翠山聰明機伶本不在妻子之下，只是平素從不打這些奸詐主意，因此想到此節時終究慢了一步。

　　謝遜慘然歎道：“我便是要利用他宅心仁善，你們料得不錯，我揮掌自擊天靈蓋，雖是暗伏詭計，卻也是行險僥幸。倘若這一掌擊得不重，他看出了破綻，便不會過來阻止。十三拳中只剩下最後一拳，七傷拳的拳勁雖然厲害，怎破得了他的護身神功？那時要找我師父報仇之事，再也休提。當時我孤注一擲，這一掌實是用足了全力，他若不來救，我便自行擊碎天靈蓋而死，反正報不了仇，原本不想活了。“空見大師眼見事出非常，大叫：‘使不得，你何苦……’立即躍將過來，伸手架開我右掌，我左手發拳擊出，砰的一聲，打在他胸腹之間。這一下他确是全無提防，連運神功的念頭也沒生。他血肉之軀，如何擋得住這一拳？登時內髒震裂，摔倒在地。“我擊了這一拳，眼見他不能再活，陡然間天良發現，伏在他身上大哭起來，叫道：‘空見大師，我謝遜忘恩負義，豬狗不如！’”張翠山等三人默然，均想他以此詭計打死這位有德高僧，确是大大不該。

　　謝遜道：“空見大師見我痛哭，微微一笑，安慰我道：‘人孰無死？居士何必難過？你師父即將到來，你須得鎮定從事，別要魯莽。’他一言提醒了我，適才這一十三拳大耗真力，眼下大敵將臨，豈可再痛哭傷神？于是我盤膝坐下，調勻內息。哪知隔了良久，始終不見我師父到來。我心下詫异，望著空見大師。“這時他已氣息微弱，斷斷續續的道：‘想……想不到他……他言而無信……難道……難道甚麼人忽然絆住他麼？’我大怒起來，喝道：‘你騙人，你騙我打死了你，我師父還是不出來見我。’他搖頭道：‘我不騙你，真是對你不起。’我狂怒之下，還想罵他，忽然想起：‘他騙我來打死他自己，于他有甚麼好處？我打死他，他反而來向我道歉。’不由得萬分慚愧，跪在他的身前說道：‘大師，你有甚麼心愿，我一定給你了結？’他又是微微一笑，說道：‘但愿你今後殺人之際，有時想起老衲。’“這位高僧不但武功精湛，而且大智大慧，洞悉我的為人。他知道要我絕了報仇之心，改做好人，那是決計辦不到的，他說了也不過是白說，可是他叫我殺人之際有時想起他。五弟，那日在船中你跟我比拚掌力，我所以沒傷你性命，就是因為忽然間想起了空見大師。”

　　張翠山萬想不到自己的性命竟是空見大師救的，對這位高僧更增景慕之心。謝遜歎道：“他氣息愈來愈弱，我手掌按住他靈台穴，拚命想以內力延續他的性命。他忽然深深吸了口氣，問道：‘你師父還沒來麼？’我道：‘沒來。’他道：‘那是不會來的了。’我道：‘大師，你放心，我不會再胡亂殺人，激他出來。但我走遍天涯海角，定要找到他。’他道：‘嗯，不過，你武功不及他……除非……除非……’說到這里，聲音越來越低。我把耳朵湊到他的嘴邊，只聽他道：‘除非……能找到屠龍刀，找到……找到刀中的秘……’他說到這個‘秘’字，一口氣接不上來，便此死了。”直到此刻，張翠山夫婦方始明白，他為甚麼苦思焦慮的要探索屠龍刀中的秘密，為甚麼平時溫文守禮，狂性發作時卻如野獸一般，為甚麼身負絕世武功，卻是終日愁苦……謝遜道：“後來我得到屠龍刀的消息，趕到王盤山島上來奪刀。五妹，你令尊昔年是我知交好友，親厚無比，鷹王獅王，齊名當世，後來卻翻臉成仇。這中間的種種過節牽連到旁人，卻不能跟你說了。我在得刀之前，千方百計的要找尋成昆，得了屠龍刀之後，卻反而怕他找上了我，因此要尋個極隱僻的所在，慢慢探尋刀中秘密。為了生怕你們泄露我的行藏，才把你們帶同前來。想不到一晃十年，謝遜啊謝遜，你還是一事無成！”張翠山道：“空見大師臨死之時，這番話或許沒有說全，他說：‘除非能找到屠龍刀中的秘……’，說不定另有所指。”謝遜道：“這十年之中，甚麼荒誕不經、异想天開的情景我都想過了，但沒一件能和他的說話相符。刀中一定藏有一件大秘密，斷然無疑。但我窮極心智，始終猜想不透。”自這晚長談之後，謝遜不再提及此事，但督率無忌練功，卻變成了嚴厲异常。無忌此時不過九歲，雖然聰明，但要短期內領悟謝遜這些世上罕有的武功，卻怎生能夠？謝遜又教他轉換穴道、沖解被封穴道之術，這是武學中極高深的功夫，無忌連穴道也認不明白，內功全無根柢，又如何學得會了？謝遜便又打又罵，絲毫不予姑息。

　　殷素素常見到兒子身上青一塊、烏一塊，甚是怜惜，向謝遜道：“大哥，你武功蓋世，三年五載之內，無忌如何能練得成？這荒島上歲月無盡，不妨慢慢教他。”謝遜道：“我又不是教他練，是教他盡數記在心中。”殷素素奇道：“你不教無忌練武功麼？”謝遜道：“哼，一招一式的練下去，怎來得及？我只是要他記著，牢牢的記在心頭。”

　　殷素素不明其意，但知這位大哥行事處處出人意表，只得由他。不過每見到孩子身上傷痕累累，便抱他哄他，疼惜一番。無忌居然很明白事理，說道：“媽，義父是要我好，他打得狠些，我便記得牢些。”

　　如此又過了大半年。一日早晨，謝遜忽道：“五弟，五妹，再過四個月，風向轉南，今日起咱們來扎木排罷。”張翠山驚喜交加，問道：“你說扎了木排，回歸中土嗎？”謝遜冷冷的道：“那也得瞧瞧老天發不發善心，這叫作‘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成功，便回去，不成功，便溺死在大海之中。”依著殷素素的心意，在這海外仙山般的荒島上逍遙自在，實不必冒著奇險回去，但想到無忌長大之後如何娶妻生子，想到他一生埋沒荒島實在可惜，當下便興高采烈的一起來扎結木排。島上多的是參天古木，因生于寒冰之地，木質致密，硬如鐵石。謝遜和張翠山忙忙碌碌的砍伐樹木，殷素素便用樹筋獸皮來編織帆布，搓結帆索。無忌奔走傳遞。

　　饒是謝遜和張翠山武功精湛，殷素素也早不是個嬌怯怯的女子，但沒有就手家生，扎結這大木排實在事倍功半。扎結木排之際，謝遜總是要無忌站在身邊，盤問查考他所學武功。這時張殷二人也不再避嫌走開，聽得他義父義子二人一問一答，都是口訣之類，謝遜甚至將各種刀法、劍法，都要無忌猶似背經書一般的死記。謝遜這般“武功文教”，已是奇怪，偏又不加半句解釋，便似一個最不會教書的蒙師，要小學生呆背詩云子曰，囫圇吞棗。殷素素在旁聽著，有時忍不住可怜無忌，心想別說是孩子，便是精通武學的大人，也未必便能記得住這許多口訣招式，而且不加試演，單是死記住口訣招式又有何用？難道口中說幾句招式，便能克敵制胜麼？更何況無忌只要背錯一字，謝遜便重重一個耳光打了過去。雖然他手上不帶內勁，但這一個耳光，往往便使無忌半邊臉蛋紅腫半天。這座大木排直扎了兩個多月，方始大功告成，而豎立主桅副桅，又花了半個多月時光。跟著便是打獵腌肉，縫制存貯清水的皮袋。待得事事就緒，已是白日極短，黑夜極長，但風向仍未轉過。三人在海旁搭了個茅棚，遮住木排，只待風轉，便可下海。這時謝遜竟片刻也不和無忌分离，便是晚間，也要無忌跟他同睡。張翠山夫婦見他對兒子又是親熱，又是嚴厲，只有相對苦笑。一天晚上，張翠山半夜醒轉，忽聽得風聲有异。他坐起來，聽得風聲果是從北而至，忙推醒殷素素，喜道：“你聽！”殷素素迷迷糊糊的尚未回答，忽聽得謝遜在外說道：“轉北風啦，轉北風啦！”話中竟如帶著哭音，中夜聽來，極其凄厲辛酸。次晨張殷夫婦歡天喜地的收拾一切，但在這冰火島上住了十年，忽然便要离開，竟有些戀戀不舍起來。待得一切食物用品搬上木排，已是正午，三人合力將木排推下海中。無忌第一個跳上排去，跟著是殷素素。

　　張翠山挽住謝遜的手，道：“大哥，木排离此六尺，咱們一齊跳上去罷！”謝遜說道：“五弟，咱們兄弟從此永別，愿你好自珍重。”張翠山心中突的一跳，有似胸口被人重重打了一拳，說道：“你……你……”謝遜道：“你心地仁厚，原該福澤無盡，但于是非善惡之際太過固執，你一切小心。無忌胸襟寬廣，看來日後行事處世，比你圓通隨和得多。五妹雖是女子，卻不會吃人的虧。我所擔心的，反倒是你。”張翠山越聽越是驚訝難過，顫聲道：“大哥，你說甚麼？你不跟……不跟我們一起去麼？”謝遜道：“早在數年之前，我便與你說過了。難道你忘了麼？”這幾句話聽在張翠山耳中猶似雷轟一般，這時他方始記得，當年謝遜确曾說過獨個兒不离此島的言語，但此後他不再提起，張殷二人也就沒放在心上。當扎結木排之時，謝遜也從未流露過獨留之意，不料到得臨行，他忽然說了出來。張翠山急道：“大哥，你一個人在這島上寂寞凄涼，有甚麼好？快跳上木排啊！”說著手上使勁，用力拉他。但謝遜的身子猶似一株大樹般牢牢釘在地下，竟是紋絲不動。

　　張翠山叫道：“素素，無忌，快上來！大哥說不跟咱們一起去。”殷素素和無忌聽了也是大吃一驚，一齊縱上岸來。無忌道：“義父，你為甚麼不去？你不去我也不去。”謝遜心中實在舍不得和他三人分別，三人此一去，自然永無再會之期，他孤零零的獨處荒島，實是生不如死，但他既與張翠山、殷素素義結金蘭，對他二人的愛護，實已胜過待己，而對義子無忌之愛，更是逾于親兒。他思之已久，自知背負一身血債，江湖上不論是名門正派還是綠林黑道，不知有多少人處心積慮的要置己于死地，何況屠龍刀落入己手，此事難免泄露出去。若在從前，自是坦然不懼，但這時眼目已盲，決不能抵擋大批仇家的圍攻，料知張殷二人也決不致袖手不顧，任由自己死于非命，爭端一起，四人勢必同歸于盡。一回歸大陸，只怕四人都活不上一年半載。但這番計較也不必跟二人說明，事到臨頭，方說自己決意留下。他聽無忌這幾句話中真情流露，將他抱起，柔聲道：“無忌，乖孩子，你聽義父的話。義父年紀大了，眼睛又瞎，在這兒住得很好，回到中原只有處處不慣，反而不快活。”無忌道：“回到中原後，孩兒天天服侍你，不离開你身邊。你要吃甚麼喝甚麼，我立刻給你端來，那不是一樣麼？”謝遜搖頭道：“不行的。我還是在這里快活。”無忌道：“我也是在這里快活。爹，媽，不如咱們都不去了，還是在這里的好。”殷素素道：“大哥，你有甚麼顧慮，還請明言，大家一起商量籌划。要說留你獨個在這兒，無論如何不成。”謝遜心想：“這三人都對我情義深重，要叫他們甘心舍己而去，只怕說到舌敝唇焦，也是不能。卻如何想個法兒，讓他們离去？”張翠山忽道：“大哥，你怕仇家太多，連累了我們，是不是？咱四人回到中原之後，找個荒僻的所在隱居起來，不與外人來往，豈非甚麼都沒事了？最好咱們都到武當山去住，誰也想不到金毛獅王會在武當山上。”謝遜傲然道：“哼，你大哥雖然不濟，也不須托庇于尊師張真人的宇下。”張翠山深悔失言，忙道：“大哥武功不在我師父之下，何必托庇于他？回疆西藏、朔外大漠，何處不有樂土？盡可讓我四人自在逍遙。”謝遜道：“要找荒僻之所，天下還有何處更荒得過此間的？你們到底走是不走？”張翠山道：“大哥不去，我三人決意不去。”殷素素和無忌也齊聲道：“你不去，我們都不去。”謝遜歎道：“好罷，大伙兒都不去，等我死了之後，你們再回去那也不遲。”張翠山道：“不錯，在這里十年也住了，又何必著急？”謝遜大聲喝道：“我死了之後，你們再沒甚麼留戀了罷？”三人一愕之間，只見他手一伸、刷的一聲，拔出了屠龍刀，橫刀便往脖子中抹去。張翠山大驚，叫道：“休傷了無忌！”他知以自己武功，決計阻不了義兄橫刀自盡，情急下叫他休傷無忌。謝遜果然一怔，收刀停住，喝道：“甚麼？”

　　張翠山見他如此決絕，哽咽道：“大哥既決意如此，小弟便此拜別。”說著跪下來拜了幾拜。無忌卻朗聲道：“義父，你不去，我也不去！你自盡，我也自盡。大丈夫說得出做得到，你橫刀抹脖子，我也橫刀抹脖子。”

　　謝遜叫道：“小鬼頭胡說八道！”一把抓住他背心，將他擲上了木排，跟著雙手連抓連擲，把張翠山和殷素素也都投上木排，大聲叫道：“五弟，五妹，無忌！一路順風，盼你們平平安安，早歸中土。”又道：“無忌，你回歸中土之後，須得自稱張無忌，這‘謝無忌’三字，只可放在心中，卻萬萬不能出口。”無忌放聲大叫：“義父，義父！”

　　謝遜橫刀喝道：“你們若再上岸，我們結義之情，便此斷絕。”張翠山和殷素素見義兄心意堅決，終不可回，只得揮淚揚手，和他作別。這時海流帶動木排，緩緩飄開，眼見謝遜的人影慢慢模糊，漸漸的小了下去。隔了良久良久，直至再也瞧不見他身形，三人這才轉頭。無忌伏在母親懷里，哭得筋疲力盡，才沉沉睡去。木筏在大海中飄行，此後果然一直刮的是北風，帶著木筏直向南行。在這茫茫大海之上，自也認不出方向，但見每日太陽從左首升起，從右首落下，每晚北極星在筏後閃爍，而木筏又是不停的移動，便知离中原日近一日。最近二十余天中，張翠山生怕木排和冰山相撞，只張了副桅上的一小半帆，航行雖緩，卻甚安全，縱然撞到冰山，也只輕輕一触，便滑了開去。直至遠离冰山群，才張起全帆。

　　北風日夜不變，木筏的航行登時快了數倍，且喜一路未遇風暴，看來回歸故土倒有了七八成指望。這幾個月中，張殷二人怕無忌傷心，始終不談謝遜之事。

　　張翠山心想：“大哥所傳無忌那些武功，是否管用，實在難說。無忌回到中土，終須入我武當門下。”木筏上日長無事，便將武當派拳法掌法的入門功夫傳給無忌。他傳授武功的方法，可比謝遜高明得太多了，武當派武功入手又是全不艱難，只講解幾遍，稍加點撥，無忌便學會了。父子倆在這小小木筏之上，一般的拆招喂招。

　　這日殷素素見海面波濤不興，木排上兩張風帆張得滿滿的直向南駛，忍不住道：“大哥不但武功精純，對天時地理也算得這般准，真是奇才。”

　　無忌忽道：“既然風向半年南吹，半年北吹，到明年咱們又回冰火島去探望義父。”張翠山喜道：“無忌說得是，等你長大成人，咱們再一起北去……”

　　殷素素突然指著南方，叫道：“那是甚麼？”只見遠處水天相接處隱隱有兩個黑點。張翠山吃了一驚，道：“莫非是鯨魚？要是來撞木排，那可糟了。”殷素素看了一會，道：“不是鯨魚，沒見噴水啊。”三人目不轉瞬的望著那兩個黑點。直到一個多時辰之後，張翠山歡聲叫道：“是船，是船！”猛地縱起身來，翻了個筋斗。他自生了無忌之後，終日忙忙碌碌，從未有過這般孩子氣的行動。無忌哈哈大笑，學著父親，也翻了兩個筋斗。又航了一個多時辰，太陽斜照，已看得清楚是兩艘大船。殷素素忽然身子微微一顫，臉色大變。無忌奇道：“媽，怎麼啦？”殷素素口唇動了動，卻沒說話。張翠山握住她手，臉上滿是關切的神色。殷素素歎道：“剛回來便碰見了。”張翠山道：“怎麼？”殷素素道：“你瞧那帆。”

　　張翠山凝目瞧去，只見左首一艘大船上繪著一頭黑色大鷹，展開雙翅，形狀威猛，想起當年在王盤山上所見的天鷹教大旗，心頭一震，說道：“是……是天鷹教的？”殷素素低聲道：“正是，是我爹爹的天鷹教的。”

　　霎時之間，張翠山心頭涌起了許多念頭：“素素的父親是天鷹教教主，這邪教看來無惡不作，我見到岳父時卻怎生處？恩師對我這婚事會有甚麼話說？”只覺手掌中素素的小手在輕輕顫動，想是她也同時起了無數心事，當即說道：“素素，咱們孩子也這麼大了！天上地下，永不分离。你還擔甚麼心？”殷素素吁了一口長氣，回眸一笑，低聲道：“只盼我不致讓你為難，你一切要瞧在無忌的臉上。”

　　無忌從來沒見過船只，目不轉瞬的望著那兩艘船，心中說不出的好奇，沒理會爹媽在說些甚麼。

　　木筏漸漸駛近，只見兩艘船靠得極密，竟似貼在一起。若是方向不變，木筏便會在兩艘船右首數十丈處交叉而過。張翠山道：“要不要跟船上招呼？探問一下你爹爹的訊息？”殷素素道：“不要招呼，待回到中原，我再帶你和無忌去見爹爹。”張翠山道：“嗯，那也好。”忽見那邊船上刀光閃爍，似有四五人在動武，說道：“兩邊船上的人在動手。”殷素素凝目看了一會，有些擔心，說道：“不知爹爹在不在那邊？”張翠山道：“既然碰上了，咱們便過去瞧瞧。”于是斜扯風帆，轉動木筏後舵。木筏略向左偏，對著兩艘船緩緩駛去。木筏雖然扯足了風帆，行駛仍是極慢，過了好半天才靠近二船。只聽得天鷹教船上有人高聲叫道：“有正經生意，不相干的客人避開了罷。”殷素素叫道：“日月光照，天鷹展翅，聖焰熊熊，普惠世人。這里是總舵的堂主。哪一壇在燒香舉火？”她說的是天鷹教的切口。船上那人立即恭恭敬敬的道：“天市堂李堂主，率領青龍壇程壇主、神蛇壇封壇主在此。是天微堂殷堂主駕臨嗎？”殷素素道：“紫微堂堂主。”那邊船上聽得“紫微堂堂主”五個字，登時亂了起來。稍過片刻，十余人齊聲叫道：“殷姑娘回來啦，殷姑娘回來啦。”張翠山雖和殷素素成婚十年，從沒聽她說過天鷹教中的事，他也從來不問，這時聽得兩下里對答，才知她還是甚麼“紫微堂堂主”，看來“堂主”的權位，還是在“壇主”之上。他在王盤山島上，已見過玄武、朱雀兩壇壇主的身手，以武功而論是在殷素素之上，她所以能任堂主，當因是教主之女的緣故，這位“天市堂”李堂主，想必是個極厲害的人物。只聽得對面船上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聽說敝教教主的千金殷姑娘回來啦，大家暫且罷斗如何？”另一個高亮的聲音說道：“好！大家住手。”接著兵刃相交之聲一齊停止，相斗的眾人紛紛躍開。張翠山聽得那爽朗嘹亮的嗓音很熟，一怔之下，叫道：“是俞蓮舟俞師哥麼？”那邊船上的人叫道：“我正是俞蓮舟……啊……啊……你……你……”

　　張翠山道：“小弟張翠山！”他心情激動，眼見木筏跟兩船相距尚有數丈，從筏上拾起一根大木，使勁一拋，跟著身子躍起，在大木上一借力，已躍到了對方船頭。俞蓮舟搶上前來，師兄弟分別十年，不知死活存亡，這番相見，何等歡喜？兩人四手相握，一個叫了聲：“二哥！”一個叫了聲：“五弟！”眼眶中充滿淚水，再也說不出話來。

　　那邊天鷹教迎接殷素素，卻另有一番排場，八只大海螺嗚嗚歡起，李堂主站在最前，封程兩壇主站在李堂主身後，其後站著百來名教眾。大船和木筏之間搭上了跳板，七八名水手用長篙鉤住木筏。殷素素攜了無忌的手，從跳板上走了過去。天鷹教教主白眉鷹王殷天正屬下分為內三堂、外五壇，分統各路教眾。內三堂是天微、紫微、天市三堂。外五壇是青龍、白虎、玄武、朱雀、神蛇五壇。天微堂堂主是殷天正的長子殷野王，紫微堂堂主便是殷素素，天市堂堂主是殷天正的師弟李天垣。李天垣見殷素素衣衫襤褸，又是毛，又是皮，還攜著一個孩童，不禁一怔，隨即滿臉堆歡，笑道：“謝天謝地，你可回來了，這十年來不把你爹爹急煞啦。”

　　殷素素拜了下去，說道：“師叔你好！”對無忌說道：“快向師叔祖磕頭。”無忌跪下磕頭，一雙小眼卻骨溜溜望著李天垣。他斗然間見到船上這許多人，說不出的好奇。殷素素站起身來，說道：“師叔，這是侄女的孩子，叫作無忌。”李天垣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說道：“好極，好極！你爹爹定要樂瘋啦，不但女兒回家，還帶來這麼俊秀的一個小外孫。”殷素素見兩艘船甲板上都有幾具尸體躺著，四下里濺滿了鮮血，低聲問道：“對方是誰，為甚麼動武？”李天垣道：“是武當派和昆侖派的人。”殷素素聽得丈夫大叫“俞師哥”。跟著躍到對方船上，和一個人相擁在一起，早知對方有武當派的人在內，這時聽李天垣一說，便道：“最好別動手，能化解便化解了。”李天垣道：“是！”他雖是師叔，但在天鷹教中，天市堂排名次于紫微堂，為內堂之末。論到師門之誼，李天垣是長輩，但在處理教務之時，殷素素的權位反高于師叔。只聽得張翠山在那邊船上叫道：“素素，無忌，過來見過我師哥。”殷素素攜著無忌的手，向那艘船的甲板走去。李天垣和程封兩壇主怕她有失，緊隨在後。

　　到了對面的船上，只見甲板上站著七八個人，一個四十余歲的高瘦漢子和張翠山手拉著手，神態甚是親熱。張翠山道：“素素，這位便是我常常提起的俞二師哥。二哥，這是你弟婦和你侄兒無忌。”俞蓮舟和李天垣一聽，都是大吃一驚。天鷹教和武當派正在拚命惡斗，哪知雙方各有一個重要人物竟是夫婦，不但是夫婦，而且還生了孩子。

　　俞蓮舟心知這中間的原委曲折非片刻間說得清楚，當下先給張翠山引見船上各人。

　　一個矮矮胖胖的黃冠道人是昆侖派的西華子，一個中年婦人是西華子的師妹閃電手衛四娘，江湖中人背後稱她為“閃電娘娘”。張翠山和殷素素也都聽到過他二人的名頭。其餘幾人也都是昆侖派的好手，只是名聲沒西華子和衛四娘這般響亮。那西華子年紀雖已不小，卻沒半點涵養，一開口便道：“張五俠，謝遜那惡賊在哪里？你總知道罷？”張翠山尚未回歸中土，還在茫茫大海之中，便遇上了兩個難題：第一是本門竟已和天鷹教動上了手；第二是人家一上來便問謝遜在哪里。他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向俞蓮舟問道：“二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西華子見張翠山不回答自己的問話，不禁暴躁起來，大聲道：“你沒聽見我的話麼？謝遜那惡賊在哪兒？”他在昆侖派中輩分甚高，武功又強，一向是頤指氣使慣了的。天鷹教神蛇壇封壇主為人陰損，適才動手時，手下有兩名弟子喪在西華子劍下，本就對他極是惱怒，于是冷冷的道：“張五俠是我教主的愛婿，你說話客氣些。”西華子大怒，喝道：“邪教的妖女，豈能和名門正派的弟子婚配？這場婚事，中間定有糾葛。”封壇主冷笑道：“我殷教主外孫也抱了，你胡言亂語甚麼？”西華子怒道：“這妖女……”衛四娘早看破了封壇主的用心，知他意欲挑撥昆侖、武當兩派之間的交情，同時又乘機向張翠山和殷素素討好，料知西華子接下去要說出更加不好聽的話來，忙道：“師兄，不必跟他作無謂的口舌之爭，大家且聽俞二俠的示下。”俞蓮舟瞧瞧張翠山，瞧瞧殷素素，也是疑團滿腹，說道：“大家且請到艙中從長計議。雙方死傷的兄弟，先行救治。”這時天鷹教是客，而教中權位最高的則是紫微堂堂主殷素素。她攜了無忌的手，首先踏進艙中，跟著便是李天垣。當封壇主踏進船艙時，突覺一股微風襲向腰間。他經歷何等丰富，立知是西華子暗中偷襲，他竟不出手抵擋，只是向前一扑，叫道：“啊喲，打人麼？”這一下將西華子一招“三陰手”避了開去，但這麼一叫，人人都轉過頭來瞧著他二人。衛四娘瞪了師兄一眼。西華子一張紫膛色的臉上泛出了隱紅。眾人均知既然來到了此間船上，封壇主等都是賓客，西華子這一下偷襲，實頗失名門正派的高手身分。各人在艙中分賓主坐下。殷素素是賓方首席，無忌侍立在側。主方是俞蓮舟為首，他指著衛四娘下首的一張椅子道：“五弟，你坐這里罷。”張翠山應道：“是。”依言就座。這麼一來，張殷夫婦分成賓主雙方，也便是相互敵對的兩邊。這十年之中，俞岱岩傷後不出，張翠山失蹤，存亡未卜，其餘武當五俠，威名卻又盛了許多。宋遠橋、俞蓮舟等雖是武當派中的第二代弟子，但在武林之中，已隱然可和少林派眾高僧分庭抗禮。江湖中人對武當五俠甚是敬重，因此西華子、衛四娘等尊他坐了首席。

　　俞蓮舟心下盤算：“五弟失蹤十年，原來和天鷹教教主的女兒結成了夫婦，這時當著眾人之面詢問，他必有難言之隱。”于是朗聲說道：“我們少林、昆侖、峨嵋、崆峒、武當五派，神拳、五鳳刀等九門，海沙、巨鯨等七幫，一共二十一個門派幫會，為了找尋金毛獅王謝遜、天鷹教殷姑娘，以及敝師弟張翠山三人的下落，和天鷹教有了誤會，不幸互有死傷，十年中武林擾攘不安……”說到這里，頓了一頓，又道：“天幸殷姑娘和張師弟突然現身，過去許多疑難不解之事，當可真相大白。只是這十年中的事故頭緒紛紜，決非片刻之間說得清楚。依在下之見，咱們一齊回歸大陸，由殷姑娘稟明教主，敝師弟也回武當告稟家師，然後雙方再行擇地會晤，分辨是非曲直，如能從此化敵為友，那是最好不過……”西華子突然插口道：“謝遜那惡賊在哪兒？咱們要找的是謝遜那惡賊。”

　　張翠山聽到為了找尋自己三人，中原竟有二十二個幫會門派大動干戈，十年爭斗，死傷自必慘重，心中大是不安。耳聽得西華子不住口的詢問謝遜下落，不禁為難之極，倘若說了出來，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要去冰火島找他報仇，但若不說，卻又如何隱瞞？他正自遲疑，殷素素突然說道：“無惡不作、殺人如毛的惡賊謝遜，在九年前早已死了。”俞蓮舟、西華子、衛四娘等同聲驚道：“謝遜死了？”殷素素道：“便在我生育這孩子的那天，那惡賊謝遜狂性發作，正要殺害五哥和我，突然間聽到孩子的哭聲，他心病一起，那胡作妄為的惡賊謝遜便此死了。”

　　這時張翠山已然明白，殷素素一再說“惡賊謝遜已經死了”，也可說并未說謊，因自謝遜聽到無忌的第一下哭聲，便即触發天良，自此收斂狂性，去惡向善，至于逼他三人离島，更是舍己為人、大仁大義的行徑，因此大可說“無惡不作、殺人如毛的惡賊謝遜”已在九年之前死去，而“好人謝遜”則在九年前誕生。西華子鼻中哼了一聲，他認定殷素素是邪教妖女，她的說話是決計信不過的，厲聲道：“張五俠，那惡賊謝遜真的死了麼？”張翠山坦然道：“不錯，那胡作非為的惡賊謝遜在九年之前便已死了。”無忌在一旁聽得各人不住的痛罵惡賊謝遜，爹爹媽媽甚至說他早已死了。他雖然聰明，但怎能明白江湖上的諸般過節？謝遜待他恩義深厚，對他的愛護照顧絲毫不在父母之下，心中一陣難過，忍不住大聲哭了起來，叫道：“義父不是惡賊，義父沒有死，他沒有死。”這幾聲哭叫，艙中諸人盡皆愕然。殷素素狂怒之下，反手便是一記耳光，喝道：“住口！”無忌哭道：“媽，你為甚麼說義父死了？他不是好端端的活著麼？”他一生只和父母及義父三人共處，人間的險詐機心，從來沒碰到過半點，若是換作一個在江湖上長大的孩子，即使沒他一半聰明，也知說謊是家常便飯，決不會闖出這件大禍來。殷素素斥道：“大人在說話，小孩子多甚麼口？咱們說的是惡賊謝遜，又不是你義父。”無忌心中一片迷惘，但已不敢再說。西華于微微冷笑，問無忌道：“小弟弟，謝遜是你義父，是不是？他在哪里啊？”無忌看了父母的臉色，知道他們所說的事極關重要，聽西華子這麼問，便搖了搖頭，道：“我不說。”他這“我不說”三個字，實則是更加言明謝遜并未身死。西華子瞪視張翠山，說道：“張五俠，這位天鷹教的殷姑娘，真是你的夫人嗎？”張翠山沒料到他會突然問這句話，朗聲道：“不錯，她便是拙荊。”西華子厲聲道：“我昆侖門下的兩名弟子，毀在尊夫人手下，變成死不死、活不活，這筆帳如何算法？”張翠山和殷素素都是一驚。殷素素隨即斥道：“胡說八道！”張翠山道：“這中間必有誤會，我夫婦不履中土已有十年，如何能毀傷貴派弟子？”西華子道：“十年之前呢？高則成和蔣濤兩人被害，算來原已有十年了。”殷素素道：“高則成和蔣濤？”西華子道：“張夫人還記得這兩人麼？只怕你害人太多，已記不清楚了。”殷素素道：“他二人怎麼了？何以你咬定是我害了他們？”

　　西華子仰天打個哈哈，說道：“我咬定你，我咬定你？哈哈，高蔣二人雖然成了白痴，卻還能記得一件事，說得出一個人的名字，知道毀得他們如此的，乃是‘殷……素……素’！”他對“殷素素”三個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了出來，語氣中充滿了怨毒，圓睜一對大眼，牢牢瞪視著殷素素，似乎恨不得立時拔劍在她身上刺上幾劍。

　　封壇主突然接口道：“本教紫微堂堂主的閨名，豈是你出了家的老道隨口叫得？連清規戒律也不守，還充甚麼武林前輩？程賢弟，你說世上可恥之事，還有更甚于此的麼？”程壇主接口道：“再沒有了。名門正派之中，居然出了這樣的狂徒，可笑啊可笑。”西華子大怒欲狂，喝道：“你兩個說誰可恥？有甚麼可笑？”封壇主眼角也不掃他一下，說道：“程賢弟，一個人便算學得幾手三腳貓的劍法，行事說話總得也像個人樣子，你說是嗎？”程壇主道：“昆侖派自從靈寶道長逝世之後，那是一代不如一代，越來越不成話了。”

　　靈寶道長是西華子的師祖，武功德望，武林中人人欽服。西華子紫脹著臉皮，對這句話卻不便駁斥，若說這句話錯了，豈不是說自己還胜過當年名震天下的師祖？他閃身站到了艙口，刷的一聲，長劍出手，叫道：“邪教的惡徒，有種的便出來見個真章！”封壇主和程壇主所以要激怒西華子，本意是要替殷素素解圍，心想張翠山和殷堂主既是夫婦，武當派和天鷹教的關系已大大不同，便算俞蓮舟和張翠山不便出手，至少也是兩不相助，天鷹教單獨對付昆侖派的幾個，實可穩操胜算。

　　衛四娘眉頭緊蹙，也已算到了這一節，心想憑著自己和師哥等六七個人，決難抵擋天鷹教這許多高手，何況張翠山夫婦情重，極可能出手相助對方，說道：“師哥，人家來到我們船上，那是賓客，我們聽俞二俠的吩咐便是。”她是用言語擠兌俞蓮舟，心想以你的聲望地位，決不能處事偏私。哪知西華子草包之極，大聲道：“他武當派和天鷹教已結了親家啦，同流合污，他還能有甚麼公正的話說出來？”

　　俞蓮舟為人深沉，喜怒不形于色，聽了西華子的話，沉吟不語。衛四娘忙道：“師哥，你怎地胡言亂語？別說武當派跟我們昆侖派同氣連枝，淵源極深，十年來聯手抗敵，精誠無間，俞二俠更是鐵錚錚的好漢子，英名播于江湖，天下誰不欽仰？他武當五俠為人處事，豈能有所偏私？”西華子哼了一聲，道：“不見得！”衛四娘心中暗罵師哥胡塗，竟聽不出自己言中之意，大聲道：“師哥，你沒來由的得罪武當五俠，師父與掌門師叔怪罪起來，我可不管。”她口口聲聲只說“武當五俠”，竟沒將張翠山算在其內。西華子聽她抬出師父與掌門師叔來，才不敢再說。俞蓮舟緩緩的道：“此事關連到武林中各大門派，各大幫會，在下無德無能，焉敢妄作主張？反正這事已擾攘了十年，也不爭再多花一年半載功夫。在下須得和張師弟回歸武當，稟明恩師和大師兄，請恩師示下。”

　　西華子冷笑道：“俞二俠這一招‘如封似閉’的推搪功夫，果然高明得緊啊。”俞蓮舟并不輕易發怒，但西華子所說的這招“如封似閉”，正是武當派天下馳名的守御功夫，乃恩師張三丰所創，他譏嘲武當武功，便是辱及恩師，但立時轉念：“這事處理稍有失當，便引起武林中一場難以收拾的浩劫。這莽道人胡言亂語，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西華子見他聽了自己這兩句話後，眼皮一翻，神光炯炯，有如電閃，不由得心中打了個突：“我師父和掌門師叔是本派最強的高手，眼神的厲害似乎還不及他。”俞蓮舟眼中精光隨即收斂，淡淡的道：“西華道兄如有甚麼高見，在下洗耳恭聽。”西華子給他適才眼神這麼一掃，心膽已寒，轉頭道：“師妹，你說怎麼？難道高蔣二人的事便此罷手不成？”衛四娘尚未回答，忽聽得南邊號角之聲，嗚嗚不絕。昆侖派的一名弟子走到艙門口，說道：“崆峒派和峨嵋派的接應到了。”西華子和衛四娘大喜。衛四娘道：“俞二俠，不如聽聽崆峒、峨嵋兩派的高見。”俞蓮舟道：“好！”李天垣和程壇主對望了一眼，臉上均微微變色。張翠山卻又多了一重心事：“峨嵋派還不怎樣，崆峒派卻和大哥結有深仇。他傷過崆峒五老，奪了崆峒派的《七傷拳經》，他們自然要苦苦追尋他的下落。”

　　殷素素也是轉著這樣的念頭，又想若不是無忌多口，事情便好辦得多，但想無忌從來不說謊話，對謝遜又情義深重，忽然聽到義父死了，自是要大哭大叫，原也怪他不得，見他面頰上被自己打了一掌後留下腫起的紅印，不禁怜惜起來。將他摟回懷里。無忌兀自不放心，將小嘴湊到母親耳邊，低聲道：“媽，義父沒有死啊，是不是？”殷素素也湊嘴到他耳邊，輕輕道：“沒有死。我騙他們的。這些都是惡人壞人，他們都想去害你義父。”無忌恍然大悟，向每個人都狠狠瞪了一眼，心道：“原來你們都是惡人壞人，想害我義父。”張無忌從這一天起，才起始踏入江湖，起始明白世間人心的險惡。他伸手撫著臉頰，母親所打的這一掌兀自隱隱生疼。他知道這一掌雖是母親打的，實則是為眼前這些惡人壞人所累。他自幼生長在父母和義父的慈愛卵翼之下，不懂得人間竟有心懷惡意的敵人。謝遜雖跟他說過成昆的故事，但總是耳中聽來，直到此時，才真正面對他心目中的敵人。

## 第九章　七俠聚會樂未央

　　過了好一會，崆峒和峨嵋兩派各有六七人走進船艙，和俞蓮舟、西華子、衛四娘等見禮。崆峒派為首的是個精干枯瘦的葛衣老人，峨嵋派為首的則是個中年尼姑。這干人見到天鷹教的李天垣等坐在艙中，都是一愕。

　　西華子大聲道：“唐三爺，靜虛師太，武當派跟天鷹教聯了手啦，這一回咱們可得吃大虧。”那矮瘦葛衣老人唐文亮是崆峒五老之一，中年尼姑靜虛師太是峨嵋派第四代大弟子，都是武林中頗有名望的好手，聽到西華子這麼說，都是一怔。靜虛師太為人精細，素知西華子的毛包脾氣，還不怎樣。唐文亮卻雙眼一翻，瞪著俞蓮舟道：“俞二俠，此話可真？”俞蓮舟還未答話，西華子已搶著道：“人家武當派已和天鷹教結成了親家，張翠山做了殷天正的女婿……”唐文亮奇道：“失蹤十年的張五俠已有了下落？”

　　俞蓮舟指著張翠山道：“這是我五師弟張翠山，這位是崆峒派的前輩高人，唐文亮唐三爺，你二人多親近親近。”西華子又道：“張翠山和他老婆知道金毛獅王謝遜的下落，卻瞞著不肯說，反而撒個漫天大謊，說道謝遜已經死了。”唐文亮一聽到“金毛獅王謝遜”的名字，又驚又怒，喝道：“他在哪里？”張翠山道：“此事須得先行稟明家師，請恕在下不便相告。”唐文亮眼中如要噴出火來，喝道：“謝遜這惡賊在哪里？他殺死我的親侄兒，姓唐的不能跟他并立于天地之間，他在哪里？你到底說是不說？”最後這幾句話聲色俱厲，竟是沒半分禮貌。殷素素冷冷地道：“閣下似乎也不過是崆峒派中年紀大得幾歲的人物，憑著甚麼，如此這般逼問張五爺？你是武林至尊嗎？是武當派的掌門張真人嗎？”

　　唐文亮大怒，十指箕張，便要向殷素素扑去，但眼見她是個嬌怯怯的少婦，自己是武林中成名的前輩人物，實不便向她動手，強忍怒氣，向張翠山道：“這一位是？”張翠山道：“便是拙荊。”西華子接口道：“也就是天鷹教殷大教主的千金。哼，邪教妖女，甚麼好東西了？”白眉鷹王殷天正武功精深，迄今為止，武林中跟他動過手的，還沒有一個能擋得住他十招以上。唐文亮一聽到這少婦是殷天正的女兒，也不禁大為忌憚，只道：“好，好！好得很！”靜虛師太自進船艙之後，一直文文靜靜的沒有開口，這時才道：“此事原委究竟若何，還請俞二俠示下。”俞蓮舟道：“這件事牽連既廣，為時又已長達十年，一時三刻之間豈能分剖明白，這樣罷，三個月之後，敝派在武昌黃鶴樓頭設宴，邀請有關的各大門派幫會一齊赴宴，是非曲直，當眾評論。各位意下如何？”靜虛師太點了點頭，道：“如此甚好。”唐文亮道：“是非曲直，盡可三個月後再論，但謝遜那惡賊藏身何處，還須請張五俠先行示明。”張翠山搖頭道：“此刻實不便說。”唐文亮雖極不滿，但想武當派既和天鷹教聯手，倒也真惹不起，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且看他三個月之後，如何向天下群雄交待，當下不再多說，站起身來雙手一拱，道：“如此三個月後再見，告辭。”

　　西華子道：“唐三爺，咱們幾個搭你的船回去，成不成？”唐文亮道：“好啊，怎麼不成？”西華子向衛四娘道：“師妹，走罷！”他本和俞蓮舟同船而來，這麼一來，顯是將武當派當作了敵人。俞蓮舟不動聲色，客客氣氣的送到船頭，說道：“我們回山稟明師尊，便送英雄宴的請帖過來。”殷素素忽道：“西華道長，我有一件事請教。”西華子愕然回頭，道：“甚麼事？”殷素素道：“道長不住口的說我是邪教妖女，卻不知邪在何事，妖在何處？”西華子一怔，說道：“邪魔外道，狐媚妖淫，那便是了，又何必要我多說？否則好好一位武當派的張五俠，怎會受你迷惑？嘿嘿，嘿嘿！”說著連聲冷笑。殷素素道：“好，多承指點！”

　　西華子見自己這幾句話竟將她說得啞口無言，卻也頗出意料之外，聽她沒再說甚麼，便踏上跳板走向崆峒派的船去。那兩艘海船都是三帆大船，雖然靠在一起，兩船甲板仍然相距兩丈來遲，跳板也就甚長。西華子和殷素素對答了幾句，落在最後，余人都已過去。他正走到跳板中間，忽聽得背後風聲微動，跟著擦的一聲輕響。他人雖暴躁，武功卻著實不低，江湖上閱歷也多，一聽到這聲音，便知背後有人暗算，霍地轉過身來，長劍也已拔在手中。便在此時，腳底忽然一軟，跳板從中斷為兩截。他急忙拔起身子，但兩船之間空空蕩蕩的無物可以攀援，只見足底是藍深深的大海，一躍之後未能再躍，扑通一聲，掉入了海中。

　　他不識水性，立時咕嚕咕嚕的喝了幾大口咸水，雙手亂抓亂划，突然抓到了一根繩子，大喜之下，牢牢握住，只覺有人拉動繩子，將他提出了水面。西華子抬頭一看，那一端握住繩子的卻是天鷹教程壇主，臉上似笑非笑的瞧著自己。原來殷素素惱恨他言語無禮，待各人過船之時，暗中吩咐了程封二壇主，安排下計謀。封壇主三十六柄飛刀神技馳名江湖，出手既快且准，每柄飛刀均是高手匠人以精鋼所鑄，薄如柳葉，鋒銳無比，對手見他飛刀飛來時若以兵刃擋架，往往兵刃便被削斷。這時他以飛刀切割跳板，輕輕一划，跳板已斷。程壇主早在一旁准備好繩索，待西華子吃了幾口水後，才將他吊將上來。衛四娘、唐文亮等見西華子落水，雖猜到是對方做了手腳，但封壇主出手極快，各人又都望著前面，竟沒瞧見跳板如何斷截，待得各人呼喝欲救時，程壇主已將他吊了上來。西華子強忍怒氣，只等一上船頭，便出手與對方搏斗。哪知程壇主只將他拉得离水面尺許，便不再拉，叫道：“道長，千萬不可動彈，在下力氣不夠，你一動，我拉不住便要脫手啦！”西華子心想他若裝傻扮痴，又將自己拋入海中，那可不是玩的，只得握住繩子，不敢向上攀援。

　　程壇主叫道：“小心了！”手臂一抖，將長繩甩起了半個圈子。他膂力著實了得，這麼一抖，將西華子的身子向後凌空蕩出七八丈，跟著一送，將他摔向對船。

　　西華子放脫繩子，雙足落上甲板。他長劍已在落海時失卻，這時憤怒如狂，只聽得天鷹教船上彩聲和歡笑聲響成一片，立即搶過衛四娘腰間佩劍，便要扑過去拚命。但其時兩船相距已遠，難以縱過，空自暴跳如雷，戟指大罵，更無別法。殷素素如此作弄西華子，俞蓮舟全瞧在眼里，心想這女子果然邪門，可不是五弟的良配，說道：“殷李兩位堂主，相煩稟報殷教主，三月後武昌黃鶴樓頭之會，他老人家若是不棄，務請駕臨。今日咱們便此別過。五弟，你隨我去見恩師嗎？”張翠山道：“是！”殷素素聽俞蓮舟這話竟是要她夫妻分离，當下抬頭瞧了瞧天，又低頭瞧了瞧甲板。

　　張翠山知她之意指的是“天上地下，永不分离”這兩句誓言，便道：“二哥，我帶領你弟媳婦和孩子先去叩見恩師，得他老人家准許，再去拜見岳父。你說可好？”俞蓮舟微一躊躇，心想硬要拆散他夫妻父子，這句話總是說不出口，便點頭道：“那也好。”殷素素心下甚喜，對李天垣道：“師叔，請你代為稟告爹爹，便說不孝女兒天幸逃得性命，不日便回總舵，來拜見他老人家。”李天垣道：“好，我在總舵恭候兩位大駕。”站起身來，便和俞蓮舟等作別。殷素素問道：“我爹爹身子好罷？”李天垣道：“很好，很好！只有比從前更加精神健旺。”殷素素又問：“我哥哥好罷？”李天垣道：“很好！令兄近年武功突飛猛進，做師叔的早已望塵莫及，實是慚愧得緊。”殷素素微笑道：“師叔又來跟我們晚輩說笑了。”李天垣正色道：“這可不是說笑，連你爹爹也贊他青出于藍，你說厲害不厲害？”殷素素道：“啊喲，師叔當著外人之面，老鼠跌落天秤，自稱自贊，卻不怕俞二俠見笑。”李天垣笑道：“張五俠做了我們姑爺，俞二俠難道還是外人麼？”說著抱拳團團為禮，轉身出艙。

　　俞蓮舟聽了這幾句話，心中很不樂意，微皺眉頭，卻不說話。張翠山一等天鷹教眾人离船，忙問：“二哥，三哥的傷勢後來怎樣？他……痊可了罷？”俞蓮舟“嗯”的一聲，良久不答。張翠山甚是焦急，目不轉睛的望著他，心頭涌起一陣不祥之感，生怕他說出一個“死”字來。

　　俞蓮舟緩緩的道：“三弟沒死，不過跟死也差不了多少。他終身殘廢，手足不能移動。俞岱岩俞三俠，嘿嘿，江湖上算是沒這號人物了。”張翠山聽到三哥沒死，心頭一喜，但想到一位英風俠骨的師哥竟落得如此下場，忍不住潸然下淚，哽咽著問道：“害他的仇人是誰？可查出來了麼？”

　　俞蓮舟不答，一轉頭，突然間兩道閃電般的目光照在殷素素臉上，森然道：“殷姑娘，你可知害我俞三弟的人是誰？”殷素素禁不住身子輕輕一顫，說道：“聽說俞三俠的手足筋骨，是被人用少林派的金剛指力所斷。”俞蓮舟道：“不錯。你不知是誰麼？”殷素素搖了搖頭，道：“不知道。”俞蓮舟不再理她，說道：“五弟，少林派說你殺死臨安府龍門鏢局老小，又殺死了好幾名少林僧人。此事是真是假？”張翠山道：“這個……”殷素素插口道：“這不關他的事，都是我殺的。”

　　俞蓮舟望了她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極痛恨的神色，但這目光一閃即隱，臉上隨即回復平和，說道：“我原知五弟決不會胡亂殺人。為了這事，少林派曾三次遣人上武當山來理論，但五弟突然失蹤，武林中盡皆知聞，這回事就此沒了對證。我們說少林派害了三哥，少林派說五弟殺了他們數十條人命。好在少林寺掌門住持空聞大師老成持重，尊敬恩師，竭力約束門下弟子，不許擅自生事，十年來才沒釀成大禍。”殷素素道：“都怪我年輕時作事不知輕重好歹，現下我也好生後悔。但人也殺了，咱們給他來個死賴到底，決不認帳便了。”俞蓮舟臉露詫异之色，向張翠山瞧了一眼，心想這樣的女子你怎能娶她為妻。殷素素見他一直對自己冷冷的，口中也只稱“殷姑娘”不稱“弟媳”，心下早已有氣，說道：“一人作事一身當。這件事我決不連累你武當派，讓少林派來找我天鷹教便了。”俞蓮舟朗聲道：“江湖之上，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別說少林派是當世武林中第一大派，便是無拳無勇的孤兒寡婦，咱們也當憑理處事，不能仗勢欺人。”

　　若在十年之前，俞蓮舟這番義正辭嚴的教訓，早使殷素素老羞成怒，拔劍相向，這時她只聽得張翠山恭恭敬敬的道：“二哥教訓得是。”暗想：“我才不聽你這一套仁義道德呢。但若我沖撞于你，倒是令張郎難于做人，我且讓你一步便了。”便攜了無忌的手，走向艙外，說道：“無忌，我帶你去瞧瞧這艘大船，你從來沒見過船，是不？”

　　張翠山待妻子走出船艙，說道：“二哥，這十年之中，我……”俞蓮舟左手一擺，說道：“五弟，你我肝膽相照，情逾骨肉，便有天大的禍事，二哥也跟你生死與共。你夫妻之事，暫且不必跟我說，回到山上，專候師父示下便了。師父若是責怪，咱們七兄弟一齊跪地苦求，你孩子都這般大了，難道師父還會硬要你夫妻父子生生分离？”張翠山大喜，說道：“多謝二哥。”俞蓮舟外剛內熱，在武當七俠之中最是不苟言笑，幾個小師弟對他甚是敬畏，比怕大師兄宋遠橋還厲害得多。其實他于師兄弟上情誼極重，張翠山忽然失蹤，他暗中傷心欲狂，面子上卻是忽忽行若無事，今日師兄弟重逢，實是他生平第一件喜事，但還是疾言厲色，將殷素素教訓了一頓，直到此刻師兄弟單獨相對，方始稍露真情。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殷素素殺傷了這許多少林弟子，此事決難善罷，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宁可自己性命不在，也要保護師弟一家平安周全。張翠山又問：“二哥，咱們跟天鷹教大起爭端，可也是為了小弟夫婦麼？此事小弟實在太過不安。”俞蓮舟不答，卻問：“王盤山之會，到底如何？”

　　張翠山于是述說如何夜闖龍門鏢局、如何識得殷素素、如何偕赴王盤山參與天鷹教揚刀立威，直說至金毛獅王謝遜如何大施屠戮、奪得屠龍寶刀、逼迫二人同舟出海。俞蓮舟聽完這番話後，又詢明昆侖派高則成和蔣濤二人之事，沉吟半晌，才道：“原來如此。倘若你終于不歸，不知這中間的隱秘到何日方能解開。”張翠山道：“是啊，我義兄……嗯，二哥，那謝遜其實并非怙惡不悛之輩，他所以如此，實是生平一件大慘事逼成，此刻我已和他義結金蘭。”俞蓮舟點了點頭，心想：“這又是一件棘手之極的事。”張翠山續道：“我義兄一吼之威，將王盤山上眾人盡數震得神智失常，他說這等人即使不死，也都成了白痴，那麼他得到屠龍刀的秘密，再也不會泄漏出去了。”

　　俞蓮舟道：“這謝遜行事狠毒，但确也是個奇男子，不過他百密一疏，終于忘了一個人。”張翠山道：“誰啊？”俞蓮舟道：“白龜壽。”張翠山道：“天鷹教的玄武壇壇主？”俞蓮舟道：“正是。依你所說，當日王盤山島上群豪之中，以白龜壽的內功最為深厚。他被謝遜的酒箭一沖，暈死了過去，後來謝遜作了獅子吼，白龜壽倘若好端端地，只怕也抵不住他的一吼……”張翠山一拍大腿，道：“是了，其時白龜壽暈在地下未醒，聽不到吼聲，反而保得神智清醒，我義兄雖然心思細密，卻也沒想到此節。”俞蓮舟歎了口氣，道：“從王盤山上生還而神智不失的，只白龜壽一人。昆侖派的內功有獨到之處，但高蔣二人功力尚淺，自此痴痴呆呆，成了廢人。旁人問他二人，到底是誰害得他們這個樣子，蔣濤只是搖頭不答，高則成卻自始至終說著一個人的名字：殷素素。”他頓了一頓，又道：“這時我方明白，原來他是心中念念不忘弟妹。哼，下次西華子再出言不遜，瞧我怎生對付他。他昆侖弟子行止不謹，還來怪責人家。”張翠山道：“白龜壽既然神智不失，他該明白一切原委啊。”俞蓮舟道：“可他就偏不肯說。你道為甚麼？”張翠山略加尋思，已然明白，說道：“是了，天鷹教想去搶奪屠龍寶刀，不肯吐露這獨有的訊息，因此始終推說不知。”俞蓮舟道：“今日武林中的大紛爭便是為此而起。昆侖派說殷素素害了高蔣二人，我師兄弟也都道你已遭了天鷹教的毒手。”張翠山道：“小弟前赴王盤山之事，是白龜壽說的麼？”俞蓮舟道：“不，他甚麼也不肯說。我和四弟、六弟同到王盤山踏勘，見到你鐵筆寫在山壁上的那二十四個大字，才知你也參與了天鷹教的‘揚刀立威之會’。我們三人在島上找不到你的下落，自是去找白龜壽詢問。他言語不遜，動起手來，被我打了一掌。不久昆侖派也有人找上門去，卻吃了一個大虧，被天鷹教殺了兩人。十年來雙方的仇怨竟然愈結愈深。”

　　張翠山甚是歉仄，說道：“為了小弟夫婦，因而各門派弟子無辜遭難，我心中如何能安？小弟稟明師尊之後，當分赴各門派解釋誤會，領受罪責。”

　　俞蓮舟歎了口氣道：“這是陰錯陽差，原也怪不得你。那日師父派我和七弟趕赴臨安，保護龍門鏢局，但行至江西上饒，遇上了一件大不平事，我兩無法不出手。終于耽擱了幾日，救了十余個無辜之人的性命，待得趕到臨安，龍門鏢局的案子已然發了。本來嘛，倘若單是為了你們夫婦二人，也只昆侖、武當兩派和天鷹教之間的糾葛，但天鷹教為了要搶奪那屠龍刀，始終不提謝遜的名字，于是巨鯨幫、海沙派、神拳門這些幫會門派，都把幫主和掌門人的血海深仇一齊算在天鷹教的頭上。天鷹一教，成為江湖上眾矢之的。”張翠山歎道：“其實那屠龍刀有甚麼了不起，我岳父何苦代人受過？”俞蓮舟道：“我從未和令岳會過面，但他統領天鷹教獨抗群雄，這份魄力氣概，所有與他為敵之人，也都不禁欽服。”張翠山道：“少林、峨嵋、崆峒等門派，并未參與王盤山之會啊，怎地也跟天鷹教結了怨仇？”俞蓮舟道：“此事卻是因你義兄謝遜而起了。天鷹教為了想得那屠龍寶刀，接二連三的派遣海船，遍訪各處海島，找尋謝遜的下落。須知紙包不住火，白龜壽的口再密，這消息還是泄漏了出來。你這義兄曾冒了‘混元霖靂手成昆’之名，在大江南北做過三十幾件大案，各門各派成名人物死在他手下的不計其數，此事你可知道麼？”張翠山黯然點頭，低聲道：“人家終于知道是他干的了。”俞蓮舟道：“他每做一件案子，便在牆上大書‘殺人者混元霹靂手成昆也’，其時我們奉了師命，曾一同下山查訪，當時誰也不知道真凶是誰，那成昆也始終不曾露面。但當天鷹教得知謝遜下落的消息一經泄露，各門各派中深于智謀之人便連帶想起，那謝遜本是成昆的唯一傳人，又知他師徒不知何故失和，翻臉成仇，然則冒名成昆之名殺人的，多半便是謝遜了。你想謝遜害過多少人，牽連何等廣大？單是少林派中的空見大師也死在他的拳下，你想想有多少人欲得他而甘心？”張翠山神色慘然，說道：“我義兄雖已改過遷善，但雙手染滿了這許多鮮血……唉，二哥，我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俞蓮舟道：“咱們師兄弟為了你而找天鷹教，昆侖派為了高蔣二人而找天鷹教，巨鯨幫他們為了幫主慘死而找天鷹教，更有以少林派為首許多白道黑道人物，為了逼問謝遜的蹤跡而找天鷹教。這些年來，雙方大戰過五場，小戰不計其數。雖然天鷹教每一次大戰均落下風，但你岳父居然在群雄圍攻之下苦撐不倒，實在算得是個人傑。當然，少林、武當、峨嵋等名門正派，以事情真相未曾明白，中間隱晦難解之處甚多，看來天鷹教并非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以處處為對方留下余地，但一般江湖中人卻是出手決不客氣的。這一次我們得到訊息，天鷹教天市堂李堂主乘船出海找尋謝遜，我們便暗中跟了下來，只盼能查到一些蛛絲馬跡。哪知李堂主瞧出情形不對，硬不許我們跟隨，昆侖派便跟他們動起手來。倘若你們夫婦的木筏不在此時出現，雙方又得損折不少好手了。”張翠山默然，細細打量師哥，見他兩鬢斑白，額頭亦添了不少皺紋，說道：“二哥，這十年之中，你可辛苦啦。我百死余生，終于能見你一面，我……我……”

　　俞蓮舟見他眼眶濕潤，說道：“武當七俠重行聚首，正是天大的喜事。自從三弟受傷，你又失蹤，江湖上改稱我們為‘武當五俠’，嘿嘿，今日七俠重振聲威……”但想到俞岱岩手足殘廢，七俠之數雖齊，然而要像往昔一般，師兄弟七人聯袂行俠江湖，終究是再也不可能的了，不禁凄愴心酸。海舟南行十數日，到了長江口上，一行人改乘江船，溯江而上。張翠山夫婦換下了襤褸的皮毛衣衫，兩人宛似瑤台雙璧，風采不減當年。無忌穿上了新衫新褲，頭上用紅頭繩扎了兩根小辮子，甚是活潑可愛。

　　俞蓮舟潛心武學，無妻無子，對無忌十分喜愛，只是他生性嚴峻，沉默寡言，神色間卻是冷冷的。無忌心知這位冷口冷面的師伯其實待己極好，一有空閒，便纏著師伯問東問西。他生于荒島，陸地上的事物甚麼也沒見過，因之看來事事透著新鮮。俞蓮舟竟是不感厭煩，常常抱著他坐在船頭，觀看江上風景。無忌問上十句八句，他便短短的回答一句。這一日江船到了安徽銅陵的銅官山腳下，天色向晚，江船泊在一個小市鎮旁。船家上岸去買肉沽酒。張翠山夫婦和俞蓮舟在艙中煮茶閒談。無忌獨自在船頭玩耍，見碼頭旁有個年老的乞丐坐在地下玩蛇，頸中盤了一條青蛇，手中舞弄著一條黑身白點的大蛇。那條黑蛇忽兒盤到了他頭上，一忽兒橫背而過，甚是靈動。無忌在冰火島上從來沒見過蛇，看得甚是有趣。那老丐見到了他，向他笑了笑，手指一彈，那黑蛇突然躍起，在空中打了個筋斗，落下時在他的胸口盤了幾圈。無忌大奇，目不轉睛的瞧著。那老丐向他招了招手，做了幾個手勢，示意他走上岸去，還有好戲法變給他看。

　　無忌當即從跳板上岸去。那老丐從背上取下了一個布囊，張開了袋口，笑道：“里面還有好玩的東西，你來瞧瞧。”無忌道：“甚麼東西？”那老丐道：“挺有趣的，你一看便知道了。”無忌探頭過去，往囊中瞧去，但黑黝黝的看不見甚麼。他又移近一些，想瞧個明白，那老丐突然雙手一翻，將布袋套上了他的腦袋。無忌“啊”的一聲叫，嘴巴已被那老丐隔袋按住，跟著身子也被提了起來。

　　他這一聲從布袋之中呼出，聲音低微，但俞蓮舟和張翠山已然聽見。兩人雖在艙中，相隔甚遠，已察覺呼聲不對，同時奔到船頭，見無忌已被那老丐擒住。

　　兩人正要飛身躍上岸去，那老丐厲聲喝道：“要保住孩子性命，便不許動。”說著撕破了無忌背上的衣服，將黑蛇之口對准了他背心皮肉。這時殷素素也已奔到船頭，眼見愛兒被擒，急怒攻心，便欲發射銀針。俞蓮舟雙手一攔，喝道：“使不得！”他認得這黑蛇名叫“漆黑星”，乃是著名毒蛇，身子越黑，毒性愈烈。這條黑蛇身子黑得發亮，身上白點也是閃閃發光，張開大口，露出四根獠牙，對准著無忌背上的細皮白肉，這一口咬了下去，無忌頃刻間便即斃命，縱使擊斃那老丐，獲得解藥，也未必便能及時解救，當下不動聲色，說道：“尊駕和這孩童為難，想干甚麼？”那老丐道：“你命船家起錨開船，离岸五六丈，我再跟你說話。”俞蓮舟知他怕自己突然躍上岸去，明知船一离岸，救人更加不易，但無忌在他挾制之下，只得先答應了再說，便握住錨鏈，手臂微微一震，一只五十來斤的鐵錨應手而起，從水中飛了上來。那老丐見俞蓮舟手臂輕抖，鐵鏈便已飛起，功力之精純，實所罕見，不禁臉上微微變色。張翠山提起長篙，在岸上一點，坐船緩緩退向江心。那老丐道：“再退開些！”張翠山憤然道：“難道還沒五六丈遠麼？”那老丐微笑道：“俞二俠手提鐵錨的武功如此厲害，便在五六丈外，在下還是不能放心。”張翠山只得又將坐船撐退丈余。

　　俞蓮舟抱拳道：“請教尊姓大名。”那老丐道：“在下是丐幫中的無名小卒，賤名沒的污了俞二俠尊耳。”俞蓮舟見他背上負了五六只布袋，心想這是丐幫中的六袋弟子，位份已算不低，如何竟干出這等卑污行徑來？何況丐幫素來行事仁義，他們幫主史火龍是條鐵錚錚的好漢子，江湖上大大有名，這事可真奇了。殷素素忽然叫道：“東川的巫山幫已投靠了丐幫麼？我瞧丐幫中沒閣下這一份字號？”那老丐“咦”的一聲，還未回答，殷素素又道：“賀老三，你搗甚麼鬼。你只要傷了我孩子的一根毫毛，我把你們的梅石堅剁做十七廿八塊！”那老丐吃了一驚，說道：“殷姑娘果然好眼力，認得我賀老三。在下正是受梅幫主的差遣，前來恭迎公子。”殷素素怒道：“快把毒蛇拿開！你這巫山幫小小幫會，好大的膽子！竟惹到天鷹教頭上來啦。”賀老三道：“只須殷姑娘一句話，賀老三立時把公子送回，梅幫主自當親自登門賠罪。”殷素素道：“要我說甚麼話？”賀老三道：“我們梅幫主的獨生公子死在謝遜手下，殷姑娘想必早有聽聞。梅幫主求懇張五俠和殷姑娘……不，小人失言，當稱張夫人，求懇兩位開恩，示知那惡賊謝遜的下落，敝幫合幫上下，盡感大德。”

　　殷素素秀眉一揚，說道：“我們不知道。”賀老三道：“那只有懇請兩位代為打聽打聽。我們好好侍候公子，一等兩位打聽到了謝遜的去處，梅幫主自當親身送還公子。”殷素素眼見毒蛇的獠牙和愛子的背脊相距不過數寸，心下一陣激動，便想將冰火島之事說了出來，轉頭向丈夫望了眼，卻見他一臉堅毅之色。她和張翠山十年夫妻，知他為人極重義氣，自己若是為救愛子而泄漏了謝遜的住處，倘若義兄因此死于人手，只怕夫妻之情也就難保，話到口邊，卻又忍住不說。張翠山朗聲道：“好，你把我兒子攜去便是。大丈夫豈能出賣朋友？你可把武當七俠瞧得忒也小了。”

　　賀老三一愣，他只道將無忌一擒到，張翠山夫婦二人非吐露謝遜的訊息不可，哪知張翠山竟然如此斬釘截鐵的回答，一時倒也沒了主意，說道：“俞二俠，那謝遜罪惡如山，武當派主持公道，武林人所共仰，還請你勸兩位一勸。”俞蓮舟道：“此事如何處理，在下師兄弟正要回歸武當，稟明恩師，請他老人家示下。武昌黃鶴樓英雄大會，請貴幫梅幫主和閣下同來與會，屆時是非曲直，自有交代。你先將孩子放下。”他离岸六七丈，說這幾句話時絲毫沒提聲縱氣，但賀老三聽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便如接席而談一般，心下好生佩服，暗想：“武當七俠威震天下，果然名不虛傳。這一次我們破釜沉舟，干出這件事來，小小巫山幫又怎惹得起武當派和天鷹教？但梅幫主殺子之仇，不能不報。”躬身說道：“既是如此，小人多有得罪，只有請張公子赴東川一行。”突然之間，殷素素伸掌在站在船邊的一名水手背上重重一推，又踢下另一名水手。兩名水手啊啊大叫，扑通、扑通的跌入水中，水花高濺。殷素素大叫：“啊喲，啊喲，五哥你干麼打我？”在船頭縱聲大叫大跳。俞蓮舟與張翠山愕然，都不知她何以如此。賀老三遙遙望見奇變陡生，更是詫异之極。

　　俞蓮舟只一轉念間便即明白，眼見賀老三目瞪口呆，當即拔出長劍，運勁擲出。嗤的一聲響，長劍飛越半空，激射過去，將“漆黑星”毒蛇的蛇頭斬落，連賀老三抓住毒蛇的四根手指也一起削下來。當俞蓮舟長劍出鞘之時，張翠山已抓住系在桅杆頂上的纖索，雙足在船頭一登，抓著纖索從半空中蕩了過去。他比俞蓮舟的長劍只遲到了片刻，足未著地，半空中探身而前，左右砰的一掌，將賀老三擊得翻出幾個筋斗，右手已將無忌抱過。賀老三委頓在地，再也站不起來。

　　兩名水手游向岸邊，不知殷素素何以發怒，不敢回上船來。殷素素笑吟吟的叫道：“兩位大哥請上船來，適才多有得罪，每人一兩銀子，請你們喝酒。”

　　江船溯江而上，偏又遇著逆風，舟行甚緩。張翠山和師父及諸兄弟分別十年，急欲會見，到了安慶後便想舍舟乘馬。俞蓮舟卻道：“五弟，咱們還是坐船的好，雖然遲到數日，但坐在船艙之中，少生事端。今日江湖之上，不知有多少人要查問你義兄下落。”殷素素道：“我們和二伯同行，難道有人敢阻俞二俠的大駕？”俞蓮舟道：“我們師兄弟七人聯手，或者沒人能阻得住，單是我和五弟二人，怎敵得過源源而來的高手？何況只盼此事能善加罷休，又何必多結冤家？”張翠山點頭道：“二哥說的不錯。”

　　舟行數日，到得武穴，便已是湖北省境。這晚到了富池口，舟子泊了船，准擬過夜。俞蓮舟忽聽得岸上馬嘶聲響，向艙外一張，只見兩騎馬剛掉轉馬頭，向鎮上馳去。馬上乘客只見到背影，但身手便捷，顯是會家子。他轉頭向張翠山道：“在這里只怕要惹是非，咱們連夜走罷。”張翠山道：“好！”心下好生感激。武當七俠自下山行道以來，武藝既高，行事又正，只有旁人望風遠避，從未避過人家。近年來俞蓮舟威名大震，便是昆侖、崆峒這些名門大派的掌門人，名聲也尚不及他響亮，但這次見到兩個無名小卒的背影，便不愿在富池口逗留，自是為了師弟一家三口之故。

　　俞蓮舟將船家叫來，賞了他三兩銀子，命他連夜開船。船家雖然疲倦，但三兩銀子已是幾個月的伙食之資，自是大喜過望，當即拔錨啟航。這一晚月白風清，無忌已自睡了，俞蓮舟和張翠山夫婦在船頭飲酒賞月，望著浩浩大江，胸襟甚爽。張翠山道：“恩師百歲大壽轉眼即至，小弟竟能趕上這件武林中罕見的盛事，老天爺可說待我不薄了。”殷素素道：“就可惜倉促之間，我們沒能給他老人家好好備一份壽禮。”俞蓮舟道：“弟妹，你可知我恩師在七個弟子之中，最喜歡誰？”殷素素道：“他老人家最得意的弟子，自然是你二伯。”俞蓮舟笑道：“你這句話可是言不由衷，心中明明知道，卻故意說錯。我們師兄弟七人，師父日夕挂在心頭的，便是你這位英俊夫郎。”殷素素心下甚喜，搖頭道：“我不信。”俞蓮舟道：“我們七人各有所長，大師哥深通易理，沖淡弘遠。三師弟精明強干，師父交下來的事，從沒錯失過一件。四師弟機智過人。六師弟劍術最精。七師弟近年來專練外門武功，他日內外兼修、剛柔合一，那是非他莫屬……”殷素素道：“二伯你自己呢？”俞蓮舟道：“我資質愚魯，一無所長，勉強說來，師傳的本門武功，算我練得最刻苦勤懇些。”殷素素拍手笑道：“你是武當七俠中武功第一，自己偏謙虛不肯說。”張翠山道：“我們七兄弟之中，向來是二哥武功最好。十年不見，小弟更加望塵莫及。唉，少受恩師十年教誨，小弟是退居末座了。”言下不禁頗有悵惘之意。

　　俞蓮舟道：“可是我七兄弟中，文武全才，唯你一人。弟妹，我跟你說一個秘密。五年之前，恩師九十五歲壽誕，師兄弟稱觴祝壽之際，恩師忽然大為不歡，說道：‘我七個弟子之中，悟性最高，文武雙全，惟有翠山。我原盼他能承受我的衣缽，唉，可惜他福薄，五年來存亡未卜，只怕是凶多吉少。’你說，師父是不是最喜歡五弟？”

　　殷素素笑靨如花，心中甚喜。張翠山感激無已，眼角微微濕潤。俞蓮舟道：“現下五弟平安歸來，送給恩師的壽禮，再沒比此更重的了。”正說到此處，忽聽得岸上隱隱傳來馬蹄聲響。蹄聲自東而西，靜夜中聽來分外清晰，共是四騎，三人對望了一眼，心知這四乘馬連夜急馳，多半與己有關。三人雖然不想惹事，豈又是怕事之輩？當下誰也不提。

　　俞蓮舟道：“我這次下山時，師父正閉關靜修。盼望咱們上山時，他老人家已經開關。”殷素素道：“我爹爹昔年跟我說道，他一生所欽佩的人物只有兩位，一是明教陽教主，他已經逝世，此外便只是尊師張真人。連少林派的‘見聞智性’四大高僧，我爹爹也不怎麼佩服。張真人今年百歲高齡，修持之深，當世無有其匹。現下還要閉關，是修練長生不老之術麼？”俞蓮舟道：“不是，恩師是在精思武功。”殷素素微微一驚，道：“他老人家武功早已深不可測，還鑽研甚麼？難道當世還能有人是他敵手？”

　　俞蓮舟道：“恩師自九十五歲起，每年都閉關九個月。他老人家言道，我武當派的武功，主要得自一部《九陽真經》。可是恩師當年蒙覺遠祖師傳授真經之時，年紀太小，又全然不會武功，覺遠祖師也非有意傳授，只是任意所之，說些給他聽，因之本門武功總是尚有缺陷。這《九陽真經》据覺遠祖師說是傳自達摩老祖。但恩師言道，他越是深思，越覺未必盡然。一來真經中所說的秘奧與少林派武功大异，反而近于我中土道家武學；二來這《九陽真經》不是梵文，而是中國文字，夾寫在梵文的《楞伽經》的字畔行間。想達摩老祖雖然妙悟禪理，武學淵深，他自天竺西來，未必精通中土文字，筆錄這樣一部要緊的武經，又為甚麼不另紙書寫，卻要寫在另一部經書的行間？”

　　張翠山點頭稱是，問道：“恩師猜想那是甚麼道理？”俞蓮舟道：“恩師也猜想不出，他說或許這是少林寺後世的一位高僧所作，卻假托了達摩老祖的名頭。恩師心想于《九陽真經》既所知不全，難道自己便創制不出？他每年閉關苦思，便是想自開一派武學，與世間所傳的各門武功全然不同。”張翠山和殷素素聽了，都慨然贊歎。俞蓮舟道：“當年聽得覺遠祖師傳授《九陽真經》的，共有三位。一是恩師，一是少林派的無色大師，另一位是個女子，那便是峨嵋派的創派祖師郭襄郭女俠。”殷素素道：“我曾聽爹爹說，郭女俠是位大有來頭的人物，她父親是郭靖郭大俠，母親是丐幫的黃幫主黃蓉，當年襄陽失陷，郭大俠夫婦雙雙殉難。”俞蓮舟道：“正是。我恩師當年曾與郭大俠夫婦在華山絕頂有一面之緣，每當提起他兩位為國為民的仁風俠骨，常說我等學武之人，終身當以郭大俠夫婦為榜樣。”他出神半晌，續道：“當年傳得《九陽真經》的三位，悟性各有不同，根柢也大有差异。武功是無色大師最高；郭女俠是郭大俠和黃幫主之女，所學最博；恩師當時武功全無根基，但正因如此，所學反而最精純。是以少林、峨嵋、武當三派，一個得其‘高’，一個得其‘博’，一個得其‘純’。三派武功各有所長，但也可說各有所短。”殷素素道：“那位覺遠祖師，武功之高，該是百世難逢了。”俞蓮舟道：“不！覺遠祖師不會武功。他在少林寺藏經閣中監管藏經，這位祖師愛書成癖，無書不讀，無經不背。他無意中看到《九陽真經》，便如念金剛經、法華經一般記在心中，至于經中所載博大精深的武學，他雖也有領悟，但所練的只是內功，武術卻全然不會。”于是將《九陽真經》如何失落，從此湮沒無聞的故事講給了她聽。

　　這事張翠山早聽師父說過，殷素素卻是第一次聽到，極感興趣，說道：“原來峨嵋派上代與武當派還有這樣的淵源。這一位郭襄郭女俠，怎地又不嫁給張真人？”

　　張翠山微笑斥道：“你又來胡說八道了。”俞蓮舟道：“恩師與郭女俠在少室山下分手之後，此後沒再見過面。恩師說，郭女俠心中念念不忘于一個人，那便是在襄陽城外飛石擊死蒙古大汗的神雕大俠楊過。郭女俠走遍天下，找不到楊大俠，在四十歲那年忽然大徹大悟，便出家為尼，後來開創了峨嵋一派。”

　　殷素素“哦”的一聲，不禁深為郭襄難過，轉眼向張翠山瞧去。張翠山的目光也正轉過來。兩人四目交投，均想：“我倆天上地下永不分离，比之這位峨嵋創派祖師郭女俠，可就幸運得多了。”俞蓮舟平日沉默寡言，有時接連數日可以一句話也不說，但自和張翠山久別重逢之下，欣喜逾常，談鋒也健了起來。他和殷素素相處十余日後，覺她本性其實不壞，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自幼耳濡目染，所見所聞者盡是邪惡之事，這才善惡不分，任性殺戮，但和張翠山成婚十年，氣質已大有變化，因之初見時對她的不滿之情，已逐日消除，覺得她坦誠率真，比之名門正派中某些迂腐自大之士，反而更具真性情。這時忽聽得馬蹄聲響，又自東方隱隱傳來，不久蹄聲從舟旁掠過，向西而去。張翠山只作沒聽見，說道：“二哥，倘若師父邀請少林、峨嵋兩派高手，共同研討，截長補短，三派武功都可大進。”俞蓮舟伸手在大腿上一拍，道：“照啊，師父說你是將來承受他衣缽門戶之人，果真一點也不錯。”張翠山道：“恩師只因小弟不在身邊，這才時致思念。浪子若是遠游不歸，在慈母心中，卻比隨侍在側的孝子更加好了。其實小弟此時的修為，別說和大哥、二哥、四哥相比固然遠遠不及，便是六弟、七弟，也定比小弟強胜得多。”

　　俞蓮舟搖頭道：“不然，目下以武功而論，自是你不及我。但恩師的衣缽傳人，負有昌大武學的重任。恩師常自言道，天下如此之大，武當一派是榮是辱，何足道哉？但若能精研武學奧秘，慎擇傳人，使正人君子的武功，非邪惡小人所能及；再進而相結天下義士，驅除韃虜，還我河山，這才算是盡了我輩武學之士的本分。因此恩師的衣缽傳人，首重心術，次重悟性。說到心術，我師兄弟七人無甚分別，悟性卻以你為最高。”張翠山搖手道：“那是恩師思念小弟，一時興到之言。就算恩師真有此意，小弟也萬萬不敢承當。”

　　俞蓮舟微微一笑，道：“弟妹，你去護著無忌，別讓他受了驚嚇，外面的事有我和五弟料理。”殷素素極目遠眺，不見有何動靜，正遲疑間，俞蓮舟道：“岸上灌木之中，刀光閃爍，伏得有人。前邊蘆葦中必有敵舟。”

　　殷素素游目四顧，但見四下里靜悄悄的絕無异狀，心想只怕是你眼花了罷？忽聽得俞蓮舟朗聲說道：“武當山俞二、張五，道經貴地，請恕禮數不周。哪一位朋友若是有興，請上船來共飲一杯如何？”他這幾句話一完，忽聽得蘆葦中槳聲響動，六艘小船飛也似的划了出來，一字排開，攔在江心。一艘船上嗚的一聲，射出一枝響箭，南岸一排矮樹中竄出十余個勁裝結束的漢子，一色黑衣，手中各持兵刃，臉上卻蒙了黑帕，只露出眼睛。殷素素心下好生佩服：“這位二伯名不虛傳，當真了得。”眼見敵人甚眾，急忙回進艙中，見無忌已然驚醒。殷素素替他穿好衣服，低聲道：“乖孩兒，不用怕。”

　　俞蓮舟又道：“前面當家的是哪一位朋友，武當俞二、張五問好。”但六艘小船中除了後梢的槳手之外不見有人出來，更無人答話。

　　俞蓮舟忽地省悟，叫道：“不好！”翻身躍入江中。他自幼生長江南水鄉，水性極佳，剛一下江，只見四個漢子手持利錐，潛水而來，顯是想錐破船底，將舟中各人生擒活抓。他隱身船側，待四人游近，雙手分別點出，已中兩人穴道，跟著一腳踢中了第三人腰間“志室穴”。第四人一驚欲逃，俞蓮舟左手已抓住他的小腿，甩上船來。他想那三人穴道被點，勢必要溺死在大江之中，于是一一抓起，拋在船頭，這才翻身上船。那第四個漢子在船頭打了個滾，縱身躍起，挺錐向張翠山胸口剌落。張翠山見他武功平常，也不閃避，左手一探，抓住他手腕，跟著左肘挺出，撞中了他胸口穴道。那漢子一聲輕哼，便即摔倒。

　　俞蓮舟道：“岸上似乎有幾個好手，禮數已到，不理他們，沖下去罷！”張翠山點了點頭，吩咐船家只管開船。慢慢駛近那六艘小船時，俞蓮舟提起那四個漢子，拍開他們身上穴道，擲了過去。但說也奇怪，對方舟中固然沒人出聲，岸上那十余個黑衣人也是悄無聲息，竟如個個都是啞巴一般。那四個潛水的漢子鑽入艙中，不再現身。

　　座船剛和六艘小船并行，便要掠舟而過之時，一艘小舟上的一名槳手突然右手揚了兩下，砰砰兩聲，木屑紛飛，座船船舵已然炸毀，船身登時橫了過來。原來那槳手擲出的是兩枚漁家炸漁用的漁炮，只是制得特大，多裝火藥，因此炸力甚強。俞蓮舟不動聲色，輕輕躍上了對方小舟，他藝高人膽大，仍是一雙空手。小舟上的槳手手持木槳，眼望前面，對他躍上船來竟是毫不理會。俞蓮舟喝道：“是誰擲的漁炮？”那槳手木然不答。俞蓮舟搶進艙去，只見艙中對坐著兩個漢子，見他進艙，仍是一動不動，絲毫不現迎敵之意。俞蓮舟一把掀住他的頭頸，提了起來，喝道：“你們瓢把子呢？”那人閉目不答。俞蓮舟是武林一流高手身分，不愿以武力逼問，當即回到後梢，只見張翠山和殷素素已抱著無忌過來小舟。

　　俞蓮舟奪過木槳，逆水上划。只划得幾下，殷素素叫道：“毛賊放水！”但見船艙中水涌上來。原來小舟中各人拔開艙底木塞，放水入船。俞蓮舟躍到第二艘船時，見舟中也已小半船水。他回頭說道：“五弟，既是非要咱們上岸不可，那就上去罷！”那六艘小舟顯是事先安排好了，作為請客上岸的跳板。三人帶同無忌，躍上岸去。

　　岸上十余名蒙著臉的黑衣漢子早就排成了個半圓形，將四人圍在弧形之內。這十余人手中所持大都均是長劍，另一小半或持雙刀，或握軟鞭，沒一個使沉重兵刃。俞蓮舟抱臂而立，自左而右的掃視一遍，神色冷然，并不說話。中間一個黑衣漢子右手一擺，眾人忽地兩旁分開，各人微微躬身，手中兵器刃尖向地，抱拳行禮，讓出路來。俞蓮舟還了一禮，昂然而過。這干人待俞蓮舟走出圈子，忽地向中間一合，封住了道路，將張翠山等三人圍住，青光閃爍，兵刃一齊挺起。張翠山哈哈一笑，說道：“各位原來沖著張某人而來。擺下這等大陣仗，可將張翠山忒也瞧得重了。”中間那黑衣漢子微一遲疑，垂下劍尖，又讓開了道路。張翠山道：“素素，你先走！”殷素素抱著無忌正要走出，猛地里風聲響動，五柄長劍一齊指住了無忌。殷素素吃了一驚急忙倒退。那五人跟著踏步而前，劍尖不住顫動，始終不离無忌身周尺許。俞蓮舟雙足一點，倏地從人叢之外飛越而入，雙手連拍四下，每一記都拍在黑衣人的手腕之上，四柄指著無忌的長劍一一飛入半空。這四下拍擊出手奇快，四柄長劍竟似同時飛上。他左手跟著反手擒拿，抓住了第五人的手腕，中指順勢點了那人腕上穴道，但覺著手處柔軟滑膩，似是女子之手，急忙放開。那人手腕麻痹，當的一聲，長劍落地。那五人長劍脫手，急忙退開。月光下青光閃動，又是兩柄長劍刺了過來，但見劍刃平刺，鋒口向著左右，每人使的都是一招“大漠平沙”，但劍勢不勁，似無傷人之意。俞蓮舟心道：“昆侖劍法！原來是昆侖派的！”待劍尖离胸將近三寸，突然胸口一縮，雙臂回環，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同時擊在劍刃的平面上。

　　這兩下敲擊中使上了武當心法，照理對方長劍非出手不可，豈知手指和劍刃相触，陡覺劍刃上傳出一股柔勁，竟將他這一擊之力化解了一小半，長劍并未脫手。但那二人終究抵擋不住，騰騰騰退出三步。一人站立不定，摔倒在地，另一人“啊喲”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自六艘小舟橫江以來，對方始終沒一人出過聲，這時“啊喲”一聲驚呼，聲音柔脆，聽得出是女子口音。中間那黑衣人左手一擺，各人轉身便走，頃刻間消失在灌木之後。但見這干人大半身材苗條，顯是穿了男裝的女子。俞蓮舟朗聲道：“俞二、張五多多拜上鐵琴先生，請恕無禮之罪。”那些黑衣人并不答話，隱隱聽得有人輕聲一笑，仍是女子之聲。殷素素將無忌放下地來，緊緊握住他手，說道：“這些大半是女子啊。二伯，她們都是昆侖派的麼？”俞蓮舟道：“不，是峨嵋派的。”張翠山奇道：“峨嵋派的？你怎說多多拜上‘鐵琴先生’？”俞蓮舟歎道：“她們自始至終不出一聲，臉上又以黑帕蒙住，那自是不肯以真面目來示人了。五劍指住無忌，那是昆侖派的‘寒梅劍陣’。兩人平劍刺我，又使昆侖派的‘大漠平沙’。她們既然冒充昆侖派，我便將錯就錯，提一提昆侖的掌門鐵琴先生何太沖。”殷素素道：“你怎知她們是峨嵋派的？認出了人麼？”俞蓮舟道：“不，這些人功力都不算深，想是當今峨嵋掌門滅絕師太的徒孫一輩，或許是她的小弟子，我并不認得。但她們以柔勁化解我指擊劍刃的功夫，确是峨嵋心法。要學別派的數招陣式不難，但一使到內勁，真相就瞞不住了。”張翠山點頭道：“二哥以指擊劍，她們還是撒劍的好，受傷倒輕。峨嵋派的內功本是極好的，只是未有適當功力便貿然運使，遇上高手，不免要吃大虧。二哥倘若真將她們當作敵人，這兩個女娃娃早就尸橫就地了。可是峨嵋派跟咱們向來是客客氣氣的啊。”俞蓮舟道：“恩師少年之時，受過峨嵋派祖師郭襄女俠的好處，因此他老人家諄諄告誡，決不可得罪了峨嵋門下弟子，以保昔年的香火之情。我以指擊劍，發覺到對方內勁不對時，收勢已然不及，終于傷了二人。雖然這是無心之失，總是違了恩師的訓示。”殷素素笑道：“好在你最後說是向鐵琴先生請罪，不算是正面得罪了峨嵋派。”這時他們的座船早已順水向下游，影蹤不見。六艘小船均已沉沒，舟中槳手濕淋淋的一個個爬上岸來。殷素素道：“這些都是峨嵋派的麼？”俞蓮舟低聲道：“多半是巢湖的糧船幫。”殷素素望了一眼地下明晃晃的五柄長劍，俯身想拾起瞧瞧。俞蓮舟道：“別動她們的兵刃，倘若劍上刻得有名字，咱們以後便無法假作不知。這就走罷！”殷素素這時對這位二伯敬服得五體投地，應道：“是！”攜了無忌之手，走向江岸大道。經過一叢灌木，只見數丈外的一株大柳樹上系著三匹健馬。無忌喜呼起來：“有馬，有馬！”他在冰火島上從未見過馬匹，來到中土後，一直想騎一騎馬，只是一路乘船，始終未得其便。四人走近馬匹，見柳樹上釘著一張紙。張翠山取下看時，見紙上寫道：“敬奉坐騎三匹，以謝毀舟之罪。”字是炭條寫的，倉卒之際，字跡甚是潦草，筆致柔軟，顯是女子手筆。殷素素笑道：“峨嵋派姑娘們畫眉用的炭筆，今日用來寫字條給武當大俠。”俞蓮舟道：“她們倒也客氣得很。”于是解下馬匹，三人分別乘坐。無忌坐在母親身前，大是興奮。張翠山道：“反正咱們形跡已露，坐船騎馬都是一般。”俞蓮舟道：“不錯。前邊道上必定尚有波折，倘若迫不得已要出手，下手千萬不可重了。”他適才無意間傷了兩名峨嵋門下弟子，心下耿耿不安。殷素素好生慚愧，心想：“二伯只不過下手重了一些，本意亦非傷人，只是逼對方撒劍，她們自行硬挺，這才受傷。比之我當年肆意殺了這許多少林門人，過錯之輕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一身作事一身當，以後不可再讓二伯為難。”說道：“二伯，這干人全是沖著我夫婦而來，對你可恭敬得很。前面要是再有阻攔，由弟妹打發便是，倘真不行，再請你出手相援。”俞蓮舟道：“你這話可見外了。咱兄弟同生共死，分甚麼彼此？”殷素素不便再說，問道：“他們明知二伯跟我夫婦在一起，怎地只派些年輕的弟子來攔截？”俞蓮舟道：“想是事急之際，不及調動人手。”張翠山見了適才峨嵋派眾女的所為，料是為了尋問謝遜的下落而來，說道：“原來義兄跟峨嵋派也結下了梁子，我在冰火島上卻沒聽他說起過。”

　　俞蓮舟歎道：“峨嵋派門規極嚴，派中又大多是女弟子。滅絕師太自來不許女弟子們隨便行走江湖。這次峨嵋派竟然也跟天鷹教為難，我們當時頗感詫异，直到最近方始明白了其中緣故，原來河南開封金瓜錘方評方老英雄有一晚突然被害，牆上留下了‘殺人者混元霹靂手成昆也’十一個血字。”殷素素問道：“那方評是峨嵋派的麼？”俞蓮舟道：“不是。滅絕師太俗家姓方，那方老英雄是滅絕師太的親哥哥。”張翠山和殷素素同時“哦”的一聲。

　　無忌忽然問道：“二怕，那方老英雄是好人還是壞人？”俞蓮舟道：“聽說方老英雄種田讀書，從不和人交往，自然不是壞人。”無忌道：“唉，義父這般胡亂殺人，那就不該了。”俞蓮舟大喜，輕舒猿臂，將他從殷素素身前抱了過來，撫著他頭，說道：“孩子，你知道不能胡亂殺人，二伯很是喜歡。人死不能復生，便是罪孽深重、窮凶極惡之輩，也不能隨便下手殺他，須得讓他有一條悔改之路。”

　　無忌道：“二伯，我求你一件事。”俞蓮舟道：“甚麼？”無忌道：“倘若他們找到了義父，你叫他們別殺他。因為義父眼睛瞎了，打他們不過。”俞蓮舟沉吟半晌，道：“這件事我答允不了。但我自己決計不殺他便是。”無忌呆呆不語，眼中垂下淚來。天明時四人到了一個市鎮，在客店中睡了半日，午後又再趕路。有時殷素素和丈夫共乘一騎，讓無忌一試控韁馳聘之樂。無忌究是孩子心情，騎了一會馬，為謝遜擔憂的心事也便淡忘了。一路無話，不一日過了漢口。這天午後將到安陸，忽見大路上有十余名客商急奔下來，見了俞蓮舟等四人，急忙搖手，叫道：“快回頭，快回頭，前面有韃子兵殺人擄掠。”一人對殷素素道：“你這娘子忒也大膽，碰到了韃子兵可不是好玩的。”俞蓮舟道：“有多少韃子。”一人道：“十來個，凶惡得緊哩。”說著便向東逃竄而去。

　　武當七俠生平最恨的是元兵殘害良民。張三丰平素督訓甚嚴，門人不許輕易和人動手，但若遇到元兵肆虐作惡，對之下手卻不必容情。因此武當七俠若是遇上大隊元兵，只有走避，若見少數元兵行凶，往往便下手除去。俞張二人聽說只有十來名元兵，心想正好為民除害，便縱馬迎了上去。行出三里，果聽得前面有慘呼之聲。張翠山一馬當先，但見十余名元兵手執鋼刀長矛，正攔住了數十個百姓大肆殘暴。地下鮮血淋漓，已有七八個百姓身首异處。只見一名元兵提起一個三四歲的孩子，用力一腳，將他高高踢起，那孩子在半空中大聲慘呼，落下來時另一個元兵又揮足踢上，將他如同皮球踢來踢去。只踢得幾腳，那孩子早沒了聲息，已然斃命。張翠山怒極，從馬背上飛躍而起，人未落地，砰的一拳，已擊在一名伸腳欲踢孩子的元兵胸口。那元兵哼也沒哼一聲，軟癱在地。另一名元兵挺起長矛，往張翠山背心刺到。無忌驚叫：“爹爹小心！”張翠山回過身來，笑道：“你瞧爹爹打韃子兵。”但見長矛离胸口已不到半尺，左手倏地翻轉，抓住矛杆，跟著向前一送，矛柄撞在那元兵胸口。那元兵大叫一聲，翻倒在地，眼見不活了。

　　眾元兵見張翠山如此勇猛，發一聲喊，四下里圍了上來。殷素素縱身下馬，搶過元兵手中長刀，砍翻了兩個。眾元兵見勢頭不對，落荒逃竄，但這些元兵凶惡成性，便在逃走之時，還是揮刀亂殺百姓。俞蓮舟大怒，叫道：“別讓韃子走了。”急奔向西，攔住四名元兵的去路。張翠山和殷素素也分頭攔截。三人均知元兵雖然凶惡，武功卻是平常，無忌比他們要強得多，不用分心照顧。無忌跳下馬來，見二伯和父母縱躍如飛，拍手叫道：“好，好！”突然之間，那名被張翠山用矛杆撞暈的元兵霍地躍起，伸臂抱住了無忌，翻身躍上馬背，縱馬疾馳。俞蓮舟和張翠山夫婦大驚，齊聲呼喊，發足追趕。俞蓮舟兩個起落，已奔到馬後，左手拍出一掌，身隨掌起，按到了那元兵後心。那元兵竟不回頭，倏地反擊一掌。波的一聲響，雙掌相交，俞蓮舟只覺對方掌力猶如排山倒海相似，一股極陰寒的內力沖將過來，霎時間全身寒冷透骨，身子晃了幾下，倒退了三步。那元兵的坐騎也吃不住俞蓮舟這一掌的震力，前足突然跪地。那元兵抱著無忌，順勢向前一躍，已縱出丈余，展開輕身功夫，頃刻間已奔出十余丈。

　　張翠山跟著追到，見二哥臉色蒼白，受傷竟是不輕，急忙扶住。殷素素心系愛子，沒命的追趕，但那元兵輕身功夫極高，越追越遠，到後來只見遠處大道上一個黑點，轉了一個彎，再也瞧不到了。殷素素怎肯死心，只是疾追。她不再想到這元兵既能掌傷俞蓮舟，自己便算追上了，也決非他的敵手，心中只是一個念頭道：“便是性命不保，也要將無忌奪回。”俞蓮舟低聲道：“快叫弟妹回來，從長……從長計議。”張翠山挺起長矛，刺死了身前的兩名元兵，問道：“傷得怎樣？”俞蓮舟道：“不礙事，先……先將弟妹叫回來要緊。”張翠山生怕剩下來的元兵之中尚有好手在內，自己一走開，他們便過來向俞蓮舟下手，當下四下里追逐，一個個的盡數搠死，這才拉住一匹馬來，上馬向西追去。

　　趕出數里，只見殷素素兀自狂奔，但腳步蹣跚，顯已筋疲力盡，張翠山俯身將她抱上馬鞍。殷素素手指前面，哭道：“不見了，追不到啦，追不到啦。”雙眼一翻，暈了過去。張翠山終是挂念俞蓮舟的安危，心道：“該當先顧二哥，再顧無忌。“勒轉馬頭，奔了回來，見俞蓮舟正閉目打坐，調勻氣息。過了一會，殷素素悠悠醒轉，叫道：“無忌，無忌！”俞蓮舟慘白的臉色也漸漸紅潤，睜開眼來，低聲道：“好厲害的掌力！”張翠山聽師兄開口說話，知道生命已然無礙，這才放心，但仍是不敢跟他言語。俞蓮舟緩緩站起身來，低聲道：“無影無蹤了罷？”殷素素哭道：“二伯，怎……怎麼是好？”俞蓮舟道：“你放心，無忌沒事。這人武功高得很，決不會傷害小孩。”殷素素道：“可是……可是他擄了無忌去啦。”俞蓮舟點了點頭，左手扶著張翠山肩頭，閉目沉思，隔了好一會，睜眼說道：“我想不出那人是何門派，咱們上山去問師父。”殷素素大急，說道：“二伯，怎生想個法兒，先行奪回無忌才是。那人是何門派，不妨日後再問。”俞蓮舟搖了搖頭。張翠山道：“素素，眼下二哥身受重傷，那人武功又如此高強，咱們便尋到了他，也是無可奈何。”殷素素急道：“難道便……便罷了不成？”張翠山道：“不用咱們去尋他，他自會來尋咱們。”殷素素原甚聰明，只因愛子被擄這才驚惶失措，這時一怔之下，已然明白。那元兵武功如此了得，連俞蓮舟也給他一掌震傷，自然是假扮的。他打傷俞蓮舟後，若要取他夫婦二人性命絕非難事，但只將無忌擄去，用意自在逼問謝遜的下落。當時張翠山長矛隨手一撞，那人便假裝昏暈，其時三人誰也沒留心他的身形相貌，此刻回想起來，那人依稀是滿腮虯須，和尋常的元兵也沒甚麼分別。

　　當下張翠山將師兄抱上馬背，自己拉著馬韁，三騎馬緩緩而行。到了安陸，找一家小客店歇了。張翠山吩咐店伴送來飯菜後，就此閉門不出，生怕遇上元兵，又生事端。他三人在途中殺死了這十余名元兵後，料知大隊元兵過得數日便會來大舉殘殺劫掠，報復泄忿，附近百姓不知將有多少遭殃。但當時遇到這等不平之事，在勢又不能袖手不顧。這正是亡國之慘，莽莽神州，人人均在劫難之中。俞蓮舟潛運內力，在周身六道流轉療傷。張翠山坐在一旁守護。殷素素倚在椅上，卻又怎睡得著？到得中夜，俞蓮舟站起身來，在室中緩緩走了三轉，舒展筋骨，說道：“五弟，我一生之中，除了恩師之外，從未遇到過如此高手。”殷素素終是記挂愛兒，說道：“他擄去無忌，定是要逼問義兄的下落，不知無忌肯不肯說。”張翠山昂然道：“無忌倘若說了出來，還能是我們的孩兒麼？”殷素素道：“對！他一定不會說的。”突然之間，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張翠山忙問：“怎麼啦？”殷素素哽咽道：“無忌不說，那惡賊……那惡賊定會逼他打他，說不定還會用……用毒刑。”

　　俞蓮舟歎了口氣。張翠山道：“玉不琢，不成器，讓這孩子經歷些艱難困苦，未必沒有好處。”他話是這麼說，但想到愛子此時不免宛轉呻吟，正在忍受極大的痛楚，又是不胜悲憤怜惜。然而倘若他這時正平平安安的睡著呢？那定已將謝遜的下落說了出來，如此忘恩負義，卻比挨受毒刑又壞得多。張翠山心想：“宁可他即刻死了，也胜于做無義小人。”轉眼望了妻子一眼，只見她目光中流露出哀苦乞怜的神色，驀地一驚：“那惡賊倘若趕來，以無忌的性命相脅，說不定素素便要屈服。”說道：“二哥，你好些了麼？”

　　他師兄弟自幼同門學藝，一句話一個眼色之間，往往便可心意相通。俞蓮舟一瞧他夫婦二人的神色，已明白張翠山的用意，說道：“好，咱們連夜趕路。”

　　三人乘黑繞道，盡揀荒僻小路而行。三人最害怕的，倒不是那人追來下手殺了自己，而是怕他在自己眼前，將諸般慘酷手段加于無忌之身。如此朝宿宵行，差幸一路無事。但殷素素心懸愛子，山中夜騎，又受了風露，忽然生起病來。張翠山雇了兩輛騾車，讓俞蓮舟和殷素素分別乘坐，自己騎馬在旁護送。這日過了襄陽，到太平店鎮上一家客店投宿。

　　張翠山安頓好了師兄，正要回自己房去，忽然一條漢子掀開門帘，闖進房來。這漢子身穿青布短衫褲，手提馬鞭，打扮似是個趕腳的車夫。他向俞張二人瞪了一眼，冷笑一聲，轉身便走。張翠山知他不懷好意，心下惱他無禮，眼見那漢子摔下門帘蕩向身前，左手抓住門帘，暗運內勁，向外送出。門帘的下擺飛了起來，拍的一聲，結結實實打在他背心。那漢子身子一晃，跌了個狗吃屎，爬起身來，喝道：“武當派的小賊，死到臨頭，還逞凶！”口中這般說，腳下卻不敢有絲毫停留，徑往外走，但步履踉蹌，適才吃門帘這麼一擊，受創竟是不輕。俞蓮舟瞧在眼里，并不說話。到得傍晚，張翠山道：“二哥，咱們動身罷！”俞蓮舟道：“不，今晚不走，明天一早再走。”張翠山微一轉念，已明白了他的心意，登時豪氣勃發，說道：“不錯！此處离本山已不過兩日之程，咱師兄弟再不濟，也不能墮了師門的威風。在武當山腳下，兀自朝宿晚行的趕路避人，那算甚麼話？”俞蓮舟微笑道：“反正行藏已露，且瞧瞧武當派的弟子如何死到臨頭。”當下兩人一起走到張翠山房中，并肩坐在炕上，閉目打坐。這一晚紙窗之外，屋頂之上，總有七八人來來去去的窺伺，但再也不敢進房滋擾了。殷素素昏昏沉沉的睡著。俞張二人也不去理會屋外敵人。

　　次日用過早飯後動身。俞蓮舟坐在騾車之中，叫車夫去了車廂的四壁，四邊空蕩蕩的，便于觀看。

　　只走出太平店鎮甸數里，便有三乘馬自東追了上來，跟在騾車之後，相距十余丈，不即不离的躡著。再走數里，只見前面四名騎者候在道旁，待俞蓮舟一行過去，四乘馬便跟在後面。數里之後，又有四乘馬加入，前後已共有十一人。趕車的驚慌起來，悄聲對張翠山道：“客官，這些人路道不正，遮莫是強人？須得小心在意。”張翠山點了點頭。在中午打尖之處，又多了六人，這些人打扮各不相同，有的衣飾富麗，有的卻似販夫走卒，但人人身上均帶兵刃。一干人只聲不出，聽不出口音，但大都身材瘦小、膚色黝黑，似乎來自南方。到得午後，已增到二十一人。有幾個大膽的縱馬逼近，到距騾車兩三丈處這才勒馬不前。俞蓮舟在車中只管閉目養神，正眼也不瞧他們一下。

　　傍晚時分，迎面兩乘馬奔了下來。當先乘者是個長須老者，空著雙手。第二騎的乘者卻是個艷裝少婦，左手提著一對雙刀。兩騎馬停在大道正中，擋住了去路。張翠山強抑怒氣，在馬背上抱拳說道：“武當山俞二、張五這廂有禮，請問老爺子尊姓大名。”那老者皮笑肉不笑的說道：“金毛獅王謝遜在哪里？你只須說了出來，我們決不跟武當弟子為難。”張翠山道：“此事在下不敢作主，須得先向師尊請示。那老者道：“俞二受傷，張五落單。你孤身一人，不是我們這許多人的敵手。”說著伸手腰間，取出一對判官筆來。判官筆的筆尖鑄作蛇頭之形。

　　張翠山外號“銀鉤鐵划”，右手使判官筆，于武林中使判官筆的點穴名家無一不知，一見這對蛇頭雙筆，心中一凜。他當年曾聽師父說過，高麗有一派使判官筆的，筆頭鑄作蛇形，其招數和點穴手法和中土大不相同，大抵是取蛇毒的陰柔毒辣之性，招術滑溜狠惡，這一派叫做“青龍派”，派中出名的高手只記得姓泉，名字叫甚麼卻連師父也不知道，于是抱拳說道：“前輩是高麗青龍派的麼？不知跟泉老爺子如何稱呼？”那老者微微一驚，心想：“瞧你也不過三十來歲年紀，卻恁地見識廣博，竟知道我的來歷。”這老者便是高麗青龍派的掌門人，名叫泉建男，是岭南“三江幫”幫主卑詞厚禮的從高麗聘請而來。他到中土未久，從未出過手，想不到一露面便給張翠山識破，當下蛇頭雙筆一擺，說道：“老夫便是泉建男。”張翠山道：“高麗青龍派跟中土武林向無交往，不知武當派如何得罪了泉老英雄，還請明示。”泉建男又是皮笑肉不笑的臉上肌肉一動，說道：“老夫跟閣下無冤無仇，我們高麗人也知道中原有個武當派，武當七俠是行俠仗義的好男子。老夫只請問閣下一句話：金毛獅王謝遜躲在哪里？”他這番話雖不算無禮，但詞鋒咄咄逼人，同時判官筆這麼一擺，跟在騾車之後的人眾便四下分散，團團圍了上來，顯是若不明言謝遜的下落，便只有動武之一途。張翠山道：“倘若在下不愿說呢？”泉建男道：“張五俠武藝了得，我們人數雖多，自量也留你不住。但俞二俠身上負傷，尊夫人正在病中，我們有此良機，只好乘人之危，要將兩位留下。張五俠自己就請便罷。”他說中國話咬字不准，聲音尖銳，聽來倍加刺耳。張五俠聽他說得這般無恥，“乘人之危”四個字自己先說了出來，說道：“好，既是如此，在下便領教領教高麗武學的高招。倘若泉老英雄讓得在下一招半式，那便如何？”泉建男笑道：“如果我輸了，大伙兒便一擁而上，我們可不講究甚麼單打獨斗那一套。倘若武當派人多，你們也可倚多為胜啊。從前中國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侵我高麗，哪次不是以數十萬大軍攻我數萬兵馬？自來相斗，總是人多的占便宜。”張翠山心知今日之事多說無益，若能將他擒住作為要脅，當可逼得他手下人眾不敢侵犯二哥和素素，于是身形一起，輕飄飄的落下馬背，左足著地，左手已握住爛銀虎頭鉤，右手握著鑌鐵判官筆，說道：“你是客人，請進招罷！”他原來的判官筆十年前失落于大海之中，現在手中這枝在兵器舖中新購未久，尺寸分量雖不甚就手，卻也可將就用得。

　　泉建男也躍下馬來，雙筆互擊，錚的一聲，右筆虛點，左筆尚未遞出，身子已繞到張翠山側方。張翠山尋思：“今日我是為義兄的安危而戰，素素跟我夫婦一體，她和義兄也有金蘭之誼，為他喪命，那也罷了。但二哥跟義兄不相識，若為了義兄而使二哥蒙受恥辱，那可萬萬不該。”見泉建男右手蛇頭筆點到，伸鉤一格，手上只使了二成力。鉤筆相交，他身子微微一晃。泉建男大喜，心想：“三江幫那批人把武當七俠吹上了天去，卻也不過如此。想是中原武人要面子，將本國人士說得加倍厲害些。”當下左手筆跟著三招遞出。張翠山左支右絀，勉力擋架，便還得一鉤一筆，也是虛軟乏勁。泉建男心想今日將武當七俠中的張五俠收拾下來，這番來到中土可說一戰成名，當下雙筆飛舞，招招向張翠山的要害點去。張翠山將門戶守得極是嚴密，凝神細看對方的招數，但見他出招輕靈，筆上頗有韌力，所點穴道偏重下三路及背心，和中土各派點穴名手的武功果然大不相同。再斗一陣，見他左手判官筆所點，都是背心自“靈台穴”以下的各穴，自靈台、至陽、筋縮、中樞、脊中、懸樞、命門、陽關、腰俞、以至尾閭骨處的長強穴；右手判官筆所點，則是腰腿上各穴，自五樞、維道、環跳、風市、中瀆以至小腿上的陽陵穴。張翠山心下了然，他左手筆專點“督脈諸穴”，右手筆專點“足少陽膽經諸穴”，看似繁復，其實大有理路可尋，暗想：“當年師父曾說，高麗青龍派的點穴功夫專走偏門，雖然狠辣，并不足畏。今日一見，果是如此。”他一摸清對方招式，銀鉤鐵筆雖然上下揮舞，其實裝模作樣，只須護住督脈諸穴及足少陽膽經諸穴，其餘身上穴道，不必理會。

　　泉建男愈斗精神愈長，大聲吆喝，威風凜凜。張翠山心道：“憑著這點兒武功，居然也到武當山腳下來撒野！”突然間左手銀鉤使招“龍”字訣中的一鉤，嗤的一響，鉤中了泉建男右腿的風市穴。泉建男“啊”的一聲，右腿跪地。張翠山右手筆電光石火般連連顫動，自他靈台穴一路順勢直下，使的是“鋒”字訣中最後一筆的一直，便如書法中的顫筆，至陽、筋縮、中樞、脊中……至長強、在他“督脈”的每一處穴道上都點了一下。這一筆下來，疾如星火，氣吞牛斗，泉建男哪里還能動彈？這一筆所點各穴，正是他畢生所鑽研的諸處穴道，暗想：“罷了，罷了！對方縱是泥塑木雕，我也不能一口氣連點他十處穴道。我便要做他徒弟也差得遠了。”

　　張翠山銀鉤鉤尖指住泉建男咽喉，喝道：“各位且請退開！在下請泉老英雄送到武當山腳下，便解他穴道放還！”心想這些人看來都是他的屬下，定當心有所忌，就此退開。豈知那艷裝少婦舉起雙刀，叫道：“并肩子齊上，把騾車扣了。”張翠山喝道：“誰敢上來，我先將這人斃了！”那少婦冷笑一聲，叫道：“大伙兒上啊！”縱馬舞刀沖上，竟絲毫沒將泉建男放在心上。原來這少婦是三江幫中的一名舵主，他們這次大舉出動，用意在劫持俞蓮舟和殷素素，逼問謝遜的下落。泉建男不過是三江幫的客卿，既不能為本幫效力，則死于敵手，也無足惜。張翠山吃了一驚，看來便是殺了泉建男仍是無濟于事，只見六七名漢子搶到殷素素車前，六七名漢子搶到俞蓮舟車前，只有少數幾人和那少婦圍住了自己，正沒做理會處，俞蓮舟忽然朗聲道：“六弟，出來把這些人收拾了罷！”張翠山一愕：“二哥擺空城計麼？”忽聽得半空中一聲清嘯，一人叫道：“是！五哥，你好啊，想煞小弟了。”數丈外的一株大樹上縱落一條人影，長劍顫動，走向前來，正是六俠殷梨亭到了。張翠山喜出望外，大叫：“六弟，你好！”三江幫中早分出數人上前截攔，只聽得啊喲啊喲、叮叮當當之聲不絕，每人手腕的“神門”穴上一一中劍，一一撒下兵刃。這“神門穴”在手掌後銳骨之端，中劍之後，手掌再也使不出半點力道。殷梨亭不疾不徐的漫步揚長而來，遇有敵人上前阻擋，他長劍一顫，嗆啷一聲，便有一件兵刃落地。那少婦回身喝道：“你是武當……”嗆啷、嗆啷兩聲，她雙手各執一刀，雙刀落地時便有兩下聲響。

　　張翠山大喜，說道：“師父的‘神門十三劍’創制成功了。”原來這“神十三劍”共有一十三記招數，每記招式各不相同，但所刺之處，全是敵人手腕的“神門穴”。張翠山十年前离武當之時，張三丰甫有此意，和弟子們商量過幾次，但許多艱難之處并未想通。此時殷梨亭使將出來，三江幫的硬手竟沒人能抵擋得一招。張翠山只看得心曠神怡，但見殷梨亭每一劍剌出，無不精妙絕論，只使了五六記招式，“神門十三劍”尚未使到一半，三江幫幫眾已有十余人手腕中劍，撤下了兵刃。那少婦叫道：“散水，散水！松人啊！”幫眾有的騎馬逃走，有的不及上馬，便此轉身急奔。張翠山拍開泉建男身上穴道，拾起蛇頭雙筆，插在他腰間。泉建男滿面羞慚，落荒而去，竟不和三江幫幫眾同行。

　　殷梨亭還劍入鞘，緊緊握住了張翠山的手，喜道：“五哥，我想得你好苦！”張翠山笑道：“六弟，你長高了。”他二人分別之時，殷梨亭還只十八歲，十年不見，已自瘦瘦小小的少年變為長身玉立的青年。當下張翠山攜著殷梨亭的手，去和妻子相見。殷素素病得沉重，點頭笑了笑，低聲叫了聲：“六弟！”殷梨亭笑道：“五嫂也姓殷，那好極了，不但是我嫂子，還是我姊姊。”張翠山道：“究是二哥了得。你躲在那大樹之上，我一直不知，二哥卻早瞧見了。”

　　殷梨亭當下說起趕來應援的情由。

　　原來四俠張松溪下山采辦師父百歲大壽應用的物事，見到兩名江湖人物鬼鬼祟祟，路道不正，心下起疑：“我武當派威震天下，難道還有甚麼大膽之徒到我武當山來捋虎須？”于是暗中躡著，偷聽兩人說話，才知張翠山從海外歸來，已和二哥俞蓮舟會合，“三江幫”和“五鳳刀”都想截攔，逼問謝遜的下落。張松溪大喜過望，匆匆回山，其時山上只殷梨亭一人，兩人便分頭赴援，均想：有俞二、張五在一起，那些小小的幫會門派徒然自取其辱，怎能奈何得他二人。只是他們急于和張翠山相會，早見一刻好一刻，這才迎接出來。至于俞蓮舟已然受傷之事，那兩個江湖人物并未說起，是以張殷二人并沒知曉。張松溪去打發“五鳳刀”門中派來的兩個好手。這三江幫一路，便由殷梨亭逐走。

　　俞蓮舟歎道：“若非四弟機警，今日咱武當派說不定要丟個大人。”張翠山愧道：“單憑小弟一人之力，保護不了二哥。唉，离師十年，小弟和各位兄弟實在差得太遠了。”殷梨亭笑道：“五哥說哪里話來？小弟就是不出手，三江幫那些家伙，五哥打發起來，還不是輕而易舉？只不過你定然先顧二哥，說不定五嫂會受點兒驚嚇。你適才打敗那高麗老頭兒的功夫，師父就沒傳授第二個。你這次回山，師父他老人家一歡喜，不知會有多少精妙的功夫傳你，只怕你學也學不及呢。這‘神門十三劍’的招術，我便說給你聽如何？”

　　他師兄弟情深，久別重逢，殷梨亭恨不得將十年所學的功夫，頃刻之間便盡數說給張翠山知道。兩人并肩而行，殷梨亭又比又划，說個不停。

　　當晚四人在仙人渡客店中歇宿，殷梨亭便要和張翠山同榻而臥。張翠山也真喜歡這個小師弟，見他雖是又高又大，還是跟從前一般對己依戀。武當七俠中雖是莫聲谷年紀最小，但自幼便少年老成，反而殷梨亭顯得遠比師弟稚弱。張翠山年紀跟他相差不遠，一向對他也是照顧特多。

　　俞蓮舟笑道：“五弟有了嫂子，你還道是十年之前麼？五弟，你回來得正好，咱們喝了師父的壽酒之後，跟著便喝六弟的喜酒了。”張翠山大喜，鼓掌笑道：“妙極，妙極！新娘子是哪一位名門之女？”殷梨亭臉一紅，忸怩著不說。俞蓮舟道：“便是漢陽金鞭紀老英雄的掌上明珠。”張翠山伸了伸舌頭，笑道：“六弟若是頑皮，這金鞭當頭砸將下來，可不是玩的。”俞蓮舟微微一笑，說道：“紀姑娘是使劍的。幸好那日江邊蒙面的諸女之中，沒紀姑娘在內。”張翠山一驚，道：“紀姑娘是峨嵋門下？”俞蓮舟點了點頭，道：“咱們在江邊的峨嵋諸女的武功平平，不會有紀姑娘在內。否則為了五弟妹，卻得罪了六弟妹，人家可要怪我這二伯偏心了。咱們這位未過門的六弟妹人品既好，武功又佳，名門弟子，畢竟不凡，和六弟當真天生一對……”

　　他說到這里，忽然想起殷素素是邪教教主的女兒，自己這麼稱贊紀姑娘，只怕張翠山心有感触，正想亂以他語，忽聽得一人走到房門口，說道：“俞爺，有幾位爺們來拜訪你老人家，說是你的朋友。”卻是店小二的聲音。

　　俞蓮舟道：“誰啊？”店小二道：“一共六個人，說甚麼‘五鳳刀’門下的。”師兄弟三人都是一凜，心想張松溪去打發“五鳳刀”一路的人馬，怎地敵人反而找上門來了，難道張松溪有甚失閃？張翠山道：“我去瞧瞧。”他怕二哥受傷未愈，在店中跟敵人動手不甚妥善。俞蓮舟卻道：“請他們進來罷。”一會兒進來了五個漢子、一個容貌俊秀的少婦。張翠山和殷梨亭空著雙手，站在俞蓮舟身側戒備。卻見這六人垂頭喪氣，臉有愧色，身上也沒帶兵刃，渾不像是前來生事的模樣。領頭一人頭發花白，四十來歲年紀，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禮，說道：“三位是武當俞二俠、張五俠、殷六俠？在下五鳳刀門下弟子孟正鴻，請問三位安好。”

　　俞蓮舟等三人拱手還禮，心下都暗自奇怪。俞蓮舟道：“孟老師好，各位請坐。”孟正鴻卻不就坐，說道：“敝門向在山西河東，門派窄小，久仰武當山張真人和七俠的威名，當真是如雷貫耳，只是無緣拜見。今日到得武當山下，原該上山去叩見張真人，但聽聞張真人百歲高齡，清居靜修，我們粗魯武人，也不敢冒昧去打擾他老人家的清神。三位回山後還請代為請安，便說山西五鳳刀門下弟子，祝他老人家千秋康宁，福壽無疆。”俞蓮舟本因受傷未愈，坐在炕上，聽他說到師父，忙扶著殷梨亭的肩頭下炕，恭敬站立，說道：“不敢，不敢，在下這里謝過。”孟正鴻又道：“我們僻處山西鄉下，真如井底之蛙，見識淺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大膽妄為，擅自來到貴地。今蒙武當諸俠寬宏大量，反而解救我們的危難，在下感激不盡，今日特地趕來，一來謝恩，二來賠罪，萬望三位大人不記小人過。”說著躬身下拜。張翠山伸手扶住，說道：“孟老師不必多禮。”孟正鴻囁囁嚅嚅，想說又不敢說。俞蓮舟道：“孟老師有何吩咐，但說不妨。”孟正鴻道：“在下求俞二爺賞一句話，便說武當派不再見怪，我們回去好向師父交代。”俞蓮舟微微一笑，道：“各位遠自晉來鄂，想必是為了打聽金毛獅王謝遜的下落，不知那金毛獅王跟貴門有何過節？”孟正鴻慘然道：“家兄孟正鵬慘死于謝遜的掌下。”

　　俞蓮舟心中一震，說道：“我們實有不得已的苦衷，無法奉告那金毛獅王的下落，還須請孟老師和各位原諒。至于見怪云云，那是不必提起，見到尊師烏老爺子時，便說俞二、張五、殷六問好。”孟正鴻道：“如此在下告辭。日後武當派如有差遣，只須傳個信來，五鳳刀門下雖然能力低微，但奔走之勞，決不敢辭。”說著和其餘五人一齊抱拳行禮，轉身出門。那少婦突然回轉，跪倒在地，低聲道：“小婦人得保名節，全出武當諸俠之賜。小婦人有生之年，不敢忘了諸俠的大恩大德。”俞蓮舟等三人不知其中原因，但聽她說的是婦人名節之事，也不便多問，只得含糊謙遜了幾句。那少婦拜了幾拜，出門而去。“五鳳刀”六人剛走，門帘一掀，閃進一個人來，扑上來一把抱住了張翠山。張翠山喜極而呼：“四哥！”進房之人正是張松溪。師兄弟相見，均是歡喜之極。張翠山道：“四哥，你足智多謀，竟能將五鳳刀門下化敵為友，實是不易。”張松溪笑道：“那是機緣湊巧，你四哥也說不上有甚麼功勞。”當下將經過情由說了出來。原來那美貌少婦娘家姓烏，是五鳳刀掌門人的第二女兒，她丈夫便是那孟正鴻。這一次六人同下湖北，訪查謝遜的下落，途中遇上三江幫的舵主，說起武當派張翠山知曉謝遜的所在。那烏氏自幼嬌生慣養，主張設計擒獲張翠山逼問。孟正鴻向來畏妻如虎，但這一次卻決計不從，他說武當子弟極是了得，不如依禮相求，對方如若不允，再想法子。那烏氏言道：“時機可遇不可求，若是放得張翠山上了武當，他們師兄弟一會合，又有張三丰庇護，如何再能逼問？”兩人言語不合，吵嘴起來。其餘四人都是師弟師侄，也不敢作左右袒。那烏氏怒道：“你這膽小鬼，是給你兄長報仇，又不是給我兄長報仇。哼，男子漢大丈夫，做事卻沒有半分擔當，便是那張翠山將謝遜的下落跟你說了，你有膽子去找他麼？嫁了你這膽小鬼，算是我一輩子倒霉。”孟正鴻對嬌妻忍讓慣了，不敢再說，但要依烏氏之見，在途中客店暗下蒙汗藥迷倒張翠山夫婦，卻是堅決不肯。烏氏一怒之下，半夜里乘丈夫睡著，就此悄悄离去。她是想獨自下手，探到謝遜的下落，好臊一臊丈夫，哪知道這一切全給三江幫一名舵主瞧在眼中。他見烏氏美貌，起了歹心，暗中跟隨其後，烏氏想使蒙汗藥，反給他先下了迷藥。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張松溪一直在監視五鳳刀六人的動靜，等到烏氏情勢危急，這才出手相救，將那三江幫的舵主懲戒了一番逐走。張松溪也不說自己姓名，只說是武當派門下弟子。烏氏又驚又羞，回去和丈夫相見，說明情由。這一來，武當派成了本門的大恩人，夫婦倆齊來向俞蓮舟等叩謝相救之德。張松溪待那六人去後這才現身，以免烏氏羞慚。張翠山聽罷這番經過，歎道：“打發三江幫這行止不端之徒，雖非難事，但四哥行事處處給人留下余地，化敵為友，最合師父的心意。”張松溪笑道：“十年不見，一見面就給四哥一頂高帽子戴戴。”這一晚師兄弟四人聯床夜話，長談了一宵。張松溪雖然多智，但對那個假扮元兵擄去無忌、擊傷俞蓮舟的高手來歷，也猜不出半點端倪。次晨張松溪和殷素素會見了。五人緩緩而行，途中又宿了一晚，才上武當。張翠山十年重來，回到自幼生長之地，想起即刻便可拜見師父，和大師哥、三師哥、七師弟相會，雖然妻病子散，卻也是歡喜多于哀愁。到得山上，只見觀外系著八頭健馬，鞍轡鮮明，并非山上之物，張松溪道：“觀中到了客人，咱們不忙相見，從邊門進去罷。”當下張翠山扶著妻子，從邊門進觀。觀中道人和侍役見張翠山無恙歸來，無不歡天喜地。張翠山念著要去拜見師父，但服侍張三丰的道童說真人尚未開關，張翠山只得到師父坐關的門外磕頭，然後去見俞岱岩。

　　服侍俞岱岩的道童輕聲道：“三師伯睡著了，要不要叫醒他？”張翠山搖了搖手，輕手輕腳走到房中。只見俞岱岩正自閉目沉睡，臉色慘白。雙頰凹陷，十年前龍精虎猛的一條剽悍漢子，今日成了奄奄一息的病夫。張翠山看了一陣，忍不住掉下淚來。張翠山在床邊站立良久，拭淚走出，問小道僮道：“你大師伯和七師叔呢？”小道童道：“在大廳會客。”張翠山走到後堂等候大師哥和七師弟，但等了老半天，客人始終不走。張翠山問送茶的道人道：“是甚麼客人？”那道人道：“好像是保鏢的。”殷梨亭對這位久別重逢的五師兄很是依戀，剛离開他一會，便又過來陪伴，聽得他在問客人的來歷，說道：“是三個總鏢頭金陵虎踞鏢局的總鏢頭祁天彪，太原晉陽鏢局的總鏢頭云鶴，還有一個是京師燕云鏢局的總鏢頭宮九佳。”張翠山微微一驚，道：“這三位總鏢頭都來了？十年之前，普天下鏢局中數他三位武功最強，名望最大，今日還是如此罷？他們同時來到山上，為了甚麼？”殷梨亭笑道：“想是有甚麼大鏢丟了，劫鏢的人來頭大，這三個總鏢頭惹不起，只好來求大師兄。五哥，這幾年大哥越來越愛做濫好人，江湖上遇到甚麼疑難大事，往往便來請大哥出面”張翠山微笑道：“大哥佛面慈心，別人求到他，總肯幫人的忙。十年不見，不知大哥老了些沒有？”他想到此處，想看一看大哥之心再也難以抑制，說道：“六弟，我到屏風後去瞧瞧大哥和七弟的模樣。”走到屏風之後，悄悄向外張望。只見宋遠橋和莫聲谷兩人坐在下首主位陪客。宋遠橋穿著道裝，臉上神情沖淡恬和，一如往昔，相貌和十年之前竟無多大改變，只是鬢邊微見花白，身子卻肥胖了很多，想是中年發福。宋遠橋并沒出家，但因師父是道士，又住在道現之中，因此在武當山上時常作道家打扮，下山時才改換俗裝。莫聲谷卻已長得魁梧奇偉，雖只二十來歲，卻已長了滿臉的濃髯，看上去比張翠山的年紀還大些。

　　只聽得莫聲谷大著嗓子說道：“我大師哥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憑著宋遠橋三字，難道三位還信不過麼？”張翠山心想：“七弟粗豪的脾氣竟是半點沒改。不知他為了何事，又在跟人吵嘴？”轉頭向賓位上看去時，只見三人都是五十來歲年紀，一個氣度威猛，一個高高瘦瘦，貌相清懼，坐在末座的卻像是個病夫，甚是干枯。三人身後又有五個人垂手站立，想是那三人的弟子。只聽那高身材的瘦子道：“宋大俠既這般說，我們怎敢不信？只不知張五俠何時歸來，可能賜一個确期麼？”張翠山微微一驚：“原來這三人為我而來，想必又是來問我義兄的下落。”只聽莫聲谷道：“我們師兄弟七人，雖然本領微薄，但行俠仗義之事向來不敢後人，多承江湖上朋友推獎，賜了‘武當七俠’這個外號。這‘武當七俠’四個字，說來慚愧，我們原不敢當……”張翠山心道：“十年不見，七弟居然已如此能說會道，從前人家問他一句話，他要臉孔紅上半天，才答得一句。十年之間，除了我和三哥，人人都是一日千里。”只聽莫聲谷續道：“可是我們既然負了這個名頭。上奉恩師嚴訓，行事半步不敢差錯。張五哥是武當七兄弟之一，他性子斯文和順，我們七兄弟中，脾氣數他最好。你們定要誣賴他殺了‘龍門鏢局’滿門，那是壓根兒的胡說八道。”張翠山心中一寒：“原來為了龍門鏢局都大錦的事。素聞大江以南，各鏢局以金陵虎踞鏢局馬首是瞻，想是他們聽到我從海外歸來，于是虎踞鏢局約了晉陽、燕云兩家鏢局的總鏢頭，上門問罪來啦。”那氣度威猛的大漢道：“武當七俠名頭響亮，武林中誰不尊仰？莫七俠不用自己吹噓，我們早已久聞大名，如雷貫耳。”莫聲谷聽他出言譏嘲，臉色大變，說道：“祁總鏢頭到底意欲如何，不妨言明。”那氣度威猛的大漢便是虎踞鏢局的總鏢頭祁天彪，朗聲道：“武當七俠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可難道少林派高僧便慣打誑語麼？少林僧人親眼目睹，臨安龍門鏢局上下大小人等，盡數傷在張翠山張五俠——的手下。”他說道“張五俠”這個“俠”字時，聲音拖得長長的，顯是充滿譏嘲之意。殷梨亭只聽得怒氣勃發，這人出言嘲諷五哥，可比打他自己三記巴掌還要更令他氣憤，便欲出去理論。張翠山一把拉住，搖了搖手。殷梨亭見他臉上滿是痛苦為難之色，心下不明其理，暗道：“五哥的涵養功夫越來越好了，無怪師父常常贊他。”莫聲谷站起身來，大聲道：“別說我五哥此刻尚未回山，便是已經回到武當，也只是這句話。莫某跟張翠山生死與共，他的事便是我的事。三位不分青紅皂白，定要誣賴我五哥害了龍門鏢局滿門。好！這一切便全算是莫某干的。三位要替龍門鏢局報仇，盡管往莫某身上招呼。我五哥不在此間，莫聲谷便是張翠山，張翠山便是莫聲谷。老實跟你說，莫某的武功智謀，遠遠不及我五哥，你們找上了我，算你們運氣不壞。”祁天彪大怒，霍地站起，大聲道：“祁某今日到武當山來撒野，天下武學之士，人人要笑我班門弄斧，太過不自量力。可是都大錦都兄弟滿門被害十年，沉冤始終未雪，祁某這口氣終是咽不下去，反正武當派將龍門鏢局七十余口也殺了，再饒上祁某一人又何妨？便是再饒上金陵虎踞鏢局的九十余口，又有何妨？祁某今日血濺于武當山上，算是死得其所。我們上山之時，尊重張真人德高望重，不敢攜帶兵刃，祁某便在莫七俠拳腳之下領死。”說著大踏步走到廳心。宋遠橋先前一直沒開口，這時見兩人說僵了要動手，伸手攔住莫聲谷，微微一笑，說道：“三位來到敝處，翻來覆去，一口咬定是敝五師弟害了臨安龍門鏢局滿門。好在敝師弟不久便可回山，三位暫忍一時，待見了敝師弟之面，再行分辨是非如何？”那身形干枯，猶似病夫的燕云鏢局總鏢頭宮九佳說道：“祁總鏢頭且請坐下。張五俠既然尚未回山，此事終究不易了斷，咱們不如拜見張真人，請他老人家金口明示，交代一句話下來。張真人是當今武林中的泰斗，天下英雄好漢，莫不敬仰，難到他老人家還會不分是非、包庇弟子麼？”他這幾句話雖說得客氣，但含意甚是厲害。莫聲谷如何聽不出來，當即說道：“家師閉關靜修，尚未開關。再說，近年來我武當門中之事，均由我大哥處理。除了武林中真正大有名望的高人，家師極少見客。”言下之意是說你們想見我師父，身分可還夠不上。那高高瘦瘦的晉陽鏢局總鏢頭云鶴冷笑一聲，道：“天下事也真有這般湊巧，剛好我們上山，尊師張真人便即閉關。可是龍門鏢局七十余口的人命，卻不是一閉關便能躲得過呢。”宮九佳聽他這幾句話說得太重，忙使眼色制止。但莫聲谷已自忍耐不住，大聲喝道：“你說我師父是因為怕事才閉關嗎？”云鶴冷笑一聲，并不答話。

　　宋遠橋雖然涵養極好，但聽他辱及恩師，卻也是忍不住有氣，當著武當七俠之面，竟然有人言辭中對張三丰不敬，那是十余年來從未有過之事。他緩緩的道：“三位遠來是客，我們不敢得罪，送客！”說著袍袖一拂，一股疾風隨著這一拂之勢卷出，祁天彪、云鶴、宮九佳三人身前茶几上的三只茶碗突然被風卷起，落在宋遠橋身前的茶几之上。三只茶碗緩緩卷起，輕輕落下，落到茶几上時只托托幾響，竟不濺出半點茶水。祁天彪等三人當宋遠橋衣袖揮出之時，被這一股看似柔和、實則力道強勁之極的袖風壓在胸口，登時呼吸閉塞，喘不過氣來，三人急運內功相抗，但那股袖風倏然而來，倏然而去，三人胸口重壓陡消，波波三聲巨響，都大聲的噴了一口氣出來。三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心知宋遠橋只須左手袖子跟著一揮，第二股袖風乘虛而入，自己所運的內息被逼得逆行倒沖，就算不立斃當場，也須身受重傷，內功損折大半。這一來，三個總鏢頭方知眼前這位沖淡謙和、恂恂儒雅的宋大俠，實是身負深不可測的絕藝。

　　張翠山在屏風後想起殷素素殺害龍門鏢局滿門之事，實感惶愧無地，待見到宋遠橋這一下衣袖上所顯得深厚功力，心下大為驚佩，尋思：“我武當派內功越練到後來，進境越快。我在王盤山之時，與義兄內力相差極遠，但到冰火島分手，似乎已拉近了不少。當年義兄在洛陽想殺大師哥，自然抵擋不住。但義兄就算雙眼不盲，此刻的武功卻未必能胜過大師哥多少。再過十年，大師哥、二師哥便不會在我義兄之下。”只見祁天彪抱拳說道：“多謝宋大俠手下留情。告辭！”宋遠橋和莫聲谷送到滴水檐前。祁天彪轉身道：“兩位請留步，不勞遠送。”宋遠橋道：“難得三位總鏢頭光降敝山，如何不送？改日在下當再赴京師、太原、金陵貴局回拜。”祁天彪道：“這個如何克當？”他領教了宋遠橋的武功之後，覺得這位宋大俠雖然身負絕世武功，但言談舉止之中竟無半分驕氣，心中對他甚是欽佩。初上山時那興師問罪、復仇拚命的銳氣已折了大半。兩人正在說客氣話，祁天彪突見門外匆匆進來一個短小精悍、滿臉英氣的中年漢子。宋遠橋：“四弟，來見過這三位朋友。”當下給祁天彪等三人引見了。

　　張松溪笑道：“三位來得正好，在下正有幾件物事要交給各位。”說著遞過三個小小包裹，每人交了一個。祁天彪問道：“那是甚麼？”張松溪道：“此處拆開看不便，各位下山後再看罷。”師兄弟三人直送到觀門之外，方與三個總鏢頭作別。莫聲谷一待三人走遠，急問：“四哥，五哥呢？他回山沒有？”張松溪笑道：“你先進去見五弟，我和大哥在廳上等這三個鏢客回來。”莫聲谷叫道：“五哥在里面？這三個鏢客還要回來，干麼？”心下記挂著張翠山，不待張松溪說明情由，急奔入內。莫聲谷剛進內堂，果然祁天彪等三人匆匆回來，向宋遠橋、張松溪納頭便拜，二人急忙還禮，云鶴道：“武當諸俠大恩大德，云某此刻方知。適才云某言語中冒犯張真人，當真是豬狗不如。”說著提起手來，左右開弓，在自己臉上辟辟拍拍的打了十幾下，落手極重，只打得雙頰紅腫，兀自不停。宋遠橋愕然不解，急忙攔阻。

　　張松溪道：“云總鏢頭乃是有志氣的好男兒，那驅除韃虜、還我河山的大愿，凡我中華好漢，無不同心。些些微勞，正是我輩分所當為，云總鏢頭何必如此？”

　　云鶴道：“云某老母幼子，滿門性命，皆出諸俠之賜。云某渾渾噩噩，五年來一直睡在夢里。適才言辭不遜，兩位若肯狠狠打我一頓，云某心中方得稍減不安。”

　　張松溪微笑道：“過去之事誰也休提。云總鏢頭剛才的言語，家師便是親耳聽到了，心敬云總鏢頭的所作所為，也決不會放在心上。”但云鶴始終惶愧不安，深自痛責。宋遠橋不明其中之理，只順口謙遜了幾句，見祁天彪和宮九佳也不住口的道謝，但瞧張松溪的神色語氣之間，對祁宮二人并不怎麼，對云鶴卻甚是敬重親熱。三個總鏢頭定要到張三丰坐關的屋外磕頭，又要去見莫聲谷賠罪，張松溪一一辭謝，這才作別。三人走後，張松溪歎了口氣，道：“這三人雖對咱們心中感恩，可是龍門鏢局的人命，他三人竟是一句不提。看來感恩只管感恩，那一場禍事，仍是消弭不了。”

　　宋遠橋待問情由，只見張翠山從內堂奔將出來拜倒在地，叫道：“大哥，可想煞小弟了。”宋遠橋是謙恭有禮之士，雖對同門師弟，又是久別重逢，心情激蕩之下，仍是不失禮數，恭恭敬敬的拜倒還禮，說道：“五弟，你終于回來了。”張翠山略述別來情由。莫聲谷心急，便問：“五哥，那三個鏢客無禮，定要誣賴你殺了臨安龍門鏢局滿門，你也涵養忒好，怎地不出來教訓他們一頓？”張翠山慘然長歎，道：“這中間的原委曲折，非一言可盡。我詳告之後，還請眾兄弟一同想個良策。殷梨亭道：“五哥放心，龍門鏢局護送三哥不當，害得他一生殘廢，五哥便是真的殺了他鏢局滿門，也是兄弟情深，激于一時義憤……”俞蓮舟喝道：“六弟你胡說甚麼？這話要是給師父聽見了，不關你一個月黑房才怪。殺人全家老少，這般滅門絕戶之事，我輩怎可做得？”宋遠橋等一齊望著張翠山。但見他神色甚是凄厲，過了半晌，說道：“龍門鏢局的人，我一個也沒殺。我不敢忘了師父的教訓，沒敢累了眾兄弟的盛德。”

　　宋遠橋等一聽大喜，都舒了一口長氣。他們雖決計不信張翠山會做這般狠毒慘事，但少林派眾高僧既一口咬定是他所為，還說是親眼目睹，而當三個總鏢頭上門問罪之時，他又不挺身而出，直斥其非，各人心中自不免稍有疑惑，這時聽他這般說，無不放下一件大心事，均想：“這中間便有許多為難之處，但只要不是他殺的人，終能解說明白。”當下莫聲谷便問那三個鏢客去而復返的情由。張松溪笑道：“這三個鏢客之中，倒是那出言無禮的云鶴人品最好，他在晉陝一帶名望甚高，暗中聯絡了山西、陝西的豪傑，歃血為盟，要起義反抗蒙古韃子。”宋遠橋等一齊喝了聲彩。莫聲谷道：“瞧不出他竟具這等胸襟，實是可敬可佩。四哥，你且莫說下去，等我歸來再說……”說著急奔出門。張松溪果然住口，向張翠山問些冰火島的風物。當張翠山說到該地半年白晝、半年黑夜之時，四人盡皆駭异。張翠山道：“那地方東南西北也不大分得出來，太陽出來之處，也不能算是東方。”又說到海中冰山等等諸般奇事异物。說話之間，莫聲谷已奔了回來，說道：“我趕去向那云總鏢頭賠了個禮，說我佩服他是個鐵錚錚的好男兒。”眾人深知這個小師弟的直爽性子，也早料到他出去何事。莫聲谷來往飛奔數里，絲毫不以為累，他既知云鶴是個好男兒，若不當面跟他盡釋前嫌，言歸于好，那便有幾晚睡不著覺了。殷梨亭道：“七弟，四哥的故事等著你不講，可是五哥說的冰火島上的怪事，可更加好聽。”莫聲谷跳了起來，道：“啊，是嗎？”張松溪道：“那云鶴一切籌划就緒……”莫聲谷搖手道：“四哥，對不住，請你再等一會……”張翠山微笑道：“七弟總是不肯吃虧。”于是將冰火島上一些奇事重述了一遍。莫聲谷道：“奇怪，奇怪！四哥，這便請說了。”張松溪道：“那云鶴一切籌划就緒，只待日子一到，便在太原、大同、汾陽三地同時舉義，哪知與盟的眾人之中竟有一名大叛徒，在舉義前的三天，盜了加盟眾人的名單，以及云鶴所寫的舉義策划書，去向蒙古韃子告密。”莫聲谷拍腿叫道：“啊喲，那可糟了。”

　　張松溪道：“也是事有湊巧，那時我正在太原，有事要找那太原府知府晦氣，半夜里見到那知府正和那叛徒竊竊私議，聽到他們要如何一面密報朝廷，一面調兵遣將、將舉義人等一网打盡。于是我跳進屋去，將那知府和叛徒殺了，取了加盟的名單和籌划書，回來南方。云鶴等一干人發覺名單和籌划書被盜，知道大事不好，不但義舉不成，而且單上有名之人家家有滅門大禍，連夜送出訊息，叫各人遠逃避難。但這時城門已閉，訊息送不出去，次日一早，因知府被戕，太原城閉城大索刺客。云鶴等人急得猶似熱鍋上螞蟻一般，心想這一番自己固然難免滿門抄斬，而晉陝二省更不知將有多少仁人義士被害。不料提心吊膽的等了數日，竟是安然無事，後來城中拿不到刺客，查得也慢慢松了，這件事竟不了了之。他們見那叛徒死在府衙之中，也料到是暗中有人相救，只是無論如何卻想不到我身上。”

　　殷梨亭道：“你適才交給他的，便是那加盟名單和籌划書？”張松溪道：“正是。”

　　莫聲谷道：“那宮九佳呢？四哥怎生幫了他一個大忙？”

　　張松溪道：“這宮九佳武功是好的，可是人品作為，決不能跟云總鏢頭相提并論。六年之前，他保鏢到了云南，在昆明受一個大珠寶商之托，暗帶一批價值六十萬兩銀子的珠寶送往大都。但到了江西卻出了事，在鄱陽湖邊，宮九佳被鄱陽四義中的三義圍攻，搶去了紅貨。宮九佳便是傾家蕩產，也賠不起這批珠寶，何況他燕云鏢局執北方鏢局的牛耳，他招牌這麼一砸，以後也不用做人了。他在客店中左思右想，竟便想自尋短見。“鄱陽三義不是綠林豪傑，卻為何要劫取這批珠寶？原來鄱陽四義中的老大犯了事，給關入了南昌府的死囚牢，轉眼便要處斬。三義劫了兩次牢，救不出老大，官府卻反而防范得更加緊了。鄱陽三義知道官府貪財，想使用這批珠寶去行賄，減輕老大的罪名，我見他四人甚有義氣，便設法將那老大救出牢來，要他們將珠寶還給宮九佳。這宮總鏢頭雖然面目可憎、言語無味，但生平也沒做過甚麼惡事，在大都也不交結官府，欺壓良善，那麼救了他一命也是好的。我叫鄱陽四義不可提我的名字，只是將那塊包裹珠寶的錦鍛包袱留了下來。適才我將那塊包袱還了給他，他自是心中有數了。”俞蓮舟點頭道：“四弟此事做得好，那宮九佳也還罷了，鄱陽四義卻為人不錯。”莫聲谷道：“四哥，你交給祁天彪的卻又是甚麼？”張松溪道：“那是九枚斷魂蜈蚣鏢。”五人聽了，都是“啊”的一聲，這斷魂蜈蚣鏢在江湖上名頭頗為響亮，是涼州大豪吳一氓的成名暗器。張松溪道：“這一件事我做得忒也大膽了些，這時想來，當日也真是僥幸。那祁天彪保鏢路過潼關，無意中得罪了吳一氓的弟子，兩人動起手來，祁天彪出掌將他打得重傷。祁天彪打了這掌之後，知道闖下了大禍，匆匆忙忙的交割了鏢銀，便想連夜趕回金陵，邀集至交好友，合力對付那吳一氓。但他剛到洛陽，便給吳一氓追上了，約了他次日在洛陽西門外比武。”殷梨亭道：“這吳一氓的武功好得很啊，祁天彪如何是他對手？”張松溪道：“是啊，祁天彪自知憑他的能耐，擋不了吳一氓的一鏢，無可奈何之中，便去邀洛陽喬氏兄弟助拳。喬氏兄弟一口答應，說道：‘憑我兄弟的武功，祁大哥你也明白，決不能對付得了吳一氓。你要我兄弟出場，原也不過要我二人吶喊助威。好，明日午時，洛陽西門外，我兄弟准到。”莫聲谷道：“喬氏兄弟是使暗器的好手，有他二人助拳，祁天彪以三敵一，或能跟吳一氓打個平手。只不知吳一氓有沒有幫手。”張松溪道：“吳一氓倒沒有幫手。可是喬氏兄弟卻出了古怪。第二天一早，祁天彪便上喬家去，想跟他兄弟商量迎敵之策，哪知喬家看門的說道：‘大爺和二爺今朝忽有要事，趕去了鄭州，請祁老爺不必等他們了。’祁天彪一聽之下，幾乎氣炸了肚子。喬氏兄弟幾年之前在江南出了事，祁天彪曾幫過他們很大的忙，不料此刻急難求援，兄弟倆嘴上說得好聽，竟是腳底抹油，溜之乎也。祁天彪知道吳一氓心狠手辣，這個約會躲是躲不過的，于是在客店中寫下了遺書，處分後事，交給了趟子手，自己到洛陽西門外赴約。”

　　“這件事的前後經過，我都瞧在眼里。那日我扮了個乞丐，易容改裝，躺在西門外的一株大樹之下，不久吳一氓和祁天彪先後到來，兩人動起手來，斗不數合，吳一氓便下殺手，放了一枚斷魂蜈蚣鏢。祁天彪眼見抵擋不住，只有閉目待死，我搶上前去，伸手將鏢接了，吳一氓又驚又怒，喝問我是否丐幫中人。我笑嘻嘻的不答。吳一氓連放了八枚斷魂蜈蚣鏢，都給我一一接了過來，他的成名暗器果然是非同小可，我若用本門武功去接，本也不難，但我防他瞧出疑竇，故意裝作左足跛，右手斷，只使一只左手，又使少林派的接鏢手法，掌心向下擒扑，九枚鏢接是都接到了，但手掌險些給他第七枚毒鏢划破，算是十分凶險。他果然喝問我是少林派中哪一位高僧的弟子，我仍是裝聾作啞，跟他咿咿啊啊的胡混。吳一氓自知不敵，慚怒而去，回到涼州後杜門不出，這幾年來一直沒在江湖上現身。”莫聲谷搖頭道：“四哥，吳一氓雖不是良善之輩，但祁天彪也算不得是甚麼好人，那日倘若給蜈蚣鏢傷了手掌，這可如何是好？這般冒險未免太也不值。”

　　張松溪笑道：“這是我一時好事，事先也沒料到他的蜈蚣鏢當真有這等厲害。”莫聲谷性情直爽，不明白張松溪這些行徑的真意，張翠山卻如何不省得？四哥盡心竭力，為的是要消解龍門鏢局全家被殺的大仇。他知虎踞鏢局是江南眾鏢局之首，冀魯一帶眾鏢局的頭腦是燕云鏢局，西北各省則推晉陽鏢局為尊。龍門鏢局之事日後發作起來，這三家鏢局定要出頭，是以他先伏下了三樁恩惠。這三件事看來似是機緣巧合，但張松溪明查暗訪，等候機會，不知花了多少時日，多少心血？

　　張翠山哽咽道：“四哥，你我兄弟一體，我也不必說這個‘謝’字，都是你弟妹當日作事偏激，闖下這個大禍。”當下將殷素素如何裝扮成他的模樣、夜中去殺了龍門鏢局滿門之事從頭至尾的說了，最後道：“四哥，此事如何了結，你給我拿個主意。”張松溪沉吟半晌，道：“此事自當請師父示下。但我想人死不能復生，弟妹也已改過遷善，不再是當日殺人不眨眼的弟妹。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大哥，你說是不是？”宋遠橋面臨這數十口人命的大事，一時躊躇難決。俞蓮舟卻點了點頭，道：“不錯！”

　　殷梨亭最怕二哥，知道大哥是好好先生，容易說話，二哥卻嫉惡如仇，鐵面無私，生怕他跟五嫂為難，一直在提心吊膽，卻不知俞蓮舟早已知道此事，也早已原宥了殷素素。他見二哥點頭，心中大喜，忙道：“是啊，旁人問起來，五哥只須說那些人不是你殺的。你又不是撒謊，本來不是你殺的啊。”宋遠橋橫了他一眼，道：“一味抵賴，五弟心中何安？咱們身負俠名，心中何安？”殷梨亭急道：“那怎生是好？”宋遠橋道：“依我之見，待師父壽誕過後，咱們先去找回五弟的孩兒，然後是黃鶴樓頭英雄大會，交代了金毛獅王謝遜這回事後，咱們師兄弟六人，再加上五弟妹，七人同下江南。三年之內，咱們每人要各作十件大善舉。”張松溪鼓掌叫道：“對，對！龍門鏢局枉死了七十來人，咱們各作十件善舉，如能救得一二百個無辜遭難者的性命，那麼勉強也可抵過了。”俞蓮舟也道：“大哥想得再妥當也沒有了，師父也必允可。否則便是要五弟妹給那七十余口抵命，也不過多死一人，于事何補？”張翠山一直為了此事煩惱，聽大哥如此安排，心下大喜，道：“我跟她說去。”將宋遠橋的話去跟妻子說了，又說眾兄弟一等祝了師父的大壽，便同下山去尋訪無忌。殷素素本來無甚大病，只是思念無忌成疾，這時聽了丈夫的話，心想憑著武當六俠的本事，總能將無忌找得回來，心頭登時便寬了。張翠山跟著又去見俞岱岩。師兄弟相見，自有一番悲喜。

## 第十章　百歲壽宴摧肝腸

　　過了數日，已是四月初八。張三丰心想明日是自己的百歲大壽，徒兒們必有一番熱鬧。雖然俞岱岩殘廢，張翠山失蹤，未免美中不足，但一生能享百歲遐齡。也算難得，同時閉關參究的一門“太極功”也已深明精奧，從此武當一派定可在武林中大放异彩，當不輸于天竺達摩東傳的少林派武功。這天清晨，他便開關出來。

　　一聲清嘯，衣袖略振，兩扇板門便呀的一聲開了。張三丰第一眼見到的不是別人，竟是十年來思念不已的張翠山。他一搓眼睛，還道是看錯了。張翠山已扑在他懷里，聲音嗚咽，連叫：“師父！”心情激蕩之下竟忘了跪拜。宋遠橋等五人齊聲歡叫：“師父大喜，五弟回來了！”張三丰活了一百歲，修煉了八十幾年，胸懷空明，早已不縈萬物，但和這七個弟子情若父子，陡然間見到張翠山，忍不住緊緊摟著他，歡喜得流下淚來。

　　眾兄弟服侍師父梳洗漱沐，換過衣巾。張翠山不敢便稟告煩惱之事，只說些冰火島的奇情异物。張三丰聽他說已經娶妻，更是歡喜，道：“你媳婦呢？快叫她來見我。”張翠山雙膝跪地，說道：“師父，弟子大膽，娶妻之時，沒能稟明你老人家。”張三丰捋須笑道：“你在冰火島上十年不能回來，難道便等上十年，待稟明了我再娶麼？笑話，笑話！快起來，不用告罪，張三丰哪有這等迂腐不通的弟子？”張翠山長跪不起，道：“可是弟子的媳婦來歷不正。她……她是天鷹教殷教主的女兒。”

　　張三丰仍是捋須一笑，說道：“那有甚麼干系？只要媳婦兒人品不錯，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到得咱們山上，難道不能潛移默化于她麼？天鷹教又怎樣了？翠山，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萬別自居名門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張翠山大喜，想不到自己擔了十年的心事，師父只輕輕兩句話便揭了過去，當下滿臉笑容，站起身來。張三丰又道：“你那岳父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是個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他雖性子偏激，行事乖僻些，可不是卑鄙小人，咱們很可交交這個朋友。”宋遠橋等均想：“師父對五弟果然厚愛，愛屋及烏。連他岳父這等大魔頭，居然也肯下交。”正說到此處，一名道童進來報道：“天鷹教殷教主派人送禮來給張五師叔！”

　　張三丰笑道：“岳父送禮來啦，翠山，你去迎接賓客罷！”張翠山應道：“是！”殷梨亭道：“我跟五哥一起去。”張松溪笑道：“又不是金鞭紀老英雄送禮來，要你忙些甚麼？”殷梨亭臉上一紅，還是跟了張翠山出去。只見大廳上站著兩個老者，羅帽直身，穿的家人服色，見到張翠山出來，一齊走上幾步，跪拜下去，說道：“姑爺安好，小人殷無福、殷無祿叩見。”張翠山還了一揖，說道：“管家請起。”心想：“這兩個家人的名字好生奇怪，凡是仆役家人，取的名字總是‘平安、吉慶、福祿壽喜’之類，怎地他二人卻叫作‘無福、無祿’？”但見那殷無福臉上有一條極長的刀疤，自右邊額角一直斜下，掠過鼻尖，直至左邊嘴角方止。那殷無祿卻是滿臉麻皮。兩人相貌都極丑陋，均已有五十來歲年紀。張翠山道：“岳父大人、岳母大人安好。我待得稍作屏擋，便要和你家小姐同來拜見尊親，不料岳父母反先存問，卻如何敢當？兩位遠來辛苦。請坐喝杯茶。”殷無福和殷無祿卻不敢坐，恭恭敬敬的呈上禮單，說道：“我家老爺太太說些些薄禮，請姑爺笑納。”張翠山道：“多謝！”打開禮單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只見十余張泥金箋上，一共寫了二百款禮品，第一款是“碧玉獅子成雙”，第二款是“翡翠鳳凰成雙”，無數珠寶之後，是“特品紫狼毫百枝”、“貢品唐墨二十錠”、“宣和桑紙百刀”、“極品端硯八方”。那天鷹教教主打聽到這位嬌客善于書法，竟送了大批極名貴的筆墨紙硯，其餘衣履冠帶、服飾器用，無不具備。殷無福轉身出去，領了十名腳夫進來，每人都挑了一副擔子，擺在廳側。張翠山心下躊躇：“我自幼清貧，山居簡樸，這些珍物要來何用？可是岳父遠道厚賜，若是不受，未免不恭。”只得稱謝受下，說道：“你家小姐旅途勞頓，略染小恙。兩位管家請在山上多住幾日，再行相見。”殷無福道：“老爺太太甚是記挂小姐，叮囑即日回報。若不過于勞累小姐，小人想叩見小姐一面，即行回去。”張翠山道：“既是如此。且請稍待。”回房跟妻子說了。殷素素大喜，略加梳妝，來到偏廳和兩名家人相見，問起父母兄長安康，留著兩人用了酒飯。殷無福、殷無祿當即叩別姑爺小姐。張翠山心想：“岳父母送來這等厚禮，該當重重賞賜這兩人才是。可是就把山上所有的銀子集在一起，也未必能賞得出手。”他生性豁達，也不以為意，笑道：“你家小姐嫁了個窮姑爺，給不起賞錢，兩位管家請勿見笑。”殷無福道：“不敢，不敢。得見武當五俠一面，甚于千金之賜。”張翠山心道：“這位管家吐屬風雅，似是個文墨之士。”當下送到中門。殷無福道：“姑爺請留步，但盼和小姐早日駕臨，以免老爺太太思念。敝教上下，盡皆仰望姑爺風采。”張翠山一笑。殷無祿道：“還有一件小事，須稟告姑爺知道。小人兄弟送禮上山之時，在襄陽客店中遇見三個鏢客。他三人言談之中，提到了姑爺。”張翠山道：“哦，他們說了些什麼？”殷無祿道：“一人說道：‘武當七俠于我等雖有大恩，可是龍門鏢局的七十余口人命，終不能便此罷手。’他三人說自己是決計不能再理會此事了，要去請開封府神槍震八方譚老英雄出來，跟姑爺理論此事。”張翠山點了點頭，并不言語。殷無祿探手懷中，取出三面小旗，雙手呈給張翠山，道：“小人兄弟聽那三個鏢客膽敢想太歲頭上動土，已將這事攬到了天鷹教身上。”張翠山一見三面小旗，不禁一驚，只見第一面旗上繡著一頭猛虎，仰天吼叫，作蹲踞之狀，自是“虎踞鏢局”的鏢旗。第二面小旗上繡著一頭白鶴在云中飛翔，當是“晉陽鏢局”的鏢旗，云中白鶴是總鏢頭云鶴。第三面小旗上用金線繡著九只燕子，包含了“燕云鏢局”的“燕”字和總鏢頭宮九佳的“九”字。張翠山奇道：“怎地將他們的鏢旗取來了？”殷無福道：“姑爺是天鷹教的嬌客，祁天彪、宮九佳他們是什麼東西，明知武當七俠于他們有恩，居然還想去請什麼開封府神槍震八方譚瑞來這老家伙來跟姑爺理論，那不是太豈有此理了？我們聽到了這三個鏢客的無禮之言……”張翠山道：“其實也不算得甚麼無禮。”殷無福道：“是，那是姑爺的寬宏大量，人所不及。我們三人可按捺不住，料理了這三個鏢客，取來了三家鏢局的鏢旗。”張翠山吃了一驚，心想祁天彪等三人都是一方鏢局中的豪傑，江湖上成名已久，雖然算不得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腳色，但各有各的絕藝。何以岳父手下三個家人，便如此輕描淡寫的說將他們料理了？但若說殷無福瞎吹，他們明明取來了這三杆鏢旗，別說明取，便是暗偷，可也不易啊。難道他們在客店中使甚麼薰香迷藥，做翻了那三個總鏢頭？問道：“這三杆鏢旗是怎生取來的？”

　　殷無福道：“當時二弟無祿出面叫陣，約他們到襄陽南門較量，我們三人對他們三個。言明若是他們輸了，便留下鏢旗，自斷一臂，終身不許踏入湖北省一步。”張翠山愈聽愈奇，愈是不敢小覷了眼前這兩個家人，問道：“後來怎樣？”殷無福道：“後來也沒甚麼，他們便留下鏢旗，自己砍斷了左臂，說終身不踏進湖北省一步。”

　　張翠山暗暗心驚：“這些天鷹教的人物，行事竟如此狠辣。”不禁皺起了眉頭。殷無祿道：“倘若姑爺嫌小人下手太輕，我們便追上去，將三人宰了。”張翠山忙道：“不輕！不輕！已重得很。”殷無祿道：“我們心想這次來給姑爺送禮，乃是天大的喜事，倘若傷了人命，似乎不吉。”張翠山道：“不錯，你們想得很周到。你剛才說共有三人前來，還有一位呢？”殷無福道：“還有個兄弟殷無壽。我們趕走了三個鏢客之後，怕那神槍譚老頭終于得到了訊息，不知好歹，還要來羅皂姑爺，是以殷無壽便上開封府去。無壽叫小人代他向姑爺磕頭請安。”說著便爬下來磕頭。

　　張翠山還了一揖，道：“不敢當。”心想那神槍震八方譚瑞來威名赫赫，成名已垂四十年，殷無壽為自己而鬧上開封府去，不論哪一方有了損傷，都是大大的不妥，說道：“那神槍震八方譚老英雄我久仰其名，是個正人君子，兩位快些趕赴開封，叫無壽大哥不必再跟譚老英雄說話了。倘若雙方說僵了動手，只怕不妙。”殷無祿淡淡一笑，道：“姑爺不必擔心，那姓譚的老家伙不敢跟三弟動手的。三弟叫他不許多管閒事，他會乖乖的聽話。”張翠山道：“是麼？”暗想神槍震八方譚瑞來豈是好惹的人物，他自己或許老了，可是開封府神槍譚家一家，武功高強的弟子少說也有一二十人，哪能怕了你殷無壽一人？殷無福瞧出張翠山有不信之意，說道：“那譚老頭兒二十年前是無壽的手下敗將，并有重大的把柄落在我們手中。姑爺望安。”說著二人行禮作別。

　　張翠山拿著那三面小旗，躊躇了半晌。他本想命二人打聽無忌的下落，但想跟外人提起此事，自己也還罷了，卻不免損及二哥的威名，于是慢慢踱回臥房。

　　殷素素斜倚在床，翻閱禮單，好生感激父母待己的親情，想起無忌此時不知如何，又是憂心如焚，見丈夫走進房來，臉上神色不定，忙問：“怎麼啦？”

　　張翠山道：“那無福、無祿、無壽三人，卻是甚麼來歷？”殷素素和丈夫成婚雖已十年，但知他對天鷹教心中不喜，因此于自己家事和教中諸般情由一直不跟他談起，張翠山亦從來不問。這時她聽丈夫問及，才道：“這三人在二十多年前本是橫行西南一帶的大盜，後來受許多高手的圍攻，眼看無幸，適逢我爹爹路過，見他們死戰不屈，很有骨氣，便伸手救了他們。這三人并不同姓，自然也不是兄弟。他們感激我爹爹救命之恩，便立下重誓，終身替他為奴，拋棄了從前的姓名，改名為殷無福、殷無祿、殷無壽。我從小對他們很是客氣，也不敢真以奴仆相待。我爹爹說，講到武功和從前的名望，武林中許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未必及得上他們三人。”張翠山點頭道：“原來如此。”于是將他三個斷人左臂、奪人鏢旗之事說了。殷素素皺眉道：“他三人原是一番好意，卻沒想到名門正派的弟子行事跟他們邪教大不相同。五哥，這件事又跟你添上了麻煩，我……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歎了口氣，說道：“待尋到無忌，我們還是回冰火島去罷。”忽聽得殷梨亭在門外叫道：“五哥，快來大筆一揮，寫幾幅壽聯兒。”又笑道：“五嫂，你別怪我拉了五哥去，誰教他叫作‘鐵划銀鉤’呢？”

　　當日下午，六個師兄弟分別督率火工道人、眾道童在紫霄宮四處打掃布置，廳堂上都貼了張翠山所書的壽聯，前前後後，一片喜氣。次日清晨，宋遠橋等換上了新縫的布袍，正要去攜扶俞岱岩，七人同向師父拜壽，一名道童進來，呈上一張名帖。宋遠橋接了過來。張松溪眼快，見帖上寫道：“昆侖後學何太沖率門下弟子恭祝張真人壽比南山。”驚道：“昆侖掌門人親自給師父拜壽來啦。他幾時到中原來的？”莫聲谷問道：“何夫人有沒有來？”何太沖的夫人班淑嫻是他師姊，聽說武功不在昆侖掌門之下。張松溪道：“名帖上沒寫何夫人。”宋遠橋道：“這位客人非同小可，該當請師父親自迎接。”忙去稟明張三丰。張三丰道：“聽說鐵琴先生罕來中土，虧他知道老道的生日。”當下率領六名弟子，迎了出去。只見鐵琴先生何太沖年紀也不甚老，身穿黃衫，神情甚是飄逸，氣象沖和，儼然是名門正派的一代宗主。他身後站著八名男女弟子，西華子和衛四娘也在其內。何太沖向張三丰行禮致賀。張三丰連聲道謝，拱手行禮。宋遠橋等六人跪下磕頭，何太沖也跪拜還禮，說道：“武當六俠名震寰宇，這般大禮如何克當？”

　　張三丰剛將何太沖師徒迎進大廳，賓主坐定獻茶，一名小道童又持了一張名帖進來，交給了宋遠橋，卻是崆峒五老齊至。當世武林之中，少林、武當名頭最響，昆侖、峨嵋次之，崆峒派又次之。崆峒五老論到輩分地位，不過和宋遠橋平起平坐。但張三丰甚是謙沖，站起身來，說道：“崆峒五老到來，何兄請稍坐，老道出去迎接賓客。”

　　何太沖心想：“崆峒五老這等人物，派個弟子出去迎接一下也就是了。”少時崆峒五老帶了弟子進來。接著神拳門、海沙派、巨鯨幫、巫山派，許多門派幫會的首腦人物陸續來到山上拜壽。宋遠橋等事先只想本門師徒共盡一日之歡，沒料到竟來了這許多賓客，六名弟子分別接待，卻哪里忙得過來？張三丰一生最厭煩的便是這些繁文縟節，每逢七十歲、八十歲、九十歲的整壽，總是叮囑弟子不可驚動外人，豈知在這百歲壽辰，竟然武林中貴賓云集。到得後來，紫霄宮中連給客人坐的椅子也不夠了。宋遠橋只得派人去捧些圓石，密密的放在廳上。各派掌門、各幫的幫主等尚有座位，門人徒眾只好坐在石上。斟茶的茶碗分派完了，只得用飯碗、菜碗奉茶。張松溪一拉張翠山，走到廂房。張松溪道：“五弟，你瞧出甚麼來沒有？”張翠山道：“他們相互約好了的，大家見面之時，顯是成竹在胸。雖然有些人假作驚异，實則是欲蓋彌彰。”張松溪道：“不錯，他們并非誠心來給師父拜壽。”張翠山道：“拜壽為名，問罪是實。”張松溪道：“不是興師問罪。龍門鏢局的命案，決計請不動鐵琴先生何太沖出馬。”張翠山道：“嗯，這些人全是為了金毛獅王謝遜。”

　　張松溪冷笑道：“他們可把武當門人瞧得忒也小了。縱使他們倚多為胜，難道武當門下弟子竟會出賣朋友？五弟，那謝遜便算十惡不赦的奸徒，既是你的義兄，決不能從你口中吐露他的行蹤。”張翠山道：“四哥說的是。咱們怎麼辦？”張松溪微一沉吟，道：“大家小心些便是。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武當七俠大風大浪見得慣了，豈能怕得了他們？”俞岱岩雖然殘廢，但他們說起來還是“武當七俠”，而七兄弟之後，還有一位武學修為震鑠古今、冠絕當時的師父張三丰在。只是兩人均想師父已百歲高齡，雖然眼前遇到了重大難關，但眾兄弟仍當自行料理，固然不能讓師父出手，也不能讓他老人家操心。張松溪口中這麼安慰師弟，內心卻知今日之事大是棘手，如何得保師門令譽，實非容易。大廳之上，宋遠橋、俞蓮舟、殷梨亭三人陪著賓客說些客套閒話。他三人也早瞧出這些客人來勢不對，心中各自嘀咕。正說話間，小道童又進來報道：“峨嵋門下弟子靜玄師太，率同五位師弟妹，來向師祖拜壽。”宋遠橋和俞蓮舟一齊微笑，望著殷梨亭。這時莫聲谷正從外邊陪著八九位客人進廳，張松溪、張翠山剛從內堂轉出，聽到峨嵋弟子到來，也都向著殷梨亭微笑。殷梨亭滿臉通紅，神態忸怩。張翠山拉著他手，笑道：“來來來，咱兩個去迎接貴賓。”

　　兩人迎出門去。只見那靜玄師太已有四十來歲年紀，身材高大，神態威猛，雖是女子，卻比尋常男子還高半個頭。她身後五個師弟妹中一個是三十來歲的瘦男子，兩個是尼姑，其中靜虛師太張翠山已在海上舟中會過。另外兩個都是二十來歲的姑娘，只見一個抿嘴微笑，另一個膚色雪白、長挑身材的美貌女郎低頭弄著衣角，那自是殷梨亭的未過門妻子、金鞭紀家的紀曉芙姑娘了。張翠山上前見禮道勞，陪著六人入內。殷梨亭極是靦腆，一眼也不敢向紀曉芙瞧去，行到廊下，見眾人均在前面，忍不住向紀曉芙望去。這時紀曉芙低著頭剛好也斜了他一眼，兩人目光相触。紀曉芙的師妹貝錦儀大聲咳嗽了一聲。兩人羞得滿面通紅，一齊轉頭。貝錦儀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低聲道：“師姊，這位殷師哥比你還會害臊。”突然之間，紀曉芙身子顫抖了幾下，臉色慘白，眼眶中淚珠瑩然。

　　張松溪一直在盤算敵我情勢，見峨嵋六弟子到來，稍稍寬心，暗想：“紀姑娘是六弟未過門的妻子，待會兒若是說僵了動手，峨嵋派或會助我們一臂之力。”

　　各路賓客絡繹而至，轉眼已是正午。紫霄宮中絕無預備，哪能開甚麼筵席？火工道人只能每人送一大碗白米飯，飯上舖些青菜豆腐。武當七弟子連聲道歉。但見眾人一面扒飯，一面不停的向廳門外張望，似乎在等甚麼人。

　　宋遠橋等細看各人，見各派掌門、各幫幫主大都自重，身上未帶兵刃，但門人部屬有很多腰間脹鼓鼓地，顯是暗藏兵器，只峨嵋、昆侖、崆峒三派的弟子才全部空手。宋遠橋等都心下不忿：“你們既說來跟師父祝壽，卻又為何暗藏兵刃？”又看各人所送的壽禮，大都是從山下鎮上臨時買的一些壽桃壽面之類，倉卒間隨便置辦，不但跟張三丰這位武學大宗師的身分不合，也不符各派宗主、各派首腦的氣勢。只有峨嵋派送的才是真正重禮，十六色珍貴玉器之外，另有一件大紅錦緞道袍，用金線繡著一百個各不相同的“壽”字，花的功夫甚是不小。靜玄師太向張三丰言道：“這是峨嵋門下十個女弟子合力繡成的。”張三丰心下甚喜，笑道：“峨嵋女俠拳劍功夫天下知名，今日卻來給老道繡了這件壽袍，那真是貴重之極了。”張松溪眼瞧各人神氣，尋思：“不知他們還在等甚麼強援？偏生師父不喜熱鬧，武當派的至交好友事先一位也沒邀請，否則也不致落得這般眾寡懸殊、孤立無援。”他想，師父交游遍于天下，七兄弟又行俠仗義、廣結善緣，若是事先有備，自可邀得數十位高手前來同慶壽誕。

　　俞蓮舟在張松溪身邊悄聲道：“咱們本想過了師父壽誕之後，發出英雄帖，在武昌黃鶴樓頭開英雄大宴，不料一著之失，全盤受制。”他心中早已盤算定當，在英雄大宴之中，由張翠山說明不能出賣朋友的苦衷。凡在江湖上行走之人，對這個“義”字都看得極重，張翠山只須坦誠相告，誰也不能硬逼他做不義之徒。便有人不肯罷休，英雄宴中自有不少和武當派交好的高手，當真須得以武相見，也決不致落了下風。哪料到對方已算到此著，竟以祝壽為名，先自約齊人手，涌上山來，攻了武當派措手不及。

　　張松溪低聲道：“事已至此，只有拚力死戰。”武當七俠中以張松溪最為足智多謀，遇上難題，他往往能忽出奇計，轉危為安。俞蓮舟心下黯然：“連四弟也束手無策，看來今日武當六弟子要血濺山頭了。”若是以一敵一，來客之中只怕誰也不是武當六俠的對手，可是此刻山上之勢，不但是二十對一，且是三四十對一的局面。張松溪扯了扯俞蓮舟衣角，兩人走到廳後。張松溪道：“待會說僵之後，若能用言語擠住了他們，單打獨斗，以六陣定輸贏，咱們自是立于不敗之地，可是他們有備而來，定然想到此節，決不會答允只斗六陣便算，勢必是個群毆的局面。”俞蓮舟點頭道：“咱們第一是要救出三弟，決不能讓他再落入人手，更受折辱，這件事歸你辦。五弟妹身子恐怕未曾大好，你叫五弟全力照顧她，應敵御侮之事，由我們四人多盡些力。”張松溪點頭道：“好，便是這樣。”微一沉吟，道：“或有一策，可以行險僥幸。”俞蓮舟喜道：“行險僥幸，那也說不得了。四弟有何妙計？”張松溪道：“咱們各人認定一個對手，對方一動手，咱們一個服侍一個，一招之內便擒在手中。教他們有所顧忌，不敢強來。”俞蓮舟躊躇道：“若不能一招便即擒住，旁人必定上來相助。要一招得手，只怕……”張松溪道：“大難當頭，出手狠些也說不得了。使‘虎爪絕戶手’！”俞蓮舟打了個突，說道：“‘虎爪絕戶手’？今日是師父大喜的日子，使這門殺手，太狠毒了罷？”

　　原來武當派有一門極厲害的擒拿手法，叫作“虎爪手”。俞蓮舟學會之後，總嫌其一拿之下，對方若是武功高強，仍能強運內勁掙脫，不免成為比拚內力的局面，于是自加變化，從“虎爪手”中脫胎，創了十二招新招出來。張三丰收徒之先，對每人的品德行為、資質悟性，都曾詳加查考，因此七弟子入門之後，無一不成大器，不但各傳師門之學，并能分別依自己天性所近另創新招。俞蓮舟變化“虎爪手”的招數，原本不是奇事。但張三丰見他試演之後，只點了點頭，不加可否。俞蓮舟見師父不置一詞，知道招數之中必定還存著極大毛病，潛心苦思，更求精進。數月之後，再演給師父看時，張三丰歎了口氣，道：“蓮舟，這一十二招虎爪手，比我教給你的是厲害多了。不過你招招拿人腰眼，不論是誰受了一招，都有損陰絕嗣之虞。難道我教你的正大光明武功還不夠，定要一出手便令人絕子絕孫？”

　　俞蓮舟聽了師父這番教訓，雖在嚴冬，也不禁汗流浹背，心中栗然，當即認錯謝罪。

　　過了幾日，張三丰將七名弟子都叫到跟前，將此事說給各人聽了，最後道：“蓮舟創的這一十二下招數，苦心孤詣，算得上是一門絕學，若憑我一言就此廢了，也是可惜，大家便跟蓮舟學一學罷，只是若非遇上生死關頭，決計不可輕用。我在‘虎爪’兩字之下，再加上‘絕戶’兩字，要大家記得，這路武功是令人斷子絕孫、毀滅門戶的殺手。”當下七弟子拜領教誨。俞蓮舟便將這路武功傳了六位同門。七人學會以來，果然恪遵師訓，一次也沒用過。今日到了緊急關頭，張松溪提了出來，俞蓮舟仍是頗為躊躇。張松溪道：“這‘虎爪絕戶手’擒拿對方腰眼之後，或許會令他永遠不能生育。小弟卻有個計較，咱們只找和尚、道士作對手，要不然便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俞蓮舟微微一笑，說道：“四弟果然心思靈巧，和尚道士便不能生兒子，那也無妨。”兩人計議已定，分頭去告知宋遠橋和三個師弟，每人認定一個對手，只待張松溪大叫一聲“啊喲”，六人各使“虎爪絕戶手”扣住對手。俞蓮舟選的是崆峒五老中年紀最高的一老關能，張翠山則選了昆侖派道人西華子。

　　大廳上眾賓客用罷便飯，火工道人收拾了碗筷。張松溪朗聲說道：“諸位前輩，各位朋友，今日家師百歲壽誕，承眾位光降，敝派上下盡感榮寵，只是招待簡慢之極，還請原諒。家師原要邀請各位同赴武昌黃鶴樓共謀一醉，今日不恭之處，那時再行補謝。敝師弟張翠山遠离十載，今日方歸，他這十年來的遭遇經歷，還未及詳行稟明師長。再說今日是家師大喜的日子，倘若談論武林中的恩怨斗殺，未免不詳，各位遠道前來祝壽的一番好意，也變成存心來尋事生非了。各位難得前來武當，便由在下陪同，赴山前山後賞玩風景如何？”他這番話先將眾人的口堵住了，聲明在先，今日乃壽誕吉期，倘若有人提起謝遜和龍門鏢局之事，便是存心和武當派為敵。這些人連袂上山，除了峨嵋派之外，原是不惜一戰，以求逼問出金毛獅王謝遜的下落，但武當派威名赫赫，無人敢單獨與其結下梁子。倘若數百人一涌而上，那自是無所顧忌，可是要誰挺身而出，先行發難，卻是誰都不想作這冤大頭。眾人面面相覷，僵持了片刻。昆侖派的西華子站起身來，大聲道：“張四俠，你不用把話說在頭里。我們明人不作暗事，打開天窗說亮話，此番上山，一來是跟張真人祝壽，二來正是要打聽一下謝遜那惡賊的下落。”

　　莫聲谷憋了半天氣，這時再也難忍，冷笑道：“好啊，原來如此，怪不得，怪不得！”西華子睜大雙目，問道：“甚麼怪不得？”莫聲谷道：“在下先前聽說各位來到武當，是來給家師拜壽，但見各位身上暗藏兵刃，心下好生奇怪，難道大家帶了寶刀寶劍，來送給家帥作壽禮麼？這時候方才明白，送的竟是這樣一份壽禮。”西華子一拍身子，跟著解開道袍，大聲道：“莫七俠瞧清楚些，小小年紀，莫要含血噴人。我們身上誰暗藏兵刃來著。”

　　莫聲谷冷笑道：“很好，果然沒有。”伸出兩指，輕輕在身旁的兩人腰帶上一扯。他出手快極，這麼一扯，已將兩人的衣帶拉斷，但聽得嗆啷、嗆啷接連兩聲響過，兩柄短刀掉在地下，青光閃閃，耀眼生花。

　　這一來，眾人臉色均是大變。西華子大聲道：“不錯，張五俠若是不肯告知謝遜的下落，那麼掄刀動劍，也說不得了。”張松溪正要大呼“啊喲”為號，先發制人，忽然門外傳來一聲：“阿彌陀佛！”這聲佛號清清楚楚的傳進眾人耳鼓，又清又亮，似是從遠處傳來，但聽來又像發自身旁。張三丰笑道：“原來是少林派空聞禪師到了，快快迎接。”門外那聲音接口道：“少林寺住持空聞，率同師弟空智、空性，暨門下弟子，恭祝張真人千秋長樂。”

　　空聞、空智、空性三人，是少林四大神僧中的人物，除了空見大師已死，三位神僧竟盡數到來。張松溪一驚之下，那一聲“啊喲”便叫不出聲，知道少林高手既大舉來到武當山，他六人便是以“虎爪絕戶手”制住了昆侖、崆峒等派中的人物，還是無用。昆侖派掌門何太沖說道：“久仰少林神僧清名，今日有幸得見，也算不虛此行了。”門外另一個較為低沉的聲音說道：“這一位想是昆侖掌門何先生了。幸會，幸會！張真人，老衲等拜壽來遲，實是不恭。”張三丰道：“今日武當山上嘉賓云集，老道只不過虛活了一百歲，敢勞三位神僧玉趾？”他四人隔著數道門戶，各運內力互相對答，便如對面晤談一般。峨嵋派靜玄師太、靜虛師太，崆峒派的關能、宗維俠、唐文亮、常敬之等功力不逮，便插不下口去。其餘各幫各派的人物更是心下駭然，自愧不如。

　　張三丰率領弟子迎出，只見三位神僧率領著九名僧人，緩步走到紫霄宮前。那空聞大師白眉下垂，直覆到眼上，便似長眉羅漢一般；空性大師身軀雄偉，貌相威武；空智大師卻是一臉的苦相，嘴角下垂。宋遠橋暗暗奇怪，他頗精于風鑒相人之學，心道：“常人生了空智大師這副容貌，若非短命，便是早遭橫禍，何以他非但得享高壽，還成為武林中人所共仰的宗師？看來我這相人之學，所知實在有限。”

　　張三丰和空聞等雖然均是武林中的大師，但從未見過面。論起年紀，張三丰比他們大上三四十歲。他出身少林，若從他師父覺遠大師行輩敘班，那麼他比空聞等也要高上兩輩。但他既非在少林受戒為僧，又沒正式跟少林僧人學過武藝，當下各以平輩之禮相見。宋遠橋等反而矮了一輩。張三丰迎著空聞等進入大殿。何太沖、靜玄師太、關能等上前相見，互道仰慕，又是一番客套。偏生空聞大師極是謙抑，對每一派每一幫的後輩弟子都要合十為禮，招呼幾句，亂了好一陣，數百人才一一引見完畢。

　　空聞、空智、空性三位高僧坐定，喝了一杯清茶。空聞說道：“張真人，貧僧依年紀班輩說，都是你的後輩。今日除了拜壽，原是不該另提別事。但貧僧忝為少林派掌門，有幾句話要向前輩坦率相陳，還請張真人勿予見怪。”張三丰向來豪爽，開門見山的便道：“三位高僧，可是為了我這第五弟子張翠山而來麼？”張翠山聽得師父提到自己名字，便站了起來。

　　空聞道：“正是，我們有兩件事情，要請教張五俠。第一件，張五俠殺了我少林派的龍門鏢局滿局七十一口，又擊斃了少林僧人六人，這七十七人的性命，該當如何了結？第二件事，敝師兄空見大師，一生慈悲有德，與人無爭，卻慘被金毛獅王謝遜害死，聽說張五俠知曉那姓謝的下落，還請張五俠賜示。”張翠山朗聲道：“空聞大師，龍門鏢局和少林僧人這七十七口人命，絕非晚輩所傷。張翠山一生受恩師訓誨，雖然愚庸，卻不敢打誑。至于傷這七十七口性命之人是誰，晚輩倒也知曉，可是不愿明言。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呢，空見大師圓寂西歸，天下無不痛悼，只是那金毛獅王和晚輩有八拜之交，義結金蘭。謝遜身在何處，實不相瞞，晚輩原也知悉。但我武林中人，最重一個‘義’字，張翠山頭可斷，血可濺，我義兄的下落，我決計不能吐露。此事跟我恩師無關，跟我眾同門亦無干連，由張翠山一人擔當。各位若欲以死相逼，要殺要剮，便請下手。姓張的生平沒做過半件貽羞師門之事，沒妄殺過一個好人，各位今日定要逼我不義，有死而已。”他這番話侃侃而言，滿臉正氣。

　　空聞念了聲：“阿彌陀佛！”心想：“聽他言來，倒似不假，這便如何處置？”便在此時，大廳的落地長窗之外忽然有個孩子聲音叫道：“爹爹！”張翠山心頭大震，這聲音正是無忌，驚喜交加之下，大聲叫道：“無忌，你回來了？”搶步出廳，巫山派和神拳門各有一人站在大廳門口，只道張翠山要逃走，齊聲叫道：“往哪里逃？”伸手便抓。張翠山思子心切，雙臂一振，將兩人摔得分跌左右丈余，奔到長窗之外，只見空空蕩蕩，哪有半個人影？他大聲叫道：“無忌，無忌！”并無回音。廳中十余人追了出來，見他并未逃走，也就不上前捉拿，站在一旁監視。張翠山又叫：“無忌，無忌！”仍是無人答應。殷素素這時身子已大為康復，在後堂忽聽得丈夫大叫“無忌”，急忙奔出，顫聲叫道：“無忌回來了？”張翠山道：“我剛才好像聽見他的聲音，追出來時卻又不見。”殷素素好生失望，低聲說道：“想是你念著孩子，聽錯了。”張翠山呆了片刻，搖頭道：“我明明聽到的。”他怕妻子出來，和眾賓客會見後多生波折，忙道：“你進去罷！”他回到大廳，向空聞行了一禮，道：“晚輩思念犬子，致有失禮，請大師見諒。”空智說道：“善哉，善哉！張五俠思念愛子，如痴如狂，難道謝遜所害那許許多多人，便無父母妻兒麼？”他身子瘦瘦小小的，出言卻聲如洪鐘，只震得滿廳眾人耳中嗡嗡作響。張翠山心亂如麻，無言可答。

　　空聞方丈向張三丰道：“張真人，今日之事如何了斷，還請張真人示下。”張三丰道：“我這小徒雖無他長，卻還不敢欺師，諒他也不敢欺誑三位少林高僧。龍門鏢局的人命和貴派弟子，不是他傷的。謝遜的下落，他是不肯說的。”

　　空智冷笑道：“但有人親眼瞧見張五俠殺害我門下弟子，難道武當弟子不敢打誑，少林門人便會打誑麼？”左手一揮，他身後走出三名中年僧人。

　　三名僧人各眇右目，正是在臨安府西湖邊被殷素素用銀針打瞎的少林僧圓心、圓音、圓業。

　　這三僧隨著空聞大師等上山，張翠山早已瞧見，心知定要對質西湖邊上的斗殺之事，果然空智大師沒說幾句話，便將三僧叫了出來。張翠山心中為難之極，西湖之畔行凶殺人，确實不是他下的手，可是真正下手之人，這時已成了他的妻子。他夫妻情義深重，如何不加庇護？然而當此情勢，卻又如何庇護？“圓”字輩三僧之中，圓業的脾氣最是暴躁，依他的心性，一見張翠山便要動手拚命，礙于師伯、師叔在前，這才強自壓抑，這時師父將他叫了出來，當即大聲說道：“張翠山，你在臨安西湖之旁，用毒針自慧風口中射入，傷他性命，是我親眼目睹，難道冤枉你了？我們三人的右眼被你用毒針射瞎，難道你還想混賴麼？”張翠山這時只好辯一分便是一分，說道：“我武當門下，所學暗器雖也不少，但均是鋼鏢袖箭的大件暗器。我同門七人，在江湖上行走已久，可有人見到武當弟子使過金針、銀針之類麼？至于針上喂毒，更加不必提起。”

　　武當七俠出手向來光明正大，武林中眾所周知，若說張翠山用毒針傷人，上山來的那些武林人物确是難以相信。圓業怒道：“事到如今，你還在狡辯？那日針斃慧風，我和圓音師兄瞧得明明白白。倘若不是你，那麼是誰？”張翠山道：“貴派有人受傷被害，便要著落武當派告知貴派傷人者是誰，天下可有這等規矩？”他口齒伶俐，能言善辯。圓業在狂怒之下，說話越來越是不成章法，將少林派一件本來大為有理之事，竟說成了強辭奪理一般。

　　張松溪接口道：“圓業師兄，到底那幾位少林僧人傷在何人手下，一時也辯不明白。可是敝師兄俞岱岩，卻明明是為少林派的金剛指力所傷。各位來得正好，我們正要請問，用金剛指力傷我三師哥的是誰？”

　　圓業張口結舌，說道：“不是我。”

　　張松溪冷笑道：“我也知道不是你，諒你也未必已練到這等功夫。”他頓了一頓，又道：“若是我三師哥身子健好，跟貴派高手動起手來，傷在金剛指力之下，那也只怨他學藝不精，既然動手過招，總有死傷，又有甚麼話說？難道動手之前，還能立下保單，保證毛發不傷麼？可是我三哥是在大病之中，身子動彈不得，那位少林弟子卻用金剛指力，硬生生折斷他四肢，逼問他屠龍刀的下落。”說到這里，聲音提高，道：“想少林派武功冠于天下，早已是武林至尊，又何必非得到這柄屠龍寶刀不可？何況那屠龍寶刀我三哥也只見過一眼，貴派弟子如此下手逼問，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俞岱岩在江湖上也算薄有微名，生平行俠仗義，替武林作過不少好事，如今被少林弟子害得終身殘廢，十年來臥床不起。我們正要請三位神僧作個交代。”為了俞岱岩受傷、龍門鏢局滿門被殺之事，少林武當兩派十年來早已費過不少唇舌，只因張翠山失蹤，始終難作了斷。張松溪見空智、圓業等聲勢洶洶，便又提了這件公案出來。空聞大師道：“此事老衲早已說過，老衲曾詳查本派弟子，并無一人加害俞三俠。”張松溪伸手懷中，摸出了一只金元寶，金錠上指痕明晰，大聲道：“天下英雄共見，害我俞三哥之人，便是在這金元寶上捏出指痕的少林弟子。除了少林派的金剛指力，還有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能捏金生印麼？”

　　圓音、圓業指證張翠山，不過憑著口中言語，張松溪卻取了證物出來，比之徒托空言，顯是更加有力了。空聞道：“善哉，善哉！本派練成金剛指力的，除了我師兄弟三人，另外只有三位前輩長老。可是這三位前輩長老不离少林寺門均已有三四十年之久，怎能傷得了俞三俠？”莫聲谷突然插口道：“大師不信我五師哥之言，說他是一面之辭，難道大師所說的，便不是一面之辭麼？”空聞大師甚有涵養，雖聽他出言挺撞，也不生氣，只道：“莫七俠若是不信老衲之言，那也無法。”莫聲谷道：“晚輩怎敢不信大師之言？只是世事變幻，是非真偽，往往出人意表。各位只道那幾位少林高僧傷于我五師哥之手，我們又認定敝三師兄傷于少林高手的指下，說不定其間另有隱秘。以晚輩之見，此事應當從長計議，免傷少林、武當兩派的和氣。倘若魯莽從事，將來真相大白，徒貽後悔。”空聞點頭道：“莫七俠之言不錯。”空智厲聲道：“難道我空見師兄的血海沉冤，就此不理麼？張五俠，龍門鏢局之事，我們暫且不問，但那惡賊謝遜的下落，你今日說固然要你說，不說也要你說。”

　　俞蓮舟一直默不作聲，此時眼見僵局已成，朗聲道：“倘若那屠龍寶刀不在謝遜手中，大師還是這般急于尋訪他的下落麼？”他說話不多，但這兩句話卻極是厲害，竟是直斥空智覬覦寶物，心懷貪念。空智大怒，拍的一掌，擊在身前的木桌之上，喀喇一響，那桌子四腿齊斷，桌面木片紛飛，登時粉碎，這一掌實是威力驚人。他大聲喝道：“久聞張真人武功源出少林。武林中言道，張真人功夫青出于藍，我們仰慕已久，卻不知此說是否言過其實。今日我們便在天下英雄之前，斗膽請張真人不吝賜教。”他此言一出，大廳中群相聳動。張三丰成名垂七十年，當年跟他動過手的人已死得干干淨淨，世上再無一人。他的武功到底如何了得，武林中只是流傳各種各樣神奇的傳說而已，除了他嫡傳的七名弟子之外，誰也沒親眼見過。但宋遠橋等武當七俠威震天下，徒弟已是如此，師父本領不可言喻。少林、武當兩派之外的眾人聽空智竟公然向張三丰挑戰，無不大為振奮，心想今日可目睹當世第一高手顯示武功，實是不虛此行。眾人的目光一齊集在張三丰臉上，瞧他是否允諾，只見他微微一笑，不置可否。空智說道：“張真人武功蓋世，天下無敵，我少林三僧自非張真人對手。但實逼處此，貴我兩派的糾葛，若不各憑武功一判強弱，總是難解。我師兄弟三人不自量力，要聯手請張真人賜教。張真人高著我們兩輩，倘若以一對一，那是對張真人太過不敬了。”眾人心想：“你話倒說得好聽，卻原來是要以三敵一。張三丰武功雖高，但百齡老人，精力已衰，未必擋得住少林三大神僧的聯手合力。”俞蓮舟說道：“今日是家師百歲壽誕，豈能和嘉賓動手過招……”眾人聽到這里，都想：“武當派果然不敢應戰。”哪知俞蓮舟接下去說道：“何況正如空智大師言道，家師和三位神僧班輩不合，若真動手，豈不落個以大欺小之名？但少林高手既然叫陣，武當七弟子，便討教少林派十二位高僧的精妙武學。”眾人聽了這話，又是轟的一聲，紛紛議論起來。空聞、空智、空性各帶三名弟子上山，共是十二名少林僧。眾人均知俞岱岩全身殘廢，武當七俠只剩下六俠，以六人對十二人，那是以一敵二之局。俞蓮舟如此叫陣，可說是自高武當派身分了。俞蓮舟這一下看似險著，實則也是逼不得已，他深知少林三大神僧功力甚高，年紀遠比自己師兄弟為大，修為亦自較久，若是單打獨斗，大師哥宋遠橋當可和其中一人打成平手，自己傷後初愈，未必能擋得住一位神僧。至于余下的一位，不論張松溪、殷梨亭或莫聲谷，都非輸不可。他這般叫陣，明是師兄弟六人斗他十二名少林僧，其實那九名少林弟子料想并不足畏，說起來武當派是以少敵多，其實卻是武當六弟子合斗少林三神僧。空智如何不明白這中間的關節，哼了一聲，說道：“既是張真人不肯賜教，那麼我們師兄弟三人，逐一向武當六俠中的三人請教，三陣分胜敗，三陣中胜得兩陣者為贏。”張松溪道：“空智大師定要單打獨斗，那也無不可。只是我們兄弟七人，除了三哥俞岱岩因遭少林弟子毒手以致無法起床之外，余下六人卻是誰也不敢退後。我們六陣分胜敗，武當六弟子分別迎戰少林六位高僧，六陣中胜得四陣者為贏。”莫聲谷大聲道：“便是這樣，倘若武當派輸了，張五師哥便將金毛獅王的下落告知少林寺方丈。若是少林派承讓，便請三位高僧帶同這許多拜壽為名、尋事為實的朋友，一齊下山去罷！”張松溪提出這個六人對戰之法，可說已立于不敗之地，料知大師哥、二師哥的武功和三大神僧相若，至于其餘的少林僧，卻勢必連輸三陣。空智搖頭道：“不妥，不妥。”但何以不妥，卻又難以明言。張松溪道：“三位向家師叫陣，說是要以三對一。待得我們要以六人對少林派十二位高僧，空智大師卻又要單打獨斗。我們答允單打獨斗，大師卻又說不妥。這樣罷，便由晚輩一人斗一斗少林三大神僧，這樣總是妥當了罷？三位將晚輩一舉擊斃，便算是少林派胜了，這樣豈不爽快？”空智勃然變色。空聞口誦佛號：“阿彌陀佛！”空性自上武當山後未說過一句話，這時忽然說道：“兩位師哥，這位張小俠要獨力斗三僧，咱們便上啊。”他武功雖高，但自幼出家為僧，不通世務，聽不懂張松溪的譏刺之言。空聞道：“帥弟不可多言。”轉頭向宋遠橋道：“這樣罷，我們少林六僧，領教武當六俠的高招，一陣定輸贏。”宋遠橋道：“不是武當六俠，是武當七俠。”

　　空智吃了一驚，問道：“尊師張真人也下場麼？”宋遠橋道：“大師此言錯矣。與家師動手過招之人，俱已仙逝。家師怎能再行出手？我俞三弟雖然重傷，難以動彈，他又未傳下弟子，但想我師兄弟七人自來一體，今日是大家生死榮辱的關頭，他又如何能袖手不顧？我叫他臨時找個人來，點撥幾下，算是他的替身。武當七弟子會斗少林眾高僧，你們七位出手也好，十二位出手也好，均無不可。”空聞微一沉吟，心想：“武當派除了張三丰和七弟子之外，并沒聽說有何高手，他臨時找個人來，濟得甚事？若說請了別派的好手助陣，那便不是武當派對少林派的會戰了。諒他不過要保全‘武當七俠’的威名，致有此言。”于是點頭道：“好，我少林派七名僧人，會斗武當七俠。”

　　俞蓮舟、張松溪等卻都立時明白宋遠橋這番話的用意。原來張三丰有一套極得意的武功，叫做“真武七截陣”。武當山供奉的是真武大帝。他一日見到真武神像座前的龜蛇二將，想起長江和漢水之會的蛇山、龜山，心想長蛇靈動，烏龜凝重，真武大帝左右一龜一蛇，正是兼收至靈至重的兩件物性，當下連夜趕到漢陽，凝望蛇龜二山，從蛇山蜿蜒之勢、龜山莊穩之形中間，創了一套精妙無方的武功出來。只是那龜蛇二山大氣磅礡，從山勢演化出來的武功，森然萬有，包羅極廣，決非一人之力所能同時施為。張三丰悄立大江之濱，不飲不食凡三晝夜之久，潛心苦思，終是想不通這個難題。到了第四天早晨，旭日東升，照得江面上金蛇萬道，閃爍不定。他猛地省悟，哈哈大笑，回到武當山上，將七名弟子叫來，每人傳了一套武功。

　　這七套武功分別行使，固是各有精妙之處，但若二人合力，則師兄弟相輔相成，攻守兼備，威力便即大增。若是三人同使，則比兩人同使的威力又強一倍。四人相當于八位高手，五人相當于十六位高手，六人相當于三十二位，到得七人齊施，猶如六十四位當世一流高手同時出手。當世之間，算得上第一流高手的也不過寥寥二三十人，哪有這等機緣，將這許多高手聚合一起？便是集在一起，這些高手有正有邪，或善或惡，又怎能齊心合力？

　　張三丰這套武功由真武大帝座下龜蛇二將而触機創制，是以名之為“真武七截陣”。他當時苦思難解者，總覺顧得東邊，西邊便有漏洞，同時南邊北邊，均予敵人可乘之機，後來想到可命七弟子齊施，才破解了這個難題。只是這“真武七截陣”不能由一人施展，總不免遺憾，但轉念想道：“這路武功倘若一人能使，豈非單是一人，便足匹敵當世六十四位第一流高手，這念頭也未免過于荒誕狂妄了。”不禁啞然失笑。武當七俠成名以來，無往不利，不論多麼厲害的勁敵，最多兩三人聯手，便足以克敵取胜，這“真武七截陣”從未用過一次。此時宋遠橋眼見大敵當前，那少林三大神僧究竟功力如何，實是一無所知，自己雖想或能和其中一人打成平手，但這只是自忖之見，說不定一接上手便即一敗涂地，因此才想到那套武當鎮山之寶、從未一用的“真武七截陣”上去。他聽空聞大師答允以少林七僧會斗武當七俠，便道：“請各位稍待，在下須去請三師弟臨時尋到傳人，以補足武當七弟子之數。”向俞蓮舟等使個眼色，六人向張三丰躬身告退，走進內堂。莫聲谷第一個開言：“大師哥，咱們今日使出‘真武七截陣’來，教少林僧見一見武當弟子的本事。只是誰來接替三哥啊？”宋遠橋道：“此事由大伙兒公決。咱們且別說，各自在掌心中寫個名字，且看眾意如何。”莫聲谷道：“好！”取過筆來，遞給大師兄。宋遠橋在掌心中寫了個名字，握住手掌，將筆遞給俞蓮舟。各人挨次寫了，一齊攤開手來，見宋遠橋、俞蓮舟、張松溪三人掌中寫的都是“五弟妹”三字，張翠山寫的是“拙荊”兩字。殷梨亭卻緊緊握住了拳頭，滿臉通紅，不肯伸掌。莫聲谷道：“咦，奇了，有甚麼古怪？”硬扳開他手掌，只見他掌心上寫著“紀姑娘”三字。

　　張翠山大是感激，握住他手，道：“六弟！”眾人均知殷梨亭顧念殷素素病體初愈，不宜劇斗，想去邀請他未過門的妻子紀曉芙出馬。莫聲谷想要取笑，張翠山忙向他使個眼色制止。宋遠橋道：“五弟，你去請弟妹出來罷。”張翠山回進臥室，邀了殷素素出來，將大廳上的情勢簡略跟她說了。殷素素道：“那龍門鏢局滿門性命，以及慧風等少林僧都是我殺的，其時我尚未和五哥相識，此事不該累了武當派眾位哥哥兄弟。我叫他們去找天鷹教我爹爹算帳便是。”張松溪道：“弟妹，事到臨頭，咱們還分甚麼彼此？何況我瞧這批人上山之意，龍門鏢局的事為賓，尋訪謝遜為主，而尋訪謝遜呢，又是報仇為賓，搶奪屠龍寶刀是主。”莫聲谷道：“四哥之言一點不錯，他們的主旨是覬覦那柄屠龍寶刀，不論怎麼，他們定要逼迫你說出寶刀的下落。”張翠山道：“當年空見大師曾對我義兄謝遜說過，屠龍寶刀之中，藏著一套天下無敵、鎮懾武林的武功。空見既知，空聞、空智、空性想來也必知曉。”殷素素道：“既是如此，一切全憑大哥作主。只是小妹武藝低微，在這片刻之間，如何能領悟這套‘真武七截陣’的精奧？”宋遠橋道：“其實我師兄弟六人聯手，對付七個少林僧已操必胜之算。不過弟妹以三弟傳人而上場，三弟必定心感安慰。”武當六俠心意相同，所以要殷素素加入，并非為了制敵，而是為了俞岱岩。要知武當六俠聯手合擊，那“真武七截陣”的威力，已足足抵得三十二位一流高手。少林三大神僧縱強，其攜同上山的弟子中縱有深藏不露的硬手，但七人合力，決無相當于三十二位一流高手的實力，乃可斷言。只是這套“真武七截陣”自得師傳以來，從未用過，今日一戰而胜，挫敗少林三大神僧，俞岱岩未得躬逢其盛，心中不免郁郁。宋遠橋等要殷素素向俞岱岩學招，算是他的替身，那麼江湖上傳揚起來，俞岱岩不出手而出手，仍是“武當七俠”并稱。這番師兄弟相體貼的苦心，殷素素于三言兩語之間便即領會，說道：“好，我便向三哥求教去。只是我功夫和各位相差太遠，待會別礙手礙腳才好。”殷梨亭道：“不會的，你只須記住方位和腳步，那便成了。臨時倘若忘了，大伙兒都會提醒你。”當下七人一齊走到俞岱岩臥室之中。張翠山回山之後，曾和俞岱岩談過幾次。殷素素卻因臥病，直到此刻，方和俞岱岩首次見面。

　　俞岱岩見她容顏秀麗，舉止溫雅，很為五弟喜歡，聽宋遠橋說她要作自己替身，擺下“真武七截陣”去會斗少林三大神僧，心下頗感凄涼。但他殘廢已達十年，一切也都慣了，微微一笑，說道：“五弟妹，三哥沒甚麼好東西送你作見面禮，此刻匆匆，只能傳授你這陣法的方位步法。待會退敵之後，我慢慢將這陣法的諸般變化和武功的練法說與你知道。”殷素素喜道：“多謝三哥。”

　　俞岱岩第一次聽到她開口說話，突然聽到“多謝三哥”這四個字，臉上肌肉猛地抽動，雙目直視，凝神思索。張翠山驚道：“三哥，你不舒服麼？”俞岱岩不答，只是呆呆出神，眼色中透出异樣光芒，又是痛苦，又是怨恨，顯是記起了一件畢生的恨事。張翠山回頭瞥了妻子一眼，但見她也是神色大變，臉上盡是恐懼和憂慮之色。宋遠橋、俞蓮舟等望望俞岱岩，又望望殷素素，都不明白兩人的神氣何以會忽然變得如此，各人心中均充塞了不祥之感。一時室中寂靜無聲，幾乎連各人的心跳聲也可聽見。只見俞岱岩喘氣越來越急，蒼白的雙頰之上涌起了一陣紅潮，低聲道：“五弟妹，請你過來，讓我瞧瞧你。”殷素素身子發顫，竟不敢過去，伸手握住了丈夫之手。過了好一陣，俞岱岩歎了口氣，說道：“你不肯過來，那也無妨，反正那日我也沒見到你面。五弟妹，請你說說這幾句話：‘第一，要請你都總鏢頭親自押送。第二，自臨安府送到湖北襄陽府，必須日夜不停趕路，十天之內送到。若有半分差池，嘿嘿，別說你都總鏢頭性命不保，你龍門鏢局滿門，沒一人能夠活命。’”各人聽他緩緩說來，不自禁的都出了一身冷汗。殷素素走上一步，說道：“三哥，你果然了不起，聽出了我的口音，那日在臨安府龍門鏢局之中，委托都大錦將你送上武當山的，便是小妹。”俞岱岩道：“多謝弟妹好心。”殷素素道：“後來龍門鏢局途中出了差池，累得三哥如此，是以小妹將他鏢局子中老老少少一起殺光了。”俞岱岩冷冷的道：“你如此待我，為了何故？”

　　殷素素臉色黯然，歎了口長氣，說道：“三哥，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瞞你。不過我得說明在先，此事翠山一直瞞在鼓里，我是怕……怕他知曉之後，從此……從此不再理我。”俞岱岩靜靜的道：“那你便不用說了。反正我已成廢人，往事不可追，何必有礙你夫婦之情？你們都去罷！武當六俠會斗少林高僧，胜算在握，不必讓我徒擔虛名了。”俞岱岩骨氣極硬，自受傷以來，從不呻吟抱怨。他本來連話也不會說，但經張三丰悉心調治，以數十年修為的精湛內力度入他體內，終于漸漸能開口說話，但他對當日之事始終絕口不提，直至今日，才說出這幾句悲憤的話來。眾師兄弟聽了，無不熱血沸騰，殷梨亭更是哭出聲來。殷素素道：“三哥，其實你心中早已料到，只是顧念著和翠山的兄弟之義，是以隱忍不說。不錯，那日在錢塘江中，躲在船艙中以蚊須針傷你的，便是小妹……”

　　張翠山大喝：“素素，當真是你？你……你……你怎不早說？”殷素素道：“傷害你三師哥的罪魁禍首，便是你妻子，我怎敢跟你說？”轉頭又向俞岱岩道：“三哥，後來以掌心七星釘傷你的、騙了你手中屠龍寶刀的那人，便是我的親哥哥殷野王。我們天鷹教跟武當派素無仇冤，屠龍寶刀既得，又敬重你是位好漢子，是以叫龍門鏢局將你送回武當山。至于途中另起風波，卻是我始料所不及了。”

　　張翠山全身發抖，目光中如要噴出火來，指著殷素素道：“你……你騙得我好苦！”俞岱岩突然大叫一聲，身子從床板上躍起，砰的一響，摔了下來，四塊床板一齊壓斷，人卻暈了過去。殷素素拔出佩劍，倒轉劍柄，遞給張翠山，說道：“五哥，你我十年夫妻，蒙你怜愛，情義深重，我今日死而無怨，盼你一劍將我殺了，以全你武當七俠之義。”

　　張翠山接過劍來，一劍便要遞出，刺向妻子的胸膛，但霎時之間，十年來妻子對自己溫順體貼、柔情蜜意，種種好處登時都涌上心來，這一劍如何刺得下手？

　　他呆了一呆，突然大叫一聲，奔出房去。殷素素、宋遠橋等六人不知他要如何，一齊跟出。只見他急奔至廳，向張三丰跪倒在地，說道：“恩師，弟子大錯已經鑄成，無可挽回，弟子只求你一件事。”張三丰不明緣由，溫顏道：“甚麼事，你說罷，為師決無不允。”張翠山磕了三個頭，說道：“多謝恩師。弟子有一獨生愛子，落入奸人之手，盼恩師救他脫出魔掌，撫養他長大成人。”站起身來，走上幾步，向著空聞大師、鐵琴先生何太沖、崆峒派關能、峨嵋派靜玄師太等一干人朗聲說道：“所有罪孽，全是張翠山一人所為。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今日教各位心滿意足。”說著橫過長劍，在自己頸中一划，鮮血迸濺，登時斃命。張翠山死志甚堅，知道橫劍自刎之際，師父和眾同門定要出手相阻，是以置身于眾賓客之間，說完了那兩句話，立即出手。張三丰及俞蓮舟、張松溪、殷梨亭四人齊聲驚呼搶上。但聽砰砰砰幾聲連響，六七人飛身摔出，均是張翠山身周的賓客，被張三丰師徒掌力震開。但終于遲了一步，張翠山劍刃斷喉，已然無法挽救。宋遠橋、莫聲谷、殷素素三人出來較遲，相距更遠。便在此時，廳口長窗外一個孩童聲音大叫：“爹爹，爹爹！”第二句聲音發悶，顯是被人按住了口。張三丰身形一晃，已到了長窗之外，只見一個穿著蒙古軍裝的漢子手中抱著一個八九歲的男孩。那男孩嘴巴被按，卻兀自用力掙扎。張三丰愛徒慘死，心如刀割，但他近百年的修為，心神不亂，低聲喝道：“進去！”那人左足一點，抱了孩子便欲躍上屋頂，突覺肩頭一沉，身子滯重异常，雙足竟無法离地，原來張三丰悄沒聲的欺近身來，左手已輕輕搭在他的肩頭上。那人大吃一驚，心知張三丰只須內勁一吐，自己不死也得重傷，只得依言走進廳去。那孩子正是張翠山的兒子無忌。他被那人按住了嘴巴，可是在長窗外見父親橫劍自刎，如何不急，拚命掙扎，終于大聲叫了出來。殷素素見丈夫為了自己而自殺身亡，突然間又見兒子無恙歸來，大悲之後，繼以大喜，問道：“孩兒，你沒說你義父的下落麼？”無忌昂然道：“他便打死我，我也不說。”殷素素道：“好孩子，讓我抱抱你。”

　　張三丰道：“將孩子交給她。”那人全身被制，只得依言把無忌遞給了殷素素。無忌扑在母親懷里，哭道：“媽，他們為甚麼逼死爹爹？是誰逼死爹爹的？”殷素素道：“這里許許多多人，一齊上山來逼死了你爹爹。”無忌一對小眼從左至右緩緩的橫掃一遍，他年紀雖小，但每人眼光和他目光相触，心中都不由得一震。殷素素道：“無忌，你答應媽一句話。”無忌道：“媽，你說。”殷素素道：“你別心急報仇，要慢慢的等著，只是一個也別放過。”眾人聽了她這冷冰冰的言語，背上都不自禁的感到一陣寒意，只聽無忌叫道：“媽！我不要報仇，我要爹爹活轉來。”殷素素凄然道：“人死了，活不轉來了。”她身子微微一顫，說道：“孩子，你爹爹既然死了，咱們只得把你義父的下落，說給人家聽了。”無忌急道：“不，不能！”殷素素道：“空聞大師，我只說給你一人聽，請你俯耳過來。”這一著大出眾人意料之外，盡感驚詫。空聞道：“善哉，善哉！女施主若能早說片刻，張五俠也不必喪生。”走到殷素素身旁，俯耳過去。殷素素嘴巴動了一會，卻沒發出一點聲音。空聞問道：“甚麼？”殷素素道：“那金毛獅王謝遜，他是躲在……”“躲在”兩字之下，聲音又模糊之極，聽不出半點。空聞又問：“甚麼？”殷素素道：“便是在那兒，你們少林派自己去找罷。”

　　空聞大急，道：“我沒聽見啊。”說著站直了身子，伸手搔頭，臉上盡是迷惘之色。

　　殷素素冷笑道：“我只能說得這般，你到了那邊，自會見到金毛獅王謝遜。”她抱著無忌，低聲道：“孩兒，你長大了之後，要提防女人騙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將嘴巴湊在無忌耳邊，極輕極輕的道：“我沒跟這和尚說，我是騙他的……你瞧你媽……多會騙人！”說著凄然一笑，突然間雙手一松，身子斜斜跌倒，只見胸口插著一把匕首。原來她在抱住無忌之時，已暗用匕首自刺，只是無忌擋在她身前，誰也沒有瞧見。無忌扑到母親身上，大叫：“媽媽，媽媽！”但殷素素自刺已久，支持了好一會，這時已然氣絕。無忌悲痛之下，竟不哭泣，瞪視著空聞大師，問道：“是你殺死我媽媽的，是不是？你為甚麼殺死我媽媽？”

　　空聞陡然間見此人倫慘變，雖是當今第一武學宗派的掌門，也不禁大為震動，經無忌這麼一問，不自禁的退了一步，忙道：“不，不是我。是她……是她自盡的。”無忌眼中淚水滾來滾去，但拚命用力忍住，說道：“我不哭，我一定不哭，不哭給你們這些惡人看。”

　　空聞大師輕輕咳嗽了一聲，說道：“張真人，這等變故……嗯，嗯……實非始料所及，張五俠夫婦既已自盡，那麼前事一概不究，我們就此告辭。”說罷合十行禮。張三丰還了一禮，淡淡的道：“恕不遠送。”少林僧眾一齊站起，便要走出。殷梨亭怒喝：“你們……你們逼死了我五哥……”但轉念一想：“五哥所以自殺，實是為了對不起三哥，卻跟他們無干。”一句話說了一半，再也接不下口去，伏在張翠山的尸身之上，放聲大哭。眾人心中都覺不是味兒，齊向張三丰告辭，均想：“這一個梁子當真結得不小，武當派決計不肯善罷甘休。從此後患無窮。”只有宋遠橋紅著眼睛，送賓客出了觀門，轉過頭來時，眼淚已奪眶而出。大廳之上，武當派人人痛哭失聲。峨嵋派眾人最後起身告辭。紀曉芙見殷梨亭哭得傷心，眼圈兒也自紅了，走近身去，低聲道：“六哥，我去啦，你……你自己多多保重。”殷梨亭淚眼模糊，抬起頭來，哽咽道：“你們……你們峨嵋派……也是來跟我五哥為難麼？”紀曉芙忙道：“不是的，家師只是想請張師兄示知謝遜的下落。”她頓了一頓，牙齒咬住了下唇，隨即放開，唇上已出現了一排深深齒印，幾乎血也咬出來了，顫聲道：“六哥，我……我實在對你不住，一切你要看開些。我……我只有來生圖報了。”殷梨亭覺得她說得未免過分，道：“這不干你的事，我們不會見怪的。”紀曉芙臉色慘白，道：“不……不是這個……”她不敢和殷梨亭再說話，轉頭望向無忌，說道：“好孩子，我們……我們大家都會好好照顧你。”從頭頸中除下一個黃金項圈，要套在無忌頸中，柔聲道：“這個給了你……”無忌將頭向後一仰，道：“我不要！”紀曉芙大是尷尬，手中拿著那個項圈，不知如何下台。她淚水本在眼眶中滾來滾去，這時終于流了下來。靜玄師太臉一沉，道：“紀師妹，跟小孩兒多說甚麼？咱們走罷！”紀曉芙掩面奔出。

　　無忌憋了良久，待靜玄、紀曉芙等出了廳門，正要大哭，豈知一口氣轉不過來，咕咚一聲，摔倒在地。俞蓮舟急忙抱起，知他在悲痛中忍住不哭，是以昏厥，說道：“孩子，你哭罷！”在他胸口推拿了幾下，豈知無忌這口氣竟轉不過來，全身冰冷，鼻孔中氣息極是微弱，俞蓮舟運力推拿，他始終不醒。眾人見他轉眼也要死去，無不失色。

　　張三丰伸手按在他背心“靈台穴”上，一股渾厚的內力隔衣傳送過去。以張三丰此時的內功修為，只要不是立時斃命氣絕之人，不論受了多重損傷，他內力一到，定當好轉，哪知他內力透進無忌體中，只見他臉色由白轉青、由青轉紫，身子更是顫抖不已。張三丰伸手在他額頭一摸，触手冰冷，宛似摸到一塊寒冰一般，一驚之下，右手又摸到他背心衣服之內，但覺他背心上一處宛似炭炙火燒，四周卻是寒冷徹骨。若非張三丰武功已至化境，這一碰之下，只怕也要冷得發抖，便道：“遠橋，抱孩子進來那個韃子兵呢？找找去。”宋遠橋應聲出外，俞蓮舟曾跟那蒙古兵對掌受傷，知道大師兄也非他敵手，忙道：“我也去。”兩人并肩出廳。張三丰押著那蒙古兵進廳之時，張翠山已自殺身亡，跟著殷素素又自盡殉夫，各人悲痛之際，誰也沒留心那蒙古兵，一轉眼間，此人便走得不知去向。

　　張三丰撕開無忌背上衣服，只見細皮白肉之上，清清楚楚的印著一個碧綠的五指掌印。張三丰再伸手撫摸，只覺掌印處炙熱异常，周圍卻是冰冷，伸手摸上去時已然極不好受，無忌身受此傷，其難當可想而知。

　　過不多時，宋遠橋與俞蓮舟快步回廳，說道：“山上已無外人。”兩人見到無忌背上奇怪的掌印，都吃了一驚。張三丰皺眉道：“我只道三十年前百損道人一死，這陰毒無比的玄冥神掌已然失傳，豈知世上居然還有人會這門功夫。”宋遠橋驚道：“這娃娃受的竟是玄冥神掌麼？”他年紀最長，曾聽到過“玄冥神掌”的名稱，至于俞蓮舟等，連這路武功的名字也從未聽見過。

　　張三丰歎了口氣，并不回答，臉上老淚縱橫，雙手抱著無忌，望著張翠山的尸身，說道：“翠山，翠山，你拜我為師，臨去時重托于我，可是我連你的獨生愛子也保不住，我活到一百歲有甚麼用？武當派名震天下又有甚麼用？我還不如死了的好！”眾弟子盡皆大驚。各人從師以來，始終見他逍遙自在，從未聽他說過如此消沉哀痛之言。

　　殷梨亭道：“師父，這孩子……這孩子當真無救了麼？”張三丰雙臂橫抱無忌，在廳上東西踱步，說道：“除非……除非我師覺遠大師復生，將全部九陽真經傳授于我。”眾弟子的心都沉了下去，師父這句話，便是說無忌的傷勢無法治愈了。眾人沉默半晌。俞蓮舟道：“師父，那日弟子跟他對掌，此人掌力果然陰狠毒辣，世所罕見，弟子當場受傷。可是此刻弟子傷勢已愈，運氣用勁，尚無窒滯。”張三丰道：“那是托了你們‘武當七俠’大名的福。以這玄冥神掌和人對掌，若是對方內力胜過了他，掌力回激入體，施掌者不免受大禍。以後再遇上此人，可得千萬小心。”

　　俞蓮舟應道：“是。”心下凜然：“原來那人過于持重，怕我掌力胜他，是以一上來未曾施出玄冥神掌的全力，否則我此刻多半已然性命不保。下次若再相遇，他下手便不容情了。”又想：“我身受此掌，已然如此，無忌小小年紀，只怕……只怕……”宋遠橋道：“適才我一瞥之間，見這人五十來歲年紀，高鼻深目，似是西域人。”莫聲谷道：“這人擄了無忌去，又送他上山來干麼？”張松溪道：“這人逼問無忌不得，便用玄冥神掌傷了他，要五弟夫婦親眼見到無忌身受之苦，不得不吐露金毛獅王的下落。”莫聲谷怒道：“這人好大的膽子，竟敢上武當山來撒野！”張松溪黯然道：“上武當山撒野的人，今日難道少了？何況這人挾制了無忌，料得咱們投鼠忌器，不敢傷他。”六人在大廳上呆了良久。無忌忽然睜開眼來，叫道：“爹爹，爹爹。我痛，痛得很。”緊緊摟住張三丰，將頭貼在他懷里。俞蓮舟凜然道：“無忌，你爹爹已經死了，你要好好活下去，日後練好了武功，為你爹爹報仇雪恨。”無忌叫道：“我不要報仇！我不要報仇！我要爹爹媽媽活轉來。二伯，咱們饒了那許多壞人，大家想法子救活爹爹媽媽。”張三丰等聽了這幾句話，忍不住又流下淚來。張三丰說道：“咱們盡力而為，他再能活得幾時，瞧老天爺的慈悲罷。”對著張翠山的尸體揮淚叫道：“翠山，翠山！好苦命的孩子。”抱著無忌，走進自己的云房，手指連伸，點了他身上十八處大穴。無忌穴道被點，登時不再顫抖，臉上綠氣卻愈來愈濃。張三丰知道綠色一轉為黑，便此氣絕無救，當下除去無忌身上衣服，自己也解開道袍，胸膛和他的背心相貼。這時宋遠橋和殷梨亭在外料理張翠山夫婦的喪事。俞蓮舟、張松溪、莫聲谷三人來到師父云房，知道師父正以“純陽無極功”吸取無忌身上的陰寒毒氣。張三丰并未婚娶，雖到百歲，仍是童男之體，八十余載的修為，那“純陽無極功”自是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俞蓮舟等一旁隨侍，過了約莫半個時辰，只見張三丰臉上隱隱現出綠氣，手指微微顫動。他睜開眼來，說道：“蓮舟，你來接替，一到支持不住便交給松溪，千萬不可勉強。”

　　俞蓮舟應道：“是。”解開長袍，將無忌抱在懷里，肌膚相貼之際不禁打了個冷戰，便似懷中抱了一塊寒冰相似，說道：“七弟，你叫人去生兒盆炭火，越旺越好。”不久炭火點起，俞蓮舟卻兀自冷得難以忍耐。

　　張三丰坐在一旁，慢慢以真氣通走三關，鼓蕩丹田中的“氤氳紫氣”，將吸入體內的寒毒一絲一絲的化掉。待得他將寒氣化盡，站起身來時，只見已是莫聲谷將無忌抱在懷里，俞蓮舟和張松溪坐在一旁，垂帘入定，化除體內寒毒。不久莫聲谷便已支持不住。命道童去請宋遠橋和殷梨亭來接替。這種以內力療傷，功力深淺，立時顯示出來，絲毫假借不得。莫聲谷只不過支持一盞熱茶時分，宋遠橋卻可支持到兩炷香。殷梨亭將無忌一抱入懷，立時大叫一聲，全身打戰。張三丰驚道：“把孩子給我。你坐一旁凝神調息，不可心有他念。”原來殷梨亭心傷五哥慘死，一直昏昏沉沉，神不守舍，直到神智宁定，才將無忌抱回。

　　如此六人輪流，三日三夜之內，勞瘁不堪，好在無忌體中寒毒漸解，每人支持的時候逐漸延長，到第四日上，六人才得偷出余暇，稍一合眼入睡。自第八日起，每人分別助他療傷兩個時辰，這才慢慢修補損耗的功力。

　　初時無忌大有進展，體寒日減，神智日復，漸可稍進飲食，眾人只道他這條小命救回來了。豈知到得第三十六日上，俞蓮舟陡然發覺，不論自己如何催動內力，無忌身上的寒毒已一絲也吸不出來。可是他明明身子冰涼，臉上綠氣未褪。俞蓮舟還道自己功力不濟，當即跟師父說了。張三丰一試，竟也無法可施。接連五日五晚之中，六個人千方百計，用盡了所知的諸般運氣之法，全沒半點功效。

　　無忌道：“太師父，我手腳都暖了，但頭頂、心口、小腹三處地方卻越來越冷。”張三丰暗暗心驚，安慰他道：“你的傷已好了，我們不用整天抱著你啦。你在太師父的床上睡一會兒罷。”抱他到自己床上睡下。

　　張三丰和眾徒走到廳上，歎道：“寒毒侵入他頂門、心口和丹田，非外力所能解，看來咱們這三十幾天的辛苦全是白耗了。”沉吟良久，心想：“要解他體內寒毒，旁人已無可相助，只有他自己修習‘九陽真經’中所載至高無上的內功，方能以至陽化其至陰。但當時先師覺遠大師傳授經文，我所學不全，至今雖閉關數次，苦苦鑽研，仍只能想通得三四成。眼下也只好教他自練，能保得一日性命，便多活一日。”當下將“九陽神功”的練法和口訣傳了無忌，這一門功夫變化繁復，非一言可盡，簡言之，初步功夫是練“大周天搬運”，使一股暖烘烘的真氣，從丹田向鎮鎖任、督、沖三脈的“陰\*向尾閭關，然後分兩支上行，經腰脊第十四椎兩旁的“轆轤關”，上行經背、肩、頸而至“玉枕關”，此即所謂“逆運真氣通三關”。然後真氣向上越過頭頂的“百會穴”，分五路上行，與全身氣脈大會于“膻中穴”，再分主從兩支，還合于丹田，入竅歸元。如此循環一周，身子便如灌甘露，丹田里的真氣似香煙繚繞，悠游自在，那就是所謂“氤氳紫氣”。這氤氳紫氣練到火候相當，便能化除丹田中的寒毒。各派內功的道理無多分別，練法卻截然不同。張三丰所授的心法，以威力而論，可算得上天下第一。張無忌依法修練，練了兩年有余，丹田中的氤氳紫氣已有小成，可是體內寒毒膠固于經絡百脈之中，非但無法化除，反而臉上的綠氣日甚一日，每當寒毒發作，所受的煎熬也是一日比一日更是厲害。在這兩年之中，張三丰全力照顧無忌內功進修，宋遠橋等到處為他找尋靈丹妙藥，甚麼百年以上的野山人參、成形首烏、雪山茯苓等珍奇靈物，也不知給他服了多少，但始終有如石投大海。眾人見他日漸憔悴瘦削，雖然見到他時均是強顏歡笑，心中卻無不黯然神傷，心想張翠山留下的這唯一骨血，終于無法保住。

　　武當派諸人忙于救傷治病，也無余暇去追尋傷害俞岱岩和無忌的仇人，這兩年中天鷹教教主殷天正數次遣人來探望外孫，贈送不少貴重禮物。武當諸俠心恨俞張二俠均是間接害在天鷹教手中，每次將天鷹教使者逐下山去，禮物退回，一件不收。有一次莫聲谷還動手將使者狠狠打了一頓，從此殷天正也不再派人上山了。這一日中秋佳節，武當諸俠和師父賀節，還未開席，無忌突然發病，臉上綠氣大盛，寒戰不止，他怕掃了眾人的興致，咬牙強忍，但這情形又有誰看不出來？殷梨亭將無忌拉入房中睡下，蓋上棉被，又生了一爐旺旺的炭火。張三丰忽道：“明日我帶同無忌，上嵩山少林寺走一遭。”眾人明白師父的心意，那是他無可奈何之下，逼得向少林低頭，親自去向空聞大師求救，盼望少林高僧能補全“九陽神功”中的不足之處，挽救無忌的性命。

　　兩年前武當山上一會，少林、武當雙方嫌隙已深。張三丰一代宗師，以百余歲的高齡，竟降尊紆貴的去求教，自是大失身分。眾人念著張翠山的情義，明知張三丰一上嵩山求教，自此武當派見到少林派時再也抬不起頭來，但這些虛名也顧不得了。本來峨嵋派也傳得一份“九陽真經”，但掌門人滅絕師太脾氣十分孤僻古怪，張三丰曾數次致書通候，命殷梨亭送去，滅絕師太連封皮也不拆，便將信原封不動退回。眼下除了向少林派低頭，再無別法了。

　　若由宋遠橋率領眾師弟上少林寺求教，雖于武當派顏面上較好，但空聞大師決不肯以“九陽真經”的真訣相授，勢所必然。眾人想起二三十年來威名赫赫的武當派從此要向少林派低頭，均是郁郁不樂，慶賀團圓佳節的酒宴，也就在幾杯悶酒之後草草散席。次日一早，張三丰帶同無忌啟程。五弟子本想隨行，但張三丰道：“咱們若是人多勢眾，不免引起少林派的疑心，還是由我們一老一小兩人去的好。”

　　兩人各騎一匹青驢，一路向北。少林、武當兩大武學宗派其實相距甚近，自鄂北的武當山至豫西嵩山，數日即至。張三丰和無忌自老河口渡過漢水，到了南陽，北行汝州，再折而向西，便是嵩山。兩人上了少室山，將青驢系在樹下，舍騎步行，張三丰舊地重游，憶起八十余年之前，師父覺遠大師挑了一對鐵水桶，帶同郭襄和自己逃下少林，此時回首前塵，豈止隔世？他心下甚是感慨，攜著無忌之手，緩緩上山，但見五峰如舊，碑林如昔，可是覺遠、郭襄諸人卻早已不在人間了。兩人到了一葦亭，少林寺已然在望，只見兩名少年僧人談笑著走來。張三丰打個問訊，說道：“相煩通報，便說武當山張三丰求見方丈大師。”

　　那兩名僧人聽到張三丰的名字，吃了一驚，凝目向他打量，但見他身形高大异常，須發如銀，臉上紅潤光滑，笑眯眯的甚是可親，一件青布道袍卻是污穢不堪。要知張三丰任性自在，不修邊幅，壯年之時，江湖上背地里稱他為“邋遢道人”，也有人稱之為“張邋遢”的，直到後來武功日高，威名日盛，才無人敢如此稱呼。那兩個僧人心想：“張三丰是武當派的大宗師，武當派跟我們少林派向來不和，難道是生事打架來了嗎？”只見他攜著一個面青肌瘦的十一二歲少年，兩個都貌不驚人，不見有甚麼威勢。一名僧人問道：“你便真是武當山的張……張真人麼？”張三丰笑道：“貨真價實，不敢假冒。”另一名僧人聽他說話全無一派宗師的莊嚴氣概，更加不信，問道：“你真不是開玩笑麼？”張三丰笑道：“張三丰有甚麼了不起？冒他的牌子有甚麼好處？”兩名僧人將信將疑，飛步回寺通報。

　　過了良久，只見寺門開處，方丈空聞大師率同師弟空智、空性走了出來。三人身後跟著十幾個身穿黃色僧袍的老和尚。張三丰知道這是達摩院的長老，輩分說不定比方丈還高，在寺中精研武學，不問外事，想是聽到武當派掌門人到來，非同小可，這才隨同方丈出迎。

　　張三丰搶出亭去，躬身行禮，說道：“有勞方丈和眾位大師出迎，何以克當？”空聞等齊合十為禮。空聞道：“張真人遠來，大出小僧意外，不知有何見諭？”張三丰道：“便有一事相求。”空聞道：“請坐，請坐。”

　　張三丰在亭中坐定，即有僧人送上茶來。張三丰不禁有氣：“我好歹也是一派宗師，總也算是你們前輩，如何不請我進寺，卻讓我在半山坐地？別說是我，便對待尋常客人，也不該如此禮貌不周。”但他生性隨便，一轉念間，也就不放在心上了。空聞說道：“張真人光降敝山，原該恭迎入寺。只是張真人少年之時不告而离少林寺，本派數百年的規矩，張真人想亦知道，凡是本派棄徒叛徒，終身不許再入寺門一步，否則當受削足之刑。”張三丰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貧道幼年之時，雖曾在少林寺服侍覺遠大師，但那是掃地烹茶的雜役，既沒有剃度，亦不拜師，說不上是少林弟子。”空智冷冷的道：“可是張真人卻從少林寺中偷學了武功去。”張三丰氣往上沖，但轉念想道：“我武當派的武功，雖是我後來潛心所創，但推本溯源，若非覺遠大師傳我‘九陽真經’，郭女俠又贈了我那一對少林鐵羅漢，此後一切武功全是無所依憑。他說我的武功得自少林，也不為過。”于是心平氣和的道：“貧道今日，正是為此而來。”

　　空聞和空智對望了一眼，心想：“不知他來干甚麼？想來不見得有甚麼好意，多半是為了張翠山的事而來找晦氣了。”空聞便道：“請示其詳。”張三丰道：“適才空智大師言道，貧道的武功得自少林，此言本是不錯。貧道當年服侍覺遠大師，得蒙授以‘九陽真經’，這部經書博大精深，只是其時貧道年幼，所學不全，至今深以為憾。其後覺遠大師荒山誦經，有幸得聞者共是三人，一位是峨嵋派創派祖師郭女俠，一位是貴派無色禪師，另一人便是貧道。貧道年紀最幼資質最魯，又無武學根底，三派之中，所得算是最少的了。”

　　空智冷冷的道：“那也不然，張真人自幼服侍覺遠，他豈有不暗中傳你之理？今日武當派名揚天下，那便是覺遠之功了。”覺遠的輩分比空智長了三輩，算來該是“太師叔祖”，但覺遠逃出了少林寺被目為棄徒，派中輩名已除，因之空智語氣之中也就不存禮貌。張三丰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道：“先師恩德，貧道無時或忘。”少林四大僧之中，空見慈悲為懷，可惜逝世最早；空聞城府極深，喜怒不形于色；空性渾渾噩噩，天真爛漫，不通世務；空智卻氣量褊隘，常覺張三丰在少林寺偷學了不少武功去，反而使武當派的名望\*報仇泄憤。何況那日殷素素臨死之時，假意將謝遜的下落告知空聞，這一著“移禍江東”之計使得極是毒辣。兩年多來，三日兩頭便有武林人士來到少林寺滋擾，或明闖，或暗窺，或軟求，或硬問，不斷打聽謝遜的所在。空聞發誓賭咒，說道實在不知，但當時武當山紫霄宮中，各門各派數百對眼睛見到殷素素在空聞耳邊明言，如何是假？不論空聞如何解說，旁人總是不信，為此而動武的月有數起。外來的武林人物死傷固多，少林寺中的高手卻也損折了不少。推究起來，豈非均是武當派種下的禍根？寺中上下僧侶憋了兩年多的氣，難得今日張三丰自己送上門來，正好大大的折辱他一番。空智便道：“張真人自承是從少林寺中偷得武功，可惜此言并無旁人聽見，否則傳將出去，也好叫江湖上盡皆知聞。”

　　張三丰道：“紅花白藕，天下武學原是一家，千百年來互相截長補短，真正本源早已不可分辨。但少林派領袖武林，數百年來眾所公認，貧道今日上山，正是心慕貴派武學，自知不及，要向眾位大師求教。”

　　空聞、空智等只道他“要向眾位大師求教”這句話，乃是出言挑戰，不由得均各變色，心想這老道百歲的修為，武功深不可測，舉世有誰是他的敵手，他孤身前來，自是有恃無恐，想來在這兩年之中又練成了甚麼厲害無比的武功。一時之間，三僧都不接口。最後空性卻道：“好老道，你要考較我們來著，我空性可不懼你。少林中千百名和尚一擁而上，你也未必就能把少林寺給挑了。”他嘴里雖說“不懼”，心中其實大懼，先便打好了千百人一擁而上的主意。張三丰忙道：“各位大師不可誤會，貧道所說求數，乃是真的請求指點。只因貧道修習先師所傳‘九陽真經’，其中有不少疑難莫解、缺漏不全之處。少林眾高僧修為精湛，若能不吝賜教，使張三丰得聞大道，感激良深。”說著站了起來，深深行了一禮。張三丰這番言語，大出少林諸僧意料之外，他神功蓋代，開宗創派，修練已垂九十載，當代武林之中，聲望之隆，身分之高，無人能出其右，萬想不到今日竟會來向少林派求教。空聞急忙還禮，說道：“張真人取笑了。我等後輩淺學，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八個字也說不上，如何能當得‘指點’二字？”張三丰知道此事本來太奇，對方不易入信，于是源源本本的將無忌如何中了“玄冥神掌”、體內陰毒無法驅出的情由說了，又說他是張翠山身後所遺獨子，無論如何要保其一命；目前除了學全“九陽神功”之外，再無他途可循，因此愿將本人所學到的“九陽真經”全部告知少林派，亦盼少林派能示知所學，雙方參悟補足。

　　空聞聽了，沉吟良久，說道：“我少林派七十二項絕技，千百年來從無一名僧俗弟子能練到十二項以上。張真人所學自是冠絕古今，可是敝派只覺上代列位祖師傳下來的武功太多，便是只學十分之一，也已極難。張真人再以一門神功和本派交換，雖然盛情可感，然于本派而言，卻為多余。”頓了一頓，又道：“武當派武功，源出少林，今日若是雙方交換武學，日後江湖上不明真相之人，便會說武當派固然祖述少林，但少林派卻也從張真人手上得到了好處。小僧忝為少林掌門，這般的流言卻是擔代不起。”

　　張三丰心下暗暗歎息，想道：“你身為武林第一大門派的掌門，號稱四大神僧之一，卻如此宥于門戶之見，胸襟未免太狹。”但其時有求于人，不便直斥其非，只得說道：“三位乃當世神僧，慈悲為懷，這小孩兒命在旦夕之間，還望體念佛祖救世救人之心，俯允所請，貧道實感高義。”但不論他說得如何唇焦舌敝，三名少林僧總是婉言推辭。最後空聞道：“有方尊命，還請莫怪。”轉頭向身旁一名僧人道：“叫香積廚送一席上等素席，到這里來款待張真人。”那僧人應命去了。張三丰神色黯然，舉手說道：“既是如此，老道這番可來得冒昧了。盛宴不敢叨領。多有滋擾，還請恕罪，就此別過。”躬身行了一禮，牽了無忌之手，飄然而去。

## 第十一章　有女長舌利如槍

　　張三丰帶了張無忌下得少室山來，料想他已然命不長久，索性便也絕了醫治的念頭，只是跟他說些笑話，互解愁悶。這日行到漢水之畔，兩人坐了渡船過江。船到中流，漢水波浪滔滔，小小的渡船搖晃不已，張三丰心中，也是思如浪濤。張無忌忽道：“太師父，你不用難過，孩兒死了之後，便可見到爹爹媽媽了，那也好得很。”張三丰道：“你別這麼說，太師父無論如何要想法救你。”張無忌道：“我本來想，如能學到少林派的九陽神功，去說給俞三伯聽，那便好了。”張三丰道：“為甚麼？”張無忌道：“盼望俞三伯能修練武當、少林兩派神功，治好手足殘疾。”

　　張三丰歎道：“你俞三伯受的是筋骨外傷，內功再強，也是治不好的。”心想：“這孩子明知自己性命不保，居然不怕死，卻想著要去療治岱岩的殘疾，這番心地，也确是我輩俠義中人的本色。”正想夸獎他幾句，忽聽得江上一個洪亮的聲音遠遠傳來：“快些停船，把孩子乖乖交出，佛爺便饒了你的性命，否則莫怪無情。”這聲音從波浪中傳來，入耳清晰，顯然呼叫之人內力不弱。張三丰心下冷笑，暗道：“誰敢如此大膽，要我留下孩子？”抬起頭來，只見兩艘江船，如飛的划來，凝目瞧時，見前面一艘小船的船梢上坐著一個虯髯大漢，雙手操槳急划，艙中坐著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後面一艘船身較大，舟中站著四名番僧，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眾武官拿起船板，幫同划水。那虯髯大漢膂力奇大，雙槳一扳，小船便急沖丈余，但後面船上畢竟人多，兩船相距越來越近。過不多時，眾武官和番僧便彎弓搭箭，向那大漢射去。但聽得羽箭破空，嗚嗚聲響。張三丰心想：“原來他們是要那虯髯大漢留下孩子。”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殘殺漢人，當下便想出手相救。只見那大漢左手划船，右手舉起木槳，將來箭一一擋開擊落，手法甚是迅捷。張三丰心道：“這人武功不凡，英雄落難，我怎能坐視不救？”向搖船的艄公喝道：“船家，迎上去。”那艄公見羽箭亂飛，早已嚇得手酸足軟，拚命將船划開尚嫌不及，怎敢反而迎將過去？顫聲道：“老……老道爺……，你……你說笑話了。”張三丰見情勢緊急，奪過艄公的櫓來，在水中扳了兩下，渡船便橫過船頭，向著來船迎去。猛聽得“啊”的一聲慘呼，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那虯髯大漢一個失驚，俯身去看時，肩頭和背上接連中箭，手中木槳拿捏不定，掉入江心，坐船登時不動。後面大船瞬即追上，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那虯髯大漢兀自不屈，拳打足踢，奮力抵御。

　　張三丰叫道：“韃子住手，休得行凶傷人！”急速扳櫓，將渡船搖近，跟著身子縱起，大袖飄飄，從空中扑向小船。兩名蒙古武官嗖嗖兩箭，向他射來。張三丰袍袖揮動，兩枝羽箭遠遠飛了出去，雙足一踏上船板，左掌揮出，登時兩名番僧摔出丈許，扑通、扑通兩聲，跌入了江中，眾武官見他猶似飛將軍由天而降，一出手便將兩名武功甚強的番僧震飛，無不驚懼。領頭的武官喝道：“兀那老道，你干甚麼？”張三丰罵道：“狗韃子！又來行凶作惡，殘害良民，快快給我滾罷！”那武官道：“你可知這人是誰？那是袁州魔教反賊的余孽，普天下要捉拿的欽犯！”

　　張三丰聽到“袁州魔教反賊”六字，吃了一驚，心道：“難道是周子旺的部屬？”轉頭問那虯髯大漢道：“他這話可真？”那虯髯大漢全身鮮血淋漓，左手抱著男孩，虎目含淚，說道：“小主公……小主公給他們射死了。”這一句話，便是承認了自己的身分。張三丰心下更驚，道：“這是周子旺的郎君麼？”那大漢道：“不錯，我有負囑咐，這條性命也不要了。”輕輕放下那男孩的尸身，向那武官扑去。可是他身上本已負傷，肩背上的兩枝長箭又未拔下，而且箭頭有毒，身剛縱起，口中“嘿”的一聲，便摔在船艙板上。

　　那小女孩扑在船艙的一具男尸之上，只是哭叫：“爹爹！爹爹！”張三丰瞧那具尸身的裝束，當是操舟的船夫。張三丰心想：“早知是魔教中的人物，這件閒事不管也罷。可是既已伸手，總不能半途抽身。”當下向那武官道：“這男孩已然身亡，余下那人身中毒箭，也是轉眼便死，你們已然立功，那便走罷！”那武官道：“不成，非將兩人的首級斬下不可。”張三丰道：“那又何必趕人太絕？”那武官道：“老道是誰？憑甚麼來橫加插手？”張三丰微微一笑，說道：“你理我是誰？天下事天下人都管得。”

　　那武官使個眼色，說道：“道長道號如何？在何處道觀出家？”張三丰尚未回答，兩名蒙古軍官突然手舉長刀，向他肩頭猛劈下來。這兩刀來勢好不迅疾，小舟之中相距又近，實是無處閃避。張三丰身子一側，本來面向船首，略轉之下，已面向左舷，兩刀登時砍空。他雙掌起處，已托在兩人的背心，喝道：“去罷！”掌力一吐，兩名武官身子飛起，砰砰兩響，剛好摔在原本所乘的舟中。他已數十年未和人動手過招，此時牛刀小試，大是揮洒如意。那為首的武官張大了口，結結巴巴的道：你……你……你你莫非……是……”張三丰袍袖揮動，喝道：“老道生平，專殺韃子！”眾武官番僧但覺疾風扑面，人人氣息閉塞，半晌不能呼吸。張三丰袍袖一停，眾人面色慘白，齊聲驚呼，爭先恐後的躍回大船，救起落水的番僧，急划而去。張三丰取出丹藥，喂入那虯髯大漢口中，將小舟划到渡船之旁，待要扶他過船，豈知那大漢甚是硬朗，一手抱著男孩尸身，一手抱著女孩，輕輕一縱，便上了渡船。張三丰暗暗點頭：“這人身受重傷，仍是如此忠于幼主，确是個鐵錚錚的好漢子。我這番出手雖然冒失，但這樣的漢子卻也該救。”當下回到渡船，替那大漢取下毒箭，敷上拔毒生肌之藥。那女孩望著父親的尸身隨小船漂走，只是哭泣，那虯髯大漢道：“狗官兵好不歹毒，一上來就放箭射死了船夫，若非老道爺相救，這小小的船家女孩多半也是性命不保。”張三丰心想：“眼下無忌不能行走，若到老河口投店，這漢子卻是欽犯，我要照顧兩人，只怕難以周全。”取出三兩銀子交給艄公，說道：“艄公大哥，煩你順水東下，過了仙人渡，送我們到太平店投宿。”那艄公見他將蒙古眾武官打得落花流水，早已萬分敬畏，何況又給了這麼多銀子，當下連聲答應，搖著船沿江東去。那大漢在艙板上跪下磕頭，說道：“老道爺救了小人性命，常遇春給你老人家磕頭。”張三丰伸手扶起，道：“常英雄不須有此大禮。”碰他手掌，但覺触手冰冷，微微一驚，問道：“常英雄可還受了內傷麼？”常遇春道：“小人從信陽護送小主南下，途中與韃子派來追捕的魔爪接戰四次，胸口和背心給一個番僧打了兩掌。”張三丰搭他脈搏，但覺跳動微弱，再解開他衣服一看傷處，更是駭然，只見他中掌處腫起寸許，受傷著實不輕。換作旁人，早便支持不住，此人千里奔波，力拒強敵，當真英雄了得。當下命他不可說話，在艙中安臥靜養。那女孩約莫十歲左右，衣衫敝舊，赤著雙足，雖是船家貧女，但容顏秀麗，十足是個絕色的美人胎子，坐著只是垂淚。張三丰見她楚楚可怜，問道：“姑娘，你叫甚麼名字？”那女孩道：“我姓周，名叫周芷若。”張三丰心想：“船家女孩，取的名字倒好。”問道：“你家住在哪里？家中還有誰？咱們會叫船老大送你回家去。”周芷若垂淚道：“我就跟爹爹兩個住在船上，再沒……再沒別的人了。”張三丰嗯了一聲，心想：“她這可是家破人亡了，小小女孩，如何安置她才好？”常遇春說道：“老道爺武功高強，小人生平從來沒有見過。不敢請教老道爺法號？”張三丰微笑道：“老道張三丰。”常遇春“啊”的一聲，翻身坐起，大聲道：“老道爺原來是武當山張真人，難怪神功蓋世。常遇春今日有幸，得遇仙長。”張三丰微笑道：“老道不過多活了幾歲，甚麼仙不仙的。常英雄快請臥倒，不可裂了箭創。”他見常遇春慷慨豪爽，英風颯颯，對他甚是喜愛，但想到他是魔教中人，不愿深談，便淡淡的道：“你受傷不輕，別多說話。”

　　張三丰生性豁達，于正邪兩途，原無多大偏見，當日曾對張翠山說道：“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中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那便是正人君子。”又說天鷹教主殷天正雖然性子偏激，行事乖僻，卻是個光明磊落之人，很可交交這個朋友。可是自從張翠山自刎而亡，他心傷愛徒之死，對天鷹教不由得極是痛恨，心想三弟子俞岱岩終身殘廢，五弟子張翠山身死名裂，皆由天鷹教而起，雖然勉強抑下了向殷天正問罪復仇之念，但不論他胸襟如何博大，于這“邪魔”二字，卻是恨惡殊深。

　　那周子旺正是魔教“明教”中“彌勒宗””的大弟子，數年前在江西袁州起事，自立為帝，國號稱“周”，不久為元軍扑滅，周子旺被擒斬首。彌勒宗和天魔教雖非一派，但同為“明教”的支派，相互間淵源甚深，周子旺起事之時，殷天正曾在浙江為之聲援。張三丰今日相救常遇春，只是激于一時俠義之心，兼之事先未明他身分，實在是大違本愿。這晚二更時分才到太平店。張三丰吩咐那船离鎮遠遠的停泊。艄公到鎮上買了食物，煮了飯菜，開在艙中小幾之上，雞、肉、魚、蔬，一共煮四大碗。張三丰要常遇春和周芷若先吃，自己卻給無忌喂食。常遇春問起原由，張三丰說他寒毒侵入髒腑，是以點了他各處穴道，暫保性命。張無忌心中難過，竟是食不下咽，張三丰再喂時，他搖搖頭，不肯再吃了。周芷若從張三丰手中接過碗筷，道：“道長，你先吃飯罷，我來喂這位小相公。”張無忌道：“我飽啦，不要吃了。”周芷若道：“小相公，你若不吃，老道長心里不快，他也吃不下飯，豈不是害得他肚餓了？”張無忌心想不錯，當周芷若將飯送到嘴邊時，張口便吃了。周芷若將魚骨雞骨細心剔除干淨，每口飯中再加上肉汁，張無忌吃得十分香甜，將一大碗飯都吃光了。張三丰心中稍慰，又想：“無忌這孩子命苦，自幼死了父母，如他這般病重，原該有個細心的女子服侍他才是。”常遇春不動魚肉，只是將碗青菜吃了個精光，雖在重傷之下，兀自吃了四大碗白米飯。張三丰不忌葷腥，見他食量甚豪，便勸他多吃雞肉。常遇春道：“張真人，小人拜菩薩的，不吃葷。”張三丰道：“啊，老道倒忘了。”這才想起，魔教中人規矩極嚴，戒食葷腥，自唐朝以來，即是如此。北宋末年，明教大首領方腊在浙東起事，當時官民稱之為“食菜事魔教。”食菜和奉事魔王，是魔教的兩大規律，傳之已達數百年，宋朝以降，官府對魔教誅殺極嚴，武林中人也對之甚為歧視，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隱秘，雖然吃素，卻對外人假稱奉佛拜菩薩，不敢泄漏自己身分。

　　常遇春道：“張真人，你于我有救命大恩，何況你也早知曉我的來歷，自也不用相瞞。小人是事奉明尊的明教中人，朝廷官府當我們是十惡不赦之徒，名門正派的俠義道瞧我們不起，甚至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黑道中人，也說我們是妖魔鬼怪。你老人家明知我的身分來歷，還是出手相救，這番恩德，當真不知如何報答。”

　　張三丰于魔教的來歷略有所聞，知道魔教所奉的大魔王叫做摩尼，教中人稱之為“明尊”。該教于唐朝憲宗元和年間傳入中土，當時稱之“摩尼教”，又稱“大云光明教”，教徒自稱“明教”，旁人卻稱之為魔教，他微一沉吟，說道：“常英雄……”常遇春忙道：“老道老，你不用英雄長，豪傑短啦，干脆叫我遇春得了。”張三丰道：“好！遇春，你今年多大歲數？”常遇春道：“我剛好二十歲。”

　　張三丰見他雖然濃髯滿腮，但言談舉止間顯得年紀甚輕，是以有此一問，于是點頭道：“你不過剛長大成人，雖然投入魔教，但陷溺未深，及早回頭，一點也沒遲了。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勸你，盼你不要見怪。”常遇春道：“老道爺見教，小人怎敢見怪？”張三丰道：“好！我勸你即日洗心革面，棄了邪教。你若不嫌武當派本領低微，老道便命我大徒兒宋遠橋收你為徒。日後你行走江湖，揚眉吐氣，誰也不敢輕視于你。”宋遠橋是七俠之首，名震天下，尋常武林中人要見他一面亦是不易。武當諸俠直到近年方始收徒，但揀選甚嚴，若非根骨資質、品行性情無一不佳，決不能投入武當門下。常遇春出身魔教，常人一聽早已皺起眉頭，竟蒙張三丰垂青，要他投入宋遠橋門下，于學武之人而言，實是難得之極的莫大福緣。豈知常遇春朗聲道：“小人家蒙張真人瞧得起，實是感激之極，但小人身屬明教，終身不敢背教。”張三丰又勸了幾句，常遇春堅決不從。張三丰見他執迷不悟，不由得搖頭歎息，說道：“這個小姑娘……”常遇春道：“老道長放心，這位小姑娘的爹爹因我而死，小人自當設法妥為照料。”張三丰道：“好！不過你不可讓她入了貴教。常春道：“真不知我們如何罪大惡極，給人家這麼瞧不起，當我們明教中人便似毒蛇猛獸一般。好，老道長既如此吩咐，小人遵命。”

　　張三丰將張無忌抱在手里，說道：“那麼咱們就此別過了。”他實在不愿與魔教中人多打交道，那“後會有期”四字也忍住了不說。常遇春又再拜謝。

　　周芷若向張無忌道：“小相公，你要天天吃飽飯，免得老道爺操心。”張無忌眼淚奪眶而出，哽咽道：“多謝你好心，可是……可是我沒幾天飯可吃了。”張三丰心下黯然，舉起袍袖，給他擦去了腮邊流下來的眼淚。周芷若驚道：“甚麼？你……你……”張三丰道：“小姑娘，你良心甚好，但盼你日後走上正途，千萬別陷入邪魔才好。”

　　周芷若道：“是。可是這位小相公，為甚麼說沒幾天飯好吃了？”張三丰凄然不答。

　　常遇春道：“張真人，你老人家功行深厚，神通廣大，這位小爺雖然中毒不淺，總能化解罷？”張三丰道：“是！”可是伸在張無忌身下的左手卻輕輕搖了兩搖，意思是說他毒重難愈，只是不讓他自己知道。

　　常遇春見他搖手，吃了一驚，說道：“小人內傷不輕，正要去求一位神醫療治，何不便和這位小爺同去？”張三丰搖頭道：“他寒毒散入髒腑，非尋常藥物可治，只能……只能慢慢化解。常遇春道：“可是那位神醫卻當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張三丰一怔之下，猛地里想起了一人，問道：“你說的莫非是‘蝶谷醫仙’？”常遇春道：“正是他，原來老道長也知道我胡師伯的名頭。”張三丰心下好生躊躇：“素聞這‘蝶谷醫仙’胡青牛雖然醫道高明之極，卻是魔教中人，向為武林人士所不齒，何況他脾氣怪僻無比，只要魔教中人患病，他盡心竭力的醫治，分文不收，教外之人求他，便是黃金萬兩堆在面前，他也不屑一顧。因此又有一個外號叫作‘見死不救’。既是此人，宁可讓無忌毒發身亡，也決不容他陷身魔教。”

　　常遇春見他皺眉沉吟，明白他的心意，說道：“張真人，胡師伯雖然從來不給教外人治病，但張真人相救小人，大恩深重，胡師伯非破例不可。他若當真不肯動手，小人決不和他干休。”張三丰道：“這位胡先生醫術如神，我是聽到過的，可是無忌身上的寒毒，實非尋常……”常遇春大聲道：“這位小爺反正不成了，最多治不好，左右也是個死，又有甚麼可擔心的？”他性子爽直之極，心中想到甚麼，便說了出來。張三丰聽到“左右也是個死”六個字，心頭一震，暗想：“這莽漢子的話倒也不錯，眼看無忌最多不過一月之命，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他一生和人相交，肝膽相照，自來信人不疑，這常遇春顯然是個重義漢子，可是張無忌是他愛徒唯一的骨血，要將他交在向來以詭怪邪惡出名的魔教弟子手中，确是萬分的放心不下，一時拿不定主意。

　　常遇春道：“張真人不愿去見我胡師伯，這個我是明白的。自來邪正不并立，張真人是當今大宗師，如何能去相求邪魔外道？我胡師伯脾氣古怪，見到張真人後說不定禮貌不周，雙方反而弄僵。這位張兄弟只好由我帶去，但張真人又未免不放心。這樣罷，我送了張兄弟去胡師伯那里，請他慢慢醫治，小人便上武當山來，作個抵押。張兄弟若有甚麼失閃，張真人一掌把我打死便了。”張三丰啞然失笑，心想無忌若有差池，我打死你又有何用？你若不上武當山來，我卻又到何處去找你？但眼下無忌毒入膏肓，當真“左右也是個死”，生死之際，須得當機立斷，便道：“如此便拜托你了。可是咱們話說明在先，胡先生決不能勉強無忌入教，我武當派也不領貴教之情。”他知魔教中人行事詭秘，若是一給糾纏上身，陰魂不散，不知將有多少後患，張翠山弄到身死名裂，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常遇春昂然道：“張真人可把我明教中人瞧得忒也小了。一切遵照吩咐便是。”張三丰道：“你替我好好照顧無忌，倘若他體內陰毒終于得能除去，請你同他上武當山來。你自己先來抵押，卻是不必了。”常遇春道：“小人必當盡力而為。”張三丰道：“那麼這個小姑娘，便由我帶上武當山去，另行設法安置。”常遇春上岸在一棵大樹下用刀掘了個土坑，將周公子尸身上的衣服除得一絲不挂，這才埋葬，跪在墳前，拜了幾拜。原來“裸葬”乃明教的規矩，以每人出世時赤條條的來，离世時也當赤條條的去。張三丰不知其禮，只覺得這些人行事處處透著邪門詭异。

　　次日天明，張三丰攜同周芷若，與常遇春、張無忌分手。張無忌自父母死後，視張三丰如親祖父一般，見他忽然离去，不由得淚如泉涌。張三丰溫言道：“無忌，你病好之後，常大哥便帶你回武當山，乖孩子，分別數月，不用悲傷。”張無忌手足動彈不得，眼淚仍是不斷的流將下來。

　　周芷若回上船去，從懷中取出一塊小手帕，替他抹去了眼淚，對他微微一笑，將手帕塞在他衣襟之中，這才回到岸上。張無忌目送太師父帶同周芷若西去，只見周芷若不斷回頭揚手，直走到一排楊柳背後，這才不見。他霎時間只覺孤單凄涼，難過無比，忍不住又哭了起來。

　　常遇春皺眉道：“張兄弟，你今年幾歲？”張無忌哽咽道：“十二歲”常遇春道：“好啊，十二歲的人，又不是小孩子了，哭哭啼啼的，不怕丑麼？我在十二歲上，已不知挨過幾百頓好打，從來不作興流過半滴眼淚。男子漢大丈夫，只流鮮血不流眼淚。你再妞兒般的哭個不停，我可要拔拳打你了。”張無忌道：“我是舍不得太師父才哭，人家打我，我才不哭呢。你敢打我便打好了，你今日打我一拳，他日我打還你十拳。”常遇春一愕，哈哈大笑，說道：“好兄弟，好兄弟，這才是有骨氣的男子漢。你這麼厲害，我是不敢打你的。”張無忌道：“我動也不會動，你為甚麼不敢打？”常遇春笑道：“我今日打了你，他日你跟著你太師父學好了武功，這武當派的神拳，我可挨得起十拳麼？”張無忌波的一聲，笑了出來，覺得這個常大哥雖然相貌凶惡，倒也不是壞人。

　　當下常遇春雇了一艘江船，直放漢口，到了漢口後另換長江江船，沿江東下。那蝶谷醫仙胡青牛所隱居的蝴蝶谷，是在皖北女山湖畔。長江自漢口到九江，流向東南，到九江後，便折向東北而入皖境。兩年之前，張無忌曾乘船溯江北上，但其時有父母相伴，又有俞蓮舟同行，旅途中何等快活，今日父母雙亡，自己凄凄惶惶的隨常遇春東下求醫，其間苦樂，實在天壤之別。只是生怕常遇春發怒，心中雖然傷感，卻也不敢流淚。其時身上張三丰所點的穴道早已自行通解，寒毒發作時痛楚難當，他咬牙強忍，只咬得上下口唇傷痕斑斑，而且陰寒侵襲，日甚一日。到得集慶下游的瓜埠，常遇春舍舟起旱，雇了一輛大車，向北進發，數日間到了鳳陽以東的明光。常遇春知道這位胡師伯不喜旁人得知他隱居的所在，待行到离女山湖畔的蝴蝶谷尚有二十余里地，便打發大車回去，將張無忌負在背上，大踏步而行。他只道這二十余里路轉眼即至，豈知他身上中番僧的兩記陰掌，內傷著實不輕，只走出里許，便全身筋骨酸痛，氣喘吁吁的步履為艱。張無忌好生過意不去，道：“常大哥，讓我自己走罷，你別累壞了身子。”常遇春焦躁起來，怒道：“我平時一口氣走一百里路，也半點不累，難道那兩個賊和尚打了我兩掌，便叫我寸步難行？”他賭氣加快腳步，奮力而行。但他內傷本就沉重，再這般心躁氣浮的勉強用力，只走出數十丈，便覺四肢百骸的骨節都要散開一般，他兀自不服氣，既不肯放下張無忌，也不肯坐下休息，一步步向前挨去。

　　這般走法，那就慢得緊了，行到天黑，尚未走得一半，而且山路崎嶇，越來越是難走。挨到了一座樹林之中，常遇春將張無忌放下地來，仰天八叉的躺著休息。他懷中帶著些張無忌吃的糖果糕餅，兩人分著吃了。常遇春休息了半個時辰，又要趕路。張無忌極力相勸，說在林中安睡一晚，待天明了再走。常遇春心想今晚便是趕到，半夜三更的去吵胡青牛，定然惹他生氣，只得依了。兩人在一棵大樹下相倚而睡。睡到半夜，張無忌身上的寒毒又發作起來，劇顫不止。他生怕吵醒了常遇春，一聲不響，強自忍受。便在此時，忽聽得遠處有兵刃相交之聲，又有人吆喝：“往哪里走？”“堵住東邊，逼他到林子中去。”“這一次可不能再讓這賊禿走了。”跟著腳步聲響，幾個人奔向樹林中來。

　　常遇春一驚而醒，右手拔出單刀，左手抱起張無忌，以備且戰且走。張無忌低聲道：“似乎不是沖著咱們而來。”常遇春點點頭，躲在大樹後向外望去，黑暗中影影綽綽的只見七八個人圍著一個人相斗，中間那人赤手空拳，雙掌飛舞，逼得敵人無法近身。斗了一陣，眾人漸漸移近。不久一輪眉月從云中鑽出，清光瀉地，只見中間那人身穿白色僧衣，是個四十來歲的高瘦和尚。圍攻他的眾人中有僧有道，有俗家打扮的漢子，還有兩個女子，共是八人，兩個灰袍僧人一執禪杖，一執戎刀，禪杖橫掃、戒刀揮劈之際，一股股疾風帶得林中落葉四散飛舞。一個道人手持長劍，身法迅捷，長劍在月光下閃出一團團劍花。一個矮小漢子手握雙刀，在地下滾來滾去，以地堂刀法進攻白衣和尚的下盤。

　　兩個女子身形苗條，各執長劍，劍法也是極盡靈動輕捷。酣斗中一個女子轉過身來，半邊臉龐照在月光之下。張無忌險些失聲而呼：“紀姑姑！”這女子正是殷梨亭的未婚妻子紀曉芙。張無忌初見八個人圍攻一個和尚，覺得以多欺少，甚不公平，盼望那個和尚能突圍而走，這時認出紀曉芙之後，心想那和尚和紀姑姑為敵，自是個壞人，一顆心便去幫助紀曉芙一邊了。那日他父母雙雙自盡，紀曉芙曾對他柔聲安慰，張無忌雖不收她給的黃金項圈，事後想起，對她的一番好意卻也甚是感激。張無忌見那被圍攻的和尚武功了得，掌法忽快忽慢，虛虛實實，變幻多端，打到快時，連他手掌的去路來勢都瞧不清楚紀曉芙等雖然人多，卻久斗不下。

　　忽聽得一名漢子喝道：“用暗青子招呼！”只見一名漢子和一名道人分向左右躍開，跟著便是嗤嗤聲響，彈丸和飛刀不斷向那白衣和尚射去。這麼一來，那和尚便有點兒難以支持。那持劍的長須道人喝道：“彭和尚，我們又不是要你性命，你拚命干麼？你把白龜壽交出來，大家一笑而散，豈不甚妙？”常遇春吃了一驚，低聲道：“這位便是彭和尚？”張無忌在江船之中，曾聽父母對俞二伯說起王盤山揚刀立威、以及天鷹教和各幫派結仇的來由，知道白龜壽是天鷹教在王盤山僅得安然生還的玄武壇壇主，這些年來各幫派和天鷹教爭斗不休，為的便是要白龜壽吐露謝遜的蹤跡。他心道：“莫非這彭和尚也是我媽教中的人物？”

　　卻聽彭和尚朗聲道：“白壇主已被你們打得重傷，我彭和尚莫說跟他頗有淵源，便是毫無干連，也不能見死不救。”那長須道人道：“甚麼見死不救？我們又不是要取他性命，只是向他打聽一個人。”彭和尚道：你們要問謝遜的下落，為何不去問少林寺方丈？”一名灰袍僧人叫了起來：“這是天鷹教妖女殷素素嫁禍我少林寺的惡計，誰能信得？”這僧人顯然是少林派的。張無忌聽他提到亡母的名字，又是驕傲，又是傷心，暗想：“我媽雖已去世兩年，仍能作弄得你們頭昏腦脹。”猛聽得站在外圈的道人叫道：“自己人大家伏倒！”六人一聽，立即伏地，但見白光閃動，五柄飛刀風聲呼呼，對准了彭和尚的胸口射到。本來彭和尚須低頭彎腰、或是向前扑跌，要不然就使鐵板橋仰身，使飛刀在胸前掠過，但這時地下六般兵刃一齊上撩，封住了他下三路，卻如何能矮身閃躲？”張無忌心頭一驚，只見彭和尚突然躍高，五柄飛刀從他腳底飛過，飛刀雖然避開，但少林僧的禪杖戎刀、長須道人的長劍已分向他腿上擊到。彭和尚身在半空，逼得行險，左掌拍出，波的一響，擊在一名少林僧頭上，跟著右手反勾，已搶過他手中戒刀，順勢在禪杖上一格，借著這股力道，身子飛出了兩丈。那少林僧被他一掌重手擊在天靈蓋上，立時斃命，余人怒叫追去，只見彭和尚足下一個踉蹌，險些摔倒，七人又將他圍住了。那使禪杖的少林僧勢如瘋虎，禪杖直上直下的猛砸，只道：“彭和尚，你殺了我師弟，我跟你拚了。”那長須道人叫道：“他腿上已中了我的蝎尾鉤暗器，轉眼便要毒發身亡。”果見彭和尚足下虛浮，跌跌撞撞的站立不穩。常遇春心道：“他是我明教中的大人物。非救他不可！”他雖身負重傷，仍想沖出去救人，當下猛吸一口氣，左腳一大步跨將出去。不料他吸氣既急，這一步跨得又大，登時牽動胸口內傷，痛得幾乎要昏暈過去。這時彭和尚一躍丈許，也已摔倒在地，似已毒發身亡。常遇春強忍疼痛，睜大了眼觀看動靜，見那七人也不敢走近彭和尚身邊。

　　那長須道人道：“許師弟，你射他兩柄飛刀試試。”那放飛刀的道人右手一揚，拍拍兩響，一柄飛刀射入彭和尚右肩，一柄射入他的左腿。彭和尚毫不動彈，顯已死去。那長須道人道：“可惜！可惜！已經死了，卻不知他將白龜壽藏在何處？”七人同時圍上去察看。忽聽得砰砰砰砰砰，五聲急響，五個人同時向外摔跌，彭和尚卻已站立起身，肩頭和腿上的飛刀卻兀自插著，原來他腿上中了喂毒暗器，知道難以支持再斗，便裝假死，誘得敵人近身，以驚雷閃電似的手法連發“大風云飛掌”，在五個男敵的胸口各印了一掌。他躺在地下之時，一直便在暗暗運氣，這五掌掌力著實凌厲剛猛。

　　紀曉芙和她同門師姊丁敏君大驚之下，急忙躍開，看那五個同伴時，個個口噴鮮血，兩名漢子功力較遜，不住口的慘呼。但彭和尚這一急激運勁，也已搖搖欲墜，站立不定。那長須道人叫道：“丁紀兩位姑娘，快用劍刺他。”雙方敵對的九人之中，一名少林僧已死，彭和尚和五個敵人同受重傷，只有紀曉芙和丁敏君并無損傷。丁敏君心道：“難道我不會用劍，要你來指點？”長劍一招“虛式分金”，徑往彭和尚足脛削去。彭和尚長歎一聲，閉目待死，卻聽得叮當一響，兵刃相交，張眼一看，卻是紀曉芙伸劍將師姊長劍格開了。丁敏君一怔，道：“怎麼？”紀曉芙道：“師姊，彭和尚掌下留情，咱們也不能趕盡殺絕。”丁敏君道：“甚麼掌下留情？他是掌下無力。”厲聲道：“彭和尚，我師妹心慈，救了你一命，那白龜壽在哪里，這該說了罷？”

　　彭和尚仰天大笑，說道：“丁姑娘，你可將我彭瑩玉看得忒也小了。武當派張翠山張五俠宁可自刎而死，也決不說出他義兄的所在。彭瑩玉心慕張五俠的義肝烈膽，雖然不才，也要學他一學。”說到這里，一口鮮血噴出，坐到在地。丁敏君踏步上前，右足在他腰脅間連踢三下，叫他再也無法偷襲。彭和尚這幾句話只聽得張無忌胸中熱血涌了上來，心中對他登時既覺親近，又生感激。他父親張翠山自刎身亡，名門正派人士談論起來總不免說道：“好好一位少年英俠，卻受了邪教妖女之累，一失足成千古恨，終至身死名裂，使得武當一派，同蒙羞辱。”這些話張無忌雖然聽不到，但他在太師父和各位師叔伯的言談神色之間，瞧得出他們傷心之余，對母親頗有怒恨怨責的意思，都覺他父親一生甚麼都好，就是娶錯了他的母親，卻從無一人似彭和尚這般對他父親衷心敬佩。丁敏君冷笑道：“張翠山瞎了眼睛，竟去和邪教妖女締婚，這叫作自甘下賤，有甚麼好學的？他武當派……”紀曉芙插口道：“師姊……”丁敏君道：“你放心，我不會說到殷六俠頭上。”她長劍一晃，指著彭和尚的右眼，說道：“你若不說，我先刺瞎你的右眼，再刺瞎你的左眼，然後刺聾你的右耳，又刺聾你的左耳，再割掉你的鼻子，總而言之，我不讓你死便是。”她劍尖相距彭和尚的眼珠不到半寸，晶光閃耀的劍尖顫動不停。彭和尚睜大了眼睛，竟不轉瞬，淡淡的道：“素仰峨嵋派滅絕師太行事心狠手辣，她調教出來的弟子自也差不了。彭瑩玉今日落在你手里，你便施展峨嵋派的拿手傑作吧！”丁敏君雙眉上揚，厲聲道：“死賊禿，你膽敢辱我師門？”長劍向前一送，登時刺瞎了彭瑩玉的右眼，跟著劍尖便指在他左眼皮上。彭瑩玉哈哈一笑，右眼中鮮血長流，一只左眼卻睜得大大的瞪視著她。丁敏君被他瞪得心頭發毛，喝道：“你又不是天鷹教的，何必為了白龜壽送命？”

　　彭瑩玉凜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說了，你也不會明白。”丁敏君見他雖無反抗之力，但神色之間對自己卻大為輕蔑，憤怒中長劍一送，使去刺他的左眼。紀曉芙揮劍輕輕格開，說道：“師姊，這和尚硬氣得很，不管怎樣，他總是不肯說的了，殺了他也是枉然。”丁敏君道：“他罵師父心狠手辣，我便心狠手辣給他瞧瞧。這種魔教中的妖人，留在世上只有多害好人，殺得一個，便是積一番功德。”

　　紀曉芙道：“這人也是條硬漢子。師姊，依小妹之見，便饒了他罷。”丁敏君朗聲道：“這里少林寺的兩位師兄一死一傷，昆侖派的兩位道長身受重傷，海沙派的兩位大哥傷得更是厲害，難道他下手還不夠狠麼？我廢了他左邊的招子，再來逼問。”那“問”字剛出口，劍如電閃，疾向彭和尚的左眼刺去。紀曉芙長劍橫出，輕輕巧巧的將丁敏君這一劍格開了，說道：“師姊，這人已然無力還手，這般傷害于他，江湖上傳將出去，于咱們峨嵋派聲名不好。”

　　丁敏君長眉揚起，喝道：“站開些，別管我。”紀曉芙道：“師姊，你……”丁敏君道：“你既叫我師姊，便得聽師姊的話，別再囉里囉唆。”紀曉芙道：“是！”丁敏君長劍抖動，又向彭和尚左眼刺去，這一次卻又加三分勁。

　　紀曉芙心下不忍，又即伸劍擋格。她見師姊劍勢凌厲，出劍時也用上了內力，雙劍相交，當的一聲，火花飛濺。兩人各自震得手臂發麻，退了兩步。

　　丁敏君大怒，喝道：“你三番兩次回護這魔教妖僧，到底是何居心？”紀曉芙道：“我勸師姊別這麼折磨他。要他說出白龜壽的下落，盡管慢慢問他便是。”

　　丁敏君冷笑道：“難道我不知你的心意。你倒撫心自問：武當派殷六俠幾次催你完婚，為甚麼你總是推三推四，為甚麼你爹爹也來催你時，你宁可离家出走？”

　　紀曉芙道：“小妹自己的事，跟這件事又有甚麼干系？師姊怎地牽扯在一起？”丁敏君道：“我們大家心里明白，當著這許多外人之前，也不用揭誰的瘡疤。你是身在峨嵋，心在魔教。”紀曉芙臉色蒼白，顫聲道：“我一向敬你是師姊，從無半分得罪你啊，為何今日這般羞辱于我？”丁敏君道：“好，倘若你不是心向魔教，那你便一劍把這和尚的左眼給我刺瞎了。”

　　紀曉芙道：“本門自小東邪郭祖師創派，歷代同門就算不出家為尼，自守不嫁的女子也是極多，小妹不愿出嫁，那也事屬尋常。師姊何必苦苦相逼？”丁敏君冷冷道：“我才不來聽你這些假撇清的話呢。你不刺他眼睛，我可要將你的事都抖出來？”紀曉芙柔聲道：“師姊，望你念在同門之情，勿再逼我。”丁敏君笑道：“我又不是要你去做甚麼為難的事兒。師父命咱們打聽金毛獅王的下落，眼前這和尚正是唯一的線索。他不肯吐露真相，又殺傷咱們這許多同伴，我刺瞎他右眼，你刺瞎他左眼，那是天公地道，你干麼不動手？”紀曉芙低聲道：“他先前對咱二人手下留情，咱們可不能回過來趕盡殺絕。小妹心軟，下不了手。”說著將長劍插入了劍鞘。丁敏君笑道：“你心軟？師父常贊你劍法狠辣，性格剛毅，最像師父，一直有意把衣缽傳給你，你怎會心軟？”她同門姊妹吵嘴，旁人都聽得沒頭沒腦，這時才隱約聽出來，似是峨嵋派掌門滅絕師太對紀曉芙甚是喜愛，頗有相授衣缽之意，丁敏君心懷嫉妒，這次不知抓到了她甚麼把柄，便存心要她當眾出丑。張無忌一直感念紀曉芙當日對待自己的一番親切關懷之懷，這時眼見她受逼，恨不得跳出去打丁敏君幾個耳光。只聽丁敏君道：“紀師妹，我來問你，那日師父在峨嵋金頂召聚本門徒眾，傳授她老人家手創的‘滅劍’和‘絕劍’兩套劍法，你卻為甚麼不到？為甚麼惹得師父她老人家大發雷霆？”紀曉芙道：“小妹在甘州忽患急病，動彈不得，此事早已稟明師父，師姊何以忽又動問？”丁敏君冷笑道：“此事你瞞得師父，須瞞不過我。下面我還有一句話問你，你只須將這和尚的眼睛刺瞎了，我便不問。”

　　紀曉芙低頭不語，心中好生為難，輕聲道：“師姊，你全不念咱們同門學藝的情誼？”

　　丁敏君道：“你刺不刺？”紀曉芙道：“師姊，你放心，師父便是要傳我衣缽，我也是決計不敢承受。”丁敏君怒道：“好啊！這麼說來，倒是我在喝你的醋啦。我甚麼地方不如你了，要來領你的情，要你推讓？你到底刺是不刺？”紀曉芙道：“小妹便是做了甚麼錯事，師姊如要責罰，小妹難道還敢不服麼？這兒有別門別派的朋友在此，你如此逼迫于我……”說到這里，不禁流下淚來。

　　丁敏君冷笑道：“嘿，你裝著這副可怜巴巴的樣兒，心中卻不知在怎樣咒我呢。那一年你在甘州，是三年之前呢還是四年之前，我可記不清楚了，你自己當然是明明白白的，那時當真是生病麼？‘生’倒是有個‘生’字，卻只是生娃娃罷？”紀曉芙聽到這里，轉身拔足便奔。丁敏君早料到她要逃走，飛步上前，長劍一抖，攔在她面前，說道：“我勸你乖乖把彭和尚左眼刺瞎了，否則我便要問你那娃娃的父親是誰？問你為甚麼以名門正派的弟子，卻去維護魔教妖僧？”紀曉芙氣急敗壞的道：“你……你讓我走！”丁敏君長劍指在她胸前，大聲道：“我問你，你把娃娃養在哪里？你是武當派殷梨亭殷六俠的未婚妻子，怎地去跟旁人生了孩子？”這幾句石破天驚的話問了出來，聽在耳中的人都是禁不住心頭一震。張無忌心中一片迷惘：“這位紀姑姑是好人啊，怎能對殷叔叔不住？”他對這些男女之事自是不大了然，但便是常遇春、彭和尚、昆侖派長須道人這些人，也均大為詫异。

　　紀曉芙臉色蒼白，向前疾沖。丁敏君突下殺手，刷的一劍，已在她右臂上深深划了一劍，直削至骨。紀曉芙受傷不輕，再也忍耐不住，左手拔出佩劍，說道：“師姊，你再要苦苦相逼，我可要對不住啦。”丁敏君知道今日既已破臉，自己又揭破了她的隱秘，她勢必要殺己滅口，自己武功不及她，當真性命相搏，那可是凶險之極，是以一上來乘機先傷了她的右臂，聽她這麼一說，當下一招“月落西山”，直刺她小腹，紀曉芙右臂劇痛，眼見師姊第二劍又是毫不容情，當即左手使劍還招。她師姊妹二人互相熟知對方劍法，攻守之際，分外緊湊，也是分外的激烈。旁觀眾人個個身受重傷，既無法勸解，亦不能相助哪一個，只有眼睜睜瞧著，心中均暗自佩服：“峨嵋為當今武學四大宗派之一，劍術果然高明，名不虛傳。”

　　紀曉芙右臂傷口中流血不止，越斗鮮血越是流得厲害，她連使殺著，想將丁敏君逼開，以便奪路而走，但她左手使劍甚是不慣，再加受傷之後，原有的武功已留不了三成。總算丁敏君對這個師妹向來甚是忌憚，不敢過分進逼，只是纏住了她，要她流血過多，自然衰竭。眼見紀曉芙腳步蹣跚，劍法漸漸散亂，已是支持不住，丁敏君刷刷兩招，紀曉芙右肩又接連中劍，半邊衣衫全染滿了鮮血。

　　彭和尚忽然大聲叫道：“紀姑娘，你來將我的左眼刺瞎了罷，彭和尚對你已然感激不盡。”他想紀曉芙甘冒生死之險，回護敵人，已極為難能，何況丁敏君用以威脅她的，更是一個女子瞧得比性命還重要的清白名聲。

　　但這時紀曉芙便去刺瞎了彭和尚左眼，丁敏君也已饒不過她，她知今日若不乘機下手除去這個師妹，日後可是後患無窮。彭和尚見丁敏君劍招狠辣，大聲叫罵：“丁敏君，你好不要臉！無怪江湖上叫你‘毒手無鹽丁敏君’，果然是心如蛇蝎，貌胜無鹽。要是世上女子個個都似你一般丑陋，令人一見便即作嘔，天下男子人人都要去做和尚了。你這‘毒手無鹽’老是站在我跟前，彭和尚做了和尚，仍嫌不夠，還是瞎了雙眼來得快活。”其實丁敏君雖非美女，卻也頗有姿容，面目俊俏，頗有楚楚之致。彭和尚深通世情，知道普天下女子的心意，不論她是丑是美，你若罵她容貌難看，她非恨你切骨不可。他眼見情勢危急，便隨口胡謅，給她取了個“毒手無鹽”的諢號，盼她大怒之下，轉來對付自己，紀曉芙便可乘機脫逃，至少也能設法包扎傷口。但丁敏君暗想待我殺了紀曉芙，還怕你這臭和尚逃到哪里去？是以對他的辱罵竟是充耳不聞。彭和尚又朗聲道：“紀女俠冰清玉洁，江湖上誰不知聞？可是‘毒手無鹽丁敏君’卻偏偏自作多情，妄想去勾搭人家武當派殷梨亭。殷梨亭不來睬你，你自然想加害紀女俠啦。哈哈，你顴骨這麼高，嘴巴大得像血盆，焦黃的臉皮，身子卻又像根竹竿，人家英俊瀟洒的殷六俠怎會瞧得上眼？你也不自己照照鏡子，便三番四次的向人家亂拋媚眼……”丁敏君只聽得惱怒欲狂，一個箭步縱到彭和尚身前，挺劍便往他嘴中刺去。丁敏君顴骨确是微高，嘴非櫻桃小口，皮色不夠白皙，又生就一副長挑身材，這一些微嫌美中不足之處，她自己确常感不快，可是旁人若非細看，本是不易發覺。豈知彭和尚目光銳敏，非但看了出來，更加油添醬、張大其辭的胡說一通，卻叫她如何不怒？何況殷梨亭其人她從未見過，“三番四次亂拋媚眼”云云，真是從何說起？

　　她一劍將要刺到，樹林中突然搶出一人，大喝一聲，擋在彭和尚身前，這人來得快極，丁敏君不及收招，長劍已然刺出，那人比彭和尚矮了半個頭，這一劍正好透額而入。便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那人揮掌拍出，擊中了丁敏君的胸口，砰然一聲，將她震得飛出數步，一交摔倒，口中狂噴鮮血，一柄長劍卻插在那人額頭，眼見他也是不活的了。昆侖派的長須道人走近幾步，驚呼：“白龜壽，白龜壽！”跟著雙膝一軟，坐倒在地。

　　原來替彭和尚擋了這一劍的，正是天鷹教玄武壇壇主白龜壽。他身受重傷之後，得知彭和尚為了掩護自己，受到少林、昆侖、峨嵋、海沙四派好手圍攻，于是力疾趕來，替彭和尚代受了這一劍。他掌力雄渾，臨死這一掌卻也擊得丁敏君肋骨斷折數根。紀曉芙驚魂稍定，撕下衣襟包扎好了臂上傷口，伸手解開了彭和尚腰脅間被封的穴道，一言不發，轉身便走。彭和尚道：“且慢，紀姑娘，請受我彭和尚一拜。”說著行下禮去。紀曉芙閃在一旁，不受他這一拜。

　　彭和尚拾起長須道人遺在地下的長劍，道：“這丁敏君胡言亂語，毀謗姑娘清譽令名；不能再留活口。”說著挺劍便向丁敏君咽喉刺下。紀曉芙左手揮劍格開，道：“她是我同門師姊，她雖對我無情，我可不能對她無義。”

　　彭和尚道：“事已如此，若不殺她，這女子日後定要對姑娘大大不利。”紀曉芙垂淚道：“我是天下最不祥、最不幸的女子，一切認命罷啦！彭大師，你別傷我師姊。”彭和尚道：“紀女俠所命，焉敢不遵？”

　　紀曉芙低聲向丁敏君道：“師姊，你自己保重。”說著還劍入鞘，出林而去。彭和尚對身受重傷、躺在地下的五人說道：“我彭和尚跟你們并無深仇大冤，本來不是非殺你們不可，但今晚這姓丁的女子誣蔑紀女俠之言，你們都已聽在耳中，傳到江湖上，卻叫紀女俠如何做人？我不能留下活口，乃是情非得已，你們可別怪我。”說著一劍一個，將昆侖派的兩名道人、一名少林僧、兩名海沙派的好手盡數刺死，跟著又在丁敏君的肩頭划了一劍。丁敏君只嚇得心膽俱裂，但重傷之下，卻又抗拒不得，罵道：“賊禿，你別零碎折磨人，一劍將我殺了罷。”彭和尚笑道：“似你這般皮黃口闊的丑女，我是不敢殺的。只怕你一入地獄，將陰世里千千萬萬的惡鬼都嚇得逃到人間來，又怕你嚇得閻王判官上吐下瀉，豈不作孽？”說著大笑三聲，擲下長劍，抱起白龜壽的尸身，又大哭三聲，揚長而去。丁敏君喘息很久，才以劍鞘拄地，一跛一拐的出林。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林中夜斗，常遇春和張無忌二人清清楚楚的瞧在眼里，聽在耳中，直到丁敏君离去，兩人方松了一口氣。

　　張無忌道：“常大哥，紀姑姑是我殷六叔的未婚妻子，那姓丁的女子說她……說她跟人生了個娃娃，你說是真是假？”常遇春道：“這姓丁的女子胡說八道，別信她的。”張無忌道：“對，下次我跟殷六叔說，叫他好好的教訓教訓這丁敏君，也好代紀姑姑出一口氣。”常遇春忙道：“不，不！千萬不能跟你殷六叔提這件事，知道麼？你一提那可糟了。”張無忌奇道：“為甚麼？”常遇春道：“這種不好聽的言語，你跟誰也別說。”張無忌“嗯”了一聲，過了一會，問道：“常大哥，你怕那是真的，是不是？”常遇春歎道：“我也不知道啊。”到得天明，常遇春站起身來，將張無忌負在背上，放開腳步便走。他休息了大半夜，精神已復，步履之際也輕捷得多了。走了數里，轉到一條大路上來。常遇春心想：“胡師伯在蝴蝶谷中隱居，住處甚是荒僻，怎地到了大路上來，莫非走錯路了？”正想找個鄉人打聽，忽聽得馬蹄聲響，四名蒙古兵手舞長刀，縱馬而來，大呼：“快走，快走！”奔到常遇春身後，舉刀虛劈作勢，驅趕向前。常遇春暗暗叫苦：“想不到今日終于又入虎口，卻陪上了張兄弟一條性命。”

　　這時他武功全失，連一個尋常的元兵也斗不過，只得一步步的挨將前去。但見大路上百姓絡繹不斷，都被元兵趕畜牲般驅來，常遇春心中又存了一線生機：“看來這些韃子正在虐待百姓，未必定要捉我。”

　　他隨著一眾百姓行去，到了一處三岔路口，只見一個蒙古軍官騎在馬上，領著六七十名兵卒，元兵手中各執大刀。眾百姓行過那車官馬前，便一一跪下磕頭。一名漢人通譯喝問：“姓甚麼？”那人答了，旁邊一名元兵便在他屁股上踢上一腳，或是一記耳光，那百姓匆匆走過。問到一個百姓答稱姓張，那元兵當即一把抓過，命他站在一旁。又有一個百姓手挽的籃子中有一柄新買的菜刀，那元兵也將他抓在一旁。張無忌眼見情勢不對，在常遇春耳邊悄聲道：“常大哥，你快假裝摔一交，摔在草叢之中，解下腰間的佩刀。”常遇春登時省悟，雙膝一彎，扑在長草叢中，除下了佩刀，假裝哼哼唧唧的爬起身來，一步步挨到那軍官身前。那漢人通譯罵道：“賊蠻子，不懂規矩，見了大人還不趕快磕頭？”常遇春想起故主周子旺全家慘死于蒙古韃子的刀下，這時宁死也不肯向韃子磕頭。一名元兵見他倔強，伸腳在他膝彎里橫腿一掃。常遇春站立不穩，扑地跪下。那漢人通譯喝道：“姓甚麼？”常遇春還未回答，張無忌搶著道：“姓謝，他是我大哥。”那元兵在常遇春屁股上踢了一腳，喝道：“滾罷！”常遇春滿腔怒火，爬起身來，暗暗立下重誓：“此生若不將韃子逐回漠北，我常遇春誓不為人。負著張無忌，急急向北行去，只走出數十步，忽聽身後慘呼哭喊之聲大作。兩人回過頭來，但見被元兵拉在一旁的十多名百姓已個個身首异處，尸橫就地。原來當時朝政暴虐，百姓反叛者眾多，蒙古大臣有心要殺盡漢人，卻又是殺不胜殺，當朝太師巴延便頒一條虐令，殺盡天下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因漢人中以張、王、劉、李四姓最多，而趙姓則是宋朝皇族，這五姓之人一除，漢人自必元氣大傷。後來因這五姓人降元為官的為數亦是不少，蒙古大臣中有人向皇帝勸告，才除去了這條暴虐之極的屠殺令，但五姓黎民因之而喪生的，已是不計其數了。常遇春加快腳步，落荒而走，知道胡青牛隱居之處便在左近，當下耐心緩緩尋找。一路上嫣紅奼紫，遍山遍野都是鮮花，春光爛漫已極，兩人想起適才慘狀，哪有心情賞玩風景？轉了幾個彎，卻見迎面一塊山壁，路途已盡。正沒作理會處，只見幾只蝴蝶從一排花叢中鑽了進去。張無忌道：“那地方既叫作蝴蝶谷，咱們且跟著蝴蝶過去瞧瞧。”常遇春道：“好！”也從花叢中鑽了進去。

　　過了花叢，眼前是一條小徑。常遇春行了一程，但見蝴蝶越來越多，或花或白、或黑或紫，翩翩起舞。蝴蝶也不畏人，飛近時便在二人頭上、肩上、手上停留。二人知道已進入蝴蝶谷，都感興奮。張無忌道：“讓我自己慢慢走罷！”常遇春將他放下地來。行到過午，只見一條清溪旁結著七、八間茅屋，茅屋前後左右都是花圃，種滿了諸般花草。常遇春道：“到了，這是胡師伯種藥材的花圃。”他走到屋前，恭恭敬敬的朗聲說道：“弟子常遇春叩見胡師伯。”過了一會，屋中走出一名僮兒，說道：“請進。”常遇春攜著張無忌的手，走進茅屋，只見廳側站著一個神清骨秀的中年人，正在瞧著一名僮兒搧火煮藥，滿廳都是藥草之氣。常遇春跪下磕頭，說道：“胡師伯好。”張無忌心想，這人定是“蝶谷醫仙”胡青牛了，便跟著行禮，叫了聲：“胡先生。”胡青牛向常遇春點了點頭，道：“周子旺的事，我都知道了。那也是命數使然，想是韃子氣運未盡，本教未至光大之期。”他伸手在常遇春腕脈上一搭，解開他胸口衣服瞧了瞧，說道：“你是中了番僧的‘截心掌’，本來算不了甚麼，只是你中掌後使力太多，寒毒攻心，治起來多花些功夫。”指著張無忌問道：“這孩子是誰？”

　　常遇春道：“師伯，他叫張無忌，是武當派張五俠的孩子。”胡青牛一怔，臉蘊怒色，道：“他是武當派的？你帶他到這里來干甚麼？”常遇春于是將如何保護周子旺的兒子逃命，如何為蒙古官兵追捕而得張三丰相救等情一一說了，最後說道：“弟子蒙他太師父救了性命，求懇師伯破例，救他一救。”胡青牛冷冷的道：“你倒慷慨，會作人情。哼，張三丰救的是你，又不是救我。你見我幾時破過例來？”

　　常遇春跪在地下，連連磕頭，說道：“師伯，這個小兄弟的父親不肯出賣朋友，甘愿自刎，是個響當當的好漢子。”胡青牛冷笑道：“好漢子？天下好漢子有多少，我治得了這許多？他不是武當派倒也罷了，既是名門正派中的人物，又何必來求我這種邪魔外道？”常遇春道：“張兄弟的母親，便是白眉鷹王殷教主的女兒。他有一半也算是本教中人。”胡青牛聽到這里，心意稍動，點頭道：“哦，你起來。他是天鷹教殷白眉的外孫，那又不同。”走到張無忌身前，溫言道：“孩子，我向來有個規矩，決不為自居名門正派的俠義道療傷治病。你母親既是我教中人，給你治傷，也不算破例。你外祖父白眉鷹王本是明教的四大護法之一，後來他自創天魔教，只不過和教中兄弟不和，卻也不是叛了明教，算是明教的一個支派。你須得答允我，待你傷愈之後，便投奔你外祖父白眉鷹王殷教主去，此後身入天鷹教，不得再算是武當派的弟子。”張無忌尚未回答，常遇春道：“師伯，那可不行。張三丰張真人有話在先，他跟我說道：“胡先生決不能勉強無忌入教，倘若當真治好了，我武當派也不領貴教之情。’”胡青牛雙眉豎起，怒氣勃發，尖聲道：“哼，張三丰便怎樣了？他如此瞧不起咱們，我干麼要為他出力？孩子，你自己心中打的是甚麼主意？”

　　張無忌知道自己體內陰毒散入五髒六腑，連太師父這等深厚的功力，也是束手無策，自己能否活命，全看這位神醫肯不肯施救，但太師父臨行時曾諄諄叮囑，決不可陷身魔教，致淪于萬劫不復的境地。雖然魔教到底壞到甚麼田地，為甚麼太師父及眾師伯叔一提起來便深痛絕惡，他實是不大了然，但他對太師父崇敬無比，深信他所言決計不錯，心道：“宁可他不肯施救，我毒發身死，也不能違背太師父的教誨。”于是朗聲說道：“胡先生，我媽媽天鷹教的堂主，我想天魔教也是好的。但太師父曾跟我言道，決計不可身入魔教，我既答允了他，豈可言而無信？你不肯給我治傷，那也無法。要是我貪生怕死，勉強聽從了你，那麼你治好了我，也不過讓世上多一個不信不義之徒，又有何益？”

　　胡青牛心下冷笑：“這小鬼大言炎炎，裝出一副英雄好漢的模樣，我真的不給他醫治，瞧他是不是跪地相求？”向常遇春道：“他既決意不入本教，遇春，你叫他出去，我胡青牛門中，怎能有病死之人？”常遇春素知這位師伯性情執拗异常，自來說一不二，他既不肯答應，再求也是枉然，向張無忌道：“小兄弟，明教雖和名門正派的俠義人物不是同道，但自大唐以來，我明教世世代代都有英雄好漢。何況你外祖父是天鷹教的教主，你媽媽是天鷹教堂主，你答應了我胡師伯，他日張真人跟前，一切由我承擔便是。”張無忌站了起來，說道：“常大哥，你心意已盡，我太師父也決不會怪你。”說著昂然走了出去。常遇春吃了一驚，忙問：“你到哪里去？”張無忌道：“我若死在蝴蝶谷中，豈不壞了‘蝶谷醫仙’的名頭？”說著轉身走出茅屋。胡青牛冷笑道：“‘見死不救’胡青牛天下馳名，倒斃在蝴蝶谷‘牛棚’之外的，又豈止你這娃娃一人？”常遇春也不去聽他說些甚麼，急忙拔步追出，一把抓住了張無忌，將他抱了回來。

　　常遇春氣喘吁吁的道：“胡師伯，你定是不肯救他的了，是不是？”胡青牛笑道：“我外號叫作‘見死不救’，難道你不知道？卻來問我。”常遇春道：“我身上的傷，你卻肯救的？”胡青牛道：“不錯。”常遇春道：“好！弟子曾答應過張真人，要救活這位兄弟，此事決計不能讓正派中人說一句我明教弟子言而無信。弟子不要你治，你治了這位兄弟罷，咱們一個換一個，你也沒吃虧。”胡青牛正色道：“你中了這‘截心掌’，傷勢著實不輕，倘若我即刻給你治，可以痊愈。過了七天，只能保命，武功從此不能保全。十四天後再無良醫著手，那便傷發無救。”常遇春道：“這是師伯你老人家見死不救之功，弟子死而無怨。”張無忌叫道：“我不要你救，不要你救！”轉頭向常遇春道：“常大哥，你當我張無忌是卑鄙小人麼？你拿自己的性命來換我一命，我便活著，也是無味之極！”

　　常遇春不跟他多辯，解下腰帶，將他牢牢縛在椅上。張無忌急道：“你不放我，我可要罵人啦！”見常遇春不理，便把心一橫，大罵：“見死不救胡青牛，當真是如笨牛一樣，連畜生也不如。”胡青牛聽他亂罵，也不動怒，只是冷冷的瞧著他。常遇春道：“胡師伯，張兄弟，告辭了。我這便尋醫生去！”胡青牛冷冷的道：“安徽境內沒一個真正的良醫，可是你七天之內，未必能出得安徽省境。”常遇春哈哈一笑，說道：“有‘見死不救’的師伯，便有‘豈不該死’的師侄！”說著大踏步出門。胡青牛冷笑道：“你說一個換一個，我幾時答應了？兩人都不救。”隨手拿起桌上的半段鹿茸，呼的一聲，擲了出去，正中常遇春膝彎穴道。常遇春咕咚一聲，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胡青牛走將過去解開張無忌身上綁縛，抓住了他雙手手腕，要將他摔出門去，由得他和常遇春一起自生自滅，張無忌大叫：“你干甚麼？”寒毒上沖頭腦，暈了過去。

## 第十二章　針其膏兮藥其肓

　　胡青牛一抓到張無忌手腕，只覺他脈搏跳動甚是奇特，不由得一驚，再凝神搭脈，心道：“這娃娃所中寒毒十分古怪，難道竟是玄冥神掌？這掌法久已失傳，世上不見得有人會使。”又想：“若不是玄冥神掌，卻又是甚麼？如此陰寒狠毒，更無第二門掌力。他中此寒毒為時已久，居然沒死，又是一奇。是了，定是張三丰老道以深厚功力為他續命，現下陰毒已散入五髒六腑，膠纏固結，除非是神仙才救得活他。”當下又將他放回椅中。過了半晌，張無忌悠悠醒轉，只見胡青牛坐在對面椅中，望著藥爐中的火光，凝思出神，常遇春卻躺在門外草徑之中。三人各想各的心思，誰也沒有說話。

　　胡青牛畢生潛心醫術，任何疑難絕症，都是手到病除，這才博得了“醫仙”兩字的外號，“醫”而稱到“仙”，可見其神乎其技。但“玄冥神掌”所發寒毒，他一生之中從未遇到過，而中此劇毒後居然數年不死而纏入五髒六腑，更是匪夷所思。他本已決心不替張無忌治傷，然而碰上了這等畢生難逢的怪症，有如酒徒見佳釀、老饕聞肉香，怎肯舍卻？尋思半天，終于想出了一個妙法：“我先將他治好，然後將他弄死。”

　　可是要將他體內散入五髒六腑的陰毒驅出，當真是談何容易。胡青牛直思索了兩個多時辰，取出十二片細小銅片，運內力在張無忌丹田下“中極穴”、頸下“天突穴”、肩頭“肩井穴”等十二處穴道上插下。那“中極穴”是足三陰、任脈之會，“天突穴”是陰維、任脈之會，“肩井穴”是手足少陽、足陽明、陽維之會，這十二條銅片一插下，他身上十二經常脈和奇經八脈便即隔斷。人身心、肺、脾、肝、腎，是謂五髒，再加心包，此六者屬陰：胃、大腸、小腸、膽、膀胱、三焦，是謂六腑，六者屬陽。五髒六腑加心包，是為十二經常脈。任、督、沖、帶、陰維、陽維、陰蹺、陽蹺，這八脈不屬正經陰陽，無表里配合，別道奇行，是為奇經八脈。張無忌身上常脈和奇經隔絕之後，五髒六腑中所中的陰毒相互不能為用。胡青牛然後以陳艾灸他肩頭“云門”、“中府”兩穴，再灸他自手臂至大拇指的天府、俠白、尺澤、孔最、列缺、經渠、大淵、魚際、少商各穴、這十一處穴道，屬于“手太陰肺經”，可稍減他深藏肺中的陰毒。這一次以熱攻寒，張無忌所受的苦楚，比之陰毒發作時又是另一番滋味。灸完手太陰肺經後，再灸足陽明胃經、手厥陰心包經……胡青牛下手時毫不理會張無忌是否疼痛，用陳艾將他燒灸得處處焦黑。張無忌不肯有絲毫示弱，心道：“你想要我呼痛呻吟，我偏是哼也不哼一聲。”竟是談笑自若，跟胡青牛講論穴道經脈的部位。他雖不明醫理，但義父謝遜曾傳過他點穴、解穴、以及轉移穴道之術，各處穴位他倒是知之甚詳。和這位當世神醫相較，張無忌對穴道的見識自是膚淺之極，但所言既涉及醫理，正是投合胡青牛所好。胡青牛一面灸艾，替他拔除體內的陰毒，一面滔滔不絕的講論。

　　張無忌聽在心中，十九全不明白，但為了顯得“我武當派這些也懂”，往往發些謬論，與他辯駁一陣，胡青牛詳加闡述，及至明白“這小子其實一竅不通，乃是胡說八道”，已是大費了一番唇舌。可是深山僻谷之中，除了幾名煮飯煎藥的僮兒以外，胡青牛無人為伴，今日這小孩兒到來，跟他東拉西扯的講論穴道，倒也頗暢所懷。

　　待得十二經常脈數百處穴道灸完，已是天將傍晚。僮兒搬出飯菜，開在桌上，另行端一大盤米飯青菜，拿到門外草地上給常遇春食用。當晚常遇春便睡在門外，張無忌也不出聲向胡青牛求懇，臨睡時自去躺在常遇春身旁，和他同在草地上睡了一夜，以示有難同當之意。胡青牛只作視而不見，毫不理會，心中卻暗暗稱奇：“這小子果是和常兒大不相同。”

　　次日清晨，胡青牛又以半日功力，替張無忌燒灸奇經八脈的各處穴道。十二經常脈猶如江河，川流不息，奇經八脈猶如湖海，蓄藏積貯，因之要除去奇經八脈間的陰毒，卻又為難得多。胡青牛潛心擬了一張藥方，卻邪扶正，補虛瀉實，用的卻是“以寒治寒”的反治法。張無忌服了之後，寒戰半日，精神竟健旺了許多。午後胡青牛又替張無忌針灸。張無忌以言語相激，想迫得他沉不住氣，便替常遇春施治，那知胡青牛理也不理，只冷冷的道：“我胡青牛那‘蝶谷醫仙’的外號，說來有點名不副實，“仙”之一字，何敢妄稱？旁人叫我‘見死不救’，我才喜歡。”

　　其時他正在針刺張無忌腰腿之間的“五樞穴”，這一穴乃足少陽和帶脈之會，在同水道旁一寸五分。張無忌道：“人身上這個帶脈，可算得最為古怪了。胡先生，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是沒有帶脈的？”胡青牛一怔，道：“瞎說！怎能沒有帶脈？”張無忌原是信口胡吹，說道：“天下之人，無奇不有，何況這帶脈我看也沒多大用處。”

　　胡青牛道：“帶脈比較奇妙，那是不錯的，但豈可說它無用？世上庸醫不明其中精奧，針藥往往誤用。我著有一本《帶脈論》，你拿去一觀便知。”說著走入內室，取了一本薄薄的黃紙手抄本出來，交給了他。

　　張無忌翻開第一頁來，只見上面寫著：“十二經和奇經八脈，皆上下周流。唯帶脈起小腹之間，季脅之下。環身一周，絡腰而過，如束帶之狀。沖、任、督三脈，同起而异行，一源而三歧，皆絡帶脈……”跟著評述古來醫書中的錯誤之處，《十四經發揮》一書中說帶脈只四穴，《針灸大成》一書說帶脈凡六穴，其實共有十穴，其中兩穴忽隱忽現，若有若無，最為難辨。張無忌一路翻閱下去，雖然不明其中奧義，卻也知此書識見不凡，于是就他指摘前人錯誤之處，提出來請教。胡青牛甚是喜歡，一路用針，一路解釋，待得替他帶脈上的十個穴道都刺過了金針，讓他休息了片刻，說道：“我另有一部《子午針灸經》尤是我心血之所寄。”從室內取了一部厚達十二卷的手書醫經出來。

　　胡青牛明知這小孩不明醫理，然他長年荒谷隱居，終究寂寞。前來求醫之人雖然絡繹不絕，但人人只贊他醫術如神，這些奉承話他于二十年前便早已聽得厭了。其實他畢生真正自負之事，還不在“醫術”之精，而是于“醫學”大有發明創見，道前賢者之所未道。他自知這些成就實是非同小可，卻只能孤芳自賞，未免寂寞。此時見這少年樂于讀他著作，隱隱有知己之感，便將自己的得意之作取出以示。張無忌翻將開來，只見每一頁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寫滿了蠅頭小楷，穴道部位，藥材分量，下針的時刻深淺，無不詳為注明。他心念一動：“我查閱一下，且看有無醫治常大哥身上傷勢的法門？”于是翻到了第九卷《武學篇》中的“掌傷治法”，但見紅沙掌、鐵沙掌、毒沙掌、綿掌、開山掌、破碑掌……各種各樣掌力傷人的症狀、急救、治法，無不備載，待看到一百八十余種掌力之後，赫然出現了“截心掌”。張無忌大喜，當下細細讀了一遍，文中對“截心掌”的掌力論述甚詳，但治法卻說得極為簡略，只說“當從‘紫宮’、‘中庭’、‘關元’、‘天池’四穴著手，御陰陽五行之變，視寒、暑、燥、濕、風五候，應傷者喜、怒、憂、思、恐五情下藥。”須知中國醫道，變化多端，并無定規，同一病症，醫者常視寒暑、晝夜、剝復、盈虛、終始、動靜、男女、大小、內外、……緒般牽連而定醫療之法，變化往往存乎一心，少有定規，因之良醫與庸醫判若云泥。這其間的奧妙，張無忌自是全然不懂，當下將這治法看了幾遍，牢牢記住。那“掌傷治法”的最後一項，乃是“玄冥神掌”，述了傷者症狀後，在“治法”二字之下，注著一字：“無”。

　　張無忌將醫經合上，恭恭敬敬放在桌上，說道：“胡先生這部《子午針灸經》博大精深，晚輩是十九不懂，還請指點，甚麼叫做‘御陰陽五行之變？”

　　胡青牛解釋了幾句，突然省悟，說道：“你要問如何醫治常遇春嗎？嘿嘿，別的可說，這一節卻不說了。”張無忌無可奈何，只得自行去醫書中查考，胡青牛任他自看，卻也不加禁止。張無忌日以繼夜，廢寢忘食的鑽研，不但將胡青牛的十余種著作都翻閱一遍，其餘《黃帝內經》、《華佗內昭圖》、《王叔和脈經》、《孫思邈千金方》、《千金翼》、《王燾外台秘要》等等醫學經典。都一頁頁的翻閱，只要與醫治截心掌之傷法中所提到語句有關的，便細讀沉思。每日辰申兩時，胡青牛則給他施針灸艾，以除陰毒。如此過了數日，張無忌沒頭沒腦的亂讀一通，雖然記了一肚皮醫理藥方，但醫道何等精妙，他年少學淺，豈能在數天之內便即明白？屈指一算，到了蝴蝶谷來已是第六日。胡青牛曾說常遇春之傷，若在七天之內由他醫治，可以痊愈，否則縱然治好，也是武功全失。常遇春在門外草地上已躺了六天六晚，到了這日，卻又下起雨來。胡青牛眼見他處身泥潭積水之中，仍是毫不理會。張無忌心中大怒，暗想：“我所看的醫書之中，除了你自己的著作之外，每一部書中都道，醫者須有濟世惠民的仁人之心，你空具一身醫術，卻這等見死不救，那又算得是甚麼良醫了？”

　　到得晚上，雨下得更加大了，兼之電光閃閃，一個霹靂跟著一個霹靂。張無忌把牙一咬，心道：“便是將常大哥醫壞了，那也無法可想。”當下從胡青牛的藥柜中取了八根金針，走到常遇春身畔，說道：“常大哥，這幾日中小弟竭盡心力，研讀胡先生的醫書，雖是不能通曉，但時日緊迫，不能再行拖延。小弟只有冒險給常大哥下針，若是不幸出了岔子，小弟也不獨活便是。”常遇春哈哈大笑，說道：“小兄弟說哪里話來？你快快給我下針施治。若是天幸得救，正好羞我胡師伯一羞。倘若兩三針將我扎死了，也好過在這污泥坑中活受罪。”張無忌雙手顫抖，細細摸准常遇春的穴道，戰戰兢兢的將一枚金針從他“開元穴”中刺了下去。他未練過針灸之術，施針的手段自是極為拙劣，只不過照著胡青牛每日給他施針之法，依樣葫蘆而已。胡青牛的金針乃軟金所制，非有深湛的內力，不能使用。張無忌用力稍大，那針登時彎了，再也刺不進去。只得按將出來又刺。自來針刺穴道，決無出血之理，但他這麼毛手毛腳的一番亂攪，常遇春“關元穴”上登時鮮血涌出。“關元穴”位處小腹，乃人身要害，這一出血不止，張無忌心下大急，便是手足無措起來。

　　忽聽得身後一陣哈哈大笑之聲，張無忌回過頭來，只見胡青牛雙手負在背後，悠閒自得，笑嘻嘻的瞧他弄得兩手都染滿了鮮血。張無忌急道：“胡先生，常大哥‘關元穴’流血不止，那怎麼辦啊？”胡青牛道：“我自然知道怎麼辦，可是何必跟你說？”張無忌昂然道：“現下咱們也一命換一命，請你快救常大哥，我立時死在你面前便是。”

　　胡青牛冷冷的道：“說過不治，總之是不治的了，胡青牛不過見死不救，又不是催命的無常，你死了于我有甚麼好處？便是死十個張無忌，我也不會救一個常遇春。”張無忌知道再跟他多說徒然白費時光，心想這金針太軟，我是用不來的，這個時候也沒處去尋找別樣金針，便是銅針鐵針也尋不到一枚，略一沉吟，去折了一根竹枝，用小刀削成幾根光滑的竹簽，在常遇春的“紫宮”、“中庭”、“關元”、“天池”四處穴道中扎了下去。竹簽硬中帶有韌性，刺入穴道後居然并不流血。過了半晌，常遇春嘔出幾大口黑血來。張無忌不知自己亂刺一通之後是使他傷上加傷，還是竹針見效，逼出了他體內的瘀血，回頭看胡青牛時，見他雖是一臉譏嘲之色，但也隱然帶著幾分贊許。張無忌知道這幾下竹針刺穴并未全錯，于是進去亂翻醫書，窮思苦想，擬了一張藥方。他雖從醫書上得知某藥可治某病，但到底生地、柴胡是甚麼模樣，牛膝、熊膽是怎麼樣的東西，卻是一件也不識得，當下硬著頭皮，將藥方交給煎藥的僮兒，說道：“請你照方煎一服藥。”那僮兒將藥方拿去呈給胡青牛看，問他是否照煎。胡青牛鼻中哼了一哼，道：“可笑，可笑！”冷笑三聲，說道：“你照煎便是。他服下倘若不死，世上便沒有死人了。”張無忌搶過藥方，將幾味藥的分量減少了一半。那僮兒便依方煎藥，煎成了濃濃的一碗。張無忌將藥端到常遇春口邊，含淚道：“常大哥，這服藥喝下去是吉是凶，小弟委實不知……”常遇春笑道：“妙極，妙極，這叫作盲醫治瞎馬。”閉了眼睛，仰脖子將一大碗藥喝得涓滴不存。這一晚常遇春腹痛如刀割，不住的嘔血。張無忌在雷電交作的大雨之中服侍著他，直折騰了一夜。到得次日清晨，大雨止歇，常遇春嘔血漸少，血色也自黑變紫，自紫變紅。常遇春喜道：“小兄弟，你的藥居然吃不死人，看來我的傷竟是減輕了好多。”張無忌大喜，道：“小弟的藥還使得麼？”常遇春笑道：“先父早料到有今日之事，是以給我取個名字，叫作‘常遇春’，那是說常常會遇到你這妙手回春的大國手啊。只是你用的藥似乎稍嫌霸道，喝在肚中，便如幾十把小刀子在亂削亂砍一般。”張無忌道：“是，是。看來分量确是稍重了些。”其實他下的藥量豈止“稍重”，而是重了好幾倍，又無別般中和調理之藥為佐，一味的急沖猛攻。他雖從胡青牛的醫書中找到了對症的藥物，但用藥的“君臣佐使”之道，卻是全不通曉，若非常遇春體質強壯，雄健過人，早已抵受不住而一命嗚呼了。胡青牛盥洗已畢，慢慢踱將出來，見常遇春臉色紅潤，精神健旺，不禁吃了一驚，暗道：“一個聰明大膽，一個體魄壯健，這截心掌的掌傷，倒給他治好了。”

　　當下張無忌又開了一張調理補養的方子，甚麼人參、鹿茸、首烏、茯苓，諸般大補的藥物都開在上面，胡青牛家中所藏藥材，無一而非珍品，藥力特別渾厚。如此調補了十來日，常遇春竟是神采奕奕，武功盡復舊觀，對張無忌道：“小兄弟，我身上傷勢已然痊愈，你每日陪我露宿，也不是道理。咱們就此別過。”這一個多月之中，張無忌與他共當患難，相互舍命相交，已結成了生死好友，一旦分別，自是戀戀不舍，但想常遇春終不能長此相伴，只得含淚答應。

　　常遇春道：“小兄弟，你也不須難過，三個月後，我再來探望，其時如你身上寒毒已然去盡，便送你去武當山和你太師父相會。”他走進茅舍，向胡青牛拜別，說道：“弟子傷勢痊可，雖是張兄弟動手醫治，但全憑師伯醫書指引，又服食了師伯不少珍貴的藥物。”胡青牛點點頭，道：“那算不了甚麼。你傷勢已愈，所減者也不過是四十年的壽算而已。”常遇春不懂，問道：“甚麼？”胡青牛道：“依你體魄而言，至少可活過八十歲。但那小子用藥有誤，下針時手勁方法不對，以後每逢陰雨雷電，你便會周身疼痛，大概在四十歲上，便要見閻王去了。”常遇春哈哈一笑，慨然道：“大丈夫濟世報國，若能建立功業，便三十歲亦已足夠，何必四十？要是碌碌一生，縱然年過百歲，亦是徒然多耗糧食而已。”胡青牛點了點頭，便不再言語了。

　　（按：《明史•常遇春傳》：“（常遇春）暴疾卒，年僅四十。”）

　　張無忌直送到蝴蝶谷口，常遇春一再催他回去，兩人才揮淚而別。張無忌心下暗暗立志：“我胡里胡塗的醫錯了常大哥，害得他要損四十年壽算。他身子在我手中受損，難道日後便不能在我手中受益？我總要設法醫得他和以前一般無异。”自此胡青牛每日為張無忌施針用藥，消散他體內的寒毒。張無忌卻孜孜不倦的閱讀醫書，記憶藥典，遇有疑難不明之處，便向胡青牛請教。這一著投胡青牛之所好，便即詳加指點。有時張無忌提一些奇問怪想，也頗能触發胡青牛以前從未想到過的某些途徑。他初時打算將張無忌治愈之後，便即下手將他殺死，但這時覺得這少年一死，谷中便少了唯一可以談得來的良伴，倒不想他就此早愈早死。

　　如此過了數月，有一日胡青牛忽然發覺，張無忌無名指外側的“關沖穴”、彎臂上二寸的“清冷淵”、眉後陷中的“絲竹空”等穴道，下針後竟是半點消息也沒有。這些穴道均屬“手少陽三焦經”。三焦分上焦、中焦、下焦，為五髒六腑的六腑之一，自來醫書之中，說得玄妙秘奧，難以捉摸。

　　（按：中國醫學的三焦，据醫家言，當即指人體的各種內分泌而言。今日科學昌明，西醫對內分泌之運用和調整仍是所知不多，自來即為醫學中一項極為困難的部門。）

　　胡青牛潛心苦思，使了許多巧妙方法，始終不能將張無忌體內散入三焦的陰毒逼出。十多日中，累得他頭發也白了十余根。

　　張無忌見他勞神焦思，十分苦惱，心下深為感激，又是不安，說道：“胡先生，你已盡心竭力為我驅毒。世上人人都是要死的，我這散入三焦中的陰毒驅除不去，那是命數使然，你也不必太過費心，為了救我一命而有損身子。”胡青牛哼了一聲，淡淡的道：“你瞧不起我們明教、天鷹教，我幾時要救你性命了？只是我治不好你，未免顯得我‘蝶谷醫仙’無能。我要治好你之後，再殺了你。”張無忌打了個寒噤，聽他說來輕描淡寫，似乎渾不當一回事，但知他說出了口，決計不再變更，歎了一口氣，說道：“我看我身上的陰毒終是驅除不掉，你不用下手，我自己也會死的。世人似乎只盼別人都死光了，他才快活。大家學武練功，不都是為了打死別人麼？”

　　胡青牛望著庭外天空，出神半晌，幽幽的道：“我少年之時潛心學醫，立志濟世救人，可是救到後來卻不對了。我救活了的人，竟反過面來狠狠的害我。有一個少年，在貴州苗疆中了金蚕蠱毒，那是無比的劇毒，中者固然非死不可，而且臨死之前身歷天下諸般最難當的苦楚。我三日三晚不睡，耗盡心血救治了他，和他義結金蘭，情同手足，又把我的親妹子許配給他為妻。哪知後來他卻害死了我的親妹子。你道此人是誰？他今日正是名門正派中鼎鼎大名的首腦人物啊。”張無忌見他臉上肌肉扭曲，神情極是苦痛，心中油然而起怜憫之意，暗想：“原來他生平經歷過不少慘事，這才養成了‘見死不救’的性子。”問道：“這個忘恩負義、狼心狗肺的人是誰？”胡青牛咬牙切齒的道：“他……他便是華山派的掌門人鮮于通。”張無忌道：“你怎麼不去找他算帳？”胡青牛歎道：“我前後找過他三次，都遭慘敗，最後一次還險些命喪他手。此人武功了得，更兼機智絕倫，他的外號便叫作‘神機子’，我實在遠不是他的對手。何況他身為華山派掌門，人多勢眾。我明教這些年來四分五裂，教內高手自相殘殺，個個都是自顧不暇，無人能夠相助。再說，我也恥于求人。這場怨仇，只怕是報不成的了。唉，我苦命的妹子，我自幼父母見背，兄妹倆相依為命……”說到這里，眼中淚光瑩然。張無忌心想：“他其實并非冷醋無情之人。”胡青牛突然厲聲喝道：“今日我說的話，從此不得跟我再提，若是泄漏給旁人知曉，我治得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張無忌本想頂撞他幾句，但忽地心軟，覺得此人遭遇之慘，亦不下于己，便道：“我不說便是。”胡青牛摸了摸他頭發，歎道：“可怜，可怜！”轉身進了內堂。胡青牛自和張無忌這日一場深談，又察覺他散入三焦的寒毒總歸難以驅除，即以精深醫術與他調理，亦不過多延數年之命，竟對他變了一番心情。雖然自此再不向他吐露自己的身世和心事，但見他善解人意，山居寂寞，大是良伴，便日日指點他醫理中的陰陽五行之變、方脈針炙之術。張無忌潛心鑽研，學得極是用心。胡青牛見他悟性奇高，對《黃帝蝦蟆經》、《西方子明堂炙經》、《太平聖惠方》、《灸甲乙經》、孫思邈《千金方》等醫學尤有心得，不禁歎道：“以你的聰明才智，又得遇我這個百世難逢的明師，不到二十歲，該當便能和華佗、扁鵲比肩，只是……唉，可惜，可惜。”言下之意自是說等你醫術學好，壽命也終了，這般苦學，又有何用？張無忌心中卻另有一番主意，他決意要學成高明醫術，待見到常遇春時，將他大受虧損的身子治得一如原狀，又盼能令俞岱岩不必靠人扶持，能自己行走。這是他的兩大心愿，若能如愿以償之後自己壽元再盡，也無所憾了。谷中安靜無事，歲月易逝，如此過了兩年有余，張無忌已是一十四歲。這兩年之中，常遇春曾來看過他幾次，說張三丰知他病況頗有起色，十分欣喜，命他便在蝴蝶谷多住些日子，以求痊愈。張三丰和六名弟子各有衣物用品相贈，都說對他甚是想念記挂，由于門派有別，不便前來探視。張無忌對太師父和六位師叔伯也是思念殊深，恨不得立時便回武當山去相見。常遇春又說起谷外消息，這年來蒙古人對漢人的欺壓日甚，眾百姓衣食不周，群盜并起，眼見天下大亂：同時江湖上自居名門正派和被目為魔教邪派之間的爭斗，也是愈趨激烈，雙方死傷均重，冤仇越結越深。

　　常遇春每次來到蝴蝶谷，均是稍住數日即去，似乎教中事務頗為忙碌。一日晚間，張無忌讀了一會王好古所著醫書《此事難知》，覺得昏昏沉沉的甚是困倦，當即上床安睡。次日起身，更覺頭痛得厲害，想去找些發散風寒的藥物來食，走到廳上，只見日影西斜，原來已是午後，他吃了一驚：“這一覺睡得好長，看來是生了病啦。”一搭自己脈搏，卻無异狀，更是暗驚：“莫非我陰毒發作，陽壽已盡？”

　　走到胡青牛房外，只見房門緊閉，輕輕咳嗽了一聲。只聽胡青牛道：“無忌，今兒我身子有些不適，咽喉疼痛，你自個兒讀書罷。”張無忌應道：“是。”他關心胡青牛病勢，說道：“先生，讓我瞧瞧你喉頭好不好？”胡青牛沉著嗓子道：“不用了。我已對鏡照過，并無大礙，已服了牛黃犀角散。”當天晚上，童兒送飯進房，張無忌跟著進去，只見胡青牛臉色憔悴，躺在床上。胡青牛揮手道：“快出去。你知我生的是甚麼病？那是天花啊。”張無忌看他臉上手上，果有點點紅斑，心想天花之疾發作時極為厲害，調理不善，重則致命，輕則滿臉麻皮，胡青牛醫道精湛，雖染惡疾，自無後患，但終究不禁擔心。胡青牛道：“你不可再進我房，我用過的碗筷杯碟，均須用沸水煮過，你和僮兒不可混用。”沉吟片刻，又道：“無忌，你還是出蝴蝶谷去，到外面借宿半個月，免得我將天花傳給了你。”張無忌忙道：“不必，先生有病，我若避開，誰來服侍你？我好歹比這兩個僮兒多懂些醫理。”胡青牛道：“你還是避開的好。”但說了良久，張無忌總是不肯。這幾年來兩人朝夕與共，胡青牛雖然性子怪僻，師生間自然而然已頗有情誼，何況臨難相避，實是大違張無忌的本性。胡青牛道：“好罷，那你決不能進我房來。”

　　如此過了三日，張無忌晨夕在房外問安，聽胡青牛雖然話聲嘶啞，精神倒還健旺，飯量反較平時為多，料想無礙。胡青牛每日報出藥名分量，那童兒便煮了藥給他遞進去。到第四日下午，張無忌坐在草堂之中，誦讀《黃帝內經》中那一篇，《四氣調神大論》，讀到“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大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不禁暗暗點頭，心道：“這幾句話說得真是不錯，口渴時再去掘井，要跟人動手時再去打造兵刃，那确是來不及了。國家擾亂後去平變，雖然復歸安定，也已元氣大傷。治病也當在疾病尚未發作之時著手。但胡先生的天花是外感，卻不能未病先治。”又想到內經《陰陽應象大論》中那幾句話：“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髒。治五髒者，半死半生也。”心道：“良醫見人疾病初萌，即當治理。病入五髒後再加醫治，已只一半把握了。似我這般陰毒散入五髒六腑，何止半生半死，簡直便是九死一生。”正贊歎前賢卓識、行復自傷之際，忽聽得隱隱蹄聲，自谷外直響進來，不多時已到了茅舍之外，只聽一人朗聲說道：“武林同道，求見醫仙胡先生，求他老人家治病。”張無忌走到門口，只見門外站著一名面目黝黑的漢子，手中牽著三匹馬，兩匹馬上各伏著一人，衣上血跡模糊，顯見身受重傷。那漢子頭上綁著一塊白布，布上也是染滿鮮血，一只右手用繃帶吊在脖子中，看來受傷也是不輕。張無忌道：“各位來得真是不巧，胡先生自己身上有病，臥床不起，無法為各位效勞，還是另請高明罷！”那漢子道：“我們奔馳數百里，命在旦夕，全仗醫仙救命。”張無忌道：“胡先生身染天花，病勢甚惡，此是實情，決不敢相欺。”那漢子道：“我三人此番身受重傷，若不得蝶谷醫仙施救，那是必死無疑的了。相煩小兄弟稟報一聲，且聽胡先生如何吩咐。”張無忌道：“既是如此，請問尊姓大名。”那漢子道：“我三人賤名不足道，便請說是華山派鮮于掌門的弟子。”說到這里，身子搖搖欲墜，已是支持不住，猛地里嘴一張，噴出一大口鮮血。張無忌一凜，心想華山劍派鮮于通是胡先生的大仇人，不知他對此如何處置，走到胡青牛房外，說道：“先生，門外有三人身受重傷，前來求醫，說是華山派鮮于掌門的弟子。”胡青牛輕輕“咦”的一聲，怒道：“不治不治，快趕出門去！”張無忌道：“是。”回到草堂，向那漢子說道：“胡先生病體沉重，難以見客，還請原諒。”那漢子皺起眉頭，正待繼續求懇，伏在馬背上的一個瘦小漢子忽地抬起頭來，伸手彈出，只見金光閃動，拍的一響，一件小小暗器擊在草堂正中桌上。那瘦漢子說道：“你拿這朵金花去給‘見死不救’看，說我三人都是給金花的主兒打傷的。那人眼下便來尋他的晦氣，‘見死不救’若是治好了我們的傷，我們三人便留在這里，助他御敵。我三人武功便算不濟，也總是多三個幫手。”張無忌聽他說話大剌剌的，遠不及第一個漢子有禮，走近桌邊，只見那暗器是一朵黃金鑄成的梅花，和真梅花一般大小，白金絲作的花蕊，打造得十分精巧。他伸手去拿，不料那瘦子這一彈手勁甚強，金花嵌入桌面，竟然取不出來，只得拿過一把藥鑷，挑了幾下，方才取出，心想：“這瘦子的武功不弱，但在這金花的主兒手下卻傷得這般厲害，他說那人要來尋仇，倒須跟先生說知。”于是手托金花，走到胡青牛房外，轉述了那瘦小漢子的話。

　　胡青牛道：“拿進來我瞧。”張無忌輕輕推開房門，揭開門帘，但見房內黑沉沉的宛似夜晚，他知天花病人怕風畏光，窗戶都用氈子遮住。胡青牛臉上蒙著一塊青布，只露出一對眼睛。張無忌暗自心驚：“不知青布之下，他臉上的痘瘡生得如何？病好之後，會不會成為麻皮？”胡青牛道：“將金花放在桌上，快退出房去。”張無忌依言放下金花，揭開門帘出房，還沒掩上房門，聽胡青牛道：“他們三人的死活，跟我姓胡的絕不相干。胡青牛是死是活，也不勞他三個操心。”波的一聲，那朵金花穿破門帘，飛擲出來，當的一響，掉在地下，張無忌和他相處兩年有余，從未見他練過武功，原來這位文質彬彬的神醫卻也是武學高手，雖在病中，武功未失。

　　張無忌拾起金花，走出去還給了那瘦漢，搖了搖頭，道：“胡先生實是病重……”猛聽得蹄聲答答，車聲轔轔，有一輛馬車向山谷馳來。張無忌走到門外，只見馬車馳得甚快，轉眼間來到門外，頓然而止。車座上走下一個淡黃面皮的青年漢子，從車中抱出一個禿頭老者，問道：“蝶谷醫仙胡先生在家麼？崆峒門下聖手伽藍簡捷遠道求醫……”第三句話沒說出口，身子晃了幾下，連著手中的禿頭老者，一齊摔倒在地。說也湊巧，拉車的兩匹健馬也乏得脫了力，口吐白沫，同時跪倒。瞧了二人這般神情，不問可知是遠道急馳而來，途中毫沒休息，以致累得如此狼狽。張無忌聽到“崆峒門下”四字，心想在武當山上逼死父母的諸人之中，有崆峒派的長老在內，這禿頭老者當日雖然沒曾來到武當，但料想也非好人，正想回絕，忽見山道上影影綽綽，又有四五人走來，有的一跛一拐，有的互相攜扶，都是身上有傷。

　　張無忌皺起眉頭，不等這干人走近，朗聲說道：“胡先生染上天花，自身難保，不能為各位治傷。請大家及早另尋名醫，以免耽誤了傷勢。”待得那干人等走近，看清楚共有五人，個個臉如白紙，竟無半點血色，身上卻沒有傷痕血跡，看來都是受了內傷。為首一人又高又胖，向禿頭老者簡捷和投擲金花的瘦小漢子點了點頭，三人相對苦笑，原來三批人都是相識的。張無忌好奇心起，問道：“你們都是被那金花的主人所傷麼？”那胖子道：“不錯。”那最先到達、口噴鮮血的漢子問道：“小兄弟貴姓？跟胡先生怎生稱呼？”張無忌道：“我是胡先生的病人，知道胡先生說過不治，那是決計不治的，你們便賴在這里也沒用。”說話間，先後又有四個人到來，有的乘車，有的騎馬，一齊求懇要見胡青牛。

　　張無忌大感奇怪：“蝴蝶谷地處偏僻，除了魔教中人，江湖上知者甚少，這些人或屬崆峒，或隸華山，均非魔教，怎地不約而同的受傷，又不約而同的趕來求醫？”又想：“那金花的主人既如此了得，要取這些人的性命看來也非難事，卻何以只將各人打得重傷？”

　　那十四人有的善言求懇，有的一聲不響，但都是磨著不走，眼見天色將晚，十四個人擠滿了一間草堂。煮飯的僮兒將張無忌所吃的飯菜端了出來。張無忌也不跟他們客氣，自顧自的吃了，翻開醫書，點了油燈閱讀，對這十四人竟是視而不見，心想：“我既學了胡先生的醫術，也得學一學他‘見死不救’的功夫。”夜闌人靜，茅舍中除了張無忌翻讀書頁、傷者粗重的喘氣之外，再無別的聲息。突然之間，屋外山路上傳來了兩個人輕輕的腳步聲音，足步緩慢，走向茅舍而來。過了片刻，一個清脆的女孩聲音說道：“媽，屋里有燈火，這就到了。”從聲音聽來，女孩年紀甚幼。一個女子聲音道：“孩子，你累不累？”那女孩道：“我不累，媽，醫生給你治病，你就不痛了。”那女子道：“嗯，就不知醫生肯不肯給我治。”張無忌心中一震：“這女子的聲音好熟！似乎是紀曉芙姑姑。”只聽那女孩道：“醫生定會給你治的。媽，你別怕，你痛得好些了麼？”那女子道：“好些了，唉，苦命的孩子。”張無忌聽到這里，再無懷疑，縱身搶到門口，叫道：“紀姑姑，是你麼？你也受了傷麼？”月光之下，只見一個青衫女子攜著一個小女孩，正是峨嵋女俠紀曉芙。

　　她在武當山上見到張無忌時，他末滿十歲，這時相隔將近五年，張無忌已自孩童成為少年，黑夜中突然相逢，那里認得出來，一愕之下，道：“你……你……”

　　張無忌道：“紀姑姑，你不認得我了罷？我是張無忌。在武當山上，我爹爹媽媽去世那天，曾見過你一面。”紀曉芙“啊”的一聲驚呼，萬料不到竟會在此處見到他，想起自己以未嫁之身，卻攜了一個女兒，張無忌是自己未婚夫殷梨亭的師侄，雖然年少，終究難以交代，不由得又羞又窘，脹得滿臉通紅。她受傷本是不輕，一驚之下，身子搖晃，便要摔倒。她小女兒只八九歲年紀，見母親快要摔跤，忙雙手拉住她手臂，可是人小力微，濟得甚事？眼見兩人都要摔跌，張無忌搶上扶住紀曉芙肩頭，道：“紀姑姑，請進去休息一會。”扶著她走進草堂。燈火下只見她左肩和左臂都受了極厲害的刀劍之傷，包扎的布片上還在不斷滲出鮮血，又聽她輕聲咳嗽不停，無法自止。張無忌此時的醫術，早已胜過尋常的所謂“名醫”，聽得她咳聲有异，知是肺葉受到重大震蕩，便道：“紀姑姑，你右手和人對掌，傷了太陰肺脈。”

　　當下取出七枚金針，隔著衣服，便在她肩頭“云門”、胸口“華蓋”、肘中“尺澤”等七處穴道上刺下去。其時他的針灸之術，與當年醫治常遇春時自己有天壤之別。這兩年來，他跟著胡青牛潛心苦學，于診斷病情、用藥變化諸道，限于見聞閱厲，和胡青牛自是相去尚遠，但針灸一門，卻已學到了這位“醫仙”的七八成本領。

　　紀曉芙初時見他取出金針，還不知他的用意，哪知他手法極快，一轉眼間，七枚金針便分別刺入自己的穴道，她這七處要穴全屬于手太陰肺經，金針一到，胸口閉塞之苦立時大減。她又驚又喜，說道：“好孩子，想不到你在這里，又學會了這樣好的本領。”那日在武當山上，紀曉芙見張翠山、殷素素自殺身亡，怜憫張無忌孤苦，曾柔聲安慰，又除下自己頸中黃金項圈，要想給他。但張無忌當時心中憤激悲痛，將所有上山來的人，都當作是迫死他父母的仇人，因之對紀曉芙出言頂撞，使她難以下台。後來張無忌年紀大後，得知當日父親和諸師伯叔曾擬和峨嵋諸俠聯手，共抗強敵，才知峨嵋派其實是友非敵，而于紀曉芙對他的一番心意，事後回想，心中更常自感激。兩年之前，他和常遇春深夜在樹林中見到了紀曉芙力救彭和尚，更覺這位紀姑姑為人極好，至于她何以未嫁生子、是否對不起殷叔叔等情由，他年紀尚小，于這些男女之情全不了然，聽過之後便如春風過耳，絕不縈懷。紀曉芙自己心虛，斗然間遇到和殷梨亭相識之人時便窘迫异常，深感無地自容，其實這件事張無忌在兩年前便已從丁敏君口中聽到，他認定丁敏君是個壞女人，那麼她口中所說的事，也就便未必是壞。他這時但見紀曉芙的女兒站在母親身旁，眉目如畫，黑漆般大眼珠骨碌碌地轉動，好奇的望著自己。那女孩將口俯在母親耳邊，低聲道：“媽，這個小孩便是醫生嗎？你痛得好些了麼？”紀曉芙聽她叫自己為“媽”，又是臉上一紅，事已至此，也無法隱瞞，臉上神色甚是尷尬，道：“這位是張家哥哥，他爹爹是媽的朋友。”向張無忌低聲道：“她……她叫‘不悔’。”頓了頓，又道：“姓楊，叫楊不悔！”張無忌笑道：“好啊，小妹妹，你的名字倒跟我有些相像，我叫張無忌，你叫楊不悔。”紀曉芙見張無忌神色如常，并無責難之意，心下稍寬，向女兒道：“無忌哥哥的本領很好，媽已不大痛啦。”楊不悔靈活的大眼睛轉了幾轉，突然走上前去，抱住張無忌，在他面頰上吻了一下。她除了母親之外，從來不見外人，這次母親身受重傷，急難之中，竟蒙張無忌替她減輕痛苦，心中自是大為感激。她對母親表示歡喜和感謝，向來是扑在她懷里，在她臉上親吻，這時對張無忌便也如此。紀曉芙含笑斥道：“不兒，別這樣，無忌哥哥不喜歡的。”楊不悔睜著大大的眼睛，不明其理，問張無忌道：“你不喜歡麼？為甚麼不要我對你好？”張無忌笑道：“我喜歡的，我也對你好。”在她柔嫩的面頰上輕輕吻了一下。楊不悔拍手道：“小醫生，你快替媽媽的傷全都治好了，我就再親你一下。”張無忌見這個小妹妹天真活潑，甚是可愛。他十多年來，相識的都是年紀大過他很多的伯伯叔叔，常遇春雖和他兄弟相稱，也大了他八歲。那日舟中和周芷若匆匆一面，相聚不到一天，便即分手，此外從未交過一個小朋友，這時不禁心道：“要是我有這樣一個有趣的親妹子，便可常常帶著她玩耍了。”他還只十四歲，童心猶是極盛，只是幼歷坎坷，實無多少玩耍嬉戲的機會。紀曉芙見聖手藍伽簡捷等一干人傷勢狼藉，顯是未經醫理，她不愿占這個便宜，說道：“這幾位比我先來，你先瞧瞧他們罷。這會兒我已好多了。”

　　張無忌道：“他們是來向胡先生求醫的。胡先生自己身染重病，不能醫人，這幾位卻不肯走。紀姑姑，你并非向胡先生求醫，小侄在這兒耽得久了，略通一點粗淺的醫理，你若是信得過，小侄便瞧瞧你的傷勢。”

　　紀曉芙受傷後得人指點，來到蝴蝶谷，原和簡捷等人一般，也是要向胡青牛求醫，這時聽了張無忌這幾句話，又見到簡捷等一干人的情狀，顯是那“見死不救”胡青牛不肯施治，何況張無忌適才替她針治要穴，立時見效，看來他年紀雖小，醫道卻著實高明，便道：“這可多謝你啦。大國手不肯治，請小國手治療也是一樣。”

　　當下張無忌請她走到廂房之中，剪破她創口衣服，發覺她肩臂上共受了三處刀傷，臂骨亦已折斷，上臂骨有一處裂成碎片。這等骨碎，在外科中本是極難接續，但在“蝶谷醫仙”的弟子看來，卻也尋常，于是替她接骨療傷，敷上生肌活血的藥物，再開了一張藥方，命僮兒按方煎藥。他初次替人接骨，手法未免不夠敏捷，但忙了個把時辰，終于包扎妥善，說道：“紀姑姑，請你安睡一會，待會麻藥藥性退了，傷口會痛得很厲害。”紀曉芙道：“多謝你啦！”張無忌到儲藥室中找了些棗子杏脯，拿去給楊不悔吃，哪知她昨晚一夜不睡，這時已偎倚在母親懷中沉沉睡熟。張無忌將棗杏放在她衣袋中，回到草堂。華山派那口吐鮮血的弟子站了起來，向張無忌深深一揖，說道：“小先生，胡先生既是染病，只好煩勞小先生給我們治一治，大伙兒盡感大德。”

　　張無忌學會醫術後，除了替常遇春、紀曉芙治療之外，從未用過，眼見這十四人或內髒震傷，或四肢斷折，傷處各有不同，常言道學以致用，确是頗有躍躍欲試之意，但想起胡青牛的言語，答道：“此處是胡先生家中，小可也是他的病人，如何敢擅自作主？”那漢子鑒貌辨色，見他推辭得并不決絕，便再捧他一捧，奉上一頂高帽，說道：“自來名醫都是五六十歲的老先生，哪知小先生年紀輕輕，竟具這等本領，真是世上少見，還盼顯一顯身手。”那富商模樣的姓梁胖子道：“我們十四人在江湖上均是小有名頭，得蒙小先生救治，大家出去一宣揚，江湖上都知小先生醫道如神的大名，旦夕之間，小先生便名聞天下了。”張無忌畢竟年紀幼小，不明世情，給他兩人這麼一吹一捧，不免有些歡喜，說道：“名聞天下有甚麼好？胡先生既不肯動手，我也無法，但你們受傷均自不輕，這樣罷，我給你們稍減痛楚便是。”于是取出金創藥來，要替各人止血減痛。待得詳察每人的傷勢，不由得越看越是驚奇，原來每人的傷勢固各各不同，而且傷法甚為奇特，均是胡青牛所授傷科症中從未提到過的。有一人被逼吞服了數十枚鋼針，針上而且喂毒。有人肝髒被內力震傷，但醫治肝傷的“行間”、“中封”、“陰包”、“五里”諸要穴卻都被人用尖刀戳爛，顯然下手之人也是精通醫理，要叫人無從著手醫治。有一人兩塊肺葉上被釘上兩枚長長的鐵釘，不斷的咳嗽咯血。有一人左右兩排肋骨全斷，可又沒傷到心肺。有一人雙手被割，卻被左手接在右臂上，右臂接在左臂上，血肉相連，不倫不類。更有一人全身青腫，說是被蜈蚣、蝎子、黃蜂等二十余種毒虫同時整傷。張無忌只看了六七個人，已是大皺眉頭，心想：“這些人的傷勢如此古怪，我是一樣都治不來的。這下手傷人的凶手，為何挖空心思，這般折磨人家？”

　　忽地心念一動：“紀姑姑的肩傷和臂傷卻都平常，莫非她另受奇持的內傷，否則何以她一人卻是例外？”忙走進廂房，一搭紀曉芙的脈搏，登時吃了一驚，但覺她脈搏跳動忽強忽弱、時澀時滑，顯是內髒有异，但為甚麼會變得這樣，實是難明其理。那十四人傷勢甚奇，他也不放在心，暗想其中崆峒派等那些人還和逼死他父母有關，此時受這些怪罪，也算活該，可是紀曉芙的傷卻非救不可，于是走到胡青牛房外，低聲道：“先生，你睡著了麼？”只聽胡青牛道：“甚麼事？不管他是誰，我都不治。”張無忌道：“是。只是這些人所受之傷，當真奇怪得緊。”將各人的怪傷一一說了。胡青牛隔著布帘，聽得極是仔細，有不明白之處，叫張無忌出去看過回來再說。張無忌花了大半個時辰，才將十五人的作勢細細說完。胡青牛口中不斷“嗯，嗯”答應，顯是在用心思索，過了良久，說道：“哼，這些怪傷，卻也難我不倒……”張無忌身後忽有人接口道：“胡先生，那金花的主人叫我跟你說：“你枉稱醫仙，可是這一十五種奇傷怪毒，料你一種也醫不了。’哈哈，果然你只有躲將起來，假裝生病。”張無忌回過頭來，見說話之人是崆峒派的禿頭老者聖手伽藍簡捷。他頭上一根毛發也沒有，張無忌初時還道他是天生的光頭，後來才知是給人涂了烈性毒藥，頭發齊根爛掉，毒藥還在向內侵蝕，只怕數日之內毒性入腦，非大發癲狂不可。這時他雙手被同伴用鐵鏈縛住，才不能伸手去抓頭皮，否則如此奇痒難當，早已自己抓得露出頭骨了。

　　胡青牛淡淡的道：“我治得了也罷，治不了也罷，總之我是不會給你治的。我瞧你尚有七八日之命，趕快回家，還可和家人兒女見上一面，在這里羅里羅唆，究有何益？”簡捷頭上痒得實在難忍，熬不住將腦袋在牆上亂擦亂撞，手上的鐵鏈叮當急響，氣喘吁吁的道：“胡先生，那金花的主兒早晚便來找你，我看你也難得好死，大家聯手，共抗強敵，不是胜于你躲在房中束手待斃麼？”胡青牛道：“你們倘若打得過他，早已殺了他啦！我多你們這十五個膿包幫手，有甚麼用？”簡捷哀求一陣，胡青牛不再理睬。簡捷暴跳如雷，喝道：“好，左右是個死，我一把火燒了你的狗窩。咱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做翻你這賊大夫，大伙兒一起送命。”這時外邊又走進一人，正是先前嘔血那人，他伸手入懷，掏出一柄峨眉鋼刺，點在簡捷胸口，冷冷的道：“你得罪胡前輩，我姓薛的先跟你過不去。你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好啊，我就先給你這麼一下。”簡捷的武功本在這姓薛的之上，但他雙手被鐵鏈綁住，無法招架，只有瞪著圓鼓鼓的一雙大眼，不住喘氣。那姓薛的朗聲道：“胡前輩，晚輩薛公遠，是華山鮮于先生門下弟子，這里給你老人家磕頭啦！”說著跪下去，磕了幾個響頭。簡捷心中登時生出一絲指望，那胡青牛硬的不吃，這小子磕頭軟求，或者能成。薛公遠行過大禮，又道：“胡前輩身有貴恙，那是我們沒福。這里有一位小兄弟醫道高明，還請胡前輩允可，讓他給我們治一治。我們身上所帶的歹毒怪傷，除一蝶谷醫仙的弟子，普天下再也沒有旁人治得好的了。”胡青牛冷冷的道：“這孩子名叫張無忌，他是武當派弟子，乃‘銀鉤鐵划’張翠山張五俠的兒子，張三丰的再傳弟子。胡青牛是明教中人。是你們名門正派所不齒的敗類，跟他這種高人子弟有甚麼干系？他自己身中陰毒，求我醫治，可是我立過重誓，除非明教中人，決不替人治傷療毒。這張姓的小孩不肯入我明教，我怎能救他性命？”

　　薛公遠心中涼了半截，初時只道張無忌是胡青牛弟子，那麼他本領雖然不及師父，遇到疑難之處，胡青牛定肯指點，不料他也是個求醫被拒的病人。

　　只聽胡青牛又道：“你們賴在我家里不走，哼哼，以為我便肯發善心麼？你們問問這小孩，他賴在我家里多久啦。”薛公遠和簡捷一齊望著張無忌，只見他伸出兩根手指比了一比，又比了一比。薛公遠道：“二十天？”張無忌道：“整整兩年零兩個月。”簡薛二人面面相覷，都透了一口長氣。胡青牛道：“他便再賴十年，我也不能救他性命。一年之內，纏結在他五髒六腑中的陰毒定要大舉發作，無論如何活不過明年此日。我胡青牛當年曾對明尊立下重誓，便是生我的父親，我自己的親生兒女，只要他不是明教弟子，我便不能用醫道救他們性命。”簡捷和薛公遠垂頭喪氣，正要走出，胡青牛忽道：“這個武當派的少年他懂一點醫理，他武當派的醫理雖然遠遠不及我明教，但也還不致于整死人。他武當派肯救也好，見死不救也好，跟明教和我胡青牛可沒牽連。”

　　薛公遠一怔，聽他話中之意，似是要張無忌動手，忙道：“胡前輩，這位張小俠若肯出手相救，我們便有活命之望了。”胡青牛道：“他救不救，關我屁事？無忌，你聽著，在我胡青牛屋中，你不可妄使醫術，除非出我家門，我才管不著。”薛公遠和簡捷本覺有望，這時一聽此言，又是呆了，不明他到底是何用意。張無忌卻比他們聰明得多。當即明白，說道：“胡先生有病在身，你們不可多打擾他，請跟我出來。”三人來到草堂。張無忌道：“各位，小可年幼識淺，各位的傷勢又是大為怪异，是否醫治得好，殊無把握。各位若是信得過的，便容小可盡力一試，生死各憑天命。”

　　這當兒眾人身上的傷處或痒、或酸或麻，無不難過得死去活來，便是有砒霜毒藥要他們喝下去，只要解得一時之苦，那也是甘之如飴，聽了張無忌的話，人人大喜應諾。張無忌道：“胡先生不許小可在他家中動手，以免治死了人，累及‘醫仙’的令譽，請大家到門外罷。”眾人卻又躊躇起來，眼見他不過十四五歲，本領究屬有限，在“醫仙”家中，多少有些倚仗，這出門去治，別給他亂攪一陣，傷上加傷，多受無謂的痛苦。簡捷卻大聲道：“我頭皮痒死了，小兄弟，請你先替我治。”說罷便叮叮當當的拖著鐵鏈，走出門去。

　　張無忌沉吟半晌，到儲藥室中揀了南星、防風、白芷、天麻、羌活、白附子、花蕊石等十余味藥物，命僮兒在藥臼中搗爛，和以熱酒，調成藥膏，拿出去敷在簡捷的光頭之上。藥膏著頭，簡捷痛得慘叫一聲，跳了起來，他不住口的大叫：“好痛，痛得命也沒了。嘿，還是痛的好，比那麻痒可舒服多了。”他牙齒咬得格格直響，在草地上來回疾走，連叫：“痛得好，他媽的，這小子真有點兒本事。不，張小俠，我姓簡的得多謝你才成。”眾人見簡捷的頭痒立時見效，紛紛向張無忌求治。這時有一人抱著肚子，在地下不住打滾，大聲呼號，原來他是被逼吞服了三十余條活水蛭。那水蛭入胃不死，附在胃壁和腸壁之上吸血。張無忌想起醫書上載道：水蛭遇蜜，化而為水。蝴蝶谷中有的是花蜜，于是命僮兒取過一大碗蜜來，命那人服下去。如此一直忙到天明，紀曉芙和女兒楊不悔醒了出房，見張無忌忙得滿頭大汗，正替各人治傷。紀曉芙便幫忙著包扎傷口，傳遞藥物。只有楊不悔無憂無慮，口中吃著杏脯蜜棗，追扑蝴蝶為戲。直到午後，張無忌才將各人的外傷初步整治完竣，出血者止血，疼痛者止痛。但每人的傷勢均是古怪復雜，單理外傷，僅為治標。張無忌回房睡了幾個時辰，睡夢中聽得門外呻吟之聲大作，跳起身來，只見有幾人固是略見痊可，但大部分卻反見惡化。他束手無策，只得去說給胡青牛聽。胡青牛冷冷的道：“這些人又不是我明教中人，死也好，活也好，我才不理呢。”張無忌靈機一動，說道：“假如有一位明教弟子，體外無傷，但腹內瘀血脹壅，臉色紅腫，昏悶欲死，先生便如何治法？”胡青牛道：“倘若是明教弟子，我便用山甲、歸尾、紅花、生地、靈仙、血竭、桃仙、大黃、乳香、沒藥，以水酒煎好，再加童便，服後便瀉出瘀血。”張無忌又道：“假若有一明教弟子，被人左耳灌入鉛水，右耳灌入水銀，眼中涂了生漆，疼痛難當，不能視物，那便如何？”胡青牛勃然怒道：“誰敢如此加害我明教弟子？”張無忌道：“那人果是歹毒，但我想總要先治好那明教弟子耳目之傷，再慢慢問他仇人的姓名蹤跡。”胡青牛思索片刻，說道：“倘若那人是明教弟子，我便用水銀灌入他左耳，鉛塊溶入水銀，便隨之流出。再以金針深入右耳，水銀可附于金針之上，慢慢取出。至于生漆入眼，試以螃蟹搗汁敷治，或能化解。”如此這般，張無忌將一件件疑難醫案，都假托為明教弟子受傷，向胡青牛請教。胡青牛自然明知他的用意，卻也教以治法。但那些人的傷勢實在太古怪，張無忌依法施為之後，有些法子不能見效，胡青牛便潛心思考，另擬別法。如此過了五六日，各人的傷勢均日漸痊愈。紀曉芙所受的內傷原來乃是中毒。張無忌診斷明白後，以生龍骨、蘇木、土狗、五靈脂、千金子、蛤粉等藥給她服下，解毒化瘀，再搭她脈搏，便覺脈細而緩，傷勢漸輕。

　　這時眾人已在茅舍外搭了一個涼棚，地下舖了稻草，席地而臥。紀曉芙在相隔數丈外另有一個小小茅舍，和女兒共住，那是張無忌請各人合力所建。那十四人本是縱橫湖海的豪客，這時命懸張無忌之手，對這少年的吩咐誰都不敢稍有違拗。張無忌這番忙碌雖然辛苦，但從胡青牛處學到了不少奇妙的藥方和手法，也可說大有所獲。

　　這一天早晨起來，察看紀曉芙的臉色，只見她眉心間隱隱有一層黑氣，似是傷勢又有反復，消解了的毒氣再發作出來，忙搭她脈搏，叫她吐些口涎，調在“百合散”中一看，果是體內毒性轉盛。張無忌苦思不解，走進內堂去向胡青牛請教。胡青牛歎了口氣，說了治法。張無忌依法施為，果有靈效。可是簡捷的光頭卻又潰爛起來，腐臭難當。數日之間，十五人的傷勢都是變幻多端，明明已痊愈了八九成，但一晚之間，忽又轉惡。張無忌不明其理，去問胡青牛時，胡青牛總道：“這些人所受之傷大非尋常，倘若一醫便愈，又何必到蝴蝶谷來苦苦求我？”這天晚上，張無忌睡在床上，潛心思索：“傷勢反復，雖是常事，但不至于十五人個個如此，又何況一變再變，真是奇怪得緊。”直到三更過後，他想著這件事，仍是無法入睡，忽聽得窗外有人腳踏樹葉的細碎之聲，有人放輕了腳步走過。張無忌好奇心起，伸舌濕破窗紙，向外張望，只見一個人的背影一閃，隱沒在槐樹之後，瞧這人的衣著，宛然便是胡青牛。張無忌大奇：“胡先生起來作甚麼？他的天花好了嗎？”但胡青牛這般行走，顯是不愿被人瞧見，過了一會，見他向紀曉芙母女所住的茅舍走去。張無忌心中怦怦亂跳，暗道：“他是去欺侮紀姑姑麼？我雖非他的敵手，這件事可不能不管。”縱身從窗中踏出，躡足跟隨在胡青牛後面，只見他悄悄進了茅舍，那茅舍于倉促之間胡亂搭成，無牆無門，只求聊蔽風雨而已，旁人自是進出自如。

　　張無忌大急，快步走到茅舍背後，伏地向內張望，只見紀曉芙母女偎倚著在稻草墊上睡得正沉，胡青牛從懷中取出一枚藥丸，投在紀曉芙的藥碗之中，當即轉身出外。張無忌一瞥之下，見他臉上仍用青布蒙住，不知天花是否已愈，一剎那間，心中恍然大悟，背上卻出了一陣冷汗：“原來胡先生半夜里偷偷前來下藥，是以這些人的傷病終是不愈。”但見胡青牛又走入了簡捷、薛公遠等人所住的茅棚，顯然也是去偷投毒藥，等了好一會不見出來，想是對那十四人所下毒物各不相同，不免多費時光。張無忌輕步走進紀曉芙的茅舍，拿起藥碗一聞，那碗中本來盛的是一劑“八仙湯”，要她清晨醒後立即服食，這時卻多了一股刺鼻的氣味。便在此時，聽得外面極輕的腳步聲掠過，知是胡青牛回入臥室。張無忌放下藥碗，輕聲叫道：“紀姑姑，紀姑姑！”紀曉芙武功不弱，本來耳目甚靈，雖在沉睡之中，只要稍有響動便即驚覺，但張無忌叫了數聲，她終是不醒。張無忌只得伸手輕搖她肩頭，搖了七八下，紀曉芙這才轉醒，驚問：“是誰？”張無忌低聲道：“紀姑姑，是我無忌。你那碗藥給人下了毒，不能再喝，你拿去倒在溪中，一切別動聲色，明日跟你細談。”紀曉芙點了點頭。張無忌生怕給胡青牛發覺，回到自己臥室之外，仍從窗中爬進。次日各人用過早餐，張無忌和楊不悔追逐谷中蝴蝶，越追越遠。紀曉芙知他用意，隨後跟來。這幾天張無忌帶著楊不悔玩耍，別人見他三人走遠，誰也沒有在意。走出里許，到了一處山坡，張無忌便在草地上坐了下來。紀曉芙對女兒道：“不兒，別追蝴蝶啦，你去找些野花來編三個花冠，咱們一人戴一個。”楊不悔很是高興，自去采花摘草。

　　張無忌道：“紀姑姑，那胡青牛跟你有何仇冤，為甚麼要下毒害你？”紀曉芙一怔，道：“我和胡先生素不相識，直到今日，也是沒見過他一面，那里談得上‘仇怨’兩字？”微一沉吟，又道：“爹爹和師父說起胡先生時，只稱他醫術如神，乃當世醫道第一高手，只可惜身在明教，走了邪路。我爹爹和師父跟他也不相識。他……他為甚麼要下毒害我？”

　　張無忌于是將昨晚見到胡青牛偷入她茅舍下毒的事說了，又道：“我聞到你那碗‘八仙湯’中，有鐵線草和透骨菌的刺鼻氣味。這兩味藥本來也有治傷之效，但毒性甚烈，下的分量決不能重，尤其和八仙湯中的八味傷藥均有沖撞，于你身子大有損害。雖不致命，可就纏綿難愈了。”紀曉芙道：“你說余外的十四人也是這樣，這事更加奇怪。就算我爹爹或是峨嵋派無意中得罪了胡先生，但不能那一十四人也均如此。”張無忌答道：“紀姑姑，這蝴蝶谷甚是隱僻，你怎地會找到這里？那打傷你的金花主人卻又是誰？這些事跟我無關，原是不該多問，但眼前之事甚是蹊蹺，請你莫怪。”紀曉芙臉上一紅，明白了張無忌話中之意，他是生怕這件事和她未嫁生女一事有關，說起來令她尷尬，便道：“你救了我的性命，我還能瞞你甚麼？何況你待我和不兒都很好，你年紀雖小，我滿腔的苦處，除了對你說之外，這世上也沒有可以吐露之人了。”說到這里，不禁流下淚來。她取出手帕，拭了拭眼淚，道：“自從兩年多前，我和一位師姊因事失和之後，我便不敢去見師父，也不敢回家……”張無忌道：“哼，‘毒手無鹽丁敏君’壞死啦！姑姑，你也不用怕她。”紀曉芙奇道：“咦，你怎地知道？”張無忌便述說他那晚和常遇春如何躲在樹林之中、如何見到她相救彭和尚。紀曉芙幽幽歎了口氣，說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天下人的耳目，又怎能瞞過？”張無忌道：“姑姑，殷六叔雖然為人很好，但你要是不喜歡他，不嫁給他又有甚麼要緊？下次我見到殷六叔時，請他不要逼你便是。”

　　紀曉芙聽他說得天真，將天下事瞧得忒煞輕易，不禁苦笑，緩緩說道：“孩子，也不是我有意對不起你殷六叔，當時我是事出無奈，可是……可是我也沒有後悔……”瞧著張無忌天真純洁的臉孔，心想：“這孩子的心地有如一張白紙，這些男女情愛之事，還是別跟他說的好，何況眼前之事，也不見得與此有關。”說道：“我和丁師姊鬧翻後，從此不回峨嵋，帶著不兒，在此以西三百余里的舜耕山中隱居。兩年多來，每日只和樵子鄉農為伴，倒也逍遙安樂。半個月前，我帶了不兒到鎮上去買布，想給不兒縫幾件新衣，卻在牆角上看到白粉筆畫著一圈佛光和一把小劍，粉筆的印痕甚新。這是我峨嵋派呼召同門的訊號，我看到後自是大為驚慌，沉吟良久，自忖我雖和丁師姊失和，但曲不在我，我也沒做任何欺師叛門之事，今日說不定同門遇難，不能不加援手。于是依据訊號所示，一直跟到了鳳陽。”

　　“在鳳陽城中，又看到了訊號，我攜同不兒，到了臨淮閣酒樓，只見酒樓上已有七八個武林人士等著，崆峒派的聖手伽藍簡捷、華山派薛公遠他們三個師兄弟都在其內，可是并無峨嵋同門。“我和簡捷、薛公遠他們以前見過的，問起來時，原來他們也是看到同門相招的訊號，各自趕到這兒赴約，到底為了甚麼事，卻是誰也不知。“這日等了一天，不見我峨嵋派同門到來，後來卻又陸續到了幾人，有神拳門的、有丐幫的，都說是接到同門邀約，到臨淮閣酒樓聚會。第二天又有幾個人到來，但個個是受人之約，沒一個是出面邀約的。大家商量，都起了疑心：莫非是受了敵人的愚弄？“可是我們聚在臨淮閣酒樓上的一十五人，包括了九個門派。每個門派傳訊的記號自然各不相同，而且均是嚴守秘密，若非本門中人，見到了決不知其中含意。倘若真有敵人暗中布下陰謀，難道他竟能盡知這九個門派的暗號麼？我一來帶著不兒，生怕遇上凶險；二來我也确是不愿和同門相見，既見并非同門求援，當下帶了不兒便想回家。

　　“我正要走下酒樓，忽聽得樓梯上篤篤聲響，似是有人用棍棒在梯級上敲打，跟著一陣咳嗽之聲，一個弓腰曲背、白發如銀的老婆婆走了上來。她走幾步，咳嗽幾聲，顯得極是辛苦，旁邊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扶著她左臂。我見那老婆婆年老，又是身有重病，便閃在一旁，讓她先走上來。那小姑娘神清骨秀，相貌甚是美麗。那婆婆右手撐著一根白木拐杖，身穿布衣，似是個貧家老婦，可是左手拿著的一串念珠卻是金光燦爛，閃閃生光。我凝神一看，只見那串念珠的每一顆念珠，原來都是黃金鑄成的一朵朵梅花……”張無忌聽到這里，忍不住的插口道：“那老婆婆便是金花的主人？”紀曉芙點頭道：“不錯！可是當時卻有誰想得到？”她從懷中取出一朵小小的金鑄梅花，正和張無忌曾拿去給胡青牛所看的那朵一般無异。張無忌大奇，他這幾天來一直記挂著那個“金花的主人”，料想他不知是個多麼猙獰可怖、凶惡厲害的人物，但聽紀曉芙如此說，卻是個身患重病的老婆婆，實大出他意料之外。紀曉芙又道：“那老婆婆上得樓來，又是大咳了一陣，那小姑娘道：“婆婆，你服顆藥罷？”那老婆婆點頭，小姑娘取出個瓷瓶，從瓶中倒出一顆藥丸，老婆婆慢慢咀嚼了咽下，接連說了幾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她一雙老眼半閉半開，喃喃的道：“只有十五個，嗯，你問問他們，武當派和昆侖派的人來了沒有？’“她走上酒樓之時，誰也沒加留神，但忽然聽到她說了那兩句話，幾個耳朵靈的江湖朋友一齊轉過頭來，待得見到是這麼一個老態龍鐘的貧婦，都道是聽錯了話。那小姑娘朗聲道：‘喂，我婆婆問你們，武當派和昆侖派有人來了沒有？’眾人都是一呆，誰也沒有回答。過了片刻，崆峒派的簡捷才道：‘小姑娘，你說甚麼？’那小姑娘道：‘我婆婆問：為甚麼不見武當派和昆侖派的弟子？’簡捷道：‘你們是誰？’那老婆婆彎著腰又咳嗽起來。“突然之間，一股勁風襲向我胸口。這股勁風不知從何處而來，卻迅捷無比，我忙伸掌擋格，登時胸口閉塞，氣血翻涌，站立不定，便即坐倒在樓板之上，吐出了幾口鮮血。我在茫無所措之中，但見那老婆婆身形飄動，東按一掌，西擊一拳，中間還夾著一聲聲的咳嗽，頃刻間將酒樓上其餘一十四人盡數擊倒。她出手如此突如其來，身法既快，力道又勁，我們一十五人竟沒一個能還得一招半式，每人不是穴道被點，便是受內力震傷了髒腑。那老婆婆左手連揚，金花一朵朵從她念珠串上飛出，一朵朵的分別打在十五人的臂上。她轉過身來，扶著那小姑娘，說道：‘阿彌陀佛！’便顫巍巍的走下樓去。只聽得她拐杖著地，發出緩慢的篤篤之聲，一步步遠去，偶爾還有一兩聲咳嗽從樓下傳來。”

　　紀曉芙說到這里，楊不悔已編好了一個花冠，笑嘻嘻的走來，道：“媽，這個花冠給你戴。”說著給母親戴在頭上。紀曉芙笑了笑，繼續說道：“當時酒樓之中，一十五人個個軟癱在樓板上，有的還能呻吟幾聲，有的卻已是上氣不接下氣……”楊不悔驚道：“媽，你在說那個惡婆婆麼？別說，別說，我怕得很。”紀曉芙道：“乖孩子，你再去采花兒編個花冠，給無忌哥哥戴。”楊不悔望著張無忌，問道：“你喜歡甚麼顏色的？”張無忌道：“要紅色的，嗯，還要些白色的，越大越好。”楊不悔張開雙手道：“這樣大麼？”張無忌道：“好，就是這麼大。”楊不悔拍手走開，說道：“我編好了你可不許不戴。”紀曉芙續道：“我在昏昏沉沉之中，只見十多人走了過來，都是酒樓中的酒保、掌柜的、廚子等等，將我們抬入了廚房。不兒這時早已嚇得不住聲的大哭，跟在我身旁。那掌柜的手中拿著一張單子，指著簡捷道：‘在他頭上涂這藥膏。’便有個酒保將事先預備停當的藥膏涂在簡捷頭上。那掌柜看看單子，指著一人道：‘砍下他的右手，接在他左臂上。’兩名廚師取過利刀，依言施行。他說到我的時候，幸好沒甚麼古怪的苦刑，只喂我服了一碗甜甜的藥水。我明知其中必有劇毒，但當時只有受人擺布的份兒，如何能夠反抗？“我們一十五人給他們希奇古怪的施了一番酷刑之後，那掌柜的說道：‘你們每人都已身受不治之傷，沒一個能活得過十天半月。但金花的主人說道：她老人家跟你們原本無冤無仇，瞧你們可怜見兒的，便大發慈悲，指點一條生路，你們趕快到女山湖畔蝴蝶谷去，懇求一個號稱‘蝶谷醫仙’的胡青牛施醫。要是他肯出手，那麼每人都有活命之望，否則當世沒一人能救你們性命。這胡青牛又有個外號，叫作‘見死不救’，你們若不是死磨爛纏，他是決計不肯動手的。你們跟胡青牛說，金花的主人不久就去找他，叫他及早預備後事罷！’他說完之後，更詳細指明路徑，大伙兒便到了這里。”張無忌越聽越奇，道：“紀姑姑，如此說來，那臨淮閣酒樓中的掌柜、廚師、酒保等一干人，都是那惡婆婆的一伙了？”紀曉芙道：“看來那些人都是她的手下，那掌柜的按照惡婆婆單子上書明的法子，對我們施這些酷刑。直到今天，我還是半點也不明白，為甚麼那惡婆婆要干這樁怪事？她若跟我們有仇，要取我們性命原是舉手之勞。倘是存心要我們多吃些苦頭，想出這些惡毒的法兒來痛加折磨，為甚麼又指點我們來向胡先生求醫？又說她不久便來找胡先生尋仇，難道用這些千奇百怪的法兒將我們整治一頓，是為了試一試胡先生的醫道？”張無忌沉吟半晌，說道：“這個金花婆婆既要來跟胡先生為難，按理說，胡先生原該將你們治好，齊心合力，共御大敵。否則他口說不肯施治，為甚麼又教了我各種解救的方術，施用起來，确是甚具靈效，這麼說，那是他明里不救、暗中假手于我來救人了。可是他教我治好了你們，半夜里卻又偷偷前來下毒，令你們死不死、活不活的。真是奇怪之極了。”兩人商量良久，想不出半點緣由。楊不悔已編了一個大花冠，給張無忌戴在頭上。

　　張無忌道：“紀姑姑，以後除非是我親手給你端來的湯藥，你千萬不可服用。晚上你手邊要放好兵刃，以防有人加害。眼前你還不能便去，等我再配幾劑藥給你服了，內傷無礙之後，乘早帶了不悔妹妹逃走罷。”

　　紀曉芙點點頭，又道：“孩子，這姓胡的居心如此叵測，你跟他同住，也非善策，不如咱們一起走罷。”張無忌道：“嗯，他一向對我倒是挺好的。他本來說，要治好我身上陰毒之後，再將我害死，但他既然治不好，自也不用出手害我了。本來咱們這時便走，最是穩妥，但如何醫治姑姑內傷，我還有幾處不明，須得再請教胡先生。”紀曉芙道：“他既在暗中下毒害我，那麼教你的方術只怕也是故意不對。”張無忌道：“那又不然。胡先生教我的法子，卻又效驗如神這中間的是非，我是分辨得出的。奇就奇在這里。我本來想，那金花的主人要來為難胡先生，他身在病中，我可不能在他有難之時离他而去。但胡先生的病顯然是假裝的。”當天晚上，張無忌睜眼不睡，到得三更時分，果然又聽到胡青牛悄悄從房中出來，到紀曉芙的茅棚中去下毒。這般過了三日，紀曉芙因不服毒藥，痊愈極快。簡捷、薛公遠他們卻好了又發，反反復復，有幾個脾氣暴躁的已然大出怨言，說張無忌的醫道太過低劣。張無忌也不理會，暗想過了今晚，便可和紀曉芙母女脫身遠走，自己陰毒難除，也不回到武當山去了，免得太師父和諸師伯叔傷心，找個荒僻的所在，靜悄悄的一死便了。這晚臨睡之時，張無忌想明天一早便要离去，胡青牛雖然古怪，待自己畢竟不錯，若非得他醫治，焉能活到今日？這兩年多來，又蒙他傳授不少醫術，相處一場，臨別也頗感黯然，于是走到他房外，問候了幾句，又想起那金花婆婆早晚要來尋事，不知他何以抵御，不禁為他擔心，說道：“胡先生，你在蝴蝶谷中住了這麼久，難道不厭煩麼？干麼不到別的地方玩玩？”胡青牛一怔，道：“我有病在身，怎能行走？張無忌道：“套一輛騾車，就可以走了，只要用布蒙住車窗，密不通風，也就是了。你若愿意出門，我陪你去便是。”胡青牛歎道：“孩子，你倒好心，天下雖大，只可惜到處都是一樣。你這幾天胸口覺得怎樣？丹田中寒氣翻涌麼？”張無忌道：“寒氣日甚一日，反正無藥可治，那也任其自然罷。”

　　胡青牛頓了一頓，道：“我開張救命的藥方給你，用當歸、遠志、生地、獨活、防風五味藥，二更時以穿山甲為引，急服。”張無忌吃了一驚，心想這五味藥和自己的病情絕無關連，而且藥性頗有沖突之處，以穿山甲作藥引，更是不通，問道：“先生，這些藥分量如何？”胡青牛怒道：“分量越重越好。我已跟你說了，還不快快滾出去？”

　　這些年來，胡青牛跟張無忌談論醫理藥性，當他是半徒半友，向來頗有禮貌，這時竟然如此不留情面的呼叱，張無忌一聽之下，不由得怒氣沖沖的回到臥房，心道：“我好意勸你遠行避禍，沒來由卻遭這番折辱，又胡亂開這張藥方給我，難道我會上當麼？”躺在床上，只是想著適才胡青牛的無禮言語，正要朦朧入睡，忽地想起，“當歸、遠志……哪有分量越重越好之理？莫非……莫非他說當歸，乃是‘該當歸去’之意？”想到“當歸”或是“該當歸去”之意，跟著便想：“遠志”是叫我“志在遠方”、“高飛遠走”、“生地”和“獨活”的意思明白不過，自是說如此方有生路，方能獨活，那“防風”呢？嗯，是說“須防走漏風聲”；又說“二更時以穿山甲為引，急服”，“穿山甲”，那是叫我穿山逃走，不可經由谷中大路而行，而且須二更時急走。

　　這麼一想，對胡青牛這張藥不對症、莫名其妙的方子，登時豁然盡解，跳起身來，轉念又想：“胡先生必知眼前大禍臨頭，是以好意叫我急速逃走，可是此刻敵人未至，他為甚麼不明明白白跟我說，卻要打這個啞謎？若是我揣摩不出，豈非誤事？此刻二更已過，須得快走。”暗想胡先生必有難言之隱，因這是些日子始終不走，說不定暗中已安排了對付大敵的巧妙機關，他雖叫我“防風”、“獨活”，但紀姑姑母女卻不能不救。當下悄悄出房，走到紀曉芙的茅棚之中。只見紀曉芙躺在稻草上，卻另有一人彎著腰，俯在紀曉芙身前。這一晚是半月，月光從茅棚的空隙中照射進來，張無忌見那人方巾藍衫、青布蒙臉，正是胡青牛，瞬息間千百個疑團涌向心間。只見胡青牛左手捏住紀曉芙的臉頰，逼得她張開嘴來，右手取出一顆藥丸，便要喂入她口中。張無忌見情勢危急，急忙躍出，叫道：“胡先生，你不可害人……”

　　那人一驚回頭，便松開了手，砰的一響，背上已被紀曉芙一掌重重擊中。他身子軟倒，蒙在臉上的青布也即掀開了半邊。張無忌一看之下，忍不住驚呼，原來這人不是胡青牛，秀眉粉臉，卻是個中年婦人。

## 第十三章　不悔仲子逾我牆

　　張無忌見是一個女子，驚奇無比，問道：“你……你是誰？”那婦人背心中了峨嵋派的重手，疼得臉色慘白，說不出話來。紀曉芙也問：“你是誰？為甚麼幾次三番來害我？”那婦人仍然不答。紀曉芙拔出長劍，指住她胸口。

　　張無忌道：“我瞧瞧胡先生去。”他生怕胡青牛已遭了這婦人的毒手，又想這婦人自是金花惡婆的一党。當下快步奔到胡青牛臥室之外，砰的一聲，推開房門，叫道：“先生，先生！你好麼？”卻不聞應聲。張無忌大急，在桌上摸索到火石火鐮，點亮了蜡燭，只見床上被褥揭開，不見胡青牛的人影。張無忌本來擔心會見到胡青牛尸橫就地，已遭那婦人的毒手，這時見室中無人，反而稍為安心，暗想：“先生既被對頭擄去，此刻或許尚無性命之憂。”正要追出，忽聽得床底有粗重的呼吸之聲，他彎腰舉蜡燭一照，只見胡青牛手腳被綁，赫然躺在床底。張無忌大喜，忙將他拉出，見他口中被塞了一個大胡桃，是以不會說話。

　　張無忌取出他口中胡桃，便去解綁住他手足的繩索。胡青牛忙問：“那女子呢？”張無忌道：“她已給紀姑姑制住，逃不了。先生，你沒受傷罷？”胡青牛道：“你別先解我綁縛，快帶她來見我，快快，遲了就怕來不及。”張無忌道：“為甚麼？”胡青牛道：“快帶她來，不，你先取三顆‘牛黃血竭丹’給她服下，在第三個抽屜中，快快。”他不住口的催促，神色極是惶急。張無忌知道這“牛黃血竭丹”是解毒靈藥，胡青牛配制時和入不少珍奇藥物，只須一顆，已足以化解劇毒，這時卻叫他去給那女子服上三顆，難道她是中了分量極重之毒？但見胡青牛神色大异，焦急之極，當下不敢多問，取了牛黃血竭丹，奔進紀曉芙的茅棚，對那女子道：“快服下了！”那女子罵道：“滾開，誰要你這小賊好心。”原來她一聞到牛黃血竭丹的氣息，已知是解毒的藥物。張無忌道：“是胡先生給你服的！”那女子道：“走開，走開！”只是她被紀曉芙擊傷之後，說話聲音甚是微弱。

　　張無忌不明胡青牛的用意，猜想這女賊在綁縛胡青牛之時，中了他的喂毒暗器，但胡青牛要留下活口，詢問敵情，當下硬生生將三顆丹藥喂入她口中，對紀曉芙道：“咱們去將她交給胡先生，聽他發落。”紀曉芙點那女子的穴道，和張無忌兩人分攜那女子一臂，將她架入胡青牛的臥室。胡青牛兀自躺在地下，一見那女子進來，忙問：“服下藥了麼？”張無忌道：“服了。”胡青牛道：“很好，很好！”頗為喜慰。張無忌于是割斷綁著他的繩索。

　　胡青牛手足一得自由，立即過去翻開那女子的眼皮，察看眼瞼內的血色，又搭了搭她的脈搏，驚道：“你……你怎地又受了外傷？誰打傷你的？”語氣中又是驚惶，又是怜惜。那女子扁了扁嘴，哼了一聲，道：“問你的好徒弟啊。”

　　胡青牛轉過身來，問張無忌道：“是你打傷她的麼？”張無忌道：“她正要……”第四個字還沒出口，胡青牛拍拍兩下，重重的打他兩個耳光。這兩掌沉重之極，來得又是大出意料之外，張無忌絲毫沒有防備，竟沒閃避，只給他打得眼前金星亂舞，幾欲昏暈。紀曉芙長劍挺出，喝道：“你干甚麼？”

　　胡青牛對眼前這青光閃閃的利器全不理會，問那女子道：“你胸口覺得怎樣？有沒肚痛？”神態殷勤之極，與他平時“見死不救”的情狀大异其趣。那女子卻冷冷愛理不理。胡青牛給那女子解開穴道，按摩手足，取過幾味藥物，細心的喂在她口中，然後抱著她放在床上，輕輕替她蓋上棉被。這般溫柔熨帖，那里是對付敵人的模樣？張無忌撫著高高腫起的雙頰，越看越是胡塗。胡青牛臉上愛怜橫溢，向那女子凝視半晌，輕聲道：“這番你毒上加傷，若是我能給你治好，咱倆永不再比試了罷？”那女子笑道：“這點輕傷算不了甚麼。可是我服的是甚麼毒藥，你怎能知道？你要是當真治得好我，我便服你。就只怕醫仙的本事，未必及得上毒仙罷？”說著微微一笑，臉上神色甚是嬌媚。張無忌雖于男女之情不大明白，但也瞧得出兩人相互間實是恩愛纏綿。胡青牛道：“十年之前，我便說醫仙萬萬及不上毒仙，你偏不肯信。唉，甚麼都好比試，怎能作踐自己身子。這一次我卻真心盼望醫仙胜過毒仙了。否則的話，我也不能一個兒獨活。”那女子輕輕笑道：“我若是去毒了別人，你仍會讓我，假裝不及我的本事。嘻嘻，我毒了自己，你非得出盡法寶不可了罷。”胡青牛給她掠了掠頭發，歎道：“我可實在擔心得緊。快別多說話，閉上眼睛養神。你若是暗自運氣糟蹋自己，那可不是公平比試了。”那女子微笑道：“胜敗之分，自當光明磊落。我才不會這樣下作。”說著便閉了雙眼，嘴角邊仍帶甜笑。兩人這番對話，只把紀曉芙和張無忌聽得呆了。胡青牛轉過身來，向張無忌深深一揖，說道：“小兄弟，是我一時情急，多有得罪，還請原諒。”張無忌憤憤的道：“我可半點也不明白，不知你到底在干甚麼。”胡青牛提起手掌，啪啪兩響，用力打了自己兩個耳光，說道：“小兄弟，你于我有救命大恩，只因我關懷拙荊的身子，適才冒犯于你。”

　　張無忌奇道：“她……她是你的夫人？”胡青牛點頭道：“正是拙荊。你若氣不過，請你再打我兩記耳光，否則我給你磕頭謝罪。你救了我性命，也沒甚麼。拙荊的性命卻也是你救的。”他平素端嚴莊重，張無忌對他頗為敬畏，這時見他居然自打耳光，可見确是誠心致歉，又聽得這女子竟是她的妻子，滿腔怒火登時化為烏有，說道：“磕頭謝罪是不敢當，先生打我兩下，也沒甚麼。只是我實在不明所以。”胡青牛請紀曉芙和張無忌坐下，說道：“今日之事，既已如此，也不便相瞞。拙荊姓王，閨名叫做難姑，和我是同門師兄妹。當我二人在師門習藝之時，除了修習武功，我專攻醫道，她學的卻是毒術。她說一人所以學武，乃是為了殺人，毒術也用于殺人，武術和毒術相輔相成。只要精通毒術，武功便強了一倍也還不止。但醫道卻用來治病救人，和武術背道而馳。我衷心佩服拙荊之言，她見識比我高明十倍，只是我素心所好，實是勉強不來。都是因我頑固橫蠻，不肯聽從她良言勸導，有負她愛護我的一片苦心美意。“我二人所學雖然不同，情感卻好，師父給我二人作主，結成夫婦，後來漸漸的在江湖上各自闖出了名頭。有人叫我‘醫仙’，便叫拙荊為‘毒仙’。她使毒之術，神妙無方，不但舉世無匹，而且青出于藍，已遠胜于我師父，使毒下毒而稱到一個‘仙’字，可見她本領之超凡絕俗。也是我做事太欠思量，有幾次她向人下了慢性毒藥，中毒的人向我求醫，我胡里胡塗的便將他治好了。當時我還自鳴得意，卻不知這種舉動對我愛妻實是不忠不義，委實負心薄幸，就說是‘狼心狗肺’，也不為過。‘毒仙’手下所傷之人，‘醫仙’居然將他治好，不但有違我愛妻的本意，而且豈不是自以為‘醫仙’強過‘毒仙’麼？”紀曉芙和張無忌聽得暗暗搖頭，心中都大不以為然。只聽胡青牛又道：“她向來待我溫柔和順，情深義重，普天下女子之中，再也尋不出第二個來。可是我這種對不起愛妻的逞強好胜之舉，卻接二連三的做了出來。內人便是泥人，也該有個土性兒啊。最後我知道自己太過不對，便立下重誓，凡是她下了毒之人，我決計不再逞技醫治。日積月累，我那‘見死不救’的外號便傳了開來。

　　“拙荊見我知過能改，尚有救藥，也就原宥了我。可是我改過自新沒幾年，便遇上了一件十分古怪的中毒病案。我一見之下，料想除了拙荊之外，無人能下此毒，決意袖手不理。可是那人的病情實在奇特，我忍耐了幾天，終于失了自制力，將他治好了。“拙荊卻也不跟我吵鬧，只說：‘好！蝶谷醫仙胡青牛果然醫道神通，可是我毒仙王難姑偏生不服，咱們來好好比試一下，瞧是醫仙的醫技高明呢，還是毒仙的毒術厲害？’我雖竭誠道歉，但她這口氣怎能下得了？原來她這次下毒，倒也不是跟那人有仇，只是新近鑽研出來一項奇妙法門，該當無藥可治，便在那人身上一試，豈知我一時僥幸，誤打誤撞的竟給治好了。我對愛妻全無半分體貼之心，那還算是人嗎？“此後數年之中，她潛心鑽研毒術，在旁人身上下了毒，讓我來治。兩人不斷比划較量。一來她毒術神妙，我的醫術有時而窮；二來我也不愿再使她生氣，因此醫了幾下醫不好，便此罷手。可是拙荊反而更加惱了，說我瞧她不起，故意相讓，不和她出全力比試，一怒之下，便此离開蝴蝶谷，說甚麼也不肯回來。“此後我雖不再輕舉妄動，但治病是我天性所好，這癮頭是說甚麼也戒不掉的，遇上奇病怪毒，也只有出手。那想到所治愈的人中，有些竟仍是拙荊所傷，只是她手段十分巧妙，不露出是她手筆，我查察不出，胡里胡塗的便將來人治好了。這麼一來，自不免大傷夫妻之情。唉，我胡青牛該當改為‘胡蠢牛’才對。像難姑這般的女子，肯委身下嫁，不知是我幾生修下來的福份，我卻不會服侍她、愛惜她，常常惹她生氣，終于逼得她离家出走，浪跡天涯，受那風霜之苦。何況江湖上人心險詐，陰毒之輩，在所多有，她孤身一個弱女子，怎叫我放心得下？”他說到這里，自怨自艾之情見于顏色。

　　紀曉芙向臥在榻上的王難姑望了一眼，心想：“這位胡夫人號稱‘毒仙’，天下還有誰更毒得過她的？她不去害人，已是上上大吉，大家都要謝天謝地了，又有誰敢來害她？這胡先生畏妻如虎，也當真令人好笑。”

　　胡青牛道：“于是我立下重誓，凡非我明教中人，一概不治，以免無意中壞了難姑的精心傑构。要知我夫婦都是明教中人，本教的兄弟姊妹，難姑是無論如何不會對他們下手的。”紀曉芙與張無忌對望了一眼，均想：“他非明教中人不治，原來是為此。”胡青牛又道：“七年之前，有一對老夫婦身中劇毒，到蝴蝶谷求醫，那是東海靈蛇島主人金花婆婆和銀葉先生。他夫婦倆來到蝴蝶谷，禮數甚是周到，但金花婆婆有意無意間露了一手武功，我一見之下，不由得心驚膽戰。我雖不敢直率拒醫，但你們想，我既已迷途知返，痛改前非，豈能再犯？當下替兩人搭脈，說道：‘憑兩位的脈理，老島主與老夫人年歲雖高，脈象卻與壯年人一般無异，當是內力卓超之功。老年人而如此壯年脈象，晚生實是生平第一次遇到。’金花婆婆道：‘先生高明之極。’我道：‘兩位中毒的情形不同。老島主無藥可治，但尚有數年之命；老夫人卻中毒不深，可憑本身內力自療。’“我問起下毒之人，知是蒙古人手下一個西域啞巴頭陀所為，和拙荊原無干系，但我既說過除了明教本教的子弟之外，外人一概不治，自也不能為他們二人破例。金花婆婆許下我極重的報酬，只求我相救老島主一命。但我顧念夫妻之情，還是袖手不顧。這對老夫婦居然并不向我用強，便即黯然而去。金花婆婆臨去時只說了一句：“嘿嘿，明教，明教，原來還是為了明教！’我知道為了不肯替人療毒治傷，已結下了不少梁子，惹下了無數對頭。但我夫妻情深，終不能為了不相干的外人而損我伉儷之情，你們說是不是啊？”

　　紀曉芙和張無忌默然不語，心中頗不以他這種“見死不救”的主張為然。胡青牛又道：“最近拙荊在外得到訊息，銀葉先生毒發身亡，金花婆婆就要來尋我的晦氣。這事非同小可，拙荊夫妻情重，趕回家來和我共御強敵。她見家中多了一個外人，便先用藥將無忌迷倒了一晚。”張無忌恍然大悟：“那一晚我直睡到次日下午方醒，原來是中了胡夫人的迷藥，自己卻還道生病。這位毒仙傷人于不知不覺之間，果是厲害無比。”胡青牛續道：“我見拙荊突然回來，自是歡喜得緊。她要我假裝染上天花，不見外人，兩人守在房中，潛心思索抵御金花婆婆的法子。這位前輩异人本事太高，要逃是萬萬逃不了的。沒過幾天，薛公遠、簡捷以及紀姑娘你們一十五人陸續來了。“我一聽你們受傷的情形，便知金花婆波是有意試我，瞧我是否真的信守諾言，除了明教子弟之外，果然決不替外人治療傷病。一十五人身上帶了一十五種奇傷怪病，我姓胡的嗜醫如命，只要見到這般一種怪傷，也是忍不住要試試自己的手段，又何況共有一十五種？但我也明白金花婆婆的心意，只要我治好了一人，她加在我身上的殘酷報復，就會厲害百倍，因此我雖然心痒難搔，還是袖手不顧。直到無忌來問我醫療之法，我才說了出來。但我特加說明，無忌是武當派弟子，跟我胡青牛絕無干系。

　　“難姑見無忌依著我的指點，施治竟是頗見靈效，心中又不快起來，每晚便悄悄在各人的飲食藥物之中，加上毒藥，那自是和我繼續比賽之意。再者，她也是一番愛護我的好意，免得無忌治好了這一十五人的怪病，金花婆婆勢必要怪在我頭上。這一十五人個個都是武林好手，她到各人身旁下毒，眾人如何不會驚覺？原來她先將各人迷倒，然後從容自若，分別施用奇妙的毒術。這等高明的手段，非但空前，只怕也是絕後了。”紀曉芙和張無忌對望了一眼，這才明白，為何張無忌走到紀曉芙的茅棚之中，要用力推她肩頭，方得使她醒覺。胡青牛續道：“這幾日來，紀姑娘的病勢痊愈得甚快，顯見難姑所下之毒不生效用。她一加查察，才知是無忌發覺了她的秘密，于是要對無忌也下毒手。唉，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胡青牛對愛妻到底也不是忠心到底。我本來決意袖手不理了，但昨晚無忌來勸我出游，以避大禍，我心腸一軟，還是開了一張藥方，說了甚麼當歸、生地、遠志、防風、獨活幾味藥，只因其時難姑便在我身旁，我是不便明言的。“可是難姑聰明絕頂，又懂藥性，耳聽得那張藥方開得不合常理，稍加琢磨，便識破了其中機關。她將我綁縛起來，自己取出幾味劇毒的藥物服了，說道：‘師哥，我和你做了二十多年夫妻，海枯石爛，此情不渝。可是你總是瞧不起我的毒術，不論我下甚麼毒，你總是救得活。這一次我自己服了劇毒，你再救得活我，我才真的服了你。’我只嚇得魂飛天外，連聲服輸，不斷哀求，她卻在我口中塞了一個大胡桃，教我說不出話來。此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說著連連搖頭。紀曉芙和張無忌面面相覷，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這對夫婦如此古怪，當真天下少有。胡青牛對妻子由愛生畏，那也罷了，王難姑卻是說甚麼也要壓倒丈夫，到最後竟不惜以身試毒。胡青牛又道：“你們想，我有甚麼法子？這一次我如用心將她治好，那還是表明我的本事胜過了她，她勢必一生郁郁不樂。倘若治她不好，她可是一命歸西了。唉！只盼金花婆婆早日駕臨，將我一拐杖打死，也免得難姑煩惱了。何況近幾年來她下毒的本領大進，我壓根兒便瞧不出她服下了甚麼毒藥，如何解救，更是無從說起。”

　　張無忌道：“先生，你醫術通神，難道師母服了甚麼毒也診視不出。”胡青牛道：“你師母近年來使毒的本事出神入化，這一次我是無論如何治她不好的了。我猜想她或許是服了三虫三草的劇毒，但六種毒物如何配合，我說甚麼也瞧不出來。”一面說，一面伸出右手食指，在桌上寫了一張藥方，隨即揮手道：“你們出去罷，若是難姑死了，我也決計不能獨生。”紀曉芙和張無忌齊聲道：“還請保重，多勸勸師母。”胡青牛道：“勸她甚麼？一切都是我該死！”說到這里，聲音已大是哽咽。紀曉芙和張無忌當即退了出去。

　　胡青牛反手一指，先點了妻子背心和腰間穴道，說道：“師妹，你丈夫無能，實在治不好你的三虫三草劇毒，只有相隨于陰曹地府，和你在黃泉做夫妻了。”說著伸手到難姑懷中，取出幾包藥來，果然不出所料，是三種毒虫和三種毒草焙干碾末而成。王難姑身子不能動彈，嘴里卻還能言語，叫道：“師哥，你不可服毒。”胡青牛不加理會，將這包五色斑斕的毒粉倒入口中，和津液咽入肚里。王難姑大驚失色，叫道：“你怎麼服這麼多？這許多毒粉，三個人也毒死了。”胡青牛淡淡一笑，坐在王難姑床頭的椅上，片刻之間，只覺肚中猶似千百把刀子在一齊亂扎。他知道這是斷腸草最先發作，再過片刻，其餘五種毒物的毒性便陸續發作了。王難姑叫道：“師哥，我這六種毒物是有解法的。”胡青牛痛得全身發顫，牙關上下擊打，搖頭道：“我……我不信……我……我就要死了。”王難姑叫道：“快服牛黃血竭丹和玉龍蘇合散，再用針灸散毒。”胡青牛道：“那又有甚麼用？”王難姑急道：“我服的毒藥分量輕，你服的太多了，快快救治，否則來不及了。”胡青牛道：“我全心全意的愛你怜你，你卻總是跟我爭強斗胜，我覺得活在人世殊無意味，宁可死了，倒是一了百了……哎喲……哎喲……”這幾聲呻吟，倒非假裝，其時蝮蛇和蜘蛛之毒已分攻心肺，胡青牛神智漸漸昏迷，終于人事不知。王難姑大聲哭叫：“師哥，師哥，都是我不好，你決不能死……我再也不跟你比試了。”他夫妻二人數十年來盡管不斷斗氣，相互間卻情深愛重。王難姑自己不怕尋死，待得丈夫服毒自盡，卻大大的驚惶傷痛起來，苦于她穴道被點，無法出手施救。

　　張無忌聽得王難姑哭叫，搶到房中，問道：“師母，怎生相救師父？”王難姑見他進來，正是見到了救星，忙道：“快給他服牛黃血竭丹和玉龍蘇合散，用金針刺他‘涌泉穴’、‘鳩尾穴’……”便在此時，門外忽然傳進來幾聲咳嗽，靜夜之中，聽來清晰异常。紀曉芙搶進房中，臉如白紙，說道：“金花婆婆……金花……”下面“婆婆”兩字尚未說出，門窗無風自開，一個弓腰曲背的老婆婆攜著個十二三歲的少女，已站在室中，正是金花婆婆到了。金花婆婆眼見胡青牛雙手抱住肚腹，滿臉黑氣，呼吸微弱，轉眼便即斃命，不由得一怔，問道：“他干甚麼？”旁人還未答話，胡青牛雙足一挺，已暈死過去。王難姑大哭，叫道：“你何為這般作賤自己，服毒而死？”金花婆婆這次從靈蛇島重赴中原，除了尋那害死她丈夫的對頭報仇之外，便是要找胡青牛的晦氣，哪知她現身之時，正好胡青牛服下劇毒。她也是個使毒的大行家，一看胡青牛和王難姑的臉色，知他們中毒已深，無藥可救。她只道胡青牛怕了自己，以致服毒自盡，這場大仇自是已算報了，歎了一口氣，說道：“作孽，作孽！”攜了那個姑娘，出房而去。只聽她剛出茅舍，咳嗽聲已在十余丈外，身法之快，委實不可思議。張無忌一摸胡青牛心口，心髒尚在微微跳動，忙取牛黃血竭丹和玉龍蘇合散給他服下，又以金針刺他涌泉、鳩尾等穴，散出毒氣，然後依法給王難姑施治。

　　忙了大半個時辰，胡青牛才悠悠醒轉。王難姑喜極而泣，連叫：“小兄弟，全靠你救了我二人的性命。”跟著又開出藥方，命僮兒煎藥，以除二人體內劇毒。

　　王難姑的解毒方法并不甚精，依她之法，其實不能去淨毒性。張無忌依照胡青牛先前以手指在桌上所書藥方，換過了藥材，王難姑卻也不知。

　　張無忌道：“那金花婆婆只道胡先生已服毒而死，倒是去了一件心腹大患。”他見金花婆婆倏然而來，倏然而去，形同鬼魅，這時想起來猶是不寒而栗。

　　王難姑道：“聽人言道：這金花婆婆行事極為謹慎，今日她雖去了，日後必定再來查察。我夫妻須得立即避走。小兄弟，請你起兩個墳墓，碑上書明我夫妻倆的姓名。”張無忌答應了。胡青牛、王難姑服了解毒湯藥之後，稍加收拾。兩名藥僮每人給了十兩銀子，叫他們各自回家。夫婦倆坐在一輛騾車之中，乘黑离去。張無忌直送到蝴蝶谷口，一老一少兩年多來日日相見，一旦分手，都感依依不舍。胡青牛取出一部手寫醫書，說道：“無忌，我畢生所學，都寫在這部醫書之中，以往我一直自秘，沒給你看，現下送了給你。你身中玄冥神掌，陰毒難除，我極是過意不去，只盼你參研我這部醫書，能想出驅毒的法子。那麼咱們日後尚有相見之時。”張無忌謝過了收下。王難姑道：“你救我夫妻性命，又令我二人和好。我原該也將一生功夫傳你。但我生平鑽研的是下毒傷人之法，你學了也無用處。只望你早日痊可，將來我再圖補報了。”

　　張無忌直到騾車駛得影蹤不見，這才回到茅舍。次日清晨便在屋旁堆了兩個墳墓，出谷去叫了石匠來樹立兩塊墓碑，一塊上寫“蝶谷醫仙胡先生青牛之墓”，另一塊上寫“胡夫人王氏之墓”。簡捷等人見胡青牛夫妻同時斃命，才知他病重之說果非騙人，盡皆嗟歎。王難姑既去，不再暗中下毒，各人的傷病在張無忌診治之下便一天好似一天，不到十日，各人陸續道謝辭去。紀曉芙母女反正無處可去，便留著多陪他幾天。

　　張無忌在這幾日中，全神貫注閱讀胡青牛所著這部醫書，果見內容博大淵深，精微奧妙，不愧為“醫仙”傑构。他只讀了八九天，醫術已是大進，但如何驅除自己休內陰毒，卻不得絲毫端倪。他反來復去的細讀數遍，終于絕了指望，又想：“胡先生若知醫我之術，如何會不醫？他既不知，醫書中又如何會有載錄？”言念及此，不由得萬念俱灰。他掩了書卷，走到屋外，瞧著兩個假墓，心想：“不出一年，我便真的要長眠于地下了。我的墓碑上卻寫甚麼字？”正想得出神，忽聽得身後咳嗽了幾下，張無忌吃了一驚，轉地頭來，只見金花婆婆扶著那相貌美麗的小姑娘，顫巍巍的站在數丈之外。金花婆婆問道：“小子，你是胡青牛的甚麼人？為甚麼在這里歎氣？”張無忌道：“我身中玄冥神掌的陰毒……”金花婆婆走近身來，抓住他的手腕，搭了搭他脈搏，奇道：“玄冥神掌？世上果真有這門功夫？是誰打你的？”張無忌道：“那人扮作一個蒙古兵的軍官，卻不知究竟是誰。我來向胡先生求醫，他說我不是明教中人，不肯醫治。現下他已服毒而死，我的病更是好不了啦，是以想起來傷心。”

　　金花婆婆見他英俊文秀，討人喜歡，卻受了這不治之傷，連說：“可惜，可惜！”張無忌心頭忽然涌起三句話來：“生死修短，豈能強求？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這三句話出自《莊子》。張三丰信奉道教，他的七名弟子雖然不是道士，但道家奉為寶典的一部《莊子南華經》卻均讀得滾瓜爛熟。張無忌在冰火島上長到五歲時，張翠山教他識字讀書，因無書籍，只得划地成字，將《莊子》教了他背熟。這四句話意思是說：“一個人壽命長短，是勉強不來的。我哪里知道，貪生并不是迷誤？我哪里知道，人之怕死，并不是像幼年流落在外面不知回歸故鄉呢？我哪里知道，死了的人不會懊悔他從前求生呢？”莊子的原意在闡明，生未必樂，死未必苦，生死其實沒甚麼分別，一個人活著，不過是“做大夢”，死了，那是“醒大覺”，說不定死了之後，會覺得從前活著的時候多蠢，為甚麼不早點死了？正如做了一個悲傷恐怖的惡夢之後，一覺醒來，懊惱這惡夢實在做得太長了。張無忌年紀幼小，本來不懂得這些生命的大道理，但他這四年來日日都處于生死之交的邊界，自不免體會到莊子這些話的含義。他本來并不相信莊子的話，但既然活在世上的日子已屈指可數，自是盼望人死後會別有奇境，會懊惱活著時竭力求生的可笑。這時他聽金花婆婆連聲“可惜”，便淡淡一笑，隨口將心頭正想到的那三句《莊子》說了出來。金花婆婆問道：“那是甚麼意思？”張無忌解釋了一遍，金花婆婆登時呆了。

　　她從這幾句話中想到了逝世的丈夫。他倆數十年夫妻，恩愛無比，一旦陰陽相隔，再無相見之日，假如一個人活著正似流落异鄉，死後卻是回到故土，那麼丈夫被仇人下毒、胡青牛不肯醫治，都未必是壞事了。“故土？故土？可是回到故土，又當真好過异鄉麼？”

　　站在金花婆婆身旁的小姑娘卻全然不懂張無忌這幾句話的意思，不懂為甚麼婆婆一聽，便猶似痴了一般。她一雙美目瞧瞧婆婆，又瞧瞧張無忌，在兩人的臉上轉來轉去。終于，金花婆婆歎了口氣，說道：“幽冥之事，究屬渺茫。死雖未必可怕，但凡人莫不有死，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能夠多活一天，便多一天罷！”

　　張無忌自見到紀曉芙等一十五人被金花婆婆傷得這般慘酷，又見胡青牛夫婦這般畏懼于她，甚至連逃走也無勇氣，想象這金花婆婆定是個凶殘絕倫的人物，但相見之下，卻是大謬不然。那日燈下匆匆一面，并未瞧得清楚，此時卻見她明明是一個和藹慈祥的老婆婆，雖然臉上肌肉僵硬麻木，盡是雞皮皺紋，全無喜怒之色，但眼神清澈明亮，直如少女一般靈活，而其中溫和親切之意亦甚顯然。

　　金花婆婆又問：“孩子，你爹爹尊姓大名？”張無忌道：“我爹爹姓張，名諱是上‘翠’下‘山’，是武當派弟子。”卻不提父親已自刎身死之事。

　　金花婆婆大為驚訝，道：“你是武當張五俠的令郎，如此說來，那惡人所以用玄冥神掌傷你，為的是要迫問金毛獅王謝遜和屠龍刀的下落？”張無忌道：“不錯，他以諸般毒刑加于我身，我卻是宁死不說。”金花婆婆道：“你是确實知道的？”張無忌道：“嗯，金毛獅王是我義父，我決計不會吐露。”金花婆婆左手一掠，已將他雙手握在掌里。只聽得骨節格格作響，張無忌雙手痛得幾欲暈去，又覺一股透骨冰涼的寒氣，從雙手傳到胸口，這寒氣和玄冥神掌又有不同，但一樣的難熬難當。金花婆婆柔聲道：“乖孩子，好孩兒，你將謝遜的所在說出來，婆婆會醫好你的寒毒，再傳你一身天下無敵的功夫。”張無忌只痛得涕淚交流，昂然道：“我父母宁可性命不要，也不肯泄露朋友的行藏。金花婆婆，你瞧我是出賣父母之人麼？”金花婆婆微笑道：“很好，很好！你爹爹呢？他在不在這里？”潛運內勁，箍在他手上猶似鐵圈般的手指又收緊幾分。張無忌大聲道：“你為甚麼不在我耳朵中灌水銀？為甚麼不喂我吞鋼針、吞水蛭？四年之前，我還只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便不怕那惡人的諸般惡刑，今日長大了，難道反而越來越不長進了？”金花婆婆哈哈大笑，說道：“你自以為是個大人，不是小孩了，哈哈，哈哈……”她笑了幾聲，放開了張無忌的手，只見他手腕以至手指尖，已全成紫黑之色。

　　那小姑娘向他使個眼色，說道：“快謝婆婆饒命之恩。”張無忌哼了一聲，道：“她殺了我，說不定我反而快樂些，有甚麼好謝的？”那小姑娘眉頭一皺，嗔道：“你這人不聽話，我不理你啦。”說著轉過了身子，卻又偷偷用眼角覷他動靜。金花婆婆微笑道：“阿离，你獨個兒在島上，沒小伴兒，寂寞得緊。咱們把這娃娃抓了去，叫他服侍你，好不好？就只他這般驢子脾氣，太過倔強，不大聽話。”那小姑娘長眉一軒，拍手笑道：“好極啦，咱們便抓了他去。他不聽話，婆婆不會想法兒整治他麼？”張無忌聽她二人一問一答，心下大急，金花婆婆當場將他殺死，也就算了，倘若將自己抓到甚麼島上，死不死、活不活的受她二人折磨，可比甚麼都難受了。

　　金花婆婆點了點頭，道：“你跟我來，咱們先要去找一個人，辦一件事，然後一起回靈蛇島去。”張無忌怒道：“你們不是好人，我才不跟你們去呢。”金花婆婆微笑道：“我們靈蛇島上甚麼東西全有，吃的玩的，你見都沒見過。乖孩子，跟婆婆來罷。”張無忌突然轉身，拔足便奔，那知只跨出一步，金花婆婆已擋在他面前。張無忌身子一側，斜刺里向左方竄去，仍只跨出一步，金花婆婆又擋在他面前，柔聲道：“孩子，你逃不了的，乖乖的跟我走罷。”張無忌咬緊牙齒，向她一掌猛擊過去，金花婆婆微一側身，向他掌上吹了口氣。張無忌的手掌本已被她捏得瘀黑腫脹，這一口氣吹上來，猶似用利刃再在創口上划了一刀，只痛得他直跳起來。

　　忽聽得一個女孩的聲音叫道：“無忌哥哥，你在玩甚麼啊？我也來。”正是楊不悔走近身來，跟著紀曉芙也從樹叢後走了出來。她母女倆剛從田野間漫步而歸，陡然間見到金花婆婆，紀曉芙臉色立變慘白，終于鼓起勇氣，顫聲道：“婆婆，你不可難為小孩兒家？”金花婆婆向紀曉芙瞪視了一眼，冷笑道：“你還沒死啊？我老太婆的事，也用得著你來多嘴多舌？走過來讓我瞧瞧，怎麼到今天還不死？”

　　紀曉芙出身武學世家，名門高弟，原是頗具膽氣，但這時顧念到女兒，已不敢輕易涉險，攜著女兒的手，反而倒退了一步，低聲道：“無忌，你過來。”

　　張無忌拔足欲行。那小姑娘阿离一翻手掌，抓住了他小臂上的“三陽絡”，說道：“給我站著。你叫無忌，姓張，你是張無忌，是不是？”這三陽絡一被扣住，張無忌登時半身麻軟，動彈不得，心中又驚又怒，大叫：“快放開我！”忽聽得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曉芙，怎地如此不爭氣？走過去便走過去！”紀曉芙又驚又喜，回身叫道：“師父！”但背後并無人影，凝神一瞧，才見遠處有個身穿灰布袍的尼姑緩緩走來，正是峨嵋派掌門，師父滅絕師太。她身後還隨著兩名弟子，一是師姊丁敏君，一是師妹貝錦儀。金花婆婆見她相隔如此之遠，顏面都還瞧不清楚，但說話聲傳到各人耳中便如是近在咫尺一般，足見內力之深厚。滅絕師太盛名遠播，武林中無人不知，只是她極少下山，見過她一面的人可著實不多。走近身來，只見她約莫四十四五歲年紀，容貌算得甚美，但兩條眉毛斜斜下垂，一副面相變得極是詭异，幾乎有點兒戲台上的吊死鬼味道。紀曉芙迎上去跪下磕頭，低聲道：“師父，你老人家好。”滅絕師太道：“還沒給你氣死，總算還好。”紀曉芙跪著不敢起來。但聽得站在師父身後的丁敏君低聲冷笑，知她在師父跟前已說了自己不少壞話，不由得滿背都是冷汗。滅絕師太冷冷的道：“這位婆婆叫你過去給她瞧瞧，為甚麼到今天還不死。你就過去給她瞧瞧啊。”

　　紀曉芙道：“是。”站起身來，大步走到金花婆婆跟前，朗聲道：“金花婆婆，我師父來啦。你的強凶霸道，都給我收了起來罷。”金花婆婆咳嗽兩聲，向滅絕師太瞪視兩眼，點了點頭，說道：“嗯，你是峨嵋派的掌門，我打了你的弟子，你待怎樣？”滅絕師太冷冷的道：“打得很好啊。你愛打，便再打，打死了也不關我事。”紀曉芙心如刀割，叫道：“師父！”兩行熱淚流了下來。她知師父向來最是護短，弟子們得罪了人，明明理虧，她也要強辭奪理的維護到底，這時卻說出這幾句話來，那顯是不當她弟子看待了。金花婆婆道：“我跟峨嵋派無冤無仇，打過一次，也就夠啦。阿离，咱們走罷！”說著慢慢轉過身去。

　　丁敏君不知金花婆婆是何來歷，見她老態龍鐘，病骨支离，居然對師父如此無禮，心下大怒，縱身疾上，攔在她的身前，喝道：“你也不向我師父賠罪，便這麼想走麼？”說著右手拔劍，离鞘一半，作威嚇之狀。

　　金花婆婆突然伸出兩根手指，在她劍鞘外輕輕一捏，隨即放開，笑道：“破銅爛鐵，也拿來嚇人麼？”丁敏君怒火更熾，便要拔劍出鞘。那知一拔之下，這劍竟是拔不出來。阿离笑道：“破銅爛鐵，生了銹啦。”

　　丁敏君再一使勁，仍是拔不出來。才知金花婆婆適才在劍鞘外這麼似乎漫不在意的一捏，已潛運內力，將劍鞘捏得向內凹入，將劍鋒牢牢咬住。丁敏君要拔是拔不出，就此作罷卻又心有不甘，脹紅了臉，神情極是狼狽。

　　滅絕師太緩步上前，三根指頭挾住劍柄，輕輕一抖，劍鞘登時裂為兩片，劍鋒脫鞘而出，說道：“這把劍算不得是甚麼利器寶刃，卻也還不是破銅爛鐵。金花婆婆，你不在靈蛇島上納福，卻到中原來生甚麼事？”

　　金花婆婆見到她三根手指抖劍裂鞘的手法，心中一凜，暗道：“這賊尼名聲極大，果然是有點真實功夫。”笑眯眯的道：“我老公死了，獨個兒在島上悶得無聊，因此出來到處走走，瞧瞧有沒合意的和尚道士，找一個回去作伴。”她特意說“和尚道士”，自是譏刺對方身為尼姑，卻也四處亂走。滅絕師太一雙下垂的眉毛更加垂得低了，長劍斜起，低沉嗓門道：“亮兵刃罷！”丁敏君、紀曉芙等從師以來，從未見過師父和人動手，尤其紀曉芙知道金花婆婆的武功怪异莫測，更是關切。張無忌的手臂仍被阿离抓著，上身越來越麻，叫道：“快放開我！你拉著我干麼？”阿离見紀曉芙在旁有插手干預之勢，若不放開，她必上前動手，那時還是非放了他不可，于是用力一摔，放松了他手臂，冷冷的道：“瞧你逃得掉麼？”金花婆婆淡淡一笑，說道：“當年峨嵋派郭襄郭女俠劍法名動天下，自然是極高的，但不知傳到徒子孫手中，還剩下幾成？”滅絕師太森然道：“就算只剩下一成，也足以掃蕩邪魔外道。”金花婆婆雙眼凝視對方手中長劍的劍尖，一瞬也不瞬，突然之間，舉起手中拐杖，往劍身上疾點。滅絕師太長劍抖動，往她肩頭刺去。金花婆婆咳嗽聲中，舉杖橫掃。滅絕師太身隨劍走，如電光般游到了對手身後，腳步未定，劍招先到。金花婆婆卻不回身，倒轉拐仗，反手往她劍刃上砸去。兩人三四招一過，心下均已暗贊對方了得。猛聽得當的一聲響，滅絕師太手中的長劍已斷為兩截，原來劍杖相交，長劍被拐仗震斷。旁觀各人除了阿离外，都吃了一驚。看金花婆婆手中的拐杖灰黃黝黑，毫不起眼，似乎非金非鐵，居然能砸斷利劍，那自是憑借她深厚充沛的內力了。但金花婆婆和滅絕師太適才兵刃相交，卻知長劍所以斷絕，乃是靠著那拐杖的兵刃之利，并非自己功力上胜了。她這拐杖乃靈蛇島旁海底的特產，叫作“珊瑚金”，是數種特异金屬混和了珊瑚，在深海中歷千萬年而化成，削鐵如切豆腐，打石如敲棉花，不論多麼鋒利的兵刃，遇之立折。金花婆婆當下也不進迫，只是拄杖于地，撫胸咳嗽。紀曉芙、丁敏君、貝錦儀三名峨嵋弟子生怕師父已受了傷，一齊搶到滅絕師太身旁照應。

　　阿离手掌一翻，又已抓住了張無忌的手腕，笑道：“我說你逃不了，是不是？”這一下仍是出其不意，張無忌仍是沒能讓開，脈門被扣，又是半身酸軟。他兩次著了這小姑娘的道兒，又羞又怒，又氣又急，飛右足向她腰間踢去。阿离手指加勁，張無忌的右足只踢出半尺，便抬不起來了。他怒叫：“你放不放手？”阿离笑道：“我不放，你有甚麼法子？”張無忌猛地一低頭，張口便往她手背上用力咬去。阿离只覺手上一陣劇痛，大叫一聲：“啊唷！”松開右手，左手五根指爪卻向張無忌臉上抓到。張無忌忙向後躍，但已然不及，被她中指的指甲刺入肉里，在右臉划了一道血痕。阿离右手的手背上更是血肉模糊，被張無忌這一口咬得著實厲害，痛得險些便要哭了出來。兩個孩子在一旁打斗，金花婆婆卻目不旁視，一眼也沒瞧他們。滅絕師太拋去半截斷劍，說道：“這是我徒兒的兵刃，原不足以當高人的一擊。”說著解開背囊，取出一柄四尺來長的古劍來。金花婆婆一瞥眼間，但見劍鞘上隱隱發出一層青氣，劍未出鞘，已可想見其不凡，只見劍鞘上金絲鑲著的兩個字：“倚天”，她大吃一驚，脫口而出：“倚天劍！”滅絕師太點了點頭，道：“不錯，是倚天劍！”金花婆婆心頭立時閃過武林中相傳的那六句話：“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喃喃道：“原來倚天劍落在峨嵋派手中。”

　　滅絕師太喝道：“接招！”提著劍柄，竟不除下劍鞘，連劍帶鞘，便向金花婆婆胸口點來。金花婆婆拐杖一封。滅絕師太手腕微顫，劍鞘已碰上拐杖。但聽得“嗤”的一聲輕響，猶如撕裂厚紙，金花婆婆那根海外神物、兵中至寶“珊瑚金”拐杖，已自斷為兩截。

　　金花婆婆心頭大震，暗想：“倚天劍刃未出匣，已然如此厲害，當真名不虛傳。”向著寶劍凝視半晌，說道：“滅絕師太，請你給我瞧一瞧劍鋒的模樣。”

　　滅絕師太搖頭不允，冷冷的道：“此劍出匣後不飲人血，不便還鞘。”

　　兩人凜然相視，良久不語。

　　金花婆婆此時已知這尼姑的功力實不在自己之下，至于招數之妙，則一時還沒能瞧得出來。但她既是峨嵋掌門，自必非同泛泛，加之手中持了這柄“天下第一寶劍”，自己決計討不了好去，輕輕咳嗽了兩聲，轉過身來，拉住阿离，飄然而去。阿离回頭叫道：“張無忌，張無忌！”叫聲漸遠漸輕，終于隱沒。丁敏君、紀曉芙、貝錦儀三人見師父得胜，強敵避走，都是大為欣喜。丁敏君道：“師父，這老太婆可不是有眼不識泰山麼？居然敢跟你老人家動手，那才是自討苦吃。”滅絕師太正色道：“以後你們在江湖上行走，只要聽到她的咳嗽聲，趕快遠而避之。”她剛才揮劍一擊，雖然削斷了對方拐杖，但出劍時還附著她修練三十年的“峨嵋九陽功”，這股神功撞到金花婆婆身上，卻似落入汪洋大海一般，竟然無影無蹤，只帶動一下她的衣衫，卻沒使她倒退一步。這時思之，猶是心下凜然；又覺她內力修為固深，而膂力健旺，宛若壯年，絕不似一個龍鐘支离的年老婆婆，何以得能如此，實是難以索解。滅絕師太抬頭向天，出神半晌，說道：“曉芙，你來！”眼角也沒向她瞟一眼，徑自走入茅舍。紀曉芙等三人跟了進去。楊不悔叫道：“媽媽！”也要跟進去。

　　紀曉芙知道師父這次親自下山，乃是前來清理門戶，自己素日雖蒙她寵愛，但師父生性嚴峻，實不知要如何處分自己，對女兒道：“你在外邊玩兒，別進來。”

　　張無忌心想：“那姓丁的女子很壞，定要在她師父跟前說紀姑姑的鬼話。那晚的事情我瞧得明明白白，全是這‘毒手無鹽’不好，倘若她胡說八道，顛倒黑白，我便挺身而出，給紀姑姑辯明。”于是悄悄繞到茅舍之後，縮身窗下，屏息偷聽。但聽屋中寂靜無聲，誰也沒說話。過了半晌，滅絕師太道：“曉芙，你自己的事，自己說罷。”紀曉芙哽咽道：“師父，我……我……”滅絕師太道：“敏君，你來問她。”丁敏君道：“是。紀師妹，咱們門中，第三戒是甚麼？”紀曉芙道：“戒淫邪放蕩。”丁敏君道：“是了，第六戒是甚麼？”紀曉芙道：“戒心向外人，倒反師門。”丁敏君道：“違戒者如何處分？”紀曉芙卻不答她的話，向滅絕師太道：“師父，這其中弟子實有說不出來的難處，并非就如丁師姊所說這般。”滅絕師太道：“好，這里沒有外人，你就仔細跟我說。”紀曉芙知道今日面臨重大關頭，決不能稍有隱瞞，便道：“師父，那一年咱們得知了天鷹教王盤山之會的訊息後，師父便命我們師兄妹十六人下山，分頭打探金毛獅王謝遜的下落。弟子向西行到川西大樹堡，在道上遇到一個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約莫有四十來歲年紀。弟子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弟子投客店，他也投客店，弟子打尖，他也打尖。弟子初時不去理他，後來實在瞧不過眼，便出言斥責。那人說話瘋瘋顛顛，弟子忍耐不住，便出劍刺他。這人身上也沒兵刃，武功卻是絕高，三招兩式，便將我手中長劍奪了過去。“我心中驚慌，連忙逃走。那人也不追來。第二天早晨，我在店房中醒來，見我的長劍好端端地放在枕頭邊。我大吃一驚，出得客店時，只見那人又跟上我了。我想跟他動武是沒用的了，只有向他好言求懇，說道大家非親非故，素不相識，何況男女有別，你老是跟著我有何用意。我又說，我的武功雖不及你，但我們峨嵋派可不是好惹的。”滅絕師太“嗯”了一聲，似乎認為她說話得體。紀曉芙續道：“那人笑了笑，說道：‘一個人的武功分了派別，已自落了下乘。姑娘若是跟著我去，包你一新耳目，教你得知武學中別有天地。’”

　　滅絕師太性情孤僻，一生潛心武學，于世務殊為膈膜，聽紀曉芙轉述那人之言，說“一個人的武功分了派別，已自落了下乘”，又說“教你得知武學中別有天地”的幾句話，不由得頗為神往，說道：“那你便跟他去瞧瞧，且看他到底有甚麼古怪本事。”紀曉芙臉上一紅，道：“師父，他是個陌生男子，弟子怎能跟隨他去。”滅絕師太登時醒悟，說道：“啊，不錯！你叫他快滾得遠遠的。”紀曉芙道：“弟子千方百計，躲避于他，可是始終擺脫不掉，終于為他所擒。唉，弟子不幸，遇上了這個前生的冤孽……”說到這里，聲音越來越低。

　　滅絕師太問道：“後來怎樣？”

　　紀曉芙低聲道：“弟子不能拒，失身于他。他監視我極嚴，教弟子求死不得。如此過了數月，忽有敵人上門找他，弟子便乘機逃了出來，不久發覺身已懷孕，不敢向師父說知，只得躲著偷偷生了這個孩子。”

　　滅絕師太道：“這全是實情了？”紀曉芙道：“弟子萬死不敢欺騙師父。”滅絕師太沉吟片刻，道：“可怜的孩子。唉！這事原也不是你的過錯。”丁敏君聽師父言下之意，對紀師妹竟大是怜惜，不禁狠狠向紀曉芙瞪了一眼。滅絕師太歎了一口氣，道：“那你自己怎麼打算啊？”紀曉芙垂淚道：“弟子由家嚴作主，本已許配于武當殷六爺為室，既是遭此變故，只求師父恩准弟子出家，削發為尼。”滅絕師太搖頭道：“那也不好。嗯，那個害了你的壞蛋男子叫甚麼名字？”紀曉芙低頭道：“他……他姓楊，單名一個逍字。”滅絕師太突然跳起身來，袍袖一拂，喀喇喇一響，一張飯桌給她擊坍了半邊。張無忌躲在屋外偷聽，固是嚇得大吃一驚，紀曉芙、丁敏君、貝錦儀三人也是臉色大變。滅絕師太厲聲道：“你說他叫楊逍？便是魔教的大魔頭，自稱甚麼‘光明左使者’的楊逍麼？”

　　紀曉芙道：“他……他……是明教中的，好像在教中也有些身分。”滅絕師太滿臉怒容，說道：“甚麼明教？那是傷天害理，無惡不作的魔教。他……他躲在哪里？是在昆侖山的光明頂麼？我這就找他去。”紀曉芙道：“他說，他們明教……”滅絕師太喝道：“魔教！”紀曉芙道：“是。他說，他們魔教的總壇，本來是在光明頂，但近年來他教中內部不和，他不便再住在光明頂，以免給人說他想當教主，因此改在昆侖山的‘坐忘峰’中隱居，不過只跟弟子一人說知，江湖上誰也不知。師父既然問起，弟子不敢不答。師父，這人……這人是本派的仇人麼？”滅絕師太道：“仇深似海！你大師伯孤鴻子，便是給這個大魔頭楊逍活活氣死的。”

　　紀曉芙甚是惶恐，但不自禁的也隱隱感到驕傲，大師伯孤鴻子當年是名揚天下的高手，居然會給“他”活活氣死。她想問其中詳情，卻不敢出口。

　　滅絕師太抬頭向天，恨恨不已，喃喃自語：“楊逍，楊逍……多年來我始終不知你的下落，今日總教你落在我手中……”突然間轉過身來，說道：“好，你失身于他，回護彭和尚，得罪丁師姊，瞞騙師父，私養孩兒……這一切我全不計較，我差你去做一件事，大功告成之後，你回來峨嵋，我便將衣缽和倚天劍都傳了于你，立你為本派掌門的繼承人。”這幾句話只聽得眾人大為驚愕。丁敏君更是妒恨交迸，深怨師父不明是非，倒行逆施。

　　紀曉芙道：“師父但有所命，弟子自當盡心竭力，遵囑奉行。至于承受恩師衣缽真傳，弟子自知德行有虧，武功低微，不敢存此妄想。”滅絕師太道：“你隨我來。”拉住紀曉芙手腕，翩然出了茅舍，直往谷左的山坡上奔去，到了一處極空曠的所在，這才停下。張無忌遠遠望去，但見滅絕師太站立高處，向四周眺望，然後將紀曉芙拉到身邊，輕輕在她耳旁說話，這才知她要說的話隱秘之極，不但生恐隔牆有耳，給人偷聽了去，而且連丁敏君等兩個徒兒也不許聽到。

　　張無忌躲在茅屋之後，不敢現身，遠遠望見滅絕師太說了一會話，紀曉芙低頭沉思，終于搖了搖頭，神態極是堅決，顯是不肯遵奉師父之命。只見滅絕師太舉起左掌，便要擊落，但手掌停在半空，卻不擊下，想是盼她最後終于回心轉意。張無忌一顆心怦怦亂跳，心想這一掌擊在頭上，她是決計不能活命的了。他雙眼一眨也不敢眨，凝視著紀曉芙。只見她突然雙膝跪地，卻堅決的搖了搖頭。滅絕師太手起掌落，擊中她的頂門。紀曉芙身子晃也不晃，一歪便跌倒在地，扭曲了幾下，便即不動。

　　張無忌又是驚駭，又是悲痛，伏在屋後長草之中，不敢動彈。便在此時，楊不悔格格兩聲嬌笑，扑在張無忌背上，笑道：“捉到你啦，捉到你啦！”原來她在田野間亂跑，瞧見張無忌伏在草中，還道是跟她捉迷藏玩耍，扑過來捉他。張無忌反手摟住她身子，一手掩住她嘴巴，在她耳邊低聲道：“別作聲，別給惡人瞧見了。”楊不悔見他面色慘白，滿臉驚駭之色，登時嚇了一跳。滅絕師太從高坡上急步而下，對丁敏君道：“去將她的孽種刺死，別留下禍根。”丁敏君見師父用重手擊斃紀曉芙，雖然暗自歡喜，但也忍不住駭怕，聽得師父吩咐，忙借了師妹貝錦儀的長劍，提在手中，來尋楊不悔。

　　張無忌抱著楊不悔，縮身長草之內，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丁敏君前前後後找了一遍，不見那小女孩的蹤跡，待要細細搜尋，滅絕師太已罵了起來：“沒用的東西，連個小孩兒也找不到。”貝錦儀平時和紀曉芙頗為交好，眼見她慘死師父掌底，又要搜殺她遺下的孤女，心中不忍，說道：“我見那孩子似乎逃出谷外去了。”她知師父脾氣急躁，若在谷外找尋不到，決不耐煩回頭再找。雖然這個小女孩孤零零的留在世上，也未必能活，但總胜于親眼見她被丁敏君一劍刺死。滅絕師太道：“怎不早說？”狠狠白了她一眼，當先追出谷去。丁敏君和貝錦儀隨後跟去。楊不悔尚不知母親已遭大禍，圓圓的大眼骨溜溜地轉動，露出詢問的神色。張無忌伏地聽聲，耳聽得那三人越走越遠，跳起身來，拉著楊不悔的手，奔向高坡。楊不悔笑道：“無忌哥哥，惡人去了麼？咱們到山上玩，是不是？”張無忌不答，拉著她直奔到紀曉芙跟前。楊不悔待到臨近，才見母親倒在地下，大吃一驚，掙扎下地，大叫：“媽媽，媽媽！”扑在母親身上。張無忌一探紀曉芙的呼吸，氣息微弱已極，但見她頭蓋骨已被滅絕師太這一掌震成了碎片，便是胡青牛到來，也必已難救性命。紀曉芙微微睜眼，見到張無忌和女兒，口唇略動，似要說話，卻說不出半點聲音，眼眶中兩粒大大的眼淚滾了下來。張無忌從懷中取出金針，在她“神庭”、“印堂”、“承泣”等穴上用力刺了幾針，使她暫且感覺不到腦門劇痛。紀曉芙精神略振，低聲道：“我求……求你……送她到她爹爹那里……我不肯……不肯害她爹爹……”左手伸到自己胸口，似乎要取甚麼物事，突然頭一偏，氣絕而死。

　　楊不悔摟住母親的尸身，只是大哭，不住口的叫：“媽媽，媽媽，你很痛麼？你很痛麼？”紀曉芙的身子漸漸冰冷，她卻兀自問個不停。她不懂母親為甚麼一動也不動，為甚麼不回答她的話。張無忌心中本已悲痛，再想起自己父母慘亡之時，自己也是這麼伏尸號哭，忍不住淚如泉涌。兩人哭了一陣，張無忌心想：“紀姑姑臨死之時，求我將不悔妹子送到她爹爹那里。嗯，她爹爹名叫楊逍，是明教中的光明左使者，住在昆侖山的甚麼坐忘峰中。我務必要將她送去。”他可不知昆侖山在極西數萬里外，他兩個孩子如何去得？眼見紀曉芙斷氣時曾伸手到胸口去取甚麼物事，于是在她頸中一摸，見挂著一根絲絛，上面懸著一塊黑黝黝的鐵牌，牌上用金絲鑲嵌著一個火焰之形。張無忌也不知那是甚麼東西，除了下來，便挂在楊不悔頸中。到茅舍中取過一柄鐵鏟，挖了個坑將紀曉芙的尸身埋了。這時楊不悔已哭得筋疲力盡，沉沉睡去。待得醒來，張無忌費盡唇舌，才騙得她相信媽媽已飛了上天，要過很久很久，才從天上下來跟她相會。

　　當下張無忌胡亂煮些飯菜，和楊不悔兩人吃了，疲倦萬分，橫在榻上便睡。次日醒來，收拾了兩個小小包裹，帶了胡青牛留給他的十幾兩銀子，領著楊不悔到她母親墳前拜了幾拜。兩個孩兒离蝴蝶谷而去。

## 第十四章　當道時見中山狼

　　兩人走了大半日，方出蝴蝶谷，楊不悔腳小步短，已走不動了。歇了好一會，才又趕路，行行歇歇，第一晚便找不到客店人家，一直行到天黑，還是在荒山野岭中亂闖，四下里狼嗥梟啼，只嚇得楊不悔不住驚哭。

　　張無忌心下也是十分害怕，見路旁有個山洞，便拉著楊不悔躲在洞里，將她摟在懷里，伸手按住她耳朵，令她聽不見餓獸吼叫之聲。這一夜兩個孩子又餓又怕，挨了一晚苦，次晨才在山中摘些野果吃了，順著山路走一會，歇一會。行到中午時分，楊不悔突然尖聲大叫，指著路邊一株大樹。張無忌一看，只見樹上飄飄蕩蕩的挂著兩個干尸，嚇得忙拉著她轉頭狂奔。兩人七高八低的沒奔出十余步，腳下石子一絆，一齊摔倒。張無忌大著膽子回頭一望，這一下更是吃驚，脫口而出叫道：“胡先生！”原來挂在樹上的一個干尸這時被風吹得回過頭來，卻是胡青牛。另一個干尸長發披背，是個女尸，瞧她服色，正是胡青牛的妻子王難姑。山風吹動她的身子和長發，更加顯得陰氣森森。張無忌定了好一會神，自己安慰自己：“不怕，不怕！”慢慢爬起身來，一步步走近，果見挂著的兩具尸體正是胡青牛夫婦。兩人臉頰上金光燦然，各自嵌上一朵小小的金花。張無忌心下恍然：“原來他們還是沒能逃出金花婆婆的毒手。”只見山澗中一輛騾車摔得破爛不堪，一頭騾子淹死在澗水之中。張無忌怔怔的流下淚來，解開繩索，將胡青牛夫婦的尸身從大樹上放了下來，忽然拍一聲響，王難姑尸身的懷中跌出一本書來。拾起一看，是一部手寫的抄本，題簽上寫著“王難姑毒經”五字。翻將開來，書頁上滿是蠅頭小楷，密密麻麻的寫著諸般毒物的毒性、使用和化解之法，除了毒藥、毒草等等，各項活物如毒蛇、蜈蚣、蝎子、毒蛛，以及種種希奇古怪的魚虫鳥獸、花木土石，無不具載。他隨手放在懷里，將胡青牛夫婦的尸體并列了，捧些石頭土塊，草草堆成一墳，跪倒拜了幾拜，攜了楊不悔的手覓路而行。

　　行出數里後走上了大路，不久到了一個小市鎮，張無忌便想買些飯吃，哪知市鎮中家家戶戶都是空屋，竟連一個人影也無，無奈只得繼續趕路，但見沿途稻田盡皆龜裂，田中長滿了荊棘敗草，一片荒涼。張無忌心中慌亂，楊不悔能夠忍饑不哭，勉力行走，已算得是極乖，還能出甚麼主意？走了一會，只見路邊臥著幾具尸體，肚腹干癟，雙頰深陷，一見便知是餓死了的。越走這類餓殍越多。張無忌心下惶恐：“難道甚麼東西也沒得吃？咱們也要這般餓死不成？”行到傍晚，到了一處樹林，只見林中有白煙裊裊升起。張無忌大喜，他自离開蝴蝶谷後，一路未見人煙，當下向白煙升起處快步走去。行到鄰近，只見兩個衣衫襤褸的漢子圍著一鍋熱氣騰騰的沸湯，正在鍋底添柴加火。兩個漢子聽到腳步聲，回過頭來，見到張無忌和楊不悔，臉上現出大喜過望之色，同時跳起身來。一人招手道：“小娃娃，好極，過來，快過來。你同來的大人呢？他們到哪里去了？”張無忌道：“就只我們兩人，沒大人相伴。”兩個大漢相顧大笑，同聲說道：“運氣，運氣！”張無忌餓得慌了，探頭到鍋中一看，瞧是煮甚麼，只見鍋中上下翻滾，都是些青草。

　　一名漢子一把揪過楊不悔，獰笑道：“這口小羊又肥又嫩，今晚飽餐一頓，那是舒服得緊了。”另一名漢子道：“不錯，男的娃娃留著明兒吃。”張無忌大吃一驚，喝道：“干甚麼？快放開我妹子。”那漢子全不理睬，嗤的一聲，便撕破了楊不悔身上衣服，伸手從靴子里拔出一枘牛耳尖刀，笑道：“很久沒吃這麼肥嫩的小羊了。”提著楊不悔走別一旁，似乎便要宰殺。另一名漢子拿了一只土缽跟在後面，說：“羊血丟了可惜，煮一鍋羊血羹，味兒才不壞呢。”張無忌只嚇得魂飛天外，瞧他們并非說笑，實是有宰殺楊不悔之意，大叫：“你們想吃人麼？也不怕傷天害理？”那手持土缽的漢子笑道：“老子有三個月沒吃一粒米了，不吃人，還能吃牛吃羊麼？”生怕張無忌逃跑，過來伸手便揪他頭頸。張無忌側身讓開，左手一帶，右掌拍的一下，正中他後心要害。他得金毛獅王謝遜傳授武功秘訣，又自父親處學得武當長拳，這幾年中雖然潛心醫術，沒有用功練武，但生平所習所見盡是最上乘的武功。這一掌奮力擊出，便是習武多年的武師只怕也不易抵受，何況一個尋常村漢？那漢子哼了一聲，俯伏在地，一動也不能動了。

　　張無忌立即縱身躍到楊不悔身旁。那漢子喝道：“先宰了你！”提起尖刀，便往他胸口插下。張無忌使招武當長拳的“雁翅式”，飛起右腳，正中那人手腕。那人尖刀脫手飛出。張無忌一招鴛鴦連環腿，左右跟著踢出，直中那人下顎。那人正在張口呼喝，下顎被踢得急速合上，將自己半截舌頭咬了下來，狂噴鮮血，暈死過去。張無忌忙扶起楊不悔。便在此時，只聽得腳步聲響，又有幾人走進林來。楊不悔嚇得怕了，聽見人聲，便扑在張無忌懷里。張無忌抬頭一看，登時寬心，叫道：“是簡大爺、薛大爺。”進林來的共是五人，一個是崆峒派的簡捷，另外是華山派的薛公遠和他們的兩個同門，這四個人都是張無忌給治好了的。最後是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漢子，貌相威壯，額頭奇闊，張無忌卻未見過。簡捷哼了一聲，道：“張兄弟，你也在這里？這兩人怎麼了？”說著手指倒在地下的兩名漢子。張無忌氣憤憤的說了，最後道：“連活人也敢吃，那不是無法無天了麼？”簡捷橫眼瞧著楊不悔，突然嘴角邊滴下饞涎，伸舌頭在嘴唇上下舐了舐，自言自語：“他媽的，五日五夜沒一粒米下肚，盡啃些樹皮草根……嗯，細皮白肉，肥肥嫩嫩的……”張無忌見他眼中射出饑火，像是頭餓狼一般，咧開了嘴，牙齒閃閃發亮，神情甚是可怖，忙將楊不悔摟在懷里。薛公遠道：“這女孩的媽媽呢？”張無忌心想：“我若說姑姑死了，他們更會轉壞念頭。”便道：“紀女俠買米去啦，轉眼便來。”楊不悔忽道：“不，我媽媽飛上天去啦！”簡捷和薛公遠等一聽兩人的話，便知紀曉芙已死。薛公遠冷笑道：“買米？周圍五百里地內，你給我找出一把米來，算你本事。”簡捷向薛公遠打個眼色，兩人霍地躍起。簡捷兩手抓住張無忌雙臂。薛公遠左手掩住楊不悔的嘴，右臂便將她抱了起來。張無忌驚道：“你們干甚麼？”簡捷笑道：“鳳陽府赤地千里，大伙兒餓得熬不住啦。這女孩兒又不是你甚麼人，待會兒也分你一份便是。”張無忌罵道：“你們枉自為英雄好漢，怎能欺侮她小小孤女？這事傳揚開去，你們還能做人麼？”簡捷大怒，左手仍是抓住他，右手夾臉打了他兩拳，喝道：“連你這小畜生也一起宰了，我們本來嫌一只小羊不夠吃的。”張無忌適才舉手投足之間便擊倒兩名村漢，甚是輕易，但聖手伽藍簡捷是崆峒派好手，一雙手上練了數十年的功夫，張無忌給他緊緊抓住了，卻哪里掙扎得脫？薛公遠的兩名師弟取過繩索，將兩個孩子都綁了。張無忌知道今日已然無幸，狂怒之下，好生後悔，當初實不該救了這幾人的性命，哪料到人心反復，到頭來竟會恩將仇報。

　　簡捷道：“小畜生，你治好了老子頭上的傷，你就算于老子有恩，是不是？你心中一定在痛罵老子，是不是？”張無忌道：“這難道不是恩將仇報？我和你們無親無故，若非我出手相救，你們四人的奇傷怪病能治得好麼？”

　　薛公遠笑道：“張少爺，我們受傷之後丑態百出，都讓你瞧在眼里啦，傳將出去，大伙兒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今兒我們實在餓得慌了，沒幾口鮮肉下肚，性命也是活不成，你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再救我們一救罷。”簡捷惡狠狠的猙獰可怕，倒也罷了，這薛公遠笑嘻嘻的陰險狠毒模樣，張無忌瞧著尤其覺得寒心，大聲道：“我是武當子弟，這個妹子是峨嵋派的。你們害了我二人不打緊，武當五俠和滅絕師太能就此罷休嗎？”簡捷一愕，“哦”了一聲，覺得這話倒是不錯，武當派和峨嵋派的人可真惹不起。薛公遠笑道：“這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你到了我肚里，再去向張三丰老道訴苦罷。”簡捷哈哈大笑，說道：“肚里餓得冒出火來啦，你便是我的親兄弟、親兒子，我也連皮帶骨的吞了你。”轉頭向薛公遠的兩個師弟喝道：“快生火燒湯啊。還等甚麼？”那二人提起地下的鐵鍋，一個到溪里去掏水，另一個便生起火來。

　　張無忌道：“薛大爺，那兩個人反正已死了，你們肚餓要吃人，吃了他不好麼？”薛公遠笑道：“這兩條死漢子全身皮包骨頭，又老又韌，又臭又硬，天下哪有不吃嫩羊吃老羊的道理？”張無忌自來極有骨氣，若是殺他打他，決不能討半句饒，但這時身陷歹人之手，竟要給人活生生的煮來吃了，不由得張惶失措，哀求了幾句。薛公遠反而不住嘲笑：“哈哈，武當派、峨嵋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強稱霸，今日卻給我們一口一口的咬來吃了，張三丰和滅絕老尼知道了，不氣死才怪。”張無忌提氣大喝：“薛大爺，你們既是非吃人不可，就將我吃了罷，只求你們放了這個小妹子，我張無忌死而無怨。”薛公遠道：“為甚麼？”張無忌道：“她媽媽去世之時，托我將這個小妹子去交給她爹爹。你們今日吃我一人，也已夠飽了，明日可以再去買牛羊米飯，就饒了這小姑娘罷。”簡捷見他臨危不懼，小小年紀，竟大有俠義之風，倒也頗為欽佩，不禁心動，躊躇道：“怎樣？”薛公遠道：“饒了小女娃娃不打緊，只是泄漏了風聲，日後宋遠橋、俞蓮舟他們找上門來，簡大哥有把握打發便成。”簡捷點頭道：“薛兄弟說得是。我是個胡塗蛋，從不想想往後的日子。”說話之間，那名華山派弟子提了鍋清水回來，放在火上煮湯。張無忌知道事情緊急，叫道：“不悔妹妹，你向他們發個誓，以後決不說出今日的事來。”楊不悔迷迷糊糊的哭道：“不能吃你啊，不能吃你啊。”她也不懂張無忌說些甚麼，隱隱約約之間，只知道他是在舍身相救自己。

　　那氣概軒昂的青年漢子默然坐在一旁，一直不言不動。簡捷向他瞪了一眼，道：“徐小舍，想吃羊肉，也得惹一身羊騷氣啊。”濠泗一帶，對年輕漢子稱為“小舍”。那青年道：“是！”從腰間拔出一柄短刀，說道：“殺豬屠羊，是我的拿手本事。”橫咬短刀在口，一手提了張無忌，一手提了楊不悔，向山溪邊走去。張無忌破口大罵，想張口去咬他手臂，卻咬不到。那徐小舍走出十余步。薛公遠叫道：“徐小舍，便在這兒開剝罷。”那徐小舍回頭道：“在溪中開膛破肚的好，洗得干淨些。”口中咬了刀子，說話模糊不清，腳下并不停步。薛公遠道：“我叫你在這里，便在這里。”他瞧出徐小舍神情有些不對，生怕他想獨吞，帶了兩個小孩逃走。

　　徐小舍低聲道：“快逃！”將兩人在地下一放，伸刀割斷了縛住二人的繩索。張無忌道：“多謝救命大恩。”拉著楊不悔的手，拔步飛奔。簡捷和薛公遠齊聲怒吼，縱身追去。那徐小舍橫刀攔住，喝道：“站住！”簡捷和薛公遠見他橫刀當胸，威風凜凜的攔在面前，倒是一怔。簡捷喝道：“干甚麼？”徐小舍道：“咱們在江湖上行走，欺侮弱小，不叫天下好漢笑話麼？”薛公遠怒道：“餓得急了，娘老子也吃。”揮手向兩個師弟喝道：“快追，快追！”張無忌見楊不悔跑不快，將她抱起，他本已人小步短，這麼一來，逃得更慢了。簡捷和薛公遠各挺兵刃，夾攻那姓徐的漢子。斗了一陣，簡捷刷的一刀，砍中了徐小舍大腿，登時鮮血淋漓。徐小舍抵敵不住，突然提起短刀，向薛公遠擲去。薛公遠側身閃避，徐小舍便沖了出去。簡薛二人也不追趕，徑自來捉張楊二小。徐小舍遠遠叫道：“張兄弟休慌，我去叫幫手來救你。”簡薛二人上前合圍，登時將張無忌和楊不悔又縛住了。簡捷瞪眼罵道：“這姓徐的吃里扒外，不是好人，你們怎地跟他做一路？”薛公遠道：“路上撞到的同伴，誰知他是好人壞人？他說姓徐，叫甚麼徐達。你別信他鬼話，天都快黑了，到哪兒叫幫手去。”一名華山派的弟子道：“聽他口音，是鳳陽府本地人，便叫些鄉下人來，咱們也不怕。”簡捷笑道：“鳳陽府的人，哈哈，個個餓得爬也爬不動了。咱們快把兩口小羊煮得香香的，飽餐一頓是正經。”

　　張無忌二次被擒，被打得口鼻青腫，衣衫都扯破了，懷中銀兩物品，都掉在地上。他心想：“原來這位姓徐的大哥叫做徐達，此人實是個好朋友，只可惜我命在頃刻，不能和他結交了。”一低頭，只見一本黃紙抄本掉在地下，書頁隨風翻動，正是從王難姑尸身上取來的那部《王難姑毒經》，順眼往書頁上瞧去，只見赫然寫著“毒菌”兩個大字，其後小字詳載各種毒菌的形狀、氣味、顏色、毒性、解法，一種又是一種，他心中正亂，哪里看得入腦？突然間一瞥之間，只見左首四五尺外，一段腐朽的樹干下生著十余棵草菌，顏色鮮艷奪目，心中一動：“這不知是甚麼菌，不知有毒無毒？毒經上說大凡毒菌均是顏色鮮明。這些草菌若是劇毒之物，不悔妹妹尚有活命之望。”他這時也已不想自己求生，反正體內寒毒難除，今日便逃得性命，也不過多活幾個月，一意只盼能救得楊不悔。他坐在地下，移動雙腳和臀部，慢慢挨將過去，轉過身來，伸手將那些草菌都摘了下來。這時天色已黑，各人饑火中燒，誰也沒留心他。張無忌忽然眼望徐達逃去之處，跳起身來，叫道：“徐大哥，你帶了人來啦，救命，救命！”簡捷等信以為真，四人抓起兵器，都跳了起來！張無忌乘四人凝視東方，倒退兩步，反手將草菌都投入了鐵鍋。簡捷等不見有人，都罵：“小雜種，你想瘋了也沒人來救你。”薛公遠道：“開刀子，誰來動手？”簡捷道：“我宰女娃子，你宰那男的。”說著一把揪了楊不悔。

　　張無忌道：“薛大爺，我口渴得緊，你給我喝碗熱湯，我死了做鬼也不纏你。”薛公遠道：“好，喝碗熱湯打甚麼緊？”便舀碗熱湯給他。熱湯尚未送到嘴邊，張無忌便大聲贊道：“好香，好香！”那些草菌在熱湯中一熬，确是香氣扑鼻。薛公遠早就餓得急了，聞到菌湯香氣，便不拿去喂張無忌，自己喝了下肚，舐了舐嘴唇，道：“鮮得緊！”又去舀了一碗。簡捷伸手搶過，大口喝了，興猶未盡，又喝了一碗。薛公遠和華山派其餘兩名弟子也都喝了兩碗，久饑之下，兩碗熱騰騰的鮮湯下肚，均感說不出的舒服。簡捷還撈起鍋中草菌，大口咀嚼。誰也沒問草菌從何而來。簡捷吃完草菌，拍了拍肚子，笑道：“先打個底兒，再吃羊肉。”左手提起楊不悔後領，右手提了刀子。張無忌見眾人喝了菌湯後若無其事，心想原來這些草菌無毒，不禁暗暗叫苦。簡捷走了兩步，忽然叫道：“啊喲！”身子搖晃了幾下，摔跌在地，將楊不悔和刀子都拋在一旁。薛公遠驚道：“簡兄，怎麼啦？”奔過去俯身看時，這一彎腰，便再也站不直了，扑在簡捷身上。那兩名華山派弟子跟著也毒發而斃。張無忌大叫：“謝天謝地！”滾到刀旁，反手執起，將楊不悔手上的繩索割斷。楊不悔顫著雙手，把張無忌的手掌刺破了兩處，這才割斷他手上繩索。兩人死里逃生，歡喜無限，摟抱在一起。過了一會，張無忌去看簡薛四人時，只見每人臉色發黑，肌肉扭曲，死狀甚是可怖，心想：“毒物能殺惡人，也就是能救好人。”當下將那部《王難姑毒經》珍而重之的收在懷內，決意日後好好研讀。

　　張無忌攜了楊不悔的手，穿出樹林，正要覓路而行，忽見東首火把照耀，有七八人手執兵器，快步奔來。張楊二人忙在草叢中躲起。那干人奔到鄰近，只見當先一人正是徐達，他左手高舉火把，右手挺著長槍，大聲吆喝：“傷天害理的吃人惡賊，快納下命來！”眾人奔進樹林，見簡薛等四人死在當地，無不愕然。徐達叫道：“張兄弟，你沒事麼？我們救你來啦！”張無忌叫道：“徐大哥，兄弟在這里！”從草叢中奔出。

　　徐達大喜，一把將他抱起，說道：“張兄弟，似你這等俠義之人，別說孩童，大人中也是少見，我生怕你已傷于惡賊之手，天幸好有好報，惡有惡報，正是報應不爽。”問起簡薛等人如何中毒，張無忌說了毒菌煮湯之事，眾人又都贊他聰明。徐達道：“這幾個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宰了一條牛，大伙兒正好在皇覺寺中煮食，我去一叫便來。但若不是張兄弟機智，我們還是來得遲了。”當下替張無忌一一引見。一個方面大耳的姓湯名和；一個英氣勃勃的姓鄧名愈；一個黑臉長身的姓花名云；兩個白淨面皮的親兄弟，兄長吳良，兄弟吳禎。最後是個和尚，相貌十分丑陋，下巴向前挑出，猶如一柄鐵鏟相似，臉上凹凹凸凸甚多瘢痕黑痣，雙目深陷，炯炯有神。徐達道：“這位朱大哥，名叫元璋，眼下在皇覺寺出家。”花云笑道：“他做的是風流快活和尚，不愛念經拜佛，整日便喝酒吃肉。”楊不悔見了朱元璋的丑相，心中害怕，躲在張無忌背後。朱元璋笑道：“和尚雖然吃肉，卻不吃人，小妹妹不用害怕。”湯和道：“咱們煮的那鍋牛肉，這時候也該熟了。”花云道：“快走！小妹妹，我來背你。”將楊不悔負在背上，大踏步便走。張無忌見這干人豪爽快活，心中也自歡喜。

　　走了四五里路，來到一座廟宇。走進大殿，便聞到一陣燒肉的香氣。吳良叫道：“熟啦，熟啦！”徐達道：“張兄弟，你在這兒歇歇，我們去端牛肉出來。她吐些口涎，調在“百合散”中一看，果是體內毒性轉盛。張無忌苦思不解，走進內堂去向胡青牛請教。胡青牛歎了口氣，說了治法。張無忌依法施為，果有靈效。可是簡捷的光頭卻又潰爛起來，腐臭難當。數日之間，十五人的傷勢都是變幻多端，明明已痊愈了八九成，但一晚之間，忽又轉惡。

　　張無忌不明其理，去問胡青牛時，胡青牛總道：“這些人所受之傷大非尋常，倘若一醫便愈，又何必到蝴蝶谷來苦苦求我？”這天晚上，張無忌睡在床上，潛心思索：“傷勢反復，雖是常事，但不至于十五人個個如此，又何況一變再變，真是奇怪得緊。”直到三更過後的餓死麼？”鄧愈拍手叫道：“徐大哥的話從來最有見地，吃啊，吃啊！”

　　正吃喝間，忽然門外腳步聲響，跟著有人敲門。湯和跳起身來，叫道：“啊也！張員外家中尋牛來啦！”只聽得廟門被人一把推開，步進來兩個挺胸凸肚的豪仆。一人叫道：“好啊！員外家的大牯牛，果然是你們偷吃了！”說著一把揪住朱元璋。另一人道：“你這賤和尚，今兒賊贓俱在，還逃到哪里去？明兒送你到府里，一頓板子打死你。”

　　朱元璋笑道：“當真胡說八道，你怎敢胡賴我們偷了員外的牯牛？出家人吃素念佛，你賴我吃肉，這不罪過麼？”那豪仆指著盤缽中的牛肉，喝道：“這還不是牛肉？”朱元璋使個眼色，笑嘻嘻的道：“誰說牛肉？”吳良、吳禎兄弟走到兩名豪仆身後，一聲吆喝，抓住兩人手臂。朱元璋從腰間拔出一柄匕首，笑道：“兩位大哥，實不相瞞，我們吃的不是牛肉，乃是人肉。今日既給你們見到，只好吃了兩位滅口，以免泄漏。”嗤的一聲，將一名豪仆胸口衣服划破，刀尖帶得他胸膛上現出一條血痕。那豪仆大驚，連叫：“饒……饒命……”朱元璋抓起一把牛肉，分別塞在二人口中，喝道：“吞下去！”兩人嚼也不敢嚼，便吞了下肚。朱元璋走到廚下，抓了一大把牛毛，分別塞在二人口中，喝道：“快吞下！”二人只得苦著臉又吞下了。朱元璋笑道：“你若去跟員外說我偷了他的牯牛，咱們便破肚開膛對質，瞧是誰吃了牛肉，連牛毛也沒拔干淨。”翻轉刀子，用刀背在那人肚腹上一拖。那人只覺冷冰冰的刀子在肚子上划過，嚇得尖聲大叫。吳氏兄弟哈哈大笑，抬腳在兩人屁股上用力一腳，踢得兩人直滾出殿外。眾人放懷大吃，笑罵兩名豪仆自討苦吃，平日仗著張員外的勢頭，欺壓鄉人，這一次害怕剖肚對質，決計不敢向員外說眾人偷牛之事。

　　張無忌又是好笑，又是佩服，心道：“這姓朱的和尚容貌雖然難看，行事卻干淨爽快，制得人半點動彈不得，手段好生厲害。”朱元璋等早聽徐達說了，張無忌甘舍自己性命相救楊不悔，都喜愛他是個俠義少年，不以尋常孩童相待，敬酒敬肉，當他是好朋友一般。飲到酣處，鄧愈歎道：“咱們漢人受胡奴欺壓，受了一輩子的肮髒氣，今日弄到連苦飯也沒一口吃，這樣的日子，如何再過得下去？”花云拍腿叫道：“眼見鳳陽府已死了一半百姓，我看天下到處都是一般，與其眼睜睜的餓死，不如跟韃子拚一拚。”徐達朗聲道：“今日人命賤于豬狗，這兩個小兄弟小妹妹，險些便成了旁人肚中之物。普天之下，不知有多少良民百姓成為牛羊？男子漢大丈夫不能救人于水火之中，活著也是枉然。”湯和也道：“不錯。咱們今日運氣好，偷到一條牯牛宰來吃了，明日未必再偷得到。天下的好漢子大多衣食不周，難道叫英雄豪傑都去作賊？”各人越說越氣憤，破口大罵韃子害人。朱元璋道：“咱們在這兒千賊萬賊的亂罵，又罵得掉韃子一根毛麼？是有骨氣的漢子，便殺韃子去！”湯和、鄧愈、花云、吳氏兄弟等齊聲叫了起來：“去，去！”

　　徐達道：“朱大哥，你這勞甚子的和尚也不用當啦。你年紀最大，大伙都聽你的話。”

　　朱元璋也不推辭，說道：“今後咱們同生同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眾人一齊拿起酒碗喝干了，拔刀砍桌，豪氣干云。楊不悔瞧著眾人，不懂他們說些甚麼，暗自害怕。張無忌卻想：“太師父一再叮囑，叫我決不可和魔教中人結交。可是常遇春大哥和這位徐大哥都是魔教中人，比之簡捷、薛公遠這些名門正派的弟子，為人卻好上萬倍了。”他對張三丰向來敬服之極，然從自身的經歷而言，卻覺太師父對魔教中人不免心存偏見。雖然如此，仍想太師父的言語不可違拗。朱元璋道：“好漢子說做便做，這會兒吃得飽飽的，正好行事。張員外家今日宴請韃子官兵，咱們先去揪來殺了。”花云道：“妙極！”提刀站了起來。

　　徐達道：“且慢！”到廚下拿一只籃子，裝了十四五斤熟牛肉，交給張無忌，說道：“張兄弟，你年紀還小，不能跟我們干這殺官造反的勾當。我們這幾個人人窮得精打光，身上沒半分銀子，只好送這幾斤牛肉給你。若是我們僥幸不死，日後相見，大伙兒好好再吃一頓牛肉。”

　　張無忌接過籃子，說道：“但盼各位建立大功，趕盡韃子，讓天下百姓都有飯吃。”朱元璋、徐達、湯和、鄧愈等聽了，都拍手贊好，說道：“張兄弟，你說得真對，咱們後會有期。”說著各挺兵刃，出廟而去。張無忌心想：“他們此去是殺韃子，若不是帶著這個小妹子，我也跟他們去一起去了。他們只有七個人，倘是寡不敵眾，張員外家中的韃子和莊丁定要前來追殺，這廟中是不能住了。”于是挽了一籃牛肉，和楊不悔出廟而去。黑暗中行了四五里，猛見北方紅光沖天而起，火勢甚烈，知是朱元璋、徐達等人得手，已燒了張員外的莊子，心中甚喜。當晚兩人在山野間睡了半夜，次晨又向西行。兩個小孩沿途風霜饑寒之苦，說之不盡。幸好楊不悔的父母都是武學名家，先天體質壯健，小小女孩長途跋涉，居然沒有生病，便有輕微風寒，張無忌采些草藥，隨手便給她治好了。但兩人每日行行歇歇，最多也不過走上二三十里，行了十五六天，方到河南省境。

　　河南境內和安徽也是無多分別，處處饑荒，遍地餓殍。張無忌做了一副弓箭，射禽殺獸，飽一天餓一天的，和楊不悔慢慢西行。幸好途中沒遇上蒙古官兵，也沒逢到江湖人物，至于尋常的無賴奸徒想找歹主意，卻哪里是張無忌的對手？有一日他跟途中遇到的一個老人閒談，說要到昆侖山坐忘峰去。這老人雙目圓睜，驚得呆了，說道：“小兄弟，昆侖山离這里何止十萬八千里，聽說當年有唐僧取經，這才去過。你們兩個娃娃，可不是發瘋了麼？你家住哪里，快快回家去罷！”張無忌一聽之下，不禁氣沮，暗想：“昆侖山這麼遠，那是去不了的啦，只好到武當山去見太師父再說。”但轉念又想：“我受人重托，雖然路遠，又怎能中途退縮？我壽命無多，倘若不在身死之前將不悔妹妹送到，便是對不起紀姑姑。”不再跟那老人多說，拉著楊不悔的手便行。

　　又行了二十余天，兩個孩子早是全身衣衫破爛，面目憔悴。張無忌最為煩惱的，卻是楊不悔時時吵著要媽媽，見媽媽總是不從天上飛下來，往往便哭泣半天。張無忌多方譬喻開導，說這一路西去，便是去尋她媽媽，又說個故事，扮個鬼臉，逗她破涕為笑。這一日過了駐馬店，已是秋末冬初，朔風吹來，兩個孩子衣衫單簿，都禁不住發抖。張無忌除下自己破爛的外衫給楊不悔穿上。楊不悔道：“無忌哥哥，你自己不冷麼？”張無忌道：“我不冷，熱得緊。”使力跳了幾下。楊不悔道：“你待我真好！你自己也冷，卻把衣服給我穿。”這小女孩斗然間說起大人話來，張無忌不由得一怔。

　　便在此時，忽聽得山坡後傳來一陣兵刃相交的叮當之聲，跟著腳步聲響，一個女子聲音叫道：“惡賊，你中了我的喂毒喪門釘，越是快跑，發作得越快！”

　　張無忌急拉楊不悔在路旁草叢中伏下，只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壯漢飛步奔來，數丈後一個女子手持雙刀，追趕而至。那漢子腳步踉蹌，突然間足下一軟，滾倒在地。那女子追到他身前，叫道：“終叫你死在姑娘手里！”那漢子驀地躍起，右掌拍出，波的一聲，正中那女子胸口。這一下力道剛猛，那女子仰天跌倒，手中雙刀遠遠摔了出去。

　　那漢子反手從自己背上拔下喪門釘，恨恨的道：“取解藥來。”那女子冷笑道：“這次師父派我們出來捉你，只給喂毒暗器，不給解藥。我既落在你手里，也就認命啦，可是你也別指望能活命。”那漢子左手以刀尖指住她咽喉，右手到她衣袋中搜尋，果然不見解藥。那漢子怒極，提起那枚喂毒喪門釘用力一擲，釘在那女子肩頭，喝道：“叫你自己也嘗嘗喂毒喪門釘的滋味，你昆侖派……”一句話沒說完，背上毒性發作，軟垂在地。那女子想掙扎爬起，但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又再坐倒，拔出肩頭的喪門釘，拋在地下。一男一女兩人臥在道旁草地之中，呼吸粗重，不住喘氣。張無忌自從醫治簡捷、薛公遠而遭反噬之後，對武林中人深具戒心，這時躲在一旁觀看動靜，不敢出來。過了一會，只聽那漢子長長歎了口氣，說道：“我蘇習之今日喪命在駐馬店，仍是不知如何得罪了你們昆侖派，當真是死不瞑目。你們追趕了我千里路，非殺我不可，到底為了甚麼？詹姑娘，你好心跟我說了罷！”言語之中，已沒甚麼敵意。那女子詹春知道師門這喂毒喪門釘的厲害，眼見勢將和他同歸于盡，已是萬念俱灰，幽幽的道：“誰叫你偷看我師父練劍，這路‘昆侖兩儀劍’，若不是他老人家親手傳授，便是本門弟子偷瞧了，也要遭剜目之刑，何況你是外人？”蘇習之“啊”的一聲，說：“他媽的，該死，該死！”詹春怒道：“你死到臨頭，還在罵我師父？”

　　蘇習之道：“我罵了便怎樣？這不是冤枉麼？我路過白牛山，無意中見到你師父使劍，覺得好奇，便瞧了一會。難道我瞧得片刻，便能將這路劍法學去了？我真有這麼好本事，你們幾名昆侖子弟又奈何得了我？詹姑娘，我跟你說，你師父鐵琴先生太過小氣，別說我沒學到這‘昆侖兩儀劍’的一招半式，就算學了幾招，那也不能說是犯了死罪啊。”詹春默然不語，心中也暗怪師父小題大做，只因發覺蘇習之偷看使劍，便派出六名弟子，千里追殺，終于落到跟此人兩敗俱傷，心想事到如今，這人也已不必說謊，他既說并未偷學武功，自是不假。蘇習之又道：“他給你們喂毒暗器，卻不給解藥，武林中有這個規矩麼？他媽的……”

　　詹春柔聲道：“蘇大哥，小妹害了你，此刻心中好生後悔，好在我也陪你送命，這叫做命該如此。只是累了你家大嫂和公子小姐，實在過意不去。”蘇習之歎道：“我女人已在兩年前身故，留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四歲，明日他們便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了。”詹春道：“你府上還有誰啊？有人照料孩子麼？”蘇習之道：“此刻由我嫂子在照看著。我嫂子脾氣暴躁，為人刁蠻，就只對我還忌著幾分。唉！今後這兩個娃娃，可有得苦頭吃了。”詹春低聲道：“都是我作的孽。”

　　蘇習之搖頭道：“那也怪你不得。你奉了師門嚴令，不得不遵，又不是自己跟我有甚麼冤仇。其實，我中了你的喂毒暗器，死了也就算了，何必再打你一掌，又用暗器傷你？否則我以實情相告，你良心好，必能設法照看我那兩個苦命的孩兒。”詹春苦笑道：“我是害死你的凶手，怎說得上心好？”蘇習之道：“我沒怪你，真的，并沒怪你。

　　”適才兩人拚命惡斗，這時均自知命不久長，留戀人世，心中便具有仁善意。張無忌聽到這里，心想：“這一男一女似乎心地不惡，何況那姓蘇的家中尚有兩個孩兒。”想起自己和楊不悔身為孤兒之苦，便從草叢中走了出來，說道：“詹姑娘，你喪門釘上喂的是甚麼毒藥？”蘇習之和詹春突然見草叢中鑽出一個少年、一個女孩，已覺奇怪，聽得張無忌如此詢問，更是驚訝，張無忌道：“我粗通醫理，兩位所受的傷毒，未必無救。”詹春道：“是甚麼毒藥，我可不知道。傷口中奇痒難當。我師父說道，中了這喪門釘後，只有四個時辰的性命。”張無忌道：“讓我瞧瞧傷勢。”蘇詹二人見他年紀既小，又是衣衫破爛，全身污穢，活脫是個小叫化子，哪里信他能治傷毒？蘇習之粗聲道：“我二人命在頃刻，小孩兒快別在這兒羅皂，給我走得遠遠的罷。”張無忌不去睬他，從地上拾起喪門釘，拿到鼻邊一聞，嗅到一陣淡淡的蘭花香。這些日來，他途中有暇，便翻讀王難姑所遺的那部《毒經》，于天下千奇百怪的毒物，已莫不了然于胸，一聞到這陣香氣，即知喪門釘上喂的是“青陀羅花”的毒汁。《毒經》上言道，這花汁原有腥臭之氣，本身并無毒性，便喝上一碗，也絲毫無害，但一經和鮮血混和，卻生劇毒，同時腥臭轉為清香，說道：“這是喂了青陀羅花之毒。”詹春并不知喪門釘上喂的是何毒藥，但師父的花圃中種有這種奇花，她卻是知道的，奇道：“咦，你怎知道？”要知青陀羅花是極罕見的毒花，源出西域，中上向來所無。張無忌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攜了楊不悔的手，道：“咱們走罷。”詹春忙道：“小兄弟，你若知治法，請你好心救我二人一命。”張無忌原本有心相救，但突然想到簡捷和薛公遠要吃人肉時那獰惡的面貌，不由得躊躇。蘇習之道：“小相公，在下有眼不識高人，請你莫怪。”

　　張無忌道：“好罷！我試一試看。”取出金針，在詹春胸口“膻中穴”及肩旁左右“缺盆穴”刺了幾下，先止住她胸口掌傷的疼痛，說道：“這青陀羅花見血生毒，入腹卻是無礙。兩位先用口相互吮吸傷口，至血中絕無凝結的細微血塊為止。”蘇習之和詹春都頗覺不好意思，但這時性命要緊，傷口又在自己吮吸不到的肩背之處，只得輪流替對方吸出傷口中毒血。張無忌在山邊采了三種草藥，嚼爛了替二人敷上傷口，說道：“這三味草藥能使毒氣暫不上攻，療毒卻是無效。咱們到前面市鎮去，尋到藥店，我再給你們配藥療毒。”蘇詹二人的傷口本來痒得難過之極，敷上草藥，登覺清涼，同時四肢不再麻軟，當下不住口的稱謝。二人各折一根樹枝作為拐杖，撐著緩步而行。詹春問起張無忌的師承來歷，張無忌不愿細說，只說自幼便懂醫理。

　　行了一個多時辰，到了沙河店，四人投店歇宿。張無忌開了藥方，蘇習之便命店伴去抓藥。這一年豫西一帶未受天災，雖然蒙古官吏橫暴殘虐，和別地無甚分別，但老百姓總算還有口飯吃。沙河店鎮上店舖開設如常。店伴抓了藥來，張無忌把藥煮好了，喂著蘇習之和詹春服下。

　　四人在客店中住了三日。張無忌每日變換藥方，外敷內服，到了第四日上，蘇詹二人身上所中劇毒已全部驅除。二人自是大為感激，問起張無忌和楊不悔要到何處。張無忌說了昆侖山坐忘峰的地名。詹春道：“蘇大哥，咱兩人的性命，是蒙這位小兄弟救了，可是我那五個師兄卻仍在到處尋你，這件事還沒了結。你便隨我上昆侖山走一遭，好不好？”蘇習之吃了一驚，道：“上昆侖山？”詹春道：“不錯。我同你去拜見家師，說明你确實并未學到‘昆侖兩儀劍’的一招半式。此事若不得他老人家原宥，你日後總是禍患無窮。”蘇習之心下著惱，說道：“你昆侖派忒也欺人太甚，我只不過多看了一眼，累得險些進入鬼門關，該放手了罷？”詹春柔聲道：“蘇大哥，你替小妹想想這中間的難處。我去跟師父說，你确實沒學到劍法，那也沒甚麼，但我那五個師兄倘若再出手傷你，小妹心中如何過意得去？”他二人出生入死的共處數日，相互已生情意，蘇習之聽了她這軟語溫存的說話，胸中氣惱登時消了，又想：“昆侖派人多勢眾，給他們陰魂不散的纏上了，免不了還是將性命送在他們手里為止。”詹春見他沉吟，又道：“你先陪我走一遭。你有甚麼要緊事，咱們去了昆侖山之後，小妹再陪你一道去辦如何？”蘇習之喜道：“好，便是這般著。只不知尊師肯不肯信？”詹春道：“師父素來喜歡我，我苦苦相求，諒來不會對你為難。這件事一了結，小妹還想去瞧瞧你的少爺小姐，免得他兩個小孩兒受你嫂子欺侮。”

　　蘇習之聽她這般說，顯有以身相許之意，心中大喜，對張無忌道：“小兄弟，咱們都上昆侖山去，大伙兒一起走，路上也有個伴兒。”詹春道：“昆侖山脈綿延千里，不知有多少山峰，那坐忘峰不知坐落何處。但我們昆侖派要在昆侖山中找一座山峰，總能找到。”

　　次日蘇習之雇了一輛大車，讓張無忌和楊不悔乘坐，自己和詹春乘馬而行。到了前面大鎮上，詹春又去替張無忌和楊不悔買了幾套衣衫，把兩人換得煥然一新。蘇詹二人見這對孩兒洗沐換衣之後，男的英俊，女的秀美，都大聲喝起彩來。兩個孩子直到此時，始免長途步行之苦，吃得好了，身子也漸漸丰腴起來。漸行漸西，天氣一天冷似一天，沿途有蘇習之和詹春兩人照看，一路平安無事。到得西域後，昆侖派勢力雄強，更無絲毫阻礙，只是黃沙扑面，寒風透骨，卻也著實難熬。不一日來到昆侖山三聖坳，但見遍地綠草如錦，到處果樹香花。蘇習之和張無忌萬想不到在這荒寒之處竟然有這般好地方，都甚是歡喜。原來那三聖坳四周都是插天高山，擋住了寒氣。昆侖派自“昆侖三聖”何足道以來，歷代掌門人于七八十年中花了極大力氣整頓這個山坳，派遣弟子東至江南，西至天竺，搬移奇花异樹前來種植。

　　詹春帶著三人，來到鐵琴先生何太沖所居的鐵琴居。一進門，只見一眾兄弟姊妹均深有憂色，只和她微一點頭，便不再說話。詹春心中嘀咕，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拉住一個師妹問道：“師父在家罷？”那女弟子尚未回答，只聽見何太沖暴怒咆哮的聲音從後堂傳了出來：“都是飯桶，飯桶！有什麼事叫你們去辦，從來沒一件辦得妥當。要你們這些膿包弟子何用？”跟著拍桌之聲震天價響。詹春向蘇習之低聲道：“師父在發脾氣，咱們別去找釘子碰，明兒再來。”何太沖突然叫道：“是春兒麼？鬼鬼祟祟的在說甚麼？那姓蘇小賊的首級呢？”詹春臉上變色，搶步進了內廳，跪下磕頭，說道：“弟子拜見師父。”伺太沖道：“差你去辦的事怎麼樣啦？那姓蘇的小賊呢？”詹春道：“那姓蘇的便在外面，來向師父磕頭請罪。他說他不懂規矩，确是不該觀看師父試演劍法，但本派劍法精微奧妙，他看過之後，只知道這是天下無雙的高明劍術，但到底好在哪里，卻是莫名其妙，半點也領會不到。”她跟隨師父日久，知他武功上極為自負，因此說蘇習之極力稱譽本門功夫，師父一高興，便可饒了他。

　　若在平時，這頂高帽何太沖勢必輕輕受落，但今日他心境大為煩躁，哼了一聲，說道：“這件事你辦得很好！去把那姓蘇的關在後山石屋中，慢慢發落。”

　　詹春見他正在氣頭上，不敢出口相求，應道：“是！”又問道：“師母們都好？我到後面磕頭去。”何太沖共有妻妾五人，最寵愛的是第五小妾，詹春為求師父饒恕蘇習之，便想去請這位五師母代下說辭。

　　何太沖臉上忽現凄惻之色，長歎了一聲，道：“你去瞧瞧五姑也好，她病得很重，你總算趕回來還能見到她一面。”詹春吃了一驚，道：“五姑不舒服麼？不知是甚麼病？”何太沖歎道：“知道是甚麼病就好了。已叫了七八個算是有名的大夫來看過，連甚麼病也說不上來，全身浮腫，一個如花似玉的人兒，腫得……唉，不用提了……”說著連連搖頭，又道：“收了這許多徒弟，沒一個管用。叫他們到長白山去找千年老山人參，去了快兩個月啦，沒一個死回來，要他們去找雪蓮、首烏等救命之物，個個空手而歸。”詹春心想：“從這里到長白山萬里之遙，哪能去了即回？到了長白山，也未必就能找到千年人參啊。至于雪蓮、首烏等起死回生的珍异藥物，找一世也不見得會找到，一時三刻，哪能要有便有？”知道師父對這個小妾愛如性命，眼見她病重不治，自不免遷怒于人。何太沖又道：“我以內力試她經脈，卻是一點异狀也沒有。哼哼，五姑若是性命不保，我殺盡天下的庸醫。”詹春道：“弟子去望望她。”何太沖道：“好，我陪你去。”師徒倆一起到了五姑的臥房之中。詹春一進門，扑鼻便是一股藥氣，揭開帳子，只見五姑一張臉腫得猶如豬八戒一般，雙眼深陷肉里，幾乎睜不開來，喘氣甚急，像是扯著風箱。這五姑本是個美女，否則何太沖也不致為她如此著迷，這時一病之下，變成如此丑陋，詹春也不禁大為歎息。何太沖道：“叫那些庸醫再來瞧瞧。”在房中服侍的老媽子答應著出去。過了不久，只聽得鐵鏈聲響，進來七個醫生。七人腳上系了鐵鏈，給鎖在一起，形容憔悴，神色苦惱。這七人都是四川、云南、甘肅一帶最有名的醫生，被何太沖派弟子半請半拿的捉了來。但七位名醫見解各不相同，有的說是水腫，有的說是中邪，所開的藥方試服之後，沒一張管用，五姑的身子仍是日腫一日。何太沖一怒之下，將七位名醫都鎖了，宣稱五姑若是不治，七個庸醫（這時“名醫”已改作“庸醫”）一齊推入墳中殉葬。七名醫生出盡了全身本事，卻治得五姑的身子越來越腫，自知性命不保，但每次會診，總是大聲爭論不休，指摘其餘六名醫生，說五姑所以病重，全是他們所害，與自己無涉。這一次七人進來，診脈之後，三言兩語，便又爭執起來。何太沖憂急惱怒，大聲喝罵，才將七個不知是名醫還是庸醫的聲音壓了下來。詹春心念一動，說道：“師父，我從河南帶來了一個醫生，年紀雖然幼小，本領卻比他們都高些。”何太沖大喜，叫道：“你何不早說，快請，快請。”每一位名醫初到，他對之都十分恭敬，但“名醫”一變成“庸醫”，他可一點也不客氣了。詹春回到廳上，將張無忌帶了進去。張無忌一見何太沖，認得當年在武當山逼死父母的諸人之中，便有他在內，不禁暗暗惱恨。但張無忌隔了這四五年，相貌身材均已大變，何太沖卻認他不出，見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年，見了自己竟不磕頭行禮，側目斜視，神色間甚是冷峭，當下也不暇理會，問詹春道：“你說的那位醫生呢？”

　　詹春道：“這位小兄弟便是了。他的醫道精湛得很，只怕還胜過許多名醫。”何太沖哪里相信，說道：“胡鬧！胡鬧！”詹春道：“弟子中了青陀羅花之毒，便是得他治好的。”何太沖一驚，心想：“青陀羅花的花毒不得我獨門解藥，中後必死，這小子居能治，倒有些邪門。”向張無忌打量了一會，問道：“少年，你真會治病麼？”張無忌想起父母慘死的情景，本來對何太沖心下暗恨，可是他天性不易記仇，否則也不會肯給簡捷等人治病，也不會給昆侖派的詹春療毒了，這時聽何太沖如此不客氣的詢問，雖感不快，還是點了點頭。他一進房，便聞到一股古怪的氣息，過了片刻，便覺這氣息忽濃忽淡，甚是奇特，走到五姑床前瞧瞧她臉色，按了按她雙手脈息，突然取出一根金針，從她腫得如南瓜般的臉上刺了下去。何太沖大吃一驚，喝道：“你干甚麼？”待要伸手抓住張無忌時，見他已拔出金針，五姑臉上卻無血液膿水滲出。何太沖五根手指离張無忌背心不及半尺，硬生生的停住，只見他將金針湊近鼻端一嗅，點了點頭。心中生出一絲指望，道：“小……小兄弟，這病有救麼？”以他一派之尊，居然叫張無忌一聲“小兄弟”，可算得客氣之極了。張無忌不答，突然爬到五姑床底下瞧了一會，又打開窗子，察看窗外的花圃，忽地從窗中跳出，走近去觀賞花卉。何太沖寵愛五姑，她窗外花圃中所種的均是珍奇花卉，這時見張無忌行動怪异，自己心如油煎，盼他立即開方用藥，治好五姑的怪病，他卻自得其樂的賞起花來，教他如何不怒？但于束手無策之中忽露一線光明，終于強忍怒氣，卻已滿臉黑氣，不住的呼吸喘氣。只見張無忌看了一會花草，點點頭，若有所悟，回進房來，說道：“病是能治的，可是我不想治。詹姑娘，我要去了。”詹春道：“張兄弟，倘若你治好了五姑的疾病，我們昆侖派上下齊感你的大德，這一定要請你治一治。”張無忌指著何太沖道：“逼死我爹爹媽媽的人中，這位鐵琴先生也有份，我為甚麼要救他親人的性命？”何太沖一驚，問道：“小兄弟，你貴姓，令尊令堂是誰？”張無忌道：“我姓張，先父是武當派的第五弟子。”何太沖一凜：“原來他是張翠山的兒子。武當派著實了得，他家學淵源，料來必有些本事。”當即慘然長歎，說道：“張兄弟，令尊在世之時，在下和他甚是交好，他自刎身亡，我痛惜不止……”他為了救愛妾的性命，便信口胡吹。詹春也幫著師父圓謊，說道：“令尊令堂死後，家師痛哭了幾場，常跟我們眾弟子說，令尊是他平生最交好的良友。張兄弟，你何不早說？早知你是張五俠的令郎，我對你更要加倍相敬了。”張無忌半信半疑，但他生性不易記仇，便道：“這位夫人不是生了怪病，是中了金銀血蛇的蛇毒。”何太沖和詹春齊聲道：“金銀血蛇？”張無忌道：“不錯，這種毒蛇我也從來沒見過，但夫人臉頰腫脹，金針探後針上卻有檀香之氣。何先生，請你瞧瞧夫人的腳，十根足趾的趾尖上可有細小齒痕。”何太沖忙掀開五姑身上的棉被，凝目看她的足趾時，果見每根足趾的尖端都有幾個紫黑色齒痕，但細如米粒，若非有意找尋，決計看不出來。

　　何太沖一見之下，對張無忌的信心陡增十倍，說道：“不錯，不錯，當真每足趾上都有齒痕，小兄弟實在高明，實在高明。小兄弟既知病源，必能療治。小妾病愈之後，我必當重重酬謝。”轉頭對七個醫生喝道：“甚麼風寒中邪，陽虛陰虧，都是胡說八道！她足趾上的齒痕，你們七只大飯桶怎地瞧不出來？”雖是罵人，語調卻是喜氣洋洋。

　　張無忌道：“夫人此病本甚奇特，他們不知病源，那也難怪，都放了他們回去罷。”

　　何太沖笑道：“很好，很好！小兄弟大駕光臨，再留這些庸醫在此，不是惹人厭麼？春兒，每人送一百兩銀子，叫他們各自回去。”那七個庸醫死里逃生，無不大喜過望，急急离去，生怕張無忌的醫法不靈，何太沖又把這個“小庸醫”跟自己鎖在一起，要八名大小“庸醫”齊為愛妾殉葬。

　　張無忌道：“請叫仆婦搬開夫人臥床，床底有個小洞，便是金銀血蛇出入的洞穴。”何太沖不等仆婦動手，右手抓起一只床腳，單手便連人帶床一齊提開，果見床底有個小洞，不禁又喜又怒，叫道：“快取硫磺煙火來，薰出毒蛇，斬它個千刀萬劍！”張無忌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夫人所中的蛇毒，全仗這兩條毒蛇醫治，你殺了毒蛇，夫人的病便治不來了。”何太沖道：“原來如此。中間的原委，倒要請教。”這“請教”兩字，自他業師逝世，今日是第一次再出他口。張無忌指著窗外的花圃道：“何先生，尊夫人的疾病，全由花圃中那八株‘靈脂蘭’而起。”何太沖道：“這叫做‘靈脂蘭’麼？我也不知其名，有一位朋友知我性愛花草，從西域帶來了這八盆蘭花送我。這花開放時有檀香之氣，花朵的顏色又極嬌艷，想不到竟是禍胎。”張無忌道：“据書上所載，這‘靈脂蘭’其莖如球，顏色火紅，球莖中含有劇毒。咱們去掘起來瞧瞧，不知是也不是。”

　　這時眾弟子均已得知有個小大夫在治五師母的怪病。男弟子不便進房，詹春等六個女弟子都在旁邊。聽得張無忌這般話，便有兩個女弟子拿了鐵鏟，將一株靈脂蘭掘了起來，果見上下的球莖色赤如火。兩名女弟子聽說莖中含有劇毒，哪敢用手去碰？張無忌道：“請各位將八枚球莖都掘出來，放在土缽之中，加入雞蛋八枚，雞血一碗，搗爛成糊，搗藥時務請小心，不可濺上肌膚。”詹春答應了，自和兩名師妹同去辦理。張無忌又要了兩根尺許長短的竹筒，一枝竹棒，放在一旁。過不多時，靈脂蘭的球莖已搗爛成糊。張無忌將藥糊倒在地下，圍成一個圓圈，卻空出一個兩寸來長的缺口，說道：“待會見到异狀，各位千萬不可出聲，以免毒蛇受到驚嚇，逃得無影無蹤。各位去取些甘草、棉花，塞住鼻孔。”眾人依言而為。張無忌也塞住了鼻孔，然後取出火種，將靈脂蘭的葉子放在蛇洞前燒了起來。不到一盞茶時分，只見小洞中探出一個小小蛇頭，蛇身血紅，頭頂卻有個金色肉冠。那蛇緩緩爬出，竟是生有四足、身長約莫八寸；跟著洞中又爬出一蛇，身子略短，形相一般，但頭頂肉冠則作銀色。何太沖等見了這兩條怪蛇，都是屏息不敢作聲。這種异相毒蛇必有劇毒，自不必說，眾人武功高強，倒也不懼，但若將之驚走了，只怕夫人的惡疾難治。

　　只見兩條怪蛇伸出蛇舌，互舐肩背，十分親熱，相偎相依，慢慢爬進了靈脂蘭藥糊圍成的圓圈之中。張無忌忙將一根竹筒放在圓圈的缺口外，提起竹棒，輕輕在銀冠血蛇的尾上一撥。那蛇行動快如電閃，眾人只見銀光一閃，那蛇已鑽入竹筒。金冠血蛇跟著也要鑽入，但竹筒甚小，只容得一蛇，金冠血蛇無法再進，只急得胡胡而叫。張無忌用竹棒將另一根竹筒撥到金冠血蛇身前，那蛇便也鑽了進去。張無忌忙取過木塞，塞住了竹筒口子。

　　自那對金銀血蛇從洞中出來，眾人一直戰戰兢兢、提心吊膽，直到張無忌用木塞塞住竹筒，各人才不約而同的吁了口長氣，張無忌道：“請拿幾桶熱水進來，將地下洗刷干淨，不可留下靈脂蘭的毒性。”六名女弟子忙奔到廚下燒水，不多時便將地下洗得片塵不染。

　　張無忌吩咐緊閉門窗，又命眾人取來雄黃、明礬、大黃、甘草等幾味藥材，搗爛成末，拌以生石灰粉，灌入銀冠血蛇竹筒之中，那蛇登時胡胡的叫了起來。另一筒中的金蛇也呼叫相應。張無忌拔去金蛇竹筒上的木塞，那蛇從竹筒中出來，繞著銀蛇所居的竹筒游走數匝，狀甚焦急，突然間急竄上床，從五姑的棉被中鑽了進去。

　　何太沖大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張無忌搖搖手，輕輕揭開棉被，只見那金冠血蛇正張口咬住了五姑左足的中趾。張無忌臉露喜色，低聲道：“夫人身中這金銀血蛇之毒，現下便是要這對蛇兒吸出她體內毒質。”

　　過了半炷香時分，只見那蛇身子腫脹，粗了幾有一倍，頭上金色肉冠更燦然生光，張無忌拔下銀蛇所居竹筒的木塞，金蛇即從床上躍下，游近竹筒，口中吐出毒血喂那銀蛇。張無忌道：“好了，每日這般吸毒兩次，我再開張一張消腫補虛的方子，十天之內，便可痊愈。”何太沖大喜，將張無忌讓到書房，說道：“小兄弟神乎其技，這中間的緣故，還要請教。”張無忌道：“据書上所載，這金冠銀冠的一對血蛇，在天下毒物中名列第四十七，并不算是十分厲害的毒物，但有一個特點，性喜食毒。甚麼砒霜、鶴頂紅、孔雀膽、鴆酒等等，無不喜愛。夫人窗外的花圃之中種了靈脂蘭，這靈脂蘭的毒性可著實厲害，竟將這對金銀血蛇給引了來。”何太沖點頭道：“原來如此。”張無忌道：“金銀血蛇必定雌雄共居，適才我用雄黃等藥焙灸那銀冠雌蛇，金冠雄蛇為了救它伴侶，便到夫人腳趾上吸取毒血相喂。此後我再用藥物整治雄蛇，那雌蛇也必定去聽取毒血，如此反復施為，便可將夫人的體內毒質去盡。”說到這里，想起一事：“這對血蛇最初卻何以去咬夫人腳趾，其中必定另有緣故。”一時想不明白，也就不提。當日何太沖在後堂設了筵席，款待張無忌與楊不悔。張無忌心想楊不悔是紀曉芙的私生女兒，說起來于峨嵋派的聲名有累，因此當何太沖問起她的來歷時，含糊其辭，不加明言。過了數日，五姑腫脹漸消，精神恢復，已能略進飲食。張無忌便出言告辭，何太沖苦苦挽留，只恐愛妾病況又有反復。到第十天上，五姑已然腫脹全消。

　　五姑備了一席精致酒筵，親向張無忌道謝，請了詹春作陪。五姑容色雖仍憔悴，但俏麗一如往昔，何太沖自是十分歡喜。詹春乘著師父高興，求他將蘇習之收入門下。何太沖呵呵笑道：“春兒，你這釜底抽薪之計著實不錯啊，我收了這姓蘇的小子，將來自會把‘昆侖兩儀劍’劍法傳他，那麼他從前偷看一次，又有何妨？”詹春笑道：“師父，倘若不是這姓蘇的偷看你老人家使劍，弟子不會去拿他，便不會碰到張世兄。固然師父和五姑洪福齊天，張世兄醫道高明，可是這姓蘇的小子，說來也有一份小小功勞啊。”

　　五姑向何太沖道：“你收了這許多弟子，到頭來誰也幫不了你的忙，只有詹姑娘才立了大功。詹姑娘既然看中那小子，想必是好的，你就多收一個罷，說不定將來倒是最得力的弟子呢。”何太沖對愛妾之言向來唯命是聽，便道：“好罷，我收便收他，可是有個條款。”五姑道：“甚麼啊？”何太沖正色道：“他投入我門下之後，須得安心學藝，可不許對春兒痴心妄想，意圖娶她為妻，這個我卻是萬萬不准的。”詹春滿臉通紅，把頭低了下。五姑卻吃吃的笑了起來，說道：“啊喲，你做師父的要以身作則才好，自己三妻四妾，卻難道禁止徒兒們婚配麼？”

　　何太沖那句話原是跟著詹春說笑，哈哈一笑，便道：“喝酒，喝酒！”只見一名小鬟托著木盤，盤中放著一把酒壺，走到席前，替各人斟酒。那酒稠稠的微帶黏性，顏色金黃，甜香扑鼻。何太沖道：“張兄弟，這是本山的名產，乃是取雪山頂上的琥珀蜜梨釀成，叫‘琥珀蜜梨酒’，為外地所無，不可不多飲幾杯。”心下尋思：“卻如何騙得他說出金毛獅王謝遜的下落來？此事須當緩圖，千萬不可急躁。”

　　張無忌本不會飲酒，但聞到這琥珀蜜梨酒香沁心脾，便端起杯來，正要放到唇邊，突然懷中那對金銀血蛇同時胡胡胡的低鳴起來。張無忌心中一動，叫道：“此酒飲不得。”眾人一怔，都放下酒杯。張無忌從懷中取出竹筒，放出金冠血蛇，那蛇兒游到酒杯之旁，探頭將一杯酒喝得涓滴不剩。張無忌將它關回竹筒，放了銀冠雌蛇出來，也喝了一杯。這對血蛇互相依戀，單放雄蛇或是雌蛇，決不遠去，同時十分馴善，但若雙蛇同時放出，那不但難以捕捉回歸竹筒，說不定還會暴起傷人。五姑笑道：“小兄弟，你這對蛇兒會喝酒，當真有趣得緊。”張無忌道：“請命人捉一狗子或是貓兒過來。”那小鬟應道：“是！”便要轉身退出。張無忌道：“這位姊姊等在這里別去，讓別人去捉貓狗。”過了片刻，一名仆人牽了一頭黃狗進來。張無忌端起何太沖面前的一杯酒，灌在黃狗的口里。那黃狗悲吠幾聲，隨即七孔流血而斃。

　　五姑嚇得渾身發抖，道：“酒里有毒……誰……誰要害死我們啊，張兄弟，你又怎知道？”張無忌道：“金銀血蛇喜食毒物，它們嗅到酒中毒藥的氣息，便高興得叫了起來。”何太沖臉色鐵青，一把抓住那小鬟的手腕，低聲道：“這毒酒是誰叫你送來的？”那小鬟驚得魂不附體，顫聲道：“我……我不知道是毒……有毒……我從大廚房拿來……”何太沖道：“你從大廚房到這里，遇到過誰了？”那小鬟道：“在走廊里見到杏芳，她拉住我跟我說話，揭開酒壺聞了聞酒香。”何太沖、五姑、詹春三人對望了一眼，都是臉有懼色。原來那杏芳是何太沖原配夫人的貼身使婢。

　　張無忌道：“何先生，此事我一直躊躇不說，卻在暗中察看。你想，這對金銀血蛇當初何以要去咬夫人的足趾，以致于蛇毒傳入她的體內？顯然易見，是夫人先已中了慢性毒藥，血中有毒，才引到金銀血蛇。從前向夫人下毒的，只怕便是今日在酒中下毒之人。”何太沖尚未說話，突然門帘掀起，人影一晃，張無忌只覺胸口雙乳底下一陣劇痛，已被人點中了穴道。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一點兒也不錯，是我下的毒！”

　　只見進來那人是個身材高大的半老女子，頭發花白，雙目含威，眉心間聚有煞氣。那女子對何太沖道：“是我在酒中下了蜈蚣的劇毒，你待我怎樣？”

　　五姑臉現懼色，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叫道：“太太！”原來這高大女子是何太沖的元配夫人班淑嫻，本是她的師姊。何太沖見妻子沖進房來，默然不語，只是哼了一聲。班淑嫻道：“我問你啊，是我下的毒，你待怎樣？”何太沖道：“你不喜歡這少年，那也罷了。但你行事這等不分清紅皂白，倘若我毒酒下肚，那可如何是好？”

　　班淑嫻怒道：“這里的人全不是好東西，一古腦兒整死了，也好耳目清涼。”拿起裝著毒酒的酒壺搖了搖，壺中有聲，還余有大半壺，便滿滿斟了一杯毒酒，放在何太沖面前，說道：“我本想將你們五個一起毒死，既被這小子發覺，那就饒了四個人的性命。這一杯毒酒，任誰喝都是一樣，老鬼，你來分派罷。”說著刷的一聲，拔劍在手。

　　班淑嫻是昆侖派中的傑出人物，年紀比何太沖大了兩歲，入門較他早，武功修為亦不在他手下。何太沖年輕時英俊瀟洒，深得這位師姊歡心。他們師父白鹿子因和明教中一個高手爭斗而死，不及留下遺言。眾弟子爭奪掌門之位，各不相下。班淑嫻卻極力扶助何太沖，兩人合力，勢力大增，別的師兄弟各懷私心，便無法與之相抗，結果由何太沖接任掌門。他懷恩感德，便娶了這位師姊為妻。少年時還不怎樣，兩人年紀一大，班淑嫻顯得比何太沖老了十多歲一般。何太沖借口沒有子嗣，便娶起妾侍來。

　　由于她數十年來的積威，再加上何太沖自知不是，心中有愧，對這位師姊又兼嚴妻十分敬畏。但怕雖然怕，侍妾還是娶了一個又一個，只是每多娶一房妾侍，對妻子便又多怕三分。這時見妻子將一杯毒酒放在自己面前，壓根兒就沒有違抗的念頭，心想：“我自己當然不喝，五姑和春兒也不能喝，張無忌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只有這女娃娃跟我們無親無故。”便站起身來，將那杯酒遞給楊不悔，說道：“孩子，你喝了這杯酒。”楊不悔大驚，適才眼見一條肥肥大大的黃狗喝了一杯毒酒便即斃命，哪里敢接酒杯，哭道：“我不喝，我不喝。”何太沖抓住她胸口衣服，便要強灌。

　　張無忌冷冷的道：“我來喝好了。”何太沖心中過意不去，并不接口。班淑嫻因心中懷妒意，是以下毒想害死何太沖最寵愛的五姑，眼見得手，卻給張無忌從萬里之外趕來救了，對這少年原是極為憎惡，冷冷的道：“你這少年古里古怪，說不定有解毒之藥。若是你來代喝，一杯不夠，須得將毒酒喝干淨了。”張無忌眼望何太沖，盼他從旁說幾句好話，哪知他低了頭竟是一言不發。詹春和五姑不敢說話，生怕一開口，班淑嫻的怒氣轉到自己頭上，這大半壺毒酒便要灌到自己口中。張無忌心中冰涼，暗想：“這幾人的性命是我所救，但我此刻遇到危難，他們竟袖手旁觀，連求情的話也不說半句。”便道：“詹姑娘，我死之後，請你將這個小妹妹送到坐忘峰她爹爹那里，這事能辦到麼？”詹春眼望師父。何太沖點了點頭。詹春便道：“好罷，我會送她去。”心中卻想：“昆侖山橫亙千里，我怎知坐忘峰在哪里？”張無忌聽她隨口敷衍，顯無絲毫誠意，知道這些人都是涼薄之輩，多說也是枉然，冷笑道：“昆侖派自居武林中名門大派，原來如此。何先生，取酒給我喝罷！”

　　何太沖一聽，心下大怒，又想須得盡快將他毒死，妻子的怒氣便可早些平息，免得她另生毒計，害死五姑，火燒眉毛，且顧眼下，謝遜的下落也不暇理會了，當即提起大半壺毒酒，都灌進了張無忌口中。

　　楊不悔抱著張無忌身子，放聲大哭。

　　班淑嫻冷笑道：“你醫術再精，我也教你救不得自己。”伸手又在張無忌肩背腰脅多處穴道補上幾指，倒轉劍柄，在何太沖、詹春、五姑、楊不悔四人身上各點了兩處大穴，說道：“兩個時辰之後，再來放你們。”她點穴之時，何太沖和詹春等動也不動，不敢閃避。班淑嫻向在旁侍候的婢仆說道：“都出去！”她最後出房，反手帶上房門，連聲冷笑而去。毒酒入腹，片刻之間張無忌便覺肚中疼痛，眼見班淑嫻出房關門，心道：“你既走了，我一時未必便會死。”強忍疼痛，暗自運氣，以謝遜所授之法，先解開身上被點的諸穴，隨即在自己的頭上拔下幾根頭發，到咽喉中一陣撩撥，喉頭發痒，哇的一聲，將飲下的毒酒嘔出了十之八九。何太沖、詹春等見他穴道被點後居然仍能動彈，都是大為驚訝。何太沖便欲出手攔阻，苦于自己被妻子點了穴道，空有身極高的武功，只有干著急的份兒，張無忌覺得腹中仍然疼痛，但搜肚嘔腸，再也吐不出來了，心想先當脫此危境，再設法除毒，于是伸手去解楊不悔的穴道。哪知班淑嫻的點穴法另有一功，張無忌一試之下，解之不開，此時事勢緊迫，不暇另試別般解穴手法，當即將她抱起，推窗向外一張，不見有人，便將楊不悔放在窗外。

　　何太沖若以真氣沖穴，大半個時辰也能解開，但眼見張無忌便要逃走，待會兒妻子查問起來，又有風波，何況讓這武當派的小子赤手空拳的從昆侖派三聖堂中逃了出去，將自己忘恩負義的事跡在江湖上傳揚開來，一代宗師的顏面何存？無論如何非將他截下殺死不可，當下深深吸一口氣，便要縱聲呼叫，向妻子示警。張無忌已料到此著，從懷里摸出一顆黑色藥丸，塞在五姑口中，說道：“這是一顆‘鳩砒丸’，十二個時辰之後，五夫人斷腸裂心而死。我將解藥放在离此三十里外的大樹之上，作有標志，三個時辰之後，何先生可派人去取。倘若我出去時失手被擒，那麼反正是個死，多一個人相陪也好。”

　　這一著大出何太沖意料之外，微一沉吟，低聲道：“小兄弟，我這三聖堂雖非龍潭虎穴，但憑你兩個孩子，卻也闖不出去。”張無忌知他此言不虛，冷冷的道：“但五夫人所服的這顆‘鳩砒丸’的毒性，眼前除我之外，卻也無人能解。”何太沖道：“好，你解我的穴道，我親自送你出去。”何太沖被點的是“風池”和“京門”兩穴，張無忌在他“天柱”、“環跳”、“大椎”、“商曲”諸穴推拿片刻，也是毫不見效。這一來，兩人均自暗服。張無忌心道：“他昆侖派的點穴功夫确是厲害，胡先生傳了我七種解開被點穴道的手法，在他身上竟全不管用。”何太沖卻想：“這小子竟會這許多推拿解穴的法門，手法怪异，當真了不起。師姊明明點了他身上七八穴道，卻如何半分也奈何他不得？武當派近年來名動江湖，張三丰這老道的本事果是人所難及。那日在武當山上，幸虧沒跟武當派動手，否則定要惹得灰頭土臉。他小小孩童已如此了得，老的大的自是更加厲害十倍。”他卻不知張無忌自通穴道的功夫學自謝遜，而解穴的本事學自胡青牛。武當派自有他威震武林的真才實學，張無忌這兩項本領卻和武當派無關。何太沖見他解穴無效，心念一動，道：“你拿茶壺過來，給我喝幾口茶。”張無忌不知他何以突然要在此時喝茶，但想他顧忌愛妾的性命，不敢對自己施甚麼手腳，便提起茶壺，喂他飲茶，何太沖滿滿吸了一口，卻不吞下，對准了自己肘彎里的“清冷淵”用力一噴，一條水箭筆直沖出，嗤嗤有聲，登時將他手上穴道解了。張無忌來到昆侖山三聖堂後，一直見何太沖為了五姑的疾病煩惱擔憂，畏妻寵妾，懦弱猥瑣，便似個尋常沒志氣的男子，此時初見他顯現功力，不由得大吃一驚：“這位昆侖派的掌門武功如此深厚，我先前可將他瞧得小了。看來他并不在俞二師伯、金花婆婆、滅絕師太諸人之下。我先前但見他庸懦顢頇，沒想到他身為昆侖派掌門，果然有人所難及之處。這道水箭若是噴在我臉上胸口，立時便須送命。”何太沖將右臂轉了幾轉，解開了自己腿上穴道，說道：“你先將解藥給她服了，我送你平安出谷。”張無忌搖了搖頭。何太沖急道：“我是昆侖掌門，難道會對你這孩子失信？倘若毒性發作，那便如何是好？”張無忌道：“毒性不會便發。”何太沖歎了口氣，道：“好罷，咱們悄悄出去。”兩人跳出窗去，何太沖伸指在楊不悔的背心上輕輕一拂，登時解了她的穴道，手法輕靈無比。張無忌好生佩服，眼光中流露出欽仰的神色來。何太沖懂得他的心意，微微一笑，一手攜著一人，繞到三聖堂的後花園，從側門走出。那三聖堂前後共有九進，出了後花園的側門，經過一條曲曲折折的花徑，又穿入許多廳堂之中。但見屋宇連綿，門戶復疊，若不是何太沖帶領，張無忌非迷路不可，就算沒昆侖派弟子攔阻，也未必便能闖出去。

　　一离三聖堂，何太沖右手將楊不悔抱在臂彎，左手拉著張無忌，展開輕功，向西北方疾行。張無忌給他帶著，身子輕飄飄的，一躍便是丈余，但覺風聲呼呼在耳畔掠過，宛似凌空飛行，這一來，對何太沖和昆侖派的敬重之心又增了幾分。自知腹內毒質未淨，伸左手從懷里摸出兩粒解毒藥丸，咽入肚中，這才寬心。

　　正行之間，忽聽一女子聲音叫道：“何太沖……何太沖……給我站住了……”這聲音順風傳來，似乎極為遙遠，又似便在身旁，正是班淑嫻的口音。

　　何太沖微一遲疑，當即立定了腳步，歎了口氣，說道：“小兄弟，你們兩個快些走罷，內人追趕而來，我不能再帶你們走了。”張無忌心想：“這人待我們還不算太壞。”便道：“何先生，你回去便是。我給五夫人服食的并非毒藥，更不是甚麼‘鳩砒丸’，只是一枚潤喉止咳的‘桑貝丸’。前幾日不悔妹妹咳嗽，我制了給她服用，還多了幾丸在身邊，不免嚇了你一跳。”何太沖又驚又怒，又是寬心，喝道：“當真不是毒藥？”張無忌道：“五夫人自我手中救活，我怎能又下毒害她。”只聽班淑嫻呼叫不絕：“何太沖……何太沖……你逃得了麼？”聲音又近了些。何太沖所以帶張無忌和楊不悔逃走，全是為了怕愛妾毒發不治，這時确知五姑所服并非毒藥，原來是上了這小子的大當，不禁怒不可遏，拍拍拍拍四個耳光，只打得張無忌雙頰腫起，滿口都是鮮血。張無忌心下大悔：“我好胡塗，怎能告知他真相？這一下子我和不悔妹妹可都沒命了。”見他第五掌又打了過來，忙使一招武當長拳中的“倒騎龍”，往他手掌迎擊過去。這一招若由俞蓮舟等人使出來，原是威力無窮，但張無忌只學到一點膚淺皮毛，如何以之抵擋昆侖派掌門的招式？何太沖側身略過，拍的一掌，打在張無忌右眼之上，只打得他眼睛立時腫起。張無忌早就知道自己本領跟他差得太遠，一招無效，索性垂手立足，不再抗拒。何太沖卻并不因他不動而罷手，仍是左一掌右一掌的打個不停。他掌上并未運用內力，否則一掌便能將他震死了，但饒是如此，每一掌都打得張無忌頭昏眼花，疼痛不堪。他正打得起勁，班淑嫻已率領兩名弟子追到，冷冷的站在一旁。班淑嫻見張無忌并不抵御，未免無趣，說道：“你打那女娃子試試。”何太沖身形斜轉，拍的一聲，打了楊不悔一個耳括子。楊不悔吃痛，登時哇哇大哭。張無忌怒道：“你打我便了，何必又欺侮這個小女孩兒？”何太沖不理，伸掌又給楊不悔一下。張無忌縱起身來，一頭撞在他懷中。班淑嫻冷笑道：“人家小小孩童，尚有情義，哪似你這等無情無義的薄幸之徒。”何太沖聽了妻子譏刺之言，滿臉通紅，抓住張無忌後頸，往外丟出，喝道：“小雜種，見你的爹娘去罷！”這一下使上了真力，將他頭顱對准了山邊的一塊大石摔去。張無忌身不由主的疾飛而出，頃刻間頭蓋便要撞上大石，腦漿迸裂。驀地里旁邊一股力道飛來，將張無忌一引，把他身子提起直立，帶在一旁。張無忌驚魂未定，站在地下，眯著一對腫得老高的眼睛向旁瞧去。只見离身五尺之處，站著一位身穿白色粗布長袍的中年書生。

　　班淑嫻和何太沖相顧駭然，這書生何時到達，從何處而來，事先絕無知覺，即使他早就躲在大石之後，以自己夫婦的能為，又怎會不即發覺？何太沖適才提起張無忌擲向大石，這一擲之力少說也有五六百斤，但那書生長袖一卷，便即消解，將張無忌帶在一旁，顯然武功奇高。但見他約莫四十來歲年紀，相貌俊雅，只是雙眉略向下垂，嘴邊露出幾條深深皺紋，不免略帶衰老凄苦之相。他不言不動，神色漠然，似乎心馳遠處，正在想甚麼事情。

　　何太沖咳嗽一聲，問道：“閣下是誰？為何橫加插手，前來干預昆侖派之事？”那書生淡淡的道：“兩位便是鐵琴先生和何夫人罷？在下楊逍。”他“楊逍”兩字一出口，何太沖、班淑嫻、張無忌三人不約而同“啊”的一聲呼叫。只是張無忌的叫聲充滿了又驚又喜之情，何氏夫婦卻是驚怒交集。

　　只聽得刷刷兩聲，兩名昆侖女弟子長劍出鞘，倒轉劍柄，遞給師父師母。何太沖橫劍當腹，擺一招“雪擁藍橋”勢。班淑嫻劍尖斜指向地，使一招“木葉蕭蕭”，這兩招都是昆侖派劍法中的精奧，看來輕描淡寫，隨隨便便，但其中均伏下七八招凌厲之極的後著。同時兩人都已將內功運上右臂，只須手腕一抖，劍光暴長，立時便可傷到敵人身上七八處要害。兩人此時勁敵當前，已于劍招中使上了畢生所學。楊逍卻似渾然不覺，但聽張無忌那一聲叫喊中充滿了喜悅，微覺奇怪，向他臉上一瞥。這時張無忌滿臉鮮血，鼻腫目青，早給何太沖打得不成樣子，但滿心歡喜之情，還是在他難看之極的臉上流露出來。張無忌叫道：“你，你便是明教的光明左使者、楊逍伯伯麼？”楊逍點了點頭，道：“你這孩子怎知道我姓名？”

　　張無忌指著楊不悔，叫道：“她便是你女兒啊。”拉過楊不悔來，說道：“不悔妹妹，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咱們終于找到他了。”楊不悔睜眼骨溜溜地望著楊逍，九成倒是不信，但于他是不是爸爸，卻也并不關心。只問：“我媽呢？媽媽怎麼還不從天上飛下來？”楊逍心頭大震，抓住張無忌肩頭，說道：“孩子，你說清楚些。她……她是誰的女兒，她媽媽是誰？”他這麼用力一抓，張無忌的肩骨格格直響，痛到心底。

　　張無忌不肯示弱，不愿呼痛，但終究還是“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說道：“她是你的女兒，她媽媽便是峨嵋派女俠紀曉芙。”楊逍本來臉色蒼白，這時更加沒半血色，顫聲道：“她……她有了女兒？她……她在哪里？”忙俯身抱起楊不悔，只見她被何太沖打了兩掌後面頰高高腫起，但眉目之間，宛然有幾分紀曉芙的俏麗。正想再問，突然看到她頸中的黑色絲絛，輕輕一拉，只見絲絛盡頭結著一塊鐵牌，牌上金絲鏤出火焰之形，正是他送給紀曉芙的明教“鐵焰令”，這一下再無懷疑，緊緊摟住了楊不悔，連問：“你媽媽呢？媽媽呢？”楊不悔道：“媽媽到天上去了，我在尋她。你看見她麼？”楊逍見她年紀太小，說不清楚，眼望張無忌，意示詢問。張無忌歎了口氣，說道：“楊伯伯，我說出來你別難過。紀姑姑被她師父打死了，她臨死之時……”

　　楊逍大聲喝道：“你騙人，你騙人！”

　　只聽得喀的一聲，張無忌左臂的骨頭已被他捏斷了。咕咚、咕咚，楊逍和張無忌同時摔倒。楊逍右手仍是緊緊抱著女兒。何太沖和班淑嫻對望一眼，兩人雙劍齊出，分別指住了楊逍咽喉和眉心。楊逍是明教的大高手，威名素著。班淑嫻和何太沖兩人的師父白鹿子死在明教人的手里，真凶是誰雖不确知，但昆侖派眾同門一向都猜想就是楊逍。何氏夫婦跟他驀地相逢，心中早已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哪知他竟突然暈倒，當真是天賜良機，立時便出手制住了他要害。

　　班淑嫻道：“斬斷他雙臂再說。”何太沖道：“是！”這時楊逍兀自未醒。張無忌斷臂處劇痛，只痛得滿頭大汗，心中卻始終清醒，眼見情勢危急，足尖在楊逍頭頂的頭頂的“百會穴”上輕輕一點。

　　“百會穴”和腦府相關，這麼一震，楊逍立時醒轉，一睜開眼，但覺寒氣森森，一把長劍的劍尖抵住了自己眉心，跟著青光一閃，又有一把長劍往自己左臂上斬落，待要出招擋架，為勢已然不及，何況班淑嫻的長劍制住了他眉心要害，根本便動彈不得，當下一股真氣運向左臂。何太沖的長劍斬上他左臂，突覺劍尖一溜，斜向一旁，劍刃竟不受力，宛如斬上了甚麼又滑又韌之物，但白袍的衣袖上鮮血涌出，還是斬傷了他。便在此時，楊逍的身子猛然間貼地向後滑出丈余，好似有人用繩縛住他的頭頸，以快迅無倫的手法向後拉扯一般。班淑嫻的劍尖本來抵住他的眉心，他身子向後急滑，劍尖便從眉心經過鼻子、嘴巴、胸膛，划了一條長長的血痕，深入數分。這一招實是極險，倘若班淑嫻的劍尖再深了半寸，楊逍已是慘遭開膛剖腹之禍。他身子滑出，立時便直挺挺的站直。這兩下動作，本來全是絕不可能，但見他膝不曲，腰不彎，陡然滑出，陡然站直，便如全身裝上了機括彈簧，而身子之僵硬怪詭，又和僵尸無异。楊逍身剛站起，雙腳踏出，喀喀兩響，何氏夫婦雙劍斷折。他兩腳出腳雖有先後，但迅如電閃，便似同時踏出一般。以何太沖和班淑嫻劍法上的造詣，楊逍武功再強，也決不能一招之間便踏斷二人兵刃，只是他招數怪异，于重傷之余突然脫身反擊。何氏夫婦驚駭之下，竟不及收劍。楊逍跟著雙足踢出，兩柄劍上折下來的劍頭激飛而起，分向兩人飛去。何氏夫婦各以半截長劍擋格，但覺虎口一震，半身發熱，雖將劍頭格開，卻已吃驚不小，急忙抽身後退，一站西北，一站東南，雖然手中均只剩下半截斷劍，但陽劍指天，陰劍向地，兩人雙劍合璧，使的是昆侖派“兩儀劍法”，心中雖然惶急，卻仍是氣定神閒，端凝若山。昆侖派“兩儀劍法”成名垂數百年，是天下有名的劍法之一，何氏夫婦同門學藝，從小練到老，精熟無比。楊逍曾和昆侖派數度大戰，知道這劍法的厲害之處，雖然不懼，但知要擊敗二人，非在數百招之後不可，此刻心中只想著紀曉芙的生死，哪有心情爭斗？何況臂上和臉上的傷勢均是不輕，若是流血不止，也著實凶險，于是冷冷的道：“昆侖派越來越不長進了，今日暫且罷手，日後再找賢伉儷算帳。”左手仍是抱著楊不悔，伸右手拉起張無忌，也不見他提足抬腿，突然之間倒退丈余，一轉身，已在數丈之外。

　　何氏夫婦相顧駭然，好不容易這大魔頭自行离去，哪里敢追？楊逍帶著二小，一口氣奔出數里，忽然停住腳步，問張無忌道：“紀曉芙姑娘到底怎樣了？”他奔得正急，哪知說停便停，身子便如釘在地下一般，更不移動半分。張無忌收勢不及，向前猛沖，若非楊逍將他拉住，已然俯跌摔倒，聽他這般問，喘了幾口氣，說道：“紀姑姑已經死了。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用不著捏斷我手臂。”楊逍臉上閃過一絲歉色，隨即又問：“她……她怎麼會死的？”聲音已微帶嗚咽。張無忌喝下了班淑嫻的毒酒，雖然已嘔去了大半，在路上又服了解毒丸藥，但毒質未曾去盡，這時腹中又疼痛起來，取出金冠血蛇，讓它咬住自己左手食指吸毒，一面將如何識得紀曉芙、如何替她治病、如何見她被滅絕師太擊斃的情由一一說了，待得說完，金冠血蛇也已吸盡了他體內的毒質。楊逍又細問了一遍紀曉芙臨死的言語，垂淚道：“滅絕惡尼是逼她來害我，只要她肯答應，便是為峨嵋派立下大功，便可繼承掌門人之位。唉，曉芙啊，曉芙，你宁死也不肯答允。其實，你只須假裝答允，咱們不是便可相會、便不會喪生在滅絕惡尼的手下了麼？”張無忌道：“紀姑姑為人正直，她不肯暗下毒手害你，也就不肯虛言欺騙師父。”楊逍凄然苦笑，道：“你倒是曉芙的知己……豈知她師父卻能痛下毒手，取她性命。”張無忌道：“我答應紀姑姑，將不悔妹妹送到你手……”

　　楊逍身子一顫，道：“不悔妹妹？”轉頭問楊不悔道：“孩子，乖寶貝，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楊不悔道：“我姓楊，名叫不悔。”楊逍仰天長嘯，只震得四下里木葉簌簌亂落，良久方絕，說道：“你果然姓楊，不悔，不悔。好！曉芙，我雖強逼于你，你卻沒懊悔。”張無忌聽紀曉芙說過二人之間的一段孽緣，這時眼見楊逍英俊瀟洒，年紀雖然稍大，但仍不失為一個風度翩翩的美男子，比之稚氣猶存的殷梨亭六叔，只怕當真更易令女子傾倒。紀曉芙被逼失身，終至對他傾心相戀，須也怪她不得。以他此時年紀，這些情由雖不能全然明白，卻也隱隱約約的想到了。張無忌左臂斷折，疼痛難熬，一時找不到接骨和止痛的草藥，只得先行接上斷骨，采了些消腫的草藥敷上，折了兩根樹枝，用樹皮將樹枝綁在臂上。

　　楊逍見他小小年紀，單手接骨治傷，手法十分熟練，微覺驚訝。張無忌綁扎完畢，說道：“楊伯伯，我沒負紀姑姑所托，不悔妹妹已找到了爸爸。咱們就此別過。”楊逍道：“你萬里迢迢，將我女兒送來，我豈能無所報答？你要甚麼，盡管開口便是，我楊逍做不到的事、拿不到的東西，天下只怕不多。”張無忌哈哈一笑，說道：“楊伯伯，你忒也把紀姑姑瞧得低了，枉自叫她為你送了性命。”楊逍臉色大變，喝道：“你說甚麼？”張無忌道：“紀姑姑沒將我瞧低，才托我送她女兒來給你。若是我有所求而來，我這人還值得托付麼？”他心中在想：“一路上不悔妹妹遭遇了多少危難，我多少次以身相代？倘若我是貪利無義的不肖之徒，今日你父女焉得團圓？”只是他不喜自伐功勞，一句也沒提途中的諸般困厄，說了那幾句話，躬身一揖，轉身便走。楊逍道：“且慢！你幫我了這個大忙。楊逍自來有仇必報，有恩必報。你隨我回去，一年之內，我傳你幾門天下罕有敵手的功夫。”張無忌親眼見到他踏斷何氏夫婦手中長劍，武功之高，江湖上實是少有其匹，便只學到他的一招半式，也必大有好處，但想起太師父曾諄諄告誡，決不可和魔教中人多有來往，何況他武功再高，怎及得上太師父？更何況自己已不過再有半年壽命，就算學得舉世無敵的武功，又有何用？當下說道：“多謝楊伯伯垂青，但晚輩是武當弟子，不敢另學別派高招。”楊逍“哦”的一聲，道：“原來你是武當派弟子！那殷梨亭……殷六俠……”張無忌道：“殷六俠是我師叔，自先父逝世，殷六叔待我和親叔叔沒有分別，我受紀姑姑的囑托，送不悔妹妹到昆侖山來，對殷六叔可不免……不免心中有愧了。”楊逍和他的目光一接，心中更是慚愧，右手一擺，說道：“楊某深感大德，愧無以報，既是如此，後會有期。”身形晃動，已在數丈之外。楊不悔大叫：“無忌哥哥，無忌哥哥！”但楊逍展開輕功，頃刻間已奔得甚遠，那“無忌哥哥”的呼聲漸漸遠去，終于叫聲和人影俱杳。

## 第十五章　奇謀秘計夢一場

　　張無忌和楊不悔萬里西來，形影相依，突然分手，甚感黯然，但想到終于能不負紀曉芙所托，將她女兒送往楊逍手中，又不禁欣慰。悄立半晌，怕再和何太沖、班淑嫻等昆侖派諸人碰面，便往山深處走去。

　　如此行了十余日，臂傷漸愈，可是在昆侖山中轉來轉去，再也找不到出山的途徑。這日走了半天，坐在一堆亂石上休息，忽聽西北方傳來一陣犬吠之聲，聽聲音竟有十余頭之多。犬吠聲越來越近，似是追逐甚麼野獸。

　　犬吠聲中，一只小猴子急奔而來，後股上帶了一枝短箭。那猴兒奔到數丈外，打了個滾，它股上中箭之後，不能竄高上樹，這時筋疲力竭，再也爬不起來。張無忌走過去一看，猴兒目光中露出乞怜和恐懼的神色。張無忌触動心事：“我被昆侖派眾人追逐，正和你一般狼狽。”于是抱起猴兒，輕輕拔下短箭，從懷中取出草藥來，敷上箭傷的傷口。便在此時，犬吠聲已響到近處，張無忌拉開衣襟，將猴兒放入懷中，只聽得汪汪汪幾聲急吠，十余頭身高齒利的獵犬已將他團團圍住。眾獵犬嗅得到猴兒的氣息，張牙舞爪的發威，一時還不敢扑將上來。張無忌見這些惡犬露出白森森的長牙，神態凶狠，心中害怕，知道只要將懷中的猴兒擲出，群犬自會扑擊猴兒，不再和自己為難。但他自幼受父親教誨，事事以俠義為重，雖對一頭野獸也不肯相負，當即縱身從群犬頭頂飛躍而過，邁開步子急奔。群犬胡胡狂吠追來。獵犬奔跑何等迅速，張無忌只逃出十余丈，就被追上，只覺腿上一痛，已被一頭猛犬咬中，牢牢不放。他急忙回身一掌，擊在那頭獵犬頭頂，這一掌出盡了全力，竟將那頭獵犬打得翻了個筋斗，昏暈過去。其餘獵犬蜂擁扑上。張無忌拳打足踢，奮力抵抗。他臂傷未曾痊愈，左臂不能轉動，不久便被一頭惡犬咬住了左手，四面八方群犬扑上亂咬，頭臉肩背到處被群犬利齒咬中，駭惶失措之際，隱隱似聽得幾聲清脆嬌嫩的呼叱，但聲音好像十分遙遠，他眼前一黑，便甚麼都不知道了。

　　昏迷之中，似見無數豺狼虎豹不住的在咬他身體，他要張口大叫，卻叫不出半點聲音，只聽得有人說道：“退了燒啦，或許死不了。”張無忌睜開眼來，先看到一點昏黃的燈火，發覺自己睡在一間小室之中，一個中年漢子站在身前。張無忌道：“大……大叔……我怎……”只說了這幾個字，猛覺全身火燙般疼痛，這才慢慢想起，自己曾被一群惡大圍著狂咬。那漢子道：“小子，算你命大，死不了，怎樣？肚餓麼？”張無忌道：“我……我在哪里？”各處傷口同時劇痛，又暈了過去。待得第二次醒來，那中年漢子已不在室中。張無忌想：“我明明活不長久了，何以又要受這許多折磨？”低下頭來，見胸前項頸、手臂大腿，到處都縛滿了布帶，一陣藥草氣息扑鼻，原來已有人在他傷處敷了傷藥。從藥草的氣息之中，知替他敷藥那人于治傷一道所知甚淺，藥物之中是杏仁、馬前子、防風、南星諸味藥物，這些藥若是治瘋犬咬傷，用于拔毒，原具靈效，但咬他的并非瘋狗，他是筋骨肌肉受損而非中毒，藥不對症，反而多增痛楚。他無力起床，挨到天明，那中年漢子又來看他。張無忌道：“大叔，多謝你救我。”那雙子冷冷的道：“這兒是紅梅山莊，我們小姐救你來的。你肚餓了罷？”說著出去端了一碗熱粥進來。張無忌喝了幾口，但覺胸口煩惡，頭暈目眩，便吃不下了。一直躺了八天，才勉強起床，腳下虛飄飄的沒一點力氣，他自知失血過多，一時不易復元。那漢子每日跟他送飯換藥，雖然神色間顯得頗為厭煩，但張無忌還是十分感激，只是見他不喜說話，縱有滿腹疑問，卻不敢多問。這天見他拿來的仍是防風、南星之類藥物搗爛的藥糊，張開忌忍不住道：“大叔，這些藥不大對症，勞你駕給我換幾味成不成？”那漢子翻著一對白眼，向他瞧了半天，才道：“老爺開的藥方，還能錯得了麼？你說藥不對症，怎地也將你死人治活了？真是的，小孩子家胡言亂語，我們老爺聽到了就算不見怪，可是你也不能太過不識好歹啊。”說著將藥糊在他傷口上敷下。張無忌只有苦笑。那漢子道：“我瞧你身上的傷也大好了，該去向老爺、太太、小姐磕幾個頭，叩謝救命之恩。”張無忌道：“那是該當的，大叔，請你領我去。”

　　那漢子領著他出了小室，經過一條長廊，又穿過兩進廳堂，來到一座暖閣之中。此時已屆初冬，昆侖一帶早已極為寒冷，暖閣中卻溫暖如春，可又不見何處生著炭火，但見閣中陳設輝煌燦爛，榻上椅上都舖著錦緞軟墊。張無忌一生從未見過這等富麗舒適的所在，自顧衣衫污損，站在這豪華的暖閣中實是大不相稱，不由得自慚形穢。

　　暖閣中無人在內，那漢子臉上的神色卻極為恭謹，躬身稟道：“那給狗兒咬傷的小子好了，來向老爺太太叩頭道謝。”說了這幾句話後，垂手站著，連透氣也不敢使勁。過了好一會，只見屏風後面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來，向張無忌斜睨了一眼，發話道：“喬福，你也是的，怎麼把他帶到這里？他身上臭虫虱子跳了下來，那怎麼辦啊？”喬福應道：“是，是！”張無忌本已局促不安，這時更羞得滿臉通紅，他除了身上一套衣衫之外，并無替換衣服，确是生滿了虱子跳蚤，心想這位小姐說得半點不錯。但見她一張鵝蛋臉，烏絲垂肩，身上穿的不知是甚麼綾羅綢緞，閃閃發光、腕上戴著金鐲，這等裝飾華貴的小姐，他也從來沒有見過，心想：“我被群犬圍攻之時，依稀聽得有個女子的聲音喝止。那位喬福大叔又說，是他小姐救了我的，我理當叩謝才是。”于是跪下磕頭，說道：“多謝小姐搭救，我終身不敢忘了大恩。”

　　那少女一愕，突然間格格嬌笑起來，說道：“喬福，喬福，你怎麼啦？你作弄這傻小子，是不是？”喬福笑道：“小鳳姊姊，這傻小子就是向你磕幾個頭，你也不是受不起啊。這傻小子沒見過世面，見了你當是小姐啦！可是話得說回來，咱們家里的丫鬟大姐，原比人家的千金小姐還尊貴些。”張無忌一驚，忙站起身來，心想：“糟糕！原來她是丫鬟，我可將她認作了小姐。”臉上又紅又白，尷尬非常。

　　小鳳忍著笑，向張無忌上上下下的打量。他臉上身上血污未除，咬傷處裹滿了布條，自知極是穢臭難看，恨不得地下有洞便鑽了進去。小鳳舉袖掩鼻道：“老爺太太正有事呢，不用磕頭了，去見見小姐罷。”說著遠遠繞開張無忌，當先領路，唯恐他身上的虱子臭虫跳到了自己身上。張無忌隨在小鳳和喬福之後，一路上見到的婢仆家人個個衣飾華貴，所經屋宇樓閣無不精致極麗。他十歲以前在冰火島，此後數年，一半在武當山，一半在蝴蝶谷，飲食起居均極簡樸，當真做夢也想不到世上有這等富豪人家。

　　走了好一會，來到一座大廳之外，只見廳上扁額寫著“靈獒營”三字。小鳳先走進廳去，過了一會，出來招手。喬福便帶著張無忌進廳。張無忌一踏進廳，便吃了一驚。但見三十余頭雄健猛惡的大犬，分成三排，蹲在地下，一個身穿純白狐裘的女郎坐在一張虎皮椅上，手執皮鞭，喝道：“前將軍，咽喉！”一頭猛犬急縱而起，向站在牆邊的一個人咽喉中咬去。張無忌見了這等殘忍情景，忍不住“啊喲”一聲叫了出來，卻見那狗口中咬著一塊肉，踞地大嚼。他一定神，才看清楚那人原來是個皮制的假人，周身要害之處挂滿了肉塊。那女郎又喝道：“車騎將軍！小腹！”第二條猛犬竄上去便咬那個假人的小腹。這些猛犬竟是習練有素，應聲咬人，部位絲毫不爽。張無忌一怔之下，立時認出，當日在山中狂咬自己的便是這些惡犬，再一回想，依稀記得那天喝止群犬的便是這女郎的聲音。他本來只道這小姐救了自己性命，此刻才知道自己所以受了這許多苦楚，原來全是出于她之所賜，忍不住怒氣填胸，心想：“罷了，罷了！她有惡犬相助，我也奈何她不得。早知如此，宁可死在荒山之中，也不在她家養傷。”撕下身上的繃帶布條，拋在地上，轉身便走。

　　喬福叫道：“喂，喂！你干甚麼呀？這位便是小姐，還不上前磕頭？”張無忌怒道：“呸！我多謝她？咬傷我的惡犬，不是她養的麼？”那女郎轉過頭來，見到他惱怒已極的模樣，微微一笑，招手道：“小兄弟，你過來。”

　　張無忌和她正面相對，胸口登時突突突的跳個不住，但見這女郎容顏嬌媚，又白又膩，斗然之間，他耳朵中嗡嗡作響，只覺背上發冷，手足忍不住輕輕顫抖，忙低下了頭，不敢看她，本來是全無血色的臉，驀地里漲得通紅。那女郎笑道：“你過來啊。”張無忌抬頭又瞧了她一眼，遇到她水汪汪的眼睛，心中只感一陣迷糊，身不由主的便慢慢走了過去。那女郎微笑道：“小兄弟，你惱了我啦，是不是呢？”張無忌在這群犬的爪牙之下吃了這許多苦頭，如何不惱？但這時站在她身前，只覺她吹氣如蘭，一陣陣幽香送了過來，幾欲昏暈，哪里還說得出這個“惱”字，當即搖頭道：“沒有！”那女郎道：“我姓朱，名叫九真，你呢？”張無忌道：“我叫張無忌。”朱九真道：“無忌，無忌！嗯，這名字高雅得很啊，小兄弟想來是位世家弟子了，喏，你坐在這里。”說著指一指身旁一張矮凳。張無忌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美貌女子驚心動魄的魔力，這時朱九真便叫他跳入火坑之中，他也會毫不猶豫的縱身跳下，聽她叫自己坐在她身畔，真是說不出的歡喜，當即畢恭畢敬的坐下。

　　小鳳和喬福見小姐對這個又髒又臭的小子居然如此垂青，都是大出意料之外。朱九真又嬌聲喝道：“折沖將軍！心口！”一只大狗縱身而出，向那假人咬去。可是那假人心口的肉塊已被別的狗咬去了，那狗便撕落那假人脅下的肉塊，吃了起來。朱九真怒道：“饞嘴東西，你不聽話麼？”提起皮鞭，走過去刷刷兩下。那鞭上生滿小刺，鞭子抽過，狗背上登時出現兩條長長的血痕。那狗卻兀自不肯放下口中肉食，反而嗚嗚發威。朱九真喝道：“你不聽話？”長鞭揮動，打得那狗滿地亂滾，遍身鮮血淋漓。她出鞭手法靈動，不論那猛犬如何竄突翻滾，始終躲不開長鞭的揮擊。到後來那狗終于吐出肉塊，伏在地下不動，低聲哀鳴。但朱九真仍不停手，直打得它奄奄一息，才道：“喬福，搭下去敷藥。”喬福應道：“是，小姐！”將傷犬抱出廳去，交給專職飼狗的狗仆照料。群犬見了這般情景，盡皆心驚膽戰，一動也不敢動。朱九真坐回椅中，又喝：“平寇將軍！左腿！”“威遠將軍！右臂！”“征東將軍！眼睛！”一頭頭猛犬依聲而咬，都沒錯了部位。她這數十頭猛犬竟都有將軍封號，她自己指揮若定，儼然是位大元帥了。朱九真轉頭笑道：“你瞧這些畜牲賤麼？不狠狠的打上一頓鞭子，怎會聽話？”張無忌雖在群犬爪牙之下吃過極大苦頭，但見那狗被打的慘狀，卻也不禁惻然。朱九真見他不語，笑道：“你說過不惱我，怎地一句話也不說？你怎麼到西域來的？你爹爹媽媽呢？”張無忌心想，自己如此落魄，倘若提起太師父和父母的名字，當真辱沒了他們，便道：“我父母雙亡，在中原難以存身，隨處流浪，便到了這里。”朱九真道：“我射了那只猴兒，誰叫你偷偷藏在懷里啊？餓得慌了，想要吃猴兒肉，是不是？沒想到自己險些給我的狗兒撕得稀爛。”張無忌漲紅了臉，連連搖頭，道：“我不是想吃猴兒肉。”

　　朱九真嬌笑道：“你在我面前，乘早別賴的好。”忽然想起一事，問道：“你學過甚麼武功？一掌把我的‘左將軍’打得頭蓋碎裂而死，掌力很不錯啊。”

　　張無忌聽她說自己打死了她的愛犬，甚是歉然，說道：“我那時心中慌亂，出手想是重了。我小時候胡亂跟爹爹學過兩三年拳腳，并不會甚麼武功。”

　　朱九真點了點頭，對小鳳道：“你帶他去洗個澡，換些像樣的衣服。”小鳳抿嘴笑道：“是！”領了他出去。張無忌戀戀不舍，走到廳門口時，忍不住回頭向她望了一眼，那知朱九真也正在瞧著他，遇到他的眼光時秋波流慧，嫣然一笑。張無忌羞得連頭發根子中都紅了，魂不守舍，也沒瞧到地下的門檻，腳下一絆，登時跌了個狗吃屎。他全身都是傷，這一摔跤，好幾處同時劇痛，但不敢哼出聲來，忙撐持著爬起。小鳳吃吃笑道：“見到我家小姐啊，誰都要神魂顛倒。可是你這麼小，也不老實嗎？”張無忌大窘，搶先便行。走了一會，小鳳笑道：“你到太太房去洗澡、換衣服麼？”張無忌站定一看，但見前面門上垂著繡金軟帘，這地方從沒來過，才知自己慌慌張張的又走錯了路。小鳳這丫頭好生狡獪，先又不說，直等他錯到了家，這才出言譏刺。張無忌紅著臉低頭不語。小鳳道：“你叫我聲小鳳姊姊，求求我，我才帶你出去。”張無忌道：“小鳳姊姊……”小鳳右手食指掂著自己面頰，一本正經的道：“嗯，你叫我干甚麼啊？”張無忌道：“求求你，帶我出去。”

　　小鳳笑道：“這才是了。”帶著他回到那間小室之外，對喬福道：“小姐吩咐了，給他洗個澡，換上件干淨衣衫。”喬福道：“是，是！”答應得很是恭敬，看來小鳳雖然也是下人，但身分卻又比尋常婢仆為高。五六個男仆一齊走上，你一聲“小鳳姊姊”，我一聲“小鳳姊姊”的奉承。小鳳卻愛理不理的，突然向張無忌福了一福。張無忌愕然道：“你……怎麼？”小鳳笑道：“先前你向我磕頭，這時跟你還禮啊。”說著翩然入內。喬福將張無忌把小鳳認作小姐、向她磕頭的事說了，加油添醬，形容得十分不堪，群仆哄堂大笑。張無忌低頭入房，也不生氣，只是將小姐的一笑一嗔，一言一語，在心坎里細細咀嚼回味。一會兒洗過澡，見喬福拿來給他更換的衣衫青布直身，竟是童仆裝束。張無忌心下恚怒：“我又不是你家低三下四的奴仆，如何叫我穿這等衣裳？”當下仍然穿上自己的破衣，只見一個個破洞中都露出了肌膚。心想：“待會小姐叫我前去說話，見我仍是穿著這等肮髒破衫，定然不喜。其實我便是真的做她奴仆，供她差遣，又有甚麼不好？”這麼一想，登覺坦然，便換上了童仆的直身。那知別說這一天小姐沒來喚他，接連十多天，連小鳳也沒見到一面，更不用說小姐了。張無忌痴痴呆呆，只想著小姐的聲音笑貌，但覺便是她惡狠狠揮鞭打狗神態，也是說不出的嬌媚可愛。有心想自行到後院去，遠遠瞧她一眼也好，聽她向別人說一句話也好，但喬福叮囑了好幾次，若非主人呼喚，決不可走進中門以內，否則必為猛犬所噬。張無忌想起群犬的凶惡神態，雖是滿腔渴慕，終于不敢走到後院。又過一月有余，他的臂骨已接續如舊，被群犬咬傷之處也已痊愈，但臂上腿上卻已留下了幾個無法消除的齒痕疤印，每當想起這是為小姐愛犬所傷，心中反有甜絲絲之感。這些日子中，他身上寒毒仍是每隔數日便發作一次，每發一回，便厲害一回。這一日寒毒又作，他躺在床上，將棉被裹得緊緊的，全身打戰。喬福走進房來，他見得慣了，也不以為异，說道：“待會好些，喝碗腊八粥罷！這是太太給你的過年新衣。”說著將一個包裹放在桌上。張無忌直熬過午夜，寒毒侵襲才慢慢減弱，起身打開包裹，見是一套新縫皮衣，襯著雪白的長毛羊皮，心中也自歡喜，那皮衣仍是裁作童仆裝束，看來朱家是將他當定奴仆了。張無忌性情溫和，處之泰然，也不以為侮，尋思：“想不到在這里一住月余，轉眼便要過年。胡先生說我只不過一年之命，這一過年，第二個新年是不能再見到了。”

　　富家大宅一到年盡歲尾，加倍有一番熱鬧氣象。眾童仆忙忙碌碌，刷牆漆門、殺豬宰羊，都是好不興頭。張無忌幫著喬福做些雜事，只盼年初一快些到來，心想給老爺、太太、小姐磕頭拜年，定可見到小姐，只要再見她一次，我便悄然遠去，到深山自覓死所，免得整日和喬福等這一干無聊童仆為伍。好容易爆竹聲中，盼到了元旦，張無忌跟著喬福，到大廳上向主人拜年。只見大廳正中坐著一對面目清秀的中年夫婦，七八十個童仆跪了一地，那對夫婦笑嘻嘻的道：“大家都辛苦了！”旁邊便有兩名管家分發賞金。張無忌也得到二兩銀子。他不見小姐，十分失望，拿著那錠銀子正自發怔，忽聽得一個嬌媚的聲音從外面傳進來：“表哥，你今年來得好早啊。”正是朱九真的聲音。一個男子聲音笑道：“跟舅舅、舅母拜年，敢來遲了麼？”張無忌臉上一熱，一顆心幾乎要從胸腔中跳了出來，兩手掌心都是汗水。他盼望了整整兩個月，才再聽到朱九真的聲音，教他如何不神搖意奪？只聽得又有一個女子的聲音笑道：“師哥這麼早便巴巴的趕來，也不知是給兩位尊長拜年呢，還是給表妹拜年？”說話之間，廳門中走進三個人來。群仆紛紛讓開，張無忌卻失魂落魄般站著不動，直到喬福使勁拉他一把，才走在一旁。只見進來的三人中間是個年輕男子。朱九真走在左首，穿一件猩紅貂裘，更襯得她臉蛋兒嬌嫩艷麗，難描難畫。那年輕的另一旁也是個女郎。自朱九真一進廳，張無忌的眼光沒再有一瞬之間离開她臉，也沒瞧見另外兩個年輕男女是俊是丑，穿紅著綠？那二人向主人夫婦如何磕頭拜年，賓主說些甚麼，他全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眼中所見，便只朱九真一人。其實他年紀尚小，對男女之情只是一知半解，但每人一生之中，初次知好色而慕少艾，無不神魂顛倒，如痴如呆，固不僅以張無忌為然。何況朱九真容色艷麗，他在顛沛困厄之際與之相遇，竟致傾倒難以自持，只覺能瞧她一眼，聽她說一句話，便喜樂無窮了。

　　主人夫婦和三個青年說了一會話。朱九真道：“爸、媽，我和表哥、青妹玩去啦！”話聲中帶著三分小女孩兒的撒嬌意。主人夫婦微笑點頭。朱夫人笑道：“好好招呼武家妹子，你三個大年初一可別拌嘴。”朱九真笑道：“媽，你怎麼不吩咐表哥，叫他不許欺侮我？”三個青年男女談笑著走向後院。張無忌不由自主，遠遠的跟隨在後。這天眾奴仆玩耍的玩耍，賭錢的賭錢，誰也沒有理他。

　　這時張無忌才看明白了，那男子容貌英俊，長身玉立，雖在這等大寒天候，卻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淡黃色緞袍，顯是內功不弱。那女子穿著一件黑色貂裘，身形苗條，言行舉止甚是斯文，說到相貌之美，和朱九真各有千秋，但在張無忌眼中瞧出來，自是大大不如他心目中敬如天仙的小姐了。三個人都是十七八歲年紀。三人一路說笑，一路走向後院。那少女道：“真姊，你的一陽指功夫，練得又深了兩層罷？露一手給妹子開開眼界好不好？”朱九真道：“啊喲，你這不是要我好看麼？我便是再練十年，也及不上你武家蘭花拂穴手的一拂啊。”那青年笑道：“你們兩位誰都不用謙虛了，大名鼎鼎的‘雪岭雙姝’，一般的威風厲害。”朱九真道：“我獨個兒在家中瞎琢磨，哪及得上你師兄妹有商有量的進境快？你們今日喂招，明日切磋，那還不是一日千里嗎？”那少女聽她言語中隱含醋意，抿嘴一笑，并不答話，竟是給她來個默認。

　　那青年似怕朱九真生氣，忙道：“那也不見得，你有兩位師父，舅父舅母一起教，不是又強過了我們麼？”朱九真嗔道：“我們我們的？哼，你的師妹，自然是親過表妹了。我跟青妹說著玩，你總是一股勁兒的幫著她。”說著扭過了頭不理他。那青年陪笑道：“表妹親，師妹也親，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不分彼此。表妹，你帶我去瞧瞧你那些守門大將軍，好不好？眾將軍一定給你調教得越來越厲害了。”

　　朱九真高興了起來，道：“好！”領著他們徑往靈獒營。張無忌遠遠在後，但見三人又說又笑，卻聽不見說些甚麼，當下也跟入了狗場。原來朱九真是朱子柳的後人。那姓武的少女名叫武青嬰，是武三通的後人，屬于武修文一系。武三通和朱子柳都是一燈大師的弟子，武功原是一路。但百余年後傳了幾代，兩家所學便各有增益變化。武敦儒、武修文兄弟拜大俠郭靖為師，雖也學過“一陽指”，但武功近于九指神丐洪七公一派剛猛的路子。那青年衛璧是朱九真的表哥，他人既英俊，性子又溫柔和順，是以朱九真和武青嬰芳心可可，暗中都愛上了他。朱武二女年齡相若，人均美艷，春蘭秋菊，各擅胜場，家傳的武學又是不相上下，兩三年前就給昆侖一帶的武林中人合稱為“雪岭雙姝”。她二人暗中早就較上了勁，偏生衛璧覺得熊掌與魚，難以取舍，因此只要三人走上了一起，面子上雖然客客氣氣，但二女唇槍舌劍，卻誰也不肯讓誰。只是武青嬰較為含蓄不露，反正她與衛璧同門學藝，日夕相見，比之朱九真要多占便宜。朱九真命飼養群犬的狗仆放了眾猛犬出來。諸犬聽令行事，無不凜遵。衛璧不住口的稱贊。朱九真很是得意。武青嬰抿嘴笑道：“師哥，你將來是‘冠軍’呢還是‘驃騎’啊？”衛璧一怔，道：“你說甚麼？”武青嬰道：“你這麼聽真姊的話，真姊還不賞你一個‘冠軍將軍’或是‘驃騎將軍’甚麼的封號麼？只不過要小心她的鞭子才是。”

　　衛璧俊臉通紅，眉間微有惱色，呸的一聲，道：“胡說八道，你罵我是狗嗎？”武青嬰微笑道：“眾將軍長侍美人妝台，搖尾乞怜，有趣得緊啊，有甚麼不好？”朱九真慍道：“他倘若是狗子，他的師妹不知是甚麼？”

　　張無忌聽到這里，忍不住“哈”的一聲笑了出來，但隨即知道失態，急忙掩嘴轉身。

　　武青嬰滿肚怒氣，但不便向朱九真正面發作，站起身來，說道：“真姊，你府上的小廝可真有規矩。咱們在說笑，這些低三下四之人居然在旁邊偷聽，還敢笑上一聲兩聲。師哥，我先回家去啦。”朱九真忽然想起張無忌曾一掌打死了她的“左將軍”，手上勁力倒也不小，笑道：“青妹，你不用生氣，也別瞧不起這個小廝。你武家功夫雖高，倘若三招之內能打倒這個低三下四的小廝，我才當真服了你。”

　　武青嬰道：“哼，這樣的人也配我出手麼？真姊，你不能這般瞧我不起。”

　　張無忌忍不住大聲道：“武姑娘，我也是父母所生，便不是人麼？你難道又是甚麼神仙菩薩、公主娘娘了？”武青嬰一眼也不瞧他，卻向衛璧道：“師哥，你讓我受這小廝的搶白，也不幫我。”

　　衛璧見著她嬌滴滴的楚楚神態，心中早就軟了，他心底雖對雪岭雙姝無分軒輊，可是知道師父武功深不可測，自己蒙他傳授的最多不過十之一二，要學絕世功夫，非討師妹的歡心不可，當下對朱九真笑道：“表妹，這個小廝的武功很不差嗎？讓我考考他成不成？”

　　朱九真明知他是在幫師妹，但轉念一想：“這姓張的小子不知是甚麼來路，讓表哥逼出他的根底來也好。”便道：“好啊，讓他領教一下武家的絕學，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這人啊，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甚麼門派的弟子。”衛璧奇道：“這小廝所學的，不是府上的武功麼？”朱九真向張無忌道：“你跟表少爺說，你師父是誰，是哪一派的門下。”

　　張無忌心想：“你們這般輕視于我，我豈能說起父母的門派，羞辱太師父和死去的父母？何況我又沒當真好好練過武當派的功夫。”便道：“我自幼父母雙亡，流落江湖，沒學過甚麼武功，只小時候我爹爹指點過我一點兒。”朱九真道：“你爹爹叫甚麼名字？是甚麼門派的？”張無忌搖頭道：“我不能說。”衛璧笑道：“以咱們三人的眼光，還瞧他不出麼？”緩步走到場中，笑道：“小子，你來接我三招試試。”說著轉頭向武青嬰使個眼色，意思是說：“師妹莫惱，我狠狠打這小子一頓給你消氣。”

　　陷身在情网中的男女，對情人的一言一動、一顰一笑，無不留心在意，衛璧這一個眼色的含意，盡教朱九真瞧在眼里。她見張無忌不肯下場，向他招招手，叫他過來，在他耳邊低聲道：“我表哥武功很強，你不用想胜他，只須擋得他三招，就算是給我掙面子。”說著在他肩頭拍了拍，意示鼓勵。張無忌原知不是衛璧的敵手，若是下場跟他放對，徒然自取其辱，不過讓他們開心一場而已，但一站到了朱九真面前，已不禁意亂情迷，再聽她軟語叮囑，香澤微聞，哪里還有主意？心中只想：“小姐吩咐下來，再艱難凶險的事也要拚命去干，挨幾下拳腳又算得甚麼？”迷迷惘惘的走到衛璧面前，呆呆的站著。衛璧笑道：“小子，接招！”拍拍兩聲，打了他兩記耳光。這兩掌來得好快，張無忌待要伸手架擋，臉上早已挨打，雙頰都腫起了紅紅的指印。衛璧既知他并非朱家傳授的武功，不怕削了朱九真和舅父、舅母的面子，下手便不容情，但這兩掌也沒真使上內力，否則早將他打得齒落頰碎，昏暈過去。朱九真叫道：“無忌，還招啊！”張無忌聽得小姐的叫聲，精神一振，呼的一拳打了出去。衛璧側身避開，贊道：“好小子，還有兩下子！”閃身躍到他的背後。張無忌急忙轉身，那知衛璧出手如電，已抓住他的後領，舉臂將他高高提起，笑道：“跌個狗吃屎！”用力往地下摔去。

　　張無忌雖跟謝遜學過幾年武功，但一來當時年紀太小，二來謝遜只叫他記憶口訣和招數，不求實戰對拆，遇上了衛璧這等出自名門的弟子，自是縛手縛腳，半點也施展不開。給他這麼一摔，想要伸出手足撐持，已然不及，砰的一響，額頭和鼻子重重撞在地下，鮮血長流。

　　武青嬰拍手叫好，格格嬌笑，說道：“真姊，我武家的武功還成麼？”朱九真又羞又惱，若說武家的功夫不好，不免得罪了衛璧，說他好罷，卻又氣不過武青嬰，只好寒著臉不作聲。張無忌爬了起來，戰戰兢兢的向朱九真望了一眼，見她秀眉緊蹙，心道：“我便送了性命，也不能讓小姐失了面子。”只聽衛璧笑道：“表妹，這小子連三腳貓的功夫也不會，說甚麼門派？”張無忌突然沖上，飛腳往他小腹上踢去。衛璧笑著叫聲：“啊喲！”身子向後微仰，避開了他這一腳，跟著左手倏地伸出，抓住他踢出後尚未收回的右腳，往外一摔。這一下只用了三成力，但張無忌還是如箭离弦，平平往牆上撞去。他危急中身子用力一躍，這才背脊先撞上牆，雖免頭骨破裂之禍，但背上已痛得宛如每根骨頭都要斷裂，便如一團爛泥般堆在牆邊，再也爬不起來了。

　　他身上雖痛，心中卻仍是牽挂著朱九真的臉色，迷糊中只聽她說道：“這小廝沒半點用。咱們到花園中玩去罷！”語意中顯是氣惱之極。張無忌也不知從哪里來的一股力氣，翻身躍起，疾縱上前，發掌向衛璧打去。

　　衛璧哈哈一笑，揮掌相迎，拍的一響，他竟身子一晃，退了一步。原來張無忌這一掌，是他父親張翠山當年在木筏上所教“武當長拳”中的一招“七星手”。“武當長拳”是武當派的入門功夫，拳招說不上有何奧妙之處。但武當派武功在武學中別開蹊徑，講究以柔克剛，以弱胜強，不在以己勁傷敵，而是將敵人發來的勁力反激回去，敵人擊來一斤的力道，反激回去也是一斤，若是打來百斤，便有百斤之力激回，便如以拳擊牆，出拳愈重，自身所受也愈益厲害。當年覺遠大師背誦“九陽真經”，曾說到“以己從人，後發制人”，張三丰後來將這些道理化入武當派拳法之中。若是宋遠橋、俞蓮舟等高手，自可在敵勁之上再加自身勁力。張無忌所學粗淺之極，但在這一拳之中，不知不覺的也已含了反激敵勁的上乘武學。衛璧但覺手上酸麻，胸口氣血震蕩，當即斜身揮拳，往張無忌後心擊去。張無忌手掌向後揮出，應以一招“一條鞭”。衛璧見他掌勢奇妙，急向後閃時，肩頭已被他三根指頭掃中，雖不如何疼痛，但朱九真和武青嬰自然均已看到，自己已然輸了一招。衛璧在意中人之前，這個台如何坍得起？他初時和張無忌放對時，眼看對方年紀既小，身分又賤，實是胜之不武，只不過拿他來耍弄耍弄，以博武青嬰一粲，因此拳腳上都只使二三成力，這時連吃兩次小虧，大喝一聲：“小鬼，你不怕死麼？”呼的一聲，發拳當胸打了過去。這招“長江三疊浪”中共含三道勁力，敵人如以全力擋住了第一道勁力，料不到第二道接踵而至，跟著第三道勁力又洶涌而來，若非武學高手，遇上了不死也得重傷。張無忌見對方招式凌厲，心中害怕，當下更無思索余裕，記得當年父親在海上木筏上所教手法，雙臂回壞，應以一招“井欄”。這一招博大精深，張無忌又怎能領會到其中的微旨？只是危急之際，順手便使了出來。衛璧右拳打出，正中張無忌右臂，自己拳招中的第一道勁力便如投入汪洋大海，登時無影無蹤，一驚之下，喀喇一響，那第二道勁力反彈過來，他右臂臂骨已然震斷。幸而如此，他第三道勁力便發不出來，否則張無忌不懂得這招“井欄”的妙用，兩人都要同時重傷在這第三道勁力之下。朱九真和武青嬰齊聲驚呼，奔到衛璧身旁察看他的傷處。衛璧苦笑道：“不妨，是我一時大意。”朱九真和武青嬰心疼情郎受傷，兩人不約而同的揮掌向張無忌打去。張無忌一招震斷衛璧的手臂，自己也被撞得險些仰天摔倒，立足未定，朱武二女已雙掌打來。他渾忘了閃避，雙拳一中前胸，一中肩骨，登時吐了一口鮮血。可是他心中的憤慨傷痛，尤在身體上的傷痛之上，暗想：“我為你拚命力戰，為你掙面子，當真胜了，你卻又來打我！”

　　衛璧叫道：“兩位住手！”朱武二女依言停手，只見他提起左掌，鐵青著臉，向張無忌打去。張無忌急忙閃躍避開。朱九真叫道：“表哥，你受了傷，何必跟這小廝一般見識？是我錯啦，不該要你跟他動手。”憑她平時心高氣傲的脾氣，要她向人低頭認錯，實是千難萬難，若不是眼見情郎臂骨折斷，心中既惶急又怜惜，決不能如此低聲下氣。豈知衛璧一聽，更加惱怒，冷笑道：“表妹，你小廝本領高強，你哪里錯了？只是我偏不服氣。”說著橫過左臂，將朱九真推在一旁，跟著又舉拳向張無忌打去。張無忌待要退後避讓，武青嬰雙掌向他背心輕輕一推，使他無路可退，衛璧那一拳正中他的鼻梁，登時鼻血長流。武青嬰遠比朱九真工于心計，她暗中相助師哥，卻不露痕跡，要使他臉上光彩，心中感激。朱九真一見，心想：“你會幫師哥，難道我就不會幫表哥？”當下也即出手，上前夾攻。張無忌的武功本來遠遠不如衛璧，再加朱武二女一個明助，一個暗幫，頃刻之間，給三人拳打足踢，連中七八招，又吐了幾口鮮血。他憤慨之下，形同拚命，將父親教過的三十二勢“武當長拳”掃數使將出來，雖然功力不足，一拳一腳均無威力，但所學實是上乘家數，居然支持了一盞茶時分，仍是直立不倒。朱九真喝道：“哪里來的臭小子，卻到朱武連環莊來撒野，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眼見衛璧舉起左掌，運勁劈落，當下左肩猛撞，將張無忌身子往他掌底推去。衛璧斷臂處越來越痛，不愿跟這小廝多所糾纏，這一掌劈下，已然使上了十成力。張無忌身不由主的向前撞出，但覺勁風扑面，自知決計抵擋不住，但仍是舉起雙臂強擋。

　　驀地里聽得一個威嚴的聲音喝道：“且慢！”藍影晃動，有人自旁竄到，舉手擋開了衛璧這一掌。看他輕描淡寫的隨手一格，衛璧竟然立足不定，急退數步，眼見便要坐倒在地，那身穿藍袍之人身法快極，縱過去在他肩後一扶，衛璧這才立定。朱九真叫道：“爹！”武青嬰叫道：“朱伯父！”衛璧喘了口氣，才道：“舅舅！”這人正是朱九真之父朱長齡。衛璧受傷斷臂，事情不小，靈獒營的狗仆飛報主人，朱長齡匆匆趕到，見到三人已在圍攻張無忌。他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待見衛璧猛下殺手，這才出手救了張無忌一命。朱長齡橫眼瞪著女兒和衛武二人，滿臉怒火，突然反手拍的一掌，打了女兒一個耳光，大聲喝道：“好，好！朱家的子孫越來越長進了。我生了這樣的乖女兒，將來還有臉去見祖宗于地下麼？”朱九真自幼即得父母寵愛，連較重的呵責也沒一句，今日在人前竟被父親重重的打了一個耳光，一時眼前天旋地轉，不知所云，隔了一會，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朱長齡喝道：“住聲，不許哭！”聲音中充滿威嚴，聲音之響，只震得梁上灰塵簌簌而下，朱九真心下害怕，當即住聲。朱長齡道：“我朱家世代相傳，以俠義自命，你高祖子柳公輔佐一燈大師，在大理國官居宰相，後來助守襄陽，名揚天下，那是何等的英雄？那知子孫不肖，到了我朱長齡手里，竟會有這樣的女兒，三個大人圍攻一個小孩，還想傷他性命。你說羞也不羞，羞也不羞？”他雖是呵責女兒，但這些話衛璧和武青嬰聽在耳里，句句猶如刀刺，均覺無地自容。張無忌渾身劇痛，幾欲暈倒，咬緊牙齒拚命支撐，才勉強站立，心中卻仍明白，聽了朱長齡這番言語，好生佩服，暗想：“是非分明，那才是真正的俠義中人。”只見朱長齡氣得面皮焦黃，全身發顫，不住地呼呼喘氣，衛璧等三人眼望地下，不敢和他目光相對。張無忌見朱九真半邊粉臉腫起好高，顯見她父親這一掌打得著實不輕，見她又羞又怕的可怜神態，想哭卻不敢哭，只是用牙齒咬著下唇，便道：“老爺，這不關小姐的事。”他話一出口，不禁嚇了一跳，原來自己說話嘶啞，幾不成聲，自是咽喉處受了衛璧重擊之故。

　　朱長齡道：“這位小兄弟拳腳不成章法，顯然從未好好的拜師學過武藝，全憑一股剛勇之氣，拚死抵抗，這就更加令人相敬了。你們三個卻如此欺侮一個不會武功之人，平日師長父母的教誨，可還有半句記在心中嗎？”他這一頓疾言厲色的斥責，竟對衛璧和武青嬰也絲毫不留情面。張無忌聽著，反覺惶悚不安。朱長齡又問起張無忌何以來到莊中，怎地身穿童仆衣衫，一面問，一面叫人取了傷藥和接骨膏來給他和衛璧治傷，朱九真明知父親定要著惱，但不敢隱瞞，只得將張無忌如何收藏小猴、如何給群犬咬傷、自己如何救他來山莊的情由說了。朱長齡越聽眉頭越皺，聽女兒述說完畢，厲聲喝道：“這位張兄弟義救小猴，大有仁俠心腸，你居然拿他當做廝仆。日後傳揚出去，江湖上好漢人人要說我‘驚天一筆’朱長齡是個不仁不義之徒。你養這些惡狗，我只當你為了玩兒，那也罷了，那知膽大妄為，竟然縱犬傷人？今日不打死你這丫頭，我朱長齡還有顏面廁身于武林麼？”

　　朱九真見父親動了真怒，雙膝一屈，跪在地下，說道：“爹爹，孩兒再也不敢了。”朱長齡兀自狂怒不休，衛璧和武青嬰齊跪下求懇。張無忌道：“老爺……”朱長齡忙道：“小兄弟，你怎可叫我老爺？我痴長你幾歲，最多稱我一聲前輩，也就是了。”張無忌道：“是，是。朱前輩。這件事須也怪不得小姐，她确是并非有意的。”朱長齡道：“你瞧，人家小小年紀，竟是這等胸襟懷抱，你們三個怎及得上人家？大年初一，武姑娘又是客人，我原不該生氣，可是這件事實在太不應該，那是黑道中卑鄙小人的行徑，豈是我輩俠義道的所作所為？既是小兄弟代為說情，你們都起來罷。”衛璧等三人含羞帶愧，站了起來。朱長齡向喂養群犬的狗仆喝道：“那些惡犬呢？都放出來。”狗仆答應了，放出群犬。

　　朱九真見父親臉色不善，不知他是何用意，低聲叫道：“爹。”朱長齡冷笑道：“你養了這些惡犬來傷人，好啊，你叫惡犬來咬我啊。”朱九真哭道：“爹，女兒知錯了。”朱長齡哼了一聲，走入惡犬群中，拍拍拍拍四聲響過，四條巨狼般的惡犬已頭骨碎裂，尸橫就地。旁人嚇得呆了，都說不出話來。朱長齡拳打足踢、掌劈指戳，但見他身形飄動，一個藍影在狗場上繞了一圈，三十余條猛犬已全被擊斃，別說噬咬抗擊，連逃竄幾步也來不及。他一舉擊斃群犬，固因群犬未得朱九真號令，給攻了個出其不意，但他出手如風似電，掌力更是凌厲之極。衛璧、武青嬰、張無忌只看得撟舌不下。朱長齡將張無忌橫抱在臂彎之中，送到自己房中養傷。不久朱夫人和朱九真一齊過來照料湯藥。張無忌被群犬咬傷後失血過多，身子本已衰弱，這一次受傷不輕，又昏迷了數日，稍待清醒，便自己開了張療傷調養的藥方，命人煮藥服食，這才好得快了。朱長齡見他用藥如神，更是驚喜交集。在這二十余日的養傷期間，朱九真常自伴在張無忌床邊，唱歌猜謎、講故事說笑，像大姊姊服侍生病的弟弟一般，細心體貼，無微不至。張無忌傷愈起床，朱九真每日仍有大半天和他在一起。她跟父親學武之時，對張無忌也毫不避忌，總是叫他在一旁觀看。朱長齡曾兩次露出口風，有收他為徒之意，愿將一身武功相傳，但見他并不接口，此後也就不再提了，但待他極盡親厚，與自己家人弟子絲毫無异。朱家武功與書法有關，朱九真每日都須習字，也要張無忌伴她一起學書。張無忌自從离冰火島來到中土後，一直顛沛流离、憂傷困苦，那里有過這等安樂快活的日子？轉眼到了二月中旬，這日張無忌和朱九真在小書房中相對臨帖。丫鬟小鳳進來稟報：“小姐，姚二爺從中原回來了。”朱九真大喜，擲筆叫道：“好啊，我等了他大半年啦，到這時候才來。”牽著張無忌的手，說道：“無忌弟，咱們瞧瞧去，不知姚二叔有沒給我買齊了東西。”

　　兩人攜手走向大廳。張無忌問道：“姚二叔是誰？”朱九真道：“他是我爹爹的結義兄弟，叫做千里追風姚清泉。去年我爹爹請他到中原去送禮，我托他到杭州買胭脂水粉和綢緞，到蘇州買繡花的針線和圖樣，又要買湖筆徽墨、碑帖書籍，不知他買齊了沒有。”跟著解說，朱家莊僻處西域昆侖山中，精致些的物事數千里內都無買處。昆侖山和中土相隔萬里，來回一次動輒兩三年，有人前赴中原，朱九真自要托他購買大批用品了。兩人走進廳門，只聽得一陣嗚咽哭泣之聲，不禁都吃了一驚，進得廳來，更是驚詫，只見朱長齡和一個身材高瘦的中年漢子都跪在地下，相擁而泣。那漢子身穿白色喪服，腰上系了一根草繩。朱九真走近身去，叫道：“姚二叔！”朱長齡放聲大哭，叫道：“真兒，真兒！咱們的大恩人張五爺，張……張五爺……他……他……已死了！”朱九真驚道：“那怎麼會？張恩公……失蹤了十年，不是已安然歸來麼？”姚清泉嗚咽著道：“咱們住得偏僻，訊息不靈，原來張恩公在四年多以前，便已和夫人一齊自刎身亡。我還沒上武當山，在陝西途中就已聽到消息。上山後見到宋大俠和俞二俠，才知實情，唉……”張無忌越聽越驚，到後來更無疑惑，他們所說的“大恩人張五爺”，自是自己的生父張翠山，眼見朱長齡和姚清泉哭得悲傷，朱九真也是泫然落淚，忍不住便要上前吐露自己的身分，但轉念一想：“我一直不說自己身世，這時說明真相，朱伯父和真姊多半不信，定要疑我冒充沽恩，不免給他們瞧得小了。”過不多時，只聽得院內哭聲大作，朱夫人扶著丫鬟，走出廳來，連連向姚清泉追問。姚清泉悲憤之下，也忘了向義嫂見禮，當即述說張翠山自刎身亡的經過。張無忌雖然強忍，不致號哭出聲，但淚珠已滾滾而下。大廳上人人均在哭泣流淚，誰也沒留心到他。朱長齡突然手起一掌，喀喇喇一聲響，將身邊一張八仙桌打塌了半邊，說道：“二弟，你明明白白說給我聽，上武當山逼死恩公恩嫂的，到底是哪些人？”姚清泉道：“我一得到訊息，本來早該回來急報大哥，但想須得查明仇人的姓名要緊。原來上武當山逼死恩公的，自少林派三大神僧以下，人數著實不少，小弟暗中到處打聽，這才耽擱了日子。”當下將少林、崆峒、峨嵋各派、海沙、巨鯨、神拳、巫山等幫會中，凡是曾上武當山去勒逼張翠山的，諸如空聞方丈、空智大師、何太沖、靜玄師太、關能等等的名字都說了出來。朱長齡慨然道：“二弟，這些人都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好手，咱們本來是一個也惹不起的。可是張五爺待我們恩重如山，咱們便是粉身碎骨，也得給他報此深仇。”姚清泉拭淚道：“大哥說得是，咱哥兒倆的性命，都是張五爺救的，反正已多活了這十多年，再交還給張五爺，也就是了。小弟最感抱憾的，是沒能見到張五爺的公子，否則也可轉達大哥之意，最好是能請他到這兒來，大伙兒盡其所有，好好的侍奉他一輩子。”朱夫人絮絮詢問這位張公子的詳情。姚清泉只道他受了重傷，不知在何處醫治，似乎今年還只有八九歲年紀，料想張三丰張真人定要傳以絕世武功，將來可能出任武當派的掌門人。朱長齡夫婦跪下拜謝天地，慶幸張門有後。姚清泉道：“大哥叫我帶去送給張恩公的千年人參王、天山雪蓮、玉獅鎮紙、烏金匕首等等這些物事，小弟都留在武當山上，請宋大俠轉交給張公子。”朱長齡道：“這樣最好，這樣最好。”轉頭向女兒道：“我家如何身受大恩，你可跟張兄弟說一說。”朱九真攜著張無忌的手，走到父親書房，指著牆上一幅大中堂給他看。那中堂右端題著七字：“張公翠山恩德圖”。張無忌從未到過朱長齡的書房，此時見到父親的名諱，已是淚眼模糊，只見圖中所繪是一處曠野，一個少年英俊的武士，左手持銀鉤、右手揮鐵筆，正和五個凶悍的敵人惡斗。張無忌知道這人便是自己父親了，雖然面貌并不肖似，但依稀可從他眉目之間看到自己的影子。地下躺著兩人，一個是朱長齡，另一個便是姚清泉，還有兩人卻已身首异處。左下角繪著一個青年婦人，滿臉懼色，正是朱夫人，她手中抱著一個女嬰。張無忌凝目細看，見女嬰嘴邊有一顆小黑痣，那自是朱九真了。這幅中堂紙色已變淡黃，為時至少已在十年以上。朱九真指著圖畫，向他解釋。原來其時朱九真初生不久，朱長齡為了躲避強仇，攜眷西行，但途中還是給對手追上了。兩名師弟為敵人所殺，他和姚清泉也被打倒。敵人正要痛下毒手，適逢張翠山路過，仗義出手，將敵人擊退，救了他一家的性命。依時日推算，那自是張翠山在赴冰火島前所為。朱九真說了這件事後，神色黯然，說道：“我們住得隱僻，張恩公從海外歸來的訊息，直至去年方才得知。爹爹曾立誓不再踏入中原一步，于是忙請姚二叔攜帶貴重禮物，前去武當山拜見，哪知道……”說到這里，一名書童進來請她赴靈堂行禮。朱九真匆匆回房，換了一套素淨衣衫，和張無忌同到後堂。只見堂上已擺列兩個靈位，素燭高燒，一塊靈牌上寫著“恩公張大俠諱翠山之靈位”，另一塊寫著“張夫人殷氏之靈位”。朱長齡夫婦和姚清泉跪拜在地，哭泣甚哀。張無忌跟著朱九真一同跪拜。朱長齡撫著他頭，哽咽道：“小兄弟，很好，很好。這位張大俠慷慨磊落，實是當世無雙的奇男子，你雖跟他不相識，無親無故，但拜他一拜，也是應該的。”

　　當此情境，張無忌更不能自認便是這位“張恩公”的兒子，心想：“那姚二叔傳聞有誤，說我不過八九歲年紀，此時我便明說，他們也一定不信。”

　　忽聽姚清泉道：“大哥，那位謝爺……”朱長齡咳嗽一聲，向他使個眼色，姚清泉登時會意，說道：“那些謝儀該怎麼辦？要不要替恩公發喪？”朱長齡道：“你瞧著辦罷！”張無忌心想：“你明明說的是‘謝爺’，怎地忽然改為‘謝儀’？謝爺，謝爺？難道說的是我的義父麼？”這一晚他想起亡父亡母，以及在極北寒島苦度余生的義父，思潮起伏，又怎睡得安穩？

　　次晨起身，聽得腳步細碎，鼻中聞到一陣幽香，見朱九真端著洗臉水走進房來。張無忌一驚，道：“真姊，怎………怎麼你給我……”朱九真道：“佣仆和丫鬟都走干淨了，我服侍你一下又打甚麼緊？”張無忌更是驚奇，問道：“為……為甚麼都走了？”朱九真道：“我爹爹昨晚叫他們走的，每人都發了一筆銀子，要他們回自己家去，因為在這兒危險不過。”她頓了一頓，說道：“你洗臉後，爹爹有話跟你說。”

　　張無忌胡亂洗了臉。朱九真給他梳了頭，兩人一同來到朱長齡書房。這所大宅子中本來有七八十名婢仆，這時突然冷冷清清的一個也不見了。

　　朱長齡見二人進來，說道：“張兄弟，我敬重你的仁俠心腸，英雄氣概，本想留你在舍下住個十年八載，可是眼下突起變故，逼得和你分手，張兄弟千萬莫怪。”說著托過一只盤子，盤中放著十二錠黃金，十二錠白銀，又有一柄防身的短劍，說道：“這是愚夫婦和小女的一點微意，請張兄弟收下，老夫若能留得下這條性命，日後當再相會……”說到這里，聲音嗚咽，喉頭塞住了，再也說不下去。

　　張無忌閃身讓在一旁，昂然道：“朱伯伯，小侄雖然年輕無用，卻也不是貪生怕死之徒。府上眼前既有危難，小侄決不能自行退避。縱然不能幫伯父和姊姊甚麼忙，也當跟伯父和姊姊同生共死。”朱長齡勸之再三，張無忌只是不聽。朱長齡歎道：“唉，小孩子家不知危險。我只有將真相跟你說了，可是你先得立下個重誓，決不向第二人泄漏機密，也不得向我多問一句。”張無忌跪在地下，朗聲道：“皇天在上，朱伯伯向我所說之事，若是我向旁人泄漏，多口查問，教我亂刀分尸，身敗名裂。”朱長齡扶他起來，探首向窗外一看，隨即飛身上屋，查明四下里确無旁人，這才回進書房，在張無忌耳邊低聲道：“我跟你說的話，你只可記在心中，卻不得向我說一句話，以防隔牆有耳。”張無忌點了點頭。

　　朱長齡低聲道：“昨日姚二弟來報張恩公的死訊時，還帶了一個人來，此人姓謝名遜，外號叫作金毛獅王……”張無忌大吃一驚，身子發顫。朱長齡又道：“這位謝大俠和張恩公有八拜之交，他和天下各家各派的豪強都結下了深仇，張恩公夫婦所以自刎，便是為了不肯吐露義兄的所在。謝大俠不知如何回到中土，動手為張恩公報仇雪恨，殺傷了許多仇人，只是好漢敵不過人多，終于身受重傷。姚二弟為人機智，救了他逃到這里，對頭們轉眼便要追到。對方人多勢眾，我們萬萬抵敵不住。我是舍命報恩，決意為謝大俠而死，可是你跟他并無半點淵源，何必將一條性命陪在這兒？張兄弟，我言盡于此，你快快去罷！敵人一到，玉石俱焚，再遲可來不及了。”張無忌聽得心頭火熱，又驚又喜，萬想不到義父竟會到了此處，問道：“他在哪……”朱長齡右手迭出，按住了他嘴巴，在他耳邊低聲道：“不許說話。敵人神通廣大，一句話不小心，便危及謝大俠的性命。你忘了適才的重誓麼？”張無忌點了點頭。朱長齡道：“我已跟你說明白了，張兄弟，你年紀雖小，我卻當你是好朋友，跟你推心置腹，絕無隱瞞。你即速動身為要。”張無忌道：“你跟我說明白後，我更加不走了。”朱長齡沉吟良久，長歎一聲，毅然道：“好！咱們今後同生共死，旁的也不用多說。事不宜遲，須得動手了。”當下和朱九真及張無忌奔出大門，只見朱夫人和姚清泉已候在門外，身旁放著幾個包袱，似要遠行。張無忌東瞧西望，卻不見義父的影蹤。朱長齡晃著火折，點燃了一個火把，便往大門上點去。頃刻間火光沖天而起，火頭延向四處，原來這座大莊院的數百間房屋上早已澆遍了火油。西域天山、昆侖山一帶，自來盛產火油，常見油如涌泉，從地噴出，取之即可生火煮食。朱家莊廣廈華宅，連綿里許，但在火油助燃之下，焚燒極是迅速。張無忌眼見雕梁畫棟都卷入了熊熊火焰之下，心下好生感激：“朱伯伯畢生積蓄，無數心血，旦夕間化為灰燼，那全是為了我爹爹和義父。這等血性男子，世間少有。”當晚朱長齡夫婦、朱九真、張無忌四人在一個山洞中宿歇。朱長齡的五名親信弟子手執兵刃，由姚清泉率領，在洞外戒備。這場大火直燒到第三日上方熄，幸而敵人尚未趕到。第三日晚間，朱長齡帶同妻女弟子，和姚清泉、張無忌從山洞深處走去，經過黑沉沉的一條長隧道，來到幾間地下石室之中。石室中糧食清水等物儲備充分，只是頗為悶熱。朱九真見張無忌不住伸袖拭汗，笑問：“無忌弟，你猜猜看，為甚麼這里如此炎熱？你可知咱們是在甚麼地方？”張無忌鼻中聞到焦臭，登時醒悟：“啊，咱們便是在原來的莊院之下。”朱九真笑道：“你真聰明。”

　　張無忌對朱長齡用心的周密更是佩服。敵人大舉來襲之時，眼見朱家莊已燒得片瓦不存，只有向遠處搜尋，決不會猜到謝遜竟是躲在火場之下。他見石室彼端有一鐵門緊閉，料想義父便藏在其中，雖是亟盼和義父相見，一敘別來之情，但想眼前步步危機，連朱長齡都不敢去和他說話，自己怎能輕舉妄動？倘若誤了大事，自己送命不打緊，累了義父和朱家全家性命，那是多大的罪過？

　　在地窖中住了半日，炎熱漸減，各人展開毛毯，正要就寢，忽聽得一陣急速的馬蹄聲遠遠傳來，不多時便到了頭頂。只聽得一人粗聲說道：“朱長齡這老賊定是護了謝遜逃走啦，快追，快追！”各人雖在地底，上面的聲音卻聽得清清楚楚，原來地窖中有鐵管通向地面，傳下聲音。但聽得馬蹄聲雜沓，漸漸遠去。這一晚在頭頂上經過的追兵先後共有五批，有昆侖派的、崆峒派的、巨鯨幫的，另外兩批人卻聽不出來歷。每一批少則七八人，多則十余人，兵刃鏗鏘，健馬嘶吼，無不口出惡言，聲勢洶洶。張無忌心想：“我義父若非雙目失明，又受重傷，那會將你們這些麼魔小丑放在心上？”

　　待第五批人走遠，姚清泉拿起木塞，塞住了鐵管口，以免地窖中各人說話為上面偶然經過之人聽見。但他話聲仍是壓得極低，說道：“我去瞧瞧謝大俠的傷勢。”朱長齡點了點頭。姚清泉伸手扳動門旁的機括，鐵門緩緩開了。他提著一盞火油燈，走進鐵門。這時張無忌再也忍耐不住，站起身來，在姚清泉背後張望，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向里而臥。張無忌乍見義父寬闊的背影，登時熱淚盈眶。只所姚清泉低聲道：“謝大俠覺得好些了麼？要不要喝水？”

　　突然間勁風響處，姚清泉手中的火油燈應風而滅，跟前砰的一聲，姚清泉被謝遜一掌擊出，飛出鐵門，重重摔在地下。只聽謝遜大聲叫道：“少林派的，昆侖派的，崆峒派的眾狗賊，來啊，來啊，我金毛獅王謝遜怕你們不成？”朱長齡叫道：“不好，謝大俠神志迷糊了。”走到門邊，說道：“謝大俠，我們是你朋友，并非仇敵。”謝遜冷笑道：“甚麼朋友？花言巧語，騙得倒我麼？”大踏步走出鐵門，發掌向朱長齡當胸擊來，這一掌勁力凌厲，帶得室中那盞油燈的火焰不住晃動。朱長齡不敢擋架，轉身閃避，謝遜左手一拳直擊他面門。朱長齡逼不得已，舉臂架開，身子一晃，退了兩步。張無忌見到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不禁嚇得呆了。那謝遜拳掌如風，凌厲無比，朱長齡不敢與抗，只是退避。謝遜一掌擊不中朱長齡，掃在石牆之上，但見石屑紛飛，若是中在人體，那還了得？那謝遜長發披肩，雙目如電，臉上血污斑斑，口中荷荷而呼，掌勢越來越猛烈。朱夫人和朱九真嚇得躲在壁角。朱長齡見他拳掌攻到，只得將身邊的木桌推過去一擋。謝遜砰砰兩拳，登時將那桌子打得粉碎。張無忌茫然失措，張大了口，呆立在一旁，眼見這個“謝遜”絕不是他義父金毛獅王謝遜。他義父雙眼早盲，這人卻目光炯炯。只見這大漢一掌打出，朱長齡背靠石壁，已是退無可退，但并不出手招架，叫道：“謝大俠，我不是你的敵人，我不還手。”那大漢毫不理會，一掌打在他的胸口。朱長齡神色極是痛苦，叫道：“謝大俠，你相信了麼？”那大漢喝道：“狗賊，再吃我一拳！”又是一拳打去。朱長齡噴出一口鮮血，顫聲道：“你是我恩公義兄，便打死我，我也不還手。”那大漢狂笑道：“不還手最好，我便打死你。”左一拳，右一拳，齊中胸腹。朱長齡“啊”的一聲慘呼，身子軟倒。那大漢更不容情，又出拳打去。張無忌搶上一步，舉臂拚命擋格，只覺這一拳勁力好大，一震之下，幾乎氣也透不過來，當下不顧生死，叫道：“你不是謝遜，你不是……”那大漢怒道：“你這小鬼知道甚麼？”舉腳向他踢去。張無忌閃身避開，大叫：“你冒充金毛獅王，不懷好意，假的，假的……”朱長齡本已委頓在地，聽了張無忌的叫聲，當即掙扎爬起，指著那大漢叫道：“你……你不是……你騙我……”突然一大口鮮血噴出，射在那大漢臉上，身子向前一跌，順勢便點了他右乳下的“神封穴”。朱長齡重傷之後，已非那大漢的敵手，卻借著噴血傾跌，出其不意，以家傳“一陽指”手法點中了他大穴。朱長齡又在他腰脅間補上兩指，自己卻也已支持不住，暈倒在地。朱九真和張無忌忙搶上扶起。過了一會，朱長齡悠悠醒轉，問張無忌道：“他……他……”張無忌道：“朱伯伯，我再也不能隱瞞，你所說的恩公，便是家父。金毛獅王是我義父，我怎會認錯？”朱長齡搖了搖頭，微微苦笑，臉上神色自是半點也不相信。張無忌道：“我義父雙目已盲，這人眼目完好，便是最大的破綻。我義父在海外失明，此事外間無人知曉。這人前來冒充，卻不知我義父盲目這回事。”

　　朱九真喜道：“無忌弟，你當真是我家大恩公的孩子？這可太好了，太好了。”朱長齡兀自不信。張無忌只得將如何來到昆侖的情由簡略說了。姚清泉旁敲側擊，問他武當山上諸般情形，又詢問張翠山夫婦當日自刎的經過，聽他講得半點不錯，這才相信。朱長齡卻仍感為難，說道：“倘若這孩子說謊，咱們得罪了謝大俠，那可如何是好？”

　　姚清泉拔出匕首，對著那大漢的右眼，說道：“朋友，金毛獅王謝遜雙目已毀，你既要學他，便須學得到家些，今日先毀了你這對招子。我姓姚的上了你大當，若不是這位小兄弟識破，豈非不明不白的送了我朱大哥性命？”說著匕首向前一送，刀尖直抵他眼皮，又問：“你到底是甚麼人？為甚麼冒充金毛獅王？”那大漢怒道：“有種便一刀將我殺了。我開碑手胡豹是甚麼人？能受你逼供麼？”

　　朱長齡“哦”的一聲，道：“開碑手胡豹！嗯，你是崆峒派。”胡豹大聲道：“天下各門各派，都知朱長齡要為張翠山報仇，常言道得好：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姚清泉喝道：“你這人恁地惡毒！”匕首一低，便往他心口刺去。朱長齡左手探出，一把抓住他手腕，說道：“二弟，且慢，倘若他真是謝大俠，咱們哥兒倆可是萬死莫贖。”姚清泉道：“張兄弟已說得明明白白。大哥你若三心二意，決斷不下，眼前大禍可就難以避過。”朱長齡搖搖頭道：“咱們宁可自己身受千刀，決不能錯傷了張恩公的義兄一根毫毛。”

　　張無忌道：“朱伯伯，這人決不是我的義父。我義父外號叫作‘金毛獅王’，頭發是黃的。這人卻是黑頭發。”朱長齡沉吟半晌，點了點頭，攜著他手，道：“小兄弟，你跟我來。”兩人走出石室，再出了石洞，直到山坡後一座懸崖之下，并肩在一塊大石上坐下。朱長齡道：“小兄弟，這人倘若不是謝大俠，咱們自然非殺了他不可，但在動手之前，我須得心中确無半點懷疑，你說是不是？”

　　張無忌道：“你唯恐有甚失閃，确也應當。但這人絕非我義父，朱伯伯放心好了。”

　　朱長齡歎了口氣，說道：“孩子，我年輕之時，曾上過不少人的當。今日我所以不肯還手，以致身受重傷，還是識錯了人之故。一錯不能再錯，此事干系重大，我死不足惜，卻無論如何，須得維護你和謝大俠的平安。我本該問明白謝大俠到底身在何處，方能真正放心，可是這件事我卻又不便啟口。”張無忌心下激動，道：“朱伯伯，你為了我爹爹和義父，把百萬家產都毀了，自己又受了這等重傷，難道我還有信你不過的？我義父的情形，你便不問，我也要跟你說。”于是將父母和謝遜如何飄流到冰火島上、如何一住十年、如何三人結筏回來的種種情由，一一說了，其中一大半經過是他轉從父母口中得知，但也說得十分明白。

　　朱長齡反復仔細盤問，將張無忌如何在冰火島上學武、如何送楊不悔西來、如何在昆侖三聖坳遭難等情，全都問得明白，聽得張無忌所言确無半點破綻，這才真的相信了，長長舒了口氣，仰天說道：“恩公啊恩公，你在天之靈，祈請明鑒：朱長齡須當竭盡所能，撫養無忌兄弟長大成人。只是強敵環伺，我武藝低微，實在未必挑得起這副重擔，萬望恩公時加佑護。”說罷跪倒在地，向天叩頭。張無忌又是傷心，又是感激，跟著跪下。朱長齡站起身來，說道：“現下我心中已無半分疑惑。唉！少林、峨嵋、昆侖、崆峒，哪一派不是人多勢眾，武功高強？小兄弟，先前我決意拚了這條老命，殺得仇人一個是一個，以報令尊的大恩。但今日撫孤事大，報仇尚在其次。只是大地茫茫，卻到何處去避這場大難？連我這等偏僻之極的處所，他們也都找上來了，哪里另有更加偏僻的所在？”他頓了一頓，又道：“謝大俠孤零零的獨處冰火島上，這幾年的日子，想來也甚慘。唉，這位大俠對恩公恩嫂如此高義，我但盼能見他一面，死亦甘心。”張無忌聽他說到義父孤零零的在冰火島受苦，極是難過，心念一動，沖口說道：“朱伯伯，咱們一起到冰火島去，好不好？我在島上過的日子何等快活，但一回中土，所見所受，不是凶殺流血，便是擔驚受怕。”朱長齡道：“小兄弟，你很想回到冰火島去，是不是？”張無忌躊躇不答，暗忖自己已活不多久，何況去冰火島途中海程艱險，未必能至，不該累得朱長齡一家身冒奇險，大海無情，只要稍有不測，那便葬身于洪波巨濤之中。朱長齡握住他雙手，瞧著他臉，說道：“小兄弟，你我不是外人，務請坦誠相告，你是不是想回冰火島去？”話聲誠懇已極。張無忌此時心中，确是苦厭江湖上人心的險惡，極盼在身死之前能再見義父一面，如能死于義父懷抱之中，那麼一生更無他求。在朱長齡面前，他也無法作偽隱瞞自己心事，于是緩緩點了點頭。朱長齡不再多言，攜著張無忌的手回到石室，向姚清泉道：“那是奸賊，确然無疑。”姚清泉點了點頭，手執匕首，走進密室。只聽得那開碑手胡豹長聲慘呼，已然了帳。姚清泉從密室中出來，關上了鐵門，但見他匕首上鮮血殷然，順手便在靴底拂拭。朱長齡道：“這賊子來此臥底，咱們的蹤跡看來已經泄露，此地不可再居。”當下領著各人，從石洞中出來，行了二十余里，轉過兩座山峰，進了一個山谷，來到一棵大樹旁的四五間小屋前。此時天將黎明，各人進了小屋後，張無忌見屋中放的都是犁頭、鐮刀之類農具，但鍋灶糧食，一應俱全。看來朱長齡為防強仇，在宅第之旁安排了不少避難的所在。朱長齡重傷之下，臥床不起。朱夫人取出土布長衫和草鞋、包頭，給各人換上。霎時之間，大富之家的夫人小姐變成了農婦村女，雖然言談舉止不像，但只要不走近細看，也不致露出馬腳。在農舍住了數日，朱長齡因有祖傳云南傷藥，服後痊愈很快，幸喜敵人也不再追來。

　　張無忌閒中靜觀，見姚清泉每日出去打探消息，朱夫人卻率領弟子收拾行李包裹，顯然有遠行之計。他知朱長齡為了報恩避仇，決意舉家前往海外的冰火島，心中極是歡喜。這一晚他睡在床上，想起如能天幸不死，終于到了冰火島，終生得和這位美如天人的朱九真姊姊在島上廝守，不禁面紅耳熱，一顆心怦怦跳動；又想朱伯伯、姚二叔和義父見面之後，三人結成好友，在島上無憂無慮的嘯傲歲月，既不怕蒙古韃子殘殺欺壓，也不必擔心武林強仇明攻暗襲，為人若斯，自也更無他求了。他想得歡喜，竟忘了自己身中寒毒，在世已為日無多，直到中夜，仍未睡著。

　　正朦朧間，忽聽得板門輕輕推開，一個人影閃進房來。張無忌微感詫异，鼻中聞到一陣淡淡幽香，正是朱九真日常用以薰衣的素馨花香。他突然滿臉通紅，說不出的害羞。朱九真悄步走到床前，低聲問道：“無忌弟，你睡著了麼？”張無忌不敢回答，雙眼緊閉，假裝睡熟，過了一會，忽有幾根溫軟的手指摸到了他眼皮上。

　　張無忌又驚又喜，又羞又怕，只盼她快快出房。他心中對朱九真敬重無比，只求每日能瞧她幾眼，便已心滿意足，心中固然無半分褻瀆的念頭，便是將來娶她為妻的盼望，也是從未有過。這時見她半夜里忽然走進房來，如何不令他手足無措？他忽然又想：“真姊難道有甚要緊事情，須得半夜里來跟我說麼？”便在此時，突覺胸口膻中穴上一麻，接著肩貞、神藏、曲池、環跳諸穴上都一一被點。

　　這一下大出他意料之外，哪想得到朱九真深夜里竟來點自己的穴道？不由得大是懊喪：“啊，真姊定是試探我睡著之後，是否警覺？明兒她解了我穴道，再來嘲笑我一番。早知如此，她進房時我便該躍起身來，嚇她一跳，免得她明日說嘴。”只見她輕輕推開窗子，飛身而出，張無忌心道：“我快些解開穴道，跟在她身後，扮鬼嚇她，倒也好玩。”當即以謝遜所授的解穴之法沖解穴道。但朱九真家傳的“一陽指”功夫甚是了得，他直花了大半個時辰，方始解開被點諸穴，這尚因朱九真功力未夠，又不欲令他知覺，因而使力極輕，否則他解穴之法再妙，卻也沖解不開。待得站起身來，匆匆穿上衣服，躍出窗去，四下里一片寂靜，哪里還有朱九真的影蹤？他站在黑暗之中，頗感沮喪，忽爾轉念：“真姊明兒要笑我無用，讓她取笑便是，何必跟她爭強斗胜？我平日想博她個歡喜，也是不易，今晚倘若追到了她，只怕她反而要著惱了。”想到此處，登時心安理得。這時已是初春，山谷間野花放出清香，他一時也睡不著，信步便順著一條小溪走去。山坡上積雪初溶，雪水順著小溪流去，偶爾挾著一些細小的冰塊，相互撞擊，錚錚有聲。

　　走了一會，忽聽得左首樹林傳出格格一聲嬌笑，正是朱九真的聲音，張無忌微微一驚，心道：“真姊瞧見我了麼？”卻聽得她低聲叱道：“表哥，不許胡鬧，瞧我不老大耳括子打你。”跟著是幾聲男子的爽朗笑聲，不必多聽便知是衛璧。

　　張無忌心頭一震，幾乎要哭了出來，做了半天的美夢登時破滅，心中已然雪亮：“真姊點我穴道，哪里是跟我鬧著玩？她半夜里來跟表哥相會，怕我知道。”霎時間手酸腳軟，又想：“我是個無家可歸的窮小子，文才武功、人品相貌，那一樣都遠遠不及衛相公。真姊和他又是表兄妹之親，跟他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對。”

　　自己寬解了一會，輕輕歎了口氣，忽聽得腳步聲響，有人從後面走來，便在此時，朱九真和衛璧也低聲笑語，手攜手的并肩而來。張無忌不愿和他們碰面，忙閃身在一株大樹後一躲。但聽得兩邊腳步聲漸漸湊近，朱九真忽然叫道：“爹！你……你……”聲音顫抖，似乎很是害怕，原來從另一邊來的那人正是朱長齡。朱長齡見女兒夜中和外甥私會，似乎甚為惱怒，哼了一聲道：“你們在這里干甚麼？”朱九真強作漫不在乎，笑道：“爹，表哥跟我這麼久沒見面了，今日難得到來，我們隨便談談。”朱長齡道：“你這小妮子忒也大膽，若是給無忌知覺了……”朱九真接口道：“我輕輕點了他五處大穴，這時睡得正香呢，待會去解開他穴道，管教他絕不知覺。”張無忌心道：“朱伯伯也瞧出我喜歡真姊，為了我爹爹有恩于他，不肯令我傷心失望。其實我雖喜歡真姊，卻是絕無他念。朱伯伯，你待我當真太好了。”

　　只聽朱長齡道：“雖是如此，一切還當小心，可別功虧一簣，讓他瞧出破綻。”朱九真笑道：“孩兒理會得。”衛璧道：“舅父，真妹，我也該回去了，只怕師父等我。”朱九真對他甚是依戀，說道：“我送你去。”朱長齡道：“好，我也去跟你師父談一會。咱們此去北海冰火島，大家須得萬事齊備，不可稍有差失。”說著三人一齊向西。

　　張無忌頗為奇怪，知道衛璧的師父名叫武烈，是武青嬰的父親，聽朱長齡的口氣，好像武家父女和衛璧都要去冰火島，怎麼事先沒聽他說過？這件事知道的人多了，難保不泄漏風聲，別累及義父才好。他沉思半晌，突然間想到了朱長齡的一句話：“可別功虧一簣，讓他瞧出破綻。”破綻，破綻，有甚麼破綻？想到“破綻”兩字，一直便在他腦海中的一個模模糊糊的疑團，驀地里鮮明异常的顯現在眼前：那幅“張公翠山恩德圖”中，為甚麼人人相貌逼肖，卻將他尖臉的父親畫作了方臉？他父親的眉目倒是很像，不錯，那因為他父子倆眉目相似，可是他父親是尖臉蛋，絕不像張無忌自己，臉作長方。聽朱長齡說，這幅畫是十余年前他親筆所繪，就算他丹青之術不佳，也不該將大恩公畫得面目全非。畫上的張翠山，倒像是長大了的張無忌一般。“啊，另有一節。爹爹所使鐵筆杆直筆尖，形似毛筆。那日他初回大陸，在兵器舖中買了一枝判官筆，還說輕重長短，將就可用，就是多了一只鐵手之形，瞧來挺不順眼。媽媽說一住定之後，就給他去另行鑄造。但畫中爹爹所使兵刃，卻是尋常的判官筆，鐵鑄的人手中抓一枝鐵筆。朱伯伯自己是使判官筆的大行家，甚麼都可畫錯，怎能將爹爹所使的判官筆也畫錯了？”

　　想到此節，隱隱感到恐懼，內心已有了答案，可是這答案實在太可怕，無論如何不敢明明白白的去想它，只是安慰自己：“千萬別胡思亂想，朱伯伯如此待我，怎可瞎起疑心？我這就回去睡罷，要是讓他們知道我半夜中出來，說不定會有性命之憂。”他想到“性命之憂”四字，登時全身一震，自己也不知為甚麼無端端的會這般害怕。

　　他呆了半晌，不自禁朝著朱長齡父女所去的方向走去，只見樹林中透出一星火光，原來樹叢中另有房屋。他心中怦怦亂跳，放輕腳步，朝著火光悄悄而行，走到屋後，定了定神，探頭從窗縫中向內張望。只見朱長齡父女和衛璧對窗而坐，在和人說話。有兩人背向張無忌，見不到面目，但其中一個少女顯是“雪岭雙姝”之一的武青嬰。另外那男子身材高大，傾聽朱長齡述說如何假裝客商，到山東一帶出海，他一聲不響的聽著，不住點頭。張無忌心想：“我這可不是庸人自擾嗎？這一位多半便是武莊主武烈，朱伯伯跟他交好，邀他同去冰火島，原也是人情之常，我又何必大驚小怪？”

　　只聽得武青嬰道：“爹，咱們在茫茫大海之中找不到那小島，回又回不來，那可怎生是好？”張無忌心想：“這位果然是武莊主。”只聽武烈道：“你若害怕，那就別去。天下之事，不經艱難困苦，那有安樂時光？”武青嬰嬌嗔道：“我不過問一問，又引得你來教訓人家。”武烈一笑，說道：“這一下原來孤注一擲。要是運氣好，咱們到了冰火島上，想那謝遜武功再高，也只一人，何況雙目失明，自不是咱們的敵手……”張無忌聽到此處，一道涼氣從背脊上直沖下來，不由得全身打戰，只聽武烈繼續道：“……那屠龍刀還不手到拿來？那時‘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我和你朱伯伯并肩成為武林至尊。倘若人算不如天算，我們終于死在大海之中，哼，世上又有誰是不死的？”衛璧說道：“聽說金毛獅王謝遜武功卓絕，王盤山島上一吼，將數十名江湖好手一齊震成了白痴。依弟子見，咱們到得島上，不用跟他明槍交戰，只須在食物中偷下毒藥，別說他是盲人，便算他雙目完好，瞧得清清楚楚，也決不會疑心他義兒會帶人來害他啊。”

　　朱長齡點頭道：“璧兒此計甚妙。只是咱們朱武兩家，上代都是名門正派的俠士，向來不碰毒藥，便是暗器之上也從不喂毒。到底要用甚麼毒藥，使他服食全不知覺，我可一竅不通了。”衛璧道：“姚二叔多在中原行走，定然知曉，請他購買齊備便是。”武烈轉身拍了拍朱九真的肩頭，笑道：“真兒……”這時他回過頭來，張無忌看得清楚，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此人正是假扮他義父的“開碑手胡豹”，甚麼將朱長齡打得重傷吐血、被姚清泉一刀殺死等等，全是假裝的，登時明白他們為了要使這出戲演得逼真，一掌擊出，碰到牆上是石屑紛飛，遇到桌椅是堅木破碎，是以要武功精強的武烈出馬。只聽他對朱九真笑道：“所以啊，這出戲還有得唱呢，你一路跟那小鬼假裝親熱，直至送了謝遜的性命為止。可千萬別露出絲毫馬腳。”朱九真道：“爹，你須得答應我一件事。”朱長齡道：“甚麼？”朱九真道：“你叫我侍候這小鬼，這些日子來吃的苦頭可真不小，要到踏上冰火島，殺了謝遜，時候還長著呢，不知道要受多少罪。等你取到屠龍刀後，我可要將這小鬼一刀殺死！”張無忌聽了她這麼惡狠狠的說話，眼前一黑，幾欲暈倒，隱隱約約聽得朱長齡道：“咱們這般用計騙他，誘出金毛獅王的所在，說來已有些不該。這小子也不是壞人，咱們殺了謝遜，取得屠龍刀後，將這小子雙目刺瞎，留在冰火島上，也就是了。”武烈贊道：“朱大哥就是心地仁善，不失俠義家風。”朱長齡歎道：“咱們這一步棋，實在也是情非得已。武二弟，咱們出海之後，你們座船遠遠跟在我們後面，倘若太近，會引起那小子的疑心，過分遠了，又怕失了聯絡。這艄公舟師，可得費神物色才是。”武烈道：“是，朱大哥想得甚是周到。”張無忌心中一片混亂：“我從沒吐露自己的身分，怎地會給他們瞧破？嗯，想是我全力抵抗衛璧及朱武二女毆打之時，使出了武當派武功的心法，朱伯伯見多識廣，登時便識破了我的來歷。他知道我爹爹媽媽宁可自刎，也不吐露義父的所在，倘若用強，決不能逼迫我吐露真相。于是假造圖畫、焚燒巨宅、再使苦肉計令我感動。他不須問我一句，卻使我反而求他帶往冰火島去。朱長齡啊朱長齡，你的奸計可真是毒辣之至了。”這時朱長齡和武烈兀自在商量東行的諸般籌划。張無忌不敢再聽，凝住氣息，輕輕提腳，輕輕放下，每跨一步，要聽得屋中并無動靜，才敢再跨第二步。他知朱長齡、武烈兩人武功極強，自己只要稍一不慎，踏斷半條枯枝，立時便會給他們驚覺。這三十幾步路，跨得其慢無比，直至离那小屋已在十余丈外，才走得稍快。

　　他慌不擇路，只是向山坡上的林木深處走去，越攀越高，越走越快，到後來竟是發足狂奔，一個多時辰之中，不敢停下來喘一口氣。奔逃了半夜，到得天色明亮，只見已處身在一座雪岭的叢林之內。他回頭眺望，要瞧瞧朱長齡等是否追來，這麼一望，不由得叫一聲苦，只見一望無際的雪地中留著長長的一行足印。西域苦寒，這時雖然已是春天，但山岭間積雪未融。他倉皇逃命，竭力攀登山岭，哪知反而泄露了自己行藏。便在此時，隱隱聽得前面傳來一陣狼嗥，甚是凄厲可怖，張無忌走到一處懸崖上眺望，只見對面山坡上七八條大灰狼仰起了頭，向著他張牙舞爪的嗥叫，顯是想要食之果腹，只是和他站立之處隔著一條深不見底的萬丈峽谷，無法過來。他回頭再看，心中突的一跳，只見山坡上有五個黑影慢慢向上移動，自是朱武兩家一行人。此時相隔尚遠，似乎這五人走得不快，但料想奔行如風，看來不用一個時辰，便能追到。張無忌定了定神，打好了主意：“我宁可給餓狼分尸而食，也不能落入他們手中，苦受這群惡人折磨。”想到自己對朱九真這般痴心敬重，哪知她美艷的面貌之下，竟藏著這樣一副蛇蝎心腸，他又是慚愧，又是傷心，拔足往密林中奔去。樹林中長草齊腰，雖然也有積雪，足跡卻不易看得清楚。他奔了一陣，心力交疲之下，體內寒毒突然發作，雙腿也已累得無法再動，便鑽入一叢長草，從地下拾起一塊尖角石頭拿在手里，要是給朱長齡等見了自己藏身所在，立時便以尖石撞擊太陽穴自殺。回想這兩個多月來寄身朱家莊的種種經過，越想越難受：“崆峒派、華山派、昆侖派這些人恩將仇報，我原也不放在心上，可是我對真姊這般一片誠心，內中真相原來如此……唉，媽媽臨死叮囑我甚麼話來？怎地我全然置之腦後？”母親臨死時對他說的那幾句話，清晰异常地在他耳邊響了起來：“孩兒，你長大了之後，要提防女人騙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他熱淚盈眶，眼前一片模糊：“媽媽跟我說這幾句話之時，匕首已插入她胸口。她忍著劇痛，如此叮囑于我，我卻將她這幾句血淚之言全不放在心上。若不是我會沖解穴道之法，鬼使神差的聽到了朱長齡的陰謀，以他們布置的周密，我定會將他們帶到冰火島上，非害了義父的性命不可。”他心意已決，靈台清明，對朱長齡父女所作所為的含意，登時瞧得明明白白：朱長齡一料到他是張翠山之子，便出手擊斃群犬，掌擊女兒，使得張無忌深信他是一位是非分明、仁義過人的俠士；至于將廣居華廈付之一炬，雖然十分可惜，但比之“武林至尊”的屠龍寶刀，卻又不值甚麼了。其處事之迅捷果斷，實是可驚可畏。

　　他又想：“我在島上之時，每天都見義父抱著那柄刀兒呆呆出神，十年之中，始終參解不透刀中的秘密。義父雖然聰明，卻是直性子。這朱長齡機智過人，計謀之深，遠遠胜我義父。義父想不出，寶刀若是到了朱長齡手中，他多半能想得出……”前思後想，諸般念頭紛至沓來，猛聽得腳步聲響，朱長齡和武烈二人已找到了叢林之中。

　　武烈道：“那小子定是躲在林內，不會再逃往遠處……”朱長齡忙打斷他話頭，說道：“唉，不知真兒說錯了甚麼話，得罪了張兄弟。我真擔心，他小小年紀，要是在冰雪遍地的山岭中有甚失閃，我便粉身碎骨，也對不起張恩公啊。”這幾句話說得宛然憂心如搗，自責甚深。張無忌只聽得毛骨悚然，暗想：“他心尚未死，還在想花言巧語的騙我。”只聽得朱、武二人各持木棒，在長草叢中拍打，張無忌全身蜷縮，一動也不敢動，幸而那林子占地甚廣，要每一處都拍打到卻也無法辦到。不久衛璧和雪岭雙姝也趕到了。五人在叢林中搜索了半天，始終沒能找到，各人都感倦累，便在石上坐下休息。其實五人所坐之處，和他相隔不過三丈，只是林密草長，將他身子全然遮住了。

　　朱長齡凝思片刻，突然大聲喝道：“真兒，你到底怎地得罪了無忌兄弟，害得他三更半夜的不告而別？”朱九真一怔。朱長齡忙向她使個眼色。張無忌伏在草叢之中，卻將這眼色瞧得清清楚楚。朱九真會意，便大聲道：“我跟他開玩笑，點了他的穴道，哪想到無忌弟卻當了真。”說著縱聲叫道：“無忌弟，無忌弟，你快出來，真姊跟你賠不是啦。”聲音雖響，卻仍是嬌媚婉轉，充滿了誘惑之意。她叫了一會，見無動靜，忽然哭了起來，說道：“爹爹，你別打我，別打我。我不是故意得罪無忌弟啊。”朱長齡舉掌在自己大腿上力拍，劈拍作響，口中大聲怒喝。朱九真不住口的慘叫，似乎給父親打得痛不可當。武烈、衛璧、武青嬰三人在旁含笑而觀。

　　張無忌眼見他父女倆做戲，可是聽著這聲音，仍是心下惻然，暗道：“幸而我瞧見你們的神情，否則聽了她如此尖聲慘叫，明知于我不利，也要忍不住挺身而出。”朱氏父女料定張無忌藏身在這樹林之內，一個怒罵，一個哀喚，聲音越來越是凌厲。張無忌雙手掩耳，聲音還是一陣陣傳入耳中。他再也忍耐不住，把心一橫，縱身躍出，叫道：“你們搗甚麼鬼，難道還騙得倒我麼？”朱長齡等五人齊聲歡呼：“在這里了！”張無忌叫道：“真姊，你好！”穿林而出，發足狂奔。朱長齡和武烈飛身躍起，向他扑去。張無忌死志早決，更無猶疑，筆直向那萬丈峽谷奔去。朱長齡的輕功胜他甚遠，待他奔到峽谷邊上，朱長齡已追到身後，伸手往他背心抓去。張無忌只覺背心上奇痛徹骨，朱長齡右手的五根手指已緊緊抓住他背脊，就在此時，他足底踏空，半個身子已在深淵之上。他左足跟著跨出，全身向前急扑。

　　朱長齡萬沒料到他竟會投崖自盡，被他一帶，跟著向前傾出。以他數十年的武功修為，若是立時放手反躍，自可保住性命。可是他知道只須五根手指一松，那“武林至尊”的屠龍寶刀便永遠再無到手的機緣，這兩個月來的苦心籌划、化為一片焦土的巨宅華廈，便盡隨這五根手指一松而付諸東流了。他稍一猶豫，張無忌下跌之勢卻絕不稍緩。朱長齡叫道：“不好！”反探左手，來和自後沖到的武烈相握時，卻差了尺許，他抓著張無忌的右手兀自不肯放開。

　　兩人一齊自峭壁跌落，直摔向谷底的萬丈深淵，只聽得武烈和朱九真等人的驚呼自頭頂傳來，霎時之間便聽不到了。兩人沖開彌漫谷中的云霧，直向下墮。

　　朱長齡一生之中經歷過不少風浪，臨危不亂，只覺身旁風聲虎虎，身子不住的向下摔落，偶見峭壁上有樹枝伸出，他便伸手去抓，幾次都是差了數尺，最後一次總算抓到了，可是他二人下跌的力道太強，樹枝吃不住力，喀喇一聲，一根手臂粗的松枝登時折斷。但就這麼緩得一緩，朱長齡已有借力之處，雙足橫撐，使招“烏龍絞柱”，牢牢抱住那株松樹，提起張無忌，將他放在樹上，唯恐他仍要躍下尋死，抓住了他手臂不放。張無忌見始終沒能逃出他的掌握，灰心沮喪已極，恨恨的道：“朱伯伯，不論你如何折磨我，要我帶你去找我義父，那是一萬個休想。”朱長齡翻轉身子，在樹枝上坐穩了，抬頭上望，朱九真等的人影固然見不到，呼聲也已聽不到了，饒是他藝高大膽，想起適才的死里逃生，也自不禁心悸，額頭上冷汗涔涔而下。他定了定神，笑道：“小兄弟，你說甚麼？我一點兒也不懂。你可別胡思亂想。”張無忌道：“你的奸謀已給我識破，那是全然無用的了。便是逼著我去冰火島，我東南西北的亂指一通，大家一齊死在大海之中，你當我不敢麼？”

　　朱長齡心想這話倒也是實情，眼前可不能跟他破臉，總要著落在女兒身上，另圖妙策，一瞧四下情勢，向上攀援是決不可能，腳下仍是深不見底，便算到了谷底，十九也無出路，唯一的法子是沿著山壁斜坡，慢慢爬行出去，于是向張無忌道：“小兄弟，你千萬不可瞎起疑心，總而言之，我決計不會逼迫你去找謝大俠。若有此事，教我姓朱的萬箭穿身，死無葬身之地。”他立此重誓，倒也不是虛言，心想他既宁可自盡，那麼不論如何逼迫，也決計無用，只有設法誘得他心甘情愿的帶去。張無忌聽他如此立誓，心下稍寬。朱長齡道：“咱們從這里慢慢爬出去，你不能往下跳，知道麼？”張無忌道：“你既不逼我，我何必自己尋死？”朱長齡點點頭，取出短刀，剝下樹皮，搓成了一條繩子，兩端分別縛在自己和張無忌腰里。兩人沿著雪山斜坡，手腳著地，一步步向有陽光處爬去。那峭壁本就極陡，加上凍結的冰雪，更是滑溜無比，張無忌兩度滑跌，都是朱長齡使力拉住，才不致跌入下面的深谷。張無忌心中并不感激，想：“你不過是想得到那屠龍寶刀，哪里是真的好意救我了？”

　　兩人爬了半天，手肘膝蓋都已被堅冰割得鮮血淋漓，總算山坡已不如何陡峭，兩人站起身來，一步步的向前掙扎而行。好容易轉過了那堵屏風也似的大山壁，朱長齡只叫得一聲苦，不知高低。眼前茫茫云海，更無去路，竟是置身在一個三面皆空的極高平台上。那平台倒有十余丈方圓，可是半天臨空，上既不得，下又不能，當真是死路一條。這大平台上白皚皚的都是冰雪，既無樹林，更無野獸。

　　張無忌反而高興，笑道：“朱伯伯，你花盡心機，卻到了這個半天吊的石台上來。這會兒就有一把屠龍寶刀給你，你拿著它卻又如何？”朱長齡叱道：“休得胡說八道！”盤膝坐下，吃了兩口雪，運氣休息半晌，心想：“此時雖然疲累，精力尚在，若在這里再餓上一天，只怕再也難以脫困了。”于是站起身來，說道：“這里前路已斷，咱們回去向另一邊找找出路。”張無忌道：“我卻覺得這兒很好玩，又何必回去？”朱長齡怒道：“這兒甚麼也沒有吃的，呆在這兒干麼？”張無忌笑道：“不食人間煙火更好，便于修仙練道啊。”朱長齡心下大怒，但知若是逼得緊了，說不定他便縱身往崖下一跳，便道：“好，你在這兒多休息一會，我找到了出路，再來接你。別太走近崖邊，小心摔了下去。”張無忌道：“我生死存亡，何勞你如此挂懷？你這時還在妄想我帶你到冰火島去，勸你別白操了這份心了罷。”朱長齡不答，徑自從原路回去，到了那棵大松樹旁，向左首探路而行。這一邊的山壁地勢更加凶險，只是不須顧到張無忌，他便行得甚快，或爬或走的行了半個多時辰，來到一處懸崖之上。眼前再無去路。朱長齡臨崖浩歎，怔怔的呆了良久，才沒精打采的回到平台。

　　張無忌不用詢問，看到他的臉色，便知沒找到出路，心想：“我身中玄冥神掌，陰毒難除，屈指計來，原是壽元將盡，不論死在哪里，都是一樣。只是他好端端的有福不享，妄想做甚麼武林至尊，竟陪著我在這冰天雪地中活活餓死，可歎可怜！”他初時憎恨朱長齡陰狠奸險，墮崖出險之後還取笑他幾句，這時眼見生路已絕，朱長齡垂頭喪氣，心中反而怜憫他起來，溫言道：“朱伯伯，你年紀已大，甚麼榮華快活也都享過了，此刻便是死了，又有何憾？不用難過罷。”

　　朱長齡對張無忌一直容讓，只不過不肯死心，盼望最後終能騙動了他，帶領自己前往冰火島去，這時眼見生路已斷，而所以陷此絕境，全是為了這小子，一口怨氣哪里消得下去？雙眼中如要噴出烈火，惡狠狠的瞪視他。

　　張無忌見這個向來面目慈祥的溫厚長者陡間如同變成了一頭野獸，不由得大是害怕，一聲驚叫，站起來便逃。朱長齡喝道：“這兒還有路逃麼？”伸手向他背後抓去，決意盡情將他折磨一番，要他受盡了苦楚才死。

　　張無忌向前滑出一步，但見左側山壁黑黝黝的似乎有個洞穴，更不思索，便鑽了進去。嗤的一聲，褲管已被朱長齡扯去一塊，大腿也被抓破。張無忌跌跌撞撞的往洞內急鑽，突然間砰的一下，額頭和山石相碰，只撞得眼前金星亂舞。他知這時朱長齡已撕破了臉，甚麼凶狠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惶急之下，只是拚命向洞里鑽去，至于鑽入這黑洞之中，是否自陷絕地，更難逃离對方毒手，已全無余暇計及。幸而那洞穴越往里面越是窄隘，爬進十余丈後，他已僅能容身，朱長齡卻再也擠不進來了。張無忌又爬進數丈，忽見前面透進光亮，心中大喜，手足兼施，加速前行。朱長齡又急又怒，叫道：“我不來傷你便是，快別走了。”張無忌卻哪里理他？

　　朱長齡運起內力，揮掌往石壁擊去，山石堅硬無比，一掌打在石上，只震得掌心劇烈疼痛，石壁竟是紋絲不損。他摸出短刀，想掘松山石，將洞口挖得稍大，但只挖幾下，拍的一聲，一柄青鋼短刀斷為兩截。朱長齡狂怒之下，勁運雙肩，向前一擠，身子果然前進了尺許，可是再想前行，卻已萬萬不能，堅硬的石壁壓在他胸口背心，竟然氣也喘不過來。他窒息難受，只得後退，不料身子嵌在堅石之中，前進固是不能，後退卻也已不得，這一下他嚇得魂飛魄散，竭盡生平之力，雙臂向石上猛推，身子才退了尺許，猛覺得胸口一陣劇痛，竟已軋斷了一根肋骨。

## 第十六章　剝極而復參九陽

　　張無忌在狹窄的孔道中又爬行數丈，眼前越來越亮，再爬一陣，突然間陽光耀眼。他閉著眼定一定神，再睜開眼來，面前竟是個花團錦簇的翠谷，紅花綠樹，交相掩映。他大聲歡呼，從山洞里爬了出來。山洞离地竟然不過丈許，輕輕一躍，便已著地，腳下踏著的是柔軟細草，鼻中聞到的是清幽花香，鳴禽間關，鮮果懸枝，哪想得到在這黑黝黝的洞穴之後，竟會有這樣一個洞天福地？這時他已顧不到傷處疼痛，放開腳步向前疾奔，直奔了兩里有余，才遇一座高峰阻路。放眼四望，但見翠谷四周高山環繞，似乎亙古以來從未有人跡到過。四面雪峰插云，險峻陡峭，決計無法攀援出入。張無忌滿心喜歡，見草地上有七八頭野山羊低頭吃草，見了他也不驚避，樹上十余只猴兒跳躍相嬉，看來虎豹之類猛獸身子苯重，不能逾險峰而至。他心道：“老天爺待我果真不薄，安排下這等仙境，給我作葬身之地。”

　　緩步回到入口處，只聽得朱長齡在洞穴彼端大呼：“小兄弟，你出來，在這洞里不怕悶死嗎？”張無忌大聲笑道：“這里好玩得緊呢。”在矮樹上摘了幾枚不知名的果子，拿在手里，已聞到一陣甜香，咬了一口，更是鮮美絕倫，桃子無此爽脆，苹果無此香甜，而梨子則遜其三分滑膩。他把一枚果子擲進洞中去，叫道：“接住，好吃的來了！”

　　果子穿過山洞，在山壁上撞了幾下，已砸得稀爛。朱長齡連皮帶核的咀嚼，越吃越是饑火上升，叫道：“小兄弟，再給我幾個。”張無忌叫道：“你這人良心這麼壞，餓死也是應該的。要吃果子，自己來罷。”朱長齡道：“我身子太大，穿不過山洞。”張無忌笑道：“你把身子切成兩半，不就能過來了麼？”朱長齡料想自己陰謀敗露，張無忌定要使自己慢慢餓死，以報此仇，胸口傷處又痛得厲害，破口大罵：“賊小鬼，這洞里就有果子，難道能給你吃一輩子麼？我在外邊餓死，你不過多活三天，左右也是餓死。”張無忌不去理他，吃了七八枚果子，也就飽了。過了半天，突然一縷濃煙從洞口噴了進來。張無忌一怔之下，隨即省悟，原來朱長齡在洞外點燃松枝，想以濃煙薰自己出去，卻哪知這洞內別有天地，便是焚燒千擔萬擔的松柴，也是無濟于事。他想想好笑，假意大聲咳嗽。朱長齡叫道：“小兄弟，快出來，我發誓決不害你就是。”張無忌大叫一聲：“啊——”假裝暈去，自行走開。

　　他向西去了二里多，只見峭壁上有一道大瀑布沖擊而下，料想是雪融而成，陽光照射下猶如一條大玉龍，極是壯麗。瀑布瀉在一座清澈碧綠的深潭之中，潭水卻也不見滿，當是另有泄水的去路。觀賞了半晌，一低頭，見手足上染滿了青苔污泥，另有無數給荊棘硬草割破的血痕，于是走近潭邊，除下鞋襪，伸足到潭水中去洗滌。

　　洗了一會，忽然潑喇一聲，潭中跳起一尾大白魚，足有一尺多長，張無忌忙伸手去抓，雖然碰到了魚身，卻一滑滑脫了。他俯身潭邊，凝神瞧去，只見碧綠的水中十余條大白魚來回游動。那捕魚的本事，他在冰火島上自小就學會了的，于是折了二條堅硬的樹枝，一端拗尖，在潭邊靜靜等候，待得又有一尾大白魚游上水面，使勁疾刺下去，正中魚身。他歡呼大叫，以尖枝割開魚肚，洗去了魚腸，再找些枯枝，從身邊取出火刀、火石、火絨生了個火，將魚烤了起來。不久脂香四溢，眼見已熟，入口滑嫩鮮美，似乎生平從未吃過這般美味。片刻之間，將一條大魚吃得干干淨淨。次日午間，又去捉一尾大白魚烤食。心想：“一時既不得便死，倒須留下火種，否則火絨用完了倒有點兒麻煩。”于是圍了個灰堆，將半燃的柴草藏在其中，以防熄滅。冰火島上一切用具全須自制，這般在野地里獨自過活的日子，在他毫不希奇，當下便捏士為盆，舖草作床。

　　忙到傍晚，想起朱長齡餓得慘了，于是摘了一大把鮮果，隔洞擲了過去。他生怕朱長齡倘若吃了魚肉，力氣大增，竟能沖過洞來，那可糟了，是以烤魚卻不給他吃。第四日上，他正在砌一座土灶，忽聽得幾下猴子的吱吱慘叫聲，甚是緊迫。他循聲奔去，見山壁下一頭小猴摔在地上，後腳給一塊石頭壓住了，動彈不得，想是從陡峭的山壁上失足掉了下來。他過去捧開石塊，將猴兒拉起，但那猴兒右腿已然摔斷，痛得吱吱直叫。

　　張無忌折了兩根技條作為夾板，替猴兒續上腿骨，找些草藥，嚼爛了給它敷在傷處。雖然幽谷之中難覓合用的藥草，所敷的不具靈效，但憑著他的接骨手段，料得斷骨終能續上。那猴兒居然也知感恩圖報，第二日便摘了許多鮮果送給他，十多天後，斷腿果然好了。谷中日長無事，他便常與那猴兒玩耍，若不是身上寒毒時時發作，谷中日月倒也逍遙快活。有時他見野山羊走過，動念想打來烤食，但見山羊柔順可愛，終究下不了手，好在野果潭魚甚多，食物無缺。過得幾天，在山溝里捉到幾只雪雞，更是大快朵頤。如此過了一月有余。一天清晨，他兀自酣睡未醒，忽覺有只毛茸茸的大手在臉上輕輕撫摸。他大吃一驚，急忙跳起，只見一只白色大猿猴蹲在身旁，手里抱著那只天天跟他玩耍的小猴。那小猴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指著大白猿的肚腹。張無忌聞到一陣腐臭之氣，見白猴肚上膿血模糊，生著一個大瘡，便笑道：“好，好！原來你帶病人瞧大夫來著！”大白猿伸出左手，掌中托著一枚拳頭大小的蟠桃，恭恭敬敬的呈上。張無忌見這蟠桃鮮紅肥大，心想：“媽媽曾講故事說，昆侖山有位女仙王母，每逢生日便設蟠桃之宴，宴請群仙。西王母未必真有，但昆侖山出產大蟠桃想是不假。”笑著接了，說道：“我不收醫金，便無仙桃，也跟你治瘡。”伸手到白猿肚上輕輕一撳，不禁一驚。

　　原來那白猿腹上的惡瘡不過寸許圓徑，可是触手堅硬之處，卻大了十倍尚且不止。他在醫書上從未見載得有如此險惡的疔瘡，倘若這堅硬處盡數化膿腐爛，只怕是不治之症了。他按了按白猿的脈搏，卻無險象，當下撥開猿腹上的長毛，再看那疔瘡時，更是一驚，只見肚腹上方方正正的一塊凸起，四邊用針線縫上，顯是出于人手，猿猴雖然聰明，決不可能會用針線。再細察疔瘡，知是那凸起之物作祟，壓住血脈運行，以致腹肌腐爛，長久不愈，欲治此瘡，非取出縫在肚中之物不可。說到開刀治傷，他跟胡青牛學得一手好本事，原是輕而易舉，只是手邊既無刀剪，又無藥物，那可就為難了，略一沉思，舉起一塊岩石，奮力擲在另一塊岩石之上，從碎石中揀了一片有鋒銳棱角的，慢慢割開白猿肚腹上縫補過之處。那白猿年紀已是極老，頗具靈性，知道張無忌給它治病，雖然腹上劇痛，竟強行忍住，一動也不動。張無忌割開右邊及上端的縫線，再斜角切開早已連結的腹皮，只見它肚子里藏著一個油布包裹。這一來更覺奇怪，這時不及拆視包裹，將油布包放在一邊，忙又將白猿的腹肌縫好。手邊沒有針線，只得以魚骨作針，在腹皮上刺下一個個小孔，再將樹皮撕成細絲，穿過小孔打結，勉強補好，在創口敷上草藥。忙了半天，方始就緒。白猿雖然強壯，卻也是躺在地下動彈不得了。張無忌洗去手上和油布上的血跡，打開包來看時，里面原來是四本薄薄的經書，只因油布包得緊密，雖長期藏在猿腹之中，書頁仍然完好無損。書面上寫著幾個彎彎曲曲的文字，他一個也不識得，翻開來一看，四本書中盡是這些怪文，但每一行之間，卻以蠅頭小楷寫滿了中國文字。他定一定神，從頭細看，文中所記似是練氣運功的訣竅，慢慢誦讀下去，突然心頭一震，見到三行背熟了的經文，正是太師父和俞二伯所授的“武當九陽功”，但下面的文字卻又不同。他隨手翻閱，過得幾頁，便見到“武當九陽功”的文句，但有時與太師父與俞二伯所傳卻又大有歧异。他心中突突亂跳，掩卷靜思：“這到底是甚麼經書？為甚麼有武當九陽功的文句？可是又與武當本門所傳的不盡相同？而且經文更多了十倍也不止？”

　　想到此處，登時記起了太師父帶自己上少林寺去之時所說的故事：太師父的師父覺遠大師學得《九陽真經》，圓寂之前背誦經文，太師父、郭襄女俠、少林派無色大師三人各自記得一部分，因而武當、峨嵋、少林三派武功大進，數十年來分庭抗禮，名震武林。“難道這便是那部給人偷去了的九陽真經？不錯，太師父說，那九陽真經是寫在楞伽經的夾縫之中，這些彎彎曲曲的文字，想必是梵文的楞伽經了。可是為甚麼在猿腹之中呢？”這部經書，确然便是九陽真經，至于何以藏在猿腹之中，其時世間已無一人知曉。原來九十余年之前，瀟湘子和尹克西從少林寺藏經閣中盜得這部經書，被覺遠大師直追到華山之巔，眼看無法脫身，剛好身邊有只蒼猿，兩人心生一計，便割開蒼猿肚腹，將經書藏在其中。後來覺遠、張三丰、楊過等搜索瀟湘子、尹克西二人身畔，不見經書，便放他們帶同蒼猿下山（請參閱《神雕俠侶》）。九陽真經的下落，成為武林中近百年來的大疑案。後來瀟湘子和尹克西帶同蒼猿，遠赴西域，兩人心中各有所忌，生怕對方先習成經中武功，害死自己，互相牽制，遲遲不敢取出猿腹中的經書，最後來到昆侖山的驚神峰上，尹瀟二人互施暗算，斗了個兩敗俱傷。這部修習內功的無上心法，從此留在蒼猿腹中。瀟湘子的武功本比尹克西稍胜一籌，但因他在華山絕頂打了覺遠大師一拳，由于反震之力，身受重傷，因之後來與尹克西相斗時反而先行斃命。尹克西臨死時遇見“昆侖三聖”何足道，良心不安，請他赴少林寺告知覺遠大師，那部經書是在這頭猿猴的腹中。但他說話之時神智迷糊，口齒不清，他說“經在猴中”，何足道卻聽作甚麼“經在油中”。何足道信守然諾，果然遠赴中原，將這句“經在油中”的話跟覺遠大師說了。覺遠無法領會其中之意，固不待言，反而惹起一場絕大的風波，武林中從此多了武當、峨嵋兩派。至于那頭蒼猿卻甚是幸運，在昆侖山中取仙桃為食，得天地之靈氣，過了九十余年，仍是縱跳如飛，全身黑黝黝的長毛也盡轉皓白，變成了一頭白猿。只是那部經書藏在腹中，逼住腸胃，不免時時肚痛，肚上的疔瘡也時好時發，直至此日，方得張無忌給它取出，就這白猿而言，實是去了一個心腹大患。這一切曲折原委，世上便有比張無忌聰明百倍之人，當然也是猜想不出。張無忌呆了半晌，自知難以索解，也就不去費心多想了，取過白猿所贈那枚大蟠桃來咬了一口，但覺一股鮮甜的汁水緩緩流入咽喉，比之谷中那些不知名的鮮果，可說各擅胜場。張無忌吃完蟠桃，心想：“太師父當年曾說，若我習得少林、武當、峨嵋三派的九陽神功，或能驅去體內的陰毒。這三派九陽功都脫胎于九陽真經，倘若這部經文當真便是九陽真經，那麼照書修習，又遠胜于分學三派的神功了。在這谷中左右也無別事，我照書修習便是。便算我猜錯了，這部經書其實毫無用處，甚而習之有害，最多也不過一死而已。”他心無挂礙，便將三卷經書放在一處干燥的所在，上面舖以干草，再壓上三塊大石，生怕猿猴頑皮，玩耍起來你搶我奪，說不定便將經書撕得稀爛。手中只留下第一卷經書，先行誦讀幾遍，背得熟了，然後參究體會，自第一句習起。他心想，我便算真從經中習得神功，驅去陰毒，但既被囚禁在這四周陡峰環繞的山谷之中，總是不能出去。幽谷中歲月正長，今日練成也好，明日練成也好，都無分別，就算練不成，總也是打發了無聊的日子。他存了這個成固欣然、敗亦可喜的念頭，居然進展奇速，只短短四個月時光，便已將第一卷經書上所載的功夫盡數參詳領悟，依法練成。練完第一卷經書後，屈指算來，胡青牛預計他毒發畢命之期早已過去，可是他身輕體健，但覺全身真氣流動，全無病象，連以前時時發作的寒毒侵襲，也要時隔一月以上才偶有所感，而發作時也極輕微。不久便在第二卷的經文中讀到一句：“呼翕九陽，抱一含元，此書可名九陽真經。”才知這果然便是太師父所念念不忘的真經寶典，欣喜之余，參習更勤。加之那白猿感他治病之德，常采了大蟠桃相贈，那也是健體補元之物。待得練到第二卷經書的一小半，體內陰毒已被驅得無影無蹤了。他每日除了練功，便是與猿猴為戲，采摘到的果實，總是分一半給朱長齡，倒也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可是朱長齡局處于小小的一塊平台之上，當真是度日如年，一到冬季，遍山冰雪，寒風透骨，這份苦處更是難以形容。

　　張無忌練完第二卷經書，便已不畏寒暑。只是越練到後來，越是艱深奧妙，進展也就越慢，第三卷整整花了一年時光，最後一卷更練了三年多，方始功行圓滿。他在這雪谷幽居，至此時已五年有余，從一個孩子長成為身材高大的青年。最後一兩年中，他有時興之所至，也偶然與眾猿猴攀援山壁，登高遙望，以他那時功力，若要逾峰出谷，已非難事，但他想到世上人心的陰險狠詐，不由得不寒而栗，心想何必到外面去自尋煩惱、自投羅网？在這美麗的山谷中直至老死，豈不甚好？

　　這日午後，將四卷經書從頭至尾翻閱一遍，揭過最後一頁之後，心中又是歡喜，又微微感到悵惘。在山洞左壁挖了個三尺來深的洞孔，將四卷九陽真經、以及胡青牛的醫經、王難姑的毒經，一起包在從白猿腹中取出來的油布之中，埋在洞內，填上了泥土，心想：“我從白猿腹中取得經書，那是極大的機緣，不知千百年後，是否又有人湊巧來到此處，得到這三部經書？”拾起一塊尖石，在山壁上划下六個大字：“張無忌埋經處”。他在練功之時，每日里心有專注，絲毫不覺寂寞，這一日大功告成，心頭登時反覺空虛，兼之神功既成，膽氣登壯，暗想：“此時朱伯伯便要再來害我，我也已無懼于他，不妨去跟他說說話。”于是彎腰向洞里鑽去。他進來時十五歲，身子尚小，出去已是二十歲，長大成人，卻鑽不過那狹窄的洞穴了。他吸一口氣，運起了縮骨功，全身骨骼擠攏，骨頭和骨頭之間的空隙縮小，輕輕易易的便鑽了過去。朱長齡倚在石壁上睡得正酣，夢見自己在家中大開筵席，廝役奔走，親朋趨奉，好不威風快活，突然肩頭有人拍了幾下，一驚而醒，睜開眼來，只見一個高大的人影站在面前。朱長齡躍起身來，神智未曾十分清醒，叫道：“你……你……”張無忌微笑道：“朱伯伯，是我，張無忌。”朱長齡又驚又喜，又惱又恨，向他瞧了良久，才道：“你長得這般高了。哼，怎地一直不出來跟我說話？不論我如何求你，你總是不理？”張無忌微笑道：“我怕你給我苦頭吃。”

　　朱長齡右手倏出，施展擒拿手法，一把抓住了他肩頭，厲聲喝道：“怎麼今天卻不怕了？”突然間掌心炙熱，不由自主的手臂一震，便松手放開，自己胸口兀自隱隱生疼，嚇得退開三步，呆呆的瞪著他，問道：“你……你……這是甚麼功夫？”張無忌練成了九陽神功之後，首次試用，竟有如此威力。朱長齡是一流高手，但被他神功一震之下，卻不得不撤掌松指。他眼見朱長齡如此狼狽驚詫，心中自是得意，笑道：“這功夫還使得麼？”朱長齡心神未定，又問：“那……那是甚麼功夫？”張無忌道：“是九陽神功罷。”朱長齡吃了一驚，問道：“你怎樣練成的？”張無忌也不隱瞞，便將如何替白猿治病、如何從它腹中取得經書、如何依法參習等情一一說了。這一番話只把朱長齡聽得又妒忌，又是惱怒，心想：“我在這絕峰之上吃了五年多難以形容的苦頭，你這小子卻練成了奧妙無比的神功。”他也不想只因自己處心積慮的害人，才落得如此，又全不感激對方給他采摘了五年多果子，每日不斷，才養活他直至今日，但覺這小子過于幸運，自己卻太過倒霉，實在不公道之至，當下強忍怒氣，笑吟吟的道：“那部九陽真經呢？給我見識一下成不成？”

　　張無忌心想：“給你瞧一瞧那也無妨，難道你一時三刻便記得了？”便道：“我已埋在洞內，明天拿來給你看罷。”朱長齡道：“你已長得這般高大，怎能過那洞穴？”張無忌道：“那洞穴也不太窄，縮著身子用力一擠，便這麼過來了。”朱長齡道：“你說我能擠過去麼？”張無忌點頭道：“明兒咱們一起試試，洞里地方很大，老是呆在這個小小的平台上，确實不好受。”他想自己運功捏他肩膀、胸部、臀部各處骨骼，當可助他通過洞穴。朱長齡笑道：“小兄弟，你真好，君子不念舊惡，從前我頗有對不起你之處，萬望你多多原諒。”說著深深一揖。張無忌急忙還禮，說道：“朱伯伯不必多禮，咱們明兒一塊想法兒离開此處。”朱長齡大喜，問道：“你說能离開這兒麼？”張無忌道：“猿猴既能進出，咱們也便能夠。”朱長齡道：“那你為甚麼不早出來？”張無忌微微一笑，說道：“從前我不想到外面去，只怕給人欺侮，現下似乎不怕了，又想去瞧瞧我的太師父、師伯師叔他們。”朱長齡哈哈大笑，拍手道：“很好，很好！”退後了兩步，突然間身形一晃，“啊喲”一聲，踏了個空，從懸崖旁摔了下去。他這一下樂極生悲，竟然有此變故，張無忌大吃一驚，俯身到懸崖之外，叫道：“朱伯伯，你好嗎？”只聽下面傳來兩下低微的呻吟。張無忌大喜，心想：“幸好沒直摔下去，但怕已受了傷。”聽呻吟之聲相距不過數丈，凝神看時，原來懸崖之下剛巧生著一株松樹，朱長齡的身子橫在樹干之上，一動不動。張無忌瞧那形勢，躍下去將他抱上懸崖，憑著此時功力，當不為難，于是吸一口氣，看准了那根如手臂般伸出的枝干，輕輕躍下。他足尖离那枝干尚有半尺，突然之間，那枝干竟倏地墮下，這一來空中絕無半點借力之處，饒是他練成了絕頂神功，但究竟人非飛鳥，如何能再回上崖來？心念如電光般一閃，立時省悟：“原來朱長齡又使奸計害我，他扳斷了樹枝，拿在手里，等我快要著足之時，便松手拋下樹技。”但這時明白已然遲了，身子筆直的墮了下去。

　　朱長齡在這方圓不過十數丈的小小平台住了五年多，平台上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無不爛熟于胸，他在黑暗中假裝摔跌受傷，料定張無忌定要躍下相救，果然奸計得逞，將他騙得墮下萬丈深谷。朱長齡哈哈大笑，心道：“今日將這小子摔成一團肉泥，終于出了我心頭這五年多來的惡氣！”拉著松樹旁的長藤，躍回懸崖，心想：“我上次沒能擠過那個洞穴，定是心急之下用力太蠻，以致擠斷了肋骨。這小子身材比我高大得多，他既能過來，我自然也能過去。我取得九陽真經之後，從那邊覓路回家，日後練成神功，無敵于天下，豈不妙哉？哈哈，哈哈！”他越想越得意，當即從洞穴中鑽了進去，沒爬得多遠，便到了五年前折骨之處。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小子比我高大，他能鑽過，我當然更能鑽過。”想法原本不錯，只是有一點卻沒料到：“張無忌已練成了九陽神功中的縮骨之法。”他平心靜氣，在那狹窄的洞穴之中，一寸一寸的向前挨去，果然比五年前又多挨了丈許，可是到得後來，不論他如何出力，要再向前半寸，也已絕不可能。

　　他知若使蠻勁，又要重蹈五年前的覆轍，勢必再擠斷幾根肋骨，于是定了定神，竭力呼出肺中存氣，果然身子又縮小了兩寸，再向前挨了三尺。可是肺中無氣，越來越是窒悶，只覺一顆心跳如同得打鼓一般，幾欲暈去，知道不妙，只得先退出來再說。哪知進去時兩足撐在高低不平的山壁之上，一路推進，出來時卻已無可借力。他進去時雙手過頂，以便縮小肩頭的尺寸，這時雙手被四周岩石束在頭頂，伸展不開，半點力氣也使不出來。心中卻兀自在想：“這小子比我高大，他既能過去，我也必能夠過去。為甚麼我竟會擠在這里？當真豈有此理！”可是世上确有不少豈有此理之事，這個文才武功俱臻上乘、聰明機智算得是第一流人物的高手，從此便嵌在這窄窄的山洞之中，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出。

　　張無忌又中朱長齡的奸計，從懸崖上直墮下去，霎時間自恨不已：“張無忌啊張無忌，你這小子忒煞無用。明知朱長齡奸詐無比，卻一見面便又上了他的惡當，該死，該死！”他自罵該死，其實卻在奮力求生，體內真氣流動，運勁向上縱躍，想要將下墮之勢稍為減緩，著地時便不致跌得粉身碎骨。可是人在半空，虛虛晃晃，實是身不由己，全無半分著力處，但覺耳旁風聲不絕，頃刻之間，雙眼刺痛，地面上白雪的反光射進了目中。

　　他知道生死之別，便系于這一刻關頭，但見丈許之外有個大雪堆，這時自也無暇分辨到底是否雪地，還是一塊白色岩石，當即在空中連翻三個筋斗，向那雪堆扑去，身形斜斜划了道弧線，左足已點上雪堆，波的一聲，身子已陷入雪堆之中。他苦練了五年有余的九陽神功便于此時發生威力，借著雪堆中所生的反彈之力，向上急縱，但從那萬尋懸崖上摔下來的這股力道何等凌厲，只覺腿上一陣劇痛，雙腿腿骨一齊折斷。他受傷雖重，神智卻仍清醒，但見柴草紛飛，原來這大雪堆是農家積柴的草堆，不禁暗叫：“好險，好險！倘若雪堆下不是柴草，卻是塊大石頭，我張無忌便一命嗚呼了。”他雙手使力，慢慢爬出柴堆，滾向雪地，再檢視自己腿傷，吸一口氣，伸手接好了折斷的腿骨，心想：“我躺著一動也不動，至少也得一個月方能行走。可是那也沒甚麼，至不濟是以手代足，總不會在這里活生生的餓死。”又想：“這柴草堆明明是農家所積，附近必有人家。”他本想縱聲呼叫求援，但轉念一想：“世上惡人太多，我獨個兒躺在雪地中療傷，那也罷了，若是叫得一個惡人來，反而糟糕。”于是安安靜靜的躺在雪地，靜待腿骨折斷處慢慢愈合。如此躺了三天，腹中餓得咕嚕咕嚕直響。但他知接骨之初，最是動彈不得，倘若斷骨處稍有歪斜，一生便成跛子，因此始終硬撐，半分也不移動，當真餓得耐不住了，便抓幾把雪塊充饑。這三天中心里只想：“從今以後，我在世上務必步步小心，決不可再上惡人的當。日後豈能再如此幸運，終能大難不死。”到得第四天晚間，他靜靜躺著用功，只覺心地空明，周身舒泰，腿傷雖重，所練的神功卻似又有進展。萬籟皆寂之中，猛聽得遠處傳來幾聲犬吠之聲，跟著犬吠聲越來越近，顯是有幾頭猛犬在追逐甚麼野獸。張無忌吃了一驚：“難道是朱九真姊姊所養的惡犬麼！嗯！她那些猛犬都已給朱伯伯打死了，可是事隔多年，她又會養起來啊。”凝目向雪地里望去，只見有一人如飛奔來，身後三條大犬狂吠追趕。那人顯已筋疲力盡，跌跌撞撞，奔幾步，便摔一跤，但害怕惡犬的利齒銳爪，還是拚命奔跑。張無忌想起數年前自己身被群犬圍攻之苦，不禁胸口熱血上涌。他有心出手相救，苦于雙腿斷折，行走不得。驀地里聽得那人長聲慘呼，摔倒在地，兩頭惡犬爬到他身上狠咬。張無忌怒叫：“惡狗，到這兒來！”那三條大犬聽得人聲，如飛扑至，嗅到張無忌并非熟人，站定了狂吠幾聲，扑上來便咬。張無忌伸出手指，在每頭猛犬的鼻子上一彈，三頭惡犬登時滾倒，立即斃命。他沒想到一彈指間便輕輕易易的殺斃三犬，對這九陽神功的威力不由得暗自心驚。但聽那人呻吟之聲極是微弱，便問：“這位大哥，你給惡犬咬得很厲害麼？”那人道：“我……我……不成啦……我……我……”張無忌道：“我雙腿斷了，沒法行走。請你勉力爬過來，我瞧瞧你的傷口。”那人道：“是……是……”氣喘吁吁的掙扎爬行，爬一段路，停一會兒，爬到离張無忌丈許處，“啊”的一聲，伏在地下，再也不能動了。

　　兩人便是隔著這麼遠，一個不能過去，另一個不能過來。張無忌道：“大哥，你傷在何處？”那人道：“我……胸口，肚子上……給惡狗咬破肚子，拉出了腸子。”張無忌大吃一驚，知道肚破腸出，再也不能活命，問道：“那些惡狗為甚麼追你？”那人道：“我……夜里出來趕野豬，別……別讓踩壞了莊稼，見到朱家大小姐和……和一位公子爺在樹下說話，我不合走近去瞧瞧……我……啊喲！”大叫一聲，再也沒聲息了。他這番話雖沒說完，但張無忌也已猜了個八九不离十，多半是朱九真和衛璧半夜出來私會，卻讓這鄉農撞見了，朱九真便放惡犬咬死了他。正自氣惱，只聽得馬蹄聲響，有人連聲忽哨，正是朱九真在呼召群犬。

　　蹄聲漸近，兩騎馬馳了過來，馬上坐著一男一女。那女子突然叫道：“咦！怎地平西將軍他們都死了了？”說話的正是朱九真。她所養的惡犬仍是各擁將軍封號，與以前無异。和她并騎而來的正是衛璧。他縱身下馬，奇道：“有兩個人死在這里！”張無忌暗暗打定了主意：“他們若想過來害我，說不得，我下手可不能容情了。”朱九真見那鄉農肚破腸流，死狀可怖，張無忌則衣服破爛已達極點，蓬頭散發，滿臉胡子，躺在地下全不動彈，想來也早給狗子咬死了。她急欲與衛璧談情說愛，不愿在這里多所逗留，說道：“表哥，走罷！這兩個泥腿子臨死拚命，倒傷了我三名將軍。”拉轉馬頭，便向西馳去。衛璧見三犬齊死，心中微覺古怪，但見朱九真馳馬走遠，不及細看，當即躍上馬背，跟了下去。張無忌聽得朱九真的嬌笑之聲遠遠傳來，心下只感惱怒，五年多前對她敬若天神，只要她小指頭兒指一指，就是要自己上刀山、下油鍋，也是毫無猶豫，但今晚重見，不知如何，她對自己的魅力竟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張無忌只道是修習九陽真經之功，又或因發覺了她對自己的奸惡之故，他可不知世間少年男子，大都有過如此胡里胡塗的一段初戀，當時為了一個姑娘廢寢忘食，生死以之，可是這段熱情來得快，去得也快，日後頭腦清醒，對自己舊日的沉迷，往往不禁為之啞然失笑。其時他肚中餓得咕咕直響，只是想撕下一條狗腿來吃了，但惟恐朱九真與衛璧轉眼重回，發覺他未死，又吃了他的大將軍，當然又要行凶，自己斷了雙腿，未必抵擋得了。第二天早晨，一頭兀鷹見地下的死人死狗，在空中盤旋了幾個圈子，便飛下來啄食。這鷹也是命中該死，好端端的死人死狗不吃，偏向張無忌臉上扑將下來。張無忌一伸手扭住兀鷹的頭頸，微一使勁便即捏死，喜道：“這當真是天上飛下來的早飯。”拔去鷹毛，撕下鷹腿便大嚼起來，雖是生肉，餓了三日，卻也吃得津津有味。

　　一頭兀鷹沒吃完，第二頭又扑了下來。張無忌便以鷹肉充饑，躺在雪地之中養傷，靜待腿骨愈合。接連數日，曠野中竟一個人出沒經過。他身畔是三只死狗，一個死人，好在隆冬嚴寒，尸體不會腐臭，他又過慣了寂寞獨居的日子，也不以為苦。這日下午，他運了一遍內功，眼見天上兩頭兀鷹飛來飛去的盤旋，良久良久，終是不敢下來。只見一頭兀鷹向下俯沖，离他身子約莫三尺，便即轉而上翔，身法轉折之間極是美妙。他忽然心想：“這一下轉折，如能用在武功之中，襲擊敵人時對方固是不易防備，即使一擊不中，飄然遠\*有的。因此當年覺遠大師雖然練就一身神功，受到瀟湘子和何足道攻擊時卻毛手毛腳，絲毫不會抵御；張三丰也要楊過當面傳授四招，才能和尹克西放對。張無忌從小便學過功夫，根底遠胜于覺遠及張三丰幼時，但謝遜所傳授他的，卻盡是拳術的訣竅，并非一招一式的實用法門。張無忌此時自己明白了義父的苦心，義父一身武功博大精深，倘若循序漸進的傳授拆解，便教上二十年也未必教得完，眼見相聚時日無多，只有教他牢牢記住一切上乘武術的要訣，日後自行體會領悟。張無忌真正學過的拳術，只有父親在木筏上所教而拆解過的三十二勢“武當長拳”。他知此後除了繼續參習九陽神功、更求精進之外，便是設法將已練成的上乘內功融入謝遜所授的武術之中，因之每見飛花落地，怪樹撐天，以及鳥獸之動，風云之變，往往便想到武功的招數上去。這時只盼空中的兀鷹盤旋往復，多現幾種姿態，正看得出神，忽聽得遠處有人在雪地中走來，腳步細碎，似是個女子。張無忌轉過頭去，只見一個女子手提竹籃，快步走近。她看到雪地中的人尸犬尸，“咦”的一聲，愕然停步。張無忌凝目看時，見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荊釵布裙，是個鄉村貧女，面容黝黑，臉上肌膚浮腫，凹凹凸凸，生得極是丑陋，只是一對眸子頗有神采，身材也是苗條纖秀。

　　她走近一步，見張無忌睜眼瞧著她，微微吃了一驚。道：“你……你沒死麼？”張無忌道：“好像沒死。”一個問得不通，一個答得有趣，兩人一想，都忍不住笑了起來。那少女笑道：“你既不死，躺在這里一動也不動的干甚麼？倒嚇了我一跳。”張無忌道：“我從山上摔下來，把兩條腿都跌斷了，只好在這里躺著。”那少女問道：“這人是你同伴麼？怎麼又有三條死狗？”張無忌道：“這三只狗惡得緊，咬死了這個大哥，可是自己也變成了死狗。”

　　那少女道：“你躺在這里怎麼辦？肚子餓嗎？”張無忌道：“自然是餓的，可是我動不得，只好聽天由命了。”那少女微微一笑，從籃中取出兩個麥餅來，遞了給他。張無忌道：“多謝姑娘。”接了過來，卻不便吃。那少女道：“你怕我的餅中有毒嗎？干嘛不吃？”張無忌于這五年多時日之中，只偶爾和朱長齡隔著山洞對答幾句，也是絕無意味，此外從未得有機緣和人說上一言半語，這時見那少女容貌雖丑，說話卻甚風趣，心中歡喜，便道：“是姑娘給我的餅子，我舍不得吃。”這句話已有幾分調笑的意思，他向來誠厚，說話從來不油腔滑調，但在這少女面前，心中輕松自在，這句話不知不覺的便沖口而出。那少女聽了，臉上忽現怒色，哼了一聲。張無忌心下大悔，忙拿起餅子便咬，只因吃得慌張，竟哽在喉頭，咳嗽起來。那少女轉怒為喜，說道：“謝天謝地，嗆死了你！你這個丑八怪不是好人，難怪老天爺要罰你啊。怎麼誰都不摔斷狗腿，偏生是你摔斷呢？”張無忌心想：“我這五年多不修發剃面，自是個丑八怪，可是你也不見得美到哪里去，咱們半斤八兩，大哥別說二哥。”但這番話卻無論如何不敢出口了，一本正經的道：“我已在這里躺了九天，好容易見到姑娘經過，你又給我餅吃，真是多謝了。”那少女抿嘴笑道：“我問你啊，怎地誰都不摔斷狗腿，偏生是你摔斷呢？你不回答，我就把餅子搶回去。”張無忌見她這麼淺淺一笑，眼睛中流露出極是狡譎的神色來，心中不禁一震：“她這眼光可多麼像媽。媽臨去世時欺騙那少林寺的老和尚，眼中就是這麼一副神氣。”想到這里，忍不住熱淚盈眶，跟著眼淚便流了下來。

　　那少女“呸”了一聲，道：“我不搶你的餅子就是了，也用不著哭。原來是個沒用的傻瓜。”張無忌道：“我又不希罕你的餅子，只是我自己想起了一件心事。”

　　那少女本已轉身，走出兩步，聽了這句話，轉過頭來，說道：“甚麼心事？你這傻頭傻腦的家伙，也會有心事麼？”張無忌歎了口氣，道：“我想起了媽媽，我去世的媽媽。”那少女噗哧一笑，道：“以前你媽媽常給你餅吃，是不是？”張無忌道：“我媽以前常給我餅吃的，不過我所以想起她，因為你笑的時候，很像我媽。”那少女怒道：“死鬼！我很老了麼？老得像你媽了？”說著從地下拾起一根柴枝，在張無忌身上抽了兩下。張無忌要奪下她手中柴枝，自是容易，但想：“她不知我媽年輕貌美，只道是跟我一般的丑八怪，也難怪她發怒。”由得她打了兩下，說道：“我媽去世的時候，相貌是很好看的。”那少女板著臉道：“你取笑我生得丑，你不想活了。我拉你的腿！”說著彎下腰去，作勢要拉他的腿。張無忌吃了一驚，自己腿上斷骨剛開始愈合，給她一拉那便全功盡棄，忙抓了一團雪，只要那少女的雙手碰到自己腿上，立時便打她眉心穴道，叫她當場昏暈。幸好那少女只是嚇他一嚇，見他神色大變，說道：“瞧你嚇成這副樣子！誰叫你取笑我了？”張無忌道：“我若存心取笑姑娘，教我這雙腿好了之後，再跌斷三次，永遠好不了，終生做個跛子。”那少女嘻嘻一笑，道：“那就罷了！”在他身旁地下坐倒，說道：“你媽既是個美人，怎地拿我來比她？難道我也好看麼？”張無忌一呆，道：“我也說不上甚麼緣故，只覺得你有些像我媽。你雖沒我媽好看，可是我喜歡看你。”

　　那少女彎過中指，用指節輕輕在他額頭上敲了兩下，笑道：“乖兒子，那你叫我媽罷！”說了這兩句話，登時覺得不雅，按住了口轉過頭去，可是仍舊忍不住笑出聲來。張無忌瞧她這副神情，依稀記得在冰火島上之時，媽媽跟爸爸說笑，活脫也是這個模樣，霎時間只覺這丑女清雅嫵媚，風致嫣然，一點也不丑了，怔怔的望著她，不由得痴了。那少女回過頭來，見到他這副呆相，笑道：“你為甚麼喜歡看我，且說來聽聽。”張無忌呆了半晌，搖了搖頭，道：“我說不上來。我只覺得瞧著你時，心中很舒服，很平安，你只會待我好，不會欺侮我、害我！”

　　那少女笑道：“哈哈，你全想錯了，我生平最喜歡害人。”突然提起手中柴枝，在他斷腿上敲了兩下，跳起身來便走。這兩下正好敲在他斷骨的傷處，張無忌出其不意，大聲呼痛：“哎喲！”只聽得那少女格格嘻笑，回過頭來扮了個鬼臉。張無忌眼望著她漸漸遠去，斷腿處疼痛難熬，心道：“原來女子都是害人精，美麗的會害人，難看的也一樣叫我吃苦。”這一晚睡夢之中，他幾次夢見那少女，又幾次夢見母親，又有幾次，竟分不清到底是母親還是那少女。他瞧不清夢中那臉龐是美麗還是丑陋，只是見到那澄澈的眼睛，又狡獪又嫵媚的望著自己。他夢到了兒時的往事，母親也常常捉弄他，故意伸足絆他跌一交，等到他摔痛了哭將起來，母親又抱著他不住親吻，不住說：“乖兒子別哭，媽媽疼你！”他突然醒轉，腦海中猛地里出現一些從來沒想到過的疑團：“媽媽為甚麼這般喜歡讓人受苦？義父的眼睛是她打瞎的，俞三伯是傷在她手下以致殘廢的，臨安府龍門鏢局全家是她殺的。媽到底是好人呢，還是壞人？”

　　望著天空中不住眨眼的星星，過了良久良久，歎了一口氣，說道：“不管她是好人壞人，她是我媽媽。”心中想著：“要是媽媽還活在世上，我真不知有多愛她。”他又想到了那個村女，真不明白她為甚麼莫名其妙的來打自己斷腿，“我一點也沒得罪她，為甚麼要我痛得大叫，她才高興？難道她真的喜歡害人？”很想她再來，但又怕她再想甚麼法兒加害自己。摸到身邊那塊吃了一半的餅子，想起那村女說話的神情：“你媽既是個美人，怎地拿我來比她？難道我也好看麼？”忍不住自言自語：“你好看，我喜歡看你。”這般胡思亂想的躺了兩日，那村女并沒再來，張無忌心想她是永遠不會來了。哪知到第三天下午，那村女挽著竹籃，從山坡後轉了出來，笑道：“丑八怪，你還沒餓死麼？”張無忌笑道：“餓死了一大半，剩下一小半還活著。”那少女笑嘻嘻的坐在他身旁，忽然伸足在他斷腿上踢了一腳，問道：“這一半是死的還是活的？”張無忌大叫：“哎喲！你這人怎麼這樣沒良心？”那少女道：“甚麼沒良心？你待我有甚麼好？”張無忌一怔，道：“你大前天打得我好痛，可是我沒恨你，這兩天來，我常常在想你。”

　　那少女臉上一紅，便要發怒，可是強行忍住了，說道：“誰要你這丑八怪想？你想我多半沒好事，定是肚子里罵我又丑又惡。”張無忌道：“你并不丑，可是為甚麼定要害得人家吃苦，你才喜歡？”那少女格格笑道：“別人不苦，怎顯得出我心中歡喜？”她見張無忌一臉不以為然的神色，又見他手中拿著吃剩的半塊餅子，相隔三天，居然還沒吃完，說道：“這塊餅一直留到這時候，味道不好麼？”張無忌道：“是姑娘給我的餅子，我舍不得吃。”他在三天前說這句話時，有一半意存調笑，但這時卻說得甚是誠懇。那少女知他所言非虛，微覺害羞，道：“我帶了新鮮的餅子來啦。”說著從籃中取了許多食物出來，餅子之外，又有一只燒雞，一條烤羊腿。張無忌大喜，這些天中淨吃生鷹肉，血淋淋的又腥又韌，這雞燒得香噴噴地，拿著還有些燙手，入口真是美味無窮。那少女見他吃得香甜，笑吟吟抱膝坐著，說道：“丑八怪，你吃得開心，我瞧著倒也好玩。我對你似乎有點兒不同，用不著害你，也能教我歡喜。”

　　張無忌道：“人家高興，你也高興，那才是真高興啊。”那少女冷笑道：“哼！我跟你說在前頭，這時候我心里高興，就不來害你。哪一天心中不高興了，說不定會整治得你死不了，活不成，那時候你可別怪我。”張無忌搖頭道：“我從小給壞人整治到大，越是整治，越是硬朗。”那少女冷笑道：“別把話說得滿了，咱們走著瞧罷。”

　　張無忌道：“待我腿傷好了，我便走得遠遠的，你就是想折磨我、害我，也找不到我了。”那少女道：“那麼我先斬斷了你的腿，叫你一輩子不能离開我。”張無忌聽到她冷冰冰的聲音，不由得打了個寒噤，相信她說得出做得到，這兩句話絕非隨口說說而已。那少女向他凝視半晌，歎了口氣，忽然臉色一變，說道：“你配麼，丑八怪！你也配給我斬斷你的狗腿麼？”驀地站起身來，搶過他沒吃完的燒雞、羊腿、面餅，遠遠擲了出去，一口口唾沫向他臉上吐去。張無忌怔怔的瞧著她，只覺她并非發怒，也不是輕賤自己，卻是滿臉慘凄之色，顯是心中說不出的難受。他有心想勸慰幾句，一時之間卻想不出適當的言辭。

　　那村女見他這般神氣，突然住口，喝道：“丑八怪，你心里在想甚麼？”張無忌道：“姑娘，你為甚麼這般不高興？說給我聽聽，成不成？”那少女聽他如此溫柔的說話，再也無法矜持，驀地里坐倒在他身旁，手抱著頭，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張無忌見她肩頭起伏，纖腰如蜂，楚楚可怜，低聲道：“姑娘，是誰欺侮你了？等我腿傷好了之後，我去給你出氣。”那少女一時止不住哭，過了一會才道：“沒人欺侮我，是我生來命苦我自己又不好，心里想著一個人，總是放他不下。”張無忌點點頭，道：“是個年輕男子，是不是？他待你很凶狠罷？”那少女道：“不錯！他生得很英俊，可是驕傲得很。我要他跟著我去，一輩子跟我在一起，他不肯，那也罷了，哪知還罵我，打我，將我咬得身上鮮血淋漓。”張無忌怒道：“這人如此蠻橫無理，姑娘以後再也別理他了。”那少女流淚道：“可……可是我心里總放不下啊，他遠遠避開我，我到處找他不著。”張無忌心想：“這些男女間的情愛之事，實是勉強不得。這位姑娘容貌雖然差些，但顯是個至性至情之人。她脾氣有點兒古怪，那也是為了心下傷痛、失意過甚的緣故。想不到那男子對她竟是如此心狠！”柔聲道：“姑娘，你不用難過了，天下好男子有的是，又何必牽挂這個沒良心的惡漢？”那少女歎了口長氣，眼望遠處，呆呆出神。張無忌知她終是忘不了意中的情郎，說道：“那男子不過罵你打你，可是我所遭之慘，卻又胜于姑娘十倍了。”那少女道：“怎麼啦？你受了一個美麗姑娘的騙麼？”張無忌道：“本來，她也不是有意騙我，只是我自己呆頭呆腦，見她生得美麗，就呆呆的看她。其實我又怎配得上她？我心中也從來沒存甚麼妄想。但她和她爹爹暗中卻擺下了毒計，害得我慘不可言。”說著拉起衣袖，指著臂膀上的累累傷痕，道：“這些牙齒印，都是她所養的惡狗咬的。”那少女見到這許多傷疤，勃然大怒，說道：“是朱九真這賤丫頭害你的麼？”張無忌奇道：“你怎知道？”那少女道：“這賤丫頭愛養惡犬，方圓數百里地之內，人人皆知。”張無忌點點頭，淡然道：“是朱九真姑娘。但這些傷早好了，我早已不痛了，幸好性命還活著，也不必再恨她了。”

　　那少女向他凝視半晌，但見他臉上神色平淡沖和，閒適自在，心中頗有些奇怪，問道：“你叫甚麼名字？為甚麼到這兒來？”張無忌心想：“我自到中土，人人立時向我打聽義父的下落，威逼誘騙，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我吃盡了不少苦頭。從今以後，‘張無忌’這人算是死了，世上再沒有人知道金毛獅王謝遜的所在了。就算日後再遇上比朱長齡更厲害十倍之人，也不怕落入他的圈套，以致無意中害了我義父。”于是說道：“我叫阿牛。”那少女微微一笑，道：“姓甚麼？”張無忌心道：“我說姓張、姓殷、姓謝都不好，‘張’和‘殷’兩個字的切音是‘曾’字。”便道：“我……我姓曾。姑娘貴姓。”那少女身子一震，道：“我沒姓。”隔了片刻，緩緩的道：“我親生爹爹不要我，見到我就會殺我。我怎能姓爹爹的姓？我媽媽是我害死的，我也不能姓她的姓。我生得丑，你叫我丑姑娘便了。”張無忌驚道：“你……你害死你媽媽？那怎麼會？”那少女歎了口氣，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我親生的媽媽是我爹爹原配，一直沒生兒養女，爹爹便娶了二娘。二娘生了我兩個哥哥，爹爹就很寵愛她。媽後來生了我，偏生又是個女兒。二娘恃著爹爹寵愛，我媽常受她的欺壓。我兩個哥哥又厲害得很，幫著他們親娘欺侮我媽。我媽只有偷偷哭泣。你說，我怎麼辦呢？”張無忌道：“你爹爹該當秉公調處才是啊。”那少女道：“就因我爹爹一味袒護二娘，我才氣不過了，一刀殺了我那二娘。”張無忌“啊”的一聲，大是驚訝。他想武林中人斗毆殺人，原也尋常，可是連這個村女居然也動刀子殺人，卻頗出意料之外。那少女道：“我媽見我闖下了大禍，護著我立刻逃走。但我兩個哥哥跟著追來，要捉我回去。我媽阻攔不住，為了救我，便抹脖子自盡了。你說，我媽的性命不是我害的麼？我爸爸見到我，不是非殺我不可麼？”她說著這件事時聲調平淡，絲毫不見激動。張無忌卻聽得心中怦怦亂跳，自忖：“我雖然不幸，父母雙亡，可是我爹爹媽媽生時何等恩愛，對我多麼怜惜，比之這位姑娘的遭遇，我卻又幸運萬倍了。”想到這里，對那少女同情之心更甚，柔聲道：“你离家很久了麼？這些時候便獨個兒在外邊？”那少女點點頭。張無忌又問：“你想到哪兒去？”那少女道：“我也不知道，世界很大，東面走走，西面走走。只要不碰到我爹爹和哥哥，也沒甚麼。”

　　張無忌心中突興同病相怜之感，說道：“等我腿好之後，我陪你去找那位……那位大哥。問他到底對你怎樣。”那少女道：“倘若他又來打我咬我呢？”張無忌昂然道：“哼，他敢碰你一根寒毛，我決計不和他干休。”那少女道：“要是他對我不理不睬，話也不肯說一句呢？”張無忌啞口無言，心想自己武功再強，也不能硬要一個男子來愛他心所不喜的女子，呆了半晌，道：“我盡力而為。”那少女突然哈哈大笑，前仰後合，似是聽到了最可笑不過的笑話。張無忌道：“甚麼好笑？”那少女道：“丑八怪，你是甚麼東西？人家會來聽你的話麼？再說，我到處找他，不見影蹤，也不知這會兒他是活著還是死了？你盡力而為，你有甚麼本事？哈哈，哈哈！”張無忌一句話本已到了口邊，但給她這麼一笑，登時脹紅了臉，說不出口。那少女見他囁囁嚅嚅，便停了笑，問道：“你要說甚麼？”張無忌道：“你笑我，我便不說了。”那少女冷冷的道：“哼，笑也笑過了，最多不過是再給我笑一場，還會笑死人麼？”張無忌大聲道：“我對你是一片好心，你不該如此笑我。”那少女道：“我問你，你本來要跟我說甚麼話？”張無忌道：“你孤苦伶仃，無家可歸。我跟你也是一般。我爹爹媽媽都死了，也沒兄弟姊妹。我本想跟你說，那個惡人若是仍然不理你，咱們不妨一塊作個伴兒，我也可陪著你說話解悶。但你既說我不配，我自然不敢說了。”那少女怒道：“你當然不配！那惡人比你好看一百倍，聰明一百倍。我在這兒跟你歪纏，盡說些廢話，真是倒霉。”說著將掉在雪地中的羊腿燒雞一陣亂踢，掩面疾奔而去。受了這麼一頓好沒來由的排揎，張無忌卻不生氣，心道：“這姑娘真是可怜，她心中挺不好過，原也難怪。”忽見那少女又奔回來，惡狠狠的道：“丑八怪，你心里一定不服氣，說我相貌這般丑陋，居然還瞧你不起，是不是？”張無忌搖頭道：“不是的。你相貌不很好看，我才跟你一見投緣，倘若你沒變丑，仍像從前那樣……”

　　那少女突然驚呼：“你……你怎知我從前不是這樣子的？”張無忌道：“今日你的臉，比上次我見到你時又腫得厲害了些，皮色也黑了些。那不會生來便這樣的。”那少女驚道：“我……我這幾天不敢照鏡子。你說我是越來越難看了？”

　　張無忌柔聲道：“一個人只要心地好，相貌美丑有何干系？我媽媽跟我說，越是美貌的女子，良心越壞，越會騙人，叫我要加意小心提防。”那少女哪有心思去理他媽媽說過甚麼話，急道：“我問你啊，你上次見我時，我還沒變得這般丑怪，是不是？”張無忌知道倘若答應了一個“是”字，她必傷心難受，只是怔怔的望著她，心中充滿了同情怜憫。

　　那少女見到他臉上神色，早料到他所要回答的是甚麼話，掩面哭道：“丑八怪，我恨你，我恨你！”狂奔而去。這一次卻不再回轉了。張無忌又躺了兩天。晚上有頭野狼邊爬邊嗅，走近身來。張無忌一拳便將狼打死了。這野狼覓食不得，反而做了他肚中的食料。過了數日，他腿傷已愈合大半，大約再過得十來天便可起立行走，心想那村女這一去之後從此不會再來，只可惜連名字也沒問她，又想：“她臉上容色何以會越變越丑，這事倒令人猜想不透。”想了半日難以明白，也就不再去想，迷迷糊糊的便睡著了。睡到半夜，睡夢中忽聽得遠處有幾人踏雪而來。他立時便驚醒了，當下坐起身來，向腳步聲來處望去。這晚上新月如眉，淡淡月光之下，見共有七人走來，當先一人身形婀娜，似乎便是那村女。待那七人漸漸行近，這人果然是那容貌丑陋的少女，可是她身後的六人卻散成扇形，似是防她逃走。張無忌微覺驚訝，心道：“難道她被爹爹和哥哥們拿住了？”他轉念未定，那少女和她身後六人已然走近。張無忌一看之下，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原來那六人他無一不識，左邊是武青嬰、武烈、衛璧，右邊是何太沖、班淑嫻夫婦，最右邊是個中年女子，面目依稀相識，卻是峨嵋派的丁敏君。張無忌大奇：“她怎麼跟這些人都相識？難道她也是武林中人，識破了我本來面目，便引他們來拿我，逼問我義父的下落？”想到此處，心下更無懷疑，不禁氣惱之極：“我和你無冤無仇，你卻也來加害于我！”尋思：“眼下我雙足不能動彈，這六人沒一個是弱者，說不定這村女的武功也強。我姑且屈服敷衍，答應他們去找我義父。待得雙腿養好了傷，再跟他們一個個算帳。”若在五年之前，他只是將性命豁出去不要而已，任由對方如何加刑威逼，總是咬緊牙關不說，但此時一來年紀大了，心智已開，二來練成九陽真經後神清心定，遇到危難能沉著應付，雖然強敵當前，卻也絲毫不感畏懼，只是沒想到那村女居然也出賣自己，憤慨之中，不自禁的有些傷心，索性躺在地下，曲臂作枕，不去理會這七人。

　　那村女走到他身前，向著他靜靜瞧了半晌，隔了良久，慢慢轉過身去。張無忌聽到她歎息一聲，聲音極輕，卻充滿了哀傷之意。他心下冷笑：“你心中打的不知是甚麼惡毒主意，卻又何必假惺惺的可怜起我來？”

　　只見衛璧將手中長劍一擺，冷笑道：“你說臨死之前，定要去和一個人見上一面，我道必是個貌如潘安的英俊少年，卻原來是這麼一個丑八怪，哈哈，好笑啊好笑！這人和你果然是天生一雙，地生一對。”

　　那村女毫不生氣，只淡淡的道：“不錯，我臨死之前，要來再瞧他一眼。因為我要明明白白的問他一句話。我聽了之後，方能死得瞑目。”張無忌大奇，全不明白兩人的話是何意思。只聽那村女道：“我有一句話問你，你須得老老實實回答。”張無忌道：“是我自己的事，自可明白相告。是旁人的事，可沒這麼容易就說。”料想那村女要問謝遜的所在，他已打好了主意跟他們敷衍，是以沒把言語說得決絕了，似乎頗有商量的余地。那村女道：“旁人的事，要我操甚麼心？我問你：那一天你跟我說，咱兩人都孤苦伶仃，無家可歸，你愿意跟我作伴。你這句話确是出于真心麼？”

　　張無忌一聽，大出意料之外，當即坐起，只見她眼光中又露出那哀傷的神色，便道：“我自是真心的。”那村女道：“你當真不嫌我容貌丑陋，愿意和我一輩子廝守？”張無忌一怔，這“一輩子廝守”五個字，他心中可從來沒想到過，但見到她這般凄然欲泣的神情，心中大感不忍，便道：“甚麼丑不丑，美不美，我半點也不放在心上，你如要我陪你說笑談心，只要你不嫌棄，我自然也喜歡。但你如想騙我說……”那村女顫聲問道：“那麼你是愿意娶我為妻了？”張無忌身子一震，半晌說不出話來，喃喃道：“我……我沒想過……娶妻子……”何太沖等六人同時哈哈大笑。衛璧笑道：“連這麼一個丑八怪的鄉巴佬也不要你，我們便不殺你，你活在世上有甚麼味兒？還不如就在石頭上撞死了罷。”

　　張無忌聽了六人的譏笑和衛璧的說話，登時便知那村女和這六人并非一路，以及衛璧等人立時便要殺她，想到那村女并非引人來加害自己，心中感到一陣溫暖。只見她低下了頭，淚水一滴滴的流了下來，顯是心中悲傷無比，只不知是為了命在頃刻，是為了容貌丑陋，還是為了衛璧那利刃般的諷刺譏嘲？他心中大動，想起自己父母雙亡之後，顛沛流离，不知受了人家的多少欺侮，這村女煢煢弱質，年紀比自己小，身世比自己更加不幸，這時候不知何以巴巴的來問這句話，焉可令她傷心落淚、受人折辱？又何況她這般相問，自是誠心委身。“我一生之中，除了父母、義父、以及太師父、眾位師叔伯，有誰是這般真心的關懷過我？我日後好好待她，她也好好待我，兩個人相依為命，有甚麼不好？”眼見她身子顫抖，便要走開，當即伸出手，握住了她右手，大聲道：“姑娘，我誠心誠意，愿娶你為妻，只盼你別說我不配。”那少女聽了這話，眼中登時射出極明亮的光彩，低低的道：“阿牛哥哥，你這話不是騙我麼？”

　　張無忌道：“我自然不騙你。從今而後，我會盡力愛護你，照顧你，不論有多少人來跟你為難，不論有多麼厲害的人來欺侮你，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護你周全。我要讓你平安喜樂，忘了從前的種種苦處。”

　　那村女坐下地來，倚在他身旁，又握住了他另一只手，柔聲道：“你肯這般待我，我真是快活。”閉上了雙眼，說道：“你再說一遍給我聽，我要每一個字都記在心里。你說啊，你要怎樣待我？”

　　張無忌見她歡喜之極，也自欣慰，握著她一雙小手，只覺柔膩滑嫩，溫軟如綿，說道：“我要讓你平安喜樂，忘了從前的苦處，不論有多少人欺侮你，跟你為難，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護你周全。”

　　那村女臉露甜笑，靠在他胸前，柔聲道：“從前我叫你跟著我去，你非但不肯，還打我、罵我、咬我……現下你跟我這般說，我真是歡喜。”張無忌聽了這幾句話，心中登時涼了，原來這村女閉著眼睛聽自己說話，卻把他幻想作她心目中的情郎。那村女只覺得他身子一顫，睜開眼來，只向他瞧了一眼，她臉上神色登時便變了，顯得又失望，又氣憤，但隨即帶上幾分歉疚和柔情。她定了神，說道：“阿牛哥哥，你愿娶我為妻，似我這般丑陋的女子，你居然不加嫌棄，我很是感激。可是早在幾年之前，我的心早就屬于旁人了。那時候他尚且不睬我，這時見我如此，更加連眼角也不會掃我一眼。這個狠心短命的小鬼啊……”她雖罵那人為“狠心短命的小鬼”，可是罵聲之中，仍是充滿不胜眷戀低徊之情。

　　武青嬰冷冷的道：“他肯娶你為妻了，情話也說完啦，可以起來了罷？”那村女慢慢站起身來，對張無忌道：“阿牛哥哥，我快死了，就是不死，我也決不能嫁你。但是我很喜歡聽你剛才跟我說過的話。你別惱我，有空的時候，便想我一會兒。”這幾句話說得很溫柔，很甜蜜。張無忌忍不住心中一酸。只聽得班淑嫻嘶啞著嗓子道：“我們已如你所愿，讓你跟這人見面一次。你也當言而有信，將那人的下落說了出來。”那村女道：“好！我知道那人曾經藏在他的家里。”說著伸手向武烈一指。武烈臉色微變，哼了一聲，喝道：“瞎說八道！”衛璧怒道：“快老老實實說出來，你殺我表妹，到底是受了何人指使？”張無忌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顫聲道：“殺了朱……朱九真姑娘？”衛璧瞪了他一眼，惡狠狠的道：“你也知道朱九真姑娘？”張無忌道：“雪岭雙姝大名鼎鼎，誰沒聽見過？”武青嬰嘴角邊掠過一絲笑意，向那村女大聲道：“喂，你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那村女道：“指使我來殺朱長齡的，是昆侖派何太沖夫婦，峨嵋派的滅絕師太。”武烈大喝：“你妄想挑撥离間，又有何用？”呼的一掌，向那村女拍去。他這一喝威風凜凜，掌隨聲出，掌力只激得地下雪花飛舞。那村女閃身避過，身法甚是奇幻。張無忌心下一片混亂：“她……她當真是武林中人。她去殺了朱九真，那自是為了我。我說受了朱姑娘的騙，被她所養的惡犬咬得遍體鱗傷，我可沒要她去殺人啊。我只道她因為相貌變丑，家事變故，以致脾氣古怪，哪知竟是動不動便殺人。”衛璧和武青嬰各持長劍左右夾擊，那村女東閃西竄，盡只避開武烈雄渾的掌力，突然間纖腰一扭，轉到了武青嬰身側，拍的一聲，打了她一記耳光，左手探處，已搶過了她手中長劍。武烈和衛璧大罵，雙雙來救。那村女長劍顫動，叫聲：“著！”已在武青嬰的臉上划了一條血痕。武青嬰一聲驚呼，向後便倒，其實她受傷甚輕，但她愛惜容貌，只覺臉上刺痛，便已心驚膽戰。武烈左手揮掌向那村女按去。那村女斜身閃避，叮當一響，手中長劍和衛璧的長劍相交。就在此時，武烈右手食指顫動，已點中了她左腿外側的“伏兔”、“風市”兩穴。那村女輕哼一聲，立足不定，倒在張無忌身上，但覺全身暖洋洋地，半點力氣也使不出來，便是想抬一根手指，也宛似有千斤之重。武青嬰舉起長劍，恨恨的道：“丑丫頭，我卻不讓你痛痛快快的死，只斬斷你兩手兩腿，讓你在這里喂狼。”揮劍便向那村女的右臂砍落。武烈道：“且慢！”伸手在女兒手腕上一帶，將她這一劍引開了，對那村女道：“你說出指使你的人來，便給你一個痛快的。否則的話，哼哼！我瞧你斷了四肢，在雪地里滾來滾去，也不大好受罷。”

　　那村女微笑道：“你既定要我說，我也無法再瞞了。朱九真姑娘要嫁給一個男子，另外一個美貌姑娘也要嫁這人，那個美貌姑娘便給了我五百兩銀子，要我去殺了朱九真。這件事我本要嚴守秘密……”她還待說下去，武青嬰已氣得花容失色，手腕直送，挺劍往那村女心窩刺去。

　　那村女鑒貌辨色，早猜到了武青嬰和衛璧、朱九真三人之間尷尬情形。她如此激怒武青嬰，正是要她爽爽快快的將自己一劍刺死，但見青光閃動，長劍已到心口。突然之間，一物無聲無息的飛來，在劍上一撞。呼的一聲響，長劍飛了出去，直飛出十余丈外方才落地。黑暗中誰也沒看清楚武青嬰的兵刃如何脫手，但這劍以如此勁道飛出，便是要她自己用力投擲，也決計無法做到，顯然那村女已到了強援。六人一驚之下，都退了幾步，回頭察看。四下里地勢開闊，并無山石叢林可以藏身，一眼望出去半個人影也無，六人面面相覷，驚疑不定。武烈低聲問道：“青兒，怎麼啦？”武青嬰道：“似乎是甚麼極厲害的暗器，將我的劍震飛了。”武烈游目四顧，确是不見有人，哼了一聲，道：“便是這丫頭弄鬼。”心中暗暗奇怪：“她明明已中了我的一陽指，怎地尚能有能力震飛青兒長劍？這丫頭的武功當真邪門。”踏步上前，舉掌往那村女左肩拍去。這一掌運勁雄猛，要拍碎她的肩骨，使她武功全失，再由女兒來稱心擺弄。

　　眼看那村女便要肩骨粉碎，驀地里她左掌翻將上來，雙掌相交，武烈胸口一熱，但覺對方的掌力猶似狂風怒潮般涌至，實是勢不可當，“啊”的一聲大叫，身子已然飛起，砰的一響，摔了出去。總算他武功了得，背脊一著地立即躍起，但胸腹間熱血翻涌，頭暈眼花，身子剛站直，待欲調勻氣息，晃了一晃，終于又俯身跌倒。

　　衛璧和武青嬰大驚，急忙搶上扶起。忽聽得何太沖道：“讓他多躺一會！”武青嬰回過頭來，怒道：“你說甚麼？”心想：“爹爹受了敵人暗算，你卻幸災樂禍，反來譏嘲。”何太沖道：“氣血翻涌，靜臥從容。”衛璧登時省悟，道：“是！”輕輕將師父放回地下。何太沖和班淑嫻對望一眼，大為詫异，他們都和那村女動過手，覺得她招術精妙，果有過人之處，然內力卻是平平，可是適才和武烈對這一掌，明明是以世所罕有的內功將他震倒，委實令人大惑不解。

　　那村女心中，卻更是詫异萬分。她被武烈點倒後，倒在張無忌懷中動彈不得，眼看武青嬰揮劍刺來，突然飛來一物，震開長劍，跟著忽有一股火炭般的熱氣透入自己兩腿，在“伏兔”和“風市”兩穴上一沖，登時將被封的穴道解開了。她全身一震，低頭看時，只見張無忌雙手握住自己兩腳足踝，熱氣源源不絕的從“懸鐘穴”中涌入體內。這當兒變化快極，未及細思，武烈的一掌已拍下來。她隨手抵御，本是拚著手腕折斷，胜于肩骨被他拍得粉碎，哪知雙掌相交之下，武烈竟給自己一掌擊出丈許。她一愕之下，心道：“難道這丑八怪鄉巴佬，竟是個武功深不可測的大高手？”

　　何太沖心存忌憚，不愿和她比拚掌力，拔劍出鞘，說道：“我領教領教姑娘的劍法。”那村女笑道：“我沒劍啊！”衛璧道：“好，我借給你！”提起長劍，劍尖對准那村女胸口，用力擲出。那村女伸手一抄，接在手里，笑道：“你武功太差，刺我不死！”何太沖是一派掌門，不肯占小輩的便宜，說道：“你進招罷，我讓你三招再還手！”那村女長劍刺出，徑取中宮。何太沖怒哼一聲，低聲道：“小輩無禮！”舉劍便封。卻聽得喀喇一響，雙劍一齊震斷。何太沖臉色大變，身形晃處，已自退開半丈。那村女暗叫：“可惜，可惜！”原來張無忌將九陽神功傳到她體內，但她不會發揮神功的威力，結果雙劍齊斷，若能運力攻敵，那麼折斷的只是對手兵刃，她手中長劍卻可完好無恙。班淑嫻大奇，低聲道：“怎麼啦？”何太沖手臂兀自酸麻，苦笑道：“邪門！”班淑嫻拔出長劍，寒著臉道：“我再領教。”那村女雙手一攤，意示無劍可用。班淑嫻指著掉在十余丈之外武青嬰的那把長劍，喝道：“去撿來使！”那村女不敢离開張無忌之手，只得揚一揚手中半截斷劍，笑道：“就是這把斷劍，也可以了！”班淑嫻大怒，心道：“死丫頭如此托大，輕視于我。”她卻不似何太沖般要處處保持前輩高人身分，長劍回處，疾刺那村女的頭頸。那村女舉斷劍擋架，班淑嫻劍法輕靈之極、早已改削她的左肩。那村女忙翻劍相護。班淑嫻又斜刺她右脅，接連八劍，勢若飄風，始終不與那村女的斷劍相碰，只是發揮自己劍法所長，不令對方有施展內力之機。那村女左支右絀，登時迭遇凶險。她的劍法本來就遠不及班淑嫻，再加上手中只有半截斷劍，雙足又不敢移動，變成了只守不攻。又拆數招，班淑嫻劍尖閃處，嗤的一聲，在那村女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昆侖派劍法一劍得手，不容敵人更有半分喘息之機，隨勢著著進逼，那村女“啊”的一聲，肩頭又中了一劍。那村女叫道：“喂，你再不幫我，眼睜睜瞧著我給人殺了麼？”班淑嫻退後兩步，橫劍當胸，四下一看，卻不見有人，當下長劍顫動，劍尖上抖出朵朵寒梅，又向那村女攻去。那村女疾舞斷劍，連擋三劍，對方劍招來得奇快，她卻也擋得迅捷無倫，這當兒眼明手快，當真是招招間不容發。班淑嫻贊道：“死丫頭，手下倒快！”那村女不肯吃虧，回罵道：“死婆娘，你手下也不慢啊。”但班淑嫻是劍術上的大名家，數十年的修為，口中說話，手下絲毫沒有閒著。那村女終究不過十七八歲年紀，雖然得遇名師，但豈能學得到班淑嫻好整以暇的風范？這一說話微微分心，但覺手腕上一疼，半截斷劍已然脫手飛出。那村女“啊”的一聲驚呼，班淑嫻第二劍已刺向她的脅下。丁敏君一直在旁袖手觀戰，這時看出便宜，不及拔劍，一招“推窗望月”，雙掌便向那村女背上擊去，同時武青嬰也縱身而起，飛腿直踢那村女右腰。那村女只嚇得一顆心幾欲從腔子中跳了出來，但覺全身炙熱，如墮火窖，隨手伸指在班淑嫻的長劍上一彈，便在此時，背心中掌，腰間被踢。卻聽得“啊喲”“哎唷”兩聲慘叫，丁敏君和武青嬰一齊向後摔出，班淑嫻手中也只剩下半截斷劍。

　　原來張無忌見情勢危急，霎時間將全身真氣急速送入那村女的體內。他所修習的九陽神功已有三四成功力，威力當真不小，于是班淑嫻的長劍、丁敏君的雙手腕骨、武青嬰的右足趾骨，一一分別折斷。何太沖、武烈、衛璧三人目瞪口呆，一時都怔住了。班淑嫻將半截斷劍往地下一拋，恨恨的道：“走罷，丟人現眼還不夠？”向丈夫怒目而視，一肚皮怨氣，盡數要發泄在他身上。何太沖道：“是！”兩人并肩奔出，片刻之間，已奔得老遠，昆侖派輕功之佳妙，确是武林一絕。至于班淑嫻回家如何整治何太沖出氣，是罰跪頂劍，或是另有昆侖派怪招，自非外人所知。衛璧一手扶著師父，一手扶了師妹，慢慢走開。他三人極怕那村女乘胜追擊，可是又不能如何太沖夫婦這般飛馳遠去，每一步中都擔著一份心事。

　　丁敏君雙手腕骨斷折，腿足卻是無傷，咬緊牙關，獨自离去。

　　那村女得意之極哈哈大笑，說道：“丑八怪！你……”突然間一口氣接不上來，暈了過去。原來張無忌眼見六個對頭分別离去，當即縮手，放脫她的足踝。充塞在那村女體內的一股九陽真氣驀地泄去，她便如全身虛脫，四肢百骸再無分毫力氣。張無忌一驚之下，便即領會，雙手拇指輕輕按住她眉頭盡處的“絲竹空穴”，微運神功，那村女這才慢慢醒轉。她睜開眼來，見自己躺在張無忌的懷里，他正笑嘻嘻的望著自己，不覺大羞，急躍而起，似笑非笑的向他瞪了一會，突然伸手抓住他左耳用力一扭，罵道：“丑八怪，你騙人！你有一身厲害武功，怎不跟我說？”張無忌痛叫：“哎喲！你干甚麼？”那村女哈哈笑道：“誰叫你騙人？”張無忌道：“我幾時騙你了，你沒跟我說你會武功，我也沒跟你說我會武功。”那村女道：“好，便饒了你這一遭。適才多承你助我一臂之力，將功折罪，我也不來追究了。你的腿能走路了嗎？”張無忌道：“還不能。”那村女歎道：“總算好心有好報，若不是我記挂著你，要再來瞧你一次，你也不能救我。”頓了一頓，又道：“早知你本事比我強得多，我也不用替你去殺朱九真那鬼丫頭了。”張無忌臉一沉，道：“我本來沒叫你去殺她啊。”那村女道：“啊喲，啊喲！原來你心中還是放不下這個美麗的姑娘，倒是我不好，害了你的意中人。”張無忌道：“朱姑娘不是我的意中人，她再美麗，也不跟我相干。”那村女奇道：“咦！這可奇了，那麼她害得你這樣慘，我殺了她給你出氣，難道不好嗎？”

　　張無忌淡淡的道：“害過我的人很多，要一個個都去殺了出氣，也殺不盡這許多。何況，有些人存心害我，其實他們也是很可怜的。好比朱姑娘，她整日價提心吊膽，生怕她表哥不和她好，擔心他娶了武姑娘為妻。像她這樣，做人又有甚麼快活？”那村女怒道：“你是譏刺我麼？”張無忌一呆，沒想到說著朱九真時，無意中触犯了眼前這位姑娘之忌，忙道：“不，不。我是說各人有各人的不幸。別人對不起你，你就去殺了他，那很不好。”那村女笑道：“你學武功如果不是為了殺人，那學來做甚麼？”張無忌沉吟道：“學好了武功，壞人如來加害，我們便可抵擋了。”那村女道：“佩服，佩服！原來你是個正人君子，大大的好人！”張無忌呆呆的瞧著她，總覺對這位姑娘的舉止神情，自己感到說不出的親切，說不出的熟悉。那村女下顎一揚，問道：“你瞧甚麼？”張無忌道：“我媽媽常笑我爸爸是濫好人，軟心腸的書生。她說話時的口吻模樣，就像你這時候一樣。”那村女臉上一紅，斥道：“呸！又來占我便宜，說我像你媽媽，你自己就像你爸爸了！”她雖出言斥責，眼光中卻孕含笑意。張無忌急道：“老天爺在上，我若有心占你便宜，教我天誅地滅。”那村女道：“口頭上占一句便宜，也沒甚麼大不了，又用得著賭咒發誓？”剛說到此處，忽聽得東北角上有人清嘯一聲，嘯聲明亮悠長，是女子的聲音。跟著近處有人作嘯相應，正是尚未走遠的丁敏君。她隨即停步不走。

　　那村女臉色微變，低聲道：“峨嵋派又有人來了。”

## 第十七章　青翼出沒一笑揚

　　張無忌和那村女向東北方眺望，這時天已黎明，只見一個綠色人形在雪地里輕飄飄的走來，行近十余丈，看清楚是個身穿蔥綠衣衫的女子。她和丁敏君說了幾句話，向張無忌和那村女看了一眼，便即走了過來。她衣衫飄動，身法輕盈，出步甚小，但頃刻間便到了离兩人四五丈處。只見她清麗秀雅，容色極美，約莫十七八歲年紀。張無忌頗為詫异，暗想聽她嘯聲，看她身法，料想必比丁敏君年長得多，哪知她似乎比自己還小了幾歲。只見這女郎腰間懸著一柄短劍，卻不拔取兵刃，空手走近。丁敏君出聲警告：“周師妹，這鬼丫頭功夫邪門得緊。”那女郎點點頭，斯斯文文的說道：“請問兩位尊姓大名？因何傷我師姊？”自她走近之後，張無忌一直覺得她好生面熟，待得聽到她說話，登時想起：“原來她便是在漢水中的船家小女孩周芷若姑娘。太師父攜她上武當山去，如何卻投入了峨嵋門下？”胸口一熱，便想探問張三丰的近況，但轉念想道：“張無忌已然死了，我這時是鄉巴佬、丑八怪、曾阿牛。只要我少有不忍，日後便是無窮無盡的禍患。我決不能泄露自己身分，以免害及義父，使爹媽白白的冤死于九泉之下。”那村女冷冷一笑，說道：“令師姊一招‘推窗望月’，雙掌擊我背心，自己折了手腕，難道也怪得我麼？你倒問問令師姊，我可有向她發過一招半式？”

　　周芷若轉眼瞧著丁敏君，意存詢問。丁敏君怒道：“你帶這兩人去見師父，請她老人家發落便是。”周芷若道：“倘若這兩位并未存心得罪師姐，以小妹之見，不如一笑而罷，化敵為友。”丁敏君大怒，喝道：“甚麼？你反而相助外人？”張無忌眼見丁敏君這副神色，想起那一年晚上彭瑩玉和尚在林中受人圍攻，紀曉芙因而和丁敏君翻臉，今日舊事重演，丁敏君又來逼迫這個小師妹，不禁暗暗為周芷若擔心。可是周芷若對丁敏君卻極是尊敬，躬身道：“小妹聽由師姐吩咐，不敢有違。”丁敏君道：“好，你去將這臭丫頭拿下，把她雙手也打折了。”周芷若道：“是，請師姐給小妹掠陣照應。”轉身向那村女道：“小妹無禮，想請教姐姐的高招。”那村女冷笑道：“哪里來的這許多羅唆！”心想：“難道我會怕了你這小姑娘？”自不須張無忌相助，一躍而起，快如閃電般連擊三掌。周芷若斜身搶進，左掌擒他，以攻為守，招數頗見巧妙。張無忌內力雖強，武術上的招數卻未融會貫通，但見周芷若和那村女都以快打快，周芷若的峨嵋綿掌輕靈迅捷，那村女的掌法則古怪奇奧。他看得又是佩服，又是關懷，也不知盼望誰胜，只望兩個都別受傷。

　　兩女拆了二十余招，便各遇凶險，猛聽得那村女叫聲：“著！”左掌已斬中了周芷若肩頭。跟著嗤的一響，周芷若反手扯脫了那村女的半幅衣袖。兩人各自躍開，臉上微紅。那村女喝道：“好擒拿手！”待欲搶步又上，只見周芷若眉頭深皺，按著心口，身子晃了兩下，搖搖欲倒。張無忌忍不住叫道：“你……你……”臉上滿是關切之情。

　　周芷若見這個長須長發的男子居然對自己大是關心，暗自詫异。丁敏君道：“師妹，你怎樣啦？”周芷若左手搭住師姐的肩膀，搖了搖頭。丁敏君吃過那村女的苦頭，知道她的厲害，只是師父常自稱許這個小師妹，說她悟性奇高，進步神速，本派將來發揚光大，多半要著落在她身上，丁敏君心下不服，是以叫她上去一試、只盼也令她吃些苦頭。見她竟能和那村女拆上二十余招方始落敗，已遠遠胜過自己，心中不免頗為妒忌，待得覺到她搭在自己肩上的那只手全無力氣，才知她受傷不輕，生怕那村女上前追擊，忙道：“咱們走罷！”兩人攜扶著向東北方而去。那村女瞧著張無忌臉上神色，冷笑道：“丑八怪，見了美貌姑娘便魂飛天外。”張無忌欲待解釋，但想：“若不吐露身世，這件事便說不清楚，還不如不說。”便道：“她美不美，關我甚麼事？我是關心你，怕你受了傷。”那村女道：“你這話是真是假？”張無忌想：“我本是對這兩個姑娘都關心。”說道：“我騙你作甚？想不到峨嵋派中一個年輕姑娘，武藝竟恁地了得。”那村女道：“厲害，厲害！”

　　張無忌望著周芷若的背影，見她來時輕盈，去時蹣跚，想起當年漢水舟中她對自己喂飲喂食、贈巾抹淚之德，心想但愿她受傷不重。那村女忽然冷笑道：“你不用擔心，她壓根兒就沒受傷。我說她厲害，不是說她武功，是說她小小年紀，心計卻如此厲害。”張無忌奇道：“她沒受傷？”那村女道：“不錯！我一掌斬中她肩頭，她肩上生出內力，將我手掌彈開，原來她已練過峨嵋九陽功，倒震得我手臂微微酸麻。她哪里會受甚麼傷？”張無忌大喜，心想：“原來滅絕師太對她青眼有加，竟將峨嵋派鎮派之寶的峨嵋九陽功傳了給她？”那村女忽然翻過手背，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這一下突如其來，張無忌毫沒防備，半邊面頰登時紅腫，怒道：“你……你干甚麼？”那村女恨恨道：“見了人家閨女生得好看，你靈魂兒也飛上天啦。我說她沒受傷，要你樂得這個樣子干甚麼？”張無忌道：“我就是為她歡喜，跟你又有甚麼相干？”那村女又揮掌劈來，這一次張無忌卻頭一低，讓了開去。那村女大怒，說道：“你說過要娶我為妻的。這句話說了還不上半天，便見异思遷，瞧上人家美貌姑娘了。”

　　張無忌道：“你早說過我不配，又說你心中自有情郎，決計不能嫁我的。”那村女道：“不錯，可是你答應了我，這一輩子要待我好，照顧我。”張無忌道：“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那村女怒道：“既是如此，你怎地見了這個美貌姑娘，便如此失魂落魄，教人瞧著好不惹氣？”張無忌笑道：“我又沒有失魂落魄。”那村女道：“我不許你喜歡她，不許你想她。”張無忌道：“我也沒說歡喜她，但你為甚麼心中又牽記著旁人，一直念念不忘呢！”那村女道：“我識得那人在先啊。要是我先識得你，就一生一世只對你一人好，再不會去想念旁人，這叫做‘從一而終’。一個人要是三心兩意，便是天也不容。”

　　張無忌心想：“我相識周家姑娘，遠在識得你之前。”但這句話不便出口，便道：“要是你只對我一人好，我也只對你一人好。要是你心中想著旁人，我也去想旁人。”那村女沉吟半晌，數度欲言又止，突然間眼中珠淚欲滴，轉過頭來，乘張無忌不覺，伸袖拭了拭眼淚。張無忌心下不忍，輕輕握住了她的手，柔聲道：“咱們沒來由的說這些干甚麼？再過得幾天，我的腿傷便全好了。咱們一起到處去游玩，豈不甚美？”那村女回過頭來，愁容滿臉，說道：“阿牛哥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別生氣。”張無忌道：“甚麼事啊？但教我力之所及，總會給你做到。”那村女道：“你答應我不生氣，我才跟你說。”張無忌道：“不生氣就是。”那村女躊躇了一會，道：“你口中說不生氣，心里也不可生氣才成。張無忌道：“好，我心里也不生氣。”那村女反握著他手，說道：“阿牛哥哥，我從中原萬里迢迢的來到西域，為的就是找他。以前還聽到一點蹤跡，但到了這里，卻如石沉大海，再也問不到他的消息了。你腿好之後，幫我去找到他，然後我再陪你去游山玩水，好不好？”張無忌忍不住心中不快，哼了一聲。那村女道：“你答應我不生氣的，這不是生氣了麼？”張無忌沒精打采的道：“好，我幫你去找他。”那村女大喜，道“阿牛哥，你真好。”望著遠處天地相接的那一線，心搖神馳，輕聲道：“咱們找到了他，他想著我找了他這麼久，就會不惱我了。他說甚麼，我就做甚麼，一切全聽他的話”張無忌道：“你這個情郎到底有甚麼好，教你如此念念不忘？”那村女微笑道：“他有甚麼好，我怎說得上來？阿牛哥，你說咱們能找到他麼？他見了我還會打我罵我麼？”張無忌見她如此痴情，不忍叫她傷心，低聲道：“不會了，他不會打你罵你了。”那村女櫻口微動，眼波欲流，也低聲道：“是啊，他愛我怜我，再也不會打我罵我了。”張無忌心想：“這姑娘對她情郎痴心如此，倘若世界上也有人如此關懷我，思念我，我這一生便再多吃些苦，也是快活。”瞧著周芷若和丁敏君并排在雪地中留下的兩行足印，心想：“倘若丁敏君這行足印是我留下的，我得能和周姑娘并肩而行……”那村女突然叫道：“啊喲，快走，再遲便來不及了。”張無忌從幻想中醒了過來，道：“怎麼？”那村女道：“那峨嵋少女不愿跟我拚命，假裝受傷而去，可是那丁敏君口口聲聲說要拿我們去見她師父，滅絕師太必在左近。這老賊尼極是好胜，怎能不來？”張無忌想起滅絕師太一掌擊死紀曉芙的殘忍狠辣，不禁心悸，驚道：“這老尼姑厲害得緊，咱們可不是她的對手。”那村女道：“你見過她麼？”張無忌道：“峨嵋掌門，豈同等閒？我不能行走，你快逃走罷。”那村女怒道：“哼，我怎能拋下你不顧，獨自逃生？你當我良心這樣壞？”眉頭微皺，沉吟片刻，取下柴堆中的硬柴，再用軟柴搓成繩子，扎了個雪橇，抱起張無忌，讓他雙腿伸直，躺在雪橇上，拉了他向西北方跑去。張無忌但見她身形微晃，宛似曉風中一朵荷葉，背影婀娜，姿態美妙，拖著雪橇，一陣風般掠過雪地。

　　她奔馳不停，趕了三四十里路。張無忌心中過意不去，說道：“喂，好歇歇啦！”那村女笑道：“甚麼喂不喂的，我沒名字麼？”張無忌道：“你不肯說，我有甚麼法子？你要我叫你‘丑姑娘’，可是我覺得你好看啊。”那村女嗤的一笑，一口氣泄了，便停了腳步，掠了掠頭發，說道：“好罷，跟你說也不打緊，我叫蛛兒。”張無忌道：“珠兒，珠兒，珍珠寶貝兒。”那村女道：“呸！不是珍珠的珠，是毒蜘蛛的蛛。”張無忌一怔，心想：“哪有用這個‘蛛’字來作名字的？”

　　蛛兒道：“我就是這個名字。你若害怕，便不用叫了。”張無忌道：“是你爸爸給你取的麼？”蛛兒道：“哼，若是爸爸取的，你想我還肯要麼？是媽取的。她教我練‘千蛛萬毒手’，說就用這個名字。”張無忌聽到“千蛛萬毒手”五字，不由得心中一寒。蛛兒道：“我從小練起，還差著好多呢。等得我練成了，也不用怕滅絕這老賊尼啦。你要不要瞧瞧？”說著便從懷中取出一個黃澄澄的金盒來，打開盒蓋，盒中兩只拇指大小的蜘蛛蠕蠕而動。蜘蛛背上花紋斑斕，鮮明奪目。張無忌一看之下，驀地想起王難姑的《毒經》中言道：“蜘蛛身有彩斑，乃劇毒之物，整人後極難解救。”不由得心下驚懼。蛛兒見他臉色鄭重，笑道：“你倒知道我這寶貝蛛兒的好處。你等一等。”說著飛身上了一棵大樹，眺望周遭地勢，躍回地上，道：“咱們且走一程，慢慢再說蜘蛛的事。”拉著雪橇，又奔出七八里地，來到一處山谷邊上，將張無忌扶下雪橇，然後搬了幾塊石頭，放在橇中，拉著急奔，沖向山谷。她奔到山崖邊上，猛地收步，那雪橇卻帶著石塊，轟隆隆的滾下深谷，聲音良久不絕。張無忌回望來路，只見雪地之中，柴橇所留下的兩行軌跡遠遠的蜿蜒而來，至谷方絕，心想：“這姑娘心思細密。滅絕師太若是順著軌跡找來，只道我們已摔入雪谷之中，跌得尸骨無存了。”

　　蛛兒蹲下身來，道：“你伏在我背上！”張無忌道：“你負著我走嗎？那太累了。”蛛兒白了他一眼，道：“我累不累，自己不知道麼？”張無忌不敢多說，便伏在她背上，輕輕摟住她頭頸。蛛兒笑道：“你怕握死我麼？輕手輕腳的，教人頭頸里痒得要命。”張無忌見她對自己一無猜嫌，心下甚喜，手上便摟得緊了些。蛛兒突然躍起，帶著他飛身上樹。這一排樹木一直向西延伸，蛛兒從一株大樹躍上另一株大樹，她身材纖小，張無忌卻甚高人，但她步法輕捷，竟也不見累贅，過了七八十棵樹，躍到一座山壁之旁，便跳下地來，輕輕將他放在地上，笑道：“咱們在這兒搭個牛棚，倒是不錯。”張無忌奇道：“牛棚？搭牛棚干甚麼？”蛛兒笑道：“給大牯牛住啊，你不是叫阿牛麼？”張無忌道：“那不用了，再過得四五天，我斷骨的接續處便硬朗啦，其實這時勉強要走，也對付得了。”蛛兒道：“哼！勉強走，已經是個丑八怪，牛腿再跛了，很好看麼？”說著便折下一條樹枝，掃去山石旁的積雪。

　　張無忌聽著“牛腿再跛了，很好看麼？”這句話，驀地里體會到她言語中的關切之意，不由得心中一動。只聽她輕輕哼著小曲，攀折樹枝，在兩塊大石之間搭了個上蓋，便成了一間足可容身的小屋，茅頂石牆，倒也好看。蛛兒搭好小屋，又抱起地下一大塊一大塊雪團，堆在小屋頂上，忙了半天，直至外邊瞧不出半點痕跡，方始罷手。

　　她取出手帕，擦了擦臉上的汗珠，道：“你等在這里，我去找些吃的來。”張無忌道：“我也不怎麼餓，你太累啦，歇一會兒再去罷。”蛛兒道：“你要待我好，要真的待我好，嘴里說得甜甜的，又有甚麼用？”說著快步鑽入樹林。張無忌在山石之上，想起蛛兒語音嬌柔，舉止輕盈，無一不是個絕色美女的風范，可就是一張臉蛋兒卻生得這麼丑陋，又想起母親臨終時說過的話來：“越是美麗的女子，越會騙人，你越是要小心提防。”蛛兒相貌不美，待自己又是極好，有心和她終身相守，可是她心中另有情郎，全沒有把自己放在意下。他胡思亂想，心念如潮，不久蛛兒已提了兩只雪雞回來，生火烤了，味美絕倫。張無忌將一只雪雞吃得干干淨淨，猶未饜足。蛛兒抿著嘴笑了，將預先留下的兩條雞腿又擲了給他。那是她在自己那只雪雞上省下來的，原是雞上的精華。張無忌欲待推辭，蛛兒怒道：“你想吃便吃，誰對我假心假意，言不由衷，我用刀子在他身上刺三個透明窟窿。”張無忌不敢多說，便把兩條雞腿吃了。他滿嘴油膩，從地下抓起一塊雪來擦了擦臉，伸衣袖抹去。

　　蛛兒回過頭來，看到他用雪塊擦干淨了的臉，不禁怔住了，呆呆的望著他。張無忌被他瞧得不好意思，問道：“怎麼啦？”蛛兒道：“你幾歲啦？”張無忌道：“二十一歲。”蛛兒道：“嗯，原來你只比我大三歲。為甚麼留了這麼長的胡子？”張無忌笑道：“我一直獨個兒在深山荒谷中住，從不見人，就沒有想到要剃須。”蛛兒從身旁取出一把金柄小刀來，抵著他臉，慢慢將胡子剃去了。張無忌只覺刀鋒極是銳利，所到之處，髭須紛落，她手掌手指卻是柔膩嬌嫩，摸在面頰上，忍不住怦然心動。那小刀漸漸剃到他頸中，蛛兒笑道：“我稍一用力，在你喉頭一割，立時一命嗚呼。你怕不怕？”張無忌笑道：“死在姑娘玉手之下，做鬼也是快活。”

　　蛛兒反過刀子，用刀背在他咽喉上用力一斬，喝道：“叫你做個快活鬼！”張無忌嚇了一跳，但她出手太快，刀子又近，待得驚覺，一刀已然斬下，半點反抗之力也無，但體內九陽神功自然而然的生出反彈之力，將刀子震開，隨後才知她用的力只是刀背。蛛兒手臂一震，叫聲：“哎唷！”隨即格格笑道：“快活麼？”張無忌笑著點了點頭。他本來為人樸實，但在蛛兒面前，不知怎的，心中無拘無束，似乎是跟她自幼一塊長大一般，說不出的逍遙自在，忍不住要說幾句笑話。

　　蛛兒替他剃干淨胡須，向他呆望半晌，突然長長歎了口氣。張無忌道：“怎麼啦？”蛛兒不答，又替他割短頭發，梳個髻兒，用樹枝削了根釵子，插在他發髻之中。但見他這麼一打扮，雖然衣衫襤褸不堪，又實在太短太窄，便像是偷來的一般，但神采煥發，丑八怪變成了英俊少年。蛛兒又歎了口氣，說道：“真想不到，原來你生得這麼好看。”張無忌知她是為自身的丑陋難過，便道：“我也沒甚麼好看。再說，天地間極美的物事之中，往往含有極丑。孔雀羽毛華美，其膽卻是劇毒，仙鶴丹頂殷紅，何等好看，哪知卻是最厲害的毒藥。諸凡蛇豸昆虫，也都是越美的越具毒性。你那兩只毒蜘蛛可不是美麗得很麼？一個人相貌俊美有甚麼好，要心地善良那才好啊。”蛛兒冷笑道：“心地良善有甚麼好，你倒說說看。”張無忌一時倒答不上來，怔了一怔才道：“心地良善，便不會去害人。”蛛兒道：“不去害人又有甚麼好？”張無忌道：“你不去害人，自己心里就平安喜樂，處之泰然。”蛛兒道：“我不害人便不痛快，要害得旁人慘不可言，自己心里才會平安喜樂，才會處之泰然。”張無忌搖頭道：“你強辭奪理。”蛛兒冷笑道：“我若非為了害人，練這千蛛萬毒手又干甚麼？自己受這無窮無盡的痛苦熬煎，難道貪好玩麼？”說著盤膝坐下，行了一會兒內功，從懷里取出黃金小盒，打開盒蓋，將雙手兩根食指伸進盒中。

　　盒中的一對花蛛慢慢爬近，分別咬住了她兩根指頭。她深深吸一口氣，雙臂輕微顫抖，潛運內功和蛛毒相抗。花蛛吸取她手指上的血液為食，但蛛兒手指上血脈運轉，也帶了花蛛體內毒液，回入自己血中。

　　張無忌見她滿臉莊嚴肅穆之容，同時眉心和兩旁太陽穴上淡淡的罩上了一層黑氣，咬緊牙關，竭力忍受痛楚。再過一會，又見她鼻尖上滲出細細的一粒粒汗珠。她這功夫練了幾有半個時辰，雙蛛直到吸飽了血，肚子脹得和圓球相似，這才跌在盒中，沉沉睡去。蛛兒又運功良久，臉上黑氣漸退，重現血色，一口氣噴了出來，張無忌聞著，只覺一股甜香，隨即微覺暈眩，似乎她所噴的這口氣中也含了劇毒。蛛兒睜開眼來，微微一笑。張無忌問道：“要練到怎樣，才算大功告成？”蛛兒道：“要每只花蛛的身子從花轉黑，再從黑轉白，去淨毒性而死，蜘蛛體中的毒液便都到了我手指之中。至少要練過一百只花蛛，才算是小成。真要功夫深啊，那麼一千只、兩千只也不嫌多。”張無忌聽她說著，心中不禁發毛，道：“哪里來這許多花蛛？”蛛兒道：“一面得自己養，它們會生小蜘蛛，一面須得到產地去捉。”張無忌歎道：“天下武功甚多，何必非練這門毒功不可？這蛛毒猛烈之極，吸入體內，雖然你有抵御之法，但日子久了，終究沒有好處。”蛛兒冷笑道：“天下武功固然甚多，可是有哪一門功夫，能及得上這千蛛萬毒手的厲害？你別自恃內功了得，要是我這門功夫練成了，你未必能擋得住我手指的一戳。”說著凝氣于指，隨手在身旁的一株樹上戳了一下。她功力未到，只戳入半寸來深。張無忌又問：“怎地你媽媽教你練這功夫？她自己練成了麼？”蛛兒眼中突然射出狠毒的光芒，恨恨的道：“練這千蛛萬毒手，只要練到二十只花蛛以上，身體內毒質積得多了，容貌便會起始變形，待得千蛛練成，更會其丑無比。我媽本已練到將近一百只，偏生遇上了我爹，怕自己容貌變丑，我爹爹不喜，硬生生將畢身的功夫散了，成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平庸女子。她容貌雖然好看，但受二娘和我兩個哥哥的欺侮凌辱，竟無半點還手的本事，到頭來還是送了自己性命。哼，相貌好看有甚麼用？我媽是個極美麗極秀雅的女子，只因年長無子，我爹爹還是另娶妾侍……”

　　張無忌的眼光在她臉上一掠而過，低聲道：“原來……你是為了練功夫……”蛛兒道：“不錯，我是為了練功夫，才將一張臉毒成這樣。哼，那個負心人不理我，等我練成了千蛛萬毒手之後，找到了他，他若無旁的女子，那便罷了……”張無忌道：“你并未和他成婚，也無白頭之約，不過是……不過是……”蛛兒道：“爽爽快快的說好啦，怕甚麼？你要說我不過是自己單相思，是不是？單相思怎樣？我既愛上了他，便不許他心中另有別的女子。他負心薄幸，教他嘗嘗我這‘千蛛萬毒手’的滋味。”張無忌微微一笑，也不跟她再行辯言，心想她脾氣奇特，好起來很好，凶野起來卻全然的蠻不講理，又想起太師父、二師伯們常說的武林中正邪之別，看來她所練的“千蛛萬毒手”必是極歹毒的邪派功夫，她母親也必是妖邪一流，想到此處，不由得對她多了幾分戒懼之意。

　　蛛兒卻并未察覺他心情异樣，在小屋中奔進奔出。采了許多野花布置起來。張無忌見她將這間小小的屋子整治得頗具雅趣，可見愛美出自天性，然而一副容貌卻毒成這個樣子，便道：“蛛兒，我腿好了之後，去采些藥來，設法治好你臉上的毒腫。”

　　蛛兒聽了這幾句話，臉上突現恐懼之色，說道：“不……不……不要，我熬了多少痛苦才到今日的地步，你要散去我的千蛛萬毒功麼？”張無忌道：“咱們或能想到一個法子，功夫不散，卻能消去你臉上的毒腫。”

　　蛛兒道：“不成的，要是有這法子，我媽媽是祖傳的功夫，怎能不知？天下除非是蝶谷醫仙胡青牛，方有這等驚人的本事，可是他……他早已死去多年。”張無忌奇道：“你也知道胡青牛？”蛛兒瞪了他一眼，道：“怎麼啦？甚麼事奇怪？蝶谷醫仙名滿江湖，誰都知道。”說著又歎了口氣，說道：“便是他還活著，這人號稱‘見死不救’，又有甚麼用？”張無忌心想：“她不知蝶谷醫仙的一身本事已盡數傳了給我，這時我且不說，日後我想到了治她臉上毒腫之法，也好讓她大大的驚喜一場。”說話間天已黑，兩人便在這小屋中倚靠著山石睡了。睡到半夜，張無忌睡夢中忽聽到一兩下低泣之聲，登時醒轉，定了定神，原來蛛兒正在哭泣。他坐直身子，伸手在她肩頭輕輕拍了兩下，安慰她道：“蛛兒，別傷心。”哪知他柔聲說了這兩句話，蛛兒更是難以抑止，伏在他的肩頭，放聲大哭起來。張無忌問道：“蛛兒，甚麼事？你想起了媽媽，是不是？”蛛兒點了點頭，抽抽噎噎的道：“媽媽死了！我一個人孤零零的，誰也不喜歡我，誰也不同我好。”張無忌拉起衣襟，緩緩替她擦去眼淚，輕聲道：“我喜歡你，我會待你好。”蛛兒道：“我不要你待我好。我心中只喜歡一個人，他不睬我，打我、罵我，還要咬我。”張無忌顫聲道：“你忘了這個簿幸郎罷。我娶你為妻，我一生好好的待你。”蛛兒大聲道：“不！不！我不忘記他。你再叫我忘了他，我永遠不睬你了。”

　　張無忌大是羞慚，幸好在黑暗之中，蛛兒沒瞧見他滿臉通紅的尷尬模樣。好一會兒，誰都沒有說話。

　　過了良久，蛛兒道：“阿牛哥，你惱了我麼？”張無忌道：“我沒惱你，我是生自己的氣，不該跟你說這些話。”蛛兒忙道：“不，不！你說愿意娶我為妻，一生要好好待我，我很愛聽。你再說一遍罷。”張無忌怒道：“你既忘不了那人，我還能說甚麼？”蛛兒伸過手去，握住了他手，柔聲道：“阿牛哥，你別著惱，我得罪了你，是我不好。你如真的娶了我為妻，我會刺瞎了你的眼睛，會殺了你的。”

　　張無忌身子一顫，驚道：“你說甚麼？”蛛兒道：“你眼睛瞎了，就瞧不見我的丑模樣，就不會去瞧峨嵋派那個周姑娘。倘若你還是忘不了她，我便一指戳死你，一指戳死峨嵋派的周姑娘，再一指戳死我自己。”她說著這些奇怪的話，但聲調自然，似乎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一般。張無忌聽她說得凶惡狠毒，心頭怦的一跳。便在此時，忽然遠遠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峨嵋派周姑娘，礙著你們甚麼事了？”

　　蛛兒一驚躍起，低聲道：“是滅絕師太！”她說得很輕，但外面那人還是聽見了，森然道：“不錯，是滅絕師太。”外面那人說第一句話時，相距尚遠，但第二句話卻已是在小屋近旁發出。蛛兒知道事情不妙，已不及抱起張無忌設法躲避，只得屏息不語。只聽得外面那人冷冷的道：“出來！還能在這里面躲一輩子麼？”蛛兒握了握張無忌的手，掀開茅草，走了出來。只見小屋兩丈外站著一個白發蕭然的老尼，正是峨嵋派掌門人滅絕師太。她身後遠處有數十人分成三排奔來。奔到近處，眾人在滅絕師太兩側一站，其中約有半數是尼姑，其餘的有男有女，丁敏君和周芷若也在其內。男弟子站在最後，原來滅絕師太不喜男徒，峨嵋門下男弟子不能獲傳上乘武功，地位也較女弟子為低。滅絕師太冷冷的向蛛兒上下打量，半晌不語。張無忌提心吊膽的伏在蛛兒身後，心中打定了主意，她若向蛛兒下手，明知不敵，也要竭力一拚。只聽滅絕師太哼了一聲。轉頭問丁敏君道：“就是這個小女娃麼？”丁敏君躬身道：“是！”猛聽得喀喇、喀喇兩響，蛛兒悶哼一聲，身子已摔出三丈以外，雙手腕骨折斷，暈倒在雪地中。

　　張無忌但見眼前灰影一閃，滅絕師太以快捷無倫的身法欺到蛛兒身旁，以快捷無倫的手法斷她腕骨，摔擲出外，又以快捷無倫的身法退回原處，顫巍巍的有如一株古樹，又詭怪又雄偉的挺立在夜風里。這幾下出手，每一下都是干淨利落，張無忌都瞧得清清楚楚，但實是快得不可思議，他竟被這駭人的手法鎮懾住了，失卻了行動之力。

　　滅絕師太刺人心魄的目光瞧向張無忌，喝道：“出來！”周芷若走上一步，稟道：“師父，這人斷了雙腿，一直行走不得。”滅絕師太道：“做兩個雪橇，帶了他們去。”

　　眾弟子齊聲答應。十余名男弟子快手快腳的扎成兩個雪橇。兩名女弟子抬了蛛兒，兩名男弟子抬了張無忌，分別放上雪橇，拖橇跟在滅絕師太身後，向西奔馳。張無忌凝神傾聽蛛兒的動靜，不知她受傷輕重如何，奔出里許，才聽得蛛兒輕輕呻吟了一聲。張無忌大聲問道：“蛛兒，傷得怎樣？受了內傷沒有？”蛛兒道：“她折斷了我雙手腕骨，胸腹間似乎沒傷。”張無忌道：“內髒沒傷，那就好了。你用左手手肘去撞右手臂彎下三寸五分處，再用右手手肘去撞左手臂彎下三寸五分處，便可稍減疼痛。”

　　蛛兒還沒答話，滅絕師太“咦”的一聲，回過頭來，瞪了張無忌一眼，說道：“這小子倒還精通醫理，你叫甚麼名字？”張無忌道：“在下姓曾，名阿牛。”滅絕師太道：“你師父是誰？”張無忌道：“我師父是鄉下小鎮上的一位無名醫生，說出來師太也不知道。”滅絕師太哼了一聲，不再理他。一行人直走到天明，才歇下來分食干糧。周芷若拿了幾個冷饅頭，分給張無忌和蛛兒。她將饅頭遞給張無忌時，向他瞧了一眼，便轉開了頭。張無忌心中一陣激動，再也忍耐不住，輕聲說道：“漢水舟中喂飯之德，永不敢忘。”周芷若全身一震，轉頭向他瞧去，這時張無忌已剃去了胡須，她瞧了好一會，突然間“啊”的一聲，臉現驚喜之色，道：“你……你……”張無忌知她終于認出了自己，緩緩點了點頭。周芷若輕聲問道：“身上寒毒，已好了嗎？”聲細如蚊，幾不可聞。張無忌輕聲道：“已經好了。”周芷若臉上一陣暈紅，便走了開去。

　　其時蛛兒在張無忌身後，見周芷若驀地里喜不自胜，隨即嘴唇微動，臉上又現羞色，雙目中卻是光彩明亮，待她走開，便問張無忌：“她跟你說甚麼？”張無忌臉上一紅，道：“沒……沒……甚麼？”蛛兒哼了一聲，怒道：“當面撒謊！”各人歇了三個時辰，又即趕路，如此向西急行，直趕了三天，看來顯有要務在身。一眾男女弟子不論趕路休息，若不是非說話不可，否則誰都一言不發，似乎都是啞巴一般。這時張無忌腿上骨傷早已愈合復元，隨時可以行走，但他不動聲色，有時還假意呻吟幾時，好令滅絕師太不防，只待時機到來，便可救了蛛兒逃走。只是一路上所經之處都是莽莽平野，逃不多遠，立時便給追上，一時卻也不敢妄動。他替蛛兒接上腕骨，滅絕師太冷冷的瞧著，卻也沒加干預。日間休息、晚間歇宿之時，張無忌忍不住總要向周芷若瞧上幾眼，但她始終沒再走到他跟前。

　　又行了兩天，這日午後來到一片大沙漠中，地下積雪已融，兩個雪橇便在沙上滑行。

　　正走之間，忽聽得馬蹄自西而來。滅絕師太做個手勢，眾弟子立時在沙丘之後隱身伏下。兩人分挺短劍，對住張無忌和蛛兒的後心，意思非常明白，峨嵋派是在伏擊敵人，張無忌等若出聲示警，短劍向前一送，立時便要了他們的性命。聽馬蹄聲奔得甚急，但相距尚遠，過了好半天方始馳到近處，馬上乘客突然見到沙地上的足跡，勒馬注視。峨嵋大弟子靜玄師太拂塵一舉，數十名弟子分從埋伏處躍出，將乘者團團圍住。張無忌探首張望，只見共有四騎馬，乘者均穿白袍，袍上繡著一個紅色火焰。四人陡見中伏，齊聲吶喊，拔出兵刃，便往東北角上突圍。靜玄師太大叫：“是魔教的妖人，一個也不可放走！”峨嵋派雖然人多，卻不以眾攻寡。兩名女弟子、兩名男弟子遵從靜玄師太呼喝號令，分別上前堵截。魔教的四人手持彎刀，出手甚是悍狠。但峨嵋派這次前來西域的弟子皆是派中英萃，個個武藝精強，斗不七八合，三名魔教徒眾分別中劍，從馬上摔了下來。余下那人卻厲害得多，砍傷了一名峨嵋男弟子的左肩，奪路而走，縱馬奔出數丈。峨嵋派排行第三的靜虛師太叫道：“下來！”步法迅捷，欺到那人肯後，拂塵揮出，卷他左腿。那人回刀擋架，靜虛拂塵突然變招，刷的一聲，正好打在他的後腦。這一招擊中要害，拂塵中蘊蓄深厚內力，那人登時倒撞下馬。不料那人極是剽悍，身受重傷之下，竟圖與敵人同歸于盡，張開雙臂，疾向靜虛扑來。靜虛側身閃開，一拂塵又擊在他的胸口。便在此時，挂在那人坐騎項頸的籠子中忽有三只白鴿振翅飛起。靜玄叫道：“玩甚麼古怪？”衣袖一抖，三枚鐵蓮子分向三鴿射去。兩鴿應手而落。第三枚鐵蓮子卻被躺在地下的一名白袍客打出暗器撞歪了准頭。一只白鴿沖入云端。峨嵋諸弟子暗器紛出，卻再也打它不著，眼見那鴿投東北方去了。靜玄左手一擺，男弟子拉起四名白袍客，站在她面前。自攻敵以至射鴿、擒人，滅絕師太始終冷冷的負手旁觀。張無忌心想：“她親自對蛛兒動手，那是對蛛兒十分看重了，想是因丁敏君雙腕震斷之故。這老尼若要攔下那只白鴿，只一舉手之勞，有何難處？可是她偏生不理，任由眾弟子自行處理。”想起當年靜玄帶同紀曉芙等人上武當山向太師父祝壽，隱然與昆侖、崆峒諸派掌門人分庭抗禮，這些峨嵋派的大弟子顯然在江湖上都已頗有名望，任誰都能獨當一面，處分大事，對付魔教中的幾名徒眾，自不能再由滅絕師太出手，靜玄、靜虛親自動手，已然將對方的身分抬高了。一名女弟子拾起地上兩頭打死了的白鴿，從鴿腿上的小筒中取出一個紙卷，呈給靜玄。靜玄打開一看，說道：“師父，魔教已知咱們圍剿光明頂，這信是向天鷹教告急的。”她再看另一個紙卷，道：“一模一樣。可惜有一頭鴿兒漏网。”滅絕師太冷冷的道：“有甚麼可惜？群魔聚會，一舉而殲，豈不痛快？省得咱們東奔西走的四處搜尋。”靜玄道：“是！”張無忌聽到“向天鷹教告急”這幾個字，心下一怔：“天鷹教教主是我外公，不知他老人家會不會來？哼，你這老尼如此傲慢自大，卻未必是我外公的對手。”他本來想乘機救了蛛兒逃走，這時好戲當前，卻要瞧瞧熱鬧，不想便走了。靜玄向四名白袍人喝問：“你們還邀了甚麼人手？如何得知我六派圍剿魔教的消息？”

　　四個白袍人仰天慘笑，突然間一起扑倒在地，一動也不動了。眾人吃了一驚。兩名男弟子俯身一看，但看四人臉上各露詭异笑容，均已氣絕，驚叫：“師姐，四個人都死了！”靜玄怒道：“妖人服毒自盡，這毒藥倒是厲害得緊，發作得這麼快。”靜虛道：“搜身。”四名男弟子應道：“是！”便要分別往尸體的衣袋中搜查。

　　周芷若忽道：“眾位師兄小心，提防袋中藏有毒物。”四名男弟子一怔，取兵刃去挑尸體的衣袋，只見袋中蠕蠕而動，每人衣袋中各藏著兩條極毒小蛇，若是伸手入袋，立時便會給毒蛇咬中。眾弟子臉上變色，人人斥罵魔教徒眾行事毒辣。滅絕師太冷冷的道：“咱們從中土西來，今日首次和魔教徒眾周旋。這四人不過是無名小卒，已然如此陰毒，魔教中的主腦人物，卻又如何？”她哼了一聲，又道：“靜虛年紀不小了，處事這等草率，還不及芷若細心。”靜虛滿臉通紅，躬身領責。張無忌心中，卻盡在思量靜玄所說“六派圍剿魔教”這六個字：“六派？六派？我武當派在不在內？”二更時分，忽聽得叮鈴、叮鈴的駝鈴聲響，有一頭駱駝遠遠奔來。眾人本已睡倒，聽了一齊驚醒。駱駝聲本從西南方響來，但片刻間便自南而北，響到了西北方。隨即轉而趨東，鈴聲竟又在東北方出現。如此忽東忽西，行同鬼魅。眾人相顧愕然，均想不論那駱駝的腳程如何迅速，決不能一會兒在東，一會兒在西，聽聲音卻又絕不是數人分處四方，先後振鈴。過了一會兒，駝鈴聲自近而遠，越響越輕，陡然之間，東南方鈴聲大振，竟似那駱駝像飛鳥般飛了過去。峨嵋派諸人從未來過大漠，聽這鈴聲如此怪异，人人都暗暗驚懼。滅絕師太朗聲道：“是何方高手，便請現身相見，這般裝神弄鬼，成何體統？”話聲遠遠傳送出去。她說了這句話後，鈴聲便此斷絕，似乎鈴聲的主人怕上了她，不敢再弄玄虛。第二日白天平安無事。到得晚上二更時分，駝鈴聲又作，忽遠忽近，忽東忽西，滅絕師太又再斥責，這一次駝鈴卻對她毫不理會，一會兒輕，一會兒響，有時似乎是那駱駝怒馳而至，但驀然地里卻又悄然而去，吵得人人頭昏腦脹。張無忌和蛛兒相視而笑，雖然不明白這鈴聲如何響得這般怪异，但定知是魔教中的高手所為，這般攪得峨嵋眾人束手無策，六神不安，倒也好笑。

　　滅絕師太手一揮，眾弟子躺下睡倒，不再去理會鈴聲。這鈴聲響了一陣，雖然花樣百出，但峨嵋眾人不加理睬，似乎自己覺得無趣，突然間在正北方大響數下，就此寂然無聲，看來滅絕師太這“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法子，倒也頗具靈效。次晨眾人收拾衣毯，起身欲行，兩名男弟子突然不約而同的一聲驚呼。只見身旁有一人躺著，呼呼大睡。這人自頭至腳，都用一塊污穢的毯子裹著，不露出半點身體，屁股翹得老高，鼾聲大作。峨嵋派余人也隨即驚覺，昨夜各人輪班守夜，如何竟會不知有人混了進來？滅絕師太何等功夫，便是風吹草動，花飛葉落，也逃不過她的耳目，怎地人群中突然多了一人，直到此時才見？各人又驚又愧，早有兩人手挺長劍，走到那人身旁，喝道：“是誰，弄甚麼鬼？”

　　那人仍是呼呼打鼾，不理不睬。一名男弟子伸出長劍，挑起毯子，只見毯子底下赫然是個身披青條子白色長袍的男子，伏在沙里，睡得正酣。靜虛心知這人膽敢如此，定然大有來頭，走上一步，說道：“閣下是誰？來此何事？”那人鼻鼾聲更響，簡直便如打雷一般，靜虛見這人如此無禮，心下大怒，揮動拂塵，刷的一下，便朝那人高高翹起的臀部打去。

　　猛聽得呼的一聲，靜虛師太手中的那柄拂塵，不知如何，竟爾筆直的向空中飛去，直飛上十余丈高，眾人不自禁的抬頭觀看。滅絕師太叫道：“靜虛，留神！”話聲甫落，只見那身穿青條袍子的男子已在數丈之外，正自飛步疾奔，靜虛卻被他橫抱在雙臂之中。靜玄和另一名年長女弟子蘇夢清各挺兵刃，提氣追去。可是那人身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眼見萬萬追趕不上。滅絕師太一聲清嘯，手執倚天寶劍，隨後趕去。峨嵋掌門的身手果真與眾不同，瞬息間已越過靜玄、蘇夢清兩人，青光閃處，挺劍向那人背上刺出。但那人奔得快極，這一劍差了尺許，沒能刺中。那人雖抱著靜虛，但奔行之速，絲毫不遜于滅絕師太。他似乎有意炫耀功夫，竟不遠走，便繞著眾人急兜圈子。滅絕師太連刺數劍，始終刺不到他身上。只聽得拍的一響，靜虛的拂塵才落下地來。這時靜玄和蘇夢清也停了腳步，各人凝神屏息，望著數十丈外那兩大高手的追逐。此處雖是沙漠，但兩人急奔飛跑，塵沙卻不飛揚。峨嵋眾弟子見靜虛被那人擒住，便似死了一般，一動也不動，無不心驚。各人有心向前攔截，但想以師父的威名，怎能自己拾奪不下，卻要門人弟子相助？這以眾欺寡的名聲傳了出去，豈不被江湖上好漢恥笑？各人提心吊膽，卻誰也不敢向前，只盼師父奔快一步，一劍便刺入那怪容的後心。片刻之間，那人和滅絕師太已繞了三個大圈，眼見滅絕師太只須多跨一步，劍尖便能傷敵，但總是差了這麼一步。那人雖然起步在先，滅絕師太是自後趕上，可是那人手中抱著一人，多了百來斤的重量，這番輕功較量就算打成平手，無論如何也是滅絕師太輸了一籌。

　　待奔到第四個圈子時，那人突然回身，雙手送出，將靜虛向滅絕師太擲來。滅絕師太只覺狂風扑面，這一擲之力勢不可當，忙氣凝雙足，使個“千斤墜”功夫，輕輕將靜虛接住。那人哈哈長笑，說道：“六大門派圍剿光明頂，只怕沒這麼容易罷！”說著向北疾馳。他初時和滅絕師太追逐時腳下塵沙不驚，這時卻踢得黃沙飛揚，一路滾滾而北，聲勢威猛，宛如一條數十丈的大黃龍，登時將他背影遮住了。峨嵋眾弟子涌向師父身旁，只見滅絕師太臉色鐵青，一語不發。蘇夢清突然失聲驚呼：“靜虛師姐……”但見靜虛臉如黃蜡，喉頭有個傷口，已然氣絕。傷口血肉模糊，卻齒痕宛然，竟是給那怪人咬死的。眾女弟子都大哭起來。滅絕師太大喝：“哭甚麼？把她埋了。”眾人立止哭聲，就地將靜虛的尸身掩埋立墓。

　　靜玄躬身道：“師父，這妖人是誰？咱們當牢記在心，好為師妹報仇。”滅絕師太冷冷的道：“此人吸人頸血，殘忍狠毒，定是魔教四王之一的‘青翼蝠王’，早聽說他輕功天下無雙，果然是名不虛傳，遠胜于我。”

　　張無忌對滅絕師太本來頗存憎恨之心，但這時看她身遭大變，仍是絲毫不動聲色，鎮定如恒，而且當眾贊揚敵人，自愧不如，确是一派宗匠的風范，不由得心下欽服。丁敏君恨恨的道：“他便是不敢和師父動手過招，一味奔逃，算甚麼英雄？”滅絕師太哼了一聲，突然間拍的一響，打了她一個嘴巴，怒道：“師父沒追上他，沒能救得靜虛之命，便是他胜了。胜負之數，天下共知，難道英雄好漢是自己封的麼？”丁敏君半邊臉頰登時紅腫，躬身道：“師父教訓的是，徒兒知錯了。”心中卻道：“你奈何不得人家，丟了臉面，這口惡氣卻來出在我頭上。算我倒霉！”

　　靜玄道：“師父，這“青翼蝠王”是甚麼來頭，還請師父示知。”滅絕師太將手一擺，不答靜玄的話，自行向前走去。眾弟子見大師姐都碰了這麼一個釘子，還有誰敢多言？一行人默默無言的走到傍晚，生了火堆，在一個沙丘旁露宿。滅絕師太望著那一火堆，一動也不動，有如一尊石像。群弟子見師父不睡，誰都不敢先睡。這般呆坐了一個多時辰，滅絕師太突然雙掌推出，一股勁風扑去，蓬的一響，一堆大火登時熄了。眾人仍是默坐不動。冷月清光，洒在各人肩頭。張無忌心中忽起怜憫之意：“難道威名赫赫的峨嵋派竟會在西域一敗涂地，甚至全軍覆沒？”又想：“周姑娘我卻非救不可。可是魔教人物這等厲害，我又有甚麼本事救人？”只聽得滅絕師太喝道：“熄了這妖火，滅了這魔火！”她頓了一頓，緩緩說道：“魔教以火為聖，尊火為神。魔教自從第三十三代教主陽頂天死後，便沒了教主。左右光明使者，四大護教法王，五散人，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旗掌旗使，誰都覬覦這教主之位，自相爭奪殘殺，魔教便此中衰。也是正大門派合當興旺，妖邪數該覆滅，倘若魔數不起內哄，要想挑了這批妖孽，倒是大大的不易呢。”

　　張無忌自幼便聽到魔教之名，可是自己母親和魔教頗有牽連，每當多問幾句，父母均各不喜，問到義父時，他不是呆呆出神，便是突然暴怒，因之魔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始終莫名其妙。其後跟著太師張三丰，他對魔教也是深惡痛絕，一提起來，便是諄諄告誡，叫他千萬不可和魔教中人沾惹結交。可是張無忌後來遇到胡青牛、王難姑、常遇春、徐達、朱元璋等好漢，都是魔教中人，這些人慷慨仗義，未必全是惡人，只是各人行動詭秘，外人瞧著頗感莫測高深而已。這時他聽滅絕師太說起魔教，當即全神貫注的傾聽。滅絕師太說道：“魔教歷代教主，都以‘聖火令’作為傳代的信物，可是到了第三十一代教主手中，天奪其魄，聖火令不知如何地竟會失落，第三十二代、第三十三代兩代教主有權無令，這教主便做得頗為勉強。陽頂天突然死去，實不知是中毒還是受人暗算，不及指定繼承之人。魔教中本事了得的大魔頭著實不少，有資格當教主的，少說也有五六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內部就此大亂。直到此時，仍是沒推定教主。咱們今日所遇，也是個想做教主的。他便是魔教中四大護教法王之一，青翼蝠王，韋一笑。”

　　群弟子都沒聽見過“青翼蝠王韋一笑”的名字，均默不作聲。滅絕師太道：“這人絕足不到中原，魔教中人行事又鬼祟得緊，因此這人武功雖強，在中原卻是半點名氣也無。但白眉鷹王殷天正、金毛獅王謝遜這兩個人你們總知道罷？”張無忌心中一凜。蛛兒輕輕“啊”的一聲驚呼。

　　殷天正和謝遜的名頭何等響亮，武林中可說誰人不知，哪人不曉。靜玄問道：“師父，這兩人也都在魔教？”滅絕師太道：“哼！豈僅‘都在魔教’而已？‘魔教四王，紫白金青’。紫衫龍王、白眉鷹王、金毛獅王、青翼蝠王，是為魔教四王。青翼排名最末，身手如何，今日大家都眼見了，那紫衫、白眉和金毛可想而知。金毛獅王喪心病狂，倒行逆施，二十多年前突然濫殺無辜，終于不知所終，成為武林中的一個大謎。殷天正沒能當上魔教的教主，一怒而另創天鷹教，自己過一過教主的癮。我只道殷天正既然背叛魔教，和光明頂已勢成水火，哪知光明頂遇上危難之時，還是會去向天鷹教求救。”張無忌心中混亂之極，他早知義父和外祖父行事邪僻，均為正派人士所不容，卻沒料到他二人居然都屬魔教中的“護教法王”，一時自己想著心事，沒聽到峨嵋弟子說些甚麼。過了一會，才聽得滅絕師太說道：“咱們六大門派這次進剿光明頂，志在必胜，眾妖邪便齊心合力，咱們又有何懼？只是相斗時損傷必多，各人須得先心存決死之心，不可意圖僥幸，心有畏懼，臨敵時墮了峨嵋派的威風。”眾弟子一齊站起，躬身答應。滅絕師太又道：“武功強弱，關系天資機緣，半分勉強不來。像靜虛這般一招未交，便中了暗算，死于吸血惡魔之手，誰都不會恥笑于她。咱們平素學武，所為何事？還不是要鋤強扶弱，扑滅妖邪？今日靜虛第一個先死，說不定第二個便是你們師父。少林、武當、峨嵋、昆侖、崆峒、華山六大派此番圍剿魔教，吉凶禍福，咱們峨嵋早就置之度外……”

　　張無忌心道：“我武當派果在其內。”隱隱覺到此番西去，定將遇上無數目不忍睹、耳不忍聞的大慘事，真想就此帶了蛛兒轉身逃走，永不見到這些江湖上的爭斗凶殺。只聽滅絕師太道：“俗語說得好：‘千棺從門出，其家好興旺。子存父先死，孫在祖乃喪。’人孰無死？只須留下子孫血脈，其家便是死了千人百人，仍能興旺。最怕是你們都死了，老尼卻孤零零的活著。”她頓了一頓，又道：“嘿嘿，但縱是如此，亦不足惜。百年之前，世上又有甚麼峨嵋派？只須大伙兒轟轟烈烈的死戰一場，峨嵋派就是一舉覆滅，又豈足道哉？”群弟子人人熱血沸騰，拔出兵刃，大聲道：“弟子誓決死戰，不與妖魔邪道兩立。”

　　滅絕師太淡淡一笑，道：“很好！大家坐下罷！”張無忌見峨嵋派眾人雖然大都是弱質女流，但這番慷慨決死的英風豪氣，絲毫不讓須眉，心想峨嵋位列六大門派，自非偶然，不僅僅以武功取胜而已，眼前她們這副情景，大有荊軻西入強秦，“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慨。本來這些話在出發之前便該說了，但想來當時以為魔教內亂，舉手可滅，沒料到魔教在分崩离析之際，群魔仍能聯手以抗外侮。今者青翼蝠王這一出手，局面登時大不相同。果然滅絕師太又道：“青翼蝠王既然能來，白眉魔王和金毛獅王自然亦能來，紫衫龍王、五散人和五大掌旗使更加能來。咱們原定傾六派之力先取光明左使楊逍，然後逐一掃蕩妖魔余孽，豈知華山派的神機先生鮮于掌門這一次料事不中，嘿嘿，全盤錯了。”

　　靜玄問道：“那紫衫龍王，又是甚麼惡毒的魔頭？”滅絕師太搖頭道：“紫衫龍王惡跡不著，我也是僅聞其名而已。聽說此人爭教主不得，便遠逸海外，不再和魔教來往。這一次他若能置身事外，自是最好。‘魔教四王，紫白金青’，這人位居四王之首，不用說是極不好斗的。魔教的光明使者除了楊逍之外，另有一人。魔教歷代相傳，光明使者必是一左一右，地位在四大護教法王之上。楊逍是光明左使，可是那光明右使的姓名，武林中卻誰也不知。少林派空智大師、武當派宋遠橋宋大俠，都是博聞廣見之士，但他們兩位也不知道。咱們和楊逍正面為敵，明槍交戰，胜負各憑武功取決，那倒罷了，但若那光明右使暗中偷放冷箭，這才是最為可慮之事。”眾弟子心下悚然，不自禁的回頭向身後瞧瞧，似乎那光明右使或是紫衫龍王會斗然奄至、前來偷襲一般。冷冷的月光照得人人臉色慘白。滅絕師太冷然道：“楊逍害死你們孤鴻子師伯，又害死紀曉芙，韋一笑害死靜虛，峨嵋派和魔教此仇不共戴天。本派自創派祖師郭祖師以來，掌門之位，慣例由女子擔任，別說男兒無份，便是出了閣的婦人，也不能身任掌門。但本派今日面臨存亡絕續的大關頭，豈可墨守成規？這一役之中，只要是誰立得大功，不論他是男子婦人，都可傳我衣缽。”群弟子默然俯首，都覺得師父鄭而重之的安排後事、計議門戶傳人，似乎自料不能生還中土，各人心中都有三分不祥之感、凄然之意。滅絕師太縱聲長嘯，哈哈，哈哈，笑聲從大漠上遠遠的傳了出去。群弟子相顧愕然，暗自驚駭。滅絕師太衣袖一擺，喝道：“大家睡罷！”靜玄就如平日一般，分派守夜人手。滅絕師太道：“不用守夜了。”靜玄一怔，隨即領會，要是青翼蝠王這一等高手半夜來襲，眾弟子哪能發覺？守夜也不過是白守。這一晚峨嵋派的戒備外弛內緊，似疏實密，卻無意外之事。

## 第十八章　倚天長劍飛寒鋩

　　次日續向西行，走出百余里後，已是正午，赤日當頭，雖然隆冬，亦覺炎熱。正行之際，西北方忽地傳來隱隱幾聲兵刃相交和呼叱之聲，眾人不待靜玄下令，均各加快腳步，向聲音來處疾馳。不久前面便出現幾個相互跳蕩激斗的人形，奔到近處，見是三個白袍道人手持兵刃，在圍攻一個中年漢子。三個道人左手衣袖上都繡著一個紅色火焰，顯是魔教中人。那中年漢子手舞長劍，劍光閃爍，和三個道人斗得甚是激烈，以一敵三，絲毫不露下風。張無忌腿傷早愈，但仍是假裝不能行走，坐在雪橇之中，好讓峨嵋派諸人不加提防，以便俟機和蛛兒脫身逃走。這時他眼光被身前一名峨嵋男弟子擋住了，須得側身探頭，方能見到那四人相斗。只見那中年漢子長劍越使越快，突然間轉身過來，一聲呼喝，刷的一劍，在一名魔教道人胸口穿過。峨嵋眾人喝彩聲中，張無忌忍不住輕聲驚呼，這一招“順水推舟”，正是武當劍法的絕招，使這一招劍法的中年漢子，卻是武當派的六俠殷梨亭。

　　峨嵋群弟子遠遠觀斗，并不上前相助。余下兩名魔教道人見己方傷了一人，對方又來了幫手，心中早怯，突然呼嘯一聲，兩人分向南北急奔。

　　殷梨亭飛步追逐那逃向南方的道人。他腳下快得多，搶出七八步，便已追到道人身後。那道人回過身來，狂舞雙刀，想與他拚個兩敗俱傷。峨嵋眾人眼見殷梨亭一人難追兩敵，逃向北方的道人輕功又極了得，越奔越快，瞧這情勢，殷梨亭待得殺了南方那纏戰的道人，無論如何不及再回身追殺北逃之敵。峨嵋弟子和魔教中人仇深似海，都望著靜玄，盼她發令攔截。眾女弟子大都和紀曉芙交好，心想若非魔教奸人作惡，這位武當六俠本該是本派的女婿，此時均盼能助他一臂之力。靜玄心下也頗躊躇，但想武當六俠在武林中地位何等尊崇，他若不出聲求助，旁人貿然伸手，便是對他不敬，略一沉吟，便不發令攔截，心想宁可讓這妖道逃走，也不能得罪了武當殷六俠。便在此時，驀地里青光一閃，一柄長劍從殷梨亭手中擲出，急飛向北，如風馳電掣般射向那道人背心。那道人陡然驚覺，待要閃避時，長劍已穿心而過，透過了他的身子，仍是向前疾飛。那道人腳下兀自不停，又向前奔了兩丈有余，這才扑地倒斃。那柄長劍卻又在那道人身前三丈之外方始落下，青光閃耀，筆直的插在沙中，雖是一柄無生無知的長劍，卻也是神威凜凜。眾人看到這驚心動魄的一幕，無不神馳目眩，半晌說不出話來。待得回頭再看殷梨亭時，只見和他纏斗的那個魔教道人身子搖搖晃晃，便似喝醉了酒一般，拋下了雙刀，兩手在空中亂舞亂抓，殷梨亭不再理他，自行向峨嵋眾人走來。他跨出幾步，那道人一聲悶哼，仰天倒下，就此不動，至于殷梨亭用甚麼手法將他擊斃，卻是誰也沒有瞧見。峨嵋群弟子這時才大聲喝起彩來。連滅絕師太也點了點頭，跟著歎息一聲。這一聲長歎也許是說：武當派有這等佳弟子，我峨嵋派卻無如此了得的傳人。更也許是說：曉芙福薄，沒能嫁得此人，卻傷在魔教淫徒之手。在滅絕師太心中，紀曉芙當然是為楊逍所害，而不是她自己擊死的。張無忌一句“六師叔”沖到了口邊，卻強行縮回。在眾師伯叔中，殷梨亭和他父親最為交好，待他也親厚殊甚。他瞧著這位相別九年的六師叔時，只見他滿臉風塵之色，兩鬢微見斑白，想是紀曉芙之死于他心靈有極大打擊。張無忌乍見親人，亟想上前相認，終于想到眼下耳目眾多，不能在旁人之前吐實，以免惹起無窮後患。周芷若雖已知道了自己真相，但顯然沒向別人泄露。

　　殷梨亭向滅絕師太躬身行禮，說道：“敝派大師兄率領眾師弟及第三代弟子，一共三十二人，已到了一線峽畔。晚輩奉大師兄之命，前來迎接貴派。”

　　滅絕師太道：“好，還是武當派先到了。可和妖人接過仗麼？”殷梨亭道：“曾和魔教的木、火兩旗交戰三次，殺了幾名妖人，七師弟莫聲谷受了一點傷。”

　　滅絕師太點了點頭，她知殷梨亭雖然說得輕描淡寫，其實這三場惡斗定是慘酷异常，以武當五俠之能，尚且殺不了魔教的掌旗使，七俠莫谷聲甚至受傷。滅絕師太又問：“貴派可曾查知光明頂上實力如何？”殷梨亭道：“聽說天鷹教等魔教支派大舉赴援光明頂，有人還說，紫衫龍王和青翼蝠王也到了。”滅絕師太一怔，道：“紫衫龍王也來了麼？”兩人一面說，一面并肩而行。群弟子遠遠跟在後面，不敢去聽兩人說些甚麼。兩人說了一陣，殷梨亭舉手作別，要再去和華山派聯絡。靜玄說道：“殷六俠，你來回奔波，定必餓了，吃些點心再走。”殷梨亭也不客氣，道：“如此叨擾了。”

　　峨嵋眾女俠紛紛取出干糧，有的更堆沙為灶，搭起鐵鍋煮面。她們自己飲食甚是簡樸，但款待殷梨亭卻是十分殷勤，自然是為了紀曉芙之故。殷梨亭明白她們的心意，眼圈微紅，哽咽道：“多謝眾位師姊師妹。”蛛兒一直旁觀不語，這時突然說道：“殷六俠，我跟你打聽一個人，成嗎？”殷梨亭手中捧著一碗湯面，回過頭來，說道：“這位小師妹尊姓大名？不知要查問何事？但教所知，自當奉告。”神態很是謙和。蛛兒道：“我不是峨嵋派的。我是給他們捉了來的。”殷梨亭起先只道她是峨嵋派的小弟子，聽她這麼說，不禁一呆，但想這小姑娘倒很率直，問道：“你是魔教的麼？”蛛兒道：“不是，我是魔教的對頭。”殷梨亭不暇細問她的來歷，為了尊重主人，眼望靜玄，請她示意。靜玄道：“你要問殷六俠何事？”蛛兒道：“我想請問：令師兄張翠山張五俠，也到了一線峽麼？”此話一出，殷梨亭和張無忌都是大吃一驚。殷梨亭道：“你打聽我五師哥，為了何事？”蛛兒紅暈生臉，低聲道：“我是想知道他的公子張無忌，是不是也來了。”張無忌自是更加吃驚，心道：“原來她早知道了我的真相，這時要揭露出來了。”殷梨亭道：“你這話可真？”蛛兒道：“我是誠心向殷六俠打聽，怎敢相欺？”殷梨亭道：“我五師哥逝世已過十年，墓木早拱，難道姑娘不知麼？”

　　蛛兒一驚站起，“啊”的一聲，道：“原來張五俠早死了，那麼……他……他早就是個孤兒了。”殷梨亭道：“姑娘認得我那無忌侄兒麼？”蛛兒道：“五年之前，我曾在蝶谷醫仙胡青牛家中見過他一面，不知他現下到了何處。”殷梨亭道：“我奉家師之命，也曾到蝴蝶谷去探視過，但胡青牛夫婦為人所害，無忌不知去向，後來多方打聽，音訊全無，唉，哪知……哪知……”說到這里，神色凄然，不再說下去了。蛛兒忙問：“怎麼？你聽到甚麼惡耗麼？”殷梨亭凝視著她，問道：“姑娘何以如此關切？我那無忌侄兒與你有恩，還是有仇？”蛛兒眼望遠處，幽幽的道：“我要他隨我去靈蛇島上……”殷梨亭插口道：“靈蛇島？金花婆婆和銀葉先生是你甚麼人？”蛛兒不答，仍是自言自語：“……他非但不肯，還打我罵我，咬得我一只手掌鮮血淋漓……”她一面說，一面左手輕輕撫摸著右手的手背：“……可是……可是……我還是想念他。我又不是要害他，我帶他去靈蛇島，婆婆會教他一身武功，設法治好他身上玄冥神掌的陰毒，哪知他凶得很，將人家一番好心，當作了歹意。”

　　張無忌心中一團混亂，這時才知：“原來蛛兒便是在蝴蝶谷中抓住我的那個少女阿离，她心中念念不忘的情郎，居然便就是我。”側頭細看，見她臉頰浮腫，哪里還有初遇時的半分俏麗？但眼如秋水，澄澈清亮，依稀記得仍如當年。滅絕師太冷冷的道：“她師父金花婆婆，聽說也是跟魔教有梁子的。但金花婆婆實非正人，此刻我們不想多結仇家，暫且將她扣著。”殷梨亭道：“嗯，原來如此。姑娘，你對我無忌侄兒倒是一片好心，只可惜他福薄，前幾日我遇到朱武連環莊的武莊主武烈，得知無忌已于五年多之前，失足摔入萬丈深谷之中，尸骨無存。唉，我和他爹爹情逾手足，哪知皇天不佑善人，竟連僅有的這點骨血……”他話未說完，拍的一聲，蛛兒仰天跌倒，竟爾暈了過去。周芷若搶上去扶了她起來，在她胸口推拿好一會，蛛兒方始轉醒。張無忌甚是難過，眼見殷梨亭和蛛兒如此傷心，自己卻硬起心腸置身事外，一抬頭，只見周芷若正瞧向自己，目光中大有疑問之色，似乎在問：“怎麼她會不認得你？”張無忌卻知自己這些年來身材相貌均已大變，若不是自己先行提到漢水舟中之事，周芷若也必認不出來。

　　蛛兒咬了咬牙，說道：“殷六俠，張無忌是給誰害死的？”殷梨亭道：“不是給誰害死的。据那朱武連環莊的武烈說，他親眼見到無忌自行失足，摔下深谷，武烈的結義兄弟‘驚天一筆’朱長齡，也是一起摔死的。”蛛兒長歎一聲，頹然坐下。殷梨亭道：“姑娘尊姓大名？”蛛兒搖頭不答，怔怔下淚，突然間伏在沙中，放聲大哭。殷梨亭勸道：“姑娘也不須難過。我那無忌侄兒便是不摔入雪谷，此刻陰毒發作，也已難于存活。唉，他跌得粉身碎骨，未始非福，胜于受那無窮無盡陰毒的熬煎。”

　　滅絕師太忽道：“張無忌這孽種，早死了倒好，否則定是為害人間的禍胎。”蛛兒大怒，厲聲道：“老賊尼，你胡說八道甚麼？”峨嵋群弟子聽她竟然膽敢辱罵師尊，早有四五人拔出長劍，指住她胸口背心。蛛兒毫不畏懼，仍然罵道：“老賊尼，張無忌的父親是這位殷六俠的師兄，俠名播于天下，有甚麼不好？”滅絕師太冷笑不答。靜玄道：“你嘴里放干淨些。張無忌的父親固是名門正派的弟子，可是他母親呢？魔教妖女生的兒子，不是孽種禍胎是甚麼？”蛛兒問道：“張無忌的母親是誰？怎會是魔教妖女？”峨嵋眾弟子齊聲大笑，只有周芷若垂頭瞧著地下。殷梨亭神態頗為尷尬。張無忌面紅耳赤，熱淚盈眶，若不是決意隱瞞自己的身世，便要站起來為母親申辯。

　　靜虛為人忠厚，對蛛兒道：“張五俠的妻子便是天魔教教主殷天正的女兒，名叫殷素素……”蛛兒“啊”的一聲，神色大變。靜玄續道：“張五俠便因娶了這妖女，以致身敗名裂，在武當山上自刎而死。這件事天下皆聞，難道姑娘竟然不知麼？”蛛兒道：“我……我住在靈蛇島上，中原武林之事，全無聽聞。”靜玄道：“這便是了。你得罪了我師父，趕快謝罪。”蛛兒卻問：“那殷素素呢？她在何處？”靜虛道：“她和張五俠一齊自刎。”蛛兒身子又是一顫，道：“她……她也死了？”靜玄奇道：“你認得殷素素？”

　　便在此時，突見東北方一道藍焰沖天而起。殷梨亭道：“啊喲，是我青書侄兒受敵人圍攻。”轉身向滅絕師太彎腰行禮，對余人一抱拳，便即向藍焰奔去。

　　靜玄手一揮，峨嵋群弟子跟著前去。

　　眾人奔到近處，只見又是三人夾攻一個的局面。那三人羅帽直身，都作童仆打扮，手中各持單刀。眾人只瞧了幾招便暗暗吃驚，這三人雖穿童仆裝束，出手之狠辣卻竟不輸于一流好手，比之殷梨亭所殺那三個道人武功高得多了，三人繞著一個青年書生，走馬燈似的轉來轉去廝殺。那書生已大落下風，但一口長劍仍將門戶守得嚴密异常。在酣斗的四人之旁，站著六個身穿黃袍的漢子，袍上各繡紅色火焰，自是魔教中人。這六人遠遠站著，并不參戰，眼見殷梨亭和峨嵋派眾人趕到，六人中一個矮矮胖胖的漢子叫道：“殷家兄弟，你們不成了，夾了尾巴走罷，老子給你們殿後。”穿仆人裝束的一人怒道：“厚土旗爬得最慢，姓顏的，還是你先請。”靜玄冷冷道：“死到臨頭，還在自己吵嘴。”周芷若道：“師姊，這些人是誰？”靜玄道：“那三個穿佣仆衣帽的，是殷天正的奴仆，叫做殷無福、殷無緣、殷無壽。”周芷若驚道：“三個奴仆，也這麼……這麼了得？”靜玄道：“他們本是黑道中成名的大盜，原非尋常之輩。那些穿黃袍的是魔教厚土旗下的妖人。這個矮胖子說不定便是厚土旗的掌旗使顏垣。師父說魔教五旗掌旗使和天魔教教主爭位，向來不和……”這時那青年書生已迭遇險招，嗤的一聲，左手衣袖被殷無壽的單刀割去了一截。殷梨亭一聲清嘯，長劍遞出，指向殷無祿。殷無祿橫刀便封，刀劍相交。此時殷梨亭內力渾厚，已是非同小可，拍的一聲，殷無祿的單刀震得陡然彎了過去，變成了一把曲尺。殷無祿吃了一驚，向旁躍開三步。

　　突然之間，蛛兒急縱而上，右手食指疾伸，戳中了殷無祿的後頸，立即躍回原處。

　　殷無祿武功原非泛泛，但在殷梨亭內力撞激之下，胸口氣血翻涌，兀自立足不定，竟被蛛兒一指戳中，他痛得彎下了腰，只是低哼，全身不住顫抖。

　　殷無福、殷無壽大驚之下，顧不得再攻那青年書生，搶到殷無祿身旁扶住，只見他身子不住扭曲，顯是受傷極重。兩人眼望蛛兒，突然齊聲說道：“原來是三小姐。”蛛兒道：“哼，還認得我麼？”眾人心想這兩人定要上前和蛛兒廝拚，哪知兩人抱起殷無祿，一言不發，便向北方奔去。這變故突如其來，人人目瞪口呆，摸不著頭腦。

　　那身穿黃袍的矮胖子左手一揚，手里已執了一面黃色大旗，其餘五人一齊取出黃旗揮舞，雖只六人，但大旗豬獵作響，氣勢甚是威武，緩緩向北退卻。

　　峨嵋眾人見那旗陣古怪，都是一呆。兩名男弟子發一聲喊，拔足追去。殷梨亭身形一晃，後發先至，轉身攔在兩人之前，橫臂輕輕一推，那兩人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滿臉脹得通紅。靜玄喝道：“兩位師弟回來，殷六俠是好意，這厚土旗追不得。”殷梨亭道：“前日我和莫七弟追擊烈火旗陣，吃了個大虧，莫七弟頭發眉毛燒掉了一半。”一面拉起左手衣袖，只見他手臂上紅紅的一大塊燒炙傷痕。兩名峨嵋男弟子不禁暗自心驚。滅絕師太寒森森的眼光在蛛兒臉上轉了幾圈，冷冷的道：“你這是‘千蛛萬毒手’？”蛛兒道：“還沒練成。”滅絕師太道：“倘若練成了，那還了得？你為甚麼要傷害這人？”蛛兒道：“可惜沒當場戳死他。”滅絕師太問道：“為甚麼？”蛛兒道：“是我自己的事，你管得著嗎？”

　　滅絕師太身形微側，已從靜玄手中接過長劍，只聽得錚的一聲，蛛兒急忙向後躍開，臉色有如白紙。原來滅絕師太在這一瞬間，已在蛛兒的右手食指上斬了一劍，手法奇快，誰都沒有看清。哪知蛛兒因斷腕未愈，手上無力，兼之千蛛萬毒手亦未練成，這次出手之前先在手指上套了精鋼套子，滅絕師太所用的不是倚天劍，這一劍竟然沒能斬去她手指。滅絕師太將長劍擲還靜玄，哼了一聲道：“這次便宜了你，下次再使這等邪惡功夫，休教撞在我手中。”她對小輩既然一擊不中，就自重身分，不肯再度出手。

　　殷梨亭見蛛兒練這門歹毒陰狠的武功，原是武家的大忌，但她指戳殷無祿，乃是相助自己，再者見她牽挂張無忌，一往情深，也不禁為之感動，不愿滅絕師太傷她，便勸道：“師叔，這孩子學錯了功夫，咱們慢慢再叫她另從名師，嗯，或者……或者……”他本覺滅絕師太如肯將她收入峨嵋門下，實是最好不過，但立即想起這小姑娘剛才罵她為“老賊尼”，當即住口不說下去了，拉著那書生過來，說道：“青書，快拜見師太和眾位師伯師叔。”

　　那書生搶上三步，跪下向滅絕師太行禮，待得向靜玄行禮時，眾人連稱不敢，一一還禮。張三丰年過百歲，算起輩分來比滅絕師太高了實不止一輩。殷梨亭只因曾和紀曉芙有婚姻之約，才算比滅絕師太低了一輩，倘若張三丰和峨嵋派祖師郭襄平輩而論，那麼滅絕師太反過來要稱殷梨亭為師叔了。好在武當和峨嵋門戶各別，互相不敘班輩，大家各憑年紀，隨口亂叫。但那青年書生稱峨嵋弟子為師伯師叔，靜玄等人自非謙讓不可。眾人適才見他力斗殷氏三兄弟，法度嚴謹，招數精奇，确是名門子弟的風范，而在三名高手圍攻之下，顯然已大落下風，但仍是鎮靜拒敵，絲毫不見慌亂，尤其不易，此時走到臨近一看，眾人心中不禁暗暗喝彩：“好一個美少年！”但見他眉目清秀，俊美之中帶著三分軒昂氣度，令人一見之下，自然心折。殷梨亭道：“這是我大師哥的獨生愛子，叫做青書。”靜玄道：“近年來頗聞玉面孟嘗的俠名，江湖上都說宋少俠慷慨仗義，濟人解困。今日得識尊范，幸何如之。”峨嵋眾弟子竊竊私議，臉上均有“果然名不虛傳”的贊佩之意。蛛兒站在張無忌身旁，低聲道：“阿牛哥，這人可比你俊多啦。”張無忌道：“當然，那還用說？”蛛兒道：“你喝醋不喝？”張無忌道：“笑話，我喝甚麼醋？”蛛兒道：“他在瞧你那位周姑娘，你還不喝醋？”

　　張無忌向宋青書望去，果見他似乎在瞧周芷若，也不在意。他自得知蛛兒即是當年在蝴蝶谷遇見過的阿离之後，心中一直思潮翻涌，當時蛛兒用強，要拉他前赴靈蛇島，他掙扎不脫，只得在她手上狠命咬了一口，豈知她竟會對自己這般念念不忘，不由得好生感激。

　　殷梨亭道：“青書，咱們走罷。”宋書青道：“崆峒派預定今日中午在這一帶會齊，但這時候還不到，只怕出了岔子。”殷梨亭臉有憂色，道：“此事甚為可慮。”宋青書道：“殷六叔，不如咱們便和峨嵋派眾位前輩同向西行罷。”殷梨亭點頭道：“甚好。”滅絕師太和靜玄等均想：“近年來張三丰真人早就不管俗務，實則宋遠橋才是真正的武當掌門。看來第三代武當掌門將由這位宋少俠接任。殷梨亭雖是師叔，反倒聽師侄的話。”她們卻不知殷梨亭性子隨和，不大有自己的主張，別人說甚麼，他總是不加反對。一行人向西行了十四五里，來到了一個大沙丘前。靜玄見宋青書快步搶上沙丘，便左手一揮，兩名峨嵋弟子奔了上去，不肯落于武當派之後。三人一上沙丘，不禁齊聲驚呼，只見沙丘之西，沙漠中橫七豎八的躺著三十來具尸體。眾人聽得三人驚呼，都急步搶上沙丘，只見那些死者有老有少，不是頭骨碎裂，便是胸口陷入，似乎個個受了巨棍大棒的重擊。殷梨亭見識甚多，說道：“江西鄱陽幫全軍覆沒，是給魔教巨水旗殲滅的。”滅絕師太皺眉道：“鄱陽幫來干甚麼？貴幫邀了他們麼？”言中頗有不悅之意。武林中的名門正派對各幫會向來頗有歧視，滅絕師太不愿和他們混在一起。殷梨亭忙道：“沒邀鄱陽幫。不過鄱陽幫劉幫主是崆峒派的記名弟子，他們想必聽到六派圍剿光明頂，便自告奮勇，前來為師門效力。”滅絕師太哼了一聲，不再言語了。

　　眾人將鄱陽幫幫眾的尸體在沙中埋了，正要繼續趕路，突然間最西一座墳墓從中裂開，沙塵飛揚中躍出一個人來，抓住一名男弟子，疾馳而去。

　　這一下眾人當真嚇得呆了。七八個峨嵋女弟子尖聲大叫。但見滅絕師太、殷梨亭、宋青書、靜玄四人一齊發足追趕。過了好一陣，眾人這才醒悟，從墳墓中跳出來的那人正是魔教的青翼蝠王。他穿了鄱陽幫幫眾的衣服，混在眾尸首之中，閉住呼吸，假裝死去，峨嵋群弟子不察，竟將他埋入沙墳。他藝高人膽大，當時卻不發作，好在黃沙松軟，在沙下屏息片時，也自無礙，直將眾人作弄夠了，這才突然破墳而出。初時滅絕師太等四人并肩齊行，奔了大半個圈子，已然分出高低，變成二前二後。殷梨亭和滅絕師太在前，宋青書和靜玄在後。可是那青翼蝠王輕功之高，當真世上無雙，手中雖抱著一個男子，殷梨亭等又哪里追趕得上？第二個圈將要兜完，宋青書猛地立定，叫道：“趙靈珠師叔、貝錦儀師叔，請向离位包抄，丁敏君師叔、李明霞師叔，請向震位堵截……”他隨口呼喝，號令峨嵋派的三十多名弟子分占八卦方位。峨嵋眾人正當群龍無首之際，聽到他的號令之中自有一番威嚴，人人立即遵從。這麼一來，青翼蝠王韋一笑已無法順利大兜圈子，縱聲尖笑，將手中抱著那人向空中擲去，疾馳而逝。滅絕師太伸手接住從空中落下的弟子，只聽得韋一笑的聲音隔著塵沙遠遠傳來：“峨嵋派居然有這等人才，滅絕老尼了不起啊。”這幾句話顯是稱贊宋青書的。滅絕師太臉一沉，看手中那名弟子時，只見他咽喉上鮮血淋漓，露出兩排齒印，已然氣絕。

　　眾人圍在她身旁，愴然不語。隔了良久，殷梨亭道：“曾聽人說過，這青翼蝠王每次施展武功之後，必須飽吸一個活人的熱血，果是所言不虛。只是可惜這位師弟……唉……”滅絕師太又是慚愧，又是痛恨，她自接任掌門以來，峨嵋派從未受過如此重大的挫折，兩名弟子接連被敵人吸血而死。但連敵人面目如何竟也沒能瞧清。

　　她呆了半晌，瞪目問宋青書道：“我門下這許多弟子的名字，你怎地竟都知道？”宋青書道：“適才靜玄師叔給弟子引見過了。”滅絕師太道：“嘿，入耳不忘！我峨嵋派哪有這樣的人才？”當日晚間歇宿，宋青書恭恭敬敬的走到滅絕師太跟前，行了一禮，說道：“前輩，晚輩有一不情之請相求。”滅絕師太冷冷的道：“既是不情之請，便不必開口了。”宋青書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禮，道：“是。”回到殷梨亭身旁坐下。眾人聽到他向滅絕師太出言懇求，可是被拒絕，隨即不再多言，都是好奇心起，不知他想求甚麼事。丁敏君沉不住氣，便過去問他：“宋兄弟，你想求我師父甚麼事？”宋青書道：“家父傳授晚輩劍法之時，說道當世劍術通神，自以本門師祖為第一，其次便是峨嵋派掌門滅絕前輩。家父說道，武當和峨嵋劍法各有長短，例如本門這一招‘手揮五弦’，招式和貴派的‘輕羅小扇’大同小异。但劍刃上勁力強了，出招時便不夠輕靈活潑，難免及不上‘輕羅小扇’的揮洒自如。”他一面說，一面拔出長劍比划了兩招，使那一招“輕羅小扇”時卻有些不倫不類。

　　丁敏君笑道：“這一招不對。”接過他手中長劍，試給他看，說道：“我手腕還痛著，使不出力，但就是這麼一個模樣。”宋青書大為歎服，說道：“家父常自言道，他自恨福薄，沒能見到尊師的劍術。今日晚輩見到了丁師叔這招‘輕羅小扇’，當真是開了眼界。晚輩適才是想請師太指點幾手，以解晚輩心中關于劍法是的幾個疑團，但晚輩非貴派子弟，這些話原本不該出口。”滅絕師太坐在遠處，將他的話都聽在耳里，聽他說宋遠橋推許自己為天下劍法第二，心中極是樂意。張三丰是當世武學中的泰山北斗，人人都是佩服的，她從未想過能蓋過這位古今罕見的大宗師。但武當派大弟子居然認為她除張三丰外劍術最精，不自禁得頗感得意，眼見丁敏君比划這一招，精神勁力都只三四分火候，名震天下的峨嵋劍法豈僅如此而已？當下走近身去，一言不發的從丁敏君手中接過長劍，手齊鼻尖，輕輕一顫，劍尖嗡嗡連響，自右至左、又自左至右的連晃九下，快得异乎尋常，但每一晃卻又都清清楚楚。眾弟子見師父施展如此精妙劍法，無不看得心中劇跳，掌心出汗。殷梨亭大叫：“好劍法，好劍法！妙極！”宋青書凝神屏氣，暗暗心驚。他初時不過為向滅絕師太討好，稱贊一下峨嵋劍法，哪知她施將出來，實有難以想象的高妙，不由得衷心欽服，誠心誠意的向她討教起來。宋青書問甚麼，滅絕師太便教甚麼，竟比傳授本門弟子還要盡力。宋青書武學修為本高，人又聰明，每一句都問中了竅要。峨嵋群弟子圍在兩人之旁，見師父所施展的每一記劍招，無不精微奇奧，妙到巔毫，有的隨師十余年，也未見師父顯過如此神技。張無忌與蛛兒站在人圈之外，均覺不便偷看峨嵋的劍術絕技。蛛兒忽向張無忌道：“阿牛哥，我若能學到青翼蝠王那樣的輕功，真是死也甘心。”張無忌道：“這些邪門功夫，學他作甚？殷六……殷六俠說，這韋一笑每施展一次武功，便須吸飲人血，那不是成了魔鬼麼？”蛛兒道：“他武功好，便殺死峨嵋派的弟子，要是他輕功差了些，給老尼姑她們捉住，還不是一樣給人殺死，只是不吸他的血而已。可是人都死了，吸不吸血又有甚麼相干？名門正派，邪魔外道，又怎生不同了？”張無忌一時無言可答，忽見人叢中飛起一柄明晃晃的長劍，直向天空。原來宋青書和滅絕師太拆招，被她在第五招上使一招“黑沼靈狐”，將宋青書的長劍震上了天空。這一招是峨嵋派祖師郭襄為紀念當年楊過和她同到黑沼捕捉靈狐而創。眾人一齊抬頭瞧著那柄長劍，突見東北角上十余里外一道黃焰沖天升起。殷梨亭叫道：“崆峒派遇敵，快去赴援。”這次六大派遠赴西域圍剿魔教，為了隱蔽行動，采取分進合擊的方略，議定以六色火焰為聯絡信號，黃焰火箭是崆峒派的信號。當下眾人疾向火箭升起處奔去，但聽得廝殺聲大作，聲音越來越是慘厲，不時傳來一兩聲臨死時的呼叫。待得馳到臨近，各人都大吃一驚。眼前竟是一個大屠殺的修羅場，雙方各有數百人參戰，明月照耀之下，刀光劍影，人人均在舍死忘生的惡斗。張無忌一生之中，從未見過如此大戰的場面，但見刀劍飛舞，血肉橫濺，情景慘不忍睹。他并不盼望魔教得胜，但也不愿殷六叔他們得胜，一面是父親的一派，一面是母親的一派，可是雙方卻在勢不兩立的惡斗，每一個人被殺，他都心中一凜，一陣難過。殷梨亭一面觀戰，說道：“敵方是銳金、洪水、烈火三旗，嗯，崆峒派在這里，華山派到了，昆侖派也到了。我方三派會斗敵方三旗。青書，咱們也參戰罷。”長劍在空中虛劈一招，嗡嗡作響。宋青書道：“且慢，六叔你瞧，那邊尚有大批敵人，待機而動。”

　　張無忌順著他手指向東方瞧去，果見戰場數十丈外黑壓壓的站著三隊人馬，行列整齊，每隊均有一百余人。戰場中三派斗三旗，眼前是勢均力敵的局面，但若魔教這三隊投入戰斗，崆峒、華山、昆侖三派勢必大敗，只是不知如何，這三隊始終按兵不動。滅絕師太和殷梨亭都暗暗心驚。殷梨亭問宋青書道：“這些人干麼不動手？”宋青書搖頭道：“想不通。”蛛兒突然冷笑道：“那有甚麼想不通？再明白也沒有了。”宋青書臉一紅，默然不語。滅絕師太想要開口相詢，但終于忍住。殷梨亭道：“還請姑娘指點。”蛛兒道：“那三隊人是天鷹教的。天鷹教雖是明教的旁支，但向來和五行旗不睦，你們若把五行旗殺光了，天鷹教反而會暗暗歡喜。殷天正說不定便能當上明教的教主啦。”

　　滅絕師太等登時恍然大悟。殷梨亭道：“多謝姑娘指點。”滅絕師太向蛛兒瞪了一眼，點了點頭，心想：“金花婆婆武功不弱，想不到她一個小小徒兒，卻也如此了得。”這時峨嵋群弟子已先後到達，站在滅絕師太身後。靜玄道：“宋少俠，說到布陣打仗，咱們誰也不及你，大伙兒都聽你號令，但求殺敵，你不用客氣。”宋青書道：“六叔，這個……這個……侄兒如何敢當？”滅絕師太道：“這當兒還講究甚麼虛禮？發號令罷。”宋青書眼見戰場中情勢急迫，昆侖派對戰銳金旗頗占上風，華山和洪水斗得勢均力敵，崆峒派卻越來越感不支，給烈火旗圍在垓心，大施屠戮，便道：“咱們分三路沖下去，一齊攻擊銳金旗。師太領人從東面殺入，六叔領人從西面殺入，靜玄師叔和晚輩等從南面殺入……”

　　靜玄奇道：“昆侖派并不吃緊啊，我看倒是崆峒派十分危急。”宋青書道：“昆侖派已占上風，咱們再以雷霆萬鈞之勢殺入，當能一舉面殲銳金旗，余下兩旗便望風披靡。倘若去救援崆峒，殺了個難解難分，天鷹教來個漁翁得利，那便糟了。”靜玄大是欽服，道：“宋少俠說得不錯。”當即將群弟子分為三路。蛛兒拉著張無忌的雪橇，道：“咱們也罷，在這兒沒甚麼好處。”說著轉身便行。宋青書發足追上，橫劍攔住，叫道：“姑娘休走。”蛛兒奇道：“你攔住我干麼？”宋青書道：“姑娘來歷甚奇，不能如此容你走開。”蛛兒冷笑道：“我來歷奇便怎樣？不奇又怎樣？”滅絕師太心急如焚，恨不得立時大開殺戒，將魔教人眾殺個干淨，聽得蛛兒和宋青書斗口，身形一晃，已欺近身去，伸手點了她背上、腰間、腿上三處穴道。蛛兒和她武功相去太遠，這一下全無招架之功，膝彎一軟，倒在地下。滅絕師太長劍揮動，喝道：“今日大開殺戒，除滅妖邪。”和殷梨亭、靜玄各率一隊，直向銳金旗沖去。昆侖派何太沖、班淑嫻領著門人弟子對抗銳金旗本已頗占优勢，峨嵋、武當兩派一沖入，聲勢更是大盛，滅絕師太劍法凌厲絕倫，沒一名明教的教眾能擋得了她三劍，但見她高大的身形在人叢中穿來插去，東一刺，西一劈，瞬息間便有七名教眾喪生在她長劍之下。

　　銳金旗掌旗使莊錚見情勢不對，手挺狼牙棒搶上迎敵，才將滅絕師太擋住。十余招一過，滅絕師太展開峨嵋劍法，越打越快，竭力搶攻。但莊錚武藝甚精，一時竟和她斗了個旗鼓相當。這時殷梨亭、靜玄、宋青書、何太沖、班淑嫻等人放手大殺，銳金旗下雖也不乏高手，但如何敵得過峨嵋、昆侖、武當三派聯手，頃刻間死傷慘重。

　　莊錚砰砰砰三棒，將滅絕師太向後逼退一步，跟著又是一棒，摟頭蓋腦的壓將下來。滅絕師太長劍斜走，在狼牙棒上一點，使一招“順水推舟”，要將他狼牙棒帶開。哪知莊錚是明教中非同小可的人物，在武林中實可算得是一流高手，他天生膂力奇大，內外功俱臻上乘。這時狼牙棒上感到對方劍上內力，大喝一聲，一股剛猛的臂力反彈出去，拍的一響，滅絕師太長劍斷為三截。滅絕師太兵刃斷折，手臂酸麻，卻不退開閃避，反手抽出背上負著的倚天劍，寒芒吞吐，電閃星飛，一招“鐵鎖橫江”推送而上。莊錚猛覺手下一輕，狼牙棒生滿尖齒的棒頭已被倚天劍從中剖開，跟著半個頭顱也被這柄鋒利無匹的利劍削下。銳金旗旗下諸人眼見掌旗使喪命，盡皆大聲呼叫，紅了眼不顧牲命的狠斗，昆侖和峨嵋門下接連數人被殺。洪水旗中一人叫道：“莊旗使殉教歸天，銳金、烈火兩旗退走，洪水旗斷後。”烈火旗陣中旗號一變，應命向西退卻。但銳金旗眾人竟是愈斗愈狠，誰也不退。

　　洪水旗中那人又高聲叫道：“洪水旗唐旗使有令，情勢不利，銳金旗諸人速退，日後再為莊旗使報仇。”銳金旗中數人齊聲叫道：“請洪水旗速退，將來為我們報仇雪恨。銳金旗兄弟，人人和莊旗使同生共死。”

　　洪水旗中突然揚起黑旗，一人聲如巨雷，叫道：“銳金旗諸位兄弟，洪水旗決為你們復仇。”銳金旗中這時尚剩下七十余人，齊聲叫道：“多謝唐旗使。”只見洪水旗旗幟翻動，向西退走。華山、崆峒兩派見敵人陣容嚴整，斷後者二十余人手持金光閃閃的圓筒，不知有何古怪便也不敢追擊。各人回過頭來，向銳金旗夾攻。這時情勢已定，昆侖、峨嵋、武當、華山，崆峒五派圍攻明教銳金旗，除了武當派只到了二人，其餘四派都是精英盡出。銳金旗掌旗使已死，群龍無首，自然不是敵手，但旗下諸人竟然個個重義，視死如歸，決意追隨莊錚殉教。殷梨亭殺了數名教眾，頗覺胜之不武，大聲叫道：“魔教妖人聽著：你們眼前只有死路一條，趕快拋下兵刃投降。饒你們不死。”那掌旗副使哈哈笑道：“你把我明教教眾忒也瞧得小了。莊大哥已死，我們豈愿再活？”殷梨亭叫道：“昆侖、峨嵋、華山、崆峒諸派的朋友，大伙兒退後十步，讓這批妖人投降。”各人紛紛後退。

　　滅絕師太卻恨極了魔教，兀自揮劍狂殺。倚天劍劍鋒到處，劍折刀斷，肢殘頭飛。峨嵋派弟子見師父不退，已經退下了的又再搶上廝殺，變成了峨嵋派獨斗銳金旗的局面。明教銳金旗下教眾尚有六十余人，武功了得的好手也有二十余人，在掌旗副使吳勁草率領下，與峨嵋派的三十余人相抗，以二敵一，原可穩占上風。但滅絕師太的倚天劍實在太過鋒銳，她劍招又是凌厲之極，青霜到處，所向披靡，霎時之間，又有七八人喪于劍下。

　　張無忌看得不忍，對蛛兒道：“咱們走罷！”伸手去解她身上穴道，哪知在她背心和腰間推拿幾下，蛛兒只感一陣酸麻，穴道卻解不開，才知滅絕師太內力深厚，出手輕輕一點，勁力直透穴道深處，他解法雖然對路，卻非片刻之間所能奏功。他歎了一口氣。轉過頭來，只見銳金旗數十人手中兵刃已盡數斷折，一來四面昆侖、華山、崆峒諸派人眾團團圍住，二來教眾也不想逃遁，各憑空手和峨嵋群弟子搏斗。滅絕師太雖然痛恨魔教，但以她一派掌門之尊，不愿用兵刃屠殺赤手空拳之徒，左手手指連伸，腳下如行云流水般四下飄動，片刻之間，已鈄銳金旗的五十多人點住穴道。各人呆呆直立，無法動彈。旁觀眾人見滅絕師太顯了這等高強身手，盡皆喝彩。這時天將黎明，忽見天鷹教三隊人眾分自東南北三方影影綽綽的移近，走到十余丈外，便停步不動，顯是遠遠在旁監視著，不即上前挑戰。蛛兒道：“阿牛哥，咱們快走。要是落入了天鷹教手中，可糟糕得緊。”張無忌心中對天鷹教卻有一片難以形容的親近之感。那是他母親的教派，當想念母親之時，往往便想：“母親是見不到了，幾時能見外公和舅舅一面呢？”這時天鷹教人眾便在附近，只想看看外公舅舅是不是也在其間，實不愿便此离去。宋青書上一步，對滅絕師太道：“前輩，咱們快些處決了銳金旗，轉頭再對付天鷹教，免有後顧之憂。”滅絕師太點點頭。東方朝日將升，朦朦朧朧的光芒射在滅絕師太高大的身形之上，照出長長的影子，威武之中，帶著幾分凄涼恐怖之感。她有心要挫折魔教的銳氣，不愿就此一劍將他們殺了，厲聲喝道：“魔教的人聽著：哪一個想活命的，只須出聲求饒，便放你們走路。”隔了半晌，只聽得嘿嘿、哈哈、呵呵之聲不絕，明教眾人一齊大笑，聲音響亮。滅絕師太怒道：“有甚麼好笑？”銳金旗掌旗副使吳勁草朗聲道：“我們和莊大哥誓共生死，快快將我們殺了。”滅絕師太哼了一聲，說道：“好啊。這當兒還充英雄好漢！你想死得爽快，沒這麼容易。”長劍輕輕一顫，已將他的右臂斬了下來。吳勁草哈哈一笑，神色自若，說道：“明教替天行道，濟世救民，生死始終如一。老賊尼想要我們屈膝投降，趁早別妄想了。滅絕師太愈益憤怒，刷刷刷三劍，又斬下三名教眾的手臂，問第五人道：“你求不求饒？”那人罵道：“放你老尼姑的狗臭屁！”靜玄閃身上前，手起一劍，斬斷了那人右臂，叫道：“讓弟子來誅斬妖孽！”她連問數人，明教教眾無一屈服。靜玄殺得手也軟了，回頭道：“師父，這些妖人刁頑得緊……”意下是向師父求情。滅絕師太全不理會，道：“先把每個人的右臂斬了，若是倔強到底，再斬左臂。”靜玄無奈，又斬了幾人的手臂。張無忌再也忍耐不住，從雪橇中一躍而起，攔在靜玄身前，叫道：“且住！”靜玄一怔，退了一步。張無忌大聲道：“這般殘忍凶狠，你不慚愧麼？”

　　眾人突然見到一個衣衫襤褸不堪的少年挺身而出，都是一怔，待得聽到他質問靜玄的這兩句話理正詞嚴，便是名派的名宿高手，也不禁為他的氣勢所懾。

　　靜玄一聲長笑，說道：“邪魔歪道，人人得而誅之，有甚麼殘忍不殘忍的？”張無忌道：“這些人個個輕生重義，慷慨求死，實是鐵錚錚的英雄好漢，怎麼說是邪魔外道？”靜玄道：“他們魔教徒眾難道還不是邪魔外道？那個青翼蝠王吸血殺人，害死我師妹師弟，乃是你親眼目睹，這不是妖邪，甚麼才是妖邪？”張無忌道：“那青翼蝠王只殺二人，你們所殺之人已多了十倍。他用牙齒殺人，尊師用倚天劍殺人，一般的殺，有何善惡之分？”

　　靜玄大怒，喝道：“好小子，你竟敢將我師父與妖邪相提并論？”呼的一掌，往他面門擊去，張無忌急忙閃身相避。靜玄是峨嵋門下大弟子，武功已頗得師門真傳，這一掌擊他面門，實是虛招，待得張無忌一閃身，立時飛出左腿，一腳踢中他的胸口。但聽得砰彭、喀喇兩聲，靜玄左腿早斷，身子向後飛出，摔在數丈之外。原來張無忌胸口中了敵招，體內九陽神功自然而然的發生抗力，他招數之精固遠遠不及靜玄，但九陽神功威力何等厲害，敵招勁力愈大，反擊愈重，靜玄這一腿使如踢在自己身上一般。幸好靜玄并沒想傷他性命，這一腿只使了五成力，自己才沒受厲害內傷。

　　張無忌歉然道：“真對不住！”搶上去欲扶。靜玄怒道：“滾開，滾開！”張無忌道：“是！”只得退開。峨嵋派兩名女弟子忙奔過去扶起了大師姊。

　　旁觀眾人大都識得靜玄，知道她是滅絕師太座下數一數二的好手，怎地如此不濟，一招之間便給這破衫少年摔出數丈？若說徒負虛名，卻又不然，適才她會斗銳金旗時劍法凌厲，那是人人見到的。難道人不可以貌相，這襤褸少年竟具絕世武功？滅絕師太也是暗暗吃驚：“這少年到底是甚麼路道？我擒獲他多日，一直沒留心于他，原來真人不露相，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便要將靜玄如此震出，也是有所不能，當今之世，只怕唯有張三丰那老道，以百年的修為，才有這等能耐。”滅絕師太是姜桂之性，老而彌辣，雖然不敢小覷了張無忌，卻也無半分畏懼之心，橫著眼向他上上下下的打量。

　　這時張無忌正忙于替銳金旗的各人止血裹傷，手法熟練之極，伸指點了各人數處穴道，斷臂處血流立時大減。旁觀各人中自有不少療傷點穴的好手，但他所使的手法卻令人人自愧不如，至于他所點的奇穴，更是人所不知。掌旗副使吳勁草道：“多謝少俠仗義，請問高姓大名。”張無忌道：“在下姓曾，名阿牛。”滅絕師太冷冷的道：“回過身來，好小子，接我三劍。”張無忌道：“對不起，請師太稍候，救人要緊。”直到替最後一個斷臂之人包扎好了傷口，這才回身，抱拳說道：“滅絕師太，我不是你的對手，更不想和你老人家動手，只盼你們兩下罷斗，揭開了過去的怨仇。”他說到“兩下罷斗”這四個字之時，辭意十分誠懇。他心中所想到的雙方，正是已去世的父母，一邊是父親武當派的名門正派，一邊是母親天鷹教的邪魔外道。滅絕師太道：“哈哈，憑你這臭小子一言，便要我們罷斗？你是武林至尊麼？”張無忌心念一動，問道：“請問是武林至尊便怎樣？”滅絕師太道：“他便有屠龍刀在手，也得先跟我的倚天劍爭個高下。當真成了武林至尊，那時候再來發號施令不遲。”峨嵋群弟子聽師父出言譏刺張無忌，都笑了起來。別派中也頗有人附和訕笑。

　　以張無忌的身分年紀，說出“罷斗”的話來原是大大不配，他聽得各人譏笑，登時面紅耳赤，但忍不住說道：“你為甚麼要殺死這許多人？每個人都有父母妻兒，你殺死了他們，他們家中孩兒便要伶仃孤苦，受人欺辱。你老人家是出家人，請大發慈悲罷。”他原本不擅詞令，但想到自己身世，出言便即真摯。這幾句話情辭懇切，眾人聽了都是心中一動。滅絕師太臉色木然，冷冰冰的道：“好小子，我用得著你來教訓麼？你自負內力深厚，在這兒胡吹大氣。好，你接得住我三掌，我便放了這些人走路。”

　　張無忌道：“我連你徒兒的一掌都躲不開，何況是師太？我不敢跟你比武，只求你慈悲為懷，體念上天好生之德。”吳勁草大聲叫道：“曾相公，不用跟這老賊尼多說。我們宁可個個死在老賊尼的手下，何必要她假作寬大。”滅絕師太斜眼瞧著張無忌，問道：“你師父是誰？”張無忌心想：“父親、義父雖都教過我武功，卻都不是我的師父。”說道：“我沒師父。”此言一出，眾人均是大感奇怪，本來心想他在一招之間震跌靜玄，自是高人之徒，各人心中都還存著三分顧忌，哪知他竟說沒有師父。武林中人最尊師道，不肯吐露師父姓名，那是常事，但決小敢有師而說無師，他說他沒有師父，那便是真的沒有師父了。

　　滅絕師太不再跟他多言，說道：“接招罷！”右手一伸，隨隨便便的拍了出去。當此情勢，張無忌不能不接，當下不敢大意，雙掌并推，以兩只手同時來接她一掌。不料滅絕師太手掌忽低，便像一尾滑溜無比，迅捷無倫的小魚一般，從他雙掌之下穿過，波的一響，拍在他的胸前。張無忌一驚之下，護體的九陽神功自然發出，和對方拍來的掌力一擋，就在這兩股巨大的內勁將触未撞、方遇未接之際，滅絕師太的掌力忽然無影無蹤的消失了。張無忌一呆，抬頭看她時，猛地里胸口猶似受了鐵錘的一擊。他立足不定，向後接連摔了兩個筋斗，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委頓在地，便似一堆軟泥。滅絕師太的掌力如此忽吞忽吐，閃爍不定，引開敵人的內力，然後再行發力，實是內家武學中精奧之極的修為。旁觀眾人中武功深湛之士識得這一掌的妙處，都忍不住喝彩。蛛兒大急，搶到張無忌身旁，伸手待去相扶，不料腿膝一麻，便又摔倒。原來她雖得張無忌解穴，但血脈未曾行開，眼見他受傷，焦急之下，便即奔出相救，但過得片刻，終于站立不定，叫道：“阿牛哥，你……你……”

　　張無忌但覺胸口熱血翻涌，搖了搖手，道：“死不了。”慢慢爬起身來。只聽得滅絕師太對三名弟子道：“將一干妖人的右臂全都砍了。”那三名女弟子應道：“是！”挺劍走向銳金旗眾人。張無忌忙道：“你……你說我受得你三掌，就要放他們走路。我……我挨過你一掌，還有……還有兩掌。”滅絕師太擊了他一掌，已試出他的內功正大渾厚，絕非妖邪一路，甚至和自己所學頗有相似之處，又見他雖然袒護魔教教眾，實則不是魔教中人，說道：“少年人別多管閒事，正邪之分，該當清清楚楚。適才這一掌，我只用了三分力道，你知道麼？”張無忌知她以一派掌門人之尊，自是不會虛言，她說只用三分力道，那便是真的只用三分，但不論余下的兩掌如何難挨，總不能顧全自己性命，眼睜睜讓銳金旗人眾受她宰割，便道：“在下不自量力，再受……再受師太兩掌。”吳勁草大叫道：“曾相公，我們深感你的大德！你英雄仗義，人人感佩。余下兩掌千萬不可再挨。”

　　滅絕師太見蛛兒倒在張無忌身旁，嫌她礙手礙腳，左手袍袖一拂，已將她身子卷起，向後擲出。周芷若搶上一步接住，將她輕輕放在地下。蛛兒急道：“周姊姊，你快勸他別再挨那兩掌，你的說話，他會聽的。”周芷若奇道：“他怎會聽我的話？”蛛兒道：“他心中很歡喜你，難道你不知道麼？”周芷若滿臉通紅，啐道：“哪有此事？”

　　只聽滅絕師太朗聲道：“你既要硬充英雄好漢，那是自己找死，須怪我不得。”右手一起，風聲獵獵，直襲張無忌胸口。張無忌這一次不敢伸手抵擋，身形側過，意欲避開她掌力。滅絕師太右臂斜彎急轉，手掌竟從絕不可能的彎角橫將過來，拍的一聲，已擊中他背心。他身子便如一捆稻草般，在空中平平的飛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下，動也不動的伏在沙里，似已斃命。滅絕師太這一招手法精妙無比，本來旁觀眾人都會喝彩，但各人對張無忌的俠義心腸均已忍不住暗中欽佩，見他慘遇不幸，只有驚呼歎息，竟沒一人叫好。蛛兒道：“周姊姊，求求你，快去瞧他傷得重不重。”周芷若一顆心突突跳動，聽蛛兒求得懇切，原想過去瞧瞧，但眾目睽睽之下，以她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如何敢去看視一個青年的傷勢？何況傷他之人正是自己師父，這一過去，雖非公然反叛本門，究是對師父大大不敬，是以跨了一步，卻又縮回。這時天已大明，陽光燦爛，過了片刻，只見張無忌背脊一動，掙扎著慢慢坐起，但手肘撐高尺許，突然支持不住，一大口鮮血噴出，重新跌下。他昏昏沉沉，只盼一動也不動的躺著，但仍是記著尚有一掌未挨，救不得銳金旗眾人的性命。

　　他深深吸一口氣，終于硬生生坐起，但見他身子發顫，隨時都能再度跌下，各人屏住了呼吸注視，四周雖有數百眾人，但靜得連一針落地都能聽見。

　　便在這萬籟俱寂的一剎那間，張無忌突然間記起了九陽真經中的幾句話：“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他在幽谷中誦讀這幾句經文之時，始終不明其中之理，這時候猛地里想起，以滅絕師太之強橫狠惡，自己決非其敵，照著九陽真經中要義，似乎不論敵人如何強猛、如何凶惡，盡可當他是清風拂山，明月映江，雖能加于我身，卻不能有絲毫損傷。然則如何方能不損我身？經文下面說道：“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他想到此處，心下豁然有悟，盤膝坐下，依照經中所示的法門調息，只覺丹田中暖烘烘地、活潑潑地，真氣流動，頃刻間使遍于四肢百骸。那九陽神功的大威力，這時方才顯現出來。他外傷雖重，嘔血成升，但內力真氣，竟是半點也沒損耗。

　　滅絕師太見他運氣療傷，心下也不禁暗自訝异，這少年果是有非常之能。她打張無忌的第一掌乃是“飄雪穿云掌”中的一招，第二掌更加厲害，是“截手九式”的第三式，這都是峨嵋派掌法中精華所在。第一掌她只出三分力，第二掌將力道加到七成，料想便算不能將他一掌斃命于當場，至少要叫他筋斷骨折，全身萎癱，再也動彈不得。哪知他俯伏半晌，便又坐起，實是大出她意料之外。依照武林中的比武慣例，滅絕師太原可不必等候他運息療傷，但她自重身分，自不會在此時乘人之危，對一個後輩動手。

　　丁敏君大聲大叫道：“喂，姓曾的，你若是不敢再接我師父第三掌，乘早給我滾得遠遠的。你在這兒養一輩子傷，我們也在這兒等你一輩子嗎？”周芷若細聲細氣的道：“丁師姊，讓他多休息一會，那也礙不了事。”丁敏君怒道：“你……你也來袒護外人，是不是瞧著這小子……”她本來想說：“瞧著這小子英俊，對他有了意思啦。”但立即想到有各大門派不少知名之士在旁，這些粗俗的言語可不能出口，因此一句話沒說完，便即住口。但她言下之意，旁人怎不明白？下面半句話雖然沒說完，還是和說出口一般無异。

　　周芷若又羞又急，氣得臉都白了，卻不分辯，淡淡的道：“小妹只是顧念本門和師尊的威名，盼望別讓旁人說一句閒話。”丁敏君愕道：“甚麼閒話？”

　　周芷若道：“本門武功天下揚名，師父更是當世數一數二的前輩高人，自不會跟這種後生小子一般見識。只不過見他大膽狂妄，這才出手教訓于他，難道真的會要了他的性命不成？本門俠義之名已垂之百年，師尊仁俠寬厚，誰不欽仰？這年輕人螢燭之光，如何能與日月爭輝？便讓他再去練一百年，也不能是咱們師尊的對手，多養一會兒傷，又算得甚麼？”這一番話說得人人暗中點頭。滅絕師太心下更喜，覺得這個小徒兒識得大體，在各派的高手之前替本門增添光彩。張無忌體內真氣一加流轉，登時精神煥發，把周芷若的話句句聽在耳里，知道她是在極力回護自己，又以言語先行扣住，使滅絕師太不便對自己痛下殺手，不由得心中感激，站起身來，說道：“師太，晚輩舍命陪君子，再挨你一掌。”滅絕師太見他只這麼盤膝一坐，立時便精神奕奕，暗道：“這小子的內力如此渾厚，當真邪門。”說道：“你只管出手擊我，誰叫你挨打不還手？”張無忌道：“晚輩這點兒粗陋功夫，連師太的衣角也碰不到半分，說甚麼還手？”滅絕師太道：“你既有自知之明，那便乘早走開。少年人有這等骨氣，也算難得。滅絕師太掌下素不饒人，今日對你破一破例。”張無忌躬身道：“多謝前輩，這些銳金旗的大哥們你也都饒了麼？”滅絕師太的長眉斜斜垂下，冷笑道：“我的法名叫作甚麼？”張無忌道：“前輩的尊名是上‘滅’下‘絕’。”滅絕師太道：“你知道就好了。妖魔邪徒，我是要滅之絕之，決不留情，難道‘滅絕’兩字，是白叫的麼？”張無忌道：“既然如此，請前輩發第三掌。”

　　滅絕師太斜眼相睨，似這般頑強的少年，一生之中确是從未見過，她素來心冷，但突然間起了愛才之念，心想：“我第三掌一出，他非死不可。這人究非妖邪一流，年紀輕輕的如此送命，不免有些可惜！”微一沉吟，心意已決，第三掌要打在他丹田的要穴之上，運內力震蕩他的丹田，使他立時閉氣暈厥，待誅盡魔教銳金旗的妖人之後，再將他救醒。她左袖一拂，第三掌正要擊出，忽聽得一人叫道：“滅絕師太，掌下留人！”這八個字的聲音有如針尖一般的鑽入各人耳中，人人覺得極不舒服。

　　只見西北角上一個白衫男子手搖折扇，穿過人群，走將過來，行路足下生沙不起，便如是在水面上飄浮一般。這人白衫的左襟上繡著一只小小黑鷹，雙翅展開。眾人一看，便知他是天鷹教中的高手人物。原來天鷹教教眾的法服和明教一般，也是白袍，只是明教教袍上繡一個紅色火焰，天鷹教則繡一頭黑鷹。

　　那人走到离滅絕師太三丈開外，拱手笑道：“師太請了，這第三掌嘛，便由區區代領如何？”滅絕師太道：“你是誰？”那人道：“在下姓殷，草字野王。”

　　他“殷野王”三字一出口，旁觀眾人登時起了哄。殷野王的名聲，這二十年來在江湖上著實響亮，武林中人多說他武功之高，跟他父親白眉鷹王殷天正實已差不了多少，他是天鷹教天微堂堂主，權位僅次于教主。

　　滅絕師太見這人不過四十來歲年紀，但一雙眼睛猶如冷電，精光四射，氣勢懾人，倒也不能小覷于他，何況平時也頗聽到他的名頭，當下冷冷的道：“這小子是你甚麼人，要你代接我這一掌？”張無忌心中只叫：“他是我舅舅，是我舅舅。難道他認出我來了？”殷野王哈哈一笑，道：“我跟他素不相識，只是見他年紀輕輕，骨頭倒硬，頗不像武林中那些假仁假義、沽名釣譽之徒。心中一喜，便想領教一下師太的功力如何？”最後一句話說得頗不客氣，意下似乎全沒將滅絕師太放在眼里。滅絕師太卻也并不動怒，對張無忌道：“小子，你倘若還想多活幾年，這時候便走，還來得及。”張無忌道：“晚輩不敢貪生忘義。”滅絕師太點了點頭，向殷野王道：“這小子還欠我一掌。咱們的帳一筆歸一筆，回頭不教閣下失望便是。”殷野王嘿嘿一笑，說道：“滅絕師太，你有本事便打死這個少年。這少年若是活不了，我教你們人人死無葬身之地。”一說完，立時飄身而退，穿過人叢，喝道：“現身！”突然之間，沙中涌出無數人頭，每人身前支前一塊盾牌，各持強弓，一排排的利箭對著眾人。原來天鷹教教眾在沙中挖掘地道，早將眾人團團圍住了。

　　眾人全神注視滅絕師太和張無忌對掌，毫沒分心，便是宋青書等有識之士，也只防備天鷹教教眾突然奔前沖擊，哪料得他們乘著沙土松軟，竟然挖掘地道，冷不防占盡了周遭有利的地形。這麼一來，人人臉上色變，眼見利箭上的箭頭在日光下發出暗藍光芒，顯是喂有劇毒，只消殷野王一聲令下，名派除了武功最高強的數人之外，其餘的只怕都要性命難保。當地五派之中，論到資望年歲，均以滅絕師太為長，各人一齊望著她，聽她號令。

　　滅絕師太的性子最是執拗不過，雖然眼見情勢惡劣，竟是絲毫不為所動，對張無忌道：“小子，你只好怨自己命苦。”突然間全身骨骼中發出劈劈拍拍的輕微爆裂之聲，炒豆般的響聲未絕，右掌已向張無忌胸口擊去。

　　這一掌是峨嵋的絕學，叫做“佛光普照”任何掌法劍法總是連綿成套，多則數百招，最少也有三五式，但不論三式或是五式，定然每一式中再藏變化，一式抵得數招乃至十余招。可是這“佛光普照”的掌法便只一招，而且這一招也無其他變化，一招拍出，擊向敵人胸口也好，背心也好，肩頭也好，面門也好，招式平平淡淡，一成不變，其威力之生，全在于以峨嵋派九陽功作為根基。一掌既出，敵人擋無可擋，避無可避。當今峨嵋派中，除了滅絕師太一人之外，再無第二人會使。她本來只想擊中張無忌的丹田，將他擊暈便罷，但殷野王出來一加威嚇之後，她再手下留情，那便不是寬大，而是貪生怕死，向敵人屈膝投降了。因此這一招乃是使上了全力，絲毫不留余地。張無忌見她手掌擊出，骨骼先響，也知這一掌非同小可，自己生死存亡，便決于這頃刻之間，哪敢有些微怠忽？在這一瞬之間，只是記著“他自狠來他自惡，我只一口真氣足”這兩句經文，絕不想去如何出招抵御，但把一股真氣匯聚胸腹。猛聽得砰然一聲大響，滅絕師太已打中在他胸口。旁觀眾人齊聲驚呼，只道張無忌定然全身骨骼粉碎，說不定竟被這排山倒海般的一擊將身子打成了兩截。哪知一掌過去，張無忌臉露訝色，竟好端端的站著，滅絕師太卻是臉如死灰，手掌微微發抖。原來適才滅絕師太這一招“佛光普照”純以峨嵋九陽功為基，偏生張無忌練的正是九陽神功。峨嵋九陽功乃當年郭襄聽覺遠背誦九陽真經後記得若干片段而化成，和原本的九陽神功相較，威力自是不可同日而語。但兩門內功威力有大小，本質卻是一致，峨嵋九陽功一遇到九陽神功，猶如江河入海，又如水乳交融，登時無影無蹤。滅絕師太擊他的第一掌是“飄雪穿云掌”，第二掌是“截手九式”，均非九陽神功所屬，是以擊在張無忌身上，卻能使他受傷嘔血。這中間的道理，當時卻無一人能理會得，張無忌固然茫無所知，滅絕師太雖見識廣博，也只道這小子內功深湛、自己傷他不得而已。是以圈子內外的數百人，除了滅絕師太自己，個個均以為她手下留情，有的以為她愛惜張無忌的骨氣，有的以為她顧全大局，不愿五派在天鷹教的毒箭下傷亡慘重，更有的以為她膽小害怕，屈服于殷野王的威嚇之下。張無忌躬身一揖，說道：“多謝前輩掌底留情。”滅絕師太哼了一聲，大是尷尬，若是上前再打，自己明明說過只擊他三掌，倘若就此作罷，那更是向天鷹教屈服的奇恥大辱。便在她這微一遲疑之間，殷野王哈哈大笑，說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滅絕師太不愧為當世高人。”喝令：“撤去弓箭！”眾教徒陡然間翻翻滾滾的退了開去，一排盾牌，一排弓箭，排列得極是整齊，看來這殷野王以兵法部勒教眾，進退攻拒之際，頗具陣法。滅絕師太臉上無光，卻又如何能向眾人分辯，說自己這一掌并非手下留情？各人明明見到她輕輕兩掌，便將張無忌打得重傷，但給殷野王一嚇之後，第三掌竟徒具威勢，一點力道也沒使上。她便竭力申辯，各人也不會相信，何況她向來高傲慣了的，豈肯去求人相信？當下狠狠的向張無忌瞪了一眼，朗聲道：“殷野王，你要考較我的掌力，這就請過來。”殷野王拱手道：“今日承師太之情，不敢再行得罪，咱們後會有期。”滅絕師太左手一揮，不再言語，領了眾弟子向西奔去。昆侖、華山、崆峒各派人眾，以及殷梨亭、宋青書等跟隨而去。蛛兒雙足尚自行走不得，急道：“阿牛哥，快帶我走。”張無忌卻很想和殷野王說說幾句話，道：“等一會。”迎著向殷野王走了過去，說道：“前輩援手大德，晚輩決不敢忘。”殷野王拉著他的手，向他打量了一會，問道：“你姓曾？”張無忌真想扑在他懷里，叫出聲來：“舅舅，舅舅！”但終于強行忍往，雙眼卻不自禁的紅了。有道是：“見舅如見娘”，他父母雙亡，殷野王是他十年多來第一次見到的親人，如何不叫他心情激動？殷野王見他眼色中顯得對自己十分親近，只道他感激自己救他性命，也不放在心上，眼光轉到在地下的蛛兒，淡淡一笑，說道：“阿离，你好啊！”

　　蛛兒抬起頭來，眼光中充滿了怨毒，隨即低頭，過了一會，叫道：“爹！”這個“爹”字一出口，張無忌大吃一驚，但心中念頭迅速轉動，頃刻間明白了許多事情：“原來蛛兒是舅舅的女兒，那麼便是我的表妹了。她殺了二娘，累死了自己母親，又說爹爹一見到便要殺她……哦，她使‘千蛛萬毒手’戳傷殷無祿，想來這個家人跟著主人，也對她母女不好。殷無福、殷無壽雖然心中痛恨，卻不能跟她動手，是以說了一句“原來是三小姐”，便抱了殷無祿而去。”他回頭瞧著蛛兒時，忽又想道：“怪不得我總覺得她舉動像我媽媽，原來她和我血肉之親，我媽是她的嫡親姑母。”

　　只聽殷野王冷笑道：“你還知道叫我一聲爹，哼，我只道你跟了金花婆婆，便將天鷹教不瞧在眼里了。沒出息的東西，跟你媽一模一樣，練甚麼‘千蛛萬毒手’，哼，你找面鏡子自己瞧瞧，我姓殷的家中有你這樣的丑八怪？”

　　蛛兒本來嚇得全身發顫，突然間轉過頭來，凝視父親的臉，朗聲道：“爹，你不提從前的事，我也不提。你既要說，我倒要問你，媽好好的嫁了你，你為甚麼要另娶二娘？”殷野王道：“這……這……死丫頭，男子漢大丈夫，哪一個沒有三妻四妾？你忤逆不孝，今日狡辯也是無用。甚麼金花婆婆、銀葉先生，天鷹教也沒放在眼里。”回手一揮，對著殷無福，殷無壽兩人道：“帶了這丫頭走。”

　　張無忌雙手一攔，道：“且慢！殷……殷前輩，你要拿她怎樣？”殷野王道：“這丫頭是我的親生逆女，她害死庶母，累死母親，如此禽獸不如之人，怎能留于世間？”張無忌道：“那時殷姑娘年幼，見母親受人欺辱，一時不忿，做錯了事，還望前輩念在父女之情，從輕責罰。”殷野王仰天大笑，說道：“好小子，你究竟是哪一號的人物，甚麼閒事都管。連我殷家的家事也要插手？你是‘武林至尊’不是？”張無忌心下激動，真想便說：“我是你外甥，可不是外人。”但終究忍住了。殷野王笑道：“小子，你今天的性命是撿來的，再這般多管江湖上的閒事，再有十條小命，也不夠賠。”說著左手一擺。殷無福、殷無壽二人上前架起蛛兒，拉到殷野王身後。張無忌知道蛛兒這一落入她父親手中，性命多半無幸，情急之下，沖上去便要搶人。殷野王眉頭一皺，左手陡地伸出，抓住他胸口輕輕往外一揮，張無忌身不由主，便如騰云駕霧般的直摔出去，砰的一聲，重重摔在黃沙之中。他有九陽神功護體，自是不致受傷，但陷身沙內，眼耳口鼻之中塞滿了沙子，難受之極。他不肯甘休，爬起來又搶上去。殷野王冷笑道：“小子，第一下我手下留情，再來可不客氣了。”張無忌懇求道：“她……她是你的親生女兒啊，她小的時候你抱過她，親過她，你饒了她罷。”

　　殷野王心念一動，回頭瞧了蛛兒一眼，但見到她浮腫的臉，不由得厭惡之情大增，喝道：“走開！”張無忌反而走上一步，便想搶人。蛛兒叫道：“阿牛哥，你別理我，我永遠記得你待我的好處。你快走開，你打不過我爹爹的。”便在這時，黃沙中突然間鑽出一個青袍人來，雙手一長，已抓住殷無福、殷無壽兩人的後領，跟著并臂一合，兩人額頭對額頭猛撞一下，登時暈去。那人抱起蛛兒，疾馳而去。殷野王怒喝：“韋蝠王，你也來多管鬧事？”青翼蝠王韋一笑縱聲長笑，抱著蛛兒向前急馳，他名叫“一笑”，這笑聲卻是連綿不絕，何止百笑千笑？殷野王和張無忌一齊發足急追。這一次韋一笑不再大兜圈子，徑向西南方飄行。這人身法之快，實是匪夷所思，殷野王內力深厚，輕功了得。張無忌體內真氣流轉，更是越奔越快，但韋一笑快得更加厲害。眼見初時和他相距數丈，到後來變成十余丈、二十余丈、三十余丈……終于人影不見。殷野王怒極而笑，見張無忌始終和自己并肩疾奔，半步也沒落後，心下暗自驚异，這時明知已無法追上韋一笑，卻要考一考這少年的腳力，足底加勁，身子如箭离弦，激射而出，卻見他不即不离，仍是和自己并肩而行，忽聽他說道：“殷前輩，這青翼蝠王奔跑雖快，未必長力也夠，咱們跟他死纏到底。”殷野王吃了一驚，立時停步，自忖：“我施展如此的輕功，已是竭盡平生之力，別說開口說話，便是換錯了一口氣也不成。這小子隨口說話，居然足下絲毫不慢，那是甚麼功夫？”他陡然間停步，張無忌一竄已在數丈之外，忙轉身回頭，退回到殷野王身旁，聽他示下。

　　殷野王道：“曾兄弟，你師父是誰？”張無忌忙道：“不，不！你千萬不能叫我兄弟，我是你晚輩，你老人家叫我‘阿牛’便了，我沒師父。”殷野王心念一動：“這小子的武功如此怪异，留著大是禍胎，不如出奇不意，一掌打死了他。”便在此時，忽聽得幾下極尖銳的海螺聲遠遠傳來，正是天鷹教有警的訊號。殷野王眉頭一皺，心想：“定是洪水、烈火各旗怪我不救銳金旗，又起了亂子。倘若一掌打不死這小子，這時候卻沒有功夫跟他纏斗。不如借刀殺人，讓他去送命在韋一笑手里。”便道：“天魔教遇上了敵人，我須得趕回應付，你獨自去找韋一笑罷。這人凶惡陰險，待得遇上了，你須先下手為強。”張無忌道：“我本領低微，怎打得過他？你們有甚麼敵人來攻？”殷野王側耳聽了一下號角，道：“果然是明教的洪水、烈火、厚土三旗都到了。”張無忌道：“大家都是明教一脈，又何必自相殘殺？”殷野王臉一沉，道：“小孩子懂得甚麼？又來多管閒事！”轉身向來路奔回。張無忌心想：“蛛兒落入了大惡魔韋一笑手中，倘若給他在咽喉上咬了一口，吸起血來，哪里還有命在？”想到此處，更是著急，當即吸一口真氣，發足便奔。好在韋一笑輕功雖佳，手上抱了一個人後，總不能踏沙無痕，沙漠之中還是留下了一條足跡。張無忌打定了主意：“他休息，我不休息，他睡覺，我不睡覺，奔跑三日三夜，好歹也追上了他。”可是在烈日之下，黃沙之中，奔跑三日三夜當真是談何容易，他奔到傍晚，已是口干唇燥，全身汗如雨下。但說也奇怪，腳下卻毫不疲累，積蓄了數年的九陽神功一點一滴的發揮出來，越是使力，越是精神奕奕。

　　他在一處泉水中飽飽的喝了一肚子水，足不停步，循著韋一笑的足印奔跑。奔到半夜，眼見月在中天，張無忌忽地恐懼起來，只怕突然之間，蛛兒被吸干了血的尸體在眼前出現。就在這時，隱隱聽得身後似有足步之聲，他回頭一看，卻沒有人。他不敢耽擱，發足又跑，但背後的腳步聲立時跟著出現。他心中大奇，回頭再看，仍是無人，仔細一看，沙漠中明明有三道足跡，一道是韋一笑的，一道是自己的，另一道卻是誰的？再回過頭來，身前只韋一笑的一道足跡。那麼有人在跟蹤自己，定然無疑的了，怎麼總是瞧不見他，難道這人有隱身術不成？他滿腹疑團，拔足又跑，身後的足步聲又即響起。張無忌叫道：“是誰？”身後一個聲音道：“是誰？”張無忌大吃一驚，喝道：“你是人是鬼？”那聲音也道：“你是人是鬼？”張無忌急速轉過身來，這一次看到了身後那人在地下的一點影子，才知是個身法奇快之人躲在自己背後，叫道：“你跟著我干麼？”那人道：“我跟著你干麼？”張無忌笑道：“我怎麼知道？這才問你啊。”那人道：“我怎麼知道？這才問你啊。”張無忌見這人似乎并無多大惡意，否則他在自己身後跟了這麼久，隨便甚麼時候一出手，都能致自己死命，便道：“你叫甚麼名字？”那人道：“說不得。”張無忌道：“為甚麼說不得？”那人道：“說不得就是說不得，還有甚麼道理好講，你叫甚麼名字？”張無忌道：“我……我叫曾阿牛。”那人道：“你半夜三更的狂奔亂跑，在干甚麼？”

　　張無忌知道這是一位身懷絕技的异人，便道：“我一個朋友給青翼蝠王捉了去，我要去救回來。”那人道：“你救不回來的。”張無忌道：“為甚麼？”那人道：“青翼蝠王的武功比你強，你打他不過。”張無忌道：“打他不過也要打。”那人道：“很好，有志氣。你朋友是個姑娘麼？”張無忌道：“是的，你怎知道？”那人道：“要不是姑娘，少年人怎會甘心拚命。很美罷？”張無忌道：“丑得很！”那人道：“你自己呢，丑不丑？”張無忌道：“你到我面前，就看到了。”那人道：“我不要看，那姑娘會武功麼？”張無忌道：“會的，是天鷹教殷野王前輩的女兒，曾跟靈蛇島金花婆婆學武。”那人道：“不用追了，韋一笑捉到了她，一定不肯放。”張無忌：“為甚麼？”那人哼了一聲，道：“你是個傻瓜，不會用腦子。殷野王是殷天正的甚麼人？”張無忌道：“他們兩位是父子之親。”那人道：“白眉鷹王和青翼蝠王的武功誰高？”張無忌道：“我不知道。請問前輩，是誰高啊？”那人道：“各有所長，兩人誰的勢力大些？”張無忌道：“鷹王是天鷹教教主，想必是勢力大些。”那人道：“不錯，因此韋一笑捉了殷天正的孫女，那是奇貨可居，不肯就還的，他想要挾殷天正就范。”張無忌搖頭道：“只怕做不到，殷野王前輩一心一意想殺了他自己的女兒。”那人奇道：“為甚麼啊？”張無忌于是將蛛兒殺父親愛妾、累死親母之事簡略說了。

　　那人聽完後，嘖嘖贊道：“了不起，了不起，當真是美質良材。”張無忌奇道：“甚麼美質良材？”那人道：“小小年紀，就會殺死庶母、害死母親，再加上靈蛇島金花婆婆的一番調教，當真是我見猶怜。韋一笑要收她作個徒兒。”張無忌吃了一驚，問道：“你怎知道？”那人道：“韋一笑是我好朋友，我自然明白他的心性。”張無忌一呆之下，大叫一聲：“糟糕！”發足便奔。那人仍是緊緊的跟在他背後。張無忌一面奔跑，一面問道：“你為甚麼跟著我？”那人道：“我好奇心起，要瞧瞧熱鬧。你還追韋一笑干麼？”張無忌怒道：“蛛兒已經有些邪氣，我決計不許她再拜韋一笑為師。倘若她也學成一個吸飲人血的惡魔，那怎生是好？”那人道：“你很喜歡蛛兒麼？為甚麼這般關心她？”張無忌歎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歡不歡喜她，不過她……她有點兒像我媽媽。”那人道：“嗯，原來你媽媽也是個丑八怪，想來你也好看不了。”張無忌急道：“我媽媽很好看的，你別胡說八道。”那人道：“可惜，可惜！”張無忌道：“可惜甚麼？”那人道：“你這少年有肝膽，有血性，著實不錯，可惜轉眼便是一具給吸干了鮮血的僵尸。”

　　張無忌心念一動：“他的話确也不錯，我就算追上了韋一笑，又怎能救得蛛兒，也不過是白白饒上自己的性命而已。”說道：“前輩，你幫幫我，成不成？”那人道：“不成，一來韋一笑是我好朋友，二來我也打不過他。”

　　張無忌道：“韋一笑既是你好朋友，你怎地不勸勸他？”那人道：“勸有甚麼用？韋一笑自己又不想吸飲人血，他是迫不得已的，實是痛苦難當。”張無忌奇道：“迫不得已？哪有此事？”那人道：“韋一笑練內功時走火，自此每次激引內力，必須飲一次人血，否則全身寒戰，立時凍死。”張無忌沉吟道：“那是三陰脈胳受損麼？”那人奇道：“咦，你怎麼知道？”張無忌道：“我只是猜測，不知對不對。”那人道：“我曾三入長白山，想替他找一頭火蟾，治療此病，但三次都是徒勞無功。第一次還見到了火蟾，差著兩丈沒捉到，第二次第三次連火蟾的影子也沒有見到。待眼前的難關過了之後，我總還得再去一次。”張無忌道：“我同你一起去，好不好？”那人道：“嗯，你的內力倒夠，就是輕功太差，簡直沒半點火候，到那時再說罷。喂，我問你，干麼你要去幫忙捉火蟾？”張無忌道：“倘若捉到了，不但治好韋一笑的病，也救了很多人，那時候他不用再吸人血了。啊，前輩，他奔跑了這麼久，激引內力，是不是迫不得已，只好吸蛛兒的血呢？”那人一呆，說道：“這倒說不定。他雖然想收蛛兒為徒，但是打起寒戰來，自己血液要凝結成冰，那時候啊，只怕便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張無忌越想越是害怕，舍命狂奔。那人忽道：“咦，你後面是甚麼？”張無忌回過頭想看，突然間眼前一黑，全身已被一只極大的套子套住，跟著身子懸空，似乎是處身在一只布袋之中，被那人提了起來。他忙伸手去撕布袋，豈知那布袋非綢非革，堅韌异常，摸上去布紋宛然，顯是粗布所制，但撕上去卻紋絲不動。

　　那人提起袋子往地下一擲，哈哈大笑，說道：“你能鑽出我的布袋，算你本事。”張無忌運起內力，雙手往外猛推，但那袋子軟軟的絕不受力。他提起右腳，用力一腳踢出，波的一聲悶響，那袋子微微向外一凸，不論他如何拉推扯撕，翻滾頂撞，這只布袋總是死樣活氣的不受力道。那人笑道：“你服了麼？”張無忌道：“服了！”

　　那人拍的一下，隔著袋子在他屁股上打了一記，笑道：“小子，乖乖的在我的乾坤一氣袋中別動，我帶你到一個好地方去。你開口說一句話，給人知覺了，我可救不得你。”張無忌道：“你帶我到哪里去？”那人道：“你已落入我乾坤一氣袋中，我要取你小命，你逃得了麼？你只要不動不作聲，總有你的好處。”張無忌一想這話倒也不錯，當下便不掙扎。那人道：“你能鑽進我的布袋，是你的福緣。”提起布袋往肩頭上一掮，拔足便奔。

　　張無忌道：“蛛兒怎麼辦啊？”那人道：“我怎知道？你再羅唆一聲，我把你從布袋里抖了出來。”張無忌心想：“你把我抖出來，正是求之不得。”嘴里卻不敢答話，只覺那人腳下迅速之極。那人走了幾個時辰，張無忌在布袋中覺得漸漸熱了起來，知道已是白天，太陽晒在袋上，過了一會，只覺那人越走越高，似在上山。這一上山，又走了兩個多時辰，張無忌這時身上已頗有寒意，心想：“多半是到了極高的山上，峰頂積雪，因此這麼冷。”突然之間，身子飛了起來，他大吃一驚，忍不住叫出聲來。他叫聲未絕，只覺身子一頓，那人已然著地，張無忌這才明白，原來適才那人是帶了自己縱躍了一下，心想身處之地多半是極高山峰上的危崖絕壁，那人背負了自己如此跳躍，山岩積了冰雪，甚是滑溜，倘若一個失足，豈不兩人都一齊粉身碎骨？心中剛想到此處，那人又已躍起。這人不斷的跳躍，忽高忽低，忽近忽遠，張無忌雖在布袋之中，見不到半點光亮，也猜得到當地的地勢必定險峻异常。

## 第十九章　禍起蕭牆破金湯

　　張無忌被那人帶著又一次高高躍起，忽聽得遠處有人叫道：“說不得，怎麼到這時候才來？”負著張無忌的那人道：“路上遇到了一點小事。韋一笑到了麼？”遠處那人道：“沒見啊！真奇怪，連他也會遲到。說不得，你見到他沒有？”一面問，一面走近。張無忌暗自奇怪：“原來這個人就叫‘說不得’，無怪我問他叫甚麼名字，他說是‘說不得’，再問他為甚麼說不得，他說道‘說不得就是說不得，哪有甚麼道理好講。’怎麼一個人會取這樣一個怪名？”又想：“原來他和韋一笑約好了在此相會，不知蛛兒是否無恙？他是韋一笑的好朋友，不知要如何對付我？”只聽說不得道：“鐵冠道兄，咱們找找韋兄去，我怕他出了甚麼亂子”鐵冠道人道：“青翼蝠王機警聰明，武功卓絕，會有甚麼亂子。”說不得道：“我總覺得有些不對。”忽聽得一個聲音從底下山谷中傳了上來，叫著：“說不得臭和尚，鐵冠老雜毛，快來幫個忙，糟糕之極了，糟糕之極了。”說不得和鐵冠道人齊聲驚道：“是周顛，他甚麼事情糟糕？”說不得又道：“他好像受了傷，怎地說話中氣如此弱？”不等鐵冠道人答話，背了張無忌便往下躍去。鐵冠道人跟在後面，忽道：“啊！周顛負著甚麼人？是韋一笑！”說不得道：“周顛休慌，我們來助你了。”周顛叫道：“慌你媽的屁，我慌甚麼？吸血蝙蝠的老命要歸天！”說不得驚道：“韋兄怎麼啦，受了甚麼傷？”說著加快腳步。張無忌身在袋中，更如騰云駕霧一般，忍不住低聲道：“前輩，你暫且放下我，下去救人要緊。”說不得突然提起袋子，在空中轉了三個圈子，張無忌大吃一驚，若他一脫手，將布袋擲了出去，後果當真不堪設想。

　　只聽說不得沉著嗓子道：“小子，我跟你說，我是‘布袋和尚說不得’，後面那人是鐵冠道人張中，下面說話的是周顛。我們三個，再加上冷面先生冷謙，彭瑩玉彭和尚，是明教的五散人。你知道明教麼？”張無忌道：“知道。原來大師也是明教中人。”說不得道：“我和冷謙不大愛殺人，鐵冠道人、周顛、彭和尚他們，卻是素來殺人不眨眼的。他們倘若知道你藏在我這乾坤一氣袋中，隨隨便便的給你一下子，你就變成一團肉泥。”張無忌道：“我又沒得罪貴教，為甚麼……”說不得道：“鐵冠道人他們殺人，還要問得罪不得罪嗎？從此之後，你若想活命，不得再在我袋中說出一個字來，知道麼？”張無忌點了點頭。說不得道：“你怎麼不回答？”張無忌道：“你不許我說出一個字來。”說不得微微一笑，道：“你知道就好……啊，韋兄怎麼了？”

　　最後一句話，卻是跟周顛說的，只聽周顛啞著嗓子道：“他……他……糟之透頂，糕之透頂。”說不得道：“嗯，韋兄心口還有一絲暖氣，周顛，是你救他來的？”周顛道：“廢話，難道是他救我來的？”鐵冠道人道：“周顛，你受了甚麼傷？”周顛道：“我見吸血蝙蝠僵在路旁，凍得氣都快沒有了，不合強盜發善心，運氣助他，哪知吸血蝙蝠身上的陰毒當真厲害，就是這麼一回事。”

　　說不得道：“周顛，你這一次當真是做了好事。”周顛道：“甚麼好事壞事，吸血蝙蝠此人又陰毒又古怪，我平素瞧著最不順眼，不過這一次他做的事很合周顛的胃口，周顛便救他一救。哪知道沒救到吸血蝙蝠，寒毒入體，反要賠上周顛一條老命。”鐵冠道人驚道：“你傷得這般厲害？”周顛道：“報應，報應。吸血蝙蝠和周顛生平不做好事，哪知一做好事便橫禍臨頭。”說不得道：“韋兄做了甚麼好事？”周顛道：“他激引內毒，陰寒發作，本來只須吸飲人血，便能抑制。他身旁明明有一個女娃子，可是他宁愿自己送命，也不吸她的血。周顛一見之下，說道：“啊喲不對，吸血蝙蝠既然倒行逆施，周顛也只好胡作非為一下，要救他一救。”張無忌聽得韋一笑沒吸蛛兒的血，一喜非同小可。說不得反手在布袋外一拍，問道：“那女娃子是誰？”周顛道：“我也這般問吸血蝙蝠。他說這是白眉老兒的孫女，他說眼前明教有難，大伙兒需當齊心合力，因此萬萬不能吸她的血。”說不得和鐵冠道人一齊鼓掌，說道：“正該如此。白鷹、青蝠兩王攜手，明教便聲勢大振了。”

　　說不得將韋一笑身子接了過來，驚道：“他全身冰冷，那怎麼辦？”周顛道：“是啊，我說你們快活得太早了，吸血蝙蝠這條老命十成已去了九成。一只死蝙蝠和白眉鷹王攜手，于明教有甚麼好處？”鐵冠道人道：“你們在這兒等一會，我下山去找個活人來，讓韋兄飽飲一頓人血。”說罷縱身便欲下山。周顛叫道：“且慢！鐵冠雜毛，這兒如此荒涼，等你找到了人，韋一笑早就變成韋不笑。死尸倘若會笑，那就可怕得很了。說不得，你布袋中那個小子，拿出來給韋兄吃了罷。”張無忌一驚：“原來他們早瞧出我藏身布袋之中。”說不得道：“不成！這個人于本教有恩，韋兄若是吃了他，五行旗非跟韋兄拼老命不可。”于是將張無忌如何身受滅絕師太三掌重擊、救活銳金旗數十人的事簡略說了，又道：“這麼來，五行旗還不死心塌地的服了這個小子麼？”鐵冠道人問道：“你把他裝在袋中，奇貨可居，想收服五行旗麼？”說不得道：“說不得，說不得！總而言之，本教四分五裂，眼前大難臨頭，天鷹教遠來相助，偏又跟五行旗的人算起舊帳來，打了個落花流水。咱們總得攜手一致，才免覆滅。袋中這人有利于本教諸路人馬攜手，那是決然無疑的。”他說到這里，伸右手貼在韋一笑的後心“靈台穴”上，運氣助他抵御寒毒。周顛歎道：“說不得，你為朋友賣命，那是沒得說的，可是你小心自己的老命。”鐵冠道人道：“我也來相助一臂之力。”伸右手和說不得的左掌相接。兩股內力同時沖入韋一笑體內。過了一頓飯時分，韋一笑低低呻吟一聲，醒了過來，但牙關仍是不住相擊，顯然冷得厲害，顫聲道：“周顛、鐵冠道兄，多謝你兩位相救。”他對說不得卻不言謝，他兩人是過命的交情，口頭的道謝反而顯得多余。鐵冠道人功力深湛，但被韋一笑體內的陰毒逼了過來，奮力相抗，一時說不出話來。說不得也是如此。忽聽得東面山峰上飄下錚錚的幾下琴聲，中間挾著一聲清嘯，周顛道：“冷面先生和彭和尚尋過來啦。”提高聲音叫道：“冷面先生，彭和尚，有人受了傷，還是你們滾過來罷！”那邊琴聲錚的一響，示意已經聽到。

　　彭和尚卻問：“誰…受…了…傷…啦……”聲音遠遠傳來，山谷鳴響。跟著又問：“到底是誰受了傷？說不得沒事罷？鐵冠兄呢？周顛，你怎麼說話中氣不足？”他問一句，人便躍近數丈，待得問完，已到了近處，驚道：“啊喲，是韋一笑受了傷。”周顛道：“你慌慌張張，老是先天下之急而急。冷面兄，你來給想個法子。”最後那句話，卻是向冷面先生冷謙說的。冷謙嗯了一聲，并不答話，他知彭和尚定要細問端詳，自己大可省些精神。果然彭和尚一連串問話連珠價迸將出來，周顛說話偏又顛三倒四，待得說完經過，說不得和鐵冠道人也已運氣完畢。彭和尚與冷謙運起內力，分別為韋一笑、周顛驅除寒毒。待得韋周二人元氣略復。彭和尚道：“我從東北方來，得悉少林派掌門空聞親率師弟空智、空性，以及諸代弟子百余人，正趕來光明頂，參與圍攻我教。”

　　冷謙道：“正東，武當五俠！”他說話極是簡洁，便是殺了他頭也不肯多說半句廢話，他說這六個字，意思是說：“正東方有武當五俠來攻。”至于武當五俠是誰，反正大家都知是宋遠橋、俞蓮舟、張松溪、殷梨亭和莫聲谷，那也不必多費唇舌。

　　彭和尚道：“六派分進合擊，漸漸合圍。五行旗接了數仗，情勢很不利，眼前之計，咱們只有先上光明頂去。”周顛怒道：“放你媽的狗臭屁！楊逍那小子不來求咱們，五散人便挨上門去嗎？”彭和尚道：“周顛，倘若六派攻破光明頂，滅了聖火，咱們還能做人嗎？楊逍得罪五散人當然不對，但咱們助守光明頂，卻非為了楊道，而是為了明教。”說不得也道：“彭和尚的話不錯。楊逍雖然無禮，但護教事大，私怨事小。”周顛罵道：“放屁，放屁！兩個禿驢一齊放屁，臭不可當。鐵冠道人，楊逍當年打碎你的左肩，你還記得嗎？”鐵冠道人沉吟了半晌，才道：“護教御敵，乃是大事。楊逍的帳，待退了外敵再算。那時咱們五散人聯手，不怕這小子不低頭。”周顛“哼”了一聲，道：“冷謙，你怎麼說？”冷謙道：“同去！”周顛道：“你也向楊逍屈服？當時咱們立過重誓，說明教之事，咱們五散人決計從此袖手不理。難道從前說過的話都是放屁麼？”冷謙道：“都是放屁！”

　　周顛大怒，霍地站起，道：“你們都放屁，我可說的是人話。”鐵冠道人道：“事不宜遲，快上光明頂罷！”彭和尚勸周顛道：“顛兄，當年大家為了爭立教主之事，翻臉成仇，楊逍固然心胸狹窄，但細想起來，五散人也有不是之處……”周顛怒道：“胡說八道，咱們五散人誰也不想當教主，又有甚麼錯了？”說不得道：“本教過去的是是非非，便再爭他一年半載，也無法分辯明白。周顛，我問你，你是明尊火聖座下的弟子不是？”周顛道：“那還有甚麼不是的？”說不得道：“今日本教大難當頭，咱們倘若袖手不顧，死後見不得明尊和陽教主。你要是怕了六大派，那就休去。咱們在光明頂上戰死殉教，你來收我們的骸骨罷！”周顛跳起身來，一掌便往說不得臉上打去，罵道：“放屁！”只聽得拍的一聲響，說不得已重重挨了一掌。他慢慢張口，吐出幾枚被打落的牙齒，一言不發，但見他半邊面頰由白變紅，再由紅變瘀，腫起老高。彭和尚等人大吃一驚，周顛更是呆了。要知說不得的武功和周顛乃在伯仲之間，周顛隨手一掌，他或是招架，或是閃避，無論如何打他不中，哪知他聽由挨打，竟在這一掌之下受傷不輕。周顛好生過意不去，叫道：“說不得，你打還我啊，不打還我，你就不是人。”說不得淡淡一笑，道：“我有氣力，留著去打敵人，打自己人干麼？”

　　周顛大怒，提起手掌，重重在自己臉上打了一掌，波的一聲，也吐出幾枚牙齒。彭和尚驚道：“周顛，你搗甚麼鬼？”周顛怒道：“我不該打了說不得，叫他打還，他又不打，我只好自己動手。”說不得道：“周顛，你我情若兄弟，我們四人便要去戰死在光明頂上。生死永別，你打我一掌，算得甚麼？”周顛心中激動，放聲大哭，說道：“我也去光明頂。楊逍的舊帳，暫且不跟他算了。”彭和尚大喜，說道：“這才是好兄弟呢。”張無忌身在袋中，五人的話都聽得清清楚楚，心想：“這五人武功極高，那是不必說的，難得的是大家義氣深重。明教之中高人當真不少。難道個個都是邪魔外道麼？”正自思量，忽覺身子移動，想是說不得又負了自己，直上光明頂去。他得悉蛛兒無恙，心中已無挂慮，所關懷者，只是武林六大門派圍攻明教，不知如何了局；又想上到光明頂後，當可遇到幼時小友楊不悔，她長大之後，不知是否還認得自己。一行人又行了一日一夜，每過幾個時辰，說不得便解開袋上一道縫，讓張無忌透透氣，又將袋口緊緊縛上。到了次日午後，張無忌忽覺布袋是在著地拖拉，初時不明其理，後來自己的腦袋稍稍一抬，額頭便在一塊岩石上重重碰了一下，好不疼痛，這才明白，原來各人是在山腹的隧道中行走。隧道中寒氣奇重，透氣也不大順暢，直行了大半個時辰，這才鑽出山腹，又向上升。但上升不久，又鑽入了隧道。前後一共過了五個隧道，才聽周顛叫道：“楊逍，吸血蝙蝠和五散人來找你啦！”過了半晌，聽得前面一人說道：“真想不到蝠王和五散人大駕光臨，楊逍沒能遠迎，還望恕罪。”周顛道：“你假惺惺作甚？你肚中定在暗罵，五散人說話有如放屁，說過永遠不上光明頂，永遠不理明教之事，今日卻又自己送上門來。”楊逍道：“六大派四面圍攻，小弟孤掌難鳴，正自憂愁。今得蝠王和五散人瞧在明尊面上，仗義相助，實是本教之福。”周顛道：“你知道就好啦。”當下楊逍請五散人入內，童兒送上茶水酒飯。突然之間，那童兒“啊”的一聲慘呼。張無忌身在袋中，也覺毛骨悚然，不知是何緣故，過了好一會，卻聽韋一笑說道：“楊左使，傷了你一個童兒，韋一笑以後當圖報答。”他說話時精神飽滿，和先前的氣息奄奄大不相同。張無忌心中一凜：“他吸了這童兒的熱血，自己的寒毒便抑制住了。”聽楊逍淡淡的道：“咱們之間，還說甚麼報答不報答？蝠王上得光明頂來，便是瞧得起我。”

　　這七人個個是明教中的頂兒尖兒的高手，雖然眼下大敵當前，但七人一旦相聚，均是精神一振。食用酒飯後，便即商議御敵之計。說不得將布袋放在腳邊，張無忌又饑又渴，卻記著說不得的吩咐，不敢稍有動彈作聲。

　　七人商議了一會兒。彭和尚道：“光明右使和紫衫龍王不知去向，金毛獅王存亡難卜，這三位是不必說了。眼前最不幸的事，是五行旗和天鷹教的梁子越結越深，前幾日大斗一場，雙方死傷均重。倘若他們也能到光明頂上，攜手抗敵，別說六大派圍攻，便是十二派、十八派，明教也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說不得在布袋上輕輕踢了一腳，說道：“袋中這個小子，和天鷹教頗有淵源，最近又于五行旗有恩，將來或能著落在這小子身上，調處雙方嫌隙。”

　　韋一笑冷冷的道：“教主的位子一日不定，本教的紛爭一日不解，憑他有天大的本事，這嫌隙總是不能調處。楊左使，在下要問你一句，退敵之後，你擁何人為主？”楊逍淡淡的道：“聖火令歸誰所有，我便擁誰為教主。這是本教的祖規，你又問我作甚？”韋一笑道：“聖火令失落已近百年，難道聖火令不出，明教便一日沒有教主？六大門派所以膽敢圍攻光明頂，沒將本教瞧在眼里，還不是因為知道本教乏人統屬、內部四分五裂之故。”說不得道：“韋兄這話是不錯的。我布袋和尚既非殷派，亦非韋派，是誰做教主都好，總之要有個教主。就算沒教主，有個副教主也好啊，號令不齊，如何抵御外侮？”鐵冠道人道：“說不得之言，正獲我心。”

　　楊逍變色道：“各位上光明頂來，是助我御敵呢，還是來跟我為難？”周顛哈哈大笑，道：“楊逍，你不愿推選教主，這用心難道我周顛不知道麼？明教沒有教主，便以你光明左使為尊。哼哼，可是啊，你職位雖然最高，旁人不聽你的號令，又有何用？你調得動五行旗麼？四大護教法王肯服你指揮麼？我們五散人更是閒云野鶴，沒當你光明左使者是甚麼東西！”楊逍霍地站起，冷冷的道：“今日外敵相犯，楊逍無暇和各位作此口舌之爭，各位若是對明教存亡甘愿袖手旁觀，便請下光明頂去罷！楊逍只要不死，日後再圖一一奉訪。”彭和尚勸道：“楊左使，你也不必動怒。六大派圍攻明教，凡是本教弟子，人人護教有責，又不是你一個人之事。”楊逍冷笑道：“只怕本教卻有人盼望楊逍給六大派宰了，好拔去了這口眼中之釘。”

　　周顛道：“你說的是誰？”楊逍道：“各人心中明白，何用多言？”周顛怒道：“你是說我嗎？”楊逍眼望他處，不予理睬。彭和尚見周顛眼中放出异光，似乎便欲起身和楊逍動手，忙勸道：“古人說得好：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咱們且商量御敵之計。”楊逍道：“瑩玉大師識得大體，此言甚是。”周顛大聲道：“好啊，彭賊禿識得大體，周顛便只識小體？”他激發了牛性，甚麼也不顧了，喝道：“今日偏要議定這教主之位，周顛主張韋一笑出任明教教主。吸血蝙蝠武功高強，機謀多端，本教之中誰也及不上他。”其實周顛平時和韋一笑也沒有甚麼交情，相互間惡感還多于好感，但他存心氣惱楊逍，便推了韋一笑出來。楊逍哈哈一笑，道：“我瞧還是請周顛當教主的好。明教眼下已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再請周大教主來顛而倒之、倒而顛之一番，那才教好看呢！”

　　周顛大怒，喝道：“放你媽的狗臭屁！”呼的一掌，便向楊逍頭頂拍落。適才周顛一掌打落說不得多枚牙齒，乃因說不得不避不架之故，但楊逍豈是易與之輩？他于十余年前，便因立教之事，與五散人起了重大爭執，當時五散人立誓永世不上光明頂，今日卻又破誓重來，他心下已暗自起疑，待見周顛突然出手，只道五散人約齊韋一笑前來圖謀自己，驚怒之下，右掌揮出，往周顛手掌上迎去。

　　韋一笑素知楊逍之能，周顛傷後元氣未服，萬萬抵敵不住，立即手掌拍出，搶在頭里，接了楊逍這一掌。兩人手掌相交，竟是無聲無息。原來楊逍雖和周顛有隙，但念在同教之誼，究不愿一掌便傷他性命，因此這一掌未使全力，但韋一笑武功深湛，一招“寒冰綿掌”拍到，楊逍右臂一震，登覺一股陰寒之氣從肌膚中直透進來，忙運內力抵御。兩人功力相若，登時相持不下。周顛叫道：“姓楊的，再吃我一掌！”剛才一掌沒打到，這時第二掌又擊向他胸口。說不得叫道：“周顛，不可胡鬧。”彭瑩玉也道：“楊左使，韋蝠王，兩位快快罷手，不可傷了和氣！”伸手欲去擋開周顛那一掌，楊逍身形一側，左掌已和周顛右掌粘住。說不得叫道：“周顛，你以二攻一，算甚麼好漢？”伸手往周顛的肩頭抓落，想要將他拉開，手掌未落，突見周顛身子微微發顫，似乎已受內傷，說不得吃了一驚，他素知光明左使功力通神，是本教絕頂高手，只怕一掌之下已將周顛傷了，眼見周顛右掌仍和楊逍左掌黏住，不肯撤掌，叫道：“周顛，自己兄弟，拚甚麼老命？”往他肩頭一扳，同時說道：“楊左使，掌下留情。”生怕楊逍不撤掌力，順勢追擊。不料一拉之下，周顛身子一晃，沒能拉開，同時一股透骨冰冷的寒氣從手掌心中直傳至胸口，說不得更是吃驚，暗想：“這是韋兄的獨門奇功‘寒冰綿掌’啊，怎地楊逍也練成了？”當下急運功力與寒氣相抗。但寒氣越來越厲害，片刻之間，說不得牙關相擊，堪堪抵御不住。

　　鐵冠道人和彭瑩玉雙雙搶上，一護周顛，一護說不得。四人之力聚合，寒氣已不足為患，然而只覺楊逍掌心傳過來的力道一陣輕一陣重，時急時緩，瞬息萬變，四人不敢撤手，生怕便在撒手收力的一剎那間，楊逍突然發力，那麼四人不死也得重傷。彭瑩玉叫道：“楊左使，咱們大敵當前，豈可……豈可……豈可……”牙齒相擊，再也說不下去了，似乎全身血液都要凍結成冰，原來他一開口說話，真氣暫歇，便即抵擋不住自掌中傳來的寒氣。

　　如此支持了一盞茶時分，冷面先生冷謙在旁冷眼旁觀，但見韋一笑和四散人都是神色緊張，楊逍卻悠然自若，心下好生懷疑：“楊逍武功雖高，但和韋一笑也不過在伯仲之間，未必便能胜得了他，再加上說不得等四個人，楊逍萬萬抵敵不住，何以他以一敵五，反而似操胜算，其中必有古怪？”低頭沉思，一時會不過意來。只聽周顛叫道：“冷面鬼……打……打他的背心……打……”冷謙未曾想明白其中原因，不肯便此出手，眼下五散人只有自己一個閒著，解危脫困，全仗自己，倘若也和楊逍一起硬拚，多一人之力雖然好得多，卻也未必定能制胜。然見周顛和彭瑩玉臉色發青，如再支持下去，陰毒入了內髒，那便是無窮之禍，當下伸手入懷，取出五枚爛銀小筆，托在手中，說道：“五筆，打你曲池、巨骨、陽豁、五里、中都。”這五處穴道都是在手足之上，并非致命的要穴，他又先行說了出來，意思是通知楊逍，并非和你為敵，乃是要你撤掌罷斗。楊逍微微一笑，并不理會。冷謙叫道：“得罪了！”左手一揚，右手一揮，五點銀光直向楊逍射去。楊逍待五枚銀筆飛近，突然左臂橫划，拉得周顛等四人擋在他的身前，但聽周顛和彭瑩玉齊聲悶哼，五枚小筆分別打在他二人身上，周顛中了兩枚，彭瑩玉中了三枚。好在冷謙意不在傷人，出手甚輕，所中又不在穴道，雖然傷肉見血，卻無大礙。彭瑩玉低聲道：“是乾坤大挪移！”冷謙聽到“乾坤大挪移”五字，登時省悟。“乾坤大挪移”是明教歷代相傳一門最厲害的武功，其根本道理也并不如何奧妙，只不過先求激發自身潛力，然後牽出挪移敵勁，但其中變化神奇，卻是匪夷所思。自前任教主陽頂天逝世，明教中再也無人會這門功夫，是以六人一時都沒想到。如此看來，楊逍其實毫不出力，只是將韋一笑的掌力引著攻向四散人，反過來又將四散人的掌力引去攻擊韋一笑，他居中悠閒而立，不過將雙方內力牽引傳遞，隔山觀虎斗而已。冷謙道：“恭喜！無惡意，請罷斗。”他說話簡洁，“恭喜”兩字，是慶賀楊逍練成了明教失傳已久的“乾坤大挪移”神功；“無惡意”是說我們六人這次上山，對你絕無惡意，原是誠心共抗外敵而來；“請罷斗”是雙方罷斗，不可誤會。楊逍知他平素決不肯多說一個字廢話，正因為不肯多說一個字，自是從來不說假話。他既說“無惡意”，那是真的沒有惡意了，而且他適才出手擲射的五枚銀筆，顯為解圍，不在傷人，于是哈哈一笑，說道：“韋兄，四散人，我說一、二、三，大家同時撤去掌力，免有誤傷！”見韋一笑和周顛等都點了點頭，便緩緩叫道：“一、二、三！”

　　那“三”字剛出口，楊逍便即收起“乾坤大挪移”神功，突然間背心一寒，一股銳利的指力已戳中了他背上的“神道穴”。楊逍大吃一驚：“蝠王好不陰毒，竟然乘勢偷襲。”待要回掌反擊，只見韋一笑身子一晃，已然跌倒，顯是也中了暗算。楊逍一生之中不知見過多少大陣仗，雖然這一下變起倉卒，卻不慌張，向前一沖，先行脫卻身後敵人的控制，回過身來，一瞥之下，只見周顛、彭瑩玉、鐵冠道人、說不得四人各已倒地，冷謙正向一個身穿灰色布袍之人拍出一掌。那人回手一格，冷謙“哼”了一聲，聲音中微帶痛楚。楊逍吸一口氣，縱身上前，待欲相助冷謙，突覺一股寒冰般的冷氣從“神道穴”疾向上行，霎時之間自身柱、陶道、大椎、風府，游遍了全身督脈諸穴。楊逍心知不妙，敵人武功既高，心又陰毒，抓正了自己與韋一笑、四散人一齊收功撤力的瞬息時機，閃電般猛施突襲，當下只得疾運真氣相抗，這股寒氣與韋一笑所發的“寒冰綿掌”掌力全然不同，只覺是細絲般一縷冰線，但游到何處穴道，何處便感酸麻，若是正面對敵，楊逍有內力護體，決不致任這指力透體侵入，此刻既已受了暗算，只先行強忍，助冷謙擊倒敵人再說。他拔步上前，右掌揚起，剛要揮出，突然全身劇烈冷戰，掌上勁力已然無影無蹤。這時冷謙已和那人拆了二十余招，眼見不敵。楊逍心中大急，只見冷謙右足踢出，被那人搶上一步，一指截在臂上，冷謙身形一晃，向後便倒。楊逍驚怒交集，拚起全身殘余內力，右肘一個肘錘向那灰袍人胸口撞去。

　　灰袍人左指彈出，正中楊逍肘底“小海穴”，楊逍登時全身冰冷酸麻，再也不能移動半步。那灰袍人冷冷的道：“光明左使名不虛傳，連中我兩下‘幻陰指’，居然仍能站立。”楊逍道：“你這彈指功夫是少林派手法，可是這甚麼‘幻陰指’的內勁，哼哼，少林派中卻沒這門陰毒武功。你是何人？”灰袍人哈哈一笑，說道：“貧僧圓真，座師法名上‘空’下‘見’。這次六大派圍剿魔教，你們死在少林弟子手下，也不枉了。”楊逍道：“六大門派和我明教為敵，真刀真槍，決一死戰，那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空見神僧仁俠之名播于天下，哪知座下竟有你這等卑鄙無恥之徒……”說到這里，再也支持不住了，雙膝一軟，坐倒在地。

　　圓真哈哈大笑，說道：“出奇制胜，兵不厭詐，那是自古已然。我圓真一人，打倒明教七大高手，難道你們輸得還不服氣麼？”

　　楊逍搖頭歎道：“你怎麼能偷入光明頂來？這秘道你如何得知？若蒙相示，楊逍死亦瞑目。”他想圓真此次偷襲成功，固是由于身負絕頂武功，但最主要的原因，還在知道偷上光明頂的秘道，越過明教教眾的十余道哨線，神不知鬼不覺的突然出手，才能將明教七大高手一舉擊倒。明教經營總壇光明頂已數百年，憑借危崖天險，實有金城湯池之固，豈知禍起于內，猝不及防，竟至一敗涂地，心中忽地想起了《論語》中孔子的幾句話：“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圓真笑道：“你魔教光明頂七巔十三崖，自己當作天險，在我少林僧侶眼中，也不過是康莊大道而已，何足道哉？你們都中了我的幻陰指，三日之內，各赴西天，那也不在話下。貧僧這便上坐忘峰去，埋下幾十斤火藥，再滅了魔教的魔火，甚麼天鷹教啦、五行旗啦，急急忙忙上來相救，轟的一聲大響，地下埋著的火藥炸將起來，煙飛火滅，不可一世的魔教從此無影無蹤。有分教：少林僧獨指滅明教，光明頂七魔歸西天。”楊逍等聽了這番話，均是大感驚懼，知他說得出做得到，自己送命不打緊，只怕這傳了三十三世的明教，便要亡在這少林僧手下。只聽圓真越說越得意：“明教之中，高手如云，你們若非自相殘殺，四分五裂，何致有覆滅之禍？以今日之事而論，你們七人若不是正在自拚掌力，貧僧便悄悄上得光明頂來，又焉能一擊成功？這叫做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哈哈，想不到當年威風赫赫的明教，陽頂天一死，便落得如此下場。”楊逍、彭瑩王、周顛等面臨身死教滅的大禍，聽了他這一番話，回想過去二十年來的往事，均是後悔無已，心想：“這和尚的話倒也不錯。”周顛大聲道：“楊逍，我周顛實在該死！過去對不起你。你這個人雖然不大好，但當了教主，也胜于沒有教主而鬧得全軍覆沒。”楊逍苦笑道：“我何德何能，能當教主？大家都錯了，咱們弄得一團糟，九泉之下，也沒面目去見歷代明尊教主。”圓真笑道：“各位此時後悔，已然遲了。當年陽頂天任魔教頭子之時，氣焰何等不可一世，只可惜他死得早了，沒能親眼見到明教的慘敗。”周顛怒罵：“放屁！陽教主倘若在世，大伙兒聽他號令！你這賊禿會偷襲得手麼？”

　　圓真冷笑道：“陽頂天死也好，活也好，我總有法子令他身敗名裂……”突然間拍的一響，跟著“啊”的一聲，圓真背上已中了韋一笑的一掌，便在同時，韋一笑也被圓真反戳一指，正中胸口的“膻中穴”。兩人搖搖晃晃的各退幾步。原來韋一笑被圓真一指點中後，雖然受傷極重，但他內力畢竟高人一籌，并非登時全無反擊之力，只是裝作暈去，等到圓真得意洋洋、絕不防備之際，暴起襲擊。這一掌他逼出了全身勁力，為了挽教明教浩劫，意圖與敵同歸于盡。圓真雖然厲害，但青翼蝠王是明教四人護教法王之一，向與殷天正、謝遜等人齊名，這奮力一擊，豈同小可？“寒冰綿掌”的掌力入體，圓真但覺胸口煩惡欲嘔，數番潛運內力欲圖穩住身子，總是天旋地轉，便欲摔例，只得盤膝坐下，運氣與那“寒冰綿掌”的寒氣相抗。

　　韋一笑連中兩下“幻陰指”，更是立足不定，摔倒後便即動彈不得。剎那之間，廳堂上寂靜無聲，八大高手一齊身受重傷，誰也不能移動半步。八人各運內力，企盼早一步能恢復行動，只要一方早得片刻，便能制死對方。各人心中都是憂急萬狀，均知明教存亡、八人生死，實系于這一線之間。假若圓真能先一步行動，他雖傷重，卻能提劍一一將七人刺死；要是明教七人中有任何一個能先動彈，殺了圓真，明教便此得救。本來七人這邊人多，大占便宜，但五散人功力較淺，中了一下“幻陰指”後勁力全失，而內功深湛的楊逍和韋一笑卻均連中兩指。“寒冰綿掌”和“幻陰指”的勁力原是不易分別高下，可是韋一笑拍出那一掌時已然受傷在先，圓真點他一指時卻未曾受傷，看來對耗下去，倒是圓真先能移動的局面居多。楊逍等暗暗心焦，但這運氣引功之事，實在半分勉強不得，越是心煩氣躁，越易大出岔子，這些人個個是內家高手，這中間的道理如何不省得？冷謙等吐納數下，料知無法趕在圓真的前頭，但盼光明頂上楊逍的下屬能有一人走進廳來。只須有明教的一名教眾入內，便是他不會絲毫武藝，這時只要提根木棍，輕輕一棍便能將圓真打死。

　　可是等了良久，廳外哪里有半點聲息？其時已在午夜，光明頂上的教眾或分守哨防，或各自安臥，不得楊逍召喚，誰敢擅入議事廳堂？至于服侍楊逍的童兒，一人被韋一笑吸血而死，其餘的個個嚇得魂飛魄散，早已遠遠散開，別說楊逍沒扯鈴叫人，就算叫到，只怕一時之間也未必敢踏入廳堂，走到這吸血魔王的身前。張無忌藏身布袋之中，雖然眼不見物，但于各人說話、一切經過，全都聽得清清楚楚。此刻但聽得一片寂靜，也知道寂靜之中隱藏著極大的殺機。過了半晌，忽聽得說不得道：“喂，布袋中的小朋友，你非救我們一救不可。”張無忌問道：“怎麼救啊？”

　　圓真丹田中一口氣正在漸漸通暢，猛地里聽得布袋中發出人聲，一驚非同小可，真氣立時逆運，全身劇烈顫抖起來。他自潛入議室堂之後，一心在對付韋一笑、楊逍等諸位高手，哪有余暇去觀察地下一只絕無异狀的布袋？突聞袋中有人說話，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暗叫：“我命休矣！”只聽說不得道：“這布袋的口子用‘千纏百結’縛住，除我自己之外，旁人是萬萬解不開的，但你可站起身來。”張無忌道：“是！”從布袋中站了起來。

　　說不得道：“小兄弟，你舍身相救銳金旗數十位兄弟的性命，義烈高風，人人欽佩。眼下我們數人的性命，也全賴你相救，請你走將過來，一拳一掌，將那惡僧打死了罷。”張無忌心下沉吟，半晌不答。說不得道：“這惡僧乘人之危，忽施偷襲，這般卑鄙行徑，你是親耳聽到的。你若不打死他，明教上下數萬人眾，都要被人盡數誅滅。你去打死他，乃是大仁大義的俠義行為。”張無忌仍是躊躇不答。

　　圓真說道：“我此刻半點動彈不得，你過來打死我，豈不被天下好漢恥笑？”周顛怒道：“臭賊禿，你少林派自稱正大門派，卻偷偷摸摸的上來暗襲，天下好漢就不恥笑麼？”張無忌向圓真走了一步，便即停住，說道：“說不得大師，貴教和六大門派之間的是非曲直，小可實不深知。小可極愿為各位援手，卻不愿傷了這位少林派的大和尚。”彭瑩玉道：“小兄弟你有所不知，你此時若不殺他，待這和尚功力一復，他非連你也害了不可。”圓真笑道：“我和這位小施主無怨無仇，怎能隨便傷人？何況這位小施主又非魔教中人，看來還是被布袋和尚不懷好意的擒上山來。你們魔教中人無惡不作，對他還有甚麼好事做將出來。”雙方氣喘吁吁，說話都極艱難，但均力下說辭，要打動張無忌之心。張無忌甚感為難，耳聽得這圓真和尚出手偷襲，極不光明，但要上前出掌將他打死，卻非本心所愿，何況這一掌打下了，那便是永遠站在明教一面，和六大門派為敵。太師父、武當六俠、周芷若等等，全成了自己的敵人。又想：“明教素被武林中人公認為邪魔异端，如韋一笑吸食人血、義父濫殺無辜，确有許多不該之處，太師父當年諄諄告誡，千萬不可和魔教中人結交，以免終身受禍，我父親便因和身屬魔教的母親成親，因而自刎武當山頭，殷鑒不遠，覆轍在前。何況這圓真是神僧空見的弟子，空見大師甘受一十三拳七傷拳，只盼能感化我義父，結果卻身死拳下，這等大仁大義慈悲心懷，實是武林中千古罕有，我怎能再傷他弟子？”

　　只聽說不得又在催促勸說，張無忌道：“說不得大師，請你教我一個法子，不用傷害這位大和尚，而他也傷你們不得，小可定然照辦。”

　　說不得心想：“眼下局面，定須拚個你死我活，哪里還能雙方都可保全？不是圓真死，便是我們亡。”正自沉吟未答，彭瑩玉道：“小兄弟仁人心懷，至堪欽佩。便請你伸出手指，在圓真胸口‘玉堂穴’上輕輕一點。這一下對他決無損傷，不過令他幾個時辰內不能運使內力。我們派人送他下光明頂去，決不損他一根毫毛。你知道‘玉堂穴’的所在嗎？”張無忌深明醫理，知道在“玉堂穴”上輕點一指，确能暫阻丹田中真氣上行，但并不損傷身體，便道：“知道。”卻聽圓真道：“小施主千萬別上了他們的當。你點我穴道，固然不打緊，但他們內力一復，立時便來殺我，你又如何阻止得了？”周顛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我們說過不傷你，自然不傷你，明教五散人說過的話，幾時不算數了？”張無忌心想楊逍和五散人都非出爾反爾之輩，只有韋一笑一人可慮，便問：“韋前輩，你說如何？”韋一笑顫聲道：“我也暫不傷他便是，下次見面，大家再拚……再拚你死我…我…我活。”他說到“你死我活”這四字時，聲音已微弱异常，上氣不接下氣。張無忌道：“這便是了，光明使者、青翼蝠王、五散人七位，個個是當世的英雄豪傑，豈能自毀諾言，失信于人？圓真大師，晚輩可要得罪了。”說著走到圓真身前。他身在袋中，每一步只能邁前尺許，但十余步後，終于到了圓真面前。這樣一只大布袋慢慢向前移動，本來甚是滑稽古怪，但此刻各人生死系于一線，誰也笑不出來。張無忌聽著圓真的呼吸，待得离他二尺，便即停步，說道：“圓真大師，晚輩是為了周全雙方，你別見怪。”說著緩緩提起手來。圓真苦笑道：“此刻我全身動彈不得，只有任你小輩胡作非為。”自從“蝶谷醫仙”胡青牛一死，張無忌辨認穴道之技已是當世無匹，他與圓真之間雖然隔看一只布袋，但伸指出去便是點向“玉堂穴”，竟無厘毫之差。那“玉堂穴”是在人身胸口，位于“紫宮穴”下一寸六分，“膻中穴”上一寸六分，屬于任脈。這穴道并非致命的大穴，但位當氣脈必經的通道，若是一加阻塞，全身真氣立受干撓。

　　猛聽得楊逍、冷謙、說不得齊叫道：“啊喲！快縮手！”張無忌只覺右手食指一震，一股冷氣從手尖上直傳過來，有如閃電一般，登時全身皆冷。只聽得周顛、鐵冠道人等一齊破口大罵：“臭賊禿，膽敢如此使奸！”張無忌全身簌簌發抖，心里已然明白，那圓真雖然腳步不能移動，但勉力提起手指，放在自己“玉堂穴”之前。張無忌苦在隔著布袋，瞧不見他竟會使出這一招，一指點去，兩根指尖相碰，圓真的“幻陰指”指力已隔著布袋傳到他體內。

　　這一下圓真是將全身殘存的內力盡數逼出在手指之上，雙指一触之後，他全身癱瘓，臉色青白，便如僵尸。廳堂上本來有八人受傷後不能移動，這麼一來，又多了一個張無忌。周顛最是暴躁，雖然說話上氣不接下氣，還是硬要破口大罵少林賊禿奸詐無恥，楊逍等人卻想，這倒也怪圓真不得，敵人要點他穴道，他伸手自衛，原無甚麼不當。圓真一時之間疲累欲死，心中卻自暗喜，心想這小子年紀不大，能有多少功力，中了幻陰指後，料他不到半日便即身死，自己散了的真氣當可在一個時辰後慢慢凝聚，仍是任由自己為所欲為的局面。廳堂之上，又回復了寂靜無聲，過了大半個時辰，四枝蜡燭逐一熄滅，廳中漆黑一片。

　　楊逍等聽著圓真的呼吸由斷斷續續而漸趨均勻，由粗重而逐步漫長，知他體內真氣正自凝聚，但自己略一運功，那幻陰指寒冰般的冷氣便即侵入丹田，忍不住的發抖。各人越來越是失望，心中難受之極，反盼圓真早些回復功力，上來每人一掌，痛痛快快的將自己打死，胜于慘受這種無窮無盡的折磨。冷謙、周顛等人索性瞑目待死，倒也爽快，說不得和彭瑩玉兩人卻甚是放心不下。五散人中，說不得和彭瑩玉都是出家的和尚，但偏偏這兩人最具雄心，最關心世人疾苦，立志要大大做一番事業。這時局勢已定，最後終于是非喪生在圓真的手下不可，各人生平壯志，盡付流水。說不得凄然道：“彭和尚，咱們處心積慮只想趕走蒙古韃子，哪知到頭來還是一場空。唉，想是天下千千萬萬的百姓劫難未盡，還有得苦頭吃呢。”

　　張無忌守住丹田一股熱氣，和幻陰指的寒氣相抗，于說不得這幾句話卻聽得清清楚楚，不禁奇怪：“他說要趕走蒙古韃子？難道惡名遠播的魔教，還真能為天下百姓著想麼？”只聽彭瑩玉道：“說不得，我早就說過，單憑咱們明教之力，蒙古韃子是趕不了的，總須聯絡普天下的英雄豪傑，一齊動手，才能成事。你師兄棒胡，我師弟周子旺，當年造反起事，這等轟轟烈烈的聲勢，到後來仍然一敗涂地，還不是為了沒有外援麼？”周顛大聲道：“死到臨頭，你們兩個賊禿還在爭不清楚，一個說要以明教為主，一個說要聯絡正大門派。依我周顛來看，都是廢話！都是放屁，咱們明教自己四分五裂，六神無主，還主他媽個屁！彭和尚要聯絡正大門派，更是放屁之至，屁中之尤，六大門派正在圍剿咱們，咱們還跟他聯絡個屁？”鐵冠道人插口道：“倘若陽教主在世，咱們將六大門派打得服服帖帖，何愁他們不聽本教號令。”周顛哈哈大笑，說道：“牛鼻子雜毛放的牛屁更是臭不可當，陽教主倘若在世，自然一切好辦，這個誰不知道？要你多說……啊喲……啊喲……”他張口一笑，氣息散渙，幻陰指寒氣直透到心肺之間，忍不住叫了出來。冷謙道：“住嘴！”他這兩個字一出口，各人一齊靜了下來。張無忌心中思潮起伏：“看來明教這一教派，中間包藏著許多原委屈折，并非單是專做壞事而已。”便道：“說不得大師，貴教宗旨到底是甚麼？可能見示否？”

　　說不得道：“哈，你還沒死麼？小兄弟，你莫名其妙的為明教送了性命，我們很是過意不去。反正你已沒幾個時辰好活，本教的秘密就跟你說了，也沒干系。冷面先生，你說是麼！”冷謙道：“說！”他本該說“你對他說好了”，六個字卻以一個“說”字來包括了。

　　說不得道：“小兄弟，我明教源于波斯國，唐時傳至中土。當時稱為祆教。唐皇在各處敕建大云光明寺，為我明教的寺院。我教教義是行善去惡，眾生平等，若有金銀財物，須當救濟貧眾，不茹葷酒，崇拜明尊。明尊即是火神，也即是善神。只因歷朝貪官污吏欺壓我教，教中兄弟不忿，往往起事，自北宋方腊方教主以來，已算不清有多少次了。”張無忌也聽到過方腊的名頭，知他是北宋宣和年間的“四大寇”之一，和宋江、王慶、田虎等人齊名，便道：“原來方腊是貴教的教主？”說不得道：“是啊。到了南宋建炎年間，有王宗石教主在信州起事，紹興年間有余五婆教主在衢州起事，理宗紹定年間有張三槍教主在江西、廣東一帶起事。只因本教素來和朝廷官府作對，朝廷便說我們是‘魔教’，嚴加禁止。我們為了活命，行事不免隱秘詭怪，以避官府的耳目。正大門派和本教積怨成仇，更是勢成水火。當然，本教教眾之中，也不免偶有不自檢點、為非作歹之徒，仗著武功了得，濫殺無辜者有之，奸淫擄掠者有之，于是本教聲譽便如江河之日下了……”楊逍突然冷冷插口道：“說不得，你是說我麼？”說不得道：“我的名字叫做‘說不得’，凡是說不得之事，我是不說的。各人做事，各人自己明白，這叫做啞子吃餛飩，肚里有數。”楊逍哼了一聲，不再言語。

　　張無忌猛地一驚：“咳，怎地我身上不冷了？”他初中圓真的幻陰指時寒冷難當，但隔了這些時候，寒氣竟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他在十歲那一年身中“玄冥神掌”陰毒，直至十七歲上方才去淨，七年之間，日日夜夜均在與體內寒毒相抗，運氣御寒已和呼吸、霎眼一般，不須意念，自然而成。何況他修練九陽神功雖未功行圓滿，最後的大關未過，但體內陽氣已然充旺之極，過不多時，早已將陰毒驅除干淨。只聽說不得道：“自從我大宋亡在蒙古韃子手中，明教更成朝廷死敵，我教向以驅除胡虜為己任。只可惜近年來明教群龍無首，教中諸高手為了爭奪教主之位，鬧得自相殘殺。終于有的洗手歸隱，有的另立支派，自任教主。教規一墮之後，與名門正派結的怨仇更深，才有眼前之事。圓真和尚，我說的可沒半句假話吧？”圓真哼了一聲，說道：“不假，不假！你們死到臨頭，何必再說假話？”他一面說，一面緩緩站了起來，向前跨了一步。楊逍和五散人一齊“啊”的一聲驚呼，各人雖明知他終于會比自己先復行動，卻沒想到此人功力居然如此深厚，中了青翼蝠王韋一笑的“寒冰綿掌”後，仍然如此迅速的提氣運功。只見他身形凝重，左足又向前跨了一步，身子卻沒半點搖晃。楊逍冷笑道：“空見神僧的高足，果然非同小可，可是你還沒回答我先前的話啊。難道此中頗有曖昧，說不出口嗎？”圓真哈哈一笑，又邁了一步，說道：“你若不知曉其中底細，當真是死不瞑目。你問我怎能知道光明頂的秘道，何以能越過重重天險，神不知鬼不覺的上了山巔。好，我跟各位實說了，是貴教陽頂天教主夫婦兩人，親自帶我上來的。”楊逍一凜，暗道：“以他身分，決不致會說謊話，但此事又怎能夠？”只聽周顛已罵了起來：“放你十八代祖宗的累世狗屁！這秘道是光明頂的大秘密，是本教的莊嚴聖境。楊左使雖是光明使者，韋大哥是護教法王，也從來沒有走過，自來只有教主一人，才可行此秘道。陽教主怎會帶你一個外人行此秘道？”圓真歎了一口氣，出神半晌，幽幽的道：“你既非查根問底不可，我便將二十五年前的一件隱事跟你說了。反正你們終不能活著下山，泄漏此事。唉！周顛，你說的不錯，這秘道是明教的莊嚴聖境，歷來只有教主一人，方能進入，否則便是犯了教中決不可赦的嚴規。可是陽頂天的夫人是進去過的，陽頂天犯了教規，曾私帶夫人偷進秘道……（周顛插口罵道：“放屁！大放狗屁！”彭瑩玉喝道：“周顛，別吵！”）陽夫人又私自帶我走進秘道……（周顛插口大罵：“他媽的，呸，呸！胡說八道。”）……我不是明教中人，走進秘道也算不得犯了教規。唉，就算是明教教徒，就算犯下重罪，我又怕甚麼了？”他說起這段往事之時，聲音竟然甚是凄涼。鐵冠道人問道：“陽夫人何以帶你走進秘道？”圓真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老衲今日已是七十余歲的老人……少年時的舊事……好，一起跟你們說了，各位可知老衲是誰？陽夫人是我師妹，老衲出家之前的俗家姓氏，姓成名昆，外號‘混元霹靂手’的便是！”這幾句話一出口，楊逍等固然驚訝無比，布袋中的張無忌更是險些驚呼出聲。

　　冰火島上那日晚間義父所說的故事登時清清楚楚的出現在腦海中：義父的師父成昆怎地殺了他父母妻子全家、他怎地濫殺武林人士圖逼成昆出面、怎地拳傷空見神僧而成昆卻不守諾言現身……張無忌猛地里想起：“原來那時這惡賊成昆已拜空見神僧為師，空見神僧為要化解這場冤孽，才甘心受我義父那一十三記七拳傷。豈知成昆竟連他自己的師父也欺騙了，累得空見神僧飲恨而終。”

　　他又想：“義父所以狂性發作、濫殺無辜，各幫各派所以齊上武當，逼死我爹爹媽媽，推究這一切事情的罪魁禍首，都是由于這成昆在從中作怪。”霎時之間，心中憤怒無比，只覺全身燥熱，有如火焚。說不得這乾坤一氣袋密不通風，他在袋中耽了這許多時候，早已氣悶之極，仗著內功深湛，以綿綿龜息之法呼吸，需氣極少，這才支持了下來。此時猛地里心神一亂，蘊蓄在丹田中的九陽真氣失卻主宰，茫然亂闖起來，登時便似身處洪爐，忍不住大聲呻吟。

　　周顛喝道：“小兄弟，大家命在頃刻，誰都苦楚難當，是好漢子便莫示弱出聲。”張無忌應道：“是！”當即以九陽真經中運功之法鎮懾心神，調勻內息。平時只須依法施為，立時便心如止水，神游物外，這時卻越是運功，四肢百骸越是難受，似乎每處大穴之中，同時有幾百枚燒紅了的小針在不住刺入。原來他修習九陽真經數年，雖然得窺天下最上乘武學的奧秘，但以未經明師指點，只是自己暗中摸索，體內積蓄的九陽真氣越儲越多，卻不會導引運用以打破最後一個大關。本來不加引發，倒也罷了，那圓真的幻陰指卻是武林中最陰毒的功夫，一經加體，猶如在一桶火藥上點燃了藥引。偏生他又身處乾坤一氣袋中，激發了的九陽真氣無處宣泄，反過來又向他身上沖激。在這短短的一段時刻中，他正經歷修道練氣之士一生最艱難、最凶險的關頭，生死成敗，懸于一線。周顛等哪想到他竟會遲不遲，早不早，偏偏就在此時撞到水火求濟、龍虎交會的大關頭，只道他中了幻陰指後垂死的呻吟。他竭力抵御至陽熱氣的煎熬，圓真的話卻是一句句清清楚楚的傳入耳中：“我師妹和我兩家乃是世交，兩人從小便有婚姻之約，豈知陽頂天暗中也在私戀我師妹，待他當上明教教主，威震天下，我師妹的父母固是勢利之輩，我師妹也心志不堅，竟爾嫁了他，可是她婚後并不見得快活，有時和我相會，不免要找一個極隱秘的所在。陽頂天對我這師妹事事依從，絕無半點違拗，她要去看看秘道，陽頂天雖然極不愿意，但經不起她的軟求硬逼，終于帶了她進去。自此之後，這光明頂的秘道，明教數百年最神聖莊嚴的聖地，便成為我和你們教主夫人私相幽會之地，哈哈、哈哈……我在這秘道中來來去去走過數十次，今日重上光明頂，還會費甚麼力氣？”周顛、楊逍等聽了他這番話，人人啞口無言。周顛只罵了一個“放”字，下面這“屁”字便接不下去。每人胸中怒氣充塞，如要炸裂，對于明教的侮辱，再沒比這件事更為重大的了；而今日明教覆滅，更由這秘道而起。眾人雖然聽得眼中如欲噴出火來，卻都知圓真的話并非虛假。圓真又道：“你們氣惱甚麼？我好好的姻緣被陽頂天活生生拆散了，明明是我愛妻，只因陽頂天當上了魔教的大頭子，便將我愛妻霸占了去，我和魔教此仇不共戴天。陽頂天和我師妹成婚之日，我曾去道賀，喝著喜酒之時，我心中立下重誓：‘成昆只教有一口氣在，定當殺了陽頂天，定當覆滅魔教。’我立下此誓已有四十余年，今日方見大功告成，哈哈，我成昆心愿已了，死亦瞑目。”

　　楊逍冷冷的道：“多謝你點破了我心中的一個大疑團。陽教主突然暴斃，死因不明，原來是你下的手。”圓真森然道：“當年陽頂天武功高出我甚多，別說當年，只怕現下我仍然及不上他當年的功力……”周顛接口道：“因此你只有暗中加害陽教主了，不是下毒，便是如這一次般忽施偷襲。”圓真歎了口氣，搖頭道：“不是。我師妹怕我偷下毒手，不斷向我告誡，倘若陽頂天被我害死，她決計饒不過我。她說她暗中和我私會，已是萬分對不起丈夫，我若再起毒心，那是天理不容。陽頂天，唉，陽頂天，他……他是自己死的。”楊逍、彭瑩玉等都“啊”了一聲。

　　圓真續道：“假如陽頂天真是死在我掌底指下，我倒饒了你們明教啦……”他聲音漸轉低沉，回憶著數十年前的往事，緩緩的道：“那一天晚間，我又和我師妹在秘道中相會，突然之間，聽到左首傳過來一陣極重濁的呼吸聲音，這是從來沒有的事，這秘道隱秘之極，外人決計無法找到入口，而明教中人，卻又誰也不敢進入。我二人聽到這呼吸聲音，登即大吃一驚，便即悄悄過去察看，只見陽頂天坐在一間小室之中，手里執著一張羊皮，滿臉殷紅如血。他見到我們，說道：‘你們兩個，很好，很好，對得我住啊！’說了這幾句話，忽然間滿臉鐵青，但臉上這鐵青之色一顯即隱，立即又變成血紅之色，忽青忽紅，在瞬息之間接連變換了三次。楊左使，你知道這門功夫罷？”楊逍道：“這是本教的‘乾坤大挪移’神功。”周顛道：“楊逍，你也已練會了，是不是？”楊逍道：“‘練會’兩字，如何敢說？當年陽教主看得起我，曾傳過我一些神功的粗淺入門功夫。我練了十多年，也只練到第二層而已。再練下去，便即全身真氣如欲破腦而出，不論如何，總是無法克制，陽教主能于瞬息間變臉三次，那是練到第四層了。他曾說，本教歷代眾位教主之中，第八代鐘教主武功最高，据說能將‘乾坤大挪移’神功練到第五層，但便在練成的當天，走火入魔身亡，自此之後，從未有人練到過第四層。”周顛道：“這麼難？”鐵冠道人道：“倘若不這麼難，哪能說得上是明教的護教神功？”這些明教中的武學高手，對這“乾坤大挪移”神功都是聞之已久，向來神往，因此一經提及，雖然身處危境，仍是忍不住要談上幾句。彭瑩玉道：“楊左使，陽教主將這神功練到第四層，何以要變換臉色？”他這時詢問這些題外文章，卻是另有深意，他知圓真只要再走上幾步，各人便即一一喪生在他手底，好容易引得他談論往事，該當盡量拖延時間，只要本教七高手中有一人能回復行動，便可和他抵擋一陣，縱然不敵，事機或有變化，總胜于眼前這般束手待斃。

　　楊逍豈不明白他的心意？便道：“‘乾坤大挪移’神功的主旨，乃在顛倒一剛一柔、一陰一陽的乾坤二氣，臉上現出青色紅色，便是體內血液沉降、真氣變換之象。据說練至第六層時，全身都能忽紅忽青，但到第七層時，陰陽二氣轉于不知不覺之間，外形上便半點也瞧不出表征了。”彭瑩玉生怕圓真不耐煩，便問他道：“圓真大師，我們陽教主到底是因何歸天？”

　　圓真冷笑道：“你們中了我的幻陰指後，我聽著你們呼吸運氣之聲，便知兩個時辰之內萬難行功。想拖延時候，自行運氣解救，老實跟各位說，那是來不及的。各位都是武學高手，便是受了再厲害的重傷，運了這麼久的內息，也該有些好轉了。卻怎麼全身越來越僵硬呢？”

　　楊逍、彭瑩玉等早已想到了這一層，但只教有一口氣在，總是不肯死心。只聽圓真又道：“那時我見陽頂天臉色變幻，心下也不免驚慌。我師妹知他武功極高，一出手便能致我們于死地，說道：‘頂天，這一切都是我不好，你放我成師哥下山，任何責罰，我都甘心領受。’陽頂天聽了她的話，搖了搖頭，緩緩說道：‘我娶到你的人，卻娶不到你的心。’只見他雙目瞪視，忽然眼中流下兩行鮮血，全身僵硬，一動也不動了。我師妹大驚，叫道：‘頂天，頂天！你怎麼了？’”

　　圓真叫著這幾句話時，聲音雖然不響，但各人在靜夜之中聽來，又想到陽頂天雙目流血的可怖情狀，無不心頭大震。圓真續道：“她叫了好幾聲，陽頂天仍是毫不動彈。我師妹大著膽子上前去拉他的手，卻已僵硬，再探他鼻息，原來已經氣絕。我知她心下過意不去，安慰她道：“看來他是在練一門極難的武功，突然走火，真氣逆沖，以致無法挽救。’我師妹道：‘不錯，他是在練明教的不世奇功“乾坤大挪移”，正在要緊關頭，陡然間發現了我和你私下相會，雖不是我親手殺他，可是他卻因我而死。’

　　“我正想說些甚麼話來開導勸解，她忽然指著我身後，喝道：‘甚麼人？”我急忙回頭，不見半個人影。再回過頭來時，只見她胸口插了一柄匕首，已然自殺身死。

　　“嘿嘿，陽頂天說道：‘我娶到你的人，卻娶不到你的心。’我得到了師妹的心，卻終于得不到她的人。她是我生平至敬至愛之人，若不是陽頂天從中搗亂，我們的美滿姻緣何至有如此悲慘下場？若不是陽頂天當上魔教教主，我師妹也決計不會嫁給這個大上她二十多歲之人。陽頂天是死了，我奈何他不得，但魔教還是在世上橫行。當時我指著陽頂天和我師妹兩人的尸身，說道：‘我成昆立誓要竭盡所能，覆滅明教。大功告成之日，當來兩位之前自刎相謝。’哈哈，楊逍、韋一笑，你們馬上便要死了，我成昆也已命不久長，只不過我是心愿完成，欣然自刎，可胜于你們萬倍了。這些年來，我沒一刻不在籌思摧毀魔教。唉，我成昆一生不幸，愛妻為人所奪，唯一的愛徒，卻又恨我入骨……”

　　張無忌聽到他提到謝遜，更是疑神注意，可是心志專一，體內的九陽真氣越加充沛，竟似四肢百骸無一處不是脹得要爆裂開來，每一根頭發都好像脹大了幾倍。

　　只聽圓真續道：“我下了光明頂後，回到中原，去探訪我那多年不見的愛徒謝遜。哪知一談之下，他竟已是魔教中的四大護教法王之一。我雖在光明頂上逗留，但一顆心全放在師妹身上，于你們魔教的勾當全不留心，我師妹也從不跟我說教中之事。我徒兒謝遜在魔教中身居高位，竟要他自己提到，我才得知。他還竭力勸我也入魔教，說甚麼戮心同力，驅除胡虜，我這一氣自是非同小可。但我轉念又想：魔教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教中高手如云，以我一人之力，是決計毀它不了的。別說是我一人，便是天下武林豪傑聯手，也未必毀它得了。唯一的指望，只有從中挑撥，令它自相殘殺，自己毀了自己。”楊逍等人聽到這里，都不禁惕然心驚，這些年來個個都如蒙在鼓里，渾不知有大敵窺伺在旁，處心積慮的要毀滅明教，各人為了爭奪教主之位，鬧得混亂不堪，圓真這番話真如當頭棒喝，發人猛省。只聽他又道：“當下我不動聲色，只說茲事體大，須得從長計議。過了幾天，我忽然假裝醉酒，意欲逼奸我徒兒謝遜的妻子，乘機便殺了他父母妻兒全家。我知這麼一來，他恨我入骨，必定找我報仇。倘若找不到，更會不顧一切胡作非為。哈哈，知徒莫若師，謝遜這孩兒甚麼都好，文才武功都是了不起的，便是易于憤激，不會細細思考一切前因後果……”張無忌聽到此處，心中憤怒再也不可抑制，暗想：“原來義父這一切不幸遭遇，全是成昆這老賊在暗中安排。這老賊不是酒後亂性，乃是處心積慮的陰謀。”

　　只聽圓真得意洋洋又道：“謝遜濫殺江湖好漢，到處留下我的姓名，想要逼我出來，哈哈，我哪會挺身而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謝遜結下無數冤家，這些血仇最後終于會盡數算到明教的帳上，他殺人之時偶爾遇到凶險，我便在暗中解救，他是我手中的殺人之刀，怎能讓他給人毀了？你們魔教外敵是樹得夠多了，再加上眾高手爭做教主，內哄不休，正好一一墮在我的計中。謝遜沒殺了宋遠橋，雖是憾事，但他拳斃少林神僧空見，掌傷崆峒五老，王盤山上傷斃各家各派的好手不計其數，連他老朋殷天正天鷹教的壇主也害了……好徒兒啊好徒兒。不枉我當年盡心竭力，傳了他一身好武功！”楊逍冷冷的道：“如此說來，連你那師父空見神僧，也是你毒計害死的。”圓真笑道：“我拜空見為師，難道是真心的麼？他受我磕了幾個頭，送上一條老命，也不算吃虧啊，哈哈，哈哈！”圓真大笑聲中，張無忌怒發欲狂，只覺耳中嗡的一聲猛響，突然暈了過去，但片刻之間，又即醒轉。他一生受了無數欺凌屈辱，都能淡然置之，但想義父如此鐵錚錚的一條好漢子，竟在成昆的陰謀毒計之下弄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盲了雙目，孤零零在荒島上等死，這等深仇大恨，豈能不報？他胸中怒氣一沖，布滿周身的九陽真氣更加鼓蕩疾走，真氣呼出不能外泄，那乾坤一氣袋漸漸膨脹起來，但楊逍等均在凝神傾聽圓真的說話，誰也沒留神這布袋已起了變化。只聽圓真說道：“楊逍、韋一笑、彭和尚、周顛，你們再沒甚麼話說了麼？”楊逍歎了口氣，說道：“事已如此，還有甚麼說的？圓真大師，你能饒我女兒一命麼？她母親是峨嵋派的紀曉芙，出身名門正派，尚未入我魔教。”

　　圓真道：“養虎貽患，軒草除根！”說著走前一步，伸出手掌，緩緩往楊逍頭頂拍去。

　　張無忌在布袋中聽得事態緊急，顧不得全身有如火焚，聽聲辨位，縱身一躍，擋在圓真的面前，左掌反撩，隔著布袋架開了他的手掌。

　　圓真這時勉能恢復行動，畢竟元氣未復，被張無忌這麼一架，身子一晃，退了一步，喝道：“好小子！你……你……”一定神，上前揮掌向布袋上拍去。這一掌拍不到張無忌身子，卻被鼓起的布袋一彈，竟退了兩步，他大吃一驚，不明所以。這時張無忌口干舌燥，頭腦暈眩，體內的九陽真氣已脹到即將爆裂，倘若乾坤一氣袋先行炸破，他便能脫困，否則駕御不了體內猛烈無比的真氣，勢必肌膚寸裂，焚為焦炭。圓真見布袋古怪，當下踏上兩步，又發掌擊去，這一次他又被布袋反彈，退了一步，但布袋卻也被他掌力推倒，像個大皮球般在地下打了幾個滾。張無忌人在袋中，跟著連接不斷的亂翻筋斗，胸中氣悶，竭力鼓腹，欲將體內真氣呼出。可是那布袋中這時也已脹足了氣，再要呼出一口氣已是越來越難。圓真跟著發了三拳，踢出兩腳，都被袋中真氣反彈出來，張無忌在袋中卻是渾然不覺。圓真這幾下幸好只碰在袋上，要是真的擊中張無忌身子，此時他體內真氣充溢，圓真手足非受重傷不可。楊逍、韋一笑等七人見了這等奇景，也都驚得呆了。這乾坤一氣袋是說不得之物，他自己卻也想不出如何會鼓脹成球，更不知張無忌在這布袋中是死是活。

　　只見圓真從腰間拔出一柄匕首，猛力向布袋上刺去，那布袋遇到刀尖時只凹陷入內，卻不穿破。這布袋質料奇妙，非絲非革，乃天地間的一件异物，圓真這柄匕首又非寶刀，連刺數刀，卻哪里奈何得了它？圓真見掌擊刀刺都是無效，心想：“跟這小子糾纏甚麼？”飛起一腳，猛力踢出，大布袋骨溜溜的從廳門中直滾出去。

　　這時布袋已膨脹成一個大圓球，在廳門上一撞，立即反彈，疾向圓真沖去。圓真見勢道來得猛烈，雙掌豎起擊出，發力將那大球推開。只聽得呼的一聲大響，猶似晴天打了個霹靂，布片四下紛飛，乾坤一氣袋已被張無忌的九陽真氣脹破，炸成了碎片。圓真、楊逍、韋一笑、說不得等人都覺一股炙熱之極的氣流沖向身來，又見一個衣衫襤褸的青年站在當地，滿臉露出迷惘之色。原來便在這頃刻之間，張無忌所練的九陽神功已然大功告成，水火相濟，龍虎交會。要知布袋內真氣充沛，等于是數十位高手各出真力，同時按摩擠逼他周身數百處穴道，他內內外外的真氣激蕩，身上數十處玄關一一沖破，只覺全身脈絡之中，有如一條條水銀在到處流轉，舒適無比。這等機緣自來無人能遇，而這寶袋一碎，此後也再無人有此巧遇。圓真眼見這袋中少年神色不定，茫然失措，自己重傷之下，若不抓住這稍縱即逝的良機，一被對方占先，那就危乎殆哉，當即搶上一步，右手食指伸出，運起“幻陰指”內勁，直點他胸口的“膻中穴”。

　　張無忌揮掌擋格，這時他神功初成，武術招數卻仍是平庸之極，前時謝遜和父親所教的武功也尚未融會貫通，如何能和圓真這樣絕頂高手相抗？只一招之間，他手腕上“陽池穴”已被圓真點中，登時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退後了一步。可是他體內充沛欲溢的真氣，便也在這瞬息間傳到了圓真指上，這兩股力道一陰一陽，恰好互克，但張無忌的內力來自九陽神功，遠為渾厚。圓真手指一熱，全身功勁如欲散去，再加重傷之余，平時功力已剩不了一成，知道眼前情勢不利，脫身保命要緊，當即轉身便走。

　　張無忌怒罵：“成昆，你這大惡賊，留下命來！”拔足追出了廳門，只見圓真背影一晃，已進了一道側門。張無忌氣憤填膺，發足急追，這一發勁，呯的一響，額頭在門框上重重的撞了一下。原來他自己尚不知神功練成之後，一舉手，一提足，全比平時多了十倍勁力，一大步跨將出去，失了主宰，竟爾撞上門框。他一摸額頭，隱隱有些疼痛，心想：“怎地這等邪門，這一步跨得這麼遠？”忙從側門中進去，見是一座小廳。他一心一意要為父復仇，穿過廳堂，便追了下去。

　　廳後是個院子，院子中花卉暗香浮動，但見西廂房的窗子中透出燈火之光，他縱身而前，推開房門，眼見灰影一閃，圓真掀開一張繡帷，奔了進去。

　　張無忌跟著掀帷而入，那圓真卻已不知去向。他凝神看時，不由得暗暗驚奇，原來置身所在竟似是一間大戶人家小姐的閨房。靠窗邊的是一張梳妝台，台上紅燭高燒，照耀得房中花團錦簇，堂皇富麗，頗不輸于朱九真之家。另一邊是張牙床，床上羅帳低垂，床前還放著一對女子的粉紅繡鞋，顯是有人睡在床中。這閨房只有一道進門，窗戶緊閉，明明見到圓真進房，怎地一剎那間便無影無蹤，竟難道有隱身法不成？又難道他不顧出家人的身分，居然躲入了婦女床中？正自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揭開羅帳搜敵，忽聽得步聲細碎，有人過來。張無忌閃身躲在西壁的一塊挂毯之後，便有兩人進了房中。張無忌在挂毯後向外張望，見兩個都是少女，一個穿著淡黃綢衫，服飾華貴，另一個少女年紀更小，穿著青衣布衫，是個小鬟，嘶聲道：“小姐，好夜深了，你請安息了罷。”那小姐反手一記巴掌，出手甚重，打在那小鬟臉上，那小鬟一個踉蹌，倒退了一步。那小姐身子微晃，轉過臉來，張無忌在燭光下看得分明，只見她大大眼睛，眼球深黑，一張圓臉，正是他萬里迢迢從中原護送來到西域的楊不悔。此時相隔數年，她身材長得高大了，但神態絲毫不改，尤其嘴角邊使小性兒時微微撇嘴的模樣，更加分明。只聽她罵道：“你叫我睡，哼，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我爹爹和人會商對策，說了一夜，還沒說完，他老人家沒睡，我睡得著麼？最好是我爹爹給人害死了，你再害死我，那便是你的天下了。”那小鬟不敢分辯，扶著她坐下。楊不悔道：“快取我劍來！”那小鬟走到壁前，摘下挂著的一柄長劍，她雙腳之間系著一根鐵鏈，雙手腕上也鎖著一根鐵鏈，左足跛行，背脊駝成弓形，待她摘了長劍回過身來時，張無忌更是一驚，但見她右目小，左目大，鼻子和嘴角也都扭曲，形狀極是怕人，心想：“這小姑娘相貌之丑尤在蛛兒之上，蛛兒是因中毒而面目浮腫，總能治愈，這小姑娘卻是天生殘疾。”

　　楊不悔接過長劍，說道：“敵人隨時可來，我要出去巡查。”那小鬟道：“我跟著小姐，若是遇上敵人，也好多個照應。”她說話的聲音也是嘶啞難聽，像個粗魯的中年漢子，楊不悔道：“誰要你假好心？”左手一翻，已扣住那小鬟右手脈門，那小鬟登時動彈不得，顫聲道：“小姐，你……你……”楊不悔冷笑道：“敵人大舉來攻，我父女命在旦夕之間，你這丫頭多半是敵人派到光明頂來臥底的麼？我父女豈能受你的折磨？今日先殺了你！”說著長劍翻過，便往那小鬟的頸中刺落。張無忌自見這小鬟周身殘廢，心下便生怜憫，突見楊不悔挺劍相刺，危急中不及細思，當即飛身而出，手指在劍刃上一彈。楊不悔拿劍不定，叮當一響，長劍落地，她右手离劍，食中雙指直取張無忌的兩眼，那本來只是平平無奇的一招“雙龍搶珠”，但她經父親數年調教，使將出來時已頗具威力。張無忌向後躍開，沖口便道：“不悔妹妹，是我！”楊不悔聽慣了他叫“不悔妹妹”四字，一怔之下，說道：“是無忌哥哥嗎？”她只是認出了“不悔妹妹”這四個字的聲音語調，卻沒認出張無忌的面貌。

　　張無忌心下微感懊悔，但已不能再行抵賴，只得說道：“是我！不悔妹妹，這些年來你可好？”

　　楊不悔定神一看，見他衣衫破爛，面目污穢，心下怔忡不定，道：“你……你……當真是無忌哥哥麼？怎麼……怎麼會到了這里？”張無忌道：“是說不得帶我上光明頂來的。那圓真和尚到了這房中之後，突然不見，這里另有出路麼？”楊不悔奇道：“甚麼圓真和尚？誰來到這房中？”張無忌急欲追趕圓真，此事說來話長，使道：“你爹爹在廳上受了傷，你快瞧瞧去。”楊不悔吃了一驚，忙道：“我瞧爹爹去。”說著順手一掌，往那小鬟的天靈蓋擊落，出手極重。張無忌驚叫：“使不得！”伸手在她臂上一推，楊不悔這掌便落了空。

　　楊不悔兩次要殺那小鬟，都受到他的干預，厲聲道：“無忌哥哥，你和這丫頭是一路的嗎？”張無忌奇道：“她是你的丫鬟，我剛才初見，怎會和她一路？”楊不悔道：“你既不明內情，那就別多管閒事。這丫鬟是我家的大對頭，我爹爹用鐵鏈鎖住她的手足，便是防她害我，此刻敵人大舉來襲，這丫頭要趁機報復。”張無忌見這小鬟楚楚可怜，雖然形相奇特，卻絕不似凶惡之輩，說道：“姑娘，你可有趁機報復之意麼？”那小鬟搖了搖頭，道：“決計不會。”張無忌道：“不悔妹妹，你聽，她說是不會的，還是饒了她罷！”

　　楊不悔道：“好，既然是你講情，啊喲……”身子一側，搖搖晃晃的立足不定。張無忌忙伸手相扶，突然間後腰“懸樞”、“中樞”兩穴上一下劇痛，扑地跌倒。原來楊不悔嫌他礙手礙腳，賺得他近身，以套在中指上的打穴鐵環打了他兩處大穴她打倒張無忌後，回過右手，便往那小鬟的右太陽穴上擊了下去。這一下將落未落，楊不悔忽然丹田一陣火熱，全身麻木，不由自主的放脫了那小鬟的手腕，雙膝一軟，坐在椅中。原來她使勁擊打張無忌的穴道，張無忌神功初成，九陽真氣尚無護體之能，卻已自行反激出來，沖蕩楊不悔周身脈絡。那小鬟拾起地下的長劍，說道：“小姐，你總是疑心我要害你。這時我要殺你，不費吹灰之力，可是我并無此意。”說著將長劍插入劍鞘，還挂壁間。

　　張無忌站起身來，說道：“你瞧，我沒說錯吧！”他被點中穴道之後，片刻間便以真氣沖解，立即回復行動。楊不悔眼睜睜的瞧著他，心下大為駭异，這時她手足上麻木已消，心中記挂著父親的安危，站起身來，說道：“我爹爹傷得怎樣？無忌哥哥，你在這里等我，回頭再見。這些年來你好嗎？我時時記著你……”一面說，一面奔了出去。張無忌問那小鬟道：“姑娘，那和尚逃到這房里，卻忽然不見了，你可知此間另有通道嗎？”那小鬟道：“你當真非追他不可嗎？”張無忌道：“這和尚傷天害理，作下了無數罪孽，我……我……便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他。”

　　那小鬟抬起頭來，凝視著他的臉。張無忌道：“姑娘，要是你知道，求你指點途徑。”那小鬟咬著下唇，微一沉吟，低聲道：“我的性命是你救的，好，我帶你去。”張口吹滅了燭火，拉著張無忌的手便走。

## 第二十章　與子共穴相扶將

　　張無忌跟了她沒行出幾步，已到床前。那小鬟揭開羅帳，鑽進帳去，拉著張無忌的手卻沒放開。張無忌吃了一驚，心想這小鬟雖然既丑且稚，總是女子，怎可和她同睡一床？何況此刻追敵要緊，當下縮手一掙。那小鬟低聲道：“通道在床里！”他聽了這五個字，精神為之一振，再也顧不得甚麼男女之嫌，但覺那小鬟揭開錦被，橫臥在床，便也躺在她身旁。不知那小鬟扳動了何處機括，突然間床板一側，兩人便摔了下去。這一摔直跌下數丈，幸好地上舖著極厚的軟草，絲毫不覺疼痛，只聽得頭頂輕輕一響，床板已然回復原狀。他心下暗贊：“這機關布置得妙極！誰料得到秘道的入口處，竟會是在小姐香閨的牙床之中。”拉著小鬟的手，向前急奔。跑出數丈，聽到那小鬟足上鐵鏈曳地之聲，猛然想起：“這姑娘是個跛子，足上又有鐵鏈，怎地跑得如此迅速？”便即停步。那小鬟猜中了他的心意，笑道：“我的跛腳是假裝的，騙騙老爺和小姐。”張無忌心道：“怪不得我媽媽說天下女子都愛騙人。今日連不悔妹妹也來暗算我一下。”此時忙于追敵，這念頭在心中一轉，隨即撇開，在甬道中曲曲折折的奔出數十丈，便到了盡頭，那圓真卻始終不見。

　　那個鬟道：“這甬道我只到過這里，相信前面尚有通路，可是我找不到開門的機括。”張無忌伸手四下摸索，前面是凹凹凸凸的石壁，沒一處縫隙，在凹凸外用力推擊，紋絲不動。那小鬟歎道：“我已試了幾十次，始終沒能找到機括，真是古怪之極。我曾帶了火把進來細細察看，也沒發見半點可疑之處，但那和尚卻又逃到了哪里？”

　　張無忌提了一口氣，運勁雙臂，在石壁上左邊用力一推，毫無動靜，再向右邊推，只覺石壁微微一晃。他心下大喜，再吸兩口真氣，使勁推時，石壁緩緩退後，卻是一堵極厚、極巨、極重、極實的大石門。原來光明頂這秘道构筑精巧，有些地方使用隱秘的機括，這座大石門卻全無機括，若非天生神力或負上乘武功，萬萬推移不動，像那小鬟一般雖能進入秘道，但武功不到，仍只能半途而廢。張無忌這時九陽神功已成，這一推之力何等巨大，自能推開了。待石壁移後三尺，他拍出一掌，以防圓真躲在石後偷襲，隨即閃身而入。過了石壁，前面又是長長的甬道，兩人向前走去，只覺甬道一路向前傾斜，越行越低，約莫走了五十來丈，忽然前面分了幾道岔路。張無忌逐一試步，岔路竟有七條之多，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左前方有人輕咳一聲，雖然立即抑止，但靜夜中聽來，已是十分清晰。

　　張無忌低聲道：“走這邊！”搶步往最左一條岔道奔去。這條岔道忽高忽低，地下也是崎嶇不平，他鼓勇向前，聽得身後鐵鏈曳地聲響個不絕，便回頭道：“敵人在前，情勢凶險，你還是慢慢來罷。”那小鬟道：“有難同當，怕甚麼？”

　　張無忌心道：“你也來騙我麼？”順著甬道不住左轉，走著螺旋形向下，甬道越來越窄，到後來僅容一人，便似一口深井。突然之間，驀覺得頭頂一股烈風壓將下來，當下反手一把抱住那小鬟腰間，急縱而下，左足剛著地，立即向前扑出，至于前面一步外是萬丈深淵，還是堅硬石壁，怎有余暇去想？幸好前面空蕩蕩地頗有容身之處。只聽得呯的一聲巨響，泥沙細石，落得滿頭滿臉。張無忌定了定神，只聽那小鬟道：“好險，那賊禿躲在旁邊，推大石來砸咱們。”張無忌已從斜坡回身走去，右手高舉過頂，只走了幾步，手掌便已碰到頭頂粗糙的石面。只聽得圓真的聲音隱隱從石後傳來：“賊小子，今日葬了你在這里，有個女孩兒相伴，算你運氣。賊小子力氣再大，瞧你推得開這大石麼？一塊不夠，再加上一塊。”只聽得鐵器撬石之聲，接著呼的一聲巨響，又有一塊巨石給他撬了下來。壓在第一塊巨石之上。那甬道僅容一人可以轉身，張無忌伸手摸去，巨石雖不能將甬道口嚴密封死，但最多也只能伸得出一只手去，身子萬萬不能鑽出。他吸口真氣，雙手挺著巨石一搖，石旁許多泥沙扑面而下，巨石卻是半動不動，看來兩塊數千斤的巨石疊在一起，當真便有九牛二虎之力，只怕也拉曳不開。他雖練成九陽神功，畢竟人力有時而窮，這等小丘般兩塊巨石，如何挪動得它半尺一寸？只聽圓真在巨石之外呼呼喘息，想是他重傷之後，使力撬動這兩塊巨石，也累得筋疲力盡，只聽他喘了幾口氣，問道：“小子……你……叫……叫甚麼……名……”說到這個“名”字，卻又無力再說了。

　　張無忌心里想：“這時他便回心轉意，突然大發慈悲，要救我二人出去，也是絕不能夠。不必跟他多費唇舌，且看甬道之下是否另有出路。”于是回身而下，順著甬道向前走去。那小鬟道：“我身邊有火折，只是沒蜡燭火把，生怕一點便完。”張無忌道：“且不忙點火。”順著甬道只走了數十步，便已到了盡頭。兩人四下里摸索。張無忌摸到一只木桶，喜道：“有了！”手起一掌，將木桶劈散，只覺桶中散出許多粉末，也不知是石灰還是面粉，他撿起一片木材，道：“你點火把！”那小鬟取出火刀，火石，火絨，打燃了火，湊過去點那木片，突然間火光耀眼，木片立時猛烈燒將起來，兩人嚇了一大跳，鼻中聞到一股硝磺的臭氣。那小鬟道：“是火藥！”把木片高高舉起，瞧那桶中粉末時，果然都是黑色的火藥。她低聲笑道：“要是適才火星濺了開來，火藥爆炸，只怕連外邊那個惡和尚也炸死了。”只見張無忌呆呆望了自己，臉上充滿了驚訝之色，神色極是古怪，便微微一笑，道：“你怎麼啦？”張無忌歎了口氣，道：“原來你……你這樣美？”那小鬟抿嘴一笑，說道：“我嚇得傻了，忘了裝假臉？”說著挺直了身子。原來她既非駝背，更不是跛腳，雙目湛湛有神，修眉端鼻，頰邊微現梨渦，直是秀美無倫，只是年紀幼小，身材尚未長成，雖然容貌絕麗，卻掩不住容顏中的稚氣。張無忌道：“為甚麼要裝那副怪樣子？”

　　那小鬟笑道：“小姐十分恨我，但見到我丑怪的模樣，心中就高興了。倘若我不裝怪樣，她早就殺了我啦。”張無忌道：“她為甚麼要殺你？”那小鬟道：“她總疑心我要害死她和老爺。”張無忌搖搖頭，道：“真是多疑！適才你長劍在手，她卻已動彈不得，你并沒害她。自今而後，她再也不會疑心你了。”那小鬟道：“我帶了你到這里，小姐只有更加疑心。咱們也不知能不能逃得出去，她疑不疑心，也不必理會了。”她一面說，一面高舉木條，察看周遭情景。只見處身之地似是一間石室，堆滿了弓箭兵器，大都鐵銹斑斑，顯是明教昔人以備在地道內用以抵御外敵。再察看四周牆壁，卻無半道縫隙，看來此處是這條岔道的盡頭，圓真所以故意咳嗽，乃是故意引兩人走入死路。

　　那小鬟道：“公子爺，我叫小昭。我聽小姐叫你‘無忌哥哥’，你大名是叫作‘無忌’嗎？”張無忌道：“不錯，我姓張……”突然間心念一動，俯身拾起一枝長矛，拿著手中掂了一掂，覺得甚是沉重，似有四十來斤，說道：“這許多火藥或能救咱們脫險，說不定便能將大石炸了。”小昭拍手道：“好主意，好主意！”她拍手時腕上鐵鏈相擊，錚錚作聲。張無忌道：“這鐵鏈礙手礙腳，把它弄斷了罷。”

　　小昭驚道：“不，不！老爺要大大生氣的。”張無忌道：“你說是我弄斷的，我才不怕他生氣呢。”說著雙手握住鐵鏈兩端，用勁一崩。那鐵鏈不過筷子粗細，他這一崩少說也有三四百斤力道，哪知只聽得嗡的一聲，鐵鏈震動作響，卻崩它不斷。他“咦”的一聲，吸口真氣，再加勁力，仍是奈何不得這鐵鏈半分。小昭道：“這鏈子古怪得緊，便是寶刀利劍，也傷它不了。鎖上的鑰匙在小姐手里。”張無忌點頭道：“咱們若是出得去，我向她討來替你開鎖解鏈。”小昭道：“只怕她不肯給。”張無忌道：“我跟她交情非同尋常，她不會不肯的。”說著提起長矛，走到大石之下，側身靜立片刻，聽不到圓真的呼吸之聲，想已遠去。小昭舉起火把，在旁照著。張無忌道：“一次炸不碎，看來要分開幾次。”當下勁運雙臂，在大石和甬道之間的縫隙中用長矛慢慢刺了一條孔道。小昭遞過火藥，張無忌便將火藥放入孔道之中，倒轉長矛，用矛柄打實，再舖設一條火藥線，通到下面石室，作為引子。

　　他從小昭手里接過火把，小昭便伸雙手掩住了耳朵。張無忌擋在她身前，俯身點燃了藥引，眼見一點火花沿著火藥線向前燒去。猛地里轟隆一聲巨響，一股猛烈的熱氣沖來，震得他向後退了兩步，小昭仰後便倒。他早有防備，伸手攬住了她腰。石室中煙霧瀰漫，火把也被熱氣震熄了。

　　張無忌道：“小昭，你沒事罷？”小昭咳嗽了幾下，道：“我……我沒事。”張無忌聽她說話有些哽咽，微感奇怪，待得再點燃火把，只見她眼圈紅了，問道：“怎麼？你不舒服麼？”小昭道：“張公子，你……你和我素不相識，為甚麼對我這麼好？”張無忌奇道：“甚麼呀？”小昭道：“你為甚麼要擋在我身前？我是個低三下四的奴婢，你……你貴重的千金之軀，怎能遮擋在我身前？”

　　張無忌微微一笑，說道：“我有甚麼貴重了？你是個小姑娘，我自是要護著你些兒。”

　　待見石室中煙霧淡了些，便向斜坡上走去，只見那塊巨石安然無恙，巍巍如故，只炸去了極小的一角。張無忌頗為沮喪道：“只怕再炸七八次，咱們才鑽得過去。可是所余火藥，最多只能再炸兩次。”提起長矛，又在石上鑽孔，鑽刺了幾下，一矛刺在甬道壁上，忽然一塊斗大的岩石滾了下來，露出一孔。他又驚又喜，伸手進去，扳住旁邊的岩石搖了搖，微覺晃動，使勁一拉，又扳了一塊下來。他連接扳下四塊尺許方圓的岩石，孔穴已可容身而過。原來甬道的彼端另有通路，這一次爆炸沒炸碎大石，卻將甬道的石壁震松了。這甬道乃是用一塊塊斗大花岡石砌成。

　　他手執火把先爬了進去，招呼小昭入來。那甬道仍是一路盤旋向下，他這次學得乖了，左手挺著長矛，提防圓真再加暗算，約莫走了四五十丈，到了一處石門。他將長矛和火把交給小昭，運勁推開石門，里邊又是一間石室。這間石室極大，頂上垂下鐘乳，顯是天然的石洞。他接過火把走了幾步，突見地下倒著兩具骷髏。骷髏身上衣服尚未爛盡，看得出是一男一女。

　　小昭似感害怕，挨到他身邊。張無忌高舉火把，在石洞中巡視了一遍，道：“這里看來又是盡頭了，不知能不能再找到出路？”伸出長矛，在洞壁上到處敲打，每一處都極沉實，找不到有聲音空洞的地方。

　　他走近兩具骷髏，只見那女子右手抓著一柄晶光閃亮的匕首，插在她自己胸口，他一怔之下，立時想起了圓真的話。圓真和陽夫人在秘道之下私會，給陽頂天發見。陽頂天憤激之下，走火身亡，陽夫人便以匕首自刎殉夫。“難道這兩人便是陽頂天夫婦？”再走到那男子的骷髏之前，見已化成枯骨的手旁攤著一張羊皮。張無忌拾起一看，只見一面有毛，一面光滑，并無异狀。小昭接了過來，喜形于色，叫道：“恭喜公子，這是明教武功的無上心法。”說著伸出左手食指，在陽夫人胸前的匕首上割破一條小小口子，將鮮血涂在羊皮之上，慢慢便顯現了字跡，第一行是“明教聖火心法：乾坤大挪移”十一個字。張無忌無意中發見了明教的武功心法，卻并不如何歡喜，心想：“這秘道中無水無米，倘若走不出去，最多不過七八日，我和小昭便要餓死渴死。再高的武功學了也是無用。”向兩具骷髏瞧了幾眼，又想：“那圓真如何不將這‘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取了去？想是他做了這件大虧心事後，不敢再來看一眼陽氏夫婦的尸體，當然，他決不知道這張羊皮上竟寫著武功心法，否則別說陽氏夫婦已死，便是活著，他也要來設法盜取了。”問小昭道：“你怎知道這羊皮上的秘密？”小昭低頭道：“老爺跟小姐說起時，我暗中偷聽到的。他們是明教教徒，不敢違犯教規，到這秘道中來找尋。”張無忌瞧著兩堆骷髏，頗為感慨，說道：“把他們葬了罷。”兩人去搬了些炸下來的泥沙石塊，堆在一旁，再將陽頂天夫婦的骸骨移在一起。小昭忽在陽頂天的骸骨中撿起一物，說道：“張公子，這里有封信。”張無忌接過來一看，見封皮上寫著“夫人親啟”四字。年深日久，封皮已霉爛不堪，那四個字也已腐蝕得筆划殘缺，但依稀仍可看得出筆致中的英挺之氣，那信牢牢封固，火漆印仍然完好。張無忌道：“陽夫人未及拆開，便已自殺。”將那信恭恭敬敬的放在骸骨之中，正要堆上沙石。小昭道：“拆開來瞧瞧好不好？說不定陽教主有甚遺命。”

　　張無忌道：“只怕不敬。”小昭道：“倘若陽教主有何未了心愿，公子去轉告老爺小姐，讓他們為陽教主辦理，那也是好的。”張無忌一想不錯，便輕輕拆開封皮，抽出一幅極薄的白綾來，只見綾上寫道：“夫人妝次：夫人自歸陽門，日夕郁郁。余粗鄙寡德，無足為歡，甚可歉咎，茲當永別，唯夫人諒之。三十二代衣教主遺命，令余練成乾坤大挪移神功後，率眾前赴波斯總教，設法迎回聖火令。本教雖發源于波斯，然在中華生根，開枝散葉，已數百年于茲。今韃子占我中土，本教誓與周旋到底，決不可遵波斯總教無理命令，而奉蒙古元人為主。聖火令若重入我手，我中華明教即可與波斯總教分庭抗禮也。”張無忌心想：“原來明教的總教在波斯國。這衣教主和陽教主不肯奉總教之命而降順元朝，實是極有血性骨氣的好漢子。”心中對明教又增了幾分欽佩之意，接著看下去：“今余神功第四層初成，即悉成昆之事，血氣翻涌不能自制，真力將散，行當大歸。天也命也，復何如耶？”張無忌讀到此處，輕輕歎了口氣，說道：“原來陽教主在寫這信之時，便已知道他夫人和成昆在秘道私會的事了。”見小昭想問又不敢問，于是將陽頂天夫婦及成昆間的事簡略說了。小昭道：“我說都是陽夫人不好。她若是心中一直有著成昆這個人，原不該嫁陽教主，既已嫁了陽教主，便不該再和成昆私會。”張無忌點了點頭，心想：“她小小年紀，倒是頗有見識。”繼續讀下去：“今余命在旦夕，有負衣教主重托，實為本教罪人，盼夫人持余親筆遺書，召聚左右光明使者、四大護教法王、五行旗使、五散人，頒余遺命曰：‘不論何人重獲聖火令者，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不服者殺無赦。令謝遜暫攝副教主之位，處分本教重務。”張無忌心中一震，暗想：“原來陽教主命我義父暫攝副教主之位。我義父文武全才，陽教主死後，我義父已是明教中第一位人物。只可惜陽夫人沒看到這信，否則明教之中也不致如此自相殘殺，鬧得天翻地覆。”想到陽頂天對謝遜如此看重，很是喜歡，卻又不禁傷感，出神半晌，接讀下去：“乾坤大挪移心法暫由謝遜接掌，日後轉奉新教主。光大我教，驅除胡虜，行善去惡，持正除奸，令我明尊聖火普惠天下世人，新教主其勉之。”

　　張無忌心想：“照陽教主的遺命看來，明教的宗旨實在正大得緊啊。各大門派限于門戶之見，不斷和明教為難，倒是不該了。”見那遺書上續道：

　　“余將以身上殘存功力，掩石門而和成昆共處。夫人可依秘道全圖脫困。當世無第二人有乾坤大挪移之功，即無第二人能推動此‘無妄’位石門，待後世豪傑練成，余及成昆骸骨朽矣。頂天謹白。”最後是一行小字：“余名頂天，然于世無功，于教無勳，傷夫人之心，繼恨而沒，狂言頂天立地，誠可笑也。”

　　在書信之後，是一幅秘道全圖，注明各處岔道門戶。張無忌大喜，說道：“陽教主本想將成昆關入秘道，兩人同歸于盡，哪知他支持不到，死得早了，讓那成昆逍遙至今。幸好有此圖，咱們能出去了。”在圖中找到了自己置身的所在，再一查察，宛如一桶冰水從頭上淋將下來，原來唯一的脫困道路，正是被圓真用大石塞阻了的那一條，雖得秘道全圖，卻和不得無异。小昭道：“公子且別心焦，說不定另有通路。”接過圖去，低頭細細查閱，但見圖上寫得分明，除此之外，更無別處出路。張無忌見她臉上露出失望神色，苦笑道：“陽教主的遺書說道，倘若練成乾坤大挪移神功，便可推動石門而出。當世似乎只有楊逍先生練過一些，可是功力甚淺，就算他在這里，也未必管用。再說，又不知‘無妄位’在甚麼地方，圖上也沒注明，卻到哪里找去？”

　　小昭道：“‘無妄位’嗎？那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之一，乾盡午中，坤盡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無妄’位在‘明夷’位和‘隨’位之間。”說著在石室中踏勘方位，走到西北角上，說道：“該在此處了。”

　　張無忌精神一振，道：“真的麼？”奔到藏兵器的甬道之中，取過一柄大斧，將石壁上積附的沙土刮去，果然露出一道門戶的痕跡來，心想：“我雖不會乾坤大挪移之法，但九陽神功已成，威力未必便遜于此法。”當下氣凝丹田，勁運雙臂，兩足擺成弓箭步，緩緩推將出去。推了良久，石門始終絕無動靜。不論他雙手如何移動部位，如何催運真氣，直累得雙臂疼痛，全身骨骼格格作響，那石門仍是宛如生牢在石壁上一般，連一分之微也沒移動。

　　小昭勸道：“張公子，不用試了，我去把剩下來的火藥拿來。”張無忌喜道：“好！我倒將火藥忘了。”兩人將半桶火藥盡數裝在石門之中，點燃藥引，爆炸之後，石門上炸得凹進了七八尺去，甬道卻不出現，看來這石門的厚度比寬度還大。張無忌頗為歉咎，拉著小昭的手，柔聲道：“小昭，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不能出去。”

　　小昭一雙明淨的眼睛凝望著他，說道：“張公子，你該當怪我才是，倘若我不帶你進來……那便不會……不會……”說到這里，伸袖拭了拭眼淚，過了一會，忽然破涕為笑，說道：“咱們既然出不去了，發愁也沒用。我唱個小曲兒給你聽，好不好？”張無忌實在毫沒心緒聽甚麼小曲，但也不忍拂她之意，微笑道：“好啊！”小昭坐在他身邊，唱了起來：

　　“世情推物理，人生貴適意，想人間造物搬興廢。吉藏凶，凶藏吉。”張無忌聽到“吉藏凶，凶藏吉”這六字，心想我一生遭際，果真如此，又聽她歌聲嬌柔清亮，圓轉自如，滿腹煩憂登時大減。又聽她繼續唱道：

　　“富貴哪能長富貴？日盈昃，月滿虧蝕。地下東南，天高西北，天地尚無完體。”張無忌道：“小昭，你唱得真好聽，這曲兒是誰做的？”小昭笑道：“你騙我呢，有甚麼好聽？我聽人唱，便把曲兒記下來了，也不知是誰做的。”張無忌想著“天地尚無完體”這一句，順著她的調兒哼了來來。小昭道：“你是真的愛聽呢，還是假的愛聽？”張無忌笑道：“怎麼愛聽不愛聽還有真假之分嗎？自然是真的。”小昭道：“好，我再唱一段。”左手的五根手指在石上輕輕按捺，唱了起來：“展放愁眉，休爭閒氣。今日容顏，老于昨日。古往今來，盡須如此，管他賢的愚的，貧的和富的。

　　“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歲光陰，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曲中辭意豁達，顯是個飽經憂患、看破了世情之人的胸懷，和小昭的如花年華殊不相稱，自也是她聽旁人唱過，因而記下了。張無忌年紀雖輕，十年來卻是艱苦備嘗，今日困處山腹，眼見已無生理，咀嚼曲中“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那兩句，不禁魂為之銷。所謂“那一日”，自是身死命喪的“那一日”。他以前面臨生死關頭，已不知凡幾，但從前或生或死，都不牽累別人，這一次不但拉了一個小昭陪葬，而且明教的存毀，楊逍、楊不悔諸人的安危、義父謝遜和圓真之間的深仇，都和他有關，實在是不想就此便死。他站起身來，又去推那石門，只覺體內真氣流轉，似乎積蓄著無窮無盡的力氣，可是偏偏使不出來，就似滿江洪水給一條長堤攔住了，無法宣泄。

　　他試了三次，頹然而廢，只見小昭又已割破了手指，用鮮血涂在那張羊皮之上，說道：“張公子，你來練一練乾坤大挪移心法，好不好？說不定你聰明過人，一下子便練會了。”張無忌笑道：“明教的前任教主們窮終身之功，也沒幾個練成的，他們既然當了教主，自是個個才智卓絕。我在旦夕之間，又怎能胜得過他們？”

　　小昭低聲唱道：“受用一朝，一朝便宜。便練一朝，也是好的。”張無忌微微一笑，將羊皮接了過來，輕聲念誦，只見羊皮上所書，都是運氣導行、移宮使勁的法門，試一照行，竟是毫不費力的便做到了。見羊皮上寫著：“此第一層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者十四年可成。”心下大奇：“這有甚麼難處？何以要練七年才成？”

　　再接下去看第二層心法，依法施為，也是片刻真氣貫通，只覺十根手指之中，似乎有絲絲冷氣射出，但見其中注明：第二層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焉者十四年可成，如練至二十一年而無進展，則不可再練第三層，以防走火入魔，無可解救。他又驚又喜，接著去看第三層練法。這時字跡已然隱晦，他正要取過匕首割自己的手指，小昭搶先用指血涂抹羊皮。張無忌邊讀邊練，第三層、第四層心法勢如破竹般便練成了。小昭見他半邊臉孔脹得血紅，半邊臉頰卻發鐵青，心中微覺害怕，但見他神完氣足，雙眼精光炯炯，料知無礙。待見他讀罷第五層心法續練時，臉上忽青忽紅，臉上青時身子微顫，如墮寒冰；臉上紅時額頭汗如雨下。

　　小昭取出手帕，伸到他額上替他抹汗，手帕剛碰到他額角，突然間手臂一震，身子一仰，險些兒摔倒，張無忌站了起來，伸衣袖抹去汗水，一時之間不明其理，卻不知已然將這第五層心法練成了。原來這“乾坤大挪移”心法，實則是運勁用力的一項極巧妙法門，根本的道理，在于發揮每人本身所蓄有的潛力，每人體內潛力原極龐大，只是平時使不出來，每逢火災等等緊急關頭，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者往往能負千斤。張無忌練就九陽神功後，本身所蓄的力道已是當世無人能及，只是他未得高人指點，使不出來，這時一學到乾坤大挪移心法，體內潛力便如山洪突發，沛然莫之能御。

　　這門心法所以難成，所以稍一不慎便致走火入魔，全由于運勁的法門復雜巧妙無比，而練功者卻無雄渾的內力與之相副。正如要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去揮舞百斤重的大鐵錘，錘法越是精微奧妙，越會將他自己打得頭破血流，腦漿迸裂，但若舞錘是個大力士，那便得其所哉了。以往練這心法之人，只因內力有限，勉強修習，變成心有余力不足。昔日的明教各位教主都明白這其中關鍵所在，但既得身任教主，個個是堅毅不拔、不肯服輸之人，又有誰肯知難而退？大凡武學高手，都服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話，于是孜孜兀兀，竭力修習，殊不知人力有時而窮，一心想要“人定胜天”，結果往往飲恨而終。張無忌所以能在半日之間練成，而許多聰明才智、武學修為遠胜于他之人，竭數十年苦修而不能練成者，其間的分別，便在于一則內力有余，一則內力不足而已。張無忌練到第五層後，只覺全身精神力氣無不指揮如意，欲發即發，欲收即收，一切全憑心意所之，周身百骸，當真說不出的舒服受用。這時他已忘了去推那石門，跟著便練第六層的心法，一個多時辰後，已練到第七層。那第七層心法的奧妙之處，又比第六層深了數倍，一時之間實是難以盡解。好在他精通醫道脈理，遇到難明之處，以之和醫理一加印證，往往便即豁然貫通。練到一大半之處，猛地里氣血翻涌，心跳加快。他定了定神，再從頭做起，仍是如此。自練第一層神功以來，從未遇上過這等情形。他跳過了這一句，再練下去時，又覺順利，但數句一過，重遇阻難，自此而下，阻難疊出，直到篇末，共有一十九句未能照練。張無忌沉思半晌，將那羊皮供在石上，恭恭敬敬的躬身下拜，磕了幾個頭，祝道：“弟子張無忌，無意中得窺明教神功心法，旨在脫困求生，并非存心窺竊貴教秘籍。弟子得脫險境之後，自當以此神功為貴教盡力，不敢有負列代教主栽培救命之恩。”小昭也跪下磕了幾個頭，低聲禱祝道：“列代教宗在上，請你們保佑張公子重整明教，光大列祖列宗的威名。”張無忌站起身來，說道：“我非明教教徒，奉我太師父的教訓，將來也決不敢身屬明教。但我展讀陽教主的遺書後，知道明教的宗旨光明正大，自當竭盡所能，向各大門派解釋誤會，請雙方息爭。”小昭道：“張公子，你說有一十九句句子尚未練成，何不休息一會，養足精神，把它都練成了？”張無忌道：“我今日練成乾坤大挪移第七層心法，雖有一十九句跳過，未免略有缺陷，但正如你曲中所說：‘日盈昃，月滿虧蝕。天地尚無完體。’我何可人心不足，貪多務得？想我有何福澤功德，該受這明教的神功心法？能留下一十九句練之不成，那才是道理啊。”

　　小昭道：“公子說得是。”接過羊皮，請他指出那未練的一十九句，暗暗念誦幾遍，記在心中。張無忌笑道：“你記著干甚麼？”小昭臉一紅，說道：“不干甚麼，我想連公子也練不會，倒要瞧瞧是怎樣的難法。”

　　哪知道張無忌事事不為己甚，適可而止，正應了“知足不辱”這一句話。原來當年創制乾坤大挪移心法的那位高人，內力雖強，卻也未到相當于九陽神功的地步，只能練到第六層而止。他所寫的第七層心法，自己已無法修練，只不過是憑著聰明智慧，縱其想象，力求變化而已。張無忌所練不通的那一十九句，正是那位高人單憑空想而想錯了的，似是而非，已然誤入歧途。要是張無忌存著求全之心，非練到盡善盡美不肯罷手，那麼到最後關頭便會走火入魔，不是瘋癲痴呆，便致全身癱瘓，甚至自絕經脈而亡。

　　當下兩人搬過沙石，葬好了陽頂天夫婦的遺骸，走到石門之前。這次張無忌單伸右手，按在石門邊上，依照適才所練的乾坤大挪移心法，微一運勁，那石門便軋軋聲響，微微晃動，再加上一層力，石門緩緩的開了。

　　小昭大喜，跳起身來，拍手叫好，手足上鐵練相擊，叮叮當當的亂響。張無忌道：“我再拉一拉你的鐵鏈。”小昭笑道：“這一次定然成啦！”張無忌拉住她雙手之間的鐵鏈，運勁分拉，鐵鏈漸漸延長，卻是不斷。小昭叫道：“啊喲，不好！你越拉越長，我可更加不便啦。”張無忌搖頭道：“這鏈子當真邪門，只怕便拉成十幾丈長，它還是不斷。”原來明教上代教主得到一塊天上落下來的古怪隕石，其中所含金屬質地不同于世間任何金鐵，銳金旗中的巧匠以之試鑄兵刃不成，便鑄成此鏈。張無忌見小昭垂頭喪氣，安慰她道：“你放心，包在我身上給你打開鐵鏈。咱們困在這山腹之中，尚能出去，難道還奈何不了這兩根小小鐵鏈？”他要找圓真報仇，返身再去推那兩塊萬斤巨石，可是他雖練成神功，究非無所不能，兩塊巨石被他推得微微撼動，卻終難掀開。他搖搖頭，便和小昭從另一邊門的石門中走了出去。他回身推攏石門，見那石門又哪里是門了？其實是一塊天然生成的大岩石，岩底裝了一個大鐵球作為門樞。年深日久，鐵球生銹，大岩石更難推動了。他想當年明教建造這地道之時，動用無數人力，窮年累月，不知花了多少功夫，多少心血。他手持地道秘圖，循圖而行，地道中岔路雖多，但毫不費力的便走出了山洞。出得洞來，強光閃耀，兩人一時之間竟然睜不開眼，過了一會，才慢慢睜眼，只見遍地冰雪，陽光照在冰雪之上，反射過來，倍覺光亮。小昭吹熄手中的木條，在雪地里挖了個小洞，將木條埋在洞里，說道：“木條啊木條，多射你照亮張公子和我出洞，倘若沒有你，我們可就一籌莫展了。”

　　張無忌哈哈大笑，胸襟為之一爽，轉念又想：“世人忘恩負義者多，這小姑娘對一根木條尚且如此，想來當是厚道重義之人。”側頭向她一笑，冰雪上反射過來的強光照在她的臉上，更顯得她膚色晶瑩，柔美如玉，不禁贊歎：“小昭，你好看得很啊。”小昭喜道：“張公子，你不騙我麼？”張無忌道：“你別裝駝背跛腳的怪樣子，現下這樣子才好看。”小昭道：“你叫我不裝，我就不裝。小姐便是殺我，我也不裝。”張無忌道：“瞎說！好端端的，她干麼殺你？”又看了她一眼，但見她膚色奇白，鼻子較常女為高，眼睛中卻隱隱有海水之藍意，說道：“你是本地西域人，是不是？比之我們中原女子，另外有一份好看。”小昭秀眉微蹙，道：“我宁可像你們中原的姑娘。”張無忌走到崖邊，四顧身周地勢，原來是在一座山峰的中腰。當時說不得將他藏在布袋中負上光明頂來，他于沿途地勢一概不知，此時也不知身在何處。極目眺望，遙見西北方山坡上有幾個人躺著，一動不動，似已死去，道：“咱們過去瞧瞧。”攜著小昭的手，縱身向那山坡疾馳而去。這時他體內九陽真氣流轉如意，乾坤大挪移心法練到了第七層，一舉手，一抬足，在旁人看來似非人力所能，雖然帶著小昭，仍是身輕如燕。到得近處，只見兩個人死在雪地之中，白雪中鮮血飛濺，四人身上都有刀劍之傷。其中三人穿明教徒服色，另一人是個僧人，似是少林派子弟。張無忌驚道：“不好！咱們在山腹中呆了這許多時候，六大派的人攻了上去啦！”一摸四人心口，都已冰冷，顯已死去多時。忙拉著小昭，循著雪地里的足跡向山上奔去。走了十余丈，又見七人死在地下，情狀可怖。張無忌大是焦急，說道：“不知楊逍先生、不悔妹妹等怎樣了？”他越走越快，幾乎是將小昭的身子提著飛行，轉了一個彎，只見五名明教徒的尸首挂在樹枝之上，都是頭下腳上的倒懸，每人臉上血肉模糊，似被甚麼利爪抓過。小昭道：“是華山派的虎爪手抓的。”張無忌奇道：“小昭，你年紀輕輕，見識卻博，是誰教你的？”

　　他這句話雖然問出了口，但記挂著光明頂上各人安危，不等小昭回答，便即帶著她飛步上峰。一路上但見尸首狼藉，大多數是明教教徒，但六大派的弟子也有不少。想是他們在山腹中一日一夜之間，六大派發動猛攻。明教因楊逍、韋一笑等重要首領盡數重傷，無人指揮，以致失利，但眾教徒雖在劣勢之下，兀自苦斗不屈，是以雙方死傷均重。張無忌將到山頂，猛聽得兵刃相交之聲，乒乒乓乓的打得極為激烈，他心下稍寬，暗想：“戰斗既然未息，六大派或許尚未攻入大廳。”快步往相斗處奔去。

　　突然間呼呼風響，背後兩枚鋼鏢擲來，跟著有人喝道：“是誰？停步！”張無忌腳下毫不停留，回手輕揮，兩枚鋼鏢立即倒飛回去，只聽得“啊”的一聲慘呼，跟著呯的一聲，有人摔倒在地。張無忌一怔，回過頭來，只見地下倒著一名灰袍僧人，兩枚鋼鏢釘在他右肩之上。他更是一呆，適才回手一揮，只不過想掠斜鋼鏢來勢，不致打到自己身上而已，哪料到這麼輕輕一揮之力，竟如此大得异乎尋常。他忙搶上前去，歉然道：“在下誤傷大師，抱歉之至。”伸指拔出鋼鏢。

　　那少林僧雙肩上登時血如泉涌，豈知這僧人極是剽悍，飛起一腳，呯的一聲，踢在張無忌小腹之上。張無忌和他站得極近，沒料到他竟會突施襲擊，一呆之下，那僧人已然倒飛出去，背脊撞在一棵樹上，右足折斷，口中狂噴鮮血。張無忌此時體內真氣流轉，一遇外力，自然而然而生反擊，比之當日震斷靜玄的右腿，力道又大得多了。

　　他見那僧人重傷，更是不安，上前扶起，連聲致歉，那僧人惡狠狠的瞪他，驚駭之心更甚于憤怒，雖然仍想出招擊敵，卻已無能為力了。忽聽得圍牆之內傳出接連三聲悶哼，張無忌無法再顧那僧人，拉著小昭，便從大門中搶了進去，穿過兩處廳堂，眼前是好大一片廣場。場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西首人數較少，十之八九身上鮮血淋漓，或坐或臥，是明教的一方。東首的人數多出數倍，分成六堆，看來六派均已到齊。這六批人隱然對明教作包圍之勢。張無忌一瞥之下，見楊逍、韋一笑、彭和尚、說不得諸人都坐在明教人眾之內，看情形仍是行動艱難。楊不悔坐在她父親身旁。廣場中心有兩人正在拚斗，各人凝神觀戰，張無忌和小昭進來，誰也沒加留心。張無忌慢慢走近，定神看時，見相斗雙方都是空手，但掌風呼呼，威力遠及數丈，顯然二人都是絕頂高手。那兩人身形轉動，打得快極，突然間四掌相交，立時膠住不動，只在一瞬之間，便自奇速的躍動轉為全然靜止，旁觀眾人忍不住轟天價叫了一聲：“好！”

　　張無忌看清楚兩人面貌時，心頭大震，原來那身材矮小、滿臉精悍之色的中年漢子，正是武當派的四俠張松溪。他的對手是個身材魁偉的禿頂老者，長眉胜雪，垂下眼角，鼻子鉤曲，有若鷹嘴。張無忌心想：“明教中還有這等高手，那是誰啊？”忽聽得華山派中有人叫道：“白眉老兒，快認輸罷，你怎能是武當張四俠的對手？”張無忌聽到“白眉老兒”四個字，心念一動：“啊，原來他……他……他便是我外公白眉鷹王！”心中立時生出一股孺慕之意，便想扑上前去相認。但見殷天正和張松溪頭頂都冒出絲絲熱氣，兩人便在這片刻之間，竟已各出生平苦練的內家真力。一個是天鷹教教主、明教四大護教法王之一，一個是張三丰的得意弟子、身屬威震天下的武當七俠，眼看霎時之間便要分出胜敗。明教和六大派雙方都是屏氣凝息，為自己人擔心，均知這一場比拚，不但是明教和武當雙方威名所系，而且高手以真力決胜，敗的一方多半有性命之憂。只見兩人猶似兩尊石像，連頭發和衣角也無絲毫飄拂。殷天正神威凜凜，雙目炯炯，如電閃動。張松溪卻是謹守武當心法中“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的要旨，嚴密守衛。他知殷天正比自己大了二十多歲，內力修為是深了二十余年，但自己正當壯年，長力充沛，對方年紀衰邁，時刻一久，便有取胜之機。豈知殷天正實是武林中一位不世出的奇人，年紀雖大，精力絲毫不遜于少年，內力如潮，有如一個浪頭又是一個浪頭般連綿不絕，從雙掌上向張松溪撞擊過去。張無忌初見張松溪和殷天正時，心中一喜，但立即喜去憂來，一個是自己的外公，乃是肯肉至親；一個是父親的師兄，待他有如親子，當年他身中玄冥神掌，武當諸俠均曾不惜損耗內功，盡心竭力的為他療傷，倘若兩人之中有一人或傷或死，在他都是畢生大恨。

　　張無忌微一沉吟，正想搶上去設法拆解，忽聽殷天正和張松溪齊聲大喝，四掌發力，各自退出了六七步。張松溪道：“殷老前輩神功卓絕，佩服佩服！”殷天正聲若洪鐘，說道：“張兄的內家修為超凡入聖，老夫自愧不如。閣下是小婿同門師兄，難道今日定然非分胜負不可嗎？”張無忌聽他言中提到父親，眼眶登時紅了，心中不住叫著：“別打了，別打了！”張松溪道：“晚輩適才多退一步，已輸了半招。”躬身一揖，神定氣閒的退了下去。

　　突然武當派中搶出一個漢子，指著殷天正恕道：“殷老兒，你不提我張五哥，那也罷了！今日提起，叫人好生惱恨。我俞三哥、張五哥兩人，全是傷折在你天鷹教手中，此仇不報，我莫聲谷枉居‘武當七俠’之名。”嗆啷啷一聲，長劍出鞘，太陽照耀下劍光閃閃，擺了一招“萬岳朝宗”的姿式。這是武當子弟和長輩動手過招時的起手式，莫聲谷雖然怒氣勃勃，但此時早已是武林中極有身分的高手，在眾目睽睽之下，一舉一動自不能失了禮數。殷天正歎了口氣，臉上閃過一陣黯然之色，緩緩道：“老夫自小女死後，不愿再動刀劍。但若和武當諸俠空手過招，卻又未免托大不敬。”指著一個手執鐵棍的教徒道：“借你的鐵棍一用。”那明教教徒雙手橫捧齊眉鑌鐵棍，走到殷天正身前，恭恭敬敬的躬身呈上。殷天正接過鐵棍，雙手一拗，拍的一聲，那鐵棍登時斷為兩截。

　　旁觀眾人“哦”的一聲，都沒有想到這老兒久戰之後，仍具如此驚人神力。莫聲谷知他知他不會先行發招，長劍一起，使一招“百鳥朝鳳”，但見劍尖亂顫，霎時間便如化為數十個劍尖，罩住敵人中盤，這一招雖然厲害，但仍是彬彬有禮的劍法。殷天正左手斷棍一封，說道：“莫七俠不必客氣。”右手斷棍便斜砸過去。數招一過，旁觀眾人群情聳動，但見莫聲谷劍走輕靈，光閃如虹，吞葉開闔之際，又飄逸，又凝重，端的是名家風范。殷天正的兩根斷鐵棍本已笨重，招數更是呆滯，東打一棍，西砸一棍，當真不成章法，但有識之士見了，卻知他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實已臻武學中的極高境界。他腳步移動也極緩慢，莫聲谷卻縱高伏低、東奔西閃，只在一盞茶時分，已接連攻出六十余招凌厲無倫的殺手。

　　再斗數十合後，莫聲谷的劍招愈來愈快。昆侖、峨嵋諸派均以劍法見長，這幾派的弟子見莫聲谷一柄長劍上竟生出如許變化，心下都暗暗飲服：“武當劍法果然名不虛傳，今日里大開眼界。”可是不論他如何騰挪劈刺，總是攻不進殷天正兩根鐵棍所嚴守的門戶之內。莫聲谷心想：“這老兒連敗華山、少林三名高手，又和四哥對耗內力，我已是跟他相斗的第五人，早就占了不少便宜，若再不胜，師門顏面何存？”猛地里一聲清嘯，劍法忽變，那柄長劍竟似成了一條軟帶，輕柔曲折，飄忽不定，正是武當派的七十二招“繞指柔劍”。旁觀眾人看到第十二三招時，忍不住齊聲叫起好來。這時殷天正已不能守拙馭巧，身形游走，也展開輕功，跟他以快打快。突然間莫聲谷長劍破空，疾刺殷天正胸膛，劍到中途，劍尖微顫，竟然彎了過去，斜刺他右肩。這路“繞指柔劍”全仗以渾厚內力逼彎劍刃，使劍招閃爍無常，敵人難以擋架。殷天正從未見過這等劍法，急忙沉肩相避，不料錚的一聲輕響，那劍反彈過來，直刺入他的左手上臂。殷天正右臂一伸，不知如何，竟爾陡然間長了半尺，在莫聲谷手腕上一拂，挾手將他長劍奪過，左手已按住他“肩貞穴”。白眉鷹王的鷹爪擒拿手乃百余年來武林中一絕，當世無雙無對。莫聲谷肩頭落入他的掌心，他五指只須運勁一捏，莫聲谷的肩頭非碎成片片、終身殘廢不可。武當諸俠大吃一驚，待要搶出相救，其勢卻已不及。

　　殷天正歎了口氣，說道：“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放開了手，右手一縮，拔出長劍，左臂上傷口鮮血如泉涌出。他向長劍凝視半晌，說道：“老夫縱橫半生，從未在招數上輸過一招半式。好張三丰，好張真人！”他稱揚張三丰，那是欽佩他手創的七十二招“繞指柔劍”神妙難測，自己竟然擋架不了。莫聲谷呆在當地，自己雖然先贏一招，但對方終究是有意的不下殺手，沒損傷自己，怔了片刻，便道：“多蒙前輩手下留情。”殷天正一言不發，將長劍交還給他。莫聲谷精研劍法，但到頭來手中兵刃竟給對方奪去，心下羞愧難當，也不接劍，便即退下。張無忌輕輕撕下衣襟，正想去給外公裹傷，忽見武當派中又步出一人，黑須垂胸，卻是武當七俠之首的宋遠橋，說道：“我替老前輩裹一裹傷。”從懷中取出金創藥，給殷天正敷在傷口之上，隨即用帕子扎住，天鷹教和明教的教眾見宋遠橋一臉正氣，料想他以武當七俠之首的身分，決不會公然下毒加害，殷天正說了聲：“多謝！”更是坦然不疑。張無忌大喜，心道：“宋師伯給我外公裹傷，想是感激他不傷莫七叔，兩家就如此和好了。”哪知宋遠橋裹好傷後，退一步，長袖一擺，說道：“宋某領教老前輩的高招！”這一著大出張無忌意料之外，忍不住叫道：“宋大……宋大俠，用車輪戰打他老人家，這不公平！”

　　這一言出口，眾人的目光都射向這衣衫襤褸的少年。除了峨嵋派諸人，以及宋青書、殷梨亭、楊逍、說不得等少數人之外，誰都不知他的來歷，均感愕然。

　　宋遠橋道：“這位小朋友的話不錯。武當派和天鷹教之間的私怨，今日暫且閣下不提。現下是六大派和明教一決生死存亡的關頭，武當派謹向明教討戰。”

　　殷天正眼光緩緩移動，看到楊逍、韋一笑、彭和尚等人全身癱瘓，天鷹教和五行旗下的高手個個非死即傷，自己兒子殷野王伏地昏迷，生死未卜，明教和天鷹教之中，除自己之外，再無一個能抵擋得住宋遠橋的拳招劍法，可是自己連戰五個高手之余，已是真氣不純，何況左臂上這一劍受傷實是不輕。

　　殷天正微微一頓之間，崆峒派中一個矮小的老人大聲說道：“魔教已然一敗涂地，再不投降，還待怎的？空智大師，咱們這便去毀了魔教三十三代教主的牌位罷！”少林寺方丈空聞大師坐鎮嵩山本院，這次圍剿明教，少林弟子由空智率領。各派敬仰少林派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便舉他為進攻光明頂的發號施令之人。

　　空智尚未答言，只聽華山派中一人叫道：“甚麼投不投降？魔教之眾，今日不能留一個活口。除惡務盡，否則他日死灰復燃，又必為害江湖。魔崽子們！見機的快快自刎，免得大爺們動手。”殷天正暗暗運氣，但覺左臂上劍傷及骨，一陣陣作痛，素知宋遠橋追隨張三丰最久，已深得這位不世出的武學大師真傳，自己神完氣足之時和他相斗，也是未知鹿死誰手，何況此刻？但明教眾高手或死或傷，只剩下自己一人支撐大局，只有拚掉這條老命了，自己死不足惜，所惜者一世英名，竟在今日斷送。只聽宋遠橋道：“殷老前輩，武當派和天鷹教仇深似海，可是我們卻不愿乘人之危，這場過節，盡可日後再行清算。我們六大派這一次乃是沖著明教而來。天鷹教已脫离明教，自立門戶，江湖上人人皆知。殷老前輩何必蹚這場渾水？還請率領貴教人眾，下山去罷！”

　　武當派為了俞岱岩之事，和天鷹教結下了極深的梁子，此事各派盡皆知聞，這時聽宋遠橋竟然替天鷹教開脫，各人盡皆驚訝，但隨即明白宋遠橋光明磊落，不肯撿這現成便宜。殷天正哈哈一笑，說道：“宋大俠的好意，老夫心領。老夫是明教四大護教法王之一，雖已自樹門戶，但明教有難，豈能置身事外？今日有死而已，宋大俠請進招罷！”說著踏上一步，雙掌虛擬胸前，兩條白眉微微顫動，凜然生威。宋遠橋道：“既然如此，得罪了！”說罷左手一揚，右掌抵在掌心，一招“請手式”揮擊出去，乃是武當派拳法中晚輩和長輩過招的招數。殷天正見他彎腰弓背，微有下拜之態，便道：“不必客氣。”雙手一圈，封住心口。依照拳法，宋遠橋必當搶步上前，伸臂出擊，哪知他伸臂出擊是一點不錯，卻沒搶步上前，這拳打出，竟和殷天正的身子相距一丈有余。

　　殷天正一驚：“難道他武當拳術如此厲害，竟已練成了隔山打牛的神功？”當下不敢怠慢，運起內勁，右掌揮出，抵擋他的拳力。不料這一掌揮出，前面空空蕩蕩，并未接到甚麼勁力，不由得心中大奇。只聽宋遠橋道：“久仰老前輩武功深湛，家師也常稱道。但此刻前輩已力戰數人，晚輩卻是生力，過招之際太不公平。咱們只較量招數，不比膂力。”一面說，一面踢出一腿這一腿又是虛踢，离對方身子仍有丈許之地，但腳法精妙，方位奇特，當真匪夷所思，倘是近身攻擊，可就十分難防。殷天正贊道：“好腳法！”以攻為守，揮拳搶攻。宋遠橋側身閃避，還了一掌。霎時之間，但見兩人拳來腳往，斗得極是緊湊，可是始終相隔丈許之地。雖然招不著身，一切全是虛打，但他二人何等身分，哪一招失利、哪一招占先，各自心知。兩人全神貫注，絲毫不敢怠忽，便和貼身肉搏無异。

　　旁觀眾人不少是武學高手，只見宋遠橋走的是以柔克剛的路子，拳腳出手卻是極快，殷天正大開大闔，招數以剛為主，也絲毫沒慢了。兩人見招拆招，忽守忽攻，似乎是分別練拳，各打各的，其實是斗得激烈無比。

　　張無忌初看殷天正和張松溪、莫聲谷兩人相斗時，關懷兩邊親人的安危，并沒怎麼留神雙方出招，這時見殷天正和宋遠橋隔著遠遠的相斗，知道只有胜負之分，卻無死傷之險，這才潛心察看兩人的招數。看了半晌，見兩人出招越來越快，他心下卻越來越不明白：“我外公和宋大伯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但招數之中，何以竟存著這許多破綻？外公這一拳倘若偏左半尺，不就正打中宋大伯的胸口？宋大伯這一抓若再遲出片刻，那不恰好拿到了我外公左臂？難道他二人故意相讓？可是瞧情形又不像啊。其實殷天正和宋遠橋雖然离身相斗，招數上卻絲毫不讓。張無忌學會乾坤大挪移心法後，武學上的修為已比他們均要胜一籌。但說殷、宋二人的招數中頗有破綻，卻又不然。張無忌不知自己這麼想，只因身負九陽神功之故，他所設想的招數雖能克敵制胜，卻決不是比殷、宋二人更妙更精，常人更萬萬無法做到。正如飛禽見地下獅虎搏斗，不免會想：“何不高飛下扑，可制必胜？”殊不知獅虎在百獸之中雖然最為凶猛厲害，要高飛下扑，卻是力所不能。張無忌見識未夠廣搏，一時想不到其中的緣故。忽見宋遠橋招數一變，雙掌飛舞，有若絮飄雪揚，軟綿綿不著力氣，正是武當派“綿掌”。殷天正呼喝一聲，打出一拳。兩人一以至柔，一以至剛，各逞絕技。

　　斗到分際，宋遠橋左掌拍出，右掌陡地里後發先至，跟著左掌斜穿，又從後面搶了上來。殷天正見自己上三路全被他掌勢罩住，大吼一聲，雙拳“丁甲開山”，揮擊出去。兩人雙掌雙拳，便此膠在空中，呆呆不動。拆到這一招時，除了比拚內力，已無他途可循。兩人相隔一丈以外，四條手臂虛擬斗力之狀，此時看來似乎古怪，但是近身真斗，卻已面臨最為凶險的關頭。宋遠橋微微一笑，收掌後躍，說道：“老前輩拳法精妙，佩服佩服！”殷天正也即收拳，說道：“武當拳法，果然冠絕古今。”兩人說過不比內力，斗到此處，無法再行繼續，便以和局收場。武當派中尚有俞蓮舟和殷梨亭兩大高手未曾出場，只見殷天正臉頰脹紅，頭頂熱氣裊裊上升，適才這一場比試雖然不耗內力，但對手實在太強，卻已是竭盡心智，眼見他已強弩之末，俞殷二俠任何一人下場，立時便可將他打倒，穩享“打敗白眉鷹王”的美譽。俞蓮舟和殷梨亭對望一眼，都搖了搖頭，均想：“乘人之危，胜之不武。”

　　他武當二俠不欲乘人之危，旁人卻未必都有君子之風，只見崆峒派中一個矮小老者縱身而出，正是適才高叫焚燒明教歷代主牌之人，輕飄飄的落在殷天正面前，說道：“我姓唐的跟你殷老兒玩玩！”說話的語氣極是輕薄。

　　殷天正向他橫了一眼，鼻中一哼，心道：“若在平時，崆峒五老如何在殷某眼下？今日虎落平陽被犬欺，殷某一世英名，若是斷送在武當七俠手底，那也罷了，可萬萬不能讓你唐文亮豎子成名！”雖然全身骨頭酸軟，只盼睡倒在地，就此長臥不起，但胸中豪氣一生，下垂的兩道白眉突然豎起，喝道：“小子，進招罷！”唐文亮瞧出他內力已耗了十之八九，只須跟他斗得片刻，不用動手，他自己就會跌倒，當下雙掌一錯，搶到殷天正身後，發拳往他後心擊去。殷天正斜身反勾，唐文亮已然躍開，他腳下靈活之極，猶如一只猿猴，不斷的跳躍。斗了數合，殷天正眼前一黑，喉頭微甜，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再也站立不定，一交坐倒。唐文亮大喜，喝道：“殷天正，今日叫你死在我唐文亮拳下！”張無忌只見唐文亮縱起身子，凌空下擊，正要飛身過去救助外公，卻見殷天正右手斜翻，姿式妙到巔毫，正是對付敵人從上空進攻的一招殺手，眼看兩人處此方位之下，唐文亮已然無法自救，果然聽得喀喀兩響，唐文亮雙臂已被殷天正施展“鷹爪擒拿手”折斷，跟著又是喀喀兩響，連兩條大腿也折斷了，呯的一響，摔在數尺之外。他四肢骨斷，再也動彈不得。旁觀眾人見殷天正于重傷之余仍具如此神威，無不駭然。崆峒五老中的第三老唐文亮如此慘敗，崆峒派人人臉上無光，眼見唐文亮躺在殷天正身畔，只因相距過近，竟然無人敢上前扶他回來。過了半晌，崆峒派中一個弓著背脊的高大老人重重踏步而出，右足踢起一塊石頭，直向殷天正飛去，口中喝道：“白眉老兒，我姓宗的跟你算算舊帳。”這人是崆峒五老中的第二老，名叫宗維俠。他說“算算舊帳”，想是曾吃過殷天正的虧。這塊石頭飛去，突的一聲，正中殷天正的額角，立時鮮血長流。這一下誰都大吃一驚，宗維俠踢這塊石頭過去，原也沒想能擊中他，哪知殷天正已是半昏半醒，沒能避讓。當此情勢之下，宗維俠上前只是輕輕一指，便能致他于死地。但見宗維俠提起右臂，踏步上前，武當派中走出一人，身穿土布長衫，神情質樸，卻是二俠俞蓮舟，身形微晃，攔在宗維俠身前，說道：“宗兄，殷教主已身受重傷，胜之不武，不勞宗兄動手。殷教主跟敝派過節極深，這人交給小弟罷。”宗維俠道：“甚麼身受重傷？這人最會裝死，適才若不是他故弄玄虛，唐三弟哪會上他的這惡當。俞二俠，貴派和他有梁子，兄弟跟這老兒也有過節，讓我先打他三拳出氣。”俞蓮舟不愿殷天正一世英雄，如此喪命，又想到張翠山與殷素素，說道：“宗兄的七傷拳天下聞名，殷教主眼下這般模樣，怎還禁得起宗兄的三拳？”

　　宗維俠道：“好！他折斷我唐三弟四肢，我也打斷他四肢便了。這叫做眼前報，還得快！”他見俞蓮舟兀自猶豫，大聲說道：“俞二俠，咱們六大派來西域之前立過盟誓。今日你反而回護魔教的頭子麼？”俞蓮舟歎了口氣，說道：“此刻任憑于你。回歸中原以後，我再領教宗二先生的七傷拳神功。”宗維俠心下一凜：“這姓俞的何以一再維護他？”他對武當派确是頗有忌憚，但眾目睽睽之下，終不能示弱，當下冷笑道：“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你武當派再強，也不能恃勢橫行啊。”這幾句話\*

　　宋遠橋便道：“二弟，由他去罷！”俞蓮舟朗聲道：“好英雄，好漢子！”便即退開。這“好英雄，好漢子”六個字，似乎是稱贊殷天正，又似乎是譏刺宗維俠的反話。宗維俠不愿和武當派惹下糾葛，假裝沒聽見，一見俞蓮舟走開，便向殷天正身前走去。

　　少林派空智大師大聲發令：“華山派和崆峒派各位，請將場上的魔教余孽一概誅滅了。武當派從西往東搜索，峨嵋派從東往西搜索，別讓魔教有一人漏网。昆侖派預備火種，焚燒魔教巢穴。”他吩咐五派後，雙手合十，說道：“少林子弟各取法器，誦念往生經文，替六派殉難的英雄、魔教教眾超度，化除冤孽。”眾人只待殷天正在宗維俠一拳之下喪命，六派圍剿魔教的豪舉便即大功告成。當此之際，明教和天鷹教教眾俱知今日大數已盡，眾教徒一齊掙扎爬起，除了身受重傷無法動彈者之外，各人盤膝而坐，雙手十指張開，舉在胸前，作火焰飛騰之狀，跟著楊逍念誦明教的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怜我世人，憂患實多！怜我世人，憂患實多！”明教自楊逍、韋一笑、說不得諸人之下，天鷹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廚工伕役，個個神態莊嚴，絲毫不以身死教滅為懼。空智大師合十道：“善哉！善哉！”

　　俞蓮舟心道：“這幾句經文，想是他魔教教眾每當身死之前所要念誦的了。他們不念自己身死，卻在怜憫眾人多憂多患，那實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當年創設明教之人，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只可惜傳到後世，反而變成了為非作歹的淵藪。”張無忌在六大門派高手之前本來心存畏懼，遲遲不敢挺身而出，待聽得空智下了盡屠魔教人眾的號令，又見宗維俠徑自舉臂向外公走去，當下不暇多想，大踏步搶出，擋在宗維俠身前，說道：“且慢動手！你如此對付一個身受重傷之人，也不怕天下英雄笑麼？”這幾句話聲音清朗，響徹全場。各派人眾奉了空智大師的號令，本來便要分別出手，突然聽到這幾句話，一齊停步，回頭瞧著他。宗維俠見說話的是個衣衫襤褸的少年，絲毫不以為意，伸手推出，要將他推在一旁，以便上前打死殷天正。張無忌見他伸掌推到，便隨手一掌拍出，呯的一響，宗維俠倒退三步，侍要站定，豈知對方這一掌雄渾無比，仍是立足不定，幸好他下盤功夫扎得堅實，但覺上身直往後仰，急忙右足在地下一點，縱身後躍，借勢縱開丈余。落下地來時，這股掌勢仍未消解，又踉踉蹌蹌的連退七八步，這才站定。這麼一來，他和張無忌之間已相隔三丈以上。他心中驚怒莫名，旁觀眾人卻是大惑不解，都想：“宗維俠這老兒在鬧甚麼玄虛，怎地又退又躍，躍了又退，大搗其鬼？”便是張無忌自己，也想不透自己這麼輕輕拍出一掌，何以竟有如許威力。宗維俠一呆之下，登時醒悟，向俞蓮舟怒目而視，喝道：“大丈夫光明磊落，怎地暗箭傷人？”他料定是俞蓮舟在暗中相助，多半還是武當諸俠一齊出手，否則單憑一人之力，不能有這麼強猛的勁道。俞蓮舟給他說得莫名其妙，反瞪他一眼，暗道：“你裝模作樣，想干甚麼？”宗維俠大步上前，指著張無忌喝道：“小子，你是誰？”張無忌道：“我叫曾阿牛。”一面說，一面伸掌貼在殷天正背心“靈台穴”上，將內力源源輸入。他的九陽真氣渾厚之極，殷天正顫抖了幾下，便即睜開眼來，望著這少年，頗感奇怪。張無忌向他微微一笑，加緊輸送內力。片刻之間，殷天正胸口和丹田中閉塞之處已然暢通無阻，低聲道：“多謝小友！”站起身來，傲然道：“姓宗的，你崆峒派的七傷拳有甚麼了不起，我便接你三拳！”

　　宗維俠萬沒想到這老兒竟會又是神完氣足的站起身來，眼看這個現成便宜是不易撿的了，忌憚他“鷹爪擒拿功”的厲害，便道：“崆峒派的七傷拳既然沒甚麼了不起，你便接我三招七傷拳吧！”他盼殷天正不使擒拿手，單是拳掌相對，比拚內力，那麼自己以逸待勞，當可仗七傷拳的內勁取胜。張無忌聽他一再提起“七傷拳”三字，想起在冰火島的那天晚上，義父叫醒自己，講述以七傷拳打死神僧空見之事，後來他叫自己背誦七傷拳的拳訣，還因一時不能記熟，挨了他好幾個耳光。這時那拳訣在心中流動，當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要知天下諸般內功，皆不逾九陽神功之藩篱，而乾坤大挪移運勁使力的法門，又是集一切武功之大成，一法通，萬法通，任何武功在他面前都已無秘奧之可言。只聽殷天正道：“別說三拳，便接你三十拳卻又怎地？”他回頭向空智說道：“空智大師，姓殷的還沒死，還沒認輸，你便出爾反爾，想要倚多取胜嗎？”

　　空智左手一揮，道：“好！大伙兒稍待片刻，又有何妨！”原來殷天正上得學明頂後，見楊逍等人盡皆重傷，己方勢力單薄，當下以言語擠住空智，不得仗著人多混戰。空智依著武林規矩，便約定逐一對戰。結果天鷹教各堂各壇、明教五行旗，及光明頂上楊逍屬下的雷電風云四門中的好手，還是一個個非死即傷，最後只剩下殷天正一人。但他既未認輸，便不能上前屠戮。張無忌知道外公雖比先前好了些，卻萬萬不能運勁使力，他所以要接宗維俠的拳招，只不過是護教力戰，死而後已，于是低聲道：“殷老前輩，待我來替你先接，晚輩不成時，老前輩再行出馬。”殷天正已瞧出他內力深厚無比，自己便在絕無傷勢之下，也是萬萬不及，但想自己為教而死，理所當然，這少年不知有何干系，他本領再強，也決計敵不過對方敗了一個又來一個、源源不絕的人手，到頭來還不是和自己一樣，重傷力竭，任人宰割，如此少年英才，何必白白的斷送在光明頂上？當下問道：“小友是哪一位門下，似乎不是本教教徒，是嗎？”張無忌恭恭敬敬的躬身說道：“晚輩不屬明教，不屬天鷹教，但對老前輩心儀已久，今和前輩并肩抗敵，乃是份所應當。”殷天正大奇，正想再問，宗維俠又踏上一步，大聲道：“姓殷的，我第一拳來了。”

　　張無忌道：“殷老前輩說你不配跟他比拳，你先胜得過我，再跟他老人家動手不遲。”

　　宗維俠大怒，喝道：“你這小子是甚麼東西？我叫你知道崆峒派七傷拳的厲害。”張無忌尋思：“今日只有說明圓真這惡賊的奸詐陰謀，才能設法使雙方罷手，若是單憑動手過招，我一人怎斗得過六大門派這麼多英雄？何況武當門下的眾師伯叔都在此地，我又怎能跟他們為敵？”當下朗聲說道：“崆峒派七傷拳的厲害，在下早就久仰了。少林神僧空見大師，不就是喪生在貴派七傷拳之下麼？”他此言一出，少林派群相聳動，那日空見大師喪身洛陽，尸身骨骼盡數震斷，外表卻一無傷痕，極似是中了崆峒派“七傷拳”的毒手。當時空聞、空智、空性三僧密議數日，認為崆峒派眼下并無絕頂高手，能打死練就了“金剛不壞體”神功的空見師兄，雖然空見的傷勢令人起疑，但料想非崆峒派所能為。後來空智又曾率領子弟暗加訪查，得知空見大師在洛陽圓寂之日，崆峒五老均在西南一帶。既然非五老所為，那麼崆峒派中更無其他好手能對空見有絲毫損傷，因此便將對崆峒派起的疑心擱下了。何況當時洛陽客房外牆上寫著“成昆殺神僧空見于此牆下”十一個大字，少林派後來查知冒名成昆做下無數血案的均是謝遜所為，那更是半點也沒疑惑了。眾高僧直至此時聽了張無忌這句話，心下才各自一凜。宗維俠怒道：“空見大師為謝遜惡賊所害，江湖上眾所周知，跟我崆峒又有甚麼干系？”張無忌道：“謝謝前輩打死神僧空見，是你親眼瞧見了麼？你是在一旁掠陣麼？是在旁相助麼？”宗維俠心想：“這乞兒不像乞兒、牧童不似牧童的小子，怎地跟我纏上了？多半是受了武當派的指使，要挑撥崆峒和少林兩派之間的不和。我倒要小心應付，不可入了人家圈套。”因此他雖沒重視張無忌，還是正色答道：“空見神僧喪身洛陽，其時崆峒五老都在云南點蒼派柳大俠府上作客。我們怎能親眼見到當時情景？”

　　張無忌朗聲道：“照啊！你當時既在云南，怎能見到謝前輩害死空見大師？這位神僧是喪生在崆峒派的七傷拳手下，人人皆知。謝老前輩又不是你崆峒派的，你怎可嫁禍于人？”宗維俠道：“呸！呸！空見神僧圓寂之處，牆上寫著‘成昆殺空見神僧于此牆下’十一個血字。謝遜冒著他師父之名，到處做下血案，那還有甚麼可疑的？”

　　張無忌心下一凜：“我義父沒說曾在牆上寫下這十一個字。他一十三拳打死神僧空見後，心中悲悔莫名，料來決不會再寫這些示威嫁禍的學句。”當下仰天哈哈一笑，說道：“這些字誰都會寫，牆上雖然有此十一個字，可有誰親眼見到謝前輩寫的？我偏要說這十一個字是崆峒派寫的。寫字容易，練七傷拳卻難。”他轉頭向空智說道：“空智大師，令師兄空見神僧确是為崆峒派的七傷拳拳力所害，是也不是？金毛獅王謝遜前輩卻并非崆峒派，是也不是？”

　　空智尚未回答，突然一名身披大紅袈裟的高大僧人閃身而出，手中金光閃閃的長大禪杖在地下重重一頓，大聲喝道：“小子，你是哪家哪派的門下？憑你也配跟我師父說話。”這僧人肩頭拱起，說話帶著三分氣喘，正是少林僧圓音，當年少林派上武當山興問罪之師，便是他力證張翠山打死少林弟子。張無忌其時滿腔悲憤，將這一干人的形相牢記于心，此刻一見之下，胸口熱血上沖，滿臉脹得通紅，身子也微微發抖，心中不住說道：“張無忌，張無忌！今日的大事是要調解六大門派和明教的仇怨，千萬不可為了一己私嫌，鬧得難以收拾。少林派的過節，日後再去算帳不遲。”雖然心中想得明白，但父母慘死的情狀，霎時間隨著圓音的出現而涌向眼前，不由得熱淚盈眶，幾乎難以自制。

　　圓音又將禪杖重重在地下一頓，喝道：“小子，你若是魔教妖孽，快快引頸就戮，否則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懷，也不來難為于你，即速下山去罷！”他見張無忌的服飾打扮絕非明教中人，又誤以為他竭力克制悲憤乃是心中害怕，是以有這幾句說話。張無忌道：“貴派有一位圓真大師呢？請他出來，在下有幾句話請問。”圓音道：“圓真師兄？他怎麼還能跟你說話？你快快退開，我們沒空閒功夫跟你這野少年瞎耗。你到底是誰的門下？”他見張無忌適才一掌將名列崆峒五老的宗維俠擊得連連倒退，料想他師父不是尋常人物，這才一再盤問于他，否則此刻屠滅明教正大功告成之際，哪里還耐煩跟這來歷不明的少年糾纏。張無忌道：“在下既非明教中人，亦非中原哪一派的門下這次六大門派圍攻明教，實則是受了奸人的挑撥，中間存著極大的誤會，在下雖然年少，倒也得知其中的曲折原委，斗膽要請雙方罷斗，查明真相，誰是誰非，自可秉公判斷。”他語聲一停，六大派中登時爆發出哈哈、呵呵、呵呵、嘩嘩、嘻嘻……各種各樣大笑之聲。數十人同聲指斥：“這小子失心瘋啦，你聽他這麼胡說八道！”“他當自己是甚麼人？是武當派張真人麼？少林派空聞神僧麼？”“哈哈，哈哈”“他發夢得到了屠龍寶刀，成為武林至尊啦。”“他當咱們個個是三歲小孩兒，呵呵，我肚子笑痛了！”“六大門派死傷了這許多人，魔教欠下了海樣深的血債，嘿嘿，他想三言兩語，便將咱們都打發回去……”峨嵋派中卻只有周芷若眉頭緊蹙，黯然不語。那日她和張無忌相認，知他便是昔日漢水舟中的少年，心中便有念舊之意，後來又見他甘受她師父三掌，仗義相救銳金旗人眾，對他更感欽佩，這時聽到這番不自量力的言語，又見眾人大肆譏笑，不自禁的心中難過。

　　張無忌站立當場，昂然四顧，朗聲道：“只須少林派圓真大師出來，跟在下對質幾句，他所安排下的奸謀便能大白于世。”這三句話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將出來，雖在數百人的哄笑聲中，卻是人人聽得清清楚楚。六大派眾高手心下都是一凜，登時便將對他輕視之心收起幾分，均想：“這小子年紀輕輕，內功怎地如此了得？”圓音待眾人笑聲停歇，氣喘吁吁的道：“臭小子恁地奸猾，明知圓真師兄已不能跟你對質，便指名要他相見？你何以不叫武當派的張翠山出來對質？”

　　他最後一句話一出口，空智立時便喝：“圓音，說話小心！”但華山、昆侖、崆峒諸派中已有許多人大聲笑了出來。只有武當派的人眾臉有慍色，默不作聲。原來圓音一只右眼被殷素素在西子湖畔用暗器打瞎，始終以為是張翠山下的毒手，一生耿耿于心。

　　張無忌聽他辱及先父，怒不可遏，大聲喝道：“張五俠的名諱是你亂說得的麼？你……你……”圓音冷笑道：“張翠山自甘下流，受魔教妖女迷惑，便遭好色之報……”張無忌心中一再自誡：“今日主旨是要使兩下言和罷斗，我萬萬不可出手傷人。”但一聽到這幾句話，哪里還忍耐得住？縱身而前，左手探出，抓住圓音後腰提了起來，右手搶過他手中禪杖，橫過杖頭，便要往他頭頂擊落。圓音被他這麼一抓，有如雛雞落入鷹爪，竟無半分抵御之力。少林僧隊中同時搶出兩人，兩根禪杖分襲張無忌左右，那是武學中救人的高明法門，所謂“圍魏救趙”，襲敵之所不得不教，便能解除陷入危境的伙伴。搶前來救的兩僧正是圓心、圓業。張無忌左手抓著圓音，右手提著禪杖，一躍而起，雙足分點圓心、圓業手中禪杖，只聽得嘿嘿兩聲，圓心和圓業同時仰天摔倒。幸好兩僧武功均頗不凡，臨危不亂，雙手運力急挺，那兩條數十斤重的鍍金鑌鐵禪杖才沒反彈過來，打到自己身上。眾人驚呼聲中，但見張無忌抓著圓音高大的身軀微一轉折，輕飄飄的落地。六大派中有七八個人叫了出來：“武當派的‘梯云縱’！”張無忌自幼跟著父親及太師父、諸師伯叔，于武當派武功雖只學過一套入門功夫的三十二勢“武當長拳”，但所見所聞畢竟不少，這時練成乾坤大挪移神功，不論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都能取而為用。他對武當派的功夫耳濡目染，親炙最多，突然間不加思索的使用出來之時，自然而然的便使上了這當世輕功最著名的“梯云縱”。俞蓮舟、張松溪等要似他這般縱起再在空中輕輕回旋數下，原亦不難，姿式之圓熟飄逸，尤有過之，但要一手抓一個胖大和尚，一手提一根沉重禪杖，仍要這般身輕如燕，卻萬萬無法辦到。

　　少林諸僧見這時和他相距已七八丈遠，眼見圓音給他抓住了要穴，全不動彈，他只須挺起禪杖，立時便能將圓音打得腦漿迸裂，要在這一瞬之間及時沖上相救，決難辦到。唯一的法門是發射暗器，但張無忌只須舉起圓音的身子一擋，借刀殺人，反而害了他的性命。雖有空智、空性這等絕頂高手在側，但以變起倉卒，任誰也料不到這少年有如此的身手，竟被他攻了個措手不及。只見他咬牙切齒，滿臉仇恨之心，高高舉起了禪杖，眾少林僧有的閉了眼睛不忍再看，有的便待一擁而上為圓音報仇。哪知張無忌舉著禪杖的手并不落下，似乎心中有甚麼事難以決定，但見他臉色漸轉慈和，慢慢的將圓音放了下來。原來在這一瞬間，他已克制了胸中的怒氣，心道：“倘若我打死打傷了六大派中任誰一人，我便成為六大派的敵人，就此不能作居間的調人。武林中這場凶殺，再也不能化解，那豈不是正好墮入成昆這奸賊的計中？不管他們如何罵我辱我、打我傷我，我定當忍耐到底，這才是真正為父母及義父復仇雪恨之道。”他想通了這節，便即放下圓音，緩緩說道：“圓音大師，你的眼睛不是張五俠打瞎的，不必如此記恨。何況張五俠已自刎身死，甚麼冤仇也該化解了。大師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何必對舊事如此念念不忘？”

　　圓音死里逃生，呆呆的瞧著張無忌，說不出話來，見他將自己禪杖遞了過來，自然而然的伸手接過，低頭退開，隱隱覺得自己這些年來滿懷怨憤，未免也有不是。少林諸高僧、武當諸俠聽了張無忌這幾句話，都不由得暗暗點頭。

## 第二十一章　排難解紛當六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維俠見張無忌擒釋圓音，舉重若輕，不禁大為驚异，但既已身在場中，豈能就此示弱退下？大聲道：“姓曾的，你來強行出頭，到底受了何人指使？”張無忌道：“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罷手言和，并無誰人指使在下。”宗維俠道：“哼，要我們跟魔教罷手言和，難上加難。這姓殷的老賊欠了我三記七傷拳，先讓我打了再說。”說著捋起了衣袖。張無忌道：“宗前輩開口七傷拳，閉口七傷拳，依晚輩之見，宗前輩的七傷拳還沒練得到家。人身五行，心屬火、肺屬金、腎屬水、脾屬土、肝屬木、再加上陰陽二氣，一練七傷，七者皆傷。這七傷拳的拳功每深一層，自身內髒便多受一層損害，實則是先傷己，再傷敵。幸好宗前輩練這路拳法的時日還不算太久，尚有救藥。”

　　宗維俠聽他這幾句話，的的确确是“七傷拳譜”的總綱。拳譜中諄諄告誡，若非內功練到氣走諸穴、收發自如的境界，萬萬不可練此拳術。但這門拳術是崆峒派鎮山絕技，宗維俠一到內功有成，便即試練，一練之下，立覺拳中威力無窮，既經陷溺，便難以自休，早把拳譜總綱中的話拋諸腦後。何況崆峒五老人人皆練，自己身居五老之次，焉可後人？這時聽張無忌說起，才凜然一驚，問道：“你怎麼又知道了？”張無忌不答他的問話，卻道：“宗前輩請試按肩頭云門穴，是否有輕微隱痛？云門穴屬肺，那是肺脈傷了。你上臂青靈穴是否時時麻痒難當？青靈穴屬心，那是心脈傷了。你腿上五里穴是否每逢陰雨，便即酸痛，五里穴屬肝，那是肝脈傷了。你越練下去，這些征象便越厲害，再練得八九年，不免全身癱瘓。”宗維俠凝神聽著他的說話，額頭上汗珠一滴滴的滲了出來。原來張無忌經謝遜傳授，精通七傷拳的拳理，再加他深研醫術，明白損傷經脈後的症狀，說來竟絲毫不錯。宗維俠這幾年身上确有這些毛病，只是病況非重，心底又暗自害怕，一味的諱疾忌醫，這時聽他一一指出，不由得臉上變色，過了良久，才道：“你……你怎麼知道？”

　　張無忌淡淡一笑，說道：“晚輩略明醫理，前輩若是信得過時，待此間事情一了，晚輩可設法給你驅除這些病症。只是七傷拳有害無益，不能再練。”

　　宗維俠強道：“七傷拳是我崆峒絕技，怎能說有害無益？當年我掌門師祖木靈子以七傷拳威震天下，名揚四海，壽至九十一歲，怎麼說會傷害自身？你這不是胡說八道麼？”張無忌道：“木靈子前輩想必內功深湛，自然能練，不但無害，反而強壯髒腑。依晚輩之見，宗前輩的內功如不到那個境界，若要強練，只怕終歸無用。”

　　宗維俠是崆峒名宿，雖知他所說的不無有理，但在各派高手之前，被這少年指摘本派的鎮山絕技無用，如何不惱？大聲喝道：“憑你也配說我崆峒絕技有用無用？你說無用，那就來試試。”張無忌淡淡一笑，說道：“七傷拳自是神妙精奧的絕技，拳力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七般拳勁各不相同，吞吐閃爍，變幻百端，敵手委實難防難擋……”宗維俠聽他贊譽七傷拳的神妙，說來語語中肯，不禁臉露微笑，不住點頭，卻聽他繼續說道：“……晚輩只是說內功修為倘若不到，那便練之有害無益。”周芷若躲在眾師姊身後，側身瞧著張無忌，見他臉上尚帶少年人的稚氣，但勉強裝作見多識廣的老成模樣，這般侃侃而談，教訓崆峒五老中的二老宗維俠，不免顯得有些可笑，又不自禁的為他發愁。崆峒派中年輕性躁的弟子聽張無忌說話漸漸無禮，忍不住便要開口呼叱，然見宗維俠容色嚴肅，對這少年的言語凝神傾聽，又都把沖到口邊的叱罵聲縮了回去。宗維俠道：“依你說來，我的內功是還沒到家了！”張無忌道：“前輩的內功到家不到家，晚輩不敢妄言。不過前輩練這七傷拳時既然傷了自身，那麼不練也罷……”他剛說到這里，忽聽得身後一人暴喝：“二哥跟這小子羅唆些甚麼？他瞧不起咱們的七傷拳，便讓他吃我一拳，嘗嘗滋味。”那人聲止拳到，出手既快且狠，呼呼風聲，一拳對准了張無忌背上的靈台穴直擊而至。

　　張無忌明知身後有人來襲，卻不理會，對宗維俠道：“宗前輩……”猛聽得鐵鏈嗆當聲響，搶出一人，嬌聲叱道：“你暗施偷襲！”伸鏈往那人頭上套去，正是小昭。那人左手一翻，格開鐵鏈，砰的一拳，已結結實實打在張無忌背上。這拳正中靈台穴，張無忌卻似全無知覺，對小昭微笑道：“小昭，不用擔心，這樣的七傷拳不會有好大用處。”小昭吁了口氣，雪白的臉轉為暈紅，低聲道：“我倒忘了你已練……”說到這里，忙即住口，拖著鐵鏈退了開去。

　　張無忌轉過身來，見偷襲之人是個大頭瘦身的老者。這人是崆峒五老中位居第四的常敬之。他一拳命中對方的要穴，見張無忌渾如不覺，大感詫异，沖口而出：“你……你已練成‘金剛不壞體’神功，那麼是少林派的了？”張無忌道：“在下不是少林派的弟子……”常敬之知道凡是護身神功，全仗一股真氣凝聚，一開口說話，真氣即散，不等他住口，又出拳打去，砰的一聲，這一次是打在胸口。

　　張無忌笑道：“我原說‘七傷拳’若無內功根柢，并不管用。你若不信，不妨再打一拳試試。”常敬之拳出如風，砰砰接連兩拳。這前後四拳，明明都打在對方身上，但張無忌笑嘻嘻的受了下來，竟似不關痛痒，四招開碑裂石的重手，在他便如清風拂體，柔絲撫身。

　　常敬之外號叫作“一拳斷\*眾人見他連出四拳，全成了白費力氣，無不震驚。昆侖派和崆峒派素來不睦，這次雖然聯手圍攻明教，但雙方互有心病，昆侖派中便有人冷冷的叫道：“好一個‘一拳斷\*”又有人道：“那麼四拳便斷甚麼？”幸好常敬之一張臉膛本來黑黝黝地，雖然脹得滿臉通紅，倒也不大刺眼。宗維俠拱手道：“曾少兄神功，佩服，佩服！能讓老朽領教三招麼？”他知自己七傷拳的功力比常敬之深得多，老四不成，自己未必便損不了對方。

　　張無忌道：“崆峒派絕技七傷拳，倘若當真練成了，實是無堅不摧。少林派空見神僧身具‘金剛不壞體’神功，尚且命喪貴派的‘七傷拳’之下，在下武功萬萬不及空見神僧，又如何能擋？但眼下勉力接你三拳，想也無妨。”言下之意是說，七傷拳本是好的，不過你還差得遠呢。

　　宗維俠無暇去理會他的言外之意，暗運幾口真氣，跨上一步，臂骨格格作響，劈的一聲，一拳打在張無忌胸口。拳面和他胸口相碰，突覺他身上似有一股極強的粘力，一時縮不回來，大驚之下，更覺有股柔和的熱力從拳面直傳入自己丹田，胸腹之間感到說不出的舒服。他一呆之下，縮回手臂，又發拳打去。這次打中對方小腹，只覺震回來的力道強極，他退了一步，這才站定，運氣數轉，重又上前，挺拳猛擊。常敬之站在張無忌身側，見宗維俠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似已受了內傷，待他第三拳打出時，跟著也是一拳。宗維俠擊前胸，常敬之打後背，雙拳前後夾攻，皆是勁力凌厲非凡。哪知兩人拳到時，便如打在空虛之處，兩股強勁的拳力霎時之間均被化解得無影無蹤。常敬之明知以自己身分地位，首次偷襲已大為不妥，但勉強還可說因對方出言侮辱崆峒絕技，以致怒氣無法抑制，這第二次偷襲，卻明明是下流卑鄙的行徑了。他本想合兩人七傷拳的威力，自可一舉將這少年斃于拳下，只要將他打死，縱然旁人事後有甚閒言閒語，但自己總是為六大派除去了一個礙手礙腳的家伙，立下一場功勞。哪知拳鋒甫著敵身，勁力立消于無形，何以竟會怎樣，當真摸不著半點頭腦，只不過右手還是伸上頭去，搔了幾下。

　　張無忌對宗維俠微笑道：“前輩覺得怎樣？”宗維俠一愕，躬身拱手，恭恭敬敬的道：“多謝曾少俠以內力為在下療傷，曾少俠神功驚人固不必說，而這番以德報怨的大仁大義，在下更是感激不盡。”

　　他此言一出，眾人無不大為驚訝。旁人自不知張無忌在宗維俠連擊他三拳之際，運出九陽真氣，送入他的體內，時刻雖短，一瞬即過，但那九陽真氣渾厚強勁，宗維俠已然受用不淺。他知若非常敬之在張無忌身後偷襲，那麼第三拳上所受的好處將遠不止此。張無忌道：“大仁大義四字，如何克當？宗前輩此刻奇經八脈都受劇震，最好立即運氣調息，那麼練七傷拳時所積下來的毒害，當可在兩三年內逐步除去。”

　　宗維俠自己知道自身毛病，拱手道：“多謝，多謝！”當即退在一旁，坐下運功，明知此舉甚為不雅，頗失觀瞻，但有關生死安危，別的也顧不得了。

　　張無忌俯下身來，接續唐文亮的斷骨，對常敬之道：“拿些回陽五龍膏給我。”常敬之從身邊取了出來給他。張無忌道：“請去向武當派討一服三黃寶腊丸，向華山派討一些玉真散來。”常敬之依言討到，遞了給他。張無忌道：“貴派的回陽五龍膏中，所用草烏是極好的；武當派三黃寶腊丸中的麻黃、雄黃、藤黃三黃甚是有用，再加上玉真散，唐前輩調養兩個月後，四肢當能完好如初。”說著續骨敷藥，片刻間整治完畢。武林各派均有傷科秘藥，各有各的靈效，胡青牛醫書中寫得明明白白。張無忌料想六大派圍攻明教，自是各有攜帶在身。但旁觀的人卻愈看愈奇，張無忌接骨手法之妙，非任何名醫可及，那是不必說了，何以各派攜有何種藥物，他也是一清二楚？常敬之抱起唐文亮，神色尷尬的退了下去。唐文亮突然叫道：“姓曾的。你治好我的斷骨，唐文亮十分感激，日後自當補報。可是崆峒派和魔教仇深似海，豈能憑你這一點小恩小惠，便此罷手？你要勸架，我們是不聽的。你若說我忘恩負義，盡可將我四肢再折斷了。”

　　眾人一聽，均想：“同是崆峒耆宿，這唐文亮卻比常敬之有骨氣得多了。”張無忌道：“依唐前輩說來，如何才能聽在下的勸解？”唐文亮道：“你露一手武功，倘若崆峒派及你不上，那才無話可說。”張無忌道：“崆峒派高手如云，晚輩如何及得上？不過晚輩不自量力，定要做這和事老，只好拚命一試。”四下一望，見廣場東首有株高達三丈有余的大松樹，枝丫四出，亭亭如蓋，便緩步走了過去，朗聲道：“晚輩學過貴派的一些七傷拳法，倘若練得不對，請崆峒派各位前輩切莫見笑。”各派人眾聽了，盡皆詫异：“這小子原來連崆峒派的七傷拳也會，那是從何處學來啊？”只聽他朗聲念道：“五行之氣調陰陽，損心傷肺摧肝腸，藏离精失意恍惚，三焦齊逆兮魂魄飛揚！”別派各人聽到，那也罷了。崆峒五老聽到他高吟這四句似歌非歌、似詩非詩的拳訣，卻無不凜然心驚。這正是七傷拳的總訣，乃崆峒派的不傳之秘，這少年如何知道？他們一時之間，怎想得到謝遜將七傷拳譜搶去後，傳了給他。張無忌高聲吟罷，走上前去，砰的一拳擊出，突然間眼前青翠晃動，大松樹的上半截平平飛出，轟隆一響，摔在兩丈之外，地下只留了四尺來長的半截樹干，切斷處甚是平整。常敬之喃喃的道：“這……這可不是七傷拳啊！”七傷拳講究剛中有柔，柔中有剛，這震斷大樹的拳法雖然威力驚人，卻顯是純剛之力。他走近一看，不由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但見樹干斷處脈絡盡皆震碎，正是七傷拳練到最深時的功夫。原來張無忌存心威壓當場，倘若單以七傷拳震碎樹脈，須至十天半月之後，松樹枯萎，才顯功力，是以使出七傷拳勁力之後，跟著以陽剛猛勁斷樹。那正是仿效當年義父謝遜在冰火島上震裂樹脈、再以屠龍刀砍斷樹干的手法。只聽得喝采驚呼之聲，各派中此伏彼起，良久不絕。常敬之道：“好！這果然是絕高明的七傷拳法，常某拜服！不過我要請教，曾少俠這路拳法從何處學來？”張無忌微笑不答。唐文亮厲聲道：“金毛獅王謝遜現在何處？還請曾少俠告知。”他心思較靈，已隱約猜到謝遜與眼前這少年之間當有關系。張無忌一驚：“啊喲不好，我炫示七傷拳功，卻把義父帶了出來。倘若言明了跟義父之間的淵源，那是擺明和六大派為敵，這和事老便作不成了。”當即說道：“你道貴派失落七傷拳拳譜，罪魁禍首是金毛獅王嗎？錯了，錯了！那一晚崆峒山青陽觀中奪譜激斗，貴派有人中了混元功之傷，全身現出血紅斑點，下手之人，乃是混元霹靂手成昆。”當年謝遜赴崆峒山劫奪拳譜，成昆存心為明教多方樹敵，是以反而暗中相助，以混元功擊傷唐文亮、常敬之二老，當時謝遜不知，後來經空見點破，這才明白。這時張無忌心想成昆一生奸詐，嫁禍于人，我不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何況這又不是說的假話。

　　唐文亮和常敬之疑心了二十余年，這時經張無忌一提，均想原來如此，不由得對望了一眼，一時說不出話來。宗維俠道：“那麼請問曾少俠，這成昆現下到了何處？”張無忌道：“混元霹靂手成昆一心挑撥六大派和明教不和，後來投入少林門下，法名圓真。昨晚他混入明教內堂，親口對明教首腦人物吐露此事。楊逍先生、韋蝠王、五散人等皆曾聽聞。此事千真萬确，若有虛言，我是豬狗不如之輩，死後萬劫不得超生。”他這幾句話朗朗說來，眾人盡皆動容。只有少林派僧眾卻一齊大嘩。只聽一人高宣佛號，緩步而出，身披灰色僧袍，貌相威嚴，左手提了一串念珠，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他步入廣場，說道：“曾施主，你如何胡言亂語，一再誣蔑我少林門下？當此天下英雄之前，少林清名豈能容你隨口污辱？”張無忌躬身道：“大師不必動怒，請圓真僧出來跟晚輩對質，便知真相。”空性大師沉著臉道：“曾施主一再提及敝師侄圓真之名，你年紀輕輕，何以存心如此險惡？”張無忌道：“在下是要請圓真和尚出來，在天下英雄之前分辨是非黑白，怎地存心險惡了？”空性道：“圓真師侄是我空見師兄的入室弟子，佛學深湛，除了這次隨眾遠征明教之外，多年來不出寺門一步，如何能是混元霹靂手成昆？更何況圓真師侄為我六大派苦戰妖孽，力盡圓寂，他死後清名，豈容你……”

　　張無忌聽到“力盡圓寂”四字時，耳朵中嗡的一聲響，臉色登時慘白，空性以後說甚麼話，一句也沒有聽見，喃喃的道：“他……他當真死了麼？決……決計不會。”空性指著西首一堆僧侶的尸首，大聲道：“你自己去瞧罷！”張無忌走到這堆尸首之前，只見有一具尸體臉頰凹陷、雙目翻挺，果然便是投入少林後化名圓真的混元霹靂手成昆，俯身探他鼻息，触手處臉上肌肉冰涼，已然死去多時。張無忌又悲又喜，想不到害了義父一世的大仇人，終于惡貫滿盈，喪生于此，胸中熱血上涌，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叫道：“奸賊啊奸賊，你一生作惡多端，原來也有今日。”

　　這幾下大笑聲震山谷，遠遠傳送出去，人人都是心頭一凜。張無忌回過頭來，問道：“這圓真是誰打死的？”空性側目斜睨，臉上猶似罩著一層寒霜，并不答話。殷天正本已退在一旁，這時說道：“他和小兒野王比掌，結果一死一傷。”張無忌躬身道：“是！”心道：“想是圓真中了韋蝠王的寒冰綿掌後，受傷不輕，我舅父的掌力也是非同小可，這才當場將他擊斃。舅父替我報了這場深仇，那真是再好不過。”走到殷野王身旁，一搭他的脈息，知道生命無礙，便即寬心，說道：“多謝前輩！”空性在一旁瞧著，愈來愈怒，縱聲喝道：“小子，過來納命罷！”這幾個字轟轟入耳，聲若雷震。張無忌愕然回頭，道：“怎麼？”空性大聲道：“你明知圓真師侄已死，卻將一切罪過全都推在他的身上，如此惡毒，豈能饒你？老和尚今日要開殺戒。你是自裁呢，還是非要老和尚動手不可？”張無忌心下躊躇：“圓真伏誅，罪魁禍首遭了應得之報，原是極大喜事，可是從此無人對質，真相反而不易大白，那便如何是好？”正自沉吟，空性踏上幾步，右手向他頭頂抓將下來，這一抓自腕至指，伸得筆直，勁道凌厲已極。殷天正喝道：“是龍爪手，不可大意！”

　　張無忌身形一側，輕飄飄的讓了開去。空性一抓不中，次抓隨至，這一招來勢更加迅捷剛猛。張無忌斜身又向左側閃避。空性第三抓、第四抓、第五抓呼呼發出，瞬息之間，一個灰袍僧人便似變成了一條灰龍，龍影飛空，龍爪急舞，將張無忌壓制得無處躲閃。猛聽得嗤的一聲響，張無忌橫身飛出，右手衣袖已被空性抓在手中，右臂裸露，現出長長五條血痕，鮮血淋漓而下，少林僧眾喝彩聲中，卻夾雜著一個少女的驚呼。張無忌向驚呼聲來處瞧去，只見小昭神色驚恐，叫道：“張公子，你……你小心了。”張無忌心中一動：“這小姑娘對我倒也真好。”空性一招得手，縱身而起，又扑將過來，威勢非凡。這路抓法快極狠極。張無忌生平從未見過，一時無策抵御，只得倒退躍開，這一抓便即落空。

　　空性龍爪手源源而出，張無忌又即縱身後退。兩人面對著面，一個扑擊，一個後躍。空性連抓九下，盡皆落空。兩人始終相距兩尺有余，雖然空性連續急攻，張無忌未有還手余地，但兩人輕功上的造詣，卻極明顯的分了高下。空性飛步上前，張無忌卻是倒退後躍，其間難易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空性始終趕他不上，腳下自早已輸得一敗涂地。張無忌只須轉過身來奔出數步，立即便將他遙遙拋落在後了。其實張無忌不須轉身，縱然倒退，也能擺脫對方的攻擊，他所以一直和空性不接不离，始終相距在二三尺間，乃在察看他龍爪手招數中的秘奧，看到第三十七招時，只見他左手疾扑面前，使的又是第八招“拿云式”。他第三十八招雙手自上而下同抓，方位雖變，姿式卻和第十二招“搶珠式”相同。這些招式的名稱，張無忌自是一無所知，但出手姿式，卻每一招都看得分明，記得清楚。

　　原來那龍爪手只有三十六招，要旨端在凌厲狠辣，不求變化繁多。空性中年之時曾數逢大敵，但只要使出這龍爪手來，無不立占上風，總是在十二招以前便即取胜，自第十三招起，只是自己平時練習，從未在臨敵時用過，這一次直使到第三十六招，仍未能制服敵人，那是生平從所未有之事。到第三十七招時。已迫得變化前招，尋思：“這小子不過輕功高明，身形靈便，一味東躲西閃而已，倘若當真拆招，未必擋得了我十二招龍爪手。”張無忌這時卻已看全了龍爪手三十六式抓法，其本身雖無破綻可尋，但乾坤大挪移法卻能在對方任何拳招中造成破綻，只是心下躊躇：“此刻我便要取他性命，亦已不難，但少林派威名赫赫，這位空性大師又是少林寺的三大耆宿之一，我若在天下英雄之前將他打敗，少林派顏面何存？可是要不動聲色的叫他知難而退，這人武功比崆峒諸老高明得太多，我可無法辦到。”正感為難之際，忽聽空性喝道：“小子，你這是逃命，可不是比武！”張無忌道：“要比武……”空性乘他開口說話而真氣不純之際，呼呼兩招攻出。張無忌縱身飄開，口中說話繼續接了下去：“……也成，要是我贏得大師，那便如何？”這幾句話中間語氣沒半分停頓，若是閉眼聽來，便跟心平氣和的坐著說話一般無异，決不信他在說這三句話之間，已連續閃避了空性的五招快速進攻。空性道：“你輕功固是極佳，但要在拳腳上贏得我，卻也休想。”張無忌道：“過招比武，誰又能逆料胜敗？晚輩比大師年輕得多，武藝雖低，氣力上可占了便宜。”空性厲聲道：“要是我在拳腳之上輸了給你，你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張無忌道：“這個可不敢當！晚輩輸了，自然聽憑大師處分，不敢有半句异言。但若僥幸胜得一招半式，便請少林派退下光明頂。”空性道：“少林派之事，由我師兄作主，我只管得自己。我不信這龍爪手拾奪不了你這小子。”

　　張無忌心念一動，已有了主意，說道：“少林派龍爪手三十六招沒半分破綻，乃天下擒拿法中的無上絕藝，只不過大師練得還有一點兒不大對。”空性怒道：“好罷！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龍爪手，我立即回少林寺，終身不出寺門一步！”張無忌道：“那也不必！”兩人如此對答之際，四周眾人彩聲如雷，越來越是響亮。原來兩人口中說話，手腳身法卻絲毫不停，只有愈斗愈快，但說話的語調和平時一模一樣，絕無半點停頓氣促。當空性說“你輕功固是絕佳”這句話時，呼呼連出兩招，說“但要在拳腳上贏得我”那句話時，左手五指急抓而下，說到“卻也休想”時，語音威猛，雙手顫動，疾拿三招。兩人邊斗邊說，旁觀眾人的喝彩聲始終掩蓋不了二人的語音。張無忌最後說到“那也不必”時，陡然間身形拔起，在空中急速盤旋，連轉四個圈子，愈轉愈高，又是一個轉折，輕輕巧巧的落在數丈之外。眾人只瞧得神眩目馳，若非今日親眼目睹，決不信世間竟能有這般輕功。青翼蝠王韋一笑自負輕功舉世莫及，這時也不禁駭然歎服。張無忌身子落地，空性也已搶到他的身前，卻不乘虛追擊，大聲道：“咱們這就比了嗎？”張無忌道：“好，大師請發招。”空性道：“你還是不住倒退麼？”張無忌微微笑道：“晚輩若再倒退半步，便算輸了。”

　　明教中楊逍、冷謙、周顛、說不得諸人，天鷹教的殷天正、殷野王、李天垣諸人身子難動，眼睛耳朵卻一無所礙，聽得他如此說法，都是暗吃一驚。他們個個見多識廣，眼見空性僧的龍爪手威猛無儔，便要接他一招，也極不易，張無忌武功雖然了得，但就算能胜，總也得在百余招之後，攻守趨避，如何能不退半步？均覺這句話說得未免過于托大。只聽空性道：“那也不必！贏要贏得公平，輸也要輸得心服。”一言甫畢，喝道：“接招！”左手虛探，右手挾著一股勁風，直拿張無忌左肩“缺盆穴”，正是一招“拿云式”。張無忌見他左手微動，便已知他要使此招，當下也是左手虛探，右手直拿對方“缺盆穴”。兩人所使招式一模一樣，竟無半點分別，但張無忌後發先至，卻在一剎那的相差之間占了先著。空性的手指离他肩頭尚有兩寸，張無忌五根手指已抓到了空性的“缺盆穴”上。空性只覺穴道上一麻，右手力道全失。張無忌手指卻不使勁，隨即縮回。空性一呆，雙手齊出，使一招“搶珠式”，拿向張無忌左右太陽穴。張無忌仍是後發先至，兩手探出，又是搶先一步，拿到了空性的雙太陽穴。這太陽穴何等重要，在內家高手比武之際，触手立斃，無挽救的余地。但張無忌手指在他雙太陽穴上輕輕一拂，便即圈轉，變為龍爪手中的第十七招“撈月式”，虛拿空性後腦“風府穴”。

　　空性被他拂中雙太陽穴時已是一呆，待見他使出“撈月式”，更是驚訝之極，立即向後躍開半丈，喝道：“你……你怎地偷學到我少林派的龍爪手？”

　　張無忌微笑道：“天下武學殊途同歸，強分派別，乃是人為，這路龍爪手的擒拿功夫也未必是貴派所獨有。”心中卻也暗暗佩服：“這龍爪手如此厲害，必是經少林派數百年來千錘百煉，實已可說是不敗的武功，我若非也以龍爪手與他對攻，要以別的拳法取胜，确也當真十分艱難。何況我所學過的拳法掌法，比之少林派中的二三流人物尚且不如，怎及得上這位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師？”

　　空性低頭沉思，一時想不通其中道理，說到這龍爪手上的造詣。便是師兄空聞、空智，甚至當年空見師兄，也均及自己不上，何以這少年接連兩招，都能後發先至，而且出招的手法勁力、方向部位，更是穩迅兼備，便如有數十年苦練之功一般？他呆呆不語，廣場上千余人的目光一齊凝注在他臉上。適才兩人動手過招，倏忽兩下，便即分開，除了第一流高手之外，余人都沒瞧出誰胜誰敗，只是眼見張無忌行若無事，空性卻皺起眉頭苦苦思索，顯然优劣已判。

　　空性突然間大喝一聲，縱身而上，雙手猶如狂風驟雨，“捕風式”、“捉影式”、“撫琴式”、“鼓瑟式”、“批亢式”、“\*，疾攻而至。張無忌神定氣閒，依式而為，捕風捉影、撫琴鼓瑟、批亢\*接連八招，招招後發而先至。

　　空性神僧這八式連環的龍爪手綿綿不絕，便如是一招中的八個變化一般，快捷無比，哪知他快張無忌更快，每一招都占了先手。空性每出一招，便被逼得倒退一步，退到第七步時，“抱殘式”和“守缺式”穩凝如山般使將出來。這兩式是龍爪手中最後第三十五、三十六式的招數，一瞥之下，似乎其中破綻百出，施招者手忙腳亂，竭力招架，其實這兩招似守實攻，大巧若拙，每一處破綻中都隱伏著厲害無比的陷阱。龍爪手本來走的是剛猛路子，但到了最後兩式時，剛猛中暗藏陰柔，已到了返璞還真、爐火純青的境界。張無忌一聲清嘯，踏步而上，抱殘守缺兩招虛式一帶，突然化作一招“拿云式”，中宮直攻而入。

　　空性大喜，暗想：“終于你著了我道兒。”眼見他一條右臂已陷入重圍，再也不能全身而退，當下雙掌回擊，陡然圈轉，呼的一響，往他臂彎上擊了下去。空性是有道高僧，見這少年精通少林武藝，生怕他和本門确有淵源，何況先前數招中他明明已抓到自己重穴，都是有意縮手相讓，因此這一招便也沒下殺手，只求將他右臂震斷便算。豈知雙掌掌緣剛和他右臂相触，突覺一股柔和而厚重的勁力從他臂上發出，擋住了自己雙掌下擊。便在此時，張無忌右手五指也已虛按在空性胸口“膻中穴”的周遭。

　　在這一瞬之間，空性心中登時萬念俱灰，只覺數十年來苦練武功、稱雄江湖，全成一場幻夢，點了點頭，緩緩說道：“曾施主比老衲高明得多了。”左手抓住右手的五根手指，一施勁力，正要將之折斷，突覺左腕上一麻，勁道全然使不出來，正是張無忌的手指在他手腕穴道上輕輕拂過。只聽他朗聲說道：“晚輩以少林派的龍爪手胜了大師，于少林威名有何妨礙？晚輩若非以少林絕藝和大師對敵，天下再無第二門功夫，能占得大師半點上風。”

　　空性在一時憤激之中，原想自斷五指，終身不言武功，聽他如此說，但覺對方言語行事，處處對本門十分回護，若非如此，少林派千百年來的威名，可說在自己手中損折殆盡，自己豈非成了少林一派的大罪人？言念及此，不由得對他大是感激，眼中淚光瑩瑩，合十說道：“曾施主仁義過人，老衲既感且佩。”張無忌深深一揖，說道：“晚輩犯上不敬，還須請大師恕罪。”空性微微一笑，說道：“這龍爪手到了曾施主手中，竟然能有如此威力，老衲以前做夢也料想不到，日後有暇，還望駕臨敝寺，老衲要一盡地主之誼，多多請教。”本來武林中人說到“請教”兩字，往往含有挑戰之義，但空性語意誠懇，确是佩服對方武術，自愧不如，有意求教。

　　張無忌忙道：“不敢，不敢。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晚輩年幼淺學，深盼他日得有機緣求大師指點。”他這幾句話發自肺腑，也是說得懇切之極。

　　空性在少林派中身分極是崇高，雖因生性純樸，全無治事之才，在寺中不任重要職司，但人品武功，素為僧眾推服。少林派中自在智以下見他如此，既覺氣沮，對張無忌顧全本派顏面也是暗暗感激，都覺今日之事，本門是決計不能再出手向他索戰的了。空智大師是這次六大派圍攻明教的首領，眼見情勢如此，心中十分尷尬，魔教覆滅在即，卻給這一個無名少年插手阻撓，倘若便此收手，豈不被天下豪傑笑掉了牙齒？一時拿不定主意，斜眼向華山派的掌門人神機子鮮于通使了個眼色。鮮于通足智多謀，是這次圍攻明教的軍師，見空智大師使眼色向自己求救，當即折扇輕揮，緩步而出。張無忌見來者是個四十余歲的中年文士，眉目清秀，俊雅瀟洒，心中先存了三分好感，拱手道：“請了，不知這位前輩有何見教。”鮮于通尚未回答，殷天正道：“這是華山派掌門鮮于通，武功平常，鬼計多端。”張無忌一聽到鮮于通之名，暗想：“這名字好熟，甚麼時候聽見過啊？”只見鮮于通走到身前一丈開外，立定腳步，拱手說道：“曾少俠請了！”張無忌還禮道：“鮮于掌門請了。”

　　鮮于通道：“曾少俠神功蓋世，連敗崆峒諸老，甚且少林神僧亦甘拜下風，在下佩服之至。不知是哪一位前輩高人門下，調教出這等近世罕見的少年英俠出來？”

　　張無忌一直在思索甚麼時候聽人說起過他的姓名，對他的問話沒有置答。

　　鮮于通仰天打個哈哈，朗聲說道：“不知曾少俠何以對自己的師承來歷，也有這等難言之隱？古人言道：‘見賢思齊，見不賢……’”張無忌聽到“見賢思齊”四字，猛地里想起“見死不救”來，登時記起，五年前在蝴蝶谷中之時，胡青牛曾對他言道：華山派的鮮于通害死了他妹子。當時張無忌小小的心靈之中曾想：“這鮮于通如此可惡，日後倘若不遭報應，老天爺哪里還算有眼？”一凝神之際，將胡青牛的說話清清楚楚的記了起來：“一個少年在苗疆中了金蚕蠱毒，原本非死不可，我三日三夜不睡，耗盡心血救治了他，和他義結金蘭，情同手足，哪知後來他卻害死了我的親妹子……唉，我那苦命的妹子……我兄妹倆自幼父母見背，相依為命。”胡青牛說這番話時，那滿臉皺紋、淚光瑩瑩的哀傷情狀，曾令張無忌心中大是難過。胡青牛又說，後來曾數次找他報仇，只因華山派人多勢眾，鮮于通又狡猾多智，胡青牛反而險些命喪他手。他想到此處，雙眉一挺，兩眼神光炯炯，向鮮于通直射過去，又想起鮮于通曾有個弟子薛公遠，被金花婆婆打傷後自己救了他的性命，哪知後來反而要將自己煮來吃了，這兩師徒恩將仇報，均是卑鄙無恥的奸惡之徒，薛公遠已死，眼前這鮮于通卻非好好懲戒一番不可，當下微微一笑，說道：“我又沒在苗疆中過非死不可的劇毒，又沒害死過我金蘭之交的妹子，哪有甚麼難言之隱？”

　　鮮于通聽了這句話，不由得全身一顫，背上冷汗直冒。當年他得胡青牛救治性命後，和胡青牛之妹胡青羊相戀。胡青羊以身相許，竟致懷孕，哪知鮮于通後來貪圖華山派掌門之位，棄了胡青羊不理，和當時華山派掌門的獨生愛女成親。胡青羊羞憤自盡，造成一尸兩命的慘事。這件事鮮于通一直遮掩得密不通風，不料事隔十余年，突然被這少年當眾揭了出來，如何不令他驚惶失措？當下便起毒念：“這少年不知如何，竟會得知我的陰私，非下辣手立即除了不可，決不能容他多活一時三刻，否則給他張揚開來，那還了得？”霎時之間鎮定如恒，說道：“曾少俠既不肯見告師承，在下便領教曾少俠的高招。咱們點到即止，還盼手下留情。”說著右掌斜立，左掌便向張無忌肩頭劈了下來，朗聲道：“曾少俠請！”竟不讓張無忌再有說話的機會。張無忌知他心意，隨手舉掌輕輕一格，說道：“華山派的武藝高明得很，領不領教，都是一般。倒是鮮于掌門恩將仇報、忘恩負義的功夫，卻是人所不及……”

　　鮮于通不讓他說下去，立即扑上貼身疾攻，使的是華山派絕技之一的七十二路“鷹蛇生死搏”。他收攏折扇，握在右手，露出鑄作蛇頭之形的尖利扇柄，左手使的則是鷹抓功路子；右手蛇頭點打刺戳，左手則是擒拿扭勾，雙手招數截然不同。這路“鷹蛇生死搏”乃華山派已傳之百余年的絕技，鷹蛇雙式齊施，蒼鷹矯矢之姿，毒蛇靈動之勢，于一式中同時現出，迅捷狠辣，兼而有之。

　　可是力分則弱，這路武功用以對付常人，原能使人左支右絀，顧得東來顧不得西，張無忌只接得數招，便知對方招數雖精，勁力不足，比之空性神僧可差得遠了，當下隨手拆接，說道：“鮮于掌門，在下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你當年身中劇毒，已是九死一生。人家拚著三日三夜不睡，竭盡心力的給你治好了，又和你義結金蘭、待你情若兄弟。為甚麼你如此狠心，反而去害死了他的妹子？”

　　鮮于通無言可答，張口罵道：“胡……”他本想罵：“胡說八道”，跟對方強辯。他素以言辭便給、口齒伶俐著稱武林，耳聽得張無忌在揭自己的瘡疤，使想捏造一番言語，不但遮掩自己的失德，反而誣陷對方，待張無忌憤怒分神，便可乘機暗下毒手，眼見到張無忌胜過空性神僧的身手，自己上場之前就沒盼能在武功上胜過了他。

　　哪知剛說了一個“胡”字，突然間一股沉重之極的掌力壓將過來，逼在他的胸口，鮮于通喉頭氣息一沉，下面那“……說八道”三個字便咽回了肚中，霎時之間，只覺肺中的氣息便要被對方掌力擠逼出來，急忙潛運內功。苦苦撐持，耳中卻清清楚楚的聽得張無忌說道：“不錯，不錯！你倒記得是姓‘胡’的，為甚麼說了個‘胡’字，便不往下說呢？胡家小姐給你害得好慘，這些年來。你難道不感內疚麼？”鮮于通窒悶難當，呼吸便要斷絕，急急連攻三招。張無忌掌力一松，鮮于通只感胸口輕了，忙吸了口長氣，喝道：“你……”但只說了個“你”字，對方掌力又逼到胸前，話聲立斷。張無忌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是就是，非就非，為甚麼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蝶谷醫仙胡青牛先生當年救了你的性命，是不是？他的親妹子是給你親手害死的。是不是？”他不知胡青牛之妹子如何被害，無法說得更加明白，但鮮于通卻以為自己一切所作所為，對方已全都了然于胸，又苦于言語無法出口，臉色更加白了。

　　旁觀眾人素知鮮于通口若懸河，最擅雄辯，此刻見他臉有愧色，在對方嚴詞詰責之下竟然無言以對，對張無忌的說話不由得不信。張無忌以絕頂神功壓迫他的呼吸，除了鮮于通自己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之外，旁人但見張無忌雙拳揮舞，拆解鮮于通的攻勢，偶爾則反擊數掌，縱是各派一流高手，也瞧不破其中的秘奧。華山派中的諸名宿、門人眼見掌門人如此當眾出丑，被一個少年罵得狗血淋頭，卻無一句辯解，人人均感羞愧無地。另有一干人知道鮮于通詭計多端，卻以為他暫且隱忍，稍停便有極厲害的報復之計。只聽張無忌又大聲斥道：“咱們武林中人，講究有恩報恩、有怨報怨，那蝶谷醫仙是明教中人，你身受明教的大恩，今日反而率領門人，前來攻擊明教。人家救你性命，你反而害死他的親人，如此禽獸不如之人，虧你也有臉面來做一派的掌門！”他罵得痛快淋漓，心想胡先生今日若是在此，親耳聽到我為他伸怨雪恨，當可一吐心中的積憤，眼下罵也罵得夠了，今日不能傷他的性命，日後再找他算帳，當下掌力一收，說道：“你既自知羞愧，那便暫且寄下你頸上的人頭。”鮮于通突然間呼吸暢爽，喝道：“小賊，一派胡言！”折扇柄向著張無忌面門一點，立即向旁躍開。張無忌鼻中突然聞到一陣甜香，登時頭腦昏眩，腳下幾個踉蹌，但覺天旋地轉，眼前金星亂舞……鮮于通喝道：“小賊，教你知道我華山絕藝‘鷹蛇生死搏’的厲害！”說著縱身上前，左手五指向張無忌右腋下的“淵腋穴”上抓了下去。他只道這一把抓落，張無忌已絕無反抗之能，哪知著手之處，便如抓到了一張滑溜溜的大魚皮，竟使不出半點勁道。

　　但聽得華山派門人弟子彩聲雷動：“鷹蛇生死搏今日名揚天下！”“華山鮮于掌門神技驚人！”“教你這小賊見識見識貨真價實的武功！”張無忌微微一笑，一口氣向鮮于通鼻間吹了過去。鮮于通陡然聞到一股甜香，頭腦立時昏暈，這一下當真是嚇得魂飛魄散，張口待欲呼喚。張無忌左手在他雙腳膝彎中一拂。鮮于通立足不定，扑地跪倒，伏在張無忌面前，便似磕拜求饒一般。這一下變故人人大出意料之外，眼見張無忌已然身受重傷，搖搖欲倒，哪知一剎那間，變成鮮于通跪在他的面前，難道他當真有妖法不成？張無忌彎下腰去，從鮮于通手中取過折扇，朗聲說道：“華山派自負名門正派，真料不到居然還有一手放蠱下毒的絕藝，各位請看！”說著輕輕一揮，打開折扇，只見扇上一面繪的是華山絕峰，千仞疊秀，翻將過來，另一面寫著郭璞的六句“太華贊”：“華岳靈峻，削成四方。愛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游之？龍駕云裳。”張無忌折攏扇子，說道：“誰知道這把風雅的扇子之中，竟藏著一個卑鄙陰毒的機關。”說著走到一棵花樹之前，以扇柄對著鮮花揮了幾下，片刻之間，花瓣紛紛萎謝，樹葉也漸轉淡黃。

　　眾人無不駭然，均想：“鮮于通在這把扇中藏的不知是甚麼毒藥，竟這等厲害？”只聽得鮮于通伏在地下，猶如殺豬般的慘叫，聲音凄厲，撼人心弦，“啊……啊……”的一聲聲長呼，猶如有人以利刃在一刀刀刺到他身上。本來以他這等武學高強之士，便真有利刃加身，也能強忍痛楚，決不致當眾如此大失身分的呼痛。他每呼一聲，便是削了華山派眾人的一層面皮。只聽他呼叫幾聲，大聲道：“快……快殺了我……快打死我罷……”張無忌道：“我倒有法子給你醫治，只不知你扇中所藏的是何毒物。不明毒源，那就難以解救了。”

　　鮮于通叫道：“這……這是金蚕……金蚕蠱毒……快……快打死我……啊……啊……”

　　眾人聽到“金蚕蠱毒”四字，年輕的不知厲害，倒也罷了，各派耆宿卻盡皆變色，有些正直之士已大聲斥責起來。原來這“金蚕蠱毒”乃天下毒物之最，無形無色，中毒者有如千萬條蚕虫同時在周身咬嚙，痛楚難當，無可形容。武林中人說及時無不切齒痛恨。這蠱毒無跡象可尋，憑你神功無敵，也能被一個不會半點武功的婦女兒童下了毒手，只是其物難得，各人均只聽到過它的毒名，此刻才親眼見到鮮于通身受其毒的慘狀。張無忌又問：“你將金蚕蠱毒藏在折扇之中，怎會害到了自己？”鮮于通道：“快……殺了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說到這里，伸手在自己身上亂抓亂擊，滿地翻滾。張無忌道：“你將扇中的金蚕蠱毒放出來害我，卻被我用內力逼了回來，你還有甚麼話說？”

　　鮮于通尖聲大叫：“是我自己作孽……我自作孽……”伸出雙手扼在自己咽喉之中。想要自盡。但中了這金蚕蠱毒之後，全身已無半點力氣，拚命將額頭在地下碰撞，也是連面皮也撞不破半點。這毒物令中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偏偏又神智清楚，身上每一處的痛楚加倍清楚的感到，比之中者立斃的毒藥，其可畏可怖，不可同日而語。當年鮮于通在苗疆對一個苗家女子始亂終棄，那女子便在他身上下了金蚕蠱毒。但仍盼他回心轉意，下的分量不重，以便解救。鮮于通中毒後當即逃出，他也真工于心計，逃出之時，竟偷了那苗家女子的兩對金蚕，但逃出不久便即癱倒。恰好胡青牛正在苗疆采藥，將他救活。鮮于通此後依法飼養金蚕，制成毒粉，藏在扇柄之中。扇柄上裝有機括，一加撳按，再以內力逼出，便能傷人于無形。他適才一動手便即受制，內力使發不出，直到張無忌撒手相讓，他立即使出一招“鷹揚蛇竄”，扇柄虛指，射出蠱毒。

　　幸得張無忌內力深厚無比，臨危之際屏息凝氣，反將毒氣噴回，只要他內力稍差，那麼眼前在地下輾轉呼號之人，便不是鮮于通而是他了。他熟讀王難姑的“毒經”，深知這金蚕蠱毒的厲害，暗中早已將一口真氣運遍周身，察覺絕無异狀，這才放心，眼前鮮于通如此痛苦，不禁起了惻隱之心，但想：“救是可以相救，卻要他親口吐露自己當年的惡行。”朗聲道：“這金蚕蠱毒救治之法，我倒也懂得，只是我問你甚麼，你須老實回答，若有半句虛言，我便撒手不理，任由你受罪七日七夜，到那時肉腐見骨，滋味可不好受。”

　　鮮于通身上雖痛，神志卻極清醒，暗想：“當年那苗家女子在我身上下了此毒之後，也說要我苦受折磨七日七夜之後，這才肉腐見骨而死，怎地這小子說得一點不錯？”可是仍不信他會有蝶谷醫仙胡青牛的神技，能解此劇毒，說道：“你……救不了我的……”張無忌微微一笑，倒過折扇，在他腰眼中點了一點，說道：“在此處開孔，傾入藥物後縫好，便能驅走蠱毒。”鮮于通忙不迭的道：“是，是！一點兒也……也……不錯。”張無忌道：“那麼你說罷，你一生之中，做過甚麼虧心事。”鮮于通道：“沒……沒有……”張無忌雙手一拱道：“請了！你在這兒躺七天七夜罷。”鮮于通忙道：“我……我說……”可是要當眾述說自己的虧心事，究是大大的為難，他囁嚅半晌，終于不說。突然之間，華山派中兩聲清嘯，同時躍出二人，一高一矮，年紀均已五旬有余，手中長刀閃耀，縱身來到張無忌身前。那身矮老者尖聲說道：“姓曾的，我華山派可殺不可辱，你如此對付我們鮮于掌門，非英雄好漢所為。”張無忌抱拳說道：“兩位尊姓大名？”那矮小老者怒道：“諒你也不配問我師兄弟的名號。”俯下身來，左手便去抱鮮于通。張無忌拍出一掌，將他逼退一步，冷冷的道：“他周身是毒，只須沾上一點，便和他一般無异，閣下還是小心些罷！”那矮小老者一怔，只嚇得全身皆顫，卻聽鮮于通叫道：“快救我……快救我……白垣白師哥，是我用這金蚕蠱毒害死的，此外再也沒有了，再也沒虧心事了。”

　　他此言一出，那高矮二老以及華山派眾人一齊大驚。矮老者問道：“白垣是你害死的？此言可真？你怎說他死于明教之手？”鮮于通叫道：“白……白師哥……求求你，饒了我……”他一面慘叫，一面不住的磕頭求告，叫道：“白師哥……你死得很慘，可是誰叫你當時那麼狠狠逼我……你要說出胡家小姐的事來，師父決不能饒我，我……我只好殺了你滅口啊。白師哥……你放了我……你饒了我……”雙手用力扼迫自己的喉嚨，又道：“我害了你，只好嫁禍于明教，可是……可是……我給你燒了多少紙錢，又給你做了多少法事，你怎麼還來索我的命？你的妻兒老小，我也一直給你照顧……他們衣食無缺啊。”此刻日光普照，廣場上到處是人，但鮮于通這幾句哀求之言說得陰風慘慘，令人不寒而栗，似乎白垣的鬼魂真的到了身前一般。華山派中識得白垣的，更是驚懼。張無忌聽他如此說，卻也大出意料之外，本來只要他自承以怨報德、害死胡青牛之妹，哪知他反而招供害死了自己的師兄。卻不知胡青羊雖是因他而死，畢竟是她自盡，鮮于通薄幸寡德，心中一直也未覺如何慚愧，白垣卻是他親手加害。當時白垣身中金蚕蠱毒後輾轉翻滾的慘狀，今日他一一身受，腦海中想到的只是“白垣”兩字，又驚又痛之下，便像見到白垣的鬼魂前來索命。

　　張無忌也不知那白垣是甚麼人，但聽了鮮于通的口氣，知他將暗害白垣的罪行推在明教的頭上，華山派所以參與光明頂之役，多半由此而起，朗聲說道：“華山派各位聽了，白垣白師父并非明教所害，各位可錯怪了旁人。”

　　那高大老者突然舉刀，疾往鮮于通頭上劈落。張無忌折扇伸出，在他刀上一點，鋼刀蕩開，拍的一下，掉在地下，直插入土里一尺有余。那高老者怒道：“此人是本派叛徒，我們自己清理門戶，你何必插手干預？”張無忌道：“我已答應治好他身上蠱毒，說過的話可不能不算。貴派門戶紛爭，盡可待回歸華山之後，慢慢清理不遲。”

　　那矮老者道：“師弟，此人之言不錯。”飛起一腳，踢在鮮于通背心“大椎穴”上，這一腳既踢中了他穴道，又將他踢得飛了起來，直摜出去，拍撻一聲，摔在華山派眾人面前。鮮于通穴道上受踢，雖然全身痛楚不減，卻已叫喊不出聲音，只是在地下掙扎扭動。他自有親信的門人弟子，但均怕沾到他身上劇毒，誰也不敢上前救助。

　　那矮老者向張無忌道：“我師兄弟是鮮于通這家伙的師叔，你幫我華山派弄明白了門戶中的一件大事，令我白垣師侄沉冤得雪，謝謝你啦！”說著深深一揖。那高老者跟著也是一揖。張無忌急忙還禮，道：“好說，好說。”矮老者舉刀虛砍一刀，厲聲道：“可是我華山派的名聲，卻也給你這小子當眾毀得不成模樣，我師兄弟跟你拚了這兩條老命！”高老者也道：“我師兄弟跟你拚了這兩條老命。”敢情他身材雖然高大，卻是唯那矮老者馬首是瞻，矮老者說甚麼，他便跟著說甚麼。張無忌道：“華山派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偶爾出一個敗類，不礙貴派威名。武林中不肖之徒，各大門派均在所難免，兩位何必耿耿于懷？”高老者道：“依你說是不礙的？”張無忌道：“不礙的。”高老者道：“師哥，這小子說是不礙的，咱們就算了罷！”他對張無忌頗存怯意，實是不敢和他動手。矮老者厲聲道：“先除外侮，再清門戶。華山派今日若是胜不得這小子，咱們豈能再立足于武林之中？”高老者道：“好！喂，小子，咱們可要兩個打你一個了。你要是覺得不公平，那便乘早認輸了事。”矮老者眉頭一皺，喝道：“師弟，你……”張無忌接口道：“兩個打我一個，那再好也沒有了，倘若你們輸了，可不能再跟明教為難。”高老者大喜，大聲道：“咱們兩個打你一個，那你決計活不了。我師兄弟有一套兩儀刀法，變化莫測，聯刀攻敵，萬夫莫當。我就只擔心你定要單打獨斗，一個對一個。你既肯一個對我們兩個，那是輸定了，說過的話，可不許反悔。”張無忌道：“我決不反悔便是，老前輩刀下留情。”高老者道：“我刀下是決不容情的。我們這路兩儀刀法一施展，越來越凌厲，那可沒甚麼客氣。我瞧你這小子人也不壞，砍死了你，倒怪可怜的……”矮老者怒喝：“師弟，少說一句成不成？”高老者道：”少說一句，當然可以。不過我是先行提醒他，叫他留神，咱師兄弟這套兩儀刀法，乃是反兩儀，式式不依常規……”矮老者厲聲喝道：“住口！”轉頭向張無忌道：“請接招！”揮刀便砍了過去。張無忌舉起鮮于通那柄折扇，按在他刀背上一引。高老者大聲叫道：“喂，喂！不成，不成！這個樣子，咱們宁可不比。”張無忌道：“怎麼？”高老者道：“這把扇子中有毒，不小心濺了開來，可不是玩的。”

　　張無忌道：“不錯，這種劇毒之物，留在世上只有害人。”右手食中兩根手指挾住扇柄，往下一擲，那扇子嗤的一聲，直沒入土中，地下僅余一個小孔。這一手神功，廣場之上再無第二人能辦得到，眾人忍不住都大聲喝起彩來。高老者將單刀挾在腋下，雙手用力鼓掌，說道：“你快去取一件兵刃來罷。”

　　張無忌本來不愿當眾炫耀，不過今日局面大异尋常，若不顯示神功，藝壓當場，要想六大派人眾就此罷手，回歸中原，那可是千難萬難，便道：“前輩看我用甚麼兵刃的好？”高老者伸出手去，在他肩頭拍了兩拍，笑道：“你這娃兒倒也有趣，你愛用甚麼兵刃，居然問起我來了。”張無忌知他這麼拍幾下不過是老人家喜歡少年人的表示，并無惡意。但旁觀眾人卻都吃了一驚，心想兩人對敵過招，一個人隨隨便便的伸手去拍敵手肩膀，對方居然并不閃避，倘若那高老者手上使勁，或是乘機拍中他的穴道，豈非不用比武，便分胜敗？卻不知張無忌有神功護身，高老者倘若忽施暗算，也決計傷他不到。高老者笑道：“我叫你用甚麼兵刃，你便聽我的話麼？”張無忌微笑道：“可以。”高老者笑道：“你這娃兒武藝很好，十八般兵刃，想是件件皆能的了。要你空手和我們兩個老人家過招，又說不過去。”張無忌笑道：“空手也不妨的。”高老者游目四周，想要找一件最不稱手的兵刃給他，突然看到廣場左角放著幾塊大石，便道：“我讓你也占些便宜，用件極沉重的兵刃。”說著向著幾塊大石一指，呵呵大笑。這些大石每塊總有二三百斤，力氣小些的連搬也搬不動，何況長期來給人當作凳坐，四周光溜溜的，無可著手之處，怎能作為兵刃？高老者原意是出個難題，開開玩笑，最好對方給擠兌住了，知難而退，比武之事就此作罷。不料張無忌微微一笑，說道：“這件兵刃倒也別致，老前輩是考我的功夫來著。”說著走到石塊之前，左手伸出，抄起一塊大石，托在手里，說道：“兩位請！”話聲甫畢，連身帶石一躍而起，縱到了兩個老者的身前。眾人只瞧得張大了口，連喝彩也忘記了。高老者伸手猛拉胡子，叫道：“這……這個可是奇哉怪也！”矮老者知道今日實是遇上了生平從所未遇的大敵，當下穩步凝氣，注視對手，說道：“有僭了！”青光閃動，身隨刀進，直攻張無忌右臂。高老者道：“師哥，真打嗎？”矮老者道：“還有假的？”鋼刀兜了半個圈子，方向突變，斜劈張無忌肩頭。張無忌旁退讓開，只見斜刺里青光閃耀，高老者揮刀砍來。張無忌喝道：“來得好！”橫過石頭一擋，當的一聲響，這一刀砍在石上，火花四濺，石屑紛飛。張無忌舉起大石，順勢推了過去。高老者叫道：“啊喲，這是‘順水推舟’，你使大石頭也有招數麼？”矮老者大聲喝道：“師弟，‘混沌一破’！”揮刀從背後反划了個弧形，彎彎曲曲的斬向張無忌。高老者接口道：“太乙生萌，兩儀合德……”矮老者接口道：“日月晦明。”兩人口中呼喝，刀招源源不絕的遞出。張無忌施展九陽神功，將大石托在手里運轉如意。高矮二老使開了反兩儀刀法，刀刀狠辣，招招沉猛，但張無忌手中這塊石頭實在太大，只須稍加轉側，便盡數擋住了二老砍劈過來的招數。高老者大叫：“你兵刃上占的便宜太多，這般打法實在不公平。”張無忌笑道：“那麼不用這笨重兵器也成。”突然將大石往空中拋去，二老情不自禁的抬頭一看，豈知便這麼微一疏神，後頸穴道已同時被對手抓住，登時動彈不得。張無忌身子向後彈出，大石已向二老頭頂壓將下來。

　　眾人失聲驚呼聲中，張無忌縱身上前，左掌揚出，將大石推出丈余，砰的一聲，落在地下，陷入泥中有幾尺余。他伸手在二老肩頭輕輕拍了幾下，微笑道：“得罪了！晚輩跟兩位開個玩笑。”他這麼一拍，高矮老者被封的穴道登時解了。矮老者臉如死灰，歎道：“罷了，罷了！”高老者卻搖頭道：“這個不算。”張無忌道：“怎麼不算？”高老者道：“你不過力氣大，搬得起大石頭，可不是在招數上胜了我哥兒倆。”張無忌道：“那麼咱們再比。”高老者道：“再比也可以，不過得想個新鮮法兒才成，否則淨給你占便宜，我們輸了也不心服，你說是不是？”張無忌點頭道：“是！”

　　小昭一直注視著場中的比拚，這時伸手刮著臉皮，叫道：“羞啊，羞啊！胡子一大把，自己老占便宜，反說吃虧。”她手指上下移動，手腕上的鐵鏈便叮當作響，清脆動聽。高老者哈哈一笑，說道：“常言說得好：吃虧就是便宜。我老人家吃過的鹽，還多過你吃的米。我走過的橋，長過你走的路。小丫頭嘰嘰喳喳甚麼？”回頭對張無忌道：“要是你不服，那就不用比了。反正這一回較量你沒有輸，我們也沒贏，雙方扯了個直。再過三十年，大家再比過也不遲……”矮老者聽他越說越是胡混，自己師兄弟二人說甚麼也是華山派的耆宿，怎能如此耍賴，當即喝道：“姓曾的，我們認栽了，你要怎般處置，悉聽尊便。”張無忌道：“兩位請便。在下只不過斗膽調處貴派和明教的過節，實是別無他意。”高老者大聲道：“這可不成！還沒說出新鮮的比武主意，怎麼你就打退堂鼓了？這不是臨陣退縮、望風披靡麼？”矮老者皺眉不語，他知這個師弟雖然說話瘋瘋癲癲，但靠了一張厚臉皮，往往說得對方頭昏腦脹，就此轉敗為胜。今日在天下眾英雄之前施此伎倆，原是沒甚麼光彩，然而如果竟因此而胜得張無忌，至少功過可以相抵。

　　張無忌道：“依前輩之意，該當如何？”高老者道：“咱們華山派這套‘反兩儀刀法’的絕藝神功，你是嘗過味道了。想來你還不知昆侖派有一套‘正兩儀劍法’，變化之精奇奧妙，和華山派的刀法可說是一時瑜亮，各擅胜場。倘若刀劍合璧，兩儀化四象，四象生八卦，陰陽相調，水火互濟，唉……”說到這里，不住搖頭，緩緩歎道：“威力太強，威力太強！你是不敢抵擋的了！”張無忌轉頭向著昆侖派，說道：“昆侖派哪位高人肯出來賜教？”高老者搶著道：“昆侖派中除了鐵琴先生夫婦，常人也不配和我師兄弟聯手。就不知何掌門有這膽量沒有？”眾人都是一樂：“這老兒說他傻，卻不傻，他要激得昆侖派兩大高手下場相助。”何太沖和班淑嫻對望了一眼，都不知這高矮二老是甚麼人，他們是掌門人鮮于通的師叔，班輩甚高，想必平時少在江湖上行走，自己又僻處西域，是以不識。夫妻二人均想：“這兩個老兒斗不過那姓曾的少年，便想拉我們趕這淌渾水。一起胜了，他們臉上也有光彩。”只聽那高老者道：“昆侖派何氏夫婦不敢和你動手，那也難怪。他們的正兩儀劍法雖然還不錯，但失之呆滯，比起華山派的反兩儀刀法來，本來稍遜一籌兩籌。”班淑嫻大怒，縱身入場，指著高老者道：“閣下尊姓大名？”高老者道：“我也姓何，何夫人請了。”這兩句話顯是撿了個現成便宜。旁邊許多人都笑了出來。

　　班淑嫻是昆侖派的“太上掌門”，連何太沖也忌她三分，數十年來在昆侖山下頤指氣使慣了，數百里方圓之內，儼然女王一般，如何能受這等奚落取笑？突然間嗤的一聲響，挺劍直向高老者左肩刺去。這一下拔劍出招的手法迅捷無倫，在一瞬之前，還見她兩手空空，柳眉微豎，一瞬之後，已是長劍在手，劍尖离高老者肩頭不及半尺。高老者一驚之下，回刀橫揮，當的一響，刀劍相交，在千鈞一發之際格開了。班淑嫻使的是一招“金針渡劫”，那高老者使的卻是一招“萬劫不復”，一正一反，均是施發了兩儀術數中的極致。莫看那高老者在張無忌手下縛手縛腳，似是功夫平庸，實則他刀法上的造詣确是不同凡響。兩人刀劍相交，各自退開一步，不禁一怔，心中均十分佩服對方這一招的精妙。兩人派別不同，武功大异，生平從未見過面，但一招之下，發覺自己這套武功和對方若合符節，配合得天衣無縫，猶似一個人一生寂寞，突然間遇到了知己般的喜歡。班淑嫻忍不住想：“他華山派的反兩儀刀法果然了得，若和他聯手攻敵，當可發揮天下兵刃招數中的極詣。”跟著又想：“華山派這兩個家伙不是這少年的對手，我昆侖派跟他動手，也無取胜把握。我們若就此下場，那是昆侖、華山兩派四大高手合戰一個無名少年、未免太失身分，然而這是華山派想出來的主意。”當下回頭向何太沖叫道：“喂，你過來！”何太沖雖對妻命不敢有違，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仍要擺足掌門人的架子，“哼”的一聲，緩緩站起。四名小童前導，一捧長劍，一捧鐵琴，另外兩名各持佛塵。五人走到廣場中心，捧劍小童雙手端劍過頂，躬身呈上，何太沖接了，四名小童躬身退下。班淑嫻道：“華山派的反兩儀刀法，招數上倒也不算含糊。”高老者嬉皮笑臉的道：“多蒙贊賞。”班淑嫻橫了他一眼，說道：“咱們四個就拿這小娃兒喂喂招，切磋一下昆侖、華山兩派的武功。”她說著回過頭來，突然“咦”的一聲，瞪著張無忌道：“你……你……”她和張無忌分手不過五年，雖然他在這五年中自孩童成為少年，身材長高了，但面目依稀還是相識。張無忌道：“咱們從前的事，要不要一切都說將出來？我是曾阿牛。”班淑嫻當即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不愿以真姓名示人，如果自己將他揭破，那麼他夫婦恩將仇報的種種不德情事，他也要當眾宣布了，當下長劍一舉，說道：“曾少俠武功大進，可喜可賀，還請出手指教。”言下顯然是說，咱們只比武藝，不涉舊事。張無忌微微一笑，道：“久仰賢夫妻劍法通神，尚請手下留情。”何太沖說道：“曾少俠用甚麼兵刃？”張無忌一見到他，便想起那對會吸毒的金冠銀冠小蛇。他摔入絕谷後，這對小蛇因無毒物為食，竟致生生餓死，跟著又想起他在武當山上逼死自己父母、逼迫自己和楊不悔吞服毒酒、將自己打得目青鼻腫，一把將自己擲向山石，若不是楊逍正好在旁及時出手相救，自己這時尸骨早朽，還說甚麼做魯仲連、做和事老？自己好心救了他愛妾性命，他卻如此恩將仇報，一再加害。他想到此處，怒氣上沖，心道：“好何太沖，那一天你打得我何等厲害，今日我雖不能要了你的性命，至少也得狠狠打你一頓，出了當日這口惡氣。”只見何太沖夫婦和華山派的高矮二老分站四角，兩刀雙劍在日光下閃爍不定，突然間雙臂一振，身子筆直躍起，在空中輕輕一個轉折，扑向西首一棵梅樹，左手一探，折了一枝梅花下來，這才回身落地。他手持梅花，緩步走入四人之間，高舉梅枝，說道：“在下便以這梅枝當兵刃，領教昆侖、華山兩派的高招。”那梅枝上疏疏落落的生著十來朵梅花，其中半數兀自含苞未放。眾人聽他如此說，都是一驚：“這梅枝一碰即斷，怎能和對方的寶劍利刀較量？”班淑嫻冷笑道：“很好，你是絲毫沒將華山、昆侖兩派的功夫放在眼下了？”張無忌道：“我曾聽先父言道，當年昆侖派前輩何足道先生，琴劍棋三絕，世稱‘昆侖三聖’。只可惜咱們生得太晚，沒能瞻仰前輩的風范，實為憾事。”這幾句話人人都聽得出來，他大贊昆侖派的前輩，卻將眼前的昆侖人物瞧得不堪一擊。猛聽得昆侖派中一人聲如破鑼的大聲喝道：“小賊種，你有多大能耐，竟敢對我師父、師叔無理？”喝聲未畢，一個滿腮虯髯的道人從人叢中竄了出來，挺劍猛向張無忌背心刺去。這道人身法極快，這一劍雖似事先已有警告，但劍招迅捷，實和偷襲殊無分別。張無忌竟不轉身，待劍尖將要触及背心衣服，左足向後翻出，壓下劍刃，順勢踏落，將長劍踹在地下。那道人用力一抽，竟然紋絲不動。張無忌緩緩回過頭來，看這個道人時，原來是他初回中原、在海船中遇到過的西華子，此人性子暴躁，曾一再對張無忌的母親殷素素口出無禮之言。張無忌心中一酸，說道：“你是西華子道長？”

　　西華子滿臉脹得通紅，并不答話，只是竭力抽劍。張無忌左腳突然松開，腳底跟著在劍刃上一點。西華子沒料到他會陡然松腳，力道用得猛了，一個踉蹌，向後硬跌。憑著他的武功修為，這一下雖然出其不意，但立時便可拿樁站定，不料剛使得個“千斤墜”，猛地里劍上一股極強的力道傳來，將他身子一推。登時一屁股坐倒，絕無抗御的余地，跟著聽得叮叮叮的幾聲清脆響聲，手中長劍寸寸斷絕，掌中抓著的只余一個劍柄。西華子驚愧難當，他是班淑嫻親傳的弟子，因此叫班淑嫻師父，而叫何太沖為“掌門師叔”，一瞥眼間，只見師父滿臉怒色，心知自己這一下丟了師門極大的臉面，事過之後必受重責，不禁更是惶恐，忙一躍站起，喝道：“小賊種……”張無忌本想就此讓他回去，但聽他罵到“小賊種”三字，那是辱及了父母，手中梅枝在他身上一掠，已運勁點了他胸腹間三處要穴，對高矮二老和何氏夫婦道：“請進招罷！”班淑嫻對西華子低聲喝道：“走開！丟的人還不夠麼？”西華子道：“是！”可是竟不移步。班淑嫻怒道：“我叫你走開，聽見沒有？”西華子道：“是！是！師父，是！”口中十分恭謹，卻仍是不動。班淑嫻怒極，心想這家伙干麼不聽起話來了？原來張無忌拂穴的手法快極，班淑嫻眼光雖然敏銳，卻萬萬想不到他的勁力可借柔物而傳，梅枝的輕輕一拂，無殊以判官筆連點穴道，當下伸手在西華子肩頭重重一推，喝道：“站開些，別在這兒丟人現眼！”

　　西華子道：“是，師父，是！”身子平平向旁移開數尺，手足姿式卻半點沒變，就如是一尊石像被人推了一掌一般。這麼一來，班淑嫻和何太沖才知他已在不知不覺間被張無忌點了穴道，心下暗自駭然。何太沖伸手去西華子腰脅推拿數下，想替他解開穴道。哪知勁力透入，西華子仍是一動不動。張無忌指著倚靠在楊逍身旁的楊不悔道：“這個小姑娘，五年前被你們封了穴道，強灌毒酒，我無法給他解開，今日令徒也是一般。貴我兩派的點穴手法不同，那也不足為异。”眾人聽他這麼說，眼光都射向楊不悔身上，見她現下也不過是個稚齡少女，五年之前自是更加幼小，何太沖夫婦以一派掌門之尊，竟然這般欺負一個小姑娘，實在太失身分。班淑嫻見眾人眼色有异，心想多說舊事有何好處，挺劍便往張無忌眉心挑去。便在同時，何太沖長劍指向張無忌後心，跟著華山派高矮二老的攻勢也即展開。

　　張無忌身形晃動，從刀劍之間竄了開去，梅枝在何太沖臉上掠過。何太沖斜劍刺他腰脅。張無忌左手食指彈向矮老者的單刀，梅枝掃向何太沖的長劍。何太沖劍身微轉，劍鋒對准梅枝削去，心想你武功再高，木質的樹枝終不能抵擋我劍鋒之一削。哪知張無忌的梅枝跟著微轉，平平的搭在劍刃之上，一股柔和的勁力送出，何太沖的長劍直蕩了開去，當的一響，剛好格開了高老者砍來的一刀。

　　高老者叫道：“啊哈，何太沖，你倒戈助敵麼？”何太沖臉上微微一紅，不能自認劍招被敵人內勁引開，只說：“胡說八道！”狠狠一劍，疾向張無忌刺去。

　　何太沖出招攻敵，班淑嫻正好在張無忌的退路上伏好了後著，高矮二老跟著施展反兩儀刀法。兩儀劍法和反兩儀刀法雖然正反有別，但均是從八卦中化出，再回歸八卦，可說是殊途而同歸。數招一過，四人越使越順手，兩刀雙劍配合得嚴密無比。張無忌本也料到他四人聯手，定然極不好斗，果然正反兩套武功聯在一起之後，陰陽相輔，竟沒絲毫破綻。他數次連遇險招，倘若手中所持是件兵刃，當可運勁震斷對方刀劍，偏生過于托大，只拿了一根梅枝。陡然間矮老者鋼刀著地卷到，張無忌閃身相避，班淑嫻長劍疾彈出來，喝一聲：“著！”刺向張無忌大腿，在他褲腳上划破了一道口子。張無忌回指點出，何太沖的長劍又已遞到，高矮二老的單刀分取上盤下盤。張無忌一時難以抵敵，靈機一動，滑步搶到了西華子身後。班淑嫻跟上刺出一劍，招數狠毒，勁力之猛，直是欲置張無忌于死地，哪里是比武較量的行徑？張無忌在西華子身後一縮，班淑嫻這一劍險些刺中徒兒身子，硬生生的斜開，西華子卻已“啊喲”一聲的叫了出來。待得何太沖從左首攻到，張無忌又在西華子身側一避。他一時捉摸不到這兩路正反兩儀武功的要旨，想不出破解之法，只有繞著西華子東轉而閃，暫且將他當作擋避刀劍的盾牌，心中暗叫：“張無忌啊張無忌，你也未免太過小覷了天下英雄。‘驕者必敗’這四個字，從今以後可得好好記在心中。焉知世上沒有比乾坤大挪移更厲害的功夫，沒有比九陽神功更渾厚的內勁。該記得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只聽得四周笑聲大作。西華子猶似泥塑木雕般站在當地，張無忌在他身側鑽來躍去，每當何太沖等四人的刀劍從他身旁相距僅寸的掠過劈過，西華子便大聲“咦！”“啊！”“唉喲！”的叫喊，偏又半點動彈不得，當真是十二分的驚險，十二分的滑稽。班淑嫻怒氣上沖，眼見接連數次均可將張無忌傷于劍下，都是西華子橫擋其間，礙手礙腳，恨不得一劍將他劈為兩段，只是究有師徒之情，下不得手。華山派的高老者叫道：“何夫人，你不下手，我可要下手了。”班淑嫻恨恨的道：“我管得你麼？”高老者揮刀橫掃，徑往西華子腰間砍去。張無忌心想不妙，這一刀若教他砍實了，不但自己少了個擋避兵刃的盾牌，而且西華子為己而死，又生糾紛，當下左手衣袖拂出，一股勁風，將高老者的這一刀蕩了開去。矮老者一聲不響，單刀向張無忌項頸斜劈而下。張無忌閃身讓在右首，矮老者這一刀卻不變方向，疾向西華子肩頭劈下，便似收不住勢，非砍往他身上不可，口中卻叫道：“西華道兄，小心！”他知倘若劈死了西華子，勢須和昆侖派結怨成仇，這時裝作迫于無奈，咎非在己，以後便可推卸罪責。張無忌回身一掌，直拍矮老者的胸膛。矮老者氣息一窒，左掌推出，手中單刀卻仍是劈向西華子，驀地里雙掌相交，矮老者踉蹌後退，險些跌倒。西華子眼見張無忌兩番出手，相護自己，暗生感激之意，又想：“今日若能逃得性命，決不能和華山派這高矮二賊善罷干休。”何太沖、班淑嫻夫婦見張無忌回護西華子，兩人一般的心意：“這小子多了一層顧慮，那就更加縛手縛腳。”竟不感他救徒之德，劍招上越發的凌厲狠辣。高矮二老也是出刀加快，均知極不容易傷到張無忌，但如攻擊西華子而引他來救，便可令他身法中現出破綻，因此反賓為主，兩柄鋼刀倒是往西華子身上招呼的為多。少林、武當、峨嵋各派高手見此情形，不禁暗暗搖頭，心下微感慚愧，均覺他四人若在此局勢之下殺了張無忌，連自己也不免內疚于心。張無忌越斗越是情勢不利，心想：“我打他們不過，送了自己性命也就罷了，何必饒上這個道人？”當下一掌驅退高老者，右手梅枝一顫，已將西華子的穴道解開。便在此時，矮老者的一刀又砍向西華子下盤，張無忌飛腳踢他手腕，矮老者忙縮手時，不料西華子穴道已解，突然砰的一拳，結結實實打在矮老者鼻梁之上，登時鮮血長流。矮老者的武功原比西華子高得多，但哪料得到他呆立了這麼久，居然忽能活動。變起倉卒，以致閃避不及。眾人一見，無不哈哈大笑。班淑嫻忍笑道：“西華。快退下！”西華子道：“是！那高賊還欠我一拳！”出拳想去打高老者時。矮老者左拳上擊、虛砍一刀，拍的一聲，左手手肘已重重撞在他胸口。這三下連環三式，乃是華山派的絕技。西華子身子晃了幾下，喉頭一甜，吐了口鮮血。何太沖左掌搭在他腰後，掌力一吐，將他肥大的身軀平平送出數丈以外，向矮老者道：“好一招‘華岳三神蜂’！”手中長劍卻嗤的一聲刺向張無忌。他掌底驅徒、口中譏刺、劍下攻敵，分別對付三人，竟然瀟洒自如。

　　高矮二老不再答話，凝神向張無忌進擊。此刻他四人雖然互有心病，但西華子這障礙一去，四人刀法劍法又已配合的宛似天衣無縫一般，此攻彼援，你消我長，四人合成了一個八手八足的極強高手，招數上反復變化，層出不窮。華山、昆侖兩派的正反兩儀刀劍之術，是從中國固有的河圖洛書、以及伏羲文王的八卦方位中推演而得，其奧妙精微之處，若能深研到極致，比之西域的乾坤大挪移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易理深邃，何太沖夫婦及高矮二老只不過學得二三成而已，否則早已合力將敵手斃于刀劍之下，但饒是如此，張無忌空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渾厚內力，卻也無法脫困。這一番劇斗，人人看得怦然心動。只聽得何氏夫婦長劍上生出嗤嗤聲響，劍氣縱橫，高矮二老揮刀成風，刀光閃閃，四人步步進逼。張無忌知道若求沖出包圍，原不為難，輕功一施，對方四人中無一追趕得上。但自己逃走雖易，要解明教之圍，卻是談不上了，眼下之計只有嚴密守護，累得對方力疲，再行俟機進攻。不料敵方四人都是內力悠長之輩，雙刀雙劍組成了一片光幕，四面八方的密密包圍，不知何時才顯疲累之象。張無忌無可奈何，只得苦苦支撐。

　　何太沖等雖占上風，四人心下卻都滿不是味兒，以他們的身分，別說四人聯手，便是一對一的相斗，給這麼一個後進少年支持到三百余合仍是收拾不下，也已大失面子，好在張無忌有挫敗神僧空性的戰績在先，無人敢小覷于他，否則真是要汗顏無地了。四人見張無忌反擊的招數漸少，但始終傷他不得。四人都是久臨大敵，身經百戰，越斗得久，越是不敢怠忽，竟半點不見焦躁，沉住了氣，絕不貪功冒進。

　　旁觀各派中的長老名宿，便指指點點，以此教訓本派弟子。

## 第二十二章　群雄歸心約三章

　　峨嵋派掌門滅絕師太對眾弟子道：“這少年的武功十分怪异，但昆侖、華山的四人，招數上已鉗制得他縛手縛腳。中原武功博大精深，豈是西域的旁門左道所及。兩儀化四象，四象化八卦，正變八八六十四招，奇變八八六十四招，正奇相合，六十四再以六十四倍之，共有四千零九十六種變化。天下武功變化之繁，可說無出其右了。”

　　周芷若自張無忌下場以來，一直關心。她在峨嵋門下，頗獲滅絕師太的歡心，已得她易經原理的心傳，這時朗聲問道：“師父，這正反兩儀，招數雖多，終究不脫于太極化為陰陽兩儀的道理。弟子看這四位前輩招數果然精妙，最厲害的似還在腳下步法的方位。”她聲音清脆，一句句以丹田之氣緩緩吐出。張無忌雖在力戰之中，這幾句話仍是聽得清清楚楚，一瞥之下，見說話的竟是周芷若，心中一動：“她為甚麼這般大聲說話，難道是有意指點我麼？”

　　滅絕師太道：“你眼光倒也不錯，能瞧出前輩武功中的精要所在。”

　　周芷若自言自語：“陽分太陽、少陰，陰分少陽、太陰，是為四象。太陽為乾兌，少陰為离震，少陽為巽坎，太陰為艮坤。乾南、坤北、离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朗聲道：“師父，正如你所教：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昆侖派正兩儀劍法，是自震位至乾位的順；華山派反兩儀刀法，則是自巽位至坤位的逆。師父，是不是啊？”滅絕師太聽徒兒指了出來，心下甚喜，點頭道：“你這孩子，倒也不虧了我平時的教誨。”她向來極少許可旁人，這兩句話已是最大的贊譽了。滅絕師太欣悅之下，沒留心到周芷若的話聲實在太過響亮，兩人面對面的說話，何必中氣十足，將語音遠遠的傳送出去？但旁邊已有不少人覺察到异狀。周芷若見許多眼光射向自己，索性裝作天真歡喜之狀，拍手叫道：“師父，是啦，是啦！咱們峨嵋派的四象掌圓中有方，陰陽相成，圓于外者為陽，方于中者為陰，圓而動者為天，方而靜者為地，天地陰陽，方圓動靜，似乎比這正反兩儀之學又稍胜一籌。”滅絕師太素來自負本派四象掌為天下絕學，周芷若這麼說，正迎合了她自高自大的心意，微微一笑，說道：“道理是這麼說，但也要瞧運用者的功力修為。”

　　張無忌于八卦方位之學，小時候也曾聽父親講過，但所學甚淺，因此在秘道之中看了陽頂天的遺書後，須小昭指點，方知“無妄”位的所在。這時他聽周芷若說及四象順逆的道理，心中一凜，察看何氏夫婦和高矮二老的步法招數，果是從四象八卦中變化而出，無怪自己的乾坤大挪移心法一點施展不上。原來西域最精深的武功，遇上了中土最精深的學問，相形之下，還是中土功夫的義理更深。張無忌所以暫得不敗，只不過他已將西域武功練到了最高境界，而何氏夫婦、高矮二老的中土武功所學尚淺而已。在這一霎時之間，他腦海中如電閃般連轉了七八個念頭，立時想到七八種方法，每一種均可在舉手間將四人一一擊倒。

　　但他轉念又想：“倘若我此時施展，只怕滅絕師太要怪上周姑娘，這老師太心狠手辣，甚麼事做不出來？我可不能連累了周姑娘。”當下手上招式半點不改，凝神察看對手四人的招數，他既已領會到敵手武功的總綱，看出去自是頭頭是道，再不似先前有如亂絲一團，分不清中間的糾葛披紛。周芷若見他處境仍不好轉，暗自焦急，尋思：“他在全力赴敵之際，自不能在片刻間悟到這種精微的道理。”眼見何氏夫婦越逼越緊，張無忌似乎更加難以支持，朗聲說道：“師父，弟子料想鐵琴先生下一步便要搶往‘歸妹’位了，不知對不對？”滅絕師太尚未回答，班淑嫻柳眉倒豎，喝道：“峨嵋派的小姑娘，這小子是你甚麼人，要你一再回護于他？你吃里扒外，我昆侖派可不是好惹的。”

　　周芷若被她說破心事，滿臉通紅。滅絕師太喝道：“芷若，別多問了，他昆侖派不是好惹的，你沒聽見嗎？”這兩句話的語氣，顯是袒護徒兒。張無忌心中好生感激，暗想若再纏斗下去，周姑娘或要另生他法來相助自己，要是給滅絕師太瞧破了，可于她有極大危險，于是哈哈大笑，說道：“我是峨嵋派的手下敗將，曾被滅絕師太擒獲，她們峨嵋派當然比你昆侖派高明得多。”向左踏出兩步，右手梅枝揮出，一股勁風扑向矮老者的後心。這一招的方位時刻，拿捏得恰到好處，矮老者身不由主，鋼刀便往班淑嫻肩頭砍了下去，原來張無忌使的正是乾坤大挪移心法，但依著八卦方位，倒反了矮老者刀招的去勢。班淑嫻忙回劍擋格，呼的一聲，高老者的鋼刀卻又已砍至。何太沖搶上相護，舉劍格開高老者的彎刀，張無忌回掌拍出，引得矮老者刀尖刺向何太沖小腹。班淑嫻大怒，刷刷刷三劍，逼得矮老者手忙腳亂。矮老者叫道：“別上了這小子的當！”何太沖登即省悟，倒反長劍，向張無忌刺去。張無忌挪移乾坤，何太沖這劍在中途轉了方向，嗤的一響，刺中了高老者的左臂。高老者痛得哇哇大叫，舉刀猛向何太沖當頭砍下。矮老者揮刀格開，喝道：“師弟別亂，是那小子搗鬼，唉喲……”原來便在此時，張無忌迫使班淑嫻劍招轉向，刺中了矮老者的肩後。頃刻之間，華山二老先後中劍受傷，旁觀眾人轟然大亂。只見張無忌梅枝輕拂、手掌斜引，以高老者的刀去攻班淑嫻左脅，以何太沖之劍去削矮老者背心。再斗數合，驀地里何太沖夫婦雙劍相交，挺刀互格，高矮二老者兵器碰撞，揮刀砍殺。到這時候人人都已看出，乃是張無忌從中牽引，攪亂了四人兵刃的方向，至于他使的是甚麼法子，卻無一能解。只有楊逍曾學過一些乾坤大挪移的初步功夫，依稀瞧了些眉目出來，但也決計不信這少年竟能學會了這門神功。

　　但見場中夫婦相斗，同門互斫，殺得好看煞人。班淑嫻不住呼叫：“轉無妄，進蒙位，搶明夷……”可是乾坤大挪移功夫四面八方的籠罩住了，不論他們如何變換方位，奮力掙扎，刀劍使將出去，總是不由自主的招呼到自己人身上。高老者叫道：“師哥，你出手輕些成不成？”矮老者道：“我是砍這小賊，又不是砍你。”高老者叫道：”師哥小心，我這一刀只怕要轉彎……”果然不出所料，話聲未畢，他手上鋼刀斜斜的砍向矮老者腰間。何太沖道：“娘子，這小賊……”班淑嫻當的一聲，將長劍擲在地下。矮老者心想不錯，若以拳掌扭打，料想這小賊再不能使此邪法，跟著拋去單刀，出拳向張無忌胸口打去，哪知颼的一聲響，何太沖長劍迎面點至。矮老者手中沒了兵刃，急忙低頭相避。班淑嫻叫道：“兵刃撤手！”何太沖用力一甩，長劍遠遠擲出。高老者也跟著松手放刀，以擒拿手向張無忌後頸抓去。五指一緊，掌中多了一件硬物，一看卻是自己的鋼刀，原來給張無忌搶過來遞回他手中。高老者道：“我不用兵刃！”使勁擲下。張無忌斜身抓住，又已送在他手里。接連數次，高老者始終無法將兵刃拋擲脫手，驚駭之余，自己想想也覺古怪，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他媽的，臭小子當真邪門！”這時矮老者和何氏夫婦拳腳齊施，分別向張無忌猛攻。華山、昆侖的拳掌之學，殊不弱于兵刃，一拳一腳，均具極大威力。但張無忌滑如游魚，每每在間不容發之際避開，有時反擊一招半式，卻又令三人極難擋架。

　　到此地步，四人均已知萬難取胜，各自存了全身而退的打算。高老者突然叫道：“臭小子，暗器來了！”一聲咳嗽，一口濃痰向張無忌吐去。張無忌側身讓過，高老者已乘機將鋼刀向背後拋出，笑道：“你還能……啊喲……對不住……”原來張無忌左掌反引，將班淑嫻帶了過來，噗的一聲輕響，高老者這口濃痰正好吐在她眉心。

　　班淑嫻怒極，十指疾往張無忌抓去。矮老者只手勾拿，恰好擋著他的退路，高老者和何太沖眼見良機已至，同時扑上，心想這一次將他擠在中間，四人定能抓住了這小子，狠狠的纏扭廝打，雖然觀之不雅，卻管教他再也無法取巧。張無忌雙手同時施展挪移乾坤心法，一聲清嘯，拔身而起，在半空中輕輕一個轉折，飄然落在丈許之外。但見何太沖抱住了妻子的腰，班淑嫻抓住丈夫肩頭，高矮二老互相緊緊摟住，四人都摔倒在地。何氏夫婦發覺不對，急忙松手躍起。高老者大叫：“抓住了，這一次瞧你逃到哪里？啊喲不是……”矮老者怒道：“快放手！”高老者道：“你不先放手，我怎放得了？”矮老者道：“少說一句成不成？”高老者道：“少說一句，自然可以，不過……”矮老者放開雙臂，厲聲道：“起來！”高老者對師哥究屬心存畏懼，急忙縮手，雙雙躍起。高老者叫道：“喂，臭小子，你這不是比武，專使邪法，算哪門子的英雄？”矮老者知道再糾纏下去，只有越加出丑，向張無忌抱拳道：“閣下神功蓋世，老朽生平從所未見，華山派認栽了。”張無忌還禮道：“得罪！晚輩僥幸，適才若不是四位手下容情，晚輩已命喪正反兩儀的刀劍之下。”這句話倒不是空泛的謙詞，于周芷若未加點指之時，他确是險象環生，雖然終于獲胜，但對這四人武功實無絲毫小覷之心，只是明知四人已出全力，“手下容情”云云，卻是說得好聽了。高老者得意洋洋的道：“是麼？你自己也知胜得僥幸。”張無忌道：“兩位尊姓大名？日後相見，也好有個稱呼。”高老者道：“我師哥是‘威震……”矮老者喝道：“住嘴！”向張無忌道：“敗軍之將，羞愧無地，賤名何足挂齒？”說著回入華山派人叢之中。高老者拍手笑道：“胜敗乃兵家常事，老子是滿不在乎的。”拾起地下兩柄鋼刀，施施然而歸。張無忌走到鮮于通身邊，俯身點了他兩處穴道，說道：“此間大事一了，我即為你療毒，此刻先阻住你毒氣入心。”便在此時，忽覺背後涼風襲體，微微刺痛。張無忌一驚，不及趨避，足尖使勁，拔身急起，斜飛而上，只聽得颼颼兩聲輕響，跟著“啊”的一下長聲呼叫。他在半空中轉過頭來，只見何太沖和班淑嫻的兩柄長劍并排插在鮮于通胸口。原來何氏夫婦縱橫半生，卻當眾敗在一個後輩手底，無論如何咽不下這口氣去，兩人拾起長劍，眼見張無忌正俯身在點鮮于通的穴道，對望一眼，心意相通，點了點頭，突然使出一招“無聲無色”，同時疾向他背後刺去。這招“無聲無色”是昆侖派劍學中的絕招，必須兩人同使，兩人功力相若，內勁相同，當劍招之出，勁力恰恰相反，于是兩柄長劍上所生的蕩激之力、破空之聲，一齊相互抵消。這路劍招本是用于夜戰，黑暗中令對方難以聽聲辨器，事先絕無半分朕兆，白刃已然加身，但若白日用之背後偷襲，也令人無法防備。不料張無忌心意不動，九陽神功自然護體，變招快極，但饒是如此，背上衣衫也已給划破了兩條長縫，實是險極。何氏夫婦收招不及，雙劍竟將華山派掌門人釘死在地。張無忌落下地來，只聽得旁觀眾人嘩然大噪。何氏夫婦一不做、二不休，雙劍齊向張無忌攻去，均想：“背後偷襲的不要臉勾當既已當眾做了出來，今後顏面何存？若不將他刺死，自己夫婦也不能苟活于世。”是以出手盡是拚命的招數。張無忌避了數劍，眼見何氏夫婦每一招都求同歸于盡，顯是難以善罷的局面，心念一動，身子略蹲，左手在地下抓起了一塊泥土，一面閃避劍招，一面將泥土和著掌心中的汗水，捏成了兩粒小小丸藥。但見何太沖從左攻到，班淑嫻劍自右至，他發步一沖，搶到鮮于通的尸體之旁，假意在他懷里掏摸兩下，轉過身來，雙掌分擊兩人。這一下使上了六七成力，何氏夫婦只覺胸口窒悶，氣塞難當，不禁張口呼氣。張無忌手一揚，兩粒泥丸分別打進了兩人口中，乘著那股強烈的氣流，沖入了咽喉。何氏夫婦不禁咳嗽，可是已無法將丸藥吐出，不禁大驚，眼見那物是鮮于通身上掏將出來，心想此人愛使毒藥毒蠱，難道還會有甚麼好東西放在身上？兩人霎時間面如土色，想起鮮于通適才身受金蚕蠱毒的慘狀，班淑嫻幾乎便欲暈倒。張無忌淡淡的道：“這位鮮于掌門身上養有金蚕，裹在蜡丸之中，兩位均已吞了一粒。倘若急速吐出，乘著蜡丸未融，或可有救。”到此地步，不由得何氏夫婦不驚，急運內力，搜腸嘔肚的要將“蜡丸”吐將出來。他二人內功甚佳，幾下催逼，便將胃中的泥丸吐出，這時早已成了一片混著胃液的泥沙，卻哪里有甚麼蜡丸？華山派那高老者走近身來，指指點點的笑道：“啊喲，這是金蚕糞，金蚕到了肚中，拉起屎來啦！”班淑嫻驚怒交集之下，一口氣正沒處發泄，反手便是重重一掌。高老者低頭避過，逃了開去，大聲叫道：“昆侖派的潑婦，你殺了本派掌門，華山派可跟你不能算完。”

　　何氏夫婦聽他這麼一叫，心中更煩，暗想鮮于通雖然人品奸惡，終究是華山派掌門，自己夫婦失手將他殺了，已惹下武林中罕有的大亂子，但金蚕蠱毒入肚，命在頃刻，別的甚麼也已顧不得了。眼前看來只有張無忌這小子能解此毒，但自己夫婦昔日如此待他，他又怎肯伸手救命？張無忌淡淡一笑，說道：“兩位不須驚慌，金蚕雖然入肚，毒性要在六個時辰之後方始發作，此間大事了結之後，晚輩定當設法相救。只盼何夫人別再灌我毒酒，那就是了。”何氏夫婦大喜，雖給他輕輕的譏刺了一句，也已不以為意，只是道謝的言語卻說不出口，訕訕的退開。張無忌道：“兩位去向崆峒派討四粒‘玉洞黑石丹’服下，可使毒性不致立時攻心。”何太沖低聲道：“多承指教。”即派大弟子去向崆峒派討來丹藥服下。張無忌暗暗好笑，那玉洞黑石丹固是解毒的藥物，但服後連續兩個時辰腹痛如絞，稍待片刻，何氏夫婦立即腹中大痛，只道是金蚕蠱毒發作，哪料到已上了當。不過張無忌也只是小作懲戒。驚嚇他們一番而已，若說要報復前仇，豈能如此輕易？但料得這麼一來，只消不給他二人“解藥”，與各派再有紛爭，昆侖派非偏向自己不可。那日他把“桑貝丸”叫作“砒鴆丸”而給五姑服下，但吐露真相太早，險些命喪何太沖之手，這一次可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這邊廂滅絕師太向宋遠橋叫道：“宋大俠，六大派中，只剩下貴我兩派了，老尼姑女流之輩，全仗宋大俠主持全局。”宋遠橋道：“在下已和殷教主對過拳腳，未能取胜。師太劍法通神，定能制服這個小輩。”滅絕師太冷笑一聲，拔出背上倚天劍，緩步走出。武當派中二俠俞蓮舟一直注視著張無忌的動靜，對他武功之奇，深自駭异，這時暗想：“滅絕師太劍法雖精，未必及得上昆侖、華山四大高手的聯手出戰，倘若她再失利，武當派又制服不了他，六大派可栽到家了，我先得試一試他的虛實。”當下快步搶入場中，說道：“師太，讓我們師兄弟五人先較量一下這少年的功力，師太最後必可一戰而胜。”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明白，武當派向以內力悠長見稱，自宋遠橋以至莫聲谷，五人一個個的跟張無忌輪流纏戰下去，縱然不胜，料想世間任何高手，也決不能連斗武當五俠而不累得筋疲力竭，那時以強弩之末而當滅絕師太凌厲無倫的劍術，峨嵋派自非一戰而胜不可。

　　滅絕師太明白他的用意，心想：“我峨嵋派何必領你武當派這個情？那時便算胜了，也是極不光彩。難道峨嵋掌門能撿這種便宜，如此對付一個後生小輩？”她自來心高氣傲，目中無人，雖見張無忌武功了得，但想都是各派與斗之人太過膿包所致，那日這小子何嘗不是給我手到擒來？後來我大舉屠戮魔教銳金旗人眾，這小子出頭干預，內力雖奇，又有甚麼作為？當下衣袖一拂，說道：“俞二俠請回！老尼倚天劍出手，不能平白插回劍鞘！”

　　俞蓮舟聽她如此說，只得抱拳道：“是！”退了下去。滅絕師太橫劍當胸，劍頭斜向上指，走向張無忌身前。明教教眾喪生在她這倚天劍下的不計其數，這時場畔教眾見她出來，無不目眥欲裂，大聲鼓噪起來。滅絕師太冷笑道：“吵甚麼？待我料理了這小子，一個個來收拾你們，嫌死得不夠快麼？”殷天正知她這柄倚天劍極是難當，本教不少好手都是未經一合，便即兵刃被她削斷，死于劍底，問道：“曾少俠，你用甚麼兵刃？”張無忌道：“我沒兵刃。老爺子，你說，怎生對付她的寶劍才好？”倚天劍無堅不摧，他親眼見過，思之不寒而栗，心中可真沒了主意。

　　殷天正從身旁包袱中取出一口長劍，說道：“這柄白虹劍送了給你。這劍雖不如老賊尼的倚天劍有名，但也是江湖上罕見的利器。”說著伸指在劍刃上一彈，那劍陡地彎了過來，隨即彈直，嗡嗡作響，聲音清越。張無忌恭恭敬敬的接過，說道：“多謝老爺子。”殷天正道：“這劍隨我時日已久，近十余年來卻從未用過。徒仗兵器之利取胜，嘿嘿，算甚麼英雄好漢？今日得見它飲老賊尼頸中鮮血，老夫死亦無恨。”張無忌不答，心想：“我決不能傷了這位師太。”提起白虹劍，轉過身來，走上幾步，劍尖向下，雙手抱著劍柄，向滅絕師太道：“晚輩劍法平庸之極，決非師太敵手，實不敢和前輩放對。前輩曾對明教銳金旗下眾位住手不殺，何不再高抬貴手？”滅絕師太的兩條長眉垂了下來，冷冷的道：“銳金旗的眾賊是你救的，滅絕師太下手決不饒人。你胜得我手中長劍，那時再來任性妄為不遲。”明教銳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行旗下的教眾紛紛鼓噪，叫道：“老賊尼，有本事就跟曾少俠肉掌過招。”“你劍法有甚麼了不起，徒然仗著一把利劍而已。”“曾少俠的劍法比你高得多了，你去換一把平常長劍，若能在曾少俠手下走得了三招，算你峨嵋派高明。”“甚麼三招？簡直一招半式也擋不住。”滅絕師太神色木然，對這些相激的言語全然不理，朗聲道：“進招罷！”張無忌沒練過劍法，這時突然要他進手遞招，頗感手足無措，想起適才所見何太沖的兩儀劍法招數頗為精妙，當下斜斜刺出一劍。滅絕師太微覺詫异，道：“昆侖派的‘峭壁斷云’！”倚天劍微側，第一招便即搶攻，竟不擋格對方來招，劍尖直刺他丹田要穴，出手之凌厲猛悍，直是匪夷所思。張無忌一驚，滑步相避，驀地里滅絕師太長劍疾閃，劍尖已指到了咽喉。張無忌大驚，急忙臥倒打個滾，待要站起，突覺後頸中涼風颯然，心知不妙，右足腳尖一撐，身子斜飛出去。這一下是從絕不可能的局勢下逃得性命。旁觀眾人待要喝彩，卻見滅絕師太飄身而上，半空中舉劍上挑，不等他落地，劍光已封住了他身周數尺之地。張無忌身在半空，無法避讓，在滅絕師太寶劍橫掃之下，只要身子再沉尺許，立時雙足齊斷，若然沉下三尺，則是齊腰斬為兩截。這當兒真是驚險萬分，他不加思索的長劍指出，白虹劍的劍尖點在倚天劍尖之上，只見白虹劍一彎，嗒的一聲輕響，劍身彈起，他已借力重行高躍。

　　滅絕師太縱前搶攻，颼颼颼連刺三劍，到第三劍上時張無忌身又下沉，只得揮劍擋格，叮的一聲，手中白虹劍已只剩下半截。他右掌順手拍出，斜過來擊向滅絕師太頭頂。滅絕師太揮劍斜撩，削他手腕。張無忌瞧得奇准，伸指在倚天劍的刃面無鋒之處一彈，身子倒飛了出去。滅絕師太手臂酸麻，虎口劇痛，長劍被他一彈之下幾欲脫手飛出，心頭大震。只見張無忌落在兩丈之外，手持半截短劍，呆呆發怔。這幾下交手，當真是兔起鶻落，迅捷無倫，一剎那之間，滅絕師太連攻了八下快招，招招是致命的凌厲毒著。張無忌在劣勢之下一一化解，連續八次的死中求活、連續八次的死里逃生。攻是攻得精巧無比，避也避得詭异之極。在這一瞬時刻之中，人人的心都似要從胸腔中跳了出來。實不能信這幾下竟是人力之所能，攻如天神行法，閃似鬼魅變形，就像雷震電掣，雖然過去已久，兀自余威迫人。

　　隔了良久，震天價的彩聲才不約而同的響了出來。適才這八下快攻、八下急避，張無忌全是處于挨打的局面，手中長劍又被削斷，顯然已居下風，但滅絕師太的倚天劍被他手指一彈，登時半身酸麻。張無忌吃虧在少了對敵的閱歷，若在此時乘勢反擊，已然胜了。滅絕師太心中自是有數，不由得暗自駭异，說道：“你去換過一件兵刃，再來斗過。”張無忌向手中斷劍望了一眼，心想：“外公贈給我的一柄寶劍，給我一出手就毀了，實是對不起他老人家。還有甚麼寶刀利刃，能擋得住椅天劍的一擊？”正自沉吟，只聽得周顛大聲道：“我有一柄寶刀，你拿去跟老賊尼斗一斗。你來拿罷！”張無忌道：“倚天劍太過鋒銳，只怕徒然又損了前輩的寶刀。”周顛道：“損了便損了。你打她不過，我們個個送命歸天，還保得了寶刀麼？”張無忌一想不錯，過去接了寶刀。楊逍低聲道：“張公子，你須得跟她搶攻，可不能再挨打。”張無忌聽他叫自己為“張公子”，微微一怔，隨即省悟，楊不悔既已認出自己，自然跟她爹爹說了，當下道：“多承前輩指教。”韋一笑低聲道：“施展輕功，半步也不可停留。”張無忌大喜，又道：“多謝前輩指點。”光明使者楊逍、青翼蝠王韋一笑兩人武功深厚，均可和滅絕師太一斗，未必便輸于她，只恨受了圓真的暗算，重傷之後，一身本事半點施不出來，但眼光尚在，兩人各自指點了一個關鍵所在，正是對付滅絕師太寶劍快招的重要訣竅。張無忌提刀在手，覺得這柄刀重約四十余斤，但見青光閃爍，背厚刃薄，刃鋒上刻有古樸花紋，顯是一件歷時已久的珍品，心想毀了白虹劍雖然可惜，終是外公已經給了我的兵刃，這把寶刀卻是周顛之物，可不能再在自己手中給毀了，回過身來，說道：“師太，晚輩進招了！”展開輕功，如一溜煙般繞到了滅絕師太身後，不待她回身，左一閃，右一趨，正轉一圈，反轉一圈，刷刷兩刀砍出。

　　滅絕師太橫劍一封，正要遞劍出招，張無忌早已轉得不知去向。他在未練乾坤大挪移法之時，輕功已比滅絕師太為高，這時越奔越快，如風如火，似雷似電，連韋一笑素以輕功睥睨群雄，也自暗暗駭异。但見他四下轉動，迫近身去便是一刀，招術未老，已然避開。這一次攻守异勢，滅絕師太竟無反擊一劍之機，只是張無忌礙于倚天劍的鋒銳，卻也不敢過分逼近。他奔到數十個圈子後，體內九陽真氣轉旺，更似足不點地的凌空飛行一般。

　　峨嵋群弟子眼見不對，如此纏斗下去，師父定要吃虧。靜玄叫道：“今日咱們是剿滅魔教，可不是比武爭胜。眾位師妹師弟，大伙兒齊上，攔住這小子，教他不得取巧，乖乖的跟師父較量真實本領。”說著提劍躍出。峨嵋派男女弟子立時涌上，手執兵刃，占住了八面方位。周芷若站在西南角上。丁敏君冷笑道：“周師妹，攔不攔在你，讓不讓也在你。”周芷若又氣又羞，說道：“你單是提我干甚麼？”

　　便在此時，張無忌已沖到了跟前，丁敏君嗤的一劍刺出。張無忌左手一伸，挾手將她長劍奪過，順手便向滅絕師太擲去。滅絕師太揮劍將來劍斬為兩截，但張無忌這一擲之力強勁之極，來劍雖斷，勁力仍將她手腕震得隱隱發麻。張無忌更不停留，左手隨伸隨奪、隨奪隨擲。峨嵋群弟子此次來西域的無一不是派中高手，但一遇到他伸手奪劍，竟沒絲毫閃避余地，給他手到拿來，數十柄長劍飛舞空際，白光閃閃，連續不斷的向滅絕師太飛去。

　　滅絕師太臉如嚴霜，將來劍一一削斷，削到後來，右臂大是酸痛，當即劍交左手。她左手使劍的本事和右手無甚分別，但見半空中斷劍飛舞，有的旁擊向外，兀自勁力奇大，圍觀的眾人紛紛後退。片刻之間，峨嵋群弟子個個空手，只周芷若手中長劍沒有被奪。

　　在張無忌是報她適才指點之德，豈知這麼一來，卻把她顯得十分突出。她早知不妥，搶上去想攻擊數招，但張無忌身法實在太快，何況是故意避開了她，不近她身子五尺之內。周芷若雙頰暈紅，一時手足無措。丁敏君冷笑道：“周師妹，他果然待你與眾不同。”這時張無忌雖受峨嵋群弟子之阻，但穿來插去，將眾人視如無物，刀刀往滅絕師太要害招呼。滅絕師太已身處只有挨打、無法反擊的局面，心中暗暗焦急，丁敏君的言語卻一聲聲傳入耳中：“你眼看師父受這小子急攻，怎地不上前相助？你手中有劍，卻站著不動，只怕你在盼望這小子打胜師父呢。”滅絕師太心念一動：“何以這小子偏偏留下芷若的兵刃不奪，莫非兩人當真暗中勾結？我一試便知！”朗聲喝道：“芷若，你敢欺師滅祖麼？”挺劍疾向周芷若當胸刺去。

　　周芷若大驚，不敢舉劍擋架，叫道：“師父，我……”她這“我”字剛出口，滅絕師太的長劍已刺到她胸口。張無忌不知滅絕師太這一劍只在試探是否真有情弊，待得劍尖及胸，自會縮手。他親眼見過滅絕師太擊死紀曉芙的狠辣，知道此人誅殺徒兒，絕不容情，當下不及細想，縱身躍上，一把抱起周芷若，飛出丈許。

　　滅絕師太好容易反賓為主，長劍顫動，直刺他後心。張無忌內力雖強，卻未當真練過輕功，不能如韋一笑那麼手中抱了人、腳下仍然絲毫不慢，聽到背後風聲，只得回刀揮出，當的一響，手中寶刀又斷去了半截。滅絕師太的長劍跟著刺到，張無忌反手運勁，擲出半截寶刀，這一下使上了九成力。滅絕師太登時氣息一窒，不敢舉劍撩削，伏地閃避。半截寶刀從她頭頂掠過，勁風只刮得她滿臉生疼。張無忌眼見有機可乘，不及放下周芷若，隨即搶身而進，右手前探，揮掌拍出。滅絕師太右膝跪地，舉劍削他手腕，張無忌變拍為拿，反手勾處，已將倚天劍輕輕巧巧的奪了過來。

　　這般于一剎那間化剛為柔的急劇轉折，已屬乾坤大挪移心法的第七層神功，滅絕師太武功雖高，但于對方剛猛掌力襲體之際，再也難以拆解他轉折輕柔的擒拿手法。張無忌雖然得胜，但對滅絕師太這般大敵，實是戒懼極深，絲毫不敢怠忽，以倚天劍指住她咽喉，生怕她又有奇招使出，慢慢的退開兩步。周芷若身子一掙，道：“快放下我！”張無忌驚道：“呀，是！”滿臉脹得通紅，忙將她放下，鼻中聞到一陣淡淡幽香，只覺頭上柔絲在自己左頰拂過，不禁斜望了她一眼，只見她俏臉生暈，又羞又窘，雖是神色恐懼，眼光中卻流露出歡喜之意。滅絕師太緩緩站直身子，一言不發，瞧瞧周芷若，又瞧瞧張無忌，臉色越來越青。

　　張無忌倒轉劍柄，向周芷若道：“周姑娘，貴派的寶劍，請你轉交尊師。”周芷若望向師父，只見她神色漠然，既非許可，亦非不准，一剎那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今日局面已然尷尬無比，張公子如此待我，師父必當我和他私有情弊，從此我便成了峨嵋派的棄徒，成為武林中所不齒的叛逆。大地茫茫，教我到何處去覓歸宿之地？張公子待我不錯，但我決不是存心為了他而背叛師門。”忽聽得滅絕師太厲聲喝道：“芷若，一劍將他殺了！”當年周芷若跟張三丰前赴武當山，張三丰以武當山上并無女子，一切諸多不便，當下揮函轉介，投入滅絕師太門下。她天資甚是聰穎，又以自幼慘遭父母雙亡的大變，刻苦學藝，進步神速，深得師父鐘愛。這七年多日之中，師父的一言一動，于她便如是天經地義一般，心中從未生過半點違拗的念頭，這時聽到師父驀地一聲大喝，倉卒間無暇細想，順手接過倚天劍，手起劍出，便向張無忌胸口刺了過去。張無忌卻決計不信她竟會向自己下手，全沒閃避，一瞬之間，劍尖已抵胸口，他一驚之下，待要躲讓，卻已不及。周芷若手腕發抖，心想：“難道我便刺死了他？”迷迷糊糊之中手腕微側，長劍略偏，嗤的一聲輕響，倚天劍已從張無忌右胸透入。周芷若一聲驚叫，拔出長劍，只見劍尖殷紅一片，張無忌右胸鮮血有如泉涌，四周驚呼之聲大作。張無忌伸手按住傷口，身子搖晃，臉上神色極是古怪，似乎在問：“你真的要刺死我？”周芷若道：“我……我……”想過去察看他的傷口，但終于不敢，掩面奔回。她這一劍竟然得手，誰都出于意料之外。小昭臉如土色，搶上來扶住張無忌，只叫：“你……你……”張無忌對小昭道：“你……你……你為甚麼要殺我……”這一劍幸好稍偏，沒刺中心髒，但已重傷右邊肺葉。他說了這幾個字，肺中吸不進氣，彎腰劇烈咳嗽。他重傷之下，瞧出來分不清小昭和周芷若，鮮血汩汩流出，將小昭的上衣染得紅了半邊。旁觀眾人不論是六大派或明教，天鷹教的人眾，一時均是肅靜無聲。張無忌適才連敗各派高手，武功高強，胸襟寬博，不論是友是敵，無不暗暗敬仰，這時見他無端端的被周芷若刺了一劍，均感不忿，眼見倚天劍透胸而入，傷勢極重，都關心這一劍是否致命。小昭扶著他慢慢坐下，朗聲說道：“哪一位有最好的金創藥？”少林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從懷中取出一包藥粉，說道：“敝派玉靈散是傷科聖藥。”伸手撕開張無忌胸前衣服，只見傷口深及數寸，忙將玉靈散敷上去，鮮血涌出，卻將藥粉都沖開了。空性束手無策，急道：“怎麼辦？怎麼辦？”何太沖夫婦更是焦急，他們只道自己已服下金蚕蠱毒，此人若是重傷而死，自己夫婦倆解毒無人，也是活不成了。何太沖搶到張無忌身前，急問：“金蚕蠱毒怎生解救，快說，快說啊。”小昭哭道：“走開！你忙甚麼？張公子要活不了，大家是個死。”若在平時，何太沖是何等身分，怎能受一個青衣小婢的呼叱，但這時情急之下，仍是不住口的急問：“金蚕蠱毒怎生解救？”空性怒道：“鐵琴先生，你再不走開，老衲可要對你不客氣了。”便在此時，張無忌睜開眼來，微一凝神，伸左手食指在自己傷口周圍點了七處穴道，血流登時緩了。空性大喜，便即將玉靈散替他敷上。小昭撕下衣襟，給他裹好傷口，眼見他臉白如紙，竟無半點血色，心中說不出的焦急害怕。張無忌這時神智已略清醒，暗運內息流轉，只覺通到右胸便即阻塞，只想：“我待教有一口氣息尚在，決不能讓六大派殺了明教眾人！”當下將真氣在左邊胸腹間運轉數次，緩緩站起身來，說道：“峨嵋、武當兩派若有哪一位不服在下調處，可請出來較量。”他此言一出，眾人無不駭然，眼見周芷若這一劍刺得他如此厲害，竟然兀自挑戰。

　　滅絕師太冷冷的道：“峨嵋派今日已然敗落，你若不死，日後再行算帳。咱們瞧武當派的罷！六大派此行的成敗，全仗武當派裁決。”六大派圍攻光明頂，崆峒、少林、華山、昆侖、峨嵋五派高手均已敗在張無忌手下，只剩武當一派尚未跟他交過手。這時他身受重傷，死多活少，別說一流高手，只須幾個庸手上來糾纏一番，他也就支持不住了，甚至無人和他對敵，說不定稍等片刻，他也會傷發而斃，武當五俠任誰一位上前，自然毫不費力的便將他擊死，就可照原來策划，誅滅明教。眾人均想，武當派自來極重“俠義”兩字，要他們出手對付一個身負重傷的少年，未免于名聲大有損害，只怕武當五俠誰都不愿。但武當派若不出手，難道“六大派圍攻光明頂”這件轟傳武林的大事，竟然鬧一個\*歸？此後六大派在江湖上臉面何存？其中的抉擇，可實在為難之極了。滅絕師太那幾句話，意思說六大派今後是榮是辱，全憑武當派決定，且看武當派是否有人肯顧全大局，損及個人的名望。宋橋遠、俞蓮舟、張松溪、殷梨亭、莫聲谷五人面面相覷，誰都拿不定主意。宋青書突然說道：“爹，四位師叔，讓孩兒去料理了他。”武當五俠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武當晚輩，由他出手，胜于累及武當五俠的英名。

　　俞蓮舟道：“不成！我們許你出手，跟我們親自出手并無分別。”張松溪道：“二哥，依小弟之見，大局為重，我五兄弟的名聲為輕。”莫聲谷道：“名聲乃身外之物，只是如此對付一個重傷少年，良心難安。”一時議論難決，各人眼望宋遠橋，聽他示下。宋遠橋見殷梨亭始終不發一言，可是臉上憤怒之色難平，心知他未婚妻紀曉芙失身于明教楊逍，以致殞命，實是生平奇恥大恨，若不一鼓誅滅明教，掃盡奸惡淫徒，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當下緩緩說道：“魔教作惡多端，除惡務盡，乃我輩俠義道的大節。名聲固然要緊，但現今兩者不能得兼，當取大者。青書，小心在意。”

　　宋青書躬身道：“是！”走到張無忌身前，朗聲道：“曾小俠，你若非明教中人，盡可离去，自行下山養傷。六大派只誅魔教邪徒，與你無涉。”

　　張無忌左手按住胸前傷口，說道：“大丈夫急人之難，死而後已。多謝……多謝宋兄好意，可是在下……在下決與明教同存共亡！”明教和天鷹教人眾紛紛高叫：“曾少俠，你待我們已然仁至義盡，大伙兒感激不盡，到此地步，不必再斗了。”殷天正腳步蹣跚的走近，說道：“姓宋的，讓老夫來接你高招！”哪知一口氣提不上來，腿膝麻軟，摔倒在地。宋青書眼望張無忌，說道：“曾兄，既然如此，小弟礙于大局，可要得罪了。”小昭擋在張無忌身前，叫道：“那你先殺了我再說。”張無忌低聲道：“小昭，你別擔心，他殺不了我。”小昭急道：“你……身上有傷啊。”張無忌柔聲道：“小昭！你為甚麼待我這麼好？”小昭凄然道：“因為……因為你待我好。”張無忌向她凝視半晌，心想：“就算我此時死了，也有了一個真正待我極好的知己。”宋青書向小昭喝道：“你走開些！”張無忌道：“你對這位小姑娘粗聲大氣，忒也無禮！”宋青書在小昭肩頭一推，將她推開數步，說道：“妖女邪男，有甚麼好東西了！快站起來，接招罷！”張無忌道：“令尊宋大俠謙謙君子，天下無人不服。閣下卻這等粗暴。跟你動手，也不必……也不必站起身來。”實則他內勁提不上來，自知決計無力站起。

　　張無忌重傷後虛弱無力的情形，人人都瞧了出來。俞蓮舟朗聲道：“青書，點了他的穴道，令他動彈不得，也就是了，不必傷他性命。”宋青書道：“是！”左手虛引，右手倏出，向張無忌肩頭點來。張無忌動也不動，待他手指點上“肩貞穴”，內力斜引，將他指力挪移推卸了開去。宋青書這一指之力猶似戳入了水中，更無半點著力處，只因出其不意，身子向前一沖，險些撞到張無忌身上，急忙站定，卻已不免有點狼狽。他定了定神，飛起右腳，猛往張無忌胸口踢去，這一腳已使了六七成力。俞蓮舟雖叫他不可傷了張無忌性命，但不知怎的，他心中對眼前這少年竟蓄著極深的恨意，這倒不是因他說自己粗暴，卻是因見周芷若瞧著這少年的眼光之中，一直含情脈脈，極是關懷，最後雖奉了師命而刺他一劍，但臉上神色凄苦，顯見心中難受异常。

　　宋青書自見周芷若後，眼光難有片刻离開她身上，雖然常自抑制，不敢多看，以免給人認作輕薄之徒，但周芷若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他無不瞧得清清楚楚，心下明白：“她這一劍刺了之後，不論這小子死也好，活也好，再也不能從她心上抹去了。”自己倘若擊死這個少年，周芷若必定深深怨怪，可是妒火中燒，實不肯放過這唯一制他死命的良機。宋青書文武雙全，乃是武當派第三代弟子中出類拔萃的人物，為人也素來端方重義，但遇到了“情”之一關，竟然方寸大亂。眾人眼見宋青書這腿踢去，張無忌若非躍起相避，只有出掌硬接，但顯然他便要支撐著坐起也難以辦到，看來這一腳終于便取了他性命。卻見足尖將要及胸，張無忌右手五指輕拂，宋青書右腿竟然轉向，從他身側斜了過去，相距雖不過三寸，這一腿卻終于全然踢了個空。宋青書在勢已無法收腿，跟著跨了一步，左足足跟後撞，直攻張無忌背心，這一招既快且狠，人所難料，原是極高明的招數，但張無忌手指一拂，又卸開了他足跟的撞擊。

　　三招一過，旁觀眾人無不大奇。宋遠橋叫道：“青書，他本身已無半點勁力，這是四兩撥千斤之法。”他眼光老到，瞧出張無忌此時勁力全失，所使的功夫雖然頗為怪异，基本道理卻與武學中借力打力并無二致。

　　宋青書得父親一言提醒，招數忽變，雙掌輕飄飄地，若有若無的拍擊而出，乃是武當絕學之一的“綿掌”。借力打力原是武當派武功的根本，他所使的“綿掌”本身勁力若有若無，要令對方無從借力。但張無忌的“乾坤大挪移”神功已練到第七層境界，綿掌雖輕，終究有形有勁，他左手按住胸口傷處，右手五指猶如撫琴鼓瑟，忽挑忽捻，忽彈忽撥，上身半點不動，片刻間將宋青書的三十六招綿掌掌力盡數卸了。

　　宋青書心中大駭，偶一回頭，突然和周芷若的目光相接，只見她滿臉關懷之色，不禁心中又酸又怒，知道她關懷的決非自己，當下深深吸一口氣，左手揮掌猛擊張無忌右頰，右手出指疾點他左肩“缺盆穴”，這一招叫作“花開并蒂”，名稱好聽，招數卻十分厲害，雙手遞招之後，跟著右掌擊他左頰，左手食指點他右肩後“缺盆穴”。這兩招“花開并蒂”并成一招，連續四式，便如暴風驟雨般使出，勢道之猛，手法之快，當真非同小可。眾人見了這等聲勢，齊聲驚呼，不約而同的跨上一步。只聽得拍拍兩下清脆的響聲，宋青書左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左頰，右手食指點中了自己左肩“缺盆穴”，跟著右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右頰，左手食指點中了自己右肩“缺盆穴”。他這招“花開并蒂”四式齊中，卻給張無忌以“乾坤大挪移”功夫挪移到了他自己身上。倘若他出招稍慢，那麼點中了自己左肩“缺盆穴”後，此後兩式便即無力使出，偏生他四式連環，迅捷無倫，左肩“缺盆穴”雖被點中，手臂尚未麻木，直到使全了“花開并蒂”的下半套之後，這才手足酸軟，砰的一聲，仰天摔倒，掙扎了幾下，再也站不起來了。宋遠橋快步搶出，左手推拿幾下，已解開了兒子的穴道，但見他兩邊面頰高高腫起，每一邊留下五個烏青的指印，知他受傷雖輕，但兒子心高氣傲，今日當眾受此大辱，直比殺了他還要難受，當下一言不發，攜了他手回歸本派。這時四周喝彩之聲，此起彼落，議論贊美的言語，嘈雜盈耳。突然間張無忌口一張，噴出幾口鮮血，按住傷口，又咳嗽起來。眾人凝視著他，極為關懷，均想：他重傷下抵御宋青書的急攻，雖然得胜，但內力損耗必大。有的人看看他，又望望武當派眾人，不知他們就此認輸呢，還是另行派人出斗。宋遠橋道：“今日之事，武當派已然盡力，想是魔教氣數未盡，上天生下這個奇怪少年來。若再纏斗不休，名門正派和魔教又有甚麼分別？”俞蓮舟道：“大哥說得是。咱們即日回山，請師父指點。日後武當派卷土重來，待這少年傷愈之後，再決胜負。”他這幾句話說得光明磊落，豪氣逼人，今日雖然認輸，但不信武當派終究會技不如人。張松溪和莫聲谷齊道：“正該如此！”忽所得刷的一聲，殷梨亭長劍出鞘，雙眼淚光瑩瑩，大踏步走出去，劍尖對著張無忌，說道：“姓曾的，我和你無冤無仇，此刻再來傷你，我殷梨亭枉稱這‘俠義’兩字。可是那楊逍和我仇深似海，我非殺他不可，你讓開罷！”張無忌搖頭道：“但教我有一口氣在，不容你們殺明教一人。”殷梨亭道：“那我可先得殺了你！”

　　張無忌噴出一口鮮血，神智昏迷，心情激蕩，輕輕的道：“殷六叔，你殺了我罷！”殷梨亭聽到“殷六叔”三字，只覺語氣極為熟悉，心念一動：“無忌幼小之時，常常這樣叫我，這少年……”凝視他的面容，竟是越看越像，雖然分別九年，張無忌已自一個小小孩童成長為壯健少年，相貌已然大异，但殷梨亭心中先存下“難道他竟是無忌”這個念頭，細看之下，記憶中的面貌一點點顯現出來，不禁顫聲道：“你……你是無忌麼？”

　　張無忌全身再無半點力氣，自知去死不遠，再也不必隱瞞，叫道：“殷六叔，我……我時時……想念你。”殷梨亭雙目流淚，當的一聲拋下長劍，俯身將他抱了起來，叫道：“你是無忌，你是無忌孩兒，你是我五哥的兒子張無忌。”宋遠橋、俞蓮舟、張松溪、莫聲谷四人一齊圍攏，各人又驚又喜，頃刻間心頭充塞了歡喜之情，甚麼六大派與明教間的爭執仇怨，一時俱忘。

　　殷梨亭這麼一叫，除了何太沖夫婦、周芷若、楊逍等寥寥數人之外，余人無不訝异，哪想到這個舍命力護明教的少年，竟是武當派張翠山的兒子。

　　殷梨亭見張無忌昏暈了過去，忙摸出一粒“天王護心丹”塞入他口中，將他交給俞蓮舟抱著，拾起長劍，沖到楊逍身前，戟指罵道：“姓楊的，你這豬狗不如的淫徒，我……我……”喉頭哽住，再也罵不下去，長劍遞出，便要往楊逍心口刺去。楊逍絲毫不能動彈，微微一笑，閉目待斃。突然斜刺里奔過來一個少女，擋在楊逍身前，叫道：“休傷我爹爹！”殷梨亭凝劍不前，定睛看時，不禁“啊”的一聲，全身冰冷，只見這少女長挑身材、秀眉大眼，竟然便是紀曉芙。他自和紀曉芙定親之後，每當練武有暇，心頭甜甜的，總是想著未婚妻的俏麗倩影，及後得知她為楊逍擄去，失身于他，更且因而斃命，心中憤恨自是難以言宣；此刻突然又見到她，身子一晃，失聲叫道：“曉芙妹子，你……你沒……”

　　那少女卻是楊不悔，說道：“我姓楊，紀曉芙是我媽媽，她早已死了。”殷梨亭一呆，這才明白，喃喃的道：“啊，是了，我真胡塗！你讓開，我今日要替你媽報仇雪恨。”

　　楊不悔指著滅絕師太道：“好！殷叔叔，你去殺了這個老賊尼。”殷梨亭道：“為……為甚麼？”楊不悔道：“我媽是給這老賊尼一掌打死的。”殷梨亭道：“胡說八道！你小孩子家懂得甚麼？”楊不悔冷冷的道：“那日在蝴蝶谷中，老賊尼叫我媽來刺死我爹爹，我媽不肯，老賊尼就將我媽打死了。我親眼瞧見的，張無忌哥哥也是親眼瞧見的。你再不信，不妨問問那老賊尼自己。”當紀曉芙身死之時，楊不悔年幼，甚麼也不懂得，但後來年紀大了，慢慢回想，自然明白了當年的經過。殷梨亭回過頭去，望著滅絕師太，臉上露出疑問之色，囁嚅道：“師太……她說……紀姑娘是……”

　　滅絕師太嘶啞著嗓子說道：“不錯，這等不知廉恥的孽徒，留在世上又有何用？她和楊逍是兩相情愿。她宁肯背叛師門，不愿遵奉師命，去刺殺這個淫徒惡賊。殷六俠，為了顧全你的顏面，我始終隱忍不言。哼，這等無恥的女子，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殷梨亭鐵青著臉，大聲道：“我不信，我不信！”滅絕師太道：“你問問這女孩子，她叫甚麼名字？”殷梨亭目光轉移到楊不悔臉上，淚眼模糊之中，瞧出來活脫便是紀曉芙，耳中卻聽她清清楚楚的說道：“我叫楊不悔。媽媽說：這件事她永遠也不後悔。”

　　當的一聲，殷梨亭擲下長劍，回過身來，雙手掩面，疾沖下山。宋遠橋和俞蓮舟大叫：“六弟，六弟！”但殷梨亭既不答應，亦不回頭，提氣急奔，突然間失足摔了一交，隨即躍起，片刻間奔得不見了蹤影。

　　他和紀曉芙之事眾人多有知聞，眼見事隔十余年，他仍如此傷心，不禁都為他難過，以武當殷六俠的武功，奔跑之際如何會失足摔跌？那自是意亂情迷、神不守舍之故了。這時宋遠橋、俞蓮舟、張松溪、莫聲谷四人分坐四角，各出一掌，抵在張無忌胸、腹、背、腰四處大穴之上，齊運內力，給他療傷。四人內力甫施，立時覺得他體內有一股極強的吸力，源源不絕的將四人內力吸引過去。四人大驚，暗想如此不住吸去，只須一兩個時辰，自己內力便致耗竭無存，但他生死未卜，那便如何是好？正沒做理會處，張無忌緩緩睜開眼睛，“啊”了一聲。宋遠橋等心頭一震，猛覺得手掌心有一股極暖和的熱力反傳過來，竟是他的九陽神功起了應和，轉將內力反輸向四人體內。宋遠橋叫道：“使不得！你自己靜養要緊。”四人急忙撤掌而起，但覺似有一片滾水周流四肢百骸，舒適無比，顯是他不但將吸去的內力還了四人，而且他體內九陽真氣充盈鼓蕩，反助四人增強了內功的修為。宋遠橋等四人面面相覷，暗自震駭，眼見他重傷垂死，哪知內力竟是如此強勁渾厚，沛不可當。此刻張無忌外傷尚重，內息卻已運轉自如，慢慢站起，說道：“宋大伯、俞二伯、張四伯、莫七叔，恕侄兒無禮。太師父他老人家福體安康。”俞蓮舟道：“師父他老人家安好！無忌，你……你長得這麼大了……”說了這句話，心頭雖有千言萬語，卻再也說不下去了，只是臉露微笑，熱淚盈眶。

　　白眉鷹王殷天正得知這位救命恩人竟是自己外孫，高興得呵呵大笑，卻終究站不起身。

　　滅絕師太鐵青著臉，將手一揮，峨嵋群弟子跟著她向山下走去。周芷若低著頭走了幾步，終于忍不住向張無忌望去。張無忌卻也正自目送她离去。兩人目光相接，周芷若蒼白的臉頰上飛了一陣紅暈，眼光中似說：“我刺得你如此重傷，真是萬分的過意不去，你可要好好保重。”張無忌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微微點了點頭。周芷若登時滿臉喜色，神采飛揚，隨即回過頭去，加快腳步，遠遠去了。

　　武當派和張無忌相認，再加峨嵋派這一去，六大派圍剿魔教之舉登時風流云散。崆峒和華山兩派攜死扶傷，跟著离去。何太沖走上前來，說道：“小兄弟，恭喜你們親人相認啊……”張無忌不等他接著說下去，從懷中摸出兩枚避瘴氣、去穢惡的尋常藥丸，遞了給他，說道：“請賢夫婦各服一丸，金蚕蠱毒便可消解。”何太沖接過藥丸，見黑黝黝的毫不起眼，不信便能消解得那天下至毒的金蚕蠱毒。張無忌道：“在下既說消解得，便是消解得。”他話聲仍然微弱，但光明頂這一戰鎮懾六大門派，氣度之中，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威嚴，不由得何太沖不信。他又想：“即使他騙人，這藥不能消解蠱毒，但當著武當四俠，也不能強逼他給真藥。何況少林派那空性賊禿也頗有回護這小賊之意。今日只好認命罷喇。”當下苦笑著說道：“多謝！”和班淑嫻分別服下藥丸，指揮眾弟子收拾本派死者的尸首，告辭下山。

　　俞蓮舟道：“無忌，你傷重不能下山，只好在此調養，我們可不能留下陪你。盼你痊愈之後來武當一行，也好讓師父見了你歡喜。”張無忌含淚點頭。各人有許多事想問、有許多話想說，但見他神情委頓，均知多說一句話便加重他一分傷勢，只得忍住不言。猛聽得少林派中有人大聲叫了起來：“圓真師兄的尸首呢？”另一人道：“咦，怎不見了圓真師伯的法體？”莫聲谷好奇心起，搶步過去一看，只見七八名少林僧在收拾本門戰死者的遺體，可是單單少了圓真一具尸體。

　　圓音指著明教教眾，大聲喝道：“快把我圓真師兄的法體交出來，莫惹得和尚無名火起，一把火燒得你們個個尸骨成灰。”周顛笑道：“哈哈，哈哈！真是笑話奇談！你這活賊禿我們也不要，要他這死和尚干麼？拿他當豬當羊，宰來吃他的瘦骨頭麼？”少林眾人心想倒也不錯，當下十余名僧人四出搜索，卻哪里有圓真的尸身。眾人雖覺奇怪，但想多半是華山、崆峒各派收拾本門死者尸身之時誤收了去，也就不再追尋。當下少林、武當兩派人眾連袂下山。張無忌上前幾步，躬身相送。宋遠橋道：“無忌孩兒，今日一戰，你名揚天下，對明教更是恩重如山。盼你以後多所規勸引導，總要使明教改邪歸正，少作壞事。”張無忌道：“孩兒遵奉師伯教誨，自當盡力而為。”張松溪道：“一切小心在意，事事提防奸惡小人。”張無忌又應道：“是！”他和武當四俠久別重逢，又即分离，五人均是依依不舍。楊逍和殷天正待六大派人眾走後，兩人對望一眼，齊聲說道：“明教和天鷹教全體教眾，叩謝張大俠護教救命的大恩！”頃刻之間，黑壓壓的人眾跪滿了一地。

　　張無忌不由得慌了手腳，何況其中尚有外公、舅舅諸人在內，忙跪下還禮。他這一急跪，胸口劍傷破裂，幾口鮮血噴出，登時暈了過去。小昭搶上扶起。明教中兩個沒受傷的頭目抬過一張軟床，扶他睡上。楊逍道：“快扶張大俠到我房中靜養。”那兩名頭目躬身答應，將張無忌抬入楊逍房中。

　　小昭跟隨在後，經過楊不悔身前時，楊不悔冷冷的道：“小昭，你裝得真像，我早知你必有古怪，只是沒料到這麼一個丑東西，竟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小美人兒。”小昭低頭不語。這幾天中，明教教眾救死扶傷，忙碌不堪。經過這場從地獄邊緣逃回來的大戰，各人都明白了以往自相殘殺、以致召來外侮的不該。人人關懷著張無忌的傷勢，誰也不提舊怨，安安靜靜的耽在光明頂上養傷。

　　張無忌九陽神功已成，劍傷雖然不輕，但周芷若劍尖刺入時偏了數寸，只傷及肺葉，未中心髒，因此靜養了七八天，傷口漸漸愈合。殷天正、楊逍、韋一笑、說不得等人躺在軟床之中，每日由人抬進房來探視，見他一天好似一天，都極為欣慰。到第八日上，張無忌已可坐起。那天晚上，楊逍和韋一笑又來探病。張無忌道：“兩位身中玄陰指後，這幾天覺得怎樣？”楊韋二人每日都要苦熬刺骨之寒的折磨，傷勢只有越來越重，但怕他挂懷，都道：“好得多了！”張無忌見二人臉上黑氣籠罩，說話也是有氣無力，說道：“我內力已回復了六七成，便給兩位治一治看。”楊逍忙道：“不，不！張大俠何必忙在一時？待你貴體痊愈，再給我們醫治不遲。此刻使力早了，傷勢若有反復，我們心中何安？”韋一笑道：“早醫晚醫，也不爭在這幾日。張大俠靜養貴體要緊。”

　　張無忌道：“我外公鷹王、義父獅王，都和兩位平輩論交，兩位是我長輩，再稱‘大俠’甚麼，侄兒可實在不敢答應。”楊逍微笑道：“將來我們都是你的屬下，在你跟前，連坐也不敢坐，還說甚麼長輩平輩？”張無忌一怔，問道：“楊伯伯你說甚麼？”韋一笑道：“張大俠，這明教教主的重任，若不由你來承當，更有何人能夠擔負？”

　　張無忌雙手亂搖，忙道：“此事萬萬不可！萬萬不可！”便在此時，忽聽得東面遠遠傳來一陣陣尖利的哨子之聲，正是光明頂山下有警的訊號。楊逍和韋一笑一怔，均想：“難道六大派輸得不服，去而復返麼？”但臉上都顯得若無其事。楊逍道：“昨天吃的人參還好麼？小昭，你再到藥室去取些，給張大俠煎湯喝。”只聽西面、南面同時哨子聲大作。張無忌道：“是外敵來攻麼？”韋一笑道：“本教和天鷹教不乏好手，張大俠不必挂心，諒小小幾個毛賊，何足道哉！”可是片刻之間，哨子聲已近了不少，敵人來得好快，顯然并非小小毛賊。楊逍道：“我出去安排一下，韋兄在這里陪著張大俠。嘿嘿，明教難道就此一蹶不振，人人都可來欺侮了？”他雖傷得動彈不得，但言語中仍是充滿著豪氣。張無忌尋思：“少林、峨嵋這些名門正派，決不會不顧信義，重來尋仇。來者多半是殘忍奸惡之輩。光明頂上所有高手人人重傷，這七八天中沒一人能養好傷勢，決計難以抵擋外敵，倘若強自出戰，只有枉送了性命。”

　　突然間門外腳步聲急，一個人闖了進來，滿臉血污，胸口插著一柄短刀，叫道：“敵人從三面……攻上山來……弟兄們抵敵……不住……”韋一笑問道：“甚麼敵人？”那人手指室外，想要說話，突然向前摔倒，就此死去。但聽得傳警呼援的哨聲，此起彼落，顯是情勢急迫。忽然又有兩人奔進室來，楊逍認得當先一人是洪水旗的掌旗副使，只見他全身浴血，臉色猶如鬼魅，但仍頗為鎮定，微微躬身，稟道：“張大俠、楊左使、韋法王，山下來攻的是巨鯨幫、海沙派、神拳門各路人物。”楊逍雙眉一軒，哼了一聲，道：“這些麼魔小丑，也欺上門來了嗎？”那掌旗副使道：“敵人本來也不厲害，只不過咱們兄弟多數有傷在身……”他說到這里，冷謙、鐵冠道人張中、彭瑩玉、說不得、周顛等五散人分別由人抬了進來。周顛氣呼呼的大叫：“好丐幫，勾結了三門幫、巫山幫來乘火打劫，我周顛只要有一口氣在，跟他們永世沒完……”他話猶未了，殷天正、殷野王父子撐著木杖，走進室來。殷天正道：“無忌孩兒，你躺著別動。他媽的‘五鳳刀’和‘斷魂槍’這兩個小小門派，還能把咱們怎樣了？”

　　這些人中，楊逍在明教中位望最尊、殷天正是天鷹教的教主、彭瑩玉最富智計，這三人生平不知遇到過多少大風大浪，每每能當機立斷，轉危為安，但眼前的局勢實是已陷絕境，人人重傷之下，敵人大舉來攻，其他的幫會門派倒也罷了，丐幫卻號稱江湖上第一大幫，幫內能人眾多，聲勢著實不小，眼看著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這時每人隱然都已將張無忌當作教主，不約而同的望著他，盼他突出奇計，解此困境。張無忌在這頃刻之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他自知武功雖較楊逍、外公、韋一笑諸人為高，但說到見識計謀，這些高手當然均胜他甚多，他們既無良策，自己又有甚麼更高明的法子。正沉吟間，突然想起一事，沖口而出的叫道：“咱們快到秘道中暫且躲避，敵人未必能發覺。就算發覺了，一時也不易攻入。”他想到此法，自覺是眼前最佳的方策，語言甚是興奮，不料眾人面面相覷，竟無一人附和，似乎都認為此法絕不可行。張無忌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咱們暫且避禍，待傷愈之後再和敵人一決雌雄，也不算是墮了威風。”

　　楊逍道：“張大俠此法誠然極妙。”轉頭向小昭道：“小昭，你扶張大俠到秘道去。”張無忌道：“大伙兒一齊去啊！”楊逍道：“你請先去，我們隨後便來。”

　　張無忌聽他語氣，知他們決不會來，不過是要自己躲避而已，朗聲說道：“各位前輩，我雖非貴教中人，但和貴教共過一場患難，總該算得是生死之交。難道我就貪生怕死，能撇下各位，自行前去避難？”

　　楊逍道：“張大俠有所不知，明教歷代傳下嚴規，這光明頂上的秘道，除了教主之外，本教教眾誰也不許闖入，擅進者死。你和小昭不屬本教，不必守此規矩。”

　　這時只聽得隱隱喊殺之聲從四面八方傳來。只是光明頂上道路崎嶇，地勢險峻，一處處關隘均有鐵閘石門，明教雖無猛烈抵抗，來攻者卻也不易迅速奄至。加之明教名頭素響，來襲敵人心存忌憚，未敢貿然深入，但聽這廝殺之聲，卻總是在一步步的逼進。偶然遠處傳來一兩聲臨死時的號呼之聲，顯是明教教眾竭力御敵，以致慘遭屠戮。

　　張無忌心想：“再不走避，只怕一個時辰之內，明教上下人眾無一得免。”當下說道：“這不可進入秘道的規矩，難道決計變更不得麼？”楊逍神色黯然，搖了搖頭。彭瑩玉忽道：“各位聽我一言：張大俠武功蓋世，義薄云天，于本教有存亡續絕的大恩。咱們擁立張大俠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倘若教主有命，號令眾人進入秘道，大伙兒遵從教主之令，那便不是壞了規矩。”楊逍、殷天正、韋一笑等早就有意奉張無忌為教主，一聽彭和尚之言，人人叫好。張無忌急忙搖手道：“小子年輕識淺、無德無能，如何敢當此重任？加之我太師父張真人當年諄諄告誡，命我不可身入明教，小子應承在先。彭大師之言，萬萬不可。”殷天正道：“我是你外公，叫你入了明教。就算外公親不過你太師父，大家半斤八兩，我和張真人的說話就相互抵消了罷，只當誰也沒說過。入不入明教，憑你自決。”殷野王也道：“再加一個舅父，那總夠斤兩了罷？常言道：見舅如見娘。你娘既已不在，我就如同是你親娘一般。”

　　張無忌聽外公和舅父如此說，心中難過，說道：“當年陽教主曾有一通遺書，我從秘道中帶將出來，原擬大家傷愈之後傳觀。陽教主的遺命是要我義父金毛獅王暫攝教主之位。”說著從懷中取出那封遺書，交給楊逍。

　　彭瑩玉道：“張大俠，大丈夫身當大變，不可拘泥小節。謝獅王是你義父，猶似親父一般，自來子繼父職，謝獅王既不在此，便請你依据陽教主遺言，暫攝教主尊位。”眾人齊道：“此言最是。”張無忌耳聽得殺聲漸近，心中惶急加甚，一時沒了主意，尋思：“此刻救人重于一切，其餘盡可緩商。”于是朗聲道：“各位既然如此見愛，小子若再不允，反成明教的大罪人了。小子張無忌，暫攝明教教主職位，渡過今日難關之後，務請各位另擇賢能。”眾人齊聲歡呼，雖然大敵逼近，禍及燃眉，但人人喜悅之情，見于顏色。均想明教自前教主陽頂天暴斃，統率無人，一個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鬧得自相殘殺、四分五裂。置身事外者有之，自立門戶者有之，為非作歹者亦有之，從此一蹶不振，危機百出。今日重立教主，中興可期，如何不令人大為振奮？能行動的便即拜倒。殷天正、殷野王雖是尊親，亦無例外。張無忌忙拜倒還禮，說道：“各位請起。楊左使，請你傳下號令：本教上下人等，一齊退入秘道。”

　　楊逍道：“是！謹遵教主令諭。啟稟教主，咱們命烈火旗縱火阻敵，將光明頂上房舍盡數燒了。敵人只道咱們已然逃走。不知可好？”張無忌道：“此計大妙，請楊左使傳令。”心想：“此法當年朱長齡便曾使過，計策本身原是好的，只不過他是用來騙我而已。”楊逍當即傳出令去，撤回守御各處的教眾，命洪水、烈火二旗斷後，其餘各人，退入秘道。明教是主，天鷹教是客，當下命天鷹教教眾先退，跟著是天地風雷四門，光明頂上諸般職事人員，銳金、巨木、厚土三旗，五散人和韋一笑等先後退入。待張無忌和楊逍退入不久，洪水旗諸人分別進來，東西兩面已是火光燭天。這場火越燒越旺，烈火旗人眾手執噴筒，不斷噴射西域特產的石油。那石油近火即燃，最是厲害不過，來攻的各門派人數雖多，卻畏火不敢逼近，只是四面團團圍住，不令明教人眾漏网。烈火旗人眾進入秘道後關上閘門。不久房舍倒塌，將秘道的入口掩在火焰之下。

　　這場大火直燒了兩日兩夜，兀自未熄，光明頂是明教總壇所在，百余年的經營，數百間美輪美奐的廳堂屋宇盡成焦土。來攻敵人待火勢略熄，到火場中翻尋時，見到不少明教徒戰死者的尸首，皆已燒成焦炭，面目不可辨認，只道明教教眾宁死不降，人人自焚而死，楊逍、韋一笑等都已命喪火場之中。天鷹教與明教人眾按著秘道地圖，分別入住一間間石室。此時已然深入地底，上面雖然烈火熊熊，在秘道中卻聽不到半點聲音，也絲毫不覺炎熱。眾人帶足了糧食清水，便一兩個月不出去也不致饑渴。明教和天鷹教人眾各旗歸旗、各壇歸壇，肅靜無聲。眾人均知這秘道是向來不許擅入的聖地，承蒙教主恩典，才得入來避難，因此誰也不敢任意走動。

　　楊逍等首腦人物都聚在陽頂天的遺骸之旁，聽張無忌述說如何見到陽前教主的遺書、如何練成乾坤大挪移心法。他說畢，將記述心法的羊皮交給楊逍。楊逍不接，躬身說道：“陽前教主的遺書上寫得明白：‘乾坤大挪移心法，暫由謝遜接掌，日後轉奉新教主。’這份心法，自當由教主掌管。”當下眾人傳閱陽頂天的遺書，盡皆慨歎，說道：“哪料到陽教主一世神勇睿智，竟因夫婦之情而致走火歸天。咱們若得早日見此遺書，何致有今日的一敗涂地。”各人想到死難同伴之慘、自己狼狽逃命之辱，無不咬牙切齒的痛罵成昆。楊逍道：“這成昆雖是陽教主夫人的師兄、是金毛獅王的師父，可是我們以前都未能見他一面，可見此人心計之工。原來數十年前，他便處心積慮的要摧毀本教。”周顛道：“楊左使、韋蝠王，你們都墮入了他的道兒而不覺，也可算得無能。”他本想扯上殷天正，只是礙于教主的情面，將“白眉老兒”四個字咽入了肚里。楊逍臉上一紅，說道：“總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這成昆惡賊終究命喪野王兄的掌底。”烈火旗掌旗使辛然恨恨的道：“成昆這惡賊作了這麼大的孽，倒給他死得太便宜了。”眾人議論了一會，當下分別靜坐用功，療養傷勢。在秘道中過了七八日，張無忌的劍創已好了九成，結了個寸許長的疤，當即給受了外傷的弟兄治療，雖然藥物多缺，但他針灸推拿，當真是著手成春。眾人初時只道這位少年教主武功深不可測，豈知他醫道竟也如此精湛，幾已可直追當年的“蝶谷醫仙”胡青牛。

　　再過數日，張無忌劍傷痊愈，當即運起九陽神功，給楊逍、韋一笑及五散人逼出體內玄陰指的寒毒。三日之內，眾大高手內傷盡去，無不意氣風發，便要沖出秘道，盡殲來攻之敵。張無忌道：“各位傷勢已愈，內力未純，既已忍耐多日，索性便再等幾天。”這數日中，人人加緊磨練，武功淺的磨刀礪劍，武功深的則練氣運勁，自從六大派圍攻光明頂以來，明教始終挨打受辱，這口怨氣可實在憋得狠了。

　　這天晚間，楊逍將明教的教義宗旨、教中歷代相傳的規矩、明教在各地支壇的勢力、教中首要人物才能性格，一一向張無忌詳為稟告。只聽得鐵鏈叮當聲響，小昭托了茶盤，送上兩碗茶來。張無忌道：“楊左使，這個小姑娘近來無甚過犯，請你打開鐵鎖，放了她罷！”楊逍道：“教主有令，敢不遵從。”當下叫楊不悔進來，說道：“不悔，教主吩咐，你給小昭開了鎖罷。”楊不悔道：“那鑰匙放在我房里的抽屜之中，沒帶下來。”張無忌道：“那也不妨，這鑰匙想來也燒不爛。”

　　楊逍等女兒和小昭退出，說道：“教主，小昭這小丫頭年紀雖小，卻是極為古怪，對她不可不加提防。”張無忌問道：“這小姑娘來歷如何？”楊逍道：“半年之前，我和不悔下山游玩，見到她一人在沙漠之中，撫著兩具尸首哭泣。我們上前查問，她說死的二人是她爹娘。她爹娘在中原得罪了官府，一家三口被充軍來到西域，前幾日因不堪蒙古官兵的凌辱，逃了出來，終于她爹娘傷發力竭，雙雙斃命。我見她小小一個女孩，孤苦伶仃，雖然容貌奇丑，說話倒也不蠢，便給她葬了父母，收留了她，叫她服侍不悔。”張無忌點了點頭，心想：“原來小昭父母雙亡，身世極是可怜，跟我竟是一般。”楊逍續道：“我們帶小昭來到光明頂上之後，有一日我教不悔武藝，小昭在旁聽著，怎知我解釋到六十四卦方位之時，不悔尚未領悟，小昭的眼光已射到了正确的方位之上。”張無忌道：“想是她天資聰穎，悟性比不悔妹子快了一點。”楊逍道：“初時我也這麼想，倒很高興，但轉念一想，起了疑心，故意說了幾句極難的口訣，那是我從未教過不悔的。其時日光西照，地火明夷，水火未濟，我故意說錯了方位，只見她眉頭微蹙，竟然發覺了我的錯處。從此我便留上了心，知道這小姑娘曾得高人傳授，身懷上乘武功，到光明頂上非比尋常，乃是有所為而來。”

　　張無忌道：“或者她父親精通易經，那是家傳之學，亦未可知。”楊逍道：“教主明鑒：文士所學的易經，和武功中的易理頗有不同。倘若小昭所學竟是她父母所傳，那麼她父母當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了，又怎能受蒙古官兵凌辱而死？我其時不動聲色，過了幾日，才閒閒問起她父母的姓名身世。她推得乾乾淨淨，竟不露絲毫痕跡。當時我也不發作，只叮囑不悔暗中留神。有一日我說個笑話，不悔哈哈大笑，小昭在旁聽著，忍不住也笑了起來。其時她站在我和不悔背後，只道我父女瞧不見她，豈知不悔手中正在把玩一柄匕首，那匕首明淨如鏡，將她笑容清清楚楚的映了出來。她卻哪里是個丑丫頭？容貌比之不悔美得多了。待我轉過頭來，她立時又變成了擠眼歪嘴的怪相。”張無忌微笑道：“整日假裝這怪樣，當真著實不易。”心想：“楊左使是何等厲害的人物，小昭這小丫頭在他面前耍槍花，自然瞞他不過。”楊逍又道：“當下我仍是隱忍不言，這日晚間，夜靜人定之後，我悄悄到女兒房中，來窺探小昭動靜。只見這丫頭正從不悔房中出來。她徑往東邊房舍，不知找尋甚麼，每一間房間，每一處隱僻之所，無不細細尋到。我再也忍不住了，現身而出，問她找尋甚麼，是誰派她到光明頂來臥底。她倒也鎮靜，竟是毫不驚慌，說無人派她，只是喜歡到處玩玩，出于好奇之心。我諸般恐嚇勸誘，她始終不露半句口風，我關著她餓了七天七夜，餓得她奄奄一息，她仍是不說。于是我將教中舊日留傳的這副玄鐵銬鐐將她銬住，令她行動之時發出叮當聲響，那便不能暗中加害不悔。我所以不即殺她，是想查知她的來歷。教主，這小丫頭乃敵人派來臥底，決計無疑，以她精通八卦方位這節來看，只怕不是昆侖，便是峨嵋派的了。只是諒這小小丫頭，礙得甚麼？念她服侍教主一場，教主慈悲饒她，那也是她的造化。”

　　張無忌站起身來，笑道：“咱們在地牢中關了這麼多日，也該出去散散心了罷？”楊逍大喜，問道：“這就出去？”張無忌道：“傷勢未愈的，無論如何不可動手，要立功也不忙在一時。其餘的便都出去。好不好？”楊逍出去傳令，秘道中登時歡聲雷動。

　　眾人進秘道時是從楊不悔閨房的通道而入，這次出去，走的卻是側門，以便通往後山。張無忌推開阻門巨石，當先出去，待眾人走盡，又將巨石推上。那厚土旗的掌旗使顏垣是明教中第一神力之士，他試著運勁一推那塊小山般的巨石，竟如蜻蜓撼石柱，全沒動靜，不禁伸出了舌頭縮不回去，心中對這位青年教主更是敬佩無已。

　　眾人出得秘道，生怕驚動了敵人，連咳嗽之聲也是半點全無。張無忌站在一塊大石之上。月光瀉將下來，只見天鷹教人眾排在西首賓位，天微、紫微、天市三堂，神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五壇，各有統率，整整齊齊的排著。東首是明教五旗：銳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各旗正副掌旗使率領本旗弟兄，分五行方位站定。中間是楊逍屬下天、地、風、雷四門門主所統的光明頂眾教。那天字門所屬是中原男子教眾；地字門所屬是女子教眾；風字門是釋家道家等出家人；雷字門則是西域番邦人氏的教眾。雖然連日激戰，五旗四門無不傷殘甚眾，但此刻人人精神振奮。青翼蝠王韋一笑及冷謙等五散人站在張無忌身後衛護。人人肅靜，只候教主令下。張無忌緩緩說道：“敵人來攻本教重地，咱們雖要善罷，亦已不得。但本人實不愿多所殺傷，務希各位體念此意。天鷹教由殷教主率領，自西攻擊。五行旗由巨木旗掌旗使聞蒼松總領，自東攻擊。楊左使率領天字門、地字門，自北攻擊。五散人率領風字門、雷字門，自南攻擊。韋蝠王與本人居中策應。”眾人一齊躬身應命。

　　張無忌左手一揮，低聲道：“去罷！”四隊教眾分從東南西北四方包圍光明頂。張無忌向韋一笑道：“蝠王，咱兩個從秘道中出去，攻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韋一笑大喜，說道：“妙極！”兩人重行回入秘道，從楊不悔閨房的入口處鑽了出來。

　　其時上面已堆滿了瓦礫、焦木，費了好大力氣才走出來，扑鼻盡是焦臭之氣。其時明教人眾距离尚遠，但光明頂上留著的敵人已然發覺，大呼小叫，相互警告。張無忌和韋一笑相視一笑，均想：“這批家伙大驚小怪，不必相斗，胜敗已分。”兩人隱身在倒塌了的半堵磚牆之後，月光下但見黑影來回奔走。過不多時，說不得和周顛兩人并肩先至，已從南方攻到，沖入人群之中，砍瓜切菜般殺了起來。跟著殷天正、楊逍、五行旗人眾齊到，大呼酣斗，猶似虎入羊群一般。奪得光明頂的本有丐幫、巫山幫、海沙幫等十余個大小幫會，眼見光明頂燒成一片白地，明教人眾沒一個漏网，只道已然大獲全胜。丐幫、巨鯨幫等一大半幫會這幾日都已紛紛下山，光明頂上只剩下神拳幫、三江幫、巫山幫、五鳳刀四個幫會門派。明教教眾突然間殺將出來，這四個門派中雖然也有若干好手，卻怎是楊逍、殷天正這些人的對手，不到一頓飯功夫，已死傷大半。

　　張無忌現身而出，朗聲說道：“明教高手此刻聚會光明頂。諸大幫會門派聽了，再斗無益，一齊拋下兵刃投降，饒你們不死，好好送你們下山。”

　　神拳門、三江幫、巫山幫、五鳳刀中的好手已死傷大半，余下的眼見敵人大集，均無斗志，紛紛拋下兵刃投降。二十余名悍勇之徒兀自頑抗，片刻間便已尸橫就地。這十余日中，巫山幫等人眾已在山頂搭了若干茅棚暫行栖身，當下巨木旗下教眾又再砍伐樹木，搭蓋茅舍。地字門下的女教眾忙著燒水煮飯。

　　光明頂上燒起熊熊大火，感謝明尊火聖佑護。白眉鷹王殷天正站起身來，大聲說道：“天鷹教教下各人聽了：本教和明教同氣連枝，本是一脈。二十余年之前，本人和明教的伙伴們不和，這才遠赴東南，自立門戶。眼下明教由張大俠出任教主，人人捐棄舊怨，群策群力。‘天鷹教’這個名字，打從今日起，世上再也沒有了，大伙兒都是明教的教眾，咱們人人聽張教主的分派號令。要是哪個不服，快快給我滾下山去罷！”天鷹教教眾歡聲雷動，都道：“天鷹教源出明教，現今是返本歸宗。咱們大伙兒都入明教，那是何等的美事。殷教主和張教主是家人至親，聽哪一位教主的號令都是一樣。”殷天正大聲道：“打從今日起只有張教主，哪個再叫我一聲‘殷教主’，便是犯上叛逆。”張無忌拱手道：“天鷹教和明教分而復和，真是天大的喜事。只是在下迫于情勢，暫攝教主之位。此刻大敵已除，咱們正該重推教主。教中有這許多英雄豪傑，小子年輕識淺，何敢居長？”周顛大聲道：“教主，你倒代我們想一想，我們為了這教主之位，鬧得四分五裂，好容易個個都服了你。你若再推辭，那麼你另派一個人出來當教主罷。哼哼！不論是誰，我周顛首先不服。要我周顛當罷，別個兒可又不服。”彭瑩玉道：“教主，倘若你不肯擔此重任，明教又回到了自相殘殺、大起內哄的老路上，難道到那時又來求你搭救？”

　　張無忌心想：“這干人說的也是實情，當此情勢，我難以袖手不顧。可是這個教主，我确是既不會做，又不想做。”于是朗聲說道：“各位既如此垂愛，小子不敢推辭，只得暫攝教主重任，只是有三件事要請各位允可，否則小子宁死不肯擔當。”眾人紛紛說道：“教主有令，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當遵奉，不敢有違。不知是哪三件，請教主示下。”張無忌道：“本教給人目為邪魔外道，雖說是教外之人不明本教真相。但本教教眾人數多了，難免良莠不齊，亦有不肖之徒行為放縱，殘害無辜。這第一件事，是自今而後，從本人以下，人人須得嚴守教規，為善去惡、行俠仗義。本教兄弟之間，務須親愛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爭斗。”向周顛看了一眼，說道：“吵嘴相罵則可，動手萬萬不行。本人請冷謙冷先生擔任刑堂執法，凡違犯教規，和本教兄弟斗毆砍殺，一律處以重刑，即令是本人的外公、舅父等尊長，亦無例外。”眾人躬身說道：“正該如此。”冷謙跨上一步，說道：“奉令！”他不喜多話，這兩個字，便是說應自當竭盡所能，奉行教主命令。張無忌道：“第二件事說來比較為難。本教和中原各大門派結怨已深，雙方門人弟子、親戚好友，都是互有殺傷。此後咱們既往不咎，前愆盡釋，不再去和各門派尋仇。”眾人聽了，心頭都是氣忿不平，良久無人答話。

　　周顛道：“倘若各門派再來惹事生非呢？”張無忌道：“那時隨機應變。要是對方一再進逼，咱們自也不能束手待斃。”鐵冠道人道：“好罷！反正我們的性命都是教主救的，教主要我們怎樣，那便怎樣。”彭瑩玉大聲道：“各位兄弟：中原各門派殺了咱們不少人，咱們也殺了各門派不少人，要是雙方仇怨糾纏，循環報復，大家只有越死越多。教主命令咱們不再尋仇，也正是為咱們好。”眾人心想這話不錯，便都答允了。張無忌心下甚喜，抱拳說道：“各位寬宏大量，實是武林之福，蒼生之幸。”于是命五行旗各旗使去釋放所俘神拳門、巫山幫等門派幫會的俘虜，向他們申述明教不再與中原各門派為敵之意，任由眾俘下光明頂而去。

　　張無忌道：“這第三件事，乃是依据陽前教主的遺命而來陽前教主遺書中說道：由覓回聖火令之人接任第三十四代教主之位，他逝世後，教主之位由金毛獅王謝法王暫攝。咱們即當前赴海外，迎歸謝法王，由他攝行教主，然後設法尋覓聖火令。那時小子退位讓賢，各位不得再有异議。”眾人聽了，不由得面面相覷，均想：“群龍無首數十年，好容易得了位智勇雙全、仁義豪俠的教主。日後倘是本教一個碌碌無能之徒無意中拾得聖火令，難道竟由他來當教主？”楊逍道：“陽前教主的遺言寫于二十余年之前，其時世局與現今大不相同。金毛獅王自是要去迎接的，聖火令也是要尋覓的，但若由旁人擔任教主，實難令大眾心服。”張無忌堅執陽前教主的遺命決不可違。眾人拗不過，只得依了，均想：“金毛獅王只怕早已死了，聖火令失落將近百年，哪里還找得著？且聽他的，將來若是有變，再作道理。”這三件大事，張無忌于這十幾日中一直在心頭盤旋思索，此時聽得眾人盡皆遵依，甚是歡喜，當下命人宰殺牛羊，和眾人歃血為盟，不可違了這三件約言。

　　張無忌道：“本教眼前第一大事，是去海外迎歸金毛獅王謝法王。此行非本人親去不可，有哪一位愿與本人同去？”眾人一齊站起身來，說道：“愿追隨教主，同赴海外。”張無忌初負重任，自知才識俱無，處分大事必難妥善，于是低聲和楊逍商議了一會，才朗聲道：“前往海外的人手也不必太多，何況此外尚有許多大事需人料理。這樣罷，請楊左使率領天地風雷四門，留鎮光明頂，重建總壇。金木水火土五旗分赴各地，招集本教分散了的人眾，傳諭咱們適才約定的三件事。請外公和舅父率領天鷹旗，探聽是否尚有敵人意欲跟本教為難，再尋訪光明右使和紫衫龍王兩位的下落。韋蝠王請分別前往六大派掌門人居處，說明本教止戰修好之意，就算不能化敵為友，也當止息干戈。這件事甚不易辦，但韋蝠王大才，定能克建殊功。至于赴海外迎接謝法王之事，則由本人和五散人同去。”此時他是教主之尊，雖然言語謙遜有禮，但每一句話即是不可違抗的嚴令，眾人一一接令，無不凜遵。楊不悔道：“爹，我想到海外去瞧瞧滿海冰山的風光。”楊逍微笑道：“你向教主求去，我可作不了主。”楊不悔撅起了小嘴，卻不作聲。張無忌微微一笑，想起數年前護送楊不悔西來時，一路上她纏著要說故事，自己曾將冰火島上諸般奇景，以及白熊、海豹、怪魚等各種珍异動物說給她聽，這當兒她便想親自去看看了，說道：“不悔妹子，海行甚多凶險，你若不怕，楊左使又放心你去，那麼楊左使和你一起都隨我到海外去罷。”楊不悔拍手道：“我怕甚麼？爹，咱們都跟無忌哥哥……不，跟教主去！”楊逍不答，望著張無忌，聽他示下。張無忌道：“既是如此，偏勞冷先生留鎮光明頂，天地風雷四門，暫歸冷先生統率。”冷謙道：“是！”周顛拍手頓足，大叫：“妙極，妙極！”說不得道：“周兄，妙甚麼？”周顛道：“教主如此倚重冷謙，那是咱五散人的面子。再說，大海茫茫，不知要坐幾日幾夜的海船，多了楊左使父女，談談說說，何等快活。我要和人合口吵鬧，也有楊左使做對手。倘若同著冷謙，只不過多了一塊不開口的木頭罷了。”眾人一齊大笑。冷謙既不生氣，也不發笑，便似沒有聽見。

　　當日眾人飽餐歡聚，分別休息。張無忌要楊不悔替小昭開了玄鐵銬鐐，但那鑰匙失落在火場的焦木瓦礫之中，再也尋找不著。小昭淡淡的道：“我戴了這叮叮當當的鐵鏈，走起路來反而好聽，還是戴著的好。”張無忌安慰她道：“小昭，你安心在光明頂上住著，我接了義父回來，借他的屠龍寶刀給你斬脫銬鐐。”小昭搖了搖頭，并不答應。

　　次日清晨，張無忌率領眾人，和冷謙道別。冷謙道：“教主，保重。”張無忌道：“冷先生坐鎮總壇，多多辛苦。”冷謙向周顛道：“小心，怪魚，吃你！”周顛握著他手，心中頗為感動。五散人情若兄弟，冷謙今日破例多說了這六個字，那的确是十分擔心大海中的怪魚將眾兄弟吃了。冷謙和天地風雷四門首領直送下光明頂來，這才作別。

## 第二十三章　靈芙醉客綠柳莊

　　一行人行出百余里，在沙漠中就地歇宿。張無忌睡到中夜，忽聽得西首隱隱傳來叮當、叮當清脆的金屬撞擊之聲，心中一動，當即悄悄起來，向聲音來處迎去。奔出里許，只見小小一個人影在月光下移動，他搶步上去，叫道：“小昭，怎麼你也來了？”那人影正是小昭。她突然見到張無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扑在他懷里，抽抽噎噎的只是哭泣，卻不說話。張無忌輕拍她肩頭，說道：“好孩子，別哭，別哭！”小昭似乎受盡了委屈，終于得到發泄，哭得更加響了，說道：“你到哪里，我……我也跟到哪里。”張無忌心想：“這小姑娘父母雙亡，又見疑于楊左使父女，十分可怜。想是我對她和言悅色，是以對我甚是依戀。”說道：“好，別哭啦，我也帶你一起到海外去便了。”小昭大喜，抬起頭來，朦朦朧朧的月光在她清麗秀美的小小臉龐上籠了一層輕紗，晶瑩的淚水尚未擦去，海水般的眼波中已盡是歡笑。張無忌微笑道：“小昭，你將來長大了，一定美得不得了。”小昭笑道：“你怎知道？”

　　張無忌尚未回答，忽聽得東北角上蹄聲雜沓，有大隊人馬自西而東，奔馳而過，少說也有一百余乘。過不多時，韋一笑和楊逍先後奔到，說道：“教主，深夜之中大隊人馬奔馳，說不定又是本教之敵。”張無忌命小昭去和彭瑩玉等人會合，自行帶同楊韋二人，奔向蹄聲傳來處查察。

　　到得近處，果見沙漠中留下一排馬蹄印。韋一笑俯身察看，抓起一把沙子，說道：“有血跡。”張無忌抓起沙子湊近鼻端，登時聞到一陣血腥氣。三人循著蹄印追出數里，楊逍忽見左首沙中掉著半截單刀，拾起一看，見刀柄上刻著“馮遠聲”三字，微一沉吟，說道：“這是崆峒派中的人物。教主，想是崆峒派在此預備下馬匹，回歸中原。”韋一笑道：“從光明頂下來，已然事隔半月有余，他們尚在這里，不知搗甚麼鬼？”三人查知是崆峒派，便不放在心上，回歸原地安睡。行到第五日上，前面草原上來了一行人眾，多數是身穿緇衣的尼姑，另有七八個男子。雙方漸漸行近，一名尼姑尖聲叫道：“是魔教的惡賊！”眾人紛紛拔出兵刃，散開迎敵。張無忌見是峨嵋派人眾，不知何以去而復回，而那些人也是從未見過的，朗聲說道：“眾位師太是峨嵋門下嗎？”一名身材瘦小的中年尼姑越眾而出，厲聲道：“魔教的惡賊，多問甚麼？上來領死罷。”張無忌道：“師太上下如何稱呼？何以如此動怒？”那尼姑喝道：“惡賊，憑你也配問我名號！你是誰？”韋一笑疾沖而前，穿入眾人之中，點了兩名男弟子的穴道，抓住兩人後領，猛地發腳，遠遠奔了出去，將兩人摔在地下，隨即又奔回原處。這幾下兔起鶻落，快速無倫，冷笑一聲，說道：“這位是當世武功第一、天下肝膽無雙的奇男子，統率左右光明使、四大護教法王、五散人、五行旗、天地風雷四門的明教張教主，趕過峨嵋派下山，奪過滅絕師太手中倚天寶劍，以他這樣人物，也配來問一聲師太的法名麼？”他這番話一口氣的說將出來，峨嵋群弟子盡皆駭然，眼見韋一笑適才露了這麼一手匪夷所思的武功，無人再懷疑他的說話。那中年尼姑定了定神，才道：“閣下是誰？”韋一笑道：“在下姓韋，外號青翼蝠王。”峨嵋派中幾個人不約而同的驚呼，便有四人急奔去救護那兩個被他搬到了遠處的同門。韋一笑道：“奉張教主號令：明教和六大派止息干戈，釋愆修好。貴同門運氣好，韋蝠王這次沒吸他們的血。”他自得張無忌以九陽神功療傷，不但驅除了玄陰指寒毒，連以前積下的毒氣也消了大半，不必每次行功運勁，便須吸血抗寒。那四人抬了兩名被點中穴道的同門回來，正待設法給他們解治，只聽得嗤嗤兩響，兩粒小石子射將過來，帶著破空之聲，直沖二人穴道，登時替他們解開了。卻是楊逍以“彈指神通”反運“擲石點穴”的功夫。

　　那中年尼姑見對方人數固然不少，而適才兩人稍顯身手，實是武功高得出奇，若是動手，非吃大虧不可，所謂“止息干戈，釋愆修好”，也不知是真是假，便道：“貧尼法名靜空。各位可見到我師父嗎？”張無忌道：“尊師從光明頂下來，已半月有余，預計此時已進玉門關。各位東來，難道中間錯過了麼？”靜空身後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說道：“師姊別聽他胡說，咱們分三路接應，有信號火箭聯絡，怎會錯過不見？”周顛聽她說話無禮，便要教訓她幾句，說道：“這就奇了……”張無忌低聲道：“周先生不必跟她一般見識。她們尋不著師父，自然著急。”靜空滿臉懷疑之色，說道：“家師和我們其餘同門是不是落入了明教之手？大丈夫光明磊落，何必隱瞞？”周顛笑道：“老實跟你們說，峨嵋派不自量力，來攻光明頂，自滅絕師太以下，個個被擒，現下正打在水牢之中，教她們思過待罪，關他個十年八年，放不放那時再說。”彭瑩玉忙道：“各位莫聽這位周兄說笑。滅絕師太神功蓋世，門下弟子個個武藝高強，怎能失陷于明教之手？此刻貴我雙方已然罷手言和，各位回去峨嵋，自然見到。”靜空將信將疑，猶豫不決。韋一笑道：“這位周兄愛說笑話。難道本教教主堂堂之尊，也會騙你們小輩不成？”那中年女子道：“魔教向來詭計多端，奸詐狡猾，說話如何能信？”

　　洪水旗掌旗使唐洋左手一揮，突然之間，五行旗遠遠散開，隨即合圍，巨木在東、烈火在南、銳金在西、洪水在北、厚土在外游走策應，將一干峨嵋弟子團團圍住了。殷天正大聲道：“老夫是白眉鷹王，只須我一人出手，就將你們一干小輩都拿下了。明教今日手下留情，年輕人以後說話可得多多檢點些。”這幾句話轟轟雷動，震得峨嵋群弟子耳朵嗡嗡作響，心神動蕩，難以自制，眼見他白須白眉，神威凜凜，眾人無不駭然。張無忌一拱手，說道：“多多拜上尊師，便說明教張無忌問她老人家安好。”當先向東便去。唐洋待韋一笑、殷天正等一一走過，這才揮手召回五行旗。

　　峨嵋弟子瞧了這等聲勢，暗暗心驚，眼送張無忌等遠去，個個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彭瑩玉道：“教主，我瞧這事其中确有蹊蹺。滅絕師太諸人東還，不該和這干門人錯失道路。各門各派沿途均有聯絡記號，哪有影蹤不見之理？”眾人邊走邊談，都覺峨嵋派這許多人突然在大漠中消失，其理難明，張無忌更是挂念周芷若的安危，卻又不便和旁人商量。

　　這日行到傍晚，厚土旗掌旗使顏垣忽道：“這里有些古怪！”奔向左前方的一排矮樹之間察看，從一名本旗教眾手里接過一把鐵鏟，在地下挖掘起來，過不多時，赫然露出一具尸體。尸首已然腐爛，面目殊不可辯，但從身上衣著看來，顯是昆侖派的弟子。厚土旗教眾一齊動手挖掘，不久掘出一個大坑，坑中橫七豎八的堆著十六具尸體，盡是昆侖弟子。若是他們本派掩埋，決不致如此草草，顯是敵人所為。再查那些尸體，人人身上有傷。張無忌命厚土旗將各具尸體好好分開，一具具的妥為安葬。眾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頭的疑問都是一樣：“誰干的？”大家怔了一陣，彭瑩玉才道：“此事倘不查個水落石出，這筆爛帳定然寫在本教頭上。”說不得朗聲道：“大家聽了，若是明刀明槍的交戰，大伙兒在教主率領之下，雖不敢說天下無敵，也決不致輸于旁人。只是暗箭難防，此後飲水食飯、行路住宿，處處要防敵人下毒暗算。”教眾齊聲答應。又行一陣，眼見夕陽似血，天色一陣陣的黑了下來，眾人正要覓地休息，只見東北角天邊四頭兀鷹不住在天空盤旋。突然間一頭兀鷹俯沖下去，立即又急飛而上，羽毛紛落，啾啾哀鳴，顯是給下面甚麼東西擊中，吃了大虧。銳金旗的掌旗使莊錚死在倚天劍下之後，副旗使吳勁草承張無忌之命升任了正旗使，這時見兀鷹古怪，說道：“我去瞧瞧。”帶了兩名弟兄，急奔過去。過了一會，一名教眾先行奔回，向張無忌稟報：“稟告教主，武當派殷六俠摔在沙谷之中。”張無忌大吃一驚，道：“是殷六俠？受了傷麼？”那人道：“似乎是受了重傷，吳旗使見是殷六俠，命屬下急速稟報教主。吳旗使已下谷救援去了……”

　　張無忌心急如焚，不等他說完，便即奔去。楊逍、殷天正等隨後跟來。得到近處，只見是個大沙谷，足有十余丈深，吳勁草左手抱著殷梨亭，一步一陷，正在十分吃力的上來。張無忌沿著沙壁搶了下去，一手抓住吳勁草右臂，另一手便去探殷梨亭的鼻息，察覺尚有呼吸，略感寬心，接過他身子，幾個縱躍便出了沙谷，將他橫放在地，定神看時，不禁又是驚怒，又是難過。但見他膝、肘、踝、腕、足趾、手指，所有四肢的關節全都被人折斷了，氣息奄奄，動彈不得，對方下手之毒，實是駭人聽聞。殷梨亭神智尚未迷糊，見到張無忌，臉上微露喜色，吐出了口中的兩顆石子。原來他受傷後被人推下沙谷，仗著內力精純，一時不死，兀鷹想來吃他，被他側頭咬起地下石子，噴石射擊，如此苦苦撐持，已有數日。

　　楊逍見那四頭兀鷹尚自盤旋未去，似想等眾人拋下殷梨亭後，便飛下來啄食他的尸體，從地下拾起四粒小石，嗤嗤連彈，四頭兀鷹應聲落地，每一只的腦袋都被小石打得粉碎。張無忌先給殷梨亭服下止痛護心的藥丸，然後詳加查察，但見他四肢共有二十來處斷折，每處斷骨均是被重手指力捏成粉碎，再也無法接續。殷梨亭低聲道：“跟三哥一樣，是少林派……金剛指刀……指力所傷……”

　　張無忌登時想起當年父親所說三師伯俞岱岩受傷的經過來，他也是被少林派的金剛指力捏得骨節粉碎，臥床已達二十余年。其時自己父母尚未相識，不料事隔多年，又有一位師叔傷在少林金剛指之下。他定了定神，說道：“六叔不須煩心，這件事交給了侄兒，定教奸人難逃公道。那是少林派中何人所為，六叔可知道麼？”

　　殷梨亭搖了搖頭，他數日來苦苦掙命，早已筋疲力盡，此刻心頭一松，再也支持不住，便此昏暈了過去。張無忌想起自己身世，父母所以自刎而死，全是為了對不起三師伯，今日六師叔又遭此難，再不勒逼少林派交出這罪魁禍首，如何對得起俞殷二位？又如何對得起死去的父母？眼見殷梨亭雖然昏暈，性命該當無礙，只是斷肢難續，多半也要和俞岱岩同一命運。他經歷有限，見事不快，須得靜下來細細思量，當下負著雙手，遠遠走開，走上一個小丘坐了下來，心中兩個念頭不住交戰：“要不要上少林寺去，找到那罪魁禍首，跟爹爹、媽媽、三師伯、六師叔報此大仇？若是少林派肯坦率承認，交出行凶之人，自然再好不過，否則豈非明教要和武當派聯手，共同對付少林？我已和眾兄弟歃血盟誓，決不再向各門派幫會尋仇生事，但事情一鬧到自己頭上，便立時將誓言拋諸腦後，又如何能夠服眾？禍端一開，此後怨怨相報，只怕又要世世代代的流血不止，不知要傷殘多少英雄好漢的性命？”

　　其時天已全黑，明教眾人點起燈火，埋鍋造飯。張無忌兀自坐在小丘之上，眼見明月升起，仍是拿不定主意，直想到半夜，才這麼決定：“且到少林寺去見掌門空聞神僧，說明前因後果，要他給一個公道。”轉念又想：“但若把話說僵了，非動手不可，那便如何？”

　　他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心想：“我年紀輕輕，初當大任，立即便遭逢一件極棘手的難題，一心想要止戰息爭，但凶殺血仇，卻一件件迫人而來。我擔當了明教教主的重任，推不掉、甩不脫，此後煩惱艱困，實是無窮無盡！若能不做教主，可有多好？”他回到燈火之旁，眾人雖然肚餓，卻誰都沒有動筷吃飯，恭敬肅穆的站起。張無忌好生過意不去，忙道：“各位以後自管用飯，不必等我。”去看殷梨亭時，只見楊不悔已用熱水替他洗淨了創口，正在喂他飲湯。

　　殷梨亭神智仍是迷糊，突然間雙眼發直，目不轉睛的瞪著楊不悔，大聲說道：“曉芙妹子，我想得你好苦，你知道麼？”楊不悔滿臉通紅，神色極是尷尬，右手拿著匙羹，低聲道：“你再喝幾口湯。”殷梨亭道：“你答應我，永遠不离開我。”楊不悔道：“好啦，好啦！你先喝了這湯再說。”殷梨亭似乎甚為喜悅，張口把湯喝了。次日張無忌傳下號令，各人暫且不要分散，齊到嵩山少林寺去，問明打傷殷梨亭的原委再說。韋一笑、周顛等眼見殷梨亭如此重傷，個個心中不平，聽教主說要去少林問罪，齊聲喝彩。楊逍為了紀曉芙之事，一直對殷梨亭極是抱憾，口中雖然不言，心里卻立定了主意，決意竭全力為他報仇，更命女兒好好照顧服侍，稍補自己的前過。

　　此後一路沒再遇上异事。殷梨亭時昏時醒，張無忌問起他受傷的情形，殷梨亭茫然難言，只說：“少林派的和尚，五個圍攻我一個。是少林派的武功，決計錯不了。”這日眾人進了玉門關，賣了駱駝，改乘馬匹，生怕惹人耳目，買了商販的衣服換上。有的更趕著騾車，裝了皮貨藥材等物。這日清晨動身，在甘涼大路上趕道，驕陽如火，天氣熱了起來。行了兩個多時辰，眼見前面一排二十來棵柳樹，眾人心中甚喜，催趕坐騎，奔到柳樹之下休息。到得近處，只見柳樹下已有九個人坐著。八名大漢均作獵戶打扮，腰挎佩刀，背負弓箭，還帶著五六頭獵鷹，墨羽利爪，模樣極是神駿。另一人卻是個年輕公子，身穿寶藍綢衫，輕搖折扇，掩不住一副雍容華貴之氣。

　　張無忌翻身下馬，向那年輕公子瞥了一眼，只見他相貌俊美异常，雙目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手中折扇白玉為柄，握著扇柄的手，白得和扇柄竟無分別。

　　但眾人隨即不約而同的都瞧向那公子腰間，只見黃金為鉤、寶帶為束，懸著一柄長劍，劍柄上赫然鏤著“倚天”兩個篆文。看這劍的形狀長短，正是滅絕師太持以大屠明教教眾、周芷若用以刺得張無忌重傷幾死的倚天劍。明教眾人大為愕然，周顛忍不住要開口相詢。便在此時，只聽得東邊大路上馬蹄雜沓，一群人亂糟糟的乘馬奔馳而來。這群人是一隊元兵，約莫五六十人，另有一百多名婦女，被元兵用繩縛了曳之而行。這些婦女大都小腳伶仃，如何跟得上馬匹，有的跌倒在地，便被繩子拉著隨地拖行。所有婦女都是漢人，顯是這群元兵擄掠來的百姓，其中半數都已衣衫被撕得稀爛，有的更裸露了大半身，哭哭啼啼，極是凄慘。元兵有的手持酒瓶，喝得半醉，有的則揮鞭抽打眾女。這些蒙古兵一生長于馬背，鞭術精良，馬鞭抽出，回手一拖，便卷下了女子身上一大片衣衫。余人歡呼喝彩，喧聲笑嚷。蒙古人侵入中國，將近百年，素來瞧得漢人比牲口也還不如，只是這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淫虐欺辱，卻也是極少見之事。明教眾人無不目眥欲裂，只待張無忌一聲令下，便即沖上殺兵救人。忽聽得那少年公子說道：“吳六破，你去叫他們放了這干婦女，如此胡鬧，成甚麼樣子！”話聲清脆，又嬌又嫩，竟似女子。一名大漢應道：“是！”解下系在柳樹上的一匹黃馬，翻身上了馬背，馳將過去，大聲說道：“喂，大白天這般胡鬧，你們也沒官長管束麼？快快把眾婦女放了！”

　　元兵隊中一名軍官騎馬越眾而出，臂彎中摟著一個少女，斜著醉眼，哈哈大笑，說道：“你這死囚活得不耐煩了，來管老爺的閒事！”那大漢冷冷的道：“天下盜賊四起，都是你們這班不恤百姓的官兵鬧出來的，乘早給我規矩些罷。”那軍官打量柳蔭下的眾人，心下微感詫异，暗想尋常老百姓一見官兵，遠遠躲開尚自不及，怎地這群人吃了豹子膽、老虎心，竟敢管起官軍的事來？一眼掠過，見那少年公子頭巾上兩粒龍眼般大的明珠瑩然生光，貪心登起，大笑道：“兔兒相公，跟了老爺去罷！有得你享福的！”說著雙腿一挾，催馬向那少年公子沖來。那公子本來和顏悅色，瞧著眾元兵的暴行似乎也不生氣，待聽得這軍官如此無禮，秀眉微微一蹙，說道：“別留一個活口。”這“口”字剛說出，颼的一聲響，一支羽箭射出，在那軍官身上洞胸而過，乃是那公子身旁一個豬戶所發。此人發箭手法之快，勁力之強，幾乎已是武林中的一流好手，尋常獵戶豈能有此本事？只聽得颼颼颼連珠箭發，八名獵戶一齊放箭，當真是百步穿楊，箭無虛發，每一箭便射死一名元兵。眾元兵雖然變起倉卒，大吃一驚，但個個弓馬嫻熟，大聲吶喊，便即還箭。余下七名獵戶也即上馬沖去，一箭一個，一箭一個，頃刻之間，射死了三十余名元兵。其餘元兵見勢頭不對，連聲呼哨，丟下眾婦女回馬便走。那八名獵戶胯下都是駿馬，風馳電掣般追將上去，八枝箭射出，便有八名元兵倒下，追出不到一里，蒙古官兵盡數就殲。那少年公子牽過坐騎，縱馬而去，更不回頭再望一眼。他號令部屬在瞬息間屠滅五十余名蒙古官兵，便似家常便飯一般，竟是絲毫不以為意。周顛叫道：“喂，喂！慢走，我有話問你！”那公子更不理會，在八名獵戶擁衛之下，遠遠的去了。張無忌、韋一笑等若是施展輕功追趕，原也可以追及奔馬，向那少年公子問個明白，但見那八名獵戶神箭殲敵，俠義為懷，心下均存了敬佩之意，不便貿然冒犯。眾人紛紛議論，都猜不出這九人的來歷。楊逍道：“那少年公子明明是女扮男裝，這八個獵戶打扮的高手卻對她恭謹异常。這八人箭法如此神妙，不似是中原哪一個門派的人物。”這時楊不悔和厚土旗下眾人過去慰撫一眾被擄的女子，問起情由，知是附近村鎮中的百姓，于是從元兵的尸體上搜出金銀財物，分發眾女，命她們各自從小路歸家。此後數日之間，群豪總是談論著那箭殲元兵的九人，心中都起了惺惺相惜之意，恨不得能與之訂交為友。周顛對楊逍道：“楊兄，令愛本來也算得是個美女，可是和那位男裝打扮的小姐一比，相形之下，那就比下去啦。”楊逍道：“不錯，不錯。他們若肯加入本教，那八位獵戶的排名，就該在‘五散人’之上。”周顛怒道：“放你娘的臭屁！騎射功夫有甚麼了不起？你叫他們跟周顛比划比划。”楊逍沉吟道：“比之周兄自是稍有不如，但以武功而論，看來比冷謙兄要略胜半籌。”明教五散人中武功以冷謙為冠，這是眾所周知之事。楊逍和周顛素來不睦，雖然不再明爭，但周顛一有機會，便要和楊逍斗幾句口，這時聽他說八獵戶的武功高于冷謙，顯是把五散人壓了下去，心頭愈怒，正待反唇相稽，彭瑩玉笑道：“周兄又上了楊左使的當，他有意想激你生氣呢！”周顛哈哈大笑，說道：“我偏不生氣，你奈何得我？”但過不多時，又指摘起楊逍騎術不佳來。群豪相顧莞爾。

　　殷梨亭每日在張無忌醫療之下，神智已然清醒，說起那日從光明頂下來，心神激蕩，竟在大漠中迷失了道路，越走越遠，在黃沙莽莽的戈壁中摸索了八九日。待得覓回舊路，已和武當派師兄弟們失去了聯絡。這日突然遇到了五名少林僧人，那些和尚一言不發，便即上前挑戰。五僧武功都是極強，殷梨亭雖然打倒了二僧，但寡不敵眾，終于身受重傷。他說這五個和尚的武功是少林一派，确然無疑，只是并未在光明頂上會過，想來是後援的人眾，到底何以對他忽下毒手，實是猜想不透。他曾自報姓名，那便決不是認錯了人。一路之上，楊不悔對他服侍十分周到，她知自己父母負他良多，又見他情形如此凄慘，不禁怜惜之心大起。這天黃昏，群豪過了永登，加緊催馬，要趕到江城子投宿。正行之間，聽得馬蹄聲響，大路上兩騎并肩馳來，奔到十余丈外便躍下地來，牽馬候在道旁，神態甚是恭敬。那二人獵戶打扮，正是箭殲元兵的八雄中人物。群豪大喜，紛紛下馬迎上。那兩人走到張無忌跟前，躬身行禮。一人朗聲說道：“敝上仰慕明教張教主仁俠高義，群豪英雄了得，命小人邀請各位赴敝莊歇馬，以表欽敬之忱。”張無忌還禮道：“豈敢，豈敢！不知貴上名諱如何稱呼？”那人道：“敝上姓趙，閨名不敢擅稱。”眾人聽他直認那少年公子是女扮男裝，足見相待之誠，心中均喜。張無忌道：“自見諸位弓箭神技，每日里贊不絕口，得蒙不棄下交，幸如何之。只是叨擾不便。”那人道：“各位是當世英雄，敝上心儀已久，今日路過敝地，豈可不奉三杯水酒，聊盡地主之誼。”張無忌正想結識這幾位英雄人物，又要打聽倚天劍的來龍去脈，便道：“既是如此，卻之不恭，自當造訪寶莊。”那二人大喜，上馬先行，在前領路。行不出一里，前面又有二人馳來，遠遠的便下馬相候，又是神箭八雄中的人物：再行里許，神箭八雄的其餘四人也并騎來迎。明教群豪見對方禮數周到，盡皆喜慰。順著青石板大路來到一所大莊院前，莊子周圍小河圍繞，河邊滿是綠柳，在甘涼一帶竟能見到這等江南風景，群豪都為之胸襟一爽。只見莊門大開，吊橋早已放下，那位姓趙的小姐仍是穿著男裝，站在門口迎接。

　　趙小姐上前行禮，朗聲道：“明教諸位豪俠今日駕臨綠柳山莊，當真是蓬蓽生輝。張教主請！楊左使請！殷老前輩請！韋蝠王請……”她對明教群豪竟個個相識，不須引見，便隨口道出名號，而且教中地位誰高誰下，也是順著次序說得一一無誤。眾人一怔。周顛忍不住便問：“大小姐，你怎地知道我們的姓名？難道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領麼？”

　　趙小姐微笑道：“明教群俠名滿江湖，誰不知聞？近日光明頂一戰，張教主以絕世神功威懾六大派，更是轟傳武林。各位東赴中原，一路上不知將有多少武林朋友仰慕接待，豈獨小女子為然？”眾人一想不錯，心下甚喜，但口中自是連連謙遜，問起那神箭八雄的姓名師承時，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道：“在下是趙一傷，這是錢二敗，這是孫三毀，這是李四摧。”再指著另外四人道：“這是周五輸，這是吳六破，這是鄭七滅，這是王八衰。”明教群豪聽了，無不啞然，心想這八人的姓氏依著“百家姓”上“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排列，已是十分奇詭，所用的名字更是個個不吉，至于“王八衰”云云，直是匪夷所思了。但江湖中人避禍避仇，隨便取個假名，也是尋常得緊，當下不再多問。趙小姐親自領路，將眾人讓進大廳。群豪見大廳上高懸匾額，寫著“綠柳山莊”四個大字。中堂一幅趙孟\*白虹座上飛，青蛇匣中吼，殺殺霜在鋒，團團月臨紐。劍決天外龍，劍沖日中斗，劍破妖人腹，劍拂佞臣首。潛將辟魑魅，勿但驚妾婦。留斬泓下蛟，莫試街中狗。”詩末題了一行小字：“夜試倚天寶劍，洵神物也，雜錄‘說劍’詩以贊之。汴梁趙敏。”

　　張無忌書法是不行的，但曾隨朱九真練過字，別人書法的好壞倒也識得一些，見這幅字筆勢縱橫，然頗有嫵媚之致，顯是出自女子手筆，知是這位趙小姐所書。他除醫書之外沒讀過多少書，但詩句含意并不晦澀，一誦即明，心想：“原來她是汴梁人氏，單名一個‘敏’字。”便道：“趙姑娘文武全才，佩服佩服。原來姑娘是中州舊京世家。”

　　那趙小姐趙敏微微一笑，說道：“張教主的尊大人號稱‘銀鉤鐵划’，自是書法名家。張教主家學淵源，小女子待會尚要求懇一幅法書。”張無忌一聽此言，臉上登時紅了，他十歲喪父，未得跟父親習練書法，此後學醫學武，于文字一道實是淺薄之至，便道：“姑娘要我寫字，那可要了我的命啦。在下不幸，先父見背甚早，未克繼承先父之學，大是慚愧。”

　　說話之間，莊丁已獻上茶來，只見雨過天青的瓷杯之中，飄浮著嫩綠的龍井茶葉，清香扑鼻。群豪暗暗奇怪，此處和江南相距數千里之遙，如何能有新鮮的龍井茶葉？這位姑娘實是處處透著奇怪。趙敏端起茶杯先喝了一口，意示無他，等群豪用過茶後，說道：“各位遠道光降，敝莊諸多簡慢，尚請恕罪。各位旅途勞頓，請到這邊先用些酒飯。”說著站起身來，引著群豪穿廊過院，到了一座大花園中。

　　園中山石古拙，溪池清澈，花卉不多，卻甚是雅致。張無忌不能領略園子的胜妙之處，楊逍卻已暗暗點頭，心想這花園的主人實非庸夫俗流，胸中大有丘壑。水閣中已安排了兩桌酒席。趙敏請張無忌等入座。趙一傷、錢二敗等神箭八雄則在邊廳陪伴明教其餘教眾。殷梨亭無法起身，由楊不悔在廂房里喂他飲食。趙敏斟了一大杯酒，一口干了，說道：“這是紹興女貞陳酒，已有一十八年功力，各位請嘗嘗酒味如何？”楊逍、韋一笑、殷天正等雖深信這位趙小姐乃俠義之輩，但仍處處小心，細看酒壺、酒杯均無异狀，趙小姐又喝了第一杯酒，便去了疑忌之心，放懷飲食。明教教規本來所謂“食菜事魔”，禁酒忌葷，自總壇遷入昆侖山中之後，已革除了這些飲食上的禁忌。西域蔬菜難得，貴于肉食，兼之氣候嚴寒，倘不食牛羊油脂，內力稍差者便抵受不住。水閣四周池中種著七八株水仙一般的花卉，似水仙而大，花作白色，香氣幽雅。群豪臨清芬，飲美酒，和風送香，甚是暢快。那趙小姐談吐甚健，說起中原各派的武林軼事，竟有許多連殷天正父子也不知道的。她于少林、峨嵋、昆侖諸派武功頗少許可，但提到張三丰和武當七俠時卻推崇備至，對明教諸大豪的武功門派也極盡稱譽，出言似乎漫不經意，但一褒一贊，無不詞中竅要。群豪又是歡喜，又是佩服，但問到她自己的武功師承時，趙敏卻笑而不答，將話題岔了開去。酒過數巡，趙敏酒到杯干，極是豪邁，每一道菜上來，她總是搶先挾一筷吃了，眼見她臉泛紅霞，微帶酒暈，容光更增麗色。自來美人，不是溫雅秀美，便是嬌艷姿媚，這位趙小姐卻是十分美麗之中，更帶著三分英氣，三分豪態，同時雍容華貴，自有一副端嚴之致，令人肅然起敬，不敢逼視。張無忌道：“趙姑娘，承蒙厚待，敝教上下無不感激。在下有一句言語想要動問，只是不敢出口。”趙敏道：“張教主何必見外？我輩行走江湖，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各位倘若不棄，便交交小妹這個朋友。有何吩咐垂詢，自當竭誠奉告。”張無忌道：“既是如此，在下想要請問，姑娘這柄倚天劍從何處得來？”趙敏微微一笑，解下腰間倚天劍，放在桌上，說道：“小妹自和各位相遇，各位目光灼灼，不离此劍，不知是何緣故，可否見告？”張無忌道：“實不相瞞，此劍原為峨嵋派掌門滅絕師太所有，敝教弟兄喪身在此劍之下者實不在少。在下自己，也曾被此劍穿胸而過，險喪性命，是以人人關注。”趙敏道：“張教主神功無敵，聽說曾以乾坤大挪移法從滅絕師太手中奪得此劍，何以反為此劍所傷？又聽說劍傷張教主者，乃是峨嵋派中一個青年女弟子，武功也只平平，小妹對此殊為不解。”說話時盈盈妙目凝視張無忌臉上，絕不稍瞬，口角之間，似笑非笑。張無忌臉上一紅，心道：“她怎知道得這般清楚？”便道：“對方來得過于突兀，在下未及留神，至有失手。”趙敏微笑道：“那位周芷若周姊姊定是太美麗了，是不是？”張無忌更是滿臉通紅，道：“姑娘取笑了。”端起酒杯，想要飲一口掩飾窘態，哪知左手微顫，竟潑出了幾滴酒來，濺在衣襟之上。趙敏微笑道：“小妹不胜酒力，再飲恐有失儀，現下說話已不知輕重了。我進去換一件衣服，片刻即回，諸位請各自便，不必客氣。”說著站起身來，學著男子模樣，團團一揖，走出水閣，穿花拂柳的去了。那柄倚天劍仍平放桌上，并不取去。侍候的家丁繼續不斷送上菜肴。群豪便不再食，等了良久，不見趙敏回轉。周顛道：“她把寶劍留在這里，倒放心咱們。”說著便拿起劍來，托在手中，突然“噫”的一聲，說道：“怎地這般輕？”抓住劍柄抽了出來，劍一出鞘，群豪一齊站起身，無不驚得。這哪里是斷金切玉、鋒銳絕倫的倚天寶劍？竟是一把木制的長劍。各人隨即聞到一股淡淡的香氣，但見劍刃色作淡黃，竟是檀香木所制。

　　周顛一時不知所措，將木劍又還入劍鞘，喃喃的道：“楊……楊左使，這……這是甚麼玩意兒？”他雖和楊逍成日斗口，但心中實是佩服他見識卓超，此刻遇上了疑難，不自禁脫口便向他詢問。楊逍臉色鄭重，低聲道：“教主，這趙小姐十九不懷好意。此刻咱們身處危境，急速离開為是。”周顛道：“怕她何來？她敢有甚舉動，憑著咱們這許多人，還不殺他個落花流水？”楊逍道：“自進這綠柳山莊，只覺處處透著詭异，似正非正，似邪非邪，實捉摸不到是何門道。咱們何必留在此地，事事為人所制？”張無忌點頭道：“楊左使所言不錯。咱們已用過酒菜，如此告辭便去。”說著便即离座。

　　鐵冠道人道：“那真倚天劍的下落，教主便不尋訪了麼？”彭瑩玉道：“依屬下之見，這趙小姐故布疑陣，必是有所為而來。咱們便不去尋她，她自會再找上來。”張無忌道：“不錯，咱們此刻有事在身，不必多生枝節。日後以逸待勞，一切看明白了再說。”當下各人出了水閣，回到大廳，命家丁通報小姐，說多謝盛宴，便此告辭。趙敏匆匆出來，身上已換了一件淡黃綢衫，更顯得瀟洒飄逸，容光照人，說道：“才得相會，如何便去？莫是嫌小女子接待太過簡慢麼？”張無忌道：“多謝姑娘厚賜，怎說得上‘簡慢’二字。我們俗務纏身，未克多待。日後相會，當再討教。”趙敏嘴角邊似笑非笑，直送出莊來。神箭八雄恭恭敬敬的站在道旁，躬身送客。群豪抱拳而別，一言不發的縱馬疾馳，眼見离綠柳山莊已遠，四下里一片平野，更無旁人。周顛大聲說道：“這位趙大小姐未必安著甚麼壞心眼兒，她拿一柄木劍跟教主開個玩笑，那是女孩兒家胡鬧，當得甚麼真？楊左使，這一次你可走了眼啦！”楊逍沉吟道：“到底是甚麼道理，我也說不上來，只是覺得不對勁。”周顛笑道：“大名鼎鼎的楊左使在光明頂一戰之後，變成了驚弓之……啊喲！”身子一晃，倒撞下馬。

　　說不得和他相距最近，忙躍下馬背，搶起扶起，說道：“周兄，怎麼啦？”周顛笑道：“沒……沒甚麼，想是多喝了幾杯，有些兒頭暈。”他一說起“頭暈”兩字，群豪相顧失色，原來自离綠柳莊後，一陣奔馳，各人都微微有些頭暈，只是以為酒意發作，誰也沒加在意，但以周顛武功之強，酒量之宏，喝幾杯酒怎能倒撞下馬？其中定有蹊蹺。張無忌仰起了頭，思索王難姑“毒經”中所載，有哪一種無色、無味、無臭的毒藥，能使人服後頭暈；遍思諸般毒藥皆不相符，而且自己飲酒食菜與群豪絕無分別，何以絲毫不覺有异？突然之間，腦海中猶如電光般一閃，猛地里想起一事，不由得大吃一驚，叫道：“在水閣中飲酒的各位一齊下馬，就地盤膝坐下，千萬不可運氣調息，一任自然。”又下令道：“五行旗和天鷹旗下弟兄，分布四方，嚴密保護諸位首領，不論有誰走近，一概格殺！”

　　眾人聽得教主頒下嚴令，轟然答應，立時抽出兵刃，分布散開。張無忌叫道：“不等我回來，不得离散。”群豪一時不明所以，只感微微頭暈，絕無其他异狀，何以教主如此驚慌？張無忌又再叮囑：“不論心頭如何煩惡難受，總之是不可調運內息，否則毒發無救。”群豪吃了一驚：“怎地中了毒啦？”張無忌身形微晃，已竄出十余丈外，他嫌騎馬太慢，當下施展輕功，疾奔綠柳莊而去。

　　他焦急异常，知道這次楊逍、殷天正等人所中劇毒，一發作起來只不過一時三刻之命，決不似中了“玄陰指”後那麼可以遷延時日，倘若不及時搶到解藥，眾人性命休矣。這二十余里途程片刻即至，到得莊前，一個起落，身子已如一枝箭般射了進去。守在莊門前的眾莊丁眼睛一花，似見有個影子閃過，竟沒看清有人闖進莊門。

　　張無忌直沖後園，搶到水閣，只見一個身穿嫩綠綢衫的少女左手持杯，右手執書，坐著飲茶看書，正是趙敏。這時她已換了女裝。她聽得張無忌腳步之聲，回過頭來，微微一笑。張無忌道：“趙姑娘，在下向你討幾棵花草。”也不等她答話，左足一點，從池塘岸畔躍向水閣，身子平平飛渡，猶如點水蜻蜓一般，雙手已將水中七八株像水仙般的花草盡數拔起。正要踏上水閣，只聽得嗤嗤聲響，幾枚細微的暗器迎面射到，張無忌右手袍袖一拂，將暗器卷入衣袖，左袖拂出，攻向趙敏。趙敏斜身相避，只聽得呼呼風響，桌上茶壺、茶杯、果碟等物齊被袖風帶出，越過池塘，摔入花木，片片粉碎。張無忌身子站定，看手中花草時，見每棵花的根部都是深紫色的長須，一條條須上生滿了珍珠般的小球，碧綠如翡翠，心中大喜，知解藥已得，當即揣入懷內，說道：“多謝解藥，告辭！”趙敏笑道：“來時容易去時難！”擲去書卷，雙手順勢從書中抽出兩柄薄如紙、白如霜的短劍，直搶上來。張無忌挂念殷天正眾人的傷勢，不愿戀戰，右袖拂出，釘在袖上的十多枚金針齊向她射去。趙敏斜身閃出水閣，右足在台階上一點，重行回入，就這麼一出一進，十余枚金針都落入了池塘。張無忌贊道：“好身法！”眼見她左手前，右手後，兩柄短劍斜刺而至，心想：“這丫頭心腸如此毒辣，倘若我不是練過九陽神功，讀過王難姑的‘毒經’，今日明教已不明不白的傾覆在她手中。”雙手探出，挾手便去奪她短劍。

　　趙敏皓腕倏翻，雙劍便如閃電般削他手指。張無忌這一奪竟然無功，心下暗奇，但他神功變幻，何等奧妙，雖沒奪下短劍，手指拂處，已拂中了她雙腕穴道。她雙劍再也拿捏不住，乘勢擲出，張無忌頭一側，登登兩響，兩柄短劍都釘在水閣的木柱之上，余勁不衰，兀自顫動。張無忌心頭微驚，以武功而論，她還遠不到楊逍、殷天正、韋一笑等人的地步，但機警靈敏，變招既快且狠，雙劍雖然把捏不住，仍要脫手傷人，若以為她兵刃非脫手不可，已不足為患，躲避遲得一瞬，不免命喪劍底。趙敏雙劍出手，右腕翻處，抓住套著倚天劍劍鞘的木劍，卻不拔劍出鞘，揮鞘往張無忌腰間砸來。張無忌左手食中兩指疾點她左肩“肩貞穴”，待她側身相避，右手探出，乾坤大挪移心法豈能再度無功，已將木劍挾手奪過。趙敏站穩腳步，笑吟吟的道：“張公子，你這是甚麼功夫？便是乾坤大挪移神功麼？我瞧也平平無奇。”張無忌左掌攤開，掌中一朵珠花輕輕顫動，正是她插在鬢邊之物。趙敏臉色微變，張無忌摘去鬢邊珠花，她竟絲毫不覺，倘若當他摘下珠花之時，順手在她左邊太陽穴上一戳，這條小命兒早已不在了。她隨即宁定，淡然一笑，說道：“你喜歡我這朵珠花，送了給你便是，也不須動手強搶。”張無忌倒給她說得有些不好意思，左手一揚，將珠花擲了過去，說道：“還你！”轉身便出水閣。

　　趙敏伸手接住珠花，叫道：“且慢！”張無忌轉過身來，只聽她笑道：“你何以偷了我珠花上兩粒最大的珍珠？”張無忌道：“胡說八道，我沒功夫跟你說笑。”趙敏將珠花高高舉起，正色道：“你瞧，可不是少了兩粒珍珠麼？”

　　張無忌一瞥之下，果見珠花中有兩根金絲的頂上沒了珍珠，料知她是故意摘去，想引得自己走近身去，又施詭計，只哼了一聲，不加理會。趙敏手按桌邊，厲聲說道：“張無忌，你有種就走到我身前三步之地。”張無忌不受她激，說道：“你說我膽小怕死，也由得你。”說著又跨下了兩步台階。趙敏見激將之計無效，花容變色，慘然道：“罷啦，罷啦。今日我栽到了家，有何面目去見我師父？”反手拔下釘在柱上的一柄短劍，叫道：“張教主，多謝你成全！”張無忌回過頭來，只見白光一閃，她已挺短劍往自己胸口插落。張無忌冷笑道：“我才不上你……”下面那“當”字還沒說出，只見短劍當真插入了她胸口，她慘呼一聲，倒在桌邊。張無忌這一驚著實不小，哪料到她居然會如此烈性，數招不胜，便即揮劍自戕，心想這一劍若非正中心髒，或有可救，當即轉身，回來看她傷勢。

　　他走到离桌三步之處，正要伸手去扳她肩頭，突然間腳底一軟，登時空了，身子直墮下去。他暗叫不好，雙手袍袖運氣下拂，身子在空中微微一停，伸掌往桌邊擊去，這掌只要擊中了，便能借力躍起，不致落入腳底的陷阱。哪知趙敏自殺固然是假，這著也早已料到，右掌運勁揮出，不讓他手掌碰到桌子。這幾下兔起鶻落，直是瞬息間之事，雙掌一交，張無忌身子已落下了半截，百忙中手腕疾翻，抓住了趙敏右手的四根手指。她手指滑膩，立時便要溜脫，但張無忌只須有半分可資著力之處，便有騰挪余地，手臂暴長，已抓住了她上臂，只是他下墮之勢甚勁，一拉之下，兩人一齊跌落。眼前一團漆黑，身子不住下墮，但聽得拍的一響，頭頂翻板已然合上。這一跌下，直有四五丈深，張無忌雙足著地，立即躍起，施展“壁虎游牆功”游到陷阱頂上，伸手去推翻板。触手堅硬冰涼，竟是一塊巨大的鐵板，被機括扣得牢牢地。他雖具乾坤大挪移神功，但身懸半空，不似站在地下那樣可將力道挪來移去，一推之下，鐵板紋絲不動，身子已落了下來。趙敏格格笑道：“上邊八根粗鋼條扣住了，你人在下面，力氣再大，又怎推得開？”

　　張無忌惱她狡獪奸詐，不去理她，在陷阱四壁摸索，尋找脫身之計。四壁摸上去都是冷冰冰的十分光滑，堅硬异常。趙敏笑道：“張公子，你的‘壁虎游牆功’當真了得。這陷阱是純鋼所鑄，打磨得滑不留手，連細縫也沒一條，你居然游得上去，嘻嘻，嘿嘿！”

　　張無忌怒道：“你也陪我陷身在這里，有甚麼好笑？”突然想起：“這丫頭奸滑得緊，這陷阱中必有出路，別要讓她獨自逃了出去。”當即上前兩步，抓住了她手腕。趙敏驚道：“你干甚麼？”張無忌道：“你別想獨個兒出去，你要活命，乘早開了翻板。”趙敏笑道：“你慌甚麼？咱們總不會餓死在這里。待會他們尋我不見，自會放咱們出去。最擔心的是，我手下人若以為我出莊去了，那就糟糕。”

　　張無忌道：“這陷阱之中，沒有出路的機括麼？”趙敏笑道：“瞧你生就一張聰明面孔，怎地問出這等笨話來？這陷阱又不是造來自己住著好玩的。那是用以捕捉敵人的，難道故意在里面留下開啟的機括，好讓敵人脫身而出麼？”張無忌心想倒也不錯，說道：“有人落入陷阱，外面豈能不知？你快叫人來打開翻板。”趙敏道：“我的手下人都派出去啦，你剛才見到水閣中另有旁人沒有？明天這時候，他們便回來了。你不用心急，好好休息一會，剛才吃過喝過，也不會就餓了。”張無忌大怒，心想：“我多待一會兒不要緊，可是外公他們還有救麼？”五指一緊，使上了二成力，喝道：“你不立即放我出去，我先殺了你再說。”趙敏笑道：“你殺了我，那你就永遠別想出這鋼牢了。喂，男女授受不親，你握著我手干麼？”張無忌被她一說，不自禁的放脫了她手腕，退後兩步，靠壁坐下。這鋼牢方圓不過數尺，兩人最遠也只能相距一步，他又是憂急，又是氣惱，聞到她身上的少女氣息，加上懷中的花香，不禁心神一蕩，站起身來，怒道：“我明教眾人和你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你何故處心積慮，要置我們個個于死地？”趙敏道：“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既然問起，待我從頭說來。你可知我是誰？”張無忌一想不對，雖然頗想知道這少女的來歷和用意，但若等她從頭至尾的慢慢說來，殷天正等人已然毒發斃命，何況怎知她說的是真是假，倘若她捏造一套謊話來胡說八道一番，枉然耗費時刻，眼前更無別法，只有逼她叫人開啟翻板，便道：“我不知道你是誰，這當兒也沒功夫聽你說。你到底叫不叫人來放我？”趙敏道：“我無人可叫。再說，在這里大喊大叫，上面也聽不見。你若不信，不妨喊上幾聲試試。”張無忌怒極，伸左手去抓她手臂。趙敏驚叫一聲，出手撐拒，早被點中了脅下穴道，動彈不得。張無忌左手\*命便沒了。”這時兩人相距極近，只覺她呼吸急促，吐氣如蘭，張無忌將頭仰起，和她臉孔离開得遠些。趙敏突然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泣道：“你欺侮我，你欺侮我！”這一著又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一愕之下，放開了左手，說道：“我又不是想欺侮你，只是要你放我出去。”趙敏哭道：“我又不是不肯，好，我叫人啦！”提高嗓子，叫道：“喂，喂！來人哪！把翻板開了，我落在鋼牢中啦。”她不斷叫喊，外面卻毫無動靜。趙敏笑道：“你瞧，有甚麼用？”張無忌氣惱之極，說道：“也不羞！又哭又笑的，成甚麼樣子？”趙敏道：“你自己才不羞！一個大男人家，卻來欺侮弱女子？”張無忌道：“你是弱女子麼？你詭計多端，比十個男子漢還要厲害。”趙敏笑道：“多承張大教主夸贊，小女子愧不敢當。”張無忌心想事勢緊急，倘若不施辣手，明教便要全軍覆沒，一咬牙，伸過手去，嗤的一聲，將她裙子撕下了一片。趙敏以為他忽起歹念，這才真的驚惶起來，叫道：“你……你做甚麼？”張無忌道：“你若決定要放我出去，那便點頭。”趙敏道：“為甚麼？”張無忌不去理她，吐些唾液將那片綢子浸濕了，說道：“得罪了，我這是迫不得已。”當下將濕綢封住了她口鼻。趙敏立時呼吸不得，片刻之間，胸口氣息窒塞，說不出的難過。她卻也真硬氣，竟是不肯點頭，熬到後來，身子扭了幾下，暈了過去。張無忌一搭她手腕，只覺脈息漸漸微弱，當下揭開封住她口鼻的濕綢。過了半晌，趙敏悠悠醒轉，呻吟了幾聲。張無忌道：“這滋味不大好受罷？你放不放我出去？”趙敏恨恨的道：“我便再昏暈一百次，也是不放，要麼你就干脆殺了我。”伸手抹抹口鼻，呸了幾聲，說道：“你的唾沫，呸！臭也臭死了！”張無忌見她如此硬挺，一時倒是束手無策，又僵持片刻，心下焦急，說道：“我為了救眾人性命，只好動粗了，無禮莫怪。”抓起她左腳，扯脫了她的鞋襪。趙敏又驚又怒，叫道：“臭小子，你干甚麼？”張無忌不答，又扯脫了她右腳鞋襪，伸雙手食指點在她兩足掌心的“涌泉穴”上，運起九陽神功，一股暖氣便即在“涌泉穴”上來回游走。

　　“涌泉穴”在足心陷中，乃“足少陰腎經”的起端，感覺最是敏銳，張無忌精通醫理，自是明曉。平時兒童嬉戲，以手指爬搔游伴足底，即令對方周身酸麻，此刻他以九陽神功的暖氣擦動她“涌泉穴”，比之用羽毛絲發搔痒更加難當百倍。只擦動數下，趙敏忍不住格格嬌笑，想要縮腳閃避，苦于穴道被點，怎動彈得半分？這份難受遠甚于刀割鞭打，便如幾千萬只跳蚤同時在五髒六腑、骨髓血管中爬動咬嚙一般，只笑了幾聲，便難過得哭了出來。

　　張無忌忍心不理，繼續施為。趙敏一顆心幾乎從胸腔中跳了出來，連周身毛發也痒得似要根根脫落，罵道：“臭小子……賊……小子，總有一天，我……我將你千刀……千刀萬剮……好啦，好啦，饒……饒了我罷……張……張公子……張教……教主……嗚嗚……嗚嗚……”張無忌道：“你放不放我？”趙敏哭道：“我……放……快……停手……”張無忌這才放手，說道：“得罪了！”在她背上推拿數下，解開了她穴道。趙敏喘了一口長氣，罵道：“賊小子，給我著好鞋襪！”張無忌拿起羅襪，一手便握住她左足，剛才一心脫困，意無別念，這時一碰到她溫膩柔軟的足踝，心中不禁一蕩。趙敏將腳一縮，羞得滿面通紅，幸好黑暗中張無忌也沒瞧見，她一聲不響的自行穿好鞋襪，在這一霎時之間，心中起了异樣的感覺，似乎只想他再來摸一摸自己的腳。卻聽張無忌厲聲喝道：“快些，快些！快放我出去。”

　　趙敏一言不發，伸手摸到鋼壁上刻著的一個圓圈，倒轉短劍劍柄，在圓圈中忽快忽慢、忽長忽短的敲擊七八下，敲擊之聲甫停，豁喇一響，一道亮光從頭頂照射下來，那翻板登時開了。這鋼壁的圓圈之處有細管和外邊相連，她以約定的訊號敲擊，管機關的人便立即打開翻板。

　　張無忌沒料到說開便開，竟是如此直捷了當，不由得一愕，說道：“咱們走罷！”趙敏低下了頭，站在一邊，默不作聲。張無忌想起她是一個女孩兒家，自己一再折磨于她，好生過意不去，躬身一揖，說道：“趙姑娘，適才在下實是迫于無奈，這里跟你謝罪了。”趙敏索性將頭轉了過去，向著牆壁，肩頭微微聳動，似在哭泣。

　　她奸詐毒辣之時，張無忌跟她斗智斗力，殊無雜念，這時內愧于心，又見她背影婀娜苗條，後頸中肌膚瑩白胜玉，秀發蓬松，不由得微起怜惜之意，說道：“趙姑娘，我走了，張某多多得罪。”趙敏的背脊微微扭了一下，仍是不肯回過頭來。張無忌不敢再行耽擱，又即施展“壁虎游牆功”一路游上，待到离那陷阱之口尚有丈余，右足在鋼壁上一點，沖天竄出，袍袖一拂，護住頭臉，生怕有人伏在阱口突加偷襲。身子尚未落下，游目四望，水閣中不見有人。他不愿多生事端，越過圍牆，抄小徑奔回明教群豪停歇之處。眼見夕陽在山，剛才在陷阱中已耽了大半個時辰，不知殷天正等性命如何，心中憂急，奔得更快，不多時已离原處不遠，不由得大吃一驚。只見大隊蒙古騎兵奔馳來去，將明教群豪圍在中間，眾元兵彎弓搭箭，一箭箭向人圈中射去。張無忌心想：“本教首領人物一齊中毒，無人發號施令，如何抵擋得住大隊敵兵的圍攻？”腳下加快，搶上前去。

　　剛奔到近處，只聽得人叢中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叫道：“銳金旗攻東北方，洪水旗至西南方包抄。”正是小昭的聲音。她呼喝之聲甫歇，明教中一隊白旗教眾向東北方沖殺過去，一隊黑旗教眾兜至西南包抄。元兵分隊抵敵，突然間黃旗的厚土旗、青旗的巨木旗教眾從中間并肩殺出，猶似一條黃龍、一條青龍卷將出來。元兵陣腳被沖，一陣大亂，當即退後。張無忌幾個起落，已奔到教眾身前，眾人見教主回轉，齊聲吶喊，精神大振。張無忌見殷天正、楊逍、周顛等人以及五行旗的正副掌旗使都團團坐在地下，小昭卻手執小旗，站在土丘上指揮教眾御敵。五行旗、天鷹旗各路教眾都是武藝高強之士，只是首領中毒，登時亂了，但一經小昭以八卦之術布置守御，元兵竟久攻不進。

　　小昭喜叫：“張公子，你來指揮。”張無忌道：“我不成。還是你指揮得好。待我去沖殺一陣，殺他幾個帶兵的軍官。”只聽得颼颼數聲，幾枝箭向他射了過來，張無忌從教眾手里接過一枝長矛，將來箭一一撥落，手臂一振，那長矛便如一枝箭飛了出去，在一名元兵百夫長身上穿胸而過，將他釘在地下。眾元兵大聲叫喊，又退出了數十步。

　　突聽得號角嗚嗚響動，十余騎奔馳而至。張無忌見當先是趙敏手下的“神箭八雄”，不禁眉頭微蹙，暗想：“這八人箭法太強，若任得他們發箭，只怕眾弟兄損傷非小，須得先下手為強！”卻見那“神箭八雄”中為首的趙一傷搖動一根金色龍頭短杖，叫道：“主人有令，立即收兵。”帶兵的元兵千夫長大聲叫了幾句蒙古話，眾元兵撥轉馬頭，疾馳而去。錢二敗端著一只托盤，下馬走到張無忌身前，躬身道：“我家主人請教主收下留念。”張無忌一看，只見托盤中舖著一塊黃色錦緞，緞上放著一只黃金盒子，鏤刻得極是精致。張無忌也不怕他弄甚麼鬼，伸手拿了。錢二敗躬身行禮，倒退三步，轉身上馬而去。張無忌將黃金盒子順手交給了小昭，他挂念著眾人病勢，也無暇去看盒中是何物事，當即從懷中取出花來，命人取過清水，捏碎深紫色的根須和碧綠小球莖，調入清水，分別給殷天正、楊逍以及五行旗各正副掌旗使等人服下。這一役中，凡是赴水閣飲宴之人，除了張無忌因有九陽神功護體、諸毒不侵之外，所有明教首腦，無不中毒。只是楊不悔陪著殷梨亭在外，小昭及諸教眾在廂廳中飲食，各人遵從教主號令，于各物沾口之前均悄悄以銀針試過，倒是沒有中毒。解毒之物甚是對症，不到個半時辰，群豪體內毒性消解，不再頭暈眼花，只是周身乏力而已，當即問起中毒和解藥的原委。張無忌歎道：“咱們已然處處提防，酒水食物之中有無毒藥，我當可瞧得出來。豈知那趙姑娘下毒的心機直是匪夷所思。這種水仙模樣的花叫作‘醉仙靈芙’，雖然極是難得，本身卻無毒性。這柄假倚天劍乃是用海底的‘奇鯪香木’所制，本身也是無毒，可是這兩股香氣混在一起，便成劇毒之物了。”周顛拍腿叫道：“都是我不好，誰叫我手痒，去拔出這倚天劍來瞧他媽的勞什子。”張無忌道：“她既處心積慮的設法陷害，周兄便不去動劍，她也會差人前來拔劍下毒，那是防不了的。”周顛道：“走！咱們一把火去把那綠柳山莊燒了！”他剛說了那句話，只見來路上黑煙沖天而起，紅焰閃動，正是綠柳山莊起火。群豪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心中同時轉著一個念頭：“這趙姑娘事事料敵機先，早就算到咱們毒解之後，定會前去燒莊，她便先行放火將莊子燒了。此人年紀雖輕，又是個女流之輩，卻實是勁敵。”周顛拍腿叫道：“她燒了莊子便怎地？咱們還是趕去，追殺她個落花流水。”楊逍道：“她既連莊子都燒了，自是事事有備，料想未必能追趕得上。”周顛道：“楊兄，你的武功也還罷了，講到計謀，總算比周顛稍胜半籌。”楊逍笑道：“豈敢，豈敢！周兄神機妙算，小弟如何能及？”張無忌笑道：“兩位不必太謙。咱們這次沒受多大損傷，只十三四位弟兄受了箭傷，也算是天幸，這就趕路罷。”

　　群豪在道上請問張無忌，如何能想到各人中毒的原因。張無忌道：“我記得‘毒經’中有一條說道：‘奇鯪香木’如與芙蓉一類花香相遇，往往能使人沉醉數日，以該花之球莖和水而飲可解。如不即行消解，毒性大損心肺。這‘醉仙靈芙’的性子比之尋常芙蓉更是厲害。因此我要叫各位不可運息用功。否則花香侵入各處經脈，實有性命之憂。”韋一笑道：“想不到小昭這小丫頭居然建此奇功，若不是她在危急之際挺身而出，大伙兒死傷必重。”楊逍本來認定小昭乃敵人派來臥底，但今日一役，她卻成了明教的功臣，實令他大出意料之外，一時也想不出其中原由。眾人沿途談論趙敏的來歷，誰都摸不著端倪。張無忌將雙雙跌入陷阱、自己搔她腳底脫困等情隱去不說，雖然心中無愧，但當眾談論，總覺難以啟齒。

　　當晚眾人一早投客店歇宿，大隊人眾分別在廟宇祠堂等處借宿。小昭倒了臉水，端到張無忌房中。張無忌道：“小昭，你今日建此奇功，以後不用再做這些丫頭的賤役了。”小昭嫣然一笑，道：“我服侍你很是高興，哪又是甚麼賤役不賤役了？”待他盥洗已畢，將那只黃金盒子取了出來，道：“不知盒中有沒藏著毒虫毒藥、毒箭暗器之類？”

　　張無忌道：“不錯，該當小心才是。”將盒子放在桌上，拉著她走得遠遠地，取出一枚銅錢，揮手擲出，叮的一聲響，打在金盒子的邊緣，那盒蓋彈了開來，并無异狀。他走近看時，只見盒中裝的是一朵珠花，兀自微微顫動，正是他從趙敏鬢邊摘下來過的，趙敏所除去的兩粒大珠已重行穿在金絲之上。他不由得呆了，想不出她此舉是何用意。

　　小昭笑道：“公子，這位趙姑娘可對你好得很啊，巴巴的派人來送你這麼貴重的一朵珠花。”張無忌道：“我是男子漢，要這種姑娘們的首飾何用？小昭，你拿去戴罷。”小昭連連搖手，笑道：“那怎麼成？人家對你一片情意，我怎麼敢收？”張無忌左手三指拿著珠花，笑道：“著！”珠花擲出，手勢不輕不重，剛好插在小昭的頭發上，珠花下的金針卻沒碰到她肌膚。小昭伸手想去摘下來，張無忌搖手道：“難道我送你一點玩物也不成麼？”小昭雙頰紅暈，低聲道：“那可多謝啦。就怕小姐見了生氣。”

　　張無忌道：“今日你干了這番大事，楊左使父女哪能對你再存甚麼疑心？”小昭滿心歡喜，說道：“我見你去了很久不回來，心中急得甚麼似的，又見韃子來攻，不知怎樣，忽然大著膽子呼喝起來。這時候自己想想，當真害怕。公子，請你跟五行旗和天鷹旗的各位爺們說說，小昭大膽妄為，請他們不可見怪。”張無忌微笑道：“他們多謝你還來不及呢，怎會見怪？”不一日來到河南境內。其時天下大亂，四方群雄并起，蒙古官兵的盤查更加嚴緊。明教大隊人馬，成群結隊的行走不便，分批到嵩山腳下會齊，這才同上少室山。由巨木旗掌旗使聞蒼松持了張無忌等人的名帖，投向少林寺去。

　　張無忌知道此次來少林問罪，雖然不欲再動干戈，但結果如何，殊難逆料，倘若少林僧人竟蠻不講理的要動武，明教卻也不得不起而應戰，當下傳了號令，各首領先行入寺，五行旗和天鷹旗下各路教眾，分批絡繹而來，在寺外四下守候，若聽得自己三聲清嘯，便即攻入接應。諸教眾接令，分頭而去。過不多時，寺中一名老年的知客僧隨同聞蒼松迎下山來，說道：“本寺方丈和諸長老閉關靜修，恕不見客。”群豪一聽，盡皆變色。周顛怒道：“這位是明教教主，親自來少林寺拜山，老和尚們居然不見，未免忒也托大。”那知客僧低首垂眉，滿臉愁苦之色，說道：“不見！”周顛大怒，伸手去抓他胸口衣服，說不得舉手擋開，說道：“周兄不可莽撞。”彭瑩玉道：“方丈既是坐關，那麼我們見見空智、空性兩位神僧，也是一樣。”哪知客僧雙手合十，冷冰冰的道：“不見。”彭瑩玉道：“那麼達摩堂首座呢？羅漢堂首座呢？”那知客僧仍是愛理不理的道：“不見！”殷天正猶如霹靂般一聲大喝：“到底見是不見？”雙掌排山倒海般推出，轟隆一聲，將道旁的一株大松樹推為兩截，上半截連枝帶葉，再帶著三個烏鴉巢，垮喇喇的倒將下來。那知客僧至此始有懼色，說道：“各位遠道來此，本當禮接，只是諸位長老盡在坐關，各位下次再來罷！”說著合十躬身，轉身去了。韋一笑身形一晃，已攔在他身前，說道：“大師上下如何稱呼？”那知客僧道：“小僧法名，不說也罷。”韋一笑伸手在他肩頭輕拍兩下，笑道：“很好，很好！你擅說‘不見’兩字，原來是不見大師，是空見神僧的師兄。只不知閻羅王招請佛駕，你‘不見神僧’見是不見？”那知客僧被他這麼一拍，一股冷氣從肩頭直傳到心口，全身立時寒戰，牙齒互擊，格格作響。他強自忍耐，側身從韋一笑身旁走過，一路不停的抖索，踉蹌上山。韋一笑道：“這傢伙帶藝投師，身上內功不是少林派的。”張無忌當即想起了圓真，心想帶藝投師之事，少林派中甚是尋常，說道：“韋蝠王拍了他這兩下寒冰綿掌，他師祖、師父焉能置之不理？咱們上去，瞧大和尚們是否當真不見？”眾人料想一場惡斗已然難免，少林派素來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千年來江湖上號稱“長胜不敗門派”，今日這一場大戰，且看明教和少林派到底誰強誰弱。各人精神百倍，快步上山，想到少林寺中高手如云，眼前這一大戰，激烈處自是非同小可。不到一盞茶時分，已到了寺前的石亭。張無忌想起昔年隨太師父上山，在這亭中和少林派三大神僧相見，今日重來，雖然前後不過數年，但昔年是個瘦骨伶仃的病童，今日卻是明教教主之尊，緬懷舊事，當真是恍若隔世。只見那石亭有兩根柱子斷折了，亭中的石桌也掀倒在地。說不得笑道：“少林和尚好勇斗狠，這兩根柱子是新斷的，多半前幾天剛跟人打過了一場大架，還來不及修理。”周顛道：“待會大戰得胜之後，咱們將這亭子一古腦兒的拆了。”群豪在亭中等候，料想寺中必有大批高手出來，決當先禮後兵，責問何以對殷梨亭如此痛下毒手，眾僧若是蠻不講理，那時只好動武。豈知等了半天，寺中竟全無動靜。又過一會，遙見一行人從寺後奔向後山，遠遠望去，約有四五十人。彭瑩玉道：“哼，他們在調兵遣將，四下埋伏。”張無忌道：“進寺去！”當下楊逍、韋一笑在左，殷天正、殷野王在右，鐵冠道人、彭瑩玉、周顛、說不得四散人在後，擁著張無忌進了寺門。來到大雄寶殿，但見佛像前的供桌倒在一旁，香爐也掉在地下，滿地都是香灰，卻不見人。說不得冷笑道：“少林派一見咱們到來，竟然心慌意亂，手足無措，連香爐也打翻了，可笑啊可笑！”

　　張無忌朗聲說道：“明教張無忌，會同敝教楊逍、殷天正、韋一笑諸人前來拜山，求見方丈大師。”他話聲并不甚響，但內力渾厚，殿旁高懸的銅鐘大鼓受到話聲激蕩，同時嗡嗡嗡的響了起來。楊逍、韋一笑等相互對望一眼，均想：“教主內力之深，實是駭人聽聞，當年陽教主在世，也是遠有不及。看來今日之戰，本教可操必胜。”張無忌這幾句話，少林寺前院後院，到處都可聽見，但等了半晌，寺內竟無一人出來。

　　周顛喝道：“喂，少林寺的和尚老哥老弟們，這般躲起來成甚麼樣子？扮新娘子麼？”他話聲可比張無忌響得多了，但殿上鐘鼓卻無應聲。群豪又等片刻，仍不見有人出來。

　　彭瑩玉道：“我心中忽有异感，只覺這寺中陰氣沉沉，大大不祥。”周顛笑道：“和尚進廟，得其所哉，有甚麼异感？”鐵冠道人忽道：“咦，這里有柄斷頭禪杖。”說不得道：“啊！這里好大一攤血漬！”周顛笑道：“想必光明頂一戰，教主威名遠揚，少林寺高挂免戰牌啦！你瞧他們逃得慌慌張張的，連兵器都拋下了。”鐵冠道人搖頭道：“不是的。”周顛道：“為甚麼不是？”鐵冠道人道：“那麼這攤血是甚麼意思？”周顛道：“多半是他們嚇得連手也割……”說到這里便住了口，自知太也難以自圓其說。便在此時，一陣疾風刮過，只吹得眾人袍袖飛揚。周顛喜道：“好涼快！”猛聽得西邊喀喇喇一聲響，數十丈外的一株大松樹倒了下來。群豪吃了一驚，同時躍起，奔到斷樹之處，只見那株松樹生于一座大院子的東南角上，院子中并無一人，卻不知如何，偌大一株松樹竟會給風一吹便即折斷，壓塌了半堵圍牆。眾人走近松樹斷截處看時，只見脈絡交錯斷裂，顯是被人以重手法震碎，只是樹絡斷裂處略現干枯，并非適才所為。群豪細察周遭，紛紛說道：“咦，不對！”“啊，這里動過手。”“好厲害，傷了不少人啊！”大院子中到處都有激烈戰斗的遺跡，地下青石板上，旁邊樹枝干上、圍牆石壁上，留著不少兵刃砍斬、拳掌劈擊的印記。到處濺滿了血漬，可見那一場拚斗實是慘烈异常。地下還有許多深淺的腳印，乃是高手比拚內力時所留下。張無忌叫道：“快抓那個知客僧來問個明白。”韋一笑、說不得等人分頭去找，那知客僧卻已躲得不知去向。五行旗四下搜索。過得小半個時辰，各旗掌旗使先後來報，說道寺中無人，但到處都有激斗過的痕跡。許多殿堂中都有血漬，也有斷折的兵刃，卻沒發見尸首。

　　張無忌道：“楊左使，你說如何？”楊逍道：“這場激斗，當是在兩三日之前。難道少林派全軍覆沒，竟被殺得一個不存？”說不得道：“剛才不是有幾十人奔向後山嗎？”楊逍道：“那多半是少林派的對頭，留守在這里的，見到咱們大隊人馬來到，便溜之大吉了。”彭瑩玉道：“依事勢推斷，必當如此。剛才那個知客僧就是冒充的，只可惜沒能截他下來。可是少林派的對頭之中，哪有這樣厲害的一個幫會門派？莫非是丐幫？”周顛道：“丐幫勢力雖大，高手雖多，總也不能一舉便把少林寺的眾光頭殺得一個不剩。除非是咱們明教才有這等本事，可是本教明明沒干這件事啊？”鐵冠道人道：“周顛，你少說幾句廢話成不成？本教有沒有干這事，難道咱們自己不知？”厚土旗掌旗使顏垣來報：“啟稟教主，羅漢堂中的十八尊羅漢像曾經給人移動過，不知其中有無蹊蹺。”群豪知顏垣精于土木构筑之學，他既生疑心，必有所見，都道：“咱們瞧瞧去。”來到羅漢堂中，只見牆上濺了不少血漬，戒刀禪杖丟滿了一地。

　　周顛道：“顏兄，這十八羅漢有甚麼古怪？”顏垣道：“每一尊羅漢像都給人推動過，本來兄弟疑心後面另有門戶道路，但查察牆壁，卻無密門秘道。”

　　楊逍沉吟半晌，道：“咱們再把羅漢像推開來瞧瞧。”顏垣跳上神座，將長眉羅漢推在一旁，露出牆壁，果然并無异狀。楊逍也躍上神像，細看那長眉羅漢，突然“咦”的一聲，道：“羅漢背後寫得有字。”將那尊羅漢像扳轉身來。群豪赫然見到一個斗大的“滅”字。羅漢像本是金身，這時金光燦爛的背心上給人用利器划出了一個大大的“滅”字，深入逾寸，筆划中露出了泥土。印痕甚新，顯是刻划不久。周顛道：“這個‘滅’字，是甚麼意思？啊，是了，是峨嵋派挑了少林寺，滅絕師太留字示威。”群豪都覺此話太也匪夷所思，盡皆搖頭。說話之間，群豪已將十八尊羅漢像都扳轉身來，除了極右首的降龍羅漢，極左首的伏虎羅漢之外，余下十六尊羅漢背後各划了一字，自右至左的排去，十六個大字赫然是：“先誅少林，再滅武當，惟我明教，武林稱王！”殷天正、鐵冠道人、說不得等人不約而同的一齊叫了出來：“這是移禍江東的毒計！”

　　群豪見這十六個大字張牙舞爪，形狀可怖，想到少林寺群僧慘遭橫禍，這筆帳卻要算到明教頭上，無不戚然有憂。周顛叫道：“咱們快把這些字刮去了，免得做冤大頭。”楊逍道：“敵人用心惡毒，單是刮去這十六個字，未必有用。”這次周顛覺他說得有理，不再跟他斗口，只問：“那怎麼辦？”說不得道：“這其實是個證据。咱們找到了使這移禍毒計之人，拿他來與這十六個字對質。”楊逍點頭稱是。

　　彭瑩玉道：“小僧尚有一事不明，要請楊左使指教。刻下這十六字之人，既是存心嫁禍本教，使本教承擔毀滅少林派的大罪名，好讓天下武林群起而攻，然則他何以仍使羅漢佛像背向牆壁？不將這十六個大字向著外面？若不是顏旗使細心，那不是誰也不會知道羅漢像背上有字麼？”楊逍臉色凝重，說道：“猜想起來，這些羅漢像是另外有人給轉過去的，多半暗中有人在相助本教。咱們已領了人家極大的情。”群豪齊聲問道：“此人是誰？楊左使從何得知？”楊逍歎道：“這其中的原委曲折，我也猜想不透……”他這句話尚未說完，張無忌突然“啊”的一聲，大叫起來，說道：“‘先誅少林、再滅武當’，只怕……只怕武當派即將遭難。”韋一笑道：“咱們義不容辭，立即赴援，且看到底是哪一批狗奴才干的好事。”殷天正也道：“事不宜遲，大伙立即出發。這批奸賊已先走了一兩天。”

## 第二十四章　太極初傳柔克剛

　　張無忌心想宋大師伯等不知是否已從西域回山，這一路上始終沒聽到他們的音訊，倘若途中有甚麼耽擱變故，留守本山的只有太師父和若干第三代弟子，三師伯俞岱岩殘廢在床，強敵猝至，卻如何抵擋？想到此處。不由得憂心如焚，朗聲道：“各位前輩、兄長，武當派乃先父出身之所，太師父對我恩重如山。今當大難。救兵如救火，早到一刻好一刻。現請韋蝠王陪同本人，先行赴援，各位陸續分批趕來，一切請楊左使和外公指揮安排。”說著雙手一拱，閃身出了山門。韋一笑展開輕功，和他并肩而行。群豪答應之聲未出，兩人已到了少林寺外。這兩人輕功之佳、奔馳之速，當世再無第三人及得上。兩人哪里敢有片刻耽擱，足不停步，急奔了數十里。韋一笑初時毫不落後，但時刻一長，內力漸漸不繼。張無忌心想：“到武當山路程尚遠，終不能如這般奔跑不休，何況強敵在前，尚須留下精力大戰。”對韋一笑道：“咱們到前面市鎮上去買兩匹坐騎，歇一歇力。”韋一笑早有此意，只是不便出口，便道：“教主，買賣坐騎，太耗辰光。”

　　過不多時，見迎面五六乘馬馳來，韋一笑縱身而起，將兩個乘者提起，輕輕放在地下，叫道：“教主，上罷！”張無忌遲疑停步，心想如此攔路劫馬，豈非和強盜無异？韋一笑叫道：“處大事者不拘小節，哪顧得這許多？”呼喝聲中又將兩名乘者提下馬來。那幾人也會一點武功，紛紛喝罵，抽出兵刃便欲動手。韋一笑雙手勒住四匹馬，將那些人的兵刃踢得亂飛。只聽一個喝道：“逞凶行劫的是哪一路好漢，快留下萬兒來！”張無忌心想糾纏下去，只有更得罪人，縱身躍上馬背，和韋一笑各牽一馬，絕塵而去。那些人破口大罵，卻不敢追趕。張無忌道：“咱們雖然迫于無奈，但焉知人家不是身有急事，此舉究屬于心不安。”韋一笑笑道：“教主，這些小事，何足道哉？昔年明教行事，那才稱得上‘肆無忌憚、橫行不法’呢！”說著哈哈大笑。

　　張無忌心想：“明教被人目為邪魔异端，其來有由。可是到底何者為正，何者為邪，卻也難下确論。”想起身負教主重任，但見識膚淺，很多事都拿不定主意，單是眼前奪馬這件小事，便猶豫不決，雖然武功高強，可是天下事豈能盡數訴諸武力？言念及此，心下茫然，只盼早日接得謝遜歸來，便可卸卻肩頭這副自己既挑不起、又實在不想挑的重擔。便在此時，突見人影晃動，兩個人攔在當路，手中均執鋼杖。韋一笑喝道：“讓開！”馬鞭攔腰卷去，縱馬便沖。一人舉杖擋開馬鞭，另一名漢子忽哨一聲，左手一揚。韋一笑的坐騎受驚，人立起來。便在此時，樹叢中又竄出四個黑衣漢子，看各人身法竟都是硬手。韋一笑叫道：“教主只管趕路，待屬下跟鼠輩糾纏。”張無忌見這些人意在阻截武當派的救兵，用心惡毒，可想而知，武當派處境實是極險，心知韋一笑的輕功武技并臻佳妙，與這一干人周旋，縱然不胜，至少也足以自保，當下雙腿一挾，催馬前沖。兩名黑衣人橫過鋼杖，攔在馬前，張無忌俯身向外，挾手便將兩根鋼杖奪過，順手擲出，只聽得啊啊兩聲慘呼，兩名黑衣漢子已被鋼杖分別打斷了大腿骨，倒在地下。他見纏住韋一笑的那四人武功著實不弱，只怕自己走後，韋一笑更增強敵，于是幫他料理了兩個。嵩山和武當山雖然分處豫鄂兩省，但一在豫西，一在鄂北，相距并不甚遠。一過馬山口後，向南一路都是平野，馬匹奔跑更是迅速，中午時分，過了內鄉。張無忌腹中饑餓，便在一處市集上買些面餅充饑，忽聽得背後牽著的坐騎一聲悲嘶，回過頭來，只見馬肚子已插了一柄明晃晃的尖刀，一個人影在街口一晃，立即隱去。

　　張無忌飛身過去，一把抓起那人，只見又是一名黑衣漢子，前襟上兀自濺滿了馬血。張無忌喝問：“你是何人的手下？哪一個幫會門派？你們大隊人馬已去了武當山沒有？”連問數聲，那人只是閉目不答。張無忌不敢多有耽擱，心想一切到了武當山上自能明白，當即伸手閉了他的“大推穴”，叫他周身酸痛難當，苦挨三日三夜方罷。

　　當下縱馬便行。一口氣奔到三官殿，渡漢水而南。船至中流，望著滔滔江水，想起那日太師父攜同自己在少林寺求醫不得而歸，在漢水上遇到常遇春、又救了周芷若的事來。腦海中現出她的麗容俏影，光明頂上脈脈關注的眼波，不由得出神。過漢水後，催馬續向南行。此時天色早黑，望出來一片朦朧，再行得一個時辰，更是星月無光，那坐騎疲累已極，再也無法支持，跪倒在地。他拍拍馬背，說道：“馬兒，馬兒，你在這兒歇歇，自行去罷！”展開輕功疾奔。

　　行到四更時分，忽聽得前面隱隱有馬蹄之聲，顯是有大幫人眾，他加快腳步，從這群人身旁掠過。他身法既快且輕，又在黑夜之中，竟然無人知覺。瞧這群人的行向，正是往武當山而去，二十余人不發一言，無法探知是甚麼來頭，但隱約可見均攜有兵刃，此去是和武當派為敵，決無可疑。他心中反寬：“畢竟將他們追上了，武當派該當尚未受攻。”再行不到半個時辰，前面又有一群人往武當山而去。如此前後一共遇見了五批，每批多則三十幾人，少則十余人。待看到第五批人後，他忽又憂急：“卻不知已有幾批人上了山去？是否已有人和本派中人動上了手？”他雖非武當派弟子，但因父親的淵源，向來便將武當派當作是自己的門派。這麼一想，奔得更加快了。不久便即上山，幸好沒再遇到敵人。將到半山，忽見前面有一人發足急奔。光頭大袖，是個僧人，腳下輕功甚是了得。張無忌遠遠跟隨，察看他的動靜。

　　見那僧人一路上山，將到山頂時，只所得一人喝道：“是哪一路的朋友，深夜光降武當？”喝聲甫畢，山石後閃出四個人來，兩道兩俗，當是武當派的第三四代弟子。那僧人合十說道：“少林僧人空相，有急事求見武當張真人。”

　　張無忌微微一怔：“原來他是少林派‘空’字輩的前輩大師，和空聞方丈、空智、空性三大神僧是師兄弟輩。他不辭艱辛的上武當山來，自是前來報訊。”

　　武當派的一名道人說道：“大師遠來辛苦，請移步敝觀奉茶。”說著在前引路。空相除下腰間戒刀，交給了另一名道人，以示不敢攜帶兵刃進觀。張無忌見那道人將空相引入紫霄宮三清殿，便蹲在長窗之外。只聽空相大聲道：“請道長立即稟報張真人，事在緊急，片刻延緩不得！”那道人道：“大師來得不巧，敝師祖自去歲坐關，至今一年有余，本派弟子亦已久不見他老人家慈范。”空相道：“如此則便請通報宋大俠。”那道人道：“大師伯率同家師及諸位師叔，和貴派聯盟，遠征明教未返。”張無忌聽得“遠征明教未返”六字，暗暗吃驚，果然宋遠橋等在歸途中也遇上了阻難。

　　只聽空相長歎一聲，道：“如此說來，武當派也和我少林派一般，今日難逃此劫了。”那道人不明其意，說道：“敝派事務，現由谷虛子師兄主持，小道即去通報，請他出來參見大師。”空相道：“谷虛道長是哪一位的弟子？”那道人道：“是俞三師叔門下。”空相長眉一軒，道：“俞三俠手足有傷，心下卻是明白，老僧這幾句話跟俞三俠說了罷。”那道人道：“是，謹遵大師吩咐。”轉身入內。

　　那空相在廳上踱來踱去，顯得極是不耐，時時側耳傾聽，當是擔心敵人攻上山來。過不多時，那道人快步出來，躬身說道：“俞三師叔有請。俞三師叔言道，請大師恕他不能出迎之罪。”這時那道人的神態舉止比先前更加恭謹，想是俞岱岩聽得“空”字輩的少林僧駕臨，已囑咐他必須禮貌十分周到。空相點了點頭，隨著他走向俞岱岩的臥房。

　　張無忌尋思：“三師伯四肢殘廢。耳目只有加倍靈敏，我若到他窗外竊聽，只怕被他發覺。”走到离俞岱岩臥房數丈之外，便停住了腳步。過了約莫一盞茶時分，那道人匆匆從俞岱岩房中出來，低聲叫道：“清風、明月！到這邊來。”便有兩個道童走到他身前，叫了聲：“師叔！”那道人道：“預備軟椅，三師叔要出來。”兩名道童答應了。張無忌在武當山上住過數年，那知客道人是俞蓮舟新收的弟子，他不相識，卻識得清風、明月兩個道童，知道俞岱岩有時出來，便坐了軟椅由道童抬著行走。見二者走向放軟椅的廂房，悄悄跟隨在後，一等二童進房，突然叫道：“清風、明月，認得我麼？”二童嚇了一跳，凝目瞧張無忌時，依稀有些面熟，一時卻認不出來。張無忌笑道：“我是無忌小師叔啊，你們忘了麼？”二童登時憶起舊事，心中大喜，叫道：“啊，小師叔，你回來啦！你的病好了？”三個人年紀相若，當年常在一處玩耍。張無忌道：“清風，讓我來假扮你，去抬三師伯，瞧他知不知道。”清風躊躇道：“這個……不大好罷！”張無忌道：“三師伯見我病愈歸來，自是喜出望外，高興還來不及，哪里會責罵于你？”二童素知自張三丰祖師以下，武當六俠個個對這位小師叔極其寵愛，他病愈歸山，那是天大的喜事，他要開這個小小的玩笑，逗俞岱岩病中一樂，自是無傷大雅。明月笑道：“小師叔怎麼說，就怎麼辦罷！”清風當下笑嘻嘻的脫下道袍、鞋襪，給他換上了。明月替他挽起了道髻。片刻之間，已宛然便是個小道童。

　　明月道：“你要冒充清風，相貌不像，就說是觀中新收的小道童，清風跌破了腿，由你去替他。”張無忌笑道：“好極了……”那道人在房外喝罵：“兩個小家伙，嘻嘻哈哈的搗甚麼鬼，半天不見人過來。”張無忌和明月伸了伸舌頭，抬起軟椅，徑往俞岱岩房中。兩人扶起俞岱岩坐入軟椅。俞岱岩臉色極是鄭重，也沒留神抬他的道童是誰，說道：“到後山小院，見祖師爺爺去！”明月應道：“是！”轉過身去，抬著軟椅前端，張無忌抬了後端。俞岱岩只瞧見明月的背影，更隱不見張無忌。空相隨在軟椅之側，同到後山。那知客道人不得俞岱岩召喚，便不敢同去。張三丰閉關靜修的小院在後山竹林深處，修篁森森，綠蔭遍地，除了偶聞鳥語之外，竟是半點聲息也無。明月和張無忌抬著俞岱岩來到小院之前，停下軟椅。俞岱岩正要開聲求見，忽聽得隔門傳出張三丰蒼老的聲音道：“少林派哪一位高僧光臨寒居，老道未克遠迎，還請恕罪。”呀的一聲，竹門推開，張三丰緩步而出。空相臉露訝色，他聽張三丰竟知來訪的是少林僧人，大感詫异，但隨即料想必是那知客道人已遣人先行稟報。俞岱岩卻知師父武功越來越是精深，從空相的腳步聲中，已可測知他的武學門派、修為深淺。張無忌的內功遠在空相之上，由實返虛，自真歸樸，不論舉止、眼光、腳步、語聲，處處深藏不露，張三丰反聽不出來。他見太師父雖然紅光滿面，但須眉俱白，比之當年前分手之時，著實已蒼老了幾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悲傷，忍不住眼淚便要奪眶而出，急忙轉過頭去。

　　空相合十說道：“小僧少林空相，參見武當前輩張真人。”張三丰合十還禮，道：“不敢，大師不必多禮，請進說話。”五個人一起進了小院。但見板桌上一把茶壺，一只茶杯，地下一個蒲團，壁上挂著一柄木劍，此外一無所有。桌上地下，積滿灰塵。空相道：“張真人，少林派慘遭千年未遇之浩劫，魔教突施偷襲，本派自方丈空聞師兄以下，或殉寺戰死，或力屈被擒，僅小僧一個拚死逃脫。魔教大隊人眾已向武當而來，今日中原武林存亡榮辱，全系于張真人一人之手。”說著放聲大哭。張無忌心頭大震，他明知少林派已遇上災劫，卻也萬萬想不到竟會如此全派覆沒。

　　饒他張三丰百年修為，猛地里聽到這個噩耗，也是大吃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定了定神，才道：“魔教竟然如此猖獗，少林寺高手如云，不知如何竟會遭了魔教的毒手？”空相道：“空智、空性兩位師兄率同門下弟子，和中原五大派結盟西征，圍攻光明頂。留寺僧眾，日日靜候好音。這日山下報道，遠征人眾大胜而歸。方丈空聞師兄得訊大喜，率同合寺弟子，迎出山門，果見空智、空性兩位師兄帶領西征弟子，回進寺來，另外還押著數百名俘虜。眾人到得大院之中，方丈問起得胜情由。空智師兄唯唯否否。空性師兄忽地叫道：‘師兄留神，我等落入人手，眾俘虜盡是敵人……’方丈驚愕之間，眾俘虜抽出兵刃，突然動手。本派人眾一來措手不及，二來多數好手西征陷敵，留守本寺的力道弱了，大院子的前後出路均已被敵人堵死，一場激斗，終于落了個一敗涂地，空性師兄當場殉難……”說到這里，已是泣不成聲。張三丰心下黯然，說道：“這魔教如此歹毒，行此惡計，又有誰能提防？”只見空相伸手解下背上的黃布包袱，打開包袱，里面是一層油布，再打開油布，赫然露出一顆首級，環顧圓睜，臉露憤怒之色，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師。張三丰和張無忌都識得空性面目，一見之下，不禁“啊”的一聲，一齊叫了出來。空相泣道：“我舍命搶得空性師兄的法體。張真人，你說這大仇如何得報？”說著特空性的首級恭恭敬敬放在桌上，伏地拜倒。張三丰凄然躬身，合十行禮。

　　張無忌想起光明頂上比武較量之際，空性神僧慷慨磊落，豪氣過人，實不愧為堂堂少林的一代宗師，不意慘遭奸人戕害，落得身首分离，心下甚是難過。

　　張三丰見空相伏地久久不起，哭泣甚哀，便伸手相扶，說道：“空相師兄，少林武當本是一家，此仇非報不可……”他剛說到這個“可”字，冷不防砰的一聲，空相雙手一齊擊在他小腹之上。這一下變故突如其來，張三丰武功之深，雖已到了從心所欲、無不如意的最高境界，但哪能料到這位身負血仇、遠來報訊的少林高僧，竟會對自己忽施襲擊？在一瞬之間，他還道空相悲傷過度，以致心智迷糊，昏亂之中將自己當作了敵人，但隨即知道不對，小腹中所中掌力，竟是少林派外門神功“金剛般若掌”，但覺空相竭盡全力之勁，將掌力不絕的催送過來，臉白如紙，嘴角卻帶獰笑。

　　張無忌、俞岱岩、明月三人驀地見此變故，也都驚得呆了。俞岱岩苦在身子殘廢，不能上前相助師父一臂之力。張無忌年輕識淺，在這一剎那間，還沒領會到空相竟是意欲立斃太師父于掌底。兩人只驚呼了一聲，便見張三丰左掌揮出，拍的一聲輕響，擊在空相的天靈蓋上。這一掌其軟如綿，其堅胜鐵，空相登時腦骨粉碎，如一堆濕泥般癱了下來，一聲也沒哼出，便即斃命。俞岱岩忙道：“師父，你……”只說了一個“你”，便即住口。只見張三丰閉目坐下，片刻之間，頭頂升出絲絲白氣，猛地里口一張，噴出幾口鮮血。

　　張無忌心下大驚，知道太師父受傷著實不輕，倘若他吐出的是紫黑瘀血，憑他深厚無比的內功，三數日即可平復，但他所吐的卻是鮮血，又是狂噴而出，那麼髒腑已受重傷。在這霎時之間，他心中遲疑難決：”是否立即表明身分，相救太師父？還是怎地？”便在此時，只聽得腳步聲響，有人到了門外，聽他步聲急促，顯是十分慌亂，卻不敢貿然進來，也不敢出聲。俞岱岩道：“是靈虛麼？甚麼事？”那知客道人靈虛道：“稟報三師叔，魔教大隊到了宮外，要見祖師爺爺，口出污言穢語，說要踏平武當派……”俞岱岩喝道：“住口！”他生怕張三丰分心，激動傷勢。張三丰緩緩睜開眼來，說道：“少林派金剛般若掌的威力果是非同小可，看來非得靜養三月，傷勢難愈。”張無忌心想：“原來太師父所受之傷，比我所料的更重。”只聽張三丰又道：“明教大舉上山。唉，不知遠橋、蓮舟他們平安否？岱岩，你說該當如何？”俞岱岩默然不答，心知山上除了師父和自己之外，其餘三四代弟子的武功都不足道，出而御敵，只有徒然送死，今日之事，惟有自己舍卻一命，和敵人敷衍周旋，讓師父避地養傷，日後再復大仇，于是朗聲道：“靈虛，你去跟那些人說，我便出來相見，讓他們在三清殿上等著。”靈虛答應著去了。張三丰和俞岱岩師徒相處日久，心意相通，聽他這麼說，已知其意，說道：“岱岩，生死胜負，無足介懷，武當派的絕學卻不可因此中斷。我坐關十八月，得悟武學精要，一套太極拳和太極劍，此刻便傳了你罷。”

　　俞岱岩一呆，心想自己殘廢已久，哪還能學甚麼拳法劍術？何況此時強敵已經入觀，怎有余暇傳習武功，只叫了聲：“師父！”便說不下去了。張三丰淡淡一笑，說道：“我武當開派以來，行俠江湖，多行仁義之事，以大數而言，決不該自此而絕。我這套太極拳和太極劍，跟自來武學之道全然不同，講究以靜制動、後發制人。你師父年過百齡，縱使不遇強敵，又能有幾年好活？所喜者能于垂暮之年，創制這套武功出來。遠橋、蓮舟、松溪、梨亭、聲谷都不在身邊，第三四代弟子之中，除青書外并無傑出人材，何況他也不在山上。岱岩，你身負傳我生平絕藝的重任。武當派一日的榮辱，有何足道？只須這套太極拳能傳至後代，我武當派大名必能垂之千古。”說到這里，神采飛揚，豪氣彌增，竟似渾沒將壓境的強敵放在心上。俞岱岩唯唯答應，已明白師父要自己忍辱負重，以接傳本派絕技為第一要義。張三丰緩緩站起身來，雙手下垂，手背向外，手指微舒，兩足分開平行，接著兩臂慢慢提起至胸前，左臂半環，掌與面對成陰掌，右掌翻過成陽掌，說道：“這是太極拳的起手式。”跟著一招一式的演了下去，口中叫出招式的名稱：攬雀尾、單鞭、提手上勢、白鶴亮翅、摟膝勾步、手揮琵琶、進步搬攔錘、如封似閉、十字手、抱虎歸山……

　　張無忌目不轉睛的凝神觀看，初時還道太師父故意將姿式演得特別緩慢，使俞岱岩可以看得清楚，但看到第七招“手揮琵琶”之時，只見他左掌陽、右掌陰，目光凝視左手手臂，雙掌慢慢合攏，竟是凝重如山，卻又輕靈似羽。張無忌突然之間省悟：“這是以慢打快、以靜制動的上乘武學，想不到世間竟會有如此高明的功夫。”他武功本就極高，一經領會，越看越是入神，但見張三丰雙手圓轉，每一招都含著太極式的陰陽變化，精微奧妙，實是開辟了武學中從所未有的新天地。約莫一頓飯時分，張三丰使到上步高探馬，上步攬雀尾，單鞭而合太極，神定氣閒的站在當地，雖在重傷之後，但一套拳法練完，精神反見健旺。他雙手抱了個太極式的圓圈，說道：“這套拳術的訣竅是‘虛靈頂勁、涵胸拔背、松腰垂臀、沉肩墜肘’十六個字，純以意行，最忌用力。形神合一，是這路拳法的要旨。”當下細細的解釋了一遍。

　　俞岱岩一言不發的傾聽，知道時勢緊迫，無暇發問，雖然中間不明白之處極多，但只有硬生生的記住，倘若師父有甚不測，這些口訣招式總是由自己傳了下去，日後再由聰明才智之士去推究其中精奧。張無忌所領略的可就多了，張三丰的每一句口訣、每一記招式，都令他有初聞大道、喜不自胜之感。張三丰見俞岱岩臉有迷惘之色，問道：“你懂了幾成？”俞岱岩道：“弟子愚魯，只懂得三四成，但招式和口訣都記住了。”張三丰道：“那也難為你了。倘若蓮舟在此，當能懂得五成。唉，你五師弟悟性最高，可惜不幸早亡，我若有三年功夫，好好點撥于他，當可傳我這門絕技。”張無忌聽他提到自己父親，心中不禁一酸。張三丰道：“這拳勁首要在似松非松，將展未展，勁斷意不斷……”正要往下解說，只聽得前面三清殿上遠遠傳來一個蒼老悠長的聲音：“張三丰老道既然縮頭不出，咱們把他徒子徒孫先行宰了。”另一個粗豪的聲音道：“好啊！先一把火燒了這道觀再說。”又有一個尖銳的聲音道：“燒死老道，那是便宜了他。咱們擒住了他，綁到各處門派中游行示眾，讓大家瞧瞧這武學泰斗老而不死的模樣。”

　　後山小院和前殿相距二里有余，但這幾個人的語聲都清楚傳至，足見敵人有意炫示功力，而功力确亦不凡。俞岱岩聽到這等侮辱師尊的言語，心下大怒，眼中如要噴出火來。張三丰道：“岱岩，我叮囑過你的言語，怎麼轉眼便即忘了？不能忍辱，豈能負重？”俞岱岩道：“是，謹奉師父教誨。”張三丰道：“你全身殘廢，敵人不會對你提防，千萬戒急戒躁。倘若我苦心創制的絕藝不能傳之後世，那你便是我武當派的罪人了。”俞岱岩只聽得全身出了一陣冷汗，知道師父此言的用意，不論敵人對他師徒如何凌辱欺侮，總之是要苟免求生，忍辱傳藝。

　　張三丰從身邊摸出一對鐵鑄的羅漢來，交給俞岱岩道：“這空相說道少林派已經滅絕，也不知是真是假，此人是少林派中高手，連他也投降敵人，前來暗算于我，那麼少林派必遭大難無疑。這對鐵羅漢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俠贈送于我。你日後送還少林傳人。就盼從這對鐵羅漢身上，留傳少林派的一項絕藝！”說著大袖一揮，走出門去。

　　俞岱岩道：“抬我跟著師父。”明月和張無忌二人抬起軟椅，跟在張三丰的後面。四人來到三清殿上，只見殿中或坐或站，黑壓壓的都是人頭，總有三四百人之眾。

　　張三丰居中一站，打個問訊為禮，卻不說話。俞岱岩大聲道：“這位是我師尊張真人。各位來到武當山，不知有何見教？”張三丰大名威震武林，一時人人目光盡皆集于其身，但見他身穿一襲污穢的灰布道袍，須眉如銀，身材十分高大，此外也無特异情狀。張無忌看這干人時，只見半數穿著明教教眾的服色，為首的十余人卻各穿本服，想是自高身分，不愿冒充旁人。高矮僧俗，數百人擁在殿中，一時也難以細看各人面目。便在此時，忽聽得門外有人傳呼：“教主到！”殿中眾人一聽，立時肅然無聲，為首的十多人搶先出殿迎接，余人也跟著快步出殿。霎時之間，大殿中數百人走了個乾乾淨淨。只聽得十余人的腳步聲自遠而近，走到殿外停住。張無忌從殿門中望去，不禁一驚驚，只見八個人抬著一座黃緞大轎，另有七八人前後擁衛，停在門口，那抬轎的八個轎夫，正是綠柳莊的“神箭八雄”。

　　張無忌心中一動，雙手在地下抹滿灰土，跟著便胡亂涂在臉上。明月只道他眼見大敵到來，害怕得狠了，扮成了這副模樣，一時驚惶失措，便依樣葫蘆的以灰土抹臉。兩個小道童登時變成了灶君菩薩一般，再也瞧不出本來面目。轎門掀起，轎中走出一個少年公子，一身白袍，袍上繡著個血紅的火焰，輕搖折扇，正是女扮男裝的趙敏。張無忌心道：“原來一切都是她在搗鬼，難怪少林派一敗涂地。”只見她走進殿中，有十余人跟進殿來。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踏上一步，躬身說道：“啟稟教主，這個就是武當派的張三丰老道，那個殘廢人想必是他的第三弟子俞岱岩。”趙敏點點頭，上前幾步，收攏摺扇，向張三丰長揖到地，說道：“晚生執掌明教張無忌，今日得見武林中北斗之望，幸也何如！”張無忌大怒，心中罵道：“你這賊丫頭冒充明教教主，那也罷了，居然還冒用我姓名，來欺騙我太師父。”張三丰聽到“張無忌”三字，大感奇怪：“怎地魔教教主是如此年輕俊美的一個少女，名字偏又和我那無忌孩兒相同？”當下合十還禮，說道：“不知教主大駕光臨，未克遠迎，還請恕罪！”趙敏道：“好說，好說！”

　　知客道人靈虛率領火工道童，獻上茶來。趙敏一人坐在椅中，她手下眾人遠遠的垂手站在其後，不敢走近她身旁五尺之內，似乎生怕不敬，冒瀆于她。

　　張三丰百載的修為，謙沖恬退，早已萬事不縈于懷，但師徒情深，對宋遠橋等人的生死安危，卻是十分牽挂，當即說道：“老道的幾個徒兒不自量力，曾赴貴教討教高招，迄今未歸，不知彼等下落如何，還請張教主明示。”趙敏嘻嘻一笑，說道：“宋大俠、俞二俠、張四俠、莫七俠四位，目下是在本教手中。每個人受了點兒傷，性命卻是無礙。”張三丰道：“受了點兒傷？多半是中了點兒毒。”趙敏笑道：“張真人對武當絕學可也當真自負得緊。你既說他們中毒，就算是中毒罷。”張三丰深知幾個徒兒盡是當世一流好手，就算眾寡不敵，總能有幾人脫身回報，倘真一鼓遭擒，定是中了敵人無影無蹤、難以防避的毒藥。趙敏見他猜中，也就坦然承認。張三丰又問：“我那姓殷的小徒呢？”趙敏歎道：“殷六俠中了少林派的埋伏，便和這位俞三俠一模一樣，四肢為大力金剛指折斷。死是死不了，要動可也動不得了！”張三丰鑒貌辨色，情知她此言非虛，心頭一痛，哇的一聲，噴了一口鮮血出來。趙敏背後眾人相顧色喜，知道空相偷襲得手，這位武當高人已受重傷，他們所懼者本來只張三丰一人，此時更是無所忌憚了。趙敏說道：“晚生有一句良言相勸，不知張真人肯俯聽否？”張三丰道：“請說。”趙敏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蒙古皇帝威加四海，張真人若能效順，皇上立頒殊封，武當派自當大蒙榮寵，宋大俠等人人無恙，更是不在話下。”張三丰抬頭望著屋梁，冷冷的道：“明教雖然多行不義，胡作非為，卻向來和蒙古人作對。是幾時投效了朝廷啦？老道倒孤陋寡聞得緊。”趙敏道：“棄暗投明，自來識時務者為俊傑。少林派自空聞、空智神僧以下，個個投效，盡忠朝廷。本教也不過見大勢所趨，追隨天下賢豪之後而已，何足奇哉？張三丰雙目如電，直視趙敏，說道：“元人殘暴，多害百姓，方今天下群雄并起，正是為了驅逐胡虜，還我河山。凡我黃帝子孫，無不存著個驅除韃子之心，這才是大勢所趨。老道雖是方外的出家人，卻也知大義所在。空聞、空智乃當世神僧，豈能為勢力所屈？你這位姑娘何以說話如此顛三倒四？”趙敏身後突然閃出一條大漢，大聲喝道：“兀那老道，言語不知輕重！武當派轉眼全滅。你不怕死，難道這山上百余名道人弟子，個個都不怕死麼？”這人說話中氣充沛，身高膀闊，形相極是威武。張三丰長聲吟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是文天祥的兩句詩，文天祥慷慨就義之時，張三丰年紀尚輕，對這位英雄丞相極是欽仰，後來常歎其時武功未成，否則必當舍命去救他出難，此刻面臨生死關頭，自然而然的吟了出來。他頓了一頓，又道：“說來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執，但求我自丹心一片，管他日後史書如何書寫！”望了俞岱岩一眼，心道：“我卻盼這套太極拳劍得能流傳後世，又何嘗不是和文丞相一般，顧全身後之名？其實但教行事無愧天地，何必管他太極拳能不能傳，武當派能不能存！”

　　趙敏白玉般的左手輕輕一揮，那大漢躬身退開。她微微一笑，說道：“張真人既如此固執，暫且不必說了。就請各位一起跟我走罷！”說著站起身來，她身後四個人身形晃動，團團將張三丰圍住。這四人一個便是那魁梧大漢，一個鶉衣百結，一個是身形瘦削的和尚，另一個虯髯碧眼，乃西域胡人。張無忌見這四人的身法或凝重、或飄逸，個個非同小可，心頭一驚：“這趙姑娘手下，怎地竟有如許高手？”眼見張三丰若不隨她而去，那四人便要出手，張無忌心想：“敵方高手甚眾，這一班人又盡是奸詐無恥、不顧信義之輩，非圍攻光明頂的六大派可比。我實不易保護太師父和三師伯的平安。就算擊敗了其中數人，他們也決計不肯服輸，勢必一擁而上。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竭力一拚，最好是能將趙姑娘擒了過來，脅迫對方。”他正要挺身而出，喝阻四人，忽聽得門外陰惻惻一聲長笑，一個青色人影閃進殿來，這人身法如鬼如魅，如風如電，倏忽欺身到那魁梧漢子的身後，揮掌拍出。那大漢更不轉身，反手便是一掌，意欲和他互拚硬功。那人不待此招打老，左手已拍到那西域胡人的肩頭。那胡人閃身躲避，飛腿踢他小腹。那人早已攻向那瘦和尚，跟著斜身倒退，左掌拍向那身穿破爛衣衫之人。瞬息之間，他連出四掌，攻擊了四名高手，雖然每一掌都沒打中，但手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這四人知道遇到了勁敵，各自躍開數步，凝神接戰。

　　那青衣人并不理會敵人，躬身向張三丰拜了下去，說道：“明教張教主座下晚輩韋一笑，參見張真人！”這人正是韋一笑。他擺脫了途中敵人的糾纏，兼程趕至。

　　張三丰聽他自稱是“明教張教主座下”，還道他也是趙敏一党，伸手擊退四人，多半另有陰謀，當下冷冷的道：“韋先生不必多禮，久仰青翼蝠王輕功絕頂，世所罕有，今日一見，果是名不虛傳。”韋一笑大喜，他少到中原，素來聲名不響，豈知張三丰居然也知道自己輕功了得的名頭，躬身說道：“張真人武林北斗，晚輩得蒙真人稱贊一句，當真是榮于華袞。”他轉過身來，指著趙敏道：“趙姑娘，你鬼鬼祟祟的冒充明教，敗壞本教聲名，到底是何用意？是男子漢大丈夫，何必如此陰險毒辣？”趙敏格格一笑，說道：“我本來不是男子漢大丈夫，陰險毒辣了，你便怎樣？”韋一笑第一句便說錯了，給她駁得無言可對，一怔之下，說道：“各位先攻少林，再擾武當，到底是何來歷？各位倘若和少林、武當有怨有仇，明教原本不該多管閒事，但各位冒我明教之名，喬扮本教教眾，我韋一笑可不能不理！”張三丰原本不信百年來為朝廷死敵的明教竟會投降蒙古，聽了韋一笑這幾句話，這才明白，心想：“原來這女子是冒充的。魔教雖然聲名不佳，遇上這等大事，畢竟毫不含糊。”趙敏向那魁梧大漢說道：“聽他吹這等大氣！你去試試，瞧他有甚麼真才實學。”那大漢躬身道：“是！”收了收腰間的彎帶，穩步走到大殿中間，說道：“韋蝠王，在下領教你的寒冰綿掌功夫！”韋一笑不禁一驚：“這人怎地知道我的寒冰綿掌？他明知我有此技，仍上來挑戰，倒是不可輕敵。”雙掌一拍，說道：“請教閣下的萬兒？”那人道：“我們既是冒充明教而來，難道還能以真名示人？蝠王這一問，未免太笨。”趙敏身後的十余人一齊大笑起來。韋一笑冷冷的道：“不錯，是我問得笨了。閣下甘作朝廷鷹犬，做异族奴才，還是不說姓名的好，沒的辱沒了祖宗。”那大漢臉上一紅，怒氣上升，呼的一掌，便往韋一笑胸口拍去，竟是中宮直進，徑取要害。

　　韋一笑腳步錯動，早已避過，身形閃處，伸指戳向他背心，他不先出寒冰綿掌，要先探一探這大漢的深淺虛實。那大漢左臂後揮，守中含攻。數招一過，大漢掌勢漸快，掌力凌厲。韋一笑的內傷雖經張無忌治好，不必再像從前那樣，運功一久，便須飲熱血抑制體內陰毒，但傷愈未久，即逢強敵，又是在張三丰這等大宗師面前出手，實是絲毫不敢怠慢，當即使動寒冰綿掌功夫。兩人掌勢漸緩，逐步到了互較內力的境地。突然間呼的一聲，大門中擲進一團黑黝黝的巨物，猛向那大漢撞去。這團物事比一大袋米還大，天下居然有這等龐大的暗器，當真奇了。那大漢左掌運勁拍出，將這物事擊出丈許，著手之處，只覺軟綿綿地，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但聽得“啊”的一聲慘呼，原來有人藏在袋中。此人中了那大漢勁力凌厲無儔的一掌，焉有不筋折骨斷之理？那大漢一愕之下，一時手足無措。韋一笑無聲無息的欺到身後，在他背心“大推穴”上拍了一記“寒冰綿掌”。那大漢驚怒交集，急轉身軀，奮力發掌往韋一笑頭頂擊落。

　　韋一笑哈哈一笑，竟然不避不讓。那大漢掌到中途，手臂已然酸軟無力，這掌雖然擊在對方天靈蓋之，卻哪里有半點勁力，不過有如輕輕一抹。韋一笑知道寒冰綿掌一經著身，對方勁力立卸，但高手對戰，竟敢任由強敵掌擊腦門，膽氣之豪，實是從所未聞，旁觀眾人無不駭然。倘若那大漢竟有抵御寒冰綿掌之術，勁力一時不去，這掌打在頭頂，豈不腦漿迸裂？韋一笑一生行事希奇古怪，愈是旁人不敢為、不肯為、不屑為之事，他愈是干得興高采烈，他乘那大漢分心之際出掌偷襲，本有點不夠光明正大，可是跟著便以腦門坦然受對方一掌，卻又是光明正大過了火，實是膽大妄為、視生死有如兒戲。那身穿破爛衣衫之人扯破布袋，拉出一個人來，只見他滿臉血紅，早在那大漢一擊之下斃命。此人身穿黑衣，正是他們一伙，不知如何，卻被人裝在布袋中擲了進來。那人大怒，喝道：“是誰鬼鬼祟祟……”一語未畢，一只白茫茫的袋子已兜頭罩到。他提氣後躍，避開了這一罩，只見一個胖大和尚笑嘻嘻的站在身前，正是布袋和尚說不得到了。說不得的乾坤一氣袋被張無忌在光明頂上迸破後，沒了趁手的兵器，只得胡亂做幾只布裝應用，畢竟不如原來那只刀劍不破的乾坤寶袋厲害。他輕功雖然不及韋一笑，但造詣也是極高，加之中途沒受阻撓，前腳後腳的便趕到了。說不得也躬身向張三丰行禮，說道：“明教張教主座下，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說不得，參見武當掌教祖師張真人。”張三丰還禮道：“大師遠來辛苦。”說不得道：“敝教教主座下光明使者、白眉鷹王、以及四散人、五旗使，各路人馬，都已上了武當。張真人你且袖手旁觀，瞧明教上下，和這批冒名作惡的無恥之徒一較高低。”

　　他這番話只是虛張聲勢，明教大批人眾未能這麼快便都趕到。但趙敏聽在耳里，不禁秀眉微蹙，心想：“他們居然來得這麼快，是誰泄漏了機密？”忍不住問道：“你們張教主呢？叫他來見我。”說著向韋一笑望了一眼，目光中有疑問之色，顯是問他教主到了何處。韋一笑哈哈一笑，說道：“這會兒你不再冒充了嗎？”心下卻也在想：“教主必已到來，卻不知此刻在哪里。”張無忌一直隱身在明月之後，知道韋一笑和說不得迄未認出自己，眼見到了這兩個得力幫手，極是喜慰。趙敏冷笑道：“一只毒蝙蝠，一個臭和尚，成得甚麼氣候？”一言甫畢，忽聽得東邊屋角上一人長笑問道：“說不得大師，楊左使到了沒有？”這人聲音響亮，蒼勁豪邁，正是白眉鷹王殷天正到了。說不得尚未回答，楊逍的笑聲已在西邊屋角上響起。只聽他笑道：“鷹王，畢竟是你老當益壯，先到了一步。”殷天正笑道：“楊左使不必客氣，咱二人同時到達，仍是分不了高下。只怕你還是瞧在張教主份上，讓了我三分。”楊逍道：“當仁不讓！在下已竭盡全力，仍是不能快得鷹王一步。”他二人途中較勁，比賽腳力，殷天正內功較深，楊逍步履輕快，竟是并肩出發，平頭齊到。長笑聲中，兩人一齊從屋角縱落。張三丰久聞殷天正的名頭，何況他又是張翠山的岳父，楊逍在江湖上也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當下走上三步，拱手道：“張三丰恭迎殷兄、楊兄的大駕。”心中卻頗為不解：“殷天正明明是天鷹教的教主，又說甚麼‘瞧在張教主份上’？”殷楊二人躬身行禮。殷天正道：“久仰張真人清名，無緣拜見，今日得睹芝顏，三生有幸。”張三丰道：“兩位均是一代宗師，大駕同臨，洵是盛會。”

　　趙敏心中愈益惱怒，眼見明教的高手越來越多，張無忌雖然尚未現身，只怕說不得所言不虛，确是在暗中策划，布置下甚麼厲害的陣勢，自己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計謀，看來今日已難成功，但好容易將張三丰打得重傷，這是千載難逢、決無第二次的良機，今日若不乘此機會收拾了武當派，日後待他養好了傷，那便棘手之極了，一雙漆黑溜圓的眼珠轉了兩轉，冷笑道：“江湖上傳言武當乃正大門派，豈知耳聞爭如目見？原來武當派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全仗魔教撐腰，本門武功可說不值一哂。”說不得道：“趙姑娘，你這可是婦人之見、小兒之識了。張真人威震武林之時，只怕你祖父都尚未出世，小孩兒懂得甚麼？”趙敏身後的十余人一齊踏上一步，向他怒目而視。說不得洋洋自若，笑道：“你們說我這句話說不得麼？我名字叫作‘說不得’，說話卻向來是說得又說得，諒你們也奈何我不得。”趙敏手下那瘦削僧人怒道：“主人，待屬下將這多嘴多舌的和尚料理了！”說不得叫道：“妙極！妙極！你是野和尚，我也是野和尚，咱們來比拚比拚，請武當宗師張真人指點一下不到之處，胜過咱們苦練十年。”說著雙手一揮，從懷中又抖了一只布袋出來。旁人見他布袋一只又是一只，取之不盡，不知他僧袍底下到底還有多少只布袋。

　　趙敏微微搖頭，道：“今日我們是來討教武當絕學，武當派不論哪一位下場，我們都樂于奉陪。武當派到底确有真才實學，還是浪得虛名，今日一戰便可天下盡知。至于明教和我們的過節，日後再慢慢算帳不遲。張無忌那小鬼奸詐狡猾，我不抽他的筋、剝他的皮，難消心頭之恨，可也不忙在一時。”張三丰聽到“張無忌那小鬼”六個字時，心中大奇：“明教的教主難道真的也叫做張無忌？怎地又是‘小鬼’了？”說不得笑嘻嘻的道：“本教張教主少年英雄，你趙姑娘只怕比我們張教主還小著幾歲，不如嫁了我們教主，我和尚看來倒也相配……”他話未說完，趙敏身後眾人已轟雷般怒喝起來：“胡說八道！”“住嘴！”“野和尚放狗屁！”趙敏紅暈雙頰，容貌嬌艷無倫，神色之中只有三分薄怒，倒有七分靦腆，一個呼叱群豪的大首領，霎時之間變成了忸怩作態的小姑娘。但這神氣也只是瞬息間的事，她微一凝神，臉上便如罩了一層寒霜，向張三丰道：“張真人，你若不肯露一手，那便留一句話下來，只說武當派乃欺世盜名之輩，我們大伙兒拍手便走。便是將宋遠橋、俞蓮舟這批小子們放還給你，又有何妨？”便在此時，鐵冠道人張中和殷野王先後趕到，不久周顛和彭瑩玉也到了山上，明教這邊又增了四個好手。趙敏估量形勢，雙方決戰，未必能操胜算，最擔心的還是張無忌在暗中作甚麼手腳。她眼光在明教諸人臉上掃了轉，心想：“張三丰所以成為朝廷心腹之患，乃因他威名太盛，給武林中人奉為泰山北斗，他既與朝廷為敵，中原武人便也都不肯歸附。若憑他這等風燭殘年，還能活得多少時候？今日也不須取他性命，只要折辱他一番，令武當派聲名墮地，此行便算大功告成。”于是冷冷的道：“我們造訪武當，只是想領教張真人的武功到底是真是假，若要去剿滅明教，難道我們不認得光明頂的道路麼？又何必在武當山上比武，莫非天下只有你張真人一人，方能品評高下胜負？這樣罷，我這里有三個家人，一個練過幾天殺豬屠狗的劍法，一個會得一點粗淺內功，還有一個學過幾招三腳貓的拳腳。阿大、阿二、阿三，你們站出來，張真人只須將我這三個不中用的家人打發了，我們佩服武當派的武功确是名下無虛。要不然嘛，江湖上自有公論，也不用我多說。”說著雙手一拍。她身後緩步走出三個人來。

　　只見那阿大是個精干枯瘦的老者，雙手捧著一柄長劍，赫然便是那柄倚天寶劍。這人身材瘦長，滿臉皺紋，愁眉苦臉，似乎剛才給人痛毆了一頓，要不然便是新死了妻子兒女，旁人只要瞧他臉上神情，幾乎便要代他傷心落淚。那阿二同樣的枯瘦，身材略矮，頭頂心滑油油地，禿得不剩半根頭發，兩邊太陽穴凹了進去，深陷半寸。那阿三卻是精壯結實，虎虎有威，臉上、手上、項頸之中，凡是可見到肌肉處，盡皆盤根虯結，似乎周身都是精力，脹得要爆炸出來，他左頰上有顆黑痣，黑痣上生著一叢長毛。張三丰、殷天正、楊逍等人看了這三人情狀，心下都是一驚。

　　周顛說道：“趙姑娘，這三位都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我周顛便一個也斗不過，怎地不識羞的喬裝了家人，來跟張真人開玩笑麼？”趙敏道：“他們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我倒也不知道。他們叫甚麼名字啊？”周顛登時語塞，隨即打個哈哈，說道：“這位是‘一劍露天下’皺眉神君，這位是‘丹氣霸八方’禿頭天王。至于這一位嘛，天下無人不知，哪個不曉，嘿嘿，乃是……那個……‘神拳蓋世’大力尊者。”趙敏聽他瞎說八道的胡謅，不禁噗哧一笑，說道：“我家里三個煮飯烹茶、抹桌掃地的家人，甚麼神君、天王、尊者的？張真人，你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腳罷。”那阿三踏上一步，抱拳道：“張真人請！”左足一蹬，喀喇一聲響，蹬碎了地下三塊方磚。著腳處的青磚被他蹬碎并不希奇，難在鄰近的兩塊方磚竟也被這一腳之力蹬得粉碎。楊逍和韋一笑對望一眼，心中都道：“好家伙！”那阿大、阿二兩人緩緩退開，低下了頭，向眾人一眼也不瞧。這三人自進殿後，一直跟在趙敏身後，只是始終垂目低頭，神情猥瑣，誰也沒加留神，不料就這麼向前一站，登時如淵停岳峙，儼然大宗匠的氣派，但退了回去時，卻又是一副畏畏縮縮、佣仆廝養的模樣。

　　武當派的知客道人靈虛一直在為太師父的傷勢憂心，這時忍不住喝道：“我太師父剛才受傷嘔血，你們沒瞧見麼？你們怎麼……怎麼……”說到這里，語聲中已帶哭音。殷天正心想：“原來張真人曾受傷嘔血，卻不知是為何人所傷。他就算不傷，這麼大的年紀，怎麼跟這等人比拚拳腳？瞧此人武功，純是剛猛一路，讓我來接他的。”當下朗聲說道：“張真人何等身分，豈能和低三下四之輩動手過招？這不是天大的笑話麼？別說是張真人，就算我姓殷的，哼哼，諒這些奴才也不配受我一拳一腳。”他明知阿大、阿二、阿三決非庸流，但偏要將他們說得十分不堪，好將事情攬到自己身上。趙敏道：“阿三，你最近做過甚麼事？說給他們聽聽，且看配不配和武當高人動手過招。”她言語之中，始終緊緊的扣住了“武當”二字。那阿三道：“小人最近也沒做過甚麼事，只是在西北道上曾跟少林派一個名叫空性的和尚過招，指力對指力，破了他的龍爪手，隨即割下了他的首級。”

　　此言一出，大廳上盡皆聳動。空性神僧在光明頂上以龍爪手與張無忌拆招，一度曾大占上風，明教眾高手人人親睹，想不到竟命喪此人之手。以他擊斃少林神僧的身分，自己足可和張三丰一較高下。殷天正大聲道：“好！你連少林派的空性神僧也打死了，讓姓殷的來斗上一斗，倒是一件快事。”說著搶上兩步，拉開了架子，白眉上豎，神威凜凜。

　　阿三道：“白眉鷹王，你是邪魔外道，我阿三是外道邪魔。咱倆一鼻孔出氣，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你要打，咱們另揀日子來比過。今日主人有命，只令小人試試武當派武功的虛實。”轉頭向張三丰道：“張真人，你要是不想下場，只須說一句話便可交代，我們也不會動蠻硬逼。武當派只須服輸，難道還真要了你的老命不成？”張三丰微微一笑，心想自己雖然身受重傷，但若施出新創太極拳中“以虛御實”的上乘武學法門，未必便輸于他，所難對付者，倒是擊敗阿三之後，那阿二便要上前比拚內力，這卻絲毫取巧不得，這一關決計無法過去，但火燒眉毛，且顧眼下，只有打發了這阿三再說。當下緩步走到殿心，向殷天正道：“殷兄美意，貧道心領。貧道近年來創了一套拳術，叫作‘太極拳’，自覺和一般武學頗有不同處。這位施主定要印證武當派功夫，殷兄若是將他打敗，諒他心有不甘。貧道就以太極拳中的招數和他拆幾手，正好乘機將貧道的多年心血就正于各位方家。”殷天正聽了又是歡喜，又是擔憂，聽他言語中對這套“太極拳”頗具自信，張三丰是何等樣人，既出此言，自有把握，否則豈能輕墮一世的威名？但他適才曾重傷嘔血，只怕拳技雖精，終究內力難支，當下不便多言，只得抱拳道：“晚輩恭睹張真人神技。”阿三見張三丰居然飄然下場，心下倒生了三分怯意，但轉念又道：“今日我便和這老道拚個兩敗俱傷，那也是聳動武林的盛舉了。”當下屏息凝神，雙目盯住在張三丰臉上，內息暗暗轉動，周身骨骼劈劈拍拍，不絕發出輕微的爆響之聲。眾人又均相顧一愕，知道這是佛門正宗的最上乘武功，自外而內，不帶半分邪氣，乃是金剛伏魔神通。

　　張三丰見到他這等神情，也是悚然一驚：“此人來歷不小啊！不知我這太極拳是否對付得了？”當下雙手緩緩舉起，要讓那阿三進招。忽然俞岱岩身後走出一個蓬頭垢面的小道童來，說道：“太師父，這位施主要見識我武當派的拳技，又何必勞動太師父大駕？待弟子演幾招給他瞧瞧，也就夠了。”這個滿臉塵垢的小道童正是張無忌。殷天正、楊逍等人和他分手不久，雖然他此刻衣服形貌全都改變，但一聽聲音，立即認了出來。明教群豪見教主早已在此，盡皆大喜。張三丰和俞岱岩卻怎能想得到？張三丰一時瞧不清他的面目，見到他身上衣著，只道便是清風，說道：“這位施主身具少林派金剛伏魔的外門神通，想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你小孩兒一招之間便被他打得筋折骨裂，豈同兒戲？”張無忌左手牽住張三丰衣角，右手拉著他左手輕輕搖晃，說道：“太師父，你教我的太極拳法從未用過，也不知成是不成。難得這位施主是外家高手，讓弟子來試試以柔克剛、運虛御實的法門，那不是很好麼？”說話之間，將一股極渾厚、極柔和的九陽神功，從手掌上向張三丰體內傳了過去。張三丰于剎那之間，只覺掌心中傳來這股力道雄強無比，雖然遠不及自己內力的精純醇正，但泊泊然、綿綿然，直是無止無歇、無窮無盡，一驚之下，定睛往張無忌臉上瞧去，只見他目光中不露光華，卻隱隱然有一層溫潤晶瑩之意，顯得內功已到絕頂之境，生平所遇人物，只有本師覺遠大師、大俠郭靖等寥寥數人，才有這等修為，至于當世高人，除了自己之外，實想不起再有第二人能臻此境界。霎時之間，他心中轉過了無數疑端，然而這少年的內力沛然而至，顯是在助自己療傷，決無歹意，乃可斷定，于是微笑道：“我衰邁昏庸，能有甚麼好功夫教你？你要領教這位施主的絕頂外家功夫，那也是好的，務須小心在意。”他總道這小道童是哪一派的高手少年趕來赴援，因此言語中極是謙沖客氣。

　　張無忌道：“太師父，你待孩兒恩重如山，孩兒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報太師父和眾位師伯叔的大恩。我武當派功夫雖不敢說天下無敵，但也不致輸于西域少林的手下。太師父盡管放心。”他這幾句話說得懇摯無比，幾句“太師父”純出自然，決計做作不來，連張三丰也是大為奇怪：“難道他竟是本門弟子，暗中潛心修為，就如昔年本師覺遠大師一般？”緩緩放下張無忌的手，退了回去，坐在椅中，斜目瞧俞岱岩時，只見他也是一臉迷惘之色。

　　那阿三見張三丰居然遣這小道童出戰，對自己之輕蔑藐視可說已到了極處，但想我一拳先將這小道童打死，激得老道心浮氣粗，再和他動手，當更有制胜把握，當下也不多言，只說：“小孩兒，發招罷！”

　　張無忌道：“我新學的這套拳術，乃我太師父張真人多年心血所創，叫作‘太極拳’。晚輩初學乍練，未必即能領悟拳法中的精要，三十招之內，恐怕不能將你擊倒。但那是我學藝未精，并非這套拳術不行，這一節你須得明白。”阿三不怒反笑，轉頭向阿大、阿二道：“大哥、二哥，天下竟有這等狂妄的小子。”阿二縱聲大笑。阿大卻已瞧出這小道童不是易與之輩，說道：“三弟，不可輕敵。”阿三踏上一步，呼的一拳，便往張無忌胸口打到，這一招神速如電，拳到中途，左手拳更加迅捷的搶上，後發先至，撞擊張無忌面門，招術之詭异，實是罕見。

　　張無忌自聽張三丰演說“太極拳”之後，一個多時辰中，始終在默想這套拳術的拳理，眼見阿三左拳擊到，當即使出太極拳中一招“攬雀尾”，右腳實，左腳虛，運起“擠”字訣，粘連粘隨，右掌已搭住他左腕，橫勁發出。阿三身不由主的向前一沖，跨出兩步，方始站定。旁觀眾人見此情景，齊聲驚噫。這一招“攬雀尾”，乃天地間自有太極拳以來首次和人過招動手。張無忌身具九陽神功，精擅乾坤大挪移之術，突然使出太極拳中的“粘”法，雖然所學還不到兩個時辰，卻已如畢生研習一般。阿三給他這麼一擠，自己這一拳中千百斤的力氣猶似打入了汪洋大海，無影無蹤，無聲無息，身子卻被自己的拳力帶得斜移兩步。他一驚之下，怒氣填膺，快拳連攻，臂影晃動，便似有數十條手臂、數十個拳頭同時擊出一般。眾人見了他這等狂風驟雨般的攻勢，盡皆心驚：“無怪以空性大師這等高強的武功，也喪身于他手下。”除了趙敏攜來的眾人之外，無不為張無忌擔心。

　　張無忌有意要顯揚武當派的威名，自己本身武功一概不用，招招都使張三丰所創太極拳的拳招，單鞭、提手上勢、白鶴亮翅、摟膝拗步，待使到一招，“手揮琵琶”時，右捺左收，剎時間悟到了太極拳旨中的精微奧妙之處，這一招使得猶如行云流水，瀟洒無比。阿三只覺上盤各路已全處在他雙掌的籠罩之下，無可閃避，無可抵御，只得運勁于背，硬接他這一掌，同時右拳猛揮，只盼兩人各受一招，成個兩敗俱傷之局。不料張無忌雙手一圈，如抱太極，一股雄渾無比的力道組成了一個旋渦，只帶得他在原地急轉七八下，如轉陀螺，如旋紡錘，好容易使出“千斤墜”之力定住身形，卻已滿臉脹得通紅，狼狽萬狀。明教群豪大聲喝彩。楊逍叫道：“武當派太極拳功夫如此神妙，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周顛笑道：“阿三老兄，我勸你改個名兒，叫做‘阿轉’！”殷野王道：“多轉幾個圈兒也不算丟臉，古人不是說‘三十六著，轉為上著’麼？”說不得道：“當年梁山泊好漢中有個黑旋風，那旋風嘛，原是要轉的！”阿三只氣得臉色自紅轉青，怒吼一聲，縱身扑上，左手或拳或掌，變幻莫測，右手卻純是手指的功夫，拿抓點戳、勾挖拂挑，五根手指如判官筆，如點穴橛，如刀如劍，如槍如戟，攻勢凌厲之極。張無忌太極拳拳招未熟，登時手忙腳亂，應付不來，突然間嗤的一聲，衣袖被撕下了一截，只得展開輕功，急奔閃避，暫且避讓這從所未見的五指功夫。阿三吆喝追趕，卻哪里及得上對手輕功的飄逸，接連十余抓，盡數落空。張無忌一面躲閃，心下轉念：“我只逃不斗，豈不是輸了？這太極拳我還不大會使，且以挪移乾坤的功夫，跟他斗上一斗。”一個回身，雙手擺一招太極拳中“野馬分鬃”的架式，左手卻已使出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阿三右手一指戳向對方肩頭，卻不知如何被他一帶，噗的一響，竟戳到了自己左手上臂，只痛得眼前金星直冒，一條左臂幾乎提不起來。楊逍瞧出這不是太極拳功夫，卻搶先叫道：“太極拳當真了得！”阿三又痛又怒，喝道：“這是妖法邪術，甚麼太極拳了？”刷刷刷連攻三指。張無忌縱身避開，眼見阿三又是長臂疾伸，雙指戳到，他再使挪移乾坤心法，一牽一引，托的一響，阿三的兩根手指直插進了殿上一根大木柱之中，深至指根。眾人又是吃驚，又是好笑。眾人轟笑聲中，俞岱岩厲聲喝道：“且住！你這是少林派金剛指力？”張無忌縱身躍開，一聽到“少林派金剛指力”七個字，立時想起，俞岱岩為少林派金剛指力所傷，二十年來，武當派上下都為此深怨少林，看來真凶卻是眼前此人。只聽阿三冷冷的道：“是金剛指力便怎樣？誰教你硬充好漢，不肯說出屠龍刀的所在？這二十年殘廢的滋味可好受麼？”俞岱岩厲聲道：“多謝你今日言明真相，原來我一身殘廢，是你西域少林派下的毒手。只可惜……只可惜了我的好五弟。”說到最後一句，不禁哽咽。要知當年張翠山自刎而死，乃是為了俞岱岩傷于殷素素的銀針之下、無顏以對師兄之故。其實俞岱岩中了銀針之後，殷素素托龍門鏢局運回武當，醫治月余，自會痊愈，他四肢被人折斷，實出于大力金剛指的毒手，倘若當日找到了這罪魁禍首，張翠山夫婦也不致慘死了。俞岱岩既悲師弟無辜喪命，又恨自己成為廢人，滿腔怨毒，眼中如要噴出火來。張無忌聽了兩人之言，立即明白了一切前因後果。他幼時曾聽父親說過，少林寺火工頭陀偷學武藝，擊死少林寺達摩堂首座苦智禪師，少林派中各高手大起爭執，以致苦慧禪師遠走西域，開創了西域少林一派，看來這人是當年苦慧的傳人。果然聽得張三丰道：“施主心腸忒也歹毒，我們可沒想到當年苦慧禪師的傳人之中，竟有施主這等人物。”阿三獰笑道：“苦慧是甚麼東西？”

　　張三丰一聽，恍然大悟。當年俞岱岩為大力金剛指所傷後，武當派遣人前往質問少林，少林派掌門方丈堅決不認，便疑心到西域少林一派，但多年打聽，得知西域少林已然式微之極，所傳弟子只精研佛學，不通武功，此刻聽了阿三這句“苦慧是甚麼東西”，心知他若是西域少林傳人，決無辱罵開派師祖之理，便朗聲說道：“怪不得，怪不得！施主是火工頭陀的傳人，不但學了他的武功，也盡數傳了他狠戾陰毒的性兒！那個空相甚麼的，是施主的師兄弟罷？”

　　阿三道：“不錯！他是我師弟，他可不叫空相，法名剛相。張真人，我‘金剛門’的般若金剛掌，跟你武當派的掌法比起來怎樣？”俞岱岩厲聲道：“遠遠不如！他頭頂挨了我師一掌，早已腦漿迸裂。班門弄斧，死有余辜！”

　　阿三大吼一聲，扑將上來。張無忌一招太極拳“如封似閉”，將他擋住，說道：“阿三，拿‘黑玉斷續膏’來！”說著伸出了右掌。阿三大吃一驚：“本門的續骨妙藥秘密之極，連本門尋常弟子也不知其名，這小道童卻從何處聽來？”

　　他哪知蝶谷醫仙胡青牛的“醫經”之中，有言說道，西域有一路外家武功，疑是少林旁支，手法極其怪异，斷人肢骨，無藥可治，僅其本門秘藥“黑玉斷續膏”可救，然此膏如何配制，卻其方不傳。張無忌想到此節，順口說了出來，本來也只試他一試，待見他臉色陡變，即知所料無誤，朗聲說道：“拿來！”他想起了父母之死，以及俞殷兩位師伯叔的慘遭荼毒，恨不得立時置之于死地，實不愿跟他多說一句。阿三適才和他交手，雖然吃了一點小虧，但見自己的大力金剛指使將出來之時，他只有躲閃逃避，并無還手之力，只須留神他古里古怪的牽引手法，斗下去可操必胜，當下踏上一步，喝道：“小家伙，你跪下來磕三個響頭，那就饒你，否則這姓俞的便是榜樣。”張無忌決意要取他的“黑玉斷續膏”，然而如何對付他的金剛指，一時卻無善策，乾坤犬挪移之法雖可傷他，卻不能逼得他取出藥來，正自沉吟，張三丰道：“孩子，你過來！”張無忌道：“是！太師父。”走到他身前。

　　張三丰道：“用意不用力，太極圓轉，無使斷絕。當得機得勢，令對手其根自斷。一招一式，務須節節貫串，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適才見張無忌臨敵使招，已頗得太極三昧，只是他原來武功太強，拳招中棱角分明，未能體會太極拳那“圓轉不斷”之意。張無忌武功已高，關鍵處一點便透，聽了張三丰這幾句話，登時便有領悟，心中虛想著那太極圖圓轉不斷、陰陽變化之意。阿三冷笑道：“臨陣學武，未免遲了罷？”張無忌雙眉上揚，說道：“剛來得及，正好叫閣下試招。”說著轉過身來，右手圓轉向前，朝阿三面門揮去，正是太極拳中一招“高探馬”。阿三右手五指并攏，成刀形斬落，張無忌“雙風貫耳”，連消帶打，雙手成圓形擊出，這一下變招，果然體會了太師父所教“圓轉不斷”四字的精義，隨即左圈右圈，一個圓圈跟著一個圓圈，大圈、小圈、平圈、立圈、正圈、斜圈，一個個太極圓圈發出，登時便套得阿三跌跌撞撞，身不由主的立足不穩，猶如中酒昏迷。

　　突然之間，阿三五指猛力戳出，張無忌使出一招“云手”，左手高，右手低，一個圓圈已將他手臂套住，九陽神功的剛勁使出，喀喇一聲，阿三的右臂上下臂骨齊斷。這九陽神功的剛勁好不厲害，阿三一條手臂的臂骨立時斷成了六七截，骨骼碎裂，不成模樣。以這份勁力而論，卻遠非以柔勁為主的太極拳所及。張無忌恨他歹毒，“云手”使出時連綿不斷，有如自去行空，一個圓圈未完，第二個圓圈已生，又是喀喇一響，阿三的左臂亦斷，跟著喀喀喀幾聲，他左腿右腿也被一一絞斷。張無忌生平和人動手，從未下過如此辣手，但此人是害死父母、害苦三師伯、六師叔的大凶手，若非要著落在他身上取到“黑玉斷續膏”，早已取了他性命。

　　阿三一聲悶哼，已然摔倒。趙敏手下早有一人搶出，將他抱起退開。旁觀眾人見到張無忌如此神功，盡皆駭然，連明教眾高手也忘了喝彩。那禿頭阿二閃身而出，右掌疾向張無忌胸口劈來，掌尖未至，張無忌已覺氣息微窒，當下一招“斜飛勢”，將他掌力引偏。這禿頭老者一聲不出，下盤凝穩，如牢釘在地，專心致志，一掌一掌的劈出，內力雄渾無比。

　　張無忌見他掌路和阿三乃是一派，看年紀當是阿三的師兄，武功輕捷不及，卻是遠為沉穩，當下運起太極拳中粘、引、擠、按等招式，想將他身子帶歪，不料這人內力太強，反而粘得自己跌出了一步。張無忌雄心陡起，心想：“我倒跟你比拚比拚，瞧是你的西域少林內功厲害，還是我的九陽神功厲害。”見他一掌劈到，便也一掌劈出，那是硬碰硬的蠻打，絲毫沒取巧的余地，雙掌相交，砰的一聲巨響，兩人身子都晃了一晃。張三丰“噫”的一聲，心中叫道：“不好！這等蠻打，力強者胜，正和太極拳的拳理全然相反。這禿頭老者內力渾厚，武林中甚是罕見，只怕這一掌之下，小孩兒便受重傷。”便在此時，兩人第二掌再度相交，砰的一聲，那阿二身子一晃，退了一步，張無忌卻是神定氣閒的站在當地。

　　九陽神功和少林派內功練到最高境界，可說難分高下。但西域“金剛門”的創派祖師火工頭陀是從少林寺中偷學的武藝。拳腳兵刃固可偷學，內功一道卻講究體內氣息運行，便是眼睜睜的瞧著旁人打坐靜修，瞧上十年八年，又怎知他內息如何調勻、周天如何搬運？因此外功可偷學，內功卻是偷學不來的。“金剛門”外功極強，不輸于少林正宗，內功卻遠遠不及了。這阿二是“金剛門”中的异人，天生神力，由外而內，居然另辟蹊徑，練成了一身深厚內功，造詣早已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師祖火工頭陀，可說乃是天授。在他雙掌之下，極少有人接得住三招，此時蠻打硬拚，卻被張無忌的掌力震得退出了一步，不由得又驚又怒，深深吸一口氣，雙掌齊出，同時向張無忌劈去。張無忌叫道：“殷六叔，你瞧我給你出這口惡氣。”原來這時殷梨亭已在楊不悔、小昭等人陪同之下，由兩名明教教眾用軟兜抬著，到了武當山上。

　　張無忌一聲喝處，右拳揮出，砰的一聲大響，那禿頭阿二連退三步，雙目鼓起，胸口氣血翻涌，張無忌叫道：“殷六叔，圍攻你的眾人之中，可有這禿頭在內麼？”殷梨亭道：“不錯！此人正是首惡。”只聽那禿頭阿二周身骨節劈劈拍拍的發出響聲，正自運勁。俞岱岩知道這阿二內力強猛，這一運功勁，掌力非同小可，實是難擋，叫道：“渡河未濟，擊其中流！”意思是叫張無忌不等阿二運功完成，便上前攻他個措手不及。張無忌應道：“是！”踏上一步，卻不出擊。阿二雙臂一振，一股力道排山倒海般推了過來。張無忌吸一口氣，體內真氣流轉，右掌揮出，一拒一迎，將對方掌力盡行碰了回去。這兩股巨力加在一起，那阿二大叫一聲，身子猶似發石機射出的一塊大石，喀喇喇一聲響，撞破牆壁，沖了出去。眾人駭然失色之際，忽見牆壁破洞中閃進一個人來，提著阿二的身子放在地下。此人矮矮胖胖，圓如石鼓，模樣甚是可笑，身法卻極靈活，正是明教厚土旗掌旗使顏垣。那禿頭阿二雙臂臂骨、胸前肋骨、肩頭鎖骨，已盡數被他自己剛猛雄渾的掌力震斷。顏垣放下阿二，向張無忌一躬身，又從牆洞中鑽了出去，倏來倏去，便如是一頭肥肥胖胖的土鼠。趙敏見這小道童連敗自己手下兩個一流高手，早已起疑，見顏垣向他行禮，妙目流盼，立時認出，暗罵自己：“該死，該死！我先入為主，一心以為小鬼在外布置，沒想到他竟假裝道童，在此搗鬼，壞我大事。”當下細聲細氣的道：“張教主，怎地如此沒出息，假扮起小道童來？滿口太師父長、太師父短，也不害羞。”張無忌見她認出了自己，便朗聲道：“先父翠山公正是太師父座下的第五弟子，我不叫‘太師父’卻叫甚麼？有甚麼害羞不害羞？”說著轉身向張三丰跪下磕頭，說道：“孩兒張無忌，叩見太師父和三師伯。事出倉卒，未及稟明，還請恕孩兒欺瞞之罪。”張三丰和俞岱岩驚喜交集，說甚麼也想不到這個力敗西域少林二大高手的少年，竟是當年那個病得死去活來的孩童。張三丰呵呵大笑，伸手扶起，說道：“好孩子，你沒有死，翠山可有後了。”張無忌武功卓絕，猶在其次，張三丰最歡喜的是，只道他早已身亡，卻原來尚在人世，一時當真是喜從天降，心花怒放，轉頭向殷天正道：“殷兄，恭喜你生了這麼個好外孫。”殷天正笑道：“張真人，恭喜你教出來這麼一位好徒孫。”趙敏罵道：“甚麼好外孫、好徒孫！兩個老不死，養了一個奸詐狡獪的小鬼出來。阿大，你去試試他的劍法。”那滿臉愁苦之色的阿大應道：“是！”刷的一聲，拔出倚天劍來，各人眼前青光閃閃，隱隱只覺寒氣侵人，端的是口好劍。張無忌道：“此劍是峨嵋派所有，何以到了你的手中？”趙敏啐道：“小鬼，你懂得甚麼？滅絕老尼從我家中盜得此劍，此刻物歸原主，倚天劍跟峨嵋派有甚麼干系？”張無忌原不知倚天劍的來歷，給她反口一問，竟是答不上來，當下岔開話題，說道：“趙姑娘，請你取‘黑玉斷續膏’給我，治好了我三師伯、六師叔的斷肢，大家便既往不咎。”趙敏道：“哼！既往不咎？說來倒容易。你可知少林派空聞、空智，武當派的宋遠橋、俞蓮舟他們，此刻都在何處？”張無忌搖頭道：“我不知道。還請姑娘見示。”

　　趙敏冷笑道：“我干麼要跟你說？不將你碎尸萬段，難抵當日綠柳莊鐵牢中，對我輕薄羞辱之罪！”說到“輕薄羞辱”四字，想起當日情景，不由得滿臉飛紅，又惱又羞。張無忌聽到他說及“輕薄羞辱”四字，臉上也是一紅，心想那日為了解救明教群豪身上所中之毒，事在緊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用手搔她腳底，其實并無絲毫輕薄之意，不過男女授受不親，雖說從權，此事并未和旁人說過，倘若眾人當真以為自己調戲少女，那可糟了，眼下無可辯白，只得說道：“趙姑娘，這‘黑玉斷續膏’你到底給是不給？”趙敏俏目一轉，笑吟吟的道：“你要黑玉斷續膏，那也不難，只須你依我三件事，我便雙手奉上。”張無忌道：“哪三件事？”趙敏道：“眼下我可還沒想起。日後待我想到了，我說一件，你便跟著做一件。”張無忌道：“那怎麼成？難道你要我自殺，要我做豬做狗，也須依你？”趙敏笑道：“我不會要你自殺，更不會叫你做豬做狗，嘻嘻，就是你肯做，也做不來呢。”張無忌道：“你先說將出來，倘是不違俠義之道，而我又做得到的，那麼依你自也不妨。”

　　趙敏正待接口，轉眼看到小昭鬢邊插著一朵珠花，正是自己送給張無忌的那朵，不禁大惱，又見小昭明眸皓齒，桃笑李妍，年紀雖稚，卻出落得猶如曉露芙蓉，甚是惹人怜愛，心下更恨，一咬牙，對阿大道：“去把這姓張的小子兩條臂膀斬了下來！”阿大應道：“是！”一振倚天劍，走上一步，說道：“張教主，主人有命，叫我斬下你的兩條臂膀。”

　　周顛心中已憋了很久，這時再也忍不住了，破口罵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不如斬下自己的雙臂。”阿大滿臉愁容，苦口苦面的道：“那也說得有理。”周顛這下子可就樂了，大聲道：“那你快斬啊。”阿大道：“也不必忙。”張無忌暗暗發愁，這口倚天寶劍鋒銳無匹，任何兵刃碰上即斷，惟一對策，只有以乾坤大挪移法空手奪他兵刃，然而伸手到這等鋒利的寶劍之旁，只要對方的劍招稍奇，變化略有不測，自己一條手臂自指尖以至肩頭，不論哪一處給劍鋒一帶，立時削斷，如何對敵，倒是頗費躊躇。忽聽張三丰道：“無忌，我創的太極拳，你已學會了，另有一套太極劍，不妨現下傳了你，可以用來跟這位施主過過招。”張無忌喜道：“多謝太師父。”轉頭向阿大道：“這位前輩，我劍術不精，須得請太師父指點一番，再來跟你過招。”

　　那阿大對張無忌原本暗自忌憚，自己雖有寶劍在手，占了便宜，究屬胜負難知，聽說他要新學劍招，那是再好不過，心想新學的劍招盡管精妙，總是不免生疏。劍術之道，講究輕翔靈動，至少也得練上一二十年，臨敵時方能得心應手，熟極而流。他點了點頭，說道：“你去學招罷，我在這里等你。學兩個時辰夠了嗎？”張三丰道：“不用到旁的地方，我在這兒教，無忌在這兒學，即炒即賣，新鮮熱辣。不用半個時辰，一套太極劍法便能教完。”他此言一出，除了張無忌外，人人驚駭，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均想：就算武當派的太極劍法再奧妙神奇，但在這里公然教招，敵人瞧得明明白白，還有甚麼秘奧可言？阿大道：“那也好。我在外殿等候便是。”他竟是不欲占這個便宜，以佣仆身分，卻行武林宗師之事。張三丰道：“那也不必。我這套劍法初創，也不知管用不管用。閣下是劍術名家，正要請你瞧瞧，指出其中的缺陷破綻。”這時楊逍心念一動，突然想起，朗聲道：“閣下原來是‘八臂神劍’方長老，閣下以堂堂丐幫長老之尊，何以甘為旁人廝仆？”明教群豪一聽，都吃了一驚。周顛道：“你不是死了麼？怎麼又活轉了，這……這怎麼可以？”

　　那阿大悠悠歎了口氣，低頭說道：“老朽百死余生，過去的事說他作甚？我早不是丐幫的長老了。”老一輩的人都知八臂神劍方東白是丐幫四大長老之首，劍術之精，名動江湖，只因他出劍奇快，有如生了七八條手臂一般，因此上得了這個外號。十多年前聽說他身染重病身亡，當時人人都感惋惜，不覺他竟尚在人世。張三丰道：“老道這路太極劍法能得八臂神劍指點幾招，榮寵無量。無忌，你有佩劍麼？”小昭上前幾步，呈上張無忌從趙敏處取來的那柄木制假倚天劍。張三丰接在手里，笑道：“是木劍？老道這不是用來畫符捏訣、作法驅邪麼？”當下站起身來，左手持劍，右手捏個劍法，雙手成環，緩緩抬起，這起手式一展，跟著三環套月、大魁星、燕子抄水、左攔掃、右攔掃……一招招的演將下來，使到五十三式“指南針”，雙手同時畫圓，復成第五十四式“持劍歸原”。張無忌不記招式，只是細看他劍招中“神在劍先、綿綿不絕”之意。張三丰一路劍法使完，竟無一人喝彩，各人竟皆詫异：“這等慢吞吞、軟綿綿的劍法，如何能用來對敵過招？”轉念又想：“料來張真人有意放慢了招數，好讓他瞧得明白。”

　　只聽張三丰問道：“孩兒，你看清楚了沒有？”張無忌道：“看清楚了。”張三丰道：“都記得了沒有？”張無忌道：“已忘記了一小半。”張三丰道：“好，那也難為了你。你自己去想想罷。”張無忌低頭默想。過了一會，張三丰問道：“現下怎樣了？”張無忌道：“已忘記了一大半。”

　　周顛失聲叫道：“糟糕！越來越忘記得多了。張真人，你這路劍法是很深奧，看一遍怎能記得？請你再使一遍給我們教主瞧瞧罷。”張三丰微笑道：“好，我再使一遍。”提劍出招，演將起來。眾人只看了數招，心下大奇，原來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沒一招相同。周顛叫道：“糟糕，糟糕！這可更加叫人胡塗啦。”張三丰畫劍成圈，問道：“孩兒，怎樣啦？”張無忌道：“還有三招沒忘記。”張三丰點點頭，放劍歸座。張無忌在殿上緩緩踱了一個圈子，沉思半晌，又緩緩踱了半個圈子，抬起頭來，滿臉喜色，叫道：“這我可全忘了，忘得乾乾淨淨的了。”張三丰道：“不壞，不壞！忘得真快，你這就請八臂神劍指教罷！”說著將手中木劍遞了給他。張無忌躬身接過，轉身向方東白道：“方前輩請。”周顛抓耳搔頭，滿心擔憂。方東白猱身進劍，說道：“有僭了！”一劍刺到，青光閃閃，發出嗤嗤聲響，內力之強，實不下于那個禿頭阿二。眾人凜然而驚，心想他手中所持莫說是砍金斷玉的倚天寶劍，便是一根廢銅爛鐵，在這等內力運使之下也必威不可當，“神劍”兩字，果然名不虛傳。

　　張無忌左手劍訣斜引，木劍橫過，畫個半圓，平搭在倚天劍的劍脊之上，勁力傳出，倚天劍登時一沉。方東白贊道：“好劍法！”抖腕翻劍，劍尖向他左臂刺到。張無忌回劍圈轉，拍的一聲，雙劍相交，各自飛身而起。方東白手中的倚天寶劍這麼一震，不住顫動，發出嗡嗡之聲，良久不絕。這兩把兵刃一是寶劍，一是木劍，但平面相交，寶劍和木劍實無分別，張無忌這一招乃是以己之鈍，擋敵之無鋒，實已得了太極劍法的精奧。要知張三丰傳給他的乃是“劍意”，而非“劍招”，要他將所見到的劍招忘得半點不剩，才能得其神髓，臨敵時以意馭劍，千變萬化，無窮無盡。倘若尚有一兩招劍法忘不乾淨，心有拘囿，劍法便不能純。這意思楊逍、殷天正等高手已隱約懂得，周顛卻終于遜了一籌，這才空自憂急了半天。這時只聽得殿中嗤嗤之聲大盛，方東白劍招凌厲狠辣，以極渾厚內力，使極鋒銳利劍，出極精妙招術，青光蕩漾，劍氣彌漫，殿上眾人便覺有一個大雪團在身前轉動，發出蝕骨寒氣。張無忌的一柄木劍在這團寒光中畫著一個個圓圈，每一招均是以弧形刺出，以弧形收回，他心中竟無半點渣滓，以意運劍，木劍每發一招，便似放出一條細絲，要去纏在倚天寶劍之上，這些細絲越積越多，似是積成了一團團絲綿，將倚天劍裹了起來。兩人拆到二百余招之後，方東白的劍招漸見澀滯，手中寶劍倒似不斷的在增加重量，五斤、六斤、七斤……十斤、二十斤……偶爾一劍刺出，真力運得不足，便被木劍帶著連轉幾個圈子。

　　方東白越斗越是害怕，激斗三百余招而雙方居然劍鋒不交，那是他生平使劍以來從所未遇之事。對方便如撒出了一張大网，逐步向中央收緊。方東白連換六七套劍術，縱橫變化，奇幻無方，旁觀眾人只瞧得眼都花了。張無忌卻始終持劍畫圓，旁人除了張三丰外，沒一個瞧得出他每一招到底是攻是守。這路太極劍法只是大大小小、正反斜直各種各樣的圓圈，要說招數，可說只有一招，然而這一招卻永是應付不窮。猛聽得方東白朗聲長嘯，須眉皆豎，倚天劍中宮疾進，那是竭盡全身之力的孤注一擲，乾坤一擊！

　　張無忌見來勢猛惡，回劍擋路，方東白手腕微轉，倚天劍側了過來，擦的一聲輕響，木劍的劍頭已削斷六寸，倚天劍不受絲毫阻撓，直刺到張無忌胸口而來。

　　張無忌一驚，左手翻轉，本來捏著劍訣的食中兩指一張，已挾住倚天劍的劍身，右手半截劍向他右臂斫落。劍雖木制，但在他九陽神功運使之下無殊鋼刃。方東白右手運力回奪，倚天劍被對方兩根手指挾住了，猶如鐵鑄，竟是不動分毫，當此情景之下，他除了撒手松劍，向後躍開，再無他途可循。只聽張無忌喝道：“快撒手！”方東白一咬牙，竟不松手，便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拍的一聲響，他一條手臂已被木劍打落，便和以利劍削斷一般無异。方東白不肯松手，原已存了舍臂護劍之心，左手伸出，不等斷臂落地，已搶著抓住，斷臂雖已离手，五根手指仍是牢牢的握著倚天劍。張無忌見他如此勇悍，既感驚懼，且復歉仄，竟沒再去跟他爭劍。方東白走到趙敏身前，躬身說道：“主人，小人無能，甘領罪責。”趙敏對他全不理睬，說道：“今日瞧在明教張教主的臉上，放過了武當派。”左手一揮，道：“走罷！”她手下部屬抱起東方白、禿頭阿二、阿三的身子，向殿外便走。張無忌叫道：“且慢！不留下黑玉斷續膏，休想走下武當山。”縱身而下，伸手往趙敏肩頭抓住。

　　手掌离她肩頭尚有尺許，突覺兩股無聲無息的掌風分自左右襲到，事先竟沒半點朕兆，張無忌一驚之下，雙掌翻出，右手接了從右邊擊來的一掌，左手接了從左邊來的一掌，四掌同時相碰，只覺來勁奇強，掌力中竟挾著一股陰冷無比的寒氣。這股寒氣自己熟悉之至，正是幼時纏得他死去活來的“玄冥神掌”掌力。張無忌一驚之下，九陽神功隨念而生，陡然間左脅右脅之上同時被兩敵拍上一掌。張無忌一聲悶哼，向後摔出，但見襲擊自己的乃是兩個身形高瘦的老者。這兩個老者各出一掌和張無忌雙掌比拚，余下一掌卻無影無蹤的拍到了他身上。楊逍和韋一笑齊聲怒喝，扑上前去。那兩個老者又是揮出一掌，砰砰兩聲，楊逍和韋一笑騰騰退出數步，只感胸口氣血翻涌，寒冷徹骨。兩個老者身子都晃了一晃，右邊那人冷笑道：“明教好大的名頭，卻也不過如此！”轉過身子，護著趙敏走了。

## 第二十五章　舉火燎天何煌煌

　　眾人擔心張無忌受傷，顧不得追趕，紛紛圍攏。張無忌微微一笑，右手輕輕擺了一下，意示并不妨事，體內九陽神功發動，將玄冥神掌的陰寒之氣逼了出來，頭頂便如蒸籠一般不絕有絲絲白氣冒出。他解開上衣，兩脅各有一個深深的黑色手掌印。在九陽神功運轉之下，兩個掌印自黑轉紫，自紫而灰，終于消失不見。前後不到半個時辰，昔日數年不能驅退的玄冥掌毒，此時頃刻間便消除淨盡。他站起身來，說道：“這一下雖然凶險，可是終究讓咱們認出了對頭的面目。”玄冥二老和楊逍、韋一笑對掌之時，已先受到張無忌九陽神功的沖擊，掌力中陰毒已不到平時二成，但楊韋二人兀自打坐運氣，過了半天才驅盡陰毒。張無忌關心太師父傷勢，張三丰道：“火工頭陀內功不行，外功雖然剛猛，可還及不上玄冥神掌，我的傷不礙事。”

　　這時銳金旗掌旗使吳勁草進來稟報，來犯敵人已掃數下山。俞岱岩命知客道人安排素席，宴請明教諸人。筵席之上，張無忌才向張三丰及俞岱岩稟告別來情由。眾人盡皆驚歎。張三丰道：“那一年也是在這三清殿上，我和這老人對過一掌，只是當年他假扮蒙古軍官，不知到底是二老中的哪一老。說來慚愧，直到今日，咱們還是摸不清對頭的底細。”楊逍道：“那姓趙的少女不知是甚麼來歷，連玄冥二老如此高手，竟也甘心供她驅使。”眾人紛紛猜測，難有定論。

　　張無忌道：“眼下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去搶奪黑玉斷續膏，好治療俞三伯和殷六叔的傷。第二件是打聽宋大師伯他們的下落。這兩件大事，都要著落在那姓趙的姑娘身上。”俞岱岩苦笑道：“我殘廢了二十年，便真有仙丹神藥，那也是治不好的了，倒是救大哥、六弟他們要緊。”張無忌道：“事不宜遲，請楊左使、韋蝠王、說不得大師三位，和我一同下山追蹤敵人。五行旗各派掌旗副使，分赴峨嵋、華山、昆侖、崆峒、及福建南少林五處，和各派聯絡，打探消息。請外公和舅舅前赴江南，整頓天鷹旗下教眾。鐵冠道長、周先生、彭大師及五行旗掌旗使暫駐武當，稟承我太師父張真人之命，居中策應。”

　　他在席上隨口吩咐。殷天正、楊逍、韋一笑等逐一站起，躬身接令。張三丰初時還疑心他小小年紀，如何能統率群豪，此刻見他發號施令，殷天正等武林大豪居然一一凜遵，心下甚喜，暗想：“他能學到我的太極拳、太極劍，只不過是內功底子好、悟性強，雖屬難能，還不算是如何可貴。但他能管束明教、天鷹教這些大魔頭，引得他們走上正途，那才是了不起的大事呢。嘿，翠山有後，翠山有後。”想到這里，忍不住捋須微笑。張無忌和楊逍、韋一笑、說不得等四人草草一飽，便即辭別張三丰，下山去探聽趙敏的行蹤。殷天正等送到山前作別。楊不悔卻依依不舍的跟著父親，又送出里許。楊逍道：“不悔，你回去罷，好好照看著殷六叔。”楊不悔應道：“是。”眼望著張無忌，突然臉上一紅，低聲道：“無忌哥哥，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楊逍和韋一笑等三人心下暗笑：“他二人是青梅竹馬之交，少不得有幾句體己的話兒要說。”當下加快腳步，遠遠的去了。楊不悔道：“無忌哥哥，你到這里來。”牽著他的手，到山邊的一塊大石上坐下。張無忌心中疑惑不定：“我和她從小相識，交情非比尋常，但這次久別重逢，她一直對我冷冷的愛理不理。此刻不知有何話說？”只見她未開言臉上先紅，低下頭半晌不語，過了良久，才道：“無忌哥哥，我媽去世之時，托你照顧我，是不是？”張無忌道：“是啊。”楊不悔道：“你萬里迢迢的，將我從淮河之畔送到西域我爹爹手里，這中間出生入死，經盡千辛萬苦。大恩不言謝，此番恩德，我只深深記在心里，從來沒跟你提過一句。”張無忌道：“那有甚麼好提的？倘若我不是陪你到西域，我自己也就沒有這遇合，只怕此刻早已毒發而死了。”楊不悔道：“不，不！你仁俠厚道，自能事事逢凶化吉。無忌哥哥，我從小沒了媽媽，爹爹雖親，可是有些話我不敢對他說。你是我們教主，但在我心里，我仍是當你親哥哥一般，那日在光明頂上，我乍見你無恙歸來，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歡喜，只是我不好意思當面跟你說，你不怪我罷？”張無忌道：“不怪！當然不怪。”

　　楊不悔又道：“我待小昭很凶，很殘忍，或許你瞧著不順眼。可是我媽媽死得這麼慘，對于惡人，我從此便心腸很硬。後來見小昭待你好，我便不恨她了。”張無忌微笑道：“小昭這小丫頭很有點兒古怪，不過我看她不是壞人。”其時紅日西斜，秋風拂面，微有涼意。楊不悔臉上柔情無限，眼波盈盈，低聲道：“無忌哥哥，你說我爹爹和媽媽是不是對不起殷……殷……六叔？”張無忌道：“這些過去的事，那也不用說了。”楊不悔道：“不，在旁人看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連我都十七歲了。不過殷六叔始終沒忘記媽媽。這次他身受重傷，日夜昏迷，時時拉著我的手，不斷的叫我：‘曉芙！曉芙！’他說：‘曉芙！你別离開我。我手足都斷了，成了廢人，求求你，別离開我，可別拋下我不理。’”她說到這里，淚水盈眶，甚是激動。

　　張無忌道：“那是六叔神智胡塗中的言語，作不得准。”楊不悔道：“不是的。你不明白，我可知道。他後來清醒了，瞧著我的時候，眼光和神氣一模一樣，仍是在求我別离開他，只是不說出口來而已。”

　　張無忌歎了口氣，深知這位六叔武功雖強，性情卻極軟弱，自己幼時便曾見他往往為了一件小事而哭泣一場，紀曉芙之死對他打擊尤大，眼下更是四肢斷折，也難怪他惶懼不安，說道：“我當竭盡全力，設法去奪得黑玉斷續膏來，醫治三師伯和六師叔之傷。”楊不悔道：“殷六叔這麼瞧著我，我越想越覺爹爹和媽媽對他不起，越想越覺得他可怜。無忌哥哥，我已親口答應了殷……殷六叔，他手足痊愈也好，終身殘廢也好，我總是陪他一輩子，永遠不离開他了。”說到這里，眼淚流了下來，可是臉上神采飛揚，又是害羞，又是歡喜。

　　張無忌吃了一驚，哪料到她竟會對殷梨亭付托終身，一時說不出話來，只道：“你……你……”楊不悔道：“我已斬釘截鐵的跟他說了，這輩子跟定了他。他要是一生一世動彈不得，我就一生一世陪在他床邊，侍奉他飲食，跟他說笑話兒解悶。”張無忌道：“可是你……”楊不悔搶著道：“我不是驀地動念，便答應了他，我一路上已想了很久很久。不但他离不開我，我也离不開他，要是他傷重不治，我也活不成了。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他這麼怔怔的瞧著我，我比甚麼都喜歡。無忌哥哥，我小時候甚麼事都跟你說，我要吃個燒餅，便跟你說；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也跟你說。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你半夜里去偷了來給我，你還記得麼？”張無忌想起當日和她攜手西行的情景，兩小相依為命，不禁有些心酸，低聲道：“我記得。”

　　楊不悔按著他手背，說道：“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我舍不得吃，可是拿在手里走路，太陽晒著晒著，糖人兒融啦，我傷心得甚麼似的，哭著不肯停。你說再給我找一個，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你雖然後來買了更大更好的糖人兒給我，我也不要了，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場。那時你很著惱，罵我不聽話，是不是？”

　　張無忌微笑道：“我罵了你麼，我可不記得了。”楊不悔道：“我的脾氣很執拗，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無忌哥哥，有時我自己一個兒想想，你待我這麼好，幾次救了我的性命，我……我該當侍奉你一輩子才是。然而我總當你是我的親哥哥一樣，我心底里親你敬你，可是對他啊，我是說不出的可怜，說不出的喜歡。他年紀大了我一倍還多，又是我的長輩，多半人家會笑話我，爹爹又是他的死對頭，我……我知道不成的……可是不管怎樣，我總是跟你說了。”她說到這里，再也不敢向張無忌多望一眼，站起身來，飛奔而去。

　　張無忌望著她的背影在山坳邊消失，心中悵悵的，也不知道甚麼滋味，悄立良久，才追上韋一笑等三人。說不得和韋一笑見他眼邊隱隱猶有淚痕，不禁向著楊逍一笑，意思是說：“恭喜你啦，不久楊左使便是教主的岳丈大人了。”四人下得武當山來。楊逍道：“這趙姑娘前後擁衛，不會單身而行，要查她的蹤跡并不為難。咱們分從東西南北四方搜尋，明日正午在谷城會齊。教主尊意若何？”張無忌道：“甚好，便是如此，我查西方一路罷。”谷城在武當山之東，他向西搜查，那是比旁人多走些路，又囑咐道：“玄冥二老武功極是厲害，三位倘若遇上了，能避則避，不必孤身與之動手。”三人答應了，當即行禮作別，分赴東南北三方查察。向西都是山路，張無忌展開輕功，行走迅速，只一個多時辰，已到了十偃鎮。在鎮上面店里要了一碗面，向店伴問起是否有一乘黃緞軟轎經過。那店伴道：“有啊！還有三個重病之人，睡在軟兜里抬著，往西朝黃龍鎮去了，走了還不到一個時辰。”張無忌大喜，心想這些人行走不快，不如等到天黑再追趕不遲，以免泄露了自己行藏。當下行到僻靜之處，睡了一覺，待到初更時分，才向黃龍鎮來。

　　到了鎮上，未交二鼓天時，他閃身牆角之後，見街上靜悄悄的并無人聲，一間大客店中卻燈燭輝煌。他縱身上了屋頂，幾個起伏，已到了客店旁一座小屋的屋頂，凝目前望，只見鎮甸外河邊空地上豎著一座氈帳，帳前帳後人影綽綽，守衛嚴密，心想：“趙姑娘莫非是住在這氈帳之中？她相貌說話和漢人無异，行事驕橫豪奢，卻帶著幾分蒙古之風。”其時元人占治中土已久，漢人的豪紳大賈以競學蒙古風尚為榮，那也不足為异。他正自籌思如何走近帳篷，忽聽得客店的一扇窗中傳出幾下呻吟聲。他心念一動，輕輕縱下地來，走到窗下，向屋里張去。只見房中三張床上躺著三人，其餘兩人瞧不見面貌，對窗那人正是那個阿三，他低聲哼唧，顯是傷處十分痛楚，雙臂雙腿上都纏著白布。張無忌猛地想起：“他四肢被我震碎，定用他本門靈藥黑玉斷續膏敷治。此刻不搶，更待何時？”打開窗子，縱身而進，房中站著的一人驚呼一聲，揮拳打來。張無忌左手抓住他拳頭，右手伸指點了他軟麻穴，回頭一看，見躺著的其餘二人正是禿頂阿二和八臂神劍方東白，被他點倒的那人身穿青布長袍，手中兀自拿著兩枝金針，想是在給三人針灸治痛。桌上放著一個黑色瓶子，瓶旁則是幾塊艾絨。張無忌拿起黑瓶，拔開瓶塞一聞，只覺一股辛辣之氣，甚是刺鼻。阿三叫道：“來人哪，搶藥……”張無忌運指如風，連點躺著三人的啞穴，撕開阿三手臂的繃帶，果見他一條手臂全成黑色，薄薄的敷著一層膏藥。他生怕趙敏詭計多端，故意在黑瓶中放了假藥，引誘自己上當，當下在阿三及禿頂阿二的傷處刮下藥膏，包在繃帶之中，心想瓶中縱是假藥，從他們傷處刮下的決計不假。外面守護之人聽得聲音，踢開房門搶了進來。張無忌望也不望，抬腿一一踢出，霎時間客店中人聲鼎沸，亂成一片。張無忌接連踢出六人，已將阿三和禿頂阿二傷處的藥膏刮了大半，心想若再耽擱，惹得玄冥二老趕到那可大大不妙，當即將黑瓶和刮下的藥膏在懷中一揣，提起那個醫生，向窗外擲了出去。

　　只聽得砰的一聲響，那醫生重重中了一掌，摔在地上，不出所料，窗外正是有高手埋伏襲擊。張無忌乘著這一空隙，飛身而出，黑暗中白光閃動，兩柄利刃疾刺而至。他左手牽，右手引，乾坤大挪移心法牛刀小試，左邊一劍刺中了右邊那人，右邊一槍戳中了左邊那人，混亂聲中，他早已去得遠了。一路上好不歡喜，心想此行雖然查不到趙敏的真相，但奪得了黑玉斷續膏，可比甚麼都強。此時等不及到谷城去和楊逍等人會面，徑回武當，命洪水旗遣人前赴谷城，通知楊逍等回山。張三丰等聽說奪得黑玉斷續膏，無不大喜。張無忌細看從阿三傷處刮下來的藥膏，再從黑瓶中挑了些藥膏來詳加比較，确是一般無异。那黑瓶乃是一塊大玉雕成，深黑如漆，触手生溫，盎有古意，單是這個瓶子，便是一件極珍貴的寶物。當下更無懷疑，命人將殷梨亭抬到俞岱岩房中，兩床并列放好。楊不悔跟了進來。她不敢和張無忌的眼光相對，臉上容光煥發，心中感激無量，顯然張無忌送她到西域、在何太沖家代她喝毒酒這許多恩情，都還比不上治好殷梨亭這麼要緊。

　　張無忌道：“三師伯，你的舊傷都已愈合，此刻醫治，侄兒須將你手腳骨骼重行折斷，再加接續，望你忍得一時之痛。”俞岱岩實不信自己二十年的殘廢能重行痊愈，但想最壞也不過是治療無望，二十年來，早已甚麼都不在乎了，只想：“無忌是盡心竭力，要補父母之過，否則他必定終身不安。我一時之痛，又算得甚麼？”當下也不多說，只微微一笑，道：“你放膽干去便是。”張無忌命楊不悔出房，解去俞岱岩全身衣服，將他斷骨處盡數摸得清楚，然後點了他的昏睡穴，十指運勁，喀喀喀聲響不絕，將他斷骨已合之處重行一一折斷。俞岱岩雖然穴道被點，仍是痛得醒了過來。張無忌手法如風，大骨小骨一加折斷，立即拼到准确部位，敷上黑玉斷續膏，纏了繃帶，夾上木板，然後再施金針減痛。

　　醫治殷梨亭那便容易得多，斷骨部位早就在西域時已予扶正，這時只須敷上黑玉斷續膏便成。治完殷梨亭後，張無忌派五行旗正副旗使輪流守衛，以防敵人前來擾亂。當日下午，張無忌用過午膳，正在云房中小睡，以蘇一晚奔波的疲勞，睡夢中忽聽得腳步輕響走近門口，便即醒轉。小昭守在門外低聲問：“甚麼事？教主睡著啦。”厚土旗掌旗使顏垣輕聲道：“殷六俠痛得已暈去三次，不知教主……”張無忌不等他話說完，翻身奔出，快步來到俞岱岩房中，只見殷梨亭雙眼翻白，已暈了過去。楊不悔急得滿臉都是眼淚，不知如何是好。那邊俞岱岩咬得牙齒格格直響，顯是在硬忍痛楚，只是他性子堅強，不肯發出一下呻吟之聲。張無忌見了這等情景，大是驚异，在殷梨亭“承泣”“太陽”“膻中”等穴上推拿數下，將他救醒過來，問俞岱岩道：“三師伯，是斷骨處痛得厲害麼？”俞岱岩道：“斷骨處疼痛，那也罷了，只覺得五髒六腑中到處麻痒難當……好像，好像有千萬條小虫在亂鑽亂爬。”張無忌這一驚非同小可，聽俞岱岩所說，明明是身中劇毒之象，忙問殷梨亭道：“六叔，你覺得怎樣？”殷梨亭迷迷糊糊的道：“紅的、紫的、青的、綠的、黃的、白的、藍的……鮮艷得緊，許許多多小球兒在飛舞，轉來轉去……真是好看……你瞧，你瞧……”

　　張無忌“啊喲”一聲大叫，險些當場便暈了過去，一時所想到的只是王難姑所遺“毒經”中的一段話：“七虫七花膏，以毒虫七種、毒花七種，搗爛煎熬而成，中毒者先感內髒麻痒，如七虫咬嚙，然後眼前現斑斕彩色，奇麗變幻，如七花飛散。七虫七花膏所用七虫七花，依人而异，南北不同，大凡最具靈驗神效者，共四十九種配法，變化异方復六十三種。須施毒者自解。”張無忌額頭冷汗涔涔而下，知道終于是上了趙敏的惡當，她在黑玉瓶中所盛的固是七虫七花膏，而在阿三和禿頂阿二身上所敷的，竟也是這劇毒的藥物，不惜舍卻兩名高手的性命，要引得自己入彀，這等毒辣心腸，當真是匪夷所思。他大悔大恨之下，立即行動如風，拆除兩人身上的夾板繃帶，用燒酒洗淨兩人四肢所敷的劇毒藥膏。楊不悔見他臉色鄭重，心知大事不妙，再也顧不得嫌忌，幫著用酒洗滌殷梨亭四肢。但見黑色透入肌理，洗之不去，猶如染匠漆匠手上所染顏色，非一旦可除。

　　張無忌不敢亂用藥物，只取了些鎮痛安神的丹藥給二人服下，走到外室，又是驚懼，又是慚愧，心力交瘁，不由得雙膝一軟，驀然倒下，伏在地上便哭了起來。楊不悔大驚，只叫：“無忌哥哥，無忌哥哥！”張無忌嗚咽道：“是我殺了三伯六叔。”他心中只想：“這七虫七花膏至少也有一百多種配制之法，誰又知道她用的哪七種毒虫，哪七種毒花？化解此種劇毒，全仗以毒攻毒之法，只要看不准一種毒虫毒花，用藥稍誤，立時便送了三伯六叔的性命。”突然之間，他清清楚楚的明白了父親自刎時心情，大錯已然鑄成，除了自刎以謝之外，确是再無別的道路。他緩緩站起身來，楊不悔問道：“當真無藥可救了麼？連勉強一試也不成麼？”張無忌搖了搖頭。楊不悔應道：“嗷！”神色泰然，并不如何驚慌。

　　張無忌心中一動，想起她所說的那一句話來：“他要是死了，我也不能活著。”心想：“那麼我害死的不止是兩個人，而是三個。”心中正自一片茫然，只見吳勁草走到門外，稟道：“教主，那個趙姑娘在觀外求見。”張無忌一聽，悲憤不能自已，叫道：“我正要找她！”從楊不悔腰間拔出長劍，執在手中，大踏步走出。小昭取下鬢邊的珠花，交給張無忌，道：“公子，你去還了給趙姑娘。”張無忌向她望了一眼，心想：“你倒懂得我的意思。我和這姓趙的姑娘仇深如海，我們身上不能留下她任何物事。”當下一手杖劍，一手持花，走到觀門之外。只見趙敏一人站在當地，臉帶微笑，其時夕陽如血，斜映雙頰，艷麗不可方物。她身後十多丈處站著玄冥二老。兩人牽著三匹駿馬，眼光卻瞧著別處。

　　張無忌身形閃動，欺到趙敏身前，左手探出，抓住了她雙手手腕，右手長劍的劍尖抵住她胸口，喝道：“快取解藥來！”趙敏微笑道：“你脅迫過我一次，這次又想來脅迫我麼？我上門來看你，這般凶霸霸的，豈是待客之道？”張無忌道：“我要解藥！你不給，我……我是不想活了，你也不用想活了。”趙敏臉上微微一紅，輕聲啐道：“呸！臭美麼？你死你的，關我甚麼事，要我陪你一塊兒死？”張無忌正色道：“誰給你說笑話？你不給解藥，今日便是你我同時畢命之日。”趙敏雙手被他握住，只覺得他全身顫抖，激動已極，又覺到他掌心中有件堅硬之物，問道：“你手里拿著甚麼？”張無忌道：“你的珠花，還你！”左手一抬，已將珠花插在她的鬢上，隨即又垂手抓住她的手腕，這兩下一放一握，手法快如閃電。趙敏道：“那是我送你的，你為甚麼不要？”張無忌恨恨的道：“你作弄得我好苦！我不要你的東西。”趙敏道：“你不要我的東西？這句話是真是假？為甚麼你一開口就向我討解藥？”張無忌每次跟她斗口，總是落于下風，一時語塞，想起俞岱岩、殷梨亭不久人世，心中一痛，眼圈兒不禁紅了，幾乎便要流下淚來，忍不住想出口哀告，但想起趙敏的種種惡毒之處，卻又不肯在她面前示弱。

　　這時楊逍等都已得知訊息，擁出觀門，見趙敏已被張無忌擒住，玄冥二老卻站在遠處，似乎漠不關心，又似是有恃無恐。各人便站在一旁，靜以觀變。

　　趙敏微笑道：“你是明教教主，武功震動天下，怎地遇上了一點兒難題，便像小孩子一樣哇哇哭泣，剛才你已哭過了，是不是？真是好不害羞。我跟你說，你中了我玄冥二老的兩掌玄冥神掌，我是來瞧瞧你傷得怎樣。不料你一見人家的面，就是死啊活啊的纏個不清。你到底放不放手？”張無忌心想，她若想乘機逃走，那是萬萬不能，只要她腳步一動，立時便又可抓住她，于是放開了她手腕。趙敏伸手摸了摸鬢邊的珠花，嫣然一笑，說道：“怎麼你自己倒像沒受甚麼傷。”張無忌冷冷的道：“區區玄冥神掌，未必便傷得了人。”趙敏道：“那麼大力金剛指呢？七虫七花膏呢？”這兩句話便似兩個大鐵錘，重重錘在張無忌胸口。他恨恨的道：“果真就是七虫七花膏。”趙敏正色道：“張教主，你要黑玉斷續膏，我可給你。你要七虫七花膏的解藥，我也可給你。只是你須得答應我做三件事。那我便心甘情愿的奉上。倘若你用強威逼，那麼你殺我容易，要得解藥，卻是難上加難。你再對我濫施惡刑，我給你的也只是假藥、毒藥。”

　　張無忌大喜，正自淚眼盈盈，忍不住笑逐顏開，忙道：“哪三件事？快說，快說。”

　　趙敏微笑道：“又哭又笑，也不怕丑！我早跟你說過，我一時想不起來，甚麼時候想到了，隨時會跟你說，只須你金口一諾，決不違約，那便成了。我不會要你去捉天上的月亮，不會叫你去做違背俠義之道的惡事，更不會叫你去死。自然也不會叫你去做豬做狗。”

　　張無忌尋思：“只要不背俠義之道，那麼不論多大的難題，我也當竭力以赴。”當下慨然道：“趙姑娘，倘若你惠賜靈藥，治好了我俞三伯和殷六叔，但教你有所命，張無忌決不敢辭。赴湯蹈火，唯君所使。”趙敏伸出手掌，道：“好，咱們擊掌為誓。我給解藥于你。治好了你三師伯和六師叔之傷，日後我求你做三件事，只須不違俠義之道，你務當竭力以赴，決不推辭。”張無忌道：“謹如尊言。”和她手掌輕輕相擊三下。

　　趙敏取下鬢邊珠花，道：“現下你肯要我的物事罷？”張無忌生怕她不給解藥，不敢拂逆其意，將珠花接了過來。趙敏道：“我可不許你再去送給那個俏丫鬟。”張無忌道：“是。”趙敏笑著退開三步，說道：“解藥立時送到，張教主請了！”長袖一拂，轉身便去。玄冥二老牽過馬來，侍候她上馬先行。三乘馬蹄聲得得，下山去了。

　　趙敏等三人剛轉過山坡，左首大樹後閃出一條漢子，正是神箭八雄中的錢二敗，挽鐵弓，搭長箭，朗聲說道：“我家主人拜上張教主，書信一封，敬請收閱。”說著颼的一聲，將箭射了過來。張無忌左手一抄，將箭接在手中，只見那箭并無箭鏃，箭杆上卻綁著一封信。張無忌解下一看，信封上寫的是“張教主親啟”，拆開信來，一張素箋上寫著幾行簪花小楷，文曰：“金盒夾層，靈膏久藏。珠花中空，內有藥方。二物早呈君子左右，何勞憂之深也？唯以微物不足一顧，賜之婢仆，委諸塵土，豈賤妾之所望耶？”

　　張無忌將這張素箋連讀了三遍，又驚又喜，又是慚愧，忙看那朵珠花，逐顆珍珠試行旋轉，果有一顆能夠轉動，于是將珠子旋下，金鑄花干中空，藏著一卷白色之物。張無忌從懷中取出針刺穴道所用的金針，將那卷物事挑了出來，乃是一張薄紙，上面寫著七虫為哪七種毒虫，七花是哪七種毒花，中毒後如何解救，一一書明。

　　其實他只須得知七虫七花之名，如何解毒，卻不須旁人指點。他看解法全無錯誤，心知并非趙敏弄鬼，大喜之下，奔進內院，依法配藥救治。果然只一個多時辰，俞殷二人毒勢便大為減輕，體內麻痒漸止，眼前彩暈消失。他再去取出趙敏盛珠花送他的那只金盒，仔細察看，終于發見了夾層所在，其中滿滿的裝了黑色藥膏，氣息卻是芬芳清涼。這一次他不敢再魯莽了，找了一只狗來，折斷了它一條後腿，挑些藥膏敷在傷處，等到第二日早晨，那狗精神奕奕，絕無中毒象征，傷處更是大見好轉。

　　過了三日，俞殷二人體內毒性盡去，于是張無忌將真正的黑玉斷續膏再在兩人四肢上敷涂。

　　這一次全無意外。那黑玉斷續膏果然功效如神，兩個多月後，殷梨亭雙手已能活動，看來日後不但手足可行動自如，武功也不致大損。只是俞岱岩殘廢已久，要盡復舊觀，勢所難能，但瞧他傷勢復元的情勢，半載之後，當可在腋下撐兩根拐杖，以杖代足，緩緩行走，雖然仍是殘廢，卻不復是絲毫動彈不得的廢人了。張無忌在武當山上這麼一耽擱，派出去的五行旗人眾先後回山，帶回來的訊息令人大為驚訝。峨嵋、華山、崆峒、昆侖各派遠征光明頂的人眾，竟無一個回轉本派，江湖上沸沸揚揚，都說魔教勢大，將六大派前赴西域的眾高手一鼓聚殲，然後再分頭攻滅各派。少林寺僧眾突然失蹤之事，在武林中已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大波。五行旗各掌旗副使此去幸好均持有張三丰所付的武當派信符，又不泄漏自己身分，否則早已和各派打得落花流水。各掌旗副使言道，此刻江湖上眾門派、眾幫會、以及鏢行、山寨、船幫、碼頭等等，無不嚴密戒備，生怕明教大舉來襲。過了數日，殷天正和殷野王父子也回到武當，報稱天鷹旗已改編完竣，盡數隸屬明教。又說東南群雄并起，反元義師此起彼伏，天下已然大亂。其時元軍仍是極強，且起事者各自為戰，互相并無呼應聯絡，都是不旋踵即被扑滅。當日晚間，張三丰在後殿擺設素筵，替殷天正父子接風。席間殷天正說起各地舉義失敗的情由，每一處起義，明教和天鷹教下的弟子均有參與，被元兵或擒或殺，殉難者極眾。群豪聽了，盡皆扼腕慨歎。楊逍道：“天下百姓苦難方深，人心思變，正是驅除韃子、還我河山的良機。昔年陽教主在世，日夜以興復為念，只是本教向來行事偏激，百年來和中原武林諸派怨仇相纏，難以攜手抗敵。天幸張教主主理教務，和各派怨仇漸解，咱們正好同心協力，共抗胡虜。”

　　周顛道：“楊左使，你的話聽來似乎不錯。可惜都是廢話，近乎放屁一類。”楊逍聽了也不生氣，說道：“還須請周兄指教。”周顛道：“江湖上都說咱們明教殺光了六大派的高手，一聽到‘明教’兩字，人人恨之入骨，甚麼‘同心協力、共抗胡虜’云云，說來好聽，卻又如何做起？”楊逍道：“咱們雖然蒙此惡名，但真相總有大白之日，何況張真人可為明證。”周顛笑道：“倘若的确是咱們殺了宋遠橋、滅絕老尼、何太沖他們，張真人還不是給蒙在鼓里，如何作得准？”鐵冠道人喝道：“周顛，在張真人和教主之前不可胡說八道！”周顛伸了伸舌頭，卻不言語。彭瑩玉道：“周兄之言，倒也不是全無道理。依貧僧之見，咱們當大會明教各路首領，頒示張教主和武林各派修好之意。同時人多眼寬，到底宋大俠、滅絕師太他們到了何處，在大會中也可有個查究。”周顛道：“要查宋大俠他們的下落，那就容易得很，可說不費吹灰之力。”眾人齊道：“怎麼樣？你何不早說？”周顛洋洋得意，喝了一杯酒，說道：“只須教主去問一聲趙姑娘，少說也就明白了九成。我說哪，這些人不是給趙姑娘殺了，便是給她擒了。”

　　這兩個多月來韋一笑、楊逍、彭瑩玉、說不得等人，曾分頭下山探聽趙敏的來歷和蹤跡，但自那日觀前現身、和張無忌擊掌為誓之後，此人便不知去向，連她手下所有人眾，也個個無影無蹤，找不著半點痕跡。群豪諸多猜測，均料想她和朝廷有關，但除此之外，再也尋不著甚麼線索了。此時聽周顛如此說，眾人都道：“你這才是廢話！要是尋得著那姓趙的女子，咱們不會著落在她身上打聽嗎？”

　　周顛笑道：“你們當然尋不著。教主卻不用尋找，自會見著。教主還欠著她三件事沒辦，難道這位如此厲害的小姐，就此罷了不成？嘿，嘿！這位姑娘花容月貌，可是我一想到她便渾身寒毛直豎，害怕得發抖。”眾人聽著都笑了起來，但想想也确是實情。張無忌歎道：“我只盼她快些出三個難題，我盡力辦了，就此了結此事，否則終日挂在心上，不知她會出甚麼古怪花樣。彭大師適才建議，本教召集各路首領一會，此事倒是可行，各位意下如何？”群豪均道：“甚是。在武當山上空等，終究不是辦法。”楊逍道：“教主，你說在何處聚會最好？”張無忌略一沉吟，說道：“本人今日忝代教主，常自想起本教兩位人物的恩情。一是蝶谷醫仙胡青牛先生，他老人家已死于金花婆婆之手。另一位是常遇春大哥，不知他此刻身在何處。我想，本教這次大會，便在淮北蝴蝶谷中舉行。”周顛拍手道：“甚好，甚好！這個‘見死不救’，昔年我每日里跟他斗口，人倒也不算壞，只是有些陰陽怪氣，與楊左使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見死不救，自己死時也無人救他，正是報應。我周顛倒要去他墓前磕上幾個響頭。”當下群豪各無异議，言明三個多月後的八月中秋，明教各路首領，齊集淮北蝴蝶谷胡青牛故居聚會。次日清晨，五行旗和天鷹旗下各掌職信使，分頭自武當山出發，傳下教主號令：諸路教眾，凡香主以上者除留下副手于當地主理教務外，概于八月中秋前趕到淮北蝴蝶谷，參見新教主。其時距中秋日子尚遠，張無忌見俞岱岩和殷梨亭尚未痊可，深恐傷勢有甚反復，以致功虧一簣，因此暫留武當山照料俞殷二人，暇時則向張三丰請教太極拳劍的武學。韋一笑、彭瑩玉、說不得諸人，仍是各處游行，探聽趙敏一干人的下落。楊逍奉教主之命留在武當，但為紀曉芙之事，對殷梨亭深感慚愧，平日閉門讀書，輕易不离室門一步。如此過了兩月有余，這日午後，張無忌來到楊逍房中，商量來日蝴蝶谷大會，有哪幾件大事要向教眾交代。他以年輕識淺，忽當重任，常自有戰戰兢兢之意，唯懼不克負荷，誤了大事，楊逍深通教務，因此張無忌要他留在身邊，隨時咨詢。兩人談了一會，張無忌順手取過楊逍案頭的書來，見封面寫著“明教流傳中土記”七個字的題簽，下面注著“弟子光明左使楊逍恭撰”一行小字。張無忌道：“楊左使，你文武全才，真乃本教的棟梁。”楊逍謝道：“多謝教主嘉獎。”張無忌翻開書來，但見小楷恭錄，事事旁征博引。書中載得明白，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于唐武後延載元年傳入中土，其時波斯人拂多誕持明教“三宗經”來朝，中國人始習此教經典。唐大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長安洛陽建明教寺院“大云光明寺”。此後太原、荊州、揚州、洪州、越州等重鎮，均建有大云光明寺。至會昌三年，朝廷下令殺明教徒，明教勢力大衰。自此之後，明教便成為犯禁的秘密教會，歷朝均受官府摧殘。明教為圖生存，行事不免詭秘，終于摩尼教這個“摩”字，被人改為“魔”字，世人遂稱之為魔教。張無忌讀到此處，不禁長歎，說道：“楊左使，本教教旨原是去惡行善，和釋道并無大异，何以自唐代以來，歷朝均受慘酷屠戮？”楊逍道：“釋家雖說普渡眾生，但僧眾出家，各持清修，不理世務。道家亦然。本教則聚集鄉民，不論是誰有甚危難困苦，諸教眾一齊出力相助。官府欺壓良民，甚麼時候能少了？甚麼地方能少了？一遇到有人被官府冤屈欺壓，本教勢必和官府相抗。”張無忌點了點頭，說道：“只有朝廷官府不去欺壓良民，土豪惡霸不敢橫行不法，到那時候，本教方能真正的興旺。”楊逍拍案而起，大聲道：“教主之言，正說出了本教教旨的關鍵所在。”張無忌道：“楊左使，你說當真能有這麼一日麼？”楊逍沉吟半晌，說道：“但盼真能有這麼一天。宋朝本教方腊方教主起事，也只不過是為了想叫官府不敢欺壓良民。”他翻開那本書來，指到明教教主方腊在浙東起事、震動天下的記載。張無忌看得悠然神往，掩卷說道：“大丈夫固當如是。雖然方教主殉難身死，卻終是轟轟烈烈的干了一番事業。”兩人心意相通，都不禁血熱如沸。

　　楊逍又道：“本教歷代均遭嚴禁，但始終屹立不倒。南宋紹興四年，有個官員叫做王居正，對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說到本教之事，教主可以一觀。”說著翻到書中一處，抄錄著王居正那道奏章。張無忌看那奏章中寫道：“伏見兩浙州縣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于甚熾。方腊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愈不可胜禁。……臣聞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姓氏名字，相與詛盟為魔之党。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賑恤。蓋不肉食則費省，費省故易足。同党則相親，相親則相恤而事易濟……”張無忌讀到這里，說道：“那王居正雖然仇視本教，卻也知本教教眾節儉樸實，相親相愛。”

　　他接下去又看那奏章：“……臣以為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党，使皆歸德于其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為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胜禁。”他讀到這里，轉頭向楊逍道：“楊左使，‘法禁愈嚴，而愈不可胜禁’這句話，正是本教深得民心的明證。這部書可否借我一閱，也好讓我多知本教往聖先賢的業績遺訓？”楊逍道：“正要請教主指教。”

　　張無忌將書收起，說道：“俞三伯和殷六叔傷勢大好了，我們明日便首途蝴蝶谷去。我另有一事要和楊左使相商，那是關于不悔妹子的。”楊逍只道他要開口求婚，心下甚喜，說道：“不悔的性命全出教主所賜，屬下父女感恩圖報，非只一日。教主但有所命，無不樂從。”張無忌于是將楊不悔那日如何向自己吐露心事的情由，一一說了。楊逍一聽之下，錯愕萬分，怔怔的說不出話來，隔了半晌，才道：“小女蒙殷六俠垂青，原是楊門之幸。只是他二人年紀懸殊，輩份又异，這個……這個……”說了兩次“這個”，卻接不下去了。張無忌道：“殷六叔還不到四十歲，方當壯盛。不悔妹子叫他一聲叔叔，也不是真有甚麼血緣之親，師門之誼。他二人情投意合，倘若成了這頭姻緣，上代的仇嫌盡數化解，正是大大的美事。”

　　楊逍原是個十分豁達之人，又為紀曉芙之事，每次見到殷梨亭總抱愧于心，暗想不悔既然傾心于他，結成了姻親，便贖了自己的前愆，從此明教和武當派再也不存芥蒂，于是長揖說道：“教主玉成此事，足見關懷。屬下先此謝過。”當晚張無忌傳出喜訊，群豪紛紛向殷梨亭道喜。楊不悔害羞，躲在房中不肯出來。

　　張三丰和俞岱岩得知此事時，起初也頗驚奇，但隨即便為殷梨亭喜歡。說到婚期，殷梨亭道：“待大師哥他們回山，眾兄弟完聚，那時再辦喜事不遲。”

　　次日張無忌偕同楊逍、殷天正、殷野王、鐵冠道人、周顛、小昭等人，辭別張三丰師徒，首途前往淮北。楊不悔留在武當山服侍殷梨亭。當時男女之防雖嚴，但他們武林中人，也不去理會這些小節。

　　明教一行人曉行夜宿，向東北方行去，一路上只見田地荒蕪，民有饑色。沿海諸省本為殷實富庶之區，但眼前餓殍遍野，生民之困，已到極處。群豪慨歎百姓慘遭劫難。卻又知蒙古人如此暴虐，霸居中土之期必不久長，正是天下英雄揭竿起事的良機。這一日來到界牌集，离蝴蝶谷已然不遠，正行之間，忽聽得前面喊殺之聲大震，兩支人馬正在交兵。群豪縱馬上前，穿過一座森林，只見千余名蒙古兵分列左右，正在進攻一座山寨。寨上飄出一面繪著紅色火焰的大旗，正是明教的旗幟。寨中人數不多，似有不支之勢，但兀自健斗不屈。蒙古兵矢發如雨，大叫：“魔教的叛賊，快快投降！”

　　周顛道：“教主，咱們上嗎？”張無忌道：“好！先去殺了帶兵的軍官。”楊逍、殷天正、殷野王、鐵冠道人、周顛五人應命而出，沖入敵陣，長劍揮動，兩名元兵的百夫長首先落馬，跟著統兵的千夫長也被殷野王一刀砍死。元兵群龍無首，登時大亂。山寨中人見來了外援，大聲歡呼。寨門開處，一條黑衣大漢手挺長矛，當先沖出，元兵當者辟易，無人敢攖其鋒。只見那大漢長矛一閃，便有一名元軍被刺，倒撞下馬。眾元兵驚呼連連，四下奔逃。楊逍等見這大漢威風凜凜，有若天神，無不贊歎：“好一位英雄將軍。”此時張無忌早已看清楚那大漢的面貌，正是常自想念的常遇春大哥，只是劇斗方酣，不即上前相見。明教人眾前後夾攻，元軍死傷了五六百人，余下的不敢戀戰，分頭落荒而走。常遇春橫矛大笑，叫道：“是哪一路的兄弟前來相助？常某感激不盡。”張無忌叫道：“常大哥，想煞小弟也。”縱身而前，緊緊握住了他手。常遇春躬身下拜，說道：“教主兄弟，我既是你大哥，又是你屬下，真是歡喜得不知如何才好。”

　　原來常遇春歸五行旗中巨木旗下該管，張無忌接任教主等等情由，已得掌旗使聞蒼松示知。這些日子來他率領本教兄弟，日夜等候張無忌到來，不料元軍卻來攻打。常遇春見己寡敵眾，本擬故意示弱，將元軍誘入寨中，一鼓而殲，但張無忌等突然趕到應援，他便乘勢開寨殺出。他在明教中職位不高，當下向楊逍、殷天正等一一參見。群豪以他是教主的結義兄弟，都不敢以長上自居，執手問好，相待盡禮。常遇春邀請群豪入寨，殺生宰羊，大擺酒筵，說起別來情由。這幾年來淮南淮北水旱相繼，百姓苦不堪言。常遇春無以為生，便嘯聚一班兄弟，做那打家劫舍的綠林好漢勾當，倒也逍遙快活，山寨中糧食金銀多了，便去賑濟貧民。元軍幾次攻打，都奈何他不得。

　　眾人在山寨中歇了一晚，次日和常遇春一齊北行，料得元軍新敗，兩三月內決計不敢再來。

　　數日後到了蝴蝶谷外。先到的教眾得知教主駕到，列成長隊，迎出谷來。其時巨木旗下執事人等，早已在蝴蝶谷中搭造了許多茅舍木屋，以供與會的各路教眾居住。韋一笑、彭瑩玉、說不得等均已先此到達，報稱并未探查到那趙姑娘的訊息。張無忌接見諸路教眾後，備了祭品，分別到胡青牛夫婦及紀曉芙墓前致祭，想起當日离谷時何等凄惶狼狽，今日歸來卻是云荼燦爛，風光無限，真是恍若隔世。再過三日便是八月十五，蝴蝶谷中筑了高壇，壇前燒起熊熊大火。張無忌登壇宣示和中原諸門派盡釋前愆、反元抗胡之意，又頒下教規，重申行善去惡、除暴安良的教旨。教眾一齊凜遵，各人身前點起香束，立誓對教主令旨，決不敢違。是日壇前火光燭天，香播四野，明教之盛，遠邁前代。年老的教眾眼見這片興旺氣象，想起十余年來本教四分五裂、幾致覆滅的情景，忍不住喜極而泣。

　　午後屬下教眾報道：“洪水旗旗下弟子朱元璋、徐達諸人求見。”張無忌大喜，親自迎出門去。朱元璋、徐達率同湯和、鄧愈、花云、吳良、吳禎諸人恭恭敬敬的站在門外，見到張無忌出來，一齊躬身行禮，說道：“參見教主！”張無忌時常念著那日徐達救命之恩，見到眾人，喜之不盡，當即還禮，左手攜著朱元璋，右手攜著徐達，同進室內，命眾人坐下。眾人告了罪，才行就坐。這時朱元璋已然還俗，不再作僧人打扮，說道：“屬下等奉教主旨令，趕來蝴蝶谷，本應早到候駕，但途中遇上了一件十分蹺蹊之事，屬下等跟蹤追查，以致誤了會期，還請教主恕罪。”張無忌道：“卻不知遇上了何事？”

　　朱元璋道：“六月上旬，我們便得到教主的令旨，大伙兒好生歡喜，兄弟們商議，該當備甚麼禮物慶賀教主才是。淮北是苦地方，沒甚麼好東西的，幸得會期尚遠，大伙兒便一起上山東去闖闖。我們生怕給官府認了出來，因此扮作了趕腳的騾車夫，屬下算是個車夫頭兒。這天來到河南歸德府，接了幾個老西客人，要往山東菏澤。正行之間，忽然有伙人趕了上來，掄刀使槍，十分凶狠，將我們車中的客人都趕了下去，叫我們去接載別的客人。那時花兄弟便要跟他們放對，徐兄弟向他使個眼色，叫他瞧清楚情由，再動手不遲。那伙人將我們九輛大車趕到一處山坳之中，那里另外還有十多輛大車候著，只見地下坐著的都是和尚。”張無忌問道：“都是和尚？”朱元璋道：“不錯。那些和尚個個垂頭喪氣，萎靡不振，但其中好些人模樣不凡，有的太陽穴高高凸起，有的身材魁梧。徐兄弟悄悄跟我說，這些和尚都是身負高強武功之人。那伙凶人叫眾和尚坐在車里，押著我們一路向北。屬下料想其中必有古怪，暗地里叫眾兄弟著意提防，千萬不可露出形跡。一路上我們留神那伙凶人的說話，可是這群人詭秘得緊，在我們面前一句話也不說，後來吳良兄弟大著膽子，半夜里到他們窗下去偷聽，連聽了四五夜，這才探得了些端倪，原來這些和尚竟然都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

　　張無忌本已料到了幾分，但還是“啊”的一聲。朱元璋接著道：“吳良兄弟又聽到那些凶人中的一人說：‘主人當真神機妙算，令人拜服。少林、武當六派高手，盡入掌中，自古以來，還有誰能做得到這一步的？’另一人說：‘這還不算稀奇。一箭雙雕，卻把魔教的眾魔頭也牽連在內。’我們七個人假裝出恭，在茅廁里悄悄商量，都說此事既然牽連本教在內，碰巧落在我們手上，總須查個水落石出，也好稟報教主知曉。”張無忌道：“各位計較甚是。”朱元璋道：“大伙兒一路北行，越發裝得呆頭呆腦，湯和兄弟和鄧愈兄弟又假裝爭五錢銀子，笨手笨腳的打了一場架，顯得半點不會武功。那伙凶人拍手呵呵大笑，對我們再不在意，我們又老爺長、老爺短的對他們恭敬奉承，馬屁拍到十足。吳禎兄弟曾想去弄些麻藥來，半途上麻翻了這伙凶人，救出少林群僧。可是我們細想，這件事來龍去脈半點不知，眼看這伙凶人又是精明干練、武功了得，沒的一個失手，打草驚蛇，反而誤了大事，是以始終沒敢下手。得到河間府，遇上了六輛大車，也是有人押解，車中坐的卻是俗家人。吃飯之時，我聽得一個少林僧跟一個新來的客人招呼，說道：‘宋大俠，你也來啦！’”張無忌站起身來，忙問：“他說是宋大俠？那人怎生模樣？”宋元璋道：“那人瘦長身材，五六十歲年紀，三絡長須，相貌甚是清雅。”張無忌聽得正是宋遠橋的形相，又驚又喜，再問其餘諸人的容貌身形，果然俞蓮舟、張松溪、莫聲谷三人也都在內。又問：“他們都受了傷嗎？還是戴了銬鐐？”

　　朱元璋道：“沒有銬鐐，也瞧不出甚麼傷，說話飲食都和常人無异，只是精神不振，走起路來有點虛虛晃晃。那宋大俠聽少林僧這麼說，只苦笑了一下，沒有答話。那少林僧再想說甚麼，押解的凶人便過來拉開了他。此後兩批人前後相隔十余里，再不同食同宿，屬下從此也沒再見到宋大俠他們。七月初三，我們載著少林群僧到了大都。”

　　張無忌道：“啊，到了大都，果然是朝廷下的毒手。後來怎樣？”朱元璋道：“那伙凶人領著我們，將少林群僧送到西城一座大寺院中，叫我們也睡在廟里。”張無忌道：“那是甚麼廟？”朱元璋道：“屬下進寺之時，曾抬頭瞧了瞧廟前的匾額，見是叫做‘萬安寺’，但便因這麼一瞧，吃了一個凶人的一下馬鞭。當晚我們兄弟們悄悄商量，這些凶人定然放不過我們，勢必要殺人滅口，天一黑，我們便偷著走了。”張無忌道：“事情确是凶險，幸好這批凶人倒也沒有追趕。”湯和微笑道：“朱大哥也料到了這著，事先便安排下手腳。我們到鄰近的騾馬行中去抓了七個騾馬販子來，跟他們對換了衣服，然後將這七人砍死在廟中。臉上斬得血肉模糊，好讓那些凶人認不出來。又將跟我們同來的大車車夫也都殺了，銀子散得滿地，裝成是兩伙人爭銀錢凶殺一般。待那伙凶人回廟，再也不會起疑。”張無忌心中一驚，只見徐達臉上有不忍之色，鄧愈顯得頗是尷尬，湯和說來得意洋洋，只有朱元璋卻絲毫不動聲色，恍若沒事人一般。張無忌暗想：“這人下手好辣，實是個厲害腳色。”說道：“朱大哥此計雖妙，但從今而後，咱們決不可再行濫殺無辜。”這是教主的訓論，朱元璋等一齊起立，躬身說道：“謹遵教主令旨。”後來朱元璋、徐達、鄧愈、湯和等行軍打仗，果然恪遵張無忌的令旨，不敢殺戮無辜，終于民心歸順，得成一代大業。張無忌道：“朱大哥七位探聽到少林、武當兩派高手的下落，此功不小。待安排了抗元起義的大事之後，咱們便去大都相救兩派高手。”他說過公事，再和徐達等相敘私誼，說起那日偷宰張員外耕牛之事，一齊拊掌大笑。

　　當晚張無忌大會教眾，焚火燒香，宣告各地并起，共抗元朝，諸路教眾務當相互呼應，要累得元軍疲于奔命，那便大事可成。是時定下方策，教主張無忌率同光明左使楊逍、青翼蝠王韋一笑執掌總壇，為全教總帥。白眉鷹王殷天正，率同天鷹旗下教眾，在江南起事。朱元璋、徐達、湯和、鄧愈、花云、吳良、吳禎，會同常遇春寨中人馬，和孫德崖等在淮北濠州起兵。布袋和尚說不得率領韓山童、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皎兒等人，在河南穎川一帶起事。彭瑩玉率領徐壽輝、鄒普旺、明五等，在江西贛、饒、袁、信諸州起事。鐵冠道人率領布三王、孟海馬等，在湘楚荊襄一帶起事。周顛率領芝麻李、趙君用等在徐宿丰沛一帶起事。冷謙會同西域教眾，截斷自西域開赴中原的蒙古救兵。五行旗歸總壇調遣，何方吃緊，便向何方應援。

　　這等安排方策，十九出于楊逍和彭瑩玉的計謀。張無忌宣示出來，教眾歡聲雷動。

　　張無忌又道：“單憑本教一教之力，難以撼動元朝近百年的基業，須當聯絡天下英雄豪傑，群策群力，大功方成。眼下中原武林的首腦人物半數為朝廷所擒，總壇即當設法營救。明日眾兄弟散處四方，遇上機會便即殺韃子動手，總壇也即前赴大都救人。今日在此盡歡，此後相見，未知何日。眾兄弟須當義氣為重，大事為先，決不可爭權奪利，互逞殘殺，若有此等不義情由，總壇決不寬饒。”

　　眾人齊聲答應：“教主令旨，決不敢違！”呼喊聲山谷鳴響。當下眾人歃血為盟，焚香為誓，決死不負大義。是晚月明如晝，諸路教眾席地而坐，總壇的執事人員取出素餡圓餅，分饗諸人。眾人見圓餅似月，說道這是“月餅”。後世傳說，漢人相約于八月中秋食月餅殺韃子，便因是夕明教聚義定策之事而來。

　　張無忌又宣示道：“本教歷代相傳，不茹葷酒。但眼下處處災荒，只能有甚麼便吃甚麼，何況咱們今日第一件大事，乃是驅除韃子，眾兄弟不食葷腥，精神不旺，難以力戰。自今而後，廢了不茹葷酒這條教規。咱們立身處世，以大節為重，飲食禁忌，只是余事。”自此而後，明教教眾所食月餅，便有以豬肉為食的。次日清晨，諸路人眾向張無忌告別。眾人雖均是意氣慷慨的豪傑，但想到此後血戰四野，不知誰存誰亡，大事縱成，今日蝴蝶谷大會中的群豪只怕活不到一半，不免俱有惜別之意。是時蝴蝶谷前聖火高燒，也不知是誰忽然朗聲唱了起來：“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眾人齊聲相和：“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怜我世人，憂患實多！怜我世人，憂患實多！”那“怜我世人，憂患實多！怜我世人，憂患實多！”的歌聲，飄揚在蝴蝶谷中。群豪白衣如雪，一個個走到張無忌面前，躬身行禮，昂首而出，再不回顧。張無忌想起如許大好男兒，此後一二十年之中，行將鮮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熱淚盈眶。但聽歌聲漸遠，壯士离散，熱鬧了數日的蝴蝶谷重歸沉寂，只剩下楊逍、韋一笑以及朱元璋等寥寥數人。張無忌詳細詢明萬安寺坐落的所在，以及那干凶人形貌，說道：“朱大哥，此間濠泗一帶，方當大亂，不可錯過了起事之機。你們不必陪我到大都去，咱們就此別過。”朱元璋、徐達、常遇春等齊道：“但盼教主馬到成功，屬下等靜候好音。”拜別了張無忌，出谷自去舉事。張無忌道：“咱們也要動身了。小昭，你身有銬鐐，行動不便，就在這里等我罷。”小昭委委屈屈的答應了，但一直送出谷來，送了三里，又送三里，終是不肯分別。張無忌道：“小昭，你越送越遠，回去時路也要不認識啦。”小昭道：“張公子，你到了大都會見到那個趙姑娘嗎？”張無忌道：“說不定會見得到。”小昭道：“你要是見到她，代我求她一件事成不成？”張無忌奇道：“你有甚麼事求她？”小昭雙臂一伸，道：“向趙姑娘借倚天劍一用，把這鐵鏈兒割斷了，否則我終身便這麼給綁著不得自由。”張無忌見她神情楚楚，說得極是可怜，心中不忍，便道：“只怕她不肯將寶劍借給我，何況要一直借到這里。”小昭道：“那麼……那麼，你將我帶到她的跟前，請她寶劍一揮，不就成了？”張無忌笑道：“說來說去，你還是要跟我上大都去。楊左使，你說咱們能帶她嗎？”楊逍心知張無忌既如此說，已有攜她同去之意，說道：“那也不妨，教主衣著茶水，也得有個人服侍，只是鐵鏈聲叮叮當當，引人注目。這樣罷，叫她裝作生病，坐在大車之中，平時不可出來。”小昭大喜，忙道：“多謝公子，多謝楊左使。”向韋一笑看了一眼，又加上一句：“多謝韋法王。”韋一笑道：“多謝我干甚麼？你小心我發起病來，吸你的血。”說著露出滿口森森白牙，裝個怪樣。小昭明知他是開玩笑，卻也不禁有些害怕，退了三步，道：“你……你別嚇我。”

## 第二十六章　俊貌玉面甘毀傷

　　這日午後，三騎一車徑向北行，不一日已到元朝的京城大都。其時蒙古人鐵騎所至，直至數萬里外，歷來大國幅員之廣，無一能及。大都即後代之北京。帝皇之居，各小國各部族的使臣貢員，不計其數。張無忌等一進城門，便見街上來來往往，許多都是黃發碧眼之輩。

　　四人到得西城，找到了一家客店投宿。楊逍出手闊綽，裝作是富商大賈模樣，要了三間上房。店小二奔走趨奉，服侍殷勤。楊逍問起大都城里的名胜古跡，談了一會，漫不經意的問起有甚麼古廟寺院。那店小二第一所便說到西城的萬安寺：“這萬安寺真是好大一座叢林，寺里的三尊大銅佛，便走遍天下，也找不出第四尊來，原該去見識見識。但客官們來得不巧，這半年來，寺中住了西番的佛爺，尋常人就不敢去了。”楊逍道：“住了番僧，去瞧瞧也不礙事啊。”那店小二伸了伸舌頭，四下里一張，低聲道：“不是小的多嘴，客官們初來京城，說話還得留神些。那些西番的佛爺們見了人愛打便打，愛殺便殺，見了標致的娘兒們更一把便抓進寺去。這是皇上聖旨，金口許下的。有誰敢老虎頭上拍蒼蠅，走到西番佛爺的跟前去？”西域番僧倚仗蒙古人的勢力，橫行不法，欺壓漢人，楊逍等知之已久，只是沒料到京城之中竟亦這般肆無忌憚，當下也不跟那店小二多說。晚飯後各自合眼養神，等到二更時分，三人從窗中躍出，向西尋去。那萬安寺樓高四層，寺後的一座十三級寶塔更老遠便可望見。張無忌、楊逍、韋一笑三人展開輕功，片刻間便已到了寺前。三人一打手勢，繞到寺院左側，想登上寶塔，居高臨下的察看寺中情勢，不料离塔二十余丈，便見塔上人影綽綽，每一層中都有人來回巡查，塔下更有二三十人守著。三人一見之下，又驚又喜，此塔守衛既如此嚴密，少林、武當各派人眾必是囚禁在內，倒省了一番探訪功夫。只是敵方戒備森嚴，救人必定極不容易。何況空聞、空智、宋遠橋、俞蓮舟、張松溪等，哪一個不是武功卓絕，竟然盡數遭擒，則對方能人之多，手段之厲害，自是不言可喻。三人來萬安寺之前已商定不可魯莽從事，當下悄悄退開。

　　突然之間，第六層寶塔上亮起火光，有八九人手執火把緩緩移動，火把從第六層亮到第五層，又從第五層亮到第四層，一路下來，到了底層後，從寶塔正門出來，走向寺後。楊逍揮了揮手，從側面慢慢欺近。萬安寺後院一株株都是參天古樹，三人躲在樹後以為掩蔽，一聽有風聲響動，便即奔上數丈。三人輕功雖高，卻也唯恐為人察覺，須得乘著風動落葉之聲，才敢移步。如此走上二十多丈，已看清楚十余名黃袍男子，手中各執兵刃，押著一個寬袖大袍的老者。那人偶一轉頭，張無忌看得明白，正是昆侖派掌門人鐵琴先生何太沖，心中不禁一凜：“果然連何先生也在此處。”

　　眼見一干人進了萬安寺的後門，三人等了一會，見四下确實無人，這才從後門中閃身而入。那寺院房舍眾多，規模之大，幾和少林寺相仿佛，見中間一座大殿的長窗內燈火明亮，料得何太沖是被押到了該處。三人閃身而前，到了殿外。張無忌伏在地下，從長窗縫隙中向殿內張望。楊逍和韋一笑分列左右把風守衛，防人偷襲。他三人雖然藝高人膽大，但此刻深入龍潭虎穴，心下也不禁惴惴。

　　長窗縫隙甚細，張無忌只見到何太沖的下半身，殿中另有何人卻無法瞧見。只聽何太沖氣沖沖的道：“我既墮奸計，落入你們手中，要殺要剮，一言而決。你們逼我做朝廷鷹犬，那是萬萬不能，便再說上三年五載，也是白費唇舌。”張無忌暗暗點頭，心想：“這何先生雖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大關頭上卻把持得定，不失為一派掌門的氣概。”

　　只聽一個男子聲音冷冰冰的道：“你既固執不化，主人也不勉強，這里的規矩你是知道的了？”何太沖道：“我便十根手指一齊斬斷，也不投降。”那人道：“好，我再說一遍，你如胜得了我們這里三人，立時放你出去。如若敗了，便斬斷一根手指，囚禁一月，再問你降也不降。”何太沖道：“我已斷了兩根手指，再斷一根，又有何妨？拿劍來！”那人冷笑道：“等你十指齊斷之後，再來投降，我們也不要你這廢物了。拿劍給他！摩訶巴思，你跟他練練！”另一個粗壯的聲音應道：“是！”

　　張無忌手指尖暗運神功，輕輕將那縫隙挖大了一點，只見何太沖手持一柄木劍，劍頭包著布，又軟又鈍，不能傷人，對面則是個高大番僧，手中拿著的卻是一柄青光閃閃的純鋼戒刀。兩人兵刃利鈍懸殊，幾乎不用比試，強弱便判。但何太沖毫不氣餒，木劍一晃，說道：“請！”刷的便是一劍，去勢極是凌厲，昆侖劍法，果有獨到之秘。那番僧摩訶巴思身材長大，行動卻甚敏捷，一柄戒刀使將開來，刀刀斬向何太沖要害。張無忌只看了數招，便即暗驚：“怎地何先生腳步虛浮，氣急敗壞，竟似內力全然失卻了？”

　　何太沖劍法雖精，內力卻似和常人相去不遠，劍招上的凌厲威力全然施展不出，只是那番僧的武功實是遜他兩籌，幾次猛攻而前，總是被何太沖以精妙招術反得先機。拆到五十余招後，何太沖喝一聲：“著！”一劍東劈西轉，斜回而前，托的一聲輕響，已戳在那番僧腋下。倘苦他手中持的是尋常利劍，又或內力不失，劍鋒早已透肌而入。

　　只聽那冷冷的聲音說道：“摩訶巴思退！溫臥兒上！”張無忌向聲音來處看去，見說話之人臉上如同罩著一層黑煙，一部稀稀朗朗的花白胡子，正是玄冥二老之一。他負手而立，雙目半睜半閉，似乎對眼前之事漠不關心。

　　再向前看，只見一張舖著錦緞的矮幾之上踏著一雙腳，腳上穿一對鵝黃緞鞋，鞋頭上各綴一顆明珠。張無忌心中一動，眼見這對腳腳掌纖美，踝骨渾圓，依稀認得，正是當日綠柳莊中自己曾經捉過在手的趙敏的雙足。他在武當山和她相見，全以敵人相待，但此時見到了這一對踏在錦凳上的纖足，不知如何，竟然忍不住面紅耳赤，心跳加劇。

　　但見趙敏的右足輕輕點動，料想她是全神貫注的在看何太沖和溫臥兒比武，約莫一盞茶時分，何太沖叫聲：“著！”趙敏的右足在錦凳上一登，溫臥兒又敗下陣來。只聽那黑臉的玄冥老人說道：“溫臥兒退下，黑林缽夫上。”張無忌聽到何太沖氣息粗重，想必他連戰二人，已是十分吃力。片刻間劇斗又起，那黑林缽夫使的是根長大沉重的鐵杖，使開來風聲滿殿，殿上燭火被風勢激得忽明忽暗，燭影猶似天上浮云，一片片的在趙敏腳上掠過。驀地里眼前一黑，殿右幾枝紅燭齊為鐵杖鼓起的疾風吹熄，喀的一響，木劍斷折。何太沖一聲長歎，拋劍在地，這場比拚終于輸了。玄冥老人道：“鐵琴先生，你降不降？”何太沖昂然道：“我既不降，也不服。我內力若在，這番僧焉是我的對手？”玄冥老人冷冷的道：“斬下他左手無名指，送回塔去。”張無忌回過頭來，楊逍向他搖了搖手，意思顯然是說：“此刻沖進殿去救人，不免誤了大事。”但聽得殿中斷指、敷藥、止血、裹傷，何太沖甚為硬氣，竟一哼也沒哼。那群黃衣人手執火把，將他送回高塔囚禁。張無忌等縮身在牆角之後，火光下見何太沖臉如白紙，咬牙切齒，神色極是憤怒。一行人走遠後，忽聽得一個嬌柔清脆的聲音在殿內響起，說道：“鹿杖先生，昆侖派的劍法果真了得，他刺中摩訶巴思那一招，先是左邊這麼一劈，右邊這麼一轉……”張無忌又湊眼去瞧，見說話的正是趙敏。她一邊說，一邊走到殿中，手里提著一把木劍，照著何太沖的劍法使了起來。番僧摩訶巴思手舞雙刀，跟她喂招。

　　那黑臉的玄冥老人便是趙敏稱為“鹿杖先生”的鹿杖客，贊道：“主人真是聰明無比，這一招使得分毫不錯。”趙敏練了一次又練一次，每次都是將劍尖戳到摩訶巴思腋下，雖然劍是木劍，但重重一戳，每一次又都戳在同一部位，料必頗為疼痛。摩訶巴思卻聚精會神的跟她喂招，全無半點怨懟或閃避之意。她練熟了這幾招，又叫溫臥兒出來，再試何太沖如何擊敗他的劍法。張無忌此時已然明白，原來趙敏將各派高手囚禁此處，使藥物抑住各人的內力，逼迫他們投降朝廷。眾人自然不降，便命人逐一與之相斗，她在旁察看，得以偷學各門各派的精妙招數，用心之毒，計謀之惡，實是令人發指。跟著趙敏和黑林缽夫喂招，使到最後數招時有些遲疑，問道：“鹿杖先生，是這樣的麼？”鹿杖客沉吟不答，轉頭道：“鶴兄弟，你瞧清楚了沒有？”左首角落里一個聲音道：“苦大師一定記得更清楚。”趙敏笑道：“苦大師，勞你的駕，請來指點一下。”只見右首走過來一個長發披肩的頭陀，身材魁偉，滿面橫七豎八的都是刀疤，本來相貌已全不可辨。他頭發作紅棕之色，自非中土人氏。他一言不發，接過趙敏手中木劍，刷刷刷刷數劍，便向黑林缽夫攻去，使的竟是昆侖派劍法。這個被稱為“苦大師”的苦頭陀模仿何太沖劍招，也是絲毫不用內力，那黑林缽夫卻全力施為，斗到酣處，他揮杖橫掃，殿右熄後點亮了的紅燭突又齊滅。何太沖在這一招上無可閃避，迫得以木劍硬擋鐵杖，這才折劍落敗，但那苦頭陀的木劍方位陡轉，輕飄飄的削出，猶似輕燕掠過水面、貼著鐵杖削了上去。黑林缽夫握杖的手指被木劍削中，虎口處穴道酸麻，登時拿捏不住，當的一聲，鐵杖落地，撞得青磚磚屑紛飛。黑林缽夫滿臉通紅，心知這木劍若是換了利劍，自己八根手指早已削斷，躬身道：“拜服，拜服！”俯身拾起鐵杖。苦頭陀雙手托著木劍，交給趙敏。

　　趙敏笑道：“苦大師，最後一招精妙絕倫，也是昆侖派的劍法麼？”苦頭陀搖了搖頭。趙敏又道；“難怪何太沖不會，苦大師，你教教我。”苦頭陀空手比劍。趙敏持劍照做。練到第三次，苦頭陀行動如電，已然快得不可思議，趙敏便跟不上了，但她劍招雖然慢了，仍是依模依樣，絲毫不爽。苦頭陀翻過身來，雙手向前一送，停著就此不動。張無忌暗暗喝一聲彩：“好，大是高明！”趙敏一時卻不明白，側頭看著苦頭陀的姿勢，想了一想，登時領悟，說道：“啊，苦大師，你手中若有兵刃，一杖已擊在我的臂上。這一招如何化解？”苦頭陀反手做個姿勢，抓住鐵杖，左足飛出，頭一抬，顯是已奪過敵人鐵杖，同時將人踢飛。這幾下似拙實巧，乃是極剛猛的外門功夫。趙敏笑道：“好師父，你快教我。”神情又嬌又媚。張無忌心中怦的一跳，心想：“你內力不夠，這一招是學不來的。可是她這麼求人，實教人難以推卻。”苦頭陀做了兩個手勢，正是示意：“你內力不夠，沒法子學。”轉身走開，不再理她。

　　張無忌尋思：“苦頭陀武功之強，只怕和玄冥二老不分上下，雖不知內力如何，但招數神妙，大是勁敵。他只打手勢不說話，難道是個啞巴？可是他耳朵卻又不聾。趙姑娘對他頗見禮遇，定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

　　趙敏見苦頭陀不肯再教，微微一笑，也不生氣，說道：“叫崆峒派的唐文亮來。”過不多時，唐文亮被押著進殿。鹿杖客又派了三個人和他過招。唐文亮不肯在兵刃上吃虧，空手比掌，先胜兩場，到第三場上，對手催動內力，唐文亮無可與抗，亦被斬去了一根手指。

　　這一次趙敏練招，由鹿杖客在旁指點。張無忌此時已瞧出端倪，趙敏顯是內力不足，情知難以速成，是以想盡學諸家門派之所長，俾成一代高手，這條路子原亦可行，招數練到極精之時，大可補功力之不足。

　　趙敏練過拳法，說道：“叫滅絕老尼來！”一名黃衣人稟道：“滅絕老尼已絕食五天，今日仍是倔強异常，不肯奉命。”趙敏笑道：“餓死了她也罷！唔，叫峨嵋派那個小姑娘周芷若來。”手下人答應了，轉身出殿。

　　張無忌對周芷若當日在漢水舟中殷勤照料之意，常懷感激。在光明頂上，周芷若曾指點他易數方位之法，由此得破華山、昆侖兩派的刀劍聯手，其後刺他一劍，那是奉了師父的嚴令，他也不存芥蒂，這時聽趙敏吩咐帶她前來，不禁心頭一震。過了片刻，一群黃衣人押著周芷若進殿。張無忌見她清麗如昔，只比在光明頂之時略現憔悴，雖身處敵人掌握，卻泰然自若，似乎早將生死置之度外。鹿杖客照例問她降是不降，周芷若搖了抓頭，并不說話。

　　鹿杖客正要派人和她比劍，趙敏說道：“周姑娘，你這麼年輕，已是峨嵋派的及門高弟，著實令人生羡。聽說你是滅絕大師的得意弟子，深得她老人家劍招絕學，是也不是？”周芷若道：“家師武功博大精深，說到傳她老人家劍招絕學，小女子年輕學淺，可差得遠了。”趙敏笑道：“這里的規矩，只要誰能胜得我們三人，便平平安安的送他出門，再無絲毫留難。尊師何以這般涯岸自高，不屑跟我們切磋一下武學？”周芷若道：“家師是宁死不辱。堂堂峨嵋派掌門，豈肯在你們手下苟且求生？你說得不錯，家師确是瞧不起卑鄙陰毒的小人，不屑跟你們動手過招。”趙敏竟不生氣，笑道：“那周姑娘你呢？”周芷若道：“我小小女子，有甚麼主張？師父怎麼說，我便怎麼做。”趙敏道：“尊師叫你也不要跟我們動手，是不是？那為了甚麼？”周芷若道：“峨嵋派的劍法，雖不能說是甚麼了不起的絕學，終究是中原正大門派的武功，不能讓番邦胡虜的無恥之徒偷學了去。”她說話神態斯斯文文，但言辭鋒利，竟絲毫不留情面。

　　趙敏一怔，沒料到自己的用心，居然會給滅絕師太猜到了，聽周芷若左一句“陰毒小人”，右一句“無恥之徒”，忍不住有氣，嗤的一聲輕響，倚天劍已執在手中，說道：“你師父罵我們是無恥之徒。好！我倒要請教，這口倚天劍明明是我家家傳之寶，怎地會給峨嵋派偷盜了去？”周芷若淡淡的道：“倚天劍和屠龍刀，向來是中原武林中的兩大利器，從沒聽說跟番邦女子有甚麼干系。”

　　趙敏臉上一紅，怒道：“哼！瞧不出你嘴上倒厲害得緊。你是決意不肯出手的了？”周芷若搖了搖頭。趙敏道：“旁人比武輸了，或是不肯動手，我都截下他們一根指頭。你這個妞兒想必自負花容月貌，以致這般驕傲，我也不截你的指頭。”說著伸手向苦頭陀一指，道：“我叫你跟這位大師父一樣，臉上划你二三十道劍痕，瞧你還驕傲不驕傲？”她左手一揮，兩個黃衣人搶上前來，執住了周芷若的雙臂。

　　趙敏微笑道：“要划得你的俏臉蛋變成一個蜜蜂窩，也不必使甚麼峨嵋派的精妙劍法。你以為我三腳貓的把式，就不能叫你變成個丑八怪麼？”

　　周芷若珠淚盈眶，身子發顫，眼見那倚天劍的劍尖离開自己臉頰不過數寸，只要這惡魔手腕一送，自己轉眼便和那個丑陋可怖的頭陀一模一樣。趙敏笑道：“你怕不怕？”周芷若再也不敢強項，點了點頭。趙敏道：“好啊！那麼你是降順了？”周芷若道：“我不降！你把我殺了罷！”趙敏笑道：“我從來不殺人的。我只划破你一點兒皮肉。”

　　寒光一閃，趙敏手中長劍便往周芷若臉上划去，突然間當的一響，殿外擲進一件物事，將倚天劍撞了開去。在此同時，殿上長窗震破，一人飛身而入。那兩名握住周芷若的黃衣人身不由主的向外跌飛。破窗而入的那人回過左臂，護住了周芷若，伸出右掌，和鹿杖客砰的一掌相交，各自退開了兩步。眾人看那人時，正是明教教主張無忌。

　　他這一下如同飛將軍從天而降，誰都大吃一驚，即令是玄冥二老這般一等一的高手，事先竟也沒絲毫警覺。鹿杖客聽得長窗破裂，即便搶在趙敏身前相護，和張無忌拚了一掌，竟然立足不定，退開兩步，待要提氣再上，剎那間全身燥熱不堪，宛似身入熔爐。

　　周芷若眼見大禍臨頭，不料竟會有人突然出手相救。她被張無忌摟在胸前，碰到他寬廣堅實的胸膛，又聞到一股濃烈的男子氣息，又驚又喜，一剎那間身子軟軟的幾欲暈去。要知張無忌以九陽神功和鹿杖客的玄冥神掌相抗，全身真氣鼓蕩而出。周芷若從未和男子如此肌膚相親，何況這男子又是他日夜思念的夢中之伴、意中之人？心中只覺得無比的歡喜，四周敵人如在此刻千刀萬劍同時斬下，她也無憂無懼。楊逍和韋一笑一見教主沖入救人，跟著便閃身而入，分站在他身後左右，趙敏手下的眾高手以變起倉卒，初時微見慌亂，但隨即瞧出闖進殿來只有三名敵人，殿內殿外的守衛武士呼哨相應，知道外邊再無敵人，當下立即堵死了各處門戶，靜候趙敏發落。趙敏既不驚懼，也不生氣，只怔怔的向張無忌望了一陣，眼光轉到殿角兩塊金光燦爛之物，原來她伸倚天劍去划周芷若的臉時，張無忌擲進一物，撞開她劍鋒，那物正是她所贈的黃金盒子。倚天劍鋒銳無倫，一碰之下，立時將金盒剖成兩半。她向兩半金盒凝視半晌，說道：“你如此厭惡這只盒子，非要它破損不可麼？”張無忌見到她眼光中充滿了幽怨之意，并非憤怒責怪，竟是凄然欲絕，一怔之下，甚感歉咎，柔聲道：“我沒帶暗器，匆忙之際隨手在懷中一探，摸了盒子出來，實非有意，還望姑娘莫怪。”趙敏眼中光芒一閃，問道：“這盒子你隨身帶著麼？”張無忌道：“是。”見她妙目凝望自己，而自己左臂還摟著周芷若，臉上微微一紅，便松開了手臂。

　　趙敏歎了口氣，道：“我不知周姑娘是你……是你的好朋友，否則也不會這般對她。原來你們……”說著將頭轉了開去。張無忌道：“周姑娘和我……也沒甚麼……只是……只是……”說了兩個“只是”，卻接不下去。趙敏又轉頭向地下那兩半截金盒望了一眼，沒說一句話，可是眼光神色之中，卻似已說了千言萬語。周芷若心頭一驚：“這個魔女頭對他顯是十分鐘情，豈難道……”張無忌的心情卻不似這兩個少女細膩周至，趙敏的神色他只模模糊糊的懂了一些，全沒體會到其中深意。他只覺得趙敏贈他珠花金盒，治好了俞岱岩和殷梨亭的殘疾，此時他卻將金盒毀了，未免對人家不起，于是走向殿角，俯身拾起兩半截金盒，說道：“我去請高手匠人重行鑲好。”趙敏喜道：“當真麼？”張無忌點了點頭，心想你我都統率無數英雄豪傑，怎會去重視這些無關緊要的金銀玩物？這只黃金盒雖然精致，也不是甚麼珍异寶物，盒中所藏的黑玉斷續膏已經取出，盒子便無多大用處，破了不必挂懷，再鑲好它，也是小事一樁，眼前有多大事待決，你卻盡跟我說這只盒子，想必是年輕姑娘婆婆媽媽，對這些身邊瑣事特別關心，真是女流之見，當下將兩半截盒子揣在懷中。

　　趙敏道：“那你去罷！”張無忌心想宋大師伯等尚未救出，怎能就此便去，但敵方高手如云，己方只有三人，說到救人，真是談何容易，問道：“趙姑娘，你擒拿我大師伯等人，究竟意欲何為？”趙敏笑道：“我是一番好意，要勸請他們為朝廷出力，各享榮華富貴。哪知他們固執不聽，我迫于無奈，只得慢慢勸說。”

　　張無忌哼了一聲，轉身回到周芷若的身旁，他在敵方眾高手環伺之下，俯身拾盒，坦然而回，竟是來去自如，旁若無人。他冷冷的向眾人掃視一眼，說道：“既是如此，我們便告辭了！”說著攜住周芷若的手，轉身欲出。

　　趙敏森然道：“你自己要去，我也不留。但你想把周姑娘也帶了去，竟不來問我一聲，你當我是甚麼人了？”張無忌道：“這确是在下欠了禮數。趙姑娘，請你放了周姑娘，讓她隨我同去。”趙敏不答，向玄冥二老使個眼色。

　　鶴筆翁踏上一步，說道：“張教主，你說來便來，說去便去，要救人便救人，教我們這伙人的老臉往哪里擱去？你不留下一手絕技，兄弟們難以心服。”

　　張無忌認出了鶴筆翁的聲音，怒氣上沖，喝道：“當我年幼小之時，被你擒住，性命幾乎不保。今日你還有臉來跟我說話？接招！”呼的一掌，便向鶴筆翁拍了過去。鹿杖客適才吃過他的苦頭，知道單憑鶴筆翁一人之力，不是他的敵手，搶上前來，向他擊出一掌。張無忌右掌仍是擊向鶴筆翁，左掌從右掌下穿過，還了鹿杖客一掌。這是真力對真力相碰，中間實無閃避取巧的余地。三個人四掌相變，身子各是一晃。當日在武當山上，玄冥二老以雙掌和張無忌對掌，另出雙掌擊在他身上，此刻重施故技，又是兩掌拍了過來。張無忌那日吃了此虧，焉能重蹈覆轍？手肘微沉，施展乾坤大挪移心法，拍的一聲大響，鶴筆翁的左拳擊在鹿杖客的右掌之上。他兩人武功一師所傳，掌法相同，功力相若，登時都震得雙臂酸麻，至于何以竟會弄得師兄弟自相拚掌，二人武功雖高，卻也不明其中奧秘。兩人又驚又怒之際，張無忌雙掌又已擊到。玄冥二老仍是各出雙掌，一守一攻，所使掌法已和適才全然不同，但被張無忌一引一帶，仍是鹿杖客的左掌擊到了鶴筆翁的右掌之上，這乾坤大挪移手法之巧，計算之准，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玄冥二老駭然失色，眼見張無忌第三次舉掌擊來，不約而同的各出單掌抵御。三人真力相變，玄冥二老只覺對方掌力中一股純陽之氣洶涌而至，難當難耐。張無忌掌發如風，想起幼時被鶴筆翁打了一招玄冥神掌，數年之間不知吃了多少苦頭，因此擊向鹿杖客的掌力尚留余地，對鶴筆翁卻毫不放松。二十余掌一過，鶴筆翁一張青臉已脹得通紅，眼見對方又是一掌擊到，他左掌虛引，意欲化解，右掌卻斜刺里重重擊出。只聽得拍拍兩響，鶴筆翁這一掌狠狠打在鹿杖客肩頭，而張無忌那一掌卻終究無法化開，正中胸口。總算張無忌不欲傷他性命，這一掌真力只用了三成，鶴筆翁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臉色已紅得發紫，身子搖晃，倘若張無忌乘勢再補上一掌，非教他斃命當場不可。鹿杖客肩頭中掌，也痛得臉色大變，嘴唇都咬出血來。

　　玄冥二老是趙敏手下頂兒尖兒的能人，豈知不出三十招，便各受傷。趙敏手下眾武士固然盡皆失色，便是楊逍和韋一笑也大為詫异。他二人曾親眼見到，那日玄冥二老在武當山出手，張無忌中掌受傷，不意數月之間，竟能進展神速若是。但他二人隨即想到，張無忌留居武當數月，一面替俞岱岩、殷梨亭治傷，一面便向張三丰請教武學中的精微深奧，終致九陽神功、乾坤大挪移、再加上武當絕學的太極拳劍，三者漸漸融成一體。二人心中暗贊張三丰學究天人，那才真是稱得上“深不可測”四字。玄冥二老比掌敗陣，齊聲呼嘯，同時取出了兵刃。只見鹿杖客手中拿著一根短杖，杖頭分叉，作鹿角之形，通體黝黑，不知是何物鑄成，鶴筆翁手持雙筆，筆端銳如鶴嘴，卻是晶光閃亮。他二人追隨趙敏已非一日，但即是趙敏，也從未見過他二人使用兵刃。這三件兵刃使展開來，只見一團黑氣，兩道白光，霎時間便將張無忌困在垓心。張無忌身邊不帶兵器，赤手空拳，情勢頗見不利，但他絲毫不懼，存心要試試自己武功，在這兩大高手圍攻之下，是否能空手抵敵。玄冥二老自恃內力深厚，玄冥神掌是天下絕學，是以一上陣便和他對掌，豈知張無忌的九陽神功卻非任何內功所能及，數十掌一過便即落敗。他二人的兵刃卻以招數詭异取胜，兩人的名號便是從所用兵刃而得，鹿角短杖和鶴嘴雙筆，每一招都是凌厲狠辣，世所罕見。張無忌聚精會神，在三件兵刃之間空來插去，攻守自如，只是一時瞧不明白二人兵刃招數的路子，取胜卻也不易。幸好鶴筆翁重傷之余，出招已難免窒滯。趙敏手掌輕擊三下，大殿中白刃耀眼，三人攻向楊逍，四人攻向韋一笑，另有兩人出兵刃制住了周芷若。楊逍立時搶到一劍，揮劍如電，反手便刺傷一人。韋一笑仗著絕頂輕功，以玄陰綿掌拍倒了兩人。但敵人人數實在太多，每打倒一人，立時更有二人擁上。張無忌給玄冥二老纏住了，始終分身不出相援。他和楊韋二人要全身而退，倒也不難，要救周芷若卻萬萬不能，正自焦急，忽聽趙敏說道：“大家住手！”這四個字聲音并不響亮，她手下眾人卻一齊凜遵，立即躍開。

　　楊逍將長劍拋在地下。韋一笑握著從敵人手里奪來的一口單刀，順手一揮，擲還給了原主，哈哈大笑。張無忌見一名漢子手執匕首，抵住周芷若後心，不禁臉有憂色。周芷若黯然道：“張公子，三位請即自便，三位一番心意，小女子感激不盡。”趙敏笑道：“張公子，這般花容月貌的人兒，我見猶怜。她定是你的意中人了？”張無忌臉上一紅，說道：“周姑娘和我從小相識。在下幼時中了這位……”說著向鶴筆翁一指，“……的玄冥神掌，陰毒入體，周身難以動彈，多虧周姑娘服侍我食飯喝水，此番恩德，不敢有忘。”趙敏道：“如此說來，你們倒是青梅竹馬之交了。你想娶她為魔教的教主夫人，是不是？”張無忌臉上又是一紅，說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趙敏臉一沉，道：“你定要跟我作對到底，非滅了我不可，是也不是！”張無忌搖了搖頭，說道：“我至今不知姑娘的來歷，雖然有過數次爭執，但每次均是姑娘找上我張無忌，不是張某來找姑娘尋事生非。只要姑娘放了我眾位師伯叔及各派武林人士，在下感激不盡，不敢對姑娘心存敵意。何況姑娘還可吩咐我去辦三件事，在下自當盡心竭力，決不敷衍推搪。”趙敏聽他說得誠懇，臉上登現喜色，有如鮮花初綻，笑道：“嘿，總算你還沒忘記。”轉頭向周芷若瞧了一眼，對張無忌道：“這位周姑娘既非你意中人，也不是甚麼師兄師妹、未婚夫妻，那麼我要毀了她的容貌，跟你絲毫沒有干系……”她眼角一動，鹿杖客和鶴筆翁各挺兵刃，攔在周芷若之前，另一名漢子手執利刃，對准周芷若的臉頰。張無忌若要沖過來救人，玄冥二老這一關便不易闖過。趙敏冷冷的道：“張公子，你還是跟我說實話的好。”

　　韋一笑忽然伸出手掌，在掌心吐了數口唾沫，伸手在鞋底擦了幾下，哈哈大笑，眾人正不知他搗甚麼鬼，突然間青影一晃一閃。趙敏只覺自己左頰右頰上被一只手掌摸了一下，看韋一笑時，卻已站在原地，只是手中多了兩柄短刀，不知是從何人腰間掏來的。趙敏心念一動，知道不好，不敢伸手去摸自己臉頰，忙取手帕在臉上一擦，果見帕上黑黑的沾了不少泥污，顯是韋一笑鞋底的污穢再混著唾沫，思之幾欲作嘔。只聽韋一笑說道：“趙姑娘，你要毀了周姑娘的容貌，那也由得你。你如此心狠手辣，我姓韋的卻放不過你。你今日在周姑娘臉上划一道傷痕，姓韋的加倍奉還，划傷兩道。你划她兩道，我划你四道。你斷她一根手指，我斷你兩根。”說到這里，將手中兩根短刀錚的一擊，又道：“姓韋的說得出，做得到，青翼蝠王言出必踐，生平沒說過一句空話。你防得我一年半載，卻防不得十年八年。你想派人殺我，未必追得上我。告辭了！”這“了”字一出口，早已人影不見，拍拍兩響，兩柄短刀飛插入柱。跟著“啊喲！”“啊！”兩聲呼叫，殿上兩名番僧緩緩坐倒，手中手持長劍卻不知如何已給韋一笑奪了去，同時身上也被點中了穴道。

　　韋一笑這幾句話說得平平淡淡，但人人均知決非空言恫嚇，眼見趙敏白里泛紅、嫩若凝脂的粉頰之上，被韋一笑的污手抹上了幾道黑印，倘若他手中先拿著短刀，趙敏的臉頰早就損毀了。這般來去如電、似鬼似魅的身法，确是再強能高手也防他不了，即令是張無忌，也是自愧不如。倘若長途競走，張無忌當可以內力取胜，但在庭除廊廡之間，如此趨退若神，當真天下只此一人而已。

　　張無忌躬身一揖，說道：“趙姑娘，今日得罪了，就此告辭。”說著攜了楊逍之手，轉身出殿，心知在韋一笑如此有力的威嚇之下，趙敏不敢再對周芷若如何。

　　趙敏瞧著他的背影，又羞又怒，卻不下令攔截。

　　張無忌和楊逍回到客店，韋一笑已在店中相候。張無忌笑道：“韋蝠王，你今日給了他們一個下馬威，好叫他們得知明教可不是好惹的。”韋一笑道：“嚇嚇小姑娘，倒也不是甚麼難事。她裝得凶神惡煞一般，可是聽我說要毀她的容貌，擔保她三天三晚睡不著覺。”楊逍笑道：“她睡不著覺，那可不好，咱們前去救人就更加難了。”

　　張無忌道：“楊左使，說到救人，你有何妙計？”楊逍躊躇道：“咱們這里只有三人，何況形跡已露，這件事當真棘手。”張無忌歉然道：“我見周姑娘危急，忍不住出手，終于壞了大事。”楊逍道：“事勢如此，那是誰都忍不住的。教主獨力打敗玄冥二老，大殺敵人的威風，那也很好。何況他們知道咱們已到，對宋大俠他們便不敢過分無禮。”

　　張無忌想起宋大伯、俞二伯等身在敵手，趙敏對何太沖、唐文亮等又如此折辱，不由得憂心如焚。三人商談半晌，不得要領，當即分別就寢。次晨一早，張無忌睡夢之中微覺窗上有聲，便即醒轉，一睜開眼，只見窗子緩緩打開，有人探進頭來向著他凝望。他吃了一驚，揭帳看時，只見那人臉上疤痕累累，丑陋可怖，正是那個苦頭陀。他一驚更甚，從床中一躍而起，只見苦頭陀的臉仍是呆呆望著自己，卻無出手相害之意。張無忌叫道：“楊左使！韋蝠王！”楊韋二人在鄰室齊聲相應。他心中一寬，卻見苦頭陀的臉已從窗邊隱去，忙縱身出窗，見苦頭陀從大門中匆匆出去。這時楊韋二人也已趕到，見此外并無敵人，三人發足向苦頭陀追去。苦頭陀等在街角，眼見三人走來，立即轉身向北，腳步甚大，卻非奔跑。三人打個手勢，當即跟隨其後。此時天方黎明，街上行人稀少，不多時便出了北門。苦頭陀繼續前行，折向小路，又走了七八里，來到一處亂石岡上，這才停步轉身，向楊逍和韋一笑擺了擺手，要他二人退開，隨即抱拳向張無忌行禮。

　　張無忌還了一禮，心下尋思：“這頭陀帶我們來到此處，不知有何用意？這里四下無人，若是動武，他以一敵三，顯是十分不利，瞧他情狀，似乎不含敵意。”盤算未定，苦頭陀荷荷一聲，雙爪齊到，扑了上來。他左手虎爪，右手龍爪，十指成鉤，攻勢極是猛惡。張無忌左掌揮出，化開了一招，說道：“上人意欲如何？請先表明尊意，再行動手不遲。”苦頭陀毫不理會，竟似沒聽見他說話一般，只見他左手自虎爪變成鷹爪，右手卻自龍爪變成虎爪，一攻左肩，一取右腹，出手狠辣之至。張無忌道：“當真非打不可嗎？”苦頭陀鷹爪變獅掌，虎爪變鶴嘴，一擊一啄，招式又變，三招之間，雙手變了六般姿式。張無忌不敢怠慢，當下施展太極拳法，身形猶如行云流水，便在亂石岡上跟他斗了起來。但覺這苦頭陀的招數甚是繁復，有時大開大闔，門戶正大，但倏然之間，又是詭秘古怪，全是邪派武功，顯是正邪兼修，淵博無比。張無忌只是用太極拳跟他拆招。斗到七八十招時，苦頭陀呼的一拳，中宮直攻。張無忌一招“如封似閉”，將他拳力封住，跟著一招“單鞭”，左掌已拍在他背上，只是這一掌沒發內力，手掌一沾即离。苦頭陀知他手下留情，向後躍開，斜眼向張無忌望了半晌，突然向楊逍做個手勢，要借他腰間長劍一用。楊逍解下劍絛，連著劍鞘雙手托住，送到苦頭陀面前。張無忌暗暗奇怪：“怎地楊左使將兵刃借了給敵人？”

　　苦頭陀拔劍出鞘，打個手勢，叫張無忌向韋一笑借劍。張無忌搖搖頭，接過他左手拿著的劍鞘，使招“請手”，便以劍鞘當劍，左手捏了劍訣，劍鞘橫在身前。苦頭陀刷的一劍，斜刺而至。張無忌見過他教導趙敏學劍，知他劍術極是高明，當即施展這數月中在武當山上精研的太極劍法凝神接戰。但見對手劍招忽快忽慢，處處暗藏機鋒，但張無忌一加拆解，他立即撤回，另使新招，幾乎沒一招是使得到底了的。張無忌心下贊歎：“若在半年前遇到此人，劍法上我不是他敵手。比之那八臂神劍方東白，這苦頭陀又高上一籌了。”他起了愛才之念，不愿在招數上明著取胜。眼見苦頭陀長劍揮舞，使出“亂披風”勢來，白刃映日，有如萬道金蛇亂鑽亂竄，他看得分明，驀地里倒過劍鞘，刷的一聲，劍鞘已套上了劍刃，雙手環抱一搭，輕輕扣住苦頭陀雙手手腕，微微一笑，縱身後躍。這時他手上只須略加使勁，便已將長劍奪過。這一招奪劍之法險是險到了極處，巧也巧到了極處。他縱身後躍，尚未落地，苦頭陀已拋下長劍，呼的一掌拍到。張無忌聽到風聲，知道這一掌真力充沛，非同小可，有意試一試他的內力，右掌回轉，硬碰硬的接了他這掌，左足這才著地。霎時之間，苦頭陀掌上真力源源催至。張無忌運起乾坤大挪移心法中第七層功夫，將他掌力漸漸積蓄，突然間大喝一聲，反震出去，便如一座大湖在山洪爆發時儲滿了洪水，猛地里湖堤崩決，洪水急沖而出，將苦頭陀送來的掌力盡數倒回。這是將對方十余掌的力道歸并成為一掌拍出，世上原無如此大力。若頭陀倘若受實了，勢須立時腕骨、臂骨、肩骨、肋骨一齊折斷，連血也噴不出來，當場成為一團血肉模糊，死得慘不可言。此時雙掌相粘，苦頭陀萬難閃避。張無忌左手抓住他胸口往上一拋，苦頭陀一個龐大的身軀向上飛起，砰的一聲巨響，亂石橫飛，這一掌威力無儔的掌力，盡數打在亂石堆里。楊逍和韋一笑在旁看到這等聲勢，齊聲驚呼出來。他二人只道苦頭陀和教主比拚內力，至少也得一盞茶時分方能分出高下，哪料到片刻之間，便到了決生死的關頭。二人心中雖有話說，卻已不及言講，待見苦頭陀平安無恙的落下，手心中都已捏了一把冷汗。苦頭陀雙足一著地，登時雙手作火焰飛騰之狀，放在胸口，躬身向張無忌拜了下去，說道：“小人光明右使范遙，參見教主。敬謝教主不殺之恩。小人無禮冒犯，還請恕罪。”他十多年來從不開口，說起話來聲調已頗不自然。張無忌又驚又喜，這啞巴苦頭陀不但開了口，而且更是本教的光明右使，這一著大非始料所及，忙伸手扶起，說道：“原來是本教范右使，實是不胜之喜，自家人不須多禮。”楊逍和韋一笑跟他到亂石岡來之時，早已料到了三分，只是范遙的面貌變化實在太大，不敢便即相認，待得見他施展武功，更猜到了七八分，這時聽他自報姓名，兩人搶上前來，緊緊握住了他手。楊逍向他臉上凝望半晌，潸然淚下，說道：“范兄弟，做哥哥的想得你好苦。”范遙抱住楊逍身子，說道：“大哥，多謝明尊佑護，賜下教主這等能人，你我兄弟終有重會之日。”楊逍道：“兄弟怎地變成這等模樣？”范遙道：“我若非自毀容貌，怎瞞得過混元霹靂手成昆那奸賊？”三人一聽，才知他是故意毀容，混入敵人身邊臥底。楊逍更是傷感，說道：“兄弟，這可苦了你了。”楊逍、范遙當年江湖上人稱“逍遙二仙”，都是英俊瀟洒的美男子，范遙竟然將自己傷殘得如此丑陋不堪，其苦心孤詣，實非常人所能為。韋一笑向來和范遙不睦，但這時也不由得深為所感，拜了下去，說道：“范右使，韋一笑到今日才真正服了你。”范遙跪下還拜，笑道：“韋蝠王輕功獨步天下，神妙更胜當年，苦頭陀昨晚大開眼界。”楊逍四下一望，說道：“此處离城不遠，敵人耳目眾多，咱們到前面山坳中說話。”四人奔出十余里，到了一個小岡之後，該處一望數里，不愁有人隱伏偷聽，但從遠處卻瞧不見岡後的情景。四人坐地，說起別來情由。

　　當年陽頂天突然間不知所蹤，明教眾高手為爭教主之位，互不相下，以致四分五裂。范遙卻認定教主并未逝世，獨行江湖，尋訪他的下落，忽忽數年，沒發現絲毫蹤跡，後來想到或許是為丐幫所害，暗中捉了好些丐幫的重要人物拷打逼問，仍是查不出半點端倪，倒害死了不少丐幫的無辜幫眾。後來聽到明教諸人紛爭，鬧得更加厲害，更有人正在到處尋他，要以他為號召。范遙無意去爭教主，亦不愿卷入旋渦，便遠遠的躲開，又怕給教中兄弟撞到，于是裝上長須，扮作個老年書生，到處漫游，倒也逍遙自在。

　　有一日他在大都鬧市上見到一人，認得是陽教主夫人的師兄成昆，不禁暗暗吃驚。這時武林中早已到處轟傳，不少好手為人所殺，牆上總是留下了“殺人者混元霹靂手成昆也”的字樣。他想查明此事真相，又想向成昆探詢陽教主的下落，于是遠遠的跟著。只見成昆走上一座酒樓，酒樓上有兩個老者等著，便是玄冥二老。范遙知道成昆武功高強，便遠遠坐著假裝喝酒，隱隱約約只聽到三言兩語，但“須當毀了光明頂”這七個字卻聽得清清楚楚。范遙聽得本教有難，不能袖手不理，當下暗中跟隨，眼見三人走進了汝陽王府中。後來更查到玄冥二老是汝陽王手下武士中的頂兒尖兒人物。汝陽王察罕特穆爾官居太尉，執掌天下兵馬大權，智勇雙全，是朝廷中的第一位能人，江淮義軍起事，均被他遣兵扑滅。義軍屢起屢敗，皆因察罕特穆爾統兵有方之故。張無忌等久聞其名，這時聽到鹿杖客等乃是他的手下，雖不驚訝，卻也為之一怔。楊逍問道：“那麼那個趙姑娘是誰？”

　　范遙道：“大哥不妨猜上一猜。”楊逍道：“莫非是察罕特穆爾的女兒？”范遙拍手道：“不錯，一猜便中。這汝陽王生有一子一女，兒子叫做庫庫特穆爾，女兒便是這位姑娘了，她的蒙古名叫作甚麼敏敏特穆爾。庫庫特穆爾是汝陽王世子，將來是要襲王爵的。那位姑娘的封號是紹敏郡主。這兩個孩子都生性好武，倒也學了一身好武功。兩人又愛作漢人打扮，說漢人的話，各自取了一個漢名，男的叫做王保保，女的便叫趙敏，‘趙敏’二字，是從她的封號‘紹敏郡主’而來。”韋一笑道：“這兄妹二人倒也古怪，一個姓王，一個姓趙，倘若是咱們漢人，那可笑煞人了。”范遙道：“其實他們都姓特穆爾，卻把名字放在前面，這是番邦蠻俗。那汝陽王察罕特穆爾也有漢姓的，卻是姓李。”說到這里，四人一齊大笑。（按：《新元史》第二百二十卷《察罕帖木兒傳》：“察罕帖木兒曾祖闊闊台，祖乃蠻台，父阿魯溫，遂家河南，為穎州沈丘人，改姓李氏。”庫庫特穆爾雖為世子，實為察罕特穆爾的外甥。此等小節，小說中不必細辨。）

　　楊逍道：“這趙姑娘的容貌模樣，活脫是個漢人美女，可是只須一瞧她行事，那番邦女子的凶蠻野性，立時便顯露了出來。”張無忌直到此刻，方知趙敏的來歷，雖料想她必是朝廷貴人，卻沒料到竟是天下兵馬大元帥汝陽王的郡主。和她交手數次，每次都是多多少少的落了下風，雖然她武功不及自己，但心思機敏、奇變百出，實不是她的敵手。范遙接著說道：“屬下暗中繼續探聽，得知汝陽王決意剿滅江湖上的門派幫會。他采納了成昆的計謀，第一步便想除滅本教。我仔細思量，本教內部紛爭不休，外敵卻如此之強，滅亡的大禍已迫在眉睫，要圖挽救，只有混入王府，查知汝陽王的謀划，那時再相機解救。除此之外，實在別無良策。只是我好生奇怪，成昆既是陽教主夫人的師兄，又是謝獅王的師父，卻何以如此狠毒的跟本教作對。其中原由，說甚麼也想不出來，料想他必是貪圖富貴，要滅了本教，為朝廷立功。本教兄弟識得成昆的不多，我以前卻曾和他朝過相，他是認得我的，要使我所圖不致泄露，只有想法子殺了此人。”韋一笑道：“正該如此。”范遙道：“可是此人實在狡獪，武功又強，我接連暗算了他三次，都沒成功。第三次雖然刺中了他一劍，我卻也被他劈了一掌，好容易才得脫逃，不致露了形跡，但卻已身受重傷，養了年余才好。這時汝陽王府中圖謀更急，我想若是喬裝改扮，只能瞞得一時，我當年和楊兄齊名，江湖上知道‘逍遙二仙’的人著實不少，日子久了，必定露出馬腳，于是一咬牙便毀了自己容貌，扮作個帶發頭陀，更用藥物染了頭發，投到了西域花刺子模國去。”

　　韋一笑奇道：“到花刺子模？萬里迢迢的，跟這事又有甚麼相干？”范遙一笑，正待回答，楊逍拍手道：“此計大妙。韋兄，范兄弟到了花刺子模，找個機緣一顯身手，那邊的蒙古王公必定收錄。汝陽王正在招聘四方武士，花刺子模的王公為了討好汝陽王，定然會送他到王府效力。這麼一來，范兄弟成了西域花刺子模國進獻的色目武士，他容貌已變，又不開口，成昆便有天大本事，也認他不出了。”

　　韋一笑長聲一歎，說道：“陽教主派逍遙二仙排名在四大法王之上，确是目光如炬。這等計謀，甚麼鷹王、蝠王，都是想不出來的。”范遙道：“韋兄，你贊得我也夠了。果如楊左使所料，我在花刺子模殺獅斃虎，頗立威名，當地王公便送我到汝陽王府中。但那成昆其時已不在王府，不知去了何方。”楊逍當下略述成昆何以和明教結仇、如何偷襲光明頂、如何奸謀為張無忌所破、如何與殷野王比拚掌力而死的經過。范遙聽罷，呆了半晌，才知中間原來有這許多曲折，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對張無忌道：“教主，有一件事屬下向你領罪。”張無忌道：“范右使何必過謙。”

　　范遙道：“屬下到了汝陽王府，為了堅王爺之信，在大都鬧市之中，親手格斃了本教三名香主，顯得本人和明教早就結下深仇。”張無忌默然，心想：“殘殺本教兄弟，乃本教五大禁忌之一，因此楊左使、四法王、五行旗等爭奪教主之位，盡管相斗甚烈，卻從來不傷本教兄弟的性命。范右使此罪實在不輕，但他主旨是為了護教，非因私仇，按理又不能加罪于他。”說道：“范右使出于護教苦心，本人不便深責。”范遙躬身道：“謝教主恕罪。”張無忌暗想：“這位范右使行事之辣手，世所罕有。他能在自己臉上砍上十七八刀，那麼殺幾個教中無辜的香主，自也不在他的意下。明教被人稱作邪教魔教，其來有自，不知將來如何方得改了這些邪氣魔氣？”

　　范遙見張無忌口中雖說“不便深責”，臉上卻有不豫之色，一伸手，拔出楊逍腰間長劍，左手一揮，已割下了右手兩根手指。張無忌大吃一驚，挾手搶過他的長劍，說道：“范右使，你……你……這是為何？”范遙道：“殘殺本教無辜兄弟，乃是重罪。范遙大事未了，不能自盡。先斷兩指，日後再斷項上這顆人頭。”張無忌道：“本人已恕了范右使的過失，何苦再又如此？身當大事之際，唯須從權。范右使，此事不必再提。”忙取出金創藥，替他敷了傷處，撕下自己衣襟，給他包扎好了，心知此人性烈，別說言語中得罪不得，臉色上也不能使他有半分難堪。他說得出做得到，恐怕日後真的會自刎謝罪，想到他為本教受了這等重大的折磨，心中大是感動，突然跪倒，說道：“范右使，你有大功于本教，受我一拜，你再殘害自身，那便是說我無德無能，不配當此教主大任。你再自刺一劍，我便自刺兩劍，我年幼識淺，不明事理，原是分不出好歹。”范遙、楊逍、韋一笑見教主跪倒，急忙一起拜伏在地。楊逍垂淚道：“范兄弟，你休得再是如此。本教興衰全系教主一人。教主令旨，你可千萬不能違背。”范遙拜道：“屬下今日比劍試掌，對教主已是死心塌地的拜服。苦頭陀性情乖張，還請教主原宥。”張無忌雙手扶他起身。經此一事，兩人相互知心，再無隔閡。范遙當下再陳述投入汝陽王府後所見所聞。那汝陽王察罕特穆爾實有經國用兵的大才，雖握兵權，朝政卻被奸相把持，加之當今皇帝昏庸無道，弄得天下大亂，民心沸騰，全仗汝陽王東征西討，擊潰義軍無數。可是此滅彼起，歲無宁日，汝陽王忙于調兵遣將，將扑滅江湖上教派幫會之事，暫且擱在一邊。數年之後，他一子一女長大，世子庫庫特穆爾隨父帶兵，女兒敏敏特穆爾竟然統率蒙漢西域的武士番僧，向門派幫會大舉進擊。成昆暗中助她策划，乘著六大派圍攻光明頂之際，由趙敏帶同大批高手，企圖乘機收漁人之利，將明教和六大派一鼓剿滅。綠柳莊中下毒等等情由，便是因此而起。只是當時范遙奉命保護汝陽王，西域之行沒能參與，是以直到後來方始得知。范遙說道，他雖在汝陽王府中毫不露形跡，但他來自西域，趙敏便不讓他參與西域之役，說不定這也是成昆出的主意。趙敏以西域番僧所獻的毒藥“十香軟筋散”，暗中下在從光明頂歸來的六大派高手的飲食之中。那“十香軟筋散”無色無香，混在菜肴之中，又有誰能辯得出？這毒藥的藥性一發作，登時全身筋骨酸軟，過得數日後，雖能行動如常，內力卻已半點發揮不出，因此六大派遠征光明頂的眾高手在一月之內，一一分別被擒。只是在對少林派空性所率的第三撥人下毒時給撞破了，真刀真槍的動起手來。空性為阿三所殺，余人不敵玄冥二老、神箭八雄，以及阿大、阿二、阿三等人，死了十多人後，盡數遭擒。

　　此後便去進襲六大派的根本之地，第一個便挑中了少林派。少林寺防衛嚴密，要想混入寺中下毒，可大大不易，不比行旅之間，須在市鎮客店中借宿打尖，下毒輕而易舉。既不能下毒，便即恃眾強攻。

　　范遙說道：“郡主要對少林寺下手，生怕人手不足，又從大都調了一批人去相助，那便由我率領，正好趕上了圍擒少林群僧之役。少林派向來對本教無禮，讓他們多吃些苦頭，正是人心大快。就算將少林派的臭和尚們一起都殺光了，苦頭陀也不皺一皺眉頭。教主，你又要不以為然了，哈哈！”楊逍插口道：“兄弟，那些羅漢像轉過了身子，是你做的手腳了？”范遙笑道：“我見郡主叫人在羅漢像背上刻下了那十六個字，意圖嫁禍本教，我後來便又悄悄回去，將羅漢像推轉。大哥，你們倒真心細，這件事還是叫你們瞧了出來。那時候你可想得到是兄弟麼？”楊逍道：“我們推敲起來，對頭之中，似有一位高手在暗中維護本教，可哪能想得到竟是我的老搭檔好兄弟！”四人盡皆大笑。

　　楊逍隨即向范遙簡略說明，明教決和六大派捐棄前嫌，共抗蒙古，因此定須將眾高手救了出來。

　　范遙道：“敵眾我寡，單憑我們四人，難以辦成此事，須當尋得十香軟筋散的解藥，給那一干臭和尚、臭尼姑、牛鼻子們服了，待他們回復內力，一哄沖出，攻韃子們一個措手不及，然後一齊逃出大都。”明教向來和少林、武當等名門正派是對頭冤家，他言語之中對六大門派眾高手毫不客氣。楊逍向他連使眼色，范遙絕不理會。張無忌對這些小節卻不以為意，拍手說道：“范右使之言不錯，只不知如何能取得十香軟筋散的解藥？”范遙道：“我從不開口，因此郡主雖對我頗加禮敬，卻向來不跟我商量甚麼要緊事。只有她一個人自言自語，對方卻不答一句話，那豈不掃興？加之我來自西域小國，她亦不能將我當作心腹，因此那十香軟筋散的解藥是甚麼，我卻無法知道。不過我知此事牽涉重大，暗中早就留上了心。如我所料不錯，那麼這毒藥和解藥是由玄冥二老分掌，一個管毒藥，一個管解藥，而且經常輪流掌管。”

　　楊逍歎道：“這位郡主娘娘心計之工，尋常須眉男子也及她不上。難道她對玄冥二老也不放心麼？”范遙道：“一來當是不放心，二來也是更加穩當。好比咱們此刻想偷盜解藥，就不知是找鹿杖客好呢，還是找鶴筆翁好。而且，聽說毒藥和解藥氣味顏色全然一般無异，若非掌藥之人知曉，旁人去偷解藥，說不定反而偷了毒藥。那十香軟筋散另有一般厲害處，中了此毒後，筋萎骨軟，自是不在話下，倘若第二次再服毒藥，就算只有一點兒粉末，也是立時血逆氣絕，無藥可救。”韋一笑伸了伸舌頭，說道：“如此說來，解藥是萬萬不能偷錯的。”范遙道：“話雖如此，卻也不打緊。咱們只管把玄冥二老身上的藥偷來，找一個華山派、崆峒派的小角色來試上一試，哪一種藥整死了他，便是毒藥了，這還不方便麼？”張無忌知他邪性甚重，不把旁人的性命放在心上，只笑了笑，說道：“那可不好。說不定咱們辛辛苦苦偷來的兩種都是毒藥。”楊逍一拍大腿，說道：“教主此言有理。咱們昨晚這麼一鬧，或許把郡主嚇怕了，竟把解藥收在自己身邊。依我說，咱們須得先行查明解藥由何人掌管，然後再計議行事。”他沉吟片刻，說道：“兄弟，那玄冥二老生平最喜歡的是甚麼調調兒？”范遙笑道：“鹿好色，鶴好酒，還能有甚麼好東西了？”楊逍問張無忌道：“教主，可有甚麼藥物，能使人筋骨酸軟，便好似中了十香軟筋散一般？”張無忌想了一想，笑道：“要使人全身乏力，昏昏欲睡，那并不難，只是用在高手身上，不到半個時辰，藥力便消，要像十香軟筋散那麼厲害，可沒有法子。”楊逍笑道：“有半個時辰，那也夠了。屬下倒有一計在此，只不知是否管用，要請教主斟酌。雖說是計，說穿了其實也不值一笑。范兄弟設法去邀鶴筆翁喝酒，酒中下了教主所調的藥物。范兄弟先行鬧將起來，說是中了鶴筆翁的十香軟筋散，那時解藥在何人身上，當可查知，乘機便即奪藥救人。”張無忌道：“此計是否可行，要瞧那鶴筆翁的性子如何而定，范右使你看怎樣？”范遙將此事從頭至尾虛擬想象一遍，覺得這條計策雖然簡易，倒也沒有破綻，說道：“我想楊大哥之計可行。鶴筆翁性子狠辣，卻不及鹿杖客陰毒多智，只須解藥在鶴筆翁身上，我武功雖不及他，當能對付得了。”楊逍道：“要是在鹿杖客身上呢？”范遙皺眉道：“那便棘手得多。”他站起身來，在山岡旁走來走去，隔了良久，雙手一拍，道：“只有這樣，那鹿杖客精明過人，若要騙他，多半會給他識破機關，只有抓住了他虧心之事，硬碰硬的威嚇，他權衡輕重，就此屈從也未可知。當然，這般蠻干說不定會砸鍋，冒險不小，可是除此之外，似乎別無善策。”楊逍道：“這老兒有甚麼虧心事？他人老心不老，有甚麼把柄落在兄弟的手上麼？”范遙道：“今年春天，汝陽王納妾，邀我們幾個人在花廳便宴。汝陽王夸耀他新妾美貌，命新娘娘出來敬酒，我見鹿杖客一雙賊眼骨溜溜的亂轉，咽了幾口饞涎，委實大為心動。”韋一笑道：“後來怎樣？”范遙道：“後來也沒怎樣，那是王爺的愛妾，他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打甚麼歹主意。”韋一笑道：“眼珠轉幾轉，可不能說是甚麼虧心事啊？”范遙道：“不是虧心事，可以將他做成虧心事。此事要偏勞韋兄了，你施展輕功，去將汝陽王的愛姬劫來，放在鹿杖客的床上。這老兒十之七八，定會按捺不住，就此胡天胡帝一番。就算他真能臨崖勒馬，我也會闖進房去，教他百口莫辯，水洗不得乾淨，只好乖乖的將解藥雙手奉上。”楊逍和韋一笑同時拍手笑道：“這個栽贓的法兒大是高明。憑他鹿杖客奸似鬼，也要鬧個灰頭土臉。”

　　張無忌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想自己所率領的這批邪魔外道，行事之奸詐陰毒，和趙敏手下那批人物并無甚麼不同，只是一者為善，一者為惡，這中間就大有區別，以陰毒的法兒去對付陰毒之人，可說是以毒攻毒。他想到這里，便即釋然，微笑道：“只可惜累了汝陽王的愛姬。”范遙笑道：“我早些闖進房去。不讓鹿杖客占了便宜，也就是了。”當下四人詳細商議，奪得解藥之後，由范遙送入高塔，分給少林、武當各派高手服下。張無忌和韋一笑則在外接應，一見范遙在萬安寺中放起煙火，便即在寺外四處民房放火，群俠便可乘亂逃出。楊逍事先買定馬匹、備就車輛，候在西門外，群俠出城後分乘車馬，到昌平會合。張無忌于焚燒民房一節，覺得未免累及無辜。楊逍道：“教主，世事往往難以全。咱們救出六大派群俠，日後如能驅走韃子，那是為天下千萬蒼生造福，今日害得幾百家人家，那也說不得了。”

　　四人計議已定，分頭入城干事。楊逍去購賣坐騎，雇定車輛。張無忌配了一服麻藥，為了掩飾藥性，另行加上了三味香料，和在酒中之後，入口更醇美馥郁。韋一笑卻到市上買了一個大布袋，只等天黑，便支汝陽王府夜劫王姬。范遙和玄冥二老等為了看守大派高手，都就近住在萬安寺。趙敏則仍住王府，只有晚間要學練武藝，才乘車來寺。范遙拿了麻藥回到萬安寺中，想起二十余年來明教四分五裂，今日中興有望，也不枉自己吃了這許多苦頭，心下甚是欣慰。張無忌武功既高，為人又極仁義，實令人好生心服，只是不夠心狠手辣，有些婆婆媽媽之氣，未免美中不足。他住在西廂，玄冥二老則住在後院的寶相精舍。他平時為了忌憚二人了得，生恐露出馬腳，極少和他二人交接，因此雙方居室也是离得遠遠地，這時想邀鶴筆翁飲酒，如何不著形跡，倒非易事。眼望後院，只見夕陽西斜，那十三級寶塔下半截已照不到太陽，塔頂琉璃瓦上的日光也漸漸淡了下去，他一時不得主意，負著雙手，慢慢踱步別後院中去，突然之間，一股肉香從寶相精舍對面的一間廂房中透出，那是神箭八雄中孫三毀和李四摧二人所在。范遙心念一動，走到廂房之前，伸手推開房門，肉香扑鼻沖到。只見李四摧蹲在地下，對著一個紅泥火爐不住搧火，火爐上放著一只大瓦罐，炭火燒得正旺，肉香陣陣從瓦罐中噴出。孫三毀則在擺設碗筷，顯然哥兒倆要大快朵頤。兩人見苦頭陀推門進來，微微一怔，見他神色木然，不禁暗暗叫苦。兩人適才在街上打了一頭大黃狗，割了四條狗腿，悄悄在房中烹煮。萬安寺是和尚廟，在廟中烹狗而食，實在不妙，旁人見到那也罷了，這苦頭陀卻是佛門子弟，莫要惹得他生起氣來，打上一頓，苦頭陀武功甚高，哥兒倆萬萬不是對手，何況是自己做錯了事，給他打了也是活該；心下正自惴惴，只見他走到火爐邊，揭開罐蓋，瞧了一瞧，深深吸一口氣，似乎說：“好香，好香！”突然間伸手入罐，也不理湯水煮得正滾，撈起一塊狗肉，張口便咬，大嚼起來，片刻間將一塊狗肉吃得乾乾淨淨，舐唇嗒舌，似覺美味無窮。孫李二人大喜，忙道：“苦大師請坐，請坐！難得你老人家愛吃狗肉。”苦頭陀卻不就坐，又從瓦罐中抓起一塊狗肉，蹲在火爐邊便大嚼起來，孫三毀要討好他，篩了一碗酒送到他面前。苦頭陀端起酒碗，喝了一口，突然都吐在地上。左手在自己鼻子下搧了幾下，意思說此酒太劣，難以入口，大踏步走出房去。孫李二人見他氣憤憤的出去，又擔心起來，但不久便見他手中提了一個大酒葫蘆進來，登時大喜，說道：“對！對！我們的酒原非上品，苦大師既有美酒，那是再好不過了。”兩人端凳擺碗，恭請苦頭陀坐在上首，將狗肉滿滿的盛了一盤，放在他面前。苦頭陀武功極高，在趙敏手下實是第一流的人物，平時神箭八雄是萬萬巴結不上的，今日能請他吃一頓狗肉，說不定他老人家心里一喜歡，傳授一兩手絕招，那就終身受用不盡了。苦頭陀拔開葫蘆上的木塞，倒了三碗酒。那酒色作金黃，稠稠的猶如稀蜜一般，一倒出來便清香扑鼻。孫李二人齊聲喝采：“好酒！好酒！”范遙尋思：“不知玄冥二老在不在家，倘若外出未歸，這番做作可都白耗了。”他拿起酒碗，放在火爐上的小罐中燙熱，其時狗肉煮得正滾，熱氣一逼，酒香更加濃了。孫李二人饞涎欲滴，端起冷酒待喝，苦頭陀打手勢阻止，命二人燙熱了再飲。三個人輪流燙酒，那酒香直送出去，鶴筆翁不在廟中便罷，否則便是隔著數進院子也會聞香趕到。果然對面寶相精舍板門呀的一聲打開，只聽鶴筆翁叫道：“好酒，好酒，嘿嘿！”他老實不客氣，跨過天井，推門便進，只見苦頭陀和孫李二人圍著火爐飲酒吃肉，興會淋漓。鶴筆翁一怔，笑道：“苦大師，你也愛這個調調兒啊，想不到咱們倒是同道中人。”孫李二人忙站起身來，說道：“鶴公公，快請喝幾碗，這是苦大師的美酒，等閒難以喝到。”

　　鶴筆翁坐在苦頭陀對面，兩人喧賓奪主，大吃大喝起來，將孫李二人倒成了端肉、斟酒的廝役一般。

　　四人興高采烈的吃了半晌，都已有了六七分酒意，范遙心想：“可以下手了。”自己滿滿斟了一碗酒後，順手將葫蘆橫放了。原來他挖空了酒葫蘆的木塞，將張無忌所配的藥粉藏在其中，木塞外包了兩層布。葫蘆直置之時，藥粉不致落下，四人喝的都是尋常美酒，葫蘆一打橫，那酒透過布層，浸潤藥末，一葫蘆的酒都成了毒酒。葫蘆之底本圓，橫放直置，誰也不會留意，何況四人已飲了好半天，醺醺微醉，只感十分舒暢。

　　范遙見鶴筆翁將面前的一碗酒喝乾了，便拔下木塞，將酒葫蘆遞了給他。鶴筆翁自己斟了一碗，順手替孫李兩人都加滿了，見苦頭陀碗中酒滿將溢，便沒給他斟。四個人舉碗齊口，骨嘟骨嘟的都喝了下去。

　　除了范遙之外，三人喝的都是毒酒。孫李二人內力不深，毒酒一入肚，片刻間便覺手酸腳軟，渾身不得勁兒。孫三毀低聲道：“四弟，我肚中有點不對。”李四摧也道：“我……我……像是中了毒。”此時鶴筆翁也覺到了，一運氣，內力竟然提不上來，不由得臉色大變。

　　范遙站起來，滿臉怒氣，一把抓住鶴筆翁胸口，口中荷荷而呼，只是說不出話。孫三毀驚道：“苦大師，怎麼啦？”范遙手指蘸了點酒，在桌上寫了“十香軟筋散”五字。孫李二人均知十香軟筋散是由玄冥二老掌管，眼前情形，确是苦頭陀和哥兒倆都中了此藥之毒。兩人相互使個眼色，躬身向鶴筆翁道：“鶴公公，我兄弟可沒敢冒犯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他二人料定鶴筆翁所要對付的只是苦頭陀，他們二人只不過適逢其會、遭受池魚之殃而已，鶴筆翁要對付他二人，也不必用甚麼毒藥。

　　鶴筆翁詫异萬分，十香軟筋散這個月由自己掌管，明明是藏在左手所使的一枝鶴嘴筆中，這兩件兵刃，從不离身一步，要說有人從自己身邊偷了毒藥出去，那是決計不能，可是稍一運氣，半點使不出力道，确是中了十香軟筋散之毒無疑。其實張無忌所調制的麻藥雖然藥力頗強，比之十香軟筋散卻大大不如，服食後所覺异狀也是全不相同，但鶴筆翁平素只聽慣了十香軟筋散令人真力渙散的話，到底不曾親自服過，因此兩種藥物雖然差异甚大，他終究無法辨別。眼見苦頭陀又是慌張，又是惱怒，孫李二人更在旁不住口的哀告，哪里還有半點疑惑，說道：“苦大師不須惱怒，咱們是相好兄弟，在下豈能有加害之意？我也中了此毒，渾身不得勁兒，只不知是何人在暗中搗鬼，當真奇了。”

　　范遙又蘸酒水，在桌上寫了“快取解藥”四字。鶴筆翁點點頭，道：“不錯。咱們先服解藥，再去跟那暗中搗鬼的奸賊算帳。解藥在鹿師哥身邊，苦大師請和我同去。”范遙心下暗喜，想不到楊逍這計策十分管用，輕輕易易的便將解藥所在探了出來。他伸左手握住鶴筆翁的右腕，故意裝得腳步蹣跚，跨過院子，一齊走向寶相精舍。鶴筆翁見了他這等支持不住的神態，心中一喜：“這苦頭陀武功的底子是極高的，只是一直沒機會跟我師兄弟倆較量個高下，瞧他中毒後這等慌亂失措，只怕內力是遠遠不如我們了。”兩人走到精舍門前，靠南一間廂房是鶴筆翁所住，鹿杖客則住在靠北的廂房中，只見北廂房房門牢牢緊閉。鶴筆翁叫道：“師哥在家嗎？”只聽得鹿杖客在房內應了一聲。鶴筆翁伸手推門，那門卻在里邊閂著。他叫道：“師哥，快開門，有要緊事。”鹿杖客道：“甚麼要緊事？我正在練功，你別來打擾成不成？”鶴筆翁的武功和鹿杖客出自一師所授，原是不分軒輊，但鹿杖客一來是師兄居長，二來智謀遠胜，因此鶴筆翁對他向來尊敬，聽他口氣中頗有不悅之意，便不敢再叫。范遙心想這當口不能多所耽擱，倘若麻藥的藥力消了，把戲立時拆穿，當下不理三七二十一，右肩在門上一撞，門閂斷折，板門飛開，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尖聲叫了出來。鹿杖客站在床前，聽得破門之聲，當即回頭過來，一臉孔驚惶和尷尬之色。范遙見床上橫臥著一個女子，全身裹在一張薄被之中，只露出了個頭，薄被外有繩索綁著，猶如一個舖蓋卷兒。那女子一頭長發披在被外，皮膚白膩，容貌極是艷麗，認得正是汝陽王新納的愛姬韓氏，暗道：“韋蝠王果然好本事，孤身出入王府，將韓姬手到擒來。”實則汝陽王府雖然警衛森嚴，但眾武士所護衛的也只是王爺、世子和郡主三人，汝陽王姬妾甚眾，誰也沒想到有人會去綁架他的姬人，何況韋一笑來去如電，機警靈變，一進府便神不知鬼不覺的將韓姬架了來。倒是如何放在鹿杖客房中，反而為難得多，他候了半日，好容易等到鹿杖客出房如廁，這才閃身入房，將韓姬放在他床上，隨即悄然遠去。鹿杖客回到房中，見有個女子橫臥在床，立即縱身上屋，四下察看，其時韋一笑早已去得遠了，除了孫李二人房中傳出陣陣轟飲之聲，更無他异。鹿杖客情知此事古怪，當下不動聲色的回到房中，看那個女子時，更是目瞪口呆。那日王爺納姬，設便宴款待數名有體面的高手，那韓姬敬酒時盈盈一笑，鹿杖客年事雖高，竟也不禁色授魂與。他好色貪淫，一生所摧殘的良家婦女不計其數，那日見了韓姬的美色，歸來後深自歎息，如何不早日見此麗人，若在王爺迎娶之前落入他眼中，自是逃不過他的手掌，後來想念了幾次，不久另有新歡，也便將她淡忘了。不意此刻這韓姬竟會從天而降，在他床上出現。他驚喜交集，略一思索，便猜到定是他大弟子烏旺阿普猜到了為師的心意，偷偷去將韓姬劫了出來。只見她裹在一張薄被之中，頭頸中肌膚胜雪，隱約可見赤裸的肩膀，似乎身上未穿衣服，他怦然心動，悄聲問她如何來此。連問數聲，韓姬始終不答。鹿杖客這才想到她已被人點了穴道，正要伸手去解穴，突然鶴筆翁等到了門外，跟著房門又被苦頭陀撞開。這一下變生不意，鹿杖客自是狼狽萬分，要待遮掩，已然不及。他心念一轉，料定是王爺發現愛姬被劫，派苦頭陀來捉拿自己，事已至此，只有走為上著，右手刷的一聲，抽了鹿角杖在手，左臂已將韓姬抱起，便要破窗而出。鶴筆翁驚道：“師哥，快取解藥來。”鹿杖客道：“甚麼？”鶴筆翁道：“小弟和苦大師，不知如何竟中了十香軟筋散之毒。”鹿杖客道：“你說甚麼？”鶴筆翁又說了一遍。鹿杖客奇道：“十香軟筋散不是歸你掌管麼？”鶴筆翁道：“小弟便是莫名其妙，我們四個人好端端的喝酒吃肉，突然之間，一齊都中了毒。鹿師哥，快取解藥給我們服下要緊。”鹿杖客聽到這里，驚魂始定，將韓姬放回床中，令她臉朝里床。鶴筆翁素知這位師兄風流成性，在他房中出現女子，那是司空見慣，絲毫不以為奇，何況鶴筆翁中毒之後驚惶詫异，全沒留意去瞧那女子是誰。即在平時，他也認不出來。那日在王爺筵席之上，韓姬出來敬酒，一拜即退，鶴筆翁全神貫注的只是喝酒，哪去管她這個珠環翠繞的女子是美是丑？鹿杖客說道：“苦大師請到鶴兄弟房中稍息，在下即取解藥過來。”一面說，一面便伸手將兩人輕輕推出房去。這一推之下，鶴筆翁身子一晃，險些摔倒。范遙也是一個踉蹌，裝作內力全失的模樣，可是他內力深厚，受到外力時自然而然的生出反應抗御。鹿杖客一推之下，立時發覺師弟确是內力全失，苦頭陀卻是假裝。他深恐有誤，再用力一推，鶴筆翁和苦頭陀又都向外一跌，但同是一跌，一個下盤虛浮，另一個卻是既穩且實。鹿杖客不動聲色，笑道：“苦大師，當真得罪了。”說著便伸手去扶，著手之處，卻是苦頭陀手腕的“會宗”和“外關”兩穴。范遙見他如此出手，已知機關敗露，左手一揮，登時使重手法打中了鶴筆翁後心的“魂門穴”，使他一時三刻之間，全身軟癱，動彈不得。兩大高手中去了一個，單打獨斗，他便不懼鹿杖客一人，當即嘿嘿冷笑，說道：“你要命不要，連王爺的愛姬也敢偷？”他這一開口說話，玄冥二老登時驚得呆了，他們和苦頭陀相識已有十五六年，從未聽他說過一言半語，只道他是天生的啞巴。鹿杖客雖已知他不懷好意，卻也絕未想到此人居然能夠說話，立時想到，他既如此處心積慮的作偽，則自己處境之險，更無可疑，當下說道：“原來苦大師并非真啞，十年余來苦心相瞞，意欲何為？”

　　范遙道：“王爺知你心謀不軌，命我裝作啞巴，就近監視察看。”這句話中其實破綻甚多，但此時韓姬在床，鹿杖客心懷鬼胎，不由得不信，兼之汝陽王對臣下善弄手腕，他也知之甚稔。范遙此言一出，鹿杖客登時軟了，說道：“王爺命你來拿我麼？嘿嘿，諒你苦大師武藝雖高，未必能叫我鹿杖客束手就擒。”說著一擺鹿杖，便待動手。

　　范遙笑了笑，說道：“鹿先生，苦頭陀的武功就算及不上你，也差不了太多。你要打敗我，只怕不是一兩百招之內能夠辦到。你胜我三招兩式不難，但想既挾韓姬，又救師弟，你鹿杖客未必有這個能耐。”

　　鹿杖客向師弟瞥了一眼，知道苦頭陀之言倒非虛語。他師兄弟二人自幼同門學藝，從壯到老，數十年來沒分离過一天。兩人都無妻子兒女，可說是相依為命，要他撇下師弟，孤身逃走，終究是硬不起這個心腸。

　　范遙見他意動，喝命孫李二人進房，關上房門，說道：“鹿先生，此事尚未揭破，大可著落在苦頭陀身上，給你遮掩過去。”鹿杖客奇道：“如何遮掩得了？”范遙頭也不回，反手便點了孫李二人的啞穴和軟麻穴，手法之快，認穴之准，鹿杖客也是暗暗歎服。只聽苦頭陀說道：“你自己是不會宣揚的了，令師弟想來也不致故意跟你為難，苦頭陀是啞巴，以後仍是啞巴，不會說話。這兩位兄弟呢，苦頭陀給你點上他們死穴滅口，也不打緊。”孫李兩人大驚失色，心想此事跟自己半點也不相干，哪想到吃狗肉竟吃出這等飛來橫禍，要想出言哀求，卻苦于開不得口。范遙指著韓姬道：“至于這位姬人呢，老衲倒有兩個法兒。第一個法子乾手淨腳，將她和孫李二人一并帶到冷僻之處，一刀殺了，報知王爺，說她和李四摧這小白臉戀奸情熱，私奔出走，被苦頭陀見到，惱怒之下，將奸夫淫婦當場殺卻，還饒上孫三毀一條性命。第二個法子是由你將她帶走，好好隱藏，以後是否泄漏機密，瞧你自己的本事。”

　　鹿杖客不禁轉頭，向韓姬瞧了一眼，只見她眼光中滿是求懇之意，顯是要他接納第二個法兒。鹿杖客見到她這等麗質天生，倘若一刀殺了，當真可惜之至，不由得心中大動，說道：“多謝你為我設身處地，想得這般周到。你卻要我為你干甚麼事？”他明知苦頭陀必有所求，否則決不能如此善罷。范遙道：“此事容易之至。峨嵋派掌門滅絕師太和我交情很深，那個姓周的年輕姑娘，是我跟老尼姑生的私生女兒。求你賜予解藥，并放了這兩人出去。郡主面前，由老衲一力承當。倘若牽連于你，教苦頭陀和滅絕老尼一家男盜女娼，死于非命，永世不得超生。”他想鹿杖客生性風流，若從男女之事上借個因頭，易于取信。他聽楊逍說起明教許多兄弟喪命于滅絕師太的劍下，因此捏造一段和尚尼姑的謊話。他一生邪僻，說話行事，決不依正人君子的常道，至于罰下“男盜女娼”的重誓云云，更是不在意下。

　　鹿杖客聽了一怔，隨即微笑，心想你這頭陀干這等事來脅迫于我，原來是為了救你的老情人和親生女兒，那倒也是人情之常，此事雖然擔些風險，但換到一個絕色佳人，确也值得。他見苦頭陀有求于己，心中登時寬了，笑道：“那麼將王爺的愛姬劫到此處，也是出于苦大師的手筆了？”范遙道：“這等大事，豈能空手相求？自當有所報答。”鹿杖客大喜，只是深恐室外有人，不敢縱聲大笑，突然間一轉念，又問：“然則我師弟何以會中十香軟筋散之毒？這毒藥你從何處得來？”范遙道：“那還不容易？這毒藥由令師弟看管，他是好酒貪杯之人，飲到酣處，苦頭陀難道會偷他不到手麼？”鹿杖客再無疑惑，說道：“好！苦大師，兄弟結交了你這個朋友，我決不賣你，盼你別再令我上這種惡當。”范遙指著韓姬笑道：“下次如再有這般香艷的惡當，請鹿先生也安排個圈套，給苦頭陀鑽鑽，老衲欣然領受。”

　　兩人相對一笑，心中卻各自打著主意。鹿杖客在暗暗盤算，眼前的難關過去後，如何出其不意的弄死這個惡頭陀。范遙心知鹿杖客雖暫受自己脅迫，但玄冥二老是何等身分，吃了這個大虧豈肯就此罷休，只要他一安頓好韓姬，解開鶴筆翁的穴道，立時便會找自己動手，但那時六派高手已經救出，自己早拍拍屁股走路了。范遙見鹿杖客遲遲不取解藥，心想我若催促，他反會刁難，便坐了下來，笑道：“鹿兄何不解開韓姬的穴道，大家一起來喝幾杯？燈下看美人，這等艷福幾生才修得到啊！”鹿杖客情知萬安寺中人來人往，韓姬在此多耽一刻，便多一分危險，當下取過鹿角杖，旋下了其中一根鹿角，取過一只杯子，在杯中倒了些粉末，說道：“苦大師，你神機妙算，兄弟甘拜下風，解藥在此，便請取去。”范遙搖頭道：“這麼一點兒藥末，管得甚麼用？”鹿杖客道：“別說要救兩人，便是六七個人也足夠了。”范遙道：“你何必小氣，便多賜一些又何妨？老實說，閣下足智多謀，苦頭陀深怕上了你的當。”鹿杖客見他多要解藥，突然起疑，說道：“苦大師，你要相救的，莫非不是滅絕大師和令愛兩人？”

　　范遙正要飾詞解說，忽聽得院子中腳步聲響，七八人奔了進來，只聽一人說道：“腳印到了此處，難道韓姬竟到了萬安寺中？”鹿杖客臉上變色，抓起盛著解藥的杯子，揣在懷里，只道苦頭陀在外伏下人手，一等取到解藥，便即出賣自己。

　　范遙搖了搖手，叫他且莫驚慌，取過一條單被，罩在韓姬身上，連頭蒙住，又放下帳子，只聽得院子中一人說道：“鹿先生在家麼？”范遙指指自己嘴巴，意思說自己是啞子，叫鹿杖客出聲答應。鹿杖客朗聲道：“甚麼事？”那人道：“王府有一位姬人被歹徒所劫，瞧那歹徒的足印，是到萬安寺來的。”鹿杖客向范遙怒視一眼，意思是說：若非你故意栽贓，依你的身手，豈能留下足跡？范遙咧嘴一笑，做個手勢，叫他打發那人，心中卻想：“韋蝠王栽贓栽得十分到家，把足印從王府引到了這里。”鹿杖客冷笑道：“你們還不分頭去找，在這里嚷嚷的干甚麼？”以他武功地位，人人對之極是忌憚，那人唯唯答應，不敢再說甚麼，立時分派人手，在附近搜查。鹿杖客知道這一來，萬安寺四下都有人嚴加追索，雖然料想他們還不敢查到自己房里來，但要帶韓姬出去藏在別處卻無法辦到了，不由得皺起眉頭，狠狠瞪著苦頭陀。

　　范遙心念一動，低聲道：“鹿兄，萬安寺中有個好去處，大可暫且收藏你這位愛寵，過得一天半日，外面查得松了，再帶出去不遲。”鹿杖客怒道：“除非藏在你的房里。”范遙笑道：“這等美人藏在我的房中，老頭陀未必不動心，鹿兄不喝醋麼？”鹿杖客問道：“那麼你說是甚麼地方？”范遙一指窗外的塔尖，微微一笑。鹿杖客聰明機警，一點便透，大拇指一翹，說道：“好主意！”那寶塔是監禁六大派高手的所在，看守的總管便是鹿杖客的大弟子烏旺阿普。旁人甚麼地方都可疑心，決不會疑心王爺愛姬竟會被劫到最是戒備森嚴的重獄之中。范遙低聲道：“此刻院子中沒人，事不宜遲，立即動身。”將床上被單四角提起，便將韓姬裹在其中，成為一個大包袱，右手提著，交給鹿杖客。鹿杖客心想你別要又讓我上當，我背負韓姬出去，你聲張起來，那時人贓并獲，還有甚麼可說的，不禁臉色微變，竟不伸手去接。范遙知道他的心意，說道：“為人為到底，送佛送上天，苦頭陀再替你做一次護花使者，又有何妨？誰叫我有事求你呢？”說著負起包袱，推門而出，低聲道：“你先走把風，有人阻攔查問，殺了便是。”

　　鹿杖客斜身閃出，卻不將背脊對正范遙，生怕他在後偷襲。范遙反手掩上了門，負了韓姬，走向寶塔。此時已是戌末，除了塔外的守衛武士，再無旁人走動。眾武士見到鹿杖客和范遙，一齊躬身行禮，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兩人未到塔前，烏旺阿普得手下報知，已迎了出來，說道：“師父，你老人家今日興致好，到塔上坐坐麼？”鹿杖客點了點頭，和范遙正要邁步進塔，忽然寶塔東首月洞門中走出一個人來，卻是趙敏。鹿杖客作賊心虛，大吃一驚，只道趙敏親自率人前來拿他，當下只得硬著頭皮，與苦頭陀、烏旺阿普一齊上前參見。昨晚張無忌這麼一鬧，趙敏卻不知明教只來了三人，只怕他們大舉來襲，因此要親自到塔上巡視，見到范遙在此，微微一笑，說道：“苦大師，我正在找你。”范遙點了點頭，絲毫不動聲色。趙敏道：“待會請你陪我到一個地方去一下。”范遙心中暗暗叫苦：“好容易將鹿杖客騙進了高塔，只待下手奪到他的解藥，大功便即告成，哪知道這小丫頭卻在這時候來叫我。”要想找甚麼借口不去，倉卒之間苦無善策，何況他是假啞巴，想要推托，卻又無法說話，情急生智，心想：“且由鹿杖客去想法子。”當下指著手中包袱，向鹿杖客晃了一晃。鹿杖客大吃一驚，肚里暗罵苦頭陀害人不淺。趙敏道：“鹿先生，苦大師這包裹里裝著甚麼？”鹿杖客道：“嗯，嗯，是苦大師的舖蓋。”趙敏奇道：“舖蓋？苦大師背著舖蓋干甚麼？”她噗哧一笑，說道：“苦大師嫌我太蠢，不肯收這個弟子，自己卷舖蓋不干了麼？”范遙搖了搖頭，右手伸起來亂打了幾個手勢，心想：“一切由鹿杖客去想法子撒謊，我做啞巴自有做啞巴的好處。”趙敏看不懂他的手勢，只有眼望鹿杖客，等他解說。鹿杖客靈機一動，已有了主意，說道：“是這樣的，昨晚魔教的幾個魔頭來混鬧，屬下生怕他們其志不小……這個……這個……說不定要到高塔中來救人。因此屬下師兄弟和苦大師決定住到高塔中來，親自把守，以免誤了郡主的大事。這舖蓋是苦大師的棉被。”

　　趙敏大悅，笑道：“我原想請鹿先生和鶴先生來親自鎮守，只是覺得過于勞動大駕，不好意思出口。難得三位肯分我之憂，那是再好沒有了。有鹿鶴兩位在這里把守，諒那些魔頭也討不了好去，我也不必上塔去瞧了。苦大師你這就跟我去罷。”說著伸手握住了范遙手掌。

　　范遙無可奈何，心想此刻若是揭破鹿杖客的瘡疤，一來于事無補，二來韓姬明明負在自己背上，未必能使趙敏相信，只得將那個大包袱交了給鹿杖客。鹿杖客伸手接過，道：“苦大師，我在塔上等你。”烏旺阿普道：“師父，讓弟子來拿舖蓋罷。”鹿杖客笑道：“不用！是苦大師的東西，為師的要討好他，親自給他背舖蓋卷兒。”

　　范遙咧嘴一笑，伸手在包袱外一拍，正好打在韓姬的屁股上。好在她已被點中了穴道，這一聲驚呼沒能叫出聲來。但鹿杖客已嚇得臉如土色，不敢再多逗留，向趙敏一躬身，便即負了韓姬入塔。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一進塔，立時便將一條棉被換入包袱之中，倘若苦頭陀向趙敏告密，他便來個死不認帳。

## 第二十七章　百尺高塔任回翔

　　范遙被趙敏牽著手，一直走出了萬安寺，又是焦急，又是奇怪，不知她要帶自己到哪里去。趙敏拉上斗篷上的風帽，罩住了一頭秀發，悄聲道：“苦大師，咱們瞧瞧張無忌那小子去。”范遙又是一驚，斜眼看她，只見她眼波流轉，粉頰暈紅，卻是七分嬌羞，三分喜悅，決不是識穿了他機關的模樣。他心中大安，回憶昨晚在萬安寺中她和張無忌相見的情景，哪里是兩個生死冤家的樣子：一想到“冤家”兩字，突然心念一動：“冤家？莫非郡主對我教主暗中已生情意？”轉念再想：“她為甚麼要我跟去，卻不叫她更親信的玄冥二老？是了，只因我是啞巴，不會泄漏她的秘密。”當下點了點頭，古古怪怪的一笑。趙敏嗔道：“你笑甚麼？”范遙心想這個玩笑不能開，于是指手划腳的做了幾個手勢，意思說苦頭陀自當盡力維護郡主周全，便是龍潭虎穴，也和郡主同去一闖。趙敏不再多說，當先引路，不久便到了張無忌留宿的客店門外。范遙暗暗驚訝：“郡主也真神通廣大，立時便查到了教主駐足的所在。”隨著她走進客店。

　　趙敏向掌柜的道：“咱們找姓曾的客官。”原來張無忌住店之時，又用了“曾阿牛”的假名。店小二進去通報。張無忌正在打坐養神，只待萬安寺中煙花射起，便去接應，忽聽有人來訪，甚是奇怪，迎到客堂，見訪客竟是趙敏和范遙，暗叫：“不好，定是趙姑娘揭破了范右使的身分，為此來跟我理論。”只得上前一揖，說道：“不知趙姑娘光臨，有失迎迓。”趙敏道：“此處非說話之所，咱們到那邊的小酒家去小酌三杯如何？”張無忌只得道：“甚好。”

　　趙敏仍是當先引路，來到离客店五間舖面的一家小酒家。內堂疏疏擺著幾張板桌，桌上插著一筒筒木筷。天時已晚，店中一個客人也無。趙敏和張無忌相對而坐。范遙打手勢說自己到外堂喝酒。趙敏點了點頭，叫店小二拿一只火鍋，切三斤生羊肉，打兩斤白酒。張無忌滿腹疑團，心想她是郡主之尊，卻和自己到這家污穢的小酒家來吃涮羊肉，不知安排著甚麼詭計。趙敏斟了兩杯酒，拿過張無忌的酒杯，喝了一口，笑道：“這酒里沒安毒藥，你盡管放心飲用便是。”張無忌道：“姑娘召我來此，不知有何見教？”趙敏道：“喝酒三杯，再說正事。我先干為敬。”說著舉杯一飲而盡。

　　張無忌拿起酒杯，火鍋的炭火光下見杯邊留著淡淡的胭脂唇印，鼻中聞到一陣清幽的香氣，也不知這香氣是從杯上的唇印而來，還是從她身上而來，不禁心中一蕩，便把酒喝了。趙敏道：“再喝兩杯。我知道你對我終是不放心，每一杯我都先嘗一口。”張無忌知她詭計多端，确是事事提防，難得她肯先行嘗酒，免了自己多冒一層危險，可是接連喝了三杯她飲過的殘酒，心神不禁有些异樣，一抬頭，只見她淺笑盈盈，酒氣將她粉頰一蒸，更是嬌艷萬狀。張無忌哪敢多看，忙將頭轉了開去。趙敏低聲道：“張公子，你可知道我是誰？”張無忌搖了搖頭。趙敏道：“我今日跟你說了，我爹爹便是當朝執掌兵馬大權的汝陽王。我是蒙古女子，真名字叫作敏敏特穆爾。皇上封我為紹敏郡主。‘趙敏’兩字，乃是我自己取的漢名。”若不是范遙早晨已經說過，張無忌此刻原不免大吃一驚，但聽她居然將自己身分毫不隱瞞的相告，也頗出意料之外，只是他不善作偽，并不假裝大為驚訝之色。

　　趙敏奇道：“怎麼？你早知道了？”張無忌道：“不，我怎會知道？不過我見你以一個年輕姑娘，卻能號令這許多武林高手，身分自是非同尋常。”

　　趙敏撫弄酒杯，半晌不語，提起酒壺又斟了兩杯酒，緩緩說道：“張公子，我問你一句話，請你從實告我。要是我將你那位周姑娘殺了，你待怎樣？”

　　張無忌心中一驚，道：“周姑娘又沒有得罪你，好端端的如何要殺她？”趙敏道：“有些人我不喜歡，便即殺了，難道定要得罪了我才殺？有些人不斷得罪我，我卻偏偏不殺，比如是你，得罪我還不夠多麼？”說到這里，眼光中孕著的全是笑意。張無忌歎了口氣，說道：“趙姑娘，我得罪你，實是迫于無奈。不過你贈藥救了我的三師伯、六師叔，我總是很感激你。”

　　趙敏笑道：“你這人當真有三分傻氣。俞岱岩和殷梨亭之傷，都是我部屬下的手，你不怪我，反來謝我？”張無忌微笑道：“我三師伯受傷已二十年，那時候你還沒出世呢。”趙敏道：“這些人是我爹爹的部屬，也就是我的部屬，那有甚麼分別？你別將話岔開去，我問你：要是我殺了你的周姑娘，你對我怎樣？是不是要殺了我替她報仇？”

　　張無忌沉吟半晌，說道：“我不知道。”

　　趙敏道：“怎會不知道？你不肯說，是不是？”張無忌道：“我爹爹媽媽是給人逼死的。逼死我父母的，是少林派、華山派、崆峒派那些人。我後來年紀大了，事理明白得多了，卻越來越是不懂：到底是誰害死了我的爹爹媽媽？不該說是空智大師、鐵琴先生這些人；也不該說是我的外公、舅父；甚至于，也不該是你手下的那阿二、阿三、玄冥二老之類的人物。這中間陰錯陽差，有許許多多我想不明白的道理。就算那些人真是凶手，我將他們一一殺了，又有甚麼用？我爹爹媽媽總是活不轉來了。趙姑娘，我這幾天心里只是想，倘若大家不殺人，和和氣氣、親親愛愛的都做朋友，豈不是好？我不想報仇殺人，也盼別人也不要殺人害人。”這一番話，他在心頭已想了很久，可是沒對楊逍說，沒對張三丰說，也沒對殷梨亭說，突然在這小酒家中對趙敏說了出來，這番言語一出口，自己也有些奇怪。

　　趙敏聽他說得誠懇，想了一想，道：“那是你心地仁厚，倘若是我，那可辦不到。要是誰害死了我的爹爹哥哥，我不但殺他滿門，連他親戚朋友，凡是他所相識的人，我個個要殺得干干淨淨。”張無忌道：“那我定要阻攔你。”趙敏道：“為甚麼？你幫助我的仇人麼？”張無忌道：“你殺一個人，自己便多一分罪孽。給你殺了的人，死後甚麼都不知道了，倒也罷了，可是他的父母子女、兄弟妻子可有多傷心難受？你自己日後想起來，良心定會不安。我義父殺了不少人，我知道他嘴里雖然不說，心中卻是非常懊悔。”

　　趙敏不語，心中默默想著他的話。

　　張無忌問道：“你殺過人沒有？”趙敏笑道：“現下還沒有，將來我年紀大了，要殺很多人。我的祖先是成吉斯汗大帝，是拖雷、拔都、旭烈兀、忽必烈這些英雄。我只恨自己是女子，要是男人啊，嘿嘿，可真要轟轟烈烈的干一番大事業呢。”她斟一杯酒，自己喝了，說道：“你還是沒回答我的話。”張無忌道：“你要是殺了周姑娘，殺了我手下任何一個親近的兄弟，我便不再當你是朋友，我永遠不跟你見面，便見了面也永不說話。”趙敏笑道：“那你現下當我是朋友麼？”張無忌道：“假如我心中恨你，也不跟你在一塊兒喝酒了。唉！我只覺得要恨一個人真難。我生平最恨的是那個混元霹靂掌成昆，可是他現下死了，我又有些可怜他，似乎倒盼望他別死似的。”趙敏道：“要是我明天死了，你心里怎樣想？你心中一定說：謝天謝地，我這個刁鑽凶惡的大對頭死了，從此可免了我不少麻煩。”張無忌大聲道：“不，不！我不盼望你死，一點也不。韋蝠王這般嚇你，要在你臉上划幾條刀痕，我後來想想，很是擔心。”趙敏嫣然一笑，隨即臉上一紅，低下頭去。

　　張無忌道：“趙姑娘，你別再跟我們為難了，把六大派的高手都放了出來，大家歡歡喜喜的做朋友，豈不是好？”趙敏喜道：“好啊，我本來就盼望這樣。你是明教教主，一言九鼎，你去跟他們說，要大家歸降朝廷。待我爹爹奏明皇上，每個人都有封賞。”張無忌緩緩搖頭，說道：“我們漢人都有個心愿，要你們蒙古人退出漢人的地方。”

　　趙敏霍地站起，說道：“怎麼？你竟說這種犯上作亂的言語，那不是公然反叛麼？”

　　張無忌道：“我本來就是反叛，難道你到此刻方知？”趙敏向他凝望良久，臉上的憤怒和驚詫慢慢消退，顯得又是溫柔，又是失望，終于又坐了下來，說道：“我早就知道了，不過要聽你親口說了，我才肯相信那是千真萬确，當真無可挽回。”這幾句話說得竟是十分凄苦。

　　張無忌心腸本軟，這時更加抵受不住她如此難過，幾乎便欲沖口而出：“我聽你的話便是。”但這念頭一瞬即逝，立即把持住心神，可是也想不出甚麼話來勸慰。兩人默默對坐了好一會。張無忌道：“趙姑娘，夜已深了，我送你回去罷。”趙敏道：“你連陪我多坐一會兒也不愿麼？”張無忌忙道：“不！你愛在這里飲酒說話，我便陪你。”趙敏微微一笑，緩緩的道：“有時候我自個兒想，倘若我不是蒙古人，又不是甚麼郡主，只不過是像周姑娘那樣，是個平民家的漢人姑娘，那你或許會對我好些。張公子，你說是我美呢，還是周姑娘美？”張無忌沒料到她竟會問出這句話來，心想畢竟番邦女子性子直率，口沒遮攔，燈光掩映之下，但見她嬌美無限，不禁脫口而出：“自然是你美。”

　　趙敏伸出右手，按在他手背之上，眼光中全是喜色，道：“張公子，你喜不喜歡常常見見我，倘若我時時邀你到這兒來喝酒，你來不來？”張無忌的手背碰到她柔滑的手掌心，心中怦怦而動，定了定神，才道：“我在這兒不能多耽，過不幾天，便要南下。”趙敏道：“你到南方去干甚麼？”張無忌歎了口氣，道：“我不說你也猜得到，說了出來，又惹得你生氣……”趙敏眼望窗外的一輪皓月，忽道：“你答應過我，要給我做三件事，總沒忘了罷？”張無忌道：“自然沒忘。便請姑娘即行示下，我盡力去做。”

　　趙敏轉過頭來，直視著他的臉，說道：“現下我只想到了第一件事。我要你伴我去取那柄屠龍刀。”

　　張無忌早就猜到，她要自己做那三件事定然極不好辦，卻萬萬沒想到第一件事便是這個天大的難題。

　　趙敏見他大有難色，道：“怎麼？你不肯麼？這件事可并不違背俠義之道，也不是你無法辦到的。”張無忌心想：“屠龍刀在我義父手上，江湖上眾所周知，那也不用瞞她。”便道：“屠龍刀是我義父金毛獅王謝大俠之物。我豈能背叛義父，取刀給你？”趙敏道：“我不是要你去偷去搶、去拐去騙，我也不是真的要了這把刀。我只要你去向你義父借來，給我把玩一個時辰，立刻便還給他。你們是義父義子，難道向他借一個時辰，他也不肯？借來瞧瞧，既不是吞沒他的，又不是用來謀財害命，難道也違背俠義之道了？”張無忌道：“這把刀雖然名聞武林，其實也沒甚麼看頭，只不過特別沉重些、鋒利些而已。”趙敏道：“說甚麼‘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倚天劍是在我手中，我定要瞧瞧那屠龍刀是甚麼模樣。你若不放心，我看刀之時，你盡可站在一旁。憑著你的本領，我決不能強占不還。”張無忌尋思：“救出了六大派高手之後，我本是要立即動身去迎歸義父，請他老人家擔任教主大位。趙姑娘言明借刀看一個時辰，雖然難保她沒有甚麼詭計，可是我全神提防，諒她也不能將刀奪了去。只是義父曾說，屠龍刀之中，藏著一件武功絕學的大秘密。義父雙眼未盲之時已得寶刀，以他的聰明才智，始終參詳不出，這趙姑娘在短短一個時辰之中，豈能有何作為？何況我和義父一別十年，說不定他在孤島之上，已參透了寶刀的秘密。”趙敏見他沉吟不答，笑道：“你不肯，那也由得你。我可要另外叫你做一件事，那卻難得多了。”

　　張無忌知道這女子十分刁猾厲害，倘若另外出個難題，自己決計辦不了，忙道：“好，我答應去給你借屠龍刀。但咱們言明在先，你只能借看一個時辰，倘若意圖強占，我可決不干休。”趙敏笑道：“是了。我又不會使刀，重甸甸的要來干麼？你便恭恭敬敬的送給我，我也不希罕呢。你甚麼時候動身去取？”張無忌道：“這幾天就去。”趙敏道：“那再好也沒有了。我去收拾收拾，你甚麼時候動身，來約我便是。”張無忌又是一驚，道：“你也同去？”趙敏道：“當然啦。聽說你義父是在海外孤島之上，要是他不肯歸來，難道要你萬里迢迢的借了刀來，給我瞧上一個時辰，再萬里迢迢的送去，又萬里迢迢的歸來？天下也沒這個道理。”張無忌想起北海中波濤的險惡，茫茫大洋之中，能否找得到冰火島已十分渺茫，若要來來去去的走上三次不出岔子，那可是半點把握也沒有，她說得不錯，義父在冰火島上一住二十年，未必肯以垂暮之年，重歸中土，說道：“大海中風波無情，你何必去冒這個險？”

　　趙敏道：“你冒得險，我為甚麼便不成？”張無忌躊躇道：“你爹爹肯放你去嗎？”趙敏道：“爹爹叫我統率江湖群豪，這幾年來我往東到西，爹爹從來就沒管我。”

　　張無忌聽到“爹爹叫我統率江湖群豪”這句話，心中一動：“我到冰火島去迎接義父，不知何年何月方歸。倘若那是她的調虎离山之計，乘我不在，便大舉對付本教，倒是不可不防，若是和她同往，她手下人有所顧忌，便可免了我的後顧之憂。”于是點頭道：“好，我出發之時，便來約你。”一句話沒說完，突然間窗外紅光閃亮，跟著喧嘩之聲大作，從遠處隱隱傳了過來。

　　趙敏走到窗邊一望，驚道：“啊喲，萬安寺的寶塔起火！苦大師，苦大師，快來。”連叫數聲，苦頭陀竟不現身。她走到外堂，不見苦頭陀的蹤影，問那掌柜時，卻說那個頭陀一到便走，并沒停留，早已去得久了。趙敏大是詫异，忽然想到先前他那古里古怪的一笑，不禁滿臉都是紅暈，低下頭來向張無忌偷瞧了一眼。張無忌見火頭越燒越旺，深怕大師伯等功力尚未恢復，竟被燒死在高塔之中，說道：“趙姑娘，少陪了！”一語甫畢，已急奔而出。趙敏叫道：“且慢！我和你同去。”待她奔到門外，張無忌已絕塵而去。鹿杖客見苦頭陀被郡主叫去，心中大定，當即負著韓姬，來到弟子烏旺阿普室中。萬安寺寶塔共十三層，高十三丈，最上三層供奉佛像、佛經、舍利子等物，不能住人。烏旺阿普是高塔的總管，居于第十層，便于眺望四周，控制全局。鹿杖客進房後，對烏旺阿普道：“你在門外瞧著，別放人進來。”烏旺阿普一出門，他當即掩上房門，解開包袱，放了韓姬出來。只見她駭得花容黯淡，眼光中滿是哀懇之色，鹿杖客悄聲道：“你到了這里，便不用害怕，我自會好好待你。”眼下還不能解開她的穴道，怕她聲張出來壞事，于是將她放在烏旺阿普床上，拉過被子蓋在她身上，另取一條棉被裹在包中，放在一旁。韓姬所在之處，即為是非之地，他不敢多所逗留，匆匆出房，囑咐烏旺阿普不可進房，也不可放別人進去。他知這個大弟子對己既敬且畏，決不敢稍有違背。心下盤算：“此事要苦頭陀守住秘密，非賣他一個人情不可，只得先去放了他的老情人和女兒。恰好昨晚魔教的教主這麼一鬧，事情正是從那姓周姑娘身上而起，只須說是那魔教教主將滅絕老尼和周姑娘救了去，當真是天衣無縫，郡主再也沒半點疑心。這小魔頭武功如此高強，郡主也不能怪我們失察之罪。”峨嵋派一干女弟子都囚在第七層上。滅絕師太是掌門之尊，單獨囚在一間小室中，鹿杖客命看守者開門入內，只見滅絕師太盤膝坐在地下，閉目靜修。她已絕食數日，容顏雖然憔悴，反而更顯桀傲強悍。

　　鹿杖客說道：“滅絕師太，你好！”滅絕師太緩緩睜開眼來，道：“在這里便是不好，有甚麼好？”鹿杖客道：“你如此倔強，主人說留著也是無用，命我來送你歸天。”滅絕師太死志早決，說道：“好極，只是不勞閣下動手，請借一柄短劍，由我自己了斷便是。還請閣下叫我徒兒周芷若來，我有幾句話囑咐于她。”鹿杖客轉身出房，命令帶周芷若，心想：“她母女之情，果然與眾不同，否則為甚麼不叫別的大徒兒，單是叫她。”不久周芷若來到師父房中，滅絕師太道：“鹿先生，請你在房外稍候，我只說幾句話便成。”

　　周芷若待鹿杖客出房，反手掩上了門，扑在師父懷里，嗚咽出聲。滅絕師太一生心腸剛硬，當此死別之際，卻也不禁傷感，輕輕撫摸她的頭發。

　　周芷若知道跟師父說話的時刻無多，便即將昨晚張無忌前來相救之事說了。滅絕師太皺起眉頭，沉吟半晌，道：“他為甚麼單是救你，不救旁人？那日你在光明頂上刺他一劍，為甚麼他反來救你？”周芷若紅暈雙頰，輕聲道：“我不知道。”滅絕師太怒道：“哼，這小子太過陰險惡毒。他是魔教的大魔頭，能有甚麼好心。他是安排下圈套，要你乖乖的上鉤。”周芷若奇道：“他……他安排下圈套？”滅絕師太道：“咱們是魔教的死對頭。在我倚天劍下，不知殺了多少魔教的邪惡奸徒。魔教自是恨峨嵋派入骨，焉有反來相救之理？這姓張的魔頭定然是看上了你，要你墮入他的彀中。他叫人將咱們擒來，然後故意賣好，再將你救出去，令你從此死心塌地的感激他。”周芷若柔聲道：“師父，我瞧他……他倒不是假意。”滅絕師太大怒，喝道：“你定是和那個不成器的紀曉芙一般，瞧中了魔教的淫徒。倘若我功力尚在，一掌便劈死了你。”周芷若嚇得全身發抖，說道：“徒兒不敢。”滅絕師太厲聲道：“你真的不敢，還是花言巧語，欺騙師父？”周芷若垂淚道：“徒兒決不敢有違恩師的教訓。”滅絕師太道：“你跪在地下，罰個重誓。”周芷若依言跪下，不知怎樣說才好。滅絕師太道：“你這樣說：小女子周芷若對天盟誓，日後我若對魔教教主張無忌這淫徒心存愛慕，倘若和他結成夫婦，我親身父母死在地下，尸骨不得安穩；我師父滅絕師太必成厲鬼，令我一生日夜不安，我若和他生下兒女，男子代代為奴，女子世世為娼。”周芷若大吃一驚，她天性柔和溫順，從沒想到所發的誓言之中竟能會如此毒辣，不但詛咒死去的父母，詛咒恩師，也詛咒到沒出世的兒女，但見師父兩眼神光閃爍，狠狠盯在自己臉上，不由得目眩頭暈，便依著師父所說，照樣念了一遍。滅絕師太聽她罰了這個毒誓，容色便霽，溫言道：“好了，你起來罷。”周芷若淚珠滾滾而下，委委屈屈的站起身來。滅絕師太臉一沉，說道：“芷若，我不是故意逼你，這全是為了你好。你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以後師父不能再照看你，倘若你重蹈你紀師姊的覆轍，師父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心。何況師父要你負起興復本派的重任，更是半點大意不得。”說著除下左手食指上的鐵指環，站起身來，說道：“峨嵋派女弟子周芷若跪下聽諭。”周芷若一怔，當即跪下。

　　滅絕師太將鐵指環高舉過頂，說道：“峨嵋派第三代掌門女尼滅絕，謹以本門掌門人之位，傳于第四代女弟子周芷若。”周芷若被師父逼著發了那個毒誓之後，頭腦中已是一片混亂，突然又聽到要自己接任本派的掌門，更是茫然失措，驚得呆了。滅絕師太一個字一個字的緩緩說道：“周芷若，奉接本門掌門鐵指環，伸出左手。”

　　周芷若恍恍惚惚的舉起左手，滅絕師太便將鐵指環套上她的食指。周芷若顫聲道：“師父，弟子年輕，入門未久，如何能當此重任？你老人家必能脫困，別這麼說，弟子實在不能……”說到這里，抱著師父雙腿，哭出聲來。鹿杖客在外面早已等得很不耐煩，聽到哭聲，打門道：“喂，你們話說完了嗎？以後說話的日子長著呢。”滅絕師太喝道：“你羅唆甚麼？”對周芷若道：“師尊之命，你也敢違背麼？”當下將本門掌門人的戒律申述一遍，要她記在心中。周芷若見師父言語之中，儼然是囑咐後事的神態，更是驚懼，說道：“弟子做不來，弟子不能……”滅絕師太厲聲道：“你不聽我言，便是欺師滅祖之人。”她見周芷若楚楚可怜，想到自己即將大去，要這個性格柔順的弱女子挑起這副如此沉重的擔子，只怕她當真不堪負荷，不過峨嵋群弟子之中，只有她悟性最高，要修習最高武功，光大本門，除她之外，更無第二個弟子合適，想到此後長長的日子之中，這小弟子勢必經歷無數艱辛危難，不禁心中一酸，將她扶了起來，摟在懷里，柔聲說道：“芷若，我所以叫你做掌門，不傳給你的眾位師姊，那也不是我偏心，只因峨嵋派以女流為主，掌門人必須武功卓絕，始能自立于武林群雄之間。”周芷若道：“弟子的武功怎及得上眾位師姊？”滅絕師太微微一笑，道：“她們成就有限，到了現下的境界，已難再有多大進展，那是天資所關，非人力所能強求。你此刻雖然不及眾位師姊，日後卻是不可限量。嗯，不可限量，不可限量，便是這四個字。”周芷若神色迷茫，瞧著師父，不知其意何在。滅絕師太將口唇附在她的耳邊，低聲道：“你已是本門掌門，我得將本門的一件大秘密說與你知。本派的創派祖師郭女俠，乃是當年大俠郭靖的小女兒。郭大俠當年名震天下，生平有兩項絕藝，其一是行軍打仗的兵法，其二便是武功。郭大俠的夫人黃蓉黃女俠最是聰明機智，她眼見元兵勢大，襄陽終不可守，他夫婦二人決意以死報國，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赤心精忠，但郭大俠的絕藝如果就此失傳，豈不可惜？何況她料想蒙古人縱然一時占得了中國，我漢人終究不甘為韃子奴隸。日後中原血戰，那兵法和武功兩項，將有極大的用處。因此她聘得高手匠人，將楊過楊大俠贈送本派郭祖師的一柄玄鐵重劍熔了，再加以西方精金，鑄成了一柄屠龍刀，一柄倚天劍。”周芷若對屠龍刀和倚天劍之名習聞已久，此刻才知這一對刀劍竟是本派祖師郭襄女俠的母親所鑄。

　　滅絕師太又道：“黃女俠在鑄刀鑄劍之前，和郭大俠兩人窮一月心力，繕寫了兵法和武功的精要，分別藏在刀劍之中。屠龍刀中藏的乃是兵法，此刀名為‘屠龍’，意為日後有人得到刀中兵書，當可驅除韃子，殺了韃子皇帝。倚天劍中藏的則是武學秘笈，其中最為寶貴的，乃是一部‘九陰真經’，一部‘降龍十八掌掌法精義’，盼望後人習得劍中武功，替天行道，為民除害。”周芷若睜著眼睛，愈聽愈奇，只聽師父又道：“郭大俠夫婦鑄成一刀一劍之後，將寶刀授給兒子郭公破虜，寶劍傳給本派郭祖師。當然，郭祖師曾得父母傳授武功，郭公破虜也得傳授兵法。但襄陽城破之日，郭大俠夫婦與郭公破虜同時殉難。郭祖師的性子和父親的武功不合，因此本派武學，和當年郭大俠并非一路。”滅絕師太又道：“一百年來，武林中風波迭起，這對刀劍換了好幾次主人。後人只知屠龍寶刀乃武林至尊，唯倚天劍可與匹敵，但到底何以是至尊，那就誰都不知道了。郭公破虜青年殉國，沒有傳人，是以刀劍中的秘密，只有本派郭祖師傳了下來。她老人家生前曾竭盡心力，尋訪屠龍寶刀，始終沒有成功，逝世之時，將這秘密傳給了我恩師風陵師太。我恩師秉承祖師遺命，尋訪屠龍寶刀也是毫無結果。她老人家圓寂之時，便將此劍與郭祖師的遺命傳了給我。我接掌本派門戶不久，你師伯孤鴻子和魔教中的一個少年高手結下了梁子，約定比武，雙方單打獨斗，不許邀人相助。你師伯知道對手年紀甚輕，武功卻極厲害，于是向我將倚天劍借了去。”周芷若聽到“魔教中的少年高手”之時，心中怦怦而跳，不自禁的臉上紅了，但隨即想起：“不是他，只怕那時他還沒出世。”只聽滅絕師太續道：“當時我想同去掠陣，你師伯為人極顧信義，說道他跟那魔頭言明，不得有第三者參與，因此堅決不讓我去。那場比試，你師伯武功并不輸于對手，卻給那魔頭連施詭計，終于胸口中了一掌，倚天劍還未出鞘，便給那魔頭奪了去。”周芷若“啊”的一聲，想起了張無忌在光明頂上從滅絕師太手中奪劍的情景，只聽師父續道：“那魔頭連聲冷笑，說道：‘倚天劍好大的名氣！在我眼中，卻如廢銅廢鐵一般！’隨手將倚天劍拋在地下，揚長而去。你師伯拾起劍來，要回山來交還給我。哪知他心高氣傲，越想越是難過，只行得三天，便在途中染病，就此不起。倚天劍也給當地官府取了去，獻給朝廷。你道氣死你師伯孤鴻子的這個魔教惡徒是誰？”周芷若道：“不……不知是誰？”

　　滅絕師太道：“便是那後來害死你紀曉芙師姊的那個大魔頭楊逍！”只聽得鹿杖客又伸手打門，說道：“完了沒有？我可不能再等了。”滅絕師太道：“不用性急，片刻之間，便說完了。”悄聲對周芷若道：“時刻無多，咱們不能多說了。這柄倚天劍後來韃子皇帝賜給了汝陽王，我到汝陽王府去奪了回來。這一次又不幸誤中奸計，這劍落入了魔教手中。”

　　周芷若道：“不是啊，是那個趙姑娘奪了去的。”滅絕師太眼睛一瞪，說道：“這姓趙的女子，明明跟那魔教教主是一路，難道你到此刻，仍是不信為師的言語？”周芷若實在難以相信，但不敢和師父爭辯。

　　滅絕師太道：“為師要你接任掌門，實有深意。我此番落入奸徒手中，一世英名，付與流水，實也不愿再生出此塔。那姓張的淫徒對你心存歹意，決不致害你性命，你可和他虛與委蛇，乘機奪去倚天劍。那屠龍刀是在他義父惡賊謝遜手中。這小子無論如何不肯吐露謝遜的所在，但天下卻有一人能叫他去取得此刀。”周芷若知道師父說的乃是自己，又驚又羞，又喜又怕。滅絕師太道：“這個人，那就是你了。我要你以美色相誘而取得寶刀寶劍，原非俠義之人份所當為。但成大事者不顧小節。你且試想，眼下倚天劍在那姓趙女子手中，屠龍刀在謝遜惡賊手中，他這一干人同流合污，一旦刀劍相逢，取得郭大俠的兵法武功，自此荼毒蒼生，天下不知將有多少人無辜喪生，妻离子散，而驅除韃子的大業，更是難上加難。芷若，我明知此事太難，實不忍要你擔當，可是我輩一生學武，所為何事？芷若，我是為天下的百姓求你。”說到這里，突然間站起身來，雙膝跪下，向周芷若拜了下去。周芷若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即跪下，叫道：“師父！師父！你……”滅絕師太道：“悄聲，別讓外邊的惡賊聽見，你答不答允？你不答允，我不能起來。”

　　周芷若心亂如麻，在這短短的時刻之中，師父連續要叫自己做三件大難事，先是立下毒誓，不許對張無忌傾心，再要自己接任本派掌門，然後又要自己以美色對張無忌相誘而取得屠龍刀和倚天劍。這三件事便在十年之中分別要她答允，以她柔和溫婉的性格，也要抵擋不住，何況在這片刻之間？她神智一亂，登時便暈了過去，甚麼也不知道了。

　　突然間只覺上唇間一陣劇烈疼痛，她睜開眼來，只見師父仍然直挺挺的跪在自己面前。周芷若哭道：“師父，你老人家快些請起。”滅絕師太道：“那你答允我的所求了？”周芷若流著淚點了點頭，險些又欲暈去。

　　滅絕師太抓住她手腕，低聲道：“你取到屠龍刀和倚天劍後，找個隱秘的所在，一手執刀，一手持劍，運起內力，以刀劍互斫，寶刀寶劍便即同時斷折，即可取出藏在刀身和劍刃中的秘笈。這是取出秘笈的唯一法門，那寶刀寶劍可也從此毀了。你記住了麼？”她說話聲音雖低，語氣卻極是嚴峻。周芷若點頭答應。滅絕師太又道：“這是本派最大的秘密，自從當年郭大俠夫婦傳于本派郭祖師，此後只有本派掌門始能獲知。想那屠龍刀和倚天劍都是鋒銳絕倫的利器，就算有人同時得到此寶刀寶劍，有誰敢冒險以刀劍互斫，無端端的同時毀了這兩件寶刃？你取得兵法之後，擇一個心地仁善、赤誠為國的志士，將兵書傳授于他，要他立誓驅除胡虜。那武功秘笈便由你自練。降龍十八掌是純陽剛猛的路子，你練之不宜，只可練九陰真經中的功夫。据我恩師轉述郭祖師的遺言，那‘九陰真經’博大精深，本來不能速成，但黃女俠想到誅殺韃子元凶巨惡，事勢甚急，早一日成事，天下蒼生便早一日解了倒懸之苦，因之在倚天劍的秘笈之中，寫下了幾章速成的法門。可是辦成了大事之後，仍須按部就班的重扎根基，那速成的功夫只能用于一時，是黃女俠憑著絕頂聰明才智，所創出來的權宜之道，卻不是天下無敵的真正武學。這一節務須牢記在心。”

　　周芷若迷迷糊糊的點頭。滅絕師太道：“為師的生平有兩大愿望，第一是逐走韃子，光復漢家山河；第二是峨嵋派武功領袖群倫，蓋過少林、武當，成為中原武林中的第一門派。這兩件事說來甚難，但眼前擺著一條明路，你只須遵從師父的囑咐，未始不能一一成就，那時為師在九泉之下，也要對你感激涕零。”她說到這里，只聽得鹿杖客又在打門。滅絕師太道：“進來罷！”板門開處，進來的卻不是鹿杖客而是苦頭陀。滅絕師太也不以為异，心想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不論是誰來都是一樣，便道：“你把這孩子領出去罷。”她不愿在周芷若的面前自刎，以免她抵受不住。苦頭陀走近身來，低聲道：“這是解藥，快快服了。待會聽得外面叫聲，大家并力殺出。”滅絕師太奇道：“閣下是誰？何以給解藥于我？”苦頭陀道：“在下是明教光明右使范遙，盜得解藥，特來相救師太。”滅絕師太怒道：“魔教奸賊！到此刻尚來戲弄于我。”范遙笑道：“好罷！就算是我戲弄你，這是毒上加毒的毒藥，你有沒膽子服了下去？藥一入肚，一個時辰肚腸寸寸斷裂，死得慘不可言。”滅絕師太一言不發，接過他手中的藥粉，張口便服入肚內。

　　周芷若驚叫：“師父……師父……”范遙伸出另一只手掌，喝道：“不許作聲，你也服了這毒藥。”周芷若一驚，已被范遙捏住她臉頰，將藥粉倒入口中，跟著提起一瓶清水灌了她幾口，藥粉盡數落喉。滅絕師太大驚，心想周芷若一死，自己全盤策划盡付東流，當下奮不顧身的扑上，揮掌向范遙打去。可是她此時功力全失，這一拳招數雖精，卻能有甚麼力道，被范遙輕輕一推，便撞到了牆上。范遙笑道：“少林群僧、武當諸俠都已服了我這毒藥。我明教是好是歹，你過得片刻便知。”說著哈哈一笑，轉身出房，反手帶上了門。原來范遙護送趙敏去和張無忌相會，心中只是挂著奪取解藥之事。趙敏命他在小酒家的外堂中相候，他立即出店，飛奔回到萬安寺，進了高塔，徑到第十層烏旺阿普房外。烏旺阿普正站在門外，見了他便恭恭敬敬的叫聲：“苦大師。”范遙點了點頭，心中暗笑：“好啊，鹿老兒為師不尊，自己躲在房中，和王爺的愛姬風流快活，卻叫徒兒在門外把風。乘著這老兒正在胡天胡帝之時，掩將進去，正好奪了他的解藥。”當下佝僂著身子，從烏旺阿普身旁走過，突然反手一指，點中了他小腹上的穴道。別說烏旺阿普毫沒提防，便是全神戒備，也躲不過這一指。他要穴一被點中，立時呆呆的不能動彈，心下大為奇怪。不知甚麼地方得罪了這個啞巴頭陀，難道剛才這一聲“苦大師”叫得不夠恭敬麼？

　　范遙一推房門，快如閃電的扑向床上。雙腳尚未落地，一掌已擊向床上之人。他深知鹿杖客武功了得，這一掌若不能將他擊得重傷，那便是一場不易分得胜敗的生死搏斗，是以這一掌使上了十成勁力。只聽得拍的一聲響，只擊得被子破裂、棉絮紛飛，揭開棉被一看，只見韓姬口鼻流血，已被他打得香殞玉碎，卻不見鹿杖客的影子。

　　范遙心念一動，回身出房，將烏旺阿普拉了進來，塞在床底，剛掩上門，只聽得鹿杖客在門外怒叫：“阿普，阿普，你怎敢擅自走開？”原來鹿杖客在滅絕師太室外等了好一陣，暗想她母女二人婆婆媽媽的不知說到幾時方罷，只是不敢得罪了苦頭陀，卻也不便強行阻止，心中挂念著韓姬，實在耐不住了，便即回到烏旺阿普房來，卻見這一向聽話的大弟子居然沒在房外守衛，心下好生惱怒，推開房門，幸好并無异狀，韓姬仍是面向里床，身上蓋著棉被。鹿杖客拿起門閂，先將門上了閂，轉身笑道：“美人兒，我來給你解開穴道，可是你不許出聲說話。”一面說，一面便伸手到被窩中去，手指剛碰到韓姬的脊背，突然間手腕上一緊，五根鐵鉗般的手指已將他脈門牢牢扣住。這一下全身勁力登失，半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只見棉被掀開，一個長發頭陀鑽了出來，正是苦頭陀。

　　范遙右手扣住鹿杖客的脈門，左手運指如風，連點了他周身一十九處大穴。鹿杖客登時軟癱在地，再也動彈不得，眼光中滿是怒色。范遙指著他說道：“老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明教光明右使，姓范名遙的便是。今日你遭我暗算，枉你自負機智絕倫，其實是昏庸無用之極。此刻我若殺了你，非英雄好漢之所為，留下你一條性命，你若有種，日後只管來找我范遙報仇。”他興猶未足，脫去鹿杖客全身衣服，將他剝得赤條條地，和韓姬的尸身并頭而臥，再拉過棉被，蓋在這一死一活的二人身上。這才取過鹿角杖，旋開鹿角，倒出解藥，然後逐一到各間囚室之中，分給空聞大師、宋遠橋、俞蓮舟等各人服下。待得一個個送畢解藥，耗時已然不少，中間不免費些唇舌，解說幾句。最後來到滅絕師太室中，見她不信此是解藥，索性嚇她一嚇，說是毒藥。范遙恨她傷殘本教眾多兄弟，得能陰損她幾句，甚覺快意。他分送解藥已畢，正自得意，忽聽得塔下人聲喧嘩，其中鶴筆翁的聲音最是響亮：“這苦頭陀是奸細，快拿他下來！”范遙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是誰去救了這家伙出來？”探頭向塔下望去，只見鶴筆翁率領了大批武士，已將高塔團團圍住。苦頭陀這一探頭，孫三毀和李四摧雙箭齊發，大罵：“惡賊頭陀，害得人好慘！”

　　鶴筆翁等三人穴道被點，本非一時所能脫困，他三人藏在鹿杖客房中，旁人也不敢貿然進去。豈知汝陽王府中派出來的眾武士在萬安寺中到處搜查，不見王爺愛姬的影蹤，便有人想起了鹿杖客生平好色貪花的性子來。可是眾武士對他向來忌憚，雖然疑心王爺愛姬失蹤和他有關，卻有誰敢去太歲頭上動土？挨了良久，率領眾武士的哈總管心生一計，命一名小兵去敲鹿杖客的房門，鹿杖客身分極高，就算動怒，諒來也不能對這無足輕重的小兵怎麼樣。這小兵打了數下門，房中無人答應。哈總管一咬牙，命小兵只管推門進去瞧瞧。這一瞧，便瞧見鶴筆翁和孫三毀、李四摧倒在地下，其時鶴筆翁運氣沖穴，已沖開了三四成，哈總管給他解穴，登時便行動自如。鶴筆翁怒氣沖天，查問鹿杖客和苦頭陀的去向，知道到了高塔之中，便率領眾武士圍住高塔，大聲呼喊，叫苦頭陀下來決一死戰。范遙暗驚：“決一死戰便決一死戰，難道我姓范的還怕了你不成？只是那些臭和尚、老尼姑服解藥未久，一時三刻之間功力不能恢復。這鶴筆翁已聽到我和鹿杖客的說話，就算我將鹿老兒殺了，也已不能滅口，這便如何是好？”一時彷徨無計，只聽得鶴筆翁叫道：“死頭陀，你不下來，我便上來了！”范遙返身將鹿杖客和韓姬一起裹在被窩之中，回到塔邊，將兩人高高舉起，叫道：“鶴老兒，你只要走近塔門一步，我便將這頭淫鹿摔了下來。”

　　眾武士手中高舉火把，照耀得四下里白晝相似，只是那寶塔太高，火光照不上去，但影影綽綽的，仍可看到鹿杖客和韓姬的面貌。鶴筆翁大驚，叫道：“師哥，師哥，你沒事麼？”連叫數聲，不聽得鹿杖客答話，只道已被苦頭陀弄死，心下氣苦，叫道：“賊頭陀，你害死我師哥，我跟你誓不兩立。”范遙解開了鹿杖客的啞穴。鹿杖客立時破口大罵：“賊頭陀，你這里應外合的奸細，千刀萬剮的殺了你……”范遙容他罵得幾句，又點上了他的啞穴。鶴筆翁見師兄未死，心下稍安，只怕苦頭陀真的將師兄摔了下來，不敢走向塔門。這般僵持良久，鶴筆翁始終不敢上來相救師兄。范遙只盼盡量拖延時光，多拖得一刻便好一刻，他站在欄干之旁，哈哈大笑，叫道：“鶴老兒，你師兄色膽包天，竟將王爺的愛姬偷盜出來。是我捉奸捉雙，將他二人當場擒獲。你還想包庇師兄麼？總管大人，快快將這老兒拿下了。他師兄弟二人叛逆作亂，罪不容誅。你拿下了他，王爺定然重重有賞。”哈總管斜目睨視鶴筆翁，要想動手，卻又不敢。他見苦頭陀突然開口說話，雖覺奇怪，但清清楚楚的瞧見鹿杖客和韓姬裹在一條棉被之中，何況心中先入為主，早已信了九成。他高聲叫道：“苦大師，請你下來，咱們同到王爺跟前分辯是非。你們三位都是前輩高人，小人誰也不敢冒犯。”范遙一身是膽，心想同到王府之中去見王爺，待得分清是非黑白，塔上諸俠體內毒性已解，當即叫道：“妙極，妙極！我正要向王爺領賞。總管大人，你看住這個鶴老兒，千萬別讓他乘機逃了。”正在此時，忽聽得馬蹄聲響，一乘馬急奔進寺，直沖到高塔之前，眾武士一齊躬身行禮，叫道：“小王爺！”范遙從塔上望將下來，只見此人頭上束發金冠閃閃生光，跨下一匹高大白馬，身穿錦袍，正是汝陽王的世子庫庫特穆爾、漢名王保保的便是。王保保厲聲問道：“韓姬呢？父王大發雷霆，要我親來查看。”哈總管上前稟告，便說是鹿杖客將韓姬盜了來，現被苦頭陀拿住。鶴筆翁急道：“小王爺，莫聽他胡說八道。這頭陀乃是奸細，他陷害我師哥……”王保保雙眉一軒，叫道：“一起下來說話！”范遙在王府日久，知道王保保精明能干，不在乃父之下，自己的詭計瞞得過旁人，須瞞不過他，一下高塔，倘若小王爺三言兩語之際便識穿破綻，下令眾武士圍攻，單是一個鶴筆翁便不好斗，自己脫身或不為難，塔中諸俠就救不出來了，高聲說道：“小王爺，我拿住了鹿杖客，他師弟恨我入骨，我只要一下來，他立刻便會殺了我。”

　　王保保道：“你快下來，鶴先生殺不了你。”范遙搖搖頭，朗聲道：“我還是在塔上平安些。小王爺，我苦頭陀一生不說話，今日事出無奈，被迫開口，那全是我報答王爺的一片赤膽忠心。你若不信，我苦頭陀只好跳下高塔，一頭撞死給你看了。”王保保聽他言語，七八成是胡說八道，顯是有意拖延，低聲問哈總管道：“他有何圖謀，要故意延擱，是在等候甚麼人到來麼？”哈總管道：“小人不知……”鶴筆翁搶著道：“小王爺，這賊頭陀搶了我師哥的解藥，要解救高塔中囚禁著的一眾叛逆。”王保保登時省悟，叫道：“苦大師，我知道你的功勞，你快下來，我重重有賞。”

　　范遙道：“我被鹿杖客踢了兩腳，腿骨都快斷了，這會兒全然動彈不得。小王爺，請你稍待片刻，我運氣療傷，當即下來。”王保保喝道：“哈總管，你快派人上去，背負苦大師下塔。”范遙大叫：“使不得，使不得，誰一移動我的身子，我兩條腿子就廢了。”王保保此時更無懷疑，眼見韓姬和鹿杖客雙雙裹在一條棉被之中，就算兩人并無苟且之事，父王也不能再要這個姬人，低聲道：“哈總管，舉火，焚了寶塔。派人用強弓射住，不論是誰從塔上跳下，一概射殺。”哈總管答應了，傳下令去，登時弓箭手彎弓搭箭，團團圍住高塔，有些武士便去取火種柴草。鶴筆翁大驚，叫道：“小王爺，我師哥在上面啊。”王保保冷冷的道：“這頭陀不能在上面等一輩子，塔下一舉火，他自會下來。”鶴筆翁叫道：“他若將我師哥摔將下來，那可怎麼辦？小王爺，這火不能放。”王保保哼了一聲，不去理他。片刻之間，眾武士已取過柴草火種，在塔下點起火來。鶴筆翁是武林中大有身分之人，受汝陽王禮聘入府，向來甚受敬重，不料今日連中苦頭陀的奸計不算，連小王爺也不以禮貌相待，眼見師兄性命危在頃刻，這時也不理他甚麼小王爺大王爺，提起鶴嘴雙筆，縱身而上，挑向兩名正在點火的武士，吧吧兩響，兩名武士遠遠摔開。

　　王保保大怒，喝道：“鶴先生，你也要犯上作亂麼？”鶴筆翁道：“你別叫人放火，我自不會來跟你搗亂。”王保保喝道：“點火！”左手一揮，他身後竄出五名紅衣番僧，從眾武士手中接過火把，向塔下的柴草擲了過去。柴草一遇火焰，登時便燃起熊熊烈火。鶴筆翁大急，從一名武士手中搶過一根長矛，扑打著火的柴草。王保保喝道：“拿下了！”那五名紅衣番僧各持戒刀，登時將鶴筆翁圍住。鶴筆翁怒極，拋下長矛，伸手便來拿左首一名番僧手中的兵刃。這番僧并非庸手，戒刀翻轉，反剁他肩頭。鶴筆翁待得避開，身後金刃劈風，又有兩柄戒刀同時砍到。王保保手下共有十八名武功了得的番僧，號稱“十八金剛”，分為五刀、五劍、四杖、四鈸。這五僧乃是“五刀金剛”，單打獨斗跟鶴筆翁的武功都差得遠了，但五刀金剛聯手，攻守相助，鶴筆翁武功雖高，但早一日被張無忌擊得受傷嘔血，內力大損，何況眼見火勢上騰，師兄的處境極是危險，不免沉不住氣，一時難以取胜。

　　王保保手下眾武士加柴點火，火頭燒得更加旺了。這寶塔有磚有木，在這大火焚燒之下，底下數層便必必剝剝的燒了起來。范遙拋下鹿杖客，沖到囚禁武當諸俠的室中，叫道：“韃子在燒塔了，各位內力是否已復？”只見宋遠橋、俞蓮舟等人各自盤坐用功，凝神專志，誰也沒有答話，顯然到了回復功力的要緊關頭。看守諸俠的武士有幾名搶來干預，都被范遙抓將起來，一個個擲出塔外，活活的摔死。其餘的冒火突煙，逃了下去。過不多時，火焰已燒到了第四層，囚禁在這層中的華山派諸人不及等功力恢復，狼狽萬狀的逃上第五層。火焰毫不停留的上騰，跟著第五層中的崆峒派諸人也逃了上去。有的奔走稍慢，連衣服須發都燒著了。

　　范遙正束手無策之際，忽聽得一人叫道：“范右使，接住了！”正是韋一笑的聲音。范遙大喜，往聲音來處瞧去，只見韋一笑站在萬安寺後殿的殿頂，雙手一抖，將一條長繩拋了過來，范遙伸手接住。韋一笑叫道：“你縛在欄干上，當是一道繩橋。”范遙剛將繩子縛好，神箭八雄中的趙一傷颼的一箭，便將繩子從中射斷。范遙和韋一笑同時破口大罵，知道要搭架繩橋，非得先除去這神箭八雄不可。

　　韋一笑罵道：“射你個奶奶。哪一個不拋下弓箭，老子先宰了他。”一面罵，一面抽出長劍，縱身下地。他雙足剛著地，五名青袍番僧立時仗劍圍了上來，卻是王保保手下十八番僧中的“五劍金剛”，五人手中長劍閃爍，劍招詭异，和韋一笑斗在一起。鶴筆翁揮動鶴嘴筆苦戰，高聲叫道：“小王爺，你再不下令救火，我可對你要不客氣了。”王保保哪去理他。四名手執禪杖的番僧分立小王爺四周，生怕有人偷襲。鶴筆翁焦躁起來，雙筆突使一招“橫掃千軍”，將身前三名番僧逼開兩步，提氣急奔，沖到了塔旁。五名番僧隨後追到。鶴筆翁雙足一登，便上了寶塔第一層的屋檐。五名番僧見火勢燒得正旺，便不追上。鶴筆翁一層層的上躍，待得登上第四層屋檐時，范遙從第七層上探頭出來，高舉鹿杖客的身子，大聲叫道：“鶴老兒，快給我停步！你再動一步，我便將鹿老兒摔成一團鹿肉醬。”鶴筆翁果然不敢再動，叫道：“苦大師，我師兄弟跟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何苦如此跟我們為難？你要救你的老情人滅絕師太，要救你女兒周姑娘，盡管去救便是，我決計不來阻攔。”滅絕師太服了苦頭陀給她的解藥後，只道真是毒藥，自己必死，只是周芷若竟也被灌了毒藥，畢生指望盡化泡影，心中如何不苦？正自傷心，忽聽得塔下喧嘩之聲大作，跟著苦頭陀和鶴筆翁斗口、王保保下令縱火等等情形，一一聽得清楚。她心下奇怪：“莫非這鬼模樣的頭陀當真是救我來著？”試一運氣，立時便覺丹田中一股暖意升將上來，和自中毒以來的情形大不相同。她不肯聽趙敏之令出去殿上比武，已自行絕食了六七日，胃中早是空空如也，解藥入肚，迅速化入血液，藥力行開，比誰都快。加之她內力深厚，猶在宋遠橋、俞蓮舟、何太沖諸人之上，僅比少林派掌門空聞神僧稍遜，十香軟筋散的毒性遇到解藥後漸漸消退，被她運氣一逼，內功登時生出，不到半個時辰，內功已復了五六成。

　　她正加緊運功，忽聽得鶴筆翁在外高聲大叫，字字如利箭般鑽入耳中：“……你要救你的老情人滅絕師太，要救你女兒周姑娘，盡管去救便是，我決計不來阻攔。”這甚麼“老情人”云云，叫她聽了如何不怒？大踏步走到欄干之旁，怒聲喝道：“你滿嘴胡說八道，不清不白的說些甚麼？”鶴筆翁求道：“老師太，你快勸勸你老……老朋友，先放我師兄下來。我擔保你一家三口，平安离開。玄冥二老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不致言而無信。”滅絕師太怒道：“甚麼一家三口？”范遙雖然身處危境，還是呵呵大笑，甚是得意，說道：“老師太，這老兒說我是你的舊情人，那個周姑娘嘛，是我和你兩個的私生女兒。”滅絕師太怒容滿面，在時明時暗的火光照耀之下，看來極是可怖，沉聲喝道：“鶴老兒，你上來，我跟你拚上一百掌再說。”若在平時，鶴筆翁說上來便上來，何懼于一個峨嵋掌門，但此刻師兄落在別人手中，不敢蠻來，叫道：“苦頭陀，那是你自己說的，可不是我信口開河。”滅絕師太雙目瞪著范遙，厲聲問道：“這是你說的麼？”

　　范遙哈哈一笑，正要乘機挖苦她幾句，忽聽得塔下喊聲大作，往下望時，只見火光中一條人影如穿花蝴蝶般迅速飛舞，在人叢中芽插來去、嗆啷啷、嗆啷啷之聲不絕，眾番僧、眾武士手中兵刃紛紛落地，卻是教主張無忌到了。張無忌這一出手，圍攻韋一笑的五名持劍番僧五劍齊飛。韋一笑大喜，閃身搶到他身旁，低聲道：“我到汝陽王府去放火。”張無忌點了點頭，已明白他用意。自己這里只寥寥數人，要是急切間救不出六大派群豪，對方援兵定然越來越多，青翼蝠王到汝陽王府去一放火，眾武士必是保護王爺要緊，實是個絕妙的調虎离山、釜底抽薪之計。只見韋一笑一條青色人影一晃，已自掠過高牆。

　　張無忌一看周遭情勢，朗聲問道：“范右使，怎麼了？”范遙叫道：“糟糕之極！燒斷了出路，一個也沒能逃得出。”此時王保保手下的十八番僧中，倒有十四人攻到了張無忌身畔。張無忌心想擒賊先擒王，只須擒住了那頭戴金冠的韃子王公，便能要脅他下令救火放人，當下身形一側，從眾番僧間竄了過去，猶似游魚破水，直欺到王保保身前。驀地里左首一劍刺到，寒氣逼人，劍尖直指胸口。張無忌急退一步，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張公子，這是家兄，你莫傷他。”但見她手中長劍顫動，婀娜而立，刃寒胜水，劍是倚天劍，貌美如花，人是趙敏。她急跟張無忌而來，只不過遲了片刻。張無忌道：“你快下令救火放人，否則我可要對不起兩位了。”趙敏叫道：“十八金剛，此人武功了得，結金剛陣擋住了。”那十八番僧適才吃過張無忌苦頭，不須郡主言語點明，早知他的厲害，只聽得當的一聲大響，“四鈸金剛”手中的八面大銅鈸齊聲敲擊，十八名番僧來回游走，擋在王保保和趙敏的身前，將張無忌隔開了。

　　張無忌一瞥之下，見十八名番僧盤旋游走，步法詭异，十八人組成一道人牆，看來其中還蘊藏著不少變化。他忍不住便想沖一沖這座金剛陣，但就在此時，砰的一聲大響，高塔上倒了一條大柱下來。一回頭，只見火焰已燒到了第七層上。血紅的火舌繚繞之中，兩人拳掌交相，斗得極是激烈，正是滅絕師太和鶴筆翁。第十層的欄干之旁倚滿了人，都是少林、武當各派人物，這干人武功尚未全復，何況高塔离地十余丈，縱有絕頂輕功而內力又絲毫未失，跳下來也非活活摔死不可。張無忌一個念頭在腦海中飛快的轉了幾轉：“此金剛陣非片刻間所能破，何況擊敗眾番僧，又有別的好手上來，要擒趙姑娘的哥哥，大是不易。滅絕師太和這鶴筆翁斗了這些時，始終未曾落敗，看來她功力已復，那麼大師伯等內力當也已經恢復，只是寶塔太高，無法躍將下來而已。”他一動念間，突然滿場游走，雙手忽打忽拿、忽拍忽奪，將神箭八雄盡數擊倒，此外眾武士凡是手持弓箭的，都被他或斷弓箭，或點穴道，眼看高塔近旁已無彎弓搭箭的好手，縱聲叫道：“塔上各位前輩，請逐一跳將下來，在下在這里接著！”塔上諸人聽了都是一怔，心想此處高達十余丈，跳下去力道何等巨大，你便有千斤之力也無法接住。崆峒、昆侖各派中便有人嚷道：“千萬跳不得，莫上這小子的當！他要騙咱們摔得粉身碎骨。”張無忌見煙火彌漫，已燒近眾高手身邊，眾人若再不跳，勢必盡數葬身火窟，提聲叫道：“俞二伯，你待我恩重如山，難道小侄會存心相害嗎？你先跳罷！”

　　俞蓮舟對張無忌素來信得過，雖想他武功再強，也決計接不住自己，但想與其活活燒死，還不如活活摔死，叫道：“好！我跳下來啦！”縱身一躍，從高塔上跳將下來。張無忌看得分明，待他身子离地約有五尺之時，一掌輕輕拍出，擊在他的腰里。這一掌中所運，正是“乾坤大挪移”的絕頂武功，吞吐控縱之間，已將他自上向下的一股巨力撥為自左至右。俞蓮舟的身子向橫里直飛出去，一摔數丈，此時他功力已恢復了七八成，一個回旋，已穩穩站在地下，順手一掌，將一名蒙古武士打得口噴鮮血。他大聲叫道：“大師哥、四師弟！你們都跳下來罷！”塔上眾人見俞蓮舟居然安好無恙，齊聲歡呼起來。宋遠橋愛子情深，要他先脫險地，說道：“青書，你跳下去！”宋青書自出囚室後，一直站在周芷若身旁，說道：“周姑娘，你快跳。”周芷若功力未復，不能去相助師父，卻不肯自行逃生，聽宋青書這麼說，搖了搖頭道：“我等師父！”這時何太沖、班淑嫻等已先後跳下，都由張無忌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出掌拍擊，自直墮取為橫摔，一一脫离險境。這一干人功力雖未全復，但只須回復得五六成，已是眾番僧、眾武士所難以抵擋。俞蓮舟等頃刻間奪得兵刃，護在張無忌身周。王保保和趙敏的手下欲上前阻撓，均被俞蓮舟、何太沖、班淑嫻等擋住。塔上每躍下一人，張無忌便多了一個幫手。那些人自被趙敏囚入高塔之後，人人受盡了屈辱，也不知有多少人被割去了手指，此時得脫牢籠，個個含憤拚命，霎時間已有二十余名武士尸橫就地。

　　王保保見情勢不佳，傳令：“調我飛弩親兵隊來！”哈總管正要去傳小王爺號令，突然間只見東南角上火光沖天。他大吃一驚，叫道：“小王爺，王府失火！咱們快去保護王爺要緊。”王保保關懷父親安危，顧不得擒殺叛賊，忙道：“妹子，我先回府，你諸多小心！”不等趙敏答應，掉轉馬頭，直沖出去。王保保這一走，十八金剛一齊跟去，王府武士也去了一大半。余下眾武士見王府失火，誰也沒想到只是韋一笑一人搗鬼，只道大批叛徒進攻王府，無不驚惶。

　　其時宋青書、宋遠橋、張松溪、莫聲谷等都已躍下高塔，雙方強弱之勢更形逆轉，待得空聞方丈、空智大師，以及少林派達摩堂、羅漢堂眾高僧一一躍下時，趙敏手下的武士已無可抗御。趙敏心想此時若再不走，反而自己要成為他的俘虜，當即下令：“各人退出萬安寺。”轉頭向張無忌道：“明日黃昏，我再請你飲酒，務請駕臨。”張無忌一怔之間，尚未答應，趙敏一笑嫣然，已退入了萬安寺後殿。

　　只聽得范遙在塔頂大叫：“周姑娘，快跳下，火燒眉毛啦，你再不跳，難道想做焦炭美人麼？”周芷若道：“我陪著師父！”滅絕師太和鶴筆翁劇斗一陣，煙火上騰，便躍上一層，終于斗上了第十層的屋角。她功力尚未全復，但此時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掌法中只攻不守。鶴筆翁一來挂念著師兄，心有二用，二來前傷未愈，三來適才中了麻藥，穴道又被封閉良久，手腳究也不十分靈便，兩人竟斗了個不分上下。滅絕師太聽到徒兒的說話，叫道：“芷若，你快跳下去，別來管我！這賊老兒辱我太甚，豈能容他活命？”

　　鶴筆翁暗暗叫苦：“這老尼全是拚命的打法，我救師兄要緊，難道跟她在這火窟中同歸于盡不成？”大聲道：“滅絕師太，這話是苦頭陀說的，跟我可不相干。”

　　滅絕師太撤掌回身，問范遙道：“兀那頭陀，這等瘋話可是你說的？”范遙嬉皮笑臉的道：“甚麼瘋話？”這一句話，明擺著要滅絕師太親口重復一遍：“他說我是你的老情人，周芷若是我跟你生的私生女兒。”這兩句她如何能說得出口？但就是范遙這句話，她已知鶴筆翁之言不假，只氣得全身發顫。鶴筆翁見滅絕師太背向自己，突然一陣黑煙卷到，正是偷襲的良機，煙霧之中，一掌擊向滅絕師太背心。周芷若和范遙看得分明，齊聲明道：“師父小心！”“老尼姑小心！”但滅絕師太回掌反擊，已擋不了鶴筆翁的陰陽雙掌，左掌和他的左掌相抵，鶴筆翁的右手所發的玄冥神掌終于擊在她的背心。那玄冥神掌何等厲害，當年在武當山上，甚至和張三丰都對得一掌，滅絕師太身子一晃，險些摔倒。周芷若大驚，搶上扶住了師父。范遙大怒，喝道：“陰毒卑鄙的小人，留你作甚？”提起裹著鹿杖客和韓姬的被窩卷兒，拋了下去。鶴筆翁同門情深，危急之際不及細思，扑出來便想抓住鹿杖客。但那被窩卷离塔太遠，鶴筆翁只抓到被窩一角，一帶之下，竟身不由主的跟著一起摔落。張無忌站在塔下，煙霧彌漫之中瞧不清塔上這幾人的糾葛，眼見一大捆物事和一個人摔下，那捆物事不知是甚麼東西，隱約間只看到其中似乎包得有人，但那人卻看清楚是鶴筆翁。他明知此人曾累得自己不知吃過多少苦頭，甚至自己父母之死也和他有莫大關連，可是終究不忍袖手不顧，任由他跌得粉身碎骨，立即縱身上前，雙掌分別拍擊，將被窩和鶴筆翁分向左右擊出三丈。

　　鶴筆翁一個回旋，已然站定，心中暗叫一驚：“好險！”他萬沒想到張無忌竟會以德報怨，救了自己一命，轉身去看師兄時，卻又吃了一驚。原來張無忌一拍之下，被窩散開，滾出兩個赤裸裸的人來，正好摔入火堆之中，鹿杖客穴道未解，動彈不得，須發登時著火。鶴筆翁大叫：“師哥！”搶入火堆中抱起。他躍出火堆，立足未定，俞蓮舟叫道：“吃我一掌！”左掌擊向他肩頭。鶴筆翁不敢抵敵，沉肩相避，俞蓮舟這一掌似已用老，但他肩頭下沉，這一掌仍是跟著下擊，拍的一聲，只痛得他額頭冷汗直冒，此刻救師兄要緊，忙抱起鹿杖客，飛身躍出高牆。便在此時，塔中又是一根燃燒著的大木柱倒將下來，壓著韓姬尸身，片刻間全身是火，塔下眾人齊聲大叫：“快跳下來，快跳下來！”范遙東竄西躍，躲避火勢。那寶塔梁柱燒毀後，磚石紛紛跌落，塔頂已微微晃動，隨時都能塌將下來。

　　滅絕師太厲聲道：“芷若，你跳下去！”周芷若道：“師父，你先跳了，我再跳！”滅絕師太突然縱身而起，一掌向范遙的左肩劈下，喝道：“魔教的賊子，實是容你不得！”范遙一聲長笑，縱身躍下。張無忌一掌擊出，將他輕輕送開，贊道：“范右使，大功告成，當真難能！”范遙站定腳步，說道：“若非教主神功蓋世，大伙兒人人成了高塔上的烤豬，范遙行事不當，何功之有？”

　　滅絕師太伸臂抱了周芷若，踊身下跳，待离地面約有丈許時，雙臂運勁上托，反將周芷若托高了數尺。這麼一來，周芷若變成只是從丈許高的空中落下，絲毫無礙，滅絕師太的下墮之勢卻反而加強。張無忌搶步上前，運起乾坤大挪移神功往她腰後拍去。豈知滅絕師太死志已決，又絕不肯受明教半分恩惠，見他手掌拍到，拚起全身殘余力氣，反手一掌擊出。雙掌相交，砰的一聲大響，張無忌的掌力被她這一掌轉移了方向，喀喇一響，滅絕師太重重摔在地下，登時脊骨斷成數截。張無忌卻也被她挾著下墮之勢的這一掌打得胸口氣血翻涌，連退幾步，心下大感不解，滅絕師太這一掌，明明便是自殺。周芷若扑到師父身上，哭叫：“師父，師父！”其餘峨嵋派眾男女弟子都圍在師父身旁，亂成一團。滅絕師太道：“芷若，從今日起，你便是本派掌門，我要你做的事，你都……都不會違背麼？”周芷若哭道：“是，師父，弟子不敢忘記。”滅絕師太微微一笑，道：“如此，我死也瞑目……”眼見張無忌走上前來，伸手要搭她脈搏，滅絕師太右手驀地里一翻，緊緊抓住張無忌的手腕，厲聲道：“魔教的淫徒，你若玷污了我愛徒清白，我做鬼也不饒過……”最後一個“你”字沒說出口，已然氣絕身亡，但手指仍然不松，五片指甲在張無忌手腕上掏出了血來。范遙叫道：“大伙兒都跟我來，到西門外會齊。倘若再有耽擱，奸王的大隊人馬這就要來啦。”

　　張無忌抱起滅絕師太的尸身，低聲道：“咱們走罷！”周芷若將師父的手指輕輕扳离他手腕，接過尸身，向張無忌一眼也不瞧，便向寺外走去。

　　這時昆侖、崆峒、華山諸派高手早已蜂擁而出。只有少林派空聞、空智兩位神僧不失前輩風范，過來合十向張無忌道謝。和宋遠橋、俞蓮舟等相互謙讓一番，始先後出門。張無忌以乾坤大挪移神功相援六派高手下塔。內力幾已耗盡，最後和滅絕師太對了那一掌，更是大傷元氣，這時幾乎路也走不動了。莫聲谷將他抱起，負在背後。張無忌默運九陽神功，這才內力漸增。

　　其時天已黎明，群雄來到西門，驅散把守城門的官兵，出城數里，楊逍已率領騾馬大車來接，向眾人賀喜道勞。空聞大師道：“今番若不是明教張教主和各位相救，我中原六大派氣運難言。大恩不言謝，為今之計，咱們該當如何，便請張教主示下。”張無忌道：“在下識淺，有甚麼主意，還是請少林方丈發號施令。”空聞大師堅執不肯。張松溪道：“此處离城不遠，咱們今日在韃子京城中鬧得這麼天翻地覆，那奸王豈能罷體？待得王府中火勢救滅，定必派遣兵馬來追。咱們還是先离此處，再定行止。”何太沖道：“奸王派人來追，那是最好不過，咱們便殺他個落花流水，出一出這幾日所受的惡氣。”張松溪道：“大伙兒功力未曾全復，要殺韃子也不忙在一時，還是先避一避的為是。”空聞大師道：“張四俠說的是，今日便是殺得多少韃子，大伙兒也必傷折不小，咱們還是暫且退避。”少林掌門人說出來的話畢竟聲勢又是不同，旁人再無异議。空聞大師又問：“張四俠，依你高見，咱們該向何處暫避？”張松溪道：“韃子料得咱們不是向南，便向東南，咱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徑向西北，諸位以為如何？”

　　眾人都是一怔。楊逍卻拍手說道：“張四俠的見地高極。西北地廣人稀，隨便找一處荒山，盡可躲得一時。韃子定然料想不到。”眾人越想越覺張松溪此計大妙，當下撥轉馬匹，徑向北行。行出五十余里，群俠在一處山谷中打尖休息。楊逍早已購齊各物，干糧酒肉，無一或缺。眾人談起脫困的經過，都說全仗張無忌和范遙兩人相救。

　　這邊廂周芷若和峨嵋派眾人將滅絕師太的尸身火化了。空聞、空智、宋遠橋、張無忌等一一過去行禮致祭。滅絕師太一代大俠，雖然性情怪僻，但平素行俠仗義，正氣凜然，武林中人所共敬。峨嵋群弟子放聲大哭，余人也各凄然。空聞大師朗聲說道：“人死不能復生，峨嵋諸俠只須繼承師太遺志，師太雖死猶生。這一次奸人下毒，誰都吃了大虧，本派空性師弟也為韃子所害，此仇自是非報不可，如何報仇，卻須從長計議。”空智大師道：“中原六大派原先與明教為敵，但張教主以德報怨，反而出手相救，雙方仇嫌，自是一筆勾銷。今後大伙兒同心協力，驅除胡虜。”

　　眾人一齊稱是。但說到如何報仇，各派議論紛紛，難有定見。最後空聞說道：“這件事非一時可決，咱們休息數日，分別回去，日後大舉報仇，再徐商善策。”當下眾人均點頭稱是。張無忌道：“此間大事已了，我有些私人俗務，尚須回大都一轉，謹與各位作別，今後當與各位并肩攜手，與韃子決一死戰。”群豪齊叫：“大伙兒并肩攜手，與韃子決一死戰。”呼聲震天，山谷鳴響，當下一齊送到谷口。

　　張無忌行禮作別。楊逍：“教主，你是天下英雄之望，一切多多保重。”張無忌道：“兄弟理會得。”縱馬向南馳去。

## 第二十八章　恩斷義絕紫衫王

　　將近大都時，張無忌心想昨晚萬安寺一戰，汝陽王手下許多武士已識得自己面目，撞上了諸多不便，于是到一家農家買了套莊稼漢子的舊衣服換了，頭上戴個斗笠，用煤灰泥巴將手臉涂得黑黑地，這才進城。

　　他回到西城的客店外，四下打量，前後左右并無异狀，當即閃身入內，進了自己的住房。小昭正坐在窗邊，手中做著針線，見他進房，一怔之下，才認了他出來，滿臉歡容，如春花之初綻，笑道：“公子爺，我還道是哪一個莊稼漢闖錯了屋子呢，真沒想到是你。”

　　張無忌笑道：“你在做甚麼？獨個兒悶不悶？”小昭臉上一紅，將手中縫著的衣衫藏到了背後，忸怩道：“我在學著縫衣，可見不得人的。”將衣衫藏在枕頭底下，斟茶給張無忌喝，見到他滿臉黑泥，笑道：“你洗不洗臉？”

　　張無忌微笑道：“我故意涂抹的，可別洗去了。”拿著茶杯，心下沉吟：“趙姑娘要我陪她去借屠龍刀。大丈夫言出如山，不能失信于人。何況我原要去接義父回歸中土。義父本來擔心中原仇家太多，他眼盲之後，應付不了。此時武林群豪同心抗胡，私人的仇怨，甚麼都該化解了。只須我陪他老人家在一起，諒旁人也不能動他一根毫毛。大海中風濤險惡，小昭這孩子是不能一齊去的。嗯，有了，我要趙姑娘將小昭安頓在王府之中，倒比別的處所平安得多。”

　　小昭見他忽然微笑，問道：“公子，你在想甚麼？”張無忌道：“我要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帶著你很是不便。我想到了一處所在，可以送你去寄居。”小昭臉上變色，道：“公子爺，我一定要跟著你，小昭要天天這般服侍你。”張無忌勸道：“我是為你好。我要去的地方很遠，很危險，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回來。”小昭道：“在光明頂上那山洞之中，我就已打定了主意，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除非你把我殺了，才能撇下我，你見了我討厭，不要我陪伴麼？”張無忌道：“不，不！你知道我很喜歡你，我只是不愿你去冒無謂的危險。我一回來，立刻就會找你。”小昭搖頭道：“只要在你身邊，甚麼危險我都不在乎。公子爺，你帶我去罷！”

　　張無忌握著小昭的手，道：“小昭，我也不須瞞你，我是答應了趙姑娘，要陪她往海外一行。大海之中，波濤連天。我是不得不去。但你去冒此奇險，殊是無益。”

　　小昭脹紅了臉，道：“你陪趙姑娘一起，我更加要跟著你。”說了這兩句話，已急得眼中淚水盈盈。張無忌道：“為甚麼更加要跟著我？”小昭道：“那趙姑娘心地歹毒，誰也料不得她會對你怎樣。我跟著你，也好照看著你些兒。”張無忌心中一動：“莫非這小姑娘對我暗中已生情意？”聽到她言辭中忱忱之誠，不禁感激，笑道：“好，帶便帶你去，大海中暈起船來，可不許叫苦。”小昭大喜，連聲答應，說道：“我要是惹得你不高興，你把我拋下海去喂魚罷！”張無忌笑道：“我怎麼舍得？”他二人雖然相處日久，有時旅途之際客舍不便，便同臥一室，但小昭自居婢仆，張無忌又從來不說一句戲謔調笑的言語。這時他沖口而出說了句“我怎麼舍得”，自知失言，不由得臉上一紅，轉過了頭望著窗外。小昭卻歎了口氣，自去坐在一邊。張無忌問道：“你為甚麼歎氣？”小昭道：“你真正舍不得的人多著呢。峨嵋派的周姑娘，汝陽王府的郡主娘娘，將來不知道還有多少。你心中怎會挂念著我這個小丫頭？”張無忌走到她面前，說道：“小昭，你一直待我很好，難道我不知道麼？難道我是個忘恩負義、不知好歹的人嗎？”說這兩句話時臉色鄭重，語意極是誠懇。

　　小昭又是害羞，又是歡喜，低下了頭道：“我又沒要你對我怎樣，只要你許我永遠服侍你，做你的小丫頭，我就心滿意足了。你一晚沒睡，一定倦了，快上床休息一會罷。”說著掀開被窩，服侍他安睡，自去坐在窗下，拈著針線縫衣。張無忌聽著她手上的鐵鏈偶爾發出輕微的錚錚之聲，只覺心中平安喜樂，過不多時，便合上眼睡著了。這一睡直到傍晚始醒，他吃了碗面，說道：“小昭，我帶你去見趙姑娘，借她倚天劍斬斷你手腳上的銬鐐。”兩人走到街上，但見蒙古兵卒騎馬來回奔馳，戒備甚嚴，自是昨晚汝陽王府失火、萬安寺大亂之故。兩人一聽到馬蹄聲音，便縮身在屋角後面，不讓元兵見到，不多時便到了那家小酒店中。張無忌帶著小昭推門入內，只見趙敏已坐在昨晚飲酒的座頭上，笑吟吟的站了起來，說道：“張公子真乃信人。”張無忌見她神色如常，絲毫不以咋晚之事為忤，暗想：“這位姑娘城府真深，按理說我派人殺了她父親的愛姬，將她費盡心血捉來的六派高手一齊放了，她必定惱怒异常，不料她一如平時。且看她待會如何發作。”見桌上已擺設了兩副杯筷，他欠一欠身，便即就坐，小昭遠遠站著伺候。

　　張無忌抱拳說道：“趙姑娘，昨晚之事，在下諸多得罪，還祈見諒。”趙敏笑道：“爹爹那韓姬妖妖嬈嬈的，我見了就討厭，多謝你叫人殺了她。我媽媽盡夸贊你能干呢。”張無忌一怔，如此結果，實是大出意料之外。趙敏又道：“那些人你救了去也好，反正他們不肯歸降，我留著也是無用。你救了他們，大家一定感激你得緊。當今中原武林，聲望之隆，自是無人再及得上你了。張公子，我敬你一杯！”說著笑盈盈的舉起酒杯。便在此時，門口走進一個人來，卻是范遙。他先向張無忌行了一禮，再恭恭敬敬的向趙敏拜了下去，說道：“郡主，苦頭陀向你告辭。”趙敏并不還禮，冷冷的道：“苦大師，你瞞得我好苦。你郡主這個筋斗栽得可不小啊。”范遙站起身來，昂然說道：“苦頭陀姓范名遙，乃明教光明右使。朝廷與明教為敵，本人混入汝陽王府，自是有所為而來。多承郡主禮敬有加，今日特來作別。”

　　趙敏仍是冷冷的道：“你要去便去，又何必如此多禮？”范遙道：“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自今而後，在下即與郡主為敵，若不明白相告，有負郡主平日相待之意。”

　　趙敏向張無忌看了一眼，問道：“你到底有甚麼本事，能使手下個個對你這般死心塌地？”張無忌道：“我們是為國為民、為仁俠、為義氣，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識，可是一見如故，肝膽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間這個‘義’字。”范遙哈哈一笑，說道：“教主這幾句言語，正說出了屬下的心事。教主，你多多保重。這位郡主娘娘年紀雖輕，卻是心狠手辣，大非尋常。你良心太好，可千萬別要上當。”張無忌道：“是，我自是不敢大意。”趙敏笑道：“多謝苦大師稱贊。”范遙轉身出店，經過小昭身邊時，突然一怔，臉上神色驚愕异常，似乎突然見到甚麼可怕之極的鬼魅一般，失聲叫道：“你……你……”小昭奇道：“怎麼啦？”范遙向她呆望了半晌，搖頭道：“不是的……不是的……我看錯人了。”長歎一聲，神色黯然，推門走了出去。口中喃喃的道：“真像，真像。”趙敏與張無忌對望一眼，都不知他說小昭像誰。忽聽得遠處傳來幾下忽哨之聲，三長兩短，聲音尖銳。張無忌一怔，記得這是峨嵋派招聚同門的訊號，當日在西域遇到滅絕師太等一干人時，曾數次聽到她們以此訊號相互聯絡，尋思：“怎地峨嵋派又回到了大都？莫非遇上了敵人麼？”趙敏道：“那是峨嵋派，似乎遇上了甚麼急事。咱們去瞧瞧，好不好？”張無忌奇道：“你怎知道？”趙敏笑道：“我在西域率人跟了她們四日四夜，終于捉到了滅絕師太，怎會不知？”張無忌道：“好，咱們便去瞧瞧。趙姑娘，我先求你一件事，要借你的倚天劍一用。”趙敏笑道：“你未借屠龍刀，先向我借倚天劍，算盤倒是精明。”解下腰間系著的寶劍，遞了過去。張無忌拿在手里。拔劍出鞘，道：“小昭，你過來。”小昭走到他身前，張無忌揮動長劍，嗤嗤嗤幾下輕響，小昭手腳上銬鏈一齊削斷，嗆啷啷跌在地下。小昭下拜道：“多謝公子，多謝郡主。”趙敏微笑道：“好美麗的小姑娘。你教主定是歡喜你得緊了。”小昭臉上一紅，眼中閃耀著喜悅的光芒。張無忌還劍入鞘，交給趙敏，只聽得峨嵋派的忽哨聲直往東北方而去，便道：“咱們去罷。”趙敏摸出一小錠銀子拋在桌上，閃身出店。張無忌怕小昭跟隨不上，右手拉住她手，左手托在她腰間，不即不离的跟在趙敏身後。只奔出十余丈，便覺小昭身子輕飄飄的，腳步移動也甚迅速，他微覺奇怪，手上收回相助的力道，見小昭仍是和自己并肩而行，始終不見落後。雖然他此刻未施上乘輕功，但腳下已是極快，小昭居然仍能跟上。轉眼之間，趙敏已越過幾條僻靜小路，來到一堵半塌的圍牆之外。張無忌聽到牆內隱隱有女子爭執的聲音，知道峨嵋派便在其內，拉著小昭的手越牆而入，黑暗中落地無聲。圍牆內遍地長草，原來是個廢園。趙敏跟著進來，三人伏在長草之中。廢園北隅有個破敗涼亭，亭中影影綽綽的聚集著二十來人，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你是本門最年輕的弟子，論資望，說武功，哪一樁都輪不到你來做本派掌門……”張無忌認得是丁敏君的語音，在長草叢中伏身而前，走到离涼亭數丈之處，這才停住。此時星光黯淡，瞧出來朦朧一片，他凝神注視，隱約看清楚亭中有男有女，都是峨嵋派弟子，除丁敏君外，其餘滅絕師太座下的諸大弟子似乎均在其內。左首一人身形修長，青裙曳地，正是周芷若。只聽丁敏君話聲極是嚴峻，不住口的道：“你說，你說……”

　　周芷若緩緩的道：“丁師姊說的是，小妹是本門最年輕的弟子，不論資歷、武功、才干、品德，哪一項都夠不上做本派掌門。師父命小妹當此大任，小妹原曾一再苦苦推辭，但先師厲言重責，要小妹發下毒誓，不得有負師父的囑咐。”峨嵋大弟子靜玄說道：“師父英明，既命周師妹繼任掌門，必有深意。咱們同受師父栽培的大恩，自當遵奉她老人家遺志，同心輔佐周師妹，以光本派武德。”

　　丁敏君冷笑道：“靜玄師姊說師父必有深意，這‘必有深意’四字果然說得好。咱們在高塔之上、高塔之下，不是都曾親耳聽到苦頭陀和鶴筆翁大聲叫嚷麼？周師妹的父母是誰，師父為何對她另眼相看，這還明白不過麼？”

　　苦頭陀對鹿杖客說道滅絕師太是他的老情人、周芷若是他二人的私生女兒，只不過是他邪魔外道的古怪脾氣發作、隨口開句玩笑，但鶴筆翁這麼公然叫嚷出來，旁人聽在耳里，雖然未必盡信，難免有幾分疑心。這等男女之私，常人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無，而滅絕師太對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一眾弟子均是不明所以，“私生女兒”這四字正是最好的解釋。各人聽了丁敏君這幾句話，都默然不語。

　　周芷若顫聲道：“丁師姊，你若不服小妹接任掌門，盡可明白言講。你胡言亂語，敗壞師父畢生清譽，該當何罪？小妹先父姓周，乃是漢水中一個操舟的船夫，不會絲毫武功。先母薛氏，祖上卻是世家，本是襄陽人氏，襄陽城破之後逃難南下，淪落無依，嫁了先父。小妹蒙武當派張真人之荐，引入峨嵋門下，在此以前，從未見過師父一面。你受師父大恩，今日先師撒手西歸，便來說這等言語，這……這……”說到這里，語音哽咽，淚珠滾滾而下，再也說不下去了。丁敏君冷笑道：“你想任本派掌門，尚未得同門公認，自己身分未明，便想作威作福，分派我的不是，甚麼敗壞師父清譽，甚麼該當何罪。你想來治我的罪，是不是？我倒要請問：你既受師父之囑繼承掌門，便該即日回歸峨嵋。師父逝世，本派事務千頭萬緒，在在均要掌門人分理。你孤身一人突然不聲不響的回到大都，卻是為何？”

　　周芷若道：“師父交下一副極重的擔子，放在小妹身上，是以小妹非回大都不可。”丁敏君道：“那是甚麼事？此處除了本派同門，并無外人，你盡可明白言講。”周芷若道：“這是本派最大的機密，除了本派掌門人之外，不能告知旁人。”丁敏君冷笑道：“哼，哼！你甚麼都往‘掌門人’這三個字上一推，須騙我不到。我來問你：本派和魔教仇深似海，本派同門不少喪于魔教之手，魔教教眾死于師父倚天劍下的更是不計其數。師父所以逝世，便因不肯受那魔教教主一托之故。然則師父尸骨未寒，何以你便悄悄的來尋魔教那個姓張的小淫賊、那個當教主的大魔頭？”

　　張無忌聽到最後這幾句話時身子不禁一震，便在此時，只覺一根柔膩的手指伸到自己左頰之上，輕輕刮了兩下，正是身旁的趙敏以手指替他刮羞。張無忌滿臉通紅，心想：“難道周姑娘真的是來找我麼？”

　　只聽周芷若囁囁嚅嚅的道：“你……你又來胡說八道了……”丁敏君大聲道：“你還想抵賴？你叫大伙兒先回峨嵋，咱們問你回大都有甚麼事，你偏又吞吞吐吐的不肯說。眾同門情知不對，這才躡在你的後面。你向你父親苦頭陀探問小淫賊的所在，當我們不知道麼？你去客店找那小淫賊，當我們不知道麼？”她左一句“小淫賊”，右一句“小淫賊”，張無忌脾氣再好，卻也不禁著惱，突覺頭頸中有人呵了一口氣，自是趙敏又在取笑了。丁敏君又道：“你愛找誰說話，愛跟誰相好，旁人原是管不著。但這姓張的小淫賊是本派的生死對頭，昨晚眾人逃出大都，一路之上，何以你盡是含情脈脈的瞧他？他走到哪里，你的目光便跟到哪里，這可不是我信口雌黃，這里眾同門都曾親眼目睹。那日在光明頂上，先師叫你刺他一劍，他居然不閃不避，對你眉花眼笑，而你也對他擠眉弄眼，不痛不痒的輕輕刺了他一下。以倚天劍之利，怎能刺他不死？這中間若無私弊，有誰能信？”周芷若哭了出來，說道：“誰擠眉弄眼了？你盡說些難聽的言語來誣賴人。”丁敏君冷笑一聲，道：“我這話難聽，你自己所作所為，便不怕人說難看了？你的話便好聽了？哼，剛才你怎麼問那客房中的掌柜來著？‘勞你的駕，這里可有一位姓張的客官嗎？嗯，二十來歲年紀，身材高高的，或者，他不說姓張，另外說個姓氏。’”她尖著嗓子，學起周芷若慢吞吞的聲調，裝腔作勢，說得加意的妖媚嬌柔，令人聽得毛骨悚然。

　　張無忌心下惱怒，暗想這丁敏君乃峨嵋派中最為刁鑽刻薄之人，周芷若柔弱仁懦，萬不是她的對手，但若自己挺身而出為周芷若撐腰，一來這是峨嵋派本門事務，外人不便置喙，二來只有使周芷若處境更為不利，眼見她被擠逼得狼狽之極，自己卻束手無策。峨嵋派中大多數弟子本來都遵從師父遺命，奉周芷若為掌門人，但聽丁敏君辭鋒咄咄，說得入情入理，均想：“師父和魔教結怨太深。周師妹和那魔教教主果是干系非同尋常，倘若她將本派賣給了魔教，那便如何是好？”

　　只聽丁敏君又道：“周師妹，你由武當派張真人引入師父門下，那魔教的小淫賊是武當張五俠之子。這中間到底有甚麼古怪陰謀，誰也不知底細。”提高了嗓子又道：“眾位師兄師姊、師弟師妹，師父雖有遺言命周師妹接任掌門，可是她老人家萬萬料想不到，她圓寂之後尸骨未寒，本派掌門人立即便去尋那魔教教主相敘私情。此事和本派存亡興衰干系太大，先師若知今晚之事，她老人家必定另選掌門。師父的遺志乃是要本派光大發揚，決不是要本派覆滅在魔教之手。依小妹之見，咱們須得繼承先師遺志，請周師妹交出掌門鐵指環，咱們另推一位德才兼備、資望武功足為同門表率的師姊，出任本派掌門。”她說了這幾句話後，同門中便有六七人出言附和。周芷若道：“我受先師之命，接任本派掌門，這鐵指環決不能交。我實在不想當這掌門，可是我曾對師父立下重誓，決不能……決不能有負她老人家的托付。”這幾句話說來半點力道也無，有些同門本來不作左右袒，聽了也不禁暗暗搖頭。

　　丁敏君厲聲道：“這掌門鐵指環，你不交也得交！本派門規嚴戒欺師滅祖，嚴戒淫邪無恥，你犯了這兩條最最首要的大戒，還能掌理峨嵋門戶麼？”

　　趙敏將嘴唇湊到張無忌耳邊，低聲道：“你的周姑娘要糟啦！你叫我一聲好姊姊，我便出頭去給她解圍。”張無忌心中一動，知道這位姑娘足智多謀，必有妙策使周芷若脫困，但她年紀比自己小得多，這一聲“好姊姊”叫起來未免太也肉麻，實在叫不出口，正自猶豫，趙敏又道：“你不叫也由得你，我可要走啦。”張無忌無奈，只得在她耳邊低聲叫道：“好姊姊！”趙敏噗哧一笑，正要長身而起，亭中諸人已然驚覺。丁敏君喝道：“是誰？鬼鬼崇崇的在這里偷聽！”

　　突然間牆外傳來幾聲咳嗽，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黑夜之中，你峨嵋派在這里鬼鬼祟祟的干甚麼？”一陣衣襟帶風之聲掠過空際，涼亭外已多了兩人。

　　這二人面向月光，張無忌看得分明，一個是佝僂龍鐘的老婦，手持拐杖，正是金花婆婆，另一個是身形婀娜的少女，容貌奇丑，卻是殷野王之女、張無忌的表妹蛛兒殷离。那日韋一笑將蛛兒擒去，還沒上光明頂便寒毒發作，強忍著不吸她熱血，終于不支倒地，後來得周顛救醒，再尋蛛兒時卻已不知去向。張無忌自和她分別以來，常自想念，不料此刻忽而出現，他大喜之下，幾欲出聲招呼。

　　丁敏君冷冷的道：“金花婆婆，你來干甚麼？”金花婆婆道：“你師父在哪里？”丁敏君道：“先師已于昨日圓寂，你在園外聽了這麼久，卻來明知故問。”

　　金花婆婆失聲道：“啊，滅絕師太已圓寂了！是怎樣死的？為甚麼不等著再見我一面？唉，唉，可惜，可惜……”一句話沒再說得下去，彎了腰不住的咳嗽。蛛兒輕輕拍著她背，向丁敏君冷笑道：“誰耐煩來偷聽你們說話？我和婆婆經過這里，聽得你嘰哩咕嚕的說個不停，我認得你的聲音，這才進來瞧瞧，婆婆問你，你沒聽見麼？你師父是怎樣死的？”丁敏君怒道：“這干你甚麼事？我為甚麼要跟你說？”金花婆婆舒了口長氣，緩緩的道：“我生平和人動手，只在你師父手下輸過一次，可是那并非武功招數不及，只是擋不了倚天劍的鋒利。這幾年來發愿要找一口利刃，再與你師父一較高下。老婆子走遍了天涯海角，總算不枉了這番苦心，一位故人答應借寶刀給我一用。我打聽得峨嵋派人眾被朝廷囚禁在萬安寺中，有心要去救你師父出來，和她較量一下真實本領，豈知今日來到，萬安寺已成了一片瓦礫。唉！命中注定，金花婆婆畢生不能再雪此敗之辱。滅絕師太啊滅絕師太，你便不能遲死一天半日嗎？”

　　丁敏君道：“我師父此刻倘若尚在人世，你也不過再多敗一場，叫你輸得死心塌……”

　　突然間拍拍拍拍，四下清脆的聲響過去，丁敏君目眩頭暈，幾欲摔倒，臉上已被金花婆婆左右開弓的連擊了四掌。別看這老婆婆病骨支离，咳嗽連連，豈知出手竟然迅捷無倫，手法又怪异之極，這四掌打得丁敏君竟無絲毫抗拒躲閃的余地。她與丁敏君相距本有兩丈，但頃刻間欺近身去，打了四掌後又即退過，行動直似鬼魅。

　　丁敏君驚怒交集，立即拔出長劍，搶上前去，指著金花婆婆道：“你這老乞婆，當真活得不耐煩了？”金花婆婆似乎沒聽到她的辱罵，對她手中長劍也似視而不見，只緩緩的道：“你師父到底是怎麼死的？”語意蕭索，似乎十分的心灰意懶。丁敏君手中長劍的劍尖距她胸口不過三尺，終究不敢便刺了出去，只罵：“老乞婆，我為甚麼要跟你說？”金花婆婆長歎一聲，自言自語：“滅絕師太，你一世英雄，可算得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一旦身故，弟子之中，竟無一個像樣的人出來接掌門戶嗎？”

　　靜玄師太走上一步，合掌說道：“貧尼靜玄，參見婆婆。先師圓逝之時，遺命由周芷若周師妹接任掌門。只是本派之中尚有若干同門未服。先師既已圓寂，令婆婆難償心愿，大數如此，夫復何言？本派掌門未定，不能和婆婆定甚麼約會。但峨嵋乃武林大派，決不能墮了先師的威名。婆婆有甚麼吩咐，便請示下，日後本派掌門自當憑武林規矩和你作一了斷。但若婆婆自恃前輩，逞強欺人，峨嵋派雖然今遭喪師大難，也唯有和你周旋到底，血濺荒園，有死而已。”這一番話侃侃道來，不亢不卑，連張無忌和趙敏也是暗暗叫好。金花婆婆眼中亮光一閃，說道：“原來尊師圓寂之時，已然傳下遺命，定下了繼任的掌門人，那好極了。是哪一位？便請一見。”語氣已比對丁敏君說話時客氣得多了。周芷若上前施禮，說道：“婆婆萬福！峨嵋派第四代掌門人周芷若，問婆婆安好。”

　　丁敏君大聲道：“也不害臊，便自封為本派第四代掌門人了。”

　　蛛兒冷笑道：“這位周姊姊為人很好，我在西域之時，多承周姊姊的照料。她不配做掌門人，難道你反配麼？你再在我婆婆面前放肆。瞧我不再賞你幾個嘴巴！”

　　丁敏君大怒，刷的一劍便向蛛兒分心刺來。蛛兒一斜身，伸掌便往丁敏君臉上擊去。她這身法和金花婆婆一模一樣，但出手之迅捷卻差得遠了。丁敏君立即低頭躲開，她那一劍卻也沒能刺中蛛兒。金花婆婆笑道：“小妮子，我教了多少次，這麼容易的一招還是沒學會。瞧仔細了！”右手揮去，順手在丁敏君左頰上一掌，反手在她右頰上一掌，跟著又是順手擊左頰，反手擊右頰，這四掌段落分明，人人都瞧得清清楚楚，但丁敏君全身給一股大力籠罩住了，四肢全然動彈不得，面頰連中四掌，絕無招架之能，總算金花婆婆掌上未運勁力，她才沒受到重傷。蛛兒笑道：“婆婆，你這手法我是學會了，就是沒你這股內勁。我再來試試！”丁敏君仍是被金花婆婆的內力逼住了，眼見蛛兒這一掌又要打到臉上，氣憤之下，幾欲暈去。突然間周芷若閃身而上，左手伸出，架開了蛛兒這一掌，說道：“姊姊且住！”轉頭向金花婆婆道：“婆婆，適才我靜玄師姊已說得明白，本派同門武學上雖不及婆婆精湛，卻也不容婆婆肆意欺凌。”金花婆婆笑道：“這姓丁的女子牙尖齒利，口口聲聲的不服你做掌門，你還來代她出頭麼？”周芷若道：“本派門戶之事，不與外人相干。小女子既受先師遺命，雖然本領低微，卻也不容外人辱及本派門人。”

　　金花婆婆笑道：“好，好，好！”只說得三個“好”字，便劇烈的咳嗽起來。蛛兒遞了一粒丸藥過去，金花婆婆接過服下，喘了一陣氣，突然間雙掌齊出，一掌按在周芷若前胸，一掌按在她後心，將她身子平平的挾在雙掌之間，雙掌著手之處，均是致命大穴。這一招更是怪异之極，周芷若雖然學武為時無多，究已得了滅絕師太的三分真傳，不料莫名其妙的便被對方制住了前胸後心要穴，只嚇得花容失色，話也說不出來。金花婆婆森然道：“周姑娘，你這掌門人委實稀松平常，難道尊師竟將峨嵋派掌門的重任，交了給你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麼？我瞧你呀，多半是胡吹大氣。”

　　周芷若一定心神，尋思：“她這時手上只須內勁吐出，我心脈立時便被震斷，死于當場。可是我如何能夠墮了師父的威風？”一想到師父，登時勇氣百倍，舉起右手，說道：“這是峨嵋派掌門的鐵指環，是先師親手套在我的手上，豈有虛假？”金花婆婆一笑，說道：“剛才你那師姊言道，峨嵋乃武林大派。此話倒也不錯。可是憑你這點兒本領，能做這武林大派的掌門人嗎？我瞧你還是乖乖聽我吩咐的好。”周芷若道：“金花婆婆，先師雖然圓寂，峨嵋派并非就此毀了。我落在你的手中，你要殺便殺，若想脅迫我做甚不應為之事，那叫休想。本派陷于朝廷奸計，被囚高塔，卻有哪一個肯降服了？周芷若雖是年輕弱女，既受重任，自知艱巨，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張無忌見她胸背要穴俱被金花婆婆按住，生死已在呼吸之間，兀自如此倔強，只怕金花婆婆一怒，立時便傷了她的性命，情急之下，便欲縱出相救。趙敏已猜到他心意，抓住他右臂輕輕一搖，意思說且不用忙。

　　只聽金花婆婆哈哈一笑，說道：“滅絕師太也不算怎麼走眼啊。你這小掌門武功雖弱，性格兒倒強。嗯，不錯，不錯，武功差的可以練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其實周芷若此刻早已害怕得六神無主，只是想著師父臨死時的重托，唯有硬著頭皮，挺立不屈。峨嵋眾同門本來都瞧不起周芷若，但此刻見她不計私嫌，挺身而出回護丁敏君，而在強敵挾持之下絲毫不墮本派威名，心中均起了對她敬佩之意。靜玄長劍一晃，幾聲忽哨，峨嵋群弟子倏地散開，各出兵刃，團團將涼亭圍住了。金花婆婆笑道：“怎麼樣？”靜玄道：“婆婆劫持峨嵋掌門，意欲何為？”金花婆婆咳了幾聲，道：“你們想倚多為胜？嘿嘿，在我金花婆婆眼下，再多十倍，又有甚麼分別？”突然間放開了周芷若，身形晃處，直欺到靜玄身前，食中兩指，挖向她雙眼。靜玄急忙回劍削她雙臂，只聽得“嘿”的一聲悶哼，身旁已倒了一位同門師妹。金花婆婆明攻靜玄，左足卻踢中了一名峨嵋女弟子腰間穴道。

　　但見她身形在涼亭周遭滴溜溜的轉動，大袖飛舞，偶爾傳出幾下咳嗽之聲，峨嵋門人長劍齊出，竟沒一劍能刺中她衣衫，但男女弟子卻已有七人被打中穴道倒地。她打穴手法極是怪异，被打中的都是大聲呼叫。一時廢園中凄厲的叫聲此起彼落，聞之心驚。金花婆婆雙手一拍，回入涼亭，說道：“周姑娘，你們峨嵋派的武功，比之金花婆婆怎麼樣？”周芷若道：“本派武功當然高于婆婆。當年婆婆敗在先師劍下，難道你忘了麼？”金花婆婆怒道：“滅絕老尼徒仗寶劍之利，又算得甚麼？”周芷若道：“婆婆憑良心說一句，倘若先師和婆婆空手過招，胜負如何？”金花婆婆沉吟半晌，道：“不知道。我原想知道尊師和我到底誰強誰弱，是以今日才到大都來。唉！滅絕師太這一圓寂，武林中少了一位高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峨嵋派從此衰了。”那七名峨嵋弟子呼號不絕，正似作為金花婆婆這話的注腳。靜玄等年長弟子用力給他們推宮過血，絲毫不見功效，看來須金花婆婆本人方始解得。

　　張無忌當年醫治過不少傷在金花婆婆手底的武林健者，知道這老婆婆下手之毒辣，江湖上實所罕有，有心出去相救，轉念又想：“這一來幫了周姑娘，卻得罪了蛛兒。我這個表妹不但對我甚好，且是骨肉至親，我如何可厚此薄彼？”只聽金花婆婆道：“周姑娘，你服了麼？”周芷若硬著頭皮道：“本派武功深如大海，不能速成。我們年歲尚輕，自是不及婆婆，日後進展，卻是不可限量。”

　　金花婆婆笑道：“妙極，妙極！金花婆婆就此告辭。待你日後武功不可限量之時，再來解他們的穴道罷。”說著攜了蛛兒之手，轉身便走。周芷若心想這些同門的苦楚，便一時三刻也是難熬，金花婆婆一走，只怕他們痛也痛死了，忙道：“婆婆慢走。我這幾位同門師姊師兄，還請解救。”金花婆婆道：“要我相救，那也不難。自今而後，金花婆婆和我這徒兒所到之處，峨嵋門人避道而行。”周芷若心想：“我甫任掌門，立時便遇此大敵。倘若答應了此事，峨嵋派怎麼還能在武林中立足？這峨嵋一派，豈非就此在我手中給毀了？”金花婆婆見她躇躊不答，笑道：“你不肯墮了峨嵋派的威名，那也罷了。你將倚天劍借我一用，我就解救你的同門。”周芷若道：“本派師徒陷于朝廷奸計，被囚高塔，這倚天劍怎麼還能在我們手中？”

　　金花婆婆原本已料到此事，借劍之言也不過是萬一的指望，但聽周芷若如此說，臉上還是掠過一絲失望的神色，突然間厲聲道：“你要保全峨嵋派聲名，便保不住自己性命……”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枚丸藥，說道：“這是斷腸裂心的毒藥，你吃了下去，我便救人。”

　　周芷若想起師父的囑咐，柔腸寸斷，尋思：“師父叫我欺騙張公子，此事我原本干不了，與其活著受那無窮折磨，還不如就此一死，一了百了，甚麼都不管的干淨。”當下顫抖著接過毒藥。靜玄喝道：“周師妹，不能吃！”

　　張無忌見情勢危急，又待躍出阻止，趙敏在他耳邊低聲道：“傻子！假的，不是毒藥。”張無忌一怔之間，周芷若已將丸藥送入了口中咽下。靜玄等人紛紛呼喝，又要搶上和金花婆婆動手。金花婆婆道：“很好，挺有骨氣。這毒藥麼，藥性一時三刻也不能發作。周姑娘，你跟著我，乖乖的聽話，老婆子一喜歡，說不定便給解藥于你。”說著走到那些被打中穴道的峨嵋門人身畔，在每人身上敲拍數下。那幾人疼痛登止，停了叫喊，只是四肢酸麻，一時仍不能動彈。這幾人眼見周芷若舍命服毒，相救自己，都是十分感激，有人便道：“多謝掌門人！”金花婆婆拉著周芷若的手，柔聲道：“乖孩子，你跟著我去，婆婆不會難為你。”周芷若尚未回答，只覺一股極大的力道拉著自己，身不由主的便騰躍而起。靜玄叫道：“周師妹……”搶上欲待攔阻，斜刺里一縷指風，勁射而至，卻是蛛兒從旁發指相襲。靜玄左掌揮起一擋，不料蛛兒這招乃是虛招，拍的一響，丁敏君臉上已吃了一掌，這“指東打西”，正是金花婆婆的武學。但聽得蛛兒格格嬌笑，已然掠牆而出。張無忌道：“快追！”一手拉著趙敏，一手攜著小昭，三人同時越牆。靜玄等突然見到長草中還躲著三人，無不驚愕。金花婆婆和張無忌的輕功何等高妙，待得峨嵋群弟子躍上牆頭，六人早已沒入黑暗之中，不知去向。

　　張無忌等追出十余丈，金花婆婆腳下絲毫不停，喝道：“峨嵋派弟子居然還有膽子追趕金花婆婆，嘿嘿，了不起！”趙敏道：“留下本派掌門！”身形一晃，搶上數丈，倚天劍劍尖已指到金花婆婆身後，這一招“金頂佛光”，正是峨嵋派劍法的嫡傳，她在萬安寺中從峨嵋派女弟子手中學得，只是并非學自滅絕師太，不免未臻精妙。

　　金花婆婆聽得背後金刃破風之勢，放開了周芷若，急轉身軀。趙敏手腕一抖，又是一招“千峰競秀”。金花婆婆識得她手中兵刃正是倚天寶劍，心下又驚又喜，伸手便來搶奪。數招一過，金花婆婆已欺近趙敏身前，手指正要搭上她執劍的手腕，不料趙敏長劍急轉，使出一招昆侖派的劍法“神駝駿足”。金花婆婆見她是個年輕女子，手持倚天劍，使的又是峨嵋嫡傳劍法，自當她是峨嵋派弟子。金花婆婆為了對付滅絕師太，于峨嵋派劍法已鑽研數年，見了趙敏出手幾招，料得她功力不過爾爾，此後數招，心中已先行預想明白，這一欺近身去，倚天劍定然手到拿來，豈知這年輕姑娘竟會突然之間使出昆侖派劍法來。金花婆婆若非心中先入為主，縱是昆侖劍法，也奈何她不得，只是這一招來得太過出于意外，她武功雖高，可也給打了個冷不防，急忙著地打滾，方始躲開，但左手衣袖已被劍鋒輕輕帶到，登時削下一大片來。金花婆婆驚怒之下，欺身再上。趙敏知道自己武功可跟她差著一大截，不敢和她拆招，只是揮動倚天劍，左刺右劈，東舞西擊，忽而崆峒派劍法，忽而華山派劍法，一招昆侖派的“大漠飛沙”之後，緊跟是一招少林派達摩劍法的“金針渡劫”。每一招均是各派劍法中的精華所在，每一招均具極大威力，再加上倚天劍的鋒銳，金花婆婆心中驚訝無比，一時竟無法逼近。蛛兒看得急了，解下腰間長劍，擲給金花婆婆。趙敏疾攻七八劍，到第九劍上，金花婆婆不得不以兵刃招架，擦的一聲，長劍斷為兩截。

　　金花婆婆臉色大變，倒縱而出，喝道：“小妮子到底是誰？”趙敏笑道：“你怎地不拔屠龍刀出來？”金花婆婆怒道：“我若有屠龍刀在手，你豈能擋得了我十招八招？你敢隨我去一試麼？”趙敏笑道：“你能拿到屠龍刀，倒也好了。我只在大都等你，容你去取了刀來再戰。”金花婆婆道：“你轉過頭來，讓我瞧個分明。”趙敏斜過身子，伸出舌頭，左眼閉，右眼開，臉上肌肉扭曲，向她扮個極怪的鬼臉。

　　金花婆婆大怒，在地下吐了一口唾液，拋下斷劍，攜了蛛兒和周芷若快步而去。張無忌道：“咱們再追。”趙敏道：“那也不用忙，你跟我來。我包管你的周姑娘安然無恙便是。”張無忌道：“你說甚麼屠龍刀？”趙敏道：“我聽這老婆子在廢園中說道，她走遍了天涯海角，終于向一位故人借得到了柄寶刀，要和滅絕師太的倚天劍一斗。‘倚天不出，誰與爭鋒？’要和倚天劍爭鋒，舍屠龍刀莫屬。難道她竟向你義父謝老前輩借到了屠龍刀？我適才仗劍和她相斗，便是要逼她出刀。可是她手邊又無寶刀，只叫我隨她去一試。似乎她已知屠龍刀的所在，卻是無法到手。”張無忌沉吟道：“這倒奇了。”趙敏道：“我料她必去海濱，揚帆出海，前去找刀。咱們須得趕在頭里，別讓雙眼已盲、心地仁厚的謝老前輩受這惡毒老婆子欺弄。”

　　張無忌聽了她最後這句話，胸口熱血上涌，忙道：“是，是！”他初時答應趙敏去借屠龍刀，只不過是為了大丈夫千金一諾，不能食言，此刻想到金花婆婆會去和義父為難，恨不得插翅趕去相救。當下趙敏帶著兩人，來到王府之前，向府門前的衛士囑咐了好一陣。那衛士連聲答應，回身入內，不久便牽了九匹駿馬、提了一大包金銀出來。趙敏和張無忌、小昭三人騎了三匹馬，讓另外六匹跟在後面輪流替換，疾馳向東。次日清晨，九匹馬都已疲累不堪。趙敏向地方官出示汝陽王調動天下兵馬的金牌，再換了九匹坐騎，當日深夜，已馳抵海邊。趙敏騎馬直入縣城，命縣官急速備好一艘最堅固的大海船，船上舵工、水手、糧食、清水、兵刃、寒衣，一應備齊，除此之外，所有海船立即驅逐向南，海邊五十里之內不許另有一艘海船停泊。汝陽王金牌到處，小小縣官如何敢不奉命唯謹？趙敏和張無忌、小昭三人自在縣衙門中飲酒等候。不到一日，縣官報稱一切均已辦妥。

　　三人到海邊看船時，趙敏不由得連連頓足，大叫：“糟了！”原來海邊所停泊的這艘海船船身甚大，船高二層，船頭甲板和左舷右舷均裝有鐵炮，卻是蒙古海軍的炮船。當年蒙古大軍遠征日本，大集舟師，不料一場颶風，將蒙古海軍打得七零八落，東征之舉歸于泡影，但舟艦的規模卻也從那時起遺了下來。趙敏百密一疏，沒想到那個縣官竟會加倍巴結，去向水師借了一艘炮船來。這時船中糧食清水俱已齊備，而海邊其餘船只均已遵奉汝陽王金牌傳令，早向南駛出數十里之外。趙敏苦笑之下，只得囑咐眾水手在炮口上多挂漁网，在船上裝上十幾擔鮮魚，裝作是炮船舊了無用，早改作了漁船。趙敏和張無忌、小昭三人換上水手裝束，用油彩抹得臉上黃黃的，再粘上兩撇鼠須，更無半點破綻。三人坐在船中，專等金花婆婆到來。這位紹敏郡主料事如神，果然等到傍晚，一輛大車來到海濱，金花婆婆攜著蛛兒和周芷若前來雇船。船上水手早受趙敏之囑，諸多推托，說道這是一艘舊炮船改裝的漁船，專門捕魚，決不載客，直到金花婆婆取出兩錠黃金作為船資，船老大方始勉強答應。金花婆婆帶同蛛兒、周芷若上船，便命揚帆向東。無邊無際的茫茫大海之中，一葉孤舟，向著東南行駛。舟行兩日，張無忌和趙敏在底艙的窗洞中向外瞧去，只見白天的日頭、晚上的月亮，總是在左舷上升，顯然座船是徑向南行。其時已是初冬天氣，北風大作，船帆吃飽了風，行駛甚速。張無忌和趙敏商量過幾次：“我義父是在極北的冰火島上，咱們去找他，須得北行才是，怎麼反向南去？”趙敏每次總是答道：“這金花婆婆必定另有古怪。何況這時節南風不起，便要北駛，也沒法子。”

　　到得第三日午後，舵工下艙來向趙敏稟報，說道金花婆婆對這一帶海程甚是熟悉，甚麼地方有大沙灘，甚麼地方有礁石，竟比這舵工還要清楚。

　　張無忌突然心一動，說道：“啊，是了！莫非她是回靈蛇島？”趙敏問道：“甚麼靈蛇島？”張無忌道：“金花婆婆的老家是在靈蛇島啊。她故世的丈夫叫銀葉先生，靈蛇島金花銀葉，難道你沒聽說過嗎？”

　　趙敏噗哧一笑，說道：“你就大得我幾歲，江湖上的事兒，倒挺內行似的。”張無忌笑道：“明教的邪魔外道，原比郡主娘娘多知道些江湖上的閒事。”他二人本是死敵，各統豪傑，狠狠的打過幾場硬仗，但在海船艙底同處數日之後，言笑不禁，又共與金花婆婆為敵，相互間的隔閡已一天少于一天。舵工稟報之後，只怕金花婆婆知覺，當即回到後梢掌舵之處。趙敏笑道：“大教主，那就煩你將靈蛇島金花銀葉威震江湖的事跡，說些給我這孤陋寡聞的小丫頭聽聽。”張無忌笑道：“說來慚愧，銀葉先生是何等樣人，我是一無所知，那位金花婆婆，我卻跟她作過一番對。”于是將自己如何在蝴蝶谷中跟“蝶谷醫仙”胡青牛學醫，如何各派人眾被金花婆婆整得生死不得、來到蝶谷求醫，如何自己受胡青牛指點而治愈眾人，如何金花婆婆和滅絕師太比武落敗，如何胡青牛、王難姑夫婦終于又死在金花婆婆手下種種情由，一一說了。他想胡青牛脾性雖然怪僻，但對自己實在不錯，想到他夫婦尸體高懸樹梢的情景，不由得眼眶紅了。他將蛛兒要擒自己到靈蛇島去作伴、自己在她手臂上咬了一口的事略去了不說。為何省略此節，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或許覺得頗為不雅罷。趙敏一聲不響的聽完，臉色鄭重，說道：“初時我只道這老婆婆不過是一位武功極強的高手，原來其中尚有這許多恩怨過節，聽你說來，這老婆婆委實極不好斗，咱們可千萬大意不得。”張無忌笑道：“郡主娘娘文武雙全，手下又統率著這許多奇材异能之士，對付區區一個金花婆婆，那也是游刃有余了。”趙敏笑道：“就可惜茫茫大海之中，沒法召喚我手下的眾武士、諸番僧去。”張無忌道：“這些煮飯的廚子，拉帆的水手，便算不得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也該算是第二流了罷？”趙敏一怔，格格笑了起來，說道：“佩服，佩服！大教主果然好眼力，須瞞你不過。”原來她回王府去取金銀馬匹之時，暗中囑咐衛士，調動一批下屬，趕到海邊聽由差遣。這些人也是快馬趕程，只比張無忌他們遲到了半天。她所調之人均未參與萬安寺之戰，從沒與張無忌朝過相，分別扮作廚工、水手之屬。但學武之人，神情舉止自然流露，縱然極力掩飾，張無忌瞧在眼中，心里早已有數。

　　趙敏聽他這麼一說，暗想他既然看了出來，金花婆婆見多識廣，老奸巨猾，更早已識破了機關。好在己方人多勢眾，張無忌武功高強，她識破也好，不識破也好，若是動手，她連蛛兒在內，終究不過兩人，那也不足為懼。她既不挑破，便不防繼續假裝下去。這幾日之中，張無忌最擔心的，是周芷若服了金花婆婆那顆丸藥後毒性是否發作。趙敏知他心意，見他眉頭一皺，便派人到上艙去假作送茶送水，察看動靜，每次回報，均說周姑娘言行如常，一無中毒症狀。這麼幾次之後，張無忌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他靜坐船艙一角，想到了當日西域雪地中的情境，蛛兒如何陪伴自己，如何為何太沖、武烈、丁敏君等圍逼之際尚來與自己見上一面，想到自己曾當著何太沖等眾人之面，大聲說道：“姑娘，我誠心愿意娶你為妻，盼你別說我不配。”又全心全意的對她說道：“從今而後，我會盡力愛護你，照顧你，不論有多少人來跟你為難，不論有多麼厲害的人來欺侮你，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護你周全。我要使你心中快樂，忘去了從前的苦處。”他想到這幾句話，不禁紅暈上臉。趙敏忽道：“呸！你又在想你的周姑娘了！”張無忌道：“沒有！”趙敏道：“哼，想就想，不想就不想，難道我管得著麼？男子漢大丈夫，撒甚麼謊？”張無忌道：“我干麼撒謊？我跟你說，我想的不是周姑娘。”趙敏道：“你若是想苦頭陀、韋一笑，臉上不會是這般神情。那幾個又丑又怪的家伙，你想到他們之時，會這樣又溫柔、又害臊麼？”

　　張無忌不好意思的一笑，道：“你這人也真厲害得過了分，別人心里想的人是俊是丑，你也知道。老實跟你說，我這時候想的人哪，偏偏一點也不好看。”

　　趙敏見他說得誠懇，微微一笑，就不再理會。她雖聰明，卻也萬萬料想不到他所思念之人，竟是船艙上層中那個丑女蛛兒。張無忌想到蛛兒為了練那“千蛛萬毒手”的陰毒功夫，以致面容浮腫，凹凸不平，那晚廢園重見，唯覺更甚于昔時，言念及此，情不自禁的歎了口氣，心想她這門邪毒功夫越練越深，只怕身子心靈，兩蒙其害。待得想到那日殷梨亭說起自己墮崖身亡、蛛兒伏地大哭的一番真情，心下更是感激。他自到光明頂上之後，日日夜夜，不是忙于練功，便是為明教奔波，幾時能得安靜下來想想自己的心事？偶爾雖也記挂著蛛兒，也曾向韋一笑查問，也曾請楊逍派人在光明頂四周尋覓，但一直不知下落，此刻心下深深自責：“蛛兒對我這麼好，可是我對她卻如此寡情薄義？何以這些時日之中，我竟全沒將她放在心上？”他自做了明教教主之後，自己的私事是一概都拋之腦後了。

　　趙敏忽道：“你又在懊悔甚麼了？”張無忌尚未回答，突聽得船而上傳來一陣吆喝之聲，接著便有水手下來稟報：“前面已見陸地，老婆子命我們駛近。”

　　趙敏與張無忌從窗孔中望出去，只見數里外是個樹木蔥翠的大島，島上奇峰挺拔，聳立著好幾座高山。座船吃飽了風，直駛而前。只一頓飯功夫，已到島前。那島東端山石直降入海，并無淺灘，戰船吃水雖深，卻可泊在岸邊。戰船停泊未定，猛聽得山岡上傳來一聲大叫，中氣充沛，極是威猛。這一來張無忌當真驚喜交集，這叫聲熟悉之極，正是義父金毛獅王謝遜所發。一別十余年，義父雄風如昔，怎不令他心花怒放？當下也不及細思謝遜如何會從極北的冰火島上來到此處，也顧不得被金花婆婆識破本來面目，急步從木梯走上後梢，向叫聲所發出的山岡上望去。只見四條漢子手執兵刃，正在圍攻一個身形高大之人。那人空手迎敵，正是金毛獅王謝遜。張無忌一瞥之下，便見義父雖然雙目盲了，雖然以一敵四，雖然赤手空拳抵擋四件兵刃，卻絲毫不落下風。他從未見過義父與人動手，此刻只瞧了幾招，心下甚喜：“昔年金毛獅王威震天下，果然名不虛傳。我義父武功在青翼蝠王之上，足可與我外公并駕齊驅。”那四人武功顯然也頗為了得，從船梢仰望山岡，瞧不清四人面目，但見衣衫襤褸，背負布袋，當是丐幫人物。旁邊另有三人站著掠陣。只聽一人說道：“交出屠龍刀……饒你不死……寶刀換命……”山間勁風將他言語斷斷續續的送將下來，隔得遠了，聽不明白，但已知這干人眾意在劫奪屠龍寶刀。只聽謝遜哈哈大笑，說道：“屠龍刀在我身邊，丐幫的臭賊，有本事便來取去。”他口中說話，手腳招數半點不緩。

　　金花婆婆身形一晃，已到了岸上，咳嗽數聲，說道：“丐幫群俠光臨靈蛇島，不來跟老婆子說話，卻去騷擾靈蛇島的貴賓，想干甚麼？”張無忌心道：“這島果然便是靈蛇島，聽金花婆婆言中之意，似乎我義父是她請來的客人，我義父當年無論如何不肯离冰火島回歸中原，怎地金花婆婆一請，他便肯來？金花婆婆又怎地知道我義父他老人家的所在？”一霎時心中疑竇叢生。山岡上那四人聽得本島主人到了，只盼及早拾奪下謝遜，攻得更加緊急。豈知這麼一來，登時犯了武學中的大忌。謝遜雙眼已盲，全憑從敵人兵刃的風聲中辨位應敵。這四人出手一快，風聲更響，謝遜長笑一聲，砰的一拳，擊中在一人前胸，那人長聲慘呼，從山岡上直墮下來，摔得頭蓋破裂，腦漿四濺。在旁掠陣的三人中有人喝道：“退開！”輕飄飄的一拳擊了出去，拳力若有若無，教謝遜無法辨明來路。果然拳頭直擊到謝遜身前數寸之處，他才知覺，急忙應招，已是手忙腳亂，大為狼狽。先前打斗的三人讓身閃開，在旁掠陣的一個老者又加入戰團。此人與先前那人一般打法，也是出掌輕柔。數招一過，謝遜左支右絀，迭遇險招。

　　金花婆婆喝道：“季長老，鄭長老，金毛獅王眼睛不便，你們使這等卑鄙手段，枉為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她一面說，一面撐著拐杖，走上岡去。別看她顫巍巍的龍鐘支离，似乎被山風一亂便要摔將下來，可是身形移動竟是極快。但見她拐杖在地下一撐，身子便乘風凌虛般的飄行而前，幾個起落，已到了山腰。蛛兒緊隨在後，卻落後了一大截路。張無忌挂念義父安危，也快步登山。趙敏跟著上來，低聲道：“有這老婆子在，獅王不會有何凶險，你不必出手，隱藏形跡要緊。”張無忌點了點頭，跟在蛛兒身後。這時只看到蛛兒婀娜苗條的背影，若不瞧她面目，何嘗不是個絕色美女，何嘗輸與趙敏、周芷若、小昭三人？他心念一動之下，隨即自責：“張無忌啊張無忌，你義父身處大險，這當口你卻去瞧人家姑娘，心中品評她相貌身材美是不美？”

　　四人片刻間到了山岡之巔。只見謝遜雙手出招極短，只守不攻，直至敵人拳腳攻近，才以小擒拿手拆解。這般打法一時可保無虞，但要擊敵取胜，卻也甚難。張無忌站在一棵大松樹下，眼見義父滿臉皺紋，頭發已然白多黑少，比之當日分手之時已蒼老了甚多，想是這十多年來獨處荒島，日子過得甚是艱辛，心下不由得甚是難過，胸口一陣激動，忍不住便要代他打發了敵人，上前相認。趙敏知他心意，捏一捏他手掌，搖了搖頭。只聽金花婆婆說道：“季長老，你的‘陰山掌大九式’馳譽江湖，何必鬼鬼祟祟的變作綿掌招式？鄭長老更加不成話了，你將‘回風拂柳拳’暗藏在八卦拳中，金毛獅王謝大俠便不知道了……咳咳……”

　　謝遜看不見敵人招式，對敵時十分吃虧，加之那季鄭二老十分狡獪，出招時故意變式，使他捉摸不定。金花婆婆這一點破，他已然胸有成竹，乘著鄭長老拳法欲變不變之際，呼的一拳擊出，正好和鄭長老擊來的一拳相抵。鄭長老退了兩步，方得拿定樁子。季長老從旁揮掌相護，使謝遜無暇追擊。

　　張無忌瞧這丐幫二長老時，只見那季長老矮矮胖胖，滿臉紅光，倒似個肉莊屠夫，那鄭長老卻憔悴枯瘦，面有菜色，才不折不扣似個丐幫人物。兩人背上都負著八只布袋。遠處站著個三十歲上下的青年，也是穿著丐幫服色，但衣衫漿洗得干干淨淨，背上竟也負著八只布袋，以他這等年紀，居然已做到丐幫的八袋長老，那是極為罕有之事。忽聽那人說道：“金花婆婆，你明著不助謝遜，這口頭相助，難道不算麼？”金花婆婆冷冷的道：“閣下也是丐幫中的長老麼？恕老婆子眼拙，倒沒會過。”那人道：“在下新入丐幫不久，婆婆自是不識。在下姓陳，草字友諒。”金花婆婆自言自語：“陳友諒？陳友諒？沒聽說過。”

　　驀聽得吆喝之聲大作，鄭長老左臂上又中了謝遜一拳，在旁觀斗的三名丐幫弟子又挺兵刃上前圍攻。這三人武功不及季鄭二長老，本來反而礙手礙腳，但謝遜目盲之後從未和人動手過招，絕無臨敵經驗，今日初逢強敵，敵人在拳腳之中再加上兵刃，聲音混雜，方位難辨，頃刻之間，肩頭中了一拳。張無忌見情勢危急，正要出手。趙敏低聲道：“金花婆婆豈能不救？”張無忌略一遲疑，只見金花婆婆仍是拄著拐杖，微微冷笑，并不上前相援。便在此時，謝遜左腿又被鄭長老重重踢中了一腳。謝遜一個踉蹌，險些兒摔倒。張無忌手中早已扣好了七粒小石子，這時再也不能忍受，右手一振，七粒小石子分擊五人，石子未到，猛見黑光一閃，嗤的一聲響，三件兵刃登時削斷，五個人中有四人被齊胸斬斷，分為八截，四面八方的摔下山麓，只鄭長老斷了一條右臂，跌倒在地，背心上還嵌了張無忌所發的兩粒石子。那四個被斬之人背心也均嵌了石子，只是刀斬在先，中石在後，張無忌這一下出手，倒是多余的了。

　　這一下變故來的快極，眾人無不心驚，但見謝遜手中提著一柄黑沉沉的大刀，正是號稱“武林至尊”的屠龍寶刀。他橫刀站在山巔，威風凜凜，宛如天神一般。

　　張無忌自幼便見到這柄寶刀，卻沒想到其鋒銳威猛，竟至如斯。金花婆婆喃喃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武林至尊，寶刀屠龍！”鄭長老一臂被斬，痛得殺豬似的大叫。陳友諒臉色慘白，朗聲道：“謝大俠武功蓋世，佩服佩服。這位鄭長老請你放下山去，在下抵他一命便是，便請謝大俠動手！”此言一出，眾人皆動容，沒料到此人倒是義氣深重。張無忌心中不由得好生敬重。謝遜道：“陳友諒，嗯，你倒是條好漢，將這姓鄭的抱了去罷，我也不來難為于你！”陳友諒道：“在下先行謝過謝大俠不殺之恩。只是丐幫已有五人命喪謝大俠之手，在下十年之內若是習武有成，當再來了斷今日的恩仇。”謝遜心想，自己只須踏上一步，寶刀一揮，此人萬難逃命，在這凶險之極的境地下，居然還敢說出日後尋仇的話來，實是極有膽色，當下說道：“老夫若再活得十年，自當領教。”陳友諒抱拳向金花婆婆行了一禮，說道：“丐幫擅闖貴島，這里謝罪了！”抱起鄭長老，大踏步走下山去。

　　金花婆婆向張無忌瞪了一眼，冷冷的道：“你這小老兒好准的打穴手法啊。你為何一共發了七粒石子？本想一粒打陳友諒，一粒便來打我是不是？”張無忌見他識破了自己扣著七石的原意，卻沒識破自己本來面目，當下便不回答，只微微一笑。金花婆婆厲聲道：“小老兒，你尊姓大名啊？假扮水手，一路跟著我老婆婆，卻是為何？在金花婆婆面前弄鬼，你還要性命不要？”張無忌不擅撒謊，一怔之下，答不上來。趙敏放粗了嗓子說道：“咱們巨鯨幫向在海上找飯吃，做的是沒本錢買賣。老婆婆出的金子多，便送你一趟又待如何？這位兄弟瞧著丐幫恃多欺人，出手相援，原是好意，沒料到謝大俠武功如此了得，倒顯得我們多事了。”她學的雖是男子聲調，但仍不免尖聲尖氣，聽來十分刺耳。只是她化裝精妙，活脫是個黃皮精瘦的老兒，金花婆婆倒也沒瞧出破綻。謝遜左手一揮，說道：“多謝了！唉，金毛獅王虎落平陽，今日反要巨鯨幫相助。一別江湖二十載，武林中能人輩出，我何必還要回來？”說到最後這幾句話時，語調中充滿了意氣消沉、感慨傷懷之情。適才張無忌手發七石，勁力之強，世所罕有，謝遜聽得清清楚楚，既震驚武林中有這等高手，又自傷今日全仗屠龍刀之助，方得脫困于宵小的圍攻，回思二十余年前王盤山氣懾群豪的雄風，當真是如同隔世。金花婆婆道：“謝三哥，我知你不喜旁人相助，是以沒有出手，你沒見怪罷？”張無忌聽她竟然稱他義父為“三哥”，心中微覺詫异，他不知義父排行第三，而瞧金花婆婆的年紀，顯然又較他義父為老。只聽謝遜道：“有甚麼見怪不怪的？你這次回去中原，可探聽到了我那無忌孩兒甚麼訊息？”張無忌心頭一震，只覺一只柔軟的手掌伸了過來緊緊的握住他手，知道趙敏不欲自己于此刻上前相認，適才沒聽她話，貿然發石相援，已然冒昧，只是關切太過，不能讓謝遜受人欺凌，此刻忍得一時，卻無關礙。

　　金花婆婆道：“沒有！”謝遜長歎一聲，隔了半晌，才道：“韓夫人，咱們兄妹一場，你可不能騙我瞎子。我那無忌孩兒，當真還活在世上麼？”金花婆婆遲疑未答。蛛兒突然說道：“謝大俠……”金花婆婆左手伸出，緊緊扣住她手腕，瞪眼相視，蛛兒便不敢再說下去了。謝遜道：“殷姑娘，你說，你說！你婆婆在騙我，是不是？”蛛兒兩行眼淚從臉頰上流了下來。金花婆婆右掌舉起，放在她頭頂，只須蛛兒一言說得不合她心意，內力一吐，立時便取了她性命。蛛兒道：“謝大伙，我婆婆沒騙你。這一次我們去中原，沒打聽到張無忌的訊息。”金花婆婆聽她這麼說，右掌便即提起，离開了她腦門，但左手仍是扣著她手腕。謝遜道：“那麼你們打聽到了甚麼消息？明教怎樣了？咱們那些故人怎麼樣？”金花婆婆道：“不知道。江湖上的事，我沒去打聽。我只是要去找害死我丈夫的頭陀算帳，還要找峨嵋派的滅絕老尼，報那一劍之仇，其餘的事，老婆子也沒放在心上。”謝遜怒道：“好啊，韓夫人，那日你在冰火島上，對我怎樣說來？你說我張五弟夫婦為了不肯吐露我藏身的所在，在武當山上被人逼得雙雙自刎；我那無忌孩兒成為沒人照料的孤兒，流落江湖，到處被人欺凌，慘不堪言，是也不是？”金花婆婆道：“不錯！”謝遜道：“你說他被人打了一掌玄冥神掌，日夜苦受煎熬。你在蝴蝶谷中曾親眼見他，要他到靈蛇島來，他卻執意不肯，是也不是？”金花婆婆道：“不錯！我若騙了你，天誅地滅，金花婆婆比江湖上的下三濫還要不如，我死了的丈夫在地下也不得安穩。”

　　謝遜點點頭，道：“殷姑娘，你又怎麼說來？”蛛兒道：“我說，當時我苦勸他來靈蛇島，他非但不聽，反而咬了我一口。我手背上齒痕猶在，決非假話。我……我好生記挂他。”趙敏抓著張無忌的手掌忽地一緊，雙目凝視著他，眼光中露出又是取笑、又是怨懟的神色，意思似是說：“你騙得我好！原來這姑娘識得你在先，你們中間還有過這許多糾葛過節。”張無忌臉上一紅，想起蛛兒對自己的一番古怪情意，心中又是甜蜜，又是酸苦。突然之間，趙敏抓起張無忌的手來，提到口邊，在他手背上狠狠的咬了一口。張無忌手背登時鮮血迸流，體內九陽神功自然而然生出抵御之力，一彈之下，將趙敏的嘴角都震破了，也流出血來。但兩人都忍住了不叫出聲。張無忌眼望趙敏，不知她為何突然咬自己一口，卻見她眼中滿是笑意，臉上暈紅流霞，麗色生春，雖然口唇上粘著兩撇假須，仍是不掩嬌美，不禁疑團滿腹。謝遜道：“好啊！韓夫人，我只因挂念我無忌孩兒孤苦，這才萬里迢迢的离了冰火島重回中原。你答應我去探訪無忌，卻何以不守諾言？”張無忌眼中的淚水滾來滾去，此時才知義父明知遍地仇家、仍是不避凶險的回到中原，全是為了自己。金花婆婆道：“當日咱們說好了，我為你尋訪張無忌，你便借屠龍刀給我。謝三哥，你借刀于我，老婆子言出如山，自當為你探訪這少年的确實音訊。”謝遜搖頭道：“你先將無忌領來，我自然借刀與你。”金花婆婆冷冷的道：“你信不過我麼？”謝遜道：“世上之事，難說得很。親如父子兄弟，也有信不過的時候。”張無忌知他想起了成昆的往事，心中又是一陣難過。金花婆婆道：“那麼你定是不肯先行借刀的了？”謝遜道：“我放了丐幫的陳友諒下山，從此靈蛇島上再無宁日，不知武林中將有多少仇家前來跟我為難。金毛獅王早已非復當年，除了這柄屠龍刀外，再也無可倚杖，嘿嘿……”他突然冷笑數聲，說道：“韓夫人，適才那五人向我圍攻，連那位巨鯨幫的好漢，也知手中扣上七枚石子，難道你心中不是存著害我之意麼？你是盼望我命喪丐幫手底，然後你再來撿這現成便宜。謝遜眼睛雖瞎，心可沒瞎。韓夫人，我再問你一句，謝遜到你靈蛇島來，此事十分隱秘，何以丐幫卻知道了？”金花婆婆道：“我正要好好的查個明白。”謝遜伸手在屠龍刀上一彈，放入長袍之內，說道：“你不肯為我探訪無忌，那也由你。謝遜唯有重入江湖，再鬧個天翻地覆。”說罷仰天一聲清嘯，縱身而起，從西邊山坡上走了下去。但見他腳步迅捷，直向島北一座山峰走去。那山頂上孤零零的蓋著一所茅屋，想是他便住在那里。金花婆婆等謝遜走遠，回頭向張無忌和趙敏瞪了一眼，喝道：“滾下去！”趙敏拉著張無忌的手，當即下山，回到船中。張無忌道：“我要瞧義父去。”趙敏道：“當你義父离去之時，金花婆婆目露凶光，你沒瞧見麼？”張無忌道：“我也不怕她。”趙敏道：“我瞧這島中藏著許多詭秘之事。丐幫人眾何以會到靈蛇島來？金花婆婆如何得知你義父的所在？如何能找到冰火島去？這中間實有許多不解之處。你去將金花婆婆一掌打死，原也不難，可是那就甚麼也不明白了。”張無忌道：“我也不想將金花婆婆打死，只是義父想得我苦，我立刻要去見他。”趙敏搖頭道：“別了十多年啦，也不爭再等一兩天。張公子，我跟你說，咱們固然要防金花婆婆，可是也得防那陳友諒。”張無忌道：“那陳友諒麼？此人很重義氣，倒是條漢子。”趙敏道：“你心中真是這麼想？沒騙我麼？”張無忌奇道：“騙你甚麼？這陳友諒甘心代鄭長老一死，十分難得。”趙敏一雙妙目凝視著他，歎了口氣，道：“張公子啊張公子，你是明教教主，要統率多少桀驁不馴的英雄豪傑，謀干多少大事，如此容易受人之欺，那如何得了？”張無忌奇道：“受人之欺？”趙敏道：“這陳友諒明明欺騙了謝大俠，你雙眼瞧得清清楚楚，怎會看不出來？”張無忌跳了起來，奇道：“他騙我義父？”趙敏道：“當時謝大俠屠龍刀一揮之下，丐幫高手四死一傷，那陳友諒武功再高，也未必能逃得過屠龍刀的一割。當處此境，不是上前拚命送死，便是跪地求饒。可是你想，謝大俠不愿自己行蹤被人知曉，陳友諒再磕三百個響頭，未必能哀求得謝大俠心軟，除了假裝仁俠重義，難道還有更好的法子？”她一面說，一面在張無忌手背傷口上敷了一層藥膏，用自己的手帕替他包扎。張無忌聽她解釋陳友諒的處境，果是一點不錯，可是回想當時陳友諒慷慨陳辭，語氣中實無半點虛假，仍是將信將疑。趙敏又道：“好，我再問你：那陳友諒對謝大俠說這幾句話之時，他兩只手怎樣，兩只腳怎樣？”

　　張無忌那時聽著陳友諒說話，時而瞧瞧他臉，時而瞧瞧義父的臉色，沒留神陳友諒手腳如何，但他全身姿勢其實均已瞧在眼中，旁人不提，他也不會念及，此刻聽趙敏一問，當時的情景便重新映入腦海之中，說道：“嗯，那陳友諒右手略舉，左手橫擺，那是一招‘獅子搏兔’，他兩只腳麼？嗯，是了，這是‘降魔踢斗式’，那都是少林派的拳法，但也算不得是甚麼了不起的招數。難道他假裝向我義父求情，其實是意欲偷襲麼？那可不對啊，這兩下招式不管用。”趙敏冷笑道：“張公子，你于世上的人心險惡，可真明白得太少。諒那陳友諒有多大武功，他向謝大俠偷襲，焉能得手？此人聰明機警，乃是第一等的人才，定當有自知之明。倘若他假裝義氣深重的鬼蜮伎倆給謝大俠識破了，不肯饒他性命，依他當時所站的位置，這一招‘降魔踢斗式’踢的是誰？一招‘獅子捕兔’搏的是哪一個？”

　　張無忌只因對人處處往好的一端去想，以致沒去深思陳友諒的詭計，經趙敏這麼一提，腦海中一閃，背脊上竟微微出了一陣冷汗，顫聲道：“他……他這一腳踢的是躺在地下的鄭長老，出手去抓的是殷姑娘。”

　　趙敏嫣然一笑，說道：“對啦！他一腳踢起鄭長老往謝大俠身前飛去，再抓著那位跟你青梅竹馬、結下嚙手之盟的殷姑娘，往謝大俠身前推去，這麼緩得一緩，他便有機可乘，或能逃得性命。雖然謝大俠神功蓋世，手有寶刀，此計未必能售，但除此之外，更無別法。倘若是我，所作所為自當跟他一模一樣。我直到現下，仍然想不出旁的更好法子。此人在頃刻之間機變如此，當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說著不禁連連贊歎。張無忌越想越是心寒，世上人心險詐，他自小便經歷得多了，但像陳友諒那樣厲害，倒也少見，過了半晌，說道：“趙姑娘，你一眼便識破他的機關，只怕比他更是了得。”趙敏臉一沉，道：“你是譏刺我麼？我跟你說，你如怕我用心險惡，不如遠遠的避開我為妙。”張無忌笑道：“那也不必。你對我所使詭計已多，我事事會防著些兒。”趙敏微微一笑，說道：“你防得了麼？怎麼你手背上給我下了毒藥，也不知道呢？”張無忌一驚，果覺傷口中微感麻痒，頗有异狀，急忙撕下手帕，伸手背到鼻端一嗅，不禁叫道：“啊喲！”知道是給搽上了“去腐消肌膏”，那是外科中用以爛去腐肉的消蝕藥膏，雖非毒藥，但涂在手上，給她咬出的齒痕不免要爛得更加深了。這藥膏本有些微的辛辣之氣，趙敏在其中調了些胭脂，再用自己的手帕給他包扎，香氣將藥氣掩過了，教他不致發覺。張無忌忙奔到船尾，倒些清水來擦洗干淨。趙敏跟在身後，笑吟吟的助他擦洗。張無忌在她肩頭上一推，惱道：“別走近我，這般惡作劇干麼？難道人家不痛麼？”

　　趙敏格格笑了起來，說道：“當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是怕你痛得厲害，才用這個法子。”張無忌不去理她，氣憤憤的自行回到船艙，閉上了眼睛。趙敏跟了進來，叫道：“張公子！”張無忌假裝睡著，趙敏又叫了兩聲，他索性打起呼來。趙敏歎道：“早知如此，我索性涂上毒藥，取了你的狗命，胜于給你不理不睬。”

　　張無忌睜開眼來，道：“我怎地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你且說說。”趙敏笑道：“我若是說得你服，你便如何？”張無忌道：“你慣會強辭奪理，我自然辯你不過。”趙敏笑道：“你還沒聽我說，心下早已虛了，早知道我是對你一番好意。”張無忌“呸”了一聲道：“天下有這等好意！咬傷了我手背，不來陪個不是，那也罷了，再跟我涂上些毒藥，我宁可少受你些這等好意。”趙敏道：“嗯，我問你：是我咬你這口深呢，還是你咬殷姑娘那口深？”張無忌臉上一紅，道：“那……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提它干麼？”趙敏道：“我偏要提。我在問你，你別顧左右而言他。”張無忌道：“就算是我咬殷姑娘那口深。可是那時候她抓住了我，我當對武功不及她，怎麼也擺脫不了，小孩子心中急起來，只好咬人。你又不是小孩子，我也沒抓住你，要你到靈蛇島來？”

　　趙敏笑道：“這就奇了。當時她抓住了你，要你到靈蛇島來，你死也不肯來。怎地現下人家沒請你，你卻又巴巴的跟了來？畢竟是人大心大，甚麼也變了。”張無忌臉上又是一紅，笑道：“這是你叫我來的！”趙敏聽了這話，臉上也紅了，心中感到一陣甜意。張無忌那句話似乎是說：“她叫我來，我死也不肯來。你叫我來，我便來了。”

　　兩人半晌不語，眼光一相對，急忙都避了開去。趙敏低下了頭，輕聲道：“好罷！我跟你說，當時你咬了殷姑娘一口，她隔了這麼久，還是念念不忘于你，我聽她說話的口氣啊，只怕一輩子也忘不了。我也咬你一口，也要叫你一輩子也忘不了我。”張無忌聽到這里，才明白她的深意，心中感動，卻說不出話來。

　　趙敏又道：“我瞧她手背上的傷痕，你這一口咬得很深，我想你咬得深，她也記得深。要是我也重重的咬你一口，卻狠不了這個心；咬得輕了，只怕你將來忘了我。左思右想，只好先咬你一下，再涂‘去腐消肌散’，把那些牙齒印兒爛得深些。”張無忌先覺好笑，隨即想到她此舉雖然异想天開，終究是對自己一番深情，歎了口氣，輕聲道：“我不怪你。算是我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待我如此，用不著這麼，我也決不會忘。”趙敏本來柔情脈脈，一聽此言，眼光中又露出狡獪頑皮之意，笑道：“你說：‘你待我如此’，是說我待你如此不好呢，還是如此好？張公子，我待你不好的事情很多，待你好的，卻沒一件。”張無忌道：“以後你多待我好一些，那就成了。”握住她左手放在口邊，笑道：“我也來狠狠的咬上一口，教你一輩子也忘不了我。”趙敏突然一陣嬌羞，甩脫了他手，奔出艙去，一開艙門，險些與小昭撞了個滿懷。趙敏吃了一驚，暗想：“糟糕！我跟他這些言語，莫要都被這小丫頭聽去啦，那可羞死人了！”不由得滿臉通紅，奔到了甲板之上。

　　小昭走到張無忌身前，說道：“公子，我見金花婆婆和那丑姑娘從那邊走過，兩人都負著一只大袋子，不知要搗甚麼鬼。”

　　張無忌嗯了一聲，他適才和趙敏說笑，漸涉于私，突然見到小昭，不免有些羞慚，愣了一愣，才道：“是不是走向島北那山上的小屋？”小昭道：“不是，她二人一路向北，但沒上山，似乎在爭辯甚麼。那金花婆婆好似很生氣的樣子。”張無忌走到船尾，遙遙瞧見趙敏俏立船頭，眼望大海，只是不轉過身來，但聽得海中波濤忽喇忽喇的打在船邊，他心中也是如波浪起伏，難以平靜。良久良久，眼見太陽從西邊海波中沒了下去，島上樹木山峰漸漸的陰暗朦朧，這才回進船艙。張無忌用過晚飯，向趙敏和小昭道：“我去探探義父，你們守在船里罷，免得人多了給金花婆婆驚覺。”趙敏道：“那你索性再等一個更次，待天色全黑再去。”

　　張無忌道：“是。”他惦記義父，心熱如沸，這一個更次可著實難熬。好容易等得四下里一片漆黑，他站起身來，向趙敏和小昭微微一笑，走向艙門。

　　趙敏解下腰間倚天劍，道：“張公子，你帶了此劍防身。”張無忌一怔，道：“你帶著的好。”趙敏道：“不！你此去我有點兒擔心。”張無忌笑道：“擔心甚麼？”趙敏道：“我也說不上來。金花婆婆詭秘難測，陳友諒鬼計多端，又不知你義父是否相信你就是他那‘無忌孩兒’……唉，此島號稱‘靈蛇’，說不定島上有甚麼厲害的毒物，更何況……”她說到這里，住口不說了。張無忌道：“更何況甚麼？”趙敏舉起自己手來，在口唇邊作個一咬的姿勢，嘻嘻一笑，臉蛋兒紅了。張無忌知她說的是他表妹殷离，擺了擺手，走出艙門。趙敏叫道：“接著！”將倚天劍擲了過去。張無忌接住劍身，心頭又是一熱：“她對我這等放心，竟連倚天劍也借了給我。”他將劍插在背後，提氣便往島北那山峰奔去。他記著趙敏的言語，生怕草中藏有蛇虫毒物，只往光禿禿的山石上落腳。只一盞茶功夫，已奔到山峰腳下，抬頭望去，見峰頂那茅屋黑沉沉的并無燈火，心想：“義父已安睡了麼？”但隨即想起：“他老人家雙目已盲，要燈火何用？”便在此時，隱隱聽得左首山腰傳出來說話的聲音。他伏低身子，尋聲而往，聲音卻又聽不見了。這時一陣朔風自北吹來，刮得草木獵獵作響，他乘著風聲，快步疾進，只聽得前面四五丈外，金花婆婆壓低著嗓子道：“還不動手？延延挨挨的干甚麼？”殷离道：“婆婆，你這麼干，似乎……似乎對不起老朋友。謝大俠跟你數十年的交情，他信得過你，才從冰火島回歸中原。”金花婆婆冷笑道：“他信得過我？真是笑話奇談了。他信得過我，干麼不肯借刀于我？他回歸中原，只是要找尋義子，跟我有甚麼相干？”黑暗之中，依稀見到金花婆婆佝僂著身子，忽然叮的一聲輕響，她身前發出一下金鐵和山石撞擊之聲，過了一會，又是這麼一響。張無忌大奇，但生怕被二人發覺，不敢再行上前瞧個明白。只聽殷离道：“婆婆，你要奪他寶刀，明刀明槍的交戰，還不失為英雄行徑。眼下之事若是傳揚出去，豈不為天下好漢恥笑？那滅絕師太已經死了，你又要屠龍刀何用？”金花婆婆大怒，伸直了身子，厲聲道：“小丫頭，當年是誰在你父親掌底救了你的小命？現下人大了，就不聽婆婆的吩咐！這謝遜跟你非親非故，何以要你一鼓勁兒的護著他？你倒說個道理給婆婆聽聽。”她語聲雖然嚴峻，嗓音卻低，似乎生怕被峰頂的謝遜聽到了，其實峰頂和此處相距極遠，只要不是以內力傳送，便是高聲呼喊，也未必能夠聽到。殷离將手中拿著的一袋物事往地下一摔，嗆啷啷一陣響亮，跟著退開了三步。金花婆婆厲聲道：“怎樣？你羽毛丰了，便想飛了，是不是？”張無忌雖在黑暗之中，仍可見到她晶亮的目光如冷電般威勢迫人。殷离道：“婆婆，我決不敢忘你救我性命、教我武藝的大恩。可是謝大俠是他……是他的義父啊。”金花婆婆哈哈一聲干笑，說道：“天下竟有你這等痴丫頭！那姓張的小子摔在西域萬丈深谷之中，那是你親耳聽到武烈、武青嬰他們說的。你還不死心，硬將他們擄了來，詳加拷問，他們一切說得明明白白了，難道這中間還有假？這會兒那姓張的小子尸骨都化了灰啦，你還念念不忘于他。”殷离道：“婆婆，我心中可就撇不下他。也許，這就是你說的甚麼……甚麼前世的冤孽。”金花婆婆歎了口氣，說道：“別說當年這孩子不肯跟咱到靈蛇島來，就算跟你成了夫妻，他死也死了，又待怎地？幸虧他死得早，要是這當口還不死啊，見到你這生模樣，怎能愛你？你眼睜睜的瞧著他愛上別個女子，心中怎樣？”這幾句話語氣已大轉溫和。殷离默默不語，顯是無言可答。金花婆婆又道：“別說旁人，單是咱們擒來的那個峨嵋派周姑娘，這般美貌，那姓張的小子見了非動心不可。那你是殺了周姑娘呢，還是殺了那小子？哼哼，你倘若不練這千蛛萬毒手，原是個絕色佳人，現在啊，可甚麼都完啦。”殷离道：“他人已死了，我相貌也毀了，還有甚麼可說的？可是謝大俠既是他義父，婆婆，咱們便不能動他一根毫毛。婆婆，我只求你這件事，另外我甚麼也聽你的話。”說著當即跪倒。

　　張無忌暗自詫异：“我新任明教教主，早已轟動武林，怎地她二人卻一無所知？嗯，是了，想是她二人遠赴冰火島接回我義父，來回耽擱甚久，這次前往大都，一到即回，又是跟誰也沒來往，因之對我的名字全無所聞。”

　　金花婆婆沉吟片刻，道：“好，你起來！”殷离喜道：“多謝婆婆！”金花婆婆道：“我答應你不傷他性命，但那柄屠龍刀我卻非取不可……”殷离道：“可是……”金花婆婆截斷她話頭，喝道：“別再羅里羅唆，惹得婆婆生氣。”手一揚，叮的又是一響。但見她雙手連揚，漸漸走遠，叮叮之聲不絕于耳。殷离抱頭坐在一塊石上，輕輕啜泣。

　　張無忌見她竟對自己一往情深如此，心下大是感激。過了一會，金花婆婆在十余丈外喝道：“拿來！”殷离無可奈何，只得提了兩只布袋，走向金花婆婆之處。張無忌走上幾步，低頭一看，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只見地下每隔兩三尺，便是一根七八寸長的鋼針插在山石之中，向上的一端尖利异常，閃閃生光。他越想越是心驚，金花婆婆顯然便要去邀斗金毛獅王，卻生怕不敵，若是發射暗器，謝遜聽風辨器，自可躲得了，但在地下預布鋼針，無聲無息，只須引得他進入針地，雙目失明之人如何能夠抵擋？他忍不住怒氣勃發，伸手便想拔出鋼針，挑破她的陰謀，轉念一想：“這惡婆叫我義父為謝三哥，昔日兩人的交情必是非同尋常。且待她先和我義父破臉，我再來揭破她的鬼計。今日老天既教我張無忌在此，決不致讓義父受到損傷。”

　　當下抱膝坐在石後，靜觀其變。忽聽得山風聲中，有如落葉掠地，有個輕功高強之人在悄悄欺近，轉頭瞧去，只見一人躲躲閃閃的走來，正是那丐幫長老陳友諒，手執彎刀，卻用布套遮住了刀光。他暗想趙敏所料不錯，此人果非善類。只聽得金花婆婆長聲叫道：“謝三哥，有不怕死的狗賊找你來啦！”張無忌吃了一驚，心想金花婆婆好生厲害，難道我的蹤跡讓她發見了？按理說決不至于。只見陳友諒伏身在長草之中，更是一動也不敢動。張無忌幾個起落，又向前搶數丈，他要离義父越近越好，以防金花婆婆突施詭計，救援不及。過不多時，一個高大的人影從山頂小屋中走了出來，正是謝遜，緩步下山，走到离金花婆婆數丈處站定，一言不發。金花婆婆道：“嘿嘿，謝三哥，你對故人步步提防，對外人卻十分輕信。你白天放了的陳友諒，這會兒又來找你啦。”謝遜冷冷的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謝遜一生只是吃自己人的虧。那陳友諒又來找我，干甚麼來啦？”

　　金花婆婆道：“這等奸猾小人，理他作甚？白天你饒他性命之時，你可知他手上腳下擺的是甚麼招式？他雙手擺的是‘獅子搏兔’，腳下蓄勢蘊力，乃是一招‘降魔踢斗式’，哈哈，哈哈！”她說話清脆動聽，但笑聲卻似梟啼，深宵之中，更顯凄厲。謝遜一怔，已知金花婆婆所言不虛，只因自己眼盲，竟上了陳友諒的當。他淡淡的道：“謝謝受人之欺，已非首次。此輩宵小，江湖上要多少有多少，多殺一個，少殺一個，有何分別？韓夫人，你也算是我的好朋友，當時見到了不理，這時候再來說給我聽，是存心氣我來著？’說到這里，突然間縱身而起，迅捷無倫的扑到陳友諒身前。

　　陳友諒大駭，揮刀劈去。謝遜左手一拗，將他手中彎刀奪過，拍拍拍，連打他三個耳光，右手抓住他後頸提起，說道：“我此刻殺你，如同殺雞，只是謝遜有言在先，許你十年之後再來找我。你再教我在此島上撞見，當場便取你狗命。”一揮手，將他擲了出去。眼見那陳友諒落身之處，正是插滿了尖針的所在，他這一落下，身受針刺，金花婆婆布置了一夜的奸計立時破敗。她飛身而前，伸拐杖在他腰間一挑，將他又送出數丈，喝道：“你再敢踏上我靈蛇島一步，我殺你丐幫一百名化子。金花婆婆說過的話向來作數，今日先賞你一朵金花。”左手一揚，黃光微閃，噗的一聲，一朵金花已打在陳友諒左頰的“頰車穴”上，令他一時說不出話來，以免泄漏機密。陳友諒按住左頰，急奔下山而去。此時謝遜相距尖針陣已不過數丈，張無忌反而在他身後。張無忌內功高出陳友諒遠甚，屏住呼吸，謝遜和金花婆婆均不知他伏身在旁。金花婆婆回身贊道：“謝三哥，你以耳代目，不減其明，此後重振雄風，再可在江湖上縱橫二十年。”謝遜道：“我可聽不出‘獅子搏兔’和‘降魔踢斗式’。只要得知無忌孩兒的确訊，我已死也瞑目。謝遜身上血債如山，死得再慘也是應該，還說甚麼縱橫江湖？”

　　金花婆婆笑道：“明教護教法王，殺幾個人又算甚麼？謝三哥，你的屠龍刀借我一用罷。”謝遜搖頭不答。金花婆婆又道：“此處形跡已露，你也不能再住。我另行覓個隱僻所在，送你去小住數月。待我持屠龍刀去胜了峨嵋派的大敵，決盡全力為你探訪張公子的下落。憑我的本事，要將張公子帶到你面前，該不是甚麼難事。”謝遜又搖了搖頭。金花婆婆道：“謝三哥，你還記得‘四大法王，紫白金青’這八個字麼？想當年咱們在陽教主手下，鷹王殷二哥，蝠王韋四哥，再加你我二人，橫行天下，有誰能擋？今日虎老雄心在，你能讓紫衫老妹子任由人欺，不加援手麼？”張無忌大吃一驚：“聽她這話，莫非她竟是本教四大法王之首的紫衫龍王？天下焉有這等奇事？她怎麼連韋蝠王也叫‘四哥’？”只聽謝遜喟然道：“這些舊事，還提他作甚？老了，大家都老了！”金花婆婆道：“謝三哥，我老眼未花，難道看不出二十年來你武功大進？你何必謙虛？咱們在這世上也沒多少時候好活了，依我說啊，明教四大法王乘著沒死，該當聯手江湖，再轟轟烈烈的干一番事業。”謝遜歎道：“殷二哥和韋四弟，這時候未必還活著。尤其是韋四弟，他身上寒毒難除，只怕已然不在人世了。”金花婆婆笑道：“這個你可錯了。我老實跟你說，白眉鷹王和青翼蝠王，眼下都在光明頂上。”謝遜奇道：“他們又回光明頂？那干甚麼？”金花婆婆道：“這是阿离親眼所見。阿离便是殷二哥的親孫女，她得罪了父親，她父親要殺她。第一次是我救了她，第二次是韋四哥所救。韋四哥帶上光明頂去，中途又給我悄悄偷了出來。阿离，你將六大門派如何圍攻光明頂，跟謝公公說說。”

　　殷离于是將在西域所見之事簡略的說了一遍，只是她未上光明頂就給金花婆婆攜回，以後光明頂的一干事故就全然不知。謝遜越聽越是焦急，連問：“後來怎樣？後來怎樣？”終于怒道：“韓夫人，你雖因婚姻之事和眾兄弟不和，但本教有難，你怎能袖手旁觀？陽教主是你義父，他當年如何待你，你全不放在心上了？你瞧殷二哥和韋四弟、五散人和五行旗，不是同赴光明頂出力麼？”金花婆婆冷冷的道：“我取不到屠龍刀，終究是峨嵋派那滅絕老尼手下的敗將，便到光明頂上，也無面目再跟她動手，去了還不是白饒？”兩人相對默然。過了一會，謝遜問途：“你當日如何得知我的所在，何以始終不肯明言？是武當派的人說的麼？”金花婆婆道：“武當派的人怎麼知道？張翠山夫婦受諸派勒逼，宁可自刎，也不肯吐露你藏身之所，武當門下自然不知。好，今日我甚麼也不必瞞你，我在西域撞到一個名叫武烈的人，他是當年大理段家傳人武三通的子孫，陰錯陽差，我聽他和女兒說話，給我捉摸到了破綻，用酷刑逼他說了出來。”謝遜沉默半晌，才道：“這個姓武的見過我那無忌孩兒，是不是？想是他騙著小孩兒家，探聽到了秘密。”

　　張無忌聽到此處，心下慚愧無已，想起當年自己在朱家莊受欺，朱長齡、朱九真父女以詭計套得自己吐露真情，倘若義父竟爾因此落入奸人手中，自己可真是萬死莫贖了。義父雖然眼盲，推測這件事卻便似親見一般。

　　只聽謝遜又道：“六大派圍攻明教，豈同小可，我教到底怎樣？”金花婆婆道：“明教興衰存亡，早跟老婆子沒半點相干。當年光明頂上，大伙兒一齊跟我為難的事，你是全忘了，老婆子卻記得清清楚楚。當時只有陽教主和你謝三哥對我是好的，我可也沒忘記。”謝遜道：“唉，私怨事小，護教事大。韓夫人，你胸襟未免太狹。”金花婆婆怒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我卻是氣量窄小的婦道人家。當年我破門出教，立誓和明教再不相干。若非如此，那胡青牛怎能將我當作外人？他為何定要我重歸明教，才肯為銀葉先生療毒？胡青牛是我所殺，紫衫龍王早已犯了明教的大戒。我跟明教還能有甚麼干系？”謝遜搖了搖頭，道：“韓夫人，我明白你的心事。你想借我屠龍刀去，口說是對付峨嵋派，實則是去對付楊逍、范遙。你念念不忘的，只是想進光明頂的秘道。那我更加不能相借。”金花婆婆咳嗽數聲，道：“謝三哥，當年你我的武功，高下如何？”謝遜道：“四大法王，各有所長。”金花婆婆道：“今日你壞了一對招子，再跟老婆子相比呢？”謝遜昂然道：“你要恃強奪刀，是不是？謝遜有屠龍刀在手，抵得過壞了一對招子。”他噓了一口長氣，向前踏了一步，一對失了明的眸子對准了金花婆婆，神威凜凜。殷离瞧得害怕，向後退了幾步。金花婆婆卻佝僂著身子，撐著拐杖，偶爾發出一兩聲咳嗽，看來謝遜只須一伸手，便能將她一刀斬為兩段，但她站著一動不動，似乎全沒將謝遜放在眼里。張無忌曾見過她數度出手，真是快速絕倫，比之韋一笑，另有一分難以言說的詭秘怪异，如鬼如魅，似精似怪。此刻她和謝遜相對而立，一個是劍拔弩張，蓄勢待發，一個卻似成竹在胸，好整以暇。張無忌心想她排名尚在我外公、義父和韋蝠王之上，武功自然十分厲害，不禁為謝遜暗暗擔心。但聽得四下里疾風呼嘯，隱隱傳來海中波濤之聲，于凶險的情勢之中，更增一番凄愴悲涼之意。兩人相向而立，相距不過丈許，誰也不先動手。

　　過了良久，謝遜忽道：“韓夫人，今日你定要迫我動手，違了我們四法王昔日結義的誓言，謝遜好生難受。”金花婆婆道：“謝三哥，你向來心腸軟，我當時真沒料到，武林中那許多成名的英雄豪傑，都是你一手所殺。”謝遜歎道：“我心傷父母妻兒之仇，甚麼也不顧了。我生平最不應該之事，乃是連發一十三招七傷拳，擊斃了少林派的空見神僧。”金花婆婆凜然一驚，道：“空見神僧當真是你打死的麼？你甚麼時候練成了這等厲害武功？”她本來自信足可對付得了謝遜，此刻始有懼意。謝遜道：“你不用害怕。空見神僧只挨打不還手，他要以廣大無邊的佛法，渡化我這邪魔外道。”金花婆婆哼了一聲，道：“這才是了，老婆子及不上空見神僧，你一十三拳打死空見，不用九拳十拳，便能料理了老婆子啦。”

　　謝遜退了一步，聲調忽變柔和，說道：“韓夫人，從前在光明頂上你待我委實不錯。那日我做哥哥的生病，內子偏又產後虛弱，不能起床。你照料我一月有余，盡心竭力，我始終銘感于心。”拍了拍身上的灰布棉袍。又道：“我在海外以獸皮為衣，你給我縫這身衣衫，里里外外，無不合身，足見光明頂結義之情尚在。你去罷！從此而後，咱們也不必再會面了。我只求你傳個訊息出去，要我那無忌孩兒到此島來和我一會，做哥哥的足感大德。”

　　金花婆婆凄然一笑，說道：“你倒還記得從前這些情誼。不瞞你說，自從銀葉大哥一死，我早將世情瞧得淡了，只是尚有幾樁怨仇未了，我不能就此撒手而死，相從銀葉大哥于地下。謝三哥，光明頂上那些人物，任他武功了得，機謀過人，你妹子都沒瞧在眼里，便只對你謝三哥另眼相看。你可知道其中的緣由麼？”謝遜抬頭向天，沉思半晌，搖頭道：“謝遜庸庸碌碌，不值得賢妹看重。”金花婆婆走上幾步，撫著一塊大石，緩緩坐下，說道：“昔年光明頂上，只有陽教主和你謝三哥，我才瞧著順眼。做妹子的嫁了銀葉先生，唯有你們二人，沒怪我所托非人。”謝遜也坐了下來，說道：“韓大哥雖非本教中人，卻也英雄了得。眾兄弟力持异議，未免胸襟窄了。唉，六大派圍攻光明頂，不知眾兄弟都無恙否？”金花婆婆道：“謝三哥，你身在海外，心懸中土，念念不忘舊日兄弟。人生數十年轉眼即過，何必老是想著旁人？”兩人此時相距已不過數尺，呼吸可聞，謝遜聽得金花婆婆每說幾句話便咳嗽一聲，說道：“那年你在碧水寒潭中凍傷了肺，纏綿至今，總是不能痊愈麼？”

　　金花婆婆道：“每到天寒，便咳得厲害些。嗯，咳了幾十年，早也慣啦。謝三哥，我聽你氣息不勻，是否練那七傷拳時傷了內髒？須得多多保重才是。”

　　謝遜道：“多謝賢妹關懷。”忽然抬起頭來，向殷离道：“阿离，你過來。”殷离走到他身前，叫了聲：“謝公公！”謝遜道：“你使出全力，戳我一指。”殷离愕然道：“我不敢。”謝遜笑道：“你的千蛛萬毒手傷不了我，盡管使勁便了。我只是試試你的功力。”殷离仍道：“孩兒不敢。”又道：“謝公公，你既和婆婆是當年結義的好友，能有甚麼事說不開？大家不用爭這把刀子了罷。”謝遜凄然一笑，說道：“你戳我一指試試。”殷离無奈，取出手帕，包住右手食指，一指戳在謝遜肩頭，驀地里“啊喲”一聲大叫，向後摔了出去，飛出一丈有余，騰的一響，坐在地下，便似全身骨骼根根都已寸斷。金花婆婆不動聲色，緩緩的道：“謝三哥，你好毒的心思，生怕我多了個幫手，先行出手翦除。”謝遜不答，沉思半晌，道：“這孩兒心腸很好，她戳我這指只使了二三成力，手指上又包了手帕，不運千蛛毒氣傷我。很好，很好。若非如此，千蛛毒氣返攻心髒，她此刻已然沒命了。”

　　張無忌聽了這幾句話，背上出了一陣冷汗，心想義父明明說是試試殷离的功力，倘若她果真全力一試，這時豈非已然斃命？明教中人向來心狠手辣，以我義父之賢，也在所不免。他卻不知謝遜和金花婆婆相交有年，明白對方心意，幾句家常話一說完，便是絕不容情的惡斗，金花婆婆多了殷离一個幫手，于他大大不利，是以要用計先行除去。謝遜道：“阿离，你為甚麼一片善心待我？”殷离道：“你……你是他義父，又是……又是為他而來。在這世界上，只有你跟我兩人，心中還記著他。”謝遜“啊”了一聲，道：“沒想到你對我無忌孩兒這麼好，我倒險些兒傷了你的性命。你附耳過來。”殷离掙扎著爬起，慢慢走到他的身邊。謝遜將口唇湊在她耳邊，說道：“我傳你一套內功心法，這是我在冰火島上參悟而得，可說是集我畢生武功之大成。”不等殷离答話，便將那心法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殷离一時自難明白，只用心暗記。謝遜怕她記不住，又說了兩遍，問道：“記住了麼？”殷离道：“都記得了。”謝遜道：“你修習五年之後，當有小成。你可知我傳你功夫的用意麼？”殷离突然哭了出來，說道：“我……我知道。可是……可是我不能。”

　　謝遜厲聲道：“你知道甚麼？為甚麼不能？”說著左掌蓄勢待發，只要殷离一句話答得不對，立時便斃她于掌下。殷离雙手掩面，說道：“我知道你要我去尋找無忌，將這功夫轉授于他。我知道你要我練成上乘武功之後，保護無忌，令他不受世上壞人的侵害，可是……可是……”她說了兩個“可是”，放聲大哭。謝遜站起身來，喝道：“可是甚麼？是我那無忌孩兒已然遭遇不測麼？”殷离扑在他的懷里，抽抽噎噎的哭道：“他……他早在六年之前，在西域……在西域墮入山谷而死。”謝遜身子一晃，顫聲道：“這話……這話……當真？”殷离哭道：“是真的。那武烈父女親眼見到他喪命的。我在他二人身上先後點了七次千蛛萬毒手，又七次救他們活命，這等煎熬之下，他們……他們不能再說假話。”

　　當殷离述說張無忌死訊之初，金花婆婆本待阻止，但轉念一想，謝遜一聽到義子身亡，定然心神大亂，拚斗時雖然多了三分狠勁，卻也少了三分謹慎，更易陷入自己所布的鋼針陣中，當下只是在旁微微冷笑，并不答話。謝遜仰天大嘯，兩頰旁淚珠滾滾而下。張無忌見義父和表妹為自己這等哀傷，再也忍耐不住，便欲挺身而出相認，忽聽得金花婆婆道：“謝三哥，你那位義兒張公子既已殞命，你守著這口屠龍寶刀又有何用？不如便借了于我罷。”謝遜嘶啞著嗓子道：“你瞞得我好苦。要取寶刀，先取了我這條性命。”輕輕將殷离推在一旁，嘶的一聲，將長袍前襟撕下，向金花婆婆擲了過去，這叫作“割袍斷義”。張無忌心想：“我該當此時上前，說明真相，免他二人無謂的傷了義氣。”便在此時，忽聽得左側遠處長草中傳來幾下輕微的呼吸之聲。相距既遠，呼吸聲又極輕，若非張無忌耳音極靈，再也聽不出來，他心念一動：“原來金花婆婆暗中尚伏下幫手？我倒不可貿然現身。”但聽得刀風呼呼，謝遜已和金花婆婆交上了手。只見謝遜使開寶刀，有如一條黑龍在他身周盤旋游走，忽快忽慢，變化若神。金花婆婆忌憚寶刀鋒利，遠遠在他身旁兜著圈子。謝遜有時賣個破綻，金花婆婆毫不畏懼的欺身直進，待他回刀相砍，隨即極巧妙的避了開去。二人于對方武功素所熟知，料得不能在一二百招內便分高下。謝遜倚仗寶刀之利，金花婆婆則欺他盲不見物，二人均在自己所長的這一點上尋求取胜之道，反而將招數內力置之一旁。忽聽得颼颼兩聲，黃光閃功，金花婆婆發出兩朵金花。謝遜屠龍刀一轉，兩朵金花都粘在刀上。原來金花以純鋼打成，外鍍黃金，鑄造屠龍刀的玄鐵卻具極強磁性，遇鐵即吸。這金花乃金花婆婆仗以成名的暗器，施放時變幻多端，謝遜即令雙目健好，也須全力閃避擋格，不料這屠龍刀正是所有暗器的克星。金花婆婆倏左倏右連發八朵金花，每一朵均粘在屠龍刀上。此時月暗星稀，夜色慘淡，黑沉沉的刀上粘了八朵金花，使將開來，猶如數百只飛螢在空中亂竄亂舞。突然金花婆婆咳嗽一聲，一把金花擲出，共有十六七朵，教謝遜一柄屠龍刀粘得了東邊的粘不了西邊。謝遜袍袖揮動，卷去七八朵，另有八朵又都粘在屠龍刀上，喝道：“韓夫人，你號稱紫衫龍王，名字犯了此刀的忌諱，若再戀戰，于君不利。”金花婆婆打個寒噤，大凡學武之人，性命都在刀口上打滾，最講究口彩忌諱，自己號稱“龍王”，此刀卻名“屠龍”，實是大大的不妙，當下陰惻惻的笑道：“說不定倒是我這殺獅杖先殺了盲眼獅子。”呼的一杖擊出。謝遜沉肩一閃，突然腳下一個踉蹌，“啊”的一聲，這一杖擊中了他左肩，雖然力道已卸去了大半，但仍然著實不輕。

　　張無忌大喜，暗中喝了聲采。他見謝遜故意裝作閃避不及，受了一杖，心下便想：“義父只須將左手袍袖中的金花撒出，再以屠龍刀使一招‘千山萬水’亂被風勢斬去，金花婆婆不敢抵擋寶刀鋒銳，務必更向左退，接連兩退，蓄勢待發，那時義父以內力逼出屠龍刀上金花，激射而前，金花婆婆無力遠避，非受重傷不可。”

　　他心念甫動，果見黃光閃動，謝遜已將左手袖中卷著的金花撒出，金花婆婆疾向左退。張無忌斗然間想起一事，心叫：“啊喲，不好，金花婆婆乃是將計就計。”其時他胸中于武學包羅萬有，這兩大高手的攻守趨避，無一不在他算中，但見謝遜的一招“千山萬水”亂披風勢斬出，金花婆婆更向左退。謝遜大喝一聲，寶刀上粘著的十余朵金花疾射而前。金花婆婆“啊喲”一聲叫，足下一個踉蹌，向後縱了幾步。謝遜是個心意決絕的漢子，既已割袍斷義，下手便毫不容情，縱身而起，揮刀向金花婆婆砍去，忽聽得殷离高聲叫道：“小心！腳下有尖針！”

　　謝遜聽到叫聲，一驚之下，收勢已然不及，只聽得颼颼聲響，十余朵金花激射而至。金花婆婆要令他身在半空，無法挪移，這一落將下來，雙足非踏上尖針不可。謝遜無可奈何，只得揮刀格打金花，忽聽得腳底錚錚幾聲響處，他雙足已然著地，竟是安然無恙。

　　他俯身一摸，触到四周都是七八寸長的鋼針，插在山石之中，尖利無比，只是自己落腳處的四枚鋼針卻被人用石子打飛了，聽那擲石去針的勁勢，正是日間手擲七石的那個巨鯨幫少年。此人在旁窺視，自己竟絲毫不覺，若非得他相救，腳底已受重傷，剩下來只有受金花婆婆宰割的分兒了，腦海中念頭這麼一轉，背上不禁出了一陣冷汗。

　　他二人互施苦肉計，謝遜肩頭受了一杖，金花婆婆身上也吃了兩朵金花，雖然所傷均非要害，但對方何等勁力，受上了實是不易抵擋。金花婆婆大咳幾下，向張無忌伏身之處發話道：“巨鯨幫的小子，你一再干擾老婆子的大事，快留下名來。”張無忌還未回答，突然間黃光一閃，殷离一聲悶哼，已被三朵金花打中胸口要害。原來金花婆婆眼見張無忌武功了得，自己出手懲治殷离，他定要阻撓，是以面對著他說話，乘他絲毫沒有防備之際，反手發出金花。

　　張無忌大駭，飛身而起，半空中接住金花婆婆發來的兩朵金花，一落地便將殷离抱在懷中。殷离神智尚未迷糊，見一個個胡子男子抱住自己，急忙伸手撐拒，只一用力，嘴里便連噴了幾口鮮血。張無忌登時醒悟，伸手在自己臉上用力擦了幾下，抹去臉上黏著的胡子和化裝，露出本來面目。殷离一呆，叫道：“阿牛哥哥，是你？”張無忌微笑道：“是我！”殷离心中一寬，登時便暈了過去。張無忌見她傷重，不敢便替她取出身上所中金花，當即點了她神封、靈墟、步廊、通谷諸處穴道，護住她心脈。

　　只聽得謝遜朗聲道：“閣下兩次出手相援，謝遜多承大德。”張無忌哽咽道：“義……義……你何必……”

## 第二十九章　四女同舟何所望

　　便在此時，忽聽得身後傳來兩下玎玎异聲，三個人疾奔而至。張無忌一瞥之下，只見那三人都身穿寬大白袍，其中兩人身形甚高，左首一人是個女子。三人背月而立，看不清他們面貌，但每人的白袍角上赫然都繡著一個火焰之形，竟是明教中人。三人雙手高高舉起，每只手中各拿著一條兩尺來長的黑牌，只聽中間那身材最高之人朗聲說道：“明教聖火令到，護教龍王、獅王，還不下跪迎接，更待何時？”話聲語調不准，顯得極是生硬。張無忌吃了一驚，心道：“陽教主遺言中說道，本教聖火令自第三十一代教主石教主之時，便已失落，怎麼會在這三人手中？這是不是真的聖火令？這三人是否本教弟子？”只聽金花婆婆道：“本人早已破門出教，‘護教龍王’四字，再也休提。閣下尊姓大名？這聖火令是真是假，從何處得來？”那人喝道：“你既已破門出教，尚絮絮何為？”金花婆婆冷冷的道：“金花婆婆生平受不得旁人半句惡語，當日便陽教主在世，對我也禮敬三分。你是教中何人，對我竟敢大呼小叫？”突然之間，三人身形晃動，同時欺近，三只左手齊往金花婆婆身上抓去。金花婆婆拐杖揮出，向三人橫掃過去，不料這三人腳下不知如何移動，身形早變。金花婆婆一杖擊空，已被三人的右手同時抓住後領，一抖之下，向外遠遠擲了出去。以金花婆婆武功之強，便是天下最厲害的三個高手向她圍攻，也不能一招之間便將她抓住擲出。但這三個白袍人步法既怪，出手又是配合得妙到毫巔，便似一個人生有三頭六臂一般。張無忌情不自禁的“噫”了一聲。那三人身子這麼一移，他已看得清清楚楚，最高那人虯髯碧眼，另一個黃須鷹鼻。那女子一頭黑發，和華人無异，但眸子極淡，幾乎無色，瓜子臉型，約莫三十歲上下，雖然瞧來詭异，相貌卻是甚美。張無忌心想：“原來這三人都是胡人，怪不得語調生硬，說話又文謅謅的好似背書。”

　　只聽那虯髯人朗聲又道：“見聖火令如見教主，謝遜還不跪迎？”謝遜道：“三位到底是誰？若是本教弟子，謝遜該當相識。若非本教中人，聖火令與三位毫不相干。”虯髯人道：“明教源于何土？”謝遜道：“源起波斯。”虯髯人道：“然也，然也！我乃波斯明教總教流云使，另外兩位是妙風使、輝月使。我等奉總教主之命，特從波斯來至中土。”謝遜和張無忌都是一怔。張無忌讀過楊逍所著的“明教流傳中土記”，知道明教确是從波斯傳來，眼看這三個男女果是波斯胡人，武功身法又是如此，定然不假。只聽那黃須的妙風使道：“我教主接獲訊息，得知中土支派教主失蹤，群弟子自相殘殺，本教大趨式微，是以命云風月三使前來整頓教務。合教上下，齊奉號令，不得有誤。”張無忌大喜：“總教主有號令傳來，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免得我擔此重任，見識膚淺，誤了大事。”只聽得謝遜說道：“中土明教雖然出自波斯，但數百年來獨立成派，自來不受波斯總教管轄。三位遠道前來中土，謝遜至感歡忭，跪迎云云，卻是從何說起？”

　　那虯髯的流云使將兩塊黑牌相互一擊，錚的一聲響，聲音非金非玉，十分古怪，說道：“這是中土明教的聖火令，前任姓石的教主不肖，失落在外，今由我等取回。自來見聖火令如見教主，謝遜還不聽令？”

　　謝遜入教之時，聖火令失落已久，從來沒見過，但其神异之處，卻是向所耳聞，明教的經書典籍之中也往往提及，聽了這幾下异聲，知道此人所持确是本教聖火令，何況三人一出手便抓了金花婆婆擲出，決不是常人所能，當下更無懷疑，說道：“在下相信尊駕所言，但不知有何吩咐？”流云使左手一揮，妙風使、輝月使和他三人同時縱身而起，兩個起落，已躍到金花婆婆身側。金花婆婆金花擲出，分擊三使。三使東一閃、西一晃，盡數避開，但見輝月使直欺而前，伸指點向金花婆婆咽喉。金花婆婆拐杖一封，跟著還擊一杖，突然間騰身而起，後心已被流云使和妙風使抓住，提了起來。輝月使搶上三步，在她胸腹間連拍三掌，這三掌出手不重，但金花婆婆就此不能動彈。

　　張無忌心道：“他三人起落身法，未見有過人之處，只是三人配合得巧妙無比。輝月使在前誘敵，其餘二人已神出鬼沒的將金花婆婆擒住。但以每人的武功而論，比之金花婆婆頗有不及。那人拍這三掌，并非打穴，但與我中土點穴功夫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流云使提著金花婆婆，左手一振，將她擲在謝遜身前，說道：“獅王，本教教規，入教之後終身不能叛教。此人自稱破門出教，為本教叛徒，你先將她首級割下。”謝遜一怔，道：“中土明教向來無此教規。”流云使冷冷的道：“此後中土明教悉奉波斯總教號令。出教叛徒，留著便是禍胎，快快將她除了。”謝遜昂然道：“明教四王，情同金蘭。今日雖然她對謝某無情，謝某卻不可無義，不能動手加害。”妙風使哈哈一笑，道：“中國人媽媽婆婆，有這麼多羅唆。出教之人，怎可不殺？這算是甚麼道理？當真奇哉怪也，莫名其妙。”謝遜道：“謝某殺人不眨眼，卻不殺同教朋友。”輝月使道：“非要你殺她不可。你不聽號令，我們先殺了你也。”謝遜道：“三位到中土來，第一件事便勒逼金毛獅王殺了紫衫龍王，這是為了立威嚇人麼？”輝月使微微一笑，道：“你雙眼雖瞎，心中倒也明白。快快動手罷！”謝遜仰天長笑，聲動山谷，大聲道：“金毛獅王光明磊落，別說不殺同伙朋友，此人即令是謝某的深仇大怨，既被你們擒住，已然無力抗拒，謝某豈能再以白刃相加？”張無忌聽了義父豪邁爽朗的言語，心下暗暗喝彩，對這波斯明教三使漸生反感。只聽妙風使道：“明教教徒，見聖火令如見教主，你膽敢叛教麼？”謝遜昂然道：“謝某雙目已盲了二十余年，你便將聖火令放在我眼前，我也瞧它不見。說甚麼‘見聖火令如見教主’？”妙風使大怒，道：“好！那你是決意叛教了？”謝遜道：“謝某不敢叛教。可是明教的教旨乃是行善去惡，義氣為重。謝遜宁可自己人頭落地，不干這等沒出息的歹事。”金花婆婆身子不能動彈，于謝遜的言語卻一句句都聽在耳里。張無忌知道義父生死已迫在眉睫，當下輕輕將殷离放在地下。只聽流云使道：“明教中人，不奉聖火令號令者，一律殺無赦矣！”謝遜喝道：“本人是護教法王，即令是教主要殺我，也須開壇稟告天地與本教明尊，申明罪狀。”妙風使嘻嘻笑道：“明教在波斯好端端地，一至中土，便有這許多臭規矩！”三使同時呼嘯，一齊搶了上來。謝遜屠龍刀揮動，護在身前，三使連攻三招，搶不近身。

　　輝月使欺身直進，左手持令向謝遜天靈蓋上拍落。謝遜舉刀擋架，當的一響，聲音極是怪异。這屠龍刀無堅不摧，可是竟然削不斷聖火令。便在這一瞬之間，流云使滾身向左，已然一拳打在謝遜腿上。謝遜一個踉蹌，妙風使橫令戳他後心，突然間手腕一緊，聖火令已被人夾手奪了去。他大驚之下，回過身來，只見一個少年的右手中正拿著那根聖火令。張無忌這一下縱身奪令，快速無比，巧妙無倫。流云使和輝月使驚怒之下，齊從兩側攻上。張無忌身形一轉，向左避開，不意拍的一響，後心已被輝月使一令擊中。那聖火令質地怪异，極是堅硬，這一下打中，張無忌眼前一黑，幾欲暈去，幸得護體神功立時發生威力，當即鎮懾心神，向前沖出三步。波斯三使立時圍上。張無忌右手持令向流云使虛晃一招，左手倏地伸出，已抓住了輝月使左手的聖火令。豈知輝月使忽地放手，那聖火令尾端向上彈起，拍的一響，正好打中張無忌手腕。他左手五根手指一陣麻木，只得放下左手中已然奪到的聖火令，輝月使纖手伸處，抓回掌中。張無忌練成乾坤大挪移法以來，再得張三丰指點太極拳精奧，縱橫宇內，從無敵手，不意此刻竟被輝月使一個女子接連打中，第二下若非他護體神功自然而然的將力卸開，手腕早已折斷。他驚駭之下，不敢再與敵人對攻，凝立注視，要看清楚對方招數來勢。波斯三使見他兩次被擊，竟似并未受傷，也是驚奇不已。妙風使忽然低頭，一個頭錘向張無忌撞來，如此打法原是武學中大忌，竟以自己最要緊的部位送向敵人。張無忌端立不動，知他這一招似拙實巧，必定伏下厲害异常的後著，待他的腦袋撞到自己身前一尺之處，這才退了一步。驀地里流云使躍身半空，向他頭頂坐了下來。這一招更是怪异，竟以臀部攻人，天下武學之道雖繁，從未有這一路既無用、又笨拙的招數。張無忌不動聲色，向旁又是一讓，突覺胸口一痛，已被妙風使手肘撞中。但妙風使被九陽神功一彈，立即倒退三步，跟著又倒退三步，甫欲站定，又倒退三步。波斯三使愕然變色，輝月使雙手兩根聖火令急揮橫掃，流云使突然連翻三個空心筋斗。張無忌不知他是何用意，心想還是避之為妙，剛向左踏開一步，眼前白光急閃，右肩已被流云使的聖火令重重擊中。這一招更是匪夷所思，事先既無半點征兆，而流云使明明是在半空中大翻筋斗，怎能忽地伸過聖火令來，擊在自己肩頭？張無忌驚駭之下，已不敢戀戰，加之肩頭所中這一令勁道頗為沉重，雖以九陽神功彈開，卻已痛入骨髓。但知自己只要一退，義父性命不保，當下深深吸了口氣，一咬牙，飛身而前，伸掌向流云使胸口拍去。流云使同時飛身而前，雙手聖火令相互一擊，錚的一響，張無忌心神一蕩，身子從半空中直墮下來，但覺腰脅中一陣疼痛，已被妙風使踢中了一腳。砰的一下，妙風使向後摔出，輝月使的聖火令卻又擊中了張無忌的右臂。

　　謝遜在一旁聽得明白，知道巨鯨幫中這少年已接連吃虧，眼下已不過在勉力支撐，苦于自己眼盲，無法上前應援，心中焦急萬分，自己若孤身對敵，當可憑著風聲，分辨敵人兵刃拳腳的來路，但若去相助朋友，怎能分得出哪一下是朋友的拳腳，哪一下是敵人的兵刃？他屠龍刀揮舞之下，倘若一刀殺了朋友，豈非大大的恨事？當則叫道：“少俠，你快脫身而走，這是明教的事，跟閣下并不相干。少俠今日一再相援，謝遜已是感激不盡。”張無忌大聲道：“我……我……你快走，聽我說，你快走！”眼見流云使揮令擊來，張無忌以手中聖火令一擋，雙令相交，拍的一下，如中敗革，似擊破絮，聲音極是難聽。流云使把捏不定，聖火令脫手向上飛出。張無忌躍起身來，欲待搶奪，突然間嗤的一聲響，後心衣衫被輝月使抓了一大截下來。她指甲在他背心上划破了幾條爪痕，隱隱生痛，這麼緩得一緩，那聖火令又被流云使搶回。

　　經此幾個回合的接戰，張無忌心知憑這三人功力，每一個都和自己相差甚遠，只是武功怪异無比，兵刃神奇之極，最厲害的是三人聯手，陣法不似陣法，套子不似套子，詭秘陰毒，匪夷所思，只要能擊傷其中一人，今日之戰便能獲胜。但他擊一人則其餘二人首尾相應，拳法連變，始終打不破這三人聯手之局，反而又被聖火令打中了兩下。幸好波斯明教三使每一次拳腳中敵，自己反吃大虧，也已不敢再以拳腳和他身子相碰。謝遜大喝一聲，將屠龍刀豎抱在胸前，縱身躍入戰團，搶到張無忌身旁，說道：“少俠，用刀！”將屠龍刀遞了給他。張無忌心想仗著寶刀神威，或能擊退大敵，當下接了過來。謝遜右足一點，向後退開，在這頃刻之間，後心已重重中了妙風使一拳，只打得他胸腹間五髒六俯似乎都移了位置。這一拳來無影，去無蹤，謝遜竟聽不到半點風聲。張無忌揮刀向流云使砍去，流云使舉起兩根聖火令，雙手一振，已搭在屠龍刀上。張無忌只感手掌中一陣激烈跳動，屠龍刀竟欲脫手，大駭之下，忙加運內力。流云使以聖火令奪人兵刃，原是手到擒來，千不一失，這一次居然奪不了對方單刀，大感詫异。輝月使一聲嬌叱，手中兩根聖火令也已架在屠龍刀上，四令奪刀，威力更巨。

　　張無忌身上已受了七八處傷，雖然均是輕傷，內力究已大減，這時但感半邊身子發熱，握著刀柄的右手不住發顫。他知此刀乃義父性命所系，義父不知自己身分真相，居然肯以此刀相借，實是豪氣干云之舉，倘若此刀竟在自己手中失去，還有何面目以對義父？驀然間大喝一聲，體內九陽神功源源激發。流云、輝月二使臉色齊變，妙風使見情勢不對，一根聖火令又搭到了屠龍刀上。

　　張無忌以一抗三，竟是絲毫不餒，心中暗暗自慶，幸好一上來便出其不意的搶得妙風使一枚聖火令，否則六令齊施，更難抵敵。這時四人已至各以內力相拚的境地。張無忌心想你們和我比拚內力，正是以短攻長，我是得其所哉了。霎時間四人均凝立不動，各運內力。突然之間，張無忌胸口一痛，似乎被一枚極細的尖針刺了一下。

　　這一下刺痛突如其來，直鑽入心肺，張無忌手一松，屠龍刀便被五根聖火令吸了過去。他猝遇大變，心神不亂，順手拔出腰間倚天劍，一招太極劍法“圓轉如意”，斜斜划了個圈子，同時刺向波斯三使的小腹。三使待要後躍相避，張無忌已將倚天劍插還腰間劍鞘，手一伸，又將屠龍刀奪了過來。這四下失刀、出劍、還劍、奪刀，手法之快，直如閃電，正是乾坤大挪移的第七層功夫。

　　波斯三使“噫”的一聲，大是驚奇。他三人內力遠不及張無忌，這一開口出聲，三根聖火令反而被屠龍刀帶了過來。三人急運內力相奪，又成相持不下之局。突然之間，張無忌胸口又被尖針刺了一下。這次他已有防備，寶刀未曾脫手。但這兩下刺痛似有形，實無質，一股寒氣突破他護體的九陽神功，直侵內髒。他知這是波斯三使一股極陰寒的內力，積貯于一點，從聖火令上傳來，攻堅而入。本來以至陰攻至陽，未必便胜得了九陽神功。只是他的九陽神功遍護全身，這陰勁卻是凝聚如絲發之細，倏鑽陡戳，難防難當。有如大象之力雖巨，婦人小兒卻能以繡花小針刺入其膚。陰勁入體，立即消失，但這一刺可當真疼痛入骨。輝月使連運兩下“透骨針”的內勁，見對方竟是毫不費力的抵擋了下來，更是駭异。妙風使雖然空著左手，但全身勁力都已集于右臂，左手已與癱瘓無异。張無忌知道如此僵持下去，敵人尖針一般的陰勁一下一下刺將過來，自己終將支持不住，可是實無對策。耳聽身後謝遜呼吸粗重，正自一步步的逼近，知他要擊敵助己。這時四人內勁布滿全身，謝遜掌力擊在敵人身上，已與擊打張無忌無异，始終遲遲不敢出手。張無忌尋思：“情勢如此險惡，總是要義父先行脫身要緊。”朗聲道：“謝大俠，這波斯三使武功雖奇，在下要脫身而去卻也不難。請你先行暫避，在下事了之後，自當奉還寶刀。”波斯三使聽得他在全力比拚內勁之際竟能開口說話，洋洋一如平時，心下更驚。謝遜道：“少俠高姓大名？”張無忌心想此時萬萬不能跟他相認，否則以義父愛己之深，勢必要和波斯三使拚個同歸于盡，以維護自己，說道：“在下姓曾，名阿牛。謝大俠還不遠走，難道是信不過在下，怕我吞沒你這口寶刀麼？”謝遜哈哈大笑，說道：“曾少俠不必以言語相激。你我肝膽相照，謝遜以垂暮之年，得能結交你這位朋友，實是平生快事。曾少俠，我要以七傷拳打那女子了。我一發勁，你撤手棄了屠龍刀。”張無忌知道義父七傷拳的厲害，只要舍得將屠龍刀棄給敵人，一拳便可斃了輝月使，但這麼一來，本教便和波斯總教結下深怨，自己一向諄諄勸誡同教兄弟務當以和睦為重，今日自己竟不問來由的殺了總教使者，哪里還像個明教教主？忙道：“且慢！”向流云使道：“咱們暫且罷手，在下有幾句話跟三位分說明白。”流云使點了點頭。張無忌道：“在下和明教極有關連，三位既持聖火令來此，乃是在下的尊客，適才無禮，多有得罪。咱們同時各收內力，罷手不斗如何？”流云使又連連點頭。張無忌大喜，當即內勁一撤，將屠龍刀收向胸前。只覺波斯三使的內勁同時後撤，突然之間，一股陰勁如刀、如劍、如匕、如鑿，直插入他胸口的“玉堂穴”中。

　　這雖是一股無形無質的陰寒之氣，但刺在身上實同鋼刃之利。張無忌霎時之間閉氣窒息，全身動彈不得，心中閃電般轉過了無數念頭：“我死之後，義父也是難逃毒手，想不到波斯總教使者竟如此不顧信義。殷离表妹能活命麼？趙姑娘和周姑娘怎樣？小昭，唉，這可怜的孩子！本教救民抗元的大業終將如何？”只見流云使舉起右手聖火令，便往他天靈蓋擊落。張無忌急運內力，沖擊胸口被點中了的“玉堂穴”，但總是緩了一步。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大聲叫道：“中土明教的大隊人馬到了！”流云使一怔，舉著聖火令的左手停在半空，一時不擊下去。只見一個灰影電射而至，拔出張無忌腰間的倚天劍，連人帶劍，直扑入流云使的懷中。

　　張無忌身子雖不能動，眼中卻瞧得清清楚楚，這人正是趙敏，大喜之下，緊接著便是大駭，原來她所使這一招乃是昆侖派的殺招，叫做“玉碎昆岡”，竟是和敵人同歸于盡的拚命打法。張無忌雖不知此招的名稱，卻知她如此使劍出招，以倚天劍的鋒利，流云使固當傷在她的劍下，她自己也難逃敵人毒手。流云使眼見劍勢凌厲之極，別說三使聯手，即是自保也已有所不能，危急中舉起聖火令甩力一擋，跟著不顧死活的著地滾了開去。只聽得當的一聲響，聖火令已將倚天劍架開，但左頰上涼颼颼地，一時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待得站起身來，伸手一摸，只覺著手處又濕又粘，疼痛异常，左頰上一片虯髯已被倚天劍連皮帶肉的削去，若非聖火令乃是奇物，擋得了倚天劍的一擊，半邊腦袋已然不在了。

　　張無忌前來和謝遜相會，趙敏總覺金花婆婆詭秘多詐，陳友諒形跡可疑，放心不下，便悄悄的跟隨前來。她知自己輕功未臻上乘，只要略一走近，立時便被發覺，是以只遠遠躡著，直至張無忌出手和波斯三使相斗，她才走近。到得張無忌和三使比拚內力，她心中暗喜，心想這三個胡人武功雖怪，怎及得張無忌九陽神功內力的渾厚。突然間張無忌開口叫對手罷斗，趙敏正待叫他小心，對方的“陰風刀”已然使出，張無忌受傷倒地。她情急之下，不顧一切的沖出，搶到倚天劍後，便將在萬安寺中向昆侖派學得的一記拚命招數使出來。趙敏一招逼開流云使，但倚天劍圈了轉來，削去了自己半邊帽子，露出一叢秀發。她長劍斜圍，身子向妙風使扑出，倚天劍反而跟在身後。這一叫做“人鬼同途”，乃是崆峒派的絕招，正和昆侖派的“玉碎昆岡”同一其理，均是明知已然輸定，便和敵人拚個玉石俱焚。這等打法極其慘烈。少林、峨嵋兩派的佛門武功便無此類招數。“玉碎昆岡”和“人鬼同途”都不是敗中取胜、死中求活之招，乃是旨在兩敗俱傷、同赴幽冥，當日昆侖、崆峒兩派的高手被囚，頗受屈辱，比武時功力又失，無法求胜，便有性子剛硬之輩使出這些招數來，只是內勁既去，要拚命也無從拚起，卻被她一一記在心中。妙風使眼見她來勢如此凶悍，大驚之下，突然間全身冰冷，呆立不動。此人武功雖高，膽子卻是極小，眼見這一招決計無法抵擋，駭怖達于極點，竟致僵立，束手待斃。趙敏的身子已抵來妙風使的聖火令上，手腕一抖，長劍便向他胸前刺去。這一招乃是先以自己身子投向敵人兵刃，敵人手中不論是刀是劍，是槍是斧，中在自己身上，勢須略一停留，自己便一劍刺去，敵人武功再高，萬難逃過。妙風使瞧出了此招的厲害，這才嚇呆。幸得他手中兵器及是鐵尺般的聖火令，無鋒無刃，趙敏以身子抵在其上，竟不受傷，長劍剛向前刺出，後背已被輝月使抱住。

　　波斯三使聯手迎敵，配合之妙，實是不可思議。趙敏一上來兩招拚命打法，竟嚇得三大高手亂了陣腳，直到此時，輝月使才自後抱住了趙敏。她這麼一抱似乎平平無奇，其實拿捏之准，不爽毫發，應變之速，疾如流星。趙敏這一劍雖然凌厲，已然遞不到妙風使身上，她覺臂上一緊，心知不妙，順著輝月使向後一拉之勢，回劍便往自己小腹刺去。這一招更是壯烈，屬于武當派劍招，叫做“天地同壽”，卻非張三丰所創，乃是殷梨亭苦心孤詣的想了出來，本意是要和楊逍同歸于盡之用。他自紀曉芙死後，心中除了殺楊逍報仇之外，更無別念，但自知武功非楊逍之敵，師父雖是天下第一高手，自己限于資質悟性，無法學到師父的三四成功夫，反正只求殺得楊逍，自己也不想活了，是以在武當山上想了幾招拚命的打法出來。

　　殷梨亭暗中練劍之時，被師父見到，張三丰喟然歎息，心知此事難以勸喻，便將這招劍法取了個“天地同壽”的名稱，意思說人死之後，精神不朽，當可萬古長春，實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悲壯劍招。殷梨亭的大弟子在萬安寺中施展此招，被范遙搶上救出。趙敏卻于此時使了出來。這一招專為刺殺緊貼在自己身後的敵人之用，利劍穿過自己的小腹，再刺入敵人小腹，輝月使如何能夠躲過？倘若妙風使并未嚇傻，又或流云使站得甚近，以他二人和輝月使如同聯成一體的機警，當可救得二女性命。眼見倚天劍便要洞穿趙敏和輝月使的小腹，便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張無忌沖穴成功，一伸手便將倚天劍奪了過去。趙敏用力一掙，脫出輝月使的懷抱。她動念迅速之極，取過張無忌手中的那枚聖火令，遠遠的擲了出去，颼的一聲響，跌入了金花婆婆所布的尖針陣中。

　　這聖火令波斯三使珍同姓命，流云使和輝月使顧不得再和張無忌、趙敏對敵，甚至顧不得妙風使的安危，一齊縱身過去撿拾。只奔出丈余，便已到了尖針陣中。輝月使“啊”的一聲尖叫，已踏中了一枚鋼針。月黑風高，長草沒膝，瞧不清楚聖火令和尖針的所在，兩人只得一路拔針，一路摸索尋令。妙風使猶如大夢初醒，一聲驚呼，跟了過去。趙敏為救張無忌性命，適才這三招使得猶如兔起鶻落，絕無余暇多想一想，這時驚魂稍定，越想越是害怕，“嚶”的一聲，投入了張無忌懷中。張無忌一手攬著她，心中說不出的感激，但知波斯三使一尋到聖火令，立時轉身又回，忙道：“咱們快走！”回過身來，將屠龍刀交還謝遜，抱起身受重傷的殷离，向謝遜道：“謝大俠，眼前只有暫避其鋒。”謝遜道：“是！”俯身替金花婆婆解開了穴道。張無忌心想金花婆婆經過這場死里逃生大難，自當和謝遜前愆盡釋。

　　四人下山走出數丈，張無忌心想殷离雖是自己表妹，終是男女授受不親，于是將她交給金花婆婆抱著。趙敏在前引路，其後是金花婆婆和謝遜，張無忌斷後，以防敵人追擊。回首但見波斯三使兀自彎了腰，在長草叢中尋覓。他這一役慘敗，想起適才的驚險，兀自心有余悸，又不知殷离受此重傷，是否能夠救活。正行之間，忽聽得謝遜一聲暴喝，發拳向金花婆婆後心打去。金花婆婆回手掠開，同時將殷离拋在地下。張無忌吃了一驚，飛身而上。謝遜喝道：“韓夫人，你何以又要下手殺害殷姑娘？”金花婆婆冷笑道：“你殺不殺我，是你的事。我殺不殺她，卻是我的事。你管得著我麼？”

　　張無忌道：“有我在此，須容不得你隨便傷人。”金花婆婆道：“尊駕今日閒事管得還嫌不夠麼？”張無忌道：“那未必都是閒事。波斯三使轉眼便來，你還不快走？”金花婆婆冷哼一聲，向西竄了出去，突然間反手擲出三朵金花，直奔殷离後腦。張無忌伸指彈去，只聽得呼呼呼三聲，那三朵金花回襲金花婆婆，破空之聲，比之強弓發硬弩更加厲害。當他先前抱起殷离之時，抹去了唇上粘著的胡子，金花婆婆已看清楚他面目，哪料得這少年的內力竟如此深厚，不敢伸手去接，急忙伏地而避。三朵金花貼著她背心掠過，將她布衫後心撕去了三條大縫，只嚇得她心中亂跳，頭也不回的去了。張無忌伸手抱起殷离，忽聽得趙敏一聲痛哼，彎下了腰，雙手按住小腹，忙上前問道：“怎麼了？”只見她手上滿是鮮血，手指縫中尚不住有血滲出，原來適才這一招“天地同壽”，畢竟還是刺傷了小腹。張無忌大驚失色，忙問：“傷得重麼？”只聽得妙風使在尖針陣中歡呼：“找到了，找到了！”趙敏道：“別管我！快走，快走！”

　　張無忌伸臂將她抱起，疾往山下奔去。趙敏道：“到船上！開船逃走。”張無忌應道：“是！”一手抱著殷离，一手抱著趙敏，急馳下山。謝遜跟在身後，暗自驚异：“這少年恁地了得，手中抱著二人，仍是奔行如此迅速。”張無忌心亂如麻，手中這兩個少女只要有一個傷重不救，都是畢生大恨，幸好覺到二人身子溫暖，并無逐漸冷去之象。

　　波斯三使找到聖火令後，隨後追來，但這三人的輕功固然不及張無忌，比之謝遜也大為不如。張無忌將到船邊，高聲叫道：“紹敏郡主有令：眾水手張帆起錨，急速預備開航！”待得他和謝遜躍上船頭，風帆已然升起。

　　那艄公須得趙敏親口號令，上前請示。趙敏失血過多，只低聲道：“聽……聽張公子號令……便是……”那艄公轉舵開船，待得波斯三使追到岸邊，海船离岸早已數十丈了。張無忌將趙敏和殷离并排在船艙之中，小昭在旁相助，解開二人衣衫，露出傷口。張無忌檢視二人傷勢，見趙敏小腹上劍傷深約半寸，流血雖多，性命決可無礙。殷离那三朵金花卻都中在要害，金花婆婆下手極重，是否能救，實在難說，當下給二人敷藥包扎。殷离早已昏迷不醒，人事不知。趙敏淚水盈盈，張無忌問她覺得如何，她只是咬牙不答。

　　謝遜道：“曾少俠，謝某隔世為人，此番不意回到中土，尚能結識你這位義氣深重的朋友，實是意外之喜。”張無忌扶他坐在艙中椅上，伏地便拜，哭道：“義父，孩兒無忌不孝，沒能早日前來相接，累義父受盡辛苦。”謝遜大吃一驚，道：“你……你說甚麼？”張無忌道：“孩兒便是張無忌。”謝遜如何能信，只道：“你……你說甚麼？”張無忌道：“拳學之道在凝神，意在力先方制胜……”滔滔不絕的背了下去，每一句都是謝遜在冰火島上所授予他的武功要訣。背得二十余句後，謝遜驚喜交集，抓住他的雙臂，道：“你……你當真便是我那無忌孩兒？”

　　張無忌站起身來，摟住了他，將別來情由，揀要緊的說了一些，自己已任明教教主之事卻暫且不說，以免義父敘教中尊卑，反向自己行禮。謝遜如在夢中，此時不由得他不信，只是翻來覆去的說道：“老天爺開眼，老天爺開眼！”猛聽得後梢上眾水手叫道：“敵船追來啦！”張無忌奔到後梢望時，只見遠遠一艘大船五帆齊張，乘風追至。黑夜之中瞧不見敵船船身，那五道白帆卻是十分触目。張無忌望了一會，見敵船帆多身輕，越逼越近，心下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暗想只有讓波斯三使上船，跟他們在船艙之中相斗，當可借著船艙狹窄之便，使三人不易聯手、于是將趙敏和殷离移在一旁，到甲板上提了兩只大鐵錨來，放在艙中，作為障礙，逼令波斯三使各自為戰。布置方定，突然間轟隆一聲巨響，船身猛烈一側，跟著半空中海水傾瀉，直潑進艙來。後梢水手高聲大叫：“敵船開炮！敵船開炮！”這一炮打在船側，幸好并未擊中。

　　趙敏向張無忌招了招手，低聲道：“咱們也有炮！”這一言提醒了張無忌，當即奔上甲板，指揮眾水手搬開炮上的掩蔽之物，在大炮中裝上火藥鐵彈，點燒藥繩，砰的一聲，炮還轟了過去。但這些水手都是趙敏手下的武士所喬裝，武功不弱，發炮海戰卻是一竅不通，這一炮轟將出去，落在兩船之間，水柱激起數丈，敵船卻晃也不晃。但這麼一來，敵船見此間有炮，便不敢十分逼近。過不多時，敵船又是一炮轟來，正中船頭，船上登時起火。

　　張無忌忙指揮水手提水救火，忽見上層艙中又冒出一個火頭來，他雙手各提一大桶水，踢開艙門，直潑進去，將火頭澆滅了。煙霧中只見一個女子橫臥榻上，正是周芷若，全身都已濕透，張無忌拋下水桶，搶進房去，忙問：“周姑娘，你沒事麼？”周芷若滿頭滿臉都是水，模樣甚是狼狽，危急萬分之中，見到他突然出現，驚异無比。她雙手一動，嗆啷啷一聲響，原來手腳均被金花婆婆用銬鐐鐵鏈鎖著。張無忌奔到下層艙中取過倚天劍來，削斷銬鐐。

　　周芷若道：“張教主，你……你怎麼會到這里？”張無忌還未回答、船身突然間激烈一震。她足下一軟，直扑在張無忌懷里。張無忌忙伸手扶住，窗外火光照耀，只見她蒼白的臉上飛起兩片紅暈，再點綴著一點點水珠，清雅秀麗，有若曉露水仙。張無忌定了定神，說道：“咱們到下面船艙去。”兩人剛走出艙門，只覺座船不住的團團打轉，原來適才間敵船一炮打來，將船舵打得粉碎，連舵手也墮海而死。那艄公急了，親自去裝火藥發炮，只盼一炮將敵船打沉，不住在炮筒中裝填火藥，用鐵棍搗得實實的，絞高炮口，點燃了藥繩。驀地里紅光一閃，震天價一聲大響，鋼鐵飛舞、大炮登時震得粉碎，艄公和大炮旁的眾水手個個炸得血肉橫飛。只因艄公一味求炮力威猛，火藥裝得多了數倍，反將大炮炸碎了。張無忌和周芷若剛走上甲極，但見船上到處是火，轉眼即沉，一瞥眼見左舷邊縛著一條小船，叫道：“周姑娘，你跳進小船去……”這時小昭抱著殷离，謝遜抱著趙敏，先後從下層艙中出來。原來適才這麼一炸，船底裂了一個大洞，海水立時涌了進來。張無忌待謝遜、小昭坐進小船，揮劍割斷綁縛的繩索，拍的一響，小船掉入了海中。張無忌輕輕一躍，跳入小船，搶過雙槳，用力划動。這時那戰船燒得正旺，照得海面上一片通紅。張無忌全力扳漿，心想只須將小船划到火光照不到處，波斯三使沒見到小船，必以為眾人數盡葬身大海，就此不再追趕。謝遜抄起一條船板幫著划水。小船在海面迅速滑行，頃刻間出了火光圈外。只聽那大戰船轟隆轟隆猛響，船上裝著的火藥不住爆炸。波斯船不敢靠近，遠遠停著監視。趙敏攜來的武士中有些識得水性，泅水游向敵船求救，都被波斯船上人眾發箭射死在海中。張無忌和謝遜片刻也不敢停手，若在陸地被波斯三使追及，尚可決一死戰。這時在茫茫大海之中，敵船只須一炮轟來，就算打在小船數丈以外，波浪激蕩，小船也非翻不可，好在二人都內力悠長，直划了半夜，也不疲累。

　　到得天明，但見滿天烏云，四下里都是灰蒙蒙的濃霧。張無忌喜道：“這大霧來得真好，只須再有半日，敵人無論如何也找咱們不到的了。”不料到得下午，狂風忽作，大雨如注。小船被風吹得向南飄浮。其時正當隆冬，各人身上衣衫盡濕，張無忌和謝遜內力深厚，還不怎樣，周芷若和小昭被北風一吹，忍不住牙關打戰。但小船上一無所有，誰也無法可想。這時木槳早已收起不划，四人除下八只鞋子，不住手的舀起艙中所積雨水倒入海中。謝遜終于會到張無忌，心情極是暢快，眼前處境雖險，卻毫不在意，罵天叱海，在大雨中高聲談笑。小昭天真爛漫，也是言笑晏晏。只有周芷若始終默不作聲，偶爾和張無忌目光相接，立即便轉頭避開。謝遜說道：“無忌，當年我和你父母一同乘海船出洋，中途遇到風暴，那可比今日厲害得多了。我們後來上了冰山，以海豹為食。只不過當日吹的是南風，把我們送到了極北的冰天雪地之中，今日吹的卻是北風。難道老天爺瞧著謝遜不順眼，要再將我充軍到南極仙翁府上，去再住他二十年麼？哈哈，哈哈！”他大笑一陣，又道：“當年你父母一男一女，郎才女貌，正是天作之合，你卻帶了四個女孩子，那是怎麼一回事啊？哈哈，哈哈！”周芷若滿臉通紅，低下了頭。小昭卻神色自若，說道：“謝老爺子，我是服侍公子爺的小丫頭，不算在內。”趙敏受傷雖然不輕，卻一直醒著，突然說道：“謝老爺子，你再胡說八道，等我傷勢好了，瞧我不老大耳括子打你。”

　　謝遜伸了伸舌頭，笑道：“你這女孩子倒厲害。”他突然收起笑容，沉吟道：“嗯，昨晚你拚命三招，第一招是昆侖派的‘玉碎昆岡’，第二招是崆峒派的‘人鬼同途’，第三招是甚麼啊，老頭子孤陋寡聞，可聽不出來了。”

　　趙敏暗暗心驚：“怪不得金毛獅王當年名震天下，鬧得江湖上天翻地覆。他雙目不能視物，卻能猜到我所使的兩記絕招，當真是名不虛傳。”便道：“這第三招是武當派的‘天地同壽’，似乎是新創招數，難怪老爺子不知。”語氣甚是恭敬。謝遜歎道：“你出全力相救無忌，當然很好，可是又何必拚命，又何必拚命？”趙敏道：“他……他……”說到此處，頓了一頓，心中遲疑下面這句話是否該說，終于忍不住哽咽道：“他……誰叫他這般情致纏綿的……抱著……抱著殷姑娘。我是不想活了！”說完這句話，已是淚下如雨。

　　四人聽這位年輕姑娘竟會當眾吐露心事，無不愕然，誰也沒想到趙敏是蒙古女子，要愛便愛，要恨便恨，并不忸怩作態，本和中土深受禮教陶冶的女子大异，加之扁舟浮海，大雨淋頭，每一刻都能舟覆人亡，當此生死系于一線之際，更是沒了顧忌。張無忌聽了趙敏這句話，不由得心神激蕩：“趙姑娘本是我的大敵，這次我隨她遠赴海外，主旨乃在迎接義父，哪想到她對我竟是一往情深如此。”情不自禁，伸過手去握住了她手，嘴唇湊到她耳邊，低聲道：“下次無論如何不可以再這樣了。”趙敏話一出口，便好生後悔，心想女孩兒家口沒遮攔，這種言語如何可以自己說將出來，豈不是教他輕賤于我？忽聽他如此深情款款的叮囑，不禁又驚又喜，又羞又愛，心下說不出的甜蜜，自覺昨晚三次出生入死，今日海上飄泊受苦，一切都不枉了。大雨下了一陣，漸漸止歇，濃霧卻越來越重，驀地里刷的一聲，一尾三十來斤的大魚從海中躍將起來。謝遜右手伸出，五指插入魚腹，將那魚抓入船中，眾人都是喝一聲彩。小昭拔出長劍，將大魚剖腹刮鱗，切成一塊塊地。各人實在餓了，雖然生魚腥味極重，只得勉強吃了些。謝遜卻是吃得津津有味，他荒島上住了二十余年，甚麼苦也吃過了，豈在乎區區生魚？何況生魚肉只須多嚼一會，慣了魚腥氣息之後，自有一股鮮甜的味道。海上波濤漸漸平靜，各人吃魚後閉上眼睛養神，昨天這一日一晚的激斗，委實累得心力交疲，周芷若和小昭雖未出手接戰，但所受驚嚇也當真不小。大海輕輕晃著小舟，有如搖籃，舟中六人先後入睡。

　　這一場好睡，足足有三個多時辰。謝遜年老先醒，耳聽得五個青年男女呼吸聲和海上風聲輕相應和。趙敏和殷离受傷之後，氣息較促，周芷若卻是輕而漫長。張無忌一呼一吸之際，若斷若續，竟無明顯分界，謝遜暗暗驚异：“這孩子內力之深，實是我生平從所未遇。”小昭的呼吸一時快，一時慢，所練顯是一門極特异的內功，謝遜眉頭一皺，想起一事，心道：“這可奇了，難道這孩子竟是……”

　　忽聽得殷离喝道：“張無忌，你這小子，干麼不跟我上靈蛇島去？”張無忌、趙敏、周芷若、小昭等被她這麼一喝，都驚醒了。只聽她又道：“我獨個兒在島上寂寞孤單……你干麼不肯來陪我？我這麼苦苦的想念你，你……你在陰世，可也知道嗎？”張無忌伸手摸她的額頭，著手火燙，知她重傷後發燒，說起胡話來了。他雖醫術精湛，但小舟中無草無藥，實是束手無策，只得撕下一塊衣襟，浸濕了水，貼在她額頭。殷离胡話不止，忽然大聲驚喊：“爹爹，你……你別殺媽媽，別殺媽媽！二娘是我殺的，你只管殺我好了，跟媽媽毫不相干……媽媽死啦，媽媽死啦！是我害死了媽媽！嗚嗚嗚嗚……”哭得十分傷心。張無忌柔聲道：“蛛兒，蛛兒，你醒醒。你爹不在這兒，不用害怕。”殷离怒道：“是爹爹不好，我才不怕他呢！他為甚麼娶二娘、三娘？一個男人娶了一個妻子難道不夠麼？爹爹，你三心兩意，喜新棄舊，娶了一個女人又娶一個，害得我媽好苦，害得我好苦！你不是我爹爹，你是負心男兒，是大惡人！”

　　張無忌惕然心驚，只嚇得面青唇白。原來他適才間剛做了一個好夢，夢見自己娶了趙敏，又娶了周芷若。殷离浮腫的相貌也變得美了，和小昭一起也都嫁了自己。在白天從來不敢轉的念頭，在睡夢中忽然都成為事實，只覺得四個姑娘人人都好，自己都舍不得和她們分离。他安慰殷离之時，腦海中依稀還存留著夢中帶來的溫馨甜意。

　　這時他聽到殷离斥罵父親，憶及昔日她說過的話，她因不忿母親受欺，殺死了父親的愛妾，自己母親因此自刎，以致舅父殷野王要手刃親生女兒。這件慘不忍聞的倫常大變，皆因殷野王用情不專、多娶妻妾之故。他向趙敏瞧了一眼，情不自禁的又向周芷若瞧了一眼，想起適才的綺夢，深感羞慚。

　　只聽殷离咕里咕嚕的說了些囈語，忽然苦苦哀求起來：“無忌，求你跟我去啊，跟我去罷。你在我手背上這麼狠狠的咬了一口，可是我一點也不恨你。我會一生一世的服侍你、體貼你，當你是我的主人。你別嫌我相貌丑陋，只要你喜歡，我宁愿散了全身武功，棄去千蛛劇毒，跟我初見你時一模一樣……”這番話說得十分的嬌柔婉轉，張無忌哪想到這表妹行事任性，喜怒不定，怪僻乖張，內心竟是這般的溫柔。只聽她又道：“無忌，我到處找你，走遍了天涯海角，聽不到你的訊息，後來才知你已在西域墮崖身亡，我傷心得真不想活了。我在西域遇到了一個少年曾阿牛，他武功既高，人品又好，他說過要娶我為妻。”趙敏、周芷若、小昭三人都知道曾阿牛便是張無忌的化名，一齊向他瞧去。張無忌滿臉通紅，狼狽之極，在這三個少女异樣的目光注視之下，真恨不得跳入大海，待殷离清醒之後這才上來。只聽殷离喃喃又道：“那個阿牛哥哥對我說：‘姑娘，我誠心誠意，愿娶你為妻，只盼你別說我不配。’他說：‘從今而後，我會盡力愛護你，照顧你，不論有多少人來跟你為難，不論有多麼厲害的人來欺侮你，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要保護你周全。我要使你心中快樂，忘去了從前的苦處。’無忌，這個阿牛哥哥的人品可比你好得多啦，他的武功比甚麼峨嵋的滅絕師太都強。可是我心中已有了你這個狠心短命的小鬼，便沒答應跟他。你短命死了，我便給你守一輩子的活寡。無忌，你說，阿离待你好不好啊？當年你不睬我，而今心里可後悔不後悔啊？”

　　張無忌初時聽她復述自己對她所說的言語，只覺十分尷尬，但後來越聽越是感動，禁不住淚水涔涔而下。這時濃霧早已消散，一彎新月照在艙中，殷离側過了身子，只見到她苗條的背影。只聽她又輕聲說道：“無忌，你在幽冥之中，寂寞麼？孤單麼？我跟婆婆到北海冰火島上去找到了你的義父，再要到武當上去掃祭你父母的墳墓，然後到西域你喪生的雪峰上跳將下去，伴你在一起。不過那要等到婆婆百年之後，我不能先來陪你，撇下她孤零零的在世上受苦。婆婆待我很好，若不是她救我，我早給爹爹殺了。我為了你義父，背叛婆婆，她一定恨我得緊，我可仍要待她很好。無忌，你說是不是呢？”這些話便如和張無忌相對商量一般。在她心中，張無忌早已是陰世為鬼，這般和一個鬼魅溫柔軟語，海上月明，靜夜孤舟，聽來凄迷萬狀。她接下去的說話卻又是東一言，西一語的不成連貫，有時驚叫，有時怒罵，每一句卻都吐露了心中無窮無盡的愁苦。這般亂叫亂喊了一陣，終于聲音漸低，慢慢又睡著了。五人相對不語，各自想著各人的心事，波濤輕輕打著小舟，只覺清風明月，萬古常存，人生憂患，亦復如是，永無斷絕。忽然之間，一聲聲極輕柔、極縹緲的歌聲散在海上：“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百歲光陰，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卻是殷离在睡夢中低聲唱著小曲。

　　張無忌心頭一凜，記得在光明頂上秘道之中，出口被成昆堵死，無法脫身，小昭也曾唱過這個曲子，不禁向小昭望去。月光下只見小昭正自痴痴的瞧著自己。

## 第三十章　東西永隔如參商

　　殷离唱了這幾句小曲，接著又唱起歌來，這一回的歌聲卻是說不出的詭异，和中土曲子渾不相同，細辨歌聲，辭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來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來兮何所終！”她翻翻覆覆唱著這兩句曲子，越唱越低，終于歌聲隨著水聲風聲，消沒無蹤。各人想到生死無常，一人飄飄入世，實如江河流水，不知來自何處，不論你如何英雄豪傑，到頭來終于不免一死，飄飄出世，又如清風之不知吹向何處。張無忌只覺掌里趙敏的纖指寒冷如冰，微微顫動。

　　謝遜忽道：“這首波斯小曲，是韓夫人教她的，二十余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光明頂上也曾聽到過一次。唉，想不到韓夫人絕情如此，竟會對這孩子痛下毒手。”

　　趙敏問道：“老爺子，韓夫人怎麼會唱波斯小曲，這是明教的歌兒麼？”謝遜道：“明教傳自波斯，這首波斯曲子跟明教有些淵源，卻不是明教的歌兒。這曲子是兩百多年前波斯一位最著名的詩人峨默做的，据說波斯人個個會唱。當日我聽韓夫人唱了這歌，頗受感触，問起此歌來歷，她曾詳細說給我聽。“其時波斯大哲野芒設帳授徒，門下有三個傑出的弟子：峨默長于文學，尼若牟擅于政事，霍山武功精強。三人意氣相投，相互誓約，他年禍福與共，富貴不忘。後來尼若牟青云得意，做到教主的首相。他兩個舊友前來投奔，尼若牟請于教主，授了霍山的官職。峨默不愿居官，只求一筆年金，以便靜居研習天文歷數，飲酒吟詩。尼苦牟一一依從，相待甚厚。“不料霍山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陰謀叛變。事敗後結党据山，成為威震天下的一個宗派首領。該派專以殺人為務，名為依斯美良派，當十字軍之時，西域提起‘山中老人’霍山之名，無不心驚色變。其時西域各國君王喪生于‘山中老人’手下者不計其數。韓夫人言道，極西海外有一大國，叫做英格蘭，該國國王愛德華得罪了山中老人，被他遣入行刺。國王身中毒刃，幸得王后舍身救夫，吸去傷口中毒液，國王方得不死。霍山不顧舊日恩義，更遣人刺殺波斯首相尼若牟。首相臨死時口吟峨默詩句，便是這兩句‘來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來兮何所終’了。韓夫人又道，後來‘山中老人’一派武功為波斯明教中人習得。波斯三使武功詭异古怪，料想便出于這山中老人。”

　　趙敏道：“老爺子，這個韓夫人的性兒，倒像那山中老人你待她仁至義盡，她卻陰謀加害于你。”謝遜歎道：“世人以怨報德，原是尋常得緊，豈足深怪？”

　　趙敏低頭沉吟半晌，說道：“韓夫人位列明教四王之首，武功卻不見得高于老爺子啊。昨晚與波斯三使動手之際，她何以又不使千蛛萬毒手的毒招？”謝遜道：“千蛛萬毒手？韓夫人不會使啊。似她這等絕色美人，愛惜容顏過于性命，怎肯練這門功夫？”張無忌、趙敏、周芷若等都是一怔，心想金花婆婆相貌丑陋，從她目前的模樣瞧來，即使再年輕三四十歲，也決計談不上“絕色美人”四字，鼻低唇厚、四方臉蛋、耳大招風，這面型是決計改變不來的，趙敏笑道：“老爺子，我瞧金花婆婆美不到哪里去啊”謝遜道：“甚麼？紫衫龍王美若天仙，二十余年前乃是武林中第一美人，就算此時年事已高，當年風姿仍當仿佛留存……唉，我是再也見不到了。”

　　趙敏聽他說得鄭重，隱約覺得其中頗有蹊蹺，這個丑陋佝僂的病嫗，居然是當年武林中的第一美人，說甚麼也令人難以置信，問道：“老爺子，你名震江湖，武功之高，那是不消說的了。白眉鷹王自創教宗，與六大門派分庭抗禮，角逐爭雄逾二十年。青翼蝠王神出鬼沒，那日在萬安寺中威嚇于我，要毀我容貌，此後思之，常有余悸。金花婆婆武功雖高，機謀雖深，但要位列三位之上，未免不稱，卻不知是何緣故？”謝遜道：“那是殷二哥、韋四弟和我三人心甘情愿讓她的。”趙敏道：“為甚麼？”突然格格一笑，說道：“只因為她是天下第一美人，英雄難過美人關，三位大英雄都甘心拜服于石榴裙下麼？”她是番邦女子，不拘尊卑之禮，心中想到，便肆無忌憚的跟謝遜開起玩笑來。

　　謝遜竟不著惱，歎道：“甘心拜服于石榴裙下的，豈止三人而已？其時教內教外，盼獲黛綺絲之青睞者，便說一百人，只怕也說得少了。”趙敏道：“黛綺絲？那便是韓夫人麼？這名字好怪？”謝遜道：“她來自波斯，這是波斯名字。”張無忌、趙敏、周芷若都吃了一驚，齊聲道：“她是波斯人麼？”謝遜奇道：“難道你們都瞧不出來？她是中國和波斯女子的混種，頭發和眼珠都是黑的，但高鼻深目，膚白如雪，和中原女子大异，一眼便能分辨。”

　　趙敏道：“不，不！她是塌鼻頭，眯著一對小眼，跟你所說的全然不同。張公子，你說是不是？”張無忌道：“是啊。難道她也像苦頭陀一樣，故意自毀容貌？”

　　謝遜問道：“苦頭陀是誰？”張無忌道：“便是明教的光明右使范遙。”當下將范遙自毀容貌、到汝陽王府去臥底之事簡略說了。謝遜歎道：“范兄此舉，苦心孤詣，大有功于本教，實非常人所能。唉，這一半也可說是出于韓夫人之所激啊。”趙敏道：“老爺子，你別賣關子了，從頭至尾說給我們聽罷。”謝遜“嗯”了一聲，仰頭向天，出神了半晌，緩緩說道：“二十余年前，那時明教在陽教主統領之下，好生興旺。這日光明頂上突然來了三個波斯胡人，手持波斯總教教主手書，謁見陽教主。信中言道，波斯總教有一位淨善使者，原是中華人氏，到波斯後久居其地，入了明教，頗建功勳，娶了波斯女子為妻，生有一女。這位淨善使者于一年前逝世，臨死時心懷故土，遺命要女兒回歸中華。總教教主尊重其意，遣人將他女兒送來光明頂上。盼中土明教善予照拂。陽教主自是一口答應，請那女子進來。那少女一進廳堂，登時滿堂生輝，但見她容色照人，明艷不可方物。當她向陽教主盈盈下拜之際，大廳上左右光明使、三法王、五散人、五行旗使，無不震動。護送她來的三個波斯人在光明頂上留了一宵，翌日便即拜別。這位波斯艷女黛綺絲便在光明頂上住了下來。”趙敏笑道：“老爺子，那時你對這位波斯艷女便深深鐘情了，是不是？不用害羞，老老實實的說出來罷。”謝遜搖頭道：“不！那時我正當新婚，和妻子極是恩愛，妻子又懷了孕。我怎會另生他念？”趙敏“哦”了一聲，暗悔失言，她知謝遜的妻兒均為成昆所殺，這時無意間提起，不免引起他傷心，忙道：“對啦，對啦！怪不得韓夫人說，當年她嫁與銀葉先生，光明頂上人人反對，只有陽教主和你仍然待她很好。想來陽教主的夫人不但是位美人兒，而且為人厲害，將丈夫收得服服帖帖。”謝遜道：“陽教主慷慨豪俠，黛綺絲的年紀盡可做得他女兒。何況波斯總教教主托他照拂，陽教主持她自是仁至義盡，決無他念。陽教主夫人是我師父成昆的師妹，是我師姑。陽教主對夫人是十分愛重的。”成昆殺他全家，雖然在他心底仇恨愈久愈深，但提到成昆的名字之時，卻只淡淡的一言帶過，便與說到一個常人無异。趙敏道：“苦頭陀范遙据說年輕時是個美男子，他對黛綺絲定是十分傾心的了？”謝遜點頭道：“那是一見鐘情，終于成為銘心刻骨的相思。其實何止范兄如此，見到黛綺絲之美色而不動心的男子只怕很少。不過明教教規嚴峻，人人以禮自持，就有誰對黛綺絲致思慕之忱的，也都是未婚男子。哪知黛綺絲對任何男子都是冷若冰霜，絲毫不假辭色，不論是誰對她稍露情意，便被她痛斥一頓，令那人羞愧無地，難以下台。我師姑陽夫人有意撮合，想要她與范遙結為夫妻。黛綺絲一口拒絕，說到後來，她竟當眾橫劍自誓，說道她是決計不嫁人的，如要逼她婚嫁，她宁死不屈。這麼一來，眾人的心也都冷了。“過了半年，有一天海外靈蛇島來了一人，自稱姓韓，名叫千葉，是陽教主當年仇人的兒子，上光明頂來是為父報仇。眾人見這姓韓的青年貌不驚人，居然敢獨上光明頂，來向陽教主挑戰，無不哈哈大笑。但陽教主卻神色鄭重，接以大賓之禮，大排筵席的款待。宴後向眾兄弟說起情由，原來陽教主當年和他父親一言不合動手，以一掌‘大九天手’擊得他父親重傷，跪在地下，站不起身。當時他父親言道，日後必報此仇，只是知道自己武功已無法再進。將來不是叫兒子來，便是叫女兒來。陽教主道：不論是兒子還是女兒，他必奉讓三招。那人道：招是不須讓的，但如何比武，卻要他子女選定。陽教主當時便答允了。事過十余年，陽教主早沒將這事放在心上，哪知這姓韓的竟然遣他兒子到來。“眾人都想：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此人竟敢孤身上光明頂來，必有驚人的藝業，但陽教主武功之高，幾已說得上當世無敵，除了武當派張三丰真人，誰也未必胜得他一招半式。這姓韓的能有多大年紀，便有三個五個同時齊上，陽教主也不會放在心上。所擔心的只是不知他要出甚麼為難的題目。“第二天，那韓千葉當眾說明昔日約言，先把言語擠住陽教主，令他無從食言，然後說了題目出來。他竟是要和陽教主同入光明頂的碧水寒潭之中一決胜負。“他此言一出，眾人盡皆驚得呆了。碧水寒潭冰冷澈骨，縱在盛暑，也向來無人敢下。何況其時正當隆冬？陽教主武功雖高，卻不識水性，這一下到碧水寒潭之中，不用比武，凍也凍死了，淹也淹死了。當時聖火廳中，群雄齊聲斥責。”張無忌道：“這件事當真為難得緊，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陽教主當年曾答允過那姓韓的，比武的方法由他子女選擇，這韓千葉前輩選定水戰，按理說陽教主無法推托。”趙敏反握他手掌，捏了一捏，輕輕笑道：“是啊，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明教教主何等身分，豈能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答允了人家的事，總當做到。”

　　她這話說的是張無忌。再提一下二人之間的誓約，謝遜卻哪里知道，說道：“正是如此，當日韓千葉朗聲說道：‘在下孤身上得光明頂來，原沒盼望能活著下山。眾位英雄豪傑盡可將在下亂刀分尸，除了明教之外，江湖上誰也不會知曉。在下只是個無名小卒。殺了區區一人，有何足道？各位要殺，上來動手便是。’眾人一聽，倒不能再說甚麼了。“陽教主沉吟半晌，說道：‘韓兄弟，在下當年确與令尊有約。好漢子光明磊落，這場比武是在下輸了。你要如何處置，悉聽尊便。’韓千葉手腕一翻，亮出一柄晶光燦爛的匕首，對准自己心髒，說道：‘這匕首是先父遺物，在下只求陽教主向這匕首磕上三個響頭。’群雄一聽，無不憤怒，堂堂明教教主，豈能受此屈辱？但陽教主既然認輸，按照江湖規矩，不能不由對方處置。眼前情勢已十分明白，韓千葉此番拚死而來，受了陽教主這三個頭後，他勢必立即以匕首往自己心口一插，以免死于明教群豪手下。“霎時之間，大廳中竟無半點聲息。光明左右使逍遙二仙、白眉鷹王殷二哥、彭瑩玉和尚等人，平素均是足智多謀，但當此難題，卻也都一籌莫展。韓千葉此舉，明明是要逼死陽教主，以雪父親當年重傷跪地之辱，然後自殺。“便在這緊迫萬分之際，黛綺絲忽然越眾而前，向陽教主道：‘爹爹，他人生了個好兒子，你難道便沒生個好女兒？這位韓爺為他父親報仇，女兒就代爹爹接他招數。上一代歸上一代，下一代歸下一代，不可亂了輩份。’眾人都是一愕：‘怎麼她叫陽教主作爹爹？’但即會意：‘她冒充教主的女兒。要解此困厄。’均想：‘瞧她這般嬌滴滴弱不禁風的模樣，不知是否會武？就算會武，也必不高，至于入碧水寒潭水戰，更加不必談起。’“陽教主尚未回答，韓千葉已冷笑道：‘姑娘要代父接招，亦無不可。倘若姑娘輸了，在下仍要陽教主向先父的匕首磕三個頭。’他眼見黛綺絲既美且弱，哪里將她放在眼下？黛綺絲道：‘倘若尊駕輸了呢？’韓千葉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黛綺絲道：‘好！咱們便去碧水寒潭！’說著當先便行。陽教主忙搖手道：‘不可！此事不用你牽涉在內。’黛綺絲道：‘爹爹，你不用操心。’跟著便盈盈拜了下去。這一拜，便算拜了陽教主為義父。“陽教主見她顯是滿有把握，而除此以外，實在亦無他法，只得聽她主張。當下眾人一齊來到山陰的碧水寒潭。其時北風正烈，只到潭邊一站，已然寒氣逼人，內力稍差的便已覺得不大受用。潭水早已結成厚冰，望下去碧沉沉地，深不見底。“陽教主心想不該要黛綺絲為他送命，昂然道：‘乖女兒，你這番好意，我心領了，我來接韓兄的高招。’說著除下外袍，取出一柄單刀，他是決意往潭中一跳，從此不再起來了。黛綺絲微微一笑，說道：‘爹爹，女兒從小在海邊長大，精熟水性。’說著抽出長劍，飛身躍入潭中，站在冰上，劍尖在冰上划了個徑長兩尺的圓圈，左足踏上，擦的一聲輕響，已踏陷那塊圓冰，身子沉入了潭中。”

　　其時海上寒風北來，拂動各人的衣衫。謝遜說道：“當時碧水寒潭之畔的情景，今日回想，便如是昨天剛過的事一般。黛綺絲那日穿了一身淡紫色的衣衫，她在冰上這麼一站，當真胜如凌波仙子，突然間無聲無息的破冰入潭，旁觀群豪，無不驚异。那韓千葉見到她入水的身手，臉上狂傲之色登時收起，手執匕首，跟著躍入了潭中。

　　“那碧水寒潭色作深綠，從上邊望不到二人相斗的情形，但見潭水不住晃動。過了一會，晃動漸停，但不久潭水又激蕩起來。明教群豪都極為擔心，眼見他二人下潭已久，在水底豈能長久停留？又過一會，突然一縷殷紅的鮮血從綠油油的潭水中滲將上來。眾人更是憂急，不知是不是黛綺絲受了傷。驀地里忽喇一聲響，韓千葉從冰洞中跳了上來，不住的喘息。眾人見他先上，一齊大驚，齊問：‘黛綺絲呢？黛綺絲呢？’只見他空著雙手，他那柄匕首卻插在他右胸，兩邊臉頰上各划著一條長長的傷痕。

　　“眾人正驚异鬧，黛綺絲猶似飛魚出水，從潭中躍上，長劍護身，在半空中輕飄飄的轉了個圈子，這才落在冰上。群雄歡聲大作。陽教主上前握住了她手，高興得說不出話來。誰都料想不到，這樣千嬌百媚的一個姑娘，水底功夫竟這般了得。黛綺絲向韓千葉瞧了一眼，說道：‘爹爹，這人水性不差，念他為父報仇的孝心，對教主無禮之罪，便饒過了罷？’陽教主自然答允，命神醫胡青牛替他療傷。

　　“當晚光明頂上大排筵席，人人都說黛綺絲是明教的大功臣，若非她挺身出來解圍，陽教主一世英名付于流水。當下安排職司，陽夫人贈了她個‘紫衫龍王’的美號，和鷹王、獅王、蝠王三王并列。我們三王心甘情愿讓她位列四王之首。她此日這場大功，可將三王過去的功績都蓋下去了。後來我們三個護教法王和她兄妹相稱，她便叫我‘謝三哥’。“不料碧水寒潭這一戰，結局竟大出各人意料之外。韓千葉雖然敗了，不知如何，竟然贏得了黛綺絲的芳心。想是她每日前去探傷，病榻之畔，因怜生愛，從歉種情，等到韓千葉傷愈，黛綺絲忽然稟明教主，要嫁與此人。“各人聽到這個訊息，有的傷心失望，有的憤恨填膺。這韓千葉當日逼得本教自教主以下人人狼狽萬狀，本教的護教法王豈能嫁與此人？有些脾氣粗暴的兄弟當面便出言侮辱。黛綺絲性子剛烈，仗劍站在廳口，朗聲說道：‘從今而後，韓千葉已是我的夫君。哪一位侮辱韓郎，便來試試紫衫龍王長劍！’眾人見事已如此，只有恨恨而散。

　　“她與韓千葉成婚，眾兄弟中倒有一大半沒去喝喜酒。只有陽教主和我感激她這場解圍之德，出力助她排解，使她平安成婚，沒出甚麼岔子。但韓千葉想入明教，終以反對的人太多，陽教主也不便過拂眾意。事過不久，陽教主夫婦突然同時失蹤，光明頂上人心惶惶。眾人四下追尋之際，有一晚光明右使范遙竟見韓夫人黛綺絲從秘道之中出來。”張無忌一凜，道：“她從秘道中出來？”

　　謝遜道：“不錯。明教教規極嚴，這秘道只有教主一人方能去得。范遙驚怒之下，上前責問。韓夫人道：‘我已犯了本教重罪，要殺要剮，悉聽尊便。’當晚群豪大會，韓夫人仍然只是這幾句話。問她入秘道去干甚麼，她說她不愿撒謊，卻也不原吐露真相；問她陽教主去了何處，她說一概不知，至于私入秘道之事，一人作事一身當，多說無益。按理她不是自刎，便當自斷一肢，但一來范遙舊情不忘，竭力替她遮掩，二來我在旁說情，群豪才議定罰她禁閉十年，以思己過。哪知黛綺絲說道：‘陽教主不在此處，誰也管不著我。’”張無忌問道：“義父，韓夫人私進秘道卻是為何？”謝遜道：“此事說來話長，教中只我一人得知。當時大家疑心多半與陽教主夫婦失蹤之事有關，但我力證絕無牽連。光明頂聖火廳中，群豪說得僵了，終于韓夫人破門出教，說道自今而後，再與中土明教沒有干系。她是最先例出明教之人，即日與韓千葉飄然下峰，不知所蹤。

　　“此後教中眾兄弟尋覓教主不得，過了數年，為爭教主之位，事情越來越糟。白眉殷二哥竟又下了光明頂，自創天鷹一教。我苦苦相勸，他堅執不聽，哥兒倆竟致翻臉。二十余年前王盤山天鷹教揚刀立威，金毛獅王趕去踢他場子，一來沖著屠龍寶刀，二來也為了出一口當年的惡氣，存心要給殷二哥下不了台，讓他知道离開明教之後，未必能成甚麼氣候。唉，今日思之，卻也未免太過意氣用事了！”

　　他長長一聲歎息之中，蘊藏著無盡辛酸往事，無數江湖風波。各人沉默半晌。趙敏說道：“老爺子，後來金花銀葉，威震江湖，怎地明教中人都認她不出？那銀葉先生自必是韓千葉了，他又怎生中毒斃命？”

　　謝遜道：“這中間的經過情形，我便毫不知情。想是他夫婦在江湖上行走之時，盡量避開了明教中人。”張無忌說道：“不錯。金花婆婆從來不與明教中人朝相。六大派圍攻明教之時，她雖到了光明頂上，卻不上峰赴援。”

　　趙敏沉吟道：“可是紫衫龍王姿容絕世，怎能變得如此丑陋？那又不是臉上有甚麼毀損。”謝遜道：“猜想她必是用甚麼巧妙法兒改易了面容。韓夫人一生行事怪僻，其實內心有說不出的苦處。她畢生在逃避波斯總教來人的追尋，哪知到頭來還是無法逃過。”張無忌和趙敏齊問：“波斯總教何事尋她？”謝遜道：“這是韓夫人最大的秘密，本是不該說的。但我盼望你們回靈蛇島去救她，卻是非說不可了。”趙敏驚道：“咱們再回靈蛇島去？斗得過那波斯三使麼？”謝遜不答，自行敘述往事：“數百年來，中土明教的教主例由男子出任，波斯總教的教主卻向來是女子，且是不出嫁的處女。總教經典中鄭重規定，由聖處女任教主，以維護明教的神聖貞洁。每位教主接任之後，便即選定教中高職人士的三個女兒，稱為‘聖女’。此三聖女領職立誓，游行四方，為明教立功積德。教主逝世之後，教中長老聚會，匯論三聖女功德高下，選定立功最大的聖女繼任教主。但若此三位聖女中有誰失卻貞操，便當處以焚身之罰，縱然逃至天涯海角，教中也必遣人追拿，以維聖教貞善……”

　　他說到這里，趙敏失聲道：“難道那韓夫人便是總教三聖女之一？”謝遜點頭道：“正是！當范遙發見她私入秘道之前，其實我已先行發覺。韓夫人當我是知己，便將事實真相一一告知。她在碧水寒潭中與韓千葉相斗，水中肌膚相接，竟然情不自禁，日後病榻相慰，終成冤孽。她知總教總有一日會遣人前來追查，只盼為總教立一大功，以贖罪愆。她偷入秘道，為的是找尋‘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此心法總教失落日久，中土明教卻尚有留存。總教遣她前來光明頂，其意便在于此。”張無忌“啊”的一聲，隱隱約約覺得有甚麼事情頗為不妥，但到底何事，一時卻想不明白。只聽謝遜道：“韓夫人數次偷入秘道，始終找不到這武功心法。我知悉後鄭重告誡，此事犯我教中大規，實難寬容……”趙敏插嘴道：“啊，我知道啦。韓夫人破門出教，為的是要繼續偷入秘道，她既不是中土明教中人，再入秘道便不受拘束了。”

　　謝遜道：“趙姑娘聰明得緊。但光明頂是本教根本重地，豈容外人任意來去？當時我也猜到了她的用意，韓夫人下山之後，我親自守住秘道口，韓夫人曾私自上山三次，每次都見到我，這才死了這條心。”

　　謝遜思索片刻，問道：“那波斯三使的服色，和中土明教可有甚麼不同麼？”張無忌道：“他們都身穿白袍，袍角上也繡有紅色火焰……嗯，白袍上滾著黑邊，這是唯一的小小不同。”謝遜一拍船舷，說道：“是了。總教教主逝世。西域之人以黑色為喪服，白袍上鑲以黑邊，那是服喪。他們要選立新教主，是以萬里迢迢的來到中土，追查韓夫人的下落。”張無忌道：“韓夫人既是來自波斯，必當知曉波斯三使的怪异武功，怎地不到一招，便給他們制住？”趙敏笑道：“你笨死啦。韓夫人是假裝的。她要掩飾自己身分，自不能露出懂得波斯派武功。依我猜想，謝老爺子倘若聽從波斯三使的言語，下手殺她。韓夫人當有脫身之計。”謝遜搖頭道：“她不肯顯示自己身分，那是不錯。但說被波斯三使打中穴道之後立即能夠脫身，卻也未必。她宁可被我一刀殺死，不愿遭那烈火焚身之苦。”趙敏道：“我說中土明教是邪教，哪知波斯明教更加邪得可以。為甚麼定要處女來做教主？為甚麼要將失貞的聖女燒死？”謝遜斥道：“小姑娘胡說八道。每個教派都有歷代相傳的規矩儀典。和尚尼姑不能婚嫁，不可吃葷，那也不是規矩麼？甚麼邪不邪的？”突然間格格聲響，殷离牙關互擊，不住寒顫。張無忌一摸她額頭，卻仍十分燙手，顯是寒熱交攻，病勢極重，說道：“義父，孩兒也想回靈蛇島去。殷姑娘傷勢不輕，非覓藥救治不可。咱們盡力而為，便救不得韓夫人，也當救了殷姑娘。”謝遜道：“不錯。這位殷姑娘對你如此情意深重，焉能不救？周姑娘、趙姑娘，你兩位意下如何？

　　趙敏道：“殷姑娘的傷是要緊的，我的傷是不要緊的。不回靈蛇島去那怎麼成？”周芷若淡淡的道：“老爺子說回去，人家便回去。”張無忌道：“須待大霧敢盡，見到星辰，始辨方向。義父，那流云使連翻兩個空心筋斗，卻能以聖火令傷我，那是甚麼緣故？”當下兩人研討波斯三使武功的家數，趙敏所學甚博，偶爾也參酌所見，但談論半天，始終猜不到三人聯手功夫的要旨所在。海上大霧，直至陽光出來方散。張無忌道：“咱們自北方向著東南而來，現下該當陣西北划去才是。”他和謝遜、周芷若、小昭四人輪流划船。海上操舟，沖濤破浪實非易事，好在張無忌和謝遜固然內力深厚，周芷若和小昭也有相當修為，扳槳划船，只當是鍛煉武功。

　　一連數日，一葉孤舟，不停的向西北划去。這兒日中，謝遜皺起了眉頭，苦苦思索波斯三使怪异的武功，除了向張無忌詢問幾句之外，甚麼話也不說。到得第六天傍晚，謝遜忽然仔細盤問周芷若所學的峨嵋派功夫，周芷若据實以答。兩人一問一答，直談到深夜。謝遜神情之間，甚是失望，說道：“少林、武當、峨嵋三派武功，均和九陽真經有關，和無忌所學一般，都偏于陽剛一路。倘若張三丰真人在此，以他陽剛陰柔無所不包的博大武學而與無忌聯手，那麼陰陽配合，當可擊敗波斯三使。但遠水救不了近火，韓夫人如落入波斯三使手中，那便如何是好？”

　　周芷若忽然問道：“老爺子，聽說百年前武林之中，有些高人精通九陰真經，可有這件事麼？”

　　張無忌在武當山上曾聽太師父說起過“九陰真經”之名，知道峨嵋派創派祖師郭襄女俠之父郭靖、神雕大俠楊過等人，都會九陰真經上的武功，但經中功夫太過艱難，郭襄雖是郭靖的親生女兒，卻也未能學得，聽周芷若問起，心想：“難道她峨嵋派的創教祖師，畢竟也傳下了一些‘九陰真經’上的功夫麼？”謝遜道：“故老相傳是這麼說，但誰也不知真假。聽前輩們說得神乎其技，當今如果真有誰學得這門武功，和無忌聯手應敵，波斯三使自是應手而除。”

　　周芷若“嗯”的一聲，便不再問。

　　趙敏問道：“周姑娘，你峨嵋派有人會這門武功麼？”周芷若道：“峨嵋派若有人具此神功。先師也不會喪身于萬安寺中了。”滅絕師太所以逝世，根源出于趙敏，周芷若對她痛恨已極，日日夜夜風雨同舟，卻從來跟她不交一語。此刻趙敏正面相詢，便頂撞了她一句。她性格溫文，這般說話，已是生平對人最不客氣的言語了。趙敏卻不生氣，只笑了一笑。張無忌不住手的扳漿，忽然望著遠處叫道：“瞧，瞧！那邊有火光。”各人順著他眼光望去，只見西北角上海天相接之處，微有火光閃動。謝遜雖無法瞧見，心下卻和眾人一般的驚喜，抄起木槳，用力划船。那火光望去不遠，其實在大海之上，相隔有數十里之遙。兩人划了大半天，才漸漸接近。張無忌見火光所起之處群山聳立，正是靈蛇島，說道：“咱們回來啦！”謝遜猛地里“啊喲”一聲，叫了起來，說道：“為甚麼靈蛇島火光燭天？難道他們要焚燒韓夫人麼？”只聽得咕咚一聲，小昭摔倒在船頭之上。張無忌吃了一驚，縱身過去扶起，但見她雙目緊閉，已然暈去，忙拿捏她人中穴道將她救醒，問道：“小昭，你怎麼啦？”小昭雙目含淚，說道：“我聽說要將人活活燒死，我……我……心里害怕。”張無忌安慰道：“這是謝老爺的猜測，未必真是如此。就算韓夫人落入了他們手中，咱們立時趕去，多半還能趕得及相救。”小昭抓住他手，求懇道：“公子，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韓夫人的性命。”張無忌道：“咱們大伙兒盡力而為。”說著回到船尾，提起木槳，鼓動內勁，划得比前更快了。小昭抓起木槳，雖是雙手發顫，卻奮力划水。

　　趙敏忽道：“張公子，有兩件事我想了很久，始終不能明白，要請你指教。”張無忌聽她忽然客氣起來，奇道：“甚麼事？”趙敏道：“那日在綠柳莊外，我遣人攻打令外祖、楊左使各位，是這位小昭姑娘調派人馬抵擋。當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明教教主手下一個小小丫鬟，居然也有這等能耐，真是奇了……”謝遜插口問道：“甚麼明教教主？”趙敏笑道：“老爺子，這時候跟你說了罷，你那位義兒公子，乃是堂堂明教教主，你反倒是他的屬下。”謝遜將信將疑，一時說不出話來。趙敏便將張無忌如何出任教主之事簡略說了一些，但許多細節她也不知。張無忌被謝遜問得緊了，無法再瞞，只得說了六大派如何圍攻光明頂、自己如何在秘道中獲得乾坤大挪移心法等情。

　　謝遜大喜，站起身來，便在船艙之中拜倒，說道：“屬下金毛獅王謝遜，參見教主。”

　　張無忌忙跪倒還禮，說道：“義父不必多禮。陽教主遺命，請義父暫攝教主職位。孩兒正苦于不克負荷重任，天幸義父無恙歸來，實是本教之福。咱們回到中土之後，教主之位，原是要請義父接任的。”謝遜黯然道：“你義父雖得歸來，但雙目已瞎，‘無恙’兩字，是說不上的了。明教的首領，豈能由失明之人擔任？趙姑娘，你心中有哪兩件事不明白？”趙敏道：“我想請問小昭姑娘，那些奇門八卦、陰陽五行之術，是誰教的？你小小年紀，怎地會了這一身出奇的本事？”小昭道：“這是我家傳武功，不值郡主娘娘一笑。”趙敏又問：“令尊是誰？女兒如此了得，父母必是名聞天下的高手。”小昭道：“家父埋名隱姓，何勞郡主動問？難道你想削我幾根指頭，逼問我的武功麼？”她小小年紀，口頭上對趙敏竟絲毫不讓，提到削指之事，更顯然意欲挑起周芷若敵愾同仇之心。趙敏笑了笑，轉頭向張無忌道：“張公子，那晚咱們在大都小酒店中第二次敘會，苦頭陀范遙前來向我作別，他見到小昭姑娘之時，說了兩句甚麼話？”張無忌早將這件事忘了，聽她提起，想了一會，才道：“苦大師好像是說，小昭的相貌很像一個他相識之人。”趙敏道：“不錯。你猜苦大師說小昭姑娘像誰？”張無忌道：“我怎猜得到？”

　　說話之間，小船离靈蛇島更加近了，只見島西一排排的停了大船，每張白帆上都繪了個大大的紅花火焰，帆上都懸挂黑色飄帶。張無忌皺眉道：“波斯總教勞師動眾，派來的人可不少啊。”趙敏道：“咱們划到島後，揀個隱僻的所在登陸，別讓他們發見了。”張無忌點頭道：“是！”

　　剛划出三四丈，突然間大船上號角嗚嗚，跟著砰砰兩聲，兩枚炮彈打將過來，一枚落在船左，一枚落在船右，激起兩條水柱，小船劇晃，幾乎便要翻轉。大船上有人叫道：“來船快划過來，如若不聽將令，立時轟沉。”

　　張無忌暗暗叫苦，心知適才這兩炮敵船志在示威，故意打在小船兩側，現下相距如此之近，敵人瞄准極易，當真一炮轟在船中，六人無一得免，只得划動小船，慢慢靠過去。三艘敵船的炮口緩緩轉動，對准小船。待小船靠近，大船上放下繩梯。張無忌道：“咱們上去，相機奪船。”謝遜摸到繩梯，第一個爬上大船。周芷若一言不發，俯身抱起殷离，從繩梯攀上船去。跟著便是小昭。張無忌抱了趙敏，最後一個攀上。只見船上一干人個個黃發碧眼，身材高大，均是波斯胡人，那流云使等三使卻不在其內。

　　一個會說中國話的波斯人問道：“你們是誰？到這里來干甚麼？”趙敏道：“我們飄洋遇險，座船沉沒，多蒙相救。”那波斯人將信將疑，轉頭向坐在甲板正中椅上的首領說了幾句波斯話。那首領向手下嘰哩咕嚕的吩咐幾句。小昭突然縱身而起，發掌便向那首領擊去。那首領一驚，閃身避過，抓起坐椅，便向小昭砸來。張無忌沒料到小昭這麼快便即動手，身形一側，欺上三尺，伸指將那首領點倒，船上數十名波斯人登時大亂，紛紛抽出兵刃，圍了上來。這些人雖然均有武功，但與風云三使相去可就極遠。張無忌右手扶著殷离，左手東點一指，西拍一掌。謝遜使開屠龍刀，周芷若揮動長劍，再加上小昭身形靈動，片刻之間，已將船上數十名波斯人料理了。十余人被砍翻在甲板之上。七八人墮人海中，余下盡數被點中了穴道。

　　霎時之間，海旁呼喊聲、號角聲亂成一片。其餘波斯船只靠了過來，船上人眾便欲涌上相斗。張無忌提起那波斯首領，躍上橫桁，朗聲叫道：“誰敢上來，我便將此人一掌劈死。”只聽得各船上眾人大聲呼喊，張無忌雖一句也聽不懂，但見無人躍上船來，想來所擒之人頗有身分，對方心存顧忌，一時不敢來攻。張無忌躍回甲板，剛放下那個首領，驀地里背後錚的一聲響，一件兵刃砸了過來，急忙側身相避，反腳踢出，迎面一根聖火令擊到，左側又有一根橫掠而至。張無忌暗暗叫苦，心想風云三使來得好快，叫道：“大家退入船艙。”提起那個首領，往一根聖火令上迎去。

　　輝月使急忙收令，但收招急促，下盤露出空隙，張無忌一腿掃去，險些踢中了她小腿。流云、妙風兩使自旁急攻，迫使張無忌這一腿未能踢實。拆到第九招上，妙風使左手聖火令斜擊甩上，招數怪异無比，堪堪便要點中張無忌小腹。張無忌將那波斯首領的身子一沉。妙風使這一招便得古怪，張無忌這一下卻也是極其巧妙，只聽得拍的一聲響，這一記聖火令正好打在那波斯人的左頰之上。風云三使齊聲驚呼，臉色大變，同時向後躍開，交談了幾句波斯話，突然躬身向張無忌手中的波斯人行禮，神色極是恭敬，跟著便即退回。忽聽得號角聲此起彼落，一艘大船緩緩駛到，船頭上插了十二面繡金大旗。船頭上設著十二張虎皮交椅，有一張空著，其餘十一張均有人乘坐。那大船駛到近處，便停住了。趙敏見空著的那張虎皮交椅排在第六。心念一動。說道：“咱們抓到的此人和大船上那十一人服色相同，看來是他們十二個人首領之一，他位居第六。”謝遜道：“十二個大首領？嗯，總教十二寶樹王齊來中土，非同小可。”趙敏問道：“甚麼十二寶樹王？”謝遜道：“波斯總教教主座下，共有十二位大經師，稱為十二寶樹王，身分地位相當于中土明教的四大護救法王。這十二寶樹王第一大聖，二者智慧，三者常胜，四者掌火，五者勤修，六者平等，七者信心，八者鎮惡，九者正直，十者功德，十一齊心。十二俱明。只是十二寶樹王以精研教義、精運經典為主，聽說并不一定武功高強。這人位列第六，那麼是平等寶樹王了。”張無忌在桅杆邊坐下，將平等王橫放在膝蓋之上，這人既在波斯總教中地位極高，自己一干人脫險求生，勢非著落在他身上不可，俯首見他左頰高高腫起，幸好非致命之傷。想是妙風使一令擊出，已知不對，急忙收力，加之這人也有相當內功，頗有抵御之勁。周芷若和小昭收拾甲板上的眾波斯人，將已死的尸首搬入後艙，未死的一一排齊。只見十余艘波斯大船四下圍住，各船上的大炮對准了張無忌等人的座船，每一艘船船舷上都站滿了波斯人，火把照耀下刀劍閃爍。密密麻麻的不知有多少人，張無忌暗暗心驚，別說各船開炮轟擊，這成千成百人一涌而上，自己便有三頭六臂。也是難以抵擋，縱能仗著絕頂武功脫困，但無論如何不能保護得旁人周全，殷离和趙敏身上有傷，更是危險。只聽得一名波斯人以中國話朗聲說道：“金毛獅王聽了，我總教十二寶樹王俱在此間，你得罪總教之罪，諸寶樹王寬于赦免。你速速將船上諸位總教教友獻出，自行開船去罷。”謝遜笑道：“謝某又不是三歲小兒，我們一放俘虜，你們船上的大炮還不轟將過來嗎？”那人怒道：“你就算不放，我們的大炮便不能轟嗎？”謝遜沉吟道：“我有三個條件，貴方答應了，我們便恭送這里的總教教友上岸。”那人道：“甚麼條件？”謝遜道：“第一，此後總教和中土明教相親相敬，互不干擾。”那人道：“嗯，第二呢？”謝遜道：“你們放黛綺絲過船，免了她的失貞之罪，此後不再追究。”那人怒道：“此事萬萬不可。黛綺絲犯了總教大規，當遭焚身之刑，跟你們中土明教有甚麼相干？第三件是甚麼？”謝遜道：“你第二件事也不能答應，何況再說第三件？”那人道：“好！這第二事就算允了，第三件還妨說來所聽。”謝遜道：“這第三件嗎？那可易辦之至。你們派一艘小船，跟在我們的座船之後。駛出五十里後，我們見你們不派大船追來，便將俘虜放入小船，任由你們攜走。”

　　那人大怒，喝道：“胡說九道！胡說九道！”謝遜等都是一怔，不知他說些甚麼，趙敏笑道：“此人學說中國話，可學得稀松平常。他以為胡說八道多一道，那便更加荒唐了。”謝遜和張無忌一想不錯，雖然眼前局勢緊迫，卻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這位在“胡說八道”上加了一道的人物，乃是諸寶樹王中位居末座的俱明寶樹王。他聽得謝遜等嘻笑，更是惱怒，一聲忽哨，和位列第十一的齊心寶樹王縱身躍上船來。張無忌上前去，左掌往齊心王胸口推去。齊心王竟不擋架，伸左手往他頭頂抓下。張無忌眼看自己這一掌要先打到他身上，哪知俱明王從斜刺里雙掌推到，接過了他這一掌，齊心王的手指卻直抓下來。張無忌向前急沖一步，方得避過，才知他二人攻守聯手，便如是個四手四腿之人一般。三人迅如奔雷閃電般拆了七八招。張無忌心下暗驚，這二人比之風云三使稍有不及，但武功仍是十分怪异，明明和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極為相似，可是一到使用出來，總是大為變形，全然無法捉摸，然以招數凌厲巧妙而言，卻又遠不及乾坤大挪移。似乎這二人都是瘋子，偶爾學到了一些挪移乾坤的武功，學得既不到家，又是神智昏亂，胡踢瞎打，常人反倒不易抵御。但兩人聯守之緊密，和風云三使如出一轍。張無忌勉力抵御，只戰了個平手，預計再拆二三十招，方可占到上風。

　　便在此時，風云三使齊聲呼嘯，又攻上船來，同時趨向平等王，只盼將他搶回，以折免失手擊了他一令之罪。謝遜舉起平等王左右揮舞，划成一個個極大的圈子。風云三使這次如何敢貿然欺前？左趨右閃，想找尋空隙攻上。驀地里俱明王悶哼一聲，中腿摔倒。張無忌俯身待要擒拿，流云使和輝月使雙令齊到，妙風使已抱起俱明王躍回己船。這時齊心王和云月二使聯手，配合已不如風云三使嚴謹，接戰數合，眼見難以取胜，三人幾聲忽哨，便即躍回。張無忌定了定神，說道：“這一干人似乎學過挪移乾坤之術，偏又學得不像，當真難以對付。”謝遜道：“本教的乾坤大挪移心法本是源于波斯。但數百年前傳入中上之後，波斯本國反而失傳，他們所留存的，据黛綺絲說只是些不三不四的皮毛，因此才派她到光明頂來，想偷回心法。”張無忌道：“他們武功的根基甚是膚淺，果然只是些皮毛，但運用之際卻又十分巧妙。顯然中間另有一個重大的關鍵所在，我沒揣摩得透。嗯，那挪移乾坤的第七層功夫之中，有一些我沒練成，難道便是為此麼？”說著坐著甲板之上，抱頭苦思。謝遜等均不出聲，生怕擾亂他的思路。

　　忽然間小昭“啊喲”一聲驚呼，張無忌抬起頭來，只見風云三使押著一人，走到了十一寶樹王之前。那人佝僂著身子，手撐拐杖，正是金花婆婆。坐在第二張椅中的智慧寶樹王向她喝問數語，金花婆婆側著頭，大聲道：“你說甚麼？我不懂。”智慧王冷笑一聲，站起身來，左手一探，已揭下了金花婆婆頂上滿頭白發，露出烏絲如云。金花婆婆頭一側，向左避讓，智慧王右手倏出，竟在她臉上揭下了一層面皮下來。張無忌等看得清楚，智慧王所揭下的乃是一張人皮面具，剎那之間，金花婆婆變成了一個膚如凝脂、杏眼桃腮的美艷婦人，容光照人，端麗難言。

　　黛綺絲被他揭穿了本來面目，索性將拐杖一拋，只是冷笑。智慧王說了幾句話，她便以波斯話對答。二人一問一答，但見十一位寶樹王的神色越來越是嚴重。

　　趙敏忽問：“小昭姑娘，他們說些甚麼？”小昭流淚道：“你很聰明，你甚麼都知道，卻干麼事先不阻止謝老爺子別說？”趙敏奇道：“阻止他別說甚麼？”

　　小昭道：“他們本來不知金花婆婆是誰，後來知道她是紫衫龍王了，但決計想不到紫衫龍王便是聖女黛綺絲。婆婆一番苦心，只盼能將他們騙倒。謝老爺子所提的第二個條款，卻要他們釋放聖女黛綺絲，雖是好心，可就瞞不過智慧寶樹王了。謝老爺子目不見物，自不知金花婆婆裝得多像，任誰也能瞞過。趙姑娘，你卻瞧得清清楚楚，難道便想不到麼？”其實趙敏聽了謝遜在海上所說的故事，心中先入為主，認定金花婆婆便是波斯明教的聖女黛綺絲，一時可沒想到在波斯諸人眼中，她的真面目卻并未揭破。她待要反唇相稽，但聽小昭語音十分悲苦，隱隱已料到她和金花婆婆之間必有極不尋常的關連，不忍再出重言，只道：“小昭妹子，我确是沒想到。若是有意加害金花婆婆，教我不得好死。”謝遜更是歉仄，當下一句話也不說，心中打定了主意，宁可自己性命不在，也得相救黛綺絲出險。

　　小昭泣道：“他們責備金花婆婆，說她既嫁人，又叛教，要……要燒死她。”張無忌道：“小昭，你別著急，一有可乘之機，我便沖過去救婆婆出來。”他叫慣了婆婆，其實此時瞧紫衫龍王的本來面目，雖已中年，但風姿嫣然，實不減于趙敏、周芷若等人，倒似是小昭的大姊姊。小昭道：“不，不！十一個寶樹王，再加風云三使，你斗他們不過的，不過枉自送了性命。他們這時在商量如何奪回平等王。”趙敏恨恨的道：“哼！這平等王便活著回去，臉上印著這幾行字，丑也丑死啦。”張無忌問道：“甚麼臉上印著字？”趙敏道：“那黃胡子使者的聖火令一下子打中了他左頰……啊，小昭！”突然想起一事，問道：“小昭妹子，你識波斯字麼？”小昭道：“識得。”趙敏道：“你快瞧瞧，這平等王臉上印著的是甚麼字。”小昭搬起平等王上身，側過他的頭來，只見他左頰高高腫起，三行波斯文深印肉里。原來每根聖火令上都刻得有文字，妙風使誤擊平等王，竟將聖火令上的文字印在他的肌肉上了。只是聖火令著肉處不過兩寸寬、三寸長，所印文字殘缺不全。小昭跟隨張無忌連入光明頂秘道，曾將乾坤大挪移心法背誦幾遍，雖然未得張無忌吩咐，自己未曾習練，但這武功的法門卻記得極熟，其時張無忌在秘道中練至第七層心法時遇有疑難，跳過費解之處不練，小昭曾一一記誦，這時看了平等王臉上的文字，不禁脫口而呼：“那也是乾坤大挪移心法！”張無忌奇道：“你說是乾坤大挪移心法？”小昭道：“不，不是！我初時一見，以為是了，卻又不是。譯成中國話，意思是這樣：‘應左則前，須右乃後，三虛七實，無中生有’……甚麼‘天方地圓……’下面的看不到了。”

　　這幾句寥寥十余字的言語，張無忌乍然聽聞，猶如滿天烏云之中，驟然間見到電光閃了幾閃，雖然電光過後，四下里仍是一團漆黑，但這幾下電閃，已讓他在五里濃霧之中看到了出路，口中喃喃念道：“應左則前，須右乃後……”竭力想將這幾句口訣和所習乾坤大挪移的武功配合起來，隱隱約約的似乎想到了，但似是而非，終究不對。

　　忽聽得小昭叫道：“公子，留神！他們已傳下號令：風云三使要來向你進攻，勤修王、鎮惡王、功德王三王來搶平等王。”謝遜當即將平等王身子橫舉在胸口，把屠龍刀拋給張無忌，說道：“你用刀猛砍便是。”趙敏也將倚天劍變給了周芷若，此刻同舟共濟，并肩迎敵要緊。

　　張無忌接過屠龍刀，心不在焉的往腰間一插，口中仍在念誦：“三虛七實，無中生有……”趙敏急道：“小呆子，這當兒可不是參詳武功的時候，快預備迎敵要緊。”一言甫畢，勤修、鎮惡、功德三王已縱身過來，伸掌向謝遜攻去。他三人生怕傷了平等王，是以不用兵刃，只使拳掌，只要有一人抓住了平等王的身子，便可出力搶奪。周芷若守在謝遜身旁，每逢勢急，挺劍便向平等王身上刺去。勤修王、鎮惡王等不得不出掌向周芷若相攻，以免她手中利劍刺中了平等王。那邊廂張無忌又和風云三使斗在一起。他四頭數歡交手，各自吃過對方的苦頭，誰也不敢大意。數合之後，輝月使一令打來，依照武學的道理，這一招必須打在張無忌左肩，哪知聖火令在半途古古怪怪的轉了個彎，拍的一響，竟打中在他後頸。張無忌一陣劇痛，心頭卻登時雪亮，大叫：“應左則後，應左則後，對了，對了！”頃刻間已然省悟，風云三使所會的，只不過是挪移乾坤第一層中的入門功夫，但聖火令上另刻得有詭异的變化用法，以致平添奇幻。他心念一轉之間，小昭所說的四句口訣已全然明白，只是“天方地圓”甚麼的還無法參悟，心想須得看齊聖火令上的刻字，方能通曉波斯派武功的精要。他突然間一聲清嘯，雙手擒拿而出，“三虛七實”，已將輝月使手中的兩枚聖火令奪了過來，“無中生有”，又將流云使的兩枚聖火令奪到。兩人一呆之際，張無忌已將四枚聖火令揣入懷中，雙手分別抓住兩人後領，將兩人擲出。

　　波斯群胡吶喊叫嚷聲中，妙風使縱身逃回己船。此時張無忌明白了對方武功的竅訣，雖然所解的仍極有限，但妙風使的武功在他眼中已全無神秘之可言，右手一探，已抓住他左腳，硬生生將他在半空中拉了回來，挾手奪下聖火令，舉起他身子便往鎮惡王頭頂砸落。三王大驚，打個手勢，便即躍回。張無忌點了妙風使穴道，擲在腳邊。

　　他這下取胜，來得突兀之至，頃刻之間便自下風轉為上風，趙敏等無不驚喜，齊問原由。張無忌笑道：“若非陰差陽錯，平等王臉上吃了這一家伙，那可糟糕得緊了。小昭，你快將這六根聖火令上的字譯給我聽，快，快！”各人瞧這六枚聖火令時，但見非金非玉，質地堅硬無比，六令長短大小各不相同，似透明，非透明，令中隱隱似有火焰飛騰，實則是令質映光，顏色變幻。每一枚令上刻得有不少波斯文字，別說參透其中深義，便是譯解一遍，也得不少時光。但張無忌心知欲脫眼前之困，非探明波斯派武功的總源不可，向周芷若道：“周姑娘，請你以倚天劍架在平等王頸中。義父，請你以屠龍刀架在妙風使頸中，盡量拖延時刻。”謝遜和周芷若點頭答應。

　　小昭拿起六枚聖火令，見最短的那一枚上文字最少，又是黑黝黝的最不起眼，便將其上文字一句句的譯解出來。張無忌聽了一遍，卻一句也不懂，苦苦思索，絲毫不明其意，不由得大急。趙敏道：“小昭妹子，你還是先解打過平等王的那根聖火令。”這一言提醒了小昭，忙核對聖火令上的文字，見是次長的那一根，當即譯解其意，這一次張無忌卻懂了十之七八。待得一根解完，再解最長那一根時，張無忌只聽得幾句，喜道：“小昭，這六枚聖火令上的文字，越長的越淺。這一根上說的都是入門功夫。”原來這六枚聖火令乃當年波斯“山中老人”霍山所鑄，刻著他畢生武功精要。六枚聖火令和明教同時傳入中土，向為中土明教教主的令符，年深日久之後，中土明教已無人識得波斯文字。數十年前，聖火令為丐幫中人奪去，輾轉為波斯商賈所得，復又流入波斯明教。波斯總教鑽研其上文字，數十年間，教中職份較高之輩人人武功陡進。只是其上所記武功博大精深，便是修為最高的大聖寶樹王，也只學得三四成而已。至于乾坤大挪移心法，本是波斯明教的護教神功，但這門奇妙的武功卻不是常人所能修習。波斯明教的教主規定又須由處女擔任，百年間接連出了幾個庸庸碌碌的女教主，心法傳下來的便十分有限，反倒是中土明教尚留得全份。波斯明教以不到一成的舊傳乾坤大挪移武功。和兩三成新得的聖火令武功相結合，變出一門古怪奇詭的功夫出來。張無忌盤膝坐在船頭，小昭將聖火令上的文字，一句句的譯與他聽。這聖火令中所包含的武功原來奇妙無比，但一法通，萬法通，諸般深奧的學問到了極處，本是殊途同歸。張無忌深明九陽神功、挪移乾坤、以及武當派太極拳的拳理，聖火令上的武功雖奇，究不過是旁門左道之學而達于巔峰而已，說到宏廣精深。遠遠不及上述三門武學。張無忌聽小昭譯完六枚聖火令上的文字，倉卒問只記得了七八成，所明白的又只五六成，但僅此而言，寶樹諸王和風云三便所顯示的功夫，在他眼中已是了如指掌，不值一哂。

　　時光一刻一刻的過去，他全心全意浸潤于武學的鑽研之中，無暇顧及身外之務，但趙敏和周芷若等卻焦急萬狀，眼見黛綺絲手腳之上都加上了銬鐐；眼見十一寶樹王聚頭密議；眼見十一王脫下長袍，換上軟甲；眼見十一王的左右呈上十一件奇形怪狀的兵器；眼見前後左右一艘艘船上排滿了波斯胡人；眼見這些胡人彎弓搭箭，將箭頭對准了自身；眼見十名波斯人手執斧鑿，跳入水中，只待首領令下，便來鑿沉己方的座船。只聽得居中而坐的大聖寶樹王大喝一聲，四面大船上鼓動雷響，號角齊鳴。張無忌吃了一驚，抬起頭來，只見十一位寶樹王各披燦爛生光的金甲，手執兵刃，跳上船來。謝遜和周芷若分執刀劍，架在平等王和妙風使的頸中。十一王見此情景，跳上船頭之後，卻也不敢便此逼近，環成半月形，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周芷若、趙敏等見這十一王形象猙獰。身材高大，心下都甚是害怕。智慧王以中國話說道：“爾等快快送出我方教友，便可饒爾等不死。這幾個教友在吾人眼中，猶如豬狗一般，爾等用刀架在彼人頸中，又有何用？爾等有膽，盡可將彼人殺了。波斯聖教之中，此等人成千成萬，殺之一兩個有何足惜？”趙敏說道：“爾等不必口出大言，欺騙吾人。吾人知悉，這二人一個乃平等寶樹王，一個乃妙風使。在爾等明教之中，地位甚高者。爾等說彼人猶如豬狗一般，爾言差矣，大大之差矣！”那智慧王所說的中國話是從書本上學來，“爾等”“彼人”云云，大為不倫不類。趙敏模仿他的聲調用語，謝遜等聽了，雖然身處危境，卻也忍不住微笑。

　　智慧王眉頭一皺，說道：“聖教之中，共有三百六十位寶樹王，平等王排名第三百五十九。吾人有使者一千二百人，這妙風使武功平常，毫無用處，爾等快快將彼人殺了。”趙敏道：“很好，很好！手執刀劍的朋友，快快將這兩個無用之人殺了。”謝遜道：“遵命！”舉起屠龍刀，呼的一聲便向平等王頭頂橫劈過去。眾人驚呼聲中，屠龍刀從他頭頂掠過，距頭蓋不到半寸，大片頭發切削下來，被海風一吹，飄浮空中。謝遜手臂一提，左一刀、右一刀、向平等王兩肩砍落。眼看每一刀均要切掉他的一條臂膀，但刀鋒將要及身，便手腕微偏，將他雙臂衣袖切下了一片。這三下硬砍猛劈，部位竟如此准确，別說是盲眼之人，便雙目完好，也極為難能。

　　平等王死里逃生，嚇得幾欲暈去。十一寶樹王、風云三使目瞪口呆，撟舌不下。趙敏說道：“爾等已見識了中土明教的武功。這位金毛獅王，在中土明教中排名第三千五百零九。爾等倘若恃眾取胜，中土明教日後必去波斯報仇，掃蕩爾等總壇，爾等必定抵擋不住，還是及早兩家言和的為是。”

　　智慧王明知趙敏所言不實，但一時卻也無計可施。那大聖寶樹王忽然說了幾句話。小昭叫道：“張公子，他們要鑿船。”張無忌心中一凜，倘若座船沉了，諸人不識水性，非束手成擒不可，身形一晃，已欺到了大聖王的身前。智慧王喝道：“爾干甚麼？”兩旁功德王和掌火王手中的一鞭一錘同時砸將下來。此時張無忌早已熟識波斯派的武功，不躲不閃，雙手伸出，已抓住了兩王咽喉。只聽得當的一聲響，功德王的鐵鞭和掌火王的八角錘相互撞擊。火花飛濺，兩人已被他抓住咽喉要穴，橫拖倒曳的拉了過來。混亂之中張無忌連環踢出四腿，兩腳踢飛了齊心王和鎮惡王手中的大砍刀，又兩腳將勤修王和俱明王踢入水中。

　　只見一個身形高瘦的寶樹王扑將過來，雙手各執短劍，刺向張無忌胸口。張無忌又飛起一腳，踢他手腕。那人雙手突然交叉，刺向張無忌小腹。這一招變得靈動之極，張無忌急忙躍起，方始避過。原來此人是常胜寶樹王，于波斯總教十二王中武功第一。張無忌捏閉了功德王和掌火王的穴道，將兩王拋入船艙，猱身而上，和常胜王手中雙劍搏擊。此人雖然同是十二王之一，但武功之強，與余王大不相同。張無忌攻三招，守三招，三進三退。暗暗喝彩：“好一個了得的波斯胡人！”他明白了聖火令上的武功心法之後，未經練習，便遭逢強敵，當下一面記憶思索，一面和常胜王搏斗。最初十余招間，仗著內力深厚、招數巧妙，保持個不胜不敗之局，到得二十余招後，聖火令上的秘訣用在乾坤大挪移功夫上，越來越得心應手。常胜王號稱“常胜”，生平從未遇過對手，此刻卻被對方克制得縛手縛腳，那是從所未有之事，又是驚异，又是害怕。斗到三十余招，張無忌踏上一步，忽地在甲板上一坐，已抱住了常胜王小腿。這招怪异的法門原為聖火令上所記，但已是極高深的功夫，常胜王雖然知道，卻從不敢用。張無忌一抱之下，十指扣住他小腿上的“中都”“筑賓”兩穴，都是中土武功的拿穴之法。常胜王只覺下半身酸麻難動，長歎一聲，束手就擒。張無忌忽起愛才之念，說道：“爾武功甚佳。余保全爾的英名，快快回去罷。”說著雙手放開。常胜王又是感激，又是羞愧，躍回座船。大聖王見常胜王苦戰落敗，功德王和掌火王又失陷敵手，就算將敵人座船鑿沉，投鼠忌器，平等王等四人非喪命不可，當下一聲號令，呼召眾人，回歸已方座船。

　　趙敏朗聲說道：“爾等快快將黛綺絲送上船來，答應金毛獅王的三個條件。”余下九名寶樹王低聲商議了一陣，智慧王道：“要答應爾等條款，也無不可。這位年輕公子的武功明明是吾人波斯一派，彼從何處學得。吾人有點不明不白。”

　　趙敏忍住了笑，莊容說道：“爾等本來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干不淨，不三不四。這位年輕公子是本教光明使座下的第八位弟子。他的七位師兄，七位師弟不久便到，那時候彼等七上八落，爾等便不亦樂乎、嗚呼哀哉了。”智慧王本極聰明，但華語艱深，趙敏的話他只懂得個六七成，情知她在大吹法螺，微一沉吟，便道：“好！將黛綺絲送過船去。”兩名波斯教徒架起黛綺絲，送到張無忌船頭。周芷若長劍一振，叮叮兩聲，登時將她手上的銬鐐切斷了。那兩名波斯教徒見此劍如此鋒利，嚇得打個寒戰，急忙躍回船去。

　　智慧王道：“爾等快快開船，回歸中土。吾人只派小船，跟隨爾等之後。”張無忌抱拳說道：“中土明教源出波斯，爾我情若兄弟，今日一場誤會，敬盼各位不可介意，日後請上光明頂來，雙方杯酒言歡。得罪之處，兄弟這里謝過了。”

　　智慧王哈哈笑道：“爾武功甚佳，吾人極是佩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七上八落，不亦樂乎？”張無忌等起初聽他掉了兩句書包，心想此人居然知道孔子之言，倒是不易，不料接下去竟是學著趙敏說過的兩句話，忍不住都大笑起來。趙敏道：“爾的話說得很好，人之异于波斯人者，幾希！祝爾等多福多壽，來格來饗，禍延先考，無疾而終。”智慧王懂得“多福多壽”四字的意思，料想下面的也均是祝禱之辭，笑吟吟的連聲說道：“多謝，多謝！”張無忌心想趙敏說得高興起來，不知還有多少刁鑽古怪的話要說，身居虎狼之群，夜長夢多，還是及早脫离險境為是，當下拔起鐵錨，轉過船舵，扯起風帆，將船緩緩駛了出去。四周船上的波斯人見他起錨扯帆，一個人做了十余名水手之事，神力驚人，盡皆喝采。

　　只見一艘小船拋了一條纜索過來，張無忌將那纜索縛在後梢，拖了小船漸漸遠去。小船中著坐二人，一男一女，正是流云使和輝月使。張無忌掌著船舵，向西行駛，見波斯各艘大船并不追來，駛出數里，遠眺靈蛇島旁諸船已小不逾尺，仍然停著不動，這才放心。當下要小昭過來掌舵，到艙中察看殷离傷勢，見她兀自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雖然未見好轉，病情卻也并沒更惡，心想待會在這波斯大船之中，或可尋到藥物。

　　黛綺絲站在船頭眼望大海，聽到張無忌走上甲板，卻不回頭。張無忌見她背影曼妙，秀發飄拂，後頸膚若白玉，謝遜說她當年乃武林中第一美人，此言當真不虛，遙想光明頂上，碧水潭畔，紫衫如花，長劍胜雪，不知傾倒了多少英雄豪傑。航到傍晚，算來离靈蛇島已近百里，向東望去，海面上并無片帆只影，波斯總教顯是在要脅之下，不敢追來。張無忌道：“義父，咱們可放了他們麼？”謝遜道：“好罷！他們便是要追，也追不上了。”張無忌解開平等、功德、掌火三王及妙風使的穴道，連聲致歉，放他們躍入拖在船梢的小船中。妙風使道：“這聖火六令是吾人掌管，失落後其罪非小，也請一并交還。”謝遜道：“聖火令是中土明教主令符，今日物歸原主，如何能再讓你們攜去。”妙風使絮絮不休，堅要討還。張無忌心想今日須得折服其心，免得日後更多後患，說道：“我們便交還于你，你本領太低，還是無法保有。與其被外人奪去，還是存在明教手中的好。”妙風使道：“外人怎能隨便奪去？”張無忌道：“你若不信，那就試試。”將六根聖火令交了給他。妙風使大喜，剛說得一聲：“多謝！”張無忌左手輕勾，右手一引，已將六根聖火令一齊奪了過來。

　　妙風使大吃一驚，怒道：“我尚未拿穩，這個不算。”張無忌笑道：“再試一次，那也不妨。”又將聖火令還了給他。妙風使先將四枚聖火令揣入懷中，手中執了兩根。見張無忌出手來奪，左手一令往他手腕上砸將下來。張無忌手腕一翻，已抓住他右臂，拉著他手臂迎將上去，雙令交擊，錚的一聲響，震得人心旌搖動。張無忌渾厚的內力從他手臂上傳將過去，這一擊之下，妙風使兩臂酸痛，全身乏力，便如癱瘓，撤手將聖火令拋在甲板之上。

　　張無忌先從他懷中取出四枚聖火令，又拾起甲板上的兩枚，說道：“如何？是否再要試一次？”妙風使臉如死灰，喃喃的道：“你不是人，你是魔鬼，你是魔鬼！”舉步待要躍入小船，但一個踉蹌，軟癱跌倒。流云使躍將上來，抱了他過去。小船上扯起風帆。功德王拉住船纜，雙手一拉，拍的一響，船纜崩斷，大小二船登時分開。張無忌抱拳說道：“多多得罪，還祈各位見諒。”功德王等人眼中充滿了怨毒之意，掉頭不答。大船乘風西去，兩船漸距漸遠。忽聽得黛綺絲叱道：“賊子敢爾！”縱身而起，躍入海中，張無忌吃了一驚，急忙轉舵。只見一股血水從海中涌了上來，跟著不遠處又涌上一股血水，頃刻間共有六股血水涌上。忽喇一響，黛綺絲從水中鑽出，口中咬著一柄短刀，右手抓住一個波斯人的頭發，踏水而來。張無忌忙轉舵將船迎去。但那船船身太大，顧得了轉舵，顧不得落帆，一時在海中慢慢打轉。紫衫龍王在海中捷若游魚，不多時游到船旁，左手在船邊鐵錨的錨爪上一借力，身子飛起，連著那波斯人一起上了甲板。

　　眾人心下了然，知道波斯人暗藏禍心，待功德王等一干人過了小船，扯起風帆作為遮掩，暗放熟識水性之人潛到大船之旁，意圖鑿沉張無忌等的座船。虧得紫衫龍王見到船旁潛水人吐氣的水泡，躍入海中，殺了六人，還擒得一名活口。正待審問那潛水波斯人，驀地里船尾轟隆一聲巨響，黑煙彌漫。船身震蕩，如中炮擊，後梢上木片紛飛。張無忌等只感一陣炙熱，忙一齊伏低。

　　黛綺絲叫道：“好奸惡！”搶到後梢，只見船尾炸了一個大洞，船舵已飛得不知去向，破洞中海水滾滾涌入。黛綺絲用波斯話向那被擒的波斯人問了幾句，手一起掌，將他天靈蓋擊得粉碎，踢入海中，說道：“我只發覺他們鑿船，沒料到他們竟在船尾綁上了炸藥。”這時功德王等人所乘的小船早已去得遠了，黛綺絲水性再好，也已無法追上。眾人黯然相對，束手無策。趙敏向張無忌凄然望一眼，心想：“敵船不久便即追上，我等當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那大海船船身甚大，一時三刻之間卻也不易沉沒。忽然之間，黛綺絲幾哩咕嚕的向小昭說起波斯話來，小昭也以波斯話回答，兩人一問一答，臉上神色變幻不定。只見小昭向張無忌瞧了一眼，雙頰暈紅，甚是靦腆。黛綺絲卻厲聲追問。兩人說了半天，似乎在爭辯甚麼，後來黛綺絲似乎在力勸小昭答應甚麼，小昭只是搖頭不允，忽向張無忌瞧了一眼，歎了口氣，說了兩句話。黛綺絲伸手摟住了小昭，不住吻她。兩人一齊淚流滿面。小昭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黛綺絲卻柔聲安慰。

　　張無忌、趙敏、周芷若三人面面相覷，全然不解。趙敏在張無忌耳邊低聲道：“你瞧，她二人相貌好像！”張無忌一凜，只見黛綺絲和小昭都是清秀絕俗的瓜子臉，高鼻雪膚，秋波流慧，眉目之間當真有六七分相似，只是小昭的容貌之中，波斯胡人的氣息只余下淡淡影子，黛綺絲卻一見便知不是中土人氏。他立時想起苦頭陀范遙在大都小酒店中對小昭所說的那兩句話：“真像，真像！”原來所謂“真像”，乃是說小昭的相貌真像紫衫龍王。那麼小昭是黛綺絲的妹妹麼？是她的女兒麼？張無忌跟著又想起楊逍、楊不悔父女對小昭的加意提防，每當問到楊逍何以對小昭這麼一個小姑娘竟然如此忌憚，似當大敵，他卻又語焉不詳。這時方始明白，原來楊逍也已瞧出小昭的容貌和紫衫龍王頗為相似，只是并無其他佐證，又見張無忌對她加意回護，是以不便明言。至于小昭故意扭嘴歪鼻，苦心裝成丑女模樣，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了。突然之間，他又想起了一事：“小昭混上光明頂去干甚麼？她怎麼知曉秘道的入口？那定是紫衫龍王要她去的，用意顯是在盜取乾坤大挪移心法。她作我小婢，相伴幾已兩年，我從來對她不加防備，這份心法她先已看過，此後要再抄錄一通，當真易如探囊取物。啊喲！我只道她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哪料到她如此工于心計。我這兩年來如在夢中，一直墮在她的彀中而絲毫不覺。張無忌啊張無忌，你一生輕信，時受人愚，竟連這小小丫頭也將我玩弄于掌股之上。”想到這里，不禁大是氣惱。便在此時，小昭的眼光向他望了過來。張無忌見她眼色中柔情無限，實非作偽，心下又怦然一動，想起光明頂上對戰六大派時，她曾舍身相護自己，兩年來她細心燙貼的服侍，決不能是事事相欺，莫非冤枉了她？正自遲疑，船身劇烈一震，又沉下了一大截。黛綺絲道：“張教主，你們各位不必驚慌。待會波斯人的船只到來，我和小昭自有應付之方。紫衫龍王雖是女流之輩，也知一人作事一身當，決不致連累各位。張教主和謝三哥待我義重如山。黛綺絲這里謝過了。”說著盈盈拜倒。張無忌和謝遜急忙還禮，均想：“這些波斯人行事歹毒，待會定當將你抓去燒死，也不會放過了咱們。”

　　座船漸漸下沉。艙中進水。張無忌抱起殷离，周芷若抱起趙敏，各人爬上桅杆。小昭忽向東方一指，哭出聲來。各人向她手指之處望去，只見遠處海面上帆影點點。過不多時，帆影漸大，正是十余艘波斯大船鼓風追來。張無忌心想：“倘若我是黛綺絲，與其身遭火焚之苦。還不如跳在海中，自盡而死。”然見她神色泰然，毫不驚懼，不禁佩服：“她身居四大法王之首，果非尋常。想當年鷹王、獅王、蝠王都已是成名的年長豪傑，她以一個妙齡少女，位居三王之上，也不能僅因一日之功而得，自當另有過人之處。”眼見波斯群船漸漸駛近，又想：“我得罪諸寶樹王不小，既然落入他們手中，也不盼望再能活命。只是如何想個法兒，護得義父和趙姑娘、周姑娘、表妹她們周全。小昭，小昭，唉，宁可你對我不義，不可我待你不仁。”

　　只見十余艘波斯大船漸漸駛近，船上炮口一齊對准了沉船的桅杆，駛到离沉船二十余丈處，便即落帆下錨。只聽得智慧王哈哈大笑，得意非凡，叫道：“爾等降不降了？”張無忌朗聲道：“中土義士，宁死不屈，豈有降理？是好漢子便武功上決一強弱。”智慧王笑道：“大丈夫斗智不斗力哉，快快束手待擒焉！”

　　黛綺絲突然朗聲說了幾句波斯話，辭氣極是嚴正。智慧王一怔，也答以幾句波斯話。兩人一問一答，說了十幾句話，那大聖王也接嘴相詢。又說了幾句，大船放下一艘小船，八名水手划槳，駛了過來。黛綺絲說道：“張教主，我和小昭先行過去，請你們稍待片刻。”謝遜厲聲道：“韓夫人，中土明教待你不薄。本教的安危興衰，系于無忌一人之身。你若出賣我們，謝某命不足惜。要是損及無忌毫發，謝某縱為厲鬼，也決不饒你。”黛綺絲冷笑道：“你義兒是心肝寶貝，我女兒便是瓦石泥塵麼？”說著挽了小昭之手，輕輕一躍，落入了小船。八名水手揮槳如飛，划向波斯大艦去了。

　　各人聽了她這兩句話，都是一怔。趙敏道：“小昭果然是她女兒。”遠遠望見黛綺絲和小昭上了大船，站在船頭，和諸寶樹王說話，自己座船卻不住下沉，桅杆一寸一寸的低下。謝遜歎道：“非我族類，其心必异。無忌孩兒，我識錯了韓夫人，你識錯了小昭。無忌，大丈夫能屈能伸，咱們暫忍一時之辱，再行俟機逃脫。你肩頭挑著重擔，中原千萬百姓，均盼我明教高舉義旗，驅除韃子，一當時機到來，你自行脫身，決不可顧及旁人。你是一教之主，這中間的輕重大小，可要分辨清楚了。”張無忌沉吟未答。趙敏呸了一聲，道：“自己性命不保了，還甚麼韃子不韃子的。你說蒙古人好呢，還是波斯人好？”周芷若一直默不作聲，這時忽道：“小昭對張公子情意深重，決不致背叛他。”趙敏道：“你不見紫衫龍王一再逼迫她麼？小昭先是不肯，最後被逼得緊了，終于肯了，還假惺惺地大哭一場呢。”這時桅杆离海面已不過丈余，海中浪濤潑了上來，濺得各人頭臉皆濕。趙敏忽然笑道：“張公子，咱們和你死在一起倒也干淨。小昭陰險狡獪，反倒不能跟咱們一起死。”這幾句話雖以玩笑口吻出之，但含意情致纏綿。

　　張無忌聽得甚是感動，心道：“我不能同時娶她們為妻，但得和她們同時畢命，也不枉了。”看看趙敏，看看周芷若，又看看懷中的殷离。只見殷离仍然昏迷不醒，趙周二女均是雙頰酡紅，臉上濺著點點水珠，猶似曉露中的鮮花，趙女燦若玫瑰，周女秀似芝蘭，霎時之間，心中反感平安喜樂。忽聽得十余艘大船上的波斯人齊聲高呼。張無忌等吃了一驚，凝目望去。只見每艘船上的波斯人一齊拜伏在甲板之上，向著大艦行禮。大艦上諸寶樹王也是伏在船頭，中間椅上端坐一人，倒似是小昭模樣，只是隔得遠了，瞧不清楚。張無忌等驚疑不定，不知這些波斯人在搗甚麼鬼。群胡呼喊了一陣，站起身來，仍是不斷的叫喊，喊聲中顯是充滿歡愉，倒似是遇到了甚麼大喜慶事一般。

　　過了一會，那小船又划了過來，船中坐的赫然正是小昭。她招手說道：“張公子，各位請同到大艦之上。波斯明教決計不敢加害。”趙敏問道：“為甚麼？”小昭道：“各位過去便知。若有相害之意，小昭如何對得起張公子？”

　　謝遜忽道：“小昭，你做了波斯明教的教主麼？”小昭低眉垂首，并不回答，過了片刻，大大的眼中忽然挂下兩顆晶瑩的淚水。霎時之間，張無忌耳中嗡的一響，一切前因後果已猜到了七八成，心下又是難過，又是感激，說道：“小昭，你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小昭側開頭，不敢和他目光相對。謝遜歎道：“黛綺絲有女如此，不負了紫衫龍王一世英名。無忌，咱們過去罷。”說著躍入小船，接著周芷若抱起殷离，跳了過去，張無忌也抱著趙敏入船。

　　八名水手掉過船頭，划向大艦。离大艦尚有十余丈，諸寶樹王已一齊躬身迎接教主。

　　眾人登上大艦，小昭吩咐了幾句，早有人恭恭敬敬的送上面巾、食物，分別帶著各人入艙換去濕衣。張無忌見他所處的那間房艙極是寬敞，房中珠光寶氣，陳設著不少珍物，剛抹干身上沾濕的海水，呀的一聲。房門推開，進來一人，正是小昭。她手上拿著一套短衫褲，一件長袍，說道：“公子，我服侍你換衣。”無忌心中一酸，說道：“小昭，你已是總教的教主，說來我還是你的屬下，如何可再作此事？”小昭求道：“公子，這是最後的一次。此後咱們東西相隔萬里，會見無日，我便是再想服侍你一次，也是不能的了。”張無忌黯然神傷，只得任她和平時一般助他換上衣衫，幫他扣上衣鈕，結上衣帶，又取出梳子，替他梳好頭發。張無忌見她淚珠盈盈，突然間心中激動，伸手將她嬌小的身軀抱在懷里。小昭“嚶”的一聲，身子微微顫動。張無忌在她櫻唇上深深印了一吻，說道：“小昭，初時我還怪你欺騙于我，沒想到你竟待我這麼好。”

　　小昭將頭靠在他寬廣的胸脯之上，低聲道：“公子，我從前确是騙過你的。我媽本是總教三位聖處女之一，奉派前來中土，積立功德，以便回歸波斯，繼任教主。不料他和我爹爹相見之後，情難自已，不得不叛教和我爹爹成婚。我媽媽自知罪重，將聖處女的七彩寶石戒指傳了給我，命我混上光明頂，盜取乾坤大挪移心法。公子，這件事我一直在騙你。但在我心中，我卻沒對你不起。因為我決不愿做波斯明教的教主，我只盼做你的小丫頭，一生一世服侍你，永遠不离開你。我跟你說過的，是不是？你也應允過我的，是不是？”張無忌點了點頭，抱著她輕柔的身子坐在自己膝上，又吻了吻她。她溫軟的嘴唇上沾著淚水，又是甜蜜，又是苦澀。小昭又道：“我記得了挪移乾坤的心法，決不是存心背叛于你。若非今日山窮水盡，我決計不會泄露此事……”張無忌輕聲道：“現下我都知道了。”

　　小昭幽幽的道：“我年幼之時，便見媽媽日夜不安，心驚膽戰，遮掩住她好好的容貌，化裝成一個好丑樣的老太婆。她又不許我跟她在一起，將我寄養在別人家里，隔一兩年才來瞧我一次，這時候我才明白，她為甚麼干冒大險，要和我爹爹成婚。公子，咱們今天若非這樣，別說做教主，便是做全世界的女皇，我也不愿。”說到這里，她雙頰紅暈如火。

　　張無忌只覺得抱在懷里的嬌軀突然熱了起來，心中一動，忽聽得黛綺絲的聲音在門外說道：“小昭，你克制不了情欲，便是送了張公子的性命。”

　　小昭身子一顫，跳了起來，說道：“公子，你以後莫再記著我。殷姑娘隨我母親多年，對你一往情深，是你良配。”張無忌低聲道：“咱們殺將出去，擒得一兩位寶樹王，再要脅他們送回靈蛇島去。”

　　小昭凄然搖頭，道：“這次他們已學乖了，謝大俠，殷姑娘他們身上，此刻均有波斯人的刀劍相加。咱們稍有异動，立時便送了他們性命。”說著打開了艙門。只見黛綺絲站在門口，兩個波斯人手挺長劍，站她背後。那兩名波斯人躬身向小昭行禮，但手中長劍的劍尖始終不离黛綺絲背心。小昭昂然直至甲板，張無忌跟隨其後，果見謝遜等人身後均有波斯武士挺劍相脅。小昭說道：“公子，這里有波斯治傷的靈藥，請你替殷姑娘敷治。”說著用波斯語吩咐了幾句。功德王取出一瓶膏藥，交給張無忌。

　　小昭又道：“我命人送各位回歸中土，咱們就此別過。小昭身在波斯，日日祝公子福體康宁，諸事順遂。”說著聲音又哽咽了。張無忌道：“你身居虎狼之域，一切小心。”小昭點了點頭，吩咐下屬備船。謝遜、殷离、趙敏、周芷若等等一一過船。小昭將屠龍刀和倚天劍都交了給張無忌，凄然一笑，舉手作別。張無忌不知說甚麼話好，呆立片刻，躍入對船。只聽得小昭所乘的大艦上號角聲嗚嗚響起，兩船一齊揚帆，漸离漸遠。但見小昭悄立船頭，怔怔向張無忌的座船望著。

　　兩人之間的海面越拉越廣，終于小昭的座艦成為一個黑點，終于海上一片漆黑，長風掠帆，猶帶嗚咽之聲。

## 第三十一章　刀劍齊失人云亡

　　殷离敷了波斯人的治傷藥膏之後，仍然發燒不退，囈語不止。她在海上數日，病中受了風寒，那傷藥只能醫治金創外傷，卻治不得體內風邪。張無忌心中焦急，第三日上遙遙望見東首海上有一小島，便吩咐舵工向島駛去。眾人上得島來，精神為之一振。那島方圓不過數里，長滿了矮樹花草。張志忌請周芷若看護殷离、趙敏，一路分花拂草，尋覓草藥。但島上花草與中土大异，多半不識，張無忌越尋越遠，直到昏黑，仍只找到一味，只得回到原處，將那味草藥搗爛了，喂殷离服下。

　　六人圍著火堆，用過了飲食。四下里花香浮動，草木清新，比之船艙中的氣悶局促，另一番光景。殷离精神也好了些，說道：“阿牛哥哥，今晚咱們睡在這兒，不回船去了。”此議一出，人人贊妙。眼見小島上山溫水清，也無凶猛獸，各人放心安睡。次晨醒轉，張無忌站起身來，只跨出一步，腳下一個踉蹌，險些摔倒，只覺雙腳虛軟無力，那是從所未有之事，揉了揉眼睛，只見那艘波斯船已不在原處。他心一更驚，奔到海灘四下張望，不見船只的蹤影。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叫道：“義父，你安好麼？”卻不聽得謝遜回答，忙奔到謝遜睡臥之處，只見他好端端的睡得正沉，先放了一大半心。趙敏、周芷若、殷离三人昨睡在遠處一塊大石之後。他奔過去看時，只見周芷若和殷离相對而臥，趙敏卻已不在該處。一瞥間見殷离滿臉是血，俯身察看，見她臉上被利刃划了十來條傷痕，人已昏迷不醒，忙伸手搭脈搏，幸而尚在微微跳動。再看周芷若時，只見她滿頭秀發被削了一大塊，左耳也被削去了一片，鮮血未曾凝，可是她臉含微笑，兀自做著好夢，晨曦照射下如海棠春睡，嬌麗無限。他心中連珠價只是叫苦，叫道：“周姑娘，醒來！周姑娘，醒來！”周芷若只是不醒。張無忌伸手去搖她肩頭，周芷若打了個哈欠，側了頭仍是沉睡。張無忌知她必是中了迷藥，昨晚出了這許多怪事，自己渾然不覺，此刻又是金身乏力，自也是中毒無疑。一時叫周芷若不醒，當下又奔到謝遜身旁，叫道：“義父，義父！”謝遜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道：“怎麼啊？”張無忌道：“糟糕！咱們中了奸計。”將波斯船駛去、殷离及擊芷若受傷之事簡略說了。謝遜驚問：“趙姑娘呢？”

　　張無忌黯然道：“不見她啊。”吸一口氣，略運內息，只覺四肢虛浮，使不出勁來，沖口便道：“義父，咱們給人下了‘十香軟筋散’之毒。”六派高手被趙敏以“十香軟筋散”困倒、一齊擄到大都萬安寺中之事，謝遜早已聽到張無忌說過，他站起身來，腳下也是虛飄飄的全無力道，定了定神，問道：“那屠龍刀和倚天劍，也都給她帶走了？”

　　張無忌一看身周，刀劍皆已不見，心下氣惱無比，幾乎要哭出聲，沒料到趙敏竟會乘著自己遭逢極大危難之際，又來落井下石，使出這般奸計。

　　他呆了一陣，挂念殷离的傷勢，忙又奔到殷周二女身旁，推了推周芷若，她仍是沉睡不醒，心想：“我內力最深，是以醒得最早，義父其次。周姑娘內力跟我們二人差得遠了，看來一時難醒。”當下撕了一塊衣襟，替殷离抹去臉上血漬，只見她臉蛋上橫七豎八都是細細的一條條傷痕，顯然是用倚天劍所划。殷离自被紫衫龍王金花婆婆所傷之後，流血甚多，體內蘊積的千蛛毒液隨血而散，臉上浮腫已退了一大半，幼時俏麗的容顏這數日來本已略復舊觀，此刻臉上多了這十幾道劍傷，又變得猙獰可怖。張無忌又是心痛，又是惱怒，切齒道：“趙敏啊趙敏，但教你撞在我手里，張無忌若再饒你，當真枉自為人了。”定了定神，忙到山邊采了些止血草藥，嚼爛了敷在殷离臉上，又去敷在周芷若的頭皮和耳上。

　　周芷若打了個哈欠，睜開眼來，忽見他伸手在自己頭上摸索，羞得滿臉通紅，伸手推開他手臂，嗔道：“你……你怎麼啦……”一句話沒說完，想是覺得耳上痛楚，伸手一摸，“啊”的一聲驚呼，跳起身來，問道：“為甚麼？”突然雙膝一軟，扑在張無忌懷中。張無忌伸手扶住，安慰道：“周姑娘，你別怕。”周芷若看到殷离臉上可怖的模樣，忙伸手撫摸自己的臉，驚道：“我……我也是這樣了麼？”張無忌道：“不！你只受了些輕傷。”周芷若道：“是那些波斯惡徒干的麼？我……我怎地一些兒也不知道？”張無忌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只怕……只怕是趙姑娘干的。昨晚的飲食之中，她下了毒。”

　　周芷若呆了半晌，摸著半邊耳朵，哭出聲來，張無忌慰道：“幸好你所傷不重，耳朵受了些損傷，將頭發披下來蓋過了，旁人瞧不見。”周芷若道：“還說頭發呢？我頭發也沒有了。”張無忌道：“頂心上少了點兒頭皮，兩旁的頭發可以攏過來掩住……”周芷若嗔道：“我為甚麼要把兩旁頭攏過來掩住？到這時候，你還在竭力回護你的趙姑娘。”張無忌碰了個莫名其妙的釘子，訕訕的道：“我才不回護她呢！她這般心狠手辣，將殷姑娘傷成這我……我才不饒她呢。”眼見殷离臉上的模樣，不禁怔怔的掉下淚來。身當此境，張無忌不由得徬徨失措，坐下一運功，察覺中毒著實不淺。本來“十香軟筋散”非趙敏的獨門解藥不能消解，但此時只能以內功與劇毒試相抗，當下運起內息，將散在四肢百的毒素慢慢搬入田，強行凝聚，然後再一點一滴的逼出體外。運功一個多時辰後，察覺見效，心中略慰，只是此法以九陽神功為根基，無法傳授謝遜和周芷若照行，惟有待自己驅毒淨盡之後，再助謝周二人驅毒。這功夫說來簡捷，做起來卻十分繁復，他到第七日上，也只驅了體內三成毒素。好在這毒素只是令人使不出內勁，于身了卻是無害。周芷若起初幾日極是著惱，後來倒也漸漸慣了，陪著謝遜捕錢射鳥，燒水煮食。她晚間在島東一個山洞中獨居，和張無忌等离得遠遠地。張無忌暗自慚，心想趙敏之禍，全是由己而起。這趙姑娘明明是蒙古的郡主，是明教的對頭死敵，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人曾折在她的手里，自己對她居然不加防范，當真愚不可及。謝遜和周芷若對他倒并無怨責，然他二人越是一句不提，他心中越是難過，有時見到周芷若的眼色，隱隱體會到她是在說：“你為趙敏的美色所迷，釀成了這等大禍。”但殷离的傷勢卻越來越重。這小島地處南海，所生草木大半非胡青牛醫經所載，他空自醫術精湛，又明知殷离的傷勢可治，然而手邊就是沒藥。偏生島上樹木都是又矮又小，僅能作柴薪之用，否則他早已扎成木筏，冒險內航。他若不明醫術，也不過是焦慮而已，此時卻如萬把尖刀日夜在心頭剜割。這一晚他嚼了些退熱的草藥，喂在殷离口中，眼見她難以下咽，心中一酸，淚水一顆顆滴在她臉上。殷离忽然睜開眼來，微微一笑，說道：“阿牛哥哥，你別難過。我要到陰世去見那個狠心短命的小鬼張無忌去了。我要跟他說，世上有一個阿牛哥哥，待我這樣好，可比你張無忌好上千倍萬倍。”張無忌喉頭哽咽，一時打不定主意，是否要向她吐露自己實在就是張無忌。殷离握住了他手，說道：“阿牛哥哥，我始終沒答應嫁給你，你恨我麼？我猜你是為了討我喜歡，說著騙騙我的。我相貌丑陋，脾氣古怪，你怎會要我？”

　　張無忌道：“不！我沒騙你。你是一位情深意真的好姑娘，要是得真能娶你為妻，實是我生平之幸。等你身子大好了，咱們諸事料理停當，便即成婚，好不好？”

　　殷离伸出手來，輕輕撫他的面頰，搖頭道：“阿牛哥哥，我是不能嫁你的。我的心，早就許給了那個凶惡狠心的張無忌了……阿牛哥哥，我有點兒害怕，到了陰世，能遇到他麼？他仍然會對我這麼狠霸霸的麼？”

　　張無忌見她說話神智清楚，臉頰潮紅，心下暗驚：“這是回光反照之象，難道她便要畢命于今日嗎？”一時呆呆出神，沒聽見她的話。殷离抓住了他手腕，又問了一遍。張無忌柔聲道：“他永遠會待你很好的，當你心肝寶貝兒一般。”殷离道：“能有你待我一半兒好麼？”張無忌道：“老天爺在上，張無忌誠心誠意的疼你愛你，他早就懊悔小時候待你這般凶狠了。他……他對你之心，跟我一般無异，沒半點分別。”殷离歎了口氣，嘴角上帶著一絲微笑，道：“那……那我就放心了……”握著他的手漸漸松開，雙目閉上，終于停了呼吸。張無忌將她尸身抱在懷里，心想她直到一瞑不視，仍不知自己便是張無忌。這些日來，她始終昏昏沉沉，無法跟她說知真相。當她臨終前的片刻神智清明之際，卻又甚麼也來不及說了。其實，到了這個地步，說與不說，也沒甚麼分別。他心頭痛楚，竟哭不出聲來，只想：“若不是趙敏又傷她臉頰，她的傷未必無救。若不是趙敏棄了咱們在這荒島之上，只要數日間趕回中原，我定有法子救得她的性命。”恨恨的沖口而出：“趙敏，你這般心如蛇蝎，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中，張無忌決不饒你性命。“忽聽背後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待得你見到她如花似玉的容貌，可又下不了手啦。”轉過身來，只見周芷若俏立風中，臉上滿是鄙夷之色。他又是傷心，又是慚愧，說道：“我對著表妹的尸身發誓，若不手誅妖女，張無忌無顏立于天地之間。”周芷若道：“那才是有志氣的好男兒。”搶上幾步，撫著殷离的尸身痛哭起來。謝遜聽到哭聲，尋聲而至，得知殷离身亡，也不禁傷感。張無忌到山岡之陰去挖墓，島上浮泥甚淺，挖得兩尺，便遇上堅硬的花崗石，手邊又無鋤鏟，只得將殷离的尸身放入淺穴，待要將泥土堆上，見到她臉上的腫脹與血痕，心想：“碎石泥塊堆在臉上，可要擦傷了她。”折了些樹枝架在她尸身上，再輕輕放上石塊，似乎她死後尚有知覺，生恐她給石塊壓痛了。折下一段樹干，剝去樹皮，用殷离的匕首在樹干上刻道：“愛妻蛛兒殷离之墓”，下面刻道：“張無忌謹立”。一切停當，這才伏地大哭。周芷若勸道：“殷姑娘對你一往情深，你待她也是仁至義盡。只須你不負了今日之言，殺了趙敏為她報仇，殷家妹子在九泉之下也是含笑的了。”

　　張無忌一番傷心，本已凝聚在丹田之中的毒素復又散開，再多費了數日之功，才漸行凝聚，待得盡數驅出體外，又是十余日之後了。小島地氣炎熱，諸般野果甚多，隨手采摘，即可充饑，日子倒也過得并不艱難。周芷若知張無忌心傷殷离之死，惱恨趙敏之詐，復又怜惜小昭之去，待他加意的溫柔體貼。張無忌運神功替謝遜驅去了體內毒性後，本該替周芷若驅毒，但想這驅毒之法須以一掌貼于對方後腰，一掌貼于臍上小腹，青年男女，怎能如此肌膚相親？但若非這般運功，又不能將自身的九陽真氣輸入她體內，一連數日，心下好生躊躇，難以決斷。這日晚間，謝遜忽道：“無忌，咱們在此島上，你想要過多少日子？”張無忌一怔，道：“那就難說得很，只盼能有船只經過，救咱們回歸中土。”謝遜道：“這一個多月來，遠遠也曾見到船帆的影子麼？”張無忌道：“沒有。”謝遜道：“是了！說不定明天便有船只來到，但說不定再過一百年也沒船經過。”張無忌歎道：“這荒島孤懸海中，非海船航道所經，咱們是否能重回中土，原是十分渺茫。”

　　謝遜道：“嗯，解藥是不易求的了。十香軟筋散的毒素留在體中，除了四肢乏力之外，可有其他害處？”張無忌道：“時候不長，那也沒有多大害處，但這種劇毒侵肌蝕骨，日子久了，五髒六腑難免都受損傷。”

　　謝遜道：“是啊。那你怎能不盡早設法給周姑娘驅毒？你說周姑娘和你從小認識，當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時，她曾有惠于你。這等溫柔有德的淑女，到哪里求去？難道你嫌她相貌不美麼？”張無忌道：“不，不，周姑娘倘若不美，天下哪里還有美人？”謝遜道：“那我替你作主，娶了她為妻。這男女授受不親的腐禮，就不必顧忌了。”

　　周芷若在旁聽著他二人說話，忽聽說到自己身上來了，羞得滿臉通紅，站起身來便走。

　　謝遜躍起身來，張開雙手，攔在她身前，笑道：“別走，別走！我今日這媒人是做定的了。”周芷若嗔道：“謝老爺子，你為老不尊！咱們只盼想個法兒回歸中土，這當兒怎地說起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來？”謝遜哈哈大笑，說道：“男女好合，是終身大事，怎麼不三不四了？無忌，你父母也是在荒島上自行拜天地成婚。他們當日若非除了這些世俗禮法，世上哪里有你這個小子？何況今日有義父為你主婚。難道你不喜歡周姑娘麼？不想替她驅除體內的劇毒麼？”周芷若掩了面只是要走，謝遜拉住她衣袖，笑道：“你走到哪里去？明日咱們不見面了麼？啊，我知道了，你不是不肯叫我這老瞎子做公公？”周芷若道：“不，不，不是的。謝老爺子是當世豪傑……”謝遜道：“那你是答應了？”周芷若只說：“不，不！”謝遜道：’你是嫌我這義兒太過不成材麼？”周芷若頓了一頓，說道：“張公子武功卓絕，名揚江湖。得……得婿如此，更有何求？只是……只是……”謝遜道：“怎麼？”周芷若向張無忌微微掠了一眼，說道：“他……他心中實在喜歡趙姑娘，我是知道的。”

　　謝遜咬牙道：“趙敏這小賤人害得咱們如此慘法，無忌豈能仍然執迷不悟？無忌，你自己倒說說看。”

　　張無忌心中一片迷惘，想起趙敏盈盈笑語、種種動人之處，只覺若能娶趙敏為妻，長自和她相伴，那才是生平至福，但一轉念間，立時憶起殷离臉上橫七豎八、血淋淋的劍傷來，忙道：“趙姑娘是我大仇，我要殺了她為表妹雪恨。”謝遜道：“照啊，周姑娘，那你還甚麼疑忌？”周芷若低聲道：“我不放心。除非……除非你要他……立下一個誓來。否則我宁可毒發身死，也不要他助我驅毒。”謝遜道：“無忌，快立誓！”

　　張無忌雙膝跪地，說道：“我張無忌若是忘了表妹血仇，天地不容。”周芷若道：“我要你說得清楚些，對那位趙姑娘怎樣？”謝遜道：“無忌，你就說得更清楚些。甚麼‘天地不容’，太含糊了。”張無忌朗聲道：“妖女趙敏為其韃子皇室出力，苦我百姓，傷我武林義士，復又盜我義父寶刀，害我表妹殷离。張無忌有生之日，不敢忘此大仇，如有違者，天厭之，地厭之。”周芷若嫣然一笑，道：“只怕到了那時候，你又手下容情哩。”謝遜道：“我說呢，揀日不如撞日，咱們江湖豪傑，還管他甚麼婆婆媽媽的繁文縟節，你小倆口不如今日便拜堂成親罷。這十香軟筋散早一日驅出好一日。”

　　張無忌道：“不！義父，芷若，你們聽我一言。殷姑娘待我情意深重，她自幼便心中以我為夫，我心也已以她為妻，雖無婚姻之事，卻有夫婦之義。她尸骨未寒，我何忍即行另結新歡？”謝遜沉吟道：“這話倒也說得是，依你說那便如何？”張無忌道：“依孩兒之見，孩兒今日先和周姑娘訂立婚姻之約，助她療傷驅毒，這就方便得多。倘若天幸咱們得回中土，待孩兒手刃趙敏，奪回屠龍寶刀交回義父手中，那時再和周姑娘完婚，可說兩全其美。”謝遜笑道：“倒想得挺美。要是十年八年，咱們也回不了中土呢？”張無忌道：“三年之後，不論咱們是否能离此島，就請義父主持孩兒的婚事便是。”謝遜點了點頭，問周芷若道：“周姑娘，你說怎樣？”周芷若垂頭不答，隔了半晌，才道：“我是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兒家，自己能有甚麼主意？一切全憑老爺子作主。”謝遜哈哈笑道：“很好，很好。咱三人一言為定。你小倆口是未婚夫婦，不必再有甚麼顧忌。無忌，你給我的兒媳婦驅毒罷。”說道大踏步走向山後。

　　張無忌道：“芷若，我這番苦衷，你能見諒麼？”周芷若微笑道：“只因是我這個丑樣的，你才推三阻四，要是換了趙姑娘啊，只怕你今晚就……”說到這里，轉過了頭，不好意思再說。張無忌怦然心動，尋思：“當大伙兒同在小船中飄浮之時，我曾痴心妄想，同娶四美。其實我心中真正所愛，竟是那個無惡不作、陰毒狡猾的小妖女。我枉稱英雄豪傑，心中卻如此不分善惡，迷戀美色。”

　　周芷若回過頭來，見他兀自怔怔的出神，站起身來，便要走開。張無忌伸手握住她手一拉。不料周芷若功力未復，腳下無力，身子一晃，便倒在他懷里，掙扎不起來，嗔道：“我是一生一世受定你的欺侮啦。”

　　張無忌見她輕顰薄怒，楚楚動人，抱著她嬌柔的身子，低聲道：“芷若，咱倆幼時在漢水中一見，不意竟能得有今日。在光明頂我獨斗昆侖、華山兩派四老之時，你指點關竅，救我性命。當時我也只感激你的關懷，卻不敢另有妄念。”周芷若倚在他的懷里，說道：“那日我刺你一劍，你難道不恨我麼？”張無忌道：“你沒刺正的心口，我便知你對我暗有情意了。”周芷若呸了一聲，臉頰暈紅，說道：“早知如此，當日我一劍刺正你的心口，多少干淨，也免得以後無窮歲月之中，給你欺侮，受你的氣。”張無忌抱著她的雙臂緊了一緊，說道：“我此後只另倍疼你愛你。我二人夫婦一體，我怎會給你氣受？”周芷若側過身子，望著他臉，說道：“要是我做錯了甚麼事，得罪了你，你會打我、罵我、殺我麼？”

　　張無忌和她臉蛋盯距不過數寸，只覺她吹氣如蘭，忍不住在她左頰上輕輕一吻，說道：“似你這等溫柔斯文、端莊賢淑的賢妻，哪會做錯甚麼事？”周芷若輕輕撫摸他的後頸，說道：“便是聖人，也有做錯事的時候。我從小沒爹娘指導，難保不會一時胡塗。”張無忌道：“當真你做錯甚麼，我自會好好勸你。”周芷若道：“你對我決不變心？決不會殺我麼？”張無忌在額上又是輕吻一下，柔聲道：“你別胡思亂想。哪有此事？”周芷若顫聲道：“我要你親口答應我。”張無忌笑道：“好罷！我對你決不變心，決不會殺你。”

　　周芷若凝視他雙眼，說道：“我不許你嘻嘻哈哈，要你正正經經的說。”張無忌笑道：“你這個個小腦袋之中，不知在想些甚麼。”心想：“總是我對趙敏、對小昭、對表妹人人留情，令她難以放心。可是自今而後，怎會更有此事？”于是收起笑容，莊言道：“芷若，你是我的愛妻。我從前三心兩意，只望你既往不咎。我今後對你決不變心，就算你做錯了甚麼，我連重話也不舍得責備你一句。”

　　周芷若道：“無忌哥哥，你是男子漢大丈夫，可要記得今晚跟我說過的話。”指看初升的一勾明月，說道：“天上的月亮是咱倆的證人。”

　　張無忌道：“對，你說得不錯，天上明月，是咱倆的證人。”他仍是將周芷若摟在懷里，望著天邊明月，說道：“芷若，我一生受過很多很多人的欺騙，從小為了太過輕信，不知吃過多少苦頭，到底有多少次，這時候也記不起來了。只有在冰火島上，和爹爹、媽媽、義父在一起的時候，那才沒人世間的奸詐機巧。我第一次回歸中原，便遇上一個叫化子弄蛇，他騙我探頭到布袋中去瞧瞧，不料他把布袋套在我頭上，將我擒住。我又哪料得到，咱們同生死、共患難的來到這小島之上，趙姑娘竟會在第一晚的食物之中，便下了劇毒？”周芷若苦笑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到得黃河悔已遲。”張無忌心中突然充滿了幸福之感，說道：“芷若，你才真正是我永遠永遠的親人。你一直待我很好。日後咱們倘若得能回歸中原，你會幫我提防奸滑小人。有了你這個賢內助，我會少上很多當了。”周芷若搖頭道：“我是個最不中用的女子，懦弱無能，人又生得蠢。別說和絕頂聰明的趙姑娘天差地遠，便是小昭，她這等深刻的心機，我又怎及得上萬一？你的周姑娘是個老老實實的笨丫頭，難道到今天你還不知道麼？”

　　張無忌道：“只有你這等忠厚賢慧的姑娘，才不會騙我。”周芷若轉過身來，將臉伏在他懷里，柔聲道：“無忌哥哥，我能和你結為夫婦，心里快活得了不得，只盼你別因我愚笨無用，瞧我不起，欺侮我。我……我會盡我所能，好好的服侍你。”次日張無忌即運九陽神功助周芷若驅毒，初時竟是出于意料之外的方便，想是她飲食不多，中毒不如他與謝遜之深。但驅到第七日上，忽覺她體內有一股陰寒的阻力，跟他送過去的九陽真氣相激相抗，周芷若雖盡力克制，仍不易引導九陽真氣入體。張無忌驚异之下，向義父請教。謝遜沉吟半晌，說道：“這道理我也說不上來，多半是她峨嵋派歷代師父都是女子，所習內力偏于陰柔一路。”張無忌點頭稱是。好在周芷若內功修為和他相差甚遠，他催動神功，便將她體內陰勁壓制了下去，但如此運功，卻又比替謝遜驅毒時費力得多。張無忌隱隱覺得她體內陰勁此時雖然尚弱，但日後成就，委實是非同小可，贊道：“芷若，尊師滅絕師太真是一代人傑。她傳給你的內功，法門高深之至，此刻我已覺得出來。你依此用功，日後或可和我的九陽神功并駕齊驅，各擅胜場。”周芷若道：“你騙我呢！峨嵋派武功怎能和張大教主的九陽神功、乾坤大挪移法相比？”張無忌道：“你天性淳厚，武功的招數上雖然所學不多，但內功的根基已扎得極佳。我太師父言道，武學鑽研到後來，成就大小往往和各人資質有關，而且未必聰明穎悟的便一定能學到最高境界。据說貴派創派祖師郭女俠的父親郭靖大俠，資質便十分魯鈍，可是他武功修為震爍古今，太師父說，他自己或者尚未能達到郭大俠當年的功力。你峨嵋派內功的法門似乎尚在武當派之上，依我瞧啊，你將來的成就當可超過尊師滅絕師太。”周芷若橫了他一眼，嬌嗔道：“你要討好我，也不用說我武功好。我只要能學到師父本事的一成兩成，也就心滿意足了。你幾時把你的九陽神功、挪移乾坤功夫教我一兩手，我才多謝你呢。”張無忌沉吟未答。周芷若道：“你說我不配做張大教主的徒弟嗎？”張無忌道：“不！我察覺你的內功和我所學截然不同，那是壓根兒相反的路子。你要是學我的功夫，那是世上艱險無比之事。”

　　周芷若道：“你不肯教，也就算了。學武功最多是學不成，還能有甚麼危險？”張無忌正色道：“不，不！我這九陽神功是純粹陽剛的內功，你現下所習的峨嵋派內功，走的卻純是陰柔路子。要是你再練我的功夫，陰陽匯于一體，除非是如我太師父這等武學奇才，或許能使之水火相濟，剛柔相調，否則只要差得一步，便是走火入魔的大禍。嗯，等你日後內功大成之時，我那挪移乾坤的心法，倒是可以學的。”周芷若笑道：“我跟你說著玩呢。以後我時時刻刻都跟你在一起，你的武功和我的武功有甚麼分別？我生來懶懶散散，你的九陽神功一定難練得緊，你便是逼著我練，我也怕難呢。”張無忌聽她如此說，心中甚感甜蜜。

　　如此情意纏綿，不覺時日之逝。忽忽過了數月，周芷若說自覺內力全復，身體更無异狀，想來毒性已然驅盡。這一日島東幾株桃花開得甚美，張無忌折了幾枝桃花，去插在殷离的墓前。只見那根刻著“愛妻蛛兒殷离之墓”的木條橫在地下，不知是被甚麼野獸撞到了的，于是拾了起來，重又插好。想起表妹一生困苦，恐怕連一天福也沒享過。

　　正自神傷，忽聽得海中鷗鳥大聲聒噪，抬起頭來，忽見遠處海上一艘帆船正鼓風駛來，這一下喜出望外，忙縱聲叫道：“義父，芷若，有船來啦，有船來啦！”

　　謝遜和周芷若聽到叫聲，先後奔到他身旁。周芷若顫聲道：“怎麼會有船只到這荒島上來？”張無忌道：“當真奇了，難道是海盜船麼？”不到半個時辰，帆船已在島外下錨停泊，一艘小艇划向島來。張無忌等三人迎到海灘。只見小艇中的水手都穿蒙古水師軍裝，張無忌心中一動：“難道趙姑娘良心發現，又回到島上來？”斜向周芷若一瞥，見她秀眉微蹙，胸口起伏，顯是也擔著極大的心事。片刻間小艇划到，五名水手走上海灘，為首的一名水師軍官躬身向張無忌道：“這位是張無忌張公子？”張無忌道：“正是。長官何人？”那人聽到張無忌自承，神色間極是欣慰，說道：“小人賤名拔速台，今日找到了公子，當真幸運之至。小人奉命前來，迎接張公子、謝大俠回歸中土。”他只說張謝二人，卻不提周芷若的名字。張無忌道：“長官遠來辛苦，卻不知是奉何人所遣？”拔速台道：“小人是駐防福建的達花赤魯水師提督麾下，奉勃爾都思將軍之命，前來迎接。勃爾都思將軍一共派出海船八艘，在這一帶閩浙粵三省海面尋找公子和謝大俠，想不到倒是小人立下首功。”言下之意，顯是他上司許下諾言，誰能找到張無忌的便有升賞。張無忌聽他所說那些蒙古將軍的名字均不相識，料想那些將軍也是輾轉奉了趙敏之命，問道：“你可知貴上司為何派長官前來接我？”拔速台道：“勃爾都思將軍吩咐，張公子是大大的貴人，乃是當世的英雄豪傑，命小人找到之後，用心侍候。至于何以迎接公子，小人職位低微，未蒙將軍示知。”周芷若插口問道：“可是紹敏郡主之意麼？”拔速台一怔，道：“紹敏郡主？小人沒福見過。”周芷若冷冷的道：“甚麼福不福的？”拔速台道：“紹敏郡主乃我蒙古第一美人，不，乃天下第一美人，文武全才，是汝陽王爺的千金。小人怎有福氣一見郡主的金面？”周芷若哼了一聲，不再言語了。張無忌向謝遜道：“義父，那麼咱們便上船罷。”謝遜道：“咱們到那邊山洞中取了隨身物品，便可上船，長官請在此稍候。”拔速台道：“讓小人和水手們替三位搬行李罷。”謝遜笑道：“咱們有甚麼行李？不敢勞動。”他攜了張無忌和周芷若的手，走到山後，說道：“趙敏忽然派船來接咱們回去，其中必有陰謀，你們想該當如何應付？”

　　張無忌道：“義父，你想趙……你想趙敏她……她會在船上麼？”謝遜道：“這小妖女若在船上，那倒好辦了。咱們只須留心飲食，免再著了她的道兒。”張無忌道：“不錯，咱們把這兒收藏著的咸魚、干果帶上船去，再帶上清水，決不去吃喝船上的物事。”謝遜道：“我料想趙敏決計不在船上。她是欲師那些波斯人的故智，將咱們騙上船去，待航到大海之中，便有蒙古水師船只出現，開炮將咱們的座船轟沉。”

　　張無忌心中一陣酸痛，顫聲道：“她……她用心竟如此毒辣？她將咱們放逐在這個島之上，讓咱們自生自滅，永世不得回歸中土，也就是了。咱三人又沒甚麼事對不起她。”謝遜冷笑道：“你將她囚在萬安寺中的六大派高手一齊放了出來，她焉有不記恨之理？再說，明教教主失蹤，此刻教中上下人等定在大舉訪尋，難保不尋到這荒島上來。只有令咱們葬身海底，那才是斬草除根。”

　　張無忌道：“開炮轟船？豈不是連拔速台等這些蒙古官兵，一起都枉送了性命？”謝遜哈哈一笑，隨即歎道：“無忌孩兒，這些執掌軍國重任之人，焉會愛惜人命？若是似你這般心腸仁慈，蒙古人能橫絕四海、掃蕩百國麼？自古以來，哪一個立大功名的英雄不是當機立斷，要殺便殺？別說區區官兵，便是自己父母子女，也顧不得呢。”

　　張無忌呆了半晌，黯然道：“義父說得是。”他向來知道蒙古人對敵人十分殘忍暴虐，但想對自己部下總須愛惜，此刻聽了謝遜之言，身上不禁涼了半截，自覺此番便算能回歸中土，統率中原豪傑驅除韃了，但說到治國致太平，決非自己所能。周芷若道：“義父，你說咱們該當如何？”謝遜道：“我的兒媳婦有甚麼妙計？”周芷若道：“那麼咱們便別上這船罷，跟那蒙古軍官說，咱們在這兒住得很好，不想回中原去了。”謝遜笑道：“真是傻丫頭的傻主意。咱們不上船，敵人也決計放咱們不過。咱們把這艘船中的官兵盡數殺了，他們不能再派十艘八艘來麼？何況中原有多少大事，要無忌回去擔當，怎能讓他老死于這荒島之上？”周芷若俊臉通紅，低聲道：“還是義父出個主意罷，我們只聽義父吩咐便是。”謝遜略一沉吟，道：“須得如此如此。”張無忌和周芷若一聽，齊稱妙計。張無忌便到殷离墓前禱祝一番，洒淚而別，這才上了大船。周芷若在島上日長無聊，曾雕刻了不少小木馬、小木人兒，這時包了一個大包，負在背上。張無忌在艙內艙外巡查一過，果然并無趙敏在內，船上也無礙眼人物，官兵、水手看模樣均非身有武功之人。

　　座船拔錨揚帆之後，只駛出數十丈，張無忌反手一搭，已抓住拔速台右腕，另一手抽出他腰間佩刀，架在他後頸，喝道：“你聽我的號令，命梢公向東行駛！”拔速台大吃一驚，顫聲道：“張公……公子，小……小人沒敢得罪你啊。”張無忌道：“你聽我吩咐行事。稍有違抗，我便砍下你的腦袋。”拔速台道：“是，是！”喝令道：“梢……梢公！快……快向東行駛。”梢公依言轉舵。那船橫掠小島，向東駛去。張無忌喝道：“你蒙古人意欲謀害于我，我已識破你們詭計，快快招來！若有虛言，小心你的性命。”說著舉起右掌，往船邊上一拍，木屑紛飛，船邊登時缺下一大塊來。船上官兵見到，無不駭然。拔速台道：“公子明鑒：小人奉上司之命，迎接公子回去，此外更無別情。小人……小人只盼立此功勞，得蒙上司升賞，實無半分歹意。”

　　張無忌見他說得誠懇，料非虛言，于是放開他手腕，走到船頭，左手提起一只鐵錨，右手又提起一只鐵錨，喝道：“眾人看清楚了！”雙手一揚，兩只大鐵錨一齊飛向半空。眾官兵嘩的一聲，齊聲驚喊。待兩只大鐵錨落將下來，張無忌使出挪移乾坤的心法，雙手一掠一推，兩只鐵錨又飛了上去。如此連飛三次，他才輕輕接住，將兩只鐵錨放在船頭。蒙古人從馬上得天下，最佩服武勇之士，見他武功如此驚人，一齊拜伏，再也不敢稍起异心。

　　梢公遵依張無忌命令，駕船東駛，直航入大洋之中，一連三天，所見唯有波濤接天。謝遜料得趙敏所遣的炮船必在閩粵一帶海面守候巡視，現下座船航入大洋已遠，決不至和炮船相遇，到第五日上，才命梢公改道向北。這一向北，更接連駛了二十余日，憑他趙敏聰明十倍，也難猜到此船的所在，于是再命梢公折向西行，航返中土。這一個多月之中，張無忌等不是取用自攜的食物，便是捕捉海中鮮魚為食，于船上飲食絕不沾唇。這一日午間，遙見西方出現了陸地。蒙古官兵航海已久，眼見歸來，盡皆歡呼。到得傍晚，那大船已停泊岸旁。這一帶都是山石，海水甚深，大船可直泊靠岸。謝遜道：“無忌，你上岸去瞧瞧，這是甚麼地方。”張無忌答應了，飛身上岸。一路行去，只見四下里都是綠油油的森林，地下積雪初融，極是泥泞。走了一陣，樹木更加蔭深，一株株參天古松，都是數人方能合抱。他飛身上了一株高樹，但見四下樹木無邊無際，竟是到了林海之中，再無人跡。他想便再向前也是如此，當下回向船來。尚未走到岸旁，忽聽得一聲慘呼，聲音極是凄厲，正是從船上發出。他吃了一驚，飛奔而回，扑上船頭。只見滿船橫七豎八，盡是蒙古官兵的尸首，自拔速台以下，個個尸橫船中，謝遜和周芷若好端端的站著，卻不見敵人的蹤影。張無忌驚問：“義佼，芷若，你們沒事罷？敵人到哪里去了？”謝遜道：“甚麼敵人？你見到敵蹤麼？”張無忌道：“不！這些蒙古人……”謝遜道：“是我和芷若殺的。”張無忌更是驚奇道：“想不到這些韃子一回中土，便膽敢起意害人。”謝遜道：“他們沒敢起意害人，是我殺了滅口。這些人一死，趙敏便不知咱們已回中土。從此她在明里，咱們在暗里，找她報仇便容易多了。”

　　張無忌倒抽了口涼氣，半晌說不出話來。謝遜淡淡的道：“怎麼？你怪我手段太辣麼？韃子官兵是咱們敵人，用得著以菩薩心腸相待麼？”張無忌不語，心想這些人對自己一直服侍唯謹，未有絲毫怠忽，雖說是敵人，但如此殺絕，總覺心中過意不去。謝遜道：“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已不傷人，人便傷己。那趙敏如此對待咱們，咱們便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張無忌道：“義父說的是。”但見到拔速台等人的尸身，忍不住便要流下淚來。

　　謝遜道：“放一把火，將船燒了。芷若，搜了尸首身上的金銀，撿三把兵刃防身。”

　　兩人在船上放了火，分別躍上岸來。這船船身甚大，直燒到半夜，方始煙飛火滅，連眾人尸首一齊化灰沉入海底。張無忌見這麼一來，干手淨腳，再無半點痕跡，心想義父行事雖然狠辣了些，畢竟是老江湖，非己所及。

　　三人胡亂在岸旁睡了一覺，次晨穿林向南而行。走到第二日上，才遇到七八個采參的客人，一問之下，原來此地竟是關外遼東，距長白山已然不遠。

　　待得和那些采參客人分手，周芷若道：“義父，是否須得將他們殺了滅口？”張無忌喝道：“芷若你說甚麼？這些采參客人又不知咱們是誰。難道咱們此後一路上見一個便殺一個麼？”周芷若窘得滿臉通紅，張無忌一生之中，從未如此疾言厲色的對她說話。謝遜道：“依我原意，也是要將這些采參客人殺了。教主既不愿多傷人命，咱們快些設法換了衣服，免露痕跡。”

　　當下三人快步而行，走了兩日，才出森林。又行一日，見到一家農家，張無忌取出銀兩，向農民購買衣服。但那農家極是貧寒，并無多余衣服可以出讓，接連走了七八家人家，三人方湊齊了三套污穢不堪的衣衫。周芷若素來愛洁，聞到衣褲上陳年累積的臭氣，幾欲作嘔。謝遜卻十分歡喜，命二人用泥將臉涂污。張無忌在水中一照，只見已活脫成了遼東一丐，趙敏便對面相逢，也未必相識。

　　一路南行，進了長城，這日來到一處大鎮甸上。三人走向鎮上一處大酒樓，張無忌摸出一錠三兩重的銀子，交在柜上，說道：“待咱們用過酒飯，再行結算。”他怕自己衣衫襤褸，酒樓中不肯送上酒飯。豈知那掌柜恭恭敬敬的站了起來，雙手將銀兩奉還，說道：“爺們光顧小店，區區酒水粗飯，算得甚麼？由小店作東便是。”張無忌很是詫异，坐定後，低聲問周芷若道：“咱們身上可露出了甚麼破綻？怎地這掌柜的不肯收受銀子？”周芷若細查三人身上衣服形貌，宛然是三個乞丐，那里有甚麼形跡敗露？謝遜道：“我聽那掌柜的語氣之中，頗存懼意，咱們小心些便是。”只聽樓梯上腳步聲響，走上七個人來，說也湊巧，竟然也都是乞丐的打扮。這七人靠著窗口大模大樣的坐定。只見店小二恭恭敬敬的上前招呼，口中爺前爺後，當他們是達官貴人一般。張無忌見這些乞丐有的負著五只布袋，有的負著六只，都是丐幫中職司頗高的弟子。店小二將酒菜吩咐了下去，尚未送上，又有六七名丐幫弟子上來。片刻之間，酒樓上絡絡繹繹來了三十余名丐幫幫眾，其中竟有三人是七袋弟子。張無忌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丐幫今日在此集會，酒樓掌柜誤會他三人也是丐幫中人，低聲向謝遜道：“義父，咱們還是避開這里罷，免得多惹事端，丐幫到的人可不少。”正在此時，店小二送上一大盤牛肉，一只燒雞，五斤白酒。謝遜腹中正餓，多月來從未好好的飽餐過一頓，聞到燒雞的香味，食指大動，說道：“咱們悶聲不響的吃了酒肉便行，又礙他們甚麼事了？”說著端起碗來，骨嘟嘟的喝了半碗白酒，心道：“天可怜見，謝遜流落海外二十余年，直至今日，方得重嘗酒味。”這白酒烈而不醇，乃是常釀，在他卻是如飲醍醐，似喝瓊漿。他吁了口長氣，只感說不出的快美舒暢，將一碗白酒都喝干了，忽然低聲道：“小心，兩個大本領的人物來啦！”張無忌聽到樓梯上的腳步之聲，果然上樓來的兩人武功了得。那兩人一走上樓梯頂口，嘩喇喇一陣響，樓上群丐一齊站起。謝遜作個手勢，三人也站起相迎。他三人坐在靠里偏角，和眾人一齊坐著，并不惹眼，但當人人都站起身來，他三人倘若仍是坐著不動，只怕當場便有亂子。張無忌見第一人中等身材，相貌清秀，三絡長須，除了身穿乞丐服色之外，神情模樣似個不第秀才。後面那人滿臉橫肉，虯髯戟張，相貌十分凶猛，只須再黑三分，活像是關公身旁執大刀的周倉。這二人都是五十多歲年紀，胡須均已花白，背上各負九只小小的布袋。這九只袋子只是表明他們身分，形體甚小，很難裝甚麼物事。

　　張無忌心下尋思：“丐幫號稱江湖上第一大幫。聽太師父言道，昔日丐幫幫主洪七公仁俠仗義，武功深湛，不論白道黑道，無不敬服。其後黃幫主、耶律幫主等也均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但數十年來主持非人，丐幫聲望大非昔比。現任幫主史火龍極少在江湖上露面，不知其人如何。這二人背負九袋，在丐幫中除了幫主而外，當以他二人位份最尊。那日靈蛇島上，丐幫中人來奪義父的屠龍刀，不知和他二人也有牽連麼？”這一次屠龍刀和倚天劍為趙敏盜去，那六根聖火令卻仍在張無忌懷中，沒有失落，想是趙敏忌憚他武功太強，生怕他中了十香軟筋散後仍有出奇的本領，不敢到他懷中搜索。張無忌眼見丐幫勢眾，不敢大意，伸手懷中，摸了摸六根聖火令。兩名九袋長老走到中間一張大桌旁坐下。群丐紛紛歸坐，吃喝起來，伸手抓菜，捧碗喝湯，吃得狼藉一團。張無忌和謝遜留神傾聽，想聽那兩個九袋長老說些甚麼。不料他二人盡是飲酒吃菜，除了說些“你來一碗”“這牛肉很香”之類，一言不涉及正事。待得兩名龍頭長老食畢下樓，群丐也已酒醉飯飽，一哄而散。謝遜待群丐散盡，低聲道：“無忌，你瞧如何？”張無忌道：“丐幫這許多人物在此聚會，決不會大吃大喝一頓便算。我猜他們晚間在僻靜之處定然再行聚集，商量正事。”謝遜點頭道：“必是如此，丐幫向來與本教為敵，焚燒光明頂便有他們的份，又曾派人來奪我屠龍刀。咱們須得打探明白，瞧他們是否另有圖謀本教的奸計。”

　　三人下樓到柜面付帳，掌柜的甚是詫异，說甚麼也不肯收張無忌心想：“丐幫鬧得這里的酒館酒樓都嚇怕了，吃喝不用付錢。只此一端，已可知他們平素的橫行不法。”三人找了一家小客店歇宿。鎮上丐幫幫眾雖多，但依照向例，無一住店，因此在客店中倒不虞撞到丐幫人物。謝遜道：“無忌，我眼不見物，打探訊息的事干起來諸多不便，芷若武功不高，陪著你去也幫不了忙，還是偏勞你一人罷。”張無忌道：“正該如此。”他在客店中稍作休息，便即出門。在大街上自南端直走到北端，竟沒見到一名丐幫弟子。張無忌尋思：“不到半個時辰之間，鎮上丐幫幫眾突然人影全無，料想走得不遠。”當下走向一間南貨店，瞪起雙眼，伸拳在柜台上一擊，喝道：“喂，掌柜的，我那許多兄弟們走向哪里去啦？”眾店伴見到他這副凶神惡煞的模樣，只道是丐幫中的一個惡丐，個個心驚肉跳，內中一人膽子較大，指著北方，陪笑道：“貴幫朋友絡繹都向北去了。大爺喝杯茶麼？”張無忌喝道：“不喝！喝甚麼他媽的臭茶？”轉身大踏步向北，肚中暗暗好笑。他快步走出鎮甸不遠，只見左首路旁長草中人影一閃，一名丐幫弟子站了起來，瞧模樣是要上來喝問。張無忌腳下加快，倏忽而過。那丐幫弟子擦了擦眼睛，還疑心自己眼花，怎地忽然似乎有人，轉眼間卻又不見了。

　　張無忌心想丐幫沿途布了卡子，好不戒備森嚴，當下展開輕功，向北疾馳。丐幫布在樹後、草中、山間、石邊的卡子，一一落入他眼中，反倒成為指引的路標。奔出四五里路，但見三步一崗，五步一卡，哨位越來越密。這些人武功雖然不高，但青天白日之下，要盡數避過他們的眼光卻也不易。到了後來，只得避開大路，曲曲折折的繞道而行。眼見一條山道通向山腰中的一座大廟，料知群丐必在廟中聚會，提氣奔向東北角上，再折而向西，繞過群丐的卡子，直欺到廟側。只見廟前一塊匾上寫“彌勒佛廟”四個大字，廟貌莊嚴，甚是雄偉。張無忌暗想：“這次丐幫中要緊人物定然到得不少。我若混在人叢之中，難免給他們發覺。”四下打量，見大殿前庭中左邊一株古松，右邊一株老柏，雙樹蒼勁挺立，高出殿頂甚多，枝葉密茂，頗可藏身其間。繞到廟後，飛身上了屋頂，匍匐爬到檐角，輕輕一縱，如一溜煙般落到了松樹之頂，從一根大枝干後望將出去，暗叫一聲：“僥幸！”殿中風光，盡收眼底。只見大殿地下黑壓壓的坐滿了丐幫幫眾，少說也有三百數十人。這些人均朝內而坐，是以他躍上松樹，竟然無人知覺。殿中放著五個蒲團，虛座以待，顯在等甚麼人到來，殿中雖聚了三四百人，卻無半點聲息，和酒樓上亂糟糟地搶菜爭食的情景渾不相同。他想：“丐幫享名數百年，近世雖然中衰，昔日典型，究未盡去。那酒樓中的混亂模樣只是平日的情狀。看來幫中長老部勒幫眾，執法實極嚴謹。”大殿居中坐一尊彌勒佛，袒胸露出了一個大肚子，張大了笑口，慈祥可親。張無忌正打量間，忽聽得殿上一人喝道：“掌缽龍頭到！”群丐一齊站起，那秀才模樣的九袋長老手捧破缽，緩步而出，站在右首。又有人喝道：“掌棒龍頭到！”那周倉般的九袋長老雙手高舉一根鐵棒，大踏步出來，站在左首。那人喝道：“執法長老到！”只見一個身形瘦小的老丐走了出來，手中持著一根破竹片，腳下輕捷，走動時片塵不起。張無忌心道：“此人好高的輕功，只較韋蝠王稍遜。”有人喝道：“傳功長老到！”這次出來的是個白須白發的老丐，空著雙手，身形步法之中卻看不出武功的深淺。

　　四名老丐將四個蒲團移向下首，只留下中間一個蒲團，彎腰躬身，齊聲說道：“有請幫主大駕！”張無忌心中一凜：“但聽說丐幫幫主名叫‘金銀掌’史火龍，武林中極少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卻不知是何等樣的人物？”

　　大殿上群丐一齊躬身，過了一會，屏風後腳步聲響，大踏步走出一條大漢來。但見他身高六尺有余，魁梧之極，紅光滿面，有似大官豪紳般模樣，走到大殿正中，雙手叉腰站立。群丐齊聲道：“座下弟子，參見幫主大駕。”那丐幫幫主史火龍右手一揮，說道：“罷了！小子們都好啊？”群丐道：“幫主安好。”待史火龍在中間蒲團上坐下，各人才分別坐地。史火龍轉頭向掌缽龍頭說道：“翁兄弟，你把金毛獅王和屠龍刀的事，向大伙兒說說。”

　　張無忌聽到“金毛獅王和屠龍刀”這幾個字，心中大震，更是全神貫注的傾聽。掌缽龍頭站起身來，向幫主打了一躬，轉身說道：“眾家兄弟：魔教和本幫爭斗了六十年，積怨極深。近年魔教立了一個新教主，名叫張無忌，本幫有人參與圍攻光明頂之役，曾見到此人是個無知少年。諒這等乳臭未干、黃毛未褪的小兒，成得甚麼大事？焉能與本幫史幫主的雄才偉略相抗？”群丐歡聲雷動，一齊鼓掌，史文龍臉上現出得意的神色。掌缽龍頭又道：“只是魔教立了新魔主後，本來四分五裂、自相殘殺的局面登時改觀，倒成了本幫的心腹大患。近一年來，魔教的眾魔頭在各路起事，淮泗一帶，有韓山童、朱元璋，兩湖一帶有徐壽輝等人，連敗元兵，占了不少地方，可說頗成氣候。假若真給他們成了大事，逐出韃子，得了天下，那時候本幫十數萬兄弟，可都要死無葬身之地了。”群丐大怒吆喝：“決不能讓他們成事！”“丐幫誓與魔教死拚到底。”“魔教要是占了天下，本幫兄弟還有命活嗎？”“韃子是要打的，卻萬萬不能讓魔教教主坐了龍廷。”張無忌尋思：“想不到我身在海外數月，弟兄們干得著實不錯。丐幫這番顧慮，也非無因。丐幫人數眾多，幫中也頗有豪傑之士，若得與他們聯手抗元，大事更易成功。該當如何方得和他們盡釋前嫌、化敵為友？”

　　掌缽龍頭待群丐騷嚷稍靜，說道：“史幫主向來在蓮花山莊靜養，長久不涉足江湖，但遇上了這等大事，非得親自主持不可。也是天佑我幫，八袋長老陳友諒結識了一個武當弟子，得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訊息。”他提高聲音叫道：“陳長老！”壁後有人應道：“在！”兩人攜手而出。一個三十來歲年紀，神情剽悍，正是靈蛇島上謝遜饒了他一命的陳友諒。另一個二十七八歲，相貌俊美，卻是宋遠橋之子宋青書。張無忌先聽得說“陳友諒結識了一個武當弟子”，料來只是那一位師伯叔門下的尋常弟子，豈知竟會是這個武當第三代弟子中的第一人，心想：“宋師哥怎會跟丐幫混在一起？”隨即又想：“武當派與丐幫都是俠義道，雙方交好，那也不奇。”陳友諒和宋青書先向史火龍行禮，再向傳功、執法二長老，掌棒、掌缽二龍頭作揖，然後向群丐團團抱拳。掌缽龍頭說道：“陳長老，你將此事的前因後果，跟眾兄弟說說。”陳友諒攜著宋青書的手，說道：“眾家兄弟，這位宋青書宋少俠，是武當派宋遠橋宋大俠的公子，日後武當派的掌門，非他莫屬。那魔教教主張無忌可說是宋少俠的師弟，因此魔教中的種種情由，宋少俠盡皆了如指掌。數月之前，宋少俠和我說起，魔教的大魔頭金毛獅王謝遜，已到了東海靈蛇島上……”執法長老插嘴道：“武林中找尋金毛獅王，當真無所不用其極，數十年來始終不知他的下落，宋少俠卻何以忽然得知？老夫想要請教。”張無忌心中一直存著一個疑團：“紫衫龍王因武烈父女而得知我義父的所在，前去接他南來靈蛇島，此事該當隱秘之極，何以竟會讓丐幫得知，因而派人去島上奪刀？”這件事他曾和謝遜參詳過幾次，始終不明其理，這時聽執法長老問起，自是加意留神。只聽陳友諒道：“托賴幫主洪福，機緣十分湊巧。東海有一個金花婆婆，不知如何，竟會得知了謝遜的所在。這老婆婆生長海上，精熟航海之事，居然給她找到了謝遜所居的極北荒島，將他接上靈蛇島。那靈蛇島上囚禁著父女兩人，名叫武烈、武青嬰，是大理南帝一派武學的傳人。他父女乘著金花婆婆前赴中原，殺了看守之人，逃了出來，在山東遇到危難，幸蒙宋少俠搭救，說起各種前因，宋少俠方知金毛獅王的下落。”執法長老點頭道：“嗯，原來如此。”

　　張無忌心中，也是這樣說道：“嗯，原來如此。”又想：“武烈父女實非正人，當年朱長齡和他們苦心設下巧計，從我口中騙出我義父的所在。但也幸而如此，紫衫龍王方能獲知我義父的下落。當今之世，說到水性和航海之術，只怕很少有人能胜得過紫衫龍王，若不是由她出馬，茫茫北海之中，又有誰能有此本領找得到冰火島？縱令是我爹爹媽媽復生，也未必能夠，可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陳友諒又道：“兄弟和宋少俠乃生死之交，得悉了這訊息之後，即行會同季鄭二位八袋長老，率同五名七袋弟子，前赴靈蛇島，意欲生擒謝遜，奪獲屠龍寶刀，獻給幫主。不料魔教大幫人馬也于此時前赴靈蛇島。兄弟們雖然竭力死戰，終于寡不敵眾，季長老和四名七袋弟子殉難。靈蛇島上的戰況，請鄭長老向幫主稟報。”那肢體殘斷的鄭長老從人叢中站起身來，敘述靈蛇島上明教和丐幫之戰。他不說丐幫眾人圍攻謝遜，卻說明教如何人多勢眾，自己一干人如何英勇御敵，最後說到陳友諒舍身救他性命的仗義之處，更是慷慨激昂，口沫橫飛，說謝遜為陳友諒的正氣折服，終于不敢動手。

　　大殿上群丐只聽得聳然動容，齊聲喝采。那傳功長老說道：“陳兄弟智勇雙全，而如此義氣，更是難得。”陳友諒躬身道：“做兄弟的承幫主和長老們教誨，本幫大義所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區區小事，倒勞鄭長老的稱贊，做兄弟的好生不安。”群丐見他如此謙遜，毫不居功，更是大贊不已。張無忌在樹上越聽越氣，心想此人卑鄙無恥，竟至如此，明明是賣友求生，卻變成了仗義救人，只是他做得天衣無縫，連鄭長老也瞧不出破綻，實是個大大的奸雄。言念及此，忽地心下黯然：“這奸人的詭計，當時義父給他騙過，我也給他騙過，只是騙不過紫衫龍王和趙姑娘。唉，趙姑娘聰明多才，人品卻是這般……”執法長老站起身來，冷冷的道：“本幫又有這許多兄弟為魔教所害，這血海深仇，咱們便此罷了不成？”群丐大聲鼓噪：“咱們非給季長老報仇不可！”“踏平光明頂！掃蕩魔教！”“宰了張無忌，宰了謝遜！”“本幫和魔教勢不兩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幫主快下號令，天下丐幫弟子，齊向魔教攻殺！”執法長老向史火龍道：“幫主，報仇雪恨之舉，如何行事，便待幫主示下。”史火龍皺眉道：“這個嘛，這是本幫的大事，嗯，嗯，須得從長計議。你叫七袋弟子以下的幫眾，暫且退出，咱們好好兒商量商量。”執法長老應道：“是！”轉身喝道：“奉幫主號令：七袋弟子以下，退出大殿，在廟外相候。”群丐轟然答應，向史火龍等躬身行禮，一齊退出了廟門。大殿上只剩下八袋長老以上的諸首腦。

　　陳友諒走上一步，躬身道：“啟稟幫主，這位宋青書宋兄弟于本幫頗有功績，幫主如若恩准，許他投效本幫，以他的身分地位，日後更可為本幫建立大功。”

　　宋青書道：“這個，似乎不……”他只說了一個“不”字，陳友諒兩道銳利的目光直射到他臉上。宋青書見到他的神色，登時低下了頭，不再說話。

　　史火龍道：“這個甚好。宋青書投入我幫，可暫居六袋弟子之位，歸八袋長老陳友諒統率。須得遵守本幫幫規，為本幫出力，有功者賞，有過者罰。”

　　宋青書眼中流露出憤恨之色，但隨即竭力克制，上前向史火龍跪下，說道：“弟子宋青書，向幫主叩頭。多謝幫主開恩，授予六袋弟子之位。”跟著又參見眾長老。執法長老說道：“宋兄弟，你既入本幫，便受本幫幫規約束。日後雖然你做到武當派掌門，也得遵從本幫的號令。這個你知道了麼？”語氣甚是嚴峻。宋青書道：“是。”執法長老又道：“本幫與武當派雖然同為俠義道，終究路子不同。既然武當掌門之位日後定當落在你身上，何以你卻甘心投入本幫？此事須得說個明白。”宋青書向陳友諒望了一眼，說道：“陳長老待弟子極有恩義，弟子敬慕他的為人，甘心追附驥尾。”陳友諒笑道：“此處并無外人，說出來也無干系。峨嵋派掌門人滅絕師太死後，新任掌門人是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名叫周芷若。此女和宋兄弟青梅竹馬，素有婚姻之約，那知卻給魔教的大魔頭張無忌橫刀奪愛，攜赴海外。宋兄弟氣憤不過，求教于我。做兄弟的拍胸膛擔保，定要助他奪回周女。”無忌越聽越怒，暗想：“此人一派胡言，哪有此事？”忍不住便要縱身入殿，直斥其非，但終于強抑怒火，繼續傾聽。史火龍哈哈一笑，說道：“自來英雄難過美人關，那也無怪其然。一個是武當掌門，一個是峨嵋掌門，不但門當戶對，而且郎才女貌，本來相配得緊啊。”

　　執法長老又問：“宋兄弟既受此委屈，何不求張三丰真人和宋大俠作主？”陳友諒道：“宋兄弟言道：那張無忌小賊，便是武當派張翠山的兒子。張三丰平生對張翠山最為喜愛，因此武當派近來頗有與魔教攜手之意。張三丰和宋大俠都不愿得罪魔教。眼下中原武林之中，唯有本幫和魔教誓不兩立，力量又足可和群魔相抗。”執法長老點頭道：“那就是了，只須滅得魔教，宰了張無忌那小子，宋兄弟的心愿何愁不償。”張無忌隱身樹中，回想當日在西域大漠之中，光明頂上，宋青書對待周芷若的神情果是頗為奇特，此刻一加印證，才知也早就對周芷若懷有情意，然而總覺詫异：“武當弟子要加入丐幫，似乎也不是不可以，但總須先得稟告太師父和宋師伯才是。他為了一個女子而背叛師門、背叛親父，人品豈非太差？何況芷若對我一片真心，宋青書縱得丐幫之助，又怎能逼得她順從？宋大哥在江湖上聲名早著，號稱是武當派後起之秀，怎地會這麼胡塗？”

　　只聽陳友諒道：“啟稟幫主：弟子在大都附近擒得魔教中一名重要人物，此人和本幫大業頗有干系，請幫主發落。”史火龍喜道：“快帶上來。”陳友諒雙手拍了三下，說道：“帶那魔頭上來。”殿後轉出四名丐幫幫眾，手執兵刃，押著一個雙手反綁之人。張無忌看那人時，見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相貌甚熟，記得在蝴蝶谷明教大會之中見過，卻已記不起他姓名，那人臉上滿是氣憤憤的神色，走過陳友諒身畔時，突然一張口，一口濃痰向他臉上吐去。陳友諒閃身避過，反手一掌，正中那人左頰。他臉頰登時腫了起來。押著他的丐幫弟子在他背後一推，喝道：“見過幫主，跪下，磕頭。”那人一聲咳嗽，又是一口濃痰，向史火龍臉上吐去。

　　那人和史火龍相距既近，這一口痰又是勁力十足，史火龍急忙低頭，竟沒能讓過，拍的一聲，正中額頭。陳友諒橫掃一腿，將那人踢倒，攔在史火龍身前，指著那人喝道：“大膽狂徒，你不要命了麼？”那人罵道：“老子既落在你們手中，本就沒想活著回去。”陳友諒這麼一攔，史火龍已乘機將額上濃痰抹去。陳友諒倒退兩步，說道：“啟稟幫主，這小子是魔教中的一流高手，武功似乎尚在四大護教法王之上，咱們可不能小看他了。”張無忌聽了此言，初時頗為詫异，但立即明白，陳友諒故意夸張那人武功，旨在為幫主遮丑。可是史火龍身為丐幫幫主，竟然避不開這口濃痰，太過不合情理，同時受了這等侮辱之後，臉上不現憤怒之色，反而顯得有些驚惶失措。執法長老道：“陳兄弟，此人是誰？”陳友諒道：“他名叫韓林兒，是韓山童之子。”張無忌暗暗點頭：“是了。那日蝴蝶谷大會，他一直跟在他父親身後，沒跟我說話，是以想不起他名字來。”執法長老喜道：“啊，他是韓山童之子。陳兄弟，你這場功勞可更大了。啟稟幫主：韓山童近年來連敗元兵，大建威名，他手下大將朱元璋、徐達、常遇春等人，都是魔教中的厲害人物。咱們擒獲了這小子作為人質，不愁韓山童不聽命于本幫。”韓林兒破口罵道：“做你媽的清秋大夢！我爹爹何等英雄豪傑，豈能受你們這些無恥之徒的要脅？我爹爹只聽張教主一人的號令。你丐幫妄想和我明教爭雄，太過不自量力。你丐幫的臭幫主，給我張教主提鞋兒也不配呢。”陳友諒笑嘻嘻的道：“韓兄弟，你把貴教張教主說得如此英雄了得，咱們大伙兒十分仰慕，很想見見他老人家一面。你就給咱們引見引見罷。”韓林兒道：“張教主擔當大事，就是本教兄弟，也輕易見他老人家不著。他哪有空閒見你？”陳友諒笑道：“江湖上人人都說，張無忌已被元兵擒去，早在大都斬首正法，連首級都已傳送各地，你還在這兒胡吹大氣呢！”韓林兒大怒，呸的一聲，喝道：“放你的狗屁，韃子能把我張教主擒去？便是有千軍萬馬團團圍住，我教主也能來去自如。張教主大都倒也是去過的，那是去救出六大們派的武林人物。甚麼斬首正法？你少嚼蛆罷！”

　　陳友諒也不生氣，仍是笑嘻嘻的道：“可是江湖上都這麼說，我也不能不信啊。為甚麼這半年來只聽得明教中有甚麼韓山童、徐壽輝，有甚麼朱元璋、彭瑩玉和尚，卻不聽得有一個張無忌？可見他定是死了無疑。”

　　韓林兒滿臉通紅，脹得額頭青筋凸了起來，大聲道：“我爹爹和徐壽輝他們，都是奉張教主的命令行事，怎能和張教主相比？”陳友諒輕描淡寫的道：“張無忌那人武功是算不差的，但生就一副短命橫死之相，有人給他算命，說他活不過今年年初……”便在這時，庭中那株老柏的一根枝干突然間輕輕一顫，大殿上諸人都沒知覺，張無忌卻已聽到那枝干後傳出幾下輕微的喘氣之聲，但那人隨即屏氣凝息，克制住了。張無忌心想：“原來老柏中竟然也藏得有人。此人比我先到，這麼許久我都沒有察覺，此人武功可也不錯啊。”凝目向柏樹瞧去，在枝葉掩映之間，見到了青衫一角，那人躲得極好，衣衫又和柏樹同色，若非張無忌眼光特佳，也真不易發見。只聽韓林兒怒道：“張教主宅心仁厚，上天必然福佑。他年紀還輕得很，再活一百年也不希奇。”陳友諒歎道：“可是世上人心難測啊！聽說他遭奸人陷害，以致為朝廷擒殺，其實那也不奇，凡是見過張無忌之人，都知他活不過三八二十四歲那一關……”忽然老柏上青影一晃，一人竄下地來，喝道：“張無忌在此，是誰在咒我短命橫死！”語聲未歇，身子已竄進殿中。站在殿門口的掌棒長老張開大手往那人後頸抓去。那人輕輕巧巧的一側身，已然避開。但見他方巾青衫，神態瀟然，面瑩如玉，眼澄似水，正是穿了男裝的趙敏。張無忌斗見趙敏現身，心頭大震，又驚又怒，又愛又喜，禁不住輕輕噫了一聲。大殿上群丐都在全神提防趙敏，誰也沒聽到他這聲驚噫。丐幫眾人都不識得張無忌，只知明教教主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年，武功極高，見趙敏避開掌棒長老這一抓時身法輕靈，确屬一流高手，均以為确是明教教主到了，無不凜然。但陳友諒見她相貌太美，年紀太輕，話聲中又頗有嬌媚之音，和江湖上所傳張無忌的形貌頗有不同，喝道：“張無忌早死了，哪里又鑽出一個假冒貨來？”

　　趙敏怒道：“張無忌好端端的活著，為何你口口聲聲咒他？張無忌洪福齊天，長命百歲，等這兒的人個個死絕了，他還要活八十年呢。”張無忌聽她說這幾句話時語帶悲音，似乎想到將自己拋在荒島之下，良心不免自責，但轉念又想：“這等陰狠忍心之人，講甚麼良心自責？張無忌啊張無忌，你對她戀戀不舍，心中盡生些一廂情愿的念頭。”

　　陳友諒道：“你到底是誰？”趙敏道：“我便是明教教主張無忌。你干麼捉拿我手下兄弟，快快將他放了，有甚麼事，沖著我本人來便是。”忽呼得旁邊一人冷笑道：“趙姑娘，旁人不識你，我宋青書難道不識？啟稟幫主：這女子是汝陽王的女兒。她手下高手甚多，須得提防。”執法長老撮唇呼哨，喝道：“掌棒長老，你率領眾兄弟赴廟外迎敵，防備敵人攻入。”掌棒長老應聲而出，霎時之間，東南西北，四下里都是丐幫弟子的呼嘯之聲。趙敏見了這等聲勢，臉上微微變色，雙手一拍，牆頭飄下二人，正是玄冥二老鹿杖客和鶴筆翁。

　　執法長老喝道：“拿下了！”便有四名七袋弟子分扑鹿鶴二老。玄冥二老武功奇強，只三招之間，四名七袋弟子均已受傷。那白須白發的傳功長老站起身來，呼的一掌直向鶴筆翁擊去，風生虎虎，威猛已極。

　　鶴筆翁一招“玄冥神掌”還擊了過去。砰的一聲巨響，雙掌相對，對到三掌之後，傳功長老已是相形見絀。那邊廂鹿杖客使動鹿角杖，雙戰執法長老和掌缽龍頭二人，一時難分高下，掌棒龍頭見傳功長老臉紅如血，一步步後退，不禁暗自駭异，心想傳功長老功力深厚，乃本幫第一高手，怎地不敵這個老兒？眼見他對到第五掌時，喘息聲響，白須飄動，已現狼狽之態，雖知他對敵之時向來不喜歡相助，但到此地步，終不能任由他喪生敵手，當下舉起鐵棒，向鶴筆翁腳下橫掃過去。趙敏當玄冥二老到來之時，便欲退走，卻被陳友諒抽出長劍擋住。趙敏在萬安寺中學得六大門派武功的精髓，反手刷刷刷三劍，一招華山劍法，一招昆侖劍法，第三招是崆峒派劍招絕學，待得第四招使出，已是峨嵋派的“金頂九式”。陳友諒一驚之下，竟然招架不來。趙敏長劍圈轉，直刺他心口，忽地當的一聲響，左一首一劍橫伸而來，將她這一劍格開了，出招的卻是宋青書。

　　大殿上眾人相斗，張無忌隱身在古松之上，看得招招清楚。但見宋青書施展武當劍法，又穩又狠，确已得了宋遠橋的真傳。陳友諒從旁夾攻。趙敏所習絕招雖多，終究駁雜不張純，保況以一敵二，早已遮攔多而進攻少。張無忌暗暗心焦，又感奇怪：“她為何只使一柄尋常的長劍？若將倚天劍取將出來，對方兵刃立斷，便可闖出重圍。”但見她衣衫單薄，身形苗條，腰間顯然并未藏著倚天劍。張無忌焦急了一會，不禁又自責起來：“張無忌，這小妖女是害死你表妹的凶手，何以你反而為她擔憂？不但對不起表妹，可也對不起義父和芷若啊。”

　　眾人斗得片刻，丐幫又有幾名高加入，趙敏手下卻無旁人來援。鹿杖客見情勢不佳，叫道：“郡主娘娘，師弟，咱們退到庭院之中，乘機走罷。”趙姑娘道：“很好。這姓陳的毀謗張公子，說他橫死短命，我氣他不過，你們重重的治他一下子。”玄冥二老齊道：“遵命。郡主先退便是，這小子交在我們身上。”趙敏又道：“那韓林兒對張公子很是忠心，你們設法救他出來。”鹿杖客道：“郡主請先行一步，救人之事，咱兄弟倆俟機行事便了。”他三人在強敵圍攻之中，商議退卻救人，竟將對方視若無物。

　　大殿中斗得甚緊，丐幫幫主史火龍站在殿角，始終不作一聲。傳功、執法二老聽得趙敏和玄冥二老對答之言，連下號令，命屬下攔截。突然之間，鹿杖客和鶴筆翁撇下對手，猛向史火龍沖去，這一下身法奇快，眼見史火龍難以抵擋，哪知陳友諒當趙敏和二老講話之時，料到二老要以進為退，施此一著，已先行繞到史火龍身旁。玄冥二老掌力未到，陳友諒已在史火龍肩頭一推，將他推到了彌勒佛像之後。玄冥二老掌力擊出，扑的一聲輕響，佛像泥屑紛飛，搖搖欲墜。鶴筆翁搶上一步，再補上兩掌，一尊大佛像半空中倒將下來。

　　群丐齊聲，躍開相避。趙敏乘著這陣大亂，已躍入了庭院。宋青書和掌棒龍頭劍棒齊施，追擊而至，驀地里廟門邊三條杆棒卷到，齊往趙敏腳下閃去。趙敏既要擋架宋青書的長劍和掌棒龍頭的鐵棒，又要閃避腳下三條杆棒，避開了兩條，卻避不開第三條，只覺左脛上一痛，已被一棒擊中，站立不定，向前摔倒。宋青書倒轉劍把，便往趙敏後腦砸去，要將她砸暈了生擒活捉。眼見劍柄距她後腦已不到半尺，忽然掌棒龍頭手中的鐵棒伸過來在劍柄上一撩，將宋青書的長劍蕩開了，但見一條人影飛起，躍出牆外。宋青書轉過身來，問掌棒龍頭道：“干麼放她逃走？”掌棒龍頭怒道：“你撩我鐵棒干麼？”宋青書道：“是你用棒蕩開的劍柄的，還說……”掌棒龍頭喝道：“多爭無益，快追！”兩人一齊躍出牆去，只見牆角邊躺著一名七袋弟子，摔得腿骨折斷，爬不起來。掌棒龍頭問道：“那妖女逃向何方了？”在牆外守衛的七名丐幫弟子齊道：“沒有啊，沒見到有人。”常棒龍頭怒道：“剛才明明有人從這里躍將出來，你們眼睛都瞎了麼？”一名六袋弟子伸手扶起那跌斷腿骨的七袋弟子，說道：“適才便是這位大哥躍牆而出，沒再見到第二個人。”掌棒龍頭搔了搔頭皮，問那七袋弟子道：“你干麼躍牆而出？”那七袋弟子哼哼唧唧的道：“我……我是給人抓著摔出來的。那妖女了怪异的手法。”掌棒龍頭轉頭對著宋青書，滿臉怒色的喝道：“適才你用劍柄撩我鐵棒，是何用意？你才入本幫，便來干吃里扒外這一套了？”宋青書又驚又怒，說道：“弟子正要用劍柄砸那妖女，龍頭大哥用棒擋開了我劍柄，才給那妖女逃走了。”掌棒龍頭怒道：“豈有此理！我擋開你劍柄干甚麼？我在本幫數十年，身居掌棒龍頭高位，難道反來相助外人？我再問你，你為何不用劍尖刺她，卻要倒轉劍柄，假意砸打？哼哼，我老眼未花，須瞞不過去。”宋青書在武當派中雖是第三輩的少年弟子，但武當門下都知他是未來的掌門人，縱然俞蓮舟、張松溪等幾位師叔，對他亦極客氣，從無半句重語。他一向高傲慣了，雖知掌棒龍頭在幫中身分地位比自己這新入幫的要高得多，但此事明明曲在彼方，不肯便此忍氣吞聲，當下說道：“‘吃里扒外’四字，可不是胡亂說的。龍頭大哥以此相責，須有人證。小弟適才這一劍柄砸下去，明明是你用棒擋開的，這里眾目昭彰，未必就無旁人目睹。”掌棒龍頭聽他言下之意，反冤枉自己吃里扒外，放走了趙敏，他本就性如烈火，大聲喝道：“你這小子不敬長者，可是仗著武當派的聲勢來頭麼？”說著刷的一棒，便往宋青書頭頂砸落，暴怒之下，這一棒勁力極是剛猛。

　　宋青書一口氣忍不下去，舉起長劍一擋。劍棒相交，當的一聲，迸出幾星火花。宋青書反感虎口隱隱作痛。掌棒龍頭喝道：“姓宋的，你膽敢犯上作亂，是敵人派至本幫來臥底的麼？”說著第二棒又擊了下去。

　　廟門中突然搶出一人，伸劍在鐵棒上一搭，將這一招蕩了開去，說道：“龍頭大哥，請莫生氣。”此人正是八袋長老陳友諒，問道：“趙敏那小妖女呢？”掌棒龍頭氣呼呼的指著宋青書道：“是他放了。”宋青書忙道：“不，是龍頭大哥放的。”兩人正自爭辯不已，玄冥二老已人廟中呼嘯而出，四下不見趙敏，知她已然脫身。兩人一聲長笑，四掌齊出，登時有本名丐幫弟子中掌倒地，待得傳功長老、執法長老等人追到玄冥二老的長笑之聲已在十余丈之外，再也追不上了。原來當時張無忌見宋青書倒轉長劍擊向趙敏後腦，這一擊可輕可重，輕則令她昏暈，下手稍重，卻立時取了她的性命，當下更不思索，從古松上縱身而下，使出挪移乾坤的神功，在掌棒龍頭身後推動他手中鐵棒，掠過去蕩開了宋青書的長劍。他所習的挪移乾坤心法本已神妙無方，這幾個月來在荒島上日長無事，再研習小昭所譯的“聖火令秘訣”，兩者一相結合，比之波斯三使的詭异武功更高明了十倍。此刻突刻使將出來，雖以掌棒龍頭和宋青書這等高手，竟也無法察覺。掌奉龍頭只道宋青書格開了他的鐵棒，宋青書卻明明見到掌棒龍頭伸棒過來蕩開他的長劍。張無忌乘著他二人同時一驚的一瞬之間，左手反過來抓住一名七袋弟子，擲出牆外。掌棒龍頭和宋青書見到一個人影越牆而出，認定是趙敏逃了出去，雙雙追出。張無忌卻已抱起趙敏，躍上了殿頂。青天白日之下，本來萬物無怕遁形，但群丐一窩蜂的跟著掌棒龍頭和宋青書追出廟門，雖有許多人眼睛一花，似乎有甚麼東西在頭頂越過，然大殿中彌勒神像倒下後塵沙飛揚，煙霧彌漫，群丐紛紛涌出，廟門前後正自亂成一團。武功高的在圍攻玄冥二老，功力較弱的但求自保，是以竟無一人察覺。趙敏危急中得人相救，身子被抱在一雙堅強有力的臂膀之中，猶似騰云駕霧般上了廟頂，轉過頭來，耀眼陽光之下，只見那人濃眉俊目，正是張無忌。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道：“是你！”張無忌伸手按住她嘴巴，四下里一瞥，但見彌勒廟前後左右都擁滿了丐幫弟子，若要救了趙敏就此脫身，原亦不難，但既知丐幫正密謀對付明教，武當派的宋師哥又入了丐幫，不將事情打聽明白，就此脫身而去，未免可惜。他又見到宋青書和掌棒龍頭爭吵，掌棒龍頭已然目露凶光，丐幫中頗有奸險之輩，說不定宋青書竟遭了他們毒手。何況韓林兒忠心耿耿，務須救出。見大殿中塵沙飛揚，于是索性涉險入殿，覓地躲藏。他向前一竄，從屋檐旁扑了下去，雙足鉤住屋檐，跟著兩腿一縮，滑到了左側一座佛像之後。只見殿中只剩下幾名被佛像壓傷的丐幫弟子躺在地下呻吟，韓林兒卻不知已被帶往何處。

　　張無忌游目四顧，一時找不到妥善的躲藏之所。趙敏向著一只大皮鼓一指，那鼓高高安在一只大木架上，离地一丈有余，和右側的巨鐘相對。張無忌登時省悟，貼牆繞進，走到皮鼓之後，縱起身子，右手食指在鼓上橫划而過，嗤的一聲輕響，蒙在鼓上的牛皮已裂開了一條大縫。他左足搭在木架的橫撐上，食指再豎直划下，兩划交叉成一十字。他抱著趙敏，從十字縫中鑽了進去。

　　皮鼓雖大，兩人躲在其中，卻也轉動不得。趙敏靠在張無忌身上，嬌喘細細。巨鼓制成已久，滿腹塵泥，張無忌在灰塵和穢氣之中聞到趙敏身上的陣陣幽香，心中愛恨交迸，有千言萬語要向她責問，苦于置身處非說話之所，但覺趙敏的身子靠在自己懷中，根根柔絲，擦到臉上。他心中一驚：“我出手相救，已是不該，如何再可和她如此親昵？”伸手將她的頭一推，不許她將頭靠在自己肩上。趙敏心下著惱，手肘往他胸口撞去。張無忌借力打力，將她撞來的勁道反彈了轉去，趙敏吃痛，忍不住便叫。他早已料到，伸手將她嘴按住了。只聽得執法長老的聲音在下面響起：“啟稟幫主：敵人已逃走無蹤，屬下無能，未得擒獲，請幫主降罪。”史火龍道：“罷了！敵人武功甚高，大家都是親見。他媽的，是大伙兒倒霉，跟長老毫不相干。”執法長老道：“多謝幫主。”接著便是掌棒龍頭指控宋青書放走敵人，宋青書据理而辯，雙方各執一辭，殿中充滿火氣。史火龍道：“陳兄弟，你瞧當時實情如何？”陳友諒道：“啟稟幫主：掌棒龍頭是本幫元老，所言自無虛假。但宋兄弟誠心加盟本幫，那姓趙的妖女又是他對頭，亦無有意賣放之理。依兄弟愚見，這姓趙妖女武功怪异，想是她借力打力，以龍頭大哥的鐵棒，蕩開了宋兄弟手中長劍。混亂中雙方不察，致起誤會。”張無忌心下暗贊：“這陳友諒果然厲害，他不見當時情景，卻猜了個八九不离十。”只聽史火龍道：“此話極為有理，兩位兄弟，大家都是為本幫效力，不必為此小事傷了兩家和氣。”掌棒龍頭氣憤憤的道：“就算他……”陳友諒不待他說完，便即插口道：“宋兄弟，龍頭大哥德高望重，就算責備你錯了，也當誠心受教。你快向龍頭大哥賠罪。”宋青書無奈，只得上前施了一禮，說道：“龍頭大哥，適才小弟多有得罪，還請原恕則個。”那掌棒龍頭滿腔怒氣，給堵住了發作不出，只得哼了一聲，道：“罷了！”陳友諒的話似乎是委屈了宋青書，其實他說趙敏“以龍頭大哥的鐵棒，蕩開了宋兄弟手中長劍”，又說“龍頭大哥德高望重，就算責備錯你了，也當誠心受教”，都是在派掌棒龍頭的不是，丐幫中諸長老都聽了出來。但陳友諒近來是幫主跟前一個大大的紅人，史火龍對他言聽計從，眾人也就沒甚麼話說。史火龍道：“陳兄弟，適才前來搗亂的小妖女，是汝陽王的親生愛女。魔教是朝廷的對頭，怎麼咱們說到魔教的小魔頭張無忌，他媽的這小妖女反而為他出頭？”陳友諒沉吟未答，掌缽龍頭道：“我見那韃子郡主眼淚汪汪的，神色十分氣憤。陳兄弟咒的是魔教教主，那韃子郡主卻像是聽到旁人咒他父兄一般，實令人大惑不解。”宋青書道：“啟稟幫主：此中情由，屬下倒也知道。”史火龍道：“宋兄弟你說。”宋青書道：“魔教雖然跟朝廷作對，但這個郡主小妖女卻迷上了張無忌，恨不得嫁了他才好，因此一力護著他。”

　　丐幫群豪聽了此言，都“啊”的一聲，人人頗出意外。張無忌在巨鼓中聽得清楚，心中也是怦怦亂跳，腦中只是自問：“是真的麼？是真的麼？”趙敏轉過頭來，雙目瞪視著她。鼓中雖然陰暗，但張無忌目光銳敏，借著些些微光，已見到她眼中流露出柔情無限，不禁胸口一熱，抱著她的雙臂緊了一緊，便想往她櫻唇上吻去，突然間想起殷离慘死之狀，一番柔情登時化作仇恨，右手抓著她手臂使勁一捏。他這一捏雖非出以全力，趙敏卻已然抵受不住，只覺眼前一黑，痛得幾欲暈去，忍不住便要學殷离那樣罵了出來：“你這狠心短命的小鬼。”總算她竭力自制，沒有出聲，淚水卻已扑簌簌的流了下來，一滴滴的都流在張無忌手背之上，又沿著手背流上了他衣襟。張無忌心下剛硬，毫不理睬。但聽得陳友諒問道：“你怎知道？當真有這等怪事？”宋青書恨恨的道：“張無忌這小子相貌平平，并無半點英俊瀟洒之處，只是學到了魔教的邪術，善于迷惑女子，許多青年女子便都墮入了他的彀中。”執法長老點頭道：“不錯，魔教中的淫邪之徒确有這項采花的法門，男女都會。峨嵋派的女弟子紀曉芙，就因中了魔教楊逍的邪術，鬧得身敗名裂。張無忌的父親張翠山，也是被白眉鷹王之女的妖法所困。那韃子郡主必是中了這小魔頭的采花邪法，因而失身于他，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飯，便自甘墮落而不能自拔了。”丐幫群豪一齊點頭稱是。傳功長老義憤填膺，說道：“這等江湖上的敗類，人人得而誅之，否則天下良家婦女的清白，不知更將有多少喪在這小淫賊之手。”史火龍伸出舌頭，舐舐嘴唇，笑道：“他媽的，張無忌這小淫賊倒是艷福不淺！”張無忌只氣得混身發顫，他迄今仍是童子之身，但自峨嵋派滅絕師太起，口口聲聲罵他是淫賊的，已數也數不清了，當真是有冤無處訴。至于說趙敏失身于己、木已成舟云云，更不知從何說起，想到此處，突然一驚：“趙姑娘和我相擁相抱的躲在這里，萬萬不能讓他們發覺，否則的話，更加證實了這不白之誣。”只聽傳功長老又道：“峨嵋派周芷若姑娘既落在這淫賊手中，想必貞洁難保。宋兄弟，此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咱們必然助你奪回愛妻，決不能讓紀曉芙之事重見于今日。”執法長老道：“大哥此言甚是。武當派當年庇護不了殷梨亭，今日自也庇護不了宋青書。宋兄弟投入本幫，咱們若不給他出這口氣，不助他完成這番心愿，他好好的武當派掌門傳人，何必到本幫來當一名六袋弟子？”

　　丐幫群豪大聲鼓噪，都說誓當宰了張無忌這淫賊，要助宋青書奪回妻子。趙敏將嘴湊到張無忌耳邊，輕輕說道：“你這該死的小淫賊！”這一句話似嗔似怒，如訴如慕，說來嬌媚無限，張無忌只聽得心中一蕩，霎時間意亂情迷，極是煩惱：“倘若她并非如此奸詐險毒，害死我的表妹，我定當一生和她長相廝守，甚麼也不顧得了。”只聽得宋青書含含糊糊的向群丐道謝。執法長老又問：“那淫賊如何迷奸韃子郡主，你可知道麼？”宋青書道：“這中間的細節，外人是無法知悉的了。那日這小妖女率領朝廷武士，來武當山擒拿我太師父，一見到那淫賊之面，便即乖乖退去，武當派一場大禍，登時消去。我三師叔俞岱岩于二十年前被人折斷肢骨，也是小妖女贈藥于那淫賊，因而接續了斷骨的。”執法長老道：“這就是了，想武當派自來是朝廷眼中之釘，那韃子郡主若不是戀奸情熱，忘了本性，決不至反而贈藥助敵。如此說來，那小淫賊雖然人品不端，對于太師父和眾師叔伯倒還頗有香火之情。”宋青書道：“嗯，我想他還不至于全然忘本。”陳友諒道：“啟稟幫主：兄弟聽了宋兄弟之見，倒有一計在此，可制得那小淫賊服服帖帖，令魔教上下盡數聽令于本幫。”史火龍喜道：“陳兄弟竟然有此妙計，請快快說來。”陳友諒道：“此間耳目眾多，雖然都是自家兄弟，仍恐泄漏了機密。”大殿中語聲稍停，只聽得腳步聲響，有十余人走出殿去，想是只剩下丐幫中職份最高的幾名首領。陳友諒道：“此事千萬不能泄露半點風聲，宋兄弟，兩位龍頭大哥，咱們前後搜查一遍，且看是否有人偷聽。”只聽得嗖嗖兩聲，掌棒龍頭和掌缽龍頭已上屋頂，陳友諒和宋青書在殿前殿後仔細搜查，連各座神像之後、帷幕之旁、匾額之內，到處都察看過了。張無忌暗服趙敏心思機敏，大殿中除了這巨鼓以外，确無其他更好的藏身處所。四人查察已畢，重回殿中。陳友諒低聲道：“這事還須著落在宋兄弟的身上。”宋青書奇道：“我？”陳友諒道：“不錯，掌缽龍頭大哥，請你配幾份‘五毒失心散’，交由宋兄弟帶上武當山去，暗中下在張真人和武當諸俠的飲食之中。咱們在山下接應，得手之後，將張真人和武當諸俠一鼓擒來，那時以此要脅，何愁張無忌這小賊不聽命于本幫？”史火龍首先鼓掌叫道：“妙計，妙計！”執法長老也道：“此計不錯。本幫的五毒失心散十分厲害，要在張無忌的飲食之中下毒，他魔教防范周密，只怕難得其便。宋兄弟是武當子弟，要去擒拿武當派的人嘛，所謂家賊難防，當真是神不知，鬼不覺，手到擒來。”

　　宋青書躊躇道：“這個……這個……要兄弟去毒害家父，那是萬萬不可。”陳友諒道：“這五毒失心散是本幫的靈藥，不過令人暫時神智迷糊，并不傷身。令尊宋大俠仁俠重義，我們素來十分敬仰的，決不致傷他老人家一根毫毛。”宋青書仍是不肯答應，說道：“兄弟投效本幫，事先未得太師父與家父允可，日後他們知道了，勢必重責，兄弟已不知如何辯解才好。不過本幫向來是俠義道，與武當派的宗旨并無差別，因此也不算是大罪。但要兄弟去干這等不孝犯上之事，兄弟決計不敢應承。”

　　陳友諒道：“兄弟，你這可想不通了。自來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古人大義滅親，向來都是有的，何況咱們的宗旨是在對付魔教，擒拿武當諸俠，只不過是箝制張無忌那小淫賊的一個方策而已。當年六大派圍剿魔教，武當派不也出了大力嗎？”宋青書道：“兄弟倘若做了此事，一來良心不安，二來在江湖上被萬人唾罵，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陳友諒道：“適才我為甚麼要八袋長老他們都退出殿去？為何要上下前後仔細搜查？就是怕此事泄露出去啊。宋兄弟，你下藥之後，自己也可假作昏迷，我們將你縛住，和你太師父、尊大人，以及眾師叔關在一起，誰也不會疑心于你。除了咱們此間七人之外，世上更有何人得知？我們只有佩服你是個能夠擔當大事的英雄好漢，誰會笑你？”

　　宋青書沉吟半晌，囁嚅道：“幫主和陳大哥有命，小弟原不敢辭，再說小弟新投本幫，自當乘機立功，縱然赴湯蹈火，也當盡心竭力。只是人生于世，孝義為本，要小弟去算計家父，那說甚麼也不能奉命。”

　　丐幫中向來于“孝”之一字極為尊崇，群丐聽他如此說，均感不便再行相強。陳友諒忽地冷笑一聲，說道：“以下犯上，那是我輩武林中人的大忌，不用宋兄弟說，這個我也明白。但不知莫七俠和宋兄弟如何稱呼？是他輩份高，還是你輩份高？”宋青書不語，隔了良久，忽道：“好，既然幫主和眾位有命，小弟遵從號令就是。但各位須得應承，既不能損傷家父半分，也不能絲毫折辱于他。否則小弟宁可身敗名裂，也決計不能干此不孝勾當。”史火龍、陳友諒等盡皆大喜。陳友諒道：“這個自是應承得。宋兄弟跟我們兄弟相稱，宋大俠便是大伙兒的尊長。宋兄弟就算不提此言，我們自也會對他老人家盡子侄之禮。”張無忌心下起疑：“宋師哥一直不肯答允，何以陳友諒一提莫七叔，宋師哥便不敢再行推辭，此中定有蹊蹺。看來只有當面問過莫七叔，方知端詳。”

　　只聽執法長老和陳友諒等低聲商議，于張三丰、宋遠橋等人中毒之後，丐幫群豪怎生上山接應。每逢陳友諒如何說，史火龍總是道：“甚好，妙計！”

　　掌缽龍頭道：“此時方當隆冬，五毒蟄伏土下，小弟須得赴長白山腳挖掘，多則一月，少則二十日，當可合成五毒失心散。從冰雪之下掘出來的五毒毒性不顯，服食時不易知覺，對付第一流的高手，倒是這等毒物最好。”

　　執法長老道：“陳兄弟、宋兄弟兩位，陪同掌缽龍頭赴長白山配藥，咱們先行南下。一個月後在老河口聚齊。今日是十二月初八，准定年後正月初八相會便了”又道：“那韓林兒落在咱們手中，甚是有用，請掌棒龍頭加意看守，以防魔教截奪。咱們分批而行，免入敵人的耳目。”

　　當下眾人紛紛向幫主告辭，掌缽龍頭和陳友諒、宋青書三人先向北行。片刻之間，彌勒廟前前後後的丐幫人眾散了個干淨。

## 第三十二章　冤蒙不白愁欲狂

　　張無忌聽得群丐去遠，廟中再無半點聲響，于是從鼓中躍了出來。趙敏跟著躍出，理一理身上衣衫，似喜似嗔地橫了他一眼。張無忌怒道：“哼，虧你還有臉來見我？”趙敏俏臉一沉，道：“怎麼啦？我甚麼地方得罪張大教主啦？”張無忌臉上如罩嚴霜，喝道：“你要盜那倚天劍和屠龍刀，我不怪你！你將我拋在荒島之上，我也不怪你！可是殷姑娘已然身受重傷，你何以還要再下毒手！似你這等狠毒的女子，當真天下少見。”說到此處，悲憤難抑，跨上一步，左右開弓，便是四記耳光。趙敏在他掌力籠罩之下，如何閃避得了？啪啪啪啪四聲響過，兩邊臉頰登時紅腫。

　　趙敏又痛又怒，珠淚滾滾而下，哽咽道：“你說我盜了倚天劍和屠龍刀，是誰見來？誰說我對殷姑娘下了毒手，你叫她來跟我對質。”張無忌愈加憤怒，大聲道：“好！我叫你到陰間去跟她對質。”左手圈出，右手回扣，已叉住了她項頸，雙手使勁。趙敏呼吸不得，伸指戳向他胸口，但這一指如中敗絮，指上勁力消失得無影無蹤。霎時之間，她滿臉紫脹，暈了過去。張無忌記著殷离之仇，本待將她扼死，但見了她這等神情，忽地心軟，放松了雙手。趙敏往後便倒，咚的一聲，後腦撞在大殿的青石板上。過了好一陣，趙敏才悠悠醒轉，只見張無忌雙目凝望著自己，滿臉擔心的神色，見她睜眼，這才吁了一口氣。趙敏問道：“你說殷姑娘過世了麼？”張無忌怒氣又生，喝道：“給你這麼斬了十七八劍，她……她難道還活得成麼？”趙敏顫聲道：“誰……誰說我斬了她十七八劍？是周姑娘說的，是不是？”張無忌道：“周姑娘決不在背後說旁人壞話，她沒親見，不會誣陷于你。”趙敏道：“那麼是殷姑娘自己說的了？”張無忌大聲道：“殷姑娘早不能言語了。那荒島之上，只有咱們五人，難道是義父斬的？是我斬的？是殷姑娘自己斬的？哼，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怕我跟我表妹結為夫婦，是以下此毒手。我跟你說，她死也好，活也好，我都當她是我妻子。”趙敏低頭不語，沉思半晌，又問：“你怎地回到中原來啦？”張無忌冷笑道：“那倒多蒙你的好心了，你派水師到島上來迎接我們，幸好我義父不似我這等老實無用，我們才不墮入你的奸計。你派了炮船候在海邊，要開炮轟沉我們座船，這番心計卻是白用了。”趙敏撫著紅腫炙熱的面頰，怔怔的瞧著他，過了一會，眼光中漸漸露出怜愛的神色，長長歎了口氣。

　　張無忌生怕自己心動，屈服于她美色和柔情的引誘之下，將頭轉了開去，突然一頓足，說道：“我曾立誓為表妹報仇，算我懦弱無用，今日下不了手。你作惡多端，終須有日再撞在我的手里！”說著大踏步便走出廟門。

　　他走出十余丈，趙敏追了出來，叫道：“張無忌，你往哪里去？”張無忌道：“跟你有甚麼相干？”趙敏道：“我有話要問謝大俠和周姑娘，請你帶我去見他二人。”張無忌道：“我義父下手不容情，你這不是去送死？”趙敏冷笑道：“你義父心狠手辣，可不似你這等胡塗。再說，謝大俠殺了我，你是報了表妹之仇，豈不是正好償了你的心愿？”張無忌道：“我胡塗甚麼？我不愿你去見我義父。”

　　趙敏微笑道：“張無忌，你這胡塗小子，你心中實在舍不得我，不肯讓我去給謝大俠殺了，是也不是？”張無忌給她說中了心事，臉上一紅，喝道：“你別羅唆！我讓你多行不義必自斃。你最好离得我遠遠的，別叫我管不住自己，送了你性命。”趙敏緩緩走近，說道：“我這幾句話非問清楚謝大俠和周姑娘不可，我不敢在背後說旁人壞話，當面卻須說個明白。”張無忌起了好奇之心，問道：“你有甚麼話問他們？”趙敏道：“待會你自然知道。我不怕冒險，你反而害怕麼？”張無忌略一遲疑，道：“這是你自己要去的，我義父若下毒手，我須救不得你。”趙敏道：“不用你為我擔心。”張無忌怒道：“為你擔心？哼！我巴不得你死了才好。”趙敏笑道：“那你快動手啊。”張無忌呸了一聲，不去理她，快步向鎮甸走去。趙敏跟在後面。兩人將到鎮甸，張無忌停步轉身。說道：“趙姑娘，我曾答應過你，要給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是為你找屠龍刀，這件事算是做到了。還有兩件事未辦。你見我義父，那是非死不可。你還是走罷，待我替你辦了那兩件了，再去會我義父不遲。”

　　趙敏嫣然一笑，說道：“你在給自己找個不殺我的原因，我知道你實在舍不得我。”張無忌怒道：“就算是我不忍心，那又怎樣？”趙敏道：“我很喜歡啊。我一直不知你是否真心待我，現下可知道了。”張無忌歎了口氣，道：“趙姑娘，我求求你，你自個兒走罷。”趙敏搖頭道：“我一定要見謝大俠。”張無忌拗她不過，只得走進客店，到了謝遜房門之外，在門上敲了兩下，叫道：“義父！”口中叫門，身子擋在趙敏之前，叫了兩聲，房中無人回答。張無忌一推門，房門卻關著，他心下起疑，暗想以義父耳音之靈，自己到了門邊，他便在睡夢之中也必驚醒，若說出外，何以這房門卻又閂了？當下手上微微使勁，拍的一聲，門閂崩斷，房門開處，只見謝遜果不在內。但見一扇窗子開著一半，想是他從窗中去了。他走到周芷若房外，叫了兩聲：“芷若！”不聽應聲，推門進去，見周芷若也不在內，炕上衣包卻仍端端正正的放著。張無忌驚疑不定：“莫非遇上了敵人？”叫店伴來一問，那店伴說不見他二人出去，也沒聽到甚麼爭吵打架的聲音。張無忌心下稍慰：“多半是他二人聽到甚麼響動，追尋敵蹤去了。”又想謝遜雙目雖盲，然武功之強，當世已少有敵手，何況有一個精細謹慎的周芷若隨行，當不致出甚麼岔子。他從謝遜窗中躍了出去，四下察看，并無异狀，又回到房中。趙敏道：“你見謝大俠不在，為甚麼反而欣慰？”張無忌道：“又來胡說八道，我幾時欣慰了？”趙敏微笑道：“難道我不會瞧你的臉色麼？你一推開房門，怔了一怔，繃起的臉皮便放松了。”張無忌不去睬她，自行斜倚在炕上。趙敏笑吟吟的坐在椅中，說道：“我知道你怕謝大俠殺我，幸好他不在，倒免得你為難。我知道你真是不舍得我。”張無忌怒道：“不舍得你便怎樣？”趙敏笑道：“我歡喜極了。”張無忌恨恨的道：“那你為甚麼幾次三番的來害我？你倒舍得我？”趙敏突然間粉臉飛紅，輕聲道：“不錯，從前我确想殺你，但自從綠楊莊上一會之後，我若再起害你之心，我敏敏特穆爾天誅地滅，死後永淪十八層地獄，萬劫不得超生。”張無忌聽她起誓的言語甚是鄭重，便道：“那為甚麼你為了一刀一劍，竟將我拋在荒島之上？”趙敏道：“你既認定如此，我是百口難辯，只有等謝大俠、周姑娘回來，咱們四人對質明白。”張無忌道：“你滿口花言巧語，只騙得我一人，須騙不得我義父和周姑娘。”

　　趙敏笑道：“為甚麼你就甘心受我欺騙？因為你心中喜歡我，是不是？”張無忌忿忿的道：“是便怎樣？”趙敏道：“我很開心啊。”張無忌見她笑語如花，令人瞧著忍不住動心，而她給自己重重打了四個耳光後，臉頰兀自紅腫，瞧了又不禁怜惜，便轉過了頭不去看她。趙敏道：“在廟里耽了半日，肚里好餓。”叫店伴進來，取出一小錠黃金，命他快去備一席上等酒菜。店伴連聲答應，水果點心流水價送將上來，不一會送上酒菜。

　　張無忌道：“咱們等義父回來一起吃。”趙敏道：“謝大俠一到，我性命不保，還是先吃個飽，待會兒做個飽鬼的好。”張無忌見她話雖如此說，神情舉止之間卻似一切有恃無恐的模樣。趙敏又道：“我這里金子有的是，待會可叫店伴另整酒席。”張無忌冷冷的道：“我可不敢再跟你一起飲食，誰知你幾時又下十香軟筋散。”趙敏臉一沉，說道：“你不吃就不吃。免得我毒死了你。”說罷自己吃了起來。張無忌叫廚房里送了幾張面餅來，离得她遠遠的，自行坐在炕上大嚼。趙敏席上炙羊烤雞、炸肉膾魚，菜肴極是丰盛。她吃了一會，忽然淚水一點點的滴在飯碗之中，勉強又吃了幾口，拋下筷子，伏在桌上抽抽噎噎的哭泣。她哭了半晌，抹干眼淚，似乎心中輕快了許多，望望窗外，說道：“再過一個時辰，天就黑了，那韓林兒不知解向何處，若是失了他的蹤跡，倒是不易相救。”張無忌心中一凜，站起身來，道：“正是，我還是先去救了韓兄弟回來。”趙敏道：“也不怕丑，人家又不是跟你說話，誰要你接口？”張無忌見她忽嗔忽羞，忽喜忽愁，不由得心下又是恨，又是愛，當真不知如何才好，匆匆將半塊面餅三口吃完，便走出去。趙敏道：“我和你同去。”張無忌道：“我不要你跟著我。”趙敏道：“為甚麼？”張無忌道：“你是害死我表妹的凶手，我豈能和仇人同行？”趙敏道：“好，你獨自去罷！”張無忌出了房門，忽又回身，問道：“你在這里干麼？”趙敏道：“我在這兒等你義父回來，跟他說知你救韓林兒去了。”張無忌道：“我義父嫉惡如仇，焉能饒你性命？”趙敏歎了口氣，道：“那也是我命苦，有甚麼法子？”張無忌沉吟半刻，道：“你還是避一避的好，等我回來再說。”趙敏搖頭道：“我也沒甚麼地方好避。”張無忌道：“好罷！你跟我一起去救韓林兒，再一起回來對質。”

　　趙敏笑道：“這是你要我陪你去的，可不是我死纏著你，非跟你去不可。”張無忌道：“你是我命中的魔星，撞到了你，算是我倒霉。”趙敏嫣然一笑，說道：“你等我片刻。”順手帶上了門。過了好一會，趙敏打開房門，卻已換上了女裝，貂皮斗篷，大紅錦衣，裝束極是華麗，張無忌沒想到她隨身包裹之中竟帶著如此貴重的衣飾，心想：“此女詭計多端，行事在在出人意表。”趙敏道：“你呆呆的瞧著我干麼？我這衣服好看麼？”張無忌道：“顏如桃李，心似蛇蝎。”

　　趙敏哈哈大笑，說道：“多謝張大教主給了我這八字考語。張教主，你也去換一套好看的衣衫罷。”張無忌慍道：“我從小穿得破破爛爛，你若嫌我衣衫襤褸，盡可不必和我同行。”趙敏道：“你別多心。我只是想瞧瞧你穿了一身好看的衣衫之後，是怎生一副模樣。你在這兒稍待，我去給你買衣。反正那些花子走的是入關大道，咱們腳下快一些，不怕追不上。”也不等他回答，已翩然出門。

　　張無忌坐在炕上，心下自責，自己總是不能剛硬，給這小女子玩弄于掌股之上，明明是她害死了我表妹，仍是這般對她有說有笑，張無忌啊張無忌，你算是甚麼男子漢大丈夫？有甚麼臉來做明教教主、號令群雄？

　　久等趙敏不歸，眼見天色已黑，心想：“我干麼定要等她？不如獨個兒去將韓林兒救了。”轉念又想：倘若她買了衣衫回來，正好撞上謝遜，被他立時一掌擊在天靈蓋上，腦漿迸裂，死于非命，衣衫冠履散了一地，想到這等情狀，不自禁的心悸。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只是胡思亂想，直到腳步細碎、清香襲人，趙敏捧了兩個包裹，走進房來。張無忌道：“等了你這麼久！不用換了，快去追敵人罷。”趙敏微笑道：“已等了這許多時候，也不爭在這更衣的片刻。我已買了兩匹坐騎，連夜可以趕路。”說著解開包裹，將衣褲鞋襪一件件取將出來，說道：“小地方沒好東西買，將就著穿，咱們到了大都，再買過貂皮袍子。”張無忌心中一凜，正色道：“趙姑娘，你想要我貪圖富貴，歸附朝廷，可乘早死了這條心。我張無忌是堂堂大漢子孫，便是裂土封王，也決不能投降蒙古。”趙敏歎了口氣，說道：“張大教主，你瞧這是蒙古衣衫呢，還是漢人服色？”說著將一件灰鼠皮袍提了起來。張無忌見她所購衣衫都是漢人裝束，便點了點頭。趙敏轉了個身，說道：“你瞧我這模樣是蒙古的郡主呢，還是尋常漢家女子？”張無忌心中怦然一動，先前只覺她衣飾華貴，沒想到蒙漢之分，此時經她提醒，才想到她全然是漢人姑娘的打扮。只見她雙頰暈紅，眼中水汪汪的脈脈含情，他突然之間，明白了她的用意，說道：“你……你……”

　　趙敏低聲道：“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麼都夠了。管他甚麼元人漢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漢人，我也是漢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盡是甚麼軍國大事、華夷之分，甚麼興亡盛衰、權勢威名，無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個你。你是好人也罷，壞蛋也罷，對我都完全一樣。”張無忌心下感動，聽到她這番柔情無限的言語，不禁意亂情迷，隔了片晌，才道：“你害死我表妹，是為了怕我娶她為妻麼？”

　　趙敏大聲道：“殷姑娘不是我害的。你信也罷，不信也罷，我便是這句話。”張無忌歎了口氣，道：“趙姑娘，你對我一番情意，我人非木石，豈有不感激的？但到了今日這步田地，你又何必再來騙我？”趙敏道：“我從前自以為聰明伶俐，事事可占上風，哪知世事難料。無忌哥哥，今天咱們不走了，你在這兒等謝大俠，我到周姑娘的房中等她。”張無忌奇道：“為甚麼？”趙敏道：“你不用問為甚麼。韓林兒的事你不用擔心，我擔保一定救他出來便是。”說著翩然出門，走到周芷若房中，關上了房門。張無忌一時捉摸不到她用意何在，斜倚炕上，苦苦思索，突然想起：“莫非她已料想到我和芷若已有婚姻之約，因此害了我表妹一人不夠，又想用計再害芷若？莫非那玄冥二老离開彌勒佛廟之後，便到這客店中來算計我義父和芷若？”一想到玄冥二老，登時好生驚恐，鹿杖客和鶴筆翁武功實在太強，謝遜縱然眼睛不盲，也未必敵得過任何一人。他跳起身來，走到趙敏房外，說道：“趙姑娘，你手下的玄冥二老哪里去了？”趙敏隔著房門道：“他二人多半以為我脫身回去關內，向南追下去了。”張無忌道：“你此話可真？”趙敏冷笑道：“你既不信我的話，又何必問我？”張無忌無言可對，呆立門外。趙敏道：“假若我跟你說，我派了玄冥二老，來這客店中害死了謝大俠和你心愛的周姑娘，你信是不信？”這兩句話正触中了張無忌心中最驚恐的念頭，立即飛足踢開房門，額頭青筋暴露，顫聲道：“你……你……”趙敏見他這等模樣，心下也害怕起來，後悔適才說了這幾句言語，忙道：“我是嚇嚇你的，決沒那回事，你可別當真。”張無忌凝視著她，緩緩說道：“你不怕到客店中來見我義父，口口聲聲要跟他們對質，是不是你明知他二人現下已不在人世了？”說著走上兩步，和她相距不過三尺，只須手起一掌，立即便能斃她于掌底。

　　趙敏凝視著他雙眼，正色道：“張無忌，我跟你說，世上之事，除非親眼目睹，不可妄聽人言，更不可自己胡思亂想。你要殺我，便可動手，待會見到你義父回來，你心中卻又怎樣？”張無忌定了定神，暗自有些慚愧，說道：“只要我義父平安無事，自是上上大吉。我義父的生死安危，不許你拿來說笑。”趙敏點頭道：“我不該說這些話，是我的不是，你別見怪。”張無忌聽她柔聲認錯，心下倒也軟了，微微一笑，說道：“我也忒以莽撞，得罪了你。”說著回到了謝遜房中。但這晚等了一夜，直到次晨天明，仍不見謝遜和周芷若回來。張無忌更加擔心起來，胡亂用了些早點，便和趙敏商量，到底他二人到了何處。趙敏皺眉道：“這也當真奇了。咱們不如追上史火龍等一干人，設法探聽。”張無忌點頭道：“也只有如此。”當下兩人結算店帳出房，交代掌柜，如謝遜、周芷若回來，請他們在店中等候。

　　店伴牽過兩匹栗色的駿馬來。張無忌見雙駒毛色光潤，腿高軀壯，乃是極名貴的良駒，不禁喝了聲采，料想是她率領追蹤丐幫之時帶了來的，昨日出去買衣，便去牽了來。趙敏微微一笑，翻身上了馬背。兩騎并肩出鎮，向南疾馳。旁人但見雙駿如龍，馬上男女衣飾華貴，相貌俊美，還道是官宦人家的少年夫妻并騎出游。

　　兩人馳了一日，這天行了二百余里，途中宿了一宵，次晨又再趕道。將到中午時分，朔風陣陣從身後吹來，天上陰沉沉地，灰云便如壓在頭頂一般，又馳出二十余里，鵝毛般的雪花便大片大片飄將下來。一路上張無忌和趙敏極少交談，眼見雪越下越大，他仍是一言不發的縱馬前行。這一日途中所經，盡是荒涼的山徑，到得傍晚，雪深近尺，兩匹馬雖然神駿，卻也支持不住了。他見天色越來越黑，縱身站在馬鞍之上，四下眺望，不見房屋人煙，心下好生躊躇，說道：“趙姑娘，你瞧怎生是好？若再趕路，兩匹牲口只怕挨不起。”趙敏冷笑道：“你只知牲口挨不起，卻不理人的死活。”張無忌心感歉仄，暗想：“我身有九陽神功，不知疲累寒冷，急于救人，卻沒去顧她。”又行一陣，忽聽得忽喇一聲響，一只獐子從道左竄了出來，奔入了山中。張無忌道：“我去捉來做晚餐。”身隨聲起，躍离馬鞍，跟著那獐子在雪中留下的足跡，直追了下去。轉過一個山坡，暮靄朦朧之中，見那獐子鑽向一個山洞。他一提氣，如箭般追了過去，沒等獐子進洞，已一把抓住它後頸。那獐子回頭往他手腕上咬去。他五指使勁，喀喇一聲，已將獐子頸骨扭斷。見那山洞雖不寬大，但勉強可供二人容身，當下提著獐子，回到趙敏身旁，說道：“那邊有個山洞，我們暫且過一晚再說，你說如何？”

　　趙敏點了點頭，忽然臉上一紅，轉過頭去，提韁縱馬便行。張無忌將兩匹馬牽到坡上兩株大松樹下躲雪，找了些枯枝，在洞口生起火來，山洞倒頗干淨，并無獸糞穢跡，向里望去，黑黝黝的不見盡處，于是將獐子剖剝了，用雪擦洗干淨，在火堆上烤了起來。趙敏除下貂裘，舖在洞中地下。火光熊熊，烘得山洞溫暖如春。

　　張無忌偶一回頭，只見火光一明一暗，映得她俏臉倍增明艷。兩人相視而嘻，一日來的疲累饑寒，盡化于一笑之中。獐子烤熟後，兩人各撕一條後腿吃了。張無忌在火堆中加些枯柴，斜倚在山洞壁上，說道：“睡了罷？”趙敏嫣然微笑，靠在另一邊石壁上，合上了眼睛。張無忌鼻中聞到她身上陣陣幽香，只見她雙頰暈紅，真想湊過嘴去一吻，但隨即克制綺念，閉目睡去。睡到中夜，忽聽得遠處隱隱傳來馬蹄之聲，張無忌一驚而起，側耳聽去，共是四匹馬自南向北而來，見洞外大雪兀自不停，心想：“深夜大雪，冒寒趕路，定有十二分的急事。”蹄聲來到近處，忽然停住，過了一會，蹄聲漸近，竟是走向這山洞而來。張無忌一凜：“這山洞僻處山後，若非那獐子引路，我決計尋覓不到，怎麼有人跟蹤而至？”隨即省悟：“是了，咱們在雪地里留下了足跡，雖然下了半夜大雪，仍未能盡數掩去。”這時趙敏也已醒覺，低聲道：“來者或是敵人，咱們且避一避，瞧是甚麼人。”說著抄起洞外白雪，掩熄了火堆。這時馬蹄聲已然止歇，但聽得四人踏雪而來，頃刻間已到了洞外十余丈處。張無忌低聲道：“這四人身法好快，竟是極強的高手。”若是出外覓地躲藏，非給那四人發覺不可。正沒計較處，趙敏拉著他手掌，走向里洞。那山洞越向里越是狹窄，但竟然甚深，進得一丈有余，便轉過彎去，忽聽得洞外一人說道：“這里有個山洞。”

　　張無忌聽得話聲好熟，正是四師叔張松溪，甫驚喜間，又聽得另一人道：“馬蹄印和腳印正是到這山洞來的。”卻是殷梨亭。張無忌正要出聲招呼，趙敏伸過手來，按住了他嘴，在他耳邊低聲道：“你跟我在這里，給他們見了，多不好意思。”張無忌一想不錯，自己和趙敏雖是光明磊落，但一對少年男女同宿山洞，給眾師伯叔見了，他們怎信得過自己并無苟且之事？何況趙敏是元室郡主，曾將張松溪、殷梨亭等擒在萬安寺中，頗加折辱，此時仇人相見，極是不便，心想：“我還是待張四叔、殷六叔他們出洞後，再單身趕去廝見，以免尷尬。”只聽得俞蓮舟的聲音道：“咦！這里有燒過松柴的痕跡，嗯，還有獐子的毛皮血漬。”另一人道：“我一直心中不定，但愿七弟平安無事才好。”那是宋遠橋的聲音。

　　張無忌聽得宋俞張殷四位師叔伯一齊出馬，前來找尋莫聲谷，聽他們話中之意，似乎七師叔遇上了強敵，心下也有些挂慮。只聽張松溪笑道：“大師哥愛護七弟，還道他仍是當年少不更事的小師弟，其實近年來莫七俠威名赫赫，早非昔比，就算遇上強敵，七弟一人也必對付得了。”殷梨亭道：“我倒不擔心七弟，只擔心無忌這孩子不知身在何處。他現下是明教教主，樹大招風，不少人要算計于他。他武功雖高，可惜為人太過忠厚，不知江湖上風波險惡，只怕墮入奸人的術中。”張無忌好生感動，暗想眾位師叔伯待我恩情深重，時時記挂著我。趙敏湊嘴到他耳邊，低聲道：“我是奸人，此刻你已墮入我的術中，你可知道麼？”

　　只聽得宋遠橋道：“七弟到北路尋覓無忌，似乎已找得了甚麼線索，只是他在天津客店中匆匆留下的那八個字，卻叫人猜想不透。”張松溪道：“‘門戶有變，亟須清理。’咱們武當門下，難道還會出甚麼敗類不成？莫非無忌這孩子……”說到這里，便停了話頭，語音中似暗藏深憂。殷梨亭道：“無忌這孩子決不會做甚麼敗壞門戶之事，那是我信得過的。”張松溪道：“我是怕趙敏這妖女太過奸詐惡毒，無忌少年大血氣方剛，惑于美色，別要似他爹爹一般，鬧得身敗名裂……”四人不再言語，都長歎了一聲。

　　接著聽得火石打火，松柴畢剝聲響，生起火來。火光映到後洞，雖經了一層轉折，張無忌仍可隱約見到趙敏的臉色，只見她似怨似怒，想是聽了張松溪的話後甚是氣惱。張無忌心中卻惕然而驚：“張四叔的話倒也有理。我媽媽并沒做甚壞事，已累得我爹爹如此。這趙姑娘殺我表妹、辱我太師父及眾位師伯叔，如何是我媽媽之比？”想到此處，心中怦怦而跳，暗想：“若給他們發見我和趙姑娘在此，那便傾黃河之水也洗不清了。”只聽得宋遠橋忽然顫聲道：“四弟，我心中一直藏著一個疑竇，不便出口，若是沒將出來，不免對不起咱們故世了的五弟。”張松溪緩緩的道：“大哥是否擔心無忌會對七弟忽下毒手？”宋遠橋不答。張無忌雖不見他身形，猜想他定是緩緩點了點頭。只聽張松溪道：“無忌這孩兒本性淳厚，按理說是決計不會的。我只擔心七弟脾氣太過莽撞，若是逼得無忌急了，令他難于兩全，再加上趙敏那妖女安排奸計，從中挑撥是非，那就……那就……唉，人心叵測，世事難于逆料，自來英雄難過美人關，只盼無忌在大關頭能把持得定才好。”殷梨亭道：“大哥，四哥，你們說這些空話，不是杞人憂天麼？七弟未必會遇上甚麼凶險。”宋遠橋道：“可是我見到七弟這柄隨身的長劍，總是忍不住心驚肉跳，寢食難安。”俞蓮舟道：“這件事确也費解，咱們練武之人，隨身兵刃不會隨手亂放，何況此劍是師父所賜，當真是劍在人在，劍亡人……”說到這個“人”字，驀地住口，下面這個“亡”字硬生生忍口不言。張無忌聽說莫聲谷拋下了師賜長劍，而四位師伯叔頗有疑己之意，心中又是擔憂，又是氣苦。過了一會，隱隱聞到內洞中有股香氣，還夾雜著野獸的騷氣，似乎內洞甚深，不是此刻藏有野獸，便是曾有野獸住過。他生怕給宋遠橋等發覺，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拉著趙敏之手，輕輕再向內行，為防撞到凸出的山石，左手伸在身前。只走了三步，轉了個彎，忽然左手碰到一件軟綿綿之物，似乎是個人體。張無忌大吃一驚，心念如電：“不論此人是友是敵，只須稍出微聲，大師伯們立時知覺。”左手直揮而下，連點他胸腹間五處要穴，隨即扣住他的手腕。触手之處，一片冰冷，那人竟是氣絕已久。張無忌借著些微光亮，凝目往那人臉上瞧去，隱隱約約之間，竟覺這死尸便是七師叔莫聲谷。他驚惶之下，顧不得是否會被宋遠橋等人發見，抱著尸體向外走了幾步。光亮漸強，看得清清楚楚，卻不是莫聲谷是誰？但見他臉上全無血色，雙目未閉，越發顯得怕人，他又驚又悲，一時之間竟自呆了。他這麼幾步一走，宋遠橋等已聽到聲音。俞蓮舟喝道：“里面有人！”寒光閃動，武當四俠一齊抽出長劍。張無忌暗暗叫苦：“我抱著莫七叔的尸身，藏身此處，這弒叔的罪名，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了。”想起莫聲谷對自己的種種好處，斗然見他慘遭喪命，心下又是萬分悲痛，霎時間腦海中閃過千百個念頭，卻沒想到宋遠橋等進來之時，如何為自己洗刷。趙敏的心思可比他轉得快得多了，縱身而出，舞動長劍，直闖了出去，刷刷刷刷四劍，俱是峨嵋派拚命的招數，分向武當四俠刺去。四俠舉劍擋架，趙敏早已闖出洞口，飛身躍上四俠乘來的一匹坐騎，反手劍格開宋遠橋刺來的一劍，伸足在馬腹上猛踢，那馬吃痛，疾馳而去。

　　趙敏方慶脫險，突然背上一痛，眼前金星亂舞，氣也透不過來，卻是吃了俞蓮舟一招飛掌。只聽得武當四俠展開輕功，急追而來。她心中只想：“我逃得越遠，他越能出洞脫身。否則這不白之冤，如何能夠洗脫？好在這四人都追了來，沒想到洞中尚有別人。”但覺背心劇痛，難熬難當，伸劍在馬臀上一刺。那馬長聲嘶鳴，直竄了出去。

　　張無忌見趙敏闖出，一怔之間，才明白她是使調虎离山之計，好救自己脫身，當下抱著莫聲谷的尸身，奔出洞來。耳聽得趙敏與武當四俠是向東而去，于是向西疾行。奔出二里有余，在一塊大岩石後將尸身藏好，再回到大路之旁，縱上一株大樹，良久良久，心中仍是怦怦亂跳，想到莫聲谷慘死，又是淚流難止，心想：“我武當派直是多難如此，不知殺害七師叔的凶手是誰？七師叔背上肋骨斷裂，中的是內家掌力。”過了小半個時辰，聽得三騎馬自東而來，雪光反映下，看到宋遠橋和俞蓮舟各乘一馬，殷梨亭和張松溪兩人共騎。只聽俞蓮舟道：“這妖女吃了我一掌，連人帶馬摔入了深谷，料來難以活命。”張松溪道：“今日才報了萬安寺被囚之辱，出了胸中惡氣。只是她竟會躲在這山洞之中，世事奇幻，委實出人意表。”殷梨亭道：“四哥，你猜她一個人鬼鬼祟祟的在洞里干甚麼？”張松溪道：“那就難猜了。殺了妖女，沒有甚麼，只有找到了七弟，咱們才真的高興。”四人漸行漸遠，以後的話便聽不到了。張無忌待宋遠橋等四人去遠，忙縱下樹來，循著馬蹄在雪中留下的印痕，向東追去，心下說不出的焦急難受，暗想：“她雖狡詐，這次卻确是舍命救我。倘若她竟因此送了性命，我……我……”越奔越快，片刻間已馳出四五里地，來到一處懸崖邊上。雪地里但見一大灘殷紅的血漬，地下足印雜亂，懸崖邊上崩壞了一大片山石，顯是趙敏騎馬逃到此處，慌不擇路，連人帶馬一起摔了下去。

　　張無忌叫道：“趙姑娘，趙姑娘！”連叫四五聲，始終不聽到應聲。他更是憂急，向懸崖下望去，見是一個深谷，黑夜中沒法見到谷底如何。懸崖陡峭筆立，并無容足之處。他吸一口氣，雙足伸下，面朝崖壁，便向下滑去。滑下三四丈後，去勢越來越快，當即十指運勁，卷入崖邊結成了厚冰的雪中，待身子稍停，又再滑下。如此五六次，才到谷底，著足處卻軟軟的，急忙躍開，原來是踏在馬肚皮上，只見趙敏身未离鞍，雙手仍是牢牢的抱著馬頸。張無忌伸手探她鼻息，尚有細微呼吸，人卻已暈了過去。他稍稍放心。谷中陰暗，一冬積雪未融，積雪深及腰間。料想趙敏身未离鞍，摔下的力道都由那馬承受了去，坐騎登時震死，她卻只是昏暈。張無忌搭她脈搏，知道雖然受傷不輕，性命當可無礙，于是將她抱在懷里，四掌相抵，運功給她療傷。趙敏所受這一掌是武當派本門功夫，療傷不難，不到半個時辰，她已悠悠醒轉。張無忌將九陽真氣源源送入她的體內。又過大半個時辰，天色漸明，趙敏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大口瘀血，低聲道：“他們都去了？沒見到你罷？”張無忌聽她最關心的乃是自己是否會蒙上不白之冤，好生感激，說道：“沒見到我。你……你可受了苦啦。”他口中說話，真氣傳送仍是絲毫不停。

　　趙敏閉上了眼，雖然四肢沒半點力氣，胸腹之間甚感溫暖舒暢。九陽真氣在她體內又運走數轉，她回過頭來，笑道：“你歇歇罷，我好得多啦。”張無忌雙臂環抱，圍住了她腰，將右頰貼住她的左頰，說道：“你救了我的聲名，那比救我十次性命，更加令我感激。”趙敏格格一笑，說道：“我是個奸詐惡毒的小妖女，聲名是不在乎的，倒是性命要緊。”便在此時，忽聽懸崖上有人朗聲怒道：“該死的妖女，果然未死，你何以害死莫七俠，快快招來。”卻是俞蓮舟的聲音。張無忌大吃一驚，不知四位師伯叔怎地去而復回。趙敏道：“你轉過頭去，不可讓他們見到你臉。”

　　張松溪喝道：“賊妖女，你不回答，大石便砸將下來了。”趙敏仰頭朝上，果見宋遠橋等四人都捧著一塊大石，只須順手往下一摔，她和張無忌都是性命難保。她在張無忌耳邊低聲說道：“你先撕下皮裘，蒙在臉上，抱著我逃走罷。”張無忌依言撕下皮袍的一條衣襟，蒙在臉上，在腦後打了個結，又將皮帽低低壓在額上，只露出了雙眼。

　　武當四俠追趕趙敏，將她逼入谷底，但這四人行俠江湖，久經歷練，料想趙敏以郡主之尊，不致孤身而無護衛。四人假意騎馬遠去，行出數里之後，將馬系在道旁樹上，又悄悄回來搜索。四俠先回山洞，點了火把，深入洞里，見到兩只死了的香獐，已被什麼野獸咬得血肉模糊，體香兀自未散。四人再搜出洞來，終于見到張無忌所留的足印，一路尋去，卻發見了莫聲谷的尸體，但見他手足都已被野獸咬壞。四俠悲憤莫名，殷梨亭已是哭倒在地。

　　俞蓮舟拭淚道：“趙敏這妖女武功雖然不弱，但憑她一人，決計害不了七弟。六弟且莫悲傷，咱們須當尋訪到所有的凶手，一一殺了給七弟報仇。”

　　張松溪道：“咱們隱伏在山洞之側，到得天明，妖女的手下必會尋來。”他足智爭謀，宋遠橋等向來對他言聽計從，當下強止悲聲，各在山洞兩側尋覓岩石，藏身守候。到得天明，卻不見有趙敏手下人尋來，四俠再到趙敏墮崖處察看，隱隱聽到說話之聲，向下望去，只見一個錦衣男子抱著趙敏，原來這妖女竟然未死。四俠要逼問莫聲谷的死因，不愿便用石頭擲死二人。這雪谷形若深井，四周峭壁，唯有西北角上有一條狹窄的出路。張松溪喝道：“兀那元狗，快從這邊上來，若再延擱，大石塊砸將下來了。”張無忌聽得四師伯誤認自己為蒙古人，想是自己衣飾華貴，又是跟隨著趙敏之故，但見四下里并無可以隱伏躲避之處，四俠若砸下大石，自己雖可跳躍閃避，趙敏卻是性命難保，眼下只有依言上去，走得一步算一步了，于是抱著趙敏從那窄縫中慢慢爬將上來。他故意顯得武功低微，走幾步便滑跌一下。這條窄縫本來極難攀援，他更加意做作，大聲喘氣，十分狼狽，搞了半個時辰，摔了十七八交，才攀到了平地。他一出雪谷，本想立即抱了趙敏奪路而逃，憑著自己輕功，手中雖然抱了一人，四俠多半仍然追趕不上。但張松溪極是機靈，瞧出他上山之時的狼狽神態有些做作，早已通知了三個師兄弟，四人分布四角，張無忌一步踏上，四柄長劍的劍尖已离他身子不及半尺。

　　宋遠橋恨恨的道：“賊韃子，你用毛皮蒙住了鬼臉，便逃得了性命麼？武當派莫七俠是誰下手害死的，好好招來！若有半句虛言，我將你這狗韃子千刀萬剮，開肚破膛。”他本來恬淡沖和，但眼見莫聲谷死得如此慘法，忍不住口出惡聲，那是數十年來極為罕有之事。

　　趙敏歎了口氣，說道：“押魯不花將軍，事已如此，你就對他們說了罷！”跟著湊嘴在張無忌耳邊，低著聲道：“用聖火令武功。”張無忌本來決不愿對四位師伯叔動武，但形格勢禁，處境實是尷尬之極，一咬牙，驀地里舉起趙敏的身子向殷梨亭拋了過去，粗著嗓子胡胡大呼，在半空中翻個空心筋斗，伸臂向張松溪抓到。殷梨亭順手接住了趙敏，一呆之下，便點了她穴道，將她摔開。在這瞬息之間，張無忌已使開聖火令上的怪异武功，拳打宋遠橋，腳踢俞蓮舟，一個頭槌向張松溪撞到，反手卻已奪下了殷梨亭手中長劍。這幾下兔起鶻落，既快且怪。武當四俠武功精強，原是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但給他這接連七八下怪招一陣亂打，登時手忙腳亂，均感難以自保。那日在靈蛇島上，以張無忌武功之高，遇上波斯明教流云三使的聖火令招數，也是抵敵不住，何況此時他已學全六枚聖火令上的功夫，比之流云三使高出何止數倍？這聖火令上所載，本非極深邃的上乘功夫，只是詭异古怪，令人捉摸不定，若在庸手單獨使來，亦非武當派內家正宗武功之敵。但張無忌以九陽神功為根基，以挪移乾坤心法為脈絡，加之對武當派武功盡數了然于胸，一招一式，無不攻向四俠的空隙之處。斗到二十余招時，那聖火令功夫越來越奇幻莫測。趙敏躺在雪中，大聲叫道：“押魯不花將軍，他們漢人蠻子自以為了得，咱們蒙古這門祖傳摔跤神技，今日叫他們嘗嘗滋味。”張松溪叫道：“以太極拳自保，這門韃子拳招古怪得緊。”四人立時拳法一變，使開太極拳法，將門戶守得嚴密無比。張無忌突然間坐倒在地，雙拳猛捶自己胸膛。武當四俠生平不知遭逢過多少強敵，見識過多少怪招，張無忌的乾坤大挪移心法，已算得是武學中奇峰突起的功夫了，但這韃子坐在地下自捶胸膛，不但見所未見，連聽也沒聽見過。四俠本已收起長劍，各使太極拳守緊門戶，此時一怔之下，宋遠橋、俞蓮舟、張松溪三柄長劍又刺向張無忌身前。殷梨亭的長劍已被張無忌奪去擲開，但他身邊尚攜著莫聲谷的佩劍，跟著也拔出來刺了過去。

　　張無忌突然橫腿疾掃，卷起地下大片積雪，猛向四俠洒了過去。這一招聖火令上的怪招，本來是山中老人霍山殺人越貨之用。他于未曾創教立派之時，慣常在波斯沙漠中打劫行商，見有商隊遠遠行來，便坐地捶胸，呼天搶地的哭號，眾行商自必過去探問。他突然間踢起飛沙，迷住眾商眼目，立即長刀疾刺，頃刻間使數十行商血染黃沙，尸橫大漠，實是一招極陰毒的手法。張無忌以此招踢飛積雪，功效與踢沙相同。武當四俠在霎時之間，但覺飛雪扑面，雙眼不能見物，四人應變奇速，立時後躍。但張無忌出手更快，抱住俞蓮奇雙腿著地一滾，順手已點了他三處大穴，跟著一個筋斗，身在半空，落下時右腿的膝蓋在殷梨亭頭頂一跪，竟然撞中了他頂門“五處”和“承光”兩穴。殷梨亭一陣暈眩，摔倒在地。宋遠橋飛步來救，張無忌向後一坐，撞入他的懷中。宋遠橋回劍不及，左手撤了劍訣，揮掌拍出，掌力未吐，胸口已是一麻，被他雙肘撞中了穴道。

　　張松溪心下大駭，眼見四人中只剩下自己一人，無論如何非此人敵手，但同門義重，決計不能獨自逃命，挺起長劍，刷刷刷三劍，向張無忌刺了過來。

　　張無忌見他身當危難，可是步法沉穩，劍招絲毫不亂，這三劍來得凌厲，但每一劍仍是嚴守武當家法，心下暗暗喝采：“若不是我學到了這一門古怪功夫，要抵擋四位師伯叔的聯手進攻，大非易事。”驀地里腦袋亂擺，划著一個個圈子，張松溪不為所動，不去瞧他搖頭晃腦的裝模作樣，嗤的一聲，長劍破空，直往他胸口刺來。張無忌一低頭，將腦袋往劍尖上迎去，忽地臥倒，向前扑出，張松溪小腹和左腿上四處穴道被點，摔倒在地。張無忌所點這四處穴道只能制住下肢，正要往他背心“中樞”穴補上一指，猛聽得張松溪大聲慘呼，雙眼翻白，上身一陣痙攣，直挺挺的死了過去。張無忌這一下只嚇得魂不附體，心想適才所點穴道并非重手，別說不會致命，連輕傷也不致于，難道四師伯身有隱疾，陡然間遇此打擊，因而發作麼？他背上剎那間出了一陣冷汗，忙伸手去探張松溪的鼻息。突然之間，張松溪左手一探，已拉下了他臉上蒙著的衣襟。兩人面面相覷，都是呆了。

　　過了好半晌，張松溪才道：“好無忌，原來……原來……是你，可不枉了咱們如此待你。”他說話聲音已然哽咽，滿臉憤怒，眼淚卻已涔涔而下，說不出是氣惱還是傷心。原來他自知不敵，但想至死不見敵人面目，不知武當四俠喪在何人手中，當真死不瞑目，是以先裝假死，拉下了他蒙在臉上的皮裘。張無忌一來老實，二來對四師伯關心過甚，竟爾沒有防備。他此刻心境，真比身受凌遲還要難過，失魂落魄，登時全然胡塗了，只道：“四師伯，不是我，不是我……七師叔不是我……不是我害的……”

　　張松溪哈哈慘笑，說道：“很好，很好，你快快將我們一起殺了。大哥、二哥、六弟，你們都瞧清楚了，這狗韃子不是旁人，竟是咱們鐘愛的無忌孩兒。”

　　宋遠橋、俞蓮舟、殷梨亭三人身子不能動彈，一齊怔怔的瞪著張無忌。張無忌神智迷亂，便想拾起地下長劍，往頸中一抹。趙敏忽然叫道：“張無忌，大丈夫忍得一時冤屈，打甚麼緊，天下沒有不能水落石出之事。你務須找到殺害莫七俠的真凶，為他報仇，才不枉了武當諸俠疼愛你一場。”張無忌心中一凜，深覺此言有理，說道：“咱們此刻該當如何？”說著走到她身前，在她背心和腰間諸穴上推宮過血，解開了她被點的穴道。趙敏柔聲安慰道：“你別氣苦！你明教中有這許多高手，我手上也不乏才智之士，定能擒獲真凶。”張松溪叫道：“張無忌，你若還有絲毫良心，快快將我們四人殺了。我見不得你跟這妖女卿卿我我的丑模樣。”張無忌臉色鐵青，實是沒了主意。趙敏道：“咱們當先去救韓林兒，再回去找你義父，一路上探訪害你莫七叔的真凶，探訪害你表妹的凶手。”張無忌一呆，道：“甚……甚麼？”趙敏冷冷的道：“莫七俠是你殺的麼？為甚麼你四位師伯叔認定是你？殷离是我殺的麼？為甚麼你認定是我？難道只可以你去冤枉旁人，卻不容旁人冤枉于你？”

　　這幾句話如雷轟電震一般，直鑽入張無忌的耳中，他此刻親身經歷，方知世事往往難以測度，深切體會到了身蒙不白之冤的苦處，心中只想：“難道趙姑娘她……她……竟然和我一樣，也是給人冤枉了麼？”

　　趙敏道：“你點了四位師伯叔的穴道，他們能自行撞開麼？”張無忌搖頭道：“這是聖火令上的奇門功夫，師伯叔們不能自行撞解，但過得十二個時辰後，自會解開。”趙敏道：“嗯，咱們將他們四位送到山洞之中，即便离去。在真凶找到之前，你是不能再跟他們相見的了。”張無忌道：“那山洞中有野獸的，有獐子出入來去，莫七叔的尸身，就給野獸咬壞了。”趙敏歎道：“瞧你方寸大亂，甚麼也想不起來。只須有一位上身能夠活動，手中有劍，甚麼野獸能侵犯得他們？”張無忌只道：“不錯，不錯。”當下將武當四俠抱起，放在一塊大岩石後以避風雪。四俠罵不絕口。張無忌眼中含淚，并不置答。趙敏道：“四位是武林高人，卻如此不明事理。莫七俠倘若是張無忌所害，他此刻一劍將你們殺了滅口，有何難處？他忍心殺得莫七俠，難道便不忍心加害你們四位？你們若再口出惡言，我趙敏每人給你們一個耳光。我是奸詐惡毒的妖女，說得出便做得到。當日在萬安寺中，我瞧在張公子的份上，對各位禮敬有加。少林、昆侖、峨嵋、華山、崆峒五派高手，人人被我截去了手指。但我對武當諸俠可有半分禮數不周之處麼？”宋遠橋等面面相覷，雖然仍是認定張無忌害死了莫聲谷，但生怕趙敏當真出手打人，大丈夫可殺不可辱，被這小妖女打上幾記耳光，那可是生平奇恥，當下便住口不罵了。趙敏微微一笑，向張無忌道：“你去牽咱們的坐騎來，馱四位去山洞。”張無忌猶豫道：“還是我來抱罷。”趙敏心念一動，已知他的心意，冷笑道：“你武功再高，能同時抱得了四個人麼？你怕自己一走開，我便加害你四位師伯叔。你始終是不相信我。好，我去牽坐騎，你在這里守著罷。”張無忌給她說中了心事，臉上一紅，但确是不敢將四位師伯叔的性命，交托在這個性情難以捉摸的少女手中，便道：“勞駕你去牽牲口，我在這里守著四位師伯叔。你傷勢怎樣，走路不礙嗎？”趙敏冷笑道：“你再殷勤好心，旁人還是不信你的。你的赤心熱腸，人家只當你是狼心狗肺。”說著轉身便去牽馬。張無忌咀嚼著她這幾句話，只覺她說的似是師伯叔疑心自己，卻也是說自己疑心于她；目送著她緩步而行，腳步蹣跚，顯是傷後步履艱難，心中又是怜惜，又是過意不去。眼見趙敏走沒多遠，忽聽得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沿大路從北而來，一前二後，共是三乘。

　　趙敏聽到蹄聲，當即奔回，說道：“有人來了！”張無忌向她招了招手。趙敏奔到大石之後，伏在他身旁，眼見俞蓮舟的身子有一半露在石外，便將他拉到石後。俞蓮舟怒目而視，喝道：“別碰我！”趙敏冷笑道：“我偏要拉你，瞧你有甚麼法子？”張無忌喝道：“趙姑娘，不得對我師伯無禮。”趙敏伸了伸舌頭，向俞蓮舟裝個鬼臉。便在此時，一乘馬已奔到不遠之處，其後又有兩乘馬如飛追來，等距約有二三十丈。第一乘馬越奔越近，張無忌低聲道：“是宋青書宋大哥！”趙敏道：“快阻住他。”張無忌奇道：“干甚麼？”趙敏道：“別多問，彌勒廟中的話你忘了麼？”張無忌心念一動，拾起地下一粒冰塊，彈了出去。嗤的一聲，冰塊破空而去，正中宋青書坐騎的前腿。那馬一痛，跪倒在地。宋青書一躍而起，想拉坐騎站起，但那馬一摔之下，左腿已然折斷。宋青書見後面追騎漸近，忙向這邊奔來，張無忌又是一粒堅冰彈去，撞中他右腿穴道。趙敏伸出手指，接連四下，點了武當四俠的啞穴，及時制止宋遠橋的呼喚。只聽得宋青書“啊”的一聲叫，滾倒在雪地之中。這麼接連兩次阻擋，後面兩騎已然奔到，卻是丐幫的陳友諒和掌缽龍頭。張無忌暗自奇怪：“他三人同去長白山尋覓毒物配藥，怎麼一逃二追，到了這里？”跟著又想：“是了。想是宋大哥天良發現，不肯做此不孝不義之事，幸好撞在我的手里，正好相救。”陳友諒和掌缽龍頭翻身下馬，只道宋青書的坐騎久馳之下，氣力不加，以致馬失前蹄，宋青書也因此墮馬受傷，但想他武功不弱，縱然受傷，也必輕微，兩人縱身而近，兵刃出手，指住他身子。張無忌指上又扣了一粒冰塊，正要向陳友諒彈去，趙敏碰他臂膀，搖了搖手。張無忌轉頭瞧她。趙敏張開左掌，放在自己耳邊，再指指宋青書，意思說且聽他們說些甚麼。只聽得掌缽龍頭怒道：“姓宋的，你黑夜中悄悄逃走，意欲何為？是否想去通風報信，說與你父親知道？”他手揮一柄紫金八卦刀，在宋青書頭頂晃來晃去，作勢便要砍落。宋遠橋聽得那八卦刀虛砍的劈風之聲，挂念愛兒安危，大是著急。張無忌偶一回頭，見到他眼中焦慮的神色霎時間變作了求懇，便點了點頭，示意：“你放心，我決不讓宋大哥身受損傷。”心想：“父母愛子之恩當真天高地厚。大師伯對我如此惱怒，恨不得將我千刀萬剮，但一知宋大哥遭逢危難，立時便向我求情。但若是大師伯自身遭難，他是英雄肝膽，決計不屑有絲毫示弱求懇之意。”剎那之間，又想到宋青書有人關懷愛惜，自己卻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只聽宋青書道：“我不是去向爹爹報信。”掌缽龍頭道：“幫主派你跟我去長白山采藥，那麼你何以不告而別？”宋青書道：“你也是父母所生，你們逼我去加害自己父親，心又何忍？我決不能作此禽獸勾當。”掌缽龍頭厲聲道：“你是決意違背幫主號令了？叛幫之人該當如何處置，你知道麼？”宋青書道：“我是天下罪人，本就不想活了。這幾天我只須一合眼，便見莫七叔來向我索命。他冤魂不散，纏上了我啦。掌缽龍頭，你一刀將我砍死罷，我多謝你成全了我。”掌缽龍頭高舉八卦刀，喝道：“好！我便成全了你！”陳友諒插口道：“龍頭大哥，宋兄弟既然不肯，殺他也是無益，咱們由他去罷。”掌缽龍頭奇道：“你說就此放了他？”陳友諒道：“不錯。他親手害死他師叔莫聲谷，自有他本派中人殺他，這種不義之徒的惡血，沒的污了咱們俠義道的兵刃。”張無忌當日在彌勒廟中，曾聽陳友諒和宋青書說到莫聲谷，有甚麼“以下犯上”之言，當時也曾疑心宋青書得罪了師叔，但萬萬料不到莫聲谷竟會是死在他的手中。宋遠橋等四人雖然目光被岩石遮住，但宋青書的聲音清清楚楚傳入耳中，無不大為震驚。唯有趙敏事先已料到三分，嘴角邊微帶不屑之態。只聽宋青書顫聲道：“陳大哥，你曾發下重誓，決不泄漏此事的機密，只要你不說，我爹爹怎會知道？”陳友諒淡淡一笑，道：“你只記得我的誓言，卻不記得你自己發過的毒誓。你說自今而後，唯我所命。是你先毀約呢，還是我不守諾言？”宋青書沉吟半晌，說道：“你要我在太師父和爹爹的飲食之中下毒，我是宁死不為，你快一劍將我殺了罷。”陳友諒道：“宋兄弟，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們又不是要你弒父滅祖，只不過下些蒙藥，令他們昏迷一陣。在彌勒廟中，你不是早已答應了嗎？”宋青書道：“不，不！我只答應下蒙藥，但掌缽龍頭捉的是劇毒的蝮蛇、蜈蚣，那是殺人的毒藥，決非尋常蒙汗藥物。”陳友諒悠悠閒閒的收起長劍，說道：“峨嵋派的周姑娘美若天人，世上再找不到第二個了，你竟甘心任她落入張無忌那小子的手中，當真奇怪。宋兄弟，那日深宵之中，你去偷窺峨嵋諸女的臥室，給你七師叔撞見，一路追了你下來，致有石岡比武、以侄弒叔之事。那為的是甚麼？還不是為了這位溫柔美貌的周姑娘？事情已經做下來了，一不做，二不休，馬入夾道，還能回頭麼？我瞧你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可惜啊可惜！”宋青書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怒道：“陳友諒，你花言巧語，逼迫于我。那一晚我給莫七叔追上了，敵他不過，我敗壞武當派門風，死在他的手下，也就一了百了，誰要你出手相助？我是中了你的詭計，以致身敗名裂，難以自拔。”陳友諒笑道：“很好，很好！莫聲谷背上所中這一掌‘震天鐵掌’，是你打的，還是我陳友諒打的？那是你武當派的功夫罷？我可不會。那晚我出手救你性命，又保你名聲，倒是我干錯了？宋兄弟，你我相交一場，過去之事不必再提。你弒叔之事，我自當守口如瓶，決不泄露片言只字，山遠水長，咱們後會有期。”宋青書顫聲問道：“陳……陳大哥，你……你要如何對付我？”言語中充滿疑慮之意。陳友諒笑道：“要如何對付你？甚麼也沒有。我給你瞧一樣物事，這是甚麼？”

　　張無忌和趙敏躲在岩石之後，都想探頭上來張望一下，瞧陳友諒取了甚麼東西出來，但終于強自忍住。只聽宋青書“啊”的一聲驚呼，顫聲道：“這……這是峨嵋派掌門的鐵指環，那是周姑娘之物啊，你……你從何處得來？”張無忌心下也是一凜，暗想：“我和芷若分手之時，明明見她戴著那枚掌門鐵指環，如何會落入陳友諒手中？多半是他假造的膺物，用來騙人。”

　　但聽陳友諒輕輕一笑，說道：“你瞧仔細了，這是真的還是假的。”隔了片刻，宋青書道：“我在西域向滅絕師太討教武功，見過她手上這枚指環，看來倒是真的。”只聽得當的一聲響，金鐵相撞，陳友諒道：“若是假造的膺物，這一劍該將它斷為兩半了。你瞧瞧，指環內‘留貽襄女’這四個字，不會是假的罷？這是峨嵋派祖師郭襄女俠的遺物玄鐵指環。”宋青書道：“陳大哥，你……你從何處得來？周姑娘她……她呢？”陳友諒又是一笑，說道：“掌缽龍頭，咱們走罷，丐幫中從此沒了這人。”腳步聲響，兩人轉身便行。

　　宋青書叫道：“陳大哥，你回來。周姑娘是落入你手中了麼？她此刻是死是活？”陳友諒走了回來，微笑道：“不錯，周姑娘是在我手中，這般美貌的佳人，世上男子漢沒一個見了不動心的。我至今未有家室，要是我向幫主求懇，將周姑娘配我為妻，諒來幫主也必允准。”宋青書喉頭咕噥了一聲，似乎塞住了說不出話來。陳友諒又道：“本來嘛，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宋兄弟為了這位周姑娘，闖下了天大的禍事，陳友諒豈能為美色而壞了兄弟間義氣？但你既成了叛幫的罪人，咱們恩斷義絕，甚麼也談不上了，是不是？”宋青書又咕噥了幾聲。張無忌眼角一瞥宋遠橋，只見他臉頰上兩道淚水正流將下來，顯是心中悲痛已極。

　　忽聽得宋青書道：“陳大哥，龍頭大哥，是我做兄弟的一時胡塗，請你兩位原宥，我這里給你們賠罪啦。”陳友諒哈哈大笑，說道：“是啊，是啊，那才是咱們的好兄弟呢。我拍胸膛給你擔保，只須你去將這蒙汗藥帶到武當山上，悄悄下在各人的茶水之中，你令尊大人性命決然無憂，美佳人周芷若必成你的妻房。咱們不過要挾制張三丰張真人和武當諸俠，逼迫張無忌聽奉號令。倘若害死了張真人和令尊，張無忌只有來找丐幫報仇，對咱們又有甚麼好處？”宋青書道：“這話不錯。”陳友諒又道：“等到丐幫箝制住明教，驅除韃子，得了天下，咱們幫主登了龍位，你我都是開國功臣，封妻蔭子，那不必說了，連令尊大人都要沾你的光呢。”宋青書苦笑道：“我爹爹淡泊名利，我只盼他老人家不殺我，便已心滿意足了。”陳友諒笑道：“除非令尊是神仙，能知過去未來，否則怎能知道其中的過節？宋兄弟，你的腳摔傷了麼？來，咱們共乘一騎，到前面鎮上再買腳力。”

　　宋青書道：“我走得匆忙，小腿在冰塊上撞了一下，也真倒霉，剛好撞正了‘筑賓穴’，天下事真有這般巧法。”他當時只頂到掌缽龍頭和陳友諒在後追趕，萬沒想到前面岩後竟會有人暗算，只道是自己不小心，剛好將穴道撞正了冰塊尖角。陳友諒笑道：“這哪里是倒霉？這是宋兄弟艷福齊天，命中該有佳人為妻。若非這麼一撞，咱們追你不上，你執迷不悟起來，自己固然鬧得身敗名裂，也壞了咱們大事。從此這位香噴噴、嬌滴滴的周姑娘跟陳友諒一世，那不是彩鳳隨鴉，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麼？”

　　宋青書“哼”了一聲，道：“陳大哥，不是做兄弟的不識好歹，信不過你……”陳友諒不等他說完，插口道：“你要見一見周姑娘，是不是？那容易之至。此刻幫主和眾位長老都在盧龍，周姑娘也隨大伙在一起。咱們同到盧龍去相會便是。等武當山的大事一了，做哥哥的立時給你辦喜事，叫你稱心如愿，一輩子感激陳友諒大哥，哈哈，哈哈！”宋青書道：“好，那麼咱們便上盧龍去。陳大哥，周姑娘怎地會……會跟著本幫？”

　　陳友諒笑道：“那是龍頭大哥的功勞了。那日掌棒龍頭和掌缽龍頭在酒樓上喝酒，見有三個面生人裝作本幫弟子，混在其中，後來命人一查，其中一位竟然是那位千嬌百媚的周姑娘。掌缽龍頭便派人去將她請了來。你放心，周姑娘平安大吉，毫發不傷。”張無忌暗暗叫苦：“原來那日在酒接之上，畢竟還是讓他們瞧了出來。倘若義父并非失明，他老人家定能瞧出其中蹊蹺。唉，我和芷若卻始終不覺。但不知義父也平安否？”可是陳友諒說話中，卻一句不提謝遜，只聽他道：“周姑娘和你成了親，峨嵋、武當兩派都要聽丐幫號令，再加上明教，聲勢何等浩大？只須打垮蒙古人，這花花江山嗎，嘿嘿，可要換個主兒啦。”他說這幾句話時志得意滿，不但似乎丐幫已得了天下，而且他陳友諒已然身登大寶，穩坐龍庭。掌缽龍頭和宋青書都跟著他嘿、嘿嘿的干笑數聲。陳友諒道：“咱們走罷。宋兄弟，莫七俠是死在這附近的，他藏尸的山洞似乎离此不遠，是不是？你逃到這里，忽然馬失前蹄，難道是莫七俠陰魂顯聖麼？哈哈，哈哈！”宋青書不再答話。三人走向馬旁，上馬而去。

　　張無忌待三人去遠，忙替宋遠橋等四人解開穴道，拜伏在地，連連磕頭，說道：“師伯、師叔，侄兒身處嫌疑之地，難以自辯，多有得罪，請師伯師叔重重責罰。”宋遠橋一聲長歎，雙目含淚，仰天不語。俞蓮舟忙扶起張無忌，說道：“先前我們都錯怪了你，是我們的不是。咱們親如骨肉，這一切不必多說了。真想不到青書……唉，若非咱們親耳聽見，又有誰能夠相信？”宋遠橋抽出長劍，說道：“原來七弟撞見青書這小畜生……這小畜生……私窺峨嵋女俠寢居，這才追下來清理門戶。三位師弟，無忌孩兒，咱們這便追趕前去，讓我親手宰了這畜生。”說著展開輕功，疾向宋青書追了下去。張松溪叫道：“大哥請回，一切從長計議。”宋遠橋渾不理會，只是提劍飛奔。張無忌發足追趕，幾個起落，已攔在宋遠橋身前，躬身道：“大師伯，四師伯有話跟你說。宋大哥一時受人之愚，日後自必自悟，大師伯要責罰于他，也不忙在一時。”宋遠橋哽咽道：“七弟……七弟……做哥哥的對你不起。”霎時間想起當年張翠山為了對不起俞岱岩而自殺，此刻才深深體會到當時五弟的心情，回過長劍，便往自己脖子抹去。張無忌大驚，施展挪移乾坤手法，夾手將他長劍奪過，但劍尖終于在他項頸上一帶，划出了一道長長的血痕。這時俞蓮舟等也已追到。張松溪勸道：“大哥，青書做出這等大逆不道的事來，武當門中人人容他不得。但清理門戶事小，興復江山事大，咱們可不能因小失大。”宋遠橋圓睜雙眼，怒道：“你……你說清理門戶之事還小了？我……我生下這等忤逆兒子……”張松溪道：“聽那陳友諒之言，丐幫還想假手青書，謀害我等恩師，挾制武林諸大門派，圖謀江山。恩師的安危是本門第一大事，天下武林和蒼生的禍福，更是第一等的大事。青書這孩兒多行不義，遲早必遭報應。咱們還是商量大事要緊。”宋遠橋聽他言之有理，恨恨的還劍入鞘，說道：“我方寸已亂，便聽四弟說罷。”殷梨亭取出金創藥來，替他包扎頸中傷處。張松溪道：“丐幫既謀對恩師不利，此刻恩師尚自毫不知情，咱們須得連日連夜趕回武當。這陳友諒雖說要假手于青書，但此等奸徒詭計百出，說不定提早下手，咱們眼前第一要務是維護恩師金軀。恩師年事已高，若再有假少林僧報訊之事，我輩做弟子的萬死莫贖。”說著向站在遠處的趙敏瞪了一眼，對她派人謀害張三丰之事猶有余憤。

　　宋遠橋背上出了一陣冷汗，顫聲道：“不錯，不錯。我急于追殺逆子，竟將恩師的安危置于腦後，真是該死，輕重倒置，實是氣得胡塗了。”連叫：“快走，快走！”張松溪向張無忌道：“無忌，搭救周姑娘之事，便由你去辦。事完之後，盼來武當一敘。”張無忌道：“遵奉師伯吩咐。”張松溪低聲道：“這趙姑娘豺狼之性，你可要千萬小心。宋青書是前車之鑒，好男兒大丈夫，決不可為美色所誤。”張無忌紅著臉點了點頭。當下武當四俠和張無忌將莫聲谷的尸身葬在大石之後，五人跪拜後痛哭了一場。宋遠橋等四人先行离去。趙敏慢慢走到張無忌身前，說道：“你四師伯叫你小心，別受我這妖女迷惑，宋青書是前車之鑒，是也不是？”張無忌臉上一紅，忸怩道：“你怎知道？你有順風耳麼？”趙敏哼了一聲，道：“我說啊，宋大俠他們事後追想，定然不怪宋青書梟獍心，反而會怪周姊姊紅顏禍水，毀了一位武當少俠。”張無忌心想說不定會得如此，但口中卻道：“宋師伯他們都是明理君子，焉能胡亂怪人？”

　　趙敏冷笑道：“越是自以為是君子的，越會胡亂怪人。”她頓了一頓，笑道：“快去救你的周姑娘罷，別要落在宋青書手里，你可糟糕了。”張無忌又是臉一紅，道：“我為甚麼糟糕？”

## 第三十三章　簫長琴短衣流黃

　　張無忌去牽了坐騎，和趙敏并騎直奔關內。心想義父如确是落入丐幫之手，丐幫要以他來挾制明教，眼前當不致對他有所傷害，只是屈辱難免；但芷若冰清玉洁，遇上了陳友諒之險毒、宋青書之無恥，若遇逼迫，惟有一死。言念及此，恨不得插翅飛到盧龍。但趙敏身上有傷，卻又決計不能無眠無休的趕路。當晚兩人在一家小客店中宿歇。張無忌躺在炕上，越想越是擔心，走到趙敏窗外，但聽她呼吸調勻，正自香夢沉酣。他到柜台上取過筆硯，撕下一頁帳簿，草草留書，說道事在緊急，決意連夜趕路，事成之後，當謀良晤，囑她小心養傷，緩緩而歸。將那頁帳簿用石硯壓在桌上，躍出窗外，向南疾奔而去。次晨購買馬匹，一路不住換馬，連日連夜的趕路，不數日間已到了盧龍。但如此快追，中途并未遇上陳友諒和宋青書，想是他晚上趕路之時，陳宋二人和掌缽龍頭正在客店之中睡覺，是以錯過。盧龍是河北重鎮，唐代為節度使駐節之地，經宋金之際數度用兵，大受摧破，元氣迄自未復，但仍是人煙稠密。張無忌走遍盧龍大街小巷、茶樓酒館，說也奇怪，竟一個乞兒也遇不到，他心下反喜：“如此一個大城，街上竟無化子，此事大非尋常。陳友諒說丐幫在此聚會，當非虛言，想是城中大大小小的化子都參見幫主去了。只須尋訪到他們聚會之所，便能探聽到義父和芷若是否真被丐幫擒去。”他在城中廟宇、祠堂、廢園、曠場到處察看，找不到端倪，又到近郊各處村莊踏勘，仍是不見任何异狀。

　　到得傍晚，他越尋越是焦躁，不由得思念起趙敏的好處來：“若是她在身旁，我決不致這般束手無策。”只得到一家客店中去借宿，用過晚飯後小睡片刻，挨到二更時分，飛身上屋，且看四下里有何動靜。

　　游目四顧，一片宁靜，更無半點江湖人物聚會跡象，正煩惱間，忽見東南角上一座高樓上兀自亮著火光，心想：“此家若非官宦，便是富紳，和丐幫自拉扯不上半點干系……”念頭尚未轉完，遙遙似乎望見人影一閃，有人從樓窗中躍了出來，只是相隔甚遠，看不清楚，心道：“莫非有綠林豪客到這大戶人家去做案？左右無事，便去瞧瞧。”

　　當下展開輕功，奔到了那巨宅之旁，縱身翻過圍牆，只聽得有人說道：“陳長老也忒煞多事，明明言定正月初八大伙在老河口聚集，卻又急足快報，傳下訊來，要咱們在此等候。他又不是幫主，說甚麼便得怎麼，當真豈有此理。”聲音洪亮，語帶氣憤，說的卻顯然是丐幫中事。張無忌一聽之下，心中大喜。聲音從大廳中傳出，張無忌悄悄掩近，只聽丐幫幫主史火龍的聲音說道：“陳長老是挺了不起的，那個他奶奶的金毛獅王謝遜，江湖上這許多人尋覓了二十多年，誰也抓不到一根獅毛的屁影子來聞聞，陳長老卻將他手到擒來，別說本幫無人可及，武林之中，又有哪一人能夠辦到……”張無忌又驚又喜，心想義父下落已知，丐幫中并無如何了不起的高手，相救義父當非難事，湊眼到長窗縫邊，向里張望。只見史火龍居中而坐，傳功、執法二長老、掌棒龍頭及三名八袋長老坐在下首，另有一個衣飾華麗的中年胖子，衣飾形貌活脫是個富紳，背上卻也負著六只布袋。張無忌暗暗點頭：“是了，原來盧龍有一個大財主是丐幫弟子。叫化子在大財主屋里聚會，那确是誰也想不到的了。”

　　只聽史火龍接著道：“陳長老既然傳來急訊，要咱們在盧龍相候，定有他的道理。咱們圖謀大事，他奶奶的，這個……這個，務當小心謹慎。”掌棒龍頭道：“幫主明鑒：江湖上群豪尋覓謝遜，為的是要奪取武林至尊的屠龍寶刀。現下這把寶刀既不在謝遜之手，不論怎麼軟騙硬嚇，他始終不肯吐露寶刀的所在。咱們徒然得到了一個瞎子，除了請他喝酒吃飯，又有何用？依兄弟說，不如狠狠的給他上些刑罰，瞧他說是不說。”史火龍搖手道：“不妥，不妥，用硬功夫說不定反而壞事。咱們等陳長老到後，再行從長計議。”掌棒龍頭臉露不平之色，似怪幫主甚麼事都聽陳友諒的主張。史火花取出一封信來，交給掌棒龍頭，說道：“馮兄弟，你立刻動身前赴濠州，將我這封信交給韓山童，說他兒子在我們這里，平安無事，只須韓山童投誠本幫，我自會對他兒子另眼相看。”掌棒龍頭道：“這送信的小事，似乎不必由兄弟親自走這一趟罷？”史火龍臉色微沉，說道：“這半年來韓山童等一伙鬧得好生興旺。聽說他手下他媽的甚麼朱元璋、徐達、常遇春，打起仗來都很有點兒臭本事。這次要馮兄弟親自出馬，一來是要說得韓山童歸附本幫，服服帖帖，又須察看他自己和手下那些大將有甚麼打算，二來探聽這一路明教人馬有他媽的甚麼希奇古怪。馮兄弟肩上的擔子非輕，怎能說是小事？”掌棒龍頭不敢再說甚麼，便道：“謹遵幫主吩咐。”接過書信，向史火龍行禮，出廳而去。

　　張無忌再聽下去，只聽他們盡說些日後明教、少林、武當、峨嵋各派歸附之後，丐幫將如何興盛威風。這史火龍的野心似反不及陳友諒之大，言中之意，只須丐幫獨霸江湖，稱雄武林，便已心滿意足，卻沒想要得江山、做皇帝，粗言穢語，說來鄙俗不堪。他聽了一會，心感厭煩，尋思：“看來義父和芷若便是囚在此處，我先去救了出來，再將這些大言不慚的叫化子好好懲誡一番。”右足一點，輕輕躍上一株高樹，四下張望，見高樓下有十來名丐幫弟子，手執兵刃，來往巡邏，料想便是囚禁謝遜和周芷若之所。

　　他溜下樹來，掩近高樓，躲在一座假山之後，待兩名巡邏的丐幫弟子轉身行開，便即竄到樓底，縱身而上。但見樓上燈燭明亮，他伏身窗外，傾聽房內動靜。聽了片刻，樓房內竟是半點聲息也無。他好生奇怪：“怎麼一個人也沒有？難道竟有高手暗伏在此，能長時閉住呼吸？”又過一會，仍是聽不到呼吸之聲，探身向窗縫中張望，只見桌上一對大蜡燭已點去了大半截，室中卻無人影。

　　樓上并排三房，眼見東廂房中無人，又到西廂房窗外窺看。房中燈光明亮，桌上杯盤狼藉，放著七八人的碗筷，杯中殘酒未乾，菜肴初動，卻一人也無，似乎這些人吃喝未久，便即离房他去。中間房卻黑洞洞地并無燈光。他輕推房門，里面上著門閂，他低聲叫道：“義父，你在這兒麼？”不聽得應聲。張無忌心想：“看來義父不在此處，但丐幫人眾如此嚴密戒備，卻是為何？難道有意的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嗎？”突然聞到一陣血腥氣，從中間房傳了出來。他心頭一驚，左手按在門上，內力微震，格的一聲輕響，門閂從中斷截。他立即閃身進房，接住了兩截斷折的門閂，以免掉落地下，發出聲響。他只跨出一步，腳下便是一絆，相触處軟綿綿地，似是人身，俯身摸去，卻是個尸體。這人氣息早絕，臉上兀自微溫，顯是死去未久。摸索此人頭顱，小頭尖腮，并非謝遜，當即放心。跨出一步，又踏到了兩人的尸身。他伸指在西邊板壁上戮出兩個小孔，燭光從孔中透了過來。只見地下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尸體，盡是丐幫弟子，顯然都是受了極重的內傷。他提起一尸，撕開衣衫，但見那人胸口拳印宛然，肋骨齊斷，拳力威猛非凡。張無忌大喜：“原來義父大展神威，擊斃看守人眾，殺出去了。”在房中四下察看，果見牆角上用尖利之物刻著個火焰的圖形，正是明教的記號，又見窗閂折斷，窗戶虛掩，心想：“是了，適才我見這樓上有黑影一閃，便是義父脫身而去了，只不知義父如何會被丐幫所擒？想是他老人家目不見物，難以提防丐幫的詭計。他們若非用蒙汗藥物，便是用絆馬索、倒鉤、漁网之類物事擒他。”

　　他心中喜悅不胜，走出房外，縮身門邊，向下張望，見眾丐兀自來回巡邏，對樓上變故全不知情，尋思：“義父离去未久，快去追上了他，咱爺兒倆回轉身來，鬧他個天翻地覆，方教群丐知我明教手段。”思念及此，豪氣勃發，適才見那黑影從西方而去，當下縱身躍起，在一株高樹上一點，躍出圍牆，提氣向西疾奔。沿著大路追出數里，來到一處岔道，四下一尋，見一塊岩石後畫著個火焰記號，指向西南的小路。張無忌大喜，心想義父行蹤已明，立時便可會見。明教中諸般聯絡指引的暗號，他曾聽楊逍詳細說過，又見這火焰記號雖只寥寥數划，但勾划蒼勁，若非謝遜這等文武全才之士，明教中沒幾人能畫得出來。此時他更無懷疑，沿著小路追了下去，直追到沙河驛，天已黎明，在飯店中胡亂買了些饅頭面餅充饑，更向西行，到了棒子鎮上。只見街角牆腳下繪著個火焰記號，指向一所破祠堂，他心中大喜，料想義父定是藏身其間，走進門去，只聽得一陣呼麼喝六之聲，大廳上圍著一群潑皮和破落戶子弟正自賭博，卻是個賭場。賭場莊頭見張無忌衣飾華貴，只道是位大豪客來了，忙笑吟吟的迎將上來，說道：“公子爺快來擲兩手，你手氣好，殺他三個通莊。”轉頭向眾賭客道：“快讓位給公子爺，大伙兒端定銀子輸錢，好讓公子爺雙手捧回府去啊！”張無忌眉頭一皺，見眾賭客中并無江湖人物，提聲叫道：“義父，義父，你老人家在這兒嗎？”隔了一會，不聽有人回答，他又叫了幾聲。一個潑皮見他不來賭博，卻來大呼小叫的擾局，當即應道：“乖孩兒，我老人家就在這兒，你快快來擲骰子啊。”眾潑皮哄堂大笑。張無忌問那莊頭：“你可曾見到一位黃頭發、高身材的大爺進來，是一位雙目失明的大爺？”那莊頭見他不來賭博，卻是來尋人，心中登時淡了，笑道：“笑話奇談，天下竟有瞎子來賭骰子的？這瞎子是失心瘋的嗎？”

　　張無忌追尋義父不見，心中已沒好氣，聽這莊頭和那潑皮出言不遜，辱及義父，踏上兩步，一手一個，將那莊頭和潑皮抓了起來，輕輕一送，將兩人擲上了屋頂。這兩人雖未受傷，卻已嚇得殺豬般的大叫起來。張無忌推開眾人，拿起賭台上兩錠大銀，說道：“公子爺把銀子捧回府去了。”揣在懷內，大踏步走出祠堂。眾潑皮驚嚇得呆了，誰敢來追？他續向西行，不久又見到了火焰記號。傍晚時分到了丰潤，那是冀北的大城，依著記號所指，尋到一處粉牆黑門之外。但見門上銅環擦得晶亮，牆內梅花半開，是家幽雅精洁的人家。他拿起門環，輕敲三下。不久腳步細碎，黑門呀的一聲開了，鼻中先聞到一陣濃香，應門的是個身穿粉紅皮襖的小鬟，抿嘴一笑，說道：“公子爺這久不來啦，姐姐想得你好苦，快進來喝茶。”說著又是一笑，向他拋了個媚眼。張無忌猶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問道：“你怎識得我？你姊姊是誰？”那小鬟笑道：“你明知故問，快來罷，別讓我姊姊牽肚挂腸啦。”伸手握住了他右手，引著他進內。張無忌大奇：“怎地她跟我一見如故？”轉念一想：“啊，是了，想必芷若寄身此間，知我日內必定循著記號尋來，命這小鬟日夜應門。唉，多日不見，芷若原是牽肚挂腸，想得我苦。”他心中一陣溫馨，便隨著那小鬟，經過一條鵝卵石舖的小徑，穿過一處院落，來到一間廂房之中。只聽得檐間一只鸚哥尖起嗓子叫道：“情哥哥來啦，姊姊，情哥哥來啦。”張無忌臉上一紅，心想：“連鸚哥兒也知道了。”只見房中椅上都舖著錦墊，炭火熊熊，烘得一室皆春，幾上點著一爐香。那小鬟轉身出去，不久托著一只盤子進來，盤中六色果子細點，一壺清茶。那小鬟款款的斟了茶，遞在張無忌手中，卻在他手腕上輕輕捏了把。張無忌眉頭一皺，心想：“這丫頭怎地如此輕狂？”礙著周芷若面子，卻也不好說她，問道：“謝老爺呢？周姑娘在哪里？”

　　那小鬟笑道：“你問謝老爺干麼？喝乾醋麼？我姊姊就來啦，瞧你這急色兒的模樣，你啊，好沒良心，到我們這兒，心上卻又牽記著甚麼周姑娘、王姑娘的。”張無忌一怔，說道：“你滿口胡言亂語，瞎扯些甚麼？”

　　那小鬟又是抿嘴一笑，轉身出去。過了一會，只聽得環珮丁冬，帷子掀開，那小鬟扶了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女子進來。只見她膚色白膩，眉毛彎彎，頗具姿色，右嘴角上點著一粒風流痣，眼波盈盈，欲語先笑，體態婀娜，裊裊婷婷的迎了上來。張無忌只覺濃香襲人，心下甚不自在。只聽那女子道：“相公貴姓？今兒有閒來坐坐，小女子真是好大的面子。”一面說，左手便搭到了他肩頭。

　　張無忌滿臉通紅，急忙避開，說道：“賤姓張。有一位謝老爺子和一位姓周的姑娘，可是在這兒麼？”那女子笑道：“這兒是梨香院啊，你要找周纖纖，該上碧桃居去。你給哪一個小妮子迷得失了魂，上梨香院來找周纖纖了？嘻嘻！”

　　張無忌恍然大悟，原來此處竟是所妓院，說道：“對不起。”閃身便即出門。那小鬟追了出來，叫道：“公子爺，我家姐姐哪一點比不上周纖纖？你便片刻兒也坐不得？”張無忌連連搖手，摸出一錠從賭場搶來的銀子往地下一擲，飛步出門。這麼一鬧，心神半晌不得宁定，眼見天色將黑，夜晚間只怕錯過了路旁的火焰記號，便向一家客店借宿，心頭思潮起伏：“義父怎地又去賭場，又去妓院？他老人家此舉，到底含著甚麼深意？”睡到中夜，突然間驚醒：“義父雙目失明，怎能一路上清清楚楚的留下這許多記號？難道是芷若從旁指引？還是敵人故意假冒本教的記號，戲弄于我？甚至是引我入伏？哼，便是龍潭虎穴，好歹也要闖他一闖。”

　　次晨起身，在丰潤城外又找到了火焰記號，仍是指向西方。午後到了玉田，見那記號指向一家大戶人家。這家門外懸燈結彩，正做喜事，燈籠上寫著“之子于歸”的紅字，看來是女兒出嫁，鑼鼓吹打，賀客盈門。張無忌這次學了乖，不再直入打聽謝遜的下落，混在賀客群中察看，未見异狀，便即出來找尋記號，果在一株大樹旁又找到了。火焰記號引著他自玉田而至三河，更折而向南，直至香河。此時他已然想到：“多半是丐幫發見了我的蹤跡，使調虎离山之計將我遠遠引開，以便放手干那陰毒勾當。”他雖然焦急，卻又不敢不順記號而行，只怕記號确是謝遜和周芷若所留。“倘若他們正給厲害敵人追擊，奔逃之際，沿路留下記號，只盼我趕去救援，我若自作聰明，徑返盧龍，義父和芷若竟爾因此遇難，那可如何是好？事已至此，只有跟著這火焰記號，追他個水落石出。”

　　自香河而寶城，再向大白莊、潘莊，已是趨向東南，再到宁河，自此那火焰記號便無影無蹤，再也找不到了。他在宁河細細查察，不見有絲毫异狀，心想：“果然是丐幫將我引到了這里，教我白白的奔馳數日。”

　　當下買了匹坐騎，重回盧龍，在估衣店買了件白色長袍，借了朱筆，在白袍上畫了個極大的火焰，決意堂堂正正的以明教教主身分，硬闖丐幫總堂。

　　他換上白袍，大踏步走到那財主巨宅門前，只見兩扇巨大的朱門緊緊閉著，門上碗口大的銅釘閃閃發光。他雙掌推出，砰的一聲，兩扇大門飛了起來，向院子中跌了進去，乒乒乓乓一陣響亮，兩只大金魚缸打得粉碎。

　　這數日之中，他既挂念義父和周芷若的安危，又連遭戲弄，在冀北大繞圈子，心中郁怒難宣，這時回到丐幫總舵，決意大鬧一場。他劈破大門，大踏步走了進去，舌綻春雷，喝道：“丐幫眾人聽了，快叫史火龍出來見我。”院子中站著丐幫的十多名四五袋弟子，見兩扇大門陡然飛起，已是大吃一驚，又見一個白衣少年闖進，登時有七八人同聲呼喝，迎上攔住，紛紛叫道：“甚麼人？干甚麼？”張無忌雙臂一振，那七八名丐幫弟子砰砰連聲，直摔出去，只撞得一排長窗盡皆稀爛。他穿過大廳，砰的一掌，又撞飛了中門，見中廳上擺著一桌筵席，史火龍居中而坐。一干丐幫首領聽得大門口喧嘩之聲，正派人出來查詢。張無忌來得好快，半路上迎住那匆匆出來查問的七袋弟子，劈胸抓住，便向史火龍擲去。

　　那財主模樣的主人坐在下首，眼見那七袋弟子向席上飛來，伸臂往那人身上抱去，一抱抱個正著，但覺一股勁力排山倒海般撞到，腳下急使“千斤墜”，要待穩住身形，不料登登登連退七八步，背心靠上了大柱，這才停住，雙手一松，將那七袋弟子拋在地下，一口氣喘不過來，全身癱軟，倒在柱邊。群丐見此情景，無不駭然。

　　便在此時，張無忌“咦”的一聲，驚喜交加，見圓桌左首坐著個女少，赫然便是周芷若。她身旁坐著的卻是宋青書。周芷若驚呼一聲：“無忌哥哥！”站起身來，身子一晃，便委頓在地。張無忌吃了一驚，搶上前去俯身抱起。他身子尚未挺直，背上拍的一聲，砰的一響，已被宋青書擊了一掌，再被另外一名丐幫高手打了一拳。

　　張無忌此時九陽神功早已運遍全身，這一掌一拳打在背上，掌力拳力盡數卸去。他抱起周芷若，縱身躍回院子，問道：“義父呢？”周芷若顫聲道：“我……我……”張無忌問道：“他老人家可好嗎？”周芷若道：“我給他們點中了穴道……”張無忌只是關心謝遜，又問：“義父呢？”周芷若道：“不知道啊，我給他們擒來此處，一直不知義父他老人家的下落。”張無忌在她腿關節上推拿了幾下，將她放在地下。哪知周芷若被點中穴道的手法甚是特异，他這兩下推拿竟不奏效。她雙足著地，卻無法站直，兩膝一彎，便即坐倒。群丐紛紛离座，走到階前。史火龍抱拳道：“閣下便是明教張教主了？”張無忌心想他是一幫之主，倒不可失了禮數，當下抱拳還禮，說道：“不敢。在下擅闖貴幫總舵，還乞史幫主恕過無禮之罪。”史火龍道：“張教主近年來名震江湖，在下如雷……這個貫耳，今日見到老兄身手，果然厲害得緊，嘿嘿，佩服，佩服”張無忌道：“在下來得魯莽，倒教史幫主見笑了。我義父金毛獅王在哪里？請他老人家出來相見。”史火龍臉上一紅，隨即哈哈一笑，說道：“張教主年紀輕輕，說話卻如此陰損。我們一番好意，請謝獅王來……來那個……喝一杯酒，哪知謝獅王不告而別，還下重手傷了敝幫八名弟子，他奶奶的，這筆帳不知如何算法？卻要請張教主來打打算盤了。”張無忌一怔，心想：“那八名丐幫弟子果是我義父以重手拳所殺。看來他老人家确已不在此間，但到了何處呢？”便道：“這位周姑娘呢？貴幫又為甚麼將她囚禁在此？”史火龍一怔，道：“這個……”陳友諒插口道：“人道明教張無忌武功雖強，卻是個蠻不講理的小魔頭……哈哈……”張無忌沉著臉道：“怎樣？”陳友諒道：“今日一見，嘿嘿，果然是樹的影兒，人的名兒，半點也不錯。”張無忌道：“我怎麼蠻不講理了？”陳友諒道：“這位周姑娘乃峨嵋派掌門，名門正派的首腦人物，跟貴教旁門左道之士又有甚麼干系？這位宋青書兄弟是武當派後起之秀。他和周姑娘郎才女貌，珠聯璧合，當真是門當戶對，一雙兩好。他二人雙雙路過此間，丐幫邀他二位作客，共飲一杯，何以明教教主竟來橫加干預？真是好笑啊好笑！”群丐隨聲附和，哈哈大笑。

　　張無忌道：“若說周姑娘是你們客人，何以你們又點了她的穴道？”陳友諒道：“周姑娘一直好好的在此飲酒，談笑自若，誰說是點了她的穴道？丐幫和峨嵋派淵源極深，世代交好。峨嵋派創派師祖郭女俠，是敝幫上代黃幫主的親生女兒。敝幫上代耶律幫主是郭女俠的親姊夫。武林中若非乳臭小兒的無知之輩，這些史實總該知曉。我們丐幫豈能得罪現任峨嵋派的掌門？張教主信口雌黃，怎不教天下英雄恥笑？”張無忌冷笑道：“如此說來，周姑娘是自己點了自己的穴道？”陳友諒道：“那也未必。這兒人人親眼目睹，張教主飛縱過來，強加非禮，一把將周姑娘抱了過去。周姑娘掙扎不服，尊駕自是順手點了她的穴道。張教主，雖說英雄難過美人關，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如此大庭廣眾之間，眾目睽睽之下，張教主這等急色舉動，不是太失自己身分了麼？”張無忌口才本就遠遠不及陳友諒，被他這麼反咬一口，急怒之下，更是難以分辯，只氣得臉色鐵青，喝道：“如此說來，你們定是不肯告知我義父的行蹤了？”

　　陳友諒大聲道：“張教主，貴教光明使者楊逍，當年奸殺峨嵋派紀曉芙女俠，天下武林同道，無不發指。你如自恃武功高強，又來干這種卑鄙齷齪的勾當，只怕難逃公道。”張無忌轉頭對周芷若道：“芷若，你倒說一聲，他們如何擄劫你來此處？”周芷若道：“我……我……我……”連說了三個“我”字，忽爾身子一斜，暈了過去。

　　群丐紛紛鼓噪，叫道：“明教魔頭殺了人啦！”“張無忌逼奸不遂，害死了峨嵋派的掌門！”“殺了淫賊張無忌，為天下除害。”張無忌大怒，踏步向前，便向史火龍沖去，心想：“擒賊先擒王，只要抓住了史火龍，好歹著落在他身上，逼問出我義父的下落。”

　　掌棒龍頭和執法長老雙雙攔上。掌棒龍頭揮動鐵棒，執法長老右手鋼鉤、左手鐵拐，兩個人三件兵刃，同時向他打來。張無忌一聲清嘯，乾坤大挪移心法使出，叮當一聲響，執法長老右手鋼鉤格開了掌棒龍頭的鐵棒，左手單拐向他脅下砸去。旁邊傳功長老長劍遞出，叫道：“這小子武功怪异，大伙兒小心了。”刷刷刷三劍，吐勢如虹，連指張無忌胸口小腹。張無忌見他招數凌厲，叫道：“好劍法。”側身避開，左手食指點向他大腿。傳功長老長劍圈轉，劍尖對准張無忌指尖戮去。這一下變招既快，劍尖所指更是不差厘毫，單此一劍，已是武林中罕見的高招。張無忌心中暗贊：“丐幫名揚江湖，百年不衰，幫中臥虎藏龍，果是有傑出的人材。”那日在彌勒廟中曾見玄冥二老和丐幫高手交戰，只是身藏樹中，不敢探首，所見不切，此刻親自交手，才知傳功、執法兩長老足可列名當世一流高手。掌棒龍頭火候較淺，卻也只是稍遜一籌而已。瞬息間，丐幫三老已和張無忌拆過了二十余招。陳友諒突然高聲叫道：“擺殺狗陣！”群丐荷荷高呼，刀光似雪，二十一名丐幫好手各執彎刀，將張無忌圍在垓心。這二十一人或口唱蓮花落，或呻吟呼痛，或伸拳猛擊胸口，或高叫：“老爺、太太、施舍口冷飯！”張無忌先是一怔，隨即明白，這些古怪的呼叫舉動，旨在擾亂敵人心神。只見群丐腳步錯雜，然進退趨避，卻是嚴謹有法。

　　傳功長老喝道：“且住！”退了兩步，橫劍當胸。執法長老和掌棒龍頭也各躍開。排成“殺狗陣”的群丐卻仍是奔躍來去，絲毫不停。傳功長老叫道：“張教主，我們以眾欺寡，原本不該，但丐幫中任何一人均非閣下對手。除奸殺賊，可顧不得俠義道中單打獨斗的規矩了。”張無忌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傳功長老又道：“我們人人均有兵刃，張教主卻是空手，丐幫所占便宜未免太多。張教主要使甚麼兵刃，盡管吩咐，自當遵命奉上。”

　　張無忌心想：“這位傳功長老武功既高，人也仗義，與陳友諒這干人倒是頗有不同。”說道：“跟各位玩玩，又何必掄刀動杖？在下要用兵刃，自己不會取麼？”

　　他說到此外，身形一晃，已從殺狗陣中閃出，雙手分在陳友諒與宋青書二人肩頭一按，夾手奪了二人手中長劍，側身斜退，又回入陣地。他一出一入，二十一名舞刀急奔的幫眾竟沒碰到他一片衣角。群丐正自駭然，只聽他朗聲說道：“貴幫‘殺狗陣’的名字取得甚好。只是殺狗容易，要想降龍伏虎，此陣便不管用。”說著雙劍一振，一股勁力傳到劍身之上，但聽得喇喀兩響，雙劍從中折斷。

　　掌棒龍頭大呼：“大伙兒上啊。”鐵棒向他胸口點到，執法長老的鉤拐也舞成兩團雪花，疾卷而至。張無忌向左一沖，身子卻向右方斜了出去，乾坤大挪移手法使將出來，但見白光連連閃動，噗噗噗之聲不絕，殺狗陣群丐手中的彎刀都被他奪下拋下，一柄柄都插在大廳的正梁之上。二十一柄彎刀整整齊齊列成一排，每柄刀都沒入木中尺許。猛聽得陳友諒叫道：“張無忌，你還不住手？”張無忌回過頭來，只見陳友諒手中又執著一柄長劍，劍尖指在周芷若的後心。張無忌冷笑道：“百年來江湖上都說‘明教、丐幫、少林派’，教派以明教居首，幫會推丐幫為尊，各位如此作為，也不怕辱沒了洪七公老俠的威名？”

　　傳功長老怒道：“陳長老，你放開周姑娘，我們跟張教主決一死戰。丐幫傾全幫之力，拾奪不下明教教主孤身一人，竟要出此下策。咱們大伙兒還有臉面做人麼？”

　　陳友諒笑道：“大丈夫宁斗智，不斗力。張無忌，你還不束手待縛？”張無忌大笑道：“也罷！今日教張無忌見識了丐幫的威風。”突然間倒退兩步，向後一個空心筋斗，凌空落下，雙足已騎在丐幫幫主史火龍的肩頭。他右掌平放在史火龍的頂門，左掌拿住他後頸的經脈。這一招聖火令武功竟如此輕易得手，連張無忌自己也頗出意料之外。他原意是使一招怪招、出其不意的欺近史火龍，心中算定了三招厲害後著，要快如閃電的將史火龍擒拿過來，只怕陳友諒心狠手辣，說不定真的會向周芷若猛下毒手。哪知他所想好的三招厲害殺手竟一招也使不上，史火龍不經招架，便已被擒。他騎在史火龍肩頭，猶如兒童與大人戲耍一般，形相甚是不雅，但既已制住對方頂門要穴，卻也不愿縱身下地，以致另生波折。群丐見幫主被擒，齊聲驚呼。張無忌右手手掌平平按在史火龍頂門的“百會穴”上，那“百會穴”是足太陽經和督脈之交，最是人身大穴，他只須掌力輕輕一吐，史火龍立時經脈震斷而斃，無藥可救。群丐誰也不敢動彈。一陣呼喝過後，大廳上突然間一片寂靜，人人睜大了雙眼望著張無忌和史火龍，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此時，忽聽得屋頂上傳下來輕輕數響琴簫和鳴之聲，似是有數具瑤琴、數枝洞簫同時奏鳴。樂聲縹緲宛轉，若有若無，但人人聽得十分清楚，只是忽東忽西，不知是從屋頂的哪一方傳來。張無忌大奇，實不知這琴簫之聲是何含意。陳友諒朗聲道：“何方高人駕臨丐幫？若是明教群魔，不妨就此現身，何必裝神弄鬼？”瑤琴聲錚錚錚連響三下，忽見四名白衣少女分從東西檐上飄然落下庭中，每人手中都抱著一具瑤琴。這四具琴比尋常的七紡弦琴短了一半，窄了一半，但也是七弦齊備。四名少女落下後分站庭中四方。跟著門外走進四名黑衣少女，每人手中各執一枝黑色長簫，這簫卻比常見的洞簫長了一半。四名黑衣少女也是分站四角。四白四黑，交叉而立。八女站定方痊，四具瑤琴上響起樂調，接著洞簫加入合奏，樂音極盡柔和幽雅。張無忌不懂音樂，然覺這樂聲宛轉悅耳，雖是身處極緊迫的局面之下，也愿多聽一刻。悠揚的樂聲之中，緩步走進一個身披淡黃輕衫的女子，左手攜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女童。那女子約摸二十七八歲年紀，風姿綽約，容貌極美，只是臉色太過蒼白，竟無半點血色。那女童卻相貌丑陋，鼻孔朝天，一張闊口，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直有凶惡之態。她一手拉著那個美女，另一手卻持一根青竹棒。群丐一見這兩個女子進來，目光不約而同的都凝視著那根青竹棒。張無忌見這許多女子進來，自覺仍是騎在史火龍肩頭，未免太過兒戲，但陳友諒的劍尖不离周芷若後心，自己可不能輕易放開了丐幫幫主。但見群丐人人目不轉睛地瞪著那女童手中的竹棒，似乎天下唯有這根竹棒才是第一要緊的物事，甚麼白衣少女、黑衣少女、黃衫少女，以及這個丑女童本人，誰都是對之視若無物。他暗暗詫异，打量這竹棒時，只見那棒通休碧綠，精光溜滑，不知多少年來經過多少人的摩挲把弄，但除此之外，卻也不別無异處。那黃衫美女目光一轉，猶似兩道冷電，掠過大廳上眾人，最後停在張無忌臉上，冷冰冰的道：“張教主，你年紀也不小了，正經事不干，卻在這兒胡鬧。”這幾句話中微含責備之意，但辭語頗為親切，猶似長姊教訓幼弟一般。

　　張無忌臉上一紅，分辯道：“丐幫的陳長老以卑鄙手段，制住我的……我的同伴，我只好擒住他們的幫主。”那美女微微一笑，柔聲道：“將人家幫主當馬騎，不太過份一點嗎？我從長安來，道上聽人說明教教主是個小魔頭，今日一見，唉，唉！”說著螓首輕搖，頗有不以為然的神色。史火龍突然大叫：“張無忌你這小淫賊，快快下來！”想伸手去扳他腿，苦于後頸經脈被拿，半點勁道也使不出來。張無忌聽他當著婦道人家的面斥罵自己為“小淫賊”，又羞又怒，左手一股內力從他後頸透了過去。史火龍全身酸麻難當，忍不住大聲：“啊喲，啊喲”的呻吟起來。

　　群丐見張無忌如此無禮，而本幫幫主卻又這等孱弱，無不羞憤交集，均覺史火龍在敵人手下居然出聲呻吟，實大失英雄好漢的身分，別說他是江湖上第一大幫之主，便是尋常一個丐幫弟子，也不該對敵人低頭示弱。

　　陳友諒道：“張無忌，你放開我們史幫主，我便收劍如何？”他不待方答應，當即還劍入鞘。他料得這一著必可收效，果然張無忌說道：“甚好。”身形一晃，已站在周芷若身邊，但見她雙眉深鎖，神情委頓，不由得甚是怜惜，扶她在庭中一張石鼓凳上坐下。陳友諒轉向那黃衫美女，拱手說道：“芳駕惠臨敝幫，不知有何教言？尊姓大名，可得見示否？”又問那丑陋女童道：“小姑娘，你這根竹棒是哪里來的？”

　　那黃衫美女冷冷的道：“混元霹靂手成昆在哪里？請他出來相見。”張無忌聽到“混元霹靂手成昆”七字，心下大奇，卻見陳友諒臉上陡然變色。但他神色迅即宁定，淡淡的道：“混元霹靂手成昆？那是金毛獅王謝遜的師父啊。你該問明教張教主才是。”黃衫美女道：“閣下是誰？”陳友諒道：“在下姓陳，草字友諒，乃丐幫的八袋長老。”

　　黃衫美女嘴角向史火龍一撇，問道：“這家伙是誰？模樣倒是雄糾糾的一副英雄氣概，怎地如此膿包？給人略加整治，便即大呼小叫，不像樣子。”

　　群丐都感臉上無光，暗自羞慚，有些人瞧向史火龍的眼色之中，已帶著三分輕蔑，兩分氣惱。陳友諒道：“這位便是本幫史幫主。他老人家近來大病初愈，身子不適，你是客人，我們讓你三分。若再胡言亂道，得罪莫怪。”說到最後兩句，已是聲色俱厲。那黃衫美女神色漠然，向一名黑衣少女道：“小翠，將那封信還了給他。”那黑衣少女應道：“是！”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托在手中。張無忌一瞥，見封皮上寫著：“面陳明教韓大爺山童親啟”，另一行寫著四個小字：“丐幫史緘。”掌棒龍頭一見那信，登時滿臉紫脹，罵道：“小賤婢，原來途中一再戲弄老子的偷信賊，便是你這死丫頭。”挺起手中鐵棒，便要扑上前去廝拚。那黑衣少女格格一笑，說道：“我丫頭是丫頭，可是沒死。這麼大的人，連封信也看不住，不害羞。”說著纖手一揚，那封信平平穩穩的向掌棒龍頭飛來。掌棒龍頭當即一把抓住。張無忌那晚曾見史火龍命掌棒龍頭送信去給韓山童，以韓林兒為要挾，脅他歸降丐幫，此時聽了這番對答，料知必是那些白衣黑衣少女途中戲耍掌棒龍頭，盜了他的書信，以致他迫得重返盧龍。但掌棒龍頭武功精強，聽他說話，竟是直至此刻方知戲耍他的人是誰，那麼這八名少女若非有過人的機智，便是身具極高武功，更可能是那黃衫美女暗中主持，將一位丐幫高手耍得團團亂轉。想到此處，不禁對那黃衫女子好生感激。那黃衫美女說道：“韓山童起義淮泗，驅逐韃子，道路傳言，都說他仁厚好義，不擾百姓。既是這麼一位英雄人物，豈能為了兒子而背叛明教，投降丐幫？你們就算將這信送到韓大爺手中，那也只自討沒趣而已。我見這位龍頭大哥胡塗得可笑，又因丐幫中有件大事，須他親自在場，才截下他的信來。”張無忌抱拳道：“多謝大姊援手相助，張無忌有禮。”黃衫女子還了一禮，道：“不必客氣。”

　　黃衫女子又向丐幫眾人道：“你們以為擒住了韓林兒，便能逼迫韓山童投降麼？掌棒龍頭大哥，那日你在道上接連受阻，以為改行小道，便能避過麼？嘿嘿，就算避過了，這信送到韓山童手中，于你丐幫也無好處。”

　　陳友諒心中一動，接過那封信來，只見封皮完好無缺，撕開封皮，抽出信箋，一瞥之下，臉色登時大變。原來一封向韓山童招降的信，已變成丐幫向明教投誠的降書，文字中卑躬屈膝，盡極謙抑，自罵過去所作所為實是萬惡不赦，聲稱自今而後，決定痛改前非，務懇明教寬洪大量，既往不咎，收錄作為下屬，俾為驅趕元虜的馬前先行。

　　黃衫女子冷笑道：“不錯，這信我是瞧過啦，可不是我改的。我看了此信才知掌棒龍頭早已著了人家手腳，上了大當。我念著跟丐幫上一代的淵源，不愿威名赫赫的天下第一大幫，到今日如此出丑露乖，這才截下來。你們想想，此信由丐幫掌棒龍頭親手送到了明教手中，丐幫今後還有顏面立足于江湖之上麼？”傳功長老、執法長老、掌缽龍頭、掌棒龍頭等先後接過信來，一看之下，無不驚怒，心下卻又不禁暗叫：“慚愧！”果如黃衫女子所言，這封卑辭奴言、沒半分骨氣的降書一落入明教之手，丐幫丑名揚于天下，所有丐幫弟子，再難在人前直立。如此說來，黃衫女子截下這封書信，實是幫了丐幫一個大忙。然則偷換書信，卻又是何人？

　　黑衣少女小翠笑道：“你們想問：這封信是誰換的，是不是？”丐幫不答，但人人臉上均露出急欲知曉的神色。小翠道：“掌棒龍頭，你除下外袍，便知端的。”

　　掌棒龍頭早已滿臉脹得通紅，頸中青筋根根凸起，聽得此言，當即雙手拉住外袍兩邊衣襟一扯，噗噗數聲輕響過去，扣子盡數崩斷。他向後一甩，已將外袍丟下，喝道：“那便怎地？”只聽得他身後群丐齊聲“咦”的驚呼，似乎瞧到了甚麼怪异物事。掌棒龍頭道：“甚麼？”轉過身來，只見六七人指著他的背脊。掌棒龍頭更是焦躁，雙手一陣亂扯，撕破內衫前襟，將貼肉的衣衫除下，露出一身虯纏糾結的肌肉，揮過內衫一瞧，只見衫上用靛青繪著一保青色大蝙蝠，雙翼大張，猙獰可怖，口邊點著幾滴紅色血色點。

　　傳功長老、執法長老等齊聲叫道：“青翼蝠王韋一笑！”韋一笑從前少到中原，聲名不響，但近年來在江湖上神出鬼沒、大顯身手，威名之盛，已頗不下于白眉鷹王。張無忌心下暗喜：“若非韋兄這等來無影、去無蹤的輕功，原是難以戲弄得這掌棒龍頭全無知覺。”

　　掌棒龍頭一怔，提起那件內衫，劈臉向張無忌打來，罵道：“好啊，原來是你們這批魔崽子戲弄老夫。”張無忌衣袖一拂，那內衫被一股勁風帶得冉冉上升，挂在庭中一株銀杏樹丫枝之上，臨風飄揚，衫上那只吸血大蝙蝠更顯得栩栩如生。張無忌笑道：“掌棒龍頭，敝教韋蝠王手下留情，你難道不知麼？他當日若要取你性命，你便怎樣？掌棒龍頭一想，不由自主的打個寒噤。陳友諒心知此越鬧越臭，只有攔下不理，是為上策。問那黃衫女子道：“請問姑娘高姓，不知與我們有何淵源。”黃衫女子冷笑道：“跟你們有甚麼淵源？我只跟這根打狗棒有些淵源。”說著向丑女童手中的青竹棒一指。群丐早認出這是本幫幫主信物打狗棒，卻不明何以會落入旁人手中，各人的眼光都瞧著史火龍，但見他臉色慘白，不知所措。傳功長老問道：“幫主，這女孩拿著的打狗棒，是假的麼？”史火龍道：“我……我看多半是假的。”黃衫女子道：“好，那麼你將真的打狗棒取將出來，比對比對。”史火龍道：“打狗棒是丐幫至寶，怎能輕易示人？我也沒隨身攜帶，若有失落，豈不糟糕？”群丐一聽，都覺這句話不成體統，身為丐幫幫主，怎會怕打狗棒失落？那女童高舉竹棒，大聲道：“大家來看。這打狗棒是本幫……本幫一代代傳下來的棒兒，怎麼會假？”群丐聽她口稱“本幫”，暗自驚奇，走近細看，見這棒晶潤如玉，堅硬胜鐵，确是要本幫幫主的信物無疑。各人面面相覷，不明其理。黃衫女子道：“素聞丐幫幫主以降龍十八掌及打狗棒法二大神功馳名天下。小虹，你先向史幫主討教討教降龍十八掌的功夫。小玲，你待小虹姊姊胜了之後，再向史幫主討教討教打狗棒法的功夫。”兩名手持長簫的少女應聲躍出，分站左右。陳友諒怒道：“姑娘不肯見示姓名，已是沒將丐幫放在眼中，更令兩名小婢向我們幫主挑戰，江湖上焉有這個道理？史幫主，待弟子先料理了這兩個丫鬟，再來領教這位姑娘的高招。咱們要瞧瞧到底是何方高人，如此輕視丐幫。”史火龍道：“他奶奶的，很好，就請陳長老下場。”陳友諒刷的一聲拔出長劍，緩步走到中庭。那小虹道：“姑娘叫我討教降龍十八掌，你會這路掌法？使降龍十八掌是用劍麼？”陳友應諒喝道：“史幫主何等身分，怎能跟你小丫頭動手過招？降龍十八掌的神功，豈是你小丫頭輕易見得的？”說著又踏上一步。

　　黃衫女子向張無忌道：“張教主，我求你一件事。”張無忌道：“姑娘請說。”黃衫女子道：“請你將這姓陳的家伙攆了開去，將那冒充史幫主的大騙子揪將出來。

　　張無忌先前只一招便將史火龍擒住，覺得他功夫實在平庸之極，再想起那日韓林兒一口濃痰吐去，史火龍竟然沒能避開，心下早已起疑，又見他事事聽陳友諒指點，自己沒半點主意，憑他武功、識見，決不能為丐幫之主，這時聽黃衫女子說他是“冒充幫主的大騙子”，前後一加印證，已自明白了六七成，一點頭，已欺到史火龍身前。

　　史火龍一招“沖天炮”打出、砰的一拳，打在張無忌胸口，張無忌哈哈大笑，說道：“降龍十八掌神功，是如此膿包嗎？”伸手抓住他胸口衣襟，將他提了出來。陳友諒自知非張無忌敵手，不等他動手，已自行退入了人叢之中。那丑女童突然放聲大哭，扑將上來，抓住史火龍亂撕亂打，叫道：“你害死我爹爹，害死我爹爹，你這惡賊。”史火龍被張無忌拿住後心穴道，動彈不得。他身材高大，那女童的小拳頭只打到他肚子。張無忌手臂一拗，將了腦袋按了下來。那女童抓住他頭發一扯，史火龍滿頭頭發忽然盡皆跌落，露出油光晶亮的一個光頭。原來他竟是個禿頭，頭上戴的是假發。亂抓之下，那女童忽然又抓下了他一塊鼻子，卻無鮮血流出。眾人驚奇已極，凝目細看，原來他鼻子低塌，那高鼻子也是假裝的。群丐一陣大嘩，齊問：“你是誰？怎地來冒充史幫主？”張無忌提起他身子重重一頓，只摔得他七葷八素，半晌說不出話來。張無忌微微一笑，自行退開，心想此人冒充史火龍，真相既然大白，自有群丐跟他算帳。

　　掌棒龍頭性如烈火，上前左右開弓，啪啪啪啪打了他七八個重重的耳光。那假幫主雙頰紅腫，大叫：“不干我事，不干我事。是陳……陳長老叫我干的。”執法長老心頭一凜，喝道：“陳友諒呢？”卻已不見陳友諒人影，料想他一見事情敗露，早已逃之夭夭。執法長老道：“快追他回來！”數名七袋弟子應聲而出，追出門去。

　　掌棒龍頭罵道：“直娘賊！你是甚麼東西，要老子向你磕頭，叫你幫主。”提起蒲扇大的巴掌，又要往他臉上摑去。執法長老忙伸手格開，說道：“馮兄弟不可魯莽。你一掌打死了他甚麼事都查不出來了。”轉身向那黃衫女子抱掌行禮恭恭敬敬地道：“若非姑娘拆穿此人奸謀，我們至今兀自蒙在鼓里。姑娘芳名可能見示否，敝幫上下，同感大德。”黃衫女子淡淡一笑，道：“小女子幽居深山，自來不與外人往還，姓名也沒什麼用處。至于這一位小妹妹，你們之中難道沒人認得她嗎？”群丐瞧著這個女童，沒一人認得。傳功長老忽地心念一動，踏上一步，道：“她……她……她的相貌有點像史幫夫人哪……莫非……莫非……”

　　黃衫女子道：“不錯她姓史名紅石，是史火龍史幫主的獨生女兒。史幫主臨危之時，要他夫人抱了這孩子，攜帶打狗棒前來找我，替他報仇雪恨。”

　　傳功長老驚道：“姑娘！你說史幫已經歸天了？他……他老人家是怎麼死的？”

　　上代丐幫幫所傳的那降龍十八掌，在耶律齊手中便已沒能學全，此後丐幫歷任幫生，最多也只學到十四掌為止。史火龍所學到的共有十二掌，他在二十余年之前，因苦練這門掌法時內力不濟，得了上半身癱瘓之症，雙臂不能轉，自此攜同妻子，到各處深山尋覓靈藥治病，將丐幫幫務交與傳功、執法二長老，掌棒、掌缽二龍頭共同處理。

　　但二長老、二龍頭不相統屬，各管各的，幫中污衣淨衣兩派又積不相能，以致偌大一個丐幫漸趨式微。待這假幫主最近突然現身，年輕的丐幫弟子從未見過幫主，而傳功長老等人和史火龍一別二十余年，見這假幫主相貌甚似，又有誰想得到竟會是假冒的？

　　黃衫女子歎了口氣，說道：“史幫主是喪生在混元霹靂手成昆的手下。”張無忌“咦”了一聲，心想自己在光明頂上親眼見到成昆尸橫就地，怎麼會去殺死史火龍？那麼定是他在上光明頂之前干的事了，問道：“請問姑娘，史幫主喪生已有多久了？”黃衫女子道：“去年十月初六，距今兩月有余。”張無忌道：“這就奇了。不知姑娘何以知道是成昆那老賊下的毒手。”黃衫女子道：“史夫人言道：史幫主和一名老者連對一十二掌，那老者嘔血而走。史幫主也為那老者掌力所傷。史幫主自知傷重不治，料想那老者三日之後，必定元氣恢復，重來尋釁，當即向夫人囑咐後事，說出仇人姓名，乃是混元霹靂手成昆。史幫主雙臂癱瘓之症，其時已愈了九成，他曾得降龍十八掌中的十二掌真傳，武功已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但竭盡全力，十二掌使完，仍是難逃敵人毒手。”女童史紅石聽到這里，放聲大哭起來。傳功長老臉現悲憤之色，將肮髒的衣袖替史紅石擦去淚水，說道：“小世妹，幫主之仇，即我幫上下數萬弟子之仇，咱們終當擒住那混元霹靂手成昆，碎尸萬段，以報幫主的大恨。不知你媽媽眼下在哪里？”

　　史紅石指著黃衫女子，說道：“我媽媽在楊姊姊家里養傷。”眾人直至此時，方知那黃衫美女姓楊，至于她是何等人物，仍是猜不到半點端倪。

　　黃衫女子輕輕歎了口氣，說道：“史夫人也挨了成昆一掌，傷勢著實不輕，長途跋涉來到舍下，已然奄奄一息，今後是否能夠痊可，那也……那也難說。”

　　執法長老恨恨的道：“這成昆不知跟老幫主有何仇怨，竟爾下此毒手？”黃衫女子道：“据史夫人轉述史幫主遺言，他和這成昆素不相識，仇怨兩字，更是無從說起。因此他老人家直到臨終，仍是不明原由。据史夫人推測，多半是丐幫中人甚麼地方得罪了成昆，因而找到史幫主頭上。”執法長老沉吟道：“這成昆為了躲避謝遜，數十年前便已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不知所終，丐幫弟子怎能和他結仇？看來其中必有重大誤會。”掌缽龍頭一直在旁靜聽，一言不發，這時突然抓起一柄彎刀，架在那假冒史火龍的禿子頸中，喝道：“你叫甚麼名字？為甚麼膽敢假冒史幫主？快快說來，若有半字虛言，哼，哼！”說著彎刀一斜，將一張椅子劈為兩半，隨即又架在那禿子頸中。那禿子嚇得魂不附體，道：“我……我……小人名叫癩頭黿劉敖，本是山西解縣亂石岡山寨中的一名頭目，這天下山做沒本錢的買賣，撞到了陳友諒陳長老，還有陳長老的師父。陳長老一腳將小人踢翻了，提劍要殺，小人連忙磕頭求饒。陳長老對小人左瞧右瞧，忽然說道：‘師父，這小賊挺像咱們前天所見的那個人哪。’他師父搖頭道：‘嘿嘿，年紀不對，鼻子塌了，又是個禿頭。’陳長老笑道：‘弟子有法子弄他像來。’于是叫小人跟著他們到解縣，住在客店之中。陳長老去弄了些石膏，裝高了小人鼻子，又叫我戴上假的白頭發，喬扮成這等模樣……各位老爺，小人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來戲弄諸位，只是陳長老這麼說，小人只好這麼干。小人狗命一條，全捏在他手里，那……那是無可奈何，小人家中尚有八十歲的老娘，眾位大爺饒命則個。”說著雙膝跪倒，磕頭便如搗蒜。執法長老沉吟道：“陳友諒出身少林派，他師父是少林寺的高僧，他……他還有甚麼師父？”

　　這一言提醒了張無忌，當即接口道：“不錯，他師父便是成昆。”于是將成昆化名圓真、混入少林寺拜神僧空見為師等情簡略說了，跟著又說圓真如何偷襲光明頂，終于為殷野王所擊斃，但尸身卻又突然失蹤。

　　掌缽龍頭和執法長老齊聲道：“此事已無可疑。在光明頂上，成昆乃是假死，混亂之中悄悄溜走了。”傳功長老怒道：“原來罪魁禍首竟是陳友諒這奸賊。他師徒二人野心勃勃，妄圖獨霸天下，是以害死了史幫主，命這小毛賊冒充，做他們傀儡，再想進一步挾制明教，籠絡少林、武當、峨嵋三大派。這奸計不可謂不毒，野心不可謂不大。宋青書呢？宋青書到哪里去了？”各人這些時候中只注視著丐幫幫主、黃衫女子、史紅石等人，沒防到宋青書竟也步著陳友諒後塵，不知何時溜之大吉了。說到此時，印證各事，陳友諒的奸計終于全盤暴露。傳功長老向黃衫女子深深一揖，說道：“姑娘有大德于敝幫，丐幫不知何以為報。”

　　黃衫女子淡淡一笑，笑道：“我先人和貴幫上代淵源甚深，些些微勞，何足挂齒？這位史家小妹妹，你們好好照顧。”躬身一禮，黃影一閃，已掠上屋頂。

　　傳功長老叫道：“姑娘且請留步。”

　　那四名黑衣少女、四名白衣少女一齊躍上屋頂，琴聲丁冬、簫聲嗚咽，片刻間琴簫之聲飄然遠引，曲未終而人已不見，倏然而來，倏然而去。眾人心下均感一陣悵惘。傳功長老攜了史紅石的手，向張無忌道：“張教主，且請進廳內說話。”群丐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請張無忌先行。張無忌走進廳內，和傳功長老等分賓主坐定，周芷若坐在他肩下。張無忌請問了傳功長老、執法長老諸人的姓名之後，便道：“曹長老，我義父金毛獅王若在貴幫，便請出來相見，否則亦盼示知他老人家的下落。”

　　傳功長老歎了口氣，道：“陳友諒這奸賊玩弄手段，累得丐幫愧對天下英雄。不瞞張教主說，謝大俠和這位周姑娘，确是我們在關外合力請來，其時謝大俠身染疾病，昏迷在床。我們沒經動手過招，就請他大駕到了此間。五日之前的晚間，謝大俠突然擊斃了看守他的敝幫弟子，脫身而去。所斃丐幫人眾，棺木尚停在後院未葬。張教主若是不信，可請移駕到後院審察。”張無忌聽他言語誠懇，何況那晚丐幫弟子尸橫斗室，自己親眼目睹，便道：“曹長老既如此說，在下焉敢不信？”又問：“從盧龍一路向西，留有敝教聯絡的記號，在下查得卻非本教兄弟所作，不知此事跟貴幫有關否？”

　　傳功長老道：“說不定是陳友諒那廝所作的手腳，說來慚愧，兄弟實無所知。”張無忌點點頭，沉吟片刻，便即明白：“那成昆在光明頂上出入自如，我教的記號他自然知道。此人既然未死，這些玄虛自是他鬧的了。但若我義父竟是落入了成昆手中……”念及此事，額頭不禁出汗，定了定神，問史紅石：“小妹妹，這位楊姊姊住在哪里？你從前認識她麼？”

　　史紅石搖頭道：“我從前不識。爹爹死後，媽媽同我，帶了爹爹的竹棒兒，坐車走了好幾天，就不坐車了，上山去。媽媽走不動了，歇一歇，在地下爬了一會，後來到了樹林外邊，媽媽大叫幾聲。後來一個穿黑衣的小姊姊出來，後來楊姊姊出來，問了媽媽許多話，拿這棒兒去了半天。後來媽媽昏了過去。後來楊姊姊便帶了我，又帶了八個穿白衣裳、黑衣裳的小姊姊，坐了車子來啦。”她年紀幼小，說不出個所以然，問到地名日子，也是一概不知，從她口中竟探不到半點端倪。傳功長老道：“貴教韓山童大爺的公子，卻在敝幫。”他轉頭吩咐了幾句，一名丐幫弟子匆匆進去。

　　過不多時，只聽得韓林兒破口大罵的聲音從後堂傳出：“你們這些個個不得好死的臭叫化，又來欺騙老子！我們張教主身分何等尊貴，豈能駕到你們這臭叫化窩來。你乘早送老子上西天去。鬼鬼祟祟的奸計，一概不管用。”丐幫眾長老聽了，均有慚色。張無忌敬重韓林兒的骨氣為人，站起身來，搶上幾步，見他怒氣沖沖的從後壁大步踏走出來，便道：“韓大哥，我在這里，這幾天委屈了你啦。”

　　韓林兒一怔，不胜之喜，當即跪下拜倒，說道：“張教主，果然是你老人家來啦，這可想煞了小人，你快傳下號令，將這些臭叫化兒殺個乾淨。”張無忌含笑扶起，說道：“韓大哥，丐幫諸位長老也是中了旁人奸計，致生誤會。此刻已分解明白，原來大家都是好朋友。韓大哥瞧在兄弟面上，不必介意。”韓林兒站起身來，向傳功長老等怒目而視，本想痛罵幾句，一出心中怒氣，但教主既已如此吩咐，只得強自忍耐。執法長老道：“張教主今日光降，實是敝幫莫大榮寵。快整治筵席！大伙兒一來給張教主接風，二來向峨嵋派周掌門致歉，三來向韓大哥賠罪。”早有眾弟子答應了下去。張無忌心懸義父安危，有許多話要向周芷若詢問，實是無心飲食，當即抱拳說道：“諸位美意，甚是感謝，只是在下急于尋訪義父，只好日後再行叨擾，莫怪，莫怪。”傳功長老等挽留再三。張無忌見其意誠，倘若就此便去，不免得罪了丐幫，只得留下與宴。席間丐幫諸高手又鄭重謝罪，并說已派丐幫中弟子四出尋訪謝遜下落，一有訊息，立即遣急足報與明教知道。張無忌謝了，與諸長老、龍頭席上訂交，痛飲而散。丐幫眾高手見他年紀雖輕，但武功既高而絕無傲人之態，豁達大度，殷殷以攜手共抗韃子為勉，眾人均是大為心折，直送至盧龍城外十里，方始分手。

## 第三十四章　新婦素手裂紅裳

　　張無忌、周芷若、韓林兒三人騎了丐幫那大財主所贈駿馬，沿官道南下。韓林兒對教主十分恭謹，不敢并騎而行，遠遠跟在後面，沿途倒水奉茶，猶如奴仆般服侍張周二人。張無忌過意不去，說道：“韓大哥，你雖是我教下兄弟，但我敬你為人，在公事上你聽我號令，日常相處，咱們平輩論交，便如兄弟朋友一般。”韓林兒甚是惶恐，說道：“屬下對教主死心塌地的敬仰，平輩論交，如何克當？平時無緣多親近教主，今日得以小小盡心，服侍教主，實是屬下生平之幸。”

　　周芷若微笑道：“我不是你教主，你卻不必對我這般恭敬。”韓林兒道：“周姑娘是天人一般的人物，小人能跟你說幾句話，已是前生修來的福氣。言語粗魯，姑娘莫怪。”周芷若聽他說得誠懇，眼光中所流露的崇敬，實將自己當作了天仙天神。她自知容色清麗，所有青年男子遇到自己無不心搖神馳，但如韓林兒這般五體投地的拜倒，卻也是平生從所未遇，少女情懷，也不禁欣喜。

　　張無忌問起她當日被丐幫擒獲的經過。周芷若言道：那日他出了客店不久，謝遜突然渾身顫抖，胡言亂語起來。她心中害怕，竭力勸慰，但謝遜似乎不認得她了，在店房中亂跳亂竄，過了一會，便即癱瘓在地，人事不知。便在此時，丐幫中有六七名高手同時搶進房來，她不及抽劍抵御，即給制住，和謝遜二人同時被送到盧龍。

　　張無忌幼時便知義父因練七傷拳傷了心脈，兼之全家為成昆所害，偶爾會心智錯亂，只沒料到他竟會在這當口發作，以致無法抵擋丐幫的侵襲，不胜歎息。兩人琢磨謝遜不知此刻到了何處，均感茫無頭緒。

　　張無忌道：“京師是各路人物會聚之處，咱們南下路過，便可去大都打探一下消息。我想青翼蝠王韋兄手中，多半會有若干線索。”周芷若抿嘴笑道：“你去大都啊，當真是想見韋一笑麼？”張無忌明白她言中之意，不禁臉上一紅，說道：“也不一定找得到韋兄。若能遇上楊左使、苦頭陀、彭和尚他們，也總能幫我出些主意。”周芷若微笑道：“有一位神機妙算、足智多謀的人兒，你到大都去找她，更能幫你出些好主意。楊左使、苦頭陀、彭和尚他們，萬萬不及這姑娘聰明。”張無忌一直不敢跟她說起與趙敏相遇之事，這時聽她提及，不由得神色間頗為忸怩，說道：“你總是念念不忘趙姑娘，高興起來便損我兩句。”周芷若笑道：“念念不忘于她的，也不知是我呢，還是另有旁人。你自己作賊心虛，當我瞧不出你心中有鬼麼？”張無忌心想自己與周芷若已有白頭之約，此時生死與共，兩情不貳，甚麼都不該瞞她，說道：“芷若，有一件事我該當與你說，請別生氣。”周芷若道：“我該生氣便生氣，不該生氣便不生氣。”張無忌心中一窒，暗想自己曾對她發下重誓，決意殺了趙敏，為表妹殷离報仇，但與趙敏相見後非但不殺，反而和她荒郊共宿，連騎并行，這番經過委實難以出口。他不善作偽，自覺羞慚，神色間便盡數顯了出來。

　　他沉吟之間，雙騎已奔進一處小鎮，眼見天色不早，便找一家小客店投宿。晚飯過後，他又替周芷若在背心穴道上推拿了一陣，雖是解穴的法門不合，但點穴後為時已久，推拿後血脈運轉，被封住的穴道終于也解開了。他暗想：“丐幫諸長老武功雖非極強，點穴手法卻大是神妙。芷若心性高傲，不肯在席間求他們解穴，那出手點穴之人居然也假裝忘記了。嘿嘿，這些化子死要面子，一敗涂地之余，勉強在點穴法上占些上風也是好的。”周芷若嫌客店中有股污穢霉氣，說道：“咱們到外面走走，活活血脈。”張無忌道：“好！”攜了她的手，走到鎮外。其時夕陽下山，西邊天上晚霞如血，兩人閒步一會，在一株大樹下坐了，但見太陽緩緩下山，周遭暮色漸漸逼來。張無忌鼓起勇氣，將彌勒廟中如何遇見趙敏、如何發現莫聲谷的尸體、如何和宋遠橋等相會、如何循著明教的火焰記號在冀北大兜圈子等情一一說了，說到最後，雙手握著周芷若的兩手，道：“芷若，你是我未過門的妻子，咱倆夫妻一體，我甚麼事也不會瞞你。趙姑娘堅要再見我義父一面，說有幾句要緊的話問他。我當時便起了疑心，此刻回思，越想越是害怕。”說到最後這幾句，聲音也發顫了。

　　周芷若道：“你害怕甚麼？”張無忌只覺掌中的一雙小手寒冷如冰，也是輕輕發抖，便道：“我想起義父患有失心瘋之症，發作起來，人事不知。當年他瘋疾大發，竟要扼死我媽媽，他一對眼睛便是因此給我媽媽射瞎的。當我出生之時，義父又想殺死我爸爸媽媽，幸而聽到我的哭聲，這才神智清醒。我怕……我真怕……”周芷若道：“你怕甚麼？”張無忌歎了口氣，道：“此話我本不該說，但我确是擔心，我表妹是……是……義父殺的。”周芷若跳起身來，顫聲道：“謝大俠仁俠仗義，對咱們後輩更是慈愛，怎會去殺殷姑娘？”張無忌道：“我只是憑空猜測，當然作不得准。就算我表妹真為義父所殺，那也是他老人家舊疾突發，猶如夢魘一般，決不是他老人家的本意。唉，這一切帳，都該算在成昆那惡賊身上。”

　　周芷若沉思半晌，搖頭道：“不對，不對！難道咱們齊中‘十香軟筋散’之毒，也是義父他老人家作的手腳？他又從何處得這毒藥？一個人心智突然糊涂，殺人倒也不奇，卻又怎會細心細致的在飲食之中下毒？”

　　張無忌眼前猶如罩了一團濃霧，瞧不出半點光亮。只聽周芷若冷冷的道：“無忌哥哥，你是千方百計，在想替趙姑娘開脫洗刷。”張無忌道：“倘若趙姑娘真是凶手，她躲避義父尚自不及，何以執意要見義父，說有幾句要緊話問他？”周芷若冷笑道：“這位姑娘機變無雙，她要為自己洗脫罪名，難道還想不出甚麼巧妙法兒麼？”她語聲突轉溫柔，偎倚在他身上，說道：“無忌哥哥，你是天下第一等的忠厚老實之人，說到聰明智謀，如何能是趙姑娘的對手？”張無忌歎了口氣，覺得她所言确甚有理，伸臂輕輕摟住她柔軟的身子，柔聲說道：“芷若，我只覺世事煩惱不盡，即令親如義父，也教我起了疑心。我只盼驅走韃子的大事一了，你我隱居深山，共享清福，再也不理這塵世之事了。”周芷若道：“你是明教的教主，倘若天如人愿，真能逐走了胡虜，那時天下大事都在你明教掌握之中，如何能容你去享清福？”張無忌道：“我才干不足以胜任教主，更不想當教主。要是明教掌握重權，這一教之主，更非由一位英明智哲之士來擔當不可。”周芷若道：“你年紀尚輕，目下才干不足，難道不會學麼？再說，我是峨嵋一派的掌門，肩頭擔子甚重。師父將這掌門人的鐵指環授我之時，命我務當光大本門，就算你能隱居山林，我卻沒那福氣呢。”

　　張無忌撫摸她手指上的鐵指環，道：“那日我見這指環落在陳友諒手中，心里焦急得了不得，只怕你受了奸人的欺辱，恨不得插翅飛到你的身邊。芷若，我沒能早日救你脫險，這些日子中，你可受委屈啦。這鐵指環，他們怎麼又還了你？”周芷若道：“是武當門派的宋青書少俠拿來還我的。”張無忌聽她提到宋青書的名字，突然想到她與宋青書并肩共席、在丐幫廳上飲酒的情景，問道：“宋青書對你很好，是不是？”周芷若聽他語聲有异，問道：“甚麼叫做‘對你很好’？”張無忌道：“沒甚麼，我只是隨便問問。宋師哥對你一往情深，不惜叛派逆父，弒叔謀祖，對你自是很好的了。”周芷若仰頭望著東邊初升的新月，幽幽的道：“你待我只要能有他一半的好，我就心滿意足的了。”張無忌道：“我固是不及宋師哥這般痴情，要我為你做這些不孝不義的事，那是萬萬不能。”周芷若道：“為了我，你是不能。為趙姑娘，你偏能夠。你在那小島上立了重誓，定當殺此妖女，為殷姑娘報仇。可是你一見她面，登時便將誓言忘得干干淨淨了。”

　　張無忌道：“芷若，要是我查明屠龍刀和倚天劍确是趙姑娘所盜，我表妹确實是她害死的，我自不會饒她。但若她是清白無辜，我總不能無端端的殺她。說不定我當日在小島上立誓，卻是錯了。”周芷若不語。張無忌道：“我說錯了麼？”周芷若道：“不！我是想起在萬安寺的高塔之上，我也曾在師父跟前發過重誓。只恨我在小島上對你以身相許之時，不肯把這重誓說了出來。”張無忌驚問：“你……你發過甚麼重誓？”周芷若道：“那時我跟師父發誓說，要是我日後嫁你為妻，我父母死在地下不得安穩，我師父化為厲鬼，日夕向我糾纏，我跟你生的子孫男的世世為奴，女的代代為娼。”張無忌一聽到這幾句如此毒辣的惡誓，不禁身子發抖，隔了半晌，才道：“芷若，那是作不得數的，當真作不得數的。你師父只道明教是為非作惡的魔教，我是奸邪無恥的淫賊，才逼你發此重誓。她老人家若是得知真相，定要教你免了此誓。”周芷若淚流滿面，泣道：“可是她……她老人家已經不知道啦。”說著扑在他懷里，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休。張無忌撫摸她的柔發，慰道：“你師父倘若地下有知，定然不會怪你背誓。難道我真是奸邪無恥的淫賊嗎？”周芷若抱著他腰，說道：“你現下還不是。可是你將來受了趙敏的蠱惑，說不定……說不定便奸邪無恥了。”張無忌伸指在她頰上輕輕一彈，笑道：“你把我瞧得忒也小了。你夫君是這樣的人麼？”周芷若抬起頭來，臉頰上兀自帶著晶晶珠淚，眼中卻已全是笑意，說道：“也不羞，你已是我的夫君了麼？你再跟那趙敏小妖女鬼鬼祟祟，我才不要你呢。誰保得定你將來不會如那宋青書一般，為了一個女子，便做出許多卑鄙無恥的勾當來。”張無忌低下頭去，在她臉頰上一吻，笑道：“誰叫你天仙下凡，咱們凡夫俗子，怎能把持得定？這是你爹爹媽媽不好，生得你太美，可害死咱們男人啦！”

　　突然之間，兩丈開外一株大樹後“嘿嘿”連聲，傳來兩下冷笑。張無忌正將周芷若摟在懷里，一愕之間，只見一個人影連晃幾晃，已遠遠去了。

　　周芷若一躍而起，蒼白著臉，顫聲道：“是趙敏！她一直跟著咱們。”張無忌聽這兩下冷笑确是女子聲音，卻難以肯定是否趙敏，黑夜之中，又無法分辨背影模樣，遲疑道：“真是她麼？她跟著咱們干麼？”周芷若怒道：“她喜歡你啊，還假惺惺的裝不知道呢。你們多半暗中約好了，這般裝神弄鬼的來耍弄我。”張無忌連叫冤枉。

　　周芷若俏立寒風之中，思前想後，不由得怔怔的掉下淚來。張無忌左手輕輕摟住她肩頭，右手伸袖替她擦去淚水，柔聲道：“怎麼好端端地又流起淚來？若是我約趙姑娘來此，教我天誅地滅。你倒想想，要是我心中對她好，又知她人在左近，怎會跟你瘋瘋癲癲的說些親熱話兒？那不是故意氣她，讓她難堪麼？”周芷若歎道：“這話倒也不錯。無忌哥哥，我心中好生難以平定。”張無忌道：“為甚麼？”周芷若道：“我總是忘不了對師父發過的重誓。又想這趙敏定然放不過我，不論武功智謀，我都跟她差得太遠。”張無忌道：“我自當盡心竭力，保護你周全。我怎容她傷我愛妻的一根毫發？”周芷若道：“倘若我死在她手里，那也罷了，只怪我自己命苦。怕的是你受了她迷惑，信了她花言巧語，中了她的圈套機關，卻來殺我，那時我才死不瞑目呢。”張無忌笑道：“那當真是杞人憂天了。世上多少害過我、得罪過我的人，我都不殺，怎麼反而會殺你？”解開衣襟，露出胸口劍疤，笑道：“這一劍是你刺的！你越刺得我深，我越是愛你。”周芷若伸出纖纖素手，輕輕撫摸他胸口的傷痕，心中苦不胜情，突然臉色蒼白，說道：“一報還一報，將來你便一劍將我刺死，我也不懊悔。”

　　張無忌伸臂將她摟在懷里，柔聲道：“待咱們找到義父，便請他老人家替咱倆主婚，自後咱二人行坐不离，白頭偕老。只要你喜歡，再刺我幾劍都成，我重話兒也不說你一句。這麼著，你夠便宜了罷？”周芷若將臉頰貼在他火熱的胸膛之上，低聲道：“但愿你大丈夫言而有信，不忘了今日的話。”兩人偎倚良久，直至中宵，風露漸重，方回客店分別就寢。次晨三人繼續南行，路上也沒發現趙敏的蹤跡，不一日已來到大都。進城時已是傍晚，只見合城男女都在洒水掃地，將街道巷里掃得干干淨淨，每家門口都擺了香案。張無忌等投了客店，問店伙城中有何大事。店小二道：“客官遠來不知，可卻也撞得真巧，合該有眼福，明日是大游皇城啊。”張無忌道：“甚麼大游皇城？”店小二道：“明天是一年一度皇上大游皇城的日子。皇上要到慶壽寺供香，數萬男男女女扮戲游行，頭尾少說也有三四十里長，那才叫好看哩。客官今晚早些安息，明兒起個早，到玉德殿門外去占個座兒，要是你眼光好，皇上、皇後、貴妃、太子、公主，個個都能瞧見。你想想，咱們做小百姓的，若不是住在京師，哪有親眼見到皇上的福氣？”

　　韓林兒聽得不耐煩起來，斥道：“認賊作父，無恥漢奸！韃子的皇帝有甚麼好看？”店小二睜大了眼睛，指著他道：“你……你……你說這種話，不是造反麼？你不怕殺頭麼？”韓林兒道：“你是漢人，韃子害得咱們多慘，你居然皇上長、皇上短，還有半點骨氣麼？”那店小二見他凶霸霸的，轉身便欲出去。周芷若手起一指，點中了他背上的穴道，道：“此人出去，定然多口，只怕不久便有官兵前來拿人。”說著將他踢入了床底，笑道：“且餓他幾日，咱們走的時候再放他。”過不多時，掌柜的在外面大叫：“阿福，阿福，又在哪里嘮叨個沒完沒了啦！快給三號房客人打臉水！”韓林兒忍住好笑，拍桌叫道：“快送酒飯來，大爺們餓啦。”過了一會，另一名店小二送酒飯進來，自言自語：“阿福這小子想是去皇城瞧放煙花啦。這小子正經事不干，便是貪玩。”次日清晨，張無忌剛起床，便聽得門外一片喧嘩。走到門口，只見街上無數男女，都是衣衫光鮮，向北涌去，人人嘻嘻哈哈，比過年還要熱鬧。炮仗之聲，四面八方的響個不停。周芷若也到了門口，道：“咱們也瞧瞧去。”張無忌道：“我跟汝陽王府中的武士動過手，別給他們認了出來，既要去瞧，須得改扮一下。”當下和周芷若、韓林兒三人扮成了村漢村女的模樣，用泥水涂黃了臉頰雙手，跟著街上眾人，涌向皇城。其時方當卯末辰初，皇城內外已人山人海，幾無立足之地。張無忌雙臂前伸，輕輕推開人眾開道，到了延春門外一家大戶人家的屋檐下，台階高起數尺，倒是個便于觀看的所在。站定不久，便聽得鑼聲當當。眾百姓齊呼：“來啦，來啦！”人人延頸而望。鑼聲漸近漸響，來到近處，只見一百零八名長大漢子，一色青衣，左手各提一面徑長三尺的大鑼，右手鑼錘齊起齊落。一百零八面大鑼當的一聲同時響了出來，直是震耳欲聾。鑼隊過去，跟著是三百六十人的鼓隊，其後是漢人的細樂吹打、西域琵琶隊、蒙古號角隊，每一隊少則百余人，多則四五百人。樂隊行完，只見兩面紅緞大旗高擎而至。一面旗上書著“安邦護國”，一面旗上書著“鎮邪伏魔”，旁附許多金光閃閃的梵文。大旗前後各有二百蒙古精兵衛護，長刀胜雪，鐵矛如云，四百人騎的一色白馬。眾百姓見了這等威武氣概，都大聲歡呼起來。張無忌暗自感歎：“外省百姓對蒙古官兵無不恨之切骨，京師人士卻是身為亡國奴而不知恥，想是數十年來日日見到蒙古朝廷的威風，竟忘了自己是亡國之身了。”兩面大旗剛過去，突然間西首人叢中白光連閃，兩排飛刀，直射出來，徑奔兩根旗杆。每排飛刀均是連串七柄，七把飛刀整整齊齊的插在旗杆之上。旗杆雖粗，但連受七把飛刀的砍削，晃得幾晃，便即折斷，呼呼兩響，從半空中倒將下來。只聽得慘叫之聲大作，十余人被旗杆壓住了。眾百姓大呼小叫，紛紛逃避，登時亂成一團。

　　這一下變起倉卒，張無忌等也是大出意料之外。韓林兒大喜之下，正要喝采，驀地里一只軟綿綿的手掌伸了過來，按在口上，卻是周芷若及時制止他的呼喝。

　　只見四百名蒙古兵各持兵刃，在人叢中搜索搗亂之人。張無忌見發射這十四柄飛刀的手勁甚是凌厲，顯是武林好手所為，只是閒人阻隔，沒能瞧見放刀之人是誰。連他都沒見到，蒙古官兵自只亂哄哄的瞎搜一陣。過不多時，人叢中有七八名漢子被橫拖直曳的拉了出來，口中大叫：“冤枉……”蒙古兵刀矛齊下，立時將這些漢子殺死在大街之上。韓林兒大是氣憤，說道：“放飛刀的人早已走了，憑這些膿包，也捉得到麼？卻來亂殺良民出氣。”周芷若低聲道：“韓大哥禁聲！咱們是來瞧大游皇城，不是來大鬧皇城。”韓林兒道：“是。”不敢再說甚麼了。

　　亂了一陣，後邊樂聲又起，過來的一隊隊都是吞刀吐火的雜耍，諸般西域秘技，只看得眾百姓喝采不迭，于適才血濺街心的慘劇，似乎已忘了個干淨。其後是一隊隊的傀儡戲、耍缸玩碟的雜戲，更後是駿馬拖拉的彩車，每輛車上都有俊童美女扮飾的戲文，甚麼“唐三藏西天取經”、“唐明皇游月宮”、“李存孝打虎”、“劉關張三戰呂布”、“張生月下會鶯鶯”等等，爭奇斗胜，極盡精工。張無忌等三人一生生長于窮鄉僻壤，幾時見過這些繁華氣象，都不禁暗歎今日大開眼界。彩車上都插有錦旗，書明“臣湖廣行省左丞相某某貢奉”、“臣江浙行省右丞相某某貢奉”等字樣。越到後來，貢奉者的官爵愈大，彩車愈是華麗，扮飾戲文男女的身上，也是越加珠光寶氣，發釵頸鏈竟然也都是極貴重的翡翠寶石。蒙古王公大臣一來為討皇帝喜歡，二來各自夸耀豪富，都是不惜工本的裝點貢奉彩車。絲竹悠揚聲中，一輛裝扮著“劉智遠白兔記”戲文的彩車過去，忽然間樂聲一變，音調古拙，彩車上一面白布旗子寫的是“周公流放管蔡”。車中一個中年漢子手捧朝笏，扮演周公，旁邊坐著一個穿天子衣冠的小孩，扮演成王。管叔、蔡叔交頭接耳，向周公指指點點。接著而來的一輛彩車，旗上寫的是“王莽假仁假義”，車中的主莽白粉涂面，雙手滿持金銀，向一群寒酸士人施舍。其後是四面布旗，寫著四句詩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誰知。”張無忌心中一動：“天下是非黑白，固非易知。周公是大聖人，當他流放管叔、蔡叔之時，人人說他圖謀篡位。王莽是大奸臣，但起初收買人心，舉世莫不歌功頌德。這兩個故事，當年在冰火島上義父都曾說給我聽過的。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世事真偽，實非朝夕之際可辨。”又想：“這二輛彩車與眾大不相同，其中顯是隱藏深意，主理之人，卻是個頗有學識的人物。”隨口將那四句詩念了兩遍。忽聽得幾聲破鑼響過，一輛彩車由兩匹瘦馬拉了過來。那車子樸素無華，眾百姓遙遙望見，已哄笑起來，都道：“這等破爛傢生，也來游皇城，可不笑掉眾人的下巴麼？”車子漸近，張無忌看得分明，不由得大吃一驚，只見車中一個大漢黃發垂肩、雙目緊閉，盤膝坐在榻上，扮的卻不是金毛獅王謝遜是誰？旁邊一個青衣美貌少女，手捧茶碗，殷勤服侍，相貌雖不如周芷若之清麗絕俗，但衣飾打扮，和她當日在萬安寺塔上之時全然一模一樣。

　　韓林兒失聲道：“周姑娘，這人好像你啊。”周芷若哼了一聲，并不回答。張無忌回過頭去，見她臉色鐵青，胸口起伏不定，知她心中極是惱怒，于是伸手握住了她的右手，一時猜不透這輛彩車是何用意。

　　這車之後，跟著一輛車上仍是一旦一淨，分別扮演謝遜和周芷若。只見那旦角笑嘻嘻繞到淨角背後，伸出兩指，突然在假謝遜背上用力一戮。假謝遜“啊”的一聲大叫，倒撞下榻，假周芷若伸足將他踏住，提劍欲殺。眾百姓大聲喝采：“好啊，好啊，快殺了他。”第三輛車上仍是假謝遜和假周芷若二人，另有六七名丐幫幫眾，將假謝遜和假周芷若擒住。張無忌此時更無懷疑，情知這三車戲文定是趙敏命人扮演，料知他和周芷若要到大都來，是以這般羞辱周芷若一番。他俯身從地下拾起幾粒小石子，中指輕彈，嗤嗤連響，將第三輛車前的兩匹瘦馬右眼睛打瞎了。小石貫腦而入，兩馬幾聲哀嘶，倒地而斃。彩車翻了過來，車上的旦角、淨角和眾配角滾了一地，街上又是一陣大亂。

　　周芷若咬著下唇，輕聲道：“這妖女如此辱我，我……我……”說到這里，聲音已然哽咽了。張無忌只覺她纖手冰冷，身子顫抖，忙慰道：“芷若，這小渾蛋甚麼希奇百怪的花樣也想得出來，你別理會。只須我對你一片真心，旁人挑撥离間，我如何能信？”周芷若頓了一頓，忽道：“啊，我想起來了。那日，義父本是好端端地，突然間身子一顫，摔倒在地，跟著便胡言亂語的發起瘋來，莫非……莫非當時這妖女真是伏在客店中的暗處，向義父後心施發暗器？”張無忌沉吟道：“她若是做了手腳，再趕來彌勒廟，時刻也來得及，不過以她武功，只怕算計不了義父，也說不定是玄冥二老施的暗算。”說話之間，蒙古官兵已彈壓住眾百姓，拉開死馬，後面一輛輛彩車又絡繹而來。張無忌和周芷若只是想著適才情事，也無心觀看車上戲文。彩車過完，只聽得梵唱陣陣，一隊隊身披大紅袈裟的番僧邁步而來。眾番僧過後，鐵甲鏘鏘，二千名鐵甲御林軍各持長矛，列隊而過，跟著是三千名弓箭手。弓箭手過盡，香煙繚繞，一尊尊神像坐在轎中，身穿錦衣的伕役抬著經過，甚麼土地、城隍、靈官、韋陀、財神、東\*君。眾百姓喃喃念佛，有的便跪下膜拜。神像過完，手持金瓜金錘的儀仗隊開道，羽扇寶傘，一對對的過去。眾百姓齊道：“皇上來啦，皇上來啦。”遠遠望見一座黃綢大轎，三十二名錦衣侍衛抬著而來。張無忌凝目瞧那蒙古皇帝，只見他面目憔悴，委靡不振，一望而知是荒于酒色。皇太子騎馬隨侍，倒是頗有英氣，背負鑲金嵌玉的長弓，不脫蒙古健兒本色。

　　韓林兒在張無忌耳邊低聲道：“教主，讓屬下扑上前去，一刀刺死這韃子皇帝，也好為天下百姓除一大害？”張無忌道：“不成，你去不得，韃子皇帝身旁護衛中必多高手，除非是我去。”張無忌左首一人忽然說道：“不妥，不妥。以暴易暴，未見其可也。”

　　張無忌、韓林兒、周芷若齊吃一驚，向這人看去，卻是個五十來歲的賣藥郎中，背負藥囊，右手拿著個虎撐。那人雙手拇指翹起，并列胸前，做了個明教的火焰手勢，低聲道：“彭瑩玉拜見教主。教主貴體無恙，千萬之喜。”張無忌大喜，道：“啊，你是彭……”原來那人便是彭瑩玉，他化裝巧妙，站在身旁已久，張無忌等三人竟未查覺。彭瑩玉低聲道：“此間非說話之所。韃子皇帝除他不得。”張無忌素知他極有見識，點了點頭，不再言語，伸手抓住了他左手輕搖數下。皇帝和皇太子過後，又是三千名鐵甲御林軍，其後成千成萬的百姓跟著瞧熱鬧。街旁眾百姓都道：“瞧皇後娘娘，公主娘娘去。”人人向西涌去。周芷若道：“咱們也去瞧瞧。”四人擠入人叢，隨著眾百姓到了玉德殿外，只見七座重脊彩樓聳然而立，樓外御林軍手執藤條，驅趕閒人。百姓雖眾，但張無忌等四人既要擠前，自也輕而易舉，不久便到了彩樓之前。中間最高一座彩樓，皇帝居中而坐，旁邊兩位皇後，都是中年的肥胖婦人，全身包裹在珠玉寶石之中，說不盡的燦爛光華，頭上所戴高冠模樣甚是詭异古怪。皇太子坐于左邊下首，右邊下首坐著個二十來歲的女子，身穿錦袍，想必是公主了。張無忌游目瞧去，只見左首第二座彩樓中，一個少女身穿貂裘，頸垂珠鏈，巧笑嫣然，美目流盼，正是趙敏。這彩樓居中坐著一位長須王爺，相貌威嚴，自是趙敏的父親汝陽王察罕特穆爾。趙敏之兄庫庫特穆爾在樓上來回閒行，鷹視虎步，甚是剽悍。

　　此時眾番僧正在彩樓前排演“天魔大陣”，五百人敲動法器，左右盤旋，縱高伏低，陣法變幻極盡巧妙。眾百姓歡聲雷動，皆大贊歎。周芷若向趙敏凝望半晌，歎了口氣，道：“回去罷！”四人從人從中擠了出來，回到客店。彭瑩玉向張無忌行參見之禮，各道別來情由。張無忌問起謝遜消息，彭瑩玉甫從淮泗來到大都，未知謝遜已回中原。他說起朱元璋、徐達、常遇春等年來攻城略地，甚立戰功，明教聲威大振。韓林兒道：“彭大師，適才咱們搶上彩樓，一刀將韃子皇帝砍了，豈非一勞永逸？”“彭瑩玉搖頭道：“這皇帝昏庸無道，正是咱們大大的幫手，豈可殺他？”韓林兒奇道：“韃子皇帝昏庸無道，害苦了老百姓，怎麼反而是咱們大大的幫手？”彭瑩玉道：“韓兄弟有所不知。韃子皇帝任用番僧，朝政紊亂，又命賈魯開掘黃河，勞民傷財，弄得天怒人怨。咱們近年來打得韃子落花流水，你道咱們這些烏合之眾，當真打得過縱橫天下的蒙古精兵麼？只因這胡塗皇帝不用好官。汝陽王善能用兵，韃子皇帝偏生處處防他，事事掣肘，生怕他立功太大，搶了他的皇位，因此不斷削減他兵權，盡派些只會吹牛拍馬的酒囊飯袋來領兵。蒙古兵再會打仗，也給這些混蛋將軍害死了。這韃子皇帝，可不是咱們的大幫手麼？”這番話只聽得張無忌連連點頭稱是。彭瑩玉又道：“咱們若是殺了韃子皇帝，皇太子接位，瞧那皇太子的模樣，倒是個厲害角色，就算新皇帝也是昏君，總比他的胡塗老子好些。倘若他起用一批能征慣戰的宿將來打咱們，那就糟了。”張無忌道：“幸得大師及時提醒，否則今日我們若然魯莽，只怕已壞了大事。”韓林兒連打自己嘴巴，罵道：“該死，該死！瞧你這小子以後還敢胡說八道、亂出胡塗主意麼？”登時把張無忌、周芷若、彭瑩玉逗得都笑了。彭瑩玉又道：“教主是千金之體，肩上擔負著驅虜復國的重任，也不宜于冒大險，效那博浪之一擊。屬下見皇帝身旁的護衛之中，高手著實不少，教主雖然神勇絕倫，但終須防寡不敵眾。萬一失手，如何是好？”張無忌拱手道：“謹領大師的金玉良言。”周芷若歎道：“彭大師這話當真半點不錯，你怎能輕身冒險？要知待得咱們大事一成，坐在這彩樓龍椅之中的，便是你張教主了。”韓林兒拍手道：“那時候啊，教主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後娘娘，楊左使和彭大師便是左右丞相，那才教好呢！”周芷若雙頰暈紅，含羞低頭，但眉梢眼角間顯得不胜歡喜。張無忌連連搖手，道：“韓兄弟，這話不可再說。本教只圖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功成身退，不貪富貴，那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彭瑩玉道：“教主胸襟固非常人所及，只不過到了那時候，黃袍加身，你想推也推不掉的。當年陳橋兵變之時，趙匡胤何嘗想做皇帝呢？”張無忌只道：“不可，不可！我若有非份之想，教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周芷若聽他說得決絕，臉色微變，眼望窗外，不再言語了。四人談了一會，用過酒飯，張無忌道：“我和彭大師到街上走走，打聽義父的消息。”他想韓林兒性子直，見到甚麼不平之事，立時便會揮拳相向，闖出禍來，便道：“韓兄弟，你和芷若今晚別出去了，便在客店中歇歇。”韓林兒道：“是，教主諸多小心！”當下張無忌和彭瑩玉言定一個向西，一個向東，二鼓前回到客店會合。張無忌出店後向西行去，一路上聽到眾百姓紛紛談論，說的都是今日“游皇城”的熱鬧豪闊。有人道：“南方明教造反，今日關帝菩薩游行時眼中大放煞氣，反賊定能扑滅。”有人道：“明教有彌勒菩薩保佑，看來關聖帝君和彌勒佛將有一場大戰。”又有人說：“賈魯大人拉伕掘黃河，挖出一個獨眼石人，那石人背上刻有兩行字道：‘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運數使然，勉強不來的。”

　　張無忌對這些愚民之言也無意多聽，信步之間，越走越是靜僻，驀地抬頭，竟到了那日與趙敏會飲的小酒店門外。他心中一驚：“怎地無意之間，又來到此處？我心中對趙姑娘竟是如此撇不開、放不下嗎？”只見店門半掩，門內靜悄悄地，似乎并無酒客。他稍一遲疑，推門走進，見柜台邊一名店伴伏在桌上打盹。走進內堂，但見角落里那張方桌上點著一枝明滅不定的蜡燭，桌旁朝內坐著一人。這張方桌正是他和趙敏兩次飲酒的所在，除了這位酒客之外，店堂內更無旁人。那人聽到腳步聲，霍地站起，燭影搖晃，映在那人臉上，竟然便是趙敏。她和張無忌都沒料到居然會在此地相見，不禁都“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趙敏低聲道：“你……你怎麼會來？”語聲顫抖，顯是心中極為激動。張無忌道：“我閒步經過，便進來瞧瞧，哪知道……”走到桌邊，見她對面另有一副杯筷，問道：“還有人來麼？”趙敏臉上一紅，道：“沒有了。前兩次我跟你在這里飲酒，你坐在我對面，因此……因此我叫店小二仍是多放一副杯筷。”張無忌心中感激，見桌上的四碟酒菜，便和第一次趙敏約他來飲酒時一般無异，心底體會到了她一番柔情深意，不由得伸出手去握住了她雙手，顫聲道：“趙姑娘！”趙敏黯然道：“只恨，只恨我生在蒙古王家，做了你的對頭……”突然之間，窗外“嘿嘿”兩聲冷笑，一物飛了進來，拍的一聲，打滅了燭火，店堂中登時漆黑一團。張無忌和趙敏聽到這冷笑之聲，都知是周芷若所發，一時徬徨失措。耳聽得屋頂腳步聲細碎，周芷若如一陣風般去了。趙敏低聲道：“你和她已有白首之約，是嗎？”張無忌道：“是，我原不該瞞你。”趙敏道：“那日我在樹後，聽到你跟她這般甜言蜜語，恨不得立刻死了，恨不得自己從來沒生在這世上。那日我冷笑兩聲，她一報還一報，也來冷笑兩聲。可是……可是你卻沒跟我說過半句教我歡喜的話兒。”張無忌心下歉仄，道：“趙姑娘，我不該到這兒來，不該再和你相見。我心已有所屬，決不應再惹你煩惱。你是金枝玉葉之身，從此將我這個山村野夫忘記了罷。”趙敏拿起他手來，撫著他手背上的疤痕，輕聲道：“這是我咬傷你的，你武功再高，醫道再精，也已去不了這個傷疤。你自己手背上的傷疤也去不了，能除去我心上的傷疤麼？”雙臂摟住他的頭頸，在他唇上深深一吻。

　　張無忌但覺櫻唇柔軟，幽香扑鼻，一陣意亂情迷。突然間趙敏用力一口，將他上唇咬得出血，跟著在他的肩頭一推，反身竄出了窗子，叫道：“你這小淫賊，我恨你，我恨你！”韓林兒于張無忌、彭瑩玉出店後，向周芷若道：“周姑娘，你早些安歇。”不敢多說一句話，便站起身出房。周芷若微笑道：“韓大哥，你怕了我麼？連在我面前多坐一會也不肯。”韓林兒脹紅了臉，忙道：“不，不！”腳步卻邁得更加快了，一走進自己房中，立刻帶上房門，上了閂，心下怦怦亂跳，定了定神，躺在炕上，想到周芷若嬌艷清麗的容顏，溫和柔軟的話聲，心道：“周姑娘日後成了教主夫人，我跟在教主身畔，好好的干，拚命立些功勞。周姑娘一喜歡，就會說：“韓大哥，這一趟可辛苦你啦！’那時候啊，我韓林兒才不枉了這一生。”他出了會神，微笑著朦朧睡去，睡到半夜，忽聽得門上輕輕幾下剝啄之聲。韓林兒翻身坐起，問道：“是誰？”只聽得周芷若在門外說道：“是我。你開門，我有話跟你說。”韓林兒道：“是，是。”赤足便去開門，拔去門閂，忙回身點亮了蜡燭。只見周芷若雙目紅腫，神色大异，韓林兒嚇了一跳，問道：“周姑娘，你……你……”底下的話便說不下去了，突然靈機一動，飛奔出房，說道：“我去打水給你洗臉。”過不多時，赤著雙足，捧了一盆洗臉水進來。

　　周芷若凄然一笑，以手支頤，呆呆的望著燭火。韓林兒道：“你……你洗臉罷。”周芷若一言不發，搖了搖頭，忽然怔怔的流下淚來。韓林兒嚇得呆了，垂手站著，不知她為何生氣煩惱，更不知她要跟自己說甚麼話。

　　這般僵持良久，忽然啪的一聲輕響，燭花爆了開來。周芷若身子一顫，從沉思中醒覺，輕輕“嗯”的一聲，站起身來。韓林兒大聲道：“周姑娘，是誰對你不住，姓韓的這就拔刀子找他去，我便是性命不要，也得在他身上戳幾個透明窟窿。請你說罷！”周芷若凄然搖了搖頭，走出房去。她進房來坐了半晌，似有滿腹心事傾吐，卻一個字不說便又出去，可教韓林兒這莽撞漢子半點摸不著頭腦，呆呆站著，連連握拳捶頭。他想了一會毫無頭緒，耳聽得遠處當當當的打著三更，心想：“怎地教主和彭大師還沒回來？”只得上炕又睡。朦朧間剛要合眼，忽聽得砰彭一聲，東邊房中似乎有張椅子倒在地下，那房正是周芷若所居。韓林兒急躍出房，月光掩映之下，東房窗上映出一個黑影，似是懸空而挂，兀自微微搖晃。韓林兒大吃一驚，叫道：“周姑娘，周姑娘！”伸手推門，房門卻是閂著。他肩頭使勁一撞，撞斷門閂，搶進房去，忙打火摺點亮了蜡燭，只見周芷若雙足臨空，頭頸套在繩圈之中，繩子卻挂在梁上。他這一驚當真是魂飛天外，急忙躍起，用力扯斷繩子，將周芷若放在床上，探她鼻息，幸好尚未氣絕。他縱聲大叫：“周姑娘，周姑娘，你……你有甚麼想不開，干麼……干麼……”忽聽得房門外一人道：“韓大哥，甚麼事？”走進一人，正是張無忌。

　　張無忌見此情景，也是如同陡遇雷轟，顫抖著雙手解去周芷若頸中繩索，一摸她胸口，一顆心尚自跳動，喜道：“不礙事，救得了。”伸手在她背心小腹穴道上推拿數下，一股九陽真氣從掌心傳了過去，來回一撞，周芷若“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韓林兒大喜，叫道：“好啦，好啦，周姑娘活轉了。”周芷若睜開眼來，見到張無忌，哭道：“你干甚麼理我？讓我死了干淨。”忽地見到他上唇創傷，更有幾粒細細的齒痕，怒火不可抑制，一伸手，重重打了他個耳光。韓林兒大吃一驚，心想毆打教主，那還了得？但周芷若在他心目中卻又是有若天神，一時之間大為胡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伸手在他肩頭輕拍兩下，韓林兒回過頭去，見是彭瑩玉，喜道：“彭大師，你回來啦，快，快來勸勸周姑娘。”彭瑩玉笑道：“勸甚麼？”向張無忌道：“啟稟教主，沒訪到有關金毛獅王的甚麼訊息。”張無忌“嗯”了一聲，神色甚是忸怩。彭瑩玉向韓林兒道：“韓兄弟，咱們到外面走走罷。”韓林兒急道：“不，不成啊，他們兩個要打架，周姑娘可不是教主的敵手。”彭瑩玉哈哈大笑，道：“胡塗兄弟！難道咱兩個幫周姑娘，就能打贏教主了麼？我說教主一定打不贏周姑娘。”說著使個眼色，拉著韓林兒便出店房。韓林兒卻兀自不住回頭，關懷之情，見于顏色。

　　周芷若忍不住噗哧一笑，隨即扑在床上，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張無忌坐在床邊，輕拍她肩頭，柔聲道：“芷若，我确不是約好了跟她相見，當真是誤打誤撞碰見的。”周芷若雙足亂踢，哭道：“我不信，我不信。不管你說甚麼鬼話，以後別想再叫我相信。”張無忌歎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世上的事情，原是極易引起誤會……”周芷若霍地坐起，說道：“那郡主娘娘用這些詩句來損我，你倒念念有辭，老是記在心里。你瞧你的嘴唇，也不害羞，成甚麼樣子？”說到這里，臉蛋兒卻飛紅了。

　　張無忌心想今日之事已百喙難辯，反正自己已決意與周芷若結成夫婦，白頭偕老，只有動之以情，令她漸漸淡忘。燭光下見她俏臉暈紅，頸中深深一根繩印，兩邊腫了上來，心想若非韓林兒及早察覺施救，待得自己回店，只怕她已是香殞玉碎，回天乏術，終成大恨，不禁又是慚愧，又是愛惜，伸臂抱住她，向她櫻唇上吻去。周芷若轉頭閃避，怒道：“你跟人家不干不淨，又來惹我。當我是好欺的麼？”張無忌雙臂一緊，令她動彈不得，終于在她唇上深深吻了下去。周芷若掙扎不脫，心中卻也漸漸軟了。

　　張無忌心想自己和她雖然名分已定，終是未婚夫妻，深宵共處一室，不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于彭瑩玉、韓林兒等人臉上須不好看，于是放開了她，說道：“芷若，你好好休息，一切明日咱們再談。我若是再瞞了你去見趙姑娘，任你千刀萬剮，死而無怨。”周芷若臉上紅扑扑地，胸口起伏不定，喘氣道：“胡說八道甚麼？你明知我不會將你千刀萬剮。”張無忌笑道：“那麼你剁了我的雙足好不好？”周芷若低下了頭，眼淚扑簌簌的如珠而落。張無忌這一來又不好走了，又坐到她身旁，摟住她肩頭，柔聲道：“怎麼又傷心啦？”周芷若只是哭泣不語。張無忌問之再三，不料越問得緊，她越是傷心。

　　張無忌罰誓賭咒，說決不負心薄幸。周芷若雙手蒙著臉道：“我是怨自己命苦，不是怪你。”張無忌道：“咱們大家命苦。韃子在中國作威作福，誰都是多苦多難。以後咱倆結成夫妻，又將韃子趕了出去，那就只有歡喜，沒有傷心了。”周芷若抬起頭來，說道：“無忌哥哥，我知道你對我一片真心，只不過趙敏那小妖女想誘惑你，卻不是你三心兩意。可是……可是她聰明智慧，武功高強，容貌權勢，無不胜我十倍。我終究是爭她不過的，與其一生傷心，不如一死了之，哪知韓林兒這傻瓜偏偏救活了我。我死了一次，沒勇氣再死了。我……我要學師父一樣，削發為尼。唉，咱們峨嵋派的掌門，終究是沒一個嫁人的。”張無忌道：“你始終不放心。這樣罷，咱們明日立時動身回到淮泗，我便跟你成親。”周芷若道：“義父還沒找到，再說，你說過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終究……終究是不成的。”說著又流下淚來。張無忌道：“義父自然要加緊找尋。咱們會齊眾兄弟後，尋訪起來容易得多。到底幾時能趕走韃子，誰也無法逆料。難道等咱們成了老公公、老婆婆了，再來顫巍巍的拜堂成親麼？老公公、老婆婆拜天地不打緊，可是咱倆生不了孩兒，我張家可就斷子絕孫了。”周芷若紅著臉噗哧一笑，說道：“好好一個老實人，卻不知跟誰去學得這般貧嘴貧舌？”滿天愁云慘霧，便在兩人一笑之間，化作飛煙而散。次日清晨，張無忌囑咐彭瑩玉續留大都三日，打聽謝遜的訊息，自己偕同周芷若、韓林兒南下前赴淮泗。一到山東境內，便見大隊蒙古敗兵，曳甲丟盔，蜂擁而來。張無忌等見敗兵勢眾，便避道而行。後來見到一兵落單，抓住了逼問，得知朱元璋在淮北連打了幾個大胜仗，殺得元兵潰不成軍。三人不胜之喜，加緊趕路，到得魯皖邊界，已全是明教義軍的天下。義軍中有人認得韓林兒，急足報到元帥府。三人將近濠州時，韓山童已率領了朱元璋、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等大將迎出三十里外。眾人久別重逢，俱各大喜。韓山童聽兒子說起遭丐幫擒獲，全仗教主相救，更是一再稱謝。鑼鼓喧天，兵甲耀眼，擁入濠州城中。周芷若騎在馬上，跟隨在張無忌之後，左顧右盼，覺得這番風光雖不及大都皇帝皇後“游皇城”的華麗輝煌，卻也頗足快慰平生。張無忌在城中歇了數日，楊逍、范遙、殷天正、韋一笑、殷野王、鐵冠道人、說不得、周顛、五行旗諸掌旗使等得到訊息，陸續自各地來會。張無忌說起謝遜回來中原、被丐幫擒去又復失蹤的種種情由。楊逍、范遙、殷天正等反復思量商議，均無頭緒。范遙道：“那個黃衫女子不知是何來歷，說不定謝兄的行蹤，要著落在她身上尋訪出來。”群豪都從未聽到過武林中有這麼一位黃衫女子，只得勸張無忌且自寬心，都道：“這黃衫女子的言語行事，對教主顯無惡意。金毛獅王若是落在她的手中，定然無恙。瞧此女之意，最多不過探詢屠龍寶刀的下落而已。”張無忌焦慮難釋，一時卻也無可如何，只得派出五行旗下教眾，分頭赴各處打聽。又過一日，彭瑩玉自大都到來，也說未能探聽到謝遜的絲毫音訊。

　　明教義軍大戰數場，雖均獲胜，損折也極慘重，此後兩三個月內，義軍勢將忙于休養整頓、招募新兵，不克再與元軍大戰。彭瑩玉那晚見到周芷若自盡，雖不明底細，但自猜想得到兩人不是醋海興波，便是大鬧別扭。范遙等又知張無忌與趙敏之間干系頗不尋常，倘若明教教主娶了蒙古郡主為妻，于抗元復國的大業為害非小，眼見目下并無大事，俱勸張無忌早日與周芷若完婚。張無忌對周芷若原已有言在先，當即允可。楊逍擇定三月十五為黃道吉日。明教上上下下喜氣洋洋，都為教主的婚事忙了起來。

　　此時明教威震天下，東路韓山童在淮泗一帶迭克大城，西路徐壽輝在鄂北豫南也是連敗元兵。教主大婚的喜訊傳了出去，武林人士的賀禮便如潮水般涌到。昆侖、崆峒諸派與明教向有仇怨，但一來大都萬安寺中張無忌出手相救，已于各派有恩，二來周芷若是峨嵋掌門，是以各派掌門也都遣人送禮到賀。崆峒五老的賀禮尤重。

　　張三丰親書“佳兒佳婦”四字立軸，一部手抄的“太極拳經”，命宋遠橋、俞蓮舟、殷梨亭三大弟子到賀。其時楊不悔已與殷梨亭成婚，一同來到濠州。張無忌笑著上前請安，大聲叫道：“六師嬸！”楊不悔滿臉通紅，拉著他手，回首前塵，又是歡喜，又是傷感。張無忌生怕陳友諒、宋青書奸心未息，乘機為害，當下派韋一笑為謝禮使，前赴武當，暗中將宋青書害死莫聲谷、又圖謀害張三丰之事，詳細跟韋一笑說了，囑咐他上武當山拜見張三丰後，便與俞岱岩、張松溪為伴，防備陳友諒的奸謀，須待宋遠橋等回歸武當，再行告辭。韋一笑狠狠的道：“自從遵奉教主的訓諭，韋一笑不敢再吸人血，這一次撞到了這兩個奸賊，非將他二人吸個血干皮枯不可。”張無忌忙道：“那陳友諒嘛，韋兄不妨順手除去。宋青書是我宋大師伯的獨生愛子，武當派未來的掌門，且由武當派自行清理門戶，免傷我宋大師伯之情。”韋一笑答應了，拜別而去。到得三月初十，峨嵋眾女俠攜帶禮物，來到濠州，只丁敏君托人帶來賀禮，人卻未到。

　　三月十五正日，明教上下人眾個個換了新衣。拜天地的禮堂設在濠州第一大富紳的廳上，懸燈結彩，裝點得花團錦簇。張三丰那副“佳兒佳婦”四字大立軸懸在居中。殷天正為男方主婚，常遇春為女方主婚。鐵冠道人為濠州總巡，部署教中弟子四下巡查，以防敵人混入搗亂。湯和統率義軍精兵，在城外駐扎防敵。這日上午，少林派、華山派也派人送禮到賀。申時一刻，吉時已屆，號炮連聲鳴響。眾賀客齊到大廳，贊禮生朗聲贊禮，宋遠橋和殷野王陪著張無忌出來。絲竹之聲響起，眾人眼前一亮，只見八位峨嵋派青年女俠，陪著周芷若婀婀娜娜的步出大廳。周芷若身穿大紅錦袍，鳳冠霞帔，臉罩紅巾。男左女右，新郎新娘并肩而立。贊禮生朗聲喝道：“拜天！”張無忌和周芷若正在要紅氈毹上拜倒，忽聽得大門外一人嬌聲喝道：“且慢！”青影一閃，一個青衣少女笑吟吟的站在庭中，卻是趙敏。群豪一見到是她，登時紛紛呼喝起來。明教和各大門派高手不少人吃過她的苦頭，沒料到她竟孤身闖入險地。性子莽撞些的便欲上前動手。楊逍雙臂一張，也喝一聲：“且慢！”向眾人道：“今日是敝教教主和峨嵋派掌門大喜之日，趙姑娘光臨到賀，便是我們嘉賓。眾位且瞧峨嵋派和明教的薄面，將舊日梁子暫且放過一邊，不得對趙姑娘無禮。”他向說不得和彭瑩玉使個眼色，兩人已知其意，繞到後堂，即行出去查察，且看趙敏帶了多少高手同來。楊逍向趙敏道：“趙姑娘請這邊上坐觀禮，回頭在下再敬姑娘三杯水酒。”

　　趙敏微微一笑，說道：“我有幾句話跟張教主說，說畢便去，容日再行叨擾。”楊逍道：“趙姑娘有甚麼話，待行禮之後再說不遲。”趙敏道：“行禮之後，已經遲了。”楊逍和范遙對望一眼，知她今日是存心前來攪局，無論如何要立時阻止，免得將一場喜慶大事鬧得尷尬狼狽，滿堂不歡。楊逍踏上兩步，說道：“咱們今日賓主盡禮，趙姑娘務請自重。”他已打定了主意，趙敏若要搗亂，只有迅速出手點她穴道，制住她再說。趙敏向范遙道：“苦大師，人家要對我動手，你幫不幫我？”范遙眉頭一皺，說道：“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是勉強不來了。”

　　趙敏道：“我偏要勉強。”轉頭向張無忌道：“張無忌，你是明教教主，男子漢大丈夫，說過的話作不作數？”張無忌眼見趙敏到來，心中早已怦怦亂跳，只盼楊逍能打開僵局，勸得她好好离去，聽她突然問到自己，只得答道：“我說過的話，自然作數。”趙敏道：“那日我救了你俞三叔和殷六叔之命，你答應為我做三件事，不得有違，是也不是？”張無忌道：“不錯。你要我借屠龍寶刀一瞧，你不但已瞧到了，還將寶刀盜了去。”

　　這數十年來，江湖上人人關心這“武林至尊”屠龍刀的下落，忽聽得已入趙敏手中，登時群情聳動。趙敏道：“到底屠龍刀在何人手中，只有金毛獅王謝大俠才知，你可親自前去問他。”

　　謝遜已返中原之事武林群豪多不知聞，聽到她提及“金毛獅王”，滿堂喧嘩之聲登寂。

　　張無忌道：“我義父現下身在何處，我日夕挂念，甚盼姑娘示知。”趙敏微微一笑，說道：“我要你做三件事，言定只須不違武林中俠義之道，你就須得遵從。借屠龍刀一觀之事，雖然做得不大道地，但這把刀我終究是見到了，後來寶刀被盜，也不能怪你。這第一件事，算你已經辦到。現下我有第二件事要辦。張無忌，當著天下眾位英雄豪傑之前，你可不能言而無信。”張無忌道：“你要我辦甚麼事？”楊逍插口道：“趙姑娘，你有甚麼事要奉托敝教教主，既有約定在先，只要不背武林道義，別說張教主可以應允，便是敝教上下，也當盡心竭力。此刻是張教主和新夫人參拜天地的良辰吉時，別事暫且擱在一旁，請勿多言阻撓。”說到後來，口氣已頗為嚴厲。趙敏卻是神色自若，竟似沒將這位威霸江湖的明教光明左使放在心上，懶洋洋的道：“我這件事可更加要緊，片刻也延擱不得。”突然走上幾步，到了張無忌身前，提高腳跟，在他耳邊輕聲道：“這第二件事，是要你今天不得與周姑娘拜堂成親。”張無忌一呆，道：“甚麼？”趙敏道：“這就是第二件事了。至于第三件，以後我想到了再跟你說。”她這幾句話雖然說得甚輕，但周芷若和站得較近的宋遠橋、俞蓮舟、殷梨亭，以及陪伴新娘的峨嵋八女卻都聽見了，各人都不禁色為之變。峨嵋八女在衣袖中暗暗捏緊了拳頭，倘若趙敏再說不遜之言，辱及峨嵋掌門，免不了要給她吃些苦頭。張無忌搖頭道：“此事恕難從命。”趙敏道：“你答應過的話不作數麼？”張無忌道：“咱們言明在先，不得違背俠義之道。我和周姑娘既有夫婦之約，倘若依你所言，便違背了這個‘義’字。”趙敏冷笑道：“你若與她成婚，才真是不孝不義。大都游皇城之時，難道你沒見到你義父如何遭人暗算？”張無忌怒火上升，大聲道：“趙姑娘，今日我敬你是客，讓你三分，若再胡說八道，得罪莫怪。”趙敏道：“這第二件事，你是不肯依我的了？”張無忌想起她以郡主之尊，不惜拋頭露面，在群豪之前求懇自己別要行禮成婚，原是出于對自己的一片痴心，不由得心軟，柔聲道：“趙姑娘，事已如此，你還是一切……一切看開些罷。我張無忌是村野匹夫，不配……不配……”趙敏道：“好，你瞧瞧這是甚麼？”張開右手，伸到他面前。張無忌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全身發抖，顫聲道：“這……這是我……”趙敏迅速合攏手掌，將那物揣入了懷里，說道：“我這第二件事，你依不依從，全由得你。”說著轉身便向大門外走去。

　　她掌中有甚麼東西，何以令張無忌一見之下竟這等驚惶失措，誰也無法瞧見。周芷若雙目被紅巾遮住了，只聽得張無忌和趙敏的對答，更絲毫見不到外間的物事。張無忌急道：“趙……趙姑娘，且請留步。”趙敏道：“你要就隨我來，不要就快些和新娘子拜堂成親。男兒漢狐疑不決，別遺終身之恨。”她口中朗聲說著這幾句話，腳下并不停留，直向大門外走去。張無忌急叫：“趙姑娘且慢，一切從長計議。”眼見她反而加快腳步，忙搶上前去，叫道：“好，就依你，今日便不成婚。”趙敏停步道：“那你跟我來。”張無忌回過頭來，見周芷若亭亭而立，心中歉仄無已，待要向她解釋幾句，卻見趙敏又在向外走去，眼前之事緊急萬分，須得當機立斷，一咬牙，便追向趙敏身後。張無忌剛追到大門邊，突然身邊紅影閃動，一人追到了趙敏身後，紅袖中伸出纖纖素手，五根手指向趙敏頭頂插了下去。這一下兔起鶻落，迅捷無比，出手的正是新娘周芷若。張無忌心念一動：“這一招好厲害！芷若從何處學得如此精妙的功夫？”眼見她手掌已將趙敏頂門罩住，五指插落，立是破腦之禍，當下不及細想，竄上前去便扣周芷若的脈門。周芷若左手手肘倏地撞來，波的一聲輕響，正中他胸口。張無忌體內九陽神功立時發動，卸去了這一撞的勁力，但已感胸腹間血氣翻涌，腳下微一踉蹌。

　　范遙眼見危急，救主情殷，伸掌向周芷若肩頭推去。周芷若左手微揮，輕輕一拂，范遙手腕一陣酸麻，這一掌便推不出去。但這麼一阻，趙敏已向前搶了半步，避開了腦門要害，只感肩頭一陣劇痛，周芷若右手五指已插入她右肩近頸之處。張無忌“啊”的一聲，伸掌向周芷若推去。

　　周芷若頭上所罩紅布并未揭去，聽風辨形，左掌回轉，便斬他手腕。張無忌絕不想和她動手，只是見她招數太過凌厲，一招間便能要了趙敏性命，迫于無奈，只有招架勸阻。周芷若上身不動，下身不移，雙手連施八下險招。張無忌使出乾坤大挪移心法，這才擋住。八攻八守，在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便即過去。大廳上群豪屏氣凝息，無不驚得呆了。趙敏肩受重傷，摔倒在地，五個傷孔中血如泉涌，登時便染紅了半邊衣裳。周芷若霍地住手不攻，說道：“張無忌，你受這妖女迷惑，竟要舍我而去麼？”張無忌道：“芷若，請你諒解我的苦衷。咱倆婚姻之約，張無忌決無反悔，只是稍遲數日……”周芷若冷冷的道：“你去了便休再回來，只盼你日後不要反悔。”趙敏咬牙站起，一言不發的向外便走，肩頭鮮血，流得滿地都是。群豪雖然見過江湖上不少异事，但今日親見二女爭夫，血濺華堂，新娘子頭遮紅巾，而以神奇之極的武功毀傷情敵，無不神眩心驚，誰也說不出話來。

　　張無忌一頓足，說道：“義父于我恩重如山，芷若，芷若，盼你體諒。”說著向趙敏追了出去。

　　殷正天、楊逍、俞蓮舟、殷梨亭等不明其中原因，誰也不敢攔阻。周芷若霍地伸手扯下遮臉紅巾，朗聲說道：“各位親眼所見，是他負我，非我負他。自今而後，周芷若和姓張的恩斷義絕。”說著揭下頭頂珠冠，伸手抓去，手掌中抓了一把珍珠，拋開鳳冠，雙手一搓，滿掌珍珠盡數成為粉末，簌簌而落，說道：“我周芷若不雪今日之辱，有如此珠。”殷天正、宋遠橋、楊逍等均欲勸慰，要她候張無忌歸來，問明再說，卻見周芷若雙手一扯，嗤的一響，一件繡滿金花的大紅長袍撕成兩片，拋在地下，隨即飛身而起，在半空中輕輕一個轉折，上了屋頂。楊逍、殷天正等一齊追上，只見她輕飄飄的有如一朵紅云，向東而去，輕功之佳，竟似不下于青翼蝠王韋一笑。楊逍等料知追趕不上，怔了半晌，重行回入廳來。一場喜慶大事被趙敏這麼一鬧，轉眼間風流云散，明教上下固感臉上無光，前來道賀的群豪也是十分沒趣。眾人紛紛猜測，不知道趙敏拿了甚麼要緊物事給張無忌看了，以致害得他急急追出，聽他言中含意，似乎此事和謝遜有重大關連，但其中真相卻是誰也不知。

　　峨嵋眾女低聲商議幾句，便即氣憤憤的告辭。殷天正連聲致歉，說務當率領張無忌前來峨嵋金頂鄭重賠罪，再辦婚事，千萬不可傷了兩家和氣。峨嵋眾女不置可否，當即分頭前去尋覓周芷若，群雌粥粥，痛斥男子漢薄幸無良。原來趙敏握在掌中給張無忌看的，乃是一束淡黃色頭發。張無忌一見，立時認出是謝遜的頭發。謝遜所練內功與眾不同，兼之生具异稟，中年以後，一頭長發轉為淡黃，但這顏色和西域色目人的金發卻截然有异。張無忌心想謝遜的頭發既被趙敏割下一截，自必已入她掌握之中，自己如和周芷若拜了天地，她一怒之下，不是去殺了謝遜，便是于他不利，可是當著群豪之前，卻又不能向周芷若解釋苦衷。要知眾賀客之中，除了明教和武當派諸人之外，幾乎人人欲得謝遜而甘心，不是報復昔日他大肆殺戮之仇，便是意圖奪取屠龍寶刀。是以他一見趙敏奔出，明知萬分對不起周芷若，終以義父性命為重，跟著追去他出了大門，只見趙敏發足疾奔，肩頭鮮血，沿著大街一路洒將過去。他吸一口氣，竄出數丈，當即攔在她身前，說道：“趙姑娘，你別逼我做不義之人，受天下英雄唾罵。”趙敏肩頭受傷頗重，初時憑著一口真氣支持，勉力而行，待得聽了這幾句話，說道：“你……你……”真氣一泄，登時摔倒。張無忌俯身道：“你先跟我說，我義父在哪里？”趙敏道：“你帶著我去救他，我給……給你……指路。”張無忌道：“他老人家性命可是無恙？”趙敏有氣沒力的道：“你義父……義父落入了成昆手中。”張無忌聽到“成昆”兩字，這一驚當真是心膽俱裂，此人武功既高，計謀又富，謝遜和他仇深似海，落入他的手中凶險不可言喻。趙敏道：“你一個人不成，叫……叫楊逍他們同去……”說著伸手指向西方，突然間腦袋向後一仰，暈了過去。張無忌想像義父此刻的苦楚危難，五內如焚，當即抱起趙敏，匆匆撕下衣襟，替她裹了傷口，招手命街旁一個明教教徒過來，囑咐道：“你快去稟報楊左使，命他急速率領眾人，向西趕來，說我有要事吩咐。”那教徒答應了，飛奔著前去稟報。張無忌心想早到一刻好一刻，世事難料，說不定只半刻之間的延擱，便救不到義父性命，當下抱起趙敏，快步走到城門邊，命守門士卒牽過一匹健馬，飛身而上，向西急馳。馳了數里，只覺懷中趙敏的身子漸漸寒冷，伸手搭她脈搏，但覺跳動微弱，他驚慌起來，揭開她傷口裹著的衣襟，只見五個指孔深及肩骨，傷口旁肌肉盡呈紫黑，顯然中了劇毒。他大是驚疑：“芷若是峨嵋弟子，如何會使這般陰毒功夫？她出招凌厲狠辣，更胜于滅絕師太，那是甚麼緣故？”眼見若不急救，趙敏登時便要毒發身死，他一身新郎裝束，身邊如何會攜帶得療毒的藥品？微一沉吟，當即躍下馬背，抱著她縱身往左首山上竄去，四下張望，尋找去毒的草藥，但一時之間，連最尋常的草藥也無法找到。

　　他一顆心怦怦亂跳，轉過幾個山坳，口中只是喃喃禱祝。突然間眼睛一亮，只見右前方一條小瀑布旁生著四五朵紅色小花，這是“佛座小紅蓮”，頗有去毒之效。雖說此時正當仲春百花盛放，但這紅花恰能在此處覓到，也當真是天幸。他心中大喜，抱著趙敏越過兩道山澗，摘下紅花嚼爛了，一半喂入趙敏口中，一半敷在她肩頭，這才抱起趙敏，向西便奔。奔出三十余里，趙敏嚶嚀一聲，醒了過來，低聲道：“我……我可還活著麼？”張無忌見“佛座小紅蓮”生效，心中大喜，笑道：“你覺得怎樣？”趙敏道：“肩上痒得很。唉，周姑娘這一手功夫當真厲害。”

　　張無忌將她輕輕放下，再看她肩頭時，只見黑氣絲毫不淡，只是她脈搏卻已不如先前微弱。張無忌略一沉吟，知道“佛座小紅蓮”藥性太緩，不足以拔毒，于是俯口到她肩頭，將傷口中毒血一口口的吸將出來，吐在地下，腥臭之氣，沖鼻欲嘔。趙敏星眸回斜，伸手撫摸著他的頭發，歎道：“無忌哥哥，這中間的原委，你終于想到了嗎？”

　　張無忌吸完了毒血，到山溪中嗽了口，回來坐在她身畔，問道：“甚麼原委？”趙敏道：“周姑娘是名門正派的弟子，怎地會這種陰毒的邪門武功？”張無忌道：“我也覺奇怪，不知是誰教她的。”趙敏嫣然一笑，道：“定是魔教邪派的小賊教的了。”張無忌笑道：“魔教中魔頭雖多，誰也不會這門武功，只有青翼蝠王吸人頸血，張無忌吸人肩血，差相彷佛。”隨即又問：“我義父怎會落在成昆手中？此刻到底在哪里？”趙敏道：“我帶你去設法營救便是。在甚麼地方，卻是布袋和尚說不得。我一說，你飛奔前去，便拋下我不管了。”張無忌歎道：“我總不見得如此無情無義罷？”

　　趙敏道：“為了你義父，你肯拋下你如花似玉的新娘子，何況是我？”說著慢慢斜倚在他身上，說道：“今日耽誤了你的洞房花燭，你怪我不怪？”

　　不知如何，張無忌此刻心中甚感喜樂，除了挂念謝遜安危之外，反覺比之將要與周芷若拜堂成親那時更加平安舒暢，到底是甚麼原因，卻也說不上來，然而要他承認歡喜趙敏攪翻了喜事，可又說不出口，只得道：“我自然怪你。日後你與那一位英雄瀟洒的郡馬爺拜堂之時，我也來大大搗亂一場，決不讓你太太平平的做新娘子。”

　　趙敏蒼白的臉上一紅，笑道：“你來搗亂，我一劍殺了你。”張無忌忽然歎了口氣，黯然不語。趙敏道：“你歎甚麼氣？”張無忌道：“不知道那位郡馬爺生前做了甚麼大善事，修來這樣的好福氣。”趙敏笑道：“你現下再修，也還來得及。”張無忌心中怦然一動，問道：“甚麼？”趙敏臉一紅，不再接口了。說到這里，兩人誰也不好意思往下深談，休息一會，張無忌再替她敷藥，抱起她又向西行。趙敏靠在他肩頭，粉頰和他左臉相貼，張無忌鼻中聞到的是粉香脂香，手中抱著的是溫香軟玉，不由得意馬心猿，神魂飄飄，倘若不是急于要去營救義父，真的要放慢腳步，在這荒山野岭中就這麼走上一輩子了。兩人這一晚便在濠州西郊荒山中露宿一夜，次日到了一處小鎮，買了兩匹健馬。趙敏毒傷極難拔淨，身子虛弱，無力單獨騎馬，只好靠在張無忌身上，兩人同鞍而乘。如此行了五日，已到河南境內。這日正行之間，忽見前面塵頭大起，有百余騎疾馳而來，只聽得鐵甲鏘鏘，正是蒙古的騎兵。張無忌將馬勒在一旁，讓開了道。蒙古騎兵隊馳過，數十丈後又是一隊騎者，這群人行列不整，或前或後，行得疏疏落落，張無忌一瞥之下，見人群中竟有“神箭八雄”在內，暗叫：“不好！”急忙轉過了頭。這二十余人見他衣飾華貴，懷中抱著一個青年女子，兩人的臉都向著道旁，也均不以為意，神箭八雄亦無一人知覺，待這一批人過完，張無忌拉過馬頭，正要向前再行，忽聽得蹄聲輕捷，三乘馬如飛沖到。中間是匹白馬，馬上乘客錦袍金冠，兩旁各是一匹栗馬，鞍上赫然是鹿杖客和鶴筆翁玄冥二老。張無忌待要轉身，鹿杖客已見到了二人，叫道：“郡主娘娘休慌，救駕的來了。”鶴筆翁當即縱聲長嘯。“神箭八雄”等聽到嘯聲，圈轉馬頭，將兩人圍在中間。

　　張無忌一怔，向懷中的趙敏望去，似說：“你安排下伏兵，向我襲擊嗎？”卻見她神色憂急，登知錯怪了她，心中立時舒坦。只聽趙敏說道：“哥哥，沒想到在這里見到你，爹爹好罷？”張無忌聽她叫出“哥哥”兩字，才留神白馬鞍上那個錦袍青年，認得他是趙敏之兄庫庫特穆爾，漢名叫作王保保。張無忌曾在大都見過他兩次，只因此刻全神貫注于玄冥二老身上，沒去留心旁人。王保保乍見嬌妹，不禁又驚又喜，他卻不識張無忌，皺眉道：“妹子，你……你……”趙敏道：“哥哥，我中了敵人暗算，身受毒傷不輕，幸蒙這位張公子救援，否則今天見不到哥哥了。”鹿杖客將嘴湊到王保保耳邊，低聲道：“小王爺，那便是魔教的教主張無忌。”王保保久聞張無忌之名，只道趙敏受他挾制，在他脅迫之下，方出此言，右手一揮，玄冥二老欺到張無忌左右五尺之處，神箭八雄中的四雄也各彎弓搭箭，對准他後心。王保保道：“張教主，閣下是一教之主，武林中成名的豪傑，欺侮舍妹一個弱女子，豈不教人恥笑？快快將她放下，今日饒你不死。”

　　趙敏道：“哥哥，你何出此言？張公子确是有恩于我，怎說得上‘欺侮’二字？”王保保認定妹子是在敵人淫威之下，不得不如此說，朗聲道：“張教主，你武功再強，總是雙拳難敵四手，快快放下我妹子，今日咱們兩下各不相犯，我王保保言而有信，不須多疑。”張無忌心想：“趙姑娘毒傷甚重，隨著我千里奔波，不易痊可，既與她兄長相遇，還是讓她隨兄而去，由王府名醫調治，于她身子有益。”便道：“趙姑娘，令兄要接你回去，咱們便此別過，只請示知我義父所在，我自去設法相救。咱們後會有期。”說到這里，不禁黯然神傷，明知和她漢蒙异族，官民殊途，雙方仇怨甚深，但臨別之際，實不胜戀戀之情。不料趙敏說道：“我始終沒跟你說謝大俠的所在，自有深意，我只答應帶你前去找他，卻不能告訴你地方。”張無忌一怔，道：“你重傷未愈，跟著我長途跋涉，大是不宜，還是與令兄同歸的為是。”趙敏臉上滿是執拗之色，道：“你若撇下我，便不知謝大俠的所在。我身子一天好一天，路上走走，反而好得快，回到王府去，可悶也悶死了我。”

　　張無忌向王保保道：“小王爺，你勸勸令妹罷。”王保保大奇，心念一轉，冷笑道：“嘿嘿，你裝模作樣，弄甚麼鬼？你手掌按在我妹子死穴之上，她自是只好遵你吩咐，嘴里胡說八道。”張無忌一躍而起，縱身下地。

　　神箭八雄中有二人只道他要出手向王保保襲擊，嗖嗖兩箭，向他射來，風聲勁急。張無忌左手一引一帶，使出乾坤大挪移神功，兩枝狼牙箭回轉頭去，勁風更厲，啪啪兩響，將發箭二人手中的長弓劈斷。若非那二人閃避得快，還得身受重傷。雙箭余勢不衰，疾插入地，箭尾雕翎兀自顫動不已。眾人無不駭然。張無忌离得趙敏遠遠地，說道：“趙姑娘，你先回府養好傷勢，我等再謀良晤。”趙敏搖頭道：“王府中的醫生哪里有你醫道高明？你送佛送上西天罷。”

　　王保保見張無忌遠离妹子，但妹子仍是執意與他同行，不由得又是驚詫，又是氣惱，向玄冥二老道：“有煩兩位保護舍妹，咱們走！”玄冥二老應道：“是！”走到趙敏馬旁。趙敏朗聲道：“鹿鶴二位先生，我有要事須隨同張教主前去辦理，正嫌勢孤力弱，你二位隨我同去罷。”玄冥二老向王保保望了一眼，鹿杖客道：“魔教的大魔頭行事邪僻，郡主不宜和他多所交往，還是跟小王爺一起回府的為是。”趙敏秀眉微蹙，道：“兩位現下只聽我哥哥的話，不聽我話了麼？”鹿杖客陪笑道：“小王爺是出于愛護郡主的好意。”趙敏哼了一聲，向王保保道：“哥哥，我行走江湖，早得爹爹允可，你不用為我擔憂，我自己會當心的。你見到爹爹時，代我問候請安。”王保保知道父親向來寵愛嬌女，原也不敢過份逼迫，但若任由她孤身一人隨魔教教主而去，無論如何不能放心，見她伏在馬鞍之上，嬌弱無力，卻提韁便欲往西，當即張開雙臂攔住，說道：“好妹子，爹爹隨後便來，你稍待片刻，稟明了爹爹再走不遲。”趙敏笑道：“爹爹一到，我便走不成了。哥哥，我不管你的事，你也別來管我。”

　　王保保再向張無忌打量，見他長身玉立，面目英俊，聽著妹子的語氣，顯已鐘情于他，心想明教造反作亂，乃是大大的叛逆，朝廷的對頭，妹子竟然受此魔頭蠱惑，為禍非小，當下左手一揮，喝道：“先將這魔頭拿下了。”鹿杖客揮動鹿杖，鶴筆翁舞起鶴筆，化作一片黃光，兩團黑氣，齊向張無忌身上罩下。

　　趙敏深知玄冥二老的厲害，張無忌武功雖強，但以一敵二，手中又無兵刃，生怕傷到了他，叫道：“玄冥二老，你們要是傷了張教主，我稟明爹爹，可不能相饒。”王保保怒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玄冥二老，你們殺了這小魔頭，父王和我均有重賞。”他頓了一頓，又道：“鹿先生，小王加贈四名美女，定教你稱心如意。”

　　他兄妹二人一個下令要殺，一個下令不得損傷，倒使玄冥二老左右做人難了。鹿杖客向師弟使個眼色，低聲道：“捉活的。”張無忌突然展開聖火令上所載武功，上身微斜，右臂彎過，從莫名其妙的方位轉了過來，啪的一聲，重重打了鹿杖客一個耳光，喝道：“你倒捉捉看。”鹿杖客突然間吃了這個大虧，又驚又怒，但他究是一流高手，心神不亂，將一根鹿頭杖使得風雨不透。張無忌欲待再使偷襲，一時之間卻也無法可施。趙敏馬韁一提，縱馬便行。王保保馬鞭揮出，刷的一鞭，打在她坐騎的左眼之上。那馬吃痛，長聲嘶鳴，前足提了起來。趙敏傷後虛弱，險些兒從鞍上摔下，怒道：“哥哥，你定要攔我麼？”王保保道：“好妹子，你聽我話，回家後哥哥慢慢跟你賠罪。”

　　趙敏道：“哥哥，你若是阻止了我，有一個人不免死于非命。張教主從此恨我入骨，你妹子……你妹子也就難以活命了。”王保保道：“妹子說哪里話來？汝陽王府中高手如云，自能保護你周全。這小魔頭別說出手傷你，便是想要再見你一面，也未必能夠。”趙敏歎道：“我就怕不能再見他。那我……我是不想活了。”他兄妹二人情誼甚篤，向來無話不說，趙敏情急之下，竟毫不隱瞞，將傾心于張無忌的心意坦然說了出來。王保保怒道：“妹子你忒也胡塗，你是蒙古王族，堂堂的金枝玉葉，怎能向蠻子賤狗垂青？若讓爹爹得知，豈不氣壞了他老人家？”左手一揮，又有三名好手上前夾攻。張無忌和玄冥二老此時各運神功，數丈方圓之內勁風如刀，那三名好手怎能插得下手去？趙敏叫道：“張公子，你要救義父，須得先救我。”王保保見妹子意不可回，心下焦急，當下伸臂將她抱了過來，放在身前鞍上，雙腿一夾，縱馬便行。趙敏的武功本較兄長為高，但重傷後全無力氣，只有張口大呼：“張公子救我，張公子救我！”張無忌呼呼兩掌，使上了十成勁力，將玄冥二老逼得倒退三步，展開輕功，向王保保馬後追來。玄冥二老和其餘三名好手大驚，隨後急追。張無忌每當五人追近，便反手向後拍出數掌，九陽神功威力奇大，每掌拍出，玄冥二老便須閃避，不敢直攖其鋒。如此連阻三阻，張無忌追及奔馬，縱身躍起，抓住王保保後頸。這一抓之中暗藏拿穴手法，王保保上身登時酸麻，雙臂放開了趙敏，身子已被張無忌提起，向鹿杖客投去。鹿杖客急忙張臂接住，張無忌已抱起趙敏，躍离馬背，向左首山坡上奔去。

　　鶴筆翁和其餘好手大聲呼喝，隨後追來。可是這山峰高達數百丈，登高追逐，最是考較輕功，玄冥二老內力極強，輕功卻非一流，反是另外四五人追在鶴筆翁之前。張無忌在山上拾起幾枚石子，連珠擲出，登時有人中石，骨碌碌的滾下山來。余人暗自吃驚，雖在小王爺監視之下不敢停步，腳下卻放得緩了。眼見張無忌抱著趙敏越奔越高，再也追趕不上。王保保破口大罵，連叫：“放箭，放箭！”自己也彎弓搭箭，嗖的一聲向張無忌後心射去。他弓力甚勁，但終于相距太遠，箭尖离張無忌後心尚有丈余，羽箭便掉在地下。

　　趙敏抱著張無忌頭頸，知道眾人已追趕不上，一顆心才算落地，歎道：“總算我有先見之明，沒告知你謝大俠的所在，否則你這個沒良心的小魔頭焉肯出力救我。”張無忌轉過一個山坳，腳下仍是絲毫不緩，說道：“你跟我說了，自己回府養傷，豈不兩全其美？又何苦既得罪了兄長，又陪著我吃苦？”趙敏道：“我既決意跟著你吃苦，這位兄長嘛，遲早總是要得罪的。我只怕你不許我跟著你，別的我甚麼都不在乎。”張無忌雖知她對自己甚好，但有時念及，總想這不過是少女懷春，一時意動，沒料到她竟是糞土富貴，棄尊榮猶如敝屣，一往情深若此。低下頭去，但見她蒼白憔悴的臉上情意盈盈，眼波流動，說不盡的嬌媚無限，忍不住俯下頭去，在她微微顫動的櫻唇上一吻。

　　一吻之下，趙敏滿臉通紅，激動之下，竟爾暈了過去。張無忌深明醫理，料知無妨，心中卻又加深了一層感激，突然想起：“芷若待我，哪有這般好！”

　　趙敏暈去一陣，便即醒轉，見他若有所思，問道：“你在想甚麼？定是想周姑娘了？”張無忌也不隱瞞，點了點頭，說道：“我想到很是對她不起。”趙敏道：“你後悔不後悔？”張無忌道：“當時我要跟她拜堂成親，想到你時，不由得好生傷心；此刻想到了她，卻又對她好生抱歉。”

　　趙敏微笑道：“那你心中對我愛得多些，是不是？”張無忌道：“老實跟你說罷，我對你是又愛又恨，對芷若是又敬又怕。”趙敏笑道：“哈哈！我宁可你對我又愛又怕，對她是又敬又恨。”張無忌笑道：“現下又不同了，我對你是又恨又怕，恨的是你拆散了我美滿姻緣，怕的是你不肯賠我。”趙敏道：“賠甚麼？”張無忌笑道：“今日要你以身相代，賠還我的洞房花燭。”趙敏滿臉飛紅，忙道：“不，不！那要將來跟我爹爹說好……等我向哥哥賠禮疏通，這才……這才……”張無忌道：“要是你爸爸一定不肯呢？”趙敏歎道：“那時我嫁魔隨魔，只好跟著你這小魔頭，自己也做個小魔婆了。”張無忌板起了臉，喝道：“大膽妖女，跟著張無忌這淫賊造反作亂，該當何罪？”趙敏也板起了臉，正色道：“罰你二人在世上做對快活夫妻，白頭偕老，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萬劫不得超生。”兩人說到這里，一齊哈哈大笑。

　　忽聽得前面一人朗聲道：“郡主娘娘，小僧在此恭候多時。”只見山後轉出二十余名番僧，都是身穿紅袍。張無忌認得這些番僧的衣飾，那晚在萬安寺高塔之下，他們曾出手截攔自己，武功著實了得，幸好韋一笑去汝陽王府放火，才將他們引開，否則要救六大派群豪，委實不易。當先一名番僧雙手合十，躬身說道：“小僧奉王爺之命，迎接郡主回府。”趙敏問道：“你們在這里干麼？”那番僧道：“郡主身上有傷，王爺極是擔心，吩咐小僧，迎接郡主芳駕。”說著舉了舉手上的一只白鴿。趙敏知道是兄長以白鴿傳訊，通知了父親，是以被這群番僧迎頭截住，問道：“我爹爹在哪里？”那番僧道：“王爺便在山下相候，急欲瞧瞧郡主傷勢如何。”張無忌情知多言無益，大踏步便往前闖去，喝道：“要命的，快快讓道，否則莫怪我手下無情。”兩名番僧并肩踏上一步，各出右掌當胸推到。張無忌左掌揮出，一引一帶，將兩僧的掌力撞了回去。兩名番僧齊聲叫道：“阿米阿米哄，阿米阿米哄！”似是念咒，又似罵人。趙敏不肯吃虧，叫道：“你才阿米阿米哄！”兩名番僧登登登退了三步，其後兩名番僧各出右掌，分別伸掌抵住一僧背心，將他們推了回來。兩名番僧招式不變，又是一招“排山掌”擊至。張無忌不愿跟他們硬拚，耗費真力，當下以挪移乾坤心法將二僧勁力化開，不料手指剛触及二僧掌緣，突然間如磁吸鐵，手指竟和二僧掌緣牢牢粘住。兩名番僧大叫：“阿米阿米哄，阿米阿米哄！”張無忌連掙兩下，都是沒能掙脫，只得運起九陽神功反擊過去。這一次卻沒將兩名番僧推動，但見二僧身後廿二名番僧已排成兩列，各出右掌，抵住前人後心，二十四名番僧排成了兩排。張無忌猛然想起：“曾聽太師父言道，天竺武功中有一門并體連功之法。這廿四個番僧集力和我對掌，我內力再強，終究敵不過廿四人合力。”他生怕更有追兵到來，一聲清嘯，手上已加了三成力，突然往斜里推出，跟著身子向左一閃，這一來，廿四名番僧的勁力已不能聯成一條直線，前面六名番僧收不住腳步，直沖過來。張無忌雙手連揮，啪啪啪啪啪啪六響過去，六名番僧摔倒在地，口噴鮮血。但其後的第七、第八名番僧跟著沖到，揮掌擊至。

　　張無忌心想：“還不是一樣？”右掌拍出，與二僧雙掌相接，微一凝力，正要運勁斜推，忽聽得背後腳步輕響，有人揮掌拍來。他左掌向後拍出，待要將這掌化開，可是他的乾坤大挪移心法全恃九陽神功為根，此時全力對付身前十八名番僧合力，拍向身後這一掌已只不過平時的二成力道。但覺一股陰寒之氣從掌中直傳過來，霎時間全身發顫，身形一晃，俯身扑倒。原來正是鹿杖客以玄冥神掌忽施偷襲。趙敏驚呼：“鹿先生，住手！”扑上去遮住張無忌身子，喝道：“哪一個敢再動手？”鹿杖客本想補上一掌，就此結果了這個生平第一勁敵的性命，但見郡主如此相護，只得罷手退開，他縱聲長嘯，示意已然得手，招呼同伴趕來，說道：“郡主娘娘，王爺只盼郡主回府，并無他意。此人是大逆不道的反叛，郡主何苦如此？”趙敏心中氣苦，本想狠狠申斥他一番，但轉念一想，莫要激動他的怒氣，竟爾傷了張無忌性命，當下忍住口邊言語，扶起張無忌。過不多時，鸞鈴聲響，三騎馬從山道上馳來，一是鶴筆翁，一是王保保，最後一人竟是汝陽王親自到了。三人馳到近處，翻身下馬，汝陽王皺眉道：“敏敏，你怎麼了？干麼不聽哥哥的話，在這里胡鬧？”

　　趙敏眼淚奪眶而出，叫道：“爹，你叫人這樣欺侮女兒。”汝陽王上前幾步，伸手要去拉她。趙敏右手一翻，白光閃動，已從懷中取出一柄匕首，抵在自己胸口，叫道：“爹，你不依我，女兒今日死在你的面前。”汝陽王嚇得退後兩步，顫聲道：“有話好說，快別這樣！你……你要怎樣？”

　　趙敏伸左手拉開自己右肩衣衫，扯下繃帶，露出五個指孔，其時毒質已去，傷口未愈，血肉模糊，更是可怖。汝陽王見她傷得這樣厲害，心疼愛女，連聲道：“怎樣了？怎樣了？干麼傷得這等厲害？”趙敏指著鹿杖客道：“這人心存不良，意欲奸淫女兒，我抵死不從，他……他……便抓得我這樣，求爹爹……爹爹作主。”鹿杖客只嚇得魂飛天外，忙道：“小人斗膽也不敢，豈……豈有此事？”汝陽王向他瞪目怒視，哼了一聲，道：“好大的膽子！韓姬之事，我已寬恩不加追究，卻又冒犯我女兒起來了。拿下！”這時他隨侍的武士已先後趕到，聽得王爺喝令拿人，雖知鹿杖客武功了得，還是有四名武士欺近身去。鹿杖客又驚又怒，心想他父女骨肉至親，郡主惱我傷她情郎，竟來反咬我一口，常言道“疏不間親”，郡主又是詭計多端，我怎爭得過她？當下揮出一掌，將四名武士逼退，歎道：“師弟，咱們走罷！”鶴筆翁尚自遲疑。趙敏叫道：“鶴先生，你是好人，不像你師兄是好色之徒，快將你師兄拿下，我爹爹升你做個大官，重重有賞。”玄冥二老武功卓絕，只是熱中于功名利祿，這才以一代高手的身分，投身王府以供驅策。鶴筆翁素知師兄好色貪淫，聽了趙敏之言，倒也信了七八成，升官之賞又令他怦然心動，只是他與鹿杖客同門至好，卻又下不了手，一時猶豫難決。鹿杖客臉色慘然，顫聲道：“師弟，你要升官發財，便來拿我罷。”鶴筆翁歎道：“師哥，咱們走罷！”和鹿杖客并肩而行。玄冥二老威震京師，汝陽王府中武士對之敬若天人，誰敢出來阻擋？汝陽王連聲呼喝，眾武士只是虛張聲勢、裝模作樣的叫嚷一番，眼見玄冥二老揚長下山去了。汝陽王道：“敏敏，你既已受傷，快跟我回去調治。”趙敏指著張無忌道：“這位張公子見鹿杖客欺侮我，路見不平，出手相助，哥哥不明就里，反說他是甚麼叛逆反賊。爹爹，我有一件大事要跟張公子去辦，事成之後，再同他來一起叩見爹爹。”汝陽王聽她言中之意，竟是要委身下嫁此人，聽兒子說這人竟是明教教主，他這次离京南下，便是為了要調兵遣將，對付淮泗和豫鄂一帶的明教反賊，如何能讓女兒隨此人而去？問道：“你哥哥說，這人是魔教的教主，這沒假罷？”趙敏道：“哥哥就愛說笑。爹爹，你瞧他有多大年紀，怎能做反叛的頭腦？”汝陽王打量張無忌，見他不過二十一二歲年紀，受傷後臉色憔悴，失去英挺秀拔之氣，更加不像是個統率數十萬大軍的大首領。但他素知女兒狡譎多智，又想明教為禍邦國，此人就算不是教主，只怕也是魔教中的要緊人物，須縱他不得，便道：“將他帶到城里，細細盤問。只要不是魔教中人，我自有升賞。”他這樣說，已是顧到了女兒的面子，免得她當著這許多人面前恃寵撒嬌。四名武士答應了，便走近身來。趙敏哭道：“爹爹，你真要逼死女兒麼？”匕首向胸口刺進半寸，鮮血登時染紅衣衫。汝陽王驚道：“敏敏，千萬不可胡鬧。”趙敏哭道：“爹爹，女兒不孝，已私下和張公子結成夫婦。你就算少生了女兒這個人。放女兒去罷。否則我立時便死在你面前。”汝陽王左手不住拉扯自己胡子，滿額都是冷汗。他命將統兵、交鋒破敵，都是一言立決，但今日遇上了愛女這等尷尬事，竟是束手無策。王保保道：“妹子，你和張公子都已受傷，且暫同爹爹回去，請名醫調理，然後由爹爹主持婚配。爹爹得了個乘龍快婿，我也有一位英雄妹夫，豈不是好？”他這番話說得好聽，趙敏卻早知是緩兵之計，張無忌一落入他們手中，焉有命在？一時三刻之間便處死了，便道：“爹爹，事已如此，女兒嫁雞隨雞、嫁犬隨犬，是死是活，我都隨定張公子了。你和哥哥有甚計謀，那也瞞不過我，終是枉費心機。眼下只有兩條路，你肯饒女兒一命，就此罷休。你要女兒死，原也不費吹灰之力。”汝陽王怒道：“敏敏，你可要想明白。你跟了這反賊去，從此不能再是我女兒了。”

　　趙敏柔腸百轉，原也舍不得爹爹哥哥，想起平時父兄對自己的疼愛怜惜，心中有如刀割，但自己只要稍一遲疑，登時便送了張無忌性命，眼下只有先救情郎，日後再求父兄原諒，便道：“爹爹，哥哥，這都是敏敏不好，你……你們饒了我罷。”汝陽王見女兒意不可回，深悔平日溺愛太過，放縱她行走江湖，以致做出這等事來，素知她從小任性，倘加威逼，她定然刺胸自殺，不由得長歎一聲，淚水潸潸而下，嗚咽道：“敏敏，你多加保重。爹爹去了……你……你一切小心。”趙敏點了點頭，不敢再向父親多望一眼。汝陽王轉身緩緩走下山去，左右牽過坐騎，他恍如不聞不見，并不上馬，走出十余丈，他突然回過身來，說道：“敏敏，你的傷勢不礙麼？身上帶得有錢麼？”趙敏含淚點了點頭。汝陽王對左右道：“把我的兩匹馬牽給郡主。“左右衛士答應了，將馬牽到趙敏身旁，擁著汝陽王走下山去。六名番僧委頓在地，無法站起，余下的番僧兩個服侍一個，扶著跟在後面。過不多時，眾人走得干干淨淨，只剩下張無忌和趙敏兩人。

## 第三十五章　屠獅有會孰為殃

　　鹿杖客這一掌偷襲，適逢張無忌正以全力帶動十八名番僧聯手合力的內勁，後背藩篱盡撤，失了護體真氣，玄冥寒毒侵入，受傷著實不輕。他盤膝而坐，以九陽真氣在體內轉了三轉，嘔出兩口瘀血，才稍去胸口閉塞之氣，睜開眼來，只見趙敏滿臉都是擔憂的神色。

　　張無忌柔聲道：“趙姑娘，這可苦了你啦。”趙敏道：“這當兒你還是叫我‘趙姑娘’麼？我不是朝廷的人了，也不是郡主了，你……你心里，還當我是個小妖女麼？”張無忌慢慢站起身來，說道：“我問你一句話，你得据實告我。我表妹殷离臉上的劍傷，到底是不是你割的？”趙敏道：“不是！”張無忌道：“那麼是誰下的毒手？”趙敏道：“我不能跟你說。只要你見到謝大俠，他自會跟你說知詳情。”張無忌奇道：“我義父知道詳情？”趙敏道：“你內傷未愈，多問徒亂心意。我只跟你說，倘若你查明實据，殷姑娘确是為我所害，不用你下手，我立時在你面前自刎謝罪。”

　　張無忌聽她說得斬釘截鐵，不由得不信，沉吟半晌，道：“多半是波斯明教那艘船上暗中伏有高手，施展邪法，半夜里將咱們一起迷倒，害了我表妹，盜去了倚天劍和屠龍刀。救出義父之後，可須得到波斯走一遭，去向小昭問個明白。”

　　趙敏抿嘴一笑，說道：“你巴不得想見小昭，便杜撰些緣由出來。我勸你也別胡思亂想了，早些養好了傷，咱們快去少林寺是正經。”張無忌奇道：“去少林寺干麼？”趙敏道：“救謝大俠啊。”張無忌更是奇怪，問道：“我義父在少林寺麼？怎麼會在少林寺？”趙敏道：“這中間的原委曲折，我也不知。但謝大俠身在少林寺內，卻是千真萬确。我跟你說，我手下有一死士，在少林寺出家，是他舍了一條性命，帶來的訊息。”張無忌問道：“為甚麼舍了一條性命？”趙敏道：“我那部屬為了向我證明，設法剪下了謝大俠的一束黃發。可是少林寺監守謝大俠十分嚴密，我那部屬取了頭發後出寺，終于給發覺了，身中兩掌，掙扎著將頭發送到我手里，不久便死了。”

　　張無忌道：“嘿！好厲害！”這“好厲害”三字，也不知是贊趙敏的手段，還是說局勢的險惡。他心中煩惱，牽動內息，忍不住又吐了一口血。

　　趙敏急道：“早知你傷得如此要緊，又是這等沉不住氣，我便不跟你說了。”張無忌坐下地來，靠在山石之上，待要宁神靜息，但關心則亂，總是無法鎮定，說道：“少林神僧空見，是被我義父以七傷拳打死的。少林僧俗上下，二十余年來誓報此仇，何況那成昆便在少林寺出家。我義父落入了他們手中，哪里還有命在？”趙敏道：“你不用著急，有一件東西卻救得謝大俠的性命。”張無忌忙問：“甚麼東西？”趙敏道：“屠龍寶刀。”張無忌一轉念間，便即明白，屠龍刀號稱“武林至尊”，少林派數百年來領袖武林，對這把寶刀自是欲得之而甘心，他們為了得刀，必不肯輕易加害謝遜，只是對他大加折辱，定然難免。趙敏又道：“我想救謝大俠之事，還是你我二人暗中下手的為是。明教英雄雖眾，但如大舉進襲少林，雙方損折必多。少林派倘若眼見抵擋不住明教進攻，其勢已留不住謝大俠，說不定便出下策，下手將他害了。”

　　張無忌聽她想得周到，心下感激，道：“敏妹，你說得是。”趙敏第一次聽他叫自己為“敏妹”，心中說不出的甜蜜，但一轉念間，想到父母之恩，兄妹之情，從此盡付東流，又不禁神傷。張無忌猜到她的心意，卻也無從勸慰，只是想：“她此生已然托付于我，我不知如何方能報答她的深情厚意？芷若和我有婚姻之約，我卻又如何能夠相負？唉！眼前之事，終是設法救出義父要緊，這等兒女之情，且自放在一旁。”勉力站起，說道：“咱們走罷！”趙敏見他臉色灰白，知他受傷著實不輕，秀眉微蹙，沉吟道：“我爹爹愛我怜我，倒是不妨，就只怕哥哥不肯相饒。不出兩個時辰，只要哥哥能設法暫時离開父親，又會派人來捉拿咱倆回去。”張無忌點了點頭，眼見王保保行事果決，是個極厲害的人物，料來不肯如此輕易罷手，目下兩人都身受重傷，倘若西去少林，實是步步荊棘，一時徬徨無策。趙敏道：“咱們急須离開此處險地，到了山下，再定行止。”張無忌點了點頭，蹣跚著去牽過坐騎，待要上馬，只感胸口一陣劇痛，竟然跨不上去。趙敏右臂用力，咬著牙一推，將他送上了馬背，但這麼一用力，胸口被匕首刺傷的傷口又流出不少鮮血。她掙扎著也上了馬背，坐在他身後。本來是張無忌扶她，現下反而變成要她伸手相扶。二人喘息半晌，這才縱馬前行，另一匹馬跟在其後。

　　二人共騎下得山來，索性往大路上走去，折而東行，以免和王保保撞面。行得片刻，便走上了一道小路。兩人稍稍寬心，料想王保保遣人追拿，也不易尋到這條偏僻小路上來，只要挨到天黑，入了深山，便有轉機。

　　正行之間，忽聽得身後馬蹄聲響，兩匹馬急馳而來。趙敏花容失色，抱著張無忌的腰，說道：“我哥哥來得好快，咱們苦命，終于難脫他的毒手。無忌哥哥，讓我跟他回府，設法求懇爹爹，咱們徐圖後會。天長地久，終不相負。”張無忌苦笑道：“令兄未必便肯放過了我。”剛說了這句話，身後兩乘馬相距已不過數十丈。趙敏拉馬讓在道旁，拔出匕首，心意已決，若有回旋余地，自當以計脫身，要是哥哥決意殺害張無忌，兩人便死在一塊，但見那兩乘馬奔到身旁，卻不停留，馬上乘者是兩名蒙古士兵，經過二人身旁，只匆匆一瞥，便即越過前行。趙敏心中剛說：“謝天謝地，原來只是兩個尋常小兵，非為追尋我等而來。”卻見兩名元兵已勒慢了馬，商量了幾句，忽然圈轉馬頭，馳到二人身旁。一名滿腮胡子的元兵喝道：“兀那兩名蠻子，這兩匹好馬是哪里偷來的？”趙敏一聽他的口氣，便知他見了父親所贈的駿馬，起意眼紅。汝陽王這兩匹馬原是神駿之極，兼之金鐙銀勒，華貴非凡。蒙古人愛馬如命，見了焉有不動心之理？趙敏心想：“兩匹馬雖是爹爹所賜，但這兩個惡賊若要恃強相奪，也只有給了他們。”打蒙古話道：“你們是哪一位將軍的麾下？竟敢對我如此無禮？”那蒙古兵一怔，問道：“小姐是誰？”他見兩人衣飾華貴，胯下兩匹馬更非同小可，再聽她蒙古話說得流利，倒也不敢放肆。趙敏道：“我是花兒不赤將軍的女兒，這是我哥哥。我二人路上遇盜，身上受了傷。”兩名蒙古兵相互望了一眼，突然放聲大笑。那胡子兵大聲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殺了這兩個娃娃再說。”抽出腰刀，縱馬過來。趙敏驚道：“你們干甚麼？我告知將軍，教你二人四馬分尸而死。”“四馬分尸”是蒙古軍中重刑，犯法者四肢縛于四匹馬上，一聲令下，長鞭揮處，四馬齊奔，登時將犯人撕為四截，最是殘忍的刑罰。那絡腮胡的蒙古兵獰笑道：“花兒不赤打不過明教叛軍，卻亂斬部屬，拿我們小兵來出氣。昨天大軍嘩變，早將你父親砍為肉醬。在這兒撞到你這兩只小狗，那是再好不過。”說著舉刀當頭砍下。趙敏一提韁繩，縱馬避過。那兵正待追殺，另一個元兵叫道：“別殺這花朵兒似的小姑娘，咱哥兒倆先圖個風流快活。”那胡子兵道：“妙極，妙極！”

　　趙敏心念微動，便即縱身下馬，向道旁逃去。兩名蒙古兵一齊下馬追來。趙敏“啊喲”一聲，摔倒在地。那胡子兵扑將上去，伸手按她背心。趙敏手肘回撞，正中他胸口要穴，那胡子兵哼也不哼，滾倒在旁。另一元兵沒看清他已中暗算，跟著扑上，趙敏依樣葫蘆，又撞中了他的穴道。這兩下撞穴，她平時自是不費吹灰之力，此刻卻累得氣喘吁吁，滿頭都是冷汗，全身似欲虛脫。

　　她支撐著起來，卻去扶張無忌下馬，拔匕首在手，喝道：“你這兩個犯上作亂的狗賊，還要性命不要？”兩名元兵穴道被撞，上半身麻木不仁，雙手動彈不得，下肢略有知覺，卻也是酸痛難當，只道趙敏跟著便要取他二人性命，不料想聽她言中之意竟有一線生機，忙道：“姑娘饒命！花兒不赤將軍并非小人下手加害。”趙敏道：“好，若是依得我一事，便饒了你二人的狗命。”兩名元兵不理是何難事，當即答應：“依得！依得！”趙敏指著自己的坐騎，道：“你二人騎了這兩匹馬，急向東行，一日一夜之內，必須馳出三百里地，越快越好，不得有誤。”二人面面相覷，做夢也想不到她的吩咐竟是如此一樁美差，料來她說的話必是反話。那胡子兵道：“姑娘，小人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再要姑娘的坐騎……”趙敏截住他的話頭，說道：“事機緊迫，快快上馬。路上倘若有人問起，你只須說這兩匹馬是市上買的，千萬不可提及我二人的形貌，知道了麼？”那二名蒙古兵仍是將信將疑，但禁不住趙敏連聲催促，心想此舉縱然有詐，也胜于當場被她用匕首刺死，于是告了罪，一步步挨將過去，翻身上鞍。蒙古人自幼生長于馬背之上，騎馬比走路還要容易，雖然手足僵硬，仍能控馬前行。二兵生怕趙敏一時胡塗，隨即翻悔，待坐騎行出數丈，雙腿急夾，縱馬疾馳而去。張無忌道：“這主意挺高，你哥哥手下見到這兩匹駿馬，定料我二人已向東去。咱們此刻卻又向何方而行？”趙敏道：“自是向西南方去了。”二人上了蒙古兵留下的坐騎，在荒野間不依道路，徑向西南。

　　這一路盡是崎嶇亂石，荊棘叢生，只刺得兩匹馬腿上鮮血淋漓，一跛一躓，一個時辰只行得二十來里。天色將黑，忽見山坳中一縷炊煙裊裊升起。張無忌喜道：“前面有人家，咱們便去借宿。”行到近處，見大樹掩映間露出黃牆一角，原來是座廟宇。趙敏扶張無忌下得馬來，將兩匹馬的馬頭朝向西方，從地下拾起一根荊枝，在馬臀上鞭打數下。兩匹馬長聲嘶叫，快奔而去。她到處布伏疑陣，但求引開王保保的追兵，至于失馬後逃遁更是艱難，卻也顧不得許多了，眼前只能行得一步算一步。二人相將扶持，挨到廟前，只見大門匾額寫著：“中岳神廟”四字。趙敏提起門環，敲了三下，隔了半晌無人答應，又敲了三下。忽聽得門內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是人是鬼？來挺尸麼？”格格聲響，大門緩緩開了，木門後出現一個人影。其時暮色蒼茫，那人又身子背光，看不清他面貌，但見他光頭僧衣，是個和尚。張無忌道：“在下兄妹二人途中遇盜，身受重傷，求在寶剎借宿一宵，請大師慈悲。”那人哼的一聲，冷冷的道：“出家人素來不與人方便，你們去罷。”便欲關門。趙敏忙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于你未必沒有好處。”那和尚道：“甚麼好處？”趙敏伸手到耳邊摘下一對鑲珠的耳環，遞過去交在他手中。那和尚見每只耳環上都鑲有小指頭大小的一粒珍珠，再打量二人，說道：“好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側身讓在一旁。趙敏扶著張無忌走了進去。那和尚引著二人穿過大殿和院子，來到東廂房，說道：“就在這兒住罷。”房中無燈無火，黑洞洞地，趙敏在床上一摸，床上只一張草席，更無別物。只聽得外面一個洪亮的聲音叫道：“郝四弟，你領誰進來了？”那和尚道：“兩個借宿的客人。”說著跨步出門。趙敏道：“師傅，請你布施兩碗飯，一碟素菜。”那和尚道：“出家人吃十方，不布施！”說著揚長而去。趙敏恨恨的道：“這和尚可惡！無忌哥哥，你肚子很餓了罷？咱們得弄些吃的才成。”突然間院子中腳步聲響，共有七八人走來，火光閃動，房門推開，兩名僧人高舉燭台，照射兩人。張無忌一瞥之下，高高矮矮共是八名僧人，有的粗眉巨眼，有的滿臉橫肉，竟無一個善相之人。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僧道：“你們身上還有多少金銀珠寶，一起都拿出來。”趙敏道：“干甚麼？”老僧笑道：“兩位施主有緣來此；正好撞到小廟要大做法事，重修山門，再裝金身。兩位身上的金銀珠寶，一起布施出來。倘若吝嗇不肯，得罪了菩薩，那就麻煩了。”趙敏怒道：“那不是強盜行徑麼？”那老僧道：“罪過，罪過。我們八兄弟殺人放火，原是做的強盜勾當，最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馬馬虎虎的做了和尚。兩位施主有緣，肥羊自己送上門來，唉，可要累得我們出家人六根又不能清淨了。”

　　張無忌和趙敏大吃一驚，沒想到這八個和尚乃大盜改裝，這老僧既直言不諱，自是存心要殺人了，決不致自吐隱事之後又再相饒。

　　另一名僧人獰笑道：“女施主不用害怕，我們八個和尚強盜正少一位押廟夫人，你生得這般花容月貌，當真是觀世音菩薩下凡，如來佛見了也要動心。妙極！妙極！”趙敏從懷里掏出七八錠黃金，一串珠鏈，放在桌上，說道：“財物珠寶，盡在于此。我兄妹也是武林中人，各位須顧全江湖上義氣。”那老僧笑道：“兩位是武林中人，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知是哪一派的門下？”趙敏道：“我們是少林子弟。”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大派，她只盼這八人便算不是出身少林旁系，親友之中或也有人與少林派有些淵源。那老僧一怔，隨即目現凶光，說道：“是少林子弟嗎？當真不巧了！你們兩個娃娃只好怪自己投錯了門派。”伸手便拉她手腕。趙敏一縮手，老僧拉了個空。

　　張無忌見眼前情勢危急之極，自己與趙敏身上傷重，萬難抵敵，這幾年來會過多少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卻難道今日反喪生于八個三四流的小盜手中？不管怎樣，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趙敏受辱，便道：“敏妹，你躲在我身後，我來料理這八名小賊。”趙敏空有滿腹智計，此刻也是束手無策，問道：“你們是甚麼人？”那老僧道：“我們是少林寺逐出來的叛徒，遇到別派的江湖人馬，倒還手下留情，但若碰到少林子弟，那是非殺不可。小姑娘，這位兄弟本來要留你做個押廟夫人，現下知道你是少林門下，我們只有先奸後殺，留不得活口了。”張無忌低沉嗓子道：“好哇！你們是圓真的門下，是也不是？”那老僧咦的一聲，道：“這倒奇了，你怎知道？”趙敏接口道：“咱們正是要上少林寺去，會見陳友諒大哥，推舉圓真大師作少林寺方丈。”那老僧道：“善哉善哉！我佛如來，普渡眾生。”趙敏道：“是啊，咱們正好齊心合力，共成善舉。”她此言一出，八名僧人同時哈哈大笑。原來這八個和尚确是圓真和陳友諒一党，由陳友諒引入，拜在圓真門下。近年來圓真圖謀方丈一席之心甚急，四處收羅人才。只是少林寺戒律精嚴，每收一名弟子，均須由執掌戒律的監寺詳加盤問，查明出身來歷，圓真難以為所欲為。于是由陳友諒設計，招引各路幫會豪傑、江洋大盜在寺外拜師，作為圓真的弟子，卻不身入少林，只待時機到來，共舉大事。圓真的武功何等深湛，只一出手，便令江湖豪士群相懾服，這些武林人物素慕少林名門正派的威望，又見到圓真神功絕技，自是皆愿拜師。便有少數不愿背叛本門的，圓真立即下手除卻，是以他奸謀經營已久，卻不敗露。那老僧口稱“我佛如來，普渡眾生”，卻是他們這一党見面的暗號，倘若是本党中人，只須答以“花開見佛，心即靈山”，互相便知。趙敏一聽到老僧口氣中露出是圓真弟子，便推算到圓真圖謀方丈之位的心意，可是他們約定的暗號，卻又如何得知？

　　一名矮胖僧人道：“富大哥，這小妮子說甚麼推舉我師作少林寺方丈，這訊息從何處得來？事關重大，不可不問個明白。”這八人雖落發作了和尚，相互間仍是“大哥”“二哥”相稱，不脫昔時綠林習氣。張無忌一聽他八人笑聲，便知要糟，苦于重傷後真氣無法凝聚，只得努力收束心神，強行聚氣，只覺熱烘烘的真氣東一團、西一塊，始終難以依著脈絡運行。只見那老僧猶如鳥爪的五根手指向趙敏抓去，趙敏無力擋架，縮身避向里床，張無忌心下焦急，但此際也惟有盤膝運功，只盼能恢復得二三成功力，便能打發這八名惡賊了。

　　那矮胖僧人見他在這當口兀自大模大樣的運氣打坐，怒喝：“這小子不知死活，老子先送他上西天去，免得在這里礙手礙腳！”說著右臂抬起，骨骼格格作響，呼的一拳，猛力打向張無忌胸口。趙敏眼見危急，尖聲驚呼，卻見那矮胖僧人一拳打過，右臂軟軟垂下，雙目圓睜，卻站著一動也不動了。那老僧吃了一驚，伸手拉了他一把，那胖僧應手而倒，竟已死去。余下各僧又驚又怒，紛紛喝道：“這小子有妖法，有邪術！”原來那胖僧運勁于臂，猛擊張無忌胸口，正打在“膻中穴”上。張無忌的九陽神功攻敵不足，護身卻是有余，不但將敵人打來的拳勁反彈了回去，更因對方這麼一擊，引動了他體內九陽真氣，勁上加勁，力中貫力，那胖僧立時便即斃命。那老僧卻道張無忌胸口裝有毒箭、毒刺之類物事，以致那胖僧中了劇毒，當即出掌，擊向他露在袖外的右臂，准擬先打折他手臂，再行慢慢收拾。這一招剛猛的掌力撞到張無忌臂上，引動他體內九陽真氣反激而出。那老僧登時倒撞出去，其勢如箭，喀喇一聲大響，沖破窗格，撞在庭中一株大槐樹上，腦漿迸裂。余僧大聲呼叫聲中，一僧雙拳搗向張無忌太陽穴，一僧以“雙龍搶珠”之招伸指挖他眼珠，另一僧飛起右足，踢向他的丹田。張無忌低頭避開雙眼，讓他兩指戳在額頭，但聽得碰碰、啊喲、噗噗數聲連響，三僧先後震死。第三僧飛足猛踢，力道甚是強勁，右腿竟然硬生生的震斷。張無忌丹田處受了這一腿，真氣鼓蕩，右半邊身子中各處脈絡竟有貫穿模樣，心下暗喜：“可惜這惡僧震死得太早，要是他在我丹田上多踢幾腳，反能助我早復功力。看來我受傷雖重，恢復倒是不難，只須有十天到半月將息，便能盡復舊觀。”八僧中死了五僧，余下三名惡僧嚇得魂飛天外，爭先恐後的搶出門去，直奔到廟門之外，不見張無忌追趕出來，這才站定了商議。一個道：“這小子定是有邪法。”另一個道：“我看不是邪法，這小子內功厲害，反激出來傷人。”第三人道：“不錯，咱們好歹要給死去了的兄弟報仇。”三人商議了半晌，一人忽道：“這小子顯是受傷甚重，否則何以不追將出來？”另一人喜道：“不錯，多半他不會走動，五個兄弟以拳腳打他，他能以內功反激，咱們用兵刃砍他刺他，難道他當真有銅筋鐵骨不成？”三僧商量定當，一人挺了柄長矛，一人提刀，一人持劍，走到院子之中。只見東廂房中靜悄悄地，并無人聲。三僧往撞破了的窗格子中一張，只見那青年男子仍是盤膝而坐，模樣極是疲累，身子搖搖晃晃，似乎隨時便要摔倒。那少女拿著一塊手帕在替他額頭拭汗。三僧互使眼色，總是不敢便此沖入。一僧叫道：“臭小子，有種的便出來，跟老爺斗三百回合。”另一僧罵道：“這小子有甚麼本事，便只會使妖法害人。那是下三濫的把戲，卑鄙下流，無恥之尤。”三僧見張無忌既不答話，又不下床，膽子越來越大，辱罵的言語也越來越髒，佛門弟子中口出惡言的，只怕再也沒人能胜得過這三位大和尚了。張無忌和趙敏聽了卻也并不生氣，他二人最擔心的不是三僧再來尋仇，而是怕他們嚇得一去不回。此間离嵩山少林寺不遠，這三僧轉去告知了成昆，那就大事去矣。張無忌之傷不到十天以外，萬難痊可，用不著成昆親至，只要來得一兩個二流高手，例如陳友諒之類的人物，便也無法抵擋。因此見三僧去而復回，反而暗暗喜歡。張無忌連受五僧襲擊，體內九陽真氣有若干處所漸行凝聚，雖仍難以發勁傷敵，心下已不若先前驚惶。突然間砰的一聲，一僧飛腳踢開房門，搶了進來，青光閃處，紅纓抖動，手中挺著一柄長矛。趙敏叫道：“啊喲！”急將手中匕首遞給張無忌。張無忌搖頭不接，暗暗叫苦：“我手上半點勁力也無，縱有兵刃，如何御敵？我血肉之軀，卻不能抵擋兵器。”動念未已，敵人長矛卷起一個槍花，紅纓散開，矛頭已向胸口刺到。這一矛來得快，趙敏的念頭卻也轉得快，伸手到張無忌懷中摸出一塊聖火令，對准矛頭來路，擋在張無忌胸口，當的一響，矛頭正好戳在聖火令上。以倚天劍之利，尚自不能削斷聖火令，矛頭刺將上去，自是絲毫無損。這一刺之勁激動張無忌體內九陽神功，反彈出去，但聽得“啊……”的一下長聲慘叫，矛杆直插入那僧人胸口。

　　這僧人尚未摔倒，第二名僧人的單刀已砍向張無忌頭頂。趙敏深恐一塊聖火令擋不住單刀刃鋒，雙手各持一塊聖火令，急速在張無忌頭頂一放。這當口果真是間不容發，又是當的一聲響，單刀反彈，刀背將那惡僧的額骨撞得粉碎，但趙敏的左手小指卻也被刀鋒切去了一片，危急之際，竟自未感疼痛。第三名僧人持劍剛進門口，便見兩名同伴幾乎是同時殞命，他大叫一聲，向外便奔。趙敏叫道：“不能讓他逃走了。”一塊聖火令從窗子擲將出去，准頭極佳，卻是全無力量，沒碰到那人身子便已落地。張無忌抱住她身子，叫道：“再擲！”以胸口稍行凝聚的真氣從她背心傳入。趙敏左手的聖火令再度擲出。那僧人只須再奔兩步，便躲到了照壁之後，但聖火令去勢奇快，正中背心，登時狂噴鮮血而死。張無忌和趙敏聖火令一脫手，同時昏暈，相擁著跌下床來。這時廂房內死了六僧，庭中死了二僧，張趙二人昏倒在血泊之中。荒山小廟，冷月清風，頃刻間更無半點聲息。過了良久，趙敏先行醒轉，迷迷糊糊之中先伸手一探張無忌鼻息，只覺呼吸雖弱，卻悠長平穩。她支撐著站起身來，無力將他扶上床去，只得將他身子拉好，抬起他頭，枕在一名死僧身上。她坐在死人堆里不住喘氣。又過半晌，張無忌睜開眼來，叫道：“敏妹，你……你在哪里？”趙敏嫣然一笑，清冷的月光從窗中照將進來，兩人看到對方臉上都是鮮血，本來神情甚是可怖，但劫後余生，卻覺說不出的俊美可愛，各自張臂，相擁在一起。這番劇戰，先前殺那七僧，張無忌未花半分力氣，借力打力，反而有益無損，但最後以聖火令飛擲第八名惡僧，二人卻是大傷元氣。這時二人均已無力動彈，只有躺在死人堆中，靜候力氣恢復。趙敏包扎了左手小指的傷處，迷迷糊糊的又睡著了。

　　直到次日中午，二人方始先後醒轉。張無忌打坐運氣，調息大半個時辰，精神一振，撐身站了起來，肚里已是咕咕直叫，摸到廚下，只見一鍋飯一半已成黑炭，另一半也是焦臭難聞，當下滿滿盛了一碗，拿到房中。趙敏笑道：“你我今日這等狼狽，只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兩人相對大笑，伸手抓取焦飯而食，只覺滋味之美，似乎猶胜山珍海味。一碗飯尚未吃完，忽聽得遠處傳來了馬蹄和山石相擊之聲。嗆啷一聲，盛著焦飯的瓦碗掉在地下，打得粉碎。趙敏與張無忌面面相覷，兩顆心怦怦跳動，耳聽得馳來的共是兩匹馬，到了廟門前戛然而止，接著門環四響，有人打門，稍停片刻，又是門環四響。張無忌低聲道：“怎麼辦？”只聽得門外有人叫道：“上官三哥，是我秦老五啊。”趙敏道：“他們就要破門而入。咱們且裝死人，隨機應變。”

　　兩人伏在死人堆里，臉孔向下。剛伏好身子，便聽得砰的一聲巨響，廟門被人猛力撞開，從撞門的聲勢中聽來，來人膂力不小。趙敏心念一動，道：“你伏在門邊，擋住二人的退路。”張無忌點點頭，爬到門檻之旁。

　　緊跟著便聽得兩聲驚呼，刷刷聲響，進廟的兩人拔出了兵刃，顯已見到了庭中的兩具尸首。一人低聲道：“小心，防備敵人暗算。”另一人大聲喝道：“好朋友，鬼鬼祟祟的躲著算是甚麼英雄？有種的出來跟老子決一死戰。”這人嗓音粗豪，中氣充沛，諒必是那推門的大力士了。他連喝數聲，四下里卻無半點聲息，說道：“賊子早去遠了。”另一個嗓音嘶啞的人道：“四處查一查，莫要中了敵人詭計。”那秦老五道：“壽老弟，你往東邊搜，我往西邊搜。”那姓壽的似乎心中害怕，說道：“只怕敵人人多，咱們聚在一起，免得落單。”秦老五未置可否。那姓壽的突然咦的一聲，指著東廂房道：“里……里面還有死人！”兩人走到門邊，但見小小一間房中，死尸橫七豎八的躺了一地。秦老五道：“這廟……廟里的八位兄弟，一齊喪命，不知是甚麼人下的毒手！”姓壽的道：“秦五哥，咱們急速回寺，稟……稟……稟報師父。”秦老五沉吟道：“師父叮嚀咱們，須得趕快將請帖送出，趕著在端午節開‘屠獅英雄會’，要是誤事了，可吃罪不起。”張無忌聽到“屠獅英雄會”五字，微一沉吟，不禁驚、喜、慚、怒，百感齊生，心想：“他師父大撒請帖，開甚麼屠獅英雄會，自是召集天下英雄，要當眾殺害義父，這麼說來，在端午節之前，義父性命倒是無礙。我不能保護義父周全，害得他老人家落入奸人手中，苦受折辱，不孝不義，莫此為甚。”他越想越怒，恨不得立時手刃這兩名奸人，但又怕二人見機逃走，自己卻無力追逐，唯有待他二人進房，然後截住退路，依樣葫蘆，以九陽真氣反震之力鋤奸。不料這二人見房中盡是死尸，不愿進房，只是站在庭中商量。

　　那姓壽的道：“這等大事，得及早稟告師父才好。”秦老五道：“這樣罷，咱哥兒倆分頭行事，我去送請帖，你回寺稟告師父。”姓壽的又擔心在道上遇到敵人，躊躇未答。秦老五惱起來，說道：“那麼任你挑選，你愛送請帖，那也由得你。”姓壽的沉吟片刻，終覺還是回山較為安全，說道：“聽憑秦五哥吩咐，我回山稟告便是。”二人當即轉身出去。

　　趙敏身子一動，低聲呻吟了兩下。秦壽二人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趙敏又動了兩動，這時看得清楚，卻是個女子。秦老五奇道：“這女子是誰？”走進房去。姓壽的膽子雖小，但一來見她是個女子，二來是重傷垂死之人，也就不加忌憚，跟著進房，秦老五便伸手去扳趙敏肩頭。張無忌一聲咳嗽，坐起身來，盤膝運氣，雙目似閉非閉。秦壽二人突然見他坐起，臉上全是血漬，神態卻又是這等可怖，一齊大驚。那姓壽的叫道：“不好，這是尸變。這僵……僵……僵尸陰魂不散，秦五哥須……須得小心。”忙縱身跳上了床。秦老五叫道：“僵尸作怪，姓秦的可不來怕你。”舉刀猛往張無忌頭頂砍落。張無忌手中早握好了兩枚聖火令，當即往頭頂一放，當的一響，刀刃砍在聖火令上，反彈回去，將秦老五撞得腦漿迸裂，立時斃命。

　　那姓壽的手中握著一柄鬼頭刀，手臂發抖，想要往張無忌身上砍去，卻哪里敢？張無忌只等他砍劈過來，便可以九陽真氣反撞。趙敏見那人久久不動，心下焦躁：“這膽小鬼魂飛魄散，不敢動手，要是他拋刀逃走，咱們可奈何他不得。”只見他牙關相擊，格格作響，突然間拍的一聲，鬼頭刀掉在地下。張無忌道：“你有種便來砍我一刀，打我一拳。”那人道：“小……小的沒種，不……不敢跟老爺動手。”張無忌道：“那麼你踢我一腳試試。”那人道：“小的……小的更加不敢。”張無忌怒道：“你如此膿包，待會只有死得更慘，快向我砍上兩刀。我若見你手勁不差，說不定反饒了你的性命。”那人道：“是，是！”俯身拾起了鬼頭刀，瞥見秦老五頭骨破碎的慘狀，心想這僵尸法力高強，我還是苦苦哀求饒命的為是，當即跪倒，磕頭道：“老爺饒命！你身遭枉死，跟小人可……可毫不相干，你別向小……小人索命。”

　　趙敏聽他竟以為張無忌是死人，心中有氣，哼了一聲，道：“武林中居然有這等沒出息的奴才。”那人道：“是，是！小的沒出息，沒出息，真是奴才，真是奴才。”

　　他不敢出手，張無忌倒是無計可施，突然間心念一動，喝道：“過來。”那人忙道：“是！”向前爬了幾步，仍是跪著。張無忌伸出雙手，將兩根拇指按在他眼珠之上，喝道：“我先挖出你的眼珠。”那人大驚，不及多想，忙伸手用力將張無忌雙臂推開。張無忌只求他這麼一推，當即借用他的力道，手臂下滑，點了他乳下“神封”、“步廊”兩處穴道。那人全身酸麻，扑倒在地，大聲求懇：“老爺饒命，老爺饒命。原來老爺不是僵尸，好得很，那……那更加要饒命了。”他這時伏在張無忌身前，已瞧清對方乃是活人。趙敏知道張無忌這一下乃是借力點穴，但借來的力道實在太小，只能暫時令那人手足酸軟，卻未失行動之力，不到半個時辰，封閉了的穴道自行解開，屆時又有一番麻煩，又想有許多事要向他查明，不能便取他性命，說道：“你已給這位爺台點中了死穴，你吸一口氣，左胸助角是否隱隱生疼？”那人依言吸氣，果覺左胸幾根筋骨處頗為疼痛，其實這是一時氣血閉塞的應有之象，那人不知，更大聲哀求起來。趙敏道：“要饒你性命嗎？可須得給你用金針解開死穴才成。那未免太也麻煩了。”那人磕頭道：“姑娘無論如何得麻煩這麼一次。姑娘救得小人之命，小人做牛做馬，也供姑娘驅使。”趙敏嫣然一笑，道：“似你這等江湖人物，我倒是第一次看見。好罷，你去拾一塊磚頭來。”那人忙應道：“是，是！”蹣跚著走出，到院子中去撿磚頭。

　　張無忌低聲問：“要磚頭干甚麼？”趙敏微笑道：“山人自有妙計。”那人拿了一塊磚頭，恭恭敬敬的走進房來。趙敏在頭發上拔下一只金釵，將釵尖對准了他肩頭“缺盆穴”，說道：“我先用金針解開你上身脈絡，免得死穴之氣上沖入腦，那就無救了。但不知那位爺台肯不肯饒你性命？”那人眼望張無忌，滿是哀懇之色。張無忌便點了點頭。那人大喜，道：“這位大爺答應了，請姑娘快快下手。”趙敏道：“嗯，你怕不怕痛？”那人道：“小人只怕死，不怕痛。”趙敏道：“很好！你用磚頭在金釵尾上敲擊一下。”那人心想金釵插入肩頭，這是皮肉之傷，毫不皺眉，提起磚頭便在釵尾一擊。

　　磚頭擊落，金釵刺入“缺盆穴”，那人并不疼痛，反有一陣舒適之感，對趙敏更增幾分信心，不絕口的道謝。趙敏命他拔出金釵，又在他魂門、魄戶、天柱、庫房等七八處穴道上分別刺過。張無忌微微一笑，道：“好了，好了！”站起身來，心知那人穴道上受了這些攢刺，倘若逃出廟去，竭力奔跑，這幾下刺穴立即發作，便制了他死命。

　　趙敏道：“你去打兩盆水，給我們洗臉，然後去做飯。你若是要死，不妨在飯菜之中下些毒藥，咱三人同歸于盡。”那人道：“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這麼一來，張無忌和趙敏倒多了一個侍仆。趙敏問他姓名，原來那人姓壽，名叫南山，有個外號叫作“萬壽無疆”，卻是江湖上朋友取笑他臨陣畏縮、一輩子不會被人打死之意。他雖隨著一干綠林好漢拜在圓真門下，圓真卻嫌他根骨太差，人品猥葸，只差他跑腿辦事，從來沒傳授過甚麼武功。壽南山被點中了穴道，力氣不失，被趙敏差來差去，極是賣力。他將九具尸體拖到後園中埋葬了，提水洗淨廟中血漬。妙在此人武功不成，烹調手段倒算得是第一流好手，做幾碗菜肴，張無忌和趙敏吃來大加贊賞。

　　待得諸事定當，張趙二人盤問那“屠獅英雄會”的詳情。壽南山倒是毫不隱瞞，只可惜旁人瞧他不起，許多事都沒跟他說。他只知少林寺方丈空聞大師派圓真主持這次大會，由空聞和空智兩位神僧出面，廣撒英雄帖，邀請天下各門派、各幫會的英雄好漢，于端午節齊集少林寺會商要事。張無忌要過那英雄帖一看，見是邀請云南點蒼派浮塵子、古松子、歸藏子等諸劍客的請柬。點蒼諸劍成名已久，但隱居滇南，從來不和中原武林人士交往。現下少林派連他們也邀到了，可見這次大會賓客之眾，規模之盛。少林派領袖武林，空聞、空智親自出面邀請，料得接柬之人不論有何要事，均將擱在一旁，前來赴會。

　　張無忌見請柬上只寥寥數字，但書“敬請端陽佳節，聚會少林，與天下英雄樽酒共歡”，并無“屠獅”字樣，便問：“干麼那秦老五說這會叫作‘屠獅英雄會’？”

　　壽南山臉有得色，說道：“張爺有所不知，我師父擒獲了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叫作金毛獅王謝遜。我們少林派這番要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露臉，當眾宰殺這只金毛獅王，因此這個大會嘛，便叫作‘屠獅英雄會’。”張無忌強忍怒氣，又問：“這金毛獅王是何等人物，你可看見了麼？你師父如何將他擒來？這人現下關在何處？”

　　壽南山道：“這金毛獅王哪，嘿嘿，那可當真厲害無比，足足有小人兩個那麼高，手膀比小人的大腿還粗，不說別的，單是他一對精光閃閃的眼睛向著你這麼一瞪，你登時便魄飛魂散，不用動手，便得磕頭求饒……”

　　張無忌和趙敏對望一眼，只聽他又道：“我師父跟他斗了七日七夜，不分胜敗，後來我師父怒了，使出威震天下的‘擒龍伏虎功’來，這才將他收服。現下這金毛獅王關在我們寺中大雄寶殿的一只大鐵籠中，身上縛七八根純鋼打就的鏈條……”張無忌越聽越怒，喝道：“我問你話，便該据實而言，這般胡說八道，瞧我不要了你的狗命！金毛獅王謝大俠雙目失明，說甚麼雙眼精光閃閃？”壽南山的牛皮當場給人戳穿，忙道：“是，是！想必是小人看錯了。”張無忌道：“到底你有沒有見到他老人家？謝大俠是怎麼一副相貌，你且說說看。”壽南山實在未見過謝遜，知道再吹牛皮，不免有性命之憂，忙道：“小人不敢相欺，其實是聽師兄們說的。”張無忌只想查明謝遜被囚的所在。但反復探詢，壽南山确是不知，料想這是機密大事，這小腳色原也無從得悉，只得罷了。好在端陽節距今二月有余，時日大是從容，待傷勢全愈後前去相救，盡來得及。

　　三人在中岳神廟中過了數日，倒也安然無事，少林寺中并未派人前來聯絡。到得第八日上，趙敏之傷已全愈了七八成，張無忌體內真氣逐步貫通，四肢漸漸有力，其時若有敵人到來，要逃跑已非難事。那壽南山盡心竭力的服侍，不敢稍有异志。趙敏笑道：“萬壽無疆，你這胚子學武是不成的，做個管家倒是上等人材。”壽南山苦笑道：“姑娘說得好。”張無忌和趙敏每日吃著壽南山精心烹調的美食，中岳神廟中別有一番溫馨天地。又過十來日，兩人體力盡復，張無忌便和趙敏商議如何營救謝遜。

　　趙敏道：“本來最好的法子是真的點了‘萬壽無疆’死穴，派他回去少林寺打探。只是這人太過膿包，多半會露出馬腳，反而壞了大事。這樣罷，咱們便到少室山下相機行事。只是咱們二人的打扮卻得變一變。”

　　張無忌道：“喬裝作甚麼？剃了光頭，做和尚、尼姑嗎？”趙敏臉上微微一紅，啐道：“呸！虧你想得出！一個小和尚，帶著個小尼姑，整天晃來晃去，成甚麼樣子？”張無忌笑道：“那麼咱倆扮成一對鄉下夫妻，到少室山腳下種田砍柴去。”趙敏一笑，道：“兄妹不成麼？要是扮成了夫妻，給周姑娘瞧見，我這左邊肩上又得多五個手指窟窿。”

　　張無忌也是一笑，不便再說下去，細細向壽南山問明少林寺中各處房舍的內情，便道：“你身上被點的死穴，都已解了，這就去罷。”趙敏正色道：“只是你這一生必須居于南方，只要一見冰雪，立刻送命。你急速南行，住的地方越熱越好，倘若受了一點點風寒，有甚麼傷風咳嗽，那可危險得緊。”壽南山信以為真，拜別二人，出廟便向南行。這一生果然長居岭南，小心保養，不敢傷風，直至明朝永樂年間方死，雖非當真“萬壽無疆”，卻也是得享遐齡。

　　張趙二人待他走遠，小心清除了廟內一切居住過的痕跡，走出二十余里，向農家買了男女莊稼人的衣衫，到荒野處換上，將原來衣衫掘地埋了，慢慢走到少室山下。到得离少林寺七八里處，途中已三次遇到寺中僧人。趙敏道：“不能再向前行了。”見山道旁兩間茅舍，門前有一片菜地，一個老農正在澆菜，便道：“向他借宿去。”張無忌走上前去，行了個禮，說道：“老丈，借光，咱兄妹倆行得倦了，討碗水喝。”那老農恍若不聞，不理不睬，只是舀著一瓢瓢糞水往菜根上潑去。張無忌又說了一遍，那老農仍是不理。忽然呀的一聲，柴扉推開，走出一個白發婆婆，笑道：“我老伴耳聾口啞，客官有甚麼事？”張無忌道：“我妹子走不動了，想討碗水喝。”那婆婆道：“請進來罷。”二人跟著入內，只見屋內收拾得甚是整洁，板桌木凳，抹得干干淨淨，老婆婆的一套粗布衣裙也是洗得一塵不染。趙敏心中喜歡，喝過了水，取出一錠銀子，笑道：“婆婆，我哥哥帶我去外婆家，我路上腳抽筋，走不動了，今兒晚想在婆婆家借宿一宵，等明兒清早再趕路。”

　　那婆婆道：“借宿一宵不妨，也不用甚麼銀子。只是我們但有一間房，一張床，我和老伴就算讓了出來，你兄妹二人也不能一床睡啊。嘿嘿，小姑娘，你跟婆婆說老實話，是不是背父私奔，跟情哥哥逃了出來啊？”

　　趙敏給她說中了真情，不由得滿臉通紅，暗想這婆婆的眼力好厲害，聽她說話口氣不似尋常農家老婦，當下向她多打量了幾眼。但見她雖弓腰曲背，但雙目炯炯有神，說不定竟是身有武藝。趙敏情知張無忌還像個尋常農夫，自己的容貌舉止、說話神態，決計不似農女，便悄悄說道：“婆婆既已猜到，我也不能相瞞。這個曾哥哥，是我自幼的相好，我爹爹嫌他家中貧窮，不肯答應婚事。我媽媽見我尋死覓活的，便作主叫我跟了他……他出來。我媽媽說，過得三年兩載，我們有了……有了娃娃，再回家去，爹爹就是不肯也只好肯了。”她說這番話時滿臉通紅，不時偷偷向張無忌望上幾眼，目光中深孕情意，又道：“我家在大都是有面子的人家，爹爹又是做官的。我們要是給人抓住了，阿牛哥非給我爹爹打死不可。婆婆，我跟你說是說了，你可千萬別告訴人。”那婆婆呵呵而笑，連連點頭：“我年輕時節，也是個風流人物。你放心，我把我的房讓給你小夫妻。此處地方偏僻，你家里人一定找不到，就算有人跟你們為難，婆婆也不能袖手旁觀。”她見趙敏溫柔美麗，一上來便將自己的隱私說與她聽，心下便大有好感，決意出力相助，玉成她倆的好事。趙敏聽了她這幾句話，更知她是個武林人物，此處距少林寺極近，不知她與成昆是友是敵，當真要處處小心，不能露出半分破綻，于是盈盈拜倒，說道：“婆婆肯替我二人作主，那真是多謝了。阿牛哥，快來謝過婆婆。”張無忌依言過來，作揖道謝。那婆婆笑眯眯的點頭，當即讓了自己的房出來，在堂上用木板另行搭了一張床，墊些稻草，舖上一張草席。

　　兩人來到房中，張無忌低聲道：“澆菜那個老農本領更大，你瞧出來了麼？”趙敏道：“啊，我倒看不出。”張無忌道：“他肩挑糞水，行得極慢，可是兩只糞桶竟沒半點晃動，那是很高的內力修為。”趙敏道：“比起你來怎麼樣？“張無忌笑道：“我來試試，也不知成不成。”說著一把將她抱起，扛在肩頭，作挑擔之狀。趙敏格格笑道：“啊喲！你將我當作了糞桶麼？”那婆婆在房外聽得他二人親熱笑謔之聲，先前心頭存著的些微疑心，立時盡去。當晚二人和那老農夫婦同桌共餐，居然有雞有肉。張無忌和趙敏故意偷偷捏一捏手，碰一碰肘，便如一對熱戀私奔的情侶，蜜里調油，片刻分舍不得。初時還不過有意做作，到後來竟是純出自然。那婆婆瞧在眼里，只是微笑，那老農卻如不見，只管低頭吃飯。飯後張無忌和趙敏入房，閂上了門。兩人在飯桌上這般真真假假的調笑，不由得都動了情。趙敏俏臉紅暈，低聲道：“我們這是假的，可作不得真。”張無忌一把將她摟在懷里，吻了吻她，低聲道：“倘若是假的，三年兩載，又怎能生得個娃娃，抱回家去給你爹爹瞧瞧？”趙敏羞道：“呸，原來你躲在一旁，把我的話都偷聽去啦。”

　　張無忌雖和她言笑不禁，但總是想到自己和周芷若已有婚姻之約，雖盼將來一雙兩好，總須和周芷若成婚之後，再說得上趙敏之事。此刻溫香在抱，不免意亂情迷，但終于強自克制，只親親她的櫻唇粉頰，便將她扶上床去，自行躺在床前的板凳之上，調息用功，九陽真氣運轉十二周天，便即睡去。趙敏卻臉熱心跳，翻來覆去的難以入睡，直至深宵，正朦朦朧朧間，忽聽得腳步聲響，自遠而近，有人迅速异常的搶到了門前。她伸手去推張無忌，恰好張無忌也已聞聲醒覺，伸手過來推她，雙手相触，互相握住了。

　　只聽得門外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杜氏賢伉儷請了，故人夜訪，得嫌無禮否？”過了半晌，那婆婆在屋內說道：“是青海三劍麼？我夫婦從川西遠避到此，算是怕了你玉真觀了。咱們不過因一件小事結上梁子，又不是當真有甚麼深仇大怨。事隔多年，玉真觀何必仍然如此苦苦相逼？常言道得好：殺人也不過頭點地。”門外那人哈哈一笑，說道：“你二位要是當真怕了，向我們磕三個響頭，玉真觀既往不咎，前事一筆勾銷。”只聽得板門呀的一聲開了，那婆婆道：“你們訊息也真靈通，居然追到了這里。”其時滿月初虧，銀光瀉地，張無忌和趙敏從板壁縫中望將出去，只見門外站著三個黃冠道人。中間一人短須戟張，又矮又胖，說道：“賢伉儷是磕頭賠罪呢，還是雙鉤、鏈子槍上一決生死？”那婆婆尚未回答，那聾啞老頭已大踏步而出，站在門前，雙手叉腰，冷冷的瞧著三個道人。那婆婆跟著出來，站在丈夫身旁。那短須道人道：“杜老先生干麼一言不發，不屑跟青海三劍交談麼？”那婆婆道：“拙夫耳朵聾了，聽不到三位的言語。”短須道人咦的一聲，道：“杜老先生聽風辨器之術乃武林一絕，怎地耳朵聾了？可惜，可惜。”他身旁那個更胖的道人刷的一聲，抽出長劍，道：“杜百當，易三娘，你們怎地不用兵刃？”那婆婆易三娘道：“馬道長，你仍是這般性急。兩位邵道長，幾年不見，你們可也頭發花白了。嘿嘿，一些兒小事也這麼看不開，卻又何苦？”雙手突舉，每只手掌中青光閃爍，各有三柄不到半尺長的短刀，雙手共有六柄。聾啞老頭杜百當跟著揚手，雙掌之中也是六柄短刀，只見他左手刀滾到右手，右手刀滾到左手，便似手指交叉一般，純熟無比。三個道人都是一怔，武林中可從來沒見過這般兵器，說是飛刀罷，但飛刀卻決沒有這般使法的。杜百當向以雙鉤威震川西，他妻子易三娘善使鏈子槍，此刻夫婦倆竟舍棄了浸潤數十年的拿手兵器不用，那麼這十二柄短刀上必有極厲害極怪异的招數。那胖道人馬法通長劍一振，肅然吟道：“三才劍陣天地人。”短須道人邵鶴接口道：“電逐星馳出玉真。”三名道人腳步錯開，登時將杜氏二老圍在垓心。

　　張無忌見三名道人忽左忽右，穿來插去，似三才而非三才，三柄長劍織成一道光网，卻不向對方遞招。待那三道人走到七八步時，張無忌已瞧出其中之理，尋思：“這三名道人好生狡猾，口中明明這是三才劍陣，其實暗藏正反五行。倘若敵人信以為真，按天地人三才方位去破解，立時陷身五行，難逃殺傷。他三個人而排五行劍陣，每個人要管到一個以上的生克變化，這輕功和劍法上的造詣，可也相當不凡了。”杜氏夫婦背靠著背，四只手銀光閃閃，十二柄短刀交換舞動，兩人不但雙手短刀交互轉換，而且杜百當的短刀交到了易三娘手里，易三娘的短刀交到了杜百當手里，但每一柄刀決不脫手拋擲，始終老老實實的遞來遞去。趙敏瞧得奇怪，低聲問道：“他們在變甚麼戲法？”張無忌皺眉不答，又看一會，忽道：“啊，我明白了，他是怕我義父的獅子吼。”趙敏道：“甚麼獅子吼？”張無忌連連點頭，忽地冷笑道：“哼，就憑這點兒功夫，也想屠獅伏虎麼？”趙敏莫名其妙，問道：“你打甚麼啞謎？自言自語的，叫人聽得老大納悶？”張無忌低聲道：“這五個都是我義父的仇人。那老頭怕我義父的獅子吼，故意刺聾了自己耳朵……”只聽得當當當當，密如聯珠般的一陣響聲過去，五人已交上了手。青海三劍連攻五次，均被杜氏夫婦擋開。兩人手中十二柄短刀盤旋往復，月光下聯成了三道光環，繞在身旁，守得嚴密無比。青海三劍久攻不逞，當即轉為守御。杜百當猱身而進，短刀疾取那瘦小道人邵燕小腹。武學中有言道：“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短刀長不逾五寸，當真是險到了極處，他刷刷刷三刀，全是進攻的殺著，絕不防及自身。馬法通和邵鶴長劍刷去，均被易三娘揮刀架開，才知他夫婦練就了這套刀法，一攻一守，配合緊密，攻者專攻而守者專守，不須兼顧。邵燕被他三刀連戳，給逼得手忙腳亂，接連退避。杜百當扑入他的懷中，刀刀不离要害，越來越險。邵鶴一聲長嘯，劍招亦變，與馬法通兩把長劍從旁插入，組成一道劍网，將杜百當攔到了三尺以外。三劍聯防，真是水也潑不進去。張無忌又輕輕冷笑一聲，在趙敏耳邊道：“這兩套刀法劍法，都是練來對付我義父的。你瞧他們守多攻少，守長于攻，再打一天一晚也分不了胜負。”果然杜百當數攻不入，棄攻專守。趙敏低聲道：“金毛獅王武功卓絕，這五個家伙單靠守御，怎能取胜？”但見五人刀來劍往，連變七八般招數，兀自難分胜敗。馬法通突然喝道：“住手！”托地跳出圈子。杜百當也向後退開，銀髯飄動，自具一股威勢。

　　馬法通道：“賢伉儷這套刀法，練來是屠獅用的？”易三娘咦的一聲，道：“你眼光倒厲害。”馬法通道：“賢伉儷跟謝遜有殺子之仇，這等大仇，自是非報不可。既已探得對頭在少林寺中，何以不及早求個了斷？”易三娘側目斜睨，道：“這是我夫婦的私事，不勞道長挂懷。”馬法通道：“玉真觀和賢夫婦的梁子，正如易三娘所說，原是小事一樁，豈值得如此性命相搏？咱們不如化敵為友，聯手去找謝遜如何？”易三娘道：“玉真觀跟謝遜也有梁子？”馬法通道：“梁子倒沒有，嘿嘿。”易三娘道：“既跟謝遜并無仇怨，何以苦心孤詣的練這套劍法？咱們雙方招數殊途同歸，都是克制七傷拳用的。”馬法通道：“易三娘好眼力！真人面前不說假話，玉真觀只是想借屠龍刀一觀。”易三娘點了點頭，伸指在杜百當掌心飛快的寫了幾個字。杜百當也伸指在她掌心寫字。夫婦倆以指代舌，談了一會。易三娘道：“咱夫婦只求報仇，便送了性命，也所甘愿，于屠龍刀決無染指之意。”馬法通喜道：“那好極了。咱們五人聯手闖少林，賢夫婦殺人報仇，玉真觀得一柄寶刀。齊心合力，易成大功。雙方各遂所愿，不傷和氣。”

　　當下五個人擊掌為盟，立了毒誓。杜氏夫婦便請三道人進屋，詳議報仇奪刀之策。

　　青海三劍進屋坐定，見隔房門板緊閉，不免多瞧幾眼。易三娘笑道：“三位不必起疑，那是大都來的一對小夫妻，私奔离家，女的好似玉女一般，男的卻是個粗魯漢子，都是不會半點武功的。”馬法通道：“三娘莫怪，非是我不信賢夫婦之能，只是咱們所圖謀的事實在太也重大，頗遭天下豪傑之忌，若是走漏了消息，只怕……”易三娘笑道：“咱們斗了半天，這小兩口子兀自睡得死豬一般。馬道長小心謹慎，親眼瞧一瞧也好。”說著便去推門。那門卻在里面上了閂。張無忌心想正好從這五人身上，去尋營救義父的頭緒，此刻不忙打發他們，當即抱起趙敏，和衣睡倒在床，只匆匆忙忙的除下鞋子，拉棉被蓋在身上。只聽得拍的一聲響，門閂已被邵鶴使內勁震斷。易三娘手持燭台，走了進來，青海三劍跟隨其後。張無忌見到燭光，睡眼惺忪的望著易三娘，一臉茫然之色。馬法通嗖的一劍，往他咽喉刺去，出招又狠又疾。張無忌“啊”的一聲驚呼，上身向前一撞，反將頭頸送到劍尖上去。馬法通縮手回劍，心想此人果然半點不會武功，若是武學之士，膽子再大，也決不敢不避此劍。趙敏唔的一聲，仍未醒轉，一張俏臉紅扑扑地，燭光映照下嬌艷動人。邵鶴道：“易三娘說的不錯，出去罷！”五人帶上了房門，回到廳上。張無忌跳下床來，穿上了鞋子。只聽馬法通道：“賢伉儷可是拿准了，謝遜确是在少林寺中？”易三娘道：“那是千真萬确。少林寺已送出了英雄帖，端陽節在寺中開屠獅大會，倘若他們沒擒到謝遜，當著普天下英雄之面，這個人怎丟得起？”馬法通嗯了一聲，又道：“少林派的空見神僧死在謝遜拳下，少林僧俗弟子，自是非報仇不可。賢伉儷只須在端陽節進得寺去，睜開眼來瞧著仇人引頸就戮，不須花半分力氣，便報了血仇。杜老先生何必毀了一對耳朵，又甘冒得罪少林派的奇險？”易三娘冷笑道：“拙夫刺毀雙耳，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再說，我老夫妻的獨生愛兒無辜為謝遜惡賊害死，我夫婦和他仇深似海，報復這等殺子之仇，焉能假手旁人？我們一遇上姓謝這惡賊，老婆子第一步便是刺聾自己雙耳。我夫婦但求與他同歸于盡。嘿嘿，自從我愛兒為他所害，我老夫婦于人世早已一無所戀。得罪少林派也好，得罪武當派也好，大不了千刀萬剮，何是道哉？”

　　張無忌隔房聽著她這番話，只覺怨毒之深，直令人驚心動魄，心想：“義父當年受了成昆的荼毒，一口怨氣發泄在許多無辜之人身上。這對杜氏夫婦看來原非歹人，只是心傷愛子慘死，這才處心積慮的要殺我義父報仇。這等仇怨要說調處罷，那是萬萬不能，我只有救出義父，遠而避之，免得更增罪孽。”這時只聽得鄰室五人半點聲息也無，從板壁縫中張去，見杜氏夫婦和馬法通三人手指上蘸了茶水，在板桌上寫字，心道：“這五人當真小心，雖然信得過我和敏妹并非江湖中人，猶恐泄漏了機密。唉，我義父在江湖間怨家極眾，覬覦屠龍刀的人更多，不等端陽節到便要提前下手的，只怕不計其數。這等人不是苦心孤詣，便是藝高手辣，少林寺只要稍有疏忽，義父便遭大禍。須得盡早救了他出來才好。”

　　這五個人以指寫字，密議不休。

　　張無忌自行在板凳上睡了，也不去理會。次晨起身，只見青海三劍已然不在。張無忌對易三娘道：“婆婆，昨晚三位道爺手里拿著明晃晃的刀子，干甚麼來啊？我起初還道是捉拿我們來著，嚇得了不得，後來才知不是。”

　　易三娘聽他管長劍叫作刀子，心下暗暗好笑，淡淡的道：“他們走錯了路，喝了碗茶便走了。曾小哥，吃過中飯後，我們要挑三擔柴到寺里去賣，你幫著挑一擔成不成？寺里的和尚問起，我說你是我們兒子。這可不是占你便宜，只是免得寺里疑心。你媳婦花朵兒一般的人物，可別出去走動。”她雖似和張無忌商量，實則下了號令，不容他不允。張無忌一聽之下，已然明白：“她只道我真是個莊稼人，要我陪著混進少林寺去察看動靜，那是再好也沒有。”便道：“婆婆怎麼說，小子便怎麼干，只求你收留我兩口兒。我兩人東逃西奔，提心吊膽的，沒一天平安。”

　　到得午後，張無忌隨著杜氏夫婦，各自挑了一擔干柴，往少林寺走去。他頭戴斗笠，腰插短斧，赤足穿一雙麻鞋，三個人中，獨有他挑的一擔柴最大。趙敏站在門邊，微笑著目送他遠去。杜氏夫婦故意走得甚慢，氣喘吁吁的，到了少林寺外的山亭之中，便放下柴擔歇力。山亭中有兩名僧人坐著閒談，見到三人也不以為意。易三娘除下包頭的粗布，抹了抹汗，又伸手過去替張無忌抹汗，說道：“乖孩子，累了麼？”張無忌初時有些不好意思，但聽她言語之中頗蓄深情，不像是故意做作，不禁望了她一眼。只見她淚水在眼眶中轉來轉去，知她是念及自己被謝遜所殺了的那個孩子，但見她情致纏綿的凝視自己，似乎盼望自己答話，不由得心下不忍，便道：“媽，我不累。你老人家累了。”他一聲“媽”叫出口，想起自己母親，不禁傷感。易三娘聽他叫了一聲“媽”，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假意用包頭巾擦汗，擦的卻是淚水。

　　杜百當站起身來，挑了擔柴，左手一揮，便走出了山亭，他雖聽不見兩人的對答，也知老妻触景生情，懷念起了亡兒，說不定露出破綻，給那兩個僧人瞧破了機關。張無忌走將過去，在易三娘柴擔上取下兩捆干柴，放在自己柴擔之上，道：“媽，咱們走罷。”易三娘見他如此體貼，心想：“我那孩子今日若在世上，比這少年年紀大得多了，我孫兒也抱了幾個啦。”一時怔怔的不能移步，眼見張無忌挑擔走出山亭，這才跟著走出，心情激動之下，腳下不禁有些蹣跚。張無忌回過身來，伸手相扶，心想：“要是我媽媽此刻尚在人世，我能這麼扶她一把……”

　　一名僧人道：“這少年倒是孝順，可算難得。”另一名僧人道：“婆婆，你這柴是挑到寺里去賣的麼？這幾日方丈下了法旨，不讓外人進寺，你別去罷。”

　　易三娘好生失望，心想：“少林寺果然防范周密，那是不易混進去了。”杜百當走出數丈後，見他二人不即跟來，便停步相候。另一名僧人道：“這一家鄉下人母慈子孝，咱們就行個方便。師弟，你帶他們從後門進香積廚去，監寺若是知道了，便說是來慣賣柴的鄉人，料也無妨。”那僧人道：“是，監寺不讓外人入寺，那是防備閒雜人等。這些忠厚老實的鄉人，何必斷了他們生計？”于是領著杜氏夫婦和張無忌，轉到後門進寺，將三擔干柴挑到廚房，自有管香積廚的僧人算了柴錢。易三娘道：“我們有上好的大白菜，我叫阿牛明兒送幾斤來，那是不用錢的，送給師傅們嘗新。”引她來的那僧人笑道：“從明兒起，你不能再來了。監寺知道，怪罪下來，我們可擔代不起。”管香積廚的僧人向張無忌打量了幾眼，忽道：“端陽前後，寺中要多上千余位客人，挑水劈柴，說甚麼也忙不過來。這個兄弟倒生得健旺，你來幫忙兩個月，算五錢銀子一個月的工錢給你如何？”易三娘大喜，忙道：“那再好也沒有了，阿牛在家里也沒甚麼要緊事做，就在寺里聽師傅們差遣打雜，賺幾兩銀子幫補幫補，也是好的。”張無忌一想不妥：“少林寺中不少人識得我，偶爾來廚房走走，那還罷了，在寺中一住兩月，非給人認了出來不可。”說道：“媽，我媳婦兒……”

　　易三娘心想這等天賜良機，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忙道：“你媳婦兒好好在家中，還怕你媽虧待了她嗎？你在這兒，聽師傅們話，不可偷懶，媽和你媳婦過得幾天，便來探你。這麼大的小子，离開媽一天也不成，你還要媽喂奶把尿不成？”說著伸手理了理他的頭發，眼光中充滿慈愛之色。那管香積廚的僧人已煩惱多日，料想端陽大會前後，天下英雄聚會，這飯菜茶水實是難以對付。監寺雖已增撥了不少人手到香積廚來先行習練，但這些和尚不是習于參禪清修，便是鑽研武功，廚房的粗笨雜務誰都不肯去干，被監寺委派到了那是無可奈何，但在廚房中大模大樣，瞪眼的多，做事的少。此時倒還罷了，一待賓客云集，那就糟糕之極。他見張無忌誠樸勤懇，一心一意想留他下來，不住的勸說。張無忌心想：“我日間只在廚房，料來也見不到寺中高手，晚上相機尋訪義父下落，倒也方便。”但仍是故意裝著躊躇，待那引他入寺的僧人也從旁相勸，這才勉強答應，說道：“師父，最好你一個月給我六錢銀子，我五錢銀子給我媽，一錢銀子給我媳婦買花布……”管香積廚的僧人呵呵笑道：“咱們一言為定，六錢就是六錢。”

　　易三娘又叮囑了幾句，這才同了杜百當慢慢下山。張無忌追將出去，道：“媽，我媳婦兒請你多照看。”易三娘道：“我理會得，你放心便是。”

　　張無忌在廚房中劈柴搬炭、燒火挑水，忙了個不亦樂乎，他故意在搬炭之時滿臉涂得黑黑地，再加上頭發蓬松，水缸中一照，當真是誰也認不出來了。當晚他便與眾火工一起睡在香積廚旁的小屋之中。他知少林寺中臥虎藏龍，往往火工之中也有身懷絕技之人，是以處處小心，連話也不敢多說半句。如此過了七八日，易三娘帶著趙敏來探望了他兩次。他做事勤力，從早到晚，甚麼粗工都做，管香積廚的僧人固然歡喜，旁的火工也均與他相處和睦。他不敢探問，只是豎起耳朵，從各人閒談之中尋找線索，心想定然有人送飯去給義父，只須著落在送飯的人身上，便可訪到義父被囚的所在，哪知耐心等了數日，竟瞧不出半點端倪，聽不到絲毫訊息。到得第九日晚間，他睡到半夜，忽聽得半里外隱隱有呼喝之聲，于是悄悄起來，見四下無人知覺，便即展開輕功，循聲趕去，聽聲音來自寺左的樹林之中，縱身躍上一株大樹，查明樹後草中無人隱伏，這才從此樹躍至彼樹，逐漸移近。這時林中兵刃相交，已有數人斗在一起。他隱身樹後，但見刀光縱橫，劍影閃動，六個人分成兩邊相斗。那三個使劍的便是青海三劍，布開正反五行的“假三才陣”，守得甚是緊密，在旁相攻的是三個僧人，各使戒刀，破陣直進。拆了二三十招，噗的一聲響，青海三劍中一人中刀倒地。假三才陣一破，余下二人更加不是對手，更拆數招，一人“啊”的一聲慘呼，被砍斃命，聽聲音是那矮胖子馬法通。余下一人右臂帶傷，兀自死戰。一名僧人低聲喝道：“且住！”三把戒刀將他團團圍住，卻不再攻。

　　一個蒼老的聲音厲聲道：“你青海玉真觀和我少林派向來無怨無仇，何故夤夜來犯？”青海三劍中余下那人乃是邵鶴，慘然道：“我師兄弟三人既然敗陣，只怨自己學藝不精，更有甚麼好問？”那蒼老的聲音冷笑道：“你們是為謝遜而來，還是為了想得屠龍刀？嘿嘿，沒聽說謝遜曾殺過玉真觀中人，諒必是為了寶刀啦。只憑這麼點兒玩藝，就想來闖蕩少林寺麼？少林寺領袖武林千余年，沒想到竟給人如此小看了。”邵鶴乘他說得高興，刷的一劍，中鋒直進。那僧人急忙閃避，終于慢了一步，劍中左肩。旁邊二僧雙刀齊下，邵鶴登時身首异處。三名僧人一言不發，提起青海三劍的尸身，快步便向寺中走去。張無忌正想跟隨前去瞧個究竟，忽聽得右前方長草之中有人輕輕呼吸，暗道：“好險！原來尚有埋伏。”當下靜伏不動，過了小半個時辰，才聽得草中有人輕輕擊掌二下，遠處有人擊掌相應，只見前後左右六名僧人長身而起，或持禪杖，或挺刀劍，散作扇形回入寺中。

　　張無忌待那六僧走遠，才回到小屋，同睡的眾火工兀自沉睡不醒。他心下暗歎：“若非親眼得見，怎知在這片刻之間，三條好漢已死于非命。”自經此役，他知少林寺防范周密，迥非尋常，更多加了一分小心。

　　又過數日，已是四月中旬，天氣漸熱，离端陽節一天近似一天。他想：“我在香積廚中干這粗活，終難探知義父的所在，今晚須得冒險往各處查察。”這晚他睡到三更時分，悄悄出來，縱身上了屋頂，躲在屋脊之石，身形甫定，便見兩條人影自南而北，輕飄飄掠過，僧袍鼓風，戒刀映月，正是寺中的巡查僧人。待二僧過去，向前縱了數丈，瓦面上腳步聲響，又有二僧縱躍而過，但見群僧此來彼去，穿梭相似，巡查嚴密無比，只怕皇宮內院也有所不及。他見了這等情景，料知若再前往，定被發覺，只得廢然而返。

　　挨過三日，這一晚雷聲大作，下起大雨來。張無忌大喜，暗道：“天助我也！”但見那雨越下越大，四下里一片漆黑，他閃身走向前殿，心想：“羅漢堂、達摩堂、般若院、方丈精舍四處，最是少林寺的根本要地，我逐一探將過去。”只是少林寺中屋宇重重，實不知何處是羅漢堂、何處是般若院。他躲躲閃閃的信步而行，來到一片竹林，見前面一間小舍，窗中透出燈光。這時他全身早已濕透，黃豆大的雨點打在臉上手上，一滴滴的反彈出去。他欺到小舍的窗下，只聽得里面有人說話，正是方丈空聞大師的聲音。

　　只聽他說道：“為了這金毛獅王，一月來少林寺已殺了二十三人，多造殺孽，實非我佛慈悲之意。明教光明左使楊逍、右使范遙、白眉魔王殷天正、青翼蝠王韋一笑，先後遣使來寺，求我放過了謝遜……”張無忌聽到此處，心下喜慰：“原來我外公和楊左使等已得訊息，曾派人來過。”只聽空聞續道：“本寺雖加推托，但明教豈肯就此罷休？那張教主武功出神入化，始終不見現身，只怕暗中更有圖謀。我和空智師弟等蒙他相救，欠過人家的恩情，倘若他親自來求，我等如何對答？此事當真難處。師弟、師侄，你二位有何高見？”一個蒼老陰沉的聲音輕輕咳嗽一聲，張無忌聽在耳里，心頭大震，立知便是改名圓真的成昆。這人張無忌從未和他對面交談，但當日光明頂上隔看布袋聽他述說往事，隔著岩石聽他呼喝，他的口音卻聽得熟了，在這一瞬之間，心頭驀地里想起了小昭，只感到一陣甜蜜，一陣酸楚。只聽圓真說道：“謝遜由三位太師叔看守，自是萬無一失。此次英雄大會關涉我少林派千百年的興衰榮辱，魔教的一些小恩小怨，方丈師叔也不必挂懷。何況萬安寺之事，是魔教暗中勾結了朝廷來和六大門派為難，方丈師叔難道不知麼？”空聞奇道：“怎地是明教勾結朝廷？”圓真道：“明教張教主本要和峨嵋派掌門人周姑娘結親，成婚之日，汝陽王的郡主娘娘突然攜同那姓張的小子出走，此事轟傳江湖，方丈師叔必有所聞。”空聞道：“不錯，聽說過這回事。”圓真道：“那郡主娘娘手下，有一個得力部屬，叫做苦頭陀，兩位師叔在萬安寺中想必會過。”空智在萬安寺高塔之中，被趙敏勒逼顯示武功，曾大受苦頭陀的折辱，當時內力全失，無可反抗，此時猶有余憤，說道：“哼，此間大事一了，我倒要再上大都，找這苦頭陀會會。”圓真道：“兩位師叔可知這頭陀是誰？”空智道：“這苦頭陀所知甚博，似乎各家各派的武功均有涉獵，卻看不出他的門道來。”圓真道：“苦頭陀便是魔教的光明右使范遙。”空聞和空智齊聲道：“此話當真？”語中甚是驚詫。圓真道：“圓真焉敢欺瞞師叔？端陽節他若膽敢前來本寺，兩位師叔一見便知。”

　　空智沉吟道：“如此說來，張無忌和那郡主确是暗中勾結，由郡主出面擒了六大門派中的首領人物，再由張無忌賣好救人。”圓真道：“十有八九，便是如此。”空聞卻道：“我見那張教主忠厚俠義，似乎不是這等樣人，咱們可不能錯怪了好人。”圓真道：“方丈師叔明鑒，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謝遜是張無忌的義父，又是魔教四大護教法王之一，魔教自會不顧一切的圖謀相救，到得屠獅大會之中，一切自有分曉。”接著三人商議如何接待賓客、如何抵擋敵人劫奪謝遜，又盤算各門派中有那些好手。圓真力圖挑動各派互斗，待得數敗俱傷之後，少林派再出而收卞莊刺虎之利，壓服各派，名正言順的掌管屠龍刀，殺了謝遜祭奠空見。空聞力持鄭重，既不愿多傷人命，得罪武林同道，又似乎對明教不敢輕侮。空智卻似意在兩可，說道：“第一要緊之事，說來說去，還是如何迫使謝遜在端陽節前吐露屠龍刀所在，否則這次屠獅大會變得無聲無息，反而折了本派的威望。”空聞道：“師弟所言極是。咱們須得在會中揚刀立威，說道這武林至尊的屠龍寶刀已歸本派掌管，那時本派號令天下，那就莫敢不從了。”空智道：“好，就是如此。圓真，你再設法去跟謝遜談談，勸他交出寶刀，咱們便饒他一命。”圓真道：“是！謹遵兩位師叔吩咐。”腳步之聲輕響，圓真走了出來。張無忌心下大喜，但知這三位少林僧武功極高，只要稍有響動，立時便被查覺，若是三人一齊出手，自己只怕難以取胜，最多不過是自謀脫身，要救義父，卻是千難萬難了。當下屏息不動。只見圓真瘦長的身形向北而行，手中撐著一把油紙傘，急雨打在傘上淅瀝作響。張無忌待他走出十數丈，這才輕輕移步，跟隨其後。

## 第三十六章　夭矯三松鬱青蒼

　　大雨之下，寺頂和各處的巡查都松了許多。張無忌以牆角、樹干為掩蔽，一路追躡。只見圓真躍出寺後圍牆，他想：“原來義父囚在寺外，難怪寺中不見絲毫形跡。”他不敢公然躍牆而出，貼身牆邊，慢慢游上，到得牆頂，待牆外巡查的僧人走過，這才躍下。一條條雨線之中，但見圓真的傘頂已在寺北百丈之外，折回向左，走向一座小山峰，跟著便迅速异常的攀上峰去。圓真此時已年逾七十，身手仍是矯捷异常，只見他上山時雨傘絕不晃動，冉冉上升，宛如有人以長索將他吊上去一般。張無忌快步走近山腳，正要上峰，忽見山道旁中白光微閃，有人執著兵刃埋伏。他急忙停步，只過得片刻，見樹叢中先後竄出四人，三前一後，齊向峰頂奔去。遙見山峰之巔唯有幾株蒼松，并無房屋，不知謝遜囚在何處，見四下更無旁人，當下跟著上峰。前面這四人輕功甚是了得，他加快腳步，追到离四人只不過二十來丈。黑暗中依稀看得出其中一個是女子，三個男子身穿俗家裝束，尋思：“這四人多半也是來向我義父為難的，讓他們先和圓真斗個你死我活，我且不忙插手。”將到峰頂，那四人奔得更加快了。他突然認出了其中二人身形：“啊，那是昆侖派的何太沖、班淑嫻夫婦。”

　　猛聽得圓真一聲長嘯，倏地轉過身來，疾沖下山。張無忌立即隱入道旁草叢，伏地爬行，向左移了數丈，只聽得兵刃相交，鏗然聲響，圓真已和來人動上了手。從兵刃撞擊的聲音聽來，乃是二人對付圓真一人，心下一動：“尚有二人不上前圍攻，那是向峰頂找我義父去了。”當下從亂草叢中急攀上山。到得峰頂，只見光禿禿地一片平地，更無房舍，只有三株高松，作品字形排列，枝干插向天空，夭矯若龍，暗暗奇怪：“難道義父并非囚在此處？”

　　聽得右首草叢中簌簌聲響，有人爬動，跟著便聽得班淑嫻道：“急速動手，兩個師弟未必絆得住那少林僧。”何太沖道：“不錯。”兩人長身而起，扑向三株松樹。張無忌生怕謝遜便在近處，不敢有絲毫大意，跟著便在草叢中爬行向前。突然之間，只聽得何太沖“嘿”的一聲，似已受傷，他抬頭一看，見何太沖身處三株松樹之間，長劍揮舞，已與人動上了手，卻不見對敵之人，只偶爾傳出啪啪啪幾下悶響，似是長劍與甚麼古怪的兵刃相撞。他心下大奇，更爬前幾步，凝目看時，不禁吃了一驚。原來斜對面兩株松樹的樹干中都凹入一洞，恰容一人，每一株樹的凹洞中均坐著一個老僧，手舞黑色長索，攻向何太沖夫婦。一株松樹背向張無忌，樹前也有黑索揮出，料想樹中亦必有個老僧。黑夜之中，三根長索通體黝黑無光，舞動之時瞧不見半點影子。何太沖夫婦急舞長劍，嚴密守御，只因瞧不見敵人兵刃來路，絕無反擊的余地。這三根長索似緩實急，卻又無半點風聲，滂沱大雨之下，黑夜孤峰之上，三條長索如鬼似魅，說不盡的詭异。

　　何氏夫婦連聲叫嚷，急欲脫出這品字形的三面包圍，但每次向外沖擊，總是被長索擋了回來。張無忌暗暗驚訝，見黑索揮動時無聲無息，使索者的內力返照空明，功力精純，不露棱角，非自己所能及，心下駭异：“圓真說道，我義父由他三位太師叔看守，看來便是這三位老僧了，功力當真深厚之極！”只聽得“啊”的一聲慘叫，何太沖背脊中索，從圈子中直摔出來，眼見得是不活了。班淑嫻又驚又悲，一個疏神，三索齊下，只打得她腦漿迸裂，四肢齊折，不成人形。跟著一根黑索一抖，將班淑嫻的尸身從圈子中拋出。圓真邊斗邊走，退上峰來，叫道：“相好的，有種的便到這里領死。”和他對敵的那兩個壯漢都是昆侖派中的健者，圓真以武功論原是不輸，但難以一舉格殺二人，最多傷得一人，余下一人不免會脫身逃走，當下引得二人追向松樹之間。二人离松樹尚有數丈，驀地見到何太沖的尸身，一齊停步，不提防兩根長索從腦後無聲無息的圈到，各自繞住了一人的腰間，雙索齊抖，將二人從百余丈高的山峰上拋了下去。兩人在山下撞得早已斃命，但身在半空時發出的慘呼，兀自纏繞數峰之間，回聲不絕。

　　張無忌見三名老僧在片刻間連斃昆侖派四位高手，舉重若輕，游刃有余，武功之高，實是生平罕見，比之鹿杖客和鶴筆翁似乎猶有過之，縱不如太師父張三丰之深不可測，卻也到了神而明之的境界。少林派中居然尚有這等元老，只怕連太師父和楊逍也均不知，他心中怦怦亂跳，伏在草叢中一動也不敢動。只見圓真接連兩腿，將何太沖和班淑嫻的尸身踢入了深谷之中。尸身墮下，過了好一陣才傳上兩響郁悶的聲音。張無忌暗想：“何太沖對我以怨報德，今日又想來害我義父，劫奪寶刀，人品低下，但武功了得，實是武學中的一派宗匠，不意落得如此下場。”只聽得圓真恭恭敬敬的道：“三位太師叔神功蓋世，舉手之間便斃了昆侖派的四大高手，圓真欽仰無已，難以言宣。”一名老僧哼了一聲，并不回答。圓真又道：“圓真奉方丈師叔之命，謹來向三位師叔請安，并有幾句話要對那囚徒言講。”一個枯槁的聲音道：“空見師侄德高藝深，我三人最為眷愛，原期他發揚少林一派武學，不幸命喪此奸人之手。我三人坐關數十年，早已不聞塵務，這次為了空見師侄才到這山峰來。這奸人既是死有余辜，一刀殺了便是，何必諸多羅唆，擾我三人清修？”圓真躬身道：“太師叔吩咐得是。只因方丈師叔言道：我恩師雖是為此奸人謀害，但我恩師何等功夫，豈是這奸人一人之力所能加害？將他囚在此間，煩勞三位太師叔坐守，一來引得這奸人的同党來救，好將當年害我恩師的仇人逐一除去，不使漏网。二來要他交出屠龍寶刀，以免該刀落入別派手中，篡竊武林至尊的名頭，折了本派千百年的威望。”張無忌聽到這里，不由得暗暗切齒，心道：“圓真這惡賊當真是千刀萬剮，難抵其罪，一番花言巧語，請出這三位數十年不問世事的高僧來，好假他三人之手，屠戮武林中的高手。”只聽得一名老僧哼了一聲，道：“你跟他講罷。”此時大雨兀自未止，雷聲隆隆不絕。圓真走到三株松樹之間，跪在地下，對著地面說道：“謝遜，你想清楚了嗎？只須你說出收藏屠龍刀的所在，我立時便放你走路。”張無忌大為奇怪：“怎地他對著地面說話，難道此處有一地牢，我義父囚在其中？”

　　忽聽得一個聲音清越的老僧怒道：“圓真，出家人不打誑語，你何以騙他？他若說出藏刀的所在，難道你當真便放了他麼？”圓真道：“太師叔明鑒：弟子心想，恩師之仇雖深，但兩者相權，還是以本派威望為重。只須他說出藏刀之處，本派得了寶刀，放他走路便是。三年之後，弟子再去找他為恩師報仇。”那老僧道：“這也罷了。武林中信義為先，言出如箭，縱對大奸大惡，少林弟子也不能失信于人。”圓真道：“謹奉太師叔教誨。”張無忌心想：“這三位少林僧不但武功卓絕，且是有德的高僧，只是墮入了圓真的奸計而不自覺。”只聽圓真又向地下喝道：“謝遜，我太師叔的話，你可聽見了麼？三位老人家答應放你逃走。”忽聽得地底下傳上來一個聲音道：“成昆，你還有臉來跟我說話麼？”張無忌聽到這聲音雄渾蒼涼，正是義父的口音，登時心中大震，恨不得立時扑上前去，擊斃成昆，將謝遜救出，但只要自己一現身，三位少林高僧的黑索便招呼過來，即使成昆不出手，自己也非三僧聯手之敵，當下強自克制，尋思：“待那圓真惡僧走後，我上前拜見三僧，說明這中間的原委曲折。他三位佛法精湛，不能不明是非。”

　　只聽得圓真歎道：“謝遜，你我年紀都大了，一切陳年舊事，又何必苦苦挂在心頭？最多也不過二十年，你我同歸黃土。我有過虧待你之處，也有過對你不錯的日子。從前的事，一筆勾銷了罷。”謝遜聽他絮絮而語，并不理睬，待他停口，便道：“成昆，你還有臉跟我說話麼？”圓真反復說了半天，謝遜總是這句話：“成昆，你還有臉跟我說話麼？”圓真冷冷的道：“我且容你多想三天。三天之後，若再不說出屠龍刀的所在，你也料想得到我會用甚麼手段對付你。”說著站起身來，向三僧禮拜，走下山去。

　　張無忌待他走遠，正欲長身向三僧訴說，突覺身周氣流略有异狀，這一下襲擊事先竟無半點朕兆，一驚之下，立即著地滾開，只覺兩條長物從臉上橫掠而過，相距不逾半尺，去勢奇急，卻是絕無勁風，正是兩條黑索。他只滾出丈余，又是一條黑索向胸口點到，那黑索化成一條筆直的兵刃，如長矛，如杆棒，疾刺而至，同時另外兩條黑索也從身後纏來。他先前見昆侖派四大高手轉瞬間便命喪三條黑索之下，便知這三件奇异兵刃厲害之極，此刻身當其難，更是心驚。他左手一翻，抓住當胸點來的那條黑索，正想從旁甩去，突覺那條長索一抖，一股排山倒海的內勁向胸口撞到，這內勁只要中得實了，當場便得肋骨斷折，五髒齊碎。便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剎那間，他右手後揮，撥開了從身後襲至的兩條黑索，左手乾坤大挪移心法混著九陽神功，一提一送，身隨勁起，嗖的一聲，身子直沖上天。

　　正在此時，天空中白光耀眼，三四道閃電齊亮，只聽得兩位高僧都“嗯”的一聲，似對他的武功頗感驚异。這幾道閃電照亮了他身形，三位高僧抬頭上望，見這身具絕頂神功的高手竟是個面目污穢的鄉下少年，更是驚訝。三條黑索便如三條張牙舞爪的墨龍相似，急升而上，分從三面扑到。張無忌借著電光，一瞥間已看清三僧容貌。坐在東北角那僧臉色漆黑，有似生鐵；西北角那僧枯黃如槁木；正南方那僧卻是臉色慘白如紙。三僧均是面頰深陷，瘦得全無肌肉，黃臉僧人眇了一目。三個老僧五道目光映著閃電，更顯得爍然有神。眼見三根黑索便將卷上身來，他左撥右帶，一卷一纏，借著三人的勁力，已將三根黑索卷在一起，這一招手勢，卻是張三丰所傳的武當派太極心法，勁成渾圓，三根黑索上所帶的內勁立時被牽引得絞成了一團。只聽得轟隆幾聲猛響，幾個霹靂連續而至，這天地雷震之威，直是驚心動魄。張無忌在半空中翻了個箭斗，左足在一株松樹的枝干上一勾，身子已然定住，于轟轟雷震中朗聲說道：“後學晚輩，明教教主張無忌，拜見三位高僧。”說著左足站在松干，右足凌空，躬身行禮。松樹的枝干隨著他這一拜之勢猶似波浪般上下起伏，張無忌穩穩站住，身形飄逸。他雖躬身行禮，但居高臨下，不落半點下風。三位高僧一覺黑索被他內勁帶得相互纏繞，反手一抖，三索便即分開。三僧適才三招九式，每一式中都隱藏數十招變化，數十下殺手，豈知對方竟將這三招九式一一化開，盡管化解時每一式都險到了極處，稍有毫厘之差，便是筋折骨斷、喪生殞命之禍，卻仍顯得揮洒自若、履險如夷。三高僧一生之中從未遇到過如此高強敵手，無不駭然。他們卻不知張無忌化解這三招九式，實已竭盡生平全力，正借著松樹枝干的高低起伏，暗自調勻丹田中已亂成一團的真氣。

　　張無忌適才所使武功，包括了九陽神功、乾坤大挪移、太極拳三大神功，而最後半空中一個筋斗，卻是聖火令上所刻的心法。三位少林高僧雖然身懷絕技，但坐關數十年，不聞世事，于他這四門功夫竟一門也沒見過，只隱約覺得他內勁和少林九陽功似是一路，但雄渾精微之處，又遠較少林派神功為胜。待得聽他自行通名，竟是明教教主，三僧心中的欽佩和驚訝之情，登時化為滿腔怒火。

　　那臉色慘白的老僧森然道：“老衲還道何方高人降臨，卻原來是魔教的大魔頭到了。老衲師兄弟三人坐關數十年，不但不理俗務，連本寺大事也素來不加聞問。不意今日得與魔教主相逢，實是生平之幸。”

　　張無忌聽他左一句“魔頭”，右一句“魔教”，顯是對本教惡感極深，不由得大是躊躇，不知如何開口申述才是。只聽那黃臉眇目的老僧說道：“魔教教主是陽頂天啊！怎麼是閣下？”張無忌道：“陽教主逝世已近三十年了。”那黃臉老僧“啊”的一聲，不再說話，一聲驚呼之中，似是蘊藏著無限傷心失望。張無忌心想：“他聽得陽教主逝世，極是難過，想來當年和陽教主定是交情甚深。義父是陽教主的舊部，我且動以故人之情，再說出陽教主為圓真氣死的原由，且看如何？”便道：“大師想必識得陽教主了？”

　　黃臉老僧道：“自然識得。老衲若非識得大英雄陽頂天，何致成為獨眼之人？我師兄弟三人，又何必坐這三十余年的枯禪？”這幾句話說得平平淡淡，但其中所含的沉痛和怨毒卻顯然既深且巨。張無忌暗叫：“糟糕，糟糕。”從他言語中聽來，這老僧的一只眼睛便是壞在陽頂天手中，而他師兄弟三人枯禪一坐三十余年，痛下苦功，就是為了要報此仇怨。這時聽得大仇人已死，自不免大失所望了。

　　黃臉老僧忽然一聲清嘯，說道：“張教主，老衲法名渡厄，這位白臉師弟，法名渡劫，這位黑臉師弟，法名渡難。陽頂天既死，我三人的深仇大怨，只好著落在現任教主身上。我們師侄空見、空性二人又都死在貴教手下。你既然來到此地，自是有恃無恐。數十年來恩恩怨怨，咱們武功上作一了斷便是。”張無忌道：“晚輩與貴派并無梁子，此來志在營救義父金毛獅王謝大俠。空見神僧雖為我義父失手誤傷，這中間頗有曲折。至于空性神僧之死，與敝派卻是全無瓜葛。三位不可但聽一面之辭，須得明辨是非才好。”

　　白臉老僧渡劫道：“依你說來，空性為何人所害？”張無忌皺眉道：“据晚輩所知，空性神僧是死于朝廷汝陽王府的武士手下。”渡劫道：“汝陽王府的眾武士為何人率領？”張無忌道：“汝陽王之女，漢名趙敏。”渡劫道：“我聽圓真言道，此女已然和貴教聯手作了一路，她叛君叛父，投誠明教，此言是真是假？”他辭鋒咄咄逼人，一步緊于一步。張無忌只得道：“不錯，她……她現下……現下已棄暗投明。”渡劫朗聲道：“殺空見的，是魔教的金毛獅王謝遜；殺空性的，是魔教的趙敏。這個趙敏更攻破少林寺，將我合寺弟子鼓擒去，最不可恕者，竟在本寺十六尊羅漢像上刻以侮辱之言。再加上我師兄的一只眼珠，我三人合起來一百年的枯禪。張教主，這筆帳不跟你算，卻跟誰算去？”張無忌長歎一聲，心想自己既承認收容趙敏，她以往的過惡，只有一古腦兒的承攬在自己身上，一瞬之間，深深明白了父親因愛妻昔年罪業而終至自刎的心情，至于陽教主和義父當年結下的仇怨，時至今日，渡劫之言不錯：我若不擔當，誰來擔當？他身子挺直，勁貫足尖，那條起伏不已的枝干突然定住，紋絲不動，朗聲說道：“三位老禪師既如此說，晚輩無可逃責，一切罪愆，便由晚輩一人承當便是。但我義父傷及空見神僧，內中實有無數苦衷，還請三位老禪師恕過。”

　　渡厄道：“你憑著甚麼，敢來替謝遜說情？難道我師兄弟三人，便殺你不得麼？”張無忌心想事已至此，只有奮力一拚，便道：“晚輩以一敵三，萬萬不是三位的對手，請那一位老禪師賜教？”渡劫道：“我們單打獨斗，并無胜你把握。這等血海深仇，也不能講究江湖規矩了。好魔頭，下來領死罷。阿彌陀佛！”他一宣佛號，渡厄、渡難二僧齊聲道：“我佛慈悲！”三根黑索倏地飛起，疾向他身上卷來。

　　張無忌身子一沉，從三條黑索間竄了下來，雙足尚未著地，半空中身形已變，向渡難扑了過去。渡難左掌一立，猛地翻出，一股勁風向他小腹擊去。張無忌轉身卸勁，以乾坤大挪移心法將掌力化開，便在此時，渡厄和渡劫的兩根黑索同時卷到。張無忌滴溜溜轉了半個圈子。渡劫左掌猛揮，無聲無息的打了過來。張無忌在三株松樹之間見招拆招，驀地里一掌劈出，將數百顆黃豆大的雨點挾著一股勁風向渡厄飛了過去。渡厄側頭避讓，還是有數十顆打在臉上，竟是隱隱生痛，他喝了一聲：“好小子！”黑索抖動，轉成兩個圓圈，從半空中往張無忌頭頂蓋下。張無忌身如飛箭，避過索圈，疾向渡劫攻去。他越斗越是心驚，只覺身周氣流在三條黑索和三股掌風激蕩之下，竟似漸漸凝聚成膠一般。他自習成武功以來，從未遇到過如此高強的對手。三僧不但招數精巧，內勁更是雄厚無比。張無忌初時七成守御，尚有三成攻勢，斗到二百余招時，漸感體內真氣不純，唯有只守不攻，以圖自保。他的九陽神功本來用之不盡，愈使愈強，但這時每一招均須耗費極大內力，竟然漸感後勁不繼，這又是他自練成神功以來從未經歷過之事。更拆數十招，尋思：“再斗下去只有徒自送命。今日且自脫身，待去約得外公、楊左使、范右使、韋蝠王，咱們五人合力，定可胜得三僧，那時再來營救義父。”當下向渡厄急攻三招，待要搶出圈子，不料三條黑索所組成的圈子已如銅牆鐵壁相似，他數次沖擊，均被擋回，已然無法脫身。他心下大驚：“原來三僧聯手，有如一體，這等心意相通的功夫，世間當真有人能做到麼？”他哪知渡厄、渡劫、渡難三僧坐這三十余年的枯禪，最大的功夫便是用在“心意相通”之上，一人動念，其餘二人立即意會，此般心靈感應說來甚是玄妙，但三人在斗室中相對三十余年，專心致志以練感應，心意有如一體，亦非奇事。他又想：“這樣看來，縱然我約得外公等數位高手同來，亦未能攻破他三人心意相通所組成的堅壁。難道我義父終于無法救出，我今日要命喪此地？”他心中一急，精神略散，肩頭登時被渡劫五指掃中，痛入骨髓，心道：“我死不足惜，義父的冤屈卻須申雪。義父一生高傲，既是落入人手，決不肯以一言半語為自己辯解。”當下朗聲說道：“三位老禪師，晚輩今日被困，性命難保，大丈夫死則死耳，何足道哉？有一事卻須言明……”呼呼兩聲，兩條黑索分從左右襲到，張無忌左撥右帶，化開來勁，續道：“那圓真俗家姓名，叫做成昆，外號混元霹靂手，乃是我義父謝遜的業師……”三位少林高僧見他手上拆招化勁，同時吐聲說話，這等內功修為實非自己所能，不由得更增忌憚。三僧認定明教是無惡不作的魔教，這教主武功越高，為害世人越大，眼見他身陷重圍，無法脫困，正好乘機除去，實是無量功德，當下一言不發，黑索和掌力加緊施為。

　　張無忌繼續說道：“三位老禪師須當知曉，這成昆的師妹，乃是明教教主陽頂天的夫人。成昆一直對師妹有情，因情生妒，終于和明教結下了深仇大恨……”當下手上化解三僧來招，嘴里原原本本的述說成昆如何處心積慮要摧毀明教、如何與楊夫人私通幽會以致激死陽頂天、如何假醉圖奸謝遜之妻，殺其全家，如何逼得謝遜亂殺武林人士，如何拜空見神僧為師，誘使空見身受謝遜一十三拳、如何失信不出，使空見飲恨而終。渡厄等三僧越聽越是心驚，這些事情似乎件件匪夷所思，但事事入情入理，無不若合符節。渡厄手上的黑索首先緩了下來。張無忌又道：“晚輩不知陽教主如何與渡厄大師結仇，只怕其中有奸人挑撥是非，此人多半便是這圓真了。渡厄大師不妨回思往事，印證晚輩是否虛言相欺。”渡厄嗯的一聲，停索不發，低頭沉吟，說道：“那也有些道理。老衲與陽頂天結仇，這成昆為我出了大力，後來他意欲拜老衲為師，老衲向來不收弟子，這才引荐他拜在空見師侄的門下。如此說來，那是他有意安排的了？”張無忌道：“不特如此，目下他更覬覦少林寺掌門方丈之位，收羅党羽，陰謀密計，要害空聞神僧……”這句話尚未說畢，突然間隆隆聲響，左首斜坡上滾落一塊巨大的圓石，沖向三株松樹之間。渡厄喝道：“甚麼人？”黑索揮動，啪啪兩響，擊在圓石之上，只打得石屑私舞。圓石後突然竄出一條人影，迅速無倫的扑向張無忌，寒光閃動，一柄短刀刺向他咽喉。這一下來得突兀之極，張無忌正自全力擋架渡劫、渡難二僧的黑索和拳掌，全沒防到竟會有人忽然偷襲，黑暗中只覺風聲颯然，短刀刃尖已刺到喉邊，危急中身子斜刺向旁射出，嗤的一聲響，刀尖已將他胸口衣服划破了一條大縫，只須有毫厘之差，便是開膛破胸之禍。此人一擊不中，借著那大石掩身，已滾出三僧黑索的圈子。

　　張無忌暗叫：“好險！”喝道：“成昆惡賊！有種的便跟我對質，想殺人滅口麼？”適才短刀那一刺，他雖未看清人形，但以對方身法之捷，出手之狠，內勁之強，而武功家數又與謝遜全是一路，除成昆外更無旁人。少林三僧的三條黑索猶如三只大手，伸出去卷住了大石，一回一揮，將那重達千斤的大石抬了起來，直摜出去，成昆卻已遠遠的下山去了。渡厄道：“當真是圓真麼？”渡難道：“确然是他。”渡厄道：“若非他作賊心虛，何必……”

　　驀地里四面八方呼嘯連連，扑上七八條人影，當先一人喝道：“少林和尚枉為佛徒，殺害這許多人命，不怕罪孽麼？大伙兒齊上。”八個人各挺兵刃，向樹間三僧攻了上去。張無忌身在三僧之間，只見這八人中有三人持劍，其餘五人或刀或鞭，個個武學精強，霎時間便和三僧的黑索斗在一起。他看了一會，見那使劍三人的劍招，和數日前死在少林僧手下的青海三劍乃是一路，但變化精微，勁力雄渾，遠在青海三劍之上，當是青海派中長輩的佼佼人物，這三人合力攻擊渡厄。另有三人合攻渡難，余下二人則聯手對付渡劫。渡劫的對手雖只二人，但二人的武功卻比余人又高出一籌。斗了半晌，張無忌看出渡劫漸落下風，渡厄卻穩占先手，以一敵三，兀自行有余力。又拆十余招，渡厄看出渡劫應付維艱，黑索一抖，偷空向渡劫的兩名對手晃去。那二人都是身材魁梧，黑須飄動，身手極為矯捷，一個使一對判官筆，另一個使打穴橛。渡厄和渡劫身在數丈之外，已隱然感到他二人兵刃上發出來的勁風，若被欺近身來，施展短兵刃上的長處，勢必更為厲害。青海派三人劍上受力一輕，慢慢又扳回劣勢。這麼一來，變成渡難以一敵三，渡厄、渡劫二僧則是以二敵五，一時相持不下。張無忌暗暗稱奇：“這八人的武功著實了得，實不在何太沖夫婦之下。除了三個是青海派外，其餘五人的門派來歷全然瞧不出來。可見天下之大，草莽間臥虎藏龍，不知隱伏著多少默默無聞的英雄好漢。”

　　十一人拆到一百余招時，少林三僧的黑索漸漸收短。黑索一短，揮動時少耗內力，但攻敵時的靈動卻也減了幾分。更斗數十招，三僧的黑索又縮短了六七尺。那兩名黑須老人越斗越近，兵刃上的威力大增，尋瑕抵隙，步步進逼，竭力要扑到三僧身邊。但三僧黑索收短後守御相當嚴密，三條黑索組成的圈子上似有無窮彈力，兩名黑須老人不住變招搶攻，總是被索圈彈了出去。這時三僧已聯成一氣，成為以三敵八之勢。少林三僧奮力御敵，心下都不禁暗暗叫苦，與這八人相斗，再久也不致落敗，只須黑索再縮短八尺，便組成了“金剛伏魔圈”，別說八名敵人，便是十六人，三十二人，那也攻不進來，可是這圈子之中卻隱伏著一個心腹之患的強敵，張無忌若是出手，內外夾攻，立時便取了少林三僧的性命。三僧見他安坐不動，顯在等待良機，要讓自己三人和外敵拚到雙方筋疲力竭，他再來收漁人之利。這時三僧的內功已施展到了淋漓盡致，有心要長嘯向山下少林寺求援，卻是開口不得，這當兒只要輕輕吐出一個字，立時氣血翻涌，縱非立時斃命，也必身受內傷，成為廢人。三僧心下自責過于托大，當強敵來攻之初，竟未出聲通知本寺人眾，否則只要達摩堂或羅漢堂有幾名好手來援，便可克敵取胜。

　　這情勢張無忌自也早已看出，這時要取三僧性命自是舉手之勞，但想大丈夫不可乘人之危，何況三僧只是受了圓真瞞騙，并無可死之道，而殺了三僧後獨力應付外面八敵，亦是同樣的艱難。眼見雙方胜負非一時可決，他低下頭來，只見一塊大岩石壓住地牢之口，只露出一縫，作為謝遜呼吸與傳遞食物之用。心想時機稍縱即逝，待得相斗雙方分了胜敗，或是少林寺有人來援，便救不了義父，當下跪在石旁，雙掌推住巨石，使出乾坤大挪移心法，勁力到處，巨石緩緩移動。巨石移開不到一尺，突然間背後風動勁到，渡難揮掌向他背心拍落。張無忌卸勁借力，啪的一聲響，背上衣衫碎了一大塊，在狂風暴雨之中片片作蝴蝶飛舞，但渡難這一掌的掌力卻給他傳到了巨石之上，隆隆一響，巨石立時又移開尺許。掌力雖已卸去，未受內傷，但初受之際，他全身力道正盡數用來推石，背心上也是劇痛難當。

　　渡難一掌虛耗，黑索上露出破綻，一名黑須老人立時扑進索圈，右手點穴橛向渡難左乳下打去。少林三僧的軟索擅于遠攻，不利近擊，渡難左手出掌，運勁逼開他點穴橛的一招。黑須老者左手食指疾伸，戳向渡難的“膻中穴”。渡難暗叫：“不好！”哪料到敵人“一指禪”的點穴功夫竟比打穴橛尤為厲害，危急之下，只得右手撒索，豎掌封擋，護住胸口，跟著拇指、食指、中指三指翻出，立時反攻。他雖擋住了敵人，但黑索离手，那使判官筆的老者當即搶前。少林三僧三索去其一，“金剛伏魔圈”已被攻破。

　　突然之間，那條摔在地下的黑索索頭昂起，便如一條假死的毒蛇忽地反噬，呼嘯而出，向那使判官筆的老者面門點去，索頭未到，索上所挾勁風已令對方一陣氣窒。那老者急舉判官筆擋架，索筆相交，一震之下，雙臂酸麻，左手判官筆險些脫手飛出，右手判官筆被震得擊向地下山石，石屑紛飛，火花四濺。那條黑索展將開來，將青海派三劍又逼得退出丈許，“金剛伏魔圈”不但回復原狀，威力更胜于前。少林三僧驚喜交集之下，只見黑索的另一端竟是持在張無忌手中。他并未練過“金剛伏魔圈”的功夫，說到心意相通、動念便知的配合無間，那是遠不及渡難，但內力之剛猛，卻是無與倫比，黑索上所發出的內勁直如排山倒海一般，向著四面八方逼去。渡厄與渡劫的兩條黑索在旁相助，登時逼得索外七人連連倒退。渡難專心致志對忖那黑須老者，不論武功和內力修為都是胜了一籌，他坐在松樹穴中，并不起身，十指拍、戳、彈、勾、點、拂、擒、拿，數招之間，便令那黑須老者迭遇險招。那老者見同伴七人處境也均不利，當下一聲怒吼，從圈中躍出。張無忌將黑索往渡難手中一塞，俯身運起乾坤大挪移心法，又將壓在地牢上的巨石推開了尺許，對著露出來的洞穴叫道：“義父，孩兒無忌救援來遲，你能出來麼！”謝遜道：“我不出來。好孩子，你快快走罷！”張無忌大奇，道：“義父，你是給人點中了穴道，還是身有銬鏈？”不等謝遜回答，便即縱身躍入地牢，噗的一聲，水花濺起。原來幾個時辰的傾盆大雨，地牢中已積水齊腰，謝遜半個身子浸在水里。張無忌心中悲苦，伸手抱著謝遜，在他手足上一摸，并無銬鏈等物，再在他幾處主要穴道上一加推拿，似也非被人施了手腳，當下抱著他躍出地牢，坐在巨石之上，張無忌道：“此時脫身，最好不過。義父，咱們走罷。”說著挽住他手臂，便欲拔步。

　　謝遜卻坐在石上，動也不動，抱膝說道：“孩子，我生平最大的罪孽，乃是殺了空見大師。你義父若是落入旁人之手，自當奮戰到底，但今日是囚在少林寺中，我甘心受戮，抵了空見大師這條性命。”張無忌急道：“你失手傷了空見大師，那是成昆這惡賊奸計擺布，何況義父你全家血仇未報，豈能死在成昆手下？”謝遜歎道：“我這一個多月來，在這地牢中每日聽著三位高僧誦經念佛，聽著山下寺中傳來的晨鐘暮鼓，回思往事，你義父手上染了這許多無辜之人的鮮血，實是百死難贖。唉，諸般惡因罪孽，我比成昆作得更多。好孩子，你別管我，自己快下山去罷。”張無忌越聽越急，大聲道：“義父，你不肯走，我可要用強了。”說著轉過身來，抓住謝遜雙手，便往自己背上一負。只聽得山道上人聲喧嘩，有數人大聲叫道：“甚麼人到少林寺來撒野？”一陣踐水急奔之聲，十余人搶上山來。張無忌持住謝遜雙腿，正要起步，突然後心“大椎穴”一麻，卻是被謝遜拿住了穴道，雙手無力，只得放開了他，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叫道：“義父，你……你何苦如此？”謝遜道：“好孩子，我所受冤屈，你已對三位高僧分說明白。我所做的罪孽，卻須由我自己身受報應。你再不去，我的仇怨又有誰來代我清算？”

　　張無忌心中一凜，但見十余名少林僧各執禪杖戒刀，向那八人攻了上去。乒乒乓乓交手數合，那持判官筆的黑須老者情知再斗下去，今日難逃公道，只是功敗垂成，被一名無名少年壞了大事，實是大大的不忿，朗聲喝道：“請問松間少年高姓大名，河間郝密、卜泰，愿知是哪一位高人橫加干預。”渡厄黑索一揚，說道：“明教張教主，天下第一高手，河間雙煞怎地不知？”持判官筆的郝密“噫”的一聲，雙筆一揚，縱出圈子。其餘七人跟著退了出去。少林僧眾待要攔阻，但那八人武功了得，并肩一沖，一齊下山去了。

　　渡厄等三僧對謝遜與張無忌對答之言，盡數聽在耳里，又想到適才他就算不是乘人之危，只須袖手旁觀，兩不相助，當卜泰破了“金剛伏魔圈”攻到身邊之時，以河間雙煞下手之辣，此刻三僧早已不在人世。三僧放下黑索，站起身來，向張無忌合十為禮，齊聲道：“多感張教主大德。”張無忌急忙還禮，說道：“份所當為，何足挂齒？”

　　渡厄道：“今日之事，老衲原當讓謝遜隨同張教主而去，適才張教主真要救人，老衲須是無力阻攔。只是老衲師兄弟三人奉本寺方丈法旨看守謝遜，佛前立下重誓，若非我三人性命不在，決不能放謝遜脫身。此事關涉本派千百年的榮辱，還請張教主見諒。”張無忌哼了一聲，并不回答。

　　渡厄又道：“老衲喪眼之仇，今日便算揭過了。張教主要救謝遜，可請隨時駕臨，只須破了老衲師兄弟三人的‘金剛伏魔圈’，立時可陪獅王同去。張教主可多約幫手，車輪戰也好，一涌而上也好，我師兄弟只是三人應戰。于張教主再度駕臨之前，老衲三人自當維護謝遜周全，決不容圓真辱他一言半語、傷他一毫一發。”

　　張無忌向謝遜望了一眼，黑暗中只見到他巨大的身影，長發披肩，低首而立，似乎心中深自忏悔昔日罪愆，無復當年神威凜凜的雄風。張無忌淚水幾欲奪眶而出，尋思：“今日是打不過他們的了，義父又不肯走，只有約了外公、楊左使、范右使他們再來斗過。這三條黑索組成的勁圈便如銅牆鐵壁相似，適才若不是渡難大師在我背上打了一掌，那卜泰便萬萬攻不進來。下次縱有外公和左右光明使相助，是否能夠破得，實未可知。唉，眼下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便道：“既是如此，自當再來領教三位大師的高招。”回身抱著謝遜的腰，說道：“義父，孩兒走了。”

　　謝遜點點頭，撫摸他的頭發，說道：“你不必再來救我，我是決意不走的了。好孩子，盼你事事逢凶化吉，不負你爹娘和我的期望。你當學你爹爹，不可學你義父。”張無忌道：“爹爹和義父都是英雄好漢，一般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都是孩兒的好榜樣。”說著躬身一拜，身形晃處，已自出了三株松樹圍成的圈子，向少林寺三僧一舉手，展開輕功，倏忽不見，但聽他清嘯之聲，片刻間已在里許之外。山峰畔少林僧眾相顧駭然，早聞明教張教主武功卓絕，卻沒想到神妙至斯。張無忌既見形跡已露，索性顯一手功夫，好教少林僧眾心生忌憚，善待謝遜。他這一聲清嘯鼓足了中氣，綿綿不絕，在大雷雨中飛揚而出，有若一條長龍行經空際。他足下施展全力，越奔越快，嘯聲也是越來越響。少林寺中千余僧眾齊在夢中驚醒，直至嘯聲漸去漸遠，方始紛紛議論。空聞、空智等知是張無忌到了，均是平增一番憂慮。

　　張無忌奔出數里，突然道旁一株柳樹後有聲叫道：“喂！”一人躍了出來，正是趙敏。

　　張無忌停嘯止步，伸手挽住了她，見她全身被大雨淋濕了，發上臉上，水珠不斷流下。趙敏問道：“跟少林寺的禿頭們動過手了？”張無忌道：“是。”趙敏道：“謝大俠怎樣了？有沒見到？”張無忌挽著她手臂，在大雨中緩步而行，將適才情事簡略的說了。趙敏沉吟道：“你有沒問他如何失手遭擒？”張無忌道：“我只想著怎地救他脫險，沒空問到這些閒事。”趙敏歎了口氣，不再作聲。張無忌道：“你不高興麼？”趙敏道：“在你是閒事，在我就是要緊事。好啦，等救出了謝大俠，再問也不遲。我只怕……”張無忌道：“怕甚麼？你擔心咱們救不了義父？”趙敏道：“明教比少林派強得多，要救謝大俠，終究是辦得到的。我就怕謝大俠決心一死以殉空見神僧。”張無忌也是擔心著這件事，問道：“你說會麼？”趙敏道：“但愿不會。”二人一路說話，來到杜氏夫婦屋前。趙敏笑道：“你行跡已露，不能再瞞他二人了。”

　　張無忌見茅舍之門半掩，便伸手推開，搖了搖身子，抖去些水濕，踏步進去，忽然間聞到一陣血腥氣。他心下一驚，左手反掌將趙敏推到門外，黑暗中突然有人伸手抓來。這一抓無聲無息，快捷無倫，待得驚覺，手指已触到面頰。張無忌此時已不及閃避，左足疾飛，徑踢那人胸口，那人反手一勾，肘錘打向他腿上環跳穴，招數狠辣已極。張無忌只須縮腿一讓，敵人左手就挖去了他一對眼珠，當即提手虛抓，他料敵奇准，這麼一抓，剛好將敵人左手拿在掌中，便在此時，環跳穴上一麻，立足不定，右腿跪倒。

　　他正要乘勢扭斷敵人的手腕，只覺所握住的手掌溫軟柔滑，乃是女子之手，心中一動，沒下重手，提起那人往外甩去，噗的一聲，右肩劇痛，已中了一刀。

　　那人一躍出屋，揮掌向趙敏臉上拍去。張無忌知道趙敏決然擋不了，非當場斃命不可，忍痛縱起，也是揮掌拍出，雙掌相交。那人身子一晃，腳下踉蹌，借著這對掌之力，縱出數丈之外，便在黑暗中隱沒不見。

　　趙敏驚問：“是誰？”張無忌“嘿”了一聲，懷中火摺已被大雨淋濕，打不了火，生怕右肩上敵人的短刀有毒，不即拔出，道：“你點亮了燈。”

　　趙敏到廚下取出火刀火石，點亮油燈，見到他肩頭的短刀，大吃一驚。張無忌見刃鋒上并未喂毒，笑道：“一些外傷，不相干。”當即便拔出刀來，轉頭只見杜百當和易三娘縮身在屋角之中，當下顧不得止住傷口流血，搶上看時，二人已死去多時。趙敏驚道：“我出去時，他二人尚自好好地。”張無忌點點頭，等趙敏替他裹好傷口，拿起短刀看時，正是杜氏夫婦所使的兵刃，只見屋中梁上、柱上、桌上、地下，插滿了短刀，顯是敵人曾與杜氏夫婦一番劇斗，將他夫婦的短刀一一打得出手，這才動手加害。趙敏駭然道：“這人武功厲害得很啊。”適才摸黑相斗，張無忌若非動念得快，料到那人要來抓自己的眼珠，不但此時已成了瞎子，多半自己與趙敏都已尸橫就地。再看杜百當夫婦的尸身時，只見胸口數十根肋骨根根斷成數截，連背後的肋骨也是如此，顯是為一門極陰狠、極厲害的掌力所傷。他數經大敵，多歷凶險，但回思適才暗室中這三下兔起鶻落般的交手，不禁越想越驚。今晚兩場惡斗，第一場以一敵三，歷時甚久，但驚心動魄之處，遠不如第二場瞬息間的三招兩式。趙敏又問：“那是誰？”張無忌搖頭不答。趙敏突然間明白了，眼中流露出恐懼神色，呆了半晌，扑向張無忌懷中，嚇得哭了出來。兩人心下均知，若不是趙敏聽到張無忌嘯聲，大雨中奔出去迎接，因而逃過大難，那麼此刻死在屋角中的已不是兩人而是三人了。張無忌輕拍她的背脊，柔聲安慰。趙敏道：“那人要殺的是我，先把杜氏夫婦殺了，躲在這里對我暗算，決不是想傷你。”張無忌道：“這幾日中，你千萬不可离開我身邊。”沉吟片刻，又道：“不到一年之間，何以內力武功進展如此迅速？當世除我之外，只怕無人能護得你周全。”

　　次日清晨，張無忌拿了杜百當鋤地的鋤頭，挖了個深坑，將杜氏夫婦埋了，與趙敏一齊跪下來拜了幾拜，想起易三娘對待自己二人親厚慈愛，都不禁傷感。

　　忽聽得少林寺里鐘聲當當不絕，遠遠傳來，聲音甚是緊急，接著東面一道青色煙花直沖上天，南方紅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數里外更升起黃色煙火。五道煙火將少林寺圍在中間。張無忌叫道：“明教五行旗齊到，正面跟少林派干起來啦，咱們快去。”匆匆與趙敏換了衣服，洗去手臉的污泥，快步向少林寺奔去。

　　只行出數里，便見一隊白衣的明教教眾手執黃色小旗，向山上行去。張無忌叫道：“顏旗使在麼？”厚土旗掌旗使顏垣聽到叫聲，回頭見是教主，大喜之下忙上前行禮參見。旗下教眾歡聲雷動，一齊拜伏。顏垣稟告：明教群豪得悉謝遜下落後，商議之下，均覺如等到端陽節天下英雄群聚少林之時再來討人，就得與舉世群雄為敵，眼下既無法稟明教主，只得權宜為計，于端陽節前十日由楊逍、范遙率領，盡集教中高手，來少林寺要人。料想大動干戈，多半難免，那倒也罷了，只是到處尋不著教主，不免有群龍無首之感。教眾吹起號角，報知教主到來。過不多時，楊逍、范遙、殷天正、韋一笑、殷野王、周顛、彭瑩玉、說不得、鐵冠道人等人先後從各處到來，銳金、巨木、洪水、烈火四旗教眾則分四面圍住了少林寺。各人相見，盡皆大喜。楊逍與范遙謝過擅專之罪。張無忌道：“各位不須過謙，大家齊心合力來救謝法王，原是本教兄弟大伙兒的義氣。本人心下感激，有何怪罪？”當下將自己混入少林寺、昨晚已和渡厄等三僧動手的事簡略說了。眾人聽說一切都出于成昆的奸謀，無不氣憤。周顛和鐵冠道人更破口大罵。張無忌道：“今日本教以堂堂之師，向少林方丈要人，最好別傷了和氣。萬不得已動手，咱們第一是救謝法王，第二是捉拿成昆，此外不可濫傷無辜。”眾人齊聲應諾。張無忌向趙敏道：“敏妹，最好你喬裝一下，別讓少林寺僧眾認出身分，以免多生事端。”當日她擄了少林眾僧囚在大都，與少林派已結下極深的怨仇。趙敏笑道：“顏大哥，我扮作你旗下的一名兄弟罷！”顏垣當即命本旗一名兄弟除下外袍，讓趙敏披上。趙敏奔入山後樹林，匆匆改扮，搽黑了面頰，從樹林中出來時，已變成一個面目猙獰的黑瘦漢子。號角吹動，明教群豪列隊上山。少林寺中早已接到明教拜山的帖子，空智禪師率領僧眾在山亭中迎候。空智聽了圓真之言，深信少林僧眾被趙敏用計擒往大都囚禁，削斷手指，逼授武功，乃是明教與汝陽王暗中勾結安排的奸計，後來張無忌出手相救，更是假意賣好，另有陰謀，是以神色陰沉，合十行了一禮，甚麼話也不說。

　　張無忌抱拳道：“敝教有事向貴派奉懇，專誠上山拜見方丈神僧。”空智點了點頭，說道：“請！”引著明教群豪走向山門。空聞方丈率領達摩堂、羅漢堂、般若堂、戒律院各處首座高僧，在山門外迎接，請群豪到大雄寶殿分賓主坐下，小沙彌送上清茶。空聞和張無忌、楊逍、殷天正等人寒暄了幾句，便即默然。張無忌說道：“方丈神僧，我們無事不登三寶殿，特來求懇方丈瞧在武林一脈，開釋敝教謝法王，大恩大德，日後必當補報。”空聞道：“阿彌陀佛，出家人慈悲為本，戒嗔戒殺，原不該跟謝法王為難。不過老衲師兄空見命喪謝施主之手。張教主是一教之主，也當明白武林中的規矩。”

　　張無忌道：“此中另有緣故，可也怪不得謝法王。”于是將空見甘愿受拳以化解武林中一場大冤孽的經過說了。空聞等只聽得一半，便即口宣佛號，一齊恭恭敬敬的站起。空聞目中含淚，顫聲道：“善哉，善哉！空見師兄以大愿力行此大善舉，功德非小。”群僧低聲念經，對空見之仁俠高義，無不敬佩。明教群豪也一齊站起，致欽仰之意。

　　張無忌詳細說畢當日經過，又道：“謝法王失手傷了空見神僧，至感後悔，但事後細細回想，此事的罪魁禍首，實是貴寺的圓真大師。”他見圓真不在殿上，說道：“請圓真大師出來，當面對質，分辨是非。”

　　周顛插口道：“是啊，在光明頂上這禿驢裝假死，卻又活了過來，鬼鬼祟祟，是甚麼好東西？快叫他滾出來。”那日他在光明頂上吃了圓真大虧後，一直記恨。張無忌忙道：“周先生不可在方丈大師之前無禮。”周顛道：“我是罵圓真那禿驢，又不是罵方丈那禿……”這“禿”字一出口，知道不對，急忙伸手按住自己的嘴巴。空智聽周顛出言無禮，更增惱怒，說道：“然則我空性師弟之死，張教主卻又如何解釋？”張無忌道：“空性神僧豪爽俠義，在下當日在光明頂上有緣拜會，極是欽佩。空性大師曾和在下相約，日後相互切磋武學。豈知不幸身遭大難，在下深為悼惜。此是奸人暗算，實與敝教無涉。”空智冷笑道：“張教主倒推得忒煞干淨。然則汝陽王郡主與明教聯手之事，那也是假的了？”張無忌臉上一紅，道：“郡主與她父兄不洽，投身敝教。郡主往日對貴寺諸多不敬之處，在下自當命她上山拜佛，鄭重謝罪。”空智喝道：“張教主花言巧語，于事何補？你身為一教之主，信口胡言，豈不令天下英雄恥笑？”張無忌想到殺空性、擒眾僧之事，确是趙敏大大的不該，雖與明教無涉，但她目下卻是托身于己，可不能推委不理，正為難間，鐵冠道人厲聲說道：“空智大師，我教主敬你是前輩高僧，給足了你面子，你可須知自重。我教主守信重義，豈能說一句假話？你辱我教主，便是辱我明教百萬之眾。縱我教主寬洪大量，不予計較，我們做部屬的卻不能善罷甘休。”此時明教教眾在淮泗、豫鄂一帶攻城掠地，招兵買馬，說是“百萬之眾”，确非浮夸之言。

　　空智冷笑道：“百萬之眾便怎地？莫非要將少林寺踏為平地？魔教辱我少林，原非自今日始。我們失手被擒，囚于萬安寺中，只能怪自己粗心大意，自來邪正不兩立，那也沒有甚麼。你們來到我少林寺，在十六尊羅漢像的背上刻了十六個大字，嘿嘿，‘先誅少林，再滅武當，惟我明教，武林稱王！’好威風，好煞氣！”這十六個字，乃是當日趙敏手下武士將少林僧眾擒去之後，以利刃刻在十六尊羅漢的背上。范遙一待眾人出寺，便即飛身回到羅漢堂中，將十六尊羅漢像移轉，仍是背心向壁，以免趙敏嫁禍于明教的陰謀得逞。後來楊逍等發覺，看過後仍將羅漢像移正，沒料想還是給少林僧眾知悉了。張無忌口才不佳，又想到這是趙敏胡鬧，內心有愧，不禁無言可答。楊逍卻道：“空智大師的話，可讓我們不懂了。敝教張教主是武當弟子張五俠的公子，江湖上盡人皆知。我們就算再狂妄萬倍，也決不敢辱及教主的先人。張教主自己，又怎會刻甚麼‘再滅武當’的字樣？方丈大師與空智大師乃有德高僧，豈能于其中這小小道理也不明白？在下相信決無其事。”這幾句話振振有辭，立時令空智為之語塞。

　　空聞方丈修為日久，心性慈和，且終究以大局為重，心知明教勢大，若是雙方當真動上了手，只怕傳之千百年的少林古剎不免要在自己手中毀去，便道：“各位空言爭論，于事無益，請隨老衲前赴羅漢堂，瞻仰羅漢法像，誰是誰非，便知端的。”張無忌心想：“一進羅漢堂，真相便當場揭穿。”當下躊躇不答。楊逍卻道：“如此甚好。”張無忌不明其意，但見趙敏混在厚土旗眾之中，并未進寺，料想不致為少林僧眾發覺，倒也不甚擔憂。當下知客僧在前領路，一行人眾，行向羅漢堂來。空聞向羅漢像下拜，說道：“弟子驚動羅漢尊者法像，尚請原宥。”拜罷，吩咐六名弟子恭移法身。六名弟子依言上前，合十默祝幾句，然後三人一邊，分列兩旁，將第一尊羅漢像轉了過來。只見那羅漢像背上已削得坦平，涂上了金漆，原來那個大大的“先”字，早已沒半點痕跡。這一來，不但空聞、空智等大吃一驚，張無忌也是大出意料之外。

　　少林群弟子一齊動手，將其餘各尊羅漢像一一轉過，背上卻哪里有一筆半划？霎時之間，群僧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他們曾看得清清楚楚，每尊羅漢像背上都刻得有個大字，拼起來是“先誅少林，再滅武當，惟我明教，武林稱王”等十六字，卻何以會突然不見？羅漢像背上金漆甚新，顯是剛涂上去的，但少林寺近數月來守衛何等嚴密，要鏟去這十六尊羅漢像背上所刻字跡，再涂上金漆，著實不是易事，寺中僧眾怎能全無知覺？張無忌轉過頭來，見韋一笑和范遙正相視而笑，心下恍然，那自是本教兄弟們作下了手腳，心想：“干這事的人神通廣大，好生了得。”楊逍見群僧驚愕萬狀，便道：“貴寺福澤深厚，功德無量，十六位尊者金身完好無缺。料想正如空智大師所云，先前曾遭奸人損毀，但十六位阿羅漢顯靈，佛法無邊，立即自行補起，實乃可喜可賀。”說著便向羅漢像跪拜下去。張無忌等跟著一齊拜倒。空聞、空智等雖不信羅漢顯靈、佛法無邊云云的鬼話，但料定是明教暗中做了手腳，不論怎樣，總是向本寺補過致歉，各人心中存著的氣惱不由得均消解了三分，而對眾魔頭神出鬼沒的手段，卻又有三分佩服，三分驚懼。

　　空聞道：“羅漢像既已完好如初，此事不必再提。”揮手命群弟子推羅漢像轉身，又道：“昨晚張教主降臨，已與老衲三位師叔朝過相。聽說渡厄師叔和張教主訂下了約會，只須張教主破得我三位師叔的‘金剛伏魔圈’，任憑將謝施主帶走。”張無忌道：“不錯，渡厄大師确有此言。但在下深佩三位高僧武功高深，自知不是敵手，昨晚已折在三位高僧手下，敗軍之將，何敢言勇？”空聞道：“阿彌陀佛，張教主言重了。昨晚胜負未分，更兼教主仁俠為懷，出手相助，三位師叔深感高義。”楊逍、范遙等聽張無忌說過渡厄等三僧武功精妙，均盼一見。殷天正道：“既是少林眾高僧執意于武學上一見高低，教主，咱們不自量力，只好領教少林派的絕學。好在咱們是為相救謝兄弟而來，實逼處此，無可奈何，并非膽敢到領袖武林的少林寺來撒野。”

　　張無忌對外公之言向來極是尊重，又想除此之外，也別無善法，便道：“弟兄們聽到在下頌揚三位高僧神功蓋世，都說三位高僧坐關數十年，武林中誰也不知，今日大伙兒有幸拜見，實是生平之幸。”空智舉手道：“請！”領著群豪走向寺後山峰。明教洪水旗下教眾在掌旗使唐洋率領之下，列陣布在山峰腳邊，聲勢甚壯。空聞等視若無睹，徑行上峰。空聞、空智合十走向松樹之旁，躬身稟報。

　　渡厄道：“陽頂天的仇怨已于昨晚化解，羅漢像的事今日也揭過了，好得很，好得很。張教主，你們幾位上來動手？”楊逍等見三僧身形矮小瘦削，嵌在松樹干中，便像是三具僵尸人干，但幾句話卻說得山谷鳴響，顯是內力深厚之極，不由得聳然動容。張無忌尋思：“昨晚我孤身一人，斗他三人不過，咱們今日人多，倘若一涌而上，一來施展不開，二來倚多為胜，也折了本教的威風。多了不好，少了不成，咱們三個對他三個，最是公平。”便道：“昨晚在下見識到三位高僧神功，衷心欽佩，原不敢再在三位面前出丑。但謝法王跟在下有父子之恩，與眾兄弟有朋友之義，我們縱然不自量力，卻也非救他不可。在下想請兩位教中兄弟相助，以三對三，平手領教。”渡厄淡淡的道：“張教主不必過謙。貴教倘若再有一位武功和教主不相伯仲的，那麼只須兩位聯手，便能殺了我們三個老禿。但若老衲所料不錯，如教主這等身手之人，舉世再無第二位，那麼還是人多一些，一齊上來的好。”

　　周顛、鐵冠道人等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想這老禿驢好生狂妄，竟將天下英雄視若無物，只是語氣之中總算自承不及張教主，說舉世無人能與教主平手，倒還算客氣。周顛張嘴欲語，說不得手快，伸掌擋在他口前。

　　張無忌道：“敝教雖是旁門左道，不足與貴派名門抗衡，但數百年的基業，也有一些人才。在下因緣時會，暫代教主之職，其實論到才識武功，敝教中胜于在下者，又豈少了？韋蝠王，請你將這份名帖呈上三位高僧。”說著取出一張名帖，上面自張無忌、楊逍、范遙、殷天正、韋一笑以下，書就此次拜山群豪的姓名。韋一笑知道教主要自己顯示一下當世無雙的輕功，好教少林群僧不敢小覷了明教中的人物，當下躬身應諾，接過名帖，身子并未站直，竟不轉身，便即反彈而出，猶如一溜輕煙，相隔十余丈間，便飄到了三株松樹之間，雙掌一翻，將名帖送交渡厄。渡厄等三僧見他一晃之間，便即到了自己跟前，輕功之佳，實是從所未見，何況他是倒退反彈，那更是匪夷所思，不由得贊道：“好輕功！”少林群僧個個是識貨的，登時采聲雷動。明教群豪雖均知韋一笑輕功了得，但這般倒退反彈的身手，卻也是初次見到，不過各人不便稱贊自家人，盡管心中佩服，卻都默不作聲。只有周顛一人鼓掌大贊。

　　渡厄微微欠身，伸手接過名帖，他右手五根手指一搭到名帖，韋一笑全身一麻，宛似受到雷震，胸口發熱，身子幾欲軟倒。他大驚之下，急忙運功支撐。渡厄已將名帖取了過去，從名帖上傳來的這一股內勁也即消失。韋一笑臉色一變，暗想這眇目老僧的內勁當真是深不可測，不敢多所逗留，斜身一讓，從一片長草上滑了過來，回到張無忌身旁。這一手“草上飛”的輕功雖非特异，但練到這般猶如凌虛飄行，那也是神乎其技的了。空聞、空智等均想：“此人輕功造詣如此地步，固是得了高人傳授，但也出于天賦，看來他是生就异稟，旁人縱是苦練，也決計到不了這等境界。”

　　渡厄說道：“張教主說貴教由三人下場，除了教主與這位韋蝠王外，還有哪一位前來指教？”張無忌道：“韋蝠王已領教過大師的內勁神功，在下想請明教左右光明使者相助。”渡厄心中一動：“這少年好銳利的眼光，適才我隔帖傳勁，只是一瞬間之事，居然被他看了出來。甚麼左右光明使者，難道比這姓韋的武功更高麼？”他坐關年久，于楊逍的名頭竟然沒聽見過，至于范遙，則長年來隱姓埋名，旁人原也不知。楊范二人聽得教主提及自己名字，當即踏前一步，躬身道：“謹遵教主號令。”張無忌道：“三位高僧使的是軟兵刃，咱們用甚麼兵刃好？”張、楊、范三人平時臨敵均是空手，今日面對勁敵，可不能托大不用兵刃，三人一法通，萬法通，甚麼兵刃都能使用，張無忌此言，乃是就著二人方便。楊逍道：“聽由教主吩咐便是。”張無忌微一沉吟，心想：“昨晚河間雙煞以短攻長，倒也頗占便宜。”便從懷中取出六枚聖火令來，將四枚分給了楊范二人，說道：“咱們上少林寺拜山，不敢攜帶兵器，這是本教鎮教之寶，大家對付著使罷。”楊范二人躬身接過，請示方略。

　　空智突然大聲道：“苦頭陀，咱們在萬安寺中結下的梁子，豈能就此揭過？來來來，待老衲先領教你的高招。老衲今日沒服十香軟筋散，各人手下見真章罷。”他被囚萬安寺的怨氣未曾發泄，今日見到范遙，一直盡力抑制心下怒火，此刻再也忍耐不住了。范遙淡淡一笑，說道：“在下奉教主號令，向三位高僧領教，大師要報昔日之仇，待此事過後，再行奉陪。”空智從身旁弟子手中接過長劍，喝道：“你不自量力，要和我三位師叔動手，不死也必重傷。我這仇是報不了啦。”范遙笑道：“我死在令師叔手下，也是一樣。”空智冷笑道：“明教之中，既除閣下之外更無別位高手，那也罷了。”

　　他這句話原是激將之計，明教群豪豈有不知？但覺若是咽了這口氣下去，倒教少林派將本教瞧得小了。以位望而論，范遙之下便是白眉鷹王殷天正。張無忌覺得外公年邁，不便請他出手，便想請舅父殷野王出馬。殷天正已踏上一步，說道：“教主，屬下殷天正討令。”張無忌道：“外公年邁，便請舅舅……”殷天正道：“我年紀再大，也大不過這三位高僧。少林派有碩德耆宿，我明教便無老將麼？”

　　張無忌知外公武功深湛，不在楊逍、范遙之下，比舅舅高出甚多，若是由他出戰，當多幾分把握，說道：“好，范右使留些力氣，待會向空智神僧領教，便請外公相助孩兒。”殷天正道：“遵命！”從范遙手中接過了聖火雙令。空聞方丈朗聲道：“三位師叔，這位殷老英雄人稱白眉鷹王，當年自創天鷹教，獨力與六大門派相抗衡，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這位楊先生，內功外功俱臻化境，是明教中的第一流人物，昆侖、峨嵋兩派的高手，曾有不少敗在他的手下。”渡劫干笑數聲，說道：“幸會，幸會！且看少林門下弟子，卻又身手如何？”三僧黑索一抖，猶似三條墨龍一般，圍成了三層圈子。張無忌昨晚與三僧動手時伸手不見五指，全憑黑索上的勁氣辨認敵方兵刃來路，此時方當午初，艷陽照空，連三僧臉上每一條皺紋都瞧得清清楚楚。他倒轉聖火令，抱拳躬身，說道：“得罪了！”側身便攻了上去。楊逍飛身向左。殷天正大喝一聲，右手舉起聖火令往渡難的黑索上擊落。“當嗚”一響，索令相擊。這兩件奇形兵刃相互碰撞，發出的聲音也十分古怪。兩人手臂都是一震，心道：“好厲害！”均知是遇到了生平罕逢的勁敵。張無忌尋思：“三僧黑索結圈，招數嚴密，我等雖三人聯手，也決非三五百招之內所能攻破，且耗費三僧的內勁，徐尋破綻。”眼見黑索纏到，便以聖火令與之硬碰硬的對攻。斗到一頓飯時分，張無忌等三人已將索圈壓得縮小了丈許圓徑。然而三僧的索圈壓小，抗力越強，三人每攻前一步，便比前要多花幾倍力氣。楊逍與殷天正越斗越是駭异，起初尚是以三敵三的局面，到得半個時辰之後，楊殷二人漸漸支持不住，成為二人合斗渡難。張無忌卻是一人對付渡厄、渡劫二僧。殷天正走的全是剛猛路子。楊逍卻是忽柔忽剛，變化無方。這六人之中，以楊逍的武功最為好看，兩枚聖火令在他手中盤旋飛舞，忽而成劍，忽而為刀，忽而作短槍刺、打、纏、拍，忽而當判官筆點、戳、捺、挑，更有時左手匕首，右手水刺，忽地又變成右手鋼鞭，左手鐵尺，百忙中尚自雙令互擊，發出啞啞之聲以擾亂敵人心神。相斗未及四百招，已連變了二十二般兵刃，每般兵刃均是兩套招式，一共四十四套招式。空智于少林派七十二絕藝得其十一，范遙自負于天下武學無所不窺，但此刻見楊逍神技一至于斯，都不由得暗自歎服。周顛與楊逍素有嫌隙，曾數次和他爭斗，此刻越看越是慚愧：“楊逍這龜兒子原來一直讓著我。先前我只道他武功只比我稍高，每次動手，總是碰巧運氣好，這才胜我一招半式。豈知我周顛跟他龜兒子差著這麼老大一橛。”

　　但不論楊逍如何變招，渡難一條黑索分敵二人，仍是絲毫不落下風。眾人只見殷天正頭上白霧升起，知他內力已發揮到了極致，一件白布長袍慢慢鼓起，衣內充滿了氣流。他每踏出一步，腳底便是一個足印，斗到將近一個時辰，三株松樹外已被他踏出了一圈足印。

　　陡然之間，殷天正將右手聖火令交于左手，將渡難的黑索一壓，右手一招劈空掌便向他擊了過去。渡難左手一起，五指虛抓，握成空拳，也是一掌劈出。

　　空聞、空智等一齊“噫”了一聲，聲音中充滿了驚訝佩服之情。原來渡難還他這一掌，乃是少林七十二絕藝中之一的“須彌山掌”。這門掌力極難練成，那是不必說了，縱然練成了，每次出掌，也須坐馬運氣，凝神良久，始能將內勁聚于丹田，哪知渡難要出掌便出掌，一動念間就將“須彌山掌”拍了出來，跟著黑索一抖，又向楊逍扑擊而至。

　　但渡難以“須彌山掌”與殷天正對掌，黑索上的勁力便弱了一大半。他當下以巧補弱，使得黑索滾動飛舞，宛若靈蛇亂顫，楊逍的兩根聖火令也是變化無窮。旁觀眾人大半去瞧他二人相斗。殷天正凝神提氣，一掌掌的拍出，忽而跨前兩步，忽而又倒退兩步。那邊張無忌以一敵二，三人的招式都是平淡無奇，所有拚斗都在內勁上施展。這般拚斗比之殷天正斗力和楊逍斗巧，其實更加凶險，只要內勁被對方一逼上岔路，縱非立時氣絕死亡，也當走火入魔，發瘋癱瘓，均屬尋常。只是這等比拚，只有身歷其境的局中人方知甘苦，旁觀者武功再高，也無法從他三人的招式中辨認出來。眼見太陽由偏東而當頭直射，更漸漸偏西。空聞、空智、范遙、韋一笑等高手這時已看出了雙方胜負之機。但見殷天正頭頂的白氣越來越濃，而渡劫坐在其中的那棵大松樹枝干上的針葉不住搖晃顫動，可知渡厄和渡劫二僧功力究有高下，斗到此時，渡劫背靠松樹，須得借助大樹之力，方能與張無忌的九陽神功相抗。倘若殷天正支持不住，那便是明教輸了，若是渡劫先一步難以抵擋，則是少林派落敗。出手相斗的六人更加明白這中間的關鍵所在。殷天正與渡難比拚掌力，拚到三十余掌之後，已自知終非敵手，心想：“我們今日之事，以救謝兄弟為重。我一個人的胜負榮辱，何足道哉？何況輸在少林派前輩高人手下，也不能說是損了我白眉鷹王的威名。”當下拚得一掌，便向後退出半步，拚到十余掌後，已退到丈許之外。哪知“須彌山掌”乃少林派七十二絕藝之一，渡難在這掌法上浸淫數十載，威力實是非同小可，殷天正退一步，渡難的掌力跟著進擊一步，勁力竟不以路程拉遠而稍衰。楊逍尋思：“這少林僧果真了得，我聖火令上招數再變，終究也奈何不了他。殷白眉獨受內勁，時候長了只怕支持不住。”兩枚聖火令一合，想要挾住黑索，跟他也來個硬碰硬的斗力，以分殷天正重擔。不料聖火令剛要挾到黑索，渡難手腕一抖，黑索索頭直昂上來，撞向楊逍面門。楊逍心念如電，聖火令脫手，向渡難胸口急擲過去，雙掌一翻，已抓住索頭，一招“倒曳九牛尾”，猛力向外急拉。

　　渡難見他兵刃出手，當作暗器般打來，勁道猛極，左手上肘一沉，壓向飛襲左胸的聖火令，卻見另一枚突然間中道轉向，呼的一聲，斜刺射向渡劫。原來這六人之中，以楊逍最工心計，他這兩枚聖火令攻渡難的是虛，攻渡劫的那枚之上方用上了全身內勁。渡劫正與張無忌全力相抗，眼見渡難對付楊殷二人已穩占上風，哪想得到楊逍竟會忽出奇招，以此怪异的手法偷襲，一驚之下，聖火令已到面門。渡劫心神微亂，輕輕伸起兩指，將那枚聖火令挾了下來。但其時他與張無忌全神貫注的比拚內勁，哪容得這麼心神一分，霎時之間，他存身其內的大松樹搖晃不止，樹上松針紛紛下墮，便如半空中下了一陣急雨。張無忌一覺對方破綻大露，這乾坤大挪移心法最擅于尋瑕抵隙，對方百計防護，尚且不穩，何況自呈虛弱？他手指上五股勁氣，登時絲絲作響，疾攻過去。片刻間啪啪有聲，渡劫那棵松樹上一根根小枝也震得落了下來。

　　渡厄眼見勢危，霍地站起，身形一晃，已到了渡劫身旁，伸出左手，搭在他的肩頭。渡劫得師兄渡厄相助，方得重行穩住。那邊廂渡難與殷天正、楊逍也已到了各以真力相拚、生死決于俄頃的地步。楊逍拉著黑索一端，向外扯奪，殷天正卻以破山碎碑的雄渾掌力，不絕向渡難抵壓過去。兩大高手一拉一推，兩股勁力恰恰相反，渡難身處其間，雖然吃力萬分，卻仍不現敗象。旁觀的明教群豪和少林僧眾眼見這等情景，知道這場拚斗下來，不僅分出胜敗而已，六大高手之中只怕有半數要命喪當場。偌大一座山峰之上，剎時間竟無半點聲息，群雄泰半汗濕衣背，沒一個不是提心吊膽，為己方的人擔憂。便在這萬籟俱寂之際，忽聽得三株松樹之間的地底下，一個低沉的聲音說起話來：“楊左使、殷大哥、無忌孩兒，我謝遜雙手染滿血跡，早已死有余辜。今日你們為救我而來，與少林寺三位高僧爭斗，若是雙方再有損傷，謝遜更是罪上加罪。無忌孩兒，你快快率同本教兄弟，退出少林寺去。否則我立時自絕經脈，以免多增罪孽。”正是謝遜以“獅子吼”神功在地牢中說話。當年他在王盤山島上，用獅子吼震死震昏各幫各派無數豪士，此刻雖非以此神功傷人，但眾人耳鼓仍是震得嗡嗡作響，相顧失色。

　　張無忌知道義父言出如山，決不肯為了一己脫困，致令旁人再有損傷，眼前情勢，倘若力拚到底，自己雖可無恙，但外公、楊逍、渡劫、渡難四人必定不免，正躊躇間，只聽謝遜大聲喝道：“無忌，你還不去麼？”

　　張無忌道：“是！謹遵義父吩咐。”他退後一步，朗聲說道：“三位高僧武功果然神妙之至，今日明教無法攻破，他日再行領教。外公、楊左使，咱們收手罷！”說著勁氣一收，將渡厄、渡劫二僧黑索所發出的內勁一彈而回。楊逍與殷天正聽到他的號令，苦于正與渡難全力相拚，無法收手，若是收回內勁，立時便被渡難的勁氣所傷，渡難此刻也是欲罷不能。張無忌走到殷天正之前，雙掌揮出，接過了渡難與殷天正分從左右襲來的掌力，跟著伸出聖火令，搭在渡難的黑索中端。黑索正被楊逍與渡難拉得如繃緊了的弓弦一般。張無忌的聖火令一搭上，乾坤大挪移的神功登時將兩端傳來的猛勁化解了。黑索軟軟垂下，落在地下，楊逍手快，一把搶起。渡難臉色一變，正欲發話，楊逍雙手捧著黑索，走近幾步，說道：“奉還大師兵刃。”渡劫已知他的心意，將身旁的兩枚聖火令拾了起來，交還給他。

　　自經適才這一戰，三位少林高僧已收起先前的狂傲之心，知道拚將下去勢必兩敗俱傷，己方三人實無法占得上風。渡厄說道：“老衲閉關數十年，重得見識當世賢豪，至感欣幸。張教主，貴教英才濟濟，閣下更是出類拔萃，唯望以此大好身手多為蒼生造福，少作傷天害理之事。”張無忌躬身道：“多謝大師指教，敝教不敢胡作非為。”渡厄道：“我師兄弟三人，在此恭候張教主大駕三度蒞臨。”張無忌道：“不敢，然而自當再來領教。謝法王是在下義父，恩同親生。”渡厄長歎一聲，閉目不語。張無忌率同楊逍諸人，拱手與空聞、空智等人作別，走下山去。彭瑩玉傳出訊號，撤回五行旗人眾。巨木旗和厚土旗教眾于离寺五里外倚山搭了十余座木棚，以供眾人住宿。

　　張無忌悶悶不樂，心想本教之中，無人的武功能比楊逍與外公更高，就算換上范遙與韋一笑，那也不過和今日的局面相若，天下哪里更去找一兩位胜于他們的高手，來破這“金剛伏魔圈”？彭瑩玉猜中他的心事，說道：“教主，你怎地忘了張真人？”張無忌躊躇道：“倘若我太師父肯下山相助，和我二人聯手，破這‘金剛伏魔圈’定可辦到。但此舉大傷少林、武當兩派的和氣，太師父未必肯允。再則太師父一百多歲的年紀，武學修為雖已爐火純青，究竟年紀衰邁，若有失閃，如何是好？”突然之間，殷天正站起身來，哈哈笑道：“張真人如肯下山，定然馬到成功，妙極，妙極！”干笑幾聲，張大了口，聲音忽然啞了。群豪見他笑容滿臉，直挺挺的站著，都覺奇怪。楊逍道：“殷兄，你想張真人能下山出手麼？”他連問兩次，殷天正只是不答，身子也一動不動。張無忌吃了一驚，伸手一搭他的脈搏，不料心脈早停，竟已氣絕身亡。原來他當日在光明頂獨斗六大派群豪，苦苦支撐，真元已受了大損，適才苦戰渡難，又耗竭了全部力氣，加之年事已高，竟然油盡燈枯。張無忌抱著他的尸身，哭了出來。殷野王搶了上來，更是呼天搶地的大哭。群豪念及同教的義氣，無不愴然淚下。訊息傳出，明教中有許多教眾原屬天鷹教旗下，登時哭聲震動山谷。這數日間，群豪忙著料理殷天正的喪事。各門派、各幫會的武林人物也絡繹上山。這些人仰慕殷天正的威名，都到木棚中他靈前\*隨後又派了三十六名僧人，為殷天正做法事超度。但三十六名僧人只念了幾句經，便給殷野王手執哭喪棒轟了出去。周顛更在一旁大罵：“少林禿驢，假仁假義。”

　　張無忌憂心如搗，和楊逍、彭瑩玉、趙敏等商議數次，始終不得善法。趙敏曾想設法將“十香軟筋散”下在渡厄三僧的飲食之中，又說要去召鹿杖客、鶴筆翁二人來和張無忌聯手，但張無忌和楊逍等均覺不妥。

## 第三十七章　天下英雄莫能當

　　彈指間端陽正日已到，張無忌率領明教群豪，來到少林寺中。少林寺前殿後殿、左廂右廂，到處都擠滿了各路英雄好漢。各路武林人物之中，有的與謝遜有仇，處心積慮的要殺之報仇雪恨；有的覬覦屠龍刀，痴心妄想奪得寶刀，成為武林至尊；有的是相互間有私人恩怨，要乘機作一了斷；大多數卻是為瞧熱鬧而來。少林寺中派出百余名知客僧接待，引著在寺中各處休息。武當派只到了俞蓮舟和殷梨亭二人。張無忌上前拜見，請問張三丰安好。俞蓮舟悄聲問道：“你可曾聽到青書與陳友諒的訊息？”張無忌將別來情由簡略說了，得知陳宋二人并未上武當滋擾，這次宋遠橋、張松溪二人所以不至，便是為了在山上護師保觀，以防奸謀。俞蓮舟又說起宋遠橋自親耳聽到獨子的逆謀之後，傷心愁急，茶飯不思，身子幾乎瘦了一半，卻又瞞著師尊，不敢說起此事，恐貽師父之憂。張無忌道：“但盼宋師哥迷途知返，即速悔悟，和宋大師伯父子團圓。”俞蓮舟道：“話雖如此，但這逆賊害死莫七弟，可決計饒他不得。”說著恨恨不已。此後一個時辰中，各路英雄越聚越多，那日攻打金剛伏魔圈的河間雙煞、青海派諸劍客也都到了。華山派、崆峒派、昆侖派均有高手赴會，只峨嵋派無人上山。

　　張無忌既盼能見到周芷若，向她解釋那日不得已之情，然而想像到她的臉色目光，心下惴惴，深自惶慚。明教群豪聚在西廂的一座偏殿之中，并不和各路英雄交談，蓋明教怨家太多，仇人見面，只怕大會未開，先已和四方怨家打了個落花流水。午時將屆，寺中知客僧肅請群雄來到山右的一片大廣場上。那本是寺僧種菜的數百畝菜園，這時已然壓平，搭起了數十座大木棚。群豪隨著知客僧引導入座。各門派幫會中人數眾多的自占一棚，人數較少的則合坐一棚。彭瑩玉將場上傑出之士的來歷，一一稟告張無忌知曉。群豪畢集，洵是盛會，許多向來極少在江湖上行走的山林隱逸，這時也紛紛現身。彭瑩玉點查之下，場上不計明教，已有四千六百余人。張無忌、楊逍等見與會人眾，多半是敵非友，均感憂慮。眾賓客坐定後，少林群僧分批出來，按著圓、慧、法、相、莊各字輩，與群雄見禮，最後是空智神僧，身後跟著達摩堂九老僧。空智走到廣場正中，合十行禮，口宣佛號，說道：“今日得蒙天下英雄賞臉降臨，少林派至感光寵。只是敝寺方丈師兄突患急病，無緣得會俊賢，命老衲鄭重致歉。”張無忌微覺奇怪：“那日空聞大師到外公靈前吊祭，臉上絕無病容，精神矍爍，他這等內功深厚之人，怎能突然害病？難道是受了傷？”四下打量，不見圓真和陳友諒，心想：“那晚我向渡厄等三位高僧揭破圓真的奸謀，不知寺中是否已予處置？空聞大師忽地稱病，是否與此事有關？”南宋末年，郭靖、黃蓉夫婦曾先後在大胜關及襄陽邀集天下豪傑，共商抗御蒙古人入侵的大計，此後將近百年，直至今日方始再有英雄大會，原是江湖上第一等的盛事，但主持者忽然患病，群雄不由得均感掃興。

　　只聽空智又道：“金毛獅王謝遜為禍武林，罪孽深重，幸而得為敝寺所擒。少林派不敢自專，恭請各位望重武林之士，共商處置之策。”他本來生得愁眉苦臉，這時說話更是沒精打采，說畢便即合十退下。東南角上站起一人，身形魁梧，一把黑白相間的胡須隨風飛舞，四顧群雄，雙目炯炯有神，形相甚是威嚴。彭瑩玉告知張無忌，這人是山東老拳師夏青。只聽他聲若洪鐘，說道：“這謝遜作惡多端，貴派竟能擒來，造福武林，實非淺鮮。空聞、空智兩位神僧太過謙抑，這等惡人，立時一刀殺卻，也就是了，何必再問旁人？今日既是天下英雄聚會，咱們此會便叫作屠獅大會。將這謝遜凌遲處死，每人吃他一口肉，飲他一口血，替無辜死在他手下的朋友們報仇，豈不痛快？”他的親兄長為謝遜所殺，數十年來只是想找謝遜報仇。此言一出，四周便有數百人隨聲附和，都說及早殺了為是。混亂之中，忽聽得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謝遜是明教的護教法王，少林派倘若不怕得罪明教，早就一刀將他殺了，何必邀大伙兒來此分擔罪責？我說夏大哥哪，你有點老胡塗啦，做兄弟的勸你一句，還是明哲保身的為是。”這番話說得陰陽怪氣，但傳在眾人耳中，仍是清清楚楚。眾人齊往聲音來處瞧去，卻看不見是誰。顯然那人身材矮小，說話時又不站起，坐在人叢之中，誰也見他不到。

　　夏胄大聲道：“是‘醉不死’司徒兄弟麼？那謝遜與俺有殺兄之仇，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請少林眾高僧將他牽將出來，老夫一刀將他殺了。魔教眾魔頭找上身來，盡管沖著俺山東姓夏的便是。”人叢中那人又是陰惻惻的一笑，說道：“夏大哥，江湖上人人皆知，那把武林至尊的屠龍刀，乃是落在謝遜手中。少林派既得謝遜，豈有不得寶刀之理？人家殺謝遜是賓，揚刀立威才是頭等大事。我說空智大師哪，你也不用裝模作樣啦，痛痛快快的將那屠龍寶刀捧將出來，讓大伙兒開開眼界是正經。你少林派千百年來就是武林中的頭兒腦兒，有此刀不為多，無此刀不為少，總之是武林至尊就是。”

　　彭瑩玉低聲對張無忌道：“說話這人叫作‘醉不死’司徒千鐘。此人玩世不恭，聽說不拜師，不收徒，不屬任何門派幫會，生平極少與人動手，誰也不知他的武功底細，說起話來冷嘲熱諷，倒往往一語中的。”

　　只聽場中七八人跟著道：“此言有理。請少林派取出屠龍刀來，讓大伙兒瞧瞧。”空智緩緩說道：“屠龍刀不在敝寺，老衲一生之中也從來沒見過，不知世上是否真有這麼一把刀子。”

　　群雄一聽，立時紛紛議論，廣場上一片嘈雜，與會諸人原先都認定此會必與屠龍刀有莫大關連，豈知空智竟然一口否認，誰都大出意料之外。

　　空智身後跟著九名老僧，均是身披大紅袈裟。待群雄嘈雜之聲稍息，九僧中一名老僧踏上兩步，朗聲說道：“屠龍刀本在謝遜手中，但敝派擒到他之時，那刀卻不在他身邊。本寺方丈以此乃武林大事，曾詳加盤查。謝遜倔強桀傲，堅不吐實。今日英雄盛會，一來是商酌如何處置謝遜，二來是向眾家英雄打聽那屠龍刀的下落。哪一位得知音訊的，便請明言。”群豪面面相覷，誰都接不上口。

　　“醉不死”司徒千鐘卻又陰陽怪氣的說道：“武林中百年來言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除了屠龍刀，尚有倚天劍。這柄倚天寶劍哪，本來聽說是在峨嵋派手中，可是西域光明頂一戰，卻也從此不知所終。今日此會雖叫英雄大會，峨嵋派的英雌們難道就不能來麼？”眾人聽到最後這句話，哄然大笑起來。轟笑聲中，一名知客僧大聲報道：“丐幫史幫主，率領丐幫諸長老、諸弟子到。”張無忌聽到“史幫主”三字，心下大奇：“丐幫史火龍幫主早已死在圓真手下，如何又出來一位史幫主？”空智說道：“有請！”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會，他親自迎了出去。只見一列人快步向廣場走來，約莫一百五十余人，都是衣衫襤褸的漢子，丐幫近年來聲勢雖已不如往時，畢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江湖上仍有極大潛力，群雄誰也不敢輕視，大半站了起來。但見當先是兩名老年丐者，張無忌認得是傳功長老和執法長老。兩名老丐身後，卻是個十二三歲的丑陋女童，鼻孔朝天，闊口中露出兩枚大大的門牙，正是史火龍之女史紅石。她手持丐幫幫主信物打狗棒，史紅石之後是掌棒龍頭、掌缽龍頭，其後依次是八袋長老、七袋弟子、六袋弟子。丐幫這次到來的，級位最低的也是六袋弟子。

　　空智見持打狗棒的是個女童，心下躊躇，不知幫主是誰，該當向誰說話才是，只得合十行禮，含糊道：“少林僧眾恭迎丐幫群雄大駕。”群丐一齊抱拳還禮。傳功長老說道：“敝幫史前幫主不幸歸天，眾長老公決，立史幫主之女史紅石史姑娘為幫主，這一位便是敝幫新幫主。”說著向史紅石一指。

　　空智和群雄都是一呆，心想江湖上向來有言道：“明教、丐幫、少林派”，各教門以明教居首，天下幫會推丐幫為尊，武學門派則以少林派為第一。明教立了個二十余歲的少年張無忌當教主，已令人嘖嘖稱奇，不料丐幫更推這樣一個小女孩作幫主，若非從丐幫長老口中說出，那是誰也不肯相信的。當年黃蓉以少女而為丐幫幫主，雖說曾有先例，但其時黃蓉究竟也比眼前這小女孩大了好幾歲。

　　空智雖大感詫异，卻也不缺禮數，合十道：“少林門下空智，參見史幫主。”史紅石福了福還禮，囁囁嚅嚅的對答不出。傳功長老道：“敝幫幫主年幼，一切幫務，暫由兄弟及執法長老二人代理。空智神僧乃前輩大德，多禮甚不敢當。”兩人謙虛了幾句。知客僧引著群丐入木棚就座。

　　丐幫人數眾多，半晌方始坐定。張無忌見群丐人人戴孝，臉上均有悲憤之色，有些弟子背上的布袋之中更有物蠕蠕而動，顯是有所為而來，心下暗喜，剛跟楊逍說得一句：“咱們到了一批好幫手。”只見傳功、執法二長老引著史紅石，來到明教棚前。

　　傳功長老抱拳行禮，說道：“張教主，金毛獅王失陷，敝幫有好大的干系，我們今日宁可性命不在，也要贖我們的罪愆；再者也是為我們史故幫主報仇雪恨。丐幫上下，齊聽張教主號令。”張無忌急忙還禮，說道：“不敢。”傳功長老這番話中氣充沛，說得甚是響亮，顯是有意要讓廣場上人人聽見。他幾句話說畢，丐幫眾弟子一齊站起，大聲說道：“謹奉明教張教主號令，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群雄都是一楞：“丐幫幾時跟明教結成了死党啦？”除了極少在江湖行走的隱逸外，眾人均知丐幫與明教多年來相互攻殺，年前丐幫參與圍攻光明頂之役，一場血戰，雙方死傷均眾，最後攻上光明頂的丐幫幫眾幾乎全軍覆沒。此刻傳功長老卻公然聲言全幫齊奉張無忌號令，又說要為史前幫主報仇雪恨云云，誰都摸不著頭腦。

　　傳功長老回過身來，大聲說道：“我丐幫與少林派向來無怨無仇，敝幫一直尊重少林派是武林第一大門派，縱有些微嫌隙，我們也必盡量克制忍讓，從來不敢有所得罪。敝幫自史火龍史前幫主以下，好生佩服少林四大神僧德高望重，足為學武之士的表率楷模。史前幫主歸隱已久，靜居養病，數十年來不與江湖人士往還，不知何故，竟遭少林高僧的毒手……”他說到這里，廣場上眾人一齊“啊”的一聲驚呼，連空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只聽傳功長老接著說道：“我們今日到此，是要當著天下英雄之前，請空聞方丈指點迷津。我們史前幫主到底在甚麼事上得罪了少林派，以致少林高僧害死史前幫主之後，對寡婦孤女也要趕盡殺絕，連史夫人也保不了性命？”

　　空智合十說道：“阿彌陀佛，史幫主不幸仙逝，老衲此刻才首次聽到訊息。長老口口聲聲說是敝派弟子所為，只怕其中大有誤會，還請長老言明當時詳情。”

　　傳功長老道：“少林派千百年來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我們豈敢誣賴？便請貴寺一位高僧、一位俗家子弟出來對質。”空智道：“長老吩咐，自當遵命。不知長老要命哪二人出來？”傳功長老道：“是……”他只說得個“是”字，突然間張口結舌，說不下去了。空智吃了一驚，急忙搶前，抓住他的右腕，竟覺脈息已停。空智更驚，叫道：“長老，長老！”看他顏面時，只見眉心正中有一顆香頭大般的細黑點，竟是要害中了絕毒的暗器。空智大聲道：“各位英雄明鑒，這位丐幫長老中了絕毒暗器，不幸身亡。我少林派可決計不使這等陰狠的暗器。”丐幫幫眾登時大嘩，數十人搶到傳功長老尸身之旁。掌缽龍頭從懷中取出一塊吸鐵石，放在傳功長老眉心，吸出一枚細如牛毛、長才寸許的鋼針來。

　　丐幫諸長老情知空智之言不虛，這等陰毒暗器，名門正派的少林派是決計不使的，然而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竟然有人發暗器偷襲，無一人能予察覺，此事之怪，實是不可思議。執法長老等均想，傳功長老向南而立，暗器必是從南方射來，其時向南陽光耀眼，傳功長老又心情十分憤激，以至未及提防這等極度細微的暗器。

　　眾長老怒目向空智身後瞧去，只見九名身披大紅袈裟的老僧都是雙目半閉，垂眉而立，這九僧之後是一排排黃衣僧人、灰衣僧人，無法分辨是誰施的暗算，然而凶手必是少林僧，絕無可疑。執法長老朗聲長笑，眼中卻淚珠滾滾而下，說道：“空智大師還說我們冤枉了少林派，眼下之事，更有何話說？”掌棒龍頭最是性急，手中鐵棒一揚，喝道：“今日跟少林派拚了。”但聽得嗆啷啷兵刃亂響，丐幫幫眾紛紛取出兵刃，涌入場心。空智臉色慘然，回頭向著少林群僧，緩緩說道：“本寺自達摩老祖西來，建下基業，千百年來歷世僧侶勤修佛法，精持戒律，雖因學武防身，致與江湖英豪來往，然而從來不敢作何傷天害理之事。方丈師兄和我早已勘破世情，豈再戀此紅塵……”他目光從群僧臉上逐一望去，說道：“這枚毒針是誰所發？大丈夫敢作敢當，給我站了出來。”

　　數百名少林僧無一接口，有的說：“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張無忌心念一動，想起了一件舊事：昔年他母親殷素素喬裝他父親張翠山模樣，以毒針殺死少林僧，令他父親含冤莫白。但天鷹教的銀針與此鋼針形狀大不相同，針上毒性也截然有异，從傳功長老的死狀看來，針上劇毒似是得自西域的毒虫“心一跳”。所謂“心一跳”，是說虫身劇毒一與熱血相触，中毒者的心髒只跳得一跳，便即停止。他早知史火龍是圓真所殺，又知少林群僧中隱伏圓真党羽，所以發針害死傳功長老，當是要阻止他說出圓真的名字。只是當時人人瞧著傳功長老，以致無人察覺發針者是誰。

　　掌棒龍頭大聲道：“殺害史幫主的凶手是誰，丐幫數萬弟子無一不知。你們想殺人滅口嗎？哼，哼！除非將天下丐幫弟子個個殺了，這個殺人的和尚，便是圓真……”

　　掌缽龍頭忽地飛身搶在他面前，鐵缽一舉，叮的一聲輕響，將一枚鋼針接在缽中。這枚鋼針仍不知從何方射來，但掌缽龍頭一直全神貫注的戒備，陽光下只見藍光微一閃爍，便搶上舉缽接過，只要稍慢得半步，掌棒龍頭便又死于非命。空智身形一挫，繞到了達摩堂九僧身後，砰的一聲，將左起第四名老僧踢了出來，跟著一把抓住他的後領提起，說道：“空如，原來是你，你也和圓真勾結在一起了。”右手拉住他僧衣前襟往下一扯，嗤的一聲響，衣襟破裂，露出腰間一個小小鋼筒，筒頭有一細孔。人人盡皆恍然：這鋼筒中自必裝有強力彈簧，只須伸手在懷中一按筒上機括，孔中便射出喂毒鋼針，發射這暗器不須抬臂揮手，即使二人相對而立，只隔數尺，也看不出對方發射暗器。

　　掌棒龍頭悲憤交集，提起鐵棒橫掃過去，將空如打得腦漿迸裂而死。這空如和四大神僧同輩，輩份武功均高，只因被空智擒住後拿著脈穴，掙扎不得，掌棒龍頭鐵棒掃來，他竟無法躲閃。群雄又是齊聲驚叫。

　　空智一呆，向掌棒龍頭怒目而視，心想：“你這人忒也魯莽，也不問個清楚。”正混亂間，廣場外忽然快步走進四名玄衣女尼，各執拂塵，朗聲說道：“峨嵋派掌門人周芷若，率領門下弟子，拜見少林寺空聞方丈。”空智放下空如的尸身，說道：“請進！”不動聲色的迎了出去。達摩堂剩下的八名老僧仍是跟在他身後，于適才一幕慘劇，竟如盡皆視而不見，全不縈懷。

　　四名女尼行禮後倒退，轉身回出，飄然而來，飄然而去，難得的是四個人齊進齊退，宛似一人，腳下更是輕盈翩逸，有如行云流水，凌波步虛。張無忌聽得周芷若到來，登時滿臉通紅，偷眼向趙敏看去。趙敏也正望著他，二人目光相触，趙敏眼色中似笑非笑，嘴角微斜，似有輕蔑之意，也不知是嘲笑張無忌狼狽失措，還是瞧不起峨嵋派虛張聲勢。

　　峨嵋派眾女俠卻不同丐幫般自行來到廣場，直待空智率同群僧出迎，這才列隊而進，但見八九十名女弟子一色的玄衣，其中大半是落發的女尼，一小半是老年、中年、妙齡女子。女弟子走完，相距丈余，一個秀麗絕俗的青衫女郎緩步而前，正是峨嵋派掌門周芷若。

　　張無忌見她容顏清減，頗見憔悴之色，心下又是怜惜，又是慚愧。在周芷若身後相隔數丈，則是二十余名男弟子，身穿玄色長袍，大多彬彬儒雅，不類別派的武林人物那麼雄健飛揚。每名男弟子手中都提著一只木盒，或長或短。百余名峨嵋人眾身上和手中均不帶兵刃，兵器顯然都盛在木盒之中。群雄心中暗贊：“峨嵋派甚是知禮，兵刃不露，那是敬重少林派之意了。”張無忌待峨嵋派眾人坐定，走到木棚之前，向周芷若長揖到地，含羞帶愧，說道：“周姊姊，張無忌請罪來了。”峨嵋派中十余名女弟子霍地站起，個個柳眉倒豎，滿臉怒色。周芷若萬福回禮，說道：“不敢，張教主何須多禮？別來安好。”臉色平靜，也不知她是喜是怒。張無忌心下怔忡不定，說道：“芷若，那日我為了急于相救義父，致誤大禮，心下好生過意不去。”周芷若道：“聽說謝老爺子失陷在少林寺中，張教主英雄蓋世，想必已經救出來了。”張無忌臉上一紅，說道：“少林派眾高僧武功深湛，明教已輸了一仗，我外公不幸因此仙逝。”周芷若道：“殷老爺子一世英雄，可惜，可惜！”張無忌見她絲毫不露喜怒之色，不知她心意如何，自己每一句話，都被她一個軟釘子碰了回來，當真老大沒趣。但轉念一想，與她成婚那日，自己竟當著無數賓客隨趙敏而去，當時她心中的難過，比之今日自己的小小沒趣豈止千倍萬倍，當下說道：“待會相救義父，還望念在昔日之情，賜予援手。”他一說這幾句話，心中一動：“這半年來她功力大進，那日喜堂之上，連范右使這等身手，也是一招之間便被她逼開。敏妹學兼各派之所長，更險些被她斃于當場。而擊斃杜百當、易三娘夫婦那日，更是……更是……想來凡是接任峨嵋掌門之人，她派中另有密傳的武功秘笈。她悟性高于滅絕師太，以致青出于藍，更胜于藍。倘若她肯和我聯手，只怕便能攻破金剛伏魔圈了。”想到這里，不禁喜形于色，說道：“芷若，我有一事相求。”周芷若臉色忽然一板，說道：“張教主，請你自重，時至今日，豈可再用舊時稱謂。”伸手向身後一招，說道：“青書，你過來，將咱們的事向張教主說說。”

　　只見一個滿臉虯髯的漢子走了過來，抱拳道：“張教主，你好。”張無忌聽聲音正是宋青書，凝目細瞧，認出果然是他，只是他大加化裝，扮得又老又丑，遮掩了本來面目，于是抱拳道：“原來是宋師哥，一向安好。”宋青書微微一笑，道：“說起來還得多謝張教主才是。那日你正要與內子成婚，偏生臨時反悔……”張無忌大吃一驚，顫聲問道：“甚麼？”宋青書道：“我這段美滿姻緣，倒要多謝張教主作成了。”霎時之間，張無忌猶似五雷轟頂，呆呆站著，眼中瞧出來一片白茫茫地，耳中聽到無數雜亂的聲音，卻半點不知旁人在說些甚麼，過了良久，只覺有人挽住他的臂膀，說道：“教主，請回去罷！”張無忌定了定神，一斜眼，見挽住自己手臂的卻是韓林兒。只見他臉上充滿了愁苦悲憤之色，對周芷若道：“周姑娘，我教主乃是大仁大義的英雄，那日只不過有點兒小小誤會，你便嫁了這個……這個……哼，哼！”他本想痛罵宋青書幾句，但礙著周芷若的面子，話到口邊，卻又忍了下去。張無忌對趙敏雖情根深種，但總想自己與周芷若已有婚姻之約，當日為了營救義父，迫不得已才隨趙敏而去，料想周芷若溫柔和順，只須向她坦誠說明其中情由，再大大的陪個不是，定能得她原恕，豈知她一怒之下，竟然嫁了宋青書，這時心中的痛楚，可遠甚于昔時在光明頂上被她刺了一劍。他回過頭來，只見周芷若伸出皓白如玉的纖手，向宋青書招了招。宋青書得意洋洋的走到她身旁，挨著她坐了，嘴角邊似笑非笑，向張無忌道：“我們成親之時，并沒大撒帖子，驚動旁人。這杯喜酒，日後還該補請閣下。”

　　張無忌想說一句“多謝了”，但喉頭竟似啞了，這三個字竟是說不出口。

　　韓林兒拉著他臂膀，說道：“教主，這種人別去理他。”宋青書哈哈一笑，道：“韓大哥，這杯喜酒，屆時也少不了你。”韓林兒在地下吐了一口唾沫，恨恨的道：“我便是喝三缸馬尿，也胜過喝你的倒霉死人酒。”

　　張無忌歎了一口氣，挽著韓林兒的手臂黯然走開。這時候丐幫的掌棒龍頭大著嗓子，正與一名少林僧爭得甚是激烈。張無忌與周芷若、宋青書、韓林兒這些言語，是在西北角峨嵋派的木棚前所說，并未惹人注意。群雄一直都在聽丐幫與少林派的爭執。

　　張無忌回到明教的木棚中坐定，兀自神不守舍，隱隱約約似乎聽那穿大紅袈裟的少林僧說道：“我說圓真師兄和陳友諒都不在本寺，貴幫定然不信。貴幫傳功長老不幸喪命，敝派空如師叔已然抵命，還有甚麼說的？”

　　掌棒龍頭道：“你說圓真和陳友諒不在，誰信得過你！除非讓我們搜上一搜。”那少林僧冷笑道：“閣下要想搜查少林寺，未免狂妄了一點罷？區區一個丐幫，未必有此能耐。”掌棒龍頭怒道：“你瞧不起丐幫，好，我先領教領教。”那少林僧道：“千百年來，也不知曾有多少英雄好漢駕臨少林，仗著老祖慈悲，少林寺卻也沒教人燒了。”他二人越說越僵，眼看就要動手。空智坐在一旁，卻并不干預。

　　忽聽得司徒千鐘陰陽怪氣的聲音說道：“今日天下英雄齊集少林，有的遠從千里之外趕來，難道是為瞧丐幫報仇來麼？”夏胄道：“不錯。丐幫與少林派的梁子，暫請擱在一旁，慢慢算帳不遲，咱們先料理了謝遜那奸賊再說。”掌棒龍頭怒道：“你嘴里可別不干不淨，金毛獅王謝大俠，乃明教法王之一，甚麼奸賊不奸賊的？”夏胄聲若洪鐘，大聲道：“你怕明教，俺可不怕明教。似謝遜這等狼心狗肺的奸賊，難道還尊他一聲英雄俠士麼？”楊逍走到廣場正中，抱拳團團一禮，說道：“在下明教光明左使，有一言要向天下英雄分說。敝教謝獅王昔年殺傷無辜，确有不是之處……”夏胄道：“哼，人都給他殺了，憑你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使能令死人復生麼？”楊逍昂然道：“咱們行走江湖，過的是刀頭上舐血的日子，活到今日，哪一個手上不帶著幾條人命？武功強的，多殺幾人，學藝不精的，命喪人手。要是每殺一個人都要抵命，嘿嘿，這廣場上數千位英雄好漢，留下來的只怕寥寥無幾的了。夏老英雄，你一生之中，從未殺過人麼？”

　　其時天下大亂，四方擾攘，武林人士行走江湖，若非殺人，便是被殺，頗難獨善其身，手上不帶絲毫血漬者，除了少林派、峨嵋派若干僧尼之外，可說極是罕有。這山東大豪夏胄生性暴躁，傷人不計其數，楊逍這句話登時將他問得啞口無言。他呆了一呆，才道：“歹人該殺，好人便不該殺。這謝遜和明教的眾魔頭一模一樣，專做傷天害理之事，俺恨不得千刀萬剮，食其肉而寢其皮。哼哼，姓楊的，俺瞧你也不是好東西。”他明知明教中厲害的人物甚多，但今日既要殺謝遜為兄報仇，勢必與明教血戰一場不可，因此言語中再也不留絲毫地步。明教木棚中一人尖聲尖氣的說道：“夏胄，你說俺不是好東西？”夏胄向說話之人瞧去，只見他削腮尖嘴，臉上灰扑扑地無半分血色，不知他是何等樣人物，喝道：“俺不知你是誰。既是魔教的魔頭，自然也不是甚麼好東西了。”司徒千鐘插口道：“夏兄，這一位你也不識得麼？那是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的青翼蝠王。”夏胄道：“呸，呸！吸血魔鬼！”

　　突然之間，群雄眼前一花，只見韋一笑已欺到了夏胄身前。他二人相隔十余丈，不知韋一笑如何在頃刻之間竟便一閃即至。韋一笑提起手來，劈劈啪啪四響，打了他四個耳光，手肘一伸，已撞中他小腹上的穴道。夏胄武功本來也非泛泛，韋一笑若憑真實功夫與他相斗，至少也得拆到五十招方能胜他，但韋一笑的輕身功夫實在太怪，如鬼如魅，攻了他個措手不及，夏胄待要招架，已然著了道兒。

　　群雄驚呼聲中，明教木棚中又是一條白影竄出，身法雖不及韋一笑那麼驚雷閃電一般，卻也是疾逾奔馬。那白影來到夏胄身前，一只布袋張了開來，兜頭罩下，將他裹入布袋，往肩頭一背，群雄這才看清，乃是個笑嘻嘻的僧人，正是布袋和尚說不得。說不得笑道：“好東西，你是好東西，和尚背回家去，慢慢煮來吃了！”負著夏胄，輕飄飄地回歸木棚這一場詭异之極的怪事倏然而起，倏然而止，夏胄身旁雖有十來個好友和弟子，但對方二人來去實在太快，誰都不及救援。待得韋一笑和說不得回歸木棚就座，那十來人才拔出兵刃，趕到明教棚前，紛紛喝罵要人。說不得拉開布袋之口，笑道：“你們都給我回去，安安靜靜的坐著，大會一完，我自會放他你們不聽話麼，和尚就在這布袋中拉一泡尿，拉一頓屎，就算最客氣，也得放幾個臭屁。你們信是不信？”一面說，一面便伸手作勢去解褲帶。那十余人氣得臉色或青或黃，但想明教這一干人無惡不作，說得出做得到，要憑武力奪人是辦不到的了，倘若這賊禿真在夏胄頭上撒一泡尿，夏老英雄非自殺不可。各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去。旁觀群雄又是駭异，又是好笑。上山之時，本來個個興高采烈，要看如何屠戮謝遜，此刻見了明教二豪的身手，這才覺得今日之會大是凶險，縱然殺得謝遜，只怕這廣場上也非染滿鮮血、伏尸遍地不可，不由得均有栗栗自危之感只見司徒千鐘左手拿著只酒杯，右手提著個酒葫蘆，搖頭晃腦的走到廣場中心，說道：“今日當真有好大的熱鬧瞧，有的要殺謝遜，有的要救謝遜，可是說來說去，這謝遜到底是否真在少林寺，卻是老大一個疑團。我說空智大師哪，你不如將金毛獅王請了出來，先讓大伙兒見上一見。然後要殺要救的雙方，各憑真實本領，結結棍棍的打上一場，豈不有趣？”他這番話一說，廣場上群雄倒有一大半轟然叫好。楊逍心想：“謝獅王怨家太多。明教縱與丐幫聯手，也不足與天下英雄相抗，不如從屠龍刀上著眼，攪成個群相爭斗的局面。”于是朗聲說道：“眾位英雄今日齊聚少林，一來是與謝獅王各有恩怨未了，二來嘛，嘿嘿，只怕也想見識見識這把屠龍寶刀。倘若依司徒先生所說，大伙兒一場混戰，那麼這把寶刀歸誰所有呢？”

　　群雄一聽，均覺有理，這數千人之中，真正與謝遜有血海深仇的也不過百余人而已，其餘眾人一想到那“武林至尊”四字，都是禁不住怦然心動。

　　一個黑須老者站了起來，說道：“那屠龍刀現下是在何人手中，還請楊左使示下。”

　　楊逍道：“此節在下不明，正要請教空智禪師。”空智搖了搖頭，默然不語。群雄均是暗暗不滿：“少林派是大會主人，但空聞方丈臨時裝病不出，這空智禪師卻又是一副不死不活的神氣，不知在弄甚麼玄虛。”

　　一個身穿青葛長袍的中年漢子站起身來，說道：“空智禪師雖說不知，謝獅王必定知道的。咱們請他出來，問他一問。然後各憑手底玩藝見真章，誰的武功天下第一，那麼名副其實，自然而然的是‘武林至尊’，不管這把刀是在誰的手中，都該交與這位武林至尊。依我說啊，大伙兒先議定了這節，免得事後爭執，若有不服的，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眾位意下如何？”張無忌認得這說話之人，正是那晚圍攻金剛伏魔圈的青海派三高手之一。司徒千鐘道：“那不是打擂台麼，我瞧有點大大兒的不妥。”那青袍漢子冷然道：“有何不妥？依閣下之見，不比武，是要比酒量了？哪一個千鐘不醉，哪一個醉而不死，便是武林至尊了？”眾人轟然大笑，有人怪聲說道：“這還比個甚麼？這位武林至尊嘛，自然是‘醉不死’司徒先生！”

　　司徒千鐘斜過葫蘆，倒了一杯酒仰脖子喝了，一本正經的道：“不敢，不敢！要說到‘酒林至尊’，我‘醉不死’或許還有三分指望，至于‘武林至尊’哪，哈哈，不敢當啊，不敢當。”對那青袍漢子道：“閣下既提此議，武學上自有超凡入聖的造詣，在下眼拙，卻不知閣下尊姓大名。”那漢子冷冷的道：“在下是青海派葉長青，喝酒本事和裝丑角的玩藝，都不及閣下。”言下之意，自是說武功上的修為，只怕要比閣下強得多了。司徒千鐘側頭想了半晌，說道：“青海派，沒聽見過。葉長青，嗯嗯，沒聽見過。”

　　眾人暗想：“這司徒老兒好大膽子，侮辱葉長青一人那也罷了，他竟敢侮辱青海一派，難道他身後有甚麼強大的靠山？還是跟青海派有何解不開的仇怨？單憑這兩句話，青海派只怕立時便要出手。”只有深知司徒千鐘平素為人的，才知他孤身一人，并無靠山，跟青海派也沒甚麼梁子，只是生性狂妄，喜歡口舌招尤，雖然一生曾因此而吃了不少苦頭，卻始終改不了這個脾氣。葉長青心中殺機已起，臉上卻不動聲色，說道：“青海派與葉某原本藉藉無名，難怪閣下不知。閣下既說比武之議不妥，比灌黃湯嘛，閣下又是喝遍天下無敵手，那便如何是好，倒要請教。”司徒千鐘道：“要說遍天下無敵手，此事談何容易，當真談何容易？想當年我在濟南府……”正要嘮嘮叨叨的說下去，人叢中有人喝道：“醉不死，別在這兒發酒瘋啦，大伙兒沒空聽你胡說八道。”又有人說：“到底謝遜的事怎樣？屠龍刀的事怎樣？”另有人道：“空智禪師，你是今日英雄大會的主人，叫咱們這麼干耗著，算是怎麼一會子事？”眾人你一言，我一語，都是催司徒千鐘別再羅唆，要空智拿一句言語出來。

　　這些人在人叢中紛紛呼喝，或遠或近，聲音來自四面八方。司徒千鐘道：“江陵府黑風寨的史老大，你不用性急，你的黑沙掌雖然厲害，未必便打遍天下無敵手。鄱陽湖的水底金鰲侯兄弟，那謝獅王的武功水陸俱能，你別欺他不會水底功夫，何況人家還有一位紫衫龍王沒出面，嘿嘿，鰲魚豈是龍王之比？青陽山的吳三郎，你是用劍的，便是奪到屠龍刀，你又不會使，瞎起個甚麼勁……”這人說話瘋癲癲，卻另有過人之能，相識既廣，耳音又是絕佳，從一片嘈雜的人聲之中，居然將一個個說話之人指名道姓的叫了出來，無一有誤。群雄見他顯了這手功夫，卻也忍不住喝采。

　　空智身後一名老僧站起身，說道：“少林派忝為主人，不巧方丈突患重病，盛會主持無人，倒讓各位見笑了。謝遜和屠龍刀二事，其實一而二，二而一，盡可合并辦理。以老衲之見，適才青海派這位葉施主說得甚是有理。與會群雄，英才濟濟，只須各人露上一手，最後那一位藝壓當場，謝遜歸他處置，屠龍刀也由他執掌，群雄歸心，豈不是好？”張無忌問彭瑩玉這僧人是誰。彭瑩玉搖頭道：“屬下不知。這僧人并未參與圍攻光明頂之，役，也沒曾被郡主娘娘擒入萬安寺中，可是他一再搶在空智大師的前頭說話，似乎在寺中位份不低。”趙敏低聲道：“這人十九是圓真一党。我猜想空聞方丈已落在圓真手中，空智大師受了這群叛徒挾制，以致委靡氣沮。”張無忌心中一凜，問道：“彭大師以為如何？”彭瑩玉道：“郡主的猜測頗有道理。只是少林寺中高手如云，圓真竟敢公然犯上作亂，膽子忒也大了。”張無忌道：“圓真布置已久。第一次想瓦解本教，第二次意圖控制丐幫，兩次奸謀均是功敗垂成。這一次我想他是要做少林派的掌門方丈。”趙敏道：“單是做掌門方丈，也還不夠。”張無忌道：“少林派是武林中的第一門派，做到掌門方丈，已是登峰造極，可不能再高了。”趙敏道：“武林至尊呢？不是更高于少林派的掌門方丈麼？”張無忌一呆，道：“他想做武林至尊？”

　　趙敏道：“無忌哥哥，周姊姊嫁了旁人，你神魂不定，甚麼事也不會想了。”張無忌被她說中了心事，臉上一紅，心道：“張無忌，你不可只管顧念兒女之情，將今日營救義父的大事擱在一旁。”定了定神，心想圓真深謀遠慮，今日這英雄大會，也正是他一力促成的，其中定有奸謀，便道：“敏妹，你猜圓真有何詭計？”趙敏道：“圓真此人極工心計，智謀百出……”周顛一直在旁聽著他二人低聲說話，終于忍不住插口道：“郡主娘娘，你也是極工心計，智謀百出，我看不輸于圓真。”趙敏笑道：“過獎了。”周顛道：“不是過獎……”彭瑩玉道：“顛兄，你別打斷郡主的話。”周顛怒道：“你先別打斷我的話……”彭瑩玉笑了笑，不再說話，知道跟他糾纏下去，爭上一兩個時辰也不希奇，還是乘早收口的干淨。周顛道：“你怎麼不說話了？”彭瑩玉道：“你叫我別打斷你的話，我就不打斷你的話。”周顛道：“可是你已經打斷過了。”彭瑩玉道：“那你再接下去說就是。”周顛道：“我忘了，說不下去啦。”趙敏笑了笑，道：“我想圓真若是單想做少林寺方丈，不必請天下英雄來此。謝大俠既已落入他的手中，何必又要叫群雄比武爭奪？無忌哥哥，說到武功之強，只怕當今之世，無人及得上你，此節圓真不會不知。他決不能這般好心，安排下群雄大會，讓你技胜群雄，成為武林至尊，然後將謝大俠和屠龍刀獻上給你。”張無忌、彭瑩玉、周顛三人一齊點頭，問道：“你猜他有何詭計？”這時楊逍已走到張無忌身旁，插口道：“我也一直在想，圓真這廝奸謀定是不小……”周顛忍不住又道：“圓真是本教的大對頭，郡主娘娘，以前你也是本教的大對頭。圓真這廝詭計百出，郡主娘娘，你也是詭計百出。你兩個兒倒有點兒差不多。”楊逍喝道：“又來瘋瘋癲癲的瞎說了。”趙敏微微一笑，道：“周先生之言例也有理，倘若我是圓真，我該當如何圖謀呢？嗯，第一，我要勸空聞方丈大撒英雄帖，請得天下英雄來到少林寺。那空聞方丈深解佛法，原是個慈悲和平之人，自來不喜多事，但我只須提起空見和空性兩個神僧，空聞方丈念著師兄弟之情，自必允可。再者，少林寺要是殺了謝大俠，和明教仇深似海，以他一派之力，未必擋得住明教的傾力進攻，但如往天下英雄頭上一推，明教總不能將與會的數千好漢一古腦兒的給宰了。”眾人都點頭稱是。趙敏又道：“英雄大會一開成，我自己也不露臉，叫人以謝大俠與屠龍刀為餌，鼓動群雄自相爭斗殘殺。明教勢必與群雄為敵，斗到後來，不論誰胜誰敗，明教的眾离手少說也當損折一半，元氣大傷。”

　　張無忌道：“正是。此節我原也想到了，但義父對我恩重如山，與眾兄弟又是數十年的交情，咱們豈能坐視不救？唉，咱們上山沒幾天，外祖父已然仙逝，圓真這廝定是躲在暗中拍手稱快。”趙敏道：“斗到最後，武功第一的名號多半是張教主所得，于是少林群僧說道：‘張教主技壓群雄，實乃可敬可賀，本寺謹將謝大俠交于張教主，請張教主到寺後山峰頂上親去迎取便是。’于是大伙兒一齊來到峰頂，張教主便須獨力去破那金剛伏魔圈。若是旁人上前相助，圓真的党羽便道：‘技壓群雄的是明教張教主，跟旁人可不相干，閣下還是站在一旁的為妙。’張教主奪得這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就算身上毫不帶傷，也不知已耗了多少內力神功，到那時如何是這三位老僧之敵？結果謝大俠是救不出，反而自己死在三株蒼松之間。冷月凄風，伴著一代大俠張無忌的尸首，豈不妙哉？”群豪聽到這里，都是臉上變色，心想這番話确不是危言聳聽，張無忌血性過人，不論多麼艱苦危難，總是非救謝遜不可，縱然送了自己性命，也是決無反悔。圓真此計看准了張無忌的性子，教他明知是刀山油鍋，也要跳將進去。趙敏歎了口氣，說道：“這麼一來，明教是毀定了。圓真再使奸計，毒死空聞，卻將罪名推在空智大師的頭上，這一著安排起來十分容易，只須證据捏造得确實，不由得少林僧眾不信。于是各党羽全力推舉，他老人家順理成章的當上了方丈。他老人家一聲號令，群雄圍攻明教，以多胜少，聚而殲之。那時候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除了他老人家之外，只怕旁人也爭奪不去。屠龍刀不出現便罷，若在江湖上現了蹤跡，天下英雄人人皆知，這把寶刀的正主兒，乃是少林寺方丈圓真神僧。寶刀的得主若不給他老人家送去，只怕多有不便哪！”她說得聲音甚低，只聚在木棚這一角中的幾個人聽到。這番話一說完，周顛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叫道：“正是，正是！好大的奸謀。”他這幾句話卻十分響亮，廣場上倒有一大半人都聽了，各人的眼光一齊望到明教的木棚來。司徒千鐘問道：“是甚麼奸謀？說給老夫聽聽成不成？”周顛道：“這話是不能說的。老子一心想挑撥离間，要天下英雄自相殘殺，拚個你死我活，這話要是說了出來，豈不是不靈了麼？”司徒千鐘笑道：“妙極，妙極！卻不知如何挑撥离間，愿聞其詳。”周顛大聲道：“我心中有一個陰謀毒計，卻假意說道：屠龍刀是在老子這里，哪一個武功最強，老子就將屠龍刀給他……”司徒千鐘叫道：“好計策！好陰謀！那便如何？”趙敏與張無忌對望了一眼，均想：“這酒鬼跟我們無親無故，倒幫忙得緊。”周顛大聲說道：“你想這屠龍寶刀號稱‘武林至尊’，哪一個不想出全力爭奪？于是瘋子給酒鬼殺了，酒鬼給和尚殺了，和尚給道士殺了，道士給姑娘殺了……殺了個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嗚呼哀哉，不亦樂乎！”

　　群雄一聽，都是栗然心驚，均想這人說話雖然瘋瘋癲癲，這番話卻實是至理。崆峒派的二老宗維俠站起身來，說道：“這位周先生言之有理。咱們明人不說暗話，各家各派對這把屠龍刀嗎，都不免有點兒眼紅，可是為了一把刀子鬧得個身敗名裂，甚至是全派覆滅，可有點兒犯不著。我想大伙兒得想個計較，以武會友，點到為止，雖分胜敗，卻不傷和氣。各位以為如何？”光明頂一役，張無忌以德報怨，替他治好了因練七傷拳而蓄積的內傷，後來又蒙他救出萬安寺，崆峒派這次上少林寺來，原有相助明教之意。司徒千鐘笑道：“我瞧你好大的個兒，卻是怕死，既不帶彩，又不傷命，這場比武有甚麼看頭。”

　　崆峒派的四老常敬之怒道：“要傷你這酒鬼，那也不用叫你帶彩。”司徒千鐘道：“我酒鬼不過說句玩話，常四先生何必這麼大的火氣？誰不知道崆峒派的七傷拳殺人不見血。少林寺的空見神僧，不也是死在七傷拳之下麼？我司徒酒鬼這幾根老骨頭，如何是空見神僧之比？”群雄均想：“這酒鬼出口便是傷人，既得罪崆峒派，又損了少林派。他在江湖上打滾，居然給他混到這大把年紀還不死，倒也是奇事一樁。”宗維俠卻不去睬他，朗聲道：“依在下之見，每一門派，每一幫會教門，各推兩位高手出來，分別較量武藝。最後那一派武功最高，謝大俠與屠龍刀便都憑他處置。”群雄轟然鼓掌，都說這法子最妙。張無忌留心看空智身後的少林群僧，大都皺起眉頭，頗有不悅之色，知道趙敏識穿圓真的奸謀，破了他挑撥群雄自相殘殺之計。一個白面微須的中年漢子站起身來，手搖描金折扇，神情甚是瀟洒，說道：“在下深覺宗二俠此議甚是。咱們比武較量之時，雖說點到為止，但兵刃拳腳上不生眼睛，若有失手，那也是各安天命。同門同派的師友，可不許出來挑戰報復，否則糾纏不清，勢必斗個沒有了局。”群雄都道：“不錯，正該如此。”司徒千鐘尖著嗓子，說道：“這一位兄台好英俊的人物，說話又是哈聲哈氣的，想必是湘南衡陽府的歐陽兄台了？”那人折扇搖了兩搖，笑道：“不敢，正是區區，你捧我一句，再損我一句，剛好抵過。”司徒千鐘道：“歐陽兄和我好像都是孤魂野鬼，不屬甚麼幫會門派。我好酒，你好色，咱哥倆創一個‘酒色派’，咱們酒色派兩大高手并肩子齊上，會一會天下眾高手如何？”群雄哈哈大笑，覺得這司徒千鐘不住的插科打諢，逗人樂子，使會場平添不少笑聲，減卻了不少暗中潛伏的戾氣。彭瑩玉向張無忌說道，這白臉的漢子名叫歐陽牧之，一共娶了十二名姬妾，他武功雖強，卻極少闖蕩江湖，整日價倚紅偎翠，享那溫柔之樂。

　　歐陽牧之笑道：“若跟你聯手組派，我這副身家可不夠你喝酒。各位，說到比武較藝，咱們可得推舉幾位年高德劭、眾望所歸的前輩出來作公證才是。以免你說你贏，我說我贏，爭執個不休。”司徒千鐘笑道：“輸贏自己不知道麼？誰似你這般胡賴不要臉？”宗維俠道：“還是推舉幾位公證人的好，少林派是主人，空智大師自然是一位了。”司徒千鐘指著說不得的布袋道：“我推舉山東大俠夏胄夏老英雄。”

　　說不得提起布袋，向司徒千鐘擲了過去，笑道：“公證人來啦！”司徒千鐘拋下葫蘆酒杯，抱住布袋，便去解布袋上的繩子，不料說不得打繩結的本事另有一功，那捆縛袋口的繩子又是金絲混和魚鰾所纏成，司徒千鐘用盡力氣，始終無法解開。說不得哈哈大笑，縱身而前，左手提起布袋，拿到自己背後，右手接著，十根手指扭了幾扭，又提到身前，就是這麼在身前身後兜了個圈子，布袋上的繩結已然松開。他倒轉袋子一抖，夏胄滾了出來。司徒千鐘忙伸手解了他的穴道。夏胄在黑漆一團的袋中悶了半天，突然間陽光耀眼，又見廣場上成千對眼睛一齊望著自己，不由得羞愧欲死，翻身拔出身邊短劍，便往自己胸口插了下去。

　　司徒千鐘夾手奪過，笑道：“胜敗乃兵家常事，夏大哥何必如此心拙？”人叢中一個矮矮胖胖的漢子大聲說道：“這位布袋中的大俠，只怕沒資格做公證人，我推舉長白山的孫老爺子。”又有一個中年婦人說道：“浙東雙義威震江南，他兩兄弟正直無私，正好作公證人。”群雄你一言，我一語，霎時之間推舉了十余人出來，均是江湖上頗具聲望的豪傑。

　　突然峨嵋派中一個老尼姑冷冷的道：“推舉甚麼公證人了？壓根兒便用不著。”她話聲并不十分響亮，但清清楚楚的鑽入各人耳中，顯然內力修為頗是了得。司徒千鐘笑道：“請教這位師太，何以不用公證人？”那老尼道：“二人相斗，活的是贏，死的便輸。閻五爺是公證人。”眾人聽了這幾句冷森森的話，背上均感到一片涼意。

　　司徒千鐘道：“咱們以武會友，又無深仇大冤，何必動手便判生死？出家人慈悲為本，這位師太之言，也不怕佛祖嗔怪麼？”

　　那老尼冷冷道：“你跟旁人說話胡言亂語，在峨嵋弟子跟前，可得給我規矩些。”司徒千鐘拾起葫蘆酒杯，斟了一杯酒，笑道：“嘖嘖嘖！好厲害的峨嵋派。常言道：好男不與女斗，好酒鬼不與尼姑斗！”舉起酒杯，放到唇邊。

　　突然間嗖嗖兩響，破空之聲極強，兩枚小小念珠激射而至，一枚打中酒杯，一枚打中葫蘆，跟著又是一枚射至，正中他的胸口。只聽得彭彭彭三聲巨響，三枚念珠炸了開來，葫蘆酒杯登時粉碎，司徒千鐘胸口炸了個大洞。他身子被炸力一撞，向後摔出數丈，全身衣服立時著火。夏胄上前扑打，只見司徒千鐘已然氣絕，臉上兀自帶著笑意。可見那三枚念珠飛射爆炸之速，司徒千鐘直至臨死，絲毫沒想到大禍已然臨頭。這一下奇變猶如晴空打了個焦雷，群雄中不乏見多識廣之士，可是誰也沒見過如此迅速厲害的暗器。周顛叫道：“乖乖不得了！這是甚麼暗器？”楊逍低聲道：“聽說西域大食國有人從中國學得造火藥之法，制出一種暗器，叫作‘霹靂雷火彈’，中藏烈性火藥，以強力彈簧機括發射。看來這老尼姑所用，便是這個家伙了。”

　　夏胄抱著司徒千鐘燒得焦黑的尸身，朗聲道：“這位司徒兄弟雖然口頭上尖酸刻薄些，只不過生性滑稽，心地卻甚是仁厚，一生之中，從未做過任何傷天害理之事。今日天下英雄在此，可有哪一位能說他干過何等惡行？”群雄盡皆默然。夏胄指著那老尼姑，憤然說道：“峨嵋派號稱是俠義道各門正派，豈知竟會使用這等歹毒暗器。武林中雖說力強者胜，卻也走不過一個‘理’字去。請問這位師太上下？”那老尼道：“我叫靜迦。這位袋中大俠在此指手划腳，意欲如何？”夏胄慘然道：“姓夏的學藝不精，慘受明教諸魔頭的凌辱，那是姓夏的本領不濟，卻不損在下一生俠義之名。靜迦師太，你如此狠毒，對得起貴派祖師郭襄郭女俠麼？”峨嵋派群弟子聽他提到創派祖師的名諱，一齊站起身來。靜迦兩條長眉斜斜豎起，喝道：“本派祖師的名諱，豈是你這混蛋隨便叫的？”夏胄道：“你峨嵋弟子多行不義，玷辱祖師的名頭。別說郭女俠，便是滅絕師太當年，縱然心狠手辣，劍底卻也不誅無罪之人。似你這等濫殺無辜，你掌門人竟然縱容不管。嘿嘿，峨嵋派今後還想在江湖上立足麼？”靜迦道：“你再胡言半句，這酒鬼便是你的榜樣。”夏胄正氣凜然，大踏步走上二步，說道：“峨嵋掌門若不清理門戶，峨嵋派自此將為天下英雄所不齒。”群雄與峨嵋弟子數千道目光，一齊望向周芷若，卻見她向靜迦緩緩點了點頭。彭彭兩聲巨響過去，靜迦手中霹靂雷火彈射出，夏胄的胸口和小腹各炸了一洞，衣衫著火。但他極其倔強，雖已氣絕，身子兀自直立不倒，手中也仍抱著司徒千鐘的尸體。群雄面面相覷，都是驚得呆了。過了片刻，數百人鼓噪起來，齊聲責罵峨嵋派的不是。

　　韋一笑和說不得對視一眼，點了點頭，兩人奔到夏胄的尸身之前，跪地拜倒。說不得道：“夏老英雄，我二人不知你英雄仁義，適才多有得罪。好教我兄弟羞愧無地。”二人提起手掌，啪啪啪啪幾響，各自打了自己幾下耳光，四邊臉頰登時紅腫。二人扑熄了兩具尸身上的火焰，抱入明教木棚。張無忌見周芷若突然變得如此狠心，心下好生難過。群雄鼓噪聲中，周芷若在宋青書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宋青書點了點頭，緩步走到廣場正中，朗聲說道：“今日群雄相聚，原不是詩酒風流之會，前來調琴鼓瑟，論文聯句。既然動到兵刃拳腳，那就保不定死傷。這位夏老英雄適才言道，司徒先生平生未有歹行，責備本派靜迦師太濫傷無辜。眾位英雄復又群相鼓噪，似有不滿本派之意。兄弟倒要請教：咱們今日比武較量，是否先得查明各人的品行德性？大聖大賢，那才是千萬傷害不得，窮凶極惡之輩，就不妨任意屠殺？”群雄一時語塞，均覺他的話倒也并非無理。

　　宋青書又道：“若說這屠龍刀是有德者居之，咱們何必再提‘比武較量’四字？不如大家齊赴山東，去到曲阜大成先聖孔夫子的文廟之中，恭請孔聖人的後代收下。但若說到這個‘武’字，較量之際只顧生死胜敗，恐怕顧不得對方是‘無辜’還是‘有辜’了。”

　　群雄中便有人說道：“不錯，刀槍無眼，咱們原就說過不能尋仇報復。”俞蓮舟和殷梨亭聽著宋青書的說話，口音越聽越像，只是他滿臉短須，又是口口聲聲“本派、本派”，顯是峨嵋派的男弟子，不由得大起疑竇。俞蓮舟站起問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宋青書見到二師叔，積威之下，不禁有些害怕，窒了一窒，才道：“無名後輩，不勞俞二俠下問。”

　　俞蓮舟厲聲道：“閣下不住口的說‘比武較量’，想必武學上有過人的造詣了。我師父幼時曾受貴派郭女俠的大恩，累有嚴訓，武當弟子不敢與峨嵋派動手。在下要問個明白，閣下是否真是峨嵋弟子，姓甚名誰？大丈夫光明磊落，有何可以隱瞞之處？”周芷若拂塵微舉，說道：“俞二俠，本座也不必瞞你，此人是本座夫君，姓宋名青書，原本系出武當，此刻卻已轉入峨嵋門下。俞二俠有何說話，只管沖著本座言講便是。”她這幾句話聲音清朗，冷冷說來，猶如水激寒冰、風動碎玉，加之容貌清麗，出塵如仙，廣場上數千豪傑，誰都不作一聲，人人凝氣屏息的傾聽。

　　宋青書伸手在臉上一抹，拉去粘著的短須，一整衣冠，登時成為一個臉如冠玉的英俊少年。群雄一看之下，心中暗暗喝采：“好一對神仙美眷！”

　　俞蓮舟想起他戕害七弟莫聲谷的罪行，不由得氣憤填膺，但他一向生性深沉，近年來年事漸高，修為日益精湛，心下雖是狂怒，臉上仍是淡淡的，只是雙目神光如電，往宋青書臉上掃去。宋青書心下慚愧，不由得低下頭去。周芷若道：“外子脫离武當，投入峨嵋，今日當著天下英雄之前，正式布示。俞二俠，張真人顧念舊日情誼，不許武當弟子與本派為敵，那是他老人家的義氣，可也正是他老人家保全武當威名的聰明處。”

　　殷梨亭再也忍耐不住，跳了出來，指著周芷若道：“周姑娘，你年幼之時遭遇危難，是我師父出手相救，荐你到峨嵋門下。雖然我師施恩不望報，可是你今日言語之中，顯是說我武當派浪得虛名，遠不及峨嵋派諸位女俠，這……你……這可對得住我師父麼？”周芷若淡淡一笑，說道：“武當諸俠威震江湖，俱有真才實學。宋大俠更是我的公公。本座豈敢說各位浪得虛名？至于武當、峨嵋兩派，各有所傳，各有所學，也難說誰高誰低。昔年本派郭師祖有恩于張真人，張真人後來有恩于本座，那就兩相抵過，咱們誰也不欠誰的恩情。俞二俠、殷六俠，武當弟子不得與峨嵋派動手的規矩，咱們就此免了罷。”廣場四周各處木棚之中，群雄竊竊私議，都說：“這個年輕掌門人好大的口氣，聽她言中之意，似乎峨嵋派拿得定能胜過武當派。俞二俠內功外功俱已登峰造極，當今之世，極少有人是他敵手。難道峨嵋派單憑一件厲害歹毒的暗器，便想獨霸江湖麼？”殷梨亭心中激動，想到七弟莫聲谷慘死，忍不住流下淚來，叫道：“青書……青書！你……你何以害死你……你七叔……”說到“七叔”兩字，突然間放聲大哭。群雄面面相覷，好不奇怪：“武當殷六俠多大的聲名，竟會當眾大哭？”俞蓮舟走上前去，挽住殷梨亭的右臂，朗聲說道：“天下英雄聽著，武當不幸，出了宋青書這叛逆弟子，在下七弟莫聲谷，便給這逆徒……”突然間嗖嗖兩響，破空聲甚厲，兩枚“霹靂雷火彈”向俞蓮舟胸口急射過去。張無忌大叫一聲“啊喲！”待要扑將上去搶救，但那雷火彈來得實在太快，說到便到，他事先又絲毫沒想到峨嵋派竟會驀然偷襲，他身法再快，也已不及趕到。

　　這一下俞蓮舟也是頗出意外，倘若側身急避，那雷火彈飛將過去，勢必作了不少丐幫弟子。他想這雷火彈是對付自己而來，為的是要殺人滅口，以免當眾暴露宋青書犯上叛父的罪行，要是自己閃身避難，不免害死無辜。就這麼心念如電的一閃，兩枚雷火彈已先後射到，俞蓮舟雙掌一翻，使出太極拳中一招“云手”，雙掌柔到了極處，空明若虐，將兩枚霹靂雷火彈射來的急勁盡數化去，輕輕的托在掌心。只見他雙掌向天，平托胸前，兩權雷火彈在他掌心快速無倫的滴溜溜亂轉。群雄一齊站起，數千道目光齊集于他兩只手心，每個人的心似乎都停了跳動，生怕這兩枚活物一般的雷火彈隨時都會炸將開來。這太極拳中的柔勁乃天下武學中至柔的功夫，真所謂“一羽不能加，蠅虫不能落”，由粘而虛，隨曲就伸，以“耄耋御眾之形”，而致“英雄所向無敵”。俞蓮舟近年來勤修苦練，已深得張三丰的真傳，適才見到司徒千鐘和夏胄先後在此彈下喪命，知道此彈触物即炸，厲害無比，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冒險以平生絕學一擋，果然柔能克剛，兩枚雷火彈被他掌心的柔勁制住，就似鑽入了一片粘稠之物中間一般，只是急速旋轉，卻不爆炸。但聽得嗖嗖兩聲，峨嵋派中又有兩枚雷火彈向他擲來。殷梨亭站在師兄身旁，當即雙掌一揚，迎著雷火彈接去，待得手掌與雷火彈將触未触之際，施出太極拳中“攬雀尾式”，將雷火彈輕輕攏住，腳下“金雞獨立式”，左足著地，右足懸空，全身急轉，宛似一枚陀螺。

　　他精于劍術，太極拳上造詣不如師兄深厚，眼見俞蓮舟接那兩枚雷火彈頗為吃力，自己掌力只要稍稍有半分用得實了，那歹毒暗器立時便會爆炸，是以全身急轉，雙掌虛帶雷火彈，在空中一圈圈的轉動，似化去擲來的勁力。俞蓮舟掌心化勁，殷梨亭則是空中化勁，在武功上是稍遜半籌，但一眼望去，卻是他急速轉身的身法好看得多。他轉到三十余轉時，四面八方采聲雷動，雷火彈勁力也已衰竭。豈知嗖嗖聲響，又是八枚雷火彈擲了過來。俞蓮舟與殷梨亭齊聲暴喝，各將手中的雷火彈擲將出去。武當弟子練有一項接器打器的絕技，接到敵人的暗器之後，反擲出去，能以一打二、以二擊三。他二人擲出四枚雷火彈，互相撞擊，將對面八枚雷火彈一齊擊中。廣場上彭彭之聲震耳欲聾，黑煙瀰漫，鼻中聞到的盡是硝磺火藥之氣。

　　俞殷二人擲出雷火彈後，立即縱身後躍，退至十余丈外，以防峨嵋派再接再厲，將雷火彈層出不窮的擲將過來，終究難以抵擋。群雄見到這雷火彈如此厲害，無不駭然，心想當世除了武當派這兩位高手之外，只怕沒幾個能接得住，雖然輕功極佳之人可以閃身躲避，但若擲彈之人以“滿天花雨”手法打出，使數枚雷火彈互相碰撞，一經爆炸，身法再快也是躲閃不了。華山派木棚中一個身材高大之人站了起來，朗聲說道：“峨嵋派與人較量武功，就是這般倚多為胜麼？”此人正是華山二老之一的高老者，當年在光明頂上，曾與何太沖夫婦聯手和張無忌相斗。峨嵋派的靜迦說道：“武功之道千變萬化，力強者胜，力弱者敗。咱們又不是迂腐騰騰的讀書人，事事要講規矩道理，天下也沒這麼多規矩道理好講。”

　　群雄見峨嵋派中雖然大都是女流之輩，但其蠻不講理，竟然遠胜于男子。華山派的高老者和她們理論，卻也不敢走近，只是站在自己木棚中，隔得遠遠地說話，生怕對方將霸氣無雙的霹靂雷火彈擲將過來。

　　張無忌心想：“芷若嫁給宋師哥，實非本心所愿，想當日她和我流落海外，雙栖孤島，何等親愛？我二人山盟海誓，互不相負，言猶在耳，豈能毀之一旦？這都是我實在太對不起她。竟在拜堂成親的大喜之日，當著滿堂賓客之前，和敏妹雙雙出走。芷若是一派掌門，千金之體，我這般欺負凌辱于她，怎不教她切齒惱恨？今日峨嵋派倒行逆施，實則都是種因于我。”心下越來越是不安，又從木棚中出來，走到峨嵋派之前，向周芷若道：“芷若，種種都是我對你不起。宋師哥害死莫七叔，此事終須作個了斷。我瞧宋師哥不如隨同俞二伯、殷六叔回返武當，向宋大伯領罪的為是。”

　　周芷若冷笑道：“張教主，我先前還道你是個好漢子，只不過行事胡塗而已，不料竟是個卑鄙小人。大丈夫一人作事一身當，你害死了莫七俠，何以卻將罪名推在外子頭上？”張無忌吃了一驚，道：“你……你說我害死莫七叔？我……哪有此事？”周芷若道：“害死武當莫七俠之事，全是朝廷汝陽郡主從中設計安排，你何不叫她出來，跟天下英雄對質。”張無忌心想：“敏妹得罪了六大門派，這場中她的仇人只怕比我義父還多，如何能讓她露面？芷若抓住了這個關節，便來誣陷我和敏妹。唉，千錯萬錯，總是那日我在婚禮中舍她而去的不是。”牙齒咬著下唇皮，轉身便走。忽聽得峨嵋派中一人大聲說道：“想不到明教張教主竟是如此卑鄙懦怯的小人，見到我們霹靂雷火彈的厲害，挾了尾巴便逃。”張無忌停了腳步，卻不回頭，心道：“我也不必去瞧這話是誰說的，峨嵋派不論如何辱罵，我都是罪有應得。”只聽得身後嘲笑之聲越來越響，張無忌不再理會，回歸明教木棚。楊逍冷笑道：“霹靂雷火彈雕虫小技，何足道哉？既奈何不了武當二俠，自亦奈何不了武當嫡傳的張教主。你們峨嵋派以借助器械逞能，且讓你們見識見識我明教的器械。”左手一揮，一個白衣童子雙手奉上一個小小的木架，架上插滿了十余面五色小旗。楊逍執起一面白旗，手一揚，白旗落在廣場中心，插在地下。群雄見那白旗連杆不到二尺，旗上繡著個明教的火焰記號，不知他鬧甚麼玄虛。便在此時，楊逍身後一人揮出一枚火箭，急升上天，在半空中散出一道白煙。

　　只聽得腳步聲響，一隊頭裹白布的明教教眾奔進廣場，共是五百人，每人彎弓搭箭，嗖嗖聲響，五百枝長箭整整齊齊的插在白旗周圍，排成一個圓圈，正是吳勁草統率下的銳金旗人眾。群雄未及喝采，銳金旗教眾已拔出背後標槍，搶上十幾步，揮手擲出，五百枝標槍一齊插在箭圈之內。眾人跟著又搶上十數步，拔出腰間短斧。群雄眼前光芒閃動，五百枘短斧呼嘯而前，砍在地下，排成一圈。短斧、標槍、長箭，三般兵刃圍成三個圈子，各不相混。任你武功通天，在這一千五百件長短兵刃的夾擊之下，霎時間便成肉泥。原來銳金旗當年在西城與峨嵋派一場惡戰，損折極重，連掌旗使莊錚也死在滅絕師太的倚天劍下，其後痛定思痛，排了這個無堅不摧的陣勢出來。近年來明教聲勢大盛，五行旗各旗相應擴充，銳金旗下教眾已有二萬余人。這五百名投槍、擲斧、射箭之士，乃是從二萬余人中精選出來的健者，武功本來已有相當根柢，再在明師指點下練得年余，已成為一支可上戰陣、可作單斗的勁旅。

　　群雄相顧夫色，均想：“明教楊左使這枝白色小旗擲向何處，這一千五百件兵刃便跟著投向何處。峨嵋派的霹靂雷火彈再厲害，傷人終究有限，擲出十枚，就算每一枚都打中，也不過傷得十人，如何是明教銳金旗之比？”又想：“倘若明教突然反臉，將我們聚而殲之，那便如何？今日赴會的好漢雖然人人武功高強，卻是一批烏合之眾，可不比明教的精銳之師習練已久，指揮下得心應手。”群雄心下惴惴不安，竟沒對銳金旗顯示的精妙功夫喝采。

　　楊逍舉起一面白旗，向身後揮了幾下。銳金旗五百名教眾拔起羽箭槍斧，奔到明教木棚之前，躬身向張無忌行禮，隨即返身奔出廣場。楊逍一面青旗擲出，插在白旗之旁，只聽得廣場旁腳步聲沉重，五百名巨木旗教眾青布包頭，每十個人抬一根巨木，快步奔來。每根巨木均有千余斤之重，木上裝有鐵鉤，各人挽住一只鐵鉤，腳下步子極是整齊。突然間一聲吆喝，五十根巨木同時拋擲出手，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在左，有的在右，但每根巨木飛出，迎面必有一根巨木對准了撞到，五十根巨木竟無一根落空。但聽得砰砰砰砰巨響不絕，五十根巨木分成二十五對，相互沖撞。每根巨木都是重逾千斤，相互撞擊之下，聲勢實是驚人，若是青旗附近有人站著，不論縱高躍低，左閃右避，總免不了被巨木撞到。巨木旗這路陣法，乃是從攻城戰法中演化出來，攻城者抬了大木，沖擊城門，再堅固的城門也會被巨木撞開。血肉之軀在這許多大木沖擊之下，豈不立成肉泥？巨木旗五百名教眾待巨木撞後落地，搶上前去抓住巨木上的鐵鉤，回身奔出，相距十余丈之遙，只待發令者再度擲出青旗，又可二次抬木撞擊。楊逍揮青旗命巨木旗退出，右手一揮，一面紅色小旗擲入廣場。

　　但見頭裹青巾的明教教眾退開，五百名頭裹紅巾的烈火旗教眾搶進場來。各人手持噴筒，一陣噴射，廣場中心滿布黑黝黝的稠油。烈火旗掌旗使揮手擲出一枚硫磺火彈，石油遇火，登時烈焰奔騰，燒了起來。明教總壇光明頂附近盛產石油，石中日夜不停有油噴出，遇火即燃。烈火旗人眾每人背負鐵箱，箱中盛滿石油，噴油焚燒，人所難抵當。烈火旗退出廣場後，楊逍黑旗飛處，五百名頭裹黑巾的洪水旗下教眾搶進廣場。這洪水旗所攜家生，共是二十部水龍，又有噴筒、提桶之屬，前面十人推著十輛木車。掌旗使唐洋一聲令下，木車打開，放出二十頭餓狼，張牙舞爪，在廣場上咆哮起來，便欲四散咬人。群雄大奇，心想這些惡狼跟“洪水”兩字有何干系？只聽得唐洋喝道：“噴水！”一百名教眾手持陶質噴筒，一百股水箭向惡狼身上射了過去。群雄鼻中只聞到一陣酸臭，卻見那二十頭惡狼一遇水箭，立時跌倒，狂叫悲嗥，頃刻間皮破肉爛，變成一團團焦炭模樣。原來洪水旗所噴水箭，乃是劇毒的腐蝕藥水，系從硫磺、硝石等類藥物中提煉制成。群雄見了這等驚心動魄之狀，不由得毛骨悚然，均想：“這些毒水倘若不是射向群狼，卻是射在我的身上，那便如何？”洪水旗教眾提起二十部水龍上的龍頭，虛擬作勢，對著群狼，顯而易見，水龍中也是裝滿了毒水，若加發射，不但水盛，且可及遠。楊逍揮起黑旗收兵。洪水旗下教眾拉動水龍出場。當水龍回轉之時，水龍口轉到哪一方，哪一方的豪傑便忍不住臉上變色。只見楊逍擲出一面小小黃旗。一群頭裹黃巾的明教徒走進廣場，各人手持鐵鏟，推著一車車泥沙石灰，人數卻比金、木、水、火四旗少得多，只有一百人。這一百人圍成一個圈子，同時舉鏟往地下猛擊，突然間轟的一聲大響，塵土飛揚，廣場中心陷落，露出一個徑長三四丈的大洞。跟著大洞四周泥土紛紛跳動，鑽出一個個頭戴鐵盔、手持鐵鏟的漢子來。四百條大漢驀地從地底鑽出，群雄都是大吃一驚，齊聲呼叫。原來這四百名教眾早就從遠處打了地道，鑽到廣場中心的地底，挖掘大洞，以木板木條撐住，藏身其間，厚土旗掌旗使顏垣發出號令，四百名教眾同時抽開木條，整塊地面便陷了下去。地底教眾跟著破土而出。這一來，狼尸、石油、焦土等物一齊落入地底。一百名教眾揮動鐵鏟，在大洞上空虛擊三下。倘若有人跌入洞中後想要躍上逃命，勢必被這一百柄鐵鏟擊了下去。跟著一車車石灰、鐵沙、石子倒入洞中，片刻間便將大洞和數百個小洞填平。五百柄鐵鏟此起彼落，好看已極。掌旗使一聲令下，五百教眾齊向張無忌行禮。那廣場中心填了鐵沙石灰，平滑如鏡，比先前更是堅硬得多。群雄心中明白：“倘若我站在廣場中心，口出侮慢明教之言，此刻只怕早已被活埋在地底了。”

　　這一來，明教五行旗大顯神威，小加操演，旁觀群雄無不駭然失色，各人均知近年來明教在淮泗豫鄂諸地造反，攻城略地，連敗元軍，現下他們是將兵法戰陣之學用于武林豪士間的群毆，人數既眾，部勒又嚴，加之習練有素，天下任何江湖門派莫能與抗。楊逍收兵以後，將插著小旗的木架交與身後童子，冷冷的瞧著周芷若，一言不發，但這無言之意卻是十分清楚：“憑你峨嵋派百余名男女弟子，能是我明教數千之眾的敵手麼？”廣場上群雄各人想著各人的心事，一時間寂靜無聲。過了好一會，空智身後一名老僧站起身來，說道：“適才明教操演行軍打仗的陣法，模樣倒是好看，但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制胜克敵，咱們不是元帥將軍，學的也不是孫吳兵法，只怕誰也說不上來……”眾人均知他這幾句話乃是違心之論，只不過煞一煞明教的威風，將五行旗的厲害輕輕一言帶過。周顛叫道：“要知管不管用，那也容易得很，少林寺派些大和尚出來試上一試，立見分曉。”

　　那老僧置之不理，繼續說自己的話：“咱們今日是天下英雄之會，各門各派志在觀摩切磋武學上的修為，還是照先前幾位施主們所言，大家較量武功，藝高者胜。咱們講究的是單打獨斗，說到倚多為胜，武林中沒聽說有這個規矩。”歐陽牧之道：“倚多為胜，武林中确沒這個規矩，然則霹靂雷火彈、毒火，毒水這些玩意兒，許不許用？”那老僧微一沉吟，說道：“下場比試的人要用暗器，那是可以的。有些朋友喜歡在暗器上加些毒藥毒水，那也無法禁止。但若旁人偷襲。卻是壞了大會的規矩，大伙兒須得群起而攻之。眾位意下如何？”群雄中一大半轟然叫好，都說該當如此。崆峒派唐文亮道：“在下另有一言，不論何人連胜兩陣之後，便須下場休息，以便恢復內力元氣。否則車輪戰的干將起來，任你通天本事，也不能一口氣從頭胜到尾。再者，各門各派各幫各會之中，如已有二人敗陣，不得再派人上場，否則的話，咱們這里數千英雄，每個人都出手打上一架，只怕三個月也打不完。少林寺糧草再丰，可也得給大伙兒吃喝窮了，一百年元氣難復。”眾人轟笑聲中，均說這兩條規矩有理。

　　明教群豪均知唐文亮感激張無忌當年在光明頂上接骨，萬安寺中救命的恩德，有心盼他得胜，獨冠群雄，是以提出這兩條規矩，都是意在幫他節省力氣。彭瑩玉笑道：“唐老三倒識得大體，看來崆峒派今日幫咱們是幫定啦。咱們除了教主之外，另由哪一位出陣？”

　　明教眾高手誰都躍躍欲試，只是均知這件事擔當極其重大，須得竭盡全力，先將與會的英雄打敗一大半，留給教主的強敵越少越好，他才能保留力氣，以竟全功。倘若只胜得寥寥數人，便被人打敗，留下一副重擔給教主獨挑，自己損折威名事小，負累了本教、謝遜和教主卻是事大。再者若是貿然請纓，不免自以為除教主外本人武功最強，傷了同教間的義氣，是以誰都默不出聲。

　　周顛道：“教主，我周顛不是怕死，只不過武功夠不上頂尖兒，出去徒然獻丑。”張無忌一個個瞧過去，心想：“楊左使、范右使、韋蝠王、布袋師父、鐵冠道長諸位各負絕藝，均可去得。其中范右使武學最博，不論對手是何家數，他都有取胜之道，還是請范右使出馬的為是。”便道：“本來各位兄弟任誰去都是一樣，但楊左使曾隨我攻打金剛伏魔圈，韋蝠王與布袋大師曾生擒夏胄，都已出過力氣。這一次本座想請范右使出手。”范遙大喜，躬身道：“遵命！多謝教主看重！”明教群雄素知范遙武功了得，均無异言。趙敏卻道：“范大師，我求你一件事，你肯答允麼？”范遙道：“郡主但有所命，自當遵從。”趙敏道：“少林派的空智大師與你的梁子未解，倘若你跟他先斗了上來，胜敗之數，未易逆料，縱然胜得了他，那也是筋疲力盡的了。”范遙點了點頭，心知空智神僧成名數十年，看上去愁眉苦臉、一副短命夭折之相，其實內功外功俱臻上乘，趙敏道：“你不妨去和他訂個約會，言明日後再到大都萬安寺去單打獨斗，一決胜負”楊逍和范遙齊聲道：“妙計，妙計！”均知空智與范遙一訂約後，今日便不能動手，趙敏此計，實是給明教去了一個強敵。其時各處木棚之中，各門派幫會的群雄正自交頭接耳，推舉本派出戰的人選。有幾處木棚中更有人大聲爭鬧，顯是對人選意見不一。范遙走到主棚之前站定，向著空智一抱拳，說道：“空智大師，你有膽量沒有？敢不敢再上大都萬安寺走一遭？”空智一聽到“萬安寺”三字，那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登時臉上皺紋更加深了，細小的眼縫中神光湛湛，說道：“干甚麼？”范遙道：“咱二人在萬安寺結下怨仇，便當在萬安寺了結。你空智大師德高望重，在下也不免薄有虛名，今日較量，若是你胜了我，江湖上便道強龍不壓地頭蛇，你大師只不過占了地利之便。若是在下僥幸得胜一招半式，無知之輩加油添醬，只怕要說苦頭陀上得少林寺來，打敗了寺中第一高手。要是大師不怕触景生情，今年八月中秋月明之夕，在下便在萬安寺中討教大師幾手絕藝。”空智對范遙的武功也是頗為忌憚，加之寺中方有大變，實無心緒與范遙動手，再被他這麼一激，當即點頭，說道：“好，今年八月中秋，咱們在萬安寺相會，不見不散。”范遙抱拳施了一禮，便即退下。他走了七八步，只聽空智緩緩說道：“范施主，今日你一心要救金毛獅王，不敢和我動手，是也不是？”范遙一凜，立定了腳步，心想：“這和尚畢竟識穿了我們的用心。”回頭哈哈一笑，說道：“在下并無胜你的把握。”空智微笑道：“老衲也無胜得施主的把握。”兩人相視點頭，突然之間，心頭都浮上英雄重英雄、好漢惜好漢之情。

## 第三十八章　君子可欺之以方

　　廣場中人聲漸靜，空智身後那達摩堂老僧朗聲說道：“咱們便依眾英雄議定的規矩，起手比武。刀槍拳腳無眼，格殺不論，各安天命。最後哪一個門派幫會武功最強，謝遜和屠龍刀都歸其所有。”張無忌眉頭微皺，心想：“這和尚生怕旁人下手不重，唯恐各派怨仇結得不深，哪里是空見、空聞這些神僧們的慈悲心腸？”既議定每人胜得兩場，便須下來休息，先比遲比倒無多大分別，登時便有人出來叫陣，有人上前挑戰，片刻間場中有六人分成三對較量。趙敏自在萬安寺習得六大門派的絕藝後，修為雖然尚淺，識見卻已不凡，站在張無忌與范遙之間，低聲議論那六人的武功，猜測誰胜誰敗，居然說得頭頭是道。只一盞茶時分，三對中已有兩對分了輸贏，只有一對尚在纏斗，跟著又有人向胜者挑戰，仍是六人分為三對相斗的局面。新上場的兩對分別動用了兵刃。如此上上落落，十之八九是有人流血受傷，方始分出胜敗。

　　張無忌心想：“如此相斗，各幫各派非大傷和氣不可，任何一派敗在對方手中，即使無人喪命受傷，日後仍會輾轉報復，豈非釀成自相殘殺的極大災禍？”

　　只見場中丐幫的執法長老一掌將華山派的矮老者劈得口噴鮮血。華山派高老者破口大罵：“臭叫化，爛叫化！”縱身出來，便欲向丐幫執法長老挑戰。矮老者抓住他手臂，低聲道：“師弟，你斗他不過，咱們暫且咽下了這口氣。”高老者怒道：“斗不過也要斗！”嘴里雖這般說，其實深知師兄的武藝與自己招數相同而修為較深，師兄尚且敗陣，自己也是非輸不可，被老者拉著，不住口聽亂罵，卻回入了木棚。接著揁執法長老又胜了“梅花刀”的掌門人，連胜兩陣，在丐幫幫眾如雷掌聲之中，得意洋洋的退回。如此你來我往，廣場上比試了兩個多時辰，紅日偏西，出戰之人也是武功越來越強。許多人本來雄心勃勃，滿心要在英雄大會中吐氣揚眉，前逞威，但一見到旁人武功，才知自己原來不過是底之蛙，不登泰山，不知天地之大，就此不敢出場。到得申牌時分，丐幫的掌缽龍出場挑戰，將湘四排教中的彭四娘打了一個大筋斗。彭四娘的背心裂開了一條大縫，羞慚無地的退下。掌缽龍頭眼望峨嵋派人眾，冷笑道：“女娘們能有甚麼真實本領？不是靠了刀劍之利，便得靠暗器古怪，這位彭四娘練到這等功夫，那也是極不容易的了。”周芷若低聲向宋青書說了幾句，宋青書點了點頭，緩步出場，向掌缽龍頭拱了拱手，道：“龍頭哥，我領教你的高招。”掌缽龍頭一見宋青書，登時氣得臉上發青，大聲道：“姓宋的，你這奸賊奉了陳友諒之命，混入我丐幫來，害死史幫主之事，你這奸賊定然也有一份。今日你還有臉來見我麼？”宋青書冷笑道：“江湖上混跡敵窩，刺探機密，乃是常事，只怪你們這群化子瞎了眼睛，識不出宋大爺的本來面目。”掌缽龍頭大罵：“你連你親生老子的武當派也能背叛，甚麼事做不出來？你對父不孝，將來對妻也必不義。峨嵋派非在你手中大大栽個筋斗不可。”宋青書怒得臉上無半點血色，道：“你放屁放完了麼？”掌缽龍頭更不打話，呼的一掌便擊了過去。宋青書回身卸開，反手輕輕一拂，以峨嵋派的“金頂綿掌”相抗。掌缽龍頭惱他混入丐幫，騙過眾人，手下招招殺著，狠辣异常，竟是性命相搏，已非尋常的比武較量。

　　掌缽龍頭在丐幫中位份僅次于幫主及傳功、執法二長老，掌底造詣大是不凡。宋青書是武當派第三代弟子中的佼佼人物，但初習峨嵋派的“金頂綿掌”，究竟不甚熟練，掌法中的精微奧妙變化施展不出來。他斗到四五十合之後，已迭逢險招，自然而然的便以武當派“綿掌”拆解。這是他自幼浸潤的武功，已練了二十余年，得心應手，威力甚強，與峨嵋派“金頂綿掌”外表上有些彷佛，運勁拆招的法門卻大不相同。旁人不明就里，還道他漸漸挽回頹勢。殷梨亭卻越看越怒，叫道：“宋青書，你這小子好不要臉！你反出武當，如何還用武當派的功夫救命？你不要你爹爹，怎地卻要你爹爹所傳的武功？”宋青書臉上一紅，叫道：“武當派的武功有甚麼稀罕？你看清楚了！”左手突然在掌缽龍頭眼前上圈下鉤、左旋右轉，連變了七八般花樣，驀地里右手一伸，噗的一響，五根手指直插入掌缽龍頭的腦門。旁觀群雄一怔之間，只見他五根手指血淋淋的提將起來，掌缽龍頭翻身栽倒，立時氣絕。宋青書冷笑道：“武當派有這功夫麼？”

　　群雄驚叫聲中，丐幫中同時搶上八人，兩人扶起掌缽龍頭尸身，其餘六人便向宋青書攻去。那六人均是丐幫好手，其中四人還拿著兵刃，霎時間宋青書便險象環生。空智大師身後一名胖大和尚高聲喝道：“丐幫諸君以眾欺寡，這不是壞了今日英雄大會的規矩麼？”

　　執法長老叫道：“各人且退，讓本座為掌缽龍頭報仇。”丐幫群弟子向後躍開，抬著掌缽龍頭的尸身，退歸木棚，人人滿臉憤容，向宋青書怒目而視。

　　旁觀群雄均想：“雖說比武較量之際格殺不論，但這姓宋的出手也忒煞毒辣了些。”

　　這時張無忌心中所想到的，只是趙敏肩頭的五個爪印，以及那晚茅舍中杜百當夫婦尸橫就地的可怖情景，顫聲問道：“楊左使，峨嵋派何以有這門邪惡武功？”

　　楊逍搖頭道：“屬下從沒見過這等功夫。但峨嵋派創派祖師郭女俠外號‘小東邪’，武功中若帶三分邪氣，卻也不奇。”二人說話之間，宋青書已與執法長老斗在一起。執法長老身形瘦小，行動快捷之極，十根手指如鉤如錐，以魔爪功與宋青書對攻，看來他也擅長指功，也要用手指在宋青書天靈蓋上戳出五個窟窿，為掌缽龍頭報仇。宋青書初時仍以“金頂綿掌”功夫和他拆解，斗到深澗處，執法長老喝一聲：“小狗賊！”左手五指已搭上了宋青書腦門，便要透勁而入。宋青書右手疾伸，噗的一聲響，五根手指已抓斷了他喉管。執法長老向前扑倒，左手勁力未衰，插入土中，血流滿地，登時氣絕。

　　周芷若打個手勢，八名峨嵋派女弟子各持長劍，縱身而出，每兩名弟子背靠背的分占四方，將宋青書圍在中間，丐幫若再上前動手，立時便是群毆的局面。

　　一名達摩堂老僧朗聲說道：“羅漢堂下三十六弟子聽令！”手掌拍擊三下，三十六名身披黃袍的少林僧躍將出來，十八名手執禪杖，十八名手執戒刀，前前後後，散在廣場各處，似陣法又不似陣法，已守住了各處扼要所在。

　　那老僧說道：“奉空智師叔法旨，羅漢堂三十六弟子監管英雄大會的規矩。今日大會中比武較量，倘若有人恃眾欺寡，便是天下武林的公敵。我少林寺忝為主人，須當維系公道。三十六弟子嚴加查察，不論何人犯規，當場便予格殺，決不容情。”三十六名少林僧轟然答應，虎視耽耽的望著廣場中心。這麼一來，峨嵋派防護在先，少林派監視于旁，丐幫眾弟子雖然群情悲憤，卻也不敢貿然上前動手，只是高聲怒罵，將執法長老的尸身抬了下來。

　　趙敏向范遙低聲道：“苦大師，沒想到峨嵋派尚有這手絕招，當日萬安寺中，滅絕師太宁死不肯出塔比武，只怕就是為此。”范遙搖了搖頭，心下苦思拆解這一招的法子。他呆了半晌，忽向張無忌道：“教主，屬下向你請教一路武功。”雙掌按在桌上，伸出左手一根食指，右手一根食指，一前一後，靈活無比的連續動了七下，低聲道：“我雙臂如此連攻，只須纏到了這小子的手臂，內力運出，便能震斷他的手臂關節，他指力再厲害，也教他無所施其技。”張無忌也伸出雙手食指，左鉤右搭，道：“小心他以指力戳你手臂。”范遙點頭稱是，道：“我以擒拿手抓他手腕，十八路鴛鴦連環腿踢他下盤。”張無忌道：“猛攻八十一招，叫他無法喘息。”

　　他二人四根手指此進彼退，快速無倫的攻拒來去。范遙忽然微笑道：“教主這幾下太過神妙，這小子除指力之外，武功有限，這幾招料他施展不出。”張無忌微微一笑，道：“他施展不出這三招，那麼范右使你已然胜了。”左手食指轉了兩個圓圈，右手食指突從圈中穿出，鉤住了范遙的手指，微笑不語。范遙一怔之下，大喜道：“多謝教主指點，屬下佩服得緊。這四超匪夷所思，大開屬下茅塞，我真恨不得拜你為師才好。”張無忌道：“這是我太師父所傳太極拳法中的‘亂環訣’，要旨是在左手所划的幾個圓圈。這姓宋的雖然出自武當，料他未能悟到這些精微之處。”

　　范遙成竹在胸，已有制胜宋青書的把握，只是宋青書連胜兩場，按規矩應當退下休息，須得待他再度出場，然後上前挑戰。趙敏微微一笑，神情甚是愉悅，走到一旁。張無忌走到她身邊，低聲問道：“敏妹，甚麼事這等歡喜？”趙敏玉頰暈紅，低下了頭，道：“你傳授范右使這幾招武功，只讓他震斷宋青書的手臂，何以不教他取了那姓宋的性命？”張無忌道：“宋青書雖多行不義，終究是我大師伯的獨生愛兒，該當由我大師伯自行處分才是。我若叫范右使取了他性命，可對不起大師伯。”趙敏笑道：“你殺了他，周家姊姊成了寡婦，你重收覆水，豈不甚佳？”張無忌笑道：“你許不許我？”趙敏微笑道：“我是求之不得，等你再有三心兩意之時，好讓她用手指在你胸口戳上五個窟窿。”

　　當張無忌與范遙拆招、與趙敏說笑之際，宋青書已在峨嵋八女衛護下退回茅棚。群雄見到他適才五指殺人這兩場驚心動魄的狠斗，都不禁心寒，不愿出來以身犯險。過了片刻，宋青書又飄然出場，抱拳道：“在下休息已畢，更有哪一位英雄賜教。”范遙叫道：“讓我領教峨嵋派的絕學。”正要縱身而出，突然一個灰影一晃，站在宋青書之前，向范遙道：“范大師，請讓我一讓。”只見此人氣度凝重，雙足不丁不八的站著，抱元守一，正是武當二俠俞蓮舟。范遙見他已然搶出，又知他是教主的師伯，自不便與他相爭，說道：“范某今日有幸，得觀俞二俠武當神技。”俞蓮舟道：“不敢。”

　　宋青書從小就怕這位師叔，但見他屏息運氣，嚴陣臨敵，知道今日之事，已不再是武當山上授藝拆招，而是生死相搏，雖說他另行學得了奇門武功，終究不免膽怯。俞蓮舟抱拳道：“宋少俠請！”這一行禮，口中又如此稱呼，那是明明白白的顯示，他對宋青書不敢有絲毫輕視，卻也已無半分香火之情。宋青書一言不發，躬身行了一禮。俞蓮舟呼的一掌，迎面劈去。

　　俞蓮舟成名三十余年，但武林中親眼見過他一顯身手的卻寥寥無幾，直至今日，才見他以雙掌柔勁化去霹靂雷火彈無堅不摧的狠勢，功力之純，人人均自愧不如。江湖上素知武當派武功的要旨是以柔克剛，招式緩慢而變化精微，豈知俞蓮舟雙掌如風，招式奇快，頃刻間宋青書腰腿間已分別中了一腿一掌。

　　宋青書大駭：“太師父和爹爹均是要我做武當派第三代掌門，決不致有甚麼武功秘而不授。俞二叔這套快拳快腿，招式我都是學過的，但出招怎能如此之快，豈不是犯了本門功夫的大忌？可偏生又這等厲害！”待要施展周芷若所授的指上功夫，卻被俞蓮舟遇得氣也喘不過來，當下只得連連倒退，竭力守住門戶。群雄全神貫注的瞧著二人相斗，眼下雖是俞蓮舟占著上風，然而適才宋青書抓殺丐幫二老，均是反敗為胜，從劣勢中突出殺著，此事未必不能重演。卻見俞蓮舟越打越快，可是一招一式卻無不清清楚楚，便如擅于唱曲的名家，雖唱到了極快之處，但板眼吐字，仍是交代得干淨利落，無半點模糊拖沓。群雄紛紛站起，有些站在後面的，索性登上桌椅，心下盡皆贊歎：“武當俞二俠名不虛傳，這一口氣不停的急攻，招式竟全無重復。”虧得宋青書是武當嫡傳弟子，對俞蓮舟拳腳中精微的變化都曾學過，只是如此快斗，卻是生平第一遭。廣場上黃塵飛揚，化成一團濃霧，將俞青二人裹住。

　　猛聽得啪的一聲響，雙掌相交，俞蓮舟與宋青書一齊向後躍開，兩團黃霧分了開來。俞蓮舟尚未站定，復又猱身而前。殷梨亭挂懷師兄安危，不自禁的走到場邊，手按劍柄，目不轉睛的望著場中。這時宋青書生死系于一線，全力相拚，早已顧不得門派之別，所使全是自幼練起的武當派功夫。二人的拳腳招式，殷梨亭盡皆了然于胸，知道每一招均是致命的殺著，心中的焦慮比之旁人又遠有過之。好在見俞蓮舟越打越占上風，若非提防宋青書突出五指穿洞的陰毒殺手，處處預留地步，早已將他斃于掌底。

　　張無忌也頗擔心，手中暗持兩枚聖火令，倘若俞蓮舟真有性命之憂，那也顧不得大會規矩，非出手相救不可。但見塵沙越揚越高，宋青書突然左手五指箕張，向俞蓮舟右肩抓了過來。俞蓮舟在百招之前便在等他施展這一手。宋青書抓斃丐幫二老，出手的情景俞蓮舟瞧得明明白白，倘若事先并無二老遭殃，突然間首次遇到這般陰狠之極的殺手，就算不死，也得重傷，既是見識在先，心中早已算好應付之方。宋青書練此抓法未久，變化不多，此時再抓，與起先兩下仍是大同小异。俞蓮舟右肩斜閃，左手憑空划了幾個圈子。趙敏與范遙忍不住齊聲“噫”的一下驚呼，俞蓮舟所轉這兩個圈子，正是張無忌指點范遙的太極拳“亂環訣”。趙敏與范遙一見之下，便知宋青書要糟，果然“噫”聲未畢，宋青書右手五指抓向俞蓮舟咽喉。張無忌大怒，低罵：“該死，該死！”丐幫執法長老便是命喪于這一抓之下，宋青書對師叔居然也下此毒手。但見俞蓮舟雙臂一圈一轉，使出“六合勁”中的“鑽翻”“螺旋”二勁，已將宋青書雙臂圈住，格格兩響，宋青書雙臂骨節寸斷。俞蓮舟喝道：“今日替七弟報仇！”兩臂一合，一招“雙風貫耳”，雙拳擊在他的左右兩耳。這一招綿勁中蓄，宋青書立時頭骨碎裂。他身子尚未跌倒，俞蓮舟正待補上一腳，當場送了他的性命，驀地里青影閃動，一條長鞭迎面擊來。俞蓮舟急忙後躍避過，那長鞭快速無倫的連連進招，正是峨嵋派掌門周芷若為夫復仇來了。俞蓮舟急退三步。周芷若鞭法奇幻，三招間便已將他圈住，忽地軟鞭一抖，收了回來，左手抓住鞭梢，冷冷的道：“此時取你性命，諒你不服。取兵刃來！”

　　殷梨亭刷的一聲拔出長劍，上前說道：“我來接周姑娘的高招。”周芷若冷冷的瞪了他一眼，轉身去看宋青書傷勢，只見他雙目突出，七孔流血，軟癱在地，眼見性命不保。峨嵋派搶上三名男弟子，將他抬了下去。

　　周芷若回過頭來，指著俞蓮舟道：“先殺了你，再殺姓殷的不遲。”俞蓮舟適才竭盡全力，竟然無法從她的鞭圈中脫出，心下好生駭异。他愛護師弟，心想：“我跟她斗上一場，就算死在她的鞭下，六弟至少可瞧出她鞭法的端倪。他死里逃生，便多了幾分指望。”回手去接殷梨亭手中的長劍。殷梨亭也瞧出局勢凶險無比，憑著師兄弟二人的武功，想逃出她長鞭的一擊，看來極是渺茫，他和師兄是同樣的心思，宁可自身先攖其鋒，好讓師兄察看她鞭法的要旨，當下不肯遞劍，說道：“師哥，我先上場。”俞蓮舟向他望了一眼，數十載同門學藝、親如手足的情誼，猛地里涌上心頭，心念猶似電閃，想起俞岱岩殘廢、張翠山自殺、莫聲谷慘死，武當七俠只剩其四，今日看來又有二俠畢命于此，殷六弟武功雖強，性子卻極軟弱，倘若自己先死，他心神大亂，未必能再拚斗，尋思：“若我先死，六弟萬難為我報仇，他也決計不肯偷生逃命，勢必是師兄弟二人同時畢命于斯，于事無補。若他先死，我瞧出這女子鞭法中的精義，或能跟她拚個同歸于盡。”當下點頭道：“六弟，多支持一刻好一刻。”殷梨亭想起妻子楊不悔已有身孕，不由自主向楊逍與張無忌這邊望去，轉念又想：“我死之後，不悔與孩兒自會有人照料，何必婆婆媽媽的去囑咐求人。”于是長劍一舉，目視劍尖，心無旁鶩，跟著含胸拔背、沉肩墜肘，說道：“掌門人請賜招！”他年紀雖比周芷若大得多，但周芷若此刻是峨嵋派掌門，他絲毫沒缺了禮數。俞蓮舟見他以“太極劍”起手式應敵，知道六弟這次是以師門絕學與強敵周旋，便緩緩向後退開。周芷若道：“你進招吧！”殷梨亭心想對方出手如電，若被她一占先機，極難平反，當下左足踏上，劍交左手，一招“三環套月”，第一劍便虛虛實實，以左手劍攻敵，劍尖上光芒閃爍，嗤嗤嗤的發出輕微響聲。旁觀群雄忍不住震天價喝了聲采。周芷若斜身閃開，殷梨亭跟著便是“大魁星”、“燕子抄水”，長劍在空中划成大圈，右手劍訣戳出，竟似也發出嗤嗤微聲。周芷若纖腰輕擺，一一避過，說道：“殷六俠，我讓你三招，以報昔日武當山上故人之情。”這“情”字一出口，軟鞭便如靈蛇顫動，直奔殷梨亭胸口。殷梨亭奔身向左，那軟鞭竟從半路彎將過來。殷梨亭一招“風擺荷葉”，長劍削出，鞭劍相交，輕輕擦的一響，殷梨亭只覺虎口發熱，長劍險些兒脫手，心中大吃一驚：“我只道她招式怪异，內力非我之敵，不料她內勁也這般奇詭莫測。”當下凝神專志，將一套太極劍法使得圓轉如意，嚴密异常的守住門戶。周芷若手中的軟鞭猶似一條柔絲，竟如沒半分重量，身子忽東忽西，忽進忽退，在殷梨亭身周飄蕩不定。張無忌越看越奇，心想：“她如此使鞭，比之渡厄、渡難、渡劫三位高僧，又是截然不同。”他初時只道峨嵋派中另有邪門武功，但此時看了她猶如鬼魅的身手，與滅絕師太實是大异其趣，心下隱隱竟起恐懼之感。范遙忽道：“她是鬼，不是人！”這句話正說中張無忌的心事，不禁身子一顫，若不是廣場上陽光耀眼，四周站滿了人，真要疑心周芷若已死，鬼魂持鞭與殷梨亭相斗。他生平見識過無數怪异武功，但周芷若這般身法鞭法，如風吹柳絮，水送浮萍，實非人間氣象，霎時間宛如身在夢中，心中一寒：“難道她當真有妖法不成？還是有甚麼怪物附體？”周芷若身法詭奇，然太極劍法乃張三丰晚年繼太極拳所創，實是近世登峰造極的劍術，殷梨亭功勁一加運開，綿綿不絕，雖然傷不了對手，但只求只保，卻也是絕無破綻。忽聽得一人怪聲怪氣的叫道：“啊喲，宋青書快斷氣啦，周大掌門，你不給老公送終，做寡婦也不光彩哪！”眾人往聲音來處望去，卻是周顛。他知武當派弟子生平最注重養氣調息，臨敵交鋒之際，均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的修為，是以有意相助殷梨亭，想擾亂周芷若的心神。他又叫：“喂喂，峨嵋派的周芷若姑娘，你老公要噎氣啦，有幾句話吩咐你，他說他在外頭有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個私生子。他死了之後，要你好好給他撫養，免得他死不瞑目。你到底答允還是不答允啊？”

　　群雄聽他這麼胡說八道，有的忍不住便笑出聲來。周芷若卻仍如沒有聽見。周顛又叫：“啊喲，乖乖不得了！滅絕老師太，近來你老人家身子好啊。多日不見，你老人家越來越硬朗啦。你陰魂附在周姑娘身上，這軟鞭兒可耍得當真好看哪！”突然之間，周芷若身形一閃一晃，疾退數丈，長鞭從右肩急甩向後，陡地鞭頭擊向周顛面門。她本來與明教茅棚相隔十丈有余，但軟鞭說到便到，正如天外游龍，矢矯而至。周顛正自口沫橫飛的說得高興，哪料得到周芷若在惡斗之中竟會突然出鞭襲擊。他一呆之下，長鞭已到面門。周芷若并不回身，然而背後竟似生了眼睛一般，鞭梢直指他的鼻尖。周芷若長鞭向後甩出，左手食中二指向殷梨亭接連戳去，一連七指，全是對向他頭臉與前胸重穴。殷梨亭不及攻敵，也無法圈轉長劍削她手臂。只得使招“鳳點頭”矮身避開。其時明教茅棚中啪的一聲，跟著嗆啷啷一陣亂響。原來楊逍正站在周顛近旁，眼明手快，揮掌拍起身前木桌，擋了周芷若一鞭。長鞭擊中木桌，登時木屑橫飛，桌上的茶壺、茶碗四下亂擲，各人身上濺了不少瓷片熱茶。

　　周芷若一擊不中，不再理會周顛，軟鞭回將過來，疾風暴雨般向殷梨亭攻擊。俞蓮舟持劍在旁看了半晌，始終無法捉摸到她鞭法的精要所在，暗想：“我再出手，這套太極劍法也無法使得比六弟更好。但若斗得久了，她女子內力不足，我們或能以韌力長勁取胜。”他見殷梨亭劍法吞吐開合、陰陽動靜，實已到了恩師張三丰平時所指點的絕詣，心想師弟一生中從未施展過如此高明的劍術，今日面臨生死關頭，竟將劍法中最精要之處都發揮了出來，武當派武功講究愈戰愈強，時刻拖得越久，越有不敗之望。周芷若突然間長鞭抖動，繞成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圈子，登時將殷梨亭裹在其間。太極拳和太極劍都講究運勁成圈，周芷若長鞭竟也抖動成圈，鞭圈方向與殷梨亭的劍圈相同，只是快了數倍。殷梨亭劍上勁力被她這麼一帶，登時身不由主，連轉了幾個身，青光一閃，長劍脫手上揚。周芷若長鞭倒卷，鞭頭對准殷梨亭天靈蓋砸了下去。

　　俞蓮舟縱身而起，右手抓住了軟鞭的鞭梢。周芷若裙底飛出一腿，正中俞蓮舟腰脅。俞蓮舟一直捉摸不定周芷若詭异的鞭法精要所在，待得見她抖鞭成圈，奪落殷梨亭手中長劍，登時心中雪亮：“原來她功力不過爾爾，這幾下抖鞭成圈，比之我們的太極拳功夫可差得遠了。”一抓住鞭梢，拚著腰間受她一腿，左手探出，正是一招“虎爪絕戶手”，直插周芷若小腹。周芷若無可抵擋，心中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我今日死在俞二叔手里。”右手放脫鞭柄，五指向俞蓮舟頭頂插落，只盼和他斗個同歸于盡。俞蓮舟側頭欲避，不料腰間中腿後穴道被封，頭頸僵硬，竟爾不能轉動，左手卻仍是運勁疾落。便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一人從旁搶至，右手擋開了俞蓮舟的“虎爪絕戶手”，左手架開周芷若插向俞蓮舟頭頂的五指，正是張無忌出手救人。周芷若雙掌并力，疾向張無忌胸前擊到。張無忌若是閃避，這雙掌之力剛好擊正殷梨亭臉盤，只得左掌拍出擋格。

　　二人三掌相接，張無忌猛覺周芷若雙掌中竟無半分勁力，心下大駭：“啊喲，不好！她和六叔苦斗二百余招，竟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境地。我這股勁力往前一送，豈非當場要了她的性命？”危急中忙收手勁。

　　他初時左掌拍出，知道周芷若武功與自己已相差不遠，大是強敵，絲毫不敢怠忽，加之單掌迎雙掌，這一掌乃是出了十成力，勁力剛向外吐，便即察覺對方力盡，急忙硬生生的收回，他明知這是犯了武學的大忌，等于以十成掌力回擊自身，何況在這間不容發之際突然回收，用力更是奇猛，但他于自己內勁收發由心，這股強力回撞，最多一時氣窒，決無大礙。不料他掌力剛回，突覺對方掌力猶似洪水決堤、勢不可當的猛沖過來。張無忌大吃一驚，知道已中暗算，胸口砰的一聲，已被周芷若雙掌擊中。那是他自己的掌力再加上周芷若的掌力，并世兩大高手合擊之下，他護體的九陽神功雖然渾厚，卻也抵擋不住。何況周芷若的掌力乃乘隙而進，正當他舊力已盡、新力未生之時。這門功夫卻是峨嵋派嫡傳，當年滅絕師太便曾以此法擊得他噴血倒地。只不過當年他是全然不知抵御，這次卻是一念之仁、受欺中計。當下不由自主的身向後仰，眼前一黑，一口鮮血噴出。周芷若偷襲成功，左手跟著前探，五指便抓向他胸口，張無忌身受重傷，心神未亂，眼見這一抓到來，立時便是開膛破胸之禍，勉強向後移了數寸。嗤的一響，周芷若五指已抓破了他胸口衣衫，露出前胸肌膚。

　　周芷若右手五指跟著便要進襲，其時俞蓮舟被她一腿踢倒，正中穴道，動彈不得，殷梨亭扑上要救援，也已不及，眼見張無忌難逃此劫。周芷若一瞥之下，忽然見到他胸口露出一個傷疤，正是昔日光明頂上自己用倚天劍刺傷的，五指距他胸膛不到半尺，心中柔情忽動，眼眶兒一紅，竟然抓不下去。她稍一遲疑，韋一笑、殷梨亭、楊逍、范遙四人已同時扑到。韋一笑飛身擋在張無忌身前，楊范二人分襲周芷若左右，殷梨亭已抱著張無忌逃開。

　　這一來，場中登時大亂，峨嵋派群弟子和少林僧眾紛紛呼喝，手執兵刃，搶上場中。楊逍、范遙和周芷若拆得數招，便不再戀戰，韋一笑扶起俞蓮舟，一齊回入茅棚。峨嵋、少林兩派人眾見場中罷斗，也便退開。

　　趙敏本也搶上救援，只是身法不及韋楊諸人迅速，中途遇上，見張無忌嘴邊都是鮮血，只嚇得臉如白紙。張無忌強笑道：“不礙事，運一會兒氣便好。”眾人扶著他在茅棚中地下坐定。張無忌緩引九陽神功，調理內傷。

　　周芷若叫道：“哪一位英雄前來賜教？”范遙束了束腰帶，大踏步走出。張無忌道：“范右使，我下令，你不可出戰，咱們……咱們認輸……”一口氣岔了道，又是兩口鮮血噴出。范遙對教主之令不敢不從，倘若堅持出戰，勢必引得張無忌傷勢加劇，何況出戰只是盡心竭力，枉自送了性命，卻于本教無補。周芷若站有廣場中心，又說了兩遍。

　　適才張無忌迴力自傷，只有他與周芷若二人方才明白，旁人都以為周芷若掌力怪异，張無忌力所不敵，而周芷若凝指不發，饒了他性命，卻是人所共見。她以一個年輕女子，連敗殷梨亭、俞蓮舟、張無忌三位當世一等一高手，武功之奇，實是匪夷所思。群雄中雖有不少身負絕學之士，但自忖決計比不上俞、殷、張三人，那也不必上去送命了。周芷若站在場中，山風吹動衫裙，似乎連她嬌柔的身子也吹得搖搖晃晃，但周圍來自三山五岳、四面八方的數千英雄好漢，竟無一人敢再上前挑戰。

　　周芷若又待片刻，仍是無人上前。那達摩堂的老僧走了出來，合十說道：“峨嵋派掌門人宋夫人技冠群雄，武功為天下第一。有哪一位英雄不服？”周顛叫道：“我周顛不服。”那老僧道：“那麼請周英雄下場比試。”周顛道：“我打她不過，又比個甚麼？”那老僧道：“周英雄既然自知不敵，那便是服了？”周顛道：“我自知不敵，卻仍是不服，不可以嗎？”那老僧不再跟他糾纏不清，又問：“除了這位周英雄外，還有哪一位不服？”連問三聲，周顛噓了三次，卻無人出聲不服。那老僧道：“既然無人下場比試，咱們便依英雄大會事先的議定，金毛獅王謝遜交由峨嵋派宋夫人處置。屠龍寶刀在何人手中，也請一并交出，由宋夫人收管。這是群雄公決，任誰不得异言。”張無忌正在調勻內息，鼓動九陽真氣，治療重傷，漸漸入于返虛空明的境界，猛聽得那老僧說到“金毛獅王謝遜交由峨嵋派掌門人宋夫人處置”這句話，心頭一震，險些又是一口血噴將出來。趙敏坐在一旁，全神貫注的照料，見他突然身子發抖，臉色大變，明白他的心意，柔聲道：“無忌哥哥，你義父由周姊姊處置，那是最好不過。她適才不忍下手害你，可見對你仍是情意深重，決不能害了你義父，你盡管放心療傷便是。”張無忌一想不錯，心頭大寬。

　　其時太陽正從山後下去，廣場上漸漸黑了下來。那老僧又道：“金毛獅王謝遜囚于山後某地。今日天時已暗，各位必然餓了。明日下午，咱們仍然聚集此地，由老僧引導宋夫人前去開關釋囚。那時咱們再見識宋夫人并世無雙的武功。”楊逍、范遙等都向趙敏望了一眼，心中都道：“果然你所料不錯。少林派另有陰謀。周芷若武功再強，卻也不能打敗渡厄等三位老僧，只怕她非送命在小山峰上不可，結果仍由少林派稱雄逞強。”這時周芷若已回入茅棚，峨嵋派今日威懾群雄，眾弟子見掌門人回來，無不肅然起敬。

　　群雄雖見周芷若已奪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大事卻未了結，心中各有各的計算，誰也不下山去。那老僧道：“各位英雄來到本寺，均是少林派的嘉賓，各位相互間若有恩怨糾葛，務請瞧在敝派薄面，暫忍一時，請勿在少室山上了結，否則便是瞧不起少林派。各位用過晚飯以後，前山各處，盡可隨意游覽。後山是敝派藏經授藝之所，請各位自重留步。”當下范遙抱起張無忌，回到明教自搭的茅棚之中。張無忌所受掌傷雖重，但服了九粒他平時煉制的靈丹，再以九陽真氣輸導藥力，到得深夜二更時分，吐出三口瘀血，內傷盡去。楊逍、范遙、俞蓮舟、殷梨亭等均是又驚又喜，均贊他內功修為實是深厚無比，常人受了這等重傷，縱有高手調治，少說也得將養一兩個月，方能去瘀順氣，他卻能在幾個時辰內便即痊可，若非親見，當真難信。

　　張無忌吃了兩碗飯，將養片刻，站起身來，說道：“我出去一會兒。”他是教主之尊，既不說是甚麼事，旁人自也不便相詢。殷梨亭道：“你重傷剛愈，一切小心。”張無忌應道：“是！”見趙敏臉上神色極是關懷，向她微微一笑，意思說：“你放心罷！”他走出茅棚，抬起頭來，只見明月在天，疏星數點，深深吸了口氣，體內真氣流轉，精神為之一振，徑到少林寺外，向知客僧人道：“在下有事要見峨嵋派掌門，相煩引路。”那知客僧見是明教教主，心下甚是害怕，忙恭恭敬敬道：“是，是！小僧引路，張教主請這邊來。”引著他向西走去，約莫行了里許，指著幾間小屋。

　　那知客僧道：“峨嵋派都住在那邊，僧尼有別，小僧不便深夜近前。”他深恐張無忌又去和周芷若動手，這當世兩大高手廝拚起來，自己一個不巧，便受了池魚之殃。張無忌笑道：“你若回去說起此事，不免驚動旁人，我不如點了你的穴道，在此等我如何？”那知客僧忙道：“小僧決不敢說，教主放心。”急急忙忙的轉身便去。張無忌緩步走到小屋之前，相距十余丈，便見兩名女尼飛身過來，挺劍攔在身前，叱道：“是誰？”張無忌抱拳道：“明教張無忌，求見貴派掌門宋夫人。”那兩名女尼大驚失色，一名年長的女尼道：“張……張教主……請暫候，我……我去稟報。”她雖強自鎮定，但聲音發顫，轉身沒走了幾步，便摸出竹哨吹了起來。

　　峨嵋派今日吐氣揚眉，在天下群雄之前，掌門人力敗當世三位高手，嚇得數千須眉男子無一敢上前挑戰，真是開派以來從所未有的盛事。但峨嵋派今日殺丐幫二老、敗武當二俠、傷明教教主，得罪的人著實不少，何況周芷若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號，不知有多少英雄惱恨妒忌，這一晚身處險地，強敵環伺之下，戒備得十分嚴密。那女尼哨子一響，四周立時扑出二十余人，劍光閃動，分布各處。張無忌也不理會，雙手負在背後，靜立當地。

　　那女尼進小屋稟報，過了片刻，便即回身出來，說道：“敝派掌門人言道：男女有別，晚間不便相見。請張教主回步。”張無忌道：“在下頗通醫術，愿為宋青書少俠療傷，別無他意。”那女尼一怔，又進去稟報，隔了良久，這才出來，說道：“掌門人有請。”張無忌拍了拍腰間，顯示并未攜帶兵刃，隨著那女尼走進小屋。只見周芷若坐在一旁，以手支頤，怔怔出神，聽得他進來，竟不回頭，那女尼斟了一杯清茶放在桌上，便退了出去，輕輕帶上了門，堂上更無旁人。一枝白燭忽明忽暗，照著周芷若一身素淡的青衣，情景凄涼。

　　張無忌心中一酸，低聲道：“宋師哥傷勢如何，待我瞧瞧他去。”周芷若仍不回頭，冷冷地道：“他頭骨震碎，傷勢極重，多半不能活了。不知能不能挨過今晚。”張無忌道：“你知我醫術不壞，愿盡力施救。”周芷若問道：“你為甚麼要救他？”張無忌一怔，說道：“我對你不起，心下萬分抱愧，何況今日你手下留情，饒了我性命。宋師哥受傷，我自當盡力。”周芷若道：“你手下留情在先，我豈有不知？你若能救活宋大哥，要我如何報答？”張無忌道：“一命換一命，請你對我義父手下留情。”周芷若向內堂指了指，淡淡地道：“他在里面。”張無忌走向房門，只見房內黑漆一團，并無燈光，于是拿起燭台，走了進去。周芷若一手支頤，坐在桌旁，始終不動。張無忌揭開青紗帳子，燭光下只見宋青書雙目突出，五官歪曲，容顏甚是可怕，呼吸微弱，早已人事不知，按他手腕，但覺脈息混亂，忽快忽慢，肌膚冰冷，若不立即施救，果然是難以挨過當晚，再輕摸他的頭骨，察覺前額與後腦骨共有四塊碎裂，心想俞二伯雙拳之力何等厲害，這一招“雙風貫耳”自是運上了十成內勁，若不是宋青書內功也有相當根柢，當場便已斃命。他放下帳子，將燭台放在桌上，坐在竹椅上，凝思治療之法。宋青書受的實是致命重傷，要救他性命，最多只有三成把握。他細細思量了一頓飯時分，走到外室，說道：“宋夫人，能否救得宋師哥之命，我殊難斷言，是否能容我一試？”周芷若道：“若你救他不得，世間也無第二人能夠。”張無忌道：“縱然救得他性命，但容貌武功，難復舊觀，他腦子也已震壞，只怕……只怕說話也不容易了。”周芷若道：“你究竟不是神仙。我知你必會盡心竭力，救活了他，以便自己問心無愧的去做朝廷郡馬。”張無忌心頭一震，此事也不便置辯，當下回入房中，揭開宋青書身上所蓋薄被，點了他八處穴道，十指輕柔，以一股若有若無之力，將他碎裂的頭骨一一扶正。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只金盒，以小指挑了一團黑色藥膏，雙手搓得勻淨，輕輕涂在宋青書頭骨碎處。這黑色藥膏便是“黑玉斷續膏”，乃西域少林派療傷接骨的無上聖藥。當年他向趙敏乞得，用以接續俞岱岩與殷梨亭二人的四肢斷骨，尚有剩余。他掌內九陽真氣源源送出，將藥力透入宋青書各處斷骨。約莫一炷香時分，張無忌送完藥力，見宋青書臉上無甚變化，心下甚喜，知道救活他性命的把握又多了幾成。他自己重傷初愈，這麼一運內勁，不由得又感心跳氣喘，站在床前調勻內息半晌，這才回到外房，將燭台放在桌上。淡淡的燭光照映下，見周芷若臉色蒼白异常，隱隱聽得屋外輕輕的腳步之聲，知是峨嵋派群弟子正在巡邏守衛，便道：“宋師哥的性命或能救轉，你可放心。”

　　周芷若道：“你沒救他的把握，我也沒救謝大俠的把握。”張無忌心想：“明日她要去攻打金剛伏魔圈，峨嵋派中縱有一二高手相助，十九也難成事，說不定反而送了她的性命。”說道：“你可知義父囚禁之處的情形麼？”周芷若道：“不知。少林派設下甚麼厲害的埋伏？”張無忌于是將謝遜如何囚在山頂地牢之中、少林三老僧如何堅守、自己如何兩度攻打均告失敗、而殷天正更由此送命等情由簡略說了。周芷若默默聽完，道：“如此說來，你既破不了，我是更加無濟于事。”張無忌突然心中一動，喜道：“芷若，倘若我二人聯手，大功可成。我以純陽至剛的力道，牽纏住三位高僧的長鞭。你以陰柔之力乘隙而入，一進入伏魔圈中，內外夾攻，便能取胜。”周芷若冷笑道：“咱們從前曾有婚姻之約，我丈夫此刻卻是命在垂危，加之今日我沒傷你性命，旁人定然說我對你舊情猶存。若再邀你相助，天下英雄人人要罵我不知廉恥、水性楊花。”張無忌急道：“咱們只須問心無愧，旁人言語，理他作甚？”周芷若道：“倘若我問心有愧呢？”張無忌一呆，接不上口，只道：“你……你……”

　　周芷若道：“張教主，咱二人孤男寡女，深宵共處，難免要惹物議。你快請罷！”張無忌站起身子，深深一揖，道：“宋夫人，你自幼待我很好，盼你再賜一次恩德。張無忌有生之年，不敢忘了高義。”周芷若默不作聲，既不答應，亦不拒絕。她自始至終沒回過頭來，張無忌無法見到她臉色，待要再低聲下氣的相求，周芷若高聲道：“靜慧師姊，送客！”

　　呀的一聲，房門打開，靜慧站在門外，手執長劍，滿臉怒容的瞪著他。張無忌心想義父的生死系于此舉，自己的顏面屈辱，何足道哉，突然跪倒在地，向周芷若磕了四個頭，道：“宋夫人，盼你垂怜。”周芷若仍如石像般一動不動。靜慧喝道：“張無忌，掌門人叫你出去，你還糾纏些甚麼？當真是武林敗類，無恥之尤。”她還道張無忌乘著宋青書將死，又來求周芷若重行締婚。張無忌歎了口氣，縱身出門。

　　他回到明教的茅棚之前，趙敏迎了上來，道：“宋青書的傷有救，是不是？又用我的黑玉斷續膏去做好人了。”張無忌道：“咦！你當真料事如神。他傷勢是否能救，此刻還不能說。”趙敏歎了口氣，道：“你想救了宋青書的性命，來換謝大俠，無忌哥哥，你是越弄越糟，一點也不懂人家的心事。”張無忌奇道：“為甚麼？這個我可不明白了。”趙敏道：“你用盡心血來救宋青書，那便是說一點也不顧念周姊姊對你的情意，你想她惱也不惱？”

　　張無忌一怔，無言可答，倘若周芷若愿意自己丈夫傷重不治，那是決無是理，但她确是說過：“我知你必會盡心竭力，救活了他，以便自己問心無愧的去做朝廷郡馬。”這兩句話中果是頗有怨懟之意，何況她又說了“倘若我問心有愧呢”那句話。趙敏道：“你救了宋青書的性命，現今又後悔了，是不是？”不等張無忌回答，微微一笑，翩然入內。

　　張無忌坐在石上，對著一彎冷月，呆呆出神，回思自與周芷若相識以來的諸般情景，尤其適才相見時她的言語神態，低徊惆悵，實難自已。五月初六清晨，少林寺鐘聲鐺鐺響起，群雄又集在廣場之中。那達摩院的老僧這次更不向空智請示，便即站了出來，朗聲說道：“眾位英雄請了。昨日比武較量，峨嵋派掌門宋夫人藝冠群雄，便請宋夫人至山後破關，提取金毛獅王謝遜。老僧領路。”說著當先便行。

　　峨嵋派八名女尼大弟子跟隨其後，接著便是周芷若與峨嵋群弟子。眾英雄更在後面，齊向後山走去。張無忌見周芷若衣飾一如昨日，并未服喪，知宋青書未死，心想：“他既挨得過昨晚，或能保得住性命。”眾人上得山峰，只見三位高僧仍是盤膝坐在松樹之下。那達摩院老僧道：“金毛獅王囚于三株蒼松間的地牢中，看守地牢的是敝派三位長老。宋夫人武功天下無雙，只須胜了敝派這三位長老，便可破牢取人。我們大伙兒再瞻仰宋夫人的身手。”楊逍見張無忌臉色不定，在他耳邊悄聲說道：“教主寬心。韋蝠王、說不得二位，已率領五行旗人眾伏在峰下。峨嵋派若不肯交出謝獅王，咱們只好用強。”張無忌皺眉道：“這可壞了大會的規矩，有失信義。”楊逍道：“我只怕宋夫人將刀劍架在謝獅王頸中，咱們動手時投鼠忌器。信義甚麼的，也顧不得這許多了。”趙敏悄聲道：“謝獅王仇人極多，咱們要防備人叢中有人發暗器偷襲。”楊逍道：“范右使、鐵冠道長、周兄、彭大師四位已分占四角，防人偷襲。”趙敏低聲道：“最好有人發射暗器偷襲，咱們就可乘機搶奪謝獅王。天下英雄也不能怪咱們失了信義。不過要是風平浪靜……這個倒……嗯，楊左使，你不防暗中派人假裝襲擊謝獅工，紛擾之中，咱們混水摸魚搶人。”楊逍笑道：“此計大妙。”當下便去派遣人手。張無忌明知此舉甚不光明磊落，但為了相救義父，那也只好無所顧忌，心中又不禁感激趙敏，暗想：“敏妹和楊左使均有臨事決疑的大才，難得他二人商商量量，極是投機，我可沒這等本事。”只聽周芷若道：“三位高僧既是少林派長老，自是武學深湛。要本座以一敵三，非但不公，抑且不敬。”那達摩院老僧道：“宋夫人要添一二人相助，亦無不可。”周芷若道：“本座承天下英雄相讓，僥幸奪魁，所仗者不過是先師滅絕師太秘傳的本派武功，若是以三敵三，縱然得胜，也未能顯得先師當年教導本座的一番苦心；但如以一敵三，又是對主人不恭。這樣罷，我叫一個昨日傷在本座手下、傷勢尚未痊可的小子聯手。這小子當年曾被先師三掌擊得口吐鮮血，天下皆知。如此便不損先師威名。”張無忌一聽，心中大喜：“謝天謝地，她果然允我之請。”只聽周芷若道：“張無忌，你出來罷。”

　　明教群豪除了楊逍等數人之外，都不明其中原由，但聽周芷若小子長、小子短的侮辱本教教主，盡皆憤恨難平。卻見張無忌臉有喜色，走上前去，長揖到地，說道：“多謝宋夫人昨日手下留情，饒了小子性命。”他心中已然打定了主意：“她當眾辱我，不過是為峨嵋派掙個顏面，再報復那日婚禮中新郎遁走的羞恥。為了義父，我當委曲求全到底。”周芷若道：“你昨日重傷嘔血，此刻我也不要你真的幫手，只不過作個樣子而已。”張無忌道：“是。一切遵命而行，不敢有違。”周芷若取出軟鞭，右手一抖，鞭子登時卷成十多個大大小小的圈子，好看已極，左手翻處，青光閃動，露出了一柄短刀。群雄昨日已見識了她軟鞭的威力，不意她左手尚能同時用刀，一長一短，一柔一剛，那是兩般截然相异的兵刃。群雄驚佩之下，精神都為之一振。

　　張無忌從懷中摸出兩枚聖火令來，向前走了兩步，突然腳下一個踉蹌，故意又大聲咳嗽幾下，顯得重作未愈，自保也十分勉強，待會若是胜了少林三僧，好讓群雄都說全是周芷若的功勞。周芷若靠到他身邊，低聲問道：“你曾立誓為你表妹報仇，倘若害她的凶手是你義父，你還救他不救？”張無忌一怔，道：“義父有時心智失常，作不得數。”渡厄道：“張教主今日又來賜教了。”張無忌道：“尚祈三位大師見諒。”渡厄道：“好說，好說！這位峨嵋派掌門，說道是昨日藝胜天下群雄，難道她武功還能在張教主之上嗎？”張無忌道：“正是。晚輩昨日在周掌門手下重傷嘔血。”渡難道：“這就奇了。”三個老僧長鞭緩緩抖了出來。正在此時，忽聽得峰腰里傳來輕輕數響琴簫和鳴之聲。張無忌心中一喜，只聽得瑤琴錚錚錚連響三下，四名白衣少女翩然上峰，手中各抱一具短琴，跟著簫聲抑揚，四名黑衣少女手執長簫，走上峰來。黑白相間，八名少女分占八個方位，琴簫齊奏，音韻柔雅。一個身披淡黃輕紗的美女在樂聲中緩步上峰，正是當日張無忌在盧龍丐幫中會過之人。丐幫的女童幫主史紅石一見，奔將過去，扑在她懷里，叫道：“楊姊姊，楊姊姊！咱們的長老和龍頭，都給人害了！”說著手指周芷若，道：“是她峨嵋派和少林派下的毒手。”那黃衣女子點頭道：“我都知道了。哼！‘九陰白骨爪’未必便是天下最強的武功。”她上峰來時如此聲勢，人又美貌飄逸，人人的目光都在瞧她，這兩句話更是清清楚楚的送到了各人耳中。群雄一凜之下，年紀較長的都想：“峨嵋派這路爪法，難道便是百年前馳名江湖的陰毒武功‘九陰白骨爪’麼？”他們曾聽過“九陰白骨爪”的名字，但知這門武功陰毒過甚，久已失傳，誰也沒有見過。黃衫女子攜著史紅石的手，走入丐幫人叢，便在一塊山石上坐了。周芷若臉色微變，低聲問道：“這女子是誰？”張無忌道：“我只見過她一次，不知她姓名來歷，只知她跟丐幫頗有淵源。”周芷若哼了一聲，道：“動手罷！”長鞭抖出，卷向渡難的長鞭，身子一借勢，便從三株蒼松間落了下去。她第一招便直攻敵人中央，狠辣迅捷，膽識之強，縱是第一流江湖老手也是有所不及。群雄只見她身在半空，如一只青鶴般凌空扑擊而下，身法曼妙無比。她右手的軟鞭與渡難的長鞭纏在一起，既借其力，又使渡難的兵刃暫時無法使用。渡厄和渡劫雙鞭齊揚，分從左右擊至。

　　張無忌直搶而前，腳下一躓，忽然一個筋斗摔了過去。群雄咦的一聲，只道他傷後立足不定。哪知張無忌這一招使的乃是聖火令上所載的古波斯武功，身法怪异，已達極點，他似是向前摔跌，雙手聖火令卻已向渡難胸口拍了過去。其時渡難長鞭正與周芷若的鞭子纏住未分，不能回鞭抵擋，渡厄、渡劫眼見勢危，立時舍卻周芷若，雙鞭向張無忌擊來。兩條黑色長鞭靈動威猛，直和一雙烏龍相似，眼見張無忌難以抵擋，不料他在地下一個打滾，狼狽萬狀的滾向渡厄身邊。渡厄左手向他肩頭戳落，張無忌左掌以挪移乾坤之力化開，身子一晃，肩頭已向渡劫撞去。

　　他今日一意要令周芷若成名，將擊敗少林三高僧的殊榮盡數歸于這位峨嵋掌門，自己只求教出謝遜，是以使的全是古波斯武功，東滾一轉，西摔一交，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要多狼狽就有多狼狽。旁觀群雄之中原本不乏識見卓超的人物，但這路古波斯武功實在太怪，又從未有人在中土用過，何況昨日張無忌身受重傷乃是人所共見，因此初時都沒瞧出破綻。明教之敵，無不暗暗歡喜：明教之友均不免深為擔憂，只怕他今日要畢命于此。拆到數十招後，只見周芷若身影忽高忽低，飄忽無方，張無忌越來越是招架不住，手忙足亂，竟似比一個初學武功的莽漢尤有不如，但不論情勢如何凶險，他總能在千鈞一發之際避開對方的凌厲殺著。旁觀群雄中心智機敏的便知其中必有蹊蹺，猜想他所使的多半是“醉八仙”一類功夫，看上去顛三倒四，實則中藏奇奧變化，這類武功比之正路功夫可又難得多了。但這門古波斯武功若以之單獨對付三高僧中任誰一人，對方定然鬧個手足無措，便如張無忌初逢風云三使時那麼狼狽不堪。但這三位少林高僧枯禪數十年坐將下來，心意相通，一僧招數中露出破綻空隙，其餘二僧立即予以補足。張無忌種種怪异身法，本來每一招都足以迷亂敵人眼光，似左實右，似前實後，決計難以辨識，但三僧鞭隨心動，對他的諸般做作竟是視而不見。拆到七八十招時，張無忌怪招仍然層出不窮，卻始終沒能損及三僧分毫。斗近百招，他只覺三僧鞭上威力漸強，自己身法卻慢慢的澀滯起來，已無初斗時的靈動自如。他尚不知自己所使武功有小半已入魔道，而三僧的“金剛伏魔圈”卻正是以佛力伏魔的精妙大法。旁人只見他越斗越精神，其實他心靈中魔頭漸長，只須再斗百招，不免便全然處于三僧佛門上乘武功的克制之下，不由自主的狂舞不休。三高僧不須出手，便讓他自己制了自己死命。明教被世人稱為“魔教”，本來亦非全無道理，而這路古波斯武功的始創者“山中老人”，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惡魔。張無忌初時照練，倒也不覺如何，此刻乍逢勁敵，將這路武功中的精微處盡數發揮出來，心靈漸受感應，突然間哈哈哈仰天三笑，聲音中竟充滿了邪惡奸詐之意。他三笑方罷，猛聽得三株蒼松間的地牢中傳出通經之聲，正是義父謝遜的聲音。只聽他蒼老的聲音緩緩誦念“金剛經”：“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張無忌邊斗邊聽，自謝遜的誦經聲一起，少林三僧長鞭上的威力也即收斂，只聽謝遜繼續念誦：“‘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張無忌聽到此處，心中思潮起伏，知道義父自被囚于峰頂地牢，每日里聽少林三高僧誦經，上次明明可以脫身，卻自知孽重罪深，堅決不肯离去，難道他聽了數月佛經之後，終于大徹大悟麼？那經中言道：“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在義父此刻心中，這五百年後之人指的便是他張無忌了。只是經義深微，他于激斗之際，也不能深思。他自然更加不知經中的須菩提，是在天竺舍衛國聽釋迦牟尼說金剛經的長老，是以于謝遜所誦的經文，也只一知半解而已。

　　只聽謝遜又念經道：“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于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嗔狠……菩薩須离一切相。’”這一段經文的文義卻甚是明白，那顯然是說，世間一切全是空幻，對于我自己的身體，性命，心中完全不存牽念，即使別人將我身體割截，節節支解，只因我根本不當是自己的身體，自然絕無惱恨之意。“義父身居地牢而處之泰然，難道他真到了不驚、不怖、不畏的境界了麼？”心念又是一動：“義父是否叫我不必為他煩惱，不必出力救他脫險？”原來謝遜這數月來被囚地牢，日夕聽松間三僧念誦“金剛經”，于經義頗有所悟，這時猛聽得張無忌笑聲詭怪，似是心魔大盛，漸入危境，當即念起“金剛經”來，盼他脫卻心中魔頭的牽絆。張無忌一面聽謝遜念誦佛經，手上招數絲毫不停，心中想到了經文中的含義，心魔便即消退，這路古波斯武功立時不能連貫，刷的一聲，渡劫的長鞭抽向他左肩。張無忌沉肩避開，不由自主的使出了挪移乾坤心法，配以九陽神功，登時將擊來的勁力卸去，心念微動：“我用這路古波斯武功實是難以取胜。”斜眼看周芷若時，見她左支右絀，也已呈現敗象，暗想：“今日之勢，事難兩全。我若不出全力，芷若一敗，教義父之事便無指望了。”一聲清嘯，使開兩根聖火令，著著進攻。謝遜誦經之聲并未停止。但張無忌凝神施展乾坤大挪移心法，于他所念經文已是聽而不聞。他盡量將三僧的長鞭接到自己手上，以便讓周芷若能尋到空隙，攻入圈內。他這一全力施展，三僧只覺鞭上壓力漸重，迫得各運內力與之抵御。三僧的“金剛伏魔圈”以“金剛經”為最高旨義，最後要達“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于人我之分，生死之別，盡皆視作空幻。只是三僧修為雖高，一到出手，總去不了克敵制胜的念頭，雖已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人我之分卻無法泯滅，因此這“金剛伏魔圈”的威力還不能練到極致。三僧中渡厄修為最高，深體必須除卻“人我四相”，但渡難、渡劫二僧爭雄斗胜的念頭一盛，染雜便深，著了世間相的形跡，渡厄的鞭法非和他二人相配不可。旁觀群雄見張無忌改了武功的招數，三株蒼松間的爭斗越來越是激烈，三僧頭頂漸漸現出一團淡淡的水氣，知是額頭與頂門汗水為內力所逼，化作了蒸氣，可見五人已到了各以內力相拚的境地。張無忌頭頂也有水氣現出，卻是筆直一條，又細又長的聚而不散，顯是他內力深厚，更胜三僧。昨日群豪人人見到他身受重傷，哪知他只一宵之間，便即全愈，內力之深，實令人思之駭然。

　　周芷若卻不與三僧正面交鋒，只在圈外游斗，見到金剛伏魔圈上生出破綻，便即縱身而前，一遇長鞭攔截，立時翻若驚鴻般躍開。這麼一來，張無忌和她武學修為的高下登時判然，旁觀群雄中不少人竊竊私議：“近年來武林中傳言：明教張教主武功之強，當今獨步。果然是名不虛傳。昨天他是故意讓這位宋夫人的，這叫好男不與女斗啊。”“甚麼好男不與女斗？宋夫人本來是張教主的妻子，你知不知道？這叫做故尺情深！”“呸！只有故劍情深，那有甚麼故尺情深？”“你不見張教主手中使的是兩根鐵尺？”“後來宋夫人也不下毒手殺張教主，那豈不是故手情深？”少林三僧和張無忌的招數越出越慢，變化也愈趨精微。周芷若的武功純以奇幻見長，制服武當二俠實是她成就的峰巔，說到內功修為，比之俞蓮舟、殷梨亭尚遠為不如。這時張無忌與少林三僧各以真實本領相拚，半分不能取巧，她竟已插不下手去，有時軟鞭一晃，上前進攻，在四人的內勁上一碰，立時便被彈了出來。又斗小半個時辰，張無忌體內九陽神功急速流動，聖火令上發出嗤嗤聲響。少林三僧的臉色本來各自不同，這時卻都殷紅如血，僧袍都鼓了起來，便似為疾風所充。但張無忌的衣衫卻并無异狀，這情景高下已判，倘若他是以一對一，甚而以一敵二，早已獲胜。他練的九陽真氣原本渾厚無倫，再加上張三丰指點，學得太極拳中練氣之法，更是愈斗愈盛，最能持久，實可再拚一兩個時辰，以待對手氣衰力竭。少林三僧拚到此時，已瞧出久戰于已不利，突然間齊聲高喝，三條長鞭急速轉動，鞭影縱橫，似真似幻。張無忌凝視敵鞭來勢，一一拆解，心下暗自焦急：“芷若武功雖奇，畢竟所學時日無多，尚比不上外公和楊左使二人聯手的威力。我獨力難支，看來今日又要落敗了。這次再救不出義父，那便如何是好？”他心中一急，內力稍減，三僧乘機進擊，更是險象環生。張無忌腦中如電光火石般一閃，想起昔年冰火島上謝遜對他的慈愛，又想謝遜眼盲之後，仍干冒大險重入江湖，全是為了自己，今日若救他不得，實是不愿獨活。眼見渡難長鞭自身後遙遙兜至，他再不顧自己生死安危，左手疾舉，便讓這一鞭擊中手臂，只是以挪移乾坤之法卸去鞭力，右手聖火令擋住渡厄、渡劫雙雙攻來的兩鞭，身子忽如大鳥般向左扑出，空中一個回旋，已將渡難那條長鞭在他所坐的蒼松上繞了一圈。這一招直是匪夷所思，張無忌左臂力振，向後急拉，要將長鞭深深嵌入松樹樹干。渡難大驚之下，急向後奪。張無忌變招奇速，順著他力道扯去。松樹樹干雖粗，但樹根處已有一半被三僧挖空，用以遮蔽風雨。此刻被一條堅韌無比的長鞭纏住，由張無忌和渡難兩股內勁同時拉扯，只聽得喀喇喇一聲巨響，松樹在挖空處折斷，從半空中倒將下來。乘著渡厄、渡劫二僧驚愕失措的一瞬之間，張無忌雙掌齊施，大喝一聲，推向渡厄身居的蒼松。這兩掌上的掌力實乃他畢生功力所聚，那松樹抵受不住，當即折斷。兩株斷下的松樹連枝帶葉，一齊壓向渡劫所居的松樹。雙松倒下時已有數千斤的力道，張無忌飛身而起，雙足更在第三株松樹上一蹬，那松樹又即斷折，在半空中搖搖晃晃，緩緩倒下。其時松樹折斷聲、群雄驚呼聲鬧成一片。張無忌手中兩枚聖火令使力向渡厄、渡劫擲了過去。兩僧既須閃避從空倒下的松樹，又要應付飛擲而至的聖火令，登時鬧了個手忙足亂。張無忌身子一矮，貼地滾過傾側而下而尚未著地的樹干，已攻入金剛伏魔圈的中心，使出挪移乾坤心法，雙掌一推一轉，立時推開蓋在地牢上的大石，叫道：“義父，快出來！”他生怕謝遜又不肯出來，不待謝遜答應，探手下去，抓住他後心便提了上來。便在此時，渡厄和渡劫雙鞭齊到，張無忌迫得放下謝遜，懷中又掏出兩枚聖火令，向二僧擲出，雙手快如電閃，抓住了兩條長鞭的鞭梢。渡厄、渡劫正要各運內力回奪，聖火令已擲到面門，雙令之到，快得直無思量余地，兩僧只得撒手棄鞭，急向後躍，這才避開了聖火令之一擊。其時渡難左掌已當胸拍到，張無忌叫道：“芷若，快絆住他！”斜身一閃，抱起了謝遜，只須將他救出了三松之間，少林派便無話說。周芷若哼了一聲，微一遲疑，渡難右掌跟著拍到。張無忌身子一轉，避開背心要穴，讓這一掌擊中了肩頭。他抱了謝遜，便要從三株斷松間搶出。謝遜道：“無忌孩兒，我一生罪孽深重，在此處聽經忏悔，正是心安理得。你何必救我出去？”說著要掙扎下地。張無忌知義父武功極高，倘若堅決不肯出去，倒難應付，說道：“義父，孩兒得罪了！”右手五指連閃，點了他大腿與胸腹間的數處穴道，令他暫時動彈不得。就這麼稍一阻滯，少林三僧手掌同時拍到，齊喝：“留下人來！”張無忌見三僧掌力將四面八方都籠蓋住了，手掌未到，掌風已是森然逼人，只得將謝遜放在地下，出掌抵住，叫道：“芷若，快將義父抱了出去。”他雙掌搖晃成圈，運掌力與三僧對抗，使三僧無一能抽身阻攔周芷若。這是乾坤大挪移心法中最高深的功夫之一，掌力游走不定，虛虛實實，將三僧的掌力同時粘住了。

　　周芷若躍進圈子，到了謝遜身畔。謝遜喝道：“呸，賤人……”周芷若一伸手便點了他的啞穴，叱道：“姓謝的，我好意救你，何以出口傷人？你罪行滔天，命懸我手，難道我便殺你不得麼？”說著舉起右手，五指成爪，便往謝遜天靈蓋上抓了下去。張無忌一見大急，忙道：“芷若，不可！”其時他與三僧正自各以平生功力相拚，三僧雖無殺他之意，但到了這等生命決于俄頃的關頭，不是敵傷，便是己亡，實無半點容讓的余裕。張無忌一開口，真氣稍泄，三僧的掌力便排山倒海般推將過來，只得催力抗御。雙方均于無可奈何之際，運上了“粘”字訣，非分胜敗，難以脫身。

　　周芷若手爪舉在半空，卻不下擊，斜眼冷睨張無忌，冷笑道：“張無忌，那日濠州城中，你在婚禮中舍我而去，可曾料到有今日之事麼？”張無忌心分三用，既擔心謝遜性命，又惱她在這緊急關頭來算舊帳，何況少林三僧掌力源源而至，縱然專心凝神的應付，最後也非落敗不可，這一心神混亂，更是大禍臨頭。他額上冷汗涔涔而下，霎時之間，前胸後背，衣衫都已被大汗濕透。楊逍、范遙、韋一笑、說不得、俞蓮舟、殷梨亭等看到這般情景，無不大驚失色。這些人心中念頭均是相同，只教救得張無忌，縱然舍了自己性命，也是絕無悔恨，但各人均知自己功力不及，別說從中拆解，便是上前襲擊少林三僧，三僧也會輕而易舉的將外力移到張無忌身上，令他受力更重，那是救之適足以害之了。空智提聲叫道：“三位師叔，張教主于本派有恩，務請手下留情。”但四人的比拚已到了難解難分的地步，張無忌原無傷害三僧之心，三僧念著日前他相助解圍，也早欲俟機罷手，只是雙方均是騎虎難下。三僧神游物外，對空智的叫聲聽而不聞，其實便算得知，卻也無能為力。

　　韋一笑身形一晃，如一溜輕煙般閃入斷松之間，便待向周芷若扑去，卻見周芷若右手作勢，懸在半空，自己若是扑上，她手爪勢必立時便向謝遜頭頂插下。謝遜若死，張無忌心中大悲，登時便會死在三僧掌力之下。韋一笑與周芷若相距不到一丈，便即呆呆定住，不敢上前動手。一時之間，山峰上每人都似成了一座石像，誰都一動不動，不出一聲。驀地里周顛哈哈一笑，踏步上前。

　　楊逍吃了一驚，喝道：“顛兄，不可魯莽。”周顛毫不理會，走到少林三僧之前，嬉皮笑臉的說道：“三位大和尚，吃狗肉不吃？”伸手從懷中掏出一只煮熟了的狗腿，在渡厄面前晃來晃去。這兩日少林寺中供應的都是素齋，周顛好酒愛肉，接連幾日青菜豆腐，如何能挨？昨晚偷了一只狗，宰來吃了個飽，尚留著一條狗腿，此刻事急，便去擾亂少林三僧的心神。楊逍等一見，盡皆大喜，心想：“周顛平時行事瘋瘋癲癲，這一著卻大是高招。”均知比拚內力，關鍵全在于專志凝神，周顛上前胡鬧，只須有一僧動了嗔怒，心神微分，張無忌便可得胜。三僧視而不見，毫不理會。周顛拿起狗腿張口便咬，說道：“好香氣，好滋味！三位大和尚，吃一口試試。”他見三僧絲毫不動聲色，當下將狗腿挨到渡厄口邊。待要塞入他的口中，旁觀的少林群僧呼喝：“兀那顛子，快快退下！”周顛將狗腿往前一送，剛碰到渡厄口唇，突然間手臂一震，半身酸麻，啪的一聲，狗腿掉在地上。原來渡厄此時內勁布滿全身，已至“蠅虫不能落”的境界，四肢百骸一遇外力相加，立時反彈出來。周顛叫道：“啊喲！啊喲！了不起，了不起！你不吃狗肉，那也罷了，何必將我好好一條狗腿彈在地下，弄得肮髒邋遢？我要你賠，我要你賠！”他手舞足蹈，大叫大嚷。不料三僧修為深湛，絲毫不受外魔干擾。周顛右手一翻，從懷中取出一柄短刀，叫道：“你不領情吃我的狗腿，老子今日跟你拚了。”一刀在自己臉上一划，登時鮮血淋漓。

　　群雄驚呼聲中，周顛又用短刀在自己臉上一划，一張臉血肉模糊，甚是猙獰可怖。這等情景本來不論是誰見了都要心驚動魄，但少林三僧心神專注，眼耳鼻舌俱失其用，不但見不到周顛自殘的情景，連他這個人出現在身前也均不知。周顛大聲叫道：“好和尚，你不賠還我的狗腿，我死在你的面前！”舉起短刀，便往自己心窩中插了下去。他見教主命在俄頃，決意舍生自殺，以擾亂三僧心神。

　　驀地里黃影閃動，一人飛身過來，夾手奪去他的短刀，跟著斜身而前，五指伸張，往周芷若頭頂插落，所使手法，與宋青書殺斃丐幫長老的全然相同。周芷若五根手指與謝遜頂門相距雖然不過尺許，但敵人身法實在太快，只得翻手上托，擋開了這一招。張無忌的內勁之強，并不輸與三僧聯手，但“物我兩忘”的枯禪功夫卻遠有不及，做不到于外界事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地步，是以見到周芷若出手對謝遜威脅，他立時便心神大亂。待周顛上前胡鬧，進而抽刀自盡，他一一瞧在眼里，更是焦急。正在這內息如沸、轉眼便要噴血而亡的當兒，忽見那黃衫女子躍進圈來，奪去周顛手中短刀，出招攻擊周芷若，解去了謝遜的危難。

　　張無忌心中一喜，內勁立長，將三僧攻過來的勁力一一化解，霎時之間便成了個相持不下的局面。渡厄等雖于外界事物不聞不見，但于雙方內勁的消長卻辨析入微，陡然察覺到對方內勁大張，卻又不反守為攻，正是消除雙方危難的最佳時機，三僧心意相通，立時內勁微收。張無忌跟著收了一分勁力，三僧亦收一分。如此你收一分，我收一分，頃刻間雙方的勁力收盡。四人同時哈哈一笑，一齊站起。張無忌長揖到地，渡厄、渡劫、渡難三僧合十還禮。四人齊聲說道：“佩服，佩服！”張無忌回過頭去，只見那黃衫女子和周芷若斗得正緊。黃衫女子一雙空手，周芷若右手鞭，左手刀，卻兀自落于下風。黃衫女子的武功似乎與周芷若乃是一路，飄忽靈動，變幻無方，但舉手抬足之間卻是正而不邪，如說周芷若形似鬼魅，那黃衫女子便是態擬神仙。張無忌只看得兩眼，已知黃衫女子有胜無敗，義父絕無危險，但見她出手之中頗有引逗之意，似要看明周芷若武學的底細，要是當真求胜，早已將周芷若打倒了。渡厄說道：“善哉，善哉！張教主，你雖胜不得我三人，我三人也胜不得你。謝居士，你請自便罷！”說著上前解開了謝遜身上穴道，說道：“謝居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佛門戶廣大，世間無不可渡之人。你我在這山峰上共處多日，那也是有緣。”謝遜站起身來，說道：“我佛慈悲，多蒙三位大師指點明路，謝遜感激不盡。”只聽那黃衫女子一聲清叱，左手翻處，已奪下周芷若手中長鞭，跟著手肘撞中了她胸口穴道，右手箕張，五指虛懸在她頭頂，說道：“你要不要也嘗嘗‘九陰白骨爪’的滋味？”周芷若動彈不得，閉目待死。

　　謝遜雙目雖然不能見物，但于周遭一切情景卻聽得十分明白，上前一揖，說道：“姑娘救我父子二人性命，深感大德。這位周姑娘若不悔悟，多行不義，終有遭報之日。求懇姑娘今日暫且饒她。”黃衫女子道：“金毛獅王悔改得好快啊。”身形一晃，便即退開。

## 第三十九章　秘笈兵書此中藏

　　張無忌攜了謝遜之手，正要并肩走開。謝遜忽道：“且慢！”指著少林僧眾中的一名老僧叫道：“成昆！你站出來，當著天下眾英雄之前，將諸般前因後果分說明白。”

　　群雄吃了一驚，只見這老僧弓腰曲背，形容猥瑣，相貌與成昆截然不同。張無忌正待說：“他不是成昆。”只聽謝遜又道：“成昆，你改了相貌，聲音卻改不了。你一聲咳嗽，我便知你是誰。”那老僧獰笑道：“誰來聽你這瞎子胡說八道。”他一開口說話，張無忌立時辨認了出來，那日光明頂上他身處布袋之中，曾聽成昆長篇大論的說話，對他語音記得清清楚楚，此刻成昆雖故意逼緊喉嚨，身形容貌更喬裝得十分巧妙，但語音終究難變。張無忌縱身躍出，截住了他後路，說道：“圓真大師，成昆前輩，大丈夫光明磊落，何不以本來面目示人？”成昆喬裝改扮，潛伏在人叢之中，始終不露破綻，可是當那黃衫女子制服周芷若之際，他大出意料之外，忍不住輕輕一聲咳嗽，謝遜雙眼盲後耳音特靈，對他又是記著銘心刻骨的血仇。就謝遜而言，這一聲咳嗽不啻是個晴天霹靂，立時便將他認了出來。成昆眼見事已敗露，長身大喝：“少林僧眾聽著：魔教擾亂佛地，藐視本派，眾僧一齊動手，格殺勿論。”他手下党羽紛紛答應，抽出兵刃便要上前動手。

　　空智只因師兄空聞方丈受本寺叛徒的挾制，忍氣已久，此刻聽圓真發令與明教動手，這一場混戰下來，本寺僧眾不知將受到多大的損傷，權衡輕重，終究闔寺僧眾的性命事大，當下喝道：“空聞方丈已落入這叛徒圓真手中，眾弟子先擒此叛徒，再救方丈。”霎時之間，峰頂上亂成一團。

　　張無忌見周芷若委頓在地，臉上盡是沮喪失意之情，心下大是不忍，當即上前解開她穴道，扶她起身。周芷若一揮手，推開他手臂，徑自躍回峨嵋群弟子之間。只聽謝遜朗聲說道：“今日之事，全自成昆與我二人身上所起，種種恩怨糾纏，須當由我二人了結。師父，我一身本事是你所授；成昆，我全家是你所殺。你的大恩大仇，今日咱二人來算個總帳。”成昆見空智不顧一切的出聲號令，終究少林寺僧侶正派者遠為眾多，自己党羽占不到合寺僧眾的一成，看來接掌少林方丈的圖謀終于也歸鏡花水月，心想：“謝遜作惡多端，我若制服了他，大可將一切罪行盡數推在他頭上。他的武功皆我所授，他雙眼又盲，難道我還對付他不了？”于是說道：“謝遜，江湖上有多少英雄好漢，命喪你手。今日更招引明教的大批魔頭，來少林擾亂佛門福地，與天下英雄為敵。我深悔當年傳授了你武功，此刻非得清理門戶、整治你這欺師滅祖的逆徒不可。”說著大踏步走到謝遜面前。

　　謝遜高聲道：“四方英雄聽者，我謝遜的武功，原是這位成昆師父所授，可是他遇奸我妻不遂，殺我父母妻兒，師尊雖親，總親不過親生的爹娘。我找他報仇，該是不該？”四下里群雄轟然叫道：“該當報仇，該當報仇！”成昆一言不發，呼的一掌，便向謝遜頭上劈去。謝遜頭一偏，讓過了頂門要害，啪的一響，這一掌打在他的肩頭。謝遜哼的一聲，并不還手，說道：“成昆，當年你傳我這招‘長虹經天’之際，說道若是擊中敵身，便當運混元一氣功傷敵，你為甚麼不運功啊？是不是年紀老了，無功可運了？”原來成昆第一招只是虛招，沒料到對方竟不閃不躲，一擊而中。但他這一招上全沒用上勁力，是以謝遜并未受傷。成昆左手虛引，右手一掌拍出。謝遜斜身讓過，仍不還招。成昆雙腿連環踢出，啪啪兩響，謝遜脅下連中兩腿。這兩腿的勁力卻厲害無比，饒是謝遜體格粗壯，可也蒙受不起，哇的一聲，一大口鮮血噴將出來。

　　張無忌急叫：“義父，還招啊！你怎能盡挨打不還手。”謝遜身子搖晃幾下，苦笑道：“他是我師父，受他兩腿一掌，原也應該。”驀地里長嘯一聲，揮掌疾劈過去。

　　成昆心中暗叫：“倒霉，倒霉！我只道他對我仇深似海，一上來就會拚命，早知他肯讓我三招，我先前何不痛下殺手，以致失卻良機？”見謝遜這掌來得凌厲，當即左手斜引，卸開他的掌力，身子轉了半個圈子，已旋到他身後，欺他眼不見物，一掌無聲無息的從他背後按了過去。謝遜卻如親眼所見，反足踢出。成昆輕輕高躍，從半空中如魔隼般扑下來。他年逾古稀，身手之矯捷竟不輸少年。謝遜雙手上托，成昆下擊之勢被阻，又彈了上去，在半空中輕輕一個回旋，又扑擊下來。兩人這一搭上手，以快打快，轉瞬間便拆了七八十招。謝遜雙目雖然不能見物，但他一身武功全是成昆所授，他的拳腳成昆固所深悉，而成昆諸般招數，他也無不了然于胸。事過數十年，二人內功修為俱各大進，拳腳的招術卻仍是本門的解數。謝遜不必用眼，便知自己這一掌過去，對方將如何拆招，而跟著來的一招，多半是那幾項變化中的一項。加上他年紀比成昆小了十余歲，氣血較壯，冰火島上奇寒酷熱的鍛練，于內力修為大有好處，因之一百余招中竟絲毫不落下風。謝遜與成昆仇深似海，苦候數十年，此刻方始交上了手，張無忌本來料他定要不顧性命的扑擊，與成昆斗個兩敗俱傷，哪知他一招一式全是沉穩异常，將門戶守得極是嚴密。張無忌初時略覺詫异，又看了數十招，當即領悟，成昆武功之強幾已不輸于渡厄、渡難等三僧，謝遜若是一上來便逞血氣之勇，只怕支持不到三百招以上。顯然謝遜心中仇恨越深，手上越是謹慎，生怕自己先毀在成昆手下，報不了父母妻兒的血仇。堪堪拆到二百余招，謝遜大喝一聲，呼的一拳擊出。崆峒派的關能叫道：“七傷拳！”只見謝遜左右雙拳連續擊出，威猛無儔，崆峒諸老相顧駭然，都不由得自愧不如。成昆連避三拳，待他又是一拳擊到時，右掌平推出去。啪的一響，拳掌相交，謝遜須發俱張，威風凜凜的站著不動，成昆卻連退三步。旁觀群雄中許多人都喝起采來。謝遜與成昆結仇的經過和原因，這時江湖上傳聞已遍。眾人雖惱謝遜出手太辣，濫傷無辜，但也覺他所遇極慘，成昆太也奸險，除了親友為他所傷的那些人之外，一大半倒是盼他得胜。

　　謝遜搶上三步，又是呼呼兩拳擊出，成昆還了兩掌，復退三步。張無忌暗叫：“不好！成昆使的是少林九陽功，那是他拜空見神僧為師之後學來的功夫，義父卻未得傳授。”謝遜練那七傷拳時為求速成，當年便已暗受內傷，拳力中原有缺陷，成昆深悉其中關鍵所在，故示以弱，卻將少林九陽功使將出來。謝遜每一拳打出，成昆受了他拳力的七成，以少林九陽功化解，其餘三成卻反激回去。謝遜呼呼呼打出十二拳，成昆連退數十步，看來似是謝遜大占上風，依實內傷越受越重。張無忌焦急萬分，這是義父一生夢寐以求的復仇機緣，自己無論如何不能插手相助，但如此再斗得數十拳，謝遜勢必嘔血身亡。空智突然冷冷的道：“圓真，我師兄當年傳你這少林九陽功，是教你用來害人的麼？”

　　成昆冷笑道：“我恩師命喪七傷拳下，今日我是為恩師報仇雪恥。”趙敏突然叫道：“空見神僧的九陽功，修為遠在你上，他為甚麼不能抵擋七傷拳？空見大師是害在你這奸賊手里的。你騙得他老人家出頭化解冤孽，騙得他挨打不還手。嘿嘿，你看，你看，你背後站的是誰？滿臉的血，怒目指著你的背心，這不是空見神僧麼？”成昆明知是假，但他作了這件虧心事後，不免內疚神明，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噤。正在此時，謝遜又是一拳擊到，成昆出掌擋格，身子微晃，竟沒後退，分心之下，真氣走得岔了，被這拳打得胸口氣血翻涌，當即展開輕身功夫，在謝遜身旁游走，過了一會方得氣息調勻。

　　趙敏叫道：“空見神僧，你緊緊釘住他，不錯，就是這樣，在他後頸中呵些冷風。你死在徒兒手中，他也必死在徒兒手中，這叫做一報還一報，老天爺有眼，報應不爽。”成昆給她叫得心中發毛，疑心生暗鬼，隱隱似覺後頸中果然有陣陣冷風吹襲，忙亂之際，一時想不到這峰頂上終年山風不絕，加之他二人縱躍來去的打斗，後心自然有風。趙敏見他微有遲疑，又叫：“啊喲！成昆，你回過頭來看看背後。你不敢回頭麼？你瞧瞧地下的黑影，為甚麼二人打斗，卻有三個黑影。”成昆情不自禁的一低頭，果見兩個人影中多了個黑影，心中一窒，謝遜已一拳打到。成昆不及拆解，硬碰硬的還拳相擊，砰的一響，二人各以真力相抗，都是身子搖晃，退後了一步。成昆這才看清，原來那黑影是斷折了的半截松樹的影子。成昆久戰不胜，心中早便焦躁，暗想：“他是我徒兒，雙眼又盲了，我竟然仍是奈何他不得，我的心腹在旁瞧著也是不服。我那幻陰指神功，那日偏又給張無忌這萬惡小賊的純陽內力破了，否則今日又怎會跟謝遜纏斗這麼久？眼下情勢險惡，唯有盡速制住這逆徒，方能挾制明教，又可乘機挑動與他有仇之人。至不濟也能脫身自保。”心念一動，移步換形，悄沒聲息的向斷松處退了兩步。

　　謝遜連發三拳，搶上兩步，成昆又退兩步，想要引他絆倒在斷松之上。謝遜正待上前追擊，張無忌叫道：“義父，小心腳下。”謝遜一凜，向旁跨開，便這麼稍一遲疑，成昆已找到空隙，一拳無聲無息的拍到，正印在謝遜胸口，掌力吐處，謝遜向後便倒。成昆提腳向他頭蓋踹落。謝遜一個打滾，又站了起來，嘴角邊不住流出鮮血。成昆寂然不動，右掌緩緩伸出。謝遜與他相斗，全仗熟悉招數，輔以聽風辨形，此刻成昆這一掌出手不按常法，慢慢移到謝遜面門，突然拍落，打在他的肩頭。謝遜身子晃了幾下，強力撐住。

　　群雄中多人不服，紛紛叫嚷：“亮眼人打瞎子，使這等卑鄙手段！”成昆不理，又緩緩伸掌拍出。謝遜凝神傾聽，感到敵掌襲來，立時舉手格開。張無忌見他滿頭黃發飛舞，嘴角邊沾滿鮮血，心下憤急，情知這般斗將下去，他非死在成昆手下不可，只是在這當口自己若出手相助，縱然殺得成昆，義父也必憾恨終生。他抓住趙敏的手，急道：“快想個計較才好。”趙敏道：“你能偷發暗器，打瞎了老賊雙目麼？”張無忌搖頭道：“義父宁死不肯讓我做這等事！”只見成昆又是緩緩一掌拍出，趙敏叫道：“胸口！”謝遜右拳在胸口直擊而下，成昆這一掌不等使老，便即收回。他連出幾招慢掌，都給趙敏叫破，眼見此法難以奏功，當即將計就計，又出掌緩緩拍向謝遜右肩。趙敏叫道：“右肩！”成昆左肩微動，張無忌立明其意，大叫：“後心！”謝遜聽到趙敏叫聲時，揮右臂擋格拍向右肩的一掌，豈知成昆先一掌卻是虛招，以趙敏的呼叫引開謝遜右臂，左掌乘虛而入，拍的一聲，重重擊在他後心。張無忌雖及時提醒，但成昆這一掌出招快極，謝遜待得聽到張無忌的叫聲，已然不及變招。眾人驚呼聲中，謝遜一大口鮮血噴出，盡數噴在成昆臉上。成昆“啊”的一聲，伸手去抹，謝遜滾倒在地，只聽到兩人齊聲大叫，突然之間，兩人都失了影蹤。原來謝遜一摔倒，立即抱住了成昆雙腿，奮力急扯，兩人雙雙摔入了地牢之中。地牢中積水齊頸，一團漆黑，成昆登時也成了瞎子。他急速後躍，只盼遠离敵手，但地牢狹窄之極，一躍之下，後背重重撞上了石壁，想要縱身躍起，小腹上卻中了一招七傷拳，登時劇痛入心。成昆知道這一拳受傷不輕，若再上躍，勢必連續中拳，當即招數一變，以“小擒拿手”御敵。這“小擒拿手”原是黑暗中近身搏擊之用，講究應變奇速，眼雖不見，但手指、手掌、手臂、手肘任何一處碰到敵人身體，立時擒拿抓打、撕戳勾撞。謝遜大喝一聲，也以“小擒拿手”對付。眾人只聽得地牢中呼喝連連，夾雜著拳掌與肉體相碰之聲，迅如爆豆，大片大片水濺將上來，料想兩人均正全速相攻。張無忌心中怦怦亂跳，暗想此刻義父若遭凶險，便欲出手相救也不可得，在勢又不能躍入地牢相助，只急得背上全是冷汗。謝遜雙眼已盲了二十余年，聽聲辨形的功夫早練得爛熟，以耳代目，行之已慣。積水飛濺之下，成昆陡然間便如瞎子般亂打亂拿，雙方优劣之勢，立時逆轉。成昆心中驚懼，一時苦無善策，只有將兩條手臂使得猶如疾風驟雨一般，加快施展“小擒拿手”中的毒招狠著，尋思：“拚著再受你一掌，說甚麼也得到上面去打。”

　　群雄一步步走近地牢，掌心中都是捏著一把冷汗，耳聽得成昆與謝遜吆喝之聲不絕從地底傳上來，兀自未分胜負。驀地里成昆一聲慘叫，跟著兩個人影從地牢中一齊躍上。日光之下，只見成昆和謝遜均是雙目流血，相對不動。原來激斗之中，驀地里謝遜雙掌一分，搶擊成昆脅下。成昆大喜，叫聲：“著！”右手食中二指，疾取謝遜雙目。這招“雙龍搶珠”招式原也尋常，只是挾在“小擒拿手”中使將出來，卻具極大威力，對方勢必側頭閃避，他左手迎頭橫掃，非擊中敵人太陽要穴不可。哪知謝遜不閃不避，也喝的一聲：“著！”也是一招“雙龍搶珠”使出，食中二指插向他雙目。成昆二指插中謝遜眼珠，腦海中如電光石火般一閃：“糟糕！”跟著自己雙眼一痛，已被謝遜二指插中。二人所受的傷全無二致，但謝遜雙眼早盲，再被成昆二指插中，只不過是皮肉受損，成昆卻變成了盲人。

　　謝遜冷笑道：“瞎子的滋味好不好過？”呼的一拳擊去。成昆目不見物，無法閃避，這一招“七傷拳”正中胸口。謝遜左手跟著又是一拳，成昆倒退數步，摔在斷松之上，口中鮮血狂噴。忽聽得渡厄說道：“因果報應，善哉，善哉！”謝遜一呆，第三拳擊去，在中途凝力不發，說道：“我本當打你一十三拳七傷拳。但你武功全失，雙目已盲，從此成為廢人，再也不能在世間為惡。余下的一十一拳，那也不用打了。”

　　張無忌等見他大獲全胜，都歡呼起來。謝遜突然坐倒在地，全身骨骼格格亂響。張無忌大驚，知他逆運內息，要散盡全身武功，忙道：“義父，使不得！”搶上前去，便要伸手按上他的背心，以九陽神功制止。

　　謝遜猛地里躍起身來，伸手在自己胸口狠擊一拳，口中鮮血狂噴。張無忌忙伸手扶住，只覺他手勁衰弱已極，顯是功夫全失，再難復原了。謝遜指著成昆說道：“成昆，你殺我全家，我今日毀你雙目，廢去了你的武功，以此相報。師父，我一身武功是你所授，今日我自行盡數毀了，還了給你。從此我和你無恩無怨，你永遠瞧不見我，我也永遠瞧不見你。”

　　成昆雙手按著眼睛，痛哼一聲，并不回答。群雄面面相覷，哪想到這一場師徒相拚，竟會如此收場。謝遜朗聲道：“我謝遜作惡多端，原沒想能活到今日，天下英雄中，有哪一位的親人師友曾為謝某所害，便請來取了謝某的性命去，無忌，你不得阻止，更不得事後報復，免增你義父罪業。”張無忌含淚答應。

　　群雄中雖有不少人與他怨仇極深，但見他報復自己全家血仇，只是廢去成昆的武功，而他自己武功也已毀了，若再上前刺他一劍，打他一拳，實不是英雄好漢的行徑。人叢中忽然走出一條漢子，說道：“謝遜，我父親雁翎飛天刀邱老英雄傷在你手下，我給先父報仇來啦！”說著走到他身前。謝遜黯然道：“不錯，令尊确是在下所害，便請邱兄動手。”那姓邱的漢子拔刀在手，走上兩步。

　　張無忌心中一片混亂，若不出手阻止，義父便命喪這漢子刀下，但若將這漢子打發了，只怕反令義父有生之年更增煩惱，何況他雙目已盲，武功全失，活在世上是否尚有生人之樂，實在也難說得很。他身子發顫，不由自主的也踏上了兩步。謝遜喝道：“無忌，如你阻人報仇，對我是大大的不孝。我死之後，你到地牢中細細察看，便知一切。”那姓邱漢子舉刀當胸，突然眼中垂下淚來，一口唾沫，吐到了謝遜臉上，哽咽道：“先父一世英雄，如他老人家在天之靈，見我手刃一個武功全失的盲人，定然惱我不肖……”嗆啷一聲，單刀落地，掩面奔入人叢。

　　跟著又有一個中年婦人走出，說道：“謝遜，我為我丈夫陰陽判官秦大鵬報仇來啦。”走到謝遜面門，也是一口唾沫吐到了他臉上，大哭走開。張無忌見義父接連受辱，始終直立不動，心中痛如刀割。武林豪士于生死看得甚輕，卻決計不能受辱，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這二人每人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實是最大的侮辱，謝遜卻安然忍受，可知他于過去所作罪業，當真痛悔到了極點。人叢中一個又一個的出來，有的打謝遜兩記耳光，有的踢他一腳，更有人破口痛罵，謝遜始終低頭忍受，既不退避，更不惡言相報。如此接連三十余人，一一將謝遜侮辱了一番。最後一名長須道人出來，稽首說道：“貧道太虛子，我兩位師兄命喪謝大俠拳底，貧道今日得見謝大俠風范，深自慚愧，貧道劍下也曾殺過無數黑白兩道的豪傑。我若找你報仇，旁人也可找我報仇。”說著拔出長劍，左手振指一彈，當的一聲，長劍斷為兩截。他將斷劍投在地下，向謝遜行禮而去。群雄竊竊私議，這太虛子江湖上其名不著，武功卻如此了得，更難得的是心胸寬廣，能夠自責，看來再沒人出來向謝遜為難了。不料群議未畢，峨嵋派中走出一名中年女尼，走到謝遜身前，說道：“殺夫之仇，我也是一口唾沫了結了罷！”說著口一張，一口唾沫向謝遜額頭吐去。哪知這口唾沫勢夾勁風，中間竟挾著一枚棗核鋼釘。

　　謝遜聽得風聲有异，微微苦笑，并不閃避，心想：“我此刻方死，已然遲了。”驀地里黃影一閃，那黃衫女子陡地搶前，衣袖拂動，將棗核釘卷在袖中，喝道：“這位師太法名如何稱呼？”那女尼見突擊不中，微現驚惶之色，說道：“我叫靜照。”黃衫女子道：“嗯，靜照，靜照。你出家之前的丈夫叫甚麼名字？怎生為謝大俠所害？”靜照怒道：“這跟你有甚麼相干？要你多管甚麼閒事？”黃衫女子道：“謝大俠忏悔前罪，若有人為報父兄師友大仇，縱然將他千刀萬剮，謝大俠均所甘受，旁人原也不能干預。但若有人心懷叵測，意圖混水摸魚，殺人滅口，那可人人管得。”靜照道：“我和謝遜無怨無仇，何必要殺人滅……”底下這“口”字尚未說出，斗然間知道說錯了話，急忙停住，臉色慘白，不禁向周芷若望了一眼。

　　黃衫女子道：“不錯，你跟謝大俠無怨無仇，何故要殺人滅口？哼，峨嵋派靜字輩十二女尼之中，靜玄、靜虛、靜空、靜慧、靜迦、靜照，均是閨女出家，何來丈夫？”

　　靜照一言不發，掉頭便走。

　　黃衫女子喝道：“這麼容易便走了？”搶上兩步，伸掌往她肩頭抓去。靜照斜身卸肩，避開了她這一抓。黃衫女子右手食指戳向她腰間，跟著飛腳踢中了她腿上環跳穴。靜照哼了一聲，摔倒在地。黃衫女子冷笑道：“周姑娘，這殺人滅口之計好毒啊。”周芷若冷冷的道：“靜照師姊向謝遜報仇，說甚麼殺人滅口？”左手一揮，說道：“這兒無數名門正派的弟子，不明邪正之別，甘愿跟旁門妖魔混在一起。峨嵋派可犯不著趕這淌混水，咱們走罷。”峨嵋派人眾一聲答應，都站了起來。兩名女弟子去扶過靜照，那黃衫女子卻也不加阻攔。周芷若率領同門，下峰去了。張無忌走到那黃衫女子跟前，長揖說道：“承姊姊多番援手，大德不敢言謝。只盼示知芳名，以便張無忌日夕心中感懷。”黃衫女子微微一笑，說道：“終南山後，活死人墓，神雕俠侶，絕跡江湖。”說著斂衽為禮，手一招，帶了身穿黑衫白衫的八名少女，飄然而去。

　　張無忌追上一步，道：“姊姊請留步。”那黃衫女子竟不理會，自行下峰去了。丐幫的小幫主史紅石叫道：“楊姊姊，楊姊姊！”只聽得峰腰間傳來那女子的聲音道：“丐幫大事，請張教主盡力周旋相助。”張無忌朗聲道：“無忌遵命。”那女子道：“多謝了！”這“多謝了”三字遙遙送來，相距已遠，仍是清晰异常。張無忌心下不由得一陣惆悵。

　　空智走到成昆身前，喝道：“圓真，快吩咐放開方丈。老方丈若有三長兩短，你的罪業可就更大了。”成昆苦笑道：“事已至此，大家同歸于盡。此刻我便要放空聞和尚，也已來不及了。你又不是瞎子，這時還瞧不見火焰嗎？”空智一呆，回頭向峰下瞧去，果見寺中黑煙和火舌冒起，驚道：“達摩堂失火！快，快去救火。”群僧一陣大亂，紛紛便要奔下山去。忽見達摩堂四周一條條白龍般的水柱齊向火焰中灌落，霎時間便將火頭壓了下去。

　　空智合掌念佛，道：“阿彌陀佛，少林古剎免了一場浩劫。”不久兩名僧人搶上峰來，稟報道：“啟稟師叔祖，圓真手下的叛逆縱火焚燒達摩堂，幸得明教洪水旗下眾英雄仗義，已將烈火扑滅。”空智走到張無忌身前，合十禮拜，說道：“少林千年古剎免遭火劫，全出張教主大恩大德，合寺僧侶粉身難報。”張無忌還禮遜謝，道：“此事份所當為，大師不必多禮。”空智道：“空聞師兄被這叛徒囚于達摩院中，火勢雖滅，不知師兄安危如何。張教主與眾位英雄少待，老弟須得前去察看。”成昆哈哈大笑，道：“空聞身上澆滿了牛油豬油，火頭一起，早已了帳。洪水旗救得了達摩院，須救不得老方丈。”忽然峰腰傳來一人聲音，說道：“洪水旗救不得，還有厚土旗呢。”卻是范遙的聲音。他話聲甫畢，便和厚土旗掌旗使顏垣奔上峰來，兩人攜扶著一位老僧，正是少林寺方丈空聞。但見三人均是衣衫焦爛，須眉燒得稀稀落落，狼狽不堪。空智搶上去抱住空聞，叫道：“師兄，你身子安好？師弟無能，罪該萬死。”空聞微笑道：“全仗這位范施主和顏施主從地道中穿出來相救，否則你我焉有再見之日。”空智駭然道：“明教厚土旗穿地之能，一神至此。”向范遙、顏垣深禮致謝，又道：“范施主，老僧先前無禮冒犯，尚請原宥。大都萬安寺之約，老僧是不敢去的了。”武林人士訂下比武的約會，若是食言不到，比之較技服輸可要丟臉萬倍。空智對范遙冒險相救師兄的大德感激無已，這才自甘毀約。兩人本來互相佩服，經此一事，更加傾心接納，從此成為至交好友。原來成昆事先計划周詳，于英雄大會前夕出其不意的點中了空聞穴道，將他囚在達摩院中，院中放滿硝磺柴草等引火之物，分派心腹看守，脅迫空智事事須聽自己吩咐，否則立時縱火，焚死空聞。其後事與愿違，一切均非先前意料所及，一敗涂地之余，便傳出號令，命心腹縱火，那是他破釜沉舟的最後一著棋子。只盼群雄與僧眾忙于救火，他心腹人等便可乘亂將他救下山去。不料楊逍于大隊到達少室山之前數日，便已命厚土旗先行打下地道，通入少林寺中，本想是設法相救謝遜，可是謝遜卻并非囚于寺內，厚土旗人眾遍尋不得，卻乘機磨去了十六尊羅漢像背上的字跡。後來張無忌與周芷若聯手攻打金剛伏魔圈，待得成昆現身，當眾與空智破臉，趙敏與楊逍便瞧出端倪。二人計議之下，請范遙率領洪水、厚土兩旗，潛入寺中相救空聞。只是成昆的布置極是周密毒辣，達摩院內外硝磺油柴堆積甚眾，一經點燃，立時滿院烈火，登時燒死了厚土旗的五名教徒。范遙與顏垣冒煙突火，救出空聞，但三人也被烈火燒得須眉俱焦，若不是從地道中脫險，勢必葬身火窟。達摩院及鄰近幾間僧舍為火所焚，幸而未曾蔓延，大雄寶殿、藏經閣、羅漢堂等要地未遭波及。空聞與空智商議了幾句，傳下法旨，將成昆手下党羽盡數拘禁于後殿待命。成昆在少林寺日久，結納的徒党著實不少，但魁首受制，方丈出險，眾党羽眼看大勢已去，當下誰也不敢抗拒，在羅漢堂首座率領僧眾押送之下，垂頭喪氣的下峰。張無忌走到謝遜身邊，只叫了聲：“義父！”淚如雨下。謝遜笑道：“痴孩子！你義父承三位高僧點化，大徹大悟，畢生罪業一一化解，你該當代我歡喜才是，有甚麼可難過的？我廢去武功有何可惜，難道將來再用以為非作歹麼？”張無忌無言可答，但心下酸痛，又叫了聲：“義父！”謝遜走到空聞身前，跪下說道：“弟子罪孽深重，盼方丈收留，賜予剃度。”空聞尚未回答，渡厄道：“你過來，老僧收你為徒。”謝遜道：“弟子不敢望此福緣。”他拜空聞為師，乃“圓”字輩弟子，若拜渡厄為師，敘“空”字輩排行，和空聞、空智便是師兄弟稱呼了。渡厄喝道：“咄！空固是空，圓亦是空，我相人相，好不懵懂！”謝遜一怔，登即領悟，甚麼師父弟子、輩份法名，于佛家盡屬虛幻，便說偈道：“師父是空，弟子是空，無罪無業，無德無功！”渡厄哈哈笑道：“善哉，善哉！你歸我門下，仍是叫作謝遜，你懂了麼？”謝遜道：“弟子懂得。牛屎謝遜，皆是虛影，身既無物，何況于名？”謝遜文武全才，于諸子百家之學無所不窺，一旦得渡厄點化，立悟佛家精義，自此歸于佛門，終成一代大德高僧。渡厄道：“去休，去休！才得悟道，莫要更入魔障！”攜了謝遜之手，與渡劫、渡難緩步下峰。空聞、空智、張無忌等一齊躬身相送。金毛獅王三十年前名動江湖，做下了無數驚世駭俗的事來，今日身入空門，群雄無不感歎。張無忌又是歡喜，又是悲傷。空聞說道：“眾英雄光臨敝寺，說來慚愧，敝寺忽生內變，多有得罪，招待極是不周。眾英雄散處四方，今日一會，未知何時重得相聚，且請寺中坐地。”

　　當下群雄下峰入寺，少林寺中開出素餐接待。眾僧侶做起法事，替會中不幸喪命的英雄超度。群雄逐一祭吊致哀。大事已了，張無忌心中卻仍有許多不明之處，謝遜去得匆匆，不少疑團未及相詢，但料想關鍵所在，必與周芷若有關。念及舊情，心想這些疑團也不必一一剖明，以致更損她的名聲。用過齋飯後，與史紅石及丐幫諸長老在西廂房中敘話，商議丐幫大事，忽有教眾來報：“教主，武當張四俠到來，有要事相商。”張無忌吃了一驚：“莫非太師父有甚不測？”忙搶步出去，來到大殿，向張松溪拜倒，見他神色無异，這才放心，問道：“太師父安好？”張松溪道：“師父他老人家安好。我在武當山下得到訊息，元兵鐵騎二萬，開向少林寺來，窺測其意，顯是要不利于英雄大會，是以星夜前來報信。”張無忌道：“咱們快去說與方丈知曉。”當下二人同至後院，告知空聞。空聞沉吟道：“此事牽涉甚大，當與群雄共議。”于是命寺僧撞鐘，邀集眾英雄同到大雄寶殿之中。群雄聞訊，登時紛紛議論。血氣壯盛的便道：“乘著天下英雄在此，咱們迎下山去，殺他個措手不及。”老成持重的則道：“元兵來往調動，原是常事，未必是來跟咱們為難。”張松溪道：“在下會聽蒙古話，親耳聽到韃子的軍官號令，确是殺向少林寺來。”其時蒙古占据中原已逾百年，漢人中懂得蒙古話的不在少數。張松溪聰明多智，頗擅各處鄉談土語，蒙古話也說得甚為流利。空聞道：“眾位英雄，看來朝廷得知咱們在此聚會，只道定是不利于朝廷，因此派兵前來鎮壓。咱們人人身有武功，原是不懼韃子，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何足道哉……”他話未說完，群雄中已有人喝起采來。空聞續道：“只是咱們江湖豪士，慣于單打獨斗，比的若不是兵刃拳腳，便是內功暗器，這等馬上馬下、長槍大戟交戰，咱們頗不擅長。依老衲之見，不如眾英雄便即散去如何？”群雄面面相覷，默不作聲。張無忌道：“咱們若是就此散去，一來韃子只道咱們怕了他們，不免長他人志氣；二來少林寺中諸位師父如何？”空聞微笑道：“元兵來到寺中，眼見寺中皆是僧人，并無江湖豪士，那也無可如何。這叫作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群雄知道空聞所以如此說，實是出于一番好意，這次英雄大會乃少林派所邀集，雅不愿由此生禍，致令群雄血濺少室山頭。但群雄皆是血性之人，臨敵退縮，那是決計不肯的。何況朝廷既已出動大軍，決不能扑了個空便即整隊而歸，定要騷擾少林寺，多半要將眾僧侶盡數殺害擒拿，一把火將寺燒了。蒙古兵向來暴虐，殺人放火，原是慣事。楊逍道：“韃子施虐，凡我漢人，皆有抗敵之責。以在下之見，咱們沒法將韃子引開，在別的地方好好跟他們斗上一斗，免得千年古剎受戰火之厄。”群雄紛紛叫好，說道：“正該如此。”正議論間，忽聽得寺門外馬蹄聲急，兩騎馬疾馳而來。蹄聲到門外戛然而止。跟著兩名漢子在知客僧接引下匆匆走進殿來。群雄一看服色，知是明教教眾。二人走到張無忌身前躬身行禮，一人報道：“啟稟教主：韃子兵先鋒五千，攻向少林寺來，說道寺中諸位師父聚眾造反，要踏平少林。凡是光……光……”空聞微笑道：“你要說光頭和尚，是不是？那也不用忌諱，但說便是。”那人道：“一路上好多位大和尚已給韃子兵殺了。韃子說道：‘光頭的都不是好人，有頭發的也不是好人，只要身邊帶兵刃的便一概殺了。”

　　許多人哇哇叫了起來，都道：“不跟韃子兵拚個你死我活，恥為黃帝子孫。”其時宋室淪亡雖已將近百年，但草莽英豪始終將蒙古官兵視作夷狄，不肯服其管束。這時聽說蒙古兵殺到，各人熱血沸騰，盡皆奮身欲起。

　　張無忌朗聲說道：“眾位英雄，今日正是男兒漢殺敵報國之時。少林寺英雄大會，自此名揚千秋！”大殿上歡呼叫嚷，響成一片。張無忌道：“咱們就欲退讓善罷，亦已不能，便請空聞方丈發號施令，我們明教上下，盡聽指揮。”空聞道：“張教主說哪里話來？敝派僧眾雖曾學過一些拳腳，干行軍打仗卻是一竅不通。近年來明教創下偌大事業，江湖上誰不知聞？唯有明教人眾，方足與韃子大軍相抗。咱們公推張教主發令，相率天下豪傑，與韃子周旋。”

　　張無忌還待遜辭，群雄已大聲喝采。張無忌雖年輕不足服眾，但武功之強，適才力斗少林三僧時已是人所共見，而明教韓山童、徐壽輝、朱元璋等各路人馬，在淮泗、豫鄂等地起事，攻城略地，聲勢大振。先前五行旗在廣場上大顯身手，這等群斗的本事，更非其餘門派可及。各派各幫的豪士均想除了明教之外，确是無人能當此大任。

　　張無忌道：“在下于用兵一道，實非所長，還請各位另推賢能的為是。”正謙讓間，忽聽得山下喊聲大振，兩名少林僧奔馳入殿，報道：“啟稟方丈，蒙古兵殺上山來了。”張無忌道：“銳金、洪水兩旗，先擋頭陣。周顛先生、鐵冠道長，你兩位各助一旗。”周顛和鐵冠道人應聲而出。此時局勢緊急，不容張無忌再行推辭，只得分派道：“說不得師父，請你持我聖火令去就近調本教援兵，上山應援。”說不得接令而去。大殿中眾英雄聽得元兵殺到，各抽兵刃，紛紛涌出。楊逍低聲道：“教主，你若不發號施令，眾人亂斗一陣，那是非敗不可。”張無忌點了點頭，搶步出殿，來到半山亭中察看，只見蒙古兵先鋒千余已攻到山腰，被銳金旗一輪硬弩標槍，驅了回去。放眼遠望，一隊隊蒙古兵蜿蜒而來，軍容甚盛。其時距成吉斯汗與拔都威震异域之時已遠，但蒙古鐵騎畢竟習練有素，仍是舉世無匹的精兵。

　　忽聽得左首喊聲大震，許多女尼和男女人等逃上山來，卻是峨嵋派一行，想是下山時途遇蒙古官兵，又被逼了回來。十多名漢子抬著擔架等物，被蒙古兵包圍在內，周芷若率領靜玄、靜照數度沖殺，雖殺了數十名蒙古官兵，始終無法救出陷入重圍的同門。張無忌暗叫：“不好！這擔架上的是宋師哥！”叫道：“洪水、烈火旗兩旗掩護！范楊二使、韋兄，隨我救人。”縱身沖將下去。兩名蒙古兵挺長矛刺來。張無忌一手抓住一枝長矛，運勁一抖，兩名元兵摔下山去。他掉轉矛頭，雙矛猶似雙龍入海，卷入人叢。楊逍、范遙、韋一笑、彭瑩玉等跟隨其後，蒙古兵當者披靡，登時將周芷若等一干人都隔在身後。范遙一拳擊出，將一名元兵十夫長的臉打得稀爛，搶過擔架中的傷者，轉身便走。張無忌見周芷若臉身是血，又已沖入了元兵陣中，叫道：“芷若，芷若，宋大哥救回來啦！”周芷若并不理會，揮鞭向前攻打，只是山道狹窄，擠滿了人，一時沖不過去。張無忌見尚有兩名峨嵋弟子抬著一個擔架，陷入包圍，正挺刀與元兵死戰，心道：“看來宋師哥是在那個擔架之上。”斜身躍起，兩柄長矛在山壁上交互刺戳，以手伏足，如踏高蹺般搶了過去。相距尚有丈余，只見兩名峨嵋弟子先後中刀中箭，骨碌碌的滾下山去。張無忌飛身躍起，左手長矛阻住擔架下落，見擔架中那人全身都裹在白布之中，只露出了一張臉，正是宋青書。張無忌拋去長矛，將他橫抱在手，只覺他身子沉重异常，白布中硬繃繃的似乎尚有別物。一時也不及細想，只怕扭動他震碎了的頭骨，左閃右避，躲開元兵攢刺來的馬刀長矛，腳下卻走得平穩异常。崆峒派的唐文亮、宗維俠雙雙攻到，仗劍護在他身側。雙劍倏刺倏收，元兵紛紛中劍。張無忌抱著宋青書穩穩走上山來。數百名元兵列隊上沖。彭瑩玉叫道：“烈火旗動手！”烈火旗教眾從噴筒中噴出石油，一枝枝火箭射出，烈焰奔騰，當先二百余名元兵身上著火，一團團火珠般滾下山去。那邊廂洪水旗水龍中噴出毒水，也有數百名元兵被澆中了，死傷狼藉。元兵萬夫長下令鳴金收兵，拿兵將前隊變後隊，強弓射住陣腳，緩緩退下。彭瑩玉歎道：“韃子兵雖敗不亂，确是天下精兵。”只見元兵直退到山腳下，如扇面般散開，看來一時不致再攻。張無忌下令：“銳金、洪水、烈火三旗守住上山要道。巨木、厚土二旗急速伐木搬上，构筑壁壘，以防敵軍沖擊。”五行旗各掌旗使齊聲接令，分別指揮下屬布防。群雄先前均想縱然殺不盡韃子官兵，若求自保，總非難事。但適才一陣交鋒，見識到了元軍的威力，才知行軍打仗，和單打獨斗的比武确是大不相同，千千萬萬一擁而上，勢如潮水，如周芷若這等武功高強之極的人物，在人潮中也是無所施其技。四面八方都是刀槍劍戟，亂砍亂殺，平時所學的甚麼見招拆招，內勁外功，全都用不著。若不是明教五行旗以陣法抵擋陣法，這時少室山頭定然已慘不堪言，少林寺也已在烈火中成了一片瓦礫了。倒是少林僧眾頗有規律，一隊隊少年僧眾手持禪杖戒刀，在年長僧侶率領下分守各處要地，但寡不敵眾，勢難擋住二萬蒙古精兵的沖擊。待見元軍退去，群雄紛紛議論，才明白為甚麼前朝盡多武功高強的英雄豪傑之士，卻將大好江山淪亡在韃子手中。

　　張無忌將宋青書輕輕放在地下，探他鼻息幸喜尚有呼吸，回頭想招呼周芷若過來，卻不見人，問道：“宋夫人呢？”眾人適才忙于抵御元軍，誰都沒留心周芷若到了何處。峨嵋群弟子這時對明教也消了幾分敵意，均說沒見到掌門人。張無忌怕宋青書在混亂中又受損傷，解開裹在他身上的白布察看。他身上裹了三層白布，待得第二層解開，嗆啷啷幾聲響，跌出四件斷折了的兵刃。張無忌吃了一驚，叫道：“屠龍刀，倚天劍！”群雄紛紛圍了上來，但見屠龍刀和倚天劍兩柄神兵利刃都已斷成了兩截。張無忌提起半截屠龍刀來，入手仍是頗為沉重，霎時間百感交集，自己父母為此刀而喪命，近二十余年來江湖上紛擾不休，皆是為了此刀。群雄聚集少林，主旨也是為了這柄寶刀。怎想到寶刀出現，竟已斷折無用。他舉起斷刀，只見斷截之處中空；可藏物事，那倚天劍也是如此。刀劍中均是空空如也，如果曾藏過甚麼物事，卻也早給人取去了。楊逍歎道：“周姑娘一身驚人武功，原來是從此刀劍中而來。”張無忌看到斷刀斷劍的模樣，心下恍然，原來小島上當晚刀劍齊失，卻是周芷若取了去。不知她使下甚麼手腳，放逐趙敏、害死殷离，再以刀劍互斫，兩柄天下最鋒銳的利器就此兩敗俱傷。她取出藏在刀劍中的武功秘笈，暗中修練。

　　他越想越是明白：“是了，當時在小島之上，我以九陽神功替她驅毒，她體內竟有怪异內力，隱隱與我相抗，越到後來，這股怪异內力越強，顯是她修習的內功日有進境。唉！她為了急于求成，不及好好扎扎下內功根基，以致所習均是可以速成的陰毒功夫終究達不到上乘武學的巔蜂境界。她雖然打敗了俞二伯與殷六叔，但其實只是憑了怪异之極的招數，占了出其不意之利，便如當日我敗在總教風云三使手下一般。芷若的真正武功，畢竟與俞殷二位相差甚遠，日後倘再交手，她非死在武當諸俠手下不可……”

　　他正自沉吟，銳金旗掌旗吳勁草上前說道：“啟稟教主，屬下是鐵匠出身，學過鑄造刀劍之法待屬下試試，不知是否能將這寶刀、寶劍接續完好。”楊逍喜道：“吳旗使鑄劍之術天下無雙，教主不妨命他一試。”張無忌點頭道：“這兩柄利器如此斷了，确也可惜。吳旗使試試也好。”

　　吳勁草向烈火旗掌旗使辛然說道：“鑄刀鑄劍，關鍵在于火候，須得辛兄相助一臂之力。看這模樣，韃子一時不會攻山，咱哥兒倆便即動手如何？”辛然笑道：“生柴燒火，卻是兄弟的拿手本事。”于是二人指揮屬下，搭起一座高爐，爐口火孔口徑不到一尺。吳勁草將屠龍刀的半截刀頭牢牢砌在爐中，斷截處對准火孔。烈火旗諸般燃料均是現成，頃刻間便生起一爐熊熊大火。吳勁草右臂已斷，只剩下一條左臂。他身旁放著十余件兵刃，目不轉睛的望著爐火，每見爐火變色，便將兵刃放入爐中試探火力，待見爐火自青變白，當下左手提起鋼鉗，鉗起半截屠龍刀，和刀頭的半截并在一起，在火焰中熔燒。他上身脫得赤條條地，火星濺在身上，恍如不覺，直是全神貫注，心不旁鶩。張無忌心想：“鑄造刀劍雖是小道，其中卻也有大學問、大本領在。若是尋常鐵匠，單是這等炎熱已便抵受不住。”忽聽得啪啪兩聲，拉扯風箱的兩名烈火旗教眾暈倒在地。辛然和烈火旗掌旗副使搶上前去，拖開暈倒的兩人，親自拉扯風箱鼓風。這兩人內功修為均頗不弱，這一使勁鼓風，爐火直竄上來，火焰高達丈許，蔚為奇觀。

　　過得半枝香時分，吳勁草突然叫道：“啊喲！”縱身後躍，滿臉沮喪之色。眾人吃了一驚，看他手中時，只見一柄鐵鉗已然熔得扭曲不成模樣，屠龍刀卻是毫無動靜。吳勁草搖頭道：“屬下無能。這屠龍寶刀果是名不虛傳。”辛然和烈火旗副使暫停扯風，退在一旁。二人全身衣褲汗濕，便似從水中爬起來一般。

　　趙敏忽道：“無忌哥哥，那些聖火令不是連屠龍刀也砍不動麼？”張無忌道：“啊，是了！”六枚聖火令中一枚已交于說不得下山調兵，尚有五枚，他從懷中取出，交給吳勁草道：“刀劍不能復原，那也罷了。聖火令是本教至寶，可不能損毀。”吳勁草道：“是！”躬身接過，見五枚聖火令非金非鐵，堅硬無比，在手中掂了掂斤兩，低頭沉思。

　　張無忌道：“若無把握，不必冒險。”吳勁草不答，隔了一會，才從沉思中醒轉，說道：“屬下多有不是，請教主原宥。這聖火令乃用白金玄鐵混和金剛砂等物鑄就，烈火決不能熔。屬下大是疑惑，不知當年如何鑄成，真乃匪夷所思，一時想出了神。”趙敏向張無忌橫了一眼，抿嘴笑道：“日後教主要去波斯，去會見一位要緊人物，那時你可隨同前去，向他們的高手匠人請教。”張無忌忸怩道：“我去波斯干甚麼？”趙敏微笑道：“大家心照不宣。”又向吳勁草道：“你瞧，聖火令上還刻得有花紋文字，以屠龍刀、倚天劍之利，尚且不能損它分毫，這些花紋文字又用甚麼家伙刻上去的？”

　　吳勁草道：“要刻花紋文字，卻倒不難。那是在聖火令上遍涂白蜡，在蜡上雕以花紋文字，然後注以烈性酸液，以數月功夫，慢慢腐蝕。待得刮去白蜡，花紋文字便刻成了。小人所不懂的乃是熔鑄之法。”辛然叫道：“喂，到底干不干啊？”吳勁草向張無忌道：“教主放心，辛兄弟的烈火雖然厲害，卻損不了聖火令分毫。”辛然心中卻有些惴惴，道：“我盡力搧火，若是燒壞了本教聖物，我可吃罪不起。”吳勁草微笑道：“量你也沒這等能耐，一切由我擔代。”于是將兩枚聖火令夾住半截屠龍刀，然後取過一把新鋼鉗，挾住兩枚聖火令，將寶刀放入爐火再燒。烈焰越沖越高，直燒了大半個時辰，眼看吳勁草、辛然、烈火旗副使三人在烈火烤炙之下，越來越是神情委頓，漸漸要支持不住。鐵冠道人張中向周顛使個眼色，左手輪揮，兩人搶上接替辛然與烈火旗副使，用力扯動風箱。張周二人的內力比之那二人可又高得多了，爐中筆直一條白色火焰騰空而起。吳勁草突然喝道：“顧兄弟，動手！”銳金旗掌旗副使手持利刃，奔到爐旁，白光一閃，挺刀便向吳勁草胸口刺去。旁觀群雄無不失色，齊聲驚呼。吳勁草赤裸裸的胸膛上鮮血射出，一滴滴的落在屠龍刀上，血液遇熱，立化青煙裊裊冒起。吳勁草大叫：“成了！”退了數步，一交坐在地下，右手中握著一柄黑沉沉的大刀，那屠龍刀的兩段刀身已鑲在一起。眾人這才明白，原來鑄造刀劍的大匠每逢鑄器不成，往往滴血刃內，古時干將莫邪夫婦甚至自身跳入爐內，才鑄成無上利器。吳勁草此舉，可說是古代大匠的遺風了。張無忌忙扶起吳勁草，察看他傷口，見這一刀入肉甚淺，并無大礙，當下將金創藥替他敷上，包扎了傷口，說道：“吳兄何必如此？此刀能否續上，無足輕重，卻讓吳兄吃了這許多苦。”吳勁草道：“皮肉小傷，算得甚麼？倒讓教主操心了。”站起身來，提起屠龍刀一看，只見接續處天衣無縫，只隱隱有一條血痕，不禁十分得意。

　　張無忌看那兩枚入爐燒過的聖火令果然絲毫無損，接過屠龍刀來，往兩根從元兵手中搶來的長矛上砍去，嗤的一聲輕響，雙矛應手而斷，端的是削鐵如泥。

　　群雄大聲歡呼，均贊：“好刀！好刀！”

　　吳勁草捧過兩截倚天劍，想起銳金旗前掌旗使莊錚以及本旗的數十名兄弟均是命喪此劍之下，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說道：“教主，此劍殺了我莊大哥，殺了我不少好兄弟，吳勁草恨此劍入骨，不能為它接續。愿領教主罪責。”說著淚如雨下。張無忌道：“這是吳大哥的義氣，何罪之有？”拿起兩截斷劍，走到峨嵋派靜玄身前，說道：“此劍原是貴派之物，便請師太收管，轉交周……交給宋夫人。”

　　靜玄一言不發，將兩截斷劍接了過去。

　　張無忌拿著那柄屠龍刀，微一沉吟，向空聞道：“方丈，此刀是我義父得來，現下我義父皈依三寶，身屬少林，此刀該當由少林派執掌。”空聞雙手亂搖，說道：“此刀已數易其主，最後是張教主從千軍萬馬中搶來，人人親眼得見，又是貴教吳大哥接續復原。何況今日天下英雄共推張教主為尊，論才論德，論淵源，論名位，此刀自當由張教主掌管，那是天經地義的了。”群雄齊聲附和，均說：“眾望所歸，張教主不必推辭。”張無忌只得收下，心想：“若得憑此寶刀而號令天下武林豪傑，共驅胡虜，原是眼前的大事。”只聽得群雄紛紛說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下面本來還有“倚天不出，誰與爭鋒？”這兩句，但眾人看到倚天劍斷折後不能接續，這兩句誰也無人再提了。明教銳金旗下諸人與那倚天劍實有切齒大恨，今日眼見屠龍刀復原如初，倚天劍卻成了兩截斷劍，無不稱快。

　　眾人忙了半天，肚中都餓了。明教五行旗及少林寺的半數僧侶分守各處要道，余人由僧眾接進寺里吃齋。堪堪天色將晚，張無忌躍上一株高樹，向山下\*，西一堆的聚在山下，炊煙四起，正自埋鍋造飯。他躍下樹來，對韋一笑道：“韋兄，天黑之後，你去探察敵情，瞧他們是否會在夜中突襲。”韋一笑接令而去。楊逍道：“教主，我看韃子在前山受挫，今日多半已不會再攻，倒要防備他們自後山偷襲。”張無忌道：“不錯。請楊左使積范右使在此坐鎮，我到那邊山峰上瞧瞧去。”趙敏道：“我也去！”

　　兩人上得曾經囚禁謝遜的山峰來，眺望後山，不見動靜。張無忌撫摸三株斷折的松樹，望了望黑沉沉的地牢入口，想起今日這番劇戰，實是凶險之極，突然心中一動：“義父叫我看看地牢中的石壁，險些忘了。”說道：“敏妹，你在上面守著，我下去瞧瞧。”跳入石穴，取出火摺打著了火。其時石穴中積水已退，但兀自濕漉漉地。

　　只見四面石壁上各刻著一幅圖畫，均系以尖石划成，筆划甚簡，神韻卻頗為生動。東首第一幅畫上繪著三個女子。一個臥在地下。另一個跪著在照料。第三個女子的右手伸在那跪著的女子懷中。旁邊寫著“取藥”二字。

　　南首第二幅圖畫有一艘海船，一個女子將另一個女子拋向船上，寫著“放逐”二字。張無忌額頭冷汗涔涔而下，心道：“原來果真如此。芷若乘著敏妹在照料我表妹之時，從她懷中偷了十香軟筋散出來，下在飲食之中，再將敏妹擲上波斯人的海船，逼著他們遠駛。她干麼不乾脆將敏妹殺了？嗯，倘若留下了敏妹的尸身，不能滅跡，那就無法嫁禍于她。如此說來，表妹被害，自也是她下的毒手了。”

　　在這幅圖的左下角，又畫著兩個男子，一個睡得甚沉，另一個滿頭長發，側耳傾聽。張無忌暗暗心驚：“原來芷若干這傷天害理之事，義父一一聽在耳中。他老人家好大的涵養，在島上竟不露半點聲色。是了，那時我和義父服了十香軟筋散後功力盡失，性命皆在芷若掌握之中。無怪義父當時一口咬定是敏妹所為，顯得憤慨無比。他知我胡塗老實，若是跟我說了，我言語舉止之中定會泄漏機密。”但見圖上濺滿了鮮血，正是日間謝遜與成昆在此血戰時所遺下一灘灘血漬，更顯得圖中的情景凄厲可怖。再看西首第三幅圖，繪的是謝遜端坐，周芷若在他身後出手襲擊，外面涌進一群丐幫幫眾，情景正與趙敏在大都“游皇城”的戲文中命人所扮一模一樣。

　　待再要去看第四幅圖時，手中火摺燃盡，倏地熄滅。他叫道：“敏妹，你下來，拿火摺給我。”趙敏點著火摺，跳入地牢，一見到那幾幅圖畫，便即了然。

　　第四幅圖中繪著幾名漢子抬著謝遜行走，遠處有個少女在樹後窺探。這四幅圖畫筆法甚佳，但除了謝遜自己之外，旁人的面貌卻極模糊，分辨不出這少女是誰。張無忌微一沉吟，已明其理：“義父失明之時，連我也還沒出世，他只認得我和敏妹、芷若、表妹等人的聲音，卻不知我們的相貌如何，圖中自然畫不出來。”指著那少女道：“這個是你呢，還是周姑娘？”趙敏道：“是我。成昆到丐幫去將謝大俠劫了出來，命人送來少林寺囚禁，他自己卻一路上留下明教的記號，引得你大兜圈子。我數度想劫奪謝大俠，都沒成功，終于讓你做不成新郎，真是萬分的過意不去。”

　　張無忌心中那才是萬分的過意不去，怔怔的望著她，只見她容顏憔悴，雙頰瘦削，體會到這幾個月來她所受的折磨當真非人所堪，心下好生怜惜，伸臂抱住了她，顫聲道：“敏妹，是……是我對你不起。”他這麼一抱，火摺登時熄了，地牢中又是黑漆一團。他又道：“若不是你聰明機靈，胡塗透頂的張無忌要是將你殺了，那便是如何是好？”

　　趙敏笑道：“你舍得殺我麼？那時你認定我是凶手，可是見到我時怎麼又不殺？”

　　張無忌一呆，歎道：“敏妹，我對你實是情之所鐘，不能自已。倘若我表妹真的是你所殺，我可不知如何是好了。這些日子來真相逐步大白，我雖為芷若惋惜，卻也忍不住心下竊喜。”趙敏聽他說得誠懇，倚在他的懷里。良久良久，兩人都不說話，仰起頭來，但見一彎新月斜挂東首，四下里寂靜無聲。趙敏輕輕的道：“無忌哥哥，我和你初次相遇綠柳山莊，後來一起跌入地牢，這情景不跟今天差不多麼？”張無忌嗤的一聲笑，伸手抓住她左腳，脫下了她鞋子。趙敏笑道：“一個大男人，卻來欺侮弱女子。”張無忌道：“你是弱女子麼？你詭計多端，比十個男子漢還要厲害。”趙敏笑道：“多承張大教主夸贊，小女子愧不敢當。”

　　兩人說到這里，一齊哈哈大笑。這幾句對答，正是當年兩人在綠柳山莊的地牢中所說。只是當日兩人說這幾句話時滿懷敵意，今夕卻是柔情無限。

　　張無忌笑道：“你怕不怕我再搔你的腳底？”趙敏笑道：“不怕！”張無忌伸手握住了她腳，忽聽得西北角上隱隱有呼叱之聲，側耳傾聽，遠處有勁風互擊，顯是有人斗毆，便道：“咱們瞧瞧去！”攜了趙敏之手，躍出石穴，循聲望去，只見三個人影正向西疾馳，身法迅速异常，均是一流高手。張無忌伸手摟住趙敏腰間，展開輕功，疾追下去，遠遠眺見前面一人奔逃，後面兩人快步追逐。他腳下越來越快，追出里許，月光下已見到後面二人是兩個老者，正是鹿杖客和鶴筆翁。只見鶴筆翁左手一揚，一枝鶴嘴筆向前面那人擲去。那人回劍擋格，當的一聲響，將鶴嘴筆掠起，拋向空中。就這麼緩得一緩，鹿杖客已躍到那人身旁，鹿杖刺出。那人斜身閃避，拍出一掌，月光照射在她臉上，只見她臉色蒼白，長發散亂，正是周芷若。張無忌吃了一驚，忙帶同趙敏隱身樹後。鶴筆翁接住空中掉下的鶴嘴筆，繞到周芷若左首，和鹿杖客成左右合擊之勢。周芷若咬牙道：“兩個老鬼苦苦追我，到底干甚麼？”鹿杖客道：“今日明教張無忌奪得屠龍刀、倚天劍，我們親眼看見，刀劍中的武功秘笈卻已不在，自是在宋夫人身上了。”張無忌一驚：“我奪刀救人之時，原來這兩個老家伙早已躲在一旁，居然沒發覺。”只聽周芷若道：“武功秘笈倒是有的，我練成之後早已毀去。”鹿杖客冷笑道：“‘練成’二字，談何容易？這屠龍刀、倚天劍號稱武林至尊，其中所藏秘笈豈同泛泛？宋夫人武功雖然出類拔萃，卻未必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否則的話，一舉手便可將我師兄弟二人殺了，卻又何必奔逃？”周芷若道：“我說毀了，便是毀了，誰有空跟你多說。少陪了！”鹿杖客和鶴筆翁齊聲喝道：“且慢！”鹿杖、鶴筆同時揚起，攻向周芷若兩側。周芷若長劍揮動，月光下如銀蛇狂舞。玄冥二老一杖雙筆，聯手進攻。張無忌先前只見到周芷若使鞭的功夫，這時見她劍招神光离合，在二大高手夾擊下竟是有守有攻，偶爾虛實變幻，巧招忽生。

　　再斗數十合，周芷若劍招愈來愈奇，十招中倒有七招是極凌厲的攻勢。張無忌知她急謀脫身，但這般打法加速運用內力，若是偶一疏神，那便立遭凶險，他心下關切，悄悄從樹後出來，走近了幾步。驀地里周芷若一聲呼叱，向鹿杖客急刺三劍。鹿杖客閃身相避。便在此時，鶴筆翁雙筆脫手，向她背心猛擲過去，雙筆在空中當的一聲互撞，分襲她後腦與後腰要害。周芷若聽著身後兵刃擲到，縮身閃避，卻沒料到雙筆在空中互相碰撞之後，竟會忽地變向。她讓開了襲向腦門的一筆，另一枝襲向腰間的鶴嘴筆卻說甚麼也避不開了。張無忌縱身急躍，伸手抓住了那枝鶴嘴筆，橫掌擋開鶴筆翁拍來的一掌。周芷若驚惶失措之下，鹿杖客輕飄飄一掌拍出，正中她小腹。那是非同小可的“玄冥神掌”，周芷若氣息立閉，登時便暈了過去。張無忌大驚，擲去手中鶴嘴筆，反手橫抱周芷若，斜躍丈余，喝道：“玄冥二老，竟這等不要臉麼？”鹿杖客哈哈一笑，說道：“我道是誰膽敢前來橫加插手，原來是張大教主。我們郡主娘娘在哪里？你將她拐帶到哪兒去啦？”趙敏從樹後閃身出來，將周芷若接抱過去，笑吟吟的道：“鹿先生，你整日價神魂顛倒的牽記我，也不怕我爹爹著惱麼？”鹿杖客怒道：“你這小妖女，挑撥离間我師兄弟之情。我師兄弟與你父早已恩斷義絕，汝陽王著不著惱，干我何事？”

　　張無忌見鹿杖客下毒手打傷周芷若，又言語對趙敏無禮，更想起幼時中了他二人的“玄冥神掌”，不知吃了多少苦頭，舊恨新仇，霎時間都涌上心頭，說道：“敏妹，你且退後，這兩個老家伙我見了便心頭有氣，今日要好好的跟他們打上一架。”二老見他空手，便即放下兵刃，凝神以待。張無忌喝道：“看招！”一招“攬雀尾”，雙掌推出。這一招使的是太極拳法，去勢甚緩，掌力卻暗蓄九陽神功。太極拳在後世雖屬尋常，但其時張三丰初創未久，武林中極為少見。鹿杖客從未見過這等輕柔無力的掌勢，不知中間有何詭計，他對張無忌甚為忌憚，不敢便接，斜身閃開。張無忌轉過身來，“白蛇吐言”，左掌拍向鶴筆翁，右掌微顫，吞吐不定。鶴筆翁左手食指往他掌心虛點，右掌斜下，拍向張無忌小腹。張無忌曾與玄冥二老數度交手，知道他二人本來已非自己對手，最近自己與渡厄等三僧三度劇斗，武功又深了一層，要擊敗二人可說綽綽有余。只是二人畢竟修為非同小可，卻也不敢輕忽，當下展開太極拳法，圈圈連環，九陽神功從一個個或正或斜的圓圈中透將出來。

　　玄冥二老漸感陽氣熾烈，自己玄冥神掌中發出的陰寒之氣，往往被對方逼了回來。

　　斗到百余合時，張無忌偶一轉身，只見地下兩個黑影微微顫動，正是月光照射在趙敏與周芷若身上的影子，心中一凜，側目望去，見趙敏不住搖晃，似有抱不住周芷若之勢，暗道：“不好！芷若中了鹿老兒一掌玄冥神掌，只怕抵受不住。她練的本是陰寒功夫，再加上這玄冥神掌中天下陰毒之最的寒氣，寒上加寒，看來敏妹也禁受不住了。”當下手上加勁，猛向鹿杖客壓去。鹿杖客見他拳法斗變，便即猜知他心意，側身閃過，叫道：“師弟，跟他游斗。那姓周的女子身上寒毒發作，別讓他抽手解救。”鶴筆翁道：“正是！”躍出圈子，拾起鶴嘴雙筆，“通天徹地”，上下交征的砸來。

　　張無忌微微一哂：“有無兵刃，還不是一樣！”呼的一掌拍去，勁風壓得鶴筆翁氣也喘不過來。鹿杖客反手抄起鹿杖，挑向張無忌腰脅。張無忌連變數路拳法，使出學自少林神僧空性的“龍爪擒拿手”三十六式來，“撫琴式”、“鼓瑟式”、“捕風式”、“抱殘式”，攻勢凌厲之極。鹿杖客叫道：“這龍爪功練得很好啊，待會兒用來在地下挖坑，倒也不錯。”鶴筆翁道：“師哥，在地下挖坑干甚麼？”鹿杖客笑道：“那周姑娘死定了，挖坑埋人啊！”他一說話，心神微分，張無忌飛起一腳，踢在他左腿之上。鹿杖客一個踉蹌，隨即站定，將一根鹿杖舞得風雨不透。

　　張無忌回頭又望趙敏與周芷若一眼，只見她二人顫抖得更是厲害了，問道：“敏妹，怎樣？”趙敏道：“糟糕！冷得緊！”張無忌吃了一驚，微一思索，已明其理，本來周芷若身中玄冥神掌，陰寒縱然厲害，也只她一人身受，這時連趙敏也冷了起來，想必是趙敏好心，伸掌助周芷若運功抗御。她二人功力相差甚遠，周芷若的內功又十分怪异，以致趙敏救人不得，反受其累。張無忌雙拳大開大闔，只盼盡速擊退二老。但二老离得遠遠地，忽前忽後，只是拖延，不跟他正面為敵。張無忌心下焦躁，叫道：“敏妹，你將周姑娘放在地下，別抱著她。”趙敏道：“我……我放不下。”張無忌奇道：“怎麼？”趙敏道：“她……她背心……粘住了我手掌。”說話時牙關打戰。身子搖搖欲墜。張無忌一驚更甚。

　　只聽得鹿杖客說道：“張教主，這周姑娘心好狠，她正在將體內寒毒傳到郡主娘娘身上，郡主娘娘快要死了。咱們來立個約，好不好？”張無忌道：“立甚麼約？”鹿杖客道：“咱們兩下罷斗，我得周姑娘身上的兩本書，你救郡主。”張無忌哼了一聲，心想：“這玄冥二老武功已如此了得，若再練成芷若的陰毒武功，此後作惡，再也無人制得了。”百忙中回頭一看，只見趙敏本來皓如美玉般的雙頰上已罩上了一片青色，滿臉上神色痛苦難當。張無忌退後兩步，左手抓住了她右掌，體內九陽真氣便即從手掌上源源傳去。鹿杖客叫道：“上前急攻！”玄冥二老一杖雙筆便疾風暴雨般猛襲而來。張無忌一大半真力用以解救趙周二女，身子既不能移動，又只剩下一掌迎敵，霎時間凶險萬分。嗤的一聲響，左腿褲腳被鶴嘴筆划破一條長縫，腿上鮮血淋漓。

　　趙敏本來被周芷若的陰寒之氣逼得幾欲凍僵，似乎全身血液都要凝結，得九陽真氣一沖，漸覺暖和。但張無忌單掌抵御玄冥二老，左支右絀，傳向趙敏的九陽真氣減弱。趙敏全身又格格寒戰。鹿杖客呼呼呼三杖，杖上鹿角直戳向張無忌眼睛。張無忌舉掌運力拍出，將鹿頭杖逼開。鶴筆翁著地滾進，左手筆一招“從心所欲”，點向腰間。張無忌無可趨避，只得施展挪移乾坤心法，要將他一筆之力卸開，但鶴筆翁這一筆力道沉重，是否能夠卸開實無把握。忽聽得當的一聲響，腰間一震，卻不感到疼痛，原來鶴筆翁這一筆正好點在他腰間懸著的屠龍刀之上。張無忌平素臨敵不使兵刃，和渡厄等三僧相斗也只以聖火令當鐵尺使，但從來不使刀劍，是以屠龍刀雖然挂在腰間，卻一直沒想到拔出御敵。

　　鶴筆翁這筆一點，登時提醒了他，當下大喝一聲，左腿踢出，將鶴筆翁逼得退開三步，回手拔刀，正好鹿杖再度刺到。張無忌屠龍刀揮出，嗤的一聲輕響，鹿杖上的鹿頭落地。鹿杖客大吃一驚，叫道：“啊喲！”鶴筆翁雙筆卷到，張無忌寶刀揚處，嗤嗤兩聲，一對鶴嘴筆又斷為四截。屠龍刀盤旋飛舞，化成一團白光。玄冥二老再也不敢搶近，張無忌體內的九陽真氣便盡數傳到了趙敏身上。這一全力發揮，周芷若所中的玄冥寒毒立時便驅趕殆盡。但陰陽二氣在人體內交感，此強彼弱，彼強則此弱，玄冥寒毒一盡，九陽真氣便去抵銷她所練的九陰內力。周芷若取得藏在倚天劍中的“九陰真經”後，生怕謝遜和張無忌知覺，只是晚間偷練，而時日迫促，無法從扎根基的功夫中循序漸進，因此內力不深，所習均為真經中落于下乘的陰毒武功，她中了“玄冥神掌”後，本想將陰寒之氣轉入趙敏體內，待得張無忌出手相援，只覺全身暖洋洋地十分舒適，正感氣力漸長，想要离開趙敏的手掌，一掙之下，竟似被一股極強的粘力吸住了，掙之不脫，自知適才趙敏的手掌被她背心粘住，此刻她背心反被趙敏手掌粘住，均是內力強弱有別之故，不禁大驚。

　　張無忌驅寒毒，但覺自己的九陽真氣送將出去，趙敏手上總是傳來一股寒氣與之相抗，他只道玄冥神掌的寒毒尚未驅盡，不住的加力施為，哪想到他每送一分九陽真氣過去，便消去了周芷若苦苦練得的一分九陰真氣。周芷若暗暗叫苦，卻又聲張不得，自知只要一張口說話，立時狂噴鮮血，真氣泄盡而亡。趙敏體內融和舒暢，笑道：“無忌哥哥，我好啦，你專心去對付玄冥二老罷！”張無忌道：“好！”內力回收。周芷若如遇大赦，脫了粘力，自知這麼一來，所中玄冥神掌的寒毒雖已驅盡，但自身的九陰內力卻也損耗極重，眼見張無忌舞動屠龍刀專心攻敵，當即伸出五指，揮手疾往趙敏頂門插落。趙敏大叫一聲：“啊喲！”只覺天靈蓋上一陣劇痛，只道此番再也沒命了，卻聽得喀喇一聲響，周芷若痛哼一聲，急奔而去。張無忌吃了一驚，忙回頭問道：“怎麼啦？”趙敏伸手一摸腦門，只嚇得魂飛天外，說不出話來。張無忌只道她已為“九陰白骨爪”所傷，一般的魂飛天外，右手舞刀擋住二老，左手去摸她頭頂，只覺著手處濕膩膩地，雖已出血，幸未破骨穿洞，心中一大塊石這才落地，安慰她道：“皮肉之傷，并不礙事！”心道：“奇怪，奇怪！”卻不知周芷若出手襲擊之時，他輸至趙敏體內的九陽真氣尚未退盡，而周芷若自己卻已內力大損，以弱攻強，非但傷對方不得，反而震痛自己手指。

　　張無忌這一分心，玄冥二老又攻了過來。這時他手中有了天下第一鋒銳的利刃，自覺仗此利器，胜人不武，反手將寶刀交于趙敏，內息極迅速的流轉一周，凝神專志，左手牽引，使出乾坤大挪移心法，將鶴筆翁拍來的一掌轉移了方向。這一牽一引中貫注了九陽神功，使的是乾坤大挪移第七層最高深的功夫。這層功夫最耗心血內力，絲毫疏忽不得，稍有運用不善，自己便會走火入魔，因此適才分心助趙周二女驅除寒毒之時，雖然情勢危急，卻不敢使用。玄冥二老是頂尖高手，如以第五六層的挪移乾坤功夫對付，卻又奈何二人不得。這一撥之下，鶴筆翁右掌拍出，波的一響，正中鹿杖客肩頭。鹿杖客吃了一驚，怒道：“師弟，你干甚麼？”鶴筆翁武功極精，心思卻頗遲鈍，一件事須得思索良久，方明其理，這一下事出倉卒，自己也莫名其妙，愕然難答，但知定是張無忌搗鬼，心想只有加緊攻擊敵人，方能向師兄致歉，于是運勁右腿，飛腳踢出。張無忌左手拂去，粘引之下，這一腳又踢向鹿杖客小腹丹田。鹿杖客驚怒之下，喝道：“你瘋了麼？”趙敏叫道：“不錯，鶴先生，快將你這犯上作亂、好色貪淫的師兄擒住，我爹爹重重有賞。”張無忌心下暗笑：“這挑撥离間之計果然甚妙。”他本想以挪移乾坤之法引得鶴筆翁去打鹿杖客，再引鹿杖客去打鶴筆翁，這時聽了趙敏之言，當下只是牽引撥動鶴筆翁的拳腳，對付鹿杖客時卻是太極拳的招數，叫道：“鶴先生，不用擔心，你我二人合力，定能宰了這頭淫鹿。汝陽王已封你為……封你為……”一時卻想不到合適的官職。

　　趙敏叫道：“鶴先生，你封官的官誥，便在這兒。”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束紙片一揚，讀道：“嗯，是大元護國揚威大將軍，快加把勁啊。”張無忌右掌拍出，將鹿杖客逼向左側，正好鶴筆翁的左掌被他引得自左而右的擊到，成為左右夾攻之局。鹿杖客和鶴筆翁數十年來親厚胜于同胞，原不信他會出賣自己，但此刻眼見鶴筆翁接連五招，都是攻向自己要害，拳腳之中又是積蘊全力，直欲制自己死命，哪里還有半分情誼？他憤慨异常，喝道：“你貪圖富貴，全不顧念義氣麼？”鶴筆翁急道：“我……我是……”趙敏接口道：“不錯，你這是迫不得已，為了要做護國揚威大將軍，得罪師兄，那也是無話可說了。”張無忌右手加了十成力，凝神牽帶，鶴筆翁一掌拍將過去，砰的一聲響，重重擊在鹿杖客肩頭。鹿杖客大怒，反手一掌，將鶴筆翁左邊牙齒打落數枚。鶴筆翁年紀已老，口中就只剩下左邊這幾枚牙齒，向來十分珍惜，這一來不禁也激發了怒氣，喝道：“師哥，你也太不分好歹，又不是我故意打你。”鹿杖客怒道：“是誰先動手了？”他見聞雖博，卻不知世間竟有挪移乾坤第七層神功的偌大威力，以鶴筆翁如此武功修為，即令張無忌能胜他殺他，卻決計不能用借力打力的法門來倒轉他掌力，是以絲毫沒疑心到是張無忌從中作怪。鶴筆翁急欲表明心跡，罵道：“賊小子，你搗鬼！”趙敏叫道：“是啊，不用再叫他師哥，罵他‘賊小子’便了。”張無忌左掌壓住了鹿杖客掌力，右手一引，鶴筆翁一掌擊上了鹿杖客右頰，登時高高腫起。張無忌見鹿杖客憤怒欲狂，紅了雙眼，掌力源源催動，知道离間之計已成，喝道：“鶴先生，這淫鹿交與你了。”左足一點，縱身躍開，攜了趙敏的手便走。只見玄冥二老你一拳，我一腳，斗得激烈异常。趙敏道：“鶴先生，你擒住你師哥後，屠龍刀中的武功秘笈可以借你觀看一月。快立大功，良機莫失。”

　　鹿杖客更是怒氣勃發，下手毫不容情。他二人藝出同門，武功半斤八兩，這一場惡戰，也不知斗到何時方休。兩人回到少林寺中，張無忌察看趙敏頭頂傷痕無礙，忽然想起一事，道：“敏妹，你身上湊巧帶著紙張，這一來不由得鹿杖客不信。”趙敏笑吟吟的從懷中取出兩束薄薄的紙片，在他面前一揚，笑道：“你猜這是甚麼？”

　　張無忌笑道：“你叫我猜的東西，反正我定是一輩子也猜不出的，也懶得費神了。”

　　趙敏將兩束紙片放在他手里。張無忌就燭光一看，只見這些紙片其實非紙，乃是薄如蟬翼的絹片，密密麻麻的寫滿了細如蠅頭的工整小楷。第一束上開頭寫著“武穆遺書”四字，內文均是行軍打仗、布陣用兵的精義要訣。再看第二束時，見開頭四字是：“九陰真經”，內文盡是諸般神奇怪异的武功，翻到最後，“九陰白骨爪”和“摧心掌”等赫然在內。他心中一凜，說道：“你……你是從周姑娘身上取來的？”趙敏笑道：“當她不能動彈之時，我焉有不順手牽羊之理？這些陰毒功夫我可不想學，但取來毀了，胜于留在她手中害人。”張無忌隨手翻閱九陰真經，讀了幾頁，只覺文義深奧，一時難解，然決非陰毒下流的武學，說道：“這經上所載武功，其實極是精深，依法修練，一二十年之後，相信成就非同小可，若是只求速成，學得一些皮毛，那就害人害己了。”頓了一頓，又道：“那位身穿黃衫的姊姊，武功與周姑娘明明是一條路子，然而招數正大光明，醇正之極，似乎便也是從這九陰真經中而來。”趙敏道：“她說甚麼‘終南山後，活死人墓，神雕俠侶，絕跡江湖’，這四句話是甚麼意思？”張無忌搖頭道：“日後咱們見到太師父，請教他老人家，或許能明白其中緣由。”兩人閒談幾句，見山下軍情并無變化，當即分別安寢。

## 第四十章　不識張郎是張郎

　　次晨張無忌一早起身，躍上高樹\*此起彼落，顯是調兵遣將，十分忙碌。張無忌道：“敏妹！”趙敏應道：“嗯，怎麼？”

　　張無忌微遲疑，道：“沒甚麼，我隨口叫你一聲。”他本想與趙敏商議打退元兵之法，以她之足智多謀，定有妙策，但轉念一想：“她是朝廷郡主，背叛父兄而跟隨于我，再要她定計去殺自己蒙古族人，未免強人所難。”是以話到口邊，又忍住了不說。趙敏鑒貌辨色，已知其意，歎了口氣，說道：“無忌哥哥，你能體諒我的苦衷，我也不用多說了。”

　　張無忌回入室中，徬徨無策，隨手取出趙敏昨晚取來的那兩束紙片，看了幾頁“九陰真經”，又再翻閱“武穆遺書”，披覽了幾章，無意中看到“兵困牛頭山”五個小字，心中一動，仔細看下去，卻是岳飛敘述當年如何為金兵大軍包圍、如何從間道脫困、如何突出奇兵、如何內外夾攻而大獲全胜，種種方略，記敘詳明。張無忌拍案大叫：“天助我也！”掩住兵書，靜靜思索，這少室山上的情勢，雖與岳飛當年被困牛頭山時的情景大不相同，然用其遺意，未始不能出奇制胜。他越想越是欽服，暗想岳武穆果是天縱奇才，如此險著，常人哪里想得到，又想用兵之道便如武功一般，若是未得高人指點，高下巧拙，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他以手指蘸了茶水，在桌上繪畫圖形，雖覺行險，卻未始不能僥幸得逞，心想以寡敵眾，終不能以堂堂正正之陣取胜。當下心意已決，來到大雄寶殿，請空聞方丈召集群雄。片刻間各路英雄齊到殿中。張無忌居中一站，說道：“此刻韃子兵馬聚集山下，料想不久便會大舉攻山。咱們雖然昨日小胜，挫了韃子的銳氣，但韃子若是不顧性命的蜂擁而上，究屬難以抵擋。在下不才，蒙眾位英雄推舉，暫充主帥。今日敵愾同仇，請各位暫聽在下號令。”群雄齊道：“但有所命，自當凜遵，不敢有違。”張無忌道：“好！吳旗使聽令！”銳金旗掌旗使吳勁草踏上一步，躬身道：“屬下聽令。”心想：“教主發令，第一個便差遣到我，實是我莫大榮幸。不論命我所作之事如何艱危，務須舍命以赴。”張無忌說道：“命你率領本旗兄弟，執掌軍法，哪一位英雄好漢不遵號令，銳金旗長矛短斧齊往他身上招呼。縱然是本教耆宿、武林長輩，俱無例外。”吳勁草大聲道：“得令！”抽出了懷中一面小小白旗，捧在手中。吳勁草本人的武功聲望，在江湖上未臻一流之境，旁人對他原不如何重視。但自那日廣場上五行旗大顯神威，群雄均知他手中這面白旗所到之處，跟著而來的便是五百枝羽箭、五百根標槍、五百柄短斧，任你本領通天，霎時之間也是成為一團肉醬，是以見他白旗展動，心中都是一凜。原來張無忌翻閱《武穆遺書》，見第一章便說：“治軍之道，嚴令為先。”他知這些江湖豪士向來人人自負，各行其是，個別武功雖強，聚在一起卻是烏合之眾，若非申令部勒，令人人遵從指揮，決不能與蒙古精兵相抗，因此第一件事便命銳金旗監令執法。張無忌指著殿前的一堵照壁，說道：“眾位英雄，凡是輕功高強，能一躍而上此堵照壁的，請一獻身手。”群雄中登時有不少人臉現不滿之色，心道：“這是甚麼當口，卻叫我們來干這無關緊要的縱高竄低？”有些前輩高手更覺他小覷了人，大是不愉。張松溪排眾而出，說道：“我能躍上。”躍上照壁，輕輕從另一面翻下，武當派梯云縱輕功名聞天下，以張松溪的能耐，要躍過這堵照壁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但他毫不賣弄，只老老實實的遵令躍過。接著俞蓮舟、殷梨亭、楊逍、范遙、韋一笑、殷野王等高手一一遵行，只見群雄如穿花蝴蝶，接二連三的躍過牆去，有的炫耀輕功，更在半空中演出諸般花式，躍到西百余人，余下便再無人試。這堵照壁著實不低，若非輕功了得，卻也不易一躍而上。群雄武功修為不同，往往擅于拳腳兵刃的，輕功便甚平常，江湖上的成名人物無不有自知之明，決不肯當眾自暴其短。張無忌見這四百余人之中，少林派僧眾占了八九十人，心想：“少林是武林中第一大門派，果然名不虛傳。單以輕功一項而論，好手便遠較別派為多。”于是傳令道：“俞二伯、張四伯、殷六叔，請你們三位帶同擅長輕功的眾位英雄，虛張聲勢，假裝寺中人眾盡數逃走，引得敵軍來追，一到後山，即便如此如此。”武當派俞張殷三俠齊聲接令。張無忌一一分派，何者埋伏，何者斷後，何者攻堅，何者側擊，俱各詳細安排。楊逍等見他設計巧妙，而布陣迎敵，又如此井井有條，若有預謀，無不驚訝，卻不知他乃是襲用岳武穆遺法，只是因地形有异、部屬不同，而略加更改而已。

　　張無忌分派已畢，最後說道：“空聞方丈、空智神僧兩位，請率同峨嵋派諸位，救護死傷。”周芷若既不在山上，峨嵋派無人為首，張無忌自覺與峨嵋派嫌隙甚深，不便指揮，因此請空聞、空智這兩位德高望重的神僧率領，料想峨嵋群弟子不致抗命。他號令一下，峨嵋派的男女弟子果然默然接令，并無异言。張無忌朗聲說道：“今日中原志士，齊心合力，共與韃子周旋。少林派執掌鐘鼓的諸位師父，便請擂鼓鳴鐘。”群雄轟然歡呼，抽刀拔劍，意氣昂揚。

　　烈火旗將寺中積儲的柴草都搬了出來，堆在寺前，發火燃燒，片刻間煙焰沖天而起。厚土旗在各處佛殿頂上舖以泥沙，烈火旗再在泥沙上堆柴澆油，點燃火頭，如此縱火，不致延燒殿身，從山下遠遠望將上來，卻見數百間寺院到處有熊熊大火冒上。山下元軍先聽得鐘鼓響動，已自戒備，待見山上火起，都道：“不好，蠻子放火燒寺，定要逃走。”

　　俞蓮舟率領一百五十余名輕功卓越的好漢，從少室山的左側奔了下去。奔不到山腰，元軍已大聲鼓噪，列隊追來。群雄四散亂走，好教元軍羽箭無法叢集射發。第二批由張松溪率領，第三批由殷梨亭率領。每人背上各負一個大包袱，包中藏的不是木板，便是衣被。在元軍看來，果是棄寺逃命的狼狽情狀，羽箭射中包袱，卻傷不到人。元軍于煙霧之中看不清人數多寡，當下分兵一萬追趕，余下一個萬人隊留在原地防變。張無忌向楊逍道：“楊左使，韃子將軍頗能用兵，并不全軍追逐。這倒麻煩了。”楊逍道：“是，此事确實可憂。”只聽得山下號角響起，元軍兩個千人隊分從左右攻上山來，山坡崎嶇，蒙古小馬卻馳騁如飛，長矛鐵甲，軍容甚盛。待元軍先鋒攻到半山亭邊，張無忌一揮手，烈火旗人眾從兩側搶開，伏在草中。待敵軍二千人馬又前進百余丈，辛然一聲呼哨，噴筒中石油射出，烈火忽發，都往馬匹身上燒去。群馬悲嘶驚叫，一大半滾下山去，登時大亂。

　　元軍軍紀嚴明，前隊雖敗，後隊毫不為動，號令之下，三個千人隊棄去馬匹，步攻而前。烈火旗再噴火焰，又燒死燒傷了數百人，余人仍是奮勇而上。洪水旗掌旗使唐洋揮動黑旗，毒水噴出，跟著厚土旗擲出毒砂，將元兵打得七零八落。雖有數百人攻上山峰，盡被銳金、巨木二旗殲滅。猛聽得山下擂鼓聲急，五個千人隊人眾豎起巨大盾牌，列成橫隊，如一道鐵牆般緩緩推前。這麼一來，烈火、毒水、毒砂等均已無所施其技，即令巨木旗以巨木上前撞擊，看來也只能撞開幾個缺口，無濟于事。

　　空聞方丈眼見事急，說道：“張教主，請各位迅速退去，保存我中原武林的元氣。今日雖敗，日後更可卷土重來。”正惶急間，忽聽得山下金鼓大振，一枚火箭沖天而起，跟著殺聲四起。楊逍大喜，說道：“教主，咱們的援兵來啦！”從山頂下望，瞧不見山下情景，但煙塵騰空，人喧馬嘶，援軍顯是來得甚眾。張無忌高聲叫道：“援軍已到，大伙兒沖啊！”山上群雄各挺兵刃，沖殺下去。張無忌又叫：“各位英雄，先殺官，後殺兵。”群雄紛紛吶喊：“先殺官，後殺兵！”

　　蒙古軍每十名士兵為一十人隊，由什長率領，其上為百人隊，千人隊，萬人隊，層層統屬，臨陣時如心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張無忌傳令專揀元軍官長殺戮，若是兩軍對壘，列陣攻戰，此法難行，但此刻元軍在山坡上散戰，元兵雖精，官長武功終究不及中原英俠，幾名千夫長、百夫長登時被殺。一支蒙古精兵亂成了一團。

　　張無忌等沖到山腰，只見山下旌旗招展，南首旗上一個“徐”字，北首旗上一個“常”字，知道是徐達與常遇春到了。徐常二人本在淮泗，此時恰在豫南，得到布袋和尚說不得傳訊，獲悉教主被圍少室山，盡起部屬，星夜來援。其時豫南鄂北一帶，明教義軍與元軍混戰經年，雙方所占地域犬牙交錯，說來便來，甚是近便，不到兩日，便已趕到。徐達與常遇春所率教眾都是久經戰陣之士，兼之人數眾多，逼迫元軍西退。另一路元軍萬人隊追趕假裝棄寺逃走的群豪，直追向西方山谷。俞蓮舟、張松溪、殷梨亭率同數百名輕功卓越的好漢，邊斗邊退，逃入谷中。元軍萬夫長見山谷三邊均是峭壁，地勢凶險，但眼見敵人為數不多，谷中縱有埋伏，也盡能對付得了，于是揮軍緊追入谷。俞蓮舟等奔到懸崖之下，崖上早有數十條長索垂下，各人攀援而上。那萬夫長眼見中計，急令退軍，不料谷口烈火、毒砂、羽箭、毒水紛紛射來，巨木旗將一段段巨木堆起，封住了谷口。

　　便在此時，元軍第二路敗兵又到，見前無去路，便漫山遍野的四散奔逃。張無忌和徐達先後趕到，均叫：“可惜！”若是事先聯絡妥善，將元軍第二個萬人隊一齊驅入谷中，便可一鼓而殲。張無忌既沒料到元軍只分兵一半追趕，又不知援軍會來得如此神速。畢竟指揮戰陣，非其所長，“武穆遺書”上所傳戰法雖佳，但即學即用，終究難以盡會，若不是徐達、常遇春及時趕到，少林寺固然劫數難逃，而困入谷中的第一個元軍萬人隊，也終于會給友軍救出。

　　當下徐達號令部隊搬土運石，再在谷口加封，一隊隊弓箭手攀到崖頂，居高臨下的向谷中發箭。元軍身處絕地，無力還手，唯有找尋山石隱身躲藏。

　　不久常遇春率隊趕到，與張無忌會見，久別重逢，均是不胜之喜。常遇春大叫：“搬開土石，咱們沖進去將眾韃子殺個干淨。”徐達笑道：“谷中無水無米，不出七八日，韃子渴的渴死，餓的餓死，何勞你我兄弟動手？”常遇春笑道：“總是親手殺的干脆。”他年紀雖較徐達為長，但平時素服徐達智謀，又見張無忌附和徐達之言，當下也不再說。徐常二人久經戰陣，每一號令均妥善扼要。張無忌自知遠為不及，即請徐常二人指揮，搜殺潰散的元兵。這一晚少室山下歡聲雷動，明教義軍和各路英雄慶功祝捷。群雄連日在少林寺中吃的都是素齋，口中早已淡得難過，這時大酒大肉，開懷飽啖。

　　席間張無忌問起常遇春身子如何，是否遵照他所開藥方調理。常遇春哈哈大笑，說道：“教主，你不必擔心，老常體健如牛，一餐要吃三斤肉，六大碗飯。打起仗來，三日三夜不睡覺也不當他一回事。”言下之意，自是說不必服甚麼藥。張無忌想起胡青牛昔日的言語，諄諄勸他須當服藥保重。常遇春唯唯答應，心下卻大不以為然。

　　徐達滿斟了一杯酒，奉給張無忌，說道：“恭賀教主，請盡此杯！”張無忌接過飲了。徐達說道：“屬下平日欽佩教主肝膽照人，武功絕倫，不料用兵竟亦如此神妙，實是本教之福，蒼生之幸。”張無忌哈哈大笑，說道：“徐大哥，你不用恭維我了。今日大胜，一來是徐常二位大哥來得神速，二來是靠了岳武穆的遺教。小弟實無半分功勞。”徐達奇道：“怎地是岳武穆的遺教？還盼教主明示。”

　　張無忌從懷中取出一束薄薄的黃紙，正是原來藏于屠龍刀中的《武穆遺書》，翻到“兵困牛頭山”那一節，遞了過去。徐達雙手接過，細細讀了一遍，不禁又驚又佩，歎道：“武穆用兵如神，實非後人所及。若是岳武穆今日尚在世間，率領中原豪傑，何愁不把韃子逐回漠北。”說著恭恭敬敬將遺書交回。張無忌卻不接過，說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這十六個字的真義，我今日方知。所謂‘武林至尊’，不在寶刀本身，而在刀中所藏的遺書。以此兵法臨敵，定能戰必胜，攻必克，最終自是‘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了。否則單憑一柄寶刀，又豈真能號令天下？徐大哥，這部兵書轉贈于你，望你克承岳武穆遺志，還我河山，直搗黃龍。”徐達大吃一驚，忙道：“屬下何德何能，怎敢受教主如此厚賜？”張無忌道：“徐大哥不必推辭。我為天下蒼生而授此兵書于你。”徐達捧著兵書，雙手顫抖。張無忌道：“武林傳言之中，尚有兩句言道：‘倚天不出，誰與爭鋒’？倚天劍眼下斷為兩截，但日後終能接上。劍中所藏，乃是一部厲害之極的武功秘笈。我體會這幾句話的真意，兵書是驅趕韃子之用，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權，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間百姓受其荼毒，那麼終有一位英雄手執倚天長劍，來取暴君首級。統領百萬雄兵之人縱然權傾天下，也未必便能當倚天劍之一擊。徐大哥，這番話請你記下了。”

　　徐達汗流浹背，不敢再辭，說道：“屬下謹遵教主令旨。”將《武穆遺書》供在桌上，對著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又拜謝張無忌贈書之德。此後徐達果然用兵如神，連敗元軍，最後統兵北伐，直將蒙古人趕至塞外，威震漠北，建立一代功業。自此中原英雄傾心歸附明教，張無忌號令到處，無不凜遵。明教數百年來一直為人所不齒，被目為妖魔淫邪，經此一番天翻地覆的大變，竟成為中原群雄之首，克成大漢子孫中興的大業。其後朱元璋雖起异心，迭施奸謀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國號不得不稱一個“明”字。明朝自洪武元年戊申至崇禎十七年甲申，二百七十七年的天下，均從明教而來。

　　群雄歡飲達旦，盡醉方休。到得午後，群雄紛紛向空聞、空智告辭。張無忌見峨嵋派弟子七零八落，心下惻然，又見宋青書躺在擔架之上，不知生死如何，便走近前去，向靜慧說道：“我瞧瞧宋大哥的傷勢。”靜慧冷冷的道：“貓哭耗子，也不用假慈悲了。”周顛便在左近，忍不住罵道：“我教主顧念你掌門人的舊日情分，才給這姓宋的治傷。其實這等欺師叛父之徒，人人均得而殺之，你這惡尼姑羅唆甚麼？”

　　靜慧待要反唇相稽，但見周顛容貌丑陋，神色凶惡，只怕他蠻不講理，當真動起手來，不免要吃眼前虧，只得強忍怒氣，冷笑道：“我峨嵋派掌門人世代相傳，都是冰清玉洁的女子。周掌門若非守身如玉的黃花閨女，焉能做本派掌門？哼，宋青書這種奸人留在本派，可污了周掌門的名頭。李師侄、龍師侄，將這家伙送回給武當派去罷！”抬著宋青書的兩名峨嵋弟子齊聲答應，將擔架抬到俞蓮舟身前，放下便走。眾人都吃了一驚。俞蓮舟道：“甚……甚麼？他不是你掌門人的丈夫麼？”靜慧恨恨的道：“哼，我掌門人怎能將這種人瞧在眼中？她氣不過張無忌這小子變心逃婚，在天下英雄之前羞辱本派，才騙得這小子來冒充甚麼丈夫。哪知……哼哼，早知如此，我掌門人又何必負此丑名？眼下她……她……”張無忌枉一旁聽得呆了，忍不住上前問道：“你說宋夫人……她……她其實不是宋夫人？”靜慧轉過了頭，恨恨的道：“我不跟你說話。”便在此時，躺在擔架上的宋青書身子動了一動，呻吟道：“殺了……殺了張無忌麼？”靜慧冷笑道：“別做夢啦！死到臨頭，還想得挺美。”

　　殷梨亭見靜慧氣鼓鼓的，說話始終不得明白，低聲向峨嵋派另一名女弟子貝錦儀問道：“貝師妹，到底是怎麼回事？”貝錦儀當年與紀曉芙甚是交好，聽他問起，沉吟半晌，道：“靜慧師姊，殷六俠也不是外人，小妹跟他說了，好不好？”靜慧道：“甚麼外人不外人的？不是外人要說，是外人更加要說。咱們周掌門清清白白，跟這姓宋的奸徒沒半絲瓜葛。你們親眼得見掌門人臂上的守宮砂。此事須得讓普天下武林同道眾所周知，免得壞了我峨嵋派百年來的規矩……”殷梨亭心想：“這靜慧師太腦筋不大清楚，說話有點兒顛三倒四。”向貝錦儀道：“貝師妹，既是如此，便盼詳示。我這宋師侄如何投身貴派，與貴派掌門人到底有何干系，小兄日後得須向家師稟告。此事關涉貴我兩派，總要不傷了雙方和氣才好。”貝錦儀歎了口氣，道：“以這位宋少俠人品武功，本來是武林中少見的人物，只是一念情痴，墮入了業障。我掌門人似乎答允過他，待得殺了張無忌，洗雪棄婚之辱，便即下嫁于他。因此他甘心投入本派，向我掌門人討教奇妙武功。前日英雄大會之上，掌門人突然聲稱自己是‘宋夫人’，說是這宋少俠的妻子，當時本派弟子人人十分驚异。當日掌門人威震群雄，懾服各派……”周顛插嘴道：“是我們教主故意相讓的，有甚麼大氣好吹！”貝錦儀不去理他，續道：“本派弟子雖都十分高興，但到得晚間，眾人還是問她‘宋夫人’這三字的由來。掌門人露出左臂，森然道：‘大伙兒都來瞧瞧！’咱們人人親眼見到，她臂上一粒守宮砂殷紅如昔，果然是位知禮守身的處子。掌門人說道：‘我自稱宋夫人，乃一時權宜之計。只是要氣氣張無忌那個子，叫他心神不定，比武時便能乘機胜他。這小子武功卓越，我确是及不上他。為了本派的聲名，我自己的聲名何足道哉？’”她這番話朗然說來，有意要讓旁邊許多人都聽得明白，又道：“本派男女弟子，若非出家修道，原本不禁娶嫁，只是自創派祖師郭祖師以來，凡是最高深的功夫，只傳授守身如玉的處女。每個女弟子拜師之時，師父均在咱們臂上點下守宮砂。每年逢到郭祖師誕辰，先師均要檢視，當年紀師姊……就是這樣……”她說到這里，含糊其詞，不再說了。殷梨亭等卻均已了然，知道貝錦儀本想說當年紀曉芙為楊逍所誘失身，守宮砂消失，這才給滅絕師太發覺。殷梨亭與楊不悔婚後夫妻情愛甚篤，可是此時想起紀曉芙來，心下不禁憮然，忍不住向楊逍瞥了一眼，只見他熱淚盈眶，轉過了頭去。貝錦儀道：“殷六俠，我掌門人存心要氣一氣明教張教主，偏巧這位宋少俠又對我掌門人痴纏不休，以致中間生出許多事來。只盼宋少俠身子復原，殷六俠再向張真人和宋大俠美言幾句，以免貴我兩派之間生下嫌隙。”

　　殷梨亭點頭道：“自當如此。我這師侄忤逆犯上，死不足惜，實是敝派門戶之羞，我倒盼他早些死了干淨。”他心腸本軟，但想到宋青書害死莫聲谷的罪行，實是痛恨無比。正說話間，忽聽得遠遠傳來一聲尖銳的呼喊，似乎是周芷若的聲音，呼聲突兀駭懼，顯是遇上了甚麼凶險無比的變故。眾人突然之間，都不由得毛骨悚然，此刻在光天化日之下，前後左右都站滿了人，然而這一聲驚呼，卻如斗然有惡鬼出現一般。眾人不約而同的轉頭向聲音來處瞧去。張無忌、靜慧、貝錦儀等都快步迎上。

　　張無忌生怕周芷若遇上了厲害敵人，發足急奔，幾個起落，已穿過樹林，只見一個青影狂奔而來，正是周芷若。他忙迎將上去，問道：“芷若，怎麼啦？”周芷若臉色恐怖之極，叫道：“鬼，鬼，有鬼追我！”縱身扑入張無忌懷中，兀自瑟瑟發抖。張無忌見她嚇得失魂落魄，當下輕拍她肩膀，安慰道：“別怕，別怕！不會有鬼的。你瞧見了甚麼？”只見她上衣已被荊棘扯得稀爛，臉上手上都有不少血痕，左臂半只衣袖也已扯落，露出一條雪藕般的白臂，上臂正中一點，如珊瑚，如紅玉，正是處女的守宮砂。

　　張無忌精通醫藥，知道處子臂上點了這守宮砂後，若非嫁人或是失身，終身不退。他先前聽了靜慧和貝錦儀的言語，尚自將信將疑，此刻親眼得見，更無半分懷疑，霎時之間，心中轉了無數念頭：“嫁宋青書為室云云，果然全無其事。她為甚麼要騙我？為甚麼存心氣我？難道當真是為了那‘當世武功第一’的名號？還是想試試我心中對她是否尚有情意？”轉念又想：“張無忌啊張無忌，周姑娘是害死你表妹的大仇人，她是處女也好，是人家的妻室也好，跟你又有甚麼相干？”但見周芷若實在怕得厲害，不忍便推開她。

　　周芷若伏在張無忌懷中，感到他胸膛上壯實的肌肉，聞到他身上男性的氣息，漸漸鎮定，說道：“無忌哥哥，是你麼？”張無忌道：“是我！你見到了甚麼？干麼怕成這樣？”周芷若突然又驚惶起來，哇的一聲，熱淚迸流，靠在他肩上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

　　這時楊逍、韋一笑、靜慧、殷梨亭等眾人均已趕到，突然看到這等情景，相互使個眼色，都悄悄的退了回去。在明教、武當派、峨嵋群俠心中，均盼周芷若與張無忌言歸于好，結為夫婦。各人于趙敏的昔日怨仇固難釋然，又總覺趙敏是蒙古貴女，張無忌若娶她為妻，只怕有礙興復大業。周芷若哭了一陣，忽道：“無忌哥哥，有人追來麼？”張無忌道：“沒有！是誰追你？是玄冥二老麼？”周芷若道：“不！不是！你瞧清楚了，真的沒人……不，不是人……沒甚麼東西追來麼？”張無忌微笑道：“青天白日之下，有甚麼看不清楚的。”他聲轉溫柔，說道：“芷若，你連日使力過度，實在累狠了，想必頭暈眼花，看錯了甚麼。”周芷若道：“不會，決計不會的。我見了它三次，接連三次。”話聲顫抖，兀有余悸。張無忌道：“見到三次甚麼？”

　　周芷若扶著他肩頭，顫巍巍的站了起來，回頭望了一眼。望這一眼似是使了極大力氣，立即又轉眼向著張無忌，見到他溫柔關懷的神色，心中一酸，全身乏力，軟倒在地，說道：“無忌哥哥，我……我都是騙你的，倚天劍和屠龍刀是我盜的……殷……殷姑娘是我殺……殺的，謝大俠是我下手點的穴道。我……我沒嫁宋青書。我心中實在……實在自始至終，便只有一個你。”

　　張無忌歎道：“這些事情，我都知道，可是……可是你又何苦如此？”周芷若哭道：“你卻不知道我師父在萬安寺的高塔之上，跟我說了些甚麼。她將屠龍刀與倚大劍中的秘密說與我知曉，要我立誓盜到寶刀寶劍，光大峨嵋一派。要我立下毒誓，假意與你相好，卻不許我對你真的動情……”

　　張無忌輕撫她手臂，想起當年親眼見到滅絕師太發掌擊斃紀曉芙，見她在大漠中立誓殲滅明教，又見她手持倚天劍亂殺銳金旗旗下教眾，直至後來大都萬安寺塔下，她宁可身死，也不愿受自己援手，可以想見她對明教怨毒之深，痛恨之切。周芷若既承她衣缽，受她遺命，種種陰狠毒辣的行徑，自必均是出于師父所囑。他本性原是極易原諒旁人的過失，向來不善記仇，又想到她幼時漢水舟中喂飯服侍之德，那日光明頂上惡斗何太沖夫婦及華山派高矮二老，若不是她從旁指點，說不定自己當時便已死于非命；又想起她的所作所為雖然陰毒狡猾，但實是出于對自己的深情，這時她楚楚嬌弱，伏在自己懷中，不禁頓生怜惜之心，柔聲道：“芷若，你到底見到了甚麼，竟這等害怕？”

　　周芷若霍地躍起，說道：“我不說。是那冤魂纏上了我，我自己作惡多端，原是當有此報。我今日一切跟你說明白了，我……我已命不久長……”說著掩面疾走，向山下奔去。張無忌茫無頭緒，心想：“甚麼冤魂纏上了她？難道是丐幫幫眾復仇，裝神弄鬼的來嚇她麼？”慢慢在後跟去。只見她走入峨嵋派群弟子之中，貝錦儀取過一件外衣給她披上。周芷若低聲吩咐甚麼，群弟子一齊躬身。

　　這時山下群雄又走掉了一大批，空聞、空智二人忙著送別。楊逍、范遙等人都聚到張無忌身旁。張無忌道：“咱們也好走了。”只見周芷若走到空聞跟前，低聲跟他說了幾句話，空聞臉色大變，怔了一怔，隨即搖頭，意似不信。周芷若再說了幾句話，忽地跪了下來，雙手合十，喃喃禱祝甚麼。空聞神色莊嚴，口誦佛號。周顛道：“教主，此事你非得阻止不可，不阻止不行。”張無忌道：“阻止甚麼？”周顛道：“周姑娘要出家做和尚。她……她身入空門，你可糟了。”楊逍冷笑道：“周姑娘就算出家，也只做尼姑，不會做和尚，哪有拜少林僧為師之理？”周顛用力在自己額頭上擊了一記，說道：“對，對！我一時胡塗了。那麼周姑娘求空聞大師干甚麼？一個少林派掌門，一個峨嵋派掌門，分庭抗禮，不用跪下啊。”

　　只見周芷若站起身來，臉上略有寬慰之色。張無忌歎道：“別人的閒事，咱們不用多管了。”回頭說道：“敏妹，咱們該得走了。”哪知這一回頭，卻不見趙敏。

　　這些日來，趙敏伴在他的身旁，形影不离，張無忌微微一驚，問道：“趙姑娘呢？”心中暗叫：“不妙，莫要芷若伏在我的懷中之時，給敏妹看到了，只道我舊情不斷，竟爾舍我而去？”忙打發人尋覓。烈火旗掌旗使辛然說道：“啟稟教主，屬下見趙姑娘下山去了！”張無忌好生難過：“敏妹不顧一切的隨我，經歷了多少患難，我豈可負她？”當即向楊逍道：“楊兄，此間事務，請你代我料理，我先走一步。”于是向空聞、空智告別，又別過俞蓮舟、張松溪、殷梨亭等人，向周芷若道：“芷若，好生保重，後會有期。”

　　周芷若低目垂眉，并不回答，只微微點了點頭，數滴珠淚，落入塵土。張無忌展開輕功，向山下疾馳。山道上一列數里，都是從少林寺歸去的各路英雄，他不愿逐一招呼，從各人身旁一晃即過，卻始終不見趙敏的蹤跡。一口氣追出三十余里，天色將晚，道上人跡漸稀，忽想：“敏妹工于計謀，她既有心避開我，多半不從大路行走。否則以我腳程之快，早就趕上了。莫非她躲在少室山中，待我走後，她再背道而行？”一時心急如焚，顧不得饑渴，在群山叢中又兜了轉來，時時躍上樹巔高坡，四下眺望。空山寂寂，唯見歸鴉。

　　他直繞到少室山後，仍不見趙敏，心想：“不論如何，我對你此心不渝，縱然是天涯海角，終究也要找到你。”這麼一想，心下便即坦然，見東北角山坳里兩株大槐樹并肩聳立，當下躍上樹去，找到一根橫伸的枝干，展身臥倒。勞累整日，多經變故，這一躺下，不久便沉沉睡去。

　　睡到中夜，夢寐間忽聽得數十丈外有輕輕的腳步之聲，當即驚覺。其時一輪明月已斜至西天，月光下見山坡上一人飄行極快，正向南行。那人背影纖細，一搦瘦腰，是個身材苗條的女子。他大喜之下，一聲“敏妹”險些兒便叫出口來，但立即覺察不對，那女子身形比趙敏略高，輕功身法更大不相同，腳步輕靈胜于趙敏，飄忽處卻又不及周芷若。他好奇心起：“這少女深宵獨行，不知為了何事？”本來此事與他毫不相干，更不愿去窺探人家姑娘的私事，但不禁想到：“說不定能從這少女身上找到敏妹。倘若她與敏妹全然無關，我悄悄走開便是了，原也無礙。還是別輕易放過任何線索為是。”于是扶著樹干，輕輕溜下。他生怕被那少女發覺，不敢近躡，心想深宵跟蹤一個不相識的少女，難免有輕薄之嫌。只見她穿一身黑衣，正是往少林寺去，心道：“她即使跟敏妹無關，所圖謀的也必是武林中之事。若她意欲不利于少林，這件閒事我也得插手管上一管。”停步傾聽，四下更無旁人，知那少女并無後援。行了約莫一頓飯時分，那少女始終沒回頭一次。張無忌覺得她背影隱隱有些眼熟，似乎從前曾經見過，心想：“是武青嬰姑娘麼？是峨嵋派哪一位女弟子麼？”又行數里，少林寺已然在望。那少女轉過山坡，便到了寺旁。她放慢腳步，在樹木山石間躲躲閃閃，顯是生怕給人發見蹤跡。忽聽得清磬數聲，從少林寺大殿中傳出，跟著梵唱聲起，數百名僧人一齊誦經。張無忌大奇：“少林僧人居然半夜三更還在念經，且是這許多僧人，難道在做甚麼大法事麼？”那少女行止更加閃縮，又前行數十丈，已到了大殿之旁。忽聽得腳步聲輕響，那少女在草叢中伏下，跟著四名少林僧手提戒刀禪杖，巡視過來。那少女待四僧走過，這才長身，縱身一躍，已到了殿外長窗之旁。這一縱躍飄如飛絮，已是武林中一流的輕功。張無忌見她雙手沒帶兵刃，孤身一人，不像是到少林寺來生事的模樣，要瞧明她究是何人，到底是否相識，于是彎腰從她身後繞過，斜行到大殿西北角上。他自知此時處境十分尷尬，若被少林寺中僧人知覺，以他身分，竟然深夜來寺窺探，對方縱然佯作不知，也是大損顏面，是以加倍小心，一步一動，輕捷有如貓鼠。

　　這時殿中誦經聲又起，他湊眼窗縫看去，見大殿上數百名僧人排列整齊，一行行的坐在蒲團之上，各人身披黃袍，外罩大紅金線袈裟，有的手執法器，有的合十低誦，正在做超度亡魂的法事。他登即省悟：“這次英雄大會傷了不少人，元軍攻山，雙方陣亡更眾。寺中僧侶連夜為死者超度，愿他們往生極樂。”見空聞大師站在供桌前親自主祭，他右首站的卻是個少女。張無忌一見，微微一驚，這少女正是周芷若。雖只見到她側面，亦已看出她神色怔忡不定，秀眉深蹙，若有深憂，心道：“是了。日間芷若在空聞大師面前跪倒，原來是求他做法事，想必是她深深忏悔自己所作所為，她爪下劍底，傷的無辜太多。”凝目向供桌上瞧去，只見中間一塊靈牌之上寫的赫然是“女俠殷离之靈位”七字。

　　張無忌一陣神傷，想起表妹身世之慘，對自己之一往情深，不由得怔怔的掉下淚來。

　　鐘磬木魚中，周芷若盈盈下拜，口唇微動，低聲禱祝。張無忌運起神功，凝神傾聽，依稀聽到：“殷姑娘……你在天之靈，好生安息……別來擾我……”他手扶牆壁，思潮起伏：“表妹命喪于她劍底，固然命苦，但芷若內心深受折磨，所受痛苦，未必比表妹更少。”腦海中突然隱隱涌起了當日在光明頂上聽到明教教眾所誦的幾句歌來：“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怜我世人，憂患實多！怜我世人，憂患實多！”周芷若緩緩站起身來，微一側身，臉向東首，突然臉色大變，叫道：“你……你……你又來了！”聲音尖銳，壓住了滿殿鐘磬之聲。張無忌順著她目光瞧去，只見長窗上糊的窗紙不知何時破了，破孔中露出一張少女的臉來，滿臉都是一條條傷痕。張無忌嚇得身子發顫，忍不住一聲驚呼。

　　那少女臉上雖是傷痕斑斑，又無昔日的凹凸浮腫，卻清清楚楚便是已死的殷离！他待要上前招呼，只是一雙腳一時不聽使喚，竟然僵住了不能移動。只見那張臉突然隱去，大殿中砰的一聲，周芷若往後摔倒。張無忌這時再也顧不得少林派生嫌，大聲叫道：“蛛兒，蛛兒，是你麼？”卻無人回答。他微一定神，飛身往來路追去，只見冷月斜懸，滿地樹影，那黑衣少女已不知去向。他雖素來不信鬼神，但身當此情此景，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心中發毛，站定了腳步，自聲自語：“是她，是她！怪不得背影好熟，原來是蛛兒。難道她鬼魂知道少林高僧為她超度，特來領經麼？難道她死得冤屈，真的是陰魂不散？”少林群僧聽得聲響，早有數人搶將出來察看，見到是張無忌，都不禁呆了。一名年長僧人上前行禮，說道：“不知張教主夤夜降臨，未曾迎迓，伏乞恕罪。”張無忌拱手道：“不敢！”閃身便進殿中，只見周芷若雙目緊閉，臉上無半點血色，兀自未醒。他搶上前去，在她人中用力捏了幾下，再在她背上推拿數過。周芷若悠悠醒轉，一見張無忌，縱體入懷，摟住了他，叫道：“有鬼，有鬼！”張無忌道：“此事好生奇怪，你別害怕。眼前這許多高僧在此，定能解此冤孽。”周芷若向來端莊穩重，這時實是怕得狠了，才在眾目睽睽之下抱住了他，聽他這麼說，臉上一紅，忙放開了他，站了起來，但兀自不住發抖，抓著他手掌，死也不敢放脫。

　　張無忌和空聞見過了禮，說起適才有人在外窺探之事。空聞和群僧都沒見到，但窗紙新裂，破孔俱在。周芷若道：“無忌哥……張教主，我見到的，确然是她。”張無忌點了點頭。周芷若顫聲道：“你……你……見到的是誰？”張無忌道：“是殷姑娘，我的表妹殷离。”周芷若低低一聲驚呼，又暈了過去。這一次張無忌拉著她手，是以她并沒摔倒，略一昏暈，便即醒轉。張無忌道：“我見到了表妹，可是……她是人，不是鬼！”周芷若顫聲道：“她不是鬼？”張無忌道：“我一路跟著她到少林寺來。她行走如常，決非鬼魂。”這幾句話只是安慰周芷若，在他內心，可實難以确定。周芷若問道：“你當真見她行走如常，确非鬼魂？”張無忌回想一路跟隨那黑衣少女來到少林寺，又見她躲在長窗之外向殿中窺探，一舉一動，全是一個身懷武功的姑娘，毫無特异之態，向空聞道：“方丈，在下有一事不明，要向方丈請教。人死之後，是否真有鬼魂？”

　　空聞沉思半晌，道：“幽冥之事，實所難言。”張無忌道：“然則方丈何以虔誠行法，超度幽魂？”空聞道：“善哉，善哉！幽魂不須超度。人死業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佛家行法，乃在求生人心之所安，超度的乃是活人。”張無忌登時領悟，拱手道：“多謝指點。在下深夜滋擾，至為不安，萬望方丈恕罪。”空聞微笑道：“教主乃敝派的大恩人，數度拯救，使少林派得免于難，何必客氣。”

　　當下張無忌與群僧作別，向周芷若道：“咱們走罷！”周芷若臉有遲疑之色，不敢离開佛殿。張無忌也不便強勸，拱手道：“既是如此，咱們就此別過。”說著走出殿門。周芷若望著他的背影，突然叫道：“無忌哥哥，你還見我不見？我……和你一起去。”縱身奔到他身旁，和他并肩出了寺門。二人离少林寺既遠，周芷若便靠到張無忌身邊，拉住了他手。張無忌知她害怕，握著她軟滑柔膩的手掌，身畔幽香陣陣，心中不能無感。二人默不作聲的走了一陣，周芷若悠悠歎了一口長氣，說道：“無忌哥哥，那日我和你初次在漢水之中相逢，得蒙張真人搭救，若是早知日後要受這麼多苦楚，我當時便死在漢水之中，倒也干淨得多。”張無忌不答，心中又想起了明教徒所唱的那首歌，忍不住輕輕哼道：“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怜我世人，憂患實多。”周芷若聽著歌詞，握著他的手微微顫動。

　　周芷若低聲道：“張真人送我去峨嵋派，自是為了我好，但如他老人家收留我在武當山上，讓我歸入武當門下，今日一切又是大不相同。唉，恩師對我何嘗不好？可是……可是她逼我罰那些毒誓，要我痛恨明教，要我恨你害你，可是我心中……實在……”張無忌聽她說得真誠，頗為感動，知她确有許多難處，種種狠毒之事，大都是奉了滅絕師太的遺命而為，眼見她怕得厲害，對她怜惜之情又深了一層。

　　山道上晚風習習，送來陣陣花香，其時正當初夏，良夜露清，耳聽著一個美貌少女吐露深情，張無忌不能不怦然心動，何況當時在小島替她逼毒時曾有肌膚之親，過去她既于己有恩，又有婚姻之約，不由得心中迷惘。

　　周芷若道：“無忌哥哥，那日在濠州你正要和我拜堂成親，為甚麼趙姑娘一叫你，你便隨她而去？你心中真的十分愛她麼？”張無忌道：“我正要將這件事跟你說知。咱們坐下來說。”說著指了指路旁的一塊大石。

　　周芷若道：“不，我此刻心煩意亂，聽不下去，走一會靜靜心再說。”張無忌點點頭，任由她攜著手，信步所之。周芷若帶著他走向一條小路，行了四五里路，說道：“好了，你跟我說罷。”走到一叢灌木前的一塊山石邊，兩人并肩坐下。張無忌于是將趙敏手中握著謝遜一束金發、引得他非走不可的諸般事情一一說了。周芷若聽畢，半晌不語。張無忌道：“芷若，你怪我麼？”周芷若哽咽道：“我做了這許多錯事，只怪我自己，還能怪你麼？”張無忌輕撫她肩頭，柔聲道：“世間事陰差陽錯，原難逆料，你也不用太過傷心。”周芷若仰起頭來，說道：“無忌哥哥，我有句話問你，你須得真心答我，不能有絲毫隱瞞。”張無忌道：“好，我不會瞞你。”周芷若道：“我知道這世上曾有四個女子真心愛你。一個是去了波斯的小昭，一個是趙姑娘，另一個是……她……”她心中要說“殷姑娘”，但始終不敢說出口來，頓了一頓，道：“倘若我們四個姑娘，這會兒都好好的活在世上，都在你身邊。你心中真正愛的是哪一個？”

　　張無忌心中一陣迷亂，道：“這個……嗯……這個……”

　　當日張無忌與周芷若、趙敏、殷离、小昭四人同時乘船出海之時，确是不止一次想起：“這四位姑娘個個對我情深愛重，我如何自處才好？不論我和哪一個成親，定會大傷其餘三人之心。到底在我內心深處，我最愛的是哪一個呢？”他始終徬徨難決，便只得逃避，一時想：“韃子尚未逐出，河山未得光復。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盡想這些兒女私情作甚麼？”一時又想：“我身為明教教主，一言一動，與本教及武林興衰都有關連。我自信一生品行無虧，但若耽于女色，莫要惹得天下英雄恥笑，壞了本教的名聲。”過一時又想：“我媽媽臨終之時，一再囑咐于我，美麗的女子最會騙人，要我這一生千萬小心提防，媽媽的遺言豈可不謹放心頭？”其實他多方辯解，不過是自欺而已，當真專心致志的愛了哪一個姑娘，未必便有礙光復大業，更未必會壞了明教的名聲，只是他覺得這個很好，那個也好，于是便不敢多想。他武功雖強，性格其實頗為优柔寡斷，萬事之來，往往順其自然，當不得已處，雅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宁可舍己從人。習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從小昭之請；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勢，亦是殷天正、殷野王等動之以情；與周芷若訂婚是奉謝遜之命；不與周芷若拜堂又是為趙敏所迫。當日金花婆婆與殷离若非以武力強脅，而是婉言求他同去金花鳥，他多半便就去了。

　　有時他內心深處，不免也想：“要是我能和這四位姑娘終身一起廝守，大家和和睦睦，豈不逍遙快樂？”其時乃是元末，不論文士商賈、江湖豪客，三妻四妾實是尋常之極，單只一妻的反倒罕有。只是明教源自波斯，向來諸教眾節儉刻苦，除妻子外少有侍妾。張無忌生性謙和，深覺不論和哪一位姑娘匹配，在自己都是莫大的福澤，倘若再娶姬妾，未免太也對不起人，因此這樣的念頭在心中一閃即逝，從來不敢多想，偶爾念及，往往便即自責：“為人須當自足，我竟心存此念，那不是太過卑鄙可恥麼？”後來小昭去了波斯，殷离逝世，又認定殷离是趙敏所害，那麼順理成章，自是要與周芷若成婚。不料變生不測，大起波折，其後真相逐步揭露，周趙二女原來善惡顛倒，幸好自己并未與周芷若成婚，鑄成大錯。趙敏更公然與父兄決裂，則此事已不為難。萬不料趙敏突然不告而別，而周芷若又有此一問。周芷若見他沉吟不答，說道：“我問你的乃是虛幻之事。小昭當了波斯明教的處女教主，我又……又殺害了殷姑娘。四個女子之中，只剩下了趙姑娘。我只是問你，倘若我們四人都好端端的在你身邊，你便如何？”

　　張無忌道：“芷若，這件事我在心中已想了很久。我似乎一直難決，但到今天，我才知道真正愛的是誰。”周芷若問道：“是誰？是……是趙姑娘麼？”

　　張無忌道：“不錯。我今日尋她不見，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要是從此不能見她，我性命也是活不久長。小昭离我而去，我自是十分傷心。我表妹逝世，我更是難過。你……你後來這樣，我既痛心，又深感惋惜。然而，芷若，我不能瞞你，要是我這一生再不能見到趙姑娘，我是宁可死了的好。這樣的心意，我以前對旁人從未有過。”

　　他初時對殷离、周芷若、小昭、趙敏四女似是不分軒輊，但今日趙敏這一走，他才突然發覺，原來趙敏在他心中所占位置，畢竟與其餘三女不同。

　　周芷若聽他這般說，輕聲道：“那日在大都，我見你到那小酒店去和她相會，便知你內心情愛之所系。只是我還痴心妄想，若是與你……與你成親之後，便……便可以拉得你回心轉意，實在……實在……那是是萬萬不能的。”張無忌歉然道：“芷若，我對你一向敬重，對殷家表妹心生感激，對小昭是意存怜惜，但對趙姑娘卻是……卻是銘心刻骨的相愛。”周芷若喃喃道：“銘心刻骨的相愛，銘心刻骨的相愛。”頓了一頓，低聲道：“無忌哥哥……我對你可也是銘心刻骨的相愛。你……你竟然不知道麼？”

　　張無忌大是感動，握著她手，柔聲道：“芷若，我是知道的。你對我這番心意，今生今世，我不知要如何報答你才好。我……我真的對你不起。”

　　周芷若道：“你沒對我不起，你一直待我很好，難道我不知道麼？我問你：倘若趙姑娘此番不別而行，你永遠找不到她了，倘若她給奸人害死了，倘若她對你變心，你……你便如何？”張無忌心中已難過了很久，聽她這麼說，再也忍耐不住，流下淚來，哽咽道：“我……我不知道！總而言之，上天下地，我也非尋著她不可。”周芷若歎了口氣，道：“她不會對你變心的，你要尋著她，那也很容易。”張無忌又驚又喜，站了起來，道：“她在哪里？芷若，你快說。”

　　周芷若一對妙目凝視著張無忌，見他臉上大喜若狂的神情，輕輕的道：“你對于我永遠不會這麼關心。你要知道趙姑娘的所在，須得答允我一件事，否則你永遠找她不到的了。”張無忌道：“你要我答允甚麼事？”

　　周芷若道：“這件事我現下還沒想起，日後想到了再跟你說。總之這事不違俠義之道，不礙光復大業，也于明教及你自己的名聲無損，只是做起來未必容易。”

　　張無忌一呆，心想：“當日敏妹要我做三件事，也說甚麼不違俠義之道，迄今為止，她只要我做過兩件事。那兩件事可真不易辦，怎麼芷若也學起她的樣來？”

　　周芷若道：“你不答允，自然也由得你。不過大丈夫言而有信，要是答允了我，事到臨頭，可不能推委抵賴。”張無忌沉吟道：“你說此事不違俠義之道，不礙光復大業，也于明教及我自己的名聲無損？”周芷若道：“不錯！”張無忌道：“好，當真不違俠義之道，無損于光復大業，我便答允你了。”周芷若道：“咱們擊掌為誓。”伸出手掌，要與他互擊。張無忌情知跟她擊掌立誓之後，便是在自己身上套了一道沉重之極的枷鎖，這個周姑娘外表溫柔斯文，但心計之工，行事之辣，絲毫不在趙敏之下，一時提起了手掌，拍不下去。周芷若微笑道：“你只須答允我這件事，我教你頃刻之間，便見到你的心上人。”張無忌胸口一熱，再也不計其他，便和她擊掌三下。周芷若笑道：“你瞧這里是誰。”伸手撥開了身後的樹叢。只見一叢樹葉之後坐著一個少女，臉上似笑非笑，卻不是趙敏是誰？張無忌驚喜交集，大叫一聲：“敏妹！”

　　忽聽得身後數丈之外，一個女子聲音“咦”的一聲，似乎突然見到趙敏現身，忍不住驚呼了出來。這一聲驚呼聲音甚輕，但張無忌已聽得清清楚楚。

　　他一呆之下，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緩緩伸出手掌去拉趙敏的手，雙掌相接，只覺她手掌頗為僵直，登時省悟，只道她日間不別而行，到處找她不到，原來卻是被周芷若擒住了，點了她穴道，藏在這里，周芷若故意帶他到這里來說這一番話，自是句句要趙敏聽見。倘若自己不忍令周芷若傷心，隨口討好，對她說些情濃言語，甚至摟住她親熱一番，可又墮入了她計中，那時趙敏可當真非走不可了。言念及此，不由得暗叫：“慚愧！”背上出了一身冷汗，順手一搭趙敏的脈搏，察覺氣血運行如常，并未受傷。

　　月光之下，只見她眉間眼角，笑意盈盈，說不盡的嬌媚可愛，想是他適才與周芷若這番對答，都教她一一聽在耳中。她雖然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聽到他背後吐露心曲，對自己竟是如此銘心刻骨的相愛，情意懇切，自是禁不住心花怒放。周芷若彎下腰來，在張無忌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張無忌低聲回答一句。周芷若怒喝：“張無忌，你竟全然沒將我放在眼里，你仔細瞧瞧，趙姑娘中毒之後，還活得成麼？”張無忌驚道：“她……她中了毒！是你下的毒麼？”俯身察看，剛翻開趙敏左邊的眼睛，只覺背心一麻，已被點中穴道。張無忌“啊喲”一聲，身子搖晃。周芷若出手如風，纖指運勁，又點了他左肩、腰脅、後心一共五處大穴。張無忌仰天便倒，只見青光一閃，周芷若拔出長劍，抵住了他胸口，喝道：“一不做、二不休，今日便取了你的性命。反正殷离的冤魂纏上了我。我終究是活不成了，咱們一起同歸于盡。”說著提起長劍，便往他胸口刺了下去。忽聽得身後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且慢！周芷若，殷离并沒死！”周芷若回過頭來，只見一個黑衣女子從草叢中疾奔而出，伸指戳來。周芷若斜身閃開，那女子回過頭來，月光側照，只見她臉容俏麗，淡淡的布著幾條血痕。張無忌看得明白，這女子正是他表妹殷离，只是臉上浮腫盡褪，雖有縱橫血痕，卻不掩其美，依稀便是當年蝴蝶谷中、金花婆婆身畔那個清秀絕俗的小姑娘。周芷若退後兩步，左掌護胸，右手中長劍的劍尖指住張無忌胸口，喝道：“你再上前一步，我一劍先刺死了他。”殷离不敢再動，急道：“你……你做的惡事還不夠多麼？”周芷若道：“你到底是人是鬼？”殷离道：“我自然是人。”張無忌突然大叫一聲：“蛛兒！”一躍而起，抱住了殷离，叫道：“蛛兒……你……你想得我好苦！”這一下出其不意，殷离嚇得尖叫一聲，被張無忌圍住了雙臂，動彈不得。周芷若嘻嘻一笑，說道：“若非如此，你還是不肯出來。”回身去解開了趙敏的穴道，替她推血過宮，按摩筋脈。趙敏被她制住了大半日，冷清清的拋在這里，心下好不惱怒，幸好後來聽到張無忌吐露心事，這才轉怒為喜。只是突然之間又多了一個殷离出來，卻更平添了無數心事，正是舊恨甫去，新愁轉生。殷离嗔道：“你拉拉扯扯的干甚麼？趙姑娘、周姑娘都在這兒，成甚麼樣子？”趙敏道：“哼，要是我和周姑娘都不在這兒，那就成樣子了？”張無忌道：“我見你死後還魂，歡喜無盡，表妹，你到底……到底是怎樣的？”

　　殷离拉著他手臂，將他臉孔轉到月光下，凝視半晌，突然抓住他的左耳，用力一扭。張無忌痛叫：“啊喲！你干甚麼？”殷离道：“你這千刀萬剮的丑八怪！你……你將我活埋在土中，教我吃了多少苦頭。”說著在他胸口連捶三拳，砰砰有聲。張無忌不敢運九陽神功相抗，忍痛受了她這三拳，笑道：“蛛兒，我的的确确以為你已經……已經死了，累我傷心得痛哭了幾場。你沒死，那好極啦，當真是老天爺有眼。”殷离怒道：“老天爺有眼，你這丑八怪便沒眼。你連人家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才不信呢。你是嫌我的臉腫得難看，沒等我斷氣，便將我埋在土中，你這沒良心的、狠心短命的死鬼！”她一連串的咒罵，神情語態，一如往昔。張無忌笑嘻嘻的聽著，搔頭道：“你罵得是，罵得很是。當時我真胡塗，見到你滿臉鮮血，沒了呼吸，心又不跳了，只道已是無救……”殷离跳將起來，伸手又去扭他右耳。張無忌嘻嘻一笑，閃身避開，作揖道：“好蛛兒，你饒了我罷！”殷离道：“我才不饒你呢！那日我不知怎樣醒了過來，上下四周冷冰冰的，都是石塊。你既要活埋我，干麼又在我身上堆了些樹枝石頭？為甚麼不在我身上堆滿泥土，我透不過氣來，不就真的死了？”張無忌道：“謝天謝地，幸好我在你身上先堆了些樹枝石頭。”忍不住向周芷若斜睨一眼。殷离怒道：“這人壞透啦，我不許你看她。”張無忌道：“為甚麼？”殷离道：“她是殺死我的凶手，你還理她作甚？”趙敏插口道：“你既沒死，她便不是殺你的凶手。”殷离道：“我已死過了一次，她就作過了一次凶手！”

　　張無忌勸道：“好蛛兒，你脫險歸來，我們都歡喜得緊。你安安靜靜的坐下來，跟我們說說這番死里逃生的經過。”殷离道：“甚麼我們不我們的。我來問你，你說‘我們’這兩個字，到底哪幾個人才是‘我們’？”

　　張無忌笑道：“這里只有四個人，那自然是我和周姑娘、趙姑娘了。”殷离冷笑道：“哼！我沒死，你或許還有幾分真心歡喜，可是周姑娘和趙姑娘呢？她們也都歡喜麼？”周芷若道：“殷姑娘，那日我起下歹心，傷害于你，事後不但深自痛悔，連夢魂之中也是不安，否則今日突然在樹林中見到你，也不會嚇成這個樣子了。此刻見你平安無恙，免了我的罪孽，老天在上，我确是歡喜無限。”殷离側著頭想了片刻，點頭道：“那也有幾分道理。我本想找你算帳，既是如此，那就罷了。”周芷若雙膝跪倒，嗚咽道：“我……我當真太也對你不起。”殷离向來性子執拗，但眼見周芷若服輸，心下登時軟了，忙扶起她，說道：“周姊姊，過去的事，誰也別放在心上，反正我也沒死。”拉著她手，并肩坐下。殷离掠了掠頭發，又道：“你在我臉上划了這幾劍，也不是全無好處。我本來臉上浮腫，中劍後毒血流盡，浮腫倒慢慢消了。”周芷若心下歉仄無已，不知說甚麼好。張無忌道：“我和義父、芷若後來在島上住了很久。蛛兒，你從墓中出來後，怎會不見到我們？”

　　殷离怒道：“我是不愿見你。你和周姑娘這般卿卿我我，聽得我好不生氣。哼！‘我此後只有加倍疼你愛你！我二人夫婦一體，我怎會給你氣受？’”她學著張無忌的口氣說了這幾句話後，又學著周芷若的口氣道：“要是我做錯甚麼，你會打我、罵我、殺我麼？我從小沒爹娘教導，難保不會一時胡塗。’”她咳嗽一聲，又學著男子的嗓子說道：“‘芷若，你是我的愛妻。就算你做錯了甚麼，我是重話也不舍得責備你一句。’”手指西天明月，說道：“‘天上的明月，是咱倆證人。’”原來當晚張無忌與周芷若定情時所說的言語，都讓殷离聽在耳中。這時她一一復述出來，只聽得周芷若滿臉通紅，張無忌忸怩不安。他向趙敏偷瞧一眼，她一張俏臉氣得慘白，于是伸手過去，握住了她手腕。趙敏手掌一翻，兩根長長的指甲刺入他手臂。張無忌吃痛，卻不敢叫出聲來，也不敢動。殷离伸手入懷，取出一根木條來，放在張無忌眼前，道：“你瞧清楚了，這是甚麼？”張無忌一看，見木條上刻著一行字道：“愛妻蛛兒殷离之墓。張無忌謹立。”正是他當日在殷离墓前所豎立的。殷离恨恨的道：“我從墓中爬了出來，見到這根木條，當時便胡塗了，怎麼？是哪個狠心短命的小鬼張無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後來偷聽到你二人的說話，‘無忌哥哥’長，‘無忌哥哥’短的，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張無忌便是曾阿牛，曾阿牛便是張無忌。你這沒良心的，騙得我好苦！”說著舉起木條，用力往張無忌頭上擊了下去，啪的一聲響，木條斷成數截，飛落四處。趙敏怒道：“怎麼動不動便打人？”殷离哈哈一笑，說道：“我打了他，怎麼樣？你心疼了是不是？”趙敏臉上一紅，道：“他是在讓你，你別不知好歹。”

　　殷离笑道：“我有甚麼不知好歹？你放心，我才不會跟你爭這丑八怪呢，我一心一意只喜歡一個人，那是蝴蝶谷中咬傷我手背的小張無忌。眼前這個丑八怪啊，他叫曾阿牛也好，叫張無忌也好，我一點也不喜歡。”她轉過頭來，柔聲道“阿牛哥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好生感激。可是我的心，早就許了給那個狠心的、凶惡的小張無忌了。你不是他，不，不是他……”張無忌好生奇怪，道：“我明明是張無忌，怎地……怎地……”殷离神色溫柔的瞧著他，呆呆的看了半晌，目光中神情變幻，終于搖搖頭，說道：“阿牛哥哥，你不懂的。在西域大漠之中，你與我同生共死，在那海外小島之上，你對我仁至義盡。你是個好人。不過我對你說過，我的心早就給了那個張無忌啦。我要尋他去。我若是尋到了他，你說他還會打我、罵我、咬我嗎？”說著也不等張無忌回答，轉身緩緩走了開去。張無忌陡地領會，原來她真正所愛的，乃是她心中所想像的張無忌，是她記憶中在蝴蝶谷所遇上的張無忌，那個打她咬她、倔強凶狠的張無忌，卻不是眼前這個真正的張無忌，不是這個長大了的、待人仁恕寬厚的張無忌。他心中三分傷感、三分留戀、又有三分寬慰，望著她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知道殷离這一生，永遠會記著蝴蝶谷中那個一身狠勁的少年，她是要去找尋他。她自然找不到，但也可以說，她早已尋到了，因為那個少年早就藏在她的心底。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麼好。

　　周芷若歎了口氣，道：“都是我不好，害得她這麼瘋瘋癲癲地。”張無忌卻想：“她确是有點兒瘋瘋癲癲，這是我害的。可是比之腦筋清楚的人，她未必不是更加快活些。”趙敏心中所思量的，卻是另一回事，殷离來了又去了，然而周芷若呢？殷离既沒有死，謝遜也是好端端的平安無恙，倚天劍中所藏的武功、屠龍刀中所藏的兵書，連同那把刀，都已交給了張無忌，周芷若所犯的過錯，這時看來都沒甚麼大不了的了。當然，宋青書為了她而害死了莫聲谷。然而這是宋青書自己的罪孽，周芷若事先确是全不知情，也絕無唆使之意。張無忌曾與她有婚姻之約，他，可不是棄信絕義之人。周芷若站起身來，說道：“咱們走罷！”趙敏道：“到哪里去？”周芷若道：“我適才在少林寺時，見彭瑩玉和尚匆匆前來尋他，似乎明教中出了甚麼要緊事。”張無忌一凜，心道：“我莫要為了兒女之情，誤了教中大事。”忙道：“咱們快去瞧瞧。”當下三人快步而行，不多時便到了明教教眾宿營之所。楊逍、范遙、彭瑩玉等正命人到處找尋教主，見他回來，俱各欣慰，但見周趙二女和他同歸，又均詫异。張無忌見眾人神色沮喪，隱隱知道不妙，問道：“彭大師，你有事尋我麼？”彭瑩玉尚未回答，周芷若挽了趙敏的手，道：“咱們到那邊坐坐。”趙敏知她避嫌，不愿與聞明教教內的秘密，于是與她并肩齊出。楊逍、范遙等更是奇怪，均想：“那日濠州教主成婚之日，這兩位姑娘斗得何等厲害，此刻卻是親似姊妹。不知教主是如何調處的，果然是能者無所不能，這門‘乾坤大挪移’功夫，當真令人好生佩服。”

　　彭瑩玉待周趙二女走出，說道：“啟稟教主，咱們在濠州打了一個大敗仗，韓山童韓兄殉難。”張無忌叫聲：“啊喲！”極是痛惜。彭瑩玉又道：“眼下淮泗軍務，由朱元璋兄弟指揮。徐達、常遇春兩位兄弟得知訊息，已領兵馳去應援，韓林兒兄弟也同去了。事在緊急，不及等候教主將令。”張無忌道：“該當如此。”正商議軍情間，殷野王匆匆進來，說道：“啟稟教主，丐幫中有人前來報知，陳友諒那廝的下落已然查明。”張無忌道：“在哪里？”殷野王道：“這廝竟混到了本教徐壽輝兄弟部下，聽說徐兄弟對他很是寵信。”張無忌沉吟道：“既是如此，咱們倒不便躁急行事。舅舅，煩你派人通知徐兄，陳友諒這廝陰險狡猾，留在身畔大是禍胎，千萬不可跟他親近。”殷野王答應了，又道：“不如一刀殺了，干干淨淨。就讓我去辦罷！”張無忌正沉吟間，忽有教眾送來徐壽輝的一封緊急文書。楊逍皺眉道：“糟糕，糟糕！竟被他占了先著。”張無忌拆開文書一看，原來是徐壽輝的一封長稟，說道陳友諒曾得罪教主，自知罪重，悔悟殊深，現下誠心投入本教，決意痛改前非，但求教主給予自新之路。張無忌遞給楊逍、殷野王等看了。殷野王道：“徐兄弟受此人蠱惑，必有後患。”楊逍歎道：“陳友諒這廝極是陰險，但咱們這時若是將他殺了：不免示人以不廣，顯得咱們心記舊怨，無容人之量，勢必寒了天下英雄之心。”張無忌道：“楊左使之言不錯。彭大師，你與徐兄交好，請你便中勸導，小心提防于他，切不可讓兵馬大權落入他手中。”彭瑩玉答應了。

　　不料徐壽輝并未受勸，對陳友諒極是信任，終于命喪其手。後來陳友諒統率明教西路義軍，自稱漢王，與明教東路軍爭奪天下，直至鄱陽湖大戰，方始兵敗身死，數十年之間兵連禍結，令明教英雄豪傑遭受重大傷亡。

　　當晚張無忌與楊逍、彭瑩玉等計議，分派人眾，赴各路義軍策應。待得計議已畢，已是深夜。次晨趙敏說道：“周姊姊昨晚已然离去，說不跟你辭別了。”張無忌惘然半晌，以和張三丰分別日久，甚是想念，當下帶同趙敏、宋青書，與俞蓮舟等齊上武當山去。少室山與武當山相距不遠，不數日便到山上。張無忌隨同俞蓮舟、張松溪、殷梨亭三人入內拜見張三丰，又見了宋遠橋及俞岱岩。宋遠橋聽說兒子在外，鐵青著臉，手執長劍，搶將出來。張無忌等均覺勸也不是，不勸也不是，一齊跟到了大殿。張三丰也隨著出來。宋遠橋喝道：“忤逆不孝的畜生在哪里？”瞥眼見宋青書躺在軟床之中，頭上綁滿了白布，連眼睛也遮沒了，長劍挺出，劍尖指向他身上，但手一軟，竟是刺不下去。霎時之間，想起父子之情，同門之義，不由得百感交集，回過劍來，疾往自己小腹上刺去。張無忌急忙伸手，奪下了他手中長劍，勸道：“大師伯，萬萬不可。此事如何處理，該請太師父示下。”張三丰歎道：“我武當門下出此不肖子弟，遠橋，那也不是你一人的不幸，這等逆子，有不如無！”右手揮出，啪的一聲響，擊在宋青書胸口。宋青書髒腑震裂，立時氣絕。

　　宋遠橋跪下哭道：“師父，弟子疏于管教，累得七弟命喪畜生之手。弟子如何對得起你老人家和七弟？”張三丰伸手扶他起來，說道：“此事你确有罪愆，本派掌門弟子之位，今日起由蓮舟接任。你專心精研太極拳法，掌門的俗務，不必再管了。”宋遠橋拜謝奉命。

　　俞蓮舟推辭不就，但張三丰堅不許辭，只得拜領。眾人見張三丰斃宋青書，革宋遠橋，門規嚴峻，心下無不凜然。張三丰問起英雄大會及義軍抗元之事，對張無忌溫勉有加。趙敏向張三丰跪下磕頭，謝過當日無禮之罪，張三丰哈哈一笑，全不介懷。俞岱岩終身殘廢、張翠山喪命，均與她昔日手下的阿大、阿二等人有關，但其時趙敏尚未出生，終究也怪不到她頭上。張三丰聽得她甘心背叛父兄而跟隨張無忌，說道：“好，好！難得，難得！”

　　張無忌在武當山上與張三丰等聚了數日，偕同趙敏前赴濠州。一路上連得本教捷報，又聽得各地義軍蜂起，姑蘇有張士誠，台州有方國珍，雖非明教所屬，但均是抗元的友軍，張無忌心下甚喜，與趙敏連騎東行，眼見河山指日可復，只盼自此天下太平，百姓得能安居樂業，也不枉了這幾年來出死入生，多歷憂患。他不愿多所驚動，一路均未與明教義軍將領會面，只是暗中察看，但見義軍軍紀嚴明，不擾百姓，到處多頌揚朱元璋元帥、徐達大將軍之聲。

　　這一日來到濠州城外，朱元璋得訊，命湯和、鄧愈兩將率兵迎候，接入賓館。湯和稟道：“朱元帥與徐大將軍、常將軍正在商議緊急軍情，得知教主到來，不胜之喜。只以軍務羈身，未克親迎，還請教主恕過不恭之罪。”張無忌笑道：“咱們自己兄弟，管這些迎送虛文作甚？自是軍情要緊。”當晚賓館中大張筵席，湯和、鄧愈二將作陪。酒過三巡，朱元璋帶同大將花云，匆匆趕到，在席前拜伏在地。張無忌急忙扶起。朱元璋親自斟酒，恭恭敬敬的向張無忌敬了三杯，張無忌一飲而盡。朱元璋又敬趙敏，趙敏便也飲了。席間說起各路軍情，朱元璋稟報攻城掠地的業績，言下頗有得色。張無忌大加稱贊。正說話間，大將廖永忠大踏步走進廳來，拜見教主後，在朱元璋耳邊低聲道：“已擒住了！”朱元璋道：“甚好！”忽聽得大門外一人大聲叫道：“冤枉啊！冤枉！”張無忌聽得呼冤之聲正是韓林兒，奇道：“那是韓兄弟麼？甚麼事？”朱元璋道：“啟稟教主，韓林兒這廝勾結韃子，圖謀里應外合，倒反本教。”張無忌驚道：“韓兄弟忠誠仁義，焉有此事？快帶他進來，待我親自問他……”一言未畢，突然頭暈，霎時間天昏地黑，不知人事。待得醒轉，只覺手腳上都已綁上了粗重的繩索，望出來黑漆一團，他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幸好感到一個柔軟的身子靠在胸前，原來趙敏和他縛在一起，只是兀自未醒。一凝思間，已知朱元璋起了歹心，多半他料想明教日後成事，張無忌順理成章要做皇帝，是以在酒中下了極烈的迷藥，設計暗害。張無忌微一運氣，但覺胸腹間一無异狀，功力未失，心下暗暗冷笑：“這些繩索想要綁住我，卻也沒這麼容易，此刻敏妹未醒，不忙便走。待得天明，在諸教眾之前揭破他的奸謀。”當下靜靜養神。過了一個多時辰，忽聽得有數人走進隔壁房中，說起話來，聽聲音是朱元璋、徐達、常遇春三人。

　　只聽得朱元璋道：“此人背叛我教，投降元朝，證据确鑿，更無可疑，令人痛心之至。兩位兄弟，你們看怎麼辦？”不等徐常二人答話，又道：“這人耳目眾多，軍中到處是他的心腹，咱們別提他名字。”只聽徐達道：“朱大哥，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斬草除根，莫留後患。”朱元璋道：“但這小賊總是咱們首領，咱們可不能忘恩負義，這是基業，終究可說是他的。”常遇春道：“大哥若是怕殺了他軍中有變，咱們不妨悄悄下手，免得于大哥名聲有累。”朱元璋沉默片刻，說道：“徐常二位兄弟既都如此說，便這麼辦罷。只是這小賊平素于本教教眾頗有恩德，兩位兄弟又跟他素來交好，這事可萬萬不能泄漏出去。唉，咱們今日要殺他，實是心中難受之極。”徐常二人都道：“為了復國大業，朋友私交，也不能顧了。”三人說著，便走出房去。張無忌倒抽一口涼氣，當下運起神功，崩開身上綁縛的繩索，抱著趙敏悄悄越牆而出。他靠在牆上，不禁百感交集：“朱元璋這廝忘恩負義，那也罷了。徐常二位大哥與我何等交情，但為了一己富貴，竟也會叛我。他三人身系義軍重任，我若去幾掌殺了，只怕義軍便要瓦解冰消。我張無忌原本不圖名位，徐大哥，常大哥，你們可把我忒也看得小了。”沉思半晌，帶同趙敏，悄然而去。

　　他到得城外，寫了一封信，將明教教主之位讓與楊逍，于濠州所遭，卻一字不提。張無忌卻哪里知道，徐達與常遇春所說的“小賊”乃是指韓林兒而言，張無忌來到濠州之事，他二人全無知聞，一切皆是朱元璋暗中安排，要激得張無忌心灰意懶，自行引退。朱元璋一來憚忌張無忌神勇，二來他是本教教主，眾所敬服，要說殺他，究是不敢，縱然成事，倘若萬一泄漏，後果大是堪虞。他料張無忌素以復國大事為重，對徐常二人只是情若兄弟，只要這番話給他聽在耳中，定會悄然而去。果然一切皆如所料，張無忌武功當世無敵，說到機變計謀，與朱元璋可差得太遠，終于墮入這一代梟雄奸謀之中。張無忌雖然從來不想要做甚麼皇帝，但此後每當想起徐常二人的寡恩少義，終身不免郁郁。至于韓林兒勾結韃子，圖謀叛變云云，也皆出于誣陷。原來韓山童死後，軍中奉韓林兒為主，朱、徐、常等均成了他的下屬。朱元璋假造了韓林兒通敵的親筆書信，又以重利買通韓林兒的心腹向徐達、常遇春告密。徐常二人深信不疑，堅欲除卻。朱元璋反而假仁假義，一定不允，直至徐常二人說至再三，方勉強許可。他將張無忌與趙敏囚在鄰室，料得以他武功，要崩壞身上繩索自是舉手之勞，生怕他脫縛後前來尋仇，與徐常說了這番話後，立即躲起。張無忌一去，朱元璋便命廖永忠將韓林兒沉入河中浸死。這一箭雙雕之計，竟是不露破綻。後來楊逍雖繼任明教教主，但朱元璋羽翼已成，統兵百萬之眾，楊逍又年老德薄，萬萬不能與他爭帝皇之位了。朱元璋登基之後，反下令嚴禁明教，將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盡加殺戮。常遇春因病早死，徐達終于不免于難。趙敏見張無忌寫完給楊逍的書信，手中毛筆尚未放下，神色間頗是不樂，便道：“無忌哥哥，你曾答允我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替我借屠龍刀，第二件是當日在濠州不得與周姊姊成禮，這兩件你已經做了。還有第三件事呢，你可不能言而無信。”張無忌吃了一驚，道：“你……你……你又有甚麼古靈精怪的事要我做……”趙敏嫣然一笑，說道：“我的眉毛太淡，你給我畫一畫。這可不違反武林俠義之道罷？”張無忌提起筆來，笑道：“從今而後，我天天給你畫眉。”

　　忽聽得窗外有人格格輕笑，說道：“無忌哥哥，你可也曾答允了我做一件事啊。”正是周芷若的聲音。張無忌凝神寫信，竟不知她何時來到窗外。窗子緩緩推開，周芷若一張俏臉似笑非笑的現在燭光之下。張無忌驚道：“你……你又要叫我作甚麼了？”周芷若微笑道：“這時候我還想不到。哪一日你要和趙家妹子拜堂成親，只怕我便想到了。”張無忌回頭向趙敏瞧了一眼，又回頭向周芷若瞧了一眼，霎時之間百感交集，也不知是喜是憂，手一顫，一枝筆掉在桌上。

　　（全書完）

## 後記

　　《倚天屠龍記》是“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這三部書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郭靖誠樸質實，楊過深情狂放，張無忌的個性卻比較復雜，也是比較軟弱。他較少英雄氣概，個性中固然頗有优點，缺點也很多，或許，和我們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楊過是絕對主動性的。郭靖在大關節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黃蓉來推動一下。張無忌的一生卻總是受到別人的影響，被環境所支配，無法解脫束縛。在愛情上，楊過對小龍女至死靡他，視社會規范如無物；郭靖在黃蓉與華箏公主之間搖擺，純粹是出于道德價值，在愛情上絕不猶疑。張無忌卻始終拖泥帶水，對于周芷若、趙敏、殷离、小昭這四個姑娘，似乎他對趙敏愛得最深，最後對周芷若也這般說了，但在他內心深處，到底愛哪一個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作者也不知道，既然他的個性已寫成了這樣子，一切發展全得憑他的性格而定，作者也無法干預了。像張無忌這樣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終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領袖。當然，他自己根本不想做，就算勉強做了，最後也必定失敗。中國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將結論明确地擺在那里。中國成功的政治領袖，第一個條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對付政敵的殘忍。第二個條件是“決斷明快”。第三是極強的權力欲。張無忌半個條件也沒有。周芷若和趙敏卻都有政治才能，因此這兩個姑娘雖然美麗，卻不可愛。我自己心中，最愛小昭。只可惜不能讓她跟張無忌在一起，想起來常常有些惆悵。

　　所以這部書中的愛情故事是不大美麗的，雖然，現實性可能更加強些。張無忌不是好領袖，但可以做我們的好朋友。事實上，這部書情感的重點不在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武當七俠兄弟般的感情，張三丰對張翠山、謝遜對張無忌父子般的摯愛。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太也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 連城訣

## 第一章　鄉下人進城

　　托！托托托！托！托托！

　　兩柄木劍揮舞交斗，相互撞擊，發出托托之聲。有時相隔良久而無聲息，有時撞擊之聲密如聯珠，連綿不絕。

　　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鄉下，三間小屋之前，晒谷場上，一對青年男女手持木劍，正在比試。

　　屋前矮凳上坐著一個老頭兒，嘴里咬著一根短短的旱煙管，手中正在打草鞋，偶而抬起頭來，向這對青年男女瞧上一眼，嘴角邊微微含笑，意示嘉許。淡淡陽光穿過他口中噴出來的一縷縷青煙，照在他滿頭白發、滿臉皺紋之上，但他向吞吐伸縮的兩柄木劍瞥上一眼時，眼中神光炯然，凜凜有威，看來他的年紀其實也并不很老，似乎五十歲也還不到。

　　那少女十七八歲年紀，圓圓的臉蛋，一雙大眼黑溜溜的，這時累得額頭見汗，左頰上一條汗水流了下來，直流到頸中。她伸左手衣袖擦了擦，臉上紅得象屋檐下挂著的一串串紅辣椒。那青年比她大著兩三歲，長臉黝黑，顴骨微高，粗手大腳，那是湘西鄉下常見的莊稼少年漢子，手中一柄木劍倒使得頗為靈動。

　　突然間那青年手中木劍自左上方斜劈向下，跟著向後挺劍刺出，更不回頭。那少女低頭避過，木劍連刺，來勢勁急。那青年退了兩步，木劍大開大闔，一聲吆喝，橫削三劍。那少女抵擋不住，突然收劍站住，竟不招架，嬌嗔道：“算你厲害，成不成？把我砍死了罷！”

　　那青年沒料到她竟會突然收劍不架，這第三劍眼見便要削上她腰間，一驚之下，急忙收招，只是去勢太強，扑的一聲，劍身竟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啊喲”一聲，叫了出來。那少女拍手叫好，笑道：“羞也不羞？你手中拿的若是真劍，這只手還在嗎？”

　　那青年一張黑臉黑里泛紅，說道：“我怕削到你身上，這才不小心碰到自己。若是真的拚斗，人家肯讓你麼？師父，你倒評評這個理看。”說到最後這句話時，面向老者。

　　那老者提著半截草鞋，站起身來，說道：“你兩個先前五十幾招拆得還可以，後面這幾招，可簡直不成話了。”從少女手中接過木劍，揮劍作斜劈之勢，說道：“這一招‘哥翁喊上來’，跟著一招‘是橫不敢過’，那就應當橫削，不可直刺。阿芳，你這兩招是‘忽聽噴驚風，連山若布逃’，劍勢該象一匹布那樣逃了開去。阿云這兩招‘落泥招大姐，馬命風小小’倒使得不錯。不過招法既然叫做‘風小小’，你出力地使劍，那就不對了。咱們這一套劍法，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躺尸劍法’，每一招出去，都要敵人躺下成為一具死尸。自己人比划喂招雖不能這麼當真，但‘躺尸’二字，總是要時時刻刻記在心里的。”

　　那少女道：“爹，咱們的劍法很好，可是這名字實在不大……不大好聽，躺尸劍法，聽著就叫人害怕。”

　　那老者道：“聽著叫人害怕，那才威風哪。敵人還沒動手，先就心驚膽戰，便已輸了三分。”他手持木劍，將適才這六招重新演了一遍。只見他劍招凝重，輕重進退，俱是狠辣异常，那一雙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拍起手來。那老者將木劍還給少女，說道：“你兩個再練一遍。阿芳別鬧著玩，剛才師哥若不是讓你，你小命兒還在麼？”

　　那少女伸了伸舌頭，突然間一劍刺出，迅捷之極。那青年不及防備，急忙回劍招架，但被那少女占了機先，連連搶攻，那青年一時之間竟沒法扳回。眼見敗局已成，忽然東北角上馬蹄聲響，一乘馬快奔而來。

　　那青年回頭道：“是誰來啦？”那少女喝道：“打敗了，別賴皮！誰來了跟你有甚相干？”刷刷刷又是連攻三劍。那青年奮力抵擋，怒道：“你道我怕了你不成？”那少女笑道：“你嘴上不怕心里怕。”左刺一劍，右刺一劍，兩招去勢極是靈動。

　　其時馬上乘客已勒住了馬，大聲叫道：“‘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妙啊！”

　　那少女“咦”的一聲，向後跳開，向那乘客打量，只見他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服飾考究，是城里有錢人家子弟的打扮，不禁臉上一紅，輕聲道：“爹，他……怎麼知道？”

　　那老者聽得馬上乘客說出女兒這兩招劍法的名稱，心下也感詫异，正待相詢。那乘客已滾鞍下馬，上前抱拳說道：“請問老丈，麻溪舖有一位劍術名家，‘鐵索橫江’戚長發戚老爺子，他住在哪里？”那老者道：“我便是戚長發。什麼‘劍術名家’，那可是萬萬不敢當了。大爺尋我作甚？”

　　那青年壯士拜倒在地，說道：“晚輩卜垣，跟戚師叔磕頭。晚輩奉家師之命，特來叩見。”戚長發道：“不敢當，不敢當！”伸手扶起，雙臂微運內勁。卜垣只感半身酸麻，臉上一紅，道：“戚師叔考較晚輩起來啦，一見面便叫晚輩出丑。”

　　戚長發笑道：“你內功還差著點兒。你是萬師哥的第幾弟子？”卜垣臉上又是一紅，道：“晚輩是師父第五個不成材的弟子。師父他老人家日常稱老戚師叔內功深厚，怎麼拿晚輩喂起招來啦！”戚長發哈哈大笑，道：“萬師哥好？我們老兄弟十幾年不見啦。”卜垣道：“托你老人家福，師父安好。這兩位師哥師姊，是你老人家高足吧？劍法真高！”

　　戚長發招招手，道：“阿云，阿芳，過來見過卜師哥。這是我的光杆兒徒弟狄云，這是我的光杆兒女兒阿芳。嘿，鄉下姑娘，便這麼不大方，都是自己一家人，怕什麼丑了？”

　　戚芳躲在狄云背後，也不見禮，只點頭笑了笑。狄云道：“卜師兄，你練的劍法跟我們的都是一路，是嗎？不然怎麼一見便認出了師妹劍招。”

　　戚長發“呸”的一聲，在地下吐了口痰，說道：“你師父跟他師父同門學藝，學的自然是一路劍法了，那還用問？”

　　卜垣打開馬鞍旁的布囊，取出一個包袱，雙手奉上，說道：“戚師叔，師父說一點兒薄禮，請師叔賞面收下。”戚長發謝了，便叫女兒收了。

　　戚芳拿到房中，打開包袱，見是一件錦緞面羊皮袍子，一只漢玉腕鐲，一頂氈帽，一件黑呢馬褂。戚芳捧了出來，笑嘻嘻地叫道：“爹，爹，你從來沒穿過這麼漂亮的衣衫，穿了起來，哪還象個莊稼人？這可不是發了財、做了官麼？”

　　戚長發一看，也不禁怔住了，隔了好一會，才忸忸怩怩地道：“萬師哥……這個……嘿嘿，真是的……”

　　狄云到前村去打了三斤白酒。戚芳殺了一只肥雞，摘了園中的大白菜和空心菜，滿滿煮了一大盤，另有一大碗紅辣椒浸在鹽水之中。四人團團一桌，坐著吃飯。

　　席上戚長發問起來意。卜垣說道：“師父說跟師叔十多年不見，好生記挂，早就想到湖南來探訪，只是師父他老人家每日里要練‘連城劍法’，沒法走動……”戚長發正端起酒碗放在唇邊，將剛喝進嘴的一口酒吐回碗里，忙問：“什麼？你師父在練‘連城劍法’？”卜垣神情很是得意，道：“上個月初五，師父已把‘連城劍法’練成了。”

　　戚長發更是一驚，將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放，小半碗酒都潑了出來，濺得桌上和胸前衣襟上都是酒水。他呆了一陣，突然哈哈大笑，伸手在卜垣的肩頭重重一拍，說道：“他媽的，好小子，你師父從小就愛吹牛。這‘連城劍法’連你師祖都沒練成，你師父的玩藝兒又不見得如何高明，別來騙你師叔啦，喝酒，喝酒……”說著仰脖子把半碗白酒都喝干了，左手抓了一只紅辣椒，大嚼起來。

　　卜垣臉上卻沒絲毫笑意，說道：“師父知道師叔定是不信，下月十六，是師父他老人家五十歲壽辰，請師叔帶同師弟師妹，同去荊州喝杯水酒。師父命晚輩專誠前來相邀，無論如何要請師叔光臨。師父說道，他的‘連城劍法’只怕還有練得不到之處，要跟師叔一起來琢磨琢磨，師父常說師叔劍法了得，我們師兄弟如得師叔指點幾招，大伙兒一定大有進益。”

　　戚長發道：“你那二師叔言達平，已去請過了麼？”卜垣道：“言二師叔行蹤無定，師父曾派二師哥、三師哥、四師哥三位，分別到河南、江南、云貴三處尋訪，都說找不到。戚師叔可曾聽到言二師叔的訊息麼？”

　　戚長發歎了口氣，說道：“我們師兄弟三人之中，二師哥武功最強，若說他練成了‘連城劍法’，我倒還有三分相信。你師父嘛，嘿嘿，我不信，我不信！”

　　他左手抓住酒壺，滿滿倒了一碗酒，右手拿著酒碗，卻不便喝，忽然大聲道：“好！下月十六，我准到荊州，給你師父拜壽，倒要瞧瞧他的‘連城劍法’是怎麼練成的。”

　　他將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頓，又是半碗酒潑了出來，濺得桌上、衣襟上都是酒水。

　　“爹爹，你把大黃拿去賣了，來年咱們耕田怎麼算啊？”

　　“來年到來年再說，哪管得這許多？”

　　“爹爹，咱們在這兒不是好好的麼？到荊州去干什麼？什麼萬師伯做生日，賣了大黃做盤纏，我說犯不著。”

　　“爹爹答應了卜垣的，一定得去。大丈夫一言既出，怎能反悔？帶了你和阿云到大地方見見世面，別一輩子做鄉下人。”

　　“做鄉下人有什麼不好？我不要見什麼世面。大黃是我從小養大的。我帶著它去吃草，帶著它回家。爹爹，你瞧瞧大黃在流眼淚，它不肯去。”

　　“傻姑娘！牛是畜生，知道什麼？快放開手。”

　　“我不放手。人家買了大黃去，要宰來吃了，我不舍得。”

　　“不會宰的，人家買了去耕田。”

　　“昨天王屠戶來跟你說什麼？一定是買大黃去殺了。你騙我，你騙我。你瞧，大黃在流眼淚。大黃，大黃，我不放你去。云哥，云哥！快來，爹爹要賣了大黃……”

　　“阿芳！爹爹也舍不得大黃。可是咱們空手上人家去拜壽，那成麼？咱們三個滿身破破爛爛的，總得縫三套新衣，免得讓人看輕了。”

　　“萬師伯不是送了你新衣新帽麼？穿起來挺神氣的。”

　　“唉，天氣這麼熱，老羊皮袍子怎麼背得上身？再說，你師伯夸口說練成了‘連城劍法’，我就是不信，非得親眼去瞧瞧不可。乖孩子，放開了手。”

　　“大黃，人家要宰你，你就用角撞他，自己逃回來，不！人家會追來的，你逃得遠遠的，逃到山里……”

　　半個月後，戚長發帶同徒兒狄云、女兒戚芳，來到了荊州。三人都穿了新衣，初來大城，土頭土腦，都有點兒心虛膽怯，手足無措。打聽“五云手”萬震山的住處。途人說道：“萬老英雄的家還用問？那邊最大的屋子便是了。”

　　狄云和戚芳一走到萬家大宅之前，瞧見那高牆朱門、挂燈結彩的氣派，心中都是暗自嘀咕。戚芳緊緊拉住了父親的衣袖。戚長發正待向門公詢問，忽見卜垣從門里出來，心中一喜，叫道：“卜賢侄，我來啦。”

　　卜垣忙迎將出來，喜道：“戚師叔到了。狄師弟好，師妹好。師父正牽記著師叔呢。這幾天老是說：‘戚師弟怎麼還不到？’請吧！”

　　戚長發等三人走進大門，鼓樂手吹起迎賓的樂曲。嗩吶突響，狄云吃了一驚。

　　大廳上一個身形魁梧的老者正在和眾賓客周旋。戚長發叫道：“大師哥，我來啦！”那老者一怔，似乎認不出他，呆了一呆，這才滿臉笑容的搶將出來，呵呵笑道：“老三，你可老得很了，我幾乎不認得你啦！”

　　師兄弟正要拉手敘舊，忽然鼻中聞到一股奇臭，接著聽得一個破鑼似的聲音喝道：“萬震山，你十年前欠了我一文錢，今日該還了罷？”戚長發一轉頭，只見廳口一人提起一只木桶，雙手一揚，滿桶糞水，疾向他和萬震山二人潑將過來。

　　戚長發眼見女兒和徒弟站在身後，自己若是側身閃避，這一桶糞水勢必兜頭潑在女兒身上，他應變奇速，雙手抓住長袍，運勁一崩，拍拍拍拍一陣迅速輕響，扣子崩斷，左手抓住衣襟向外一崩，長袍已然离身，內勁貫處，一件長袍便如船帆鼓風，將潑來的糞水盡行兜在其中。他順手一送，兜滿糞水的長袍向來人疾飛過去。

　　那人擲出糞桶，便即躍在一旁，砰彭，拍啦，糞桶和長袍先後著地，滿廳臭氣彌漫。

　　只見那人滿腮虯髯，身形魁梧，威風凜凜地站在當地，哈哈大笑，說道：“萬震山，兄弟千里迢迢的來給你拜壽，少了禮物，送上黃金萬兩，恭喜你金玉滿堂啊！”

　　萬震山的八名弟子見此人如此前來搗亂，將一座燈燭輝煌的壽堂弄得污穢不堪，無不大怒。八個人一擁而上，要揪住他打個半死。

　　萬震山喝道：“都給我站住了。”八名弟子當即停步。二弟子周圻向那大漢破口大罵：“操你奶奶個雄，你是什麼東西？今天是萬老爺的好日子，卻來攪局，不揍你個好的，你王八羔子，也不知道五云手萬家的厲害。”

　　萬震山已認出這虯髯漢子的來歷，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太行山呂大寨主到了。呂大寨主這幾年發了大財哪，家里堆滿了黃金萬兩使不完，隨身還帶著這許多。”

　　眾賓客聽到“太行山呂大寨主”這七個字，許多人紛紛交頭接耳地議論“原來是太行山的呂通，不知他如何跟萬老爺子結下了梁子。”“這呂通是北五省中黑道上極厲害的人物，一手六合刀六合拳，黃河南北可是大大的有名。”“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今日有一番熱鬧瞧的了。”

　　呂通冷笑一聲，說道：“十年之前，我兄弟在太原府做案，暗中有人通風報訊，壞了我們的買賣。那也不打緊，卻累得我兄弟呂威壞在鷹爪子手里，死于非命。直到三年之前，才查到原來是你萬震山這狗賊干的好事。這件事你說怎麼了結？”

　　萬震山道：“不錯，那是我姓萬的通風報訊。在江湖上吃飯，做沒本錢買賣，那也沒什麼，可是你兄弟呂威強奸人家黃花閨女，連壞四條人命。這等傷天害理之事，我姓萬的遇上了可不能不管。”

　　眾人一聽，都大聲叫嚷起來：“這種惡事也干，不知羞恥！”“賊強盜，綁了他起來送官。”“采花大盜，竟敢到江陵來撒野！”

　　呂通突然一個箭步，從庭院中竄到廳前，橫過手臂，便向楹柱上擊了過去。連擊數下，只聽得喀喇喇一響，一條碗口粗細的楹柱登時斷為兩截，屋瓦紛紛墮下，院中廳前，一片煙塵彌漫。許多人逃出了廳外。眾人見他露了這手鐵臂功，無不凜然，均想：“若是身上給他手臂這麼橫掃一記，哪里還有命在？”

　　呂通反身躍回庭院，大聲叫道：“萬震山，你當真是俠義道，就該明刀明槍的出來打抱不平，我倒服你是條好漢。為什麼偷偷的去向官府通風？又為什麼吞沒了我兄弟已經到手了的六千兩銀子？他媽的，你卑鄙無恥！有種的就來拚個死活！”

　　萬震山冷笑道：“呂大寨主，十年不見，你功夫果然大大長進了。只可惜似你這等人物，武功越強，害人越多。姓萬的年紀雖老，只得來領教領教。”說著緩步而出。

　　忽然間人叢中竄出一個粗眉大眼的少年，悄沒聲地欺近身去，雙臂一翻，已勾住了呂通的兩條手臂，大聲叫道：“你弄髒了我師父的新衣服，快快賠來！”正是戚長發的弟子狄云。

　　呂通雙臂一振，要將這少年震開，不料手臂給狄云死命勾住了，無法掙脫。呂通這鐵臂功須得橫掃直擊，方能發揮威力，冷不防被他勾住了，臂上勁力使不出來。他大怒之下，右膝一舉，撞在狄云的小腹之上，喝道：“快放手！”狄云吃痛，臂力一松。呂通一招“風云乍起”，掙脫了他雙臂，呼的一拳擊出，正是“六合拳”中的一招“烏龍探海”。

　　狄云急竄讓開，叫道：“我不跟你打架。我師父這件新袍子，花了三兩銀子縫的，咱們賣了大牯牛大黃，才縫了三套衣服，今兒第一次上身……”呂通怒道：“愣小子，胡說八道什麼？”狄云沖上三步，叫道：“你快賠來！”他是農家子弟，最愛惜物力，眼見師父賣去心愛的大牯牛縫了三套新衣，第一次穿出來便讓人給糟踏了，教他如何不深感痛惜？他也不理呂通跟萬震山之間有什麼江湖過節，師父這件袍子總之是非賠不可。

　　萬震山道：“狄賢侄退下，你師父的袍子由我來賠便是。”狄云道：“要他賠，他要是走了，你又不認賬，那便糟了。”說著又去扭呂通的衣襟。呂通一閃，砰的一拳，擊在狄云胸口，只打得他身子連晃，險些摔倒。萬震山喝道：“狄賢侄退下！”語氣已頗嚴峻。

　　狄云紅了雙眼，喝道：“你不賠衣服還打人，不講理麼！”呂通笑道：“我打你這渾小子便怎樣？”狄云道：“我也打你！”身形一挫，左掌斜劈，右掌已從左掌底穿出。呂通使招“打虎式”，左腿虛坐，右拳揮擊出去。

　　兩人這一搭上手，霎時之間拆了十余招。狄云自幼跟著戚長發練武，與師妹戚芳過招比劍，從沒一天間斷。呂通雖是晉中大盜，黑道中的成名人物，一時之間卻也打他不倒，幾次要使鐵臂功，都被他乖巧避開，在他肩頭打中了兩拳，狄云肉厚骨壯，也沒受傷。

　　再拆數招，呂通焦躁起來，突然間拳法一變，自“六合拳”變為“赤尻連拳”。這套拳法亦是“六合拳”中一路，只是雜以猴拳，講究摟、這打、騰、封、踢、潭、掃、挂，又加上“貓竄、狗閃、兔滾、鷹翻、松子靈、細胸巧、鷂子翻身、跺子腳”八式，式中套式，變幻多端。狄云沒見過這路拳法，心中一慌，左腿上接連給他踹了兩腳。

　　萬震山瞧出他不是敵手，喝道：“狄賢侄退下，你打他不過。”

　　狄云叫道：“打不過也要打。”砰的一響，胸口又被呂通打了一拳。

　　戚芳在旁瞧著，一直為師哥擔心，這時忍不住也叫：“師哥，不用打了，讓萬師伯打發他。”但狄云雙臂直上直下，不顧性命的前沖，不住吆喝：“我不怕你，我不怕你。”砰的一聲，鼻子又中一拳，登時鮮血淋漓。

　　萬震山皺起了眉頭，向戚長發道：“師弟，他不聽我話，你叫他下來吧。”戚長發哼了一聲，道：“讓他吃點兒苦頭，待會讓我去斗斗這采花大盜。”

　　便在此時，大門外走進一個蓬頭垢面的老乞丐，左手拿只破碗，右手拄著一根竹棒，嘶啞著嗓子叫道：“老爺今日做喜事，施舍老化子一碗冷飯。”

　　眾人都正全神貫注地瞧著呂通與狄云打斗，誰也沒去理會。那乞丐呻吟叫喚：“啊喲，餓死了，餓死了。”突然左足踏在地上的糞便之中，腳下一滑，俯身摔將下來，大叫一聲：“啊喲，跌死了！”手中的破碗和竹棒同時摔出。說也真巧，那破碗正好擲在呂通後背“志堂穴”上，竹棒一端卻在呂通膝彎的“曲泉穴”中一碰。

　　呂通膝間一軟，左足跪倒，同時全身酸麻，似乎突然虛脫。狄云雙拳齊出，砰砰兩聲，將呂通龐大的身子打得飛了起來，拍的一響，臭水四濺，正摔在他攜來的糞便之中。

　　這一下變故人人大出意料之外，只見呂通狼狽萬狀地爬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出。眾賀客哈哈大笑，齊聲呼喝：“拿住他，拿住他！”“別讓這賊子跑了。”

　　狄云兀自大叫：“賠我師父的袍子。”待要趕出，突覺左臂被人握住，動彈不得，側頭一看，正是師父。戚長發道：“你僥幸得胜，還追什麼？”戚芳抽出手帕，給狄云擦去臉上鮮血。狄云一低頭，只見自己新衫的衣襟上點點滴滴的都是鮮血，不禁大急，道：“糟糕，糟糕！我……這件新衣也弄髒了。”

　　只見那老乞丐蹣跚著走出大門，喃喃自語：“飯沒討著，反賠了一只飯碗。”狄云知道適才取胜，全靠這乞丐碰巧一跌，從懷里掏出二十枚大錢，那是師父給他來城里零花的，追出去塞在他的手里。那老乞丐連聲道：“多謝，多謝！”

　　當晚萬震山大張筵席，款待前來賀壽的賀客。他是荊州的大紳士，壽堂中懸了荊州府凌知府、江陵縣尚知縣送的壽幛，金字閃閃，好不風光。

　　席上自是人人談論日間這一件趣事來，大家都說狄云福氣好，眼見不敵，剛好這老乞丐進來摔了一交，擾亂了呂通的心神。大家也不免贊狄云小小年紀，居然有這等膽識，和這黑道上的成名人物纏斗到數十招，那也已極不容易。自然也有人說這是壽星公洪福齊天，否則哪有這麼巧，老乞丐摔個仰八叉，竟然就此退了強敵，若是萬震山自己出手，當然兩三下便打發了這惡客，不過要勞動壽星公的大駕，便不這麼有趣了。

　　眾賓這一稱贊狄云，萬震山手下的八名弟子均感臉上黯然無光。這呂通本是沖著萬震山而來，萬門弟子不出手，卻教師叔一個呆頭呆腦的鄉下弟子強行出頭，打退了敵人，八名弟子個個心中氣憤，可又不便發作。

　　萬震山親自敬過酒後，大弟子魯坤、二弟子周圻、三弟子萬圭、四弟子孫均、五弟子卜垣、六弟子吳坎、七弟子馮坦、八弟子沈城一席席過來敬酒。萬門八弟子都以“土”字傍為名，其中第三弟子萬圭是萬震山的獨子，他長身玉立，臉型微見瘦削，俊美瀟洒，倒象是個富家公子，不似大師兄魯坤、二師兄周圻那麼赳赳昂昂。

　　八人向來賓中有功名的舉人、秀才、武林尊長敬過了酒，敬了師叔戚長發一杯，便向狄云敬酒。萬圭說道：“今日狄師兄給家父掙了好大的面子，我們師兄弟八人，每個都非敬狄師兄一杯不可。”狄云素來不會喝酒，雙手亂搖，說道：“我不會喝，我不會喝。”

　　萬圭道：“日間家父連叫三次，要狄師兄退下，狄師兄置之不理，把家父的話當作耳邊風一般。我們此刻敬酒，狄師兄又是不喝，那把我們萬家門可忒也小看了。”狄云愕然道：“我……我沒有啊。”

　　戚長發聽得萬圭的語氣不對，說道：“云兒，你喝了酒。”狄云道：“我……我……我不會喝酒的啊。”戚長發沉聲道：“喝了！”狄云無奈，只得一人一杯，接連喝了八杯，登時滿臉通紅，耳中嗡嗡作響，腦子里胡里胡塗地一團。

　　這一晚狄云睡上了床，心頭兀自迷糊，只感胸間、肩頭、腿上，被呂通拳打腳踢過之處都是熱辣辣地疼痛。睡到半夜，睡夢中聽得窗上有人伸指彈擊，有人不住叫喚：“狄師兄，狄云，狄云！”狄云一驚而醒，問道：“是誰？”

　　窗外那人說道：“小弟萬圭，有事相商，請狄師兄出來。”狄云一呆，下得床來，披衣穿鞋，推開窗子。只見窗外八個人一字排開，每人手中都持一柄長劍，便是那萬門八弟子。

　　狄云奇道：“叫我干什麼？”萬圭道：“咱們要領教領教狄師兄的劍招。”狄云搖頭道：“師父吩咐過的，不可跟萬師伯門下的師兄們比試武藝。”萬圭冷笑道：“原來戚師叔倒有自知之明。”狄云怒道：“什麼自知之明？”突然間嗤嗤嗤三聲，萬圭隔窗向他連刺三劍，劍刃都在他臉頰邊掠過，相差不過寸許。狄云只感臉頰邊涼颼颼地，大吃一驚，急忙倒退，左腳在凳上一絆，一個踉蹌，十分狼狽。萬門八弟子都大聲笑了起來。

　　狄云大怒，返身抽出枕頭底下的長劍，跳出窗去，見萬門八弟子人人臉色不善，不禁心下暗自嘀咕，雖是有氣，但念及師父曾一再叮囑，千萬不可和師伯門人失和，說道：“你們要怎樣？”

　　萬圭長劍虛擊，在空中嗡嗡作響，說道：“狄師兄，你今日逞強出頭，只道我荊州萬家門中人人都死光了，是不是？還是說我萬家門中，沒一個及得上你狄大哥的身手？”

　　狄云搖頭道：“那人弄髒了我師父衣服，我自然要他賠，這關你什麼事？”

　　萬圭冷冷地道：“你在眾賓客之前成名立萬，露了好大的臉，卻教我師兄弟八人全鬧得灰頭土臉。別說再到江湖上混，便是這荊州城中，我們師兄弟也無立足之地了。你今日的所作所為，不也太過份了嗎？”狄云愕然道：“我……我不知道啊。”

　　萬門大弟子魯坤道：“三師弟，這小子裝蒜，跟他多說什麼？伸量伸量他。”

　　萬圭長劍遞出，指向狄云左肩。狄云識得這一劍是虛招，身形不動，亦不伸劍擋架。萬圭斜劍收回，被他識破劍招，更是著惱，說道：“好哇，你是不屑跟我動手！”狄云道：“師父吩咐過的，千萬不可和師伯的門人比試。”

　　突然間嗤的一聲，萬圭長劍刺出，把他右手衣袖上刺破了一條長縫。

　　狄云對這件新衣甚是鐘愛，平白無端地給他刺破，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你刺破我衣服，要你賠。”萬圭冷冷一笑，挺劍又刺向他的左袖。狄云回劍斜削，當的一聲，格開來劍，乘勢還擊。兩人這一交上手，便即越斗越快。兩人所學劍法一脈相承，斗到十余招後，狄云興發，一劍劍竟往萬圭要害處刺去。

　　周圻叫道：“嘿！這小子當真要人性命麼？三師弟，手下別容情了。”

　　狄云一驚，暗想：“我若是一個失手，真的刺傷了他，那可不好。”手上攻勢登緩。萬圭還道他劍法不及自己，劍招綿綿不絕，來勢甚是凌厲。狄云連連倒退，喝道：“我又不跟你真打。你這是干什麼了？”萬圭道：“干什麼？要刺你幾個透明窟窿！”嗤的一劍，踏中宮直刺。狄云斜身閃在左側，眼見他右肩處露出破綻，長劍倒翻上去，這一劍若是直削，萬圭肩頭非受重傷不可，狄云手腕略翻，劍刃平轉，拍的一聲，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他只道這一來胜負已分，萬圭該當知難而退，他平日和師妹比劍，一到這處地步便即罷手，不料萬圭俊臉一紅，反而挺劍直刺。狄云猝不及防，左腿上一陣劇痛，已然中劍。

　　魯坤、周圻等拍手歡呼，說道：“小子，躺下罷！”“認輸便饒了你！”“戚師叔調教出來的鄉巴佬門徒，原不過是這幾下三腳貓把式！”

　　狄云腳上中劍後本已大怒，聽這些人出言辱及師父，更是怒發如狂，一咬牙，長劍如疾風驟雨般攻了過去。萬圭見對方勢如瘋虎，不禁心有怯意，他自幼嬌生慣養，劍法雖練得不錯，這般拚命的惡斗究竟從未經歷過，心中一怕，劍招便見散亂。

　　卜垣見三師兄要敗，拾起一塊磚頭，用力投向狄云後心。

　　狄云全神貫注地正和萬圭斗劍，突然間背心上一痛，被磚頭重重擲中，他回頭罵道：“不要臉，兩個打一個麼？”卜垣叫道：“什麼，你說什麼？”

　　狄云心道：“今日你們便是八人齊上，我也不能丟了師父的臉面。”不顧腿上和背心的疼痛，一劍劍向萬圭刺去。這時他劍招已不成章法，破綻百出，但漏洞雖多，氣勢卻盛，萬圭狼狽閃架，已不敢進攻。

　　卜垣向六師弟吳坎使個眼色，說道：“三師兄劍法高明，這小子招架不住，倘若傷了他性命，戚師叔臉上必不好看，咱倆上前掠掠陣罷。”吳坎會意，點頭道：“不錯。咱哥兒倆留點兒神，別讓三師兄劍下傷人。”兩人一左一右，颼颼兩劍，齊往狄云脅下刺去。

　　狄云的劍法本來也沒比萬圭高明多少，全仗一鼓作氣的猛攻，這才占得了上風。卜垣和吳坎上前一夾攻，他以一敵三，登時手忙足亂，刷的一聲，左腿上又已中劍。這一劍傷得不輕，他再也站立不定，一交坐倒，手上長劍卻并不摔脫，仍是不住擋格三人刺來的劍招。魯坤冷哼一聲，搶上來右足飛出，踢中他的手腕，狄云拿捏不住，長劍脫手飛出，跌入樹叢之中。萬圭長劍直出，劍尖抵住了他咽喉。卜垣和吳坎哈哈一笑，躍後退開。

　　萬圭得意洋洋，笑道：“鄉下佬，服了麼？”狄云喝道：“服你個屁！你們四個打我一個，算什麼好漢子？”萬圭劍尖微微向前一送，陷入他咽喉的軟肉數分，喝道：“你還敢嘴硬！我再使一點力，立時割斷了你喉管。”狄云罵道：“你使力啊，你有種便割斷我喉管。不使力的是烏龜王八蛋。”萬圭目露凶光，左足疾出，在他肚子上重重踢了一腳，罵道：“臭賊，你嘴巴還硬不硬？”

　　這一腳只踢得狄云五髒六腑猶如倒轉了一般，險些呻吟出聲，但咬牙強自忍住，罵道：“臭雜種，王八蛋！”萬圭又是一腳，這一次踢在他的面門。狄云但覺眼前金星亂冒，幾欲暈去，欲待張口再罵，卻罵不出聲了。

　　萬圭冷笑道：“今日便饒了你。你快向師父師妹哭訴去，說我們人多勢眾，打了你啦！料你這膿包定要去哭哭啼啼。”狄云怒道：“哭訴什麼？大丈夫報仇，只自己一個兒動手。”萬圭正要他說這句話，更激他道：“給你臉上留些記認，好教你師父開口來問。”說著在他左眼右臉重重地各踢一腳。狄云登時半邊臉腫了起來，左眼淚水模糊。

　　卜垣拍手笑道：“嘿嘿，大丈夫哭啦！英雄變成狗熊啦！”

　　狄云氣得肚子真要炸了開來，心想你到我師父家里來，我好好地招待于你，買酒殺雞，哪一點對你不起，此刻卻如此損我。

　　萬圭道：“你打不過我，不妨去向我爹爹哭訴，要我爹爹責罰我，代你出了這口鳥氣。‘嗚嗚嗚，萬師伯，你的八個弟子，打得我爬在地上痛哭求饒。嗚嗚嗚，萬師伯，你不主持公道嗎？’”狄云道：“你這沒骨頭的胚子，才向大人哭訴！”

　　萬圭和魯坤、卜垣相視一笑，心想今日的悶氣已出，當即回劍入鞘，說道：“好小子！你有種的明天再來打過，少爺可要失陪了！”八個人嘻嘻哈哈地揚長而去。

　　狄云瞧著這八個人的背影，心中又是氣惱，又是不解，自忖：“我既沒得罪他們，更沒得罪他們師父，為什麼平白無端的來打我一頓？難道城里人都這般蠻不講理麼？”勉強支撐著站起身來，頭腦一暈，又坐倒在地。

　　忽聽得身後一人唉聲歎氣地說道：“唉，打不過人家，就該磕頭求饒啊，這麼白白地挨了一頓揍，這不冤麼？”狄云怒道：“宁可給人家打死，也不磕頭！”回過頭來，只見一人弓身曲背，拖著鞋皮，慢吞吞地走來，但見他蓬頭垢面，便是日間所見的那個乞丐。

　　那老丐說：“唉，人老了，背上風濕痛得厲害。小伙子，你給我背上捶捶。”狄云正一肚子火，哼了一聲，沒去理他。那老丐歎道：“誰教我絕子絕孫，人到老來，沒一個親人照顧，哎唷，哎唷……”撐著竹棒，一步步地走遠。

　　狄云見那老丐背影顫抖得厲害，自己剛給人狠狠打了一頓，不由得起了同病相怜之心，叫道：“喂，我這里還有幾十文錢，你拿去買饅頭吃吧！”

　　那老丐一步步地挨了回來，接過銅錢，說道：“我背上風濕痛得厲害，你給我捶捶！”狄云道：“好！我包了腿上的傷口再說。”那老丐道：“你就只顧自己，不顧人家，算什麼英雄好漢！”狄云給他一激，便道：“好！我給你捶！”坐倒在地，伸掌給他捶背。

　　捶得兩拳，那老丐道：“好舒服，好舒服，再用力些！”狄云加了些力道。那老丐道：“可惜力道太輕。”狄云又加重了些。老丐道：“唉，不中用的小伙子啊，挨了一頓揍，便死樣活氣，連給老人家捶捶背的力道也沒有了。你這種人活在世上有什麼用？”

　　狄云怒道：“我一使力，只怕打斷了你的老骨頭。”老丐笑道：“你要是打得斷我的老骨頭，就不會躺在地下又給人家踢、又給人家揍了。”狄云大怒，手上加力。那老丐道：“嗯，這樣才有些意思，不過還是太輕。”狄云砰的一拳，使勁擊出。老丐笑道：“太輕，太輕，不管用。”

　　狄云道：“老頭兒，你別開玩笑，我可不想打傷你。”那老丐冷笑道：“憑你也打得傷我？你使足全力，打我一拳試試。”

　　狄云右臂運勁，待要揮拳往他背上擊去，月光下見到他老態龍鐘的模樣，心中一軟，說道：“誰來跟你一般見識！”輕輕在他背上捶了一下。

　　突然之間，只覺腰間給人一托一摔，身子便如騰云駕霧般飛了起來，砰的一聲，摔入草叢之中，只跌得頭暈眼花，老半天才爬起身。他慢慢掙扎著站起，并不發怒，只是說不出的驚奇，怔怔地瞧著老丐，道：“是你……是你摔我的麼？”

　　那老丐道：“這里還有別人沒有？不是我還有誰？”狄云道：“你用什麼法子摔我的？”那老丐道：“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狄云奇道：“這是師父教我的劍法啊，你……你怎麼知道？”那老丐道：“拳招劍法，都是一樣。再說，你師父與沒教對。”

　　狄云怒道：“我師父教得怎麼不對了？憑你這老叫化也敢說我師父的不是？”那老丐道：“要是你師父教得對了，為什麼你打不過人家？”狄云道：“他們三四個打我一個，我自然打不過，若是一個對一個，你瞧我輸不輸？”老丐笑道：“哈哈，打架嘛，講什麼一個打一個？你要單打獨斗，人家不干，那怎麼辦？要不是跪下磕頭，就得認命挨打。一個人打得贏十個八個，那才是好漢子。”狄云心想這話倒也不錯，說道：“他們是我師伯的弟子，劍法跟我差不多，我一個怎斗得過他們八個？”

　　那老丐道：“我教你幾手功夫，讓你一個打贏他們八個，你學不學？”

　　狄云大喜，道：“我學，我學！”但轉念一想，世上未必有這種本領，而這年紀老邁的乞丐更加不似身有上乘武功之人，正自躊躇不定，突然背心給人一抓，身子又飛了起來，這次在空中身不由主地連翻了兩個筋斗，飛得高，落下來時跌得更重，手臂在地下一撐，關節險些折斷，爬起身來時，痛得話也說不出來，心中卻是歡喜無比，叫道：“老……老伯伯，我……跟你學。”

　　那老丐道：“我今天教你幾招，明兒晚上，你再跟他們到這里來打過，你敢不敢？”

　　狄云心想：“你武功雖高，我在一天之內又如何學得會？”但想到要跟萬圭、魯坤這干人再打，不由得豪氣勃發，說道：“我敢！最多再挨一頓揍，有什麼大不了！”

　　那老丐左手倏出，抓住他後頸，將他重往地下一擲，罵道：“臭小子，我既教了你武功，你怎麼還會挨他們的揍？你信不過我麼？”狄云雖然摔得甚痛，心中只有更加歡喜，忙道：“對，對！是我說錯了，請你老人家快教吧。”

　　那老丐道：“你把學過的劍法使給我瞧，一面使，一面念劍招的名稱！”

　　狄云應道：“是！”見腿上傷處不斷流血，便草草裹好傷口，到草叢中找到自己的長劍，依著師父所授，一招招的使動，口中念著劍招名稱，到後來越使越順，嘴里也越念越快。

　　他正練到酣處，忽聽那老丐哈哈大笑，不禁愕然收劍，問道：“我練得不對麼？”那老丐不答，兀自捧住肚子，笑彎了腰，站不住身子。狄云微有怒意，道：“就算我練得不對，也沒什麼好笑。”

　　那老丐突然止笑，歎道：“戚長發啊戚長發，你這一番狠勁，當真了得。”搖了搖頭，道：“把劍給我。”狄云倒轉劍柄，遞了過去。那老丐接過長劍，輕輕念道：“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將長劍舞了開來。他一劍在手，霎時之間便如換了一個人一般，身形沉穩，劍勢飄逸，哪里還是適才這般龍鐘委瑣？

　　狄云看了幾招，忽有所悟，說道：“老伯，日里我跟那呂通相斗，是你故意擲那飯碗幫我的麼？”那老丐怒道：“那還用說？六合手呂通的武功比你傻小子強得太多，憑你這點兒道行，真能打發他了？”

　　他一面說，一面繼續使劍。狄云聽他所念口訣和師父所授并無分別，只字音偶有差异，但劍招卻大不相同，越看越感奇怪。

　　那老丐左手捏個劍訣，右手長劍陡然遞出，猛地里劍交左手，右手反過來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狄云嚇了一跳，撫著面頰怒道：“你……你為什麼打人？”老丐笑道：“我教你劍招，你卻在胡思亂想，這不該打麼？”

　　狄云心想原是自己的不是，當即心平氣和，說道：“不錯，是我不好。我瞧你說的招數和我師父一樣，劍法可全然不同，覺得很是奇怪。”

　　那老丐問道：“是你師父教的好，還是我使得好？”狄云搖搖頭道：“我不知道。”老丐將長劍拋還給他，道：“咱們比划比划。”狄云道：“我本事跟你老人家差得太遠，比你不過。”老丐冷笑道：“嘿，傻小子還沒傻到家。這樣罷，咱們只比招式，不比功力。”手中竹棒一抖，以棒作劍，向狄云刺來，狄云橫劍擋路，見老丐竹棒停滯不前，當即振劍反刺。那知他劍尖只一抖間，老丐的竹棒如毒蛇暴起，向前一探，已點中了他肩頭。

　　狄云心悅誠服，大叫：“妙極，妙極。”橫劍前削。那老丐翻過竹棒，平靠他劍身，狄云運勁反推，那老丐的竹棒連轉幾個圈子，將他勁力全引到了相反的方向。狄云拿捏不住，長劍脫手飛出。他呆了一呆，說道：“老伯，你的劍招真高。”

　　那老丐竹棒一伸，搭住空中落下的長劍，棒端如有膠水，竟將長劍黏了回來，說道：“你師父一身好武功，就只教了你這些嗎？嘿嘿，希奇古怪。”搖搖頭又道：“你門中這套‘唐詩劍法’，每一招都是從一句唐詩中化出來的……”

　　狄云道：“什麼‘唐詩劍法’？師父說是‘躺尸劍法’，幾劍出去，敵人便躺下變成了尸首。”

　　那老丐嘿嘿笑了幾聲，說道：“是‘唐詩’，不是‘躺尸’！你師父跟你說是‘躺尸’嗎？可笑，可笑！這兩招‘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是說一只孤孤單單的鴻鳥，從海上飛來，見到陸地上的小小池沼，并不栖息。這兩句詩是唐朝的宰相張九齡做的，他比擬自己身份清高，不喜跟人爭權奪利。將之化成劍法，顧盼之際要有一股飄逸自豪的氣息。他所謂‘不敢顧’，是‘不屑瞧它一眼’的意思。你師父卻教你讀作什麼‘哥翁喊上來，是橫不敢過’，結果前一句變成大聲疾呼，後一句成為畏首畏尾。劍法的原意是蕩然無存了。你師父當真了不起，‘鐵鎖橫江’，教徒弟這樣教法，嘿嘿，厲害，厲害！”說著連連冷笑。

　　狄云怔怔地聽著，聽得他話中咬文嚼字，雖然不大懂，卻也知他說得很對，狄云向來敬愛師父，聽他將師父說得一無是處，到後來更肆意譏嘲，心下難過，忽地轉身，說道：“我要去睡了！不學了。”

　　那老丐奇道：“為什麼？我說得不對麼？”狄云道：“你或許說得很對。但你說我師父的不是，我宁可不學。我師父是莊稼人，不識字，不懂你說的那一套也是有的……”那老丐笑道：“你師父不識字？哈哈，這可奇了。”狄云氣憤憤地道：“莊稼人不識字，有什麼好笑？”那老丐哈哈一笑，伸手撫他頭頂，道：“很好，很好！你這小子心地厚道，我就是喜歡你這種人。我向你認錯，從此不再說你師父半句不是，行不行？”狄云轉怒為喜，笑道：“你只要不說我師父，我向你磕頭也成。”說著跪倒在地，咚咚咚地磕了幾個響頭。

　　那老丐笑吟吟地受了他這幾拜，隨即解釋劍招，如何“忽聽噴驚風，連山石布逃”，其實是“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如何“落泥招大姐，馬命風小小”，乃是“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在湘西土音中，這“泥”字和“日”字卻也差不多。即老丐言語中，當真再也不提戚長發半句，單是糾正狄云劍法中的錯失。

　　那老丐道：“你劍法中莫名其妙的東西太多，一時也說不完。我教你三招功夫，明兒你再跟這八個不成器的小子打過，用心記住了。”

　　狄云精神一振，用心瞧那老丐使竹棒比划。第一招是“刺肩式”，敵人若是一味防守，那是永遠刺他不著，但只要一出劍相攻，立時便可後發先至，刺中他的肩頭。第二招：“耳光式”，便是那老丐適才劍交左手、右手反打他耳光的這一招。這一招古怪無比，就算敵人明知自己要劍交左手，反手打他耳光，但閃左打左，閃右打右，越是閃避，越打得重。第三招是“去劍式”，適才老丐用竹棒令他長劍脫手，便是這一招。

　　這三記招式，那老丐都曾在狄云身上用過，本來各有一個典雅的唐詩名稱，但那老丐知道他西瓜大的字識不上幾擔，教他詩句，徒亂心神，于是改用了三個一聽便懂的名稱。

　　狄云并不如何聰明，性子卻極堅毅。這三招足足學了一個多時辰，方始純熟。

　　那老丐笑道：“好啦！你得答應我一件事，今晚我教你劍法之事，不得跟誰說起，連你師父和師妹也不能說，否則……”狄云敬師如父，對這位嬌憨美貌的師妹又是私戀已久，說有什麼事要瞞住師父、師妹；那可比什麼都難，一時躊躇不答。

　　那老丐歎道：“此中緣由，一時不便細說，你若泄露了今晚之事，我性命難保，定要死在五云手萬震山的劍底。”狄云吃了一驚，奇道：“老伯伯，你武功這麼高強，怎會怕我師伯？”那老丐不答，揚長便去，說道：“你是否有心害我，那全瞧你自己了。”

　　狄云忙追了上去，說道：“我多謝老伯伯還來不及，怎會害你性命？我要是泄漏一字半句，教我天誅地滅。”那老丐歎了口氣，足不停步地走了。

　　狄云呆了一陣，忽然想起沒問那老丐的姓名，叫道：“老伯伯，老伯伯！”但那老丐沒入樹叢之中，已然影蹤不見了。

　　次日清晨，戚長發見狄云目青鼻腫，好生奇怪，問道：“跟誰打架了，怎麼傷成這個樣子？”狄云不善說謊，支吾難答。戚芳笑道：“還不是昨天給那個什麼大盜呂通打的麼？”戚長發決計想不到昨晚之事，也不再問。

　　戚芳拉了拉狄云的衣襟，兩人從邊門出去，來到一口井邊，見四下無人，便在井欄圈上坐了下來。戚芳問他道：“師哥，你昨晚跟誰打架了？”狄云囁嚅未答。戚芳道：“你不用瞞我，昨天你跟呂通相斗，他一拳一腳打在你身上什麼地方，我全瞧得清清楚楚，他可沒打中你的眼睛。”狄云料知瞞她不過，心想：“我只要不說那老伯的事，就不要緊。”于是將萬門八弟子如何半夜里前來尋釁、如何比劍、如何落敗受辱的事一一都說了。

　　戚芳越聽越怒，一張俏臉漲得通紅，氣憤憤地道：“他們八個人打你一個，算什麼好漢？”狄云道：“倒不是八個人一齊出手，是三四個打我一個。”戚芳怒道：“哼，他們三四個聯手打你，已經贏了，其餘的就不必動手，倘若三四個打你不過，還不是五六個、七八個一起下場。”狄云點頭道：“那多半會這樣。”

　　戚芳霍地站起，道：“咱們跟爹爹說去，教萬震山評評這個理看。”她盛怒之下，連“萬師伯”也不稱了，竟是直呼其名。

　　狄云忙道：“不，我打架打輸了，向師父訴苦，那不是教人瞧不起嗎？”

　　戚芳哼了一聲，見他衣衫破損甚多，心下痛惜，從懷中取出針線包，就在他身上縫補。她頭發擦著狄云下巴，狄云只覺得痒痒的，鼻中聞到她少女的淡淡肌膚之香，不由得心神蕩漾，低聲道：“師妹！”戚芳道：“空心菜，別說話！別讓人冤枉你作賊。”

　　江南三湘一帶民間迷信，穿著衣衫讓人縫補或綴鈕扣之時，若是說了話，就會給人冤賴偷東西。“空心菜”卻是戚芳給狄云取的綽號，笑他直肚直腸，沒半點機心。

　　這日晚間，萬震山在廳上設了筵席宴請師弟，八個萬門弟子在下首相陪，十二人團團坐了一張圓桌。

　　酒過三巡，萬震山見狄云嘴唇高高腫起，飲食不便，說道：“狄賢侄，昨兒辛苦了你，來來來，多吃一點。”挾了一只雞腿，放在他碟中。周圻鼻中突然哼了一聲。

　　戚芳早已滿肚是火，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大聲道：“萬師伯，我師哥這些傷，不是呂通打的，是你八個高徒聯手打的。”萬震山和戚長發同時吃了一驚，問道：“什麼？”

　　萬門第八弟子沈城年紀最小，卻十分伶牙俐齒，搶著說道：“狄師哥打贏了呂通，說師父你老人家膽小怕事，不敢和呂通動手，全靠他狄師哥出馬，才趕走了他，沒讓你老人家出丑。我們氣不過……”萬震山臉上變色，但隨即笑道：“是啊，這原是全仗狄賢侄替我們挽回了顏面。”沈城道：“萬師哥聽他口出狂言，實在氣不過，這才約狄師哥比劍，好象是萬師哥占了先。”

　　狄云怒道：“你……你胡說八道……我……我幾時……”他本就不善言辭，聽得沈城撒謊誣蔑，又急又怒之下，更是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萬震山道：“怎麼是圭兒象占了先？”沈城道：“昨晚萬師哥和狄師哥怎麼比劍，我們都沒瞧見。今天早晨萬師哥跟大伙說起，好象是萬師哥是用一招……用一招……”他轉頭問萬圭道：“萬師哥，你用一招什麼招數胜了狄師哥的？”萬圭道：“是‘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他二人一搭一擋，將“八人聯手”之事推了個一干二淨。萬圭怎樣胜了狄云，旁人見都沒見到，自然談不上聯手相攻了。沈城不過十五六歲年紀，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誰都不信他會撒謊。

　　萬震山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

　　戚長發氣得滿臉通紅，伸手一拍桌子，喝道：“云兒，我千叮萬囑，叫你不可和萬師伯門下眾師兄失了和氣，怎地打起架來了。”

　　狄云聽得連師父也信了沈城的話，只氣得渾身發抖，道：“師父……我……我……我沒有……”戚長發劈頭劈臉一記耳光打過去，喝道：“做錯了的事，還要抵賴！”狄云不敢閃避，戚長發這一掌打得好重，狄云臉頰本就青腫，登時腫上加腫。戚芳急叫：“爹，你也不問問清楚。”

　　狄云狂怒之下，牛脾氣發作，突然縱身跳起，搶過放在身後幾上的長劍，拔劍出鞘，躍在廳心，叫道：“師父，這萬……萬圭說打敗了我，教他再打打看。”戚長發大怒，喝道：“你回不回來？”离座出去，又要揮拳毆擊。戚芳一把拉住，叫道：“爹爹！”

　　狄云大叫：“你們八個人再來打我，有種的就一齊來。哪一個不來，就是烏龜兒子狗雜種。”他急怒之下，口不擇言，亂罵起來。

　　萬震山眉頭一皺，說道：“既是如此，你們去領教狄師哥的劍法也是好的。”

　　八名弟子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各人提起長劍，分占八方，將狄云圍在核心。

　　狄云大聲叫道：“昨兒晚上是八個狗雜種打我一人，今日又是八個狗雜種……”

　　戚長發喝道：“云兒，你胡說些什麼？比劍就比劍，是比嘴上伶俐麼？”

　　萬震山聽他左一句“狗雜種”右一句“狗雜種”，心下也動了真怒，這八人中的萬圭是他親生兒子，狄云如此亂罵，口口聲聲便是罵在他的頭上。他見八個弟子分站八方，隱然有分進合擊之勢，喝道：“狄師兄瞧不起咱們，要以一個斗八個，難道咱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大弟子魯坤道：“是，眾位師弟退開，讓我先領教領教狄師哥的高招。”

　　五弟子卜垣極工心計，昨晚見到狄云與萬圭動手，這鄉下佬武功不弱，這時情急拚命，大師兄未必能胜，如被他先贏得一仗，縱然再有人將他打敗，也已折了萬門的銳氣，同門中劍術以四師兄孫均為第一，最好讓孫均一上手便將他打敗，令他再也說嘴不得，便道：“大師哥是咱們同門表率，何必親自出馬？讓四師哥教訓教訓他也就是了。”

　　魯坤一聽，已明其意，微笑道：“好，四師弟，咱們瞧你的了。”左手一揮，七人一齊退開，只剩孫均一人和狄云相對。

　　孫均沉默寡言，常常整天不說一句話，上以能潛心向學，劍法在八同門中最強。他見師兄弟推己出馬，當即長劍一立，低頭躬身，這一招叫做“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乃是極具禮的起手劍招。但當年戚長發向狄云說劍之時，卻將這招的名稱說做“飯角讓粽臭，一官拜馬猴”。意思是說：“我是好好的大米飯，你是一只臭粽子，外表上讓你一下，恭敬你一下，我心里可在罵你！我是官，你是猴子，我拜你，是官拜畜生。”狄云見他施出這一招，心下更怒，當下也是長劍一立，低頭躬身，還了他一招“飯角讓粽臭，一官拜馬猴”，針鋒相對，毫不甘示弱。

　　他只這麼一躬身，身子尚未站直，長劍劍尖已向孫均小腹上刺了過去。萬門弟子齊聲驚呼。孫均回劍格擋，錚的一聲，雙劍相擊，兩人手臂上各是一麻。

　　魯坤道：“師父，你瞧這小子下手狠不狠？他簡直是要孫師弟的命啊。”萬震山心下暗暗驚异：“這鄉下小子干麼如此憤激，一上來就是拚命？”

　　但聽得錚錚錚數聲連響，狄云和孫均快劍相搏，拆到十余招後，孫均長劍一斜，小腹間露出破綻。狄云大喝一聲，挺劍直進，孫均回過長劍，已將他長劍壓住，拍的一掌，正擊在他胸口。萬門弟子齊聲喝采，有人叫了起來：“一個也打不過，還吹什麼大氣？”狄云身子一晃，抽起長劍，猶如疾風驟雨般一陣猛攻。孫均擋得幾招，發劍回攻，狄云突然間長劍抖動，噗的一聲輕響，已刺入了孫均的肩頭，正是那老丐所授的“刺肩式”。

　　這一招“刺肩式”突如其來，誰也料想不到。但見孫均肩頭鮮血長流，身子搖晃，萬門弟子齊聲呼喝。魯坤和周圻雙劍齊出，向狄云攻了上去。狄云長劍左一刺，右一戳，噗噗兩聲，魯坤和周圻右肩分別中劍，手中長劍先後落地。

　　萬震山沉著臉，叫了聲：“很好！”

　　萬圭提起長劍，凝目瞪著狄云，突然間一聲暴喝，颼颼颼連刺三劍。狄云一一擋開，劍交左手，右手反將過來，拍的一聲響，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這一招更是來得突然，萬圭一怔之間，狄云已飛起左腿，踹在他胸口。萬圭抵受不住，坐倒在地。卜垣搶上相扶，狄云不讓他走近，挺劍刺出，卜垣只得舉劍招架。吳坎、馮坦、沈城三人見狄云如此凶猛，而萬圭坐倒在地上，一時站不起身，驚怒之下，各操兵刃圍了上來。這時萬家的家丁婢仆聽得廳上兵刃相交的聲音，紛紛奔來觀看。

　　戚長發雙目瞪視，臉色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戚芳叫道：“爹爹，他們大伙兒打師哥一人，快，快救他啊。”

## 第二章　牢獄

　　叮叮當當兵刃相交聲中，白光閃耀，一柄柄長劍飛了起來，一柄跌入了人叢，眾婢仆登時亂作一團，一柄摔上了席面，更有一柄直插入頭頂橫梁之中。頃刻之間，卜垣、吳坎、馮坦、沈城四人手中的長劍，都被狄云以“去劍式”絞奪脫手。

　　萬震山雙掌一擊，笑道：“很好，很好！戚師弟，難為你練成了‘連城劍法’！恭喜，恭喜！”聲音中卻滿是凄涼之意。

　　戚長發一呆，問道：“什麼‘連城劍法’？”

　　萬震山道：“狄世兄這幾招，不是‘連城劍法’是什麼？坤兒、圻兒、圭兒，大伙都回來。你們狄師兄學的是戚師叔的‘連城劍法’，你們如何是他敵手？”又向戚長發冷笑道：“師弟，你裝得真象，當真是大智若愚！‘鐵鎖橫江’，委實了不起。”

　　狄云連使“刺肩式”、“耳光式”、“去劍式”三路劍招，片刻之間便將萬門八弟子打得大敗虧輸，自是得意，只是胜來如此容易，心中反而胡塗了，不由得手足無措，瞧瞧師父，瞧瞧師妹，又瞧瞧師伯，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戚長發走近身去，接過他手中長劍，突然間劍尖一抖，指向他的咽喉，喝道：“這些劍招，你是跟誰學的？”

　　狄云大吃一驚，他本來凡事不敢瞞騙師父，但那老丐說得清清楚楚，倘若泄漏了傳劍之事，定要送了那老丐的性命，自己因此而立下了重誓，決不吐露一字半句，便道：“師……師父，是弟子……弟子自己想出來的。”

　　戚長發喝道：“你自己想得出這般巧妙的劍招？你……你竟膽敢對我胡說八道！再不實說，我一劍要了你的小命。”手腕向前略送，劍尖刺入他咽喉數分，劍尖上已滲出鮮血。

　　戚芳奔了過來，抱住父親手臂，叫道：“爹！師哥跟咱們寸步不离，又有誰能教他武功了？這些劍招，不都是你老人家教他的麼？”

　　萬震山冷笑道：“戚師弟，你何必再裝腔作勢？令愛都已說得明明白白了。‘鐵鎖橫江’的高明手段，不必使在自己師哥身上，來來來！老哥哥賀你三杯！”說著滿滿斟了兩杯酒，仰脖子先喝了一杯，說道：“做哥哥的先干為敬！你不能不給我這個面子。”

　　戚長發哼的一聲，拋劍在地，回身接過酒杯，連喝了三杯，側過了頭沉思，滿臉疑云，喃喃說道：“奇怪，奇怪！”

　　萬震山道：“戚師弟，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談談，咱們到書房中去說。”戚長發點了點頭，萬震山攜著他手，師兄弟并肩走向書房。

　　萬門八弟子面面相覷。有的臉色鐵青，有的喃喃咒罵。

　　沈城道：“我小便去！給狄云這小子這麼一下子，嚇得我屎尿齊流。”魯坤沉臉喝道：“八師弟，你丟的丑還不夠麼？”

　　沈城伸了伸舌頭，匆匆离席。他走出廳門，到廁所去轉了轉，躡手躡腳地便走到書房門外，側耳傾聽。

　　只聽得師父的聲音說道：“戚師弟，二十年來揭不破的謎，到今日才算真相大白。”

　　聽得戚長發的聲音道：“小弟不懂。什麼叫做真相大白。”

　　“那還用我多說麼？師父他老人家是怎麼死的？”

　　“師父失落了一本練武功的書，找來找去找不到，郁郁不樂，就此逝世。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問我？”

　　“是啊。這本練武的書，叫做什麼名字？”

　　“我怎麼知道？你問我干什麼？”

　　“我卻聽師父說過，叫做‘連城訣’。”

　　“什麼練成、練不成的，我半點也不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什麼？”

　　“不如樂之者！”

　　“嘿嘿，哈哈，呵呵！”

　　“有什麼好笑？”

　　“你明明滿腹詩書，卻裝作粗魯不文。咱們同門學藝十幾年，誰還不知道誰的底？你不懂‘連城訣’三字，又怎背得出‘論語’、‘孟子’？”

　　“你是考較我來了，是不是？”

　　“拿來！”

　　“拿什麼來？”

　　“你自己知道，還裝什麼蒜？”

　　“我戚長發向來就不怕你。”

　　沈城聽師父和師叔越吵越大聲，心中害怕起來，急奔回廳，走到魯坤身邊低聲道：“大師兄，師父跟師叔吵了起來，只怕要打架！”

　　魯坤一怔，站起身來道：“咱們瞧瞧去！”周圻、萬圭、孫均等都急步跟去。

　　戚芳拉拉狄云的衣袖，道：“咱們也去！”狄云點點頭，剛走出兩步，戚芳將一柄長劍塞在他手中。狄云一回頭，只見戚芳左手中提著兩把長劍。狄云道：“兩把？”戚芳道：“爹沒帶兵刃！”

　　萬門八弟子都是臉色沉重，站在書房門外。狄云和戚芳站得稍遠。十個人屏息凝氣，聽著書房中兩人的爭吵。

　　“戚師弟，師父他老人家的性命，明明是你害死的。”那是萬震山的聲音。

　　“放屁，放你媽的屁，萬師哥，你話說得明白些，師父怎麼會是我害死的？”戚長發盛怒之下，聲音大异，變得十分嘶啞。

　　“師父他那本‘連城訣’，難道不是你戚師弟偷去的？”

　　“我知道什麼連人、連鬼的？萬師哥，你想誣賴我姓戚的，可沒這麼容易。”

　　“你徒兒剛才使的劍招，難道不是連城劍法？為什麼這般輕靈巧妙？”

　　“我徒兒生來聰明，是他自己悟出來的，連我也不會。哪里是什麼連城劍法了？你叫卜垣來請我，說你已練成了連城劍法，你說過這話沒有？咱們叫卜垣來對證啊！”

　　門外各人的眼光一齊向卜垣瞧去，只見他神色極是難看，顯然戚長發的話不假。狄云和戚芳對視了一眼，都點了點頭，心想：“卜垣這話我也聽見過的，要想抵賴那可不成。”

　　只聽萬震山哈哈笑道：“我自然說過這話。若不是這麼說，如何能騙得你來。戚長發，我來問你，你說從來沒聽見過‘連城劍法’的名字，為什麼卜垣一說我已練成連城劍法，你就巴巴的趕來？你還想賴嗎？”

　　“啊哈，姓萬的，你是誆我到荊州來的？”

　　“不錯，你將劍訣交出來，再到師父墳上磕頭謝罪。”

　　“為什麼要交給你？”

　　“哼，我是大師兄。”

　　房中沉寂了半晌，只聽戚長發嘶啞的聲音道：“好，我交給你。”

　　門外眾人一聽到“好，我交給你”這五個字，都不由自主的全身一震。狄云和戚芳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將下去。魯坤等八人向狄戚二人投以鄙夷之色。戚芳又是氣惱，又感萬分屈辱，真想不到爹爹竟會做出這等不要臉的事來。

　　突然之間，房中傳出萬震山長聲慘呼，極是凄厲。

　　萬圭驚叫：“爹！”飛腿踢開房門，搶了進去。只見萬震山倒在地下，胸口插著一柄明晃晃的匕首，身邊都是鮮血。

　　窗子大開，兀自搖晃，戚長發卻已不知去向。

　　萬圭哭叫：“爹，爹！”扑到萬震山身邊。

　　戚芳口中低聲也叫：“爹，爹！”身子顫抖，握住了狄云的手。

　　魯坤叫道：“快，快追凶手！”和周圻、孫均諸師弟紛紛躍出窗去，大叫：“捉凶手，捉凶手啊！”

　　狄云見萬門八弟子紛紛出去追趕師父，這一下變故，當真嚇得他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才好。戚芳又叫一聲：“爹爹！”身子晃了兩晃，站立不定。狄云忙伸手扶住，一低頭，只見萬震山雙目緊閉，臉上神情猙獰可怖，想是臨死時受到極大痛苦。

　　狄云不敢再看，低聲道：“師妹，咱們走不走？”戚芳尚未回答，只聽得身後一個聲音道：“你們是謀殺我師父的同犯，可不能走！”

　　狄云和戚芳回過頭來，只見一柄長劍的劍尖指著戚芳後心，劍柄抓在卜垣的手里。狄云大怒，待欲反唇相譏，但話到口邊，想到師父手刃師兄，那還有什麼話可說？不由得低下了頭，一言不發。

　　卜垣冷冷地道：“兩位請回到自己房去，待咱們拿到戚長發後，一起送官治罪。”狄云道：“此事全由我一人身上而起，跟師妹毫不相干。你們要殺要剮，找我一人便了。”卜垣猛力推他背心，喝道：“走吧，這可不是你逞好漢的時候。”狄云只聽得外面“捉凶手啊，捉凶手啊！”的聲音，亂成一片，心下實是說不出的羞愧難當，咬了咬牙，走向自己的房去。

　　戚芳哭道：“師哥，那……那怎麼得了？”狄云哽咽道：“我……我不知道。我去跟師父抵罪好了。”戚芳哭道：“爹爹，他……他到哪里去了？”

　　狄云坐在房中，其時距萬震山被殺已有兩個多時辰，他兀自呆呆坐在桌前，望著燒得只剩半寸的殘燭，心亂如麻。

　　這時追趕戚長發的眾人都已回來了。“凶手逃出城去了，追不到啦！”“明兒咱們追到湖南去，無論如何要捉到凶手，給師父報仇！”“只怕凶手亡命江湖，再也尋他不著。”“哼！便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捉到他碎尸萬段。”“明日大撒江湖帖子，要請武林英雄主持公道，共同追殺這卑鄙無恥的凶手。”“對，對！咱們把凶手的女兒和姓狄的小狗先宰了，用來拜祭師父的英靈。”“不！待明天縣太爺來驗過了尸首再說。”萬門家人弟子這些紛紛議論，也早已停息了。

　　狄云想叫師妹獨自逃走，但想：“她年紀輕輕一個女子，流落江湖，有誰來照顧？我帶著她一同逃走吧？不，不！這件禍事都是由我身上而起，若不是我逞強出頭，跟萬家眾師兄打架生事，萬師伯怎會疑心我師父盜了什麼‘連城劍’的劍訣？我師父是個最老實不過的好人，怎會去偷什麼劍訣？這三招劍法是那個老乞丐教我的啊。可是師父已殺了人，我這時再說出來，旁人也決不相信，就算相信了，又有什麼用？我實在罪大惡極，都是我一個人不好。我明天要當眾言明，為師父辯白。可是……可是萬師伯明明是師父殺的，師父的惡名怎能洗刷得了？不，我決不能逃走，我留著給師父抵罪，讓他們殺了我好了！”

　　正自思潮起伏，忽聽得外面屋頂上喀喇一聲輕響，一抬頭，只見一條黑影自西而東，從房頂上縱躍而過，他險些叫出“師父”來，但凝目一看，那人身形又高又瘦，決不是師父。跟著又有一人影緊接著躍過，這次更看明白那人手握單刀。

　　他心想：“他們是在搜尋師父麼？難道師父還在附近，并未走遠？”正思疑間，忽聽得東邊屋中傳來一聲女子的驚呼。

　　他大吃一驚，握住劍柄，一躍而起，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們在欺侮師妹？”跟著又聽得一聲女子的呼喊：“救命！”

　　這聲音似乎并非戚芳，但他關心太切，哪等得及分辨是否戚芳遇險，縱身便從窗口躍了出去，剛站上屋檐，又聽得那女子驚叫：“救命！救命！”

　　他循聲奔去，只見東邊樓上透出燈光，一扇窗子兀自搖動。他縱到窗邊，往里張去，只見一個女子手足被綁，橫臥在床，兩條漢子伸出手去摸她的臉頰，另一個卻要解她衣衫。狄云不認得這女子是誰，但見她已嚇得臉無人色，在床上滾動掙扎，大聲呼救。

　　他自己雖在難中，但見此情景，不能置之不理，當即連劍帶人從窗中扑將進去，挺劍刺向左邊那漢子的後心。右邊的漢子舉起一張椅子一格，左邊的漢子已拔出單刀，砍了過來。狄云見這兩人臉上都蒙了黑布，只露出一對眼睛，喝道：“大膽惡賊，留下命來！”刷刷刷連刺三劍。

　　兩條漢子不聲不響，各使單刀格打。一名漢子叫道：“呂兄弟，扯呼！”另一人道：“算他萬震山運氣，下次再來報仇！”雙刀齊舉，往狄云頭上砍將過來。

　　狄云見來勢凶猛，閃身避過。一條漢子飛足踢翻了桌子，燭台摔下，房中登時黑漆一團。只聽得呼呼聲響，兩人躍出窗子，跟著乒乓連響，幾塊瓦片擲將過來。黑暗中狄云看不清楚，而這高來高去的輕身功夫他原也不擅長，不敢追出。

　　他心想：“其中一個賊子姓呂，多半是呂通的一伙，是報仇來了。他們還不知萬師伯已死。”

　　忽聽床上那女子叫道：“啊喲，痛死我了，我胸口有一把小刀！快給我拔出來。”狄云吃了一驚，道：“賊人刺中了你？”那女子呻吟道：“刺中了！刺中了！”

　　狄云道：“我點亮蜡燭給你瞧瞧。”那女子道：“你過來，快，快過來！”狄云聽她說得驚慌，走近一步，道：“什麼？”

　　突然之間，那女子張開手臂，將他攔腰抱住，大聲叫道：“救命啊，救命啊！”

　　狄云這一驚比適才更是厲害，明明見她手足都被綁住，怎地會將自己抱住？忙伸手去推，想脫開她的摟抱，不料這女子死命地抱住他腰，一時之間竟然推她不開。

　　忽然間眼前一亮，窗口伸進兩個火把，照得房中明如白晝，好幾個人同時問道：“什麼事？什麼事？”那女子叫道：“采花賊，采花賊！謀財害命啊，救命，救命！”

　　狄云大急，叫道：“你……你……你怎麼不識好歹？”伸手往她身上亂推。那女子本來抱著他腰，這時卻全力撐拒，叫道：“別碰我，別碰我！”

　　狄云正待逃開，忽覺後頸中一陣冰冷，一柄長劍已架在頸中。他正待分辯，驀地里白光一閃，只覺右掌一陣劇痛，當啷一聲，自己手中的長劍跌在地板之上。他俯眼一看，嚇得幾乎暈了過去，只見自己右手的五根手指已被人削落，鮮血如泉水一般噴將出來，慌亂中斜眼看時，但見吳坎手持帶血長劍，站在一旁。

　　他只說得一聲：“你！”飛起右足便往吳坎踢去，突然間後心被人猛力一拳，一個踉蹌，扑跌在那女人身上。那女人又叫：“救命啊，采花賊啊！”只聽得魯坤的聲音說道：“將這小賊綁了！”

　　狄云雖是個從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少年，此刻也明白是落入了人家布置的陰毒陷阱之中。他急躍而起，翻過身來，正要向魯坤扑去，忽然見到一張蒼白的臉，卻是戚芳。

　　狄云一呆，只見戚芳臉上的神色又是傷心，又是卑夷，又是憤怒。他叫道：“師妹！”戚芳突然滿臉漲得通紅，道：“你為什麼……為什麼這樣？”狄云滿腹冤屈，這時如何說得出口？

　　戚芳“啊”的一聲，哭了出來，道：“我……我還是死了的好。”見到狄云右手五指全被削落，心中又是一痛，咬一咬牙，撕下自己布衫上一塊衣襟，走近身來，替他包扎傷口。這時她臉色卻又變得雪白。

　　狄云痛得幾次便欲暈去，但強自支持不倒，只咬得嘴唇出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魯坤道：“小師娘，這狗賊膽敢對你無禮，咱們定然宰了他給你出氣。”原來這女子是萬震山的小妾。她雙手掩臉，嗚嗚哭喊，說道：“他……他說了好多不三不四的話。他說你們師父已經死了，叫我跟從他。他說戚姑娘的父親殺了人，要連累到他。他……又說已得了好多金銀珠寶，發了大財，叫我立刻跟他遠走高飛，一生吃著不完……”

　　狄云腦海中混亂一片，只是喃喃地道：“假的……假的……”

　　周圻大聲道：“去，去！去搜這小賊的房！”

　　眾人將狄云推推拉拉，擁向他的房中。戚芳茫然跟在後面。

　　萬圭卻道：“大家不可難為狄師哥，事情沒弄明白，可不能冤枉了好人！”周圻怒道：“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這小子是屁好人！”萬圭道：“我瞧他倒不是為非作歹之人。”周圻道：“剛才你沒親耳聽見麼？沒親眼瞧見麼？”萬圭道：“我瞧他是多飲了幾杯，不過是酒後亂性。”

　　這許多事紛至沓來，戚芳早已沒了主意，聽萬圭這麼替狄云分辯，心下暗暗感激，低聲道：“萬師兄，我師哥……的确不是那樣的人。”

　　萬圭道：“是啊，我說他只是喝醉了酒，偷錢是一定不會的。”

　　說話之間，眾人已推著狄云，來到他房中。沈城雙眼骨碌碌地在房中轉了轉，一矮身，伸手在床底下拉出一個重甸甸的包裹來，但聽得叮叮當當，金屬撞擊之聲亂響。狄云更加驚得呆了，只見沈城解開包裹，滿眼都是壓扁了的金器銀器，酒壺酒杯，不一而足，都是萬府中酒筵上的物事。

　　戚芳一聲驚呼，伸手扶住了桌子。

　　萬圭安慰道：“戚師妹，你別驚慌，咱們慢慢想法子。”

　　馮坦揭起被褥，又有兩個包裹。沈城和馮坦分別解開，一包是銀錠元寶，另一包卻是女子的首飾，珠寶頂鏈、金鐲金戒的一大堆。

　　戚芳此時更無懷疑，怨憤欲絕，恨不得立時便橫劍自刎。她自幼和狄云一同長大，心目中早便當他是日後的夫郎，哪料到這個自己一向愛重的情侶，竟會在自己遭逢橫禍之時，要和別的女人遠走高飛。難道這個妖妖嬈嬈的女子，便當真迷住了他麼？還是他害怕受爹爹連累，想獨自逃走？

　　魯坤大聲喝罵：“臭小賊，贓物俱在，還想抵賴麼？”左右開弓，重重打了狄云兩記耳光。狄云雙臂被孫均、吳坎分別抓住了，無法擋格，兩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脹起來。魯坤打出了性，一拳拳擊向他胸口。

　　戚芳叫道：“別打，別打，有話好說。”

　　周圻道：“打死這小賊，再報官！”說著也是一拳。狄云口一張，噴出一大口鮮血來。馮坦挺劍上前，道：“將他左手也割下了，瞧他能不能再干壞事？”孫均提起狄云的左臂，馮坦舉劍便要砍下。戚芳“啊”的一聲急叫。萬圭道：“大伙瞧我面上，別難為他了，咱們立刻就送官。”

　　戚芳見馮坦緩緩收劍，兩行珠淚順著臉頰滾了下來，向萬圭望了一眼，眼色中充滿感激之情。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差役口中數著，板子著力往狄云的後腿上打去。狄云身子被另外兩個差役按著，竹板子一下又一下的落下來。和他心中痛楚相比，這些擊打根本算不了什麼，甚至他右掌上的痛楚也算不了什麼。

　　他心中只是想：“連芳妹也當我是賊，連她也當我是賊。”

　　“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板子在落，肌膚腫了，破裂了，鮮血沾到了板子上，濺在四周地下。

　　狄云在監獄的牢房中醒來時，兀自昏昏沉沉，不知自己身在何地，也不知時候已過了多久。漸漸地，他感到了右手五根手指斷截處的疼痛，又感到了背上、腿上、臀上被板子笞打處的疼痛。他想翻過身來，好讓創痛處不壓在地上，突然之間，兩處肩頭一陣難以形容的劇烈疼痛，又使他暈了過去。

　　待得再次醒來，他首先聽到了自己聲嘶力竭的呻吟，接著感到全身各處的劇痛。可是為什麼肩頭卻痛得這麼厲害？為什麼這疼痛竟是如此的難以忍受？他只感到說不出的害怕，良久良久，竟不敢低下頭去看。“難道我兩個肩膀都給人削去了嗎？”隔了一陣，忽然聽到鐵器的輕輕撞擊之聲，一低頭，只見兩條鐵鏈從自己雙肩垂了下來。他驚駭之下，側頭看時，只嚇得全身發顫。

　　這一顫抖，兩肩處更痛得凶了。原來這兩條鐵鏈竟是從他肩胛的琵琶骨處穿過，和他雙手的鐵鐐、腳踝上的鐵鏈鎖在了一起。穿琵琶骨，他曾聽師父說過的，那是官府對付最凶惡的江洋大盜的法子，任你武功再強，琵琶骨被鐵鏈穿過，半點功夫也使不出來了。霎時之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為什麼要這樣對付我？難道他們真的以為我是大盜？我這樣受冤枉，難道官老爺查不出麼？”

　　在知縣的大堂之上，他曾斷斷續續的訴說經過，但萬震山的小妾桃紅一力指證，意圖強奸的是他而不是別人。萬家八個弟子和許多家人都證實，親眼看到他抱住了桃紅，看到那些賊贓從他床底下、被褥底下搜出來。衙門里的差役又都說，荊州萬家威名遠震，哪里有什麼盜賊敢去打主意。

　　狄云記得知縣相貌清秀，面目很是慈祥。他想知縣大爺一時聽信人言，冤枉了好人，但終究會查得出來。可是，右手五根手指給削斷了，以後怎麼再能使劍？

　　他滿腔憤怒，滿腹悲恨，不顧疼痛地站起身來，大聲叫喊：“冤枉，冤枉！”忽然腿上一陣酸軟，俯身向地直摔了下去。他掙扎著又想爬起，剛剛站直，腿膝酸軟，又向前摔倒了。他爬在地下，仍是大叫：“冤枉，冤枉。”

　　屋角中忽有一個聲音冷冷地說道：“給人穿了琵琶骨，一身功夫都廢了，嘿嘿，嘿嘿！下的本錢可真不小！”狄云也不理說話的是誰，更不去理會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仍是大叫：“冤枉，冤枉！”

　　一名獄卒走了過來，喝道：“大呼小叫的干什麼？還不給我閉嘴！”狄云叫道：“冤枉，冤枉！我要見知縣大老爺，要求他伸冤。”那獄卒喝道：“你閉不閉嘴？”狄云反而叫得更響了。

　　那獄卒獰笑一聲，轉身提了一只木桶，隔著鐵欄，兜頭便將木桶向他身上倒了下去。狄云只感一陣臭氣刺鼻，已不及閃避，全身登時濕透，這一桶竟是尿水。尿水淋上他身上各處破損的創口，疼痛更是加倍的厲害。他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他迷迷糊糊的發著高燒，一時喚著：“師父，師父！”一時又叫：“師妹，師妹！”接連三天之中，獄卒送了糙米飯來，他一直神智不清，沒吃過一口。

　　到得第四日上，身上的燒終于漸漸退了。各處創口痛得麻木了，已不如前幾日那麼劇烈難忍。他記起了自己的冤屈，張口又叫：“冤枉！”但這時叫來的聲音微弱之極，只是斷斷續續地幾下呻吟。

　　他坐了一陣，茫然打量這間牢房，那是約莫兩丈見方的一間大石屋，牆壁都是一塊塊粗糙的大石所砌，地下也是大石塊舖成，牆角落里放著一只糞桶，鼻中聞到的盡是臭氣和霉氣。

　　他緩緩轉過頭來，只見西首屋角之中，一對眼睛狠狠地瞪視著他。狄云身子一顫，沒想到這牢房中居然還有別人。只見這人滿臉虯髯，頭發長長的直垂至頸，衣衫破爛不堪，簡直如同荒山中的野人。他手上手銬，足上足鐐，和自己一模一樣，甚至琵琶骨中也穿著兩條鐵鏈。

　　狄云心中第一個念頭竟是歡喜，嘴角邊閃過了一叢微笑，心中想：“原來世界上還有如我一般不幸的人。”但隨即轉念：“這人如此凶惡，想必真是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他是罪有應得，我卻是冤枉！”想到這里，不禁眼淚一連串地掉了下來。

　　他受審被笞，琅鐺入獄，雖然吃盡了苦楚，卻一直咬緊牙關強忍，從沒流過半滴眼淚，到這時再也抑制不住，索性放聲大哭起來。

　　那虯髯犯人冷笑道：“裝得真象，好本事！你是個戲子麼？”

　　狄云不去理他，自管自地大聲哭喊。只聽得腳步聲響，那獄卒又提了一桶尿水過來。狄云性子再硬，卻也不敢跟他頂撞，只得慢慢收住了哭聲。那獄卒側頭向他打量，忽然說道：“小賊，有人瞧你來著。”

　　狄云又驚又喜，忙道：“是……是誰？”那獄卒又側頭向他打量了一會，從身邊掏出一枚大鐵匙，開了外邊的鐵門。只聽得腳步聲響，那獄卒走過了一條長長的甬道，又是開鐵門的聲音，接著是關鐵門、鎖鐵門的聲音，甬道中三個人的腳步聲音，向著這邊走來。

　　狄云大喜，當即躍起，腿上一軟，便要摔倒，忙靠住身旁的牆壁，這一牽動肩頭的琵琶骨，又是一陣大痛。但他滿懷欣喜，把疼痛全部忘了，大聲叫道：“師父，師妹！”他在世上只有師父和師妹兩個親人，甬道中除了獄卒之外尚有兩人，自然是師父和師妹了。

　　突然之間，他口中喊出一個“師”字，下面這個“父”字卻縮在喉頭，張大了嘴，閉不攏來。從鐵門中進來的，第一個是獄卒，第二個是個衣飾華麗的英俊少年，卻是萬圭，第三個便是戚芳。

　　她大叫：“師哥，師哥！”扑到了鐵柵欄旁。

　　狄云走上一步，見到她一身綢衫，并不是從鄉間穿出來的那套新衣，第二步便不再跨出去。但見她雙目紅腫，只叫：“師哥，師哥，你……你……”

　　狄云問道：“師父呢？可……可找到了他老人家麼？”戚芳搖了搖頭，眼淚扑簌簌地掉了下來。狄云又問：“你……你可好？住在哪里？”戚芳抽抽噎噎地道：“我沒地方去，暫且住在萬師哥家里……”狄云大聲叫道：“這是害人的地方，千萬住不得，快……快搬了出去。”戚芳低下了頭，輕聲道：“我……我又沒錢。萬師哥……待我很好，他這幾天……天天上衙門，花錢打點……搭救你。”

　　狄云更是惱怒，大聲道：“我又沒犯罪，要他花什麼錢？將來咱們怎生還他？知縣大老爺查明了我的冤枉，自會放我出去。”

　　戚芳“啊”的一聲，又哭了出來，恨恨地道：“你……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為……為什麼要撇下我？”

　　狄云一怔，登時明白了，到這時候，師妹還是以為桃紅的話是真的，相信這幾包金銀珠寶确是自己偷的。他一生對戚芳又敬又愛，又怜又畏，什麼事都跟她說，什麼事都跟她商量，哪知道一遇上這等大事，她竟和旁人絲毫沒有分別，一般的也認為自己去逼奸女子，偷盜金銀，以為自己能做這種壞事。

　　這瞬息之間，他心中感到的痛楚，比之肉體上所受的種種疼痛更胜百倍。他張口結舌，有千言萬語要向戚芳辯白，可是喉嚨忽然啞了，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拚命用力，漲得面紅耳赤，但喉嚨舌頭總是不聽使喚，發不出絲毫聲音。

　　戚芳見到他這等可怖的神情，害怕起來，轉過了頭不敢瞧他。

　　狄云使了半天勁，始終說不出一字，忽見戚芳轉頭避開自己，不由得心中大慟：“她在恨我，恨我拋棄了她去找別個女子，恨我偷盜別人的金銀珠寶，恨我在師門有難之時想偷偷一人遠走高飛。師妹，師妹，你這麼不相信我，又何必來看我？”他再也不敢去瞧戚芳，慢慢轉過頭，向著牆壁。

　　戚芳回過臉來，說道：“師哥，過去的事，也不用再說了，只盼早日……早日得到爹爹訊息。萬師哥他……他在想法子保你出去……”

　　狄云心中想說：“我不要他保。”又想說：“你別住在他家里。”但越是用力，全身肌肉越是緊張抽搐，說不出一個字來。他身子不住抖動，鐵鏈錚錚作響。

　　那獄卒催道：“時候到啦。這是死囚牢，專囚殺人重犯，原是不許人探監的。上面要是知道了，我們可吃罪不起。姑娘，這人便活著出去，也是個廢人。你乘早忘了他，嫁個有錢的漂亮少爺罷！”說著向萬圭瞧了一眼，色迷迷地笑了起來。

　　戚芳求道：“大叔，我還有幾句話跟我師哥說。”一伸手到鐵柵欄內，去拉狄云的衣袖，柔聲說道：“師哥，你放心好啦，我一定求萬師哥救你出去，咱們一塊去找爹爹。”將一只小竹籃遞了進去，道：“那是些腊肉、腊魚、熟雞蛋，還有二兩銀子。師哥，我明天再來瞧你……”

　　那獄卒不耐煩了，喝道：“大姑娘，你再不走，我可要不客氣啦！”

　　萬圭這時才開口道：“狄師兄，你放心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小弟自會盡力向縣太爺求情，將你的罪定得越輕越好。”

　　那獄卒連聲催促，戚芳無可奈何，只得委委屈屈地走了出去，一步一回頭地瞧著狄云，但見他便如一尊石像一般，始終一動不動地向著牆壁。

　　狄云眼中所見的，只是石壁上的凹凸起伏，他真想轉過頭來，望一眼戚芳的背影，想叫她一聲“師妹”，可是不但口中說不出話，連頭頸也僵直了。他聽到甬道中三個人的腳步聲漸漸遠去，聽到開鎖、開鐵門的聲音，聽到甬道中獄卒一個人回來的腳步聲，心想：“她說明天再來看我。唉，可得再等長長的一天，我才能再見到她。”

　　他伸手到竹籃中去取食物。忽然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伸將過來，將竹籃搶了過去，正是那個凶惡的犯人。只見他抓起籃中一塊腊肉，放入口中嚼了起來。

　　狄云怒道：“這是我的！”他突然能開口說話了，自己覺得十分奇怪。他走上一步，想去搶奪。那犯人伸手一推，狄云站立不定，一交向後摔出，砰的一聲，後腦撞在石牆之上。這時候他才明白“穿琵琶骨，成了廢人”的真正意思。

　　第二天戚芳卻沒來看他。第三天沒來，第四天也沒來。

　　狄云一天又一天地盼望、失望，等到第十天上，他幾乎要發瘋了。他叫喚，吵鬧，將頭在牆上碰撞，但戚芳始終沒有來，換來的只有獄卒淋來的尿水、那凶徒的毆擊。

　　過得半個月，他終于漸漸安靜下來，變成一句話也不說。

　　一天晚上，忽然有四名獄卒走進牢來，手中都執著鋼刀，押了那凶徒出去。

　　狄云心想：“是押他出去處決斬首吧？那對他倒好，以後不用再挨這種苦日子了，我也不用再受他欺侮。”

　　他正睡得朦朦朧朧，忽然聽得鐵鏈曳地的聲音，四名獄卒架了那凶徒回來。狄云睜開眼來，只見那凶徒全身都是鮮血，顯然是給人狠狠地拷打了一頓。

　　那囚徒一倒在地上，便即昏迷不醒。狄云待四個獄卒去後，借著照進牢房來的月光，打量他時，只見他臉上、臂上、腿上，都是酷遭鞭打的血痕。狄云雖然連日受他的欺侮，見了這等慘狀，不由得心有不忍，從水缽中倒了些水，喂著他喝。

　　那囚徒緩緩轉醒，睜眼見是狄云，突然舉起鐵銬，猛力往他頭上砸落。狄云力氣雖失，應變的機靈尚在，急忙閃身相避，不料那囚犯雙手力道并不使足，半途中回將過來，砰的一聲，重重砸在他腰間。狄云立足不定，向左直跌出去。他手足都有鐵鏈與琵琶骨相連，登時劇痛難當，不禁又驚又怒，罵道：“瘋子！”

　　那囚徒狂笑道：“你這苦肉計，如何瞞得過我，乘早別來打我的主意。”

　　狄云只覺脅間肋骨幾乎斷折，痛得話也說不出來，過得半晌，才道：“瘋子，你自身難保，有什麼主意給人好打？”

　　那囚徒一躍而前，左足踏住狄云背心，右足在他身上重重踢了幾腳，喝道：“我看你這小賊年紀還輕，作惡不多，不過是受人指使，否則我不一腳踢死你才怪。”

　　狄云氣得身上的痛楚也自忘了，心想無辜受這牢獄之災，已是不幸，而與這不可理喻的瘋漢同處一室，更是不幸之中再加不幸。

　　到了第二個月圓之夜，那囚犯又被四名帶刀獄卒帶了出去，拷打一頓，送回牢房。這一次狄云學了乖，任他模樣如何慘不忍睹，始終不去理會。不料不理也是不成，那囚徒一口氣沒處出，盡管遍體鱗傷，還是來找他的晦氣，不住吆喝：“你奶奶的，你再臥底十年八年，老子也不上你的當。”“人家打你祖宗，你祖宗就打你這孫子！”“咱們就是這麼耗著，瞧是誰受的罪多。”似乎他身受拷打，全是狄云的不是，又打又踢，鬧了半天。

　　此後每到月亮將圓，狄云就愁眉不展，知道慘受荼毒的日子近了。果然每月十五，那囚犯總是給拉出去經受一頓拷打，回來後就轉而對付狄云。總算狄云年紀甚輕，身強力壯，每個月挨一頓打，倒也經受得起，有時不免奇怪：“我琵琶骨被鐵鏈穿後，力氣全無。這瘋漢一般的給鐵鏈穿了琵琶骨，怎地仍有一身蠻力？”幾次鼓起勇氣詢問，但只須一開口，那瘋漢便拳足交加，此後只好半句話也不向他說。

　　如此匆匆過了數月，冬盡春來，屈指在獄中將近一年，狄云慢慢慣了，心中的怨憤、身上的痛楚，倒也漸漸麻木了。這些時日之中，他為了避開那瘋漢的毆辱，始終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只要不跟他說話，目光不與他相對，除了月圓之外，那瘋漢平時倒也不來招惹。

　　這一日清晨，狄云眼未睜開，聽得牢房外燕語呢喃，突然間想起從前常和戚芳在一起觀看燕子筑巢的情景，心中驀的一酸，向燕語處望去，只見一對燕子漸飛漸遠，從數十丈外高樓畔的窗下掠過。他長日無聊，常自遙眺紗窗，猜想這樓中有何人居住，但窗子老是緊緊地關著，窗檻上卻終年不斷的供著一盆鮮花，其時春光爛漫，窗檻上放的是一盆茉莉。

　　正在胡思亂想，忽聽得那瘋漢輕輕一聲歎息。這一年來，那瘋漢不是狂笑，便是罵人，從來沒聽見他歎過什麼氣，何況這聲歎息之中，竟頗有憂傷、溫柔之意。狄云忍不住轉過頭去，只見那瘋漢嘴角邊帶著一絲微笑，眼睛正望著那盆茉莉。狄云唯恐他覺察自己在偷窺他的臉色，當即轉過了頭不敢再看。

　　自從發現了這秘密後，狄云每天早晨都看這瘋漢的神情，但見他總是臉色溫柔的凝望著那盆鮮花，從春天的茉莉、玫瑰，望到夏天的丁香、鳳仙。這半年之中，兩個人幾乎沒說上十句話。月圓之夜的毆打，也變成了一個悶打，一個悶挨。狄云早已覺察到，只要自己一句話不說，這瘋漢的怒氣就小得多，拳腳落下時也輕得多。他心想：“再過得幾年，恐怕我連怎麼說話也要忘了。”

　　這瘋漢雖然橫蠻無理，卻也有一樣好處，嚇得獄卒輕易不敢到牢房中羅嗦。有時獄卒給他罵得狠了，不送飯給他，他就奪狄云的飯吃。若是兩人的飯都不送，那瘋漢餓上幾天也漫不在乎。

　　那一年十一月十五，那瘋漢給苦打一頓之後，忽然發起燒來，昏迷中盡說胡話，前言不對後語，狄云依稀只聽得他常常呼喚著兩個字，似乎是“雙花”，又似是“傷懷”。

　　狄云初時不敢理會，到得次日午間，聽他不斷呻吟的說：“水，水，給我水喝！”忍不住在瓦缽中倒了些水，湊到他嘴邊，嚴神戒備，防他又雙手毆擊過來。幸好這一次他乖乖地喝了水，便即睡倒。

　　當天晚上，竟然又來了四個獄卒，架著他出去又拷打了一頓。這次回來，那瘋漢的呻吟聲已是若斷若續。一名獄卒狠狠地道：“他倔強不說，明兒再打。”另一名獄卒道：“乘著他神智不清，咱們趕緊得逼他說出來。說不定他這一次要見閻王，那可不美。”

　　狄云和他在獄中同處已久，雖苦受他欺凌折磨，可也真不愿他這麼便死在獄卒的手下。十七那一天，狄云服侍他喝了四五次水。最後一次，那瘋漢點了點頭示謝。自從同獄以來，狄云首次見到他的友善之意，突然之間，心中感到了無比的歡喜。

　　這天二更過後，那四名獄卒果然又來了，打開了牢門。狄云心想這一次那瘋漢若再經拷打，那是非死不可，忽然將心一橫，跳起來攔在牢門前，喝道：“不許進來！”一名高大的獄卒邁步過來，罵道：“賊囚犯，滾來。”狄云手上無力，猛地里低頭一口咬去，將他右手食中兩指咬得鮮血淋漓，牙齒深及指骨，兩根手指幾乎都咬斷了。那獄卒大吃一驚，反身跳出牢房，嗆啷一聲，一柄單刀掉在地下。

　　狄云俯身搶起，呼呼呼連劈三刀，他手上雖無勁力，但以刀代劍，招數仍是頗為精妙。一名肥胖的獄卒仗刀直進，狄云身子一側，一招“大母哥鹽失，長鵝鹵翼圓”（其實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單刀轉了個圓圈，刷的一刀，砍在他腿上。那獄卒嚇得連滾帶爬地退了出去。

　　這一來血濺牢門，四名獄卒見他勢若瘋虎，形同拚命，倒也不敢輕易搶進，在牢門外將狄云的十八代祖宗都罵了個臭死，什麼污言穢語都罵了出來。狄云一言不發，只是守住了獄門。那四名獄卒居然沒去求援軍，眼看攻不進來，罵了一會，也就去了。

　　接連四天之中，獄卒既不送飯，也不送水。狄云到第五天時，渴得再也難以忍耐。那瘋漢更是嘴唇也焦了。忽道：“你假裝要砍死我，這狗娘養的非拿水來不可。”狄云不明其理，但想：“不管有沒有用，試試也好！”當下大聲叫道：“再不拿水來，我將這瘋漢先砍死再說。”反過刀背，在鐵柵欄上碰得當當當的直響。

　　只見那獄卒匆匆趕來，大聲吆喝：“你傷了他一根毫毛，老子用刀尖在你身上戮一千一萬個窟窿。”跟著便拿了清水和冷飯來。

　　狄云喂著那瘋漢吃喝已畢，問道：“他要折磨你，可又怕我殺了你，那是什麼道理？”

　　那瘋漢雙目圓睜，舉起手中的瓦缽，劈頭向他砸去，罵道：“你這番假惺惺地買好，我就上了你的當麼？”乒乓一聲，瓦缽破碎，狄云額頭鮮血涔涔而下。他茫然退開，心想：“這人狂性又發作了！”

　　但此後逢到月圓之後，那些獄卒雖一般的將那瘋漢提出去拷打，他回來卻不再在狄云身上找補。兩人仍然并不交談，狄云要是向他多瞧上幾眼，醋缽大的拳頭還是一般招呼過來。那瘋漢只有在望著對面高樓窗檻上的鮮花之時，臉上目中，才露出一絲溫柔的神色。

　　到得第四年的春天，狄云心中已無出獄之念，雖然夢魂之中，仍是不斷地想到師父和師妹，但師父的影子終于慢慢淡了。師妹那壯健婀娜的身子，紅紅的臉蛋，黑溜溜的大眼睛，在他心底卻仍和三年多前一般的清晰。

　　他已不敢盼望能出獄去再和師妹相會，每天可總不忘了暗暗向觀世音菩薩祝禱，只要師妹能再到獄中來探望他一次，便是天天受那瘋漢的毆打，也所甘愿。

　　戚芳始終沒有來。

　　有一天，卻有一個人來探望他。那是個身穿綢面皮袍的英俊少年，笑嘻嘻地道：“狄師兄，你還認得我麼？我是沈城。”隔了三年多，他身材已長高，狄云幾乎已認他不出。

　　狄云心中怦怦亂跳，只盼能聽到師妹的一些訊息，問道：“我師妹呢？”

　　沈城隔著柵欄，遞了一只籃子進來，笑道：“這是我萬師嫂送給你的。人家可沒忘了舊相好，大喜的日子，巴巴地叫我送兩只雞、四只豬蹄、十六塊喜糕來給你。”

　　狄云茫然問道：“哪一個萬師嫂？什麼大喜的日子？”

　　沈城哈哈一笑，滿臉狡譎的神色，說道：“萬師嫂嘛，就是你的師妹戚姑娘了。今天是她和我萬師哥拜堂成親的好日子。她叫我送喜糕雞肉給你，那不是挺夠交情麼？”

　　狄云身子一晃，雙手抓住鐵柵，顫聲怒道：“你……你胡說八道！我師妹怎能……怎能嫁給那姓萬的？”

　　沈城笑道：“我恩師給你師父刺了一刀，幸好沒死，後來養好了傷，過去的事，既往不咎。你師妹住在我萬師哥家里，這三年來卿卿我我，說不定……說不定……哈哈，明年擔保給生個白白胖胖的娃娃。”他年紀大了，說話更是油腔滑調，流氣十足。

　　狄云耳中嗡嗡作響，似乎聽到自己口中問道：“我師父呢？”似乎聽到沈城笑道：“誰知道呢？他只道自己殺了人，還不高飛遠走？哪里還敢回來？”又似乎聽到沈城笑道：“萬師嫂說道：你在牢里安心住下去吧，待她生得三男四女，說不定會來瞧瞧你。”

　　狄云突然大吼：“你胡說，胡說！你……你……你放什麼狗屁……”提起籃子用力擲出，喜糕、豬蹄、熟雞，滾了一地。

　　但見每一塊粉紅色的喜糕上，都印著“萬戚聯姻，百年好合”八個深紅的小字。

　　狄云拚命要不信沈城的話，可又怎能不信？迷迷糊糊中只聽沈城笑道：“萬師嫂說，可惜你不能去喝一杯喜酒……”

　　狄云雙手連著鐵銬，突然從柵欄中疾伸出去，一把捏住沈城的脖子。沈城大驚想逃。狄云不知從哪里突然生出來一股勁力，竟越捏越緊。沈城的臉從紅變紫，雙手亂舞，始終掙扎不脫。

　　那獄卒急忙趕來，抱著沈城的身子猛拉，費盡了力氣，才救了他性命。

　　狄云坐在地下，不言不動，那獄卒嘻嘻哈哈地將雞肉和喜糕都撿了去。狄云瞪著眼睛，可就全沒瞧見。

　　這天晚上三更時分，他將衣衫撕成了一條條布條，搓成了一根繩子，打了個活結，兩端縛在鐵柵欄高處的橫檔上，將頭伸進活結之中。

　　他并不悲哀，也不再感到憤恨。人世已無可戀之處，這是最爽快的解脫痛苦的法子。只覺得脖子中的繩索越來越緊，一絲絲的氣息也吸不進了。過得片刻，什麼也不知道了。

　　可是他終于漸漸有了知覺，好象有一只大手在重重壓他胸口，那只手一松一壓，鼻子中就有一陣陣涼氣透了進來。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才慢慢睜開眼來。

　　眼前是一張滿腮虯髯的臉，那張臉裂開了嘴在笑。

　　狄云不由得滿腹氣惱，心道：“你事事跟我作對，我便是尋死，你也不許我死。”有心要起來和他廝拚，實是太過衰弱，力不從心。那瘋漢笑道：“你已氣絕了小半個時辰，若不是我用獨門功夫相救，天下再沒第二個人救得。”狄云怒道：“誰要你救？我又不想活了。”那瘋漢得意洋洋地道：“我不許你死，你便死不了。”

　　那瘋漢只是笑吟吟地瞧著他，過了一會，忽然湊到他的身邊，低聲道：“我這門功夫叫作‘神照經’，你聽見過沒有？”

　　狄云怒道：“我只知道你有神經病，什麼神照不神照經，從來沒聽見過。”

　　說也奇怪，那瘋漢這一次竟絲毫沒有發怒，反而輕輕地哼起小曲來，伸手壓住狄云的胸口，一壓一放，便如扯風箱一般，將氣息壓入他肺中，低聲又道：“也是你命大，我這‘神照經’已練了一十二年，直到兩個月前方才練成。倘若你在兩個月前尋死，我就救你不得了。”

　　狄云胸口郁悶難當，想起戚芳嫁了萬圭，真覺還是死了的干淨，向那瘋漢瞪了一眼，恨恨地道：“我前生不知作了什麼孽，今世要撞到你這惡賊。”

　　那瘋漢笑道：“我很開心，小兄弟，這三年來我真錯怪了你。我丁典向你賠不是啦！”說著爬在地下，咚咚咚地向他磕了三個響頭。

　　狄云歎了口氣，低聲說了聲：“瘋子！”也就沒再去理他，慢慢側過身來，突然想起：“他自稱丁典，那是姓丁名典麼？我和他在獄中同處三年，一直不知他的姓名。”好奇心起，問道：“你叫什麼？”那瘋漢道：“我姓丁，目不識丁的丁，三墳五典的典。我疑心病太重，一直當你是歹人，這三年多來當真將你害得苦了，實在太對你不起。”狄云覺得他說話有條有理，并無半點瘋態，問道：“你到底是不是瘋子？”

　　丁典黯然不語，隔得半晌，長長歎了口氣，道：“到底瘋不瘋，那也難說得很。我是在求心之所安，旁人看來，卻不免覺得我太過傻得莫名其妙。”過了一會，又安慰他道：“狄兄弟，你心中的委屈，我已猜到了十之八九。人家既然對你無情無義，你又何必將這女子苦苦放在心上？大丈夫何患無妻？將來娶一個胜你師妹十倍的女子，又有何難？”

　　狄云聽了這番說話，三年多來郁在心中的委屈，忍不住便如山洪般奔瀉了出來，但覺胸口一酸，淚珠滾滾而下，到後來，便伏在丁典懷中大哭起來。

　　丁典摟住他上身，輕輕撫摸他的長發。

　　過得三天，狄云精神稍振。丁典低低地跟他有說有笑，講些江湖上的掌故趣事，跟他解悶。但當獄吏送飯來時，丁典卻仍對狄云大聲呼叱，穢語辱罵，神情與前毫無异樣。

　　一個折磨得他苦惱不堪的對頭，突然間成為良朋好友，若不是戚芳嫁了人這件事不斷象毒虫般咬噬著他的心，這時的獄中生涯，和三年多來的情形相比，簡直算得是天堂了。

　　狄云曾向丁典問起，為什麼以前當他是歹人，為什麼突然察覺了真相。丁典道：“你若真是歹人，決不會上吊自殺。我等你氣絕好久，死得透了，身子都快僵了，這才施救。普天下除了我自己之外，沒人知道我已練成‘神照經’的上乘功夫。若不是我會得這門功夫，無論如何救你不轉。你自殺既是真的，那便不是向我施苦肉計的歹人了。”狄云又問：“你疑心我向你施苦肉計？那為什麼？”丁典微笑不答。

　　第二次狄云又問到這件事時，丁典仍是不答，狄云便不再問了。

　　一日晚上，丁典在他耳邊低聲道：“我這‘神照經’功夫，是天下內功中威力最強、最奧妙的法門。今日起我傳授給你，你小心記住了。”狄云搖頭道：“我不學。”丁典奇道：“這等機緣曠世難逢，你為什麼不要學？”狄云道：“這種日子生不如死。咱二人此生看來也無出獄的時候，再高強的武功學了也是毫無用處。”丁典笑道：“要出獄去，那還不容易？我將初步口訣傳你，你好好記著。”

　　狄云甚是執拗，尋死的念頭兀自未消，說什麼也不肯學。丁典又好氣又好笑，卻也束手無策，恨不得再象從前那般打他一頓。

　　又過數日，月亮又要圓了。狄云不禁暗暗替丁典擔心。丁典猜到他心意，說道：“狄兄弟，我每月該當有這番折磨，我受了拷打後，回來仍要打你出氣，你我千萬不可顯得和好，否則于你我都是大大的不利。”狄云問道：“那為什麼？”丁典道：“他們倘若疑心你我交了朋友，便會對你使用毒刑，逼你向我套問一件事。我打你罵你，就可免得你身遭惡毒慘酷的刑罰。”

　　狄云點頭道：“不錯。這件事既如此重要，你千萬不可說與我知道，免得我一個不小心，走漏了風聲。丁大哥，我是個毫無見識的鄉下小子，倘若胡里胡塗誤了你的大事，如何對得你起？”

　　丁典道：“他們把你和我關在一起，初時只道他們派你前來臥底，假意討好于我，從中設法套問我的口風，因此我對你十分惱怒，大加折磨。現下我知道你不是臥底的奸細了，可是他們將你和我關在一起，這般三年四年的不放，用意仍在盼你做奸細。只望你討得我的歡心，我向你吐露了機密，他們便可拷打逼問于你。他們情知對付我很難，對付你這個年輕小伙子，那便容易之極。你是知縣衙門的犯人，卻送到知府衙門的囚牢來監禁，自然便是這個緣故。”

　　十五晚上，四名帶刀獄卒提了丁典出去。狄云心緒不宁，等候他回轉。到得四更天時，丁典又是目青鼻腫、滿身鮮血的回到牢房。

　　待四名獄卒走後，丁典臉色鄭重，低聲道：“狄兄弟，今天事情很是糟糕，當真不巧之極，給仇人認出了我。”狄云道：“怎麼？”丁典道：“每月十五，知府提我去拷打一頓，那是例行公事。可是今天有人來行刺知府，眼見他性命不保，我便出手相救，只因我身有銬鐐，四名刺客中只殺了三個，第四個給他跑了，這可留下了禍胎。”

　　狄云越聽越奇怪，連問：“知府到底為什麼這般拷打你？這知府這等殘暴，有人行刺，你又何必救他？逃走的刺客是誰？”丁典搖搖頭，歎道：“一時也說不清楚這許多事。狄弟，你武功不濟，又沒了力氣，以後不論見到什麼事，千萬不可出手助我。”

　　狄云并不答話，心想：“我姓狄的豈是貪生怕死之徒？你拿我當朋友，你若有危難，我怎能不出手？”

　　此後數日，丁典只是默默沉思，除了望著遠處高樓窗檻上的花朵，臉上偶爾露出一絲微笑之外，整日仰起了頭呆想。

　　到了十九那一天深夜，狄云睡得正熟，忽聽得喀喀兩聲。他睜開眼來，月光下只見兩名勁裝大漢使利器砍斷了牢房外的柵欄，手中各執一柄單刀，擁身而入。狄云驚得呆了，不知如何是好，但見丁典倚牆而立，嘿嘿冷笑。

　　那身材較矮的大漢說道：“姓丁的，咱兄弟倆踏遍了天涯海角，到處找你，哪想得到你竟是躲入荊州府的牢房，做那縮頭烏龜。總算老天有眼，尋到了你。”另一名大漢道：“咱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你將那本書取出來，三份對分，咱兄弟非但不會難為你，還立刻將你救出牢獄。”丁典搖頭道：“不在我這里。十三年前，早就給言達平偷了去啦。”

　　狄云聽到“言達平”三字，心中一動：“那是我二師伯啊，怎地跟此事生了關連？”

　　那矮大漢喝道：“你故布疑陣，你想瞞得過我去？去你的吧！”揮刀上前，刀尖刺向丁典的咽喉，丁典不閃不避，讓那刀尖將及喉頭數寸之處，突然一矮身，欺向身材較高的大漢左側，手肘撞處，正中他上腹。那大漢一聲沒哼，便即委倒。

　　那矮大漢驚怒交集，呼呼兩刀，向丁典疾劈過去。丁典雙臂一舉，臂間的鐵鏈將單刀架開，便在同時，膝蓋猛地上挺，撞在矮大漢身上。那人猛噴鮮血，倒斃于地。

　　丁典霎間空手連斃二人，狄云不由得瞧呆了。他武功雖失，眼光卻在，知道自己縱然功力如舊，長劍在手，也未必及得上這矮漢子，另外那名漢子未及出手，便已身亡，功夫如何雖瞧不出端倪，但既與那矮漢聯手，想來也必不弱。丁典琵琶骨中仍是穿著鐵鏈，竟然在舉手投足之間便連殺兩名好手，實令他驚佩無已。

　　丁典將兩具尸首從鐵柵間擲了出去，倚牆便睡。此刻鐵柵已斷，他二人若要越獄，實是大有機會，但丁典既一言不發，狄云也不覺得外面的世界比獄中更好。

　　第二日早晨，獄卒進來見了兩具尸體，登時大驚小怪地吵嚷起來。丁典怒目相向，狄云聽而不聞。那獄卒除了將尸首搬去，一點也問不出什麼緣故來。

　　又過兩日，狄云半夜里又被异聲驚醒。朦朧之中，只見丁典雙臂平舉，正和一名道人四掌相抵。兩人站著動也不動。這道人何時進來，如何和丁典比拼內力，狄云竟然半點不知。他曾聽師父說過，比武角斗之中，以比拼內力最為凶險，不但毫無旋回閃避的余地，而且往往是必分生死，說不上什麼點到為止。

　　星月微光之下，但見那道人極緩慢地向前跨了一步，丁典也慢慢地退了一步。過了好一會，那道人又邁出一步，丁典跟著退了一步。

　　狄云見那道人步步進逼，顯然頗占上風，焦急起來，突然搶步上前，舉起手上鐵銬，往那道人頭頂上擊了下去。鐵銬剛碰到道人的頂門，驀地里不知從何處涌來一股暗勁，猛力在他身上一推。他站立不定，直摔了出去。砰的一聲，重重在牆上一撞，一屁股坐了下來，伸手撐地欲起，黑暗中卻撐在一只瓦碗邊上，喀的一聲，瓦碗被他按破了一邊，但覺得滿手是水。他更不多想，抓起瓦碗，將半碗冷水逕往那道人後腦潑去。

　　丁典這時的內力其實早已遠在那道人之上，只是要試試自己新練成的神功，收發之際到底有何等威力，才將他作為試招的靶子。那道人本已累得筋疲力竭，油盡燈枯，這半碗冷水潑到後腦，一驚之下，但覺對方的內勁洶涌而至，格格格格爆聲不絕，肋骨、臂骨、腿骨寸雨斷折。他眼望丁典，說道：“你……你已練成了‘神照經’的……大法……那……是……天下……天下……無敵手……”慢慢縮成一個肉團，氣絕而死。

　　狄云心中怦怦亂跳，道：“丁大哥，你這‘神照經’的大法原來……原來這等厲害。當真是天下無敵手麼？”

　　丁典臉色凝重，道：“單打獨斗，頗足以稱雄江湖，但敵人若是群起而攻，仍怕寡不敵眾。這梟道人受我內力壓擊之後，尚能開口說話。顯然我功力未至爐火純青的境地。三日之內，必有真正勁敵到來。狄兄弟，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嗎？”

　　狄云豪興勃發，說道：“但憑大哥吩咐，只是我……我武功全失，就算不失，那也是太過低微。”丁典微微一笑，從草墊下抽出一柄單刀來，便是日前那兩名大漢所遺下的，說道：“你將我的胡子剃去，咱們使一點詭計。”

　　狄云接過單刀，便去剃他的滿臉虯髯。那柄單刀極為鋒銳，貼肉剃去，丁典腮上虯髯紛紛而落。丁典將剃下來的一根根胡子都放在手掌之中。

　　狄云笑道：“你舍不得這些跟隨你多年的胡子麼？”丁典道：“那倒不是。我要你扮一扮我。”狄云奇道：“我扮你？”丁典道：“不錯，三日之內，將有勁敵到來。那五個人單打獨斗都不是我對手，但一齊出手，那就十分厲害。我要他們將你錯認為我，全神貫注的想對付你時，我就出其不意的從旁襲擊，攻他們個措手不及。”

　　狄云囁嚅道：“這個……這個……只怕有點……不夠光明正大。”丁典哈哈大笑，道：“光明正大，光明正大！江湖上人心多少險詐，個個都以鬼蜮伎倆對你，你待人光明正大，那不是自尋死路麼？”狄云道：“話雖如此，不過……不過……”

　　丁典道：“我問你：當初進牢之時，你大叫冤枉。我信得過你定然清白無辜。可是怎會在牢里一關三年多，始終沒法洗雪？”狄云道：“嗯，這個，我就是難以明白。”丁典微笑道：“是誰送了你進牢來，自然是誰使了手腳，一直使你不能出去。”狄云道：“我總是想不通，那萬震山的小妾桃紅和我素不相識，無冤無仇，為什麼要陷害我，使我身敗名裂，受盡這許多苦楚？”丁典問道：“他們怎麼陷害于你，說給我聽聽。”

　　狄云一面給他剃須，一面將如何來荊州拜壽、如何打退大盜呂通、如何與萬門八弟子比劍打架、如何師父刺傷師伯逃走、如何有人向萬震山的妾侍非禮、自己出手相救反被陷害等情一一說了，只是那老丐夜中教劍一節，卻略去了不說。只因他曾向老丐立誓，決不泄漏此事，再者也覺此事乃是旁枝末節，無甚要緊。

　　他從頭至尾的說完，丁典臉上的胡子也差不多剃完了。狄云歎了口氣道：“丁大哥，我受這潑天的冤屈，那不是好沒來由麼？那定是他們恨我師父殺了萬師伯。可是萬師伯只是受了點傷，并沒有死，將我關了這許多年，也該放我出去了，要說將我忘了，卻又不對。那姓沈的小師弟不是探我來著嗎？”

　　丁典側過頭，向他這邊瞧瞧，又向他那邊瞧瞧，只是嘿嘿冷笑。

　　狄云摸不著頭腦，問道：“丁大哥，我說得什麼不對了？”丁典冷笑道：“對，對，完全對，那又有什麼地方不對頭的？倘若不是這樣，那才不對頭了。”狄云奇道：“什……什麼？”

　　丁典道：“喏！你自己想想。有一個傻小子，帶了一個美貌妞兒到我家來。我見這妞兒便動了心，可是這妞兒對那傻小子實在不錯。我想占這妞兒，便非得除去這傻小子不可。你想得使什麼法子才好？”

　　狄云心中暗暗感到一陣涼意，隨口道：“使什麼法子才好？”

　　丁典道：“若是用毒藥或是動刀子殺了那傻小子，身上擔了人命，總是多一層干系，何況那美貌妞兒說不定是個烈性女子，不免要尋死覓活，說不定更要給那傻小子報仇，那不是糟了？依我說啊，還是將那傻子送到官里，關將起來的好。要令那妞兒死心塌地的跟我，須得使她心中惱恨這傻小子，那怎麼辦？第一、須得使那小子移情別戀；第二、須得令那小子顯得是自己撇開這個妞兒；第三、最好是讓那小子干些見不得人的無恥勾當，讓那妞兒一想起來便惡心。”

　　狄云全身發顫，道：“你……你說這一切，全是那姓萬的……是萬圭安排的？”

　　丁典微笑道：“我沒親眼瞧見，怎麼知道？你師妹生得很俊，是不是？”

　　狄云腦中一片迷惘，點了點頭。

　　丁典道：“嗯，為了討好那個姑娘，我自然要忙忙碌碌哪，一筆筆白花花的銀子拿將出來，送到衙門里來打點，說是在設法救那個小子。最好是跟那姑娘一起來送銀子，那姑娘什麼都親眼瞧見了，心中自是好生感激。這些銀子确是送給了府台大人，知縣大人，送了給衙門里的師爺，那倒一點不錯。”

　　狄云道：“他使了這許多銀子，總該有點功效吧？”丁典道：“自然有啊，有錢能使鬼推磨，怎麼會沒有功效？”狄云道：“那怎……怎麼一直關著我，不放我出去？”

　　丁典笑道：“你犯了什麼罪？他們陷害你的罪名，也不過是強奸未遂，偷盜一些錢財。既不是犯上作亂，又不是殺人放火，那又是什麼重罪了？那也用不著穿了你的琵琶骨，將你在死囚牢里關一輩子啊。這便是那許多白花花銀子的功效了。妙得很，這條計策天衣無縫。這個姑娘住在我家里，她心中對那傻小子倒還是念念不忘的，可是等了一年又一年，難道能一輩子不嫁人嗎？”

　　狄云提起單刀，當的一聲，砍在地下，說道：“丁大哥，原來我一直不能放出去，都是萬圭使了銀子的緣故。”

　　丁典不答，仰起了頭沉吟，忽然皺起眉頭，說道：“不對，這條計策中有一個老大破綻，大大的不對。”

　　狄云怒道：“還有什麼破綻？我師妹終于嫁給她啦。若不是蒙你相救，我自縊身死，那不是萬事順遂，一切都稱了他的心？”

　　丁典在獄室中走來走去，不住搖頭，說道：“其中有一個大大的破綻，他們如此工于心計，怎能見不到？”狄云道：“你說有什麼破綻？”

　　丁典道：“你師父啊。你師父傷了你師伯後，逃了出去。荊州五云手萬震山在武林中大大有名，他受傷不死的訊息沒幾天便傳了出去，你師父就算沒臉再見師兄，難道就不派人來接你師妹回家？你師妹這一回家，那萬圭苦心籌划的陰謀毒計，豈不是全盤落了空？”

　　狄云伸手連連拍擊大腿，道：“不錯，不錯！”他手上帶著手銬，這一拍腿，鐵鏈子登時當當的直響。他見丁典形貌粗魯，心思竟恁地周密，不禁極是欽佩。

　　丁典側過了頭，低聲道：“你師父為什麼不來接女兒回去，這其中定是大有蹊蹺。萬圭他們事先一定已料到了這一節，否則這計策不會如此安排。這中間的古怪，一時之間我實是猜想不透。”

　　狄云直到今日，才從頭至尾的明白了自己陷身牢獄的關鍵。他不斷伸手擊打自己頭頂，大罵自己真是蠢才，別人一想就通的事，自己三年多來始終莫名其妙。

　　他自怨自艾了一會，見丁典兀自苦苦思索，便道：“丁大哥，你不用多想啦。我師父是個鄉下老實人，想是他傷了萬師伯，一嚇之下，遠遠逃到了蠻荒邊地，再也聽不到江湖上的訊息，那也是有的。”

　　丁典睜大了眼睛，瞪視著他，臉上充滿了好奇，道：“什麼？你……你師父是個鄉下老實人……他殺了人會害怕逃走？”

　　狄云道：“是啊，我師父再忠厚老實也沒有了，萬師伯冤枉他偷盜太師父的什麼劍訣，他一怒之下，忍不住動手，其實他心地再好也沒有了。”

　　丁典嘿的一聲冷笑，自去坐在屋角，嘴里輕哼小曲。狄云奇道：“你為什麼冷笑？”丁典道：“不為什麼。”狄云道：“一定有原因的。丁大哥，你盡管說好了。”

　　丁典道：“好吧！你師父外號叫作什麼？”狄云道：“叫作‘鐵鎖橫江’。”丁典道：“那是什麼意思？”狄云遲疑半晌，道：“這種文縐縐的話，我原本不在懂。猜想起來，是說他老人家武功了得，善于守御，敵人攻不進他門戶的意思。”

　　丁典哈哈大笑，道：“小兄弟，你自己才是忠厚老實得可以。鐵鎖橫江，那是叫人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老一輩的武林人物，誰不知道這個外號的含意？你師父聰明機變，厲害之極，只要是誰惹上了他，他一定挖空心思的報復，叫人好似一艘船在江心渦漩中亂轉，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你如不信，將來出獄之後，盡可到外面打聽打聽。”

　　狄云兀自不信，道：“我師父教我劍法，將招法都解錯了，什麼‘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他解作‘哥翁喊上來，是橫不敢過’；什麼‘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他解作‘老泥招大姐，馬命風小小’。他字也不大識，怎說得上聰明機變？”

　　丁典歎了口氣，道：“你師父博學多才，怎會解錯詩句？他城府極深，定有別意。為什麼連自己徒兒也要瞞住，外人可猜測不透了。嘿嘿，倘若你不是這般……這般忠厚老實，他也未必肯收你為徒。咱們別說這件事了，來吧，我給你黏成個大胡子。”

　　他提起單刀，在梟道人尸體的手臂上砍了一刀。梟道人新死未久，刀傷處流出血來。丁典將一根根又粗又硬的胡子醮了血，黏在狄云的兩腮和下顎。

　　狄云聞得一陣血腥之氣，頗有懼意，但想到萬圭的毒計、師父這個外號，以及許許多多自己不明白的事端，只覺得這世上最平安的，反而是在這牢獄之中。

## 第三章　人淡如菊

　　第二日中午，獄中連續不斷地關了十七個犯人進來。高矮老少，模樣一瞧即知都是江湖人物，將一間獄室擠得滿滿的，都只有抱膝而坐。狄云見越來越多，不由得暗自心驚，情知這些人都是為對付丁典而來。他本說有五個勁敵，哪知竟來了一十七個。

　　丁典卻一直朝著牆壁而臥，毫不理會。

　　這些犯人大呼小叫，高聲談笑，片刻間便吵起嘴來。狄云低下了頭，聽他們的說話。原來這一十七人分作三派，都在想得什麼寶貴的物事。狄云偶爾眼光一斜，與這干人凶暴的目光相触，嚇得不禁便轉過頭去，只想：“我扮作了丁大哥，可是我武功全失，待會動手，那便如何是好？丁大哥本領再高，也不能將這些人都打死啊。”

　　眼見天色黑了下來。一個魁梧的大漢大聲道：“咱們把話說明在先，這正主兒，是我們洞庭幫要了的。誰要是不服，趁早手底下見真章，免得待會拉拉扯扯，多惹麻煩。”他這洞庭幫在獄中共有九人，最是人多勢眾。一個頭發灰白的中年漢子陰陽怪氣地道：“手底下見真章，那也好啊。大伙兒在這里群毆呢，還是到院子中打個明白？”那大漢道：“院子就院子，誰還怕了你不成？”伸手抓住一條鐵柵，向左一推，鐵條登時彎了。他隨手又扭彎右邊一條鐵柵，臂力實是驚人。

　　這大漢正想從兩條扭彎了的鐵柵間鑽出去，突然間眼前人影一晃，一個人擋住了空隙，正是丁典。他一言不發，一伸手便抓住了那大漢的胸口。這大漢比丁典還高出半個頭，但被他一把抓住，竟立即軟垂垂的毫不動彈。丁典將他龐大的身子從鐵柵間塞了出去，拋在院子中。這大漢蜷縮在地下，再也不動一動，顯是死了。

　　獄中諸人見到這般奇狀，都嚇得呆了。丁典隨手抓了一人，從鐵柵投擲出去，跟著又抓一人，接連地又抓又擲，先後共有七人被他投了出去。凡經他雙手一抓，無不立時斃命，連哼也不哼一聲。

　　余下的十人盡皆大驚，三人退縮到獄室角落，其餘七人同時出手，拳打腳踢，向丁典攻去。丁典既不拆架，亦不閃避，只是伸手一抓，一抓之下，必定抓到一人，而被他抓到的必定死于頃刻，到底如何受了致命之傷，狄云全然瞧不出來。

　　躲在獄室角落里的三人只嚇得心膽俱裂，一齊屈膝跪地，磕頭求饒。丁典便似沒有瞧見，又是一手一個，都抓死了投擲出去。

　　狄云只瞧得目瞪口呆，恍在夢中。

　　丁典拍了拍雙手，冷笑道：“這一點兒微末道行，也想來搶奪連城訣！”狄云一呆，道：“丁大哥，什麼連城訣？”丁典似乎自悔失言，但也不愿捏造些言語來騙他，又冷笑了幾下，并不回答。

　　狄云眼見這一十七人適才還都是生龍活虎一般，但片刻之間，個個尸橫就地，他一生中從未見過這許多死人堆在一起，歎道：“丁大哥，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麼？”

　　丁典道：“死有余辜，倒也不見得。只是這些人個個不存好心。我若不是練成‘神照經’上的武功，被這批人逼供起來，那才是慘不堪言呢。”

　　狄云知他所言非虛，說道：“你隨手一抓，便傷人性命，這種功夫我聽也沒聽說過。我若是跟師妹說，她也不會相信……”這句話剛說出口，立即省悟，不由得胸頭一酸，心口似乎被人重重打了一拳。

　　丁典卻并不笑他，歎了口長氣，自言自語：“其實呢，縱然練成了絕世武功，也不能事事盡如人意……”

　　狄云忽然“咦”的一聲，伸手指著庭中的一具死尸。

　　丁典道：“怎麼？”狄云道：“這人沒死透，他的腳動了幾動。”丁典大吃一驚，道：“當真？”說這兩個字時，聲音也發顫了。狄云道：“剛才我見他動了兩下。”心想：“一個人受傷不死，那也沒什麼大不了，決不能再起來動手。”

　　丁典皺起了眉頭，竟似遇上了重大難題，從鐵柵間鑽了出去，俯身察看。

　　突然間嗤嗤兩聲，兩件細微的暗器分向他雙眼急射，正是那并未死透之人所發。丁典向後急仰，兩枝袖箭從他面上掠了過去，鼻中隱隱聞到一陣腥臭，顯然箭上喂有劇毒。那人一發出袖箭，立即挺躍而起，向屋檐上竄去。

　　丁典見他輕身功夫了得，自己身有銬鐐，行動不便，只怕追他不上，隨手提起一具尸體向上擲出，去勢奇急。砰的一下，尸體的腦袋重重撞在那人的腰間。那人左足剛踏上屋檐，被這尸體一撞，站立不定，倒摔下來。丁典搶上幾步，一把抓住他的後頸，提到牢房之中，伸手探他鼻息時，這次是真的死了。

　　丁典坐在地下，雙手支頤，苦苦思索：“為什麼先前這一下竟沒能抓死他？我的功力之中，到底出了什麼毛病？難道這‘神照功’畢竟沒練成？”半天想不出個所以然，惱起上來，伸手又往那尸體的胸口插落，突然一股又韌又軟的力道將他手指彈了回來，丁典驚喜交集，叫道：“是了，是了！”撕開那人外衣，只見他貼身穿著一件漆黑發亮的里衣，喜道：“是了，原來如此，倒嚇得我大吃一驚。”

　　狄云奇道：“怎麼？”丁典剝去那漢子的外衣，又將他這件黑色里衣剝了下來，然後將尸體擲出牢房，笑嘻嘻地道：“狄兄弟，你把這件衣服穿在身上。”

　　狄云料到這件黑衣甚是珍貴，道：“這是大哥之物，兄弟不敢貪圖。”丁典道：“不是你的物事，你便不貪圖麼？”語音甚是嚴厲。狄云一怔，怕他生氣，道：“大哥定要我穿，我穿上就是。”

　　丁典正色道：“我問你，不是你的物事，你要不要？”狄云道：“除非物主一定要給我，我非受不可，否則……否則……不是我的東西，我自然不能要。若是貪圖別人的東西，那不是變成強盜小偷麼？”說到後來，神色昂然，道：“丁大哥，你明白，我是受人陷害，才給關在這里。我一生清白，可從來沒做過什麼壞事。”

　　丁典點了點頭，說道：“很好，很好！不枉我丁某交了你這個朋友。你把這件衣服貼肉穿著。”

　　狄云不便違拗，便除下衣衫，把這件黑色里衣貼肉穿了，外面再罩上那件三年多沒洗的臭衣。他雙手戴著手銬鐵鏈，要更換衣衫，真是難上加難，全仗丁典替他撕破舊衫的衣袖，方能除下穿上。那件黑色里衣其實是前後兩片，腋下用扣子扣起，穿上倒半點不難。

　　丁典待他穿好了，才道：“這一件刀槍不入的寶衣，是用大雪山的上烏蚕蚕絲織成的。你瞧，這只是兩塊料子，剪刀也剪不爛，只得前一塊、後一塊的扣在一起。這家伙是雪山派中的要緊人物，才有這件‘烏蚕衣’。他想來取寶，沒料到竟是送寶來了！”

　　狄云聽說這件黑衣如此珍异，忙道：“大哥，你仇人甚多，該當自己穿了護身才是，再說，每月十五……”丁典連連搖手，道：“我有神照功護身，用不著這烏蚕衣。每月十五的拷打嘛，我是甘心情愿受的，用這寶甲護身，反而其意不誠了。一些皮肉之苦，又傷不了筋骨，有什麼相干？”

　　狄云好生好生奇怪，欲待再問。丁典道：“我叫你黏上胡子，扮作我的模樣，我雖在旁保護，總是擔心有什麼疏虞，現下這可好了。我現下傳你內功的心法，你好好聽著。”

　　以前丁典要傳他功夫，狄云萬念俱灰，決意不學，此刻明白了受人陷害的前因後果，一股復仇之火在胸中熊燃起，恨不得立時便出獄去找萬圭算賬。他親眼見到丁典赤手空拳，連斃這許多江湖高手，心想自己只須學得他兩三成功夫，越獄報仇便有指望，霎時間心亂如麻，熱血上涌，滿臉通紅。

　　丁典只道他仍是執意不肯學這內功，正欲設法開導，狄云突然雙膝跪下，放聲大哭，叫道：“丁大哥，求你教我，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丁典縱聲長笑，聲震屋瓦，說道：“要報仇，那還不容易？”

　　待狄云激情過去，丁典便即傳授他入門練功的口訣和行功之法。

　　狄云一得傳授，毫不停留的便即依法修習。丁典見他練得起勁，笑道：“練成神照經，天下無敵手。難道是這般容易練成的麼？我各種機緣巧合，內功的底子又好，這才十二年而得大成。狄兄弟，練武功要勤，那是很要緊的，可是欲速則不達，須得循序漸進才是，尤須心平氣和，沒半點雜念。你好好記著我這幾句話。”

　　狄云此時口中稱他為“大哥”，心中其實已當他為“師父”，他說什麼便聽什麼。但胸中仇恨洶涌如波濤，又如何能心平氣和？

　　次日那獄吏大驚小怪的吵嚷一番。衙役、捕快、仵作騷擾半天，到得傍晚，才將那一十七具尸首抬了出去。丁典和狄云只說是這伙人自相斗毆而死。做公的卻也沒有多問。

　　這一日之中，狄云只是照著丁典所授的口訣用功。這“神照功”入門的法子甚是簡易，但要心中沒絲毫妄念，卻艱難之極。狄云一忽兒想到師妹，一忽兒想到萬圭，一忽兒又想到師父，練到晚間，這才心念稍斂，突然之間，前胸後背同時受了重重一擊。

　　這兩下便如兩個大鐵錘前後齊撞一般。狄云眼前一黑，幾乎便欲暈去，待得疼痛稍止，睜開眼來，只見身前左右各站著一個和尚，一轉頭，見身後和兩側還有三個，一共五僧，將他圍在中間。

　　狄云心道：“丁大哥所說的五個勁敵到了，我須得勉強支撐，不能露出破綻。”當下哈哈一笑，說道：“五位大師父，找我丁某有何貴干？”

　　左首那僧人道：“快將‘連城訣’交了出來！咦，你……你……你是……”突然之間，他背上拍的一聲，中了一拳，他身搖了幾搖，險些摔倒。跟著第二名僧人又已中拳，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狄云大奇，忍不住向丁典瞧去，只見他倏然躍近，擊出一拳，這一拳無聲無影，去勢快極，正中第三名僧人胸口。那僧人“啊”的一聲大叫，倒退幾步，撞在牆上。

　　另外兩名僧人順著狄云的目光，向蜷縮在黑角落中的丁典望去，齊聲驚叫：“神照功，無影神拳！”身材極高的那僧兩手各拉一名受傷僧人，從早已扳開的鐵柵間逃出，越牆而去。另一名僧人攔腰抱住吐血的僧人，回手發掌，向丁典擊來。丁典搶上舉拳猛擊。那僧人接了他一拳，倒退一步，再接一拳，又退一步，接到第三拳，已退出鐵柵。

　　那僧踉踉嗆嗆地走了幾步，又倒退了一步，身子搖晃，似乎喝醉了一般，松手將吐血的僧人拋在地下，似欲單身逃命，但每跨一步，腳下都似拖了一塊千斤巨石，腳步沉重之極，掙扎著走出六七步後，呼呼喘氣，雙腿漸漸彎曲，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來了。兩名僧人在地下扭曲得幾下，便即不動。

　　丁典道：“可惜，可惜！狄兄弟，你若不向我看來，那個和尚便逃不了。”狄云見這兩個僧人死得凄慘，心下不忍，暗道：“讓那三個逃走了也好，丁大哥殺的人實在太多了。”丁典道：“你嫌我出手太辣了，是不是？”狄云道：“我……我……”猛的里喉頭塞住，一交坐倒，說不出話來。

　　丁典忙給他推血過宮，按摩了良久，他胸口的氣塞方才舒暢。

　　丁典道：“你嫌我辣手，可是那兩個惡僧一上來便向你各擊一掌，若不是你身上穿著烏蚕衣，早就一命嗚呼了。哎，這事做哥哥的太過疏忽，哪想到他們一上來便會動手。我猜想他們定要先逼問一番。嗯，是了，他們對我十分忌憚，要將我先打得重傷，這才逼問。”

　　他抹去狄云腮上的胡子，笑道：“那賊禿嚇得心膽俱裂，再也不敢來惹咱們了。”他又正色道：“狄兄弟，那個逃走了的高個子和尚，叫做寶象。那胖胖的叫做善勇。我第一拳打倒的那個最厲害，叫做胜諦。這五個和尚都是西藏‘血刀門’的高手，我若不是暗中伏擊得手，以一敵五，只怕斗他們不過。善勇和胜諦都已中了我的神拳，就算一時不死，也活不了幾天。剩下的那寶象心狠手辣，日後你如在江湖上遇上了，務須小心在意。”沉吟半晌，又道：“聽說這五僧的師父尚在人世，武功更是厲害之極，將來倒要跟他們斗斗。”

　　狄云雖有寶衣護身，但前胸後背同受夾擊，受傷也頗不輕，在丁典指點下運了十幾天功，又得丁典每日以內功相助，這才痊愈。

　　此後兩年多的日子過得甚是平靜，偶爾有一兩個江湖人物到獄中來羅嗦，丁典不是一抓，便是一拳，頃刻間便送了他們性命。

　　近幾個月來狄云修習神照功，進步似是停滯了，練來練去，和幾個月前仍是一樣。好在他悟性雖然不高，生性卻極堅毅，知道這等高深內功決非輕易得能練成，在丁典指點下日夕耐心修習，以期突破難關。

　　這一日早晨醒來，他側身而臥，臉向牆壁，依法吐納，忽聽得丁典“咦”的一聲，聲音中頗有焦慮之意，過得半晌，又聽他自言自語：“今天是不會謝的，明天再換也不遲。”狄云有些詫异，轉過身來，只見他抬起了頭，正凝望著遠處窗檻上的那只花盆。

　　狄云自練神照功後，耳目比之往日已遠為靈敏，一瞧之下，便見盆中三朵黃薔薇中，有一朵缺了一片花瓣。他日常總見丁典凝望這盆中的鮮花呆呆出神，數年如一日，心想獄中無可遣興，唯有這一盆花長保鮮艷，丁典喜愛欣賞，那也不足為奇。只是這花盆中的鮮花若非含苞待放，便是迎日盛開，不等有一瓣殘謝，便即換過。春風茉莉，秋月海棠，日日夜夜，總是有一盆鮮花放在窗檻之上。狄云記得這盆黃薔薇已放了六七天，平時早就換過了，但這次卻一直沒換。

　　這一日丁典自早到晚，心緒煩躁不宁，到得次日早晨，那盆黃薔薇仍是沒換，有五六片花瓣已被風吹去。狄云心下隱隱感到不祥之意，見丁典神色極是難看，便道：“這人這一次忘了換花，想必下午會記得。”

　　丁典大聲道：“怎麼會忘記？決不會的！難道……難道是生了病？就算是生了病，也會叫人來換花啊！”不停步地走來走去，神色不安已極。

　　狄云不敢多問，便即盤膝坐下，入靜練功。

　　到得傍晚，陰云四合，不久便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一陣寒風過去，三朵黃薔薇上的花瓣又飄了數片下來。丁典這幾個時辰之中，一直目不轉睛地望著這盆花，每飄落一片花瓣，他總是臉上肌肉扭動，神色凄楚，便如是在他身上剜去一塊肉那麼難受。

　　狄云再也忍耐不住，問道：“丁大哥，你為什麼這樣不安？”丁典轉過頭來，滿臉怒容，喝道：“關你什麼事？羅嗦什麼？”自從他傳授狄云武功以來，從未如此凶狠無禮。狄云甚感歉疚，待要說幾句話分辯，卻見他臉上漸漸現出凄涼之意，顯然心中甚是悲痛，便住了口。

　　這一晚丁典竟一刻也沒坐下。狄云聽著他走來走去，銬鐐上不住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響，也是無法入睡。

　　次日清晨，斜風細雨，兀自未息。曙色朦朧中看那盆花時，只見三朵薔薇的花瓣已然落盡，盆中唯余幾根花枝，在風雨中不住顫動。

　　丁典大叫：“死了？死了？你真的死了？”雙手抓住鐵柵，不住搖晃。

　　狄云道：“大哥，你若是記挂著誰，咱們便去瞧瞧。”丁典一聲虎吼，喝道：“瞧！能去瞧麼？我若能去，早都去了，用得著在這臭牢房中苦耗？”狄云不明所以，睜大了眼，只好默不作聲。這一日中，丁典雙手抱住了頭，坐在地下不言不動，不吃不喝。

　　耳聽得打更聲“的篤，的篤，當”的打過一更。寂靜中時光流過，于是“的篤，的篤，當當”的打過二更。

　　丁典緩緩站起身來，道：“兄弟，咱們去瞧瞧吧。”話聲甚是平靜。狄云道：“是。”丁典伸出手去，抓住兩根鐵柵，輕輕往兩旁一分，兩根鐵柵登時便彎了。丁典道：“提住鐵鏈，別發出響聲。”狄云依言抓起鐵鏈。

　　丁典走到牆邊，提氣一縱，便即竄上了牆頭，低聲道：“跳上來！”狄云學著他向上一竄，不料給穿通琵琶骨後，全身勁力半點也使不出來，他這一躍，只不過竄起三尺。丁典伸手一抓，將他帶上了牆頭，兩人同時躍下。

　　過了這堵牆，牢獄外另有一堵極高的高牆，丁典或能上得，狄云卻無論如何無法逾越。丁典哼了一聲，將背脊靠在牆上。但聽瑟瑟瑟一陣泥沙散落的輕響過去，磚石紛紛跌落。狄云雙眼一花，只見牆上現出了一個大洞，丁典已然不見。原來他竟以神照功的絕頂內功，破牆而出。狄云又驚又喜，忙從牆洞中鑽了出去。

　　外面是條小巷。丁典向他招招手，從小巷的盡頭走去。出小巷後便是街道。丁典對荊州城中的街巷似乎極是熟悉，過了一條街，穿過兩條巷子，來到一家鐵店門首。

　　丁典舉手一推，拍的一聲，閂住大門的門閂已然崩斷。店里的鐵匠吃了一驚，跳起身來，叫道：“有賊！”丁典一把叉住他喉嚨，低聲道：“生火！”

　　那鐵匠不敢違拗，點亮了燈，眼見二人都是長發垂肩，滿臉胡子，模樣凶惡怕人，哪里還敢動彈？丁典道：“把我們的鐐鏈鑿開！”

　　那鐵匠料得二人是衙門中越獄的重犯，若替他們鑿斷銬鐐，官府追究起來，定要嚴辦，不禁遲疑。丁典隨手抓起一根徑寸粗的鐵條，來回拗得幾下，拍的一聲，折為兩截，喝道：“你這頸子，有這般硬麼？”

　　那鐵匠還道是遇到了鬼神，他要弄斷這鐵條，使用鋼鑿大錘，也得攪上好一會兒，這大漢卻舉手間便將鐵條拗斷，倘若來拗自己頭頸，那可萬萬不妥，當下連聲：“是，是！”取出鋼鑿、鐵錘，先替丁典鑿開了銬鐐，又替狄云鑿開。

　　丁典先將自己琵琶骨中的鐵鏈拉出。當他將鐵鏈從狄云肩頭的琵琶骨中拉出來時，狄云痛得險些暈去。

　　終于狄云雙手捧著那條沾滿鮮血的鐵鏈，站在鐵砧之前，想到在這根鐵鏈的束縛之下，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中苦度五年多時光，直至今日，鐵鏈方始离身，不由得又是歡喜，又是傷心，怔怔地掉下淚來。

　　他隨著丁典走出鐵店。他乍脫銬鐐，走起路來輕飄飄的，十分不慣，幾次頭重腳輕，險些兒摔倒，然見丁典腳步沉穩，越走越快，當下緊緊跟隨，生怕黑暗中和他离得太遠。

　　片刻之間，兩人已來到那放置花盆的窗下。丁典仰起了頭，猶豫半晌，似乎想要進去，卻又不愿。狄云見窗緊閉，樓中寂然無聲，道：“我先去瞧瞧，好麼？”丁典點點頭。

　　狄云繞到小樓門前，伸手推門，發覺門內上了閂。好在圍牆甚低，一株柳樹的枝丫從牆內伸了出來，他微一縱身，便已抓住枝丫，翻身進了圍牆。里面一扇小門卻是虛掩著的。狄云推門入內，拾級上樓，黑暗中聽得樓梯發出輕微的吱吱之聲，腳下只覺虛浮浮的，甚不自在。他在這五年多之中，整日整夜便在一間獄室中走動，從未踏過一步梯級。

　　到得樓頂，側耳靜聽，絕無半點聲息，朦朧微光中見左首有門，便輕輕走了過去，房中連呼吸之聲也無。隱隱約約間見桌上有一燭台，伸手在桌上摸到火刀火石，打火點燃蜡燭，燭光照映之下，突然間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寂寞凄涼之意。

　　室中空空洞洞，除了一桌、一椅、一床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床上挂著一頂夏布白帳子，一床薄被，一個布枕，床腳邊放著一雙青布女鞋。只是這一雙女鞋，才顯得這房間原為一個女子所住。

　　他呆了一呆，走到第二間房中去看時，那邊竟連桌椅也沒一張。可是瞧那模樣，卻又不是新近搬走了家庭用具，而是許多年來一直便如此空無所有。拾級來到樓下，每一處都去查看了一遍，竟是一個人也無。

　　他隱隱覺得不妥，出來告知了丁典。丁典道：“什麼東西也沒有？”狄云搖了搖頭。丁典似乎對這情景早在意料之中，毫不驚奇，道：“到另一個地方去瞧瞧。”

　　那另一個地方卻是一座大廈，朱紅的大門，門上釘著碗口大的銅釘，門外兩盞大燈籠，一盞寫著“荊州府正堂”，另一盞寫著“凌府”。狄云心中一驚：“這是荊州府凌知府的寓所，丁大哥到來作甚？是要殺他麼？”

　　丁典握著他手，一言不發地越牆而進。他對凌府中的門戶甚是熟悉，穿廊過戶，便似是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過了兩條走廊，來到花廳門外，見到窗紙中透出光亮，丁典突然發起抖來，顫聲道：“狄兄弟，你進去瞧瞧。”

　　狄云伸手推開了廳門，只見燭光耀眼，桌子上點燃著兩根素燭，原來是一座靈堂。他一直在擔心會瞧見靈堂、棺材、或是死人，這時終于見到了，雖然早已料到，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凝目瞧那靈牌時，見上面寫著“愛女凌霜華之靈位”八個字，突覺身後風聲颯然，丁典搶了進來。

　　丁典呆了一陣，扑在桌上，放聲大慟，叫道：“霜華，你果然先我而去了。”

　　霎時之間，狄云心中想到了許許多多事情，這位丁大哥的種種怪僻行逕，就在這撫桌一哭之際，令他全然明白了。但再一細想，卻又有種種難以索解之處。

　　丁典全不理會自己是越獄的重犯，不理會身處之地是知府大人的住宅，越哭越悲。狄云知道無法相勸，只有任其自然。

　　丁典哭了良久，這才慢慢站直身子，伸手揭開素幃，幃後赫然是一具棺木。他雙手緊緊抱住棺木，將臉帖著棺蓋，抽抽噎噎地道：“霜華，霜華，你為什麼這樣忍心？你去之前，怎麼不叫我來再見你一面？”

　　狄云忽聽得腳步聲響，門外有幾人來到，忙道：“大哥，有人來啦。”

　　丁典用嘴唇去親那棺材，對有人來到，全沒放在心上。

　　只見火光明亮，兩個人高舉火把，走了進來，喝道：“是誰在這里吵鬧？”那兩人之後是四十五六歲的中年漢子，衣飾華貴，一臉精悍之色，他向狄云瞧了一眼，問道：“你是誰？到這里干什麼？”狄云滿腔憤激，反問道：“你又是誰？到這里干什麼？”手執火把的一人喝道：“小賊，這位是荊州府凌大人，你好在膽子，半夜三更到這里來，想造反嗎？快跪下！”狄云冷笑一聲，渾不理會。

　　丁典擦干了眼淚，問道：“霜華是哪一天去世的？生什麼病？”語音竟十分平靜。

　　凌知府向他看了一眼，說道：“啊，我道是誰，原來是丁大俠。小女不幸逝世，有勞吊唁，存歿同感。小女去世已五天了，大夫也說不上是什麼病症，只說是郁積難消。”

　　丁典恨恨地道：“這可遂了你的心愿。”凌知府歎道：“丁大俠，你可忒也固執了，倘若早早說了出來，小女固然不會給你害死，我和你更成了翁婿，那是何等的美事。”

　　丁典大聲說：“你說霜華是我害死的？不是你害死她的？”說著向凌知府走上一步，眼中凶光暴長。

　　凌知府卻十分鎮定，搖頭道：“事已如此，還說什麼？霜華啊，霜華，你九泉之下，定是怪爸爸不體諒你了。”慢慢走到靈位之前，左手扶桌，右手拭淚。

　　丁典森然道：“倘若我今日殺了你，霜華在天之靈定然恨我。凌退思，瞧在你女兒的份上，你折磨了我這七年，咱們一筆勾銷。今後你再惹上我，可休怪姓丁的無情。狄兄弟，走吧。”凌知府長歎一聲，道：“丁大俠，咱們落到今日的結果，你說有什麼好處？”丁典道：“你清夜撫心自問，也有點慚愧麼？你只貪圖那什麼‘連城訣’，宁可害死自己女兒。”

　　凌知府道：“丁大俠，你不忙走，還是將那劍訣說了出來，我便給解藥于你，免得枉自送了性命。”

　　丁典一驚，道：“什麼解藥？”便在此時，只覺臉頰、嘴唇、手掌各處忽有輕微的麻痹之感，同時又聞到了一陣淡淡的花香，這花香，這花香……他又驚又怒，身子搖晃。

　　凌知府道：“我生怕有不肖之徒，開棺辱我女兒的清白遺體，因此……”

　　丁典登時省悟，怒道：“你在棺木上涂了毒藥？凌退思，你好惡毒！”縱身而起，發掌便向他擊去。不料那毒藥當真厲害，剎時間消功蝕骨，神照功竟已使不出來。

　　凌知府凌退思側身閃避，身手甚是敏捷，門外又搶進四名漢子，執刀持劍，同時向丁典攻去。丁典飛起左足，向左首一人的手腕踢去，本來這一腳方位去得十分巧妙，那人手中的單刀非給踢下不可。豈知他腳到中途，突然間勁力消失，竟然停滯不前，原來毒性已傳到腳上。那人翻轉刀背，拍的一聲，打在他腳骨之上。丁典腳骨碎裂，摔倒在地。

　　狄云大驚，惶急中不及細想，縱身就向凌退思扑去，心想只有抓著他作為要脅，才能救得丁典。哪知凌退思左掌斜出，呼的一掌，擊在他胸口，手法勁力，均屬上乘。狄云早就豁出了性命不要，不封不架，仍是扑上前去。凌退思這一掌明明擊中對方胸口，卻見狄云毫不理會，他不知狄云內穿“烏蚕衣”寶甲護身，還道他武功奇高，一驚之下，已被狄云左手拿住了胸口“膻中穴”。

　　狄云一襲得手，俯身便將丁典負在背上，左手仍是牢牢抓住凌退思胸前要穴。那四個漢子心有顧忌，只是喝罵，卻不敢上前。丁典喝道：“投去火把，吹熄蜡燭。”執火把的漢子不敢不從，靈堂中登時一團漆黑。

　　狄云左手抓住凌退思前胸，右手負著丁典，快步搶出。丁典指點途徑，片刻間來到花園門邊，狄云踢開板門，奮力在凌退思的膻中穴上猛擊一拳，負著丁典便逃了出去。黑暗中一腳高一腳低的狂沖急奔。

　　他苦修神照經兩年，雖說不上有甚麼重大成就，但內力也非同泛泛。他擊向凌退思的這一拳情急拚命，出力奇重，正好又擊中了對方胸口要穴。凌退思中拳後，悶哼一聲，往後便倒。他手下從人與武師驚惶之下，忙于相救，誰也顧不得來追趕丁狄二人了。

　　丁典手腳越來越麻木，神智卻仍清醒。他熟悉江陵城中道路，指點狄云轉左轉右，不久便遠离鬧市，到了一座廢園之中。丁典道：“凌知府定然下令把守城門，嚴加盤查，我中毒已深，是不能出城了。這廢園向來說是有鬼，無人敢來。咱們且躲一陣再說。”

　　狄云將他輕輕放在一株梅樹之下，道：“丁大哥，你中了什麼毒？怎樣施救才是？”

　　丁典歎了口氣，苦笑道：“不中用了。那是‘金波旬花’的劇毒，天下無藥可解，挨得一刻是一刻。”狄云大吃一驚，全身猶如墮入冰窖，顫聲道：“什麼？你……你是……是說笑吧？”心中卻明知丁典并非說笑。丁典道：“凌退思這‘金波旬花’毒性厲害之極，嘿嘿，我以前只是聞得幾下，便暈了過去。這一次是碰到了肌膚，那還了得？”

　　狄云急道：“丁大哥，你……你別傷心。留得青山在……唉……女人的事，我……我也是一樣，這叫做沒有法子……你得想法子解了毒再說……我去打點水來給你洗洗。”心中一急，說的話全然語無倫次。

　　丁典搖搖頭，道：“沒用的。這‘金波旬花’之毒用水一洗，肌膚立即發腫腐爛，死得更加慘些。狄兄弟，我有許許多多話要跟你說，你別忙亂，你一亂，只怕我漏了要緊話兒。時候不多了，我得把話說完，你給我安安靜靜地坐著，別打斷我話頭。”

　　狄云只得坐在他身旁，可是心中卻如何安靜得下來？

　　丁典說得很平穩，似乎說的是別人的事，是一個和他毫不相干的旁人。

　　“我是荊門人，是武林世家。我爹爹在兩湖也算是頗有名氣的。我學武的資質還不錯，除了家傳之學，又拜了兩位師父。後來父母去世，我家財不少，卻也不想結親，只是勤于練武，結交江湖上的朋友。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乘船從四川下來，出了三峽後，船泊在三斗坪。那天晚上，我在船中聽得岸上有打斗的聲音。我生性愛武，自是關心，便從窗中向外張望。那晚月光明亮，看得清清楚楚，是三個人在圍攻一個老者。這三個人都是兩湖武林中的出名人物，我倒都認得。一個是五云手萬震山。（狄云插口道：“啊，是我師伯！”）另一個是陸地神龍言達平。（狄云道：“嗯，是我二師伯，不過我沒見過他老人家。”）第三個人使一口長劍，身手甚是矯捷，那是鐵鎖橫江戚長發。（狄云跳了起來，叫道：“是我師父！”）

　　“我和萬震山曾有過數面之緣，知他武功不弱，我當時遠不及他，見他們師兄弟三人聯手攻敵，想來必操胜算。那老者背上已經受傷，不住地流血，手中又沒兵刃，只是以一雙肉掌和他三人相斗，但他功夫可比萬震山他們高出太多。那三人不敢逼近他身旁。我越看越是不平，但見萬震山他們使的都是殺著，顯然要置那老者于死地。我一聲也不敢出，生怕給他們發覺，禍事可是不小。這種江湖上的仇殺，倘若給旁人瞧見了，往往便要殺人滅口。

　　“斗了半天，那老者背上的血越流越多，實在支持不住了，突然叫道：‘好，我交給你們’。伸手到懷中去掏摸什麼。萬震山他們三人一齊擁上，似乎生怕給旁人爭了先去。突然之間，那老者雙掌呼地推出，三人為掌力所逼，齊向後退。老者轉身便奔，扑通一聲，跳入了江中。三人大聲驚叫，趕到江邊。

　　“長江從三峽奔瀉下來，三斗坪的江水有多急？只一霎間，那老者自然是無影無蹤了。但你師父還是不肯死心，跳到我船上，拔了竹篙，在江中亂撈一陣。這三人既逼死了那老頭，該當歡喜才是，但三人臉色都極為可怕。我不敢多看，將頭蒙在被中，隱隱約約聽得他們在爭吵什麼，似乎是互相埋怨。

　　“我直聽得這三人都走遠了，才敢起身，忽聽得後梢上拍的一聲響，梢公‘啊’的一聲，叫道：‘有水鬼！’我側頭一看，只見一個人濕淋淋地伏在船板上，正是那個老者。原來他跳入江中後，鑽入船底，用大力鷹爪手法鉤住船底，凝住了呼吸，待敵人退走後這才出來。我忙將他扶入船中，見他氣息奄奄，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心中想，萬震山他們如不死心，定會趕向下游尋覓這老者的尸體。也是我自居俠義道，要救人性命，便命船家立即開船，溯江而上，回向三峽。船家當然不愿，半夜中又沒纖夫，上三峽豈是易事？但總而言之，有錢能使鬼推磨便了。

　　“我身邊帶得有金創藥，便替那老者治傷。可是他背上那一劍刺得好深，穿通了肺，這傷是治不好的了。我只有盡力而為，什麼也不問他，親眼見他躍入長江，鑽入船底，這份膽識和功夫，便值得我丁典給他賣命。

　　“這麼治了三天，那老者問了我的姓名，苦笑道：‘很好，很好！’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來交給我。我道：‘老丈的親人在什麼地方？我必替老丈送到，決不有誤。’那老者道：‘你知道我是誰？’我道：‘不知。’他道：‘我是梅念笙。’

　　“我這一驚自然是非同小可。什麼？你不奇怪？梅念笙是誰，你不知道麼？是鐵骨墨萼梅念笙啊。你真的不知道？（狄云又搖搖頭，說道：“從來沒聽見過這名字。”）嘿嘿，是了，你師父自然不會跟你說。鐵骨墨萼梅念笙，是湘中武林名宿，他有三個弟子，大弟子名叫萬震山，二弟子叫言達平，三弟子叫……（狄云插口道：“丁……丁大哥，你……你說什麼？”）他三弟子是戚長發。當時我聽他自承是梅念笙，這份驚奇，跟你此刻是一模一樣。我親眼見到月夜江邊那場惡斗，見到萬震山師兄弟三人出手的毒辣，只有比你更加震駭。

　　“梅老先生向我苦笑著搖搖頭，道：‘我的第三徒兒最厲害，搶先冷不防的在我背上插了一劍，老頭兒才逼得跳江逃命。’（狄云顫聲道：“什麼？真是我師父先動手？”）我不知說些什麼話來安慰他才是，心想他師徒四人反目成仇，必有重大之極的原因，我是外人，雖是好奇，卻也不便多問。梅老先生道：‘我在這世上的親人，就這麼三個徒兒。他們想奪我一部劍譜，可是沒有劍訣，那又有什麼用？連城劍法雖然神奇，又怎及得上神照功了？這部神照經，我送了給你，好好地練罷，此經若然練成，威力奇大，千萬不可誤傳匪人。’我的神照經，就是這樣來的。

　　“梅老先生說了這番話後，沒挨上兩個時辰便死了。我在巫峽的江邊給他安葬，當時我全不知連城訣是如此事關重大，只道是他本門中所爭奪的一部劍術訣譜，因此沒想到須得嚴守隱秘，便在梅老先生墓前立了一塊碑，寫上‘兩湖大俠梅先生念笙之墓’。哪知道這塊石碑，竟給我惹來了無窮的煩惱。有人便從這石碑的線索，追查石匠、船夫，查到這碑是我立的，梅老先生是我葬的，那麼梅老先生身上所懷的東西，十之八九是落入了我手中。

　　“過不了三個月，便有一個江湖豪客尋到我家中來。來人禮貌周到，說話吞吞吐吐地不著邊際，後來終于吐露了來意，他說有一張大寶藏的地圖，是在梅老先生手中，這時想必為我所得，請我取出來，大家參詳參詳，如果找到了寶藏，我得七成，他得三成。

　　“梅老先生交給我的，乃是一套修習上乘內功的秘經，還說了幾句劍訣，說是什麼‘連城訣’，那不過是幾個數目字，此外一無所有，哪里有什麼寶藏的地圖。我据實以告，那人不信，要我將武功秘訣給他看。梅老先生鄭重叮囑，千萬誤傳匪人。我自是不允交出，那人怏怏而去。過不了三天，半夜里便摸到我家里來，跟我動上了手，他肩頭帶了彩，這才知難而退。

　　“風聲一泄漏，來訪的人越來越多。我實在應付不了，到得最後，連萬震山也來了。我在荊門老家耽不下去，只有一走了之，隱姓埋名，走得遠遠的，直到關外牧場去干買賣牲口的勾當。這麼過得五六年，再也聽不到什麼風聲了，心中記挂著老家，便改了裝，回到荊門來瞧瞧。哪知老屋早給人燒成了一片白地，幸好我也沒什麼親人，這麼一來，反而干淨。

　　狄云心中一片迷惘，說要不信吧，這位丁大哥從來不打誑語，何況跟他親如骨肉，何必捏造一番謊言來欺騙自己？要信了他的話吧，難道一向這麼忠厚老實的師父，竟是這麼一個陰險狠毒之人？

　　只見丁典臉上的肌肉不住跳動，看來毒性正自蔓延，狄云道：“丁大哥，我師父跟太師父的事，咱們不忙查究。你……還是仔細想想，有什麼法子，能治你身上的毒。”

　　丁典搖頭道：“我說過叫你別打岔子，你就靜靜地聽著。

　　“那是在九年多之前，九月上旬，我到了漢口，向藥材店出賣了從關外帶來的老山人參。藥材店主人倒是個風雅人，做完了生意，邀我去看漢口出名的菊花會。這菊花會中名貴的品種倒真不少，嗯，黃菊有都胜、金芍藥、黃鶴翎、報君知、御袍黃、金孔雀、側金盞、鶯羽黃。白菊有月下白、玉牡丹、玉寶相、玉玲瓏、一團雪、貂蟬拜月、太液蓮。紫菊有碧江霞、雙飛燕、翦霞綃、紫玉蓮、紫霞杯、瑪瑙盤、紫羅撒。紅菊有美人紅、海云紅、醉貴妃、繡芙蓉、胭脂香、錦荔枝、鶴頂紅。淡紅色的有佛見笑、紅粉團、桃花菊、西施粉、胜緋桃、玉樓春……”

　　他各種各樣的菊花品種的名稱隨口而出，倒似比武功的招式更加熟習。狄云有些詫异，但隨即想起，丁大哥是愛花之人，因此那位凌小姐的窗檻上鮮花不斷。他熟知諸般菊花的品種名稱，自非奇事。

　　丁典說到這些花名時，嘴角邊帶著微笑，神色甚是柔和，輕輕地道：“我一面看，一面贊賞，說出這些菊花的名稱，品評优劣。當我觀賞完畢，將出花園時，說道：‘這菊花會也算是十分難得了，就可惜沒綠菊。’

　　“忽聽得一個小姑娘的聲音在我背後說道：‘小姐，這人倒知道綠菊花。我們家里的“春水碧波”、“綠玉如意”，平常人哪里輕易見得？’

　　“我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清秀絕俗的少女正在觀賞菊花，穿一身嫩黃衫子，當真是人淡如菊，我一生之中，從未見過這般雅致清麗的姑娘。她身旁跟著一個十四五歲的丫環。那位小姐見我注視她，臉上登時紅了，低聲道：‘對不起，先生別見怪，小丫頭隨口亂說。’我霎時間呆住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我眼望她出了園子，仍是怔怔地不會說話。那藥店主人道：‘這一位是武昌凌翰林家的小姐，咱們武漢出名的美人。她家里的花卉，那是了不起的。’

　　“我出了園子，和藥店主人分了手，回到客店，心中除了那位凌小姐之外，再沒絲毫別的念頭。到得午後，我便過江到了武昌，問明途徑，到凌翰林府上去。倘若就此進去拜訪，那是太也冒昧，我在府門外踱來踱去，心里七上八下，又是歡喜，又是害怕，又斥罵自己該死。我那時年紀已不算小了，可是就象初墮情网的小伙子一般，變成了只沒頭蒼蠅。”

　　他說到這里，臉上現出一股奇异的光采，眼中神光湛湛，顯得甚是興奮。

　　狄云感到害怕，擔心他突然會體力不支，說道：“丁大哥，你還是安安靜靜地歇一會。我去找個大夫來給你瞧瞧，未必就真的沒法子治。”說著便站起身來。

　　丁典一把抓住他衣袖，說道：“我們倆這副模樣出去找大夫，那不是自尋死路麼？”頓了一頓，歎了口氣，道：“狄兄弟，那日你聽到師妹嫁了別人，氣得上吊，你師妹待你無情無義，實在不值得為她尋死。”

　　狄云點頭道：“不錯，這些年來，我也已想穿啦。”

　　丁典道：“倘若你師妹對你一往情深，終于為你而死，那麼，你也該為她而死了。”狄云突然省悟，道：“那位凌小姐是為你死的？”丁典道：“正是。她為我死了，現下我也就要為她死啦。我……我心里很快活。她對我情深義重，我……我也待她不錯。狄兄弟，別說我中毒無藥可治，就是醫治得好，我也不治。”

　　驀然之間，狄云心中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傷心，那當然是為了痛惜良友將逝，可是在內心深處，反而在羡慕他的幸福，因為在這世界上，有一個女子是真心誠意地愛他，甘愿為他而死，而他，也是同樣深摯地報答了這番恩情。可是自己呢？自己呢？

　　丁典又沉浸在往日的回憶之中，說道：

　　“凌翰林的府門是朱紅的大門，門口兩只大石獅子，我是個江湖人，怎能貿然闖進去？我在門外踱了三個時辰，直踱到黃昏，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盼望什麼。

　　“天快黑了，我還是沒想到要离開，忽然間，旁邊小門中出來了一個少女，悄步走到我身邊，輕聲說道：‘傻瓜，你在這里還不走？小姐請你回家去吧！’我一看，正是凌小姐身邊的那個丫頭。我心中怦怦亂跳，結結巴巴地道：‘你……你說什麼？’

　　“她笑嘻嘻地道：‘小姐和我賭了東道，賭你什麼時候才走。我已贏了兩個銀指環，你還不走？’我又驚又喜，道：‘我在這里，小姐早知道了麼？’那丫環笑道：‘我出來瞧了你好幾次，你始終沒見到我，你靈魂兒也不見了，是不是？’她笑了笑，轉身便走。我忙道：‘姊姊！’她說：‘怎麼？你想什麼？’我道：‘聽姊姊說，府上有幾盆名種的綠菊花，我很想瞧瞧。不知行不行？’她點點頭，伸手指著後園的一角紅樓，說道：‘我去求求小姐，要是她答允，就會把綠菊花放在那紅樓的窗檻上。’

　　“那天晚上，我在凌府外的石板上坐了一夜。

　　“到第二天早晨，狄兄弟，我好福氣，兩盆淡綠的菊花當真出現在那窗檻之上。我知道一盆叫做‘春水碧波’，一盆叫做‘碧玉如意’，可是我心中想著的，只是放這兩盆花的人。就在那時候，在那帘子後面，那張天下最美麗的臉龐悄悄地露出半面，向我凝望了一眼，忽然間滿臉紅暈，隱到了帘子之後，從此不再出現。

　　“狄兄弟，你大哥相貌丑陋，非富非貴，只是個流落江湖的草莽之徒，如何敢盼望得佳人垂青？只是從此之後，每天早晨，我總到凌府的後園之外，向小姐窗檻瞧上半天。凌小姐倒也記著我，每天總是換一盆鮮花，放在窗檻之上。

　　“這樣子的六個多月，不論大風大雨，大霜大雪，我天天早晨去賞花。凌小姐也總風雨不改地給我換一盆鮮花。她每天只看我一眼，決不看第二次，每看了這一眼，總是滿臉紅暈地隱到了帘子之後。我只要每天這樣見到一次她的眼波、她臉上的紅暈，那就心滿意足。她從來沒跟我說話，我也不敢開口說一句。以我的武功，輕輕一縱，便可躍上樓去，到了她身前。但我從來不敢對她有半分輕慢。至于寫一封信來表達敬慕之忱，那更是不敢了。

　　“那一年三月初五的夜里，有兩個和尚到我寓所來，忽然向我襲擊。他們得知了消息，想搶神照經和劍訣。這兩個和尚，便是‘血刀門’五僧中的二僧，其中一個我已在牢獄中料理了，那日你親眼瞧見的。可是那時我還沒練成神照功，武功及不上他們，給這兩個惡僧打得重傷，險些性命不保，我躲在馬廄的草料堆中，這才脫難。

　　“這一場傷著實不輕，足足躺了三個多月，才勉強能夠起身。我一起床，撐了拐杖，掙扎著便到凌府的後園門外，只見景物全非，一打聽，原來凌翰林已在三個月前搬了家。搬到什麼地方，竟是誰也不知。

　　“狄兄弟，你想想，我這番失望，可比身上這些傷勢厲害得多。我心中奇怪，凌翰林是武昌大名鼎鼎的人物，搬到了什麼地方，決不至于誰也不知。可是我東查西問，花了不少財物氣力，仍是沒有半點頭緒。這中間實在大有蹊蹺。顯然，凌翰林或許為了躲避仇家，或許另有特別原因，這才突然間舉家遷徙，不知去向，湊巧的是，我受傷不久，她家里就搬了。

　　“從此我不論做什麼事都是全無心思，在江湖上東游西蕩。也是我丁典洪福齊天，這日在長沙茶館之中，無意聽到兩個幫會中人談論，商量著要到荊州去找萬震山，說要他交出那部‘連城劍譜’來。我想那日萬震山師兄弟三人大逆殺師，為的就是這本劍譜，到底那劍譜是副什麼樣子，倒不妨瞧瞧。于是我悄悄跟著二人，到了江陵。這兩個幫會中人委實是不自量力，一到萬家去生事，就給萬震山拿住了，送到荊州府衙門去。我跟著去瞧熱鬧，一見到府衙前貼的大告示，可真喜從天降。原來那知府不是旁人，正是凌小姐的父親凌退思。

　　“這天晚上，我悄悄捧了一盆薔薇，放在凌小姐後樓的窗檻上，然後在樓下等著。第二天早晨，小姐打開窗子，見到了那盆花，驚呼了一聲，隨即又見到了我。我們一年多不見，都以為今生再無相見之日，此番久別重逢，真是說不出的歡喜。她向我瞧了好一會兒，才紅著臉，輕輕掩上了窗子。第三天，她終于說話了，問：‘你生病了麼？可瘦得多了。’

　　“以後的日子，我不是做人，是在天上做神仙，其實就做神仙，一定也沒我這般快活。每天半夜里，我到樓上去接凌小姐出來，在江陵各處荒山曠野漫游。我們從沒半分不規矩的行為，然而是無話不說，比天下最要好朋友還知己。

　　“一天晚上，凌小姐向我吐露了一個大秘密。原來她爹爹雖然考中進士，做過翰林，其實是兩湖龍沙幫中的大龍頭，不但文才出眾，武功也十分了得。我對凌小姐既敬若天神，對她父親自然也甚為尊敬，聽了也不以為意。

　　“又有一天晚上，凌小姐對我說，她父親所以不做清貴的翰林，又使了數萬兩銀子，千方百計的謀求來做荊州府知府，乃是有一個重大圖謀。原來他從史書之中，探索到荊州城中某地，一定埋藏有一批數量巨大無比的財寶。

　　“凌小姐說，六朝時梁朝的梁武帝經侯景之亂而死，簡文帝接位，又被侯景害死，湘東王蕭繹接位于江陵，是為梁元帝。梁元帝懦弱無能，性喜積聚財寶，在江陵做了三年皇帝，搜刮的金珠珍寶，不計其數。承聖三年，魏兵攻破江陵，殺了元帝。但他聚斂的財寶藏在何處，卻無人得知。魏兵元帥于謹為了查問這批珍寶，拷打殺掠了數千人，始終追查不到。他怕知道珍寶所在的人日後偷偷發掘，將江陵百姓數萬口盡數驅歸長安。殺的殺，坑的坑，幾乎沒什麼活口幸存。幾百年來，這秘密始終沒揭破。時候長了，更加誰也不知道了。

　　“凌小姐說，她爹爹花了多年工夫，翻查荊州府志，以及各種各樣的古書舊錄，斷定梁元帝這批財寶，定是埋藏在江陵城外某地。梁元帝性子殘忍，想必是埋了寶物之後，將得知秘密的人盡數殺了，因此魏兵元帥不論如何的拷掠百姓，終究得不到絲毫線索。”

　　狄云聽到這里，心頭存著的許多疑竇慢慢一個個解明了，說道：“丁大哥，你知道這寶藏的秘密，是不是？這許多人到牢獄中來找你，也必是為了想得這個大寶藏。”

　　丁典臉露苦笑，繼續說下去：

　　“凌小姐跟我說了這些話，我只覺得她爹爹發財之心忒也厲害，他已這般文武全才，又富又貴，何必再去想什麼寶藏？後來我跟她談論江湖間的諸般見聞，那晚在江邊見到萬震山三人弒師奪譜的事，自然也不瞞她。我跟她說到神照經、連城訣等等。

　　“我們這般過了大半年快活日子，那一日是七月十四，凌小姐對我說：‘典哥，咱們的事，總得給爹爹說了，請他老人家作主，那就不用這般偷偷摸摸……’她這句話沒說完，羞得將臉藏在我的懷里。我說：‘你是千金小姐，我就怕你爹爹瞧我不起。’她說：‘我祖上其實也是武林中人，只不過我爹爹去做了官，我又不會半點武藝。我爹爹是最疼我的，自從我媽死後，我說什麼他都答允。’

　　“我聽她這麼說，自然高興得要命。七月十五這一天，在白天該睡覺的時候，也閉不了眼睛。到得半夜，我又到凌小姐樓上去會她，她滿臉通紅地說：‘爹爹說，一切聽女兒的話。’我樂得變成了個大傻瓜，兩個兒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只是嘻嘻地直笑。

　　“我倆手挽手走下樓來，忽然在月光之下，看見花圃中多了幾盆顏色特別嬌艷的黃花。這些花的花瓣黃得象金子一樣，閃閃發亮，花朵的樣子很象荷花，只是沒荷花那麼大。我二人都是最愛花的，立時便過去觀賞。凌小姐嘖嘖稱奇，說從來沒見過這種黃花，我們一齊湊近去聞聞，要知道這花的香氣如何……”

　　狄云聽他敘述往事，月光之下，與心上人攜手同游，觀賞奇花，當真是天上神仙也比不上了。可是丁典述說的語調之中，卻含有一股陰森森的可怖氣息，狄云聽得幾乎氣也喘不過來，似乎這廢園之中，有許多惡鬼要扑上身來一般，突然之間他想到了一個名字，大聲叫道：“金波旬花！”

　　丁典嘴角邊露出一絲苦笑，隔了好一會，才道：“兄弟，你不笨了。以後你一人行走江湖，也不會吃虧，我這可放心了。”

　　狄云聽他這幾句話中充滿了關切和友愛，忍不住熱淚盈眶，恨恨地道：“凌知府這狗官，他，他，他不肯將女兒許配于你，那也罷了，何必使這毒計害你？”

　　丁典道：“當時我怎麼猜想得到？更哪知道這金色的花朵，便是奇毒無比的金波旬花？‘波旬’兩字是梵語，是‘惡魔’的意思。這毒花是從天竺傳來的，原來天竺人叫它為‘惡魔花’，我一聞到花香，便是一陣暈眩，只見凌小姐身子晃了幾晃，便即摔倒。我忙伸手去扶，自己卻也站立不定。我正運內功調息，與毒性相抗，突然間暗處搶出幾個手執兵刃的漢子來。我只和他們斗得幾招，眼前已是漆黑一團，接著什麼也不知道了。

　　“待得醒轉，我手足都已上了銬鐐，連琵琶骨也被鐵鏈穿過。凌知府穿了便服，在花廳中審訊，旁邊伺候的也不是衙門中的差役，而是他幫會中的兄弟。我自然十分倔強，破口大罵。凌知府先命人狠狠拷打我一頓，這才逼我交出神照經和劍訣。

　　“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每個月十五，凌知府便提我去拷打一頓，勒逼我交出武經劍訣，我始終給他個不理不睬。他的耐心也真好，咱們便這麼耗上了。”

　　狄云道：“凌小姐呢？她為什麼不想法子救你？你後來練成了神照功，來去自如，為什麼不去瞧瞧好？為什麼在獄中空等，一直等到她死？”

　　丁典頭腦中一陣劇烈的暈眩，全身便似在空中飄浮飛舞一般。他伸出了手來亂抓亂摸，似想得到什麼依靠。狄云伸手過去握住了他手。丁典突然一驚，使力掙脫，說道：“我手上有毒，你別碰。”狄云心中又是一陣難過。

　　丁典暈了一會，漸漸定下神來，問道：“你剛才說什麼？”狄云忽然想起一事，說道：“丁大哥，你有沒有想過，凌小姐是受她父親囑咐，故意騙你，想要……”丁典一聲大叫，喝道：“放屁！”揮拳便擊了下來。狄云自知失言，不愿伸手招架，甘心受他一拳。

　　不料丁典的拳頭伸在半空，卻不落下，向狄云瞪視片刻，緩緩收回拳頭，道：“兄弟，你為女子所負，以致對天下女子都不相信，我也不來怪你。霜華若是受她父親囑咐，想使美人計，要騙我的神照經和連城訣，那是很容易的。她又何必騙？只須說一句：‘你那部神照經和連城訣給了我吧！’她甚至不用明說，只須暗示一下，或是表示了這麼一點點意思，我立刻就給了她。她拿去給她父親也好，施舍給街邊的乞丐也好，或是撕爛了來玩也好，燒著瞧也好，我都眉頭也不皺一下。狄兄弟，雖然這是武林中的奇書至寶，可是與霜華相比，在我心中，這奇書至寶也不過是糞土而已。凌退思枉自文武雙全，實在是個大大的蠢才。他若叫女兒向我索取，我焉有相拒之理？”

　　狄云道：“說不定他曾跟凌小姐說過，凌小姐卻不答允。”

　　丁典搖頭道：“若有此事，霜華也決不瞞我。”歎了口氣，說道：“凌退思這種人，于功名利祿、金銀財寶看得極重，以己度人，以為天下人都如他一般的重財輕義，以為他女兒倘若向我索取，我一定不允，反倒著了形跡，令我起了提防之心。另外還有個原因，他是翰林知府，女兒卻私下里結識了我這草莽布衣，他痛恨我辱沒了他門楣，非殺我不可。

　　“他將我擒住後，立時便搜我全身，什麼東西也找不到，在我的寓所窮搜大索，自然也找不到什麼。每個月十五，他總是提我出去盤問拷打，把什麼甜言蜜語都說完了，威嚇脅迫也都使遍了，我只是給他個不理不睬。他從我嘴里問不到半句真話，但從他盤問的話中，我反而推想到了，原來梅念笙老先生跟我說的那‘連城訣’，便是找尋梁元帝大寶藏的秘訣。他又曾派人裝扮了囚犯，和我關在一起，想套問我的口風。那人假裝受了冤屈，大罵凌退思不是好人。可是我一下子就瞧了出來，只可惜那時沒練成神照功，身上沒多少力量，打得他不夠厲害。”

　　他說到這里，嘴角邊露出一絲微笑，道：“你運氣不好，給我冤枉打了不少頓。若不是你投繯自盡，到今日說不定給我打也打死了。”狄云道：“我給人陷害，若不是大哥……”丁典左手搖了搖，要他別說下去，道：“這是機緣。世事都講究一個‘緣’字。”

　　他眼角斜處，月光下見到廢園角落的瓦礫之中，長著一朵小小的紫花，迎風搖曳，頗有孤寂凄涼之意，便道：“你給我采了來。”狄云過去摘下花朵，遞在他的手里。

　　丁典拿著那朵小紫花，神馳往日，緩緩說道：“我給穿了琵琶骨，關在牢里，一切都已想得清清楚楚，凌退思是非要了我的命不可。我如將經訣早一日交給他，他便早一日殺我。但如我苦挨不說，他瞧在財寶的面上，反而不會害我，便是拷打折磨，也只讓我受些皮肉之苦，還真不舍得傷了我的要害。”

　　狄云道：“是了，那日我假意要殺你，那獄卒反而大起忙頭，不敢再強凶霸道。”

　　丁典拿著那朵小花，手指微微顫抖，紫花也微微顫抖，緩緩道：

　　“我在牢獄中給關了一個多月，又氣又急，幾乎要發瘋了。一天晚上，終于來了一個丫環，那便是凌小姐的貼身使婢菊友，我在武昌城里識得霜華，便因她一言而起。不知霜華使了多少賄賂，來打動獄卒，引得她來見我一面，可是，菊友一句話也沒跟我說，也沒什麼書柬物事遞給我，只是向我呆望。獄卒手里拿著一柄尖刀，指住她的背心。我很明白，那獄卒顯是怕極了凌知府，只許她見我一面，可不許說話。

　　“菊友瞧了我一會，怔怔地流下淚來。那獄卒連打手勢，命她快走。菊友見到鐵檻外的庭院中長得有一朵小雌菊，便去采了來，隔著鐵檻遞了給我，伸手指著遠處高樓上的窗檻，窗檻上放著一盆鮮花。我心中一喜，知道這花是霜華放在那兒的，作為我的伴侶。

　　“菊友不能多停，轉身走了出去。剛要走出院子的鐵門，高處一箭射了下來，正中她背心，登時便將她射死了。原來凌退思生怕我朋友前來劫獄，連牆頭屋頂都伏得有人。跟著第二箭射下，那獄卒也送了性命。那時我确是十分害怕，只怕凌退思橫了心，連自己女兒竟也加害。我不敢再触怒他，每次他審問我，我只給他裝聾作啞。

　　“菊友是為我而死的，若不是她，這幾年我如何熬得過？我怎知道那窗檻上的鮮花，是霜華為我而放？可是霜華始終不露面，始終不在那邊窗子中探出頭來讓我瞧一眼。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有時不免怪她，為什麼這樣忍心。

　　“于是我加緊用功，苦練神照經，要早日功行圓滿，能不受這鐵銬的拘束。我只盼得脫樊籠，帶同霜華出困。只是這神照功講究妙悟自然，并非一味勤修苦練便能奏功。我給穿了琵琶骨，挑斷了腳筋，自然比旁人又加倍艱難。直到你自盡之前的兩個月，這才大功告成。這些日子之中，全憑這一盆鮮花作為我的慰藉。

　　“凌退思千方百計的想套出我胸中秘密。將你和我關在一起，那也是他的計策。他知道派了親信來騙我，那是不管用的了，于是索性讓一個真正受了大冤屈的少年人來陪我。時候一久，我自能辨別真偽。只要我和你成了患難之交，向你吐露了真情，那麼在我身上逼不出的，多半能在你口中套騙出來。你年幼無知，忠厚老實，別人假裝好人，你容易上當。可是我始終不相信你。我親身的遭受，菊友的慘死，叫我對誰也信不過了。

　　“事隔多年，凌退思這荊州府知府的官早已任滿，該當他調，或是升官，想來想來他使了銀子，居然一任一任的做下去。他不想升官，只想得這個大寶藏。

　　“你以為我沒出過獄去嗎？我練成神照功後，當天便出去了，只是出去之前點了你的昏睡穴，你自然不知道。

　　“那一晚我越過高牆之時，還道不免一場惡斗，不料事隔多年，凌退思早已無防我之心，外邊的守衛早已撤去。他萬萬料想不到神照功如此奇妙，穿了琵琶骨、挑斷了腳筋的人，居然還能練成了上乘武功。

　　“我到了高樓的窗下，心中跳得十分厲害，似乎又回到了初次在窗下見到她的心情。終于鼓起了勇氣，輕輕在窗上敲了三下，叫了聲：‘霜華！’

　　“她從夢中驚醒過來，朦朦朧朧地道：‘大哥！典哥！是你麼？我是在做夢麼？’我隔了這許多苦日子，終于又再聽到她的聲音，歡喜得真要發狂，顫聲道：‘霜妹，是我！我逃出來啦。’我等她來開窗。以前我們每次相會，總是等她推開窗子招了手，我才進去，我從來不自行進她的房。

　　“不料她并不開窗，將臉貼在窗紙上，低聲道：‘謝天謝地，典哥，你仍是好好的活著，爹爹沒騙我。’我的聲音很苦澀，說道：‘嗯，你爹爹沒騙你。我還是活著。你開窗罷，我要瞧你。’她急道：‘不，不！不行！’我的心沉了下去，問道：‘為什麼不行？’她道：‘我答應了爹爹，他不傷你性命，我就永遠不再跟你相見。他要我起了誓，要我起一個毒誓，倘若我再見你，我媽媽在陰世天天受惡鬼欺侮。’她說到這里，聲音哽咽了。她十三歲那年喪母，對亡母是最敬愛不過的。

　　“我真恨極了凌退思的惡毒心腸。他不殺我，只不過為了想得經訣，霜華便不起這個毒誓，他也決計舍不得殺我。可是他終于逼得女兒起了這個毒誓。這一個毒誓，將我什麼指望都化成了泡影。但我仍不死心，說道：‘霜華，你跟我走。你把眼睛用布蒙了起來，永不見我就是。’她哭道：‘那不成的。我也不愿你再見我。’

　　“我胸中積了許多年的怨憤突然迸發出來，叫道：‘為什麼？我非見你不可！’她聽到我的聲音有异，柔聲道：‘典哥，我知道你給爹爹擒獲後，一再求他放你。他卻將我另行許配別人，要我死了對你的心。我說什麼也不答允，他用強逼迫，于是……于是……我用刀子划破了自己的臉。’”

　　狄云聽到這里，不禁“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丁典道：“我又是感激，又是怜惜，一掌打破了窗子。她驚呼了一聲，閉起了眼睛，伸手蒙住了自己的臉，可是我已經瞧見了。她那天下最美麗的臉龐上，已又橫又豎的划上了十七八刀，肌肉翻了出來，一條條都是鮮紅的疤痕。她美麗的眼睛，美麗的鼻子，美麗的嘴巴，都是歪歪扭扭，變得象妖魔一樣。我伸手將她摟在懷里。她平時多麼愛惜自己的容顏，若不是為了我這不祥之人，她怎肯讓自己的臉蛋受半點損傷？我說：‘霜妹，容貌及得上心麼？你為我而毀容，在我心中，你比從前更加美上十倍，百倍。’她哭道：‘到了這地步，咱倆怎麼還能廝守？我答允了爹爹，永遠不再見你。典哥，你……你去罷！’我知道這是無可挽回的了，說道：‘霜妹，我回到牢獄中去，天天瞧著你這窗邊的鮮花。’她卻摟住我的脖子，說道：‘你……你別走！’

　　“我和她相偎相倚，不再說什麼話。她不敢看我，我也不敢再瞧她。我當然不是嫌她丑陋，可是……可是……她的臉實在毀損得厲害。隔了很久很久，遠處的雞啼了。她說：‘典哥，我不能害我死了的媽媽。你……你以後別再來看我。’我說：‘咱倆從此不再相見？’她哭道：‘不再相見！我只盼咱倆死了之後，能夠葬在一起。只盼有哪一位好心人，能夠遂了我這心愿，我在陰間天天念佛保佑他。’

　　“我道：‘我已推想到，我所知道的那“連城訣”，便是找尋梁元帝那大寶藏的秘訣。我跟你說，你好好記住了。’她道：‘我不記，我記著干什麼？爹爹為了這個秘密，才害得得你這樣，典哥，我不想聽。’我道：‘你尋一個誠實可靠之人，要他答允幫咱們成全這個合葬的心愿，就將這劍訣對他說。’

　　“她道：‘我這一生是決不下這樓的了，我這副樣子，怎能見人？’可是她想了一想之後，又道：‘好，你跟我說。典哥，我無論如何要跟你葬在一起。就是這副樣子去求人，我也不怕。’于是我將劍訣說了給她聽。她用心記住了。

　　“東方漸漸亮了，我和她分了手，回到了獄中。那時我雖可自由出獄，但我每天要看她窗上的花，我是永遠望遠不會走的……有人行刺凌退思，我反而救他，因為……因為如果凌退思給人殺了，霜華一個人孤苦伶仃，在這世上再也沒有依靠……”

　　他說到這里，聲音漸漸低了下去。

　　狄云道：“大哥你放心，要是你真的好不了，我定要將你和凌小姐合葬。我可不希罕你的什麼秘訣，你就是說了，我也決計不聽。”

　　丁典臉露歡笑，說道：“好兄弟，不枉我結識你一場。你答允給我們合葬，我死得瞑目，我好歡喜……”他話聲越來越低，說道：“你如找到這個寶藏，也不必是為了自己發財，可以用來拯救天下的苦人，象我，象你這樣的苦人，天下多的是。這連城訣，你若是不聽，我一死之後便失傳了，豈不可惜？”狄云點了點頭。

　　丁典深深吸一口氣，道：“你聽著，這都是些數字，可弄錯不得。”狄云打起精神，凝神傾聽。丁典道：“第一字是‘四’，第二字是‘五十一’，第三字是，‘三十三’，第四字‘五十三’……”

　　狄云正感莫名其妙，忽聽得廢園外腳步聲響，有人說道：“到園子里去搜搜。”

　　丁典臉上變色，一躍而起。狄云跟著跳了起來。只見廢園後門中搶進三條大漢。

## 第四章　空心菜

　　丁典向這三人橫了一眼，問道：“兄弟，適才我說的那四個字，你已記住了麼？”

　　狄云見三名敵人已逼近身前，圍成了弧形，其中一人持刀，一人持劍，另一人雖是空手，但滿臉陰鷙之色，神情極是可怖。他凝神視敵，未答丁典的問話。

　　丁典大聲叫道：“兄弟，你記住了沒有？”狄云一凜，道：“第一字是……”他本想說出個“四”字來，但立時想起：“我若說出口來，豈不教敵人聽去了？”當即將左手伸到背後，四根手指一豎。丁典道：“好！”

　　那使刀的漢子冷笑道：“姓丁的，你總算也是條漢子，怎麼到了這地步，還在婆婆媽媽地羅嗦不休？快跟咱兄弟乖乖回去，大家免傷和氣。”那使劍的漢子卻道：“狄大哥，多年不見，你好啊？牢獄中住得挺舒服罷？”

　　狄云一怔，聽這口音好熟，凝神看去，登時記起，此人便是萬震山的二弟子周圻，相隔多年，他在上唇留了一片小胡子，兼之衣飾華麗，竟然不識得他了。狄云這幾年來慘被陷害的悲憤，霎時間涌向心頭，不由得滿臉漲得通紅，喝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周……周……周二哥！”他本欲直斥其名，但終于在“周”字之下，加上了“二哥”兩字。

　　丁典猜到了他的心情，喝道：“好！”轉眼間便是一決生死的搏斗，狄云能抑制憤怒，叫他一聲“周二哥”，那便不是爛打狂拚的一勇之夫了，隨即說道：“這位周二爺，想必是萬老爺子門下的高弟。很好，很好，你幾時到了凌知府手下當差？狄兄弟，我給你引見引見。這位是‘萬胜刀’門中的馬大鳴馬爺。那位是山西太行門外家好手，‘雙刀’耿天霸耿爺。据說他一對鐵掌鋒利如刀，因此外號‘雙刀’，其實他是從來不使兵刃的。”狄云道：“這兩位的武功算得怎樣？”丁典道：“第三流中的好手。要想攀到第二流，卻是終生無望。”狄云道：“為什麼？”丁典道：“不是那一塊材料，資質既差，又無名師傳授。”

　　他二人一問一答，當真是旁若無人。耿天霸當下便忍耐不住，喝道：“直娘賊，死到臨頭，還在亂嚼舌根。吃我一刀！”他所說的“一刀”，其實乃是一掌，喝聲未停，右掌已然劈出。

　　丁典中毒後一直難以運氣使勁，不敢硬接，斜身避過。耿天霸右掌落空，左掌隨至。丁典識得這是“變勢掌”，急忙翻手化解。可是一掌伸將出去，勁力勢道全不是那回事，拍的一聲，腋下已被耿天霸的右掌打實。丁典身子一晃，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耿天霸笑道：“怎麼樣？我是第三流，你是第幾流？”

　　丁典吸一口氣，突覺內息暢通，原來那“金波旬花”的劇毒深入血管，使血液漸漸凝結，越流越慢。他適才吐出一大口鮮血，所受內傷雖是不輕，毒性卻已暫時消減。他心頭一喜，立時上前挺掌向耿天霸按出。耿天霸舉掌橫擋，丁典左手回圈，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嘴巴，跟著右手圈轉，反掌擊在他頭頂。耿天霸大叫一聲“啊喲！”急躍退後。丁典右掌倏地伸出，擊中了他胸口。耿天霸又是一聲：“啊喲！”再退了二步。

　　丁典這三掌只須有神照功相濟，任何一掌都能送了當今一流高手的性命。耿天霸只外功厲害，內力卻并不如何了得，居然連受三掌仍然挺立不倒。丁典自知死期已近，雖然生性豁達，且已決意殉情，但此刻一股無可奈何、英雄末路的心情，卻也令他不禁黯然神傷。

　　然而耿天霸連中三掌，大驚失色，但覺臉上、頭頂、胸口隱隱作痛，心想三處都是致命的要害，不知傷勢如何，不由得怯意大生。

　　馬大鳴向周圻使個眼色，道：“周兄弟，并肩子上！”周圻道：“是啊！”他自忖不是狄云的對手，但想自己手中有劍，對方卻是赤手空拳，再加上右手手指被削，琵琶骨穿破，算他功夫再強，也是使不出的了，當下挺劍便向狄云刺去。

　　丁典知道狄云神照功未曾練成，此刻武功尚遠不及入獄之前，要空手對抗周圻，不過枉自送了性命，當下身形斜晃，左手便去奪周圻長劍。這一招去勢奇快，招式又十分特异，周圻尚未察覺，丁典左手三根手指已搭上了他右手脈門。周圻大吃一驚，只道這一回兵刃非脫手不可，那可性命休矣，豈知自己脈門上穴道居然并不受制，當即順手一甩，長劍回轉，疾刺丁典左胸。丁典側身避過，長歎一聲。

　　馬大鳴見丁典和耿天霸、周圻動手，兩次都已穩占上風，卻兩次均不能取胜，心中微一琢磨，已知其理：“凌知府說他身中劇毒，想必是毒性發作，功力大減。”耿天霸見丁典奪劍功敗垂成，也知他內力已不足以濟，心想：“這姓丁的招數厲害，卻是虎落平陽……呸，他媽的！虎落平陽被犬欺，我將這賊囚犯比作老虎，豈不是將老子比作狗了？”兩人是一般的心思，同時向丁典扑去。

　　狄云搶上擋架。丁典在他肩頭上一推，喝道：“狄兄弟，退下。”右手探出，已抓中了馬大鳴喉頭。這一抓只須有尋常內功，手指抓到了這等要緊的部位，那也非要了對方的性命不可。馬大鳴嚇得魂飛天外，就地急滾，逃了開去。

　　丁典暗自歎氣，自己內力越來越弱，只是仗著招數高出敵人甚多，尚可支持片刻，若這“連城訣”不說與狄云知道，一件大秘密從此湮沒無聞，未免太也可惜，說道：“狄兄弟，你聽我的話。你躲在我身後，不必去理會敵人，只管記我的口訣。這事非同小可，咱們說什麼也得辦成功了。你丁大哥落到今日這步田地，便是為此。”狄云道：“是！”縮到了丁典身後。丁典道：“第五個字是‘十八’……”

　　馬大鳴知道凌知府下令大搜，追捕丁典，主旨是在追查一套武功秘密；而周圻到凌退思手下當差，既非為名，亦非為利，乃是奉了師父之命，暗中查訪連城訣。這時兩人聽到丁典說出第五個字是‘十八’這一句話，都是心中一凜，牢牢記住。只聽丁典又道：“第六個字是‘七’。”馬大鳴、周圻和狄云三人又一齊用心暗記。

　　耿天霸卻只奉命來捉要犯，不知其餘，但見丁典口中念念有辭，什麼“十七、十八”，馬大鳴和周圻兩人便即心不在焉，也是“十七、十八”地喃喃自語，只道丁典在念什麼迷人心魄的咒語，當下大喝：“喂，別著了他道兒！”伸掌向丁典直劈過去，只是忌憚對手了得，一掌擊過，不敢再施後著，立即退開。

　　丁典一讓，腳下站立不穩，向前扑出。馬大鳴瞧出便宜，揮刀砍向他左肩。丁典只覺眼前一黑，竟不知閃避。狄云大驚，危急中無法解救，搶將上來，一頭撞入馬大鳴懷中。

　　丁典一陣頭暈過去，睜開眼來，見狄云和馬大鳴糾纏在一起，周圻挺劍正要往狄云背心刺去，當即左手揮出，兩根手指戳向周圻雙眼。他自知力氣微弱已極，只有攻向這等柔軟的部位，方能收退敵之功。

　　周圻不暇傷人，疾向左閃，便在此時，馬大鳴一刀柄已擊在狄云頭上，將他打倒在地。丁典叫道：“狄兄弟，記住第七個字，那是……”只覺胸口氣息一窒，耿天霸一掌又到。

　　丁典搖了搖頭，眼前白光連閃，馬大鳴和周圻同時攻來，丁典身子一晃，猛向一刀一劍迎了上去，噗噗兩聲，刀劍同時刺中了他身子。狄云大叫一聲，搶上救援。丁典乘著鮮血外流、毒性稍弱這一瞬間，運勁雙掌，順手一掌打在馬大鳴右頰，反手一掌打向周圻。

　　這一掌本來非打中周圻不可，不料耿天霸恰好于這時扑將上來，沖勢極猛，喀喇一聲響，將胸口撞在丁典的掌上，肋骨全斷，當時便暈死過去。

　　丁典這兩掌使盡了全身剩余的精力。馬大鳴當場身死。耿天霸氣息奄奄，也已命在頃刻。只有周圻卻沒受傷，右手抓住劍柄，要從丁典身上拔出長劍，再來回刺狄云。丁典身子向前一挺，雙手緊緊抱住周圻的腰，叫道：“狄兄弟，快走，快走！”他身子這麼一挺，長劍又深入體內數寸。

　　狄云卻哪肯自行逃生，扑向周圻背心，叉住他咽喉，叫道：“放開丁大哥！”他可不知其實是丁典抓住了對手，卻不是周圻不肯放他丁大哥。

　　丁典自覺力氣漸漸衰竭，快將拉不住敵人，只要給他一拔出長劍，擺脫了自己的糾纏，狄云非送命不可，大叫：“狄兄弟，快走，你別顧我，我……我總是不活的了！”狄云叫道：“要死，大家死在一起！”使勁狠叉周圻的喉嚨，可是他琵琶骨被穿通後，肩臂上筋骨肌肉大受損傷，不論如何使勁，總是無法使敵人窒息。

　　丁典顫聲道：“好兄弟，你義氣深重……不枉我……交了你這朋友……那劍訣……可惜說不全了……我……我很快活……春水碧波……那盆綠色的菊花……嗯！她放在窗口，你瞧多美啊……菊花……”聲音漸漸低沉，臉上神采煥發，抓著周圻的雙手卻慢慢松開了。

　　周圻使力一掙，將長劍從丁典身上拔了出來，劍刃全是鮮血，急忙轉身，和狄云臉對著臉，相距不過尺許，一聲獰笑，手上使勁，挺劍便向狄云胸口猛刺過去。

　　狄云大叫：“丁大哥，丁大哥！”驀然間胸口感到一陣劇痛，一垂眼，只見周圻的長劍正刺在自己胸膛之上，耳中但聽得他得意之極的獰笑：“哈哈，哈哈！”

　　在這一瞬間，狄云腦海中轉過了無數往事，在師父家中學藝，與戚師妹兩好無間，在萬震山家中苦受冤屈，獄中五年的凄楚生涯……種種事端，一齊涌向心頭，悲憤充塞胸臆，大呼：“我……我……和你同歸于盡。”伸臂抱住了周圻的背心。

　　他練神照功雖未成功，但也已有兩年根基，這時自知性命將盡，全身力氣都凝聚于雙臂之上，緊緊抱住敵人，有如一雙鐵箍。周圻只感呼吸急促，用力掙扎，卻無法脫身。

　　狄云但覺胸口越來越痛，此時更無思索余暇，雙臂只是用力擠壓周圻。是不是想就此擠死了敵人，心中也沒這個念頭，就是說什麼也不放松手臂。但長劍不再刺進，似乎遇上了什麼穿不透的阻力，劍身竟爾漸成弧形，慢慢彎曲。周圻又驚又奇，右臂使勁挺劍，要將長劍穿通狄云身子，可是便要再向前刺進半寸，也已不能。

　　狄云紅了雙眼，凝視著周圻的臉，初時見他臉上盡是得意和殘忍之色，但漸漸地變為驚訝和詫异，又過一會，詫异之中混入了恐懼，害怕的神色越來越強，變成了震駭莫名。

　　周圻的長劍明明早刺中了狄云，卻只令他皮肉陷入數寸，難以穿破肌膚。他怯意越來越盛，右臂內勁連催三次，始終不能將劍刃刺入敵身，驚懼之下，再也顧不得傷敵，只想脫身逃走，但被狄云牢牢抱住了，始終擺脫不開。

　　周圻感到自己右臂慢慢內彎，跟著長劍的劍柄抵到了自己的胸口，劍刃越來越彎，彎成了個半圓。驀地里拍的一聲響，劍身折斷。周圻大叫一聲，向後便倒。兩截鋒利的斷劍，一齊刺入了他小腹。

　　周圻一摔倒，狄云被帶著跌下，壓在他身上，雙臂仍是牢牢抱住他不放。狄云聞到一陣濃烈的血腥氣，見周圻眼中忽然流下淚來，跟著口邊流出鮮血，頭一側，一動也不動了。

　　狄云大奇，還怕他是詐死，不敢放開雙手，跟著覺得自己胸口的疼痛已止，又見周圻口中流血不止，他迷迷惘惘的松開手，站起身來，只見兩截斷劍插在周圻腹中，只有劍柄和劍尖露出在外。再低頭看自己胸口時，見外衫破了寸許一道口子，露出黑色的內衣。

　　他瞧瞧周圻身上的兩截斷劍，再瞧瞧自己衣衫上的裂口，突然間省悟，原來，是貼身穿著的烏蚕衣救了自己性命，更因此而殺了仇人。

　　狄云驚魂稍定，立即轉身，奔到丁典身旁，叫道：“丁大哥，丁大哥。你……你……怎麼樣？”丁典慢慢睜開眼來，向他瞧著，只是眼色中沒半分神氣，似乎視而不見，或者不認得他是誰。狄云叫道：“丁大哥，我……我說什麼也要救你出去。”丁典緩緩地道：“可惜……可惜那劍訣，從此……從此失傳了，合葬……霜華……”狄云大聲道：“你放心！我記得的……定要將你和凌小姐合葬，完了你二人的心愿。”

　　丁典慢慢合上了眼睛，呼吸越來越弱，但口唇微動，還在說話。狄云將耳朵湊到他的唇邊，依稀聽到他在說：“那第十一個字……”但隨即沒有聲音了。狄云的耳朵上感到已無呼氣，伸手到他胸口一摸，只覺一顆心也已停止了跳動。

　　狄云早就知道丁典性命難保，但此刻才真正領會到這位數年來情若骨肉的義兄終于舍己而去。他跪在丁典身旁，拚命往他口中吹氣，心中不住的許愿：“老天爺，老天爺，你讓丁大哥再活轉來，我宁可再回到牢獄之中，永遠不再出來。我宁可不去報仇，宁可一生一世受萬門弟子的欺侮折辱，老天爺，你……你千萬得讓丁大哥活轉來……”

　　然而他抱著丁典身子的雙手，卻覺到了丁典的肌膚越來越僵硬，越來越冷，知道自己這許多許愿都落了空。頃刻之間，感到了無比的寂寞，無比的孤單，只覺得外邊這自由自在的世界，比那小小的獄室是更加可怕，以後的日子更加難過。他宁可和丁典再回到那獄室中去。他橫抱著丁典的尸身，站了起來，忽然間，無窮無盡的痛苦和悲傷都襲向心頭。

　　他放聲大哭，沒有任何顧忌地號啕大哭。全沒想到這哭聲或許會召來追兵，也沒想到一個大男人這般哭泣太也可羞。只是心中抑制不住的悲傷，便這般不加抑制地大哭。

　　當眼淚漸漸干了，大聲的號啕變為低低地抽噎時，難以忍受的悲傷在心中仍是一般地難以忍受，可是頭腦比較清楚些了，開始尋思：“丁大哥的尸身怎麼辦？我怎麼帶著他去和凌姑娘的棺木葬在一起？”此時心中更無別念，這件事是世上唯一的大事。

　　忽然間，馬蹄聲從遠處響起，越奔越近，一共有十餘匹之多。只聽得有人在呼叫：“馬大爺、耿大爺、周二爺，見到了逃犯沒有？”十余匹馬奔到廢園外，一齊止住。有人叫道：“進去瞧瞧！”又有一人道：“不會躲在這地方的。”先一人道：“你怎知道？”拍的一聲響，靴子著地，那人跳下了馬背。

　　狄云更不多想，抱著丁典的尸身，從廢園的側門中奔了出去，剛一出側門，便聽得廢園中幾個人大聲驚呼，發現了馬大鳴、耿天霸、周圻三人的尸身。

　　狄云在江陵城中狂奔。他知道這般抱著丁典的尸身，既跑不快，又隨時隨刻會給人發現。但他宁可重行被逮入獄，宁可身受酷刑，宁可立被處決，卻決不肯丟棄丁大哥。

　　奔出數十丈，見左首有一扇小門斜掩，當即沖入，反足將門踢上。只見里面是一座極大的菜園，種滿了油菜、蘿卜、茄子、絲瓜之類。狄云自幼務農，和這些瓜菜闋隔了五年，此時乍然重見，心頭不禁生出一肌溫暖親切之感。四下打量，見東北角上是間柴房，從窗中可以見到松柴稻草堆得滿滿的。他俯身拔了幾枚蘿卜，抱了丁典的尸身，沖入柴房。

　　側耳聽得四下并無人聲，于是搬開柴草，將尸身放好，輕輕用稻草蓋了。在他心中，還是存著指望：“說不定，丁大哥會突然醒轉。”

　　剝了蘿卜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蘿卜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沒嘗到了，想到了湖南的鄉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師妹一起拔了生蘿卜，在田野間漫步剝食……

　　他吃了一個又一個，眼眶又有點潮濕了，驀地里，聽到了一個聲音。他全聲劇烈震動，手中的半個蘿卜掉在地下。雪白的蘿卜上沾滿泥沙和稻草碎屑。

　　他聽到那清脆溫柔的聲音叫道：“空心菜，空心菜，你在哪里？”

　　他登時便想大聲答應：“我在這里！”但這個“我”字只吐出一半，便在喉頭哽住了。他伸手按住了嘴，全身禁不住地簌簌戰抖。

　　因為“空心菜”是他的外號，世上只有他和戚芳兩人知道，連師父也不知。戚芳說他沒腦筋，老實得一點心思也沒有，除了練武之外，什麼事情也不想，什麼事情也不懂，說他的心就象空心菜一般，是空的。

　　狄云笑著也不辯白，他歡喜師妹這般“空心菜，空心菜”的呼叫自己。每次聽到“空心菜”這名字，心中總是感到說不出的溫柔甜蜜。因為當有第三人在場的時候，師妹決不這樣叫他。要是叫到了“空心菜”，總是只有他和她兩人單獨在一起。

　　當他單獨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她高興也好，生氣也好，狄云總是感到說不出地歡喜。他是個不會說話的傻小子，有時那傻頭傻腦的神氣惹得戚芳很生氣，但幾聲“空心菜，空心菜”一叫，往往兩個人都裂開嘴笑了。

　　記得卜垣到師父家來投書那一次，師妹燒了菜招待客從，有雞有魚，有蘿卜豆腐，也有一大碗空心菜。那一晚，卜垣和師父喝著酒，談論著兩湖武林中的近事，他怔怔地聽著，無意中和戚芳的目光相對，只見她挾了一筷空心菜，放在嘴邊，卻不送入嘴里。她用紅紅的柔軟的嘴唇，輕輕触著那幾條空心菜，眼光中滿是笑意。她不是在吃菜，而是在吻那幾條菜。那時候，狄云只知道：“師妹在笑我是空心菜。”

　　這時在這柴房之中，腦海中靈光一閃，忽然間體會到了她紅唇輕吻的含意。

　　現下呼叫著“空心菜”的，明明是師妹戚芳的聲音，那是一點也不錯的，決不是自己神智失常而誤聽了。

　　“空心菜，空心菜，你在哪里？”這幾聲呼叫之中，一般地包含著溫柔體貼無數，輕怜蜜愛無數。不，還不止這樣，從前和她一起在故鄉的時候，師妹的呼叫中有友善，有親切，有關懷，但也有任性，有惱怒，有責備，今日的幾聲“空心菜”中，卻全是深切的愛怜。“她知道我這幾年來的冤枉苦楚，對我更加好了，是不是呢？”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在做夢。師妹怎麼會到這里來？她早已嫁給了萬圭，又怎能再來找我？”

　　可是，那聲音又響了，這一次是近了一些：“空心菜，你躲在哪里？你瞧我捉不捉到你？”聲音中是那麼多的喜歡和怜惜。

　　狄云只覺身上每一根血管都在脹大，忍不住氣喘起來，雙手手心中都是汗水，悄悄站起身來，躲在稻草之後，從窗格中向外望去，只見一個女子的背影向著自己，正在找人。不錯，削削的肩頭，細細的腰，高而微瘦的身材，正是師妹。

　　只聽她笑著叫道：“空心菜，你還不出來？”

　　突然之間，她轉過身來。

　　狄云眼前一花，腦中感到一陣暈眩，眼前這女子正是戚芳。烏黑而光溜溜的眼珠，微微上翹的鼻尖，臉色白了些，不象湖南鄉下時那麼紅潤，然而确是師妹，确是他在獄室中記挂了千遍萬遍，愛了千遍萬遍，又惱了千遍萬遍的師妹。

　　她臉上仍是那麼笑嘻嘻地，叫道：“空心菜，你還不出來？”

　　聽得她如此深情款款地呼叫自己，大喜若狂之下，便要應聲而出，和這個心中無時不在思念的師妹相見，但他剛跨出一步，猛地想起：“丁大哥常說我太過忠厚老實，極易上別人的當。師妹已嫁給了萬家的兒子，今日周圻死在我的手下，怎知道她不是故意騙我出去？”想到此處，立即停步。

　　只聽得戚芳又叫了幾聲“空心菜，空心菜！”狄云心旌搖搖，尋思：“她這麼叫我，情深意真，決然不假。再說，若是她要我性命，我就死在她手下便了。”心中一酸，突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第二次舉步又欲出去。

　　忽聽得一個小女孩的笑聲，清脆地響了起來，跟著說道：“媽，媽，我在這兒！”

　　狄云心念一動，再從窗格中向外望去，只見一個身穿大紅衫的女孩從東邊快步奔來。她年紀太小，奔跑時跌跌撞撞，腳步不穩。只聽戚芳帶笑的柔和聲音說道：“空心菜，你躲到哪兒啦？媽到處找不著。”那小女孩得意地道：“空心菜在花園！空心菜看螞蟻！”

　　狄云耳中嗡的一聲響，心口猶如被人猛力打了一拳。難道師妹已生了女兒？難道她女兒就叫“空心菜”？她叫“空心菜”，是叫她女兒，并不是叫我？難道自己誤沖誤撞，又來到了萬震山家里？

　　這幾年來，他心底隱隱存著個指望，總盼忽然有一天會發現，師妹其實并沒嫁給萬圭，沈城那番話原來都是撒謊。他這個念頭從來沒敢對丁典說起，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有時午夜夢回，忽然會歡喜得跳了起來。可是這時候，他終于親眼見到、親耳聽到，有一個小女孩在叫她“媽媽”。

　　他淚水涌到了眼中，從柴房的窗格中模模糊糊地瞧出去，只見戚芳蹲在地下，張開了雙臂，那小女孩笑著扑在她懷里。戚芳連連親吻那小女孩的臉頰，柔聲笑道：“空心菜自己會玩，真乖！”

　　狄云只看到戚芳的側面，看到她細細的長眉，彎彎的嘴角，臉蛋比幾年前丰滿子些，更加的白嫩和艷麗。他心中又是一酸：“這幾年來做了萬家的少奶奶，不用在田里耕作，不用受日晒雨淋，身子自然養得好了。”

　　只聽戚芳道：“空心菜別在這里玩，跟媽媽回房去。”那女孩道：“這里好玩，空心菜要看螞蟻。”戚芳道：“不，今天外面有壞人，要捉小孩子。空心菜還是回房里去罷。”那女孩道：“什麼壞人？捉小孩做什麼？”戚芳站起身來，拉著女兒的手道：“監牢里逃走了兩個很凶很凶的壞人。爸爸去捉壞人去啦。壞人到這里，就捉空心菜去。空心菜聽媽媽的話，回房去玩。媽給你做個布娃娃，好不好？”那女孩卻甚是執拗，道：“不要布娃娃。空心菜幫爸爸捉壞人。”

　　狄云聽戚芳口口聲聲稱自己為“壞人”，一顆心越來越沉了下去。

　　便在這時，菜園外蹄聲得得，有數騎馬奔過。戚芳從腰間抽出長劍，搶到後園門口。

　　狄云站在窗邊不敢稍動，生怕發出些聲響，便驚動了戚芳。他無論如何不愿再和師妹相見，胸間的悲憤漸漸地難以抑制，自己沒做過半點壞事，無端端地受了世間最慘酷的苦楚，她竟說自己是一“壞人”。

　　他見小女孩走近了柴房門口，只盼她別進來，可是那女孩不知存著什麼念頭，竟然跨步便進了柴房。狄云將臉藏在稻草堆後面，暗道：“出去，出去！”

　　突然之間，小女孩見到了他，見到這蓬頭散發、滿臉胡子的可怕樣子，驚得呆了，睜著圓圓的大眼，要想哭出聲來，卻又不敢。

　　狄云知道要糟，只要這女孩一哭，自己的蹤跡立時會給戚芳發覺，當即搶步而上，左手將她抱起，右手按住了她的嘴巴。可是終于慢了片刻，小女孩已然“啊”的一聲，哭了出來。只是這哭聲斗然而止，後半截給狄云按住了。

　　戚芳眼觀園外，一顆心始終系在女兒身上，猛聽得她出聲有异，一轉頭，已不見了她人形，跟著聽得柴房中稻草發出簌簌響聲，急忙兩個箭步，搶到柴房門口，只見一個胡子蓬松、滿身血污的漢子抱住了她女兒，一只手按在她口上。戚芳這一驚當真是魂飛天外，長劍挺出，便向狄云臉上刺去，喝道：“快放下了孩子！”

　　狄云心中一酸，自暴自棄的念頭又起：“你要殺我，這便殺吧！”見她長劍刺到，竟是不閃不避。戚芳一呆，生怕傷了女兒，疾收長劍，又喝：“放下我孩子！”

　　狄云聽她口口聲聲只是叫自己放下孩子，全無半分故舊的情誼，怒氣大盛，偏不放下她孩子，右手順手在柴堆中抽了一條木柴，在她長劍上一格，倒退了一步。

　　戚芳見這凶惡漢子仍是抱著女兒不放，心中越來越驚，雙膝忽感酸軟，吸一口氣，挺劍向狄云右肩急刺。狄云側身讓過，右手中的木柴當作劍使，自左肩處斜劈向下，跟著向後刺出。戚芳驚噫一聲，只覺這劍法極熟，正是她父親所傳的一招“哥翁喊上來”，當下不及思索，低頭躲過，手中長劍便是兩招“虎踢奔驚風，連山若布逃”。

　　這柴房本就狹隘，堆滿了柴草之後，余下的地方不過剛可夠兩人容身回旋，這一拆上了招，處處礙手礙腳。

　　狄云自幼和戚芳同師學藝，沒一日不是拆招練劍，相互間的劍招都是爛熟于胸，這時見她使出這兩招劍法，自然而然便依師父所授的招數拆了下去，堪堪使到“老泥招大姐，馬鳴風小小”，手中木柴大開大闔，口中一聲長嘯，橫削三招。

　　當年師兄妹練劍，拆到此處時戚芳便已招架不住，但這時狄云將木柴第三次橫削過去時，忽然間手腕一酸，拍的一聲，木柴竟爾掉在地下。他一驚之下，隨即省悟：“我右手手指被削，已終身不能使劍，我這可忘了。”

　　一抬頭，只見戚芳手中的長劍劍尖离自己胸口不及一寸，劍身顫動不已，她臉上驚愕之情，實是難以形容。

　　兩人怔怔地你望著我，我望著你，誰都說不出話來。隔了好半晌，戚芳才道：“是……是你麼？”喉音干澀，嘶啞幾不成聲。

　　狄云點了點頭，將左臂中抱著的小女孩遞了過去。戚芳拋下長劍，忙將女兒接過，不知說什麼才好。那女孩已嚇得連哭也哭不出來，將小臉蛋藏在母親懷里，再也不敢向狄云多瞧一眼。戚芳道：“我……我不知道是你。這許多年來……”

　　忽然外面一個男子的聲音叫道：“芳妹，芳妹！你在哪里？”正是萬圭，呼聲越來越近，正尋向菜園中來。戚芳臉上陡然變色，低聲在女兒耳邊說：“空心菜，這伯伯不是壞人，你別跟爹爹說。知道麼？”小女孩抬起頭來，向狄云瞧了一眼，見到他這副可怖的神情模樣，突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外面那男子聽到了女孩的哭聲，循聲而至，叫道：“空心菜，別哭。爹爹在這兒！”

　　戚芳向狄云望了一眼，轉身便出，反手帶上了柴門，抱著女兒，向丈夫迎了上去。

　　狄云呆呆地站著，似乎有個聲音不住地在耳邊響著：“我還是死了的好，我還是死了的好！”只聽那男子聲音笑問：“空心菜為什麼哭？”狄云很想到窗口去瞧瞧，萬圭這時候是怎麼一副模樣，可是一雙腳便如是在地下釘住了，再也移動不得。

　　聽得戚芳笑道：“我和空心菜在後門口玩，兩騎馬奔過，馬上的人拿了兵刃，長相挺凶的。空心菜說是壞人，要捉了她去，嚇得大哭。”萬圭笑道：“那是知府衙門里追拿逃犯。來，爹爹抱空心菜。爹爹打死壞人。空心菜不怕壞人。爹爹把壞人一個個都打死了。”

　　狄云心中一驚：“女人撒謊的本領真不小，這麼一說，那女孩就算說見到了壞人，她丈夫也不會起疑。哼，我為什麼要你包瞞？你們只管來捉我去，打死我好了。”

　　兩步搶到窗邊，向外望去，只見萬圭衣飾華麗，抱著那女孩正向內走，戚芳倚偎在他身旁，并肩而行，神態極是親熱。

　　師妹已嫁了萬圭，這件事以往狄云雖曾幾千幾萬次地想過，但總盼是假的，此刻活生生的情景終于出現在眼前了。他張口大叫：“我……”俯身便想去拾戚芳拋在地下的長劍，沖出去和萬圭拚命。自己身入牢獄，受了這許許多多苦楚，都是出于眼前這人的陷害，而自己愛逾性命的情侶，卻成了這人的妻室。這時候心中更無別念，不是去殺了這人，便是死在他的手下。

　　但就這麼一俯身，看到了柴草中丁典的尸身，見到丁典雙眼閉上，臉上神色安詳，驀地想起：“丁大哥臨死時諄諄叮囑，求我將他與凌小姐合葬。我這時出去和萬圭這賊子相拚，送了性命半點也不打緊，丁大哥的心愿卻完成不了啦。”轉念又想：“我求師妹成全此事，只怕也能辦到……呸，呸！狄云你這小子，你自己也不肯承擔的事，如何去轉托別人？你死在地下，有何臉面和丁大哥相見？師妹這等沒良心，豈肯為你辦什麼大事？”一想通了這一節，終于慢慢抑制了憤激之心。

　　但他這一聲“我”字，已驚動了萬圭，只聽他道：“好象柴房里有人。”戚芳笑道：“是嗎？剛才我見老王進去搬柴。圭哥，我給你炖了燕窩，快去吃了罷。空心菜老是哭個不休，得讓她好好睡上一覺。”萬圭“嗯”了一聲，道：“柴房里是廚子老王？”抱著女兒兩夫妻并肩去遠了。

　　狄云一時腦海中空空洞洞，無法思索，過了好半晌，伸手捶了捶自己腦袋，尋思：“這柴房終究不能久躲，那個廚子老王真的來搬柴燒飯，那怎麼辦？我還是將丁大哥密密藏起，自己溜將出去，到得晚間，再來搬取丁大哥的尸身。嗯，就是這樣。”

　　可是，只跨得一步，心中便有個聲音在拉住他：“師妹一定會再來瞧我。我這一走，便永遠見不著了。”“再見她一面，又有什麼好？她有丈夫、女兒，一家人歡歡喜喜的，哪會將我這個殺人逃犯放在心上？我再見她，豈不是徒然地自討沒趣？”“唉，我在獄中等了這許多年，日思夜想，只盼再見她一面，今日豈可錯過了這機會？我難道又有什麼別的指望了？只不過是要問問，師父他老人家有訊息麼？我要問她，為什麼這麼喜新厭舊，我一遭災禍，立時就對我毫不顧念？”“問這些又有什麼意思？她不是說謊，便是照實而答。謊話，有什麼可聽的？她如照實說了，我只有更加傷心。”

　　這麼思前想後，一會兒決意立刻离開，但跟著又拿不定主意。他向來爽快，原不是這般遲疑不決、三心兩意之人，可是今日面臨一生中最大的難題，竟不知如何決斷才好。留著，明知不妥，就此一走，卻又是萬分的不舍。

　　正自這般思潮翻涌，栗六不定，忽聽得菜園中腳步輕響，一個人躡手躡腳地悄悄走來。那人走幾步，便停一下，又走幾走，顯然是嚴神戒備，唯恐有人知覺。

　　那人越來越近，狄云一顆心怦怦亂跳：“師妹終于找我來了。她要跟我說什麼？是求我原恕麼？她還有一些念舊之意麼？”又想：“我還有什麼話要跟她說的？唉，算了，算了！她有好丈夫，好女兒，過得挺開心的。我永遠不要再見她了。”

　　突然之間，滿腔復仇之心，化作冰涼：“我本是個鄉下窮小子，就算不受這場冤屈，師妹和我成了夫妻，我固然快樂，師妹卻勢必要辛苦勞碌一輩子，于她又有什麼好處？我要復仇，是將萬圭殺了麼？師妹成了寡婦，難道還能嫁給我，嫁給她的殺夫仇人？她心中早就沒了我這個人，從前我就比不上萬圭，現下我跟他更是天差地遠了。這場冤仇，就此一筆勾銷，讓她夫妻母女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吧。”

　　想到此處，決意不再和戚芳多說什麼，俯身便去柴草堆中抱丁典的尸身，猛聽得砰的一聲，柴房門板給人一腳踢開。狄云吃一驚，轉過身來，只見一個高瘦男子手中長劍光芒閃爍，站在門口，卻是萬圭。狄云輕噫一聲，不假思索，便俯身拾起戚芳遺下的長劍。

　　萬圭滿臉煞氣，他早已得知狄云越獄的消息，整日便心神不宁，這時一眼看見狄云手中長劍是戚芳之物，更是又妒又恨，冷冷地道：“好啊，在柴房里相會，她連自己的兵刃也給了你，想謀殺親夫麼？只怕也沒這麼容易！”

　　狄云腦中一片混亂，一時也不懂萬圭在說些什麼，心中只想：“怎麼是他來了？他怎會知道我在這里？自然是師妹說的，叫她丈夫來捉我去請功領賞。她怎麼會這般無情無義？”

　　萬圭見狄云不答，只道他情怯害怕，挺劍便向他胸口疾刺過去，狄云揮劍擋過，自然而然地使出了昔年老乞丐所授的那招“刺喉式”，長劍斜轉，已指向萬圭喉頭。這招劍法怪异之極，萬圭當年招架不住，事隔五年，雖然武功已大有長進，卻仍是招架不住。

　　萬圭一驚之下，手中長劍不知如何運使才好，收劍低擋已然不及，發劍攻敵也已落了後手，便這樣微一遲疑，一條性命已全然交在對方手中，心下憤怒已極，卻絲毫不敢動彈，瞧著狄云一張滿臉胡子的污穢臉孔，憤怒之情漸漸變為恐懼。

　　狄云這一劍卻也不刺過去，心中轉念：“我殺他不殺？”

　　萬圭在萬分危急之際，忽然見到對方眼神中流露出惶惑之色，而持劍的手腕卻又微微顫抖，靈機一動，大聲叫道：“戚芳，你來看！”

　　狄云聽他大叫“戚芳”，心中一驚，微微側頭去看。不料萬圭這是用計使詐，乘他略一轉頭，立即長劍挺上，奮力上格。狄云右手手指被削，持劍不牢，長劍脫手飛出。萬圭大喜，立即挺劍刺出。狄云連閃兩閃，躲在柴堆之後，順手抽起一條硬柴，以柴當劍，奮力打去。萬圭刷刷兩劍，將他那段硬柴削短了一截。狄云將手中半截硬柴用力擲出，待他躍身閃避，又抽了一段柴，再度攻去。

　　萬圭見他失了兵刃，自己已操必胜，就算他以柴作劍，截中自己一下兩下，也無大礙，定了定神，展開劍法緩緩進攻。數招之後，狄云一聲怒吼，右腕中劍，登時血如泉涌，手指無力，拋下了硬柴。萬圭跟著又是一劍刺中他大腿，飛起左足，將他踢倒。狄云掙扎著還待爬起，萬圭又是一腳踢在他顴骨之上，狄云登時暈了過去。

　　萬圭罵道：“裝死嗎？”在他右肩上砍了一劍，見他并不動彈，才知是真的昏暈，心想：“凌知府許下五千兩銀子的重賞，捉拿這兩名囚犯，自然是捉活的好。反正這一次送將官里去，這人自是難以活命，我何必親手殺他？”一瞥眼，見到柴草堆中露出一只腳來，不由得又驚又喜：“這里還有一人！”他不知丁典已死，急忙揮劍，砍在尸體腳上。

　　狄云雖被踢暈，腦子中卻有個聲音在大叫大喊：“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答應過丁大哥的，要將他尸身和凌小姐合葬。”這念頭強烈之極，很快便醒了過來。迷迷糊糊地想起：“許多年之前的一天晚上，我也曾被他打倒，也曾被他在頭上重重踢了幾下。”緩緩睜開眼來，只見萬圭正揮劍向丁典的尸身上砍了下去。他初時還未十分清醒，不知眼前之事是什麼意思，但隨即見到萬圭將丁典的尸身從柴草里拖了出來，他大叫一聲：“丁大哥！”突然間全身精力彌漫，急縱而起，扑在萬圭背上，右臂已扼住了他喉嚨。

　　萬圭大驚之下，待要反劍去刺，但手臂無法後彎，連劈幾劍，都劈在硬柴堆上，而狄云扼在他喉頭的手臂卻越收越緊了。

　　狄云見他傷殘丁典的尸體，怒發如狂，這人陷害自己，奪去戚芳，這怨仇尚可置之不理，但如此殘害丁典，卻萬萬不能干休，一時心中更無別的念頭，只盼即刻便將敵人扼死。但覺萬圭掙扎了一會，抵抗已漸漸無力，可是狄云數處受傷，傷口中流血不止，自己手臂上的力氣卻在更快地消失。心中不住說：“我再支持一會，便能扼死了他。”到後來眼前金星亂舞，腦中亂成一團，終于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雖然暈去，扼在萬圭喉間的手臂仍是沒有松開，萬圭給他扼得難以呼吸，就在狄云暈去之時，同時失卻了知覺。

　　柴草堆上躺著這一對冤家。兩個人似乎都死了，但胸間都還在起伏，口鼻間仍有呼吸。

　　真不知冥冥間如何安排？若是狄云先醒轉片刻，他拾起地下的長劍，自是一劍便將萬圭殺了。倘若萬圭先行醒轉，他也不會再存將狄云生擒活捉的念頭，那實在太過危險，勢必是隨手一劍，砍在他頭上，立時便取了他性命。

　　世界上什麼事情都能發生。未必好人一定運氣好，壞人一定運氣壞。反過來也一樣，也未必壞人運氣好，好人運氣壞。每個人都會死的，遲死的人也未必一定運氣好些。

　　但對于活著的人，對于戚芳和她的小女兒，狄云先死，還是萬圭先死，中間便有很大的差別。倘若這時候要戚芳來抉擇，要她選一個人，讓他先行醒轉，不知她會選誰？

　　柴房中的兩個人兀自昏暈不醒，有一個人的腳步聲音，慢慢走近柴房。

　　狄云耳中聽到浩浩的水聲，臉上有冰涼的東西一滴滴濺上來，隱隱生疼，隨即覺得身上很冷，半點也沒有力氣。他一有知覺，立即右臂運勁，叫道：“我扼死你！我扼死你！”但臂彎中虛空無物，跟著又發覺自己身子在不住搖晃，在不住移動。驚惶中睜開眼來，眼前黑沉沉地，只覺得一滴滴水珠打在臉上、手上、身上，原來是天在下大雨。

　　身子仍是不住搖晃，胸口煩惡，只想嘔吐。忽然間，身旁有一艘船駛過，船上張了帆，那清清楚楚是一艘船。奇怪極了，怎麼身旁會有一艘船？

　　只想坐起身來看個究竟，但全身酸軟，連一根指頭也動不了，只能這般仰天臥著，眼見得頭頂有黑云飄動，那不是在柴房之中。心中突然想起：“丁大哥呢？”一想到丁典，身上驀地里生了一股力氣，雙手一按，便即坐起，身子跟著晃了幾晃。

　　他是在一艘小舟之中。小舟正在江水滔滔的大江中順流而下。是夜晚，天上都是黑云，正下著大雨，他向船左船右岸上凝目望去，兩邊都是黑沉沉的，什麼也瞧不見。他心中焦急，大叫：“大哥，丁大哥！”他知道丁典已經死了，但他的尸身萬萬不能失去。突然之間，左足踢到軟軟一物，低頭一看，不由得驚喜交集，叫道：“丁大哥，你在這里！”張開雙臂，抱住了他。丁典的尸身，便在船艙中他的足邊。

　　他虛弱得連喘氣也沒有力氣，連想事也沒力氣。只覺喉干舌燥，便張開了口，讓天空中落下來的雨點濕潤嘴唇和舌頭。這般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雙臂抱著丁典的尸身，直至天色漸明，大雨卻兀自不止。

　　晨光熹微之中，忽然見到自己大腿上有一大塊布條纏著，定了定神，發覺布條是包扎著傷口，跟著發覺手臂和肩頭的兩處傷口上也都有布帶裹住，鼻中隱隱聞到金創藥的藥氣。一晚大雨，繃帶都濕透了，但傷口已不再流血。

　　“是誰給我包扎了傷口？要是傷口不裹好，也不用誰來殺我，單是流血便要了我的性命。”驀地里感到一陣難以忍耐的寂寞凄涼：“這世上還有誰來關懷我、幫助我？丁大哥已經死了，更會有誰盼望我活著？會費心來替我裹傷？”細看那幾條繃帶，纏得極不整齊，似乎包扎的人動手時十分的心急慌忙，然而繃帶不是粗布，而是上佳的緞子，緞帶的一邊鑲著精致的花邊，另一邊是撕口，顯然，是從衣衫上撕下來的。是女子的衣衫。

　　是師妹麼？他心中怦然而動，胸口隨即熱了起來，嘴角邊露出了自嘲的苦笑：“她去叫丈夫來殺我，怎麼又會給我裹傷？要不是她通風，我躲在柴房里，萬圭又怎會知道？”

　　可是自己是在一艘小舟之中，小舟是在江中飄流。不知這地方离江陵已有多遠？無論如何，是暫時脫离了險境，不會再受凌知府的追拿了。

　　“是誰給我裹了傷口？是誰將我放在小船之中？連丁大哥也一起來了？”他對自己的生死已并不關懷，但丁典的尸體也和他在一起，這事卻不能不令他衷心感激。

　　苦苦思索，想得頭也痛了，始終沒能想出半點端倪。他竭力追憶過去一天中所發生的事，想到萬圭劍砍丁典、自己竭力扼他咽喉之後，就再也想不下去了。以後的事情，腦海中便是一片空白。

　　一側頭間，額角撞著了一包硬硬的東西，那是用綢布包著的一個小小包袱。他心中一喜，料得這包袱之中定有線索可尋，顫抖著雙手打了開來，只見包里有五六錠碎銀子，還有四件女子首飾：一朵珠花、一只金鐲、一個金項圈、一只寶石戒指。另外是小孩子頸中所挂的一個金鎖片，鎖片上的金鏈是給人匆忙拉斷的，鏈子斷處還鉤上了一小塊衣衫的碎片，顯然，那是臨時從小孩頸中扯了下來，倒象是盜賊攔路打劫而得來一般。金鎖片上刻著“德容雙茂”四個字。狄云沒讀過多少書，字雖識得，卻不懂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心想：“是那小孩的名字罷？”

　　他撥弄著這五件首飾，較之適才未見到那包袱之時，心中反更多了幾分胡塗：“銀子和首飾，自然是搭救我的那人給的，以便小舟靠了岸後，我好有錢買飯吃。可是，到底是誰給的呢？首飾不是師妹的，我可從來沒見她戴過。”

　　浩浩江水，送著一葉小舟順流而下。這一天中，狄云只是苦苦思索：“是誰給我包扎了傷口？是誰給了我銀兩首飾？”

## 第五章　老鼠湯

　　江陵以下地勢平坦，長江在湘鄂之間迂回曲折，浩浩東流，小舟隨著江水緩緩飄浮。眼見長江兩岸一個個市鎮村落從舟旁經過。從上游下來的船只有帆有櫓，一艘艘地越過了他。船上的人經過小舟時，對長須長發、滿臉血污的狄云都投以好奇驚訝的眼色。

　　將近傍晚時分，狄云終于有了些力氣，同時肚子里咕咕地響個不停，也覺餓得厲害。他坐起身來，拿起一塊船板，將小舟慢慢划向北岸，想到小飯店中買些飯吃。偏生這一帶甚是荒涼，見不到一家人家。小舟順江轉了個彎，只見柳陰下系著三艘漁船，船上炊煙升起，他小舟流近漁船時，只聽得船梢上鍋子中煎魚之聲吱吱價響，香氣直送過來。

　　他將小舟划過去，向船梢上的老漁人道：“打魚的老伯，賣一尾魚給我吃，行嗎？”那老漁人見他形相可怖，心中害怕，本是不愿，卻不敢拒絕，便道：“是，是！”將一尾煎熟了的青魚盛在碗中，隔船送了過來。狄云道：“若有白飯，益發買一碗吃。”那老漁人道：“是，是！”盛了一大碗糙米飯給他，飯中混著一大半番薯、高粱。

　　狄云三扒兩撥，便將一大碗飯吃光了，正待開口再要，忽聽得岸上一個嘶啞的聲音喝道：“漁家！有大魚拿幾條上來。”

　　狄云側頭看去，見是個極高極瘦的和尚，兩眼甚大，湛湛有光。狄云登時心中打了個突，認得是那晚到獄中來和丁典為難的五僧之一，想了一想，記起丁典說過他的名字，叫做寶象。那晚丁典擊斃兩僧，重傷兩僧，這寶象卻見機逃走了。

　　狄云再也不敢向他多看一眼。丁典說這個和尚武功了得，曾叮囑他日後若是遇上了，務須小心。要是給這寶象和尚發覺了丁典的尸身，那可糟了。他雙手捧著飯碗，饒是他并非膽小怕死之輩，卻也忍不住一顆心怦怦亂跳，手臂也不禁微微發抖，心中只說：“別發抖，別發抖，可不能露出馬腳！”但越想鎮定，越是管不住自己。

　　只聽那老漁人道：“今日打的魚都賣了，沒魚啦。”寶象怒道：“誰說沒魚？我餓得慌了，快弄幾條來！沒大魚，小的也成。”那老漁人道：“真的沒有！我有魚，你有銀子，干麼不賣？”說著提起魚簍，翻過來一倒，簍底向天，簍中果然無魚。

　　寶象已十分饑餓，見狄云身旁一條煮熟的大魚，還只吃了一小半，便叫：“兀那漢子，你那里有魚沒有？”

　　狄云心中慌亂，見他向自己說話，只道他已認出了自己，更不答話，舉起船板，往江邊的柳樹根上用力一推，小舟便向江中蕩了出去。

　　寶象怒道：“賊漢子，我問你有魚沒有，干麼逃走？”

　　狄云聽他破口大罵，更是害怕，用力划動船板，將小舟蕩向江心。寶象從岸旁拾起一塊石頭，用力向他擲去。狄云見石頭擲來，當即俯身，但聽得風聲勁急，石頭從頭頂掠過，卜的一聲，掉入了江中，水花濺得老高。

　　寶象見他躲避石頭時身法利落，儼然是練家子模樣，決非尋常漁人船夫，心下起疑，喝道：“他媽的快划回來，要不然我要了你的狗命！”

　　狄云哪去理他，拚命地使力划船，寶象蹲低身子，右手拾起一塊石頭，便即擲出，跟著左手又擲一塊。狄云手上划船，雙眼全神貫注地瞧著石塊的來路。第一塊側身避過，第二塊來得極低，貼著船身平平飛到，當即臥倒，躺在艙底。這其間只是寸許之差，眼前只見黑黝黝的一塊東西急速飛過，厲風刮得鼻子和臉頰隱隱疼。他剛一坐起，第三塊石頭又到，拍的一響，打在船頭，登時木屑紛飛，船頭上缺了一塊。

　　寶象見狄云閃避靈活，小船順著江水飄行，越來越遠，當即用力擲出兩塊石頭，卻對准了小船。他若一出手便即擲船，小小一艘木船立時便會洞穿沉沒，但這時相距已遠，接連幾塊石頭雖都打在船上，卻勁力已衰，只打碎了些船舷、船板而已。

　　寶象眼見制他不住，大怒喝罵，遠遠見到江風吹拂，狄云的亂須長發不住飛舞，猛地想起：“這人倒似個越獄的囚徒。丁典在荊州府越獄逃走，江湖上傳得沸沸揚揚。說不定從這囚徒身上，倒可打聽到丁典的一些蹤跡。”想到此處，貪念大盛，怒火卻熄了，叫道：“漁家，漁家，快划我去追上他。”

　　但柳樹下三艘船上的漁人見他飛石打人，甚是悍惡，早已悄悄解纜，順流而下。寶象連聲呼喊，卻有誰肯回來載他？寶象呼呼呼的擲出幾個石頭，有一塊打在一名漁人頭上。那漁人腦漿迸裂，倒撞入江。其餘漁人嚇得魂飛魄散，划得更加快了。

　　寶象沿著江岸疾追，快步奔跑，竟比狄云的小船迅速得多。寶象在長江北岸追趕，狄云不住划船向南岸。寶象雖趕過了他頭，但和小船仍是越离越遠。狄云心想：要是給他在岸邊找到了一艘船，逼著梢公前來趕我，那就難以逃脫他的毒手了。惶急之中，只有喃喃禱祝：“丁大哥，丁大哥，你死而有靈，叫這惡和尚找不到船只。”

　　長江中上下船只甚多，幸好沿北岸數里均無船只停泊。狄云出盡平生之力，將船划到了南岸，這一帶江面雖然不寬，但樹木遮掩，寶象已望不過來，于是將那小包袱往懷里一端，抱起丁典的尸身，上岸便行。突然想起一事，回過身來，將小船用力向江心推去，只盼寶象遙遙望來，還道自己仍在船中，一路向下游追去。

　　他慌不擇路的向南奔跑，只盼离開江邊越遠越好。奔得里許，不由得叫一聲苦，但見白茫茫一片水色，大江當前，原來長江流到這里竟也折而向南。

　　他急忙轉身，見右首有小小一座破廟，當即抱著丁典的尸身走到廟前，欲待推門入內，突然間膝間一軟，坐倒在地，再也站不起來。他受傷後流血甚多，早已十分虛弱，划船再加上抱尸奔跑，實已筋疲力盡，半點力氣也沒有了。掙扎了兩次，無法坐起，只有斜靠在地下呼呼喘氣。但見天色漸暗，心下稍慰，心想：“只消到得夜晚，寶象那惡僧總是不能找到咱們了。”這時丁典雖然已死，但他心中，仍然當他是親密的伴侶一般。

　　在廟外直躺了大半個時辰，力氣漸復，這才掙扎著爬起，抱著丁典的尸身推門進廟。見是一座土地廟，泥塑的土地神矮小委瑣，形貌甚是滑稽。狄云傷敗之余，見到這小小神像，忽然心生敬畏，恭恭敬敬地跪下，向神像磕了幾個頭，心下多了幾分安慰。

　　坐在神像座前，抱頭呆呆瞪視著躺在地下的丁典。天色一點點的黑了下來，他心中才漸漸多了幾分平安。

　　他臥在丁典的尸身之旁，就象過去幾年中，在那小小的牢房里那樣。

　　沒到半夜，忽然下起雨來，淅淅瀝瀝的，一陣大，一陣小。狄云感到身上寒冷，縮成一團，靠在丁典身旁，突然之間，碰到了丁典冷冰冰的肌膚，想到丁大哥已死，再也不能和自己說話，胸中悲苦，兩行淚水緩緩從面頰上流下。

　　突然間雨聲中傳來一陣踢噠、踢噠的腳步聲，正是向土地廟走來。那人踐踏泥泞，卻行得極快。狄云吃了一驚，耳聽得那人越走越近，忙將丁典的尸身往神壇下一藏，自己縮身到了神龕之後。

　　腳步聲越近，狄云的心跳得越快，只聽得呀的一聲，廟門給人推開，跟著一人咒罵起來：“媽巴羔子的，這老賊不知逃到了哪里，又下這般大雨，淋得老子全身都濕透了。”這聲音正是寶象，出家人大罵“媽巴羔子的”已然不該，自稱“老子”，更是荒唐。狄云于世務雖所知不多，但這幾年來常聽丁典講論江湖見聞，也已不是昔年那個渾噩無知的鄉下少年，心想：“這寶象雖作和尚打扮，但吃葷殺人，絕無顧忌，多半是個凶悍之極的大盜。”

　　只聽寶象口中污言穢語越來越多，罵了一陣，騰的一聲，便在神壇前坐倒，跟著瑟瑟有聲，聽得出他將全身濕衣都脫了下來，到殿角去絞干了，搭在神壇邊，臥倒在地，不久鼾聲即起，竟自睡熟了。

　　狄云心想：“這惡僧脫得赤條條地，在神像之前睡覺，豈不罪過？”又想：“我乘此機會，捧塊大石砸死了他，以免明天大禍臨頭。”但他實不愿隨便殺人，又知寶象的武功胜過自己十倍，若不能一擊砸死，只須他稍余還手之力，自己勢必性命難保。

　　這時他倘若從後院悄悄逃走，寶象定然不會知覺，但丁典的尸身是在神壇底下，決計不能舍之而去，一搬動立時便驚動了惡僧。耳聽得庭中雨水點點滴滴地響個不住，心下彷徨無計，只盼明晨雨止，寶象离此他去。但聽來這雨顯是不會便歇。到得天明，寶象如不肯冒雨出廟，自會在廟中東尋西找，非給他見到尸體不可。雖是如此，心中還是存了僥幸之想：“說不定這雨到天亮時便止了，這惡僧急于追我，匆匆便出廟去。”

　　忽然間想起一事：“他進來時破口大罵，說不知那‘老賊’逃到了哪里。我年紀又不老，為什麼叫我‘老賊’？難道他又在另外追趕一個老人？”想了一會，猛然省悟：“啊，是了，我滿頭長發，滿臉長須，數年不剃，旁人瞧來自然是個老人了。他罵我是‘老賊’，嘿嘿，罵我是‘老賊’！”想到了這里，伸手去摸了摸腮邊亂草般的胡子。

　　忽聽得拍的一聲響，寶象翻了個身。他睡夢中一腳踢到神壇底下，正好踢中丁典的尸身。他一覺情勢有异，立即醒覺，只道神壇底下伏有敵人，黑暗中也不知廟中有多少人埋伏，搶起身旁單刀，前後左右連砍六刀，教敵人欺不近身來，喝道：“是誰？媽巴羔子的，賊王八蛋！”連罵數聲，不聽有人答應，屏息不語，仍是不聽見有人。

　　寶象黑暗中連砍十五六刀，四面八方都砍遍了，正是“夜戰八方式”，飛起一足，砰的一聲，將神壇踢倒，揮刀砍落，拍的一聲輕響，混有骨骼碎裂之聲，已砍中了丁典尸體。

　　狄云聽得清清楚楚，寶象是在刀砍丁典。雖然丁典已死，早已無知無覺，但在狄云心中，那仍是他至敬至愛的義兄，這一刀便如是砍在自己身上一般，立時便想沖出去拚命，但這五年的牢獄折磨，已將這樸實鹵莽的少年變成個遇事想上幾想的青年。剛一動念，跟著便想：“我沖出去和他廝拚，除了送掉自己性命，更無別樣結果。丁大哥和凌小姐合葬的心愿便不能達成。那如何對得起他？”

　　寶象一刀砍中丁典的尸身，不聞再有動靜，黑暗之中瞧不透半點端倪。他身邊所攜的火紙早在大雨中浸濕了，無法點火來瞧個明白，他慢慢一步一步的倒退，背心靠上了牆壁，以防敵人自後偷襲，然後凝神傾聽。

　　這時兩人之間隔了一道牆壁，除了雨聲淅瀝，更無別樣聲息。

　　狄云知道只要自己呼吸之聲稍重，立時便送了性命，只有將氣息收得極為微細，緩緩吸進，緩緩呼出，腦子中卻飛快的轉著念頭：“再過一個多時辰，天就明了。這惡僧見到丁大哥的尸體，必定大加糟蹋，那便如何是好？”

　　他腦子本就算不得靈活，而要設法在寶象手下保全丁典的尸體，更是一個極大的難題。他苦苦思索，當真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半點主意，心中焦急萬分，自怨自艾：“狄云啊狄云，你這笨家伙，自然是想不出主意。倘若丁大哥不死，他自有法子。”惶急之下，伸手抓著頭發，用力一扯，登時便扯下了六七根下來。

　　突然之間，腦子中出現了一個念頭：“這惡僧叫我‘老賊’。他見我滿臉胡子，只道我是個老人，我若將胡子剃得干干淨淨，他豈非就認不出我了？只是身邊沒有剃刀，怎能剃去這滿臉胡子？哼，我死也不怕，難道還怕痛？用手一根根拔去，也就是了。”

　　想到便做，摸到一根根胡子，一根根地輕輕拔去，唯恐發出半點聲息，心想：“就算那惡僧認我不出，也不過不來殺我而已，我又有什麼法子保護丁大哥周全？嗯，行一步，算一步，我只須暫且保得性命，能走近惡僧身旁，乘他不備，便可想法殺他。”

　　待得胡子拔了一大半，忽又想起：“就算我沒了胡須，這滿頭長發，還是泄露了我的本來面目。這惡僧在長江邊上追我，自然將我這披頭散發的模樣瞧得清清楚楚了。”一不做，二不休，伸手扯住兩根頭發，輕輕一抖，便即拔了下來。

　　拔胡子還不算痛，那一根根頭發要拔個精光，可當真痛得厲害。一面拔著，心中只想：“別說只是拔須拔發這等小事，只要是為了丁大哥，便是要我砍去自己手足，也是不會皺一皺眉頭。”又想：“我這法子真笨，丁大哥的鬼魂定在笑我。可是……可是……他再也不能教我一個巧妙的法子了。”

　　耳聽寶象又已睡倒，唯恐給這惡僧聽到自己聲息，于是拔一些頭發胡子，便極慢極慢的退出一步，直花了半個時辰，才退到天井之中，又過良久，慢慢出了土地廟的後門，大雨點點滴滴的打在臉上，方始輕輕舒了口氣。

　　在廟外不用擔心給寶象聽見，拔須拔發時就快得多了，終于將滿頭長發、滿腮胡子拔了個干干淨淨。他將拔下的頭發胡須都埋在爛泥之中，以防寶象發現後起疑，摸摸自己光禿禿的腦袋和下巴，不但已非“老賊”，而且成了個“賊禿”，悲憤之下，終于也忍不住好笑，尋思：“我這麼亂拔一陣，頭頂和下巴勢必是血跡斑斑，須得好好沖洗，以免露出痕跡。”于是抬起了頭，讓雨水淋去臉上污穢。

　　又想：“我臉上是沒破綻了，這身衣服若給惡僧認了出來，終究還是糟糕。嗯，沒衣衫好換，我便學那惡僧的樣，脫得赤條條的，卻又怎地？”于是將衣衫褲子都脫了下來。烏蚕衣可不能脫，變成了只有內衣、卻無褲子的局面，當下將外衣撕開，圍在腰間，又恐寶象識得烏蚕衣的來歷，便在爛泥中打了個滾，全身涂滿污泥。

　　這時便是丁典復生，只恐一時之間也認他不出。狄云摸索到一株大樹之下，用手指在爛泥中挖了個洞，將小包袱埋在其中，暗想：“若能逃脫惡僧的毒手，獲得丁大哥平安，日後必當報答位替我裹傷、贈我銀兩首飾之人的大恩大德。可是他究竟是誰？”

　　忙到這時，天色已微微明亮。狄云悄悄向南行去，折而向西，行出里許，天已大明，眼見大雨兀自未止，料想寶象不會离廟他去，要想找一件武器，荒野中卻到哪里找去？只得拾了一塊尖銳的石片，藏在腰間，心想若能在這惡僧的要害處戮上一下，說不定也能要了他的性命。最好這惡僧已离廟他去，那是上上大吉。

　　在積水坑中一照，見到自己古怪的模樣，忍不住好笑，但隨即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凄苦。

　　心中記挂著丁典，等不得另找更合用的武器，便向東朝土地廟行去，心想：“我須得瘋瘋顛顛，裝做是本地的一個無賴漢子。”將近土地廟時，放開喉嚨，大聲唱起山歌來：

　　“對山的妹妹，聽我唱啊，

　　你嫁人莫嫁富家郎，

　　王孫公子良心壞！

　　要嫁我癩痢頭阿三，頂上光！”

　　他當年在湖南鄉間，本就擅唱山歌，湖畔田間，溪前山後，和戚芳倆不知已唱過幾千幾萬首山歌。湖南鄉間風俗，山歌都是應景即興之作，隨口而出，押以粗淺韻腳，與日常說話并無多大差別。他歌聲一出口，胸間不禁一酸，自從那一年和戚芳攜手同游以來，這山歌已五年多沒有出過他的喉頭，這時舊調重歌，眼前情景卻是希奇古怪之極。聽歌者不再是那個俏美的小師妹，而是一個赤條條、惡狠狠的大和尚。

　　他慢慢走近土地廟，逼緊了喉嚨，模擬著女聲又唱了起來：

　　“你癩痢頭阿三有啥香？

　　想娶我如花如玉小嬌娘？

　　貪圖你頭上無毛不用梳？

　　貪圖你……”

　　下面句“貪圖你”還沒唱完，寶象已從土地廟中走了出來。他將上衣圍在腰間，向外一張，要瞧瞧是誰來了，只見狄云口唱山歌而來，頭頂光禿禿的，還道他真是個癩痢頭禿子，山歌中卻是滿口自嘲，不由得好笑，叫道：“喂，禿子，你過來！”

　　狄云唱道：

　　“大師父叫我有啥事？

　　要送我金子和銀子？

　　癩痢頭阿三運氣好，

　　大師父要請我吃肥豬。”

　　他一面唱，一面走向寶象跟前，雖是勉力裝作神色自若，但一顆心忍不住劇烈异常的跳動，臉上也已變色。但寶象哪里察覺，笑嘻嘻地道：“癩痢頭阿三，你去給我找些吃的東西來，大師父重重有賞，有沒有肥豬？”

　　狄云搖搖頭，唱道：

　　“荒山野岭沒肥豬……”

　　寶象喝道：“好好說話，不許唱啊唱的。”

　　狄云伸了伸舌頭，勉力想裝出一副油腔滑調的神氣，說道：“癩痢頭阿三唱慣了山歌，講話沒那麼順當。大師父，這里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十里之內，沒有人煙。你別說想吃肥豬，便青菜白飯也是難找。這里西去十五里，有好大一座市鎮，有酒有肉，有雞有魚，大師父想吃什麼有什麼，不妨便去。”他自知無力殺得寶象，報他刀砍丁典之仇，只盼他信得自己言語，向西去尋飲食，自己便可抱了丁典尸身逃走。

　　可是大雨始終不止，刷刷刷地落在兩人身上。

　　寶象道：“你去給我找些吃的來，有酒有肉最好，否則殺只雞殺只鴨也成。”

　　狄云只挂念著丁典，嘴里“哦哦”答應，走進殿中，只見丁典的尸身已從神壇下被拖了出來，衣衫盡數撕爛，顯是曾被寶象仔細搜查過。狄云心中悲恨，再也掩飾不住，說道：“這……這里有個死人……是……是你打死的麼？”

　　他臉色大變，寶象只道他是見到死人害怕，獰笑道：“不是我打死的。你來認認，這人是誰？你認得他麼？”狄云吃了一驚，一時心虛，還道他已識破自己行藏，若不是決意保護丁典，已然發足便逃，當下強自鎮定，說道：“這人相貌很古怪，不是本村里的。”

　　寶象笑道：“他自然不是你村里的人。”突然厲聲道：“去找些吃的東西來。你不聽話，瞧佛爺不要了你的狗命？”

　　狄云見丁典尸身暫且無恙，稍覺放心，應道：“是，是！”轉身出廟，心想：“我且避他一避，只須半天不回來，他耐不住饑餓，自會去尋食物。他終不成帶了丁大哥走。他已搜查過丁大哥身邊，找不到什麼，自也可死心了。”不料只行得兩步，寶象厲聲喝道：“站住！你到哪里去？”狄云道：“我去給你買吃的啊。”寶象道：“很好！你過多久回來？”狄云道：“很快的，一會兒工夫就回來了。”寶象道：“去吧！”

　　狄云回頭向丁典的尸身望了一眼，向廟外走去。突然背後風聲微動，拍拍兩響，左右雙頰上各吃了一記耳光。幸好寶象只道他是個不會絲毫武功的鄉下漢子，下手不重；又幸好寶象身法奇快，一出手便即打中，否則狄云腦筋并不靈敏，遇到背後有人來襲，自然而然的會閃身躲避，決計來不及想到要裝作不會武功。

　　狄云吃了一驚，道：“你……你……”心想：“他既識破了，那只有拚命了。”只聽寶象道：“你身上有多少銀子，拿出來給我瞧瞧！”狄云道：“我……我……”寶象怒道：“你身上光溜溜的，諒你這窮漢也沒銀子，憑你的臭面子，又能賒得到、欠得著了？哼，你說去給我買吃的，不是存心想溜麼？”狄云聽他這麼說，反而寬心：“原來他只瞧破我去買東西是假，那倒不要緊。”寶象又道：“你這禿頭說十里之內并無人煙，又怎能去買了吃的，即刻便回？這不是明明騙我麼？哼，你給我說老實的，到底想什麼？”狄云結結巴巴地道：“我……我……見了大師父害怕，想逃回家去。”

　　寶象哈哈大笑，拍了拍長滿黑毛的胸口，說道：“怕什麼？怕我吃了你麼？”一提到這“吃”字，登時腹中咕咕直響，更餓得難受。天亮之後，他早已在廟中到處尋過了，半點可吃之物也沒有。他喃喃地連聲說了幾句：“怕我吃了你麼？怕我吃了你麼？”這般說著，眼中忽然露出凶光，向狄云上上下下地打量。

　　狄云給這眼光只瞧得滿身發毛，已猜到惡僧心中在打什麼主意。寶象果然正在想：“人肉滋味本來不錯，人心人肝更加好吃，眼前現成有一口豬在這里，干麼不宰了吃？”

　　狄云心下不住叫苦：“我給他殺了，倒也沒什麼。瞧這惡僧的模樣，顯是要將我煮來吃了，這可冤得狠了。我跟你拼了。”可是，拼命一定被殺，殺了之後，仍是給他吃下肚中，那又有什麼分別？只見寶象雙眼中凶光大熾，嘿嘿獰笑，邁步走來。

　　狄云見他一步步逼來，一張丑臉越發顯得猙獰可怖，也是一步步退縮。寶象笑道：“嘿嘿，你這瘦鬼，吃起來滋味一定不好。這死尸還比你肥胖些，只可惜死尸有毒，吃不得。沒法子，沒肥豬，瘦豬也只好將就著對付。”一伸手，抓住了狄云左臂。

　　狄云奮力掙扎，卻哪里掙扎得開？心中焦急恐懼，真是難以形容。經過這幾年來的慘受折磨，早已并不如何怕死，但想到要給這惡僧活生生地吃下肚去，實是不寒而栗。

　　寶象眼見狄云無法逃脫，心想不如先叫他燒好湯水，然後再行下手宰殺，只可惜這人不會自己宰殺自己，再將自己燒成一大碗紅燒人肉，雙手恭恭敬敬的端將上來，便道：“我殺了你來吃，有兩個法子。一是生割你腿上肌肉，隨割隨烤，那麼你就要受零碎苦頭。第二個法子是一刀將你殺了，煮肉羹吃。你說哪個法子好？”

　　狄云咬牙道：“你要……將我殺了，你……你……你這惡和尚……”欲待破口大罵，卻怕他一怒之下，更讓自己慘受凌遲之苦，罵人的話到得口邊，終于忍住。

　　寶象笑道：“不錯，你知道就好，越是聽話，越死得爽快。你倔強掙扎，這苦頭可就大了。喂，癩痢頭阿三，我說啊，你去廚房里把那只鐵鑊拿來，滿滿的燒上一鑊水。”

　　狄云明知他是要用來烹食自己，還是忍不住問：“干什麼？”

　　寶象笑道：“這個就不用多問了。快去！”狄云道：“要燒水，在廚房里燒好了，拿鐵鑊出來不方便。”寶象道：“廚房里滿是灰塵、蜘蛛网，老佛爺一進去便直打噴嚏。我不瞧著你，你這小癩痢定要逃走。”狄云道：“我不逃走便是。”寶象怒道：“我說什麼，便是什麼。你膽敢不聽話？”說著一掌揮出，在他右臉上重重一擊，又將他踢了個筋頭。

　　狄云滾在地下，突然想起：“他叫我燒水，倒是個機會，等得一大鑊水燒滾，端起來潑在他身上。他赤身裸體，豈不立時燙死了？”心中存了這個主意，登時不再恐懼，便到廚房去將一只破鑊端了出來。見那鐵鑊上半截已然殘破，只能裝小半鑊水，半鑊滾水只怕未必能燙死這惡僧，但想就算整他不死，燙他個半死不活也是好的。

　　他將鐵鑊端到殿前天井中，接了檐頭雨水，先行洗刷干淨，然後裝載雨水，直到水齊破口，無法再裝為止。

　　寶象贊到：“好極，好極！癩痢頭阿三，我倒真不舍得吃了你。你這人做事干淨利落，煮人肉羹是把好手！”

　　狄云苦笑道：“多謝大師父夸獎。”拾了七八塊磚頭，架在鐵鑊下面。破廟中多的是破桌斷椅，狄云急于和寶象一決生死，快手快腳地執起破舊木料，堆在鐵鑊之下。可是要尋火種，卻是難了。狄云張開雙手，作個無可奈何的神態。

　　寶象道：“怎麼？沒火種嗎？我記得他身上有的。”說著向丁典的尸身一指。狄云見丁典的大腿被寶象砍得血肉模糊，胸中一股悲憤之氣直沖上來，轉頭向寶象狠狠瞪視，恨不得扑上前去咬他幾口。寶象卻似老貓捉住了耗子一般，要玩弄一番，這才吃掉，對狄云的憤怒絲毫不以為意，笑吟吟地道：“你找找去啊。若是生不了火，大和尚吃生肉也成。”

　　狄云俯下身去，在丁典的衣袋中一摸，果然摸到兩件硬硬的小物，正是一把火刀，一塊火石，尋思：“咱二人同在牢獄之時，丁大哥身邊可沒有這兩件東西，他卻從何處得來？”翻轉火刀，見刀上鑄得有一行陽文招牌：“荊州老全興記”。狄云曾和丁典去鐵店斬斷身上銬鐐，想來便是那家鐵店的店號。狄云握了這對刀石，心道：“丁大哥顧慮周全，在鐵店中取這火刀火石，原意是和我同闖江湖之用，不料沒用上一次，便已命赴陰世。”怔怔的瞧著火刀火石，不由得潸然淚下。

　　寶象只道他發現火種後自知命不久長，是以悲泣，哈哈笑道：“大和尚是千金貴體，你前生幾生修到，竟能拿大和尚的腸胃作棺材，拿大和尚的肚皮作墳墓，福緣深厚，運氣當真不壞！快生火吧！”

　　狄云更不多言，在廟中找到了一張陳舊已極的黃紙符簽，放在火刀、火石之旁，便打著了火。火焰燒到黃紙簽上，本來被灰塵掩蔽著的字跡露了出來，只見簽上印著“下下”、“求官不成”、“婚姻難諧”、“出行不利”、“疾病難愈”等字樣，片刻之間，火舌便將紙簽燒去了半截。狄云心想：“我一生不幸，不用求簽便知道了。”當即將紙簽去點燃了木片，鑊底的枯木漸燒漸旺。

　　鐵鑊中的清水慢慢生出蟹眼泡沫，他知這半鑊水過不到一炷香時分便即沸滾。他心神緊張，望望那水，又望望寶象裸露著的肚皮，心想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一雙手不自禁地打起顫來。終于白氣蒸騰，破鑊中水泡翻涌。狄云站直身子，端起鐵鑊，雙手一抬，便要向寶象頭上淋去。

　　豈知他身形甫動，寶象已然驚覺，十指伸出，搶先抓住了他的手腕，厲聲喝道：“干什麼？”狄云不會說謊，用力想將滾湯往寶象身上潑去，但手腕給抓住了，便似套在一雙鐵箍中一般，竟移動不得分毫。

　　寶象若要將這鑊滾湯潑在狄云頭上，只須手臂一甩，那是輕而易舉之事，但卻可惜了這半鑊熱湯，淋死了這癩痢頭阿三，自己重新燒湯，未免麻煩。他雙臂微一用勁，平平下壓，將鐵鑊放回原處，喝道：“放開了手！”

　　狄云如何肯放下鐵鑊，雙手又是運勁一奪。寶象右足踢出，砰的一聲，將他踢得直跌出去，頭後腳前，撞入神壇之下。寶象心想：“這癩痢頭手勁倒也不小。”這時也不加細想。喝道：“老子要宰你了。乖乖地自己解去衣服，省得老子費事。”

　　狄云摸出腰間藏著的尖石，便想沖出去與這惡僧一拼，忽見神壇腳邊兩只老鼠肚子向天，身子不住抽搐，將死未死，這一下陡然在黑暗中看到一絲光明，叫道：“我捉到了兩只老鼠，給你先吃起來充饑，好不好？老鼠的滋味可鮮得緊呢，比狗肉還香。”寶象道：“什麼？是老鼠？是死的還是活的？”狄云生怕他不吃死鼠，忙道：“自然是活的，還在動呢，只不過給我捏得半死不活了。”抓住兩只老鼠，從神壇下伸手出來給他看。

　　寶象曾吃過老鼠，知道鼠肉之味與瘦豬肉也差不多，眼見這兩頭老鼠毫不肥大，想是破廟之中無甚食物之故，一時沉吟未決。

　　狄云道：“大師父，我給你剝了老鼠皮，煮一大碗湯喝，包你又快又美。”

　　寶象是個大懶人，要他動手殺人洗剝，割切煮食，想起來就覺心煩，聽狄云說給他煮老鼠湯，倒是投其所好，道：“兩只老鼠不夠吃，你再去多捉幾只。”

　　狄云心想：“我現下武功已失，手腳不靈，老鼠哪捉得到？”但好容易出現了一線生機，決不能放過，忙道：“大師父，我給你先煮了這兩只大老鼠作點心，立刻再捉！”

　　寶象點頭道：“那也好，要是我吃得個飽，饒你一命，又有何妨？”

　　狄云從神壇下鑽了出來，說道：“我借你的刀子一用，切了老鼠的頭。”

　　寶象渾沒當這鄉下小禿子是一回事，向單刀一指，說道：“你用罷！”跟著又補上一句：“你有膽子，便向老子砍上幾刀試試！”

　　狄云本來确有搶到單刀、回身便砍之意，但給他先行點破，倒不敢輕舉妄動了，兩刀砍下鼠頭，開膛破肚，剝下鼠皮，將老鼠的腸胃心肺一并用雨水洗得干淨，然後放入鑊中。

　　寶象連連點頭，說道：“很好，很好。你這禿頭，煮老鼠湯是把好手。快再去捉幾只來。”狄云道：“好，我去捉。”轉身向後殿走去。寶象道：“你若想逃走，我定將你身上的肉，一塊塊活生生地割下來吃了。”狄云道：“捉不到老鼠捉田雞，江里有魚有蝦，什麼都能吃。我服侍你大師父，吃得飽飽的，舒舒服服，何必定要吃我？癩痢頭阿三身上有瘡有癩，吃了擔保你拉肚子，發寒熱。”寶象道：“哼，別讓我等得不耐煩了。喂，你不能走出廟去，知不知道？”

　　狄云大聲答應，爬在地下，裝著捕老鼠的神態，慢慢爬到後殿，站直了身子。他東張西望，想找個隱蔽處躲了起來，從後門望出去，見左首有個小小池塘，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快步奔去，輕輕溜入池塘，只露出口鼻在水面透氣，更抓些浮萍亂草，堆在鼻上。

　　他自幼生于江濱，水性倒是極好，只可惜這地方离江太遠，否則躍入大江之中，順流而下，寶象無論如何追趕不上。

　　過了好一會，只聽得寶象叫道：“好湯！老鼠湯不錯。可惜老鼠太少。小禿子阿三，捉到了老鼠沒有？”叫了幾聲，跟著便大聲咒罵起來。狄云將右耳伸出水面，聽他的動靜。但聽他滿口污言穢語，罵得粗俗不堪，跟著踢踢噠噠，踏著泥泞尋了出來。只跨得幾步，便到了池塘邊。狄云哪里還敢露面，捏住了鼻子，全身鑽在水底。幸好那池塘生滿了青萍水藻，他一沉入塘底，在上面便看不到了。

　　但水底不能透氣，他一直熬到忍無可忍，終于慢慢探頭上來，想輕輕吸一口氣，剛吸得半口，忽喇一聲，一只大手抓將下來，已抓住了他後頸。寶象大罵：“不把你的小禿子割成十七八塊，老子不是人。你膽敢逃走！”狄云反手抱住他胳臂，一股勁兒往池塘內拉扯。寶象沒料到他竟敢反抗，塘邊泥泞，腳下一滑，扑通一聲，跌入了塘中。

　　狄云大喜，使勁將他背脊往水中按去。只是池塘水淺，寶象人又高大，池水淹不過頂，他一踏到塘底，反手便扣住狄云手腕，跟著左手將他頭掀下水去。狄云早豁出了性命不要，人在水底，牢牢抱住了寶象身子，說什麼也不放手。寶象一時倒給他弄得無法可施，破口大罵，一不小心，吞進了幾口污水，怒氣更盛，提起拳頭，直往狄云背上擂去。

　　狄云只覺這惡僧一拳打來，雖給塘水阻了一阻，力道輕了些，卻也疼痛難忍，只要再挨得幾拳，非昏去不可。他絕無還手之力，只有將腦袋去撞寶象的胸膛。

　　正糾纏得不可開交，突然之間，寶象大叫一聲：“啊喲！”抓住狄云的手慢慢放松，舉在半空的拳頭也不擊落，竟緩緩地垂下，跟著身子挺了幾挺，沉入了塘底。

　　狄云大奇，忙掙扎著起來，只見寶象一動不動，顯已死了。他驚魂未定，不敢去碰他身子，遠遠站在池塘一邊觀看。只見寶象直挺挺地躺在塘底，一動也不再動，隔了良久，看來真的已死，狄云兀自不敢放心，捧起塊石頭擲到他身上，見仍是不動，才知不是裝死。

　　狄云爬上岸來，猜不透這惡僧到底如何會忽然死去，心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難道我的神照功已然大有威力，自己可還不知？在他胸口撞得幾頭，便送了他的性命？”試一運氣，只覺“足少陽膽經”一脈中的內息，行到大腿“五里穴”，無論如何便不上行，而“手少陽三焦經”一脈，內息行到上臂“清冷淵”也即遇阻滯。比之在獄中時只有反見退步，想是這幾日來心神不定，擱下了功夫所致。顯然，要練成神照功，時日火候還差得很遠。

　　他怔怔地站在池塘之旁，對眼前的情景始終不敢相信是真事。但見雨點一滴滴地落在池塘水面，激成一個個漪漣。寶象的尸身躺在塘底，了無半點生氣。

　　呆了一陣，回到殿中，只見鐵鑊下的柴火已經熄滅，鐵鑊旁又有兩只老鼠死在地下，肚皮朝天，耳朵和後足兀自微微抖動。狄云心想：“原來寶象自己倒捉到了兩只老鼠，沒福享受，便給我打死了。”見鑊中尚有碗許殘湯，是寶象喝得剩下來的，他肚中正饑，端起鐵鑊，張口便要去喝老鼠湯。突然之間，鼻中聞到一陣奇特的香氣。

　　他一呆之下，雙手持著鐵鑊，縮嘴不喝，尋思：“這是什麼香氣？我聞到過的，那決不是什麼好東西。”再聞了聞老鼠湯中的奇香，登時省悟，大叫一聲：“好運氣！”雙手一抬，將鐵鑊向天井中拋了出去，轉過身來，向著丁典的尸身含淚說道：“丁大哥，你雖在死後，又救了兄弟一命。”

　　在千鈞一發的瞬息之間，他明白了寶象的死因。

　　丁典中了“金波旬花”的劇毒，全身血肉都含奇毒。寶象刀砍丁典尸身，老鼠在傷口中噬食血肉。老鼠食後中毒而死，寶象煮鼠為湯而食，跟著便也中毒。兩人在池塘中糾纏斗毆，寶象突然毒發身亡。眼前鐵鑊旁這兩頭死鼠，也是喝了鑊中的毒湯而死的。

　　狄云心想：“倘若那金波旬花不是有這麼一股奇怪的香氣，倘若我心思轉得稍慢片刻，這毒湯已然喝下肚去了。”

　　又想：“我第一次聞到這‘金波旬花’的香氣，是在凌小姐的靈堂之中，凌知府涂了在他女兒的棺木上。丁大哥以前卻曾聞過的，曾中過毒，第二次怎能不知？是了，那時丁大哥見到凌小姐的棺木，心神大亂，甚麼都不知道了。”

　　他曾數度萬念俱灰，自暴自棄，不想再活在人世，但此刻死里逃生，卻又慶幸不已。天空仍是烏云重重疊疊，大雨如注，心中卻感到了一片光明，但覺只須留得一條命在，便有無盡歡樂，無限風光。

　　他定了定神，先將丁典的尸身端端正正的放在殿角，然後出外將寶象的尸身從池塘里拉了起來，挖個坑埋了。回到殿中，只見寶象的衣服搭在神壇之上，壇上放著一個油布小包，另有十來兩碎銀子。

　　他好奇心起，拿過油布小包，打了開來，見里面又包著一層油紙，再打開油紙，見是一本黃紙小書，封皮上彎彎曲曲的寫著幾行字不象字、圖不象圖的花樣，也不知是什麼。翻將開來，見第一頁上繪著一個精瘦干枯的裸體男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面目極是詭异，旁邊注滿了五顏六色的怪字，形若蝌蚪，或紅或綠。狄云瞧著圖中男子，見他鉤鼻深目，曲發高額，不似中土人物，形貌甚是古怪，而怪异之中，更似蘊藏著一股吸引之力，令人不由自主地心旌搖動，神不守舍。他看了一會，便不敢再看。

　　翻到第二頁，見上面仍是繪著這個裸體男子，只是姿式不同，左足金雞獨立，右足橫著平伸而出，雙手反在身後，左手握著右耳，右手握著左耳。一路翻將下去，但見這裸體人形的姿式越來越怪，花樣變幻無窮，有時雙手撐地，有時飛躍半空，更有時以頭頂地倒立，下半身卻憑空生出六條腿來。到了後半本中，那人手中卻持了一柄彎刀。

　　他回頭翻到第一頁，再向圖中那人臉上細瞧，見他舌尖從左邊嘴角中微微伸出，同時右眼張大而左眼略眯，臉上神情十分古怪，便因此而生。他好奇心起，便學著這人的模樣，也是舌尖微吐，右眼張而左眼閉，這姿式一做，只覺得顏面十分舒暢，再向圖形中看去時，隱隱見到那男子身上有幾條極淡的灰色細線，繪著經脈。狄云心道：“是了，原來這人身上不繪衣衫，是為了要顯出經脈。”

　　丁典在獄中授他神照功之時，曾將人身的經脈行走方位，解說得極是詳細明白，練這項最上乘的內功，基本關鍵便在于此。他早已記得熟了，這時瞧著圖中人身上的經脈線路，不由自主便調運內息，體內一股細微的真氣便依著那經脈運行起來。

　　尋思：“這經脈運行的方位，和丁大哥所授的恰恰相反，那只怕不對。”但隨即轉念：“我便試他一試，又有何妨？”當即催動內息，循圖而行，片刻之間，便覺全身軟洋洋的，說不出的輕快舒暢。他練神照功時，全神貫注的凝氣而行，那內息便要上行一寸、二寸，也是萬分艱難，但這時照著圖中的方位運行，霎時之間便如江河奔流，竟絲毫不用力氣，內息自然運行。他心中又驚又喜：“怎麼我體內竟有這樣的經脈？莫非連丁大哥也不知麼？”跟著又想：“這本冊子是那惡和尚的，而書上文字圖形又都邪里邪氣，定不是什麼正經東西，還是別去沾惹的為是。”

　　但這時他體內的內息運行正暢，竟不想就此便停，心中只想：“好罷，只玩這麼一次，下次不能再玩了。”漸漸覺得心曠神怡，全身血液都暖了起來，又過一會，身子輕飄飄地，好似飽飲了烈酒一般，禁不住手舞足蹈，口中嗚嗚嗚地發出低聲呼叫，腦中一昏，倒在地下，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過了良久良久，這才知覺漸復，緩緩睜開眼來，只覺日光照耀，原來大雨早停，太陽晒進殿來。狄云一躍而起，只覺精神勃勃，全身充滿了力氣，心想：“難道這本冊子上的功夫，竟有這般好處？不，不！我還是照丁大哥所授的功夫用心習練才是，這種邪魔歪道，一沾上身，說不定後患無窮。”拿起冊子，要想伸手撕碎，但想了一想，總覺其中充滿秘奧，不舍得便此毀去。

　　他整理一下衣衫，但見破爛已極，實在難以蔽體，見寶象的僧衣和褲子搭在神壇之上，倒是完好，于是取過來穿在身上。雖然穿了這惡僧的僧袍，心中甚覺別扭，但總胜于褲子上爛了十七八個破洞，連屁股也遮不住。他將那本冊子和十多兩碎銀都揣在懷里，到大樹下的泥坑中將那包首飾和銀兩挖了出來收起，抱起丁典的尸身，走出廟去。

　　行出百余丈，迎面來了一個農夫，見到他手中橫抱著一個死尸，不由得大吃一驚，一失足便摔在田中，滿身泥泞地掙扎起來，一足高一足低地快步逃走。

　　狄云知道如此行走，必定惹事，但一時卻也想不出甚麼良策。幸好這一帶甚是荒僻，一路走去，不再遇到行人。他橫抱著丁典，心下只想：“丁大哥，丁大哥，我舍不得和你分手，我舍不得和你分手。”

　　忽聽得山歌聲起，遠遠有七八名農夫荷鋤走來，狄云急忙一個箭步，躲入山旁的長草之中，待那些農夫走過，心想：“若不焚了丁大哥的遺體，終究不能完成他與凌小姐合葬的心愿。”到山坳中拾些枯枝柴草，一咬牙，點燃了火，在丁典尸身旁焚燒起來。

　　火舌吞沒了丁典頭發和衣衫，狄云只覺得這些火焰是在燒著自己的肌肉，扑在地下，咬著青草泥土，淚水流到了草上土中，又流到了他嘴里……

　　狄云細心撿起丁典的骨灰，鄭重包在油紙之中，外面再裹以油布。這油紙油布本是寶象用來包藏那本黃紙冊子的。包裹外用布條好好的縛緊了，這才貼肉縛在腰間。再用手挖了一坑，將剩下的灰燼撥入坑中，用土掩蓋了，拜了幾拜。

　　站起身來，心下茫然：“我要到哪里去？”世上的親人，便只師父一人，自然而然的想起：“我且回沅陵去尋師父。”師父刺傷萬震山而逃去，料想不會回歸沅陵老家，必是隱姓埋名，遠走高飛。但這時除了回沅陵去瞧瞧之外，實在想不出還有旁的什麼地方可去。

　　當下轉上了大路，向鄉人一打聽，原來這地方叫做程家集，是在湖北監利縣之北，要到湖南，須得先過長江。

　　狄云到了市集，取出碎銀買些面食吃了，來到渡口，搭船過江，回想昨日過江時逃避寶象的追趕，何等驚慌，今日卻悠悠閒閒的重過長江，相隔不過一日，情景卻全然不同了。

　　渡船靠了南岸，狄云上得岸來，只聽得喧嘩叫嚷，人頭涌涌，不少人吵成一團，跟著砰砰聲響，好些人打了起來，狄云好奇心起，便走近去瞧瞧熱鬧。

　　只見人叢之中，七八條大漢正圍住一個老者毆打。那老者青衣羅帽，家人裝束。那七八條漢子赤足短衣，身邊放著短秤魚簍，顯然都是魚販。狄云心想這是尋常打架，沒什麼好瞧的，正要退開，只見那老人家飛足將一名壯健魚販踢了個筋斗，原來他竟身有武功。

　　這一來，狄云便要瞧個究竟了。只見那老家人以寡敵眾，片刻間又打倒了三名魚販。旁邊瞧著的魚販雖眾，一時竟無人再敢上前。忽聽得眾魚販歡呼起來，叫道：“頭兒來啦，頭兒來啦！”只見江邊兩名魚販飛奔而來，後面跟著三人。那三人步履頗為沉穩，狄云一眼瞧去，便知是身有武功之人。

　　那三人來到近前，為首一人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蜡黃的臉皮，留著一撇鼠須，向倒在地下哼哼唧唧的幾名魚販望了一眼，說道：“閣下是誰，仗了誰的勢頭，到我們華容縣來欺人？”他這幾句話是向那老家人說的，可是眼睛向他望也沒望上一眼。原來過江之後，這里已是湖南華容縣地界。

　　那老家人道：“我只是拿銀子買魚，什麼欺人不欺人的？”那頭兒向身旁的魚販問道：“干麼打了起來？”那魚販道：“這老家伙硬要買這對金色鯉魚。我們說金色鯉魚難得，是頭兒自己留下來合藥的。這老家伙好橫，卻說非買不可。我們不賣，他竟動手便搶。”

　　那頭兒轉過身來，向那老家人打量了幾眼，說道：“閣下的朋友，是中了藍砂掌麼？”那老家人一聽，臉色變了，說道：“我不知道什麼紅砂掌、藍砂掌。我家主人不過想吃鯉魚下酒，吩咐我拿了銀子來買魚。普天下可從來沒有什麼魚能賣、什麼魚又不能賣的規矩？”

　　魚販頭兒冷笑道：“真人面前說什麼假話？閣下尊姓大名，能見告麼？倘若是好朋友，別說這兩尾金色大鯉魚可以奉送，在下還可以送上一粒專治藍砂掌的‘玉肌丸’。”

　　那老家人臉色更是驚疑不定，隔了半晌，才道：“閣下是誰，如何知道藍砂掌，如何又有玉肌丸？難道，難道……”魚販頭兒道：“不錯，在下和那使藍砂掌的主兒，确是有三分淵源。”

　　那老家人更不打話，身形一起，伸手向一只魚簍抓去，行動極是迅捷。魚販頭兒冷笑道：“有這麼容易！”呼的一掌，便往他背心上擊了過去。老家人回掌一抵，借勢借力，身子已飄在數丈之外，提著魚簍，急步疾奔。那魚販頭兒沒料到他有這一手，眼見追趕不上，手一揚，一件暗器帶著破空之聲，向他背心急射而去。

　　那老家人奪到鯉魚，滿心歡喜，一股勁兒的發足急奔，沒想到有暗器射來。魚販頭子發射的是一枚瓦楞鋼鏢，他手勁大，去勢頗急。狄云眼見那老家人不知閃避，心中不忍，順手提起地下一只魚簍，從側面斜向鋼鏢擲去。

　　他武功已失，手上原沒多少力道，只是所站地位恰到好處，只聽得卜的一聲響，鋼鏢插入了魚簍。那魚簍向前又飛了數尺，這才落地。

　　那老家人聽得背後聲響，回頭一瞧，只見那魚販頭子手指狄云，罵道：“兀那小賊禿，你是哪座廟里的野和尚，卻來理會長江鐵网幫的閒事？”

　　狄云一怔：“怎地他罵我是小賊禿了？”見那魚販頭子聲勢洶洶，又說到什麼“長江鐵网幫”，記得丁大哥常自言道，江湖上各種幫會禁忌最多，若是不小心惹上了，往往受累無窮。他不愿無緣無故的多生事端，便拱手道：“是小弟的不是，請老兄原諒。”

　　那魚販頭子怒道：“你是什麼東西，誰來跟你稱兄道弟？”跟著左手一揮，向下的魚販道：“將這兩人都給我拿下了。”

　　便在此時，只聽得叮當叮當，叮玲玲，叮當叮當，叮玲玲一陣鈴聲，兩騎馬自西向東，沿著江邊馳來。那老家人面有喜色，道：“我家主人親自來啦，你跟他們說去。”

　　魚販頭子臉色一變，道：“是‘鈴劍雙俠’？”但隨即臉色轉為高傲，道：“是‘鈴劍雙俠’便又怎地？還輪不到他們到長江邊上來耀武揚威。”

　　說話未了，兩乘馬已馳到身前。狄云只覺眼前一亮，但見兩匹馬一黃一白，都是神駿高大，鞍轡鮮明。黃馬上坐著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男子，一身黃衫，身形高瘦。白馬上乘的是個少女，二十歲上下年紀，白衫飄飄，左肩上懸著一朵紅綢制的大花，臉色微黑，相貌卻極為俏麗。兩人腰垂長劍，手中都握著一條馬鞭，兩匹馬一般的高頭長身，難得的是黃者全是黃，白者全是白，身上竟無一根雜毛。黃馬頸下挂了一串黃金鸞鈴，白馬的鸞鈴則是白銀所鑄，馬頭微一擺動，金鈴便發出叮當叮當之聲，銀鈴的聲音又是不同，叮玲玲、叮玲玲的，更為清脆動聽。端的是人俊馬壯。狄云一生之中，從未見過這般齊整標致的人物，不由得心中暗暗喝一聲采：“好漂亮！”

　　那青年男子向著那老者道：“水福，鯉魚找到了沒有？在這里干什麼？”那老家人道：“汪少爺，金色鯉魚找到了一對，可是……可是他們偏偏不肯賣，還動手打人。”

　　那青年一瞥眼見到地下魚簍上的那枚鋼鏢，說道：“嘿，誰使這般歹毒的暗器？”馬鞭一伸，鞭絲已卷住鋼鏢尾上的藍綢，提了回來，向那少女道：“笙妹，你瞧，是見血封喉的‘蝎尾鏢’！”

　　那少女道：“是誰用這鏢了？”話聲甚是清亮。

　　那魚販頭子微微冷笑，右手緊握腰間單刀刀柄，說道：“鈴劍雙俠這幾年闖出了好大的名頭，長江鐵网幫不是不知。可是你們想欺到我們的頭上，只怕也沒這麼容易。”他語氣硬中帶軟，顯然不愿與鈴劍雙俠發生爭端。

　　那少女道：“這種蝎尾鏢蝕心腐骨，太過狠毒，我爹爹早說過誰也不許再用，難道你不知道麼？幸好你不是用來打人，打魚簍子練功夫，還不怎樣。”

　　水福道：“小姐，不是的。這人發這毒鏢射我。多蒙這位小師父斜刺里擲了這只魚簍過來，才擋住了毒鏢。要不然小的早已沒命了。”他一面說，一面指著狄云。

　　狄云暗暗納悶：“怎地一個叫我小師父，一個罵我小賊禿，我幾時做起和尚來啦？”

　　那少女向狄云點了點頭，微微一笑，示意相謝。狄云見她一笑之下，容如花綻，更是嬌艷動人，不由得臉上一熱，很感羞澀。

　　那青年聽了水福之言，臉上登時如罩了一層嚴霜，向那魚販頭子道：“此話當真？”不等待對方回答，馬鞭一振，鞭上卷著的鋼鏢疾飛而出，風聲呼呼，拍的一聲，釘在十數丈外的一株柳樹之上，手勁之強，實足驚人。

　　那魚販頭子兀自口硬，說道：“逞什麼威風了？”那青年公子喝道：“便是要逞這威風！”提起馬鞭，向他劈頭打落，那魚販頭子舉刀便格。不料那公子的馬鞭忽然斜出向下，著地而卷，招數變幻，直攻對方下盤。魚販頭子急忙躍起相避。這馬鞭竟似是活的一般，倏的反彈上來，已纏住了他右足。那公子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點，胯下黃馬立時向前一沖。那魚販頭子的下盤功夫本來甚是了得，這青年公子就算用鞭子纏住了他，也未必拖得他倒。但這公子先引得他躍在半空，使他根基全失，這才揮鞭纏足，那黃馬這一沖有千斤之力，魚販頭子力氣再大，也是禁受不起，只見他身軀被黃馬拉著，凌空而飛。眾魚販大聲吶喊，七八個人隨後追去，意圖救援。

　　那黃馬縱出數丈，將那馬鞭崩得有如弓弦，青年公子蓄勢借力，振臂一甩，那魚販頭子便如騰云駕霧般飛了出去。他空有一身武功，卻是半點使不出來，身子不由自主的向江中射去。岸上眾人大驚之下，齊聲呼喊。只聽得扑通一聲，水花濺起老高，魚販頭子摔入了江中，霎時間沉入水底，無影無蹤。

　　那少女拍手大笑，揮鞭沖入魚販群中，東抽一記，西擊一招，將眾魚販打得跌跌撞撞地四散奔逃。魚簍魚网撒了一地，鮮魚活蝦在地上亂爬亂跳。

　　那魚販頭子一生在江邊討生活，水性自是精熟，從江面上探頭出來，已在下游數十丈之外，污言穢語地亂罵，卻也不敢上岸再來廝打。

　　水福提起盛著金鯉的魚簍，打開蓋子，歡歡喜喜地道：“公子請看，紅嘴金鱗，難得又這般肥大。”那青年道：“你急速送回客店，請花大爺應用救人。”水福道：“是。”走到狄云身前，躬了躬身，道：“多謝小師父救命之恩。不知小師父的法名怎生稱呼？”狄云聽他左一句小師父，右一句小師父，叫得自己心中發毛，一時答不上話來。那青年道：“快走，快走。千萬不能耽擱了。”水福道：“是。”不及等狄云答話，快步去了。

　　狄云見這兩位青年男女人品俊雅，武藝高強，心中暗自羡慕，頗有結納之意，只是對方并不下馬，想要請教姓名，頗覺不便。正猶豫間，那公子從懷中掏出一錠黃金，說道：“小師父，多謝你救了我們老家人一命。這錠黃金，請師父買菩薩座前的香油罷。”輕輕一拋，將金子向狄云投了過來。狄云左手一抄，便已接住，向他回擲過去，說道：“不用了。請問兩位尊姓大名。”

　　那青年見他接金擲金的手法，顯是身有武功，不等金子飛到身前，馬鞭揮出，已將這錠黃金卷住，說道：“師父既然也是武林中人，想必得知鈴劍雙俠的小名。”

　　狄云見他抖動馬鞭，將那錠黃金舞弄得忽上忽下，神情舉止，頗有輕浮之意，便道：“適才我聽那魚販頭子稱呼兩位是鈴劍雙俠，但不知閣下尊姓大名。”那青年怫然不悅，心道：“你既知我們是鈴劍雙俠，怎會不知我的姓名？”口中“嗯”了一聲，也不答話。

　　便在此時，一陣江風吹了過來，拂起狄云身上所穿僧袍的衣角。

　　那少女一聲驚噫，道：“他……他是西藏青教的……的……血刀惡僧。”那青年滿臉怒色，道：“不錯。哼，滾你的罷！”

　　狄云大奇，道：“我……我……”向那少女走近一步，道：“姑娘你說什麼？”那少女臉上現出又驚又怒的神態，道：“你……你……你別走近我，滾開。”狄云心中一片迷惘，問道：“什麼？”反而更向她走近了一步。

　　那少女提起馬鞭，刷的一聲，從半空中猛擊下來。狄云萬料不到她說打便打，轉頭欲避，已然不及，刷的一聲響處，這一鞭著著實實的打在臉上，從左額角經過鼻梁，通向右邊額角，擊得好不沉重。狄云驚怒交集，道：“你……你干麼打我？”見那少女又揮鞭打來，伸手便欲去奪她馬鞭，不料這少女鞭法變幻，他右手剛探出，馬鞭已纏上了他頭頸。

　　跟著只覺得後心猛地一痛，已被那青年公子從馬上出腿，踢了一腳，狄云立足不定，向前便倒。那公子催馬過來，縱馬蹄往他身上踹去。狄云百忙中向外一滾，昏亂中只聽得銀鈴聲叮玲玲的響了一下，一條白色的馬腿向自己胸口踏將下來。狄云更無思索余地，情知這一腳只要踹實了，立時便會送命，彎身一縮，但聽得喀喇一聲，不知斷了什麼東西，眼前金星飛舞，什麼也不知道了。

　　待得他神智漸復，醒了過來，已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迷迷糊糊中撐手想要站起，突然左腰一陣劇痛，險些又欲暈去，跟著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他慢慢轉頭，只見右腿褲腳上全是鮮血，一條腿扭得向前彎轉。他好生奇怪：“這條腿怎會變成這個樣子？”過了一會，這才明白：“那姑娘縱馬踹斷了我的腿。”

　　他全身乏力，腿上和背心更是痛得厲害，一時之間自暴自棄的念頭又生：“我不要活了，便這麼躺著，快快死了才好。”他也不呻吟，只盼速死。可是想死卻并不容易，甚至想昏去一陣也是不能，心中只想：“怎麼還不死？怎麼還不死？”

　　過了良久良久，這才想到：“我跟他二人無冤無仇，沒半點地方得罪了他們，正說得好好的，干麼忽然對我下這毒手？”苦苦思索，心中一片茫然，實無絲毫頭緒，自言自語：“我就是這麼蠢，倘若丁大哥在世，就算不能助我，也必能給我解說這中間的道理。”

　　一想起丁典，立時轉念：“我答應了丁大哥，將他與凌小姐合葬。這心愿未了，我無論如何不能便死。”伸手到腰間一摸，發覺丁典的骨灰包并沒給人踢破，心下稍慰，用力坐起身來，喉頭一甜，又是鮮血上涌。他知道多吐一口血，身子便衰弱一分，強自運氣，想將這口血壓將下去，卻覺口中咸咸的，一張嘴，又是一灘鮮血傾在地下。

　　最痛的是那條斷腿，就象幾百把小刀不住在腿上砍斬，終于連爬帶滾地到了柳蔭下，心想：“我不能死，說什麼也得活下去。要活下去便得吃東西。”見地下的魚蝦早已停止跳動，死去多時，便抓了幾只蝦塞入口中，胡亂咀嚼，心想：“先得接好斷腿，再想法子快快离開。”

　　游目四顧，見眾魚販拋在地下的各樣物事兀自東一件、西一件地散著，于是爬過去取了一柄短槳，又取過一張漁网，先將漁网慢慢拆開，然後搬正自己斷腿，將短槳靠在腿旁，把漁网的麻繩纏了上去。纏一會，歇一會，每逢痛得要暈過去時，便閉目喘氣，等力氣稍長，又再動手。

　　好容易綁好斷腿，心想：“要養好我這條腿，少說也得兩個月時光。卻到哪里去養息才好？”瞥眼見到江邊的一排漁舟，心念一動：“我便住在船中，不用行走。”他生怕這批魚販回來，更遭災難困厄，雖已筋疲力盡，卻不敢稍歇，向著江邊爬去，爬上一艘漁船，解下船纜，扳動短槳，慢慢向江心划去。

　　一低頭間，只見身上一角僧袍翻轉，露出衣襟上一把殷紅帶血的短刀，乃是以大紅絲線所繡，刀頭上有三點鮮血滴下，也是紅線繡成，形狀生動，十分可怖。他驀地醒悟：“啊，是了，這是寶象惡僧的僧袍。這兩人只道我是惡僧的一伙。”一伸手，便摸到了自己光禿禿的腦袋。

　　他這才恍然，為什麼那老家人口口聲聲地稱自己為“小師父”，而長江鐵网幫的魚販頭子又罵自己為：“小賊禿”，原來自己早已喬裝改扮做了個和尚，卻兀自不覺。又想：“我衣角一翻，那姑娘便說我是西藏青教的什麼血刀惡僧。這把血刀的模樣這麼難看，這一派的和尚又定是無惡不作之人，單看寶象，便可想而知了。”

　　他無端端的給踹斷了腿，本來極是惱怒悲憤，一想明白其間的原因過節，登時便對“鈴劍雙俠”消了敵意，反覺這對青年英俠嫉惡如仇，實是大大的好人，只是這二人武功高強，人品俊雅，自己便算將誤會解釋明白了，也不配跟他們結交。

　　將漁船慢慢划出十余里，見岸旁有個小市鎮，遠遠望去，人來熙往的甚是熱鬧，心想：“這件僧衣披在身上，是個大大的禍胎，須得盡早換去了才好。”當下將船划近岸邊，撐著短槳拄地，掙扎著一跛一拐，走上岸去。市上行人見這青年和尚跛了一條腿，滿身血污，向他瞧去時臉上都露出驚疑的神色。

　　對這等冷漠疑忌的神氣，狄云這幾年來受得多了，倒也不以為意。他緩緩在街上行走，見到一家舊衣店，便進去買了一件青衣長袍，一套短衫褲。這時更換衣衫，勢須先行赤身露體，只得將青布長袍穿在僧袍之外，又買了頂氈帽，蓋住光頭，然後到西首一家小飯舖中去買飯充饑。待得在飯舖的長凳上坐定，累得幾欲暈倒，又嘔了兩大口血。

　　店伙送上飯菜，是一碗豆腐煮魚，一碗豆豉腊肉。狄云聞到魚肉和米飯的香氣，精神為之一振，拿起筷子，扒了兩口飯，挾起一塊腊肉送進口中，咀嚼得幾下，忽聽得西北角上叮當叮當、叮玲玲，叮當叮當、叮玲玲，一陣陣鸞鈴之聲響了起來。

　　他口中的腊肉登時便咽不下咽喉，心道：“鈴劍雙俠又來了。要不要迎出去說明誤會？我平白無辜的給他們縱馬踩成這般重傷，若不說個清楚，豈不冤枉？”

　　可是他這些日子中受苦太深，給人欺侮慣了，轉念便想：“我這一生受的冤枉，難道還算少了？再給他們冤枉一次，又有何妨？”但聽得鸞鈴的聲響越來越近，狄云轉過身來，面朝里壁，不愿再和他們相見。

　　便在這時，忽然有人伸手在他肩頭一拍，笑道：“小師父，你干下的好事發了，我們太爺請你去喝酒。”

　　狄云吃了一驚，轉身過來，見是四個公人，兩個拿著鐵尺鐵鏈，後面兩人手執單刀，滿臉戒備之色。狄云叫聲：“啊喲！”站起身來，順手抓起桌上一碗腊肉，劈臉向左首那公人擲去，跟著手肘一抬，掀起板桌，將豆腐、白飯、菜湯，一齊向第二名公人身上倒去，心道：“荊州府的公人追到了。我若再落在凌退思的手中，哪里還有命在？”

　　那兩名公人被他夾頭夾腦的熱菜熱湯一潑，忙向後退，狄云搶步奔了出去。但只跨得一步，腳下一個踉蹌，險些摔倒，他在惶急之際，竟忘了左腿已斷。第三名公人瞧出便宜，舉刀砍來。狄云武功雖失，對付這些公人卻還是綽綽有余，抓住他手腕一擰，已奪過了他單刀。

　　四名公人見他手中有了兵器，哪里還敢欺近，只是大叫：“采花淫僧拒捕傷人啊！”“血刀惡僧又犯了案哪！”“奸殺官家小姐淫僧在這里啊。”

　　這麼一叫嚷，市鎮上眾人紛紛過來，見到狄云這麼滿臉都是傷痕血污的可怖神情，都遠遠站著，不敢走近。

　　狄云聽得公人的叫嚷，心道：“難道不是荊州府派來捉拿我的？”大聲喝道：“你們胡說些什麼？誰是采花淫僧了？”

　　叮當叮當、叮玲玲幾聲響處，一匹黃馬、一匹白馬雙雙馳到。“鈴劍雙俠”人在馬上，居高臨下，一切早已看清。兩人一見狄云，怔了一怔，覺得面容好熟，立時便認出他便是那個血刀惡僧，只是喬裝改扮了，想要掩飾本來面目。

　　一名公人叫道：“喂，大師父，你風流快活，也不打緊，怎地事後又將人家姑娘一刀殺了？好漢一人做事一身當，跟我們到縣里去打了這樁官司罷。”另一名公人道：“你去買衣買帽，改裝易容，可都給哥兒們瞧在眼里啦。你今天是逃不走的，還是乖乖就縛的好。”狄云怒道：“你們就會胡說八道，冤枉好人。”一名公人道：“那是決計冤枉不了的。大前天晚上你闖進李舉人府中奸殺李舉人的兩位小姐，我是清清楚楚瞧見了的，眼睛眉毛，鼻頭嘴巴，沒一樣錯了，的的确确便是你。”

　　“鈴劍雙俠”勒馬站在一旁觀看。

　　“表哥，這和尚的武功沒什麼了不起啊。剛才若不是瞧在他救了水福性命的份上，早就殺了他。原來他……他竟這麼壞。”

　　“我也覺得奇怪。雖說這些惡僧在長江兩岸做了不少天理難容的大案，傷了幾十條人命，公人奈何他們不得，可是兩湖豪傑又何必這等大驚小怪？瞧這小和尚的武功，他的師父、師兄們也高明不到了哪里去。”

　　“說不定他這一伙中另有高手，否則的話，兩湖豪傑干麼要來求我爹爹出手？又上門去求陸伯伯、花伯伯、劉伯伯？”

　　“哼，這些兩湖豪傑也當真异想天開，天下又有哪一位高人，須得勞動‘落花流水’四大俠同時出手，才對付得了？”

　　“嘻嘻，勞動一下咱們‘鈴劍雙俠’的大駕，那還差不多。”

　　“表妹，你到前面去等我，讓我一個人來對付這賊禿好了。”

　　“我在這里瞧著。”

　　“不，你還是別在這里。武林中人日後說起這回事來，只說是我汪嘯風獨自出手，殺了血刀惡僧，可別把水笙水女俠牽扯在內。你知道，江湖上那些人的嘴可有多髒。”

　　“對，你想得周到，我可沒你這麼細心。”

## 第六章　血刀老祖

　　狄云見四下里閒人漸圍漸多，脫身更加難了，舉刀一揚，喝道：“快給我讓開！”左腋下撐著那條短槳，便向東首沖去。圍在街頭的閒人發一聲喊，四散奔逃。那四名公人叫道：“采花淫僧，往哪里走？”硬著頭皮追了上去。狄云單刀斜指，手腕翻處，已划傷了一名公人的手臂。那公人大叫：“拒捕殺人哪！拒捕殺人哪！”

　　水笙催馬走開。汪嘯風縱馬上前，馬鞭揚出，刷的一聲，卷住了狄云手中單刀，往外一甩。狄云手上無力，單刀立時脫手飛出。汪嘯風左臂探出，抓住了他後頸衣領，將他身子提起，喝道：“淫僧，你在兩湖做下了這許多案子，還想活命不成！”右手反按劍把，青光閃處，長劍出鞘，便要往狄云頸中砍落。

　　旁觀眾人齊聲喝采：“好極，好極！”“殺了這淫僧！”“大伙兒咬他一口出氣！”

　　狄云身在半空，全無半分抗拒之力，暗暗歎了口氣，心道：“我命中注定要給人冤枉，那也是無法可想。”眼見汪嘯風手中的長劍已舉在半空，他微微苦笑，心道：“丁大哥，不是小弟不曾盡力，實在我運氣太壞。”

　　忽聞得遠處一個蒼老干枯的聲音說道：“手下留人，休得傷他性命。”

　　汪嘯風回過頭去，見是一個身穿黃袍的和尚。那和尚年紀極老，尖頭削耳，臉上都是皺紋，身上僧袍的質地顏色和狄云所穿一模一樣。汪嘯風臉色一變，知是西藏血刀僧的一派，舉劍便向狄云頸中砍落，決定先殺小淫僧，再殺老淫僧。劍鋒离狄云的頭頸尚有尺許，猛覺右手肘彎中一麻，已被暗器打中了穴道。他手中長劍軟軟地垂了下來，雖是力道全無，但劍刃鋒利，仍在狄云的左頰上划了一道血痕。

　　那老僧身形如風，欺近身來，一掌將汪嘯風推落下馬，左手抓起狄云，右腿一抬，竟在平地跨上了黃馬馬背，旁人上馬，必是左足先踏上左鐙，然後右腿跨上馬背，但這老僧既不縱躍，亦不踏鐙，一抬右腿，便上了馬鞍，縱馬向水笙馳去。

　　水笙聽得汪嘯風驚呼，當即勒馬。汪嘯風叫道：“表妹，快走！”水笙微一遲疑，掉轉馬頭，那老僧已騎了黃馬追到。他將狄云往水笙身後的白馬鞍子上一放，正要順手將她推落，水笙已拔出長劍，向他頭上砍下，那老僧見到她秀麗的容貌，怔了一怔，說道：“好美！”手臂一探，點中了她腰間穴道。

　　水笙一劍砍到半空，陡然間全身無力，長劍當啷一聲落地，心中又驚又怕，忙要躍下馬來，突覺腰上又是一麻，雙腿已然不聽使喚。

　　那老僧左手牽住白馬韁繩，雙腿一挾，黃馬、白馬便叮當叮當、叮玲玲、叮當叮當、叮玲玲地去了。

　　汪嘯風躺在地下，大叫：“表妹，表妹！”眼睜睜瞧著表妹被兩個淫僧擄去，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可是他全身酸軟，竭盡平生之力，也是動彈不了半分。

　　但聽得那些公人大叫大嚷：“捉拿淫僧啊！”“血刀惡僧逃走了！”“拒捕傷人啊！”

　　狄云身在馬背，一搖一晃地險些摔下，自然而然地伸手一抓，触手之處，只覺軟綿綿的，一低頭，見到抓住的卻是水笙後背腰間。水笙大驚，叫道：“惡和尚，快放手！”狄云也是一驚，急忙松手，抓住了馬鞍。但他坐在水笙身後，兩人身子無法不碰在一起。水笙只叫：“放開我，放開我！”那老僧聽得厭煩，伸過手來點了她啞穴，這麼一來，水笙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那老僧騎在黃馬背上，不住打量水笙的身形面貌，嘖嘖稱贊：“很標致，了不起！老和尚艷福不淺。”水笙嘴巴雖啞，耳朵卻是不聾，只嚇得魂飛魄散，差一點便暈了過去。

　　那老僧縱馬一路西行，盡揀荒僻之處馳去。行了一程，覺得兩匹坐騎的鸞鈴之聲太過刺耳，叮當叮當、叮玲玲的，顯然是引人來追，當即伸手出去，將金鈴、銀鈴一個個都摘了下來。這些鈴子是以金絲銀絲系在馬頸，順手一扯便扯下一枚，放入懷中之時，每只鈴子都已捏扁成塊。

　　那老僧不讓馬匹休息，行到向晚，到了江畔山坡上一處懸崖之旁，見地勢荒涼，四下里既無行人，又無房屋，當下將狄云從馬背上抱下，放在地上，又將水笙抱了下來，再將兩匹馬牽到一株大樹之下，系在樹上。他向水笙上上下下地打量片刻，笑嘻嘻地道：“妙極！老和尚艷福不淺！”這才盤膝坐定，對著江水閉目運功。

　　狄云坐在他對面，思潮起伏：“今日的遭遇當真奇怪之極。兩個好人要殺我，這老和尚卻救了我。這和尚顯然跟寶象是一路，決不是好人，他若去侵犯這姑娘，那便如何是好？”天色漸漸黑了下來，耳聽得山間松風如濤，夜鳥啾鳴，偶一抬頭便見到那老僧猶似僵尸一般的臉，心中不由得怦怦亂跳，斜過頭去，見到草叢中露出一角素衣，正是水笙倒在其中。他幾次想開口問那老僧，但見他神色儼然，用功正勤，總是不敢出聲打擾。

　　過了良久，那老僧突然徐徐站起，左足蹺起，腳底向天，右足站在地下，雙手張開，向著山凹里初升的一輪明月。狄云心想：“這姿式這在哪里見過的？是了，寶象那本小冊之中，便繪得有這個古怪的圖形。”但見那老僧如此這般站著，竟如一座石像一般，絕無半分搖晃顫抖。過得一會，只聽得呼的一聲，老僧斗然躍起，倒轉了身子落將下來。雙手在地下一撐，便頭頂著地，兩手左右平伸，雙足并攏，朝天挺立。

　　狄云覺得有趣，從懷中取出那本冊子，翻到一個圖形，月光下看來，果然便和那老僧此刻的姿式一模一樣，心中省悟：“這定是他們門中練功的法子。”

　　眼見那老僧凝神閉目，全心貫注，一個個姿式層出不窮，一時未必便能練完，狄云將冊子放回懷中，心想：“這老僧雖然救了我性命，但顯是個邪淫之徒，他擄了這姑娘來，分明不懷好意。乘著他練功入定之際，我去救了那姑娘，一同乘馬逃走。”

　　他明知此舉十分凶險，可總不能見水笙好好一個姑娘受淫僧欺辱，當下悄悄轉身，輕手輕腳地向草叢中爬去。他在牢獄中常和丁典一齊練功，知道每當吐納呼吸之際，耳聾目盲，五官功用齊失，只要那老僧練功不輟，自己救那姑娘，他就未必知覺。

　　他身子一動，斷腿處便痛得難以抵受，只得將全身重量都放在一雙手上，慢慢爬到草叢間，幸喜那老僧果然并未知覺。低下頭來，只見月光正好照射在水笙臉上。她睜著圓圓的大眼，臉上露出恐怖之極的神色。狄云生怕驚動老僧，不敢說話，當下打了手勢，示意自己前來相救。

　　水笙自被老僧擄到此處，心想落入這兩淫僧的魔手，以後只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所遭的屈辱不知將如何慘酷，苦于穴道被點，別說無法動彈，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她被老僧放在草叢之中，螞蟻蚱蜢在臉上頸中爬來爬去，已是萬分難受，這時忽見偷偷摸摸地爬將過來，只道他定然不懷好意，要對自己非禮，不由得害怕之極。狄云連打手勢，示意救她，但水笙驚恐之中，將他的手勢都會錯了意，只有更加害怕。

　　狄云伸手拉她坐起，手指大樹邊的馬匹，意思說要和她一齊上馬逃走。水笙全身軟軟地全然做不得主。狄云若是雙腿健好，便能抱了她奔下坡去，但他斷腿後自己行走兀自艱難，無論如何不能再抱一人，唯有設法解開她穴道讓她自行。只是她不明點穴解穴之法，只得向水笙連打手勢，指著她身上各處部位，盼她以眼色指示，何處能夠解穴。

　　水笙見他伸手向自己全身各處東指西指，不禁羞憤到了極點，也痛恨到極點：“這小惡僧不知想些甚麼古怪法門，要來折辱于我。我只要身子能動，即刻便向石壁上一頭撞死，免受他百端欺侮。”

　　狄云見她神色古怪，心想：“多半她也是不知。”眼前除了解她穴道之外，更無第二條脫身逃走之途，可是說什麼也不敢開口，暗道：“姑娘，我是一心助你脫險，得罪莫怪。”當下伸出手去，在她背上輕輕推拿了幾推。

　　這輕輕幾下推揉，于解穴自然毫無功效，但水笙心中的驚恐卻又增了幾分。她表哥汪嘯風自幼在她家跟她父親學藝，和她青梅竹馬，情好彌篤，父親也早說過將她許配給了表哥。兩人雖時時一起出門，行俠江湖，但互相以禮自持，連手掌也從不相触。狄云這麼推拿得幾下，她淚水已扑簌簌地流了下來。

　　狄云微微一驚，心道：“她為什麼哭泣？嗯，想必她給點穴之後，這背心的穴道一碰到便劇痛難當，因此哭了起來。我試試解她腰里的穴道。”于是伸手到她後腰，輕輕捏了幾下。這幾下一捏，水笙的眼淚流得更加多了。狄云大為惶惑：“原來腰間穴道也痛，那便怎生是好？”他知道女子身上的尊嚴，這胸頸腿腹等處，那是瞧也不敢去瞧，別說去碰了，尋思：“我沒法子解她穴道，若再亂試，那可使不得。只有背負她下坡，冒險逃走。”于是握著她雙臂，要將身子拉到自己背上。

　　水笙氣苦已極，驚怒之下，數次險欲暈去，見他提起自己手臂，顯是要來解自己衣衫，一口氣塞在胸間，呼不出去。狄云將她雙臂一提，正要拉起她身子，水笙胸口這股氣一沖，啞穴突然解了，當即叫喚：“惡賊，放開我！別碰我，放開我！”

　　這一下呼叫突如其來，狄云大吃一驚，雙手一松，將她摔在地下，自己站立不穩，一摔之下，壓在她身上。

　　水笙這麼一叫，那老僧立時醒覺，睜開眼來，見兩人滾作一團，又聽水笙大叫：“惡僧，你快一刀將姑娘殺了，放開我。”那老僧哈哈大笑，說道：“小混蛋，你性急什麼？你想先偷吃師祖的姑娘麼？”走上前來，一把抓住狄云的背心，將他提起來，走遠幾步，才將他放下，笑道：“很好，很好！我就喜歡你這種大膽貪花的少年，你斷了一條腿，居然不怕痛，還想女人，妙極，妙極，有種！很合我的脾胃。”

　　狄云被他二人誤會，當真是哭笑不得，心想：“我若說明真相，這惡僧一掌便送了我的性命。只好暫且敷衍，再想法子脫身，同時搭救這姑娘。”

　　那老僧道：“你是寶象新收的弟子，是不是？”不等狄云回答，裂嘴一笑，道：“寶象一定很喜歡你了，連他的血刀僧衣也賜給了你，他那部‘血刀秘笈’有沒有傳給你？”

　　狄云心想：“‘血刀秘笈’不知是什麼東西？”顫抖著伸手入懷，取出那本黃紙冊子。那老僧接過來翻閱一遍，又還了給他，輕拍他頭頂，說道：“很好，很好，你叫什麼名字？”狄云道：“我叫狄云。”那老僧道：“很好，很好！你師父轉過你練功的法門沒有？”狄云道：“沒有。”那老僧道：“嗯，不要緊。你師父哪里去了？”狄云哪敢說寶象不是自己師父，而且早已死了，只得隨口道：“他……他在江里乘船。”

　　那老僧道：“你師父跟你說過師祖法名沒有？”狄云道：“沒有。”那老僧道：“我法名便叫做‘血刀老祖’。你這小混蛋很能討我歡喜。你跟著師祖爺爺，包你享福無窮，天下的美貌佳人哪，要哪一個便取哪一個。”

　　狄云心想：“原來他是寶象的師父。”問道：“他們罵你……罵咱們是‘血刀惡僧’，師……師祖是咱們這一派的掌教了？”血刀老祖笑道：“嘿嘿，寶象這混蛋的口風也真緊，家門來歷，連自己心愛的徒兒也不給說。咱們這一派是西藏青教中的一支，叫做血刀門。你師祖是這一門的第四代掌教。你好好兒學功夫，第六代掌教說不定便能落在你的身上。嗯，你的腿斷了，不要緊，我給你治治。”

　　他解開狄云斷腿的傷處，將斷骨對准，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出些藥末，敷在傷處，說道：“這是本門秘制的接骨傷藥，靈驗無比，不到一個月，斷腿便平復如常。咱們明兒上荊州府去，你師父也會來齊。”狄云心中一驚：“荊州我可去不得。”

　　血刀老祖包好狄云的傷腿，回頭向水笙瞧瞧，笑道：“小混蛋，這妞兒相貌挺美，不壞，當真不壞。她自稱什麼‘鈴劍雙俠’。她老子水岱自居名門正派，說是中原武林中的頂兒尖兒人物，不自量力地要跟咱們‘血刀門’為難，昨天竟殺了你一個師叔，他奶奶的，想不到他的大閨女卻給我手到擒來。嘿嘿嘿，咱爺兒倆要教她老子丟盡臉面，剝光了這妞兒衣衫，縛在馬上，趕著她在一處處大城小鎮游街，教千人萬人都看個明白，水大俠的閨女是這麼一副模樣。”

　　水笙心中怦怦亂跳，嚇得只想嘔吐，不住轉念：“那小的惡僧固惡，這老的更凶暴，我怎樣才能圖個自盡，保住我軀體清白和我爹爹的顏面？”

　　忽聽得血刀老祖笑道：“說起曹操，曹操便到，救她的人來啦！”狄云心中一喜，忙問：“在哪里？”血刀老祖道：“還在五里之外，嘿嘿，一共有十七騎。”狄云側耳傾聽，隱隱聽到東南方山道上有馬蹄之聲，但相距甚遠，連蹄聲也是若有若無，絕難分辨多寡，這老僧一聽，便知來騎數目，耳力實是驚人。

　　血刀老祖道：“你的斷腿剛敷上藥，三個時辰內不能移動，否則今後便會跛了。這一二百里內，沒聽說有什麼大本領之人，這一十七騎追兵，我都去殺了吧。”

　　狄云不愿他多傷武林中的正派人物，忙道：“咱們躲在這里不出聲，他們未必尋著。敵眾我寡，師……師祖還是小心些的好。”

　　血刀老祖大是高興，說道：“小混蛋良心好，難得難得，師祖爺爺很歡喜你。”伸手腰間，一抖之下，手中已多了一柄軟軟的鋼刀。刀身不住顫動，宛然是一條活的蛇一般。月光之下，但見這刀的刃鋒上全是暗紅之色，血光隱隱，極是可怖。狄云不自禁地打了個寒噤，道：“這……這便是血刀了？”血刀老祖道：“這柄寶刀每逢月圓之夜，須割人頭相祭，否則鋒銳便減，于刀主不利。你瞧月亮正圓，難得一十七個人趕來給我祭刀。寶刀啊寶刀，今晚你可以飽餐一頓人血了。”

　　水笙聽著馬蹄聲漸漸奔近，心下暗喜，但聽血刀老僧說得十分自負，似乎來者必死，雖不能全信，卻也暗自擔憂，心想：“爹爹來了沒有？表哥來了沒有？”

　　又過一會，月光下見到一列馬從山道上奔來，狄云一數，果然不多不少是一十七騎。但見這十七騎銜尾急奔，迅即經過坡下山道，馬上乘者并沒想到要上來查察。

　　水笙提高嗓子，叫道：“我在這里，我在這里！”那一十七騎乘客聽到聲音，立時勒馬轉頭。一個男子大聲呼道：“表妹，表妹！”正是汪嘯風的聲音。水笙要再出聲招呼，血刀老祖伸指一彈，一料石塊飛將過去，又打中了她啞穴。

　　一十七人紛紛下馬，聚在一起低聲商議。血刀老祖突然伸手在狄云腋下一托，將他身子托將起來，朗聲說道：“西藏青教血刀門，第四代掌門血刀老祖，第六代弟子狄云在此！”跟著俯身，左手抓住水笙頸後衣服，將她提了起來，說道：“水岱的閨女，已做了我徒孫狄云第十八房小妾，誰要來喝喜酒，這就上來吧。哈哈，哈哈！”他有意顯示深厚內功，笑聲震撼山谷，遠遠地傳送出去。那一十七人相顧駭然，盡皆失色。

　　汪嘯風見表妹被惡僧提在手中，全無抗拒之力，又說什麼做了他“徒孫狄云的第十八房小妾”，只怕她已遭污辱，只氣得五內俱焚，大吼一聲，挺著長劍，搶先向山坡上奔來。其餘十六人紛紛吶喊：“殺了血刀惡僧！”“為江湖上除一大害！”“這等凶殘淫僧，決計容他不得。”

　　狄云見了這等陣仗，心中好生尷尬，尋思：“這些人都當我是血刀門的惡僧，我便有一百張嘴，也是分辯不得。最好他們打死了這老和尚，將水姑娘救出……可是……可是這老和尚一死，我也難以活命。”一時盼中原群俠得胜，一時又望血刀老祖打退追兵，自己也不知到底幫的是哪一邊。

　　斜眼向血刀老祖瞧去，只見他微微冷笑，渾不以敵方人多勢眾為忌，雙手各提一人，一柄血刀咬在嘴里，更顯得猙獰凶惡。待得群豪奔到二十余丈之外，他緩緩將狄云放下，小心不碰動他的傷腿，等群豪奔到十余丈外，他又將水笙放在狄云身旁，一柄刀仍是咬在嘴里，雙手叉腰，夜風獵獵，鼓動寬大的袍袖。

　　汪嘯風叫道：“表妹，你安好麼？”水笙只想大叫：“表哥，表哥！”卻哪里叫得出聲？但見表哥越奔越近，她心中混和著無盡喜悅、擔憂、依戀和感激，只想扑入他的懷中痛哭一場，訴說這幾個時辰中所遭遇的苦難和屈辱。

　　汪嘯風一意只在尋找表妹，東張西望，奔跑得便慢了幾步，群豪中有七八人奔在他的前面。月光之下，但見山坡最高處血刀老祖銜刀而立，凜然生威，群豪奔到离他五六丈時，不約而同地立定了腳步。

　　雙方相對片刻，猛聽得一聲呼喝，兩條漢子并肩沖上坡去，一使金鞭，一使雙刀。

　　兩人沖上數丈，那使雙刀的腳步快捷，已繞到了血刀老祖身後，兩人一前一後，大聲呼喝，同時攻上。血刀老祖略一側身，避過雙刀，身子左右閃動，一把彎刀始終銜在嘴里。突然間左手抓住刀柄，順手一揮，已將那使金鞭的劈去半邊頭顱，殺了一人之後，立時又銜刀在口。那使雙刀的又驚又悲，將一對長刀舞得雪花相似，滾動而前。血刀老祖空手在他刀光中穿來插去，驀地里右手從口中抽出刀來，一揮之下，刀鋒從他頭頂直劈至腰。

　　群豪齊聲驚呼，向後退了幾步，但見他口中那柄軟刀之上鮮血滴滴流下，嘴角邊也沾了不少鮮血。

　　群豪雖然驚駭，但敵愾同仇，叱喝聲中，四個人分從左右攻上。血刀老祖向西斜走，四人大聲叫罵，發足追趕，余人也是蜂涌而上。只追出數丈，四人腳下已分出快慢，兩人在前，兩人在後。血刀老祖忽地停步，回身急沖，紅光閃動，先頭兩人已然命喪刀下。後面兩人略一遲疑之際，血刀及頸，霎時間身首异處。

　　狄云躺在草叢之中，見他頃刻間連斃六人，武功之詭异，手法之殘忍，實是不可思議，心想：“這般打法，余下這十一人，只怕片刻間便被他殺個干淨。那可如何是好？”

　　忽聽得一人叫道：“表妹，表妹，你在哪里？”正是“鈴劍雙俠”中的汪嘯風。

　　水笙便躺在狄云的身旁，只是被血刀老祖點了啞穴，叫不出聲，心中卻在大叫：“表哥，我在這里。”

　　汪嘯風彎腰疾走，左手不住撥動長草找尋。忽然間一陣山風，卷起水笙的一角衫子。汪嘯風大叫：“在這里了！”扑將上來，一把將她抱起。水笙喜極流淚，全身顫抖。汪嘯風只叫：“表妹，表妹！你在這里！”緊緊地抱住了她。二人劫後重逢，什麼禮儀規矩，早都拋到了九霄云外。

　　汪嘯風又問：“表妹，你好麼？”見水笙不答，心下起疑，將她放下地來。水笙腳一著地，身子便往後仰。汪嘯風學過點穴之技，雖不甚精，卻也會得基本手法，忙伸手在她腰間和背心三處穴道之上推血過宮，解了她封閉的穴道。水笙叫出聲來：“表哥，表哥。”

　　狄云當汪嘯風走近身來，便知情勢凶險，乘著他給水笙推解穴道之際，悄悄爬開。

　　水笙聽得草中簌簌有聲，想起這惡僧對自己的侮辱，指著狄云，對汪嘯風道：“快，快，殺了這惡僧。”這時汪嘯風的長劍已還入鞘中，一聽此言，刷的一聲拔出，劍勢如風，向狄云疾刺而出。狄云聽得水笙叫喚，早知不妙，沒等長劍遞到，急忙向外一個打滾，幸好處身所在正是斜坡，順勢便滾了下去。

　　汪嘯風跟著又挺劍刺去，眼見便要刺中，突然當的一聲響，虎口一震，眼前紅光閃動。他百忙中不及細想，順手使出來的便是九式連環的“孔雀開屏”，將長劍舞成一片光屏，擋在身前。但聽得叮叮當當，刀劍相交之聲密如聯珠，只一瞬之間，便已相撞了三十余聲。汪嘯風劍法已頗得乃師水岱真傳，這套“孔雀開屏”翻來覆去共有九式，平時練得純熟，此刻性命在呼吸之間，敵人的刀招來得迅捷無比，哪里還說得上見招拆招？只是自管自地照式急舞，使這一套“孔雀開屏”，便似是出于天性一般。血刀老祖連攻三十六刀，一刀快似一刀，居然盡數給他擋了開去。

　　群豪只瞧得目為之眩。這時十七人中又已有三人為血刀老祖所殺，剩下來連水笙在內也只有九人。眾人瞧得都是手心中捏一把冷汗，均想：“鈴劍雙俠名不虛傳，只有他才擋得住血刀惡僧這般快如閃電的急攻。”

　　其實血刀老祖只須刀招放慢，跟他拆上十余招，汪嘯風非命喪血刀之下不可，幸好血刀老祖一時沒想到，對方這套專取守勢的劍招，只不過是練熟了的一路劍法而已，心道：“好小子，咱們斗斗，到底是你快還是我快？”一味地加快強攻。

　　群豪都想并力上前，將血刀老祖亂刀分尸，只是兩人斗得實在太快，哪里插得下手去？

　　水笙關心表哥安危，雖是手酸腳軟，也不敢再多等待，俯身從地下死尸手里取過一柄長劍，上前夾攻。她和表哥平時聯手攻敵，配合純熟，汪嘯風擋住了血刀老祖的攻勢，水笙長劍便向敵人要害刺去。

　　血刀老祖數十招拾奪不下汪嘯風，心下焦躁，猛地里一聲大吼，右手仍是血刀揮舞，左手卻空手去抓他長劍。汪嘯風大吃一驚，加快揮劍，只盼將他手指削斷幾根，不料血刀老祖的左手竟似不怕劍鋒，或彈或壓，或挑或按，竟將他劍招化解了大半，這麼一來，汪嘯風和水笙立時險象環生。

　　群豪中一個老者瞧出勢頭不對，知道今晚“鈴劍雙俠”若再喪命，余下的沒一人能活著离開此處，大叫：“大伙兒并肩子上，跟惡僧拚命。”

　　便在此時，忽聽得西北角上有人長聲叫道：“落──花流水！”跟著東北角上有人應道：“落花──流水。”“流水”兩字尚未叫完，西南方有人叫道：“落花流──水。”這三人分處三方，高呼之聲也是或豪放，或悠揚，音調不同，但均是中氣充沛，內力甚高。

　　血刀老祖一驚：“卻從哪里鑽出了來這三個高手來？從聲音中聽來，每一人的武功只怕都不在我之下，三個家伙聯手來攻，那可不易對付。”他心中尋思應敵之策，手中刀招卻是毫不遲緩。

　　猛聽得南邊又有一人高聲叫道：“落花流水──”這“落花流水”的第四個“水”拖得特長，滔滔不絕的傳到，有如長江大河一般。這聲音更比其餘三人近得多。

　　水笙大喜，叫道：“爹爹，爹爹，快來！”

　　群豪中有人喜道：“江南四老到啦，落花流水！哈……”他那哈哈大笑只笑出一個“哈”字，胸口鮮血激噴，已被血刀砍中。

　　血刀老祖聽得又來一人，而此人竟是水笙之父，猛地想起一事：“曾聽我徒兒善勇說道，中原武林中武功最厲害的，除了丁典之外，有什麼南四奇、北四怪。北四怪叫什麼‘風虎云龍’，南四奇則是‘落花流水’。當時我聽了說道滾他媽的，外號叫作‘落花流水’，還能有什麼好腳色？可是聽這四個家伙的應和之聲，可著實有點兒鬼門道。”

　　他尋思未定，只聽得四人齊聲合呼，“落花流水”之聲，從四個不同方向傳來，只震得山谷鳴響。血刀老祖聽聲音知四人相距尚遠，最遠的還在五里之外，但等得將眼前敵人一一殺了，那四人一合上圍，可就不易脫身。他撮唇作嘯，長聲呼道：“落花流水，我打你們個落花流水！”手指彈處，錚的一聲，水笙手中長劍被他彈中，拿捏不定，長劍直飛起來。

　　血刀老祖叫道：“狄云，預備上馬，咱們可要少陪了。”

　　狄云答應不出，心中好生為難，要是和他同逃，難免陷溺愈來愈深，將來無可收拾。但如留在此處，立時便會被眾人斬成碎塊，說半句話來分辯的余裕也無。只聽血刀老祖又叫：“徒孫兒，快牽了馬。”狄云轉念已定：“眼前總是逃命要緊。我這一生給人冤枉，還算少了？人家心里對我怎麼想法，哪管得了這許多？”等到血刀老祖第三次呼叫，便即答應，拾起地下一根花槍，左手支著當作拐杖，走到樹邊去牽了兩匹坐騎。

　　一個使杆棒的大胖子叫道：“不好，惡僧想逃，我去阻住他。”挺起杆棒，便向狄云趕去。血刀老祖道：“嘿，你去阻他，我來阻你。”血刀揮處，那胖子連人帶棒，斷為四截。余人見到他如此慘死，忍不住駭然而呼。血刀老祖原是要嚇退眾人的牽纏，回過長臂，攔腰抱起水笙，撒腿便向牽著坐騎的狄云身前奔來。

　　水笙急叫：“惡僧，放開我，放開我！”伸拳往他背上急擂。她劍法不弱，拳頭卻出手無力，血刀老祖皮粗肉厚，給她捶上幾下渾如不覺，長腿一邁便是半丈，連縱帶奔，幾個起落，便已到了狄云身旁。

　　汪嘯風將那套“孔雀開屏”使發了性，一時收不住招，仍是“東展錦羽”、“西剔翠翎”、“南迎艷陽”、“北回晨風”一式式地使動。他見水笙再次被擄，忙狂奔追來，手中長劍雖仍不住揮舞，卻已不成章法。

　　血刀老祖將狄云一提，放上黃馬，又將水笙放在他身前，低聲道：“那四個鬼叫的家伙都是勁敵，非同小可。這女娃兒是人質，別讓她跑了。”說著跨上白馬，縱騎向東。

　　只聽得“落花流水，落花流水”的呼聲漸近，有時是一人單呼，有時卻是兩人、三人、四人齊聲呼叫。

　　水笙大叫：“表哥，表哥！爹爹，爹爹！快來救我。”可是眼見得表哥又一次遠遠地落在馬後。“鈴劍雙俠”的坐騎黃馬和白馬乃是千中挑、萬中選的大宛駿馬。平時他二人以此自傲，常說雙騎腳程之快，力氣之長，當世更無第三匹馬及得上，可是這時為敵所用，畜生無知，仍是這般疾馳快跑，馬越快，离得汪嘯風越加遠了。

　　汪嘯風眼看追趕不上，只有不住呼叫：“表妹，表妹！”

　　一個高呼“表哥”，一個大叫“表妹”，聲音哀凄，狄云聽在耳中，極是不忍，只想將水笙推下馬來，但想到血刀老祖之言：“來的都是勁敵，非同小可，這女娃兒是人質，別讓她跑了。”放走水笙，血刀老祖定會大怒，此人殘忍無比，殺了自己如宰雞犬，又想如給水笙之父等四個高手追上了，自己定也不免冤枉送命。一時猶豫難決，聽得水笙高叫表哥之音已是聲嘶力竭，心中突然一酸：“他二人情深愛重，被人活生生的拆開。我跟師妹……嘿，我跟師妹，何嘗不是這樣？可是，可是她對待我，幾時能象水姑娘對她表哥那樣？”想到此處，不由傷心，心道：“你去吧！”伸手將她推下了馬背。

　　血刀老祖雖然在前帶路，時時留神後面坐騎上的動靜，忽聽得水笙大叫之聲突停，跟著一聲“啊喲”，掉在地下，還道狄云斷了一腿，制她不住，當即兜轉馬頭。

　　水笙身子落地，輕輕一縱，已然站直，當即發足向汪嘯風奔去。兩人此時相距已有五十余丈，一個自西向東，一個自東向西，越奔越近。一個叫：“表哥！”一個叫：“表妹！”都是說不出的歡喜。

　　血刀老祖微笑勒馬，竟不理會，稍候片刻，眼見汪嘯風和水笙相距已不過二十余丈，這才雙腿一夾，一聲呼嘯，向水笙追去。

　　狄云大驚，心中只叫：“快跑，快跑！”對面幾個幸存的漢子見血刀老祖口銜血刀，縱馬沖來，也是齊聲呼叫：“快跑，快跑！”

　　水笙聽得背後馬蹄之聲越來越近，但兩人發力急奔之下，和汪嘯風之間的距离也是越來越近。她奔得胸口幾乎要炸裂了，膝彎發軟，隨時都會摔倒，終于還是勉強支撐。

　　突然之間，覺得白馬的呼吸噴到了背心，聽得血刀老祖笑道：“逃得了麼？”水笙伸出雙手，汪嘯風還在兩丈以外，血刀老祖的左手卻已搭上了她的肩頭。

　　她一聲驚呼，正要哭出聲來，只聽得一個熟悉而慈愛的聲音叫道：“笙兒別怕，爹來救你了！”

　　水笙一聽，正是父親到了，心中一喜，精神陡長，腳下不知從哪里生出來一股力氣，一縱之下，向前躍出丈余，血刀老祖的手掌本已搭在她肩頭，竟爾被她擺脫。汪嘯風向前一湊，兩人左手已拉著左手。汪嘯風右手長劍舞出一個劍花，心下暗道：“天可怜見，師父及時趕到，便不怕那淫僧惡魔了。”

　　血刀老祖嘿嘿冷笑聲中，血刀遞出。汪嘯風急揮長劍去格，突見那血刀紅影閃閃，迎頭彎轉，竟如一根軟帶一般，順著劍鋒曲了下來，刀頭削向他手指。汪嘯風若不放手撤劍，一只手掌立時便廢了。他百忙中變招也真迅捷，掌心勁力一吐，長劍向敵人飛擲過去。

　　血刀老祖左指彈處，將長劍向西首飛奔而至的一個老者彈出，右手中血刀更向前伸，直砍汪嘯風面門。汪嘯風仰身相避，不得不放開了水笙的手掌。血刀老祖左手回抄，已將水笙抱起，橫放在馬鞍之上，他卻不拉轉馬頭，仍是向前直馳，沖向前面中原群豪。

　　攔在道中的幾條漢子見他馳馬沖來，齊聲發喊，散在兩旁。血刀老祖口發呵呵怪聲，砍翻一名漢子，縱馬兜了個圈子，向狄云奔去。

　　突見左首灰影一閃，長劍上反射的月光耀眼生花，一條冷森森的劍光點向他胸口，血刀老祖回刀掠出，當的一聲，刀劍相交，只震得虎口隱隱作麻，心道：“好強的內力。”便在此時，右首又有一柄長劍遞到，這劍勢道甚奇，劍尖划成大大小小的一個個圈子，竟看不清他劍招指向何處。血刀老祖又是一驚：“太極劍名家到了。”

　　他勁透右臂，血刀也揮成一個圓圈，刀圈和劍圈一碰，當當當數聲，火花迸濺。對方喝道：“好刀法！”向旁飄開，卻是個身穿杏黃道袍的道人。血刀老祖叫道：“你劍法也好！”左首那人喝道：“放下我女兒！”劍中夾掌，掌中夾劍，兩股勁力一齊襲到。

　　狄云遠遠望見血刀老祖又將水笙擄到，跟著卻受二人左右夾擊。左首那老者白須如銀，相貌俊雅，口口聲聲呼喝“放下我女兒”，自是水笙的父親。但見血刀老祖每接一劍，身子便晃了一晃，似是內力有所不如，卻見西邊山道上又有兩人奔來，身形快捷如風，顯然也是極強的高手。狄云心想：“待得那二人趕到，四人合圍，血刀老祖定然不敵，非死即傷。我還是及早逃命罷！”轉念又想：“若不是他出手相救，我早給那汪嘯風一劍殺了。忘恩負義，只顧自身，太也卑鄙無恥。”當下勒馬相候。

　　忽聽得血刀老祖大叫：“你女兒還了你罷！”揚手將水笙凌空拋起，越過水岱頭頂，向狄云擲了過來。

　　這一下誰都大出意料之外，水笙身在半空，固然尖聲驚呼，旁人也是不約而同地大叫起來。

　　狄云見水笙向自己飛來，勢道勁急，若不接住，勢須落地受傷，忙張臂抱住。這一擲力道本重，幸好狄云身在馬上，大半力道由馬匹承受了去。血刀老祖將水笙擲出之時，已先點了她穴道，是以她只有聽任擺布，無力反抗，大叫：“小和尚，放開我！”

　　血刀老祖向水岱疾砍兩刀，又向那老道猛砍兩刀，都是只攻不守，極其凌厲的招數，叫道：“狄云乖兒，快逃，快逃，不用等我。”

　　狄云迷迷惘惘地手足無措，但見汪嘯風和另外數人各挺兵刃，大呼“殺了小淫僧”，快步趕來，而血刀老祖又在連聲催促：“快逃，快逃！”當即一提韁繩，縱馬沖了出去。本來他和血刀老祖縱馬向東，這時慌慌張張，反而向西馳去。

　　血刀老祖一口血刀越使越快，一團團紅影籠罩了全身，笑道：“我要陪你的美貌女兒去，不陪你這糟老頭兒了。”雙腿一挾，胯下坐騎騰空而起，向前躍出。

　　水岱救女情急，不愿多跟他糾纏，施展“登萍渡水”輕功，身子便如在水上飄行一般，向狄云疾追。可是狄云胯下所乘，正是水岱當年花了五百兩銀子購來的大宛良馬，腳程之快，除了血刀老祖所乘的那匹白馬，當世罕有其倫。黃馬背上雖乘著兩人，水岱卻兀自追趕不上。水岱大叫：“停步，停步！”那馬識得他聲音，但背上狄云正自提韁力推，竟不能停步。水岱叫道：“小惡僧，你再不勒馬，老子把你斬成十七八塊！”水笙叫道：“爹爹，爹爹！”水岱心痛如割，叫道：“孩兒別慌！”

　　頃刻之間，一馬一人追出里許，水岱雖輕功了得，但時刻一久，畢竟年紀老了，長力不濟，和黃馬相距越來越遠，忽聽得呼的一響，背後金刃劈風。他反手回劍，架開了血刀老祖砍來的一刀，一陣風從身旁掠過，血刀老祖哈哈大笑，騎了白馬追著狄云去了。

　　血刀老祖和狄云快奔了一陣，將追敵遠遠拋在後面，眼見再也追趕不上，血刀老祖生怕跑傷了坐騎，這才招呼狄云按轡徐行。血刀老祖沒口子稱贊狄云有良心，雖見情勢危急之極，仍是不肯先逃。

　　狄云只有苦笑，斜眼看水笙時，見她臉上神色恐懼中混著鄙夷，知她痛恨自己已極，這事反正無從解釋，心道：“你愛怎麼想便怎麼想，要罵我淫僧惡賊，盡管大罵便是。”

　　血刀老祖道：“喂，小妞兒，你爹爹的武功很不壞啊，嘿嘿，可是你祖師爺比爹爹又胜了一籌，他使盡了吃奶的力氣，仍是攔不住我。”水笙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并不作聲。血刀老祖道：“那使劍的老道是誰？是‘落花流水’中的哪一個？”

　　水笙打定了主意，不管他問什麼，總是給他個不理不睬。

　　血刀老祖笑道：“徒孫兒，女人家最寶貴的是什麼東西？”狄云嚇了一跳，心道：“啊喲，不好！這老和尚要玷污水姑娘的清白？我怎地相救才好？”口中只得道：“我不知道。”血刀老祖道：“女人家最寶貴的，是她的臉蛋。這小妞兒不回答我的說話，我用刀在她臉上橫划七刀，豎砍八刀，這一招有個名堂，叫做‘橫七豎八’，你說美是不美？”說著刷地一聲，將本已盤在腰間的血刀拿在手中。

　　水笙早就拚著一死，不再打僥幸生還的主意，但想到自己白玉無瑕的臉蛋要被這惡僧划得橫七豎八，忍不住打個寒噤，轉念又想，他若毀了自己容貌，說不定倒可保得身子清白而死，反而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血刀老祖將一把彎刀在她臉邊晃來晃去，威嚇道：“我問你那老道是誰？你再不答話，我一刀便划將下來了。你答不答話？”水笙怒道：“呸！你快殺了本姑娘！”血刀老祖右手一落，紅影閃處，在她臉上割了一刀。

　　狄云“啊”的一聲輕呼，轉過了頭，不忍觀看。水笙已自暈了過去。血刀老祖哈哈大笑，催馬前行。狄云忍不住轉頭瞧水笙時，只見她粉臉無恙，連一條痕印也無，不由得心中一喜，才知血刀老祖刀法之精，實已到了從心所欲、不差毫厘的地步。適才這一刀，刀鋒從水笙頰邊一掠而過，只割下她鬢邊幾縷秀發，肌膚卻絕無損傷。

　　水笙悠悠醒轉，眼淚奪眶而出，眼見到狄云笑容，更是氣惱，罵道：“你……你……你這幸災樂禍的壞……壞……壞人。”她本想用一句最厲害的話來罵他，但她平素從來不說粗俗的言語，一時竟想不出什麼凶狠惡毒的句子來。

　　血刀老祖彎刀一舉，喝道：“你不回答，第二刀又割將下來了。”水笙心想反正一刀已然割了，再割幾刀也是一樣，叫道：“你快殺了我，快殺了我！”血刀老祖獰笑道：“哪有這麼容易？”嗤的一聲輕響，刀鋒又從她臉頰邊掠過。

　　這一次水笙沒失去知覺，但覺頰上微微一涼，卻不感疼痛，又無鮮血流下，才知道這老僧只是嚇人，原來自己臉頰無損，心頭一喜，忍不住吁了口長氣。

　　血刀老祖向狄云道：“乖徒孫，爺爺這兩刀砍得怎麼樣？”狄云道：“刀法高極啦，當真了得！”這兩句話确是由衷之言。血刀老祖道：“你要不要學？”狄云心念一動：“我正想不出法子來保全水姑娘的清白，若是我纏住老和尚學武藝，只要他肯用心教我，沒功夫別起邪念，我就好想法救人。可是那非討得他歡喜不可。”便道：“你這刀上功夫，徒孫兒羡慕得了不得。你教得我幾招，日後遇上她表哥之流的小輩，便不會再受他欺侮，也免得折了你師祖爺爺的威風。”他生平極難得說謊，這時為了救人，這句“師祖爺爺”一出口，自己也覺肉麻，不由得滿臉通紅。

　　水笙“呸”了一聲，罵道：“不要臉，不害羞！”

　　血刀老祖大是開心，笑道：“我這血刀功夫，非一朝一夕所能學會，好罷，我先傳你一招‘批紙削腐’的功夫。你習練之時，先用一百張薄紙，疊成一疊，放在桌上，一刀橫削過去，將一疊紙上的第一張批了下來，可不許帶動第二張。然後第二刀批第二張，第三刀批第三張，直到第一百張紙批完。”

　　水笙是少年人的心性，忍不住插口道：“吹牛！”

　　血刀老祖笑道：“你說吹牛，咱們就試上一試。”伸手到她頭上拔下一根頭發。水笙微微吃痛，叫道：“你干什麼？”血刀老祖不去理她，將那根頭發放在她鼻尖上，縱馬快奔。

　　其時水笙蜷曲著身子，橫臥在狄云身前的馬上，見血刀老祖將頭發放在自己鼻尖，微感麻痒，不知他搗什麼鬼，正要張嘴呼氣將頭發吹開，只聽血刀老祖叫道：“別動，瞧清楚了！”他勒轉馬頭，回奔過來，雙馬相交，一擦而過。

　　水笙只覺眼前紅光閃動，鼻尖上微微一涼，隨即覺到放在鼻上的那根頭發已不在了。只聽狄云大叫：“妙極，妙極！”血刀老祖伸過血刀，但見刀刃上平平放著那根頭發。血刀老祖和狄云都是光頭，這根柔軟的長發自是水笙之物，再也假冒不來。

　　水笙又驚又佩，心想：“這老和尚武功真高，剛才他這一刀若是高得半分，這根頭發便批不到刀上，若是低得半分，我這鼻尖便給他削去了。他馳馬揮刀，那比之批薄紙什麼的更是難上百倍。”

　　狄云要討血刀老祖喜歡，諛詞滾滾而出，只不過他口齒笨拙，翻來覆去也不過是幾句“刀法真好！我可從來沒見過”之類。水笙親身領略了這血刀神術，再聽到狄云的恭維，也已不覺過份，只是覺得這人為了討好師祖，馬屁拍到了這等地步，人格太過卑鄙。

　　血刀老祖勒轉馬頭，又和狄云并騎而行，說道：“至于那‘削腐’呢，是用一塊豆腐放在木板之上，一刀了削薄它，要將兩寸厚的一塊豆腐削成二十塊，每一片都完整不破，這一招功夫便算初步小成了。”狄云道：“那還只初步小成？”血刀老祖道：“當然了！你想，穩穩的站著削豆腐難呢，還是馳馬急沖、在妞兒鼻尖上削發難？哈哈，哈哈！”狄云又恭維道：“師祖爺天生的大本事，不是常人所能及的，徒孫兒只要練到師祖爺十分之一，也就心滿意足了！”血刀老祖哈哈大笑。水笙則罵：“肉麻，卑鄙！”

　　要狄云這老實人說這些油腔滑調的言語，原是頗不容易，但自來拍馬屁的話第一句最難出口，說得多了，居然也順溜起來。好在血刀老祖确有人所難能的武功，狄云這些贊譽倒也不是違心之論，只不過依他本性，決不肯如此宣之于口而已。

　　血刀老祖道：“你資質不錯，只要肯下苦功，這功夫是學得會的。好，你來試試！”說著伸手又拔下水笙一根頭發，放在她鼻尖上。水笙大驚，一口氣便將頭發吹開，叫道：“這小和尚不會的，怎能讓他胡試？”

　　血刀老祖道：“功夫不練就不會，一次不成，再來一次，兩次不成，便練他個十次八次！”說著又拔了她一根頭發，放上她的鼻尖，將血刀交給狄云，笑道：“你試試看！”

　　狄云接過血刀，向橫臥在身前的水笙瞧了一眼，見她滿臉都是憤恨惱怒之色，但眼光之中，終于流露出了恐懼的神色。

　　她知狄云從未練過這門刀法，如果照著血刀老祖的模樣，將這利刃從自己鼻尖掠過，別說鼻子定然被他一刀削去，多半連腦袋也劈成兩半。她心下自慰：“這樣也好，死在這小惡僧的刀下，胜于受他二人的侮辱。”話雖如此，想到真的要死，卻也不免害怕。

　　狄云自然不敢貿然便劈，問道：“師祖爺爺，這一刀劈出去，手勁須得怎樣？”血刀老祖道：“腰勁運肩，肩通于臂，臂須無勁，腕須無力。”接著便解釋怎麼樣才是“腰勁運肩”，要怎樣方能“肩通于臂”，跟著取過血刀，說明什麼是“無勁胜有勁”，“無力即有力”。水笙聽他解說這些高深的武學道理，不由得暗自點頭。

　　狄云聽得連連點頭，黯然道：“只可惜徒孫受人陷害，穿了琵琶骨，割斷手筋，再也使不出力來。”血刀老祖問道：“怎樣穿了琵琶骨？割斷手筋？”狄云道：“徒孫兒給人拿在獄中，吃了不少苦頭。”

　　血刀老祖呵呵大笑，和他并騎而行，叫他解開衣衫，露出肩頭，果見他肩骨下陷，兩邊琵琶骨上有鐵鏈穿過的大孔，傷口尚未愈合，而右手手指被截，臂筋被割，就武功而言，可說是成了個廢人。至于他被“鈴劍雙俠”縱馬踩斷腿骨，還不算在內。血刀老祖只瞧得直笑。狄云心想：“我傷得如此慘法，虧你還笑得出來。”

　　血刀老祖笑道：“你傷了人家多少閨女？嘿嘿，小伙子一味好色貪花，不顧身子，這才失手，是不是？”狄云道：“不是。”血刀老祖笑道：“老實招來！你給人拿住，送入牢獄，是不是受了女子之累？”狄云一怔，心想：“我被萬震山小妾陷害，說我偷錢拐逃，那果然是受了女子之累。”不由得咬著牙齒，恨恨地道：“不錯，這賤人害得我好苦，終有一日，我要報此大仇。”

　　水笙忍不住插口罵道：“你自己做了許多壞事，還說人家累你。這世上的無恥之尤，以你小……小……小和尚為首。”

　　血刀老祖笑道：“你想罵他‘小淫僧’，這個‘淫’字卻有點不便出口，是不是？小妞兒好大的膽子，孩兒，你將她全身衣衫除了，剝得赤條條地，咱們這便‘淫’給她看看，瞧她還敢不敢罵人？”狄云只得含含糊糊地答應一聲。

　　水笙怒罵：“小賊，你敢？”此刻她絲毫動彈不得，狄云若是輕薄之徒，依著血刀老祖之言而行，她又有什麼法子？這“你敢”兩字，自也不過是無可奈何之中虛聲恫嚇而已。

　　狄云見血刀老祖斜眼淫笑，眼光不住在水笙身上轉來轉去，顯是不懷好意，心下盤算：“怎麼方能移轉他的心思，別盡打這姑娘的主意？”問道：“師祖爺爺，徒孫這塊廢料，還能練功麼？”血刀老祖道：“哪有什麼不能？便是兩雙手兩只腳一齊斬斷了，也能練我血刀門的功夫。”狄云叫道：“那可好極了！”這一聲呼叫卻是真誠的喜悅。

　　兩人說著話，按韁徐行，不久轉上了一條大路。忽聽得鑼聲當當，跟著絲竹齊奏，迎面來了一隊迎親的人眾，共是四五十人，簇擁著一頂花轎。轎後一人披紅帶花，服色光鮮，騎了一匹白馬，便是新郎了。

　　狄云一撥馬頭，讓在一旁，心中惴惴，生怕給這一干人瞧破了行藏。血刀老祖卻縱馬直沖過去。眾人大聲吆喝：“喂，喂！讓開，干什麼的？”“臭和尚，人家做喜事，你還不避開，也不圖個吉利？”

　　血刀老祖沖到迎親隊之前兩丈之處，勒馬停住，雙手叉腰，笑道：“喂，新娘子長得怎樣，俊不俊啊？”

　　迎親隊中一條大漢從花轎中抽出一根轎杠，搶出隊來，聲勢洶洶地喝道：“狗賊禿，你活得不耐煩了？”那根轎杠比手臂還粗，有一丈來長，他雙手橫持，倒也威風凜凜。

　　血刀老祖向狄云笑道：“你瞧清楚了，這又是一路功夫。”身子向前一探，血刀顫動，刀刃便如一條赤練蛇一般，迅速無倫地在轎杠上爬行而過，隨即收刀入鞘，哈哈大笑。

　　迎親隊中有人喝罵：“老賊禿，你瞎了眼麼？想化緣也不揀時辰！”罵聲未絕，那手持轎杠的大漢“啊喲”一聲，叫出聲來。只聽得拍、拍、拍、拍一連串輕響，一塊塊兩寸來長的木塊掉在地下，他雙手所握，也只是兩塊數寸的木塊。原來適才這頃刻之間，一根丈許長的轎杠，已被血刀批成了數十截。

　　血刀老祖哈哈大笑，血刀出鞘，直一下，橫一下，登時將那漢切成四截，喝道：“我要瞧瞧新娘子，是給你們面子，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眾人見他青天白日之下在大道之上如此行凶，無不嚇得魂飛魄散。膽子大些的，發一聲喊，四散走了。一大半人卻是腳都軟了，有的人連尿屎也嚇了出來，哪敢動彈。

　　血刀老祖血刀一晃，已割去了花轎的帷幕，左手抓住新娘胸口，拉了出來。那新娘尖聲嘶叫，沒命的掙扎。血刀老祖舉刀一挑，將新娘遮在臉前的霞披削去，露出她驚惶失色的臉來。但見這新娘不過十六七歲年紀，還是個孩童模樣，相貌也頗丑陋。血刀僧呸的一聲，一口痰往她身上吐去，說道：“這樣丑的女子，做什麼新娘！”

　　狄云一路上敷衍血刀僧，一來心中害怕，二來他救了自己性命，于己有恩，總不免有感激之意，此刻見他對毫不相識的人，竟然下此毒手，不由得氣憤填膺，大聲叫道：“你……你怎可如此濫殺無辜。這此人礙著你什麼事了？”血刀老祖一怔，笑道：“我平生就愛濫殺無辜。要是有罪的才殺，世上哪有這許多有罪之人？”說到這里，血刀一揚，又砍去迎親隊中一人的腦袋。狄云大怒，拍馬上前，叫道：“你……你不能再殺人了。”血刀老祖笑道：“小娃兒，見到流血就怕，是不是？那你有什麼屁用？”

　　便在此時，只聽得馬蹄聲響，有數十人自遠處追來。有人長聲叫道：“血刀僧，你放下我女兒，咱們兩下罷休，否則你便逃到天邊，我也追你到天邊。”聽來馬蹄之聲尚遠，但水岱這聲呼叫，卻是字清晰。水笙喜道：“爹爹來了！”

　　又聽得四個人的聲音齊聲叫道：“落花流水兮──水流花落！落花流水兮──水流花落。”四人嗓音各自不同，或蒼老，或雄壯，或悠長，或高亢，但內力之厚，各擅胜場。

　　血刀僧皺起眉頭，罵道：“中原的狗賊，偏有這許多臭張致！”

　　只聽水岱又道：“你武功再強，決計難敵我‘南四奇’落花流水聯手相攻，你將我女兒放下，大丈夫言出如山，不再追你就是。”

　　血刀僧心下尋思：“適才已見識過水岱和那老道的功夫。一對一相斗，我決計不懼。他二人聯手，我便輸多贏少，非逃不可。他三人聯手，我是一敗涂地，只怕逃也逃不走了。四人聯手攻我，血刀老祖死無葬身之地，嘿嘿，這些中原江湖中人，說話有什麼狗屁信用？擄著這妞兒為質，尚有騰挪余地，一將她放走，便是他們占盡上風的局面了！”當下一聲吆喝，揮鞭往狄云所乘的馬臀上抽去，一提韁，縱馬向西奔馳，提起內力，回過頭來，長聲叫道：“水老爺子，血刀門的兩個和尚都已做了你的女婿。第四代掌門是你女婿，第六代弟子也是你女婿。丈人追女婿，口水點點滴，妙極，妙極！”

　　水岱一聽之下，氣得心胸幾乎炸破。他早知血刀門的惡僧奸淫燒殺，無惡不作，師徒二人一同污辱自己女兒，在他血刀門事屬尋常，別說真有其事，單是這幾句話，已勢必讓人在背後說上無窮無盡的污言穢語。一個稱霸中原數十年的老英雄，今日竟受如此折辱，若不將血刀師徒碎尸萬段，日後如何做人？當下催馬力追。

　　這時隨著水岱一齊追趕的，除了和水岱齊名、并稱“南四奇”的陸、花、劉三老之外，尚有中原三十余名好手，或為捕頭鑣客，或為著名拳師，或為武林隱逸，或為幫會首腦。血刀門的眾惡僧最近在湖廣一帶鬧得天翻地覆，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案，將中原白道黑道的人物都得罪了。武林群豪動了公憤，得知訊息後，大伙兒都追了下來，均覺這不只是助水岱奪還女兒而已，若不將血刀門這老少二惡僧殺了，所有中原武林人士均是臉上無光。

　　眾豪一路追來，每到一處州縣市集，便掉換坐騎，眾人換馬不換人，在馬背上嚼吃干糧，喝些清水，便又急追。

　　血刀老祖雖然意示閒暇，仗著坐騎神駿，遇到茶舖飯店，往往還打尖休息，但住宿過夜卻終究不敢。便因中原群豪追得甚緊，水笙這數日中終于保得清白。

　　如此數日過去，已從湖北追進了四川境內。兩湖群豪與巴蜀江湖上人物向來聲氣相通。川東武人一得到訊息，紛紛加入追趕。待到渝州一帶，川中豪傑不甘後人，又都參與其事，他們與此事并非切身相關，但反正有胜無敗，正好湊湊熱鬧，結交朋友，也顯得自己義氣為重。待過得渝州，追趕的人眾已逾二三百人。四川武人有錢者多，大批騾馬跟其後，運送衣被糧食。只是這干人得到訊息之時，血刀老祖與狄云、水笙已然西去，只能隨後追趕，卻不及迎頭攔截。

　　那些西蜀武人慰問一番之後，都道：“唉，早知如此，我們攔在當道，說什麼也不放那老少兩個淫僧過去，總要救得水小姐脫險。”水岱口中道謝，心下卻甚忿怒：“說這些廢話有屁用？憑你們這幾塊料，能攔得住那老少二僧？”

　　這一前一後的追逐，轉眼間將近二十日，血刀老祖幾次轉入岔道，想將追趕者撇下。但群豪中有一人是來自關東的馬賊，善于追蹤之術，不論血刀老祖如何繞道轉彎，他總是能跟蹤追到。只是這麼一來，一行人越走越荒僻，已深入川西的崇山峻岭。眾豪均知血刀僧是想逃回西藏老家，一到了他老巢，血刀門本門僧眾已然不少，再加上奸党淫朋，勢力雄厚，那時再和中原群豪一戰，有道是強龍不斗地頭蛇，胜敗之數就難說了。

　　過得兩天，忽然下起大雪來。其時已到了西川邊陲，更向西行便是藏邊。當地已屬大雪山山脈，地勢高峻，遍地冰雪，馬路滑溜，寒風徹骨那是不必說了，最難受的是人人心跳氣喘，除了內功特高的數人之外，余人均感周身疲乏，恨不得躺下來休息幾個時辰。

　　但參與追逐之人個個頗有名望來頭，誰都不肯示弱，以至壞了一世的聲名。這幾日中，極大多數人已萌退志，若有人倡議罷手不追，有一大半人便要歸去。尤其是川東、川中的豪傑之中，頗有一些養尊處优的富家子弟，武功雖然不差，卻吃不起這等苦頭。有的眼見周遭地勢險惡，心生怯意，借故落後；更有的乘人不備，悄悄走上了回頭路。

　　這一日中午時分，群豪追上了一條陡峭的山道，忽見一匹黃馬倒斃在道旁雪堆之中，正是汪嘯風的坐騎。水岱和汪嘯風大喜，齊聲大叫：“惡賊倒了一匹坐騎，咱們快追，淫僧逃不掉啦！”群豪精神一振，都大聲歡呼起來。

　　叫喊聲中，忽見山道西側高峰上一大片白雪緩緩滾將下來。

　　一名川西的老者叫道：“不好，要雪崩，大伙兒退後！”話聲未畢，但聽得雷聲隱隱，山頭上滾下來的積雪漸多漸速。群豪一時不明所以，七嘴八舌地叫道：“那是什麼？”“雪崩有什麼要緊？大伙兒快追！”“快，快！搶過這條山岭再說。”

　　只隔得片刻，隱隱的雷聲已變作轟轟隆隆、震耳欲聾的大響。眾人這時才感害怕。那雪崩初起時相距甚遠，但從高峰上一路滾將下來，沿途挾帶大量積雪，更有不少岩石隨而俱下，聲勢越來越大，到得半山，當真如群山齊裂、怒潮驟至一般，說不出的可怖可畏。

　　群豪中早有數人撥轉馬頭奔逃，余人聽著那山崩地裂的巨響，似覺頭頂的天也塌了，一齊壓將下來，只嚇得心膽俱裂，也都紛紛回馬快奔。有幾匹馬嚇得呆了，竟然不會舉足，馬上乘客見勢不對，只得躍下馬背，展開輕功急馳。

　　但雪崩比之馬馳人奔更加迅捷，傾刻間便已滾到了山下，逃得較慢之人立時被壓在如山如海的白雪之中，連叫聲都立時被雪淹沒，任他武功再高，那也是半點施展不出了。

　　群豪直逃過一條山坡，眼見崩沖而下的積雪被山坡擋住，不再涌來，各人又各奔出數十丈，這才先後停步。但見山上白雪兀如山洪暴發，河堤陡決，滾滾不絕地沖將下來，瞬息之間便將山道谷口封住了，高聳數十丈，平地陡生雪峰。

　　眾人呆了良久，才紛紛議論，都說血刀僧師徒二人惡貫滿盈，葬身于寒冰積雪之下，自是人心大快，不過死得太過容易，倒是便宜他們了，更累得如花如玉的水笙和他們同死。也有人惋惜相識的朋友死于非命，但各人大難不死，誰都慶幸逃過了災劫，為自己歡喜之情，遠胜于痛惜朋友之死。

　　各人驚魂稍定，檢點人數，一共少了一十二人，其中有“鈴劍雙俠”之一的汪嘯風，以及南四奇“落花流水”四人。水岱關心愛女，汪嘯風牽挂愛侶，自是奮不顧身地追在最前，其餘三奇因與水岱的交情與眾不同，也是不肯落後。想不到這一役中，名震當世、武功絕倫的“南四奇”竟然一齊喪身在川藏之交的大雪山中。

　　各人歎息了一番，便即覓路下山。大家都說，不到明年夏天，岭上的百丈積雪決不消融，死者的家屬便要前來收尸，也得等上大半年才行。

　　有些人心中，暗暗還存在一個念頭，只是不便公然說出口來：“南四奇和鈴劍雙俠這些年來得了好大的名頭，耀武揚威，不可一世。死得好，死得妙！”

　　血刀老祖帶著狄云和水笙一路西逃，敵人雖愈來愈眾，但他离西藏老巢卻也越來越近。只是連日趕路，再加上漫天風雪，山道崎嶇，所乘的兩匹良駒腳力再強，也已支持不住。這一日黃馬終于倒斃道旁，白馬也是一跛一拐，眼看便要步黃馬的後塵。

　　血刀老祖眉頭深皺，心想：“我一人要脫身而走，那是容易之極，只是徒孫兒的腿跛了，行走不得，再讓這美貌的女娃兒給人奪了回去，實是不甘心。”他想到此處，突然凶性大發，回過身來，一把摟住水笙，便去扯她衣衫。

　　水笙嚇得大叫：“你……，你干什麼？”血刀僧喝道：“老子不帶你走了，你還不明白？”狄云叫道：“師祖，敵人便追上來啦！”血刀僧怒道：“你羅嗦什麼？”便在這危急的當口，忽聽得頭頂悉悉瑟瑟，發出异聲，抬頭一看，山峰上的積雪正滾滾而下。

　　血刀僧久在藏邊，見過不少次雪崩大災，他便再狂悍凶淫十倍，也不敢和這天象奇變作對，連叫：“快走，快走！”游目一瞥之間，只有南邊的山谷隔著一個山峰，或許能不受波及，當下情勢危急，無暇細思，一拉白馬，發足便向南邊山谷中奔去。饒是他無法無天，這時臉色也自變了。這山谷之旁的山峰也有積雪。積雪最受不起聲音震蕩，往往一處雪崩，帶動四周群峰上積雪盡皆滾落。

　　血刀老祖展開輕功疾行。白馬馱著狄云和水笙二人，一跛一拐地奔進了山谷。這時雪崩之聲大作，血刀老祖望著身側的山峰，憂形于色，這當兒真所謂聽天由命，自己作不起半點主，只要身側山峰上的積雪也崩將下來，那便萬事皆休了。

　　雪崩從起始到全部止息，也只一盞茶工夫，但這短短的時刻之中，血刀僧、狄云、水笙三人全是臉色慘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眼光中都流露出恐懼之極的神色。水笙忘了自己在片刻之前，還只盼立時死了，免遭這淫僧師徒的污辱，但這時天地急變之際，不期而然地對血刀僧和狄云生出依靠之心，總盼這兩個男兒漢有什麼法子能助己脫此災難。

　　突然之間，山峰上一塊小石子滑溜溜地滾將下來。水笙嚇了一跳，尖聲呼叫。血刀僧伸左掌按住了她嘴巴，右手拍拍兩下，打了她兩記巴掌。水笙兩邊臉頰登時紅腫起來。

　　幸好這山峰向南，多受陽光，積雪不厚，峰上滾下來一塊小石之後，再無別物滾下。過得片刻，雪崩的轟轟聲漸漸止歇。血刀僧放脫了按在水笙嘴上的手掌，和狄云二人同時舒了一口長氣。水笙雙手掩面，也不知是寬心，是惱怒，還是害怕。

　　血刀僧走到谷口，巡視了一遍回來，滿臉都是郁怒之色，坐在一塊山石之上，不聲不響。狄云問道：“師祖爺爺，外面怎樣？”血刀僧怒道：“怎麼樣？都是你這小子累人！”

　　狄云不敢再問，知道情勢甚是不妙，過了一會，終于忍不住又道：“是敵人把守住谷口嗎？師祖爺爺，你不用管我，你自己一個兒走吧。”

　　血刀僧一生都和凶惡奸險之徒為伍，不但所結交的朋友從無真心相待，連親傳弟子如寶象、善勇、胜諦之輩，面子上對師父十分敬畏，心中卻無一不是爾虞我詐，只求損人利己，這時聽狄云叫他獨自逃走，不由得甚是欣慰，臉上露出一絲笑容，贊道：“乖孩子，你良心倒好！不是敵人把守谷口，是積雪封谷。數十丈高、數千丈寬的大雪，不到春天雪融，咱們再也走不出去了。這荒谷之中，有什麼吃的？咱們怎能挨到明年春天？”

　　狄云一聽，也覺局勢凶險，但眼前最緊迫的危機已過，總是心中一寬，說道：“你放心，船到橋洞自會直，就算餓死，也胜于在那些人手中受盡折磨而死。”血刀僧裂嘴一笑，道：“乖孫兒說得不錯！”從腰間抽出血刀，站起身來，走向白馬。

　　水笙大驚，叫道：“喂，你要干什麼？”血刀僧笑道：“你倒猜猜看。”其實水笙早就知道，他是要殺了白馬來吃。這白馬和她一起長大，一向就如是最好的朋友一般，忙叫：“不！不！這是我的馬，你不能殺。”血刀僧道：“吃完了白馬，便要吃你了。老子人肉也吃，為什麼不能吃馬！”水笙求道：“求求你，別害我馬兒。”無可奈何中，轉頭向狄云道：“請你求求他，別殺我的馬兒。”

　　狄云見了她這副情急可怜的模樣，心下不忍，但想情勢至此，哪有不宰馬來吃之理，吃完了馬肉，只怕連馬鞍子也要煮熟了來吃。他不愿見水笙的傷心神情，只得轉過了頭。

　　水笙又叫道：“求求你，別殺我的馬兒。”血刀僧笑道：“好，我不殺你的馬兒！”水笙大喜，道：“謝謝你！謝謝你！”忽聽得嗤地一聲輕響，血刀僧狂笑聲中，馬頭已落，鮮血急噴。水笙連日疲乏，這時驚痛之下，竟又暈了過去。

　　待得悠悠醒轉，便聞到一股肉香，她肚餓已久，聞到肉香，不自禁的歡喜，但神智略醒，立即知道是她愛馬在慘遭烤炙。一睜眼，只見血刀僧和狄云坐在石上，手中各捧了一大塊烤得焦黃的燒肉，正自張口大嚼，石旁生著一堆柴火，一根粗柴上吊著一只馬腿，兀自在火上燒烤。水笙悲從中來，失聲而哭。

　　血刀僧笑道：“你吃不吃？”水笙哭道：“你這兩個惡人，害了我的馬兒，我……我定要報仇！”

　　狄云好生過意不去，歉然道：“水姑娘，這雪谷里沒別的可吃，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的餓死。要好馬嘛，只要日後咱們能出得此谷，總有法子找到。”水笙哭道：“你這小惡僧假裝好人，比老惡僧還要壞。我恨死你，我恨死你。”狄云無言可答，要想不吃馬肉吧，實在是餓得難受，心想：“你便恨死我，我也不得不吃。”張口又往馬肉上咬去。

　　血刀僧口中咀嚼馬肉，斜目瞧著水笙，含含糊糊地道：“味道不壞，當真不壞。嗯，過幾天烤這小妞兒來吃，未必有這馬肉香。”又想：“吃完了那小妞兒，只好烤我這個乖徒孫來吃了。這人很好，吃了可惜。嗯，留著他最後吃，總算對得他住。”

　　兩人吃飽了馬肉，在火堆中又加些枯枝，便倚在大石上睡了。

　　狄云朦朧中只聽到水笙抽抽噎噎地哭個不住，心中突然自傷：“她死了一匹馬，便這麼哭個不住。我活在世上，卻沒一人牽挂我。當我死時，看來連這頭牲口也還不如，不會有誰為我流一滴眼淚。”

## 第七章　落花流水

　　睡到半夜，狄云忽覺肩頭被人推了兩下，當即醒轉，只聽得血刀僧輕聲道：“有人來了！”狄云一驚，但隨即大喜，心想：“既然有人能進來，咱們便能出去。”低聲道：“在哪里？”血刀僧向西南一指，道：“你躺著別作聲，敵人功夫很強。”狄云側耳傾聽，卻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血刀僧持刀在手，蹲低身子，突然間如箭离弦，悄沒聲地竄了出去，人影在山坡一轉，便已不見。狄云好生佩服：“這人的武功當真厲害。丁大哥倘若仍在世上，和他相比，不知誰高誰下？”一想到丁典，伸手往懷中一摸，包著丁典骨灰的包裹仍好端端地在懷里。

　　靜夜之中，忽聽得當當兩下兵刃相交之聲。兩聲響過，便即寂然。過得好半晌，又是當當兩聲。狄云料得血刀僧偷襲未成，跟敵人交上了手。聽那兵刃相交的聲音，敵人武功似不在他之下。

　　接著當當當當四響，水笙也驚醒了過來。山谷中放眼盡是白雪，月光如銀，在白雪上反映出來，雖在深夜，亦如黎明。水笙向狄云瞧了一眼，口唇一動，想要探問，但心中對他憎恨厭惡，又想他未必肯講，一句問話將到口邊，又縮了回去。

　　忽聽得當當聲越來越響。狄云和水笙同時抬頭，向著響聲來處望去，月光下只見兩條人影盤旋來去，刀劍碰撞之聲直響向東北角高處。那是一座地勢險峻的峭壁，堆滿了積雪，眼看絕難上去，但兩人手上拆招，腳下毫不停留，刀劍光芒閃光爍下，兩人竟斗上了峭壁。

　　狄云凝目上望，瞧出與血刀僧相斗的那人身穿道袍，手持長劍，正是“落花流水”四大高手之一，不知他如何在雪崩封山之後，又會闖進谷來？水笙隨即也瞧見了那道人，大喜之下脫口而呼：“是劉伯伯，劉乘風伯伯到了！爹爹！爹爹！我在這兒。”

　　狄云吃了一驚，心想：“血刀老祖和那老道相斗，看來一時難分胜敗。她爹爹倘若聞聲趕來，豈不立時便將我殺了？”忙道：“喂，你別大聲嚷嚷的，叫得再雪崩起來，大家一起送命。”水笙怒道：“我就是要跟你這惡和尚一起送命。”張口又大聲叫喊：“爹爹，爹爹，我在這里！”

　　狄云喝道：“大雪崩下來，連你爹爹也一起埋了。你想害死你爹爹不是？”

　　水笙心想不錯，立時便住了口，但轉念又想：“我爹爹何等本事？適才大雪崩，旁人都轉身逃了，劉乘風伯伯還是沖進谷來。劉伯伯既然來得，我爹爹自也來得。就算叫得再有雪崩，最多是死了我，爹爹總是無礙。這老惡僧如此厲害，要是他將劉伯伯殺了，我要求死也不得了。”當即又大聲叫喊：“爹爹，爹爹，我在這里。”

　　狄云不知如何制止才好。抬頭向血刀老祖瞧去，只見他和那老道劉乘風斗得正緊，血刀幻成一道暗紅色的光華，在皚皚白雪之間盤旋飛舞。劉乘風出劍并不快捷，然而守得似乎甚為嚴密。兩大高手搏擊，到底誰占上風，狄云自然看不出來。只聽得水笙不停口大叫“爹爹”，叫得幾聲，改口又叫：“表哥，表哥！”狄云心煩意亂，喝道：“小丫頭，你再不住口，我把你舌頭割了下來。”

　　水笙道：“我偏偏要叫！偏偏要叫！”又大聲叫：“爹爹，爹爹，我在這里！”但怕狄云真的過來動手，站起身來，拾了一塊石頭防身。過了一會，只見他躺在地下不動，猛地想起：“這個惡和尚已給我表哥踏斷了腿，若不是那老僧出手相救，早給表哥一劍殺了。他行走不得，我何必怕他？”接著又想：“我真蠢死了！那老僧分身不得，我怎不殺了這小惡僧？”舉起石頭，走上幾步，用力便向狄云頭上砸了下去。

　　狄云無法抵抗，只得打滾逃開，砰的一聲，石頭從臉邊擦過，相去不過寸許，擊在雪地之中。水笙一擊不中，俯身又拾起一塊石頭向他擲去，這一次卻是砸他的肚子。狄云縮身打滾，但斷腿伸縮不靈，喀的一聲，砸中了小腿，只痛得他長聲慘呼。

　　水笙大喜，拾起一塊石頭又欲投擲，狄云眼見自己已成俎上之肉，任由宰割，給她這般接連砸上七八塊石頭，哪里還有命在？當下也拾起一塊石頭，喝道：“你再投來，我先砸死了你。”見她又是一石投出，當即滾身避過，奮力將手中石頭向她擲去。

　　水笙向左閃躍，石塊從耳邊擦過，擦破了耳輪皮肉，不由得嚇了一跳。她不敢再投擲石塊，回身拾起一根樹枝，一招“順水推舟”，向狄云肩頭刺到。她劍法家學淵源，甚是高明，手中所執雖是一根樹枝，但一枝刺出，去勢靈動。狄云縱然全身完好，劍招上也不是她敵手，眼見樹枝刺到，斜肩閃避，水笙劍法已變，托的一聲，在他額頭重重的戳了一下。

　　這一下她手中若是真劍，早已要了狄云的性命，但縱是一根樹枝，狄云也已痛得眼前金星飛舞。水笙罵道：“你這惡和尚一路上折磨姑娘，還說要割了我的舌頭，你倒割割看！”提起樹枝，往他頭頂、肩背一棍棍地狠打，叫道：“你叫你師祖爺爺來救你啊！我打死你這惡和尚！”口中斥罵，手上加勁。

　　狄云無法抵擋，只有伸臂護住顏面，頃刻間頭上手上給樹枝打得皮開肉綻，到處都是鮮血。他又痛又驚，突然使勁一抓，搶過樹枝，順手掃了過去。水笙一驚，閃身向後躍開幾步，拾起另一根樹枝，又要上前再打。

　　狄云急中生智，忽然間想起鄉下人打輸了架的無賴法子，叫道：“快給我站住！你再上前一步，我便脫褲子了！”嘴里叫嚷，雙手拉住褲腰，作即刻便要脫褲之狀。

　　水笙嚇了一跳，急忙轉過臉去，雙頰羞得飛紅，心想：“這和尚無惡不作，只怕真要用這種壞行逕來羞辱于我。”狄云叫道：“向前走五步，离開我越遠越好。”水笙一顆心怦怦亂跳，果然依言走前五步。狄云大喜，大聲道：“我褲子已經脫下來了，你再要打我，便過來罷！”水笙大吃一驚，縱身躍出丈余，心慌意亂之下一個踉蹌，腳下一滑，摔了一交，急忙爬起便奔，哪敢回頭，遠遠地避到了山坡後面。

　　狄云其實并不脫褲，想想又好笑，又自歎倒霉。適才這頓飽打，少說也吃了三四十棍，小腿被石頭砸傷，痛得更是厲害，心想：“若不是耍無賴下流，這會兒多半已給打得斷了氣啦。我狄云堂堂男兒，今日卻干這等卑鄙勾當。唉，當真命苦！”

　　凝目向峭壁上望去，只見血刀僧和劉乘風已斗上了一座懸崖。崖石從山壁上凸了出來，憑虛臨風，离地至少說也有七八十丈，遙見飛冰濺雪，從崖上飄落，足見兩人劇斗之烈，料想只要誰腳下一滑，摔將下來，任你武功再高，也非粉身碎骨不可。狄云抬頭上望，覺得那二人的身子也小了許多。兩人衣袖飄舞，便如兩位神仙在云霧中飛騰一般。

　　天空中兩頭兀鷹在盤旋飛舞，相較之下，下面相斗的兩人身法可快得多了。

　　水笙在那邊山坡後大聲叫喊起來；“爹爹，爹爹，快來啊！”她叫得幾聲，突然東南角上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是水侄女嗎？你爹爹受了點輕傷，轉眼便來！”水笙聽得是“落花流水”四老中位居第二的花鐵干，心中一喜，忙叫道：“花伯伯！我爹爹在哪里？他傷得怎樣？”

　　倏忽之間，花鐵干已飛奔到了水笙身畔，說道：“雪崩時山峰上一塊石頭掉將下來，砸向陸伯伯頭頂，你爹爹為了救陸伯伯，出掌擊石。只是那石頭實在太重，你爹爹手膀受了些輕傷，不礙事的。”水笙道：“有個惡和尚就在那邊……他脫下了……花伯伯，你快去殺了他。”花鐵干道：“好，在哪里？”水笙向狄云躺臥之處一指，但怕不小心看到了他赤身露體的模樣，一手指出，反而向前走了幾步。

　　花鐵干正要去殺狄云，忽聽得錚錚錚錚四聲，懸崖上傳來金鐵交鳴之聲，抬頭一望，但見血刀僧和劉乘風刀劍相交，兩人動也不動，便如突然被冰雪凍僵了一般，知道兩人斗到酣處，已迫得以內力相拚，尋思：“這血刀惡僧如此凶猛，劉賢弟未必能占上風，我不上前夾擊，更待何時？雖然以我在武林中的聲望名位，實不愿落個聯手攻孤之名，但中原群豪大舉追趕血刀門二惡僧，早已鬧得沸沸揚揚，天下皆聞，若得能親手誅殺了血刀僧，聲名之隆，定可掩過‘以二敵一’的不利。”當即轉身，逕向峭壁背後飛奔而去。

　　水笙心中驚奇，叫道：“花伯伯，你干什麼？”一句話剛問出口，便已知道答案。只見花鐵干悄沒聲地向峭壁上攀去，他右手握著一根純鋼短槍，槍尖在石壁上一撐，身子便躍起丈余，身子落下時，槍尖又撐，比之適才血刀僧和劉乘風邊斗邊上之時可快得多了。

　　狄云初時聽他腳步之聲遠去，放過了自己，心中正自一寬，接著便見他縱躍起落，攀登懸崖，忍不住失聲呼叫：“啊喲！”這時唯一的指望，只是血刀僧能在花鐵干登上懸崖之前先將劉乘風殺了，然後轉身和花鐵干相斗，否則以一敵二，必敗無疑。隨即又想：“這劉乘風和那姓花的都是俠義英雄，血刀老祖卻明明是窮凶極惡的壞人，我居然盼望壞人殺了好人，唉，這……這真是也不對……”又是自責，又是擔憂，心中混亂之極。

　　便在這時，花鐵干已躍上懸崖。

　　血刀僧運勁和劉乘風比拚，內力一層又一層地加強，有如海中波濤，一個浪頭打過，又是一個浪頭扑上。劉乘風是太極名家，生平鑽研以柔克剛之道，血刀僧內力洶涌而來，他是將內力運成一個個圓圈，將對方源源不絕的攻勢消解了去。他要先立于不敗之地，然後再待敵之可胜。血刀僧勁力雖強，內力進攻的方位又是變幻莫測，但僵持良久，始終奈何不得敵手。兩人全神貫注，于身外事物已盡數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花鐵干攀上峭壁，躍至懸崖，并非全無聲息，兩人卻均不知。

　　花鐵干見兩人頭頂白氣蒸騰，內力已發揮到了極致，他悄悄走到了血刀僧身後，舉起鋼槍，力貫雙臂，槍尖下寒光閃動，勢挾勁風，向他背心疾刺。

　　槍尖的寒光被山壁間鏡子般的冰雪一映，發出一片閃光。血刀僧陡然醒覺，只覺一股凌厲之極的勁風正向自己後心扑來，這時他手中血刀正和劉乘風的長劍相交，要向前推進一寸都是艱難之極，更不用說變招回刀，向後招架。他心念轉動奇快：“左右是個死，宁可自己摔死，不能死在敵人手下。”雙膝一曲，斜身向外扑出，便向崖下跳落。

　　花鐵干這一槍決意致血刀僧于死地，一招中平槍“四夷賓服”，勁力威猛已極，哪想得到血刀僧竟會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墮崖。只聽得波的一聲輕響，槍尖刺入了劉乘風胸口，從前胸透入，後背穿出。他固收勢不及，劉乘風也渾沒料到有此一著。

　　血刀僧從半空中摔下，地面飛快的迎向眼前，他大喝一聲，舉刀直斬上去，正好斬在一塊大岩石上。當的一聲響，血刀微微一彈，卻不斷折。他借著這一砍之勢，身子向上急提，左手揮掌擊向地面，蓬的一聲響，冰雪迸散，跟著在雪地中滾了十幾轉，一砍一掌十八翻，終于消解了下墮之力，哈哈大笑聲中，已穩穩地站在地下。

　　突然間身後一人喝道：“看刀！”血刀僧聽聲辨器，身子不轉，回刀反砍，當的一聲，雙刀相交，但覺胸口一震，血刀幾欲脫手飛出，這一驚非同小可：“這家伙內力如此強勁！”一回頭，只見那人是個身形魁梧的老者，白須飄飄，形貌威猛，手中提著一柄厚背方頭的鬼頭刀。血刀僧心生怯意，急忙閃躍退開，倉卒之際，沒想到自己和劉乘風比拚了這半天內力，勁力已消耗了大半，而從高處掉下，刀擊岩石，更是全憑臂力消去下墮之勢。他暗運一口真氣，只覺丹田中隱隱生疼，內力竟已提不上來。

　　左側遠處一人叫道：“陸大哥，這淫僧害……害死了劉賢弟。咱們……咱們……”說話的正是花鐵干。他誤殺了劉乘風，悲憤已極，飛快地趕下峭壁，決意與血刀僧死拚。恰好“南四奇”中的首老陸天抒剛于這時趕到，成了左右夾擊之勢。

　　血刀僧眼見花鐵干挺槍奔來，自己連陸天抒一個也斗不過，何況再加上個好手？只有以水笙為質，叫他們心有所忌，不敢急攻，那時再圖後計。

　　心中念頭只這麼一轉，陸天抒鬼頭刀揮動，又劈將過來，血刀僧身形一矮，向敵人下三路突砍二刀。陸天抒身材魁梧，下盤堅穩，縱躍卻非其長，當即揮刀下格。血刀僧這二刀乃是虛招，只是虛中有實，陸天抒的擋格中若是稍有破綻，虛轉為實，立成致命的殺著，待見他橫刀守御，無懈可擊，當即向前一沖，跨出一步半，倏忽縮腳，向後躍出，如此聲東擊西，脫出了鬼頭刀籠罩的圈子。

　　他幾個起落，飛步奔到狄云身旁，卻不見水笙，急問：“那妞兒呢？”狄云道：“在那邊。”說著伸手一指。血刀僧怒道：“怎麼讓她逃了，沒抓住她？”狄云道：“我……我抓她不住。”血刀僧怒極，他本就十分蠻橫，此刻生死系于一線，更是凶性大發，右腳飛出，向狄云腰間踢去。狄云一聲悶哼，身子飛起，直摔出去。當地本是個高峰環繞的深谷，然而谷中有谷，狄云這一摔出，更向下面的谷中直墮。

　　水笙聽得聲音，回過頭來，見狄云正向谷底墮去，一驚之下，只見血刀僧向自己扑將過來。便在這時，忽聽得右側有人叫道：“笙兒，笙兒！”正是父親到了。水笙大喜，叫道：“爹爹！”這時她离父親尚遠，而血刀僧已然扑近，但遠近之差也不過三丈光景，倘若她不出聲呼叫，一見父親，立即縱身向他躍去，那就變得親近而敵遠了。可是她臨敵經歷太淺，驚喜之下，只是呼叫“爹爹”，卻忘了血刀僧正自扑近。

　　水岱大叫：“笙兒，快過來！”水笙當即醒覺，拔足便奔。水岱搶上接應。

　　血刀僧喑叫：“不好！”血刀銜入口中，一俯身，雙手各抓起一團雪，運勁捏緊，右手一團雪先向水岱擲去，跟著第二團雪擲向水笙，同時身子向前扑出。

　　水岱揮劍擋開雪團，腳步稍緩。第二團雪卻打在水笙後心“靈台穴”上，登時將她擊倒。血刀僧飛身搶近，將水笙抓在手中，順手點了她穴道。只聽得呼呼風響，斜刺里一槍刺來，正是花鐵干到了。

　　花鐵干失手刺死結義兄弟劉乘風，心中傷痛悔恨，已達于極點，這時也顧不得水笙性命如何，勁貫雙臂，槍出如風。血刀僧揮刀疾砍，當的一聲響，血刀反彈上來，原來花鐵干這根短槍連槍杆也是百煉之鋼，非寶刀寶劍所能削斷。

　　血刀僧罵道：“你奶奶的！”抓起水笙，退後一步，但見陸天抒的鬼頭刀又橫砍過來。他前無去路，強敵合圍，眼光急轉，找尋出路，一瞥眼間，見狄云在下面谷底坐了起來，心念一動：“下面只積雪甚深，這小子摔他不死！”伸臂攔腰抱住水笙，縱身跳了下去。

　　水笙尖叫聲中，兩人墮入深谷。谷中積雪堆滿了數十丈厚，底下的已結成堅冰，上面的兀自松軟，便如是個墊子一般，二人竟然毫發無損。血刀僧從積雪中鑽將上來，看准了地形，站上谷口的一塊巨岩，橫刀在手，哈哈大笑，說道：“有種的便跳下來決個死戰！”

　　這塊大岩正居谷口要沖，水岱等人若從上面跳下，定要掠過岩旁，血刀僧橫刀一揮，輕輕易易地便將來人砍為兩截。身在半空之人，武功便胜得他十倍，也不能如飛鳥般回翔自如，與之相搏。

　　陸天抒、花鐵干、水岱三人好容易追上了血刀僧，卻又被他逃脫，都恨得牙痒痒的。水岱以女兒仍被淫僧挾持，花鐵干誤傷義弟，更是氣憤。三人聚在一起，低聲商議。

　　陸天抒外號“仁義陸大刀”；花鐵干人稱“中平無敵”，以“中平槍”享譽武林；水岱的外號叫作“冷月劍”，再加上“柔云劍”劉乘風，合稱為“落花流水”。所謂“落花流水”，其實是“陸花劉水”。說到武功，未必是陸天抒第一，但他一來年紀最大，二來在江湖上人緣極好，因此排名為“南四奇”之首。他性如烈火，于傷風敗俗、卑鄙不義之行最是惱恨，眼見血刀僧站在岩石上耀武揚威，水笙卻軟軟地斜倚在狄云身上。他不知水笙已被點了穴道，不由自主，還道她性非貞烈，落入淫僧的手中之後居然并不反抗，一怒之下，從雪地里拾起幾塊石子擲了下去。

　　他手勁本重，這時居高臨下，石塊擲下時更是勢道猛惡之極。只聽砰彭、砰彭之聲，四周山谷都傳出回音。谷底雪花飛濺。

　　血刀僧一矮身，將狄云和水笙扯過，藏入岩石之後。他這時已然暫時脫險，對狄云的怒氣便即消去。他挺身站在巨岩之上，指著陸、花、水三人破口大罵，石塊擲到，便即閃身相避，卻哪里傷得到他？這時他才望見遠處懸崖上劉乘風僵伏不動，回想適才情景，推知是花鐵干偷襲失手，誤傷同伴，暗自慶幸不已。

　　狄云見岩石後的山壁凹了進去，宛然是一個大山洞，巨岩屏擋在外，洞中積雪甚薄，倒是個安身之所，見頭頂兀自不住有石塊落下，生怕打傷水笙，當即橫抱著她，將她放進洞中。水笙大驚，叫道：“別碰我，別碰我！”

　　血刀僧大笑，叫道：“好徒孫，師祖爺爺在外邊抵擋敵人，你倒搶先享起艷福來啦！”

　　水岱和陸、花三人在上面聽得分明，氣得都欲炸破了胸膛。

　　水笙只道狄云真的意圖非禮，自是十分驚惶，待見到他衣衫雖非完整，卻是好好地穿在身上，想起適才他自稱已脫了褲子，以致將自己嚇走，原來竟是騙人。她想到此處，臉上一紅，罵道：“騙人的惡和尚，快走開。”狄云將她放入洞內，石塊已打她不到，隨即走開。這時他大腿既斷，小腿又受重傷，哪里還說得上一個“走”字，只是掙扎著爬開而已。

　　三上一下的僵持了半夜，天色漸漸明了。血刀僧調勻內息，力氣漸復，不住盤算：“如何才能脫身？”眼前這三人每一個的武功都和自己在伯仲之間，自己只要一离開這塊岩石，失卻地形之利，就避不開他三人的合擊了。他無法可想，只好在岩上伸拳舞腿，怪狀百出，嘲弄敵人，聊以自娛。

　　陸天抒越看越怒，只是大罵。花鐵干突然心生一計，低聲道：“水賢弟，你到東邊去假裝滑雪下谷。我到西邊去佯攻，引得這惡僧走開阻擋，陸大哥便可乘機下去。”陸天抒道：“此計大妙。”水岱道：“他如不過來阻擋，咱們便真的滑下谷去！”他和花鐵干二人當即分從左右奔了開去。

　　附近百余丈內都是峭壁，若要滑雪下谷，須得繞個大圈子，遠遠過來。血刀僧見二人分向左右，顯是要繞道進谷，如何阻擋，一時倒沒主意，尋思：“糟糕，糟糕！他們大兜圈子地過來，雖然路程遠些，花上個把時辰，總也能到。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們大兜圈子來攻，我便大兜圈子逃之夭夭。”當下也不通知狄云，悄悄溜下岩石。

　　陸天抒目送花水二人遠去，低頭一看，已不見了血刀僧的蹤影，但見雪地中一道腳印，通向西北而去，大叫：“花賢弟、水賢弟，惡僧逃走啦，快回來！”花水二人聽得呼聲，一齊轉身。

　　陸天抒急于追人，涌身躍落，登時便沒入谷底積雪。他躍下時早已閉住呼吸，但覺身子不住下沉，隨即足尖碰到了實地，當即足下使勁，身子便向上冒。他頭頂剛要伸出積雪，忽覺胸口一痛，已中了敵人暗算，驚怒之下，大刀立時揮出，去勢迅捷無倫，憑著手上感覺，已知砍中了敵人。但敵人受傷顯是不重，在雪底又是一刀砍來。

　　原來血刀僧聽得陸天抒的呼叫，知他下一步定是縱身入谷，當即回身，鑽入了岩石附近的積雪之中。陸天抒武功既高，閱歷又富，要想對他偷襲暗算，本來絕少可能，但他這時從數十丈高處躍入雪中，這種事生平從未經歷過，自是全神貫注，只顧到如何運氣提勁，以免受傷。他明明看見血刀僧已然逃走，豈知深雪中竟會伏有敵人，當真是出其不意之外，再加上個出其不意。

　　但他畢竟是中原武林中一等一的人物，胸口雖然受傷，跟著便也傷了敵人，刷刷刷連環三刀，在深雪中疾攻出去。他知血刀僧行如鬼魅，與他相斗，決不可有一瞬之間的松懈，這三刀盲目砍出，勁力卻是非同小可。血刀僧受傷後勉力招架，退後一步，不料身後落足之處積雪并未結冰，腳底踏了個空，登時向下直墮。

　　陸天抒連環三刀砍出，不容敵人有絲毫喘息的余裕，跟著又是連環三刀，他知敵人在自己接連六刀硬攻之下，定要退後，當即搶上強攻，猛覺足底一松，身子也直墮下去。

　　他二人陷入這詭奇已極的困境之中，都是眼不見物，積雪之下也說不上什麼聽風辨器，連黑夜搏斗的諸般功夫也用不上了。兩人足尖一触上實地，各自便即使開平生練得最熟的一路刀法。這時頭頂十余丈積雪罩蓋，除了將敵人殺死之外，誰也不敢先行向上升起。只要誰心中先怯，意圖逃命，非給對方砍死不可。

　　狄云聽得洞外一陣大呼，跟著便寂無聲息，探頭張望，已不見了血刀老祖，卻見岩石旁的白雪隱隱起伏波動，不禁大奇，看了一會，才明白雪底有人相斗，一抬頭，只見水岱和花鐵干二人站在山邊，凝目谷底，神情焦急，那麼和血刀僧在雪底相斗的，自然是陸天抒了。

　　水笙也探頭出來觀看，見到父親全神貫注的模樣，相距又遠，一時不敢呼叫。

　　花水二人一心想要出手相助，卻不知如何是好。水岱道：“花二哥，我這就跳下去。”花鐵干急道：“使不得，使不得！你也跳進雪底下，卻如何打法？下面什麼也瞧不見，莫要……莫要又誤傷了陸大哥。”他一槍刺死親如骨肉的劉乘風，心中一直說不出的難過。

　　這處境水岱自然并非不知，自己跳入雪底，除了舞劍亂削之外，又哪里能分清敵友？斬死血刀僧或陸天抒的機會是一般無二，而被血刀僧或陸天抒砍死的機會也是毫無分別。可是己方明明有兩個高手在旁，卻任由陸大哥孤身和血刀僧在雪底拚命，陸大哥是為救自己女兒而來，此刻身歷奇險，自己卻高高在上袖手旁觀，當真是五內如焚，頓足搓手，一籌莫展。要說跳下去再說罷，但一躍下，便是加入了戰團，但見谷中白雪蠕動，這一跳下去，說不定正好壓在陸天抒的頭頂。

　　谷底白雪起伏一會，終于慢慢靜止。崖上水岱、花鐵干，洞中狄云、水笙，卻只有更加焦急，不知這場雪底惡戰到底誰胜誰敗。四人都是屏息凝氣、目不轉瞬地注視谷底。

　　過了好一會，一處白雪慢慢隆起，有人探頭上來，這人頭頂上都是白雪，一時分不清是俗家還是和尚，這人漸升漸高，看得出頭上長滿了白發。那是陸天抒！

　　水笙大喜，低聲歡呼。狄云怒道：“有什麼好叫的？”水笙道：“你師祖爺爺死啦，你小和尚也命不久長了。”這句話她便不說，狄云也豈有不知？這些時日之中，他每天和血刀僧在一起，“近朱者赤”，不知不覺間竟也沾上了一點兒橫蠻暴躁的脾氣。何況眼見陸天抒得胜，自己勢必落在這三老手中，更有什麼辯白的機會？他心情奇惡，喝道：“你再羅唆，我先殺了你。”水笙一凜，不敢再說。她被血刀僧點了穴道，動彈不得，狄云雖是斷了腿，但要殺害自己，卻是容易不過。

　　陸天抒的頭探在雪面，大聲喘息，努力掙扎，似想要從雪中爬起。水岱和花鐵干齊聲叫道：“陸大哥，我們來了！”兩人涌身躍落，沒入深雪，隨即竄上，躍向谷邊的岩石。

　　便在此時，卻見陸天抒的頭倏地又沒入了雪中，似乎雙足被人拉住向下力扯一般。他沒入之後，再也不探頭上來，但血刀僧卻也是影蹤不見。水岱和花鐵干對望一眼，心下均甚憂急，見陸天抒適才沒入雪中，勢既急速，又似身不由主，十九是遭了敵人的暗算。

　　突然間波的一響，又有一顆頭顱從深雪中鑽了上來，這一次卻是頭頂光禿禿的血刀僧。他哈哈一笑，頭顱便沒入雪里。水岱罵道：“賊禿！”提劍正要躍下廝拚，忽然間雪中一顆頭顱急速飛上。

　　那只是一個頭顱，和身子是分离了的，白發蕭蕭，正是陸天抒的首級。這頭顱向空中飛上數十丈，然後拍的一聲，落了下來，沒入雪中，無影無蹤。

　　水笙眼見這般怪异可怖的情景，嚇得幾欲暈倒，連驚呼也叫不出聲。

　　水岱悲憤難當，長聲叫道：“陸大哥，你為兄弟喪命，英靈不遠，兄弟為你報仇。”縱身正要躍出，花鐵干急忙抓住他左臂，說道：“且慢！惡僧躲在雪底，他在暗里，咱們在明里，胡亂跳下去，別中人他的暗算。”水岱一想不錯，哽咽道：“那……那便如何？”花鐵干道：“他在雪底能耗得幾時，終究會要上來。那時咱二人聯手相攻，好歹要將他破膛剜心，祭奠兩位兄弟。”水岱淚水從腮邊滾滾而下，心中只道：“要鎮靜，定下神來，這時候千萬不能傷心！大敵當前，不可心浮氣粗！”但兩個數十年相交的知友一旦喪命，卻教他如何不悲從中來？又如何能夠抑止？

　　兩人望定了血刀僧適才鑽上來之處，從一塊岩石躍向另一塊岩石，并肩迫近，漸漸接近水笙和狄云藏身的石洞之旁。

　　水笙斜眼向狄云偷睨，心中盤算，等父親再近得幾丈，這才出聲呼叫，好讓他能及時過來相救，倘若叫得早了，小惡僧便會搶先下手殺了自己。狄云見到她神色不定，眼珠轉動，已料到她的用意，假裝閉目養神。水笙不虞有他，只是望著父親。突然之間，狄云雙手在地下一撐，身子躍起，扑在水笙背上，右臂一彎，扼住了她喉嚨。

　　水笙大吃一驚，待要呼叫，卻哪里叫得出聲？只覺狄云的手臂扼得自己氣也透不過來，忽聽他在自己耳邊低聲道：“你答允不叫，我就不扼死你！”他說了這句話，手臂略松，讓她吸一口氣，但那粗糙瘦硬的手臂，卻始終不离開她喉頭柔嫩的肌膚。水笙恨極，心中千百遍地咒罵，可便是奈何不得。

　　水岱和花鐵干蹲在一塊大岩石上，但見雪谷中絕無動靜，都是大為奇怪，不知血刀僧在玩什麼玄虛，怎能久耽雪底。

　　他們悲痛之際，沒想到血刀僧自幼生長于藏邊冰天雪地，熟知冰雪之性。先前他鑽入雪底之後，立時便以血刀剜了個大洞，伸掌拍實，雪洞中便存得有氣，每逢心跳加劇，呼吸難繼，便探頭到雪洞中吸幾口氣。陸天抒卻如何懂得這個竅門，一味屏住呼吸，硬拚硬打。他內力雖然充沛，終是及不上血刀僧不住換氣。便如兩人在水底相斗，一人可以常常上水面呼吸，另一人卻沉在水底，始終不能上來，胜負之數，可想而知。陸天抒最後實在氣窒難熬，干冒奇險，探頭到雪上吸氣，下體當即給血刀僧連砍三刀，死于雪底。

　　水岱和花鐵干越等越心焦，轉眼間過了一炷香時分，始終不見血刀僧的蹤跡。水岱道：“這惡僧多半是身受重傷，死在雪底了。”花鐵干道：“我想多半也是如此。陸大哥豈能為惡僧所殺，卻不還他兩刀？何況這惡僧和劉賢弟拚斗甚久，早已不是陸大哥的對手。”水岱道：“他定是行使詐計，暗算了陸大哥。”說到此處，悲憤無可抑制，叫道：“我到下面去瞧瞧。”花鐵干道：“好，可要小心了，我在這里給你掠陣。”

　　水岱手提長劍，吸一口氣，展開輕功，便從雪面上滑了過去，只滑出數丈，察覺腳下并不如何松軟，當下奔得更快。這雪谷四周山峰極高，萬年不見陽光，谷底積的雖然是雪，卻早已冰雪相混，有如稀泥，從上躍下固是立時沒入，以輕功滑行卻不致陷落，水岱輕身功夫甚是了得，在雪面上越滑越快，只聽得花鐵干叫道：“好輕功！水賢弟，那惡僧便在左近，小心！”

　　話聲未絕，喀喇一聲，水岱身前丈許之外鑽出一個人來，果然便是血刀僧，只見他雙手空空，沒了兵刃，叫聲：“啊喲！”不敢和水岱接戰，向西飄開數丈，慌慌張張地叫道：“大丈夫相斗，講究公平。你手里有劍，我卻赤手空拳，那如何打法？”水岱尚未答話，花鐵干遠遠叫道：“殺你這惡僧，還講什麼公平不公平？”他輕功不及水岱，不敢踏下雪地，從旁邊岩石繞將過去，從旁夾擊。

　　水岱心想惡僧這口血刀，定是和陸大哥相斗之時在雪中失落了。深谷中積雪數十丈，這口刀哪里還找得著？他見敵人沒了兵刃，更加放心，必胜之券，已搡之于手，只是別要讓他逃得遠了，或是無影無蹤地又鑽入雪中，叫道：“兀那惡僧，我女兒在哪里？你說了出來，便將你痛痛快快的一劍殺了！不給你吃零碎苦頭。”

　　血刀僧道：“這妞兒的藏身之所，你就尋上十天半月，也未必尋得著。若是放我生路，便跟你說。”口中說話，腳下絲毫不停。

　　水岱心想：“姑且騙他一騙，叫他先說了出來。”便道：“此處四周都是插翅難上的高峰，便放了你，你又走向何處？”血刀僧道：“這里的地勢古怪之極，我在左近住過幾年，卻是了如指掌。你如殺了我，一定難以出谷，活活的餓死在這里，不如大家化敵為友，我還你女兒，再引你們出谷如何？”

　　花鐵干怒道：“惡僧說話，有何信義？你快跪下投降，如何處置，我們自有主意，何用你來插嘴？”一面說，一面漸漸迫近。血刀僧笑道：“既是如此，老子可要失陪了！”腳下加快，斜刺里向東北角上奔去。水岱罵道：“往哪里去！”挺劍疾追。

　　血刀僧奔跑迅速，奔出數十丈後，迎面高峰當道，更無去路。他身形一晃，疾轉回頭，從水岱身旁斜斜掠過。水岱揮劍橫削，差了尺許沒能削中，血刀僧又向西北奔去。水岱見他重回舊地，心道：“在這谷中奔來奔去，又逃得到哪里？不過老是捉迷藏般地追逐，這廝輕功不弱，倒不易殺得了他。笙兒又不知到了何處”他心中焦急，提一口氣，腳下加快，和敵人又近了數尺，忽聽得血刀僧“啊”的一聲，向前仆倒，雙手在雪地中亂抓亂爬，顯是內力已竭，摔倒了便爬不起來。

　　石洞中狄云和水笙都看得清楚，一個驚慌，一個歡喜，狄云斜眼瞥處，見到水笙滿臉喜色，心中惱恨，不由得手臂收緊，用力在她喉頭一扼。

　　眼見血刀僧無法爬起，水岱哪能失此良機，搶上幾步，挺劍向他臀部疾刺而下，這是不欲一劍便將他刺死，要將他傷得逃跑不了，再拷問水笙的所在。長劍只遞出兩尺，驀地里左腳踏下，足底虛空，全身急墮，下面竟是一個深洞。

　　這一下奇變橫生，竟似出現了妖法邪術，花鐵干、狄云、水笙三人眼見水岱便要得手，卻在一瞬之間陡然消失，不知去向。跟著一聲長長的慘叫，從地底傳將上來，正是水岱的聲音，顯是在下面碰到了極可怕之事。

　　血刀僧一躍而起，身手矯捷异常，顯而易見，他適才出力掙扎全是作偽。只見他躍起身來，雙足一頓，沒入雪里，跟著又鑽了上來，抓著一人，拋在雪地里。那人鮮血淋漓，正是水岱，但見他雙足已然齊膝而斷，一時也不知是死是活。

　　水笙見到父親的慘狀，大聲哭叫：“爹爹，爹爹！”狄云心中不忍，驚駭之余，也忘了再伸手扼她，反而放開了手臂，安慰她道：“水姑娘，你爹爹沒死，他……他還在動。”

　　血刀僧左手一揮一揚，一道暗紅色的光華在頭頂盤旋成圈，血刀竟又入手。原來適才他潛伏雪地，良久不出，是在暗通一個雪井，布置了機關，將血刀橫架井中，刃口向上，然後鑽出雪來，假裝失刀，令敵人心無所忌，放膽追趕，終于跌入陷阱。水岱縱橫武林數十年，閱歷不可謂不富，水陸兩路的江湖伎倆無不通曉，只是這冰雪中的勾當卻令他防不胜防。他從雪井中急墮而下，那血刀削鐵如泥，登時將他雙腿輕輕割斷。

　　血刀僧高舉血刀，對著花鐵干大叫：“有種沒有？過來斗上三百回合。”

　　花鐵干見到水岱在雪地里痛得滾來滾去的慘狀，只嚇得心膽俱裂，哪敢一前相斗，挺著短槍護在身前，一步步地倒退，槍上紅纓不住抖動，顯得內心害怕已極。血刀僧一聲猛喝，沖上兩步。花鐵干急退兩步，手臂發抖，竟將短槍掉在地下，急速拾起，又退了兩步。

　　血刀僧連斗三位高手，三次死里逃生，實已累得筋疲力盡，倘若和花鐵干再斗，只怕一招也支持不住。花鐵干的武功本來就不亞于血刀僧，此刻上前拚斗，血刀僧非死在他槍下不可，只是他失手刺死劉乘風後，心神沮喪，銳氣大挫，再見到陸天抒斷頭、水岱斷腿，嚇得膽也破了，已無絲毫斗志。

　　血刀僧見到他如此害怕的模樣，得意非凡，叫道：“嘿嘿，我有妙計七十二條，今日只用三條，已殺了你江南三個老家伙，還有六十九條，一條條都要用在你身上。”

　　花鐵干多歷江湖風波，血刀僧這些炎炎大言，原來騙他不倒，但這時成了驚弓之鳥，只覺敵人的一言一動之中，無不充滿了極凶狠極可怖之意，聽他說還有六十九條毒計，一一要用在自己身上，喃喃地道：“六十九條，六十九條！”雙手更抖得厲害了。

　　血刀老祖此時心力交疲，支持艱難，只盼立時就地躺倒，睡他一日一夜。但他心知此刻所面對的實是一場生死惡斗，其激烈猛惡，殊不下于適才和劉乘風、陸天抒等的激戰。只要自己稍露疲態，給對方瞧出破綻，他出手一攻，立時便伸量出自己內力已盡，那時他短槍戳來，自己只有束手就戮，是以強打精神，將手中血刀盤旋玩弄，顯得行有余力。他見花鐵干想逃不逃的，心中不住催促：“膽小鬼，快逃啊，快逃啊！”豈知花鐵干這時連逃跑也已沒了勇氣。

　　水岱雙腿齊膝斬斷，躺在雪地中奄奄一息，眼見花鐵干嚇成這個模樣，更是悲憤。他雖然重傷，卻已瞧出血刀僧內力垂盡，已是強弩之末，鼓足力氣叫道：“花二哥，跟他拚啊。惡僧真氣耗竭，你殺他易如反掌，易……”

　　血刀僧心中一驚：“這老兒瞧出我的破綻，大是不妙。”他強打精神，踏上兩步，向花鐵干道：“不錯，不錯，我內力已盡，咱們到那邊崖上去大戰三百回合！不去的是烏龜王八蛋！”忽聽得身後山洞中傳出水笙的哭叫：“爹爹，爹爹！”血刀僧靈機一動：“此刻若是殺了水岱，徒然示弱。我抓了這女娃兒出來，逼迫水岱投降。這姓花的便更加沒有斗志了。”他向著花鐵干獰笑道：“去不去？打五百個回合也行？”

　　花鐵干搖搖頭，又退了一步。

　　水岱叫道：“跟他打啊，跟他打啊！你不跟陸大哥、劉三哥報仇麼？”

　　血刀僧哈哈大笑，叫道：“打啊，打啊！我還有六十九條慘不可言的毒計，一一要使在你的身上。”一邊說，一邊轉身走進山洞，抓住水笙頭發，將她橫拖倒曳地拉了出來，拉扯之時，已是不斷喘氣，說什麼也掩飾不住。

　　他知道花鐵干武功厲害，唯有以各種各樣殘酷手段施于水氏父女身上，方能嚇得他不敢出手，當下將水笙拖到水岱面前，喝道：“你說我真氣已盡，好，我試給你瞧瞧，真氣盡是不盡？”說著用力一扯，嗤的一聲響，將水笙的右邊袖子撕下了一大截，露出雪白的肌膚。水笙一聲驚叫，只是穴道被點，半分抵御不得。

　　狄云跟著從山洞中爬了出來，眼看著這慘劇，甚是不忍，叫道：“你……你別欺侮水姑娘！”血刀老祖笑道：“哈哈，乖徒孫，不用擔心，師祖爺爺不會傷了她性命。”他回過身來，手起一刀，將水岱的肩削去一片，問道：“我的真氣耗竭了沒有？”水岱肩上登時鮮血噴出。花鐵干和水笙同時驚呼。

　　血刀僧左手一扯，又將水笙的衣服撕去一片，向水岱道：“你叫我三聲‘好爺爺’，叫是不叫？”水岱呸的一聲一口唾液，用力向他吐去。血刀僧側身閃避，這一下站立不穩，腳下一個踉蹌，只覺頭腦眩暈，幾乎便要倒將下來。

　　水岱瞧得清楚，叫道：“花二哥，快動手啊，快動手！”

　　花鐵干也見到血刀僧腳步不穩，心中卻想：“只怕他是故意示弱，引我上當。這惡僧詭計多端，不可不防。”

　　血刀僧又橫刀削去，在水岱右臂上砍了一條深痕，喝道：“你叫不叫我‘好爺爺’？”水岱痛得幾欲暈去，大聲道：“姓水的宁死不屈！快將我殺了。”血刀僧道：“我才不讓你痛痛快快的死呢，我要將你的手臂一寸寸的割下來，將你的肉一片片削下來。你叫我三聲‘好爺爺’，向我討饒，我便不殺你！”水岱罵道：“做你娘的清秋大夢！”血刀僧眼見他極是倔強，料想縱然將他碎割凌遲，也不會屈服，便道：“好，我來炮制你的女兒，看你叫不叫我‘好爺爺’？”說著反手一扯，撕下了水笙的半幅裙子。

　　水岱怒極，眼前一黑，便欲暈去，但想：“花二哥嚇得沒了斗志，我可不能便死。不管這惡僧如何當著我面前侮辱笙兒，我都要忍住氣，跟他周旋到底。”

　　血刀僧獰笑道：“這姓花的馬上就會向我跪下求饒，我便饒了他性命，讓他到江湖上去宣傳，水姑娘給我如何剝光了衣衫。哈哈，妙極，很好！花鐵干，你要投降？可以，可以，我可以饒你性命！血刀老祖生平從不殺害降人。”

　　花鐵干聽了這幾句話，斗志更加淡了，他一心一意只想脫困逃生，跪下求饒雖是羞恥，但總比給人在身上一刀一刀地宰割要好得多。他全沒想到，若是奮力求戰，立時便可將敵人殺了，卻只覺眼前這血刀僧可怖可畏之極。只聽得血刀僧道：“你放心，不用害怕，待會你認輸投降，我便饒了你性命。決計不會割你一刀，盡管放心好了。”這幾句安慰的言語，花鐵干聽在耳里，說不出的舒服受用。

　　血刀僧見他臉露喜色，心想機不可失，當即放下水笙，持刀走到他身前，說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很好，你要向我投降，先拋下短槍，很好，很好，我決不傷你性命。我當你是好朋友，好兄弟！拋下短槍，拋下短槍！”聲音甚是柔和。

　　他這幾句說話似有不可抗拒的力道，花鐵干手一松，短槍拋在雪地之中。他兵刃一失，那是全心全意地降服了。

　　血刀僧露出笑容，道：“很好，很好！你是好人，你這柄短槍不差，給我瞧瞧！你退後三步，好，你很聽話，我必定饒你不殺，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再退開三步。”花鐵干依言退開。血刀僧緩緩俯身，將短槍拿在手中，手指碰到槍干之時，自覺全身力氣正在一點一滴地失卻，接連提了兩次真氣，都是提不上來，暗暗心驚：“適才間連斗三個高手，損耗得當真厲害，只怕要費上十天半月，方得恢復元氣。”雖將純鋼短槍拿到了手中，仍是提心吊膽，倘若花鐵干突然大起膽子出手攻擊，就算他只是空手，自己也是一碰即垮。

　　水岱見花鐵干拋槍降服，已無指望，低聲道：“笙兒，快將我殺了！”水笙哭道：“爹爹，我……我動不了！”水岱向狄云道：“小師父，你做做好事，快將我殺了。”

　　狄云明白他的心意，反正是活不了，與其再吃零碎苦頭，受這般重大侮辱，不如死得越早越好。他心中不忍，很想助他及早了斷，只是自己一出手，非激怒血刀僧不可，眼見此人這般凶惡毒辣，那可無論如何也得罪不得。

　　水岱又道：“笙兒，你求求這位小師父，快些將我殺了，再遲可就來不及啦。”水笙心慌意亂，道：“爹爹，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水岱怒道：“我此刻是生不如死，難道你沒見到麼？”水笙吃了一驚，道：“是，是！爹，我跟你一起死了！”

　　水岱又向狄云求道：“小師父，你大慈大悲，快些將我殺了。要我向這惡僧求饒，我水岱怎能出口？我又怎能見我女兒受他之辱？”

　　狄云眼見到水岱的英雄氣概，甚是欽佩，這時義憤之心大盛，低聲道：“好，我便殺了你。老和尚要責怪，也不管了！”

　　水岱心中一喜，他雖受重傷，心智不亂，低聲道：“我大聲罵你，你一棍將我打死，那老和尚就不會怪你。”不等狄云回答，便大罵道：“小淫僧，你若不回頭，仍是學這老惡僧的樣，將來定然不得好死。你倘若天良未泯，快快脫离血刀門才是！小惡僧，你這王八蛋，烏龜兒子！你快快痛改前非，今後做個好人！”

　　狄云聽出他罵聲中含有勸誡之意，心下暗暗感激，提起一根粗大的樹枝舞了幾下，卻打不下去。

　　水岱心中焦急，罵得更加凶了，斜眼只見那邊廂花鐵干雙膝一軟，跪倒在雪地之中，向血刀僧磕下頭去。

　　血刀僧積聚身上僅有的少些內力，凝于右手食指，對准花鐵干背心的“靈台穴”點落，這一指實是竭盡了全力，一指點罷，再也沒了力氣。花鐵干被點摔倒，血刀僧也雙膝慢慢彎曲。

　　水岱眼見花鐵干摔倒，心中一酸，自己一死，再也無人保護水笙，暗叫：“苦命的笙兒！”喝道：“王八蛋，你還不打我！”

　　狄云也已看到花鐵干摔倒，心想血刀僧立時便來，當下一咬牙，奮力揮棍掃去，擊在水岱天靈蓋上。水岱頭顱碎裂，一代大俠，便此慘亡。

　　水笙哭叫：“爹爹！”登時暈了過去。

　　血刀僧聽到水岱的毒罵之聲，只道狄云真是沉不住氣，出手將他打死，反正此刻花鐵干已然給自己制住，水岱是死是活，無關大局。這一來得意之極，不由得縱聲長笑。可是自己聽得這笑聲全然不對，只是“啊，啊，啊”幾下嘶啞之聲，哪里有什麼笑意？但覺腿膝間越來越是酸軟，蹣跚著走出幾步，終于坐倒在雪地之中。

　　花鐵干看到這般情景，心下大悔：“水兄弟說得不錯，這惡僧果然已是真氣耗竭，早知如此，我一出手便結果了他的性命，又何必嚇成這等模樣？更何必向他磕頭求饒？”自己是成名數十年的中原大俠，居然向這萬惡不赦的敵人屈膝哀懇，這等貪生怕死，無恥卑劣，想起來當真無地自容。只是他“靈台”要穴被點，須得十二個時辰之後方能解開。血刀僧若不露出真氣耗竭的弱點，自己還有活命之望，現下是說什麼也容不得自己了。否則一等自己穴道解開，焉有不向他動手之理？

　　果然聽得血刀僧道：“徒兒，快將這人殺了。這人奸惡之極，留他不得。”花鐵干叫道：“你答允饒我性命的。你說過不殺降人，如何可以不顧信義？”他明知抗辯全然無用，但大難臨頭，還是竭力求生。

　　血刀僧干笑道：“我們血刀門的高僧，把‘信義’二字瞧得猶似狗屎一般，你向我磕頭求饒，是你自己上我的當，哈哈哈哈！乖徒兒快一棒把他打殺了！此人留著不死，危險之極。”他對花鐵干也真十分忌憚，自知剛才一指點穴，內力不到平時的一成，力道不能深透經脈，這人武功了得，只怕過不了幾個時辰就會給他沖開穴道，那時候情勢倒轉，自己反成俎上之肉了。

　　狄云不知血刀僧內力耗竭，只想：“適才我殺水大俠，是為了解救他的苦惱。這位花大俠好端端的，我何必殺他？”便道：“他已給師祖爺爺制服，我看便饒了他吧！”

　　花鐵干忙道：“是啊，是啊！這位小師父說得不錯。我已給你們制服，絕無半分反抗之心，何必再要殺我？”

　　水笙從昏暈中悠悠醒轉，哭叫：“爹爹，爹爹！”聽得花鐵干這般無恥求饒，罵道：“花伯伯，你也是武林中響當當的一號人物，怎地如此不要臉？眼看我爹爹慘受苦刑……我爹爹……爹……爹……”說到這里，已是泣不成聲。花鐵干道：“這兩位師父武功高強，咱們是打不過的，還不如順從降服，跟隨著他們，服從他們的號令為是！”水笙連聲：“呸！呸！死不要臉！”

　　血刀僧心想多挨一刻，便多一分危險，這當兒自己竟半點力氣也沒有了，想要支撐起來走上兩步也是不能，說道：“好孩兒，聽師祖爺爺的話，快將這家伙殺了！”

　　水笙回過頭來，只見父親腦袋上一片血肉模糊，死狀極慘，想起他平時對自己的慈愛，骨肉情深，幾乎又欲暈去。水岱懇求狄云將自己打死，水笙原是親耳聽見，但這時急痛攻心，竟然忘了，只知道狄云一棍將父親打得腦漿迸裂，胸中悲憤，難以抑制，突覺一股熱氣從丹田中沖將上來。內功練到十分高深之人，能以真氣沖開被封穴道。但要練到這等境界，那是非同小可之事，花鐵干尚自不能，何況水笙？可是每個人在臨到大危難、大激動的特殊變故之時，體內潛能忽生，往往能做出平時絕難做到的事來。這時水笙極度悲憤之下，體內真氣激蕩，被封的穴道竟自開了，也不知從哪生出來一股力氣，驀地里一躍而起，拾起父親身旁的那根樹枝，夾頭夾腦向狄云打去。

　　狄云左躲右閃，雖然避開了面門要害，但臉上、腦後、耳旁、肩頭，接連給她擊中了十二三下。他伸手擋架，叫道：“你干什麼打我？是你爹爹求我殺他的。”

　　水笙一凜，想起此言不錯，一呆之下便泄了氣，坐倒在地，放聲大哭。

　　血刀僧聽得狄云說道：“是你爹爹求我殺他的”，心念一轉，已明白了其中原委，不禁大怒：“這小子竟去相助敵人，當真大逆不道。”登時便想提刀將他殺了，但手臂略動，便覺連臂帶肩俱都麻痹，當下不動聲色，微笑說道：“乖徒兒，你好好看住這女娃兒，別讓她發蠻。她是你的人了，你愛怎樣整治她，師祖爺爺任你自便。”

　　花鐵干瞧出了端倪，叫道；“水侄女，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他知血刀僧此刻沒半點力氣，已不足為患，狄云大腿折斷，四人中倒是水笙最強，要低聲叫她乘機除去二僧。

　　哪知水笙恨極了他卑鄙懦怯，心想：“若不是你棄槍投降，我爹爹也不致喪命。”聽得花鐵干呼叫，竟不理不睬。

　　花鐵干又道：“水侄女，你要脫卻困境，眼前是唯一良機。你過來，我跟你說。”血刀僧怒道：“你羅里羅嗦什麼，再不閉嘴，我一刀將你殺了。”花鐵干卻也不敢真的和他頂撞，只是不住地向水笙使眼色。水笙怒道：“有什麼話，盡管說好了，鬼鬼祟祟的干什麼？”

　　花鐵干心想：“這老惡僧正在運氣恢復內力。他只要恢復得一分，能提得起刀子，定是先將我殺了。時機迫促，我說得越快越好。”便道：“水侄女，你瞧這位老和尚，他劇斗之余，內力耗得干干淨淨，坐在地下站也站不起來了。”他明知血刀僧此刻無力加害自己，卻也不敢對他失了敬意，仍稱之為“這位老和尚”。

　　水笙向血刀僧瞧去，果見他斜臥雪地，情狀極是狼狽，想起殺父之仇，也不理會花鐵干之言是真是假，舉起手中的樹枝，當頭向血刀僧打了下去。

　　血刀僧聽得花鐵干一再招呼水笙過去，便已知他心意，心中暗暗著急，飛快的轉著念頭：“這女娃兒若來害我，那便如何是好？”他又提了兩次氣，只覺丹田中空蕩蕩地，全身反比先前更是軟弱，一時彷徨無計，水笙手中的樹棍卻已當頭打來。

　　水笙擅使的兵刃乃是長劍，本來不會使棍，加之心急報父仇，這一棍打出，全無章法，腋底更露出老大破綻。血刀僧身子略側，想將手中所持花鐵干的短槍伸出去，只是實在太過衰弱，單是掉轉槍頭，也是有心無力，只得勉力將槍尾對准了水笙腋下的“大包穴”。水笙悲憤之下，哪防到他另生詭計，樹枝擊落，結結實實地打在他臉上，登時打得他皮開肉綻，但便在此時，腋下穴道一麻，四肢酸軟，向前摔倒。

　　血刀僧給她一棍打得頭暈眼花，計策卻也生效，水笙自行將“大包穴”撞到槍杆上去，點了自己的穴道。他得意之下，哈哈大笑，說道：“姓花的老賊，你說我氣力衰竭，怎地我又能制住了她？”他以槍杆對准水笙穴道，讓她自行撞上來的手法，給他和水笙兩人的身子遮住，花鐵干和狄云都沒瞧見，均以為确是他出手點倒水笙。

　　花鐵干驚懼交集，沒口子地道：“老前輩神功非常，在下凡夫俗子是井蛙之見，當真料想不到。老前輩如此深厚的內力，莫說舉世無雙，的的确确是空前絕後了。”他滿口恭維血刀僧，但話聲發顫，心中恐懼無比。

　　血刀僧心中暗叫：“慚愧！”自知雖得暫免殺身之禍，但水笙穴道被撞只是尋常外力，并非自己指力所點，勁力不透穴道深處，過不多時，她穴道自解。這等幸運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她若拾起血刀斬殺自己，就算再用槍杆撞中她穴道，自己的頭顱可也飛向半天了，務須在這短短的時刻之中恢復少許功力，要趕著在水笙穴道解開之前先殺了她。只是這內力的事情，稍有勉強，大禍立生，當下一言不發，躺著緩緩吐納。這時他便要盤膝而坐，也已不能，卻又不敢閉眼，生怕身畔三人有何動靜，不利于己。

　　狄云頭上、肩上、手上、腳上，到處疼痛難當，只有咬牙忍住呻吟，心中一片混亂，無法思索。

　　水笙臥躺處离血刀僧不到三尺，初時極為惶急，不知這惡僧下一步將如何對付自己，過了好一會，見他毫不動彈，才略感放心，她心中傷痛已極，體力難以支持，躺了一會，加之心急父仇，竟爾昏昏睡去。

　　血刀僧心中一喜：“最好你一睡便睡上幾個時辰，那便行了。”

　　這一節花鐵干也瞧了出來，眼見狄云不知是心軟還是胡塗，居然并無殺己之意，自己的生死，全系于水笙是否能比血刀僧早一刻行動，見她竟爾睡去，忙叫：“水侄女，水侄女，千萬睡不得，這兩個淫僧要對付你了。”但水笙疲累難當，昏睡中嗯嗯兩聲，卻哪里叫得她醒？花鐵干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快些醒來，惡僧要害你了！”

　　血刀僧大怒，心想：“這般大呼小叫，危險非小。”向狄云道：“乖徒兒，你過去一刀將這老家伙殺了。”狄云道：“此人已然降服，那也不用殺他了。”血刀僧道：“他哪里降服？你聽他大聲吵嚷，便是要害我師徒。”

　　花鐵干道：“小師父，你的師祖凶狠毒辣，他這時真氣散失，行動不得，這才叫你來殺我。待會他內力恢復，惱你不從師命，便來殺你了。不如先下手為強，將他殺了。”狄云搖頭道：“他也不是我的師祖，只是他有恩于我，救過我性命。我如何能夠殺他？”花鐵干道：“他不是你師祖？那你快快動手，更是片刻也延緩不得。血刀門的和尚凶惡殘忍，沒半點情面好講，你自己想不想活？”他情急之下，言語中對血刀僧已不再有絲毫敬意。

　　狄云好生躊躇，明知他這話有理，但要他去殺血刀僧，無論如何不忍下手，但聽花鐵干不住口地勸說催促，焦躁起來，喝道：“你再羅里羅嗦，我先殺了你。”

　　花鐵干見情勢不對，不敢再說，只盼水笙早些醒轉，過了一會，又大聲叫嚷：“水笙，水笙，你爹爹活轉來啦，你爹爹活轉來啦！”

　　水笙在睡夢迷迷糊糊，聽人喊道：“你爹爹活轉來啦！”心中一喜，登時醒了過來，大叫：“爹爹，爹爹！”

　　花鐵干道：“水侄女，你被他點了哪一處穴道？這惡僧已沒什麼力氣，點中了也沒什麼要緊，我教你個吸氣沖解穴道的法門。”水笙道：“我左腋下的肋骨上一麻，便動彈不得了。”花鐵干道：“那是‘大包穴’。這容易得很，你吸一口氣，意守丹田，然後緩緩導引這口氣，去沖擊左腋下的‘大包穴’，沖開之後，便可報你殺父之仇。”

　　水笙點了點頭，道：“好！”她雖對花鐵干仍是十分氣惱，但究竟他是友非敵，而他的教導确是于己有利，當即依言吸氣，意守丹田。

　　血刀僧眼睜一線，注視她的動靜，見她聽到花鐵干的話後點了點頭，不由得暗暗叫苦，心道：“這女娃兒已能點頭，也不用什麼意守丹田，沖擊穴道，只怕不到一炷香的時刻，便能行動了。”當下眼觀鼻，鼻觀心，于水笙是否能夠行動一事，全然置之度外，將腹中一絲游氣慢慢增厚。

　　那導引真氣以沖擊穴道的功夫何等深奧，連花鐵干自己也辦不了，水笙單憑他這幾句話指點，豈能行之有效？但她被封的穴道隨著血脈流轉，自然而然地早已在漸漸松開，卻不是她的真氣沖擊之功，過不多時，她背脊便動了一動。花鐵干喜道：“水侄女，行啦，你繼續用這法子沖擊穴道，立時便能站起來了。”水笙又點了點頭，自覺手足上的麻木漸失，呼了一口長氣，慢慢支撐著坐起身來。

　　花鐵干叫道：“妙極，水侄女，你一舉一動都要聽我吩咐，不可錯了順序，這中間的關鍵十分要緊，否則大仇難報。第一步，拾起地下的那柄彎刀。”

　　水笙慢慢伸手到血刀僧身畔，拾起了血刀。

　　狄云瞧著她的行動，知道她下一步便是橫刀一砍，將血刀僧的腦袋割了下來，但見血刀僧的雙眼似睜似閉，對目前的危難竟似渾不在意。

　　血刀僧此時自覺手足上力氣暗生，只須再有小半個時辰，雖無勁力，卻已可行動自如，偏生水笙搶先取了血刀，立時便要發難，當下將全身微弱的力道都集向右臂。

　　卻聽得花鐵干叫道：“第二步，先去殺了小和尚。快，快，先殺小和尚！”

　　這一聲呼叫，水笙、血刀僧、狄云都大出意料之外。花鐵干叫道：“老和尚還不會動，先殺小和尚要緊。你如先殺老和尚，小和尚便來跟你拚命了！”

　　水笙一想不錯，提刀走到狄云身前，心中微一遲疑：“他曾助我爹爹，使得他免受老惡僧之辱，我是不是要殺他？”這一遲疑只是頃刻間的事，跟著便拿定了主意：“當然殺！”提起血刀，便向狄云頸中劈落。

　　狄云急忙打滾避開。水笙第二刀又砍將下去，狄云又是一滾，抓起地下的一根樹枝，向她刀上格去。水笙連砍三刀，將樹枝削去兩截，又即揮刀砍下，突然間手腕上一緊，血刀竟被後面一人夾手奪了過去。

　　搶她兵刃的正是血刀僧。他力氣有限，不能虛發，看得極准，一出手便即奏功，奪到血刀，更不思索，順手揮刀便向她頸中砍下。水笙不及閃避，心中一涼。

　　狄云叫道：“別再殺人了！”扑將上去，手中樹枝擊在血刀僧腕上。若在平時，血刀僧焉能給他擊中？但這時衰頹之余，功力不到原來的半成，手指一松，血刀脫手。兩人同時俯身去搶兵刃，狄云手掌在下，先按到了刀柄。血刀僧提起雙手，便往他頸中扼去。

　　狄云一陣窒息，放開了血刀，伸手撐持。血刀僧知道自己力氣無多，這一下若不將狄云扼死，自己便命喪他手。他卻不知狄云全無害他之意，只是不忍他再殺水笙，不自禁地出手相救。狄云頭頸被血刀僧扼住，呼吸越來越艱難，胸口如欲迸裂。他雙手反過去使勁撐持，想將血刀僧推開。血刀僧見小和尚既起反叛之意，按照血刀門中的規矩，須得先除叛徒，再殺敵人。他料得花鐵干一時三刻之間尚難行動，水笙是女流之輩，易于對付，是以將身上僅余的力道，盡數運到扼在狄云喉頭的手上。

　　狄云一口氣透不過來，滿臉紫漲，雙手無力反擊，慢慢垂下，腦海中只是一個念頭：“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水笙初時見兩人在雪地中翻滾，眼見是因狄云相救自己而起，但總覺這是兩個惡僧自相殘殺，最好是他二人斗個兩敗俱傷，同歸于盡。但看了一會，只見狄云手足軟垂，已無反擊之力，不由得驚惶起來，心想：“老惡僧殺了小惡僧後，就會來殺我，那便如何是好？”

　　花鐵干叫道：“水侄女，這是下手的良機啊，快快拾起了彎刀。”水笙依言拾起血刀。花鐵干又叫道：“過去將兩個惡僧殺了。”

　　水笙提著血刀走上幾步，一心要將血刀僧殺死，卻見他和狄云糾纏在一起。這血刀削鐵如泥，一刀下去，勢必將兩人同時殺死，心想狄云剛才救了自己性命，這小和尚雖然邪惡，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恩將仇報，無論如何說不過去，要想俟隙只殺血刀僧一人，卻是手酸腳軟，全無把握。

　　正遲疑間，花鐵干又催道：“快下手啊，再等片刻，就錯過機會了，替你爹爹報仇，在此一舉。”水笙道：“兩個和尚纏在一起，分不開來。”花鐵干怒道：“你真胡塗，我叫你兩個人一起殺了！”他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江西鷹爪鐵槍門一派的掌門，平時頤指氣使，說出話來便是命令。可是他忘了自己此刻動彈不得，水笙心中對他又是極為鄙視。她一聽到這句狂妄暴躁的話，登時大為惱怒，反而退後三步，說道：“哼！你是英雄豪傑，剛才為什麼不跟這惡僧決一死戰？你有本事，自己來殺好了。”

　　花鐵干一聽情形不對，忙賠笑道：“好侄女，是花伯伯胡塗，你別生氣。你去將兩個惡僧都殺了，給你爹爹報仇。血刀老祖這樣出名的大惡人死在你手下，這件事傳揚出去，江湖上哪一個不欽佩水女俠孝義無雙、英雄了得？”他越吹捧，水笙越惱，瞪了花鐵干一眼，又走上前去，看准了血刀僧的背脊，想割他兩刀，叫他流血不止，卻不會傷到狄云。

　　血刀僧扼在狄云頸中的雙手毫不放松，卻不住轉頭觀看水笙的動靜，見她持刀又上，猜到了她心意，沉著聲音道：“你在我背上輕輕割上兩刀，小心別傷到了小和尚。”

　　水笙吃了一驚，她對血刀僧極為畏懼忌憚，聽得他叫自己用刀割他背脊，心想他定然不懷好意，決不能聽他的話，哪料到這是血刀僧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的攻心之策，一怔之下，這一刀便割不下去了。

　　狄云給血刀老祖扼住喉頭，肺中積聚著的一股濁氣數度上沖，要從口鼻中呼了出來，但喉頭的要道被阻，這股濁氣沖到喉頭，又回了下去。一股濁氣在體內左沖右突，始終找不到出路。若是換作常人，那便漸漸昏迷，終于窒息身亡，但他偏偏無法昏迷，只感全身難受困苦已達極點，心中只叫：“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

　　突然之間，他只覺胸腹間劇烈刺痛，體內這股氣越脹越大，越來越熱，猶如滿鑊蒸氣沒有出口，直要裂腹而爆，驀地里前陰後陰之間的“會陰穴”上似乎被熱氣穿破了一個小孔，登時覺得有絲絲熱氣從“會陰穴”通到脊椎末端的“長強穴”去。人身“會陰”“長強”兩穴相距不過數寸，但“會陰”屬于任脈，“長強”卻是督脈，兩脈的內息決不相通。他體內的內息加上無法宣泄的一股巨大濁氣，交迸撞激，竟在危急中自行強沖猛攻，替他打通了任脈和督脈的大難關。

　　這內息一通入“長強穴”，登時自腰俞、陽關、命門、懸樞諸穴，一路沿著脊椎上升，走的都是背上督任各個要穴，然後是脊中、中樞、筋縮、至陽、靈台、神道、身柱、陶道、大椎、□門、風府、腦戶、強間、後頂，而至頂門的“百會穴”。狄云在獄中得丁典傳授“神照經”心法，這內功極是深湛難練，他資質非佳，此後又無丁典指點，再加上二三十年的時日，是否得能練成，亦在未知之數。不料此刻在生死系于一線之際，竟爾將任督二脈打通了。這一來因咽喉被扼，體內濁氣難宣，非找出口不可，二來他曾練過“血刀經”上的一些邪派內功，內息運行的道路雖和“神照經”內功大异，卻也有破窒沖塞的輔助功效。

　　這股內息沖到百會穴中，只覺顏面上一陣清涼，一股涼氣從額頭、鼻梁、口唇下來，通到了唇下的“承漿穴”。這承漿穴已屬任脈，這一來自督返任，任脈諸穴都在人體正面，這股清涼的內息一路下行，自廉泉、天突而至璇璣、華蓋、紫宮、玉堂、膻中、中庭、鳩尾、巨闕，經上、中、下三脘，而至水分、神厥、氣海、石門、關元、中極、曲骨諸穴，又回到了“會陰穴”。如此一個周天行將下來，郁悶之意全消，說不出的暢快受用。內息第一次通行時甚是艱難，任督兩脈既通，道路熟了，第二次、第三次時自然而然的飛快運輸，頃刻之間，連走了一十八次。

　　“神照經”內功乃武學第一奇功，他自在獄中開始修習，練之已久，此刻一旦豁然而通，內息運行一周天，勁力便增加一分，只覺四肢百骸，每一處都有精神力氣勃然而興，沛然而至，甚至頭發根上似乎均有勁力充盈。

　　血刀僧哪里知道他十指下扼之人，體內已起了如此巨大變化，只是加緊扼住他咽喉，一面凝神提防水笙手中的血刀。

　　狄云體內的勁力愈來愈強，心中卻仍是十分害怕，只求掙扎脫身，雙手亂抓亂舞，始終碰不到血刀僧身上，左腳向後亂撐幾下，突然一腳踹在血刀僧的小腹之上。這一踹力道大得出奇，血刀僧本已內力耗竭，哪里有半點反抗力？身子忽如騰云駕霧般飛向半空。

　　水笙和花鐵干齊聲驚呼，不知出了什麼變故，但見血刀僧高高躍起，在空中打了個轉，頭下腳上地筆直摔將下來，擦的一聲，直挺挺地插入雪中，深入數尺，雪面上只露出一雙腳，竟就此一動不動。

## 第八章　羽衣

　　水笙和花鐵干都看得呆了，不知血刀僧又在施展什麼神奇武功。

　　狄云咽喉間脫卻緊箍，急喘了幾口氣，當下只求逃生，一躍而起，身子站直，只是右腿斷了，“啊喲”一聲，俯跌下去，他右手忙在地下一撐，單憑左腿站了起來，只見血刀老祖雙腿向天，倒插在雪中。他大惑不解，揉了揉眼睛，看清楚血刀老祖确是倒插在深雪之中，全不動彈。

　　水笙當狄云躍起之時，唯恐他加害自己，橫刀胸前，倒退幾步，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他。但見他伸手搔頭，滿臉迷惘之色。

　　忽聽得花鐵干贊道：“這位小師父神功蓋世，當真是舉世無雙，剛才這一腳將老淫僧踢死，怕不有千余斤的勁力！這等俠義行徑，令人打從心底里欽佩。”水笙聽到這里，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你別再胡言亂語，也不怕人聽了作嘔？”

　　花鐵干道：“血刀僧大奸大惡，人人得而誅之。小師父大義滅親，大節凜然，加倍的不容易，難得，難得，可喜可賀。”他眼見血刀僧雙足僵直，顯然已經死了，當即改口大捧狄云。其實他為人雖然陰狠，但一生行俠仗義，并沒做過什麼奸惡之事，否則怎能和陸、劉、水三俠相交數十年，情若兄弟？只是今日一槍誤殺了義弟劉乘風，心神大受激蕩，平生豪氣霎時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再受血刀僧大加折辱之後，數十年來壓制在心底的種種卑鄙齷齪念頭，突然間都冒了出來，幾個時辰之間，竟如變了一個人一般。

　　狄云道：“你說我……說我……已將他踢死了？”

　　花鐵干道：“确然無疑。小師父若是不信，不妨先用血刀砍了他雙腳，再將他提起來察看，防他死灰復燃，以策萬全。”這時他所想的每一條計策，都深含陰狠毒辣之意。

　　狄云向水笙望了一眼。水笙只道他要奪自己手中血刀，嚇得退了一步。狄云搖搖頭，道：“你不用怕。我不會害你。剛才你沒一刀將我連同老和尚砍死，多謝你啦。”水笙哼了一聲，并不答話。

　　花鐵干道：“水侄女，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師父誠心向你道謝，你該回謝他才是。剛才老惡僧一刀砍向你頭頸，若不是小師父怜香惜玉，相救于你，你還有命在麼？”

　　水笙和狄云聽到他說“怜香惜玉”四字，都向他瞪了一眼。水笙雖是個美貌少女，但狄云救她之時，只出于“不可多殺好人”的一念，花鐵干這麼一說，卻顯得他當時其實是存心不良。水笙原對狄云十分疑忌，花鐵干這幾句話更增她厭憎之心，一時也分辨不出到底是憎惡花鐵干多些，還是憎惡狄云多些，總覺得這二人都是奸惡不堪，一瞥眼見到父親的尸身，不由得悲不自胜，奔過去伏在尸上，大哭起來。

　　花鐵干笑道：“小師父，請問你法名如何稱呼？”狄云道：“我不是和尚，別叫我師父不師父的。我身穿僧袍，是為了避難改裝，迫不得已。”花鐵干喜道：“那妙極了，原來小師父……不，不！該死，該死！請問大俠尊姓大名？”

　　水笙雖在痛哭，但兩人對答的言語也模模糊糊地聽在耳里，聽狄云說不是和尚，心下將信將疑。只聽狄云道：“我姓狄，無名小卒，一個死里逃生的廢人，又是什麼大俠了？”

　　花鐵干笑道：“妙極，妙極！狄大俠如此神勇，和我那水侄女郎才女貌，正是一對兒，我這個現成媒人，是走不了的啦。妙極，妙極！原來狄大俠本就不是出家人，只須等頭發一長，換一套衣衫，那就什麼破綻也瞧不出，壓根兒就不用管還俗這一套啦。”他認定狄云是血刀門的和尚，只因貪圖水笙的美色，故意不認。

　　狄云搖了搖頭，黯然道：“你口中干淨些，別盡說髒話。咱們若能出得此谷，我是永遠不見你面，也永遠不見水姑娘之面了。”

　　花鐵干一怔，一時不明白他用意，但隨即省悟，笑道：“啊，我懂了，我懂了！”狄云瞪了他一眼，道：“你懂了什麼？”花鐵干低聲道：“狄大俠寺院之中，另有知心解意的美人兒，這水姑娘是不能帶去做長久夫妻的。嘿嘿，那麼做幾天露水夫妻，又有何妨？”

　　這幾句話傳入水笙耳中，她憤怒再難抑制，奔過去拍拍拍拍地連打他四下耳光。

　　狄云茫然瞧著，無動于衷，只覺這一切跟他不相干。

　　過了良久，血刀老祖仍是一動不動。

　　水笙幾次想提刀過去砍了他雙腿，卻總是不敢。瞧著父親一動不動地躺在雪上，再也不能鐘愛怜惜自己了，她輕輕叫道：“爹爹！爹爹！”水岱自然再也不能答應她了。水笙淚水一滴滴地落入雪中，將雪融了，又慢慢地和雪水一起結成了冰。

　　花鐵干穴道未解，有一搭沒一搭地向狄云奉承討好，越說越是肉麻。狄云不去理他，自行躺在雪地里閉目養息。

　　狄云初通任督二脈，只覺精神大振，體內一股暖流，自前胸而至後背、又自後背而至前胸，周而復始地不停流轉。每流轉一周，便覺處處都生了些力氣出來，雖然斷腿以及給水笙毆打的各處仍是極為疼痛，但內力既增，這些痛楚便覺甚易忍耐。他生怕這奇妙之極的情景突然而來，又會突然而去，當下躺著不敢動彈，由得內息在任督二脈中川行不歇。

　　水笙站起身來，一步步走到血刀僧身旁，只見他仍是毫不動彈，當下大著膽子，揮刀往他左腳上砍去，嗤的一聲輕響，登時砍下一只腳來，說也奇怪，居然并不流血。水笙定睛一看，只見血液凝結成冰，原來這窮凶極惡的血刀老祖果然早已死去多時。

　　水笙又是歡喜，又是悲傷，提刀在血刀僧腿上一陣亂砍，心想：“爹爹死了，我也不想活啦！這小惡僧不知會如何來折磨我？他只要對我稍有歹意，我即刻橫刀自刎。”

　　花鐵干一切瞧在眼里，心下暗喜：“這小惡僧雖然凶惡，這時尚無殺我之意，待得我穴道一解，一伸手便取了他性命。”

　　又過了大半個時辰，狄云覺得內息流轉始終不停，便依照丁典所授“神照經”上內功的法門運氣調息，本來捉摸不到、驅使不動的內息，這時竟然隨心所欲，便如擺頭舉手一般的依意而行。他又是奇怪，又是歡喜。

　　調息半晌，坐起身來，取過一根樹枝撐在右腋之下走到血刀僧身邊。只見他尸身插在雪里，兩條腿給水笙砍得血肉模糊，确然無疑地已經死了，心想此人作惡多端，原是應有此報，但他對自己卻實在是頗有恩德，心中不禁有些難過，于是將他尸身提了出來，端端正正地放了，捧些白雪堆在尸身上，雖然草草，卻也算是給他安葬。至于他為什麼突然間竟會死了，狄云仍是大惑不解，此人功力通神，自己萬萬不能一腳便踢死了他。

　　水笙見到狄云的舉動，起了模仿的念頭，又見幾頭兀鷹不住在空中盤旋，似要扑下來啄食父親的尸身，忙將父親如法安葬。她本想再安葬劉乘風和陸天抒二人，但一個死在懸崖絕頂，一個死于雪谷深處，自忖沒本事尋得，只得罷了。

　　花鐵干道：“小師父，咱三人累了這麼久，大家可餓得很了。我先前見到上邊烤了馬肉，勞你的駕去取了下來。大伙兒先吃個飽，然後從長計議，怎生出谷。”狄云心鄙他的為人，并不理睬。花鐵干求之不已。水笙忽道：“是我馬兒的肉，不能給這無恥之徒吃。”狄云點點頭，向花鐵干瞪了一眼。

　　花鐵干道：“小師父……”狄云道：“我說過我又不是和尚，別再亂叫。”花鐵干道：“是，是，是，狄大俠。狄大俠這次一腳踢死血刀惡僧，定然名揚天下。我出得谷去，第一件事便是要為狄大俠宣揚今日之事。狄大俠奮不顧身地救援水姑娘，踢死血刀僧，那實是武林中頭等的大事。”狄云道：“我是個聲名掃地的囚犯，有誰相信你的鬼話？你乘早閉了嘴的好。”花鐵干道：“憑著花某人在江湖上這點小小聲名，說出話來，旁人是非相信不可的。狄大俠，請你上去拿馬肉，分一塊給我。”

　　狄云甚是厭煩，喝道：“干麼要拿馬肉給你吃？將來你定可說得我狄云不分文不值。我是什麼東西？還配給誰挂齒嗎？”想起這幾年來身受的種種冤枉委屈、折辱苦楚，不由得滿腔怨憤，難以抑制。

　　花鐵干其實并非真的想吃馬肉，他腹中雖餓，但一日半日的饑餓，又算得了什麼？他只怕這小惡僧突然性起，將他殺了，乞討馬肉乃是以進為退、以攻為守之策，料想他既不肯去取馬肉，心中勢必略有歉仄之意，那麼殺人的念頭自然而然地就消了。

　　狄云見天色將黑，西北風呼呼呼地吹進雪谷來，向水笙道：“水姑娘，你到石洞中歇歇去？”水笙大吃一驚，只道他又起不軌之心，退了兩步，手執血刀，橫在身前，喝道：“你這小惡僧，只要走近我一步，姑娘立即揮刀自盡。”狄云一怔，說道：“姑娘不可誤會，狄某豈有歹見？”水笙罵道：“你這小和尚人面獸心，笑里藏刀，比那老和尚還要奸惡，我才不上你的當呢。”

　　狄云不愿多辯，心想：“明日天一亮我就覓路出谷，什麼水姑娘，花大俠，我永生永世也不愿再見你們的面。”當下走得遠遠的，找到一塊大岩石，撥去積雪，逕自睡了。

　　水笙心想你走得越遠，越是陰險奸惡，多半是半夜里前來侵犯。她不敢走進石洞之內，只怕小惡僧來時沒了退路，心驚膽戰地斜倚岩邊，右手緊緊抓住血刀，眼皮越來越沉重，不住提醒自己：“千萬不能睡著，這小惡僧壞得很。”

　　但這幾日心力交瘁，雖說千萬不能睡著，時刻一長，朦朦朧朧地終于睡著了。

　　她這一覺直睡到次日清晨，只覺日光刺眼，一驚而醒，跳起身來，發覺手中沒了血刀，這一下更是驚惶，一瞥眼間，卻見那血刀好端端的便掉在足邊。

　　水笙忙拾起血刀，抬起頭來，只見狄云的背影正自往遠處移動，手中撐著一根樹枝，一跛一拐地走向谷外。水笙大喜，心想這小惡僧似有去意，那真是謝天謝地。

　　狄云确是想覓路出谷，但在東北角和正東方連尋幾處都沒山徑，西、北、南三邊山峰壁立，一望便無路可通，那是試也不用試的。東南方依稀能有出路，可是積雪數十丈，不到天暖雪融，以他一個斷了腿的跛子，無論如何走不出去。他累了半日，廢然而返，呆望頭頂高峰，甚是沮喪。

　　花鐵干道：“狄大俠，怎麼樣？”狄云搖頭道：“沒路出去。”花鐵干暗道：“你不能出去，我花鐵干豈是你小惡僧之比？到得下午，我穴道一解，你瞧老子的。”但絲毫不動聲色，說道：“不用擔心，待我穴道解開，花某定能攜帶兩位脫險出困。”

　　水笙見狄云沒來侵犯自己，驚恐稍減，卻絲毫沒消了戒備之心，總是离得他遠遠的，一句話也不跟他說。狄云雖不求她諒解，但見了她的神情舉動，心下也不禁惱怒，只盼能及早离開，可是大雪封山，不知如何方能出去，不由得大為發愁。

　　到得未牌時分，花鐵干突然哈哈一笑，說道：“水侄女，你的馬肉花伯伯要借吃幾斤，出谷之後，一并奉還。”一躍而起，繞道攀上燒烤馬肉之處，拿一塊熟肉，便吃了起來。原來他的穴道被封的時刻已滿，竟自解了。

　　花鐵干穴道一解，神態立轉驕橫，心想血刀僧已死，狄云和水笙便兩人聯手，也萬萬不是自己的對手，只是這雪谷中多耽無益，還是盡早覓路出去的為是，找到了出路，卻須得先將兩人殺了滅口，自己昨日的種種舉動，豈能容他二人泄露出去？

　　他施展輕功，在雪谷周圍查察，見這次大雪崩竟是將雪谷封得密不通風，他“落花流水”四人若不是在積雪崩落之前先行搶進谷來，也必定被隔絕在外。這時唯一出谷的通道上積雪深達數十丈，長達數里，在雪底穿行數丈乃至十余丈，那也罷了，卻如何能穿行數里之遙？何況一到雪底，方向難辨，非活活悶死不可。這時還只十一月初，等到明年初夏雪融，足足要挨上半年。谷中遍地是雪，這五六個月的日子，吃什麼東西活命？

　　花鐵干回到石洞外，臉色極為沉重，坐了半晌，從懷里取出馬肉吃，慢慢咀嚼，直將這一塊馬肉吃得精光，才低聲道：“到明年端午，便可出去了。”

　　狄云和水笙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和他都是相距三丈來地，他這句話說得雖輕，在兩人耳中聽來，便如是轟轟雷震一般。兩人不約而同地環視一周，四下里盡是皚皚白雪，要找些樹皮草根來吃也難，心中都想：“怎挨得到明年端午？”

　　只聽得半空幾聲鷹唳，三人一齊抬起頭來，望著半空中飛舞來去的七八頭兀鷹，均想：“除非象這些老鷹那樣，才能飛出谷去。”

　　水笙這匹白馬雖甚肥大，但三個人每日都吃，不到一個月，也終于吃完了。再過得七八天，連馬頭、五髒等等也吃了個干淨。

　　花鐵干、狄云、水笙三人這些日子中相互都不說話，目光偶爾相触，也立即避開。花鐵干幾次起心要殺了狄云和水笙，卻總覺殺了二人之後，剩下自己一人孤零零地在這雪谷之中，滋味也太難受，反正二人是自己掌中之物，卻也不忙動手。

　　過了這些日子，水笙對狄云已疑忌大減，終于敢到石洞中就睡。

　　踏進十二月，雪谷中更加冷了，一到晚間，整夜朔風呼嘯，更是奇寒徹骨。狄云“神照功”練成，繼續修習，內力每過一天便增進一分，但衣衫單薄，在這冰天雪地之中究竟也頗為難挨。水笙有時從山洞中望出來，見他簌簌發抖，卻始終不踏進山洞一步以御風寒，心下頗慰，覺得這小惡僧“惡”是惡的，倒也還算有禮。

　　狄云身上的創傷全然痊愈了，斷腿也已接續，行走如常，有時想起這斷腿是血刀老祖給接續的，心下不禁黯然。

　　馬肉吃完了，今後的糧食可是個大難題。最後那幾天，狄云已盡可能地吃得極少極少，只是吃這麼一小片，但他所省下來的，都給花鐵干老實不客氣地吃到了肚里。水笙心道：“一位成名的大俠，到了危難關頭，還不如血刀門的一個小惡僧！”

　　這晚三更時分，水笙在睡夢中忽被一陣爭吵之聲驚醒，只聽得狄云大聲喝道：“水大俠的身體，你不能動！”花鐵干冷冷地道：“再過幾天，活人也吃！我先吃死人，是讓你多活幾天！”狄云道：“咱們宁可吃樹皮草根，決不能吃人！”花鐵干喝道：“滾開！羅嗦些什麼？惹惱了我，立刻斃了你。”

　　水笙忙從洞中沖出去，見狄云和花鐵干站在她父親墳旁。水笙大叫：“別碰我爹爹！”飛步奔去，只見堆在父親尸身上的白雪已被撥開，花鐵干左手抓著水岱尸身胸口。狄云喝道：“快放下！”水笙急道：“你……你……”

　　突見寒光一閃，花鐵干衣袖中翻出一枝短槍，斜身挺槍，疾向狄云胸口刺去。這一槍去得極快，狄云內功雖已大進，外功卻是平平，仍不過是以前戚長發所教的那一些拳腳劍術，給花鐵干這個大行家突施暗算，如何對付得了？一怔之際，槍尖已刺到他胸口。水笙大聲驚呼，不知如何是好。

　　花鐵干滿擬這一槍從前胸直通後背，刺他個透明窟窿，那知槍尖碰到他胸口，竟然刺不過去，阻了一阻。

　　狄云給這一槍一推，一交坐倒，左手翻起，猛往槍杆上擊去。喀的一聲，花鐵干虎口震裂，短槍脫手，直飛上天。這一掌余勢不衰，直震得花鐵干一個筋斗，仰跌了出去。短槍落入了深谷積雪之中，不知去向。

　　花鐵干大驚，心道：“小和尚武功如此神奇，真不在老和尚之下！”向後幾個翻滾，躍起身來，遠遠逃了開去。

　　花鐵干卻不知這一槍雖因“烏蚕衣”之阻，沒刺進狄云身子，但力道奇大，已戳得他閉住了呼吸，透不過氣來，暈倒在地。若不是他“神照功”已然練成，這一槍便要了他的性命。花鐵干何等武功，較之當日荊州城中周圻劍刺，雖然同是刺到“烏蚕衣”上，勁力的強弱卻是相去何止倍蓰。

　　皓月當空，兩頭兀鷹見到雪地中的狄云，在空中不住地打著盤旋。

　　水笙見狄云倒地不起，似已被花鐵干刺死，心下一喜：“小惡僧終于死了，從此便不怕有人來侵犯我。”但隨即又想：“花鐵干想吃我爹爹的遺體，小惡僧全力阻止，以致被殺。小惡僧多半不懷好意，想騙得我……騙得我……哼，我才不上他的當呢。可是他死了之後，花鐵干這惡人再來犯我爹爹遺體，那便如何是好？最好小惡僧還是別死。”

　　她手握血刀，慢慢走到狄云身旁，見他一動不動的仰臥在雪地之中，臉上肌肉微微扭曲，顯然未死。水笙心中一喜，彎腰俯身，伸手到他鼻孔下去探他鼻息，突覺兩股熾熱的暖氣，直噴到她手指上。

　　水笙嚇了一跳，急忙縮手。她本想狄云就算未死，也必呼吸微弱，哪知呼出來的氣息竟如此熾熱。她自不知這時狄云內力已甚為深厚，知覺雖失，氣息仍然粗壯，只是他上乘內功練成未久，雄健有余，沉穩不足，還未達到融和自然的境界。

　　水笙心想：“小惡僧暈了過去，待會醒轉，見我站在他身旁，那可不妥。”一回頭，只見花鐵干便站在不遠處，凝目注視著他二人。

　　花鐵干一槍刺不死狄云，又被他反掌擊倒，心下驚懼异常，但隨即見他倒地不起，自是急欲知他死活，過了片刻，見他始終不動，當下一步一步地走將過去。這時他右手臂兀自隱隱酸麻，只待狄云躍起，立即轉身便逃。

　　水笙大驚，喝道：“別過來。”花鐵干獰笑道：“為什麼不能過來？活人比死人好吃，咱們宰了他分而食之，有何不美？”說著又走近一步。水笙無法可施，拚命搖晃狄云，叫道：“他過來啦，他過來啦。”

　　花鐵干眼見狄云昏迷不醒，心中大喜，立即一躍而前，舉起右掌，往狄云身上擊落。水笙揮起血刀，一招“金針渡劫”，向花鐵干刺去。她使的乃是劍法，但血刀鋒銳异常，卻也頗具威力。花鐵干短槍已失，赤手空拳，生怕給這削鐵如泥的血刀帶上了，倒也不敢輕敵，當下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要將血刀先奪過來再說。

　　狄云昏暈迷糊中依稀聽到水笙大叫：“他過來啦。”昏昏沉沉地不知是什麼意思，跟著聽到一陣呼斥叱喝，睜開眼來，月光下只見水笙手舞血刀，和花鐵干斗得正酣。

　　水笙雖手有利器，但一來不會使刀，二來武功遠為不及，左支右絀，連連倒退，到得後來，只盼手中兵刃不為敵人奪去，哪里還顧得到傷敵？不住急叫：“喂，喂！快醒轉來，他要來殺你啦。”

　　狄云一聽，心中一凜：“好險！適才是她救了我性命。若不是她出力抵擋，花鐵干早將我打死了。雖然我胸腹有烏蚕衣保護，但他只須在我頭上一腳，還能踢不死麼？”當即挺身躍起，揮掌猛向花鐵干打去。花鐵干還掌相迎，蓬的一聲響，兩人都坐倒在地。狄云內力深厚，花鐵干掌法高明，雙掌相交，竟是不相上下。

　　花鐵干武功高，應變速，被狄云一掌震倒，隨即躍起，第二掌又擊了過來。狄云不及站起，只得坐著還了一掌。他雖坐著，掌力絲毫不弱，又是蓬的一聲，狄云被震得翻了兩個筋斗，花鐵干卻騰騰倒退三步，胸間氣血翻涌，心下暗驚：“這小惡僧內力如此深厚！”但兩掌交過，知他掌法極是平庸，忌憚之心盡去，斜身側進，第三掌又擊了過去。

　　狄云坐著揮掌還擊，不料花鐵干的手掌飄飄忽忽，從他臉前掠過，狄云一掌打空，跟著拍的一下，胸口已吃了一掌，幸好有烏蚕衣護身，不致受傷，但也是禁受不起，剛要站起，復又坐倒。花鐵干一掌得手，第二掌跟著又至。他雖以“中平槍”馳名武林，號稱“中平無敵”，但拳腳功夫也甚了得，這時把一路“岳家散手”使將出來，掌影飄飄，左一掌，右一掌，十掌中倒有四五掌打中了狄云。狄云還出手去，均給他以巧妙身法避過。兩人武功實在相差太遠，狄云內力再強，也是絕無機會施展。

　　到得後來，狄云只得以雙掌護住頭臉，身上任他毆擊，一站起身，立被擊倒。花鐵干只想盡早料理了他，免生後患，一掌掌地狠打。狄云連吐了三口血，身法已大為遲緩。

　　水笙初時見兩人斗得激烈，插不進去相助，待見狄云垂危，忙揮刀往花鐵干背上砍去。花鐵干側身避過，反手擒拿，奪她兵刃。狄云右掌使勁拍出，一股凌厲的掌風登時將花鐵干全身罩住了。花鐵干閃避不得，只得出掌相迎。說到以內力相拚，花鐵干卻不是對手了，突然間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半身酸麻，搖搖晃晃地站立不定。

　　水笙叫道：“快走，快走！”拉著狄云，搶進了山洞。兩人匆匆忙忙地搬過幾塊大石，堆在洞口。水笙手執血刀，守在石旁。這山洞洞口甚窄，幾塊大石雖不能堵塞，但花鐵干要進山洞，卻必須搬開一兩塊石頭才成。只要他動手搬石，水笙便可揮刀斬他雙手。

　　過了好一會，外邊并無動靜，水笙道：“小惡……小……”她一直叫慣了“小惡僧”，這時跟他聯手迎敵，再叫他“小惡僧”未免不好意思，改口道：“你傷勢怎樣？”狄云道：“還好……”

　　忽聽得花鐵干在洞外哈哈大笑，叫道：“兩只小雜種躲了起來，在洞中干那不可告人之事了。”水笙臉上一陣發熱，心中卻也真有些害怕，她認定狄云是個“淫僧”，行止十分不端，跟他同在山洞之中，實是危險不過，不由得向左斜行幾步，要跟他离得越遠越好。

　　只聽花鐵干又叫道：“兩個狗男女躲著不出來，老子卻要烤肉吃了，哈哈，哈哈！”水笙大驚，說道：“他要吃我爹爹，怎麼辦？”

　　狄云這幾年來事事受人冤枉，這時聽得花鐵干又在血口噴人，如何忍耐得住？突然推開石頭，如一頭瘋虎般扑了出去，拳掌亂擊亂拍，奮力向他狂打過去。

　　花鐵干避過兩掌，左掌畫了個圓弧，右掌從背後拍出，從狄云做夢也想不到的方位拍了過來，砰的一聲，結結實實打在他背上。狄云吐出一口鮮血，腦子中迷迷糊糊，眼前這花鐵干似乎變成了萬震山、萬圭、江陵縣的知縣、獄卒、凌退思、寶象……這許許多多凌辱虐待他的惡人。他張開雙臂，猛地將花鐵干牢牢抱住了。

　　花鐵干一拳打在他鼻子上，登時打得他鼻血長流。但狄云已不覺疼痛，抱在他腰間的雙手越箍越緊。花鐵干只覺呼吸不暢，心中也有些驚惶，又見水笙手執血刀，搶近身來。花鐵干大驚，雙拳猛力在狄云脅下疾撞。狄云吃痛，臂上無力。花鐵干用力一掙，解脫了他雙臂環抱，再也不敢和這狂人拚斗，接連縱躍，离他有十余丈遠，這才站定。

　　水笙見狄云搖搖晃晃，站立不定，滿臉都是鮮血，想伸手相扶，卻又害怕，戰戰兢地走近兩步。狄云喝道：“我是惡和尚，是小淫僧，別走過來，免得我污了你水大俠小姐的聲名，滾開，滾開！”水笙見他神態猙獰，目露凶光，嚇得倒退了兩步。

　　狄云不住喘息，搖搖晃晃地向花鐵干走去，叫道：“你們這些惡人，萬震山、萬圭，你們害不死我，打不死我。過來啊，來打啊，知縣大人，知府大人，你們就會欺壓良善，有種的過來拚啊，來打個你死我活……”

　　花鐵干心道：“這個人發了瘋，是個瘋子！”向後縱躍，离他更遠了些。

　　狄云仰天大叫：“你們這些惡人，天下的惡人都來打啊，我狄云不怕你們。你們把我關在牢里，穿我琵琶骨，斬了我手指，搶了我師妹，踩斷我大腿，我都不怕，把我斬成肉醬，我也不怕！”

　　水笙聽得他如此嘶聲大叫，有如哭號，害怕之中不禁起了怜憫之心，聽他叫道“穿我琵琶骨，斬了我手指，搶了我師妹，踩斷我大腿！”更是心中一動：“這小惡僧原來滿懷心事，受過不少苦楚。他的大腿，卻是我縱馬踩斷他的。”

　　狄云叫得聲音也啞了，終于身子幾下搖晃，摔倒在雪地之中。

　　花鐵干不敢走近，水笙也不敢走近。

　　半空中兩只兀鷹一直不住地在盤旋。狄云躺在地下，一動也不動。驀地里一頭兀鷹扑將下來，向他額頭上啄去。狄云昏昏沉沉地似暈非暈，給兀鷹這一啄，立時醒轉。那鷹見他身子一動，急忙揚翅上飛。狄云大怒，喝道：“連你這畜生也來欺侮我！”右掌奮力擊出。那鷹离他身子只有數尺，被掌力所震，登時毛羽紛飛，落了下來。

　　狄云一把抓起，哈哈大笑，一口咬在鷹腹，那鷹雙翅亂扑，極力掙扎。狄云只覺咸咸的鷹血不住流入嘴中，便如一滴滴精力流入體內，忍不住手舞足蹈，叫道：“你想吃我？我先吃了你，我吃了你。”

　　花鐵干和水笙見到他這等生吃活鷹的瘋狀，都是駭然變色。

　　花鐵干生怕這瘋子狂性大發，隨時會過來跟自己拚命，給他一把抱住那可糟糕，還是遠而避之的為妙。當下繞到雪谷東首，心想這瘋子捉鷹之法倒是不錯，當下仰臥在地，要想依樣畫葫蘆，裝死捉鷹。豈知兀鷹雖然上當，下來啄食，但他揮掌擊去，卻沒能將鷹擊落。他內力和狄云相差甚遠，掌法雖然巧妙，可是蒼鷹閃避靈動，卻更加迅捷得多。

　　狄云喝了幾口鷹血，胸中腹中氣血翻涌，又暈了過去。待得醒轉時，天色已明，腹中饑餓，隨手拿起身邊的死鷹便咬，一口咬下，猛覺入口芳香，滋味甚美，凝目一看，不由得呆了，但見那鷹全身羽毛拔得干干淨淨，竟是炙熟了的。他明明記得只喝了幾口鷹血，便即睡著，卻是誰給他烤熟了？若不是水笙，難道還會是花鐵干這壞蛋？

　　他昨晚大呼大叫一陣，胸中郁積的悶氣宣泄了不少，這時醒轉，頗覺舒暢，見水岱的雪墳已重行堆好，向山洞望去，只見水笙伏在岩石之上，沉睡未醒。狄云心想：“她也餓了幾天啦，烤了這只鷹盡數留給我，自己一條鷹腿也不吃，總算難得。哼，她自以為是大俠的千金小姐，瞧我不起。你瞧我不起，我也瞧不起你，有什麼希罕？”但過了一會，不禁又想：“她替我烤鷹，還不算如何瞧我不起，餓死了她，那也不好。”

　　于是他躺在地下，一動不動，閉目裝死，半個時辰之間，以掌力接連震死了四頭兀鷹，將兩頭擲給了水笙。水笙過來將另外兩頭也都拿了過去，洗剝干淨，一起燒烤好了，默默無言地把兩頭熟鷹交給他。

　　雪谷中兀鷹不少，偏又蠢得厲害，眼見同伴接連喪生在狄云掌下，卻仍不斷地下來送死。狄云內力日增，掌力亦日勁，到得後來，已不用躺下裝死，只要見有飛禽在樹枝低處栖歇，或者從身旁飛過，便能發掌擊落。雪谷中時有雪雁出沒，能在冰雪中啄食虫蟻，軀體甚肥，更是狄云和水笙日常的口中美食。

　　屈指數月將盡，雪谷中每過不了十天八天便有一場大雪，整日整夜地寒風刮人如刀。

　　水笙除了撿拾柴枝，燒烤鳥肉，總是躲在山洞之中。狄云始終不跟她交談一言一語，也從不踏進山洞一步。

　　有一晚徹夜大雪，次日清晨狄云醒來，覺得身上暖洋洋的，一睜眼，只見一件黑黝黝的東西蓋在自己身上。他吃了一驚，隨手一抖，竟是一件古怪的衣裳。這衣裳是用鳥毛一片片的穿成，黑的是鷹毛，白的是雁翎，衣長齊膝，不知用了幾千幾萬根鳥羽。

　　狄云提著這件羽衣，突然間滿臉通紅，知道這自是水笙所制，要將這千千萬萬根鳥羽綴而成衣，當真是煞費苦心。何況雪谷中沒剪刀針線，不知如何綴成？他伸手撥開衣上的鳥羽一看，只見每根羽毛的根部都穿了一個細孔，想必是用頭發上的金釵刺出，孔中穿了淡黃的絲線，自然是從她那件淡黃的緞衫上抽下來的了。“嘿嘿，女娘們真是奇怪，這可有多累，那不是麻煩之極麼？”

　　突然之間，想起了幾年前在荊州城萬震山家中的事來。那一晚他給萬門八弟子圍攻，打得眼青鼻腫是不用說了，一件新衣也給撕爛了好幾處。他心中痛惜，師妹戚芳便拿了針線替自己縫補。

　　腦海中清清楚楚地出現了那一日的情景：戚芳挨在他的身邊，給他縫補衣衫。她頭發擦著自己的下巴，他只覺臉上痒痒的，鼻中聞到她少女的淡淡肌膚之香，不由得心神蕩漾。狄云叫了聲：“師妹。”戚芳道：“空心菜，別說話，別讓人冤枉你作賊。”

　　他想到這里，喉頭似乎有什麼東西塞著，淚水涌向眼中，瞧出來只是模糊一團，心想：“果然人家冤枉我作賊，難道是因為師妹給我縫補衣服之時，我說了話麼？”但這數年中他多歷風波險惡，早已不再信這等無稽之談。“嘿嘿，人家存心要害我，我便天生是個啞巴，別人還不是一樣的來欺侮？師妹那時候待我一片真誠，可是姓萬的家財豪富，萬圭那小子又比我俊得多，那有什麼可說的？最不該是我那日身受重傷，躲在她家柴房之中，她卻會去告知她丈夫，叫他來擒了我去領功，哈哈，哈哈！”

　　突然之間，他縱聲狂笑起來，拿著羽衣，走到石洞之前，拋在地下，在羽衣上用力踏了幾腳，大聲道：“我是惡和尚，怎配穿小姐縫的衣服？”飛起一腳，將羽衣踢進洞中，轉身狂笑，大踏步而去。

　　水笙費了一個多月時光，才將這件羽衣綴成，心想這“小惡僧”維護爹爹的尸體，絲毫不向自己羅嗦，這些日子中，自己全仗吃他打來的鳥肉為生。眼見他日夜在洞外挨受風寒，心下實感不忍，盼望這件羽衣能助他御寒。哪知道好心不得好報，反給他將羽衣踢進洞來，受他如此無禮的侮辱。她又羞又怒，伸手將羽衣一陣亂扯，情不自禁，眼淚一滴滴地落在鳥羽之上。

　　她卻萬萬料想不到，狄云轉身狂笑之時，胸前衣襟上也是濺滿了滴滴淚水，只是他流淚卻是為了傷心自己命苦，為了師妹的無情無義……

　　中午時分，狄云打了四只鳥雀，仍去放在山洞前。水笙烤熟了，仍是分了一半給他。兩人一句話也不說，甚至，連眼光也不敢相對。

　　狄云和水笙坐處遠遠的，各自吃著熟鳥，忽然間東北角上傳來一陣踏雪之聲。兩人一齊抬起頭來，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花鐵干右手拿著一柄鬼頭刀，左手握著一柄長劍，笑嘻嘻地走來。狄云和水笙同時躍起，水笙返身入洞，搶過了血刀，微一猶豫，便拋給了狄云，叫道：“接住！”

　　狄云伸手接刀，心中一怔：“她怎地如此信得過我，將這性命般的寶刀給了我？哼，她是要我替她賣命，助她抵御花鐵干，哼，哼！姓狄的又不是你的奴才！”

　　便在此時，花鐵干已快步走到了近處，哈哈大笑，說道：“恭喜，恭喜！”狄云瞪目道：“恭什麼喜？”花鐵干道：“恭喜你和水姑娘成就了好事哪。人家連防身寶刀也給了你，別的還不一古腦兒的都給了你麼？哈哈，哈哈！”狄云怒道：“枉你號稱為中原大俠，卻是個如此卑鄙肮髒的小人！”

　　花鐵干笑嘻嘻地道：“說到卑鄙無恥，你血刀門中的人物未必就輸于區區在下。”說著慢慢迫近，用力嗅了幾下，說道：“嗯，好香，好香！送一只鳥我吃，成不成？”他若是善言相求，狄云自必答允，但這時見他一副憊懶輕薄的模樣，心下著惱，說道：“你武功比我高得多，自己不會打麼？”花鐵干笑道：“我就是懶得打。”

　　他二人說話之際，水笙已走到了狄云背後，突然大聲叫道：“劉伯伯，陸伯伯！”她見花鐵干雙手拿著劉乘風的長劍和陸天抒的鬼頭刀，北風飄動，吹開他長袍，露出袍內還穿著劉乘風的道袍和陸天抒的紫銅色長袍。

　　花鐵干沉著臉道：“怎麼樣？”水笙道：“你……你……你吃了他們麼？”她料想花鐵干既尋到了二人尸體，多半是將他二人吃了。花鐵干怒道：“關你什麼事？”水笙大驚，顫聲道：“陸伯伯，劉伯伯，他……他二人是你的結義兄弟……”

　　花鐵干若有能耐打鳥，自然決不會以義兄弟的尸體為食，但他千方百計的捕捉鳥雀，初時還捉到一兩頭，過得幾天，鳥雀再不上當。他又無狄云的神照功內勁，能以掌力擊鳥。這一日他吃完了陸、劉二人的尸體後，手持刀劍，決意來殺狄水二人，再加上埋藏在冰雪中的水岱和血刀老祖的尸體，以此為食，當可捱到初夏，靜待雪融出谷。

　　這時他聽水笙如此說，不自禁地滿臉通紅，又聞到烤熟了的鳥肉香氣，饞涎欲滴，突然間舉起鬼頭刀，大呼躍進，向狄云砍過來，左劈一刀，右劈一刀。狄云舉起血刀一格，當的一聲猛響，鬼頭刀向上反彈。這鬼頭刀也是一柄寶刀，雖不及血刀的鋒利絕倫，但刀身厚重，血刀也削它不斷。當日陸天抒和血刀僧雙刀相交，鬼頭刀曾被血刀斬了三個缺口，今日再度相逢，鬼頭刀上也不過是新添一個缺口而已。

　　花鐵干用刀雖不擅長，但武功高強，鬼頭刀使將開來，自非狄云所能抵擋，數招之下，登時將他迫得連連後退。花鐵干也不追擊，一俯身，拾起狄云吃剩的半只熟鳥，大嚼起來，連贊：“很好，很好，滋味要得，硬是要得！”

　　狄云回頭向水笙望了一眼，兩人都覺寒心。花鐵干這次手持利器前來挑戰，情勢便和上次不同。空手相搏之時，狄云受他拳打足踢，不過受傷吐血，不易給他一拳打死，這時他手中有了刀劍，只須有一招失手，立時便送了性命。上次相斗所以能勉強支持，全仗水笙手中多了一把血刀，此刻花鐵干的兵刃還多了一件，那是占盡上風了。

　　花鐵干吃了半只熟鳥，意猶未盡，見山洞邊尚有一只，又去拿來吃了。他抹抹嘴，說道：“很好，烹調功夫是一等一的。”懶洋洋地回轉身來，陡然間躍身而前，呼的一刀，便向狄云劈去。這一刀去勢奇急，狄云猝不及防，險些兒便給削去半邊腦袋，急忙舉刀招架。總算花鐵干忌憚他內功深厚，若是雙刀相交不免手臂酸麻，當下轉刀斜劈。三刀之間，狄云已然手忙腳亂，嗤的一聲響，左臂上給鬼頭刀划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水笙叫道：“別打了，別打了。花伯伯，我分鳥肉給你便是。”

　　花鐵干見狄云的刀法平庸之極，在武林中連第三流的腳色也及不上，心想及早殺了這小子再說，免得又留後患，當下手上加緊，口中卻調侃道：“水侄女，你心疼這小子，是不是啊？怎麼不記得你的汪家表哥了？”刷刷刷三刀，又在狄云的右肩上砍了一刀。幸好這一刀所砍的部位有“烏蚕衣”保護，否則狄云的右肩已給卸了下來。

　　水笙大叫：“花伯伯，別打了！”

　　狄云怒道：“你叫什麼？我打不過，給他殺了便是。”他狂怒之下，舉刀亂砍，忽然間右手將血刀交給左手，反手猛力打出。

　　花鐵干哪料到這武藝低微的“小和尚”居然會奇兵突出，驀地來這一下巧招，急忙轉頭相避，拍的一聲，還是給這一掌重重擊在頸中，只震得他半身酸麻。狄云一怔，心道：“這是那老乞丐伯伯教我的‘耳光式’！”他一招得手，跟著便使出“刺肩式”和“去劍式”來。花鐵干叫道：“連城劍法，連城劍法！”

　　狄云又是一怔，那日他在荊州萬府和萬圭等八人比劍，使出這三招之時，萬震山也說是“連城劍法”，當時他還道萬震山胡說，但花鐵干是中原大豪，見多識廣，居然也說這是連城劍法，難道老乞丐所教的這三招，當真是連城劍法麼？

　　他以刀作劍，將這三招連使數次，可是花鐵干的武功豈是魯坤、萬圭等一干人所可比？除了第一招出其不意的打了他一掌之外，此後這三招用在他身上，已是全無效用。到得狄云第四次又使“去劍式”，將血刀往鬼頭刀上挑去，花鐵干早已有備，左足飛起，踢中他的腕脈。狄云血刀脫手，花鐵干一招“順水推舟”，雙手刀劍齊向他胸口刺來。

　　噗噗兩聲，一刀一劍都刺中在狄云胸口，刀頭劍頭為“烏蚕衣”所阻，透不進去。水笙拿了一塊石頭，守候在旁，眼見狄云遇險，舉起石頭便向花鐵干後腦砸去。花鐵干上次短槍刺不進狄云身子，已覺奇怪，百思不得其解，料定是他懷中放著鐵盒或是銅牌之類，槍頭湊巧，刺中堅物。但這次刀劍齊刺，決不會又這麼湊巧，他一呆之際，狄云猛力揮掌擊出，水笙又自後面攻到。

　　花鐵干叫道：“有鬼，有鬼！”心下發毛：“莫非是陸大哥、劉兄弟怪我吃了他們的遺體，鬼魂出現，來跟我為難？”登時遍體冷汗，向後躍開了幾步。

　　狄云和水笙有了這余裕，急忙逃入山洞，搬過幾塊大石，堵塞入口。兩人先前已將洞口堵得甚小，這時再加上幾塊石頭，便即將洞口盡行封住。

　　兩人死里逃生，心中都怦怦亂跳。只聽得花鐵干叫道：“出來啊，龜子兒，躲在洞中能躲一輩子麼？你們在石洞里捉鳥吃麼？哈哈，哈哈！”他雖放聲大笑，心下卻著實害怕，卻也不敢便去掘水岱的尸體來吃。

　　狄云和水笙對望一眼，均想：“這人的話倒也不錯。我們在洞里吃什麼？但一出去便給他殺了，那可如何是好？”

　　花鐵干若要強攻，搬開石頭進洞，狄水二人血刀已失，也是難以守御，只是他刀劍刺不進狄云身體，認定是有鬼魂作怪，全身寒毛直豎，不住顫抖。

　　狄云和水笙在洞口守了一陣，見花鐵干不再來攻，心下稍定。狄云檢視左臂傷口，見兀自流血。水笙撕下一塊衣襟，給他包好。狄云將早已破爛不堪的僧袍大襟拉了過來，遮住胸口，以免給水笙見到自己胸口赤裸的肌膚，這麼一拉，懷中跌了一本小冊出來，便是得自寶象身上的那本“血刀經”。

　　他適才和花鐵干這場惡斗，時刻雖短，使力不多，心情卻是緊張之極，這時歇了下來，只覺疲累難當，想起那是在破廟中初見血刀經時，曾照著經上那裸體男子姿式依樣而為，精神立即振奮，心想花鐵干決計不肯罷休，少時惡斗又起，就算給他殺了，也當狠狠打他幾掌，如此神疲力乏，怎能抗敵？當下隨手翻開一頁，見圖中人形頭下腳上，以天靈蓋頂在地下，兩只手的姿式更是十分怪异。狄云當即依式而為，也是頭下腳上，倒立起來。

　　水笙見他突然裝這怪樣，只道他又發瘋，心想外有強敵，內有狂人，那便如何是好，心中一急，不禁輕聲哭了出來。

　　狄云練不到半個時辰，頓時全身發暖，猶如烤火一般，說不出的舒適受用。他隨手翻過一頁，只見圖中那裸體男子以左手支地，身子與地面平行，兩只腳卻翻過來勾在自己頸中。這姿式本來極難，但他自練成“神照功”後，四肢百骸運用自如，當即依著圖中所示照做，內息也依著圖中紅色綠色線路，在身中各處經脈穴道中通行。

　　這“血刀經”乃血刀門中內功外功的總訣，每一頁圖譜都須練上一年半載，方始有成。但狄云任督二脈既通，有了“神照功”這無上渾厚的內力為基礎，再艱難的武功到了手中，也是一練即成。他練了一式又一式，越練越是興味盎然。

　　水笙見他翻書練功，這才驚魂稍定。看了一會，見他姿式希奇古怪，當真匪夷所思，不由得又好笑，又詫异，心想：“天下難道真有這般武功？”走上兩步，向地下翻開著的血刀經瞧去，一瞥之下，見圖中所繪是個全身赤裸的男子，不由得滿臉通紅，一顆心怦怦亂跳：“這小惡僧練到後來，會不會脫去衣服，全身赤裸？”

　　幸好這可怕的情景始終沒有出現。

　　狄云練了一會內功，翻到一頁，見圖中人形手執一柄彎刀，斜勢砍劈。狄云大喜，脫口而出：“血刀刀法”。拾起一根樹枝，照著圖中所示使發起來。

　　這血刀刀法當真怪异之極，每一招都是在決不可能的方位砍將出去。狄云只練得三招，便已領會，原來每一招刀法都是從前面的古怪姿式中化將出來。前面圖譜中有倒立、橫身、伸腿上頸、反手抓耳等種種詭异姿式，血刀刀法中便也有這些令人絕難想象的招數。狄云當下挑了四招刀法用心練熟，心想：“我須得不眠不息，趕快練上二三十招，過得四五天，再出去和這姓花的決一死戰。唉，只可惜沒早些練這刀法。”

　　哪知花鐵干竟不讓他有半天的余裕。狄云專心學練刀法，花鐵干在洞外叫了起來：“小和尚，你岳父大人的心肝吃不吃？滋味很好啊。”

　　水笙大吃一驚，推開石頭，搶了出去。只見花鐵干拿著鬼頭刀，正在水岱的墳頭挖掘，雖然尚未掘到尸身，但那也是轉眼間的事。水笙大叫：“花伯伯，花伯伯，你……你……全不念結義兄弟之情麼？”口中驚呼，搶將過去。

　　花鐵干正要引她出來，將她先行擊倒，然後再料理狄云，否則兩人聯手而斗，總不免礙手礙腳。他見水笙奔來，只作不見，仍是低頭挖掘。水笙搶到他的身後，右掌往他背心奮力擊去。花鐵干左手疾翻，快如閃電，已拿住了她手腕。水笙叫聲：“啊喲！”左手擊出。花鐵干側身避過，反手點出。水笙腰間中指，一聲低呼，委倒在地。

　　這時狄云手執樹枝，也已搶到。花鐵干哈哈大笑，叫道：“小和尚活得不耐煩了，用一根樹枝兒來斗老子。好，你是血刀門的惡僧，我便用你本門的兵刃送你歸天。”反手從腰間抽出血刀，將鬼頭刀拋在地下，霎時之間向狄云連砍三刀。這血刀其薄如紙，砍出去時的風聲嗤嗤聲響，花鐵干心下暗贊：“好一口寶刀！”

　　狄云見血刀如此迅速地砍來，心中一寒，不由得手足無措，一咬牙，心道：“這就拚個同歸于盡罷！”右手揮動樹枝，從背後反擊過去，拍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打在花鐵干後頸。這一招古怪無比，倘若他手中拿的是利刃而不是樹枝，已然將花鐵干的腦袋砍下來了。

　　其實花鐵干的武功和血刀老祖也相差無幾，就算練熟了血刀功夫的血刀老祖，也決不能在一招之間便殺了他，更不用說狄云了。只是花鐵干十分輕敵，全沒將這個武功低微的對手瞧在眼內，是以一上手便著了道兒。他一怔之間，提刀欲削，狄云手中樹枝如狂風暴雨般劈將出去，亂砍亂削之中，偶爾夾一招血刀刀法，噗的一聲，又是一下打中在他後腦。花鐵干身子一晃，叫道：“有鬼，有鬼！”回身望了一眼，只嚇得手酸足軟，手一松，血刀掉在地下，轉身拔足飛奔，遠遠逃開。

　　他自吃了義兄義弟的尸身後，心下有愧，時時怕陸天抒和劉乘風的鬼魂來找他算賬。適才刀劍刺不進狄云身體，已認定是有鬼魂在暗助敵人，這時狄云以一根樹枝和他相斗，明明站在自己對面，水笙又被點中穴道而躺臥在地，可是自己後頸和後腦卻接連被硬物打中。谷中除了自己和狄水二人之外，更有何人？如此神出鬼沒地在背後暗算自己，不是鬼魅，更是什麼東西？他轉頭一看，不論看到什麼，都不會如此吃驚，但偏偏什麼也看不到，不由得魂飛魄散，哪里還敢有片刻停留？

　　狄云雖打中了花鐵干兩下，但他顯然并沒受傷，忽然沒命價奔逃，倒也大出意料之外。

　　狄云拾起血刀，見水笙躺在地下動彈不得，問道：“你給這廝點中了穴道？”水笙道：“是。”狄云道：“我不會解穴，救你不得。”水笙道：“你只須在我腰間和腿上……”本想告知他穴道的部位，請他推血過宮，便可解開被封的穴道，但說到“腿上”兩字，想起這“小惡僧”最近雖然并沒對自己無禮，以前可是品行十分不端，倘若乘著自己行動不得……

　　狄云見她眼中突然露出懼色，心想：“花鐵干已逃走了，你還怕什麼？”一轉念間，隨即明白她是害怕自己，不由得怒氣急沖胸臆，大聲道：“你怕我侵犯你，怕我對你……對你……哼，哼！從今而後，我再也不要見你。”氣得伸足亂踢，只踢得白雪飛濺。

　　他回到山洞中，取了血刀經，徑自走開，再也不向水笙瞧上一眼。

　　水笙心下羞愧，尋思：“難道是我瞎疑心，錯怪了他？”

　　她躺在地下，一動也不動。過得一個多時辰，一頭兀鷹從天空直沖下來，扑向她臉。水笙大聲驚叫，突然紅光一閃，血刀從斜刺里飛將過來，將兀鷹砍為兩邊，落在她身旁。

　　原來狄云雖惱她懷疑自己，仍是擔心花鐵干去而復回，前來加害于她，因此守在不遠之處，續練血刀刀法。他擲出飛刀，居然將兀鷹斬為兩邊，血刀斬死兀鷹後，略無阻礙，又飛了十余丈，這才落下。這麼一來，他這招“流星經天”的刀法又已練成了。

　　水笙叫道：“狄大哥，狄大哥，是我錯了，一百個對不起。”狄云只作沒有聽見，不去理她。水笙又道：“狄大哥，你原諒我死了爹爹，孤苦伶仃的，想事不周，別再惱我了，好不好？”

　　狄云仍是不理，但心中怒氣，卻也漸漸消了。

　　水笙躺在地下，直到第二日穴道方解。她知狄云雖然一言不發，但目不交睫地在自己身邊守了整整一夜，心中好生感激。她身子一能動彈，即刻去將那頭兀鷹烤熟了，分了半邊，送到狄云身前。狄云等她走近時，閉上了眼睛，以遵守自己說過的那句話：“從今而後，我再也不要見你。”

　　水笙放下熟鷹，便即走開。狄云等她走遠再行睜眼，忽聽得她“啊”的一聲驚呼，跟著又是一聲“哎喲”，摔倒在地。狄云一躍而起，搶到她身邊。

　　水笙嫣然一笑，站了起來，說道：“我騙騙你的。你說從此不要見我，這卻不是見了我麼？那句話可算不得數了。”

　　狄云狠狠瞪了她一眼，心道：“天下女子都是鬼心眼兒。除了丁大哥的那位凌姑娘，誰都會騙人。從今以後，我再也不上你當了。”

　　水笙卻格格嬌笑，說道：“狄大哥，你趕著來救我，謝謝你啦！”

　　狄云橫了她一眼，背轉身子，大踏步走開了。

　　花鐵干害怕鬼魂作怪，再也不敢前來滋擾，只好嚼些樹皮草根，苦度時光，有時以暗器手法擲石，也打到一兩只雪雁。狄云每日練一兩招血刀刀法，內力外功，與日俱進。

　　冬去春來，天氣漸暖，山谷中的積雪不再加厚，後來雪水淙淙，竟然開始消融了。

　　這些日子之中，狄云已將一本血刀經的內功和刀法盡數練全。他這時身集正邪兩派最上乘武功之所長，雖然經驗閱歷極為欠缺，而正邪兩門功夫的精華亦未融會貫通，但單以武功而論，別說已遠在花鐵干和血刀老祖之上，比之當年丁典，亦是未遑多讓，這俱是練成神照功而打通任督二脈之功。

　　水笙跟他說話，狄云又怕上她的當，始終扮作啞巴，一句不答，除了進食時偶在一起之外，狄云總是和她离得遠遠的，自行練功。他心中所想的，只是三個念頭：出了雪谷之後，第一是到湘西故居去尋師父；第二是到荊州去給丁大哥和凌姑娘合葬；第三，報仇！

　　眼見雪水匯集成溪，不斷流向谷外，山谷通道上的積雪一天比一天低，他不知离端午節還有幾天，卻知出谷的日子不遠了。

　　一天午後，他從水笙手中接過了兩只熟鳥，正要轉身，水笙忽道：“狄大哥，再過得幾天，咱們便能出去了吧？”狄云“嗯”了一聲。水笙低聲道：“多謝你這些日子中對我的照拂，若不是你，我早死在花鐵干那惡人手中了。”狄云搖頭道：“沒什麼。”轉身走開。

　　忽聽得身後一陣嗚咽之聲，回過頭來，只見水笙伏在一聲石頭上，背心抽動，正自哭泣。他心中奇怪：“可以出去了，該當高興才是，有什麼好哭的？女人的心古怪得緊，我永遠不會明白。”

　　其實，水笙到底為什麼哭，她自己也不明白，只是覺得傷心，忍不住要哭。

　　那天夜里，狄云練了一會功夫，躺在每日安睡的那塊大石上睡著了。這塊大石离山洞不遠，以防花鐵干半夜里前來盜尸或侵襲水笙。但這些時日中花鐵干始終沒有再來，料想已然無事，是以他心無牽挂，睡得甚沉。

　　睡夢之中，忽聽得遠處隱隱有腳步之聲，他這時內功深湛，耳目聰明，和昔日已大不相同，腳步聲雖遠，已令他一驚而醒，當即翻身坐起，側耳傾聽，發覺來人眾多，至少有五六十人，正快步向谷中而來。

　　狄云吃了一驚：“怎地有人能進雪谷來？”他不知谷中山峰蔽日，寒冷得多，外面積雪已融，谷中融雪卻要遲到一個月以上。狄云一轉念間，心道：“這些人定是一路追趕而來的中原群豪。現下血刀老祖已死，什麼怨仇都已一了百了。嗯，水姑娘的表哥一定也來，接了她去，那便再好不過。他們認定我是血刀門的淫僧，辯也辯不清楚的，我還是不見他們的好。讓他們接了水姑娘去，我再慢慢出去不遲。”

　　他繞到山洞之側，躲在一塊岩石後面。聽得腳步聲越來越近，突然間眼前一亮，只見一群人轉過了山坳，手中高舉著火把。這伙人約莫有五十余人，每人都是一手舉火炬，一手提兵刃。當先一人白須飄動，手中不拿火把，一手刀，一手劍，卻是花鐵干。

　　狄云見他與來人聚在一起，微覺詫异，但隨即省悟：“這些人便是一路從湖北、四川追來的，花鐵干是他們的首領之一，當然一遇上便會合了。卻不知他在說些什麼？”見一行人走進了山洞，當下向前爬行數丈，伏在冰雪未融的草叢之中。這時他和眾人相距仍遠，但他內功在這數月中突飛猛進，已能清楚聽到山洞中諸人說話。

　　只聽得一個粗澀的聲音道：“原來是花兄手刃了惡僧，實乃可敬可賀。花兄立此大功，今後自然是中原群俠的首領，大伙兒馬首是瞻，惟命是從。”另一人道：“只可惜陸大俠、劉道長、水大俠三位慘遭橫死，令人神傷。”又一人道：“老惡僧雖死，小惡僧尚未伏誅。咱們須當立即搜尋，斬草除根，以免更生後患。花大俠，你說如何？”

　　花鐵干道：“不錯，張兄之言大有見地。這小惡僧一身邪派武功，為惡實不在乃師之下，或許猶有過之。這時候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眼見大伙兒進谷，定是急謀脫身。眾位兄弟，咱們別怕辛苦，須得殺了那小惡僧，才算大功告成。”

　　狄云心中暗驚：“這姓花的胡說八道，歹毒之極，幸虧我沒魯莽現身，否則他們一齊來殺我，我怎能抵擋．”

　　忽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他……他不是小惡僧，是一位正人君子。花鐵干才是個大壞蛋！”說話的正是水笙。

　　狄云聽了這幾句話，心中一陣安慰，第一次聽到她親口說了出來：“他不是小惡僧，是一位正人君子！”這些日子中水笙顯然對他不再起憎惡之心，但居然能對著眾人說他是個正人君子，那确也大出他意料之外。

　　突然之間，他眼中忽然涌出了淚水，心中輕輕地說：“她說我是正人君子，她說我是正人君子！”

　　水笙說了這兩句話，洞中諸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不作聲。火把照耀之下，狄云遠遠望去，卻也看得出這些人的臉上都有鄙夷之色，有的含著譏笑，有的卻顯是頗有幸災樂禍之意。

　　隔了一會，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水侄女，我跟你爹爹是多年老友，不得不說你幾句。這小惡僧害死了你爹爹……”水笙道：“不，不……”那老人道：“你爹爹不是那小和尚殺的？那麼令尊是死于何人之手？”水笙道：“他……他……”一時接不上口。

　　那老人道：“花大俠說，那日谷中激斗，令尊力竭被制，是那小和尚用樹枝打破了他天靈蓋而死，是也不是？”水笙道：“不錯。可是，可是……”那老人道：“可是怎樣？”水笙道：“是我爹爹自己……自己求他打死的！”

　　她此言一出，洞中突然爆發了一陣轟然大笑，笑聲只震得洞邊樹枝上半融不融的積雪簌簌而落。

　　笑聲中夾著無數譏嘲之言：“自己求他打死，哈哈哈！撒謊撒得太也滑稽。”“原來水大俠活得不耐煩了，伸了頭出來，請他的未來賢婿打個開花！”“誰說是‘未來’賢婿？水大俠去世之時，那小和尚只怕早跟這位姑娘有上一手了，哈哈哈！”更有幾個人厲聲相斥：“世間竟有這般無恥的女子，為了個野男人，連親生父親也不要了！”也有人冷言冷語地諷刺：“要野男人不要父親，世上那也多得緊。只不過指使奸夫來殺死自己父親，這就駭人聽聞了。”又一人道：“我只聽見過什麼‘戀奸情熱，謀殺親夫’。今日世道可大不相同了，居然有‘戀奸情熱，謀殺親父’，哈哈哈！”

　　大家聽了花鐵干的話，先入為主，認定水笙和狄云早已有了不可告人的勾當，憤恨她衛護“奸夫”，因此說出來的話竟越來越不中聽。這些江湖上的粗人，有什麼污言穢語說不出口？

　　水笙滿臉通紅，大聲道：“你們在說……說些什麼？卻也不知羞恥？”

　　那些人又是一陣哄笑。有人道：“卻原來還是我們不知羞恥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好，好！水姑娘，我們不知羞恥。你和那小和尚在這山洞中卿卿我我，把親父的大仇拋在腦後，那就是知道羞恥了？”另一個粗豪的聲音罵了起來：“他媽的，老子從湖北一路巴巴的追了下來，馬不停蹄的，就是為了救你這小婊子。你這賤人這麼無恥，老子一刀先將你砍了。”旁邊有人勸道：“使不得，使不得，趙兄不可魯莽！”

　　那蒼老的聲音說道：“各位忍一忍氣。水姑娘年紀輕，沒見識。水大俠不幸逝世，她孤苦伶仃地沒人照料，大家別跟她為難。以後她由花大俠撫養，好好的教導，自會走上正途。大伙兒嘴上積點兒德，這雪谷中的事嘛，別在江湖上傳揚出去。水大俠生前待人仁義，否則大家怎肯不辭勞苦地趕來救他女兒？咱們須當顧全水大俠的顏面，這件事就別再提了。我說呢，咱們還是快去抓了那小和尚來是正經，將他開膛破肚，祭奠水大俠的英魂。”

　　說話的老人大概德高望重，頗得諸人的尊敬，他這番話一說，人群中有不少聲音附和，都是：“是，是，張老英雄的話有理。咱們去找那小和尚，抓了他來碎尸萬段！”

　　眾人嘈雜叫囂聲中，水笙“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忽聽得遠處有人長聲叫道：“表妹，表妹，你在哪里？”

　　水笙一聽到這聲音，知是表哥汪嘯風尋她來了，自己受了冤枉，苦遭羞辱，突然聽到親人的聲音，如何不喜？當下止了哭泣，奔向洞口。

　　有人便道：“這痴心的汪嘯風知道真相，只怕要發瘋！”那姓張的老者道：“大家別吵，聽我一句話。這位汪家小哥對水姑娘倒是一片真情，雪還沒消盡，他就早了兩日闖進谷來，想是路上不好走，失陷在什麼地方，欲速則不達，反而落在咱們後頭了。各位，這人也是命里不好，大家嘴頭上修積陰功，水姑娘跟那小和尚的丑事，就別對他說。”群豪中有些忠厚的便道：“正該如此！水姑娘一時失足，須當讓她有條自新之路。何況這大半也是迫于無奈。否則好端端一個名門閨女，怎會去跟一個邪派和尚姘上了？”

　　卻有人說道：“汪嘯風這麼一個漂亮哥兒，平白無端的戴上了一頂綠帽子，未免太委屈了他吧，哈哈！”“這叫做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錢兄，你出門這麼久，嫂子在家中寂寞孤單，說不定你頭上這頂帽兒，也有點綠油油了呢？”“他媽的，你奶奶雄，這會兒你老婆才寂寞孤單！”“不錯，不錯，我老婆寂寞孤單，你尊夫人這會兒有陪伴，風流快活，一點兒也不寂寞孤單……”活未說完，砰的一聲，肩頭已挨了一拳。眾人嘻笑不絕。

　　只聽得汪嘯風大叫“表妹，表妹”的聲音又漸漸遠去，顯是沒知眾人在此。水笙奔出山洞，叫道：“表哥，表哥！我在這里，我在這里！”汪嘯風又叫了聲：“表妹，表妹，你在哪里？”水笙縱聲叫道：“我在這里！”

　　東北角上一個人影飛馳過來，一面奔跑，一面大叫“表妹！”突然間腳下一滑，摔倒在地。水笙“啊”的一聲，甚是關切，向他迎了上去。原來汪嘯風聽到了水笙的聲音，大喜之下，全沒留神腳下的洞坑山溝，一腳踏在低陷之處，摔了一交，隨即躍起，急奔而來。水笙也向他奔去。

　　兩人奔到臨近，齊聲歡呼，相擁在一起。

　　狄云見到兩人相會時歡喜親熱的情狀，心中沒來由的微微一酸。他始終不能忘情于師妹戚芳，雖在雪谷中和水笙同住半載，心中從未對她生過絲毫男女之情。只是相處日久，一旦分手，總不免有依依之感，心想：“她隨表哥而去，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但愿她今後無災無難，嫁了她表哥，一生平安喜樂。”

　　忽聽得汪嘯風放聲大哭，想必是水笙跟他說了水岱逝世的消息。過了一會，見汪嘯風攜著水笙之手，并肩過來。

　　汪嘯風嗚咽道：“舅舅不幸遭難，我……我……我從小得他撫養長大，他待我就象是親生兒子一般。”水笙聽他說到父親，不禁又流下淚來。汪嘯風低聲道：“表妹，自今而後，你我再也不分開了，你別難過，我一輩子總是好好地待你。”水笙自幼便對這位表哥十分傾慕，這番分開，更是思念殷切，聽他這麼說，臉上一紅，心中感到一陣甜甜之意。

　　兩人漸漸走近山洞。水笙忽然立定，說道：“表哥，你和我即刻走吧，我不愿見那些人了。”汪嘯風奇道：“為什麼？這許多伯伯叔叔和好朋友，大家不辭艱險地前來救你，在雪谷外守候了大半年，可算得義氣深重，咱們怎能不好好地謝謝他們？”水笙低下了頭，道：“我已謝過他們了。”汪嘯風道：“大伙兒千里迢迢地從湖北趕到這兒，同來同往，豈不是好？再說，舅舅的遺體是要運回故鄉呢，還是就葬在這里，也得向長輩們請示。陸伯伯、花伯伯、劉道長這三位怎樣了？”

　　水笙道：“你和我先出去，慢慢再跟你說。花伯伯是個大壞蛋，你別聽他的胡說！”汪嘯風自來對她從不違拗，這時黑暗中雖見不到她風姿，但一聽到她柔軟甜美的語聲，早已心醉，便想順她意思，先行离去。

　　忽聽得山洞口一人道：“汪賢侄，你過來！”正是花鐵干的聲音。汪嘯風道：“是，花伯伯！”水笙大急，頓足道：“你不聽我話麼？”汪嘯風心想：“花伯伯是舅舅的義兄，長者之命，如何可違？這許多朋友為了相救表妹，如此不辭辛勞，大功告成之後卻棄之不顧，自行离去，那無論如何說不過去。這一來，我聲名掃地，以後在江湖上怎能立足？表妹是小孩子脾氣，待會哄她一哄，賠個不是，也就是了。”當即攜了她手，走向山洞。

　　水笙明知花鐵干要說的決不是好話，但想：“我清清白白，問心無愧，任他如何污言誣陷，于我何損？”當下便隨了汪嘯風走去，臉上卻已全無血色。

　　兩人走到洞口。花鐵干道：“汪賢侄，你來了很好。血刀惡僧已被我殺了，但還有一個小和尚漏网，咱們務當將他擒來殺卻。這小和尚是害死你舅舅的凶手。”汪嘯風大叫一聲，刷的一下便拔劍出鞘，跟著回頭向水笙瞧去，急欲看看這位表妹別來如何。

　　火光之下，只見她容顏憔悴，淚盈于眶。汪嘯風心下怜惜，卻見她在緩緩搖頭，問道：“怎麼？”水笙道：“我爹爹不是那……那……人害死的。”

　　眾人聽她這麼說，盡皆憤怒，均想：“我們為了你今後好做人，瞧在水大俠的面上，才不泄露你和小淫僧的丑事，這時候你居然還在衛護小淫僧，當真是罪不容恕了。你連‘小和尚’三字也不肯說。還在‘那人、那人’的，實是無恥已極！”

　　汪嘯風見各人臉上均現怒色，很覺奇怪，心想表妹不肯和眾人相見，而大伙又對她頗含敵意，中間定是另有隱情，便道：“表妹，咱們聽花伯伯吩咐，先去捉了那小和尚來，將他千刀萬段，祭我舅舅。其餘的事，慢慢再說不遲。”

　　水笙道：“他……他也不是小和尚。”

　　汪嘯風一愕，見到身旁眾人均現鄙夷之態，心中一凜，隱隱覺得不對。他不愿即行查究此事，還劍入鞘，大聲道：“眾們伯伯叔叔，好朋友，請大家再辛苦一番，了結此事。姓汪的再逐一拜謝各位的大恩大德。”說著一揖到地。

　　眾人都道：“不錯，快去捉拿小惡僧要緊，別讓他出谷跑了！”說著紛紛沖出洞去。

　　不知是誰在洞口掉了一根火把，火光在谷風中時旺時弱，照得“鈴劍雙俠”二人臉上也是一陣亮，一陣暗。兩人執手相對，心中均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狄云心想：“他表兄妹二人定有許多體己話兒要說，我這就走吧。”正想悄悄避開，卻聽得有兩人快步走來，一人道：“你從這邊搜來，我從那邊搜去，兜個圈子，再在這里會合。”另一人道：“好！這一帶雪地里腳印雜亂，說不定那小淫僧便躲在附近。”先說話的那人壓低聲音，笑道：“喂，老宋，這水姑娘花朵一般的人兒，小淫僧這半年中艷福可是不淺。”另一人哈哈大笑，道：“是啊，難怪那姓汪的心甘情愿戴這頂綠頭巾。”兩人嘻嘻哈哈的說了幾句，分手去尋狄云。

　　狄云在旁聽著，很為汪水二人難過，心想：“花鐵干這人真是罪大惡極，捏造這些無恥謠言，污損水姑娘的聲名，于他又有什麼好處？”他不知花鐵干生怕水笙揭露自己種種奸惡行徑，務須先下手為強，敗壞她的聲名，旁人才不會信她的話。狄云抬頭向洞中望去，只見水笙退開了兩步，臉色慘白，身子發顫，說道：“表哥，你莫信這種胡說八道。”

　　汪嘯風不答，臉上肌肉抽動。顯然，適才那兩個人的說話，便如毒蛇般在咬嚙他的心。這半年中他在雪谷之外，每日每夜總是想著：“表妹落入了這兩個淫僧手中，哪里能保得清白？但只要她性命無礙，也就謝天謝地了。”可是人心苦不足，這時候見了水笙，卻又盼望她守身如玉，聽到那二人的話，心想：“江湖上人人均知此事，汪嘯風堂堂丈夫，豈能惹人恥笑？”但見到她這般楚楚可怜的模樣，心腸卻又軟了，歎了口氣，搖了搖頭，道：“表妹，咱們走吧。”

　　水笙道：“你信不信這些人的話？”汪嘯風道：“旁人的閒言閒語，理他作甚？”水笙咬著唇皮，道：“那麼，你是相信的了？”汪嘯風低頭黯然，過了好一會，才道：“好吧，我不信便是。”水笙道：“你心中卻早信了這些含血噴人的髒話。”頓了一頓，又道：“以後你不用再見我，就當我這次在雪谷中死了就是啦。”汪嘯風道：“那也不必如此。”

　　水笙心中悲苦，淚水急涌，心想旁人冤枉我、誣蔑我，全可置之不理，可是竟連表哥也瞧得我如此下賤。她只想及早离開雪谷，离開這許許多多人，逃到一個誰也不認識她的地方去，永遠不再和這些人相見。

　　她拔足向外奔去，將到洞口時，忍不住回頭向山洞角落望了一眼。這半年之中，她日夜都在這角落中安身。她性好整洁，十指靈巧，用樹皮鳥羽等物編織了不少褥子、坐墊之類，這時臨別，對這些陪伴了她半年的物事心中不禁依依。一瞥之間，見到自己織給狄云的那件鳥羽衣服，那日狄云生氣不要，踢還給她，此後晚上她便作為被蓋，以御寒冷，這時心中一動：“這些人口口聲聲說他是淫僧，要跟他為難，若是找到了他，他寡不敵眾，那便如何是好？”當下停住腳步，凝望著那件羽衣，一時彷徨無主。

　　汪嘯風見那件羽衣放在她臥褥之上，衣服長大寬敞，式樣顯是男子衣衫，心頭大疑，問道：“這……這是什麼？”水笙道：“是我做的。”汪嘯風澀然道：“是你的麼？”水笙沖口便想答道：“不是我的。”但隨即覺得不妥，躊躇不答。汪嘯風道：“是件男子衣衫？”聲音更加干澀了。水笙點了點頭。汪嘯風又道：“是你織給他的？”水笙又點了點頭。

　　汪嘯風提起羽衣，仔細看了一會，冷冷地道：“織得很好。”水笙道：“表哥，你別胡猜，他和我……”但見他眼神中充滿了憤怒和憎恨，便不再說下去了。汪嘯風將羽衣往臥褥上一丟，說道：“他的衣服，卻放在你的床上……”

　　水笙心中一片冰涼，只覺這個向來體諒溫柔的表哥，突然間變成了無比的粗俗可厭。她不想再多作解釋，只想：“既然你疑心我，冤枉我，那就冤枉到底好了。”

　　狄云在洞外草叢之中，見到她受苦冤屈，臉上神情極是凄涼，心中難受之極：“我是個低賤之人，受慣了冤屈，那不算得什麼。她卻是個尊貴的姑娘，如何能受這不白之冤？”想到這里，義憤之心頓起，雖知山洞外正有數十個好手在到處搜尋，人人要殺他而甘心，卻也顧不得了，當即涌身躍進山洞，說道：“汪少俠，你全轉錯了念頭。”

　　汪嘯風和水笙見他突然跳進洞來，都是吃了一驚。狄云這時頭發已長，已不是從前拔光頭發的小和尚模樣。汪嘯風定了定神，才認了出來，當即拔劍出鞘，左手將水笙推開，橫劍當胸，眼中如要冒出火來，長劍不住顫動，恨不得扑上去將這人立時斬成肉醬。

　　狄云道：“我不跟你動手。我是來跟你說，水姑娘冰清玉洁，你娶她為妻，真是天大的福氣，不必胡思亂想，信了壞人的造謠。”

　　水笙萬料不到他竟會在這時挺身而出，而他不避凶險地出頭，只是為了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又是感激，又是擔心，忙道：“你……你快走，許多人要殺你，這里太也危險。”

　　狄云道：“我知道，不過我非得對汪少俠說明白這事不可，免得你受了冤枉。汪少俠，水姑娘是位好姑娘，你……你千萬不可冤枉了她。”

　　狄云拙于言辭，平平常常一件事也不易說得清楚，何況這般微妙的事端，接連結結巴巴地說了七八句話，只有使汪嘯風更增疑心。

　　水笙急道：“你……你快走！多謝你的好意，我只有來生圖報了，你快走！他們人多，大家要殺你……”

　　汪嘯風聽到水笙言語和神色間對他如此關懷，妒念大起，喝道：“我跟你拚了！”嗤的一劍，向狄云當胸疾刺過去。

　　這一劍雖然勢道凌厲，但狄云這時是何等身手，一身而兼“神照”、“血刀”正邪兩派絕頂武學之所長，眼見汪嘯風劍到，身子微側，便已避開，說道：“我不跟你動手。我叫你好好地娶了水姑娘，別對她有絲毫疑心。她……她是個好姑娘。”

　　他說話之際，汪嘯風左二劍，右三劍，接連向他疾刺五劍。狄云若無其事的斜身閃開，心中奇怪：“這人從前武功很好，怎麼半年不見，劍法變得這麼笨了？”

　　汪嘯風猛刺急斫，每一劍都被他行若無事地閃開，越加怒發如狂，劍招更出得快了。

　　狄云道：“汪少俠，你答允不疑心水姑娘的清白，我就去了。你的朋友們都要殺我，我可不能再多耽擱了。”汪嘯風出劍越來越快，狄云單是內力深湛，輕功卻是平平，雖然內功是本，輕功是末，但此道未得人指點，于對方的快劍漸感難以應付，當下伸指一彈，錚的一聲輕響，中指彈在劍刃之上。

　　汪嘯風只覺虎口劇痛，長劍脫手落地，忙俯身去拾。狄云伸掌在他肩頭一推，這一掌并沒使多大力氣，不料汪嘯風竟然抵受不住，給他一推之下，登時幾個筋斗向後翻跌了出去，砰的一聲，重重撞上山洞的石壁。

　　水笙見他跌得十分狼狽，忙奔過去相扶。

　　狄云愕然，他絕不想將汪嘯風推倒，只是要阻止他拾劍再打，哪想到他竟會摔得這麼厲害，實是大出意料之外。他跨上兩步，也想去扶，說道：“對不起，我當真……我不是故意的。”

　　水笙拉著汪嘯風的右臂，道：“表哥，沒事吧？”汪嘯風心中妒憤交攻，不可抑制，認定水笙偏向狄云，兩人聯手打了自己之後，反來譏諷，左掌橫揮過來，拍的一聲，重重打了她一個耳光，喝道：“滾開！”水笙吃了一驚，表哥竟會出手毆打自己，那是從未想過的事情，伸手撫著臉頰，竟是呆了。汪嘯風跟著又是一掌，擊中她的左頰。水笙驚懼之下，扑在狄云的肩頭，只覺這時候只有他方能保護自己。

　　狄云側身擋在汪嘯風之前，怒道：“好端端的，你……你干麼打人？”只聽得山洞外腳步聲響，有幾個人叫道：“山洞里有人爭吵，快去瞧瞧，莫非那小淫僧藏在里面？”

　　水笙退後兩步，對狄云道：“你快走吧……我……我多謝你的好意。”

　　狄云瞧瞧汪嘯風，又瞧瞧水笙，說道：“我去了！”轉身走向洞口。

　　汪嘯風大叫：“小淫僧在這里，小淫僧在這里，快堵住洞口，別讓他逃走了！”水笙急道：“表哥，你這不是害人麼？”汪嘯風仍是大叫：“快堵住洞口，快堵住洞口！”

　　洞外七八名漢子聽得汪嘯風的叫嚷，當即攔在洞口。狄云快步而出，一人喝道：“往哪里逃？”揮刀向他頭頂砍落。狄云伸手在他胸口一推，那人直摔了出去，撞向身旁的三人，四個人紛紛跌倒。眾人叫罵呼喝聲中，狄云快步逃了出去。

　　群豪聽得聲音，從四面八方趕了過來，狄云早已去得遠了。有十余人發足疾追，狄云心中害怕，躲在長草叢中，黑夜之中，誰也尋他不著。群豪只道他已奔逃出谷，呼嘯叫嚷，追逐而出。

　　過了好一會，狄云見到汪嘯風和水笙也走了。汪嘯風在前，水笙跟在後面，兩人隔著一丈多路，越去越遠，終于背影被山坡遮去。

　　片刻之前還是一片擾攘的雪谷，終于寂寞無聲。

　　中原群豪走了，花鐵干走了，水笙走了，只剩下狄云一人。他抬起頭來，連往日常在天空盤旋的兀鷹也沒看見。

　　真是寂寞，孤零零的。只有消融了的雪水在輕輕地流出谷去。

## 第九章　“梁山泊、祝英台”

　　狄云在雪谷中耽了半個月，將“血刀經”上的刀法和內功練得純熟無比，再也不會忘卻，于是將“血刀經”燒成了灰，撒在血刀老祖的墳墓上。

　　這半個月中，他仍是睡在山洞外的大石上。水笙雖然走了，他還是不敢到山洞里去睡，自然更不敢去用她的褥子、墊子。

　　他想：“我該走了！這件鳥羽衣服不必帶去，待該辦的事情辦了，就回這雪谷來住。外面的人聰明得很，我不明白他們心里在想些什麼。這里誰也不會來，還是住在這里的好。”

　　于是他出了雪谷，向東行去。第一件事要回老家湘西麻溪舖去，瞧瞧師父怎樣了。自己從小由師父撫養長大，他是世上唯一的親人。

　　從藏邊到湘西，須得橫越四川。狄云心想若是遇上了中原群豪，免不了一場爭斗，自己和他們無怨無仇，諸般事端全因自己拔光頭發、穿了寶象的僧衣而起。這時他武功雖然已然極高，可是全無自信，料想只消遇上了一兩位中原的高手，非給他們殺了不可。于是買了一套鄉民的青布衣褲換上了，燒去寶象的僧衣，再以鍋底煤焦抹黑了臉。四川湘西一帶農民喜以白布纏頭，据說是為諸葛亮服喪的遺風。狄云也找了一塊污穢的白布纏在頭上。一路東行，偶爾和江湖人物狹路相逢，卻是誰也認他不出了。

　　他最怕的是遇上了水笙和汪嘯風，還有花鐵干，幸好，始終沒見到。

　　直走了三十多天，才到麻溪舖老家，其時天氣已暖，田里禾秧已長得四寸來高了。越近故居，感慨越多，漸漸地臉上炙熱，心跳也快起來。

　　他沿著少年時走慣了的山路，來到故居門外，不由得大吃一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來小溪旁、柳樹邊的三間小屋，竟已變成了一座白牆黑瓦的大房子。這座房子比原來的小屋少說也大了三倍，一眼望去，雖然起得頗有草草之意，但氣派甚是雄偉。

　　他又驚又喜，仔細再看周遭景物，确是師父的老家，心想：“師父發了財回家來啦，那可好極了。”他大喜之下，高聲叫道：“師父！”但只叫得一聲，便即住口，心想：“不知屋里還有沒有別人？我這副小叫化的模樣，別丟了師父的臉。且瞧個明白再說。”也是他這些年來多歷艱難，才有這番謹慎，正自思量，屋里走出一人，斜眼向他打量，臉上滿是鄙夷的神氣，問道：“干什麼的？”

　　狄云見這人帽子歪戴，滿身灰土，和這華廈頗為不稱，瞧他神情，似乎是個泥水匠的頭兒，便道：“請問頭兒，戚師父在家麼？”

　　那人哼了一聲，道：“什麼七師父、八師父的，這里沒有。”狄云一怔，問道：“這兒主人不是姓戚的麼？”那人反問道：“你問這個干麼？要討米嘛，也不用跟人家攀交情。沒有，就是沒有！小叫化，走，快走！”

　　狄云挂念師父，好容易千里迢迢地回來，如何肯單憑他一句話便即离去，說道：“我不是來討米的，跟你打聽打聽，從前這里住的是姓戚的，不知他老人家是不是還住在這里？”

　　那人冷笑道：“瞧你這小叫化兒，就是有這門子羅嗦，這里主人不姓戚，也不姓八、姓九、姓十。你老人家乘早給我請吧。”

　　說話之間，屋中又出來一人，這人頭戴瓜皮帽，衣服光鮮，是個財主家的管家模樣，問道：“老平，大聲嚷嚷的，又在跟誰吵架了？”那人笑道：“你瞧，這小叫化羅嗦不羅嗦？討米也就是了，卻來打聽咱主人家姓什麼？”那管家一聽，臉色微變，向狄云打量了半晌，說道：“小朋友，你打聽咱主人姓名作甚？”

　　若是換作五六年前的狄云，自即直陳其事，但這時他閱歷已富，深知人心險惡，見那管家目光中滿是疑忌之色，尋思：“我且不直說，慢慢打聽不遲，莫非這中間有什麼古怪。”便道：“我不過問主人爺姓什麼，想大聲叫他一聲，請他施舍些米飯，你……你就是老爺吧？”他故意裝得傻頭傻腦，以免引起對方疑心。

　　那管家哈哈大笑，雖覺此人甚傻，但他竟誤認自己為老爺，心中倒也歡喜，笑道：“我不是老爺，喂，傻小子，你干麼當我是老爺？”狄云道：“你……你樣子……好看，威風得緊，你……你一副財主相。”

　　那管家更加高興了，笑道：“傻小子，我老高他日當真發了大財，定有好處給你。喂，傻小子，我瞧你身強力壯，干麼不好好做事，卻要討米？”狄云道：“沒人叫我做事啊。財主老爺，你賞口飯給我吃，成不成？”那管家用力在那姓平的肩上一拍，笑道：“你聽，他口口聲聲叫我財主老爺，不賞口飯吃是不成的了。老平，你叫他也去擔土吧，算一份工錢給他。”那姓平的道：“是啦，憑你老吩咐便是。”

　　狄云聽兩人口音，那姓平的工頭是湘西本地人，那姓高的管家卻是北方人，當下不動聲色，恭恭敬敬地道：“財主老爺，財主少爺，多謝你們兩個啦。”那工頭笑罵：“他媽的，胡說八道！”那管家笑得只是跌腳，說道：“我是財主老爺，你是財主少爺，這……這不是做了你的便宜老子嗎？”那工頭揪著狄云耳朵，笑道：“進去，進去！先好好吃一頓，晚上開工。”狄云毫不抗拒，跟著他進去，心道：“怎麼晚上開工？”

　　進得大屋，經過一個穿堂，不由得大吃一驚，眼前所見當真奇怪之極。只見屋子中間挖掘了一個極大的深坑，土坑邊緣幾乎和四面牆壁相連，只留下一條窄窄的通道。土坑中丟滿了鐵鋤、鐵鏟、土箕、扁擔之類用具，顯然還在挖掘。看了這所大屋外面雄偉堂皇的模樣，哪想得到屋中竟會掘了這樣一個大土坑。

　　那工頭道：“這里的事，不許到外面去說，知不知道？”狄云道：“是，是！我知道，這里風水好，主人家要葬墳，不能讓外面的人曉得。”那工頭嘿嘿一笑，道：“不錯，傻小子倒聰明，跟我來吃飯吧。”

　　狄云在廚房中飽餐了一頓。那工頭叫他在廊下等著，不可亂走。狄云答應了，心中愈益起疑。只見屋中一切陳設都十分簡陋，廚房中竟無砌好的灶頭，只擺著一只大行灶，架了只鐵鑊。桌子板凳等物也都是貧家賤物，和這座大屋實在頗不相稱。

　　到得傍晚，進屋來的人漸多，都是左近年青力壯的鄉民，大家鬧哄哄地喝酒吃飯。狄云隨眾而食，他說的正是當地土話，語音極正。那管家和工頭聽了，絲毫不起疑心，都道他只是本地一個游手好閒的青年。

　　眾人飯罷，平工頭率領大伙來到大廳之中，說道：“哥兒們大家出力挖掘，盼望今晚運氣好，若是挖到了什麼有用的東西，重重有賞。”眾人答應了，鋤頭鐵鏟撞擊泥土之聲，擦擦擦地響了起來。一個年紀較長的鄉民低聲道：“掘了兩個多月啦，屁也沒挖到半個。就算這里真有寶貝，也要看你有沒福氣拿得到手啊。”

　　狄云心想：“他們想掘寶？這里會有什麼寶物？”他等工頭一背轉身，慢慢挨到那年長鄉民身邊，低聲道：“大叔，他們要掘什麼寶貝？”那人低聲道：“這寶貝可了不起。這里的主人會望氣。他不是本地人，遠遠瞧見這里有寶光上沖，知道地里有寶貝，于是來買了這塊地皮，生怕走漏風聲，因此先蓋了這座大屋，叫咱們白天睡覺，夜晚掘寶。”狄云點頭道：“原來如此，大叔可知道是什麼寶貝呢？”那人道：“工頭兒說，那是一只聚寶盆，一個銅錢放進了盆中，過得一夜，明天就變成了一盆銅錢。一兩金子放進盆中，明早就變成了滿盆黃金。你說是不是寶貝？”

　　狄云連連點頭，說道：“真是寶貝，真是寶貝！”那人又道：“工頭特別吩咐，下鋤要輕，打爛了聚寶盆，那可不是玩的。工頭說的，掘到了聚寶盆後，可以借給咱們每個人使一晚，你愛放什麼東西都成。傻小子，你倒自己合計合計，要放什麼東西。”狄云想了一會，道：“我常常餓肚子，放一粒白米進去，明天變出一滿盆白米來，豈不是好？”那人哈哈大笑，道：“好，好！”

　　那工頭聽到笑聲，過來呼叱：“別耗著盡說不干，快挖，快挖！”

　　狄云心想：“世上哪有什麼聚寶盆？這主人決不是傻子，定是另有計謀，捏造聚寶盆的鬼話來騙人。”又低聲問道：“這里主人姓什麼？你說他不是本地人？”那人道：“你瞧，主人不是出來了麼？”

　　狄云順著他眼光望去，只見後堂走出一人，身形瘦削，雙目炯炯有神，服飾極是華麗，約莫五十來歲年紀。狄云只向他瞧了一眼，心中便怦怦亂跳，轉過了頭，不敢對他再看，心中不住說道：“這人我見過的，這人我見過的。他是誰呢？”只覺這人相貌好熟，一時卻想不起在哪里見過。

　　只聽得那人道：“今晚大伙兒把西半邊再掘深三尺，不論有什麼紙片碎屑，木條磚瓦，一點都不可漏了，都要拿上來給我。”狄云聽到他的說話之聲，心中一凜，登時省悟：“是了，原來是他。”低下了頭，斜眼又向他瞧一眼，心道：“不錯，果真是他。”

　　這間大屋主人，竟是在荊州萬震山家中教了他三招劍法的老乞丐。

　　那時他衣服破爛，頭發蓬亂，全身污穢之極，今日卻是一個衣飾華貴的大財主，通身都變了相，因此直到聽了他說話的聲音，這才認出。

　　狄云立時便想從坑中跳將上去，和他相認，但這幾年來的受苦受難，教會他事事都要鄭重，不可魯莽急躁，尋思：“這位老乞丐伯伯待我很好，當年我和那大盜呂通相斗，已然落敗，幸虧他出手相救。後來他又教了我三招精妙的劍法，我才得以大胜萬門眾弟子。現在想來，他這三招劍法平平無奇，也沒什麼了不起，但當時卻使我得以免受羞辱。”

　　又想：“今日重會，原該好好謝他一番才是。可是這里是我師父的舊居，他在這里挖掘什麼東西？他為什麼要起這樣一座大屋，掩人耳目？他從前是乞丐，又怎樣發了大財？”心下暗暗暗琢磨：“還是瞧清楚了再說。他雖是我恩人，但是拜謝也不忙在一時。他怎麼不怕我師父回來？難道……難道……師父竟死了麼？”

　　他從小由師父養育長大，向來便當他是父親一般，想到師父說不定已經逝世，不由得眼眶便紅了。

　　突然之間，東南角上發出叮的一聲輕響，一個鄉民的鋤頭碰到了什麼東西。那主人躍入坑中，俯身拾起一件東西。坑中眾鄉民都停了挖掘，向他望去，只見他手中拿著一根銹爛鐵釘，反來覆去的看了半晌，才拋在一邊，說道：“動手啊，快挖，快挖！”

　　狄云和眾民忙了一夜，那主人始終全神貫注地在旁監督，直到天明，這才收工。多數鄉民散去回家，有七八人住得遠，便在大屋東邊廊下席地而睡。狄云也在廊下睡了。睡到下午，眾人才起身吃飯。狄云身上肮髒，旁人不愿和他親近，睡覺吃飯時都离得他遠遠的。狄云正是求之不得。他雖學會了小心謹慎，不敢輕信旁人，但要假裝作偽，仍是頗覺為難，時候一久，定然露出馬腳，別人不來和他親近，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吃過飯後，狄云走向三里外的小村，想找人打聽師父是否曾經回來過。遠遠見到幾個少年時的游伴，這時都已粗壯成人，在田間忙碌工作，他不愿顯露自己身份，并不上前招呼，尋到一個不相識的十三四歲少年，問起那間大屋的情形。

　　那少年說，大屋是去年秋天起的，屋主人很有錢，來掘聚寶盆的，可是掘到這時候還沒掘到。那少年邊說邊笑，可見掘聚寶盆一事，在左近一帶已成了笑柄。“原來的那幾間小屋麼？嗯，好久沒人住啦，從來沒人回來過。起大屋的時候，自然是把小屋拆了。”

　　狄云別過那少年，心中悶悶不樂，又是充滿了疑團，猜不出那老乞丐干這件怪事到底是何用意。他在田野間信步而行，經過一塊菜塊地，但見一片青綠，都種滿了空心菜。

　　“空心菜，空心菜！”

　　驀然之間，他心中響起了這幾下清脆的頑皮的聲音。“空心菜”是湘西一帶最尋常的蔬菜，粗生粗長，菜莖的心是空的。他師妹戚芳給他取了這個綽號，笑他直肚直腸，沒半點心事。他自离湘西之後，直到今日，才再看到空心菜。他呆了半晌，俯身摘了一根，聞聞青菜汁液的氣息，慢慢向西走去。

　　西邊都是荒山，亂石嶙峋，那是連油桐樹、油茶樹也不能種的。那邊荒山之中，有一個旁人從來不知的山洞，卻是他和戚芳以前常去玩耍的地方。他懷念昔日，信步向那山洞走去。翻過兩個山坡，鑽過一個大山洞，才來到這幽秘荒涼的山洞前。

　　只見一叢叢齊肩的長草，把洞口都遮住了。他心中又是一陣難過，鑽進山洞，見洞中各物，仍和當年自己和戚芳离去時一模一樣，沒半點移動過，只是積滿了灰塵。

　　戚芳用黏土捏的泥人，他用來彈鳥的彈弓，捉山兔的扳機，戚芳放牛時吹的短笛，仍是這麼放在洞里的石上。那邊是戚芳的針線籃。籃中的剪刀已生滿了黃銹。

　　當年逢到冬天農閒的日子，他常在這山洞里打草鞋或是編竹筐，戚芳就坐在他身畔做鞋子。她拿些零碎布片，疊成鞋底，然後一針針的縫上去。師父和他的鞋子都是青布鞋面。她自己的，鞋面上有時繡一朵花，有時繡一只鳥，那當然是過年時節穿的，平時穿的鞋子也都是青布面。若是下田地做莊稼，不是穿草鞋，就是赤腳。

　　狄云隨手從針線籃中拿起一本舊書，書的封面上寫著“唐詩選輯”四個字。他和戚芳都識字不多，誰也不會去讀什麼唐詩，那是戚芳用來夾鞋樣、繡花樣的。他隨手翻開書本，拿出兩張紙樣來。那是一對蝴蝶，是戚芳剪來做繡花樣的。他心里清清楚楚地涌現了那時的情景。

　　一對黃黑相間的大蝴蝶飛到了山洞口，一會兒飛到東，一會兒飛到西，但兩只蝴蝶始終不分開。戚芳叫了起來：“梁山伯，祝英台！梁山伯，祝英台！”湘西一帶的人管這種彩色大蝴蝶叫“梁山伯，祝英台”。這種蝴蝶定是雌雄一對，雙宿雙飛。

　　狄云正在打草鞋，這對蝴蝶飛到他身旁，他舉起半只草鞋，拍的一下，就將一只蝴蝶打死了。戚芳“啊”的一聲叫起來，怒道：“你……你干什麼？”狄云見她忽然發怒，不由得手足無措，囁嚅道：“你喜歡……蝴蝶，我……我打來給你。”

　　死蝴蝶掉在地下，一動也不動了，那只沒死的卻繞著死蝶，不住地盤旋飛動。

　　戚芳道：“你瞧，這麼作孽！人家好好一對夫妻，你活生生把它們拆散了。”狄云看到她黯然的神色，聽到她難過的語音，心中才覺歉然，道：“唉，這可是我的不對啦。”

　　後來，戚芳照著那只死蝶，剪了個繡花紙樣，繡在她自己鞋上。到過年的時候，又繡了一只荷包給他，也是這麼一對蝴蝶，黃色和黑色的翅膀，翅上靠近身體處有些紅色、綠色的細線。這只荷包他一直帶在身邊，但在荊州被捉進獄中之後，就給獄卒拿去了。

　　狄云拿著那對做繡花樣子的紙蝶，耳中隱隱約約似乎聽到戚芳的聲音：“你瞧，這麼作孽！人家好好一對夫妻，你活生生把它們拆散了。”

　　他呆了一陣，將紙蝶又挾回書中，隨手翻動，見書頁中還有許多紅紙花樣，有的是一尾鯉魚，有的是三只山羊，那是過年時貼在窗上的窗花，都是戚芳剪的。

　　他正拿了一張張細看，忽聽得數十丈外發出石頭相擊的喀喇一響，有人走來。他心想：“這里從沒人來，難道是野獸麼？”順手將挾著繡花紙樣的書往懷中一塞。

　　只聽得有人說道：“這一帶荒涼得很，不會在這里的。”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嘿，越是荒涼，越是有人來收藏寶物。咱們得好好在這里尋尋。”狄云心道：“怎麼到這里尋寶來著？”閃身出了山洞，隱身在一株大樹之後。

　　過不多時，便有人向這兒走來，聽腳步聲共有七八人。他從樹後望將出去，只見當先一人衣服光鮮，油頭粉臉，相貌好熟，跟著又有一人手中提著鐵鏟，走了過來。這人身材高高的，氣宇軒昂。狄云一見，不由得怒氣上沖，立時便想沖出去一把捏死了他。

　　這人正是那奪他師妹，送他入獄，害得他受盡千辛萬苦的萬圭。

　　他怎麼會到了這里？

　　旁邊那個年紀略輕的，卻是萬門小師弟沈城。

　　那兩人一走過，後面來的都是萬門弟子，魯坤、孫均、卜垣、吳坎、馮坦一齊到了。

　　萬門本有八弟子，二弟子周圻在荊州城廢園中為狄云所殺，只剩下七人了。狄云好生奇怪：“這批人趕到這里，尋什麼寶貝？難道也是尋聚寶盆麼？”

　　只聽得沈城叫了起來：“師父，師父，這里有個山洞。”那蒼老的聲音道：“是嗎？”語音中抑制不住喜悅之情。跟著一個高大的人形走了過來，正是五云手萬震山。狄云和他多年不見，只見他精神矍鑠，步履沉穩，絲毫不見蒼老之態。

　　萬震山當先進了山洞，眾弟子一擁而進。洞中傳出來諸人的聲音：“這里有人住的！”“灰塵積得這樣厚，多年沒人來了。”“不，不！你瞧，這里有新的腳印。”“啊，這里有新手印，有人剛來過不久。”“一定是言師叔，他……他將連城劍譜偷了去啦。”

　　狄云又是吃驚，又是好笑：“他們要找連城劍法的劍譜麼？怎地攪了這麼久，還是沒找到？什麼言師叔？師父說他二師兄言達平失蹤多年，音訊不知，只怕早已不在人世，怎麼又會鑽了出來奪連城劍譜？那明明是我留下的手印腳印，他們瞎猜一通，真是活見鬼了。”

　　只聽萬震山道：“大家別忙著起哄，四下里小心找一找。”有人道：“言師叔既來過這里，那還有不拿了去的？”有人道：“戚長發這廝真工于心計，將劍譜藏在這里，別人還真不容易找到。”又一人道：“他當然工于心計啊，否則怎麼會叫‘鐵鎖橫江’？”

　　萬震山道：“剛才咱們遠遠跟著那鄉下人過來，這人腳步好快，一會兒就不見了。這個人說不定也有點兒邪門。”萬圭道：“本地鄉下人熟悉山路，定是轉上小路走了。若不是他，咱們就算再找上一年半載，恐怕也不會找到這兒來。”

　　狄云心想：“原來他們是跟著我來的，否則這山洞這麼隱僻，又怎會給他們找到。”

　　只聽得各人亂轟轟地到處一陣翻掏。洞里本來沒什麼東西，各人這樣亂翻，也不過是將幾件破爛物事東丟來，西丟去地移動一下位置而已。跟著鐵鏟挖地之聲響起，但山洞底下都是岩石，哪里挖得下去？萬震山道：“沒什麼留著了，大伙出去，到外面合計合計。”

　　只見眾弟子隨著萬震山出來，走到山溪旁，在岩石上坐了下來。狄云不愿給他們發現，不敢走近。這八人說話聲音甚低，聽不見說些什麼。過得好一會，八個人站起身來走了。

　　狄云心想：“他們是來找連城劍譜，卻疑心是給我二師伯言達平盜了去。我師父的家給改成了一座大屋子，那老乞丐說要找什麼聚寶盆……啊，是了，是了！”

　　突然之間，一道靈光閃過腦海，猛地里恍然大悟：“這老丐哪里是找什麼聚寶盆了，他也是在尋找連城劍譜。他認定這劍譜是落入了我師父手中，于是到這里來仔細搜尋，為了掩人耳目，先起這麼一座大屋，然後再在屋中挖坑找尋，生怕別人起疑，傳出風聲說是找聚寶盆，那自然是欺騙鄉下人的鬼話。”

　　跟著又想：“那日萬師伯做壽，這老乞丐白天夜晚的來來去去，顯然是別有用心。嗯，萬震山他們找不到劍譜，豈有不到那大屋去查察之理？多半早已去查察過了。這件事尚未了結，我到那大屋去等著瞧熱鬧便是，這中間大有古怪，一百個不對頭！”

　　“可是我師父呢？他老人家到了哪里？他的家給人攪得這麼天翻地覆，他知不知道？”

　　“師妹呢？她是留在荊州城里，享福做少奶奶吧。萬家的人要來搜她父親的屋子，多半不會給她知道。這時候，她在干什麼呢？”

　　晚上，大屋里又是四壁點起了油燈和松明。十幾個鄉民拿起了鋤頭鐵鏟挖地。狄云也混在人群中挖掘，既不特別出力，也不偷懶，要旁人越少留意到他越好。他頭發蓬松，不剃胡子，大半張臉都給毛發遮住了，再涂上一些泥灰，當真是面目全非，又想日間萬震山等人跟隨過自己，別給他們認了出來，于是將纏頭的白布和腰間的青布帶子掉換了使用。這一晚，他們在挖靠北那一邊，那老乞丐背負著雙手，在坑邊踱來踱去。當然，他現在完全不象乞丐了，衣飾富麗，左手上戴著個碧玉戒指，腰帶上挂了好大的一塊漢玉。

　　突然之間，狄云聽到屋外有人悄悄掩來，東南西北，四面都有人。這些人离得還遠，那老乞丐顯然并未知覺。狄云側過身子，斜眼看那老丐，只聽得腳步聲慢慢近了，五個、六個……七個……八個，是了，便是萬震山和他的七個弟子。但那老丐還是沒發覺。狄云早已聽得清清楚楚，那八個人便如近在眼前，可是老乞丐卻如耳朵聾了一般。

　　五年之前，狄云對那老乞丐敬若神明。他只跟那老丐學了三招劍法，便將萬門八弟子打得一敗涂地，全無招架的余地。“但怎麼他的武功變得這樣差了，難道不是他麼？是認錯人了麼？不，決不會認錯的。”狄云卻沒想到是自己的武功進步到了極高境界，于他是清晰可聞的聲音，在旁人耳中卻是全無聲息。

　　八個人越來越近。狄云很是奇怪：“這八人真是好笑，誰還聽不到你們在偷偷掩來，還是這麼躡手躡腳，鬼鬼祟祟？”那八人又走近了十余丈，突然間，那老丐身子微微一顫，側過了耳，傾聽動靜。狄云心想：“他聽見了？他是聾的麼？”其實，這八人相距尚遠，若是換作一兩年前的狄云，他不會聽到腳步聲的，再走近些，也還是聽不到的。

　　那八個人更加近了，走幾步，停一停，顯然是防屋中人發現。可是那老乞丐已經發覺了。他轉過身來，拿起倚在壁角的一根拐杖，那是一根粗大的龍頭木拐。

　　突然之間，那八人同時快步搶前，四面合圍。砰的一聲響，大門踢開，萬圭當先搶入，跟著沈城、卜垣跟了進來。七人各挺長劍，將那老丐團團圍住。

　　那老乞丐哈哈大笑，道：“很好，哥兒們都來了！萬師哥，怎麼不請進來？”

　　門外一人縱聲長笑，緩步踏入，正是五云手萬震山。他和那老丐隔坑而立，兩人相互打量。過了半晌，萬震山笑道：“言師弟，幾年不見，你發了大財啦。”

　　這三句話鑽入狄云耳中，他頭腦中登時一片混亂：“什麼？這老丐便是……便是二師伯……二師伯……言達平？”

　　只聽那老丐道：“師哥，我發了點小財。你這幾年買賣很好啊。”萬震山道：“托福！喂，小子們，怎麼不向師叔磕頭？”魯坤等一齊跪下，齊聲說道：“弟子叩見言師叔。”那老丐笑道：“罷了，罷了！手里拿著刀劍，磕頭可不大方便，還是免了吧。”

　　狄云心道：“這人果然是言師伯。他……他？”

　　萬震山道：“師弟，你在這里開煤礦嗎？怎麼挖了這樣大一個坑？”言達平嘿嘿一笑，道：“師兄猜錯了。小弟仇人太多，在這里避難，挖個深坑是一作二用。仇人給小弟殺了，就隨手掩埋，不用挖坑。倘若小弟給人家殺了，這土坑便是小弟的葬身之地。”萬震山笑道：“妙極，師弟真是想得周到。師弟身子也不肥大，我看這坑夠深的了，不用再挖啦。”言達平微笑道：“葬一個人是綽綽有余了，葬八個人恐怕還不夠。”

　　狄云聽他二人一上來便是唇槍舌劍，針鋒相對，不禁想起丁典的說話，尋思：“他們師兄弟合力殺了他們的師父。受業恩師都要殺，相互之間又有什麼情誼？聽丁大哥說，他們師兄弟奪到了連城劍譜，卻沒有得到劍訣。那劍訣盡是一些數字，什麼第一字是‘四’，第二字是‘五十’，第三個字是‘三十三’，第四字是‘五十三’，丁大哥一直到死，也沒說完。劍譜不是早在他們手中麼？怎地又到這里來找尋？”

　　萬震山道：“好師弟，咱倆同門這許多年，我的心思，你全明白，你的肚腸，我也早看穿了，大家還用得著繞圈子說話麼？拿來！”說了這“拿來”兩字，便即伸出右手。

　　言達平搖了搖頭，道：“還沒找到。戚老三的心機，咱哥兒倆都不是對手。我可萬萬猜不到他將劍譜藏在哪里。”

　　狄云又是一凜：“難道他師兄弟三人合力搶到劍譜，卻又給我師父拿去了？可是這些年來，怎地又絲毫沒有動靜？是了，定是我師父下手極是巧妙，他們一直沒覺察出來。師父既不在此處，劍譜自會隨身攜帶，怎會埋藏在這屋中？他們拚命到這里來翻尋，那不是太傻了麼？”可是，他知道萬震山和言達平決不是傻瓜，比自己聰明十倍還不止。這中間到底隱藏著什麼陰謀和機關？

　　萬震山哈哈大笑，說道：“師弟，你還裝什麼假？大家說咱們三師弟是‘鐵鎖橫江’，手段厲害。我說呢，還是你二師弟厲害。拿來！”說著右手又向前一伸。

　　言達平拍拍衣袋，說道：“咱哥兒倆多年老兄弟，還能分什麼彼此？師哥，這玩意兒若是師弟得到了，我一人決計對付不了，非得你來主持大局不可，做兄弟的只能在旁協助，分一些好處。但要是師兄得到了呢，嘿嘿，師兄門下弟子雖多，功夫都還嫩著點兒，只怕也須讓做兄弟的湊合湊合，加上一把手。”

　　萬震山皺眉道：“在那邊山洞里，拿到了什麼？”言達平奇道：“什麼山洞？這附近有個山洞麼？”萬震山道：“師弟，你我年紀都這麼一大把了，何必到頭來再傷和氣？請你拿出來，大家一同參詳。今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何？”言達平道：“這可奇了，你怎麼一口咬定是我拿到了？要是我已得手，還在這里挖挖掘掘的干什麼？”萬震山道：“你鬼計多端，誰知道你干什麼？”言達平道：“三師弟的東西，哪有這麼容易找到的。我瞧啊，也不會是在這屋中，再掘得三天，倘若仍然毫無結果，我也不想再攪下去了。”萬震山冷笑道：“哼！我瞧你還是再掘十天半月的好，裝得象些。”

　　言達平勃然變色，便要翻臉，但一轉念間，忍住了怒氣，道：“你要怎樣才信？”放下拐杖，解開衣扣，除下長袍，抓住袍子下擺，倒轉來抖了兩抖，丁丁當當地跌出幾兩銀子和一只鼻煙壺來，都掉在地下。

　　萬震山道：“你有這麼蠢，拿到了之後會隨身收藏？就算是藏在身邊，也必貼肉收的，不會放在袍子袋里。”言達平歎了口氣，道：“師兄既信不過，那就來搜搜吧。”

　　萬震山道：“如此得罪了。”向萬圭和沈城使個眼色。兩人點了點頭，還劍入鞘，一左一右，走到言達平身邊。萬震山向卜垣和魯坤又橫了個眼色，兩人慢慢繞到言達平身後，手中緊緊抓住了劍柄。

　　言達平拍內衣口袋，道：“請搜！”萬圭道：“師叔，得罪了！”伸手去摸他口袋。

　　突然之間，萬圭“啊”的一聲尖叫，急忙縮手倒退，火光下只見手背上爬著一只三寸來長的大蝎子。他反手往土坑邊一擊，拍的一聲，將蝎子打得稀爛，但手背已中劇毒，登時高高腫起。他要逞英雄，不肯呻吟，額上汗珠卻已如黃豆般滲了出來。

　　言達平驚道：“啊喲，萬賢侄，你哪里去攪了這只毒虫來？這是花斑毒蝎，可厲害得很哪。這東西是玩不得的。師哥，快，快，你有解藥沒有？只要救遲了一步，那就不得了，了不得！乖乖我的媽！”

　　只見萬圭的手背由紅變紫，由紫變黑，一道紅線，緩緩向手臂升上去。萬震山知道中了言達平的陷阱，說不得，只好忍一口氣，說道：“師弟，做哥哥的服了你啦。我這就認輸。你拿解藥來，我們拍手走路，不再來向你羅嗦了。”

　　言達平道：“這解藥麼，從前我倒也有過的，只是年深日久，不知丟在哪里了，過幾天我慢慢跟你找找，或許能找得到。要不然，我到大名府去，找到藥方，另外給你配過，那也成的。誰教咱師兄弟情誼深長呢。”

　　萬震山一聽，當真要氣炸了胸膛，這種毒蛇、毒蝎之傷，一時三刻便能要了人性命，只要這紅線一通到胸口，立時便即氣絕斃命，說什麼“過幾天慢慢找找”，此處到河北大名府千里迢迢，又說什麼找藥方配藥，居然還虧他有這等厚顏無恥，還說“誰教咱師兄弟情誼深長”，但眼見愛子命在頃刻，只好強忍怒氣，心想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便道：“師弟，這個筋斗，我是栽定了。你要我怎麼著，便划下道兒來吧。”

　　言達平慢條斯理的穿上長袍，扣上衣扣，說道：“師哥，我有什麼道兒好划給你的？你愛怎麼便怎麼吧。”萬震山心想：“今日且讓你扯足順風旗，日後要你知道我厲害。”說道：“好吧，姓萬的自今而後，永不再和你相見。再向你羅嗦什麼，我姓萬的不是人。”言達平道：“這個可不敢當。做兄弟的只求師哥說一句，那‘連城劍譜’，該當歸言達平所有。倘若兄弟僥幸找到，自然無話可說；就算落入了師哥手里，也當讓給兄弟。”

　　萬圭毒氣漸漸上升，只覺一陣陣暈眩，身子不由自主地搖搖擺擺。魯坤叫道：“師弟，師弟！”伸手扶住，撕破他衣袖。只見那道紅線已過腋下。他轉頭向著萬震山叫道：“師父，今日什麼都答允吧！”

　　萬震山道：“好，這連城劍譜，就算是師弟你的了，恭喜！恭喜！”這兩句“恭喜”，卻是說得咬牙切齒，滿腔怨毒。

　　言達平道：“既然如此，讓我進屋去找找，說不定能尋得到什麼解藥，那要瞧萬賢侄是不是有這門造化了。”說完慢慢吞吞地轉身入內。萬震山使個眼色，魯坤和卜垣跟了進去。

　　過了好一會，三人都沒出來，也沒聽到什麼聲息，只見萬圭神智昏迷，由沈城扶著，已是不能動彈。萬震山心中焦急，向馮坦道：“你進去瞧瞧。”馮坦道：“是！”正要進去，只見言達平走了出來，滿臉春風地道：“還好，還好！這不是找到了嗎！”手中高舉著一個小瓷瓶，說道：“這是解藥，行，治蝎毒再好不過了。萬賢侄，你好大的命啊。以後這種毒物可玩不得了。”說著走到萬圭身邊，拔開瓶塞，在萬圭手背傷口上洒了些黑色藥末。

　　這解藥倒也真靈，過不多時，便見傷口中慢慢滲出黑血，一滴滴的掉在地下，黑血越滲越多，萬圭手臂上那道紅線便遲緩向下，回到臂彎，又回到手腕。

　　萬震山吁了口氣，心中又是輕松，又是惱恨，兒子的性命是保全了，可是這一仗大敗虧輸，還沒動手便受制于人。又過了一會，萬圭睜開了眼睛，叫了聲：“爹！”

　　言達平將瓷瓶口塞上，放回懷中，拿過拐杖，在地下輕輕一頓，笑道：“這就行啦，萬賢侄，你今後學了這個乖，伸手到別人口袋里去掏摸什麼，千萬得小心才是。”

　　萬震山向沈城道：“叫他們出來。”沈城應道：“是！”走到廳後，大聲道：“魯師哥，卜師哥，快出來，咱們走了。”只聽得魯卜二人“啊，啊，啊”的叫了幾下，卻不出來。孫均和沈城不等師父吩咐，逕自沖了進去，隨即分別扶了魯坤、卜垣出來。但見兩人臉無人色，一斷左腿，一折右足，自是適才遭了言達平的毒手。

　　萬震山大怒，他本就有意立取言達平的性命，這時更有了借口，這口惡氣哪里還耐得到他日再出？當即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刃吐青光，疾向言達平喉嚨刺了過去。

　　狄云從未見萬震山顯示過武功，這時見他這一招刺出，狠辣穩健，心中暗想：“這一劍好象沒有漏洞。”狄云此時武學修為已甚是深湛，雖然無人傳授，但在別人出招之時，自然而然地首先便看對方招數中有什麼破綻。

　　言達平斜身讓過，左手抓住拐杖下端，右手抓住拐杖龍頭，雙手一分，擦的一聲輕響，白光耀眼，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原來那拐杖的龍頭便是劍柄，劍刃藏在杖中，拐杖下端便是劍鞘。他一劍在手，當即還招，只聽得叮叮叮之聲不絕，師兄弟二人便在土坡邊上斗了起來。斗得數招，均覺坑邊地形狹窄，施展不開，同聲吆喝，一齊躍入坑中。

　　眾鄉民見二人口角相爭，早已驚疑不定，待見動上了家伙惡斗，更是嚇得縮在屋角落中，誰也不敢作聲。狄云也裝出畏縮之狀，留神觀看兩位師伯，只看得七八招，心想：“二位師伯內力太過不足，招法卻盡夠了，就算得到了什麼‘連城劍譜’，恐怕也沒有什麼用處，除非那是一部增進內功的武經。但既是‘劍譜’，想來必是講劍法的書。”

　　他又看幾招，更覺奇怪：“劉乘風、花鐵干他們‘落花流水’四俠的武功，比之我兩位師伯高多了。兩位師伯一味講究招數變化，全不顧和內力配合。那是什麼道理？當年師父教我劍術，也是這麼教。看來他們萬、言、戚師兄弟三人全是這麼學的。這種武功遇上比他們弱的對手，自然占盡了上風，但只要對手內力稍強，他們這許多變幻無窮的劍招，就半點用處也沒有了。為什麼要這樣學劍？為什麼要這樣學劍？”

　　只見孫均、馮坦、吳坎三人各挺長劍，上前助戰，成了四人合攻言達平之勢。

　　言達平哈哈大笑，說道：“好，好！大師哥，你越來越長進啦，招集了一批小嘍羅，齊來攻打你師弟。”他雖裝作若無其事，劍法上卻已頗見窒滯。

　　狄云心想：“他師兄弟二人的劍招，各有各的長處。言師伯當年教了我刺肩、打耳光、去劍三式，用以對付萬門諸弟子，那是十分有用的，用來對付萬師伯，卻是半點用處也沒有了。唉，他們大家都不懂，單學劍招變化，若無內功相濟，那有什麼用？半點用處也沒有，真是奇怪，這樣淺的道理，連我這笨人也懂，他們個個十分聰明，怎麼會誰也不懂？難道是我自己胡塗了？”

　　突然之間，心頭似乎閃過了一道靈光：“丁大哥跟我說過那神照經的來歷，顯然，師祖爺梅念笙是懂得這道理的，卻為什麼不跟三個弟子說？難道……難道……難道……”他心中連說三個“難道”，背上登時滲出了一片冷汗，不由得打了個寒噤，身子也輕輕發抖。

　　旁邊一個老年鄉民不住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別弄出人命來才好。小兄弟，別怕，別怕。”他見狄云發抖，還道他是見到萬言二人相斗而害怕，雖出言安慰，自己心中可也著實驚懼。

　　狄云心底已明白了真相，可是那實在太過陰險惡毒，他不愿多想，更不愿將已經猜到了的真相，歸并成為一條明顯的理路，只是既然想通了關鍵的所在，一件件小事自然會匯歸在一起。萬震山、言達平、孫均、馮坦……這些人每一招遞出，都是令他的想法多了一次印證。“不錯，不錯，一定是這樣。不過，又恐怕不會吧？做師父的，怎能如此惡毒？不會的，不會的……可是，倘若不是，又怎會這樣？實在太也奇怪了。”

　　一張清清楚楚的圖畫在他腦海中呈現了出來：“許多年以前，就是在這屋子外面，我和師妹練劍，師父在旁指點。師父教了我一招，很是巧妙。我用心的練，第二次師父卻教得不同了，劍法仍然很巧妙，卻和第一次有些兒不同。當時，我只道是師父的劍法變幻莫測。這時想來，兩次所教的劍招為什麼不同，道理是再也明白不過了。”

　　突然之間，心里感到一陣陣的刺痛：“師父故意教我走錯路子，故意教我些次等劍法。他自己的本事高得多，卻故意教我學些中看不中用的劍招。他……他……言師伯的武功和師父應該差不多，可是他教了我三招劍法，就比師父的高明得多……”

　　“言師伯卻為什麼教我這三招劍法？他不會存著好心的。是了，他是要引起萬師伯的疑心，要萬師伯和我師父斗將起來……”

　　“萬師伯也是這樣，他自己的本事，和他的眾弟子完全不同……卻為什麼連自己兒子也要欺騙？唉，他不能單教自己兒子，卻不教別的弟子，這一來，西洋鏡立刻就拆穿了。”

　　言達平左手捏著劍訣，右手手腕抖動，劍尖連轉了七個圈子，快速無倫地刺向萬震山胸口。萬震山橫過劍身，以橫破圓，斜劈連削，將他這七個劍圈盡數破解了。

　　狄云在旁看著，又想：“這七個圈子全是多余，最終是一劍刺向萬師伯的左胸，何不直接了當的刺了過去？豈不既快又狠？萬師伯斜劈連削，以七個招式破解言師伯的七個劍圈，好象巧妙，其實笨得不得了，若是反刺言師伯的小腹，早已得胜了。”

　　猛地里腦海中掠過一幕情景：

　　他和師妹戚芳在練劍，戚芳的劍招花式繁多，他記不清師父所教的招數，給迫得手忙腳亂，連連倒退。戚芳接連三招攻來，他頭暈眼花，手忙腳亂，眼看抵敵不住，已無法去想師父教過的劍招，隨手擋架，跟著便反刺出去……

　　戚芳使一招“俯聽文驚風，連山石布逃”，圈劍來擋，但他的劍招純系自發，不依師授規范，戚芳這一招花式巧妙的劍法反而擋架不住。他一劍刺去，直指師妹的肩頭。正收勢不及之際，師父戚長發從旁躍出，手中拿著一根木柴，拍的一聲，將他手中長劍擊落了。他和戚芳都嚇得臉色大變。戚長發將他狠狠責罵了一頓，說他亂刺亂劈，不依師父所教的方法使劍，太不成話。

　　當時他也曾想到：“我不依規矩使劍，怎麼反而胜了？”但這念頭只是一閃即逝，隨即明白：“自然因為師妹的劍術還沒練得到家，要是遇上了真正好手，我這般胡砍亂劈當然非輸不可。”他當時又怎想得到：自己隨手刺出去的劍招，其實比師父所教希奇古怪、花巧百端的劍法實用得多。

　　現下想來，那可全然不同了。以他此刻的武功，自是清清楚楚的看了出來：萬震山和言達平兩人所使的劍術之中，有許多是全然無用的花招，而萬震山教給弟子的劍法，戚長發教給他和戚芳的劍法，其中無用的花招更多。不用說，師祖梅念笙早瞧出三個徒兒心術不正，在傳授之時故意引他們走上了劍術的歪路，而萬震山和戚長發在教徒兒之時，或有意或無意的，引他們在歪路上走得更遠。

　　臨敵之時使一招不管用的劍法，不只是“無用”而已，那是虛耗了機會，讓敵人搶到上風，便是將性命交在敵人手里。為什麼師祖、師父、師伯都這麼狠毒？都這麼的陰險？

　　“他們會和自己的兒子、女兒有仇麼？故意要坑害自己的徒弟麼？那決計不會。必定另外有更重大的原因，一定有要緊之極的圖謀。難道是為了那本‘連城劍譜’？”

　　“應該是的吧？萬師伯和言師伯為了這劍譜，可以殺死自己的師父，現在又在拚命想殺死對方。”

　　不錯，他們在拚命想殺對方。土坑中的爭斗越來越緊迫。萬震山和言達平二人的劍法難分高下，但萬門眾弟子在旁相助，究竟令言達平大為分心。斗到分際，孫均一劍刺向言達平後心，言達平回劍一擋，劍鋒順勢掠下。孫均一聲“啊喲！”虎口受傷，跟著當的一聲，長劍落地。便在這時，萬震山已乘隙削出一劍，在言達平右臂上割了長長一道口子。

　　言達平吃痛，急忙劍交左手，但左手使劍究竟甚是不慣，右臂上的傷勢也著實不輕，鮮血染得他半身都是血污。七八招拆將下來，左肩上又中了一劍。

　　眾鄉民見狀，都是嚇得臉上變色，竊竊私議，只想逃出屋去，卻是誰也不敢動彈。

　　萬震山決意今日將這師弟殺了，一劍劍出手，更是狠辣，嗤的一聲響，言達平右胸又中一劍。

　　眼看數招之間，言達平便要死于師兄劍底，他咬著牙齒浴血苦斗，不出半句求饒的言語。他和這師兄同門十余年，离了師門之後，又明爭暗斗了十余年，對他為人知之極深，出言相求只有徒遭羞辱，絕無用處。

　　狄云心想：“當年在荊州之時，言師伯以一只飯碗助我打退大盜呂通，又教了我三招劍法，使我不受萬門諸弟子的欺侮，雖然他多半別有用意，但我總是受過他的恩惠，決不能讓他死于非命。”當下假裝不住發抖，提起手中鐵鏟在地下鏟滿了泥土。

　　只見萬震山又挺劍向言達平小腹上刺去，言達平身子搖晃，已閃避不開。狄云手中鐵鏟輕輕一抖，一鏟黃泥便向萬震山飛了過去。泥上所帶的內勁著實不小，萬震山被這股勁力一撞，登時立足不住，騰的一下，向後便摔了出去。

　　眾人出其不意，誰也不知泥土從何處飛來。狄云幾鏟泥土跟著迅速擲出，都是擲向點在壁上的松明和油燈，大廳中立時黑漆一團，眾人都驚叫起來。狄云縱身而前，一把抱起言達平便沖了出去。

　　狄云一到屋外，便將言達平負在背上，往後山疾馳。

　　他于這一帶的地勢十分熟悉，盡往荒僻難行的高山上攀行。言達平伏在他背上，只覺耳畔生風，猶似騰云駕霧一般，恍如夢中，真不信世間竟有這等武功高強之人。

　　狄云負著言達平，攀上了這一帶最高的一座山峰。山峰陡峭險峻，狄云也從未上來過。他曾和戚芳仰望這座云圍霧繞的山峰，商量說山上有沒有妖怪神仙。戚芳道：“哪一日你待我不好了，我便爬上山去，永遠不下來了。”狄云說：“好，我也永遠不下來。”戚芳笑道：“空心菜！你肯陪著我永遠不下來，我也不用上去啦！”

　　當時狄云只是嘻嘻傻笑，此刻卻想：“我永遠愿意陪著你，你卻不要我陪。”

　　他將言達平放下地來，問道：“你有金創藥麼？”言達平扑翻身軀便拜，道：“恩公尊姓大名？言達平今日得蒙相救，大恩不知如何報答才是。”狄云不能受師伯這個禮，忙跪下還禮，說道：“前輩不必多禮，折殺小人了。小人是無名之輩，一些小事，說什麼報答不報答？”言達平堅欲請教，狄云不會捏造假名，只是不說。

　　言達平見他不肯說，只得罷了，從懷中取出金創藥來，敷上了傷口，撫摸三處傷口，兀自心驚：“他再遲得片刻出手，我這時已不在人世了。”

　　狄云道：“在下心中有幾件疑難，要請問前輩。”言達平忙道：“恩公再也休提前輩兩字。有何詢問，言達平自當竭誠奉告，不敢有分毫隱瞞。”狄云道：“那再好不過了。請問前輩，這座大屋，是你所造的麼？”言達平道：“是的。”狄云又問：“前輩雇人挖掘，當然是找那‘連城劍譜’了，不知可找到了沒有？”

　　言達平心中一凜：“我道他為什麼好心救我，卻原來也是為了那本‘連城劍譜’。”說道：“我花了無數心血，至今未曾得到半點端倪。恩公明鑒，小人實是不敢相瞞。倘若言達平已經得到，立即便雙手獻上，姓言的性命是恩公所救，豈敢愛惜這身外之物？”

　　狄云連連搖手，道：“我不是要劍譜。不瞞前輩說，在下武功雖然平平，但相信這什麼‘連城劍譜’，對在下的功夫也未必有什麼好處。”言達平道：“是，是！恩公武功出神入化，已是當世無敵，那‘連城劍譜’也不過是一套劍法的圖譜。小人師兄弟只因這是本門的功夫，才十分重視，在外人看來，那也是不足一哂的了。”

　　狄云聽出他言不由衷，當下也不點破，又問：“聽說那大屋的所在，本來是你師弟戚老前輩所住的。這位戚前輩外號叫作‘鐵鎖橫江’，那是什麼意思？”他自幼跟師父長大，見師父實是個忠厚老實的鄉下人，但丁典卻說他十分工于心計，是以要再問一問，到底丁典的話是否傳聞有誤。

　　言達平道：“我師弟戚長發外號叫作‘鐵鎖橫江’，那是人家說他計謀多端，對付人很辣手，就象是一條大鐵鏈鎖住了江面，叫江中船只上又上不得、下又下不得的意思。”

　　狄云心中一陣難過，暗道：“丁大哥的話沒錯，我師父竟是這樣的人物，我從小受他的欺騙，他始終不向我顯示本來面目。不過，不過他一直待我很好，騙了我也沒有什麼。”心中仍是存著一線希望，又道：“江湖中這種外號，也未必靠得住，或許是戚師傅的仇人給他取的。你和令師弟同門學藝，自然知道他的性情脾氣。到底他的性子如何？”

　　言達平歎了口氣，道：“非是我要說同門的壞話，恩公既然問起，在下不敢隱瞞半分。我這個戚師弟，樣子似乎是頭木牛蠢馬，心眼兒卻再也靈巧不過。否則那本‘連城劍譜’，怎麼會給他得了去呢？”

　　狄云點了點頭，隔了半晌，才道：“你怎知那‘連城劍譜’确是在他手中？你親眼瞧見了麼？”

　　言達平道：“雖不是親眼瞧見，但小人仔細琢磨，一定是他拿去的。”

　　狄云道：“我聽人說，你常愛扮作乞丐，是不是？”言達平又是一驚：“這人好厲害，居然連這件事也知道了。”便道：“恩公信訊靈通，在下的作為，什麼都瞞不過你。初時在下料得這本‘連城劍譜’不是在萬師哥手中，便是在戚師弟手中，因此便喬裝改扮，易容為丐，在湘西鄂西來往探聽動靜。”狄云道：“為什麼你料定是在他二人手中？”言達平道：“我恩師臨死之時，將這劍譜交給我師兄弟三人……”

　　狄云想起丁典所說，那天夜里長江畔萬、言、戚三人合力謀殺師父梅念笙之事，哼了一聲，道：“是他親手交給你們的嗎？恐怕……恐怕……不見得吧？他是好好死的嗎？”

　　言達平一躍而起，指著他道：“你……你是……丁……丁典……丁大爺？”丁典安葬梅念笙的訊息後來終于泄露，是以言達平聽得他揭露自己弒師的大罪，便猜想他是丁典。

　　狄云淡淡道：“我不是丁典。丁大哥嫉惡如仇。他……他親眼見到你們師兄弟三人合力殺死師父，倘若我是丁大哥，今日就不會救你，讓你死在萬……萬震山的劍下。”

　　言達平驚疑不定，道：“那麼你是誰？”狄云道：“你不用管我是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們合力殺了師父之後，搶得‘連城劍譜’，後來怎樣？”言達平顫聲道：“你既然什麼都知道了，何必再來問我？”狄云道：“有些事我知道，有些事我不知。請你老老實實說吧。若有假話，我總會查察得出。”

　　言達平又驚又怕，說道：“我如何敢欺騙恩公？我師兄弟三人拿到‘連城劍譜’之後，一查之下，發覺只有劍譜，沒有劍訣，仍是無用，便跟著去追查劍訣……”狄云心道：“丁大哥言道，這劍訣和一個大寶藏有關。現下梅念笙、凌小姐、丁大哥都已逝世，世上已無人知道劍訣，你們兀自在作夢。”只聽言達平繼續說道：“我們三個人你不放心我，我不放心你，每天晚上都在一間房睡，這本劍譜，便鎖在一只鐵盒之中。我們把鐵盒鎖上的鑰匙投入了大江，鐵盒放在房中桌子的抽屜里，鐵盒上又連著三根小鐵鏈，分系在三人的手上，只要有誰一動，其餘二人便驚覺了。”

　　狄云歎了口氣，道：“這可防備得周密得很。”言達平道：“哪知道還是出了亂子。”狄云問道：“又出了什麼亂子？”言達平道：“這一晚我們師兄弟三人在房中睡了一夜，次日清晨，萬震山忽然大叫：‘劍譜呢？劍譜呢？’我一驚跳起，只見放鐵盒的抽屜拉開了沒關上，鐵盒的蓋子也打開了，盒中的劍譜已不翼而飛。我們三人大驚之下，拚命的追尋，卻哪里還尋得著？這件事太也奇怪，房中的門窗仍是在內由鐵扣扣著，好端端的沒動，因此劍譜定非外人盜去，不是萬師哥，便是戚師弟下的手了。”

　　狄云道：“果然如此，何不黑夜中開了門窗，裝作是外人下的手？”言達平歎了口氣，說道：“我們三人的手腕都是用鐵鏈連著的。悄悄起身去開抽屜，開鐵盒，那是可以的，要走遠去開門窗，鐵鏈就不夠長了。”狄云道：“原來如此。那你們怎麼辦？”

　　言達平道：“劍譜得來不易，我們當然不肯就此罷休。三個人你怪我，我怪你，大吵了一場，但誰也說不出什麼證据，只好分道揚鑣……”

　　狄云道：“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倒要請教。你們師父既有這樣一本劍譜，遲早總會傳給你們，難道他要帶到棺材里去不成？何以定要下此毒手？何以要殺了師父來搶這劍譜？”

　　言達平道：“我師父，我師父，唉，他……他是老胡塗了，他認定我們師兄弟三人心術不正，始終不傳我們這劍譜上的劍法，眼看他是在另行物色傳人，甚至于要將本門武功盡數傳于外人。我們三人忍無可忍，迫于無奈，這才……這才下手。”

　　狄云道：“原來如此。你後來又怎斷定劍譜是在你戚師弟手中？”

　　言達平道：“我本來疑心是萬震山盜的，他首先出聲大叫，賊喊捉賊，最是可疑。我暗中跟蹤他，跟得不久，便知不是他。因為他在跟蹤戚師弟。劍譜倘若是萬震山這廝拿去的，他不會去跟蹤別人，定是立即躲到窮鄉僻壤，或是什麼深山荒谷中去練了。可是我每次在暗中見到他，總是見他咬牙切齒，神色十分焦躁痛恨，于是我改而去跟蹤戚長發。”

　　狄云道：“可尋到什麼線索？”言達平搖頭道：“這戚長發城府太深，沒半點形跡露了出來。我曾偷看他教徒兒和女兒練劍，他故意裝傻，將出自唐詩的劍招名稱改得狗屁不通，當真要笑掉旁人大牙。不過他越是做作，我越知道他路道不對。我一直釘了他三年，他始終沒顯出半分破綻。當他出外之時，我曾數次潛入他家中細細搜尋，可是別說沒連城劍譜，連尋常書本子也沒一本。嘿，嘿！這位師弟，當真是好心計，好本事！”

　　狄云道：“後來怎樣？”

　　言達平道：“後來嘛，萬震山忽然要做壽，派了個弟子來請戚長發到荊州去吃壽酒。當然哪，做壽是假，查探師弟的虛實是真。戚長發帶了女兒，還有一個傻頭傻腦的弟子叫什麼狄云的一塊兒去。酒筵之間，這狄云和萬家八個弟子打了起來，露出了三招精妙的劍術，引起了萬震山的疑心……恩公，你說什麼？”狄云凄然搖了搖頭。言達平續道：“于是萬震山將戚長發請到書房中去談論，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翻了臉。戚長發出手將萬震山刺傷，從此不知所蹤。奇怪，真奇怪，真奇怪之極了。”

　　狄云道：“什麼奇怪？”言達平道：“戚長發從此便無影無蹤，不知躲到了何處。戚長發去荊州之時，決不會將盜來的劍譜隨身攜帶，定是埋藏在這里一處極隱蔽的地方。我本來料想他刺傷萬震山後，一定連夜趕回此間，取了劍譜再行遠走高飛，是以一發生事故，我立即備下了快馬，搶先來到這里等候，瞧他這劍譜放在哪里，以便俟機下手，可是左等右等，他始終沒有現身。一過幾年，看來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我便老實不客氣，在這里攪他個天翻地覆，想要掘那劍譜出來。可是花了無數心血，半點結果也沒有。若不是恩公出手，姓言的今日連性命也送在這里了。嘿，嘿，我那萬師哥可當真辣手！”

　　狄云道：“照你看來，你那戚師弟現下到了何處？”

　　言達平搖頭道：“這個我可真猜想不出了。多半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什麼地方一病不起，又說不定遇到什麼意外，給豺狼虎豹吃掉了。”

　　狄云見他滿臉幸災樂禍的神氣，顯得十分歡喜，心中大是厭惡，但轉念一想，師父音訊全無，多半确已遭了不幸，便站起身來，說道：“多謝你不加隱瞞，在下要告辭了。”

　　言達平恭恭敬敬地作了三個揖，道：“恩公大恩大德，言達平永不敢忘。”

　　狄云道：“這種小事，也不必放在心上。何況……何況你從前……你在這里養傷，那萬震山決計找你不到的，盡管放心好了。”

　　言達平笑道：“這會兒多半他急得便如熱鍋上螞蟻一般，也顧不到來找我了。”狄云奇道：“為什麼？”言達平微微笑道：“我那毒蝎傷了他兒子的手，必須連續敷藥十次，方能除盡毒性。只敷一次，有什麼用？”

　　狄云微微一驚，道：“那麼萬圭會性命不保麼？”言達平甚是得意，道：“這種花斑毒蝎，當真是非同小可，妙在這萬圭不會一時便死，要他呼號呻吟足足一個月，這才了帳。哈哈，妙極，妙極！”

　　狄云道：“要一個月才死，那就不要緊了，他去請到良醫，總有解毒的法子。”

　　言達平道：“恩公有所不知。這種毒蝎是我自己養大的，自幼便喂它服食各種解藥，蝎子習于解藥的藥性，尋常解藥用將上去便全無效驗，任他醫道再高明的醫生，也只是用治毒虫的藥物去解毒，那有屁用？只有一種獨門解藥，是這蝎子沒服食過的，那才有用，世上除我之外，沒第二個知道這解藥的配法。哈哈，哈哈！”

　　狄云側目而視，心想：“這個人心腸如此惡毒，真是可怕！下次說不定我會給他的毒蝎螫中。丁大哥常說，在江湖上行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還是問他拿些解藥放在身邊，這叫做有備無患。”便道：“你這瓶解藥，給了我罷！”

　　言達平道：“是，是！”可是并不當即取出，問道：“恩公要這解藥，不知有什麼用途？”狄云道：“你的毒蝎十分厲害，說不定一個不小心我自己碰到了，身邊有一瓶解藥，那就放心些了。”言達平臉色尷尬，陪笑道：“恩公于小人有救命之恩，小人怎敢加害？恩公這是多疑了。”狄云伸出手去，說道：“備而不用，放在身邊，那也不妨。”言達平道：“是，是！”只得取出解藥，遞了過去。

　　狄云下得峰來，又到那座大屋去察看，只見屋中眾鄉民早已散去，那管家和工頭也已不知去向，空空蕩蕩的再無一人。

　　狄云心想：“師父已死，師妹已嫁，這地方我是再也不會回來的了。”

　　走出大屋，沿著溪邊向西北走去。行出數十丈，回頭一望，這時東方太陽剛剛升起，陽光照射在屋前的楊樹、槐樹之上，溪水中泛出點點閃光，這番情景，他從小便看熟了的，不由得又想：“從今而後，這地方我是再也不會來的了。”

　　他理一理背上的包裹，尋思：“眼下還有一件心事未了，須得將丁大哥的骨灰，送去和凌小姐遺體合葬，這且去荊州走一遭。萬圭這小子害得我好苦，好在惡人自有惡人磨，我也不用親手報仇。言達平說他要呻吟號叫一個月才死，卻不知是真是假。倘若他命大，醫生給治好了，我還得給他補上一劍，取他狗命。”

　　自從昨晚見到萬震山與言達平斗劍，他才對自己的武功有了信心。

## 第十章　“唐詩選輯”

　　湘西和荊州相隔不遠，數日之後，便到了荊州。這一條路，是當年他隨同師父和師妹曾經走過的。山川仍然是這樣，道路仍然是這樣。當年行走之時，路上滿是戚芳的笑聲。這一次，從麻溪舖到荊州，他沒有聽到一下笑聲。當然有人笑，不過，他沒有聽見。

　　在城外一打聽，知道凌退思仍是做著知府。狄云仍是這麼滿臉污泥，掩住了本來面目，走進城去。

　　第一個念頭是：“我要親眼瞧瞧萬圭怎樣受苦。他的毒傷是不是好了？也不知他是不是已經回來，說不定還留在湖南治傷。”

　　踱到萬家門口，遠遠望見沈城匆匆從大門中出來，神情顯得很是急遽。狄云心想：“沈城既在這里，萬圭想來也已回家。一到天黑，我便去探探。”于是走向那個廢園。

　　廢園离萬家不遠，當日丁典逝世、殺周圻、殺耿天霸、殺馬大鳴，都是在這廢園之中，此番舊地重來，只見荒草如故，遍地瓦礫如故。他走到那株老梅之旁，撫摸凹凹凸凸的樹干，心道：“那一日丁大哥在這株老梅樹下逝世，梅樹仍是這副模樣，半點也沒變。丁大哥卻已骨化成灰。”

　　當下坐在梅樹下閉目而睡。睡到二更時分，從懷中取出些干糧來吃了，出了廢園，逕向萬家而來。繞到萬家後門，越牆而入，到了後花園中，不由得心中一陣酸苦：“那日我身受重傷，躲在柴房之中。師妹不助我救我，已算得狠心，卻反而去叫丈夫來殺我。”正要舉步而前，忽見太湖石旁有三點火光閃動。

　　他立即往樹後一縮，向火光處望去。凝目間，見三點火光是香爐中三枝點燃了的線香。香爐放在一張小幾上，幾前有兩個人跪著向天磕頭，一會兒站起身來。狄云看得分明，一個便是戚芳，另一個是小女孩，她的女兒，也是叫做“空心菜”的。

　　只聽得戚芳輕輕禱祝：“第一炷香，求天老爺保佑我夫君得脫苦難，解腫去毒，不再受這蝎毒侵害的痛楚。空心菜，你說啊，說求求天菩薩保佑爹爹病好。”小女孩道：“是，媽媽，求求天菩薩保佑，叫爹爹不痛痛了，不叫叫了。”狄云相隔雖然不近，她母女倆的說話卻聽得清清楚楚，得知萬圭中毒後果然仍在受苦，心中既感到幸災樂禍地喜歡，又惱恨戚芳對丈夫如此情義深重。

　　只聽戚芳說道：“第二炷香，求天老爺保佑我爹爹平安，無災無難，早日歸來。空心菜，你說請天菩薩保佑外公長命百歲。”小女孩道：“是，外公，你快快回來，你為什麼不回來啊？”戚芳道：“求天菩薩保佑。”小女孩道：“天菩薩保佑外公，還要保佑爺爺和爹爹。”她從來沒見過戚長發，媽媽要她求禱，她心中記挂的卻是自己的祖父和父親。

　　戚芳停了片刻，低聲道：“這第三炷香，求老天爺保佑他平安，保佑他事事如意，保佑他早娶賢妻，早生貴子……”說到這里，聲音不禁哽咽了，伸起衣袖，拭了拭眼淚。小女孩道：“媽媽，你又想起舅舅了。”戚芳道：“你說，求老天爺保佑空心菜舅舅平安……”

　　狄云聽她禱祝第三炷香時，正自奇怪：“她在替誰祝告？”忽聽得她說到“空心菜舅舅”五個字，耳中不由得嗡的一聲響，心中只說：“她是在說我？她是在說我？”

　　那小女孩道：“媽媽記挂空心菜舅舅，天菩薩保佑舅舅恭喜發財，買個大娃娃給我，他也是空心菜，我也是空心菜。媽媽，這個空心菜舅舅，到哪里去啦？他怎麼也還不回來？”戚芳道：“空心菜舅舅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舅舅拋下你媽不理了，媽卻天天記著他……”說到這里，抱起女兒，將臉藏在女兒臉前，快步回了進去。

　　狄云走到香爐之旁，瞧著那三根閃閃發著微光的香頭，不由得痴了。

　　他怔怔地站著，三根香燒到了盡頭，都化了灰燼，他還是一動不動地站著。

　　第二天清晨，狄云從萬家後園中出來，在荊州城中茫然亂走，忽然聽得嗆啷啷、嗆啷啷的聲音直響，是個走方郎中搖著虎撐在沿街賣藥。狄云心中一動，他要親眼瞧瞧萬圭呻吟叫喚的慘狀，于是取出十兩銀子，要將他的衣服、藥箱、虎撐一古腦兒都買下來。那郎中很奇怪，這些都不是什麼貴重東西，最多不過值得三四兩銀子，便高高興興地賣了給他。

　　狄云回到廢園，換上郎中的衣服，拿些草藥搗爛了，將汁液涂在臉上，又在左眼下敷了一大塊草藥，弄得面目全非，然後搖著虎撐，來到萬家門前。

　　他將到萬家門前，便把虎撐嗆啷啷、嗆啷啷地搖得大響，待得走近，嘶啞著嗓子叫道：“專醫疑難雜症，無名腫毒，毒虫毒蛇咬傷，即刻見功！”

　　如此來回走得三遍，只見大門中一人匆匆出來，招手道：“喂，郎中先生，你過來，過來。”狄云認得他是萬門弟子，便是當年削去他五根手指的吳坎。但狄云此刻裝束面貌與昔年大异，吳坎自是認他不出。狄云生怕他聽出自己語音，慢慢踱過去，更加壓低嗓子，說道：“這位爺台有何吩咐，可是身上生了什麼疑難雜症、無名腫毒？”

　　吳坎“呸”的一聲，道：“你瞧我象不象生了無名腫毒？喂，我問你，給蝎子螫了，你治不治得好？”

　　狄云道：“青竹蛇、赤練蛇、金腳蛇、鐵鏟蛇，天下一等一的毒蛇咬傷了人，在下都是藥到傷去。那蝎子嘛，嘿嘿，又算得什麼一回事？”

　　吳坎道：“你可別胡吹大氣，這螫人的蝎子卻不是尋常的家伙。荊州城里的名醫見了個個搖頭，你又醫得好了？”

　　狄云皺眉道：“有這等厲害？天下的蝎子嘛，也不過是灰毛蝎、黑白蝎、金錢蝎、麻頭蝎、紅尾蝎、落地咬娘蝎、白腳蝎……”他信口胡說，連說了二十來種，才道：“每種蝎子毒性不同，各有各的治法，就算是名醫，若不是真的有本事的，也未必懂得周全。”

　　吳坎見他形貌丑陋，衣衫襤褸，雖然說了許多蝎子的名目，但結結巴巴，口齒不清，料想也沒什麼本事，便道：“既是如此，你便去瞧瞧吧，反正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狄云點了點頭，跟他走進萬府。

　　他一跨進門，登時便想起那年跟著師父、師妹前來拜壽的情景，那時候是鄉下少年進城，眼中看出來，什麼東西都透著新鮮好玩，和師妹兩個東張西望，指指點點，今日再來，庭戶依舊，心中卻只感到一陣陣酸苦。他隨著吳坎走過了兩處天井，來到東邊樓前。

　　吳坎仰起了頭，大聲道：“三師嫂，有個草頭郎中，他說會治蝎毒，要不要他來給師哥瞧瞧？”

　　呀的一聲，樓上窗子打開，戚芳從窗中探出頭來，說道：“好啦，多謝吳師弟，你師哥今天痛得更加厲害了，請先生上樓。”吳坎對狄云道：“你上去吧。”自己卻不跟上去。戚芳道：“吳師弟，你也請上來好啦，幫著瞧瞧。”吳坎道：“是！”這才隨著上樓。

　　狄云上得樓來，只見中間靠窗放著一張大書桌，放著筆墨紙硯與十來本書，還有一件縫了一半的小孩衣衫。戚芳從內房迎了出來，臉上不施脂粉，容色頗為憔悴。狄云只向她看了一眼，生怕她識得自己，不敢多看，便走進房去。只見一張大床上向里睡著一人，不斷呻吟，正是萬圭。他小女兒坐在床前的一張小凳上，在給爸爸輕輕捶腿。她見到狄云污穢古怪的面容，驚呼一聲，忙躲到母親身後。

　　吳坎道：“我這師哥給毒蝎螫傷了，毒性始終不消，好象有點兒不大對頭。”狄云道：“嗯，是嗎？”他在門外和吳坎說話時泰然自若，這時見了戚芳，一顆心扑通扑通亂跳，自覺雙頰發燒，唇干舌燥，再也說不出話來。他走到床前，拍了拍萬圭肩頭。

　　萬圭慢慢翻身過來，一睜眼看到狄云的神情，不由得微微一驚。戚芳道：“三哥，這位是吳師弟給你找來的大夫，他……他或許會有靈藥，能治你的傷。”語氣之中，實在對這郎中全無信心。

　　狄云一言不發，看了看萬圭腫起的手背，見那手背又是黑黑的一團，樣子甚是可怖，于是嘶啞著嗓子道：“這是湘西沅陵一帶的花斑毒蝎咬的，咱們湖北可沒這種蝎子！”

　　戚芳和吳坎齊聲道：“是，是，正是在湘西沅陵給螫上的。”戚芳又道：“先生瞧出了蝎子的來歷，定是能治的了？”語音中充滿了指望。

　　狄云屈指計算日子，道：“這是晚上咬的，到現在麼，嗯，已經有七天七晚了。”

　　戚芳向吳坎瞧了一眼，說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那确是晚上給螫的，到今天已有七天七晚。”

　　狄云又道：“這位爺台是不是反手一掌，將蝎子打死了？若不是這樣，本來還可有救。現下將蝎子打死在手背之上，毒性盡數迫了進去，再要解救，那是千難萬難了。”

　　戚芳本來聽他連時日都算得極准，料想必有治法，臉上已有喜色，待得這麼說，又焦急起來，道：“先生說得明白不過，無論如何，要請你救他性命。”

　　狄云這次假扮郎中而進萬家，本意是要親眼見到萬圭痛苦萬狀、呻吟就死的情景，以便稍泄心中郁積的怒氣，至于救他性命之意，自然是半點也沒有的。但他自幼對戚芳便是千依百順，從來不違拗她半點，這時聽她如此焦急相求，心中一軟，便想去打開藥箱，取言達平的解藥出來，但隨即轉念：“這萬圭害得我好苦，又奪了我師妹，我不親手殺他，已算是客氣之極的了，如何還能救他性命？”便搖了搖頭，道：“不是我不肯救，實在他中毒太深，又耽擱了日子，毒性入腦，那是不能救的了。”

　　戚芳垂下淚來，拉著女兒的手，道：“空心菜，寶寶，你向這伯伯磕頭，求他救救爹爹的命。”

　　狄云急忙搖手，道：“不，不用磕頭……”但那女孩很乖，向來聽母親的話，又知父親重傷，心中也很焦急，當即跪在地下，向他咚咚咚的磕頭。狄云右手五指已失，始終藏在衣袖之中，當即伸出左手，將女孩扶起。只見那女孩起身之時，頸中垂下一個金鎖片來，金片上鐫著四個字：“德容雙茂”。

　　狄云一看之下，不由得一呆，想起那日自己在萬家柴房之中昏暈了過去，醒轉時身子已在長江舟中，身邊有些金銀首飾，其中有一片小孩兒的金鎖片，上面也刻著這樣四個字，莫不是……莫不是……

　　他只看了一眼，不敢再看，腦海中一片混亂，終于漸漸清晰了起來：“我在萬家柴房中暈倒，若不是師妹相救，更無旁人。從前我疑心她有意害我，但昨晚……昨晚她向天祝禱，吐露心事，她既對我如此情長，當日自也決計不會害我，難道，難道老天爺有眼睛，我和師妹經歷了這番艱難困苦之後，又能重行團圓麼？”

　　他想到“重行團圓”四字，不禁心中又怦怦亂跳，側頭向戚芳瞥了一眼，只見她滿臉盡是關切之色，目不轉睛地瞧著萬圭，眼中流露出愛怜的神氣。

　　狄云一見到她這眼色，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背脊上一片冰涼，他記得清清楚楚，那日他和萬門八弟兄相斗，給他八人聯手打得鼻青目腫，師妹給他縫補衣衫，眼光中也是這麼愛怜橫溢、柔情無限。現今，她這眼波是給了丈夫啦，再也不會給他了。

　　“要是我不給解藥，誰也怪不得我。等萬圭痛死了，我夜里悄悄來帶了她走路，誰能攔得住我？我舊事不提，和她再做……再做夫妻。這女孩兒嘛，我帶了她一起走就是了。唉，不成，不成！師妹這幾年來在萬家做少奶奶，舒服慣了，怎麼又能跟我去耕田放牛？何況，我形容丑陋，識不上幾百個字，手又殘廢了，怎配得上她？她又怎肯跟我走？”這一自慚形穢，不由得羞愧無地，腦袋低了下去。

　　戚芳哪知道這個草藥郎中心里，竟在轉著這許許多多念頭，只是怔怔地瞧著他，盼他口中吐出兩個字：“有救！”

　　萬圭一聲長，一聲短地呻吟，這時蝎毒已侵到腋窩關節，整條手臂和手掌都是腫得痛楚難當。

　　戚芳等了良久，不見狄云作聲，又求道：“先生，請你試一試，只要……只要減輕他一些……痛苦，就算……就算……也不怪你。”意思是說，既然萬圭這條命是保不住了，那麼只求他給止一止痛，就算終于難逃一死，也免得這般受苦。

　　狄云“哦”的一聲，從沉思中醒覺過來。霎時間心中一片空蕩蕩的，萬念俱灰，恨不得即刻就死了。他全心全意地愛著這個師妹，但她卻嫁了他的大仇人，還在苦苦哀求自己，叫自己救這仇人。“我宁可是如萬圭這廝，身上受盡苦楚，卻有師妹這般怜惜地瞧著我，就算活不了幾天，那又算得什麼？”他輕輕吁了口氣，打開藥箱，取出言達平的那瓶解藥，倒了些黑色粉末出來，放上萬圭的手背。

　　吳坎叫道：“啊喲……正……正是這種解藥，這……這可有救了。”

　　狄云聽得他聲音有异，本來說“這可有救了”五字，該當歡喜才是，可是他語音中卻顯得异常失望，還帶著幾分氣惱，狄云覺得奇怪，側頭向他瞧了一眼，只見他眼中露出十分凶狠惡毒的神色。狄云更覺奇怪，但想萬門八弟子中沒一個好人。萬震山、言達平他們同門相殘，萬圭與吳坎的交情也未必會好，只是他何以又出來替萬圭找醫生看病？

　　萬圭的手背一敷上藥末，過不多時，傷口中便流出黑血來。他痛楚漸減，說道：“多謝大夫，這解藥可用得對了。”戚芳大喜，取過一只銅盆來接血，只聽得嗒、嗒、嗒一聲聲輕響，血液滴入銅盆之中。戚芳向狄云連聲稱謝。

　　吳坎道：“三師嫂，小弟這回可有功了吧？”戚芳道：“是，确要多謝吳師弟才是。”吳坎笑道：“空口說幾聲謝謝，那可不成！”戚芳沒再理他，向狄云道：“先生貴姓？我們可得重重酬謝。”

　　狄云搖頭道：“不用謝了。這蝎毒要連敷十次藥，方能解除。”心中酸楚，但覺世上事事都是苦，說道：“都給了你吧！”將那瓶解藥遞了過去。

　　戚芳沒料到事情竟是這般容易，一時卻不敢便接，說道：“我們向先生買了，不知要多少銀子？”狄云搖頭道：“送給你的，不用銀子。”

　　戚芳大喜，雙手接了過來，躬身萬福，深深致謝，道：“先生如此仗義，真不知該當怎生相謝才好。吳師弟，請你陪這位先生到樓下稍坐。”狄云道：“不坐了，告辭。”戚芳道：“不，不，先生的救命大恩，我們無法報答，一杯水酒，無論如何是要敬你的。先生，你別走啊！”

　　“你別走啊！”這四個字一鑽入狄云耳中，他心腸登時軟了，尋思：“我這仇是報不成了，葬了丁大哥後，再也不會到荊州城來。今生今世，是不會再和師妹相見了。她要敬我一杯酒，嗯，再多瞧她幾眼，也是好的。”當下便點了點頭。

　　酒席便設在樓下的小客堂中，狄云居中上坐，吳坎打橫相陪。戚芳萬分感激這位大夫的恩德，親自上菜。萬府中萬震山等一干人似乎不在家，其餘的弟子也沒來入席飲酒。

　　戚芳恭恭敬敬地敬了三杯酒。狄云接過來都喝干了，心中一酸，眼眶中充盈了眼淚，知道再也無法支持下去，再坐得一會，便會露出形跡，當即站起身來，說道：“酒已足夠，我這可要去了！從今以後，再也不會來了！”戚芳聽他說話不倫不類，但這位郎中本來十分古怪，也不以為意，說道：“先生，大恩大德，我們無法相謝，這里一百兩紋銀，請先生路上買酒喝。”說著雙手捧過一包銀子。

　　狄云轉開了頭，仰天哈哈大笑，說道：“是我救活了他，是我救活了他，哈哈，哈哈！真好笑！天下還有比我更傻的人麼？”他縱聲大笑，臉頰上卻流下了兩道眼淚。

　　戚芳和吳坎見他似瘋似顛，不禁相顧愕然。那小女孩卻道：“伯伯哭了，伯伯哭了！”

　　狄云心中一驚，生怕露出了馬腳，不敢再和戚芳說話，心道：“從此之後，我是再也不見你了。”伸手入懷，摸出那本從沅陵石洞中取來的夾鞋樣詩集，攏在衣袖之中，垂下袖去悄悄放在椅上，不敢再向戚芳瞧上一眼，頭也不回地向樓下去了。

　　戚芳道：“吳師弟，你給我送送先生。”吳坎道：“好！”跟了出去。

　　戚芳手中捧著那包銀子，一顆心怦怦亂跳：“這位先生到底是什麼人？他的笑聲怎地和那人這麼象？唉，我怎麼了？這些日子來，三哥的傷這麼重，我心中卻顛三倒四的，老是想著他……他……他……”隨手將銀子放在桌上，以手支頤，又坐在椅上。

　　那張椅子是狄云坐過的，只覺得椅上有物，忙站起身來，見是一本黃黃的舊書，封皮上寫著“唐詩選輯”四字。

　　她輕呼一聲，伸手拿了起來，隨手一翻，書中跌出一張鞋樣，正是自己當年在湘西老家中剪的。她登時張大了口合不攏來，雙手發抖，又翻過幾頁，見到一對蝴蝶的剪紙花樣。當年和狄云在山洞中并肩共坐，剪成這對紙蝶時的情景，驀地里如閃電般映入腦海。她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心中只道：“這……這本書從哪里來的？是……是誰帶來的？難道是那郎中先生？”

　　小女孩見母親神情有异，驚慌起來，連叫：“媽，媽，你……做什麼？”

　　戚芳一怔之間，抓起那本書揣入懷中，飛奔下樓，向門外直追出去。她自從嫁作萬家媳婦以來，一直斯斯文文，這般在廳堂間狂奔急馳，那是從來沒有的事。萬家婢仆忽見少奶奶展開輕功，連穿幾個天井，急沖而出，無不驚訝。

　　戚芳奔到前廳，見吳坎從門外進來，忙問：“那郎中先生呢？”吳坎道：“這人古里古怪的，一句話不說便走了。三師嫂，你找他干麼？師哥的傷有反復麼？”戚芳道：“不，不！”急步奔出大門，四下張望，已不見賣藥郎中的蹤跡。

　　她在大門外呆立半晌，伸手又從懷中取出舊書翻動，每見到一張鞋樣，一張花樣，少年時種種歡樂事情，便如潮水般涌向心頭，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她忽然轉念：“我怎麼這樣傻？公公和三哥他們最近到湘西去見言師叔，說不定無意中闖進了那個山洞，隨手取了這本書來，也是有的。這位郎中先生，怎會和這書有甚相干？”但隨即又想：“不，不！事情哪會這麼巧法？那山洞隱秘之極，連爹爹也不知道，世上除我之外，就只師哥他……他一人知道，公公和三哥他們怎找得到？他們是去尋訪言師叔，怎會闖進這山洞去？剛才我擺設酒席之時，明明記得抹過這張椅子，哪里有什麼書本？這本書若不是那郎中帶來的，卻是從哪里來的？”

　　她滿腹疑云，慢慢回到房中，見萬圭敷了傷藥之後，精神已好得多了。她手中握著那本書，便想詢問丈夫，但轉念一想：“且莫魯莽，倘若那郎中……那郎中……”

　　萬圭道：“芳妹，這位郎中先生真是我的救命恩人，須得好好酬謝他才是。”戚芳道：“是啊，我送他一百兩銀子，他又不肯受，真是一位江湖异人，這瓶藥……咦，解藥呢？是你收了起來麼？”賣藥郎中將解藥交了給她之後，她便放在萬圭床前的桌上，這時卻已不見。萬圭道：“沒有，不在桌上麼？”

　　戚芳在桌上、床邊、梳妝台、椅子、箱柜、床底、桌底各處尋找，解藥竟是影蹤不見。她心中大急：“難道我適才神智不定，奔出去時落在地下了？不，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放在桌上這只藥碗邊的。”萬圭也很焦急，道：“你……你快再找找，怎麼會不見的？我剛才合了一忽兒眼，臨睡著的時候，記得還看到這瓷瓶兒便在桌上。”

　　他這麼一說，戚芳更加著急了，轉身出房，拉著女兒問道：“剛才媽出去時，有誰進來過了？”小女孩道：“吳叔叔上來過，他見爹爹睡著了，就下去啦！”

　　戚芳吁了一口長氣，隱隱知道事情不對，但萬圭正在病中，不能令他擔憂，說道：“空心菜，你陪著爹爹，說媽媽去向郎中先生再買一瓶藥，給爹爹醫傷。”小女孩點點頭，道：“媽，你快些回來。”

　　戚芳定了定神，拉開書桌抽屜，取出一柄匕首，貼身藏著，慢慢走下樓去，尋思：“吳坎這廝在沒人之處見到我，總是賊忒嘻嘻地不懷好意。這郎中是他請來的，莫非他和郎中串通好了，安排下什麼陰謀詭計？否則為什麼那郎中既不要錢，解藥又不見了？”

　　她一面思索，一面走向後園，到得回廊，只見吳坎倚著欄杆，在瞧池里的金魚。戚芳道：“吳師弟，你一個人在這里？”吳坎回過頭來，滿臉眉花眼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三師嫂，怎麼不在樓上陪伴三師哥，好興致到這里來？”戚芳歎了口氣，道：“唉，我悶得很。整天陪著個病人，你師哥手上痛得狠了，脾氣就越來越壞。不出來散散心，找個人說話解悶兒，可把人也憋死了。”吳坎一聽，當真喜出望外，笑道：“三師哥也真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你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作伴，還要發脾氣，那可也太難侍候了。”

　　戚芳走到他身邊，也靠在欄杆上，望著池中金魚，笑道：“師嫂是老太婆啦，還說什麼如花似玉，也不怕人笑歪了嘴。”吳坎忙道：“哪里？哪里？師嫂做閨女時有閨女的美貌，做少奶奶時有少奶奶的俊俏。大家都說：荊州城里一朵花，千嬌百媚在萬家。”

　　戚芳嘿的一聲，轉過身來，伸出手去，說道：“拿來！”

　　吳坎笑道：“拿什麼？”戚芳道：“解藥！”吳坎搖頭道：“什麼解藥？治萬師哥傷的麼？”戚芳道：“正是，明明是你拿去了。”吳坎狡獪微笑，道：“郎中是我請來的，解藥是我尋來的。萬師哥已敷過一次，少說也可免了數日的痛苦。”戚芳道：“郎中先生說道要連敷十次。”吳坎搖頭道：“我懊悔得緊，懊悔得緊。”戚芳道：“懊悔什麼？”吳坎道：“我見這草藥郎中污穢肮髒，就象叫化子一般，料想也沒什麼本事，這才引他上樓，不過想找個事端，多見你一次，沒想到這狗殺才誤打誤撞，居然有治蝎毒的妙藥。這個，那可是大違我的本意了。”

　　戚芳聽得心頭火發，可是藥在人家手中，只有先將解藥騙到了手，再跟他算帳，當下強忍怒氣，笑道：“依你說，要你師哥怎麼謝你，你才肯將解藥交出來？”

　　吳坎歎了口氣，道：“三師哥已享了這許多年艷福，早就該死了。”戚芳臉上變色，咬住嘴唇皮不語。吳坎道：“那年你到荊州來，我們師兄弟八人，哪一個不是一見了你便神魂顛倒？狄云那傻小子一天到晚跟在你身邊，我們只瞧得人人心里好生有氣，大伙兒一合計，先去打他個頭崩額裂再說……”戚芳道：“原來你們打我師哥，還是為了我哪！”

　　吳坎笑道：“大家嘴里說的，自然是另外一套啦，說他強行出頭，去斗那大盜呂通，削了萬門弟子的面子。其實人人心中，可都是為了師嫂你啊！你跟他補衣服，說體己話兒，這門子親熱的勁兒，我們師兄弟八人瞧在眼里，惱在心里，哪一個不是大喝干醋，只喝得三十六只牙齒只只都酸壞了？”

　　戚芳暗暗心驚：“難道這還是因我起禍？三哥，三哥，你怎麼從來不跟我說？”臉上仍是假裝漫不在乎，笑道：“吳師弟，你這可來說笑了。那時我是個鄉下姑娘，村里村氣的，打扮得笑死人啦，又有什麼好看？”吳坎道：“不，不！真美人兒用得著什麼打扮？你若不是引得大伙兒失魂落魄，這個……”說到這里，突然住嘴，不再說下去了。

　　戚芳道：“什麼？”吳坎道：“我們把你留在萬家，我姓吳的也出過不少力氣。可是，師嫂，你平時見了我笑也不笑，這不叫人心中憤憤不平麼？”戚芳呸了一聲，道：“我留在萬家，嫁給你師哥，是我自己心甘情愿。你又出過什麼力氣了？那時候你又沒來勸我一言半語，真是胡說八道！”吳坎搖頭笑道：“我……我怎麼沒出力氣？你不知道罷了。”

　　戚芳更是心驚，柔聲道：“吳師弟，你跟我說，你出了什麼力氣，師嫂決忘不了你的好處。”吳坎搖頭道：“陳年舊事，還提它作甚？你知道了也沒用，咱們只說新鮮的。”戚芳道：“好吧，你不肯說就算了。快給我解藥，要是有人撞見咱們二人在這里，可不大妥當。”

　　吳坎笑道：“白天有人撞見，晚上這里可沒人。”戚芳退後一步，臉如寒霜，厲聲道：“你說什麼？”吳坎笑道：“你要治好萬師哥的傷，那也不難。今晚三更，我在那邊柴房里等你，你若是一切順我的意，我便給你敷治一次的藥量。”

　　戚芳咬牙罵道：“狗賊，你膽敢說這種話，好大的膽子！”

　　吳坎沉著嗓子道：“我早把性命豁出去了，這叫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萬圭這小子什麼地方強過我姓吳的了？只不過他是我師父的親生兒子，投胎投得好而已。大家出了力氣，為什麼讓這臭小子一個兒獨享艷福？”

　　戚芳聽他連說幾次“出了力氣”，心下起疑，只是他污言穢語，實在聽不下去，說道：“待公公回來，我照實稟告，瞧他不剝了你的皮。”

　　吳坎道：“我守在這里不走。師父一叫我，我先將解藥倒在荷花池里喂了金魚。我問過那個郎中，他說解藥只這麼一瓶，要再配制，一年半載也配不起。”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將解藥取了出來，拔開瓶塞，伸手池面，只要手掌微微一側，解藥便倒入池中，萬圭這條命就算是送了。

　　戚芳急道：“喂，喂，快收起解藥，咱們慢慢商量不遲。”吳坎笑道：“有什麼好商量的？你要救丈夫性命，就得聽我的話。”戚芳道：“倘若你從前真的對我有心，出過力氣，那麼……否則的話，我才不來理你呢。”

　　吳坎大喜，蓋上了瓶塞，說道：“師嫂，我要是說了實話，你今晚就來和我相會，是不是？”戚芳道：“那也得瞧你說的是真是假。騙人的話，又有什麼用？”吳坎道：“千真萬确，怎會有半點虛假？那是沈師弟想的計策。周師哥和卜師哥假扮采花賊，引得狄云這傻小子到桃紅房中救人。這傻小子床底下的金器銀器，便是我吳坎親手給他放的。師嫂，我們若不是使這巧計，怎能留得住你在萬府？”

　　戚芳只覺頭腦暈眩，眼前發黑，吳坎的話猶如一把把利刃扎入她的心中，不禁低呼：“我……我錯怪了你，冤枉了你！”

　　她身子搖搖晃晃，便欲摔倒，伸手扶住了欄杆，說道：“我不信，哪有這回事？你編出來騙我的。”聲音甚是苦澀。

　　吳坎道：“你不信？好，別的人不能問，你去問桃紅好了，她在後面那破祠堂里住。問過之後，可千萬不能跟旁人說。我們師兄弟大家賭過咒，這秘密是說什麼也不能泄漏的。若不是為了今晚三更，師嫂，為了你，我吳坎什麼都甩出去啦！”

　　戚芳大叫一聲，沖了出去，推開花園後門，向外急奔。

　　她心亂如麻，一奔出後門，穿過幾座菜園，定了定神，找到了西北角那座小小的破落祠堂，見虛掩著門，便伸手推開了門，走了進去。

　　只見地下滿是灰塵，桌椅都是甚是殘破，心想：“公公的侍妾桃紅，怎麼會住在這種地方？吳坎這賊子騙人，莫非……莫非他騙我到這里來，不懷好意？我還是快回去。”

　　突然之間，只聽踢踏、踢踏，緩緩的腳步聲響，內堂走出一個女人來。那是個中年丐婦，低頭弓背，披頭散發，衣服污穢破爛。

　　那丐婦見到有人，吃了一驚，立即轉身回去。她將走進內堂，又轉過臉來瞧了一眼，這一次看清楚了戚芳的相貌，不由得“啊”的一聲驚呼。她倒退了兩步，突然跪倒，說道：“少奶奶，你……你別說……別說我在這里。”戚芳大奇，問道：“你是誰？在這里干什麼？”那丐婦道：“不……不干什麼？我……我……”說著立刻站起，快步進了內室。

　　只聽得腳步聲急，那丐婦從後門匆匆逃了出去。戚芳心想：“這女子不知為了什麼事，見了我這等害怕……啊喲，想起來了，她……她便是桃紅！”一想到是她，戚芳三腳兩步，從祠堂大門縱出，踏著瓦礫，搶到後門，伸手從腰間拔出了匕首，喝道：“桃紅，你鬼鬼祟祟的，在這里干什麼？”

　　那丐婦正是桃紅，聽得戚芳叫出自己名字，已自慌了，待見到她手中持著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更是害怕，雙膝發抖，又要跪下，顫聲道：“少奶奶，你……你饒了我。”

　　戚芳在萬家只和桃紅見了幾次，沒多久就從此不見她面，每一想到狄云要和這女人卷逃私奔，便是心如刀割，是以這女人到了何處，她從來不問。就算有人提起，她也決計不聽，那勢必碰痛她內心最大的創傷。那知她竟會躲在這里。這祠堂离萬家不遠，但戚芳做了少奶奶之後，事事謹慎，比之在湘西老家做閨女時大不相同，從不在外面亂走，雖曾多次見到這破祠堂的門口，卻從來沒進去過。

　　桃紅此刻蓬頭垢面，容色憔悴，幾年不見，倒似是老了二十歲一般。吳坎叫戚芳到這祠堂中來找桃紅詢問真相，她雖當面見到了，但如桃紅若無其事的慢慢走開，她便決計認不出來。

　　她揚了揚手中匕首，威嚇道：“你躲在這里干麼？快跟我說。”

　　桃紅道：“我……我不干什麼。少奶奶，老爺趕了我出來，他說要是見到我耽在荊州，便要殺了我。可是……可是……我又沒地方好去，只好躲在這里討口吃的。少奶奶，除了荊州城，我什麼地方都不認得，叫我到哪里去？你……你行行好，千萬別跟老爺說。”

　　戚芳聽她說得可怜，收起了匕首，道：“老爺為什麼趕了你出來？怎麼我不知道？”

　　桃紅垂淚道：“我也不知道老爺為什麼忽然不喜歡我了。那個湖南佬……那個姓狄的事，又不是我不好。啊喲，我……我不該說這種話。”

　　戚芳道：“好吧，你不說，你就跟我見老爺去。”伸出左手，一把抓住了她衣襟。戚芳本性愛洁，桃紅衣襟上滿是污穢油膩，一把抓住，手掌心滑溜溜地極不好受。但她急于要查知狄云被冤的真相，便是再肮髒十倍的東西，這當兒也是毫不在乎了。

　　桃紅簌簌發抖，忙道：“我說，我說，少奶奶，你要我說什麼？”

　　戚芳道：“狄……狄……那姓狄的事，到底是怎麼？你為什麼要和他私奔？”

　　桃紅心下驚惶，睜大了眼，一時說不出來。

　　戚芳凝視著她，心中所感到的害怕，或許比之桃紅更甚十倍。她真不敢聽桃紅親口說出來的事。如果她說：狄云的确是約她私逃，确是來污辱她，那怎麼是好？桃紅一時說不出話，戚芳臉色慘白，一顆心似乎停止了跳動。

　　終于，桃紅說了：“這……這怪不得我，少爺逼著我做的，叫我牢牢抱住了那姓狄的湖南鄉下佬，冤枉他來強奸我，要帶了我逃走。我跟老爺說過的，老爺又不是不信，只吩咐我千萬別說出去，還給了我衣服銀子。可是……可是……我又沒說，老爺卻趕了我出來。”

　　戚芳又是感激，又是傷心，又是委曲，又是怜惜，心中只是說：“師哥，是我冤枉了你，我原該知道你對我一片真心，這可真苦了你，可真苦了你！”這時她并不憎恨桃紅，反而有些感激她，幸虧是她替自己解開了心中的死結。甚至對于吳坎，都有些感激，是他吐露了真相，是他指點自己到這破祠堂來找桃紅的。

　　在傷心和凄涼之中，忽然感到了一陣苦澀的甜蜜。雖然嫁了萬圭，但她內心中深深愛著的，始終只是個狄師哥，盡管他臨危變心，盡管他無恥卑鄙，盡管他有千般的不是、萬般的薄幸，但只有他，仍舊是他，才是戚芳歎息和流淚之時所想念的人。

　　突然之間，種種苦惱和憎恨，都變成了自悔自傷：“要是我早知道了，便是拚著千刀萬剮，也要到獄中救他出來。他吃了這麼多苦，他……他心中怎樣想？”

　　桃紅偷看戚芳的臉色，顫聲道：“少奶奶，謝謝你，請你放了我走，我就出了荊州城，永不回來了。”

　　戚芳歎了口氣，道：“老爺為什麼趕你走？是怕我知道這件事麼？唉，今日總算問明白了。”說著松手放開她衣襟，想要給她些銀子，但匆匆出來，身邊并無銀兩。

　　桃紅見戚芳放開了自己，生怕更有變卦，急急忙忙地便走了，喃喃地道：“老爺晚上見鬼，要砌牆，怎麼怪得我？又……又不是我瞎說。”戚芳追了上去，問道：“什麼見鬼？砌牆？”桃紅知道說漏了嘴，忙道：“沒什麼，沒什麼。喏，老爺夜里常常見鬼，半夜三更地起來砌牆。”

　　戚芳見她說話瘋瘋顛顛，心想她給公公趕出家門，日子過得很苦，腦筋也不太清楚了。公公怎麼會半夜三更起來砌牆？家里從來沒有見公公砌牆。

　　桃紅生怕她不信，說道：“是假的砌牆，老爺……老爺，半夜三更的，愛做泥水匠。我說了他幾句，老爺就大發脾氣，打得我死去活來的，又趕了我出來，說道再見到我，便打死我……”她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弓著背走了。

　　戚芳瞧著她的後影，心想：“她最多不過大了我十歲，卻變得這副樣子。公公不知為了什麼要趕她出門？什麼見鬼砌牆，想是這女人早是顛顛蠢蠢的。唉，為了這樣一個傻女人，師哥苦了一輩子！”

　　想到這里，不禁怔怔地流下淚來，到後來，索性大聲哭了出來。

　　她靠在一棵梧桐樹上哭了一場，心頭輕松了些，慢慢走回家來。她避開後園，從東面的邊門進去，回到樓上。

　　萬圭一聽到她上樓的腳步聲，便急著問：“芳妹，解藥找到了沒有？”戚芳走進房去，只見萬圭坐起身子，神色甚是焦急，一只傷手擱在床邊，手背上黑血慢慢滲出來，過了好一會，才“嗒”的一聲，滴在那只銅盆里。小女孩伏在爹爹腳邊早睡熟了。

　　戚芳聽了吳坎和桃紅的話，本來對萬圭惱怒已極，深恨他用卑鄙手段陷害狄云。這時看到他憔悴而清秀的臉龐，幾年來的恩愛又使她心腸軟了：“究竟，三哥是為了愛我，這才陷害師哥，他使的手段固然陰險毒辣，叫師哥吃足了苦，但終究是為了愛我。”

　　萬圭又問：“解藥買到了沒有？”戚芳一時難以決定是否要將吳坎的無恥言語告知丈夫，順口道：“找到了那郎中，給了他銀子，請他即刻買藥材配制。”萬圭吁了口氣，心中登時松了，微笑道：“芳妹，我這條命啊，到底是你救的。”

　　戚芳勉強笑了笑，只覺臉盆中的毒血氣味極是刺鼻，于是端過一只青瓷痰盂來接血，將銅盆端了出去。只走出兩步，毒血的氣息直沖上來，頭腦中一陣暈眩，心道：“這蝎毒這麼厲害！”快步走到外房，將臉盆放在桌邊地下，轉過身來，伸手入懷去取手帕，要掩住了鼻子，再去倒血。

　　她手一入懷，便碰到了那本唐詩，一怔之下，一顆心又怦怦跳了起來，摸出這本舊書，坐在桌邊，一頁頁地翻過去。她記得清清楚楚，那日翻檢舊衣，從箱子底下的舊衣服中見到了這本書，爹爹西瓜大的字識不上幾擔，不知從哪里拾了這本書來，她剛好剪了兩個繡花樣兒，順手便挾在書中。那天下午和狄師哥一齊去山洞，便將這本書帶了去，以後一直留在那邊。怎麼會到了這里？是狄師哥叫這郎中送來的麼？

　　“這郎中……莫非……他……他右手的五根手指都給吳坎削去了。這郎……這郎中……為什麼？為什麼他……他的右手始終不伸出來？”突然之間，她想起了這件事。她凝神回想那郎中扶起女兒，回想他開藥箱、取藥瓶、拔塞、倒藥末的情景，回想他接了自己送過去的酒杯，將酒杯送到唇邊喝干，這許多事情，似乎都是用一只左手來做的，只不過當時沒留心，實在記不真切。

　　“難道，他就是師哥！怎麼相貌一點也不象？”她心煩意亂，忍不住悲從中來，眼淚一滴滴的都流在手中那本書上。

　　淚水滴到書頁之上，滴在那兩只用花紙剪的蝴蝶上，這是“梁山泊和祝英台”，他們要死了之後，才得團圓……

　　萬圭在隔房說道：“芳妹，我悶得慌，要起來走走。”但戚芳沉浸在回憶之中，沒有聽見。她在想：“那天他打死了一只蝴蝶，將一對情郎情妹拆散了。是不是老天爺因此罰他受苦受難……”

　　突然之間，背後一個聲音驚叫起來：“這……這是……，‘連……連城劍譜’！”

　　戚芳吃了一驚，一回頭，只見萬圭滿臉喜悅之色，興奮异常地道：“芳妹，芳妹，你從哪里得來了這本書？你瞧，啊，原來是這樣，對了，是這樣！”他雙手按住那本“唐詩選輯”，只見在一首題目寫著“聖果寺”的詩旁，現出“三十三”三個淡黃色的字來，這幾行上，濺著戚芳的淚水。

　　萬圭大喜之下，忘了克制，叫道：“秘密在這里了，原來要打濕了，才有字跡出現！妙極，妙極！一定是這本書。空心菜，空心菜！”他大聲叫嚷，將女兒叫醒，說道：“空心菜快去請爺爺來，說有要緊事情。”小女孩答應著去了。

　　萬圭緊緊按著那本詩集，忘了手上的痛楚，只是說：“一定是的，不錯，爹爹說那劍譜充作是‘唐詩選輯’，那還不是？他們就是揣摸不出這中間的秘密。原來要弄濕書頁，秘密才顯了出來。”

　　他這麼又喜又跳的叫嚷，戚芳已然明白了大半，心想：“這就是爹爹和公公所爭的什麼‘連城劍譜’？這麼說來，原來是爹爹得了去，我不知好歹，拿來夾了鞋樣？爹爹不見了這本書，怎麼不找？想來一定是找過的，找來找去找不到，以為是師伯盜去了。他為什麼不問我，這真奇了！”

　　如果是狄云，這時候就一點也不會奇怪。他知道只因為戚長發是個極工心計之人，即使在女兒面前，也不肯透露半點口風。不見了書，拚命地找，找不到，便裝作沒事人一般，暗暗察看，用各種各樣的樣子來偵查試探，看是不是狄云這小子偷了去？是不是女兒偷了去？只因為戚芳不是“偷”，不會做賊心虛，戚長發自然查不出來。

　　萬震山從街上回來，正在花廳吃點心，聽得孫女叫喚，還道兒子毒傷有變，一碗豆絲沒吃完，忙放下筷子，抱起孫女，大步來到兒子樓上，一上樓梯便聽見萬圭喜悅的聲音：“天下的事情真有這般巧法。芳妹，怎麼你會在書頁上濺了些水？天意，天意！”

　　萬震山聽到兒子說話的音調，便放了一大半心，舉步踏進房中。

　　萬圭拿著那本“唐詩選輯”，喜道：“爹，爹，你瞧，這是什麼？”

　　萬震山一見到那本薄薄的黃紙書，心中一震，忙將孫女兒放在地下，接過兒子遞來的那本書，一顆心怦怦亂跳。花盡心血找尋了十幾年的“連城劍譜”，終于又出現在眼前。

　　不錯，正是這本書！他和言達平、戚長發三人聯手合力、謀害師父而搶到的，正是這本書。三個人在客棧之中，翻來覆去的同看這本劍譜。可是這只是一本平平無奇的唐詩，和書坊中出售的“唐詩選輯”完全一模一樣。他師父教過他們一套“唐詩劍法”，以唐詩的詩句作劍招名字，這些詩句在這本書中全有。可是跟傳說中的“連城劍譜”又有什麼相干？

　　師兄弟三人曾拿這本書到太陽光下一頁頁的去照，想發現書中有什麼夾層；也曾拿著書中這幾十首詩順讀、倒讀、橫讀、斜讀，跳一字讀、跳二字讀……想要找出其中所含的大秘密來……然而一切心血全是白費了。三人互相猜疑，都怕給人家發現了秘密而自己不知。三人晚上睡覺之時，將書本鎖入鐵盒，鐵盒又用三根小鐵鏈分別系在三人的腕上。但一天早晨，這本書終于不翼而飛，從此影跡全無。

　　于是十幾年來無窮的勾心斗角，無盡的探訪尋找。突然之間，這本書又出現在眼前。

　　萬震山翻到第四頁上，不錯，書頁的左上角被撕去了小小的一角，那是他當年偷偷做下的記號，生怕言師弟或是戚師弟用一本同樣的“唐詩選輯”來掉包，而自己卻被蒙在鼓里。

　　萬震山又翻到第十六頁，不錯，當年自己划著的那個指甲痕仍是在那里。這是真本！他點了點頭，強自抑制內心喜悅，對兒子道：“正是這本書。你從哪里得來的？”

　　萬圭的目光轉向戚芳，問道：“芳妹，這本書哪里來的？”

　　戚芳自從一見到萬圭的神情，心中所想的只是自己爹爹：“爹爹不知到了哪里？我這不孝的女兒，將他這本書拿到了山洞之中，他老人家這可找得苦了。在爹爹心中，這本書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寶貴。不知這本舊書有什麼用？然而這是我拿了爹爹的，是爹爹的書，決不能給公公強搶了去。”

　　如果是在一天之前，還不知道狄云慘受陷害的內情，對丈夫還是滿腔柔情和體貼，那麼在她心里，丈夫的份量未必便及不上父親，何況，父親不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會不會再回來。然而現今可不同了。“決不能讓爹爹這本書落入他們手里。狄師哥去取了書來交在我手里，要我替爹爹保管，當然不能給他們搶了去。不但是為了爹爹，也為了狄師哥！”

　　當萬圭問她“這本書哪里來的”之時，她心中只是在想：“怎樣將書奪回來？”書是在公公手里。萬震山武功卓絕，何況丈夫便在旁邊，硬奪是不成的。她心中飛快地在轉念頭，眼珠骨溜溜地轉動。

　　她看到了書桌旁那只銅盆，盆中盛著半盆血水，那是萬圭洗過臉的水，滴了不少他手背上傷口中流出來的毒血。這盆水全成了紫黑色……如果悄悄將書丟進了血水之中，他們就找不到了。可是，那本書只怕要浸壞。不過若不乘這時候下手，以後多半再也沒有機會了，宁可將書毀了，也不能讓他們稱心如意……

　　萬氏父子凝視著戚芳。萬圭又問：“芳妹，這本書哪里來的？”

　　戚芳一凜，說道：“我也不知道啊，剛才我從房里出來，便見這本書放在桌上。這不是你的麼？”

　　萬圭一時想不明白，暫時不再追究，一心要將重大的發現說給父親知道：“爹，你瞧，這書頁子一沾濕，便有字跡出來。”他伸出食指，指著“聖果寺”那首詩旁淡黃色的三個字：“三十三”。

　　（如果他知道這是妻子的淚水，是思念狄云而流的眼淚，他心中會怎樣想？）

　　萬震山伸指點著那首詩，一個字一個字數下去：“路自中峰上，盤回出壁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第三十三字，那是個“城”字！萬震山一拍大腿，說道：“對啦，正是這個法子！原來秘密在此。圭兒，你真聰明，虧你想到了這個道理！要用水，不錯，我們當年就是沒想到要用水！”

　　（如果他知道這是媳婦的淚水，是思念另一個男人而流的眼淚，他心中會怎樣想？）

　　戚芳見他父子大喜若狂，聚頭探索書中的秘奧，便拉著女兒的手走到內房，將她摟在懷里，輕聲道：“空心菜，那只面盆，你瞧見麼？”小女孩點了點頭，道：“瞧見的。”戚芳道：“等會爺爺、爹爹和媽媽一起奔出去，媽媽將爺爺手里那本書放在抽屜里，你去拿了出來，悄悄丟在面盆里，讓髒水浸著，別給爺爺和爹爹看見，叫他們找不到。”

　　小女孩大喜，只道媽媽要玩個極有趣的游戲，拍掌笑道：“好，好！”戚芳道：“可別讓爺爺和爹爹知道，也別跟他們說！”小女孩道：“空心菜不說，空心菜不說！”

　　戚芳走到房外，說道：“公公，我覺得這本書很有點古怪。”萬震山轉過身來，問道：“什麼古怪？”他內心早已隱隱覺得這本書突然出現，來得太過容易，恐怕不是吉兆，媳婦這麼一說，更增他的疑慮。戚芳道：“在這里！”說著伸出手去。萬震山將書交了給她。

　　戚芳翻開書頁，取了那兩只紙剪蝴蝶出來，道：“公公，你這書中，本來就有這兩只蝴蝶麼？”萬震山將兩只紙蝴蝶接了過去，細細察看，道：“沒有！”戚芳道：“這是什麼意思？武林之中，可有哪一個人外號叫‘花蝴蝶’什麼的？江湖上有沒有一個‘蝴蝶幫’？他們留下這本書，多半不懷好意。”

　　江湖人物留記號尋仇示警，原是十分尋常，萬震山生平壞事做了不少，仇家眾多，聽了戚芳的話，又見這一對紙蝴蝶剪得十分工細，不禁惕然而驚，尋思：“我有什麼仇家外號叫做‘花蝴蝶’的？有沒有一個‘蝴蝶幫’？”

　　他正自沉吟，忽聽得戚芳喝道：“是誰？鬼鬼祟祟地想干甚麼？”伸手向窗外屋頂上一指。萬氏父子同時向窗外瞧去。戚芳反身從牆上摘下兩柄長劍，一柄拋給萬震山，一柄拋給萬圭，叫道：“屋上有人！”萬氏父子接住兵刃，戚芳拉開抽屜，將那本唐詩擲了進去，低聲道：“莫給敵人搶了去！”萬氏父子點了點頭。三人齊從窗口躍出，登上瓦面，四下里一看，不見有人。萬震山道：“到後面瞧瞧！”

　　三人直奔後院，只見牆角邊人影一晃，萬震山喝道：“是誰？”縱身而前，見那人是六弟子吳坎，問道：“見到敵人沒有？”

　　吳坎見到師父、三師兄、三師嫂仗劍而來，只道事發，嚇得面色慘白，待聽師父如此詢問，心中一寬，忙道：“有人從這邊奔過，弟子趕了過來查問。”他是為自己掩飾，卻正好替戚芳圓了謊。

　　四人直追到後門之外，吳坎連連呼哨，將魯坤、卜垣等都招了來，自是沒發現“敵人”的蹤跡。

　　萬震山和萬圭記挂著“連城劍譜”，命魯坤等繼續搜尋敵蹤，招呼了戚芳，回到樓房。萬震山搶開抽屜，伸手去取……

　　抽屜之中，卻哪里還有這本書在？

　　萬氏父子這一驚自然是非同小可，在書房中到處找尋，又哪里找得到了？問小女孩道：“有沒有人進來過？”女孩道：“沒有啊！”轉頭向母親霎霎眼睛，十分得意。

　　萬氏父子明明見到戚芳將書放入抽屜，追敵之時，始終沒离開過她，當然不是她做的手腳。定是敵人施了“調虎离山之計”，盜去了劍譜！

　　萬氏父子面面相覷，懊喪不已。

　　戚芳母女你向我霎霎眼，我向你霎霎眼，很是開心。

## 第十一章　砌牆

　　萬門弟子亂了一陣，哪追得到什麼敵人？

　　萬震山囑咐戚芳，千萬不可將劍譜得而復失之事跟師兄弟們提起。戚芳滿口答允。這些年來，她越來越是察覺到，萬門師父徒弟與師兄弟之間，大家都各有各的打算，你防著我，我防著你。萬震山驚怒交集，回到自己房中，只是凝思著花蝴蝶的記號。仇人是誰？為什麼送了劍譜來？卻又搶了去？是救了言達平的那人嗎？還是言達平自己？

　　萬圭追逐敵人時一陣奔馳，血行加速，手背上傷口又痛了起來，躺在床上休息，過了一會，便睡著了。

　　戚芳尋思：“這本書爹爹是有用的，在血水中浸得久了，定會浸壞！”到房中叫了兩聲“三哥”，見他睡得正沉，便出來端起銅盆，到樓下天井中倒去了血水，露出那本書來，她心想：“空心菜真乖！”臉上露出了笑容。

　　那本書浸滿了血水，腥臭扑鼻，戚芳不愿用手去拿，尋思：“卻藏在哪里好？”想起後園西偏房中一向堆置篩子、鋤頭、石臼、風扇之類雜物，這時候決計無人過去，當下在庭中菊花上摘些葉子，遮住了書，就象是捧一盤菊花葉子，來到後園。她走進西偏房，將那書放入煽谷的風扇肚中，心想：“這風扇要到收租谷時才用。藏在這里，誰也不會找到。”

　　她端了臉盆，口中輕輕哼著歌兒，裝著沒事人般回來，經過走廊時，忽然牆角邊閃出一人，低聲說道：“今晚三更，我在柴房里等你，可別忘了！”正是吳坎。

　　戚芳心中本在擔驚，突然見他閃了出來說這幾句話，一顆心跳得更是厲害，啐道：“沒好死的，狗膽子這麼大，連命也不要了？”吳坎涎著臉道：“我為你送了性命，當真是心甘情愿。師嫂，你要不要解藥？”戚芳咬著牙齒，左手伸入懷中，握住匕首的柄，便想出其不意地拔出匕首，給他一下子，將解藥奪了過來。

　　吳坎笑嘻嘻地低聲道：“你若使一招‘山從人面起’，挺刀向我刺來，我用一招‘云傍馬頭生’避開，隨手這麼一揚，將解藥摔入了這口水缸。”說著伸出手來，掌中便是那瓶解藥。他怕戚芳來奪，跟著退了兩步。

　　戚芳知道用強不能奪到，一側身便從他身邊走了過去。

　　吳坎低聲道：“我只等你到三更，你三更不來，四更上我便帶解藥走了，高飛遠走，再也不回荊州了。姓吳的就是要死，也不能死在萬家父子手下。”

　　戚芳回到房中，只聽得萬圭不住呻吟，顯是蝎毒又發作起來。她坐在床邊，尋思：“他毒害狄師哥，手段卑鄙之極，可是大錯已經鑄成，又有什麼法子？那是師哥命苦，也是我命苦。他這幾年來待我很好，我是嫁雞隨雞，這一輩子總是跟著他做夫妻了。吳坎這狗賊這般可惡，怎麼奪到他的解藥才好？”眼見萬圭容色憔悴，雙目深陷，心想：“三哥傷重，若是跟他說了，他一怒之下去和吳坎拚命，只有把事兒弄糟。”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戚芳胡亂吃了晚飯，安頓女兒睡了，想來想去，只有去告知公公，料想他老謀深算，必有善策。這件事不能讓丈夫知道，要等他熟睡了，再去跟公公說。戚芳和衣躺在萬圭腳邊。這幾日來服侍丈夫，她始終衣不解帶，沒好好睡過一晚。直等到萬圭鼻息沉酣，她悄悄起來，下得樓去，來到萬震山屋外。

　　屋里燈火已熄，卻傳出一陣陣奇怪的聲音來，“嘿，嘿，嘿！”似乎有人在大費力氣的做什麼事。戚芳甚是奇怪，本已到了口邊的一句“公公”又縮了回去，從窗縫中向房內張去。其時月光斜照，透過窗紙，映進房中，只見萬震山仰臥在床，雙手緩緩地向空中力推，雙眼卻緊緊閉著。

　　戚芳心道：“原來公公在練高深內功。練內功之時最忌受到外界驚擾，否則極易走火入魔。這時可不能叫他，等他練完了功夫再說。”

　　只見萬震山雙手空推一陣，緩緩坐起身來，伸腿下床，向前走了幾步，蹲下身子，凌空便伸手去抓什麼物事。戚芳心想：“公公練的是擒拿手法。”又看得片時，但見萬震山的手勢越來越怪，雙手不住在空中抓下什麼東西，隨即整整齊齊地排在一起，倒似是將許多磚塊安放堆疊一般，但月光下看得明白，地板上顯是空無一物。

　　只見他凌空抓了一會，雙手比了一比，似乎認為夠大了，于是雙手作勢在地下捧起一件大物，向前塞了過去，戚芳看得迷惘不已，眼見萬震山仍是雙目緊閉，一舉一動決不象是練功，倒似是個啞巴在做戲一般。

　　突然之間，她想到了桃紅在破祠堂外說的那句話來：“老爺半夜三更起來砌牆！”

　　可是萬震山這舉動決不是在砌牆，要是說跟牆頭有什麼關連，那是在拆牆洞。

　　戚芳感到一陣恐懼：“是了！公公患了离魂症。聽說生了這病的，睡夢中會起身行走做事。有人不穿衣服在屋頂行走，有人甚至會殺人放火，醒轉之後卻全無所知。”

　　只見萬震山將空無所有的重物塞入空無所有的牆洞之後，凌空用力堆了幾下，然後拾起地下空無所有的磚頭砌起牆來。

　　不錯，他果真是在砌牆！臉上微笑，得意洋洋地砌牆！

　　戚芳初時看到他這副陰森森的模樣，有些毛骨悚然，待見他确是在作砌牆之狀，心中已有了先入之見，便不怕了，心道：“照桃紅的話說來，公公這离魂症已患得久了。有病之人大都不愿給人知道。桃紅和他同房，得知了底細，公公自然要大大不開心。”這麼一來，倒解開了心中一個疑團，明白桃紅何以被逐，又想：“不知他砌牆要砌多久，倘若過了三更，吳坎那廝當真毀了解藥逃走，那可糟了。”

　　但見萬震山將拆下來的“磚塊”都放入了“牆洞”，跟著便刷起“石灰”來，直到“功夫”做得妥妥貼貼，這才臉露微笑，上床安睡。

　　戚芳心想：“公公忙了這麼一大陣，神思尚未宁定，且讓他歇一歇，我再叫他。”

　　就在這時，卻聽得房門上有人輕輕敲了幾下，跟著有人低聲叫道：“爹爹，爹爹！”正是她丈夫萬圭的聲音。戚芳微微一驚：“怎麼三哥也來了？他來干什麼？”

　　萬震山立即坐起，略一定神，問道：“是圭兒麼？”萬圭道：“是我！”萬震山一躍下床，拔開門閂，放了萬圭進來，問道：“得到劍譜的訊息麼？”萬圭叫了聲：“爹！”伸左手握住椅背。月光從紙窗中映射進房，照到他朦朧的身形，似在微微搖晃。

　　戚芳怕自己的影子在窗上給映了出來，縮身窗下，側身傾聽，不敢再看兩人的動靜。

　　只聽萬圭又叫了聲“爹”，說道：“你兒媳婦……你兒媳婦……原來不是好人。”戚芳一驚：“他為什麼這麼說？”只聽萬震山也問：“怎麼啦？小夫妻拌了嘴麼？”萬圭道：“劍譜找到了，是你兒媳婦拿了去。”萬震山喜道：“找到了便好！在哪里？”

　　戚芳驚奇之極：“怎麼會給他知道的？多半是空心菜這小家伙忍不住說了出來。”但萬圭接下去的說話，立即便讓她知道自己猜得不對。萬圭告訴父親：他見戚芳和女兒互使眼色，神情有异，料到必有古怪，便假裝睡著，卻在門縫中察看戚芳的動靜，見她手端銅盆走向後園，他悄悄跟隨，見她將劍譜藏入了後園西偏房一架風扇之中。

　　戚芳心中歎息：“苦命的爹爹，這本書終于給公公和三哥得去了。再要想拿回來，那是千難萬難了。好，我認輸，三哥本來比我厲害得多。”

　　只聽萬震山道：“那好得很啊。咱們去取了出來，你裝作什麼也不知道，且看她如何。她要是不提，你也就不必說破。我總是疑心，這本書到底是哪里來的。只怕……只怕……只怕……”他連說三個“只怕”，卻說不下去。

　　萬圭叫道：“爹！”聲音顯得甚是痛苦，萬震山叫道：“怎麼？”萬圭道：“你兒媳婦……兒媳婦盜咱們這本劍譜，原來是為了……”說到這里，聲音發顫。萬震山道：“為了誰？”萬圭道：“原來……是為了吳坎這狗賊！”

　　戚芳心頭一陣劇烈震蕩，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只是說：“我是為了爹爹。怎麼說我為了吳坎？為了吳坎這狗賊？”

　　萬震山的語聲中也是充滿了驚奇：“為了吳坎？”萬圭道：“是！我在後園中見這賤人藏好劍譜，便遠遠地跟著她，哪知道她……她到了回廊上，竟和吳坎那廝勾勾搭搭，這淫婦……好不要臉！”萬震山沉吟道：“我看她平素為人倒也規矩端正，不象是這樣子的人。你沒瞧錯麼？他二人說些什麼？”萬圭道：“孩兒怕他們知覺，不敢走得太近，回廊上沒隱蔽的地方，只有躲在牆角後面。這兩個狗男女說話很輕，沒能完全聽到，可是……可是也聽到了大半。”萬震山“嗯”了一聲，道：“孩兒，你別氣急。大丈夫何患無妻？咱們既得了劍譜，又查明了這中間的秘密，轉眼便可富甲天下，你便要買一百個姬妾，那也容易得緊。你坐下，慢慢地說！”

　　只聽得床板格格兩響，萬圭坐到了床上，氣喘喘地道：“那淫婦藏好書本，很是得意，嘴里居然哼著小曲。那奸夫一見到她，滿臉堆歡，說道：‘今晚三更，我在柴房等你，可別忘了！’的的确确是這幾句話，我是聽得清清楚楚的。”萬震山怒道：“那小淫婦又怎麼說？”萬圭道：“她……她說道：‘沒好死的，狗膽子這麼大，連命也不要了！’”

　　戚芳在窗外只聽得心亂如麻：“他……他二人口口聲聲地罵我淫婦，怎……怎麼能如此地冤枉人家？三哥，我是一片為你之心，要奪回解藥，治你之傷。你卻這般辱我，可還有良心沒有？”

　　只聽萬圭續道：“我……我聽了他們這麼說，心頭火起，恨不得拔劍上前將二人殺了。只是我沒帶劍，又是傷後沒力，不能跟他們明爭，當即趕回房去，免得那賊淫婦回房時不見到我，起了疑心。奸夫淫婦以後再說什麼，我就沒再聽見。”萬震山道：“哼，有其父必有其女，果然一門都是無恥之輩。咱們先去取了劍譜，再在柴房外守候。捉奸捉雙，叫這對狗男女死而無怨！”萬圭道：“那淫婦戀奸情熱，等不到三更天，早就出去了，這會兒……這會兒……”說著牙齒咬得格格直響。萬震山道：“那麼咱們即刻便去。你拿好了劍，可先別出手，等我斬斷他二人的手足，再由你親手取這雙狗男女的性命。”

　　只見房門推開，萬震山左手托在萬圭腋下，二人逕奔後園。

　　戚芳靠在牆上，眼淚扑簌簌地從衣襟上滾下來。她只盼治好丈夫的傷，他卻對自己如此起疑。父親一去不返，狄師哥受了自己的冤枉，現今……現今丈夫又這般對待自己，這樣的日子，怎麼還過得下去？她心中茫然一片，真是不想活了，沒想到去和丈夫理論，沒想到叫吳坎來對質，只是全身癱瘓了一般，靠在牆上。

　　過不多久，只聽得腳步聲響，萬氏父子回到廳上，站定了低聲商量。萬圭道：“爹，怎不就在柴房里殺了吳坎？”萬震山道：“柴房里只奸夫一人。那賊淫婦定是得到風聲，先溜走了，既不能捉奸成雙，咱們是荊州城中的大戶大家，怎能輕易殺人？得了這劍譜之後，咱們在荊州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干，小不忍則亂大謀，可不能胡來！”萬圭道：“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孩兒這口氣如何能消？”萬震山道：“要出氣還不容易？咱們用老法子！”萬圭道：“老法子？”

　　萬震山道：“對付戚長發的老法子！”他頓了一頓，道：“你先回房去，我命人傳集眾弟子，你再和大伙兒一起到我房外來。別惹人疑心。”

　　戚芳心中本是亂糟糟地沒半點主意，只是想：“到了這步田地，我是不想活了，可是空心菜怎麼辦？誰來照顧她？”忽聽萬震山說要用“對付戚長發的老法子”對付吳坎，腦袋上便如放上了一塊冰塊，立時便清醒了：“他們怎樣對付我爹爹了？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公公傳眾弟子到房外邊來，這里是不能耽了，卻躲到哪里去偷聽？”

　　只聽得萬圭答應著去了，萬震山到廳外大聲呼叫仆人掌燈。不多時前廳後廳隱隱傳來人聲，眾弟子和仆人四下里聚集攏來。戚芳知道只要再過片刻，立時便有人走經窗外，微一猶豫，當即閃身走進萬震山房中，掀開床帷，便鑽進了床底。床帷低垂至地，若不是有人故意揭開，決不致發現她的蹤跡。

　　她橫臥床底，不久床帷下透進光來，有人點了燈，進來放在房中。她看到萬震山一對穿著雙梁鞋的腳跨進房來，這雙腳移到椅旁，椅子發出輕輕的格喇一聲，是萬震山坐了下來，又聽得他叫仆人關上房門。

　　只聽得大師兄魯坤在房外說道：“師父，我們都到齊了，聽你老人家的吩咐。”萬震山道：“很好，你先進來！”戚芳見到房門推開，魯坤的一對腳走了進來，房門又再關上。

　　萬震山道：“有敵人找上咱們來啦，你知不知道？”魯坤道：“是誰？弟子不知。”萬震山道：“這人假扮成個賣藥郎中，今日來過咱們家里。”戚芳心道：“難道他知道賣藥郎中是誰，那人到底是誰？”魯坤道：“弟子聽吳師弟說起。師父，這敵人是誰？”萬震山道：“這人喬裝改扮了，我沒親眼見到，摸不准他底細。明兒一早，你到城北一帶去仔細查查。現下你先出去，待會我還有事分派。”魯坤答應了出去。

　　萬震山逐一叫四弟子孫均、五弟子卜垣進來，說話大致相同，叫孫均到城南一帶查察，叫卜垣到城東一帶查察。吩咐卜垣之時，隨口加上句：“讓吳坎查訪城西一帶，馮坦和沈城策應報訊。你萬師哥傷勢未痊，不能出去了。”卜垣道：“是，萬師哥該多多休養。”開門出去。

　　戚芳知道這些話都是故意說給吳坎聽的，好令他不起疑心。只聽萬震山道：“吳坎進來！”這聲音和召喚魯坤等人之時一模一樣，既不更為嚴厲，也不特別溫和。

　　戚芳見房門又打開了，吳坎的右腳跨進行檻之時，有些遲疑，但終于走了進來。這雙腳向著萬震山移了幾步，站住了，戚芳見他的長袍下擺微動，知他心中害怕，正自發抖。

　　只聽萬震山道：“有敵人找上咱們來啦，你知不知道？”吳坎道：“弟子在門外聽得師父說，便是那個賣藥郎中。這人是弟子叫他來給萬師哥看病的，真沒想到會是敵人，請師父原諒。”萬震山道：“這人是喬裝改扮了的，你看他不出，也怪不得你。明天一早，你到城西一帶去查查，要是見到了他，務須留神他的動靜。”吳坎道：“是！”

　　突然之間，萬震山雙腳一動，站了起來，戚芳忍不住伸手揭開床帷一角，向外張去，一看之下，不由得大驚失色，險些失聲叫了出來。

　　只見萬震山雙手已扼住了吳坎的咽喉，吳坎伸手使勁去扼萬震山的兩手，卻毫無效用。但見吳坎的一對眼睛向外凸出，象金魚一般，越睜越大。萬震山雙手手背上被吳坎的指甲抓出了一道道血痕，但他扼住了吳坎咽喉，說什麼也不放手。吳坎發不出半點聲音，只是身子扭動，過了一會，雙手慢慢張開，垂了下來。戚芳見他舌頭伸了出來，神情可怖，不禁害怕之極。只見吳坎終于不再動彈，萬震山松開了手，將他放在椅上，在桌上拿起兩張事先浸濕了的棉紙，貼在他口鼻之上。這麼一來，他再也不能呼吸，也就不能醒轉。

　　戚芳一顆心怦怦亂跳，尋思：“公公說過，他們是荊州世家，不能隨便殺人，吳坎的父親聽說是本地紳士，決不能就此罷休，這件事可鬧大了。”

　　便在此時，忽聽得萬震山大聲喝道：“你做的事，快快自己招認了罷，難道還要我動手不成？”戚芳一驚：“原來公公瞧見了我。”可是心中卻也并不驚惶，反而有釋然之感：“死在他手里也好，反正我是不想活了！”

　　正要從床底鑽出來，忽聽得吳坎說道：“師父，你……要弟子招認什麼？”

　　戚芳這一驚非同小可，怎麼吳坎說起話來，難道他死而復生了？然而明明不是，他斜倚在椅上，動也不動。從床底望上去，看到萬震山的嘴唇在動。“什麼？是公公在說話，不是吳坎說的。怎麼明明是吳坎的聲音？”只聽得萬震山又大聲道：“招認什麼？哼，吳坎，你好大膽子，你里應外合，勾結匪人，想在荊州城里做一件大案子？”

　　“師父，弟子做……做什麼案子？”

　　這一次戚芳看得清清楚楚了，确是萬震山在學著吳坎的聲音，難為他學得這麼象。“公公居然有這門學人說話的本領，我可從來不知道，他這麼大聲學吳坎的聲音說話，有什麼用意？”她隱隱想到了一件事，但那只是朦朦朧朧的一團影子，一點也想不明白，只是內心感到了莫名其妙的恐懼。

　　只聽得萬震山道：“哼，你當我不知道麼？你帶了那賣藥郎中來到荊州城，這人其實是個江洋大盜，吳坎，你和他勾結，想要闖進……”

　　“師父……闖進什麼？”

　　“要闖進凌知府公館，去盜一份機密公文，是不是？吳坎，你……你還想抵賴？”

　　“師父，你……你怎麼知道？師父，請你老人家瞧在弟子平日對你孝順的份上，原諒我這一遭，弟子再也不敢了！”

　　“這樣一件大事，哪能就這麼算了？”

　　戚芳發覺了，萬震山學吳坎的口音，其實并不很象，只是壓低了嗓門，說得十分含糊，每一句話中總是帶上“師父”的稱呼，同時不斷自稱“弟子”，在旁人聽來，自然會當是吳坎在說話。何況，大家眼見吳坎走進房來，聽到他和萬震山說話，接著再說之時，聲音雖然不象，但除了吳坎之外，又怎會另有別人？而且萬震山的話中，又時時叫他“吳坎”。

　　只見萬震山輕輕托起吳坎的尸體，慢慢彎下腰來，左手掀開了床帷。戚芳嚇得一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公公定然發現了我，這一下他非扼死我不可了！”燈光朦朧之下，只見一個腦袋從床底下鑽了進來，那是吳坎的腦袋，眼睛睜得大大的，真象是死金魚的頭。戚芳只有拚命向旁避讓，但吳坎的尸身不住擠進來，碰到了她的腿，又碰到了她腰。

　　只聽萬震山坐回椅上，厲聲喝道：“吳坎，你還不跪下？我綁了你去見凌知府，饒與不饒，是他的事，我可作不了主。”

　　“師父，你當真不能饒恕弟子麼？”

　　“調教出這樣的弟子來，萬家的顏面也給你丟光了，我……我還能饒你？”

　　戚芳從床帷中張望，見萬震山從腰間拔出一柄匕首來，輕輕插入了自己胸膛。他胸口衣內顯然墊著軟木、濕泥、面餅之類的東西，匕首插了進去，便即留著不動。

　　戚芳心中剛有些明白，便聽得萬震山大聲道：“吳坎，你還不跪下！”跟著壓低嗓子學著吳坎的聲音道：“師父，這是你逼我，須怪不得弟子！”萬震山大叫一聲“哎喲！”飛起一腿，踢開了窗子，叫道：“小賊，你……你竟敢行凶！”

　　只聽得砰的一聲響，有人踢開房門，萬圭當先搶進（他知道該當這時候破門而入），魯坤、孫均、卜垣等眾弟子跟著進來。萬震山按住胸口，手指間鮮血涔涔流下（多半手中拿著一小瓶紅水），他搖搖晃晃，指著窗口，叫道：“吳坎這賊……刺了我一刀，逃走了！快……快追！”說了這幾句，身子一斜，倒在床上。

　　萬圭驚叫：“爹爹，爹爹，你傷得怎樣？”

　　魯坤、孫均、卜垣、馮坦、沈城五人先後躍出窗子，大呼小叫地追了出去。府中前前後後，許多人都驚呼叫嚷起來。

　　戚芳伏在床底，只覺得吳坎的尸身越來越冷。她心中害怕之極，可是一動也不敢動。公公躺在床上，丈夫站在床前。

　　只聽得萬震山低聲問道：“有人起疑沒有？”萬圭道：“沒有，爹，你裝得真象。便如殺戚長發那樣，沒半點破綻。”

　　“便如殺戚長發那樣，沒半點破綻！”這句話象一把鋒利的匕首，刺入了戚芳心中。她本已隱隱約約想到了這件大恐怖事，但她決計不敢相信。“公公一直對我和顏悅色，丈夫向來溫柔體貼，怎麼會殺害了我爹爹？”但這一次她是親眼看見了，他們布置了這樣一個巧妙機關，殺了吳坎。那日她在書房外聽到“父親和萬震山爭吵”，見到“萬震山被父親刺了一刀”，見到“父親越窗逃走”，顯然，那也是萬震山布置的機關，一模一樣。在那時候，父親早已被他害死了，他……他學著父親口音，怪不得父親當時的話聲嘶啞，和平時大异。如果不是陰差陽錯，這一次她伏在床底，親眼見到了這場慘劇，卻如何能猜想得透？

　　只聽得萬圭道：“那賤人怎樣？咱們怎能放過了她？”萬震山道：“慢慢再找她來炮制便是。這可要做得人不知、鬼不覺，別敗壞了萬家門風，壞了我父子的名聲。”萬圭道：“是，爹爹想得真周到。哎喲……”萬震山道：“怎麼？”萬圭道：“兒子手背上的傷處又痛了起來。”萬震山“嗯”了一聲，他雖計謀多端，對這件事可當真束手無策。

　　戚芳慢慢伸出手去，摸到吳坎懷中，那只小瓷瓶冷冷的便在他衣袋之中。她取了出來，放在自己袋里，心中凄苦：“三哥，三哥，你只聽到一半說話，便冤枉我跟這賊子有曖昧之事。你不想聽個明白，因此也就沒聽到，這瓶解藥便在他身上。你父親已殺了他，本來只不過舉手之勞，便可將解藥取到，但畢竟你們不知道。”

　　魯坤一干人追不到吳坎，一個個回來了，一個個到萬震山床前來問候。萬震山袒露了胸膛，布帶從頸中繞到胸前，圍到背後，又繞到頸中。

　　這一次他受的“傷”沒上次那麼“厲害”，吳坎的武功究竟不及師叔戚長發。這一刀刺得不深，并無大礙。眾弟子都放心了，個個大罵吳坎忘恩負義，都說明天非去找他父親算帳不可，請師父保重，大家退了出去。萬圭坐在床前，陪伴著父親。

　　戚芳只想找個機會逃了出去，她挨在吳坎的尸體之旁，心中說不出的厭惡，又怕萬氏父子發覺，只是想不出逃走的法子。

　　萬震山道：“咱們先得處置了尸體，別露出馬腳。”萬圭道：“還是跟料理戚長發一樣麼？”萬震山微一沉吟，道：“還是老法子。”

　　戚芳淚水滴了下來，心道：“他們怎樣對付我爹爹？”

　　萬圭道：“就砌在這里麼？你睡在這里，恐怕不大好！”萬震山道：“我暫且搬出去跟你住，只怕還有麻煩的事。人家怎能輕易將劍譜送到咱們手中？咱爺兒倆須得合力對付。將來發了大財，還怕沒地方住麼？”

　　戚芳聽到了這一個“砌”字，霎時之間，便如一道閃電在腦中一掠而過，登時明白了：“他……他將我爹爹的尸身砌在牆中，藏尸滅跡，怪不得爹爹一去之後，始終沒有消息。怪不得公公……不，不是公公，怪不得萬震山這奸賊半夜三更起身砌牆。他做了這件壞事，心中不安，得了离魂症，睡夢里也會起身砌牆。這奸賊……這奸賊居然會心中不安……那才真是奇怪了。不，他不是心中不安，他是十分得意，這砌牆的事，不知不覺的要做了一次又一次……剛才他夢中砌牆，不是一直在微笑麼？”

　　只聽萬圭道：“爹，到底這劍譜有什麼好處？你說咱們要發大財，可以富甲天下？難道……難道這不是武功秘訣，卻是金銀財寶？”萬震山道：“當然不是武功秘訣，劍譜中寫的，是一個大寶藏的所在。梅念笙老兒豬油蒙了心，竟要將這劍譜傳給旁人，嘿嘿，這老不死的。圭兒，快，快，將那劍譜去取來。”

　　萬圭微一遲疑，從懷中掏了那本書出來。原來戚芳一塞入西偏房的風扇之中，萬圭跟著便去取了出來。

　　萬震山向兒子瞧了一眼，接過書來，一頁頁地翻過去。這部唐詩兩邊連著封皮的幾頁都給血水浸得濕透了，兀自未干，中間的書頁卻仍是干的。

　　萬震山低聲道：“這劍譜咱父子能不能保得住，實在難說。咱們先查知了書中的奧秘，就算再給人奪去，也不打緊了。你拿支筆來，寫下來好好記著。連城劍法的第一招，出自杜甫的‘春歸’。”他伸手指沾了唾涎，去濕杜甫那首“春歸”詩旁的紙頁，輕輕歡呼了一聲：“是個‘四’字！好，‘苔徑臨江竹’，第四個字是‘江’，你記下了。第二招，仍是杜甫的詩，出自‘重經昭陵’。”他又沾濕手指，去濕紙頁：“嗯，是‘五十一’！”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數下去：“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陵寢盤空曲，熊羆宁翠微’，第五十一個字，那是個‘陵’字。‘江陵’、‘江陵’，妙極，原來果然便在荊州。”

　　萬圭道：“爹爹，你說小聲些！”萬震山微微一笑，道：“對！不可得意忘形。圭兒，你爹爹一世心血，總算沒有白花，這個大秘密，畢竟給咱們找到了！”突然之間，他將書掩上，一拍大腿，低聲道：“敵人為什麼將劍譜送到我手里，我明白啦！”

　　萬圭道：“那是什麼緣故？我一直想不透。”

　　萬震山道：“敵人得了劍譜，推詳不出其中的秘奧，又有什麼屁用？咱們的連城劍法，每一招的名稱都是一句唐詩，別門別派的人，任他武功通天，卻也不知。這世界上，只有我和言達平二人，才知道第一招是什麼詩句，第二招又是什麼詩句。才知道第一個字要到‘春歸’這首詩中去找，第二個字要到‘重經昭陵’這首詩中去尋。”

　　萬圭道：“這連城劍法的名稱，你不是已教了我們嗎？”萬震山道：“次序都是抖亂了的。”萬圭道：“爹，你連我也不教真的劍法。”萬震山微有尷尬之色，道：“我有八個弟子，大家朝晚都在一起，若是單單教你，他們定會知覺，那便不妙了。”

　　萬圭“嗯”了一聲，道：“敵人的陰謀定是這樣，他知道用水濕紙，便有字跡顯出，因此故意將劍譜交給咱們，又故意用水顯出幾個字來，要咱們查出了劍譜里的秘奧，讓咱們去尋訪寶藏，他就來個‘強盜遇著賊爺爺’。”萬震山道：“對了！咱們須得步步提防，別落得一場辛苦，得不到寶藏，連性命也送掉了。”

　　他又沾濕了手指，去尋第三個字，說道：“劍法第三招，出于處默的‘聖果寺’，三十三，第三十三字，‘下方城郭近，鐘罄雜笙歌’中的‘城’字，‘江陵城’，對啦，對啦！那還有什麼可疑心的？咦，怎麼這里痒得厲害？”他伸右手在左手背上搔了幾下，覺得右手也痒，伸左手去搔了幾下，又看那劍譜，說道：“這第四招，是二十八，嗯，一五、一十、十五……第二十八字是個‘南’字，‘江陵城南’，哈哈，咦！好痒！”低頭向自己左手上看去，只見手背上長了三條墨痕，微覺驚詫：“今天我又沒寫字，手背上怎麼有黑墨？”只覺雙手手背上越來越痒，一看右手，也是有好幾條縱橫交錯的墨痕。

　　萬圭“啊”的一聲，道：“爹爹，哪……哪里來的？這好象是言達平那廝的花蝎毒。”萬震山給他一言提醒，只覺手上痒得更加厲害了，忍不住伸手又去搔痒。

　　萬圭叫道：“別搔，是……是你指甲上帶毒過去的。”

　　萬震山叫道：“啊喲！果真如此。”登時省悟，道：“那小淫婦將劍譜浸在血水之中，你的血含有蝎毒……吳坎這小賊，偏不肯爽爽快快地就死，卻在我手上搔了這許多血痕。他媽的，蝎毒傳入了傷口之中，好在不多，諒來也不礙事。啊喲，怎地越來越痛了，哎唷。”忍不住大聲呻吟了起來。

　　萬圭道：“爹，你這蝎毒中得不多，我去舀水來給你洗洗。”萬震山道：“不錯！”大聲叫道：“桃紅，桃紅！打水來！”萬圭眉頭蹙起，心道：“爹爹嚇得胡塗了，桃紅早給他趕走了，這會兒又來叫她。”拿起一只銅臉盆，快步出房，在天井里七石缸中舀起一盆天落水，端進來放在桌上。萬震山忙將雙手浸入了清水之中，一陣冰涼，痛痒登減。

　　哪知道萬圭手上所中的蝎毒遇上解藥，流出來的黑血也具劇毒，毒性比之原來的蝎毒只有更加厲害，萬震山手背上被吳坎抓出的血痕深入肌理，一碰到這劇毒，實比萬圭中毒更深。他雙手在清水中浸得片時，一盆水已變成了淡墨水一般。墨水由淡轉深，過不多時，變得便如是一盆濃濃的墨汁。

　　萬氏父子相顧失色。萬震山將手掌提了起來，不禁“啊”的一聲，失聲驚呼，只見兩只手幾乎腫成了兩個圓珠。萬圭道：“啊喲，不好，只怕不能浸水！”

　　萬震山痛得急了，一腳踢在他腰間，罵道：“你既知不能浸水，怎麼又去舀水來？這不是存心害我麼？”萬圭痛得蹲下身去，道：“我本來又不知道，怎樣會來害你？”

　　戚芳在床底下聽得父子二人爭吵，心中也不知是凄涼，還是體會到了復仇的喜悅。

　　只聽得萬震山只是叫：“怎麼辦？怎麼辦？”萬圭道：“我樓上有些止痛藥，雖不能解毒，卻可止得一時之痛，要不要敷一些？”萬震山道：“好，好，好！快去拿來！”萬圭道：“是否有效，孩兒可就不知，說不定越敷越不對頭，爹爹又要踢我。”萬震山罵道：“王八羔子！這會兒還在不服氣麼？老子生了你出來，踢一腳又有什麼大不了？快去，快去拿來。”萬圭應道：“是！”轉身出去。

　　萬震山雙手腫脹難當，手背上的皮膚黑中透亮，全無半點皺紋，便如一個吹脹了的豬尿泡一般，眼看再稍脹大，勢非破裂不可，叫道：“我和你一起去！可……可不能耽擱了。”將劍譜往懷中一揣，奔行如飛，搶出房門，趕在萬圭之前。

　　戚芳聽得二人遠去，忙從房中爬了出來，自忖：“卻到哪里去好？”霎時間六神無主，只覺茫茫大地，竟無一處可以安身：“他們害死我爹爹，此仇豈可不報？但這血海深仇，卻如何報法？說到武功、機智，我和公公、三哥實是差得太遠，何況他們認定我和吳坎結了私情，一見面就會對我狠下殺手，我又怎能抵擋？眼下只有去……去尋找狄師哥，再作計較。可又不知他在哪里？空心菜呢？我怎能撇下了她？”一想到女兒，當即拔步奔向後樓，決意抱了女兒先行逃走，再想復仇之法。

　　在她內心，又還不敢十分确定萬氏父子當真是害死了她父親。萬震山是個心狠手辣之徒，那是絕無懷疑。但萬圭呢？對于丈夫的柔情蜜意，終不能這麼快便決絕的拋卻。

　　她奔到樓下，聽得萬震山嘶啞的聲音在大叫大嚷，心想：“這麼叫法，要將空心菜吵醒了！”想到女兒會大受驚嚇，便顧不得自身危險，輕輕走上樓去，小心不讓樓梯發出聲息。空心菜睡覺的小房便在她夫妻的臥室之後，只以一層薄板隔開。戚芳溜進小房，臥室中燈光映了進來，只見女兒睜大了眼，早已醒轉，臉上滿是恐怖之色，一見到母親，小嘴一扁，便要哭叫出來。戚芳急忙搶上前去，將她摟在懷里，做個手勢，叫她千萬不可出聲。空心菜既聰明，又聽話，當下一聲不響，娘兒倆摟抱著躺在床上。

　　只聽得萬震山大叫：“不成，不成，這止痛藥越止越痛，須得尋到那草頭郎中，用他的解藥來治。”萬圭道：“是啊，只有那解藥才治得這毒，等天一亮，叫魯大哥他們大伙兒一齊出馬，去尋那郎中。我手上的傷口也痛得很。”萬震山怒道：“怎等得到天亮？啊喲，哎唷！受不了啦，受不了啦！”突然間腳下一軟，倒在地下，痛得打滾，叫道：“快，快！拿劍來，將我這雙手砍了！快砍了我的手！”只聽得房中家具砰彭翻倒，瓶碗乒乓打碎之聲，響成了一片。

　　空心菜嚇得緊緊地摟住了媽媽，臉色大變。戚芳伸手輕輕撫慰，卻不敢作聲。

　　萬圭也是十分驚慌，說道：“爹，你……你忍耐一會兒，你的手怎能砍了？咱們快找解藥是正經。”萬震山痛得再難抵受，喝道：“你為什麼不砍去我雙手，除我痛楚？啊，知道了，你……你想我快快死了，好獨吞劍譜，想獨自個去尋寶藏……”萬圭怒道：“爹，你痛得神智不清了，快上床睡一忽兒。我又不知劍招的次序，得了劍譜又有什麼用？”

　　萬震山不斷在地下打滾，道：“你說我神智不清，你自己就存心不良。我……我痛得要死了……要死了……一拍兩散，大家都得不到。”

　　突然之間，他紅了雙眼，從懷中掏出劍譜，伸手一頁頁地撕碎。他十根手指腫得便如一根根紅蘿卜般，動作不靈，但還是撕碎了好幾頁。

　　萬圭大驚，叫道：“別撕，別撕！”伸手便去搶奪。他抓住了半本劍譜，萬震山卻抓住了另一半，牢不放手。那劍譜在血水中浸過，迄未干透，霉霉爛爛的，兩人這麼一拉扯，登時撕成兩半。萬圭呆了一呆，萬震山又去撕扯。

　　萬圭不甘心讓這已經到手的寶藏化作過眼云煙，忙伸手推開父親。兩人在地下你搶我奪，翻翻滾滾，將劍譜撕得更加碎了。

　　突然間聽得萬圭長聲驚呼：“哎唷……糟了……我傷口中又進了毒，啊喲，好痛！”兩人這麼你拉我扯，劍譜上的毒質沾進了萬圭手背上原來的傷口。片刻之間，萬圭手背又高高腫起，劇痛錐心穿骨。他久病之後，耐力甚弱，毒素一入傷口，隨血上行，發作奇快。父子二人在樓板上滾來滾去，慘呼號叫。

　　戚芳聽了一會，究竟夫妻情重，再也不能置之不理，從床上站起身來，走到門口，冷冷的道：“怎麼啦？兩個在干什麼？”

　　萬氏父子見到戚芳，劇痛之際，再也沒心情憤怒。萬圭叫道：“芳妹，快去找那草頭郎中，請他快配解藥，哎唷，哎唷……實在……實在痛得熬不住了，求求你……”

　　戚芳見他痛得滿頭大汗的模樣，心更加軟了，從懷中取出瓷瓶，道：“這是解藥！”

　　萬震山和萬圭一見瓷瓶，同時掙扎著爬起，齊道：“好極，好極！快，快給我敷上。”

　　戚芳見萬震山目光凶狠貪婪，有如野獸，心想若不乘此要挾，如何能查明真相，便道：“慢著，不許動！誰要動上一動，我便將解藥拋出窗外，投入水缸，大家都死！”說著推開窗子，拔開瓷瓶的瓶塞，將解藥懸在窗外，只須手一松，瓷瓶落水，再也無用了。

　　萬氏父子當即不動，我瞧瞧你，你瞧瞧我。萬震山忽道：“好媳婦，你將解藥給我，我讓你跟了吳坎，遠走高飛，決不阻攔，另外再送你一千兩銀子，讓你二人過長遠日子……哎唷，好痛……既然你心有他意，圭兒也留你不住……你……你放心去好了。”

　　戚芳心道：“這人當真卑鄙無恥，吳坎明明是你親手扼死了，卻還來騙人。”

　　萬圭也道：“芳妹，我雖然舍不得你，但沒有法子，我答應不跟吳坎為難就是。”

　　戚芳冷笑一聲，道：“你二人胡塗透頂，還在瞎轉這卑鄙齷齪的念頭。我只問一句話，你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立刻給解藥。”

　　萬震山道：“是，是，快問，哎唷，啊喲！”

　　一陣風從窗中刮了進來，吹得滿地紙屑如蝴蝶般飛舞。紙屑是劍譜撕成了，一片片飛出了窗外。忽然，一對彩色蝴蝶飛了起來，正是她當年剪的紙蝶，夾在詩集中的，兩只紙蝶在房中蹁躚起舞，跟著從窗中飛了出去，戚芳心中一酸，想起了當日在石洞中與狄云歡樂相聚的情景。那時候的世界可有多麼好，天地間沒半點傷心的事。

　　萬圭連連催促：“快問！什麼事？我無有不說。”

　　戚芳一凜，問道：“我爹爹呢？你們把他怎麼了？”

　　萬震山強笑道：“你問你爹爹的事，我──我也不知道啊。哎唷──我很挂念這位老師弟──哎唷！師兄弟又成了親家，哎唷，好得很啊。”

　　戚芳沉著臉道：“這當兒再說些假話，更有什麼用處？我爹爹給你害死了，是不是？害死他的法兒，就跟你們害死吳坎一樣，是不是？你已將他尸身砌入了牆壁，是不是？”

　　戚芳連問三聲“是不是”，萬氏父子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沒料想她不但知道自己父親被害，連吳坎被殺一事也知道了。萬圭顫聲道：“你……你怎知道？”

　　他說“你怎知道”，便是直承其事。戚芳心中一酸，怒火上沖，便想松手將解藥投入窗下的一排七石缸中。萬圭眼見情勢危急，作勢便想扑將上去。萬震山喝道：“圭兒，不可莽撞！”他知道當時情景之下，強搶只有誤事。

　　忽然間，塌塌塌幾聲，空心菜赤著腳，從小房中奔了出來，叫道：“媽，媽！”要扑入戚芳的懷里。

　　萬圭靈機一動，伸出左臂，半路上便將女兒抱了過來，右手摸出匕首，對准女兒的天靈蓋，喝道：“好，咱們一家老小，今日便一齊死了，我先殺了空心菜再說！”

　　戚芳大驚，忙叫道：“快放開她，關女兒什麼事？”

　　萬圭厲聲道：“反正大家活不成，我先殺了空心菜！”匕首在空中虛刺幾下，便向空心菜頭頂刺落。

　　戚芳道：“不，不！”扑過來搶救，伸手抓住萬圭的手腕。

　　萬震山雖在奇痛徹骨之際，究竟閱歷丰富，見戚芳給引了過來，當即手肘一探，重重撞在她腰間，夾手奪過她手中瓷瓶，忙不迭地倒藥敷上手背。萬圭也伸手去取解藥，戚芳搶過女兒，緊緊摟在懷中。

　　萬震山飛起一腳，將她踢倒，隨手解下腰帶，將她雙手反縛背後，又將她兩只腳都綁住了。空心菜大叫：“媽，媽，媽媽！”萬震山反手一記巴掌，打得她暈了過去，但這一掌碰到自己腫起的手背，又是大叫一聲：“啊喲！”

　　那解藥實具靈效，二人敷藥之後，片刻間傷口中便流出血水，疼痛漸減，變為麻痒，再過得一陣，麻痒也漸漸減弱。父子二人大是放心，知道性命是拾回來了，見到房中的紙片兀自往窗外飛去，兩人同時大叫：“糟糕！”扑過去攔阻飛舞的紙片。

　　但地下的紙屑已亂成一團，一大半掉入了窗外的缸中，有的正在盤旋跌落。萬震山叫道：“快，快，快搶！”二人飛步奔下樓去，拚命去抓四散飛舞的碎紙，但數百片碎紙有的飄飄蕩蕩吹出了圍牆，有的隨風高飛上天。二人東奔西突，狀若顛狂，卻哪里又能收集碎片、使得撕碎了的劍譜重歸原狀？

　　萬震山手上疼痛雖消，心中的傷痛卻難以形容，氣無可消，大聲斥罵兒子：“都是你這小賊，跟我來爭奪什麼？若不是你跟我拉扯，劍譜怎會扯爛？”萬圭歎了口氣，不再去追搶碎紙，說道：“孩兒若不阻攔，爹爹早將這劍譜扯得更加爛了。”萬震山道：“放屁！”他心中知道兒子所說是實，但還是不住地呼喝：“放屁，放屁，放屁！”

　　萬圭道：“好在咱們知道那地方是在江陵城南，再到那本殘破的劍譜中去查查，只要能再找到些線索，未始不能找到那地方。”萬震山精神一振，道：“不錯，那地方是在‘江陵城南’……”

　　忽聽得牆外有個聲音輕輕地道：“江陵城南！”

　　萬氏父子大吃一驚，一齊躍上牆頭，向外望去，只見兩個人的背影正向小巷中隱沒。

　　萬圭喝道：“卜垣、沈城，站著別動！”

　　但那兩人既不回頭，也不站住，飛快地走了。萬震山待要下牆追去，萬圭道：“爹，樓上還有……還有那……那淫婦。”萬震山轉念一想，點了點頭。

　　父子倆回到樓上，只見小女孩空心菜已醒了過來，抱住了媽媽直哭。戚芳手足被綁，卻在不住安撫女兒。空心菜見到祖父與父親回來，更“哇”的一聲，驚哭起來。

　　萬震山上前一腳，踢在她屁股之上，罵道：“再哭，一刀剖開你小鬼的肚子。”空心菜嚇得臉都白了，哪里還敢出聲。

　　萬圭低聲道：“爹，這淫婦什麼都知道了，可不能留下活口。怎生處置她才是？”萬震山微一沉吟，道：“剛才牆外二人，你看清楚是卜垣、沈城麼？”萬圭道：“正是那二人，錯不了！只怕秘密已經泄漏，他們知道是在江陵城南。”萬震山道：“事不宜遲，須得急速下手。這淫婦嘛，跟她父親一般處置便了。”

　　戚芳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只是放不下女兒，說道：“三……三哥，我和你夫妻一場，你殺我不打緊，我死之後，你須好好看待空心菜！”

　　萬圭道：“好！”萬震山道：“斬草除根，豈能留下禍胎？這小女孩精靈古怪，今日之事都給她瞧在眼里了，怎保得定她不說出去？”萬圭緩緩點了點頭。他很疼愛這個女兒，但父親的話也很對，若是留下禍胎，將來定有極大後患。

　　戚芳淚水滾下雙頰，哽咽道：“你……你們好狠心，連……連這個小小女孩也放不過嗎？”萬震山道：“塞住她的嘴巴，別讓她叫嚷起來，吵得通天下都知道了！”

　　戚芳想起女兒難保一命，突然提起嗓子，大叫：“救命，救命！”

　　靜夜之中，這兩聲“救命”划破了長空，遠遠傳了出去。

　　萬圭扑到她身上，伸手按住她嘴。戚芳仍是大叫：“救命，救命！”只是嘴巴被按住了，聲音郁悶。萬震山在兒子長袍上撕下一塊衣襟，遞了給他，萬圭當即將衣襟塞在戚芳口中。萬震山道：“將她埋在戚長發的墓中，父女同穴，最妙不過。”

　　萬圭點了點頭，抱起妻子，大踏步下樓，萬震山抱了空心菜。四個人進了書房。

　　戚芳瞧著書房西壁的那堵白牆，心想：“我爹爹是給老賊葬在這堵牆之中？”

　　萬震山道：“我來拆牆，你去將吳坎拖來！小心，別給人見到。”萬圭應道：“是！”奔向萬震山的臥室。

　　萬震山拉開書桌的抽屜，其中鑿子、錘子、鏟刀等工具一應俱全，他取出來放在牆邊，瞧著那堵白牆，雙手搓了幾下，回頭向戚芳望了一眼，臉上現出十分得意的神情。戚芳不禁打了個寒噤。萬震山拿起鐵錘和鑿子，看好了牆上的部位，在兩塊磚頭之間的縫中，將鑿子鑿了進去。鑿裂了一塊磚頭，伸手搖了幾搖，便挖了出來，手法甚是熟練。他挖出一塊磚頭後，拿到鼻子邊嗅了幾嗅。

　　戚芳見了他挖牆的手法，想起適才見到他离魂病發作時挖牆、推尸、砌牆的情狀，心中已是發毛，待見到他去嗅夾牆中父親尸體的氣息，又是害怕，又是傷心，又是憤怒，破口大罵：“你這奸賊，無恥的老賊！”只是嘴巴被塞住了，只能發出些嗚嗚之聲。

　　萬震山伸手又去挖第二塊磚頭，突然腳步聲急，萬圭踉蹌搶進，說道：“爹，爹！不好了，吳坎……吳坎……”身子在桌上一撞，嗆啷一聲響，油燈掉在地下，室中登時黑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從窗紙中透進來。

　　萬震山道：“吳坎怎樣？大驚小怪的，這般沉不住氣。”萬圭道：“吳坎不見啦！”萬震山罵道：“放屁！怎會不見？”但聲音顫抖，顯然心中懼意甚盛。拍的一聲，手中拿著的一塊磚頭掉下地來。

　　萬圭道：“我伸手到爹爹的床底下去拉尸體，摸他不到，點了燈火到床底去照，尸體已影蹤全無。爹爹房中帳子背後、箱子後面，到處都找過了，什麼也沒見到。”萬震山沉吟道：“這……這可奇了。我猜想是卜垣、沈城他們攪的鬼。”萬圭道：“爹，莫非……莫非……吳坎這廝沒死透，閉氣半晌，又活了過來？”萬震山怒道：“放屁，你老子外號叫作‘五云手’，手上功夫何等厲害，難道扼一個徒弟也扼不死？”萬圭道：“是，按理說，吳坎那廝定是給爹爹扼死了，卻不知如何，尸體竟然會不見了？難道……難道……”萬震山道：“難道什麼？”萬圭道：“難道真有僵尸？他冤魂不息……”

　　萬震山喝道：“別胡思亂想了！咱們快處置了這淫婦和這小鬼，再去找吳坎的尸身。事情只怕已鬧穿了，咱父子在荊州城已難以安身。”說著加緊將牆上磚頭一塊塊挖出來，他睡夢中挖磚砌牆，做之已慣，手法熟練，此時雖無燈燭，動作仍是十分迅捷。

　　萬圭應了聲：“是！”拔刀在手，走到戚芳身前，顫聲道：“芳妹，是你對不起我。你死之後，可別怨我！”

　　戚芳無法說話，側過身子，用肩頭狠狠撞了他一下。萬氏父子要殺自己，那也罷了，竟連空心菜也不肯饒，狼心狗肺，實是世所罕有。萬圭給她一撞，身子一晃，退後兩步，舉起刀來，罵道：“賊淫婦，死到臨頭，還要放潑！”

　　便在此時，只聽格、格、格幾下聲響，書房門緩緩推開。萬圭吃了一驚，轉過頭去，慘淡的月光之下，但見房門推開，卻不見有人進來。

　　萬震山喝問：“是誰？”

　　房門又格格、格格的響了兩下，仍是無人回答。

　　微光之下，突見門中跳進一個人來，那人直挺挺地移近，一跳一跳的，膝蓋不彎。萬震山和萬圭都是大駭，不自禁地退後了兩步。

　　只見那人雙眼大睜，舌頭伸出，口鼻流血，正是給萬震山扼死了的吳坎。萬震山和萬圭同聲驚呼：“啊！”戚芳見到這般可怖的情狀，也嚇得一顆心似乎停了跳動。

　　吳坎一動也不動，雙臂緩緩抬起，伸向萬震山。

　　萬震山喝道：“吳坎小賊，老子怕……怕……你這僵尸？”抽出刀來，向吳坎頭上劈落。突覺手腕一麻，單刀拿捏不定，嗆啷一聲，掉在地下，跟著腰間一麻，全身便動彈不得。

　　萬圭早嚇得呆了，見吳坎的僵尸攪倒了父親後，又直著雙臂，緩緩向自己抓來，只想大叫：“吳師弟，吳師弟！饒了我！”可是聲音在喉頭哽住了，無論如何叫不出來，倒退了兩步，腿下一軟，摔倒在地。只見吳坎的右手垂了下來，摸到他臉上，手指冷冰冰的，沒半分暖氣。萬圭嚇得魂飛魄散，差一點就暈了過去。

　　突然之間，吳坎的身子向前一扑，倒在萬圭的身上，一動也不動了。

　　吳坎身後，卻站著一人。

　　那人走到戚芳身邊，取出她口中塞著的破布，雙手幾下拉扯，便扯斷了綁住她手足的繩子，回過身去，在萬圭腰里重重踢了一腳，內力到處，萬圭登時全身酸軟。

　　戚芳先將空心菜抱起，顫聲道：“恩公是誰，救了我的性命？”

　　那人雙手伸出，月光之下，只見他每只手掌中都有一只花紙剪成的蝴蝶，正是那本唐詩中夾著的紙蝶，適才飄下樓去時給他拿到了的。戚芳一瞥眼間，見到他右手五根手指全無，失聲道：“狄師哥！”

　　那人正是狄云，斗然間聽到這一聲“狄師哥！”胸中一熱，忍不住眼淚便要奪眶而出，叫道：“芳妹！天可怜見，你……你我今日又再相見！”

　　戚芳此時正如一葉小舟在茫茫大海中飄行，狂風暴雨加交之下，突然駛進了一個風平浪靜的港口，扑在狄云懷中，說道：“師哥，這……這……這不是做夢麼？”

　　狄云道：“不是做夢，芳妹，這兩晚我都在這里瞧著。這父子兩人干的那些傷天害理事情，我全都瞧見了。吳坎的尸體，哼，我是拿來嚇他們一嚇！”

　　戚芳叫道：“爹爹，爹爹！”放下空心菜，奔到牆洞之前，伸手往洞中摸去，卻摸了個空，“啊”的一聲叫，顫聲道：“沒……沒有！”

　　狄云打亮了火摺，到牆洞中去照時，只見夾牆中盡是些泥灰磚石，卻哪里有戚長發的尸體？說道：“這里沒有，什麼也沒有。”

　　戚芳在萬震山床頭拿過一個燭台，在狄云的火摺上點燃了蜡燭，舉起燭台，在夾牆中細細察看，哪里有父親的尸體，誰的尸體也沒有。她又驚又喜，心中存了一線希望：“或許，爹爹并沒給他們害死。”轉身向萬圭道：“三……三哥，我爹爹到底怎樣了？”

　　萬圭和萬震山卻不知她在夾牆中并未發現尸體，只道她見了父親的遺體，便要動手復仇。萬震山昂然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戚長發是我殺的，你沖著我報仇便是。”

　　戚芳道：“爹爹真的給你害死了？那麼……他的尸首呢？”萬震山道：“什麼？夾牆里的死人難道不是他？”戚芳道：“這里有什麼死人？”萬震山和萬圭面面相覷，臉色慘白，兀自不信。狄云拉起萬震山，讓他探頭到牆洞中一看。

　　萬震山顫聲道：“世上真……真有會行走的僵尸？我……明明……明明……”忽地改口：“好媳婦，我……我是騙騙你的。咱師兄弟雖然不和，卻也不致于痛下毒手。你怎麼信以為真了？哈哈，哈哈。”他平時說謊的本領著實不錯，但這時驚惶之下，張口結舌，說出來的謊話牽強之至，誰也不會相信。要是他倔強挺撞，戚芳和狄云還存著萬一的希望，他這麼一說，兩人只有更加确信是他害死了戚長發。

　　狄云伸掌搭在他肩頭，說道：“萬師伯，你害得我好苦，這一切也不必計較了。我只問你：到底我師父是不是給你害死了？”說著運起“神照經”內功。霎時之間，萬震山全身猶如墮入了一只大火爐中，似乎連血液也燒得要沸騰起來，片刻也難以抵受，想到戚長發的尸身竟會不知去向，心中驚疑惶恐，亂成一團，已全無抗拒之意，說道：“不……不錯。戚長發是我殺的。”狄云又問：“我師父的尸首呢？你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萬震山道：“我确是將他砌入了這夾牆之中，是尸變……尸變麼？”

　　狄云狠狠地凝視著他，想起這幾年來，自己經歷了無窮無盡的苦難，全是由他父子的毒害，此刻萬震山又親口承認殺死了他師父，如何不教他怒火攻心？若不是已和戚芳相會，心中畢竟歡喜多過哀傷，立時便要一掌送了他的性命。他一咬牙，提起萬震山來，砰的一聲，從那牆孔中擲了進去。萬震山身子大，牆孔小，撞落了幾塊磚頭，這才跌入。

　　戚芳“啊”的一聲，輕聲低呼。狄云提起萬圭的身子，又擲入了牆洞，說道：“一報還一報，他父子這般毒害師父，咱們就這般對付他二人。”拾起地下的磚塊，便砌了起來，片刻之間，便將牆洞砌好了。

　　戚芳顫聲道：“師……師哥，你終于替爹爹報了這場大仇。若不是你來……師哥，這人的尸體，怎麼辦？”說著，指了指吳坎的尸體。

　　狄云道：“咱們走吧！這里的事，再也不用理會了。”戚芳道：“他二人砌在牆中，還沒有死，若是有人來救……”狄云道：“旁人怎會知道牆內有人？咱們把吳坎的尸體移出去，旁人更加不會到這里來查察。這兩人在牆里活不多久的。”當下提起吳坎的尸身，走出書房，向戚芳招手道：“走吧！”

　　兩人躍出了萬家的圍牆，狄云拋下吳坎的尸身，說道：“師妹，咱們到哪里去好？”

　　戚芳道：“你想爹爹真的是給他們害死了麼？”狄云道：“但愿師父仍是健在。只是聽萬震山的說話，就怕……就怕師父已經遭難。咱們自該查個水落石出。”戚芳道；“我得回去拿些東西，你在那邊的破祠堂里等我一等。”狄云道：“我陪你一起去好了。”戚芳道：“不，不好！若是給人撞見，多不方便。”狄云道：“我陪著你好些。萬家還有別的弟子，可沒一個是好人。”戚芳道：“不要緊。你抱著空心菜，在那邊等我。”

　　空心菜經了這場驚嚇，抵受不住，早已在媽媽懷中沉沉睡熟。

　　狄云向來聽戚芳的話，見她神情堅決，不敢違拗，只得抱過女孩，見戚芳又躍進了萬家，便走向祠堂，推門入內。

　　過了一頓飯時分，始終不見戚芳回來，狄云有些擔心了，便想去萬家接她，但生怕她不快，抱著空心菜，在廊下走來走去，想著終于得和師妹相聚，實是說不出的歡喜，但內心深處，卻隱隱又感到恐懼：不知師妹許不許我永遠陪著她？心中不住許愿：“老天爺保佑，我已吃了這許多苦頭，讓我今後陪著她，保護她，照顧她。我不敢盼望做她丈夫，只要天天能見到她，她每天叫我一聲‘師哥’。老天爺，我這一生一世再也不求你什麼了。”

　　突然之間，聽得祠堂長窗有瑟瑟作聲，似乎有人。狄云一側身，站在窗下不動。過得片刻，長窗呀的一聲推開，有人走了出來。

　　黑暗之中，隱約見到是個披頭散發的丐婦，狄云便不在意下，只想：“怎麼芳妹還不回來？”

　　空心菜在夢中“哇”的一聲，驚哭出來，叫道：“媽媽，媽媽！”

　　那丐婦大吃一驚，縮在走廊的角落里，抱住了自己的頭。狄云輕拍空心菜的肩膀，安撫她道：“別哭，別哭！媽媽就來了？媽媽就來了？”

　　那丐婦見出聲的是個小女孩，狄云對她也似無加害之意，膽子大了起來，站起身來，慢慢走近，幫助他安撫空心菜：“寶寶好乖，別哭，媽媽就來了！”她低聲向狄云道：“一個人睡著了就會見鬼，有人半夜三更起身砌牆頭，不……不……你別問我……”

　　狄云問道：“你說什麼？”那丐婦道：“沒……沒什麼。老爺趕了我出來。他不要我了，從前，我年輕的時候，他好喜歡我。人家說：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樣深……老爺總有一天會叫我回去的。是啊，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樣深……”

　　狄云心中一動：“師妹對她丈夫，難道就不念舊情麼？突然間胸口似乎充塞了一股悶氣，頭腦中一陣暈眩，抱著空心菜，便從破祠堂中沖了出去。

　　他決計猜想不到，這個滿身污穢的丐婦，就是當年誣陷他的桃紅。

## 第十二章　大寶藏

　　狄云越牆而入，來到萬家的書房。其時天已黎明，朦朦朧朧之中，只見地下躺著一人，依稀便是戚芳。狄云大驚，忙取火刀火石打了火，點著了桌上的蜡燭，燭光之下，只見戚芳身上滿是鮮血，小腹上插了一柄短刀。

　　她身旁堆滿了磚塊，牆上拆開了一洞，萬氏父子早已不在其內。

　　狄云俯身跪在戚芳身旁，叫道：“師妹，師妹！”他嚇得全身發抖，聲音幾乎啞了，伸手去摸戚芳的臉，覺得尚有暖氣，鼻中也有輕輕呼吸。他心神稍定，又叫：“師妹！”

　　戚芳緩緩睜開眼來，臉上露出一絲苦笑，說道：“師哥……我……我對不起你。”

　　狄云道：“你別說話，我……來救你。”將空心菜輕輕放在一邊，右手抱住了戚芳身子，左手抓起短刀的刀柄，想要拔了出來。但一瞥之下，見那口刀深深插入她小腹，刀子一拔出，勢必立時送了她的性命，便不敢就拔，只急得無計可施，連問：“怎麼辦？怎麼辦？是……是誰害你的？”戚芳苦笑道：“師哥，人家說，一夜夫妻……唉，別說了，我……你別怪我。我忍心不下，來放出了我丈夫……他……他……他……”

　　狄云咬牙道：“他……他……他反而刺了你一刀，是不是？”

　　戚芳苦笑著點了點頭。

　　狄云心中痛如刀絞，眼見戚芳命在頃刻，萬圭這一刀刺得她如此厲害，無論如何是救不活了。在他內心，更有一條妒忌的毒蛇在隱隱地咬嚙：“你……你究竟是愛你丈夫，宁可自己死了，也要救他。”

　　戚芳道：“師哥，你答允我，好好照顧空心菜，當是你……你自己的女兒一般。”

　　狄云黯然不語，點了點頭，咬牙道：“這賊子……到哪里去啦？”

　　戚芳眼神散亂，聲音含混，輕輕地道：“那山洞里，兩只大蝴蝶飛了進去。梁山伯，祝英台，師哥，你瞧，你瞧！一只是你，一只是我。咱們倆……這樣飛來飛去，永遠也不分离，你說好不好？”聲音漸低，呼吸慢慢微弱了下去。

　　狄云一手抱著空心菜，一手抱著戚芳的尸身，從萬家圍牆中躍了出來。他本想一把火將萬家的大宅子燒個干淨，但轉念一想：“這屋子一燒，萬氏父子再也不會回來了，要替師妹報仇，得讓這宅子留著。”

　　狄云奔到當年丁典畢命的廢園中，在梅樹下掘了個坑，將戚芳的尸身埋了，那柄短刀卻收在身邊。他決心要用這柄刀去取萬氏父子的性命。

　　他傷心得哭不出眼淚來，只是不住自責：“為什麼不將這兩個惡賊先打死了，再丟進牆洞？為什麼這樣大意，終于害了師妹的性命？”

　　空心菜不住哭叫：“媽媽，媽媽！”叫得他心煩意亂。于是在江陵城外找了一家農家，給了十兩銀子，請一個農婦照管女孩。

　　他日日夜夜地守在萬家前後，半個月過去了，沒見到萬家父子半點蹤跡。奇怪的是，連魯坤、卜垣、孫均、馮坦、沈城等幾人也都失了蹤，不再回到萬家來。萬家的婢仆亂得沒頭蒼蠅一般，有的開始偷東西了，有的在吵嘴打架。

　　江陵城中，卻有許多武林人物從四面八方聚集攏來。

　　一天晚上，狄云聽到了幾個江湖豪客的對話：

　　“那連城劍訣原來是藏在一部‘唐詩選輯’之中，頭上四字是‘江陵城南’。”

　　“是啊，這幾天聞風趕來的著實不少。就是不知這四個字之後是些什麼字。”

　　“管他之後是什麼字？咱們只管守在江陵城南。有人挖出寶藏，給他來個攔路打劫。”

　　“不錯。就算劫不了，至少也得分上一份。見者有份，還少得了咱哥兒們的麼？”

　　“嘿嘿！江陵書舖中這幾天去買‘唐詩選輯’的人可真不少。今兒我走進書舖，還沒開口，伙計就說：‘大爺，您可是要買唐詩選輯？這部書我們剛在漢口趕著捎來，要買請早，遲了只怕賣光了。’我很奇怪，問他：‘你怎知我要買唐詩選輯？’你猜他怎麼說？”

　　“不知道！他怎麼說？”

　　“他媽的。那伙計說：‘不瞞您老人家說，這幾天身上帶刀帶劍、挺胸凸肚的練把式爺們，來到書舖里，十個倒有十一個要買這本書。五兩銀子一本，你爺台合不合式？’”

　　“他奶奶的，哪有這麼貴的書？”

　　“你知道書價麼？你買過書沒有？”

　　“哈哈，老子這一輩子可從沒進過這書舖子的門，書啊書的，老子這一輩子最愛賭錢，買贏就好，買書可從來不干。嘿嘿，嘿嘿！”

　　狄云心想：“連城劍訣中的秘密可傳出去了，是誰傳出來的？是了，萬氏父子的話給魯坤他們聽了去，萬震山要追查，幾個徒兒卻逃走了。就這樣，知道的人越來越多。”

　　想起當年與丁典同處獄中之時，還有許多江湖豪士聞風而來，卻都給丁典一一打死了。“嗯，丁大哥的大事還沒辦，丁大哥的事可比我自己報仇要緊。”

　　凌小姐的父親是江陵府的知府。狄云到江陵城中最大的棺材舖、墓碑舖一打聽，便查知凌小姐的墳葬在江陵東門外十二里的一個小山岡上。

　　他買了一把鐵鏟，一把鶴嘴鋤，出得東門，不久便找到了墳墓。墓碑上寫著“愛女凌霜華之墓”七個字。墓前無花無樹。凌姑娘生前最愛鮮花，她父親竟沒給她種植一株。

　　“愛女，愛女，嘿嘿，你真的愛這個女兒麼？”他冷笑起來，想起丁典和戚芳，，忍不住淚水又流了下來。

　　他的衣襟，早就為悼念戚芳的眼淚濕透了。在凌霜華的墓前，又加上了新的眼淚。

　　山岡附近沒人家，离開大路很遠，也沒人經過。但白天總不能刨墳。直等到天全黑了，才挖開墓土，再掘開三合土封著的大石，現出了棺木。

　　經歷了這幾年來的艱難困苦，狄云早不是個容易傷心、容易流淚的人了，但在慘淡的月光下見到這具棺木，想到了丁大哥便是因這口棺木而死，卻不能不再傷心，不能不再流淚。

　　凌退思曾在棺木外涂上“金波旬花”的劇毒，雖然時日相隔已久，而且將棺木抬到此間下葬，料想棺外毒藥早已抹去，但他不敢冒險伸手去碰棺木，拔出血刀，從棺蓋的縫口中輕輕推了過去。那血刀削金斷玉，遇到木材，便如批豆腐一般，他不用使勁，便已將棺蓋的榫頭盡數切斷，右臂一振，勁力到處，棺蓋飛起。

　　驀然間，只見棺木中兩只已然朽壞的手向上舉著。棺蓋一飛起，兩只手便掉了下去，宛然會動一般。狄云吃了一驚，心想：“凌小姐入棺之時，怎地兩只手會高舉起來的？這真奇了。”只見棺中并無壽衣、被褥等一般殮葬之物，凌小姐只穿一身單衣。

　　狄云默默祝禱：“丁大哥，凌小姐，你二人生時不能成為夫妻，死後同葬的心愿終于得償。你二人死而有靈，也當含笑于九泉之下了。”解下背上的包袱，打了開來，將丁典的骨灰撒在凌小姐尸身上。他跪在地下，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然後站起身來，將包骨灰的包袱裹在手上，便去提那棺蓋，要蓋回棺木。

　　月光斜照，只見棺蓋背面隱隱寫著有字。狄云湊近一看，只見那幾個字歪歪斜斜，寫的是：“丁郎，丁郎，來生來世，再為夫妻。”

　　狄云心中一寒，一交坐在地下，這幾個字顯是指甲所刻，他一凝思間，便已明白：“凌姑娘是給他父親活埋的，放入棺中之時，她還沒死。這幾個字，是她臨死時用指甲刻的。因此一直到死，她的雙手始終舉著。天下竟有這般狠心的父親！丁大哥始終不屈，凌姑娘始終不負丁大哥，她父親越等越恨，終于下了這樣的毒手。”又想：“凌知府發覺丁大哥越獄，知道定會去找他算帳，急忙在棺木外涂上‘金波旬花’的劇毒。這人的心腸，可比‘金波旬花’還要毒上百倍。”

　　他湊近棺蓋，再看了一遍那兩行字。只見這幾個字之下，又寫著三排字，都是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等等數目字。狄云抽了一口涼氣，心道：“是了，凌姑娘直到臨死，還記著和丁大哥合葬的心愿。她答應過丁大哥，有誰能將她和丁大哥合葬，便將連城劍訣的秘密告知此人。丁大哥在廢園中跟我說過一些，只是沒說完便毒發而死。師父那本劍譜上的秘密，給師妹的眼淚浸了出來，偏偏給萬氏父子撕得稀爛。我只道這秘密從此湮沒，哪知道凌姑娘卻寫在這里。”

　　他默默祝告：“凌姑娘，你真是信人，多謝你一番好心，可是我此心成灰，恨不得自掘一穴，自刎而死，伴在你和丁大哥身邊。只是大仇未報，尚得去殺了萬家父子和你父親。金銀珠寶，在我眼中便如泥塵一般。”說著提起棺蓋，正要蓋上棺木，驀地里靈機一動：“啊喲，對了！萬氏父子這時不知躲到哪里，今生今世只怕再也找他們不著，但若將大寶藏的秘密寫在當眼之處，萬氏父子必然聞訊來看。不錯，這秘密是個大大的香餌，萬氏父子縱然起疑，再有十倍的小心，也是非來看這秘密不可。”

　　他放下棺蓋，看清楚數目字，一個個用血刀的刀尖划在鐵鏟背上，刻完後核對一遍無誤，這才蓋上棺蓋，放好石板，最後將墳土重新堆好。

　　“這個大心愿是完了！報了大仇之後，須得在這里種上數百棵菊花。丁大哥和凌姑娘最愛的便是菊花。最好能找到‘春水碧波’的名種菊花！”

　　第二天早晨，江陵南門旁的城牆上，赫然出現了三行用石灰泥書寫的數目字。每個字都是尺許見方，遠遠便能望見，“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奇怪的是，這幾行字离地二丈有余，江陵城中只怕沒那麼長的梯子，能讓人爬上去書寫，除非是用繩子縋著身子，從城頭上挂下來寫。

　　离這幾行字十余丈的城牆腳邊，狄云扮作了乞丐，脫下破棉襖，坐在太陽底下捉虱子。

　　從南門進進出出的人很多，只幾個時辰，江陵城中街市上、茶館里，就有人紛紛談論，也有不少人到南門外來親眼瞧瞧。但這些數目字除了寫的地位奇特之外，并沒有什麼好看，一般閒人看了一會，胡亂猜測一番，便即走了，卻有好幾個江湖豪客留了下來。

　　這些人手中都拿著一本“唐詩選輯”，將城牆上的數字抄了下來，皺著眉頭苦苦思索。

　　狄云見到孫均來了，沈城來了，過了一會，魯坤也來了。

　　但他們并不知道“連城劍法”每一招的次序，雖然手中各有一部“唐詩選輯”，雖然城牆上寫著大大的數字，又料到這些數字定是劍譜中的秘密，雖然偷聽到了師父和他兒子參詳秘密的法子，卻不知每一個數字，應當用在哪一首詩中。

　　這世上，只有萬震山、言達平、戚長發三個人知道。

　　魯坤等三人在悄悄議論。隔得遠了，狄云聽不到他們的說話。只見三人說了一會話，便回進城去，過不多時，三個人都化了裝出來。一個扮作水果販子，挑了一擔橘子，一個扮作菜販，另一個扮作荷著鋤頭的鄉民。三人坐在城牆腳邊，注視來往行人。

　　狄云猜到了他們的心思。他們在等萬震山到來。他們參詳不透這秘密，但只要跟隨著萬震山，便能找到寶藏，就算奪不到，分一份總有指望。再和師父相見當然危險萬分，可是要發大財，怎能怕危險？

　　“連城劍譜”中頭上四個數字早已傳開了，“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那便是“江陵城南”。“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以後還有一連串的數字，再蠢的人，也想得到那必是劍譜中的秘密。

　　在城牆腳邊坐下來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化了裝，有的大模大樣以本來面目出現。狄云數了一數，一共有七十八人。再過一會，卜垣和馮坦也來了，他師兄弟不知為了什麼事爭得面紅耳赤，差點就要打架，但終于也安靜下來，坐在護城河旁。

　　等到下午，萬氏父子沒出現。等到傍晚，萬氏父子仍是沒出現。許多人已在破口大罵。萬家的祖宗突然聲名大噪，尤其是萬震山的奶奶。

　　天快黑了，一個教書先生模樣的人拿了一張紙，一只墨盒，一枝筆，搖頭晃腦的，將城牆上這幾行字抄了下來。一條大漢正悶得沒地方出氣，一把抓住那人，問道：“你抄這些字干什麼？”那先生道：“老夫自有用處，旁人不得問之也。”那大漢道：“你說不說？不說，我就打。”提起醋缽大的拳頭，在他鼻尖前搖來晃去。那先生嚇怕了，道：“是……是……人家叫我來抄的。”那大漢道：“誰叫你抄的？”那先生道：“一位老先生，不……不瞞你說，就是本城大名鼎鼎的萬震山老先生，你……你可得罪他老人家不得。”

　　“萬震山”這三個字一出口，眾人便哄了起來。狄云更是歡喜，只是這份歡喜之中，混著太多的仇恨和傷心。

　　那先生戰戰兢的在前面走，一腳高，一腳低，跌跌撞撞地直向東行，一百多人遠遠的跟著。萬震山既然不來，便去找萬震山。只有他，才參詳得出其中的秘密。這件事已經揭明了，人多勢眾，要硬逼著萬震山去找寶藏。許多人稱贊那大漢：“幸虧你老哥聰明，我們怎麼沒想到萬震山會派人來抄數目字？要不是你老哥，大伙兒在城門邊等上三天三夜，萬震山卻早將寶藏起了去啦。”那大漢很是得意，說道：“這酸秀才鬼鬼祟祟，我料得他干的不是好事。”似乎他自己干的卻是好事。

　　狄云混在人群之中，隱隱覺得：“萬震山老奸巨滑，決不會這樣輕易便給人找到。其中定然另有鬼計。”這時一行人离開南門已有數里，他回過頭來，又向城牆望去，一瞥眼間，只見一條人影從城牆邊飛快掠過，向西疾奔。

　　狄云尋思：“這一群人盯著這個教書先生，決計不怕他走了。他們若是找到萬震山，決不會离開了他。偌大一座江陵城，要尋找萬氏父子是十分艱難，但要找這麼亂七八糟的一大群人，卻是易如反掌，我何必跟在人群之中？”

　　他心念一動，閃身隱在一株樹後，隨即展開輕功，反身奔向南門，更向西行。循著那人影的去向急奔，不到一盞茶時分便追上了。那人輕功也甚了得，但比之狄云卻又差得遠了。他絲毫不覺有人跟隨，只是快步奔跑。

　　狄云見他奔到一間小屋之前，推門入內。狄云守在門外，等他出來，過了一會，卻見小屋的窗子中透出了燈光。

　　他閃到窗下，從窗縫中向內望去，只見屋里坐著個老者，背向窗子，瞧不見他的面容。

　　那老者在桌上攤開一本書來，狄云一見便知是“唐詩選輯”，這本書近日在江陵城中流行極廣，居然這老者未能免俗，也有一本。只見他取過一支禿筆，在一張黃紙上寫了“江陵城南”四個字，他口中輕輕念著“一五、一十、十五、十六……第十六個字”，跟著在紙上寫個“偏”字。

　　狄云大吃一驚：“這人居然能在這本‘唐詩選輯’中查得到字，難道他也會連城劍法？”瞧他背影顯然不是萬震山。這老者穿著一件敝舊的灰色布袍，瞧不出是什麼身份。

　　只見他查一會書，屈指計一會數，便寫一個字，一共寫了二十六個字，狄云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下去，見是：

　　“……西天宁寺大殿佛像向之虔誠膜拜通靈祝告如來賜福往生極樂”。

　　那老者大怒，將筆杆重重在桌上一拍，說道：“什麼‘向之虔誠膜拜，通靈祝告’，又什麼‘如來賜福，往生極樂’！他奶奶的，‘往生極樂’，這不是叫人去見十殿閻王麼？”

　　狄云聽這人口音極熟，正思索間，那人側頭回過臉來。狄云身子一矮，縮在窗下，心道：“是二師伯，無怪，他知道劍招。這卻又是什麼秘密了？原來是戲弄人的。”心中忍不住好笑：“這許多人花了偌大心思，不惜殺師父、害同門，原來只是一句作弄人的話。”

　　他沒笑出聲來，但在屋中，言達平卻大笑起來：“哈哈，叫我向如來佛虔誠膜拜，通靈祝告，這泥塑木雕的他媽的臭菩薩便會賜福于我，哈哈，他奶奶的，叫老子往生極樂。我們合力殺了師父，師兄弟三人你爭我奪，原來是大家要爭個‘往生極樂’。江陵城中這幾百條英雄好漢、烏龜賊強盜，爭來爭去，為的都是要‘往生極樂’，哈哈，哈哈！”笑聲中卻充滿了凄慘之意，一面笑，一面將黃紙扯得粉碎。

　　突然之間，他站著一動不動，雙目怔怔地瞧著窗外。

　　狄云想起自己所以遭此大難，戚芳所以慘死，起因皆在這連城劍訣的秘密，而這秘密竟是幾句戲謔之言，心下悲憤之極，忍不住也要縱聲長笑。

　　便在此時，只見言達平眼望窗外，似乎見到了什麼。只聽他喃喃自語：“到了這步田地，去天宁寺瞧瞧，那也不妨。江陵城南偏西，不錯，确是有這麼一座古廟。”他一揮手，撥熄了油燈，推門出來，展開輕功向西奔去。

　　狄云心下遲疑：“我去尋萬震山呢，還是跟言師伯去？嗯，那一大批人易找得緊，還是先跟著言師伯瞧瞧。”當下盯住言達平的背影，追了下去。

　　不到小半個時辰，言達平便已到了天宁寺古廟之外。他先在廟外傾聽半晌，又繞著那廟轉了一個圈子，聽得廟內廟外靜悄悄地并無人蹤，這才推門而入。

　　這天宁寺地處荒僻，年久失修，廟內也無廟祝和尚。言達平來到大殿，一晃火把，便要去點神壇上的蜡燭，火光之下，只見燭淚似乎頗為新鮮，心念一動，伸手去捏了捏，果然燭淚柔軟，顯然不久之前有人點過這蜡燭。他心下起疑，吹熄了火把，正要舉步出外查察，突覺背後一痛，一柄利刃插進身子，大叫一聲，便即斃命。

　　狄云躲在二門之後，只見火光陡熄，言達平便即慘呼，知他已遭暗算，這一下事起倉卒，不及救援。他索性不動，要瞧傷害言達平的是誰。黑暗中只聽得一人“嘿，嘿，嘿”冷笑。這聲音傳入耳中，狄云不由得毛骨悚然，這笑聲陰森可怖，卻又十分熟悉。

　　突然間火光抖動，有人點亮了蜡燭，燭光射到那人身上。那人慢慢地側過臉來。

　　狄云險些脫口呼出：“師父！”

　　這人竟是戚長發。只見他向言達平的尸身踢了一腳，拔出他背上的長劍，又在他背心上連刺數劍。

　　狄云見到師父殺害自己的同門師兄，手段竟如此狠毒殘忍，這句“師父”的呼聲剛到口邊，便硬生生的忍住了。

　　戚長發嘿嘿冷笑，說道：“二師哥，你也查到了連城劍譜中的秘密，是不是？嘿嘿！‘江陵城南偏西，天宁寺大殿佛像，向之虔誠膜拜，通靈祝告’，哈哈，二師哥，劍譜中說：‘如來賜福，往生極樂’，你現下不是往生極樂了麼？這不是如來賜福了麼？”他轉過頭來，望著那尊面目慈祥的如來佛像。他臉上堆滿戾氣，惡狠狠端詳半晌，說道：“你奶奶的臭佛，戲弄了老子一生，坑害得我可就苦了！”縱身上了神壇，提起長劍，當當當三響，在佛像腹上連砍三劍。

　　一般佛像均是泥塑木雕，但這三劍砍在其上，卻發出錚錚錚的金屬之聲。戚長發一怔，又砍了兩劍，但覺著劍處極是堅硬。他拿起燭台湊近一看，只見劍痕深印，露出燦爛金光，戚長發一呆，伸指將兩條劍痕之間的泥土剝落，但見金光閃閃，里面竟然都是黃金。他忍不住叫道：“大金佛，都是黃金，都是黃金！”

　　這座佛像高逾三丈，粗壯肥大，遠超尋常佛像，如果通體竟是黃金鑄成，少說也有五六萬斤，那不是大寶藏是什麼？

　　他狂喜之下，微一凝思，轉到佛像背後，舉劍批削，見佛像腰間似有一扇小小暗門。他不住用力砍削，泥土四濺，只將長劍削得崩了數十個缺口，才將暗門四周的泥土都削去了。只見那暗門也是黃金所鑄，戚長發將劍伸進縫隙中去撬了幾下，喜不自胜、心慌意亂之下，拍的一聲，長劍竟爾折斷。

　　他提起半截斷劍，到暗門的另一邊再去撬。又撬得幾下，那暗門漸漸松了。戚長發拋下斷劍，伸手指將暗門輕輕起了出來，舉燭一照，只見佛像肚里珠光寶氣，靄靄浮動，不知這個大肚子之中，藏了有多少珍珠寶貝。

　　戚長發咽了幾口唾沫，正想伸手到暗門之內去摸些珠寶來瞧瞧，突覺神壇輕輕一晃。他心知有异，縱身便即躍下，左足剛著地，小腹上一痛，已給人點中了穴道，咕咚一聲，摔倒在地。

　　神壇下鑽出一個人來，側頭冷笑，說道：“戚師弟，你找得到這兒，老二找得到這兒，怎麼不想想，大師兄也找得到這里啊！”說話之人，正是萬震山。

　　戚長發陡然發現大寶藏，饒是他精細過人，見了這許多珠寶，終于也不免喜出望外，一疏神間，竟著了萬震山的道兒，恨恨地道：“第一次你整我不死，想不到終于還是死在你的手下。”萬震山得意之極，道：“我正在奇怪，戚師弟，我扼死了你，將你封入夾牆之中，怎麼又會活了過來？”戚長發閉目不答。

　　萬震山道：“你不回答，難道我就猜不到？那時你敵我不過，就即閉氣裝死，封入了夾牆之後，居然能夠脫逃。了不起！好本事！當時我見封牆的磚頭有一塊凸了出來，心中一直覺得不大妥當，可說什麼也想不到是給你掙扎著逃走時踢出來的。”萬震山那日將戚長發封入了夾牆後，次日見到封牆的磚頭有一塊凸出，這件事令他內心十分不安，這才患上了离魂之症，睡夢中起身砌牆──他一直在怕戚長發的“僵尸”從牆里鑽出來，因此睡夢中砌了一次又一次，要將牆洞封得牢牢的。他又冷笑道：“嘿嘿，你也真厲害，眼睜睜地瞧著你女兒做了我兒媳婦，竟始終不現身。我問你，那是為了什麼？為了什麼？”

　　戚長發一口濃痰向他吐去。

　　萬震山閃身避開，笑道：“老三，你要死得干脆呢，還是愛零零碎碎的受苦？”戚長發臉上露出恐怖之色，說道：“好，我跟你說。我女兒偷了我劍譜，藏在山洞之中，你道她是什麼好人？我一直在暗中查察。姓萬的，你給我個痛痛快快吧！”萬震山獰笑道：“好，給你個痛快的。按理說，不能給你這麼便宜，只是你師哥沒工夫了，須得趕快用爛泥涂好佛像。好師弟，你乖乖的上路罷！”說著提起長劍，便往戚長發胸口刺落。

　　突然間紅光一閃，萬震山一只右臂齊肘連刀，落在地下，身子跟著被人一腳踢開，正是狄云以血刀救了戚長發的性命。

　　他俯身解開戚長發的穴道，說道：“師父，你受驚了！”

　　這一下變故來得好快，戚長發呆了老大半晌，才認清楚是狄云，說道：“云……云兒，是你？”狄云和師父別了這麼久，又再聽到“云兒”這兩個字，不由得悲從中來，說道：“是，師父，正是云兒。”戚長發道：“這一切，你都瞧見了。”狄云點了點頭，道：“師妹，師妹，她……她……”

　　萬震山斷了一臂，掙扎著爬起，沖向廟外。戚長發搶上前去，一劍自背心刺入，穿胸而出。萬震山一聲慘叫，死在當地。

　　戚長發瞧著兩個師兄的尸體，緩緩地道：“云兒，幸虧你及時趕到，救了師父的性命。咦，那邊有誰來了？是芳兒嗎？”說著伸手指著殿側。

　　狄云聽到“芳兒”兩字，心頭大震，轉頭一看，卻不見有人，正驚訝間，突覺背上一痛。他反手抓住來襲敵人的手腕，一轉頭，只見那人手中抓著一柄明晃晃的匕首，正是師父戚長發。狄云大是迷惘，道：“師……師父……弟子犯了什麼罪，你要殺我？”他這時才想起，適才師父一刀已刺在自己背上，只因自己有烏蚕衣護身，才又逃得了性命。

　　戚長發被他抓住手腕，半身酸麻，使不出半分力道，驚怒交集之下，恨恨地道：“好，你學了一身高明的武功，自不將師父瞧在眼里了。你殺我啊，快殺，快殺，干麼不殺？”

　　狄云松開了手，仍是不解，道：“我怎敢殺害師父？”

　　戚長發叫道：“你假惺惺的干什麼？這是一尊黃金鑄成了大佛，你難道不想獨吞？我不殺你，你便殺我，那有什麼希奇？這是一尊金佛，佛像肚里都是價值連城的珍寶，你為什麼不殺我？為什麼不殺我？”他高聲大叫，聲音中充滿了貪婪、氣惱、痛惜，那聲音不象是人聲，便如是一只受了傷了野獸在曠野中吼叫。

　　狄云搖搖頭，退開幾步，心道：“師父要殺我，原來為了這尊黃金大佛？”霎時之間，他什麼都明白了：戚長發為了財寶，能殺死自己師父、殺死師兄、懷疑親生女兒，為什麼不能殺徒弟？他心中響起了丁典的話：“他外號叫作‘鐵鎖橫江’，什麼事情做不出？”他又退開一步，說道：“師父，我不要分你的黃金大佛，你獨個兒發財去吧。”他真不能明白：一個人世上什麼親人都不要，不要師父、師兄弟、徒弟、連親生女兒也不顧，有了價值連城的大寶藏，又有什麼快活？

　　戚長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想：“世上哪有人見到這許多黃金珠寶而不起意？狄云這小子定是另有詭計。”他這時已沉不住氣，大聲道：“你搗什麼鬼？這是一座黃金大佛，佛像肚中都是珠寶，你為什麼不要？你要使什麼鬼計？”

　　狄云搖了搖頭，正想走出廟去，忽聽得腳步聲響，許多人蜂擁而來，他縱身上了屋頂，向外望去，只見一百多人打著火把，喧嘩叫嚷，快步奔來，正是那一群江湖豪客，只聽得有人喝罵：“萬圭，他媽的，快走，快走！”狄云本想要走，一聽到“萬圭”兩字，當即停步。他還沒為戚芳報仇。

　　這一群人爭先恐後地入廟，狄云看得清楚，萬圭被幾個大漢扭著，目青鼻腫，已給人飽打了一頓，身上仍是穿著那件酸秀才的衣衫。原來他喬裝成個教書先生的模樣，故意將城牆邊的一群江湖豪士引開，好讓萬震山到天宁寺來尋寶。但在眾人的跟隨查究之下，終于露出了馬腳。眾人以性命相脅，逼著他帶到天宁寺來。

　　戚長發聽得人聲，急忙躍上神壇，想要掩住佛像劍痕中露出來的黃金。但遲了一步，眾人已見到他站在神壇之上，雙手去掩佛像的大肚子。這時數十根火把照耀之下，廟中有如白晝。各人眼見到金光，發一聲喊，搶將上去，七手八腳的，便去斬削佛像上的泥土。各人刀砍劍削，不多時佛像身上到處發出燦爛金光。

　　跟著有人發現佛像背後的暗門，伸手進去，掏出了大批珠寶，站在後面的便用力將他擠開。珠寶一把把地摸出來，強有力的豪士便從別人手中劫奪。

　　突然間門外號角聲嗚嗚吹起，廟門大開，數十名兵丁沖了進來，高叫：“知府大人到，誰都不許亂動。”隨後一人身穿官服，傲然而進，正是江陵府知府凌退思。他在城內城外耳目眾多，這些江湖豪客之中便混得有他的部屬，一得訊息，立時提兵趕來。

　　但一眾江湖豪客見了許多珠寶，哪里還忌憚什麼官府？各人只是拚命的搶奪珍寶。

　　地下滾滿了珍珠、寶石、金器、白玉、翡翠、珊瑚、祖母綠、貓兒眼……

　　凌退思的部屬又怎會不搶？兵丁先俯身撿起，于是官長也搶了起來。誰都不肯落後。戚長發在搶、萬圭在搶、連堂堂知府大人凌退思，也忍不住將一把把珠寶揣入懷中。

　　一搶奪，便不免斗毆。于是有人打胜了，有人流血，有人死了。

　　這些人越斗越厲害，有人突然間扑到金佛上，抱住了佛像狂咬，有的人用頭猛撞。

　　狄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就算是財迷心竅，也不該這麼發瘋？”

　　不錯，他們個個都發了瘋，紅了眼亂打、亂咬、亂撕。狄云見到鈴劍雙俠中的汪嘯風在其中，見到“落花流水”的花鐵干也在其中。他們一般地都變成了野獸，在亂咬、亂搶，將珠寶塞到嘴里。

　　狄云驀地里明白了：“這些珠寶上喂得有極厲害的毒藥。當年藏寶的皇帝怕魏兵搶劫，因此在珠寶上涂了毒藥。”他想去救師父，但已來不及了。

　　狄云在丁典和凌姑娘的墳前種了幾百棵菊花。他沒雇了幫忙，全是自己動手，他是莊稼人，鋤地種植的事本是內行。只不過他從前很少種花，種的是辣椒、黃瓜、冬瓜、白菜、茄子、空心菜……

　　他离了荊州城，抱著空心菜，匹馬走上了征途。他不愿再在江湖上廝混，他要找一個人跡不到的荒僻之地，將空心菜養大成人。

　　他回到了藏邊的雪谷。鵝毛般的大雪又開始飄下，來到了昔日的山洞前。

　　突然之間，遠遠望見山洞前站著一個少女。

　　那是水笙！

　　她滿臉歡笑，向他飛奔過來，叫道：“我等了你這麼久！我知道你終于會回來的。”

## 後記

　　兒童時候，我浙江海宁老家有個長工，名叫和生。他是殘廢的，是個駝子，然而只駝了右邊的一半，形相特別顯得古怪。雖說是長工，但并不做什麼粗重工作，只是掃地、抹塵，以及接送孩子們上學堂。我哥哥的同學們見到了他就拍手唱歌：“和生和生半爿駝，叫他三聲要發怒，再叫三聲翻跟斗，翻轉來象只癱淘籮”。“癱淘籮”是我故鄉土話，指破了的淘米竹籮。

　　那時候我總是拉著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學不要唱，有一次還為此哭了起來，所以和生向來待我特別好。下雪、下雨的日子，他總是抱了我上學，因為他的背脊駝了一半，不能背負。那時候他年紀已很老了，我爸爸、媽媽叫他不要抱，免得兩個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厲害，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拿些點心給他吃。他跟我說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蘇丹陽人，家里開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鄰居一個美貌的姑娘對了親。家里積蓄了幾年，就要給他完婚了。這年十二月，一家財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這家財主又開當舖，又開醬園，家里有座大花園。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財主家過年要磨好幾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財主家後廳上做。這種磨粉的事我見得多了，只磨得幾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磚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腳印，那是推磨的人踏出來的。江南各處的風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說我就懂了。

　　只為要趕時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點、十一點鐘。這天他收了工，已經很晚了，正要回家，財主家里許多人叫了起來：“有賊！”有人叫他到花園去幫同捉賊。他一奔進花園，就給人幾棍子打倒，說他是“賊骨頭”，好幾個人用棍子打得他遍體鱗傷，還打斷了幾根肋骨，他的半邊駝就是這樣造成的。他頭上吃了幾棍，昏暈了過去，醒轉來時，身邊有許多金銀首飾，說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又有人在他竹籮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銀和銅錢，于是將他送進知縣衙門。賊贓俱在，他也分辯不來，給打了幾十板，收進了監牢。

　　本來就算是作賊，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給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在這段時期中，他父親、母親都氣死了，他的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

　　他從牢里出來之後，知道這一切都是那財主少爺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在那財主少爺身上刺了幾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財主少爺只是受了重傷，卻沒有死。但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師爺和獄卒，想將他在獄中害死，以免他出來後再尋仇。

　　他說：“真是菩薩保佑，不到一年，老爺來做丹陽縣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說的老爺，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來是“美”字輩，但進學和應考時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滄珊，故鄉的父老們稱他為“滄珊先生”。他于光緒乙酉年中舉，丙戍年中進士，隨即派去丹陽做知縣，做知縣有成績，加了同知銜。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丹陽教案”。

　　鄧之誠先生的“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這件事：

　　“天津條約許外人傳教，于是教徒之足跡遍中國。莠民入教，輒恃外人為護符，不受官吏鈐束。人民既憤教士之驕橫，又怪其行動詭秘，推測附會，爭端遂起。教民或有死傷，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挾，勒索巨款，甚至歸罪官吏，脅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須革職永不敘用。內政由人干涉，國已不國矣。教案以千萬計，茲舉其大者：

　　“……丹陽教案。光緒十七年八月……劉坤一、剛毅奏，本年……江蘇之丹陽、金匱、無錫、陽湖、江陰、如皋各屬教堂，接踵被焚毀，派員前往查辦……蘇屬案，系由丹陽首先滋事，將該縣查文清甄別參革……“（光緒東華錄卷一Ｏ五）

　　我祖父被參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將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以便向外國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燒教堂的人民，通知為首的兩人逃走，回報上司：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涌而上，焚毀教堂，并無為首之人。跟著他就辭官，朝廷定了“革職”處分。

　　我祖父此後便在故鄉閒居，讀書做詩自娛，也做了很多公益事業。他編了一部“海宁查氏詩鈔”，有數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後來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出喪之時，丹陽推了十幾位紳士來吊祭。當時領頭燒教堂的兩人一路哭拜而來。据我伯父、父親們的說法，那兩人走一里路，磕一個頭，從丹陽直磕到我故鄉。對這個說法，現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時候自然信之不疑。不過那兩個人十分感激，最後幾里路磕頭而來當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時候到台灣，見到了我表哥蔣復聰先生。他是故宮博物院院長，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學是同班同學。他跟我說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贊揚。那都是我本來不知道的。

　　和生說，我祖父接任做丹陽知縣後，就重審獄中每一個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實，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辭官回家時，索性悄悄將他帶了來，就養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戰時才病死。他的事跡，我爸爸、媽媽從來不跟人說。和生跟我說的時候，以為他那次的病不會好了，也沒叮囑我不可說出來。

　　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連城訣”是在這件真事上發展出來的，紀念在我幼小時對我很親切的一個老人。和生到底姓什麼，我始終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當然不會武功。我只記得他常常一兩天不說一句話。我爸爸媽媽對他很客氣，從來不差他做什麼事。

　　這部小說寫于一九六三年，那時“明報”和新加坡“南洋商報”合辦一本隨報附送的“東南亞周刊”，這篇小說是為那周刊而寫的，書名本來叫做“素心劍”。

　　　　　　　　　　　　　　　　　　　　　　　　　　　一九七七•四

# 俠客行

## 第一章　玄鐵令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瘋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錘，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李白這一首“俠客行”古風，寫的是戰國時魏國信陵君門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千載之下讀來，英銳之氣，兀自虎虎有威。那大梁城鄰近黃河，後稱汴梁，即今河南開封。該地雖然數為京城，卻是民風質樸，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俠氣概，後世迄未泯滅。

　　開封東門十二里處，有個小市鎮，叫做侯監集。這小鎮便因侯嬴而得名。當年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大梁城東有山，山勢平夷，稱為夷山，東城門便稱為夷門。夷門監者就是大梁東門的看守小吏。

　　這一日已是傍晚時分，四處前來趕集的鄉民正自挑擔的挑擔、提籃的提籃，紛紛歸去，突然間東北角上隱隱響起了馬蹄聲。蹄聲漸近，竟然是大隊人馬，少說也有二百來騎，蹄聲奔騰，乘者縱馬疾馳。眾人相顧說道：“多半是官軍到了。”有的說道：“快讓開些，官兵馬匹沖來，踢翻擔子，那也罷了，便踩死了你，也是活該。”

　　猛聽得蹄聲之中夾雜著陣陣忽哨。過不多時，忽哨聲東呼西應、南作北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聲，似乎將侯監集團團圍住了。眾人駭然失色，有些見識較多之人，不免心中嘀咕：“遮莫是強盜？”

　　鎮頭雜貨舖中一名伙計伸了伸舌頭，道：“啊喲，只怕是我的媽啊那些老哥們來啦！”王掌柜臉色已然慘白，舉起了一只不住發抖的肥手，作勢要往那伙計頭頂拍落，喝道：“你奶奶的，說話也不圖個利市，什麼老哥小哥的。當真線上的大爺們來了，那還有你……你的小命？再說，也沒聽見光天化日有人干這調調兒的！啊喲，這……這可有點兒邪……”

　　他說到一半，口雖張著，卻沒了聲音，只見市集東頭四五匹健馬直搶了過來。馬上乘者一色黑衣，頭戴范陽斗笠，手中各執明晃晃的鋼刀，大聲叫道：“老鄉，大伙兒各站原地，動一下子的，可別怪刀子不生眼睛。”嘴里叱喝，拍馬往西馳去。馬蹄鐵拍打在青石板上，錚錚直響，令人心驚肉跳。

　　蹄聲未歇，西邊廂又有七八匹馬沖來，馬上健兒也是一色黑衣，頭戴斗笠，帽檐壓得低低的。這些人一般叱喝：“乖乖的不動，那沒事，愛吃板刀面的就出來！”

　　雜貨舖那伙計嘿的一聲笑，說道：“板刀面有什麼滋味……”這人貧嘴貧舌的，想要說句笑話，豈知一句話沒完，馬上一名大漢馬鞭揮出，甩進柜台，勾著那伙計的脖子，順手一帶，砰的一聲，將他重重摔在街上。那大漢的坐騎一股勁兒向前馳去，將那伙計拖著而行。後邊一匹馬趕將上來，前蹄踩落，那伙計哀號一聲，眼見不活了。

　　旁人見到這伙人如此凶橫，那里還敢動彈？有的本想去上了門板，這時雙腳便如釘牢在地上一般，只是全身發抖，要他當真絲毫不動，卻也干不了。

　　离雜貨舖五六間門面處有家燒餅油條店，油鍋中熱油滋滋價響，鐵絲架上擱著七八根油條。一個花白頭發的老者彎著腰，將面粉捏成一個個小球，又將小球壓成圓圓的一片，對眼前驚心動魄的慘事竟如視而不見。他在面餅上洒些蔥花，對角一摺，捏上了邊，在一支黃砂碗中抓些芝麻，洒在餅上，然後用鐵鉗挾起，放入烘爐之中。

　　這時四下里忽哨聲均已止歇，馬匹也不再行走，一個七八百人的市集上鴉雀無聲，就是啼哭的小兒，也給父母按住了嘴巴，不令發出半點聲音。各人凝氣屏息之中，只聽得一個人喀、喀、喀的皮靴之聲，從西邊沿著大街響將過來。

　　這人走得甚慢，沉重的腳步聲一下一下，便如踏在每個人心頭之上。腳步聲漸漸近來，其時太陽正要下山，一個長長的人影映在大街之上，隨著腳步聲慢慢逼近。街上人人都似嚇得呆了，只有那賣餅老者仍在做他的燒餅。皮靴聲響到燒餅舖外忽而停住，那人上上下下的打量賣餅老者，突然間嘿嘿嘿的冷笑三聲。

　　賣餅老者緩緩抬起頭來，只見面前那人身材極高，一張臉孔如橘皮般凹凹凸凸，滿是疙瘩。賣餅老者道：“大爺，買餅麼？一文錢一個。”拿起鐵鉗，從烘爐中挾了個熱烘烘的燒餅出來，放在白木板上。那高個兒又是一聲冷笑，說道：“拿來！”伸出左手。那老者眯著眼睛道：“是！”拿起那個新焙的燒餅，放在他掌中。

　　那高個兒雙眉豎起，大聲怒道：“到這當兒，你還在消遣大爺！”將燒餅劈面向老者擲去。賣餅老者緩緩將頭一側，燒餅從他臉畔擦過，拍的一聲響，落在路邊的一條泥溝之旁。

　　高個兒擲出燒餅，隨即從腰間撤出一對雙鉤，鉤頭映著夕陽，藍印印地寒氣逼人，說道：“到這時候還不拿出來？姓吳的，你到底識不識時務？”賣餅老者道：“大爺認錯人啦，老漢姓王。賣餅王老漢，侯監集上人人認得。”高個兒冷笑道：“他奶奶的！我們早查得清清楚楚，你喬裝改扮，躲得了一年半載，可躲不得一輩子。”

　　賣餅老者眯著眼睛，慢條斯理的說道：“素聞金刀寨安寨主劫富濟貧，江湖上提起來，都是翹起大拇指，說一聲：‘俠盜！’怎麼派出來的小嘍羅，卻向賣燒餅的窮老漢打起主意來啦？”他說話似乎有氣無力，這幾句話卻說得清清楚楚。

　　高個兒怒喝：“吳道通，你是決計不交出來的啦？”賣餅老者臉色微變，左頰上的肌肉牽動了幾下，隨即又是一副懶洋洋人的神氣，說道：“你既知道吳某的名字，對我仍然這般無禮，未免太大膽了些罷？”那高個兒罵道：“你老子膽大膽小，你到今天才知嗎？”左鉤一起，一招‘手到擒來’，疾向吳道通左肩鉤落。

　　吳道通向右略閃，高個兒鋼鉤落空，左腕隨即內勾，鋼鉤拖回，便向吳道通後心鉤到。吳道通矮身避開，跟著右足踢出，卻是踢在那座炭火燒得正旺的烘爐之上。滿爐紅炭斗地向那高個兒身上飛去，同時一鑊炸油條的熟油也猛向他頭頂澆落。

　　那高個兒吃了一驚，急忙後躍，避開了紅炭，卻避不開滿鑊熱油，“啊喲”一聲，滿鍋熱油已潑在他雙腿之上，只痛得他哇哇怪叫。

　　吳道通雙足力登，沖天躍起，已縱到了對面屋頂，手中兀自抓著那把烤燒餅的鐵鉗。猛地里青光閃動，一柄單刀迎頭劈來，吳道通舉鐵鉗擋去，當的一聲響，火光四濺。他那鐵鉗雖是黑黝黝地毫不起眼，其實乃純鋼所鑄，竟將單刀擋了回去，便在此時，左側一根短槍、右側雙刀同時攻到。原來四周屋頂上都已布滿了人。吳道通哼了一聲，叫道：“好不要臉，以多取胜麼？”身形一長，雙手分執鐵鉗兩股，左擋短槍，右架雙刀，竟將鐵鉗拆了開來，變成了一對判官筆。原來他這烤燒餅的鐵鉗，是一對判官筆所合成。

　　吳道通雙筆使開，招招取人穴道，以一敵三，仍然占到上風。他一聲猛喝：“著！”使短槍的“啊”的一聲，左腿中筆，骨溜溜的從屋檐上滾了下去。

　　西北角屋面上站著一名矮瘦老者，雙手叉在腰間，冷冷的瞧著三人相斗。

　　白光閃動之中，使單刀的忽被吳道通右腳踹中，一個筋斗翻落街中。那使雙刀的怯意陡生，兩把刀使得如同一團雪花相似，護在身前，只守不攻。

　　那矮瘦老者慢慢踱將過來，越走越近，右手食指陡地戳出，逕取吳道通左眼。這一招迅捷無比，吳道通急忙回筆打他手指。那老者手指略歪，避過鐵筆，改戳他咽喉。吳道通筆勢已老，無法變招，只得退了一步。

　　那老者跟著上前一步，右手又是一指伸出，點向他小腹。吳道通右筆反轉，砸向敵人頭頂。那老者向前直沖，幾欲扑入吳道通的懷里，便這麼一沖，已將他一筆避過，同時雙手齊出，向他胸口抓去。吳道通大驚之下，急向後退，嗤的一聲，胸口已被他抓下一長條衣服。吳道通百忙中也不及察看是否已經受傷，雙臂合攏，倒轉鐵筆，一招‘環抱六合’，雙筆筆柄向那老者兩邊太陽穴中砸去。

　　那老者不閃不架，又是向前一沖，雙掌扎扎實實的擊在對方胸口。喀喇喇的一聲響，也不知斷了多少根肋骨，吳道通從屋頂上一交翻跌了下去。

　　那高個兒兩條大腿被熱油炙得全是火泡，早在暴跳如雷，只是雙腿受了重傷，無法縱上屋頂和敵人拚命，又知那矮瘦老者周牧高傲自負，他既已出手，就不喜旁人來相助，是以只仰著脖子，觀看二人相斗。眼見吳道通從屋頂摔下，那高個兒大喜，急躍而前，雙鉤扎落，刺入吳道通的肚腹。他得意之極，仰起頭縱聲長笑。

　　周牧急叫：“留下活口！”但終于慢了一步，雙鉤已然入腹。

　　突然間那高個兒大叫：“啊……”踉踉蹌蹌倒退幾步，只見他胸口插了兩支鐵筆，自前胸直至後背，鮮血從四個傷口中直涌出來，身子幌了幾幌，便即摔倒。吳道通臨死時奮力一擊，那高個兒猝不入防，竟被雙筆插中要害。金刀寨伙伴忙伸手扶起，卻已氣絕。

　　周牧不去理會那高個兒的生死，嘴角邊露出鄙夷之色，抓起吳道通的身子，見也已停了呼吸。他眉頭微皺，喝道：“剝了他衣服，細細搜查。”

　　四名下屬應道：“是！”立即剝去吳道通的衣衫。只見他背上長衣之下負著一個包裹。兩名黑衣漢子迅速打開包裹，但見包中有包，當即挾手攫過，捏了一捏，怒道：“他奶奶的！騙人的玩意，不用看了！快到屋里搜去。”

　　十余名黑衣漢子應聲入內。燒餅店前後不過兩間房，十幾人擠在里面，乒乒乓乓、嗆啷嗆啷，店里的碗碟、床板、桌椅、衣物一件件給摔了出來。

　　周牧只是叫：“細細的搜，什地方都別漏過了！”

　　鬧了半天，已黑沉沉地難以見物，眾漢子點起火把，將燒餅店牆壁、灶頭也都拆爛了。嗆啷一聲響，一只瓦缸摔入了街心，跌成碎片，缸中面粉四散得滿地都是。

　　暮靄蒼茫中，一只污穢的小手從街角邊偷偷伸過來，抓起水溝旁那燒餅，慢慢縮手。

　　那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叫化子。他已餓了一整天，有氣沒力的坐在牆角邊。那高個兒接過吳道通遞來的燒餅，擲在水溝之旁，小丐的一雙眼睛便始終沒离開過這燒餅。他早想去拿來吃了，但見到街上那些凶神惡煞般的漢子，卻嚇得絲毫不敢動彈。那雜貨舖伙計的死尸便躺在燒餅之旁。後來，吳道通和那高個兒的兩具尸首，也躺在燒餅不遠的地方。

　　直到天色黑了，火把的亮光照不到水溝邊，那小丐終于鼓起勇氣，抓起了燒餅。他饑火中燒，顧不得餅上沾了自水爛泥，輕輕咬了一口，含在口里，卻不敢咀嚼，生恐咀嚼的微聲給那些手執刀劍的漢子們聽見了。口中銜著一塊燒餅，雖未吞下，肚里似乎已舒服得多。

　　這時眾漢子已將燒餅舖中搜了個天翻地覆，連地下的磚也已一塊塊挖起來查過。周牧見再也查不到什麼，喝道：“收隊！”

　　忽哨聲連作，跟著馬蹄聲響起，金刀寨盜伙一批批出了侯監集。兩名盜伙抬起那高個兒的尸身，橫放馬鞍之上，片刻間走了個干干淨淨。

　　直等馬蹄聲全然消逝，侯監集上才有些輕微人聲。但鎮人怕群盜去而復回，誰也不敢大聲說話。雜貨舖掌柜和另一個伙計抬了伙伴的尸身入店，急忙上了門板，再也不敢出來。但聽得東邊劈劈拍拍，西邊咿咿呀呀，不是上排門，便是關門，過不多時，街上再無人影，亦無半點聲息。

　　那小丐見吳道通的尸身兀自橫臥在地，沒人理睬，心下有些害怕，輕輕嚼了幾口，將一小塊燒餅咽下，正待再咬，忽見吳道通的尸身一動。那小丐大吃一驚，揉了揉眼睛，卻見那死尸慢慢坐了起來。小丐嚇得呆了，心中怦怦亂跳，但見那死尸雙腿一挺，竟然站起身來。答答兩聲輕響，那小丐牙齒相擊。

　　死尸回過頭來，幸好那小丐縮在牆角之後，死尸見他不到。這時冷月斜照，小丐卻瞧得清清楚楚，但見那死尸嘴角邊流下一道鮮血，兩根鋼鉤兀自插在他的腹中，小丐死命咬住牙齒，不使發出聲響。

　　只見那死尸彎下雙腿，伸手在地下摸索，摸到一個燒餅，捏了一捏，雙手撕開，隨即拋下，又摸到一個燒餅，撕開來卻又拋去。小丐只嚇得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中跳將出來，只見那死尸不住在地下摸索，摸到任意雜物，都不理會，一摸到燒餅，便撕開拋去，一面摸，一面走近水溝。群盜搜索燒餅舖時，將木板上二十來個燒餅都掃在地下，這時那死尸拾起來一個個撕開，卻又不吃，撕成兩半，便往地下一丟。

　　小丐眼見那死尸一步步移近牆角，大駭之下，只想發足奔逃，可是全身嚇得軟了。一雙腳那里提得起來？那死尸行動遲緩，撕破這二十來個燒餅，足足花了一柱香時光。他在地下再也摸不到燒餅，緩緩轉頭，似在四處找尋。小丐轉過頭來，不敢瞧他，突然間嚇得魂飛魄散。原來他身子雖然躲在牆角之後，但月光從身後照來，將他蓬頭散發的影子映在那死尸腳旁。小丐見那死尸的腳又是一動，大叫一聲，發足便跑。

　　那死尸嘶啞著嗓子叫道：“燒餅！燒餅！”騰騰騰的追來。

　　小丐在地下一絆，摔了個筋斗。那死尸彎腰伸手，便來按他背心。小丐一個打滾，避在一旁，發足又奔。那死尸一時站不直身子，支撐了一會這才站起，他腳長步大，雖然行路蹣跚，搖搖擺擺的如醉漢一般，只十幾步，便追到了小丐身後，一把抓住他後頸，提了起來。

　　只聽得那死尸問道：“你……你偷了我的燒餅？”在這當口，小丐如何還敢抵賴，只得點了點頭。那死尸又問：“你……你已經吃了？”小丐又點了點頭。那死尸右手伸出，嗤的一聲，扯破小丐的衣衫，露出胸口和肚腹的肌膚。那死尸道：“割開你的肚子，挖出來！”小丐直嚇得魂不附體，顫聲道：“我……我……我只咬了一口。”

　　原來吳道通給周牧雙掌擊中胸口，又給那高個兒雙鉤插中肚腹，一時閉氣暈死，過得良久，卻又悠悠醒轉。肚腹雖是要害，但縱然受到重傷，一時卻不便死，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一件物事，一經醒轉，發覺金刀寨人馬已然离去，竟顧不得胸腹的重傷，先要尋回藏在燒餅中的物事。

　　他扮作個賣餅老人，在侯監集隱居。一住三載，倒也平安無事，但設法想見那物的原主，卻也始終找尋不到。待聽得忽哨聲響，二百余騎四下合圍，他雖不知這群盜伙定是沖著自己而來，終究覺察到局面凶險，倉卒間無處可以隱藏，當即將那物放在燒餅之中。那高個兒一現身，伸手說道：“拿來！”吳道通行一著險棋，索性便將這燒餅放入他手中，果然不出所料，那高個兒大怒之下，便將燒餅擲去。

　　吳道通重傷之後醒轉，自認不出是那個燒餅之中藏有那物，一個個撕開來找尋，全無影蹤，最後終于抓著那個小丐。他想這小叫化餓得狠了，多半是連餅帶物一齊吞入腹中，當下便要剖開他肚子來取物。一時尋不到利刃，他咬一咬牙，伸手拔下自己肚上一根鋼鉤，倒轉鉤頭，便往小丐肚上划去。

　　鋼鉤拔离肚腹，猛覺得一陣劇痛，傷口血如泉涌，鉤頭雖已碰到小丐的肚子，但左手突然間沒了力氣，五指松開，小丐身子落地，吳道通右手鋼鉤向前送出，卻刺了個空。吳道通仰天摔倒，雙足挺了幾下，這才真的死了。

　　那小丐摔在他身上，拚命掙扎著爬起，轉身狂奔。剛才嚇得實在厲害，只奔出幾步，腿膝酸軟，翻了個筋斗，就此暈了過去，右手卻兀自牢牢的抓著那個只咬過一口的燒餅。

　　淡淡的月光照上吳道通的尸身，慢慢移到那小丐身上，東南角上又隱隱傳來馬蹄之聲。

　　這一次的蹄聲來得好快，剛只聽到聲響，倏忽間已到了近處。侯監集的居民已成驚弓之鳥，靜夜中又聽到馬蹄聲，不自禁的膽戰心驚，躲在被窩中只發抖。但這次來的只兩匹馬，也沒忽哨之聲。

　　這兩匹馬形相甚奇。一匹自頭至尾都是黑毛，四蹄卻是白色，那‘烏云蓋雪’的名駒；另一匹四蹄卻是黑色，通體雪白，馬譜中稱為‘黑蹄玉兔’，中土尤為罕見。

　　白馬上騎著的是個白衣女子，若不是鬢邊戴了朵紅花，腰間又系著一條猩紅飄帶，幾乎便如服喪，紅帶上挂了一柄白鞘長劍。黑馬乘客是個中年男子，一身黑衫，腰間系著的長劍也是黑色的劍鞘。兩乘馬并肩疾馳而來。

　　頃刻間兩人都看到了吳道通的尸首以及滿地損毀的家生雜物，同聲驚噫：“咦！”

　　黑衫男子馬鞭揮出，卷在吳道通尸身頸項之中，拉起數尺，月光便照在尸身臉上。那女子道：“是吳道通！看來安金刀已得手了。”那男子馬鞭一振，將尸身擲在道旁，道：“吳道通死去不久，傷口血跡未凝，趕得上！”那女子點了點頭。

　　兩匹馬并肩向西馳去。八只鐵蹄落在青石板上，蹄聲答答，竟如一匹馬奔馳一般。兩匹馬前蹄後蹄都是同起同落，整齊之極，也是美觀之極，不論是誰見了都想得到這兩匹馬曾同受長期操練，是以奮蹄爭馳之際，也是絕無參差。

　　兩匹馬越跑越快，一掠過汴梁城郊，道路狹窄，便不能雙騎并騎。那女子微一勒馬，讓那男子先行。那男子側頭一笑，縱馬而前，那女子跟隨在後。

　　兩匹駿馬腳力非凡，按照吳道通死去的情狀推想，這當兒已該當趕上金刀寨人馬，但始終影蹤毫無。他們不知吳道通雖氣絕不久，金刀寨的人眾卻早去得無了。

　　馬不停蹄的趕了一個多時辰。二人下馬讓坐騎稍歇，上馬又行，將到天明時分，驀見遠處曠野中有幾個火頭升起。兩人相視一笑，同時飛身下馬。那女子接過那男子手中馬韁，將兩匹馬都系在一株大樹的樹干上。兩人展開輕身功夫，向火頭奔去。

　　這些火頭在平野之間看來似乎不遠，其實相距有數里之遙。兩人在草地上便如一陣風般滑行過去。將到臨近，只見一大群人分別圍著十幾堆火，隱隱聽得稀里呼嚕之聲此起彼應，眾人捧著碗在吃面。兩人本想先行窺探，但平野之地無可藏身，离這群人約十數丈，便放慢了腳步，并肩走近。

　　人群中有人喝問：“什麼人？干什麼的？”

　　那男子踏上一步，抱拳笑道：“安寨主不在麼？是那一位朋友在這里？”

　　那矮老者周牧一抬眼，火光照耀下見來人一男一女，一黑一白，并肩而立。兩人都是中年，男的丰神俊朗，女的文秀清雅，衣衫飄飄，腰間都挂著一柄長劍。

　　周牧心中一凜，隨即想起兩個人來，一挺腰站了起來，抱拳說：“原來是江南玄素莊石莊主夫婦大駕光臨！”跟著大聲喝道：“眾弟兄，快起來行禮，這兩位是威震大江南北的石莊主夫婦。”一眾漢子轟然站起，微微躬身。周牧心下嘀咕：“石清、閔柔夫婦跟我們金刀寨可沒糾葛梁子，大清早找將上來，不知想干什麼，難道也為了這件物事？”游目往四下里一瞧，一望平野，更無旁人，心想：“雖然聽說他夫婦劍術了得，終究好漢敵不過人多，又怕他何來？”

　　石夫人閔柔輕聲說道：“師哥，這位是鷹爪門的周牧周老爺子。”

　　她話聲雖低，周牧卻也聽見了，不禁微感得意：“冰雪神劍居然還知道我的名頭。”忙接口道：“不敢，金刀寨周牧拜見石莊主、石夫人。”說著又彎了彎腰。

　　石清向著眾盜伙微笑道：“眾位朋友正用早膳，這可打擾了，請坐，請坐。”轉頭對周牧道：“周朋友不必客氣，愚夫婦和貴門‘一飛沖天’莊震中莊兄曾有數面之緣，說起來大家也都不是外人。”

　　周牧道：“‘一飛沖天’是在下師叔。”暗道：“你年紀比我小著一大截，卻稱我莊師叔為莊兄，那不是明明以長輩自居嗎？”想到此節，更覺對方此來只怕不懷好意，心下更多了一層戒備。武林中于‘輩份’兩字看得甚重，晚輩遇上了長輩固然必須恭敬，而長輩吩咐下來，晚輩也輕易不得違拗，否則給人說一聲以下犯上，先就理虧。

　　石清見他臉色微微一沉，已知其意，笑道：“這可得罪了！當年嵩山一會，曾聽莊兄說起貴門武功，愚夫婦佩服得緊。我忝在世交，有個不情之請，周世兄莫怪。”他一改口稱之為‘周世兄’，更是以長輩自居了。

　　周牧道：“倘若是在下自己的事，沖著兩位的金面，只要力所能及，兩位吩咐下來，自是無有不遵。但若是敝寨的事，在下職位低微，那可做不得主了。”

　　石清心道：“這人老辣得緊，沒聽我說什麼，先來推個干干淨淨。”說道：“那跟貴寨毫無干系。我要向周世兄打聽一件事。愚夫婦追尋一個人，此人姓吳名道通，兵器使的是一對判官筆，身材甚高，聽說近年來扮成了個老頭兒，隱姓埋名，潛居在汴梁附近。不知周世兄可曾聽到過他的訊息嗎？”

　　他一說出吳道通的名字，金刀寨人眾登時聳動，有些立時放下了手中捧著的面碗。

　　周牧心想：“你從東而來，當然已見到了吳道通的尸身，我若不說，反而顯得不夠光棍了。”當即打個哈哈，說道：“那當真好極了，石莊主、石夫人，說來也是真巧，姓周的雖然武藝低微，卻碰上給賢夫婦立了一場功勞。這吳道通得罪了賢夫婦，我們金刀寨已將他料理啦。”說這幾句話時，雙目凝視著石清的臉，瞧他是喜是怒。

　　石清又是微微一笑，說道：“這吳道通跟我們素不相識，說不上得罪了愚夫婦什麼。我們追尋此人，說來倒教周世兄見笑，是為了此人所攜帶的一件物事。”

　　周牧臉上肌肉牽動了幾下，隨即鎮定，笑道：“賢夫婦消息也真靈通，這個訊息嘛，我們金刀寨也聽到了。不瞞石莊主說，在下這番帶了這些兄弟們出來，也就是為了這件物事。唉，不知是那一個狗雜種造的謠，卻累得雙筆吳道通枉送了性命。我們二百多人空走一趟，那也罷了，只怕安大哥還要怪在下辦事不力呢。江湖上向來謠言滿天飛，倘若以為那件物事真是金刀寨得了，都向我們打起主意來，這可不冤麼？張兄弟，咱們怎麼打死那姓吳的，怎樣搜查那間燒餅舖，你詳詳細細的稟告石莊主、石夫人兩位。”

　　一個短小精悍的漢子說道：“那姓吳的武功甚是了得，我們李大元李頭領的性命送在他的手下。後來周頭領出手，雙掌將那姓吳的震下屋頂，當時便將他震得全身筋折骨斷，五髒粉碎……”此人口齒極是靈便，加油添醬，將眾盜伙如何撬開燒餅舖地下的磚頭、如何翻倒面缸、如何折牆翻炕，說了一大篇，可便是略去了周牧取去吳道通背上包裹一節。

　　石清點了點頭，心道：“這周牧一見我們，始終是全神戒備，惴惴不安。玄素莊和金刀寨向無過節，若不是他已得到了那物事，又何必對我們夫婦如此提防？”他知這伙人得不到此物便罷，若是得了去，定是在周牧身邊，一瞥之間，但見金刀寨二百余人個個壯健剽悍，雖無一流好手，究竟人多難斗。適才周牧言語說得客氣，其中所含的骨頭著實不少，全無友善之意，自也是恃了人多勢眾，當下臉上仍是微微含笑，手指左首遠處樹林，說道：“我有一句話，要單獨和周世兄商量，請借一步到那邊林中說話。”

　　周牧怎肯落單，立即道：“我們這里都是好兄弟、好朋友，無事不可……”下面“對人言”三字尚未出口，突覺左腕一緊，已被石清伸手握住，跟著半身酸麻，右手也已毫無勁力。周牧又驚又怒，自從石清、閔柔夫婦現身，他便凝神應接，不敢有絲毫怠忽，那知石清說動手便動手，竟然捷如閃電的抓住了自己的手腕。這等擒拿手法本是他鷹爪門的拿手本領，不料一招未交，便落入對方手中，急欲運力掙扎，但身上力氣竟已無影無蹤，知道要穴已為對方所制，霎時間額頭便冒出了汗珠。

　　石清朗聲說道：“周世兄既允過去說話，那最好也沒有了。”回頭向閔柔道：“師妹，我和周世兄過去說句話兒，片刻即回，請師妹在此稍候。”說著緩步而行。閔柔斯斯文文的道：“師哥請便。”他兩人雖是夫婦，卻是師兄妹相稱。

　　金刀寨眾人見石清笑嘻嘻地與周牧同行，似無惡意，他夫人又留在當地，誰也想不到周牧如此武功，竟會不聲不響的被人挾持而去。

　　石清抓著周牧手腕，越行越快，周牧只要腳下稍慢，立時便會摔倒，只得拚命奔跑。從火堆到樹林約有里許，兩人倏忽間便穿入了林中。

　　石清放脫了他手腕，笑道：“周世兄……”周牧怒道：“你這是干什麼？”右手成抓，一招‘搏獅手’，便往石清胸口狠抓下去。

　　石清左手自右而左划了過來，在他手腕上輕輕一帶，已將他手臂帶向左方，一把抓攏，竟是一手將他兩只手腕都反抓在背後。周牧驚怒之下，右足向後力踹。

　　石清笑道：“周世兄又何必動怒？”周牧只覺右腿‘伏兔’‘環跳’兩處穴道中一麻，踹出的一腳力道尚未使出，已軟軟的垂了下來。這一來，他只有一只左腳著地，若是再向後踹，身子便非向前俯跌不可，不由得滿臉脹得通紅，怒道：“你……你……你……”

　　石清道：“吳道通身上的物事，周世兄既已取到，我想借來一觀。請取出來罷！”周牧道：“那東西是有的，卻不在我身邊。你既要看，咱們回到那邊去便了。”他想騙石清回到火堆之旁，那時一聲號令，眾人群起而攻，石清夫婦武功再強，也難免寡不敵眾。

　　石清笑道：“我可信不過，卻要在周世兄身邊搜搜！得罪莫怪。”

　　周牧怒道：“你要搜我？當我是什麼人了？”

　　石清不答，一伸手便除下了他左腳的皮靴。周牧“啊”的一聲，只見他已從靴筒中取了一個小包出來，正是得自吳道通身上之物。周牧又驚又怒，又是詫异：“這……這……他怎地知道？難到是見到我藏進去的？”其實石清一說要搜，便見他目光自然而然的向左腳一瞥，眼光隨即轉開，望向遠處，猜想此物定是藏在他左足的靴內，果然一搜便著。

　　石清心想：“適才那人敘述大搜燒餅舖的情景，顯非虛假，而此物卻在你身上搜出，當然是你意圖瞞過眾人，私下吞沒。”左手三指在那小包外捏了幾下，臉色微變。

　　周牧急得脹紅了臉，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便要呼叫求援。石清冷冷清的道：“你背叛安寨主，宁愿將此事當眾抖將出來，受那斬斷二指的處罰麼？”周牧大驚，情不自禁的顫聲道：“你……你怎麼知道？”石清道：“我自然知道。”松指放開了他雙手，說道：“安金刀何等精明，你連我也瞞不過，又豈能瞞得過他？”

　　便在此時，只聽得擦擦擦幾下腳步聲響，有人到了林外。一個粗豪的聲音哈哈大笑，朗聲說道：“多承石莊主夸獎，安某這里謝過了。”話聲方罷，三個人闖進林來。

　　周牧一見，登時面如土色。這三人正是金刀寨的大寨主安奉日、二寨主馮振武、三寨主元澄道人。周牧奉命出來追尋吳道通之時，安寨主并未說到派人前來接應，不知如何，竟然親自下寨。周牧心想自己吞沒此物的圖謀固然已成畫餅，而且身敗名裂，說不定性命也是難保，情急之下，忙道：“安大哥，那……那……東西給他搶去了。”

　　安奉日拱手向石清行禮，說道：“石莊主名揚天下，安某仰慕得緊，一直無緣親近。敝寨便在左近，便請石莊主和夫人同去盤桓數日，使兄弟得以敬聆教訓。”

　　石清見安奉日環眼虯髯，身材矮壯，一副粗豪的神色，豈知說話卻甚是得體，一句不提自己搶去物事，卻邀請前赴金刀寨子盤桓。可是這一上寨去，那里還能輕易脫身？拱手還禮之後，順手便要將那小包揣入懷中，笑道：“多謝安寨主盛情……”

　　突然間青光閃動，元澄道人長劍出鞘，劍尖刺向石清手腕，喝道：“先放下此物！”

　　這一下來得好快，豈知他快石清更快，身子一側，已欺到了元澄道人身旁，隨手將那小包遞出，放入他左手，笑道：“給你！”元澄道人大喜，不及細想他用意，便即拿住，不料右腕一麻，手中長劍已被對方奪去。

　　石清倒轉長劍，斫向元澄左腕，喝道：“先放下此物！”元澄大吃一驚，眼見寒光閃閃，劍鋒离左腕不及五寸，縮手退避，均已不及，只得反掌將那小包擲了回去。

　　馮振武叫道：“好俊功夫！”不等石清伸手去接小包，展開單刀，著地滾去，逕向他腿上砍去。石清長劍嗤的一聲刺落，這一招後發先至，馮振武單刀尚未砍到他右腿，他長劍其勢便要將馮振武的腦袋釘在地下。

　　安奉日見情勢危急，大叫：“劍下……”石清長劍繼續前刺，馮振武心中一涼，閉目待死，只覺頰上微微一痛，石清的長劍卻不再刺下，原來他劍下留情，劍尖碰到了馮振武的面頰，立刻收勢，其間方位、力道，竟是半分也相差不得。跟著聽得搭的一聲輕響，石清長劍拍回小包，伸手接住，安奉日那“留情”兩字這才出口。

　　石清收回長劍，說道：“得罪！”退開了兩步。

　　馮振武站起身來，倒提單刀，滿臉愧色，退到了安奉日身後，口中喃喃說了兩句，不知是謝石清劍下留情，還是罵他出手狠辣，那只有自己知道了。

　　安奉日伸手解開胸口銅扣，將單刀從背後取下，拔刀出鞘。其時朝陽初升，日光從林間空隙照射進來，金刀映日，閃閃耀眼，厚背薄刃，果然好一口利器！安奉日金刀一立，說道：“石莊主技藝驚人，佩服，佩服，兄弟要討教幾招！”

　　石清笑道：“今日得會高賢，幸也何如！”一揚手，將那小包擲了出去。四人一怔之間，只聽得颼的一聲，石清手中奪自元澄道人的長劍跟著擲出，那小包剛撞上對面樹干，長劍已然趕上，將小包釘入樹中。劍鋒只穿過小包一角，卻不損及包中物事，手法之快，運勁之巧，實不亞于適才連敗元澄道人、馮振武的那兩招。

　　四人的眼光從樹干再回到石清身上時，只見他手中已多了一柄通體墨黑的長劍，只聽他說道：“墨劍會金刀，點到為止。是誰占先一招半式，便得此物如何？”

　　安奉日見他居然將已得之物釘在樹上，再以比武較量來決定此物誰屬，絲毫不占便宜，心下好生佩服，說道：“石莊主請！”他早就聽說玄素莊石清、閔柔夫婦劍術精絕，適才見他制服元澄道人和馮振武，當真名下無虛，心中絲毫不敢托大，刷刷刷三刀，盡是虛劈。

　　石清劍尖向地，全身紋風不動，說道：“進招吧！”

　　安奉日這才揮刀斜劈，招式未老，已然倒翻上來。他一出手便是生平絕技七十二路‘劈卦刀’，招中藏套，套中含式，變化多端。石清使開墨劍，初時見招破招，守得甚是嚴謹，三十余招後，一聲清嘯，陡地展開搶攻，那便一劍快似一劍。安奉日接了三十余招後，已全然看不清對方劍勢來路，心中暗暗驚慌，只有舞刀護住要害。

　　兩人拆了七十招，刀劍始終不交，忽聽得叮的一聲輕響，墨劍的劍鋒已貼住了刀背，順勢滑了下去。這一招‘順流而下’，原是以劍破刀的尋常招數，若是對手武功稍遜，安奉日只須刀身向外掠出，立時便將來劍蕩開。但石清的墨劍來勢奇快，安奉日翻刀欲蕩，劍鋒已涼颼颼的碰到了他的食指。安奉日大驚：“我四根手指不保！”便欲撒刀後退，也已不及。心念電轉之際，石清長劍竟然硬生生的收住，非但不同前削，反而向後挪了數寸。安奉日知他手下容情，此際欲不撒刀，也已不得，只得松手放開了刀柄。

　　那知墨劍一翻，轉到了刀下，卻將金刀托住，不令落地，只聽石清說道：“你我勢均力敵，難分胜敗。”墨劍微微一震，金刀躍將起來。

　　安奉日心中好生感激，五指又握緊了刀柄，知他取胜之後，尚自給自己保存顏面，忙舉刀一立，恭恭敬敬行了一禮，正是‘劈卦刀’的收刀勢‘南海禮佛’。

　　這一招使出，心下更驚，不由得臉上變色，原來他一招一式的使將下來，此時剛好將七十二路‘劈卦刀’刀法使完，顯是對方于自己這門拿手絕技知之已稔，直等自己的刀法使到第七十一路上，這才將自己制住，倘若他一上來便即搶攻，自己能否擋得住他十招八招，也是殊無把握。

　　安奉日正想說幾句感謝的言語，石清還劍入鞘，抱拳說道：“姓石的交了安寨主這個朋友，咱們不用再比。何時路過敝莊，務請來盤桓幾日。”安奉日臉色慘然，道：“自當過來拜訪。”縱身近樹，拔起元澄道人的長劍，接住小包，將一刀一劍都插在地下，雙手捧了那小包，走到石清身前，說道：“石莊主請取去吧！”這件要物他雖得而復失，但石清顧全自己面子，保全了自己四根手指，卻也十分承他的情。

　　不料石清雙手一拱，說道：“後會有期！”轉身便走。

　　安奉日叫道：“石莊主請留步。莊主顧全安某顏面，安某豈有不知？安某明明是大敗虧輸，此物務請石莊主取去，否則豈不是將安某當作不識好歹的無賴小人了。”石清微笑道：“安寨主，今日比武，胜敗未分。安寨主的青龍刀、攔路斷門刀等等精妙刀法都尚未施展，怎能便說輸了？再說，這個小包中并無那物在內，只怕周世兄是上了人家的當。”

　　安春日一怔，說道：“并無那物在內？”急忙打開小包，拆了一層又一層，拆了五層之後，只見包內有三個銅錢，凝神再看，外圓內方，其形扁薄，卻不是三枚制錢是什麼？一怔之下，不由得驚怒交集，當下強自抑制，轉頭向周牧道：“周兄弟，這……這到底開什麼玩笑？”周牧囁嚅道：“我……我也不知道啊。在那吳道通身上，便只搜到這個小包。”

　　安奉日心下雪亮，情知吳道通不是將那物藏在隱秘异常之處，便是已交給了旁人，此番不但空卻跋涉，反而大損金刀寨的威風，當下將紙包往地下一擲，向石清道：“倒教石莊主見笑了，卻不知石莊主何由得知？”

　　石清適才奪到那個小包之時，隨手一捏便已察覺是三枚圓形之物，雖不知定是銅錢，卻已确定絕非心目中欲取的物件，微笑道：“在下也只胡亂猜測而已。咱們同是受人之愚，盼安寨主大量包涵。”一抱拳，轉身向馮振武、元澄道人、周牧拱了拱手，快步出林。

　　石清走到火堆之旁，向閔柔道：“師妹，走吧！”兩人上了坐騎，又向來路回去。

　　閔柔看了丈夫的臉色，不用多問，便知此事沒有成功，心中一酸，不由得淚水一滴滴的落上衣襟。石清道：“金刀寨也上了當。咱們再到吳道通尸身上去搜搜，說不定金刀寨的朋友們漏了眼。”閔柔明知無望，卻不違拗丈夫之意，哽咽道：“是。”

　　黑白雙駒腳力快極，沒到晌午時分，又已到了侯監集上。

　　鎮民驚魂未定，沒一家店舖開門。群盜殺人搶劫之事，已由地方保甲向汴梁官衙稟報，官老爺還在調兵遣將，不敢便來，顯是打著“遲來一刻便多一分平安”的主意。

　　石清夫婦縱馬來到吳道通尸身之旁，見牆角邊坐著個十二、三歲的小丐，此外四下里更無旁人。石清當即在吳道通身上細細搜尋，連他發髻也拆散了，鞋襪也除了來看過。閔柔則到燒餅舖去再查了一次。

　　兩夫婦相對黯然，同時歎了口氣。閔柔道：“師哥，看來此仇已注定難報。這幾日來也真累了你啦。咱們到汴梁城中散散心，看幾出戲文，聽幾場鼓兒書。”石清知道妻子素來愛靜，不喜觀劇聽曲，到汴梁散散心云云，那全是體貼自己，便說道：“也好，既然來到了河南，總得到汴梁逛逛。聽說汴梁的銀匠是高手，去揀幾件首飾也是好的。”閔柔素以美色馳名武林，本來就喜愛打扮，人近中年，對容止修飾更加注重。她凄然一笑，說道：“自從堅兒死後，這十三年來你給我買的首飾，足夠開一家珠寶舖子啦！”

　　她說到“自從堅兒死後”一句話，淚水又已涔涔而下，一瞥眼間，只見那小丐坐在牆角邊，猥猥崽崽，污穢不堪，不禁起了怜意，問道：“你媽媽呢？怎麼做叫化子了？”小丐道：“我……我……我媽媽不見了。”閔柔歎了口氣，從懷中摸出一小錠銀子，擲在他腳邊，說道：“買餅兒去吃吧！”提韁便行，回頭問道：“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那小丐道：“我……我叫‘狗雜種’！”

　　閔柔一怔，心想：“怎會叫這樣的名字？”石清搖了搖頭，道：“是個白痴！”閔柔道：“是，怪可怜見兒的。”兩人縱馬向汴梁城馳去。

　　那小丐自給吳道通的死尸嚇得暈了過去，直到天明才醒，這一下驚嚇實在厲害，睜眼見到吳道通的尸體身肉模糊的躺在自己身畔，竟不敢起身逃開，迷迷糊糊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石清到來之時，他神智已然清醒，正想离去，卻見石清翻弄尸體，又嚇得不敢動了，沒想到那個美麗女子竟會給自己一錠銀子。他心道：“餅兒麼？我自己也有。”

　　他提起右手，手中兀自抓著那咬過一口的燒餅，驚慌之心漸去，登感饑餓難忍，張口往燒餅上用力咬下，只聽得卜的一聲響，上下門牙大痛，似是咬到了鐵石。那小丐一拉燒餅，口中已多了一物，忙吐在左手掌中，見是黑黝黝的一塊鐵片。

　　那小丐看了一眼，也不去細想燒餅中何以會有鐵片，也來不及拋去，見餅中再無异物，當即大嚼起來，一個燒餅頃刻即盡。他眼光轉到吳道通尸體旁那十幾枚撕破的燒餅上，尋轉：“給鬼撕過的餅子，不知吃不吃得？”

　　正打不定主意，忽聽得頭頂有人叫道：“四面圍住了！”那小丐一驚，抬起頭來，只見屋頂上站著三個身穿白袍的男子，跟著身後颼颼幾聲，有人縱近。小丐轉過身來，但見四名白袍人手中各持長劍，分從左右掩將過來。

　　驀地里馬蹄聲響，一人飛騎而至，大聲叫道：“是雪山派的好朋友麼？來到河南，恕安某未曾遠迎。”頃刻間一匹黃馬直沖到身前，馬上騎著個虯髯矮胖子，也不勒馬，突然躍下鞍來。那黃馬斜刺里奔了出去，兜了個圈子，便遠遠站住，顯是教熟了的。

　　屋頂上的三名白袍男子同時縱下地來，都是手按劍柄。一個四十來歲的魁梧漢子說道：“是金刀安寨主吧？幸會，幸會！”一面說，一面向站在安奉日身後的白袍人連使眼色。

　　原來安奉日為石清所敗，甚是沮喪，但跟著便想：“石莊主夫婦又去侯監集干什麼？是了，周四弟上了當，沒取到真物，他夫婦定是又去尋找。我是他手下敗將，他若取到，我只有眼睜睜的瞧著。但若他尋找不到，我們難道便不能再找一次，碰碰運氣？此物倘若真是曾在吳道通手中，他定是藏在隱秘萬分之所，搜十次搜不到，再搜第十一次又有何妨？”當即跨黃馬追趕上來。

　　他坐騎腳力遠不及石氏夫婦的黑白雙駒，又不敢過份逼近，是以直至石清、閔柔細搜過吳道通的尸身與燒餅舖後离去，這才趕到侯監集。他來到鎮口，遠遠瞧見屋頂有人，三個人都是身穿白衣，背懸長劍，這般裝束打扮，除了藏邊的雪山派弟子外更無旁人，馳馬稍近，更見三人全神貫注，如臨大敵。他還道這三人要去偷襲石氏夫婦，念著石清適才賣的那個交情，便縱聲叫了出來，要警告他夫婦留神。不料奔到近處，未見石氏夫婦影蹤，雪山派七名弟子所包圍的竟是個小乞兒。

　　安奉日大廳，見那小上丐年紀幼小，滿臉泥污，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樣，待見眼前那白衣漢子連使眼色，他又向那小丐望了一眼。

　　這一望之下，登時心頭大震，只見那小丐左手拿著一塊鐵片，黑黝黝地，似乎便是傳說中的那枚‘玄鐵令’，待見身後那四名白衣人長劍閃動，竟是要上前搶奪的模樣，當下不及細想，立即反手拔出金刀，使出‘八方藏刀勢’，身形轉動，滴溜溜地繞著那小丐轉了一圈，金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後一刀，霎時之間，八方各砍三刀，三八六十四刀，刀刀不离小丐身側半尺之外，將那小丐全罩在刀鋒之下。

　　那小丐只覺刀光刺眼，全身涼颼颼地，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便在此時，七個白衣人各出長劍，幻成一道光网，在安奉日和小丐身周圍了一圈。白光是個大圈，大圈內有個金色小圈，金色小圈內有個小叫化眼淚鼻涕的大哭。

　　忽聽得馬蹄聲響，一匹黑馬，一匹白馬從西馳來，卻是石清、閔柔夫婦去而復回。

　　原來他二人馳向汴梁，行出不久，便發現了雪山派弟子的蹤跡，兩人商量了幾句，當即又策馬趕回。石清望見八人刀劍揮舞，朗聲叫道：“雪山派眾位朋友，安寨主，大家是好朋友，有話好說，不可傷了和氣。”

　　雪山派那魁梧漢子長劍一豎，七人同時停劍，卻仍團團圍在安奉日的身周。

　　石清與閔柔馳到近處，驀地見到那小丐左手拿著的鐵片，同時“咦”的一聲，只不知是否便是心目中那物，二人心中都是怦怦而跳。石清飛身下鞍，走上幾步，說道：“小兄弟，你手里拿著的是什麼東西，給我瞧瞧成不成？”饒是他素來鎮定，說這兩句話時卻語音微微發顫。他已打定主意，料想安奉日不會阻攔，只須那小丐一伸手，立時便搶入劍圈中奪將過來，諒那一眾雪山派弟子也攔不住自己。

　　那白衣漢子道：“石莊主，這是我們先見到的。”

　　閔柔這時也已下馬走近，說道：“耿師兄，請你問問這位小兄弟，他腳旁那錠銀子，是不是我給的？”這句話甚是明白，她既已給過銀子，自比那些白衣人早見到那小丐了。

　　那魁梧的漢子姓耿，名萬鐘，是當今雪山派第二代弟子中的好手，說道：“石夫人，或許是賢伉儷先見到這個小兄弟，但這枚‘玄鐵令’呢，卻是我們兄弟先見到的了。”

　　一聽到‘玄鐵令’這三字，石清、閔柔、安奉日三人心中都是一凜：“果然便是‘玄鐵令’”！雪山派其餘六人也各露出异樣神色。其實他七人誰都沒細看過那小丐手中拿著的鐵片，只是見石氏夫婦與金刀寨寨主都如此鄭重其事，料想必是此物；而石、閔、安三人也是一般的想法：雪山派耿萬鐘等七人并非尋常人物，既看中了這塊鐵片，當然不會錯的了。

　　十個人一般的心思，忽然不約而同的一齊伸出手來，說道：“小兄弟，給我！”

　　十個人互相牽制，誰也不敢出手搶奪，知道只要誰先用強，大利當前，旁人立即會攻己空門，只盼那小丐自愿將鐵片交給自己。

　　那小丐又怎知道這十人所要的，便是險些兒崩壞了他牙齒的這塊小鐵片，這時雖已收淚止哭，卻是茫然失措，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隨時便能又再流下。

　　忽聽得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還是給我！”

　　一個人影閃進圈中，一伸手，便將那小丐手中的鐵片拿了過去。

　　“放下！”“干什麼？”“好大膽！”“混蛋！”齊聲喝罵聲中，九柄長劍一把金刀同時向那人影招呼過去。安奉日离那小丐最近，金刀揮出，便是一招‘白虹貫日’，砍向那人腦袋。雪山派弟子習練有素，同時出手，七劍分刺那人七個不同方位，叫他避得了肩頭，閃不開大腿，擋得了中盤來招，卸不去攻他上盤的劍勢。石清與閔柔一時看不清來人是誰，不肯便使殺手取他性命，雙劍各圈了半圓，劍光霍霍，將他罩在玄素雙劍之下。

　　卻聽得叮當、叮當一陣響，那人雙手連振，也不知使了什麼手法，霎時間竟將安奉日的金刀、雪山弟子的長劍盡數奪在手中。

　　石清和閔柔只覺得虎口一麻，長劍便欲脫手飛出，急忙向後躍開。石清登時臉如白紙，閔柔卻是滿臉通紅。玄素莊石莊主夫婦雙劍合璧，并世能與之抗手不敗的已寥寥無幾，但給那人伸指在劍身上分別一彈，兩柄長劍都險些脫手，那是兩人臨敵以來從未遇到過之事。

　　看那人時，只見他昂然而立，一把金刀、七柄長劍都插在他身周。那人青袍短須，約莫五十來歲年紀，容貌清懼，臉上隱隱有一層青氣，目光中流露出一股說不盡的歡喜之意。石清驀地想到一人，脫口而出：“尊駕莫非便是這玄鐵令的主人麼？”

　　那人嘿嘿一笑，說道：“玄素莊黑白雙劍，江湖上都道劍術了得，果然名不虛傳。老夫適才以一分力道對付這八位朋友，以九分力道對付賢伉儷，居然仍是奪不下兩位手中兵刃。唉，我這‘彈指神通’功夫，‘彈指’是有了，‘神通’二字如何當得？看來非得再下十年苦功不可。”

　　石清一聽，更無懷疑，抱拳道：“愚夫婦此番來到河南，原是想上摩天崖來拜見尊駕。雖然所盼成空，總算有緣見到金面，卻也是不虛此行了。愚夫婦這幾手三腳貓的粗淺劍術，在尊駕眼中自是不值一笑。尊駕今日親手收回玄鐵令，可喜可賀。”

　　雪山派群弟子聽了石清之言，均是暗暗嘀咕：“這青袍人便是玄鐵令的主人謝煙客？他于一招之間便奪了我們手中長劍，若不是他，恐怕也沒第二個了。”七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他，都是默不作聲。

　　安奉日武功并不甚高，江湖上的閱歷卻遠胜于雪山派七弟子，當即拱手說道：“適才多有冒犯，在下這里謹向謝前輩謝過，還盼恕過不知之罪。”

　　那青袍人正是摩天崖的謝煙客。他又是哈哈一笑，道：“照我平日規矩，你們這般用兵刃向我身上招呼，我是非一報還一報不可，你用金刀砍我左肩，我當然也要用這把金刀砍你左肩才合道理。”他說到這里，左手將那鐵片在掌中一拋一拋，微微一笑，又道：“不過碰到今日老夫心情甚好，這一刀便寄下了。你刺我胸口，你刺我大腿環跳穴，你刺我左腰，你斬我小腿……”他口中說著，右手分指雪山派七弟子。

　　那七人聽他將剛才自己的招數說得分毫不錯，更是駭然，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他竟將每一人出招的方位看得明明白白，又記得清清楚楚，只聽他又道：“這也通統記在帳上，幾時碰到我脾氣不好，便來討債收帳。”

　　雪山派中一個矮個子大聲道：“我們藝不如人，輸了便輸了，你又說這些風涼話作甚？你記什麼帳？爽爽快快刺我一劍便是，誰又耐煩把這筆帳挂在心頭？”此人名叫王萬仞，其時他兩手空空，說這幾句話，擺明是要將性命交在對方手里了。他同門師兄弟齊聲喝止，他卻已一口氣說了出來。

　　謝煙客點了點頭，道：“好！”拔起王萬仞的長劍，挺直直刺。王萬仞急向後躍，想要避開，豈知來劍快極，王萬仞身在半空，劍尖已及胸口。謝煙客手腕一抖，便即收劍。

　　王萬仞雙腳落地，只覺胸口涼颼颼地，低頭一看，不禁“啊”的一聲，但見胸口露出一個圓孔，約有茶杯口大小，原來謝煙客手腕微轉，已用劍尖在他衣服上划了個圓圈，自外而內，三層衣衫盡皆划破，露出了肌膚。他手上只須使勁稍重，一顆心早給他剜出來了。

　　王萬仞臉如土色，驚得呆了。安奉日衷心佩服，忍不住喝采：“好劍法！”

　　說到出劍部位之准，勁道拿捏之巧，謝煙客適才這一招，石清夫婦勉強也能辦到，但劍勢之快，令對方明知刺向何處，仍是閃避不得，石清、閔柔自知便萬萬及不上了。二人對望一眼，均想：“此人武功精奇，果然匪夷所思。”

　　謝煙客哈哈大笑，拔步便行。

　　雪山派中一個青年女子突然叫道：“謝先生，且慢！”謝煙客回頭問道：“干什麼？”那女子道：“尊駕手下留情，沒傷我王師哥，雪山派同感大德。請問謝先生，你拿去的那塊鐵片，便是玄鐵令嗎？”謝煙客滿臉傲色，說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那女人子道：“倘若不是玄鐵令，大伙再去找找。但若當真是玄鐵令，這卻是尊駕的不是了。”

　　只見謝煙客臉上陡然青氣一現，隨即隱去，耿萬鐘喝道：“花師妹，不可多口。”眾人素聞謝煙客生性殘忍好殺，為人忽正忽邪，行事全憑一己好惡，不論黑道或是白道，喪生于他手下的好漢指不胜屈。今日他受十人圍攻而居然不傷一人，那可說破天荒的大慈悲了。不料師妹花萬紫性子剛硬，又復不知輕重，居然出言沖撞，不但雪山派的同門心下震駭，石氏夫婦也不禁為她捏了一把冷汗。

　　謝煙客高舉鐵片，朗聲念道：“玄鐵之令，有求必應。”將鐵片翻了過來，又念道：“摩天崖謝煙客。”頓了一頓，說道：“這等玄鐵刀劍不損，天下罕有。”拔起地下一柄長劍，順手往鐵片上斫去，叮的一聲，長劍斷為兩截，上半截彈了出去，那黑黝黝的鐵片竟是絲毫無損。他臉色一沉，厲聲道：“怎麼是我的不是了？”

　　花萬紫道：“小女子聽得江湖上的朋友們言道：謝先生共有三枚玄鐵令，分贈三位當年于謝先生有恩的朋友，說道只須持此令來，親手交在謝先生手中，便可令你做一件事，不論如何艱難凶險，謝先生也必代他做到。那話不錯罷？”謝煙客道：“不錯。此事武林中人，有誰不知？”言下甚有得色。花萬紫道：“聽說這三枚玄鐵令，有兩枚已歸還謝先生之手，武林中也因此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玄鐵令便是最後一枚了，不知是否？”

　　謝煙客聽她說“武林中也因此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臉色便略轉柔和，說道：“不錯。得我這枚玄鐵令的朋友武功高強，沒什麼難辦之事，這令牌于他也無用處。他沒有子女，逝世之後令牌不知去向。這幾年來，大家都在拚命找尋，想來令我姓謝的代他干一件大事。嘿嘿，想不到今日輕輕易易的卻給我自己收回了。這樣一來，江湖上朋友不免有些失望，可也反而給你們消災免難。”一伸足將吳道通的尸身踢出數丈，又道：“譬如此人罷，縱然得了令牌，要見我臉卻也煩難，在將令牌交到我手中之前，自己便先成眾矢之的。武林中哪一個不想殺之而後快？哪一個不想奪取令牌到手？以玄素莊石莊主夫婦之賢，尚且未能免俗，何況旁人？嘿嘿！嘿嘿！”最後這幾句話，已然大有譏嘲之意。

　　石清一聽，不由得面紅過耳。他雖一向對人客客氣氣，但武功既強，名氣又大，說出話來很少有人敢予違拗，不料此番面受謝煙客的譏嘲搶白，論理論力，均無可與之抗爭，他平素高傲，忽受挫折，實是無地自容。閔柔只看著石清的神色，丈夫若露拔劍齊上之意，立時便要和謝煙客拚了，雖然明知不敵，這口氣卻也輕易咽不下去。

　　卻聽謝煙客又道：“石莊主夫婦是英雄豪傑，這玄鐵令若教你們得了去，不過叫老夫做一件為難之事，奔波勞碌一番，那也罷了。但若給無恥小人得了去，竟要老夫自殘肢體，逼得我不死不活，甚至于來求我自殺，我若不想便死，豈不是毀了這‘有求必應’四字誓言？總算老夫運氣不壞，毫不費力的便收回了。哈哈，哈哈！”縱聲大笑，聲震屋瓦。

　　花萬紫朗聲道：“聽說謝先生當年曾發下毒誓，不論從誰手中接過這塊令牌，都須依彼所求，辦一件事，即令對方是七世的冤家，也不能伸一指加害于他。這令牌是你從這小兄弟手中接過去的，你又怎知他不會出個難題給你？”謝煙客“呸”的一聲，道：“這小叫化是什麼東西？我謝煙客去聽這小化子的話，哈哈，那不是笑死人麼？”花萬紫朗讀聲道：“眾位朋友聽了，謝先生說小化子原來不是人，算不得數。”她說的若是旁人，余人不免便笑出聲來，至少雪山派同門必當附和，但此刻四周卻靜無聲息，只怕一枚針落地也能聽見。

　　謝煙客臉上又是青氣一閃，心道：“這丫頭用言語僵住我，叫人在背後說我謝某言而無信。”突然心頭一震：“啊喲，不好，莫非這小叫化是他們故意布下的圈套，我既已伸手將令牌搶到，再要退還他也不成了。”他幾聲冷笑，傲然道：“天下又有什麼事，能難得到姓謝的了？小叫化兒，你跟我去，有什麼事求我，可不與旁人相干。”攜著那小丐的手拔步便行。他雖沒將身前這些人放在眼里，但生怕這小丐背後有人指使，當眾出個難題，要他自斷雙手之類，那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是以要將他帶到無人之處，細加盤問。

　　花萬紫踏上一步，柔聲道：“小兄弟，你是個好孩子。這位老伯伯最愛殺人，你快求他從今以後，再也別殺……”一句話沒說完，突覺一股勁風扑面而至，下面“一個人”三字登時咽入了腹中，再也說不出口。

　　原來花萬紫知道謝煙客言出必踐，自己適才挺劍向他臉上刺去，他說記下這筆帳，以後隨時討債，總有一日要被他在自己臉頰刺上一劍，何況六個師兄中，除王萬仞外，誰都欠了他一劍，這筆債還起來，非有人送命不可。因此她干冒奇險，不惜触謝煙客之怒，要那小叫化求他此後不可再殺一人。只須小丐說了這句話，謝煙客不得不從，自己與五位師兄的性命便都能保全了。不料謝煙客識破她的用意，袍袖拂出，勁風逼得她難以畢辭。只聽他大聲怒喝：“要你這丫頭羅嗦什麼？”又是一股勁風扑至，花萬紫立足不定，便即摔倒。

　　花萬紫背脊一著地，立即躍起，想再叫嚷時，卻見謝煙客早已拉著小丐之手，轉入了前面小巷之中，顯然他不欲那小丐再聽到旁人的教唆言語。

　　眾人見謝煙客在丈許外只衣袖一拂，便將花萬紫摔了一交，盡皆駭然，又有誰敢再追上去羅皂？

## 第二章　少年闖大禍

　　石清走上兩步，向耿萬鐘、王萬仞抱拳道：“耿賢弟、王賢弟，這位師妹膽識過人，胜于須眉，想必是江湖上聞名的寒梅女俠花師妹了。其餘四位師兄，請耿賢弟引見。”

　　耿萬鐘板起了臉，竟不置答，說道：“在這里遇上石莊主夫婦，那再好也沒有了，省了我們上江南走一遭。”

　　石清見這七人神色頗為不善，初時只道他們在謝煙客手下栽了筋斗，深感難堪，但耿萬鐘與自己素來交好，异地相逢，該當歡喜才是，怎麼神氣如此冷漠？他一向稱自己為‘石大哥’，又怎麼忽爾改了口？心念一動：“莫非我那寶貝兒子闖了禍？”忙道：“耿賢弟，我那小頑童惹得賢弟生氣了麼？小兄夫婦給你陪禮，來來來，小兄做個東道，請七位到汴梁城里去喝一杯。”

　　安奉日見石清言詞之中對雪山派弟子十分親熱，而這些雪山派弟子對自己卻大刺刺地正眼也不瞧上一眼，更不用說通名招呼了，自己站在一旁無人理睬，一來沒趣，二來有氣，心想：“哼，雪山派有什麼了不起？要如石莊主這般仁義待人，那才真的讓人佩服。”向石清、閔柔抱拳道：“石莊主、石夫人，安某告辭了。”石清拱手道：“安寨主莫怪。犬子石中玉在雪山派封師兄門下學藝，在下詢及犬子，竟對安寨主失了禮數。”安奉日心道：“這倒怪你不得。”說道：“好說，好說！”率領盜伙，轉身而去。

　　耿萬鐘等七人始終一言不發，待安奉日等走遠，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臉上流露出既尷尬又為難、既氣惱又鄙夷的神氣，似乎誰都不愿先開口說話。

　　石清將兒子送到雪山派大弟子‘風火神龍’封萬里門下學藝，固然另有深意，卻也因此子太過頑劣，閔柔又諸多回護，自己實在難以管教之故，眼看耿萬鐘等的模樣，只怕兒子這亂子還鬧得當真不小，陪笑道：“白老爺子、白老太太安好，風火神龍封師兄安好。”

　　王萬仞再也忍耐不住，大聲道：“我師父、師娘沒給你的小……小……小……氣死，總算福份不小。”他本想大罵“小雜種”，但瞥眼間見到閔柔楚楚可怜、擔心關懷的臉色，連說了三個“小”字，終于懸崖勒馬，硬生生將“雜種”二字咽下。但他罵人之言雖然忍住，人人都已知道他的本意，這不罵也等于已破口大罵。

　　閔柔眼圈一紅，說道：“王大哥，我那玉兒确是頑皮得緊，得罪了諸位，我……我……我先給各位陪禮了。”說著盈盈福了下去。

　　雪山派七弟子急忙還禮。王萬仞大聲道：“石大嫂，你生的這小……小……家伙實在太不成話，只要有半分像你們大哥大嫂兩位，那……那還有什麼話說？這也不算是得罪了我，再說，得罪了我師父、師娘，我那白師哥又是這等烈性子。石莊主，不是我吃里扒外，想來總得通知你一聲，我白師哥要來燒你的玄素莊，你……你兩位可得避避。你這杯酒，我說什麼不能喝，要是給白師哥知道了，他不跟我翻臉絕交才怪。”

　　他嘮嘮叨叨的一大堆，始終沒說到石中玉到底干了什麼錯事。石清、閔柔二人卻越聽越驚，心想我們跟雪山派數代交好，怎地白萬劍居然惱到要來燒玄素莊？不住口的道：“這孽障大膽胡鬧，該死！怎麼連老太爺、老太太也敢得罪了？”

　　耿萬鐘道：“這里是是非之地，多留不便，咱們借一步說話。”當下拔起地下的長劍，道：“石莊主請，石夫人請。”

　　石清點了點頭，與閔柔向西走去，兩匹坐騎緩緩在後跟來。路上耿萬鐘替五個師弟妹引見，五人分別和石清夫婦說了些久仰的話。

　　一行人行出七八里地，見大路旁三株栗樹，亭亭如蓋。耿萬鐘道：“石莊主，咱們到那邊說話如何？”石清道：“甚好。”九個人來到樹下，在大石和樹根上公別坐下。

　　石清夫婦心中極是焦急，卻并不開口詢問。

　　耿萬鐘道：“石莊主，在下和你叨在交好，有一句不中聽的言語，直言莫怪。依在下之見，莊主還是將令郎交給我們帶去，在下竭力向師父、師母及白師兄夫婦求情，未始不能保全令郎的性命。就算是廢了他的武功，也胜于兩家反臉成仇，大動干戈。”

　　石清奇道：“小兒到了貴派之後，三年來我未見過他一面，種種情由，在下确是全不知情，還盼耿兄見告，不必隱瞞。”他本來稱他‘耿賢弟’，眼見對方怒氣沖沖，這‘賢弟’二字再叫出去，只怕給他頂撞回來，立時碰上個大釘子。

　　耿萬鐘道：“石莊主當真不知？”石清道：“不知！”

　　耿萬鐘素知他為人，以玄素莊主如此響亮的名頭，決不能謊言欺人，他說不知，那便是真的不知了，說道：“原來石莊主全無所悉……”

　　閔柔忍不住打斷他的話頭，問道：“玉兒不在凌霄城嗎？”耿萬鐘點點頭。王萬仞道：“這小……小家伙這會兒若在凌霄城，便有一百條性命，也都不在了。”

　　石清心下暗暗生氣，尋思：“我命玉兒投入你們門下學武，只因敬重白老爺子和封師兄的為人，看重雪山派的武功。就算玉兒年紀幼小，生性頑劣，犯了你們什麼門規，沖著我夫婦的臉面，也不能要殺便殺。就算你雪山派武功高強，人多勢眾，難道江湖上真沒道理講了麼？”他仍是不動聲色，淡淡的道：“貴派門規素嚴，這個在下是早知道的。我送犬子到凌霄城學藝，原是想要他多學一些好規矩。”

　　耿萬鐘臉色微微一沉，道：“石莊主言重了。石中玉這小子如此荒唐無恥，窮凶極惡，卻不是我們雪山派教的。”石清淡淡的道：“諒他小小年紀，這‘荒唐無恥，窮凶極惡’八字考語，卻從何說起？”

　　耿萬鐘轉頭向花萬紫道：“花師妹，請你到四下里瞧瞧，看有人來沒有？”花萬紫道：“是！”提劍遠遠走開。石清夫婦對望了一眼，均知他將花萬紫打發開去，是為了有些言語不便在婦女之前出口，心下不禁又多了一層憂慮。

　　耿萬鐘歎了口氣，道：“石莊主，石大嫂，我白師哥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你們是知道的。我那師侄女今年還只一十三歲，聰明伶俐，天真可愛，白師哥固然愛惜之極，我師父、師嫂更是當她心肝肉一般。我這師侄女簡直便是大雪山凌霄城的小公主，我們師兄姊妹們，自然也像鳳凰一般捧著她了。”

　　石清點了點頭，道：“我那不肖的兒子得罪了這位小公主啦，是不是？”

　　耿萬鐘道：“‘得罪’二字，卻是忒也輕了。他……他……他委實膽大妄為，竟將我們師侄女綁住了手足，將她剝得一絲不挂，想要強奸。”

　　石清和閔柔“啊”的一聲，一齊站起身來。閔柔臉色慘白。石清說道：“那……那有此事？中玉還只一十五歲，這中間必有誤會。”

　　耿萬鐘道：“咱們也說實在太過荒唐。可是此事千真萬确，服侍我那小侄女的兩個丫鬟聽到爭鬧掙扎之聲，趕進房來，便即呼救，一個給他斬了一條手臂，一個給他砍去了一條大腿，都暈了過去。幸好這麼一來，這小子受了驚，沒敢再侵犯我小侄女，就此逃了。”

　　武林之中，向以色戒為重，黑道上的好漢打家劫舍、殺人放火視為家常便飯，但若犯了這個‘淫’字，便為同道眾所不齒。強奸婦女之事，連綠林盜賊也不敢輕犯，何況是俠義道的人物。閔柔只急得花容失色，拉著丈夫的衣袖道：“師哥，那……那便如何是好？”

　　石清乍聞噩耗，也是心緒煩亂。倘若他聽到兒子殺人闖禍犯了事，再大的難題也要接將下來，但這樣的事卻不知如何處理才是。他定了定神，說道：“如此說來，老天爺保佑，白小姑娘還是冰清玉洁之身，沒讓我那不肖的孽子玷污了？”

　　耿萬鐘搖頭道：“沒有！雖然如此，那也沒多大分別。我師父他老人家的脾氣你是知道的，立即命人追尋這小子，吩咐是誰見到，立即殺了，不用留活口。”王萬仞接口道：“我師父言道：他老人家跟你交情不淺，倘若將這小子抓了來，他老人家沖著你的面子，倒不便取他性命，不如在外面一劍殺了，干干淨淨。”耿萬鐘橫了他一眼，似嫌他多口。王萬仞道：“師父确是這般吩咐的，難道我說錯了麼？”

　　耿萬鐘不去理他，續道：“倘若只傷了兩個丫鬟，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可是我們那小侄女年紀雖小，性子卻十分剛烈，不幸遭此羞辱，自覺從此無面目見人，哭了兩天，第三天晚上，竟悄悄從後窗縱了出去，跳下了萬丈深谷。”

　　石清與閔柔又是“啊”的一聲。石清顫聲道：“可……可救轉了沒有？”

　　耿萬鐘道：“我們凌霄城外的深谷，石莊主是知道的，別說是人，就是一塊石子掉了下去，也跌成了石粉。這樣嬌嬌嫩嫩的一個小姑娘跳了下去，還不成了一團肉漿？”

　　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雪山派弟子名叫柯萬鈞的說道：“最冤枉的可算是大師哥啦，無端端的給師父砍去了一條右臂。”說時氣憤之極。石清驚道：“風火神龍？”柯萬鈞道：“可不是麼？我師父痛惜孫女，又捉不到你兒子，在大廳上大發脾氣，罵封師兄管教弟子不嚴，說他淨吃飯不管事，當什麼狗屁師父，越罵越怒，忽然抽出封師兄腰間佩劍，便砍去了他一條臂膀。我師母出言責備師父，說他不該如此暴躁，遷怒于人。兩位老人家當著弟子之面吵起嘴來，越說越僵，不知又提到了什麼舊事，師父竟然出手打了師母一個巴掌。我師母大怒之下，沖出門去，說道再踏進凌霄城一步便不是人。”

　　石清慚愧無地，心想：“我欽佩封萬里的武功，令獨生兒子拜在他門下，那知竟累得他成為廢人。封萬里劍法剛猛迅捷，如狂風，如烈火，這才得了個風火神龍的外號。此人仇家甚多，武功一失，恐怕這一生是一步不敢下大雪山了。唉，當真是愧對良友。”

　　卻聽王萬仞道：“柯師弟，你說大師哥冤枉，難道咱們白師哥便不冤枉嗎？女兒給人家害死了，白師嫂卻又發了瘋。”

　　石清、閔柔越聽越驚，只盼有個地洞，就此鑽了下去，真不知凌霄城經自己兒子這麼一鬧，更有什麼慘事生了出來。石清硬起頭皮問道：“白夫人又怎地……怎地心神不定了？”

　　王萬仞道：“還不是給你那寶貝兒子氣瘋的？我們小侄女一死，白師哥不免怨責師嫂，怪她為什麼不好好看住女兒，竟會給她跳出窗去。白師嫂本在自怨自艾，聽丈夫這麼一說，不住口的叫：‘阿繡啊，是娘害死你的啊！阿繡啊，是娘害死你的啊！’從此就神智胡塗了。兩位師姊寸步不离的看住她，只怕她也跳下了那深谷去。石莊主，我白師哥要來燒玄素莊，你說該是不該？”

　　石清道：“該燒，該燒！我夫婦慚愧無地，便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擒到這孽子，親自送上凌霄城來，在白姑娘靈前凌遲處死……”閔柔聽到這里，突然“嚶”的一聲，暈了過去，倒在丈夫懷里。石清連連捏她人中，過了良久，閔柔才悠悠醒轉。

　　王萬仞道：“石莊主，我雪山派還有兩條人命，只怕也得記在你玄素莊的帳上。”

　　石清驚道：“還有兩條人命？”他一生飽經大風大浪，但遭遇之酷，實以今日為甚，當年次子中堅為仇家所殺，雖然傷心氣惱到了極處，卻不似今日之又是慚愧，又是惶恐，說出話來，不由得聲音也啞了。

　　王萬仞道：“雪山派遭此變故，師父便派了一十八名弟子下山，一路由白師哥率領，是到江南去燒你莊子的，還說……還說要……”說到這里，吞吞吐吐的說不下去，耿萬鐘連使眼色阻止。

　　石清鑒貌辨色，已猜到王萬仞想說的言語，便道：“那是要擒在下夫婦到大雪山去，給白姑娘抵命了。”

　　耿萬鐘忙道：“石莊主言重了。別說我們不敢，就算真有這份膽量，憑我們幾手粗淺功夫，又如何請得動莊主夫婦？我師父言道：令郎是無論如何要尋到的，只是他年紀雖小，人卻機靈得緊，否則凌霄城地勢險峻，又有這許多人追尋，怎會給他走得無影無蹤？”閔柔垂淚道：“玉兒一定死了，一定也摔在谷中死了。”耿萬鐘搖頭道：“不是，他的腳印在雪地里一路下山，後來山坡上又見到雪橇的印子。說來慚愧，我們這許多大人，竟抓不到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我師父确是想邀請兩位上凌霄城去，商議善後之策。”

　　石清淡淡的道：“說來說去，那是要我給白姑娘抵命了。王師兄說還有兩條人命，卻又是什麼事？”

　　王萬仞道：“我剛才說一十八名弟子兵分兩路，第一路九個人去江南，另一路由耿師哥率領，在中原各地尋訪你兒子的下落。倒起霉來，也真會禍不單行……”耿萬鐘截住他的話頭，道：“王師弟，不必說下去了，這件事跟石莊主無關。”王萬仞道：“怎麼無關？若不是為了那小子，孫師哥、褚師弟又怎會不明不白的送了性命？再說，到底對頭是誰，咱們也不知道，回到山上，你怎生回稟師父？師父一生氣，恐怕你這條手臂也保不住啦。石莊主夫婦交游廣闊，跟他二位打聽打聽，有什麼不可？”

　　耿萬鐘想起封師兄斷臂之慘，自忖這件事确是無法交代，向石清夫婦打聽一下，倒也不失為一條路子，便道：“好吧，你愛說便說。”

　　王萬仞道：“石莊主，三日之前，我們得到訊息，說有個姓吳的人得到了玄鐵令，躲在汴梁城外侯監集上賣燒餅。我師兄弟九人便悄悄商量，都覺能不能拿到石中玉那小子，也只有碰運氣的了，人海茫茫，又從那里找去？十年找不到，只怕哥兒們十年便不能回凌霄城，若是將那玄鐵令得來，就算拿不到你的兒子，回去對師父也算有了交代。商議之際，不免便有人罵你兒子，說他小小年紀，如此大膽荒唐，當真該死。正在這時，忽然有個蒼老的聲音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這樣的少年天下少有，良才美質，曠世難逢！’”

　　石清和閔柔對瞧了一眼，別人如此夸獎自己的兒子，真比聽人破口大罵還要難受。

　　王萬仞續道：“那時我們是在一家客店之中說話，那上房四壁都是磚牆，可是這聲音透牆而來，十分清晰，便像是對面說話一般。我們九個人說話并不響，不知如何又都給他聽了去。”

　　石清和閔柔心頭都是一震，尋思：“隔著磚牆而將旁人的說話聽了下去，說不定牆上有孔有縫，說不定是在窗下偷聽而得，也說不定有些人大叫大嚷，卻自以為說得甚輕，倒也沒什麼奇怪。但隔牆說話，令人聽來清晰异常，那必是內功十分深厚。這些人途中又逢高人，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柯萬鈞道：“我們聽到說話聲音，都呆了一呆。王師哥便喝道：‘是誰活得不耐煩了，卻來偷聽我們說話？’王師哥一喝問，那邊便沒聲響了。可是過不了一會，聽得那老賊說道：‘阿當，今兒咱們殺過幾個人哪？’那小女鬼道：‘還只殺了一個。’那老賊道：‘那麼還可再殺兩個。’”

　　石清“啊”的一聲，說道：“‘一日不過三’！”

　　耿萬鐘一直不作聲，此時急問：“石莊主，你可識得這老賊麼？”石清搖頭道：“我不認得他，只是曾聽先父說起，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外號叫作什麼‘一日不過三’，自稱一日之中最多只殺三人，殺了三人之後，心腸就軟了，第四人便殺不下手去。”王萬仞罵道：“他奶奶的，一天殺三個人還不夠？這等邪惡毒辣的奸徒，居然能讓他活到如今。”

　　石清默然，心中卻想：“聽說這位姓丁的前輩行事在邪正之間，雖然殘忍好殺，卻也沒聽說有什麼重大過惡，所殺之人往往罪有應得。”只是這句話不免得罪雪山派，是以忍住了不說出口。

　　耿萬鐘又問：“不知這老賊叫什麼名字？是何門何派？”石清道：“聽說此人姓丁，真名也不知叫什麼，他外號叫‘一日不過三’，老一輩的人大都叫他為丁不三。”柯萬鈞氣憤憤的道：“這老賊果然是不三不四。”

　　石清道：“聽說此人有三兄弟，他有個哥哥叫丁不二，有個弟弟叫丁不四。”王萬仞罵道：“他奶奶的，不二不三，不三不四，居然取這樣的狗屁名字。”耿萬鐘道：“王師弟，在石大嫂面前，不可口出粗言。”王萬仞道：“是。”轉頭對閔柔道：“對不住。”閔柔微微一笑，說道：“想來那三個都是外號，不會當真取這樣的古怪名兒。”

　　石清道：“本來丁氏三兄弟在武林中名頭也算不小，想來白老爺子跟他們有些過節，不愿提起他們名字，是以眾位師兄不知。後來怎樣了？”

　　王萬仞道：“只聽那老賊放屁道：‘有一個叫孫萬年的漢有？有一個叫褚萬春的沒有？你們兩人給我滾出來。’那時我們怎耐得住，九個人一涌而出。可是說也奇怪，院子中竟一個人也沒有。大家四下找尋，我上屋頂去著，都不見人。柯師弟便闖進那間板門半掩的客房去看。只見桌上點著枝蜡燭，房里卻一只鬼也沒有。”

　　“我們正覺奇怪，忽聽得我們自己房中有人說話，正是那老賊的聲音。聽他說道：‘孫萬年、褚萬春，你們兩個在涼州道上，干麼目不轉睛的瞧著我這小孫女，又指指點點的胡說風話，臉上色迷迷的不懷好意。我這小孫女年紀雖小，長得可美。你兩個畜生，心中定是打了髒主意，那可不是冤枉你們吧？給我滾進來吧！’孫師哥、褚師哥越聽越怒，雙雙挺劍沖入房去。耿師哥叫道：‘小心！大伙兒齊上。’只見房中燈火熄了，沒半點聲息。我大叫：‘孫師哥，褚師哥！’他二人既不答應，房中也無兵刃相斗的聲音。”

　　“我們都是心中發毛忙幌亮火摺，只見兩位師哥直挺挺跪在地下，長劍放在身旁。耿師哥和我搶進房去，一拉他二人，孫師哥和褚師哥隨手而倒，竟已氣絕而死，周身卻沒半點傷痕，也不知那老賊是用什麼妖法害死了他們。說來慚愧，自始至終，我們沒一個見到那老賊和小女賊的影子。”

　　柯萬鈞道：“在涼州道上，我們可沒留神曾見過他一老一小。孫師哥、褚師哥就算瞧了他孫女幾眼，又有什麼大不了啦。”

　　石清、閔柔夫婦都點了點頭。眾人半晌不語。

　　石清道：“耿兄，小孽障在凌霄城闖下這場大禍，是那一日的事？”

　　耿萬鐘道：“十二月初十。”

　　石清點了點頭，道：“今日三月十二，白師哥离凌霄城已有三月，這會兒想來玄素莊也早讓他燒了。耿兄，王兄，眾位師兄，我夫婦一來須得找尋小孽障的下落，拿住了他後，綁縛了親來凌霄城向白老爺子、封師兄、白師兄請罪；二來要打聽一下那個‘一日不過三’丁不三的去向，小弟夫婦縱然惹他不動，也好向白老爺子報訊，請他老人家親自出馬，料理此事。告辭了！”說著一抱拳，團團作了個揖。

　　柯萬鈞道：“你……你……你交代了這兩句話，就此拍手走了不成？”石清道：“柯師兄更有什麼說話？”柯萬鈞道：“我們找不到你兒子，只好請你夫妻同去凌霄城，見見我師父，才好交代這件事。”石清道：“凌霄城自然是要來的，卻總得諸事有了些眉目再說。”

　　柯萬鈞向耿萬鐘看看，又向王萬仞看看，氣忿忿道：“師父得知我們見了石莊主夫婦，卻請不動你二人上山，那……那……豈不是……”

　　石清早知他的用意，竟想倚多為胜，硬架自己夫婦上大雪山去，捉不到兒子，便要老子抵命，說道：“白老爺子德高望重，威鎮西陲，在下對他老人家向來敬如師長，倘若白師哥在此，奉了白老爺子之命，要在下上凌霄城去，在下自是非遵命不可，現下呢，嗯，這樣吧！”解下腰間黑鞘長劍，向閔柔道：“師妹，你的劍也解下來吧。”閔柔依言解劍。石清兩手橫托雙劍，遞向耿萬鐘道：“耿兄，請你將小弟夫婦的兵刃扣押了去。”

　　耿萬鐘素知這對黑白雙劍是武林中罕見的神兵利器，他夫婦愛如性命，這時候居然解劍繳納，可說已給雪山派極大的面子，他們為了這對寶劍，那是非上凌霄城來取回不可，便想說幾句謙遜的言語，這才伸手接過。

　　柯萬鈞卻大聲道：“我小侄女一條性命，封師哥的一條臂膀，還有師娘下山，白師嫂發瘋，再加上孫師哥、褚師哥死于非命，豈是你兩口鐵劍便抵得過的？耿師哥跟你有交情，我姓柯的卻不識得你！姓石的，你今日去凌霄城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石清微笑道：“小兒得罪貴派已深，在下除了陪罪致歉之外，更無話說。柯師兄是雪山派的後起之秀，武功高強，在下雖未識荊，卻也是素所仰慕的。”雙手仍托著雙劍，等耿萬鐘伸手接過。

　　柯萬鈞心想：“我們要拿這二人上大雪山去，不免有一場劇斗。他既自行呈上兵刃，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這真叫‘自作孽，不可活’。”生怕石清忽然反悔，再將長劍收回，當即搶上兩步，雙手齊出，使出本門的擒拿功夫，將兩柄長劍牢牢抓住，說道：“那便先繳了你的兵器。”縮臂便要取過，突然之間，只覺石清掌心中似有一股強韌之極的黏力，黏住了雙劍，竟然拿不過來。

　　柯萬鈞大吃一驚，勁運雙臂，喝一聲：“起！”猛力拉扯。不料霎時間石清掌中黏力消失得無影無蹤，柯萬鈞這數百斤向上急提的勁力登時沒了著落處，盡數吃在自己的手腕之上，只聽得“喀喇”一聲響，雙腕同時脫臼，“啊喲！”一聲大叫，手指松開，雙劍又跌入石清掌中。

　　旁觀眾人瞧得明明白白，石清雙掌平攤，連小指頭也沒彎曲一下，柯萬鈞全是自己使力岔了，等于是以數百斤的大力折斷了自己手腕一般。柯萬鈞又痛又怒，右腿飛出，猛向石清小腹踢去。

　　耿萬鐘急道：“不得無禮！”伸手抓住柯萬鈞背心，將他向後扯開，這一腳才沒踢到石清身上。

　　耿萬鐘知道石清的內力厲害，這一腳若是踢實了，柯萬鈞的右腿又非折斷不可。他的武功見識卻高得多了，當下吸一口氣，內勁運到了十根手指之上，緩緩伸過去拿劍。手指尖剛触到雙劍劍身，登時全身劇震，猶如触電，一陣熱氣直傳到胸口，顯然石清的內力藉著雙劍傳了過來。耿萬鐘暗叫：“不好！”心想石清安下這個圈套，引誘自己和他比拚內力。練武之人比拚內力，最是凶險不過，強存弱亡，實無半分回旋余地，兩人若是內力相差不遠，往往要斗到至死方休，到後來即使存心罷手或是退讓，也已有所不能。當其時形格勢禁，已無回旋余地，只得運內勁抵御，不料自己內勁和石清的內勁一碰，立即彈了回來。

　　石清雙掌輕翻，將雙劍放入耿萬鐘掌中，笑道：“咱們自己兄弟，還能傷了和氣不成！告辭了！”

　　剎那之間，耿萬鐘背上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功力和石清相比委實差得遠了，適才自己的內勁撞到對方內勁之上，一碰即回，那里是他對手？他不令自己受傷出丑，便是大大的手下容情。耿萬鐘呆呆捧著雙劍，滿臉羞慚，不知說什麼好。

　　石清回頭道：“師妹，咱們還是去汴梁城吧。”閔柔眼圈一紅道：“師哥，孩兒……”石清搖了搖頭，道：“宁可像堅兒這樣，一刀給人家殺了，倒也爽快。”

　　閔柔淚水涔涔而下，泣道：“師哥，你……你……”石清牽了她的手，扶她到白馬之旁，再扶她上馬。雪山派弟子見到她這等嬌怯怯的模樣，真難相信她便是威震江湖的‘冰霜神劍’。

　　花萬紫見玄素雙劍并騎馳去，便奔了回來，見王萬仞已替柯萬鈞接上手腕，柯萬鈞卻在一句“老子”、一句“他媽”的破口大罵。花萬紫問明情由，雙眉微蹙，說道：“耿師哥，此事恐怕不妥。”

　　耿萬鈞道：“怎麼不妥？對方武功太強，咱們便合七人之力，也留不下人家。總算扣押了他們的兵器，回凌霄城去也有了個交代。”說著拔劍出鞘，但見白劍如冰、黑劍似墨，寒氣逼人，只侵得肌膚隱隱生疼，果然是兩口生平罕見的寶刃，說道：“劍可不是假的！”

　　花萬紫道：“劍自然是真的。咱們留不下人，可不知有沒能耐留得下這兩口寶劍？”耿萬鐘心頭一凜，問道：“花師妹以為怎樣？”花萬紫道：“去年有一日，小妹曾和白師嫂閒談，說到天下的寶刀寶劍，石中玉那小賊在旁多嘴，夸稱他父母的黑白雙劍乃天下一等一的利器；說他父母舍得將他送到大雪山來學藝，數年不見，倒也不怎麼在乎，卻不舍得有一日离開這對兵器。此刻石莊主將兵刃交在咱們手中，倘若過得幾天又使什麼鬼門道，將寶劍盜了回去，日後卻到凌霄城來向咱們要劍，那可不易對付。”

　　柯萬鈞道：“咱們七人眼睜睜的瞧著寶劍，總不成寶劍真會通靈，插翅飛了去。”

　　耿萬鐘沉吟半晌，道：“花師妹這話，倒也不是過慮。石清這人實非泛泛之輩，咱們加意提防便是，莫要又在他手里摔個筋斗。”王萬仞道：“小心謹慎，總是錯不了。打從今兒起，咱們六個男人每晚輪班看守這對鬼劍便是。”頓了一頓，問道：“耿師哥，這姓石的這會兒正在汴梁，咱們去不去？”

　　耿萬鐘心想若說不去汴梁，未免太過怯敵，路經中州名都，居然過門不入，同門師兄弟日後說起來，大是臉上無光，但明知石清夫婦是在汴梁，自己再攜劍入城，當真十分冒險，一時沉吟未決。

　　忽聽得一陣叱喝之聲，大路上來了一隊官差，四名轎夫抬著一座綠呢大轎，卻是官府到了。

　　耿萬鐘心想侯監集剛出了大盜行凶殺人的命案，自己七人手攜兵刃聚在此處，不免引人生疑，和官府打上了交道可麻煩之極，向眾人使個眼色，說道：“走吧！”

　　七人正要快步走開，一名官差忽然大聲嚷了起來：“別走了殺人強盜，殺人強盜要逃走哪！”耿萬鐘不加理會，揮手催各人快走。忽聽得那官差叫道：“殺人凶手名叫白自在，是雪山派的老不死掌門人。無威無德白自在，你謀財害命，好不危險哪！”

　　雪山派七弟子一聽，無不又驚又怒。他們師父白自在外號‘威德先生’，這官差直呼其名已是大在不敬，竟膽敢稱之為‘無威無德’。王萬仞刷的一聲，拔出了長劍，叫道：“狗官無禮，割去了他的舌頭再說。”耿萬鐘表道：“王師弟且慢，官府中人怎能知道師父的外號名諱？定然有人指使。”當即縱身向前，抱拳一拱，問道：“是那一位官長駕臨？”

　　猛聽得嗤的一聲響，轎中飛出一粒暗器，正好打在他腿旁的“伏兔穴”上。這粒暗器甚是細小，力道卻強勁之極。耿萬鐘腿一軟，當即摔倒，提起手中長劍，運勁向轎中擲去。他人雖摔倒，這一招‘鶴飛九天’仍是使得既狠且准，颼的一聲，長劍破轎帷而入，顯然已刺中了轎內放射暗器之人。

　　他心中一喜，卻見那四名轎夫仍是抬了轎子飛奔，忽見一條馬鞭從轎中揮將出來，卷向王萬仞左腿，一拉一揮，王萬仞的身子便即飛出，他手中捧著的墨劍卻給馬鞭奪了過去。

　　花萬紫叫道：“是石莊主麼？”白劍出鞘，揮劍往馬鞭上投去，嗤的一聲輕響，轎中又飛出一粒暗器，打在她手腕之上。她手腕劇痛，摔下白劍，旁邊一名同門師兄忙伸足往白劍上踏去，突然間轎中飛出一物，已罩住了他的腦袋。那人登時眼前漆黑一團，大驚之下急忙向後縱躍，再抓住頭上之物，用力向地下擲落，卻是一頂官帽，只見轎子中伸出的鞭子卷起白劍，正縮入轎中。

　　柯萬鈞等眾人大呼追去。轎中暗器嗤嗤嗤的不絕射出，有的打中臉面，有的打中腰間，竟是誰也沒能避過。這些暗器都沒打中要害，但中在身上卻疼痛异常，各人看那暗器時，者驚得呆了，原來只是一粒粒黃銅扣子，顯是剛從衣服摘下來的。雪山派群弟子料得轎子中那人必是石清，說不定他夫婦二人都坐在轎中，倘若趕上去動武，還不是鬧個灰頭土臉？

　　柯萬鈞氣得哇哇大叫：“這姓石的一家，小的荒唐無恥，大的無恥荒唐，說將兵刃留下來，一轉眼卻又奪了回去。”

　　王萬仞指著轎子背影，雙腳亂跳，戟手“直娘賊，狗雜種”的亂罵。

　　耿萬鐘道：“此事宣揚出去，于咱們雪山派的聲名沒什麼好處。大家把口收著些兒，回山去稟明師父再說。”想到此行不斷碰壁，平素在大雪山凌霄城中自高自大，只覺雪山派武功天下無敵，豈知一到用上，竟然處處縛手縛腳，不由得一聲長歎，心下黯然。

　　------------------------------------------------------------------

　　謝煙客見道旁三株棗樹，結滿了紅紅的大棗子，指著棗子說道：“這里的棗子很好。”那小丐道：“大好人，你想吃棗子，是麼？”謝煙客奇道：“什麼大好人？”

## 第三章　摩天崖

　　那乘轎子行了數里，轉入小路。抬轎之人只要腳步稍慢，轎中馬鞭揮出，刷刷幾下，重重打在前面的轎夫背上，在前的轎夫不敢慢步，在後的轎夫也只得跟著飛奔，幾名官差跟隨在後。又奔了四五里路，轎中人才道：“好啦，停下來。”四名轎夫如得大赦，氣喘吁吁的放下轎來，帷子掀開，出來一個老者，左手拉著那個小丐，竟是玄鐵令主人謝煙客。

　　他向幾名官差喝道：“回去向你們的狗官說，今日之事，不得聲張。我只要聽到什麼聲息，把你們的腦袋瓜子都摘了下來，把狗官的官印拿去丟在黃河里。”

　　幾名官差連連哈腰，道：“是，是，我們萬萬不敢多口，老爺慢走！”謝煙客道：“叫我慢走？你想叫官兵來捉拿我麼？”一名官差忙道：“不敢，不敢。萬萬不敢。”謝煙客道：“我叫你去跟狗官說的話，你都記得麼？”那官差道：“小人記得，小人說，我們大伙兒親眼目睹，侯監集上那個賣燒餅的老兒，雜貨舖中的伙計，都是被一個叫白自在的老兒所殺。他是雪山派的掌門人，外號威德先生，其實無威無德。凶器是一把刀，刀上有血，人證物證俱在，諒那老兒也抵賴不了。”那官差先前被謝煙客打得怕了，為了討好他，添上什麼人證物證，至于弄一把刀來做證据，原是官府中胥吏的拿手好戲。

　　謝煙客一笑，說道：“這白老兒使劍不用刀。”那官差道：“是，是！那姓白的凶犯手持青鋼劍，在那賣燒餅的老兒身上刺了進去。侯監集上，人人都是瞧得清清楚楚的。”

　　謝煙客暗暗好笑，心想威德先生白自在真要殺吳道通，又用得著什麼兵器？當下也不再去理會官差，左手攜著小丐，右手拿著石清夫婦的黑白雙劍，揚長而去，心下甚是得意。

　　原來他帶走那小丐後，總是疑心石清夫婦和雪山派弟子有什麼對己不利的圖謀，奔出數里，將小丐點倒後丟在草叢之中，又悄悄回來偷聽，他武功比之石清等人高出甚多，伏在樹後，竟連石清、閔柔這等大行家也沒察覺，耿萬鐘他們更加不用說了。他聽明原委，卻與己全然無干，見石清將雙劍交給了耿萬鐘，便決意去奪將過來。回到草叢拉起小丐，解開了他穴道，恰好在道上遇到前來侯監集查案的知縣，當即掀出知縣，威逼官差、轎夫，抬了他和小丐去奪到雙劍。耿萬鐘等沒見到他的面目，自然認定是石清夫婦使的手腳了。

　　謝煙客攜著小丐，只向僻靜處行去，來到一條小河邊上，見四下無人，放下小丐的手，拔出閔柔的白劍在他頸中一比，厲聲問道：“你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若有半句虛言，立即把你殺了。”說著揮起白劍，擦的一聲輕響，將身旁一株小樹砍為兩段。半截樹干連枝帶葉掉在河中，順水飄去。

　　那小丐結結巴巴的道：“我……我……什麼……指使……我……”謝煙客取出玄鐵令，喝問：“是誰交給你的？”小丐道：“我……我……吃燒餅……吃出來的。”

　　謝煙客大怒，左掌反手便向他臉頰擊了過去，手背將要碰到他的面皮，突然想起自己當年發過的毒誓，決不可以一指之力加害于將玄鐵令交在自己手中之人，當即硬生生凝住手掌，喝道：“胡說八道，什麼吃燒餅？我問你，這塊東西是誰交給你的？”

　　小丐道：“我在地下揀個燒餅吃，咬了一口，險……險……險些兒咬崩了我牙齒……”

　　謝煙客心想：“莫非吳道通那廝將此令藏在燒餅之中？”但轉念又想：“天下有那等碰巧之事？那廝得了此令，真比自己性命還寶貴，怎肯放在燒餅里？”他卻不知當時情景緊迫之極，金刀寨人馬突如其來，將侯監集四面八方的圍住了，吳道通更無余暇尋覓妥藏之所，無可奈何之下，便即行險，將玄鐵令嵌入燒餅，遞給了金刀寨的頭領。那人大怒之下，果然隨手丟在水溝之旁。金刀寨盜伙雖將燒餅舖搜得天翻地覆，卻又怎會去地下揀一個髒燒餅撕開來瞧瞧。

　　謝煙客凝視小丐，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小丐道：“我……我叫狗雜種。”謝煙客大奇，問道：“什麼？你叫狗雜種？”小丐道：“是啊，我媽媽叫我狗雜種。”

　　謝煙客一年之中也難得笑上幾次，聽小丐那麼說，忍不住捧腹大笑，心道：“世上替孩子取個賤名，盼他快長高長大，以免鬼妒，那也平常，什麼阿狗、阿牛、豬屎、臭貓，都不希奇，卻那里有將孩子叫為狗雜種的？是他媽媽所叫，可就更加奇了。”

　　那小丐見他大笑，便也跟著他嘻嘻而笑。

　　謝煙客忍笑又問：“你爸爸叫什麼名字？”小丐搖頭道：“我爸爸？我……我沒爸爸。”謝煙客道：“那你家里還有什麼人？”小丐道：“就是我，我媽媽，還有阿黃。”謝煙客道：“阿黃是什麼人？”小丐道：“阿黃是一條黃狗。我媽媽不見了，我出來尋媽媽，阿黃跟在我後面，後來它肚子餓了，走開去找東西吃，也不見了，我找來找去找不到。”

　　謝煙客心道：“原來是個傻小子，看來他得到這枚玄鐵令當真全是碰巧。我叫他來求我一件小事，應了昔年此誓，那就完了。”問道：“你想求我……”下面“什麼事”三字還沒出口，突然縮住，心想：“這傻小子倘若要我替他去找媽媽，甚至要我找那只阿黃，卻到那里去找？他媽媽定是跟人跑了，那只阿黃多半給人家殺來吃了，這樣的難題可千萬不能惹上身來。要我去殺十個八個武林高手，可比找他那只阿黃容易得多。”微一沉吟，已有計較，說道：“很好，我對你說，不論有誰叫你向我說什麼話，你都不可說，要不然我立即便砍下你的頭來。知不知道？”那小丐將玄鐵令交在自己手中之事，不多久便會傳遍武林，只怕有人騙得小丐來向自己求懇什麼事，限于當年誓言，可不能拒卻。

　　小丐點頭道：“是了。”謝煙客不放心，又問：“你記不記得？是什麼了？”小丐道：“你說，有人叫我來向你說什麼話，我不可開口，我說一句話，你就殺我頭。”謝煙客道：“不錯，傻小子倒也沒傻到家，記心倒好，倘使真是個白痴，卻也難弄。你跟我來。”

　　當下又從僻靜處走上大路，來到路旁一間小面店中。謝煙客習了兩個饅頭，張口便吃，斜眼看那小丐。他慢慢咀嚼饅頭，連聲贊美：“真好吃，味道好極！”左手拿著另外那個饅頭，在小丐面前幌來幌去，心想：“這小叫化向人乞食慣了的，見我吃饅頭，焉有不饞涎欲滴之理？只須他出口向我乞討，我把饅頭給了他，玄鐵令的諾言就算是遵守了。從此我逍遙自在，再不必為此事挂懷。”雖覺以玄鐵令如此大事，而以一個饅頭來了結，未免兒戲，但想應付這種小丐，原也只是一枚燒餅、一個饅頭之事。

　　那知小丐眼望饅頭，不住的口咽唾沫，卻始終不出口乞討。謝煙客等得頗不耐煩，一個饅頭已吃完了，第二個饅頭又送到口邊，正要再向蒸籠中去拿一個，小丐忽然向店主人道：“我也吃兩個饅頭。”伸手向蒸籠去拿。

　　店主人眼望謝煙客，瞧他是否認數，謝煙客心下一喜，點了點頭，心想：“待會那店家向你要錢，瞧你求不求我？”只見小丐吃了一個，又是一個，一共吃了四個，才道：“飽了，不吃了。”

　　謝煙客吃了兩個，便不再吃，問店主人道：“多少錢？”那店家道：“兩文錢一個，六個饅頭，一共十二文。”謝煙客道：“不，各人吃的，由各人給錢。我吃兩個，給四文錢便是。”伸手入懷，去摸銅錢。這一摸卻摸了個空，原來日間在汴梁城里喝酒，將銀子和銅錢都使光了，身上雖帶得不少金葉子，去忘了在汴梁兌換碎銀，這路旁小店，又怎兌換得出？正感為難，那小丐忽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交給店家，道：“一共十二文，都是我給。”

　　謝煙客一怔，道：“什麼？要你請客？”那小丐笑道：“你沒錢，我有錢，請你吃幾個饅頭，打什麼緊？”那店家也大感驚奇，找了幾塊碎爭子，幾串銅錢。那小丐揣在懷里，瞧著謝煙客，等他吩咐。

　　謝煙客不禁苦笑，心想：“謝某狷介成性，向來一飲一飯，都不肯平白受人之惠，想不到今日反讓這小叫化請我吃饅頭。”問道：“你怎知我沒錢？”小丐笑道：“這幾天我在市上，每見人伸手入袋取錢，半天摸不出來，臉上卻神氣古怪，那便是沒錢了。我聽店里的人說道，存心吃白食之人，個個這樣。”

　　謝煙客又不禁苦笑，心道：“你竟將我當作是吃白食之人。”問道：“你這銀子是那里偷來的？”小丐道：“怎麼偷來的？剛才那個穿白衣服的觀音娘娘太太給我的。”謝煙客道：“穿白衣服的觀音娘娘太太？”隨即明白是閔柔，心想：“這女子婆婆媽媽，可壞了我的事。”

　　兩人并肩而行，走出數十丈，謝煙客提起閔柔的那口白劍，道：“這劍鋒利得很，剛才我輕輕一劍，便將樹砍斷了，你喜不喜歡？你向我討，我便給了你。”他實不愿和這肮髒的小丐多纏，只盼他快快出口求懇一件事，了此心愿。小丐搖頭道：“我不要。這劍是那個觀音娘娘太太的，她是好人，我不能要她的東西。”

　　謝煙客抽出黑劍，隨手揮出，將道旁一株大樹攔腰斬斷，道：“好吧，那麼我將這口黑劍給你。”小丐仍是搖頭，道：“這是黑衣相公的。黑衣相公和觀音娘娘做一道，我也不能要他的東西。”

　　謝煙客呸了一聲，說道：“狗雜種，你倒挺講義氣哪能。”小丐不懂，問道：“什麼叫講義氣？”謝謝煙客哼了一下，不去理他，心想：“這種事你既然不懂，跟你說了也是白饒。”小丐道：“原來你不喜歡講義氣，你……你是不講義氣的。”

　　謝煙客大怒，臉上青氣一閃，舉掌便要向那小丐天靈蓋擊落，待見到他天真爛漫的神氣，隨即收掌，心想：“我怎能以一指加于他身？何況他既不懂什麼是義氣，便不是故意來譏刺我了。”說道：“我怎麼不講義氣？我當然講義氣。”小丐問道：“講義氣好不好？”謝煙客道：“好得很啊，講義氣自然是好事。”小丐道：“我知道啦，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壞事的是壞人，你老是做好事，因此是個大大的好人。”

　　這句話若是出于旁人之口，謝煙客認定必是譏諷，想也不想，舉掌便將他打死了。他一生之中，從來沒人說過他是“好人”，雖然偶爾也做幾件好事，卻是興之所至，隨手而為，與生平所做壞事相較，這寥寥幾件好事簡直微不足道，這時聽那小丐說得語氣真誠，不免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心道：“這小家伙說話顛顛蠢蠢，既說我不講義氣，又說我是個大大的好人。這些話若給我的對頭在旁聽見了，豈不成為武林中的笑柄？謝某這張臉往那里擱去？須得乘早了結此事，別再跟他胡纏。”

　　那小丐既不要黑白雙劍，謝煙客取出一塊青布包袱將雙劍包了，負在背上，尋思：“引他向我求什麼好？”正沉吟間，忽見道旁三株棗樹，結滿了紅紅的大棗子，指著棗子說道：“這里的棗子很好。”眼見三株棗樹都高，只須那小丐求自己采棗，便算是求懇過了，不料那小丐道：“大好人，你想吃棗子，是不是？”

　　謝煙客奇道：“什麼大好人？”小丐道：“你是大大的好人，我便叫你大好人。”謝煙客臉一沉，道：“誰說我是好人來著？”小丐道：“不是好人，便是壞人，那麼我叫你大壞人。”謝煙客道：“我也不是大壞人。”小丐道：“這倒奇了，疊不是好人，又不是壞人，啊，是了，你不是人！”謝煙客大怒，喝道：“你說什麼？”小丐道：“你本事很大，是不是神仙？”謝煙客道：“不是！”語氣已不似先前嚴峻，跟著道：“胡說八道！”

　　小丐搖了搖頭，自言自語：“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不知是什麼。”突然奔到棗樹底下，雙手抱住樹干，兩腳撐了幾下，便爬上了樹。

　　謝煙客見他雖不會武功，爬樹的身手卻極靈活，只見他揀著最大的棗子，不住采著往懷中塞去，片刻間胸口便高高鼓起。他溜下樹來，雙手捧了一把，遞經謝煙客，道：“吃棗子吧！你不是人，也不是鬼，難道是菩薩？我看卻也不像。”

　　謝煙客不去理他，吃了幾枚棗子，清甜多汁，的是上品，心想：“他沒來求我，反而變成了我去求他。”說道：“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誰？你只須求我一聲，說：‘請你跟我說，你到底是誰？你是不是神仙菩薩？’我便跟你說。”

　　小丐搖頭道：“我不求人家的。”謝煙客心中一凜，忙問：“為什麼不求人？”小丐道：“我媽媽常跟我說：‘狗雜種，你這一生一世，可別去求人家什麼。人家心中想給你，你不用求，人家自然會給你；人家不肯的，你便苦苦哀求也是無用，反而惹得人家討厭。’我媽媽有時吃香的甜的東西，倘若我問她要，她非但不給，反而狠狠打我一頓，罵我：‘狗雜種，你求我干什麼？干麼不求你那個嬌滴滴的小賤人去？’因此我是決不求人家的。”

　　謝煙客道：“‘嬌滴滴的小賤人’是誰？”小丐道：“我不知道啊。”

　　謝煙客又是奇怪，又是失望，心想：“這小家伙倘若真是什麼也不向我乞求，當年這個心愿如何完法？他的母親只怕是個顛婆，怎麼兒子向她討食物吃便要挨打？她罵什麼‘嬌滴滴的小賤人’，多半是她丈夫喜新棄舊，拋棄了她，于是她滿心惡氣都發在兒子頭上。鄉下愚婦，原多如此。”又問：“你是個小叫化，不向人家討飯討錢麼？”

　　小丐搖頭道：“我從來不討，人家給我，我就拿了。有時候人家不給，他一個轉身沒留神，我也拿了，趕快溜走。”謝煙客淡淡一笑，道：“那你不是小叫化，你是小賊人！”小丐問道：“什麼叫小賊？”謝煙客道：“你真的不懂呢？還是裝傻？”小丐道：“我當然真的不懂，才問你啦。什麼叫裝傻？”

　　謝煙客向他臉上瞧了幾眼，見他雖滿臉污泥，一雙眼睛卻晶亮漆黑，全無愚蠢之態，道：“你又不是三歲娃娃，活到十幾歲啦，怎地什麼事也不懂？”

　　小丐道：“我媽媽不愛跟我說話，她說見到了我就討厭，常常十天八天不理我，我只好跟阿黃去說話了。阿黃只會聽，不會說，它又不會跟我說什麼是小賊、什麼是裝傻。”

　　謝煙客見他目光中毫無狡譎之色，心想：“這小子不是繞彎子罵我吧？”又問：“那你不會去和鄰居說話？”小丐道：“什麼叫鄰居？”謝煙客好生厭煩，說道：“住在你家附近的人，就是鄰居了。”小丐道：“住在我家附近的？嗯，共有十一株大松樹，樹上有許多松鼠、草里有山雞、野兔，那些是鄰居麼？它們只會吱吱的叫，卻都不會說話。”謝煙客道：“你長到這麼大，難道除了你媽媽之外，沒跟人說過話？”

　　小丐道：“我一直在山上家里，走不下來，除了媽媽之外就沒跟人說過話。前幾天媽媽不見了，我找媽媽時從山上掉了下來，後來阿黃又不見了，我問人家，我媽媽那里去了，阿黃那里去了，人家說不知道。那算不算說話？”

　　謝煙客心道：“原來你在荒山上住了一輩子，你母親又不來睬你，難怪這也不懂，那也不懂。”便道：“那也算說話吧。那你又怎知道銀子能買饅頭吃？”小丐道：“我見人家買過的。你沒銀子，我有銀子，你想要，是不是？我給你好了。”從懷中取出那幾塊碎銀子來遞給他。謝煙客搖頭道：“我不要。”心想：“這小子渾渾沌沌，倒不是個小氣的家伙。”說了這一陣子話，漸感放心，相信他不是別人安排了來對付自己的圈套。

　　只聽小丐又問：“你剛才說我不是小叫化，是小賊。到底我是小叫化呢，還是小賊？”謝煙客微微一笑，道：“你向人家討吃的，討銀子，人家肯給才給你，你便是小叫化。倘若你不理人家肯不肯給，偷偷的伸手拿了，那便是小賊了。”

　　那小丐側頭想了一會，道：“我從來不向人家討東西，不管人家肯不肯給，就拿來吃了，那麼我是小賊。是了，你是老賊。”

　　謝煙客吃一驚，怒道：“什麼，你叫我什麼？”

　　小丐道：“你難道不是老賊？這兩把劍人家明明不肯給你，你卻去搶了來，你不是小孩子，自然是老賊了。”

　　謝煙客不怒反笑，說道：“‘小賊’兩個字是罵人的話，‘老賊’也是罵人的話，你不能隨便罵我。”小丐道：“那你怎麼罵我？”謝煙客笑道：“好，我也不罵你。你不是小叫化，也不是小賊，我叫你小娃娃，你就叫我老伯伯。”小丐搖頭道：“我不叫小娃娃，我叫狗雜種。”謝煙客道：“狗雜種的名字不好聽，你媽媽可以叫你，別人可不能叫你。你媽媽也真奇怪，怎麼叫自己的兒子做狗雜種？”

　　小丐道：“狗雜種為什麼不好？我的阿黃就是只狗。他陪著我，我就快活，好像你陪著我一樣。不過我跟阿黃說話，它只會汪汪的叫，你卻也會說話。”說著便伸手在謝煙客背上撫摸幾下，落手輕柔，神態和藹，便像是撫摸狗兒的背毛一般。

　　謝煙客將一股內勁運到了背上，那小丐全身一震，猶似摸到了一塊燒紅的赤炭，急忙放開手，胸腹間說不出的難受，幾欲嘔吐。謝煙客似笑非笑的瞧著他，心道：“誰叫你對我無禮，這一下可夠你受的了！”

　　小丐手撫胸口，說道：“老伯伯，你在發燒，快到那邊樹底下休息一會，我去找些水給你喝。你什麼地方不舒服？你燒得好厲害，只怕這場病不輕。”說話時滿臉關切之情，伸手去扶他手臂，要他到樹下休息。

　　這一來，謝煙客縱然乖戾，見他對自己一片真誠，便也不再運內力傷他，說道：“我好端端的，生什麼病？你瞧，我不是退燒了麼？”說著拿過他小手來，在自己額頭摸了摸。

　　小丐一摸之下，覺他額頭涼印印地，急道：“啊啦，老伯伯，你快死了！”謝煙客怒道：“胡說八道，我怎麼快死了？”小丐道：“我媽媽有一次生病，也是這麼又發燒又發冷，她不住叫：‘我要死了，快死了，沒良心的，我還是死了的好！’後來果然險些死了，在床上睡了兩個多月才好。”謝煙客微笑道：“我不會死的。”那小丐微微搖頭，似乎不信。

　　兩人向著東南方走了一陣，小丐望望天上烈日，忽然走到路旁去采了七八張大樹葉。謝煙客只道他小孩喜玩，也不加理睬，那知他將這些樹葉編織成了一頂帽子，交給謝煙客，說道：“太陽晒得厲害，你有病，把帽兒戴上吧。”

　　謝煙客給他鬧得啼笑皆非，不忍拂他一番好意，便把樹葉帽兒戴在頭上。炎陽之下，戴上了這頂帽子，倒也涼快舒適。他向來只有人怕他恨他，從未有人如此對他這般善意關懷，不由得心中感到了一陣溫暖。

　　不久來到一處小市鎮上，那小丐道：“你沒錢，這病說不定是餓壞了的，咱們上飯館子去吃個飽飽的。”拉著謝煙客之手，走進一家飯店。那小丐一生之中從沒進過飯館，也不知如何叫菜，把懷里的碎銀和銅錢都掏出來放在桌上，對店小二道：“我和老伯伯要吃飯吃肉吃魚，把錢都拿去好了。”銀子足足三兩有余，便整治一桌上好筵席也夠了。

　　店小二大喜，忙吩咐廚房烹煮雞肉魚鴨，不久菜肴陸續端上。謝煙客叫再打兩斤白洒。那小丐喝了一口酒，吐了出來，道：“辣得很，不好吃。”自管吃肉吃飯。

　　謝煙客心想：“這小子雖不懂事，卻是天生豪爽，看來人也不蠢，若加好好調處，倒可成為武林中一把好手。”轉念又想：“唉，世人忘恩負義的多，我那畜生徒弟資質之佳，世上難逢，可是他害得我還不夠？怎麼又生收徒之念？”一想到他那孽徒，登時怒氣上沖，將兩斤白酒喝干，吃了些菜肴，說道：“走吧！”

　　那小丐道：“老伯伯，你好了嗎？”謝煙客道：“好啦！”心想：“這會兒你銀子花光了，再要吃飯，非得求我不可。咱們找個大市鎮，把金葉子兌了再說。”

　　當下兩人离了市鎮，又向東行。謝煙客問道：“小娃娃，你媽媽姓什麼？她跟你說過沒有？”小丐道：“媽媽就是媽媽了，媽媽也有姓的麼？”謝煙客道：“當然啦，人人都是有姓的。”小丐道：“那麼我姓什麼？”謝煙客道：“我就是不知道。狗雜種太難聽，要不要我給你取個姓名？”

　　倘若小丐說道：“請你給我取個姓名吧？”那就算求他了，隨便給他取個姓名，便完心愿。不料小丐道：“你愛給我取名，那也好。不過就怕媽媽不喜歡。她叫慣我狗雜種，我換了名字，她就不高興了。狗雜種為什麼難聽？”謝煙客皺了皺眉頭，心想：“‘狗雜種’三字為什麼難聽，一時倒也不易向他解說得明白。”

　　便在此時，只聽得左首前面樹林之中傳來叮叮幾下兵刃相交之聲。心下一凜：“有人在那邊交手？這幾人出手甚快，武功著實不低。”當即低聲向小丐道：“咱們到那邊去瞧瞧，你可千萬不能出聲。”伸手在小丐後膊一托，展開輕功，奔向兵刃聲來處，幾個起落，已到了一株大樹之後。那小丐身子猶似騰云駕霧一般，只覺好玩無比，想要笑出聲來，想起謝煙客的囑咐，忙伸手按住了嘴巴。

　　兩人在樹外瞧去，只見林中有四人縱躍起伏，惡斗方酣，乃是三人夾攻一人。被圍攻的是個紅面老者，白發拂胸，空著雙手，一柄單刀落在遠處地下，刀身曲折，顯是給人擊落了的，謝煙客認得他是白鯨島的大悲老人，當年曾在自己手底下輸過一招，武功著實了得。夾擊的三人一個是身材甚高的瘦子，一個是黃面道人，另一個相貌極怪，兩條大傷疤在臉上交叉而過，划成一個十字，那瘦子使長劍，道人使鏈子錘，丑臉漢子則使鬼頭刀。這三人謝煙客卻不認得，武功均非泛泛，那瘦子尤為了得，劍法飄逸無定，輕靈沉猛。

　　謝煙客見大悲老人已然受傷，身上點點鮮血不住濺將出來，雙掌翻飛，仍是十分勇猛。他繞著一株大樹東閃西避，藉著大樹以招架三人的兵刃，左手擒拿，右手或拳或掌，運勁推帶，牽引三人的兵刃自行碰撞。謝煙客不禁起了幸災樂禍之意：“大悲老兒枉自平日稱雄逞強，今日虎落平陽被犬欺，我瞧你難逃此劫。”

　　那道人的鏈子錘常常繞過大樹，去擊打大悲老人的側面，丑漢子則臂力甚強，鬼頭刀使將開來，風聲呼呼。謝煙客暗暗心驚：“我許久沒涉足江湖，中原武林中幾時出了這幾個人物？怎麼這三人的招數門派我竟一個也認不出來。若非是這三把好手，大悲老人也不至敗得如此狼狽。”

　　只聽那道人嘶啞著嗓子道：“白鯨島主，我們長樂幫跟你原無仇怨。我們司徒幫主仰慕你是號人物，好意以禮相聘，邀你入幫，你何必口出惡言，辱罵我們幫主？你只須答應加盟本幫，咱們立即便是好兄弟、好朋友，前事一概不究。又何必苦苦支撐，白白送了性命？咱們攜手并肩，對付俠客島的‘賞善罰惡令’，共渡劫難，豈不是好？”

　　謝煙客聽到他最後這句話時，胸口一陣劇震，尋思：“難道俠客島的‘賞善罰惡令’又重現江湖了？”

　　只聽大悲老人怒道：“我堂堂好男兒，豈肯與你們這些無恥之徒為伍？我宁可手接‘賞善罰惡令’，去死在俠客島上，要我加盟為非作歹的惡徒邪幫，卻萬萬不能。”左手倏地伸出，抓向那丑漢子肩頭。

　　謝煙客暗叫：“好一招‘虎爪手’！”這一招去勢極快，那丑漢子沉肩相避，還是慢了少些，已被大悲老人五指抓住了肩頭。只聽得嗤的一聲，那丑漢子右肩肩頭的衣服被扯了一大塊，肩頭鮮血淋漓，竟被抓下了一大片肉來。那三人大怒，加緊招數。

　　謝煙客暗暗稱异：“長樂幫是什麼幫會？幫中既有這樣的高手在內，我怎麼從沒聽見過它的名頭？多半是新近才創立的。司徒幫主又是什麼人了？難道便是‘東霸天’司徒橫？武林中姓司徒的好手，除司徒橫之外可沒第二人了。”

　　但見四人越斗越狠。那丑漢子狂吼一聲，揮刀橫掃過去。大悲老人側身避開，向那道人打出一拳，刷的一聲響，丑漢的鬼頭刀已深深砍入樹干之中，運力急拔，一時竟拔不出來。大悲老人右肘疾沉，向他腰間撞了下去。

　　大悲老人在這三名好手圍攻下苦苦去撐，已知無悻，他苦斗之中，眼觀八方，隱約見到樹後藏得有人，料想又是敵人。眼前三人已無法打發，何況對方更來援兵？眼前三個敵手之中，以那丑臉的漢子武功最弱，唯有先行除去一人，才有脫身之機，是以這一下肘錘使足了九成力道。

　　但聽得砰的一聲，肘錘已擊中那丑漢子腰間，大悲老人心中一喜，搶步便即繞到樹後，便在此時，那道人的鏈子錘從樹後飛擊過來。大悲老人左掌在鏈子上斬落，眼前白光忽閃，急忙向右讓開時，不料他年紀大了，酣戰良久之後，精力已不如盛年充沛，本來腳下這一滑足可讓開三尺，這一次卻只滑開了二尺七八寸，嗤的一聲輕響，瘦子的長劍刺入了他左肩，竟將他牢牢釘在樹干之上。

　　這一下變起不意，那小丐忍不住“咦”的一聲驚呼，當那三人圍這老人時，他心中已大為不平，眼見那老人受制，更是驚怒交集。

　　只聽那瘦子冷冷的道：“白鯨島主，敬酒不吃吃罰酒，現下可降了我長樂幫吧？”大悲老人圓睜雙眼，怒喝：“你既知我是白鯨島島主，難道我白鯨島上有屈膝投降的懦夫？”用力一掙，宁可廢了左肩，也要掙脫長劍，與那瘦子拚命。

　　那道人右手一揮，鏈子錘飛出，鋼鏈在大悲老人身上繞了數匝，砰的一響，錘頭重重撞上他胸口，大悲老人長聲大叫，側過頭來，口中狂噴鮮血。

　　那小丐再也忍不住，急沖而出，叫道：“喂，你們三個壞人，怎麼一起打一個好人？”

　　謝煙客眉頭一皺，心想：“這娃娃去惹事了。”隨即心下喜歡：“那也好，便借這三人之手將他殺了，我見死不救，不算違了誓言：要不然那小娃娃出聲向我求救，我就幫他料理了那三人。”

　　只見那小丐奔到樹旁，擋在大悲老人身前，叫道：“你們可不能再難為這老伯伯。”

　　那瘦子先前已察覺身後有人，見這少年奔跑之時身上全無武功，卻如此大膽，定是受人指使，心想：“我嚇嚇這小鬼，諒他身後之人不會不出來。”伸手拔下了嵌在樹干上的鬼頭刀，喝道：“小鬼頭，是誰叫你來管老子的閒事？我要殺這老家伙了，你滾不滾開？”揚起大刀，作勢橫砍。

　　那小丐道：“這老伯伯是好人，你們都是壞人，我一定幫好人。你砍好了，我當然不滾開。”他母親心情較好之時，偶爾也說些故事給他聽，故事中必有好人壞人，在那小孩子心中，幫好人打壞人，乃是天經地義之事。

　　那瘦子怒道：“你認得他麼？怎知他是好人？”

　　那小丐道：“老伯伯說你們是什麼惡徒邪幫，死也不肯跟你們作一道，你們自然是壞人了。”轉過身去，伸手要解那根鏈子錘下來。

　　那道人反手出掌，拍的一響，只打得那小丐頭昏眼花，左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起，五根手指的血印像一只血掌般爬在他臉上。

　　那小丐實不知天高地厚。昨日侯監集上金刀寨人眾圍攻吳道通，一來他不知吳道通是好人還是壞人，二來這幾人在屋頂惡斗，吳道通從屋頂摔下便給那高個兒雙鉤刺入小腹，否則說不定他當時便要出來干預，至于是否會危及自身，他是壓根兒便不懂。

　　那瘦子見這小丐有恃無恐、毫不畏懼的模樣，心下登即起疑：“這小鬼到底仗了什麼大靠山，居然敢在長樂幫的香主面前羅皂？”側身向大樹後望去時，瞥眼見到謝煙客清懼的形相，登時想起一個人來：“這人與江湖上所說的玄鐵令主人、摩天居士謝煙客有些相似，莫非是他？”當下舉起鬼頭刀，喝道：“我不知你是什麼來歷，不知你師長門派，你來搗亂，只當你是個無知的小叫化，一刀殺了，打什麼緊？”呼的一刀，向那小丐頸中劈了下去。不料那小丐一來強項，二來不懂凶險，竟是一動也不動。那瘦子一刀劈到离他頭頸數寸之處，這才收刀，贊道：“好小子，膽子倒也不小！”

　　那道人性子暴躁，右手又是一掌，這次打在那小丐右頰之上，下手比上次更是沉重。那小丐痛得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那瘦子道：“你怕打，那便快些走開。”那小丐哭喪著臉道：“你們先走開，不可難為這老伯伯，我便不哭。”那瘦子倒笑了起來。那道人飛腳將小丐踢倒在地。那小丐跌得鼻青目腫，爬起身來，仍是護在大悲老人身前。

　　大悲老人性子孤僻，生平極少知己，見這少年和自己素不相識，居然舍命相護，自是好生感激，說道：“小兄弟，你跟他們斗，還不是白饒一條性命。程某垂暮之年，交了你這位小友，這一生也不枉了，你快快走吧。”什麼‘垂暮之年’、什麼‘這一生也不枉了’，那小丐全然不懂，只知他是催自己走開，大聲道：“你是好人，不能給他們壞人害死。”

　　那瘦子尋思：“這小娃娃來得極是古怪，那樹後之人也不知是不是謝煙客，我們犯不著多結冤家，但若給這小娃娃幾句話一說便即退走，豈不是顯得咱長樂幫怕了人家？”當即舉起鬼頭刀，說道：“好，小娃娃，我來試你一試，我連砍你三十六刀，你若是一動也不動，我便算服了你。你怕不怕？”

　　小丐道：“你接連砍我三十六刀，我自然怕。”瘦子道：“你怕了便好，那麼快給我走吧。”小丐道：“我心里怕，可是我偏偏就不走。”瘦子大拇指一翹，道：“好，有骨氣，看刀！”颼的一刀從他頭頂掠了過去。

　　謝煙客在樹後看得清楚，見那瘦子這刀橫砍，刀勢輕靈，使的全是腕上之力，乃是以劍術運刀，雖不知他這一招什麼名堂，但見一柄沉重的鬼頭刀在他手中使來，輕飄飄地猶如無物，刀刃齊著那小丐的頭皮貼肉掠過，登時削下他一大片頭發來。那小丐竟十分硬朗，挺直了身子，居然動也不動。

　　但見刀光閃爍吞吐，猶似靈蛇游走，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那小丐的頭頂，頭發紛紛而下，堪堪砍到三十二刀，那瘦子一聲叱喝，鬼頭刀自上而下直劈，嗤的一聲，將那小丐的右手衣袖削下了一片，接著又將他左袖削下一片，接著左邊褲管，右邊褲管，均在轉瞬之間被服他兩刀分別削下了一條。那瘦子一收刀，刀柄順勢在大悲老人胸腹間的‘膻中穴’上重重一撞，哈哈大笑，說道：“小娃娃，真有你的，真是了得！”

　　謝煙客見他以劍使刀，三十六招連綿圓轉，竟沒有半分破綻，不由得心下暗暗喝采，待見他收招時以前刀柄撞了大悲老人的死穴，心道：“此人下手好辣！”只見那小丐一頭蓬蓬松松的亂發被他連削三十二刀，稀稀落落的更加不成模樣。

　　適才這三十二刀在小丐頭頂削過，他一半固然是竭力硬挺，以維護大悲老人，另一半可是嚇得呆了，倒不是不肯動，而是不會動了，待瘦子三十六刀砍完，他伸手一摸自己腦袋，宛然完好，這才長長的喘出一口氣來。

　　那道人和那丑臉漢子齊聲喝采：“米香主，好劍法！”那瘦子笑道：“沖著小朋友這份肝膽，今日咱們便讓他一步！兩位兄弟，這便走吧！”那道人和丑臉漢子見大悲老人吃了這一刀柄後，氣息奄奄，轉眼便死，當下取了兵刃，邁步便行。丑臉漢子腳步蹣跚，受傷著實不輕。那瘦子伸右掌往樹上推去，嚓的一響，深入樹干尺許的長劍被他掌力震激，帶著大悲老人肩頭的鮮血躍將出來。那瘦子左手接住，長笑而去，竟沒向謝煙客藏身處看上一眼。

　　謝煙客尋思：“原來這瘦子姓米，是長樂幫的香主，他露這兩手功夫，顯然是耍給我看的。此人劍法輕靈狠辣，兼而有之，但比之玄素莊石清夫婦尚頗不如，憑這手功夫便想在我面前逞威風嗎？嘿嘿！”依著他平素脾氣，這姓米的露這兩手功夫，在自己面前炫耀，定要上前教訓教訓他，對方若是稍有不敬，便即順手殺了，只是玄鐵令的心愿未了，實不愿在此刻多惹事端，當下只是冷眼旁觀，始終隱忍不出。

　　那小丐向大悲老人道：“老伯伯，我來給你包好了傷口。”拾起自己給那瘦子削下的衣袖，要去給大悲老人包扎肩頭的劍傷。

　　大悲老人雙目緊閉，說道：“不……不用了！我袋里……有些泥人兒……給了你……你吧……”一句話沒說完，腦袋突然垂落，便已死去，一個高大的身子慢慢滑向樹根。

　　小丐驚叫：“老伯伯，老伯伯！”伸手去扶，卻見大悲老人縮成一團，動也不動了。

　　謝煙客走近身來，問道：“他臨死時說些什麼？”小丐道：“他說……他說……他袋里有些什麼泥人兒，都給了我。”

　　謝煙客心想：“大悲老人是武林中一個代怪傑，武學修為，跟我也差不了多少。此人身邊說不定有些什麼要緊物事。”但他自視甚高，決不愿在死人身邊去拿什麼東西，就算明知大悲老人身懷希世奇珍，他也是掉頭不顧而去，說道：“是他給你的，你就拿了吧。”小丐問道：“是他給的，我拿了是不是小賊？”謝煙客笑道：“不是小賊。”

　　小丐伸手到大悲老人衣袋中掏摸，取出一只木盒，還有幾錠銀子，七八枚生滿了刺的暗器，幾封書信，似乎還有一張繪著圖形的地圖。謝煙客很想瞧瞧書信中寫什麼，是幅什麼樣的地圖，但自覺只要一沾了手，便失卻武林高人的身分，是以忍手不動。

　　只見小丐已打開了木盒，盒中墊著棉花，并列著三排泥制玩偶，每排六個，共是一十八個。玩偶制作精巧，每個都是裸體的男人，皮膚上涂了白堊，畫滿了一條條紅線，更有無數黑點，都是脈絡和穴道的方位。謝煙客一看，便知這些玩偶身上畫的是一套內功圖譜，心想：“大悲老兒臨死時做個空頭人情，你便是不送他，小孩兒在你尸身上找到，豈有不拿去玩兒的？”

　　那小丐見到這許多泥人兒，十分喜歡，連道：“真有趣，怎麼沒衣服穿的，好玩得緊。要是媽媽肯做些衣服給他們穿，那就更好了。”

　　謝煙客心想：“大悲老兒雖然和我不睦，但總也是個響當當的人物，總不能讓他暴骨荒野！”說道：“你的老朋友死了，不將他埋了？”小丐道：“是，是。可怎麼埋法？”謝煙客淡淡的道：“你有力氣，便給他挖個坑；沒力氣，將泥巴石塊堆在他身上就完了。”

　　小丐道：“這里沒鋤頭，挖不來坑。”當下去搬些泥土石塊、樹枝樹葉，將大悲老人的尸身蓋沒了。他年小力弱，勉強將尸體掩蓋完畢，已累得滿身大汗。

　　謝煙客站在一旁，始終沒出手相助，待他好容易完工，便道：“走吧！”小丐道：“到那里去？我累得很，不跟你走啦！”謝煙客道：“為什麼不跟我走？”

　　小丐道：“我要去找媽媽，找阿黃。”

　　謝煙客微微心驚：“這娃娃始終還沒求過我一句話，若是不肯跟我走，倒是一件為難之事，我又不能用強，硬拉著他。有了，昔年我誓言只說對交來玄鐵令之人不能用強，卻沒說不能相欺。我只好騙他一騙。”便道：“你跟我走，我幫你找媽媽、找阿黃去。”小丐喜道：“好，我跟你去，你本事很大，一定找得到我媽媽和阿黃。”

　　謝煙客心道：“多說無益，好在他還沒有開口正式懇求，否則要我去給他找尋母親和那條狗子，可是件天大的難事。”握住他右手，說道：“咱們得走快些。”小丐剛應得一聲：“是！”便似騰身而起，身不由主的給他拉著飛步而行，連叫：“有趣，有趣！”只覺得涼風扑面，身旁樹木迅速倒退，不絕口的稱贊：“老伯伯，你拉著我跑得這樣快！”

　　走到天黑，也不知奔行了多少里路，已到了一處深山之中，謝煙客松開了手。

　　那小丐只覺雙腿酸軟，身子搖幌了兩下，登時坐倒在地。只坐得片刻，兩只腳板大痛起來，又過半晌，只見雙腳又紅又腫，他驚呼：“老伯伯，我的腳腫起來了。”

　　謝煙客道：“你若求我給你醫，我立時使你雙腳不腫不痛。”小丐道：“你如肯給我治好，我自然多謝你啦。”謝煙客眉頭一皺，道：“你當真從來不肯開口向人乞求？”小丐道：“你若肯給我治，用不著我來求，否則我求也無用。”謝煙客道：“怎麼無用？”小丐道：“你倘若不肯治，我心里難過，腳上又痛：說不定要哭一聲。倘若你是不會治，反而讓你心里難過。”謝煙客哼了一聲，道：“我心里從來不難過！小叫化，便在這里睡吧！”隨即心想：“這娃娃既不開口向人求乞，可不能叫他作‘小叫化’。”

　　那少年靠在一株樹上，雙足雖痛，但奔跑了半日，疲累難當，不多時便即沉沉睡去，連肚餓也忘了。謝煙客卻躍到樹頂安睡，只盼半夜里有一只野獸過來，將這少年咬死吃了，給他解了一個難題。豈知一夜之中，連野兔也沒一只經過。

　　次日清晨，謝煙客心道：“我只有帶他到摩天崖去，他若出口求我一伯輕而易舉之事，那是他的運氣，否則好歹也設法取了他的性命。連這樣一個小娃娃也炮制不了，摩天居士還算什麼人了？”攜了那少年之手又行，那少年初幾步著地時，腳底似有數十萬根小針在刺，忍不住“哎喲”叫痛。

　　謝煙客道：“怎麼啦？”盼他出口說：“咱們歇一會兒吧。”豈料他卻道：“沒什麼，腳底有點兒痛，咱們走吧。”謝煙客奈何他不得，怒氣漸增，拉著他急步疾行。

　　謝煙客不停南行，經過市鎮之時，隨手在餅舖飯店中抓些熟肉、面餅，一面奔跑，一面嚼吃，要是分給那少年，他便吃了，倘若不給，那少年也不乞討。

　　如此數日，直到第六日，盡是在崇山峻岭中奔行，那少年雖然不會武功，在謝煙客提攜之下，居然也硬撐了下來。謝煙客只盼他出口求告休息，卻始終不能如愿，到得後來，心下也不禁有些佩服他的硬朗。

　　又奔了一日，山道愈益險陡，那少年再也攀援不上，謝煙客只得將他負在背上，在懸崖峭壁間縱躍而上。那少年只看得心驚肉跳，有時到了真正驚險之處，只有閉目不看。

　　這日午間，謝煙客攀到了一處筆立的山峰之下，手挽從山峰上垂下的一根鐵鏈，爬了上去，這山峰光禿禿地，更無置手足處，若不是有這根鐵鏈，謝煙客武功再高，也不易攀援而上。到得峰頂，謝煙客將那少年放下，說道：“這里便是摩天崖了，我外號‘摩天居士’，就是由此地而得名。你也在這里住下吧！”

　　那少年四下張望，見峰頂地勢倒也廣闊，但身周云霧繚繞，當真是置身云端之中，不由得心下驚懼，道：“你說幫我去找媽媽和阿黃的？”

　　謝煙客冷冷的道：“天下這麼大，我怎知你母親到了何處。咱們便在這里等著，說不定有朝一日，你母親帶了阿黃上來見你，也未可知。”

　　這少年雖童稚無知，卻也知謝煙客是在騙他，如此險峻荒僻的處所，他母親又怎能尋得著，爬得上？至于阿黃更是決計不能，一時之間，呆住了說不出話來。

　　謝煙客道：“幾時你要下山去，只須求我一聲，我便立即送你下去。”心想：“我不給你東西吃，你自己沒能耐下去，終究要開口求我。”

　　那少年的母親雖然對他冷漠，卻是從來不曾騙過他，此時他生平首次受人欺騙，眼中淚水滾來滾去，拚命忍住了，不讓眼淚流下。

　　只見謝煙客走進一個山洞之中，過了一會，洞中有黑煙冒出，卻是在烹煮食物，又過少時，香氣一陣陣的冒將出來，那少年腹中饑餓，走進洞去，見是老大一個山洞。

　　謝煙客故意將行灶和鍋子放在洞口烹煮，要引那少年向自己討。那知這少年自幼只和母親一人相依為生，從來便不知人我之分，見到東西便吃，又有什麼討不討的？他見石桌上放著一盤腊肉，一大鍋飯，當即自行拿了碗筷，盛了飯，伸筷子夾腊肉便吃。謝煙客一怔，心道：“他請我吃過饅頭、棗子、酒飯，我若不許他吃我食物，倒顯得謝某不講義氣了。”當下也不理睬。

　　這等兩人相對無言、埋頭吃飯之事，那少年一生過慣了，吃飽之後，便去洗碗、洗筷、刷鍋、砍柴。那都是往日和母親同住時的例行之事。

　　他砍了一擔柴，正要挑回山洞，忽聽得樹叢中忽喇聲響，一只獐子竄了出來。那少年提起斧頭，一下砍在獐子頭上，登時砍死，當下在山溪里洗剝干淨，拿回洞來，將大半只獐子挂在當風處風干，兩條腿切碎了熬成一鍋。

　　謝煙客聞到獐肉羹的香氣，用木勺子舀起嘗了一口，不由得又是歡喜，又是煩惱。這獐肉羹味道十分鮮美，比他自己所烹的高明何止十倍，心想這小娃娃居然還有這手功夫，日後口福不淺；但轉念又想，他會打獵、會燒菜，倘若不求我帶他下山，倒是奈何他不得。

　　在摩天崖上如此忽忽數日，那少年張羅、設陷、彈雀、捕獸的本事著實不差，每天均有新鮮菜肴煮來和謝煙客共食，吃不完的禽獸便風干腌起。他烹調的手段大有獨到之處，雖是山鄉風味，往往頗具匠心。謝煙客贊賞之余，問起每一樣菜肴的來歷，那少年總說是母親所教。再盤問下去，才知這少年的母親精擅烹調，生性卻既暴躁又疏懶，十餐飯倒是有九餐叫兒子去煮，若是烹調不合，高興時在旁指點，不高興便打罵兼施了。謝煙客心想他母子二人都燒得如此好菜，該當均是十分聰明之人，想是鄉下女子為丈夫所棄，以致養成了孤僻乖戾的性子，也說不定由于孤僻乖戾，才為丈夫所棄。

　　謝煙客見那少年極少和他說話，倒不由得有點暗暗發愁，心想：“這件事不從速解決，總是一個心腹大患，不論那一日這娃娃受了我對頭之惑，來求我自廢武功，自殘肢體，那便如何是好？又如他來求我終身不下摩天崖一步，那麼謝煙客便活活給囚禁在這荒山頂上了。就算他只求我去找他媽媽和那條黃狗，可也是頭痛萬分之事。”

　　饒是他聰明多智，卻也想不出個善策。

　　這日午後，謝煙客負著雙手在林間閒步，瞥眼見那少年倚在一塊岩石之旁，眉花眼笑的正瞧著石上一堆東西。謝煙客凝神看去，見石上放著的正是大悲老人給他的那一十八個泥人兒，那少年將這些泥人兒東放一個，西放一個，一會兒叫他們排隊，一會兒叫他們打仗，玩得興高采烈。

　　謝煙客心道：“當年大悲老人和我在北邙山較量，他掌法剛猛，擒拿法迅捷變幻，斗到大半個時辰之後，終于在我‘控鶴功’下輸了一招，當即知難而退。此人武功雖高，卻只以外家功夫見長，這些繪在泥人身上的內功，多半膚淺得緊，不免貽笑大方。”

　　當下隨手拿起一個泥人，見泥人身上繪著涌泉、然谷、照海、太溪、水泉、太鐘、復留、交信等穴道，沿足而上，至肚腹上橫骨、太赫、氣穴、四滿、中注、肓俞、商曲而結于舌下的廉泉穴，那是‘足少陰腎經’，一條紅線自足底而通至咽喉，心想：“這雖是練內功的正途法門，但各大門派的入門功夫都和此大同小异，何足為貴？是了！大悲老人一生專練外功，壯年時雖然縱橫江湖，後來終于知道技不如人，不知從那里去弄了這一十八個泥人兒來，便想要內外兼修。說不定還是輸在我手下之後，才起了這番心愿。但練那上乘內功豈是一朝一夕之事，大悲老人年逾七十，這份內功，只好到陰世去練了，哈哈，哈哈！”想到這里，不禁笑出聲來。

　　那少年笑道：“伯伯，你瞧這些泥人兒都有胡須，又不是小孩兒，卻不穿衣衫，真是好笑。”謝煙客道：“是啊！可笑得緊。”他將一個個泥人都拿起來看，只見一十二個泥人身上分別繪的是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肝經，那是正經十二脈；另外六個泥人身上繪的是任脈、督脈、陰維、陽維、陰跤、陽跤六脈；奇經八脈中最是繁復難明的沖脈、帶脈兩路經脈卻付闕如，心道：“這似乎是少林派的入門內功。大悲老人當作寶貝般藏在身上的東西，卻是殘缺不全的。其實他想學內功，這些粗淺學問，只須找內家門中一個尋常弟子指教數月，也就明白了。唉，不過他是成名的前輩英雄，又怎肯下得這口氣來，去求別人指點？”想到此處，不禁微有凄涼之意。

　　又想起當年在北邙山上與大悲老人較技，雖然胜了一招，但實是行險僥幸而致，心想：“幸好他無內功根基，倘若少年時修過內功，只怕斗不上三百招，我便被他打入深谷。嘿嘿，死得好，死得好！”

　　他臉上露出笑容，緩步走開，走得幾步，突然心念一動：“這娃娃玩泥人玩得高興，我何不乘機將泥人上所繪的內功教他，故意引得他走火入魔，內力沖心而死？我當年誓言只說決不以一指之力加于此人，他練內功自己練得岔氣，卻不能算是我殺的。就算是我立心害他性命，可也不是‘以一指之力加于其身’，不算違了誓言。對了，就是這個主意。”

　　他行事向來只憑一己好惡，雖然言出必踐，于“信”之一字看得極重，然而什麼仁義道德，在他眼中卻是不值一文，當下便拿著那個繪著‘足少陰腎經’的泥人來，說道：“小娃娃，你可知這些黑點紅線，是什麼東西？”

　　那少年想了一下，說道：“這些泥人生病。”謝煙客奇道：“怎麼生病？”那少年道：“我去年生病，全身都生了紅點。”

　　謝煙客啞然失笑，道：“那是麻疹。這些泥人身上畫的，卻不是麻疹，乃是學武功的秘訣。你瞧我背了你飛上峰來，武功好不好？”說到這里，為了堅那少年學武之心，突然雙足一點，身子筆直拔起，颼的一聲，便竄到了一株松樹頂上，左足在樹枝上稍行借力，身子向上彈起，便如裊裊上升一般，緩緩落下，隨即又在樹枝上彈起，三落三彈，便在此時，恰有兩只麻雀從空中飛過，謝煙客存心賣弄，雙手一伸，將兩只麻雀抓在掌中，這才緩緩落下。

　　那少年拍手笑道：“好本事，好本事！”

　　謝煙客張開手掌，兩只麻雀振翅欲飛，但兩只翅膀剛一扑動，謝煙客掌中便生出一股內力，將雙雀鼓氣之力抵消了。那少年見他雙掌平攤，雙雀羽翅扑動雖急，始終飛不离他的掌心，更是大叫：“好玩，好玩！”謝煙客笑道：“你來試試！”將兩只麻雀放在他掌中，那少年伸指抓住，不敢松手。

　　謝煙客笑道：“泥人兒身上所畫的，乃是練功夫的法門。你拚命幫那老兒，他心中多謝你，因此送了給你。這不是玩意兒，可寶貴得很呢。你只要練成了泥人身上那些紅線黑點的法道，手掌攤開，麻雀兒也就飛不走啦。”

　　那少年道：“這倒好玩，我定要練練。怎麼練的？”口中說著，張開了手掌。兩只麻雀展翅一扑，便飛了上去。謝煙客哈哈大笑。那少年也跟著傻笑。

　　謝煙客道：“你若求我教你這門本事，我就可以教你。學會之後，可好玩得很呢，你要下山上山，自己行走便了，也不用我帶。”那少年臉上大有艷羡之色，謝煙客凝視著他臉，只盼他嘴里吐出“求你教我”這幾個字來，情切之下，自覺氣息竟也粗重了。

　　過了好一刻，卻聽那少年道：“我如求你，你便要打我。我不求你。”謝煙客道：“你求好了，我說過決不打你。你跟著我這許多時候，我可打過你沒有？”那少年搖頭道：“沒有，不過我不求你教。”

　　他自幼在母親處吃過的苦頭實是創深痛巨，不論什麼事，開口求懇，必定挨打，而且母親打了他後，她自己往往痛哭流淚，郁郁不歡者數日，不斷自言自語：“沒良心的，我等著你來求我，可是日等夜等，一直等了幾年，你始終不來，卻去求那個什麼也及我不上的小賤人，干麼又來求我？”這些話他也不懂是什麼意思，但母親口中痛罵：“你來求我？這時候可就遲了。從前為什麼又不求我？”跟著棍棒便狠狠往頭上招呼下來，這滋味卻實在極不好受。這麼挨得幾頓飽打，八九歲之後就再不向母親求懇什麼。他和謝煙客荒山共居，過的日子也就如跟母親在一起時無异，不知不覺之間，心中早就將這位老伯伯當作是母親一般了。

　　謝煙客臉上青氣閃過，心道：“剛才你如開口求懇，完了我平生心愿，我自會教你一身足以傲視武林的本領。現下你自尋死路，這可怪我不得。”點頭道：“好，你不求我，我也教你。”拿起那個繪著‘足少陰腎經’的泥人，將每一個穴道名稱和在人身的方位詳加解說指點。

　　那少年天資倒也不蠢，聽了用心記憶，不明白處便提出詢問。謝煙客毫不藏私的教導，再傳了內息運行之法，命他自行修習。

　　過得大半年，那少年已練得內息能循‘足少陰腎經’經脈而行。謝煙客見他進展甚速，心想：“瞧不出你這狗雜種，倒是個大好的練武胚子。可是你練得越快，死得越早。”跟著教他“手少陰心經”的穴道經脈。如此將泥人一個個的練將下去，過得兩年有余，那少年已將‘足厥陰肝經’、‘手厥陰心包經’、‘足太陰脾經’、‘手太陰肺經’的六陰經脈盡數練成，跟著便練‘陰維’和‘陰跤’兩脈。

　　這些時日之中，那少年每日里除了朝午晚三次勤練內功之外，一般的捕禽獵獸，烹肉煮飯，絲毫沒疑心謝煙客每傳他一分功夫，便是引得他向陰世路多跨一步。只是練到後來，時時全身寒戰，冷不可耐。謝煙客說道這是練功的應有之象，他便也不放在心上，那料得到謝煙客居心險惡，傳給他的練功法門雖然不錯，次序卻全然顛倒了。

　　自來修習內功，不論是為了強身治病，還是為了作為上乘武功的根基，必當水火互濟，陰陽相配，練了‘足少陰腎經’之後，便當練‘足少陽膽經’，少陰少陽融會調和，體力便逐步增強。可是謝煙客卻一味叫他修習少陰、厥陰、太陰、陰維、陰跤的諸路經脈，所有少陽、陽明等經脈卻一概不授。這般數年下來，那少年體內陰氣大盛而陽氣極衰，陰寒積蓄，已然凶險之極，只要內息稍有走岔，立時無救。

　　謝煙客見他身受諸陰侵襲，竟然到此時尚未斃命，詫异之余，稍加思索，便即明白，知道這少年渾渾噩噩，于世務全然不知，心無雜念，這才沒踏入走火入魔之途，若是換作旁人，這數年中總不免有七情六欲的侵擾，稍有胡思亂想，便早已死去多時了，心道：“這狗雜種老是跟我耽在山上，只怕還有許多年好挨。若是放他下山，在那花花世界中過不了幾天，便即送了他的小命。但放他下山，說不定便遇上了武林中人，這狗雜種只消有一口氣在，旁人便能利用他來挾制于我，此險決不能冒。”

　　心念一轉，已有了主意：“我教他再練九陽諸脈，卻不教他陰陽調合的法子。待得他內息中陽氣也積蓄到相當火候，那時陰陽不調而相沖相克，龍虎拚斗，不死不休，就算心中始終不起雜念，內息不岔，卻也非送命不可。對，此計大妙。”

　　當下便傳他‘陽跤脈’的練法，這次卻不是自少陽、陽明、太陽、陽跤的循序漸進，而是從次難的‘陽跤脈’起始。至于陰陽兼通的任督兩脈，卻非那少年此時的功力所能練，抑且也與他原意不符，便置之不理。

　　那少年依法修習，雖然進展甚慢，總算他生性堅毅，過得一年有余，居然將‘陽跤脈’練成了，此後便一脈易于一脈。

　　這數年之中，每當崖上鹽米酒醬將罄，謝煙客便帶同那少年下山采購，不放心將他獨自留在崖上，只怕有人乘虛而上，將他劫持而去，那等于是將自己的性命交在別人手中了。兩人每年下崖數次，都是在小市集上采購完畢，立即上崖，從未多有逗留。那少年身材日高，衣服鞋襪自也是越買越大。

　　那少年這時已有十八九歲，身材粗壯，比之謝煙客高了半個頭。謝煙客每日除了傳授內功之外，閒話也不跟他多說一句。好在那少年自幼和母親同住，他母親也是如此冷冰冰地待他，倒也慣了，他母親常要打罵，謝煙客卻不笑不怒，更從未以一指加于其身。崖上無事分心，除了獵捕食物外，那少年唯以練功消磨時光，忽忽數載，諸陽經脈也練得快要功行圓滿了。

　　謝煙客自三十歲上遇到了一件大失意之事之後，隱居摩天崖，本來便極少行走江湖，這數年中更是伴著那少年不敢稍离，除了勤練本門功夫之外，更新創了一路拳法、一路掌法。

　　這一日謝煙客清晨起來，見那少年盤膝坐在崖東的圓岩之上，迎著朝曦，正自用功，眼見他右邊頭頂微有白氣升起，正是內力已到了火候之象，不由得點頭，盡道：“小子，你一只腳已踏進鬼門關去啦。”知道他這般練功，須得再過一個時辰方能止歇，當即展開輕功，來到崖後的一片松林之中。

　　其時晨露未干，林中一片清氣，謝煙客深深吸一口氣，緩緩吐將出來，突然間左掌向前一探，右掌倏地拍出，身隨掌行，在十余株大松樹間穿插回移，越奔越快，雙掌揮擊，只聽得擦擦輕響，雙掌不住在樹干上拍打，腳下奔行愈速，也掌卻是愈緩。

　　腳下加快而出手漸慢，疾而不顯急劇，舒而不減狠辣，那便是武功中的上乘境界。謝煙客打到興發，驀地里一聲清嘯，拍拍兩掌，都擊在松樹干上，跟著便聽得簌簌聲響，松針如雨而落。他展開掌法，將成千成萬枚松針反擊上天，樹上松針不斷落下，他所鼓蕩的掌風始終不讓松針落下地來。松針尖細沉實，不如尋常樹葉之能受風，他竟能以掌力帶得千萬松針隨風而舞，內力雖非有形有質，卻也已隱隱有凝聚意。

　　但見千千萬萬枚松針化成一團綠影，將他一個盤旋飛舞的人影裹在其中。

　　------------------------------------------------------------------

　　那少女拿起匙羹，在碗中舀了一匙燕窩，向他嘴中喂去。那少年張口吃了，又甜又香，說不出的受用。那少女一言不發，接連喂了他三匙，身子卻站在床前离得遠遠地。

## 第四章　長樂幫幫主

　　謝煙客要試試自己數年來所勤修苦練的內功到了何等境界，不住催動內力，將松針越帶越快，然後又擴大圈子，把綠色針圈逐步向外推移。圈子一大，內力照應有所不足，最外圈的松針便紛紛墜落。謝煙客吸一口氣，內力疾吐，下墜的松針不再增多。他心下甚喜，不住催運內力，但覺舉手抬足間說不出的舒適暢快，意興神會，漸漸到了物我兩忘之境。

　　過了良久，自覺體內積蓄的內力垂盡，再運下去便于身子有損，當下內力徐斂，松針緩緩飄落，在他身周積成一個青色的圓圈。謝煙客展顏一笑，甚覺愜意，突然之間臉色大變，不知打從何時起始，前後左右竟團團圍著九人，一言不發的望著他。

　　以他武功，旁人別說欺近身來，即是遠在一兩里之外，即已逃不出他耳目，只有適才全神貫注催動內力，試演這一路‘碧針清掌’，心無旁鶩，于身外之物，當真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別說有人來到身旁，即令山崩海嘯，他一時也未必能夠知覺。

　　摩天崖從無外人到來，他突見有人現身，自知來者不善，再一凝神間，認得其間一個瘦子、一個道人、一個丑臉漢子，當年曾在汴梁郊外圍殺大悲老人，自稱是長樂幫中人物。頃刻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不論是誰，這般不聲不響的來到摩天崖上，明著瞧不起我，不惜和我為敵。我和長樂幫素無瓜葛，他們糾眾到來，是什麼用意？莫非也像對付大悲老人一般要以武功逼我入幫麼？”又想：“其中三人的武功是見過的，以當年而論，我一人便可和他三人打成平手，今日自是不懼。只不知另外六人的功夫如何？”見這六人個個都是四十歲以上的年紀，看來其中至少有二人內力甚是深厚，當下冷然一笑，說道：“眾位都是長樂幫的朋友麼？突然光臨摩天崖，謝某有失遠迎，卻不知有何見教？”說著微一拱手。

　　這九人一齊抱拳還禮，各人適才都見到他施展‘碧針清掌’時的驚人內力，沒想到他是心有所屬，于九人到來視而不見，還道他自恃武功高強，將各人全不放在眼內，這時見他拱手，生怕他運內力傷人，各人都暗自運氣護住全身要穴，其中有兩人登時太陽穴高高鼓起，又有一人衣衫飄動。那知謝煙客這一拱手，手上并未運有內力；更不知他試演‘碧針清掌’時全力施為，恰如是與一位絕頂高手大戰了一場，十成內力中倒已去了九成。

　　一個身穿黃衫的老人說道：“在下眾兄弟來得冒昧，失禮之至，還望謝先生怒罪。”

　　謝煙客見這人臉色蒼白，說話有氣沒力，便似身患重病的模樣，陡然間想起了一人，失聲道：“閣下可是‘著手回春’貝大夫？”

　　那人正是‘著手加春’貝海石，聽得謝煙客知道自己名頭，不禁微感得意，咳嗽兩聲，說道：“不敢，賤名不足以挂尊齒。‘著手回春’這外號名不副實，更是貽笑大方。”

　　謝煙客道：“素聞貝大夫獨來獨往，幾時也加盟長樂幫了？”貝海石道：“一人之力，甚為有限，敝幫眾兄弟群策群力，大伙兒一起來辦事，那就容易些。咳咳，謝先生，我們實是來得魯莽，擅闖寶山，你大人大量，請勿見怪！咳咳，無事不登三寶殿，我們有事求見敝幫幫主，便煩謝先生引見。”謝煙客奇道：“貴幫幫主是那一位？在下甚少涉足江湖，孤陋寡聞，連貴幫主的大名也不知道，多有失禮。卻怎地要我引見了？”

　　他此言一出，那九人臉上都現出怫然不悅之色。貝海石左手擋住口前短髭，咳了幾聲，說道：“謝先生，敝幫石幫主既與閣下相交，攜手同行，敝幫上下自是都對先生敬若上賓，不敢有絲毫無禮。石幫主的行止，我們身為下屬，本來不敢過問，實在幫主离總舵已久，諸事待理，再加眼前有兩件大事，可說急如星火，咳咳，所以嘛，我們一得訊息，知道石幫主是在摩天崖上，便匆匆忙忙的趕來了。本該先行投帖，得到謝先生允可，這才上崖，只以事在緊迫，禮數欠周，還望海涵。”說著又是深深一躬。

　　謝煙客見他說得誠懇，這九人雖都攜帶兵刃，卻也沒什麼惡意，心道：“原來只是一場誤會。”不禁一笑，說道：“摩天崖上無桌無椅，怠慢了貴客，各位隨便請坐。貝大夫卻聽誰說在下曾與石幫主同行？貴幫人材濟濟，英彥畢集，石幫主自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在下閒云野鶴，隱居荒山，怎能蒙石幫主折節下交？嘿嘿，好笑，當真好笑。”

　　貝海石右手一伸，說道：“眾兄弟，大伙兒坐下說話。”他顯是這一行的首領，當下那八人便四下里坐了下來，有的坐在岩石上，有的坐在橫著的樹干上，貝海石則坐在一個土墩之上。九人分別坐下，但將謝煙客圍在中間的形勢仍是不變。

　　謝煙客怒氣暗生：“你們如此對我，可算得無禮之極。莫說我不知你們石幫主、瓦幫主在什麼地方，就算知道，你們這等模樣，我本來想說的，卻也不肯說了。”當下只是微微冷笑，抬頭望著頭頂太陽，大刺刺的對眾人毫不理睬。

　　貝海石心想：“以我在武林中的身分地位，你對我如此傲慢，未免太也過份。素聞此人武功了得，心狠手辣，長樂幫卻也不必多結這個怨家。瞧在幫主面上，讓你一步便是。”于是客客氣氣的道：“謝先生，這本是敝幫自己的家務事，麻煩到你老人家身上，委實過意不去。請謝先生引見之後，兄弟自當再向謝先生賠不是。”

　　同來的八人均想：“貝大夫對此人如此客氣，倒也少見。謝煙客武功再高，我們九人齊上，又何懼于他？不過他既是幫主的朋友，卻也不便得罪。”

　　謝煙客冷冷的道：“貝大夫，你是江湖上的成名豪傑，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是個響當當的腳色，是也不是？”貝海石聽他語氣中大有慍意，暗暗警惕，說道：“不敢。”謝煙客道：“你貝大夫的話是說話，我謝煙客說話就是放屁了？我說從來沒見過你們的石幫主，閣下定然不信。難道只有你是至誠君子，謝某便是專門撒謊的小人？”

　　貝海石咳嗽連連，說道：“謝先生言重了。兄弟對謝先生素來十分仰慕，敝幫上下，無不心敬謝先生言出如山，豈敢有絲毫小覷了？適才見謝先生正在修習神功，當是無暇給我們引見敝幫幫主。眾兄弟迫于無奈，只好大家分頭去找尋找尋。謝先生莫怪。”

　　謝煙客登時臉色鐵青，道：“貝大夫非但不信謝某的話，還要在摩天崖上肆意妄為？”

　　貝海石搖搖頭，道：“不敢，不敢。說來慚愧，長樂幫不見了幫主，要請外人引見，傳了出去，江湖上人人笑話。我們只不過找這麼一找，謝先生萬勿多心。摩天崖山高林密，好個所在。多半敝幫石幫主無意間上得崖來，謝先生靜居清修，未曾留意。”心想：“他不讓我們跟幫主相見，定是不懷好意。”

　　謝煙客尋思：“我這摩天崖上那有他們的什麼狗屁幫主。這伙人蠻橫無理，尋找幫主云云，顯然是個藉口。這般大張旗鼓的上來，還會有什麼好事？憑著謝某的名頭，長樂幫竟敢對我如此張狂，自然是有備而來。”他知道此刻情勢凶險，素聞貝海石‘五行六合掌’功夫名動武林，單是他一人，當然也不放在心上，但加上另外這八名高手，那就不易對付，何況他長樂幫的好手不知尚有多少已上得崖來，多半四下隱伏，俟機出手，心念微動之際，突然眼光轉向西北角上，臉露驚异之色，口中輕輕“咦”的一聲。

　　那九人的目光都跟著他瞧向西北方，謝煙客突然身形飄動，轉向米香主身側，伸手便去拔他腰間長劍。那米香主見西北方并無异物，但覺風聲颯然，敵人已欺到身側，右手快如閃電，竟比謝煙客的手還快，搶在頭里，手搭劍柄，嗤的一聲響，長劍已然出鞘。眼前青光甫展，肋下便覺微微一麻，跟著背心一陣劇痛，謝煙客左手食指已點了他穴道，右手五指抓住了他後心。

　　原來謝煙客眼望西北方固是誘敵之計，奪劍也是誘敵。米香主一心要爭先握住劍柄，肋下與後心自然而然的露出了破綻，否則他武功雖然不及，卻也無論如何不會在一招之際便被制住。謝煙客當年曾詳觀米香主如何激斗大悲老人、如何用鬼頭刀削去那少年滿頭長發，熟知他的劍路，大凡出手迅疾者守御必不嚴固，冒險一試，果然得手。

　　謝煙客微微一笑，說道：“米香主，得罪了。”米香主怒容動面，卻已動彈不得。

　　貝海石愕然道：“謝先生，你要怎地？當真便不許我們找尋敝幫幫主麼？”謝煙客森然道：“你們要殺謝某，只怕也非易事，至少也得陪上幾條性命。”

　　貝海石苦笑道：“我們和謝先生無怨無仇，豈有加害之心？何況以謝先生如此奇變橫生的武功，我們縱有加害之意，那也不過是自討苦吃而已。大家是好朋友，請你將米兄弟放下吧。”他見謝煙客一招之間擒住米香主，心下也是好生佩服。

　　謝煙客右手抓在米香主後心的‘大椎穴’上，只須掌力一吐，立時便震斷了他心脈，說道：“各位立時下我摩天崖去，謝某自然便放了米香主。”

　　貝海石道：“下去有何難哉？午時下去，申時又再上來了。”謝煙客臉色一沉，說道：“貝大夫，你這般陰魂不散的纏上了謝某，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

　　貝海石道：“什麼主意？眾位兄弟，咱們打的是什麼主意？”隨他上山的其餘七人一直沒有開口，這時齊聲說道：“咱們要求見幫主，恭迎幫主回歸總舵。”

　　謝煙客怒道：“說來說去，你們疑心我將你們幫主藏了起來啦，是也不是？”

　　貝海石道：“此中隱情，我們在沒見到幫主之前，誰也不敢妄作推測。”向一名魁梧的中年漢子道：“云香主，你和眾賢弟四下里瞧瞧，一見到幫主大駕，立即告知愚兄。”

　　那云香主右手捧著一對爛銀短戟，點頭道：“遵命！”大聲道：“眾位，貝先生有令，大伙去謁見幫主。”其餘六人齊聲道：“是。”七人倒退幾步，一齊轉身出林而去。

　　謝煙客雖制住了對方一人，但見長樂幫諸人竟絲毫沒將米香主的安危放在心上，仍然自行其事，絕無半分投鼠忌器之意，只有貝海石一人留在一旁，顯然是在監視自己，而不是想設法搭救米得主，尋思：“那少年將玄鐵令交在我手中，此事轟傳江湖，長樂幫這批家伙以找幫主為名，真正用意自是來綁架這少年。此刻我失了先機，那少年勢必落入他們掌握，長樂幫便有了制我的利器。哼，謝煙客是什麼人，豈容你們上門欺辱？”那七人离去，正是出手殺人的良機，當即左掌伸到米香主後腰，內力疾吐。這一招‘文丞武尉’，竟是以米香主的身子作為兵刃，向貝海石擊去。

　　他素知貝海石內力精湛，只因中年時受了內傷，身上常帶三分病，武功才大大打了個折扣。此人久病成醫，‘貝大夫’三字外號便由此而來，其實并不是真正的大夫，饒是如此，武功仍是异常厲害。九年之前，‘冀中三煞’被他一晚間于相隔二百里的三地分別擊斃，成為武林中一提起來便人人聳然動容的大事。因此謝煙客雖聽他咳嗽連連，似乎中氣虛弱，卻絲毫不敢怠忽，一出手便是最陰損毒辣的險招。

　　貝海石見他突然出手，咳嗽道：“謝先生……卻……咳，咳，卻又何必傷了和氣？”伸出雙掌，向米香主胸口推去，突然間左膝挺出，撞在火香主小腹之上，登時將他身子撞得飛起，越過自己頭頂飛向身後，這樣一來，雙掌便按向謝煙客胸口。

　　這一招變化奇怪之極，謝煙客雖見聞廣博，也不知是什麼名堂，一驚之下，順勢伸掌接他的掌力，突然之間，只覺自己雙掌指尖之上似有千千萬萬根利針刺過來一般。謝煙客急運內力，要和他掌力相敵，驀然間胸口空蕩蕩地，全身內力竟然無影無蹤。他腦中電光石火般一閃：“啊喲不好，適才我催逼掌力，不知不覺間已將內力消耗了八九成，如何再能和他比拚真力？”立即雙掌一沉，擊向貝海石小腹。

　　貝海石右掌捺落，擋住來招，謝煙客雙袖猛地揮出，以鐵袖功拂他面門。貝海石心道：“來勢雖狠，卻露衰竭之象，他是要引我上當。”斜身閃過，讓開了他衣袖。‘摩天居士’四字大名，武林中提起來當真非同小可，貝海石適才見他試演‘碧針清掌’，掌法精奇，內力深厚，自己實是遠所不及，只是幫主失蹤，非尋回不可，縱然被迫與此人動手，卻也是無可奈何，雖察覺他內力平平，料來必是誘敵，是以絲毫不敢輕忽。

　　謝煙客雙袖回收，呼的一聲響，已借著衣袖鼓回來的勁風向後飄出丈余，順勢轉身，拱手道：“少陪，後會有期。”口中說話，身子向後急退，去勢雖快，卻仍瀟洒有余，不露絲毫急遽之態。

　　謝煙客連攻三招不逞，自知今日太也不巧，強敵猝至，卻適逢自己內力衰竭，便即抽身引退，卻不能說已輸在貝海石手下，他雖被迫退下摩天崖，但對方九人圍攻，尚且在劣勢之中制住對方高手米香主，大挫長樂幫的銳氣。他在陡陂峭壁間縱躍而下時，心中快慰之情尚自多于氣惱，驀地里想到那少年落于敵手，自此後患無窮，登時大是煩惱，轉念又想：“待我內力恢復，趕上門去將長樂幫整個兒挑了，只須不見那狗雜種之面，他們便奈何我不得。但若那狗雜種受了他們挾制或是勸誘，一見我面便說：‘我求你斬下自己一條手臂。’那可糟了。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好在這小子八陰八陽經脈的內功不久便可練成，小命活不久了，待他死後，再去找長樂幫的晦氣便是。此事不可急躁，須策萬全。”

　　貝海石見謝煙客突然退去，大感不解：“他既和石幫主交好，為什麼又對米香主痛下殺手？種種蹊蹺之處，實在令人難以索解。難道……難道他竟察覺了我們的計謀？不知是否已跟石幫主說起？”霎時間不由得心事重重，凝思半晌，搖了搖頭，轉身扶起米香主，雙掌貼在他背心“魂門”“魄戶”兩在要穴之上，傳入內功。

　　過得片刻，米香主眼睜一線，低聲道：“多謝貝先生救命之恩。”

　　貝海石道：“米兄弟安臥休息，千萬不可自行運氣。”

　　適才謝煙客這一招‘文丞武尉’，既欲致米香主的死命，又是攻向貝海石的殺手。貝海石若是出掌在米香主身上一擋，米香主在前後兩股內力夾擊之下，非立時斃命不可，是以貝海石先以左膝撞他小腹，既將他撞到了背後，又化解了謝煙客大半內力，幸好謝煙客其時內力所剩才已不過一成，否則貝海石這一招雖然極妙，米香主還是難保性命。

　　貝海石將米香主輕輕平放地下，雙掌在他胸口和小腹上運力按摩，猛聽得有人歡呼大叫：“幫主在這里，幫主在這里！”貝海石大喜，說道：“米兄弟，你已無危險，我瞧瞧幫主去。”忙向聲音來處快步奔去，心道：“謝天謝地，若是找不到幫主，本幫只怕就此風流云散，迫在眉睫的大禍又有誰來抵擋？”

　　他奔行不到一里之地，便見一塊岩石上坐著一人，側面看去，赫然便是本幫的幫主石破天。云香主等七人在岩前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貝海石搶上前去，其時陽光從頭頂直晒，照得石上之人面目清晰無比，但見他濃眉大眼，長方的臉膛，卻不是石幫主是誰？貝海石喜叫：“幫主，你老人家安好？”

　　一言出口，便見石幫主臉上露出痛楚异常的神情，左邊臉上青氣隱隱，右邊臉上卻盡是紅暈，宛如飲了酒一般。貝海石內功既高，又是久病成醫，眼見情狀不對，大吃一驚，心道：“他……他在搗什麼鬼，難道是在修習一門高深內功。這可奇了？嗯，那定是謝煙客傳他的。啊喲不好，咱們闖上崖來，只怕是打擾了他練功。這可不妙了。”

　　霎時之間，心中種種疑團登即盡解：“幫主失蹤了半年，到處尋覓他不到，原來是靜悄悄的躲在這里修習高深武功。他武功越高，于本幫越是有利，那可好得很啊。謝煙客自是知道幫主練功正到緊要關頭，若受外人打擾，便致分心，因此上無論如何不肯給我們引見。他一番好心，我們反而得罪了他，當真是過意不去了。其實他只須明言便是，我難道會不明白這中間的過節？素聞謝煙客此人傲慢辣手，我們這般突然闖上崖來，定是令他大大不快，這才一翻臉便出手殺人。瞧幫主這番神情，他體內陰陽二氣交攻，只怕龍虎不能聚會，稍有不妥，便至走火入魔，實是凶險之極。”

　　當下他打手勢命各人退開，直到距石幫主數十丈處，才低聲說明。

　　眾人恍然大悟，都是驚喜交集，連問：“幫主不會走火入魔吧？”有的更深深自疚：“我們莽莽撞撞的闖上崖來，打擾了幫主用功，惹下的亂子當真不小。”

　　貝海石道：“米香主給謝先生打傷了，那一位兄弟過去照料一下。我在幫主身旁守候，或許在危急時能助他一臂之力。其餘各位便都在此守候，切忌喧嘩出聲。若有外敵上崖，須得靜悄悄的打發了，決不可驚動幫主。”

　　各人均是武學中的大行家，都知修習內功之時若有外敵來侵，擾亂了心神，最是凶險不過，當下連聲稱是，各趨摩天崖四周險要所在，分路把守。

　　貝海石悄悄回到石幫主身前，只見他臉上肌肉扭曲，全身抽搐，張大了嘴想要叫喊，卻發不出半點聲息，顯然內息走岔了道，性命已危在頃刻。貝海石大驚，待要上前救援，卻不知他練的是何等內功，這中間陰陽坎离，弄錯不得半點，否則只有加速對方死亡。

　　但見石幫主全身衣衫已被他抓得粉碎，肌膚上滿是血痕，頭頂處白霧彌漫，凝聚不散，心想：“他武功平平，內力不強，可是瞧他頭頂白氣，內功實已練到極高境界，如何在半年之內，竟有這等神速的進境？”

　　突然間聞到一陣焦臭，石幫主右肩處衣衫有白煙冒出，那當真是練功走火、轉眼立斃之象。貝海石一驚，伸掌去按他右手肘的‘清冷淵’，要令他暫且宁靜片刻，不料手指碰到他手肘，著手如冰，不由得全身劇烈一震，不敢運力抵御，當即縮手，心道：“那是什麼奇門內功？怎地半邊身子寒冷徹骨，半邊身子卻又燙若火炭？”

　　正沒做理會處，忽見幫主縮成一團，從岩上滾了下來，幾下痙攣，就此不動。

　　貝海石驚呼：“幫主，幫主！”探他鼻息，幸喜尚有呼吸，只是氣若游絲，顯然隨時都會斷絕。他皺起眉頭，縱聲呼嘯，將石幫主身子扶起，倚在岩上，眼見局面危急之極，當下盤膝坐在幫主身側，左掌按在他心口，右掌按住他背心，運起內勁，護住他心脈。

　　過不多時，那七人先後到來，見到幫主臉上忽而紅如中酒，忽而青若凍僵，身子不住顫抖，各人無不失色，眼光中充滿疑慮，都瞧著貝海石，但見他額頭黃豆大的汗珠不住滲出，全身顫動，顯已竭盡全力。

　　過了良久，貝海石才緩緩放下了雙手，站起身來，說道：“幫主顯是在修習一門上乘內功，是否走火，本座一時也難以決斷。此刻幸得暫且助他渡過了一重難關，此後如何，實難逆料。這件事非同小可，請眾兄弟共同想個計較。”

　　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連你貝大夫也沒了主意，我們還能有什麼法子？”霎時之間，誰也沒有話說。

　　米香主由人攜扶著，倚在一株柏樹之上，低聲道：“貝……貝先生，你說怎麼辦，便是怎麼。你……你的主意，總比我們高明些。”

　　貝海石向石幫主瞧了一眼，說道：“關東四大門派約定重陽節來本幫總舵拜山，時日已頗為迫促。此事是本幫存亡榮辱的大關鍵，眾位兄弟大家都十分明白。關東四大門派的底，咱們已摸得清清楚楚，軟鞭、鐵戟，一柄鬼頭刀，幾十把飛刀，那也夠不上來跟長樂幫為難啊。司徒幫主的事，是咱們自己幫里家務，要他們來管什麼閒事？只不過這件事在江湖上張揚出去，可就十分不妥。咳，咳……真正的大事，大伙兒都明白，卻是俠客島的‘賞善罰惡令’，那非幫主親自來接不可，否則……否則人人難逃這個大劫。”

　　云香主道：“貝先生說的是。長樂幫平日行事如何，大家都心里有數。咱們弟兄個個爽快，不喜學那偽君子的行逕。人家要來‘賞善’，是沒什麼善事好賞的，說到‘罰惡’，那筆帳就難算得很了。這件事若無幫主主持大局，只怕……只怕……唉……”

　　貝海石道：“因此事不宜遲，依我之見，咱們須得急速將幫主請回總舵。幫主眼前這……這一場病，恐怕不輕，倘若吉人天相，他在十天半月中能回復原狀，那是再好不過。否則的話，有幫主坐鎮總舵，縱然未曾康復，大伙兒抵御外敵之時，心中總也是定些，可……可是不是？”眾人都點頭道：“貝先生所言甚是。”

　　貝海石道：“既是如此，咱們做個擔架，將幫主和米香主兩位護送回歸總舵。”

　　當下各人砍下樹枝，以樹皮搓索，結成兩具擔架，再將石幫主和米香主二人牢牢縛在擔架之上，以防下崖時滑跌。八人輪流抬架，下摩天崖而去。

　　那少年這日依著謝煙客所授的法門修習，將到午時，只覺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六處經脈中熱氣斗盛，竟是難以抑制，便在此時，各處太陰、少陰、厥陰的經脈之中卻又陡如寒冰侵蝕。熱的極熱而寒的至寒，兩者不能交融。他數年勤練，功力大進，到了這日午時，除了沖脈、帶脈兩脈之外，八陰八陽的經脈突然間相互激烈沖撞起來。

　　他撐持不到大半個時辰，便即昏迷過去，此後始終昏昏沉沉，一時似乎全身在火爐中烘焙，汗出如瀋，口干唇焦，一時又似墜入了冰窖，周身血液都似凝結成冰。如此熱而復寒，寒而復熱，眼前時時幌過各種各樣人影，有男有女，丑的俊的，紛至沓來，這些人不住在跟他說話，可是一句也聽不見，只想大聲叫喊，偏又說不出半點聲音。眼前有時光亮，有時黑暗，似乎有人時時喂他喝湯飲酒，有時甜密可口，有時辛辣刺鼻，卻不知是什麼湯水。

　　如此胡里胡塗的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一日額上忽然感到一陣涼意，鼻中又聞到隱隱香氣，慢慢睜開眼來，首先看到的是一根點燃著的紅燭，燭火微微跳動，跟著聽得一個清脆柔和的聲音低聲說道：“天哥，你終于醒過來了！”語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

　　那少年轉睛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說話的是個十七八歲少女，身穿淡綠衫子，一張瓜子臉兒，秀麗美艷，一雙清澈的眼睛凝視著他，嘴角邊微含笑容，輕聲問道：“什麼地方不舒服啦？”

　　那少年腦中一片茫然，只記得自己坐在岩石上練功，突然間全身半邊冰冷，半邊火熱，驚惶之下，就此暈了過去，怎麼眼前忽然來了這個少女？他喃喃的道：“我……我……”發覺自身是睡在一張柔軟的床上，身上蓋了被子，當即便欲坐起，但身子只一動，四肢百骸中便如萬針齊刺，痛楚難當，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那少女道：“你剛醒轉，可不能動，謝天謝地，這條小命兒是揀回來啦。”低下頭在他臉頰上輕輕一吻，站直身子時但見她滿臉紅暈。

　　那少年也不明白這是少女的嬌羞，只覺她更是說不出的好看，便微微一笑，囁嚅著道：“我……我在那里啊？”

　　那少女淺笑嫣然，正要回答，忽聽得門外腳步聲響，當即將左手食指豎在口唇之前，作個禁聲的姿勢，低聲道：“有人來啦，我要去了。”身子一幌，便從窗口中翻了出去。那少年眼睛一花，便不見了那姑娘，只聽得屋頂微有腳步細碎之聲，迅速遠去。

　　那少年心下茫然，只想：“她是誰？她還來不來看我？”過了片刻，只聽得腳步聲來到門外，有個咳嗽了兩聲，呀的一聲，房門推開，兩人走了進來。一個是臉有病容的老者，另一個是個瘦子，面貌有些熟悉，依稀似乎見過。

　　那老者見那少年睜大了眼望著他，登時臉露喜色，搶上一步，說道：“幫主，你覺得怎樣？今日你臉色可好得多了。”那少年道：“你……你叫我什麼？我……我……在什麼地方？”那老者臉上閃過了一絲憂色，但隨即滿面喜悅之容，笑道：“幫主大病了七八天，此刻神智已復，可喜可賀，請幫主安睡養神。屬下明日再來請安。”說著伸出手指，在那少年兩手腕脈上分別搭了片刻，不住點頭，笑道：“幫主脈象沉穩厚實，已無凶險，當真是吉人天相，實乃我幫上下之福。”

　　那少年愕然道：“我……我……名叫‘狗雜種’，不是‘幫主’。”

　　那老者和那瘦子一聽此言，登時呆了，兩人對望了一眼，低聲道：“請幫主安息。”倒退幾步，轉身出房而去。

　　那老者便是‘著手回春’貝海石，那瘦子則是米香主米橫野。

　　米橫野在摩天崖上為謝煙客內勁所傷，幸喜謝煙客其時內力所胜無幾，再得貝海石及時救援，回到長樂幫總舵休養數日，便逐漸痊愈了，只是想到一世英名，竟被謝煙客一招之間擒獲，不免甚是郁郁。

　　貝海石勸道：“米賢弟，這事說來都是咱們行事莽撞的不是，此刻回想，我倒盼當時謝煙客將咱們九人一古腦兒的都制服了，那便不致沖撞了幫主，引得他走火入魔。幫主一直昏迷不醒，能否痊可，實在難說，就算身子好了，這門陰陽交攻的神奇內功，卻無論如何是練不成了。萬一他有什麼三長兩短，唉，米賢弟，咱們九人中，倒是你罪名最輕。你雖然也上了摩天崖，但在見到幫主之前，便已先行失了手。”米橫野道：“那又有什麼分別？要是幫主有什麼不測，大伙兒都是大禍臨頭，也不分什麼罪輕罪重了。”

　　豈知到得第八天晚間，貝海石和米橫野到幫主的臥室中去探病，竟見石幫主已能睜眼視物、張口說話，兩人自是欣慰無比。貝海石按他脈搏，覺到頗為沉穩，正喜歡間，不料他突然說了一句莫名奇妙的言語，說什麼自己不是幫主，乃是‘狗雜種’。貝米二人駭然失色，不敢多言，立時退出。

　　到了房外，米橫野低聲問道：“怎樣？”貝海石沉吟半晌，說道：“幫主眼下心智未曾明白，但總胜于昏迷不醒。愚兄盡心竭力為幫主醫治，假以時日，必可復原。”說到這里，頓了一頓，道：“只是那件事說來便來，神出鬼沒，幫主卻不知何時方能全然痊可。”過了一會，說道：“只消有幫主在這里，天塌下來，也有人承當。”輕拍米橫野的肩頭，微笑道：“米賢弟，你不用擔心，一切我理會得，自當妥為安排。”

　　那少年見二人退出房去，這才迷迷糊糊的打量房中情景，只見自身是睡在一張極大的床上，床前一張朱漆書桌，桌旁兩張椅子，上舖錦墊。房中到處陳設得花團錦簇，繡被羅帳，獸香裊裊，但覺置身于一個香噴噴、軟綿綿的神仙洞府，眼花繚亂，瞧出來沒一件東西是識得的。他吹了一口長氣，心想：“多半我是在做夢。”

　　但想到適才那個綠衫少女軟語靦腆的可喜模樣，連秀眉綠鬢也記得清清楚楚，她躍了出去的窗子兀自半開半掩，卻也不像是在做夢。他伸起右手，想摸一摸自己的頭，但手只這麼輕輕一抬，全身又是如針刺般劇痛，忍不住“哎喲”一聲，叫了出來。

　　忽聽得房角落里有人打了個呵欠，說道：“少爺，你醒了……”那是個女子聲音，似是剛從夢中醒覺，突然之間，她“啊”的一聲驚呼，說道：“你……你醒了？”一個黃衫少女從房角里躍了出來，搶到他床前。

　　那少年初時還道先前從窗中躍出的少女又再回來，心喜之下，定睛看時，卻見這少女身穿鵝黃短襖，服色固自不同，形顏亦是大异，她面龐略作圓形，眼睛睜得大大地，雖不若那綠衫少女那般明艷絕倫，但神色間多了一份溫柔，卻也嫵媚可喜。那少年生平直至此日，才首次與他年紀相若的兩個女郎面對面的說話，自是分辨不出其間的細致差別。只聽她又驚又喜的道：“少爺，你醒轉來啦？”

　　那少年道：“我醒轉來了，我……我現下不是做夢了麼？”

　　那少女格格一笑，道：“只怕你還是在做夢也說不定。”她一笑之後，立即收斂笑容，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模樣，問道：“少爺，你有什麼吩咐？”

　　那少年奇道：“你叫我什麼？什麼少……少爺？”那少女眉目間隱隱含有怒色，道：“我早跟你說過，我們是低三下四之人，不叫你少爺，又叫什麼？”那少年喃喃自語：“一個叫我幫……什麼‘幫主’，一個卻又叫我‘少爺’，我到底是誰？怎麼在這里了？”

　　那少女神色略和，道：“少爺，你身子尚未復原，別說這些了。吃些燕窩好不好？”

　　那少年道：“燕窩？”他不知燕窩是什麼東西，但覺肚子十分饑餓，不管吃什麼都是好的，便點了點頭。

　　那少女走到鄰房之中，不久便捧了一只托盤進來，盤中放著一只青花瓷碗，熱氣騰騰地噴發甜香。那少年一聞到，不由得饞涎欲滴，肚中登時咕咕咕的響了起來，那少女微微一笑，說道：“七八天中只淨喝參湯吊命，可真餓得狠啦。”將托盤端到他面前。

　　那少年就著燭火看去，見是雪白一碗粥不像粥的東西，上面飄著些干玫瑰花瓣，散發著微微清香，問道：“這樣好東西，是給我吃的麼？”那少女笑道：“是啊，還客氣麼？”那少年心想：“這樣的好東西，卻不知道要多少錢，我沒銀子，還是先說明白的好。”便道：“我身邊一個錢也沒有，可……可沒銀子給你。”那少女先是一怔，跟著忍不住噗哧一笑，說道：“生了這場大病，性格兒可一點也不改，剛會開口說話，便又這麼貧嘴貧舌的。既然餓了，便快吃吧。”說著將那托盤又移近了一些。

　　那少年大喜，問道：“我吃了不用給錢？”

　　那少女見他仍是說笑，有些厭煩了，沉著臉道：“不用給錢，你到底吃不吃？”

　　那少年忙道：“我吃，我吃！”伸手便去拿盤中的匙羹，右手只這麼一抬，登時全身刺痛，哼了兩聲，咬緊牙齒，慢慢提手，卻不住發顫。

　　那少女寒著臉問道：“少爺，你這是真痛還是假痛？”那少年奇道：“自然是真痛，為什麼要裝假？”那少女道：“好，瞧在你這場大病生得半死不活的份上，我便破例再喂你一次。你若是乘機又來毛手毛腳、不三不四，我可再也不理你了。”那少年問道：“什麼叫毛手毛腳，不三不四？”

　　那少女臉上微微一紅，橫了他一眼，哼了一聲，拿起匙羹，在碗中舀了一匙燕窩，往他嘴中喂去。

　　那少年登時傻了，想不到世上竟有這等好人，張口將這匙燕窩吃了，當真是又甜又香，吃在嘴里說不出的受用。

　　那少女一言不發，接連喂了他三匙，身子卻站在床前离得遠遠地，伸長了手臂去喂他，唯恐他突然有非禮的行動。

　　那少年吃得砸嘴舐唇，連稱：“好吃，好味道！唉，真是多謝你了。”那少女冷笑道：“你別想使什麼詭計騙我上當！燕窩便是燕窩罷啦，你幾千碗也吃過了，幾時又曾贊過一聲‘好吃’？”那少年心下茫然，尋思：“這種東西，我幾時吃過了？”問道：“這……這便是燕窩麼？”那少女哼的一聲，道：“你也真會裝傻。”說這句話時，同時退後了一步，臉上滿是戒備之意。

　　那少年見他一身鵝黃短襖和褲子，頭上梳著雙鬟，新睡初起，頭發頗見蓬松，腳上未穿襪子，雪白赤足踏在一對繡花拖鞋之中，那是生平從所未見的美麗情景，母親腳上始終穿著襪子，卻又不許自己進她的房，當下贊道：“你……你的腳真好看！”

　　那少女臉上微微一紅，隨即現出怒色，將瓷碗往桌上一放，轉過身去，把舖在房角里的席子、薄被、和枕頭拿了起來，向房門走去。

　　那少年心下惶恐，道：“你……你到哪里去？你不睬我了麼？”語氣中頗有哀懇之意。那少女道：“你病得死去活來，剛剛知了點人事，口中便又不干不淨起來啦。我又能到那里去了？你是主子，我們低三下四之人，怎說得上睬不睬的？”說著逕自出門去了。

　　那少年見她發怒而去，不知如何得罪了她，心想：“一個姑娘跳窗走了，一個姑娘從門中走了，她們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懂。唉，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他正自怔怔的出神，聽得腳步聲細碎，那少女又走進房來，臉上猶帶怒色，手中捧著臉盆。那少年心中喜歡，只見她將臉盆放在桌上，從臉盆中提出一塊熱騰騰的面巾來，絞得干了，遞到那少年面前，冷冰冰的道：“擦面吧！”

　　那少年道：“是，是！”忙伸手去接，雙手一動，登時全身刺痛，他咬緊牙關，伸手接了過來，欲待擦面，卻雙手發顫，那面巾离臉尺許，說什麼也湊不過去。

　　那少女將信將疑，冷笑道：“裝得真像。”接過面巾，說道：“要我給你擦面，那也可以。可是你若伸手胡鬧，只要是碰到我一根頭發，我也永遠不走進房里來了。”那少年道：“我不敢，姑娘，你不用給我擦面。這塊布雪雪白的，我的臉髒的很，別弄髒了這布。”

　　那少女聽他語音低沉，咬字吐聲也與以前頗有不同，所說的話更是不倫不類，不禁起疑：“莫非他這場大病當真傷了腦子。聽貝先生他們談論，說他練功時走火入魔，損傷了五髒六腑，姓命能不能保也難說得很。否則怎麼說話總是這般顛三倒四的？”便問：“少爺，你記得我的名字麼？”

　　那少年道：“你從來沒跟我說過，我不知道你叫什麼？”笑了又笑道：“我不叫少爺，叫做狗雜種，那是我娘這麼叫的。老伯伯說這是罵人的話，不好聽。你叫什麼？”

　　那少女越聽越是皺眉，心道：“瞧他說話的模樣，全無輕佻玩笑之意，看來他當真是胡塗啦。”不由得心下難過，問道：“少爺，你真的不認得我了？不認得我侍劍了？”那少年道：“你叫侍劍麼？好，以後我叫你侍劍……不，侍劍姊姊。我媽說，女人年紀比我大得多的，叫她阿婆、阿姨，和我差不多的，叫她姊姊。”侍劍頭一低，突然眼淚滾了出來，泣道：“少爺，你……你不是裝假騙我，真的忘了我麼？”

　　那少年搖頭道：“你說的話我不明白。侍劍姊姊，你為什麼哭了？為什麼不高興了？是我得罪了你麼？我媽媽不高興時便打我罵我，你也打我罵我好了。”

　　侍劍更是心酸，慢慢拿起那塊面巾，替他擦面，低聲道：“我是你的丫鬟，怎能打你罵你？少爺，但盼老天爺保佑你的病快快好了。要是你當真什麼都忘了，那可怎麼辦啦？”

　　擦完了面，那少年見雪白的面巾上倒也不怎麼髒，他可不知自己昏迷之際，侍劍每天都給他擦幾次臉，不住口的連聲稱謝。

　　侍劍低聲問道：“少爺，你忘了我的名字，其他的事情可還記得麼？比如說，你是什麼幫的幫主？”那少年搖了搖頭道：“我不是什麼幫主，老伯伯教我練功夫，突然之間，我半邊身子熱得發滾，半邊身子卻又冷得不得了，我……我……難過得抵受不住，便暈了過去。侍劍姊姊，我怎麼到了這里？是你帶我來的麼？”侍劍心中又是一酸，尋思：“這麼說來，他……他當真是什麼都記不得了。”

　　那少年又問：“老伯伯呢？他教我照泥人兒身上的線路練功，怎麼會練到全身發滾又發冷，我想問問他。”

　　侍劍聽他說到‘泥人兒’，心念一動，七天前替他換衣之時，從他懷中跌了一只木盒出來，好奇心起，曾打開來瞧瞧，見是一十八個裸體的男形泥人。她一見之下，臉就紅了，素知這位少主風流成性，極不正經，這些不穿衣衫的泥人兒決計不是什麼好東西，當即合上盒蓋，藏入抽屜之中，這時心想：“我把這些泥人兒給他瞧瞧，說不定能助他記起走火入魔之前的事情。”于是拉開抽屜，取了那盒子出來，道：“是這些泥人兒麼？”

　　那少年喜道：“是啊，泥人兒在這里。老伯伯呢？老伯伯到那里去了？”侍劍道：“那一個老伯伯？”那少年道：“老伯伯便是老伯伯了。他名叫摩天居士。”

　　侍劍于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極少知聞，從來沒聽見過摩天居士謝煙客的名頭，說道：“你醒轉了就好，從前的事一時記不起，也沒什麼。天還沒亮，你好好再睡一會，唉，其實從前的什麼都記不起，說不定還更好些呢？”說著給他攏了攏被子，拿起托盤，便要出房。

　　那少年問道：“侍劍姊姊，為什麼我記不起從前的事還更好些？”

　　侍劍道：“你從前所做的事……”說了這半句話，突然住口，轉頭急步出房而去。

　　那少年心下茫然，只覺種種事情全都無法索解，耳聽得屋外篤篤的敲著竹梆，跟著當當當鑼聲三響，他也不知這是敲更，只想：“午夜里，居然還有人打竹梆、打鑼玩兒。”突然之間，右手食指的‘商陽穴’上一熱，一股熱氣沿著手指、手腕、手臂直走上來。那少年一驚，暗叫：“不好！”跟著左足足心的‘涌泉穴’中已是徹骨之寒。

　　這寒熱交攻之苦他已經歷多次，知道每次發作都是勢不可當，疼痛到了極處，便會神智不覺。已往幾次都是在迷迷糊糊之中發作，這次卻是清醒之中突然來襲，更是驚心動魄。只覺一股熱氣、一股寒氣分從左右上下，慢慢匯到心肺之間。

　　那少年暗想：“這一回我定要死了！”過去寒熱兩氣不是匯于小腹，便是聚于脊梁，這次竟向心肺要害間聚集，卻如何抵受得住？他知情勢不妙，強行掙扎，坐起身來，想要盤膝坐好，一雙腿卻無論如何彎不攏來，極度難當之際，忽然心想：“老伯伯當年練這功夫，難道也吃過這般苦頭？將兩只麻雀兒放在掌心中令它們飛不走，也不是當真十分好玩之事。早知如此，這功夫我不練啦。”

　　忽聽得窗外有個男子聲音低聲道：“啟稟幫主，屬下豹捷堂展飛，有機密大事稟報。”

　　那少年半點聲息也發不出來，過了半晌，只見窗子緩緩開了，人影一閃，躍進一個身披斑衣的漢子。這人搶近前來，見那少年坐在床上，不由得吃了一驚，眼前情景大出他意料之外，當即急退了兩步。

　　這時那少年體內寒熱內息正在心肺之間交互激蕩，心跳劇烈，只覺隨時都能心停而死，但極度疼痛之際，神智卻是异乎尋常的清明，聽得這斑衣漢子自報姓名為‘豹捷堂展飛’，眼見他越窗進來，不知他要干什麼，只是睜大了眼凝視著他。

　　展飛見那少年并無動靜，低聲道：“幫主，聽說你老人家練功走火，身子不適，現下可大好了？”那少年身子顫動了幾下，說不出話來。展飛臉現喜色，又道：“幫主，你眼下未曾復原，不能動彈，是不是？”

　　他說話雖輕，但侍劍在隔房已聽到房中异聲，走將進來，見展飛臉上露出猙獰凶惡的神色，驚道：“你干什麼？不經傳呼，擅自來到幫主房中，想犯上作亂麼？”

　　展飛身形一幌，突然搶到侍劍身畔，右肘在她腰間一撞，右指又在她肩頭加上了一指。侍劍登時被他封住了穴道，斜倚在一張椅上，登時動彈不得。展飛練的是外家功夫，手閉穴道只能制人手足，卻不能令人說不得話，當下取出一塊帕子，塞入她口中。侍劍心中大急，知他意欲不利于幫主，卻無法喚人來救。

　　展飛對幫主仍是十分忌憚，提掌作勢，低聲道：“我這鐵沙掌功夫，一掌打死你這小丫頭，想也不難！”呼的一掌，向侍劍的天靈蓋擊去，心想：“這小子若是武功未失，定會出手相救。”手掌离侍劍頭頂不到半尺，見幫主仍是坐著不動，心中一喜，立即收掌，轉頭向那少年獰笑道：“小淫賊，你生平作惡多端，今日卻死在我的手里。”向床前走近兩步，低聲道：“你此刻無力抗御，我下手殺你，非英雄好漢的行逕。可是老子跟你仇深似海，已說不上講什麼江湖規矩。你若懂江湖義氣，也不會來勾引我妻子了！”

　　那少年和侍劍身子雖不能動，這幾句話卻聽得清清楚楚。那少年心想：“他為什麼跟我仇深似海，又什麼叫做勾引他的妻子？”侍劍卻想：“少爺不知欠下了多少風流孽債，今日終于遭到報應。唉，這人真的要殺死少爺了。”心下惶急，極力掙扎，但手足酸軟，一頃側間，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展飛惡狠狠的道：“我妻子失身于你，哼，你只道我閉了眼睛做王八，半點不知？可是以前雖然知道，卻也奈何你不得，只有忍氣低聲，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那想到老天有眼，你這小淫賊做惡多端，終會落入我手里。”說著雙足擺定馬步，吸氣運功，右臂格格作響，呼的一掌拍出，直擊在那少年心口。

　　展飛是長樂幫外五堂中豹捷堂香主，他這鐵沙掌已有二十余年深厚功力，實非泛泛，這一掌使足了十成力，正打在那少年兩乳之間的‘膻中穴’上。但聽得喀喇一聲響，展飛右臂折斷，身子向後直飛出去，撞破窗格，摔出房外，登時全身氣閉，暈了過去。

　　房外是座花園，園中有人巡邏。這一晚輪到豹捷堂的幫眾當什，因此展飛能進入幫主的內寢。他破窗而出，摔入玫瑰花叢，壓斷了不少枝干，登時驚動了巡邏的幫眾，便有人提著火把搶過來。眼見展飛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下，不知死活，只道有強敵侵入幫主房中，那人大驚之下，當即吹起竹哨報警，同時拔出單刀，探頭從窗中向屋內望去，只見房內漆黑一團，更無半點聲息，左手忙舉火把去照，右手舞動單刀護住面門。從刀光的縫隙中望過去，只見幫主盤膝坐在床上，床前滾倒了一個女子，似是幫主的侍女，此外便無別人。

　　便在此時，聽到了示警哨聲的幫眾先後趕到。

　　虎猛堂香主邱山風手執鐵鑭，大聲叫道：“幫主，你老人家安好麼？”揭帷走進屋內，只見幫主全身不住的顫動，突然間“哇”的一聲，張口噴出無數紫血，足足有數碗之多。

　　邱山風忙向旁急閃，才避開了這股腥氣甚烈的紫血，正驚疑間，卻見幫主已跨下床來，扶起地下的侍女，說道：“侍劍姊姊，他……他傷到了你嗎？”跟著掏出了她口中塞著的帕子。

　　侍劍急呼了一口氣，道：“少爺，你……你可給他打傷了，你覺得怎……怎樣？”驚慌之下，話也說不清楚了。那少年微笑道：“他打了我一掌，我反而舒服之極。”

　　只聽得門外腳步聲響，許多人奔到。貝海石、米橫野等快步進房，有些人身分較低，只在門外守候。貝海石搶上前來，問那少年道：“幫主，刺客驚動你了嗎？”

　　那少年茫然道：“什麼刺客？我沒瞧見啊。”

　　這時已有幫中好手救醒了展飛，扶進房來。展飛知道本幫幫規于犯上作亂的叛徒懲罰最嚴，往往剝光了衣衫，綁在後山‘刑台石’上，任由地下虫蟻咬嚙，天空兀鷹啄食，折磨八九日方死。他適才傾盡全力的一擊沒打死幫主，反被他以渾厚內力反彈出來，右臂既斷，又受了內傷，只盼速死，卻又被人扶進房來，當下凝聚一口內息，只要聽得幫主說一聲‘送刑台石受長樂天刑’，立時便舉頭往牆上撞去。

　　貝海石問道：“刺客是從窗中進來的麼？”那少年道：“我迷迷糊糊的，身上難受得要命，只道此番心跳定要跳死我了。似乎沒人進來過啊。”展飛大是奇怪：“難道他當真的神智未清，不知是我打他麼？可是這個丫頭卻知是我下的手，她終究會吐露真相。”

　　果然貝海石伸手在侍劍腰間和肩頭捏了幾下，運內力解開她穴道，問道：“是誰封了你的穴道？”侍劍指著展飛，說道：“是他！”貝海石眼望展飛，皺起了眉頭。

　　展飛冷笑一聲，正想痛罵幾句才死，忽聽得幫主說道：“是我……是我叫他干的。”

　　侍劍和展飛都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兩人怔怔的瞧著那少年，不明白他這句話是何用意。那少年于種種事情全不了然，但已體會出情勢嚴重，各人對自己極是尊敬，若知展飛制住了侍劍，又曾發掌擊打自己，定然對他大大的不利，當即隨口撒了句謊，意欲幫他一個忙。至于為什麼要為他隱瞞，其中原因可半點也說不出來。

　　他只隱約覺得，展飛擊打自己乃是激于一股極大的怨憤，實有不得已處。再加當時他體內寒熱內外交攻，難過之極，展飛這一掌正好打在他膻中穴上。那膻中穴乃人身氣海，展飛掌力奇勁，時刻又湊得極巧，一掌擊到，剛好將他八陰經脈與八陽經脈中所練成的陰陽勁力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再無寒息和炎息之分。當時他內力突然之間增強，以至將展飛震出窗外，心中全然不知，但覺體內徹骨之寒變成一片清涼，如烤如焙的炎熱化成融融陽和，四肢百骸間說不出的舒服，又過半晌，連清涼、暖和之感也已不覺，只是全身精力彌漫，忍不住要大叫大喊。當虎猛堂香主邱山風進房之時，他一口噴出了體內郁積的瘀血，登時神氣清爽，不但體力旺盛，連腦子也加倍靈敏起來。

　　貝海石等見侍劍衣衫不整，頭發蓬亂，神情惶急，心下都已了然，知道幫主向來好色貪淫，定是大病稍有轉機，便起邪念，意圖對她非禮，適逢展飛在外巡視，幫主便將他呼了進來，命他點了侍劍的穴道，只是不知展飛如何又得罪了幫主，以致被他擊出窗外，多半是展飛又奉命剝光侍劍的衣服，行動卻稍有遲疑。只是展飛武功遠較幫主為強，所謂‘被他擊出窗外’，也必是展飛裝腔作勢，想平息他怒氣，十之八九，還是自行借勢竄出去的。眾人見展飛傷勢不輕，頭臉手臂又被玫瑰花叢刺得斑斑血痕，均有狐悲之意，只是礙于幫主臉面，誰也不敢對展飛稍示慰問。

　　眾人既這麼想，無人敢再提刺客之事。虎猛堂香主邱山風想起自己阻了幫主的興頭，有展飛的例子在前，幫主說不定立時便會反臉怪責，做人以識趣為先，當即躬身說道：“幫主休息，屬下告退。”余人紛紛告辭。

　　貝海石見幫主臉上神色怪异，終是關心他的身子，伸手出去，說道：“我再搭搭幫主的脈搏。”那少年提起手來，任他搭脈。貝海石二根手指按到了那少年的手腕之上，驀地里手臂劇震，半邊身子一麻，三根手指竟被他脈搏震了下來。

　　貝海石大吃一驚，臉現喜色，大聲道：“恭喜幫主，賀喜幫主，這蓋世神功，終究是練成了。”那少年莫名其妙，問道：“什……什麼蓋世神功？”貝海石料想他不愿旁人知曉，當下不敢再提，說道：“是，是屬下胡說八道，幫主請勿見怪。”微微躬身，出房而去。

　　頃刻間群雄退盡，房中又只剩下展飛和侍劍二人。展飛身負重傷，但眾人不知幫主要如何處置他，既無幫主號令，只得任由他留在房中，無人敢扶他出去醫治。

　　展飛手肩折斷，痛得額頭全是冷汗，聽得眾人走遠，咬牙怒道：“你要折磨我，便趕快下手吧，姓展的求一句饒，不是好漢。”那少年奇道：“我為什麼要折磨你？嗯，你手臂斷了，須得接起來才成。從前阿黃從山邊滾下坑去跌斷了腿，是我給它接上的。”

　　那少年與母親二人僻居荒山，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動手，雖然年幼，一應種菜、打獵、煮飯、修屋都干得井井有條。狗兒阿黃斷腿，他用木棍給綁上了，居然過不了十多天便即痊愈。他說罷便東張西望，要找根木棍來給展飛接骨。

　　侍劍問道：“少你，你找什麼？”那少年道：“我找根木棍。”侍劍突然走上兩步，跪倒在地，道：“少爺，求求你，饒了他吧。你……你騙了他妻子到手，也難怪他惱恨，他又沒傷到你。少爺，你真要殺他，那也一刀了斷便是，求求你別折磨他啦。”她想以木棍將人活活打死，可比一刀殺了痛苦得多，不由得心下不忍。

　　那少年道：“什麼騙了他妻子到手？我為什麼要殺他？你說我要殺人？人那殺得的？”見臥室中沒有木棍，便提起一張椅子，用力一扳椅腳。他此刻水火既濟，陰陽調和，神功初成，力道大得出奇，手上使力輕重卻全然沒有分寸，這一扳之下，只聽得喀的一聲響，椅腳便折斷了。那少年不知自己力大，喃喃的道：“這椅子這般不牢，坐上去豈不摔個大跤？侍劍姊姊，你跪著干什麼？快起來啊。”走到展飛身前，說道：“你別動！”

　　展飛口中雖硬，眼看他這麼一下便折斷了椅腳，又想到自己奮力一掌竟被他震斷手臂，身子立即破窗而出，此人內力實是雄渾無比，不由自主的全身顫栗，雙眼釘住了他手中的椅腳，心想：“他當然不會用椅腳來打我，啊喲，定是要將這椅腳塞入我嘴里，從喉至胃，叫我死不去，活不得。”長樂幫中酷刑甚多，有一項刑罰正是用一根木棍撐入犯人口中，自咽喉直塞至胃，卻一時不得便死，苦楚難當，稱為‘開口笑’。展飛想起了這項酷刑，只嚇得魂飛魄散，見幫主走到身前，舉起左掌，便向他猛擊過去。

　　那少年卻不知他意欲傷人，說道：“別動，別動！”伸手便捉住他左腕。展飛只覺半身酸麻，掙扎不得。那少年將那半截椅腳放在他斷臂之旁，向侍劍道：“侍劍姊姊，有什麼帶子沒有？給他綁一綁！”

　　侍劍大奇，問道：“你真的給他接骨？”那少年笑道：“接骨便接骨了，難道還有什麼真的假的？你瞧他痛成這麼模樣，怎麼還能鬧著玩？”侍劍將信將疑，還是去找了一根帶子來，走到兩人身旁，向那少年看了一眼，惴惴然的將帶子替展飛縛上斷臂。那少年微笑道：“好極，你綁得十分妥貼，比我綁阿黃的斷腿時好得多了。”

　　展飛心想：“這賊幫主凶淫毒辣，不知要想什麼新鐐古怪的花樣來折磨我？”聽他一再提到‘阿黃斷腿’，忍不住問道：“阿黃是誰？”那少年道：“阿黃是我養的狗兒，可惜不見了。”展飛大怒，厲聲道：“好漢子可殺不可辱，你要殺便殺，如何將展某當做畜生？”那少年忙道：“不，不！我只是這麼提一句，大哥別惱，我說錯了話，給你賠不是啦。”說著抱拳拱了拱手。

　　展飛知他內功厲害，只道他假意賠罪，實欲以內力傷人，否則這人素來倨傲無禮，跟下屬和顏悅色的說幾句話已是十分難得，豈能給人陪什麼不是？當即側身避開了這一拱，雙目炯炯的瞪視，瞧他更有什麼惡毒花樣。那少年道：“大哥是姓展的麼？展大哥，你請回去休息吧。我狗雜種不會說話，得罪了你，展大哥別見怪。”展飛大吃一驚，心道：“什……什麼……他說什麼‘我狗雜種’？那又是一句繞了彎子來罵人的新鮮話兒？”

　　侍劍心想：“少爺神智清楚了一會兒，轉眼又胡塗啦。”但見那少年雙目發直，皺眉思索，便向展飛使個眼色，叫他乘極快走。

　　展飛大聲道：“姓石的小子，我也不要你賣好。你要殺我，我本來便逃不了，老子早認命啦，也不想多活一時三刻。你還不快快殺我？”那少年奇道：“你這人的胡塗勁兒，可真叫人好笑，我干麼要殺你？我媽媽講故事時總是說：壞人才殺人，好人是不殺人的。我當然不做壞人。你這麼一個大個兒，雖然斷了一條手臂，我又怎殺得了你？”侍劍忍不住接口道：“展香主，幫主已饒了你啦，你還不快去？”展飛提起左手摸了摸頭，心道：“到底是小賊糊涂了，還是我自己糊涂了？”侍劍頓足道：“快去，快去！”伸手將他推出了房外。

　　那少年哈哈一笑，說道：“這人倒也有趣，口口聲聲的說我要殺他，倒像我最愛殺人、是個大大的壞人一般。”

　　侍劍自從服侍幫主以來，第一次見他忽發善心，饒了一個得罪他的下屬，何況展飛犯上行刺，實是罪不可赦，不禁心中歡喜，微笑道：“你當然是好人哪，是個大大的好人。是好人才搶人家的妻子，拆散人家的夫妻……”說到後來，語氣頗有些辛酸，但幫主積威之下，究是不敢太過放肆，說到這里便住口了。

　　那少年奇道：“你說我搶了人家的妻子？怎樣搶法的？我搶來干什麼了？”

　　侍劍嗔道：“是好人也說這些下流話？裝不了片刻正經，轉眼間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我說呢，好少爺，你便要扮好人，謝謝你也多扮一會兒。”

　　那少年對她的話全然不懂，問道：“你……你說什麼？我搶他妻子來干什麼，我就是不懂，你教我吧！”這時只覺全身似有無窮精力要發散出來，眼中精光大盛。

　　侍劍聽他越說越不成話，心中怕極，不住倒退，幾步便退到了房門口，若是幫主扑將過來，立時便可逃了出去，其實她知道他當真要逞強暴，又怎能得脫毒手？以往數次危難，全仗自己以死相脅，堅決不從，這才保得了女兒軀體的清白。這時見他眼光中又露出野獸一般橫暴神情，不敢再出言譏刺，心中怦怦亂跳，顫聲道：“少爺，你身子沒……沒有復原，還是……還是多休息一會吧。”

　　那少年道：“我多休息一會，身子復原之後，那又怎樣？”侍劍滿臉通紅，左足跨出房門，只聽他喃喃的道：“這許多事情，我當真是一點也不懂，唉，你好像很怕我似的。”雙手抓住椅背，忍不住手掌微微使勁。那椅子是紫檀木所制，堅硬之極，那知他內勁到處，喀喇一響，椅背登時便斷了。那少年奇道：“這里什麼東西都像是面粉做的。”

　　謝煙客居心險毒，將上乘內功顛倒了次序傳授，只待那少年火候到時，陰陽交攻，死得慘酷無比，便算不得是自己‘以一指之力相加’。那少年修習數年，那一日果然陰陽交迫，本來非死不可，說來也真湊巧，恰好貝海石在旁。貝大夫既精醫道，又內力深湛，替他護住了心脈，暫且保住了一口氣息。來到長樂幫總舵後，每晚有人前來探訪，盜得了武林中珍奇之極的‘玄冰碧火酒’相喂，壓住了他體內陰陽二息的交拚，但這藥酒性子猛烈，更增他內息力道，到這日剛好展飛在‘膻中穴’上一擊，硬生生的逼得他內息龍虎交會，又震得他吐出丹田內郁積的毒血，水火既濟，這兩門純陰純陽的內功非但不再損及他身子，反而化成了一門亙古以來從未有的古怪內力。

　　自來武功中練功，如此險徑，從未有人膽敢想到。縱令謝煙客忽然心生悔意，貝海石一心要救他性命，也決計不敢以剛猛掌力震他心口。但這古怪內力是誤打誤撞而得，畢竟不按理路，這時也未全然融會，偶爾在體內胡沖亂闖，又激得他氣血翻涌，一時似欲嘔吐，一時又想跳躍，難以定心。其中緣由，這少年自是一無所知。本來已是胡里胡塗的如在夢境，這時更似夢中有夢。是真是幻，再也摸不著半點頭腦。

　　侍劍低聲道：“你既饒了展香主性命，又替他接骨，卻又何苦再罵他畜生？這麼一來，他又要恨你切骨了。”見他神色怪异，目光炯炯，古里古怪的瞧著自己，手足躍躍欲動，顯是立時便要扑將過來，再也不敢在房中稍有停留，立即退了出去。

　　------------------------------------------------------------------

　　水畔楊柳茂密，將一座小橋幾乎遮滿了，小船停在橋下，像是間天然的小屋一般。丁當鑽入船艙，取出兩副杯筷，一把酒壺，再取幾盤花生、蚕豆、干肉，放在石破天面前。

## 第五章　叮叮當當

　　那少年心中一片迷惘，搔了搔頭，說道：“奇怪，奇怪！”見到桌上那盒泥人兒，自言自語：“泥人兒卻在這里，那麼我又不是做夢了。”打開盒子蓋，拿了泥人出來。

　　其時他神功初成，既不會收勁內斂，亦不知自己力大，就如平時這般輕輕一捏，刷刷刷幾聲，裹在泥人外面的粉飾、油彩和泥底紛紛掉落。那少年一聲“啊喲”，心感可惜，卻見泥粉褪落處里面又有一層油漆的木面。索性再將泥粉剝落一些，里面依稀現出人形，當下將泥人身上泥粉盡數剝去，露出一個裸體的木偶來。

　　木偶身上油著一層桐油，繪滿了黑線，卻無穴道位置。木偶刻工精巧，面目栩栩如生，張嘴作大笑之狀，雙手捧腹，神態滑稽之極，相貌和本來的泥人截然不同。

　　那少年大喜，心想：“原來泥人兒里面尚有木偶，不知另外那些木偶又是怎生模樣？”反正這些泥人身上的穴道經脈早已記熟，當下將每個泥人身外的泥粉油彩逐一剝落。果然每個泥人內都藏有一個木偶，神情或喜悅不禁，或痛哭流淚，或裂觜大怒，或慈和可親，無一相同。木偶身上的運功線路，與泥人身上所繪全然有异。

　　那少年心想：“這些木偶如此有趣，我且照他們身上的線路練練功看。這個哭臉別練，似他這般哭哭啼啼的豈不難看？裂著嘴笑的也不好看，我照這個笑嘻嘻的木人兒來練。”當下盤膝坐定，將微笑的木偶放在面前幾上，丹田中微微運氣，便有一股暖洋洋的內息緩緩上升，他依著木偶身上所繪線路，引導內息通向各處穴道。

　　他卻那里知道，這些木偶身上所繪，是少林派前輩神僧所創的一套‘羅漢伏魔神功’。每個木偶是一尊羅漢。這門神功集佛家內功之大成，深奧精微之極。單是第一步攝心歸元，須得摒絕一切俗慮雜念，十萬人中便未必有一人能做到。聰明伶俐之人總是思慮繁多，但若資質魯鈍，又弄不清其中千頭萬緒的諸種變化。

　　當年創擬這套神功的高僧深知世間罕有聰明、純樸兩兼其美的才士。空門中雖然頗有根器既利、又已修到不染于物欲的僧侶，但如去修練這門神功，勢不免全心全意的‘著于武功’，成為實證佛道的大障。佛法稱‘貪、嗔、痴’為三毒，貪財貪色固是貪，耽于禪悅、武功亦是貪。因此在木羅漢外敷以泥粉，涂以油彩，繪上了少林正宗的內功入門之道，以免後世之人見到木羅漢後不自量力的妄加修習，枉自送了性命，或者离開了佛法正道。

　　大悲老人知道這一十八個泥人是武林异寶，花盡心血方始到手，但眼見泥人身上所繪的內功法門平平無奇，雖經窮年累月的鑽研，也找不到有甚寶貴之處。他既認定這是异寶，自然小心翼翼，不敢有半點損毀，可是泥人不損，木羅漢不現，一直至死也不明其中秘奧的所在。其實豈止大悲老人而已，自那位少林僧以降，這套泥人已在十一個人手中流轉過，個個戰戰兢兢，對十八個泥人周全保護，思索推敲，盡屬徒勞。這十一人都是遺恨而終，將心中一個大疑團帶入了黃土之中。

　　那少年天資聰穎，年紀尚輕，一生居于深山，世務一概不通，非純樸不可，恰好合式。也幸好他清醒之後的當天，便即發現了神功秘要。否則幫主做得久了，耳濡目染，無非娛人聲色，所作所為，盡是凶殺爭奪，縱然天性良善，出于泥而不染，但心中思慮必多，那時再見到這一十八尊木羅漢，練這神功便非但無益，且是大大的有害了。

　　那少年體內水火相濟，陰陽調合，內力已十分深厚，將這股內力依照木羅漢身上線路運行，一切窒滯處無不豁然而解。照著線路運行三遍，然後閉起眼睛，不看木偶而運功，只覺舒暢之極，又換了一個木偶練功。

　　他全心全意的沉浸其中，練完一個木偶，又是一個，于外界事物，全然的不聞不見，從天明到中午，從中午到黃昏，又從黃昏到次日天明。

　　侍劍初時怕他侵犯，只探頭在房門口偷看，見他凝神練功，一會兒嘻嘻傻笑，過了一會卻又愁眉苦臉，顯是神智胡塗了，不禁擔心，便躡足進房。待見他接連一日一晚的練功，無止無休，心中早已忘了害怕，只是滿心挂懷，出去睡上一兩個時辰，又進來看他。

　　貝海石也在房外探視了數次，見他頭頂白氣氤氳，知他內功又練到了緊要關頭，便吩咐下屬在幫主房外加緊守備，誰也不可進去打擾。

　　待得那少年練完了十八尊木羅漢身上所繪的伏魔神功，已是第三日晨光熹微。他長長的舒了口氣，將木偶放入盒中，合上盒蓋，只覺神清氣爽，內力運轉，無不如意，卻不知武林中一門稀世得見的‘羅漢伏魔神功’已是初步小成。本來練到這境界，少則五六年，多則數十年，決無一日一夜間便一蹴可至之理。只是他體內陰陽二氣自然融合，根基早已培好，有如上游萬頃大湖早積蓄了汪洋巨浸，這‘羅漢伏魔神功’只不過將之導入正流而已。正所謂‘水到渠成’，他數年來苦練純陰純陽內力乃是儲水，此刻則是‘渠成’了。

　　一瞥眼間，見侍劍伏在床沿之上，已然睡著了，于是跨下床來，其時中秋已過，八月下旬的天氣，頗有涼意，見侍劍衣衫單薄，便將床上的一條錦被取過，輕輕蓋在她身上。走到窗前，但覺一股清氣，夾著園中花香扑面而來。忽聽得侍劍低聲道：“少爺，少爺你……你別殺了！”那少年回過頭來，問道：“你怎麼老是叫我少爺？又叫我別殺人？”

　　侍劍睡得雖熟，但一顆心始終吊著，聽得那少年說話，便即醒覺，拍拍自己心口，道：“我……我好怕！”眼見床上沒了人，回過頭來，卻見那少年立在窗口，不禁又驚又喜，笑道：“少爺，你起來啦！你瞧，我……我竟睡著了。”站起身來，披在她肩頭的錦被便即滑落。她大驚失色，只道睡夢中已被這輕薄無行的主人玷污了，低頭看自身衣衫，卻是穿得好好地，霎時間驚疑交集，顫聲道：“你……你……我……我……”

　　那少年笑道：“你剛才說夢話，又叫我別殺人。難道你在夢中，也見到我殺人嗎”

　　侍劍聽他不涉游詞，心中略定，又覺自身一無异狀，心道：“是我錯怪了他麼？謝天謝地……”便道：“是啊，我剛才做夢，見到你雙手拿了刀子亂殺，殺得地下橫七豎八的都是尸首，一個個都不……不……”說到這里，臉上一紅，便即住口。她日有所見，夜有所夢，這一日兩晚之中，在那少年床前所見的只是那一十八具裸身木偶，于是夢中見到的也是大批裸體男尸。那少年怎知情由，問道：“一個個都不什麼？”侍劍臉上又是一紅，道：“一個個都不……不是壞人。”

　　那少年問道：“侍劍姊姊，我心中有許多事不明白，你跟我說，行不行？”侍劍微笑道：“啊喲，怎地一場大病，把性格兒都病得變了？跟我們底下人奴才說話，也有什麼姊姊、妹妹的。”那少年道：“我便是不懂，怎麼你叫我少爺，又說什麼是奴才。那些老伯伯又叫我幫主。那位展大哥，卻說我搶了他的妻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侍劍向他凝視片刻，見他臉色誠摯，絕無開玩笑的神情，便道：“你有一日一夜沒吃東西了，外邊熬得有人參小米粥，我先裝一碗給你吃。”

　　那少年給她一提，登覺腹中饑不可忍，道：“我自己去裝好了，怎敢勞動姊姊？小米粥在那里？”一嗅之下，笑道：“我知道啦。”大步走出房外。

　　他臥室之外又是一間大房，房角里一只小炭爐，炖得小米粥波波波的直響。那少年向侍劍瞧了一眼。侍劍滿臉通紅，叫道：“啊喲，小米粥炖糊啦。少爺，你先用些點心，我馬上給你炖過。真糟糕，我睡得像死人一樣。”

　　那少年笑道：“糊的也好吃，怕什麼？”揭開鍋蓋，焦臭刺鼻，半鍋粥已熬得快成焦飯了，拿起匙羹抄了一匙焦粥，便往口中送去。這人參小米粥本有苦澀之味，既未加糖，又煮糊了，自是苦上加苦。那少年皺一皺眉頭，一口吞下，伸伸舌頭，說道：“好苦！”卻又抄了一匙羹送入口中，吞下之後，又道：“好苦！”

　　侍劍伸手去奪他匙羹，紅著臉道：“糊得這樣子，虧你還吃？”手指碰到他手背，那少年不肯將匙羹放手，手背肌膚上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反彈之力。侍劍手指一震，急忙縮手。那少年卻毫不知情，又吃了一匙苦粥。侍劍側頭相看，見他狼吞虎咽，神色滑稽古怪，顯是吃得又苦澀，又香甜，忍不住抿嘴而笑，說道：“這也難怪，這些日子來，可真餓壞你啦。”

　　那少年將半鍋焦粥吃了個鍋底朝天。這人參小米粥雖煮得糊了，但粥中人參是上品老山參，實具大補之功，他不多時更是精神奕奕。

　　侍劍見他臉色紅艷艷地，笑道：“少爺，你練的是什麼功夫？我手指一碰到你手背，你便把人家彈了開去，臉色又變得這麼好。”那少年道：“我也不知是什麼功夫，我是照著那些木人兒身上的線路練的。侍劍姊姊，我……我到底是誰？”侍劍又是一笑，道：“你是真的記不起了，還是在說笑話？”

　　那少年搔了搔頭，突然問：“你見到我媽媽沒有？”侍劍奇道：“沒有啊。少爺，我從來沒聽說你還有一位老太太。啊，是了，你一定很聽老太太的話，因此近來性格兒也有些兒改了。”說著向他瞧了一眼，生怕他舊脾氣突然發作，幸好一無動靜。那少年道：“媽媽的話自然要聽。”歎了口氣，道：“不知道我媽媽到那里去了。”侍劍道：“謝天謝地，世界上總算還有人能管你。”

　　忽聽門外有人朗聲說道：“幫主醒了麼？屬下有事啟稟。”

　　那少年愕然不答，向侍劍低聲問道：“他是不是跟我說話？”侍劍道：“當然是了，他說有事向你稟告。”那少年急道：“你請他等一等。侍劍姊姊，你得先教教我才行。”

　　侍劍向他瞧了一眼，提高聲音說道：“外面是那一位？”那人道：“屬下獅威堂陳沖之。”侍劍道：“幫主吩咐，命陳香主暫候。”陳沖之在外應道：“是。”

　　那少年向侍劍招招手，走進房內，低聲問道：“我到底是誰？”侍劍雙眉微蹙，心間增憂，說道：“你是長樂幫的幫主，姓石，名字叫破天。”那少年喃喃的道：“石破天，石破天，原來我叫做石破天，那麼我的名字不是狗雜種了。”

　　侍劍見他頗有憂色，安慰他道：“少爺，你也不須煩惱。慢慢兒的，你會都記起來的。你是石破天石幫主，長樂幫的幫主，自然不是狗……自然不是！”

　　那少年石破天悄聲問道：“長樂幫是什麼東西？幫主是干什麼的？”

　　侍劍心道：“長樂幫是什麼東西，這句話倒不易回答。”沉吟道：“長樂幫的人很多，像貝先生啦，外面那個陳香主啦，都是有大本領的人。你是幫主，大伙兒都要聽你的話。”

　　石破天道：“那我跟他們說些什麼話好？”侍劍道：“我是個小丫頭，又懂得什麼？少爺，你若是拿不定主意，不妨便問貝先生。他是幫里的軍師，最是聰明不過的。”石破天道：“貝先生又不在這里。侍劍姊姊，你想那個陳香主有什麼話跟我說？他問我什麼，我一定回答不出。你……你還是叫他去吧。”侍劍道：“叫他回去，恐怕不大好。他說什麼，你只須點點頭就是了。”石破天喜道：“那倒不難。”

　　當下侍劍在前引路，石破天跟著她來到外面的一間小客廳中。只見一名身材極高的漢子倏地從椅上站了起來，躬身行禮，道：“幫主大好了！屬下陳沖之問安。”

　　石破天躬身還了一禮，道：“陳……陳香主也大好了，我也向你問安。”

　　陳沖之臉色大變，向後連退了兩步。他素知幫主倨傲無禮、殘忍好殺，自己向他行禮問安，他居然也向自己行禮問安，顯是殺心已動，要向自己下毒手了。陳沖之心中雖驚，但他是個武功高強、桀傲不馴的草莽豪傑，豈肯就此束手竺斃？當下雙掌暗運功力，沉聲說道：“不知屬下犯了第幾條幫規？幫主若要處罰，也須大開香堂，當眾宣告才成。”

　　石破天不明白他說些什麼，驚訝道：“處罰，處罰什麼？陳香主你說要處罰？”陳沖之氣憤憤的道：“陳沖之對本幫和幫主忠心不貳，并無過犯，幫主何以累出譏刺之言？”石破天記起侍劍叫他遇到不明白時只管點頭，慢慢再問貝海石不遲，當下便連連點頭，“嗯”了幾聲，道：“陳香主請坐，不用客氣。”陳沖之道：“幫主之前，焉有屬下的坐位？”石破天又接連點頭，說道：“是，是！”

　　兩個個人相對而立，登時僵著不語，你瞧著我，我瞧著你。陳沖之臉色是全神戒備而兼憤怒惶懼，石破天則是茫然而有困惑，卻又帶著溫和的微笑。

　　按照長樂幫規矩，下屬向幫主面陳機密之時，旁人不得在場，是以侍劍早已退出客廳，否則有她在旁，便可向陳沖之解釋幾句，說明幫主大病初愈，精神不振，陳香主不必疑慮。

　　石破天見茶几上放著兩碗清茶，便自己左手取了一碗，右手將另一碗遞過去。陳沖之既怕茶中有毒，又怕石破天乘機出手，不敢伸手去接，反退了一步，嗆啷一聲，一只瓷碗在地下摔得粉碎。石破天“啊喲”一聲，微笑道：“對不住，對不住！”將自己沒喝過的茶又遞給他，道：“你喝這一碗吧！”

　　陳沖之雙眉一豎，心道：“反正逃不脫你的毒手，大丈夫死就死，又何必提心吊膽？”他知道幫主武功雖然不及自己，但若出手傷了他，萬萬逃不出長樂幫這龍潭虎穴，在貝大夫手下只怕走不上十招，那時死起來勢必慘不可言，當下接過碗來，骨都都的喝干，將茶碗重重在茶几上一放，慘然說道：“幫主如此對待忠心的下屬，但愿長樂幫千秋長樂，石幫主長命百歲。”

　　石破天對“但愿石幫主長命百歲”這句話倒是懂的，只不知陳沖之這麼說，乃是一句反話，也道：“但愿陳香主也長命百歲。”

　　這句話聽在陳沖之耳中，又變成了一句刻毒的譏刺。他嘿嘿冷笑，心道：“我已命在頃刻，你卻還說祝我長命百歲。”朗聲道：“屬下不知何事得罪了幫主，既是命該如此，那也不必多說了。屬下今日是來向幫主稟告：昨晚有兩人擅闖總壇獅威堂，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另一個是二十七八歲的女子。兩人都使長劍，武功似是凌霄城雪山派一路。屬下率同部屬出手擒拿，但兩人劍法高明，給他們殺了三名兄弟。那年輕女子後來腿上中了一刀，這才被擒，那漢子卻給逃走了，特向幫主領罪。”

　　石破天道：“嗯，捉了個女的，逃了個男的。不知這兩人來干什麼？是來偷東西嗎？”陳沖之道：“獅威堂倒沒少了什麼物事。”石破天皺眉道：“那兩人凶惡得緊，怎地動不動便殺了三個人。”他好奇心起，道：“陳得主，你帶我去瞧瞧那女子，好麼？”

　　陳沖之躬身道：“遵命。”轉身出廳，斗地動念：“我擒獲的這女子相貌很美，年紀雖然大了幾歲，容貌可真不錯，幫主若是看上了，心中一喜，說不定便能把解藥給我。”又想：“陳沖之啊陳沖之，石幫主喜怒無常，待人無禮，這長樂幫非你安身之所。今日若得僥幸活命，從此遠走高飛，隱姓埋名，再也不來趕這淌渾水了。可是……可是脫幫私逃，那是本幫不赦的大罪，長樂幫便追到天涯海角，也放我不過，這便如何是好？”

　　石破天隨著陳沖之穿房過戶，經過了兩座花園，來到一扇大石門前，見四名漢子手執兵刃，分站石門之旁。四名漢子搶步過來，躬身行禮，神色于恭謹之中帶著惶恐。

　　陳沖之一擺手，兩名漢子當即推開石門。石門之內另有一道鐵柵欄，一把大鐵鎖鎖著。陳沖之從身邊取出鑰匙親自打開。進去後是一條長長的甬道，里面點著巨燭，甬道盡處又有四名漢子把守，再是一道鐵柵。過了鐵柵是一扇厚厚的石門，陳沖之開鎖打開鐵門，里面是間兩丈見方的石室。

　　一個白衣女子背坐，聽得開門之聲，轉過臉來。陳沖之將從甬道中取來的燭台放在進門處的幾上，燭光照射到那女子臉上。

　　石破天“啊”的一聲輕呼，說道：“姑娘是雪山派的寒梅女俠花萬紫。”

　　那日侯監集上，花萬紫一再以言語相激謝煙客。當時各人的言語石破天一概不懂，也不知‘雪山派’、‘寒梅女俠’等等是什麼意思，只是他記心甚好，聽人說過的話自然而然的便不會忘記。此刻相距侯監集之會已有七八年，花萬紫面貌并無多大變化，石破天一見便即識得。

　　但石破天當時是個滿臉泥污的小丐，今日服飾華麗，變成了個神采奕奕的高大青年，花萬紫自然不識。她氣憤憤的道：“你怎認得我？”

　　陳沖之聽石破天一見到這女子立即便道出她的門派、外號、名字，不禁佩服：“這小子眼力過人，倒也有他的本事。”當即喝道：“這位是我們幫主，你說話恭敬些。”

　　花萬紫吃了一驚，沒想在牢獄之中竟會和這個惡名昭彰的長樂幫幫主石破天相遇。她和師哥耿萬鐘夜入長樂幫，為的是要查察石破天的身分來歷。她素聞石破天好色貪淫，敗壞過不少女子的名節，今日落入他手中，不免凶多吉少，不敢讓他多見自己的容色，立即轉頭，面朝里壁，嗆啷啷幾下，發出鐵器碰撞之聲，原來她手上、腳上都戴了銬鐐。

　　石破天只在母親說故事之時聽她說起過腳鐐手銬，直至今日，方得親見，問陳沖之道：“陳香主，這位花姑娘手上腳上那些東西，便是腳鐐手銬麼？”陳沖之不知這句話是何用意，只得應道：“是。”石破天又問：“她犯了什罪，要給她帶上腳鐐手銬？”

　　陳沖之恍然大悟，心道：“原來幫主怪我得罪了花姑娘，是以才向我痛下毒手。可須得趕快設法補救才是。男子漢大丈夫，為一個女子而枉送性命，可真是冤了。”忙道：“是，是，屬下知罪。”忙從衣袋中取出鑰匙，替花萬紫打開了銬鐐。

　　花萬紫手足雖獲自由，只有更增驚慌，一時間手足顫抖。她武功固然不弱，智謀膽識亦殊不在一般武林豪士之下，倘若石破天以死相脅，她非但不會皺一皺眉頭，還會侃侃而言，直斥其非，可是耳聽得他反而出言責備擒住自己的陳香主，顯然在向自己賣好，意存不軌。她一生守身如玉，想到石破天的惡名，當真是不寒而栗，拚命將面龐挨在冰冷的石壁之上，心中只是想：“不知是不是那小子？我只須仔細瞧他幾眼，定能認得出來。”但說什麼也不敢轉頭向石破天臉上瞧去。

　　陳沖之暗自調息，察覺喝了“毒茶”之後體內并無异樣，料來此毒并非十分厲害，當可有救，自須更進一步向幫主討好，說道：“咱們便請花姑娘同到幫主房中談談如何？這里地方又黑又小，無茶無酒，不是款待貴客的所在。”

　　石破天喜道：“好啊，花姑娘，我房里有燕窩吃，味道好得很，你去吃一碗吧。”花萬紫顫聲道：“不去！不去吃！”石破天道：“味道好得很呢，去吃一碗吧！”花萬紫怒道：“你要殺便殺，姑娘是堂堂雪山派的傳人，決不向你求饒。你這惡徒無恥已極，竟敢有非份之想，我宁可一頭撞死在這石屋之中，也決不……決不到你房中。”

　　石破天奇道：“倒像我最愛殺人一般，真是奇怪，好端端地，我又怎敢殺你了？你不愛吃燕窩也就罷了。想來你愛吃雞鴨魚肉什麼的。陳香主，咱們有沒有？”陳沖之道：“有，有，有！花姑娘愛吃什麼，只要是世上有的，咱們廚房里都有。”花萬紫“呸”了一聲，厲聲道：“姑娘宁死也不吃長樂幫中的食物，沒的玷污了嘴。”石破天道：“地麼花姑娘喜歡自己上街去買來吃的了？你有銀子沒有？若是沒有，陳香主你有沒有，送些給她好不好？”

　　陳沖之和花萬紫同時開口說話，一個道：“有，有，我這便去取。”一個道：“不要，不要，死也不要。”

　　石破天道：“想來你自己有銀子。陳香主說你腿上受了傷，本來我們可以請貝先生給你瞧瞧，你既然這麼討厭長樂幫，那麼你到街上找個醫生治治吧，流多了血，恐怕不好。”

　　花萬紫決不信他真有釋放自己之意，只道他是貓玩耗子，故意戲弄，氣憤憤的道：“不論你使什麼詭計，我才不上你的當呢。”

　　石破天大感奇怪，道：“這間石屋子好像監牢一樣，在這里有什麼好玩？我雖沒見過監牢，我媽媽講故事時說的監牢，就跟這間屋子差不多。花姑娘，你還是快出去吧。”

　　花萬紫聽他這幾句話不倫不類，什麼‘我媽媽講故事’云云，不知是何意思，但釋放自己之意倒似不假，哼了一聲，說道：“我的劍呢，還我不還？”心想：“若有兵刃在手，這石破天如對我無禮，縱然斗他不過，總也可以橫劍自刎。”

　　陳沖之轉頭瞧幫主的臉色。石破天道：“花姑娘是使劍的，陳香主，請你還了她，好不好？”陳沖之道：“是，是，劍在外面，姑娘出去，便即奉上。”

　　花萬紫心想總不能在這石牢中耗一輩子，只有隨機應變，既存了必死之心，什麼也不怕了，當下霍地立起，大踏步走了出去。石陳二人跟在其後。穿過甬道、石門，出了石牢。

　　陳沖之要討好幫主，親自快步去將花萬紫的長劍取了來，遞給幫主。石破天接過後，轉遞給花萬紫。花萬紫防他遞劍之時乘機下手，當下氣凝雙臂，兩手倏地探出，連鞘帶劍，呼的一聲抓了過去。她取劍之時，右手搭住了劍柄，長劍抓過，劍鋒同時出鞘五寸，凝目向石破天臉上瞧去，突然心頭一震：“是他，便是這小子，決計錯不了！”

　　陳沖之知她劍法精奇，恐她出劍傷人，忙回手從身後一名幫眾手中搶過一柄單刀。

　　石破天道：“花姑娘，你腿上的傷不礙事吧？若是斷了骨頭，我倒會給你接骨，就像給阿黃接好斷腿一樣。”

　　這句話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花萬紫見他目光向自己腿上射來，登時臉上一紅，斥道：“輕薄無賴，說話下流。”石破天奇道：“怎麼？這句話說不得麼？我瞧瞧你的傷口。”他一派天真爛漫，全無機心，花萬紫卻認定他在調戲自己，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喝道：“姓石的，你敢上前一步，姑娘跟你拚了。”劍尖上青光閃閃，對准了石破天的胸膛。

　　陳沖之笑道：“花姑娘，我幫主年少英俊，他瞧中了你，是你大大的福份。天下也不知有多少年輕美貌的姑娘，想陪我幫主一宵也不可得呢。”

　　花萬紫臉色慘白，一招‘大漠飛沙’，劍挾勁風，向石破天胸口刺去。

　　石破天此時雖然內力渾厚，于臨敵交手的武功卻從來沒學過，眼見花萬紫利劍刺到，心慌意亂之下，立即轉身便逃。幸好他內功極精，雖是笨手笨腳的逃跑，卻也自然而然的快得出奇，呼的一聲，已逃出了數丈以外。

　　花萬紫沒料到他竟會轉身逃走，而瞧他幾個起落，便如飛鳥急逝，姿式雖然十分難看，但輕功之佳，實是生平所未睹，一時不由得呆了，怔怔的站在當地，說不出話來。

　　石破天站在遠處，雙手亂搖，道：“花姑娘，我怕了你啦，你怎麼動不動便出劍殺人。好啦，你愛走便走，愛留便留，我……我不跟你說話了。”他猜想花萬紫要殺自己，必有重大原由，自己不明其中關鍵，還是去問侍劍的為是，當下轉身便走。

　　花萬紫更是奇怪，朗聲道：“姓石的，你放我出去，是不是？是否又在外伏人阻攔？”石破天停步轉身，奇道：“我攔你干什麼？一個不小心，給你刺上一劍，那可糟了。”

　　花萬紫聽他這麼說，心下將信將疑，兀自不信他真的不再留難自己，心想：“且不理他有何詭計，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向他狠狠瞪了一眼，心中又道：“果然是你！你這小子對雪山派膽敢如此無禮。”轉身便行，腿上傷了，走起來一跛一拐，但想跟這惡賊遠离一步，便多一分安全，當下強忍腿傷疼痛，走得甚快。

　　陳沖之笑道：“長樂幫總舵雖不成話，好歹也有幾個人看守門戶，花姑娘說來便來，說去便去，難道當我們都是酒囊飯袋麼？”花萬紫止步回身，柳眉一豎，長劍當胸，道：“依你說便怎地？”陳沖之笑道：“依我說啊，還是由陳某護送姑娘出去為妙。”花萬紫尋思：“在他檐下過，不得不低頭。這次只怪自己太過莽撞，將對方瞧得忒也小了，以致失手。當真要獨自闖出這長樂幫總舵去，只怕确實不大容易。眼下暫且忍了這口氣，日後邀集師兄弟們大舉來攻，再雪今日之辱。”低聲道：“如此有勞了。”

　　陳沖之向石破天道：“幫主，屬下將花姑娘送出去。”低聲道：“當真是讓她走，還是到了外面之後，再擒她回來？”石破天奇道：“自然當真送她走。再擒回來干什麼？”陳沖之道：“是，是。”心道：“准是幫主嫌她年紀大了，瞧不上眼。其實這姑娘雪白粉嫩，倒挺不錯哪！幫主既看不中，便也不用跟她太客氣了。”對花萬紫道：“走吧！”

　　石破天見花萬紫手中利劍青光閃閃，有些害怕，不敢多和她說話，陳沖之愿送她出門，那是再好不過，當即覓路自行回房。一路上遇到的人個個閃身讓在一旁，神態十分恭謹。

　　石破天回到房中，正要向侍劍詢問花萬紫何以被陳香主關在牢里，何以她又要挺劍擊刺自己，忽聽得門外守衛的幫眾傳呼：“貝先生到。”

　　石破天大喜，快步走到客廳，向貝海石道：“貝先生，剛才遇到了一件奇事。”當下將見到花萬紫的情形說了一遍。

　　貝海石點點頭，臉色鄭重，說道：“幫主，屬下向你求個情。獅虎堂陳香主向來對幫主恭順，于本幫又有大功，請幫主饒了他性命。”石破天奇道：“饒他性命？為什麼不饒他性命？他人很好啊，貝先生，要是他生了什麼病，你就想法子救他一救。”貝海石大喜，深深一揖，道：“多謝幫主開恩。”當即匆匆而去。

　　原來陳沖之送走花萬紫後，即去請貝海石向幫主求情，賜給解藥。貝海石翻開他眼皮察看，又搭他脈搏，知他中毒不深，心想：“只須幫主點頭，解他這毒易如反掌。”他本來想石幫主既已下毒，自不允輕易寬恕，此人年紀輕輕，出手如此毒辣，倒是一層隱憂，不料一開口就求得了赦令，既救了朋友，又替幫中保留一份實力。這石幫主對自己言聽計從，不難對付，日後大事到來，當可依計而行，諒無變故，其喜可知。

　　貝海石走後，石破天便向侍劍問起種種情由，才知當地名叫鎮江，地當南北要沖，是長樂幫總舵的所在。他石破天是長樂幫的幫主，下分內三堂、外五堂，統率各路幫眾。幫中高手如云，近年來好生興旺，如貝海石這等大本領的人物都投身幫中，可見得長樂幫的聲勢實力當真非同小可。至于長樂幫在江湖上到底干些什麼事，跟雪山派有什麼仇嫌，侍劍只是個妙齡丫鬟，卻也說不上來。

　　石破天也聽得一知半解，他人雖聰明，究竟所知世務太少，于這中間的種種關鍵過節，無法串連得起來，沉吟半晌，說道：“侍劍姊姊，你定是認錯人了。我既然不是做夢，那個幫主便一定另外有個人。我只是個山中少年，那里是什麼幫主了。”

　　侍劍笑道：“天下就算有容貌相同之人，也沒像到這樣子的。少爺，你最近練功夫，恐怕是震……震動了頭腦，我不跟你多說啦，你休息一會兒，慢慢的便都記得起來了。”

　　石破天道：“不，不！我心中有許多疑惑不解之事，都要問你。侍劍姊姊，你為什麼要做丫鬟？”侍劍眼圈兒一紅，道：“做丫鬟，難道也有人情愿的麼？我自幼父母都去世了，無依無靠，有人收留了我，過了幾年，將我賣到長樂幫來。竇總管要我服侍你，我只好服侍你啦。”石破天道：“如此說來，你是不愿意的了。那你去吧，我也不用人服侍，什麼事我自己都會做。”

　　侍劍急道：“我舉目無親的，叫我到那里去？竇總管知道你不要我服侍，一定怪我不盡心，非將我打死不可。”石破天道：“我叫他不打你便是。”侍劍道：“你病還沒好，我也不能就這麼走了。再說，只要你不欺侮我，少爺，我是情愿服侍你的。”石破天道：“你不愿走，那也很好，其實我心里也盼望你別走。我怎會欺侮你？我是從來不欺侮人的。”

　　侍劍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抿嘴說：“你這麼說，人家還道咱們的石大幫主當真改邪歸正了。”見他一本正經的全無輕薄油滑之態，雖想這多半是他一時高興，故意做作，但瞧著終究喜歡。

　　石破天沉吟不語，心想：“那個真的石幫主看來是挺凶惡的，既愛殺人，又愛欺侮人，個個見了他害怕。他還去搶人家妻子，可不知搶來干什麼？要她煮飯洗衣嗎？我……我可到底怎麼辦呢？唉，明天還是向貝先生說個明白，他們定是認錯人了。”心中思潮起伏，一時覺得做這幫主，人人都聽自己的話，倒也好玩；一時又覺冒充別人，當那幫主回來之後，一定大發脾氣，說不定便將自己殺了，可又危險得緊。

　　傍晚時分，廚房中送來八色精致菜肴，侍劍服侍他吃飯，石破天要她坐下來一起吃，侍劍脹紅了臉，說什麼也不肯。石破天只索罷了，津津有味的直吃了四大碗飯。

　　他用過晚膳，又與侍劍聊了一陣，問東問西，問這問那，幾乎沒一樣事物不透著新奇。眼見天色全黑，仍無放侍劍出房之意。侍劍心想這少爺不要故態復萌，又起不軌之意，便即告別出房，順手帶上了房門。

　　石破天坐在床上，左右無事，便照十八個木偶身上的線路經脈又練了一遍功夫。

　　萬籟俱寂之中，忽聽得窗格上得得得響了三下。石破天睜天眼來，只見窗格緩緩推起，一只纖纖素手伸了進來，向他招了兩招，依稀看到皓腕盡處的淡綠衣袖。

　　石破天心中一動，記起那晚這個瓜子臉兒、淡綠衣衫的少女，一躍下床，奔到窗前，叫道：“姊姊！”窗外一個清脆的聲音啐了一口，道：“怎麼叫起姊姊啦，快出來吧！”

　　石破天推開窗子，跨了出去，眼前卻無人影，正詭异間，突然眼前一黑，只覺一雙溫軟的手掌蒙住了自己眼睛，背後有人格格一笑，跟著鼻中聞到一陣蘭花般的香氣。

　　石破天又驚又喜，知道那少女在和他鬧著玩，他自幼在荒山之中，枯寂無伴，只有一條黃狗作他的游侶，此刻突然有個年輕人和他鬧玩，自是十分開心。他反手抱去，道：“瞧我不捉住了你。”那知他反手雖快，那少女卻滑溜异常，這一下竟抱了個空。只見花叢中綠衫閃動，石破天搶上去伸手抓出，卻抓到了滿手玫瑰花刺，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那少女從前面紫荊花樹下探頭出來，低聲笑道：“傻瓜，別作聲，快跟我來。”石破天見她身形一動，便也跟隨在後。

　　那少女奔到圍牆腳邊，正要涌身上躍，黑暗中忽有兩人聞聲奔到，一個手持單刀，一個拿著兩柄短斧，在那少女身前一擋，喝道：“站住！什麼人？”便在這時，石破天已跟著過來。那二人是在花園中巡邏的幫眾，一見到石破天和她笑嘻嘻的神情，忙分兩邊退下，躬身說道：“屬下不知是幫主的朋友，得罪莫怪。”跟著向那少女微微欠身，表示陪禮之意。那少女向他們伸了伸舌頭，向石破天一招手，飛身跳上了圍牆。

　　石破天知道這麼高的圍牆自己可萬萬跳不上去，但見那少女招手，兩個幫眾又是眼睜睜的瞧著自己，總不能叫人端架梯子來爬將上去，當下硬了頭皮，雙腳一登，往上便跳，說也奇怪，腳底居然生出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力量，呼的一聲，身子竟沒在牆頭停留，輕輕巧巧的便越牆而過。

　　那兩名幫眾嚇了一跳，大聲贊道：“好功夫！”跟著聽得牆外砰的一聲，有什麼重物落地，卻原來石破天不知落地之法，竟然摔了一交。那兩名幫眾相顧愕然，不知其故，自然萬萬想不到幫主輕功如此神妙，竟會摔了個姿勢難看之極的仰八叉。

　　那少女卻在牆角頭看得清清楚楚，吃了一驚，見他摔倒後一時竟不爬起，忙縱身下牆，伸手去扶，柔聲道：“天哥，怎麼啦？你病沒好全，別逞強使功。”伸手在他肋下，將他扶了起來。石破天這一交摔得屁股好不疼痛，在那少女扶持之下，終于站起。那少女道：“咱們到老地方去，好不好？你摔痛了麼？能不能走？”

　　石破天內功深湛，剛才這一交摔得雖重，片刻間也就不痛了，說道：“好！我不痛啦，當然能走！”

　　那少女拉著他的右手，問道：“這麼多天沒見到你，你想我不想？”微微仰起了頭，望著石破天的眼睛。

　　石破天眼前出現了一張清麗白膩的臉龐，小嘴邊帶著俏皮的微笑，月光照射在她明徹的眼睛之中，宛然便是兩點明星，鼻中聞到那少女身上發出的香氣，不由得心中一蕩，他雖于男女之事全然不懂，但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就算再傻，身當此情此景，對一個美麗的少女自然而然會起愛慕之心。他呆了一呆，說道：“那天晚上你來看我，可是隨即就走了。我時時想起你。”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失蹤這麼久，又昏迷了這許多天，可不知人家心中多急。這兩天來，每天晚上我仍是來瞧你，你不知道？我見你練功練得起勁，生怕打擾了你的療傷功課，沒敢叫你。”

　　石破天喜道：“真的麼？我可一點不知道。好姊姊，你……你為什麼對我這樣好？”

　　那少女突然間臉色一變，摔脫了他的手，嗔道：“你叫我什麼？我……我早猜到你這麼久不回來，定在外邊跟什麼……什麼……壞女人在一起，哼！你叫人家‘好姊姊’叫慣了，順口便叫到我身上來啦！”她片刻之前還在言笑晏晏，突然間變得氣惱异常，石破天愕然不解，道：“我……我……”

　　那少女聽他不自辯解，更加惱了，一伸手便扯住了他右耳，怒道：“這些日子中，你到底和那個賤女人在一起？你是不是叫她作‘好姊姊’？快說！快說！”她問一句“快說”，便用力扯他一下耳朵，連問三句，手上連扯三下。

　　石破天痛得大叫“啊喲”，道：“你這麼凶，我不跟你玩啦！”那少女又是用力扯他的耳朵，道：“你想撇下我不理麼？可沒這麼容易。你跟哪個女人在一起？快說！”石破天苦著臉道：“我是跟一個女人在一起啊，她睡在我的房里……”那少女大怒，手中使勁，登時將石破天的耳朵扯出血來，尖聲道：“我這就去殺死她。”

　　石破天驚道：“哎，哎，那是侍劍姊姊，她煮燕窩、煮人參小米粥給我吃，雖然小米粥煮得糊了，苦得很，可是她人很好啊，你……你可不能殺她。”

　　那少女兩行眼淚本已從臉頰上流了下來，突然破涕為笑，“呸”的一聲，用力又將他的耳朵一扯，說道：“我道是那好姊姊，原來你說的是這個臭丫頭。你騙我，油嘴滑舌的，我才不信呢。這幾日每天晚上我都在窗外看你，你跟這個臭丫頭倒是規規矩矩的，算你乖！”伸過手去，又去碰他的耳朵。

　　石破天嚇了一跳，側頭想避，那少女卻用手掌在他耳朵上輕輕的揉了幾下，笑問：“天哥，你痛不痛？”石破天道：“自然痛的。”那少女笑道：“活該你痛，誰叫你騙人？又古里古怪的叫我什麼‘好姊姊’！”石破天道：“我聽媽說，叫人家姊姊是客氣，難道我叫錯你了麼？”

　　那少女橫了他一眼道：“幾時要你跟我客氣了？好吧，你心中不服氣，我也把耳朵給你扯還就是了。”說著側過了頭，將半邊臉湊了過去。石破天聞到她臉上幽幽的香氣，提起手來在她耳朵上捏了幾下，搖頭道：“我不扯。”問道：“那麼我叫你什麼才是？”那少女嗔道：“你從前叫我什麼？難道連我名字也忘了？”

　　石破天定了定神，正色道：“姑娘，我跟你說，你認錯了人，我不是你的什麼天哥。我不是石破天，我是狗雜種。”

　　那少女一呆，雙手按住了他的肩頭，將他身子扳轉了半個圈，讓月光照在他的臉上，向他凝神瞧了一會，哈哈大笑，道：“天哥，你真會開玩笑，剛才你說得真像，可給你嚇了一大跳，還道真的認錯人。咱們走吧！”說著拉了他手，拔步便行。石破天急道：“我不是開玩笑，你真的認錯了人。你瞧，我連你叫什麼也不知道。”

　　那少女止步回身，右手拉住了他的左手，笑厴如花，說道：“好啦，你定要扯足了順風旗才肯罷休，我便依了你。我姓丁名當，你一直便叫我‘叮叮當當’。你記起來了嗎？”幾句話說完，驀地轉身，飛步向前急奔。

　　石破天被她一扯之下，身子向前疾沖，腳下幾個踉蹌，只得放開腳步，隨她狂奔，初時氣喘吁吁的十分吃力，但急跑了一陣，內力調勻，腳下越來越輕，竟是全然不用費力。

　　也不知奔出了多少路，只見眼前水光浮動，已到了河邊，丁當拉著他手，輕輕一縱，躍上泊在河邊的一艘小船船頭。石破天還不會運內力化為輕功，砰的一聲，重重落在船頭，船旁水花四濺，小船不住搖幌。

　　丁當“啊”的一聲叫，笑道：“瞧你的，想弄個船底朝天麼？”提起船頭竹篙，輕輕一點，便將小船蕩到河心。

　　月光照射河上，在河心映出個缺了一半的月亮。丁當的竹稿在河中一點，河中的月亮便碎了，化成一道道的銀光，小船向前蕩了出去。

　　石破天見兩岸都是楊柳，遠遠望出去才有疏疏落落的幾家人家，夜深人靜，只覺一陣陣淡淡香氣不住送來，是岸上的花香？還是丁當身上的芬芳？

　　小船在河中轉了幾個彎，進了一條小港，來到一座石橋之下，丁當將小船纜索系在橋旁楊柳枝上。水畔楊柳茂密，將一座小橋幾乎遮滿了，月亮從柳枝的縫隙中透進少許，小船停在橋下，真像是間天然的小屋一般。

　　石破天贊道：“這地方真好，就算是白天，恐怕人家也不知道這里有一艘船停著。”丁當笑道：“怎麼到今天才贊好？”鑽入船艙取出一張草席，放在船頭，又取兩副杯筷，一把酒壺，笑道：“請坐，喝酒吧！”再取幾盤花生、蚕豆、干肉，放在石破天面前。

　　石破天見丁當在杯中斟滿了酒，登時酒香扑鼻。謝煙客并不如何愛飲酒，只偶爾飲上幾杯，石破天有時也陪著他喝些，但喝的都是白酒，這時取了丁當所斟的那杯酒來，月光下但見黃澄澄、紅艷艷地，一口飲下，一股暖氣直沖入肚，口中有些辛辣、有些苦澀。丁當笑道：“這是二十年的紹興女兒紅，味道可還好麼？”

　　石破天正待回答，忽聽得頭頂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二十年的紹興女兒紅，味兒豈還有不好的？”

　　拍的一聲，丁當手中酒杯掉上船板，酒水濺得滿裙都是。酒杯骨溜溜滾開，咚的一響，掉入了河中。她花容失色，全身發顫，拉住了石破天的手，低聲道：“我爺爺來啦！”

　　石破天抬頭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一只腳垂在頭頂，不住幌啊幌的，顯然那人是坐在橋上，雙腳從楊枝中穿下，只須再垂下尺許，便踏到了石破天頭上。那只腳上穿著白布襪子，繡著壽字的雙梁紫緞面鞋子。鞋襪都十分干淨。

　　只聽頭頂那蒼老的聲音道：“不錯，是你爺爺來啦。死丫頭，你私會情郎，也就罷了。怎麼將我辛辛苦苦弄來的二十年的女貞陳紹，也偷出來給情郎喝？”丁當強作笑容，說道：“他……他不是什麼情郎，只不過是個……是個尋常朋友。”那老者怒道：“呸，尋常朋友，也抵得你待他這麼好？連爺爺的命根子也敢偷？小賊，你給我滾出來，讓老頭兒瞧瞧，我孫女兒的情郎是怎麼一個丑八怪。”

　　丁當左手捏住石破天右手手掌，右手食指在他掌心寫字，嘴里說道：“爺爺，這個朋友又蠢又丑，爺爺見了包不喜歡。我偷的酒，又不是特地給他喝的，哼，他才不配呢，我是自己愛喝酒，隨手抓了一個人來陪陪。”

　　她在石破天掌心中划的是‘千萬別說是長樂幫主’九個字，可是石破天的母親沒教他識字讀書，謝煙客更沒教他識字讀書，他連個‘一’字也不識得，但覺到她在自己掌心中亂搔亂划，不知她搞什麼花樣，痒痒的倒也好玩，聽到她說自己‘又蠢又丑’，又是不配喝她的酒，不由得有氣，將她的手一摔，便摔開了。

　　丁當立即又伸手抓住了他手掌，寫道：“有性命之憂，一定要聽話”，隨即用力在他掌上捏了幾下，像是示意親熱，又像是密密叮囑。

　　石破天只道她跟自己親熱，心下只是喜歡，自是不明所以，只聽頭頂的老者說道：“兩個小家伙都給我滾上來。阿當，爺爺今天殺了幾個人啦？”

　　丁當顫聲道：“好像……好像只殺了一個。”

　　石破天心想：“我撞來撞去這些人，怎麼口口聲聲的總是將‘殺人’兩字挂在嘴邊？”

　　只聽得頭頂橋上那老者說道：“好啊，今天我還只殺了一個，那麼還可再殺兩人。再殺兩個人來下酒，倒也不錯。”

　　石破天心道：“殺人下酒，這老公公倒會說笑話？”突覺丁當握著自己的手松了，眼前一花，船頭上已多了一個人。只見這人須發皓然，眉花眼笑，是個面目慈祥的老頭兒，但與他目光一触，登時不由自主的機伶打個冷戰，這人眼中射出一股難以形容的凶狠之意，叫人一見之下，便渾身感到一陣寒意，幾乎要冷到骨髓中去。

　　這老人嘻嘻一笑，伸手在石破天肩頭一拍，說道：“好小子，你口福不小，喝了爺爺的二十年女貞陳紹！”他只這麼輕輕一拍，石破天肩頭的骨骼登時格格的響了好一陣，便似已盡數碎裂一般。

　　丁當大驚，伸手攀住了那老人的臂膀，求道：“爺爺，你……你別傷他。”

　　那老人隨手這麼一拍，其實掌上已使了七成力道，本擬這一拍便將石破天連肩帶臂、骨骼盡數拍碎，那知手掌和他肩膀相触，立覺他肩上生出一股渾厚沉穩的內力，不但護住了自身，還將手掌向上一震，自己若不是立時加催內力，手掌便會向上彈起，當場便要出丑。那老人心中的驚訝實不在丁當之下，又是嘻嘻一笑，說道：“好，好，好小子，倒也配喝我的好酒。阿當，斟幾杯酒上來，是爺爺請他喝的，不怪你偷酒。”

　　丁當大喜，素知爺爺目中無人，對一般武林高手向來都殊少許可，居然一見石破天便請他喝酒，實在大出意料之外。她對石破天情意纏綿，原認定他英雄年少，世間無雙，爺爺垂青賞識，倒也絲毫不奇，只是聽爺爺剛才的口氣，出手便欲殺人，怎麼一見面便轉了口氣，可見石郎英俊瀟洒，連爺爺也為之傾倒。她一廂情愿，全不想到石破天適才其實已然身遭大難，她爺爺所以改態，全因察覺了對方內力驚人之故，他于這小子的什麼‘英俊瀟洒’，那是絲毫沒放在心上。何況石破天相貌雖然不丑，也不見得如何英俊，‘瀟洒’兩字，更跟他沾不上半點邊兒。當下丁當喜孜孜的走進船艙，又取出兩只酒杯，先斟了一杯給爺爺，再給石破天斟上一杯，然後自己斟了一杯。

　　那老人道：“很好，很好！你這娃娃既然給我阿當瞧上了，定然有點來歷。你叫什麼名字？”石破天道：“我……我……我……”這時他已知‘狗雜種’三字是罵人的言語，對熟人說倒也不妨，跟陌生人說起來卻有些不雅，但除此之外更無旁的名字，因此連說三個‘我’字，竟不能再接下去。那老人怫然不悅，道：“你不敢跟爺爺說麼？”石破天昂然道：“那又有什麼不敢？只不過我的名字不大好聽而已。我名叫狗雜種。”

　　那老人一怔，突然間哈哈大笑，聲音遠遠傳了出去，笑得白胡子四散飛動，笑了好半晌，才道：“好，好，好，小娃娃的名字很好。狗雜種！”

　　石破天應道：“嗯，爺爺叫我什麼事？”

　　丁當啟齒微笑，瞧瞧爺爺，又瞧瞧石破天，秋波流轉，嫵媚不胜。她聽到石破天自然而然的叫她的爺爺為‘爺爺’，那是承認和她再也不分彼此；又想：“我在他掌中寫字，要他不可吐露身分，他居然全聽了我的。以他堂堂幫主之尊，竟肯自認‘狗雜種’，為了我如此委屈，對我鐘情之深，實已到了極處。”

　　那老人也是心中大喜，連呼：“好，好！”自己一叫“狗雜種”，石破天便即答應，這麼一個身負絕技的少年居然在自己面前服服貼貼，不敢有絲毫倔強，自是令他大為得意。

　　那老人道：“阿當，爺爺的名字，你早已跟你情郎說了吧？”

　　丁當搖搖頭，神態甚是忸怩，道：“我還沒說。”

　　那老人臉一沉，說道：“你對他到底是真好還是假好，為什麼連自己的身分來歷也不跟他說？說是假好吧，為什麼偷了爺爺二十年陳紹給他喝不算，接連幾天晚上，將爺爺留作救命之用的‘玄冰碧火酒’，也拿去灌在這小子的口里？”越說語氣越嚴峻，到後來已是聲色俱厲，那‘玄冰碧火酒’五字，說來更是一字一頓，同時眼中凶光大盛。石破天在旁看著，也不禁栗栗危懼。

　　丁當身子一側，滾在那老人的懷里，求道：“爺爺，你什麼都知道了，饒了阿當吧。”那老人冷笑道：“饒了阿當？你說說倒容易。你可知道‘玄冰碧火洒’效用何等神妙，給你這麼胡亂糟蹋了，可惜不可惜？”

　　丁當道：“阿當給爺爺設法重行配制就是了。”那老人道：“說來倒稀松平常。倘若說配制便能配制，爺爺也不放在心上了。”丁當道：“我見他一會兒全身火燙，一會兒冷得發顫，想起爺爺的神酒兼具陰陽調合之功，才偷來給他喝了些，果然很有些效驗。這麼一喝再喝，不知不覺間竟讓他喝光了。爺爺將配制的法門說給阿當聽，我偷也好，搶也好，定去給爺爺再配幾瓶。”那老人道：“幾瓶？哈哈，幾瓶？等你頭發白了，也不知是否能找齊這許多珍貴藥材，給我配上一瓶半瓶。”

　　石破天聽著他祖孫二人的對答，這才恍然，原來自己體內寒熱交攻、昏迷不醒之際，丁當竟然每晚偷了他爺爺珍貴之極的什麼‘玄冰碧火洒’來喂給自己服食，自己所以得能不死，多半還是她喂酒之功，那麼她于自己實有救命的大恩，耳聽得那老人逼迫甚緊，便道：“爺爺，這酒既是我喝的，爺爺便可著落在我身上討還。我一定去想法子弄來還你，若是弄不到，只好聽憑你處置了。你可別難為叮叮當當。”

　　那老人嘻嘻一笑，道：“很好，很好！有骨氣。這麼說，倒還有點意思。阿當，你為什麼不將自己的身分說給他聽。”丁當臉現尷尬之色，道：“他……他一直沒問我，我也就沒說。爺爺不必疑心，這中間并無他意。”那老人道：“沒有他意嗎？我看不見得。只怕這中間大有他意，有些大大的他意。小丫頭的心事，爺爺豈有不知？你是真心真意的愛上了他，只盼這小子娶你為妻，但若將自己的姓名說了出來啊，哼哼，那就非將這小子嚇得魂飛魄散不可，因此上你只要能瞞得一時，便是一時。哼，你說是也不是？”

　　那老人這番話，确是猜中了丁當的心事。他武功高強，殺人不眨眼，江湖上人物聞名喪膽，個個敬而遠之，不愿跟他打什麼交道，他卻偏偏要人家對他親熱，只要對方稍現畏懼或是厭惡，他便立下殺手。丁當好生為難，心想自己的心事爺爺早已一清二楚，若是說謊，只有更惹他惱怒，將事情弄到不可收拾。但若把爺爺的姓名說了出來，十九會將石郎嚇得從此不敢再與自己見面，那又怎生是好？霎時間憂懼交集，既怕爺爺一怒之下殺了石郎，又怕石郎知道了自己來歷，這份纏綿的情愛就此化作流水，不論石郎或死或去，自己都不想活了，顫聲道：“爺爺，我……我……”

　　那老人哈哈大笑，說道：“你怕人家瞧咱們不起，是不是？哈哈，丁老頭威震江湖，我孫女兒居然不敢提他祖父名字，非但不以爺爺為榮，反以爺爺為恥，哈哈，好笑之極。”雙手捧腹，笑得極是舒暢。

　　丁當知道危機已在頃刻，素知爺爺對這‘玄冰碧火洒’看得極重，自己既將這酒偷去救石郎的性命，又不敢提爺爺名字，他如此大笑，心中實已惱怒到了極點，當下咬了咬唇皮，向石破天道：“天哥，我爺爺姓丁。”

　　石破天道：“嗯，你姓丁，爺爺也姓丁。大家都姓丁，丁丁丁的，倒也好聽。”

　　丁當道：“他老人家的名諱上‘不’下‘三’，外號叫做那個……那個……‘一日不過三’！”

　　她只道‘一日不過三’丁不三的名號一出口，石破天定然大驚失色，一顆心卜卜卜的跳個不住，目不轉睛的瞧著他。

　　那知石破天神色自若，微微一笑，道：“爺爺的外號很好聽啊。”

　　丁當心頭一震，登時大喜，卻兀自不放心，只怕他說的是反話，問道：“為什麼你說很好聽？”

　　石破天道：“我也說不上為什麼，只覺得好聽。‘一日不過三’，有趣得很。”

　　丁當斜眼看爺爺時，只見他捋胡大樂，伸手在石破天肩頭又是一掌，這一掌中卻絲毫未用內力，搖頭幌腦的道：“你是我生平的知己，好得很。旁人聽到了我‘一日不過三’的名頭，卑鄙的便歌功頌德，膽小的則心驚膽戰，向我戟指大罵的狂徒倒也有幾個，只有你這小娃娃不動聲色，反而贊我外號好聽。很好，小娃娃，爺爺要賞你一件東西。讓我想想看，賞你什麼最好。”

　　他抱著膝頭，呆呆出神，心想：“老子當年殺人太多，後來改過自新，定下了規矩，一日之中殺人不得超過三名。這樣一來便有了節制，就算日日都殺三名，一年也不過一千，何況往往數日不殺，殺起來或許也只一人二人。好比那日殺雪山派弟子孫萬年、褚萬春，就只兩個而已。這‘一日不過三’的外號自然大有道理，只可惜江湖上的家伙都不明白其中的妙處。這少年對我不擺架子，不拍馬屁，已然十分難得，那也罷了，而他聽到了老子的名號之後，居然十分歡喜。老子年逾六十，什麼人見沒見過？是真是假，一眼便知，這小子說我名號好聽，可半點不假。”沉吟半晌，說道：“爺爺有三件寶貝，一是‘玄冰碧火酒，已經給你喝了，那是要還的，不算給你。第二寶是爺爺的一身武功。娃娃學了自然大有好處。第三寶呢，就是我這個孫女兒阿當了。這兩件寶物可只能給一件。你是要學我武功呢，還是要我的阿當？”

　　---------------------------------------------------------------

　　石破天兩只長袖向長劍上揮了出去。只聽得喀喇一響，呼的一聲，王萬仞突然向後直飛出去，砰的一聲，重重撞在大門之上。

## 第六章　傷疤

　　丁不三這麼一問，丁當和石破天登時都呆了。

　　丁當心頭如小鹿亂撞，尋思：“爺爺一身武功當世少有敵手，石郎若得爺爺傳授神功，此後縱橫江湖，更加聲威大震了。先前他說，他們長樂幫不久便有一場大難，十分棘手，他要是能學到我爺爺的武功，多半便能化險為夷。他是男子漢大丈夫，江湖上大幫會的幫主，自是以功業為重，兒女私情為輕。”偷眼瞧石破天時，只見他滿臉迷惘，顯是拿不定主意。丁當一顆心不由得沉了下去：“石郎素來風流倜儻，一生之中不知有過多少相好。這半年雖對我透著特別親熱些，其實于我畢竟終也如過眼云煙。何況我爺爺在武林中名聲如此之壞，他長樂幫和石破天雖然名聲也是不佳，跟我爺爺總還差著老大一截。他既知我身分來歷，又怎能要我？”心里酸痛，眼中淚珠已是滾來滾去。

　　丁不三催道：“快說！你別想揀便宜，想先學我功夫，再娶阿當；要不然娶了阿當，料想老子瞧著你是我孫女婿，自然會傳武功給你。那決計不成。我跟你說，天下沒一人能在丁不三面前弄鬼。你要了這樣，不能再要那樣，否則小命兒難保，快說！”

　　丁當眼見事機緊迫，石郎只須說一句“我要學爺爺的武功”，自己的終身就此斷送，忙道：“爺爺，我跟你實說了，他是長樂幫的幫主石破天，武林中也是大有名頭的人物……”丁不三奇道：“什麼？他是長樂幫幫主？這小子不像吧？”丁當道：“像的，像的。他年紀雖輕，但長樂幫中的眾英雄都服了他的，好像他們幫中那個‘著手回春’貝大夫，武功就很了不起，可也聽奉他的號令。”丁不三道：“貝大夫也聽他的話？不會吧？”丁當道：“會的，會的。我親眼瞧見的，那還會有假？爺爺武功雖然高強，但要長樂幫的一幫之主跟著你學武，這個……這個……”言下之意顯然是說：“貝大夫的武功就不在你下。石幫主可不能跟你學武功，還是讓他要了我吧。”

　　石破天忽道：“爺爺，叮叮當當認錯人啦，我不是石破天。”丁不三道：“你不是石破天，那麼你是誰？”石破天道：“我不是什麼幫主，不是叮叮當當的‘天哥’。我是狗雜種，狗雜種便是狗雜種。這名字雖然難聽，可是，我的的确确是狗雜種。”

　　丁不三捧腹大笑，良久不絕，笑道：“很好。我要賞你一寶，既不是為了你是什麼瓦幫主、石幫主，也不是為了阿當喜歡你還是不喜歡。那是丁不三看中了你！你是狗雜種也好、臭小子也好、烏龜王八蛋也好，丁不三看中了你，你就非要我的一寶不可。”

　　石破天向丁不三看看，又向丁當看看，心想：“這叮叮當當把我認作她的天哥，那個真的天哥不久定會回來，我豈不是騙了她，又騙了她的天哥？但說不要她而要學武功，又傷了她的心。我還是一樣都不要的好。”當下搖了搖頭，說道：“爺爺，我已喝了你的‘玄冰碧火酒’，一時也難以還你，不如便算你老人家給我的一寶吧！”

　　丁不三臉一沉，道：“不成，不成，那‘玄冰碧火洒’說過是要還的，你想賴皮，那可不成。你選好了沒有，要阿當呢，還是要武功？”

　　石破天向丁當偷瞧一眼，丁當也正在偷眼看他，兩人目光接触，急忙都轉頭避開。丁當臉色慘白，淚珠終于奪眶而出，依著她平時驕縱的脾氣，不是伸手大扭石破天耳朵，也必頓足而去，但在爺爺跟前，卻半點威風也施展不出來，何況在這緊急當口，扭耳頓足，都適足以促使石破天選擇習武，更是萬萬不可，心頭當真說不出的氣苦。

　　石破天又向她一瞥，見她淚水滾滾而下，大是不忍，柔聲道：“叮叮當當，我跟你說，你的确是認錯了人。倘若我真是你的天哥，那還用得著挑選？自然是要……要你，不要學武功！”

　　丁當眼淚仍如珍珠斷線般在臉頰上不絕流下，但嘴角邊已露出了笑容，說道：“你不是天哥？天下那里還有第二個天哥？”石破天道：“或許我跟你天哥的相貌，當真十分相像，以致大家都認錯了。”丁當笑道：“你還不認？好吧，容貌相似，天下本來也有的。今年年頭，我跟你初相識時，你粗粗魯魯的抓住我手，我那時又不識你，反手便打，是不是了？”

　　石破天傻傻的向她瞪視，無從回答。

　　丁當臉上又現不悅之色，嗔道：“你當真是一場大病之後全忘了呢，還是假痴假呆的混賴？”石破天搔了搔頭皮，道：“你明明是認錯了人，我怎知那個天哥跟你之間的事？”丁當道：“你想賴，也賴不掉的。那日我雙手都給你抓住了，心中急得很。你還嘻嘻的笑，伸過嘴……伸過嘴來想……想香我的臉孔。我側過頭來，在你肩頭狠狠的咬了一口，咬得鮮血淋漓，你才放了。你……你……解開衣服來看看，左肩上是不是有這傷疤？就算我真的認錯了人，這個我……我口咬的傷疤，你總抹不掉的。”

　　石破天點頭道：“不錯，你沒咬過我，我肩上自然不會有傷疤……”說著便解開衣衫，露了左肩出來。“咦！這……這……”突然間身子劇震，大聲驚呼：“這可奇了！”

　　三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左肩上果然有兩排彎彎的齒痕，合成一張櫻桃小口的模樣。齒印結成了疤，反而凸了出來，顯是人口所咬，其他創傷決不會結成這般形狀的傷疤。

　　丁不三冷冷一笑，道：“小娃娃想賴，終于賴不掉了。我跟你說，上得山多終遇虎，你到處招惹風流，總有一天會給一個女人抓住，甩不了身。這種事情，爺爺少年時候也上過大當。要不然這世上怎會有阿當的爹爹，又怎會有阿當？只有我那不成器的兄弟丁不四，一生娶不到老婆，到老還是痴痴迷迷的，整日哭喪著臉，一副狗熊模樣。好了，這些閒話也不用說他，如此說來，你是要阿當了？”

　　石破天心下正自大奇，想不起什麼時候曾給人在肩頭咬了一口，瞧那齒痕，顯而易見這一口咬得十分厲害，這等創傷留在身上，豈有忘記之理？這些日子來他遇到了無數奇事，但心中知道一切全因‘認錯了人’，唯獨這一件事去實在難以索解。他呆呆出神，丁不三問他的話，竟一句也沒聽進耳里。

　　丁不三見他不作一聲，臉上神色十分古怪，只道少年臉皮薄，不好意思直承其事，哈哈一笑，便道：“阿當，撐船回家去！”

　　丁當又驚又喜，道：“爺爺，你說帶他回咱們家去？”丁不三道：“他是我孫女婿兒，怎不帶回家去？要是冷不防給他溜之大吉，丁不三今後還有臉做人麼？你說他幫里有什麼‘著手回春’貝大夫這些人，這小子倘若縮在窩里不出頭，去抓他出來就不大容易了。”

　　丁當笑咪咪的向石破天橫了一眼，突然滿臉紅暈，提起竹篙，在橋墩上輕輕一點，小船穿過橋洞，直蕩了出去。

　　石破天想問：“到你家里去？”但心中疑團實在太多，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

　　小河如青緞子般，在月色下閃閃發光，丁當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漪漣，小船在青緞上平平滑了過去。有時河旁水草擦上船舷，發出低語般的沙沙聲，岸上柳枝垂了下來，拂過丁當和石破天的頭發，像是柔軟的手掌撫摸他二人頭頂。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只當是又入了夢境。

　　小船穿過一個橋洞，又是一個橋沿，曲曲折折的行了良久，來到一處白石砌成的石級之旁。丁當拾起船纜拋出，纜上繩圈套住了石級上的一根木椿。她掩嘴向石破天一笑，縱身上了石級。

　　丁不三笑道：“今日你是嬌客，請，請！”

　　石破天不知說什麼好，迷迷糊糊的跟在丁當身後，跟著她走進一扇黑漆小門，跟著她踏過一條鵝卵石舖成的長長石路，跟著她走進了一個月洞門，跟著她走進一座花園，跟著她來到一個八角亭子之中。

　　丁不三走進亭中，笑道：“嬌客，請坐！”

　　石破天不知“嬌客”二字是何意義，見丁不三叫他坐，只得坐下。丁不三卻攜著孫女之手，穿過花園，遠遠的去了。

　　明月西斜，涼亭外的花影拖得長長地，微風動樹，涼亭畔的一架秋千一幌一幌的顫攔。石破天撫著左肩上的疤痕，心下一片迷惘。

　　過了好一會，只聽得腳步細碎，兩個中年婦人從花徑上走到涼亭外，略略躬身，微笑道：“請新官人進內堂更衣。”石破天不知是什麼意思，猜測要他進內堂去，便隨著二人向內走去。

　　經過一處荷花池子，繞過一道回廊，隨著兩個婦人進了一間廂房。只見房里放著一大盤熱水，旁邊懸著兩條布巾。一個婦人笑道：“請新官人沐浴。老爺說，時刻匆忙，沒預備新衣，請新官人將就些，仍是穿自己的衣服吧。”二人吃吃而笑，退出房去，掩上了房門。

　　石破天心想：“我明明叫狗雜種，怎麼一會兒變成幫主，一會兒成了天哥，叫作石破天也就罷了，這時候又給我改名叫什麼‘嬌客’、‘新官人’？”

　　他存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看來丁不三和丁當對自己并無惡意，一盤熱湯中散發著香氣，不管三七二十一，除了衣衫，便在盤中洗了個浴，精神為之一爽。

　　剛穿好衣衫，聽得門外一個男子聲音朗聲說道：“請新官人到堂上拜天地。”石破天吃了一驚，‘拜天地’三字他是懂的，一經聯想，‘新官人’三字登時也想起來了，小時候曾聽母親講過新官人、新娘子拜天地的事。他怔怔的不語，只聽那男子又問：“新官人穿好衣衫了吧？”石破天道：“是。”那人推開房門，走了進來，將一條紅綢挂在他頸中，另一朵紅綢花扣在他的襟前，笑道：“大喜，大喜。”扶著他手臂便向外走去。

　　石破天手足無措，跟著他穿廊過戶，到了大廳上。只見明晃晃地點著八根巨燭，居中一張八仙桌上披了紅色桌幃。丁不三笑吟吟的向外而立。石破天一踏進廳，廊下三名男子便齊聲吹起笛子來。扶著石破天的那男子朗聲道：“請新娘子出堂。”

　　只聽得環佩丁冬，先前那兩個中年女子扶著一個頭兜紅綢、身穿紅衫的女子，瞧這身形正是丁當。那三個女子站在石破天右側。燭光濯眼，蘭麝飄香，石破天心中又是胡塗，又是害怕，卻又是喜歡。

　　那男子朗聲贊道：“拜天！”

　　石破天見了丁當已向中庭盈盈拜倒，正猶豫間，那男子在他耳邊輕聲說道：“跪下來叩頭。”又在他背上輕輕推了推。石破天心想：“看來是非拜不可。”當即跪下，胡亂叩了幾個頭。扶著丁當的一個女子見他拜得慌亂，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那男子贊道：“拜地！”石破天和丁當轉過身來，一齊向內叩頭。那男子又贊道：“拜爺爺。”丁不三居中一站，丁當先拜了下去，石破天微一猶豫，跟著便也拜倒。

　　那男子贊道：“夫婦交拜。”

　　石破天見丁當側身向自己跪下，腦子中突然清醒，大聲說道：“爺爺，叮叮當當，我可真的不是什麼石幫主，不是你的天哥。你們認錯了人，將來可別……可別怪我。”

　　丁不三哈哈大笑，說道：“這渾小子，這當兒還在說這些笑話！將來不怪，永遠也不怪你！”

　　石破天道：“叮叮當當，咱們話說在頭里，咱們拜天地，是鬧著玩呢，還是當真的？”丁當已跪在地下，頭上罩著紅綢，突然聽他問這句話，笑道：“自然是當真的。這種事……那有……那有鬧著玩的？”石破天大聲道：“今日你認錯了人，可不管我事啊。將來你反悔起來，又來扭我耳朵，咬我肩膀，那可不成！”

　　一時之間，堂上堂下，盡皆燦然。

　　丁當忍俊不禁，格格一聲，也笑了出來，低聲道：“我永不後悔，只要你待我好，對我真心，我……我自然不會扭你耳朵，咬你肩頭。”

　　丁不三大聲道：“老婆扭耳，天經地義，自盤古氏開天辟地以來，就是如此。有什麼成不成的？我的乖孫女婿兒，阿當向你跪了這麼久，你怎不還禮？”

　　石破天道：“是，是！”當即跪下還禮，兩人在紅氈之上交拜了幾拜。

　　那贊禮男子大聲道：“夫妻交拜成禮，送入洞房。新郎新娘，百年好合，多子多孫，五世其昌。”登時笛聲大作。一名中年婦人手持一對紅燭，在前引路，另一婦人扶著丁當，那贊禮男子扶著石破天，一條紅綢系在兩人之間，擁著走進了一間房中。

　　這房比之石破天在長樂幫總舵中所居要小得多，陳設也不如何華麗，只是紅燭高燒，東挂一塊紅綢，西貼一張紅紙，雖是匆匆忙忙間胡亂湊起來的，卻也平添不少喜氣。幾個人扶著石破天和丁當坐在床沿之上，在桌上斟了兩杯酒，齊聲道：“恭喜姑爺小姐，喝杯交杯酒兒。”嘻嘻哈哈的退了出去，將房門掩上了。

　　石破天心中怦怦亂跳，他雖不懂世務，卻也知這麼一來，自己和丁當已拜了天地，成了夫妻。他見丁當端端正正的坐著，頭上罩了那塊紅綢，一動也不動，隔了半晌，想不出什麼話說，便道：“叮叮當當，你頭上蓋了這塊東西，不氣悶麼？”

　　丁當笑道：“氣悶得緊，你把它揭了去吧！”

　　石破天伸兩根手指捏住紅綢一角，輕輕揭了下來，燭光之下，只見丁當臉上、唇上胭脂搽得紅扑扑地，明艷端麗，嫣然靦腆。石破天驚喜交集，目不轉睛的身她呆呆凝視，說道：“你……你真好看。”

　　丁當微微一笑，左頰上出現個小小的酒窩，慢慢把頭低了下去。

　　正在此時，忽聽得丁不三在房外高處朗聲說道：“今宵是小孫女于歸的吉期，何方朋友光臨，不妨下來喝杯喜酒。”

　　另一邊高處有人說道：“長樂幫主座下貝海石，謹向丁三爺道安問好，深夜滋擾，甚是不當。丁三爺恕罪。”

　　石破天低聲道：“啊。是貝先生來啦。”丁當秀眉微蹙，豎食指擱在嘴唇正中，示意他不可作聲。

　　只聽丁不三哈哈一笑，說道：“我道是那一路偷雞摸狗的朋友，卻原來是長樂幫的人。你們喝喜酒不喝？可別大聲嚷嚷的，打擾了我孫女婿、孫女兒的洞房花燭，要鬧新房，可就來得遲了。”言語之中，好生無禮。

　　貝海石卻并不生氣，咳嗽了幾聲，說道：“原來今日是丁三爺令孫千金出閣的好日子。我們兄弟來得魯莽，沒攜禮物，失了禮數，改日登門道賀，再叨擾喜酒。敝幫眼下有一件急事，要親見敝幫石幫主，煩請丁三爺引見，感激不盡。若非為此，深更半夜的，我們便有天大膽子，也不敢貿然闖進丁三爺的歇駕之所。”

　　丁不三道：“貝大夫，你也是武林中的前輩高人了，不用跟丁老三這般客氣，你說什麼石幫主，便是我的新孫女婿狗雜種了，是不是？他說你們認錯了人，不用見了。”

　　隨伴貝海石而來的共有幫中八名高手，米橫野、陳沖之等均在其內，聽丁不三罵他們幫主為狗雜種，有幾人喉頭已發出怒聲。貝海石卻曾聽石破天自己親口說過幾次，知道丁不三之言倒不含侮辱之意，只是幫主竟做了丁不三這老魔頭的孫女婿，不由得暗暗擔憂，說道：“丁三爺，敝幫此事緊急，必須請示幫主。我們幫主愛說幾句笑話，那也是常有的。”

　　石破天聽得貝海石語意甚是焦急，想起自己當日在摩天崖上寒熱交困，幸得他救命，此後他又日夜探視，十分關心，此刻實不能任他憂急，置之不理，當即走到窗前，推開窗子，大聲叫道：“貝先生，我在這里，你們是不是找我？”

　　貝海石大喜，道：“正是。屬下有緊急事務稟告幫主。”石破天道：“我是狗雜種，可不是你們的什麼幫主。你要找我，是找著了。要找你們幫主，卻沒找著。”貝海石臉上閃過一縷尷尬的神色，道：“幫主又說笑話了。幫主請移駕出來，咱們借一步說話。”石破天道：“你要我出來？”貝海石道：“正是！”

　　丁當走到石破天身後，拉住他衣袖，低聲說道：“天哥，別出去。”石破天道：“我跟他說個明白，立刻就回來。”從窗子中毛手毛腳的爬了出去。

　　只見院子中西邊牆上站著貝海石，他身後屋瓦上一列站著八人，東邊一株栗子樹的樹干上坐著一人，卻是丁不三，樹干一起一伏，緩緩的抖動。

　　丁不三道：“貝大夫，你有話要跟我孫女婿說，我在旁聽聽成不成？”貝海石沉吟道：“這個……”心想：“你是武林中的前輩高人，豈不明白江湖上的規矩？我夤夜來見幫主，說的自是本幫機密，外人怎可與聞？早就聽說此人行事亂七八糟，果然名不虛傳。”便道：“此事在下不便擅專，幫主在此，一切自當由幫主裁定。”

　　丁不三道：“很好，很好，你把事情推到我孫女婿頭上。喂，狗雜種，貝大夫有話跟你說，我想在旁聽聽。”石破天道：“爺爺要聽，打什麼緊？”丁不三哈哈大笑，道：“乖孫子，孝順孫兒。貝大夫，有話便請快說，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孫女兒洞房花燭，你這老兒在這里羅嗦不停，豈不是大煞風景？”

　　貝海石沒料到石破天竟會如此回答，一言既出，勢難挽回，心下老大不快，說道：“幫主，總舵有雪山派的客人來訪。”

　　石破天還沒答話，丁不三已插口道：“雪山派沒什麼了不起。”

　　石破天道：“雪山派？是花萬紫花姑娘他們這批人麼？”

　　武林中門派千百，石破天所知者只一個雪山派，雪山派中門人千百，他所熟識的又只花萬紫一人，因此沖口而出便提她的名字。

　　隨貝海石而來的八名長樂幫好手不約而同的臉上現出微笑，均想：“咱們幫主當真風流好色，今晚在這里娶新媳婦，卻還是念念不忘的記著雪山派中的美貌姑娘。”

　　貝海石道：“有花萬紫花姑娘在內，另外卻還有好幾個人。領頭的是‘氣寒西北’白萬劍。此外還有八九個他的師弟，看來都是雪山派中的好手。”

　　丁不三插口道：“白萬劍有什麼了不起？就算白自在這老匹夫自己親來，卻又怎地？貝大夫，老夫聽說你的‘五行六合掌’功夫著實不壞，為什麼一見白萬劍這小子到來，便慌慌張張，大驚小怪起來？”

　　貝海石聽他稱贊自己的‘五行六合掌’，心下不禁得意：“這老魔頭向來十分自負，居然還將我的五行六合掌放在心上。”微微一笑，說道：“在下這點兒微末武功，何足挂齒？我們長樂幫雖是小小幫會，卻也不懼武林中那一門、那一派的欺壓。只是我們和雪山派素無糾葛，‘氣寒西北’卻聲勢洶洶的找上門來，要立時會見幫主，請他等到明天，卻也萬萬等不得，這中間多半有什麼誤會，因此我們要向幫主討個主意。”

　　石破天道：“昨天花姑娘闖進總舵來，給陳香主擒住了，今天早晨已放了她出去。他們雪山派為這件事生氣了？”貝海石道：“這件事或者也有點干系。但屬下已問過了陳香主，他說幫主始終待花姑娘客客氣氣，連頭發也沒碰到她一根，也沒追究她擅闖總舵之罪，臨別之時還要請她吃燕窩，送銀子，實在是給足雪山派面子了。但瞧‘氣寒西北’的神色，只怕中間另有別情。”石破天道：“你要我怎麼樣？”貝海石道：“全憑幫主號令。幫主說‘文對’，我們回去好言相對，給他們個軟釘子碰碰；若說‘武對’，就打他們個來得去不得，誰教他們肆無忌憚的到長樂幫來撒野？要不然，幫主親自去瞧瞧，隨機應變，那就更好。”

　　石破天和丁當同處一室，雖然喜歡，卻也是惶誠之極，心下惴惴不安，不知洞房花燭之後，下一步將是如何，暗思自己不是她的真‘天哥’，這場‘拜天地成親’，到頭來終不免拆穿西洋鏡，弄得尷尬萬分，幸好貝海石到來，正好乘機脫身，便道：“既是如此，我便回去瞧瞧。他們如有什麼誤用會，我老老實實跟他們說個明白便了。”回頭說道：“爺爺，叮叮當當，我要去了。”

　　丁不三搔了搔頭皮，道：“這個不大妙。雪山派的小子們來攪局，我去打發好了，反正我殺過他們兩個弟子，和白老兒早結了怨，再殺幾個，這筆帳還是一樣算。”

　　丁不三殺了孫萬年、褚萬春二人之事，雪山派引為奇恥大辱，秘而不宣；石清、閔柔夫婦得知後也從未對人說起，因此江湖上全無知聞。貝海石一聽之下，心想：“雪山派勢力甚盛，不但本門師徒武功高強，且與中原各門派素有交情，我們犯不著無緣無故的樹此強敵。長樂幫自己的大麻煩事轉眼就到，實不宜另生枝節。”當即說道：“幫主要親自去會會雪山派人物，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丁三爺，敝幫的小事，不敢勞動你老人家的大駕。我們了結此事之後，再來拜訪如何？”他絕口不提‘喝喜酒’三字，只盼石破天回總舵之後，勸得他打消與丁家結親之意。

　　丁不三怒道：“胡說八道，我說過要去，那便一定要去。我老人家的大駕，是非勞動不可的。長樂幫這件事，丁老三是管定了。”

　　丁當在房內聽著各人說話，猜想雪山派所以大興問罪之師，定是自己這個風流夫婿見花萬紫生得美貌，輕薄于她，十之八九還對她橫施強暴，至于陳香主說什麼“連頭發也沒有碰到她一根”，多半是在為幫主掩飾，否則送銀子也還罷了，怎地要請人家姑娘吃燕窩補身？又想今宵洞房花燭，他居然要趕去跟花萬紫相會，將自己棄之不顧，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又聽爺爺和貝海石斗口，漸漸說僵，當即縱身躍入院子，說道：“爺爺，石郎幫中有事，要回總舵，咱們可不能以兒女之私，誤他正事。這樣吧，咱祖孫二人便跟隨石郎而去，瞧瞧雪山派中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石破天雖要避開洞房中的尷尬，卻也不愿和丁當分离，聽她這麼說，登時大喜，笑道：“好極，好極！叮叮當當，你和我一起去，爺爺也去。”

　　他既這麼說，貝海石等自不便再生异議。各人來到河畔，坐上長樂幫駛來的大船，回歸總舵。

　　貝海石在船上低聲對石破天道：“幫主，你勸勸丁三爺，千萬不可出手父傷雪山派的來人，多結冤家，殊是無謂。”石破天點頭道：“是啊，好端端地怎可隨便殺人，那不是成了壞人麼？”

　　一行來到長樂幫總舵。丁當說道：“天哥，我到你房中去換一套男子衣衫，這才跟你一起，去見見那位花容月貌的花姑娘。”石破天大感興趣，問道：“那為什麼？”丁當笑道：“我不讓她知道我是你的娘子，說起話來方便些。”石破天聽到她說“我是你的娘子”這六個字時，臉上神情又是嬌羞，又是得意，不由得胸口為之一熱，道：“很好，我同你換衣服去。”

　　丁不三道：“我也去裝扮裝扮，我扮作貴幫的一個小頭目可好？”貝海疆海石本不愿讓雪山派中人知道丁不三與本幫混在一起，聽他說愿意化裝，正合心意，卻不動聲色，說道：“丁三爺愛怎樣著，可請自便。”

　　丁不三祖孫二人隨著石破天來到他臥室之中。推門進去時侍劍兀自睡著，她聽到門響，“啊”的一聲，從床上跳將起來，見到丁不三祖孫，大為驚訝。石破天一時難以跟她說明，只道：“侍劍姊姊，這兩位要裝扮裝扮，你……幫幫他們吧。”深恐侍劍問東問西，這拜天地之事可不便啟齒，說了這句話，便走到房外的花廳之中。

　　過得一頓飯時分，陳沖之來到廳外，朗聲道：“啟稟幫主，眾兄弟已在虎猛堂中伺候幫主大駕。”

　　便在此時，丁當掀開門帷，走了出來，笑道：“好啦，咱們去吧。”石破天眼前突然多了一個粉裝玉琢般的少年男子，不由得一怔，只見丁當穿了一襲青衫，頭帶書生巾，手中拿著一柄摺扇。石破天雖不知什麼叫做‘風流儒雅’，卻也覺得她這般打扮，較之適才的新娘子服飾另有一番嫵媚。丁不三卻穿了一套粗布短衣，臉上搽滿了淡墨，足下一雙麻鞋，左肩高，右肩低，走路一跛一拐，神情十分猥崽。石破天乍看之下，幾乎認不出來，隔了半晌，這才哈哈大笑，說道：“爺爺，你樣子可全變啦。”

　　陳沖之低聲道：“幫主，要不要攜帶兵刃？”石破天睜大了眼睛問道：“帶什麼兵刃，為什麼要帶兵刃？”陳沖之只道他問的是反話，忙道：“是！是！”當下當先引路，四個人來到虎猛堂中。

　　陳沖之推門進去，堂中數十人倏地站起，齊聲說道：“參見幫主！”石破天萬沒料到廳門開處，廳堂竟是如此宏大，堂中又有這許多人等著，不由得嚇了一跳，見各人躬身行禮，既不知如何答禮，又不知說什麼好，登時呆在門口，不由得手足無措。但見四周幾桌上點著明晃晃的世燭，數十名高高矮矮的漢子分兩旁站立，居中空著一張虎皮交椅。大廳中這一股威嚴之氣，登時將他這個從未見過世面的鄉下少年懾住了，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雙眼望著貝海石求援，只盼他指示如何應對。

　　貝海石搶到門邊，扶著石破天的手臂，低聲道：“幫主，咱們先坐定了，才請雪山派的朋友們進來。”石破天自是一切都聽由他的擺布，在貝海石扶持下走到虎皮交椅前。貝海石低聲道：“請坐！”

　　石破天茫然道：“我……坐在那里？”心里說不出的害怕，眼光不由自主的向丁當望去，最好丁當能拉著他手逃出大廳，逃得遠遠地，到什麼深山野岭之中，再也別回到這地方來。丁當卻向他微微一笑。石破天從她眼色中感到一陣親切之意，似乎聽她在說：“天哥，不用怕，我便在你身邊，若有什麼難事，我總是幫你。”他登時精神一振，心下又是感激，又是安慰，當下便在居中那張虎皮大椅上坐了下去。

　　石破天坐下後，丁不三和丁當站在虎皮交椅之後，堂上數十條漢子一一按座次就座。

　　貝海石道：“眾家兄弟，幫主這些日子中病得甚是沉重，幸得吉人天相，已大好了，只是精神尚未全然復元。本來幫主還應安安靜靜的休養多日，方能親理幫務，不料雪山派的朋友們卻非見幫主不可，倒似乎幫主已然一病不起了似的。嘿嘿，幫主內功深湛，小小病魔豈能奈何得了他？幫主，咱們便請雪山派的朋友們進來如何？”

　　石破天“嗯”了一聲，也不知該說“好”還是“不好”。

　　貝海石道：“安排座位！西邊的兄弟們都坐到東邊來。”眾人當即移動座位，坐到了東首。在堂下侍候的幫眾上來，在西首擺開一排九張椅子。

　　貝海石道：“米香主，請客人來會幫主。”米橫野應道：“是。”轉身出去。

　　過不多時，聽得廳堂外腳步聲響。四名幫眾打開大門。米橫野側身在旁，朗聲道：“啟稟幫主，雪山派眾位朋友到來！”

　　貝海石低聲道：“咱們出去迎接！”輕輕扯了扯石破天的衣袖。石破天道：“是麼？”遲遲疑疑的站起身來，跟著貝海石走向廳口。

　　雪山派九人走進廳來，都穿著白色長衫，當先一人身材甚高，四十二三歲年紀，一臉英悍之色，走到离石破天丈許之地，突然站住，雙目向他射來，眼中精光大盛，似乎要直看到他心中一般。石破天向他傻傻一笑，算是招呼。

　　貝海石道：“啟稟幫主，這位是威震西陲、劍法無雙，武林中大大有名的‘氣寒西北’白萬劍白大哥。”

　　石破天點點頭，又傻里傻氣的一笑，他只認得跟在白萬劍身後最末一個的花萬紫，笑道：“花姑娘，你又來了。”

　　此言一出，雪山派九人登時盡皆變色。花萬紫更是尷尬，哼的一聲，轉過了頭去。

　　白萬劍是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白自在的長子，他們師兄弟均以“萬”字排行，他名字居然叫到白萬劍，足見劍法固然高出儕輩，而白自在對兒子的武功也确是著實得意，才以此命名。他與‘風火神龍’封萬里合稱‘雪山雙傑’，在武林中當真是好大的威名，這次若不是他親來，貝海石也決不會夤夜趕到丁不三家中去將石破天請來。白萬劍在外邊客廳中候石破天延見，足足等了兩個時辰，心頭已是老大一股怒火，一碗茶沖了喝，喝了沖，已喝得與白水無异，早沒半點茶味，好容易進得虎猛堂來，那幫主還是大模大樣的居中坐在椅上，貝海石報了自己的名字向他引見，他連‘久仰大名’之類的客氣話半句不說，一開口便向花師妹招呼，如何不令白萬劍氣破了胸膛？

　　他登時便想：“瞧模樣八成便是那小子，這幾天四下打聽，江湖上都說長樂幫石幫主貪淫好色，自然便是他了。這小子不將我放在眼里，卻色迷迷的向花師妹獻殷勤，大庭廣眾之間已是如此，花師妹陷身于此之時，自然更是大大不堪了。”總算他是大有身分之人，不愿立即發作，斜眼冷冷的向石破天側視，口中不語，臉上神色顯得大為不屑。

　　石破天又問：“花姑娘，你大腿上的劍傷好些了嗎？還痛不痛？”這一問之下，花萬紫登時滿臉通紅，其餘八名雪山派弟子一齊按住劍柄。

　　貝海石忙道：“眾位朋友遠來，請坐，請坐。敝幫幫主近日身體不適，本來不宜會客，只是沖著眾位的面子，這才抱病相見，有勞各位久候，實在抱歉得很。”

　　白萬劍哼的一聲，大踏步走上去，在西首第一張椅坐下，耿萬鐘坐第二位，以下是柯萬鈞、王萬仞等幾人，花萬紫坐在末位。

　　長樂幫中有幾人嘻皮笑臉，甚是得意，心想：“幫主一出口便討了你們的便宜，關心你師妹的大腿，嘿嘿，你‘氣寒西北’還不是無可奈何？”

　　貝海石陪了石破天回歸原位，仆役奉上茶來。貝海石拱手道：“敝幫上下久仰雪山派威德先生、雪山雙傑、以及眾位朋友的威名，只是敝幫僻處江南，無由親近。今日承白師傅和眾家朋友枉顧，敝幫上下有緣會見西北雪山英雄，實是三生之幸。”

　　白萬劍拱手還禮，道：“貝大夫著手成春，五行六合掌天下無雙，在下一直仰慕得緊。貴幫眾位朋友英才濟濟，在下雖不相識，卻也早聞大名。”他將貝海石和長樂幫眾都捧了幾句，卻絕口不提石破天。

　　貝海石詐作不知，謙道：“豈敢，豈敢！不知各位到鎮江已有幾日了？金山焦山去玩過了嗎？改日讓敝幫幫主作個小東，陪各位到市上酒家小酌一番，再瞧瞧我們鎮江小地方的風景。”他隨口敷衍，總是不問雪山派群弟子的來意。

　　終于還是白萬劍先忍耐不住，朗聲說道：“江湖上多道貴幫石幫主武功了得，卻不知石幫主是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

　　長樂幫上下盡皆心中一凜，均想：“幫主于自己的武功門派從來不說，偶爾有人于奉承之余將話頭帶過去，他也總是微笑不答。貝先生說他是前司徒幫主的師侄，但武功卻全然不像。不知他此時是否肯說？”

　　石破天囁嚅道：“這……這個……你問我武功麼？我……我是一點兒也不會。”

　　白萬劍聽他這麼說，心中先前存著三分懷疑也即消了，嘿嘿一聲冷笑，說道：“長樂幫英賢無數，石幫主倘若當真不會武功，又如何作得群雄之王？這句話只好去騙小孩子了。想來石幫主羞于稱述自己的師承來歷，卻不知是何緣故。”

　　石破天道：“你說我騙小孩子？誰是小孩子？叮叮當當，她……她不是小孩子，我也沒騙她，我早跟她說過，我不是她的天哥。”他雖和白萬劍對答，鼻中聞著身後丁當的衣香，一顆心卻全懸在她的身上。

　　白萬劍渾不知他說些什麼叮叮當當，只道他心中有鬼，故意東拉西扯，臉色更是沉了下來，沉聲道：“石幫主，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閣下在凌霄城中所學的武功，只怕還沒盡數忘得干干淨淨吧？”

　　此言一出，長樂幫幫眾無不聳然動容。眾人皆知西域‘凌霄城’乃雪山派師稈聚居之所，白萬劍如此說，難道幫主曾在雪山派門下學過武功？這伙人如此聲勢洶洶的來到，莫非與他們門戶之事有關？

　　石破天茫然道：“凌霄城？那是什麼地方？我從來沒學過什麼武功。如果學過，那也不會忘得干干淨淨吧？”

　　這幾句話連長樂幫群豪聽來也覺大不對頭。‘凌霄城’之名，凡是武林中人，可說無人不知，他身為長樂幫幫主，居然詐作未之前聞，又說從未學過武功，如此當面撒謊，不免有損他的身分體面，又有人料想，幫主這麼說，必定另有深意。

　　在白成劍等人聽來，這幾句話更是大大的侮辱，顯是將雪山派絲毫沒放在眼里，把‘凌霄城’三字輕輕的一筆勾銷。王萬仞忍不住大聲道：“石幫主這般說，未免太過目中無人。在石幫主眼中，雪山派門下弟子是個個一錢不值了。”

　　石破天見他滿臉怒容，料來定是自己說錯了話，忙道：“不是，不是的。我怎會說雪山派個個一錢不值。好像……好像……好像……”他在摩天崖居住之時，一年有數次隨著謝煙客到小市鎮上買米買鹽，知道越是值錢的東西越好，這時只想說幾句討好雪山派的話，以平息王萬仞的怒氣，但連說了三個“好像”，卻舉不出適當的例子。這幾人中，耿萬鐘、柯萬鈞、王萬仞等幾個他在侯監集上曾經見過，但不知他們的名字，只有花萬紫一人比較熟悉，窘迫之下，便道：“好像花萬紫姑娘，就值錢得很，值得很多很多銀子……”

　　呼的一聲，雪山派九人一齊起立，跟著眼前青光亂閃，八柄長劍出鞘，除了白萬劍一人之外，其餘八人各挺長劍，站成一個半圓，圍在石破天身前。王萬仞戟指罵道：“姓石的，你口出污言穢語，當真是欺人太甚。我們雪山弟子雖然身在龍潭虎穴之中，也不能輕易咽下這口氣！”

　　石破天見這九人怒氣沖天，半點摸不著頭腦，心想：“我說的明明是好話，怎麼你們又生氣了？”回頭向丁當道：“叮叮當當，我說錯了話嗎？”丁當聽得夫婿當眾羞辱花萬紫，知他全沒將這美貌姑娘放在心上，自是喜慰之極，聽他問及，當即抿嘴笑道：“我不知道。或許花姑娘不值很多很多銀子，也未可知。”石破天點了點頭，道：“就算花姑娘不值什麼銀子，便宜得很，賤得很，那也不用生氣啊！”

　　長樂幫群豪轟然大笑，均想幫主既這麼說，那是打定主意跟雪山派大戰一場了。有人便道：“貴了我買不起，倘若便宜，嘿嘿，咱們倒可湊乎湊乎……”

　　青光一閃，跟著叮的一聲，卻幫來王萬仞狂怒之下，挺劍便向石破天胸口刺去。白萬劍隨手抽出腰間長劍，輕輕擋開。王萬仞手腕酸麻，長劍險些脫手，這一劍便遞不出去。

　　白萬劍喝道：“此人跟咱們仇深似海，豈能一劍了結？”刷的一聲，還劍入鞘，沉聲道：“石幫主，你到底認不認得我？”

　　石破天點點頭，說道：“我認得你，你是雪山派的‘氣寒西北’白萬劍白師傅。”白萬劍道：“很好，你自己做過的事，認也不認？”石破天道：“我做過的事，當然認啊。”白萬劍道：“嗯，那麼我來問你，你在凌霄城之時，叫什麼名字？”

　　石破天搔了搔頭，道：“我在凌霄城？什麼時候我去過了？啊，是了，那年我下山來尋媽媽和阿黃，走過許多城市小鎮，我也不知是什麼名字，其中多半有一個叫做凌霄城了。”

　　白萬劍寒著臉，仍是一字一字的慢慢說道：“你別東拉西扯的裝蒜！你的真名字，并非叫石破天！”

　　石破天微微一笑，說道：“對啦，對啦，我本來就不是石破天，大家都認錯了我，畢竟白師傅了不起，知道我不是石破天。”

　　白萬劍道：“你本來的真姓名叫做什麼？說出來給大伙兒聽聽。”

　　王萬仞怒喝：“他叫做什麼？他叫……狗雜種！”

　　這一下輪到長樂幫群豪站起身來，紛紛喝罵，十余人抽出了兵刃。王萬仞已將性命豁出去了，心想我就是要罵你這狗雜種，縱然亂刀分尸，王某也不能皺一皺眉頭。

　　那知石破天哈哈大笑，拍手道：“是啊，對啦！我本來就叫狗雜種。你怎知道？”

　　此言一出，眾人愕然相顧，除了貝海石、丁不三、丁當等少數幾人聽他說過‘狗雜種’的名字，余人都是驚疑不定。白萬劍卻想：“這小子果然是大奸大猾，實有過人之長，連如此辱罵也能坦然受之，對他可要千萬小心，半點輕忽不得。”

　　王萬仞仰天大笑，說道：“哈哈，原來你果然是狗雜種，哈哈，可笑啊可笑。”石破天道：“我叫做狗雜種有什麼可笑？這名字雖然不好，但當年你媽媽若是叫你做狗雜種，你便也是狗雜種了。”王萬仞怒喝：“胡說八道！”長劍挺起，使一招‘飛沙走石’，內勁直貫劍尖，寒光點點，直向石破天胸口刺去。

　　白萬劍有心要瞧瞧石破天這幾年來到底學到了什麼奇异武功，居然年紀輕輕，便身為一幫之主，令得群豪貼服，這一次便不再阻擋，口中說道：“王師弟不可動粗。”身子离椅，作個阻攔之勢，卻任由王萬仞從身旁掠過，連人帶劍，直向石破天扑去。

　　石破天雖練成了上乘內功，但動手過招的臨敵功夫卻半點也沒學過，眼見對方劍勢來得凌厲之極，既不知如何閃避，亦不知怎生招架才好，手忙腳亂之間，自然而然的伸手向外推出。他身穿長袍，兩只長袖向長劍上揮了出去。只聽得喀喇一響，呼的一聲，王萬仞突然向後直飛出去，砰的一聲，重重撞在大門之上。

　　雪山派九人進入虎猛堂後，長樂幫幫眾便將大門在外用木柱撐住了，以便一言不合，動起手來，便是個瓮中捉鱉之勢。這虎猛堂的大門乃堅固之極的梨木所制，鑲以鐵片，嵌以銅釘。王萬仞背脊猛力撞在門上，跟著噗噗兩響，兩截斷劍插入了自己肩頭。

　　原來石破天雙袖這一揮之勢，竟將他手中長劍震為兩截。王萬仞被他內力的勁風所逼，氣也喘不過來，全身勁力盡失，雙臂順著來勢揮出，兩截斷劍竟反刺入身。他軟軟的坐倒在地，已然動彈不得，肩頭傷口中鮮血泊泊流出，霎時之間，白袍的衣襟上一片殷紅。柯萬鈞和花萬紫急忙搶過，一個探他鼻息，一個把他腕脈，幸好石破天內力雖強，卻不會運使，王萬仞只受外傷，性命無礙。

　　這麼一來，雪山派群弟子固然又驚又怒，長樂幫群豪也是欣悅之中帶著極大的詫异。群豪曾見幫主施展過武功，也不怎麼了得，所以擁他為主，只為了他銳身赴難，甘愿犧牲一己而救全幫上下性命，再加貝海石全力扶持，眾人畏懼石幫主，其實大半還是由于怕了貝海石之故，萬料不到石幫主內力竟如此強勁。只貝海石暗暗點頭，心中憂喜參半。

　　白萬劍冷笑道：“石幫主，咱們武林中人，講究輩份大小。犯上作亂，人人得而誅之。常言道得好：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你既曾在我雪山派門下學藝，我這個王師弟好歹也是你的師叔，你向他下此毒手，到底是何道理？天下抬不過一個‘理’字，你武功再強，難道能將普天下尊卑之分、師門之義，一手便都抹煞了麼？”

　　石破天茫然道：“你說什麼，我一句也不懂。我幾時在你雪山派門下學過武藝了？”

　　白萬劍道：“到得此刻，你還是不認。你自稱狗雜種，嘿嘿，你自甘下流，都沒什麼好說，可是你父母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俠義英雄，你也不怕辱沒了父母的英名。你不認師父難道連父母也不認了？”

　　石破天大喜，道：“你認識我爹爹媽媽？那是再好也沒有了。白師傅，請你告訴我，我媽媽在那里？我爹爹是誰？”說著站起身來深深一揖，臉上神色异常誠懇。

　　白萬劍大是愕然，不知他如此裝假，卻又是什麼用意，轉念又想：“此人大奸大惡，實不可以常理度之。他為了遮掩自己身分，居然父母也不認了。他既肯自認狗雜種，自然連祖宗父母也早不放在心上了。”霎時間心下感慨萬分，一聲長歎，說道：“如此美質良材，偏偏不肯學好，當真是可恨可歎。”

　　石破天吃了一驚，道：“白師傅，你說可恨可歎，我爹爹媽媽怎麼了？”說時關懷之情見于顏色。

　　白萬劍見他真情流露，卻決非作偽，便道：“你既對你爹娘尚有懸念之心，還不算是喪盡了天良。你爹娘劍法通神，英雄了得，夫妻倆攜手行走江湖，又會有什麼凶險？”

　　長樂幫群豪相顧茫然，均想：“幫主的身世來歷，我們一無所知，原來他父母親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說什麼‘劍法通神，英雄了得’。武林中當得起白萬劍這八個字考語的夫妻可沒幾對啊，那是誰了？”貝海石登時便想：“難道他是玄素莊黑白又劍的兒子？這……這可有些麻煩了。”

　　這時王萬仞在柯萬鈞的花萬紫兩人扶掖之下，緩過了氣來，長長呻吟了一聲。

　　石破天見他叫聲中充滿痛楚，甚是關懷，問道：“這位大哥為何突然向後飛了出去？好像是撞傷了？貝先生，你說他傷勢重不重？”

　　這幾句詢問在旁人聽來，無不認為他是有意譏刺，長樂幫中群豪倒有半數哈哈大笑。有的說道：“此人傷勢說重不重，說輕恐怕也不輕。”有的道：“雪山派的高手聲勢洶洶，半夜三更前來生事，我道真有什麼驚人藝業，嘿嘿，果然驚人之至，名不虛傳。”

　　白萬劍只作充耳不聞，朗聲說道：“石幫主，我們今日造訪，為的是你一人的私事，和別的朋友均無干系。雪山派弟子不愿跟人作無聊的口舌之爭。石中玉，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到底認是不認？”石破天奇道：“石中玉？誰是石中玉，你要我認什麼？”

　　白萬劍道：“你師父風火神龍為了你的卑鄙惡行，以致斷去了一臂，封師哥待你恩重如山，你心中可有絲毫內愧？”這幾句話說得甚至是誠懇，只盼他天良發現，終于生出悔罪之心。

　　石破天對所聽到的言語卻句句不懂，又問：“風火神龍封師兄，他是誰？怎麼為了我的卑鄙惡行而斷去一臂？我……做了什麼卑鄙惡行？”

　　白萬劍聽他始終不認，顯是要逼著自己當眾吐露愛女受辱、跳崖自盡的慘事，只氣得目觜欲裂，刷的一聲，拔劍出鞘，手腕一抖，禿的一響，長劍又還入了劍鞘，指著柱上的三個劍痕，朗聲說道：“列位朋友，我雪山派劍法低微，不值方家一笑。但本派自創派祖師傳下來的劍法，若是僥幸刺傷對手，往往留下雪花六出之形。本派的派名，便是由此而來。”

　　眾人齊向柱子上望去，只見朱漆的柱上共有六點劍痕，布成六角，每一點都是雪花六出出之形，甚是整齊。適才見他拔劍還劍，只一瞬間之事，那知他便在這一剎那中已在柱上連刺六劍，每一劍都憑手腕顫動，幻成雪花六出，手法之快實是無與倫比。眾人當王萬仞被石破天內勁摔出後，對雪山派已沒怎麼放在眼里，但白萬劍這一手劍法精妙，武林中罕見罕聞，有的不由得肅然起敬，有的更大聲叫起好來。

　　白萬劍抱拳道：“列位朋友之中，兵刃上胜過白某的，不知道有多少。白某豈敢班門弄斧，到貴幫總舵來妄自撒野？只是有一件事要請列位朋友作個見證。七年之前，敝派有個不成器的弟子，名叫石中玉，膽大妄為，和在下的廖師叔動手較量。我廖師叔為了教訓于他，曾在他左腿上刺了六劍，每一劍都成雪花六出之形。本派劍法雖然平庸無奇，但普天之下，并無第二派劍法能留下這等傷痕的。”說到這里，轉頭瞪視石破天，森然道：“石中玉，你欺瞞眾人，不敢自暴身分，那麼你將褲管捋起來，給列位朋友瞧瞧，到底你大腿上是否有這般的傷痕？是真是假，一見便知。”

　　石破天奇道：“你叫我捋起褲管來給大家瞧瞧？”白萬劍道：“不錯，若是閣下腿上無此傷痕，那是白某瞎了眼睛，前來貴幫騷擾胡混，自當向幫主磕頭陪罪。但若你腿上當真有此傷痕，那……那……那便如何？”石破天笑道：“要是我腿上真有這麼六個劍疤，那可真奇了，怎麼我自己全不知道？”

　　白萬劍目不轉睛的凝視著他，見他說得滿懷自信，不由得心下嘀咕：“此人定然是石中玉那小子。雖然相隔數年，他長大成人之後相貌變了，神態舉止也頗有不同，但面容一般無异。花師妹潛入此處察看，回來後一口咬定是他，難道咱們大伙兒都走了眼不成？”一時沉吟未答。

　　陳沖之笑道：“你要看我們幫主腿上傷疤，我們幫主卻要看貴派花姑娘大腿上的傷疤。這里人多，赤身露體的不便，不如讓他兩位同到內室之中，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大家仔仔細細的看上一看！”長樂幫群豪捧腹大笑，聲震屋瓦。

　　白萬劍怒極，低聲罵道：“無恥！”身形一轉，已站在廳心，喝道：“石中玉，你作賊心虛，不肯顯示腿傷，那便隨我上凌霄城去了斷吧！”刷的一聲，已拔劍在手。

　　石破天道：“白師傅又何必生氣？你說我腿上有這般傷痕，我卻說沒有，那麼大家瞧瞧便是，又打什麼緊了？”說著抬起左腿，左腳踏在虎皮交椅的扶手上，捋起左腳的褲管，露出腿上肌膚。

　　大廳中登時鴉雀無聲。突然間眾人不約而同“哦”的一聲，驚呼了出來。

　　只見石破天左腿外側的肌膚之上，果然有六點傷疤，宛然都有六角，雖然皮肉上的傷疤不如柱上的劍痕那般清晰，但六角之形，人人卻都看得清清楚楚。這中間最驚訝的卻是石破天自己，他伸手用力一擦那六個傷疤，果然是生在自己腿上，絕非偽造。他揉了揉眼睛，又再細看，腿上這六個傷疤實和柱上劍痕一模一樣。

　　雪山派九人一十八只眼睛冷冷的凝望著他。

　　石破天捋著褲管，額頭汗水一滴滴的流下來，他又摸摸肩頭，喃喃道：“肩頭、腿上都有傷疤，怎麼別人知道，我……我自己都不知道？難道……我把從前的事都忘了？”

　　他瞧瞧貝海石，貝海石緩緩搖了搖頭。他回頭去望丁當，丁當皺著鼻子，向他笑著裝個鬼臉。他又向丁不三瞧去，丁不三右手食中兩指向前一送，示意動武殺人。

　　---------------------------------------------------------------

　　石破天笑道：“你們少了一個人，比不成劍，我來和白師傅聯手，湊個興兒。不過我是不會的，請你們指點。”

## 第七章　雪山劍法

　　陳沖之雙手橫托長劍，送到石破天身前，低聲道：“幫主，不必跟他們多說，以武力決是非。胜的便是，敗的便錯。”他見白萬劍劍法雖精，料想內力定然不如幫主，既然證据确鑿，辯他不過，只好用武，就算萬一幫主不敵，長樂幫人多勢眾，也要殺他們個片甲不回。

　　石破天隨手接過長劍，心中兀自一片迷惘。

　　白萬劍森然道：“石中玉聽了：白萬劍奉本派掌門人威德先生令諭，今日清理門戶。這是雪山派本門之事，與旁人無涉。若在長樂幫總舵動手不便，咱們到外邊了斷如何？”

　　石破天迷迷糊糊的道：“了……了什麼斷？”丁當在他背上輕輕一推，低聲道：“跟他打啊，你武功比他強得多，殺了他便是。”石破天道：“我……我不殺他，為什麼要殺他？白師傅又不是壞人。”一面說，一面向前跨了兩步。

　　白萬劍適才見他雙袖一拂，便將王萬仞震得身受重傷，心想這小子离了凌霄城後，不知得逢什麼奇遇，竟練成了這等深厚內功，旁的武功自也定然非同小可，那里敢有絲毫疏忽？長劍抖動，一招‘梅雪爭春’，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劍尖劍鋒齊用，劍尖是雪點，劍鋒乃格枝，四面八方的向石破天攻了過來。

　　霎時之間，石破天眼前一片白光，那里還分得清劍尖劍鋒？他驚惶之下，又是雙袖向外亂揮，他空有一身渾厚內功，卻絲毫不會運用，適才將王萬仞摔出，不過機緣巧合而已，這時亂揮之下，力分則弱，何況白萬劍的武功又遠非王萬仞之可比。但聽得嗤嗤聲響，他兩只衣袖已被白萬劍削落，跟著咽喉間微微一涼，已被劍尖抵住。

　　白萬劍情知對方高手如云，尤其貝海石武功決不在自己之下，站在石破天身後那老者目中神光湛然，也必是個極厲害的人物，身處險地，如何可給對方以喘息余暇？一招得手，立即搶上兩步，左臂伸出，已將石破天挾在肋下，胳膊使勁，逼住了石破天腰間的兩處穴道，喝道：“列位朋友，今日得罪了，日後登門陪禮！”

　　柯萬鈞等眼見師哥得手，不待吩咐，立時將王萬仞負起，同時向大門闖去。

　　陳沖之和米橫野刀劍齊出，喝道：“放下幫主！”刀砍肩頭，劍取下盤，向白萬劍同時攻上。

　　白萬劍長劍顫動，當當兩聲，將刀劍先後格開，雖說是先後，其間相差實只一霎。他覺察到敵刀上所含內力著實不弱，心想：“這兩人武功已如此了得，長樂幫眾好手并力齊上，我等九人非喪生于此不可。”身形一幌，貼牆而立，喝道：“那一個上來，兄弟只得先斃了石中玉，再和各位周旋。”

　　長樂幫群豪萬料不到幫主如此武功，竟會一招之間便被他擒住，不由得都沒了主意。

　　丁當滿臉惶急之色，向丁不三連打手勢，要他出手。丁不三卻笑了笑，心想：“這小子武功極強，在那小船之上，輕描淡寫的便卸了我的一掌，豈有輕易為人所擒之理？他此舉定有用意，我何必強行出頭，反而壞他的事？且暗中瞧瞧熱鬧再說。”丁當見爺爺笑嘻嘻的漫不在乎，心下略寬，但良人落入敵手，總是擔心。

　　這時柯萬鈞雙掌抵門，正運內勁向外力推，大門外支撐的木柱被他推得吱吱直響，眼見大門便要被他推開。貝海石斜身而上，說道：“柯朋友不用性急，待小弟叫人開門送客。”花萬紫喝道：“退開了？”揮動長劍，護住柯萬鈞的背心。

　　貝海石伸指便向劍刃上抓去。花萬紫一驚：“難道你這手掌竟然不怕劍鋒？”便這麼稍一遲疑，眼見貝海石的手指已然抓到劍上，不料他手掌和劍鋒相距尚有數寸，驀地里屈指彈出，嗡的一聲，花萬紫長劍把捏不住，脫手落地。貝海石右手探出，一掌拍在她肩頭。這兩下兔起鶻落，變招之速，實不亞于剛才白萬劍在柱上留下六朵劍花。

　　丁不三暗暗點頭：“貝大夫五行六合掌武林中得享大名，果然有他的真實本領。”但見他輕飄飄的東游西走，這邊彈一指，那邊發一掌，雪山派眾弟子紛紛倒地，每人最多和他拆上三四招，便給擊倒。

　　白萬劍大叫：“好功夫，好五行六合掌，姓白的改日定要領教！”突然飛身而起，忽喇喇一聲，沖破屋頂，挾著石破天飛了出去。

　　貝海石叫道：“何不今日領教？”跟著躍起，從屋頂的破洞中追出。只見寒光耀眼，頭頂似有萬點雪花傾將下來。他身在半空，手中又無兵刃，急切間難以招架，立時使一個千斤墜，硬生生的直墜下來。這一下看似平淡無奇，但在一瞬間將向上急沖之勢轉為下墜，其間只要有毫發之差，便已中劍受傷，大廳中一眾高手看了，無不打從心底喝出一聲采來。但白萬劍便憑了這一招，已將石破天挾持而去。貝海石足尖在地下一登，跟著又穿屋追出。

　　丁當大急，也欲縱身從屋頂的破孔中追出。丁不三抓住她手臂，低聲道：“不忙！”

　　只聽得砰砰、拍拍，響聲不絕，屋頂破洞中瓦牌泥塊紛紛下墜。橫臥在地的雪山派八弟子中，忽有一個瘦小人形急縱而起，快如狸貓，捷似猿猴，從屋頂破洞中鑽了出去。

　　陳沖之反手一刀，嗤的一聲，削下了他一片鞋底，便只一寸之差，沒砍下他的腳板來。群豪都是一楞，沒想到雪山派中除白萬劍外，居然還有這樣一個高手，他被貝海石擊倒後，竟尚能脫身逃走。米橫野深恐其餘七人又再脫逃，一一補上數指。

　　這時長樂幫中已有十余人手提兵刃，從屋頂破洞中竄出，分頭追趕。各人均想：“人家欺上門來，將我們幫主擒了去，若不截回，今後長樂幫在江湖上那里還有立足之地？雖將敵人也擒住了七名，但就算擒住七十名、七百名，也不能抵償幫主被擒之辱。”又想：“只須將那姓白的絆住，拆得三招兩式，眾兄弟一擁而上，救得幫主，那自是天大的奇功。”當下人人奮勇，分頭追趕。

　　四下里忽哨大作，長樂幫追出來的人愈來愈眾。

　　白萬劍一招間竟便將石破天擒住，自己也覺難以相信，穿破屋頂脫出之後，心中暗呼：“慚愧！”耳聽得身後追兵喊聲大作，手中抱著人難以脫身遠走，縱目四望，見西首河上一道拱橋，此時更無多思余暇，便即扑向橋底，抱著石破天站在橋蹬石上，緊貼橋身。

　　過不多時，便聽得長樂幫群豪在小河南岸呼嘯來去，更有七八人踏著石橋，自橋南奔至橋北。白萬劍打定了主意：“若我行跡給敵人發覺，說不得只好先殺了這小子。”只聽得又有一批長樂幫中人沿河搜將過來。突然間河畔草叢中忽喇聲響，一人向東疾馳而去。

　　白萬劍聽著此人腳步聲，知是師弟汪萬翼，心頭一喜。汪萬翼的輕功在雪山派中向稱第一，奔行如飛，他此舉顯是意在引開追兵，好讓自己乘機脫險。果然長樂幫群豪蜂擁追去。白萬劍心想：“長樂幫中識見高明之士不少，豈能留下空隙，任我從容逸去？”

　　正遲疑間，只聽得櫓聲夾著水聲，東邊搖來三艘敞篷船，兩艘裝了瓜菜，一艘則裝滿稻草，當是鄉人一早到鎮江城里來販賣。三艘船首尾相貫，穿過拱橋。白萬劍大喜，待最後一艘柴船經過身畔時，縱身躍起，連著石破天一齊落到稻草堆上。稻草積得高高的，幾欲碰到橋底，二人輕輕落下，船上鄉人全不知覺。白萬劍帶著石破天身子一沉，鑽入了稻草堆中。

　　柴船駛到柴市，靠岸停泊，搖船的鄉農逕自上茶館喝茶去了。

　　白萬劍從稻草中探頭出來，見近旁無人，當即挾著石破天躍上岸來，見西首碼頭旁泊著一艘烏篷船，當即踏上船頭，摸出一錠三兩來重的銀子，往船板一拋，說道：“船家，我這朋友生了急病，快送我們上揚州去。這錠銀子是船錢，不用找了。”船家見了這麼大一錠銀子，大喜過望，連聲答應，拔篙開船。烏篷船轉了幾個彎便駛入運河，逕向北航。

　　白萬劍縮在船艙之中，他知這一帶長樂幫勢力甚大，稍露風聲，群豪便會趕來，心下盤算：“我雖僥幸擒得了石中玉這小子，但將七名師弟、師妹都陷在長樂幫中，卻如何搭救他們出隊？”心下一喜一憂，生恐石破天裝模作樣，過不到一盞茶時分，便伸指在他身上點上幾處穴道，當烏篷船轉入長江時，石破天身上也已有四五十處穴道被他點過了。

　　白萬劍道：“船家，你只管向下流駛去，這里又是五兩銀子。”船家大喜，說道：“多謝客官厚賞，只是小人的船小，經不起江中風浪，靠著岸駛，勉強還能對付。”白萬劍道：“靠南岸順流而下最好。”

　　駛出二十余里，白萬劍望見岸上一座黃牆小廟，當即站在船頭，縱聲呼嘯。廟中隨即傳出呼嘯之聲。白萬劍道：“靠岸。”那船家將船駛到岸旁，插了篙子，待要舖上跳板，白萬劍早已挾了石破天縱躍而上。

　　白萬劍剛踏上岸，廟中十余人已歡呼奔至，原來是雪山派第二批來接應的弟子。眾人見他腋下挾著一個錦衣青年，齊問：“白師哥，這個是……”

　　白萬劍將石破天重重往地下一摔，憤然道：“眾位師弟，愚兄僥幸得手，終于擒到了這罪魁禍首。大家難道不認得他了？”

　　眾人向石破天瞧去，依稀便是當年凌霄城中那個跳脫調皮的少年石中玉。

　　眾人怒極，有的舉腳便踢，有的向他大吐唾沫。一個年長的弟子道：“大家可莫打傷了他。白師哥馬到功成，實是可喜可賀。”白萬劍搖了搖頭，道：“雖然擒得這小子，卻失陷了七位師弟、師妹，其實是得不償失。”

　　眾人說著走進小廟。兩名雪山弟子將石破天挾持著隨後跟進。那是一座破敗的土地廟，既無和尚，亦無廟祝。雪山派群弟子圖這小廟地處荒僻，無人打擾，作為落腳聯絡之處。

　　白萬劍到得廟中，眾師弟擺開飯菜，讓他先吃飽了，然後商議今後行止。雖說是商議，但白萬劍胸中早有成竹，一句句說出來，眾師弟自是盡皆遵從。

　　白萬劍道：“咱們須得盡快將這小子送往凌霄城，去交由掌門人發落。七位師弟、師妹雖然陷敵，諒來長樂幫想到幫主在咱們手中，也不敢難為他們。張師弟、王師弟、趙師弟三位是南方人，留在鎮江城中，喬裝改扮了，打探訊息。好在你們沒跟長樂幫朝過相，他們認不出來。”張王趙三人答應了。白萬劍又道：“汪萬翼師弟機靈多智，你們三個和他聯絡上後，全聽他的吩咐。可別自以為入門早過他，擺師兄的架子，壞了大事。”張王趙三人對這位白師哥甚是敬畏，連聲稱是。

　　白萬劍道：“咱們在這里等到天黑，東下到江陰再過長江，遠兜圈子回凌霄城去。路程雖然遠些，長樂幫卻決計料不到咱們會走這條路。這時候他們定然都已追過江北去了。”他對長樂幫十分忌憚，言下也毫不掩飾。

　　白萬劍在四下察看了一周，眾同門又聚在廟中談論。他歎了口氣，說道：“咱們這次來到中原，雖然燒了玄素莊，擒得逆徒石中玉，但孫、褚兩位兄弟死于非命，耿師弟他們又陷于敵手，實是大折本派的銳氣，歸根結底，總是愚兄統率無方。”

　　眾同門中年紀最長的呼延萬善說道：“白師哥不必自責，其實真正原因，還是眾兄弟武功沒練得到家。大伙兒一般受師父傳授，可是本門中除白師哥、封師哥兩位之外，都只學了師尊武學的一點兒皮毛，沒學到師門功夫的精義。”另一個胖胖的弟子聞萬夫道：“咱們在凌霄城中自己較量，都自以為了不起啦，不料到得外面來，才知滿不是這麼一回事。白師哥，咱們要等到天黑才動身，左右無事，請你指點大伙兒幾招。”眾師弟齊聲附和。

　　白萬劍道：“爹爹傳授眾兄弟的武功，其實是一模一樣，不存半分偏私。你們瞧封師哥練功比我勤勉，他功夫便在我之上。”聞萬夫道：“師父絕無偏私，這是人人知道的，只恨做兄弟的太笨，領會不到其中訣竅。”白萬劍道：“此去凌霄城，途中未必太平無事，多學一招劍法，咱們的力量便增了一分。呼延師弟、聞師弟，你們兩個便過過招。趙師弟、王師弟，你們到外邊守望，見到有什麼動靜，立即傳聲通報。”趙王二人心想白師哥要點撥師弟們劍法，自己偏偏無此眼福，心中老大不愿，卻又不敢違抗師哥命令，只得怏怏出外。

　　呼延萬善和聞萬夫打起精神，各提長劍，相向而立。聞萬夫站在下首，叫道：“呼延師哥請！”呼延萬善倒轉劍柄，向白萬劍一拱手，道：“請白師哥點撥。”白萬劍點了點頭。呼延萬善劍尖倏地翻上，斜刺聞萬夫左肩，正是雪山派劍法中的一招‘老枝橫斜’。

　　凌霄城內外遍植梅花，當年創制這套劍法的雪山派祖師又生性愛梅，是以劍法中夾雜了不少梅花、梅萼、梅枝、梅干的形態，古樸飄逸，兼而有之。梅樹枝干以枯殘丑拙為貴，梅花梅萼以繁密濃聚為尚，因而呼延萬善和聞萬夫兩人長劍一交上手，有時招式古樸，有時劍點密集，劍法一轉，便見雪花飛舞之姿，朔風呼號之勢，出招迅捷，宛若梅樹在風中搖曳不定，而塞外大漠飛沙、駝馬奔馳的意態，在兩人的身形中亦偶爾一現。

　　石破天這時被拋在一旁，誰也不來理會。他百無聊賴之下，便觀看呼延萬善和聞萬夫二人拆解劍法。他內功已頗為精湛，拳術劍法卻一竅不通，眼看兩人你一劍來、我一劍去，攻守進退，甚為巧妙，于其中理路自是全無所知，只覺斗得緊湊，倒也看得津津有味。

　　又看一會，覺得兩人兩柄長劍刺來刺去，宛如兒戲，明明只須再向前送，便可刺中了對手，總是力道已盡，倏然而止，功虧一簣。他想：“他們師兄弟練劍，又不是當真要殺死對方，自然不會使盡了。”

　　忽聽得白萬劍喝道：“且住！”緩步走到殿中，接過呼延萬善手中長劍，比划了一個姿式，說道：“這一招只須再向前遞得兩寸，便已胜了。”石破天道：“是啊！白師傅說得很對，這一劍只須再向前刺上兩寸，便已胜了。那位呼延師傅何以故意不刺？”

　　呼延萬善點頭道：“白師哥指教得是，只是小弟這一招‘風沙莽莽’用到這里時，內力已盡，再也無法刺前半寸。”

　　白萬劍微微一笑，說道：“內力修為，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內力不足，可用劍法上的變化補救。本派的內功秘訣，老實說未必有特別的過人之處，比之少林、武當、峨嵋、昆侖諸派，雖說是各有所長，畢竟雪山一派創派的年月尚短，可能還不足以與已有數百年積累的諸大派相較。但本派劍法之奇，實說得上海內無雙。諸位師弟在臨敵之際，便須以我之長攻敵之短，不可與人比拚內力，力求以劍招之變化精微取胜。”

　　眾師弟一齊點頭，心想：“白師哥這番話，果然是說中了我們劍法中最要緊的所在。”

　　凌霄城城主、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白自在少年時得遇機緣，服食靈藥，內力斗然間大進，抵得常人五六十年修練之功。他雪山派的內功法門本來平平無廳，白自在的內力卻在少林、武當的高手之上。然而這種靈丹妙藥，終究是可遇不可求之物，他自己內力雖強，門下諸弟子卻在這一關上大大欠缺了。威德先生要強好胜，從來不向弟子們說起本門的短處。雪山派在凌霄城中閉門為王，眾弟子也就以為本派內外功都是當世無敵。直至此番來到中原，連續失利，白萬劍坦然直告，眾人這才恍然大悟。

　　當下白萬劍將劍法中的精妙變化，一招一式的再向各人指點。呼延萬善與聞萬夫拆招之後，換上兩名師弟。兩人比過後，白萬劍命呼延萬善、聞萬夫在外守望替回趙王二人。

　　眾人經過了一番大閱歷，深切體會到只須有一招劍法使得不到家，立時便是生死之分，無不凝神注目，再不像在凌霄城時那樣單為練劍而用功了。

　　各人每次拆招，所使劍法都是大同小异。石破天人本聰明，再聽白萬劍不斷點撥，當第七對弟子拆招時，那一路七十二招雪山劍法，石破天已大致明白，雖然招法的名稱雅致，他既不明其意，便無法記得，而劍法中的精妙變化也未領悟，但對方劍招之來，如何拆架，如何反擊，他心中所想像的已頗合雪山派劍法的要旨。

　　眾人全神貫注的學劍，學者忘倦，觀者忘饑，待得一十八名雪山弟子盡數試完。這套劍法九對弟子反來覆去的已試演了九遍，石破天也已記得了十之六七。

　　忽然嗆啷一響，白萬劍擲下長劍，一聲長歎，眾師弟面面相覷，不知他此舉是何含意。只見他眼光轉向躺在地下的石破天，黯然道：“這小子入我門來，短短兩三年內，便領悟到本派武功精要之所在，比之學了十年、二十年的許多師伯、師叔，招式之純自然不如，機變卻大有過之。本派劍法原以輕靈變化為尚，有此門徒，封師哥固然甚為得意，掌門人對他也是青眼有加，期許他光大本派。唉……唉……唉……”連歎三聲，惋惜之情見于顏色。

　　‘氣寒西北’白萬劍武功固高，識見亦是超人一等，此刻指點十八名師弟練了半天劍，均覺這些師弟為資質所限，便再勤學苦練，也已難期大成，想到本派後繼無人，甚覺遺憾。石中玉本是個千中之選的佳弟子，偏偏不肯學好。他此刻沉浸于劍法變幻之中，一時間忘了師門之恨，家門之辱，不由得大是痛心。

　　石破天見他瞧向自己的目光中含著極深厚的愛護情意，雖然不明白他的深意，心下卻不禁暗暗感激。

　　土地廟中一時沉寂無聲。過了片刻，白萬劍右足在地下長劍的劍柄上輕輕一點，那劍倏地跳起，似是活了一般，自行躍入他的手中。他提劍在手，緩步走到中庭，朗聲道：“何方高人降臨？便請下來一敘如何？”

　　雪山眾弟子都嚇了一跳，心道：“長樂幫的高手趕來了？怎地呼延萬善、聞萬夫兩個在外守望，居然沒出聲示警？來者毫無聲息，白師哥又是如何知道？”

　　只聽得拍的一聲輕響，庭中已多了兩個人，一個男子全身黑衣，另一個婦人身穿雪白衣裙，只腰系紅帶、鬢邊戴了一朵大紅花，顯得不是服喪。兩人都是背負長劍，男子劍上飄的是黑穗，婦人劍上飄的是白穗。兩人躍下，同時著地，只發出一聲輕響，已然先聲奪人，更兼二人英姿颯爽，人人瞧著都是一震。

　　白萬劍倒懸長劍，抱劍拱手，朗聲道：“原來是玄素莊石莊主夫婦駕到。”

　　躍下的兩人正是玄素莊莊主石清、閔柔夫婦。石清臉露微笑，抱拳說道：“白師兄光臨敝莊，愚夫婦失迎，未克稍盡地主之誼，抱歉之至。”

　　和石清夫婦在侯監集見過面的雪山弟子都已失陷于長樂幫總舵，這一批人卻都不識，聽得是他夫婦到來，不禁心下嘀咕：“咱們已燒了他的莊子，不知他已否知道？”不料白萬劍單刀直入，說道：“我們此番自西域東來，本來為的是找尋令郎。當時令郎沒能找到，在下一怒之下，已將貴莊燒了。”

　　石清臉上笑容絲毫不減，說道：“敝莊原是建造得不好，白師兄瞧著不順眼，代兄弟一火毀去，好得很啊，好得很！還得多謝白師兄手下留情，將莊中人丁先行逐出，沒燒死一雞一犬，足見仁心厚意。”

　　白萬劍道：“貴莊家丁仆婦又沒犯事，我們豈可無故傷人？石莊主何勞多謝？”

　　石清道：“雪山派群賢向來對小兒十分愛護，只恨這孩子不學好，胡作非為，有負白老前輩和封師兄、白師兄一番厚望。愚夫婦既是感激，又復慚愧。白老前輩身子安好？白老夫人身子安好？”說到這里，和閔柔一齊躬身為禮，乃是向他父母請安之意。

　　白萬劍彎腰答禮，說道：“家父托福安健，家母卻因令郎之故，不在凌霄城中。”說到這里，不由得憂形于色。石清道：“老夫人武功精湛，德高望重，一生善舉屈指難數，江湖上人人欽仰。此番出外小游散心，福體必定安康。”白萬劍道：“多謝石莊主金言，但愿如此。只是家母年事已高，風霜江湖，為人子的不能不擔心挂懷。”石清道：“這是白師兄的孝思。為人子的孝順父母，為父母的挂懷子女，原是人情之常。子女縱然行為荒謬不肖，為父母的痛心之余，也只有帶回去狠狠管教。”

　　白萬劍聽他言語漸涉正題，便道：“石莊主夫婦是武林中眾所仰慕的英俠，玄素莊大廳上懸有一匾，在下記得寫的是‘黑白分明’四個大字。料來說的是石莊主夫婦明辨是非、主持公道的俠義胸懷。卻不單是說兩位黑白雙劍縱橫江湖的威風。”石清道：“不錯。‘俠義胸懷’四字，愧不敢當。但想咱們學武之人，于這是非曲直之際總當不可含糊。但不知‘黑白分明’這四字木匾，如今到了何處？”白萬劍一楞，隨即泰然道：“是在下燒了！”

　　石清道：“很好！小兒拜在雪山派門下，若是犯了貴派門規，原當任由貴派師長處治，或打或殺，做父母的也不得過問，這原是武林中的規矩。愚夫婦那日在侯監集上，將黑白雙劍交在貴派手中，言明押解小兒到凌霄城來換取雙劍，此事可是有的？”

　　白萬劍和耿萬鐘、柯萬鈞等會面後，即已得悉此事。當日耿萬鐘等雙劍被奪，初時料定是石清夫婦使的手腳，但隨即遇到那一群狼狽逃歸的官差轎夫，詳問之下，得悉轎中人一老一小，形貌打扮，顯是攜著那小乞丐的摩天居士謝煙客。白萬劍素聞謝煙客武功極高，行蹤無定，要奪回這黑白雙劍，實是一件大難事，此刻聽石清提及，不由得面上微微一紅，道：“不錯，尊劍不在此處，日後自當專誠奉上。”

　　石清哈哈一笑，說道：“白師兄此言，可將石某忒也看得輕了。‘黑白分明’四字，也不是石某夫婦才講究的。你們既已將小兒扣押住了，又將石某夫婦的兵刃扣住不還，卻不知是武林中那一項規矩？”白萬劍道：“依石莊主說，該當如何？”石清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要孩子不能要劍，要了劍便不能要人。”

　　白萬劍原是個響當當的角色，信重然諾，黑白雙劍在本派手中失去，實是對石清有愧，按理說不能再強辭奪理，作口舌之爭。但他曾和耿萬鐘等商議，揣測說不定石清與謝煙客暗中勾結，交劍之後，便請謝煙客出手奪去。何況石中玉害死自己獨生愛女，既已擒住禍首，豈能憑他一語，便將人交了出去？當下說道：“此事在下不能自專，石莊主還請原諒。至于賢夫婦的雙劍，著落在白萬劍身上奉還便了。白某若是無能，交不出黑白雙劍，到貴莊之前割頭謝罪。”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更無轉圜余地。

　　石清知道以他身分，言出必踐，他說還不出雙劍，便以性命來賠，在勢不能不信。但眼睜睜見到獨生愛兒躺在滿是泥污的地下，說什麼也要救他回去。閔柔一進殿後，一雙眼光便沒离開過石破天的身上。她和愛子分別已久，乍在异地相逢，只想扑上去將他摟在懷中，親熱一番，眼中淚水早已滾來滾去，差一點要奪眶而出，任他白萬劍說什麼話，她都是聽而不聞。只是她向來聽從丈夫主張，是以站在石清身旁，始終不發一言。

　　石清道：“白師兄言重了！愚夫婦的一對兵刃，算得什麼？豈能與白師兄萬金之軀相提并論？只是咱們在江湖上行走，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雪山派劍法雖強，人手雖眾，卻也不能仗勢欺人，既要了劍，卻又要人！白師兄，這孩子今日愚夫婦要帶走了。”他說到這個‘了’字，左肩微微一動，那是招呼妻子拔劍齊上的訊號。

　　寒光一閃，石清、閔柔兩把長劍已齊向白萬劍刺去。雙劍刺到他胸前一尺之處，忽地凝立不動，便如猛烈間僵住了一般。石清說道：“白師兄，請！”他夫婦不肯突施偷襲。白萬劍若不拔劍招架，雙劍便不向前擊刺。

　　白萬劍目光凝視雙劍劍尖，向前踏出半步。石清、閔柔手中長劍跟著向後一縮，仍和他胸口差著這麼一尺。白萬劍陡地向後滑出一步，當石清夫婦的雙劍跟著遞上時，只聽得叮叮兩聲，白萬劍已持劍還擊，三柄長劍顫成了三團劍花。石清使的本是一柄黑色長劍，此刻使的則是一口青剛劍，碧油油的泛出綠光。三劍一交，霎時間滿殿生寒。

　　雪山派群弟子對白師哥的劍法向來懾服，心想他雖然以一敵二，仍是必操胜算，各人抱劍在手，都貼牆而立，凝神觀斗。初時但見石清、閔柔夫婦分進合擊，一招一式，者是妙到巔毫，拆到六七十招後兩人出招越來越快，已看不清劍招。白萬劍使的仍是七十二路雪山劍法，眾弟子練貫之下，看來已覺平平無奇，但以之對抗石清夫婦精妙的劍招，時守時攻，本來毫不出奇的一招劍法，在他手下卻生出了極大威力。

　　殿上只點著一枝蜡燭，火光暗淡，三個人影夾著三團劍光，卻耀眼生花，熾烈之中又夾著令人心為之顫的凶險，往往一劍之出，似是只毫發之差，便會血濺神殿。劍光映著燭火，三人臉上時明時暗。白萬劍臉露冷傲，石清神色和平，閔柔亦不減平時的溫雅嫻靜。單瞧三人的臉色氣度，便和適才相互行禮問安時并無分別，但劍招狠辣，顯是均以全力拚斗。

　　當石清夫婦來到殿中，石破天便認出閔柔就是在侯監集上贈他銀兩的和善婦人。他夫婦一進殿來，便和白萬劍說個不停，跟著便拔劍相斗，始終沒時候讓石破天開口相認，至于他三人說些什麼，石破天卻一句也不懂，只知石清要向白萬劍討還兩把劍，又有一個孩子什麼的，黑白雙劍他是知道的，卻全沒想到三人所爭原來是為了自己。

　　石破天適才見到雪山派十八名弟子試劍，這時見三人又拔劍動手，既無一言半語叱責喝罵，神色間又十分平靜，只道三人還是和先前一般的研討武藝，七十二路雪山派劍法他早已看得熟了，這時在白萬劍手中使出來輕靈自然，矯捷狠辣，每一招都看得他心曠神怡。

　　看了一會，再轉而注視石清夫婦的劍法，便即發覺三人的劍路大不相同。石清是大開大闔，端嚴穩重；閔柔卻是隨式而轉，使劍如帶。兩夫婦所使的劍法招式并無不同，但一剛一柔、一陽一陰，一直一圓、一速一緩，運招使式的內勁全然相反，但一與白萬劍長劍相遇，兩夫婦的劍招又似相輔相成，凝為一體。他夫婦在上清觀學藝時本是同門師兄妹，學藝時互生情愫，當時合使劍法之際便已有心心相印之意，其後結褵二十余載，從未有一日分离，也從未有一日停止練劍，早已到了心意相通、有若一人的地步。劍法陰陽离合的體會，武林中更無另外兩人能與之相比。這般劍法上的高深道理，石破天自然半點不懂。

　　石清夫婦的劍法內勁，分別和白萬劍在伯仲之間，兩個打一個，白萬劍早非對手，只是白萬劍的劍法中有一股凌厲的狠勁，閔柔生性斯文，出招時往往留有三分余地，三個人才拚斗了這麼久。但別看閔柔一股嬌怯怯的模樣，劍法之精，殊不在丈夫之下。白萬劍只斗到七十招時，便接連兩次險些為閔柔劍鋒掃中，心中已在暗暗叫苦，只是他生性剛強，縱然喪生在他夫婦劍底，也是宁死不屈，但攻守之際，不免越來越落下風。

　　雪山派中的幾名弟子看出情勢不對，一人大聲叫道：“兩個打一個，太不成話了。石莊主，你有種便和白師哥單打獨斗，若是群毆，我們也要一擁而上了。”

　　石清一笑，說道：“風火神龍封師兄在這兒麼？封師兄若在，原可和白師兄聯手，咱們四個人比劍玩玩。”言下之意十分明白，雪山派群弟子中除了封萬里，余人未必能與白萬劍聯手出劍。眼前敵手只白萬劍一人，自己夫婦占了很大便宜，但獨生愛子若被他攜上凌霄城去，那里還能活命？何況這廟中雪山派幾近二十人，也可說自己夫妻兩人斗他十余人，至于除白萬劍一人之外其餘都是庸手，又誰叫他雪山派中不多調教幾個好手出來？

　　白萬劍聽他提到封萬里，心下大怒：“封師哥只為收了你的小鬼兒子為徒，這才被爹爹斬去一臂，虧你還有臉提到他？”但高手比武不可絲毫亂了心神。白萬劍本已處境窘迫，這一發怒，一招‘明駝駿足’使出去時不免招式稍老。石清登時瞧出破綻，舉劍封擋，內力運到劍鋒之上，將白萬劍的來劍微微一黏。白萬劍急忙運勁滑開，便只這麼電光石火的一個空隙，閔柔長劍已從空隙中穿了進去，直指白萬劍胸口。

　　白萬劍雙目一閉，知道此劍勢必穿心而過，無可招架。那知閔柔長劍只遞到离他胸口半尺之處，立即縮回。夫婦倆并肩向後躍開，擦的一聲響，雙劍同時入鞘，一言不發。

　　白萬劍睜開眼來，臉色鐵青，心想對方饒了我的性命，用意再也明白不過，那是要帶了他們兒子走路，自己落敗，如何再能窮打爛纏，又加阻攔？何況即使再斗，雙拳難敵四手，終究斗他夫婦不過，想起愛女為他夫婦的兒子所害，自己率眾來到中原，既將七名師弟妹失陷在長樂幫中，石中玉得而復失，而生平自負的雪山劍法又敵不過玄素雙劍，一生英名付于流水，霎時間萬念俱灰，怔怔的站著，也是不作一聲。

　　這時呼延萬善、聞萬夫已得訊回廟，眼見師哥落敗，齊聲呼道：“他們以多斗少，難道咱們便不能學樣？”十八人各挺長劍，從四面八方向石清、閔柔夫婦攻了上去。

　　石清道：“白師兄，我夫婦聯手，雖然略占上風，胜敗未分，接招！”說著挺劍向白萬劍刺去。以白萬劍的身分，適才對方既饒了自己性命，決不能再行索戰，但石清自己發劍，卻可招架，心道：“好，我和你一對一的決一死戰。”當即舉劍格開，斜身還招。

　　白萬劍和石清這一斗上手，情勢又自不同，適才他以一敵二，處處受到牽制，防守固是極盡嚴密之能事，反擊之際卻難以盡情發揮，攻擊石清時要防到閔柔來襲，劍刺閔柔時又須回招拆架石清在旁所作的呼應。這時一人斗一人，單劍對單劍，他又恥于適才之敗，登時將這七十二路雪山劍法使得淋漓盡致，全力進擊。

　　石清暗暗吃驚：“‘氣寒西北’名下無虛，果是當世一等一的劍士！”提起精神，將生平所學盡數施展出來，心想：“要教你知道我上清觀劍法，原不在你雪山派之下。我命兒子拜在你派門下，乃是另有深意。你別妄自尊大，以為我石清便不如你白萬劍了。”

　　二人這一拚斗，當真是棋逢敵手。白萬劍出招迅猛，劍招縱橫。石清卻是端凝如山，法度嚴謹。白萬劍連變了十余次劍招，始終占不到絲毫上風，心下也是暗暗驚异：“此人劍法之高，更在他所享聲名之上，然則他何以命他兒子拜在本派門下？”又想：“適才我比劍落敗，還可說雙拳難敵四手，現下單打獨斗，若再輸得一招半式，雪山派當真是聲名掃地了。我非得制住他的要害，也饒他一命不可，否則奇恥難雪。”他一存著急于求胜之心，出招時不免行險。石清暗暗心喜：“你越急于求胜，只怕越易敗在我的手里。”

　　十余招過去，果然白萬劍連遇險招，他心中一凜，登時收懾心神，去奇詭而行正道，改急攻為爭先著，到此地步，兩人才真的是斗了個旗鼓相當，難分軒輊。

　　石破天在一旁看著二人相斗，雖然不明其中道理，卻也看得出了神。

　　石清和白萬劍也是斗得渾忘了身際的情事，待拆到二百余招之後，白萬劍心神酣暢，只覺今日之斗實是平生一大快事，早將剛才被閔柔一劍制住之恥拋在腦後。石清也深以遇此勁敵為喜。兩人自然而然都生出惺惺相惜之情，敵意漸去，而切磋之心越來越盛，各展絕技，要看對方如何拆解。

　　二人初斗之時，殿中叮叮當當之聲變成一片，這時卻唯有雙劍撞擊的錚錚之聲。斗到分際，白萬劍一招‘暗香疏影’，劍刃若有若無的斜削過來。石清低贊一聲：“好劍法！”豎劍一立，雙劍相交。兩人所使的這一招上都運上了內勁，拍的一聲響，石清手中青鋼劍竟爾折斷。他手中長劍甫斷，左邊一劍便遞了上來。石清左手接過，一招‘左右逢源’，長劍自左至右的在身前划了一弧，以阻對方繼續進擊。

　　白萬劍退後一步，說道：“此是石莊主劍質較劣，并非劍招上分了輸贏。石莊主若有黑劍在手，寶劍焉能折斷？倒是兄弟的不是了。”剛說了這句話，突然間臉色大變，這才發覺站在石清左首遞劍給他的乃是閔柔，本派十八名師弟，卻橫七豎八的躺得滿地都是。

　　原來當白萬劍全神貫注的與石清斗劍之時，閔柔已將雪山派十八名弟子一一刺傷倒地。每人身上所受傷都極輕微，但閔柔的內力從劍尖上傳了過去，直透穴道，竟使眾人中劍後再也動彈不得。這是閔柔劍法中的一絕。她宅心仁善，不愿殺傷敵人，是以別出心裁，將上清觀的打穴法融化在劍術之中。雪山派十八名弟子雖說是中劍，實則是受了她內力的點穴，只不過她內力未臻上乘境界，否則劍尖碰到對方穴道，便可制敵而不使其皮肉受傷。

　　閔柔手中長劍一遞給丈夫，足尖輕撥，從地下挑起一柄子雪山派弟子脫落的長劍，握在手中，站在丈夫左側之後三步，隨時便能搶上夾擊。

　　白萬劍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尋思：“我和石清說什麼也只能斗個平手，石夫人再加入戰團，舊事重演，還打什麼？”黯然說道：“只可惜封師哥不在這里，否則封白二人聯手，當可和賢伉儷較量一場。今日敗勢已成，還有什麼可說？”

　　石清道：“不錯，日後遇到風火神龍……”一句話沒說完，想起封萬里為了兒子石中玉之故，臂膀為他師父所斬，日後縱然遇到，也不能比劍了，登時住口，不再繼續往下說，臉上不禁深有慚色，絲毫不以夫婦聯手打敗雪山派十九弟子為喜。

　　石破天見白萬劍臉色鐵青，顯是心中痛苦之極，而石清、閔柔均有同情和惋惜之色，心想：“雪山派這十八個師弟都是笨蛋，沒一個能幫他和石莊主夫婦兩個斗兩個，好好的比一場劍，當真十分掃興。”想起白萬劍適才凝視自己時大有愛惜之意，尋思：“白師傅對我甚好，那位石夫人給過我銀子，待我也不錯。他們要比劍，卻少一個對手，有一位封師哥什麼的，偏偏不在這里，大家都不開心。我雖然不會什麼劍法，但剛才看也看熟了，幫他們湊湊熱鬧也好。”當即站起身來，學著白萬劍適才的模樣，足尖在地下一柄長劍的劍柄上一點，內力到處，那劍呼的一聲，躍將起來。他毛手毛腳的搶著抓住劍柄，笑道：“你少了一個人，比不成劍，我來和白師傅聯手，湊個興兒。不過我是不會的，請你們指點。”

　　白萬劍和石清夫婦見他突然站起，都是大吃一驚。白萬劍心想自己明明已點了他全身數十處穴道，怎麼忽然間能邁步行動，定是閔柔在擊倒本派十八弟子後，便去解開他的穴道。石清、閔柔料想白萬劍既將他擒住，定然便點了他的重穴，怎麼竟會走過來？閔柔叫道：“玉……”那一聲“玉兒”只叫得一個字，便即住口，轉眼向丈夫瞧去。

　　石破天被服白萬劍點了穴道，躺在地下已有兩個多時辰。本來白萬劍點了旁人穴道，至少要六個時辰方得解開，可是石破天內功深厚，雖然不會自解穴道之法，但不到一個時辰，各處所封穴道在他內力自然運行之下，不知不覺的便解開了。他渾渾噩噩，全然不知，只覺本來手足麻木，不會動彈，後來慢慢的都會動了。

　　白萬劍大聲道：“你為什麼要和我聯劍？要試試你在雪山派所學的劍法？”

　　石破天心想：“我确是看你們練劍而學到了一些，就只怕學錯了。”便點了點頭，道：“我學的也不知學對了沒有，請白師傅和石莊主、石夫人教我。”說著長劍斜起，站在白萬劍身側，使的正是雪山劍法中一招‘雙駝西來’。

　　石清、閔柔夫婦一齊凝視石破天，他們自從送他上凌霄城學劍，已有多年不見，此刻异地重逢，中間又滲著許多愛怜、喜悅、惱恨、慚愧之情，當真是百感交集。夫婦倆見兒子長得高了，身子粗壯，臉上雖有風塵憔悴之色，卻也掩不住一股英華飛逸之氣，尤其一雙眸子精光燦然，便似體內蘊蓄有極深的內力一般。

　　石清身為嚴父，想到武林中的種種規矩，這不肖子大壞玄素莊門風，令他夫婦在江湖上羞于見人，這幾年來，他夫婦只是暗中探訪他的蹤跡，從不和武林同道相見。他此刻見到父母，居然不上前拜見，反要比試武藝，單此一事，足見雪山派說他種種輕佻不端的行逕當非虛假，不由得暗暗切齒，只是他向來極沉得住氣，又礙于在白萬劍之前，一時不便發作。

　　閔柔卻是慈母心腸，歡喜之意，遠過惱恨。她本來生有兩子，次子為仇家所害慘死，傷心之余，將疼愛兩子之心都移注在這長子石中玉身上。她常對丈夫為兒子辯解，說雪山派一面之辭未必可信，定是兒子在凌霄城中受人欺凌，給逼得無可容身，多半還是白自在的孫女恃寵而驕，欺壓得他狠了，因而憤而反抗。否則他小小年紀，怎會做出這種貪淫犯上的事來？何況白家的女孩兒當時只十二三歲，中玉也不會對這樣的小姑娘胡作非為。數年中風霜江湖，一直沒得到兒子的訊息，她時時暗中飲泣，總擔心兒子已葬身于西域大雪山中，又或是膏于虎狼之吻，此刻乍見愛子，他便是有天大的過犯，在慈母心中早就一切都原諒了。但見他提劍而出，步履輕健，身形端穩，不由得心花怒放，恨不得將他摟在懷里，好好的疼他一番。她知這個兒子從小便狡獪過人，既說要和白萬劍聯手比劍，定是另有深意，她深恐丈夫惱怒之下，出聲叱責，又想看看兒子這些年來武功進境到底如何，當即說道：“好啊，咱們四個便二對二的研討一下武功，反正是點到為止，也沒什麼相干。”語間柔和，充滿了愛怜之意，只是心下激動，話聲卻也顫了。

　　石清向妻子斜視了一眼，點了點頭。閔柔性子和順，什麼事都由丈夫作主，自來不出什麼主意，但她偶爾說什麼話，石清倒也總不違拗。他猜想妻子的心意，一來是急于要瞧兒子的武功，二來是要白萬劍輸得心服，諒來石中玉小小年紀，就算聰明，劍法也高不過那些被閔柔點倒的雪山派眾師叔，何況他決計不會真的幫著白萬劍出力與父母相抗。

　　白萬劍卻另有一番主意：“你以雪山派劍法和我聯手抗敵，便承認是雪山派弟子。不論這場比劍結果如何，只須我不為你一家三人所殺，待得取出雪山派掌門人令符，你便非得跟我回山不可。石清夫婦若再阻撓，那更是壞了武林中的規矩。”當下長劍一舉，說道：“是二對二也好，是三對一也好，白某人反正是玄素雙劍的手下敗將，再來舍命陪君子便是。”他已定下死志，倘若他石家三人向自己圍攻逼迫，那便說什麼也要殺了石中玉，只須不求自保，舍命殺他諒來也辦得到。

　　石破天見他長劍劍尖微顫，斜指石清，當是似攻實守，便道：“那麼是由我搶攻了。”長劍也是微顫，向石清右肩刺去，一招刺出，陡然間劍氣大盛。這一劍去勢并不甚急，但內力到處，只激得風聲嗤嗤而呼，劍招是雪山劍法，內力之強卻遠非白萬劍所能及。

　　白萬劍、石清、閔柔三人同時不約而同的低聲驚呼：“咦！”

　　石破天這一劍刺出，白萬劍初見便微生卑視之意，心想：“你這一招‘云橫西岭’，右肘抬得太高，招數易于用老；左指部位放得完全不對，不含伸指點穴的後著；左足跨得前了四寸，敵人若施反擊，便不懼你抬左足踢他脛骨……”他一眼之間，便瞧出了石破天這一招中八九處錯失，但霎時之間，卑視立時變為錯愕。石破天這一招劍氣之勁，真是生平罕見，只有父親酒酣之余，向少數幾名得意弟子試演劍法之時，出劍時才有如此嗤嗤聲響，但那也要在三四十招之後，內力漸漸凝聚，方能招出生風。石破天這般起始發劍便有疾風厲聲，難道劍上裝有哨子之類的古怪物事麼？

　　他這念頭只是一轉，便知所想不對，只見石清“咦”了一聲之後，舉劍封擋，喀的一聲響，石清手中長劍立時斷為兩截。上半截斷劍直飛出去，插入牆角中，深入數寸。

　　石清只覺虎口一熱，膀子顫動，半截劍也險些脫手。他雖惱恨這個敗子，但練武之人遇上了武功高明之士，忍不住會生出贊佩的念頭，一個“好”字當下便脫口而出。

　　石破天見石清的長劍斷折，卻吃了一驚，叫聲：“啊喲！”立即收劍，臉上露出歉仄和關懷之意。這時他臉向燭火，這般神色都教石清、閔柔二人瞧在眼里。夫婦二人心中都閃過一絲暖意：“玉兒畢竟還是個孝順兒子！”

　　石清拋去斷劍，用足尖又從地下挑起一柄長劍，說道：“不用顧忌，接招吧！”刷的一劍，向石破天左腿刺去。石破天畢竟從來沒練過劍術，內力雖強，在進攻時尚可發威力，一遇上石清這種虛虛實實、忽左忽右的劍法，卻那里能接得住？一招間便慌了手腳，總算心念轉得甚快，手忙腳亂的使招‘蒼松迎客’，橫劍擋去。

　　石清長劍略斜，劍鋒已及他右腿，倘若眼前這人不是他親生兒子，而是個須殺之而後快的死敵，這一劍已將石破天右腿斬為兩截。他長劍輕輕一抖，閔柔卻已嚇出了一身冷汗，急叫：“清哥！”

　　石破天眼望自己右腿時，但見褲管上已被划開一道破口，卻沒傷到皮肉，他歉然笑道：“多謝你手下留情，我的劍法學得全然不對，比你可差得遠了！”

　　他這句話出于真心，但言者無意，聽者有心，語入白萬劍耳中，直是一萬個不受用，心道：“你向父親說你劍法比他差得甚遠，豈非明明在貶低雪山派劍法？又說學得全然不對，便是說我們雪山派藏私，沒好好教你。只一句話，便狠狠損了雪山派兩下。白萬劍但教一口氣在，豈能受你這小子奚落折辱？”

　　石清也是眉頭微蹙，心想：“師妹老是說玉兒在雪山派中必受師叔、師兄輩欺凌，我想白老前輩為人正直，封萬里肝膽俠義，既收我兒為徒，決不能虧待了他。但瞧他使這兩招劍法，姿式已然不對，中間更是破綻百出，如何可以臨敵？似乎他在凌霄城中果然沒學到什麼真實武功。他先一劍內力強勁之極，但這份內力與雪山派定然絕無干系，便威德先生自己也未必有此造詣，必是他另有奇遇所致。到底如何，須得追究個水落石出，日後也好分辯是非曲直。”當下說道：“來來來，大家不用有什麼顧忌，好好的比劍。”左手捏個劍訣，向前一指，挺劍向白萬劍刺去。

　　白萬劍舉劍格開，還了一劍。

　　閔柔便伸劍向石破天緩緩刺去，她故意放緩了去勢，好讓兒子不致招架不及。石破天見她這一劍來勢甚緩，想起當年侯門監視集上贈銀之情，裂開了嘴向她一笑，又點頭示謝，這才提劍輕輕一擋。閔柔見他神情，只道他是向母親招呼，心中更喜，回劍又向他腰間掠去。石破天想了一想：“這一招最好是如此拆解。”當下使出一招雪山劍法，將來劍格開。

　　閔柔見他劍法生疏之極，出招既遲疑，遞劍時手法也是嫩極，不禁心下難過：“雪山派這些劍客們自命俠義不凡，卻如此的教我兒劍法！”于是又變招刺他左肩。她每一招遞出，都要等石破天想出了拆解之法，這才真的使實，倘若他一埋難以拆解，她便慢慢的等待。這那是比劍？比之師徒間的喂招，她更多了十二分的慈愛，十二分耐心。

　　十招後，石破天信心漸增，拆解快了許多。閔柔心中暗喜，每當他一劍使得不錯，便點頭嘉許。石破天看出她在指點自己使劍，倘若閔柔不點頭，那便重使一招，閔柔如認為他拆解不善，仍會第三次以同樣招式進擊，總要讓他拆解無誤方罷。

　　這邊廂石清和白萬劍三度再斗，兩人于對方的功力長短，心下均已了然，更不敢有絲毫怠忽。數招之後，兩人都已重行進入全神專注、對周遭變故不聞不見的境界，閔柔和石破天如何拆招、是真斗還是假斗、誰占上風誰處敗勢，石白二人固然無暇顧及，卻也無法顧及，在這場厘毫不能相差的拚斗中，只要那一個稍有分心，立時非死即傷。

　　閔柔于指點石破天劍法之際，卻盡有余暇去看丈夫和白萬劍的廝拚。她靜聽丈夫呼吸悠長，知他內力仍然充沛，就算不胜，也決不會落敗，眼見石破天一劍又一劍的將雪山劍法演完，七十二路劍法中忘卻了二十來路，于是又順著他劍法的路子，誘導他再試一遍。

　　石破天第二遍再試，比之第一次時便已頗有進境，居然能偶爾順勢反擊，拆解之時也快了些。他堪堪把學到的四十幾路劍法第二次又將拆完，閔柔見丈夫和白萬劍仍在激斗。心想：“把這套劍拆完後，便該插手相助，不必再跟這白萬劍糾纏下去，帶了玉兒走路便是。”眼見石破天一劍刺來，便舉劍擋開，跟著還了一招，料想這一招的拆法兒子已經學會，定會拆解妥善，豈知便在此時，眼前陡然一黑，原來殿上的蜡燭點到盡頭，猛然里熄了。

　　閔柔一劍刺出，見燭光熄滅，立時收招。不料石破天沒半分臨敵經驗，眼前一黑，不向後退，反而迎了上去，想要和閔柔敘舊，謝她教劍之德，這一步踏前，正好將身子湊到了閔柔劍上。

　　閔柔只覺兵刃上輕輕一阻，已刺入人身，大驚之下，抽劍向後擲去，黑暗中伸臂抱了石破天，驚叫：“刺傷了你嗎？傷在那里？傷在那里？”石破天道：“我……我……”連聲咳嗽，說不出話來。閔柔急幌火摺，只見石破天胸口滿是鮮血，她本來極有定力，這時卻嚇得呆了，心下惶然一片，仰頭向石清道：“師哥，怎……怎麼辦？”

　　石清和白萬劍在黑暗中仍是憑著對方劍勢風聲，劇斗不休。待得閔柔幌亮火摺，哀聲叫嚷，石清斜目一瞥，見石破天受傷倒地，妻子驚懼已極，畢竟父子關心，心中微微一亂。便這麼稍露破綻，白萬劍已乘隙而入，長劍疾指，刺向石清心口，這一招制其要害，石清要待拆架，已萬萬不及。

　　白萬劍長劍遞到离對方胸口八寸之處，立即收劍。適才閔柔在劍法上制他死命之後，回劍不刺，現下他一命還一命，也在制住對方要害之後撤劍，從此誰也不虧負誰。

　　石清挂念兒子傷勢，也不暇去計較這些劍術上的得失榮辱，忙俯身去看石破天的劍傷只見他胸口鮮血緩緩滲出，顯是這一劍刺得不深。原來閔柔反應極快，劍尖甫触入體，立即縮回。石清、閔柔正自心下稍慰，只見一柄冷森森的長劍已指住石破天的咽喉。

　　只聽白萬劍冷冷的道：“令郎辱我愛女，累得她小小年紀，投崖自盡，此仇不能不報。兩位要是容我帶他上凌霄城去，至少尚有二月之命，但若欲用強，我這一劍便刺下去了。”

　　石清和閔柔對望一眼。閔柔不由得打個寒噤，知道此人言出必踐，等他這一劍刺下，就算夫婦二人合力再將他斃于劍底，也已于事無補。石清使個眼色，伸手握住妻子手腕，縱身便竄出殿外。閔柔將出殿門時回過頭來，向躺在地下的愛兒再瞧一眼，眼色又是溫柔，又是悲苦，便這麼一瞬之間，她手中火摺已然熄滅，殿中又是黑漆一團。

　　白萬劍側身聽著石清夫婦腳步遠去，知他夫婦定然不肯干休，此後回向凌霄城的途中，定將有無數風波、無數惡斗，但眼前是暫且不會回來了，回想適才的斗劍，實是生平從所未遇的奇險，倘若那蜡燭再長得半寸，這姓石的小子非給他父母奪去不可。

　　他定了定神，吁了一口氣，伸手到懷中去摸火刀火石，卻摸了個空，這才記得去長樂幫總舵之前已交給了師弟聞萬夫，以免激斗之際多所累贅，高手過招，相差只在毫發之間，身上輕得一分就靈便一分。當下到躺在身旁地下的一名師弟懷中摸到了火刀、火石、火紙，打著了火，待要找一根蜡燭，突然一呆，腳邊的石中玉竟已不知去向。

　　他驚愕之下，登時背上感到一陣涼意，全身寒毛直豎，心中只叫：“有鬼，有鬼！”若不是鬼怪出現，這石中玉如何會在這片刻之間無影無蹤，而自己又全無所覺？他一凜之後，拋去火摺，提著長劍直搶在廟外。四下里絕無人影。

　　他初時想到‘有鬼’，但隨即知道早有高手窺伺在側，在自己摸索火石之時，乘機將人救去，多半便是貝海石。他急躍上屋，游目四顧，唯見東南角上有一叢樹林可以藏身，當下縱身落地，搶到林邊，喝道：“鬼鬼祟祟的不是好漢，出來決個死戰。”

　　略待片刻，林中并無人聲，他又叫：“貝大夫，是你嗎？”林中仍無回答。當此之時，也顧不得敵人在林中倏施暗算，當即提劍闖了進去。但林中也是空蕩蕩地，涼風拂體，落葉沙沙，江南秋意已濃。

　　白萬劍怒氣頓消，適才這一戰已令他不敢小覷了天下英雄，這時更興‘天上有天，人上有人’之念，心中隱隱感到三分涼意，想起女兒稚齡慘亡，不由得悲從中來。

　　---------------------------------------------------------------

　　長江中風勁水急，兩船瞬息間已相距十余丈，丁不三輕功再高，卻無法縱跳過去。那小船輕舟疾行，越駛越遠，再也追不上了。

## 第八章　白痴

　　石破天自己撞到閔柔劍上，受傷不重，也不如何疼痛，眼見石清、閔柔二人出廟，跟著殿中燭火熄滅，一團漆黑之中，忽覺有人伸手過來，按住自己嘴巴，輕輕將自己拖入了神台底下。正驚异間，火光閃亮，見白萬劍手中拿著火摺，驚叫：“有鬼，有鬼！”奔出廟去，料得他不知自己躲在神台之下，出廟追尋，不由得暗暗好笑，只覺那人抱著自己快跑出廟，奔馳了一會，躍入一艘小舟，接著有人點亮油燈。

　　石破天見身畔拿著油燈的正是丁當，心下大喜，叫道：“叮叮當當，是誰抱我來的？”丁當小嘴一撇，道：“自然是爺爺了，還能有誰？”石破天側過頭來，見丁不三抱膝坐在船頭，眼望天空，便問：“爺爺，你……你……抱我來做什麼？”

　　丁不三哼了一聲，說道：“阿當，這人是個白痴，你嫁他作甚？反正沒跟他同房，不如趁早一刀殺了。”

　　丁當急道：“不，不！天哥生了一場大病，好多事都記不起了，慢慢就會好。天哥，我瞧瞧你的傷口。”解開他胸口衣襟，拿手帕醮水抹去傷口旁的血跡，敷上金創藥，再撕下自己衣襟，給他包扎了傷口。

　　石破天道：“謝謝你。叮叮當當，你和爺爺都躲在那桌子底下嗎？好像捉迷藏，好玩得很。”丁當道：“還說好玩呢？你爸爸媽媽和那姓白的斗劍，可不知瞧得我心中多慌。”石破天奇道：“我爸爸媽媽？你說那個穿黑衣服的大爺是我爸爸？那個俊女人可不是我媽媽……我媽媽不是這個樣子，沒她好看。”丁當歎了口氣，說道：“天哥，你這場病真是害得不輕，連自己父親也忘了。我瞧你使那雪山劍法，也是生疏得緊，難道真的連武功也都忘記得干干淨淨了？……這……這怎麼會？”

　　原來石破天為白萬劍所擒，丁不三祖孫一路追了下來。白萬劍出廟巡視，兩人乘機躲入神台之下，石清夫婦入廟斗劍種種情形，祖孫二人都瞧在眼里。丁不三本來以為石破天假裝失手，必定另有用意，那知見他使劍出招，劍法之糟，幾乎氣破了他肚子，心中只是大罵：“白痴，白痴！”乘著白萬劍找尋火刀、火石，便將石破天救出。

　　只聽得石破天道：“我會什麼武功？我什麼武功也不會。你這話我更加不明白了。”丁不三再也忍耐不住，突然站起，回頭厲聲說道：“阿當，你到底是迷了心竅還是什麼，偏要嫁這麼個胡說八道、莫名其妙的小混蛋？我一掌便將他斃了，包在爺爺身上，給你另外找一個又英俊、又聰明、風流體貼、文武雙全的少年來給你做小女婿兒。”

　　丁當眼中淚水滾來滾去，哽咽道：“我……我不要什麼別的少年英雄。他……他又不是白痴，只不過……只不過生了一場大病，腦子一時胡塗了。”

　　丁不三怒道：“什麼一時胡塗？他父親明明武功了得，他卻自稱是‘狗雜種’，他若不是白痴，你爺爺便是白痴。瞧著他使劍那一副鬼模樣，不教人氣炸了胸膛才怪，那麼毛手毛腳的，沒一招不是破綻百出，到處都是漏洞。嘿嘿，人家明明收了劍，這小子卻把身子撞到劍上去，硬要受了傷才痛快。這樣的膿包我若不殺，早晚也給人宰了。江湖上傳出去，說道丁不三的孫女婿給人家殺了，我還做人不做？不行，非殺不可！”

　　丁當咬一咬下唇，問道：“爺爺，你要怎樣才不殺他？”丁不三道：“哈，我干麼不殺他？非殺不可，沒的丟了我丁不三的臉。人家聽說丁老三殺了自己的孫女婿，沒什麼希奇。若說丁老三的孫女婿給人家殺了，那我怎麼辦？”丁當道：“怎麼辦？你老人家替他報仇啊。”丁不三哈哈大笑，道：“我給這種膿包報仇？你當你爺爺是什麼人？”丁當哭道：“是你教我和他拜堂的，他早是我的丈夫啦。你殺了他，不是叫我做小寡婦麼？”

　　丁不三搔搔頭皮，說道：“那時候我曾試過他，覺得他內功不壞，做得我孫女婿，那知他竟是個白痴。你一定不讓我殺他，那也成，卻須依我一件事。”

　　丁當聽到有了轉機，喜道：“依你什麼事？快說，爺爺，快說。”

　　丁不三道：“我說他是白痴，該殺。你卻說他不是白痴，不該殺。好吧，我限他十天之內，去跟那個白萬劍比武，將那個‘氣寒西北’什麼的殺死了或者打敗了，我才饒他，才許他和你做真夫妻。”

　　丁當倒抽了一口涼氣，剛才親眼見到白萬劍劍術精絕，石郎如何能是這位劍術大名家的敵手，只怕再練二十年也是不成，說道：“爺爺，你出的明明是個辦不到的難題。”

　　丁不三道：“難也好，容易也好，他打不過白萬劍，我一掌便將這白痴斃了。”自覺這題目出得甚好，這小子說什麼也辦不到，不禁洋洋自得。

　　丁當滿腹愁思，側頭向石破天瞧去，卻見他一臉漫不在乎的神氣，悄聲道：“天哥，我爺爺限你在十天之內，打敗那個白萬劍，你說怎樣？”石破天道：“白萬劍？他劍法好得很啊，我怎打得過他？”丁當道：“是啊。我爺爺說，你若是打不過他，便要將你殺了。”石破天嘻嘻一笑，說道：“好端端的為什麼殺我？爺爺跟你說笑呢，你也當真？爺爺是好人，不是壞人，他……他怎麼會殺我？”

　　丁當一聲長歎，心想：“石郎當真病得傻了，不明事理。眼前之計，唯有先答允爺爺再說，在這十天之內，好歹要想法兒讓石郎逃走。”于是向丁不三道：“好吧，爺爺，我答允了，教他十天之內，去打敗白萬劍便是。”

　　丁不三冷冷一笑，說道：“爺爺餓了，做飯吃吧！我跟你說：一不教，二別逃，三不饒。不教，是爺爺決不教白痴武藝。別逃，是你別想放他逃命，爺爺只要發覺他想逃命，不用到十天，隨時隨刻便將他斃了。不饒，用不著我多說。”

　　丁當道：“你既說他是白痴，那麼你就算教他武藝，他也是學不會的，又何必‘一不教’？”丁不三道：“就算爺爺肯教，他十天之內又怎能去打敗白萬劍？教十年也未必能夠。”丁當道：“那是你教人的本領不好，以你這樣天下無敵的武功，好好教個徒兒來，怎會及不上雪山派白自在的徒兒？難道什麼威德先生白自在還能強過了你？”

　　丁不三微笑道：“阿當，你這激將之計不管用。這樣的白痴，就算神仙也拿他沒法子。你有沒聽見石清夫婦跟白萬劍的說話？這白痴在雪山派中學藝多年，居然學成了這樣獨腳貓的劍法？”他名叫丁不三，這“三”字犯忌，因此‘三腳貓’改稱‘獨腳貓’。

　　其時坐船張起了風帆，順著東風，正在長江中溯江而上，向西航行。天色漸明，江面上都是白霧。丁當說道：“好，你不教，我來教。爺爺，我不做飯了，我要教天哥武功。”

　　丁不三怒道：“你不做飯，不是存心餓死爺爺麼？”丁當道：“你要殺我丈夫，我不如先餓死了你。”丁不三道：“呸，呸！快做飯。丁當不去睬他，向石破天道：“天哥，我來教你一套功夫，包你十天之內，打敗了那白萬劍。”丁不三道：“胡說八道，連我也辦不到的事，你這小丫頭又能辦到？”

　　祖孫倆不住斗口。丁當心中卻著實發愁。她知爺爺脾氣古怪，跟他軟求決計無用，只有想個什麼刁鑽的法子，或能讓他回心轉意，尋思：“我不給他做飯，他餓勁上來，只好停舟泊岸，上岸去買東西吃，那便有機可乘，好教石郎脫身逃走。”

　　不料石破天見丁不三餓得愁眉苦臉，自己肚中也餓了，他又怎猜得到丁當的用意，站起身來，說道：“我去做飯。”丁當怒道：“你去勞碌做飯，創口再破，那怎麼辦？”

　　丁不三道：“我丁家的金創藥靈驗如神，敷上即愈，他受的劍創又不重，怕什麼？好孩子，快去做飯給爺爺吃。”為了想吃飯，居然不叫他‘白痴’。丁當道：“他做飯給你吃，那麼你還殺不殺他？”丁不三道：“做飯管做飯，殺人管殺人。兩件事毫不相干，豈可混為一談？”

　　石破天一按胸前劍傷，果然并不甚痛，便到後梢去淘米燒飯，見一個老梢公掌著舵，坐在梢後，對他三人的言語恍若不聞。煮飯燒菜是石破天生平最拿手之事，片刻間將兩尾魚煎熬得微焦，一鍋白米飯更是煮得熱烘烘、香噴噴地。

　　丁不三吃得連聲贊好，說道：“你的武功若有燒飯本事的一成，爺爺也不會殺你了，當日你若沒跟阿當拜堂成親，只做我的廚子，別說我不會殺你，別人若要殺你，爺爺也決不答應。唉，只可惜我先前已限定了十日之期，丁不三言出如山，決不能改，倘若我限的是一個月，多吃你二十天的飯，豈不是好？這當兒悔之莫及，無法可想了。”說著歎氣不已。

　　吃過飯後，石破天和丁當并肩在船尾洗碗筷。丁當見爺爺坐在船頭，低聲道：“待會我教你一套擒拿手法，你可得用心記住。”石破天道：“學會了去跟那白師傅比武麼？”丁當道：“你難道當真是白痴？天哥，你……你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石破天道：“從前我怎麼了？”丁當臉上微微暈紅，道：“從前你見了我，一張嘴可比蜜糖兒還甜，千伶百俐，有說有笑，哄得我好不歡喜，說出話來，句句令人意想不到。你現在可當真傻了。”

　　石破天歎了一口氣，道：“我本來不是你的天哥，他會討你歡喜，我可不會，你還是去找他的好。“丁當軟語央求：”天哥，你這是生了我的氣麼？“石破天搖頭道：”我怎會生氣？我跟你說實話，你總是不信。”

　　丁當望著船舷邊滔滔江水，自言自語：“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才會變回從前那樣。”呆呆出神，手一松，一只磁碗掉入了江中，在綠波中幌得兩下便不見了。

　　石破天道：“叮叮當當，我永遠變不成你那個天哥。倘若我永遠是這麼……這麼……一個白痴，你就永遠不會喜歡我，是不是？”

　　丁當泫然欲泣，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心中煩惱已極，抓起一只只磁碗，接二連三的拋入了江心。

　　石破天道：“我……我要是口齒伶俐，說話能討你喜歡，那麼我便整天說個不停，那也無妨。可是……可是我真的不是你那個‘天哥’啊。要我假裝，也裝不來。”

　　丁當凝目向他瞧去，其時朝陽初上，映得他一張臉紅彤彤地，雙目靈動，臉上神色卻十分懇摯。丁當幽幽歎了口氣，說道：“若說你不是我那個天哥，怎麼肩頭上會有我咬傷的疤痕？怎麼你也是這般喜歡拈花惹草，既去勾引你幫中展香主的老婆，又去調戲雪山派的那花姑娘？若說你是我那個天哥，怎麼忽然間痴痴呆呆，再沒從前的半分風流瀟洒？”

　　石破天笑道：“我是你的丈夫，老老實實的不好嗎？”丁當搖頭道：“不，我宁可你像以前那樣活潑調皮，偷人家老婆也好，調戲人家閨女也好，便不愛你這般規規矩矩的。”石破天于偷人家老婆一事，心中始終存著個老大疑竇，這時便問：“偷人家老婆？偷來干什麼？老伯伯說，不先跟人家說而拿人東西，便是小賊。我偷人家老婆，也算小賊麼？”

　　丁當聽他越說越纏夾，簡直莫名其妙，忍不住怒火上沖，伸手便扭住他耳朵用力一扯，登時將他耳根子上血也扯出來了。

　　石破天吃痛不過，反手格出。丁當只覺一股大得异呼尋常的力道擊在他手臂之下，身子猛力向後撞去，幾乎將後梢上撐篷的木柱也撞斷了。她“啊喲”一聲，罵道：“死鬼，打老婆麼？使這麼大力氣。”石破天忙道：“對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

　　丁當望手臂上看去，只見已腫起了又青又紫的老大一塊，忽然之間，她俏臉上的嗔怒變為喜色，握住了石破天雙手，連連搖幌，道：“天哥，原來你果然是在裝假騙我。”

　　石破天愕然：“裝什麼假？”丁當道：“你武功半點也沒失去。”石破天道：“我不會武功。”丁當嗔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理不理你。”伸出手掌往他左頰上打去。

　　石破天一側頭，伸掌待格，但丁當是家傳的掌法，去勢飄忽，石破天這一格中沒半分武術手法，自是格了個空，只覺臉上一痛，無聲無息的已被按了一掌。

　　丁當手臂劇震，手掌便如被石破天的臉頰彈開一般，又是“啊喲”一聲，驚惶之意卻比適才更甚。她料想石破天武功既然未失，自是輕而易舉的避開了自己這一掌，因此掌中自然而然的使上了本門陰毒的柔力，那料到石破天這一格竟會如此笨拙，直似全然不會武功，可是手掌和他臉頰相触，卻又受到他內力的劇震。她左手抓住自己右掌，只見石破天左頰上一個黑黑的小手掌印陷了下去。她這‘黑煞掌’是祖父親傳，著實厲害，幸得她造詣不深，而石破天又內力深厚，才受傷甚輕，但烏黑的掌印卻終于留下了，非至半月之後，難以消退。她又是疼惜，又是歉仄，摟住了他腰，將臉頰貼在他左頰之上，哭道：“天哥，我真不知道，原來你并沒復原。”

　　石破天玉人在抱，臉上也不如何疼痛，歎道：“叮叮當當，你一時生氣，一時喜歡，到底為了什麼，我終究不明白。”

　　丁當急道：“那……怎麼辦？那怎麼辦？”坐直了身子，在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出一顆藥丸給他服下，道：“唉，但愿不會留下疤痕才好。”

　　兩人偎依著坐在後梢頭，一時之間誰也不開口。

　　過了良久，丁當將嘴湊到他耳邊，低聲道：“天哥，你生了這場病後，武功都忘記了，內力卻是忘不了的。我將那套擒拿手教你，于你有很大用處。”

　　石破天點點頭，道：“你肯教我，我用心學便了。”

　　丁當伸出手指，輕輕撫摸他臉頰上烏黑的手掌印，心中好生過意不去，突擊湊過口去，在那掌印上吻了一下。

　　霎時之間，兩人的臉都羞得通紅，心下均感甜蜜無比。

　　丁當掠了掠頭發，將一十八路擒拿手演給他看。當天教了六路，石破天都記住了。跟著兩人逐一拆解。次日又教了六路。

　　過得三天，石破天已將一十八路擒拿手練得頗為純熟。這擒拿法雖只一十八路，但其中變化卻著實繁復。這三天之中，石破天整日只是與丁當拆解。丁不三冷眼旁觀，有時冷言冷語，譏嘲幾句。到第四天上，石破天胸口劍創已大致平復。

　　丁當眼見石郎進步極速，芳心竊喜，聽得丁不三又罵他‘白痴’，問道：“爺爺，咱們丁家一十八路擒拿手，叫一個白痴來學，多少日子才學得會？”

　　丁不三一時語塞，眼見石破天确已將這套擒拿手學會了，那麼此人實在并非痴呆，這小子到底是裝假呢，還是當真將從前的事情都忘了？他不肯輸口，強辯道：“有的白痴聰明，有的白痴愚笨。聰明的白痴，半天便會了，傻子白痴就像你的石郎，總得三天才能學會。”丁當抿嘴笑道：“爺爺，當年你學這套擒拿法之時，花了幾天？”丁不三道：“我那用著幾天？你曾祖爺爺只跟我說了一遍，也不過半天，爺爺就全學會了。”丁當笑道：“哈哈，爺爺，原來你是個聰明白痴。”丁不三沉臉喝道：“沒上沒下的胡說八道。”

　　便在此時，一艘小船從下流趕將上來。當地兩岸空闊，江流平穩，但見那船高張風帆，又有四個人急速划動木槳，船小身輕，漸漸迫近丁不三的坐船。船頭站著兩名白衣漢子，一人縱聲高叫：“姓石的小子是在前面船上麼？快停船，快停船！”

　　丁當輕輕哼了一聲，道：“爺爺，雪山派有人追趕石郎來啦。”丁不三眉花眼笑，道：“讓他們捉了這白痴去，千刀萬剮，才趁了爺爺的心愿。”丁當問道：“捉聰明白痴？還是捉傻子白痴？”丁不三道：“自然是捉傻子白痴，誰敢來捉聰明白痴？”丁當微笑道：“不錯，聰明白痴武功這麼高，又有誰敢得罪他半分。”丁不三一怔，怒道：“小丫頭，你敢繞彎子罵爺爺？”丁當道：“雪山派殺了你的孫女婿，日後長樂幫問你要人，丁三老爺不大有面子吧？”丁不三道：“為什麼沒面子？有面子得很。”自覺這句話難以自圓其說，便道：“誰敢說丁老三沒面子，我扭斷他的脖子。”

　　丁當自言自語：“旁人諒來也不敢說什麼，就只怕四爺爺要胡說八道，說他倘若有個孫女婿，就決不能讓人家殺了。不知道爺爺敢不敢扭斷自己親兄弟的脖子？就算有這個膽子，也不知有沒這份本事。”丁不三大怒，說道：“你說老四的武功強過我的？放屁，放屁！他比我差得遠了。”

　　說話之間，那小船又追得近了些。只聽得兩名白衣漢子大聲叱喝：“兀那漢子，瞧你似是長樂幫石中玉那小子，怎地不停船？”

　　石破天道：“叮叮當當，有人追上來啦，你說怎麼辦？”

　　丁當道：“我怎知怎麼辦？你這樣一個大男人，難道半點主意也沒有？”

　　便在此時，那艘小船已迫近到相距丈許之地，兩名白衣漢子齊聲呼喝，縱身躍上石破天的坐船後梢。兩人手中各執長劍，耀日生光。

　　石破天見這二人便是在土地廟中會過的雪山派弟子，心想：“不知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這些雪山派的人如此苦苦追我？”只聽得嗤的一聲，一人已挺劍向他肩頭刺來。石破天在這三日中和丁當不斷拆解招式，往往手腳稍緩，便被她扭耳拉發，吃了不少苦頭，此刻身手上的機變迅捷，比之當日在土地廟中和石清夫婦對招之時已頗為不同，眼見劍到，也不遑細思，隨手使出第八招‘鳳尾手’，右手紅個半圓，欺上去抓住那人手腕一扭。

　　那人“啊”的一聲，撤手拋劍。石破天右肘乘勢抬起，拍的一聲，正中那人下頦。那人下巴立碎，滿口鮮血和著十幾枚牙齒都噴出船板之上。

　　石破天萬萬料不到這招‘鳳尾手’竟如此厲害，不由得嚇得呆了，心中突突亂跳。

　　第二名雪山弟子本欲上前夾擊，突見一霎之間，同來的師兄便已身受重傷。這師兄武功比他為高，料想自己若是上前，也決計討不了好去，當即搶上去抱起師兄。此時那小船已和大船并肩而駛，那人挾著傷者躍回小船，喝令收篷扳梢。

　　眼見小船掉轉船頭，順流東下，不多時兩船相距便遠。但聽得怒罵之聲順著東風隱隱傳來。石破天瞧著船板上的一灘鮮血，十幾枚牙齒，又是驚訝，又是好生歉仄，兀自喃喃的道：“這……這可當真對不住了！”

　　丁當從船艙中出來，走到他身旁，微笑道：“天哥，這一招‘鳳尾手’干淨利落，使得可著實不錯啊。”石破天搖頭道：“你怎事先沒跟我說明白？早知道一下會打得人家如此厲害，這功夫我也就不學了。”丁當心頭一沉，尋思：“這呆子傻病發作，又來說呆話了。”說道：“既學武功，當然越厲害越好。剛才你這一招‘鳳尾手’若不是使得恰到好處，他的長劍早已刺穿你的肩頭。你不傷人，人便傷你。你喜歡打傷人家呢，還是喜歡讓人家打傷？打落幾枚牙齒，那是最輕的傷了。武林中動手過招，隨時隨刻有性命之憂。你良心好，對方卻良心不好，你若給人家一劍殺了。良心再好，又有什麼用？”

　　石破天沉吟道：“最好你教我一門功夫，既不會打傷打死人家，又不會讓人家打傷打死我。大家嘻嘻哈哈的，只做朋友，不做敵人。”丁當苦笑道：“呆話連篇，滿嘴廢話！咱們學武之人，動上手便是拚命，你道是捉迷藏、玩泥沙嗎？”石破天道：“我喜歡捉迷藏、玩泥沙，不喜歡動手拚命。可惜一直沒人陪我捉迷藏，阿黃又不會。”丁當越聽越惱，嗔道：“你這胡塗蛋，誰跟你說話，就倒足了霉。”賭氣不再理他，回到艙中和衣而睡。

　　丁不三道：“是嗎？我說他是白痴，終究是白痴。武功好是白痴，武功不好也是白痴，不如趁早殺了，免得生氣。”

　　丁當尋思：“石郎倘若真的永遠這麼胡塗，我怎能跟他廝守一輩子？倒也不如真的依爺爺之言，一刀將他殺了，落得眼前清淨。”但隨即想到他大病之前的種種甜言蜜語，就算他一句話不說，只要悄悄的向自己瞧上一眼，那也是眉能言，目能語，風流蘊藉之態，真教人如飲美酒，心神俱醉；別後相思，實是顛倒不能自己，萬不料一場大病，竟將一個英俊機變的俏郎君，變成了一段迂腐遲鈍的呆木頭。她越想越是煩惱，不由得珠淚暗滴，將一張薄被蒙住了頭。

　　丁不三道：“你哭又有什麼用？又不能把一個白痴哭成才子！”丁當怒道：“我把一個傻子白痴哭成了聰明白痴，成不成？”丁不三怒道：“又來胡說八道！”

　　丁當不住飲泣，尋思：“瞧雪山派那花萬紫姑娘的神情，對石郎怒氣沖沖的，似乎還沒給他得手。他見到美貌姑娘居然不會輕薄調戲，那還像個男子漢大丈夫？我真的嫁了這麼個規規矩矩的呆木頭，做人有什麼樂趣？”

　　她哭了半夜，又想：“我已和他拜堂成親，名正言順的是他妻子。這幾日中，白天和他練功夫，他就只一本正經的練武，從來不乘機在我身上碰一下、摸一把。晚上睡覺，相距不過數尺，可是別說不來親我一親，連我的手腳也不來捏一下，那像什麼新婚夫婦？別說新婚夫婦，就算是七八十歲的老夫老妻，也該親熱一下啊。”

　　耳聽得石破天睡在後梢之上，呼吸悠長，睡得正香，她怒從心起，從身畔摸過柳葉刀，輕輕拔刀出鞘，咬牙自忖：“這樣的呆木頭老公，留在世上何用？”悄悄走到後梢，心道：“石郎石郎，這是你自己變了，須莫怪我心狠。”提起刀來正要往他頭上斫落，終于心中一軟，將他肩頭輕輕扳過，要在他臨死之前再瞧他最後一眼。

　　石破天在睡夢中轉過身來，淡淡的月光洒在他臉上，但見他臉上笑容甚甜，不知在做什麼好夢。丁當心道：“你轉眼便要死了，讓你這好夢做完了再殺不遲，左右也不爭在這一時半刻。”當下抱膝坐在他身旁，凝視著他的臉，只待他笑容一斂，揮刀便斫將下去。

　　過了一會，忽聽得石破天迷迷糊糊說道：“叮叮當當，你……你為什麼生氣？不過……不過你生起氣來，模樣兒很好看，是真的……真的十分好看……我就看上一百天，一千天，也決不會夠，一萬天……十萬天，不，五千天……也是不夠……”

　　丁當靜靜的聽著，不由得心神蕩漾，說道：“石郎，石郎，原來你在睡夢之中，也對我念念不忘。這般好聽和話若是白天里跟我說了，豈不是好？唉，總有一天，你的胡塗病根子好了，會跟我說這些話。”眼見船舷邊露水沾濕了木板，石破天衣衫單薄，心生怜惜，將艙里一張薄被扯了出來，輕輕蓋在他身上，又向他痴痴的凝視半天，這才回入艙中。

　　只聽得丁不三罵道：“半夜三更，一只小耗子鑽來鑽去，便是膽子小，想動手卻不敢，有什麼屁用？也不知是不是我丁家的種？”

　　丁當知道自己的舉止都教爺爺瞧在眼里了，這時她心中喜歡，對爺爺的譏刺毫不在意，心中反來覆去只是想著這幾句話：“不過你生起氣來，模樣兒很好看……我看上一萬天，十萬天，也是不夠。”突擊間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心道：“這白痴天哥，便在睡夢中說話，也是痴痴的。咱們就活了一百歲，也不過三萬六千日，那有什麼十萬天可看？”

　　她又哭又笑的自己鬧了半天，直到四更天時才蒙朧睡去，但睡不多時，便給石破天的聲音驚醒，只聽得他在後梢頭大聲嚷道：“咦，這可真奇了！叮叮當當，你的被子，半夜里怎麼會跑到我身上來？難道被子生腳的麼？”

　　丁當大羞，從艙中一躍而起，搶到後梢，只聽石破天手中拿著那張薄被，說道：“叮叮當當，你說這件事奇怪不奇怪？這被子……”丁當滿臉通紅，夾手將被子搶了過來，低聲喝道：“不許再說了，被子生腳，又有什麼奇怪？”石破天道：“被子生腳還不奇怪？你說被子的腳在那里？”

　　丁當一側頭，見那老梢公正在拔篙開船，似笑非笑的斜視自己，不由得一張臉更是羞得如同紅布相似，嗔道：“你還說？”左手便去扭他的耳朵。

　　石破天右手一抬，自然而然的使出一十八路擒拿手中的‘鶴翔手’。丁當右手回轉，反拿他肋下。石破天左肘橫過，封住了她這一拿，右手便去抓她肩頭。丁當將被子往船板上一拋，回了一招，她知石破天內勁凌厲，手掌臂膀不和他指掌相接。霎時之間兩人已拆了十余招。丁當越打越快，石破天全神貫注，居然一絲不漏，待拆到數十招後，丁當使一招‘龍騰爪’，直抓他頭頂。石破天反腕格去，這一下出手奇快，丁當縮手不及，已被他五指拂中了手腕穴道，只覺一股強勁的熱力自腕而臂，自臂而腰，直轉了下去。這股強勁的內力又自腰間直傳動至腿上，丁當站立不穩，身子一側，便倒了下來，正好摔在薄被上。

　　石破天童心大起，俯身將被子在她身上一裹，抱了起來，笑道：“你為什麼扭我？我把你拋到江里喂大魚。”丁當給他抱著，雖是隔著一條被子，也不由得渾身酸軟，又羞又喜，笑道：“你敢！”石破天笑道：“為什麼不敢？”將她連人帶被的輕輕一送，擲入船艙。

　　丁當從被中鑽了出來，又走到後梢。石破天怕她再打，退了一步，雙手擺起架式。

　　丁當笑道：“不玩啦！瞧你這副德性，拉開了架子，倒像是個莊稼漢子，那有半點武林高手的風度！”石破天笑道：“我本來就不是武林高手。”丁當道：“恭喜，恭喜！你這套擒拿手法已學會了，青出于藍，連我做師父的也已不是徒兒的對手了。”

　　丁不三在船艙中冷冷的道：“要和雪山派高手白萬劍較量，卻還差著這麼老大一截。”

　　丁當道：“爺爺，他學功夫學得這麼快。只要跟你學得一年半載，就算不能天下無敵，做你的孫女婿，卻也不丟你老人家的臉了。”丁不三冷笑道：“丁老三說過的話，豈有改口的？第一、我說過他既要娶你為妻，永遠就別想學我武藝；第二、我限他十天之內打敗白萬劍。再過得五天，他性命也不在了，還說什麼一年半載？”

　　丁當心中一寒，昨天晚上還想親手去殺死石破天，今日卻已萬萬舍不得石郎死于爺爺之手，但爺爺說過的話，确是從來沒有不算數的，這便如何是好？思前想後，只有照著原來的法子，從這一十八路擒拿手中別出機謀。

　　于是此後幾天之中，丁當除了吃飯睡覺，只是將這一十八路擒拿手的諸般變化，反來覆去的和石破天拆解。到得後來，石破天已練得純熟之極，縱然不借強勁的內力，也已勉強可和丁當攻拒進退，拆個旗鼓相當。

　　第八天早晨，丁不三咳嗽一聲，說道：“只剩下三天了。”

　　丁當道：“爺爺，你要他去打敗白萬劍，依我看也不是什麼難事。白萬劍雪山派的劍法雖然厲害，總還不是我丁家的武功可比。石郎這套擒拿手練得差不多了。單憑一雙空手，便能將那姓白的手中長劍奪了下來。他空手奪人長劍，算不算得是胜了？”

　　丁不三冷笑道：“小丫頭說得好不稀松！憑他這一點子能耐，便能將‘氣寒西北’手中長劍奪將下來？我叫你乘早別發清秋大夢。就是你爺爺，一雙空手只怕也奪不下那姓白的手中長劍。”丁當道：“原來連你也奪不下，那麼你的武功我瞧……哼，哼，也不過……哼，哼！”丁不三怒道：“什麼哼哼？”丁當仰頭望著天空，說道：“哼哼就是哼哼，就是說你武功了得。”丁不三道：“你說什麼鬼話？哼哼就是說我武功稀松平常。”丁當道：“你自己說你武功稀松平常，可不是我說的。”丁不三道：“你哼哼也好，哈哈也好，總而言之，十天之內他不能打敗白萬劍，我就殺了這白痴。”

　　丁當嘟起了小嘴，說道：“你叫他十天之內去打敗白萬劍，但若十天之內找不到那姓白的，可不是石郎的錯。”丁不三道：“我說十天，就是十天。找得到也好，找不到也好，十天之內不將他打敗，我就殺了這小白痴。”丁當急道：“現下只剩三天了，卻到那里找白萬劍去？你……你……你當真是不講道理。”丁不三笑道：“丁不三若講道理，也就不是丁不三了。你到江湖上打聽打聽，丁不三幾時講過道理了？”

　　到第九天上，丁不三嘴角邊總是挂著一絲微笑，有時斜睨石破天，眼神極是古怪，帶著三分卑視，卻有七分殺氣。

　　丁當知道爺爺定是要在第十天上殺了石郎，這時候別說石破天的武功仍與白萬劍天差地遠，就算當真胜得了他，短短兩天之中，茫茫大江之上，卻又到那里找這‘氣寒西北’去？

　　這日午後，丁當和石破天拆了一會擒拿手，臉頰暈紅，她打了個呵欠，說道：“八月天時，還這麼熱！”坐在石破天身邊，指著長江中并排而游動的兩只水鳥，說道：“天哥，你瞧這對夫妻水鳥在江中游來游去，何等逍遙快樂，若是一箭把雄鳥射死了，雌鳥孤苦伶仃的，豈不可怜？”石破天道：“我以前在山里打獵、射鳥的時候，倒也沒想到它是雌是雄，依你這麼說，我以後只揀雌鳥來射吧！”丁當歎了口氣，心道：“我這石郎畢竟痴痴呆呆。”又打個呵欠，斜身依著石破天，將頭靠在他肩上，合上了眼。

　　石破天道：“叮叮當當，你倦了嗎？我扶你到船艙里睡，好不好？”丁當迷迷糊糊的道：“不，我就愛這麼睡。”石破天不便拂她之意，便任由她以自己左肩為枕，只聽得她氣息悠長，越睡越沉，一頭秀發擦在自己左頰之上，微感麻痒，卻也是說不出的舒服。

　　突然之間，一縷極細微的聲音鑽入了自己左耳，輕如蜂鳴，幾不可辨：“我跟你說話，你只聽著，不可點頭，更不可說話，臉上也不可露出半點驚奇的神氣。你最好閉上眼睛，假裝睡著，再發出一些鼾聲，以便遮掩我的話聲。”

　　石破天大感奇怪，還道她是在說夢話，斜眼看去，但見她長長的睫毛覆蓋雙眼，突擊間左眼張開，向他霎了兩下，隨即又閉上了。石破天當前即省悟：“原來她要跟我說說幾句秘密話兒，不讓爺爺聽見。”于是也打了個呵欠，說道：“好倦！”合上了眼睛。

　　丁當心下暗喜：“天哥畢竟不是白痴，一點便透，要他裝睡，他便裝得真像。”又低聲道：“爺爺說你武功低微，又是個白痴，不配做他的孫女婿兒。十天的期限，明天便到，他定要將你殺死。咱們又找不著白萬劍，就算找到了，你也打他不過。唯一的法子，只有咱夫婦倆脫身逃走，躲到深山之中，讓爺爺找你不到。”

　　石破天心道：“好端端地，爺爺怎麼會殺我，叮叮當當究竟是個小孩子，將爺爺的笑話也當了真，不過她說咱兩個躲到深山之中，讓爺爺找不到，那倒好玩得很。”他一生之中，都是二人共處深山，自覺那是自然不過的生涯，這些日子來遇到的事無不令他茫然失措，實深盼得能回歸深山，想到此後相伴的竟是個美麗可愛的叮叮當當，不由得大是興奮。

　　丁當又道：“咱兩個若是上岸逃走，定給爺爺追到，無論如何是逃不了的。你記好了，今晚三更時分，我突然抱住爺爺，哭叫道：‘爺爺，你饒了石郎，別殺他，別殺他！’你便立刻搶進艙來，右手使‘虎爪手’，抓住爺爺的背心正中，左手使‘玉女拈針’拿住他後腰。記著，聽到我叫‘別殺他’，你可得趕快動手，是‘虎爪手’和‘玉女拈針’。爺爺被我抱住雙臂，一時不能分手抵擋，你內力很強，這麼一拿，爺爺便不能動了。”

　　石破天心道：“叮叮當當真是頑皮，叫我幫忙，開爺爺這樣一個大玩笑，卻不知爺爺會不會生氣？也罷，她既愛鬧著玩，我順著她意思行事便了。想來倒是有趣得緊。”

　　丁當又低聲道：“這一抓一拿，可跟我二人生死攸關。你用左手摸一下我背心的‘靈台穴’，那‘虎爪手’該當抓在這里。”石破天仍是閉著眼睛，慢慢提起左手，在丁當‘靈台穴’上輕輕撫摸一下。丁當道：“是啦，黑暗之中出手要快，認穴要准，我拚命抱住爺爺，只能挨得一霎時間，只要他一驚覺，立時便能將我摔開，那時你萬難抓得到他了。你再輕輕碰我後腰的‘懸樞穴’，且看對是不對。那‘玉女拈針’這一招，只用大拇指和食指兩根中指，勁力要從指尖直透穴道。”

　　石破天左手緩緩移下，以兩根手指在他後腰‘懸樞穴’上輕輕搔爬了一下，他這時自是絲毫沒有使勁，不料丁當是黃花閨女，份外怕痒，給他在後腰上這麼輕輕一搔，忍不住格的一聲笑了出來，笑喝：“你胡鬧！”石破天哈哈大笑。丁當也伸手去他肋下呵痒。兩人嘻嘻哈哈，笑作一團，把裝睡之事全然置之腦後。

　　這日黃昏時分，老梢公將船泊在江邊的一個小市鎮旁，上岸去沽酒買菜。丁當道：“天哥，咱們也上岸去走走。”石破天道：“甚好！”丁當攜了他手，上岸閒行。

　　那小市鎮只不過八九十家人家，倒有十來家是魚行。兩人行到市梢，眼看身旁無人。石破天道：“爺爺在船艙中睡覺，咱們這麼拔足便走，豈不就逃走了？”他只盼盡早與丁當躲入深山。丁當搖頭道：“那有這麼容易？就是讓咱們逃出十里二十里，他一樣也能追上。”

　　忽聽得背後一人粗聲道：“不錯，你便是逃出一千里，一萬里，咱們一樣也能追上。”

　　石破天和丁當回過頭來，只見兩名漢子從一棵大樹後轉了出來，向著二人獰笑。石破天識得這兩人便是雪山派中的呼延萬善和聞萬夫，不由得一怔，心下暗暗驚懼。

　　原來雪山派兩名弟子在長江中發現了石破天的蹤跡，上船動手，其一身受重傷。白萬劍得報，分遣眾師弟水陸兩路追尋。呼延萬善和聞萬夫這一撥乘馬溯江向西追來，竟在這小鎮上和石破天相遇。呼延萬善為人持重，心想自己二人未必是這姓石小子的對手，正想依著白師兄的囑咐發射沖天火箭傳訊，不料聞萬夫忍耐不住，登時叫了出來。

　　丁當也是一驚：“這二人是雪山派弟子，不知白萬劍是否便在左近？倘若那姓白的也趕了來，爺爺逼著石郎和他動手，那可糟了。”向二人橫了一眼，啐道：“我們自己說話，誰要你們插口？天哥，咱們回船去。”石破天也是心存怯意，點了點頭，兩人轉身便走。

　　聞萬夫向來便瞧不起這師侄，心想：“王萬仞王師哥、張萬風張師弟兩人都折在這小子手下，也不知他二人怎麼搞的。這小子要是當真武功高強，怎麼會一招之間便給白師哥擒了來？我今日將他擒了去，那可是大功一件，從此在本門中出人頭地。”當即喝道：“往那里走？姓石的小子，乖乖跟我走吧！”口中叱喝，左手便向石破天肩頭抓來。

　　石破天側身避過，使出丁當所教的擒拿手法，橫臂格開來招。聞萬夫一抓不中，飛腳便向石破天小腹上踢去。

　　這一腳如何拆解，石破天卻沒學過。他這半天中，心頭反來覆去的便是想著‘虎爪手’和‘玉女拈針’兩招，危急之際，所想起的也只這兩招。但聞萬夫和他相對而立，這兩招攻人後心的手法卻全然用不上，這時他也顧不得合式不合式，拔步便搶向對方身後。他內功深厚，轉側便捷無比，這麼一奔，便已將聞萬夫那一足避過，同時右手‘虎爪手’抓他‘靈台穴’，左手‘玉女拈針’拿他‘懸樞穴’，內力到處，聞萬夫微一痙攣，便即萎倒。

　　呼延萬善正欲上前夾攻，突見石破天已拿住師弟要穴，情急之下不及抽劍，揮拳往石破天腰間擊來。他這一拳用上了十成勁力，波的一響，跟著喀嚓一聲，右臂竟爾震斷。

　　石破天卻只腰間略覺疼痛，松手放開聞萬夫時，只見他縮成了一團，毫不動彈，扳過他肩頭，見他雙目上挺，神情甚是可怖。石破天吃了一驚，叫道：“啊喲，不好，叮叮當當，他……他……他怎麼忽然抽筋，莫非……莫非死了？”

　　丁當格的一笑，道：“天哥，你這兩招使得甚好，只不過慌慌張張的，姿勢太也難看。你這麼一拿，他死是不會死的，殘廢卻免不了，雙手雙腳，總得治上一年半載吧。”

　　石破天伸手去扶聞萬夫，道：“真……真對不起，我……我不是有意傷你，那怎麼……怎麼辦？叮叮當當，得想法子給他治治？”丁當伸手從聞萬夫身畔抽出長劍，道：“你要讓他不多受苦楚？那容易得緊，一劍殺了就是。”石破天忙道：“不行，不行！”

　　呼延萬善怒道：“你這兩個無恥小妖。雪山派弟子能殺不能辱。今日老子師兄弟折在你手里，快快把我們兩個都殺了。多說這些氣人的話干麼？”

　　石破天深恐丁當真的將聞萬夫殺了，忙奪下她手中長劍，在地下一插，說道：“叮叮當當，快……快回去吧。”拉著她衣袖，快步回船。丁當哂道：“聽人說長樂幫石幫主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怎地忽然婆婆媽媽起來？剛才之事，可別跟爺爺說。”石破天道：“是，我不說，你說那個人，他……他當真會手足殘廢？”丁當道：“你拿了他兩處要穴，若還不能令他手足殘廢，咱們丁家這一十八路擒拿手法還有什麼用處？”石破天道：“那怎麼你叫我待會也這麼去擒拿爺爺？”丁當笑道：“傻哥哥，爺爺是何等樣人物，豈可和雪山派中這等膿包相比？你若僥幸能拿住爺爺這兩處要穴，又能使用上內力，最多令他兩三個時辰難以行動，難道還能叫他殘廢了？”

　　石破天心頭栗六，怔忡不安，只是想著聞萬夫適才的可怖模樣。

　　這一晚迷迷糊糊的半醒半睡，到得半夜，果然聽得丁當在船艙中叫了起來：“爺爺，爺爺，你饒了石郎性命，別殺他，別殺他！”石破天急躍而起，搶到艙中，蒙朧中只見丁當抱了丁不三的上身，不住的叫：“爺爺，別殺石郎！”

　　石破天伸出雙手，便要往丁不三後心抓去，陡然間想起聞萬夫縮成一團的可怖神情，心道：“我這雙手抓將下去，倘若將爺爺也抓成這般模樣，那可太對不起他，我……我決計不可。”當即悄悄退出船艙，抱頭而睡。

　　丁當眼見石破天搶進艙來，時刻配合得恰到好處，正欣喜間，不料他遲疑片刻，便即退出，功敗垂成，不由得又急又怒。

　　石破天回到後梢，心中兀自怦怦亂跳，過了一會，只聽得丁當道：“啊喲，爺爺，我怎麼抱著你？我……我剛才做了個惡夢，夢見你將石郎打死了，我求你……求你饒他性命，你總是不答應，謝天謝地，只不過是個夢。”

　　卻聽丁不三道：“你做夢也好，不做夢也好，天一亮便是咱們說好了的第十天。且瞧他這一日之中，能不能找到白萬劍來將他打敗了。”丁當歎了口氣，說道：“我知道石郎不是白痴！”丁不三道：“是啊，他良心好！良心好的人便是傻子，便是白痴，該死之極。唉，以‘虎爪手’抓‘靈台穴’，以‘玉女拈針’拿‘懸樞穴’，妙計啊妙計！就可惜白痴良心好，不忍下手。不忍下手，就是白痴，白痴就是該死。”

　　這幾句話鑽入了艙內外丁當和石破天耳里，兩人同時大驚：“爺爺怎知道我們的計策？”石破天還不怎麼樣，丁當卻不由得遍體都是冷汗，心想：“原來爺爺早已知曉，那麼暗中自必有備，天哥剛才沒有下手，也不知是福是禍？”

　　石破天渾渾噩噩，卻絕不信次日丁不三真會下手殺他，過不多時，便即睡著了。

　　天剛破曉，忽聽得岸上人聲喧嘩，紛紛叫嚷：“在這里了！”“便是這艘船。”“別讓老妖怪走了！”石破天坐起身來，只見岸邊十多人手提燈籠火把，奔到船邊，當先四五人搶上船頭，大聲叱喝：“老妖怪在那里？害人老妖往那里逃？”

　　丁不三從船艙中鑽了出來，喝道：“什麼東西在這里大呼小叫的？”

　　一條漢子喝道：“是他，是他！快潑！”他身後兩人手中拿著竹做的噴筒，對准丁不三，兩股血水向他急速射去。岸上眾人歡呼吆喝：“黑狗血洒中老妖怪，他就逃不了！”

　　可是這兩股狗血那里能濺中丁不三半點？他騰身而起，心下大怒：“那里來的妄人，當老夫是妖怪，用黑狗血噴我？”旁人不去惹他，他喜怒無常之時，舉手便能殺人，何況有人欺上頭來？他身子落下來時，雙腳齊飛，踢中兩名手持噴筒的漢子，跟著呼的一掌，將當先的大漢擊得直飛出去。這三人都不會什麼武功，中了這江湖怪傑的拳腳，那里還有性命？兩個人當即死在船頭，當先的那條大漢在半空中便狂噴鮮血。

　　丁不三又要舉腳向余人掃去，忽聽得丁當在身後冷冷的道：“爺爺，一日不過三！”

　　丁不三一怔，盛怒之下，險些兒忘了自己當年立下的毒誓，這一腳离那船頭漢子已不過尺許，當下硬生生的收了回來。

　　眾人嚇得魂飛魄散，叫道：“老妖怪厲害，快逃，快逃！”霎時之間逃了個干干淨淨，燈籠火把有的拋在江中，有的丟在岸上。三具尸首一在岸上，二在船頭，誰也顧不得了。

　　丁不三將船頭的尸首踢入江中，向梢公道：“快開船，再有人來，我可不能殺啦！”那梢公嚇得呆了，雙手不住發抖，幾乎無力拔篙。丁不三提起竹篙，將船撐离岸邊。狗血沒射到人，卻都射在艙里，腥氣難聞。

　　丁不三冷冷的道：“阿當，你搗這鬼為了什麼？”丁當笑道：“爺爺，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丁不三道：“我幾時說過話不算數了？”丁當道：“好，你說十天一滿，若是石郎沒將那姓白的打敗，便要殺他。今日是第十日，可是你已經殺了三個人啦！”

　　丁當極是得意，笑吟吟的道：“丁家三老爺素來說話算數，你說在第十天上定要殺了這小子，可是‘一日不過三’，你已殺了三個人，這第四個人，便不能殺了。你既在第十天上殺他不得，以後也就不能再殺了。我瞧你的孫女婿兒也不是真的什麼白痴，等他身子慢慢復原，武功自會大進，包不丟了你的臉面便是。”

　　丁不三伸足在船頭用力一蹬，喀的一聲，船頭木板登時給他踹了一個洞，怒道：“不成，不成！丁不三折在你小丫頭手下，便已丟了臉。”丁當笑道：“我是你的孫女兒，大家是一家人，有什麼丟不丟臉的？這件事我又不會說出去。”丁不三怒道：“我輸了便心中不痛快，你說不說有什麼相干？”丁當道：“那就算是你贏好了。”丁不三道：“輸便輸，贏便贏。我又不是你那不成器的四爺爺，他小時候跟我打架，輸了反而自吹是贏了。”

　　石破天聽著他祖孫二人的對話，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人是丁當故意引了來給她爺爺殺的，好讓他連殺三人之後，限于‘一日不過三’的規定，便不能再殺他，眼看丁不三于一瞬間連殺三人的凶狠神態，那麼要殺死自己的話，只怕也不是開玩笑了；見丁當笑嘻嘻的走到後梢，便道：“叮叮當當，你為了救我性命，卻無緣無故的害死了三人，那不是……不是太也殘忍了麼？”丁當臉一沉，說道：“是你害的，怎麼反而怪起我來了？”石破天惘然道：“是……是我害的？”丁當道：“怎麼不是？昨晚你事到臨頭，不敢動手。否則咱二人早已逃得遠遠的了，又何至累那三人無辜送命？”

　　石破天心想這話倒也不錯，一時說不出話來。

　　忽聽得丁不三哈哈大笑，說道：“有了，有了！姓石的小子，爺爺要挖出你的眼珠子，斬了你的雙手，教你死是死不了，卻成為一個廢人。我只須不取你性命，那就不算破了‘一日不過三’的規矩。”丁當和石破天面面相覷，神色大變。

　　丁不三越想越得意，不住口的道：“妙計，妙計！小白痴，我不殺死你，卻將你弄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阿當哪，那總可以的吧？”丁當一時無辭可辯，只得道：“這第十天又沒過，說不定待會就遇到白萬劍，石郎又出手將他打敗了呢？”丁不三呵呵而笑，道：“不錯，不錯，咱們須得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爺爺等到今晚三更再動手便了。”

　　丁當愁腸百結，再也想不出別的法子來令石破天脫此危難。偏偏石破天似是仍不知大禍臨頭，反來問她：“你為什麼皺起了眉頭，有什麼心事？”丁當嗔道：“你沒聽爺爺說麼？他要挖了你的眼珠子，斬了你的雙手。”石破天笑道：“爺爺說笑話嚇人呢，你也當真！他挖了我眼睛、斬了我雙手去，又有什麼用？我又沒得罪他。”

　　丁當由嗔轉怒，心道：“這人行事婆婆媽媽，腦筋胡里胡塗，我一輩子跟著他确也沒趣得緊，爺爺要殺他，讓他死了便是。”但想到爺爺待會將他挖去雙目、斬去雙手，自己如果回心轉意，又要起他來，我叮叮當當嫁了這麼一個沒眼沒手的丈夫，更加無味已極。

　　眼見太陽漸漸西沉，丁當面向船尾，見自己和石破天的影子雙雙浮在江面之上，就像是游泳一般，隨舟逐波而西。丁當側過身來，見石破天背脊向著自己，她雙手伸出，便向他背心要穴拿去。她右手使‘虎爪手’抓住石破天背心‘靈台穴’，左手以‘玉女拈針’拿他‘懸樞穴’。石破天絕無防備，被她拿住後立時全身酸軟，卻彈不得。

　　丁當卻受到他內力震蕩，身子向後反彈，險些墜入江中，伸手抓住船篷，罵道：“爺爺要挖你雙眼，斬你雙手，你這種廢人留在世上，就算不丟爺爺的臉，我叮叮當當也沒臉見人了。也不用爺爺動手，我自己先挖出你的眼珠子。”在後梢取過一條長長的帆索，將石破天雙手雙腳都縛住了，又將帆索從肩至腳，一圈又一圈的緊緊捆綁，少說也纏了八九十圈，直如一只大粽子相似。

　　本來如此這般的被擒拿了穴道，一個對時中難以開口說話，但石破天內力深厚，四肢雖不能動，卻張口說道：“叮叮當當，你跟我鬧著玩嗎？”他話是這般說，但見著丁當凶狠的神氣，也已知道大事不妙，眼神中流露出乞怜之色。丁當伸足在他腰間狠狠踢了一腳，罵道：“哼，我跟你鬧著玩？死在臨頭，還在發你的清秋大夢，這般的傻蛋，我將你千刀萬剮，也是不冤。”颼的一聲，拔出了柳葉刀來，在石破天臉頰上來回擦了兩下，作磨刀之狀。

　　石破天大駭，說道：“叮叮當當，我今後總是聽你的話就是。你殺了我，我……我……可活不轉來啦！”丁當恨恨的道：“誰要你活轉來了？我有心救你性命，你偏不照我吩咐。那是你自尋死路，又怪得誰來？我此刻不殺你，爺爺也會害你。哼，是我丈夫，要殺便由我自己動手，讓別人來殺我丈夫，我叮叮當當一世也不快活。”

　　石破天道：“你饒了我，我不再做你丈夫便是。”他說這幾句話，已是在極情哀求，只是自幼稟承母訓，不能向人求懇，這個‘求’字卻始終不出口。

　　丁當道：“天地也拜過了，怎能不做我丈夫？再羅嗦，我一刀便砍下你的狗頭。”

　　石破天嚇得不敢再作聲。只聽得丁不三笑道：“很好，很好，妙得很！那才是丁不三的乖孫女兒。爽爽快快，一刀兩段便是！”

　　那老梢公見丁當舉刀要殺人，嚇得全身發抖，舵也掌得歪了。船身斜里橫過去，恰好迎面一艘小船順著江水激流沖將過來，眼見兩船便要相撞。對面小船上的梢公大叫：“扳梢，扳梢！”

　　丁當提起刀來，落日余暉映在刀鋒之上，只照得石破天雙目微眯，猛見丁當手臂往下急落，拍的一聲響，這一刀卻砍得偏了，砍在他頭旁數寸處的船板上。丁當隨即撤手放刀，雙手抓起石破天的身子，雙臂運勁向外一拋，將他向著擦舟而過的小船船艙摔去。

　　丁不三見孫女突施詭計，怒喝：“你……你干什麼？”飛身從艙中扑出，伸手去抓石破天時，終究慢了一步。江流湍急，兩船瞬息間已相距十余丈，丁不三輕功再高，卻也無法縱跳過去。他反手重重打了丁當一個耳光，大叫：“回舵，回舵，快追！”

　　但長江之中風勁水急，豈能片刻之間便能回舵？何況那小船輕舟疾行，越駛越遠，再也追不上了。

　　---------------------------------------------------------------

　　丁不四危急中靈機一動，雙掌倏地上舉，掌力向天上送去，石破天便也雙掌呼的一聲，向上拍出。兩人四掌對著天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 第九章　大粽子

　　石破天耳畔呼呼風響，身子在空中轉了半個圈，落下時臉孔朝下俯伏，但覺著身處甚是柔軟，倒也不感疼痛，只是黑沉沉的目不見物，但聽得耳畔有人驚呼。他身不能動，也不敢開口說話，鼻中聞到一陣幽香，似是回到了長樂幫總舵中自己的床上。

　　微一定神，果然覺到是躺在被褥之上，口鼻埋在一個枕頭之中，枕畔卻另有一個人頭，長發披枕，竟然是個女子。石破天大吃一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只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什麼人？你……你怎麼……”石破天道：“我……我……”不知如何回答才是。那女子道：“你怎麼鑽到我們船里？我一刀便將你殺了！”石破天大叫：“不，不是我自己鑽進來的，是人家摔我進來的。”那女子急道：“你……你……你快出去，怎麼爬在我被……被窩里？”

　　石破天一凝神間，果覺自己胸前有褥，背上有被，臉上有枕，而且被褥之間更是頗為溫暖，才知丁當這麼一擲，恰巧將他摔入這艘小船的艙門，穿入船艙中一個被窩；更糟的是，從那女子的話中聽來，似乎這被窩竟是她的。他若非手足被綁，早已急躍而起，逃了出去，偏生身上穴道未解，連一根手指也抬不起來，只得說道：“我動不得，求求你，將我搬了出去，推出去也好，踢出去也好。”

　　只聽得腳後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道：“這混蛋說什麼胡話？快將他一刀殺了。”那女子道：“奶奶，若是殺了他，我被窩中都是鮮血，那……那怎麼辦？”語氣甚是焦急。那老婦怒道：“那是什麼鬼東西？喂，你這混蛋，快爬出來。”

　　石破天急道：“我真是動不得啊，你們瞧，我給人抓了靈台穴，又拿了懸樞穴，全身又給綁得結結實實，要移動半分也動不了。這位姑娘還是太太，你快起來吧，咱們睡在一個被窩里，可……可實在不大妙。”

　　那女子啐道：“什麼太太的？我是姑娘，我也動不了。奶奶，你……你快想個法子，這個人當真是給人綁著的。”石破天道：“老太太，我求求你，勞你駕，把我拉出去。我……我得罪這位姑娘……唉……這個……真是說不過去。”

　　那老婦怒道：“小混蛋，倒來說風涼話。”那姑娘道：“奶奶，咱們叫後梢的船家來把他提出去，好不好？”那老婦道：“不成，不成！這般亂七八糟的情景，怎能讓旁人見到？偏生你我又動彈不得，這……這……”

　　石破天心道：“莫非這位老太太和那姑娘也給人綁住了？”

　　那老婦不住口的怒罵：“小混蛋，臭混蛋，你怎麼別的船不去，偏偏撞到我們這里來？阿繡，把他殺了，被窩中有血，有什麼要緊？這人早晚總是要殺的。”那姑娘道：“我沒力氣殺人。”那老婦道：“用刀子慢慢的鋸斷了他喉管，這小混蛋就活不了。”

　　石破天大叫：“鋸不得，鋸不得！我的血髒得很，把這香噴噴的被窩弄得一塌糊涂，而且……而且……被窩里有個死尸，也很不妙。”只聽得嚶的一聲，那姑娘顯是聽到‘被窩里有個死尸’這話甚是害怕，石破天心中一喜，聽那姑娘道：“奶奶，我拔刀子也沒力氣。”石破天道：“你沒力氣拔刀子，那再好也沒有了。我此刻動不得，你若是將我殺了，我就變成了僵尸，躺在你身旁，那有多可怕。我活著不能動，變成僵尸，就能動了，我兩只冷冰冰僵尸手握住你的喉嚨……”

　　那姑娘給他說得更加怕了，忙道：“我不殺你，我不殺你！”過了一會兒，又道：“奶奶，怎生想個法子，叫他出去？”那老婦道：“我在想哪，你別多說話。”

　　這時已然入夜，船艙中漆黑一團。石破天和那姑娘雖然同蓋一被，幸好擲進來時偏在一旁，沒碰到她身子，黑暗中只聽得那姑娘氣息急促，顯然十分惶急。過了良久，那老婦仍是沒想出什麼法子來。

　　突然之間，遠處傳來兩下尖銳的嘯聲，靜夜中十分凄厲刺耳。跟著飄來一陣大笑之聲，聲音蒼老豪邁。那人邊笑邊呼：“小翠，我等了你一日一晚，怎麼這會兒才到？”

　　那姑娘急道：“奶奶，他……他迎上來了，那便如何是好？”那老婦哼了一聲，說道：“你再也別作聲，我正在凝聚真氣，但須足上經脈稍通，能有片刻動彈，我便往江心一跳，免得受這老妖之辱。”那姑娘急道：“奶奶，奶奶，那使不得。”那老婦怒道：“我叫你別來打擾我。奶奶投江之時，你跟不跟我去？”那姑娘微一遲疑，說道：“我……我跟著奶奶一塊兒死。”那老婦道：“好！”說了這個“好”後，便再也不作聲了。

　　石破天兩度嘗過這“走火”的滋味，心想：“原來這老太太和小姑娘都是練內功走火，以致動彈不得，偏生敵人在這當頭趕到，那當真為難之極。”

　　只聽下游那蒼老的聲音又叫道：“你愛比劍也好，斗拳也好，丁老四定然奉陪到底。小翠，你怎麼不回答我？”這時話聲又已近了數十丈。過不多時，只聽得半空中嗆啷啷鐵鏈響動，跟著拍的一聲世響，一件東西落到了船上，顯是迎面而來的船上有人擲來鐵錨鐵鏈。後梢的船家大叫：“喂，喂，干什麼？干什麼？”

　　石破天只覺坐船向右急劇傾側，不由自主的也向右滾去，那姑娘向他側過來，靠在他身上。石破天道：“這個……這個……你……”要想叫她別靠在自己身上，但隨即想起她跟自己一樣，也是動彈不得，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

　　跟著覺得船頭一沉，有人躍到了船上，傾側的船身又回復平穩。那老人站在船頭說道：“小翠，我來啦，咱們是不是就動手？”

　　後梢的船家叫道：“你這麼攪，兩艘船都要給你弄翻了。”那老人怒道：“狗賊，快給我閉了你的鳥嘴！”提起鐵錨擲出。兩艘船便即分開，同時順著江水疾流下去。船家見他如此神力，將一只兩百來斤重的鐵錨擲來擲去，有如無物，嚇得撟舌不下，再也不敢作聲了。

　　那老人笑道：“小翠，我在船頭等你。你伏在艙里想施暗算，我可不上你當。”

　　石破天心頭一寬，心想他一時不進艙來，便可多挨得片刻，但隨即想起，多挨片刻，未必是好，那老婦若能凝聚真氣，便要挾了這小姑娘投江自盡，這時那姑娘的耳朵正挨在他口邊，便低聲道：“姑娘，你叫你奶奶別跳到江里。”

　　那姑娘道：“她……她不肯的，一定要跳江。”一時悲傷不禁，流下淚來，眼淚既奪眶而出，便再也忍耐不住，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淚水滾滾，沾濕了石破天的臉頰。她哽咽道：“對……對不住！我的眼淚流到了你臉上。”這姑娘竟是十分斯文有禮。

　　石破天輕歎一聲，說道：“姑娘不用客氣，一些眼淚水，又算得了什麼？”那姑娘泣道：“我不愿意死。可是船頭那人很凶，奶奶說宁可死了，也不能落在他手里。我……我的眼淚，真對不住，你可別見怪……”只聽得船板格的一聲響，船艙彼端一個人影坐了起來。

　　石破天本來口目向下，埋在枕上，但滾動之下，已側在一旁，見到這人坐起，心中怦怦亂跳，顫聲說道：“姑……姑娘，你奶奶坐起來啦。”那姑娘“啊”的一聲，她臉孔對著石破天，已瞧不見艙中情景。過了一會，只聽石破天叫道：“老太太，你別抓她，她不愿意陪你投江自盡，救人哪，救人哪！”

　　船頭上那老人聽到船艙中有個青年男子的聲音，奇道：“什麼人大呼小叫？”

　　石破天道：“你快進來救人。老太太要投江自盡了。”

　　那老人大驚，一掌將船篷掀起了半邊，右手探出，已抓住了那老婦的手臂。那老婦凝聚了半天的真氣立時渙散，應聲而倒。那老人一搭她的脈搏，驚道：“小翠，你是練功走了火嗎？干麼不早說，卻在強撐？”那老婦氣喘喘的道：“放開手，別管我，快滾出去！”那老人道：“你經脈逆轉，甚是凶險，若不早救，只怕……只怕要成為殘廢。我來助你一臂之力。”那老婦怒道：“你再碰一下我的身子，我縱不能動，也要咬舌頭，立時自盡。”

　　那老人忙縮回手掌，說道：“你的手太陰肺經、手少陰心經、手少陽三焦經全都亂了，這個……這個……”那老婦道：“你一心一意只想胜過我。我練功走火，豈不是再好也沒有了？正好如了你的心愿。”那才人道：“咱們不談這個。阿繡，你怎麼了？快勸勸你奶奶。你……你……咦！你怎麼跟一個大男人睡在一起，他是你的情郎，還是你的小女婿兒？”

　　阿繡和石破天齊聲道：“不，不是的，我們都動不了啦。”

　　那老人大是奇怪，伸手將石破天一拉。石破天給帆索綁得直挺挺地，腰不能曲，手不能彎，給他這麼一拉，便如一根木材般從被窩中豎了起來。那老人出其不意，倒嚇了一大跳，待得看清，不禁哈哈大笑，道：“阿繡，端陽節早過，你卻在被窩中藏了一只大粽子。”

　　阿繡急道：“不是的，他是外邊飛進來的，不……不是我藏的。”

　　那老人笑道：“你怎麼也不能動，也變成了一只大粽子麼？”

　　那老婦厲聲道：“你敢伸一根指頭碰到阿繡，我和你拚命。”

　　那老人歎了口氣，道：“好，我不碰她。”轉頭向梢公道：“船家，轉舵掉頭，扯起帆來，我叫你停時便停船。”那梢公不敢違拗，應道：“是！”慢慢轉舵。

　　那老婦怒道：“干什麼？”那老人道：“接你到碧螺山去好好調養。你這次走火，非同小可。”那老婦道：“我死也不上碧螺山。我又沒輸給你，干麼迫我到你的狗窩去？”那老人道：“咱們約好了在長江比武，我輸了到你家磕頭，你輸了便到我家里。是你自己練功走火也好，是你斗不過我也好，總而言之，這一次你非上碧螺山走一遭不可。我幾十年來的心愿，這番總算得償，妙極，妙極！”那老婦怒發如狂，叫道：“不去，不去，不……”越叫越凄厲，陡然間一口氣轉不過來，竟爾暈了過去。

　　那老人笑吟吟的道：“你不去也得去，今日還由得你嗎？”

　　石破天忍不住插口道：“她既不愿去，你怎能勉強人家？”

　　那老人大怒，喝道：“要你放什麼狗屁？”反掌便往他臉上打去。

　　這一掌眼見便要打得他頭暈眼花、牙齒跌落，突然之間，見到石破天臉上一個膝黑的掌印，那老人一怔之下，登時收掌，笑道：“啊哈，大粽子，我道是誰將你綁成這等模樣，原來是我那乖乖侄孫女。你臉上這一掌，是給我侄孫女打的，是不是？”

　　石破天不明所以，問道：“你侄孫女？”那老人道：“你還不知老夫是誰？我是丁不四，丁不三是我哥哥，他年紀比我大，武功卻不及我……我的侄孫女……”石破天看他相貌确與丁不三有幾分相似，服飾也差不多，只是腰間纏著一條黃光燦然的金帶，便道：“啊，是了，叮叮當當是你侄孫女，不錯，這一掌正是叮叮當當打的，我也是給她綁的。”

　　丁不四捧腹大笑，道：“我原說天下除了阿當這小丫頭，再沒第二個人這麼頑皮淘氣。很好，很好，很好！她為什麼綁你？”石破天道：“她爺爺要殺我，說我武功太差，是個白痴。”丁不四更是大樂，笑得彎下腰來，道：“老三要殺的人，老四既然撞上了，那就……那就……”石破天驚道：“你也要殺？”

　　丁不四道：“丁不四的心意，天下有誰猜得中？你以為我要殺你，我就偏偏不殺。”站起身來，左手抓住石破天後領提將起來，右手并掌如刀，在他身上重重纏繞的帆索自上而下急划而落，數十重帆索立時紛紛斷絕，當真是利刃也未必有如此鋒銳。

　　石破天贊道：“老爺子，你這手功夫厲害得很，那叫什麼名堂？”

　　丁不四聽石破天一贊，登時心花怒放，道：“這一手功夫自然了不起，普天下能有如此功力的，除了丁不四外，只怕再無第二人了。這手功夫嗎？叫做……”

　　這時那老婦已醒，聽到丁不四自吹自擂，當即冷笑道：“哼，耗子上天平，自稱自贊！這一手‘快刀斬亂麻’不論那個學過幾手三腳貓把式的莊稼漢子，又有誰不會使了？”丁不四道：“呸！呸！學過幾手三腳貓把式的人，就會使我這手‘快刀斬亂麻’？你倒使給我瞧瞧！”那老婦道：“你明知我練功走火，沒了力氣，來說這種風涼言語。大粽子，我跟你說，你到隨便那一處市鎮上，見到有人練把式賣膏藥，騙人錢財，只須給他一文兩文，他就會練這手‘快刀斬亂麻’給你瞧，包管跟這老騙子練得一模一樣，沒半點分別，說不定還比他強些。這是普天下騙人的混蛋都會的法門，又有什麼希罕了？”

　　丁不四聽那老婦說得刻薄，不由得怒發如狂，順手便向她肩頭抓落。

　　石破天叫道：“不可動粗！”斜身反手，向他右腕上切去，正是丁當所教一十八路擒拿手中的一招‘白鶴手’。他被丁當拿中穴道後為時已久，在內力撞擊之下，穴道漸解，待得身上帆索斷絕，血行順暢，立時行動自如。

　　丁不四“咦”的一聲，反手勾他小臂。石破天于這一十八路擒拿手練得已甚純熟，當即變招，左掌拍出，右手取對方雙目。丁不四喝道：“好！這是老三的擒拿手。”伸臂上前，壓他手肘。石破天雙臂圈轉，兩拳反擊他太陽穴。丁不四兩條手臂自下穿上，向外一分，快如電閃般向石破天手臂上震去。只道這一震之下，石破天雙臂立斷，不料四臂相撞，石破天穩立不動，丁不四卻感上身一陣酸麻，喀喇一聲，足下所踏的一塊船板從中折斷，船身也向左右猛烈搖幌兩下。他急忙後退了一步，以免陷入斷板，口中又是“咦”的一聲。

　　他前一聲“咦”，只是驚异石破天居然會使他丁家的一十八路擒拿手，但當雙臂與石破天較勁，震得他退出一步，那一聲“咦”卻是大大的吃驚，只覺這年輕人內力充盈厚實，直是無窮無盡，自己適才雖然未出全力，但對方渾若無事，自己卻踏斷了船板，可說已輸了一招。此人這等厲害，怎能為丁當所擒？臉上又怎會給她打中一掌？一時心中疑團叢生。

　　那老婦驚詫之情絲毫不亞于丁不四，當即哈哈大笑，說道：“連……連一個渾小子也……也……也……”一時氣息不暢，卻說不下去了。丁不四怒道：“我代你說了吧，‘連一個渾小子也斗不過，逞什麼英雄好漢？’是不是？這句話你說不出口，只怕將你憋也憋死了。”那老婦滿臉笑容，連連點頭。

　　丁不四側頭向石破天道：“大粽子，你……你師父是誰？”石破天搔了搔頭，心想自己雖向謝煙客和丁當學過武功，卻沒拜過師父，說道：“我沒師父！”丁不四怒道：“胡說八道，那麼你這一十八路擒拿手，又是那里偷學得來的？”石破天道：“我不是偷學得來的，叮叮當當教了我十天。她不是我師父，是我……是我……”要想說‘是我妻子’總覺有些不妥，便不說了。丁不四更是惱怒，罵道：“你奶奶的，這武功是阿當教你的？胡說八道。”

　　那老婦這時已順過氣來，冷冷的道：“江湖上人人都說，‘丁氏雙雄，一是英雄，一是狗雄！’這名話當真不錯。今日老婆子親眼目睹，果然是江湖傳言，千真萬确。”

　　丁不四氣得哇哇大叫，道：“幾時有這句話了？定是你捏造出來的。你說，誰是英雄，誰是狗熊？我的武功比老三強，武林中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那老婦不敢急促說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緩緩說道：“丁當是丁老三的孫女兒。丁老三教了他兒子，他兒子教他的女兒丁當，丁當又教這個渾小子。這渾小子只學了十天，就胜過了丁老四，你教天下人去評……評……評……”連說了三個“評”字，一口氣又轉不過來了。

　　丁不四聽著他慢條斯理、一板一眼的說話，早已十分不耐，這時忍不住搶著說道：“我來代你說：‘你教天下人評評這道理看，到底誰是英雄，誰是狗熊？自然丁老三是英雄，丁老四是狗熊！’”越說聲音越響，到後來聲如雷震，滿江皆聞。

　　那老婦笑眯眯的點了點頭，道：“你……你自己知道就好。”這幾個字說的氣若游絲，但聽在丁不四耳中，卻令他憤懣難當，大聲叫道：“誰說這大粽子胜過丁老四了？來，來，來，咱們再比過！我不在……不在……”

　　他本想說‘不在三招之內就將你打下江去，那就如何如何’，但話到口邊，心想此人武功非同小可，‘三招之內’只怕拾奪他不下，要想說‘十招之內’，仍覺沒有把握，說‘二十招’吧，還是怕這句話說得太滿，若說‘一百招之內’，卻已沒了英雄氣概，自己一個成名人物，要花到一百招才能將侄孫婦兒的徒弟打敗，那又有什麼了不起？他略一遲疑，那老婦已道：“你不在十萬招之內將他打敗，你就拜他……拜他……拜他……咳……咳……”

　　丁不四怒吼：“‘你就拜他為師！’你要說這句話，是不是？”‘拜他為師’這四個字一出口，身子已縱在半空，掌影翻飛，向石破天頭頂及胸口同時拍落。

　　石破天雖學過一十八路擒拿手法，但只能拆解丁當的一十八路擒拿手，學時既非活學，用時也不能活用，眼見丁不四猶似千手萬掌般拍將下來，那里能夠抵御？只得雙掌上伸，護住頭頂，便在這時，後頸大椎穴上感到一陣極沉重的壓力，已然中掌。

　　那大椎穴乃人手足三陽督脈之會，最是要害，但也正因是人手足三陽督脈之會，諸處經脈中內力同時生出反擊的勁道。丁不四只感到全身劇震，向旁反彈了開去，看石破天時，卻是渾若無事。這一招石破天固然被他擊中，但丁不四反而向外彈去，不能說分了輸贏。

　　那老婦卻陰陽怪氣的道：“丁不四，人家故意讓你擊中，你卻給彈了開去，當真無用之極，只是一招，你便輸了。”丁不四怒道：“我怎麼輸了？胡說八道！”那老婦道：“就算你沒有輸，那麼你讓他在你大椎穴上拍一掌看。如果你不死，也能將他彈開幾步，那麼你們就算打成平手。”丁不四心想：“這小子內力雄厚之極，我大椎穴若給他擊上一掌，那是不死也得重傷。”說道：“好端端地，我為什麼要給他打？你的大椎穴倒給我打一掌看。”那老婦道：“早知丁狗熊沒種，就只會一門取巧撿便宜的功夫，若是跟人家一掌還一掌、一拳還一拳的文比，誰也不得躲閃擋架，你就不敢。”

　　丁不四給她說中了心事，訕訕的道：“這等蠻打，是不會武功的粗魯漢子所為，咱們武學名家，怎麼能玩這等笨法子？”他自知這番話強詞奪理，經不起駁，在那老婦笑聲中，向石破天道：“再來，再來，咱們再比過。”

　　石破天道：“我只學過叮叮當當教的那些擒拿手，別的武功都不會，你剛才那樣手掌亂幌的功夫，我不會招架。老爺子，就算你贏了，咱們不比啦。”

　　那‘就算你贏了’這五個字，聽在丁不四耳中極不受用，他大聲說道：“贏就是贏，輸就是輸，那有什麼算不算的？我讓你先動手，你過來打我啊。”石破天搖頭道：“我就是不會。”丁不四聽那老婦不住冷笑，心頭火起，罵道：“他媽的，你不會，我來教你。你瞧仔細了，你這樣出掌打我，我就這麼架開，跟著反手這麼打你，你就斜身這麼閃過，跟著左手拳頭打我這里。”

　　石破天學招倒是很快，依樣出手，丁不四回手反擊。兩人只拆得四招，丁不四呼的一拳打到，石破天不知如何還手，雙手下垂，說道：“下面的我不會了。”

　　丁不四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都是我教你的，那還比什麼武？”石破天道：“我原說不用比啦，算你贏就是了。”丁不四道：“不成，我若不是真正胜了你，小翠一輩子都笑話我，丁大英雄給她說成是丁大狗熊，我這張臉往那里擱去？你記著，我這麼打來，你不用招架，搶上一步，伸指反來戳我小腹，這一招很是陰毒，我這拳就不能打實了，就只得避讓，這叫做以攻為守，攻敵之所必救。”

　　他口中教招，手上比划。石破天用心記憶，學會後兩人便從頭打起，打到丁中四所教的武功用盡之時，便即停了，只得一個往下再教，一個繼續又學。丁不四這些拳法掌法變化甚是繁復，但他與石破天對打，卻只以曾經教過的為限。

　　丁不四心想這般斗將下去，如何胜得了他？唯一機緣只是這渾小子將所學的招數忘了，拆解稍有錯誤，便立中自己毒手。但偏偏石破天記心極好，丁不四只教過一遍，他便牢牢記住。兩人直拆了數十招，他招式中仍無破綻。

　　那老婦不時發出幾下冷笑之聲，又令丁不四不敢以凡庸的招數相授，只要攻守之際有一招不夠凌厲精妙，那老婦便出言相譏。她走火之後雖然行動不得，但眼光仍是十分厲害，就算是一招高明武功，她也要故意詆毀幾句，何況是不十分出色精奧之著。

　　丁不四打醒了精神，傳授石破天拳掌，這股全力以赴的兢兢業業之意，竟絲毫不亞于當年數度和那老婦真刀真槍的拚斗。又教了數十招，天色將明，丁不四漸感焦躁，突然拳法一變，使出一招先前教過的‘渴馬奔泉’，連拳帶人，猛地扑將過去。

　　石破天叫道：“次序不對了！”丁不四道：“有什麼次序不次序的？只要是教過你的便行。”石破天倒也沒忘他曾教過用‘粉蝶翻飛’來拆解，當即依式縱身閃開。丁不四心想：“我只須將你逼下江去，就算是贏了。小翠再要說嘴，也已無用。”踏上一步，一招‘橫掃千軍’，雙臂猛掃過去。石破天仍是依式使招‘和風細雨’，避開了對方狂暴的攻勢，但這步一退，左足已踏上了船舷。

　　丁不四大喜，喝道：“下去吧！”一招‘鐘鼓齊鳴’，雙拳環擊，攻他左右太陽穴。依照丁不四所授的功夫，石破天該當退後一步，再以‘春云乍展’化開來掌，可是此刻身後已無退路，一步後退，便踏入了江中，情急之下難以多想，生平學得最熟的只是丁當教的那兩招，也不理會用得上用不上，一閃身，已穿到了丁不四背後，右手以‘虎爪手’抓住他‘靈台穴’，左手以‘玉女拈針’拿住他‘懸樞穴’，雙手一拿實，強勁內力陡然發出。

　　丁不四大叫一聲，坐倒在艙板之上。

　　其實石破天內力再強，憑他只學幾天的擒拿手法，又如何能拿得住丁不四這等高手？只因丁不四有了先入為主的成見，認定石破天必以‘春云乍展’來解自己這招‘鐘鼓齊鳴’，而要使‘春云乍展’，非退後一步而摔入江中不可。他若和另一個高手比武，自會設想對方能有種種拆解之法，拆解之後跟著便有諸般厲害後著，自是四面八方都防到了，決不能被對手閃到自己後心而拿住了要穴。但他和石破天拆解了百余招，對方招招都是一板一眼，全然依准了自己所授的法門而發，心下對他既無半分提防之意，又全沒想到這渾小子居然會突然變招，所用的招數卻純熟無比，出手如風，待要擋避，已然不及，竟著了他的道兒。偏生石破天的內力十分厲害，勁透要穴，以丁不四修為之高，竟也抵敵不住。

　　這一下變故之生，丁不四和石破天固然吃驚不小，那老婦也是錯愕無已，“哈哈，哈哈”狂笑兩下，又暈厥了過去，雙目翻白，神情殊是可怖。

　　石破天驚道：“老太太，你……你怎麼啦？”

　　阿繡身在艙里，瞧不見船頭上的情景，聽石破天叫得惶急，忙問：“這位大哥，我奶奶怎麼了？”石破天道：“啊喲……她……暈過去啦，這一次……這一次模樣兒不對，只怕……只怕……難以醒轉。”阿繡驚道：“你說我奶奶……已經……已經死了？”石破天伸手去探了探那老婦的鼻息，道：“氣倒還有，只不過模樣兒……那個……那個很不對。”阿繡急道：“到底怎麼不對？”石破天道：“她神色像是死了一般，我扶起你來瞧瞧。”

　　阿繡不愿受他扶抱，但實在關心祖母，躊躇道：“好！那就勞你這位大哥的大駕。”

　　石破天一生之中，從未聽人說話如此斯文有禮，長樂幫中諸人跟他說話之時盡管恭謹，卻是敬畏多過了友善，連小丫頭侍劍也總是掩不住臉上惶恐之神色。丁當跟他說話有時十分親熱，卻也十分無禮。只有這個姑娘的說話，聽在耳中當真是說不出的慰貼舒服，于是輕輕扶她起來，將一條薄被裹在她身上，然後將她抱到船頭。

　　阿繡見到祖母暈去不醒的情狀，“啊”的一聲叫了起來，說道：“這位大哥，可不可以請你在奶奶‘靈台穴’上，用手掌運一些內力過去？這是不情之請，可真不好意思。”

　　石破天聽她說話柔和，垂眼向她瞧去。這時朝陽初生，只見她一張瓜子臉，清麗文秀，一雙明亮清澈的大眼睛也正在瞧著她。兩人目光相接，阿繡登時羞得滿臉通紅，她無法轉頭避開，便即閉上了眼睛。石破天沖口而出：“姑娘，原來你也是這樣好看。”阿繡臉上更加紅了，兩人相距這麼近，生怕說話時將口氣噴到他臉上，將小嘴緊緊閉住。

　　石破天一呆，道：“對不起！”忙放下了她，伸掌按住那老婦的‘靈台穴’，也不知如何運送內力，便照丁當所教以‘虎爪手’抓人‘靈台穴’的法子，發勁吐出。

　　那老婦“啊”一聲，醒了過來，罵道：“渾小子，你干什麼？”石破天道：“這位姑娘叫我給你運送內力，你……你果然醒過來啦。”那老婦罵道：“你封了我穴道啦，運送內力，是這麼干的？”石破天訕訕的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實在不會，請你教一教。”

　　適才他這麼一使勁，只震得那老婦五髒六腑幾欲翻轉，‘靈台穴’更被封閉，好在她練功走火，穴道早已自塞，這時封上加封，也不相干。她初醒時十分惱怒，但已知他內力渾厚無比，心想：“這傻小子天賦异稟，莫非無意中食了靈芝仙草，還是什麼通靈异物的內丹，以致內力雖強，卻不會運使。我練功走火，或能憑他之力，得能打通被封的經脈？”便道：“好，我來教你。你將內息存于丹田，感到有一股熱烘烘的暖氣了，是不是？你心中想著，讓那暖氣通到手少陽膽經的經脈上。”

　　這些經脈穴道的名稱，當年謝煙客在摩天崖上都曾教過，石破天依言而為，毫不費力的便將內力集到了掌心，他所修習的‘羅漢伏魔功’乃少林派第一精妙內功，并兼陰陽剛柔之用，只是向來不知用法，等如一人家有寶庫，金銀堆積如山，卻覓不到那枚開庫的鑰匙，此刻經那老婦略加指撥，依法而為，體內本來蓄積的內力便排山倒海般涌出。

　　那老婦叫道：“慢些，慢……”一言未畢，已“哇”的一聲，吐出大口黑血。

　　石破天吃了一驚，叫道：“啊喲！怎麼了？不對麼？”阿繡道：“這位大哥，我奶奶請你緩緩運力，不可太急了。”那老婦罵道：“傻瓜，你想要我的命嗎？你將內力運一點兒過來，等我吸得幾口氣，再送一點兒過來。”

　　石破天道：“是，是！對不起。”正要依法施為，突見丁不四一躍而起，叫道：“他奶奶的，咱們再比過，剛才不算。”那老婦道：“老不要臉，為什麼不算？明明是你輸了。剛才他只須在你身上補上一刀一劍，你還有命麼？”

　　丁不四自知理虧，不再和那老婦斗口，呼的一掌，便向石破天拍來，喝道：“這招拆法我教過你，不算不講理吧？”石破天忙依他所授招式，揮掌擋開。丁不四跟著又是一掌，喝道：“這一招我也教過你的，總不能說我耍無賴欺侮小輩了吧？”他每出一招，果然都是曾經教過石破天的，顯得自己言而有信，是個君子。

　　他越打越快，十余招後，已來不及說話，只是不住叱喝：“教過你的，教過的，教過！教過！教……教……教……”如此迅速出招，石破天雖然天資聰穎，總是無法只學過一遍，便將諸般繁復的掌法盡數記住活用，對方拳腳一快，登時便無法應付，眼見數招之間，便會傷于丁不四的掌底，正在手忙腳步亂之際，忽聽得那老婦叫道：“且慢，我有話說。”

　　丁不四住手不攻，問道：“小翠，你要說什麼？”那老婦向石破天道：“少年，我身子不舒服，你再來送一些內力給我。”丁不四點頭道：“那很好。你走火後經脈窒滯，你既不愿我相助，叫他出點力氣倒好。這少年武功不行，內力挺強！”

　　那老婦哼了一聲，冷冷的道：“是啊，他武功是你教的，內力卻不是你教的，他武功不行，內力挺強。”丁不四怒道：“他武功怎麼能算是我教的，我只教了他半天，只須他跟我學得三年五載，哼，小一輩人物之中，沒一個能是他敵手。”那老婦道：“就算學得跟你一模一樣，又有什麼用？他不學你的武功，便能將你打敗，學得了你的武功，只怕反而打你不過了。越學越差，你說是學你的好，還是不學的好？”丁不四登時語塞，呆了一呆，說道：“他那兩招虎爪手和玉女拈針，還不是我丁家的功夫？”

　　那老婦道：“這是丁不三的孫女所教，可不是你教的。少年，你過來，別去理他。”

　　石破天道：“是！”坐到那老婦身側，伸手又去按住她靈台穴，運功助她打通經脈，這一次將內力極慢極慢的送去，惟恐又激得她吐血。

　　那老婦緩緩伸臂，將衣袖遮在臉上，令丁不四見不到自己在開口說話，又聽不到話聲，低聲道：“待會他再和你廝打，你手掌之上須帶內勁。就像這樣把內勁運到拳掌之中。只要見到他伸掌拍來，你就用他一模一樣的招式，和他手心相抵，把內勁傳到他身上。這老兒想把你逼下江中淹死，你記好了，見到他使什麼招，你也就使什麼招。只有用這法子，方能保得……保得咱們三人活命。”她和石破天只相處幾個時辰，便已瞧出他心地良善，若要他為他自己而和丁不四為難，多半他會起退讓之心，不一定能遵照囑咐，但說“方能保得咱三人活命”，那是將他祖孫二人的性命也包括在內了，料想他便能全力以赴。

　　石破天點了點頭。那老婦又道：“你暫且不用給我送內力。待會你和那老兒雙掌相抵，送出內力時可不能慢慢的來，須得急吐而出，越強越好。”石破天道：“他會不會吐血？”那老婦道：“不會的。我練功走火，半點內力也沒有了，你的內力猛然涌到，我無法抗拒，這才吐血。這老兒的內力強得很，剛才你抓住他背心穴道，他并沒吐血，是不是？你若不出全力，反而會給他震得吐血。你若受傷，那便沒人來保護我祖孫二人，一個老太婆，一個小姑娘，躺在這里動彈不得，只有任人宰割欺凌。”

　　石破天聽到這里，心頭熱血上涌，只覺此刻立時為這老婆婆和姑娘死了也是毫不皺眉，其實她二人是何等樣人，是善是惡，他卻是一無所知。

　　那老婦將庶在臉上的衣袖緩緩拿開，說道：“多謝你啦。丁不四死不認輸，你就和他過過招。唉，老婆子活了這一把年紀，一下的真好漢、大英雄也見過不少，想不到臨到歸天之際，眼前見到的卻是一只老狗熊，當真夠冤。”丁不四怒道：“你說老狗熊，是罵我嗎？”那老婦微微一笑，說道：“一個人若有三分自知之明，也許還不算壞得到了家。丁老四，你要殺他，還不容易？只管使些從來沒教過他的招數出來，包管他招架不了。”

　　丁不四怒道：“丁老四豈是這等無恥之徒？你瞧仔細了，招招都是我教過他的。”那老婦原是要激他說這句話，歎了口氣，不再作聲。

　　丁不四“哼”的一聲，大聲道：“大粽子，這招‘逆水行舟’要打過來啦！那是我教過你的，可別忘了。”說著雙膝微曲，身子便矮了下去，左掌自下而上的揮出。

　　石破天聽他說‘逆水行舟’，心下已有預備，也是雙膝微曲，左掌自下而上的揮出。

　　丁不四喝道：“錯了！不是這樣拆法。”一句話沒說完，眼見石破天右掌即將和自己左掌相碰，心下一凜：“這小子內力甚強，只怕猶在我之上。若跟他比拚內力，那可沒什麼味道。”當即收回左掌，右掌推了出去，那一招叫作‘奇峰突起’。石破天心中記著那老婦的話，跟著也使一招‘奇峰突起’，掌中已帶了三分內勁。丁不四陡覺對方掌力陡強，手掌未到，掌風已然扑面而來，心下微感驚訝，立即變招。

　　石破天凝視丁不四的招式，見他如何出掌，便跟著依樣葫蘆，這麼一來，不須記憶如何拆解，只是依樣學樣，心思全用以凝聚內力，果然掌底生風，打出的掌力越來越強。

　　丁不四卻有了極大的顧忌，處處要防到對手手掌和自己手掌相碰，生怕一黏上手之後，硬碰硬的比拚內力，好幾次捉到石破天的破綻，總是眼見他照式施為，便不得不收掌變招。他自成名以來，江湖上的名家高手會過不知多少，卻從未遇到過這樣的對手，不論自己出什麼招式，對方總是照抄。倘若對方是個成名人物，如此打法自是跡近無賴，當下便可立斥其非，但偏偏石破天是個徒具內力、不會武功之人，講明只用自己所授的招式來跟自己對打，這般學了個十足十，原是名正言順之舉。他心下焦躁，不住咒罵，卻始終奈何石破天不得。

　　這般拆了五六十招，石破天漸漸摸到運使內力的法門，每一拳、每一掌打將出去，勁力愈來愈大，船頭上呼呼風響，便如疾風大至一般。

　　丁不四不敢絲毫怠忽，只有全力相抗，心道：“這小子到底是什麼邪門？莫非他有意裝傻藏奸，其實卻是個身負絕頂武功的高手？”再拆數招，覺得要避開對方來掌越來越難，幸好石破天一味模仿自己的招數，倒也不必費心去提防他出其不意的攻擊。

　　又斗數招，丁不四雙掌轉了幾個弧形，斜斜拍出，這一招叫做‘或左或右’，掌力擊左還是擊右，要看當時情景而定，心頭暗喜：“臭小子，這一次你可不能照抄了吧？你怎知我掌力從那一個方向襲來？”果然石破天見這一招難以仿效，問道：“你是攻左還是攻右？”丁不四一聲狂笑，喝道：“你倒猜猜看！”兩只手掌不住顫動。石破天心下驚怕，只得提起雙掌，同時向丁不四掌上按去，他不知對方掌力來自何方，惟有左右同時運勁。

　　丁不四見他雙掌一齊按到，不由得大驚，暗想傻小子把這招虛中套實、實中套虛的巧招使得笨拙無比，‘或左或右’變成了‘亦左亦右’，兩掌齊重，令此招妙處全失。但這麼一來，自己非和他比拚內力不可，霎時間額頭冒汗，危急中靈機一動，雙掌倏地上舉，掌力向天上送去。這一招叫做‘天王托塔’，原是對付敵人飛身而起、凌空下擊而用。石破天此時并非自空下搏，這招本來全然用不上。但石破天每一招都學對方而施，眼見丁不四忽出這招‘天王托塔’，不明其中道理，便也雙掌上舉，呼的一聲，向上拍出。

　　兩人四掌對著天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丁不四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石破天見對方敵意已去，跟著縱聲而笑。阿繡斜倚在艙門木柱上，見此情景，也是嫣然微笑。

　　那老婦卻道：“不要臉，不要臉！打不過人家，便出這種鬼主意來騙小孩子！”

　　丁不四在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竟想出這個古怪法子來避免和石破天以內力相拚，躲過了危難，于自己的機警靈變甚為得意，雖聽到那老婦出言譏刺，便也不放在心上，只嘻嘻一笑，說道：“我跟這小子無怨無仇，何必以內力取他性命！”

　　那老婦正要再出言譏刺，突擊船身顛簸了幾下，向下游直沖，原來此處江面陡狹，水流十分湍急。丁不四又是哈哈大笑，叫道：“小翠，到碧螺島啦，你們祖孫兩位，連同大粽子一起，都請上去盤桓盤桓。”那老婦臉色立變，顫聲道：“不去，我宁死也不踏上你的鬼島一步。”丁不四道：“上去住幾天打什麼緊？你在我家里好好養傷，舒服得很。”那老婦怒道：“舒服個屁！”惶急之下，竟然口出粗言。

　　江水滔滔，波濤洶涌，浪花不絕的打上船來。石破天順著丁不四的目光望去，只見右前方江中出現一個山峰，一片青翠，上尖下圓，果然形如一螺，心想這便是碧螺島了。

　　丁不四向梢公道：“靠到那邊島上。”那梢公道：“是！”丁不四俯身提起鐵錨，站在船頭，只待駛近，便將鐵錨拋上島去。

　　石破天道：“老爺子，這位老太太既然不愿到你家里去，你又何必……”一名話沒說完，突然那老婦一躍而起，伸手握住阿繡的手臂，涌身入江。

　　丁不四大叫：“不可！”反手來抓，卻那里來得及？只聽得扑通一聲，江水飛濺，兩人已沒入水中。

　　石破天大驚之下，抓起一塊船板，也向江中跳了下去，他躍下時雙足在船舷上力撐，身子直飛出去，是以雖比那老婦投江遲了片刻，入水之處卻就在她二人身側。他不會游水，江浪一打，口中咕咕入水，他一心救人，右手抱住船板，左手亂抓，正好抓住了那老婦頭發，當下再不放手，三人順著江水直沖下去。

　　江水沖了一陣，石破天已是頭暈眼花，口中仍是不住的喝水，突然間身子一震，腰間疼痛，重重的撞上一塊岩石。石破天大喜，伸足凝力踏住，忙將那老婦拉近，幸喜她雙臂仍是緊緊抱著孫女兒，只是死活難知。

　　石破天將她兩人一起抱起，一腳高一腳低，拖泥帶水，向陸地上走去。只走出十余丈便已到了干地，忽聽那老婦罵道：“無禮小子，你剛才怎敢抓我頭發？”

　　石破天一怔，忙道：“是，是！真對不起。”那老婦道：“你怎……哇！”她這麼一聲“哇”，隨著吐了許多江水出來。阿繡道：“奶奶，若不是這位大哥相救，咱二人又不識水性，此刻……此刻……”說到這里，也哎出了不少江水。那老婦道：“如此說來，這小子于咱們倒有救命之恩了。也罷，抓我頭發的無禮之舉，不跟他計較便是。”

　　阿繡微笑道：“救人之際，那是無可奈何。這位大哥，可當真……當真多謝了。”她被石破天抱在懷中，四只眼睛相距不過尺許，她說話之時，轉動目光，不和石破天相對，但她祖孫二人嘔出江水，終究淋淋漓漓的濺了石破天一身。好在他全身早已濕透，再濕些也不相干，但阿繡漲紅了臉，甚是不好意思。

　　那老婦道：“好啦，你可放我們下來了，這里是紫煙島，离那老怪居住之處不遠，須得防他過來羅皂。”石破天道：“是，是！”正要將她二人放下，忽聽得樹叢之後有人說道：“這小子多半沒死，咱們非找到他不可。”石破天吃了一驚，低聲道：“丁不四追來啦。”抱著二人，便在樹叢中一縮，一動也不敢動。只聽得腳踏枯草之聲，有二人從身側走過，一個是老人，另一個卻是少女。

　　石破天這一下卻比見到丁不四追來更是怕得厲害，向二人背影瞧去，果然一個是丁當，一個卻是丁不三。他顫聲道：“不好，是……是丁三爺爺。”

　　那老婦奇道：“你為什麼怕成這個樣子？丁不三的孫女兒不是傳了你武功麼？”石破天道：“爺爺要殺我，叮叮當當又怪我不聽話，將我綁成一只大粽子，投入江中。幸好你們的船從旁經過，否則……否則……”那老婦笑道：“否則你早成了江中老烏龜、老甲魚的點心啦。”石破天道：“是，是！”想起昨日被丁當用帆索全身纏繞的情景，兀自心有余悸，道：“婆婆，他們還在找我。這一次若給他們捉到，我……我可糟了！”

　　那老婦怒道：“我若不是練功走火，區區丁不三何足道哉！你去叫他來，瞧他敢不敢動你一根毫毛。”阿繡勸道：“奶奶，此刻你老人家功力未復，暫且避一避丁氏兄弟的鋒頭，等你身子大好了，再去找他們的晦氣不遲。”那老婦氣忿忿的道：“這一次你奶奶也真倒足了大霉，說來說去，都是那小畜生、老不死這兩個鬼家伙不好。”阿繡柔聲道：“奶奶，過去的事情，又提它干麼？咱二人同時走火，須得平心靜氣的休養，那才能好得快。你心中不快，只有于身子有損。”那老婦怒道：“身子有損就有損，怕什麼了？今日喝了這許多江水，史小翠一世英名，那是半點也不剩了。”越說越是大聲。

　　石破天生怕給丁不三聽到，勸道：“老婆婆，你平平氣。我……我再運些內力給你。”也不等她答應，便伸掌按上她靈台穴，將內力緩緩送去，內力既到，那老婦史婆婆只得凝神運息，將石破天這股內力引入自己各處閉塞了的經脈穴道，一個穴道跟著一個穴道的沖開，口中再也不能出聲。石破天只求她不驚動丁不三，掌上內力源源不絕的送出。

　　史婆婆心下暗自驚訝：“這小子的內功如此精強，卻何以不會半點武功？”她腦中念頭只是這麼一轉，胸口便氣血翻涌，當下再也不敢多想，直至足少陽經脈打通，這才長長舒了一口氣，站起身來，笑道：“辛苦你了。”

　　石破天和阿繡同感驚喜，齊聲道：“你能行動了？”

　　史婆婆道：“通了足上一脈，還有許多經脈未通呢！”

　　石破天道：“我又不累，咱們便把其餘經脈都打通了。”

　　史婆婆眉頭一皺，說道：“小子胡說八道，我是和阿繡同練‘無妄神功’以致走火，豈是尋常的瘋癱？今日打通一處經脈，已是謝天謝地了，就算是達摩祖師、張三丰真人復生，也未必能在一日之中打通我全身塞住了經脈。”石破天訕訕的道：“是，是！我不懂這中間的道理。”史婆婆道：“左右閒著無事，你就幫助阿繡打通足少陽經脈。”

　　石破天道：“是，是！”將阿繡扶起，讓她左肩靠在一根樹干之上，然後伸掌按她靈台穴，以那老婦所教的法門，緩緩將內力送去。阿繡內功修為比之祖母淺得多了，石破天直花了四倍時間，才將她足少陽經脈打通。

　　阿繡掙扎著站起，細聲細語的道：“多謝你啦。奶奶，咱們也不知這位大哥高姓大名，不知如何稱呼，多有失禮。”她這句話是向祖母說的，其實是在問石破天的姓名，只是對著這個青年男子十分靦腆，不敢正面和他說話。

　　史婆婆道：“喂，大粽子，我孫女兒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石破天道：“我……我……也不知道，我媽媽叫我……叫我那個……”他想說‘狗雜種’，但此時已知這三字十分不雅，無法在這溫文端莊的姑娘面前出口，又道：“他們卻又把我認錯是另外一個人，其實我不是那個人。到底我是誰，我……我實在說不上來……”

　　史婆婆聽得老大不耐煩，喝道：“你不肯說就不說好了，偏有這麼羅哩羅嗦的一大套鬼話。”阿繡道：“奶奶，人家不愿說，總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咱們也不用問了。叫不叫名字沒什麼分別，咱們心里記著人家的恩德好處，也就是了。”

　　石破天道：“不，不，我不是不肯說，實在說出來很難聽。”史婆婆說道：“什麼難聽好聽？還有難聽過大粽子的麼？你不說，我就叫你大粽子了。”石破天心道：“大粽子比狗雜種好聽得多了。”笑道：“叫大粽子很好，那也沒什麼難聽。”

　　阿繡見石破天性子隨和，祖母言語無禮，他居然一點也不生氣，心中更過意不去，道：“奶奶，你別取笑。這位大哥可別見怪。”

　　石破天嘻嘻一笑，道：“沒有什麼。謝天謝地，只盼丁不三爺爺和叮叮當當找不到我就好了。你們在這里歇一會，我去瞧瞧有什麼吃的沒有。”史婆婆道：“這紫煙島上柿子甚多，這時正當紅熟，你去采些來。島上魚蟹也肥，不妨去捉些。”

　　石破天答應了，閃身在樹木之後躡手躡腳，一步步的走去，生怕給丁氏祖孫見到，只走出數十丈，果見山邊十余株柿樹，樹上點點殷紅，都是熟透了的圓柿。

　　他走到樹下，抓住樹干用力搖幌，柿子早已熟透，登時紛紛跌落。他張開衣衫兜接住，奔回樹叢，給史婆婆和阿繡吃。她二人雙足已能行走，手上經脈未通，史婆婆勉強能提起手臂，阿繡的雙臂卻仍癱瘓不靈。石破天剝去柿皮，先喂史婆婆吃一枚，又喂阿繡吃一枚。

　　阿繡見他將剝了皮的柿子送到自己口邊，滿臉羞得就如紅柿子一般，又不能拒卻，只得在他手中吃了。石破天卻待再喂，阿繡道：“這位大哥，你自己先吃飽了，再……再……”

　　史婆婆道：“這邊向西南行出里許，有個石洞，咱們待天黑後，到那邊安身，好讓這對不三不四的鬼兄弟找咱們不到。”

　　石破天大喜，道：“好極了！”他對丁不四倒不如何忌憚，但丁不三祖孫二人一意要取他性命，實是害怕之極，聽史婆婆說有地方可以躲藏，心下大慰。

　　眼巴巴的好容易等到天色昏暗，當下左手扶著史婆婆，右手扶了阿繡，三人向西南方行去。這紫煙島顯是史婆婆舊游之所，地形甚至是熟悉，行不到一里，右首便全是山壁。史婆婆指點著轉了兩彎，從一排矮樹間穿了過去，赫然現出一個山洞的洞口。

　　史婆婆道：“大粽子，今晚你睡在外面守著，可不許進來。”石破天道：“是，是！”又道：“可惜咱們不敢生火，烤干浸濕的衣服。”

　　史婆婆冷冷的道：“這叫做虎落平陽被犬欺。日後終要讓這對不三不四的鬼兄弟身受十倍報應。”

　　--------------------------------------------------------------

　　阿繡拿起那把爛柴刀，緩緩使個架式，跟著橫刀向前推出，隨即刀鋒向左掠去，拖過刀來，又向右斜刺。

## 第十章　金烏刀法

　　次晨醒來，三人吃了幾枚柿子，石破天又替她祖孫分別打通了一處經脈，于是兩人雙手也能動彈了。

　　史婆婆道：“大粽子，這島上的小湖里有螃蟹，你去捉些來，螃蟹雖還沒肥，總是胜過天天吃柿子。”石破天躊躇：“捉蟹倒不難，就是沒法子煮，又不能生吃。”

　　史婆婆道：“好好一個年輕力壯的大男人，對丁不三這老鬼如此害怕，成什麼樣子？”石破天搖頭道：“別說丁不三爺爺，連叮叮當當也比我厲害得多。若是給他們捉到，再將我綁成一只大粽子丟在江里，那可糟了。”

　　阿繡勸道：“奶奶，這位大哥說得是，咱們暫且忍耐，等奶奶的經脈都打通了，恢復功力，那時又怕他們什麼丁不三、丁不四。”史婆婆道：“哼，你說得倒也稀松平常，回復功力，談何容易？咱二人經脈全通，少說也得十天，要回復功力，多則一年，少則八月。難道今後一年咱天天吃柿子？過不了十天，柿子都爛光啦。”

　　石破天道：“那倒不用發愁，我去我摘些柿子，晒成柿餅，咱三人吃他一年半載，也餓不死。”這些日子來他多遇困苦，迭遭凶險，但覺世情煩紛，什麼事都難以明白，不如在這石洞旁安穩渡日，遠為平安喜樂。

　　史婆婆罵道：“你肯做縮頭烏龜，我卻不肯。再說，丁不四那廝一兩日之內定會尋上島來，你想做縮頭烏龜也做不成。大粽子，你到底怎麼攪的，怎地空有一身渾厚內功，卻又沒練過武藝？”石破天歉然道：“我就是沒跟人好好學過。只有叮叮當當教過我一十八手擒拿法，我自然斗他們不過。丁不四老爺爺教我的這些武功，又是每一招他都知道的。”

　　阿繡忽然插口道：“奶奶，你為什麼不指點這位大哥幾招？他學了你的功夫，若是將丁不四打敗了，豈不是比你老人家自己出手取胜還要光采？”

　　史婆婆不答，雙眼盯住了石破天，目不轉睛的瞧著他。

　　突然之間，她目光中流露出十分凶悍憎惡的神色，雙手發顫，便似要扑將上去，一口將他咬死一般。石破天害怕起來，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道：“老太太，你……你……”史婆婆厲聲道：“阿繡，你再瞧瞧他，像是不像？”

　　阿繡一雙大眼睛在石破天臉上轉了一轉，眼色卻甚是柔和，說道：“奶奶，相貌是有些像的，然而……然而決計不是。只要他……他有這位大哥一成的忠誠厚道……他也就決計不會……不會……”

　　史婆婆眼色中的凶光慢慢消失，哼了一聲，道：“雖然不是他，可是相貌這麼像，我也決計不教。”

　　石破天登時恍然：“是了，她又疑心我是那個石破天了。這個石幫主得罪的人真多，天下竟有這許多人恨他。日後若能遇上，我得好好勸他一勸。”只聽史婆婆道：“你是不是也姓石？”石破天搖頭道：“不是！人家都說我是長樂幫的什麼石幫主，其實我一點也不是，半點也不是。唉，說來說去，誰也不信。”說著長長歎了口氣，十分煩惱。

　　阿繡低聲道：“我相信你不是。”

　　石破天大喜，叫道：“你當真相信我不是他？那……那好極了。只有你一個人，才不相信。”阿繡道：“你是好人，他……他是壞人。你們兩個全然不同。”

　　石破天情不自禁的拉著她手，連聲道：“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這些日子來人人都當他是石幫主，令他無從辯白，這時便如一個滿腹含冤的犯人忽然得到昭雪，對這位明鏡高懸的青天大老爺自是感激涕零，說得幾句‘多謝你’，忍不住留下淚來，滴滴眼淚，都落在阿繡的纖纖素手之上。阿繡羞紅了臉，卻不忍將手從他掌中抽回。

　　史婆婆冷冷的道：“是便是，不是便不是。一個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麼樣子。”

　　石破天道：“是！”伸手要擦眼淚，猛地驚覺自己將阿繡的手抓著，忙道：“對不起，對不起！”放開她的手掌，道：“我……我……我不是……我再去摘些柿子。”不敢再向阿繡多看，向外直奔。

　　史婆婆見到他如此狼狽，絕非作偽，不禁也感好笑，歎了口氣，道：“果然不是。那姓石的小畜生若有大粽子一成的厚道老實，也不會……唉！”

　　過不多時，忽聽得洞外樹叢刷的一聲響，石破天急奔回來，臉色慘白，驚惶無已，顫聲道：“糟糕……這可糟啦。”史婆婆道：“怎麼？丁不三見到你了？”

　　石破天道：“不，不是！雪山派的人到了島上，危險之極……”史婆婆和阿繡臉色齊變，兩人對瞧了一眼。史婆婆問道：“是誰？”石破天道：“那個白萬劍白師傅，率領了十幾個師弟。他們……他們定是來找我的，要捉我到什麼凌霄城去處死。”史婆婆向阿繡又瞧了一眼，問石破天道：“他們見到你沒有？”石破天道：“幸虧沒見到，不過我見到白師傅和丁……丁……不四爺爺在說話。”史婆婆眉頭一皺，問道：“丁不四？不是丁不三？”

　　石破天道：“丁不四。他說：‘長江中沒浮尸，定是在島上。’他們定要一路慢慢找來，我這……這可……可糟了。”只急得滿頭大汗。

　　阿繡安慰他道：“那位白師傅把你也認錯了，是不是？你既然不是那個壞人，總說得明白的，那也不用擔心。”石破天急道：“說不明白的。”

　　史婆婆道：“說不明白，那就打啊！天下給人冤枉的，又不止你一人！”石破天道：“那位白師傅是雪山派中的高手，劍法好得不得了，我……我怎打他得過？”史婆婆冷笑道：“雪山派劍法便怎麼了？我瞧也是稀松平常！”

　　石破天搖頭道：“不對，不對！這個白師傅的劍術，真是說不出的厲害了得。他手中長劍這麼一抖，就能在柱子上或是人身上留下六個劍痕，你信不信？”伸足拉起褲腳，將自己大腿上的六朵劍痕給她們瞧，至于此舉十分不雅，他是山鄉粗鄙之人，卻也不懂。

　　史婆婆哼的一聲，道：“我有什麼不信？”隨即氣忿忿的道：“雪山派的武功又有什麼了不起？在我史小翠眼中不值一文。白自在這老鬼在凌霄城中自大為王，不知天高地厚，只道他雪山派的劍法天下第一。哼，我金烏派的刀法，偏偏就是他雪山派的克星。大粽子，你知道金烏派是什麼意思？”石破天道：“不……不知道。”

　　史婆婆道：“金烏就是太陽，太陽一出，雪就怎麼啦？”石破天道：“雪就融了。”史婆婆哈哈一笑，道：“對啦！太陽一出，雪就融成了水，金烏派武功是雪山派武功的克星對頭，就是這個道理。他們雪山派弟子遇上了我金烏派，只有磕頭求饒的份兒。”

　　雪山派劍法的神妙，石破天是親眼目睹過的，史婆婆將她金烏派的功夫說得如此厲害，他不免有些將信將疑。他心下既不信服，臉上登時便流露出來。

　　史婆婆道：“你不信嗎？”石破天道：“我在土地廟中給那位白師傅擒住，見到他們師兄弟過招，心中也記得了一些，我覺得……我覺得雪山派的劍法實在……實在……”史婆婆怒問：“實在怎麼樣？”石破天道：“實在是好！”史婆婆道：“你只見到人家師兄弟過招，一晚之間又學得到什麼？怎知是好是壞？你演給我瞧瞧。”

　　石破天道：“我學到的劍法，可沒有白師傅那麼厲害。”

　　史婆婆哈哈大笑，阿繡也不禁嫣然。史婆婆道：“白萬劍這小子天資聰穎，用功又勤，從小至今練了二十幾年劍。你只瞧了一晚，就想有他那麼厲害，可不笑歪了人嘴巴？”阿繡道：“奶奶，這位大哥原是說沒白師傅那麼厲害。”史婆婆向她瞪了一眼，轉頭向石破天道：“好吧，你快試著演演，讓我瞧瞧到底有多‘厲害’！”

　　石破天知她是在譏諷自己，當下紅著臉，拾起地下一根樹枝，折去了枝葉，當作長劍，照著呼延萬善、聞萬夫他們所使的招數，一‘劍’刺了出去。

　　史婆婆“哈”的一聲，說道：“第一招便不對！”石破天臉色更紅了，垂下手來。史婆婆道：“練下去，練下去，我要瞧瞧你‘厲害’的雪山劍法。”

　　石破天羞慚無地，正想擲下樹枝，一轉眼間，只見阿繡神色殷切，目光中流露出鼓勵之色，絕無譏諷的意思，當即反手又刺一劍。他使出招數之後，深恐記錯，更貽史婆婆之譏，當下心無旁騖，一劍劍的使將下去。

　　七八招一出，他記著那晚土地廟中石夫人和他拆解的劍招，越使越是純熟，風聲漸響。史婆婆和阿繡本來臉上都帶笑意，雖是一個意存譏嘲，一個溫文微笑，但均覺石破天的劍招似是而非，破綻百出，委實不成模樣，可是越看臉色越變，輕視之心漸去，驚佩之色漸濃。待得石破天將那顛三倒四、七零八落的七十二路雪山劍法使完（其實只使了六十三路，其餘九路卻記不起了），史婆婆和阿繡又對望了一眼，均想此人于雪山派劍法學得甚不周全，顯是未經正式傳授，但挾以深厚內力，招數上的威力卻實已非同尋常。

　　石破天見二人不語，訕訕的擲下樹枝，道：“真令兩位笑掉了牙齒，我人太蠢，隔了十多天，便記不全啦。”

　　史婆婆道：“你說是在土地廟中看雪山派弟子練劍，這才偷學到的？”石破天紅了臉道：“我知偷學人家武功，甚是不該。帶我到高山上的那們老伯伯說，不得准許而拿了人家東西，便是小賊。我偷學了雪山派的劍法，只怕也是小賊了。只不過當時覺得這樣使劍實在很好，不知不覺中便記了一些。”

　　史婆婆喜道：“你只一晚功夫，便學到這般模樣，那已是絕頂聰明的資質。我那金烏刀法，你也學得會的。這樣吧，你就拜我為師好了……”

　　阿繡插口道：“奶奶，那不好。”史婆婆奇道：“為什麼不好？”阿繡滿臉紅暈，道：“那那我豈不是要叫他師叔，平空矮了一輩？”史婆婆臉色一沉，道：“師叔就師叔，又有什麼了不起啦？丁不四尋到這兒，定要再逼我上碧螺島去，咱二人豈不是又得再投江尋死？只有快快把大粽子教會了武功，才能抵擋，眼下事勢緊迫，那還顧得到什麼輩份大小？大粽子，我史婆婆今日要開宗立派，收你做我金烏派的首徒，你拜不拜師？”

　　石破天性子隨和，本來史婆婆要他拜師，他就拜會師，但聽阿繡說不愿叫他師叔，不由得有些躊躇。史婆婆道：“你快跪下磕頭，就成了我金烏派的嫡系傳人啦。我是金烏派創派祖師，你是第二代的大弟子。”

　　阿繡突然想起一事，微微一笑，說道：“奶奶，恭喜你開宗立派。這位大哥，你就拜奶奶為師好啦。我不是金烏派弟子，咱們是兩派的，大家不相統屬，不用叫你做師叔。”

　　史婆婆急于要開派收徒，也不去跟阿繡多說，只道：“快跪下，磕八個頭。”

　　石破天見阿繡已無异議，當下歡歡喜喜的向史婆婆跪下，磕了八個頭。這八個頭磕得咚咚有聲，著實不輕。

　　史婆婆眉花眼笑，甚是喜歡，道：“罷了！乖徒兒，你我既是一家，這情份就不同了。我金烏派今日開宗立派，你可須用心學我的功夫，日後金烏派在江湖上名聲如何，全要瞧你的啦。大粽子……”

　　阿繡抿嘴笑道：“金烏派的祖師奶奶，貴派首徒英雄了得，這個外號兒可不夠氣派。”

　　史婆婆道：“不錯，你到底叫什麼名字？對著師父，可什麼都不許隱瞞的了。”石破天道：“是！是！我媽叫我狗雜種。長樂幫中的人，卻說我是他們的幫主石破天，其實我不是的。只不過……只不過我不知道自己真的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史婆婆“嘿”的一聲，道：“什麼狗雜種？胡說八道，你媽媽多半是個瘋子。這樣吧，你就跟我姓，姓史。咱們金烏派第二代弟子用什麼字排行？嗯，雪山派弟子叫什麼白萬劍、封萬里、耿萬鐘的，咱們可強他一萬倍。他們是‘萬’字輩，咱們就是‘億’字輩。那個姓白的叫白萬劍。我就給你取個名字，叫作史億刀。”

　　石破天一生之中從未有過真正的姓名，叫他狗雜種也好、石破天也好、大粽子也好，都不怎麼放在心上。史婆婆給他取名史億刀，他本不知“億”乃“萬萬”之義，聽了也就隨口答應，渾不在意。

　　史婆婆卻是興高采烈，精神大振，說道：“我這路金烏刀法，五六年前已想得周全，只是使這刀法，須有極強的內力，否則刀法的妙處運使不出來。這次長江中遇到了丁不四這老怪，他定要邀我上他碧螺島去。非惡斗一場，不能叫他知難而退，當下我便和阿繡同練‘無妄神咒’，練成之後，我使金烏刀法，她使……她使……那個玉兔劍法，日月輪轉，別說丁不四區區一個旁門左道的老妖怪，便是為禍武林的什麼‘賞善罰惡’使者，只怕也要望風遠遁。至于雪山派中那些狂妄自大之輩，便是非甘拜下風不可。不料阿繡給我催得急了，一個不小心，內息走入了岔道，我忙加救援，累得兩人一齊走火，動彈不得。”她既收石破天為徒，一切直言無忌，將走火原因和經過都說了出來。

　　史婆婆又道：“幸好你天生內力渾厚，正是練我金烏刀法的好材料。刀法不同劍法，劍以輕靈翔動為高，刀以厚實狠辣為尚。這根樹枝太輕，你再去另找一根粗些的樹枝來。”

　　石破天應了，到樹林中去找樹枝，只見一株斷樹之下丟著一柄滿是鐵銹的柴刀。他俯身拾將起來，見刀柄已然腐朽，刀鋒上累累都是缺口，也不知是那一年遺在那里的，拿著倒也沉沉的有些墜手，心想：“雖是柄銹爛的柴刀，總也胜于樹枝。”于是將腐壞的刀柄拔了出來，另找一段樹枝，塞入柄中，興沖沖的回來。

　　史婆婆和阿繡見了這柄銹爛柴刀，不禁失笑。阿繡笑道：“奶奶，貴派今日開山大典，用這把寶刀傳授開山大弟子的武功，未免……示免有欠冠冕。”

　　史婆婆道：“什麼有欠冠冕？我金烏派他日望重武林，威震江湖，全是以這柄……這柄寶刀起家。哈哈！”她說到‘寶刀’二字，自己也忍俊不禁。三人同時大笑。

　　史婆婆笑道：“好啦，你記住了，金烏刀法第一招，叫做‘開門揖盜’。”拿起一根短樹枝，緩緩作了個姿勢，又道：“我手腳無力，出招不快，你卻須使得越快越好。”

　　石破天提起柴刀，依樣使招，甚是迅捷，出刀風聲凌厲。

　　史婆婆點頭道：“很好，使熟之後，還得再快些。這招‘開門揖盜’，是用來克制雪山劍法那招‘蒼松迎客’的。他們假仁假義的迎客，咱們就直捷了當的迎賊。好像是向對方作揖行禮，其實心中當他盜賊。第二招‘梅雪逢夏’，是克制他‘梅雪爭春’那一招。雪山劍法又是梅花五瓣啦，又是雪花六出啦，咱們叫他們梅雪逢夏。一到夏天，他們的梅花、雪花還有什麼威風？”

　　‘梅雪爭春’這招劍法甚是繁復，石破天在長樂幫總舵中曾見白萬劍使過，劍光點點，大具威勢，他在土地廟中就沒學會。這招‘梅雪逢夏’的刀法，是在霎息之間上三刀、下三刀、左三刀、右三刀，連砍三四一十二刀，不理對方劍招如何千變萬化，只是以一股威猛迅狠的勁力，將對方繁復的劍招盡數消解，有如炎炎夏日照到點點雪花上一般。

　　那第三招叫做‘千鈞壓駝’，用以克制雪山劍法的‘明駝西來’；第四招‘大海沉沙’克制‘風沙莽莽’；第五招‘赤日炎炎’克制‘月色昏黃’，以光胜暗；第七招‘鮑魚之肆’克制‘暗香疏影’，以臭破香。每招刀法都有個稀奇古怪的名稱，無不和雪山劍法的招名針鋒相對，名稱雖怪，刀法卻當真十分精奇。

　　石破天一字不識，這些刀法劍法的招名大都是書上成語，他既不懂，自然也記不住，只是用心記憶出刀的部位和手勢。史婆婆口講手比，緩緩而使，石破天學得不對，立加校正，比之在土地廟中偷學劍法，難易自是大不相同。

　　史婆婆授了十八招後，已感疲累，當下閉目休息，任由石破天自行練習。過得大半個時辰，史婆婆又傳了十八招。到得黃昏時分，已傳了七十二招。同時將他已忘了的九招雪山劍法也都教了。金烏刀法以克制雪山劍法為主，自也須得學會雪山劍法。

　　史婆婆道：“雪山派劍法有七十二招，我金烏派武功處處胜他一籌，卻有七十三招。咱們七十三招破他七十二招，最後一招，你瞧仔細了！”說著將那樹枝從上而下的直劈下來，又道：“你使這招之時，須得躍起半空，和身直劈！”當下又教他如何縱躍，如何運勁，如何封死對方逃遁退避的空隙。

　　石破天凝思半晌，依法施為，縱身躍起，從半空中揮刀直劈下來，呼的一聲，刀鋒离地尚有數尺，地下已是塵沙飛揚，敗草落葉被刀風激得團團而舞，果然威力驚人。

　　石破天一劈之下，收勢而立，看史婆婆時，只見她臉色慘白，再轉頭去瞧阿繡，卻見她一對大眼中淚水盈盈，凄然欲泣，顯是十分傷心。石破天大奇，囁嚅道：“我這一招……使得不對嗎？”

　　史婆婆不語，過了片刻，擺擺手道：“對的。”呆了一陣，又道：“此招威力太大，千萬不可輕用，以免誤傷好人。”石破天道：“是，是！好人是決計傷不得的。”

　　這一晚他便是在睡夢之間，也是翻來覆去的在心中比划著那七十三招刀法，竟將強敵在外搜索之事擱在一旁。幸好這紫煙島方圓雖然不大，卻是樹木叢生，山徑甚多，白萬劍等一時沒找到左近。

　　次晨天剛黎明，他便起來練這刀法，直練到第七十三招，縱躍半空，一刀劈將下來，這一次威力更強，刀風撞到地上，砰的一聲，發出巨響。

　　只聽得阿繡在背後說道：“史……史大哥，你起身好早。”石破天轉過身來，見她斜倚在石洞口，一雙妙目正凝視著自己，忙道：“你也早。”

　　阿繡臉上微微一紅，道：“我想到那邊林中走走，舒舒筋骨，你陪我去，好不好？”石破天道：“好好，你全身經脈剛通，正該多活動活動。”當下兩人并肩向林中走去。

　　走出十余丈，已入樹林深處，此時日光尚未照到，林中彌漫著一片薄霧，瞧出來蒙蒙朧朧地，樹上、草上，阿繡身上、臉上，似乎都蒙著一層輕紗。林中萬籟俱寂，只兩人踏在枯草之上，發出沙沙微聲。

　　突然之間，石破天聽得身旁發出幾下抽噎聲息，一轉頭，只見阿繡正在哭泣，晶瑩的淚珠正從她臉頰上緩緩流下。石破天吃了一驚，忙問：“阿繡姑娘，你……你為什麼哭？”

　　阿繡不答，走了幾步，伸手扶住一枝樹干，哭得更加傷心了。

　　石破天道：“為什麼啊？是婆婆罵你了嗎？”阿繡搖搖頭。石破天又問：“你身子不舒服，是不是？”阿繡又搖搖頭。石破天連猜了七八樣原因，阿繡只是搖頭。霎時間叫他可沒了主意，過去他所遇到的女子如他母親、侍劍、丁當、花萬紫等，都是性格爽朗之輩，石夫人閔柔雖為人溫和，卻也是端凝大方，從未見過如阿繡這般嬌羞忸怩的姑娘，實不知如何應付才好。阿繡越是哭泣，他越是心慌，只道：“到底為了什麼事？你跟我說好不好？”阿繡抽抽噎噎的道：“都是……都是……你……你不好，你……你……還要問呢！”

　　石破天大吃一驚，心想：“我什麼事做錯了？”他對這位溫柔靦腆的阿繡十分敬重，她既說都是他不好，自然一定是他不好了，當下顫聲道：“阿……阿繡姑娘，請你跟我說，我是個蠢人，自己做錯了事也不知道，當真該死。”

　　阿繡淚眼盈盈的回過頭來，說道：“昨兒晚上我做了個夢，嚇人得很，你……你……你對我這麼凶！”說到這里，眼淚又似珍珠斷線般流將下來。石破天奇道：“我對你很凶？”阿繡道：“是啊，我夢見你使金烏刀法第七十三招，從半空中一刀劈將下來，將我殺了。”石破天一怔，伸拳在自己胸口重重捶了兩下，道：“該死，該死！我在夢中嚇著了你。”

　　阿繡破涕為笑，說道：“史大哥，那是我自己做夢，原怪不得你。”石破天見她白玉般的臉頰上兀自留著幾滴淚水，但笑魘生春，說不出的嬌美動人，不由得痴痴的看得呆了。阿繡面上一紅，身子微顫，那幾顆淚水便滾了下來，說道：“我做的夢，常常是很准的，因此我害怕將來總有一日，你真的會使這一招將我殺了。”

　　石破天連連搖頭，道：“不會的，不會的，我說什麼也不會殺你，別說我決不會殺你，就是你要殺我，我……我也不還手。”阿繡奇道：“倘若我要殺你，你為什麼不還手？”石破天伸手搔了搔頭，傻笑道：“我覺得……我覺得不論你要我做什麼事，我總會依順你，聽你的話。你真要殺我，我倘若不給你殺，你就不快活了，那還是讓你殺了的好。”

　　阿繡怔怔的聽著，只覺他這幾句話誠摯無比，确是出于肺腑，不由得心中感激，眼眶兒又是紅了，道：“你……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石破天道：“只要你快活，我就說不出的喜歡。阿繡姑娘，我……我真想天天這樣瞧著你。”他說這幾句話時，只是心中這麼想，嘴里就說了出來。阿繡年紀雖比他小著幾歲，于人情世故卻不知比他多懂了多少，一聽之下，就知他是在表示情意，要和自己終身廝守，結成眷屬，不禁滿臉含羞，連頭頸中也紅了，慢慢把頭低了下去。

　　良久良久，兩人誰也不說一句話。過了一會，阿繡仍是低著頭，輕聲道：“我也知道你是好人，何況那也正巧，在那船中，咱們……咱們共……共一個枕頭，我……我宁可死了，也不會去跟另一個人。”她意思是說，冥冥之中，老天似是早有安排，你全身被綁，卻偏偏鑽進我的被窩之中，同處了一夜，只是這句話究竟羞于出口，說到‘咱們共一個枕頭’這幾句時，已是聲若蚊鳴，幾不可聞。

　　石破天不明白她這番話已是天長地久的盟誓，但也知她言下對自己甚好，忍不住心花怒放，忽道：“倘若這島上只有你奶奶和我們三個人，那可有多好，咱們就永遠住在這里，偏偏又有白萬劍師傅啦，丁不四爺爺啦，叫人提心吊膽的老是害怕。”

　　阿繡抬起頭來，道：“丁不四、白師傅他們，我倒不怕。我只怕你將來殺我。”石破天急道：“我宁可先殺自己，也決不會傷了你一根小指頭兒。”

　　阿繡提起左手，瞧著自己的手掌，這時日光從樹葉之間照進林中，映得她幾根手指透明如瑪瑙。石破天情不自禁的抓起她的手掌，放到嘴邊去吻了一吻。

　　阿繡“啊”的一聲，將手抽回，內息一岔，四肢突然乏力，倚在樹上，喘息不已。

　　石破天忙道：“阿繡姑娘，你別見怪。我……我……我不是想得罪你。下次我不敢了，真是再也不敢了。”阿繡見他急得額上汗水也流出來了，將左手又放在他粗大的手掌之中，柔聲道：“你沒得罪我。下次……下次……也不用不敢。”石破天大喜，心中怦怦亂跳，只是將她柔嫩的小手這麼輕輕握著，卻再也不敢放到嘴邊去親吻了。

　　阿繡調勻了內息，說道：“我和奶奶雖蒙你打通了經脈，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復功力。”石破天不懂這些走火、運功之事，也不會空言安慰，只道：“只盼丁不四爺爺找不到咱們，那麼你奶奶功力一時未復，也不打緊。”

　　阿繡嫣然道：“怎麼還是你奶奶、我奶奶的？她是你金烏派的開山大師祖，你連師父也不叫一聲？”石破天道：“是，是。叫慣了就不容易改口。阿繡姑娘……”阿繡花道：“你怎麼仍是姑娘長，姑娘短的，對我這般生份客氣？”石破天道：“是，是。你教教我，我怎麼叫你才好？”

　　阿繡臉蛋兒又是一紅，心道：“你該叫我‘繡妹’才是，那我就叫你一聲‘大哥’。”可是終究臉嫩，這句話說不出口，道：“你就叫我‘阿繡’好啦。我叫你什麼？”石破天道：“你愛叫什麼，就叫什麼。”阿繡笑道：“我叫你大粽子，你生不生氣？”石破天笑道：“好得很，我怎麼會生氣？”

　　阿繡嬌聲叫道：“大粽子！”石破天應道：“嗯，阿繡。”阿繡也應了一聲。兩人相視而笑，心中喜樂，不可言喻。

　　石破天道：“你站著很累，咱們坐下來說話。”當下兩人并肩坐在大樹之下。阿繡長發垂肩，陽光照在她烏黑的頭發上發出點點閃光。她右首頭發拂到了石破天胸前，石破天拿在手里，用手指輕輕梳理。

　　阿繡道：“大粽子哥哥，倘若我沒遇上你，奶奶和我都已在長江中淹死啦，那里還有此刻的時光？”石破天道：“倘若沒你們這艘船剛好經過，我也早在長江中淹死啦。大家永遠像此刻這樣過日子，豈不快樂？為什麼又要學武功你打我、我打你的，害得人家傷心難過？我真不懂。”阿繡道：“武功是一定要學的。世界上壞人多得很，你不去打人，別人卻會來打你。給人打了還不要緊，給人殺了可活不成啦。大粽子哥哥，我求你一件事，成不成？”

　　石破天道：“當然成！你吩咐什麼，我就做什麼。”

　　阿繡花道：“我奶奶的金烏刀法，的确是很厲害的，你內力又強，練熟之後，武林中就很少有人是你對手了。不過我很擔心一件事，你忠厚老實，江湖上人心險詐，要是你結下的冤家多，那些壞人使鬼計來害你，你一定會吃大虧。因此我求你少結冤家。”

　　石破天點頭道：“你這是為我好，我自然更加要聽你的話。”

　　阿繡臉上泛過一層薄薄的紅暈，說道：“以後你別淨說必定聽我的話。你說的話，我也一定依從。沒的叫人笑話于你，說你沒了男子漢大丈夫氣概。”頓了一頓，又道：“我瞧奶奶教你這門金烏刀法，招招都是凶狠毒辣的殺著，日後和人動手，傷人殺人必多，那時便想不結冤家，也不可得了。”

　　石破天惕然驚懼，道：“你說得對，不如我不學這套刀法，請你奶奶另教別的。”

　　阿繡搖頭道：“她金烏派的武功，就只這套刀法，別的沒有了。再說，不論什麼武功，一定會傷人殺人的。不能傷人殺人，那就不是武功了。只要你和人家動手之時，處處手下留情，記著得饒人處且饒人，那就是了。”石破天道：“‘得饒人處且饒人’，這句話很好！阿繡，你真聰明，說得出這樣好的話。”阿繡微笑道：“我豈有這般聰明，想得出這樣的話來？那是有首詩的，叫什麼‘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石破天問道：“什麼有首詩？”他連字也不識，自不知什麼詩詞歌賦。

　　阿繡向他瞧了一眼，目光中露出詫异的神色，也不知他真是不懂，還是隨口問問，當下也不答言，沉吟半晌，說道：“要能天下無敵手，那才可以想饒人便饒人。否則便是向人家求饒，往往也不可得。大粽……”突然間嫣然一笑，道：“我叫你‘大哥’好不好？那是‘大粽子哥哥’五個字的截頭留尾，叫起來簡便一點。”也不等石破天示意可否，接著道：“我要你饒人，但武林中人心險詐，你若心地好，不下殺手，說不定對方乘機反施暗算，那可害了你啦。大哥，我曾見人使過一招，倒是奧妙得很，我比划給你瞧瞧。”

　　她說著從石破天身旁拿起那把爛柴刀，站起身來，緩緩使個架式，跟著橫刀向前推出，隨即刀鋒向左掠去，拖過刀來，又向右斜刺，然後運刀反砍，從自己眉心向下，在身前尺許處直砍而落。石破天見她衣帶飄飄，姿式美妙，萬料不到這樣一個嬌怯怯的少女，居然能使這般精奧的刀法，只看得心曠神怡，就沒記住她的刀招。

　　阿繡一收柴刀，退後兩步，抱刀而立，說道：“收刀之後，仍須鼓動內勁，護住前後左右，以防敵人突施偷襲。”卻見石破天呆呆的瞧著自己出神，顯是沒聽到自己說話，問道：“你怎麼啦？我這一招不好，是不是？”

　　石破天一怔，道：“這個……這個……”阿繡嗔道：“我知道啦，你是金烏派的開山大弟子，壓根兒就沒將我這些三腳貓的招式放在眼里。”石破天慌了，忙道：“對不起，我……我瞧著你真好看，就忘了去記刀法。阿繡姑娘，你……你再使一遍。”

　　阿繡佯怒道：“不使啦！你又叫我‘阿繡姑娘’！”石破天伸指在自己額頭上打個爆栗，說道：“該死，老是忘記。阿繡，阿繡！你再使一遍吧。”

　　阿繡微笑道：“好，再使一遍，我可沒氣力再使第三遍啦。”當下提起刀來，又拉開架式，橫推左掠，右刺反砍，下斫抱刀，將這一招緩緩使了一遍。

　　這一次石破天打醒了精神，將她手勢、步法、刀式、方位，一一牢記。阿繡再度叮囑他收刀後鼓勁防敵，他也記在心中，于是接過柴刀，依式使招。

　　阿繡見他即時學會，心下甚喜，贊道：“大哥，你真是聰明，只須用心，一下子便學會了。這一招刀法叫做‘旁敲側擊’刀刃到那里，內力便到那里。”

　　石破天道：“這一招果然好得很，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叫敵人防不胜防。”阿繡道：“這招的妙處還是在饒人之用。一動上手比武，自然十分凶險，敗了的非死即傷。你比不過人家，自是無話可說，就算比人家厲害，要想不傷對方而自己全身而退，卻也是十分不易。這一招‘旁敲側擊’，卻能既不傷人，也不致為人所傷。”

　　石破天見她肩頭倚在樹上，頗為吃力，道：“你累啦，坐下來再說。”

　　阿繡曲膝慢慢跪下，坐在自己腳跟上，問道：“你有沒聽到我的話？”石破天道：“聽到的。這一招叫做旁敲……旁敲什麼的。”這一次他倒不是沒用心聽，只因‘旁敲側擊’四字是個文謅謅的成語，他不明其意，就說不上來。

　　阿繡道：“哼，你又分心啦，你轉過頭去，不許瞧著我。”這句話原是跟他說笑，那知石破天當真轉過頭去，不再瞧她。

　　阿繡微微一笑，道：“這叫做‘旁敲側擊’。大哥，武林人士大都甚是好名。一個成名人物給你打傷了，倒也沒什麼，但如敗在你的手下，他往往比死還要難過。因此比武較量之時，最好給人留有余地。如果你已經胜了，不妨便使這一招，這般東砍西斫，旁人不免眼花繚亂，你到後來又退後兩步，再收回兵刃，就算旁邊有人瞧著，也不知誰胜誰敗。給敵人留了面子，就少結了冤家。要是你再說上一兩句場面話，比如說：‘閣下劍法精妙，在下佩服得緊。今日難分胜敗，就此罷手，大家交個朋友如何？’這麼一來，對方知道你故意容讓，卻又不傷他面子，多半便會和你做朋友了。”

　　石破天聽得好生佩服，道：“阿繡，你小小年紀，怎麼懂得這許多事情？這個法子真是再好也沒有了。”阿繡花笑道：“我話說無了，你回過頭來吧。”

　　石破天回過頭來，只見她臉頰生春，笑嘻嘻的瞧著自己，不由得心中一蕩。

　　阿繡道：“我又懂得什麼了？都是見大人們這麼干，又聽他們說得多了，才知道該當這樣。”

　　石破天道：“我再練一遍，可別忘記了。”當下躍起身來，提起柴刀，將這招‘旁敲側擊’連練了兩遍。

　　阿繡點頭道：“好得很，一點也沒忘記。”

　　石破天喜孜孜的坐到她身旁。阿繡忽然歎了口氣，說道：“大哥，我教你這招‘旁敲側擊’，可別跟奶奶說。”石破天道：“是啊，我不說。我知道你奶奶會不高興。”阿繡道：“你怎知奶奶會不高興？”石破天道：“你不是金烏派的。我這金烏派弟子去學別派武功，她自然不喜歡了。”

　　阿繡嘻嘻一笑，說道：“金烏派，嘿，金烏派！奶奶倒像是小孩兒一般。”

　　石破天道：“我說你奶奶确是有點小孩兒脾氣。丁不四老爺子請她到碧螺島去玩，去一趟也就是了，又何必帶著你一起投江？最多是碧螺島不好玩。那也沒什麼打緊。我瞧丁不四老爺子對你奶奶倒也是挺好的，你奶奶不斷罵他，他也不生氣。倒是你奶奶對他很凶。”阿繡微笑道：“你在師父背後說她壞話，我去告你，小心她抽你的筋，剝你的皮。”石破天雖見她這般笑著說，心中卻也有些著慌，忙道：“下次我不說了。”

　　阿繡見他神情惶恐，不禁心中歉然，覺得欺侮他這老實人很是不該，又想到自己引導他學這招‘旁敲側擊’，雖說于他無害，終究是頗存私心，便柔聲道：“大哥，你答允我以後和人動手，既不隨便殺人傷人，又不傷人顏面，我……我實在好生感激。我無可報答，先在這里多謝你了。”隨即俯身向他拜了下去。

　　石破天一驚，忙道：“你怎……怎麼拜我？”忙也跪倒，磕頭還禮。

　　忽聽得遠處一個女子聲音怒喝：“呔！不要臉，你又在跟人拜天地了！”正是丁當的聲音。

　　石破天一驚非同小可，“啊喲”一聲，躍起身來，叫道：“叮叮當當！”果見丁當從樹林彼端縱身奔來，丁不三跟在她後面。

　　石破天一見二人，嚇得魂飛天外，彎腰將阿繡抱在臂中，拔足便奔。丁不三身法好快，幾個起落，已搶到石破天面前，攔住去路。石破天又是一聲：“啊喲！”斜刺里逃去。他輕身功夫本就不如丁不三遠甚，何況臂中又抱了一人？片刻間又被丁不三迎面攔住。

　　這時丁當也已追到身後，石破天見到她手中柳葉刀閃閃發光，更是心驚。只聽得丁當怒喝：“把小賤人放下來，讓我一刀將她砍了便罷，否則咱倆永世沒完沒了。”石破天道：“不行，不行！”丁當刷的一刀，便向阿繡頭上砍去。石破天大驚，雙足一登，向旁縱躍。他深恐丁當砍死了阿繡，不知不覺間力與神會，勁由意生，一股雄渾的內力起自足底，呼的一聲，身子向上躍起，竟高過了樹巔。

　　一躍之勁，竟致如斯，丁不三、丁當固然大吃一驚，石破天在半空中也是大叫：“啊喲！”心想這一落下來，跌得筋折腿斷倒罷了，阿繡被丁當殺死，那可如何是好？眼見雙足落向一根松樹的樹干，心慌意亂的使勁一撐，只盼逃得遠些，卻聽喀喇一聲，樹干折斷，身子向前彈了數丈，身旁風聲呼呼，身子飛得極快。

　　只聽懷中的阿繡說道：“落下去時用力輕些，彈得更……”她一言未畢石破天雙足又落向一棵松樹，當即依言微微彎膝，收小了勁力一撐，那樹干一沉，并未折斷，反彈上來，卻將他彈得更遠更高。丁當的喝罵之聲仍可聽到，卻也漸漸遠了。

　　石破天一起一落，覺得甚是有趣。阿繡在他懷中，不住出言指點他運勁使力之法。他本來內力有余，一得輕功的訣竅，在樹枝上縱躍自如，便似猿猴松鼠一般，輕巧自在，喜樂無窮，說道：“這法子真好，這麼一來，他們便追不上咱們了。”

　　眼見樹林將到盡頭，忽聽得叱喝之聲，又見日光一閃一閃，顯是從兵刃上反照出來，有人正在爭斗。石破天道：“不好，那邊有人，可不能過去了！”左足在樹干上一點，輕輕落下，依著阿繡所說的法子，提一口氣，足尖向下，手中雖抱著人，卻著地極輕。

　　他躲在一株大松樹後，悄悄探頭出去張望，不由得嚇了一跳。只見林隙的一片大空地中兩人斗得正緊，一個是手持長劍的白萬劍，另一個卻是雙手空空的丁不四。十余名雪山派弟子手中各挺長劍，疏疏落落的站在四周凝神觀斗，為白萬劍作聲援之勢。丁不四手中雖無兵刃，但擒、拿、劈、打、點、戳、勾、抓，兩只手掌便如是一對厲害兵器一般，遇到白萬劍長劍刺削而來，他往往猱身而上，硬打搶攻。

　　石破天只看得數招，便即全神貫注，渾忘了懷中還抱著一人。他既學過雪山劍法，而丁不四所用的招數，一小半是曾經教過他的，沒教過的卻也理路相通，有脈絡可尋。兩大高手比武，斗得緊湊异常，所使武功他又大部分學過，自是瞧得興高采烈。

　　但見丁不四招招搶攻，雙掌如刀如劍，如槍如戟，似乎逼著白萬劍守勢多而攻勢少，但白萬劍打得極是沉著，樸實無華，偶然間鋒芒一現，又即收斂，看來丁不四想取胜，可著實不易，斗得久了，只怕白萬劍還會占到上風。

　　連石破天都看出了這點，丁不四和白萬劍自是早就心中有數。原來丁不四自負與白萬劍之父威德先生白自在同輩，聲稱不肯以大壓小，只以空手接他的長劍。但一動上手，丁不四立即暗暗叫苦不迭，對方出招之迅，變化之精，內力之厚，法度之謹，在在均是第一流高手風范，即令白自在當年縱橫江湖的全盛之時，劍法之精，只怕也不過如是。

　　丁不四打醒了十二分精神，施展小巧騰挪功夫，在他劍光中縱躍來去，有時迫不得已，只好行險僥幸，以兩敗俱傷的狠著，逼退白萬劍凌厲劍招。遇上這等情形，白成劍總是退讓一步，不與他硬拚，倒似是智珠在握，心有必胜成算一般。以二人真功夫而論，畢竟還是丁不四高出一籌，但他輸在過于托大，不肯用兵刃和對方動手，明明一條金光燦然的九節軟鞭圍在腰間，既已說過不用，便是殺了他頭，也不肯抖將出來。

　　再拆二十余招，白萬劍道：“丁四叔，你用九節鞭吧，只是空手，你打我不過的。”

　　丁不四怒道：“放屁，我怎會打你不過？你試試這招！”左手划個圈子，右手拳從圈子中直擊出去。這一招來得甚怪。白萬劍不明拆法，便退了一步。丁不四哈哈大笑，右足在地下一登，身子向左彈出，便似腳底下裝了機關，突然飛起，雙腳在半空中急速踢出。白萬劍又退一步，揮劍護住面門。

　　丁不四倏左倏右，忽前忽後，只將石破天看得眼花繚亂。猛聽得嗤的一聲響，丁不四右腿褲管上中了一劍，雖沒傷到皮肉，卻將他褲子划了一條長長的破口。白萬劍收劍退回，說道：“承讓，承讓！”

　　高手比武，這一招原可說胜敗已分。但丁不四老羞成怒，喝道：“誰來讓你了？這一招你一時運氣好，算得什麼？”一招‘逆水行舟’，向白萬劍又攻了過去。白萬劍只得挺劍接住。剛才這一劍划破對方褲腳，說是運氣好，确也不錯，其時白萬劍挺劍刺去，丁不四剛好揮足踢出，倒似是將自己褲管送到劍鋒上去給他划破一般。但這麼一來，丁不四一股凌厲的氣焰不免稍煞，出招時就慎重得多，越打越處下風。

　　雪山派眾弟子瞧著二分得意，就有人出聲稱贊：“你瞧白師哥這一招‘月色黃昏’，使得若有若無，蒙蒙朧朧，當真是得了雪山劍法的神髓。丁不四老爺子手忙腳亂，若不是白師哥劍下留情，他身上已然挂彩了。”

　　猛聽得一聲“放屁！”同時從兩處響出。一處出自丁不四之口，那是應有之義，毫不希奇，另一處卻來自東北角上。

　　眾人目光不約而同的轉了過去。這些人中，倒以石破天嚇得最為厲害。只見兩人并肩站在林邊，一是丁不三，另一個是丁當。

　　丁不四叫道：“老三，你走開些！我跟人家過招，你站在這里干什麼？”他雖全神貫注的和白萬劍動手，但究竟兄弟之親，丁不三只說了“放屁”兩字，他便知道是兄長到了，何況他兄弟倆自幼到老，相互間說得最多的便是這“放屁”兩字。

　　丁不三笑道：“我要瞧瞧你近來武功長進了些沒有。”

　　丁不四大急，情知眼前情勢，自己已無法取胜，這個自幼便跟他爭強斗胜、互不相下的兄長偏偏在這時現身，正是不巧之極，他大聲叫道：“你在旁邊只有搞亂我心神。我既分心和你說話，怎麼還有心思跟人家廝打？”

　　丁不三笑道：“你不用和我說話，專心打架好了。”轉頭向丁當道：“你四爺爺老是自稱武功了得，天下無敵，倒似比你親爺爺還行些一般。現下你睜大了眼，可要瞧仔細了，瞧你四爺爺單憑一雙肉掌，要將人家打得撤劍認輸，跪地求饒。哈哈，哈哈！”笑聲怪作，人人耳鼓中嗡嗡作響，都是十分的不舒服。

　　丁不四邊斗邊喝：“老三，你笑什麼鬼？”丁不三笑道：“我笑你啊！”丁不四怒道：“笑我什麼？我有什麼好笑？”丁不三道：“我笑你一生要強好胜，遇到危難之際，總還得靠哥哥來提你一把。”丁不四怒道：“這姓白的是我後輩，若不是瞧在他父母臉上，早就一掌將他斃了。我有什麼危難？誰要你來提一把，你還是去提一把酒壺、提一把尿壺的好！哎喲！好小子，你乘人之危……”

　　他空手和白萬劍對打，本已落于下風，這麼分心和丁不三說話，門戶中便即現出空隙。白萬劍乘勢直上，在他左肩上划了一劍，登時鮮血淋漓。

　　丁不三、本不四兩兄弟自幼吵斗不休，互爭雄長，做哥哥的不似哥哥，做兄弟的不似兄弟，但這時丁不三眼見兄弟受傷，卻也不禁關心，怒道：“好小子，你膽敢傷我丁老三的兄弟！”身形微矮，突然呼的一聲彈將出去，伸手直抓白萬劍後心。

　　白萬劍前後受攻，心神不亂，長劍向丁不四先刺一劍，將他逼開一步，隨即回劍向丁不三斜削過去。

　　丁不四叫道：“老三退開！誰要你來幫我？”丁不三道：“誰幫你了？丁老三最惱人打架不公平。我先弄掉他的劍，再在他身上弄些血出來，你們再公公平平的打一架。”

　　雪山派群弟子見師兄受二人夾擊，何況這丁不三乃是殺害同門的大仇人，他一上前動手，眾人發一聲喊，紛紛攻上。

　　丁不三喝道：“狗崽子，活得不耐煩了，通統給我滾回去！”卻見劍光閃閃，幾柄長劍同時向他刺來。丁不三一一避過，大聲叫道：“再不滾開，老子可要殺人了。”

　　白萬劍知道這些師弟們決不是他的對手，他說要殺人，那是真的殺人，忙叫道：“大家退回去！”雪山群弟子對這位師兄的號令不敢絲毫違拗，當即散開退後。

　　丁不三向著一名肥肥矮矮、名叫李萬山的雪山弟子道：“把你的劍給我！”李萬山怒道：“好！給你！”劍起中鋒，嗤的一聲，向他小腹直刺過去。丁不三左手疾探，從側抓住了他右腕，輕輕一扭，便將他手中長劍奪過，便如李萬山真是乖乖將長劍遞給他一般。這一扭之下，李萬山右腕已然脫臼，丁不三跟著飛腳將他踢了個筋斗。

　　其餘雪山弟子挺劍欲上相助，丁不三已手持長劍，劍尖刺地，繞著白萬劍和丁不四二人奔了一圈，畫了個長約二丈的圓圈，站定身子，向雪山群弟子冷冷說道：“那一個踏進這圈子一步，便算是踏進鬼門關了。”

　　白萬劍打得雖然鎮定，心中卻已十分焦急，情知這不三、不四兩兄弟殺人不眨眼，此刻二人聯手，自己已無論如何討不了好去，比之當日土地廟中獨斗石清夫婦，情勢更是凶險得多，丁氏兄弟可不似石清無婦那麼講究武林道義，只怕雪山派十七弟子，今日要盡數畢命于紫煙島上。當下劍走險勢，要搶著將丁不四先斃于劍底，雪山派十七人生死存亡，全看是否能先行殺了丁不四而定。

　　但丁不四肋下雖中一劍，傷非要害，盡能支撐得住，白萬劍這一躁急求胜，劍招雖狠，“穩、准”二字反而不如先前。丁不四雙掌翻飛，在長劍中穿來插去，仍是矯捷狠辣之極，創口中的鮮血卻也不住飛濺出來。

　　丁不三挺劍向前，叫道：“老四，你先退下，把劍傷裹好了，再打不遲。”丁不四大聲道：“什麼劍傷？我身上有什麼劍傷？諒這小子的一把爛劍，又怎傷得了我？”丁不三道：“咦！怎麼你身上有傷口、又有鮮血？”丁不四道：“我高興起來，自己在身上搔搔痒，弄了點血出來，有什麼希奇？”

　　丁不三哈哈大笑，挺劍向白萬劍刺去，大聲說道：“姓白的，你聽仔細了，現下是我跟你單打獨斗，丁老四也在跟你單打獨斗，可不是咱們兩兄弟聯手夾攻于你。老四叫我不可出手，我不聽他的。我叫老四退下，他也不聽我的。我瞧著你不順眼，要教訓教訓你。他討厭你老子，要打你幾個耳光。咱們各人打各人的，別讓人說丁氏雙雄以二打一，傳到江湖上可不大好聽。”口中羅皂，手下絲毫沒有閒著，出招悍辣之極。

　　白萬劍以一敵二，心想：“原來你跟我單打獨斗，丁老四也跟我單打獨斗，不是兩人夾攻。”他生性端嚴，向來不喜和人做口舌之爭，心中又瞧不起丁氏兄弟的無賴；而在這兩名高手的夾擊之下，也委實不能分心答話，只是全神貫注的嚴密的防守，尋瑕反擊，一句話也不說。

　　斗到分際，丁不三的長劍和他長劍一交，白萬劍只覺手臂劇震，對方的內力猛攻而至，急忙運內力外蕩，回劍橫削，便在此時，右腿上被丁不四左掌作刀，重重的斫了一掌，當即向後退出兩步，腳步踉蹌，險些摔倒。

　　雪山派一名弟子叫道：“休得傷我師哥！”挺劍來助，左腳剛踏進丁不三所畫的圓圈，眼前白光一閃，長劍貫胸而過，已被丁不三一劍刺死。兩名雪山弟子又驚又怒，雙雙進襲。

　　丁不三大喝一聲，躍進起半空，長劍從空中劈將下來，同時左掌擊落，劍鋒落處，將一名雪山派弟子從右肩劈至左腰，以斜切藕勢削成兩截，左手這掌擊在另一名雪山弟子的天靈蓋上。那人悶哼一聲，委頓在地，頭顱扭過來向著背心，頸骨折斷，自也不活了。

　　他頃刻間連殺三人，石破天在樹後見著，不由得心驚膽戰，臉如土色。

　　丁不三余威不歇，長劍如疾風驟雨般向白萬劍攻去，猛聽得喀喀兩響，雙劍同時折斷。兩人同時以半截斷劍向對方擲出，同時低頭矮身，兩截斷劍同時向兩人頭頂掠去，相去均是不到半尺。

　　兩人一般行動，一般快速，又是一般的生死懸于一線。

　　白萬劍右腿受傷，步履不便，再失去了兵刃，登時變成了只有挨打，難以還手的地步。兩名雪山弟子明知踏進圈子不免有死無生，但總不能眼睜睜的瞧著師兄被服這兩個凶人聯手害死，當即挺劍沖了進去。

　　丁不三叫道：“老四，你來打發，我今天已殺了三人。”

　　丁不四笑道：“哈，你也有求我出手的時候。”竟不轉身，左足中向後彈出，便似騾馬以後腿踢人一般，拍拍兩聲，分別踢中兩人的胸口。兩名雪山弟子飛出數丈，摔跌在地，哼也沒哼一聲。原來兩人胸口中腿，當即斃命。

　　丁氏兄弟凶性大發，足掌齊施，各以狠毒手法向白萬劍攻擊。白萬劍跛著一足，沉著應付，一步步退出圈子，突然一聲低哼，右肩又中了丁不四一掌，右臂幾乎提不起來。

　　眼見白劍命在頃刻，石破天只瞧得勢血沸騰，叫道：“你們不能殺白師傅！”隨手將阿繡往地下一放，拔出插在腰帶中那把爛銹柴刀，大呼：“不能再殺人了！”

　　阿繡突然被他放落，“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石破天百忙中回頭，說道：“對不起！”幾個起落，已踏入圈中。

　　丁不四仍是頭也不回，反腳踢出。石破天右足一點，輕飄飄的從他頭頂躍過，落在他面前，使得正是阿繡適才所教的輕身功夫。丁不四一腳踢空，眼前卻多了一人，一怔之下，叫道：“大粽子，原來是你！”

　　石破天道：“是，是我。爺爺、四爺爺，你們已經……已殺了五人，應該住手啦。”斜眼向丁不三瞧去，心中怦怦亂跳，眼見他殺死的那三名雪山派弟子尸橫就地，連自己足上也濺滿了鮮血，更是怕得厲害。

　　丁不三道：“小白痴，那日給你在船上逃得性命，卻原來躲在這里。此刻你又出來干什麼？”石破天道：“我來勸兩位老爺子少結冤家，既然胜了，得饒人處且饒人，又何必趕盡殺絕？”

　　丁不三和丁不四相對哈哈大笑，丁不四道：“老三，這小子不知從那里聽了幾句狗屁不通的言語，居然來相勸老爺爺。”

　　石破天提起柴刀，將地下一柄長劍挑起，向白萬劍擲去，說道：“白師傅，你們雪山派的，一定要用劍。”

　　白萬劍轉眼便喪于丁氏兄弟手下，萬不料這小冤家石中玉反會出來相助，心下滿不是滋味。他擲過來這柄長劍，是被丁不三劈死的那個師弟遺下來的，當下接過了長劍，凝立不動，一劍在手，精神陡振。

　　丁不三罵道：“這姓白的要捉你去殺了，當日若不是我相救，你還有命麼？”石破天點頭道：“正是。爺爺，我是很感激你的。所以嘛，我也勸白師傅得饒人處且饒人。”

　　丁不四生怕石破天說出在小船上打敗了自己之事，急于要將他一掌斃了，喝道：“胡說八道些什麼？”呼的一掌向他直擊過去，這一次并無史婆婆在旁，再沒顧忌，這招‘黑云滿天’卻是從未教過他的。

　　白萬劍不愿石中玉就此被他如此凌厲的一招擊斃，挺劍使招‘老枝橫斜’，從側刺去。石破天柴刀一落，使出一招‘長者折枝’，去砍丁不四的手掌。說也奇怪，這一刀一劍的招數本來相克，但合并使用，居然生出極大威力，霎時之間，將丁不四籠罩在刀劍之下。

　　丁不三大叫：“小心！”但刀光劍勢，凌厲無儔，他雖欲插手相助，可是一雙空手實不敢伸入這刀劍織成的光网之中。

　　丁不四也是大吃一驚，危急之中就地一個打滾，逃出圈子之外，挺起身來時，只見對方的一刀一劍之旁飛舞著無數白絲，一摸下頦，一排胡子竟被割去了一截。

　　丁不四自是又驚又怒，丁不三駭然失色，白萬劍大出意外，只有石破天還不知自己適才這一招內力雄渾，刀法精妙，已令當世三大高手大為震動。

　　丁不三道：“好，咱們也用兵刃了。”從地下拾起一把長劍，叫道：“老四，還逞個屁能？用鞭子！”劍尖一抖，向石破天刺了過去。

　　石破天究無應變之能，眼見劍到，便即慌亂，不知該使那一招才好。白萬劍使招‘明駝西來’從旁相助，這一劍提醒了石破天，當即使出‘千鈞壓駝’，以刀背從空中壓將下來，柴刀雖鈍，但加上沉重內力，丁不三登感劍招窒滯，幸好丁不四已抖出腰間金龍九節鞭，搶著來救，丁不三乘機閃開。

　　白萬劍使一招‘風沙莽莽’，石破天便跟著使‘大海沉沙’。一刀一劍配合得天衣無縫，上似有狂風黃沙之重壓，下如有怒海洪濤之洶涌。丁不三、丁不四齊聲大呼。

　　石破天內力強勁之極，所學武功也是十分精妙，只是少了習練，更無臨敵應變的經歷，眼見敵招之來，不知該出那一招去應付才是。他所學的金烏刀法，除了最後一招之外，每一招都是針對雪山劍法而施，史婆婆傳授之時，總也是和每招雪山劍法合并指點。此刻他心中慌亂，無瑕細思，但見白萬劍使什麼招數，他便跟著使出那一招相應的招數來，是以白萬劍使‘老枝橫斜’，他便使‘長者折枝’，白萬劍使‘明駝西來’，他便使‘千鈞壓駝’。那知這金烏刀法雖說是雪山劍法的克星，但正因為相克，一到聯手并使之時，竟將雙方招數中的空隙盡數彌合，變成了威力無窮的一套武功。

　　白萬劍驚詫之極，數招之下，便知石破天這套刀法和自己的劍招聯成一氣之後，直是無堅不摧，這小子內力更似有一股有質無形的力道，不斷的漸漸擴展。

　　丁不三、丁不四自然也早就瞧了出來，只是兩人不肯認輸，還盼石破天這路古怪刀法招數有限，兩兄弟打起精神，苦苦撐持。白萬劍也怕石破天不過是‘程咬金三斧頭’，時刻一長，又被丁氏兄弟占了先機，眼下情勢，須當速戰速決，當即使一招‘暗香疏影’，長劍顫動，劍光若有若無，那是雪山劍法中最精微的一招，往往傷人于不知不覺之間，石破天柴刀橫削，也是連連抖動，這一招‘鮑魚之肆’，內力從四面八方涌出。

　　只聽得“啊、啊”兩聲，丁不四肩頭中刀，丁不三臂上中劍。兩人倏然轉身，躍出圈外。丁不三反手抓住丁當，迅速之極的隱入了東邊林中。丁不四卻在西首山後逸去，只聽山背後傳來他的大聲呼叫：“白萬劍，老子瞧在你母親面上，今日饒你一命，下次可決不輕饒了……”聲音漸漸遠去。

　　但見滿地是血，衰草上躺著五具尸首，雪山派群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驚又悲，又是滿腹疑團。

　　白萬劍側目瞧著石破天，一時之間痛恨、悲傷、慚愧、慶幸、惶惑、詫异、佩服，百感交集，而感激之意卻也著實不少，若不是這小子出手，雪山派十余人自必盡數畢命于紫煙島上，回想適才丁氏兄弟出手之狠辣，兀自心有余悸。他長長舒了口氣，問道：“你這路刀法是誰教你的？”

　　石破天道：“是史婆婆教的，共有七十三路，比你們的雪山劍法多一路，招招是雪山劍法的克星。”白萬劍哼的一聲，說道：“招招是雪山劍法的克星？口氣未免太大。誰是史婆婆？”石破天道：“史婆婆是我金烏派的開山祖師，她是我師父，我是金烏派的每二代大弟子。”白萬劍不禁大怒，冷冷的道：“你不認師門，那也罷了，卻又另投什麼金烏派門下。金烏派，金烏派？沒聽見過，武林中沒這個字號。”

　　石破天還不知他已動怒，繼續解釋：“我師父說道，金烏就是太陽，太陽一出，雪就融了。因此雪山派弟子遇到我金烏派，只有……只有……”下面本來是“磕頭求饒的份兒”，但他只不過不通人情世故，畢竟不是傻子，話到口邊，想起這句話不能在雪山派弟子面前說出來，當即住口。

　　白萬劍臉色鐵青，厲聲道：“我雪山弟子遇上你金烏派的，那便如何？只有什麼？”石破天搖頭道：“這句話你聽了要不高興的，我也以為師父這話不對。”白萬劍道：“只有大敗虧輸，望風而逃，是不是？”石破天道：“我師父的話，意思也就差不多。白師傅你別生氣，我師父恐怕也是說著玩的，當不得真。”

　　白萬劍右腿、右肩都被丁不四手掌斬中，這時候更覺疼痛難當，然石破天的言語句句辱及本門，卻如何忍得，長劍一舉，叫道：“好！我來領教領教金烏派的高招，且看如何招招是雪山劍法的克星！”但這一舉劍，肩頭登時劇痛，臉上變色，長劍險些脫手。

　　一名雪山弟子包萬葉上前兩步，挺劍說道：“姓石的小子，你當然不認我這師叔了，我來接你的高招！”

　　白萬劍咬牙忍痛，說道：“包師弟，你……你……”他本要說“你不行”，但學武之人，臉面最是要緊，隨即改口道：“我來接他好了！”劍交左手，說道：“姓石的小子，上吧！”石破天搖頭道：“你肩頭、腿上都受了傷，咱們不用比了，而且，而且，我一定打你不過的。”

　　白萬劍道：“你有膽子侮辱雪山派，卻沒膽子跟我比劍！”長劍挺出，一招‘梅雪爭春’，劍光點點，向石破天頭頂罩了下來，他雖左手使劍，不如右手靈便，但凌厲之意，絲毫不減。石破天見劍光當頭而落，只得舉起柴刀，還了一招‘梅雪逢夏’，攻瑕抵隙，果然正是這招‘梅雪爭春’的克星。

　　白萬劍心中一凜，不等這招‘梅雪爭春’使老，急變‘胡馬越岭’，石破天依著來一招‘漢將當關’，白萬劍眼見對方這一招守得嚴密异常，不但將自己去招全部封住，而且顯然還含有厲害後著，當即換行成一招‘明月羌笛’，石破天跟著變為‘赤日金鼓’。白萬劍又是一驚，眼見他柴刀直攻而進，正對准了自己這招最軟弱之處，忙又變招。

　　幸好石破天不懂這其間的奧妙，眼見對方變招，跟著便即變化。其實適才已占敵機先，不管白萬劍變招也好，不變招也好，乘勢直進，立時便可迫他急退三步。此時他腿上不便，這三步難以疾退，不免便要撤劍認輸。但說到當真拆招斗劍，石破天可差得遠了，他只是眼見白萬劍使出什麼劍招，便照式應以金烏刀法中配好了的一招，較之日前與丁不四在舟中斗拳，其依樣葫蘆之處，實無多大分別。他招數不會稍有變更，自不免錯過了這大好機會。

　　白萬劍心中暗叫：“慚愧！”旁觀的雪山派弟子中，倒也有半數瞧了出來，也是暗道：“僥幸，僥幸！”

　　數招一過，白萬劍又遇凶險。不管他劍招如何巧妙繁復，石破天以拙應巧，一柄爛柴刀總是占了上風。白萬劍越斗越驚，心想：“這小子倒也不是胡吹，他的什麼金烏刀法，果然是我雪山劍法的克星。那個史婆婆莫非是我爹爹的大仇人？她如此處心積慮的創了這套刀法出來，顯是要打得我雪山派一敗涂地。”

　　拆到三十余招時，石破天柴刀斫落，劈向白萬劍左肩。白萬劍本可飛腿踢他手腕，以解此招，但他右腳一提，傷處突然奇育徹骨，右膝竟爾不由自主的跪倒，急忙右掌按地。石破天這刀砍下，他已無法抗御，眼見便要將他左臂齊肩斫落。雪山群弟子大聲驚呼。不料石破天提起柴刀，說道：“這一下不算。”

　　白萬劍左腳使勁，奮力躍起，心中如閃電般轉過了無數念頭：“這小子早就可以胜我，何況每一招都使不足？倒似他沒好好學過雪山劍法似的。此刻他明明已經胜我了，何以又故意讓我？石中玉這小子向來陰狠，他只消一刀殺了我，其餘眾師弟那一個是他的對手？他忽發善心，那是什麼緣故？難道……難道……他當真不是石中玉？”

　　一轉到這個念頭，左手長劍輕送，一招‘朝天勢’向前刺出。雪山諸弟子都是“咦”的一聲。這‘朝天勢’不屬雪山劍法七十二招，是每個弟子初入門時鍛煉筋骨、打熬氣力的十二式基本功夫之一，招式尋常，簡便易記，雖于練功大有好處，卻不能用以臨敵。眾人見他突然使出這一招來，都吃了一驚，只道白師哥傷重，已無力使劍。

　　不料石破天也是一呆，這一招‘朝天勢’他從未見過，史婆婆也沒教過破法，不知如何拆解才是。可是在‘氣寒西北’的長劍之前，又有誰能呆上一呆？石破天只是這麼稍一遲疑，白萬劍長劍猶似電閃，中宮直進，劍尖已指住了他心口，喝道：“怎麼樣？”

　　石破天道：“你這一招是什麼劍法？我沒見過。”

　　白萬劍見他此刻生死系于一線，居然還問及劍法，倒也佩服他的膽氣，說道：“你當真沒學過？”石破天搖了搖頭。白萬劍道：“我此時取你性命，易如反掌，只是適才我受丁氏兄弟圍攻，閣下有解圍大德，咱們一命換一命，誰也不虧負誰。從今而後，你可不許再說金烏刀法是雪山劍法克星的話。”

　　石破天點頭道：“我原說打你不過。你叫我不可再說，我以後不說了。白師傅，我想明白了，剛才你這一招劍法，好像也可破解。”陡然間胸口一縮，凹入數寸，手中柴刀橫掠，拍的一聲，刀劍相交，內力到處，白萬劍手中長劍斷為兩截。

　　白萬劍臉色大變，左足一挑，地下的一柄長劍又躍入他手中，刷刷刷三劍，都是本派練功的入門招式，快速無倫。石破天只瞧得眼花繚亂，手忙足亂之際，突然間手腕中劍，柴刀再也抓捏不住，當的一聲，掉在地下。便在那時，對方長劍又已指住了他心口。

　　白萬劍手腕輕抖，石破天叫聲“哎喲”，低頭看時，只見自己胸口已整整齊齊的被刺了六點，鮮血從衣衫中滲將出來，但著劍不深，并不如何疼痛。

　　雪山群弟子齊聲喝采：“好一招‘雪花六出’！”

　　白萬劍道：“相煩閣下回去告知令師，雪山派多有得罪。”他見石破天不會雪山派這幾路最粗淺的入門功夫，顯非作偽，而神情舉止，性情脾氣，和石中玉更是大异，又想：“他于我有救命之恩，適才一刀又沒斫我肩膀，明著是手下留情。不論是不是石中玉，今日總是不能殺他拿他。這一招‘雪花六出’，只是懲戒他金烏派口出大言，在他身上留個記認。”

　　他拋下長劍，抱起一名師弟的尸身，既傷同門之誼，又愧自身無能，致令這五個師弟死于丁氏兄弟之手，忍不住熱淚長流，其餘雪山子弟將另外四具尸身也抱了起來。白萬劍恨恨的道：“不三、不四兩個老賊別死得太早。”向眾師弟道：“咱們走！”一伙人快步走入樹林，誰也沒再回頭望石破天一眼。

　　--------------------------------------------------------------

　　石破天已聽到兩人先前說話，便道：“這里野豬肉甚多，便十個人也吃不完，兩位盡管大吃便了。”那胖子笑道：“如此我們便不客氣了。”

## 第十一章　藥酒

　　石破天但見地下血跡殷然，歪歪斜斜的躺著幾柄斷劍，幾只烏鴉啊啊啊的叫著從頭頂飛過，當下拾起柴刀，叫道：“阿繡，阿繡！”奔到大樹之後，阿繡卻已不在。

　　石破天心道：“她先回去了？”忙快步跑回山洞，叫道：“阿繡，阿繡！”非但阿繡不在，連史婆婆也不在了。他驚惶起來，只見地下用焦炭橫七豎八的畫了幾十個圖形，他不知是寫的字，更不知是什麼意思，猜想史婆婆和阿繡都已走了。

　　初時只覺好生寂寞，但他從小孤單慣了的，只過得大半個時辰，便已泰然。這時胸口劍傷已然不再流血，心道：“大家都走了，我也走了吧，還是去尋媽媽和阿黃去。”這時不再有人沒來由的向他糾纏，心中倒有一陣輕松快慰之感，只是想到史婆婆的阿繡，卻又有些戀戀不舍，將柴刀插在腰間，走到江邊。

　　但見波濤洶涌，岸旁更無一艘船只，于是沿岸尋去。那紫煙島并不甚大，他快步而行，只一個多時辰，已環行小島一周，不見有船只的蹤影，舉目向江中望去，連帆影也沒見到一片。

　　他還盼史婆婆和阿繡去而復回，又到山洞中去探視，卻那里再見二人的蹤跡？只得又去摘些柿子充饑。到得天黑，便在洞中睡了。

　　睡到中夜，忽聽得江邊豁啦一聲大響，似是撕裂了一幅大布一般，縱起身來，循聲奔到江邊，稀淡星光下只見有一艘大船靠在岸旁，不住的幌動。他生怕是丁不三或是丁不四的坐船，不敢貿然上前，縮身躲在樹後，只聽得又是豁啦一下巨響，原來是船上張的風帆纏在一起，被強風一吹，撕了開來，但船上竟然無人理會。

　　眼見那船搖搖幌幌的又要离島而去，他發足奔近，叫道：“船上有人麼？”不聞應聲。一個箭步躍上船頭，向艙內望去，黑沉沉地什麼也看不見。

　　走進艙去，腳下一絆，碰到一人，有人躺在艙板之上。石破天忙道：“對不起！”伸手要扶他起來，那知触手冰冷，竟是一具死尸。他大吃一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左手揮出，又碰到一人的手臂，冷冰冰的，也早已死了。

　　他心中怦怦亂跳，摸索著走向後艙，腳下踏到的是死尸，伸手出去碰到的也是死尸。他大聲驚叫：“船……船中有人嗎？”驚惶過甚，只聽得自己聲音也全變了。跌跌撞撞的來到後梢，星光下只見甲板上橫七豎八的躺著十來人，個個僵伏，顯然也都是死尸。

　　這時江上秋風甚勁，幾張破帆在風中獵獵作響，疾風吹過船上的破竹管，其聲噓噓，似是鬼嘯。石破天雖然孤寂慣了，素來大膽，但靜夜之中，滿船都是死尸，竟無一個活人，耳聽得异聲雜作，便似死尸都已活轉，要扑上來扼他咽喉。他記起侯監集上那僵尸扼得他險些窒息的情景，登時滿身寒毛直豎，便欲躍上岸去。但一足踏上船舷，只叫得一聲苦，那船离岸已遠，正順著江水飄下。原來這艘大船順流飄到紫煙島來，團團轉了幾個圈子，又順流沿江飄下。

　　這一晚他不敢在船艙、後梢停留，躍上船篷，抱住桅杆，坐待天明。

　　次晨太陽出來，四下里一片明亮，這才怖意大減，躍下後梢，只見艙里艙外少說也有五六十具尸首，當直是触目驚心，但每具死尸身上均無血跡，也無刀劍創傷，不知因何而死。

　　繞到船首，只見艙門正中釘著兩塊閃閃發光的白銅牌子，約有巴掌大小，一塊牌上刻有一張笑臉，和藹慈祥，另一牌上刻的卻是一張猙獰的煞神凶臉。兩塊銅牌各以一根鐵釘釘在艙門頂上，顯得十分詭异。他向兩塊銅牌上注視片刻，見牌上人臉似乎活的一般，當下不敢多看，轉過臉去，見眾尸有的手握兵刃，有的腰插刀劍，顯然都是武林中人。再細看時，見每人肩頭衣衫上都用白絲線繡著一條生翅膀的小魚。他猜想船上這一群人都是同伙，只不知如何猝遇強敵，盡數畢命。

　　那船順著滔滔江水，向下游流去，到得晌午，迎面兩船并排著溯江而上。來船梢公見到那身斜斜淌下，大叫：“扳梢，扳梢！”可是那船無人把舵，江中急渦一旋，轉得那船打橫沖了過去，砰的一聲巨響，撞在兩艘來船之上。只聽得人聲喧嘩，夾著許多破口穢罵。石破天心下驚惶，尋思：“撞壞了來船，他們勢必和我為難，追究起來，定要怪我害死了船上這許多人，那便如何是好？”情急之下，忙縮入艙中，揭開艙板，躲入艙底。

　　這時三艘船已糾纏在一起，過不多時，便聽得有人躍上船來，驚呼之聲，響成一片。有人尖聲大叫：“是飛魚幫的人！怎……怎麼都死了。”又有人叫道：“連幫主……幫主成大洋也死在這里。”突然間船頭有人叫道：“是……是賞善……罰惡令……令……令……”這人聲音并不甚響，但語聲顫抖，充滿著恐懼之意。他一言未畢，船中人聲登歇，霎時間一片寂靜。石破天在艙底雖見不到各人神色，但眾人驚懼已達極點，卻是可想而知。

　　過了良久，才有人道：“算來原該是賞善罰惡令復出的時候了，料想是賞善罰惡兩使出巡。這飛魚幫嘛，過往劣跡太多……唉！”長長歎了口氣，不再往下說。另一人問道：“胡大哥，聽說這賞善罰惡令，乃是召人前往……前往俠客島，到了島上再加處分，并不是當場殺害的。”先說話的那人道：“若是乖乖的聽命前去，原是如此。然而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早死遲死，也沒什麼分別。成大洋成幫主定是不肯奉令，率眾抗拒，以致……以致落得這個下場。”一個嗓音尖細的人道：“那兩位賞善罰惡使者，當真如此神通廣大，武林中誰也抵敵不過？”那胡大哥反問：“你說呢？”那人默然，過了一會，低低的道：“賞善罰惡使者重入江湖，各幫各派都是難逃大劫。唉！”

　　石破天突然想到：“這船上的死尸都是什麼飛魚幫的，又有一個幫主。啊喲不好，這兩個什麼賞善罰惡使者，會不會去找我們長樂幫？”

　　他想到此事，不由得心急如焚，尋思：“該當盡快趕回總舵，告知貝先生他們，也好先有防備。”他給人誤認為長樂幫石幫主，引來了不少麻煩，且數度危及性命，但長樂幫中上下人等個個對他恭謹有禮，雖有個展飛起心殺害，卻也顯然是認錯了人，這時聽到“各幫各派都是難逃大劫”，對幫中各人的安危不由得大為關切，更加凝神傾聽艙中各人談論。

　　只聽得一人說道：“胡大哥，你說此事會不會牽連到咱們。那兩個使者，會不會找上咱們鐵叉會？”那胡大哥道：“賞善罰惡二使既已出巡，江湖上任何幫會門派都難逍遙……這個逍遙事外，且看大伙兒的運氣如何了。”

　　他沉吟半晌，又道：“這樣吧，你悄悄傳下號令，派人即刻去稟報總舵主知曉。兩艘船上的兄弟們，都集到這兒來。這船上的東西，什麼都不要動，咱們駛到紅柳港外的小漁村中去。善惡二使既已來過此船，將飛魚幫中的首腦人物都誅了，第二次決計不會再來。”

　　那人喜道：“對，對，胡大哥此計大妙。善惡二使再見到此船，定然以為這是飛魚幫的死尸船，說什麼也不會上來。我便去傳令。”

　　過不多時，又有許多人涌上船來。石破天伏在艙底，聽著各人低聲紛紛議論，語間中都是充滿了惶恐之情，便如大禍臨頭一般。

　　有人道：“咱們鐵叉會又沒得罪俠客島，賞善罰惡二使未必便找到咱們頭上來。”

　　另有一人道：“難道飛魚幫就膽敢得罪俠客島了？我看江湖上的這十年一劫恐怕這一次……這一次……”

　　又有人道：“老李，要是總舵主奉令而去，那便如何？”那老李哼了一聲，道：“自然是有去無回。過去三十年中奉令而去俠客島的那些幫主、總舵主、掌門人，又有那一個回來過了？總舵主向來待大伙兒不薄，咱們難道貪生怕死，讓他老人家孤身去涉險送命？”又有人道：“是啊，那也只有避上一避。咱們幸虧發覺得早，看來陰差陽錯，老天爺保佑，教咱們鐵叉會得以逃過了這一劫。紅柳港外那小漁村何等隱蔽，大伙兒去躲在那里，善惡二使耳目再靈，也難發現。”那胡大哥道：“當年總舵主經營這個漁村，正就是為了今日之用。這本是個避難的世外……那個世外桃源。”

　　一個嗓子粗亮的聲音突然說道：“咱們鐵叉會橫行長江邊上，天不怕，地不怕，連皇帝老兒都不買他的帳，可是一聽到他媽的俠客島什麼賞善罰惡使者，大伙兒便嚇得夾起尾巴，躲到紅柳港漁村中去做縮頭烏龜，那算什麼話？就算這次躲過了，日後他媽的有人問起來，大伙兒這張臉往那里擱去？不如跟他們拚上一拚，他媽的也未必都送了老命。”他說了這番心雄膽壯的話，船艙中卻誰也沒接口。

　　過了半晌，那胡大哥道：“不錯，咱們吃這一口江湖飯，干的本來就是刀頭上舐血的勾當，他媽的，你幾時見癩頭黿王老六怕過誰來……”

　　“啊，啊……”突然那粗嗓子的人長聲慘呼。霎時之間，船艙中鴉雀無聲。

　　嗒的一聲輕響，石破天忽覺得有水滴落到手背之上，抬手到鼻邊一聞，腥氣直沖，果然是血。鮮血還是一滴一滴的落下來。他知道眾人就在頭頂，不敢稍有移動出聲，只得任由鮮血不絕的落在身上。

　　只聽那胡大哥厲聲道：“你怪我不該殺了癩頭黿嗎？”一人顫聲道：“沒有，沒……沒有！王老六說話果然鹵莽，也難怪胡大哥生氣。不過……不過他對本會……這個……這個，倒一向是很忠心的。”胡大哥道：“那麼你是不服我的處置了？”那人忙道：“不……不是，不是……”一言未畢，又是一聲慘叫，顯是又被那姓胡的殺了。但聽得血水又是一滴一滴的從船板縫中掉入艙底，幸好這一次那人不在石破天頭頂，血水沒落在他身上。

　　那胡大哥連殺兩人，隨即說道：“不是我心狠手辣，不顧同道義氣，實因這件事牽連到本會數百名兄弟的性命，只要漏了半點風聲出去，大伙兒人人都和這里飛魚幫的朋友們一模一樣。癩頭黿王老六自逞英雄好漢，大叫大嚷的，他自己性命不要，那好得很啊，卻難道要總舵主和大伙兒都陪他一塊兒送命？”眾人都道：“是，是！”那胡大哥道：“不想死的，就在艙里呆著。小宁，你去把舵，身上蓋一塊破帆，可別讓人瞧見了。”

　　石破天伏在艙底，耳聽得船旁水聲汨汨，艙中各人卻誰也沒再說話。他更加不敢發出半點聲息，心中只是想：“那俠客島是什麼地方？島上派出來的賞善罰惡使者，為什麼又這樣凶狠，將滿船人眾殺得干干淨淨？難怪鐵叉會這干人要怕得這麼厲害。”

　　過了良久，他蒙蒙朧朧的大有倦意，只想合眼睡覺，但想睡夢中若是發出聲響，給上面的人發覺了，勢必性命難保，只得睜大了眼睛，說什麼也不敢合上。又過一會，忽聽得當啷啷鐵鏈聲響，船身不再幌動，料來已拋錨停泊。

　　只聽那胡大哥道：“大家進屋之後，誰也不許出來，靜候總舵主駕到，聽他老人家的號令。”各人低聲答應，放輕了腳步上岸，片刻之間，盡行离船。

　　石破天又等了半天，料想眾人均已進屋，這才揭開艙板，探頭向外張望，不見有人，于是躡手躡足的從艙底上來，見艙中仍是船滿了死尸，當下撿起一柄單刀，換去了腰里的爛柴刀，伸手到死尸袋里去摸了幾塊碎銀子，以便到前邊買飯食吃，走到後梢，輕輕跳上岸，彎了腰沿著河灘疾走，直奔出一里有余，方從河灘走到岸上道路。

　　他想此時未脫險境，离開越遠越好，當下發足快跑，幸好這漁村果然隱僻之極，左近十余里內竟無一家人家，始終沒遇到一個行人。他心下暗暗慶幸。卻不知附近本來有些零碎農戶，都給鐵叉會暗中放毒害死了。有人遷居而來，過不多時也必中毒而死。四周鄉民只道紅柳港厲鬼為患，易染瘟疫，七八年來，人人避道而行，因而成為鐵叉會極隱秘的巢穴。

　　又走數里，离那漁村已遠，他實在餓得很了，走入樹林之中想找些野味。說也湊巧，行不數步，忽喇聲響，長草中鑽出一頭大野豬，低頭向他急沖過來。他身子略側，右手拔也單刀，順勢一招金與刀法中的‘長者折枝’，刷的一聲，將野豬一個大頭砍下來。那野豬極是凶猛，頭雖落地，仍是向前沖出十余步，這才倒地而死。

　　他心下甚喜：“以前我沒學金烏刀法之時，見了野豬只有逃走，那敢去殺它？”在山邊覓到一塊黑色燧石，用刀背打出火星，生了個火。將野豬的四條腿割了下來，到溪邊洗去血跡，回到火旁，將單刀在火中燒紅，炙去豬腿上的豬毛，將豬腿串在一根樹枝之上，便燒烤起來。過不多時，濃香四溢。

　　正燒炙之間，忽聽得十余丈之外有人說道：“好香，好香，當真令人食指大動矣！”另一人道：“那邊有人燒烤野味，不妨過去情商，讓些來吃吃，有何不可？”先前那人道：“正是！”兩個人說著緩步走來。

　　但見一人身材魁梧，圓臉大耳，穿一襲古銅色綢袍，笑嘻嘻地和藹可親；另一個身形也是甚高，但十分瘦削，身穿天藍色長衫，身闊還不及先前那人一半，留一撇鼠尾須，臉色卻頗為陰沉。那胖子哈哈一笑，說道：“小兄弟，你這個……”

　　石破天已聽到二人先前說話，便道：“我這里野豬肉甚多，便十個人也吃不完，兩位盡管大吃便了。”

　　那胖子笑道：“如此我們便不客氣了。”兩人便即圍坐在火堆之旁，火光下見石破天服飾華貴，但衣衫污穢，滿是皺紋，更濺滿了血跡，兩人臉上閃過一絲訝异的神色，隨即四只眼都注視于火堆上的豬腿，不再理他。野豬腿上的油脂大滴大滴的落入火中，混著松柴的清香，雖未入口，已料到滋味佳美。

　　那瘦子從腰間取下了一個藍色葫蘆，拔開塞子，喝了一口，說道：“好酒！”那胖子也從腰間取下一個朱紅色葫蘆，搖幌了幾下，拔開塞子喝了一口，說道：“好酒！”

　　石破天跟隨謝煙客時常和他一起喝酒，此刻聞到酒香，也想喝個痛快，只見這二人各喝各的，并無邀請自己喝上一兩口之意，他生平決不向人求懇索討，只有干咽饞涎。再過得一會，四條豬腿俱已烤熟，他說道：“熟了，請吃吧！”

　　一胖一瘦二人同時伸手，各搶了一條肥大豬腿，送到口邊，張嘴正要咬去，石破天笑道：“這兩條野豬腿雖大，卻都是後腿，滋味不及前腿的美。”那胖子笑道：“你這娃娃良心倒好。”換了一條前腿，吃了起來。那瘦子已在後腿上咬了一口，略一遲疑，便不再換。兩人吃了一會，又各喝一口洒，贊道：“好酒！”塞上木塞，將葫蘆挂回腰間。

　　石破天心想：“這二人恁地小氣，只喝兩口酒便不再喝，難道那酒當真名貴之極嗎？”便向那胖子道：“大爺，你這葫蘆中的酒，滋味很好嗎？我倒也想喝幾口。”他這話雖非求人，但討酒之意已再也明白不過。

　　那胖子搖頭道：“不行，不行，這不是酒，喝不得的。我們吃了你的野豬腿，少停自有禮物相贈。”石破天笑道：“你騙人，你剛才明明說‘好酒’，我又聞到酒香。”轉頭向瘦子道：“這位大爺，你葫蘆中的總是酒吧？”

　　那瘦子雙眼翻白，道：“這是毒藥，你有膽子便喝吧。”說著解下葫蘆，放在地下。石破天笑道：“若是毒藥，怎地又毒不死你？”拿起葫蘆拔開塞子，扑鼻便聞到一陣酒香。

　　那胖子臉色微變，說道：“好端端地，誰來騙你？快放下了！”伸出五指抓他右腕，要奪下他手中葫蘆，那知手指剛碰他手腕，登時感到一股大力一震，將他手指彈了開去。

　　那胖子吃了一驚，“咦”的一聲，道：“原來如此，我們倒失眼了。那你請喝吧！”

　　石破天端起葫蘆，骨都都的喝了一大口，心想這瘦子愛惜此酒，不敢多喝，便塞上了木塞，說道：“多謝！”霎時之間，一股冰冷的寒氣直從丹田中升了上來。這股寒氣猶如一條冰線，頃刻間好似全身都要凍僵了，他全身劇震幾下，牙關格格相撞，實是寒冷難當，急忙運起內力相抗，那條冰線才漸漸融化。一經消融，登時四肢百骸說不出的舒適受用，非但不再感到有絲毫寒冷，反而暖洋洋地飄飄欲仙，大聲贊道：“好酒！”忍不住拿起葫蘆，拔開木塞，又喝了一口，等得內力將冰線融去，醺醺之意更加濃了，歎道：“當真是我從來沒喝過的美酒，可惜這酒太也貴重，否則我真要喝他個干淨。”

　　胖瘦二人臉上都現出十分詫异的神情。那胖子道：“小兄弟若真量大，便將一葫蘆酒都喝光了，卻也不妨。”石破天喜道：“當真？這位大爺就算舍得，我也不好意思。”那瘦子冷冷的道：“那位大爺紅葫蘆里的毒酒滋味更好，你要不要試試？”

　　石破天眼望胖子，大有一試美酒之意。那胖子歎道：“小小年紀，一身內功，如此無端端送命，可惜啊可惜。”一面說，一面解下那朱漆葫蘆來，放在地下。

　　石破天心想：“這兩人都愛說笑，若說真是毒酒，怎麼他們自己又喝？”拿過那朱紅葫蘆來，一拔開塞子，扑鼻奇香，兩口喝將下去，這一次卻是有如一團烈火立時在小腹中燒將起來。他“啊”的一聲大叫，跳起身來，催動內力，才把這團烈火扑熄，叫道：“好厲害的酒。”說也奇怪，肚腹中熱氣一消，全身便是舒暢無比。

　　那胖子道：“你內力如此強勁，便把這兩葫蘆酒一齊喝干了，卻又如何？”

　　石破天笑道：“只我一個人喝，可不敢當。咱三人今日相會，結成了朋友，大家喝一口酒，吃一塊肉，豈不有趣？大爺，你請。”說著將葫蘆遞將過去。

　　那胖子笑道：“小兄弟既要伸量于我，那只有舍命陪君子了！”接過葫蘆喝了一口，將葫蘆遞給石破天，道：“你再喝吧！”石破天喝了一口，將葫蘆遞給瘦子，道：“這位大爺請喝！”

　　那瘦子臉色一變，說道：“我喝我自己的。”拿起藍漆葫蘆來喝了一口，遞給石破天。

　　石破天接過，喝了一大口，只覺喝一口烈酒後再喝一口冰酒，冷熱交替，滋味更佳。他見胖瘦二人四目瞪著自己，登時會意，歉然笑道：“對不起，這口喝得太大了。”

　　那瘦子冷冷的道：“你要逞好漢，越大口越好。”

　　石破天笑道：“若是喝不盡興，咱們同到那邊市鎮去，我這里有銀子，買他一大壇來喝個痛快。只是這般的美酒，那多半就買不到了。”說著在紅葫蘆中喝了一口，將葫蘆遞給胖子。

　　那胖子盤膝而坐，暗運功力，這才喝了一口。他見石破天若無其事的又是一大口喝將下去，越來越是驚异。

　　胖瘦二人面面相覷，臉上都現出大為驚异之色。他二人都是身負絕頂武功的高手，只是二人所練武功，家數截然相反。胖子練的是陽剛一路，瘦子練的則是陰柔一路。兩人葫蘆中所盛的，均是輔助內功的藥酒。朱紅葫蘆中是大燥大熱的烈性藥酒，以‘烈火丹’投入烈酒而化成；藍色葫蘆中是大涼大寒的涼性藥酒，以‘九九丸’混入酒中而成。那烈火丹與九九丸中各含有不少靈丹妙藥，九九丸內有九九八十一種毒草，烈火丹中毒物較少，卻有鶴頂紅、孔雀膽等劇毒，乃兩人累年采集制煉而成。藥性奇猛，常人只須舌尖上舐得數滴，便能致命。他二人內功既高，又服有鎮毒的藥物，才能連飲數口不致中毒。但若胖子誤飲寒酒，瘦子誤用飲烈酒，當場便即斃命。二人眼見石破天如此飲法，仍是行若無事，宁不駭然？

　　他二人雖見多識廣，于天下武學十知七八，卻萬萬想不到石破天身得奇緣，先練純陰內功，再練純陽內功，這一陰一陽兩門內功本來互相沖克，勢須令得他走火而死，不料機緣巧合，反而相生相濟，竟使他功力大進，待得他練了從大悲老人處得來的‘羅漢伏魔功’，更得丁不三的藥酒之助，將陰陽兩門內功合而為一，體內陰陽交泰，已能抵擋任何大燥大熱、或是大涼大寒的毒藥。

　　石破天喝了二人攜來的美酒，心下過意不去，又再燒烤野豬肉，將最好的燒肉分給他二人，不住勸二人飲酒。

　　那二人只道他是要以喝毒酒來比拚內力，不肯當場認輸，只得勉為其難，和他一口一口的對飲，偷偷將鎮制酒毒的藥丸塞入口中。二人目不轉睛的注視著石破天，見他确未另服化解藥物，如此神功，實是罕見，真不知從何處鑽出來這樣一位少年英雄？

　　那胖子見石破天喝了一口酒後，又將朱紅葫蘆遞將過來，伸手接住，說道：“小兄弟內力如此了得，在下好生佩服。請問小兄弟尊姓大名？”石破天皺起眉頭，說道：“這件事最教我頭痛，人家一見，不是硬指我姓石，便來問我姓名。其實我既不是姓石，又無名無姓，因此哪，你這句話我可真的答不上來了。”那胖子心道：“這小子裝傻，不肯吐露姓名。”又問：“然則小兄弟尊師是那一位？是那一家那一派的門下？”

　　石破天道：“我師父姓史，是位老婆婆，你見到過她沒有？她老人家是金烏派的開山師祖，我是她的第二代大弟子。”

　　胖瘦二人均想：“胡說八道，天下門派我們無一不知。那里有什麼金烏派，什麼史婆婆了？這小子信口搪塞。”

　　那胖子乘著說這番話，并不喝酒，便將葫蘆遞了回去，說道：“原來小兄弟是金烏派的開山大弟子，怪不得如此了得，請喝酒吧。”

　　石破天見到他沒有喝酒，心想：“他說話說得忘記了。”說道：“你還沒喝酒呢。”

　　那胖子臉上微微一紅，道：“是嗎？”自己想占少喝一口的便宜，卻被對方識破機關，心下微感惱怒，又不禁有些慚愧，那知道石破天卻純是一番好意，生怕他少喝了美酒吃虧。那胖子連著先前喝的兩口，一共已喝了八口藥酒，早已逾量，再喝下去，縱有藥物鎮制，也必有大害，當下提葫蘆就在口邊，仰脖子作個喝酒之勢，卻閉緊了牙齒，待放下葫蘆，藥酒又流回葫蘆之中。那胖子這番做作，如何逃得過那瘦子的眼去？他當真是依樣葫蘆，也是這樣葫蘆就口，酒不入喉。

　　這樣你一口，我一口，每只葫蘆中本來都裝滿了八成藥酒，十之七八都傾入了石破天的肚中。他酒量原不甚宏，仗著內力深厚，盡還支持得住，只是毒藥雖害他不死，卻不免有些酒力不胜，說話漸漸多了起來，什麼阿繡，什麼叮叮當當的，胖瘦二人聽了全是不知所云。

　　那瘦子尋思：“這少年定是練就了奇功，專門對付我二人而來。他不動聲色，盡只胡言亂語，當真陰毒之極。待會動手，只怕我二人要命送他手。”

　　那半年心道：“今日我二人以二敵一，尚自不胜，此人內力如此了得，實是罕見罕聞。待我加重藥力，瞧他是否仍能抵擋？”便向那瘦子使了個眼色。

　　那瘦子會意，探手入懷，捏開一顆腊丸，將一枚‘九九丸’藏在掌心，待石破天將藍漆葫蘆又遞過來時，假裝喝了一口，伸手拭去葫蘆口的唾沫，輕輕巧巧的將一枚九九丸投入其中，慢慢搖幌，贊道：“好酒啊，好酒！”當瘦子做手腳時，那胖子也已將懷中的一枚‘烈火丹’取出，偷偷融入酒中。

　　石破天只道是遇上了兩個慷慨豪爽的朋友，只管自己飲酒吃肉，他閱歷既淺，此刻酒意又濃，于二人投藥入酒全未察覺。

　　只聽那瘦子道：“小兄弟，葫蘆中酒已不多，你酒量好，就一口喝干了吧！”

　　石破天笑道：“好！你兩位這等豪爽，我也不客氣了。”拿起葫蘆來正要喝酒，忽然想起一事，說道：“在長江船上，我曾聽叮叮當當說過，男人和女人若是情投意合，就結為夫婦，男人和男人交情好，就結拜為兄弟。難得兩位大爺瞧得起，咱們三人喝干了這兩葫蘆酒之後，索性便結義為兄弟，以後時時一同喝酒，兩位說可好？”胖瘦二人氣派儼然，結拜為兄弟云云，石破天平時既不會心生此意，就算想到了，也不敢出口，此刻酒意有九分了，便順口說了出來。

　　那胖子聽他越說越親熱，自然句句都是反話，料得他頃刻之間便要發難動手，以他如此內力，勢必難以抗御，只有以猛烈之極的藥物，先行將他內力摧破，雖然此舉委實頗不光明正大，但看來這少年用心險惡，那也不得不以辣手對付，生怕他不喝藥酒，忙道：“甚好，甚好，那再好也沒有了。你先喝干了這葫蘆的酒吧。”

　　石破天向那瘦子道：“這位大爺意下如何？”那瘦子道：“恭敬不如從命，小兄弟有此美意，咳，咳！我是求之不得。”

　　石破天酒意上涌，腦中迷迷糊糊地，仰起頭來，將藍漆葫蘆中的酒盡數喝干，入口反不如先前的寒冷難當。

　　那胖子拍手道：“好酒量，好酒量！我這葫蘆里也還剩得一兩口酒，小兄弟索性便也干了，咱們這就結拜。”

　　石破天興致甚高，接過朱漆葫蘆，想也不想，一口氣便喝了下去。

　　兩人對望了一眼，均想：“我們制這藥酒，每一枚九九丸或烈火丹，都要對六葫蘆酒，一葫蘆酒得喝上一個月，每日運功，以內力緩緩化去，方能有益無害。這一枚九九丸再加一枚烈火丹，足足開得十二大葫蘆藥酒，我二人分別須得喝上半年。他將我們的一年之量于頃刻之間飲盡，倘若仍能抵受得住，天下決無此理。”

　　果然便聽石破天大聲叫道：“啊喲，不……不好了，肚子痛得厲害。”抱著肚子彎下腰去。胖瘦二人相視一笑。那胖子微笑道：“怎麼？肚子痛麼？想必野豬肉吃得太多了。”

　　石破天道：“不是，啊喲，不好了！”大叫一聲，突然間高躍丈許。

　　胖瘦二人同時站起，只道他臨死之時要奮力一擊，各人凝力待發，均想以他功力，來勢定是凌厲無匹，兩人須得同時出手抵擋。

　　不料石破天呼的一掌向一株大樹拍了過去，叫道：“哎唷，這……這可痛死我了！”他腹痛如絞，當下運起內力，要將肚中這團害人之物化去，那知這九九丸和烈火丹的毒性非同小可，這一發作出來，他只痛得立時便欲暈去，登時全身抽搐，手足痙攣。

　　他奇痛難忍之際，左手一拳又是向那大樹擊去，擊了這一拳後，腹痛略減，當下右手又是一掌拍出。只震得那株大樹枝葉亂舞。他擊過一拳一掌，腹內疼痛略覺和緩，但頃刻間肚中立時又如萬把鋼刀同時剜割一般。他口中哇哇大叫，手腳亂舞，自然而然將以前學過、見過的諸般武功施展出來。他學得本未到家，此時腹中如千萬把鋼刀亂絞，頭腦中一片混亂，那里還去思索什麼招數，只是亂打亂拍，雖然亂七八糟，不成規矩，但挾以深厚內力，威勢卻是十分厲害。他越打越快，只覺每發出一拳一掌，腹中的疼痛便隨內力的行走而帶了一些出來。

　　胖瘦二人只瞧得面面相覷，一步一步的向後退開。他二人知道如石破天這樣的武學高手，身中劇毒，臨死之時散去全身功力，猶如發了瘋的猛虎一般，只要給他雙手抱住了，那就萬難得脫。但聽得他拳腳發出虎虎風聲，招式又如雪山劍法，又如丁家的拳掌功夫，又挾了些上清觀劍法中的零碎招數。但盡是似是而非，生平從所未見，心想此人莫非真的是什麼金烏派門徒。以他二人武功之高，石破天這些招數縱怪，可也沒放在眼里，只是他拳腿上發出的勁風，卻令二人暗暗稱异。

　　但見他越打越快，勁風居然也是越來越加凌厲，二人不約而同的又是對望了一眼，微微一笑，均想：“這小子內力雖強，武功卻是不值一哂，就算九九丸和烈火丹毒不死他，此人也非我二人的敵手。先前看了他內力了得，可將他的武功估得過高了。”這麼一想，不由得都可惜自己那一壺藥酒和那一個枚藥丸起來，早知如此，他若要動武，一出手便能殺了他，實不須耗費這等珍貴之極的藥物。

　　凝聚陰陽兩股相反的猛烈藥性，使之互相中和融化，原是石破天所練‘羅漢伏魔功’最擅長的本事，倘若他只飲那胖子的熱性藥酒，或是只飲那瘦子的寒性藥酒，以如此劇毒，他內功雖然了得，終究非送命不可。那知道胖瘦二人同時下手，兩股相反的毒藥又同樣猛烈，誤打誤撞，陰陽二毒反而相互克制。胖瘦二人萬萬想不到謝煙客先前曾以此法加諸這少年身上，意欲傷他性命，而他已習得了抵御之法。

　　石破天使了一陣拳腳，肚中的劇毒藥物隨著內力漸漸逼到了手掌之上，腹內疼痛也隨之而減，直到劇毒盡數逼离肚腹，也就不再疼痛。他踉踉蹌蹌的走回火堆，笑道：“啊喲，剛才這一陣肚痛，我還怕是肚腸斷了，真嚇得我要命。”

　　胖瘦二人心下駭异，均想：“此人內功之怪，實是匪夷所思。”

　　那胖子道：“現今你肚子還痛不痛？”

　　石破天道：“不痛了！”伸手去火堆上取了一塊烤得已成焦炭的野豬肉，火光下見右掌心有一塊銅錢大小的紅斑，紅斑旁圍繞著無數藍色細點，“咦”的一聲，道：“這……這是什麼？”再看左掌心時，也是如此。他自不知已將腹內劇毒逼到掌上，只是不會運使內力，未能將毒質逼出體外，以致盡數凝聚在掌心之中。

　　胖瘦二人自然明白其中原因，不禁又放了一層心，均想：“原來這小子連內力也還不大會運使，那是更加不足畏了。他若不是天賦异稟，便是無意中服食了什麼仙草靈芝，無怪內力如此強勁。”本來料定他心懷惡念，必要出手加害，那知他只是以拳掌拍擊大樹，雖然腹痛大作之時，瞧過來的眼色中也仍無絲毫敵意，二人早已明白只是一場誤會，均覺以如此手段對付這傻小子，既感內疚于心，又不免大失武林高手的身分。

　　只聽石破天道：“剛才咱們說要義結金蘭，卻不知那一位年紀大些？又不知兩位尊姓大名。”

　　胖瘦二人本來只道石破天服了毒藥後立時斃命，是以隨口答允和他結拜，萬沒想到居然毒他不死。這二人素來十分自負，言出必踐，自從武功大成之後，更從未說過一句不算數的話，雖然十分不愿和這傻小子結拜，卻更不愿食言而肥。

　　那胖子咳嗽一聲，道：“我叫張三，年紀比這位李四兄弟大著點兒。小兄弟，你無名無姓，怎能跟我們結拜？”

　　石破天道：“我原來的名字不大好聽，我師父給我取過一個名兒，叫做史億刀。你們就叫我這個名字，那也不妨。”

　　那胖子笑道：“那麼咱們三人今日就結拜為兄弟了。”他單膝一跪，朗聲說道：“張三和李四、史億刀結拜為兄弟，此後有福同离，有難同當，若違此言，他日張三就如同這頭野豬一般，給人殺了烤來吃了，哈哈，哈哈！”這‘張三’兩字當然是他假名。他口口聲聲只說張三，不提一個‘我’字，自是毫無半分誠意。

　　那瘦子跟著跪下，笑道：“李四和張三、史億刀二位今日結義為兄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若違此誓，教李四亂刀分尸，萬箭穿身。嘿嘿，嘿嘿。”冷笑連聲，也是一片虛假。

　　石破天既不知‘張三、李四’人人都可叫得，乃是泛稱，又渾沒覺察到二人神情中的虛偽，雙膝跪地，誠誠懇懇的說道：“我和張三、李四二位哥哥結為兄弟，有好酒好肉，讓兩位哥哥先吃，有人要殺兩位哥哥，我先上去抵擋。我若說過了話不算數，老天爺罰我天天像剛才這樣肚痛。”

　　胖瘦二人聽他說得十分至誠，不由得微感內愧。

　　那胖子站起身來，說道：“三弟，我二人身有要事，咱們這就分手了。”

　　石破天道：“兩位哥哥卻要到那里去？適才大哥言道，咱們結成兄弟之後，有難同當，有福共享。反正我也沒事，不如便隨兩位哥哥同去。”

　　那胖子張三哈哈一笑，說道：“咱們是去請客，那也沒什麼好玩，你不必同去了。”說著揚長便行。

　　石破天乍結好友，一生之中，從來沒一個朋友，今日終于得到兩個結義哥哥，實是不胜之喜，見他們即要离去，大感不舍，拔足跟隨在後，說道：“那麼我陪兩位哥哥多走一段路也是好的。這番別過，不知何日再能見兩位哥哥的面，再來一同喝酒吃肉。”

　　那瘦子李四陰沉著臉，不去睬他。張三卻有一句沒一句的撩他說笑，說道：“兄弟，你說你師父給你取名為史億刀。那麼在你師父取名之前，你的真名字叫作什麼？咱們已結義金蘭，難道還有什麼要瞞著兩個哥哥不成？”石破天尷尬一笑，說道：“倒不是瞞著哥哥，只是說來太也難聽。我娘叫我狗雜種。”張三哈哈大笑，道：“狗雜種，狗雜種，這名字果然古怪。”張三、李四二人起步似不甚快，但足底已暗暗使開輕功，兩旁樹木飛快的從身邊掠過。

　　石破天一怔之間，已落後了丈余，急忙飛步追了上去。三人兩個在前，一個在後，相距也只三步。張三、李四急欲擺脫這傻小子，但全力展開輕功，石破天仍是緊跟在後。只聽石破天贊道：“兩位哥哥好功夫，毫不費力的便走得這麼快。我拚命奔跑，才勉強跟上。”

　　說到那行走的姿勢，三人功夫的高下确是相差極遠。張三、李四瀟洒而行，毫無急促之態。石破天卻是邁開大步，雙臂狂擺，弓身疾沖，直如是逃命一般。但兩人聽得他雖在狂奔之際說話仍是吐氣舒暢，一如平時，不由得也佩服他內力之強。

　　石破天見二人沿著自己行過的來路，正是向鐵叉會眾隱匿的那個小漁村，越行越近，大聲道：“兩位哥哥，前面是險地，可去不得了。咱們改道而行吧，沒的送了性命。”

　　張三、李四同時停步，轉過身來。李四問道：“怎說前面是險地？”

　　石破天也停步，說道：“前面是紅柳港外的一個漁村，有許多江湖漢子避在那里，不愿給旁人知道他們的蹤跡。他們要是見到咱三人，說不定就會行凶殺人。”李四寒著臉又問：“你怎麼知道？”石破天將如何誤入死尸船、如何在艙底聽到鐵叉會諸人商議、如何隨船來到漁村之事簡略說了。

　　李四道：“他們躲在漁村之中，中是害怕賞善罰惡二使，這跟咱們并不相干，又怎會來殺咱們三個？”石破天搖手道：“不，不！這些人窮凶極惡，動不動就殺人。他們怕泄漏秘密，連自己人也殺。你瞧，我一身血跡，就是他們殺了兩個自己人，鮮血滴在我衣衫上，那時我躲在艙底下，一動也不敢動。”李四道：“你既害怕，別跟著我們就是！”石破天道：“兩位哥哥還是別去的為是，這……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張三、李四轉過身來，逕自前行，心想：“這小子空有一些內力，武功既差，更加膽小如鼠。”那知只行出數丈，石破天又快步跟了上來。

　　張三道：“你怕鐵叉會殺人，又跟來干什麼？”石破天道：“咱們不是起過誓麼？有難同當，有福共享。兩位哥哥定要前去，我只有和你們同年同月同日死了。男子漢大丈夫，說過了的話不能不算數。”李四陰森森的道：“嘿嘿，鐵叉會的漢子幾十柄鐵叉一齊刺來，插在你的身上，將你插得好似一只大刺蝟，你不害怕？”

　　石破天想起在船艙底聽到鐵叉會中被殺二人的慘呼之聲，此刻兀自不寒而栗，眼下這小漁村中少說也有一二百人匿居在內，兩位結義哥哥武功再高，三個人定是寡不敵眾。

　　李四見他臉上變色，冷笑道：“咱二人自愿送死，也不希罕多一人陪伴。你乖乖回家去吧。咱們這次若是不死，十年之後，當再相見。”石破天搖手道：“兩位哥哥多一個幫手，也是好的。咱們人少打不過人多，危急之時，不妨逃命，那也不一定便死。”李四皺眉道：“打不過便逃，那算什麼英雄好漢？你還是別跟咱們去丟人現眼了。”石破天道：“好，我不逃就是。”

　　張三、李四無法將他擺脫，相視苦笑，拔步便行，心下均想：“原來這傻小子倒也挺有義氣，銳身赴難，遠胜于武林中無數成名的英雄豪傑。”

　　過不多時，三人到了小漁村中。

　　--------------------------------------------------------------

　　眾人聽那人話聲中氣充沛，都是一驚，一齊回過頭來，只見數丈外站著一個漢子，其時東方漸明，瞧他臉容，似乎年紀甚輕。

## 第十二章　兩塊銅牌

　　石破天見那艘死尸船已影蹤不見，村中靜悄悄地竟無一人，走一步，心中便怦的一跳，臉色早已慘白，自言自語：“幸好他們都已躲了起來，瞧不見咱們。”

　　張三、李四端相地形，走到一座小茅舍前，張三伸手推開板門，逕自走到灶邊，四面看了一下，略一沉吟，抱起一口盛滿了水的大石缸，放在一旁，缸底露出一個大鐵環來。李四抓住鐵環，往上一提，忽喇一聲響，一塊鐵板應手而起，現出一個大洞。

　　張三當先躍下，李四跟著跳落。石破天只看得嘖嘖稱奇，料得必是鐵叉會中那干凶人的藏身之所，忙勸道：“兩位哥哥，這可下去不得……”話未說完，張三、李四早已不見，只得硬起了頭皮，也跳了下去。

　　前面是條通道，石破天跟在二人身後惴惴而行，只走出數步，便聽得有人大喝：“那一個？”勁風起處，兩柄明晃晃的鐵叉向張三刺來。張三雙手揮出，在鐵叉杆上一拍，內力震蕩之下，那二人翻身倒地而死。

　　甬道牆上點著牛油巨燭，走出數丈，便即轉彎，每個轉角處必有兩名漢子把守。張三每次只一揮手間，便將手持鐵叉的漢子殺死，出手既快且准，干淨利落，決不使到第二招。

　　石破天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心想：“張大哥使的是什麼法術？倘若這竟是武功，那可比丁不三、丁不四爺爺、白師傅他們厲害得多了。”

　　他心神恍惚之間，只聽得人聲喧嘩，許多人從甬道中迎面沖來。張三、李四仍是這麼緩步前進，對面沖來的眾人卻陡然站定，臉上均現驚恐之色。

　　張三道：“總舵主在這兒嗎？”

　　一名身材高大的壯漢抱拳道：“在下尤得胜，是小小鐵叉會的頭腦。兩位大駕降臨，失迎之至。請到廳上喝一杯酒。啊，還有一位貴客，請三位賞光。”

　　張三、李四點了點頭。石破天見周遭情景詭异之極，在這甬道之中，張三已一口氣殺了十二名鐵叉會的會眾，料想對方決不肯罷休，只想轉身逃命，然見張三、李四毫不在乎的邁步而前，勢不能獨自退出，只得跟隨在後，卻忍不住全身簌簌發抖。

　　鐵叉會總舵主尤得胜在前恭恭敬敬的領路，甬道旁排滿了鐵叉會會眾，都是手執鐵叉，叉頭鋒銳，閃閃發光。張三、李四和石破天在兩排會眾之間經過，只轉了個彎，眼前突然大亮，竟是到了一間大廳之中，牆上插著無數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四周也是站滿了手持鐵叉的會眾。石破天偶爾和這些人惡毒凶狠的目光相触，急忙轉頭，不敢再看。

　　尤得胜肅請張三、李四上座。張李二人也不推讓，逕自坐了。張三笑指身旁的座位，道“小兄弟，你就坐在這里吧。”石破天就座後，尤得胜在主位相陪。

　　片刻間幾名身穿青袍、不帶兵刃的會眾捧上杯筷酒菜。張三、李四左手各是一攔，袍袖中同時飛出一物，拍的一聲，并排落在尤得胜面前，卻是兩塊銅片，平平整整的嵌入桌子，恰與桌面相齊，便似是細工鑲嵌一般。每塊片上均刻有一張人臉，一笑一怒，與飛魚幫死尸船艙門上所釘兩塊銅牌一模一樣。

　　尤得胜臉色立變，站起身來，嗆啷啷之聲大響，四周百余名漢子一齊抖動鐵叉，叉上鐵環發出震耳之聲，各人踏上了一步。

　　石破天叫聲：“啊喲！”忙即站起，便欲奔逃，暗想：“在這地底下的廳堂之中，可不易脫身。”斜眼瞧張三、李四時，只見一個仍是笑嘻嘻地，另一個陰陽怪氣，也是絲毫不動聲色，石破天無可奈何，只得又再坐下。

　　尤得胜慘然道：“既是如此，那還有什麼話可說。”張三笑道：“尤總舵主，你是山西‘伏虎門’的惟一傳人，雙短叉的功夫，當世只有你一人會使。我們是來邀請你到俠客島去喝碗腊八粥，別無他意，不用多疑。”尤得胜遲疑了片刻，伸手在桌上一拍，兩塊銅牌跳了起來，他伸手接住，放入懷中，說道：“姓尤的腊八准到。”張三右手大拇指一豎，說道：“多謝尤總舵主，令我哥兒倆不致空手而回。”

　　人叢中忽有一人大聲說道：“尤總舵主雖是咱們頭腦，但鐵叉會眾兄弟義同生死，可不能讓總舵主獨自為眾兄弟送命。”石破天一聽聲音，便認出他是在船艙中連殺二人的那個胡大哥，知道此人凶悍异常，不由得心下又是怦怦亂跳。

　　尤得胜苦笑道：“徒然多送性命，又有何益？我意已決，胡兄弟不必多言。”提起酒壺，去給張三斟酒，但右手忍不住發抖，在桌面上濺了不少酒水。

　　張三笑道：“素聞尤總舵主英雄了得，殺人不眨眼，怎麼今天有點害怕了嗎？”端起酒杯放到嘴邊，突然間乒乓一聲，酒杯摔在地下，跌得粉碎，跟著身子歪斜，側在椅上。石破天驚道：“大哥，怎麼了？”側頭問李四道：“二哥，他……他……”一言未畢，見李四慢慢向桌底溜了下去。石破天更是驚惶，一時手足無措。

　　尤得胜初時還道張三、李四故意做作，但見張三臉上血紅，呼吸喘急，李四卻是兩眼翻白，臉上隱隱現出紫黑之色，顯是身中劇毒之象。他心下大喜，卻不敢便有所行動，假意道：“兩位怎麼了？”只見李四在桌底縮成一團，不住抽搐。

　　石破天驚惶無已，忙將李四扶起，問道：“二哥，你……你……身子不舒服？”他那知適才張三、李四和他斗酒，飲的是劇毒藥酒，每個都飲了八九口之多。以他二人功力，若是連飲三口，急運內力與抗，尚無大礙，這八九口不停的喝下肚去，卻是大大的逾量，當時勉強支持，又自喜近來功力大進，喝了這許多毒酒，居然并沒覺得腹痛。但二人都服了解藥，這解藥旨在使酒中毒質暫不發作，留待以內力將藥酒融吸化解，增強內力，惟有鎮毒之功，卻無解毒之效，否則如此珍貴難得的藥酒，若服解藥便消去藥性，豈不可惜？待得二人一陣急行，酒中劇毒竟在這時突然同時發作出來，實是大出二人意料之外。

　　其時張三、李四腹中劇痛，全身麻木。兩人知道情勢危急，忙引丹田真氣，裹住肚中毒酒，盼望緩緩的任其一點一滴的化去，否則劇毒陡發，只怕心髒便會立時停跳。但遲不遲，早不早，偏在這時毒發，當真是命懸他人之手，就算抵擋得住肚中毒酒，卻也難逃鐵叉會的毒手。兩人均想：“我二人縱橫天下，今日卻死在這里。”

　　鐵叉會的尤總舵主、那姓胡的及一干會眾見張三、李四二人突然間歪在椅上，滿頭大汗，臉上肌肉抽搐，神情十分痛苦，都是大為驚詫。各人震于二人的威名，雖見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一時去也不敢有何异動。

　　石破天只問：“大哥、二哥，你們是喝醉了，還是忽然生起病來？”張三、李四均不置答，就這麼半臥半坐，急運內力與腹中毒質相抵，過不多時，頭頂都冒出了絲絲白氣。

　　尤得胜見到二人頭頂冒出白氣，已明就里，低聲道：“胡兄弟，這二人不是走火入魔，便是惡疾突發，正在急運內力，大伙兒快上啊！”那姓胡的大喜，卻不敢逼近動手，提起一柄鐵叉，一運勁，呼的一聲向張三擲去。張三無力招架，只是略略斜身，噗的一聲，鐵叉插入他肩頭，鮮血四濺。石破天大驚，叫道：“你……你干麼？竟敢傷我大哥？”

　　鐵叉會會眾見他年輕，又是慌慌張張的手足無措，誰也沒將他放在心上。待見胡大哥一叉刺中張三，對方別說招架，連閃避也是有所不能，無不精神大振，呼呼呼一陣聲響，三柄鐵叉同時向石破天飛擲而至。

　　石破天左臂橫格，震開兩柄鐵叉，右手伸出去接住第三柄鐵叉，閃身擋在張三、李四二人身前，混亂之中，又有五柄鐵叉擲將過來。石破天舉起手中鐵叉手忙腳步亂的一一擊飛，兩柄鐵叉回震出去，擊破了一名會眾的腦袋，刺入了另一名會眾的肚腹之中。

　　尤得胜見地方狹窄，鐵叉施展不開，這麼混戰，反多傷自己兄弟，叫道：“大家且住，讓我先收拾了這小賊再說。”一彎腰，雙手向裹腿中一摸，再行站直時，手中各已多了一柄明晃晃的短柄小鋼叉。

　　鐵叉會會眾紛紛退後，靠牆而立，齊聲呼叫：“瞧總舵主收拾這賊小子。”地下密室之中，聲音傳不出去，聽來十分郁悶。

　　尤得胜身子一弓，迅速异常的欺到了石破天身側，兩把小鋼叉一上一下，分向他臉頰和腰眼中插去。石破天萬沒料到對方攻勢之來，竟會如此快法，“啊”的一聲呼叫，向前沖出一步，但腰間和右臂已同時中刃，當的一聲，手中抓著的鐵叉落在地下。尤得胜見他武功不高，已放了一大半心，連聲吆喝，跟著又如旋風般扑將過來。

　　石破天右臂受傷甚輕，腰間被刺這一下卻著實疼痛，眼見他又是惡狠狠的沖將上來，當下斜身閃開，反掌向他背心擊去，使的是丁不四所教的一招。尤得胜最擅長的是小巧騰挪，近身肉搏，見石破天出招時姿勢難看，但舉手投足之際風聲隱隱，內力厲害，心下也是頗為忌憚，當下施展平生所學，兩柄小鋼叉招招向石破天要害刺去。

　　張三和李四一面運氣裹住腹中毒質，一面瞧著石破天和尤總舵主相斗，知道今日二人生死，全系于石破天能否獲胜而定，眼見他錯過了無數良機，既感可惜，又是焦急，卻又不敢過于分神旁鶩，以致岔了內息。

　　又斗一陣，石破天右腿又被小鋼叉掃中，“啊喲”一聲，右掌急拍。尤得胜突然聞到一股濃冽的甜香，腦中一暈，頓時昏倒。石破天一呆，向後躍開。

　　那姓胡的搶將上去，只見尤得胜臉上全是紫黑之色，顯是中了劇毒，一探他的鼻息，已然斃命。他驚怒交集，嘶聲叫道：“賊小……小子，你使毒害人，咱們跟他拚了！大伙兒上啊，總舵主給賊小子害死了。”鐵叉會會眾吶喊涌上，紛舉鐵叉向石破天亂刺亂戳。

　　石破天擋在張三、李四二人身前，不敢閃避，只怕自己稍一移身，兩位義兄便命喪于十余柄鐵叉之下，情急之際，搶過一柄鐵叉，奮力折斷，使開金烏刀法，橫掃擋架。他雄渾之極的內力運到了叉上，當者披靡，霎時間十余柄鐵叉都給他震飛脫手。一人站得最近，鐵叉脫手，隨即和身扑上，雙手成扑，向石破天臉上抓去。石破天見他勢頭來得凶悍，左手橫向掠出去，拍的一聲，打在他的十根手指之上，只聽得喀喀數聲，腕骨連指折斷，那人跟著委頓在地，一動也不動了。

　　混戰之中，誰也無暇留意那人死活，七八人逼近石破天進攻，有的使叉，有的空手。石破天一步也不敢後退，只見有人扑近，便伸掌拍去，他一掌擊出，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對方定然立即摔倒，其效如神。

　　這麼一連擊倒了六人，好幾人大叫：“這小子毒掌厲害，大伙兒小心些。”又有人叫道：“王三哥也給這小子毒掌擊死了，小……小……心……”這人話未說完，咕咚一聲，摔倒在地，一根鐵叉重重擊在自己臉上。這人并沒給石破天手掌擊中，居然也中毒而死。

　　鐵叉會會眾神色惶怖，一步步退後，但聽得嗆啷啷、砰彭、喀喇、啊啊之聲不絕，一個個摔倒，有的轉身欲逃，但跑不了兩步，也即滾倒。

　　轉眼之間，大廳中百余名壯漢橫七豎八的摔滿了一地，只剩下四個功力最高之人，伸手掩住口鼻，奪路外闖，但只奔到廳門口，四人便擠成一團，同時倒斃。

　　石破天見了這等情景，只嚇得目盯口呆，比之那日在紫煙島上誤闖死尸船更是驚恐十倍。在死尸船中所見的飛魚幫幫眾都已斃命，而此刻一干鐵叉會會眾卻是一個個在自己眼前死去，不知是中邪著魔，還是被惡鬼所迷。

　　他想起那些人說自己毒掌厲害，提起手掌來看時，只見雙掌之中都有一團殷紅如血的紅云，紅云之旁又有無數青藍色的條紋，顏色鮮艷之極。在和張三李四結拜之前，雙掌掌心中已有紅斑和藍點，但其時甚為細小，不知在什麼時候竟已變成這般模樣。再看了一陣，忍不住感到惡心，只覺得兩只手掌心變得如同毒蛇之腹、蜈蚣之背，鼻中又隱隱聞到一些似香非香、又帶腥臭的濃冽氣息。

　　他轉頭去看張三、李四時，只見二人神色平和，頭頂白氣俞濃，張三的肩頭上兀自釘著那柄鐵叉。他想：“得給大哥拔出鐵叉。”抓住叉柄輕輕一拔，鐵叉應手而起，一股鮮血從張三肩頭創口中噴出。石破天忙即按住，撕下一角衣襟，替他裹住了創口。

　　只聽得張三深深吸了口氣，低聲道：“你……聽……我……說……照……我……的……話……做……”一個字一個字說來，聲音既低，語調又緩慢。他所中之毒本與李四不相上下，但肩頭創口中放了許多血出來，令他所受毒質的侵襲為之一緩。

　　石破天忙點頭道：“是，是，請大哥吩咐。”張三說：“你……左……手……按……我……背……心……靈……台……穴……”接著吸一口氣，說一句話，費了好半天功夫，才教會石破天如何運用內力，助他催逼出體內所中的毒藥，待得說完，已然滿頭大汗，臉色更是紅得猶似要滴出血來。石破天不敢怠慢，當即依他囑咐，解開他的上衣，左手按住他靈台穴，右手按住他膻中穴，左手以內息送入，右手運氣外吸，果然過不多時，便有一股炙熱之氣，細如游絲，從右掌心中鑽了進去。

　　正自一掌送氣、一掌吸氣的全力運用之際，忽聽得腳步聲響，十余人奔了進來，手中都持鐵叉。這些人奉命在外把守，過了良久，不聽得有何聲息，當下進來探視，萬料不到同伙首領和兄弟盡數尸橫就地，驚駭之下，卻見石破天和張三、李四坐在地上，顯然也是受了重傷，各人發一聲喊，挺叉向三人刺來。石破天正待起身抵御，不料這十余人奔到离他身前丈余之處，突然身子搖幌，一個個軟癱下來，一聲不出，就此死去。

　　石破天嚇得一顆心幾乎要從胸中跳將出來，顫聲道：“大……大哥，這屋里有惡鬼。咱們還是快走……”張三搖了搖頭，這時他休內毒質已去了一小半，腹痛已不如先前劇烈，說道：“你就……用這法子……給……給二哥……也……這麼……搞搞……”

　　石破天道：“是，是。”依著張三所授之法，替李四吸毒，這時進入他手掌的卻是一絲絲的涼氣了。約莫過了一頓飯時分，李四體內毒質減輕，要他再替張三吸毒。

　　如此周而復始，石破天替每人都吸了三次。二人體內雖然余毒未淨，但已全然無礙。他二人本就要以這些毒藥助長本身功力，只須慢慢加以融煉便是。

　　兩人環顧四周的死尸，想起適才情景之險，忍不住心有余悸，心想石破天適才為二人解毒，手掌中又吸了不少毒質進去，只怕有礙，須得設法為他解毒，卻見他臉上雖大有懼色，但舉止如常，全無中毒之象，均想這小子不知服食過什麼靈芝仙草，這般厲害的劇毒竟也奈何他不得，既為他慶幸，又暗暗感激。他二人自然知道，鐵叉會會眾所以遇到他的掌風立即斃命，是因他體內的劇毒散發出來之故，到得後來，廳內氤氤氳氳，毒霧彌漫，吸入口鼻，便即致命。但此事不易解釋，他既不問，也就不提。

　　張三道：“二弟、三弟，咱們走吧！”當先走了出去，李四和石破天跟隨在後。

　　三人走出地道，只見外面空地上站著數十人，手持鐵叉，正在探頭探腦的張望。

　　眾人見三人出來，發一聲喊，都圍了上來。有人喝問：“總舵主呢？怎麼還不出來？”張三笑道：“總舵主在里面！”當先那人又問：“怎麼你們先出來了？”

　　張三笑道：“這可連我也不明白了，你們自己進去瞧瞧吧。”雙手探出，一手抓住一人胸口便向地道中擲了進去。余人大聲驚呼，紛挺鐵叉向他刺去。張三不閃不避，雙手一探，便抓住兩人，向後擲去。

　　石破天站在一旁，但見張三隨手抓出，手到擒來，不論對方如何抵御躲閃，總是難以逃脫他的一抓一擲。他越看越是驚訝，心想原來大哥武功如此了得，以往所見到的高手，實沒一個比他得上。

　　李四雙手負在背後，并不上前相助。張三擲出十余人後，兜向各人背後，專抓离得最遠之人，逐步將眾人逼到地道口前。有人大叫：“逃啊！”搶先向地道中奔入，余人也都跟了進去。石破天叫道：“里面危險，別進去！”卻又有誰來聽他的話？

　　他心下充滿了無數疑團：何以鐵叉會會眾一個個突然倒斃？大哥、二哥何以突然中毒肚痛？大哥又為什麼將這許多人趕入地道？一時也不知該先問那一件事，只叫了聲：“大哥，二哥！”便聽張三道：“咦！那邊是誰來了？”

　　石破天回頭一看，不見人影，問道：“什麼人來了？”卻不聽得張三回答，再回過頭來時，不由得吃了一驚，張三、李四二人已然不見，便如隱身遁去一般。石破天驚叫：“大哥，二哥！你們到那里去了？”連叫幾聲，竟無一人答應。

　　他六神無主，忙到四下房舍中去找尋。漁村中都是土屋茅舍，他連闖了七八家人家，都是一個人影也無。

　　其時紅日初升，遍地都是陽光，一個大村莊之中，空蕩蕩地只剩下他一人。

　　他想起地道中、大廳上各人慘死的情狀，不由得打個寒噤，大叫一聲，發足便奔。直奔出十余里地，這才放緩腳步，再提起手掌看時，掌心的紅云藍紋已隱沒了一小半，不似初見時的惡心，心下稍慰。他自不知手掌不使內力，劇毒順著經脈逐漸回歸體內。祠後每日行功練氣，劇毒便緩緩消減，功力也隨之而增，直至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毒性才盡數化去。

　　他信步而行，走了半天，又到了長江邊上，當下沿著江邊大路，向下游行去。

　　中午時分在一處小鎮上買些面條吃了，又向東行。他無牽無挂，任意漫游，走到傍晚，前面樹林中露出一角黃牆，行到近處，見是一所寺觀，屋宇宏偉，門前舖著一條寬闊平正的青石板路，山門中走出兩個身負長劍的黃冠道人來。

　　兩名道人見到石破天，便即快步走近。一名中年道人問道：“干什麼的？”他見石破天衣衫污穢，年紀既輕，笨頭笨腦的東張西望，言語中便不客氣。

　　石破天也不以為忤，笑道：“我隨便走走，不干什麼。這是和尚廟嗎？我有銀子，跟你們買些什麼吃的，行不行？”那道人怒道：“混小子胡說八道，你瞧我是不是和尚？我們又不是開飯店的，賣什麼吃的給你？快走，快走！再到上清觀來胡鬧，小心打斷了你的腿。”另一個年輕道人手按劍柄，臉上惡狠狠地，更作出便要拔劍殺人的模樣。

　　石破天道：“我肚子餓了，問你們買些吃的，又不是來打架。好端端地，我又何必再打死你們？”說著便轉身走開。那年輕道人怒道：“你說什麼？”拔步趕上前來。

　　石破天這話實是出于真心，他在鐵叉會大廳上手一揚便殺一人，心下老大後悔，實不愿再跟人動手，見那年輕道人要上來打架，生怕莫名其妙的又殺了他，當即發足便奔，逃入樹林。只聽得兩個道人哈哈大笑，那中年道人道：“是個渾小子，只一嚇，挾了尾巴就逃。”

　　他見兩個道士不再追來，眼見天色已晚，想找些野果之類充饑，林中卻都是些松樹、杉樹、柏樹之屬，不生野果。他奔上一個小山坡，四下了望，只見那道士廟依山而建，前後左右工共數十間屋宇，後進屋子的煙窗中不斷升起白煙，顯然是在煮菜燒飯。除了這座道士廟外，極目四望，左近更無其他屋舍。

　　他見到炊煙，肚中更是咕咕亂響，心想：“這些道人好凶，一開口便要打架，我且到後邊瞧瞧，若有什麼吃的，拿了便走。只須放下銀子，便不是小賊。”當即從林中繞到道觀之後，看准了炊煙的所在，挨牆而行，見一扇後門半開半掩，閃身便走了進去。

　　這時天色已然全黑，進去是個天井，但聽得人聲嘈雜，鍋鏟在伯鍋中敲得當當直響，菜肴在熟油中發出吱吱聲音，陣陣香氣飄到天井之中，正是廚房的所在。石破天咽了口唾沫，當下從走廊悄悄掩到廚房門口，躲在一條黑沉沉的甬道之中，尋思：“且看這些飯菜煮好了送到那里去？倘若飯堂中一時無人，我買了一碗肉便走，就不會打架殺人了。”

　　果然過不多時，便有三人從廚房中出來。三個都是小道士，當先一人提著一盞燈籠，後面兩人各端一只托盤，盤中熱香四溢，顯是放滿了美肴。古破天大咽饞涎，放輕腳步，悄悄跟在後面。三名小道士穿過甬道，又經過一處走廊，來到一座廳堂之中，在桌上放下菜肴，兩名小道士轉身走出，余下一人留下來端整坐椅，擺齊杯筷，一共設了三席。

　　石破天躲在長窗之外，探眼向廳堂中目不轉睛的凝望。好容易等到這小道士轉到後堂，他快步搶進堂中，抓起碗中一塊紅燒牛肉便往口中塞去，雙手又去撕一只清蒸雞的雞腿。

　　第一口牛肉剛吞入肚，便聽得長窗外有人道：“師弟、師妹這邊請。”腳步聲響，有好幾人走到廳前。

　　石破天暗叫：“不好！”將那只清蒸肥雞抓在手中，百忙中還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便要向後堂闖去，卻聽得腳步聲響，後堂也有人來。四下一瞥，見廳堂中空蕩蕩地無處可躲，不由得暗暗叫苦：“又要打架不成？”

　　耳聽得那幾人已走到長窗之前，他想起鐵叉會地道中諸人的死狀，雖說或許暗中有妖魔鬼怪作祟，一干會眾未必是自己打死的，究竟心中凜凜，不敢再試，情急之下，瞥眼見橫梁上懸著一塊大匾，當下無暇多想，縱身躍上橫梁，鑽入了匾後。他平身而臥，恰可容身。這時相去當真只一瞬之間，他剛在匾後藏好，長窗便即推開，好幾人走了進來。

　　只聽得一人說道：“自己師兄弟，師哥卻恁地客氣，設下這等丰盛的酒饌。”

　　石破天聽這口音甚熟，從木匾與橫梁之間的隙縫中向下窺視，只見十幾人陪著男女二人相偕入座，這二人便是玄素莊的石莊主夫婦。他對這二人一直甚是感激，尤其石夫人閔柔當年既有贈銀之意，日前又曾教他劍法，一見之下，心中便感到一陣溫暖。

　　一個白須白發的老道說道：“師弟、師妹遠道而來，愚兄喜之不盡，一杯水酒，如何說得上丰盛二字？”突然見到桌上汁水淋漓，一只大碗中只剩下一些殘湯，碗中的主肴不知是蒸雞還是蹄子，卻已不翼而飛，碗旁還放著一錠銀子，更是不知所云。

　　那老道眉頭一皺，心想小道士們如何這等疏忽，沒人看守，給貓子來偷了食去，只是遠客在座，也不便為這些小事斥責下屬。這時又有小道士端上菜來，各人見了那碗殘湯，神色都感尷尬，忙收拾了去，誰也不提。那老道肅請石清夫婦坐了首席，自己打橫相陪，袍袖輕拂，罩在銀錠之上，待得袍袖移開，桌上的銀錠已然不見。中間這一席上又坐了另外三名中年道人，其餘十二名道人則分坐了另外兩席。

　　酒過三巡，那老道喟然道：“八年不見，師弟、師妹丰采尤胜昔日，愚兄卻是老朽不堪了。”石清道：“師哥頭發白了些，精神卻仍十分健旺。”

　　那老道道：“什麼白了些？我是憂心如搗，一夜頭白。師弟、師妹若于三天之前到來，我的胡子、頭發也不過是半黑半白而已。”石清道：“師哥所挂懷的，是為了賞善罰惡二使麼？”那老道歎了口氣，說道：“除了此事，天下恐怕也沒有第二件事，能令上清觀天虛道人數日之間老了二十歲。”

　　石清道：“我和師妹二人在巢湖邊上聽到訊息，賞善罰惡二使復出，武林中面臨大劫，是以星夜趕來，欲和掌門師哥及諸位師兄弟商個善策。我上清觀近十年來在武林中名頭越來越響，樹大招風，善惡二使說不定會光面到咱們頭上。小弟夫婦意欲在觀中逗留一兩月，他們若真欺上門來，小弟夫婦雖然不濟，也得為師門舍命效力。”

　　天虛輕輕一聲歎息，從懷中摸出兩塊銅牌，拍拍兩聲，放在桌上。

　　石破天正在他們頭頂，瞧得清楚，兩塊牌上一張笑臉，一張怒臉，正和他已見過兩次的銅牌一模一樣，不禁心中打了個突：“這老道士也有這兩塊牌子？”

　　石清“咦”了一聲，道：“原來善惡二使已來過了，小弟夫婦馬不停蹄的趕來，畢竟還是晚了一步。是那一天的事？師哥你……你如何應付？”

　　天虛心神不定，一時未答，坐在他身邊的一個中年道人說道：“那是三天前的事。掌門師哥大仁大義，一力擔當，已答應上俠客島去喝腊八粥。”

　　石清見到兩塊銅牌，又見觀中諸人無恙，原已猜到了九成，當下霍地站起，向天虛深深一揖，說道：“師哥一肩挑起重擔，保全上清觀全觀平安，小弟既感且愧，這里先行申謝。但小弟有個不情之請，師哥莫怪。”天虛道人微笑還禮，說道：“天下事物，此刻于愚兄皆如浮云。賢弟但有所命，無不遵依。”石清道：“如此說來，師哥是答允了？”天虛道：“自然答允了。但不知賢弟有何吩咐？”石清道：“小弟厚顏大膽，要請師哥將這上清觀一派的掌門人，讓給小弟夫婦共同執掌。”

　　他此言一出，廳上群道盡皆聳然動容。天虛沉吟未答，石清又道：“小弟夫婦執掌本門之後，這碗腊八粥，便由我們二人上俠客島去嘗一嘗。”

　　天虛哈哈大笑，但笑聲之中卻充滿了苦澀之意，眼中淚光瑩然，說道：“賢弟美意，愚兄心領了。但愚兄忝為上清觀一派之長已有十余年，武林中眾所周知。今日面臨危難，就此畏避退縮，天虛這張老臉今後往那里擱去？”他說到這里，伸手抓住了石清的右掌，說道：“賢弟，你我年紀相差甚遠，你又是俗家，以往少在一塊。但你我向來交厚，何況你武功人品，确為本門的第一等人物，愚兄素所飲佩。若不是為了這腊八之約，你要做本派掌門，愚兄自是欣然奉讓。今日情勢大异，愚兄卻萬萬不能應命了，哈哈，哈哈！”笑得甚是蒼涼。

　　石破天心想那俠客島上的‘腊八粥’不知是什麼東西，在鐵叉會中曾聽大哥說起過，現今這天虛道人一提到腊八粥的約會，神色便是大异，難道是什麼致命的劇毒不成？

　　只聽天虛又道：“賢弟，愚兄一夜頭白，決不是貪生怕死。我行年已六十二歲，今年再死，也算得是壽終。只是我反覆思量，如何方能除去這場武林中每十年便出現一次的大劫？如何方能維持本派威名于不墜？那才是真正的難事。過去三十年之中，俠客島已約過三次腊八之宴。各門各派、各幫各會中應約赴會的英雄豪傑，沒一個得能回來。愚兄一死，毫不足惜，這善後之事，咱們卻須想個妥法才是。”

　　石清也是哈哈一笑，端起面前的酒杯，一口喝干，說道：“師哥，小弟夫婦不自量力，要請師哥讓位，并非去代師哥送上兩條性命，卻是要去探個明白。說不定老天爺保佑，竟能查悉其中真相。雖不敢說能為武林中除去這個大害，但只要將其中秘奧漏了出來，天下武人群策群力，難道當真便敵不過俠客島這一干人？”

　　天虛緩緩搖頭，說道：“不是我長他人志氣，小覷了賢弟。像少林寺妙諦方丈、武當派愚茶道長、青城派清空道人這等的高手，也是一去不返。唉，賢弟武功雖高，終究……終究尚非妙諦方丈、愚茶道長這些前輩高人之可比。”

　　石清道：“這一節小弟倒也有自知之明。但事功之成，一半靠本事，一半靠運氣。要誅滅大害固是有所不能，設法查探一些隱秘，想來也不見得全然無望。”

　　天虛仍是搖頭，道：“上清觀的掌門，百年來總是由道流執掌。愚兄死後，已定下由沖虛師弟接任。此後賢弟伉儷盡力匡助，令本派不致衰敗湮沒，愚兄已是感激不盡了。”

　　石清說之再三，天虛終是不允。各人停杯不飲，也忘了吃菜。石破天將一塊塊雞肉輕輕撕下，塞入口中，生怕咀嚼出聲，就此囫圇入肚，但一雙眼睛仍是從隙縫中向下凝神窺看。

　　只見石夫人閔柔聽著丈夫和天虛道人分說，并不插嘴，卻緩緩伸出手去，拿起了兩塊銅牌，看了一會，順手便往懷中揣去。天虛叫道：“師妹，請放下！”閔柔微微一笑，說道：“我代師哥收著，也是一樣。”天虛道人見話聲阻她不得，伸手便奪。恰恰在此時，石清伸出筷去向一碗紅燒鱔段挾菜，右臂正好阻住了天虛的手掌。坐在石夫人下首的沖虛手臂一縮，伸手去抓銅牌，說道：“還是由我收著吧！”

　　石夫人左手抬起，四根手指像彈琵琶一般往他手腕上拂去。沖虛左手也即出指，點向石夫人右腕。石夫人右腕輕揚，左手中指彈出，一股勁風射向沖虛胸口。

　　沖虛已受天虛道人之命接任上清觀觀主，也即是他們這一派道俗眾弟子的掌門。他知石清夫婦急難赴義，原是一番好意，但這兩塊銅牌關及全觀道侶的性命，天虛道人既已接下，若再落入旁人之手，全觀道侶俱有性命之憂，是以不顧一切的來和石夫人爭奪，眼見對方手指點到，當即揮掌擋開。

　　兩人身不离座，霎時間交手了七八招，兩人一師所授，所使俱是本門擒拿手法，雖無傷害對方之意，但出手明快俐落，在尺許方圓的范圍之中全力以搏。兩人當年同窗學藝時曾一起切磋武功，分手二十余年來，其間雖曾數度相晤，一直未見對方出手。此刻突然交手，心下于對方的精湛武功都是暗暗喝彩。圍坐在三張飯桌旁的其餘一十六人，也都目不轉睛的瞧著二人較藝。這些人都是本門高手，均知石清夫婦近十多年來江湖上闖下了極響亮的名頭，眼見她和沖虛不動聲色的搶奪銅牌，將本門武功的妙詣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無不贊歎。

　　起初十余招中，二人勢均力敵，但石夫人右手抓著兩塊銅牌，右手只能使拳，無法勾、拿、彈、抓，本門的擒拿法絕技便打了個大大折扣。又拆得數招，沖虛左手運力將石夫人左臂壓落，右手五指已碰上了銅牌。石夫人心知這一下非給他抓到不可，兩人若是各運內力搶奪，一來觀之不雅，二來自己究是女流，內力恐不及沖虛師哥渾厚，當下松手任由兩塊銅牌落下，那自是交給了丈夫。

　　石清伸手正要去拿，突然兩股勁風扑面而至，正是天虛道人向他雙掌推出。這兩股勁風雖無霸道之氣，但蓄勢甚厚，若不抵擋，必受重傷，那時縱然將銅牌取在手中，也必跌落，只得伸掌一抵。就這麼緩得一緩，坐在天虛下首的照虛道人已伸手將銅牌取過。

　　銅牌一入照虛之手，石清夫婦和天虛、沖虛四人同時哈哈一笑，一齊罷手。沖虛和照虛躬身得禮，說道：“師弟、師妹，得罪莫怪。”

　　石清夫婦忙也站起還禮。石清說道：“兩位師哥何出此言，卻是小弟夫婦魯莽了，掌門師兄內功如此深厚，胜于小弟十倍，此行雖然凶險，若求全身而退，也未始無望。”適才和天虛對了一掌，石清已知這位掌門師兄的內功實比自己深厚得多。

　　天虛苦笑道：“但愿得如師弟金口，請，請！”端起洒杯，一飲而盡。

　　石破天見閔柔奪牌不成，他不知這兩塊銅牌有何重大干系，只是念著石夫人對自己的好處，尋思：“這道士把銅牌搶了去，待會我去搶了過來，送給石夫人。”

　　只見石清站起身來，說道：“但愿師哥此行，平安而歸。小弟的犬子為人所擄，急于要去搭救，這番難以多和眾位師兄師弟敘舊。這就告辭。”

　　群道心中都是一凜。天虛問道：“聽說賢弟的令郎是在雪山派門下學藝，以賢夫婦的威名，雪山派的聲勢，如何竟有大膽妄為之徒將令郎劫持而去？”

　　石清歎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大半皆由小弟無德，失于管教，犬子胡作非為，須怪不得旁人。”他是非分明，雖然玄素莊偌大的家宅被白萬劍一把火燒得干干淨淨，仍知禍由己起，對雪山派并不怨恨。

　　沖虛道人朗聲說道：“師弟、師妹，對頭擄你們愛子，便是瞧不起上清觀了。不管他是多大的來頭，愚兄縱然不濟，也要助你一臂之力。”頓了一頓，又道：“你愛子落于人手，卻趕著來赴師門之難，足見師兄弟間情義深重。難道我們這些年鼻子老道，便是毫無心肝之人嗎？”他想對頭不怕石清夫婦，不怕人多勢眾的雪山派師徒，定是十分厲害的人物，那想得到擒去石清之子的竟然便是雪山派人士。

　　石清既不愿自揚家丑，更不愿上清觀于大難臨頭之際，又去另樹強敵，和雪山派結怨成仇，說道：“各位師兄盛情厚意，小弟夫婦感激不盡。這件事現下尚未查訪明白，待有頭緒之後，倘若小弟夫婦人孤勢單，自會回觀求救，請師兄弟們援手。”沖虛道：“這就是了。賢弟賢妹那時也不須親至，只教送個訊來，上清觀自當全觀盡出。”

　　石清夫婦拱手道謝，心下卻黯自神傷：“雪山派縱將我兒千刀萬剮的處死，我夫婦也只有認命，決不能來向上清觀討一名救兵。”當下兩人辭了出去，天虛、沖虛等都送將出去。

　　石破天見眾人走遠，當即從匾後躍出，翻身上屋，跳到牆外，尋思：“石莊主、石夫人說他們的兒子給人擄了去，卻不知是誰下的手。那銅牌只是個玩意兒，搶不搶到無關緊要，看來他們師兄妹之間情誼甚好，搶銅牌多半是鬧著玩的。石夫人待我甚好，我要助她找尋兒子。我先去問她，她兒子多大年紀，怎生模樣，是給誰擄了去。”躍到一株樹上，眼見東北方十余盞燈籠排成兩列，上清觀群道正送石清夫婦出觀。

　　石破天心想：“石莊主夫婦胯下坐騎奔行甚快，我還是盡速趕上前去的為是。”看明了石清夫婦的去路，躍下樹來，從山坡旁追將上去。

　　還沒奔過上清觀的觀門，只聽得有人喝道：“是誰？站住了！”他躲在匾中之時，屏氣凝息，沒發出半點聲息，廳堂中眾人均未知覺，這一發足奔跑，上清觀群道武功了得，立時便察知來了外人，初時不動聲色，待石清夫婦上馬行遠，當即分頭兜截過來。

　　黑暗之中，石破天猛覺劍氣森森，兩名道人挺劍擋在面前，劍刃反映星月微光，蒙蒙朧朧中瞧出左首一人正是照虛。他心中一喜，問道：“是照虛道人嗎？”照虛一怔，說道：“正是，閣下是誰？”石破天右手伸出，說道：“請你把銅牌給我。”

　　照虛大怒，喝道：“給你這個。”挺劍便向他腿上刺去。上清觀戒律精嚴，不得濫殺無辜，這時未明對方來歷，雖然石破天出口便要銅牌，犯了大忌，但照虛這一劍仍是并非刺向要害。石破天斜身避開，右手去抓他肩頭。照虛見他身手敏捷，長劍圈轉，指向他的右肩。石破天忙低頭從劍下鑽過，生怕他劍鋒削到自己腦袋，右手自然而然的向上托去。照虛只覺一股腥氣刺鼻，頭腦一陣眩暈，登時翻身倒地。

　　石破天一怔之際，第二名道人的長劍已從後心刺到。他知自己掌上大有古怪，一出手便即殺人，再也不敢出掌還擊，急忙向前縱出，嗤的一聲響，長袍後背已被劍尖划破了一道口子。那道人見照虛被敵人不知用什麼邪法迷倒，急于救人，長劍刷刷刷的疾向石破天刺來。

　　石破天斜身逃開，百忙中拾起照虛拋下的長劍，眼見對方劍法凌厲，當下以劍作刀，使動金烏刀法，當的一聲，將來劍架開。他手上內力奇勁，這道人手中長劍把捏不住，脫手飛出。但他上清觀武功不單以劍法取胜，擒拿手法也是武林中的一絕，這道人兵刃脫手，竟絲毫不懼，猱身而上，直扑進石破天的懷中，雙手成抓，抓向他胸口的小腹的要穴。他手中無劍而敵人有劍，就利于近身肉搏，要令敵人的兵刃施展不出。

　　石破天叫道：“使不得！”左手一掠，將那道人推開，這時他內力發動，劇毒涌至掌心，一推之下，那道人應手倒地，縮成了一團。石破天連連頓足，歎道：“唉！我實是不想害你！”耳聽得四下里都是呼嘯之聲，群道漸漸逼近，忙到照虛身上一摸，那兩塊銅牌尚在懷中。他伸手取過，放入袋里，拔步向石清夫婦的去路急追。

　　他一口氣直追出十余里，始終沒聽見馬蹄之聲，尋思：“這兩匹馬跑得如此之快，難道再也追他們不上？又莫非我走錯了方向，石莊主和石夫人不是順著這條大道走？”又奔行數里，猛聽得一聲馬嘶，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一株柳樹下系著兩匹馬，一黑一白，正是石清夫婦的坐騎。

　　石破天大喜，從袋中取出銅牌，拿在手里，正待張口叫喚，忽聽得石清的聲音在遠處說道：“柔妹，這小賊鬼鬼祟祟的跟著咱們，不懷好意，便將他打發了吧。”石破天吃了一驚：“他們不喜歡我跟來？”雖聽到石清話聲，但不見二人，生怕石夫人向自己動手，若是被迫還招，一個不小心又害死了她，那便如何是好？忙縮身伏入長草，只等閔柔趕來，將銅牌擲了給她，轉身便逃。

　　忽聽得呼的一聲，一條人影疾從左側大槐樹後飛出，手挺長劍，劍尖指著草叢，喝道：“朋友，你跟著我們干什麼？快給我出來。”正是閔柔。石破天一個“我”字剛到口邊，忽聽得草叢中嗤嗤嗤三聲連響，有人向閔柔發射暗器。閔柔長劍顫處，剛將暗器拍落，草叢中便躍出一條青衣漢子，揮單刀向閔柔砍去。這一下大出石破天意料之外，萬萬想不到這草叢中居然伏得有人。但見這漢子身手矯捷，單刀舞得呼呼風響。閔柔隨手招架，并不還擊。

　　石清也從槐樹後走了出來，長劍懸在腰間，負手旁觀，看了幾招，說道：“喂，老兄，你是泰山盧十八的門下，是不是？”那人喝道：“是便怎樣？”手中單刀絲毫不緩。石清笑道：“盧十八跟我們雖無交情，也沒梁子，你跟了我們夫婦六七里路，是何用意？”那漢子道：“沒空跟你說……”原來閔柔雖是輕描淡寫的出招，卻已迫得他手忙腳亂。

　　石清笑道：“盧十八的刀法比我們高明，你卻還沒學到師父本事的三成，這就撤刀住手了吧！”石清此言一出，閔柔長劍應聲刺中他手腕，飄身轉到他背後，倒轉劍柄撞出，已封住了他穴道。當的一聲響，那漢子手中單刀落地，他後心大穴被封，動彈不得了。

　　石清微笑道：“朋友，你貴姓？”那漢子甚是倔強，惡狠狠地道：“你要殺便殺，多問作甚？”石清笑道：“朋友不說，那也不要緊。你加盟了那一家幫會，你師父只怕還不知道吧？”那漢子臉上露出詫异之色，似乎是說：“你怎知道？”石清又道：“在下和尊師盧十八師傅素來沒有嫌隙，他就是要派人跟蹤我夫婦，嘿嘿，不瞞老兄說，尊師總算還瞧得起我們，決不會派你老兄。”言下之意，顯然是說你武功差得太遠，著實不配，你師父不會不知。那漢子一張臉脹成了紫醬色，幸好黑夜之中，旁人也看不到。

　　石清伸手在他肩頭拍了兩下，說道：“在下夫婦光明磊落，事事不怕人知，你要知我二人行蹤，不妨明白奉告。我們適才從上清觀來，探訪了觀主天虛道長。你回去問你師父，便知石清、閔柔少年時在上清觀學藝，天虛道長是我們師哥。現下我們要赴雪山，到凌霄城去拜訪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朋友倘若沒別的要問，這就請吧！”

　　那漢子只覺四肢麻痹已失，顯是石清隨手這麼兩拍，已解了他的穴道，心下好生佩服，便拱了拱手，說道：“石莊主仁義待人，名不虛傳，晚輩冒犯了。”石清道：“好說！”那漢子也不敢拾起在地下的單刀，向石夫人一抱拳，說道：“石夫人，得罪了！”轉身便走。石夫人襝衽還禮。

　　那漢子走出數步，石清忽然問道：“朋友，貴幫石幫主可有下落了嗎？”那漢子身子一震，轉身道：“你……你……都……都知道了？”石清輕歎一聲，說道：“我不知道。沒有訊息，是不是？”那漢子搖了搖頭，說道：“沒有訊息。”石清道：“我們夫婦，也正想找他。”三個人相對半晌，那漢子才轉身又行。

　　那漢子走遠，閔柔道：“師哥，他是長樂幫的？”石破天聽到“長樂幫”三字，心中又是一震。石清道：“他剛才轉身走開，揚起袍襟，我依稀見到袍角上繡有一朵黃花，黑暗中看不清楚，隨口一問，居然不錯。他……他跟蹤我們，原來是為了……為了玉兒，早知如此，也不用難為他了。”閔柔道：“他們……他們幫中對玉兒倒很忠心。”石清道：“玉兒為白萬劍擒去，長樂幫定然四出派人，全力兜截。他們人多勢大，耳目眾多，想不到仍是音訊全無。”閔柔凄然道：“你怎知仍是……仍是音訊全無？”

　　石清挽著妻子的手，拉著她并肩坐在柳樹之下，溫言道：“他們若是已得知了玉兒的訊息，便不會這般派人到處跟蹤江湖人物。這個盧十八的弟子無緣無故的釘著咱們，除了打探他們幫主下落，不會更有別情。”

　　石清夫婦所坐之處，和石破天藏身的草叢，相距不過兩丈。石清說話雖輕，石破天卻是聽得清清楚楚。本來以石清夫婦的武功修為，石破天從遠處奔來之時便當發覺，只是當時二人全神留意著一直跟蹤在後的那使刀漢子，石破天又是內功極高，腳步著地極輕，是以二人打發了那漢子之後，沒想到草叢中竟然另行有人。石破天聽著二人的言語，什麼長樂幫主，什麼被白萬劍擒去，說的似乎便是自己，但“玉兒”什麼的，卻又不是自己了。他本來對自己的身世存著滿腹疑團，這時躲在草中，倘若出人不意的突然現身，未免十分尷尬，索性便躲著想聽個明白。

　　四野虫聲唧唧，清風動樹，石清夫婦卻不再說話。石破天生怕自己蹤跡給二人發現，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過了良久，才聽得石夫人歎了口氣，跟著輕輕啜泣。

　　只聽石清緩緩說道：“你我二人行俠江湖，生平沒做過虧心之事。這幾年來為了要保玉兒平安，更是竭力多行善舉，倘若老天爺真要我二人無後，那也是人力不可胜天。何況像中玉這樣的不肖孩兒，無子胜于有子。咱們算是沒生這個孩兒，也就是了。”

　　閔柔低聲道：“玉兒雖然從小頑皮淘氣，他……他還是我們的心肝寶貝。總是為了堅兒慘死人手，咱們對玉兒特別寵愛了些，才成今日之累，可是……可是我也始終不怨。那日在那小廟之中，我瞧他也決不是壞到了透頂，倘若不是我失手刺了他一劍，也不會……也不會……”說到這里，語音嗚咽，自傷自艾，痛不自胜。

　　石清道：“我一直勸你不必為此自己難受，就算那日咱們將他救了出來，也難保不再給他們搶去。這件事也真奇怪，雪山派這些人怎麼突然間個個不知去向，中原武林之中再也沒半點訊息。明日咱們就動程往凌霄城去，到了那邊，好歹也有個水落石出。”閔柔道：“咱們若不找幾個得力幫手，怎能到凌霄城這龍潭虎穴之中，將玉兒救出來？”石清歎道：“救人之事，談何容易？倘若不在中途截劫，玉兒一到凌霄城，那是羊入虎口，再難生還了。”

　　閔柔不語，取帕拭淚，過了一會，說道：“我看此事也不會全是玉兒的過錯。你看玉兒的雪山劍法如此生疏，雪山派定是沒好好傳他武功，玉兒又是個心高氣傲、要強好胜之人，定是和不少人結下了怨。這些年中，可將他折磨得苦了。”說著聲音又有些嗚咽。

　　石清道：“都是我打算錯了，對你實是好生抱憾。當日我一力主張送他赴雪山派學藝，你雖不說什麼，我知你心中卻是萬分的舍不得。想不到風火神龍封萬里如此響當當的男兒，跟咱夫婦又是這般交情，竟會虧待玉兒。”

　　閔柔道：“這事又怎怪得你？你送玉兒上凌霄城，一番心思全是為了我，你雖不言，我豈有不知？要報堅兒之仇，我獨力難成，到得要緊關頭，你又不便如何出手，再加對頭于本門武功知之甚稔，定有破解之法。倘若玉兒學成了雪山劍法，我娘兒兩個聯手，便可制敵死命，那知道……那知道……唉！”

　　石破天聽著二人說話，倒有一大半難以索解，只想：“石夫人這般想念她孩兒。聽來好象她兒子是給雪山派擒去啦，我不如便跟他們同上凌霄城去，助他們救人。她不是說想找幾個幫手麼？”正尋思間，忽聽得遠處蹄聲隱隱，有十余匹馬疾馳而來。

　　石清夫婦跟著也聽到了，兩人不再談論兒子，默然而坐。

　　過不多時，馬蹄聲漸近，有人叫道：“在這里了！”跟著有人叫道：“石師弟、閔師妹，我們有幾句話說。”

　　石清、閔柔聽得是沖虛的呼聲，略感詫异，雙雙縱出。石清問道：“沖虛師哥，觀中有什麼事麼？”只見天虛、沖虛以及其他十余個師兄弟都騎在馬上，其中兩個道人懷中又都抱著一人。其時天色未明，看不清那二人是誰。

　　沖虛氣急敗壞的大聲說道：“石……石師弟、閔師妹，你們在觀中搶不到那賞善罰惡兩塊銅牌，怎地另使詭計，又搶了去？要搶銅牌，那也罷了，怎地竟下毒手打死了照虛、通虛兩個師弟，那……那……實在太不成話了！”

　　石清和閔柔聽他這麼說，都大吃一驚。石清道：“照虛、通虛兩位師哥遭了人家毒手，這……這……這是從何說起？兩位師哥給……給人打死了？”他關切兩位師兄的安危，一時之間，也不及為自己分辯洗刷。

　　沖虛怒氣沖沖的說道：“也不知你去勾結了什麼下三濫的匪徒，竟敢使用最為人所不齒的劇毒。兩個師弟雖然尚未斷氣，這時恐怕也差不多了。”石清道：“我瞧瞧。”說著走近身去，要去瞧照虛、通虛二人。刷刷幾聲，幾名道人拔出劍來，擋住在了石清的去路。天虛歎道：“讓路！石師弟豈是那樣的人。”那幾名道人哼的一聲，撤劍讓道。

　　石清從懷中取出火摺打亮了，照向照虛、通虛臉上，史見二道臉上一片紫黑，确是中了劇毒，一探二人鼻息，呼吸微弱，性命已在頃刻之間。上清觀的武功原有過人之長。照虛、通虛二道內力深厚，又均非直中石破天的毒掌，只是聞到他掌上逼出來的毒氣，因而暈眩栽倒，但饒是如此，顯然也是挨不了一時三刻。石清回頭問道：“師妹，你瞧這是那一派人下的毒手？”這一回頭，只見七八名師兄弟各挺長劍，已將夫婦二人圍在垓心。

　　閔柔對群道的敵意只作視而不見，接過石清手中火摺，挨近去瞧二人臉色，微微聞到二道口鼻中呼出來的毒氣，便覺頭暈，不由得退了一步，沉吟道：“江湖上沒見過這般毒藥。請問沖虛師哥，這兩位師哥是怎生中的毒？是誤服了毒藥呢？還是中了敵人喂毒暗器？身上可有傷痕？”

　　沖虛怒道：“我怎知道？我們正是來問你呢？你這婆娘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多半是適才吃飯之時，你爭銅牌不得，便在酒中下了毒藥。否則為什麼旁人不中毒，偏偏銅牌在照虛師弟向上，他就中了毒，而……而……懷中的銅牌，又給你們盜了去？”

　　閔柔只氣得臉容失色，但她天性溫柔，自幼對諸位師兄謙和有禮，不愿和他們作口舌之爭，眼眶中淚水卻已滾來滾去，險些便要奪眶而出。石清知道這中間必有重大誤會，自己夫婦二人在上清觀中搶奪銅牌未得，照虛便身中劇毒而失了銅牌，自己夫婦确是身處重大嫌疑之地。他伸出左手握住妻子右掌，意示安慰，一時也彷徨無計。閔柔道：“我……我……”只說得兩個“我”字，已哭了出來，別瞧她是劍術通神、威震江湖的女傑，在受到這般重大委屈之時，卻也和尋常女子一般的柔弱。

　　沖虛怒沖沖的道：“你再哭多幾聲，能把我兩個師弟哭活來嗎，貓哭耗子……”

　　一句話沒說完，忽聽身後有人大聲道：“你們怎地不分青紅皂白，胡亂冤枉好人？”

　　眾人聽那人話聲中氣充沛，都是一驚，一齊回過頭來，只見數丈外站著一個衣衫不整的漢子，其時東方漸明，瞧他臉容，似乎年紀甚輕。

　　石清、閔柔見到那少年，都是喜出望外。閔柔更是“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道：“你……你……”總算她江湖閱厲甚富，那“玉兒”兩字才沒叫出口來。

　　這少年正是石破天，他躲在草叢之中，聽到群道責問石清夫婦，心想自己若是出頭，不免要和群道動手，自己一雙毒掌，殺人必多，實在十分的不愿。但聽沖虛越說越凶，石夫人更給他罵得哭了起來，再也忍耐不住，當即挺身而出。

　　沖虛大聲喝道：“你是什麼人？怎知我們是冤枉人了？”石破天道：“石莊主和石夫人沒拿你們的銅牌，你們硬說他們拿了，那不是冤枉人麼？”沖虛挺劍踏上一步，道：“你這小孩子又知道什麼了，卻在這里胡說八道！”

　　石破天道：“我自然知道。”他本想實說是自己拿了，但想只要一說出口，對方定要搶奪，自己倘若不還，勢必動手，那麼又要殺人，是以忍住不說。

　　沖虛心中一動：“說不定這少年得悉其中情由。”便問：“那麼是誰拿的？”

　　石破天道：“總而言之，決不是石莊主、石夫人拿的。你們得罪了他們，又惹得石夫人哭了，大是不該，快快向石夫人陪禮吧。”

　　閔柔陡然間見到自己朝思暮想、牽肚挂腸的孩兒安然無恙，已是不胜之喜，這時聽得他叫沖虛向自己陪禮，全是維護母親之意。她生了兩個兒子，花了無數心血，流了無數眼淚，直到此刻，才聽到兒子說一句回護母親的言語，登時情懷大慰，只覺過去二十年來為他而受的諸般辛勞、傷心、焦慮、屈辱，那是全都不枉了。

　　石清見妻子喜動顏色，眼淚卻涔涔而下，明白她的心意，一直捏著她手掌的手又緊了一緊，心中也想：“玉兒雖有種種不肖，對母親倒是極有孝心。”

　　沖虛聽他出言頂撞，心下大怒，高聲道：“你是誰？憑什麼來叫我向石夫人陪禮？”

　　閔柔心中一歡喜，對沖虛的冤責已絲毫不以為意，生怕兒子和他沖突起來，傷了師門的和氣，忙道：“沖虛師哥是一時誤會，大家自己人，說明白了就是，又陪什麼禮了。”轉頭向石破天柔聲道：“這里的都是師伯、師叔，你磕頭行禮吧。”

　　石破天對閔柔本就大有好感，這時見她臉色溫和，淚眼盈盈的瞧著自己，充滿了愛怜之情，一生之中，實是從未有誰對自己如此的真心怜愛，不由得熱血上涌，但覺不論她叫自己去做什麼都是萬死不辭，磕幾個頭又算得什麼？當下不加思索，雙膝跪地，向沖虛磕頭，說道：“石夫人叫我向你們磕頭，我就磕了！”

　　天虛、沖虛等都是一呆，眼見石破天對閔柔如此順服，心想石清有兩個兒子，一個給仇家殺了，一個給人擄去，這少年多半是他夫婦的弟子。

　　沖虛脾氣雖然暴躁，究竟是玄門練氣有道之士，見石破天行此大禮，胸中怒氣登平，當即翻身下馬，伸手扶起，道：“不須如此客氣！”那知石破天心想石夫人叫自己磕頭，總須磕完才行，沖虛伸手來扶，卻不即行起身。沖虛一扶之下，只覺對方的身子端凝如山，竟是紋風不動，不禁又是怒氣上沖：“你當我長輩，卻自恃內功了得，在我面前顯本事來了！”當下吸一口氣，將內力運到雙臂之上，用力向上一抬，要將他掀一個筋斗。

　　石清夫婦眼見沖虛的姿勢，他們同門學藝，練的是一般功夫，如何不知他臂上已使上了真力？石清哼的一聲，微感氣惱，但想他是師兄，也只好讓兒子吃一點虧了。閔柔卻叫道：“師哥手下留情！”

　　卻聽得呼的一聲，沖虛的身子騰空而起，向後飛出，正好重重的撞上了他自己的坐騎。沖虛腳下踉蹌，連使‘千斤墜’功夫，這才定住，那匹馬給他這麼一撞，卻長嘶一聲，前腿跪倒。原來石破天內力充沛，沖虛大力掀他，沒能掀動，自己反而險些摔一個大筋斗。

　　這一下人人都瞧得清楚，自是都大吃一驚。石清夫婦在揚州城外土地廟中曾和石破天交劍，知他內力渾厚，但決計想不到他內力修為竟已到了這等地步，單藉反擊之力，便將上清觀中一位一等一的高手如此恁空摔出。

　　沖虛站定身子，左手在腰間一搭，已拔出長劍，氣極反笑，說道：“好，好，好！”連說了三個“好”，才調勻了氣息，說道：“師弟、師妹調教出來的弟子果然是不同凡響，我這可要領教領教。”說著長劍一挺，指向石破天胸口。

　　石破天退了一步，連連搖手，道：“不，不，我不和你打架。”

　　天虛瞧出石破天的武功修為非同小可，心想沖虛師弟和他相斗，以師伯的身份，胜了沒什麼光采，若是不胜，更成了大大的笑柄，眼見石破天退讓，正中下懷，便道：“都是自己人，又較量什麼？便要切磋武藝，也不忙在這一時三刻。”

　　石破天道：“是啊，你們是石莊主、石夫人的師兄，我一出手又打死了你們，就大大不好了。”他全然不通人情世故，只怕自己毒掌出手，又殺死了對方，隨口便說了出來。

　　上清觀群道素以武功自負，那想到他實是一番好意，一聽之下，無不勃然大怒。十多名道人中，倒有七八個胡子氣得不住顫動。石清出喝：“你說什麼？不得胡言亂語。”

　　沖虛尊從掌門師兄的囑咐，已然收劍退開，聽石破天這名凌辱藐視之言，那里還再忍耐得住？大踏步上前，喝道：“好，我倒想瞧瞧你如何將我們都打死了，出招吧！”石破天不住搖手，道：“我不和你動手。”沖虛俞益惱怒，道：“哼，你連和我動手也不屑！”刷的一劍，刺向他的肩頭。他見石破天手中并無兵刃，這一劍劍尖所指之處并非要害，他是上清觀中的劍術高手，臨敵的經歷雖比不上石清夫婦，出招之快卻絲毫不遜。

　　石破天一閃身沒能避開，只聽得噗的一聲輕響，肩頭已然中劍，立時鮮血冒出。閔柔驚叫：“哎喲！”沖虛喝道：“快取劍出來！”

　　石破天尋思：“你是石夫人的師兄，適才我已誤殺了她兩個師兄，若再殺你，一來對不起石夫人，二來我也成為大壞人了。”當沖虛一劍刺來之時，他若出掌劈擊，便能擋開，但他怕極了自己掌上的劇毒，雙手負在背後，用力互握，說什麼也不肯出手。

　　上清觀群道見了他這般模樣，都道他有心藐視，即連修養再好的道人也都大為生氣。有人便道：“沖虛師兄，這小子狂妄得緊，不妨教訓教訓他！”

　　沖虛道：“你真是不屑和我動手？”刷刷又是兩劍。他出招實在太快，石破天對劍法又無多大造詣，身子雖然急閃，仍是沒能避開，左臂右胸又中了一劍。幸好沖虛劍下留情，只是逼他出手，并非意欲取他性命，這兩劍一刺中他皮肉，立時縮回，所傷甚輕。

　　閔柔見愛子連中三處劍傷，心疼無比，眼見沖虛又是一劍刺出，當的一聲，立時揮劍架開，只聽得當當當當，便如爆豆般接連響了一十三下，瞬息間已拆了一十三招。沖虛連攻一十三劍，閔柔擋了一十三劍，兩人都是本派好手，這‘上清快劍’施展出來，直如星丸跳擲，火光飛濺，迅捷無倫。這一十三劍一過，群道和石清都忍不住大叫一聲：“好！”

　　場上這些人，除了石破天外，個個是上清觀一派的劍術好手，眼見沖虛這一十三劍攻得凌厲剽悍，鋒銳之極，而閔柔連擋一十三劍，卻也是綿綿密密，嚴謹穩實，兩人在彈指之間一攻一守，都施展了本門劍術的巔峰之作，自是人人瞧得心曠神怡。

　　天虛知道再斗下去，兩人也不易分出胜敗，問道：“閔師妹，你是護定這少年了？”

　　閔柔不答，眼望丈夫，要他拿一個主意。

　　石清道：“這孩子目無尊長，大膽妄為，原該好好教訓才是。他連中沖虛師兄三劍，幸蒙師兄劍下留情，這才沒送了他的小命。這孩子功夫粗淺，怎配和沖虛師兄過招？孩子，快向眾位師伯磕頭陪罪。”

　　沖虛大聲道：“他明明瞧不起人，不屑動手。否則怎麼說一出手便將我們都打死了？”

　　石破天攤開手掌，見掌心中隱隱又現紅云藍線，歎了口氣，說道：“我這一雙手老是會闖禍，動不動便打死人。”

　　上清觀群道又是人人變色。石清聽他兀自狂氣逼人，討那嘴頭上的便宜，心下也不禁生氣，喝道：“你這小子當真不知天高地厚，適才沖虛師伯手下留情，才沒將你殺死，你難道不知麼？”石破天道：“我……我……我也不想殺死他，因此也是手下留情。”石清大怒，登時便想搶上去揮拳便打。他身形稍動，閔柔立知其意，當即拉住了他左臂，這一拉雖然使力不大，石清卻也不動了。

　　沖虛適才向石破天連刺三劍，見他閃避之際，顯然全未明白本門劍法的精要所在，而內力卻又如此強勁，以武功而論，頗不像是石清夫婦的弟子，心下已然起疑，而當石破天舉掌察看之時，又聞到了一股淡淡的腥臭，更是疑竇叢生，喝問：“小子，你是誰的徒弟，卻學得這般貧嘴滑舌？”

　　石破天道：“我……我……我是金烏派的開山大弟子。”

　　沖虛一怔，心想：“什麼金烏派，銀烏派？武林中可沒這個門派，這小子多半又在胡說八道。”便冷笑道：“我還道閣下是石師弟的高足呢。原來不是自己人，那便無礙了。”向站在身旁的兩名師弟使用個眼色。

　　兩名道人會意，倒轉長劍，各使一招‘朝拜金頂’，一個對著石清，一個對著閔柔。這‘朝拜金頂’是上清劍法中禮敬對方的招數，通常是和尊長或是武林名宿動手時所用，這一招劍尖向地，左手劍訣搭在劍柄之上，純是守勢，看似行禮，卻已將身前五尺之地守御得十分嚴密，敵未動，己不動，敵如搶攻，立遇反擊。

　　石清夫婦如何不明兩道的用意，那是監視住了自己，若再出劍回護兒子，這二道手中的長劍立時便彈起應戰，但只要自己不出招，這二道卻永遠不會有敵對的行動，那是不傷同門義氣之意。閔柔向身前的師兄靈虛瞧了一眼，心想：“當年在上清觀學藝之時，靈虛師兄笨手笨腳，劍術遠不如我，但瞧他這一招‘朝拜金頂’似拙實穩，已非吳下阿蒙，真要動手，只怕非三四十招間能將他打敗。”

　　她心念略轉之間，只見沖虛手中長劍連續抖動，已將石破天圈住，聽他喝道：“你再不還手，我將你這金烏派的惡徒立斃于當場。”他叫明‘金烏派’，顯是要石清夫婦事後無法為此翻臉。石清當機立斷，知道兒子再不還手，沖虛真的會將他刺得重傷，但若還手相斗，沖虛既知自己夫婦有回護之意，下手決不會過份。只是點到為止，殺殺他的狂氣，于少年人反有益處，當即叫道：“孩子，師伯要點撥你功夫，于你大有好處。師伯決不會傷你，不用害怕，快取兵刃招架吧！”

　　石破天只見前後左右都是沖虛長劍的劍光，臉上寒氣森森，不由得大是害怕，適才被他接連刺中三劍，躲閃不得，知道這道人劍法十分厲害，聽石清命他取兵刃還手，心頭一喜：“是了，我用兵刃招架，手上的毒藥便不會害死了他。”瞥眼見到地下一柄單刀，正是那個盧十八的弟子所遺，忙叫道：“好，好！我還手就是，你……你可別用劍刺我。等我拾起地下這柄刀再說。你如乘機在我背上刺上一劍，那可不成，你不許賴皮。”

　　沖虛見他說得氣急敗壞，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呸”的一聲，退開了兩步，跟著噗的一響，將長劍插在地上，說道：“你當我沖虛是什麼人，難道還會偷襲你這小子？”雙手插在腰間，等他拾刀，心想：“這小子原來使刀，那麼絕非石師弟夫婦的弟子。只不知石師弟如何又叫他稱我師伯？”

　　石破天俯身正要去拾單刀，突然心念一動：“待會打得凶了，說不定我一個不小心，左手又隨手出掌打他，豈不是又要打死人，還是把左手綁在身上，那就太平無事。”當下又站直身子，向沖虛道：“對不起，請你等一等。”隨即解開腰帶，左手垂在身旁，右手用腰帶將左臂縛在身上，各人眼睜睜的瞧著，均不知他古里古怪的玩什麼花樣。石破天收緊腰帶，牢牢打了個結，這才俯身抓起單刀，說道：“好了，咱們比吧，那就不會打死你了。”

　　這一下沖虛險些給他氣得當場暈去，眼見他縛住了左手和自己比武，對自己的藐視實已達于極點。上清觀群道固是齊聲喝罵。石清和閔柔也都斥道：“孩子無禮，快解開腰帶！”

　　石破天微一遲疑，沖虛刷的一劍已疾刺而至。石破天來不及尊照閔柔吩咐，只得舉刀擋格。沖虛知他內力強勁，不讓他單刀和自己長劍相交，立即變招，刷刷刷刷六七劍，只刺得石破天手忙腳亂，別說招架，連對方劍勢來路也瞧不清楚。他心中暗叫：“我命休矣！”提起單刀亂劈亂砍，全然不成章法，將所學的七十三路金烏刀法，盡數拋到了天上的金烏玉兔之間。幸好沖虛領略過他厲害的內力，雖見他刀法中破綻百出，但當他揮刀砍來之時，卻也不得不回劍以避，生怕長劍給他砸飛，那就顏面掃地了。

　　石破天亂劈了一陣，見沖虛反而退後，定一定神，那七十三招金烏刀法漸漸來到腦中。只是沖虛雖然退後，出招仍是極快，石破天想以史婆婆所授刀法拆解，說什麼也辦不到。何況金烏刀法專為克制雪山派而創，遇上了全然不同的上清劍法，全然格格不入。他心下慌亂，只得興之所至，隨手揮舞。

　　使了一會，忽然想起，那日在紫煙島上最後給白萬劍殺得大敗，只因自己不識對方的劍法，此刻這道士的劍法自己更加不識，既然不識，索性就不看，于是揮刀自己使自己的，將那七十三路金烏刀法顛三倒四的亂使，渾厚的內力激蕩之下，自然而然的构成了一個守御圈子，沖虛再也攻不進去。

　　群道和石清夫婦都是暗暗訝异，沖虛更是又驚又怒，又加上幾分膽怯，他于武林中各大門派的刀法大致均了然于胸，眼見石破天的刀法既稚拙，又雜亂，大違武學的根本道理，本當一擊即潰，偏偏自己連遇險著，實在是不通情理之至。

　　又拆得十余招，沖虛焦躁起來，呼的一劍，進中宮搶攻，恰在此時，石破天揮刀回轉，兩人出手均快，當的一聲，刀劍相交。沖虛早有預防，將長劍抓得甚緊，但石破天內力實在太強，眾人驚呼聲中，沖虛見手中長劍已彎成一把曲尺，劍上鮮血淋漓，卻原來虎口已被震裂。他心中一涼，暗想一世英名付于流水，還練什麼劍？做什麼上清觀一派掌門？急怒之下，揮手將變劍向石破天擲出，隨即雙手成抓，和身扑去。石破天一刀將彎劍砸飛，不知此後該當如何，心中遲疑，胸口門戶大開。沖虛雙手已抓住了他前心的兩處要穴。

　　沖虛這一招勢同拚命，上清觀一派的擒拿法原也是武學一絕，那知他雙手剛碰到石破天的穴道，便被他內力回彈，反沖出去，身子仰後便倒。這一次他使的力道更強，反彈之力也就愈大，眼見站立不住，若是一屁股坐倒，這個丑可就丟得大了。

　　天虛道人飛身上前，伸掌在他左肩向旁推出，卸去了反彈的勁力。沖虛縱身躍起，這才站定，臉上已沒半點血色。

　　天虛拔出長劍，說道：“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佩服，佩服！待貧道來領教幾招，只怕年老力衰，也不是閣下的對手了。”說著挺劍緩緩刺出。石破天舉刀一格，突覺刀鋒所触，有如憑虛，刀上的勁力竟是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禁叫道：“咦，奇怪！”

　　原來天虛知他內力厲害，這一劍使的是個‘卸’字訣，卻震得右臂酸麻，胸口隱隱生疼。他暗吃一驚，生怕已受內傷，待第二劍刺出，石破天又舉單刀擋架時，便不敢再卸他內勁，立時斜劍擊刺。

　　天虛雖已年逾六旬，身手之矯捷卻不減少年，出招更是穩健狠辣。石破天卻仍是不與他拆招，對他劍招視而不見，便如是閉上了眼睛自己練刀，不管對方劍招是虛中套實也好，實中帶虛也好，刺向胸口也罷，削來肩頭也罷，自己只管‘梅雪適夏’、鮑魚之肆‘、漢將當關’、千鈞壓駝‘。這場比試，的的确确是文不對題，天虛所出的題目再難，石破天也只是自己練自己的。兩人這一搭上手，頃刻間也斗了二十余招，刀風劍氣不住向外伸展，旁觀眾人所圍的圈子也是愈來愈大。靈虛等二人本來監視著石清夫婦，防他們出手相助石破天，但見天虛和石破天斗得激烈，四只眼睛不由自主的都轉到相斗二人身上。

　　石破天懼怕之心既去，金烏刀法漸漸使得似模似樣，顯得招數實也頗為精妙，內力更隨之增長。天虛初時盡還抵敵得住，但每拆一招，對方的勁力便強了一分，真似無窮無盡、永無枯竭一般。他只覺雙腿漸酸，手臂漸痛，多拆一招，便多一分艱難。

　　這時石清夫婦都已瞧出再斗下去，天虛必吃大虧，但若出聲喝止兒子，擺明了要他全然相讓，實是大削天虛的臉面，真不知如何才好，不由得甚至是焦急。

　　石破天斗得興起，刀刀進逼，驀地里只見天虛右膝一軟，險些跪倒，強自撐住，臉色卻已大變。石破天心念一動，記起阿繡在紫煙島上說過的話來：“你和人家動手之時，要處處手下留情，記著得饒人處且饒人，那就是了。”一想到她那款款叮囑的言語，眼前便出現她溫雅靦腆的容顏，立時橫刀推出。

　　天虛見他這一刀推來，勁風逼得自己呼吸為艱，急忙退了兩步，這兩步腳下蹣跚，身子搖幌，暗暗叫苦：“他再逼前兩步，我要再退也沒力氣了。”卻見他向左虛掠一刀，拖過刀來，又向右空刺，然後回刀在自己臉前砍落，只激得地下塵土飛揚。

　　天虛氣喘吁吁，正驚异間，只見他單刀回收，退後兩步，豎刀而立，又聽他說道：“閣下劍法精妙，在下佩服得緊，今日難分胜敗，就此罷手，大家交個朋友如何？”天虛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而立，說不出話來。

　　石清微微一笑，如釋重負。閔柔更是樂得眉花眼笑。他夫婦見兒子武功高強，那倒還罷了，最喜歡的是他在胜定之後反能退讓，正合他夫婦處處為人留有余地的性情。閔柔笑喝：“傻孩子瞎說八道，什麼‘閣下’、‘在下’的，怎不稱師伯、小侄？”這一句笑喝，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慈母情懷，欣慰不可言喻。

　　天虛吁了口氣，搖搖頭，歎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老了，不中用啦。”

　　閔柔笑道：“孩子，你得罪了師伯，快上前謝過。”石破天應道：“是！”拋下單刀，解開綁住左臂的腰帶，恭恭敬敬的上前躬身行禮。閔柔甚是得意，柔聲道：“掌門師哥，這是你師弟、師妹的頑皮孩子，從小少了家教，得罪莫怪。”

　　天虛微微一驚，說道：“原來是令郎，怪不得，怪不得！師弟先前說令郎為人擄去，原來那是假的。”石清道：“小弟豈敢欺騙師兄？小兒原是為人擄去，不知如何脫險，匆忙間還沒問過他呢。”天虛點頭道：“這就是了，以他本事，脫身原亦不難。只是賢郎的武功既非師弟、師妹親傳，刀法中也沒多少雪山派的招數，內力卻又如此強勁，實令人莫測高深。最後這一招，更是少見。”

　　石破天道：“是啊，這招是阿繡教我的，她說人家打不過你，你要處處手下留情，得饒人處且饒人，這一招叫‘旁敲側擊’，既讓了對方，又不致為對方所傷。”他毫無機心，滔滔說來。天虛臉上登時紅一陣，白一陣，羞愧得無地自容。

　　石清喝道：“住嘴，瞎說什麼？”石破天道：“是，我不說啦。要是我早想到將這兩只掌心有毒的手綁了起來，只用單刀和人動手，也不會……也不會……”說到這里，心想若是自承打死了照虛、通虛，定要大起糾紛，當即住口。

　　但天虛等都已心中一凜，紛紛喝問：“你手掌上有毒？”“這兩位道長是你害死的？”“那兩塊銅牌是不是你偷去的？”群道手中長劍本已入鞘，當下刷刷聲響，又都拔將出來。

　　石破天歎了口氣，道：“我本來不想害死他們，不料我手掌只是這麼一揚，他們就倒在地上不動了。”

　　沖虛怒極，向著石清大聲道：“石師弟，這事怎麼辦，你拿一句話來吧！”

　　石清心中亂極，一轉頭，但見妻子淚眼盈盈，神情惶恐，當下硬著心腸說道：“師門義氣為重。這小畜生到處闖禍，我夫婦也回護他不得，但憑掌門師哥處治便是。”

　　沖虛道：“很好！”長劍一挺，便欲上前夾攻。

　　閔柔道：“且慢！”沖虛冷眼相睨，說道：“師妹更有什麼話說？”閔柔軟顫聲道：“照虛、通虛兩位師哥此刻未死，說不定……說不定……也……尚可有救。”沖虛仰天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兩個師弟中了這等劇毒，那里還有生望？師妹這句話，可不是消遣人麼？”

　　閔柔也知無望，向石破天道：“孩兒，你手掌上到底是什麼毒藥？可有解藥沒有？”一面問，一面走到他身邊，道：“我瞧瞧你衣袋中可有解藥。”假裝伸手去搜他衣袋，卻在他耳邊低聲道：“快逃，快逃！爹爹、媽媽可救你不得！”

　　石破天大吃一驚，叫道：“爹爹，媽媽？誰是爹爹、媽媽？”適才天虛滿口‘令郎’什麼，‘賢郎’如何，石破天卻不知道‘令郎、賢郎’就是‘兒子’，石清夫婦稱他為‘孩兒’，他也只道是對少年人的通稱，萬萬料不到他夫婦竟是將自己錯認為他們的兒子。

　　便在這時，只覺背心上微有所感，卻是石清將劍尖抵住了他後心，說道：“師妹，咱們不能為這畜生壞了師門義氣。他不能逃！”語音中充滿了苦澀之意。

　　閔柔顫聲道：“孩兒，這兩位師伯中了劇毒，你當真……當真無藥可救麼？”

　　靈虛站在她身旁，見她神情大變，心想女娘們什麼事都做得出，既怕她動手阻擋，更怕她橫劍自盡，伸五指搭上她的手腕，便將她手中長劍奪了下來。這時閔柔全副主心神是都貫注在石破天身上，于身同事物全不理會，靈虛道人輕輕易易的便將她長劍奪過。

　　石破天見他欺侮閔柔，叫道：“你干什？”右手探出，要去奪還閔柔的長劍。靈虛揮劍橫削，劍鋒將及他的手掌，石破天手掌一沉，反手勾他手腕，那是丁當所教十八擒拿手的一招‘九連環’，式中套式，共有九變。這招擒拿手雖然精妙，但怎奈何得了靈虛這樣的上清觀高手。他喝一聲：“好！”回劍以擋，突然間身子搖幌，咕咚摔倒。原來石破天掌上劇毒已因使用擒拿手而散發出來，靈虛喝了一聲“好”，隨著自然要吸一口氣，當即中毒。

　　群道大駭之下，不由自主的都退了幾步。人人臉色大變，如見鬼魅。

　　石破天知道這個禍闖得更加大了，眼見群道雖然退開，各人仍是手持長劍，四周團團圍住，若要沖出，非多傷人命不可，瞥眼只見靈虛雙手抱住小腹，不住揉擦，顯是肚痛難當。上清觀群道內力修為深厚，不似鐵叉會會眾那麼一遇他掌上劇毒便即斃命，尚有幾個時辰好挨。石破天猛地想起張三、李四兩個義兄在地下大廳中毒之後，也是這般劇烈肚痛的情狀，後來張三教他救治的方法，將二人身上的劇毒解了，當即將靈虛扶起坐好。

　　四周群道劍光閃閃，作勢要往他身上刺去。他急于救人，一時也無暇理會，左手按住靈虛後心靈台穴，右手按住他胸口膻中穴，依照張三所授意的法門，左手送氣，右手吸氣。果然不到一盞茶時分，靈虛便長長吁了口氣，罵道：“他媽的，你這賊小子！”

　　眾人一聽之下，登時歡聲雷動。靈虛破口大罵，未免和他玄門清修的出家人風度不符，但只這一句話，人人都知他的性命是撿回來了。

　　閔柔喜極流淚，道：“孩子，照虛、通虛兩位師伯中毒在先，快替他們救治。”

　　早有兩名道人將氣息奄奄的照虛、通虛抱了過來，放在石破天身前。他依法施為。這兩道中毒時刻較長，每個人都花了一炷香功夫，體內毒性方得吸出。照虛醒轉後大罵：“你奶奶個雄！”通虛則罵：“狗娘養的王八蛋，膽敢使毒害你道爺。”

　　石清夫婦喜之不盡，這三個師兄的罵人言語雖然都牽累到自己，卻也不以為意，只是暗暗好笑：“三位師哥枉自修為多年，平時一臉正氣，似是有道高士，情急之時，出言卻也這般粗俗。”

　　閔柔又道：“孩子，照虛師伯的銅牌倘若是你取的，你還了師伯，娘不要啦！”

　　石破天心下駭然，道：“娘？娘？”取出懷中銅牌，茫然交還給照虛，自言自語的道：“你……你是我娘？”

　　天虛道人歎了口氣，向石清、閔柔道：“師弟、師妹，就此別過。”他知道此後更無相見之日，連‘後會有期’也不說，率領群道，告辭而去。

　　--------------------------------------------------------------

　　石破天激動之下，扑上前去摟住了她的雙臂，叫道：“媽媽！媽媽！你真是我的媽媽。”閔柔回手也抱住了他，叫道：“我的苦命孩兒！”

## 第十三章　舐犢之情

　　石破天一直怔怔的瞧著閔柔，滿腹都是疑團。閔柔雙目含淚，微笑道：“傻孩子，你……你不認得爹爹、媽媽了嗎？”張開雙臂，一把將他摟在懷里。石破天自識人事以來，從未有人如此怜惜過他，心中也是激情充溢，不知說什麼好，隔了半晌，才道：“他……石莊主是我爹爹嗎？我可不知道。不過……不過……你不是我媽媽，我正在找我媽媽。”

　　閔柔聽他不認自己，心頭一酸，險些又要掉下淚來，說道：“可怜的孩子，這也難怪得你……隔了這許多年，你連爹爹、媽媽也不認得了。你离開玄素莊時，頭頂只到媽心口，現今可長得比你爹爹還高了。你相貌模樣，果然也變了不少。那晚在土地廟中，若不是你爹娘先已得知你給白萬劍擒了去，乍見之下，說什麼也不會認得你。”

　　石破天越聽越奇，但自己的母親臉孔黃腫，又比閔柔矮小得多，怎麼會認錯？囁嚅道：“石夫人，你認錯了人，我……我……我不是你們的兒子！”

　　閔柔轉頭向著石清，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顫聲道：“師哥，你瞧這孩子……”

　　石清一聽石破天不認父母，便自盤算：“這孩子甚工心計，他不認父母，定有深意。莫非他在凌霄城中闖下了大禍，在長樂幫中為非作歹，聲名狼藉，沒面目和父母相認？還是怕我們責罰？怕牽累了父母？”便問：“那麼你是不是長樂幫的石幫主？”

　　石破天道：“大家都說我是石幫主，其實我不是的，大家可都把我認錯了。”石清道：“那你叫什麼名字？”石破天臉色迷惘，道：“我不知道。我娘便叫我‘狗雜種’。”

　　石清夫婦對望一眼，見石破天說得誠摯，實不似是故意欺瞞。石清向妻子使個眼色，兩人走出了十余步。石清低聲道：“這孩子到底是不是玉兒？咱們只打聽到玉兒做了長樂幫幫主，但一幫之主，那能如此痴痴呆呆？”閔柔哽咽道：“玉兒离開爹娘身邊，已有十多年，孩子年紀一大，身材相貌千變萬化，可是……可是……我認定他是我的兒子。”石清沉吟道：“你心中毫無懷疑？”閔柔道：“懷疑是有的，但不知怎麼，我相信他……他是我們的孩兒。什麼道理，我卻說不上來。”

　　石清突然想到一事，說道：“啊，有了，師妹，當日那小賤人動手害你那天……”

　　這是他夫婦倆的畢生恨事，兩人時刻不忘，卻是誰也不愿提到，石清只說了個頭，便不再往下說。閔柔立時醒悟，道：“不錯，我跟他說去。”走到一塊大石之旁，坐了下來，向石破天招招手，道：“孩子，你過來，我有說話。”

　　石破天走到她的跟前，閔柔手指大石，要他坐在身側，說道：“孩子，那年你剛滿周歲不久，有個女賊來害你媽媽。你爹爹不在家，你媽剛生你弟弟還沒滿月，沒力氣跟那女賊對打。那女賊惡得很，不但要殺你媽媽，還要殺你，殺你弟弟。”

　　石破天驚道：“殺死了我沒有？”隨即失笑，說道：“我真胡塗，當然沒殺死我了。”

　　閔柔卻沒笑，繼續道：“媽媽左手抱著你，右手使劍拚命支持，那女賊武功很是了得，正在危急的關頭，你爹爹恰好趕回來了。那女賊發出三枚金錢標，兩枚給媽砸飛了，第三枚卻打在你的小屁股上，媽媽又急又疲，暈了過去。那女賊見到你爹爹，也就逃走，不料她心也真狠，逃走之時卻順手將你弟弟抱了去。你爹爹忙著救我，又怕她暗中伏下幫手，乘機害我，不敢遠追，再想那女賊……那女賊也不會真的害他兒子，不過將嬰兒抱去，嚇他一嚇。那知道到得第三天上，那女賊人竟將你弟弟的尸首送了回來，心窩中插了兩柄短劍。一柄是黑劍，一柄白劍，劍上還刻著你爹爹、媽媽的名字……”說到此處，已是淚如雨下。

　　石破天聽得也是義憤填膺，怒道：“這女賊當真可惡，小小孩子懂得什麼，卻也下毒手將他害死。否則我有一個弟弟，豈不是好？石夫人，這件事我媽從來沒跟我說過。”

　　閔柔垂淚道：“孩子，難道你真將你親生的娘忘記了？我……我就是你娘啊。”

　　石破天凝視她的臉，緩緩搖頭，說道：“不是的。你認錯了人。”

　　閔柔道：“那日這女賊用金錢鏢在你左股上打了一鏢，你年紀雖然長大，這鏢痕決不會褪去，你解下小衣來瞧瞧吧。”

　　石破天道：“我……我……”想起自己肩頭有丁當所咬的牙印，腿上有雪山派‘廖師叔’所刺的六朵雪花劍印，都是自己早已忘得干干淨淨了的，一旦解衣檢視，卻清清楚楚的留在肌膚之上，此中情由，實是百思不得其解。石夫人說自己屁股上有金錢鏢的傷痕，只怕真的有這鏢印也未可知。他伸手隔衣摸自己左臀，似乎摸不到什麼傷痕，只是有過兩次先例在，不免大有驚弓之意，臉上神色不定。

　　閔柔微笑道：“我是你親生的娘，不知給你換過多少屎布尿片，還怕什麼丑？好吧，你給你爹爹瞧瞧。”說著轉過身子，走開幾步。石清道：“孩子，你解下褲子來自己瞧瞧。”

　　石破天伸手又隔衣摸了一下，覺得确是沒有傷疤，這才解開褲帶，褪下褲子，回頭瞧了一下，只見左臀之上果有一條七八分的傷痕。只是淡淡的極不明顯。一時之間，他心中驚駭無限，只覺天地都在旋轉，似乎自己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可是自己卻又一點也不知道，極度害怕之際，忍不住放聲大哭。

　　閔柔急忙轉身。石清向她點了點頭，意思說：“他确是玉兒。”

　　閔柔又是歡喜，又是難過，搶到他的身邊，將他摟在懷里，流淚道：“玉兒，玉兒，不用害怕，便有天大的事，也有爹爹媽媽給你作主。”

　　石破天哭聲道：“從前的事，我什麼都記不起來了。我不知道你是我媽媽，不知道他是我爹爹，不知道我屁股上有這麼一條傷疤。我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石清道：“你這深厚的內力，是那里學來的？”石破天搖頭道：“我不知道。”石清又問：“你這毒掌功夫，是這幾天中學到的，又是誰教你的？”石破天駭道：“沒人教我……我怎麼啦？什麼都胡塗了。難道我真的便是石破天？石幫主？石……石……我姓石，是你們的兒子？”他嚇得臉無人色，雙手抓著褲頭，只是防褲子掉下去，卻忘了系上褲帶。

　　石清夫婦眼見他嚇成這個模樣，閔柔自是充滿了怜惜之情，不住輕撫他的頭頂，柔聲道：“玉兒，別怕，別怕！”石清也將這幾年的惱恨之心拋在一邊，尋思：“我曾見有人腦袋上受了重擊，或是身染大病之後，將前事忘得干干淨淨，聽說叫做什麼‘离魂症’，極難治愈復原。難道……難道玉兒也是患了這項病症？”他心中的盤算一時不敢對妻子提起，不料閔柔卻也是在這般思量。夫妻倆你瞧著我，我瞧著你，不約而同的沖口而出：“离魂症！”

　　石清知道患上了這種病症的人，若加催逼，反致加深他的疾患，只有引逗誘導，慢慢助他回復記盡，當下和顏悅色的道：“今日咱們骨肉重逢，實是不胜之喜，孩子，你肚子想必餓了，咱們到前面去買些酒飯吃。”

　　石破天卻仍是魂不守舍，問道：“我……我到底是誰？”

　　閔柔伸手去替他將褲腰摺好，系上了褲帶，柔聲道：“孩兒，你有沒重重摔過一交，撞痛了腦袋？有沒和人動手，頭上給人打傷了？”石破天搖頭道：“沒有，沒有！”閔柔又問：“那麼這些年中，有沒生過重病？發過高燒？”

　　石破天道：“有啊！早幾個月前，我全身發燒，好似在一口大火爐中燒炙一般，後來又全身發冷，那天……那天，在荒山中暈了過去，從此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石清和閔柔探明了他的病源，心頭一喜，同時舒了口氣。閔柔緩緩的道：“孩兒，你不用害怕，你發燒發得厲害，把從前的事都忘記啦，慢慢的就會記起來。”

　　石破天將信將疑，問道：“那麼你真是我娘，石……石莊主是我爹爹？”閔柔道：“是啊，孩兒，你爹爹和我到處找你，天可怜見，讓我們一家三口，骨肉團圓。你……你怎不叫爹爹？”石破天深信閔柔決不會騙他，自己本來又無父親，略一遲疑，便向石清叫道：“爹爹！”石清微笑答應，道：“你叫媽媽。”

　　要他叫閔柔作娘，那可難得多了，他記得清清楚楚，自己的媽相貌和閔柔完全不同，數年前媽媽一去不返之時，她頭發已經灰白，絕非閔柔這般一頭烏絲，他媽媽性情暴戾，動不動張口便罵，伸手便打，那有閔柔這麼溫文慈祥？但見閔柔滿臉企盼之色，等了一會，不聽他叫出聲來，眼眶已自紅了，不由得心中不忍，低聲叫道：“媽媽！”

　　閔柔大喜，伸臂將他摟在懷里，叫道：“好孩兒，乖兒子！”珠淚滾滾而下。

　　石清的眼睛也有些濕潤，心想：憑這孩子在凌霄城和長樂幫中的作為，實是死有余辜，怎說得上是“好孩兒，乖兒子”？只是念著他身上有病，一時也不便發作，又想“浪子回頭金不換”，日後好好教訓，說不定有悔改之機，又想從小便讓他遠离父母，自己有疏教誨，未始不是沒有過失，只是玄素雙劍一世英名，卻生下這樣的兒子來貽羞江湖。霎時間思如潮涌，又是歡喜，又是懊恨。

　　閔柔見到丈夫臉色，便明白他的心事，生怕他追問兒子的過失，說道：“清哥，玉兒，我餓得很，咱們快些去找些東西來吃。”一聲忽哨，黑白雙駒奔了過來。閔柔微笑道：“孩兒，你跟媽一起騎這白馬。”石清見妻子十余年來極少有今日這般歡喜，微微一笑，縱身上了黑馬。石破天和閔柔共乘白馬，沿大路向前馳去。

　　石破天滿腹疑團：“她真是我媽媽？那麼從小養大我的媽媽，難道不是我媽媽？”

　　三人二騎，行了數里，見道旁有所小廟。閔柔道：“咱們到廟里去拜拜菩薩。”下馬走進廟門。石清和石破天也跟著進廟。石清素知妻子向來不信神佛，卻見她走進佛殿，在一尊如來佛像之前不住磕頭。他回頭向石破天瞧了一眼，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胜過自己性命。若有人要傷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今日咱們父子團聚，老天菩薩，待我石清實是恩重。”雙膝一曲，也磕下頭去。

　　石破天站在一旁，只聽得閔柔低聲祝告：“如來佛保佑，但愿我兒疾病早愈，他小時無知，干下的罪孽，都由為娘的一身抵擋，一切責罰，都由為娘的來承受。千刀萬剮，甘受不辭，只求我兒今後重新做人，一生無災無難，平安喜樂。”

　　閔柔的祝禱聲音極低，只是口唇微動，但石破天內力既強，目明耳聰，自然而然的大胜常人，閔柔這些祝告之辭，每一個字都聽入了耳里，胸中登時熱血上涌，心想：“她若不是親生我的媽媽，怎會對我如此好法？我一直不肯叫她‘媽媽’，當真是胡塗透頂了。”激動之下，扑上前去摟住了她的雙臂，叫道：“媽媽！媽媽！你真是我的媽媽。”

　　他先前的稱呼出于勉強，閔柔如何聽不出來？這時才聽到他出自內心的叫喚，回手也抱住了他，叫道：“我的苦命孩兒！”

　　石破天想起在荒山中和自己共處十多年的那個媽媽，雖然待自己不好，但母子倆相依為命了這許多年，總是割舍不下，忍不住又問：“那麼我從前那個媽媽呢？難道……難道她是騙我的麼？”閔柔輕撫他的頭發，道：“從前那個媽媽怎樣的，你說給娘聽。”石破天道：“她……她頭發有些白了，比你矮了半個頭。她不會武功，常常自己生氣，有時候向我干瞪眼，常常打我罵我。”閔柔道：“她說是你媽媽，也叫你‘孩兒’？”石破天道：“不，她叫我‘狗雜種’！”

　　石清和閔柔心中都是一動：“這女人叫玉兒‘狗雜種’，自是心中恨極了咱夫婦，莫非……莫非是那個女人？”閔柔忙道：“那女子瓜子臉兒，皮膚很白，相貌很美，笑起來臉上有個酒窩兒，是不是？”石破天搖搖頭道：“不是，我那個媽媽臉蛋胖胖的，有些黃，有些黑，整天板起了臉，很少笑的，酒窩兒是什麼？”

　　閔柔軟吁了口氣，說道：“原來不是她。孩兒，那晚在土地廟中，媽的劍尖不小心刺中了你，傷得怎樣？”石破天道：“傷勢很輕，過了幾天就好了。”閔柔又問：“你又怎樣逃脫白萬劍的手？咱們孩兒當真了不起，連‘氣寒西北’也拿他不住。”最後這兩句話是向石清說的，言下頗為得意。石清和白萬劍在土地廟中酣斗千余招，對他劍法之精，心下好生飲佩，聽妻子這麼說，內心也自贊同，只道：“別太夸獎孩子，小心寵壞了他。”

　　石破天道：“不是我自己逃走的，是丁不三爺爺和叮叮當當救我的。”石清夫婦聽到丁不三名字，都是一凜，忙問究竟。這件事說來話長，石破天當下源源本本將丁不三和丁當怎麼相救，丁不三怎麼要殺他，丁當又怎麼教他擒拿手、怎麼將他拋出船去等情說了。

　　閔柔反問前事，石破天只得又述說如何和丁當拜天地，如何在長樂幫總舵中為白萬劍所擒，回過來再說怎麼在長江中遇到史婆婆和阿繡，怎麼和丁不四比武，史婆婆怎麼在紫煙島上收他為金烏派弟子，怎麼見到飛魚幫的死尸船，怎麼和張三李四結拜，直說到大鬧鐵叉會、誤入上清觀為止。他當時遇到這些江湖奇士之時，一直便迷迷糊糊，不明其中原因，此時說來，自不免顛三倒四，但石清、閔柔逐項盤問，終于明白了十之八九。夫婦倆越來越是訝异，心頭也是越來越是沉重。

　　石清問到他怎會來到長樂幫。石破天便述說如何在摩天崖上練捉麻雀的功夫，又回述當年如何在燒餅舖外蒙閔柔贈銀，如何見到謝煙客搶他夫婦的黑白雙劍，如何被謝煙客帶上高山。夫婦倆萬萬料想不到，當年侯監集上所見那個污穢小丐竟然便是自己兒子，閔柔回想當年這小丐的淪落之狀，又是一陣心酸。

　　石清尋思：“按時日推算，咱們在侯監集相遇之時，正是這孩子從凌霄城中逃出不久。耿萬鐘他們怎會不認得？”想到此處，細細又看石中玉的面貌，當年侯監集上所見小丐形貌如何，記憶中已是甚為模糊，只記得他其時衣衫襤褸，滿臉泥污，又想：“他自凌霄城中逃出來之後，一路乞食，面目污穢，說不定又故意涂上些泥污，以致耿萬鐘他們對面不識。我夫婦和他分別多年，小孩兒變得好快，自是更加認不出了。”問道：“那日在燒餅舖外你見到耿萬鐘叔叔他們，心里怕不怕？”

　　閔柔本不愿丈夫即提雪山派之事，但既已提到，也已阻止不來，只是秀眉微蹙，生恐石清嚴辭盤詰愛兒，卻聽石破天道：“耿萬鐘？他們當真是我師叔嗎？那時我不知他們要捉我，我自然不怕。”石清道：“那時你不知他們要捉你？你……你不知耿萬鐘是你師叔？”石破天搖頭道：“不知！”

　　閔柔見丈夫臉上掠過一層暗云，知他甚為惱怒，只是強自克制，便道：“孩兒，人孰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從前的事既已做下來，只有設法補過，爹爹媽媽愛你胜于性命，你不須隱瞞，將各種情由都對爹媽說好了。封師父待你怎樣？”石破天問道：“封師父，那個封師父？”他記得在那土地廟中曾聽父子和白萬劍提過封萬里的名字，便道：“是風火神龍封萬里麼？我聽你們說起過，但我沒見過他。”石清夫婦對瞧了一眼，石清又問：“白爺爺呢？他老人家脾氣非常暴躁，是不是？”石破天搖頭道：“我不識得什麼白爺爺，從來沒見過。”石清、閔柔跟著問起凌霄城雪山派中的事物，石破天竟是全然不知。

　　閔柔道：“師哥，這病是從那時起的。”石清點了點頭，默不作聲。二人已了然于胸：“他從凌霄城中逃出來，若不是在雪山下撞傷了頭腦，便是害怕過度，嚇得將舊事忘了個干干淨淨。他說在摩天崖和長樂幫中發冷發熱，真正的病根卻在幾年前便種下了。”

　　閔柔再問他年幼時的事情，石破天說來說去，只是在荒山如何打獵捕雀，如何帶了阿黃漫游，再也問不出什麼所以然來，似乎從他出生到十幾歲之間，便只一片空白。

　　石清道：“玉兒，有一件事很是要緊，和你生死有重大干系。雪山派的武功，你到底學了多少？”石破天一呆，說道：“我便是在土地廟中，見到他們練劍，心中記了一些。他們很生氣麼？是不是因此要殺我？爹爹，那個白師父硬說我是雪山派弟子，不知是什麼道理。但我腿上卻當真又有雪山劍法留下疤痕，唉！”

　　石清向妻子道：“師妹，我再試試他的劍法。”拔出長劍，道：“你用學到的雪山劍法和爹爹過招，不可隱瞞。”

　　閔柔將自己長劍交在石破天手中，向他微微一笑，意示激勵。石清緩緩挺劍刺去，石破天舉劍一擋，使的是雪山劍法中一招‘朔風忽起’，劍招似是而非，破綻百出。

　　石清眉頭微皺，不與他長劍相交，隨即變招，說道：“你只管還招好了！”石破天道：“是！”斜劈一劍，卻是以劍作刀，更似金烏刀法，顯然不是劍法。石清長劍疾刺，漸漸緊迫，心想：“這孩子再機靈，也休想在武功上瞞得過我，一個人面臨生死關頭之際，決不能以劍法作偽。”當下每一招都刺向他的要害。石破天心下微慌，自然而然的又和沖虛、天虛相斗時那般，以劍作刀，自管自的使動金烏刀法。石清出劍如風，越使越快。

　　石破天知道這是跟爹爹試招，使動金烏刀法時劍上全無內力狠勁，單有招數，自是威力全失。倘若石清的對手不是自己兒子，真要制他死命，在第十一招時已可一劍貫胸而入，到第二十三招時更可橫劍將他腦袋削去半邊。在第二十八招上，石破天更是門戶洞開，前胸、小腹、左肩、右腿，四處同時露出破綻。石清向妻子望了一眼，搖了搖頭，長劍中宮直進，指向石破天小腹。

　　石破天手忙腳亂之下，揮刀亂擋，當的一聲響，石清手中長劍立時震飛，胸口塞悶，氣也透不過來，登時向後連退四五步，險些站立不定。石破天驚呼：“爹爹！你……你怎麼？”拋下長劍，搶上前去攙扶。石清腦中一陣暈眩，急忙閉氣，揮手命他不可走近。原來石破天和人動手過招，體內劇毒自然而然受內力之逼而散發出來。幸好石清事前得知內情，凝氣不吸，才未中毒昏倒，但受到毒氣侵襲，也已頭昏腦脹。

　　閔柔關心丈夫，忙上前扶住，轉頭向石破天道：“爹爹試你武功，怎樣地出手如此沒輕沒重？”石破天甚是惶恐，道：“爹爹，是……是我不好！你……你沒受傷麼？”

　　石清見他關切之情甚至是真切，大是喜慰，微微一笑，調勻了一下氣息，道：“沒什麼，師妹，你不須怪玉兒，他确是沒學到雪山派的劍法，倘若他真的能發能收，自然不會對我無禮。這孩子內力真強，武林中能及上他的可還沒幾個。”

　　閔柔知道丈夫素來對一般武學之士少所許可，聽得他如此稱贊愛兒，不由得滿臉春風，道：“但他武功太也生疏，便請做爹爹的調教一番。”石清笑道：“你在那土地廟中早就教過他了，看來教誨頑皮兒子，嚴父不如慈母。”閔柔嫣然一笑，道：“爺兒兩個想都餓啦，咱們吃飯去吧。”

　　三人到了一處鎮甸吃飯。閔柔歡喜之余，竟破例多吃了一碗。

　　飯後來到荒僻的山坳之中。石清便將劍法的精義所在說給兒子聽。石破天數月來親炙高手，于武學之道已領悟了不少，此刻經石清這大行家一加指點，登時豁然貫通。史婆婆雖收他為徒，但相處時日無多，教得七十三招金烏刀法後便即分手，沒來得及如石清這般詳加指點。何況史婆婆似乎只是志在克制雪山派劍法，別無所求，教刀之時，說來說去，總是不离如何打敗雪山劍法。并不似石清那樣，所教的是兵刃拳腳中的武學道理。

　　石清夫婦輪流和他過招，見到他招數中的破綻之處，隨時指點，比之當日閔柔在土地廟中默不作聲的教招，自是簡明快捷得多。石破天遇有疑難，立即詢問。石清夫婦聽他所問，竟連武學中最粗淺的道理也全然不懂，細加解釋之後，于雪山派如此小氣藏私，虧待愛兒，均是忍不住十分惱怒。

　　石破天內力悠長，自午迄晚，專心致志的學劍，竟絲毫不見疲累，練了半天，面不紅，氣不喘。石清夫婦輪流給他喂招，各人反而都累出了一身大汗。如此教了七八日，石破天進步神速，對父母所授上清觀一派的劍法，已領會的著實不少。

　　這六七天中，石清夫婦每當飲食或是休息之際，總是引逗他述說往事，盼能助他恢復記憶。但石破天只對在長樂幫總舵大病醒轉之後的事跡記得清清楚楚，雖是小事細節，亦能敘述明白，一說到幼時在玄素莊的往事，在凌霄城中學藝的經過，便瞠目不知所對。

　　這日午後，三人吃過飯後，又來到每日練劍的柳樹之下，坐著閒談。閔柔拾起一根小樹枝，在地下寫了‘黑白分明’四字，問道：“玉兒，你記得這四個字嗎？”

　　石破天搖頭道：“我不識字。”石清夫婦都是一驚，當這孩子离家之時，閔柔已教他識字逾千，‘三字經’、唐詩等都已朗朗上口。怎會此刻說出“我不識字”這句話來？

　　那‘黑白分明’四字，寫于玄素莊大廳正中的大匾之上，出于一位武林名宿之手，既合黑白雙劍的身分，又譽他夫婦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當年石破天四歲之時，閔柔將他抱在懷里，指點大匾，教了他這四個字，石破天當時便認得了，石清夫妻倆都贊他聰明。此刻她寫此四字，盼他能由此而記起往事，那知他竟連四歲時便已識得的字也都忘了，當下又用樹枝在地下划了個‘一’字，笑問：“這個字你還記得麼？”石破天道：“我什麼字都是不識，沒人教過我。”閔柔心下凄楚，淚水已在眼眶中滾來滾去。

　　石清道：“玉兒，你到那邊歇歇去。”石破天答應了，卻提起長劍，自去練習劍招。

　　石清勸妻子道：“師妹，玉兒染疾不輕，非朝夕之間所能痊可。”他頓了一頓，又道：“再說，就算他把前事全忘了，也未始不是美事。這孩子從前輕浮跳脫，此刻雖然有點……有點神不守舍，卻是穩重厚實得多。他是大大的長進了。”

　　閔柔一想丈夫之言不錯，登時轉悲為喜，心想：“不識字有什麼打緊？最多我再從頭教起，也就是了。”想起當年調兒教子之樂，不由得心下柔情蕩漾，雖然此刻孩兒已然長大，但在她心中，兒子還是一般的天真幼稚，越是胡塗不懂事，反而更加可喜可愛。

　　石清忽道：“有一件事我好生不解，這孩子的离魂病，顯是在离開凌霄城之時就得下了的，後來一場熱病，只不過令他疾患加深而已。可是……可是……”

　　閔柔聽丈夫言語之中似含深憂，不禁擔心，問道：“你想到了什麼？”

　　石清道：“玉兒論文才是一字不識，論武功也是毫不高明，徒然內力深厚而已，說到閱歷資望、計謀手腕，更是不足一哂。長樂幫是近年來江湖上崛起的一個大幫，八九年間闖下了好大的萬兒，怎能……”閔柔點頭道：“是啊，怎能奉他這樣一個孩子做幫主？”

　　石清沉吟道：“那日咱們在徐州聽魯東三雄說起，長樂幫始創幫主名叫司徒橫，也不是怎麼了不起的腳色，倒是做他副手的那‘著手成春’貝海石其是了得。不知怎樣，幫主換作了一個少年石破天。魯東三雄說道長樂幫這少年幫主貪花好色，行事詭許，武功頗為高強。本來誰也不知他的來歷，後來卻給雪山派的女弟子花萬紫認了出來，竟然是該派的棄徒石中玉，說雪山派正在上門去和他理論。此刻看來，什麼‘行事詭詐、武功高強’，這八個字評語，實在安不到他身上呢。”

　　閔柔雙眉緊鎖，道：“當時咱們想玉兒年紀雖輕，心計卻是厲害，倘若武功真強，做個什麼幫主也非奇事，是以當時毫不懷疑，只是計議如何相救，免遭雪山派的毒手。可是他這個模樣……”凝思片刻，突然提高嗓子說道：“師哥，其中定有重大陰謀。你想‘著手成春’貝大夫是何等精明能干的角色……”說到這里，心中害怕起來，話聲也顫抖了。

　　石清雙手負在背後，在柳樹下踱步轉圈，嘴里不住叨念：“叫他做幫主，為了什麼？為了什麼？”他轉到第五個圈子時，心下已自雪亮，種種事情，全合符節，只是這件事實在太過可怕，卻不敢說出口來。他轉到第七個圈子上，向閔柔瞥了一眼，只見她目光也正向自己射來。兩人四目交投，目光中都露出驚怖之極的神色。夫婦倆怔怔的對望片刻，突然同聲說道：“賞善罰惡！”

　　兩人這四字說得甚響，石破天在遠處也聽到了，走近身來，問道：“爹，媽，那‘賞善罰惡’到底是什麼名堂？我聽鐵叉會的人提到過，上清觀的道長們也說起過幾次。”

　　石清不即答他的問話，反問道：“張三、李四二人和你結拜之時，知不知道你是長樂幫的幫主？”石破天道：“他們沒提，多半不知。”石清又道：“他們和你賭喝毒酒之時，情狀如何？你再詳細說給我聽。”石破天奇道：“那是毒酒麼？怎麼我卻沒中毒？”當下將如何遇見張三、李四，如何吃肉喝酒等情，從頭詳述了一遍。

　　石清待他說完後，沉吟半晌，才道：“玉兒，有一件事須得跟你說明白，好在此刻尚可挽回，你也不用驚慌。”頓了一頓，續道：“三十年之前，武林中許多大門派、大幫會的首腦，忽然先後接到請柬，邀他們于十二月初八那日，到南海的俠客島去喝腊八粥。”

　　石破天點頭道：“是了，大家一聽得‘到俠客島去喝腊八粥’就非常害怕，不知是什麼道理？腊八粥有毒麼？”

　　石清道：“那就誰也不知了。這些大門派、大幫會的首腦接到銅牌請柬……”石破天插嘴問道：“銅牌請柬？就是那兩塊銅牌麼？”石清道：“不錯，就是你曾從照虛師伯身上拿來的那兩塊銅牌。一塊牌上刻著一張笑臉，那是‘賞善’之意；另一塊牌上有發怒的面容，那是‘罰惡’。投送銅牌的是一胖一瘦兩個少年。”

　　石破天道：“少年？”他已猜到那是張三、李四，但說少年，卻又不是。

　　石清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二人那時尚是少年。各門派幫會的首腦接到銅牌請柬之人依約前往，自是無事，否則他這一門派或是幫會不免大禍臨頭，當時便問：‘到底去是不去？’最先接到銅牌請柬的，是川西青城派掌門人旭山道長。他長笑之下，將兩塊銅牌抓在手中，運用內力，將兩塊銅牌熔成了兩團廢銅。這原是震爍當時的獨步內功，原盼這兩個狂妄少年知難而退。豈知他剛捏毀銅牌，這兩個少年突然四掌齊出，擊在他前胸，登時將這位川西武林的領袖生生擊死！”

　　石破天“啊”的一聲，說道：“下手如此狠毒！”

　　石清道：“青城派群道自然群起而攻，當時這兩少年的武功，還未到後來這般登峰造極的地步，當下搶過兩柄長劍，殺了三名道人，便即逃走。青城派是何等聲勢，旭山道長又是何等名望，竟給兩個無名少年上門殺死，全身而退，這件事半月之內便已轟傳武林。二十天後，渝州西蜀鏢局的刁老鏢頭正在大張筵席，慶祝六十大壽，到賀的賓客甚眾，這兩個少年不速而至，遞上銅牌。一眾賀客本就正在談論此事，一見之下，動了公憤，大家上前圍攻，不料竟給這兩個少年從容逸去。三天之後，西蜀鏢局自刁老鏢頭以下，鏢師、趟子手，三十余人個個死于非命，只余下老弱婦孺不殺。鏢局大門上，赫然便釘著兩塊銅牌。”

　　石破天歎口氣，道：“我最先看到兩塊銅牌，是在飛魚幫死尸船的艙門上，想不到……想不到這竟是閻羅王送來的請客帖子。”

　　石清道：“這件事一傳開，大伙兒便想去請少林派掌門人妙諦大師領頭對付。那知到得少林寺，寺中僧人說道方丈大師出外云游未歸，言語支吾，說來不盡不實。大伙兒便去武當山，找武當派掌門愚茶道長，不料真武觀的道人個個愁眉苦臉，也說掌門人出觀去了。眾人一琢磨，料想這兩位當世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人忽然同時失蹤，若不是中了俠客島使者的毒手，便是躲了起來避禍。當下由五台山善本長老和昆侖派苦柏道長共同出面，邀請武林中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商議對付之策，同時偵騎四出，探查這兩個使者的下落。但這兩個使者神出鬼沒，對方有備之時，到處找不到他二人的人影，但一量戒備稍疏，便不知從那里鑽了出來，傳遞這兩塊拘魂牌。這二人又善于用毒。善本長老和苦柏道人接到銅牌後立即毀去，當時也沒什麼，隔了月余，卻先後染上惡疾而死。眾人事後思量，才想到善本長老和苦柏道人武功太高，賞善罰惡二使自知單恁武功斗他們不過，更動搖不了五台、昆侖這兩個大派，便在銅牌上下了劇毒，善本長老和苦柏道長沾手後劇毒上身，終于毒發身死。”

　　石破天只聽得毛骨悚然，道：“我那張三、李四兩位義兄，難道竟是……竟是這等狠毒之人？他們和這許多門派幫會為難，到底是為了什麼？”

　　石清搖頭道：“三十年來，這件大事始終無人索解得透。少林派妙諦方丈、武當派愚茶道長失蹤，事隔多年後終于消息先後泄漏，這兩位高手果然是給俠客島強請去的。在少林寺外曾激斗了七日七夜，武當山上卻沒動手，多半愚茶道長一拔劍便即失手。這一僧一道，武功之高，江湖上罕有匹敵，再加上青城旭山道人，西蜀刁老鏢頭，五台派善本大師，昆侖派苦柏道人四位先後遭了毒手，其餘武林人物自忖武功與這六大高手差得甚遠，待得再接到那銅牌請柬，便有人答應去喝腊八粥。這兩個使者說道：‘閣下惠允光臨俠客島，實是不胜榮幸，某月某日請在某地相候，屆時有人來迎接上船。’這一年中，被他二人明打暗襲、行刺下毒而害死的，掌門人、幫會幫主，共有一十四人，此外有三十七人應邀赴宴。可是三十七人一去無蹤，三十年來更無半點消息。”

　　石破天道：“俠客島在南海什麼地方？何不邀集人手，去救那三十七人出來？”

　　石清道：“這俠客島三字，問遍了老于航海的舵工海師，竟沒一人聽見過，看來多半并無此島，只是那兩個少年信口胡謅。如此一年又一年的過去，除了那數十家身受其禍的子弟親人，大家也就漸漸淡忘了。不料過得十年，這兩塊銅牌請柬又再出現。”

　　“這時那兩名使者武功已然大進，只在十余天之內，便將不肯赴宴的三個門派、兩個大幫，上下數百人丁殺得干干淨淨。江湖上自是群相聳動，于是由峨嵋派的三長老出面，邀集三十余名高手，埋伏在河南紅槍會總舵之中，靜候這兩名凶手到來。那知這兩名使者竟便避開了紅槍會，甚至不踏進河南省境，銅牌卻仍是到處分送。只要接到銅牌的首腦答應赴會，他這門派幫會便太平無事，否則不論如何防備周密，總是先後遭了毒手。”

　　“那一年黑龍幫的沙幫主也接到了銅牌，他當時一口答應，暗中卻將上船的時間地點通知了紅槍會。那三十余名高手屆時趕往，不知如何走漏了風聲，到時候竟然無人迎接。”

　　“眾人守候數日，卻一個接一個的中毒而死。余人害怕起來，登時一哄而散，還沒回到家中，道上便已聽得訊息，不是全家遭害，便是全幫已被人誅滅。這一來，誰也不敢抗拒，接到銅牌，便即依命前往。這一年中共有四十八人乘船前赴俠客島，卻也都是一去無蹤，從此更無半點音訊。那真是武林中的浩劫，思之可怖可歎！”

　　石破天欲待不信，但飛魚幫幫眾死尸盈船，鐵叉會會眾盡數就殲，卻是親眼目睹的，而誅滅鐵叉會會眾之時，自己無意中還作了張三、李四二人幫凶，想來兀自不寒而栗。

　　只聽石清又道：“又過十年，江西無極門首先接到銅牌請柬，早一年之前，各大門派幫會的首腦已經商議定當，大伙兒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打算，決意到俠客島上去瞧個究竟，人人齊心合力，好歹也要除去這武林中的公敵。是以這一年中銅牌所到之處，竟未傷到一條人命，共有五十三人接到請柬，便有五十三人赴會。這五十三位英雄好漢有的武功卓絕，有的智謀過人，可是一去之後，卻又是無影無蹤，從此沒了音訊。俠客島這般為禍江湖，令得武林中的菁英為之一空。普天下武人竟是束手無策，只有十年一度的聽任宰割。我上清觀深自隱晦，從來不在江湖招搖，你爹爹媽媽武功出自上清觀，在外行道，卻只用玄素莊的名頭。你眾位師伯、師叔武功雖高，但極少與人動手，旁人只道上清觀中只是一批修真養性、不會武功的道人罷了……”

　　石破天問道：“那是怕了俠客島嗎？”

　　石清臉上掠過一絲尷尬之色，略一遲疑，道：“眾位師伯師叔都是與世無爭，出家清修的道士，原本也不慕這武林的虛名。但若說是怕了俠客島，那也不錯。武林之中，任你是多麼人多勢眾，武藝高強的大派大幫，一提起‘俠客島’三字，又有誰不眉頭深皺？想不到上清觀如此韜光養晦，還是難逃這一劫。”說著長歎一聲。

　　石破天又問：“爹爹媽媽要共做上清觀的掌門，想去探查俠客島的虛實。過去那三批大有本領之人沒一個能回來，這件事只怕難辦得很吧？”石清道：“難當然是極難，但我們素以扶危解困為己任，何況事情臨到自己師門，豈有袖手之理？我和你娘都想，難道老天爺當真這般沒眼，任由惡人橫行？你爹娘的武功，比之妙諦、愚茶那些高人，當然頗有不及，但自來邪不胜正，也說不定老天爺要假手于你爹娘，將誅滅俠客島的關鍵泄漏出來。”

　　他說到這里，與妻子對望了一眼，兩人均想：“我們所以甘愿舍命去干這件大事，其實都是為了你，你奸邪淫佚，犯上欺師，實已不容于武林，我夫婦亦已無面目見江湖朋友，我二人上俠客島去，如所謀不成，自是送了性命，倘能為武林同道立一大功，人人便能見諒，不再追究你的罪愆。”但這番為子拚命的苦心，卻也不必對石破天明言。

　　石破天沉吟半晌，忽道：“張三、李四我那兩個義兄，就是俠客島派出來分送銅牌的使者？”石清道：“确然無疑。”石破天道：“他們既是惡人，為什麼肯和我結拜為兄弟？”石清啞然失笑，道：“當時你呆頭呆腦的一番言語，纏得他們無可推托。何況他們發的都是假誓，當不得真的。”石破天奇道：“怎麼是假誓？”石清道：“張三、李四本是假名，他們說我張三如何如何，我李四怎樣怎樣，名字都是假的，自然不論說什麼都是假的了。”石破天道：“原來如此！”想起兩個義兄竟會相欺，不禁愀然不樂；但想爹爹所料未必真是如此，說不定他們真的便叫張三、李四呢，說道：“下次見到他們，倒要問個清楚。”

　　閔柔一直默不作聲，這時忙插嘴道：“玉兒，下次再見到這二人可千萬要小心了。這二人殺人不眨眼，明斗不胜，就行暗算，偷襲不得，便使毒藥，實是凶狠陰毒到了極處。”

　　石清道：“玉兒，你要記住娘的話。別說你如此忠厚老實，就是比你機靈百倍之人，遇上了這兩個使者也是難逃毒手。說到防范，那是防不胜防的，下次一見到他二人，立刻便使殺招，先下手為強，縱使只殺得一人，也是替武林中除去一個大害，造無窮之福。”石破天遲疑道：“我們是拜把子兄弟，他們是我大哥、二哥，那殺不得的。”石清歎了口氣，不再說了，心想定要兒子殺害他的結義兄弟，這種話也不大說得出口。

　　閔柔笑道：“師哥，連你也說玉兒忠厚老實。咱們的孩兒當真是變乖了，是不是？”

　　石清點了點頭，道：“他是變乖了，正因如此，便有人利用他來擋災解難。玉兒，你可知長樂幫群雄奉你為幫主，到底有何用意？”

　　石破天原非蠢笨，只是幼時和母親僻處荒山，少年時又和謝煙客共居于摩天崖，兩人均極少和他說話。是以于世務人情一竅不通，此刻聽石清一番講述，登時省悟，失聲道：“他們奉我為幫主，莫非……莫非是要我做替死鬼？”

　　石清歎了口氣，道：“本來嘛，真相尚未大明之前，不該以小人之心，度測江湖上的英雄好漢。但若非如此，長樂幫中英才濟濟，怎能奉你這不通世務的少年為幫主？推想起來，長樂幫近年好生興旺，幫中首腦算來俠客島的銅牌請柬又屆重現之期，這一次長樂幫定會接到請柬，他們事先便物色好一個和他們無甚淵源之人來做幫主，事到臨頭之際，便由這個人來擋過這一劫。”

　　石破天心下茫然，實難相信人心竟如此險惡。但父親的推想合情合理，卻不由得不信。

　　閔柔也道：“孩子，長樂幫在江湖上名聲甚壞，雖非無惡不作。但行凶傷人，恃強搶劫之事，著實做了不少，尤其不禁淫戒，更為武林中所不齒。幫中的舵主香主大多不是好人，他們安排了一個圈套給你鑽，那是半點也不希奇的。”

　　石清哼了一聲，道：“要找個外人來做幫主，玉兒原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忘了往事，于江湖上的風波險惡又是渾渾噩噩，全然不解。只是他們萬萬沒料想到，這個小幫主竟是玄素莊石清、閔柔的兒子。這個如意算盤，打起來也未必如意得很呢。”說到這里，手按劍柄，遙望東方，那正是長樂幫總舵的所在。

　　閔柔道：“咱們既識穿了他們的奸謀，那就不用擔心，好在玉兒尚未接到銅牌請柬。師哥，眼下該當怎麼辦？”石清微一沉吟，道：“咱三人自須到長樂幫去，將這件事揭穿了。只是這些人老羞成怒，難免動武，咱三人寡不敵眾；再則也得有幾位武林中知名之士在旁作個見證，以免他們日後再對玉兒糾纏不清。”閔柔道：“江南松江府銀戟楊光楊大哥交游廣闊，又是咱們至交，不妨由他出面，廣邀同道，同到長樂幫去拜山。”石清喜道：“此計大佳。江南一帶武林朋友，總還得賣我夫妻這個小小面子。”

　　他夫婦在武林中人緣極好，二十年來仗義疏財，扶難解困，只有他夫婦去幫人家的忙，從來不求人做過什麼事，一旦需人相助，自必登高一呼，從者云集。

　　--------------------------------------------------------------

　　高三娘子彎腰避開軟鞭，只聽得眾人大聲驚呼，跟著便是頭頂一緊，身不由主的向上空飛去，原來丁不四軟鞭的鞭梢已卷住了她發髻，將她提向半空。

## 第十四章　關東四大門派

　　當下一家三口取道向東南松江府行去。在道上走了三日，這一晚到了龍駒鎮。三人在一家客店中借宿。石清夫婦住了間上房，石破天在院子的另一端住了間小房。閔柔愛惜兒子，本想在隔房找間寬大上房給他住宿，但上房都住滿了，只索罷了。

　　當晚石破天在床上盤膝而坐，運轉內息，只覺全身真氣流動，神清氣暢，再在燈下看雙掌時，掌心中的紅云藍筋已若有若無，褪得極淡。他不知那兩葫蘆毒酒大半已化作了內力，還道連日用功，已將毒藥驅出了十之八九，心下甚喜，便即就枕。

　　睡到中夜，忽聽得窗上剝啄有聲。石破天翻身而起，低問：“是誰？”只聽得窗上又是得得得輕擊三下，這敲窗之聲甚是熟習，他心中怦的一跳，問道：“是叮叮當當麼？”窗外丁當的聲音低聲道：“自然是我，你盼望是誰？”

　　石破天聽到丁當說話之聲，又是歡喜，又是著慌，一時說不出話來。嗤的一聲，窗紙穿破，一只手從窗格中伸了進來，扭住他耳朵重重一打，聽得丁當說道：“還不開窗？”

　　石破天吃痛，卻生怕驚動了父母，不敢出聲，忙輕輕推開窗格。丁當跳了進來，格的一笑，道：“天哥，你想不想我？”石破天道：“我……我……我……”

　　丁當嗔道：“好啊，你不想我？是不是？你只想著那個新和她拜天地的新娘子。”石破天道：“我幾時又和人拜天地了？”丁當笑道：“我親眼瞧見的，還想賴？好吧，我也不怪你，這原是你風流成性，我反而喜歡。那個小姑娘呢？”

　　石破天道：“不見啦，我回到山洞去，再也找不到她了。”想到阿繡的嬌羞溫雅，瞧著自己時那含情脈脈的眼色，此後卻再也見不到她，心下惘然若失。

　　丁當嘻嘻一笑，道：“菩薩保佑，但愿你永生永世再也找不著她。”

　　石破天心想：“我定要再找到阿繡。”但這話可不能對丁當說，只得岔開話題，問道：“你爺爺呢？他老人家好不好？”丁當伸手到他手臂上一扭，嗔道：“你也不問我好不好？哎喲！死鬼！”原來石破天體內真氣發動，將她兩根手指猛力向外彈開。

　　石破天道：“叮叮當當，你好不好？那天我給你拋到江中，幸好掉在一艘船上，才沒淹死。”隨即想到和阿繡同衾共枕的情景，只想：“阿繡到那里去了？她為什麼不等我？”這些日來他勤于學武，阿繡的面貌身形只偶爾在腦中一現即去，此刻見到丁當，不知如何，竟念念不忘的想起了阿繡。

　　丁當道：“什麼幸好掉在一艘船上？是我故意拋你上去的，難道你不知道？”石破天忸怩道：“我心中自然知道你待我好，只不過……只不過說起來有些不好意思。”丁當噗哧一笑，說道：“我和你是夫妻，有什麼好不好意思？”

　　兩人并肩坐在床沿，身側相接。石破天聞到丁當身上微微的蘭馨之氣，不禁有些心猿意馬，但想：“阿繡要是見到我跟叮叮當當親熱，一定會生氣的。”伸出右臂本想去摟丁當肩頭，只輕輕碰了碰，又縮回了手。

　　丁當道：“天哥，你老實跟我說，是我好看呢？還是你那個新的老婆好看？”

　　石破天歎道：“我那里有什麼新的老婆？就只你……只你一個老婆。”說著又歎了口氣，心想：“要是阿繡肯做我老婆，我那就開心死了。只不知能不能再見到她？又不知她肯不肯做我老婆？”

　　丁當伸臂抱住他頭頸，在他嘴上親了一吻，隨即伸手在他頭頂鑿了一下，說道：“只有我一個老婆，嫌太少麼？又為什麼歎氣？”

　　石破天只道給她識破了自己心事，窘得滿臉通紅，給她抱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想要推拒，又舍不得這溫柔滋味，想伸臂反抱，卻又不敢。

　　丁當雖然行事大膽任性，究竟是個黃花閨女，情不自禁的吻了石破天一下，好生羞慚，一縮身便躲入床角，抓過被來裹住了身子。

　　石破天猶豫半晌，低聲喚道：“叮叮當當，叮叮當當！”丁當卻不理睬。石破天心中只是想著阿繡，突然之間，明白了那日在紫煙島樹林中她瞧著自己的眼色，明白了她叫自己作‘大哥’的，含義，心中大喜若狂：“阿繡肯做我老婆的，阿繡肯做我老婆的。”隨即又想：“卻到那里找她去呢？”歎了口氣，坐到椅上，伏案竟自睡了。

　　丁當見他不上床來，既感寬慰，又有些失望，心想：“我終于找著他啦！”連日奔波，這時心中甜甜地，只覺嬌慵無限，過不多時便即沉沉睡去。

　　睡到天明，只聽得有人輕輕打門，閔柔在門外叫道：“玉兒，起來了嗎？”石破天應了聲，道：“媽！”站起身來，向丁當望了一眼，不由得手足無措。閔柔道：“你開門，我有話說！”石破天道：“是！”略一猶豫。便要去拔門閂。

　　丁當大羞，心想自己和石破天深宵同處一室，雖是以禮自持。旁人見了這等情景卻焉能相信？何況進來的是婆婆，自必被她大為輕賤，忙從床上躍起，推開窗格，便想縱身逃出，但斜眼見到石破天，心想好容易才找到石郎，這番分手，不知何日又再會面，連打手勢，要他別開門。

　　石破天低聲道：“是我媽媽，不要緊的。”雙手已碰到了門閂。丁當大急，心想：“是旁人還不要緊，是你媽媽卻最是要緊。”再要躍進窗而逃，其勢已然不及。

　　她本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但想到要和婆婆見面，且是在如此面尷尬的情景下給她撞見，不由得全身發熱，眼見石破天便要拔閂開門，情急之下，左手使出‘虎爪手’抓住他背心‘靈台穴’，右手使‘玉女拈針’捏住他‘懸樞穴’。石破天只覺兩處要穴上微微一陣酸麻，丁當已將他身子抱起，鑽入了床底。

　　閔柔江湖上閱歷甚富，只聽得兒子輕噫一聲，料知已出了事，她護子心切，肩頭撞去，門閂早斷，踏進門便見窗戶大開，房中卻已不見了愛子所在。她縱聲叫道：“師哥快來！”石清提劍趕到。

　　閔柔顫聲道：“玉兒……玉兒給人劫走啦！”說著向窗口一指。兩人更不打話，同時右足一登，雙雙從窗口穿出，一黑一白，猶如兩頭大鳥一般，姿式極是美妙。丁當躲在床底見了，不由得暗暗喝一聲采。

　　以石清夫婦這般江湖上的大行家，原不易如此輕易上當，只是關心則亂，閔柔一見愛子失了蹤影，心神便即大亂，心中先入為主，料想不是雪山派、便是長樂幫來擄了去。她破門而入之時，距石破天那聲驚噫只頃刻間事，算來定可趕上，是以再沒在室中多瞧上一眼。

　　石破天被本當拿住了要穴，他內力渾厚，立時便沖開被閉住的穴道，但他身子被丁當抱著，卻也不愿出聲呼喚父母，微一遲疑之際，石清夫婦已雙雙越窗而出。床底下都是灰土，微塵入鼻，石破天連打了三個噴嚏，拉著丁當的手腕，從床底下鑽了出來，只見她兀自滿臉通紅，嬌羞無限。

　　石破天道：“那是我爹爹媽媽。”丁當道：“我早知道啦！昨日下午我聽到你叫他們的。”石破天道：“等我爹爹媽媽回來，你見見他們好不好？”丁當將頭一側，道：“我不見。你爹娘瞧不起我爺爺，自然也瞧不起我。”

　　石破天這幾日中和父母在一起，多聽了二人談吐，覺得父母俠義為懷，光明正大，和丁不三的行逕确是大不相同，沉吟道：“那怎麼辦？”

　　丁當心想石清夫婦不久定然復回，便道：“你到我房里去，我跟你說一件事。”石破天奇道：“你也宿在這客店？”丁當笑道：“是啊，我要半夜里來捉老公，怎不宿在這里？”向石破天一招手，穿窗而出，經過院子，一看四下無人，推門走進一間小房。

　　石破天跟了進去，不見丁不三，大為寬慰，問道：“你爺爺呢？”丁當道：“我一個兒溜啦，沒跟爺爺在一起。”石破天問道：“為什麼？”丁當哼的一聲，說道：“我要來找你啊，爺爺不許，我只好獨自溜走。”石破天心下感動，說道：“叮叮當當，你待我真好。”丁當笑道：“昨兒晚上不好意思說，怎麼今天好意思了？”石破天笑道：“你說咱們是夫妻，沒什麼不好意思的。”丁當臉上又是一紅。

　　只聽得院子中人聲響動，石清道：“這是房飯錢！”馬蹄聲響，夫婦倆牽馬快步出店。

　　石破天追出兩步，又即停步，回頭問丁當道：“你可知道松江府在那里？”丁當笑道：“松江府偌大地方，怎會不知？”石破天道：“爹爹媽媽要去松江府，找一個叫做銀戟楊光的人，侍會咱們趕上去便是。”他乍與丁當相遇，卻也不舍得就此分手。

　　丁當心念一動：“這呆郎不識得路，此去松江府是向東南，我引他往東北走，他和爹媽越离越遠，道上便不怕碰面了。”心下得意，不由得笑魘如花，明艷不可方物。石破天目不轉睛的瞧著她。

　　丁當笑道：“你沒見過麼？這般瞧我干麼？”石破天道：“叮叮當當，你……你真是好看，比我媽媽還好看。”又想：“她和阿繡相比，不知是誰更好看些？”丁當嘻嘻而笑，道：“天哥，你也很好看，比我爺爺還好看。”說著哈哈大笑。

　　兩人說了一會閒話，石破天終是記挂父母，道：“我爹娘找我不見，一定好生記挂，咱們這就追上去吧。”丁當道：“好，真是孝順兒子。”當下算了房飯錢，出店而去。

　　客店中掌柜和店小二見石破天和石清夫婦同來投店，卻和這個單身美貌姑娘在房中相偕而出，無不嘖嘖稱奇，自此一直口沫橫飛的談論了十余日，言詞中自然猥褻者有之，香艷者有之，眾議紛紜，猜測多端。

　　石破天和丁當出得龍駒鎮來，即向東行，走了三里，便到了一處三岔路口。丁當想也不想，逕向東北方走去。

　　石破天料想她識得道路，便和她并肩而行，說道：“我爹爹媽媽騎著快馬，他們若不在打尖處等我，那是追不上了。”丁當抿嘴笑道：“到了松江府楊家，自然遇上。你爹娘這麼大的人，還怕不認得路麼？”石破天道：“我爹爹媽媽走遍天下，那有不認得路之理？”

　　兩人一路談笑。石破天自和父母相聚數日，頗得指點教導，于世務已懂了許多。丁當見他呆氣大減，芳心竊喜，尋思：“石郎大病一場之後，許多事情都忘記了，但只須提他一次，他便不再忘。”一路上將諸般江湖規矩、人情好惡，說了許多給他聽。

　　眼見日中，兩人來到一處小鎮打尖。丁當尋著了一家飯店，走進大堂，只見三張大白木桌旁都坐滿了人。兩人便在屋角里一張小桌旁坐下。那飯店本不甚大，店小二忙著給三張大桌上的客人張羅飯菜，沒空來理會二人。

　　丁當見大桌旁坐著十八九人，內有三個女子，年紀均已不輕，姿色也自平庸，一干人身上各帶兵刃，說的都是遼東口音，大碗飲酒，大塊吃肉，神情甚是豪邁，心想：“這些江湖朋友，不是鏢局子的，便是綠林豪客。”看了幾眼，也沒再理會，心想：“我和天哥這般并肩行路，同桌吃飯，就這麼過一輩子，也快活得緊了。”店小二不過來招呼，她也不著惱。

　　忽聽得門口有人說道：“好啊，有酒有肉，爺爺正餓得很了。”

　　石破天一聽聲音好熟，只見一個老者大踏步走了進來，卻是丁不四。石破天吃了一驚，暗叫：“糟糕！”回過頭來，不敢和他相對。丁當低聲道：“是我叔公，你別瞧他，我去打扮打扮。”也不等石破天回答，便向後堂溜了進去。

　　丁不四見四張桌旁都坐滿了人，石破天的桌旁雖有空位，桌上卻既無碗筷，更沒菜肴，當即向中間白木桌旁的一張長凳上坐落，左肩一挨，將身旁一條大漢擠了開去。

　　那大漢大怒，用力回擠，心想這一擠之下，非將這糟老頭摔出門外不可。那知剛撞到丁不四身上，立時便有一股剛猛之極的力道反逼出來，登時無法坐穩，臀部离凳，便要斜身摔跌。丁不四左手一拉，道：“別客氣，在家一塊兒坐！”那大漢給他這麼一拉，才不摔跌，登時紫脹了臉皮，不知如何是好。

　　丁不四道：“請，請！大家別客氣。”端起酒碗，仰脖子便即喝干，提起別人用過的筷子，挾了一大塊牛肉，吃得津津有味。

　　三張桌上的人都不識得他是誰。但均知那大漢武功不弱，可是給他這麼一擠之下，險些摔跌，這老兒自是來歷非小。丁不四自管飲酒吃肉，搖頭幌腦的十分高興。三桌上的十八九個人卻個個停箸不食，眼睜睜的瞧著他。

　　丁不四道：“你怎麼不喝酒？”搶過一名矮瘦老者面前的一碗酒，骨都骨都的喝了一大半碗，一抹胡子，說道：“這酒有些酸，不好。”

　　那瘦老者強忍怒氣，問道：“尊駕尊姓大名？”丁不四哈哈笑道：“你不知我的姓名，本事也好不到那里去了。”那老者道：“我們向在關東營生，少識關內英雄好漢的名號。在下遼東鶴范一飛。”丁不四笑道：“瞧你這麼黑不溜秋的，不像白鶴像烏鴉，倒是改稱‘遼東鴉’為妙。”

　　范一飛大怒，拍案而起，大聲喝道：“咱們素不相識，我敬你一把白胡子，不來跟你計較，卻恁地消遣爺爺！”

　　另一桌上一名高身材的中年漢子忽道：“這老兒莫非是長樂幫的？”

　　石破天聽到‘長樂幫’三字，心中一凜，只見丁當頭戴氈帽，身穿灰布直綴，打扮成個飯店中店小二的模樣，回到桌旁。石破天好生奇怪，不知倉卒之間，她從何處尋來這一身衣服。丁當微微一笑，在他耳邊輕聲道：“我點倒了店小二，跟他借了衣裳，別讓四爺爺認出我來。天哥，我跟你抹抹臉兒。”說著雙手在石破天臉上涂抹一遍。她掌心涂滿了煤灰，登時將石破天臉蛋抹得污黑不堪，跟著又在自己臉上抹了一陣。飯店中雖然人眾，但人人都正瞧著丁不四，誰也沒去留意他兩人搗鬼。

　　丁不四向那高身材的漢子側目斜視，微微冷笑，道：“你是錦州青龍門門下，是不是？好小子，纏了一條九節軟鞭，大模大樣的來到中原，當真活得不耐煩了。”

　　這漢子正是錦州青龍門的掌門人風良，九節軟鞭是他家祖傳的武功。他聽得丁不四報出自己門戶來歷，倒是微微一喜：“這老兒單憑我腰中一條九節軟鞭，便知我的門派。不料我青龍門的名頭，在中原倒也著實有人知道。”當下說道：“在下錦州風良，忝掌青龍門的門戶。老爺子尊姓？”言語中便頗客氣。

　　丁不四將桌子拍得震天價響，大聲道：“氣死我了！氣死我了！氣死我了！”他連說三句‘氣死我了’，舉碗又自喝酒，臉上卻是笑嘻嘻地，殊無生氣之狀，旁人誰也不知這‘氣死我了’四字意何所指。只聽他大聲自言自語：“九節鞭矯矢靈動，向稱‘兵中之龍’，最是難學難使、難用難精。什麼長槍大戟，雙刀單劍，當之無不披磨。氣死我了！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風良心中又是一喜：“這老兒說出九節鞭的道理來，看來對本門功夫倒是個知音。”聽他接下去連說三句‘氣死我了’，便道：“不知老爺子因何生氣？”

　　丁不四對他全不理睬，仰頭瞧著屋梁，仍是自言自語：“你爺爺見到人家舞刀弄棍，都不生氣，單是見到有提一根九節鞭，便怒不可遏。你奶奶的，長沙彭氏兄弟使九節鞭，去年爺爺將他兩兄弟雙雙宰了。四川有個姓章的武官使九節鞭，爺爺把他的腦殼子打了個稀巴爛。安徽鳳陽有個女子使九節鞭，爺爺不愛殺女人，只是斬去了她的雙手，叫她從此不能去碰那兵中之龍。”

　　眾人越聽越是駭异，看來這老兒乃是沖著風良而來，聽他說話雖是瘋瘋顛顛，卻又不似假話。長沙彭氏史弟彭鎮江、彭鎖湖都使九節鞭，去年為人所害，他們在遼東也曾有所聞。

　　風良面色鐵青，手按九節鞭的柄子，說道：“尊駕何以對使九節鞭之人如此痛恨？”

　　丁不四呵呵大笑，說道：“胡說八道！爺爺怎會痛恨使九節鞭之人？”探手入懷，豁喇一聲響，手中已多了一條軟鞭。這條軟鞭金光閃閃，共分九節，顯是黃金打成，鞭首是個龍頭，鞭身上鑲嵌各色寶石，閃閃發光，燦爛輝煌，一展動間，既威猛，又華麗，端的好看。

　　眾人心中一凜：“原來他自己也使九節鞭。”

　　丁不四道：“小娃娃武功沒學到兩三成，居然膽敢動九節鞭，跟人家動上手，打到後來，不是爬著，便是躺著，很少有站著走回家的，那豈不讓人將使九節鞭之人小覷了？爺爺早就聽得關東錦州有你這麼一個青龍門，他媽的祖傳七八代都使九節鞭。我早就想來把你全家殺得干干淨淨。只是關東太冷，爺爺懶得千里迢迢的趕來殺人，碰巧你這小子腰纏九節鞭，大搖大擺的來到中原，好極，好極！還不快快自己上吊，更等什麼？”

　　風良這才明白，原來這老兒自己使九節鞭，便不許別人使同樣的兵刃，當真橫蠻之至。他尚未答話，卻聽西首桌上一個響亮的聲音說道：“哼！幸好你這老小子不使單刀。”

　　丁不四向說話之人瞧去，只見他一張西字臉，腮上一部虯髯，將大半臉都遮沒了，臉上直是毛多肉少，便問：“我使單刀便怎樣？”那虯髯漢子道：“你爺爺也使單刀，照你老小子這般橫法，豈不是要將爺爺殺了？你就算殺得了爺爺，天下使單刀的成千成萬，你又怎殺得盡？”說著刷的一聲，從腰間拔出單刀，插在桌上。

　　這口單刀刀身紫金，厚背薄刃，刀柄上挂著一塊紫綢，一插到桌上，全桌震動，碗碟撞擊作響，良久不絕，足見刀既沉重，這一插之力也是極大。

　　這漢子是長白山畔快刀掌門人紫金刀呂正平。

　　只聽得豁啦一響，丁不四收回九節鞭，揣入懷中，左手一彎，已將身旁那漢子腰間的單刀拔在手中，說道：“就算爺爺使單刀，卻又怎地？啊喲，不對！氣死我了！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單刀是武林中最尋常的兵器，這一十九人中倒有十一人身上帶刀，眼見丁不四搶刀手法之快，心頭都是一驚，不由自主的人人都是手按刀把。

　　只聽他又道：“爺爺外號叫做‘一日不過四’，這里倒有一十一個賊小子使單刀，再加上這個使九節鞭的，爺爺倒要分三日來殺……”眾人聽他自稱‘一日不過四’，便有幾人脫口而出：“他……他是丁不四！”

　　丁不四哈哈大笑，道：“爺爺今兒還沒殺過人，還有四個小賊好殺。是那四個？自己報上名來！要不然，除了這個使九節鞭的小子，別的只要乖乖的向我磕十個響頭，叫我三聲好爺爺，我也可饒了不殺。”

　　但聽得嘿嘿冷笑，四個人霍然站起，大踏步走出店門，在門外一字排開，除了風良、范一飛、呂正平三人外，第四人是個中年女子。

　　這女子不持兵刃，一到門外便將兩幅羅裙往上一翻，系上腰帶，腰間明晃晃地露出兩排短刀，每把刀半盡來長，少說也有三十幾把，整整齊齊的插在腰間一條繡花鸞帶之上。

　　范一飛左手倒持判官雙筆，朗聲說道：“在下遼東鶴范一飛，忝居鶴筆門掌門，會同青龍門掌門人風良風兄弟、快刀門掌門人呂正平呂兄弟、萬馬莊女莊主飛蝗刀高三娘子，和人有約，率領本派門人自關東來到中原。我關東四門和丁老爺子往日無仇、近日無怨，如此一再戲侮，到底為了什麼？”

　　丁不四對他的話宛若全然不聞，側頭向高三娘子瞧了半晌，說道：“不美，不好看！”他說這五個字時眼光對著高三娘子，連連搖頭，似是鑒賞字畫，看得大大不合意一般。這神情自是人人都知，他在說高三娘子相貌不佳。

　　那高三娘子性如烈火，平素自高自大，一來她本人确有驚人藝業，二來她父親、公公、師父三人在關東武林中都極有權勢，三來萬馬莊良田萬頃，馬場參場、山林不計其數，是以她雖是個寡婦，在關東卻是大大有名，不論白道黑道，官府百姓，人人都讓她三分。丁不四如此放肆胡言，實是她生平從未受過的羞辱，何況高三娘子年輕之時，在關東武林中頗有艷名，此時年近四旬，風華亦未老去。關東風俗淳厚，女子大都穩重，旁人當面贊美尚且不可，何況大肆譏彈？她氣得臉都白了，叫道：“丁不四，你出來！”

　　丁不四慢慢踱步出店，道：“就是你們四人？”突然間白光耀眼，五柄飛刀分從上下左右激射而至。這五柄飛刀來得好快，刀身雖短短，劈風之聲卻渾似長劍大刀發出來一般。

　　丁不四喝道：“人不美，刀美！”右手在懷中一探，抽出九節軟鞭，黃光抖動，將四柄飛刀擊落，眼見第五柄飛刀射到面門，索性賣弄本領，口一張，咬住了刀頭。

　　風良、范一飛、呂正平一怔之下，各展兵刃，左右攻上。

　　丁不四斜身閃開呂正平砍來的一刀，飛足踢向范一飛手腕，教他不得不縮回了判官筆，手中黃金軟鞭卻纏向風良的軟鞭。

　　風良一出店門，便已打點了十二分精神，知道這老兒其實只是沖著自己一人而來，余人都是陪襯，眼見丁不四軟鞭卷到，手腕抖處，鞭身挺直，便如一枝長槍般刺向對方胸口。這一招‘四夷賓服’本來是長槍的槍法，他以真力貫到軟鞭之上，現加上一股巧勁，竟然運鞭如槍。錦州青龍門的鞭法原也著實了得，他知對方實是勁敵，一上來便施展平生絕技。

　　丁不四吐下飛刀，贊道：“賊小子倒有幾下子！”伸出右手，硬去抓他鞭頭。風良吃了一驚，急忙收臂回鞭，丁不四的手臂卻跟著過來，幸好呂正平恰好揮刀往他臂彎砍去，丁不四才縮回手掌。嗤的一聲急響，高三娘子又射出一柄飛刀。

　　四人這一交上手，丁不四登時收起了嘻皮笑臉，凝神接戰，九節軟鞭舞成一團黃光，護住了全身，心下暗自嘀咕：“想不到遼東武功半點也不含糊，爺爺倒小覷他們了。這四個家伙若是一個一個上來，爺爺殺來毫不費力，一起涌上來打群架，倒有點扎手。”

　　這次關東四大門派齊赴中原，四個掌門人事先曾在萬馬莊切磋了一月有余，研討四派武功的得失，臨敵之時如何互相救援。這番事先操練的功夫果然沒白費，一到江南，便是四人并肩御敵。這時呂正平和范一飛貼身近攻，風良的軟鞭尋瑕抵隙，圈打丁不四中盤，高三娘子站在遠處，每發出一把飛刀，都叫丁不四不得不分心閃避。這四人招數以范一飛最為老辣，呂正平則臂力沉雄，每一刀砍出都有八九十斤的力量。

　　石破天和丁當站在眾人身後觀戰。看到三四十招後，只見呂正平和范一飛同時搶攻，丁不四揮鞭將兩人擋開，風良的軟鞭正好往他頭上掃去。丁不四頭一低，嗤的一聲，兩柄飛刀從他咽喉邊掠過，相去不過數寸。丁不四雖然避過，但頦下白花胡子被飛刀削下了數十根，條條銀絲，在他臉前飛舞。

　　站在飯店門邊觀戰的關東四派門人齊聲喝采：“高三娘子好飛刀！”

　　丁不四暗暗心驚：“這婆娘好生了得，若再不下殺手，只怕丁不四今日要吃大虧！”陡然間一聲長嘯，九節鞭展了開來，鞭影之中，左手施展擒拿手法，軟鞭遠打，左手近攻，單是一只左手，竟將呂正平和范一飛二人逼得遮攔多，進擊少。

　　關東四大派的門人喝采之聲甫畢，臉上便均現憂色。

　　石破天卻在一旁瞧得眉飛色舞。這些手法丁不四在長江船上都曾傳授過他，只是當時他于武學的道理所知太也有限，囫圇吞棗的記在心里，全不知如何運用。這些日子來跟著父母學劍，劍術固是大進，而一法通，萬法通，拳腳上的道理也已領會了不少，眼見丁不四一抓一拿，一勾一打，無不巧妙狠辣，只看得又驚又喜。

　　眼見五人斗到酣處，丁不四突然間左臂一探，手掌已搭向呂正平肩頭。呂正平揮刀便削他手臂。石破天大吃一驚，知道這一刀削出，丁不四乘勢反掌，必然擊中他臉面，以他狠辣的掌力，呂正平性命難保，忍不住脫口呼叫：“要打你臉哪！”

　　他內力充沛，一聲叫出，雖在諸般兵刃呼呼風響之中，各人仍是聽得清清楚楚。呂正平武藝了得，聽得這一聲呼喝，立時省悟，百忙中脫手擲刀，臥地急滾，饒是變招迅速，臉上已著了丁不四的掌風，登時氣也喘不過來，臉上如被刀削，甚是疼痛。他滾出數丈後這才躍起，心中怦怦亂跳，知道適才生死只相去一線，若非有人提醒，這一掌非打實不可。

　　呂正平滾出戰圈，范一飛隨即連遇險著。呂正平吸了口氣，叫道：“刀來！”他的大弟子立時拋上單刀，呂正平伸手抄住，又攻了上去。卻見丁不四的金鞭已和風良的軟鞭纏住，一拉之下，竟提起風良身子，向呂正平的刀鋒上沖上。呂正平回刀急讓。

　　石破天叫道：“姓范的小心，抓你咽喉！”范一飛一怔，不及細想，判官雙筆先護住咽喉再說，果然丁不四五根手指同時抓到，擦的一聲，在他咽喉邊掠過，抓出了五條血痕，當真只有一瞬之差。

　　石破天連叫兩聲，先後救了二人性命。關東群豪無不心存感激，回頭瞧他，見他臉上搽了煤黑，顯是不愿以真面目示人。

　　丁不四破口大罵：“你奶奶的，是那一個狗雜種在多嘴多舌？有本事便出來和爺爺斗上一斗！”石破天伸了伸舌頭，向丁當道：“他……他認出來啦！”丁當道：“誰叫你多口？不過他說‘那一個狗雜種’，未必便知是你。”

　　這時呂正平和范一飛連續急攻數招，高三娘子連發飛刀相助，風良也已解脫了鞭上的糾纏，五人又斗在一起，丁不四急于要知出言和他為難的人是誰，出手越來越快。石破天不忍見關東四豪無辜喪命，又是少年好事，每逢四人遇到危難，總是事先及時叫破。不到一頓飯之間，救了呂正平三次、范一飛四次、風良三次。

　　丁不四狂怒之下，忽使險著，金鞭高揮，身子躍起，扑向高三娘子，左掌斗然揮落。這招‘天馬行空’的落手處甚是怪异，石破天急忙叫破，高三娘子才得躲過，但右肩還是被丁不四手指掃中，右臂再也提不起來。她右手乏勁，立時左手拔刀，嗤嗤嗤三聲，又是三柄飛刀向丁不四射去。丁不四軟鞭斜卷，裹住兩柄飛刀，張口咬住了第三柄，隨即抖鞭，將兩柄飛刀分射風良與呂正平，同時身子縱起，軟鞭從半空中掠將下來。

　　高三娘子彎腰避開軟鞭，只聽得眾人大聲驚呼，跟著便是頭頂一緊，身不由主的向上空飛去，原來丁不四軟鞭的鞭梢已卷住了她發髻，將她提向半空。風良等三人大驚，四個人聯手，已被敵人逼得驚險萬狀，高三娘子倘若遭難，余下三人也絕難幸免，當下三人奮不顧身的向丁不四扑去。

　　丁不四運一口真氣，噗的一聲，將口中銜著的那柄子飛刀噴向高三娘子肚腹，左手拿、打、勾、掠，瞬時間連使殺著，將扑來的三人擋了開去。

　　高三娘子身在半空，這一刀之厄萬難躲過，她雙目一閃，腦海中掠過一個念頭：“死在我飛刀之下的胡匪馬賊，少說也已有七八十人。今日報應不爽，竟還是畢命于自己刀下。”

　　說來也真巧，丁不四軟鞭上甩出的兩柄飛刀分別被風良與呂正平砸開，正好激射而過石破天身旁。他眼見情勢危急，便出聲提醒也已無用，當即右手一抄，捉住了兩柄飛刀，甩了出去。他從未練過暗器，接飛刀時毛手毛腳，擲出時也是亂七八糟，只是內力雄渾，飛刀去勢勁急，當的一聲響，一刀撞開射向高三娘子肚腹的飛刀，另一刀卻割斷了她的頭發。

　　高三娘子從數丈高處落下，足尖一點，倒縱數丈，已嚇得臉無人色。

　　這一下連丁不四也是大出意料之外，當即轉過身來，喝道：“是那一位朋友在這里礙我的事？有種的便出來斗三百回合，藏頭露尾的不是好漢。”雙目瞪著石破天，只因他臉上涂滿了煤灰，一時沒認他出來。他聽石破天連番叫破自己殺著，似乎自己每一招、每一式功夫全在對方意料之中，而適才這兩柄飛刀將自己發出的飛刀撞開之時，勁道更大得异乎尋常，飛刀竟爾飛出數丈之外，轉眼便無影無蹤，他雖心下惱怒，卻也知這股內勁遠非自己所及，說出話來畢竟干淨了些，什麼‘爺爺’、‘小子’的，居然盡數收起。

　　石破天當救人之際，什麼都是不及細想，雙刀一擲，居然奏功，自己也是又驚又喜，只是接刀擲刀之際，飛刀的刀鋒將手掌割出了兩道口子，鮮血淋漓，一時也還不覺如何疼痛，眼見丁不四如此聲勢洶洶的向自己說話，早忘了丁當已將自己臉蛋涂黑，戰戰兢兢的道：“四爺爺，是……是我……是大粽子！”

　　丁不四一怔，隨即哈哈大笑，笑道：“哈哈！我道是誰，卻原來是你大粽子！”心想：“這小子學過我的武功，難怪他能出言點破，那當真半點也不希奇了。”怯意一去，怒氣陡生，喝道：“賊小子來多管爺爺的閒事！”呼的一鞭，向他當頭擊去。

　　石破天順著軟鞭的勁風，向後縱開，避得雖遠，身法卻難看之極。

　　丁不四一擊不中，怒氣更盛，呼呼呼連環三鞭，招數極盡巧妙，卻都給石破天閃躍避開。石破天的內功修為既到此境界，身隨心轉，無所不可，左右高下，盡皆如意，但在丁不四積威之下，余悸尚在，只是閃避，卻不還手。

　　丁不四暗暗奇怪：“這軟鞭功夫我又沒教過這小子，他怎麼也知道招數？”一條軟鞭越使越急，霎時間幻成一團金光閃閃的黃云，將石破天裹在其中。眼看始終奈何他不得，突然想起：“這大粽子在紫煙島上和白萬劍聯手，居然將我和老三打得狼狽而逃……不，老三固然敗得挺不光采，我丁老四卻是不愿和後輩多所計較，瀟瀟洒洒的飄然引退，揚長而去。這小子怕了爺爺，不敢追趕，可是這小子總有點古怪……”

　　旁人見石破天在軟鞭的橫掃直打之間東閃西避，迭遭奇險，往往間不容發，手心中都為他捏一把冷汗。石破天心中卻想：“四爺爺為什麼不真的打我？他在跟我鬧著玩，故意將軟鞭在我身旁掠過？”他那知丁不四已施出了十成功夫，卻始終差了少些，掃不到他身上。

　　丁當素知這位叔祖父的厲害，眼見他大展神威，似乎每一鞭揮出，都能將石破天打得筋折骨斷，越看越擔心，叫道：“天哥，快還手啊！你不還手，那就糟了！”

　　眾人聽得這幾句清脆的女子呼聲發自一個店小二口中，當真奇事疊生，層出不窮，但眼看丁不四和石破天一個狂揮金鞭，一個亂閃急避，對于店小二的忽發嬌聲，那也來不及去驚詫了。

　　石破天去想：“為什麼要糟？是了，那日我縛起左臂和上清觀道長們動手，他們十分生氣，說我瞧他們不起。我娘說倘若和別人動手過招，最忌的就是輕視對手。你打胜了他，倒也罷了，但若言語舉止之時稍露輕視之意，對方必當是奇恥大辱，從此結為死仇。我只閃避而不還手，那是輕視四爺爺了。”當即雙手齊伸，抓向丁不四胸膛，所用的正是丁當所授的一十八路擒拿手法。

　　這是丁家的祖傳武功，丁不四如何不識？立即便避開了。可是這一十八路擒拿手在石破天雄渾的內力運使之下，勾、帶、鎖、拿、戳、擊、劈、拗，每一招全是挾著嗤嗤勁風，威猛之極。丁不四大駭，叫道：“見了鬼啦，見了鬼啦！”拆到第十二招上，石破天反手抓去，使出‘鳳尾手’的第五變招，將金鞭鞭梢抓在手中。丁不四運力回奪，竟然紋絲不動。他大喝一聲，奮起平生之力急拉，心想自己不許人家使九節鞭，但若自己的九節鞭卻教一個後生小子奪了去，此後還有什麼面目來見人？回奪之時，全身骨節格格作響，將功力發揮到了極致。

　　石破天心想：“你要拉回兵刃，我放手便是了。”手指松開，只聽得砰彭、喀喇幾聲大響，丁不四身子向後撞去，將飯店的土牆撞坍了半堵，磚坭跌進店中，桌子板凳、碗碟家生也不知壓壞了多少。

　　跟著聽得四聲慘呼，一名關東子弟、三名閒人俯身扑倒，背心涌出鮮血。

　　石破天搶過看時，只見四人背上或中破碗，或中竹筷，丁不四已不知去向。卻是他自知不敵，急怒而去，一口惡氣無處發泄，隨手抓起破碗竹筷，打中了四人。

　　范一飛等忙將四人扶起，只見每人都被打中了要害，已然氣絕，眼見丁不四如此凶橫，無不駭然，又想若不是石破天仗義出手，此刻尸橫就地的不是這四人，而是四個掌門人了，當即齊向石破天拜倒，說道：“少俠高義，恩德難忘，請問少俠高姓大名。”

　　石破天已得母親指點江湖上的儀節，當下也即拜倒還禮，說道：“不敢，不敢！小事微勞，何足挂齒？在下姓石，賤名中玉。”跟著又請教四人的姓名門派。范一飛等說了，又問起丁當姓名。石破天道：“她叫叮叮當當，是我的……我的……我的……”連說三個‘我的’，脹紅了臉，卻說不下去了。

　　范一飛等閱歷廣博，心想一對青年男女化了裝結伴同行，自不免有些尷尷尬尬的難言之隱，見石破天神色忸怩，當下便不再問。

　　丁當道：“咱們走吧！”石破天道：“是，是！”拱手和眾人作別。

　　范一飛等不住道謝，直送出鎮外。各人想再請教石破天的師承門派，但見丁當不住向石破天使眼色，顯是不愿旁人多所打擾，只得說道：“石少俠大恩大德，此生難報，日後但有所命，我關東眾兄弟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石破天記起母親教過他的對答，便道：“大家是武林一脈，義當互助。各位再是這般客氣，倒令小可汗顏了。今日結成了朋友，小可實是不胜之喜。”

　　范一飛等承他救了性命，本已十分感激，見他年紀輕輕，武功高強，偏生又如此謙和，更是欽佩，雅不愿就此和他分手。

　　丁當聽他談吐得體，芳心竊喜：“誰說我那石郎是白痴？他武功已超過了四爺爺，連腦子也越來越清楚了。”心中高興，臉上登時露出笑魘。她雖然臉上煤灰涂得一塌胡塗，但眾人留心細看之下，都瞧出是個明艷少女，只是頭戴破氈帽，穿著一件胸前油膩如鏡的市儈直裰，人人不免暗暗好笑。

　　高三娘子伸手挽住了她手臂，笑道：“這樣一個美貌的店小二，耳上又帶了一副明珠耳環。江南的店小二，畢竟和我們關東的不同。”眾人聽了，無不哈哈大笑。丁當也是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心想：“適才一見四爺爺，便慌了手腳，忙著改裝，卻忘了除下耳環。”

　　高三娘子見數百名鎮上百姓遠遠站著觀看，不敢過來，知道剛才這一場惡戰斗得甚凶，丁不四又殺了三名鎮人，當地百姓定當自己這干人是打家劫舍的綠林豪客了，說道：“此地不可久留，咱們也都走吧。”向丁當道：“小妹子，你這一改裝，只怕將里衣也弄髒了，我帶的替換衣服甚多，你若不嫌棄，咱們就找家客店，你洗個澡，換上幾件。小妹子，像你這樣的江南小美人兒，老姊姊可從來沒見過，你改了女裝之後，這副畫兒上美女般的相貌，老姊姊真想瞧瞧，日後回到關東，也好向沒見過世面的親戚朋友們夸口。”

　　高三娘子這般甜嘴蜜舌的稱贊，丁當聽在耳中，實是說不出的受用，抿了嘴笑了笑，道：“我不會打扮，姊姊你可別笑話我。”

　　高三娘子聽她這麼說，知已允諾，左手一揮，道：“大伙兒走吧！”眾人轟然答應，牽過馬來，先請石破天和丁當上馬，然後各人紛紛上馬，帶了那關東弟子的尸體，疾馳出鎮。這一行人論年紀和武功，均以范一飛居首，但此次來到中原，一應使費都由萬馬莊出貲，高三娘子生性豪闊，使錢如流水一般，便成了這行人的首領。

　　各人所乘的都是遼東健馬，頃刻間便馳出數十里。石破天悄悄問丁當道：“這是去松江府的道路麼？”丁當笑著點點頭。其實松江府是在東南，各人卻是馳向西北，和石清夫婦越离越遠了。

　　傍晚時分，到得一處大鎮，叫做平陽寨，眾人逕投當地最大的客店。那死了的漢子是快刀門的，呂正平自和群弟子去料理喪事，拜祭火化了，收了骨灰。

　　高三娘子卻在房中助丁當改換女裝。她見丁當雖作少婦裝束，但體態舉止，卻顯是個黃花閨女，不由得暗暗納罕。

　　當晚關東群豪在客店中殺豬屠羊，大張筵席，推石破天坐了首席。丁當不愿述說丁不四和自己的干連，每當高三娘子和范一飛兜圈子探詢石破天和她的師承門派之時，總是支吾以應。群豪見他們不肯說，也就不敢多問。

　　高三娘子見石破天和丁當神情親密，丁當向他凝睇之時，更是含情脈脈，心想：“恩公和這小妹子多半是私奔离家的一對小情人，我們可不能不識趣，阻了他倆的好事。”

　　范一飛等在關東素來氣焰不可一世，這次來到中原，與丁不四一戰，險些兒鬧了個全軍覆沒，心中均感老大不是味兒，呂正平死了個得力門人，更是心中郁郁，但在石破天、丁當面前，只得強打精神，吃了個酒醉飯飽。

　　筵席散後，高三娘子向范一飛使個眼色，二人分別挽著丁當和石破天的手臂，送入一間店房。范一飛一笑退開。高三娘子笑道：“恩公，你說咱們這個新娘子美不美？”

　　石破天紅著臉向丁當瞧了一眼，只見她滿臉紅暈，眼波欲流，不由得心中怦的一跳。兩人同時轉開了頭，各自退後兩步，倚牆而立。

　　高三娘子格格笑道：“兩位今晚洞房花燭，卻怕丑麼？這般离得遠遠的，是不是相敬如賓？”左手去關房門，右手一揮，嗤的一聲響，一柄飛刀飛出，將一枝點得明晃晃的蜡燭斬去了半截。那飛刀余勢不衰，破窗而出，房中已是黑漆一團。高三娘子笑道：“恭祝兩位百年好合，白頭偕老！”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

　　石破天和丁當臉上發燒，心中情意蕩漾。突然之間，石破天又想起了阿繡：“阿繡見到我此刻這副情景，定要生氣，只怕她從此不肯做我老婆了。那怎麼辦？”

　　忽聽得院子中一個男子聲音喝道：“是英雄好漢，咱們就明刀明槍的來打上一架，偷偷的放一柄飛刀，算是什麼狗熊？”

　　丁當“嚶”的一聲，奔到石破天身前，兩人四手相握，都忍不住暗暗好笑：“高三娘子這一刀是給咱們滅燭，卻叫人誤會了。”石破天開口待欲分說，只覺一只溫軟嫩滑的手掌按上了自己嘴巴。

　　只聽院子中那人繼續罵道：“這飛刀險狠毒辣，多半還是關東那不要臉的賤人所使。聽說遼東有個什麼萬馬莊，姓高的寡婦學不好武功，就用這種飛刀暗算人。咱們中原的江湖同道，還真沒這麼差勁的暗器。”

　　高三娘子這一刀給人誤會了，本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中，由得他罵幾句算了，那知他竟然罵到自己頭上來，心想：“不知他是認得我的飛刀呢，還是只不過隨口說說？”

　　只聽那人起罵越起勁：“并東地方窮得到了家，胡匪馬賊到處都是，他媽的有個叫什麼慢刀門的，刀子使得不快，就專用蒙汗藥害人。還有個什麼叫青蛇門的，拿幾條毒蛇兒沿門討飯。又有個姓范的叫什麼‘一飛落水’，使兩橛掏糞短棍兒，真叫人笑歪了嘴。”

　　聽這人這般大聲叫嚷，關東群豪無不變色，自知此人是沖著自己這伙人而來。

　　呂正平手提紫金刀，沖進院子，只見一個矮小的漢子指手划腳的正罵得高興。呂正平喝道：“朋友，你在這里胡言亂語，是何用意？”那人道：“有什麼用意？老子一見到關東的扁腦殼，心中就生氣，就想一個個都砍將下來，挂在梁上。”

　　呂正平道：“很好，扁腦殼在這里，你來砍吧！”身形一幌，已欺到他的身側，橫過紫金刀，一刀揮出，登時將他攔腰斬為兩截，上半截飛出丈余，滿院子都是鮮血。

　　這時范一飛、風良、高三娘子等都已站在院子中觀看，不論這矮小漢子使出如何神奇的武功，甚至將呂下平斬為兩截，各人的驚訝都沒如此之甚。呂正平更是驚得呆了。這漢子大言炎炎，將關東四大門派的武功說得一錢不值，身上就算沒驚人藝業，至少也能和呂正平拆上幾招，那想得到竟是絲毫不會武功。

　　群豪正在面面相覷之際，忽聽得屋頂有人冷冷的道：“好功夫啊好功夫，關東快刀門呂大俠，一刀將一個端茶送飯的店小二斬為兩截！”

　　群豪仰頭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一人身穿灰袍，雙手叉腰，站在屋頂。群豪立時省悟，呂正平所殺的乃是這家客店中的店小二，他定是受了此人銀子，到院子中來胡罵一番，豈知竟爾送了性命。

　　高三娘子右手揮處，嗤嗤聲響，三柄飛刀挾著勁風，向他射去。

　　那人左手抄處，抓住了一柄飛刀的刀柄，跟著向左一躍，避開了余下兩柄，長笑說道：“關東四大門派大駕光臨，咱們在鎮北十二里的松林相會，倘若不愿來，也就罷了！”不等范一飛等回答，一躍落屋，飛奔而去。

　　高三娘子問道：“去不去？”范一飛道：“不管對方是誰，既來叫了陣，咱們非得赴約不可。”高三娘子道：“不錯，總不能教咱們把關東武林的臉丟得干干淨淨。”

　　她走到石破天窗下，朗聲說道：“石恩公，小妹子，我們跟人家定了約會，須得先行一步，明日在前面鎮上再一同喝酒吧。”她頓了一頓，不聽石破天回答，又道：“此處鬧出了人命，不免有些麻煩，兩位也請及早動身為是，免受無謂牽累。”她并不邀石丁二人同去赴約，心想日間惡戰丁不四，石破天救了他四人性命，倘再邀他同去，變成求他保護一般，顯得關東四派太也膿包了。

　　這時客店中發現店小二被殺，已然大呼小叫，亂成一團。有的叫嚷：“強盜殺了人哪，救命，救命！”有的叫道：“快去報官！”有的低聲道：“別作聲，強盜還沒走！”

　　石破天低聲問道：“怎麼辦？”丁當歎了口氣，道：“反正這里是不能住了，跟在他們後面去瞧瞧熱鬧吧。”石破天道：“卻不知對方是誰，會不會是你四爺爺？”丁當道：“我也不知。咱二人可別露面，說不定是我爺爺？”石破天“啊”的一聲，驚道：“那可糟糕，我……我還是不去了。”丁當道：“傻子，倘若是我爺爺，咱們不會溜嗎？你現下武功這麼強，爺爺也殺不了你啦。我不擔心，你倒害怕起來。”

　　說話之間，馬蹄聲響，關東群豪陸續出店。只聽高三娘子大聲道：“這里二百一十兩銀子，十兩是房飯錢，二百兩是那店小二的喪葬和安家費用。殺人的是山東響馬王大虎，可別連累了旁人。”石破天低聲問道：“怎麼出了個山東響馬王大虎？”丁當道：“那是假的，報起官來，有個推搪就是了。”

　　兩人出了店門，只見門前馬椿上系著兩匹坐騎，料想是關東群豪留給他們的，當即上馬，向北而去。

　　--------------------------------------------------------------

　　閔柔微微仰頭瞧著兒子，笑道：“昨日早晨在客店中不見了你，我急得什麼似的。你爹爹說，到長樂幫來打聽打聽，定能得知你的訊息，果然是在這里。”

## 第十五章　真相

　　石破天和丁當遠遠跟在關東群豪之後，馳出十余里，便見前面黑壓壓地好大一片松林。只聽得范一飛朗聲道：“是那一路好朋友相邀？關東萬馬莊、快刀門、青龍門、臥虎溝拜山來啦。”丁當道：“咱們躲在草叢里瞧瞧，且看是不是爺爺。”兩人縱身下馬，彎腰走近，伏在一塊大石之後。

　　范一飛等聽到馬蹄之聲，早知二人跟著來，也不過去招呼，只是凝目瞧著松林。四個掌門人站在前面，十余名弟子隔著丈許，排成一列，站在四人之後。松林中靜悄悄地沒半點聲息。下弦月不甚明亮，映著滿野松林，照得人面皆青。

　　過了良久，忽聽得林中一聲忽哨，左側和右側各有一行黑衣漢子奔出。每一行都有五六十人，百余人遠遠繞到關東群豪之後，兜將轉來，將群豪和石丁二人都圍住了，站定身子，手按兵刃，一聲不出。跟著松林中又出來十名黑衣漢子，一字排開。石破天輕噫一聲，這十人竟是長樂幫內五堂的正副香主，米橫野、陳沖之、展飛等一齊到了。這十人一站定，林中緩步走出一人，正是‘著手成春’貝海石。他咳嗽了幾聲，說道：“關東四大門派掌門人枉顧，敝幫兄弟……咳咳……不敢在總舵靜候，特來遠迎。咳……只是各位來得遲了，教敝幫合幫上下，等得十分心焦。”

　　范一飛聽得他說話之間咳嗽連聲，便各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貝海石，心想原來對方正是自己此番前來找尋的正主兒，雖見長樂幫聲勢浩大，反放下了心事，尋思：“既是長樂幫，那麼生死榮辱，憑此一戰，倒免了跟毫不相干的丁不四等人糾纏不清。”一想到丁不四，忍不住打個寒戰，便抱拳道：“原來是貝先生遠道來迎，何以克當？在下臥虎溝范一飛。”跟著給呂正平、風良、高三娘子等三人引見了。

　　石破天見他們客客氣氣的廝見，心道：“他們不是來打架的。”低聲道：“是自己人，咱們出去相見吧。”丁當拉住他手臂，在他耳邊道：“且慢，等一等再說。”

　　只聽范一飛道：“我們約定來貴幫拜山，不料途中遇到一些耽擱，是以來得遲了，還請貝先生和眾位香主海涵。”貝海石道：“好說，好說。不過敝幫石幫主恭候多日，不見大駕光臨，只道各位已將約會之事作罷。石幫主另有要事，便沒再等下去了。”范一飛一怔，說道：“不知石英雄到了何處？不瞞貝先生說，我們萬里迢迢的來到中原，便是盼和貴幫的石英雄會上一會。若是會不到石英雄，那……那……未免令我們好生失望了。”貝海石按住嘴咳嗽了幾聲，卻不作答。

　　范一飛又道：“我們攜得一些關東土產，幾張貂皮，幾斤人參，奉贈石英雄、貝先生、和眾位香主。微禮不成敬意，只是千里送鵝毛之意，請各位笑納。”左手擺了擺，便有三名弟子走到馬旁，從馬背上解下三個包裹，躬身送到貝海石面前。

　　貝海石笑道：“這……這個實在太客氣了。承各位賜以厚貺，當真……咳咳……當真是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了，多謝，多謝！”米橫野等將三個包裹接了過去。

　　范一飛從自己背上解下一個小小包裹，雙手托了，走上三步，朗聲道：“貴幫司徒幫主昔年在關東之時，和在下以及這三位朋友甚是交好，蒙司徒幫主不棄，跟我們可說是有過命的交情。這時是一只成形的千年人參，服之延年益壽，算得是十分稀有之物，是送給司徒大哥的。”他雙手托著包裹，望定了貝海石，卻不將包裹遞過去。

　　石破天好生奇怪：“怎麼另外還有一個司徒幫主？”

　　只聽貝海石咳了幾聲，又歎了口長氣，說道：“敝幫前幫主司徒大哥，咳咳……前幾年遇上了一件不快意事，心灰意懶，不愿再理幫務，因此上將幫中大事交給了石幫主。司徒大哥……他老人家……咳咳……入山隱居，久已不聞消息，幫中老兄弟們都牽記得緊。各位這份厚禮，要交到他老人家手上，倒不大容易了。”

　　范一飛道：“不知司徒大哥在何處隱居？又是不知為了何事退隱？”辭意漸嚴，已隱隱有質問之意。

　　貝海石微微一笑，說道：“在下只是司徒幫主的部屬，于他老人家的私事，所知實在不多，范兄等幾位既是司徒幫主的知交，在下正好請教，何以正當長樂幫好生興旺之際，司徒幫主突然將這副重擔交托了給石幫主？”這一來反客為主，登時將范一飛的咄咄言辭頂了回去，反令他好生難答。范一飛道：“這個……這個我們怎麼知道？”

　　貝海石道：“當司徒幫主交卸重任之時，眾兄弟對石幫主的人品武功，可說一無所知，見他年紀甚輕，武林中又無名望，由他來率領群雄，老實說大伙兒心中都有點兒不服。可是石幫主接任之後，便為本幫立了幾件大功，果然司徒幫主巨眼識英雄，他老人家不但武功高人一等，見識亦是非凡，咳咳……若非如此，他又怎會和眾位遼東英雄論交？嘿嘿！”言下之意自是說，倘若你們認為司徒幫主眼光不對，那麼你們自己也不是什麼好腳色了。

　　呂正平突然插口道：“貝大夫，我們在關東得到的訊息，卻非如此，因此上一齊來到中原，要查個明白。”

　　貝海石淡淡的道：“萬里之外以訛傳訛，也是有的。卻不知列位聽到了什麼謠言？”

　　呂正平道：“真相尚未大白之前，這到底是否謠言，那也還難說。我們聽一位好朋友說道，司徒大哥是……是……”眼中精光突然大盛，朗聲道：“……是被長樂幫的奸人所害，死得不明不白。這幫主之位，卻落在一個貪淫好色、凶橫殘暴的少年浪子手里。這位朋友言之鑿鑿，聽來似乎不是虛語。我們記著司徒大哥昔年的好處，雖然自知武功名望，實在不配來過問貴幫的大事，但為友心熱，未免……未免冒昧了。”

　　貝海石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呂兄言之有理，這未免冒昧了。”

　　呂正平臉上一熱，心道：“人道‘著手成春’貝海石精干了得，果是名不虛傳。”大聲說道：“貴幫愿奉何人為主，局外人何得過問？我們這些關東武林道，只想請問貴幫，司徒大哥眼下是死是活？他不任貴幫幫主，到底是心所甘愿，還是為人所迫？”

　　貝海石道：“姓貝的雖不成器，在江湖上也算薄有浮名，說過了的話，豈有改口的？閣下要是咬定貝某撒謊，貝某也只有撒謊到底了。嘿嘿，列位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來歷之人，熱心為朋友，本來令人好生欽佩。但這一件事，卻是欠通啊欠通！”

　　高三娘子向來只受人戴高帽，拍馬屁，給貝海石如此奚落，不禁大怒，厲聲說道：“害死司徒大哥的，只怕你姓貝的便是主謀。我們來到中原，是給司徒大哥報仇來著，早就沒想活著回去。你男子漢大丈夫，既有膽子作下事來，就該有膽子承擔，你給我爽爽快快說一句，司徒大哥到底是死是活？”

　　貝海石懶洋洋的道：“姓貝的生了這許多年病，鬧得死不死，活不活的，早就覺得活著也沒多大味道。高三娘子要殺，不妨便請動手。”

　　高三娘子怒道：“還虧你是個武林名宿，卻來給老娘耍這憊賴勁兒。你不肯說，好，你去將那姓石的小子叫出來，老娘當面問他。”她想貝海石老奸巨猾，斗嘴斗他不過，動武也怕寡不敵眾，那石幫主是個後生小子，縱然不肯吐實，從他神色之間，總也可看到些端倪。

　　站在貝海石身旁的陳沖之忽然笑道：“不瞞高三娘子說，我們石幫主喜歡女娘們，那是不錯，但他只愛見年輕貌美、溫柔斯文的小妞兒。要他來見高三娘子，這個……嘿嘿……只怕他……嘿嘿……”這幾句話語氣輕薄，言下之意，自是譏嘲高三娘子老丑潑辣，石幫主全無見她一見的胃口。

　　丁當在暗中偷笑，低聲道：“其實高姊姊相貌也很好看啊，你又看上了她，是不是？”石破天道：“又來胡說八道！小心她放飛刀射你！”丁當笑道：“她放飛刀射我，你幫那一個？”石破天還沒回答。高三娘子大怒之下，果然放出了三柄飛刀，銀光急閃，向陳沖之射去。

　　陳沖之一一躲開，笑道：“你看中我有什麼用？”口中還在不干不淨的大肆輕薄。

　　范一飛叫道：“且慢動手！”但高三娘子怒氣一發，便不可收拾，飛刀接連發出，越放越快。陳沖之避開了六把，第七把竟沒能避過，噗的一聲，正中右腿，登時屈腿跪倒。高三娘子冷笑道：“下跪求饒麼？”陳沖之大怒，拔刀扑了上來。風良揮軟鞭擋開。

　　眼見便是一場群毆之局，石破天突然叫道：“不可打架，不可打架！你們要見我，不是已經見到了麼？”說著攜了丁當之手，從大石後竄了出來，幾個起落，已站在人叢之中。

　　陳沖之和風良各自向後躍開。長樂幫中群豪歡聲雷動，一齊躬身說道：“幫主駕到！”

　　范一飛等都大吃一驚，眼見長樂幫眾人的神氣絕非作偽，轉念又想：“恩公自稱姓石，年紀甚輕，武功極高，他是長樂幫的幫主，本來毫不希奇，只怪我們事先沒想到。他自稱石中玉，我們卻聽說長樂幫幫主叫什麼石破天。嗯，石中玉，字破天，那也尋常得很啊。”

　　高三娘子歉然道：“石……石恩公，原來你……你便是長樂幫的幫主，我們可當真鹵莽得緊。早知如此，那還有什麼信不過的？”

　　石破天微微一笑，向貝海石道：“貝先生，沒想到在這里碰到大家，這幾位是我朋友，大家別傷和氣。”

　　貝海石見到石破天，不胜之喜，他和關東群豪原無嫌隙，略略躬身，說道：“幫主親來主持大局，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一切仗幫主作主。”

　　高三娘子道：“我們誤聽人言，只道司徒大哥為人所害，因此上和貴幫訂下約會，那里知道新幫主竟然便是石恩公。石恩公義薄云天，自不會對司徒大哥作下什麼虧心事，定是司徒大哥見石恩公武功比他高強，年少有為，因此上退位讓賢，卻不知司徒大哥可好？”

　　石破天不知如何回答，轉頭向貝海石道：“這位司徒……司徒大哥……”

　　貝海石道：“司徒前幫主眼下隱居深山，什麼客人都不見，否則各位如此熱心，萬里趕來，本該是和他會會的。”

　　呂正平道：“在下適才出言無狀，得罪了貝先生，真是該死之極，這里謝過。”說著深深一揖，又道：“但司徒大哥和我們交情非同尋常，這番來到中原，終須見上他一面，萬望恩公和貝先生代為求懇。司徒大哥不見外人，我們可不是外人。”說著雙目注視石破天。

　　石破天向貝海石道：“這位司徒前輩，不知住得遠不遠？范大哥他們走了這許多路來探訪他，倘若見不到，豈非好生失望？”

　　貝海石甚感為難，幫主的說話就是命令，不便當眾違抗，只得道：“其中的種種干系，一時也說不明白。各位遠道來訪，長樂幫豈可不稍盡地主之誼？敝幫總舵离此不遠，請各位遠客駕臨敝幫，喝一杯水酒，慢慢再說不遲。”

　　石破天奇道：“總舵离此不遠？”貝海石微現詫异之色，說道：“此處向東北，抄近路到鎮江總舵，只五十里路。”石破天轉頭向丁當望去。丁當格的一笑，伸手抿住了嘴。

　　范一飛等正要追查司徒幫主司徒橫的下落，不約而同的都道：“來到江南，自須到貴幫總舵拜山。”

　　當下一行人逕向東北進發，天明後已到了鎮江長樂幫總舵。幫中自有管事人員對遼東群豪殷勤接待。

　　石破天和丁當并肩走進內室。侍劍見幫主回來，不由得又驚又喜，見他帶著一個美貌少女，那是見得多了，心想：“身子剛好了些，老毛病又發作了。先前我還道他一場大病之後變了性子，哼，他若變性，當真日頭從西方出來呢。”

　　石破天洗了臉，剛喝得一杯茶，聽得貝海石在門外說道：“侍劍姐姐，請你稟告幫主，貝海石求見。”石破天不等侍劍來稟，便擎帷走出，說道：“貝先生，我正想請問你，那位司徒幫主到底是怎麼回事？”

　　貝海石道：“請幫主移步。”領著他穿過花園，來到菊畔壇的一座八角亭中，待石破天坐下，這才就坐，道：“幫主生了這場病，隔了這許多日子，以前的事仍然記不得麼？”

　　石破天曾聽父母仔細剖析，說道長樂幫群豪要他出任幫主，用心險惡，是要他為長樂幫擋災，送他一條小命，以解除全幫人眾的危難。但貝海石一直對他恭謹有禮，自己在摩天崖上寒熱交攻，幸得他相救，其後連日發病，他又曾用心診治，雖說出于自私，但自己這條命總是他救的，此刻如果直言質詢，未免令他臉上難堪，再說，從前之事确是全然不知，也須問個明白，便道：“正是，請貝先生從頭至尾，詳述一遍。”

　　貝海石道：“司徒前幫主名叫司徒橫，外號八爪金龍，是幫主的師叔，幫主這總還記得吧？”石破天奇道：“是我師叔，我……我怎麼一點也不記得了？那是什麼門派？”

　　貝海石道：“司徒幫主向來不說他的師承來歷，我們屬下也不便多問。三年以前，幫主奉了師父之命……”石破天問道：“奉了師父之命，我師父是誰？”貝海石搖了搖頭，道：“幫主這場病當真不輕，竟連師父也忘記了。幫主的師承，屬下卻也不知。上次雪山派那白萬劍硬說幫主是雪山派弟子，屬下也是好生疑惑，瞧幫主的武功家數，似乎不像。”

　　石破天道：“我師父？我只拜過金烏派的史婆婆為師，不過那是最近的事。”伸指敲了敲腦袋，只覺自己所記的事，與旁人所說總是不相符合，心下好生煩惱，問道：“我奉師父之命，那便如何？”

　　貝海石道：“幫主奉師父之命，前來投靠司徒幫主，要他提攜，在江湖上創名立萬。過不多時，本幫便發生了一件大事，那是因商議賞善罰惡、銅牌邀宴之事而起。這一會事，幫主可記得麼？”石破天道：“賞善罰惡的銅牌，我倒知道。當時怎麼商議，我腦子里卻是一點影子也沒有了。”貝海石道：“本幫每年一度，例于三月初三全幫大聚，總舵各香主、各地分舵舵主，都來鎮江聚會，商討幫中要務。三年前的大聚之中，有個何香主忽然提到，本幫近年來好生興旺，再過得三年，邀宴銅牌便將重現江湖，那時本幫勢難幸免，如何應付，須得先行有個打算才好，免得事到臨頭，慌了手腳。”

　　石破天點頭道：“是啊，賞善罰惡的銅牌一到，幫主若不接牌答允去喝腊八粥，全幫上下都有盡遭殺戮之禍。那是我親眼見到過的。”貝海石心中一凜，奇道：“幫主親眼見到過了？”石破天道：“其實我真的不是你們幫主。不過這件事我卻見到了的，那是飛魚幫和鐵叉會，兩幫人眾都給殺得干干淨淨。”心道：“唉！大哥、二哥可也太辣手了。”

　　飛魚幫和鐵叉會因不接銅牌而慘遭全幫屠殲之事，早已傳到了長樂幫總舵。貝海石歎了口氣，說道：“我們早料到有這一天，恩此那位何香主當年提出這件事來，實在也不能說是杞人憂天，是不是？可是司徒幫主一聽，立時便勃然大怒，說何香主煽動人心，圖謀不軌，當即下令將他扣押起來。大伙兒紛紛求情，司徒幫主嘴上答允，半夜里卻悄悄將他殺了，第二日卻說何香主畏罪自殺。”

　　石破天道：“那為了什麼？想必司徒幫主和這位何香主有仇，找個因頭將他害死了。”貝海石搖頭道：“那倒不是，真正原因是司徒幫主不愿旁人提及這回事。”

　　石破天點了點頭。他資質本甚聰明，只是從來少見人面，于人情世故才一竊不通，近來與石清夫婦及丁當相處多日，已頗能揣摩旁人心思，尋思：“司徒幫主情知倘若接了銅牌赴宴，那便是葬身海島，有去無回；但若不接銅牌，卻又是要全幫上下弟兄陪著自己一塊兒送命。這件事他自己多半早就日思夜想，盤算了好幾年，卻不愿別人公然提起這個難題。”

　　貝海石續道：“眾兄弟自然都知道何香主是他殺的。他殺何香主不打緊，但由此可想而知，當邀宴銅牌到來之時，他一定不接，決不肯犧牲一己，以換得全幫上下的平安。眾兄弟當時各懷心事，默不作聲，便在那時，幫主你挺身而出，質問師叔。”

　　石破天大為奇怪，說道：“是我挺身而出，質問……質問他？”

　　貝海石道：“是啊！當時幫主你侃侃陳辭，說道：‘師叔，你既為本幫之主，便當深謀遠慮，為本幫圖個長久打算。善惡二使復出江湖之期，已在不遠。何香主提出這件事來，也是為全幫兄弟著想，師叔你逼他自殺，只恐眾兄弟不服。’司徒幫主當即變臉喝罵，說道：‘大膽小子，這長樂幫總舵之中，那有你說話的地方？長樂幫自我手中而創，便算自我手中而毀，也挨不上別人來多嘴多舌。’司徒幫主這幾句話，更叫眾兄弟心寒。幫主你卻說道：‘師叔，你接牌也是死，不接牌也是死，又有什麼分別？若不接牌，只不過教這許多忠肝義膽的好兄弟們都陪上一條性命而已，于你有什麼好處？倒不如爽爽快快的慷慨接牌，教全幫上下，永遠記著你的恩德。’”

　　石破天點頭道：“這番話倒也不錯，可是……可是……貝先生，我卻沒這般好口才，沒本事說得這般清楚明白。”貝海石微笑道：“幫主何必過謙？幫主只不過大病之後，腦力未曾全復。日後痊愈，自又辯才無礙，別說本幫無人能及，便是江湖上，又有誰及得你上？”石破天將信將疑，道：“是麼？我……我說了這番話後，那又如何？”

　　貝海石道：“司徒幫主登時臉色發青，拍桌大罵，叫道：‘快……快給我將這沒上沒下的小子綁了起來！’可是他連喝數聲，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是誰也不動。司徒幫主更加氣惱，大叫：‘反了，反了！你們都跟這小子勾結了起來，要造我的反是不是？好，你們不動手，我自己來宰了這小子！’”

　　石破天道：“眾兄弟可勸住了他沒有？”

　　貝海石子道：“眾兄弟心中不服，仍是誰也沒有作聲。司徒幫主當即拔出八爪飛抓，縱身离座，便向幫主你抓了過來。你身子一幌，登時避開。司徒幫主連使殺著，卻都給你一一避開，也始終沒有還手。你雙手空空，司徒幫主的飛爪在武林中也是一絕，你居然能避得七八招，實是十分的難能可貴。當時米香主便叫了起來：‘幫主，你師侄讓了你八招不還手，一來尊你是幫主，二來敬你是師叔，你再下殺手，天下人可都要派你的不是了。’司徒幫主怒喝：‘誰叫他不還手了？反正你們都已偏向了他，大伙兒齊心合力將我殺了，奉這小子為幫主，豈不遂了眾人的心愿？’”

　　“他口中怒罵，手上絲毫不停，霎時之間，你連遇凶險，眼見要命喪于他飛抓之下。展香主叫道：‘石兄弟，接劍！’將一柄長劍拋過來給你。你伸手抄去，又讓了三招，說道：‘師叔，我已讓了二十招，你再不住手，我迫不得已，可要得罪了。’司徒幫主目露凶光，揮鋼爪向你面門抓到，當時議事廳上二十余人齊聲大呼：‘還手，還手，莫給他害了！’你說道：‘得罪！’這才舉劍擋開他的飛爪。”

　　“你二人這一動手，那就斗得十分激烈。斗了一盞茶時分，人人都已瞧出幫主你未出全力，是在讓他，但他還是狠命相扑，終于你使了一招猶似‘順水推舟’那樣的招式，劍尖刺中了他右腕，他飛爪落地，你立即收劍，躍開三步。司徒幫主怔怔而立，臉上已全無血色，眼光從眾兄弟的臉上一個個橫掃過去。這時議事廳上半點聲息也無，只有他手腕傷口中的鮮血，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下，發出極輕微的嗒嗒之聲。過了好半晌，他慘然說道：‘好，好，好！’大踏步向外走去。廳上四十余人目送他走出，仍是誰也沒有出聲。”

　　“司徒幫主這麼一走，誰都知道他是再也沒面目回來了，幫中不可無主，大家就推你繼承。當時你慨然說道：‘小子無德無能，本來決計不敢當此重任，只是再過三年，善惡銅牌便將重現江湖。小子暫居此位，那邀宴銅牌若是送到本幫，小子便照接不誤，替各位擋去一場災難便是。’眾兄弟一聽，齊聲歡呼，當即拜倒。不瞞幫主說，你力戰司徒幫主，武功之強，眾目所睹，大家本已心服，其實即使你武功平平，只要答允為本幫擋災解難，大家出于私心，也都必擁你為主。”

　　石破天點頭道：“因此我幾番出外，你們都急得什麼似的，唯恐我一去不回。”

　　貝海石臉上微微一紅，說道：“幫主就任之後，諸多措施，大家也無异言，雖說待眾兄弟嚴峻了些，但大家想到幫主大仁大義，甘愿舍生以救眾人之命，什麼也都不在乎了。”

　　石破天沉吟道：“貝先生，過去之事，我都記不起了，請你不必隱瞞，我到底做過什麼大錯事了？”貝海石微笑道：“說是大錯，卻也未必。幫主方當年少，風流倜儻了些，也不足為病。好在這些女子大都出于自愿，強迫之事，并不算多。長樂幫的聲名本來也不如何高明，眾兄弟聽到消息，也不過置之一笑而已。”

　　石破天只聽得額頭涔涔冒汗，貝海石這幾句話輕描淡寫，但顯然這幾年來自懷的風流罪過定是作下了不少。可是他苦苦思索，除了丁當一人之外，又和那些女子有過不清不白的私情勾當，實是一個也想不起來；突然之間，心中轉過一個念頭：“倘若阿繡聽到了這番話，只須向我瞧上一眼，我就……我就……”

　　貝海石道：“幫主，屬下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不知是否該說？”石破天忙道：“正要請貝先生教我，請你說得越老實越好。”貝海石道：“咱們長樂幫做些見不得人的買賣，原是勢所難免，否則全幫二萬多兄弟吃飯穿衣，又從那里生發得來？咱們本就不是白道上的好漢，也用不著守他們那些仁義道德的臭規矩。只不過幫中自家兄弟們的妻子女兒，依屬下之見，幫主還是……還是少理睬她們為妙，免得傷了兄弟間的和氣。”

　　石破天登時滿臉通紅，羞愧無地，想起那晚展香主來行刺，說自己勾引他的妻子，只怕此事确是有的，那便如何是好？

　　貝海石又道：“丁不三老先生行為古怪，武功又是極高，幫主和他孫女兒來往，將來遺棄了她，只怕丁老先生不肯干休，幫主雖然也不會怕他，但總是多樹一個強敵……”石破天插口道：“我怎會遺棄丁姑娘？”貝海石微笑道：“幫主喜歡一個姑娘之時，自是當她心肝寶貝一般，只是幫主對這些姑娘都沒長性。這位丁姑娘嘛，幫主真要跟她相好，也沒什麼。但拜堂成親什麼的，似乎可以不必了，免得中了丁老兒的圈套。”石破天道：“可是……可是我已經和她拜堂成親了。”貝海石道：“其時幫主重病未愈，多半是病中迷迷糊糊的受了丁老兒的擺布，那也不能作的准的。”石破天皺眉，一時難以回答。

　　貝海石心想談到此處，已該適可而止，便即扯開話題，說道：“關東四門派聲勢洶洶的找上門來，一見幫主，登時便軟了下來，恩公長、恩公短的，足見幫主威德。幫主武功增長奇速，可喜可賀，但不知是什麼緣故？”石破天如何力退丁不四、救了高三娘子等人性命之事，途中關東群豪早已加油添醬的說與長樂幫眾人知曉。貝海石萬萬料不得石破天武功竟會如此高強，當下想套問原由，但石破天自己也莫明其妙，自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貝海石卻以為他不肯說，便道：“這些人在武林中也都算是頗有名望的人物。幫主于他們既有大恩，便可乘機籠絡，以為本幫之用。他們若是問起司徒前幫主的事，幫主只須說司徒幫主已經退隱，屬下適才所說的經過，卻不必告知他們，以免另生枝節，于大家都無好處。”石破天點點頭道：“貝先生說得是。”

　　兩人說了一會閒話，貝海石從懷中摸出一張清單，稟告這幾個月來各處分舵調換了那些管事人員，什麼山寨送來多少銀米，在什麼碼頭收了多少月規。石破天不明所以，只是唯唯而應，但聽他說來，長樂幫的作為，有些正是父母這幾日來所說的傷天害理勾當，許多地方的綠林山寨向長樂幫送金銀珠玉、糧食牲口，擺明了是坐地分髒；又有什麼地方的幫會不聽號令，長樂幫便去將之滅了。他心中覺得不對，卻不知如何向貝海石說才是。

　　當晚總舵大張筵席，宴請關東群豪，石破天、貝海石、丁當在下首相陪。

　　酒過三巡，各人說了些客氣話。范一飛道：“恩公大才，整理得長樂幫這般興旺，司徒大哥想來也必十分喜歡，”貝海石道：“司徒前輩此刻的釣魚種花，什麼人都不見，好生清閒舒適。敝幫的俗務，我們也不敢去稟報他老人家知道。”

　　范一飛正想再設辭探問，忽見虎猛堂的副香主匆匆走到貝海石身旁，在他耳旁低語了幾句。

　　貝海石笑著點頭，道：“很好，很好。”轉頭向石破天笑道：“好教幫主得知，雪山派群弟子給咱們擒獲之後，這幾天凌霄城又派來後援，意圖救人。那知偷雞不著蝕把米，剛才又給咱們抓了兩個。”石破天微微一驚，道：“將雪山派的弟子都拿住了？”貝海石笑道：“上次幫主和白萬劍那廝一起离開總舵，眾兄弟好生記挂，只怕幫主忠厚待人，著了那斯的道兒……”他當著關東群豪之面，不便直說石破天為白萬劍所擒，是以如此的含糊其辭，又道：“咱們全幫出動，探問幫主的下落，在當涂附近撞到一干雪山弟子，略使小計，便將他們都擒了來，禁在總舵，只可惜白萬劍那廝機警了得，單單走了他一人。”

　　丁當突然插口問道：“那個花萬紫花姑娘呢？”貝海石笑道：“那是第一批在總舵擒住的，丁姑娘當時也在場，是不是？那次一共拿住了七個。”

　　范一飛等心下駭然，均想：“雪山派赫赫威名，不料在長樂幫手下遭此大敗。”

　　貝海石又道：“我們向雪山派群弟子盤問幫主的下落，大家都說當晚幫主在土地廟自行离去，從此沒再見過。大家得知幫主無恙，當時便放了心。現下這些雪山派弟子是殺是關，但憑幫主發落。”

　　石破天尋思：“爹爹、媽媽說，從前我确曾拜在雪山派門下學藝，這些雪山派弟子們算來都是我的師叔，怎麼可以關著不放？當然更加不可殺害。”便道：“我們和雪山派之間有些誤會，還是……化……”他想說一句成語，但說學不久，一時想不起來。

　　貝海石接口道：“化敵為友。”

　　石破天道：“是啊，還是化敵為友吧！貝先生，我想把他們放了，請他們一起來喝酒，好不好？”他不知武林中是否有這規矩，因此問上一聲，又想貝海石他們花了很多力氣，才將雪山群弟子拿到，自己輕易一句話便將他們放了，未免擅專。旁人雖尊他為幫主，他自己卻不覺幫中上下人人都須遵從他的號令。

　　貝海石笑道：“幫主如此寬洪大量，正是武林中的一件美事。”便吩咐道：“將雪山派那些人都帶上來。”

　　那副香主答應了下去，不久便有四名幫眾押著兩個白衣漢子上來。那二人都雙手給反綁了，白衣上染了不少血跡，顯是經過一番爭斗，兩人都受了傷。那副香主喝道：“上前參見幫主。”

　　那年紀較大的中年人怒目而視，另一個三十風左右的壯漢破口大罵：“爽爽快快的，將老爺一刀殺了！你們這些作惡多端的賊強盜，總有一日惡貫滿盈，等我師父威德先生到來，將你們一個個碎尸萬段，為我報仇。”

　　忽聽得窗外暴雷也似的一聲喝道：“時師弟罵得好痛快，狗強盜，下三濫的王八蛋。”但聽得鐵鏈叮當之聲，自遠而近，十十余名雪山派北子都戴了足鐐手銬，昂然走入大廳。耿萬鐘、呼延萬善、馮萬夫、柯萬鈞、王萬仞、花萬紫等均在其內，連那輕功十分了得的汪萬翼這次也給拿住了。王萬仞一進門來，便“狗強盜、王八蛋”的罵不絕口，有的則道：“有本事便真刀真槍的動手，使悶香蒙汗藥，那是下三濫的小賊所為。”

　　范一飛與風良等對望了一眼，均想：“倘若是使悶香蒙汗藥將他們擒住的，那便沒什麼光采了。”

　　貝海石一瞥之間，已知關東群豪的心意，當即离座而起，笑吟吟的道：“當涂一役，我們确是使了蒙汗藥，倒不是怕了各位武功了得，只是顧念石幫主和各位的師長昔年有一些淵源，不原動刀動槍的傷了各位，有失和氣。各位這麼說，顯是心中不服，這樣吧，各位一個個上來和在下過過招，只要有那一位能接得住在下十招，咱們長樂幫就算是下三濫的狗強盜如何？”

　　當日長樂幫總舵一戰，貝海石施展五行六合掌，柯萬鈞等都是走不了兩三招便即被他點倒，若說要接他十招，确是大大不易。新被擒的雪山弟子時萬年卻不知他功夫如此了得，眼見他面黃肌瘦、一派病夫模樣，對他有何忌憚？當即大聲叫道：“你們長樂幫只不過倚多為胜，有什麼了不起？別說十招，你一百招老子也接了。”

　　貝海石笑道：“很好，很好！這位老弟台果然膽氣過人。咱們便這麼打個賭，你接得下我十招，長樂幫是下三濫的狗強盜。倘若你老弟在十招之內輸了，雪山派便是下三濫的狗強盜，好不好？”說著走近身去，右手一拂，綁在時萬年身上幾根手指粗細的麻繩應手而斷，笑道：“請吧！”

　　時萬年被綁之後，不知已掙扎了多少次，知道身上這些麻繩十分堅韌，那知這病夫如此輕描淡寫的隨手一拂，自己說什麼也掙不斷的麻繩竟如粉絲面條一般。霎時之間，他臉色大變，不由自主的身子發抖，那里還敢和貝海石動手？

　　忽然間廳外有人朗聲道：“很好，很好！這個賭咱們打了！”眾人一聽到這聲音，雪山弟子登時臉現喜色，長樂幫幫眾俱都一愕，連貝海石也是微微變色。

　　只聽得廳門砰的一聲推開，有人大踏步走了進來，氣宇軒昂，英姿颯爽，正是‘氣寒西北’白萬劍。他抱拳拱手，說道：“在下不才，就試接貝先生十招。”

　　貝海石微微一笑，神色雖仍鎮定，心下卻已十分尷尬，以白萬劍的武功而論，自己雖能胜得過他，但勢非在百招以外不可，要在十招之內取胜，那是萬萬不能。他心念一轉，便即笑道：“十招之賭，只能欺欺白大俠的眾位師弟。白大俠親身駕到，咱們這個打賭便須改一改了。白大俠倘若有興與在下過招，咱們點到為止，二三百招內決胜敗吧！”

　　白萬劍森然道：“原來貝先生說過的話，是不算數的。”貝海石哈哈一笑，說道：“十招之賭，只是對付一般武藝低微、狂妄無知的少年，難道白大俠是這種人麼？”

　　白萬劍道：“倘若長樂幫自承是下三濫的狗強盜，那麼在下就算武藝低微、狂妄無知，又有何妨？”他進得廳來，見石破天神采奕奕的坐在席上，眾師弟卻個個全身銬鐐，容色憔悴，心下惱怒已極，因此抓住了貝海石一句話，定要逼得他自承是下三濫的狗強盜。

　　便在此時，門外忽然有人朗聲道：“松江府楊光、玄素莊石清、閔柔前來拜訪。”正是石清的聲音。

　　石破天大喜，一躍而起，叫道：“爹爹，媽媽！”奔了出去。他掠過白萬劍身旁之時，白萬劍一伸手便扣他手腕。

　　這一下出手極快，石破天猝不及防，已被扣住脈門，但他急于和父母相見，不暇多想，隨手一甩，真力到處，白萬劍只覺半身酸麻，急忙松指，只覺一股大力沖來，急忙向旁跨出兩步，這才站定，一變色間，只見貝海石笑吟吟的道：“果然武藝高強！”這句話明里似是稱贊石破天，骨子里正是譏刺白萬劍‘武藝低微、狂妄無知’。

　　只見石破天眉花眼笑的陪著石清夫婦走進廳來，另一個身材高大的白須老者走在中間，他身後又跟著五個漢子。鎮江與松江相去不遠，長樂幫群豪知他是江南武林名宿銀戟楊光，更聽幫主叫石清夫婦為‘爹爹、媽媽’，自是人人都站起身來。但見石破天攜著閔柔之手，神情極是親密。

　　閔柔微微仰頭瞧著兒子，笑著說道：“昨日早晨在客店中不見了你，我急得什麼似的，你爹爹卻說，倘若有人暗算于你，你或者難以防備，要說將你擄去，那是再也不能了。他說到長樂幫來打聽打聽，定能得知你的訊息，果然是在這里。”

　　丁當一見石清夫婦進來，臉上紅得猶如火炭一般，轉過了頭不敢去瞧他二人，卻豎起耳朵，傾聽他們說些什麼。

　　只聽得石清夫婦、楊光和貝海石、范一飛、呂正平等一一見禮。楊光身後那五個漢子均是江南出名的武師，是楊光與石清就近邀來長樂幫評理作見證的。各人都是武林中頗有名望的人物，什麼‘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之類的客套話，好一會才說完。范一飛等既知他們是石破天的父母，執禮更是恭謹。石清夫婦不知就里，見對方禮貌逾恒，自不免加倍的客氣。只是貝海石突然見到石破天多了一對父母出來，而這兩人更是聞名江湖的玄素莊莊主，饒是他足智多謀，霎時之間也不禁茫然失措。

　　石破天向貝海石道：“貝先生，這些雪山派的英雄們，咱們都放了吧？”他不敢發施號令，要讓貝海石拿主意。

　　貝海石笑道：“幫主有令，把雪山派的‘英雄們’都給放了。”他將‘英雄們’三字說得加倍響亮，顯是大有譏嘲之意。長樂幫中十余名幫眾轟然答應：“是！幫主有令，把雪山派的‘英雄們’都給放了。”當下便有人拿出鑰匙，去開雪山弟子身上的足鐐手銬。

　　白萬劍手按劍柄，大聲說道：“且慢！石……哼，石幫主，貝先生，當著松江府銀戟楊老英雄和玄素莊石莊主夫婦在此，咱們有句話須得說個明白。”頓了一頓，說道：“咱們武林中人，若是學藝不精，刀槍拳腳上敗于人手，對方要殺要辱，那是咎由自取，死而無怨。可是我這些師弟，卻是中了長樂幫的蒙汗藥而失手被擒，長樂幫使這等卑鄙無恥的手段，到底是損了雪山派的聲譽，還是壞了長樂幫名頭？這位貝先生適才又說什麼來，不妨再說給幾位新來的朋友聽聽。”

　　貝海石干咳兩聲，笑道：“這位白兄弟……”白萬劍厲聲道：“誰跟下三濫的狗強盜稱兄道弟了！好不要臉！”貝海石道：“我們石幫主……”

　　石清插口道：“貝先生，我這孩兒年輕識淺，何德何能，怎可當貴幫的幫主？不久之前他又生了一場重病，將舊事都忘記了。這中間定有重大誤會，那‘幫主’兩字，再也休得提起。在下邀得楊老英雄等六位朋友來此，便是要評說分解此事。白師傅，貴派和長樂幫有過節，我不肖的孩兒又曾得罪了你。這兩件事該當分開來談。我姓石的雖是江湖上泛泛之輩，對人可從不說一句假話。我這孩兒确是將舊事忘得干干淨淨了。”他頓了一頓，朗聲又道：“然而只要是他曾經做過的事，不管記不記得，決不敢推卸罪責。至于旁人假借他名頭來干的事，卻和我孩兒一概無涉。”

　　廳上群雄愕然相對，誰也沒料到突然竟會有這意外變故發生。

　　貝海石干笑道：“嘿嘿，嘿嘿，這是從那里說起？石幫主……”心下只連珠價叫苦。

　　石破天搖頭道：“我爹爹說得不錯。我不是你們的幫主，我不知說過多少遍了，可是你們一定不信。”

　　范一飛道：“這中間到底有什麼隱秘，兄弟頗想洗耳恭聽。我們只知長樂幫的幫主是司徒橫司徒大哥，怎麼變成是石恩公了？”

　　楊光一直不作聲，這時拈須說道：“白師傅，你也不用性急，誰是誰非，武林中自有公論。”他年紀雖老，說起話來卻是聲若洪鐘，中氣充沛，隨隨便便幾句話，便是威勢十中，教人不由得不服。只聽他又道：“一切事情，咱們慢慢分說，這幾位師傅身上的銬鐐，先行開了。”

　　長樂幫的幾名幫眾見貝海石點了點頭，便用鑰匙將雪山弟子身上的鐐銬一一打開。

　　白萬劍聽石清和楊光二人的言語，竟是大有向貝海石問罪之意，對自己反而并無敵意，倒大非始料之所及。他眾師弟為長樂幫所擒，人孤勢單，向貝海石斥罵叫陣，那也是硬著頭皮的無可奈何之舉，為了雪山派的面子，縱然身遭亂刀分尸，也不肯吞聲忍辱，說到取胜的把握，自是半分也無，單貝海石一人自己便未必斗得過。不料石清夫婦與楊光突然來到，忽爾生出了轉機，當下并不多言，靜觀貝海石如何應付。

　　石清待雪山群弟子身上鐐銬脫去、分別就坐之後，又道：“貝先生，小兒這麼一點兒年紀，見識淺陋之極，要說能為貴幫一幫之主，豈不令天下英雄齒冷？今日當著楊老英雄和江南武林朋友，白師傅和雪山派眾位師兄，關東四大門派眾位面前，將這事說個明白。我這孩兒石中玉與長樂幫自今而後再無半分干系。他這些年來自己所做的事，自當一一清理，至于旁人貸他名義做下的勾當，是好事不敢掠美，是壞事卻也不能空擔惡名。”

　　貝海和笑道：“石莊主說出這番話來，可真令人大大的摸不著頭腦。石幫主出任敝幫幫主，已歷三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咳咳……我們可從來沒聽幫主說過，名動江湖的玄素雙劍……咳咳……竟是我們幫主的父母。”轉頭對石破天道：“幫主，你怎地先前一直不說？否則玄素莊离此又沒多遠，當你出任幫主之時，咱們就該請令尊令堂大人前來觀禮了。”

　　石破天道：“我……我……我本來也不知道啊。”

　　此語一出，眾人都是大為差愕：“怎麼你本來也不知道？”

　　石清道：“我這孩兒生了一場重病，將過往之事一概忘了，連父母也記不起來，須怪他不得。”

　　貝海石本來給石清逼問得狼狽之極，難以置答，長樂幫眾首腦心中都知，所以立在破天為幫主，不過要他去擋俠客島銅牌之難，說得直截些，便是要他做替死鬼，這話即在本幫之內，大家也只是心照，實不便宣之于口，又如何能對外人說起？忽聽石破天說連他自己也不知石清夫婦是他父母，登時抓住了話頭，說道：“幫主确曾患過一場重病，寒熱大作，昏迷多日，但那只是兩個多月之前的事。他出任長樂幫幫主之時，卻是身子好好的，神智清明，否則怎能以一柄長劍與司徒前幫主的飛爪拆上近百招，憑武功將司徒前幫主打敗，因而登上幫主之位？”

　　石清和閔柔沒聽兒子說過此事，均感詫异。閔柔問道：“孩兒，這事到底怎樣？”關東四門派掌門人聽說石破天打敗了司徒橫，也是十分關注，聽閔柔問起，同時瞧著石破天。

　　貝海石道：“我們向來只知幫主姓石，雙名上破下天。‘石中玉’這三字，卻只從白師傅和石莊主口中聽到。是不是石莊主認錯了人呢？”

　　閔柔怒道：“我親生的孩兒，那有認錯之理？”她雖素來溫文有禮，但貝海石竟說這寶貝兒子不是她的孩兒，卻忍不住發怒。

　　石清見貝海石糾纏不清，心想此事終須叫穿，說道：“貝先生，咱們明人不說暗話，貴幫這般瞧得起我孩兒這無知少年，決非為了他有什麼雄才偉略、神機妙算，只不過想借他這條小命，來擋過俠客島銅牌邀宴這一劫，你說是也不是？”

　　這句話開門見山，直說到了貝海石心中，他雖老辣，臉上也不禁變色，干咳了幾下，又苦笑幾聲，拖延時刻，腦中卻在飛快的轉動產頭，該當如何對答。忽聽得一人哈哈大笑，說道：“各位在等俠客島銅牌邀宴，是不是？很好，好得很，銅牌便在這里！”

　　只見大廳之中忽然站著兩個人，一胖一瘦，衣飾華貴，這兩人何時來到，竟是誰也沒有知覺。

　　石破天眼見二人，心下大喜，叫道：“大哥，二哥，多日不見，別來可好？”

　　石清夫婦曾聽他說起和張三、李四結拜之事，聽得他口稱‘大哥、二哥’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石清忙道：“二位來得正好。我們正在分說長樂幫幫主身份之事，二位正可也來作個見證。”這時石破天已走到張三、李四身邊，拉著二人的手，甚是親熱歡喜。

　　張三笑嘻嘻的道：“三弟，你這個長樂幫幫主，只怕是冒牌貨吧？”

　　閔柔心想孩兒的生死便懸于頃刻之間，再也顧不得什麼溫文嫻淑，當即插口道：“是啊！長樂幫的幫主是司徒橫司徒幫主，他們騙了我孩兒來擋災，那是當不得真的。”

　　張三向李四問道：“老二，你說如何？”李四陰惻惻的道：“該找正主兒。”張三笑嘻嘻的道：“是啊，咱三個義結金蘭，說過有福共享，有難同當。長樂幫要咱們三弟來擋災，那不是要我哥兒們的好看嗎？”

　　群雄一見張三、李四突然現身的身手，已知他二人武功高得出奇，再見他二人的形態，宛然便是三十年來武林中聞之色變的善惡二使，無不凜然，便是貝海石、白萬劍這等高手，也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但聽他們和石破天兄弟相稱，又均不明其故。

　　張三又道：“我哥兒倆奉命來請人去喝腊八粥，原是一番好意。不知如何，大家總是不肯賞臉，推三阻四的，教人好生掃興。再說，我們所請的，不是大門派的掌門人，便是大幫的幫主、大教的教主，等閒之人，那兩塊銅牌也還到不了他手上。很好，很好，很好！”

　　他連說三個‘很好’，眼光向范一飛、呂正平、風良、高三娘子四人臉上掃過，只瞧得四人心中發毛。他最後瞧到高三娘子時，目光多停了一會，笑嘻嘻地又道：“很好！”范一飛等都已猜到，自己是關東四大門派掌門人，這次也在被邀之列，張三之所以連說“很好”，當是說四個人都在這里遇到，倒省了一番跋涉之勞。

　　高三娘子大聲道：“你瞧著老娘連說‘很好’，那是什麼意思？”張三笑嘻嘻的道：“很好就是很好，那還有什麼意思？總之不是‘很不好’，也不是‘不很好’就是了。”

　　高三娘子喝道：“你要殺便殺，老娘可不接你的銅牌！”右手一揮，呼呼風響，兩柄飛刀便向張三激射過去。

　　眾人都是一驚，均想不到她一言不合便即動手，對善惡二使竟是毫不忌憚。其實高三娘子性子雖然暴躁，卻非全無心機的草包，她料想善惡二使既送銅牌到來，這場災難無論如何是躲不過了，眼下長樂幫總舵之中高手如云，敵愾同仇，一動上手，誰都不會置身事外，與其讓他二人來逐一殲滅，不如乘著人多勢眾之際，合關東四派、長樂幫、雪山派、玄素莊、楊光等江南豪傑諸路人馬之力，打他個以多胜少。

　　石破天叫道：“大哥，小心！”

　　張三笑道：“不礙事！”衣袖輕揮，兩塊黃澄澄的東西從袖中飛了出來，分別射向兩柄飛刀，當的一聲，兩塊黃色之物由豎變橫，托著飛刀向高三娘子撞去。

　　從風聲聽來，這飛撞之力甚是凌厲，高三娘子雙手齊伸，抓住了兩塊黃色之物，只覺雙臂震得發痛，上半身盡皆酸麻，低頭看時，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托著飛刀的黃色之物，正是那兩塊追魂奪命的賞善罰惡銅牌。

　　她早就聽人說過善惡二使的規矩，只要伸手接了他二人交來的銅牌，就算是答允赴俠客島之宴，再也不能推托。霎時之間，她臉上更無半分血色，身子也不由自主的微微發抖，干笑道：“哈哈，要我……我……我去喝俠客島……喝……腊八……粥”聲音苦澀不堪，旁人聽著都不禁代她難受。

　　張三仍是笑嘻嘻的道：“貝先生，你們安排下機關，騙我三弟來冒充幫主。他是個忠厚老實之人，不免上當。我張三、李四卻不忠厚老實了。我們來邀客人，豈有不查個明白的？倘然邀錯了人，鬧下天大的笑話，張三、李四顏面何存？長樂幫幫主這個正主兒，我們早查得清清楚楚，倒花了不少力氣，已找了來放在這里。兄弟，咱們請正主兒下來，好不好？”李四道：“不錯，該當請他下來。”伸手抓住兩張圓凳，呼的一聲，向屋頂擲了上去。

　　只聽得轟隆一聲響亮，屋頂登時撞出了一個大洞，泥沙紛落之中，挾著一團物事掉了下來，砰的一聲，摔在筵席之前。

　　群豪不約而同的向旁避了幾步，只見從屋頂摔下來的竟然是一個人。這人縮成一團，蜷伏于地。

　　李四左手食指點出，嗤嗤聲響，解開了那人的穴道。那人便慢慢站了起來，伸手揉眼，茫然四顧。

　　眾人齊聲驚呼，有的說：“他，他！”有的說：“怎……怎麼……”有的說：“怪……怪了！”眾人見到李四凌虛解穴，以指風撞擊數尺外旁人的穴道，這等高深的武功向來只是耳聞，從未目睹，人人已是驚駭無已，又見那人五官面目宛然便是又一個石破天，只是全身綾羅，服飾華麗，更感詫异。只聽那人顫聲道：“你……你們又要對我怎樣？”

　　張三笑道：“石幫主，你躲在揚州妓院之中，數月來埋頭不出，艷福無邊。貝先生他們到處尋你不著，只得另外找了個人來冒充你幫主。但你想瞞過俠客島使者的耳目，可沒這麼容易了。我們來請你去喝腊八粥，你去是不去？”說著從袖中取出兩塊銅牌，托在手中。

　　那少年臉現懼色，急退兩步，顫聲道：“我……我當然不去。我干麼……干麼要去？”

　　石破天奇道：“大哥，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三笑道：“三弟，你瞧這人相貌跟你像不像？長樂幫奉他為幫主，本是要他來接銅牌的，可是這人怕死，悄悄躲了起來，貝先生他們無可奈何，便騙了你來頂替他作幫主。可是你大哥、二哥還是將他揪了出來，叫你作不成長樂幫的幫主，你怪不怪我？”

　　石破天搖搖頭，目不轉睛的瞧著那人，過了半晌，說道：“媽媽，爹爹，叮叮當當，貝先生，我……我早說你們認錯了人，我不是他，他……他才是真的。”

　　閔柔搶上一步，顫聲道：“你……你是玉兒？”那人點了點頭，道：“媽，爹，你們都在這里。”

　　白萬劍踏上一步，森然道：“你還認得我麼？”那人低下了頭，道：“白師叔，眾……眾位師叔，也都來了。”白萬劍嘿嘿冷笑，道：“我們都來了。”

　　貝海石皺眉道：“這兩位容貌相似，身材年歲又是一樣，到底那一位是本幫的幫主，我可認不出來，這當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你……你才是石幫主，是不是？”那人點了點頭。貝海石道：“這些日子中，幫主卻又到了何處？咱們到處找你不到。後來有人見到這個……這個少年，說道幫主是在摩天崖上，我們這才去請了來，咳咳……真正想不到……咳咳……”那人道：“一言難盡，慢慢再說。”

　　廳上突然間寂靜無聲，眾人瞧瞧石破天，又瞧瞧石幫主，兩人容貌果然頗為肖似，但并立在一起，相較之下，畢竟也大為不同。石破天臉色較黑，眉毛較粗，不及石幫主的俊美文秀，但若非同時現身，卻也委實不易分辨。過了一會，只聽得閔柔抽抽噎噎的哭了出來。

　　白萬劍說道：“容貌可以相同，難道腿上的劍疤也是一般無异，此中大有情弊。”丁當忍不住也道：“這人是假的。真的天哥，左肩上有……有個疤痕。”石清也是懷疑滿腹，說道：“我那孩兒幼時曾為人暗器所傷。”指著石破天道：“這人身上有此暗器傷痕，到底誰真誰假，一驗便知。”眾人瞧瞧石破天，又瞧瞧那華服少年，都是滿腹疑竇。

　　張三哈哈笑道：“既要偽造石幫主，自然是一筆一划，都要造得真像才行。真的身上有疤，假的當然也有。貝大夫這‘著手成春’四個字外號，難道是白叫的嗎？他說我三弟昏迷多日，自然是那時候在我三弟身上作上了手腳。”突然間欺近身去，隨手在那華服少年的肩頭、左腿、左臀三處分別抓了一下。那少年衣褲上登時被他抓出了三個圓孔，露出雪白的肌膚來。

　　只見他肩頭有疤、腿上有傷、臀部有良，與丁當、白萬劍、石清三人所說盡皆相符。

　　眾人都是“啊”的一聲驚呼，既訝异張三手法之精，這麼隨手幾抓絲毫不傷皮肉，而切割衣衫利逾并剪，復見那少年身上的疤痕，果與石破天身上一模一樣。

　　丁當搶上前去，顫聲道：“你……你……果真是天哥？”那少年苦笑道：“叮叮當當，這麼些日子不見你，我想得你好苦，你卻早將我拋在九霄云外了。你認不得我，可是你啊，我便再隔一千年，一萬年，也永遠認得你。”丁當聽他這麼說，喜極而泣，道：“你……你才是真的天哥。他……他可惡的騙子，又怎說得出這些真心情意的話來？我險些兒給他騙了！”說著向石破天怒目而視，同時情不自禁的伸手拉住了那少年的手。那少年將手掌緊了一緊，向她微微一笑。丁當登覺如坐春風，喜悅無限。

　　石破天走上兩步，說道：“叮叮當當，我早就跟你說，我不是你的天哥，你……你生不生我的氣？”

　　突然間拍的一聲，他臉上熱辣辣的著了個耳光。

　　丁當怒道：“你這騙子，啊唷，啊唷！”連連揮手，原來她這一掌打得甚是著力，卻被石破天的內力反激出來，震得她手掌好不疼痛。

　　石破天道：“你……你的手掌痛嗎？”丁當怒道：“滾開，滾開，我再也不要見你這無恥的騙子！”石破天黯然神傷，喃喃道：“我……我不是故意騙你的。”丁當怒道：“還說不是故意？你肩頭偽造了個傷疤，干麼不早說？”石破天搖頭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丁當頓足道：“騙子，騙子，你走開！”一張俏臉蛋脹得通紅。

　　石破天眼中淚珠滾來滾去，險些便要奪眶而出，強自忍住，退了開去。

　　石清轉頭問貝海石道：“貝先生，這……這位少年，你們從何處覓來？我這孩兒，又如何給你們硬栽為貴幫的幫主？武林中朋友在此不少，還得請你分說明白，以釋眾人之疑。”

　　貝海石道：“這位少年相貌與石幫主一模一樣，連你們玄素雙劍是親生的父母，也都分辨不出。我們外人認錯了，怕也難怪吧？”

　　石清點了點頭，心想這話倒也不錯。

　　閔柔卻道：“我夫婦和兒子多年不見，孩子長大了，自是不易辨認。貝先生這幾年來和我孩子日日相見，以貝先生之精明，卻是不該認錯的。”

　　貝海石咳嗽幾聲，苦笑道：“這……這也未必。”那日他在摩天崖見到石破天，便知不是石中玉，但遍尋石中玉不獲，正自心焦如焚，靈機一動，便有意要石破天頂替。恰好石破天渾渾噩噩，安排起來容易不過，這番用心自是說什麼也不能承認的，又道：“石幫主接任敝幫幫主，那是憑武功打敗了司徒前幫主，才由眾兄弟群相推戴。石幫主，此事可是有的？‘硬栽’二字，從何說起？”

　　那少年石中玉道：“貝先生，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也就什麼都不用隱瞞了。那日在淮安府我得罪了你，給你擒住。你說只須一切聽你吩咐，就饒我性命，于是你叫我加入你們長樂幫，要我當眾質問司徒幫主為何逼得何香主自殺，問他為什麼不肯接俠客島銅牌，又叫我跟司徒幫主動手。憑我這點兒微末功夫，又怎是司徒幫主的對手？是你貝先生和眾香主在混亂中一擁而上，假意相勸，其實是一起制住了司徒幫主，逼得他大怒而去，于是你便叫我當幫主。此後一切事情，還不是都聽你貝先生的吩咐，你要我東，我又怎敢向西？我想想實在沒有味兒，便逃到了揚州，倒也逍遙快活。那知莫名其妙的卻又給這兩位老兄抓到了這里。將我點了穴道，放在屋頂上。貝先生，這長樂幫的幫主，還是你來當。這個傀儡幫主的差使，請你開恩免了吧。”他口才便給，說來有條有理，人人登時恍然。

　　貝海石臉色鐵青，說道：“那時候幫主說什麼話來？事到臨頭，卻又翻悔推托。”

　　石中玉道：“唉，那時候我怎敢不聽你吩咐？此刻我爹娘在此，你尚且對我這麼狠霸霸的，別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眼見賞善罰惡二使已到，倘若推不掉這幫主之位，勢必性命難保，又有了父母作靠山，言語中便強硬起來。

　　米橫野大聲道：“幫主，你這番話未免顛倒是非了。你作本幫幫主，也不是三天兩日之事，平日作威作福，風流快活，作踐良家婦女，難道都是貝先生逼迫你的？若不是你口口聲聲向眾兄弟拍胸擔保，賭咒發誓，說道定然會接俠客島銅牌，眾兄弟又怎容你如此胡鬧？”

　　石中玉難以置辯，便只作沒聽見，笑道：“貝先生本事當真不小，我隱居不出，免惹麻煩，虧得你不知從何處去找了這個小子出來。這小子的相貌和我也真像。他既愛冒充，就冒充到底好了，又來問我什麼？爹，媽，這是非之地，咱們及早离去為是。”他口齒伶俐，比之石破天實是天差地遠，兩人一開口說話，那便全然不同。

　　米橫野、陳沖之、展飛等同時厲聲道：“你想撒手便走，可沒這般容易。”說著各自按住腰間刀柄、劍把。

　　張三哈哈笑道：“石幫主，貝先生，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憑著司徒橫和石幫主的武功聲望，老實說，也真還不配上俠客島去喝一口腊八粥。長樂幫這幾年來干的惡事太多，我兄弟二人今天來到貴幫的本意，乃是‘罰惡’，本來也不盼望石幫主能接銅牌。只不過向例如此，總不免先問上一聲。石幫主你不接銅牌，是不是？好極，好極！你不接最好！”

　　貝海石與長樂幫群豪都是心頭大震，知道石中玉若不接他手中銅錢牌，這胖瘦二人便要大開殺戒。聽這胖子言中之意，此行主旨顯是誅滅長樂幫。他二人適才露的幾手功夫，全幫無人能敵。但石中玉顯然說什麼也不肯做幫主，那便如何是好？

　　霎時之間，大廳中更無半點聲息。人人目光都瞧著石中玉。

　　石破天道：“貝先生，我大哥……他可不是說著玩的，說殺人便當真殺人，飛魚幫、鐵叉會那些人，都給他兩個殺得干干淨淨。我看不論是誰做幫主都好，先將這兩塊銅牌接了下來，免得多傷人命。雙方都是好兄弟，真要打起架來，我可不知要幫誰才好。”

　　貝海石道：“是啊，石幫主，這銅牌是不能不接的。”

　　石破天向石中玉道：“石幫主，你就接了銅牌吧。你接牌也是死，不接也是死。只不過若是不接呢，那就累得全幫兄弟都陪了你一起死，這……這于心何忍？”

　　石中玉嘿嘿冷笑，說道：“你慷他人之慨，話倒說得容易。你既如此大仁大義，干麼不給長樂幫擋災解難，自己接了這兩塊銅牌？嘿嘿，當真好笑！”

　　石破天歎了口氣，向石清、閔柔瞧了一眼，向丁當瞧了一眼，說道：“貝先生，眾位一直待我不錯，原本盼我能為長樂幫消此大難，真的石幫主既不肯接，就由我來接吧！”說著走向張三身前，伸手便去取他掌中銅牌。眾人盡皆愕然。

　　張三將手一縮，說道：“且慢！”向貝海石道：“俠客島邀宴銅牌，只交正主。貴幫到底奉那一位作幫主？”

　　貝海石等萬料不到，石破天在識破各人的陰謀詭計之後，竟仍肯為本幫賣命，這些人雖然個個凶狡剽悍，但此時無不油然而生感激之情，不約而同的齊向石破天躬身行禮，說道：“愿奉大俠為本幫幫主，遵從幫主號令，決不敢有違。”這幾句話倒也說得萬分誠懇。

　　石破天還禮道：“不敢，不敢！我什麼事都不懂，說錯了話，做錯了事，你們不要怪我才好。”貝海石等齊道：“不敢！”

　　張三哈哈一笑，問道：“兄弟，你到底姓什麼？”石破天茫然搖頭，說道：“我真的不知道。”向閔柔瞧了一眼，又向石清瞧了一眼，見兩人對自己瞧著的目光中仍是充滿愛惜之情，說道：“我……我還是姓石吧！”張三道：“好！長樂幫石幫主，今年十二月初八，請到俠客島來喝腊八粥。”石破天道：“自當前來拜訪兩位哥哥。”

　　張三道：“憑你的武功，這碗腊八粥大可喝得。只可惜長樂幫卻從此逍遙自在了。”李四搖頭道：“可惜，可惜！”不知是深以不能誅滅長樂幫為憾，還是說可惜石破天枉自為長樂幫送了性命。貝海石等都低下了頭，不敢和張三、李四的目光相對。

　　張三、李四對望一眼，都點了點頭。張三右手揚處，兩塊銅牌緩緩向石破天飛去。銅牌份量不輕，擲出之後，本當勢挾勁風的飛出，但如此緩緩凌空推前，便如空中有兩根瞧不見的細線吊住一般，內力之奇，實是罕見罕聞。

　　眾人睜大了眼睛，瞧著石破天。閔柔突然叫道：“孩兒別接！”石破天道：“媽，我已經答允了的。”雙手伸去，一手抓住了一塊銅牌，向石清道：“爹爹……不……石……石莊主明知危險，仍是要代上清觀主赴俠客島去，孩兒……我也要學上一學。”

　　李四道：“好！英雄俠義，不枉了跟你結拜一場。兄弟，咱們把話說在前頭，到得俠客島上，大哥、二哥對你一視同仁，可不能給你什麼特別照顧。”石破天道：“這個自然。”

　　李四道：“這里還有幾塊銅牌，是邀請關東范、風、呂三位去俠客島喝腊八粥的。三位接是不接？”

　　范一飛向高三娘子瞧了一眼，心想：“你既已經接了，咱們關東四大門派同進同退，也只有硬著頭皮，將這條老命去送在俠客島了。”當即說道：“承蒙俠客島上的大俠客們瞧得起，姓范的焉有敬酒不喝喝罰酒之理？”走上前去，從李四手中接過兩塊銅牌。風良哈哈一笑，說道：“到十二月初八還有兩個月，就算到那時非死不可，可也是多活了兩個月。”當下與呂正平都接了銅牌。

　　張三、李四二人抱拳行禮，說道：“各位賞臉，多謝了。”向石破天道：“兄弟，我們尚有遠行，今日可不能跟你一起喝酒了，這就告辭。”石破天道：“喝三碗酒，那也無妨。兩位哥哥的酒葫蘆呢？”張三笑道：“扔了，扔了！這種酒配起來可艱難得緊，帶著兩個空葫蘆有什麼趣味？好吧，二弟，咱哥兒三個這就喝三碗酒。”

　　長樂幫中的幫眾斟上酒來，張三、李四和石破天對干三碗。

　　石清踏上一步，朗聲道：“在下石清，忝為玄素莊莊主，意欲與內子同上俠客島來討一碗腊八粥喝。”

　　張三心想：“三十多年來，武林中人一聽到俠客島三字，無不心驚膽戰，今日居然有人自愿前往，倒是第一次聽見。”說道：“石莊主、石夫人，這可對不起了。你兩位是上清觀門下，未曾另行開門立派，此番難以奉請。楊老英雄和別的幾位也是這般。”

　　白萬劍問道：“兩位尚有遠行，是否……是否前去凌霄城？”張三道：“白英雄料事如神，我二人正要前去拜訪令尊威德先生白老英雄。”白萬劍臉上登時變色，踏上一步，欲言又止，隔了半晌，才道：“好。”

　　張三笑道：“白英雄若是回去得快，咱們還可在凌霄城再見。請了，請了！”和李四一舉手，二人一齊轉身，緩步出門。

　　高三娘子罵道：“王八羔子，什麼東西！”左手揮處，四柄飛刀向二人背心擲去。她明知這一下萬難傷到二人，只是心中憤懣難宣，放幾口飛刀發泄一下也是好的。

　　眼見四柄飛刀轉瞬間便到了二人背後，二人似是絲毫不覺。石破天忍不住叫道：“兩位哥哥小心了！”猛聽得呼的一聲，二人向前飛躍而出，迅捷難言，眾人眼前只一花，四柄飛刀拍的一聲，同時釘在門外的照壁之上，張三李四卻已不知去向。飛刀是手中擲出的暗器，但二人使輕功縱躍，居然比之暗器尚要快速。群豪相顧失色，如見鬼魅。高三娘子兀自罵道：“王八羔……”但忍不住心驚，只罵得三個字，下面就沒聲音了。

　　石中玉攜著丁當的手，正在慢慢溜到門口，想乘眾人不覺，就此溜出門去，不料高三娘子這四口飛刀，卻將各人的目光都引到了門邊。白萬劍厲聲喝道：“站住了！”轉頭向石清道：“石莊主，你交代一句話下來吧！”

　　石清歎道：“姓石的生了這樣……這樣的兒子，更有什麼話說？白師兄，我夫婦攜帶犬子，同你一齊去凌霄城向白老伯領罪便是。”

　　一聽此言，白萬劍和雪山群弟子無不大感意外，先前為了個假兒子，他夫婦奮力相救，此刻真兒子現身，他反而答允同去凌霄城領罪，莫非其中有詐？

　　閔柔向丈夫望了一眼，這時石清也正向妻子瞧來。二人目光相接，見到對方神色凄然，都是不忍再看，各將眼光轉了開去，均想：“原來咱們的兒子終究是如此不成材的東西，既答允了做長樂幫的幫主，大難臨頭之際，卻又縮頭避禍，這樣的人品，唉！”

　　他夫婦二人這幾日來和石破天相處，雖覺他大病之後，記憶未復，說話舉動甚是幼稚可笑，但覺他天性淳厚，而天真爛漫之中往往流露出一股英俠之氣，心下甚是歡喜。閔柔更是心花怒放，石破天愈不通世務，她愈覺這孩子就像是從前那依依膝下的七八歲孩童，勾引起當年許多甜蜜的往事。不料真的石中玉突然出現，容貌雖然相似，行為卻全然大异，一個狡獪懦怯，一個銳身任難，偏偏那個懦夫才是自己的兒子。

　　閔柔對石中玉好生失望，但畢竟是自己親生的孩子，向他招招手，柔聲道：“孩子，你過來！”石中玉走到她身前，笑道：“媽，這些年來，孩兒真想念你得緊。媽，你越來越年輕俊俏啦，任誰見了，都會說是我姊姊，決不信你是我的親娘。”閔柔微微一笑，心頭甚是氣苦：“這孩子就學得一副油腔滑調。”笑容之中，不免充滿了苦澀之意。

　　石中玉又道：“媽，孩兒早幾年曾覓得一對碧玉鐲兒，一直帶在身邊，只盼那一日見到你，親手給你帶在手上。”說著從懷中掏出個黃緞包兒，打了開來，取出一對玉鐲，一朵鑲寶石的珠花，拉過母親手來，將玉鐲給她帶在腕上。

　　閔柔原本喜愛首飾打扮，見這副玉鐲溫潤晶瑩，甚是好看，想到兒子的孝心，不由得慍意漸減。她可不知這兒子到處拈花惹草，一向身邊總帶著珍貴的珍寶首飾，一見到美貌女子，便取出贈送，以博歡心。

　　石中玉轉過身來，將珠花插在丁當頭發上，低聲笑道：“這朵花該當再美十倍，才配得我那叮叮當當的花容月貌，眼下沒法子，將就著戴戴吧。”丁當大喜，低聲道：“天哥，你總是這般會說話。”伸手輕輕撫弄鬢上的珠花，斜視石中玉，臉上喜氣盎然。

　　貝海石咳嗽了幾聲，說道：“難得楊老英雄、石莊主夫婦、關東四大門派眾位英雄大駕光臨。種種誤會，亦已解釋明白。讓敝幫重整杯盤，共謀一醉。”

　　但石清夫婦、白萬劍、范一飛等各懷心事，均想：“你長樂幫的大難有人出頭擋過了，我們卻那有心情來喝你的酒？”白萬劍首先說道：“俠客島的兩個使者說道要上凌霄城去，在下非得立時趕回不可。貝先生的好意，只有心領了。”石清道：“我們三人須和白師兄同去。”范一飛等也即告辭，說道腊八粥之約為期不遠，須得趕回關東；言語中含糊其辭，但人人心下明白，他們是要趕回去分別料理後事。

　　當下群豪告辭出來。石破天神色木然，隨著貝海石送客，心中十分凄涼：“我早知他們是弄錯了，偏偏叮叮當當說我是她的天哥，石莊主夫婦又說我是他們的兒子。”突然之間，只覺世上孤零零的只剩下了自己一人，誰也和自己無關“我真的媽媽不要我了，師父史婆婆和阿繡不要我了，連阿黃也不要我了！”

　　范一飛等又再三向他道謝解圍之德。白萬劍道：“石幫主，數次得罪，大是不該，尚請見諒。石幫主英雄豪邁，以德報怨，紫煙島上又多承相救，在下十分心感。此番回去，若是僥幸留得性命，日後很愿和石幫主交個朋友。”石破天唯唯以應，只想放聲大哭。

　　石清夫婦和石破天告別之時，見他容色凄苦，心頭也大感辛酸。閔柔本想說收他做自己義子，但想他是江南大幫的幫主，身份可說已高于自己夫婦，武功又如此了得，認他為子的言語自是不便出口，只得柔聲道：“石幫主，先前數日，我夫婦誤認了你，對你甚是不敬，只盼……只盼咱們此後尚有再見之日。”

　　石破天道：“是，是！”目送眾人离去，直到各人走得人影不見，他兀自怔怔的站在大門外出神。

　　貝海石又是慚愧，又是感激，早就遠遠躲開。其餘幫眾只道石破天接了銅牌後自知死期不遠，心頭不快，誰也沒敢過來跟他說話，萬一幫主將脾氣發在自己頭上，豈不倒霉？

　　--------------------------------------------------------------

　　前面一座山峰沖天而起，峰頂建著數百間房屋，屋外圍以一道白牆。石清贊道：“雄踞絕頂，俯視群山，‘凌霄’兩字，果然名副其實。”

## 第十六章　凌霄城

　　這日晚間，石破天一早就上了床，但思如潮涌，翻來覆去的真到中宵，才迷迷糊糊的入睡。

　　睡夢之中，忽聽得窗格上得得得的輕高三下，他翻身從起，記得丁當以前兩次半夜里來尋自己，都是這般擊窗為號，不禁沖口而出：“是叮叮……”只說得三個字，立即住口，歎了口氣，心想：“我這可不是發痴？叮叮當當早隨她那天哥去了，又怎會再來看我？”

　　卻見窗子緩緩推開，一個苗條的身形輕輕躍入，格的一笑，卻不是丁當是誰？她走到床前，低聲笑道：“怎麼將我截去了一半？叮叮當當變成了叮叮？”

　　石破天又驚又喜，“啊”的一聲，從床上跳了下來，道：“你……你怎麼又來了？”丁當抿嘴笑道：“我記挂著你，來瞧你啊。怎麼啦，來不得麼？”石破天搖頭道：“你找到了你真天哥，又業瞧我這假的作甚？”

　　丁當笑道：“啊唷，生氣了，是不是？天哥，日里我打了你一記，你惱不惱？”說著伸手輕撫他面頰。

　　石破天鼻中聞到甜甜的香氣，臉上受著她滑膩手掌溫柔的撫摸，不由得心煩意亂，囁嚅道：“我不惱。叮叮當當，你不用再看我。你認錯了人，大家都沒法子，只要你不當我是騙子，那就好了。”

　　丁當柔聲道：“小騙子，小騙子！唉，你倘若真是個騙子，說不定我反而喜歡。天哥，你是天下少有的正人君子，你跟我拜堂成親，始終……始終沒把我當成是你的妻子。”

　　石破天全身發燒，不由得羞慚無地，道：“我……我不是正人君子！我不是不想，只是我不……不敢！幸虧……幸虧咱們沒有什麼，否則……否則可就不知如何是好！”

　　丁當退開一步，坐在床沿之上，雙手按著臉，突然嗚嗚咽咽的啜泣起來。石破天慌了手腳，忙問：“怎……怎麼啦？”丁當哭道：“我……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可是人家……人家卻不這麼想啊。我當真是跳在黃河里也洗不清了。那個石中玉，他……他說我跟你拜過了天地，同過了房，他不肯要我了。”石破天頓足道：“這……這便如何是好？叮叮當當，你不用著急，我跟他說去。我去對他說，我跟你清清白白，那個相敬如……如什麼的。”

　　丁當忍不住噗哧一聲，破涕為笑，說道：“‘相敬如賓’是不能說的，人家夫妻那才是相敬如賓。”石破天道：“啊，對不起，我又說錯了。我聽高三娘子說過，卻不明白這四個字的真正意思。”

　　丁當忽又哭了起來，輕輕頓足，說道：“他恨死了你，你跟他說，他也不會信你的。”

　　石破天內心隱隱感到歡喜：“他不要你，我可要你。”但知這句話不對，就是想想也不該，口中只說：“那怎麼辦？那怎麼辦？唉，都是我不好，這可累了你啦！”

　　丁當哭道：“他跟你無親無故，你又無恩于他，反而和他心上人拜堂城親，洞房花燭，他不恨你恨誰？倘若他……他不是他，而是范一飛、呂正平他們，你是救過他性命的大恩公，當然不論你說什麼，他就信什麼了。”

　　石破天點頭道：“是，是，叮叮當當，我好生過意不去。咱們總得想個法子才是。啊，有了，你請爺爺去跟他說個明白，好不好？”丁當頓足哭道：“沒用的，沒用的。他……他石中玉過不了幾天就沒命啦，咱們一時三刻，又到那里找爺爺去？”石破天大驚，問道：“為什麼他過不了幾天就沒了性命？”

　　丁當道：“雪山派那白萬劍先前誤認你是石中玉，將你捉拿了去，幸虧爺爺和我將你救得性命，否則的話，他將你押到凌霄城中，早將你零零碎碎的割來殺了，你記不記得？”石破天道：“當然記得。啊喲，不好！這一次石莊主和白師傅又將他送上凌霄城去。”丁當哭聲道：“雪山派對他恨之切骨。他一入凌霄城，那里還有性命？”石破天道：“不錯，雪山派的人一次又一次的來捉我，事情确是非同小可。不過他們沖著石莊主夫婦的面子，說不定只將你的天哥責罵幾句，也就算了。”

　　丁當咬牙道：“你倒說得容易？他們要責罵，不會在這里開口嗎？何必萬里迢迢的押他回去？他們雪山派為了拿他，已死了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石破天登時背上出了一陣冷汗，雪山派此次東來江南，确是死傷不少，別說石中玉在凌霄城中所犯的事必定十分重大，單是江南這筆帳，就決非幾句責罵便能了結。

　　丁當又道：“天哥他确有過犯，自己送了命也就罷了，最可惜石莊主夫婦這等俠義仁厚之人，卻也要陪上兩條性命。”

　　石破天跳將起來，顫聲道：“你……你說什麼？石莊主夫婦也要陪上性命？”石清、閔柔二人這數日來待他親情深厚，雖說是認錯了人，但在他心中，卻仍是世上待他最好之人，一聽到二人有生死危難，自是關切無比。

　　丁當道：“石莊主夫婦是天哥的父母，他們送天哥上凌霄城去，難道是叫他去送死？自然是要向白老爺子求情了。然而白老爺子一定不會答允的，非殺了天哥不可。石莊主夫婦愛護兒子之心何等深切，到得緊要關頭，勢須動武。你倒想想看，凌霄城高手如云，又占了地利之便，石莊主夫婦再加上天哥，只不過三個人，又怎能是他們的對手？唉，我瞧石夫人待你真好，你自己的媽媽恐怕也沒她這般愛惜你。她……她……竟要去死在凌霄城中，我想想就難過。”說著雙手掩面，又嚶嚶啜泣起來。

　　石破天全身熱血如沸，說道：“石莊主夫婦有難，不論凌霄城有多大凶險，我都非趕去救援不可。就算救他們不行，我也宁可將性命陪在那里，決不獨生。叮叮當當，我去了！”說著大踏步便走向房門。

　　丁當拉住他衣袖，問道：“你去那里？”

　　石破天道：“我連夜趕上他們，和石莊主夫婦同上凌霄城去。”丁當道：“威德先生白老爺子武功厲害得緊，再加上他兒子白萬劍，還有什麼風火神龍封萬里啦等等高手，就說你武功上胜得過他們，但凌霄城中步步都是機關，銅网毒箭，不計其數。你一個不小心踏入了陷井，便有天大的本事，餓也餓死了你。”石破天道：“那也顧不得啦。”

　　丁當道：“你逞一時血氣之勇，也死在凌霄城中，可是能救得了石莊主夫婦麼？你若是死了，我可不知有多傷心，我……我也不能活了。”

　　石破天突然聽到她如此情致纏綿的言語，一顆心不由得急速跳動，顫聲道：“你……你為什麼對我這樣好？我又不是你的……你的真天哥。”

　　丁當吧道：“你們兩個長得一模一樣，在我心里，實在也沒什麼分別，何況我和你相聚多日，你又一直待我這麼好。‘日久情生’這四個字，你總聽見過吧？”她抓住了石破天雙手，說道：“天哥，你答允我，你無論如何，不能去死。”石破天道：“可是石莊主夫婦不能不救。”丁當道：“我倒有個計較在此，就怕你疑心我不懷好意，卻不便說。”石破天急道：“快說，快說！你又怎會對我不懷好意？”

　　丁當遲疑道：“天哥，這事太委屈了你，又太便宜了他。任誰知道了，都會說我安排了個圈套要你去鑽。不行，這件事不能這麼辦。雖然說萬無一失，畢竟太不公道。”

　　石破天道：“到底是什麼法子？只須救得石莊主夫婦，委屈了我，又有何妨？”

　　丁當道：“天哥，你既定要我說，我便聽你的話，這就說了。不過你倘若真要照這法子去干，我可又不愿。我問你，他們雪山派到底為會議這般痛恨石中玉，非殺了他不可？”

　　石破天道：“似乎石中玉本是雪山派弟子，犯了重大門規，在凌霄城中害死了白師傅的小姐，又累得他師父封萬里給白老爺爺斬了一條臂膀，說不定他還做了些別的壞事。”

　　丁當道：“不錯，正因為石中玉害死了人，他們才要殺他抵命。天哥，你有沒害死過白師傅的小姐？”石破天一怔，道：“我？我當然沒有。白師傅的小姐我從來就沒見過。”丁當道：“這就是了。我想的法子，說來也沒什麼大不了，就是讓你去扮石中玉，陪著石莊主夫婦到凌霄城去。等得他們要殺你之時，你再吐露真相，說道你是狗雜種，不是石中玉。他們要殺的是石中玉，并不是你，最多罵你一頓，說你不該扮了他來騙人，終究會將你放了。他們不殺你，石莊主夫婦也不會出手，當然也就不會送了性命。”

　　石破天沉吟詩道：“這法子倒真好。只是凌霄城遠在西域，幾千里路和白師傅他們一路同行，只怕……只怕我說不了三名話，就露了破綻出來。叮叮當當，你知道，我笨嘴笨舌，那里及得上你這個……你這個天哥的聰明伶俐。”說著不禁黯然。

　　丁當道：“這個我倒想過了。你只須在喉頭上涂上些藥物，讓咽喉處腫了起來，裝作生了個大瘡，從此不再說話，腫消之後仍是不說話，假裝變了啞巴，就什麼破綻也沒有了。”說著忽然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天哥，法子雖妙，但總是教你吃虧，我實在過意不去。你知道的，在我心中，宁可我自己死了，也不能讓你受到半點委屈。”

　　石破天聽她語意之中對自己這等情深愛重，這時候別說要他假裝啞巴，就是要自己為她而死，那也是勇往直前，絕無异言，當即大聲道：“很好，這主意真妙！只是我怎麼去換了石中玉出來？”丁當道：“他們一行人都在橫石鎮上住宿，咱們這就趕去。我知道石中玉睡的房間，咱們悄悄進去，讓他跟你換了衣衫。明日早晨你就大聲呻吟，說是喉頭生了惡瘡，從此之後，不到白老爺子真要殺你，你總是不開口說話。”石破天喜道：“叮叮當當，這般好法子，虧你怎麼想得出來？”

　　丁當道：“一路上你跟誰也不可說話，和石莊主夫婦也不可太親近了。白師傅他們十分精明厲害，你只要露出半點馬腳，他們一起疑心，可就救不得石莊主夫婦了。唉，石莊主夫婦英雄俠義，倘若就此將性命斷送在凌霄城里……”說著搖搖頭，歎了口長氣。

　　石破天點頭道：“這個我自理會得，便是殺我頭也不開口。咱們這就走吧。”

　　突然間房門呀的一聲推開，一個女子聲音叫道：“少爺，你千萬別上她當！”蒙朧夜色之中，只見一個少女站在門口，正是侍劍。

　　石破天道：“侍劍姊姊，什……什麼別上她當？”侍劍道：“我在房門外都聽見啦。這丁姑娘不安好心，她……她只是想救她那個天哥，騙了你去作替死鬼。”石破天道：“不是的！丁姑娘是幫我想法子去救石莊主、石夫人。”侍劍急道：“你再好好想一想，少爺，她決不會對你安什麼好心。”

　　丁當冷笑道：“好啊，你本來是真幫主的人，這當兒吃里扒外，卻來挑撥是非。”轉頭向石破天道：“天哥，別理這小賤人，你快去問陳香主他們要一把悶香，可千萬別說起咱們計較之事。要到悶香後，別再回來，在大門外等我。”石破天問道：“要悶香作什麼？”丁當道：“等會你自然知道，快去，快去！”石破天道：“是！”推窗而出。

　　丁當微微冷笑，道：“小丫頭，你良心倒好！”

　　侍劍驚呼一聲，轉身便逃。丁當那容她逃走？搶將上去，雙掌齊發，擊中在她後心，侍劍哼也沒哼，登時斃命。

　　丁當正要越窗而出，忽然想起一事，回身將侍劍身上衣衫扯得稀爛，褲子也扯將下來，裸了下身，將她尸身放在石破天的床上，拉過錦被蓋上。次日長樂幫幫眾發覺，定當她是力拒強暴，被石破天一怒擊斃。這麼一來，石破天數日不歸，貝海石等只道他暫离避羞，一時也不會出外找尋。

　　她布置已畢，悄悄繞到大門外。過了一盞茶時分，石破天越牆出來，說道：“悶香拿到了。”丁當道：“很好！”兩人快步而行，來到河邊，乘上小船。

　　丁當執槳划了數里，棄船上岸，只見柳樹下系著兩匹馬。丁當道：“上馬吧！”石破天贊道：“你真想得周到，連坐騎都早備下了。”丁當臉上一紅，嗔道：“什麼周到不周到？這是爺爺的馬，我又不知道你急著想去搭救石莊主夫婦。”

　　石破天不明白她為什麼忽然生氣，不敢多說，便即上馬。兩人馳到四更天時，到了橫石鎮外，下馬入鎮。

　　丁當引著他來到鎮上四海客棧門外，低聲道：“石莊主夫婦和兒子睡在東廂第二間大房里。”石破天道：“他們三個睡在一房嗎？可別讓石莊主、石夫人驚覺了。”

　　丁當道：“哼，做父母的怕兒子逃走，對雪山派沒法子交代啊，睡在一房，以便日夜監視。他們只管顧著自己俠義英雄的面子，卻不理會親生兒子是死是活。這樣的父母，天下倒是少有。”言語中大有憤憤不平之意。

　　石破天聽她突然發起牢騷來，倒不知如何接口才是，低聲問道：“那怎麼辦？”

　　丁當道：“你把悶香點著了，塞在他們窗中，待悶香點完，石莊主夫婦都已昏迷。就推窗進內，悄悄將石中玉抱出來便是。你輕功好，翻牆進去，白師傅他們不會知覺的，我可不成，就在那邊屋檐下等你。”石破天點頭道：“那倒不難。陳香主他們將雪山派弟子迷倒擒獲，使的便是這種悶香嗎？”丁當點了點頭，笑道：“這是貴幫的下三濫法寶，想必十分靈驗，否則雪山群弟子也非泛泛之輩，怎能如此輕易的手到擒來？”又道：“不過你千萬得小心了，不可發出半點聲息。石莊主夫婦卻又非雪山派弟子可比。”

　　石破天答應了，打火點燃了悶香，雖在空曠之處，只聞到點煙氣，便已覺頭暈腦脹。他微微一驚，問道：“這會熏死人嗎？”丁當道：“他們用這悶香去捉拿雪山弟子，不知有沒熏死了人。”

　　石破天道：“那倒沒有。好，你在這里等我。”走到牆邊，輕輕一躍，逾垣而入，了無聲息，找到東廂第二間房的窗子，側耳聽得房中三人呼吸勻淨，好夢正酣，便伸舌頭舐濕紙窗，輕輕挖個小孔，將點燃了的香頭塞入孔中。

　　悶香燃得好快，過不多時便已燒盡。他傾聽四下里并無人聲，當下潛運內力輕推，窗扣便斷，隨即推開窗子，左手撐在窗檻上，輕輕翻進房中，藉著院子中射進來的星月微光，見房中并列兩炕，石清夫婦睡于北炕，石中玉睡于南炕，三人都睡著不動。

　　他踏上兩步，忽覺一陣暈眩，知是吸進了悶香，忙屏住呼吸，將石中玉抱起，輕輕躍到窗外，翻牆而出。

　　丁當守在牆外，低聲贊道：“干淨利落，天哥，你真能干。”又道：“咱們走得遠些，別驚動了白師傅他們。”

　　石破天抱著石中玉，跟著她走出數十丈外。丁當道：“你把自己里里外外的衣衫都脫了下來，和他對換了。袋里的東西也都換過。”石破天探手入懷，摸到大悲老人所贈的一盒木偶，又有兩塊銅牌，掏了出來，問道：“這……這個也交給他麼？”丁當道：“都交給他！你留在身上，萬一給人見到，豈非露出了馬腳？我在那邊給你望風。”

　　石破天見丁當走遠，便混身上下脫個精光，換上石中玉的內內褲，再將自己的衣服給石中玉穿上，說道：“行啦，換好了！”

　　丁當回過身來，說道：“石莊主、石夫人的兩條性命，此後全在乎你裝得像不像了。”石破天道：“是，我一定小心。”

　　丁當從腰間解下水囊，將一皮囊清水都淋在石中玉頭上，向他臉上凝視一會，這才轉過頭來，從懷中取出一只小小鐵盒，揭開盒蓋，伸手指挖了半盒油膏，對石破天道：“仰起頭來！”將油膏涂在他喉頭，說道：“天亮之前，便抹去了藥膏，免得給人瞧破。明天會有些痛，這可委屈你啦。”石破天道：“不打緊！”只見石中玉身子略略一動，似將醒轉，忙道：“叮叮當當，我……我去啦。”丁當道：“快去，快去！”

　　石破天舉步向客棧走去，走出數丈，一回頭，只見石中玉已坐起身來，似在和丁當低聲說話，忽聽得丁當格的一笑，聲音雖輕，卻充滿了歡暢之意。石破天突然之間感到一陣劇烈的難過，隱隱覺得：從今而後，再也不能和丁當在一起了。

　　他略一踟躕，隨即躍入客棧，推窗進房。房中悶香氣息尚濃，他凝住呼吸開了窗子，讓冷風吹入，只聽遠處馬蹄聲響起，知是丁當和石中玉并騎而去，心想：“他們到那里去了？叮叮當當這可真的開心了吧？我這般笨嘴笨舌，跟她在一起，原是常常惹她生氣。”

　　在窗前悄立良久，喉頭漸漸痛了起來，當即鑽入被窩。

　　丁當所敷的藥膏果然靈驗，過不到小半個時辰，石破天喉頭已十分疼痛，伸手摸去，触手猶似火燒，腫得便如生了個大瘤。他挨到天色微明，將喉頭藥膏都擦在在被上，然後將被子倒轉來蓋在身上，以防給人發覺藥膏，然後呻吟了起來，那是丁當教他的計策，好令石清夫婦關注他的喉痛，縱然覺察到頭暈，懷疑或曾中過悶香，也不會去分心查究。

　　他呻吟了片刻，石清便已聽到，問道：“怎麼啦？”語意之中，頗有惱意。閔柔翻身坐起，道：“玉兒，身子不舒服麼？”不等石破天回答，便即披衣過來探看，一眼見到他雙頰如火，頸中更腫起了一大塊，不由得慌了手腳，叫道：“師哥，師哥，你……你來看！”

　　石清聽得妻子叫聲之中充滿了驚惶，當即躍起，縱到兒子炕前，見到他頸中紅腫得甚是厲害，心下也有些發慌，說道：“這侈半是初起的癰疽，及早醫治，當無大害。”問石破天道：“痛得怎樣？”

　　石破天呻吟了幾聲，不敢開口說話，心想：“我為了救你們，才假裝生這大瘡。你們這等關心，可見石中玉雖然做了許多壞事，你們還是十分愛他。可就沒一人愛我。”心中一酸，不由得目中含淚。

　　石清、閔柔見他幾乎要哭了出來，只道他痛得厲害，更是慌亂。石清道：“我去找個醫生來瞧瞧。”閔柔道：“這小鎮上怕沒好醫生，咱們回鎮江去請貝大夫瞧瞧，好不好？”石清搖頭道：“不！沒的既讓白萬劍他們起疑，又讓貝海石更多一番輕賤。”他知貝海石對他兒子十分不滿，說不定會乘機用藥，加害于他，當即快步走了出去。

　　閔柔斟了碗熱湯來給石破天喝。這毒藥藥性甚是厲害，丁當又給他搽得極多，咽喉內外齊腫，連湯水都不易下咽。閔柔更是驚慌。

　　不久石清陪了個六十多歲的大夫進來。那大夫看看石破天的喉頭，又搭了他雙手腕脈，連連搖頭，說道：“醫書云：癰發有六不可治，咽喉之處，藥食難進，此不可治之一也。這位世兄脈洪弦數，乃陽盛而陰滯之象。氣，陽也，血，陰也，血行脈內，氣行脈外，氣得邪而郁，津液稠粘，積久滲入脈中，血為之濁……”他還在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石清插口道：“先生，小兒之癰，尚屬初起，以藥散之，諒無不可。”那大夫搖頭擺腦的道：“總算這位世兄命大，這大癰在橫石鎮上發作出來，遇上了我，性命是無礙的，只不過想要在數日之內消腫復原，卻也不易。”

　　石清、閔柔聽得性命無礙，都放了心，忙請大夫開方。那大夫沉吟良久，開了張藥方，用的是芍藥、大黃、當歸、桔梗、防風、薄荷、芒硝、金銀花、黃耆、赤茯苓幾味藥物。

　　石清粗通藥性，見這些藥物都是消腫、化膿、清毒之物，倒是對症，便道：“高明，高明！”送了二兩銀子診金，將大夫送了出去，親去藥舖贖藥。

　　待得將藥贖來，雪山派諸人都已得知。白萬劍生怕石清夫婦鬧什麼玄虛，想法子搭救兒子，假意到房中探病，實則是察看真相，待見石破天咽喉處的确腫得厲害，閔柔驚惶之態絕非虛假，白萬劍心下暗暗得意：“你這奸猾小子好事多為，到得凌霄城後一刀將你殺了，倒便宜了你，原是要你多受些折磨。這叫做冥冥之中，自有報應。”但當著石清夫婦的面，也不便現出幸災樂禍的神色，反對閔柔安慰了幾句，退出房去。

　　石清瞧著妻子煎好了藥，服侍兒子一口一口的喝了，說道：“我已在外面套好了大車。中玉，男子漢大丈夫，可得硬朗些，一點兒小病，別耽誤了人家大事。咱們走吧。”

　　閔柔躊躇道：“孩子病得這麼厲害，要他硬挺著上路，只怕……只怕病勢轉劇。”石清道：“善惡二使正赴凌霄城送邀客銅牌，白師兄非及時趕到不可。要是威德先生和他們動手之時咱們不能出手相助，那更加對不起人家了。”閔柔點頭道：“是！”當下幫著石破天穿好了衣衫，扶他走出客棧。

　　她明白丈夫的打算，以石清的為人，決不肯帶同兒子偷偷溜走。俠客島善惡二使上凌霄城送牌，白自在性情暴躁無比，一向自尊自大，決不會輕易便接下銅牌，勢必和張三、李四惡斗一場。石清是要及時趕到，全力相助雪山派，倘若不幸戰死，那是武林中人的常事，石家三人全都送命在凌霄城中，兒子的污名也就洗刷干淨了。但若竟爾取胜，合雪山派和玄素莊之力打敗了張三、李四，兒子將功贖罪，白自在總不能再下手殺他。

　　閔柔在長樂幫總舵中親眼見到張三、李四二人的武功，動起手來自是胜少敗多，然而血肉之軀，武功再高，總也難免有疏忽失手之時，一線機會總是有的，與其每日里提心吊膽，郁郁不樂，不如去死戰一場，圖個僥幸。他夫婦二人心意相通，石清一說要將兒子送上凌霄城去，閔柔便已揣摸到了他的用意。她雖愛怜兒子，終究是武林中成名的俠女，思前想後，畢竟還是丈夫的主意最高，是以一直沒加反對。

　　白萬劍見石清夫婦不顧兒子身染惡疾，竟逼著他趕路，心下也不禁欽佩。

　　橫石鎮上那大夫毫不高明，將石破天頸中的紅腫當作了癰疽，但這麼一來，卻使石清夫婦絲毫不起疑心。白萬劍等人自然更加瞧不出來。石破天與石中玉相貌本像，穿上了石中玉一身華麗的衣飾，宛然便是個翩翩公子。他躺在大車之中，一言不發。他不善作偽，沿途露出的破綻本來著實不少，只是石清夫婦與兒子分別已久，他的舉止習慣原本如何，二人毫不知情，石破天破綻雖多，但只要不開口說話，他二人縱然精明，卻也瞧不出來。

　　一行人加緊趕路，唯恐給張三、李四走在頭里，凌霄城中眾人遇到凶險，是以路上毫不敢耽擱。到得湖南境內，石破天喉腫已消，棄車騎馬，卻仍是啞啞的說不出話來。石清陪了他去瞧了幾次醫生，診不出半點端倪，不免平添了幾分煩惱，教閔柔多滴無數眼淚。

　　不一日，已到得西域境內。雪山弟子熟悉路徑，盡抄小路行走，料想張三、李四腳程雖快，不知這些小路，勢必難以趕在前頭。但石清夫婦想著見到威德先生之時，倘若他大發雷霆，立時要將石中玉殺了，而張三、李四決無如此湊巧的恰好趕到，那可就十分難處，當真是早到也不好，遲到也不好。夫妻二人暗中商量了幾次，苦無善法，惟有一則聽天由命，二則相機行事了。

　　又行數日，眾人向一條山岭上行去，走了兩日，地勢越來越高。這日午間，眾人到了一排大木屋中。白萬劍詢問屋中看守之人，得知近日并無生面人到凌霄城來，登時大為寬心，當晚眾人在木屋中宿了一宵，次日一早，將馬匹留在大木屋中，步行上山。此去向西，山勢陡峭，已無法乘馬。幾名雪山弟子在前領路，一路攀援而上。

　　石破天跟在父母身後，既不超前，亦不落後。石清和閔柔見他腳程甚健，氣息悠長，均想：“這孩子內力修為，大是不弱，倒不在我夫婦之下。”想到不久便要見到白自在，卻又擔起心來。

　　行到傍晚，只見前面一座山峰沖天而起，峰頂建著數百間房屋，屋外圍以一道白牆。

　　白萬劍道：“石莊主，這就是凌霄城了。僻處窮鄉，一切俱甚粗簡。”石清贊道：“雄踞絕頂，俯視群山，‘凌霄’兩字，果然名副其實。”眼見山腰里云霧靄靄上升，漸漸將凌霄城籠罩在白茫茫的一片云氣之中。

　　眾人行到山腳下時，天已全黑，即在山腳上的兩座大石屋中住宿。這兩座石屋也是雪山派所建，專供上峰之人先行留宿一宵，以便養足精神，次晨上峰。

　　第二日天剛微明，眾人便即啟程上峰，這山峰遠看已甚陡峭，待得親身攀援而上，更是險峻。眾人雖身具武功，沿途卻也休息了兩次，才在半山亭中打尖。申牌時分，到了凌霄城外，只見城牆高逾三丈，牆頭牆垣雪白一片，盡是冰雪。

　　石清道：“白師兄，城牆上凝結冰雪，堅如精鐵，外人實難攻入。”

　　白萬劍笑道：“敝派在這里建城開派，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倒不曾有外敵來攻過。只隆冬之際常有餓狼侵襲，卻也走不進城去。”說到這里，見護城冰溝上的吊橋仍是高高曳起，并不放下，不由得心中有氣，大聲喝道：“今日是誰輪值？不見我們回來嗎？”

　　城頭上探出一個頭來，說道：“白師伯和眾位師伯、師叔回來了。我這就稟報去。”白萬劍喝道：“玄素莊石莊主夫婦大駕光臨，快放下吊橋。”那人道：“是，是！”將頭縮了進去，但隔了良久，仍是不見放下吊橋。

　　石清見城外那道冰溝有三丈來闊，不易躍過。尋常城牆外都有護城河，此處氣候嚴寒，護城河中河水都結成了冰，但這溝挖得極深，溝邊滑溜溜地結成一片冰壁，不論人獸，掉將下去都是極難上來。

　　耿萬鐘、柯萬鈞等連聲呼喝，命守城弟子趕快開門。白萬劍見情形頗不尋常，擔心城中出了變故，低聲道：“眾師弟小心，說不定俠客島那二人已先到了。”眾人一聽，都是吃了一驚，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按劍柄。

　　便在此時，只聽得軋軋聲響，吊橋緩緩放下，城中奔出一人，身穿白色長袍，一只右袖縛在腰帶之中，衣袖內空蕩蕩地，顯是缺了一條手臂。這人大聲叫道：“原來是石兄、石嫂到了，稀客，稀客！”

　　石清見是風火神龍封萬里親自出迎，想到他斷了一臂，全是受了兒子牽累，心下十分抱憾，搶步上前，說道：“封二弟，愚兄夫婦帶同逆子，向白師伯和你領罪來啦。”說著上前拜倒，雙膝跪地。他自成名以來，除了見到尊長，從未向同輩朋友行過如此大禮，實因封萬里受害太甚，情不自禁的拜了下去。要知封萬里劍術之精，實不在白萬劍之下，此刻他斷了右臂，二十多年的勤學苦練盡付流水，‘劍術’二字是再也休提了。

　　閔柔見丈夫跪倒，兒子卻怔怔的站在一旁，忙在他衣襟上一拉，自己在丈夫身旁跪倒。

　　石破天心道：“他是石中玉的師父。見了師父，自當磕頭。”他生怕扮得不像，給封萬里看破，跪倒後立即磕頭，咚咚有聲。

　　雪山群弟子一路上對他誰也不加理睬，此刻見他大磕響頭，均想：“你這小子知道命在頃刻，便來磕頭求饒，那可沒這般容易。”

　　封萬里卻道：“石兄、石嫂，這可折殺小弟了！”忙也跪倒還禮。

　　石清夫婦與封萬里站起後，石破天兀自跪在地下。封萬里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向石清道：“石兄、石嫂，當年恒山聚會，屈指已一十二年，二位丰采如昔。小弟雖然僻處邊陲，卻也得知賢伉儷在武林中行俠仗義，威名越來越大，實乃可喜可賀。”

　　石清道：“愚兄教子無方，些許虛名，又何足道？今日見賢弟如此，當真是羞愧難當，無地自容。”

　　封萬里哈哈大笑，道：“我輩是道義之交，承蒙兩位不棄，說得上‘肝膽相照’四字。是你得罪了我也好，是我得罪了你也好，難道咱們還能挂在心上嗎？兩位遠來辛苦，快進城休息去。”石破天雖然跪在他面前，他眼前只如便沒這個人一般。

　　當下石清和封萬里并肩進城。閔柔拉起兒子，眉頭雙蹙，眼見封萬里這般神情，嘴里說得漂亮，語氣中顯是恨意極深，并沒原宥了兒子的過犯。

　　白萬劍向侍立在城門邊的一名弟子招招手，低聲問道：“老爺子可好？我出去之後，城里出了什麼事？”那弟子道：“老爺子……就是……就是近來脾氣大些。師伯去後，城里也沒出什麼事。只是……只是……”白萬劍臉一沉，問道：“只是什麼？”

　　那弟子嚇得打了個突，道：“五天之前，老爺子脾氣大發，將陸師伯和蘇師叔殺了。”白萬劍吃了一驚，忙問：“為什麼？”那弟子道：“弟子也不知情。前天老爺子又將燕師叔殺了，還斬去了杜師伯的一條大腿。”白萬劍只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暗道：“陸、蘇、燕、杜四位師兄弟都是本派好手，父親平時對他們都甚為看重，為什麼陡下毒手？”忙將那弟子拉在一邊，待閔柔、石破天走遠，才問：“到底為了什麼事？”

　　那弟子道：“弟子确不知情。凌霄城中死了這三位師伯、師叔後，大家人心惶惶。前天晚上，張師叔、馬師叔不別而行，留下書信，說是下山來尋白師伯。天幸白師伯今日歸來，正好勸勸老爺子。”

　　白萬劍又問了幾句，不得要領，當即快步走進大廳，見封萬里已陪著石清夫婦在用茶，便道：“兩位請寬坐。小弟少陪，進內拜見家嚴，請他老人家出來見客。”封萬里皺眉道：“師父忽然自前天起身染惡疾，只怕還須休息幾天，才能見客。否則他老人家對石兄向來十分尊重，早就出來會見了。”白萬劍心亂如麻，道：“我這就瞧瞧去。”

　　他急步走進內堂，來到父親的臥室門外，咳嗽一聲，說道：“爹爹，孩兒回來啦。”

　　門帘掀起，走出一個三十來歲的美婦人，正是白自在的妾侍窈娘，她臉色憔悴，說道：“謝天謝地，大少爺這可回來啦，咱們正沒腳蟹似的，不知道怎麼才好。老爺子打大前天上忽然神智胡塗了，我……我求神拜佛的毫不效驗，大少爺，你……你……”說到這里，便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白萬劍道：“什麼事惹得爹爹生這麼大氣？”窈娘哭道：“也不知道是弟子們說錯了什麼話，惹得老爺子大發雷霆，連殺了幾個弟子。老爺子氣得全身發抖，一回進房中，臉上抽筋，口角流涎，連話也不會說了，有人說是中風，也不知是不是……”一面說，一面嗚咽不止。

　　白萬劍聽到‘中風’二字，全身猶如浸入了冰水一般，更不打話，大叫：“爹爹！”沖進臥室，只見父親炕前錦帳低垂，房中一瓦罐藥，正煮得扑扑地冒著熱氣。白萬劍又叫：“爹爹！”伸手揭開帳子，只見父親朝里而臥，身子一動也不動，竟似呼吸也停止了，大驚之下，忙伸手去探他鼻息。

　　手指剛伸到他口邊，被窩中突然探出一物，喀嚓一響，將他右手牢牢箝住，竟是一只生滿了尖刺的鋼夾。白萬劍驚叫：“爹爹，是我，孩兒回來了。”突然胸腹間同時中了兩指，正中要穴，再也不能動彈了。

　　石清夫婦坐在大廳上喝茶，封萬里下首相陪。石破天垂手站在父親身旁。封萬里盡問些中原武林中的近事，言談始終不涉正題。

　　石清鑒貌辨色，覺得凌霄城中上上下下各人均懷極大隱憂，卻也不感詫异，心想：“他們得知俠客島使者即將到來，這是雪山派存亡榮辱的大關頭，人人休戚相關，自不免憂心忡忡。”

　　過了良久，始終不見白萬劍出來。封萬里道：“家師這場疾病，起得委實好凶，白師哥想是在侍候湯藥。師父內功深厚，身子向來清健，這十幾年來，連傷風咳嗽也沒一次，想不到平時不生病，突然染疾，竟是如此厲害，但愿他老人家早日痊愈才好。”石清道：“白師伯內功造詣，天下罕有，年紀又不甚高，調養幾日，定占勿藥。賢弟也不須太過擔憂。”心中卻不由得暗喜：“白師伯既然有病，便不能立時處置我孩兒，天可怜見，好歹拖得幾日，待那張三、李四到來，大伙兒拚力一戰，咱們玄素莊和雪山派共存亡便是。”

　　說話之間，天色漸黑，封萬里命人擺下筵席，倒也給石破天設了座頭。除封萬里外，雪山派又有四名弟子相陪。耿萬鐘、柯萬鈞等新歸的弟子卻俱不露面。陪客的弟子中有一人年歲甚輕，名叫陸萬通，口舌便給，不住勸酒，連石破天喝干一杯後，也隨即給他斟上。

　　閔柔喝了三杯，便道：“酒力不胜，請賜飯吧。”陸萬通道：“石夫人有所不知，敝處地勢高峻，氣候寒冷，兼之終年云霧繚繞，濕氣甚重，兩位雖然內功深厚，寒氣濕氣俱不能侵，但這參陽玉酒飲之于身子大有補益，通體融和，是凌霄城中一日不可或缺之物。兩位還請多飲幾杯。”說著又給石清夫婦及石破天斟上了酒。

　　閔柔早覺這酒微辛而甘，參氣甚重，聽得叫做‘參陽玉酒’，心想：“他說得客氣，說什麼我們內功深厚，不畏寒氣濕氣侵襲，看來不飲這種烈性藥酒，于身子還真有害。”于是又飲了兩杯，突然之間，只覺小腹間熱氣上沖，跟著胸口間便如火燒般熱了起來，忙運氣按捺，笑道：“封賢弟，這……這酒好生厲害！”

　　石清卻霍地站起，喝道：“這是什麼酒？”

　　封萬里笑道：“這參陽玉酒，酒性确是厲害些，卻還難不到名聞名天下的黑白雙劍吧？”

　　石清厲聲道：“你……你……”突然身子搖幌，向桌面俯跌下去。閔柔和石破天忙伸手去扶，不料二人同時頭暈眼花，天旋地轉，都摔在石清身上。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石破天迷迷糊糊的醒來，初時還如身在睡夢之中，緩緩伸手，想要撐身坐起，突覺雙手手腕上都扣著一圈冰冷堅硬之物，心中一驚，登時便清醒了，驚覺手腳都已戴上了銬鐐，眼前卻是黑漆一團，不知身在何處。忙跳起身來，只跨出兩步，砰的一聲，額頭便撞上了堅硬的石壁。

　　他定了定神，慢慢移動腳步，伸手触摸四周，發覺處身在一間丈許見方的石室之中，地下高低不平，都是巨石。他睜大眼睛四下察看，只見左角落里略有微光透入，凝目看去，是個不到一尺見方的洞穴，貓兒或可出入，卻連小狗也鑽不過去。他舉起手臂，以手銬敲打石壁，四周發出重濁之聲，顯然石壁堅厚异常，難以攻破。

　　他倚牆而坐，尋思：“我怎麼會到了這里？那些人給我們喝的什麼參陽玉酒，定是大有古怪，想是其中有蒙汗藥之類，是以石莊主也會暈倒，摔跌在酒席之上。看來雪山派的人執意要殺石中玉，生怕石莊主夫婦抗拒，因此將我們迷倒了。然而他們怎麼又不殺我？多半是因白老爺子有病，先將我們監禁幾日，待他病愈之後，親自處置。”

　　又想：“白老爺子問起之時，我只須說明我是狗雜種，不是石中玉，他和我無怨無仇，查明真相後自會放我。但石莊主夫婦他卻未必肯放，說不定要將他二人關入石牢，待石中玉自行投到再放，可就不知要關到何年何月了。石夫人這麼斯文干淨的人，給關在瞧不見天光的石牢之中，氣也氣死她啦。怎麼想個法子將她和石莊主救了出去，然後我留著慢慢再和白老爺子分說？”

　　想到救人，登時發起愁來：“我自己給上了腳鐐手銬，還得等人來救，怎麼能去救人？凌霄城中個個都是雪山派的，又有誰能來救我？”

　　他雙臂一分，運力崩動鐵銬，但聽得嗆啷啷鐵鏈聲響個不絕，鐵銬卻紋絲不動，原來手銬和腳鐐之間還串連著鐵鏈。

　　便在此時，那小洞中突然射進燈光，有人提燈走近，跟著洞中塞進一只瓦缽，盛著半缽米飯，飯上舖著幾根咸菜，一只毛竹筷插在米飯中。石破天顧不得再裝啞巴，叫道：“喂，喂，我有話跟白老爺子說！”外面那人嘿嘿幾聲冷笑，洞中射進來的燈光漸漸隱去，竟一句話也不說便走了。

　　石破天聞到飯香，便即感到十分饑餓，心想：“我在酒筵中吃了不少菜，怎麼這時候又餓得厲害？只怕我暈去的時候著實不短。”捧起瓦缽，拔筷便吃，將半缽白飯連著咸菜吃了個干淨。

　　吃完飯後，將瓦缽訪回原處，數次用力掙扎，發覺手足上銬鐐竟是精鋼所鑄，雖運起內力，亦無法將之拉得扭曲，反而手腕和足踝上都擦破了皮；再去摸索門戶，不久便摸到石門的縫隙，以肩頭推去，石門竟絕不搖幌，也不知有多重實。他歎了口氣，心想：“只有等人來帶我出去，此外再無別法。只不知他們可難為了石莊主夫婦沒有？”

　　既然無法可想，索性也不去多想，靠著石壁，閉眼入睡。石牢之中，不知時刻，多半是等了整整一天，才又有人前來送飯，只見一只手從洞中伸了進來，把瓦缽拿出洞去。

　　石破天腦海中突然間閃過一個念頭，待那人又將盛了飯菜的瓦缽從洞中塞進來時，疾扑而上，嗆啷啷鐵鏈亂響聲中已抓住了那人右腕。他的擒拿功夫加上深厚內力，這一抓之下，縱是武林中的好手也禁受不起，只聽那人痛得殺豬也似大叫，石破天跟著回扯，已將他整條手臂扯進洞察來，喝道：“你再喊，便把你手臂扭斷了！”

　　那人哀求道：“我不叫，你……你放手。”石破天道：“快打開門，放我出來。”那人道：“好，你松手，我來開門。”石破天道：“我一放手，你便逃走了，不能放。”那人道：“你不放手，我怎能去開門？”

　　石破天心想此話倒也不錯，老是抓住他的手也無用處，但好容易抓住了他，總不能輕易放手。靈機一動，道：“將我手銬的鑰匙丟進來。”那人道：“鑰匙？那……那不在我身邊。小人只是個送飯的伙夫。”

　　石破天聽他語氣有點不盡不實，便將手指緊了緊，道：“好，那便將你手腕先扭斷了再說。”那人痛得連叫：“哎喲，哎喲。”終于當的一聲，一條鑰匙從洞中丟了進來。這人甚是狡猾，將鑰匙丟得遠遠地，石破天要伸手去拾，便非放了他的手不可。

　　石破天一時沒了主意，拉著他手力扯，伸左腳去勾那鑰匙，雖將那人的手臂晝數拉進洞來，左腳腳尖跟鑰匙還是差著數尺。那人給扯得疼痛异常，叫道：“你再這麼扯，可要把我手臂扯斷了。”

　　石破天盡力伸腿，但手足之間有鐵鏈相系，足尖始終碰不到鑰匙。他瞧著自己伸出去的那只腳，突然靈機一動，屈左腿脫下鞋子，對准了牆壁著地擲出。鞋子在壁上一撞，彈將轉來，正好帶著鑰匙一齊回轉。石破天一聲歡呼，左手拾起鑰匙，插入右腕手銬匙孔，輕輕一轉，喀的一聲，手銬便即開了。

　　他換手又開了左腕手銬，反手便將手銬扣在那人腕上。那人驚道：“你……你干什麼？”石破天笑道：“你可以去開門了。”將鐵鏈從洞中送出。那人兀自遲疑，石破天抓住鐵鏈一扯，又將那人手臂扯進洞來，力氣使得大了，將那人扯得臉孔撞上石壁，登時鼻血長流。

　　那人情知無可抗拒，只得拖著那條嗆啷啷直響的鐵鏈，打開石門。可是鐵鏈的另一端系在石破天的足鐐之上，室門雖開，鐵鏈通過一個小洞，縛住了二人，石破天仍是無法出來。

　　他扯了扯鐵鏈，道：“把腳鐐的鑰匙給我。”那人愁眉苦臉的道：“我真的沒有。小人只是個掃地煮飯的伙夫，有什麼鑰匙？”石破天道：“好，等我出來了再說。”將那人的手臂又扯進洞中，替他打開了手銬。

　　那人眼見一得自由，急忙沖過去想頂上石門。石破天身子一幌，早已從門中閃出，只見這人一身白袍，形貌精悍，多半是雪山派的正式弟子，那里是什麼掃地煮飯的伙夫。一把抓住他後領提起，喝道：“你不開我的腳鐐，我把你腦袋在這石牆上撞它一百下再說。”說著便將他腦袋在石牆上輕輕一撞。那人武功本也不弱，但落在石破天手中，宛如雛雞入了老鷹爪底，竟半分動彈不得，只得又取出鑰匙，替他打開腳鐐。

　　石破天喝問：“石莊主和石夫人給你們關在那里？快領我去。”那人道：“雪山派跟玄素莊無怨無仇，早放了石莊主夫婦走啦，沒關住他們。”

　　石破天將信將疑，但見那人的目光不住向甬道彼端的一道石門瞧去，心想：“此人定是說謊，多半將石莊主夫婦關在那邊。”提著他的後領，大踏步走到那石門之前，喝道：“快將門打開。”

　　那人臉色大變，道：“我……我沒鑰匙。這里面關的不是人，是一頭獅子，兩只老虎，一開門可不得了。”石破天聽說里面關的是獅子老虎，大是奇怪，將耳朵貼到石門之上，卻聽不到里面有獅吼虎嘯之聲。那人道：“你既然出來了，這就快逃走吧，在這里多耽擱，別給人發覺了，又得給抓了起來。”

　　石破天心想：“你又不是我朋友，為什麼對我這般關心？初時我要你打開手銬和石門，你定是不肯，此刻卻勸我快逃。是了，石莊主夫婦定是給關在這間石室之中。”提起那人身子，又將他腦袋在石壁上輕輕一□，道：“到底開不開？我就是要瞧瞧獅子老虎。”

　　那人驚道：“里面的獅子老虎可凶狠得緊，好幾天沒吃東西了，一見到人，立刻扑了出來……”石破天急于救人，不耐煩聽他東拉西扯，提起他身子，頭下腳上的用力搖幌，當當兩聲，他身上掉下兩枚鑰匙。石破天大喜，將那人放在一邊，拾起起鑰匙，便去插入石門上的鐵鎖孔中，喀喀喀的轉了幾下，鐵鎖便即打開。那人一聲“啊喲”，轉身便逃。

　　石破天心想：“給他逃了出去通風報信，多有未便。”搶上去一把抓過，丟入先前監禁自己的那間石室，連那副帶著長鏈的足鐐手銬出一起投了進去，然然關上石門，上了鎖，再回到甬道彼端的石門處，探頭進內，叫道：“石莊主、石夫人，你們在這里嗎？”

　　他叫了兩聲，室中沒半點聲息。石破天將門拉得大開，卻見里面隔著丈許之處，又有一道石門，心道：“是了，怪不得有兩枚鑰匙。”

　　于是取過另一枚鑰匙，本開第二道石門，剛將石門拉開數寸，叫得一聲“石莊主……”，便聽得室中有人破口大罵：“龜兒子，龜孫子，烏龜王八蛋，我一個個把你們千刀割、萬刀剮的，叫你們不得好死……”又聽得鐵鏈聲嗆啷啷直響。這人罵聲語音重濁，嗓子嘶啞，與石清清亮的江南口音截然不同。

　　石破天心道：“石莊主夫婦雖不在這里，但此人既給雪山派關著，也不妨救他出來。”便道：“你不用罵了，我來救你出去。”

　　那人繼續罵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胡說八道欺騙老子？我……我把你的狗頭頸扭得斷斷地……”

　　石破天微微一笑，心道：“這人脾氣好大。給關在這暗無天日的石牢之中，也真難怪他生氣。”當即閃身進內，說道：“你也給戴上了足鐐手銬麼？”剛問得這句話，黑暗中便聽得呼的一聲，一件沉重的物事向頭頂擊落。

　　石破天閃身向左，避開了這一擊，立足未定，後心要穴已被一把抓住，跟著一條粗大的手臂扼了他咽喉，用力收緊。這人力道凌空之極，石破天登時便覺呼吸為艱，耳中嗡嗡嗡直響，卻又隱隱聽得那人在‘烏龜兒子王八蛋’的亂罵。

　　石破天好意救人，萬料不到對方竟會出手加害，在這黑囚牢中陡逢如此厲害的高手，一著先機既失，立時便為所制，暗叫：“這一下可死了！”無可奈何之中，只有運氣于頸，與對方手臂硬挺。雖然喉頭肌肉柔軟，決不及手臂的勁力，但他內力渾厚之極，猛力挺出，竟將那人的手臂推開了幾分。他急速吸了口氣，待那人手臂再度收緊，他右手已反將上來，一把格開，身子向外竄出，說道：“我是想救你出去啊，干麼對我動粗？”

　　那人“咦”的一聲，甚是驚异，道：“你……你是誰？內力可不弱。”向石破天呆呆瞪視，過了半晌，又是“咦”的一聲，喝道：“臭小子，你是誰？”

　　石破天道：“我……我……”一時不知該當自承是“狗雜種”，還是繼續冒充石中玉。那人怒道：“你自然是你，難道沒名沒姓麼？”石破天道：“我把你先救了出去，別的慢慢再說不遲。”那人嘿嘿冷笑，說道：“你救我？嘿嘿，那豈不笑掉了天下人的下巴。我是何人也？你是什麼東西？憑你一點點三腳貓的本領，也能救我？”

　　這時兩道石門都打開了一半，日光透將進來，只見那人滿臉花白胡子，身材魁梧，背脊微弓，倒似這間小小石室裝不下他這個大身子似的，眼光耀如閃電，威猛無儔。

　　石破天見他目光在自己臉上掃來掃去，心下不禁發毛：“適才那雪山弟子說這里關著獅子老虎，這人的模樣倒真像是頭猛獸。”不敢再和他多說什麼，只道：“我去找鑰匙來，給你打開足鐐手銬。”

　　那人怒道：“誰要你來討好？我是自愿留在這里靜修，否則的話，天下焉能有人關得我住？你這小子沒帶眼睛，還道我是給人關在這里的，是不是？嘿嘿，爺爺今日天若不是脾氣挺好，單憑這一句話，我將你斬成十七八段。”雙手搖幌，將鐵鏈搖得當當直響，道：“爺爺只消性起，一下子就將這鐵鏈崩斷了。這些足鐐手銬，在我眼中只不過是豆腐一般。”

　　石破天不大相信，尋思：“這人神情說話倒似是個瘋子。他既不愿我相救，倘若我硬要給他打開銬鐐，他反會打我。他武功甚高，我斗他不過，還是去救石莊主、石夫人要緊。”便道：“既然這樣，那我就去了。”

　　那人怒道：“滾你媽的臭鴨蛋，爺爺縱橫天下，從未遇過敵手，要你這小子來救我？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

　　石破天道：“得罪，得罪，對不住。”輕輕帶上兩道石門，沿著甬道走了出去。

　　甬道甚長，轉了個彎，又行十余丈才到盡頭，只見左右各有一門。他推了推左邊那門，牢牢關著，推右邊那門時，卻是應手而開，進門後是間小廳，進廳中沒行得幾步，便聽得左首傳來兵刃相交之聲，乒乒乓乓的斗得甚是激烈。

　　石破天心道：“原來石莊主兀自在和人相斗。”忙循聲而前。

　　斗聲從左首傳來，一時卻找不到門戶，他系念石清、閔柔的安危，眼見左首的板壁并不甚厚，肩頭撞去，板壁立破，兵刃聲登時大盛，眼前也是一間小小廳堂，四個白衣漢子各使長劍，正在圍攻兩個女子。

　　石破天一見這兩個女子，情不自禁止的大聲叫道：“師父，阿繡！”

　　那二人正是史婆婆和阿繡。

　　史婆婆手持單刀，阿繡揮舞長劍，但見她二人頭發散亂，每人身上都已帶了幾處傷，血濺衣襟，情勢十分危殆。二人聽得石破天的叫聲，但四名漢子攻得甚緊，劍法凌厲，竟無暇轉頭來看。便聽得阿繡一聲驚呼，肩頭中了一劍。

　　石破天不及多想，疾扑而上，向那急攻阿繡的中年人背心抓去。那人斜身閃開，回了一劍。石破天左掌拍出，勁風到處，將那人長劍激開，右手發掌攻向另一個老者。

　　那老者後發先至，劍尖已刺向他小腹，劍招迅捷無倫。幸好石破天當日曾由史婆婆指點過雪山派劍法的精要，知道這一招‘岭上雙梅’雖是一招，卻是兩刺，一劍刺出後跟著又再刺一劍，當即小腹一縮，避開了第一劍，立即左手掠下，伸中指彈出。那老者的第二劍恰好于此時刺到，便如長劍伸過去湊他手指一般，錚的一聲響，劍刃斷為兩截。那老者只震得半身酸麻，連半截劍也拿捏不住，撒手丟下，立時縱身躍開，已嚇得臉色大變。

　　石破天左手探出，抓住了攻向阿繡的一人後腰，提將起來，揮向另一人的長劍。那人大驚，急忙縮劍，石破天乘勢出掌，正中他胸膛。那人登登登連退三步，身子幌了幾下，終于坐倒。

　　石破天將手中的漢子向第四人擲出，去勢奇急。那人正與史婆婆拚斗，待要閃避，卻已不及，被飛來那人重重撞中，兩人都口噴鮮血，登時都暈了過去。

　　四名白衣漢子被石破天于頃刻之間打得一敗涂地，其中只那老者并未受傷，眼見石破天這等神威，已驚得心膽俱裂，說道：“你……你……”突然縱身急奔，意欲奪門而出。史婆婆叫道：“別放他走了！”石破天左腿橫掃，正中那老者下盤。那老者兩腿膝蓋關節一齊震脫，摔在地下。

　　史婆婆笑道：“好徒兒，我金烏派的開山大弟子果然了得！”阿繡臉色蒼白，按住了肩頭創口，一雙妙日凝視著石破天，目光中掩護不住喜悅無限。

　　石破天道：“師父，阿繡，想不到在這里見到你們。”史婆婆匆匆替阿繡包扎創口，跟著阿繡撕下自己裙邊，給婆婆包扎創傷。幸好二人劍傷均不甚重，并無大礙。石破天又道：“在紫煙島上找不到你們，我日夜想念，今日重會，那真好…最好以後再也不分開了。”

　　史婆婆嘿嘿一笑，說道：“你若能立下大功，這件事也未始不能辦到，就算是婆婆親口許給你好了。”阿繡的頭垂得更低，羞得耳根子也都紅了。

　　石破天卻尚未知道這便是史婆婆許婚，問道：“師父許什麼？”史婆婆笑道：“我把這孫女兒給了你做老婆，你要不要？想不想？喜不喜歡”石破天又驚又喜，道：“我……我……我自然要，自然想得很，喜歡得很……”史婆婆道：“不過，你先得出力立一件大功勞。雪山派中發生了重大內變，咱們先得去救一個人。”石破天道：“是啊，我正要去救石莊主和石夫人，咱們快去找尋。”他一想到石清、閔柔身處險地，登時便心急如焚。

　　史婆婆道：“石清夫婦也到了凌霄城中嗎？咱們平了內亂，石清夫婦的事稀松平常。阿繡，先將這四人宰了吧？”

　　阿繡提起長劍，只見那老者和倚在牆壁上那人的目光之中，都露出乞怜之色，不由得起了惻隱之心，她得祖母許婚，心中正自喜悅不胜，殊無殺人之意，說道：“婆婆，這幾人不是主謀，不如暫且饒下，待審問明白，再殺不遲。”

　　史婆婆哼了一聲，道：“快走，快走，別耽誤了大事。”當即拔步而出。阿繡和石破天跟在後面。

　　史婆婆穿堂過戶，走得極快，每遇有人，她縮在門後或屋角中避過，似乎對各處房舍門戶十分熟悉。

　　石破天和阿繡并肩而行，低聲問道：“師父要我立什麼大功勞？去救誰？”阿繡正要回答，只聽得腳步聲響，迎面走來五六人。史婆婆忙向柱子後一縮，阿繡拉著石破天的衣袖，躲入了門後。

　　只聽得那幾人邊行邊談，一個道：“大伙兒齊心合力，將老瘋子關了起來，這才松了口氣。這幾天哪，我當真是一口飯也吃不下，只睡得片刻，就嚇得從夢中醒了過來。”另一人道：“不將老瘋子殺了，終究是天大的後患。齊師伯卻一直猶豫不決，我看這件事說不定要糟。”又一人粗聲粗氣的道：“一不做，二不休，咱們索性連齊師伯一起干了。”一人低聲喝道：“噤聲！怎麼這種話也大聲嚷嚷的？要是給老齊門下那些家伙聽見了，咱們還沒干了他，你的腦袋只怕先搬了家。”那粗聲之人似是心下不服，說道：“咱們和老齊門下斗上一斗，未必便輸。”嗓門卻已放低了許多。

　　這伙人漸行漸遠，石破天和阿繡擠在門後，身子相貼，只覺阿繡在微微發抖，低聲問道：“阿繡，你害怕麼？”阿繡道：“我……我确是害怕。他們人多，咱們只怕斗不過。”

　　史婆婆從柱後閃身出來，低聲道：“快走。”弓著身子，向前疾趨。石破天和阿繡跟隨在後，穿過院子，繞過一道長廊，來到一座大花園中。園中滿地是雪，一條鵝卵石舖成的小路通向園中一座暖廳。

　　史婆婆縱身竄到一株樹後，在地下抓起一把雪，向暖廳外投去，拍的一聲，雪團落地，廳側左右便各有一人挺劍奔過來查看。史婆婆僵立不動，待那二人行近，手中單刀刷刷兩刀砍出，去勢奇急，兩人頸口中刀，割斷了咽喉，哼也沒哼一聲，便即斃命。

　　石破天初次見到史婆婆殺人，見她出手狠辣之極，這招刀法史婆婆也曾教過，叫作‘赤焰暴長’，自己早已會使，只是從沒想到這一招殺起人來竟然如此干淨爽脆，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待他心神宁定，史婆婆已將兩具尸身拖入假山背後，悄沒聲的走到暖廳之外，附耳長窗，傾聽廳內動靜。石破天和阿繡并肩走近廳去，只聽得廳內有兩人在激烈爭辯，聲音雖不甚響，但二人語氣顯然都是十分憤怒。

　　只聽得一人道：“縛虎容易縱虎難，這句老話你總聽見過的。這件事大伙兒豁出性命不要，已經做下來了。常言道得好，量小非群子，無毒不丈夫，你這般婆婆媽媽的，要是給老瘋子逃了出來，咱們人人死無葬身之地。”

　　石破天尋思：“他們老是說‘老瘋子’什麼的，莫非便是石牢中的老人？那人古古怪怪的，我要救他出來，他偏不肯，只怕真是個瘋子。這老人武功果然十分厲害，難怪大家對他都這般懼怕。”

　　只聽另一人道：“老瘋子已身入獸牢，便有通天本事，也決計逃不出來。咱們此刻要殺他，自是容易不過，只須不給他送飯，過得十天八天，還不餓死了他？可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江湖上人言可畏，這種犯上逆行的罪名，你廖師弟固然不在乎，大伙兒的臉卻往那里擱去？雪山派總不成就此毀了？”

　　那姓廖的冷笑道：“你既怕擔當犯上逆行的罪名，當初又怎地帶頭來干？現今事情已經做下來了，卻又想假撇清，天下那有這等便宜事？齊師哥，你的用心小弟豈有不知？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想裝偽君子，假道學，又騙得過誰？”那姓齊的道：“我又有什麼用心了？廖師弟說話，當真是言中有刺，骨頭太多。”那姓廖的道：“什麼是言中有刺，骨頭太多？齊師哥，你只不過假裝好人，想將這逆謀大罪推在我頭上，一箭雙雕，自己好安安穩穩的坐上大位。”說到這里，聲音漸漸提高。

　　那姓齊的道：“笑話，笑話！我有什麼資格坐上大位，照次序挨下來，上面還有成師哥呢，卻也輪不到我。”另一個蒼老的聲音插口道：“你們爭你們的，可別將我牽扯在內。”那姓廖的道：“成師哥，你是老實人，齊師哥只不過拿你當作擋箭牌，炮架子。你得想清楚些，當了傀儡，自己還是睡在鼓里。”

　　石破天聽得廳中呼吸之聲，人數著實不少，當下伸指醮唾沫濕了窗紙，輕輕刺破一孔，張目往內瞧時，只見坐的站的竟不下二三百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個個身穿白袍，一色雪山派弟子打扮。

　　大廳上朝外擺著五張太師椅，中間一張空著，兩旁兩張坐著四人。聽得那三人兀自爭辯不休，從語音之中，得知左首坐的是成、廖二人，右首那人姓齊，另一人面容清懼，愁眉苦臉的，神色十分難看。這時那姓廖的道：“梁師弟，你自始至終不發一言，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這梁姓的漢子歎了口氣，搖搖頭，又歎了口氣，仍是沒說話。

　　那姓齊的道：“梁師弟不說話，自是對這件事不以為然了。”那姓廖的怒道：“你不是梁師弟肚里蛔虫，怎知他不以為然？這件事是咱四人齊心合力干的。大丈夫既然干了，卻又畏首畏尾，算是什麼英雄好漢？”那姓齊的冷冷的道：“大伙兒貪生怕死，才干下了這件事來，又怎說得上英雄好漢？這叫做事出無奈，挺而走險。”那姓廖的大聲道：“萬里，你倒說說看，此事怎麼辦？”

　　人群中走出一人，正是那斷了一臂的風火神龍封萬里，躬身說道：“弟子無用，沒能夠周旋此事，致生大禍，已是罪該萬死，如何還敢再起殺逆之心？弟子贊同齊師叔的主意，萬萬不能對他再下毒手。”

　　那姓廖的厲聲道：“那麼中原回來的這些長門弟子，又怎生處置？”封萬里道：“師叔若准弟子多口，那麼依弟子之見，須當都監禁起來，大家慢慢再想主意。”那姓廖的冷笑道：“嘿嘿，那又何必慢慢再想主意？你們的主意早就想好了，以為我不知道嗎？”封萬里道：“請問廖師叔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姓廖的道：“你們長門弟子人多勢眾，武功又高，這掌門之位，自然不肯落在別支手上。你便是想將殺逆的罪名往我頭上一推，將我四支的弟子殺得干干淨淨，那就天下太平，自己卻又心安理得。哼哼，打的好如意算盤！”突然提高嗓子叫道：“凡是長門弟子，個個都是禍胎。咱們今日一不做，二不休，斬草除根，大家一齊動手，將長門一支都給宰了！”說著刷的一聲，拔出了長劍。

　　頃刻之間，大廳中眾人奔躍進來去，二三十人各拔長劍，站在封萬里身周，另有六七十人也是手執長劍，圍在這些人之外。

　　石破天尋思：“看來封師傅他們寡不敵眾，不知我該不該出手相助？”

　　封萬里大叫：“成師叔、齊師叔、梁師叔，你們由得廖師叔橫行麼？他四支殺盡了長門弟子，就輪到你們二支、三支、五支了。”

　　那姓廖的喝道：“動手！”身子扑出，挺拔劍便往封萬里胸口刺去。封萬里左手拔劍，擋開來劍。只聽得當的一聲響，跟著嗤的一下，封萬里右手衣袖已被削去了一大截。

　　封萬里與白萬劍齊名，本是雪山派第二代弟子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劍術之精，尚在成、齊、廖、梁四個師叔之上，可是他右臂已失，左手使劍究屬不便。那姓廖的一劍疾刺，他雖然擋開，但姓廖的跟著變招橫削，封萬里明知對方劍招來路，手中長劍卻是不聽使喚，幸好右臂早去，只給削去了一截衣袖。那姓廖的一招得手，二招繼出。封萬里身旁兩柄劍遞上，雙雙將他來劍格開。

　　那姓廖的喝道：“還不動手？”四支中的六七十名弟子齊聲吶喊，挺劍攻上。長門弟子分頭接戰，都是以一敵二或是敵三。白光閃耀，叮當乒乓之聲大作，雪山派的議事大廳登時變成了戰場。

　　那姓廖的躍出戰團，只見二支、三支、五支的眾弟子都是倚牆而立，按劍旁觀。他心念一動之際，已明其理，狂怒大叫：“老二、老三、老五，你們心腸好毒，想來揀現成便宜，哼哼，莫發清秋大夢！”他紅了雙眼，挺劍向那姓齊的刺去。兩人長劍揮揮舞，劇斗起來。那姓廖的劍術顯比那姓齊的為佳，拆到十余招後，姓齊的連連後退。

　　姓梁的五師弟仗劍而出，說道：“老四，有話好說，自己師兄弟這般動蠻，那成什麼樣子？”揮劍將那姓廖的長劍擋開。齊老三見到便宜，中宮直進，疾刺姓廖的小腹，這一劍竟欲制他死命，下手絲毫不留余地。

　　那姓廖的長劍給五師弟黏住了，成為比拚內力的局面，三師兄這一劍刺到，如何再能擋架？那姓成的二師兄突然舉劍向姓齊的背心刺去，歎道：“唉，罪過，罪過！”那姓齊的急圖自救，忙回劍擋架。

　　二支、三支、五支的眾門人見師父們已打成一團，都紛紛上前助戰。片刻之間，大廳中便鮮血四濺，斷肢折足，慘呼之聲四起。

　　阿繡拉著石破天右手，顫聲道：“大哥，我……我怕！”石破天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家為什麼打架？”這時大廳中人人自顧不暇，他二人在窗外說話，也已無人再加理會了。

　　史婆婆冷笑道：“好，好，打得好，一個個都死得干干淨淨，才合我心意。”

　　--------------------------------------------------------------

　　史婆婆居中往太師椅上一坐，冷冷的道：“將這些人身上的銬鐐都給打開了。”

## 第十七章　自大成狂

　　這二三百人群相斗毆，都是穿一色衣服，使一般兵刃，誰友誰敵，倒也不易分辨。本來四支和長門斗，三支和四支斗，二支和五支斗，到得後來，本支師兄弟間素有嫌隙的，乘著這個機會，或明攻、或暗襲，也都廝殺起來，局面混亂已極。

　　忽聽得砰彭一聲響，兩扇廳門脫鈕飛出，一人朗聲說道：“俠客島賞善罰惡使者，前來拜見雪山派掌門人！”語音清朗，竟將數百人大呼酣戰之聲也壓了下去。

　　眾人都大吃一驚，有人便即罷手停斗，躍在一旁。漸漸罷斗之人越來越多，過不片時，人人都退向牆邊，目光齊望廳門，大廳中除了傷者的呻吟之外，更無別般聲息。又過片刻，連身受重傷之人也都住口止喚，瞧向廳門。

　　廳門口并肩站著二人，一胖一瘦。石破天見是張三、李四到了，險些兒失聲呼叫，但隨即想起自己假扮石中玉，不能在此刻表露身份。

　　張三笑嘻嘻的道：“難怪雪山派武功馳譽天下，為別派所不及。原來貴派同門習練武功之時，竟然是真砍真殺。如此認真，嘿嘿，難得，難得！佩服，佩服！”

　　那姓廖的名叫廖自礪，踏上一步，說道：“尊駕二位便是俠客島的賞善罰惡使者麼？”

　　張三道：“正是。不知那一位是雪山派掌門人？我們奉俠客島島主之命，手持銅牌前來，邀請貴派掌門人赴敝島相敘，喝一碗腊八粥。”說著探手入懷，取出兩塊銅牌，轉頭向李四道：“聽說雪山派掌門人是威德先生白老爺子，這里的人，似乎都不像啊。”李四搖頭道：“我瞧著也不像。”

　　廖自礪道：“姓白的早已死了，新的掌門人……”他一言未畢，封萬里接口罵道：“放屁！威德先生并沒死，不過……”廖自礪怒道：“你對師叔說話，是這等模樣麼？”封萬里道：“你這種人，也配做師叔！”

　　廖自礪長劍直指，便向他刺去。封萬里舉劍擋開，退了一步。廖自礪殺得紅了雙眼，仗劍直上。一名長門弟子上前招架。跟著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紛紛揮劍，又殺成一團。

　　雪山派這場大變，關涉重大，成、齊、廖、梁四個師兄弟互相牽制，互相嫉忌，長門處境雖然不利，實力卻也殊不可侮，因此雖有賞善罰惡使者在場，但本支面臨生死存亡的大關頭，各人竟不放松半步，均盼先在內爭中占了上風，再來處置銅牌邀宴之事。

　　張三笑道：“各位專心研習劍法，發揚武學，原是大大的美事，但來日方長，卻也不爭這片刻。雪山派掌門人到底是那一位？”說著緩步上前，雙手伸出，亂抓亂拿，只聽得嗆啷啷響聲不絕，七八柄長劍都已投在地下。成、齊、廖、梁四人以及封萬里與幾名二代弟子手中的長劍，不知如何竟都給他奪下，拋擲在地。各人只感到胳膊一震，兵刃便已离手。

　　這一來，廳上眾人無不駭然失色，才知來人武功之高，實是匪夷所思。各人登時忘卻了內爭，記起武林中所盛傳賞善罰惡使者所到之處、整個門派盡遭屠滅的種種故事，不自禁的都覺全身毛管豎立，好些人更牙齒相擊，身子發抖。

　　先前各人均想凌霄城偏處西域，極少與中土武林人士往還，這邀宴銅牌未見得會送到雪山派來；而善惡二使的武功只是得諸傳聞，多半言過其實，未必真有這等厲害；再則雪山派有掌門人威德先生白自在大樹遮蔭，便有天大的禍事，也自有他挺身抵擋，因此于這件事誰也沒有在意。豈知突然之間，預想不會來的人終究來了，所顯示的武功只有比傳聞的更高，而遮蔭的大樹又偏偏給自己砍倒了。過去三十年中，所有前赴俠客島的掌門人，沒一人能活著回來，此時誰做了雪山派掌門人，便等如是自殺一般。

　　還在片刻之前，五支互爭雄長，均盼由本支首腦出任掌門。五支由勾心斗角的暗斗，進而為揮劍砍殺的明爭，驀地里情勢急轉直下，封、成、齊、廖、梁五人一怔之間，不約而同的伸手指出，說道：“是他！他是掌門人！”

　　霎時之間，大廳中寂靜無聲。

　　僵持片刻，廖自礪道：“三師哥年紀最大，順理成章，自當接任本派掌門。”齊自勉道：“年紀大有什麼用？廖師弟武功既高，門下又是人才濟濟，這次行事，以你出力最多。要是廖師弟不做掌門，就算旁人作了，這位子也決計坐不穩。”梁自進冷冷的道：“本門掌門人本來是大師兄，大師兄不做，當然是二師兄做，那有什麼可爭的？”成自學道：“咱四人中論到足智多謀，還推五師弟。我贊成由五師弟來擔當大任。須知今日之事，乃是斗智不斗力。”廖自礪道：“掌門人本來是長門一支，齊師哥既然不肯做，那麼由長門中的封師侄接任，大伙兒也無异言，至少我姓廖的大表贊成。”封萬里道：“剛才有人大聲叱喝，要將長門一支的弟子盡數殺了，不知是誰放的狗屁？”廖自礪雙眉陡豎，待要怒罵，但轉念一想，強自忍耐，說道：“事到臨頭，臨陣退縮，未免太也無恥。”

　　五人你一言，我一語，都是推舉別人出任掌門。

　　張三笑吟吟的聽著，不發一言。李四卻耐不住了，喝道：“到底那一個是掌門人？你們這般的吵下去，再吵十天半月也不會有結果，我們可不能多等。”

　　梁自進道：“成師哥，你快答應了吧，別要惹得出禍事來，都是你一個人牽累了大家。”成自學怒道：“為什麼是我牽累了大家，卻不是你？”五人又是吵嚷不休。

　　張三笑道：“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你們五位以武功決胜敗，誰的攻夫最強，誰便是雪山派的掌門。”五人面面相覷，你瞧我一眼，我瞧你一眼，均不接嘴。

　　張三又道：“適才我二人進來之時，你們五位正在動手廝殺，猜想一來是研討武功，二來是憑強弱定掌門。我二人進來得快了，打斷了列位的雅興。這樣吧，你們接著打下去，不到一個時辰，胜敗必分。否則的話，我這個兄弟性子最急，一個時辰中辦不完這件事，他只怕要將雪山派盡數誅滅了。那時誰也做不成掌門，反而不美。一、二、三！這就動手吧！”

　　刷的一聲，廖自礪第一個拔出劍來。

　　張三忽道：“站在窗外偷瞧的，想必也都是雪山派的人了，一起都請進來吧！既是憑武功強弱以定掌門，那就不論輩份大小，人人都可出手。”袍袖向後拂出，砰的一聲響，兩扇長窗為他袖風所激，直飛了出去。

　　史婆婆道：“進去吧！”左手拉著阿繡，右手拉著石破天，三人并肩走進廳去。

　　廳上眾人一見，無不變色。成、齊、廖、梁四人各執兵刃，將史婆婆等三人圍住了。史婆婆只是嘿嘿冷笑，并不作聲。封萬里卻上前躬身行禮，顫聲道：“參……參……參見師……師……娘！”

　　石破天心中一驚：“怎麼我師父是他的師娘？”史婆婆雙眼向天，渾不理睬。

　　張三笑道：“很好，很好！這位冒充長樂幫主的小朋友，卻回到雪山派來啦！二弟，你瞧這家伙跟咱們三弟可真有多像！”李四點頭道：“就是有點兒油腔滑調，賊頭狗腦！那里有漂亮妞兒，他就往那里鑽。”

　　石破天心道：“大哥、二哥也當我是石中玉。我只要不說話，他們便認我不出。”

　　張三說道：“原來這位婆婆是白老夫人，多有失敬。你的師弟們看上了白老爺子的掌門之位，正在較量武功，爭奪大位，好吧！大伙兒這便開始！”

　　史婆婆滿臉鄙夷之色，攜著石破天和阿繡二人，昂首而前。成自學等四人不敢阻攔，眼睜睜瞧著她往太師椅中一坐。

　　李四喝道：“你們還不動手，更待何時？”成自學道：“不錯！”興劍向梁自進刺去。梁自進揮劍擋開，腳下踉蹌，站立不定，說道：“成師哥劍底留情，小弟不是你對手！”這邊廖自礪和齊自勉也作對兒斗了起來。

　　四人只拆得十余招，旁觀眾人無不暗暗搖頭，但見四人劍招中漏洞百出，發招不是全無准頭，便是有氣沒力，那有半點雪山派第一代名手的風范？便是只學過一兩年劍法的少年，只怕也比他們強上幾分。顯而易見，這四人此刻不是‘爭胜’，而是在‘爭敗’，人人不肯做雪山派掌門，只是事出無奈，勉強出手，只盼輸在對方劍下。

　　可是既然人同此心，那就誰也不易落敗。梁自進身子一斜，向成自學的劍尖撞將過去。成自學叫聲：“啊喲！”左膝突然軟倒，劍拄向地下。廖自礪挺劍刺向齊自勉，但見對方不閃不避，呆若木雞，這一劍便要刺中他的肩頭，忙回劍轉身，將背心要害賣給對方。

　　張三哈哈大笑，說道：“老二，咱二人足跡遍天下，這般精采的比武，今卻是破題兒第一遭得見，當直是大開眼界。難怪雪山派武功獨步當世，果然是與眾不同。”

　　史婆婆厲聲喝道：“萬里，你把掌門人和長門弟子都關在那里？快去放出來！”

　　封萬里顫抖聲道：“是……是廖師叔關的，弟子确實不知。”史婆婆道：“你知道也好，不知也好，不快去放了出來，我立時便將你斃了！”封萬里道：“是，是，弟子這就立刻去找。”說著轉身便欲出廳。

　　張三笑道：“且慢！閣下也是雪山掌門的繼承人，豈可貿然出去？你！你！你！你！”連指四名雪山弟子，說道：“你們四人，去把監禁著的眾人都帶到這里來，少了一個，你們的腦袋便像這樣。”右手一探，向廳中木柱抓去，柱子上登時現出一個大洞，只見他手指縫中木悄紛紛而落。

　　那四名雪山弟子不由自主的都打了個寒戰，只見張三的目光射向自己腦袋，右手五指抖動，像是要向自己頭上抓一把似的，當即喏喏連聲，走出廳去。

　　這時成、齊、廖、梁四人兀自在你一劍、我一劍的假斗不休。四人聽了張三的譏嘲，都已不敢在招數上故露破綻，因此內勁固然惟恐不弱，姿式卻是只怕不狠，厲聲吆喝之余，再輔以咬牙切齒，橫眉怒目，他四人先前真是性命相拚，神情也沒這般凶神惡煞般猙獰可怖。只見劍去如風，招招落空，掌來似電，輕軟胜綿。

　　史婆婆越看越惱，喝道：“這些鬼把式，也算是雪山派的武功吧？凌霄城的臉面可給你們丟得干干淨淨了。”轉頭向石破天道：“徒兒，拿了這把刀去，將他們每一個的手臂都砍一條下來。”

　　石破天在張三、李四面前不敢開口出聲，只得接過單刀，向成自學一指，揮刀砍去。

　　成自學聽得史婆婆叫人砍自己的臂膀，這可不是鬧著玩的，眼見他單刀砍到，忙揮劍擋開，這一劍守中含攻，凝重狠辣，不知不覺顯出了雪山劍法的真功夫來。

　　張三喝彩道：“這一劍才像個樣子。”

　　石破天心念一動：“大哥二哥知道我內力不錯，倘若我憑內力取胜，他們便認出我是狗雜種了。我既冒充石中玉，便只有使雪山劍法。”當下揮刀斜刺，使一招雪山劍法的‘暗香疏影’。成自學見他招數平平，心下不再忌憚，運劍封住了要害，數招之後，引得他一刀刺向自己左腿，假裝封擋不及，“啊喲”一聲，刀尖已在他腿上划了一道口子。成自學投劍于地，凄然歎道：“英雄出在少年，老頭子是不中用的了。”

　　梁自進揮劍向石破天肩頭削下，喝道：“你這小子無法無天，連師叔祖也敢傷害！”他對石破天所使劍法自是了然于胸，數招之間，便引得他以一招‘黃沙莽莽’在自己左臂輕輕掠過，登時跌出三步，左膝跪倒，大叫：“不得了，不得了，這條手臂險些給這小子砍下來了。”跟著齊自勉和廖自礪雙戰石破天，各使巧招，讓他刀鋒在自己身上划破一些皮肉，雙雙認輸退下。一個連連搖頭，黯然神傷；一個暴跳如雷，破口大罵。

　　史婆婆厲聲道：“你們輸了給這孩兒，那是甘心奉他為掌門了？”

　　成、齊、廖、梁四人一般的心思：“奉他為掌門，只不過送他上俠客島去做替死鬼，有何不可？”成自學道：“兩位使者先生定下規矩，要我們各憑武功爭奪掌門。我藝不如人，以大事小，那也是無法可想。”齊、廖、梁三人隨聲附和。

　　史婆婆道：“你們服是不服？”四人齊聲道：“口服心服，更無异言。”心中卻想：“待這兩個惡人走後，凌霄城中還不是我們的天下？諒一個老婆子和一個小鬼有何作為？”史婆婆道：“那麼怎不參拜新任雪山派掌門？”想到金烏派開山大弟子居然做了雪山派掌門人，心中樂不可支，一時卻沒想到，此舉不免要令這位金烏派大弟子兼雪山派掌門人小命不保。

　　忽然廳外有人厲聲喝道：“誰是新任雪山派掌門？”正是白萬劍的聲音，跟著鐵鏈嗆啷聲響，走進數十人來。這些人手足都鎖在鐐銬之中，白萬劍當先，其後是耿萬鐘、柯萬鈞、王萬仞、呼延萬善、聞萬夫、汪萬翼、花萬紫等一干新自中原歸來的長門弟子。

　　白萬劍一見史婆婆，叫道：“媽，你回來了！”聲音中充滿驚喜之情。

　　石破天先前聽封萬里叫史婆婆為師娘，已隱約料到她是白自在的夫人，此刻聽白萬劍呼她為娘，自是更無疑惑，只是好生奇怪：“我師父既是雪山派掌門人的夫人，為什麼要另創金烏派，又口口聲聲說金烏派武功是雪山派的克星？”

　　阿繡奔到白萬劍身前，叫道：“爹爹！”

　　史婆婆既是白萬劍的母親，阿繡自是白萬劍的女兒了，可是她這一聲“爹爹”，還是讓石破天大吃一驚。

　　白萬劍大喜，顫聲道：“阿繡，你……你……沒死？”

　　史婆婆冷冷的道：“她自然沒死！難道都像你這般膿包鼻涕虫？虧你還有臉來叫我一聲媽！我生了你這混蛋，恨不得一頭撞死了干淨！老子給人家關了起來，自己身上叮叮當當的戴上這一大堆廢銅爛鐵，臭美啦，是不是？什麼‘氣寒西北’？你是‘氣死西北’！他媽的什麼雪山派，戴上手銬腳鐐，是雪山派的什麼高明武功啊？老的是混蛋，小的也是混蛋，他媽的師弟、徒弟、徒子、徒孫，一古腦兒都是混蛋，乘早給我改名作混蛋派是正經！”

　　白萬劍等她罵了一陣，才道：“媽，孩兒和眾師弟并非武功不敵，為人所擒，乃是這些反賊暗使奸計。他……”手指廖自礪，氣憤憤的道：“這家伙扮作了爹爹，在被窩中暗藏機關，孩兒這才失手……”史婆婆怒斥：“你這小混蛋更加不成話了，認錯了旁人，倒也罷了，連自己爹爹也都認錯，還算是人麼？”

　　石破天心想：“認錯爹爹，也不算希奇。石莊主、石夫人就認錯我是他們的兒子，連帶我也認錯了爹爹。唉，不知我的爹爹到底是誰。”

　　白萬劍自幼給母親打罵慣了，此刻給她當眾大罵，雖感羞愧，也不如何放在心上，只是記挂著父親的安危，問道：“媽，爹爹可平安麼？”史婆婆怒道：“老混蛋是死是活，你小混蛋不知道，我又怎麼知道？老混蛋活在世上丟人現眼，讓師弟和徒弟們給關了起來，還不如早早死了的好！”白萬劍聽了，知道父親只是給本門叛徒監禁了，性命卻是無礙，心中登時大慰，道：“謝天謝地，爹爹平安！”

　　史婆婆罵道：“平安個屁！”她口中怒罵，心中卻也著實關懷，向成自學等道：“你們把大師兄關在那里？怎麼還不放他出來？”成自學道：“大師兄脾氣大得緊，誰也不敢走近一步，一近身他便要殺人。”史婆婆臉上掠過一絲喜色，道：“好，好，好！這老混蛋自以為武功天下第一，驕傲狂妄，不可一世，讓他多受些折磨，也是應得之報。”

　　李四聽她怒罵不休，終于插口道：“到底那一個是混蛋派的掌門人？”

　　史婆婆霍地站起，踏上兩步，戟指喝道：“‘混蛋派’三字，豈是你這混蛋說得的？我自罵我老公、兒子，你是什麼東西，膽敢出言辱我雪山派？你武功高強，不妨一掌把老身打死了，要在我面前罵人，卻是不能！”

　　旁人聽到她如此對李四疾言厲色的喝罵，無不手心中捏了一把冷汗，均知李四若是一怒出手，史婆婆萬無幸理。石破天幌身擋在史婆婆之前，倘若李四出手傷她，便代為擋架。白萬劍苦于手足失卻自由，只暗暗叫苦。那知李四只笑了笑，說道：“好吧！是我失言，這里謝過，請白老夫人恕罪！那麼雪山派的掌門人到底是那一位？”

　　史婆婆向石破天一指，說道：“這少年已打敗了成、齊、廖、梁四個叛徒，他們奉他為雪山派掌門，有那一個不服？”

　　白萬劍大聲道：“孩兒不服，要和他比划！”

　　史婆婆道：“好！把各人的銬鐐開了！”

　　成、齊、廖、梁四人面面相覷，均想：“若將長門弟子放了出來，這群大虫再也不可復制。咱們犯上作亂的四支，那是死無斃身之地了。但眼前情勢，若是不放，卻又不成。”

　　廖自礪轉頭向白萬劍道：“你是我手下敗將，我都服了，你又憑什麼不服？”白萬劍怒道：“你這犯上作亂的逆賊，我恨不得將你碎尸萬段。你暗使卑鄙行逕，居然還有臉跟我說話？說什麼是你手下敗將？”

　　原來白自在的師父早死，成、齊、廖、梁四人的武功大半系由白自在所授。白自在和四個師弟名雖同門，實系師徒。雪山派武功以招數變幻見長，內力修為卻無獨到之秘。白自在早年以機緣巧合，服食雪山上异蛇的蛇膽蛇血，得以內力大增，雄渾內力再加上精微招數，數十年來獨步西域。他傳授師弟和弟子之時，并未藏私，但他這內功卻由天授，非關人力，因此眾師弟的武功始終和他差著一大截。白自在逞強好胜，于巧服异物、大增內力之事始終秘而不宣，以示自己功夫之強，并非得自運氣。

　　四個師弟心中卻不免存了怨懟之意，以為師父臨終之時遺命大師兄傳授，大師兄卻有私心，將本門祖藝藏起一大半。再加白萬劍武功甚強，浸浸然有凌駕四個師叔之勢，成、齊、廖、梁四人更感不滿。只是白威德積威之下，誰都不敢有半點抱怨的言語。此番長門弟子中的精英盡數离山，而白自在突然心智失常，倒行逆施，凌霄城中人人朝不保夕。眾師弟既為勢所逼，又見有機可乘，這才發難。

　　便在此時，長門眾弟子回山。廖自礪躲在白自在床上，逼迫白自在的侍妾將白萬劍誘入房中探病，出其不意的將他擒住。自中原歸來的一眾長門弟子首腦就逮，余人或遭計擒，或被力服，盡數陷入牢籠。此刻白萬劍見到廖自礪，當真是恨得牙痒痒地。

　　廖自礪道：“你若不是我手下敗將，怎地手銬會戴上你的雙腕？我可既沒用暗器，又沒使迷藥！”

　　李四喝道：“這半天爭執不清，快將他手上銬鐐開了，兩個人好好斗一場。”

　　廖自礪兀自猶豫，李四左手一探，夾手奪過他手中長劍，當當當當四聲，白萬劍的手銬足鐐一齊斷絕，卻是被他在霎時之間揮劍斬斷。這副銬鐐以精鋼鑄成，廖自礪的長劍雖是利器，卻非削鐵如泥的寶劍，被他運以渾厚內力一斫即斷，直如摧枯拉朽一般。銬鐐連著鐵鏈落地，白萬劍手足上卻連血痕也沒多上一條，眾人情不自禁的大聲喝采。幾名諂佞之徒為了討好李四，這個“好”字還叫得加倍漫長響亮。

　　白萬劍向來自負，極少服人，這時也忍不住說道：“佩服，佩服！”長門弟子之中早有人送過劍來。白萬劍呸的一聲，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跟著提足踢了他一個筋斗，罵道：“叛徒！”既為長門弟子，留在凌霄城中而安然無恙，自然是參與叛師逆謀了。

　　阿繡叫了聲：“爹！”倒持佩劍，送了過去。

　　白萬劍微微一笑，說道：“乖女兒！”他迭遭橫逆，只有見到母親和女兒健在，才是十分喜慰之事。他一轉過頭來，臉上慈和之色立時換作了憎恨，目光中如欲噴出火來，向廖自礪喝道：“你這本門叛逆，再也非我長輩，接招吧！”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李四倒轉長劍，輕輕擋過了白萬劍這一劍，將劍柄塞入廖自礪手中。

　　二人這一展開劍招，卻是性命相扑的真斗，各展平生絕藝，與適才成、齊、廖、梁的兒戲大不相同。雪山派第一代人物中，除白自在外，以廖自礪武功最高，他知白萬劍亟欲殺了自己，此刻出招那里還有半分怠忽，一柄長劍使開來矯矢靈動，招招狠辣。白萬劍急于復仇雪恥，有些沉不住氣，貪于進攻，拆了三十余招後，一劍直刺，力道用得老了，被服廖自礪斜身閃過，還了一劍，嗤的一聲，削下他一牌衣袖。

　　阿繡“啊”的一聲驚呼。史婆婆罵道：“小混蛋，和老子一模一樣，老混蛋教出來的兒子，本來就沒多大用處。”

　　白萬劍心中一急，劍招更見散亂。廖自礪暗暗喜歡，猙笑道：“我早就說你是我手下敗將，難道還有假的？”他這句話，本想擾亂對方心神，由此取胜，不料弄巧反拙，白萬劍此次中原之行連遭挫折，令他增加了三分狠勁，聽得這譏嘲之言，并不發怒，反而深自收斂，連取了七招守勢。這七招一守，登時將戰局拉平，白萬劍劍招走上了綿密穩健的路子。

　　廖自礪繞著他身子急轉，口中嘲罵不停，劍光閃爍中，白萬劍一聲長嘯，刷刷刷連展三劍，第四劍青光閃處，擦的一聲響，廖自礪左腿齊膝而斷，大聲慘呼，倒在血泊之中。

　　白萬劍長劍斜豎，指著成自學道：“你過來！”劍鋒上的血水一滴滴的掉在地下。

　　成自學臉色慘白，手按劍柄，并不拔劍，過了一會才道：“你要做掌門人，自己……自己做好了，我不來跟你們爭。”

　　白萬劍目光向齊自勉、梁自進二人臉上掃去。齊梁二人都搖了搖頭。

　　史婆婆忽道：“打敗幾名叛徒，又有什麼了不起？”向石破天道：“徒兒，你去跟他比比，瞧是老混蛋的徒兒厲害，還是我的徒兒厲害。”

　　眾人聽了都大為詫异：“石中玉這小子明明是封萬里的徒兒，怎麼是你的徒兒了？”

　　史婆婆喝道：“快上前！用刀不用劍，老混蛋教的劍法稀松平常，咱們的刀法可比他們厲害得多啦。”

　　石破天實不愿與白萬劍比武，他是阿繡的父親，更不想得罪了他，只是一開口推卻，立時便會給張三、李四認出，當下倒提著單刀，站在史婆婆跟前，神色十分尷尬。

　　史婆婆道：“剛才我答允過你的事，你不想要了嗎？我要你立下一件大功，這事才算數。這件大功勞，就是去打敗這個老混蛋的徒兒。你倘若輸了，立即給我滾得遠遠的，永遠別想再見我一面，更別想再見阿繡。”

　　石破天伸左手搔了搔頭，大為詫异：“原來師父叫我立件大功，卻是去打敗她的親生兒子。此事當真奇怪之極。”臉上一片迷惘。

　　旁人卻都漸漸自以為明白了其中原由：“史婆婆要這小子做上雪山派掌門，好到俠客島去送死，以免他親兒死于非命。”只有白萬劍和阿繡二人，才真正懂得她的用意。

　　白自在和史婆婆這對夫妻都是性如烈火，平時史婆婆對丈夫總還容讓三分，心中卻是積忿已久。這次石中玉強奸阿繡不遂，害得阿繡失蹤，人人都以為她跳崖身亡，白自在不但斬斷了封萬里的手臂，與史婆婆爭吵之下，盛怒中更打了妻子一個耳光。史婆婆大怒下山，湊巧在山谷深雪中救了阿繡，對這個耳光卻始終耿耿于心。她武功不及丈夫遠甚，一口氣無處可出，立志要教個徒弟出來打敗自己的兒子，那便是打敗白自在的徒弟，占到丈夫的上風。

　　不過白萬劍認定石破天是石中玉，更不知他是母親的徒兒，于其中過節又不及阿繡的全部了然，當下向石破天瞪目而視，滿臉鄙夷之色。

　　史婆婆道：“怎麼？你瞧他不起麼？這少年拜了我為師，經我一番調教，已跟往日大不相同。現下你和他比武，倘若你胜得了他，算你的師父老混蛋厲害；若是你敗在他刀下，阿繡就是他的老婆了。”

　　白萬劍吃了一驚，道：“媽，此事萬萬不可，咱們阿繡豈能嫁這小子？”史婆婆笑道：“你若打敗了這小子，阿繡自然嫁他不成。否則你又怎能作得主？”白萬劍不禁暗暗有氣：“媽跟爹爹生氣，卻遷怒于我。你兒子若連這小子也斗不過，當真枉在世上為人了。”史婆婆見他臉有怒容，喝道：“你心中不服，那就提劍上啊。空發狠勁有什麼用？”

　　白萬劍道：“是！”向石破天道：“你進招吧。”

　　石破天向阿繡望了一眼，見她嬌羞之中又帶著幾分關切，心想：“師父說倘若我輸了，永遠不能再見阿繡之面。這場比武，那是非胜不可的。”于是單刀下垂，左手抱住右拳，微微躬身，使的是‘金烏刀法’第一招‘開門揖盜’。他不知‘開門揖盜’是罵人的話，白萬劍更不知這一招的名稱，見他姿式倒也恭謹，哼了一聲，長劍遞出，勢挾勁風。

　　石破天揮刀擋開，還了一刀。他曾在紫煙島上以一柄爛柴刀和白萬劍交過手，待得白萬劍使出雪山派中最粗淺的入門功夫時，他便無法招架。後來得石清夫婦指點武學的道理，才明白動手之際實須隨機而施，不能拘泥于招式。此番和白萬劍再度交手，既再不如首次那麼見招出招，依樣葫蘆，而出刀之時，將石清夫婦所教的武術訣竅也融入其中。他內刀到處，即是極平庸的招式，亦具極大威力，何況史婆婆與石清夫婦所教的皆是上乘功夫。

　　十余招一過，白萬劍暗暗心驚：“這小子從那里學到了這麼高明的刀法？”想起當日在紫煙島上，曾和那個今日做了長樂幫幫主的少年比武，那人自稱是金烏派的開山大弟子，兩人刀法依稀有些相似，但變幻之奇，卻遠遠不及眼前這個石中玉了，尋思：“這二人相貌相似，莫非出于一師所授。我娘說經過她一番調教，難道當真是我娘所教的？”

　　史婆婆與白自在新婚不久，兩人談論武功，所見不合，便動手試招，史婆婆自然不敵。白自在隨即住手，自吹自擂一番。史婆婆恥于武功不及丈夫，此後再不顯示過一招半式，因此連白萬劍也絲毫不知母親的武功家數。

　　又拆數招，白萬劍橫劍削來，石破天舉刀擋格，當的一聲，火光四濺，白萬劍只覺一股大力猛撞過來，震得他右臂酸麻，胸口劇痛，心下更是吃驚，不由得退了三步。

　　石破天并不追擊，轉頭向史婆婆瞧去，意思是問：“我這算是胜了吧？”

　　但白萬劍越遇勁敵，勇氣越增。阿繡既然無恙，本來對石中玉的切齒之恨已消了十之八九，但對他奸猾無行的鄙視之意卻未稍減，何況他是本門後輩，若是輸在他手下，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喝道：“小子，看劍！”搶上三步，挺劍刺出。待得石中玉舉刀招架，白萬劍不再和他兵刃相碰，立時變招，帶轉劍鋒，斜削敵喉。這一招‘雪泥鴻爪’出劍部位極巧，發揮了雪山派劍法的絕藝。

　　張三贊道：“好劍法！”石破天橫刀揮出，斫他手臂，用上了金烏刀法中的‘踏雪尋梅’，正好是這一招雪山劍法的克星。在雪地中踐踏而過，尋梅也好，尋狗也好，那還有什麼雪泥鴻爪的痕跡？

　　張三又贊道：“好刀法！”

　　二人越斗越快，白萬劍胜在劍法純熟，石破天則在內力上大占便宜。堪堪又拆了二十余招，石破天挺刀中宮直進，勢道凌厲，白萬劍不及避讓，迫得橫劍擋格，只聽得喀的一聲，手中長劍竟被震斷。石破天立時收刀，向後退開。白萬劍臉色鐵青，從身旁雪山弟子手中搶過一柄長劍，又向石破天刺來。

　　石破天劇斗漸酣，休內積蓄著的內力不斷生發出來，每一刀之出都令對方抵擋為艱，刀刃上更含了強勁無比的勁力，拆不上數招，喀的一聲，又將白萬劍長劍震斷。白萬劍換劍再戰，第四招上又跟著斷了。白萬劍提著斷劍，大聲道：“你內力遠胜于我，招數上我卻未輸給你。”擲下斷劍，反手抓過一柄長劍，搶身又上。

　　石破天斜身閃開，只盼史婆婆下令罷斗，不住向她瞧去，卻見她笑吟吟的甚有得色，又見阿繡站在婆婆身旁，眼光中卻大有關切擔憂之意。石破天心中驀地一動，想起當日在紫煙島上她曾諄諄叮囑，和人比武時不可趕盡殺絕，得饒人處且饒人：“大哥，武林人士大都甚是好名。一個成名人物給你打得重傷倒沒什麼，但如敗在你的手下，往往比死還要難過。”眼見白萬劍臉色凝重，心想：“他是雪山派中大有名望之人，當著這許多人之前，我若將他打敗，豈不是令他臉上無光？但如我輸了給他，師父又不許我再見阿繡。那便如何是好？是了，我使出阿繡教我的那招‘旁敲側擊’，打個不胜不敗便是。”想及此處，腦中突然轉過一個念頭，登時恍然大悟：“那天我答允阿繡，與人比武之時決不起盡殺絕，得饒人處且饒人，她感激不盡，竟向我下拜。當時她那一拜，自是為著今日之戰了。若不是為了她親生的爹爹，她何必向我下拜？那日她見到史婆婆所教我的刀法，已料到她父親多半不敵。”當下向左砍出一刀，又向右砍出一刀，胸口立時門戶大開。

　　白萬劍斗得興起，斗見對方露出破綻，想也不想便挺劍中宮直進。

　　正在此時，石破天揮刀在身前虛劈而落。白萬劍長劍劍尖离他胸口尚有尺許，已触到他這一刀下砍的內勁，只覺全身大震，如触雷電，長劍只震得嗡嗡直響，顫動不已。

　　石破天又退了兩步，心想：“我已震斷他三柄長劍，若要打成平手，他也非震斷我的單刀不可。”手上暗運內勁，喀喇一聲，單刀的刀刃已憑空斷為兩截，倒似是被白萬劍劍上的勁力震斷一般。

　　阿繡吁了口長氣，如釋重負，高聲叫道：“爹爹，大哥，你們兩個斗成平手，誰也沒胜誰！”轉頭向石破天望去，嫣然一笑，心想：“你總算記得我從前的說話，體會到了我的用心。”郎君處事得體，對己情義深重，心下喜不自胜。

　　白萬劍臉上卻已全無血色，將手中長劍直插入地，沒入大半，向石破天道：“你手下容讓，姓白的豈有不知？你沒叫我當眾出丑，足感盛情。”

　　史婆婆十分得意，說道：“孩兒，你不用難過。這路刀法是娘教他的，回頭我也一般的傳你便是。你輸了給他，便是輸了給娘，咱們娘兒還分什麼彼此？”先前她一肚子怒火，是以‘老混蛋’、‘小混蛋’的罵個不休，待見石破天以金烏刀法打敗了她兒子，自己終于占到了丈夫上風，大喜之下，便安慰起兒子來。

　　白萬劍啼笑皆非，只得道：“娘的刀法果然厲害，只怕孩兒太蠢，學不會。”

　　史婆婆走到他身邊，輕輕撫摸他的頭發，一臉愛怜橫溢的神氣，說道：“你比這傻小子聰明得多了，他學得會，你怎麼學不會？”轉頭向石破天道：“快向你岳父磕頭陪罪。”

　　石破天一怔之下，這才會意，又驚又喜，忙向白萬劍磕下頭去。

　　白萬劍閃身避開，厲聲道：“且慢，此事容緩再議。”向史婆婆道：“娘，這小子武功雖高，為人卻是輕薄無行，莫要誤了阿繡的終身。”

　　只聽得李四朗聲道：“好了，好了！你招他做女婿也罷，不招也罷，咱們這杯喜酒，終究是不喝的了。我看雪山派之中，武功沒人能胜得了這小兄弟的。是不是便由他做掌門人？大家服是不服？”

　　白萬劍、成自學以及雪山群弟子誰都沒有出聲，有的自忖武功不及，有的更盼他做了掌門人後，即刻便到俠客島去送死。大廳上寂靜一片，更無异議。

　　張三從懷中取出兩塊銅錢牌，笑道：“恭喜兄弟又做了雪山派的掌門人，這兩塊銅牌一并接過去吧！”說著左眼向著石破天眨了幾眨。

　　石破天一怔：“大哥認了我出來？我一句話也沒說，卻在那里露出了破綻？”他那知張三、李四武功既高，見識也是高人一等，他雖然不作一聲，言語舉止中并未露出破綻，但適才與白萬劍動手過招，刀法也還罷了，內力之強，卻是江湖上罕見罕聞。張三、李四曾和他賭飲毒酒，對他的內力極為心折，豈有認不出之理？

　　石破天見銅牌遞到自己身前，心想：“反正我在長樂幫中已接過銅牌，一次是死，兩次也不過是死，再接一次，又有何妨？”正要伸手去接，忽聽史婆婆喝道：“且慢！”

　　石破天縮手回頭，瞧著史婆婆，只聽她道：“這雪山派掌門之位，言明全憑武功而決，算是你奪到了。不過我見老混蛋當了掌門人，狂妄自大，威風不可一世，我倒也想當當掌門人，過一過癮。孩兒，你將這掌門之位讓給我吧！”石破天愕然道：“我……我讓給你？”

　　史婆婆此舉全是愛惜他與阿繡的一片至情厚意，不愿他去俠客島送了性命。她自己風燭殘年，多活幾年，少活幾年，也沒什麼分別，至于石破天在長樂幫中已接過銅牌之事，她卻一無所知，當下怒道：“怎麼？你不肯嗎？那麼咱們就比划比划，憑武功而定掌門。”石破天見她發怒，不敢再說，又想起無意之中竟然開了口，忙道：“是，是！”躬身退開。史婆婆哈哈一笑，說道：“我當雪山派的掌門，有誰不服？”

　　眾人面面相覷，均想這變故來得奇怪之極，但仍是誰也不發一言。

　　史婆婆踏步上前，從張三手中接過兩塊銅牌，說道：“雪山派新任掌門人白門史氏，多謝貴島奉邀，定當于期前趕到便是。”

　　張三哈哈一笑，說道：“白老夫人，銅牌雖然是你親手接了，但若威德先生待會跟你比武，又搶了過去，你這掌門人還是做不成吧？好吧，你夫婦待會再決胜敗，那一位武功高強，便是雪山派掌門人。”和李四相視一笑，轉身出了大門。

　　倏忽之間，只聽得兩人大笑之聲已在十余丈外。

　　史婆婆居中往太師椅上一坐，冷冷的道：“將這些人身上的銬鐐都給打開了。”

　　梁自進道：“你憑什麼發施號令？雪山派掌門大位，豈能如此兒戲的私相授受？”成自學、齊自勉同聲附和：“你使刀不使劍，并非雪山派家數，怎能為本派掌門？”

　　當張三、李四站在廳中之時，各人想的均是如何盡早送走這兩個煞星，只盼有人出頭答應赴俠客島送死，免了眾人的大劫。但二人一去，各人噩運已過，便即想到自己犯了叛逆重罪，真由史婆婆來做掌門人，她定要追究報復，那可是性命攸關、非同小可之事。登時大廳之上許多人都鼓噪起來。

　　史婆婆道：“好吧，你們不服我做掌門，那也無妨。”雙手拿著那兩塊銅牌，叮叮當當的敲得直響，說道：“那一個想做掌門，想去俠客島喝腊八粥，盡管來拿銅牌好了。剛才那胖子說過，銅牌雖是我接的，雪山派掌門人之位，仍可再憑武功而定。”目光向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各人臉上逐一掃去。各人都轉過了頭，不敢和她目光相触。

　　封萬里道：“啟稟師娘：大伙兒犯上作亂，忤逆了師父，實是罪該萬死，但其中卻實有不得已的苦衷。”說著雙膝跪地，連連磕頭，說道：“師娘來做本派掌門，那是再好不過。師娘要殺弟子，弟子甘愿領死，但請師娘赦了旁人之罪，以安眾人之心，免得本派之中再起自相殘殺的大禍。”

　　史婆婆道：“你師父脾氣不好，我豈有不知？他斷你一臂，就是大大不該。到底此事如何而起，你且說來聽聽。”

　　封萬里又磕了兩個頭，說道：“自從師娘和白師哥、眾師弟下山之後，師父每日里都大發脾氣。本門弟子受他老人家打罵，那是小事，大家受師門重恩，又怎敢生什麼怨言？半個月前，忽有兩個老人前來拜訪師父，乃是兩兄弟。一個叫丁不三，一個叫丁不四。”

　　史婆婆吃了一驚，道：“丁不四……丁不四？這家伙到凌霄城來干什麼？”

　　封萬里道：“這兩個老兒到凌霄城後，便和師父在書房中密談，說的是什麼話，弟子們都不得知，只知道這兩個老家伙得罪了師父，三個人大聲爭吵起來。徒兒們心想師父何等身份，豈能親自出手料理這兩個來歷不明之輩，是以都守在書房之外。只待師父有命，便沖進去將這兩個老家伙攆了出去。但聽得師父十分生氣，和那丁不四對罵，說什麼‘碧螺山’、‘紫煙島’，又提到一個女子的名字，叫什麼‘小翠’的。”

　　史婆婆哼的一聲，臉色一沉，但想眾徒兒不知自己的閨名叫做小翠，說穿了反而不美，只問：“後來怎樣？”

　　封萬里道：“後來也不知如何動上了手，只聽得書房中掌風呼呼大作，大伙兒沒奉師父號令，也不敢進去。過了一會，牆壁一塊一塊的震了下來，我們才見到師父是在和丁不四動手，那丁不三卻是袖手旁觀。兩人掌風激蕩，將書房的四堵牆壁都震坍了。斗了一會，丁不四終究不敵師父的神勇，給師父一拳打在胸口，吐了幾口鮮血。”史婆婆“啊”的一聲。

　　封萬里續道：“師父跟著又是一掌拍去，那丁不三出手攔住，說道：‘胜敗既分，還打什麼？又不是什麼不共戴天的大仇？’扶著丁不四，兩個人就此出了凌霄城。”

　　史婆婆點頭道：“他們走了？以後有沒有再來？”

　　封萬里道：“這兩個老兒沒再來過，但師父卻從此神智有些失常，整日只是哈哈大笑，自言自語：‘丁不四這老賊以前就是我手下敗將，這一次總輸得服了吧？他說小翠曾隨他到過碧螺山上……’”史婆婆怒喝：“胡說，那有此事？”封萬里道：“是，是，師父也說：‘胡說，那有此事？這老賊明明騙人，小翠憑什麼到他的碧螺山去？不過……別要聽信了他的花言巧語，一時拿不定主意……’”史婆婆臉色鐵青，喝道：“老混蛋胡說八道，那有什麼拿不定主意的？”封萬里不明其意，只得順口道：“是，是！”

　　史婆婆又問：“老混蛋又說了些什麼？”封萬里道：“你老人家問的是師父？”史婆婆道：“自然是了。”封萬里道：“師父從此心事重重，老是說：‘她去了碧螺山沒有？一定沒去。可是她一個人浪蕩江湖，寂寞無聊之際，過去聊聊天，那也難說得很，難說很很。說不定舊情未忘，藕斷絲連。’”

　　史婆婆又哼了一聲，罵道：“放屁！”

　　封萬里跪在地下，神色甚是尷尬，倘若應一聲“是”，便承認師父的話是“放屁”。

　　史婆婆道：“你站起來再說，後來又怎樣？”

　　封萬里磕了個頭，道：“多謝師娘。”站起身來，說道：“又過了兩天，師父忽然不住的高聲大笑，見了人便問：‘你說普天之下，誰的武功最高？’大伙兒總答：‘自然是咱們雪山派掌門人最高。’瞧師父的神情，和往日實在大不相同。他有時又問：‘我的武功怎樣高法？’大伙兒總答：‘掌門人內力既獨步天下，劍法更是當世無敵，其實掌門人根本不必用劍，便已打遍天下無敵手了。’他聽我們這樣回答，便笑笑不作聲，顯得很是高興。這天他在院子中撞到陸師弟，問他：‘我的武功和少林派的普法大師相比，到底誰高？’陸師弟如何回答，我們都沒聽見，只是後來見到他腦袋被師父一掌打得稀爛，死在當地。”

　　史婆婆歎了口氣，神色黯然，說道：“阿陸這孩子本來就是戇頭戇腦的，卻又怎知是你師父下的手？”

　　封萬里道：“我們見陸師弟死得很慘，只道凌霄城中有敵入侵，忙去稟告師父。那知師父卻哈哈大笑，說道：‘該死，死得好！我問他，我和少林派普法大師二人，到底武功誰高？這小子說道，自從少林派掌門人妙諦大師死在俠客島上之後，聽說少林寺中以普法大師武功居首。這話是不錯的，可是他跟著便胡說八道了，說什麼本派功夫長于劍招變幻，少林武功卻是博大精深，七十二門絕技俱有高深造詣。以劍法而言，本派胜于少林，以總的武功來說，少林開派千余年，能人輩出，或許會較本派所得為多。’”

　　史婆婆道：“這麼回答很不錯啊，阿陸這孩子，幾時學得口齒這般伶俐了？就算以劍法而論，雪山劍法也不見得便在人家達摩劍法之上。嗯，那老混蛋又怎樣說？”

　　封萬里道：“師娘斥罵師父，弟子不敢接口。”史婆婆怒道：“這會兒你倒又尊敬起師父來啦！哼，我沒上凌霄城之時，怎麼又敢勾結叛徒，忤逆師父？”封萬里雙膝跪地，磕頭道：“弟子罪該萬死。”

　　史婆婆道：“哼，老混蛋門下，個個都是萬字排行，人人都有個挺會臭美的好字眼，依我說，個個罪該萬死，都該叫作萬死才是，封萬死、白萬死、耿萬死、王萬死、柯萬死、呼延萬死、花萬死……”她每說一個名字，眼光便逐一射向眾弟子臉上。耿萬鐘、王萬仞等內心有愧，都低下頭去。史婆婆喝道：“起來，後來你師父又怎樣說？”

　　封萬里道：“是！”站起身來，續道：“師父說道：‘這小子說本派和少林派武功各有千秋，便是說我和普法這禿驢難分上下了，該死，該死！我威德先生白自在不但武功天下無雙，而且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里，古往今來，沒一個及得上我。’”

　　史婆婆罵道：“呸，大言不慚。”

　　封萬里道：“我們看師父說這些話時，神智已有點兒失常，作不得真的。好在這里都是自己人，否則傳了出去，只怕給別派武師們當作笑柄。當時大伙兒面面相覷，誰都不敢說什麼。師父怒道：‘你們都是啞巴麼？為什麼不說話？我的話不對，是不是？’他指著蘇師弟問道：‘萬虹，你說師父的話對不對？’蘇師弟只得答道：‘師父的話，當然是對的。’師父怒道：‘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有什麼當然不當然的。我問你，師父的武功高到怎樣？’蘇師弟戰戰兢兢的道：‘師父的功深不可測，古往今來，唯師父一人而已。本派的武功全在師父一人手中發揚光大。’師父卻又大發脾氣，喝道‘依你這麼說，我的功夫都是從前人手中學來的了？你錯了，壓根兒錯了。雪山派功夫，是我自己獨創的。什麼祖師爺爺開創雪山派，都是騙人的鬼話。祖師爺傳下來的劍譜、拳譜，大家都見過了，有沒有我的武功高明？’蘇師弟只得道：‘恐怕不及師父高明。’”

　　史婆婆歎道：“你師父狂妄自大的性子由來已久，他自三十歲上當了本派掌門，此後一直沒遇上胜過他的對手，便自以為武功天下第一，說到少林、武當這些名門大派之時，他總是不以為然，說是浪得虛名，何足道哉。想不到這狂妄自大的性子越來越厲害，竟連創派祖師爺也不瞧在眼里了。萬虹這孩子憑地沒骨氣，為了附和師父，連祖師爺也敢誹謗？”

　　封萬里道：“師娘，你再也想不到，師父一聽此言，手起一掌，便將蘇師弟擊出數丈之外，登時便取了他的性命，罵道：‘不及便是不及，有什麼恐怕不恐怕的？’”

　　史婆婆喝道：“胡說八道，老混蛋就算再胡塗十倍，也不至于為了‘恐怕’二字，便殺了他心愛的弟子！”

　　封萬里道：“師娘明鑒：師父他老人家平日待大伙兒恩重如山，弟子說什麼也不敢捏造謠言。這件事有二十余人親眼目睹，師娘一問便知。”

　　史婆婆目光射到其餘留在凌霄城的長門弟子臉上，這些人齊聲說道：“當時情形确是這樣，封師哥并無虛言。”史婆婆連連搖頭歎氣，說道：“這樣的事怎能教人相信？那不是發瘋麼？”封萬里道：“師父他老人家确是有了病，神智不大清楚。”史婆婆道：“那你們就該延醫給他診治才是啊。”

　　封萬里道：“弟子等當時也就這麼想，只是不敢自專，和幾位師叔商議了，請了城里最高明的南大夫和戴大夫兩位給師父看脈。師父一見到，就問他們來干什麼。兩位大夫不敢直言，只說聽說師父飲食有些違和，他們在城中久蒙師父照顧，一來感激，二來關切，特來探望。師父即說自己沒有病，反問他們：‘可知道古往今來，武功最高強的是誰？’南大夫道：‘小人于武學一道，一竅不通，在威德先生面前談論，豈不是孔夫子門前讀孝經，魯班門前弄大斧？’師父哈哈一笑，說道：‘班門弄斧，那也不妨。你倒說來聽聽。’南大夫道：‘向來只聽說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達摩祖師一葦渡江，開創少林一派，想必是古往今來武功最高之人了。’”

　　史婆婆點頭道：“這南大夫說得很得體啊。”

　　封萬里道：“可是師父一聽之下，卻大大不快，怒道：‘那達摩是西域天竺之人，乃是蠻夷戎狄之類，你把一個胡人說得如此厲害，豈不是滅了我堂堂中華的威風？’南大夫甚是惶恐，道：‘是，是，小人知罪了。’我師父又問那戴大夫，要他來說。戴大夫眼見南大夫碰了個大釘子，如何敢提少林派，便道：‘聽說武當派創派祖師張三丰武術通神，所創的內家拳掌尤在少林派之上。依小人之見，達摩祖師乃是胡人，殊不足道，張三丰祖師才算得是古往今來武林中的第一人。’”

　　史婆婆道：“少林、武當兩大門派，武功各有千秋，不能說武當便胜過了少林。但張三丰祖師是數百年來武林中震爍古今的大宗師，那是絕無疑義之事。”

　　封萬里道：“師父本是坐在椅上，聽了這番話後，霍地站起，說道：‘你說張三丰所創的內家拳掌了不起？在我眼中瞧來，卻也稀松平常。以他武當長拳而論，這一招虛中有實，我只須這麼拆，這麼打，便即破了。又如太極拳的‘野馬分鬃’，我只須這里一勾，那里一腳踢去，立時便叫他倒在地下。他武當派的太極劍，更怎是我雪山派劍法的對手？’師父一面說，一面比划，掌風呼呼，只嚇得兩名大夫面無人色。我們眾弟子在門外瞧著，誰也不敢進去勸解。師父連比了數十招，問道：‘我這些武功，比之禿驢達摩、牛鼻子張三丰，卻又如何？’南大夫只道：‘這個……這個……’戴大夫卻道：‘咱二人只會醫病，不會武功。威德先生既如此說，說不定你老先生的武功，比達摩和張三丰還厲害些。’”

　　史婆婆罵道：“不要臉！”也不知這三個字是罵戴大夫，還是罵白自在。

　　封萬里道：“師父當即怒罵：‘我比划了這幾十招，你還是信不過我的話，‘說不定’三字，當真是欺人太甚！’提起手掌，登時將兩個大夫擊斃在房中。”

　　史婆婆聽了這番言語，不由得冷了半截，眼見雪山派門下個個有不以為然之色，兒子白萬劍含羞帶愧，垂下了頭，心想：“本派門規第三條，不得傷害不會武功之人；第四條，不得傷害無辜。老混蛋濫殺本門弟子，已令眾人大為不滿，再殺這兩個大夫，更是大犯門規，如何能再做本派掌門？”

　　只聽封萬里又道：“師父當下開門出房，見我們神色有异，便道：‘你們古古怪怪的瞧著我干麼？哼，心里在罵我壞了門規，是不是？雪山派的門規是誰定的？是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凡人定出來的？既是由人所定，為什麼便更改不得？制訂這十條門規的祖師爺倘若今日還不死，一樣斗我不過，給我將掌門人搶了過來，照樣要他聽我號令！’他指著燕師弟鼻子說道：‘老七，你倒說說看，古往今來，誰的武功最高？’”

　　“燕師弟性子十分倔強，說道：‘弟子不知道！’師父大怒，提高了聲音又問：‘為什麼不知道？’燕師弟道：‘師父沒教過，因此不知道。’師父道：‘好，我現今教你：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白自在，是古往今來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士，大宗師！你且念一遍來我聽。’燕師弟道：‘弟子笨得很，記不住這麼一連串的話！’師父提起手掌，怒喝：‘你念是不念？’燕師弟悻悻的道：‘弟子照念便是。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白老爺子自己說，他是古往今來劍法第一……’師父不等他念完，便已一掌擊在他的腦門，喝道：‘你加上‘自己說’三字，那是什麼用意？你當我沒聽見嗎？’燕師弟給他這麼一掌，自是腦漿迸裂而死。余下眾人便有天大的膽子，也只得順著師父之意，一個個念道：‘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白老爺子，是古往今來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士，大宗師！’要念得一字不錯，師父才放我們走。”

　　“這樣一來，人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第二日，我們替三個師弟和兩位大夫大殮出殯，師父卻又來大鬧靈堂，把五個死者的靈位都踢翻了。杜師弟大著膽子上前相勸，師父順手抄起一塊靈牌，將他的一條腿生生削了下來。這天晚上，便有七名師兄弟不別而行。大伙兒眼見雪山派已成瓦解冰消的局面，人人自危，都覺師父的手掌隨時都會拍到自己的天靈蓋上，迫不得已，這才商議定當，偷偷在師父的飲食中下了迷藥，將他老人家迷倒，在手足加了銬鐐。我們此舉犯上作亂，原是罪孽重大之極，今後如何處置，任憑師娘作主。”他說完後，向史婆婆一躬身，退入人叢。

　　史婆婆呆了半晌，想起丈夫一世英雄，臨到老來竟如此昏庸胡塗，不由得眼圈兒紅了，淚水便欲奪眶而出，顫聲問道：“萬里的言語之中，可有什麼夸張過火、不盡不實之處？”問了這句話，淚水已涔涔而下。

　　眾人都不說話。隔了良久，成自學才道：“師嫂，實情确是如此。我們若再騙你，豈不是罪上加罪？”

　　史婆婆厲聲道：“就算你掌門師兄神智昏迷，濫殺無辜，你們聯手將他廢了，那如何連萬劍等一干人從中原歸來，你們竟也暗算加害？為休要將長門弟子盡皆除滅，下這斬草除根的毒手？”

　　齊自勉道：“小弟并不贊成加害掌門師哥和長門弟子，以此與廖師弟激烈爭辯，為此還廝殺動手。師嫂想必也已聽到見到。”

　　史婆婆抬頭出神，淚水不絕從臉頰流下，長長歎了口氣，說道：“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事已如此，須怪大家不得。”

　　廖自礪自被白萬劍砍斷一腿後，傷口血流如注，這人也真硬氣，竟是一聲不哼，自點穴道止血，勉力撕下衣襟包扎傷處。他的親傳弟子畏禍，卻無一人過來相救。

　　史婆婆先前聽他力主殺害白自在與長門弟子，對他好生痛恨，但聽得封萬里陳述情由之後，才明白禍變之起，實是發端于自己丈夫，不由得心腸頓軟，向四支的眾弟子喝道：“你們這些畜生，眼見自己師父身受重傷，竟會袖手旁觀，還算得是人麼？”

　　四支的群弟子這才搶將過去，爭著替廖自礪包扎斷腿。其餘眾人心頭也都落下了一塊大石，均想：“她連廖自礪也都饒了，我們的罪名更輕，當無大礙。”當下有人取過鑰匙，將耿萬鐘、王萬仞、汪萬翼、花萬紫等人的銬鐐都打開了。

　　史婆婆道：“掌門人一時神智失常，行為不當，你們該得設法勸諫才是，卻干下了這等犯上作亂的大事，終究是大違門規。此事如何了結，我也拿不出主意。咱們第一步，只有將掌門人放了出來，和他商議商議。”

　　眾人一聽，無不臉色大變，均想：“這凶神惡煞身脫牢籠，大伙兒那里還有命在？”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不敢作聲。

　　史婆婆怒道：“怎麼？你們要將他關一輩子嗎？你們作的惡還嫌不夠？”

　　成自學道：“師嫂，眼下雪山派的掌門人是你，須不是白師哥。白師哥當然是要放的，但總得先設法治好他的病，否則……否則……”史婆婆厲聲道：“否則怎樣？”成自學道：“小弟無顏再見白師哥之面，這就告辭。”說著深深一揖。齊自勉、梁自進也道：“師嫂若是寬洪大量，饒了大伙兒，我們這就下山，終身不敢再踏進凌霄城一步。”

　　史婆婆心想：“這些人怕老混蛋出來後和他們算帳，那也是情理之常。大伙兒倘若一哄而散，凌霄城只剩下一座空城還成什麼雪山派？”便道：“好！那也不必忙在一時，我先瞧瞧他去，若無妥善的法子，決不輕易放他便是。”

　　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相互瞧了一眼，均想：“你夫妻情深，自是偏向著他。好在兩條腿生在我們身上，你真要放這老瘋子，我們難道不會逃嗎？”

　　史婆婆道：“劍兒，阿繡！”再向石破天道：“億刀，你們三個都跟我來。”又向成自學等三人道：“請三位師弟帶路，也好在牢外聽我和他說話，免得大家放心不下。說不定我和他定下什麼陰謀，將你們一网打盡呢。”

　　成自學道：“小弟豈敢如此多心？”他話是這麼說，畢竟這件事生死攸關，還是和齊自勉、梁自進一齊跟出。廖自礪向本支一名精靈弟子努了努嘴。那人會意，也跟在後面。

　　一行人穿廳過廊，行了好一會，到了石破天先前被禁之所。成自學走到囚禁那老者的所在，說道：“就在這里！一切請掌門人多多擔代。”

　　石破天先前在大廳上聽眾人說話，已猜想石牢中的老者便是白自在，果然所料不錯。

　　成自學從身邊取出鑰匙，去開石牢之門，那知一轉之下，鐵鎖早已被人打開。他“咦”的一聲，只嚇得面無人色，心想：“鐵鎖已開，老瘋子已經出來了。”雙手發抖，竟是不敢去推石門。

　　史婆婆用力一推，石門應手而開。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三人不約而同的退出數步。只見石室中空無一人，成自學叫道：“糟啦，糟啦！給他……給他逃了！”一言出口，立即想起這只是石牢的外間，要再開一道門才是牢房的所在。他右手發抖，提著的一串鑰匙叮當作響，便是不敢去開第二道石門。

　　石破天本想跟他說：“這扇門也早給我開了鎖。”但想自己在裝啞巴，總是以少說話為妙，便不作聲。

　　史婆婆搶過鑰匙，插入匙孔中一轉，發覺這道石門也已打開，只道丈夫确已脫身而出，不由得反增了幾分憂慮：“他腦子有病，若是逃出凌霄城去，不知在江湖上要闖出多大的禍來。”推門之時，一雙手也不禁發抖。

　　石門只推開數寸，便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在哈哈大笑。

　　眾人都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只聽得白自在狂笑一陣，大聲道：“什麼少林派、武當派，這些門派的功夫又有屁用？從今兒起，武林之中，人人都須改學雪山派武功，其他任何門派，一概都要取消。大家聽見了沒有？普天之下，做官的以皇帝為尊，讀書人以孔夫子為尊，說到刀劍拳腳，便是我威德先生白自在為尊。哪一個不服，我便把他腦袋揪下來。”

　　史婆婆又將門推開數寸，在黯淡的微光之中，只見丈夫手足被銬，全身繞了鐵鏈，縛在兩根巨大的石柱之間，不禁心中一酸。

　　白自在乍見妻子，呆了一呆，隨即笑道：“很好，很好！你回來啦。現下武林中人人奉我為尊，雪山派君臨天下，其他各家各派，一概取消。婆婆，你瞧好是不好？”

　　史婆婆冷冷的道：“好得很啊！但不知為何各家各派都要一概取消。”

　　白自在笑道：“你的腦筋又轉不過來了。雪山派武功最高，各家各派誰也比不上，自然非取消不可了。”

　　史婆婆將阿繡拉到身前，道：“你瞧，是誰回來了？”她知丈夫最疼愛這個小孫女，此次神智失常，便因阿繡墜崖而起，盼他見到孫女兒後，心中一喜歡，這失心瘋的毛病便得痊愈。阿繡叫道：“爺爺，我回來啦，我沒死，我掉在山谷底的雪里，幸得婆婆救了上來。”

　　白自在向她瞧了一眼，說道：“很好，你是阿繡。你沒有死，爺爺歡喜得很。阿繡，乖寶，你可知當今之世，誰的武功最高？誰是武林至尊？”阿繡低聲道：“是爺爺！”白自在哈哈大笑，說道：“阿繡真乖！”

　　白萬劍搶上兩步，說道：“爹爹，孩兒來得遲了，累得爹爹為小人所欺。讓孩兒替你開鎖。”成自學等在門外登時臉如土色，只待白萬劍上前開鎖，大伙兒立則轉身便逃。

　　卻聽白自在喝道：“走開！誰要你來開鎖？這些足銬手鐐，在你爹爹眼中，便如朽木爛泥一般，我只須輕輕一掙便掙脫了。我只是不愛掙，自愿在這里閉目養神而已。我白自在縱橫天下，便數千數萬人一起過來，也傷不了你爹爹的一根毫毛，又怎有人能鎖得住我？”

　　白萬劍道：“是，爹爹天下無敵，當然沒人能奈何得了爹爹。此刻母親和阿繡歸來，大家很是歡喜，便請爹爹同到堂上，喝幾杯團圓酒。”說著拿起鑰匙，便要去開他手銬。

　　白自在怒道：“我叫你走開，你便走開！我手腳步上戴了這些玩意兒，很是有趣，你難道以為我自己弄不掉麼？快走！”

　　這“快走”二字喝得甚響，白萬劍吃了一驚，當的一聲，將一串鑰匙掉在地下，退了兩步。他知父親以顏面攸關，不許旁人助他脫難，是以假作失驚，掉了鑰匙。

　　成自學等本在外間竊聽，聽得白自在這麼一聲大喝，忍不住都在門邊探頭探腦的窺看。

　　白自在喝道：“你們見了我，為什麼不請安？那一個是當世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

　　成自學尋思：“他此刻被縛在石柱上，自亦不必怕他，但師嫂終究會放了他，不如及早討好于他，免惹日後殺身之禍。”便躬身道：“雪山派掌門人白老爺子，是古往今來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士，大宗師。”梁自進忙接著道：“白老爺子既為雪山派掌門，什麼少林、武當、峨嵋、青城，任意門派都應取消。普天之下，唯白老爺子一人獨尊。”齊自勉和四支的那弟子跟著也說了不少諂諛之言。

　　白自在洋洋自得，點頭微笑。

　　史婆婆大感羞慚，心想：“這老兒說他發瘋，卻又未必。他見到我和劍兒、阿繡，一個個都認得清清楚楚，只是狂妄自大，到了難以救藥的地步，這便如何是好？”

　　白自在突然抬起頭來，問史婆婆道：“丁家老四前幾日到來，向我自嗚得意，說你到了碧螺山去看他，跟他在一起盤桓了數日，可有此事？”

　　史婆婆怒道：“你又沒真的發了瘋，怎地相信這家伙的胡說八道？”阿繡道：“爺爺，那丁不四确是想逼奶奶到他碧螺山去，他乘人之危，奶奶宁可投江自盡，也不肯去。”

　　白自在微笑說道：“很好，很好，我白自在的夫人，怎能受人之辱？後來怎樣？”阿繡道：“後來，後來……”手指石破天道：“幸虧這位大哥出手相助，才將丁不四趕跑了。”

　　白自在向石破天斜睨一眼，石牢中沒甚光亮，沒認出他是石中玉，但知他便是適才想來救自己出去的少年，心中微有好感，點頭道：“這小子的功夫還算可以。雖然和我相比還差著這麼一大截兒，但要趕跑丁不四，倒也夠了。”

　　史婆婆忍無可忍，大聲道：“你吹什麼大氣？什麼雪山派天下第一，當真是胡說八道。這孩兒是我徒兒，是我一手親傳的弟子，我的徒兒比你的徒兒功夫就強得多。”

　　白自在哈哈大笑，說道：“荒唐，荒唐！你有什麼本領能胜得過我的？”

　　史婆婆道：“劍兒是你調教的徒兒，你這許多徒弟之中，劍兒的武功最強，是不是？劍兒，你向你師父說，是我的徒兒強，還是他的徒兒強？”

　　白萬劍道：“這個……這個……”他在父親積威之下，不敢直說拂逆他心意的言語。

　　白自在笑道：“你的徒兒，豈能是我徒兒的對手？劍兒，你娘這可不是胡說八道嗎？”

　　白萬劍是個直性漢子，贏便是贏，輸便是輸，既曾敗在石破天手底，豈能不認？說道：“孩兒無能，適才和這小子動手過招，确是敵他不過。”

　　白自在陡然跳起，將全身鐵鏈扯得嗆啷直響，叫道：“反了，反了！那有此事？”

　　史婆婆和他做了幾十年夫妻，對他心思此刻已明白了十之八九，尋思：“老混蛋自以為武功天下無敵，在凌霄城中自大稱王，給丁不四一激之後，就此半瘋不瘋。常言道：心病還須心藥醫。教他遇上個強過他的對手，挫折一下他的狂氣，說不定這瘋病倒可治好了。只可惜張三、李四已去，否則請他二人來治治這瘋病，倒是一劑對症良藥。不得已求其次，我這徒兒武功雖然不高，內力卻遠在老混蛋之上，何不激他一激？”便道：“什麼古往今來武功第一、內力第一，當真不怕羞。單以內力而論，我這徒兒便胜于你多多。”

　　白自在仰天狂笑，說道：“便是達摩和張三丰復生，也不是白老爺子的對手。這個乳臭未干的黃口小兒，只須能有我內力三成，那也足以威震武林了。”史婆婆冷笑道：“大言不慚，當真令天下人齒冷。你倒和他比拚一下內力試試。”白自在笑道：“這小子怎配跟我動手？好吧，我只用一只手，便翻他三個筋斗。”

　　史婆婆知道丈夫武功了得，當真比試，只怕他傷了石破天性命，他能說這一句話，正是求之不得，便道：“這少年是我的徒兒，又是阿繡沒過門的女婿，便是你的孫女婿。你們比只管比，卻是誰也不許真的傷了誰。”

　　白自在笑道：“他想做我孫女婿麼？那也得瞧他配不配。好，我不傷他性命便是。”

　　忽聽得腳步聲響，一人匆匆來到石牢之外，高聲說道：“啟稟掌門人，長樂幫幫主石破天，會同摩天居士謝煙客，將石清夫婦救了出去，正在大廳上索戰。”卻是耿萬鐘的聲音。

　　白自在和史婆婆同聲驚噫，不約而同的道：“摩天居士謝煙客？”

　　石破天得悉石清夫婦無恙，已脫險境，登感寬心，石中玉既然來到，自己這個冒牌貨卻要拆穿了，謝煙客多時不見，想到能和他見面，甚是歡喜。

　　史婆婆道：“咱們和長樂幫、謝煙客素無瓜葛，他們來生什麼事？是石清夫婦約來的幫手麼？”耿萬鐘道：“那石破天好生無禮，說道他看中了咱們的凌霄城，要咱們都……都搬出去讓給他。”

　　白自在怒道：“放他的狗屁！長樂幫是什麼東西？石破天又是什麼東西？他長樂幫來了多少人？”

　　耿萬鐘道：“他們一起只五個人，除了石清夫婦倆、謝煙客和石破天之外，還有一個年輕姑娘，說是丁不三的孫女兒。”

　　石破天聽得丁當也到了，不禁眉頭一皺，側眼向阿繡瞧去，只見她一雙妙目正凝視著自己，不由得臉上一紅，轉開了頭，心想：“她叫我冒充石中玉，好救石莊主夫婦的性命，怎麼她自己又和石中玉來了？是了，想必她和石中玉放心不下，怕我吃虧，說不定在凌霄城中送了性命，是以冒險前來相救。謝先生當然是為救我而來的了。”

　　白自在道：“區區五人，何足道哉？你有沒跟他們說：凌霄城城主、雪山派掌門人白老爺子，是古往今來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士、大宗師？”

　　耿萬鐘道：“這個……這個……他們既是武林中人，自必久聞師父的威名。”

　　白自在道：“是啊，這可奇了！既知我的威名，怎麼又敢到凌霄城來惹事生非？啊，是了！我在這石室中小隱，以避俗事，想必已傳遍了天下。大家都以為白老爺子金盆洗手，不再言武，是以欺上門來啦。嘿嘿！你瞧，你師父這棵大樹一不遮蔭，你們立刻便糟啦。”

　　史婆婆怒道：“你自個兒在這里臭美吧！大伙兒跟我出去瞧瞧。”說著快步而出。白萬劍、成自學等都跟了出去。

　　石破天正要跟著出去，忽聽得白自在叫道：“你這小子留著，我來教訓教訓你。”

　　石破天停步，轉過身來。阿繡本已走到門邊，關心石破天的安危，也退了回來，她想爺爺半瘋不瘋，和石破天比試內力，只怕下手不分輕重而殺了他，自己功力不濟，危急之際卻無法出手解救，叫道：“奶奶，爺爺真的要跟……跟他比試呢！”

　　史婆婆回過頭來，對白自在道：“你要是傷了我徒兒性命，我這就上碧螺山去，一輩子也不回來了。”白自在大怒，叫道：“你……你說什麼話？”

　　史婆婆更不理睬，揚長出了石牢，反手帶上石門，牢中登時黑漆一團。

　　阿繡俯身拾起白自在腳邊的鑰匙，替爺爺打開了足鐐手銬，說道：“爺爺，你就教他幾招武功吧。他沒練過多少功夫，本領是很差的。”

　　白自在大樂，笑道：“好，我只須教他幾招，他便終身受用不盡。”

　　石破天一聽，正合心意，他聽白自在不住口的自稱什麼‘古往今來拳腳第一’云云，自己當然斗他不過，由‘比划’改為‘教招’，自是求之不得，忙道：“多謝老爺子指點。”

　　白自在笑道：“很好，我教你幾招最粗淺的功夫，深一些的，諒你也難以領會。”

　　阿繡退到門邊，推開牢門，石牢中又明亮了起來。石破天陡見白自在站直了身子，幾乎比自己高一個頭，神威凜凜，直如天神一般，對他更增敬畏，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

　　白自在笑道：“不用怕，不用怕，爺爺不會傷你。你瞧著，我這麼伸手，揪住你的後頸，便摔你一個筋……”右手一探，果然已揪住了石破天後頸。

　　這一下出手既快，方位又奇，石破天如何避得，只覺他手上力道大得出奇，給他一抓之下，身子便欲騰空而起，急忙凝力穩住，右臂揮出，格開他手臂。

　　白自在這一下明明已抓住他後頸要穴，豈知運力一提之下，石破天起而復墜，竟沒能將他提起，同時右臂被他一格，只覺臂上酸麻，只得放開了手。他“噫”的一聲，心想：“這小子的內力果然了得。”左手探出，又已抓住他胸口，順勢一甩，卻仍是沒能拖動他身子。

　　這第二下石破天本已早有提防，存心閃避，可是終究還是被他一出手便即抓住，心下好生佩服，贊道：“老爺子果然了得，這兩下便比丁不四爺爺厲害得多。”

　　白自在本已暗自慚愧，聽他說自己比丁不四厲害得多，又高興起來，說道：“丁不四如何是我對手？”左腳隨著絆去。石破天身子一幌，沒給他絆倒。

　　白自在一揪、一抓、一絆，接連三招，號稱‘神倒鬼跌三連環’，實是他生平的得意絕技，那里是什麼粗淺功夫了？數十年來，不知有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漢曾栽在這三連環之下，那知此刻這三招每一招雖都得手，但碰上石破天渾厚無比的內力，竟是一招也不能奏效。

　　那日他和丁氏兄弟會面，聽丁不四言道史婆婆曾到碧螺山盤桓數日，又妒又怒，竟至神智失常，今日見到愛妻歸來，得知碧螺山之行全屬虛妄，又見到了阿繡，心中一喜，瘋病已然好了大半，但‘武功天下第一’的念頭，自己一直深信不疑，此刻連環三招居然摔不倒這少年，怒火上升，腦筋又胡塗起來，呼的一掌，向他當胸拍去，竟然使出了三四成力道。

　　石破天見掌勢凶猛，左臂橫擋，格了開去。白自在左拳隨即南出，石破天閃身欲避，但白自在這一拳來勢奇妙，砰的一聲，已擊中他的右肩。

　　阿繡“啊”的一聲驚呼。石破天安慰她道：“不用擔心，我也不大痛。”

　　白自在怒道：“好小子，你不痛？再吃我一拳。”這一拳被石破天伸手格開了。白自在連續四拳，第四拳拳中夾腿，終于踢中石破天的左胯。

　　阿繡見他二人越斗越快，白自在發出的拳腳，石破天只能擋架得一小半，倒有一大半都打在他身上，初時十分擔憂，只叫：“爺爺，手下留情！”但見石破天臉色平和，并無痛楚之狀，又略寬懷。

　　白自在在石破天身上連打十余下，初時還記得妻子之言，只使三四成力道，生怕打傷了他，但不論是拳是掌，打在他的身上，石破天都不過身子一幌，便若無其事的承受了去。

　　白自在又驚又怒，出手漸重，可是說也奇怪，自己盡管加力，始終無法將對方擊倒。他吼叫連連，終于將全身勁力都使了出來。霎時之間，石牢中拳腳生風，只激得石柱上的鐵鏈叮叮當當響個不停。

　　阿繡但覺呼吸為艱，雖已帖身于門背，仍是難以忍受，只得推開牢門，走到外間。她眼見爺爺一拳一掌的打向石破天身上，不忍多看，反手帶上石門，雙手合什，暗暗禱告：“老天爺保佑，別讓他二人這場打斗生出事來，最好是不分胜敗，兩家罷手。”

　　只覺背脊所靠的石門不住搖幌，鐵鏈撞擊之聲愈來愈響，她腦子有些暈眩，倒似足底下的地面也有些搖動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之間，石門不再搖幌，鐵鏈聲也已止歇。

　　阿繡帖耳門上，石牢中竟半點聲息出無，這一片靜寂，令她比之聽到天翻地覆的打斗之聲更是驚恐：“若是爺爺胜了，他定會得意洋洋，哈哈大笑。如是石郎得胜，他定然會推門出來叫我，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難道有人身受重傷？莫非兩人都力竭而死？”

　　她全身發抖，伸手緩緩推開石門，又目緊閉，不敢去看牢中情形，唯恐一睜開眼來，見到有一人尸橫就地，甚至是兩人都嘔血身亡。又隔了好一會，這才眼睜一線，只見白自在和石破天二人都坐在地下，白自在又目緊閉，石破天卻是臉露微笑的向著自己。

　　阿繡“哦”的一聲，長吁了口氣，睜大雙眼，看清楚石破天伸出右掌，按在白自在的後心，原來是在助他運氣療傷。阿繡道：“爺爺……受了傷？”石破天道：“沒有受傷。他一口氣轉不過來，一會兒就好了！”阿繡右手撫胸，說道：“謝天謝……”

　　突然之間，白自在一躍而起，喝道：“什麼一口氣轉不過來？我……我這口氣可不是轉過來了麼？”伸掌又要向石破天頭頂擊落，猛覺一雙手掌疼痛難當，提掌看時，但見雙掌已腫成兩個圓球相似，紅得幾乎成了紫色，這一掌若是打在石破天身上，只怕自己的手掌非先破裂不可。

　　他一怔之下，已明其理，原來眼前這小子內力之強，實是匪夷所思，自憶數十招拳掌招呼在他身上，都給他內力反彈出來，每一拳每一掌如都擊在石牆之上，對方未曾受傷，自己的手掌卻抵受不住了，跟著覺得雙腳隱隱作痛，便如有數千萬要細針不斷鑽刺，知道自己踢了他十幾腳，腳上已受到反震。

　　他呆立半晌，說道：“罷了，罷了！”登覺萬念俱灰，什麼‘古往今來內功第一’云云，實是大言不慚的欺人之談，拿起足鐐手銬，套在自己手足之上，喀嚓喀嚓數聲，都上了鎖。

　　阿繡驚道：“爺爺，你怎麼啦？”

　　白自在轉過身子，朝著石壁，黯然道：“我白自在狂妄自大，罪孽深重，在這里面壁思過。你們快出去，我從此誰也不見。你叫奶奶上碧螺山去吧，永遠別回凌霄城來。”

　　阿繡和石破天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過了好一會，阿繡埋怨道：“都是你不好，為什麼這般逞強好胜？”石破天愕然道：“我……我沒有啊，我一拳也沒打到你爺爺。”

　　阿繡白了他一眼，道：“他單是‘我的’爺爺嗎？你叫聲‘爺爺’，也不怕辱沒了你。”石破天心中一甜，低聲叫道：“爺爺！”

　　白自在揮手道：“快去，快去！你強過我，我是你孫子，你是我爺爺！”

　　阿繡伸了伸舌頭，微笑道：“爺爺生氣啦，咱們快跟奶奶說去。”

　　--------------------------------------------------------------

　　謝煙客嘿嘿冷笑，一雙目光直上直下的在石中玉身上掃射。石中玉只嚇得周身俱軟，魂不附體。

## 第十八章　有所求

　　兩人出了石牢，走向大廳。石破天道：“阿繡，人人見了我，都道我便是那個石中玉。連石莊主、石夫人也分辨不出，怎地你卻沒有認錯？”

　　阿繡臉上一陣飛紅，霎時間臉色蒼白，停住了腳步。這時二人正走在花園中的一條小徑上，阿繡身子微幌，伸手扶住一株白梅，臉色便似白梅的花瓣一般。她定了定神，道：“這石中玉曾想欺侮我，我氣得投崖自盡。大哥，你肯不肯替我出這口氣，把他殺了？”

　　石破天躊躇道：“他是石莊主夫婦獨生愛子，石莊主、石夫人待我極好，我……我……我可不能去殺他們的兒子。”阿繡頭一低，兩行淚水從面頰上流了下來，嗚咽道：“我第一件事求你，你就不答允，以後……你一定是欺侮我，就像爺爺對奶奶一般。我……我告訴奶奶和媽去。”說著掩面奔了出去。石破天道：“阿繡，阿繡，你聽我說。”

　　阿繡嗚咽道：“你不殺了他，我永遠不睬你。”足下不停，片刻間便到了大廳。

　　石破天跟著進去，只見廳中劍光閃閃，四個人斗得正緊，卻是白萬劍、成自學、齊自勉三人各挺長劍，正在圍攻一個青袍短須的老者。石破天一見之下，脫口叫道：“老伯伯，你好啊，我時常在想念你。”這老者正是摩天居士謝煙客。

　　謝煙客在雪山派三大高手圍攻之下，以一雙肉掌對付三柄長劍，仍是揮洒自如，大占上風，陡然間聽得石破天這一聲呼叫，舉目向他瞧去，不由得大吃一驚，叫道：“怎……怎麼又有一個？”

　　高手過招，豈能心神稍有失常？他這一驚又是非同小可，白、成、齊三柄長劍同時乘虛而入，刺向他小腹。三人一師所授，使的同是一招‘明駝駿足’，劍勢力又迅又狠，眼見劍尖已碰到他的青袍，三劍同時要透腹而入。

　　石破天大叫：“小心！”縱身躍起，一把抓住白萬劍右肩，硬生生將他向後拖出幾步。

　　只聽得喀喀兩聲，謝煙客在危急中使出生平絕技‘碧針清掌’，左掌震斷了齊自勉的長劍，右掌震斷了成自學的長劍。

　　這兩掌擊得雖快，他青袍的下擺還是被雙劍划破了兩道口子，他雙掌翻轉，內力疾吐，成齊二人直飛出去，砰砰兩聲，背脊撞上廳壁，只震得屋頂泥灰筱筱而落，猶似下了一陣急雨。又聽得拍的一聲，卻是石破天松手放開白萬劍肩頭，白萬劍反手打了他一個耳光。

　　謝煙客向石破天看了一眼，目光轉向坐在角落里的另一個少年石中玉，兀自驚疑不定，道：“你……你二人怎地一模一樣？”

　　石破天滿臉堆歡，說道：“老伯伯，你是來救我的嗎？多謝你啦！我很好，他們沒殺我。叮叮當當、石大哥，你們也一塊來了。石莊主、石夫人，他們沒傷你，我這可放心啦！師父，爺爺自己又戴上了足鐐手銬，不肯出來，說要你上碧螺山去。”頃刻之間，他向謝煙客、丁當、石中玉、石清夫婦、史婆婆每人都說了幾句話。

　　他這幾句話說得興高采烈，聽他說話之人卻盡皆大吃一驚。

　　謝煙客當日在摩天崖上修習‘碧針清掌’，為逞一時之快，將全身內力盡數使了出來。恰在此時，貝海石率領長樂幫八名好手來到摩天崖上，說是迎接幫主，一口咬定幫主是在崖上。謝煙客一招之間，便將米橫野擒住，但其後與貝海石動手，恰逢自己內力耗竭。他當機立斷，乘著敗象未顯，立即飄然引退。

　　這一掌而退，雖然不能說敗，終究是被人欺上門來，逼下崖去，實是畢生的奇恥大辱。仔細思量，此番受逼，全系自己練功時過耗內力所致，否則對方縱然人多，也無所懼。

　　此仇不報，非丈夫也，但須謀定而動，于是尋了個隱僻所在，花了好幾個月功夫，將一路‘碧針清掌’直練得出神入化，無懈可擊，這才尋上鎮江長樂幫總舵去，一進門便掌傷四名香主，登時長樂幫全幫為之震動。

　　其時石破天已受丁當之騙，將石中玉掉換了出來。石中玉正想和相當遠走高飛，不料長樂幫到處布滿了人，不到半天便遇上了，又將他強行迎回總舵。貝海石等此後監視甚緊，均想這小子當時嘴上說得豪氣干云，但事後越想越怕，竟想腳底抹油，一走了之，天下那有這麼便宜之事？數十人四下守衛，日夜不离，不論他如何狡計百出，再也無法溜走。石中玉甫脫凌霄城之難，又套進了俠客島之劫，好生發愁。和丁當商議了幾次，兩人打定了主意，俠客島當然是無論如何不去的，在總舵之中也已難以溜走，只有在前赴俠客島途中設法脫身。

　　當下只得暫且冒充石破天再說。他是個千伶百俐之人，幫中上下人等又個個熟識，各人性格摸得清清楚楚，他要假裝石破天而不令人起疑，比之石破天冒充他是易上百倍了。只是他畢竟心中有鬼，不敢大模大樣如從前那麼做他的幫主，每日里只是躲在房中與丁當鬼混。有人問起幫中大事，他也唯唯否否的不出什麼主意。

　　長樂幫這干人只求他准期去俠客島赴約，樂得他諸事不理，正好自行其是。

　　貝海石那日前赴摩天崖接得石破天歸來，一掌逼走謝煙客，雖知從此伏下了一個隱憂，但覺他掌法雖精，內力卻是平平，頗與他在武林中所享的大名不符，也不如何放在心上。其後發覺石破天原來并非石中玉，這樣一來，變成無緣無故的得罪了一位武林高手，心下更微有內疚之意，但銅牌邀宴之事迫在眉睫，幫中不可無主出頭承擔此事，乘著石破天陰陽內力激蕩而昏迷不醒之時，便在他身上做下了手腳。

　　原來石中玉那日在貝海石指使之下做了幫主，不數日便即脫逃，給貝海石擒了回來，將他脫得赤條條地監禁數日，教他難以再逃，其後石中玉雖然終于又再逃脫，他身上的各處創傷疤痕，卻已讓貝海石盡數瞧在眼里。貝大夫并非真的大夫，然久病成醫，醫道著實高明，于是在石破天肩頭、腿上、臀部仿制疤痕，竟也做得一模一樣，毫無破綻，以致情人丁當、仇人白萬劍，甚至石清夫婦都給瞞過。

　　貝海石只道石中玉既然再次逃走，在腊八日之前必不會現身，是以放膽而為。其實石破天和石中玉二人相貌雖然相似，畢竟不能一般無异，但有了身上這幾處疤痕之後，人人心中先入為主，縱有再多不似之處，也一概略而不計了。石破天全然不通人情世故，種種奇事既難以索解，也只有相信旁人之言，只道自己一場大病之後，將前事忘得干干淨淨。

　　那知俠客島的善惡二使實有過人之能，竟將石中玉從楊州妓院中揪了出來，貝海石的把戲全被拆穿。雖然石破天應承接任幫主，讓長樂幫免了一劫，貝海石卻是面目無光，深自匿居，不敢和幫主見面。以致石中玉將石破天掉換之事，本來唯獨難以瞞過他的眼睛，卻也以此沒有敗露。

　　這日謝煙客上門指名索戰，貝海石聽得他連傷四名香主，自忖并無胜他把握，一面出廳周旋，一面遣人請幫主出來應付。

　　石中玉推三阻四，前來相請的香主、舵主已站得滿房都是，消息一個接一個的傳來：

　　“貝先生和那姓謝的已在廳上激斗，快請幫主出去掠陣！”

　　“貝先生肩頭給謝煙客拍了一掌，左臂已有些不靈。”

　　“貝先生扯下了謝煙客半幅衣袖，謝煙客卻乘機在貝先生胸口印了一掌。”

　　“貝先生咳嗽連連，口噴鮮血，幫主再不出去，貝先生難免喪身。”

　　“那姓謝的口出大言，說道憑一雙肉掌便要將長樂幫挑了，幫主再不出去，他要放火焚燒咱們總舵！”

　　石中玉心想：“燒了長樂幫總舵，那是求之不得，最好那姓謝的將你們盡數宰了。”但在眾香主、舵主逼迫之下，無可推托，只得硬著頭皮來到大廳，打定了主意，要長樂幫眾好手一擁而上，管他誰死誰活，最好是兩敗俱傷，同歸于盡，自己便可乘機溜之大吉。

　　那知謝煙客一見了他，登時大吃一驚，叫道：“狗雜種，原來是你。”

　　石中玉只見貝海石氣息奄奄，委頓在地，衣襟上都是鮮血，心驚膽戰之下，那句：“大伙兒齊上，跟他拚了！”的話嚇得叫不出口來，戰戰兢兢的道：“原來是謝先生。”

　　謝煙客冷笑道：“很好，很好！你這小子居然當上了長樂幫幫主！”一想到種種情事，身上不由得涼了半截：“糟了，糟了！貝大夫這狗賊原來竟這等工于心計。我當年立下了重誓，但教受令之人有何號令，不論何事，均須為他辦到，此事眾所知聞。他打聽到我已從狗雜種手中接了玄鐵令，便來到摩天崖上，將他接去做個傀儡幫主，用意無非是要我聽他長樂幫的號令。謝煙客啊謝煙客，你聰明一世，胡塗一時，今日里竟然會自投羅网，從此人為刀砧，我為魚肉，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了。”

　　一人若是系念于一事，不論遇上何等情景，不由自主的總是將心事與之連了起來。逃犯越獄，只道普天下公差都在捉拿自己；凶手犯案，只道人人都在思疑自己；青年男女鐘情，只道對方一言一動都為自己而發，雖絕頂聰明之人，亦所難免。謝煙客念念不忘者只是玄鐵令誓愿未了，其時心情，正復如此。他越想越怕，料想貝海石早已伏下厲害機關，雙目凝視石中玉，靜候他說出要自己去辦的難事。“倘若他竟要我自斷雙手，從此成為一個不死不活的廢人，這便如何是好？”想到此節，雙手不由得微微顫抖。

　　他若立即轉身奔出長樂幫總舵，從此不再見這狗雜種之面，自可避過這個難題，但這麼一來，江湖上從此再沒他這號人物，那倒事小，想起昔時所立的毒誓，他日應誓，那比之自殘雙手等等更是慘酷百倍了。

　　豈知石中玉心中也是害怕之極，但見謝煙客神色古怪，不知他要向自己施展什麼殺手。兩人你瞧著我，我瞧著你，在半晌之間，兩個人都如過了好幾天一般。

　　又過良久，謝煙客終于厲聲說道：“好吧，是你從我手中接過玄鐵令去的，你要我為你辦什麼事，快快說來。謝某一生縱橫江硝，便遇上天大難事，也視作等閒。”

　　石中玉一聽，登時呆了，但謝煙客頒下玄鐵令之事，他卻也曾聽過，心念一轉之際，已然明白，定是謝煙客也認錯了人，將自己認作了那個到凌霄城去作替死鬼的呆子，聽他說不論自己出什麼難題，都能盡力辦到，那真是天外飛來的大橫財，心想以此人武功之高，說得上無事不可為，卻教他去辦什麼事好？不由得沉吟不決。

　　謝煙客見他神色間又驚又喜、又是害怕，說道：“謝某曾在江湖揚言，凡是行我玄鐵令之人，謝某決不伸一指加于其身，你又怕些什麼？狗雜種，你居然還沒死，當真命大。你那‘炎炎功’練得怎樣了？”料想這小子定是畏難偷懶，後來不再練功，否則體內陰陽二力交攻，怎能夠活到今日。

　　石中玉聽他叫自己為‘狗雜種’，只道是隨口罵人，自更不知‘炎炎功’是什麼東西，當下不置可否，微微一笑，心中卻已打定了主意：“那呆子到得凌霄城中，吐露真相，白自在、白萬劍、封萬里這干人豈肯罷休？定會又來找我的晦氣。我一生終是難在江湖上立足。天幸眼前有這個良機，何不要他去了結此事？雪山派的實力和長樂幫也不過是半斤八兩，這謝煙客孤身一人能將長樂幫挑了，多半也能憑一雙肉掌，將雪山派打得萬劫不復。”當即說道：“謝先生言而有信，令人可敬可佩。在下要謝先生去辦的這件事，傳入俗人耳中，不免有點兒駭人聽聞，但以謝先生天下無雙的武功，那也是輕而易舉。”

　　謝煙客聽得他這話似乎不是要作踐自己，登感喜慰，忙問：“你要我去辦什麼事？”他心下忐忑，全沒留意到石中玉吐屬文雅，與狗雜種大不相同。

　　石中玉道：“在下斗膽，請謝先生到凌霄城去，將雪山派人眾盡數殺了。”

　　謝煙客微微一驚，心想雪山派是武林的名門大派，威德先生白自在聲名甚著，是個極不易惹的大高手，竟要將之盡數誅滅，當真談何容易？但對方既然出下了題目，那便是抓得著、摸得到的玩意兒，不用整日價提心吊膽，疑神疑鬼，雪山派一除，從此便無憂無慮，逍遙一世，當即說道：“好，我這就去。”說著轉身便行。

　　石中玉叫道：“謝先生且慢！”謝煙客轉過身來，道：“怎麼？”他猜想狗雜種叫自己去誅滅雪山派，純是貝海石等人的主意，不知長樂幫和雪山派有什麼深仇大恨，這才要假手于己去誅滅對方，他只盼及早离去，深恐貝海石他們又使什麼詭計。

　　石中玉道：“謝先生，我和你同去，要親眼見你辦成此事！”

　　他一聽謝煙客答允去誅滅雪山派，便即想到此事一舉兩得，正是脫离長樂幫的良機。

　　謝煙客當年立誓，雖說接到玄鐵令後只為人辦一件事，但石中玉要和他同行，卻與此事有關，原是不便拒絕，便道：“好，你跟我一起去就是。”長樂幫眾人大急，眼望貝海石，聽他示下。石中玉朗聲道：“本座既已答應前赴俠客島應約，天大的擔子也由我一人挑起，屆時自不會令眾位兄弟為難，大家盡管放心。”

　　貝海石重傷之余，萬料不到謝煙客竟會聽石幫主號令，反正無力攔阻，只得歎一口氣，有氣無力的說道：“幫……幫主，一……一……路保重，恕……恕……屬下……咳咳……不送了！”石中玉一拱手，隨著謝煙客出了總舵。

　　謝煙客冷笑道：“狗雜種你這蠢才，聽了貝大夫的指使，要我去誅滅雪山派，雪山派跟你又沾上什麼邊了？你道貝大夫他們當真奉你為幫主嗎？只不過要你到俠客島去送死而已。你這小子傻頭傻腦的，跟這批奸詐凶狡的匪徒講義氣，當真是胡塗透頂。你怎不叫我去做一件于你大大有好處的事？”突然想起：“幸虧他沒有叫我代做長樂幫幫主，派我去俠客島送死。”他武功雖高，于俠客島畢竟也十分忌憚，想到此節，又不禁暗自慶幸，笑罵：“他媽的，總算老子運氣，你狗雜種要是聰明了三分，老子可就倒了大霉啦！”

　　此時石中玉既下了號令，謝煙客對他便毫不畏懼，除了不能動手打他殺他之外，言語之中盡可放肆侮辱，這小子再要他辦第二件事，那是想也休想。

　　石中玉不敢多言，陪笑道：“這可多多得罪了。”心道：“他媽的，總算老子運氣，你認錯了人。你狗雜種要是聰明了三分，老子可就倒了大霉啦。”

　　丁當見石中玉隨謝煙客离了長樂幫，便趕上和二人會合，同上凌霄城來。

　　石中玉雖有謝煙客作護符，但對白自在畢竟十分害怕，一上凌霄城後便獻議暗襲。謝煙客一聽，正合心意。當下三人偷入凌霄城來。石中玉在城中曾居住多年，各處道路門戶十分熟悉。城中又方遭大變，多處要道無人守御，三人毫不費力的便進了城。

　　謝煙客出手殺了四名雪山派第三代弟子，進入中門，便聽到眾人議論紛紜，有的氣憤，有的害怕，有的想逃，有的說瞧一瞧風頭再作打算。謝煙客和石中玉知道凌霄城禍起蕭牆，正有巨大內爭，心想正是天賜良機，隨即又聽到石清夫婦被擒。石中玉雖然涼薄無行，于父母之情畢竟尚在，當下也不向謝煙客懇求，逕自引著他來到城中囚人之所，由謝煙客出手殺了數人，救出了石清、閔柔，來到大廳。

　　其時史婆婆、白萬劍、石破天等正在石牢中和白自在說話，依著謝煙客之意，見一個殺一個，當時便要將雪山派中人殺得干干淨淨，但石清、閔柔極力勸阻。石清更以言語相激：“是英雄好漢，便當先和雪山掌門人威德先生決個雌雄，此刻正主兒不在，卻盡殺他後輩弟子，江湖上議論起來，未免說摩天居士以大壓小，欺軟怕硬。”謝煙客冷笑道：“反正是盡數誅滅，先殺老的，再殺小的，也是一樣。”

　　不久史婆婆和白萬劍等出來，一言不合，便即動手。白萬劍武功雖高，如何是這玄鐵令主人的敵手？數招之下，便已險象環生。成自學、劉自勉聽得謝煙客口口聲聲要將雪山派盡數誅滅，當即上前夾擊，但以三敵一，仍然擋不住他凌厲無儔的‘碧針清掌’。當石破天進廳之時，史婆婆與梁自進正欲加入戰團，不料謝煙客大驚之下，局面登變。

　　石中玉見石破天武功如此高強，自是十分駭异，生怕雪山派重算舊帳，石破天不免也要跟自己為難，但見阿繡安然無恙，又稍覺寬心。

　　丁當雖傾心于風流倜儻的石中玉，憎厭這不解風情的石破天，畢竟和他相處多日，不無情誼，見他尚在人世，卻也暗暗歡喜。

　　石清夫婦直到此時，方始明白一路跟著上山的原來不是兒子，又是那少年石破天，慚愧之余，也不自禁的好笑，第一次認錯兒子，那也罷了，想不到第二次又會認錯。夫妻倆相對搖頭，均想：“玄素莊石清夫婦認錯兒子，從此在武林中成為大笑話，日後遇到老友，只怕人人都會揶揄一番。”齊問：“石幫主，你為什麼要假裝喉痛，將玉兒換了去？”

　　史婆婆聽得石破天言道丈夫不肯從牢中出來，卻要自己上碧螺山去，忙問：“你們比武是誰胜了？怎麼爺爺叫我上碧螺山去？”

　　謝煙客問道：“怎麼有了兩個狗雜種？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萬劍喝道：“好大膽的石中玉，你又在搗什麼鬼？”

　　丁當道：“你沒照我吩咐，早就泄露了秘密，是不是？”

　　你一句，我一句，齊聲發問。石破天只一張嘴，一時之間怎回答得了這許多問話？

　　只見後堂轉出一個中年婦人，問阿繡道：“阿繡，這兩個少年，那一個是好的，那一個是壞的？”這婦人是白萬劍之妻，阿繡之母。她自阿繡墜崖後，憶女成狂，神智迷糊。成自學、齊自勉、廖自礪等謀叛之時，也沒對她多加理會。此番阿繡隨祖母暗中入城，第一個就去看娘。她母親一見愛女，登時清醒了大半，此刻也加上了一張嘴來發問。

　　史婆婆大聲叫道：“誰也別吵，一個個來問，這般亂哄哄的誰還聽得到說話？”

　　眾人一聽，都靜了下來。謝煙客在鼻孔中冷笑一聲，卻也不再說話。

　　史婆婆道：“你先回答我，你和爺爺比武是誰贏了？”

　　雪山派眾人一齊望著石破天，心下均各擔憂。白自在狂妄橫暴，眾人雖十分不滿，但若他當真輸了給這少年，雪山派威名掃地，卻也令人人面目無光。

　　只聽得石破天道：“自然是爺爺贏了，我怎配跟爺爺比武？爺爺說要教我些粗淺功夫，他打了我七八十拳，踢了我二三十腳，我可一拳一腳也碰不到他身上。”白萬劍等都長長吁了口氣，放下心來。

　　史婆婆斜眼瞧他，又問：“你為什麼身上一處也沒傷？”石破天道：“定是爺爺手下留情。後來他打得倦了，坐倒在地，我見他一口氣轉不過來，閉了呼吸，便助他暢通氣息，此刻已然大好了。”

　　謝煙客冷笑道：“原來如此！”

　　史婆婆道：“你爺爺說些什麼？”石破天道：“他說：我白自在狂什麼自大，罪什麼深重，在這里面什麼過，你們快出去，我從此誰也不見，你叫奶奶上碧螺山去吧，永遠別再回凌霄城來。”他一字不識，白自在說的成語‘罪孽深重’、‘狂妄自大’、‘面壁思過’，他不知其義，便無法復述，可是旁人卻都猜到了。

　　史婆婆怒道：“這老兒當我是什麼人？我為什麼要上碧螺山去？”

　　史婆婆閨名叫做小翠，年輕時貌美如花，武林中青年子弟對之傾心者大有人在，白自在和丁不四尤為其中的傑出人物。白自在向來傲慢自大，史小翠本來對他不喜，但她父母看中了白自在的名望武功，終于將她許配了這個雪山派掌門人。成婚之初，史小翠便常和丈夫拌嘴，一拌嘴便埋怨自己父母，說道當年若是嫁了丁不四，也不致受這無窮的苦惱。

　　其實丁不四行事怪僻，為人只有比白自在更差，但隔河景色，看來總比眼前的為美，何況史小翠為了激得丈夫生氣，故意將自己愛慕丁不四之情加油添醬的夸張，本來只有半分，卻將之說到了十分。白自在空自暴跳，卻也無可奈何。好在兩人成婚之後，不久便生了白萬劍，史小翠養育愛子，一步不出凌霄城，數十年來從不和丁不四見上一面。白自在縱然心中喝酣，卻也不疑有他。

　　不料這對老夫婦到得晚年，卻出了石中玉和阿繡這椿事，史小翠給丈夫打了個耳光，一怒出城，在崖下雪谷中救了阿繡，但怒火不熄，攜著孫女前赴中原散心，好教丈夫著急一番。當真不是冤家不聚頭，卻在武昌府遇到了丁不四。兩人紅顏分手，白頭重逢，說起別來情事，那丁不四倒也痴心，竟是始終未娶，苦苦邀她到自己所居的碧螺山去盤桓數日。二人其時都已年過六旬，原已說不上什麼男女之情，丁不四所以邀她前往，也不過一償少年時立下的心愿，只要昔日的意中人雙足沾到碧螺山上的一點綠泥，那就死也甘心。

　　史婆婆一口拒卻。丁不四求之不已，到得後來，竟變成了苦苦相纏。史婆婆怒氣上沖，說僵了便即動手，數番相斗，史婆婆武功不及，幸好丁不四絕無傷害之意，到得生死關頭，總是手下留情。史婆婆又氣又急，在長江船中趕練內功，竟致和阿繡雙雙走火，眼見要被丁不四逼到碧螺山上，迫得投江自盡，巧逢石破天解圍。後來在紫煙島上又見到了丁氏兄弟，史婆婆既不愿和丁不四相會，更不想在這尷尬的情景下見到兒子，便攜了阿繡避去。

　　丁不四數十年來不見小翠，倒也罷了，此番重逢，勾發了他的牛性，說什麼也要叫她的腳底去沾一沾碧螺山的綠泥，自知一人非雪山派之敵，于是低聲下氣，向素來和他不睦的兄長丁不三求援，同上凌霄城來，准擬強搶暗劫，將史婆婆架到碧螺山去，只要她兩只腳踏上碧螺山，立即原船放她回歸。

　　丁氏兄弟到達凌霄城之時，史婆婆尚未歸來。丁不四便捏造謊言，說史婆婆曾到碧螺山上，和他暢敘离情。他既娶不到史小翠，有機會自要氣氣情敵。白自在初時不信，但丁不四說起史婆婆的近貌，轉述她的言語，事事若合符節，卻不由得白自在不信。兩人三言兩語，登時在書房中動起手來。丁不四中了白自在一掌，身受重傷，當下在兄長相護下离城。

　　這一來不打緊，白自在又擔心，又氣惱，一肚皮怨氣無處可出，竟至瘋瘋顛顛，亂殺無辜，釀成了凌霄城中偌大的風波。

　　史婆婆回城後見到丈夫這情景，心下也是好生後悔，丈夫的瘋病一半固因他天性自大，一半實緣自己而起，此刻聽得石破天言道丈夫叫自己到碧螺山去，永遠別再回來，又聽說丈夫自知罪孽深重，在石牢中面壁思過，登時便打定了主意：“咱二人做了一世夫妻，臨到老來，豈可再行分手？他要在石牢中自懲己過，我便在牢中陪他到死便了，免得他到死也雙眼不閉。”轉念又想：“我要億刀將掌門之位讓我，原是要代他去俠客島赴約，免得他枉自送命，阿繡成了個獨守空閨的小寡婦。此事難以兩全，那便是如何是好？唉，且不管他，這件事慢慢再說，先去瞧瞧老瘋子要緊。”當即轉身入內。

　　白萬劍挂念父親，也想跟去，但想大敵當前，本派面臨存亡絕續的大關頭，畢竟是以應付謝煙客為先。

　　謝煙客瞧瞧石中玉，又瞧瞧石破天，好生難以委決，以言語舉止而論，那是石破天較像狗雜種，但他適才一把拉退白萬劍的高深武功，迥非當日摩天崖這鄉下少年之所能，分手不過數月，焉能精進如是？突然間他青氣滿臉，綻舌大喝：“你們這兩個小子，到底那一個是狗雜種？”這一聲斷喝，屋頂灰泥又是筱筱而落，眼見他舉手間便要殺人。

　　石中玉不知‘狗雜種’三這是石破天的真名，只道謝煙客大怒之下破口罵人，心想計謀既給他識破，只有硬著頭皮混賴，挨得一時是一時，然後俟機脫逃，當即說道：“我不是，他，他是狗雜種！”謝煙客向他瞪目而視，嘿嘿冷笑，道：“你真的不是狗雜種？”石中玉給他瞧得全身發毛，忙道：“我不是。”

　　謝煙客轉頭向石破天道：“那麼你才是狗雜種？”石破天點頭道：“是啊，老伯伯，我那日在山上練你教我的功夫，忽然全身發冷發熱，痛苦難當，便昏了過去，這一醒轉，古怪事情卻一件接著一件而來。老伯伯，你這些日子來可好嗎？不知是誰給你洗衣煮飯。我時常記挂你，想到我不能給你洗衣煮飯，可苦了你啦。”言語中充滿關懷之情。

　　謝煙客更無懷疑，心想：“這傻小子對我倒真還不錯。”轉頭向石中玉道：“你冒充此人，卻來消遣于我，嘿嘿，膽子不小哇，膽子不小！”

　　石清、閔柔見他臉上青氣一顯而隱，雙目精光大盛，知道兒子欺騙了他，自令他怒不可遏，只要一伸手，兒子立時便尸橫就地，忙不迭雙雙躍出，攔在兒子身前。閔柔顫聲說道：“謝先生，你大人大量，原諒這小兒無知，我……我教他向你磕頭陪罪！”

　　謝煙客心中煩惱，為石中玉所欺尚在其次，只是這麼一來，玄鐵令誓言的了結又是沒了著落，冷笑道：“謝某為豎子所欺，豈是磕幾個頭便能了事？退開！”他‘退開’兩字一出口，雙袖拂出，兩股大力排山倒海般推去。石清、閔柔的內力雖非泛泛，竟也是立足不穩，分向左右跌出數步。

　　石破天見閔柔驚惶無比，眼淚已奪眶而出，忙叫：“老伯伯，不可殺他！”

　　謝煙客右掌蓄勢，正待擊出，其時便是大廳上數十人一齊阻擋，也未必救得了石中玉的性命，但石破天這一聲呼喝，對謝煙客而言卻是無可違抗的嚴令。他怔了一怔，回頭問道：“你要我不可殺他？”心想饒了這卑鄙少年的一命，便算完償了當年誓愿，那倒是輕易之極的事，不由得臉露喜色。

　　石破天道：“是啊，這人是石莊主、石夫人的兒子。叮叮當當也很喜歡他。不過……不過……這人行為不好，他欺侮過阿繡，又愛騙人，做長樂幫幫主之時，又做了許多壞事。”

　　謝煙客道：“你說要我不可殺他？”他雖是武功絕頂的一代梟傑，說這句話時，聲音竟也有些發顫，惟恐石破天變卦。

　　石破天道：“不錯，請你不可殺他。不過這人老是害人，最好你將他帶在身邊，教他學好，等他真的變了好人，才放他离開你。老伯伯，你心地最好，你帶了我好幾年，又教我練功夫。自從我找不到媽媽後，全靠你養育我長大。這位石大哥只要跟隨著你，你定會好好照料他，他就會變成個好人了。”

　　‘心地最好’四字用之于謝煙客身上，他初一入耳，不由得大為憤怒，只道石破天出言譏刺，臉上青氣又現，但轉念一想，不由得啼笑皆非，眼見石破天說這番話時一片至誠，回想數年來和他在摩天崖共處，自己處處機心對他，他卻始終天真爛漫，絕無半分猜疑，別來數月，他兀自以不能為自己洗衣煮飯為歉，料想他失母之後，對己依戀，因之事事皆往好處著想，自己授他‘炎炎功’原是意在取他性命，他卻深自感恩，此刻又來要自己去管教石中玉，心道：“傻小子胡說八道，謝某是個獨來獨往、矯矯不群的奇男子，焉能為這卑賤少年所累？”說道：“我本該答允為你做一件事，你要我不殺此人，我依了你便是。咱們就此別過，從此永不相見。”

　　石破天道：“不，不，老伯伯，你若不好好教他，他又要去騙人害人，終于會給旁人殺了，又惹得石夫人和叮叮當當傷心。我求你教他、看著他，只要他不變好人，你就不放他离開你。我媽本來教我不可求人什麼事。不過……不過這件事太關要緊，我只得求求你了。”

　　謝煙客皺起眉頭，心想這件事婆婆媽媽，說難是不難，說易卻也著實不易，自己本就不是好人，如何能教人學好？何況石中玉這少年奸詐浮滑，就是由孔夫子來教，只怕也未必能教得他成為好人，倘若答允了此事，豈不是身後永遠拖著一個大累贅？他連連搖頭，說道：“不成，這件事我干不了。你另出題目吧，再難的，我也去給你辦。”

　　石清突然哈哈大笑，說道：“人道摩天居士言出如山，玄鐵令這才名動江湖。早知玄鐵令主人會拒人所求，那麼侯監集上這許多條人命，未免也送得太冤了。”

　　謝煙客雙眉陡豎，厲聲道：“石莊主此言何來？”

　　石清道：“這位小兄弟求你管教犬子，原是強人所難。只是當日那枚玄鐵令，确是由這小兄弟交在謝先生手中，其時在下夫婦親眼目睹，這里耿兄、王兄、柯兄、花姑娘等幾位也都是見證。素聞摩天居士言諾重于千金，怎地此刻這位小兄弟出言相求，謝先生卻推三阻四起來？”謝煙客怒道：“你會生兒子，怎地不會管教？這等敗壞門風的不肖之子，不如一掌斃了干淨！”石清道：“犬子頑劣無比，若不得嚴師善加琢磨，決難成器！”謝煙客怒道：“琢你的鬼！我帶了這小子去，不到三日，便琢得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閔柔向石清連使眼色，叫道：“師哥！”心想兒子給謝煙客這大魔頭帶了去，定是凶多吉少，要丈夫別再以言語相激。豈知石清只作不聞，說道：“江湖上英雄好漢說起玄鐵令主人，無不翹起大拇指贊一聲‘好！’端的是人人欽服。想那背信違誓之行，豈是大名鼎鼎的摩天居士之所為？”

　　謝煙客給他以言語僵住了，知道推搪不通世務的石破天易，推搪這閱歷丰富的石莊主卻為難之極，這圈子既已套到了頭上，只有認命，說道：“好，謝某這下半生，只有給你這狗雜種累了。”似是說石破天，其實是指石中玉而言。

　　他繞了彎子罵人，石清如何不懂，卻只微笑不語。閔柔臉上一紅，隨即又變得蒼白。

　　謝煙客向石中玉道：“小子，跟著我來，你不變成好人，老子每天剝掉你三層皮。”石中玉甚是害怕，瞧瞧父親，瞧瞧母親，又瞧瞧石破天，只盼他改口。

　　石破天卻道：“石大哥，你不用害怕，謝先生假裝很凶，其實他是最好的人。你只要每天煮飯燒菜給他吃，給他洗衣、種菜、打柴、養雞，他連手指頭兒也不會碰你一碰。我跟了他好幾年，他待我就像是我媽媽一樣，還教我練功夫呢。”

　　謝煙客聽他將自己比作他母親，不由得長歎一聲，心道：“你母親是個瘋婆子，把自己兒子取名為狗雜種。你這小子，竟把江湖上聞名喪膽的摩天居士比作了瘋婆子！”

　　石中玉肚中更是連珠價叫起苦來：“你叫我洗衣、種菜、打柴、養雞，那不是要了我命麼？還要我每天煮飯燒菜給這魔頭吃，我又怎麼會煮飯燒菜？”

　　石破天又道：“石大哥，謝先生的衣服若是破了，你得趕緊給他縫補。還有，謝先生吃菜愛掉花樣，最好十天之內別煮同樣的菜肴。”

　　謝煙客嘿嘿冷笑，說道：“石莊主，賢夫婦在侯監集上，也曾看中了我這枚玄鐵令。難道當時你們心目之中，就在想聘謝某為西賓，替你們管教這位賢公子麼？”他口中對石清說話，一雙目光，卻是直上直下的在石中玉身上掃射。石中玉在這雙閃電般的眼光之下，便如老鼠見貓，周身俱軟，只嚇得魂不附體。

　　石清道：“不敢。不瞞謝先生說，在下夫婦有一大仇，殺了我們另一個孩子。此人從此隱匿不見，十余年來在下夫婦遍尋不得。”謝煙客道：“當時你們若得玄鐵令，便欲要我去代你們報卻此仇？”石清道：“報仇不敢勞動大駕，但謝先生神通廣大，當能查到那人的下落。”謝煙客道：“這玄鐵令當日若是落在你們夫婦手中，謝某可真要謝天謝地了。”

　　石清深深一揖，說道：“犬子得蒙栽培成人，石清感恩無極。我夫婦此後馨香禱祝，愿謝先生長命百歲。”語意既極謙恭，亦是誠懇之至。

　　謝煙客“呸”的一聲，突然伸手取下背上一個長長的包袱，當的一聲響，拋在地下，左手一探，抓住石中玉的右腕，縱身出了大廳。但聽得石中玉尖叫之聲，倏忽遠去，頃刻間已在十數丈外。

　　各人駭然相顧之際，丁當伸出手來，拍的一聲，重重打了石破天一個耳光，大叫：“天哥，天哥！”飛身追出。石破天撫著面頰，愕然道：“叮叮當當，你為什麼打我？”

　　石清拾起包袱，在手中一掂，已知就里，打開包袱，赫然是自己夫婦那對黑白雙劍。

　　閔柔絲毫不以得劍為喜，含著滿泡眼淚，道：“師……師哥，你為什麼讓玉兒……玉兒跟了他去？”石清歎了口氣，道：“師妹，玉兒為什麼會變成這等模樣，你可知道麼？”閔柔道：“你……你又怪我太寵了他。”說了這句話，眼淚扑筱筱的流下。

　　石清道：“你對玉兒本已太好，自從堅兒給人害死，你對玉兒更是千依百順。我見他小小年紀，已是頑劣异常，礙著你在眼前，我實在難以管教，這才硬著心腸送他上凌霄城來。豈知他本性太壞，反而累得我夫婦無面目見雪山派的諸君。謝先生的心計胜過玉兒，手段胜過玉兒，以毒攻毒，多半有救，你放心好啦。摩天居士行事雖然任性，卻是天下第一信人，這位小兄弟要他管教玉兒，他定會設法辦到。”閔柔道：“可是……可是，玉兒從小嬌生慣養，又怎會煮飯燒菜……”話聲哽咽，又流下淚來。

　　石清道：“他諸般毛病，正是從嬌生慣養而起。”見白萬劍等人紛紛奔向內堂，知是去報知白自在和史婆婆，俯身在妻子耳畔低聲道：“玉兒若不隨謝先生而去，此間之事，未必輕易便能了結。雪山派的內禍由玉兒而起，他們豈肯善罷干休？”

　　閔柔一想不錯，這才收淚，向石破天道：“你又救了我兒子性命，我……我真不知……偏生你這般好，他又這般壞。我若有你……有你這樣……”她本想說：“我若有你這樣一個兒子，可有多好。”話到口邊，終于忍住了。

　　石破天見石中玉如此得她愛怜，心下好生羡慕，想起她兩度錯認自己為子，也曾對自己愛惜得無微不至，自己母親不知到何處，而母親待己之情，可和閔柔對待兒子大大不同，不由得黯然神傷。

　　閔柔道：“小史弟，你怎會喬裝玉兒，一路上瞞住了我們！”石破天臉上一紅，說道：“那是叮叮當當……”

　　突然王萬仞氣急敗壞的奔將進來，叫道：“不……不好了，師父不見啦。”廳上眾人都吃了一驚，齊問：“怎麼不見了？”王萬仞只叫：“師父不見了。”

　　阿繡一拉石破天的袖子，道：“咱們快去！”兩人急步奔向石牢。到得牢外，只見甬道中擠滿了雪山弟子。各人見到阿繡，都讓出路來。兩人走進牢中，但見白萬劍夫婦二人扶住史婆婆坐在地下。阿繡忙道：“爹、媽、奶奶……怎麼了？受了傷麼？”

　　白萬劍滿臉殺氣，道：“有內奸，媽是給本門手法點了穴道。爹給人劫了去，你瞧著奶奶，我去救爹。”說著縱身便出。迎面只見一名三支的弟子，白萬劍氣急之下，重重一推，將他直甩出去，大踏步走出。

　　阿繡道：“大哥，你幫奶奶運氣解穴。”石破天道：“是！”這推血過宮的解穴之法史婆婆曾教過他，當即依法施為，過不多時便解了她被封的三處大穴。

　　史婆婆叫道：“大伙兒別亂，是掌門人點了我穴道，他自己走的！”

　　眾人一聽，盡皆愕然，都道：“原來是掌門人親手點的穴道，難怪連白師哥一時也解不開。”這時雪山派的掌門人到底該算是誰，大家都開不清楚，平日叫慣白自在為掌門人，便也都沿此舊稱。本來均疑心本派又生內變，難免再有一聲喋血廝殺，待聽得是夫妻吵鬧，眾人當即寬心，迅速傳話出去。

　　白萬劍得到訊息，又趕了回來，道：“媽，到底是怎麼回事？”語音之中，頗含不悅。這幾日種種事情，弄得這精明練達的‘氣寒西北’猶豫如沒頭蒼蠅相似，眼前之事，偏又是自父母身上而起，空有滿腔悶氣，卻又如何發泄？

　　史婆婆怒道：“你又沒弄明白，怎地怪起爹娘來？”白萬劍道：“孩兒不敢。”史婆婆道：“你爹全是為大家好，他上俠客島去了。”白萬劍驚道：“爹上俠客島去？為什麼？”

　　史婆婆道：“為什麼？你爹才是雪山派真正的掌門人啊。他不去，誰去？我來到牢中，跟你爹說，他在牢中自囚一輩子，我便陪他坐一輩子牢，只是俠客島之約，卻不知由誰去才好。他問起情由，我一五一十的都說了。他道：‘我是掌門人，自然是我去。’我勸他從長計議，圖個萬全之策。他道：‘我對不起雪山派，害死了這許多無辜弟子，還有兩位大夫，我恨不得一頭撞死了。我只有去為雪山派而死，贖我的大罪，我夫人、兒子、媳婦、孫女、孫女婿、眾弟子才有臉做人。’他伸手點了我幾處穴道，將兩塊邀宴銅牌取了去，這會兒早就去得遠了。”

　　白萬劍道：“媽，爹爹年邁，身子又未曾復元，如何去得？該由兒子去才是。”

　　史婆婆森然道：“你到今日，還是不明白自己的老子。”說著邁步走出石牢。

　　白萬劍道：“媽，你……你去那里？”史婆婆道：“我是金烏派掌門人，也有資格去俠客島。”白萬劍心亂如麻，尋思：“大伙兒都去一拚，盡數死在俠客島上，也就是了。”

　　--------------------------------------------------------------

　　龍島主道：“這腊八粥中，最主要的一味是‘斷腸蝕骨腐心草’。請，請，不用客氣。”說著和木島主左手各端粥碗，右手舉箸相邀。

## 第十九章　腊八粥

　　十二月初五，史婆婆率同石清、閔柔、白萬劍、石破天、阿繡、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等一行人，來到南海之濱的一個小漁村中。

　　史婆婆离開凌霄城時，命耿萬鐘代行掌門和城主之職，由汪萬翼、呼延萬善為輔。風火神龍封萬里參與叛師逆謀，雖為事勢所迫，但白萬劍等長門弟子卻再也不去理他。史婆婆帶了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三人同行，是為防各支子弟再行謀叛生變。廖自礪身受重傷，武功全失，已不足為患。

　　在俠客島送出的兩塊銅牌反面，刻有到達該漁村的日期、時辰和路徑。想來每人所得之銅牌，鐫刻的聚會時日與地點均有不同，是以史婆婆等一行人到達之後，發覺漁村中空無一人，因不見其它江湖豪士，白自在更無蹤跡可尋，甚至海邊連漁船也無一艘。

　　各人暫在一間茅屋中歇足。到得傍晚時分，忽有一名黃衣漢子，手持木槳，來到漁村之中，朗聲說道：“俠客島迎賓使，奉島主之命，恭請長樂幫石幫主啟程。”

　　史婆婆等聞聲從屋中走出。那漢子走到石破天身前，躬身行禮，說道：“這位想必是石幫主了。”石破天道：“正是。閣下貴姓？”那人道：“小人姓趙，便請石幫主登程。”石破天道：“在下有幾位師長朋友，想要同赴貴島觀光。”那人道：“這就為難了。小舟不堪重載。島主頒下嚴令，只迎接石幫主一人前往，若是多載一人，小舟固須傾覆，小人也是首級不保。”

　　史婆婆冷笑道：“事到如今，只怕也由不得你了。”說著欺身而上，手按刀柄。

　　那人對史婆婆毫不理睬，向石破天道：“小人領路，石幫主請。”轉過兩處山坳，沙灘邊泊著一艘小舟。這艘小舟寬不過三尺，長不過六尺，當真是小得無可再小，是否能容得下兩人都很難說，要想多載一人，顯然無法辦到。

　　那人說道：“各位要殺了小人，原只一舉手之勞。那一位若是識得去俠客島的海程，盡可帶同石幫主前去。”

　　史婆婆和石清面面相覷，沒想到俠客島布置得如此周密，連多去一人也是決不能夠。各人只聽過俠客島之名，至于此島在南在北，鄰近何處，卻從未聽到過半點消息，何況這‘俠客島’三字，十九也非本名，縱是出慣了洋的舟師海客也未必知曉，茫茫大海之中，卻又如何找去？極目四望，海中不見有一艘船只，亦無法駕舟跟蹤。

　　史婆婆驚怒之下，伸掌便向那漢子頭頂拍去，掌到半途，卻又收住，向石破天道：“徒兒，你把銅牌給我，我代你去，老婆子無論如何要去跟老瘋子死在一起。”

　　那黃衣漢子道：“島主有令，若是接錯了人，小人處斬不在話下，還累得小人父母妻兒盡皆斬首。”

　　史婆婆怒道：“斬就斬好了，有什麼希罕？”話一出口，心中便想：“我自不希罕，這家伙卻是希罕的。”當下另生一計，說道：“徒兒，那麼你把長樂幫幫主的位子讓給我做，我是幫主，他就不算是接錯了人。”

　　石破天躊躇道：“這個……恐怕……”

　　那漢子道：“賞善罰惡二使交代得清楚，長樂幫幫主是位年方弱冠的少年英雄，不是年高德劭的婆婆。”太婆婆怒道：“放你的狗屁！你又怎知我年高德劭了？我年雖高，德卻不劭！”那人微微一笑，逕自走到海邊，解了船纜。

　　史婆婆歎了口氣，道：“好，徒兒，你去吧，你聽師父一句話。”石破天道：“自當遵從師父吩咐。”史婆婆道：“若是有一線生機，你千萬要自行脫逃，不能為了相救爺爺而自陷絕地。此是為師的嚴令，決不可違。”

　　石破天愕然不解：“為什麼師父不要我救她丈夫？難道她心里還在記恨麼？”心想爺爺是非救不可的，對史婆婆這句話便沒答應。

　　史婆婆又道：“你去跟老瘋子說，我在這里等他三個月，到得明年三月初八，他若不到這里會我，我便跳在海里死了。他如再說什麼去碧螺山的鬼話，我就做厲鬼也不饒他。”石破天點頭道：“是！”

　　阿繡道：“大哥，我……我也一樣，我在這里等你三個月。你如不回來，我就……也跟著奶奶跳海。”石破天心中又是甜蜜，又是凄苦，忙道：“你不用這樣。”阿繡道：“我要這樣。”這四個字說得聲音甚低，卻是充滿了一往無悔的堅決之意。

　　閔柔道：“孩子，但愿你平安歸來，大家都在這里為你祝禱。”石破天道：“石夫人你自己保重，不用為你兒子擔心，他跟著謝先生會變好的。你也不用為我擔心，我這個長樂幫幫主是假的，說不定他們會放我回來。張三、李四又是我結義兄長，真有危難，他們也不能見死不救。”閔柔道：“但愿如此。”心中卻想：“這孩子不知武林中人心險惡，這種金蘭結義，豈能當真？”

　　石清道：“小兄弟，在島上若是與人動手，你只管運起內力蠻打，不必理會什麼招數刀法。”他想石破天內力驚人，一線生機，全系于此。石破天道：“是。多謝石莊主指點。”

　　白萬劍拉著他手，說道：“賢婿，咱們是一家人了。我父年邁，你務必多照看他些。”石破天聽他叫自己為‘賢婿’，不禁臉上一紅，道：“這個我理會得。”

　　只有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三人卻充滿了幸災樂禍之心，均想：“三十年來，已有三批武林高手前赴俠客島，可從沒聽見有一人活著回來，你這小子不見得三頭六臂，又怎能例外？”但也分別說了些“小心在意”、“請照看著掌門人”之類敷衍言語。

　　當下石破天和眾人分手，走向海灘。眾人送到岸邊，阿繡和閔柔兩人早已眼圈兒紅了。

　　史婆婆突然搶到那黃衣漢子身前，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喝道：“你對尊長無禮，教你知道些好歹！”

　　那人竟不還手，撫著被打的面頰，微微一笑，踏入小舟之中。石破天向眾人舉手告別，跟著上船。那小舟載了二人，船邊离海水已不過數寸，當真再不能多載一人，幸好時當寒冬，南海中風平浪靜，否則稍有波濤，小舟難免傾覆。俠客島所以選定腊月為聚會之期，或許便是為此。

　　那漢子划了幾槳，將小舟划离海灘，掉轉船頭，扯起一張黃色三角帆，吃上了緩緩拂來的北風，向南進發。

　　石破天向北而望，但見史婆婆、阿繡等人的身形漸小，兀自站在海灘邊的懸崖上凝望。直到每個人都變成了微小的黑點，終于再不可見。

　　入夜之後，小舟轉向東南。在海中航行了三日，到第四日午間，屈指正是腊月初八，那漢子指著前面一條黑線，說道：“那便是俠客島了。”

　　石破天極目瞧去，也不見有何异狀，一顆心卻忍不住怦怦而跳。

　　又航行了一個多時辰，看到島上有一座高聳的石山，山上郁郁蒼蒼，生滿樹木。申牌時分，小舟駛向島南背風處靠岸。那漢子道：“石幫主請！”只見島南是好大一片沙灘，東首石崖下停泊著四十多艘大大小小船只。石破天心中一動：“這里船只不少，若能在島上保得性命，逃到此處搶得一艘小船，脫險當亦不難。”當下躍上岸去。

　　那漢子提了船纜，躍上岸來，將纜索性系在一塊大石之上，從懷中取出一只海螺，嗚嗚嗚的吹了幾聲。過不多時，山後奔出四名漢子，一色黃布短衣，快步走到石破天身前，躬身說道：“島主在迎賓館恭候大駕，石幫主這邊請。”

　　石破天關心白自在，問道：“雪山派掌門人威德先生已到了麼？”為首的黃衣漢子說道：“小人專職侍候石幫主，旁人的事就不大清楚。石幫主到得迎賓館中，自會知曉。”說著轉過身來，在前領路。石破天跟隨其後。余下四名黃衣漢子离開了七八步，跟在他身後。

　　轉入山中後，兩旁都是森林，一條山徑穿林而過。石破天留神四周景色，以備脫身逃命時不致迷了道路。行了數里，轉入一條岩石嶙峋的山道，左臨深澗，澗水湍急，激石有聲。一路沿著山澗漸行漸高，轉了兩個彎後，只見一道瀑布從十余丈高處直挂下來，看來這瀑布便是山澗的源頭。

　　那領路漢子在路旁一株大樹後取下一件挂著的油布雨衣，遞給石破天，說道：“迎賓館建在水樂洞內，請石幫主披上雨衣，以免濺濕了衣服。”

　　石破天接過穿上，只見那漢子走近瀑布，縱身躍了進去，石破天跟著躍進。里面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兩旁點著油燈，光線雖暗，卻也可辨道路，當下跟在他身後行去。甬道依著山腹中天然洞穴修鑿而成，人工開鑿處甚是狹窄，有時卻豁然開闊，只覺漸行漸低，洞中出現了流水之聲，琮琮錚錚，清脆悅耳，如擊玉罄。山洞中支路甚多，石破天用心記憶。

　　在洞中行了兩里有多，眼前赫然出現一道玉石砌成的洞門，門額上雕有三個大字，石破天問道：“這便是迎賓館麼？”那漢子道：“正是。”心下微覺奇怪：“這里寫得明明白白，又何必多問？不成你不識字？”殊不知石破天正是一字不識。

　　走進玉石洞門，地下青石板舖得甚是整齊。那漢子將石破天引進左首一個石洞，說道：“石幫主請在此稍歇，待會筵席之上，島主便和石幫主相見。”

　　洞中桌椅俱全，三枝紅燭照耀得滿洞明亮。一名小僮奉上清茶和四色點心。

　　石破天一見到飲食，便想起南來之時，石清數番諄諄叮囑：“小兄弟，三十年來，無數身懷奇技的英雄好漢去到俠客島，竟無一個活著回來。想那俠客島上人物雖然了得，總不能將這許多武林中頂尖兒的豪傑之士一网打盡。依我猜想，島上定是使了卑鄙手段，不是設了機關陷阱，便是在飲食中下了劇毒。他們公然聲言請人去喝腊八粥，這碗腊八粥既是眾目所注，或許反而無甚古怪，倒是尋常的清茶點心、青菜白飯，卻不可不防。只是此理甚淺，我石清既想得到，那些名門大派的首腦人物怎能想不到？他們去俠客島之時，自是備有諸種解毒藥物，何以終于人人俱遭毒手，實令人難以索解。你心地仁厚，或者吉人天相，不致遭受惡報，一切只有小心在意了。”

　　他想到石清的叮囑，但聞到點心香氣，尋思：“肚子可餓得狠了，終不成來到島上，什麼都不吃不喝？張三、李四兩位哥哥和我金蘭結義，曾立下重誓，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他們若要害我，豈不是等于害了自己？”當下將燒賣、春卷、蒸糕四碟點心，吃了個風卷殘云，一件也不胜，一壺清茶也喝了大半。

　　在洞中坐了一個多時辰，忽聽得鐘鼓絲竹之聲大作。那引路的漢子走到洞口，躬身說道：“島主請石幫主赴宴。”石破天站起身來，跟著他出去。

　　穿過幾處石洞後，但聽得鐘鼓絲竹之聲更響，眼前突然大亮，只見一座大山洞中點滿了牛油蜡燭，洞中擺著一百來張桌子。賓客正絡繹進來。這山洞好大，雖擺了這許多桌子，仍不見擠迫。數百名黃衣漢子穿梭般來去，引導賓客入座。所有賓客都是各人獨占一席，亦無主方人士相陪。眾賓客坐定後，樂聲便即止歇。

　　石破天四下顧望，一眼便見到白自在巍巍踞坐，白發蕭然，卻是神態威猛，雜坐在眾英雄間，只因身材特高，頗有鶴立雞群之意。那日在石牢之中，昏暗蒙朧，石破天沒瞧清楚他的相貌，此刻燭光照映之中，但見這位威德先生當真便似廟中神像一般形相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便走到他身前，說道：“爺爺，我來啦！”

　　大廳上人數雖多，但主方接待人士固盡量壓低嗓子說話，所有來賓均想到命在頃刻，人人心頭沉重，又震于俠客島之威，更是誰都不發一言。石破天這麼突然一叫，每個人的目光都向他瞧去。

　　白自在哼了一聲，道：“不識好歹的小鬼，你可累得我外家的曾孫也沒有了。”

　　石破天一怔，過了半晌，才明白他的意思，原來說他也到俠客島來送死，就不能和阿繡成親生子，說道：“爺爺，奶奶在海邊的漁村中等你，她說等你三個月，要是到三月初八還不見你的面，她……她就投海自盡。”白自在長眉一豎，道：“她不到碧螺山去？”石破天道：“奶奶聽你這麼說，氣得不得了，她罵你……罵你……”白自在道：“罵我什麼？”石破天道：“她罵你是老瘋子呢。她說丁不四這輕薄鬼嚼嘴弄舌，造謠騙人，你這老瘋子腦筋不靈，居然便信了他的。奶奶說幾時見到丁不四，定要使金烏刀法砍下他一條臂膀，再割下他的舌頭。”白自在哈哈大笑，道：“不錯，不錯，正該如此。”

　　突然間大廳角落中一人嗚嗚咽咽的說道：“她為什麼這般罵我？我幾時輕薄過她？我對她一片至誠，到老不娶，她……她卻心如鐵石，連到碧螺山走一步也不肯。”

　　石破天向話聲來處瞧去，只見丁不四雙臂撐在桌上，全身發顫，眼淚筱筱而下。石破天心道：“他也來了。年紀這般大，還當眾號哭，卻不怕羞？”

　　若在平時，眾英雄自不免群相訕笑，但此刻人人均知噩運將臨，心下俱有自傷之意，恨不得同聲一哭聲，是以竟無一人發出笑聲。這干英雄豪傑不是名門大派的掌門人，便是一幫一會之主，畢生在刀劍頭上打滾過來，“怕死”二字自是安不到他們身上，然而一刀一槍的性命相搏，未必便死，何況自恃武功了得，想到的總是敵亡己生。這一回的情形卻大不相同，明知來到島上非死不可，可又不知如何死法。必死之命再加上疑懼之意，比之往日面臨大敵、明槍交鋒的情景，卻是難堪得多了。

　　忽然西邊角落中一個嘶啞的女子口音冷笑道：“哼，哼！什麼一片至誠，到老不娶？丁不四，你好不要臉！你對史小翠倘若真是一片至誠，為什麼又跟我姊姊生下個女兒？”

　　霎時間丁不四滿臉通紅，神情狼狽之極，站起身來，問道：“你……你……你是誰？怎麼知道？”那女子道：“她是我親姊姊，我怎麼不知道？那女孩兒呢，死了還是活著？”

　　騰的一聲，丁不四頹然坐落，跟著喀的一響，竟將一張梨木椅子震得四腿俱斷。

　　那女子厲聲問道：“那女孩兒呢？死了還是活著？快說。”丁不四喃喃的道：“我……我怎知道？”那女子道：“姊姊臨死之時，命我務必找到你，問明那女孩兒的下落，要我照顧這個女孩。你……你這狼心狗肺的臭賊，害了我姊姊一生，卻還在記挂別人的老婆。”

　　丁不四臉如土色，雙膝酸軟，他坐著的椅子椅腳早斷，全仗他雙腿支撐，這麼一來，身子登時向下坐落，幸好他武功了得，足下輕輕一彈，又即站直。

　　那女子厲聲道：“到底那女孩子是死是活？”丁不四道：“二十年前，她是活的，後來可不知道了。”那女子道：“你為什麼不去找她？”丁不四無言可答，只道：“這個……這個……可不容易找。有人說她到了俠客島，也不知是不是。”

　　石破天見那女子身材矮小，臉上蒙了一層厚厚的黑紗，容貌瞧不清楚，但不知如何，這個強凶霸道、殺人不眨眼的丁不四，見了她竟十分害怕。

　　突然間鐘鼓之聲大作，一名黃衫漢子朗聲說道：“俠客島龍島主、木島主兩位島主肅見嘉賓。”

　　眾來賓心頭一震，人人直到此時，才知俠客島原來有兩個島主，一個姓龍，一個姓木。

　　中門打開，走出兩列高高矮矮的男女來，右首的一色穿黃，左首的一色穿青。那贊禮人叫道：“龍島主、木島主座下眾弟子，謁見貴賓。”

　　只見那兩個分送銅牌的賞善罰惡使者也雜在眾弟子之中，張三穿黃，排在右首每十一，李四穿青，排在左首第十三，在他二人身後，又各有二十余人。眾人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涼氣。張三、李四二人的武功，大家都曾親眼見過，那知他二人尚有這許多同門兄弟，想來各同門的功夫和他們也均在伯仲之間，都想：“難怪三十年來，來到俠客島的英雄好漢個個有來無回。且不說旁人，單只須賞善罰惡二使出手，我們這些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又有那幾個能在他們手底走得到二十招以上？”

　　兩列弟子分向左右一站，一齊恭恭敬敬的向群雄躬身行禮。群雄忙即還禮。張三、李四二人在中原分送銅牌之時，談笑殺人，一舉手間，往往便將整個門派幫會盡數屠戮，此刻回到島上，竟是目不斜視，恭謹之極。

　　細樂聲中，兩個老者并肩緩步而出，一個穿黃，一個穿青。那贊禮的喝道：“敝島島主歡迎列位貴客大駕光降。”龍島主與木島主長揖到地，群雄紛紛還禮。

　　那身穿黃袍的龍島主哈哈一笑，說道：“在下和木兄弟二人僻處荒島，今日得見眾位高賢，大感榮龐。只是荒島之上，諸物簡陋，款待未周，各位見諒。”說來聲音十分平和，這俠客島孤懸南海之中，他說的卻是中州口音。木島主道：“各位請坐。”他語音甚尖，似是閩廣一帶人氏。

　　待群雄就座後，龍木兩位島主才在西側下首主位的一張桌旁坐下。眾弟子卻無坐位，各自垂手侍立。

　　群雄均想：“俠客島請客十分霸道，客人倘若不來，便殺他滿門滿幫，但到得島上，禮儀卻又甚是周到，假惺惺的做作，倒也似模似樣，且看他們下一步又出什麼手段。”有的則想：“囚犯拉出去殺頭之時，也要給他吃喝一頓，好言安慰幾句。眼前這宴會，便是我們的殺頭羹飯了。”

　　眾人看兩位島主時，見龍島主須眉全白，臉色紅潤，有如孩童；那木島主的長須稀稀落落，兀自黑多白少，但一張臉卻滿是皺紋。二人到底多大年紀，委實看不出來，總是在六十歲到九十歲之間，如說兩人均已年過百歲，也不希奇。

　　各人一就座，島上執事人等便上來斟酒，跟著端上菜肴。每人桌上四碟四碗，八色菜肴，雞、肉、魚、蝦，煮得香氣扑鼻，似也無甚异狀。

　　石破天靜下心來，四顧分坐各桌的來賓，見上清觀主天虛道人到了；關東四大門派的范一飛、風良、呂正平、高三娘子也到了。這些人心下惴惴，和石破天目光相接時都只點了點頭，卻不出聲招呼。

　　龍木二島主舉起酒杯，說道：“請！”二人一飲而盡。

　　群雄見杯中酒水碧油油地，雖然酒香甚冽，心中卻各自嘀咕：“這酒中不知下了多厲害的毒藥。”大都舉杯在口唇上碰了一碰，并不喝酒，只有少數人心想：“對方要加害于我，不過舉手之勞，酒中有毒也好，無毒也好，反正是個死，不如落得大方。”當即舉杯喝干，在旁侍候的仆從便又給各人斟滿。

　　龍木二島主敬了三杯酒後，龍島主左手一舉。群仆從內堂魚貫而出，各以漆盤托出一大碗、一大碗熱粥，分別放在眾賓客面前。

　　群雄均想：“這便是江湖上聞名色變的腊八粥了。”只見熱粥蒸氣上冒，兀自在一個個氣泡從粥底鑽將上來，一碗粥盡作深綠之色，瞧上去說不出的詭异。本來腊八粥內所和的是紅棗、蓮子、茨實、龍眼干、赤豆之類，但眼前粥中所和之物卻菜不像菜，草不像草，有些似是切成細粒的樹根，有些似是壓成扁片的木薯，藥氣極濃。群雄均知，毒物大都呈青綠之色，這一碗粥深綠如此，只映得人面俱碧，藥氣刺鼻，其毒可知。

　　高三娘子一聞到這藥味，心中便不禁發毛，想到在煮這腊八粥時，鍋中不知放進了多少毒蛇、蜈蚣、蜘蛛、蝎子，忍不住便要嘔吐，忙將粥碗推到桌邊，伸袖掩住鼻子。

　　龍島主道：“各位遠道光臨，敝島無以為敬。這碗腊八粥外邊倒還不易喝到，其中最主要的一味‘斷腸蝕骨腐心草’，要開花之後效力方著。但這草隔十年才開一次花。我們總要等其開花之後，這才邀請江湖同道來此同享，屈指算來，這是第四回邀請。請，請，不用客氣。”說著和木島主左手各端粥碗，右手舉箸相邀。

　　眾人一聽到‘斷腸蝕骨腐心草’之名，心中無不打了個突。雖然來到島上之後，人人都沒打算活著离去，但腊八粥中所含毒草的名稱如此驚心動魄，這龍島主竟爾公然揭示，不由得人人色為之變。

　　只見龍木二島主各舉筷子向眾人划了個圓圈，示意遍請，便舉碗吃了起來。群雄心想：“你們這兩碗粥中，放的自是人參燕窩之類的大補品了。”

　　忽見東首一條大漢霍地站起，戟指向龍木二人喝道：“姓龍的、姓木的聽著：我關西解文豹來到俠客島之前，早已料理了後事。解某是頂天立地、鐵錚錚的漢子，你們要殺要剮，姓解的豈能皺一皺眉頭？要我吃喝這等肮髒的毒物，卻萬萬不能！”

　　龍島主一愕，笑道：“解英雄不愛喝粥，我們豈敢相強？卻又何必動怒？請坐。”

　　解文豹喝道：“姓解的早豁出了性命不要。早死遲死，還不是個死？偏要得罪一下你們這些恃強橫行、為禍人間的狗男女！”說著端起桌上熱粥，向龍島主劈臉擲去。

　　隔著兩只桌子的一名老者突然站起，喝道：“解賢弟不可動粗！”袍袖一拂，發出一股勁風，半空中將這碗粥擋了一擋。那碗粥不再朝前飛出，略一停頓，便向下摔落，眼見一只青花大海碗要摔成碎片，一碗粥濺得滿地。一名在旁斟酒的侍仆斜身縱出，弓腰長臂，伸手將海碗抄起，其時碗底离地已不過數寸，真是險到了極處。

　　群雄忍不住高聲喝采：“好俊功夫！”采聲甫畢，群雄臉上憂色更深，均想：“一個侍酒的廝仆已具如此身手，我們怎能再活著回去？”各人心中七上八下，有的想到家中兒孫家產；有的想著尚有大仇未報；有的心想自己一死，本幫偌大基業不免就此風流云散；更有人深自懊悔，早算到俠客島邀宴之期將屆，何不及早在深山中躲了起來？一直總是存著僥幸之心，企盼邀宴銅牌不會遞到自己手中，待得大禍臨頭，又盼俠客島并非真如傳聞中的厲害，待得此刻眼見那侍仆飛身接碗，連這最後一分的僥幸之心，終于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個身材高瘦的中年書生站了起來，朗聲道：“俠客島主屬下廝養，到得中原，亦足以成名立萬。兩位島主若欲武林為尊，原是易如反掌，卻又何必花下偌大心機，將我們召來？在下來到貴島，自早不存生還之想，只是心中留著老大一個疑團，死不瞑目。還請二位島主開導，以啟茅塞，在下這便引頸就戮。”這番話原是大家都想說的，只是不及他如此文謅謅的說得十分得體，人人聽了均覺深得我心，數百道目光又都射到龍木二島主臉上。

　　龍島主笑道：“西門先生不必太謙。”

　　群雄一聽，不約而同的都向那書生望去，心想：“這人難道便是二十多年前名震江湖的西門秀才西門觀止？瞧他年紀不過四十來歲，但二十多年前，他以一雙肉掌擊斃陝北七霸，三日之間，以一枝鑌鐵判官筆連挑河北八座綠林山寨，聽說那時便已四十開外，自此之後，便即消聲匿跡，不知存亡。瞧他年歲是不像，然復姓西門的本已不多，當今武林中更無另一個作書生打扮的高手，多半便是他了。”

　　只聽龍島主接著說道：“西門先生當年一掌斃七霸，一筆挑八寨……”（群雄均想：果然是他！）“……在下和木兄弟仰慕已久，今日得接尊范，豈敢對先生無禮？”

　　西門觀止道：“不敢，在下昔年此等小事，在中原或可逞狂于一時，但在二島主眼中瞧來，直如童子操刀，不值一哂。”

　　龍島主道：“西門先生太謙了。尊駕適才所問，我二人正欲向各位分說明白。只是這粥中的‘斷腸蝕骨腐心草’乘熱而喝，效力較高，各位請先喝粥，再由在下詳言如何？”

　　石破天聽著這二人客客氣氣的說話，成語甚多，倒有一半不懂，饑腸轆轆，早已餓得狠了，一聽龍島主如此說，忙端起粥碗，唏哩呼嚕的喝了大半碗，只覺藥氣刺鼻，入口卻甜甜的并不難吃，頃刻間便喝了個碗底朝天。

　　群雄有的心想：“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徒逞一時之豪，就是非死不可，也不用搶著去鬼門關啊。”有的心想：“左右是個死，像這位少年英雄那樣，倒也干淨爽快。”

　　白自在喝彩道：“妙極！我雪山派的孫女婿，果然與眾不同。”時至此刻，他兀自覺得天下各門各派之中，畢竟還是雪山派高出一籌，石破天很給他掙面子。

　　自凌霄城石牢中的一場搏斗，白自在銳氣大挫，自忖那‘古往今來天下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士、大宗師’這個頭銜之中，‘內功第一’四字勢須刪去；等見到那斟酒侍仆接起粥碗的身手，隱隱覺得那‘拳腳第一’四字，恐怕也有點靠不住了，轉念又想：“俠客島上人物未必武功真的奇高，這侍仆說不定便是俠客島上的第一高手，只不過裝作了侍仆模樣來嚇唬人而已。”

　　他見石破天漫不在乎的大喝毒粥，頗以他是‘雪山派掌門的孫女婿’而得意，胸中豪氣陡生，當即端起粥碗，呼呼有聲的大喝了幾口，顧盼自雄：“這大廳之上，只有我和這小子膽敢喝粥，旁人那有這等英雄豪傑？”但隨即想道：“我是第二個喝粥之人，就算是英雄豪傑，卻也是天下第二了。我那頭銜中‘大英雄、大豪傑’六字，又非刪除不可。”不由得大是沮喪，尋思：“既然是喝毒粥，反正是個死，又何不第一個喝？現下成了‘天下第二’，好生沒趣。”

　　他在那里自怨自艾，龍島主以後的話就沒怎麼聽進耳中。龍島主說的是：“四十年前，我和木兄弟訂交，意氣相投，本想聯手江湖，在武林中賞善罰惡，好好做一番事業，不意甫出江湖，便發現了一張地圖。從那圖旁所注的小字中細加參詳，得悉圖中所繪的無名荒島之上，藏有一份驚天動地的武功秘訣……”

　　解文豹插口道：“這明明便是俠客島了，怎地是無名荒島？”那拂袖擋粥的老者喝道：“解兄弟不可打斷了龍島主的話頭。”解文豹悻悻的道：“你就是拚命討好，他也未必饒了你的性命。”

　　那老者大怒，端起腊八粥，一口氣喝了大半碗，說道：“你我相交半生，你當我鄭光芝是什麼人？”解文豹大悔，道：“大哥，是我錯了，小弟向你陪罪。”當即跪下，對著他磕了三個響頭，順手拿起旁邊席上的一碗粥來，也是一口氣喝了大半碗。鄭光芝搶過去抱住了他，說道：“兄弟，你我當年結義，立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這番誓愿今日果然得償，不枉了兄弟結義一場。”兩人相擁在一起，又喜又悲，都流下淚來。

　　石破天聽到他說‘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之言，不自禁的向張三、李四二人瞧去。

　　張三、李四相視一笑，目光卻投向龍島主和木島主。木島主略一點首。張三、李四越眾而出，各自端起一碗腊八粥，走到石破天席邊，說道：“兄弟，請！”

　　石破天忙道：“不，不！兩位哥哥，你們不必陪我同死。我只求你們將來去照看一下阿繡……”張三笑道：“兄弟，咱們結拜之日，曾經說道，他日有難共當，有福共享。你既已喝了腊八粥，我們做哥哥的豈能不喝？”說著和李四二人各將一碗腊八粥喝得干干淨淨，轉過身來，躬身向兩位島主道：“謝師父賜粥！”這才回入原來的行列。

　　群雄見張三、李四為了顧念與石破天結義的交情，竟然陪他同死，比之本就難逃大限的鄭光芝和解文豹更是難了萬倍，心下無不飲佩。

　　白自在尋思：“像這二人，才說得上一個‘俠’字。倘若我的結義兄弟服了劇毒，我白自在能不能顧念金蘭之義，陪他同死？”想到這一節，不由得大為躊躇。又想：“我既然有這片刻猶豫，就算終于陪人同死，那‘大俠士’三字頭銜，已未免當之有愧。”

　　只聽得張三說道：“兄弟，這里有些客人好像不喜歡這腊八粥的味兒，你若愛喝，不妨多喝幾碗。”石破天餓了半天，一碗稀粥本原是不足驅饑，心想反正已經喝了，多一碗少一碗也無多大分別，斜眼向身邊席上瞧去。

　　附近席上數人見到他目光射來，忙端起粥碗，紛紛說道：“這粥氣味太濃，我喝不慣。小英雄隨便請用，不必客氣。”眼見石破天一雙手接不了這許多碗粥，生怕張三反悔，失去良機，忙不沓的將粥碗放到石破天桌上。石破天道：“多謝！”一口氣又喝了兩碗。

　　龍島主微笑點頭，說道：“這位解英雄說得不錯，地圖上這座無名荒島，便是眼前各位處身所在的俠客島了。不過俠客島之名，是我和木兄弟到了島上之後，這才給安上的。那倒也不是我二人狂妄僭越，自居俠客。其中另有緣故，各位等會便知。我們依著圖中所示，在島上尋找了十八天，終于找到了武功秘訣的所在。原來那是首古詩的圖解，含義極是深奧繁復。我二人大喜之下便即按圖解修習。

　　“唉！豈不知福兮禍所倚，我二人修習數月之後，忽對這圖解中所示武功生了歧見，我說該當如此練，木兄弟卻說我想法錯了，須得那樣練。二人爭辯數日，始終難以說服對方，當下約定各練各的，練成之後再來印證，且看到底誰錯。練了大半年後，我二人動手拆解，只拆得數招，二人都不禁駭然，原來……原來……”

　　他說到這里，神色黯然，住口不言。木島主歎了一口長氣，也大有郁郁之意。過了好一會，龍島主才又道：“原來我二人都練錯了！”

　　群雄聽了，心中都是一震，均想他二人的徒弟張三、李四武功已如此了得，他二人自然更是出神入化，深不可測，所修習的當然不會是尋常拳腳，必是最高深的內功，這內功一練錯，小則走火入魔，重傷殘廢，大則立時斃命，最是要緊不過。

　　只聽龍島主道：“我二人發覺不對，立時停手，相互辯難剖析，鑽研其中道理。也是我二人資質太差，而圖解中所示的功夫又太深奧，以致再鑽研了幾個月，仍是疑難不解。恰在此時，有一艘海盜船飄流到島上，我兄弟二人將三名盜魁殺了，對余眾分別審訊，作惡多端的一一處死，其餘受人裹脅之徒便留在島上。我二人商議，所以鑽研不通這份古詩圖解，多半在于我二人多年練武，先入為主，以致把練功的路子都想錯了，不如收幾名弟子，讓他們來想想。于是我二人從盜伙之中，選了六名識字較多、秉性聰穎而武功低微之人，分別收為徒弟，也不傳他們內功，只是指點了一些拳術劍法，便要他們去參研圖解。

　　“那知我的三名徒兒和木兄弟的三名徒兒參研得固然各不相同，甚而同是我收的徒兒之間，三人的想法也是大相逕庭，木兄弟的三名徒兒亦復如此。我二人再仔細商量，這份圖解是從李太白的一首古詩而來，我們是粗魯武人，不過略通文墨，終不及通儒學者之能精通詩理，看來若非文武雙全之士，難以真正解得明白。于是我和木兄弟分入中原，以一年為期，各收四名弟子，收的或是滿腹詩書的儒生，或是詩才敏捷的名士。”

　　他伸手向身空黃衣和青衣的七八名弟子一指，說道：“不瞞諸位說，這幾名弟子若去應考，中進士、點翰林是易如反掌。他們初時來到俠客島，未必皆是甘心情愿，但學了武功，又去研習圖解，卻個個死心塌地的留了下來，都覺得學武練功遠胜于讀書做官。”

　　群雄聽他說：“學武練功遠胜于讀書做官。”均覺大獲我心，許多人都點頭稱是。

　　龍島主又道：“可是這八名士人出身的弟子一經參研圖解，各人的見地卻又各自不同，非但不能對我與木兄弟有所啟發，議論紛紜，反而讓我二人越來越胡塗了。

　　“我們無法可施，大是煩惱，若說棄之而去，卻又無論如何狠不起心。有一日，木兄弟道：‘當今之世，說到武學之精博，無過于少林高僧妙諦大師，咱們何不請他老人家前來指教一番？’我道：‘妙諦大師隱居十余年，早已不問世事，就只怕請他不到。’木兄弟道：‘我們何不抄錄一兩張圖解，送到少林寺去請他老人家過目？倘若妙諦大師置之不理，只怕這圖解也未必有如何了不起的地方。咱們兄弟也就不必再去理會這勞什子了。’我道：‘此計大妙，咱們不妨再錄一份，送到武當山愚茶道長那里。少林、武當兩派的武功各擅胜場，這兩位高人定有卓見。’

　　“當下我二人將這圖解中的第一圖照式繪了，圖旁的小字注解也抄得一字不漏，親自送到少林寺去。不瞞各位說，我二人初時發現這份古詩圖解，略加參研後便大喜若狂，只道但須按圖修習，我二人的武功當世再無第三人可以及得上。但越是修習，越是疑難不解，待得決意去少林寺之時，先前那秘籍自珍、堅不示人的心情，早已消得干干淨淨，只要有人能將我二人心中的疑團死結代為解開，縱使將這份圖解公諸天下，亦不足惜了。

　　“到得少林寺後，我和木兄弟將圖解的第一式封在信封之中，請知客僧遞交妙諦大師。知客僧初時不肯，說道妙諦大師閉關多年，早已與外人不通音問。我二人便各取一個蒲團坐了，堵住了少林寺的大門，直坐了七日七夜，不令寺中僧人出入。知客僧無奈，才將那信遞了進去。”

　　群雄均想：“他說得輕措淡寫，但要將少林寺大門堵住七日七夜，當真談何容易？其間不知經過了多少場龍爭虎斗。少林群僧定是無法將他二人逐走，這才被迫傳信。”

　　龍島主續道：“那知客僧接過信封，我們便即站起身來，离了少林寺，到少室山山腳等候。等不到半個時辰，妙諦大師便即趕到，只問：‘在何處？’木兄弟道：‘還得去請一個人。’妙諦大師道：‘不錯，要請愚茶！’

　　“三人來到武當山上，妙諦大師說道：‘我是少林寺妙諦，要見愚茶。’不等通報，直闖進內。想少林寺妙諦大師是何等名聲，武當弟子誰也不敢攔阻。我二人跟隨其後。妙諦大師走到愚茶道長清修的苦茶齋中，拉開架式，將圖解第一式中的諸解姿勢演了一遍，一言不發，轉身便走。愚茶道長又驚又喜，也不多問，便一齊來到俠客島上。

　　“妙諦大師嫻熟少林諸般絕藝，愚茶道長劍法通神，那是武林中眾所公認的兩位頂尖兒人物。他二位一到島上，便去揣摩圖解，第一個月中，他兩位的想法尚是大同小异。第二個月時便已歧見叢生。到得第三個月，連他那兩位早已淡泊自甘的世外高人，也因對圖解所見不合，大起爭執，甚至……甚至，唉！竟爾動起手來。”

　　群雄大是詫异，有的便問：“這兩位高人比武較量，卻是誰胜誰敗？”

　　龍島主道：“妙諦大師和愚茶道長各以從圖解上參悟出來的功夫較量，拆到第五招上，兩人所悟相同，登時會心一笑，罷手不斗，但到第六招上卻又生了歧見。如此時斗時休，轉瞬數月，兩人參悟所得始終是相同者少而相异者多，然而到底誰是誰非，孰高孰低，卻又難言。我和木兄弟詳行計議，均覺這圖解博大精深，以妙諦大師與愚茶道長如此修為的高人尚且只能領悟其中一臠，看來若要通解全圖，非集思廣益不可。常言道得好：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咱們何不廣邀天下奇材异能之士同來島上，各竟心思，一齊參研？

　　“恰好其時島上的‘斷腸蝕骨腐心草’開花，此草若再配以其他佐使之藥，熬成熱粥，服後于我輩練武之士大有補益，于是我二人派出使者，邀請當世名門大派的掌門人、各教教主、各幫幫主，來到敝島喝碗腊八粥，喝過粥後，再請他們去參研圖解。”

　　他這番話，各人只聽得面面相覷，將信將疑，人人臉上神色十分古怪。

　　過了好半晌，丁不四大聲道：“如此說來，你們邀人來喝腊八粥，純是一番好意了。”

　　龍島主道：“全是好意，也不見得。我和木兄弟自有一片自私之心，只盼天下的武學好手群集此島，能助我兄弟解開心中疑團，將武學之道發揚光大，推高一層。但若說對眾位嘉賓意存加害，各位可是想得左了。”

　　丁不四冷笑道：“你這話豈非當面欺人？倘若只是邀人前來共同鑽研武學，何以人家不來，你們就殺人家滿門？天下那有如此強凶霸道的請客法子？”

　　龍島主點了點頭，雙掌一拍，道：“取賞善罰惡簿來！”便有八名弟子轉入內堂，每人捧了一疊簿籍出來，每一疊都有兩尺來高。龍島主道：“分給各位來賓觀看。”眾弟子分取簿籍，送到諸人席上。每本簿籍上都有黃箋注明某門某派某會。

　　丁不四拿過來一看，只見箋上寫著‘六合丁氏’四字，心中不由得一驚：“我兄弟是六合人氏，此事天下少有人知，俠客島孤懸海外，消息可靈得很啊。”翻將開來，只見注時某年某月某日，丁不三在何處干了何事；某年某月某日，丁不四在何處又干了何事。雖然未能齊備，但自己二十年來的所作所為，凡是熒熒大者，簿中都有書明。

　　丁不四額上汗水涔涔而下，偷眼看旁人時，大都均是臉現狼狽尷尬之色，只有石破天自顧喝粥，不去理會擺脫在他面前那本注有‘長樂幫’三字的簿岫。他一字不識，全不知上面寫的是什麼東西。

　　過了一頓飯時分，龍島主道：“收了賞善罰惡簿。”群弟子分別將簿籍收回。

　　龍島主微笑道：“我兄弟分遣下屬，在江湖上打聽訊息，并非膽敢刺探朋友們的隱私，只是得悉有這麼一會子事，便記了下來。凡是給俠客島剿滅的門派幫會，都是罪大惡極、天所不容之徒。我們雖不敢說替天行道，然而是非善惡，卻也分得清清楚楚。在下與木兄弟均想，我們既住在這俠客島上，所作所為，總須對得住這‘俠客’兩字才是。我們只恨俠客島能為有限，不能盡誅普天下的惡徒。各位請仔細想一想，有那一個名門正派或是行俠仗義的幫會，是因為不接邀請銅牌而給俠客島誅滅了的？”

　　隔了半晌，無人置答。

　　龍島主道：“因此上，我們所殺之人，其實無一不是罪有應得……”

　　白自在忽然插口道：“河北通州聶家拳聶老拳師聶立人，并無什麼過惡，何以你們將他滿門殺了？”

　　龍島主抽出一本簿子，隨手輕揮，說道：“威德先生請看。”那簿冊緩緩向白自在飛了過去。白自在伸手欲接，不料那簿冊突然間在空中微微一頓，猛地筆直墜落，在白自在中指外二尺之處跌向席上。

　　白自在急忙伸手一抄，才將簿冊接住，不致落入席上粥碗之中，當場出丑，簿籍入手，頗有重甸甸之感，不由得心中暗驚：“此人將一本厚只數分的帳簿隨手擲出，來勢甚緩而力道極勁，遠近如意，變幻莫測，實有傳說中所謂‘飛花攻敵、摘葉傷人’之能。以這般手勁發射暗器，又有誰閃避擋架得了？我自稱‘暗器第一’，這四個字非摘下不可。”

　　只見簿面上寫著“河北通州聶家拳”七字，打開簿子，第一行触目驚心，便是“庚申五月初二，聶宗台在滄州郝家莊奸殺二命，留書嫁禍于黑虎寨盜賊”，第二行書道：“庚申十月十七，聶宗峰在濟南府以小故擊傷劉文質之長子，當夜殺劉家滿門一十三人滅口。”聶宗台、聶宗峰都是聶老拳師的兒子，在江湖上頗有英俠之名，想不到暗中竟是無惡不作。

　　白自在沉吟道：“這些事死無對證，也不知是真是假。在下不敢說二位島主故意濫殺無辜，但俠客島派出去的弟子誤聽人言，只怕也是有的。”

　　張三突然說道：“威德先生既是不信，請你不妨再瞧瞧一件東西。”說著轉身入內，隨即回出，右手一揚，一本簿籍緩緩向白自在飛去，也是飛到他身前二尺之處，突然下落，手法與龍島主一般無异。白自在已然有備，伸手抄起，入手的份量卻比先前龍島主擲簿時輕得多了，打了開來，卻見是聶家的一本帳簿。

　　白自在少年時便和聶老拳師相稔，識得他的筆跡，見那帳簿确是聶老拳師親筆所書，一筆筆都是銀錢來往。其中一筆之上注以‘可殺’兩個朱字，這一筆帳是：“初八，買周家村田八十三畝二分，價銀七十兩。”白自在心想：“七十兩銀子賣了八十多畝田，這田買得忒也便宜，其中定有威逼強買之情。”

　　又看下去，見另一筆帳上又寫了‘可殺’兩個朱字，這一筆帳是：“十五，收通州張縣尊來銀二千五百兩。”心想：“聶立人好好一個俠義道，為什麼要收官府的錢財，那多半是勾結貪官污吏，欺壓良善，做那傷天害理的勾當了。”

　　一路翻將下去，出現‘可殺’二字的不下五六十處，情知這朱筆二字是張三或李四所批，不由得掩卷長歎，說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這聶立人當真可殺。姓白的倘若早得幾年見了這本帳簿，俠客島就是對他手下留情，姓白的也要殺他全家。”說著站起身來，去到張三身前，雙手捧著帳簿還了給他，說道：“佩服，佩服！”

　　轉頭向龍木二島主瞧去，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尋思：“俠客島門下高弟，不但武功卓絕，而且行事周密，主持公道。如何賞善我雖不知，但罰惡這等公正，賞善自也妥當。‘賞善罰惡’四字，當真是名不虛傳。我雪山派門下弟子人數雖多，卻那里有張三、李四這等人才？唉，‘大宗師’三字，倘再加在白自在頭上，宁不令人汗顏？”

　　龍島主似是猜到了他心中的念頭，微笑道：“威德先生請坐。先生久居西域，對中原那批衣冠禽獸的所作所為，多有未知，原也怪先生不得。”白自在搖了搖頭，回歸己座。

　　丁不四大聲道：“如引說來，俠客島過去數十年中殺人，都是那些人罪有應得；邀請武林同道前來，用意也只在共同參研武功？”

　　龍木二島主同時點頭，道：“不錯！”

　　丁不四又道：“那麼為什麼將來到島上的武林高手個個都害死了，竟令他們連尸骨也不得還鄉？”龍島主搖頭道：“丁先生此言差矣！道路傳言，焉能盡信？”丁不四道：“依龍島主所說，那麼這些武林高手，一個都沒有死？哈哈，可笑啊可笑。”

　　龍島主仰天大笑，也道：“哈哈，可笑啊可笑？”

　　丁不四愕然問道：“有什麼可笑？”龍島主笑道：“丁先生是敝島貴客。丁先生既說可笑，在下只有隨聲附和，也說可笑了。”

　　丁不四道：“三十年中，來到俠客島喝腊八粥的武林高手，沒有三百，也有兩百。龍島主居然說他們尚都健在，豈非可笑？”

　　龍島主道：“凡人皆有壽數天年，大限既屆，若非大羅金仙，焉得不死？只要并非俠客島下手害死，也就是了。”

　　丁不四側過頭想了一會，道：“那麼在下向龍島主打聽一個人。有一個女子，名叫……名叫這個芳姑，聽說二十年前來到了俠客島上，此人可曾健在？”龍島主道：“這位女俠姓什麼？多大年紀？是那一個門派幫會的首腦？”丁不四道：“姓什麼……這可不知道了，本來是應該姓丁的……”

　　那蒙面女子突然尖聲說道：“就是他的私生女兒。這姑娘可不跟爺姓，她跟娘姓，叫作梅芳姑。”丁不四臉上一紅，道：“嘿嘿，姓梅就姓梅，用不著這般大驚小怪。她……她今年約莫四十歲……”那女子尖聲道：“什麼約莫四十歲？是三十九歲。”丁不四道：“好啦，好啦，是三十九歲。她也不是什麼門派的掌門，更不是什麼幫主教主，只不過她學的梅花拳，天下只有她一家，多半是請上俠客島來了。”

　　木島主搖頭道：“梅花拳？沒資格。”那蒙面女子尖聲道：“梅花拳為什麼沒資格？我……我這不是收到了你們的邀宴銅牌？”木島主搖頭道：“不是梅花拳。”

　　龍島主道：“梅女俠，我木兄弟說話簡洁，不似我這等羅嗦。他意思說，我們邀請你來俠客島，不是為了梅女俠的家傳梅花拳，而是在于你兩年來新創的那套劍法。”

　　那姓格女子奇道：“我的新創劍法，從來無人見過，你們又怎地知道？”她說話聲音十分的尖銳刺耳，令人聽了甚不舒服，話中含了驚奇之意，更是難聽。

　　龍島主微微一笑，向兩名弟子各指一指。那兩名弟子一個著黃衫、一個著青衫，立即踏上幾步，躬身聽令。龍島主道：“你們將梅女俠新創的這套劍法試演一遍，有何不到之處，請梅女俠指正。”

　　兩名弟子應道：“是。”走向倚壁而置的一張幾旁。黃衫弟子在幾上取過一柄鐵劍，青衫弟子取過一條軟鞭，向那姓梅女子躬身說道：“請梅女俠指教。”隨即展開架式，縱橫擊刺，斗了起來。廳上群豪都是見聞廣博之人，但黃衫弟子所使的這套劍法卻是從所未見。

　　那女子不住口道：“這可奇了，這可奇了！你們幾時偷看到的？”

　　石破天看了數招，心念一動：“這青衫人使的，可不是丁不四爺爺的金龍鞭法麼？”果然聽得丁不四大聲叫了起來：“喂，你創了這套劍法出來，針對我的金龍鞭法，那是什麼用意？”那青衫弟子使的果然正是金龍鞭法，但一招一式，都被黃衫弟子的新奇劍法所克制。那蒙面女子冷笑數聲，并不回答。

　　丁不四越看越怒，喝道：“想憑這劍法抵擋我金龍鞭法，只怕還差著一點。”一句話剛出口，便見那黃衫弟子劍法一變，招招十分刁鑽古怪，陰毒狠辣，簡直有點下三濫味道，絕無絲毫名家風范。

　　丁不四叫道：“胡鬧，胡鬧！那是什麼劍法？呸，這是潑婦劍法。”心中卻不由得暗暗吃驚：“倘若真和她對敵，陡然間遇上這等下作打法，只怕便著了她的道兒。”然而這等陰毒招數究竟只能用于偷襲，不宜于正大光明的相斗，丁不四心下雖驚訝不止，但一面卻也暗自欣喜：“這種下流撒潑的招數倘若驟然向我施為，确然不易擋架，但既給我看過了一次，那就毫不足畏了。旁門左道之術，畢竟是可一而不可再。”

　　風良、高三娘子、呂正平、范一飛四人曾在丁不四手下吃過大苦頭，眼見他這路金龍鞭法給對方層出不窮的怪招克制得縛手縛腳，都忍不住大聲喝彩。

　　丁不四怒道：“叫什麼好？”風良笑道：“我是叫丁四爺子金龍鞭法的好！”高三娘子笑道：“金龍鞭法妙極。氣死我了，氣死我了，氣死我了！”連叫三聲‘氣死我了’，學的便是那日丁不四在飯店中挑釁生事之時的口吻。

　　那青衫弟子一套金龍鞭法使了大半，突然揮鞭舞個圈子。黃衫弟子便即收招。青衫弟子將軟鞭放回幾上，空手又和黃衫弟子斗將起來。

　　看得數招，石破天“咦”的一聲，說道：“丁家擒拿手。”原來青衫弟子所使的，竟是丁不三的擒拿手，什麼‘鳳尾手’、‘虎爪手’、‘玉女拈針’、‘夜叉鎖喉’等等招式，全是丁當在長江船上曾經教過他的。丁不四更是惱怒，大聲說道：“姓梅的，你沖著我兄弟而來，到底是什麼用意？這……這……這不是太也莫名其妙麼？”在他心中，自然知道那姓梅的女子處心積慮，要報復他對她姊姊始亂終棄的負心之罪。

　　眼見那黃衫弟子克制丁氏拳腳的劍法陰狠毒辣，什麼撩陰挑腹、剜目戳臀，無所不至，但那青衫弟子盡也抵擋得住。突然之間，那黃衫弟子橫劍下削，青衫弟子躍起閃避。黃衫弟子拋下手中鐵劍，雙手攔腰將青衫弟子抱住，一張口，咬住了他的咽喉。

　　丁不四驚呼：“啊喲！”這一口似乎便咬在他自己喉頭一般。他一顆心怦怦亂跳，知道這一抱一咬，配合得太過巧妙，自己萬萬躲避不過。

　　青衫弟子放開雙臂，和黃衫弟子同時躬身向丁不四及那蒙面女子道：“請丁老前輩、梅女俠指正。”再向龍木二島主行禮，拾起鐵劍，退入原來的行列。

　　姓梅的女子尖聲說道：“你們暗中居然將我手創的劍法學去七八成，倒也不容易得很的了。可是這麼演了給他看過，那……那可……”

　　丁不四怒道：“這種功夫不登大雅之堂，亂七八糟，不成體統，有什麼難學？”白自在插口道：“什麼不成體統？你姓丁的倘若乍然相遇，手忙腳亂之下，身上十七八個窟窿也給人家刺穿了。”丁不四怒道：“你倒來試試。”白自在道：“總而言之，你不是梅女俠的敵手。她在你喉頭咬這一口，你本領再強十倍，也決計避不了。”

　　姓梅的女子尖聲道：“誰要你討好了？我和史小翠比，卻又如何？”白自在道：“差得遠了。我夫人不在此處，我夫人的徒兒卻到了俠客島上，喂，孫女婿，你去跟她比比。”

　　石破天道：“我看不必比了。”那姓梅女子問道：“你是史小翠的徒兒？”石破天道：“是。”那女子道：“怎麼你又是他的孫女婿？沒上沒下，亂七八糟，一窩子的狗雜種，是不是？”石破天道：“是，我是狗雜種。”那女子一怔之下，忍不住尖聲大笑。

　　木島主道：“夠了！”雖只兩個字，聲音卻十分威嚴。那姓梅女子一呆，登時止聲。

　　龍島主道：“梅女俠這套劍法，平心而論，自不及丁家武功的精奧。不過梅女俠能自創新招，天資穎悟，這些招術中又有不少异想天開之處，因此我們邀請來到敝島，盼能對那古詩的圖解提出新見。至于梅花拳麼，那是祖傳之學，也還罷了。”

　　梅女俠道：“如此說來，梅芳姑沒來到俠客島？”龍島主搖頭道：“沒有。”梅女俠頹然坐倒，喃喃的道：“我姊姊……我姊姊臨死之時，就是挂念她這個女兒……”

　　龍島主向站在右側第一名的黃衫弟子道：“你給她查查。”

　　那弟子道：“是。”轉身入內，捧了幾本簿子出來，翻了幾頁，伸手指著一行字，朗聲讀道：“梅花拳掌門梅芳姑，生父姓丁，即丁……（他讀到這里，含糊其詞，人人均知他是免得丁不四難堪）……自幼隨母學藝，十八歲上……其後隱居于豫西盧氏縣東熊耳山之枯草岭。”

　　丁不四和梅女俠同時站起，齊聲說道：“她是在熊耳山中？你怎麼知道？”

　　那弟子道：“我本來不知，是簿上這麼寫的。”

　　丁不四道：“連我也不知，這簿子上又怎知道？”

　　龍島主朗聲道：“俠客島不才，以維護武林正義為己任，賞善罰惡，秉公施行。武林朋友的所作所為，一動一靜，我們自當詳加記錄，以憑查核。”

　　那姓梅女子道：“原來如此。那麼芳姑她……她是在熊耳山的枯草岭中……”凝目向丁不四瞧去。只見他臉有喜色，但隨即神色黯然，長歎一聲。那姓梅女子也輕輕歎息。兩人均知，雖然獲悉了梅芳姑的下落，今生今世卻再也無法見她一面了。

　　--------------------------------------------------------------

　　石破天轉身向石壁瞧去，不由得駭然失色。只見石壁上一片片石屑正在慢慢跌落，滿壁的蝌蚪文字也已七零八落。

## 第二十章　“俠客行”

　　龍島主道：“眾位心中尚有什麼疑竇，便請直言。”

　　白自在道：“龍島主說是邀我們來看古詩圖解，那到底是什麼東西？便請賜觀如何？”

　　龍島主和木島主一齊站起。龍島主道：“正要求教于各位高明博雅君子。”

　　四名弟子走上前來，抓住兩塊大屏風的邊緣，向旁緩緩拉開，露出一條長長的甬道。龍木二島主齊聲道：“請！”當先領路。

　　群雄均想：“這甬道之內，定是布滿了殺人機關。”不由得都是臉上變色。白自在道：“孫女婿，咱爺兒倆打頭陣。”石破天道：“是！”白自在攜著他手。當先而行。口中哈哈大笑，笑聲之中卻不免有些顫抖。余人料想在劫難逃，一個個的跟隨在後。有十余人坐在桌旁始終不動，俠客島上的眾弟子侍仆卻也不加理會。

　　白自在等行出十余丈，來到一道石門之前，門上刻著三個斗大古棣：“俠客行”。

　　一名黃衫弟子上前推開石門，說道：“洞內有二十四座石室，各位可請隨意來去觀看，看得厭了，可到洞外散心。一應飲食，各石室中均有置備，各位隨意取用，不必客氣。”

　　丁不四冷笑道：“一切都是隨意，可客氣得很啊。就是不能‘隨意离島’，是不是？”

　　龍島主哈哈大笑，說道：“丁先生何出此言？各位來到俠客島是出于自愿，若要离去，又有誰敢強留？海灘邊大船小船一應俱全，各位何時意欲歸去，盡可自便。”

　　群雄一怔，沒想到俠客島竟然如此大方，去留任意，當下好幾個人齊聲問道：“我們現下就要去了，可不可以？”龍島主道：“自然可以啊，各位當我和木兄弟是什麼人了？我們待客不周，已感慚愧，豈敢強留嘉賓？”群雄心下一寬，均想：“既是如此，待看了那古詩圖解是什麼東西，便即离去。他說過不強留賓客，以他的身份，總不能說過了話不算。”

　　當下各人絡繹走進石室，只見東面是塊打磨光滑的大石壁，石壁旁點燃著八根大火把，照耀明亮。壁上刻得有圖有字。石室中已有十多人，有的注目凝思，有的打坐練功，有的閉著雙目喃喃自語，更有三四人在大聲爭辯。

　　白自在陡然見到一人，向他打量片刻，驚道：“溫三兄，你……你……你在這里？”

　　這個不住在石室中打圈的黑衫老者溫仁厚，是山東八仙劍的掌門，和白自在交情著實不淺。然而他見到白自在時并不如何驚喜，只淡淡一笑，說道：“怎麼到今日才來？”

　　白自在道：“十年前我聽說你被俠客島邀來喝腊八粥，只道你……只道你早就仙去了，曾大哭了幾場，那知道……”

　　溫仁厚道：“我好端端在這里研習上乘武功，怎麼就會死了？可惜，可惜你來得遲了。你瞧，這第一句‘趙客縵胡纓’，其中對這個‘胡’字的注解說：‘胡者，西域之人也。新唐書承乾傳云：數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采為舞衣……’”一面說，一面指著石壁上的小字注解，讀給白自在聽。

　　白自在乍逢良友，心下甚喜，既急欲詢問別來種切，又要打聽島上情狀，問道：“溫三兄，這十年來你起居如何？怎地也不帶個信到山東家中？”

　　溫仁厚瞪目道：“你說什麼？這‘俠客行’的古詩圖解，包蘊古往今來最最博大精深的武學秘奧，咱們竭盡心智，尚自不能參悟其中十之一二，那里還能分心去理會世上俗事？你看圖中此人，絕非燕趙悲歌慷慨的豪傑之士，卻何以稱之為‘趙客’？要解通這一句，自非先明白這個重要關鍵不可。”

　　白自在轉頭看壁上繪的果是個青年書生，左手執扇，右手飛掌，神態甚是优雅瀟洒。

　　溫仁厚道：“白兄，我最近揣摩而得，圖中人儒雅風流，本該是陰柔之象，注解中卻說：‘須從威猛剛硬處著手’，那當然說的是陰柔為體、陽剛為用，這倒不難明白。但如何為‘體’，如何為‘用’，中間實有極大的學問。”

　　白自在點頭道：“不錯。溫兄，這是我的孫女婿，你瞧他人品還過得去吧？小子，過來見過溫三爺爺。”

　　石破天走近，向溫仁厚跪倒磕頭，叫了聲：“溫三爺爺。”溫仁厚道：“好，好！”但正眼也沒向他瞧上一眼，左手學著圖中人的姿式，右手突然發掌，呼的一聲，直擊出去，說道：“左陰右陽，多半是這個道理了。”石破天心道：“這溫三爺爺的掌力好生了得。”

　　白自在誦讀壁上所刻注解：“莊子說劍篇云：‘太子曰：吾主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司馬注云：‘縵胡之纓，謂粗纓無文理也。’溫兄，‘縵胡’二字應當連在一起解釋，‘縵胡’就是粗糙簡陋，‘縵胡纓’是說他頭上所帶之纓并不精致，并非說他帶了胡人之纓。這個‘胡’字，是胡里胡塗之胡，非西域胡人之胡。”

　　溫仁厚搖頭道：“不然，你看下一句注解：‘左思魏者賦云：縵胡之纓。注：銑曰，縵胡，武士纓名。’這是一種武士所戴之纓，可以粗陋，也可精致。前幾年我曾向涼州果毅門的掌門人康昆請教過，他是西域胡人，于胡人之事是無所不知的。他說胡人武士冠上有纓，那形狀是這樣的……”說著蹲了下來，用手指在地下畫圖示形。

　　石破天聽他二人議論不休，自己全然不懂，石壁上的注解又一字不識，聽了半天，全無趣味，當下信步來到第二間石室中。一進門便見劍氣縱橫，有七對人各使長劍，正在較量，劍刃撞擊，錚錚不絕。這些人所使劍法似乎各不相同，但變幻奇巧，顯然均極精奧。

　　只見兩人拆了數招，便即罷斗，一個白須老者說道：“老弟，你剛才這一劍設想雖奇，但你要記得，這一路劍法的總綱，乃是‘吳鉤霜雪明’五字。吳鉤者，彎刀也，出劍之時，總須念念不忘‘彎刀’二字，否則不免失了本意。以刀法運劍，那并不難，但當使直劍如彎刀，直中有曲，曲中有直，方是‘吳鉤霜雪明’這五個字的宗旨。”

　　另一個黑須老者搖頭道：“大哥，你卻忘了另一個要點。你瞧壁上的注解說：鮑照樂府：‘錦帶佩吳鉤’，又李賀詩云：‘男兒何不帶吳鉤’。這個‘佩’字，這個‘帶’字，才是詩中最要緊的關鍵所在。吳鉤雖是彎刀，卻是佩帶在身，并非拿出來使用。那是說劍法之中當隱含吳鉤之勢，圓轉如意，卻不是真的彎曲。”那白須老者道：“然而不然。‘吳鉤霜雪明’，精光閃亮，就非入鞘之吳鉤，利器佩帶在身而不入鞘，焉有是理？”

　　石破天不再聽二人爭執，走到另外二人身邊，只見那二人斗得極快，一個劍招凌厲，著著進攻，另一個卻是以長劍不住划著圓圈，將對方劍招盡數擋開。驟然間錚的一聲響，雙劍齊斷，兩人同時向後躍開。

　　那身材魁梧的黑臉漢子道：“這壁上的注解說道：白居易詩云：‘勿輕直折劍，猶胜曲全鉤’。可見我這直折之劍，方合石壁注文原意。”

　　另一個是個老道，石破天認得他便是上清觀的掌門人天虛道人，是石莊主夫婦的師兄。石破天心下凜凜，生怕他見了自己便會生氣，那知他竟似沒見到自己，手中拿著半截斷劍，只是搖頭，說道：“‘吳鉤霜雪明’是主，‘猶胜曲全鉤’是賓。喧賓奪主，必非正道。”

　　石破天聽他二人又賓又主的爭了半天，自己一點不懂，舉目又去瞧西首一男一女比劍。

　　這男女兩人出招十分緩慢，每出一招，總是比來比去，有時男的側頭凝轉半晌，有時女的將一招劍招使了八九遍猶自不休，顯然二人不是夫婦，便是兄妹，又或是同門，相互情誼極深，正在齊心合力的鑽研，絕無半句爭執。

　　石破天心想：“跟這二人學學，多半可以學到些精妙劍法。”慢慢的走將過去。

　　只見那男子凝神運氣，挺劍斜刺，刺到半途，便即收回，搖了搖頭，神情甚是沮喪，歎了口氣，道：“總是不對。”

　　那女子安慰他道：“遠哥，比之五個月前，這一招可大有進境了。咱們再想想這一條注解：‘吳鉤者，吳王闔廬之寶刀也。’為什麼吳王闔廬的寶刀，與別人的寶刀就有不同？”那男子收起長劍，誦讀壁上注解道：“‘吳越春秋云：闔廬既寶莫邪，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吳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眾。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廬。’傅妹，這故事甚是殘忍，為了吳王百金之賞，竟然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兒子。”那女子道：“我猜想這‘殘忍’二字，多半是這一招的要訣，須當下手不留余地，縱然是親生兒子，也要殺了。否則壁上的注釋文字，何以特地注明這一節。”

　　石破天見這女子不過四十來歲年紀，容貌甚是清秀，但說到殺害親子之時，竟是全無凄惻之心，不愿再聽下去。舉向石壁瞧去，只見壁上密密麻麻的刻滿了字，但見千百文字之中，有些筆划宛然便是一把長劍，共有二三十把。

　　這此劍形或橫或直，或撇或捺，在識字之人眼中，只是一個字中的一筆，但石破天既不識字，見到的卻是一把把長長短短的劍，有的劍尖朝上，有的向下，有的斜起欲飛，有的橫掠欲墜，石破天一把劍一把劍的瞧將下來，瞧到第十二柄劍時，突然間右肩‘巨骨穴’間一熱，有一股熱氣蠢蠢欲動，再看第十三柄劍時，熱氣順著經脈，到了‘五里穴’中，再看第十四柄劍時，熱氣跟著到了‘曲池穴’中。熱氣越來越盛，從丹田中不斷涌將上來。

　　石破天暗自奇怪：“我自從練了本偶身上的經脈圖之後，內力大盛，但從不像今日這般勁急，肚子里好似火燒一般，只怕是那腊八粥的毒性發作了。”

　　他不由得有些害怕，再看石壁上所繪劍形，內力便自行按著經脈運行，腹中熱氣緩緩散之于周身穴道義，當下自第一柄劍從頭看起，順著劍形而觀，心內存想，內力流動不息，如川之行。從第一柄劍看到第二十四柄時，內力也自‘迎香穴’而到‘商陽穴’運行了一周。他暗自尋思：“原來這些劍形與內力的修習有關，只可惜我不識得壁上文字，否則依法修習，倒可學到一套劍法。是了，白爺爺尚在第一室中，我去請他解給我聽。”

　　于是回到第一室中，只見白自在和溫仁厚二人手中各執一柄木劍，拆幾招，辯一陣，又指著石辟上文字，各持己見，互指對方的謬誤。

　　石破天拉拉白自在的衣袖，問道：“爺爺，那些字說些什麼？”

　　白自在解了幾句。溫仁厚插口道：“錯了，錯了！白兄，你武功雖高，但我在此間已有十年，難道這十年功夫者也白費的？總有些你沒領會到的心得吧？”白自在道：“武學猶如佛家的禪宗，十年苦參，說不定還不及一夕頓悟。我以為這一句的意思是這樣……”溫仁厚連連搖頭，道：“大謬不然。”

　　石破天聽得二人爭辯不休，心想：“壁上文字的注解如此難法，剛才龍島主說，他們邀請了無數高手、許多極有學問的人來商量，幾十年來，仍是弄不明白。我只字不識，何必去跟他們一同傷腦筋？”

　　在石室中信步來去，只聽得東一簇、西一堆的人個個在議論紛紜，各抒己見，要找個人來閒談幾句也不可得，獨自甚是無聊，又去觀看石壁上的圖形。

　　他在第二室中觀看二十四柄劍形，發覺長劍的方位指向，與休內經脈暗合，這第一圖中卻只一個青年書生，并無共他圖形。看了片刻，覺得圖中人右袖揮出之勢甚是飄逸好看，不禁多看了一會，突然間只覺得右肋下‘淵液穴’上一動，一道熱線沿著‘足少陽膽經’，向著‘日月’、‘京門’二穴行去。

　　他心中一喜，再細看圖形，見构成圖中人身上衣摺、面容、扇子的線條，一筆筆均有貫串之意，當下順著氣勢一路觀將下來，果然自己體內的內息也依照線路運行。尋思：“圖畫的筆法與體內的經脈相合，想來這是最粗淺的道理，這里人人皆知。只是那些高深武學我無法領會，左右無事，便如當年照著木偶身上線路練功一般，在這里練些粗淺功夫玩玩，等白爺爺領會了上乘武學，咱們便可一起回去啦。”

　　當下尋到了圖中筆法的源頭，依勢練了起來。這圖形的筆法與世上書畫大不相同，筆划順逆頗异常法，好在他從來沒學過寫字，自不知不論寫字畫圖，每一筆都該自上而下、自左而右，雖然勾挑是自下而上，曲撇是自右而左，然而均系斜行而非直筆。這圖形中卻是自下而上、自右向左的直筆其多，與畫畫筆意往往截然相反，拗拙非凡。他可絲毫不以為怪，照樣習練。換作一個學寫過幾十天字的蒙童，便決計不會順著如此的筆路存想了。

　　圖中筆畫上下倒順，共有八十一筆。石破天練了三十余筆後，覺得腹中饑餓，見石室四角幾上擺滿面點茶水，便過去吃喝一陣，到外邊而所中小解了，回來又依著筆路照練。

　　石室中燈火明亮，他倦了便倚壁而睡，餓了伸手便取糕餅而食，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已將第一圖中的八十一筆內功記得純熟，去尋白自在時，已然不在室中。

　　石破天微感驚慌，叫道：“爺爺，爺爺！”奔到第二室中，一眼便見白自在手持木劍，在和一位童顏鶴發的老道斗劍。兩人劍法似乎都甚鈍拙，但雙劍上發出嗤嗤聲響，乃是各以上乘內力注入了劍招之中。只聽得呼一聲大響，白自在手中木劍脫手飛出，那老道手中的木劍卻也斷為兩截。兩人同時退開兩步。

　　那老道微微一笑，說道：“威德先生，你天授神力，老道甘拜下風。然而咱們比的是劍法，可不是比內力。”白自在道：“愚茶道長，你劍法比我高明，我是佩服的。但這是你武當派世傳的武學，卻不是石壁上劍法的本意。”愚茶道人斂起笑容，點了點頭，道：“依你說卻是如何？”白自在道：“這一句‘吳鉤霜雪明’這個‘明’字，大有道理……”

　　石破天走到白自在身畔，說道：“爺爺，咱們回去了，好不好？”白自在奇道：“你說什麼？”石破天道：“這里龍島主說，嗅們什麼時候想走，隨時可以离去。海灘邊有許多船只，咱們可以走了。”白自在怒道：“胡說八道！為什麼這樣心急？”

　　石破天見他發怒，心下有些害怕，道：“婆婆在那邊等你呢，她說只等到三月初八。倘若三月初八還不見你回去，她便要投海自盡。”白自在一怔，道：“三月初八？咱們是腊月初八到的，還只過了兩三天，日子挺長著呢，又怕什麼？慢慢再回去好了。”

　　石破天挂念著阿繡，回想到那日她站在海灘之上送別，神色憂愁，情切關心，恨不得插翅便飛了回去，但見白自在全心全意沉浸在這石壁的武學之中，實無絲毫去意，總不能舍他自回，當下不敢再說，信步走到第三座石室之中。

　　一踏進石室，便覺風聲勁急，卻是三個勁裝老者展開輕功，正在迅速异常的奔行。這三人奔得快極，只帶得滿室生風。三人腳下追逐奔跑，口中卻在不停說話，而語氣甚是平靜，足見內功修為都是甚高，竟不因疾馳而令呼吸急促。

　　只聽第一個老者道：“這一首‘俠客行’乃大詩人李白所作。但李白是詩仙，卻不是劍仙，何以短短一首二十四句的詩中，卻含有武學至理？”第二人道：“創制這套武功的才是一位震古爍今、不可企及的武學大宗師。他老人家只是借用了李白這首詩，來抒寫他的神奇武功。咱們不可太鑽牛角尖，拘泥于李白這首‘俠客行’的詩意。”第三人道：“紀兄之言雖極有理，但這名‘銀鞍照白馬’，若是离開了李白的詩意，便不可索解。”第一個老者道：“是啊。不但如此，我以為還得和第四室中那句‘颯沓如流星’連在一起，方為正解。解釋詩文固不可斷章取義，咱們研討武學，也不能斷章取義才是。”

　　石破天暗自奇怪，他三人商討武功，為何不坐下來慢慢談論，卻如此足不停步的你追我趕？但片刻之間便即明白了。只聽那第二個老者道：“你既自負于這兩句詩所悟比我為多，為何用到輕功之上，卻也不過爾爾，始終追我不上？”第一個老者笑道：“難道你又追得我上了？”只見三人越奔越急，衣襟帶風，連成了一個圓圈，但三人相互間距离始終不變，顯是三人功力相若，誰也不能稍有超越。

　　石破天看了一會，轉頭去看壁上所刻圖形，見畫的是一匹駿馬，昂首奔行，腳下云氣彌漫，便如是在天空飛行一般。他照著先前法子，依著那馬的去勢存想，內息卻毫無動靜，心想：“這幅圖中的功夫，和第一二室中的又自不同。”

　　再細看馬足下的云氣，只見一團團云霧似乎在不斷向前推涌，直如意欲破壁飛出，他看得片刻，內息翻涌，不由自主的拔足便奔。他繞了一個圈子，向石壁上的云氣瞧了一眼，內息推動，又繞了一個圈，只是他沒學過輕功，足步踉蹌，姿式歪歪斜斜的十分拙劣，奔行又遠不如那三個老者迅速。三個老者每繞七八個圈子，他才繞了一個圈子。

　　耳邊廂隱隱聽得三個老者出言譏嘲：“那里來的少年，竟也來學咱們一般奔跑？哈哈，這算什麼樣子？”“這般的輕功，居然也想來鑽研石壁上的武功？嘿嘿！”“人家醉八仙的醉步，那也是自有規范的高明武功，這個小兄弟的醉九仙，可太也滑稽了。”

　　石破天面紅過耳，停下步來，但向石壁看了一會，不由自主的又奔跑起來。轉了八九個圈子之後，全神貫注的記憶壁上云氣，那三個老者的譏笑已一句也聽不進耳中了。

　　也不知奔了多少圈子，待得將一團團云氣的形狀記在心里，停下步來，那三個老者已不知去向，身邊卻另有四人，手持兵刃，模仿壁上飛馬的姿式，正在互相擊刺。

　　這四人出劍狠辣，口中都是念念有詞，誦讀石壁上的口訣注解。一人道：“銀光燦爛，鞍自平穩。”另一人道：“‘照’者居高而臨下，‘白’則皎洁而淵深。”又一人道：“天馬行空，瞬息萬里。”第四人道：“李商隱文：‘手為天馬，心為國圖。’韻府：‘道家以手為天馬’，原來天馬是手，并非真的是馬。”

　　石破天心想：“這些口訣甚是深奧，我是弄不明白的。他們在這里練劍，少則十年，多則三十年。我怎能等這麼久？反正沒時候多待，隨便瞧瞧，也就是了。”

　　當下走到第四室中，壁上繪的是‘颯沓如流星’那一句的圖譜，他自去參悟修習。

　　“俠客行”一詩共二十四句，即有二十四間石室圖解。他游行諸室，不識壁上文字，只從圖畫中去修習內功武術。那第五句‘十步殺一人’，第十句‘脫劍膝前橫’，第十七句‘救趙揮金錘’，每一句都是一套劍法。第六句‘千里不留行’，第七句‘事了拂衣去’，第八句‘深藏身與名’，每一句都是一套輕身功夫；第九句‘閒過信陵飲’，第十四句‘五岳倒為輕’，第十六句‘縱死俠骨香’，則各是一套拳掌之法。第十三句‘三杯吐言諾’，第十八句‘意氣素霓生’，第二十句‘烜赫大梁城’，則是吐納呼吸的內功。

　　他有時學得極快，一天內學了兩三套，有時卻連續十七八天都未學全一套。一經潛心武學，渾忘了時光流轉，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終于修畢了二十三間石室中壁上的圖譜。

　　他每學完一幅圖譜，心神宁靜下來，便去催促白自在回去。但白自在對石壁上武學所知漸多，越來越是沉迷，一見石破天過來催請，便即破口大罵，說他擾亂心神，耽誤了鑽研功夫，到後來更是揮拳便打，不許他近身說話。

　　石破天惕然心驚：“龍木二島主邀請武林高人前來參研武學，本是任由他們自歸，但三十年來竟沒一人离島，足見這石壁上的武學迷人極深。幸好我武功既低，又不識字，決不會像他們那樣留戀不去。”因此范一飛他們一番好意，要將石壁上的文字解給他聽，他卻只聽得幾句便即走開，再也不敢回頭，把聽到的說話趕快忘記，想也不敢去想。

　　屈指計算，到俠客島後已逾兩個半月，再過得數天，非動身回去不可，心想二十四座石室我已看過了二十三座，再到最後一座去看上一兩日，圖形若是太難，便來不及學了，要是爺爺一定不肯走，自己只有先回去，將島上情形告知史婆婆等眾人，免得他們放心不下。好在任由爺爺留島鑽研武功，那也是絕無凶險之事。當下走到第二十四室之中。

　　走進室門，只見龍島主和木島主盤膝坐在錦墊之上，百對石壁，凝神苦思。

　　石破天對這二人心存敬畏，不敢走近，遠遠站著，舉目向石壁瞧去，一看之下，微感失望，原來二十三座石室壁上均有圖形，這最後一室卻僅刻文字，并無圖畫。

　　他想：“這里沒有圖畫，沒什麼好看，我去跟爺爺說，我今天便回去了。”想到數日後便可和阿繡、石清、閔柔等人見面，心中說不出的歡喜，當即跪倒，向兩位島主拜了幾拜，說道：“多承二位島主款待，又讓我見識石壁上的武功，十分感謝。小人今日告辭。”

　　龍木二島主渾不量睬，只是凝望著石壁出神，于他的說話跪拜似乎全然不聞不見。石破天知道修習高深武功之時，人人如此全神貫注，倒也不以為忤。順著二人目光又向石壁瞧了一眼，突然之間，只覺壁上那些文字一個個似在盤旋飛舞，不由得感到一陣暈眩。

　　他定了定神，再看這些字跡時，腦中又是一陣暈眩。他轉開目光，心想：“這些字怎地如此古怪，看上一眼，便會頭暈？”好奇心起，注目又看，只見字跡的一筆一划似乎都變成了一條條蝌蚪，在壁上蠕蠕欲動，但若凝目只看一筆，這蝌蚪卻又不動了。

　　他幼時獨居荒山，每逢春日，常在山溪中捉了許多蝌蚪，養在峰上積水而成的小池中，看它們生腳步脫尾，變成青蛙，跳出池塘，閣閣之聲吵得滿山皆響，解除了不少寂寞。此時便如重逢兒時的游伴，欣喜之下，細看一條條蝌蚪的情狀。只見無數蝌蚪或上竄、或下躍，姿態各不相同，甚是有趣。

　　他看了良久，陡覺背心‘至陽穴’上內息一跳，心想：“原來這些蝌蚪看似亂鑽亂游，其實還是和內息有關。”看另一條蝌蚪時，背心‘懸樞穴’上又是一跳，然而從‘至陽穴’至‘懸樞穴’的一條內息卻串連不起來；轉目去看第三條蝌蚪，內息卻全無動靜。

　　忽聽得身旁一個冷冷清的聲音說道：“石幫主注目‘太玄經’，原來是位精通蝌蚪文的大方家。”石破天轉過頭來，見木島主一雙照耀如電的目光正瞧著自己，不由得臉上一熱，忙道：“小人一個字也不識，只是瞧著這些小蝌蚪十分好玩，便多看了一會。”

　　木島主點頭道：“這就是了。這部‘太玄經’以古蝌蚪文寫成，我本來正自奇怪，石幫主年紀輕輕，居然有此奇才，識得這種古奧文字。”石破天訕訕的道：“那我不看了，不敢打擾兩位島主。”木島主道：“你不用去，盡管在這里看便是，也打擾不了咱們。”說著閉上了雙目。

　　石破天待要走開，卻想如此便即离去，只怕木島主要不高興，再瞧上片刻，然後出去便了。轉頭再看壁上的蝌蚪時，小腹上的‘中注穴’突然劇烈一跳，不禁全身為之震動，尋思：“這些小蝌蚪當真奇怪，還沒變成青蛙，就能這麼大跳而特跳。”不由得童心大盛，一條條蝌蚪的瞧去，遇到身上穴道猛烈躍動，覺得甚是好玩。

　　壁上所繪小蝌蚪成千成萬，有時碰巧，兩處穴道的內息連在一起，便覺全身舒暢。他看得興發，早忘了木島主的言語，自行找尋合適的蝌蚪，將各處穴道中的內息串連起來。

　　但壁上蝌蚪不計其數，要將全身數百處穴道串成一條內息，那是談何容易？石室之中不見天日，惟有燈火，自是不知日夜，只是腹饑便去吃面，吃了八九餐後，串連的穴道漸多。

　　但這些小蝌蚪似乎一條條的都移到了體內經脈穴道之中，又像變成了一只只小青蛙，在他四肢百骸間到處跳躍。他又覺有趣，又是害怕，只有將幾處穴道連了起來，其中內息的動蕩跳躍才稍為平息，然而一穴方平，一穴又動，他猶似著迷中魔一般，只是凝視石壁上的文字，直到倦累不堪，這才倚牆而睡，醒轉之後，目光又被壁上千千萬萬小蝌蚪吸了過去。

　　如此痴痴迷迷的饑了便吃，倦了便睡，余下來的時光只是瞧著那些小蝌蚪，有時見到龍木二島主投向自己的目光甚是奇异，心中羞愧之念也是一轉即過，隨即不復留意。

　　也不知是那一天上，突然之間，猛覺內息洶涌澎湃，頃刻間沖破了七八個窒滯之處，竟如一條大川般急速流動起來，自丹田而至頭頂，自頭頂又至丹田，越流越快。他驚惶失措，一時之間沒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只覺四肢百骸之中都是無可發泄的力氣，順手便將‘五岳倒為輕’這套掌法使將出來。

　　掌法使完，精力愈盛，右手虛執空劍，便使‘十步殺一人’的劍法，手中雖然無劍，劍招卻源源而出。

　　‘十步殺一人’的劍法尚未使完，全身肌膚如欲脹裂，內息不由自主的依著‘趙客縵胡纓’那套經脈運行圖譜轉動，同時手舞足蹈，似是大歡喜，又似大苦惱。‘趙客縵胡纓’既畢，接下去便是‘吳鉤霜雪明’，他更不思索，石壁上的圖譜一幅幅在腦海中自然涌出，自‘銀鞍照白馬’直到第二十三句‘誰能書閣下’，一氣呵成的使了出來，其時劍法、掌法、內功、輕功，盡皆合而為一，早已分不出是掌是劍。

　　待得‘誰能書閣下’這套功夫演完，只覺氣息逆轉，便自第二十二句‘不慚世上英’倒使上去，直練至第一句‘趙客縵胡纓’。他情不自禁的縱聲長嘯，霎時之間，謝煙客所傳的炎炎功，自木偶體上所學的內功，從雪山派群弟子練劍時所見到的雪山劍法，丁當所授的擒拿法，石清夫婦所授的上清觀劍法，丁不四所授的諸般拳法掌法，史婆婆所授的金烏刀法，都紛至沓來，涌向心頭。他隨手揮舞，已是不按次序，但覺不論是‘將炙啖朱亥’也好，是‘脫劍膝前橫’也好，皆能隨心所欲，既不必存想內息，亦不須記憶招數，石壁上的千百種招式，自然而然的從心中傳向手足。

　　他越演越是心歡，忍不住哈哈大笑，叫道：“妙極！”

　　忽聽得兩人齊聲喝彩：“果然妙極！”

　　石破天一驚，停手收招，只見龍島主和木島主各站在室角之中，滿臉驚喜的望著他。石破天忙道：“小人胡鬧，兩位莫怪。”心想：“這番可糟糕了。我在這里亂動亂叫，可打攪了兩位島主用功。”不由得甚是惶恐。

　　只見兩位島主滿頭大汗淋漓，全身衣衫盡濕，站身之處的屋角落中也盡是水漬。

　　龍島主道：“石幫主天縱奇才，可喜可賀，受我一拜。”說著便拜將下去。木島主跟著拜倒。

　　石破天站起身來，只見龍島主欲待站直身子，忽然幌了兩幌，坐倒在地。木島主雙手据地，也是站不起來。石破天驚道：“兩位怎麼了？”忙過去扶著龍島主坐好，又將木島主扶起。龍島主搖了搖頭，臉露微笑，閉目運氣。木島主雙手合什，也自行功。

　　石破天不敢打擾，瞧瞧龍島主，又瞧瞧木島主，心中驚疑不定。過了良久，木島主呼了一口長氣，一躍而起，過去抱住了龍島主。兩人摟抱在一起，縱聲大笑，顯是歡喜無限。

　　石破天不知他二人為什麼這般開心，只有陪著傻笑，但料想決不會是壞事，心中大為寬慰。

　　龍島主扶著石壁，慢慢站直，說道：“石幫主，我兄弟悶在心中數十年的大疑團，得你今日解破，我兄弟實是感激不盡。”石破天道：“我怎地……怎地解破了？”龍島主微笑道：“石幫主何必如此謙光？你參透了這首‘俠客行’的石壁圖譜，不但是當世武林中的第一人。除了當年在石壁上雕寫圖譜的那位前輩之外，只怕古往今來，也極少有人及得上你。”

　　石破天甚是惶恐，連說：“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龍島主道：“這石壁上的蝌蚪古文，在下與木兄弟所識得的還不到一成，不知石幫主肯賜予指教麼？”

　　石破天瞧瞧龍島主，又瞧瞧木島主，見二人臉色誠懇，卻又帶著幾分患得患失之情，似乎怕自己不肯吐露秘奧，忙道：“我跟兩位說知便是。我看這條蝌蚪，‘中注穴’中便有跳動；再看這條蝌蚪，‘太赫穴’便大跳了一下……”他指著一條條蝌蚪，解釋給二人聽。他說了一會，見龍木二人神色迷惘，似乎全然不明，問道：“我說錯了麼？”

　　龍島主道：“原來……原來……石幫主看的是一條條……一條條那個蝌蚪，不是看一個個字，那麼石幫主如何能通解全篇‘太玄經’？”

　　石破天臉上一紅，道：“小人自幼沒讀過書，當真是一字不識，慚愧得緊。”

　　龍木二島主一齊跳了起來，同聲問道：“你不識字？”

　　石破天搖頭道：“不識字。我……我回去之後，定要阿繡教我識字，否則人人都識字，我卻不識得，給人笑話，多不好意思。”

　　龍木二島主見他臉上一片淳樸真誠，絕無狡黠之意，實是不由得不信。龍島主只覺腦海中一團混亂，扶住了石壁，問道：“你既不識字，那麼自第一室至第二十三室，壁上這許許多多注釋，卻是誰解給你聽的？”

　　石破天道：“沒人解給我聽。白爺爺解了幾句，關東那位范大爺解了幾句，我也不懂，沒聽下去。我……我只是瞧著圖形，胡思亂想，忽然之間，圖上的云頭或是小劍什麼的，就和身體內的熱氣連在一起了。”

　　木島主道：“你不識字，卻能解通圖譜，這……這如何能夠？”龍島主道：“難道冥冥中真有天意？還是這位石幫主真有天縱奇才？”

　　木島主突然一頓足，叫道：“我懂了，我懂了。大哥，原來如此！”龍島主一呆，登時也明白了。他二人共處數十年，修為相若，功力亦復相若，只是木島主沉默寡言，比龍島主少了一分外務，因此悟到其中關竅之時，便比他早了片刻。兩人四手相握，臉上神色又是凄楚，又是苦澀，又帶了三分歡喜。

　　龍島主轉頭向石破天道：“石幫主，幸虧你不識字，才得解破這個大疑團，令我兄弟死得瞑目，不致抱恨而終。”

　　石破天搔了搔頭，問道：“什麼……什麼死得瞑目？”

　　龍島主輕輕歎了口氣，說道：“原來這許許多多注釋文字，每一句都在故意導人誤入歧途。可是參研圖譜之人，又有那一個肯不去鑽研注解？”石破天奇道：“島主你說那許多字都是沒用的？”龍島主道：“非但無用，而且大大有害。倘若沒有這些注解，我二人的無數心血，又何至盡數虛耗，數十年苦苦思索，多少總該有些進益吧。”

　　木島主喟然道：“原來這篇‘太玄經’也不是真的蝌蚪文，只不過……只不過是一些經脈穴道的線路方位而已。唉，四十年的光蔭，四十年的光蔭！”龍島主道：“白首太玄經！兄弟，你的頭發也真是雪白了！”木島主向龍島主頭上瞧了一眼，“嘿”的一聲。他雖不說話，三人心中無不明白，他意思是說：“你的頭發何嘗不白？”

　　龍木二島主相對長歎，突然之間，顯得蒼老异常，更無半分當日腊八宴中的神采威嚴。

　　石破天仍是大惑不解，又問：“他在石壁上故意寫上這許多字，教人走上錯路，那是為了什麼？”

　　龍島主搖頭道：“到底是什麼居心，那就難說得很了。這位武林前輩或許不愿後人得之太易，又或者這些注釋是後來另外有人加上去的。這往昔之事，誰也不知道的了。”木島主道：“或許這位武林前輩不喜歡讀書人，故意布下圈套，好令像石幫主這樣不識字的忠厚老實之人得益。”龍島主歎道：“這位前輩用心深刻，又有誰推想得出？”

　　石破天見他二人神情倦怠，意興蕭索，心下好大的過意不去，說道：“二位島主，倘若我學到的功夫确實有用，自當盡數向兩位說知。咱們這就去第一座石室之中，我一一說來，我……我……我決不敢有絲毫隱瞞。”

　　龍島主苦笑搖頭，道：“小兄弟的好意，我二人心領了。小兄弟宅心仁厚，該受此益，日後領袖武林群倫，造福蒼生，自非鮮淺。我二人這一番心血也不算白費了。”木島主道：“正是，圖譜之謎既已解破，我二人心愿已了。是小兄弟練成，還是我二人練成，那也都是一樣。”

　　石破天求懇道：“那麼我把這些小蝌蚪詳詳細細說給兩位聽，好不好？”

　　龍島主凄然一笑，說道：“神功既得傳人，這壁上的圖譜也該功成身退了。小兄弟，你再瞧瞧。”

　　石破天轉身向石壁瞧去，不由得駭然失色。只見石壁上一片片石屑正在慢慢跌落，滿壁的蝌蚪文字也已七零八落，只胜下七八成。他大驚之下，道：“怎……怎麼會這樣？”

　　龍島主道：“小兄弟適才……”木島主道：“此事慢慢再說，咱們且去聚會眾人，宣布此事如何？”龍島主登時會意，道：“甚好，甚好。石幫主，請。”

　　石破天不敢先行，跟在龍木二島主之後，從石室中出來。龍島主傳訊邀請眾賓，召集弟子，同赴大廳眾會。

　　原來石破天解悟石壁上神功之後，情不自禁的試演。龍木二島主一見之下大為驚异，龍島主當即上前出掌相邀。其時石破天猶似著魔中邪，一覺有人來襲，自然而然的還掌相應，數招之後，龍島主便覺難以抵擋，木島主當即上前夾擊。他二人的武功，當世已找不出第三個人來，可是二人聯手，仍是敵不住石破天新悟的神妙武功。本來二人若是立即收招，石破天自然而然的也會住手，但二人均要試一試這壁上武功到底有多大威力，四掌翻飛，越打越緊。他二人掌勢越盛，石破天的反擊也是越強，三個人的掌風掌力撞向石壁，竟將石壁的浮面都震得酥了。單是龍木二島主的掌力，便能銷毀石壁，何況石破天內力本來極強，再加上新得的功力，三人的掌力都是武學中的顛峰功夫，鋒芒不顯，是以石壁雖毀，卻并非立時破碎，而是慢慢的酥解跌落。

　　木島主知道石破天試功之時便如在睡夢中一般，于外界事物全不知曉，因此阻止龍島主再說下去，免得石破天為了無意中損壞石壁而心中難過；再說石壁之損，本是因他二人出手邀掌而起，其過在己而不在彼。

　　三人來到廳中坐定，眾賓客和諸弟子陸續到來。龍島主傳令滅去各處石室中的燈火，以免有人貪于鑽研功夫，不肯前來聚會。

　　眾賓客紛紛入座。過去三十年中來到俠客島上的武林首領，除因已壽終逝世之外，都已聚集大廳。三十年來，這些人朝夕在二十四間石室中來來去去，卻從未如此這般相聚一堂。

　　龍島主命大弟子查點人數，得悉眾賓俱至，并無遺漏，便低聲向那弟子吩咐了幾句。那弟子神色愕然，大有驚异之態。木島主也向本門的大弟子低聲吩咐幾句。兩名大弟子聽得師父都這麼說，又再請示好一會，這才奉命，率領十余名師弟出廳辦事。

　　龍島主走到石破天身旁，低聲道：“小兄弟，適才石室中的事情，你千萬不可向旁人說起。就算是你最親近之人，也不能讓他得知你已解明石壁上的武功秘奧，否則你一生之中將有無窮禍患，無窮煩惱。”石破天應道：“是，謹遵島主吩咐。”龍島主又道：“常言道：慢藏誨盜。你身負絕世神功，若是有人得悉，武林中不免有人因羡生妒，因妒生恨，或求你傳授指點，或迫你吐露秘密，倘若所求不遂，就會千方百計的來加害于你。你武功雖高，但忠厚老實，實是防不胜防。因此這件事說什麼也不能泄漏了。“石破天應道：”是，多謝島主指明，晚輩感激不盡。”

　　龍島主握著他手，低聲道：“可惜我和木兄弟不能見你大展奇才，揚威江湖了。”木島主似是知道他兩人說些什麼，轉頭瞧著石破天，神色間也是充滿關注與惋惜之意。石破天心想：“這兩位島主待我這樣好，我回去見了阿繡之後，定要同她再來島上，拜會他二位老人家。”

　　龍島主向他囑咐已畢，這才歸座，向群雄說道：“眾位朋友，咱們在這島上相聚，總算是一番緣法。時至今日，大伙兒緣份已盡，這可要分手了。”

　　群雄一聽之下，大為駭异，紛紛相詢：“為什麼？”“島上出了什麼事？”“兩位島主有何見教？”“兩位島主要离島遠行嗎？”

　　眾人喧雜相問聲中，突然後面傳來轟隆隆、轟隆隆一陣陣有如雷響的爆炸之聲。群雄立時住口，不知島上出了什麼奇變。

　　龍島主道：“各位，咱們在此相聚，只盼能解破這首‘俠客行’武學圖解的秘奧，可惜時不我予，這座俠客島轉眼便要陸沉了。”

　　群雄大驚，紛問：“為什麼？”“是地震麼？”“火山爆發？”“島主如何得知？”

　　龍島主道：“適才我們木兄弟發現本島中心即將有火山噴發，這一發作，全島立時化為火海。此刻雷聲隱隱，大害將作，各位急速离去吧。”

　　群雄將信將疑，都是拿不定主意。大多數人貪戀石壁上的武功，宁可冒喪生之險，也不肯就此离去。

　　龍島主道：“各位若是不信，不妨去石室一觀，各室俱已震坍，石壁已毀，便是地震不起，火山不噴，留在此間也無事可為了。”

　　群雄聽得石壁已毀，無不大驚，紛紛搶出大廳，向廳後石室中奔去。

　　石破天也隨著眾人同去，只見各間石室果然俱已震得倒塌，壁上圖譜盡皆損毀。石破天知是龍木二島主命弟子故意毀去，心中好生過意不去，尋思：“都是我不好，闖出這等的大禍來。”

　　早有人瞧出情形不對，石室之毀顯是出于人為，并非地震使然，振臂高呼，又群相奔回大廳，要向龍木二島主質問。剛到廳口，便聽得哀聲大作，群雄驚异更甚，只見龍木二島主閉目而坐，群弟子圍繞在二人身周，俯伏在地，放聲痛哭。

　　石破天嚇得一顆心似欲從腔中跳了出來，排眾而前，叫道：“龍島主、木島主，你……你們怎麼了？”只見二人容色僵滯，原來已然逝世。石破天回頭向張三、李四問道：“兩位島主本來好端端地，怎麼……怎麼便死了？”張三嗚咽道：“兩位師父逝世之時，說道他二人大愿得償，雖离人世，心中卻是……卻是十分平安。”

　　石破天心中難過，不禁哭出聲來。他不知龍木二島主突然去世，一來年壽本高，得知圖譜的秘奧之後，于世上更無縈懷之事；二來更因石室中一番試掌，石破天內力源源不絕，龍木二島主竭力抵御，終于到了油盡燈枯之境。他若知二位島主之死與自己實有莫大干系，更要深自咎責、傷心無已了。

　　那身穿黃衫的大弟子拭了眼淚，朗聲說道：“眾位嘉賓，我等恩師去世之前，遺命請各位急速离島。各位以前所得的‘賞善罰惡’銅牌，日後或仍有用，請勿隨意丟棄。他日各位若有為難之事，持牌到南海之濱的小漁村中相洽，我等兄弟或可相助一臂之力。”

　　群雄失望之余，都不禁又是一喜，均想：“俠客島群弟子武功何等厲害，有他們出手相助，縱有天大的禍患，也擔當得起。”

　　那身穿青衫的大弟子說道：“海邊船只已備，各位便請動程。”當下群雄紛紛向龍木二島主的遺體下拜作別。

　　張三、李四拉著石破天的手。張三說道：“兄弟，你這就去罷，日後我們當來探你。”

　　石破天和二人別過，隨著白自在、范一飛、高三娘子、天虛道人等一干人來到海邊，上了海船。此番回去，所乘的均是大海船，只三四艘船，便將群雄都載走了，拔錨解纜，揚帆离島。

　　--------------------------------------------------------------

　　石破天將阿繡攔腰抱住，右掌急探，在史婆婆背上一托一帶，借力轉力，史婆婆的身子便穩穩向海船中飛去。

## 第二十一章　“我是誰？”

　　在俠客島上住過十年以上之人，對圖譜沉迷已深，于石壁之毀，無不痛惜。更有人自怨自艾，深悔何不及早抄錄摹寫下來。海船中自撞其頭者有之，自捶其胸者有之。但新來的諸人想到居然能生還故土，卻是欣慰之情遠胜于惋惜了。

　　眼見俠客島漸漸模糊，石破天突然想起一事，不由得汗流浹背，頓足叫道：“糟糕，糟糕！爺爺，今……今天是幾……幾月初……初幾啊？”

　　白自在一驚，大叫：“啊喲！”根根胡子不絕顫動，道：“我……我不……不知道，今……今天是幾月初……初幾？”

　　丁不四坐在船艙的另一角中，問道：“什麼幾月初幾？”

　　石破天問道：“丁四爺爺，你記不記得，咱們到俠客島來，已有幾天了？”丁不四道：“一百天也好，兩百天也好，誰記得了？”

　　石破天大急，幾乎要流出眼淚來，向高三娘子道：“咱們是腊月初八到的，此刻是三月里了吧？”高三娘子屈指計算，道：“咱們在島上過了一百一十五日。今天不是四月初五，便是四月初六。”

　　石破天和白自在齊聲驚呼：“是四月？”高三娘子道：“自然是四月了！”

　　白自在捶胸大叫：“苦也，苦也！”

　　丁不四哈哈大笑，道：“苦也，甜也！”

　　石破天怒道：“丁四爺爺，婆婆說過，倘若三月初八不見白爺爺回去，她便投海而死，你……你又有什麼好笑？阿繡也說要投海……”丁不四一呆，道：“她說在三月初八投海？今……今日已是四月……”石破天哭道：“是啊，那……那怎麼辦？”

　　丁不四怒道：“小翠在三月初八投海，此刻已死了二十幾天啦，還有什麼法子？她脾氣多硬，說過是三月初八跳海，初七不行，初九也不行，三月初八便是三月初八！白自在，他媽的你這老畜生，你……你為什麼不早早回去？你這狗養的老賊！”

　　白自在不住捶胸，叫道：“不錯，我是老混蛋，我是老賊。”丁不四又罵道：“你這狗雜種，該死的狗雜種，為什麼不早些回去？”石破天哭道：“不錯，我當真該死。”

　　突然一個尖銳的女子聲音說道：“史小翠死也好，活也好，又關你什麼事了？憑什麼要你來罵人？”

　　說話的正是那姓梅的蒙臉女子。丁不四一聽，這才不敢再罵下去，但兀自嘮叨不絕。

　　白自在卻怪起石破天來：“你既知婆婆三月初八要投海，怎地不早跟我說？你這小混蛋太也胡塗，我……我扭斷你的脖子。”石破天傷心欲絕，不愿置辯，任由他抱怨責罵。

　　其時南風大作，海船起了三張帆，航行甚速。白自在瘋瘋顛顛，只是痛罵石破天。丁不四卻不住和他們斗口，兩人幾次要動手相打，都被船中旁人勸開。

　　到第三天傍晚，遠遠望見海天相接處有條黑線，眾人瞧見了南海之濱的陸地，都歡呼起來。白自在卻雙眼發直，盡瞧著海中碧波，似要尋找史婆婆和阿繡的尸首。

　　座船越駛越近，石破天極目望去，依稀見到岸上情景，宛然便和自己离開時一般無异，海灘上是一排排棕櫚，右首懸崖凸出海中，崖邊三棵椰樹，便如三個瘦長的人影。他想起四個月前离此之時，史婆婆和阿繡站在海邊相送，今日自己無恙歸來，師父和阿繡卻早已葬身魚腹，尸骨無存了，想到此處，不由得淚水潸潸而下，望出來時已是一片模糊。

　　海船不住向岸邊駛去，忽然間一聲呼叫，從懸崖上傳了過來，眾人齊向崖上望去，只見兩個人影，一灰一白，從崖上雙雙躍向海中。

　　石破天遙見躍海之人正是史婆婆和阿繡，這一下驚喜交集，實是非同小可，其時千鉤一發，那里還顧到去想何以她二人居然未死？隨手提起一塊船板，用力向二人落海之處擲將過去，跟著雙膝一彎，全身力道都聚到了足底，拚命撐出，身子便如箭离弦，激射而出。

　　他在俠客島上所學到的高深內功，登時在這一撐一躍中使了出來。眼見船板落海著水，自己落足處和船板還差著幾尺，左足凌空向前跨了一大步，已踏上了船板。當真是說時遲，那時快，他左足踏上船板，阿繡的身子便從他身旁急墜。石破天左臂伸出，將她攔腰抱住。兩人的身重再加上這一墜之勢，石破天雙腿向海中直沉下去，眼見史婆婆又在左側跌落，當下右掌急探，在她背上一托一帶，借力轉力，使出石壁上‘銀鞍照白馬’中的功夫，史婆婆的身子便穩穩向海船中飛去。

　　船上眾人齊聲大呼。白自在和丁不四早已搶到船頭，眼見史婆婆飛到，兩人同時伸手去接。白自在喝道：“讓開！”左掌向丁不四拍出。丁不四欲待回手，不料那蒙面女子伸掌疾推，手法甚是怪异，噗咚一聲，丁不四登時跌入海中。

　　便在此時，白自在已將史婆婆接住，沒想到這一飛之勢中，包含著石破天雄渾之極的內力，白自在站立不定，退了一步，喀喇一聲，雙足將甲板踏破了一個大洞，跟著坐倒，卻仍將史婆婆抱在懷中，牢牢不放。

　　石破天抱著阿繡，借著船板的浮力，淌到船邊，躍上甲板。

　　丁不四幸好識得水性，一面划水，一面破口大罵。船上水手拋下繩索，將他吊上來。眾人七張八嘴，亂成一團。丁不四全身濕淋淋地，呆呆的瞧著那蒙面女子，突然叫道：“你……你不是她妹子，你就是她，就是她自己！”

　　那蒙面女子只是冷笑，陰森森的道：“你膽子這樣大，當著我面，竟敢去抱史小翠！”丁不四歎道：“你……你自己就是！你推我落海這一招……這招‘飛來奇峰’，天下就只你一人會使。”

　　那女子道：“你知道就好。”一伸手，揭去面幕，露出一張滿是皺紋的臉來，只是膚色極白，想是面幕遮得久了，不見日光之故。

　　丁不四道：“文馨，文馨，果然是你！你……你怎麼騙我說已經死了？”

　　這蒙面女子姓梅，名叫梅文馨，是丁不四昔年的情人。兩人生了一個女兒，便是梅芳姑。但丁不四苦戀史小翠，中途將梅文馨遺棄，事隔數十年，竟又重逢。

　　梅文馨左手一探，扭住了丁不四的耳朵，尖聲道：“你只盼我早已死了，這才快活，是不是？”丁不四內心有愧，不敢掙扎，苦笑道：“快放手！眾英雄在此，有什麼好看？”梅文馨道：“我偏要你不好看！我的芳姑呢？還我來！”丁不四道：“快放手！龍島主查到她在熊耳山枯草岭，咱們這就找她去。”梅文馨道：“找到孩子，我才放你，若是找不到，把你兩只耳朵都撕了下來！”

　　吵鬧聲中，海船已然靠岸。石清夫婦、白萬劍與雪山派的成自學等一干人都迎了上來，眼見白自在、石破天無恙歸來，史婆婆和阿繡投海得救，都是歡喜不盡。只有成自學、齊自勉、梁自進三人心下失望，卻也只得強裝笑臉，趨前道賀。

　　船上眾家英雄都是歸心似箭，雙腳一踏上陸地，便紛紛散去。范一飛、呂正平、風良、高三娘子四人別過石破天，自回遼東。

　　白萬劍對父親道：“爹，媽早在說，等到你三月初八再不見你回來，便要投海自盡。今日正是三月初八，我加意防犯，那知道媽竟突然出手，點了我的穴道。謝天謝地，你若遲得半天回來，那就見不到媽媽了。”白自在奇道：“什麼？你說今日是三月初八？”

　　白萬劍道：“是啊，今日是初八。”白自在又問一句：“三月初八？”白萬劍點頭道：“是三月初八。”白自在伸手不住搔頭，道：“我們腊月初八到俠客島，在島上耽了一百多天，怎地今日仍是三月初八？”白萬劍道：“你老人家忘了，今年閏二月，有兩個二月。”

　　此言一出，白自在恍然大悟，抱住了石破天，道：“好小子，你怎麼不早說？哈哈，哈哈！這閏二月，當真是閏得好！”石破天問道：“什麼叫閏二月？為什麼有兩個二月？”白自在笑道：“你管他兩個二月也好，有三個二月也好，只要老婆沒死，便有一百個二月也不相干！”眾人都放聲大笑。

　　白自在一轉頭，問道：“咦，丁不四那老賊呢，怎地溜得不知去向了？”史婆婆笑道：“你管他干什麼？梅文馨扭了他耳朵，去找他們的女兒梅芳姑啦！”

　　“梅芳姑”三字一出口，石清、閔柔二人臉色陡變，齊聲問道：“你說是梅芳姑？到什麼地方去找？”

　　史婆婆道：“剛才我在船中聽那姓梅的女子說，他們要到熊耳山枯草岭，去找他們的私生女兒梅芳姑。”

　　閔柔顫聲道：“謝天謝地，終于……終于打聽到了這女子的下落，師哥！咱們……咱們趕著便去。”石清點頭道：“是。”二人當即向白自在等人作別。

　　白自在嚷道：“大伙兒熱熱鬧鬧的，最少也得聚上十天半月，誰也不許走。”

　　石清道：“白老伯有所不知，這個梅芳姑，便是侄兒夫婦的殺子大仇人。我們東打聽，西尋訪，在江湖上找了她一十八年，得不到半點音訊，今日既然得知，便須急速趕去，遲得一步，只怕又給她躲了起來。”

　　白自在拍腿歎道：“這女子殺死了你們的兒子？豈有此理，不錯，非去將她碎尸萬段不可。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去去去，大家一起去。石老弟，有丁不四那老兒護著那個女賊，梅文馨這老太婆家傳的‘梅花拳’也頗為厲害，你也得帶些幫手，才能報得此仇。”白自在與史婆婆、阿繡劫後重逢，心情奇佳，此時任何人求他什麼事，他都會一口答允。

　　石清、閔柔心想梅芳姑有丁不四和梅文馨撐腰，此仇确是難報，難得白自在仗義相助，當真是求之不得。上清觀的掌門人天虛道人坐在另一艘海船之中，尚未抵達，石清夫婦報仇心切，不及等他，便即啟程。

　　石破天自是隨著眾人一同前往。

　　不一日，一行人已到熊耳山。那熊耳山方圓數百里，不知枯草岭上是在何處。眾人找了數日，全無蹤影。

　　白自在老大的不耐煩，怪石清道：“石老弟，你玄素雙劍是江南劍術名家，武功雖然及不上我老人家，也已不是泛泛之輩，怎地會連個兒子也保不住，讓那女賊殺了？那女賊又跟你有什麼仇怨，卻要殺你兒子？”

　　石清歎了口氣，道：“此事也是前世的冤孽，一時不知如何說起。”

　　閔柔忽道：“師哥，你……你會不會故意引大伙兒走錯路？你若是真的不想去殺她為堅兒報仇……我……我……”說到這里，淚珠兒已點點洒向胸襟。

　　白自在奇道：“為什麼又不想去殺她了？啊喲，不好！石老弟，這個女賊相貌很美，從前跟你有些不清不白，是不是？”石清臉上一紅，道：“白老伯說笑了。”白自在向他瞪視半晌，道：“一定如此！這女賊吃醋，因此下毒手殺了閔女俠跟你生的兒子！”白自在逢到自己的事腦筋極不清楚，推測別人的事倒是一夾便中。

　　石清無言可答。閔柔道：“白老伯，倒不是我師哥跟她有什麼曖昧，那……那姓梅的女子單相思，由妒生恨，遷怒到孩子身上，我……我那苦命的孩兒……”

　　突然之間，石破天大叫一聲：“咦！”臉上神色十分古怪，又道：“怎麼……怎麼在這里？”拔足向左首一座山岭飛奔而上。原來他驀地里發覺這山岭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竟是他自幼長大之地，只是當年他從山岭的另一邊下來，因此一直未曾看出。

　　他此刻的輕功何等了得，轉瞬間便上了山岭，繞過一片林子，到了幾間草屋之前。只聽得狗吠聲響，一條黃狗從屋中奔將出來，扑向他的肩頭。石破天一把摟住，喜叫：“阿黃，阿黃！你回來了。我媽媽呢？”大叫：“媽媽，媽媽！”

　　只見草屋中走出三個人來，中間一個女子面容奇丑，正是石破天的母親，兩旁一個是丁不四，一個是梅文馨。

　　石破天喜叫：“媽！”抱著阿黃，走到她的身前。

　　那女子冷冷的道：“你到那里去啦？”

　　石破天道：“我……”忽聽得閔柔的聲音在背後說道：“梅芳姑，你化裝易容，難道便瞞得過我了？你便是逃到天涯……天……涯……我……我……”石破天大驚，躍身閃開，道：“石夫人，你……你弄錯了，她是我媽媽，不是殺你兒子的仇人。”

　　石清奇道：“這女人是你的媽媽？”石破天道：“是啊。我自小和媽媽在一起，就是……就是那一天，我媽媽不見了，我等了幾天不見她回來，到處去找她，越找越遠，迷了路不能回來。阿黃也不見了。你瞧，這不是阿黃嗎？”他抱著黃狗，十分歡喜。

　　石清轉向那丑臉女子，說道：“芳姑，既然你自己也有了兒子，當年又何必來殺害我的孩兒？”他語聲雖然平靜，但人人均聽得出，話中實是充滿了苦澀之意。

　　那丑臉女子正是梅芳姑。她冷冷一笑，目光中充滿了怨恨，說道：“我愛殺誰，便殺了誰，你……你又管得著麼？”

　　石破天道：“媽，石莊主、石夫人的孩子，當真是你殺死的麼？那……那為什麼？”

　　梅芳姑冷笑道：“我愛殺誰，便殺了誰，又有什麼道理？”

　　閔柔緩緩抽出長劍，向石清道：“師哥，我也不用你為難，你站在一旁吧。我若是殺不了她，也不用你出手相幫。”

　　石清皺起了眉頭，神情甚是苦惱。

　　白自在道：“丁老四，咱們話說在先，你夫妻若是乖乖的站在一旁，大家都乖乖的站在一旁。你二人倘若要動手助你們的寶貝女兒，石老弟請我白自在夫妻到熊耳山來，也不是叫我們來瞧熱鬧的。”

　　丁不四見對方人多，突然靈機一動，道：“好，一言為定，咱們大家都不出手。你們這邊是石莊主夫婦，他們這邊是母子二人。雙方各是一男一女，大家見個胜敗便是。”他和石破天動過幾次手，知道這少年武功遠在石清夫婦之上，有他相助，梅芳姑決計不會落敗。

　　閔柔向石破天瞧了一眼，道：“小兄弟，你是不許我報仇了，是不是？”

　　石破天道：“我……我……石夫人……我……”突然雙膝跪倒，叫道：“我跟你磕頭，石夫人，你良心最好的，請你別害我媽媽。”說著連連磕頭，咚咚有聲。

　　梅芳姑厲聲喝道：“狗雜種，站起來，誰要你為我向這賤人求情？”

　　閔柔突然心念一動，問道：“你為什麼這樣叫他？他……他是你親生的兒子啊。莫非……莫非……”轉頭向石清道：“師哥，這位小兄弟的相貌和玉兒十分相像，莫非是你和梅小姐生的？”她雖身當此境，說話仍是斯斯文文。

　　石清連忙搖頭，道：“不是，不是，那有此事？”

　　白自在哈哈大笑，說道：“石老弟，你也不用賴了，當然是你跟她生的兒子，否則天下那有一個女子，會把自己的兒子叫作‘狗雜種’？這位梅姑娘心中好恨你啊。”

　　閔柔彎下腰去，將手中長劍放在地下，道：“你們三人團圓相聚，我……我要去了。”說著轉過身去，緩緩走開。

　　石清大急，一把拉住她的手臂，厲聲道：“師妹，你若有疑我之意，我便先將這賤人殺了，明我心跡。”閔柔苦笑道：“這孩子不但和玉兒一模一樣，跟你也像得很啊。”

　　石清長劍挺出，便向梅芳姑刺了過去。那知梅芳姑并不閃避，挺胸就戮。眼見這一劍便要刺入好胸中，石破天伸指彈去，錚的一聲，將石清的長劍震成兩截。

　　梅芳姑慘然笑道：“好，石清，你要殺我，是不是？”

　　石清道：“不錯！芳姑，我明明白白的再跟你說一遍，在這世上，我石清心中便只閔柔一人。我石清一生一世，從未有過第二個女人。你心中若是對我好，那也只是害了我。這話在二十二年前我曾跟你說過，今日仍是這樣幾句話。”他說到這里，聲轉柔和，說道：“芳姑，你兒子已這般大了。這位小兄弟為人正直，武功卓絕，數年之內，便當名動江湖，為武林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他爹爹到底是誰？你怎地不跟他明言？”

　　石破天道：“是啊，媽，我爹爹到底是誰？我……我姓什麼？你跟我說，為什麼你一直叫我‘狗雜種’？”

　　梅芳姑慘然笑道：“你爹爹到底是誰，天下便只我一人知道。”轉頭向石清道：“石清，我早知你心中便只閔柔一人，當年我自毀容貌，便是為此。”

　　石清喃喃的道：“你自毀容貌，卻又何苦？”

　　梅芳姑道：“當年我的容貌，和閔柔到底誰美？”

　　石清伸手握住了妻子的手掌，躊躇半晌，道：“二十年前，你是武林中出名的美女，內子容貌雖然不惡，卻不及你。”

　　梅芳姑微微一笑，哼了一聲。

　　丁不四卻道：“是啊，石清你這小子可太也不識好歹了，明知我的芳姑相貌美麗，無人能比，何以你又不愛她？”

　　石清不答，只是緊緊握住妻子的手掌，似乎生怕她心中著惱，又再离去。

　　梅芳姑又問：“當年我的武功和閔柔相比，是誰高強？”

　　石清道：“你梅家拳家傳的武學，又兼學了許多希奇古怪的武功……”丁不四插口道：“什麼希奇古怪？那是你丁四爺爺得意的功夫，你自己不識，便少見多怪，見到駱駝說是馬背腫！”石清道：“不錯，你武功兼修丁梅二家之所長，當時內子未得上清觀劍學的真諦，自是遜你一籌。”梅芳姑又問：“然則文學一途，又是誰高？”

　　石清道：“你會做詩填詞，咱夫婦識字也是有限，如何比得上你！”

　　石破天心下暗暗奇怪：“原來媽媽文才武功什麼都強，怎麼一點也不教我？”

　　梅芳姑冷笑道：“想來針線之巧，烹飪之精，我是不及這位閔家妹子了。”

　　石清仍是搖頭，道：“內子一不會補衣，二不會裁衫，連炒雞蛋也炒不好，如何及得上你千伶百俐的手段？”

　　梅芳姑厲聲道：“那麼為什麼你一見我面，始終冷冰冰的沒半分好顏色，和你那閔師妹在一起，卻是有說有笑？為什麼……為什麼……”說到這里，聲音發顫，甚是激動，臉上卻仍是木然，肌肉都不稍動。

　　石清緩緩道：“梅姑娘，我不知道。你樣樣比我閔師妹強，不但比她強，比我也強。我和你在一起，自慚形穢，配不上你。”

　　梅芳姑出神半晌，大叫一聲，奔入了草房之中。梅文馨和丁不四跟著奔進。

　　閔柔將頭靠在石清胸口，柔聲道：“師哥，梅姑娘是個苦命人，她雖殺了我們的孩兒，我……我還是比她快活得多，我知道你心中從來就只我一個，咱們走吧，這仇不用報了。”石清道：“這仇不用報了？”閔柔凄然道：“便殺了她，咱們的堅兒也活不轉來啦。”

　　忽聽得丁不四大叫：“芳姑，你怎麼尋了短見？我去和這姓石的拚命！”石清等都是大吃一驚。

　　只見梅文馨抱著芳姑的身子，走將出來。芳姑左臂上袖子援得高高地，露出她雪白嬌嫩的皮膚，臂上一點猩紅，卻是處子的守宮砂。梅文馨尖聲道：“芳姑守身如玉，至今仍是處子，這狗雜種自然不是她生的。”

　　眾人的眼光一齊都向石破天射去，人人心中充滿了疑竇：“梅芳姑是處女之身，自然不會是他母親。那麼他母親是誰？父親是誰？梅芳姑為什麼要自認是他母親？”

　　石清和閔柔均想：“難道梅芳姑當年將堅兒擄去，并未殺他？後來她送來的那具童尸臉上血肉模糊，雖然穿著堅兒的衣服，其實不是堅兒？這小兄弟如果不是堅兒，她何以叫他狗雜種？何以他和玉兒這般相像？”

　　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誰？我媽媽是誰？我自己又是誰？”

　　梅芳姑既然自盡，這許許多多疑問，那是誰也無法回答了。

全書完

## 後記

　　由于兩個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種種誤會，這種古老的傳奇故事，決不能成為小說的堅實結构。雖然莎士比亞也曾一再使用孿生兄弟、孿生姊妹的題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戲劇。在‘俠客行’這部小說中，我所想寫的，主要是石清夫婦愛怜兒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

　　一九七五年冬天，在‘明報月刊’十周年的紀念稿‘明月十年共此時’中，我曾引過石清在廟中向佛像禱祝的一段話。此番重校舊稿，眼淚又滴濕了這段文字。

　　各種牽強附會的注釋，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嚴重障礙。‘俠客行’寫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發揮。近來多讀佛經，于此更深有所感。大乘般若經以及龍樹的中觀之學，都極力破斥煩瑣的名相戲論，認為各種知識見解，徒然令修學者心中產生虛妄念頭，有礙見道，因此強調‘無著’、‘無住’、‘無作’、‘無愿’。邪見固然不可有，正見亦不可有。‘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皆是此義。寫‘俠客行’時，于佛經全無認識之可言，‘金剛經’也是在去年十一月間才開始誦讀全經，對般若學和中觀的修學，更是今年春夏間之事。此中因緣，殊不可解。

　　　　　　　　　　　　　　　　　　　　　　　　　　　　　　 一九七七。七。

# 雪山飛狐

## 第一章

　　颼的一聲，一枝羽箭從東邊山坳後射了出來，嗚嗚聲響，划過長空，穿入一頭飛雁頸中。

　　大雁帶著羽箭在空中打了幾個斤斗，落在雪地。

　　西首數十丈外，四騎馬踏著皚皚白雪，奔馳正急。

　　馬上乘客聽得箭聲，不約而同的一齊勒馬。

　　四匹馬都是身高肥膘的良駒，一受羈勒，立時止步。

　　乘者騎術既精，牲口也都久經訓練，這一勒馬，顯得鞍上胯下，相得益彰。

　　四人眼見大雁中箭跌下，心中都喝一生采，要瞧那發箭的是何等樣人物。

　　等了半晌，山坳中始終無人出來，卻聽得一陣馬蹄聲響，射箭之人竟自走了。

　　四個乘客中一個身材瘦長、神色剽悍的老者微微皺眉，縱馬奔向山坳，其餘三人跟著過去。

　　轉過山邊，只見前面里許外五騎馬奔馳正急，鐵騎濺雪，銀鬣乘風，眼見已追趕不上。

　　那老者一擺手，說道：“殷師兄，這可有點兒邪門”。

　　那“殷師兄”也是個老者，身形微胖，留著兩撇髭須，身披貂皮外套，氣派是個富商模樣，聽那瘦長老者如此說，點了點頭，勒馬回到大雁之旁，馬鞭揮出，拍的一聲，抽向雪地，待得馬鞭提起，鞭梢已將大雁卷了上來。

　　他左手拿著箭杆一看，失聲叫道：“啊！”三人聽到叫聲，一齊縱馬馳近。

　　那“殷師兄”連雁帶箭向那老者擲去，叫道：“阮師兄，請看！”瘦長老者伸左手一抄，接了過來，一看羽箭，大叫：“在這里了，快追！”勒轉馬頭，當先追了下去。

　　這茫茫山坡上一片白雪，四下并無行人，追蹤最是容易不過。

　　其餘二人都是壯年，一個身高膀闊，坐在一匹高頭大馬之上，更是顯得威武；另一個中等身材，臉色青白，一個鼻子卻凍得通紅。

　　四人齊聲呼哨，四匹馬噴氣成霧，忽喇喇放蹄趕去。

　　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

　　這日子在江南早已繁花如錦，在這關外長白山下的苦寒之地，卻是積雪初融，渾沒春日氣象。

　　東方紅日甫從山後升起，淡黃的陽光照在身上，殊無暖意。

　　山中雖冷，但四名乘者縱馬急馳之下，不久人人頭上冒汗。

　　那高身材的男子將外氅脫了下來，放在鞍頭。

　　他身穿青綢面皮袍，腰懸長劍，眉頭深鎖，滿臉怒容，眼中竟似要噴出火來，不住價的催馬狂奔。

　　這人是遼東天龍門北宗新接任的掌門人“騰龍劍”曹云奇。

　　天龍門掌劍雙絕，他所學都已頗有所成。

　　白臉漢子是他師弟“回龍劍”周云陽。

　　高瘦老者是他們師叔“七星手”阮士中，在天龍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

　　那富商模樣的老者則是天龍門南宗的掌門人“威震天南”殷吉，此次之事與天龍門南北兩宗俱有重大干系，是以他千里迢迢，遠來關外。

　　四人胯下所乘都是關外良馬，腳程極快，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後，前面五乘馬已相距不遠。

　　曹云奇高聲叫道：“喂，相好的，停步！”那五人全不理會，反而縱馬奔得更快。

　　曹云奇厲聲喝道：“再不停步，莫怪我們無禮了！”只聽得前面一人舌頭打滾，都的一聲，勒馬轉身，其餘四人卻仍是繼續奔馳。

　　曹云奇一馬當先，但見那人彎弓搭箭，箭尖指向他的胸口。

　　曹云奇藝高人膽大，竟不將他利箭放在心上，揚鞭大呼：“喂，是陶世兄麼？”那人面目英俊，雙眉斜飛，二十三四歲年紀，一身勁裝結束，聽得曹云奇叫聲，縱聲大笑，叫道：“看箭！”颼颼颼連響，三枝羽箭分上中下三路連珠射到。

　　曹云奇沒料到他三箭來得如此迅捷，心中微微一驚，馬鞭急甩出去，打掉了上路與中路射來的兩箭，接著一提馬繩，那馬向上一躍，第三枝箭貼著馬肚子從四腿間穿了過去，相差只是數寸。

　　那青年哈哈一笑，撥轉馬頭，向前便跑。

　　曹云奇鐵青著臉，縱馬欲趕。

　　阮士中叫道：“云奇，沉住了氣，不怕他飛上天去”。

　　縱身下馬，拾起雪地里的三枝羽箭，果然與適才射雁的一般無异。

　　殷吉沉著臉哼了一聲，說道：“果真是這小子！”曹云奇道：“等一下師妹，瞧她更有什麼話說？”四人候了一頓飯功夫，不聽得來路上有馬蹄聲響。

　　曹云奇焦躁起來，道：“我瞧瞧去！”拍馬趕回。

　　阮士中望著他的背影，歎了一口氣，說道：“也真難怪得他”。

　　殷吉道：“阮師兄，你說什麼？”阮士中搖了搖頭，卻不答話。

　　曹云奇奔出數里，只見一匹灰馬空身站在雪地里，一個白衣女郎一足跪在地下，似在雪中尋找什麼。

　　曹云奇叫道：“師妹，什麼事？”那女郎不答，忽然站直身子，手中拿著一根黃澄澄之物，在日光下閃閃發光。

　　曹云奇走近身去，接了過來，見是一枝黃金鑄成的小筆，長約三寸，筆尖鋒利，打造得甚是精致，筆杆上刻著一個小小的“安”字。

　　這枝金筆看來既是玩物，卻也可作暗器之用，不禁微微皺眉，說道：“哪里來的？”那女郎道：“你們走後，我隨後跟來，奔到這里，忽然有一乘馬從後趕來，那馬好快，只一會兒就從我身旁掠過。

　　馬上乘客手一揚，拋來了這枝小筆，將我……將我……”說到這里，忽然臉上暈紅，囁嚅著說不下去了。

　　曹云奇凝望著她，只見她凝脂般的雪膚之下，隱隱透出一層胭脂之色，雙睫微垂，一股女兒羞態，嬌艷無倫，不由得胸中一蕩，隨即疑云大起，問道：“你可知咱們追的是誰？”那女郎道：“誰啊？”曹云奇冷冷的道：“哼，你當真不知？”那女郎抬起頭來，道：“我怎會知道？”曹云奇道：“是你的心上人”。

　　那女郎沖口而道：“陶子安？”這話一出口，登時滿臉紅暈。

　　曹云奇眉間有如罩上了一層黑云，叫道：“我一說是你的心上人，你就接口說陶子安！”那女郎聽他這麼說，臉上更加紅了，淚水在一雙明澄清澈的眼中滾來滾去，頓足叫道：“他…他……”曹云奇道：“他……他怎麼？”那女郎道：“他是我沒過門的丈夫，自然是我心上人”。

　　曹云奇大怒，刷的一聲，拔出長劍。

　　那女郎反而走上一步，叫道：“你有種就將我殺了”。

　　曹云奇咬著牙齒，望著她微微抬起的臉，心中柔情頓起，叫道：“罷啦，罷啦！”回手一劍，猛往自己心口扎去。

　　那女郎出手好快，反手拔劍，回臂疾格，當的一聲，雙劍相交，迸出了數星火花。

　　曹云奇恨恨的道：“你既已不將我放在心上，何必又讓我在這世上多受苦楚？”那女郎緩緩還劍入鞘，低聲道：“你早知道，是爹爹將我許配給他，難道是我自己作的主麼？”曹云奇雙眉一揚，說道：“我愿跟你浪跡天涯，在荒島深山之中隱居斯守，你怎又不肯？”那女郎歎了一口氣道：“師哥，我知道你對我一片痴心，我又不是傻子，怎能不念著你的好處。

　　可是你職掌我天龍北宗門戶，若是做出這等事來，天龍門聲名掃地，在江湖上顏面何存？”曹云奇大聲叫道：“我就是為你粉身碎骨，也是甘愿。

　　天塌下來我也不理，管他什麼掌門不掌門”。

　　那女郎微微一笑，輕輕握住他手，說道：“師哥，我就是不愛你這個霹靂火爆、不顧一切的脾氣呢”。

　　曹云奇給她這麼一說，再也發作不得，歎了一口氣，說道：“你怎麼又把他給的玩意兒當作寶貝似的？”誰說是他給的？我幾時見過他來？”曹云奇道：“哼，這樣值錢的玩意兒，還有人真的當作暗器打麼？這筆上不明明刻著他的名字？若不是他，又是誰給你的？”那女郎嗔道：“你既愛這麼瞎疑心，乘早別跟我說話”。

　　縱到灰馬身旁，一躍上鞍，韁繩一提，那馬放蹄便奔。

　　曹云奇忙上馬追去，伸皮靴猛踢坐騎肚腹，片刻間便追上了，身子一探，右手拉住了灰馬的轡頭，叫道：“師妹，你聽我說”。

　　那女郎舉起馬鞭，往他手上抽去，喝道：“放開！給人家瞧見了成什麼樣子？”曹云奇卻不放手，拍的一聲，手背上登時起了一條血痕。

　　那女郎心有不忍，道：“你何苦又來惹我？”曹云奇道：“是我不好，你再打吧！”那女郎嫣然一笑，道：“我手酸，打不動啦”。

　　曹云奇笑道：“我跟你捶捶”。

　　伸手去拉她手臂。

　　那女郎迎頭一鞭，曹云奇頭一偏，這一次把鞭子躲開了，笑道：“你手怎麼又不酸啦？”那女郎板起了臉，說道：“我叫你別碰我”。

　　曹云奇陪笑道：“好，那麼你說這金筆到底那里來的”。

　　那女郎笑道：“是我心上人給的。

　　不是他給，還有誰給？難道是你給我的？”曹云奇心頭一酸，熱血上涌，又要發作，但見她笑靨如花，紅唇微微顫動，露出一口玉石般的牙齒，怒氣登時沉了下去。

　　那女郎瞪了他一眼，輕輕歎了口氣，柔聲道：“師哥，我從小得你盡心照顧。

　　你待我真比親生哥哥還好。

　　我又不是全無心肝之人，怎不想報答？何況我們……只是，我實在好生為難。

　　你一向關心我、愛護我，現下爹爹不幸慘死，我天龍門面臨成敗興亡的重大關頭，你怎麼反而不肯體諒我了？”曹云奇呆了半晌，再無話說，左手一揮，說道：”你總是對的，我總是錯的，走吧！”那女郎嫣然一笑，道：“且慢！”摸出一塊手帕，給他抹去滿額汗水，道：”大雪地里，出了汗不抹去，莫著了涼”。

　　曹云奇心中甜甜的說不出的受用，滿腔怒氣登時化為烏有，揮鞭在那女郎的灰馬臀上輕輕一鞭。

　　二人雙騎，并肩馳去。

　　那女郎名叫田青文，年紀雖輕，在關外武林中卻已頗有名聲。

　　因她容貌美麗，性又機伶，遼東武林中公送她一個外號，叫做“錦毛貂”。

　　那貂鼠在雪地中行走如飛，聰明伶俐，“錦毛二字，自是形容她的美貌了。

　　她父親田歸農逝世未久，是以她一身縞素，帶著重孝。

　　兩人急奔一陣，追上了殷吉、阮士中、周云陽三人。

　　阮士中向曹云奇橫了一眼，說道：“去了這麼久，見到甚麼了？”曹云奇臉一紅，道：“沒見甚麼”。

　　雙腿一夾，縱馬快跑。

　　又奔出數里，山勢漸陡，雪積得厚厚的，馬蹄一溜一滑，四人不敢催，松馬繩緩行。

　　轉過兩個山坳，山道更是險峻。

　　忽聽左首一聲馬嘶，曹云奇右足在馬蹬上一點，斜身飛出，落在一株大松樹後面，先藏身形，再縱目向前望去。

　　只見山坡邊幾株樹上系著五匹馬，雪地里一行足印，筆直上山。

　　曹云奇叫道：“兩位師叔，小賊逃上山啦，咱們快追”。

　　殷吉向來謹慎，說道：“對方若是故意引誘咱們來此，只怕山中設了埋伏”。

　　曹云奇道：“就是龍潭虎穴，今日也要闖他一闖！”殷吉聽他說得魯莽，頗為不快，向阮士中道：“阮師兄，你說怎地？”阮士中還未答話，田青文搶著道：“有威震天南殷師叔在此，就有再厲害的埋伏，也不用怕”。

　　殷吉微微一笑，道：“瞧他們神情，走得極是匆忙，似乎又不是設伏。

　　這樣吧，”手指右首，說道：“咱們從這邊繞道上山，轉過來攻他們一個出其不意”。

　　曹云奇叫道：“好，此計大妙！”殷吉等都下了馬，將馬匹系在大松樹下，翻起長衣下襟縛在腰里，展開輕功提縱術，從山坡右首上山。

　　這一帶樹木叢生，山石嶙峋，行走甚是不便，但多了一層掩蔽，卻不易為敵人發覺。

　　五人初時魚貫而行，一個緊接一個，時候一長，漸漸分出了功夫高下。

　　殷吉與阮士中并肩在前，曹云奇墮後丈餘，田青文與周云陽又在後數丈。

　　曹云奇心想：“殷師叔是南宗掌門，號稱威震天南，不知他南宗的功夫與我北宗到底誰高誰低？今日倒要領教領教”。

　　一提氣，足下加勁，倏忽搶在殷阮二人前頭。

　　只聽殷吉贊道：“曹世兄，好俊身手啊，當真是英雄出在年少”。

　　曹云奇怕他追上，不敢回頭，只道：“請殷師叔多加指點”。

　　口中這麼說，腳下絲毫不停，奔了一陣，似乎聽得腳步聲息，回頭一望，不禁嚇了一跳，原來殷吉、阮士中兩人就在他身後不遠，忙加快腳步，急沖數丈。

　　殷吉微微一笑，不急不徐的跟在後面。

　　山上積雪更厚，道路崎嶇，行走自是費力。

　　只過了半枝香功夫，曹云奇漸漸慢了下來，忽覺後腦微微溫熱，似乎有人呼氣，正要回頭，右肩上有人輕輕一拍，聽得殷吉笑道：“小多子，加把勁兒！”曹云奇一驚，提氣向前猛沖。

　　這一沖雖把殷阮兩人拋下了十多丈，但已然心浮氣粗，頭上冒汗。

　　他伸袖一擦額上汗水，想起適才田青文給自己擦汗的情景，嘴里間不由得露出微笑，但聽得背後踏雪之聲，殷吉兩人又趕了上來。

　　殷吉見曹云奇這麼一沖一慢，早知他輕功遠不是自己對手，只是七星手阮士中一聲不響的并肩而行，自己跑得快，他也快，自己跑得慢了，他跟著放慢腳步，看來尚是游刃有餘，未盡全力，心道：“你們師叔侄倆今兒考較老兒來著”。

　　當下猛吸一口氣，施展數十年勤修苦練的輕功，在白雪山坡上宛似足不點地般滑了上去。

　　天龍門創自清初，原本一支，到康熙年間，掌門人的兩個大弟子不和，待掌門人一死，便分為南北兩宗。

　　南宗以輕捷剽悍為尚，北宗卻注重沈穩狠辣。

　　兩宗武功本源架式完全相同，使用之時，卻頗有异處。

　　這上山的輕功原是南宗所擅，殷吉人雖肥胖，一施展本門心法，竟然矯捷胜于猿猴，片刻之間，已趕出曹云奇一里有餘。

　　阮士中卻仍是不即不离的與他并肩而行。

　　殷吉數次放快，要想將他拋落，但每次只搶前數丈，阮士中又穩穩的追將上來。

　　眼見离峰頂只兩三里路程，殷吉笑道：“阮師兄，咱倆比比腳力，瞧誰先上峰頂”。

　　阮士中道：“我哪里趕得上殷師兄？”殷吉道：“別客氣啦！”話一出口，如箭离弦般急沖而上，不到片刻，离峰頂已只數丈，回頭見阮士中在自己身後約有丈許，一提氣，正要沖上，阮士中突然一縱而起，落在他的身旁，低聲道：“那邊有人！”伸手向峰左樹叢中一指。

　　殷吉心中一寒：“此人輕功，果然在我之上”。

　　見他彎腰低頭，輕輕向樹叢中走去，當下跟隨在後。

　　兩人走到樹後，躲在一塊凸出的大石之後，探頭向前望去，只見下面谷中刀劍閃光，有五個人聚在谷底。

　　三人手持刀刃，分別守住三條通路，自是怕人闖進，另外兩人一揮鋼鋤，一舞鐵鏟，正在一株大樹下用力挖掘。

　　顯是兩人心知強敵追隨在後，時機迫促，是以四只手臂一刻不停，此起彼落，忙碌异常。

　　殷吉低聲道：“果然是飲馬川的陶氏父子。

　　那三人是誰？”阮士中輕聲道：“飲馬川的三個寨主，都是硬手”。

　　殷吉道：“正合適，五個對五個”。

　　阮士中道：“殷師兄，你我同云奇三人自然不怕，云陽和青文卻弱了。

　　先出其不意的宰他一兩個，餘下的就好辦”。

　　殷吉皺眉道：“若是江湖上傳揚出去，說我天龍門暗施偷襲，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阮士中冷冷的道：“為田師兄報仇，斬草除根，一個也不留下。

　　咱們自己不說，沒人知道”。

　　殷吉道：“陶氏父子當真這麼難對付嗎？”阮士中點點頭，隔了片刻，說道：“平手相斗，小弟沒必胜把握”。

　　殷吉知道北宗自掌門人田歸農去世後，阮士中已是門中第一高手，聽說田歸農在日，也自忌憚他三分，適才上山較勁，他似乎有心相讓，才成了個不胜不敗之局，若出全力，只怕自己要輸，于是點了點頭道：“小弟是客，自當由阮師兄主持大局”。

　　阮士中心道：“哼，你要做英雄，由我做小人就是”。

　　當下不再說話。

　　這時曹云奇已經趕到，再過一會，周云陽、田青文二人也先後來了。

　　阮士中低聲道：“殷師兄、云奇和我各發毒錐，干了把風的三人，再圍攻陶氏父子。

　　云陽與青文待我們出手之後，再行上前”。

　　四人聽了，當即放輕腳步，彎腰從山石後慢慢掩近。

　　田青文跟在阮士中身後，低聲叫道：“阮師叔！”阮士中停步道：“怎麼？”田青文道：“陶氏父子要捉活的”。

　　阮士中雙眼一翻，露出一對白睛，低沈著嗓子道：“你還要回護陶子安那小賊？”田青文道：“我總覺得不是他”。

　　阮士中臉色鐵青，將插在腰帶上的那支羽箭拔了出來，遞在她手里，道：“你自己比一比去！這是那小賊適才射雁的箭”。

　　田青文接過羽箭，只看了一眼，不由得兩手發顫。

　　曹云奇在她身旁，一直瞧她的時候多，望敵人的時候少，見了她這副神情，不禁又喜又怒，喜的是眼見陶子安性命難保，怒的是她對那小賊顯然情意甚深。

　　他脾氣暴躁，越想越惱，正待出言譏刺，阮士中在他肩頭一拍，向著東首把守的那人背心一指。

　　這時田青文與周云陽已伏下身子，停步不進。

　　阮殷曹三人各自認定了一名敵手，每人手中都暗扣三枚毒錐，悄悄走近。

　　那毒錐是天龍門世代相傳的絕技，發出時既准且快，而且毒性猛烈，被打中了三個時辰斃命，厲害無比，江湖上送它一個名號，叫作“追命毒龍錐”。

　　曹云奇心想：“師叔要我打東首那人，我卻要用毒錐先送了陶子安那小賊的性命，既報師門深仇，又拔了眼中之釘。

　　若是待會將他活捉，夜長夢多，不知師妹又會生出甚麼古怪來”。

　　算計已定，越走越近，眼見离敵人已不足五十步，當下伏低身子，凝望著陶子安一起一伏的背影，只待阮士中揮手發號，三錐立時激射而出。

　　錚的一聲，陶子安手中的鋼鋤撞到了土中一件鐵器。

　　阮士中高舉左手，正要下落，猛聽得嗤嗤嗤數聲連響，旁邊雪地里忽然射出七八件暗器，分向陶子安等五人打去。

　　這些暗器突如其來的從地底下鑽出，事先沒半分朕兆，真是匪夷所思，古怪之極。

　　陶氏父子武功了得，暗器雖近身而發，來得奇特無比，但仗著眼明手快，還是各舉鋤鏟打落。

　　望風的三人中一人仰天一摔，滾入山溝之中，兩枚袖箭分從頭頸頂邊擦過，僥幸逃得性命。

　　其餘兩人卻哼也沒哼一聲，一枚鋼鏢、一柄飛刀都正中後心，扑在雪地里再不動彈。

　　這一下變起倉卒，陶氏父子固然大出意料之外，阮士中等也是驚愕不已。

　　陶子安的父親“鎮關東”陶百歲罵道：“鼠輩，敢施暗算！”這一聲宛若憑空起了個響雷，威猛無比。

　　只見身側雪地中刀光閃動，從地底下躍出四人。

　　原來這四人早知陶氏父子要到此處，在雪下挖了土坑，已等候數日。

　　四人守在坑中，坑上用樹枝蓋了，白雪遮住，只露出了幾個小孔透氣，旁人哪里知曉？陶氏父子拋下鋤鏟，急從身邊取出刀刃。

　　陶百歲使的是一根十六斤重的鋼鞭，陶子安則用單刀。

　　那滾在山溝里的馬寨主怕敵人跟著襲擊，在山溝中連滾數滾，這才躍起，他手中本來拿著一對練子錘。

　　看敵人時，見當先一人身形瘦削，漆黑一團，認得是北京平通鏢局的總鏢頭熊元獻，此人精熟地堂刀功夫。

　　飲馬川山寨曾劫過他鏢局的一枝大鏢，熊元獻使盡心機，始終沒能要回，是以雙方結下梁子。

　　另一個女子，約莫三十二三歲年紀，馬寨主識得她是雙刀鄭三娘。

　　她丈夫本是平通鏢局的鏢頭，在飲馬川眾寨主劫鏢時刀傷殞命。

　　此外是一個胖大和尚，手使戒刀；一個紫膛臉漢子，使一對鐵拐，均不相識。

　　想來都是平通鏢局邀來的好手，埋伏在這里以報昔日之仇了。

　　陶百歲喝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夫手下敗將。

　　除了姓熊的鼠輩，武林之中，原也沒人能做這下賤勾當”。

　　這話雖是斥罵熊元獻，但殷吉聽了，不禁臉上一熱，斜眼看阮士中時，只見他雙目凝視谷中敵對雙方，對這句話直如不聞。

　　熊元獻細聲細氣的道：“陶寨主，在下跟你引見引見。

　　這位是山東百會寺的靜智大師。

　　這位是京中一等侍衛劉元鶴劉大人，是在下的同門師兄。

　　你們多親近親近”。

　　陶百歲身材魁偉，聲若雷震，熊元獻恰與他相反，一個陽剛，一個陰柔，兩人倒似天生了的對頭。

　　陶百歲罵道：“好小子，一齊上吧，咱們兵刃上親近親近”。

　　鋼邊在空中虛擊一鞭，呼呼風響，足見膂力驚人。

　　熊元獻不動聲色，低低的道：“在下是陶寨主手下敗將，不敢跟你動手，只求見賜一物”。

　　陶百歲怒道：“甚麼？”熊元獻向他們挖掘的土坑一指，道：“就是這里的東西”。

　　陶百歲一捋滿腮灰白胡子，更不打話，劈面就是一鞭。

　　熊元獻閃身避過，叫道：“且慢動手”。

　　陶百歲喝道：“又有甚麼話說？”熊元獻道：“在下已在此處相候三日三夜，專等陶寨主到來。

　　若不是瞧尊駕父子金面，此物早就取了。

　　這里的東西本來不是飲馬川之物，一向由天龍門經管，現下換換主兒，亦無不該”。

　　陶子安道：“熊鏢頭說得好漂亮的話兒。

　　這雪山上千里冰封，你們若是早知埋藏之處，還不早就取了去？”那鄭三娘一心要報殺夫之仇，叫道：“多說甚麼？動手吧！”話聲未畢，三柄飛刀刷刷刷接連向馬寨主射去。

　　馬寨主鏈子雙錘飛起，將兩柄飛刀打落，眼見第三柄來得更是勁急，直取胸口，當下雙手一崩，雙錘之間的鐵鏈橫在當胸，正好將飛刀檔落，左錘一縮，右錘已扑面打出。

　　鄭三娘身形靈動，矮身低頭，雙刀一招“旋風勢”直扑進懷。

　　馬寨主左錘飛出，消去了這招。

　　這兩人一動上手，那和尚揮戒刀直取陶百歲。

　　鎮關東不避反迎，鐵鞭橫打，刀鞭相交，迸出星星火花。

　　和尚只覺手臂酸麻，刀鋒已給打出一個缺口。

　　陶子安舞刀奔向熊元獻。

　　六人分作三對，在雪地里性命相扑。

　　劉元鶴手執雙拐，在旁掠陣，眼見那和尚不是陶百歲對手，叫道：“大師退下，讓我來會會鎮關東”。

　　那和尚兀自戀戰。

　　劉元鶴跨上一步，右膀在靜智和尚肩頭一撞。

　　那和尚立足不住，跌出三步，忽覺金刃劈風，一刀向腦門劈來，急忙縮頭躲閃，原來是陶子安抽空砍了他一刀。

　　靜智嚇出一身冷汗，驚怒之下，挺刀與熊元獻雙斗陶子安。

　　劉元鶴武功比師弟強得多，陶百歲鐵鞭橫掃，他竟硬接硬架，鐵拐一立，鐵鞭碰鐵拐，當的一聲大響。

　　劉元鶴不動聲色，右拐一沉，拐頭鎖住敵人鞭身，左拐摟頭蓋了下來。

　　陶百歲與他數招一過，已知今日遇到勁敵，當下抖擻精神，使開六合鞭法，單鞭斗雙拐，猛砸狠打。

　　時候一長，劉元鶴漸占上風，陶百歲已是招架多，還手少。

　　陶子安以一敵二，更是形迫勢蹙，心想眼前唯一指望，是馬寨主速下殺手擊斃鄭三娘，將熊元獻接過，自己就能俟機殺了和尚。

　　但鄭三娘也已瞧明白戰局大勢，只要自己盡力支撐，陶氏父子不免先後送命，當下只守不攻，雙刀守得嚴密异常，馬寨主雙錘雖如狂風暴雨般連環進攻，卻始終傷她不得。

　　再拆數十招，鄭三娘究是女流，愈來愈是力氣不加，不住向後退避。

　　馬寨主踏步上前追擊，突見鄭三娘左刀一幌，露出老大一個空門，不禁大喜，搶上一步，揮錘擊下，驀地里右足足底突然一虛，竟已踏在熊元獻等先前藏身的土坑之中。

　　這坑大半仍被白雪淹沒，激斗之際，未加留神，鄭三娘有意引他過去。

　　他這一足踏空，身子向前一跌，暗叫不好，待要躍起，鄭三娘一刀急砍，登時將他左肩卸落。

　　馬寨主慘叫一聲，暈了過去，鄭三娘右手補上一刀，將他砍死在坑中。

　　陶子安聽到馬寨主叫聲，情知不妙，但被熊元獻與靜智兩人纏住了，自顧尚且不暇，那能分手救人？鄭三娘喘了幾口氣，理一理鬢發，取出一塊白布手帕包在頭上，舞動雙刀上前夾擊陶百歲。

　　那陶百歲若是年輕上二十歲，劉元鶴原不是他的敵手。

　　他向以力大招猛見長，現下年紀一老，精力究已衰退，與劉元鶴單打獨斗已相形見絀，再加上一個鄭三娘在旁偷襲騷擾，更是險象環生。

　　斗到酣處，劉元鶴叫一聲：“著！”一招“龍翔鳳舞”，雙拐齊至。

　　陶百歲揮鞭擋住，卻見鄭三娘雙刀圈轉，也是兩樣兵刃同時攻到。

　　陶百歲一條鞭架不開四般兵刃，大喝一聲，飛左腳將鄭三娘踢了個斤斗，但左脅上終于被她刀鋒划了一個大口子。

　　片刻之間，傷口流出的鮮血將雪地染得殷紅一片。

　　但這老兒勇悍异常，舞鞭酣戰，毫不示怯。

　　陶子安眼見情勢險惡，心知今日有敗無胜，當下疾攻三刀，乘靜智退開兩步，隨即向後一躍，叫道：“罷啦，我父子認輸就是。

　　你們要寶還是要命？”鄭三娘揮刀向陶百歲進攻，叫道：“寶也要，命也要”。

　　熊元獻心里卻另有計較，他去年失了一枝大鏢，賠得傾家蕩產心想與其殺他父子，不如叫飲馬川獻出金銀贖命，于是叫道：“大家且住，我有話說”。

　　劉元鶴為人精細，鄭三娘一向聽總標頭的吩咐，聽他如此說，各自向旁躍開。

　　那靜智卻是個莽和尚，斗得興發，哪里還肯罷手，一柄戒刀使得如風車相似，直向陶子安迫將過去。

　　熊元獻連叫：“靜智大師，靜智大師”。

　　靜智宛如未聞。

　　陶子安一聲冷笑，將單刀往地下一拋，挺胸道：“你敢殺我？”靜智舉起戒刀，正要一刀砍下，突然見他如此，不禁一呆，戒刀舉在半空，卻不落下。

　　陶子安罵道：“賊禿！”迎面一拳，正中鼻梁。

　　靜智出其不意，身子一幌，一交坐在地下，一摸自己鼻子，滿手都是鼻血。

　　這一來叫他如何不怒，一聲吼叫，爬起身來，向陶子安猛扑過去。

　　熊元獻伸臂拉住，叫道：“且慢！”只見陶子安躍入坑中，揮動鋼鋤掘了幾下，隨即拋開鋤頭，捧著一只兩尺來長的長方鐵盒縱身而上。

　　劉元鶴等面上各現喜色，向陶子安走近幾步。

　　阮士中低聲向殷吉道：“殷師兄，你與云奇發錐傷人，我去搶寶”。

　　殷吉低聲道：“傷那一邊的人？”阮士中左手中間三指卷屈，伸出拇指與小指，做個“六”字的手勢。

　　意思說六個人全傷。

　　殷吉心道：“好狠毒！”點了點頭，扣緊手中的毒錐，斜眼看曹云奇時，只見他雙眼盯著陶子安，看來這些時候之中，他眼光始終未有一瞬离開過此人。

　　陶子安捧著鐵盒，朗聲說道：“今日我父子中了詭計，這武林至寶麼，嘿嘿，自當雙手奉上。

　　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倒要領教”。

　　熊元獻眯著一雙小眼，道：”少寨主有何吩咐？”陶子安道：“你們怎知這鐵盒埋在此處？又怎知我們這幾日要來挖取？”熊元獻道：“少寨主既想知道，跟你說了，也是不妨。

　　天龍門田老掌門封劍之日，大宴賓朋。

　　少寨主是田門快婿，那一定是到的了”。

　　陶子安點了點頭。

　　熊元獻指著劉元鶴道：“我這位師兄當日也是座上賓客，只是少寨主英雄年少，沒把劉師兄放在眼里”。

　　陶子安冷笑道：“哈哈，我岳丈宴請好朋友，原來請到了奸細”。

　　熊元獻并不動怒，仍是細聲細氣的道：“言重了。

　　劉師兄久仰尊駕英明，不免對少寨主多看了幾眼，那也是飲馬川威名遠播之故啊。

　　那日少寨主一舉一動，沒曾离了劉師兄的眼睛”。

　　陶子安道：“妙極，妙極！這盒兒該當獻給劉大人的了”。

　　雙手前伸，將鐵盒遞了出去。

　　劉元鶴眉不揚，肉不動，伸手去接。

　　陶子安突然在鐵盒邊上一掀，颼颼颼三聲，三枝短箭從鐵盒中疾飛而出，向劉元鶴當胸射去。

　　兩人相距不到三尺，急切間那能閃避？好個劉元鶴，伸手果真不凡，危急中順手拉住靜智在身前一擋。

　　只聽一聲慘呼，兩枝短箭一齊釘入那和尚的咽喉，立時氣絕。

　　第三枝箭偏在一旁，卻射入了熊元獻左肩，直沒至羽，受傷也自不輕。

　　這個變故，比適才熊元獻等偷襲來得更是奇特。

　　田青文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劉元鶴一聽背後有人，顧不得與陶氏父子動手，躍向山石，先護住背心，這才轉身察看。

　　阮士中叫道：“動手！”縱身扑了下去。

　　曹云奇手一揚，三枚毒錐對准陶子安射出。

　　田青文早知他心意，一見他揚手發錐，立即挺肩往他左肩撞去。

　　曹云奇身子一側，怒喝：“干甚麼？”三錐准頭全偏，都落入雪地之中。

　　殷吉的毒錐本待射向劉元鶴，只是田青文一出聲，被他立時知覺，此人應變極快，竟然無機可乘。

　　阮士中大叫：“物歸原主”。

　　左手五指如鉤，抓向陶子安雙目，右手五指已抓住鐵盒邊緣。

　　劉元鶴鐵拐一立，與殷吉的長劍搭上了手。

　　兩人在田歸農的筵席中曾會過面，都知對方是武學名家，此刻數招一過，心中各自佩服。

　　周云陽挺劍奔向熊元獻。

　　田青文的單劍與鄭三娘雙刀戰在一起。

　　曹云奇長劍閃動，不去斗閒在一旁的陶百歲，卻向陶子安胸口刺去，一招“白虹貫日”，身隨劍至，竟是拚命的打法，凶狠异常。

　　陶子安沒持兵刃，只得放手松開鐵盒，後躍避開，俯身搶起單刀，反身來奪。

　　阮士中左手抱住盒子，陰沈著臉罵道：“好小子，放暗箭害死岳丈，原來是看中了我天龍門的至寶”。

　　陶子安叫道：“誰說我害了岳父？”揮刀猛攻，急著要奪回鐵盒。

　　但這鐵盒一入七星手阮士中之手，莫說曹云奇在旁仗劍相助，就是單憑阮士中一雙肉掌，陶子安也休想奪得回去。

　　陶百歲叫道：“姓阮的，這鐵盒是田親家親手交與我兒，你是不服，還是怎地？”大聲叫嚷，揮鞭向阮士中頭頂擊落。

　　阮士中一躍丈餘，縱到田青文的身旁，舉盒向鄭三娘迎面一揚。

　　鄭三娘適才見盒中放出暗器，只怕又有短箭射出，忙矮身閃避。

　　那知阮士中只是虛張聲勢，待田青文擺脫糾纏，當即將鐵盒交在她手中，說道：“護住盒兒，讓我對付敵人”。

　　他手中一空，立即反身來斗陶百歲。

　　這天龍北宗第一高手果然武功了得，陶百歲雖然鞭沉力猛，卻被他一雙空手迫得連連倒退。

　　熊元獻肩頭中箭，被周云陽一柄長劍迫住了，始終緩不出手來去拔箭，那箭留在肉里，一用勁半邊身子劇痛難當。

　　只有劉元鶴卻與殷吉斗了個旗鼓相當。

　　田青文抱住鐵盒，施開輕功，疾向西北方奔去。

　　陶子安舉刀向曹云奇猛劈，見他提劍封門，這一刀竟不劈下忽地轉身，向田青文追去。

　　曹云奇大怒，隨後急趕，只追出數步，斜刺里雙刀砍到，原來是鄭三娘從旁截住

　　曹云奇心中焦躁，連進險招。

　　那知鄭三娘的武藝雖不甚精，卻練就了一套專門守御的刀法，只要這套“鐵門閂”刀法使開了，六六三十六招之內，對方功夫再高，也是不易取胜。

　　曹云奇連變三路劍法，一時竟奈何她不得。

　　田青文奔出里許，見陶子安隨後跟來，正合心意，轉過一個山坡，站定身子，似嗔似笑的道：“你追我干麼？”陶子安道：“妹子，咱們合力對付了那幾個奸賊，自己的事總好商量”。

　　田青文道：“誰是你的妹子？你干麼害我爹爹？”陶子安突然在雪地里雙膝跪倒，指天立誓，大聲道：“皇天在上，若是我陶子安害了天龍門田老掌門，叫我日後萬箭攢身，亂刀分尸！”田青文臉上露出笑容，伸手拉著他背膀，柔聲道：“不是你就好啦。

　　我也早知不是你，他們……他們……”陶子安躍起身來，握住她左手，說道：“妹子……”剛叫得一聲，忽見田青文臉上變色，知道背後來了人，急忙轉身，只聽一人喝道：“你們兩個，在這里鬼鬼祟祟的干甚麼？”田青文怒道：“甚麼鬼鬼祟祟？你給我口里放乾淨些”。

　　陶子安一回頭，見是曹云奇趕到，叫道：“曹師兄，你莫誤會”。

　　曹云奇圓睜雙目，喝道：“誤會你媽個屁！”提劍分心便刺，陶子安只得舉刀招架。

　　兩人斗了數合，雪地里腳步聲響，鄭三娘如風奔來。

　　曹云奇罵道：“臭婆娘，纏個沒完沒了”。

　　反手就是一劍。

　　鄭三娘左刀擋架，右手回了一刀。

　　陶子安叫道：“鄭三娘，咱們并肩子上，先殺了這蠻漢再說”。

　　他一語甫畢，一招“抽梁換柱”，左手虛托，刀鋒從橫里向曹云奇反劈過去。

　　曹云奇以一敵二，絲毫不懼。

　　他有意要在心上人之前賣弄本事，劍走偏鋒反而連連進招。

　　陶子安贊道：“好劍法！”身形一矮，一招“上步撩陰”向他跨下揮去。

　　鄭三娘心想他定然豎劍相架，上盤勢必空虛，當即雙刀向曹云奇肩頭砍落。

　　不料陶子安這一刀揮到中途，突然轉為“退步斬馬刀”，手腕一翻，一刀砍在鄭三娘腿上，喝道：“躺下”。

　　這一招毒辣异常，比鄭三娘再強數倍的高手，也是難以防備，教她如何閃避得了？她腿上劇痛，向後便跌。

　　陶子安搶上一步，舉刀往她頸中砍下。

　　呼的一聲，曹云奇長劍遞出，將他單刀架開，叫道：“你要不要臉？”陶子安笑道：“兵不厭詐，我是有心助你”。

　　曹云奇正要喝罵，劉元鶴、殷吉、陶百歲、阮士中等已先後趕到。

　　原來他們都挂念著鐵盒，眼見田青文抱著盒子奔開，不愿無謂戀戰，一待敵人攻勢略緩，都抽空追來。

　　陶子安叫道：“爹，天龍門是好朋友。

　　你別跟阮師叔動手”。

　　陶百歲尚未答話，曹云奇高聲叫道：“你害死我恩師，誰跟你是好朋友？”刷刷刷，向他疾刺三劍。

　　陶子安擋開兩劍，第三劍險險避不開去，身子向左急閃，劍刃在右頰邊貼面而過，只要差得兩寸，那便是穿頭破腦之禍。

　　他嚇得臉無血色，忽聽田青文叫聲：“小心！”一枚暗器從身旁飛了過去，緊接著風聲微響，後臀上已吃了一刀。

　　原來鄭三娘受傷後倒地不起，心中又恨又悔：“他飲馬川是我殺夫大仇，這小賊又是素來詭計多端，我怎能信他的話，不加提防？”忽見陶子安避劍後退，正是偷襲良機，當即奮身躍起，揮刀往他頭頂砍去。

　　田青文眼明手快，忽發一錐，搶先釘中她的右肩。

　　幸得這一錐，才救了陶子安的性命，鄭三娘那刀砍得低了，只中了他的後臀。

　　鄭三娘身中毒錐，又向後跌。

　　陶子安罵聲：“賤人！”單刀脫手，對准她胸口猛擲下去，這一擲勢勁力疾，相距又近，眼見得一刀要將她釘在地下，突然空中嗤的一聲急響，一枚暗器從遠處飛來，正好打在刀上，當的一聲，單刀湯開，斜斜的插入鄭三娘身旁雪地之中。

　　劉元鶴、阮士中等均正注目鐵盒，或亟欲劫奪、或旨在守護，忽聽這暗器破空之聲響得怪异，都是一驚，但見這暗器遠飛而至，落點既准，勁力又重，竟將單刀打在一旁。

　　各人一驚之下，齊向暗器來路望去，只見一個花白胡子的老僧右手拿著一串念珠，念道：“善哉，善哉！”快步走來，俯身拾起一物，串在念珠繩上，原來他適才所發暗器只是一粒念珠。

　　這串念珠看來份量不輕，黑黝黝的似是鐵鑄，但這和尚從數丈外彈來，小小一粒念珠竟能撞開一把八九斤重的鋼刀，指力實是非同小可。

　　眾人驚愕之下，都眼睜睜的望著他。

　　但見他一對三角眼，塌鼻歪嘴，一雙白眉斜斜下垂，容貌極是詭异，雙眼布滿紅絲，單看相貌，倒似是個市井老光棍，那想得到武功竟是如此高強。

　　那僧人伸手扶起鄭三娘，拔下她肩頭的毒錐，只見傷口中噴出黑血，鄭三娘大聲呻吟。

　　那僧人從懷中取出一粒紅色藥丸，塞在她的口里，向眾人逐個望去，自言自語說道：“這藥丸只可暫時止痛。

　　毒龍錐是天龍門獨門暗器，和尚可救她不得”。

　　他眼光停在阮士中臉上，說道：“這位施主是天龍門高手了？不看僧面看佛面，敢請慈悲則個”。

　　說著合十行禮。

　　阮士中和鄭三娘本不相識，原無仇怨，眼見那僧人如此本領，若是不允拿出解藥，今日決討不了好去，他是個久歷江湖之人，當硬則硬，當軟則軟，眼見那僧人合十躬身，立即還禮，道：“大師吩咐，自當遵命”。

　　從懷中取出兩個小瓶，在一個瓶里倒出十粒黑色小丸，給鄭三娘服了，將另一個瓶子遞給田青文道：“給她敷上”。

　　田青文接過藥瓶，將鐵盒交給師叔，自去給鄭三娘敷藥。

　　那僧人道：“施主慈悲”。

　　又打了一躬，說道：“請問各位在此互斗，卻是為了何事？天下沒解不開的梁子，和尚老了臉皮，倒想作個調人，嘿嘿”。

　　眾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沈吟不語，有的臉現怒容。

　　曹云奇指著陶子安罵道：“這小賊害死我師父，偷了我天龍門的鎮門之寶。

　　大師，你說該不該找他償命？”說著手中長劍虛劈，劍刃震動，嗡嗡作聲。

　　那老僧問道：“尊師是哪一位？”曹云奇道：“先師是敝門北宗掌門，姓田”。

　　那老僧“啊喲”一聲，說道：“原來歸農去世了，可惜啊可惜”。

　　語氣之中，似乎識得田歸農，而口稱“歸農”，竟然自居尊長。

　　田青文剛給鄭三娘敷完藥，聽那老僧如此說，上前盈盈拜倒，哭道：“求大師給先父報仇，找到真凶”。

　　那老僧尚未回答，曹云奇已叫了起來：“甚麼真凶假凶？這里有贓有證，這小賊難道還不是真凶？”陶子安只是冷笑，并不答話。

　　陶百歲卻忍不住了，喝道：“田親家跟我數十年交情，兩家又是至親，我們怎能害他？”曹云奇道：“就是為了盜寶啊！”陶百歲大怒，縱上前去就是一鞭。

　　曹云奇正要還手，突見那老僧左手揮出，在陶百歲右腕上輕輕一勾，鋼鞭猛然反激回去。

　　陶百歲只覺手掌心一震，虎口劇痛，竟然拿捏不住，急忙撒手向旁躍開，拍的一聲，鋼鞭跌在雪地，埋入了半截。

　　眾人本來圍在僧人身周，突見鋼鞭飛起跌落，各自向後躍開，登時在那僧人身旁流出好大一個圓圈，各人眼睜睜的望著這和尚，都是好生詫异，暗想：“鎮關東素以膂力剛猛稱雄武林，怎麼給他這般輕描淡寫的一勾一帶，竟然連兵刃也撤手了？”陶百歲滿臉通紅，叫道：“好和尚，原來你是天龍門邀來的幫手”。

　　那老僧微微一笑，道：“施主恁大年紀，仍是這等火氣。

　　不錯，和尚确是受人之邀，才到長白山來。

　　不過邀請和尚的，倒不是天龍門”。

　　天龍門諸人與陶氏父子俱吃一驚，心道：“怪不得他相救鄭三娘。

　　他既是平通鏢局的幫手，這鐵盒兒可就難保了”。

　　阮士中退後一步。

　　殷吉與曹云奇雙劍上前，護在他左右兩側。

　　那僧人宛如未見，續道：“此間一無柴火，二無酒飯，寒氣好生難熬。

　　那主人的莊子离此不遠，各位都算是和尚的朋友，不如同去歇腳。

　　那主人見到大群英雄好漢降臨，一定開心，他媽的，大家同去擾他一頓！”說罷呵呵而笑，對眾人適才的浴血惡斗，似乎全不放在心上。

　　眾人見他面目雖然丑陋，說話倒是和氣，出家人口出“他媽的”三字，未免有些突兀，但這些豪客聽在耳里，反感親切自在，提防之心消了大半。

　　殷吉道：“不知大師所說的主人，是那一位前輩？”那老僧道：“這主人不許和尚說他名字。

　　和尚生來好客，既然出口邀請，若有那一位不給面子，和尚可要大感臉上無光了”。

　　劉元鶴見這老僧處處透著古怪，心中嘀咕，微一拱手，說道：“大師莫怪，下官失陪了”。

　　說罷返身便奔。

　　那老僧笑道：“在這荒山野地之中，居然還能見到一位官老爺，好福氣啊，他媽的好福氣”。

　　他待劉元鶴奔出一陣，緩緩說完這幾句話，斗然間身形幌動，隨後追去。

　　只見他在雪地里縱跳疾奔，身法極其難看，又笨又怪，令人不由得好笑。

　　但盡管他身形又似肥鴨，又似蛤蟆，片刻之間，竟已抄在劉元鶴身前，笑道：“和尚要對不住官老爺了”。

　　不待劉元鶴答話，左手兜了個圈子，忽然翻了過來，抓住他的右腕。

　　劉元鶴斗感半身酸麻，知道自己胡里胡塗的已被他扣住脈門，情急之下，左手出掌往老僧擊去。

　　那老僧左手拇指與食指拿著他的右腕，見他左掌擊來，左手提著他右臂一舉，中指、無名指、小指三根手指鉤出，搭上了他左腕。

　　這一來，他一只手將劉元鶴雙手一齊抓住，右手提著念珠，一竄一跳的回來。

　　眾人見劉元鶴雙手就如被一副鐵銬牢牢銬著，身不由主的給那老僧拖回，都是又驚又喜，驚的是這老僧功夫之高，甚為罕見，喜的是他并非平通鏢局所邀的幫手。

　　那老僧拉著劉元鶴走到眾人身前，說道：“劉大人已答應賞臉，各位請吧”。

　　有劉元鶴的榜樣在前，即令有人心存疑懼，也不趕再出言相拒，自討沒趣。

　　只見那老僧握著劉元鶴的手腕，緩緩向前，走出數步，忽然轉身道：“甚麼聲音？”眾人停步側耳一聽，但聽得來路上隱隱傳來一陣氣喘吆喝之聲，似乎有人在奮力搏擊。

　　阮士中斗然醒悟，叫道：“云奇，快去相助云陽”。

　　曹云奇叫道：“啊喲，我竟忘了”。

　　挺劍向來路奔回。

　　那老僧仍不放開劉元鶴，拉著他一齊趕去，只趕出十餘丈，劉元鶴足下功夫已相形見絀。

　　他雖提氣狂奔，仍是不及那老僧快捷，可是雙手被握，縱然用力掙扎，那老僧五根又瘦又長的手指竟未放松半點。

　　再奔數步，那老僧又搶前半尺，這一來，劉元鶴立足不穩，身子向前仰跌下去，雙臂夾在耳旁舉過頭頂，被那老僧在雪地里拖曳而行。

　　他又氣又急，欲待飛腳向那老僧踢去，但那老僧越拖越快，自己站立尚且不能，那里說得上發足踢敵？倏忽之間，眾人已回到坑邊，只見周云陽與熊元獻摟抱著在雪地里滾來滾去。

　　而其兵刃均已脫手，貼身肉搏，連拳腳也使用不上，肘撞膝蹬、頭頂口咬，打得狼狽不堪，那里像甚麼武林中的好手相斗，直如市井潑婦當街斯打一般。

　　曹云奇仗劍上前，要待往熊元獻身上刺去，但兩人翻滾纏打，只怕誤傷了師弟，急切間下手不得。

　　那老僧走上幾步，右手抓住周云陽背心，提了起來。

　　周熊兩人手腳都相互勾纏，提起一人，將另一人也帶了上來。

　　兩人打得興發，雖然身子臨空，仍是毆擊不休。

　　那老僧哈哈大笑，右手一振，兩人手足都是一麻，砰的一響，熊元獻摔出了五尺之外。

　　那老僧將周云陽放在地下，這才松了劉元鶴的手腕。

　　劉元鶴給他抓得久了，手臂一時之間竟難以彎曲，仍是高舉過頭，過了一會才慢慢放下，只見雙腕上指印深入肉里，心中不禁駭然。

　　那老僧道：“他奶奶的，大多兒快走，還來得及去擾主人一頓早飯”。

　　眾人相互瞧了一眼，一齊跟在他的身後。

　　鄭三娘腿上傷重，熊元獻顧不得男女之嫌，將她背在背上。

　　陶氏父子、周云陽等均各負傷。

　　但見雪地里一道殷紅血跡，引向北去。

　　行出數里，傷者哼哼唧唧，都有些難以支持。

　　田青文從背囊中取出一件替換的布衫，撕碎了先給周云陽裹傷，又給陶氏父子包扎。

　　曹云奇哼了一聲，待要發話。

　　田青文橫目使個眼色，曹云奇雖不明她意思，終明忍住了口邊言語。又行里許，轉過一個山坡，地下白雪更深，直沒至膝，行走好生為難眾人雖然都有武功，但亦感不易拔足，各自心想：“不知那主人之家還有多遠？”那老僧似知各人心意，指著左側一座筆立的山峰道：“不遠了，就在那上面”。

## 第二章

　　眾人一望山峰，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全身冷了半截。

　　那山峰雖非奇高，但宛如一根筆管般豎立在群山之中，陡削异常，莫說是人，即令猿猴也是不易上去，心中都將信將疑：“本領高強之人就算能爬得上去，可是在這陡峰的絕頂之上，難道還會有人居住不成？”那老僧微微一笑，在前引路，又轉過兩個山坡，進了一座大松林。

　　林中松樹都是數百年的老樹，枝柯交橫，樹頂上壓了數尺厚的白雪，是以林中雪少，反而好走。

　　這座松林好長，走了半個時辰方始過完，一出松林，即到山峰腳下。

　　眾人仰望山峰，此時近觀，更覺驚心動魄，心想即在夏日，亦難爬上，眼前滿峰是雪，若是冒險攀援，十成中倒有九成要跌個粉身碎骨。

　　只聽一陣山風過去，吹得松樹枝葉相撞，有似秋潮夜至。

　　眾人浪跡江湖，都見過不少大陣大仗，但此刻立在這山峰之下，竟不自禁的忽感膽怯。

　　那老僧從懷中取出一個花筒火箭，幌火摺點著了。

　　嗤的一聲輕響，火箭沖天而起，放出一道藍煙，久久不散。

　　眾人知道這是江湖上通消息的訊號，只是這火箭飛得如此之高，藍煙在空中又停留這麼久，卻是極為罕見。

　　眾人仰望峰頂，察看有何動靜。

　　過了片刻，只見峰頂出現一個黑點，迅速异常的滑了下來，越近越大，待得滑到半山，已看清楚是一只極大的竹籃。

　　籃上系著竹索，原來是山峰上放下來接客之用。

　　竹籃落在眾人面前，停住不動。

　　那老僧道：“這籃子坐得三人，讓兩位女客先上去，還可再坐一位男客。

　　那一個坐？和尚不揩女施主的油，我是不坐的，哈哈”。

　　眾人均想：“這和尚武功極高，說話卻恁地粗魯無聊”。

　　田青文扶著鄭三娘坐入籃中，心道：“我既先上了去，曹師哥定要乘機相害子安。

　　若是我叫子安同上，師叔面前須不好看”。

　　于是向曹云奇招手道：“師哥，你跟我一起上”。

　　曹云奇受寵若驚，向陶子安望了一眼，得意之情，見于顏色，當下跨進籃去，在田青文身旁坐下，拉著竹索，用力搖了幾下。

　　只覺籃子幌動，登時向峰頂升了上去。

　　曹田鄭三人就如憑虛御風、騰云駕霧一般，心中空蕩蕩的甚不好受。

　　籃到峰頂，田青文向下一望，只見山下眾人已縮成了小點，原來這山峰遠望似不甚高，其實壁立千仞，卻是非同小可。

　　田青文只感頭暈目眩，當即閉眼，不敢再看。

　　約莫一盞茶時分，籃子升到了峰頂。

　　曹云奇跨出竹籃，扶田鄭二人出來。

　　只見山峰旁好大三個絞盤，互以竹索牽連，三盤互絞，升降竹籃，十餘名壯漢扳動三個絞盤，又將籃子放了下去。

　　籃子上下數次，那老僧與群豪都上了峰頂。

　　絞盤旁站著兩名灰衣漢子，先見曹云奇等均不理睬，直到老僧上來，這才趨前躬身行禮。

　　那老僧笑道：“和尚沒通知主人，就帶了幾個朋友來吃白食了。

　　哈哈！”一個長頸闊額的中年漢子躬身道：“既是寶樹大師的朋友，敝上自是十分歡迎”。

　　眾人心道：“原來這老僧叫做寶樹”。

　　但見那漢子團團向眾人做了個四方揖，說道：“敝上因事出門，沒能恭迎嘉賓，請各位英雄恕罪”。

　　眾人急忙還禮，心中各自納罕：“這人身居雪峰絕頂，衣衫單薄，卻沒絲毫怕冷的模樣，自然是內功不弱。

　　可是聽他語氣，卻是為人佣仆下走，那他的主人又是何等英雄人物？”只見寶樹臉上微有訝色，問道：“你主人不在家麼？怎麼在這當口還出門？”那漢子道：“敝上七日前出門，到宁古塔去了”。

　　寶樹道：“宁古塔？去干甚麼？”那漢子向阮士中等望了一眼，似乎不便相告。

　　寶樹道：“但說無妨”。

　　那漢子道：“主人說對頭厲害，只怕到時敵他不住，所以趕赴宁古塔，去請金面佛上山助拳”。

　　眾人一聽“金面佛”三字，都嚇了一跳。

　　此人是武林前輩，二十年來江湖上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

　　為了這七個字外號，不知給他招來多少強仇，樹上多少勁敵，可是他武功也真高，不論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好手，無不一一輸在他的手里。

　　近十年他銷聲匿跡，武林中不再聽到訊息，有人傳言他已在西域病死，但無人親見，也只是將信將疑。

　　這時忽聽得他非旦尚在人世，而且此間主人正去邀他上山，人人登時都感不安。

　　原來這金面佛武功既高，為人又是嫉惡如仇，若是有誰干了不端行徑，他不知道便罷，只要給他聽到了，定要找上門來理會，作惡之人，輕則損折一手一足，重則殞命，決然逃遁不了。

　　上山這多人個個做過或大或小的虧心事，猛然間聽到“金面佛”三字，如何不心驚肉跳？寶樹微微一笑，說道：“你主人也忒煞小心了，諒那雪山飛狐有多大本領，用得著這等費事？”那漢子道：“有大師遠來助拳，咱們原已穩操胜券。

　　但聽說那飛狐确是凶狡無比。

　　敝上說有備無患，多幾個幫手，也免得讓那飛狐走了”。

　　眾人又各尋思：“雪山飛狐又是甚麼厲害角色？”寶樹和那漢子說著話，當先而行，轉過了幾株雪松。

　　只見前面一座五開間極大的石屋，屋前屋後都是白雪。

　　眾人進了大門，走過一道長廊，來到前廳。

　　那廳極大，四角各生著一盆大炭火。

　　廳上居中挂著一副木板對聯，寫著廿二個大字：不來遼東大言天下無敵手邂逅冀北方信世間有英雄上款是“希孟仁兄正之”，下款是“妄人苗人鳳深慚昔年狂言醉後涂鴉”。

　　眾人都是江湖草莽，也不明白對聯上的字是甚麼意思，似乎這苗人鳳對自己的外號感到慚愧。

　　每個字都深入木里，當是用利器剜刻而成。

　　寶樹臉色微變，說道：“你家主人跟金面佛交情可深得很哪”。

　　那長頸漢子道：“是！我們莊主跟苗大俠已相交數十年”。

　　寶樹“哦”了一聲。

　　劉元鶴一顆心更是怦怦跳動，暗道：“來到苗人鳳朋友的家里啦。

　　我這條老命看來已送了九成”。

　　片刻之間，兩只手掌中都是冷汗淋漓。

　　各人分別坐下，那名漢子命人獻上茶來，站在下首相陪。

　　寶樹說道：“這金面佛當年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原也太過狂妄。

　　瞧這副對聯，他自己也知錯了”。

　　那長頸漢子道：“不，我家主人言道，這是苗大俠自謙。

　　其實若不是太累贅了些，苗大俠這外號之上，只怕還得加上『古往今來』四字”。

　　寶樹哼了一聲，冷笑道：“嘿！佛經上說，當年佛祖釋迦牟尼降世，一落地便自稱『天上天下，唯我一人稱獨尊』，這句話跟『古往今來，打遍天下無敵手』，倒配得上對兒”。

　　曹云奇聽他言中有譏刺之意，放聲大笑。

　　那長頸漢子怒目相視，說道：“貴客放尊重些”。

　　曹云奇愕然道：“怎麼？”那漢子道：“若是金面佛知你笑他，只怕貴客須不方便”。

　　曹云奇道：“武學之道無窮，要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他也是血肉之軀，就算本領再高，怎稱得『打遍天下無敵手』七字？”那漢子道：“小人見識鄙陋，不明世事。

　　只是敝上說稱得，想來必定稱得”。

　　曹云奇聽他言語謙下，神色卻極是不恭，心中怒氣上沖，心想：“我是一派掌門，焉能受你這低三下四的佣仆之氣？”當即冷笑道：“天下除了金面佛，想來貴主人算得第一了？嘿嘿，可笑！”那漢子道：“這個豈敢！”伸手在曹云奇所坐的椅背上輕輕一拍。

　　曹云奇只感椅子一震，身子向上一彈。

　　他手中正拿著茶碗，這一下出其不意，茶碗脫手掉落，眼見要在地下跌得粉碎，那漢子俯身一抄，已將茶碗接住，道：“貴客小心了”。

　　曹云奇滿臉通紅，轉過頭不理。

　　那漢子自行將茶碗放在幾上。

　　寶樹對這事視若不見，向那長頸漢子道：“除了金面佛跟老衲之外，你主人還約了誰來助拳？”那漢子道：“主人臨去時吩咐小人，說青藏派玄冥子道長、昆侖山靈清居士、河南太極門蔣老拳師這幾位，日內都要上山，囑咐小人好好侍奉。

　　大師第一位到，足見盛情，敝上知道了，必定感激得緊”。

　　寶樹大師受此間主人之邀，只道自己一到，便有天大的棘手之事也必迎刃而解，豈知除了自己之外，主人還邀了這許多成名人物。

　　這些人自己雖大都未見過面，卻都素來聞名，無一不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早知主人邀了這許多人，倒不如不來了，那金面佛苗人鳳更是遠而避之的為妙；兼之自己遠來相助，主人卻不在家接客，未免甚是不敬，心下不快，說道：“老衲固然不中用，但金面佛一到，還有辦不了的事嗎？何必再另約旁人？”那漢子道：“敝上言道，乘此機會，和眾家英雄聚聚。

　　興漢丐幫的范幫主也要來”。

　　寶樹一凜，道：“范幫主也來？那飛狐到底約了多少幫手？”那漢子道：“聽說他不約幫手，就只孤身一人”。

　　阮士中、殷吉、陶百歲等均是久歷江湖之人，一聽雪山飛狐孤身來犯，而這里主人布置了許多一等一的高手之外，還要去請金面佛與丐幫范幫主來助拳，都想這雪山飛狐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不用著對他如此大動干戈。

　　眼見這寶樹和尚武功如此了得，單是他一人，多半也足以應付，何況我們上得山來，到時也不會袖手旁觀，只不過當時主人料不到會有這許多不速之客而已。

　　其中劉元鶴心中，卻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原來丐幫素來與朝廷作對，在幫名上加上“興漢”二字，稱為“興漢丐幫”，顯是有反清之意。

　　上個月御前侍衛總管賽總管親率大內侍衛十八高手，將范幫主擒住關入天牢。

　　這事做得甚是機密，江湖上知者極少。

　　劉元鶴自己就是這大內十八高手之一。

　　今日胡里胡塗的深入虎穴，定然是凶多吉少。

　　寶樹見劉元鶴聽到范幫主之名時，臉色微變，問道：“劉大人識得范幫主麼？”劉元鶴忙道：“不識。

　　在下只知范幫主是北道上響當當的英雄好漢，當年赤手空拳，曾以『龍爪擒拿手』抓死過兩頭猛虎”。

　　寶樹微微一笑，不再理他，轉頭問那長頸漢子道：“那雪山飛狐到底是何等樣人？他與你家主人又結下了甚麼梁子？”那漢子道：“主人不曾說起，小的不敢多問”。

　　說話之間，僮仆奉上飯酒，在這雪山絕頂，居然肴精酒美，大出眾人意料之外。

　　那長頸漢子道：“主人娘子多謝各位光臨，各位多飲幾杯”。

　　眾人謝了。

　　席上曹云奇與陶子安怒目相向，熊元獻與周云陽各自摩拳擦掌，陶百歲對鄭三娘恨不得一鞭打去，雖然共桌飲食，卻是各懷心病。

　　只有寶樹言笑自若，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滿嘴粗言穢語，那里像個出家人的模樣？酒過數巡，一名仆人捧上一盤熱氣騰騰的饅頭，各人累了半日，早就餓了，見到饅頭，都是大合心意，正要伸手去拿，忽聽得空中嗤的一聲響，眾人一齊抬頭，只見一枚火箭橫過天空，射到高處，微微一頓，忽然炸了開來，火花四濺，原來是個彩色繽紛的煙花，緩緩散開，隱約是一只生了翅膀的狐狸。

　　寶樹推席而起，叫道：“雪山飛狐到了”。

　　眾人盡皆變色。

　　那長頸漢子向寶樹請了個安，說道：“敝上未回，對頭忽然來到，此間一切，全仗大師主持”。

　　寶樹道：“有我呢，你不用慌。

　　便請他上來吧”。

　　那漢子躊躇道：“小的有話不敢說”。

　　寶樹道：“但說無妨”。

　　那漢子道：“這雪峰天險，諒那飛狐無法上來。

　　小人想請大師下去跟他說，主人并不在家”。

　　寶樹說：“你吊他上來，我會對付”。

　　那漢子道：“就怕他上峰之後，驚動了主母，小的沒臉來見主人”。

　　寶樹臉一沉，說道：“你怕我對付不了飛狐麼？”那長頸漢子忙又請了個安，道：“小的不敢”。

　　寶樹道：“你讓他上來就是”。

　　那漢子無奈，只得應了，悄悄與另一名侍仆說了幾句話，想是叫他多加提防，保護主母。

　　寶樹瞧在眼里，微微冷笑，卻不言語，命人撤了席。

　　各人散坐喝茶，只喝了一盞茶，那長頸漢子高聲報道：“客人到！”兩扇大門“呀”的一聲開了。

　　眾人停盞不飲，凝目望著大門，卻見門中并肩進來兩名僮兒。

　　這兩名僮兒一般高矮，約莫十三四歲年紀，身穿白色貂裘，頭頂用紅絲結著兩根豎立的小辮，背上各負一柄長劍。

　　這兩人眉目如畫，形相俊雅，最奇的是面貌一模一樣，毫無分別，只是走在右邊那僮兒的劍柄斜在右肩，另一個僮兒的劍柄斜在左肩，手中多捧了一只拜盒。

　　眾人見了這兩個僮兒的模樣，都感愕然，心中卻均是一寬，本以為來的是那窮凶極惡的“雪山飛狐”，那知卻是兩個小小孩童。

　　待這兩人走近，只見兩人每根小辮兒上各系一顆明珠，四顆珠子都是小指頭般大小，發出淡淡光彩。

　　熊元獻是鏢局的鏢頭，陶百歲久在綠林，識別寶物的眼光均高，一見四顆大珠，都是怦然心動：“這四顆寶珠可貴重得很哪，兩人所穿的貂裘沒一根雜毛，也是難得之極。

　　就算是大富大貴之家，也未必有此珍物”。

　　兩個僮兒見寶樹坐在正中，上前躬身行禮，左邊那僮兒高舉拜盒。

　　那長頸漢子接了過來，打開盒子，呈到寶樹面前。

　　寶樹見盒中是一張大紅帖子，取出一看，見上面濃墨寫著一行字道：“晚生胡斐謹拜。

　　雪峰之會，謹于今日午時踐約”。

　　字跡甚是雄勁挺拔。

　　寶樹見了“胡斐”兩字，心中一動：“嗯，飛狐的外號，原來是將他名字倒轉而成”。

　　當下點了點頭道：“你家主人到了麼？”右邊那僮兒道：“主人說午時准到，因孔賢主人久候，特命小的前來投刺”。

　　他說話語聲清脆，童音未脫。

　　寶樹見兩童生得可愛，問道：“你們是雙生兄弟麼？”那僮兒道：“是”。

　　說著行了一禮，轉身便出。

　　那長頸漢子道：“兄弟少留，吃些點心再去”。

　　右邊那童子道：“多謝大哥，未得家主之命，不敢逗留”。

　　田青文從果盤里取了些果子，遞給兩人，微笑道：“那麼吃些果兒”。

　　左邊那僮兒接了，道：“多謝姑娘”。

　　曹云奇最是嫉妒，兼知性如烈火，半分兒都忍耐不得，見田青文對兩人神態親密，心中怒氣已生，冷笑道：“小小孩童，居然背負長劍，難道你們也會劍術麼？”兩僮愕然向他望了一眼，齊聲道：“小的不會”。

　　曹云奇喝道：“那麼裝模作樣的背著劍干麼？給我留下了”。

　　伸出雙手，去抓兩人背上長劍的劍柄。

　　兩個僮兒絕未想到此時有人要奪他們兵器，曹云奇出手又是極快，只見刷刷兩聲，眾人眼前青光閃動，兩柄長劍脫鞘而出，都已被他搶在手中。

　　曹云奇哈哈一笑，道：“你兩個小……”第五字未出口，兩個僮兒一齊縱起，一出左手，一出右手，迅速之極的按在曹云奇頸中。

　　兩人同時向前一扳，曹云奇待要招架，雙腳被兩人一出左腳、一出右腳的一勾，登時身不由主的在空中翻了半個斤斗，拍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摔在地下。

　　他奪劍固快，這一交摔得更快，眾人一愕之下，兩僮向前扑上，要奪回他手中長劍，曹云奇豈是弱者，適才只因未及防備，方著了道兒，他一落地立即縱起，雙劍豎立，要將兩僮嚇退。

　　不料兩僮一縱，不知怎的，一人一手又已攀在他的頸中，一扳一勾，招式便和先前的全無分別，曹云奇又是拍的摔了一交。

　　第一交還可說是給兩僮攻其無備，這第二交卻摔得更重。

　　他是天龍門的掌門，正當年富力壯，兩僮站著只及到他的胸口，二次又跌，教他臉上如何下得來？狂怒之下，殺心頓起，人未縱起，左劍下垂，右劍突然橫劈，要將兩個僮兒立斃劍下。

　　田青文見他這一招式本門中的殺手“二郎擔山”，招數狠辣，即令武功高強之人，一時也難以招架，眼見這一雙玉雪可愛的孩子要死于非命，忙叫道：“師哥，休下殺招”。

　　曹云奇揮劍削出，聽得田青文叫喊，他雖素來聽從這師妹的言語，但招已遞出，急切間收劍不及，當下腕力一沉，心想在兩個小子胸口留個記號也就罷了。

　　那知左邊的僮兒忽從他腋下鑽到右邊，右邊的僮兒卻鑽到了左邊。

　　他一劍登時削空，正要收招再發，突覺兩旁人影閃動，兩個小小的身軀又已扑到。

　　曹云奇吃過兩次苦頭，可是長劍在外，倏忽間難以回刺，眼見這怪招又來，仍是無法拆架閃避，當即雙劍撒手，平掌向外推出，喝一聲“去！”兩掌上各用了十成力，兩個僮兒只要給掌緣掃上了，也非得受傷不可。

　　突見人影一閃，兩個僮兒忽然不見，急忙轉過身來，只見左僮矮身竄到右邊，右僮矮身竄到左邊，眼睛一花，項頸又被兩人攀住。

　　危急之下，他腰背用力，使勁向後急仰，存心要將兩僮向後甩跌出去。

　　勁力剛一甩出，斗覺頸上兩只小手忽然放開，一驚之下，知道不妙，急忙收勁站直，卻已不及，兩僮又是一出左足，一出右足，在他雙腳後跟向前一挑。

　　曹云奇自己使力大了，本已站立不住，再被兩人這一挑，大罵“直娘賊”聲中，騰的一下，仰天一交。

　　這一下只跌得他脊骨如要斷折，挺身要待站起，腰上使不出勁，竟又仰跌。

　　周云陽搶步上前，伸手扶起。

　　兩個僮兒已乘機拾起長劍。

　　曹云奇本是紫膛臉皮，這時氣得紫中發黑，拔出腰中佩劍，一招“白虹貫日”，呼的一聲，逕向左僮刺去。

　　周云陽見師兄接連三番的摔跌，知道兩個僮兒年紀雖幼，卻是極不好斗，對方共有二人，自己上前相助，也算不得理虧，當下跟著出劍，向右僮發招。

　　左僮向右僮使個眼色，兩人舉劍架開，突然同時躍後三步。

　　左僮叫道：“大和尚，小人奉主人之命前來下書，并沒得罪這兩位，為甚麼定要打架？”寶樹微微一笑，說道：“這兩位要考較一下你們的功夫，并無惡意。

　　你們就陪著練練”。

　　左僮道：“如此請爺們指點”。

　　兩人雙劍起處，與曹周二人斗在一起。

　　這莊子中佣仆婢女，個個都會武功，聽說對方兩個下書的僮兒在廳上與人動手，紛紛走出來，站在廊下觀斗。

　　只見一個僮兒左手持劍，另一個右手持劍，兩人進退趨避，簡直便是一人，雙劍連環進擊，緊密無比。

　　看來兩人自小起始學劍，就是練這門雙劍合璧的劍術。

　　難得的是那左僮左手使劍，竟和右僮的右手一般靈便，定是天生擅用左手。

　　曹周師兄弟二人連變劍招，始終奈何不了兩個孩子。

　　轉眼間斗了數十合，曹周二人雖無敗象，卻也半點占不到上風。

　　阮士中心中焦躁，細看二僮武術家數，也不過是一路少林派的達摩劍法，毫無出奇之處，只是或刺或架，交叉攻防，出擊的無後顧之憂，守御的絕回攻之念，不論攻守，俱可全力以赴而已，自忖以一雙肉掌可以奪下二僮兵刃，眼見兩個師侄久斗不下，天龍北宗的威名搖搖欲墜。

　　當即喝道：“兩個孩子果然了得。

　　云奇、云陽退下，老夫跟他們玩玩”。

　　曹周二人聽得師叔叫喚，答應一聲，要待退開，那知二僮出劍突快，頃刻之間，雙劍俱是進手招數。

　　曹周只得揮劍擋架，但二僮一劍跟著一劍，綿綿不盡，擋開了第一劍，第二劍又不得不擋，十餘招過去，竟爾不能抽身。

　　田青文心道：“待我接應兩位師兄下來，讓阮師叔制住這兩個小娃娃。

　　阮師叔武功何等厲害，自然一出手便抓住了四根小辮子”。

　　挺劍上前，叫道：“兩位師哥下來”。

　　她見左僮正向曹云奇接連進攻，當即揮劍架開他的一劍，豈知這僮兒第二劍出招時竟是一劍雙擊，既刺曹云奇的眼角，又刺田青文左肩。

　　田青文只得招架，這一來，她接替不下師兄，反而連自己也給纏上了。

　　曹云奇愈斗愈怒，心想：“我天龍北宗劍術向來有名，今日以我三人合力，還斗不過兩個小小孩童，江湖上傳言開去，天龍北宗顏面何存？”想到此處，出手加重。

　　右僮見長兄受逼，回劍向曹云奇刺去。

　　曹云奇轉身擋開，左僮已發劍攻向周云陽。

　　二人在倏忽之間調了對手，這一下轉換迅速之極，身法又極美妙，旁觀眾人不自禁的齊聲喝采。

　　殷吉低聲道：“阮師兄，還是你上去。

　　他們三個胜不了”。

　　阮士中點點頭，勒了勒腰帶。

　　叫道：“讓我來玩玩”。

　　一縱身，已欺到右僮身邊，左指點他肩頭“巨骨穴”，右手以大擒拿手逕來奪劍。

　　旁人見他身法快捷，出手狠辣，都不禁為這僮兒擔心，卻見劍光閃動，左僮的劍尖指到了阮士中後心。

　　阮士中一心奪劍，又想左僮有周云陽敵住，并未想到他會忽施偷襲，只聽田青文急叫：“師叔，後面！”阮士中忙向左閃避，卻聽嗤的一聲，後襟已划破了一道口子。

　　那左僮叫道：“這位爺小心了”。

　　看來他還是有心相讓。

　　阮士中心頭一躁，面紅過耳，但他久經大敵，適才這一挫折，反而使他沉住了氣，當下不敢冒進，展開大擒拿手法，鎖、錯、閉、分，尋瑕抵隙，來奪二僮手中兵刃。

　　他在這雙肉掌上下了數十年苦功，施展開來果然不同尋常。

　　但說也奇怪，曹周二人迎敵之時，二僮并未占到上風，現下加多阮田二人，卻仍然是斗了個旗鼓相當。

　　殷吉心想：“南北二宗同氣連枝，若是北宗折了銳氣，我南宗也無光采。

　　今日之局，縱讓旁人說個以多胜少，總也比落敗好些”。

　　長劍出鞘，一招“流星趕月”，人未搶入圈子，劍鋒卻已指向左僮胸口。

　　右僮叫道：“又來了一個”。

　　橫劍回指，點向他的手腕。

　　殷吉一凜，心道：“這兩個孩兒連環救應，果已練得出神入化”。

　　手腕一沉，避開了這一劍。

　　避開這一劍并不為難，但他攻向左僮的劍勢，卻也因此而卸。

　　大廳上六柄長劍、一對肉掌，打得呼呼風響，一斗數十合，仍是個不胜不敗之局。

　　陶子安見田青文臉現紅暈，連伸幾次袖口抹汗，叫道：“青妹，你歇歇，我來替你”。

　　當即揮刀上前。

　　曹云奇喝道：“誰要你討好！”長劍擋開右僮刺來劍招，左手握拳，卻往陶子安鼻上擊去。

　　陶子安一笑，滑開三步，繞到了左僮身後。

　　他雖腿上負傷，刀法仍是極為精妙，但二僮的劍術怪异無比，敵人愈眾，竟似威力相應而增。

　　陶子安既須防備曹云奇襲擊，又得對付二僮出其不意遞來的劍招，竟爾鬧了個手忙腳亂。

　　陶百歲慢慢走近，提著鋼鞭保護兒子。

　　刀光劍影之中，曹云奇猛地一劍向陶子安劈去。

　　陶百歲怒吼一聲，揮鞭架開，跟著向曹云奇進招。

　　旁觀眾人見戰局變幻，不由得都是暗暗稱奇。

　　熊元獻當阮士中下場時見他將鐵盒放在懷內，心想不如上前助戰，混水摸魚，乘機下手，搶奪鐵盒也好，殺了陶氏父子報仇也好，當下叫道：“好熱鬧啊，劉師兄，咱哥兒倆也上！”劉元鶴與他自小同在師門，彼此知心，一聽他叫喚，已明其意，雙拐擺動，靠向阮士中身畔。

　　那左僮那得想到這許多敵手各有圖謀，見劉元鶴、熊元獻加入戰團，竟爾先發制人，出劍向兩人直攻，雙僮劍術雖精，但以二敵九，本來無論如何非敗不可，只是九個人各懷异心，所使招數，倒是攻敵者少，互相牽制防范者多。

　　田青文見劉熊二人手上與雙僮相斗，目光卻不住往師叔身上瞟去，已知存心不善，叫道：“阮師叔，留神鐵盒”。

　　阮士中久斗不下，早已心中焦躁，尋思：“我等九個大人，還打不倒兩個小孩，今日可算是丟足了臉若是鐵盒再失，以後更難做人了”。

　　微一疏神，只覺一股勁風掠面而過，原來是右僮架開曹云奇、周云陽的雙劍後，抽空向他劈了一劍。

　　阮士中心中一凜，暗道：“左右是沒了臉面”。

　　斜身側閃，手腕翻處，已將長劍拔在手里。

　　這九人之中，論到武功原是屬他為首。

　　這時將天龍劍法使將開來，只聽叮當數響，陶氏父子、劉熊師兄弟等人的兵刃都被他碰了開去。

　　殷吉護住門戶，退在後面，乘機觀摩北宗劍術的秘奧。

　　阮士中見眾人漸漸退開，自己身旁空了數尺，長劍使動時更為靈便，精神一振，踏前兩步，一招“云中探爪”，往右僮當頭疾劈下去。

　　這一招快捷异常，右僮手中長劍正與劉元鶴鐵拐相交，忽見劍到，急忙矮身相避，只聽刷的一響，小辮上的一顆明珠已被利劍削為兩半，跌在地下。

　　雙僮同時變色。

　　右僮叫了聲：“哥哥！”小嘴扁了，似乎就要哭出聲來。

　　阮士中哈哈一笑，突見眼前白影幌動，雙僮交叉移位，叮叮數響，周云陽與熊元獻的兵刃已被削斷。

　　兩人大驚之下，急忙躍出圈子，但見雙僮手中已各多了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

　　左僮叫道：“你找他算帳”。

　　右手匕首翻處，叮叮兩響，又已將曹云奇與殷吉手中長劍削斷，原來這匕首竟是砍金切玉的寶劍。

　　曹云奇後退稍慢，嗤的一聲，左脅被匕首划過，腰中革帶連著劍鞘斷為數截。

　　右僮右手長劍，左手匕首，向阮士中欺身直攻。

　　這時他雙刃在手，劍法大异。

　　阮士中又驚又怒，一時瞧不清他的劍路，但覺那匕首刺過來時寒氣迫人，不敢以劍相碰，只得不住退後。

　　右僮不理旁人，著著進迫。

　　左僮與兄弟背脊靠著背脊，一人將餘敵盡數接過，讓兄弟與阮士中單打獨斗，拆了數招，陶百歲的鋼鞭又被削斷一截。

　　劉元鶴、陶子安不敢迫近，只是繞著圈子游斗。

　　殷吉、曹云奇、周云陽、田青文四人見阮士中被迫到了屋角，已是退無可退，都是焦急异常，要待上前救援，一來三人手中兵刃已斷，二來也闖不過左僮那一關。

　　寶樹在旁瞧著雙僮劍法，心中暗暗稱奇，初時見雙僮與曹云奇等相斗，劍術也只平平，但當敵手漸多，雙僮劍上威力竟跟著強增。

　　此時亮出匕首，情勢更是大變。

　　左僮長劍連幌，逼得敵對眾人手忙腳亂，轉眼間陶子安與劉元鶴的兵刃又被削斷。

　　與左僮相斗的八人之中，就只田青文一人手中長劍完好無缺，顯然并非她功夫獨到，而是左僮感她相贈果子之情，手下容讓。

　　阮士中背靠牆角，負隅力戰，只見右僮長劍逕刺自己前胸，當下應以一招“騰蛟起鳳”。

　　這是一招洗勢。

　　劍訣有云：“高來洗，低來擊，里來掩，外來抹，中來刺”。

　　這“洗、擊、掩、抹、刺”五字，是各家劍術共通的要訣。

　　阮士中見敵劍高刺，以“洗”字訣相應，原本不錯，那知雙劍相交，突覺手腕一沉，己劍被敵劍直壓下去。

　　阮士中大喜，心想：“你劍術雖精，腕力豈有我強？”當下運勁反擊。

　　右僮右手劍一縮，左手匕首倏地揮出，當的一聲，將他長劍削為兩截。

　　阮士中大吃一驚，立將半截斷劍迎面擲去。

　　右僮低頭閃開，長劍左右疾刺，將他封閉于屋角，出來不得。

　　殷吉、曹云奇、周云陽齊聲大叫，暗器紛紛出手。

　　左僮竄高躍低、右手連揮，將十多枚毒龍錐盡數接去。

　　原來他匕首的柄底裝有一個小小网兜，專接敵人暗器。

　　七星手阮士中兵刃雖失，拳腳功夫仍極厲害，他是江湖老手，雖敗不亂，當下以一雙肉掌沈著應敵，只是右僮那匕首寒光耀眼，只要被刃尖掃上一下，只怕手掌立時就給割了下來。

　　他最怕的還不是對方武功怪异，而是那匕首實在太過鋒利，當下只有竭力閃避，不敢出手還招。

　　右僮不住叫道：“賠我的珠兒，賠我的珠兒”。

　　阮士中心中一百二十個愿意賠珠，可是一來無珠可賠，二來這臉上又如何下得來？寶樹見局勢極是尷尬，再僵持片刻，若是那孩童當真惱了，一匕首就會在阮士中胸膛上刺個透明窟窿。

　　他是自己邀上山來的客人，豈能讓對頭的僮仆欺辱？只是這兩個孩童的武功甚為怪异，單獨而論，固然不及阮士中，只怕連劉元鶴、陶百歲也有不及，但二人一聯手，竟是遇強愈強，自己若是插手，一個應付不了，豈非自取其辱？當他沈吟難決之時，阮士中處境已更加狼狽。

　　但見他衣衫碎裂，滿臉血污，胸前臂上，被右僮長劍割了一條條傷痕。

　　他幾次險些兒要脫口求饒，終于強行忍住。

　　右僮只叫：“你賠不賠我珠兒？”那長頸仆人走到寶樹身邊，低聲道：“大師，請你出手打發了兩個小娃娃”。

　　寶樹“嗯”了一聲，心中沈吟未定，忽聽嗤的一聲響，雪峰外一道藍焰沖天而起。

　　那長頸仆人知是主人所約的幫手到了，心中大喜：“這和尚先把話兒說滿了，事到臨頭卻支支吾吾，幸好又有主人的朋友趕到”。忙奔出門去，放籃迎賓。

## 第三章

　　這長頸漢子是山莊的管家，姓于，本也是江湖上的一把好手，甚是精明干練。

　　他見竹籃吊到山腰，便探頭下望，要瞧來援的是那一位英雄。

　　初時但見籃中黑黝黝的幾堆東西，似乎并非人形，待吊到臨近，見是幾只箱籠，另有些花盆、香爐之屬，把吊籃裝得滿滿的沒一點空隙。

　　于管家不禁大奇：“難道是給主人送禮來了？”二次吊上來的是三個女人。

　　兩個四十來歲，都是仆婦打扮。

　　另一個十五六歲年紀，圓圓的一雙大眼，左頰上有個酒窩兒，看模樣是個丫鬟。

　　她不等竹籃停好，便即跨出，向于管家望了一眼，笑道：“這位定是于大哥了。

　　你的頭頸長，我聽人說過的”。

　　一口京片子，聲音極是清脆。

　　于管家生平最不喜別人說他頭頸，但見她滿臉笑容，倒也生不出氣，只得笑著點了點頭。

　　那丫鬟道：“我叫琴兒。

　　她是周奶媽，小姐吃她奶長大的。

　　這位是韓嬸子，小姐就愛吃她燒的菜。

　　你快放吊籃去接小姐上來”。

　　于管家待要詢問是誰家的小姐，琴兒卻咭咭咯咯的說個不停，一面在籃中搬出鳥籠、狸貓，鸚鵡架、蘭花瓶等許許多多又古怪又瑣碎的事物，手中忙著，嘴里也不閒著，說道：“這山峰真高，唉，山頂上沒什麼花兒草兒，我想小姐一定不喜歡。

　　于大哥，你整天在這里住，不氣悶嗎？”于管家眉頭一皺，心道：“主人正要全力應付強敵，卻從那里鑽出這門子羅唆個沒完沒了的人家來？”問道：“你家貴姓？是我們親戚麼？”琴兒說道：“你猜猜看，怎麼我一見就知你是于大哥，你卻連我家小姐姓什麼也不知道呢？我若是不說我叫琴兒，擔保你猜上一千年，也猜不到我叫什麼。

　　啊，別亂跑，小心小姐生氣”。

　　于管家一呆，卻見她俯身抱起一只小貓，原來她最後幾句話是跟貓兒說的。

　　于管家幫她把吊籃中的物事取了出來。

　　琴兒說道：“啊唷，你別弄亂了！這箱子里全是小姐的書，這樣倒過來，書就亂啦。

　　唉，唉，不行。

　　這蘭花聞不得男人氣。

　　小姐說蘭花最是清雅，男人家走近去，它當晚就要謝了”。

　　于管家忙將手中捧著的一小盆蘭花放下，猛聽得背後一人吟道：“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

　　聲音甚是怪异。

　　他嚇了一跳，急忙回頭，雙掌橫胸，擺了迎敵的架式，卻見吟詩的是架上那頭白鸚鵡。

　　他又好氣又好笑，命人放吊籃接小姐上來。

　　那奶媽卻說要先開箱子，取塊皮裘在籃中墊好，免得小姐嫌籃底硬了，坐得不舒服。

　　她慢吞吞的取鑰匙，開箱子，又跟韓嬸子商量該墊銀狐的還是水貂的。

　　于管家再也忍耐不住，又挂念廳上激斗情勢，不知阮士中性命如何，當下向一名仆人囑咐好好招呼小姐，自行奔進廳去。

　　他出外迎賓，去了好一陣子，廳上相斗的情勢卻沒多大變動。

　　阮士中仍被右僮迫在屋角之中，只是情形更為狼狽，左腳鞋子已然跌落，頭上本來盤著的辮子也給割去了半截，頭發散了開來。

　　曹云奇、殷吉、周云陽等已從莊上佣仆處借得兵刃，數次猛扑上前救援，始終被左僮攔住，反而與阮士中越离越遠。

　　劉元鶴等本想乘機劫奪鐵盒，但在左僮的匕首上吃了幾次虧，只得退在後面。

　　各人心中卻兀自不服氣，眼見雙僮手上招數實在并不怎麼出奇，內力修為更是十分有限，只不過仗著兩把鋒利絕倫的匕首，一套攻守呼應的劍法，竟將一群江湖豪士制得縛手縛腳。

　　于管家看了一會，心想：“主人出門之時，把莊上的事都交了給我，現下賓客在莊上如此受人欺辱，主人顏面何存？我拼死也要救了這姓阮的”。

　　當下奔到自己房中，取了當年在江湖上所用的紫金刀，轉回大廳，再看了看雙僮的招式，叫道：“兩位小兄弟再不住手，我們玉筆山莊可要無禮了”。

　　右僮叫道：“主人差我們來下書，又沒叫我們跟人打架。

　　他只要賠了我的珠兒，我們馬上就饒他了”。

　　說著踏上一步，嗤的一劍，阮士中左肩又給划破了一道口子。

　　于管家正要接話，只聽背後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啊喲，別打架，別打架！我就最不愛人家動刀動槍的”。

　　這幾句話聲音不響，可是嬌柔無倫，聽在耳里，人人覺得真是說不出的受用，不由自主的都回過頭去。

　　只見一個黃衣少女笑吟吟的站在門口，膚光胜雪，雙目猶似一泓清水，在各人臉上轉了幾轉。

　　這少女容貌秀麗之極，當真如明珠生暈、美玉瑩光，眉目間隱然有一股書卷的清氣。

　　廳上這些人都是浪跡江湖的武林豪客，斗然間與這樣一個文秀少女相遇，宛似走近了另一個世界，不自禁的為她一副清雅高滑的氣派所懾，各似自慚形穢，不敢褻瀆。

　　兩個僮兒卻對那少女毫不理會，乘著殷吉等人一怔之間，叮叮當當一陣響，又將他們手中兵刃逐一削斷。

　　那少女道：“兩個小兄弟別胡鬧啦，把人家身上傷成這個樣子，可有多難看”。

　　右僮道：“他不肯賠我的珠兒”。

　　那少女道：“什麼珠兒？”右僮劍尖指住阮士中胸膛，俯身拾起半邊明珠，哭喪著臉道：“你瞧，是他弄壞的，我要他賠”。

　　那少女走近身去，接過一看，道：“啊，這珠兒當真好，我也賠不起。

　　這樣吧，琴兒，”回頭對身後小丫鬟道：“取我那對玉馬兒來，給了這兩個小兄弟”。

　　琴兒心中不愿，說道：“小姐”。

　　那少女笑道：“偏你就有這麼小氣。

　　你瞧兩個小兄弟多俊，佩了玉馬，那才叫相得益彰呢”。

　　兩僮對望一眼，只見琴兒打開一只描金箱子，取出一對錦囊交給少女。

　　那少女解開一只錦囊，拿出一只小小玉馬，馬口里有絲絛為韁。

　　那少女替右僮挂在腰帶上，又把另一只錦囊中所裝的玉馬遞給了左僮。

　　左僮請安道謝，接在手里，只見那玉馬晶光瑩洁，刻工精致异常，馬作奔躍之狀，形體雖小，卻是貌相神俊，的非凡品。

　　他一見之下，便十分喜歡，只是不明那少女來歷，心下一時未決，不知是否該當受此重禮。

　　右僮又在牆畔撿起另一半邊珠兒，說道：“我這顆是夜明寶珠，和哥哥的是一對兒。

　　就算有玉馬，總是不齊全啦！”說著十分懊惱。

　　那少女一見兩人相貌打扮，已知這對雙生兄弟相親相愛，毀了明珠事小，不痛快的是在將兩人飾物弄成异樣，配不成對，當下拿起玉馬，將兩個半邊明珠放在玉馬雙眼之上，說道：“我有一個主意，將半邊珠兒嵌在玉馬眼上。

　　珠子既能夜明，玉馬晚上兩眼放光，豈不好看？”左僮大喜，從辮兒上摘下珠子，伸匕首剖成兩半，說道：“兄弟，咱倆的珠兒和玉馬都一模一樣啦”。

　　右僮回嗔作喜，向少女連連道謝，又向阮士中請了個安，道：“行啦，你老別生氣”。

　　阮士中滿身血污，心中惱怒异常，卻又不敢出聲訾罵。

　　右僮拉著左僮的手，便要走出。

　　左僮向那少女道：“多謝姑娘厚賜。

　　請問姑娘尊姓，主人問起，好有對答”。

　　你家主人是誰？”左僮道：“家主姓胡”。

　　那少女一聽，登時臉上變色，道：“原來你們是雪山飛狐的家僮”。

　　兩僮一齊躬身道：“正是！”那少女緩緩說道：“我姓苗。

　　你家主人問起，就說這對玉馬是金面佛苗爺的女兒給的！”此言一出，群豪無不動容。

　　金面佛威名赫赫，萬想不到他的女兒竟是這樣一個嬌柔見腆的少女。

　　瞧她神氣，若非侯門巨室的小姐，就是世代書香人家的閨女，哪里像是江湖大俠之女。

　　雙僮對望一眼，齊把玉馬放在幾上，一言不發的轉身出廳。

　　那少女微微一笑，也不言語。

　　琴兒歡天喜地的收起玉馬，說道：“小姐，這兩個孩兒不識好歹，小姐賞賜這樣好的東西，他們都不要，要是我啊……”那少女笑道：“別多說啦，也不怕人家笑咱們寒摻”。

　　寶樹大師越眾而前，朗聲說道：”原來姑娘是苗大俠的千金，令尊可好？”那少女道：“多謝。

　　家嚴托福安康。

　　請問大師上下？”寶樹微笑道：“老衲寶樹。

　　姑娘芳名是什麼？”那少女名叫苗若蘭，聽了這話頓然臉上一紅，心想：“我的名字，怎胡亂跟人說得的？”當下不答問話，說道：“各位請寬坐，晚輩要進內堂拜見伯母”。

　　說著向群豪斂衽行禮。

　　眾人震于她父親的名頭，那敢有絲毫怠慢，都恭恭敬敬的還禮，均想：“這位姑娘沒半點仗勢欺人的驕態，當真難得”。

　　苗若蘭待眾人都坐下了，又告罪一遍，這才入內。

　　只見大門外進來七八名家丁仆婦，抬著舖蓋箱籠等物，看來都是跟來服侍苗小姐的。

　　陶百歲、陶子安父子對望一眼，心中都想：“若是我父子在道上遇見這一批人，定然當作是官宦豪富的眷屬，勢必動手行劫，這亂子可就闖得大了”。

　　阮士中伸袖抹抹身上血污，幸好右僮并非真欲傷他，每道傷口都只淺淺的划破皮肉，并無大礙。

　　田青文走近相助，取出金創藥給他止血。

　　阮士中撕開左胸衣襟，讓她裹傷，忽然間當啷一響，那只鐵盒落在地下。

　　群豪不約而同的一齊躍起，伸手都來搶奪。

　　阮士中站得最近，左手划了個圈子，擋開眾人，立即俯身拾盒，手指剛触到盒面，突覺一股大力在肩頭一撞，身不由主的跌開數步，待得拿樁站定，抬起頭來，只見鐵盒已捧在寶樹手中。

　　群豪都怕他本領了得，只眼睜睜的望著他，沒人敢開口說話。

　　隔了片刻，曹云奇道：“大師，這只盒子是我天龍門的鎮門之寶，請你還來”。

　　寶樹笑道：“你說這是貴派鎮門之寶，那麼盒中是何寶物，寶物是何來歷，你既是天龍掌門，就該知道。

　　只須說得明白，就拿去罷！”說著雙手托了鐵盒，向前伸出。

　　曹云奇滿臉通紅，雙手伸出了一半，不敢去接，又不好意思縮回，停在空中，慢慢垂下。

　　原來他只見師父對鐵盒十分珍視，守藏嚴密，卻從未見他打開過盒蓋，別說寶物來歷，連是什麼寶物也不知道。

　　阮士中、殷吉雖是天龍門的前輩高手，也是面面相覷，說不出個所以。

　　周云陽忽道：“我們自然知道，那是一柄寶刀”。

　　他在天龍門中論武功只是二流角色，素來不得師父寵愛，為人又非干練，突然說出這句話來，阮士中等都是一驚，心想：“你知道什麼？乘早別胡說八道”。

　　那知寶樹卻道：“不錯，是一柄寶刀。

　　你可知這口刀原來是誰的？怎麼落入天龍門之手？”阮士中等不料周云陽居然一語中的，無不大為詫异，一齊注目，等他再說。

　　卻見他青白色的臉上紅了一紅，隨即又轉青色，悻悻的道：“這是我天龍門祖傳下來的，誰得了寶刀，誰就做掌門”。

　　殷吉接口道：“不錯。

　　這是本門寶刀，南北兩宗輪流掌管”。

　　寶樹搖頭道：“不對，不對！我料你們也不會知道”。

　　周云陽道：“難道你就知道了？”寶樹道：“二十年前，我就知道。

　　雪山飛狐與此間莊主的爭端，也就由此而起。

　　中間若不是有這些瓜葛，老衲又何必邀各位上山？”天龍群豪、陶氏父子、劉熊師兄弟等都吃了一驚，心想：“這老和尚果然不懷好意，原來也想劫奪這盒中寶刀。

　　我們今日身陷絕地，那可是有死無生了”。

　　眾人想到此處，只聽刷的一聲，一人亮出了兵刃，接著刷刷，叮叮一陣響聲過去，群豪已各執兵刃將寶樹圍住。

　　阮士中等兵刃被雙僮削斷了的，也俯身把斷刀斷劍搶在手里。

　　寶樹在人從中緩緩轉了個圈子，微笑道：“各位要跟老和尚動手麼？”群豪怒目而視，無人接口。

　　這時站得近了，人人看得清楚，寶樹雖然胡子花白，臉有皺紋，但雙目炯炯，年紀其實也不甚大。

　　劉元鶴退後一步，叫道：“大多兒齊上，先殺老和尚。

　　咱們自己的事，下了山慢慢商量”。

　　他只覺在山峰上多耽上一刻，便多一分危險。

　　群豪都感在這山莊中坐立不安，劉元鶴的話正合心意。

　　正要一涌而上，忽聽門外砰的一聲巨響，似是開了一炮。

　　眾人愕然相顧。

　　隔了片刻，于管家忽忽從外奔進，臉有驚惶之色，叫道：“各位，大事不妙！”曹云奇叫道：“雪山飛狐到了麼？”于管家道：“那倒不是。

　　我們上下山峰的長索和絞盤，都給人家毀了”。

　　眾人嚇了一跳，七張八嘴的問道：“那怎麼會？”“沒第二條索兒了麼？”有沒別的法兒下去？”于管家道：“峰上就只這條長索，小人一時不察，竟然給飛狐手下那兩個僮兒毀了”。

　　寶樹變色道：“怎麼毀的？”于管家道：“弟兄們縋了那兩個小鬼頭下峰，都進屋休息，忽聽到爆炸之聲，搶出去看時，見絞盤和長索已炸得粉碎。

　　定是這兩個天殺的小鬼在絞盤中放了炸藥，將藥引通下山峰，點了火燒上來的”。

　　眾人一呆，紛紛搶出門去，果見絞盤炸成了碎片，長索東一段西一段散得滿地。

　　幸好絞盤旁的漢子都已走開，無人死傷。

　　殷吉問寶樹道：“大師，飛狐此舉有何用意？”寶樹道：“那有什麼難猜？他要咱們盡數餓死在這峰上”。

　　殷吉道：“咱們跟他無怨無仇”。

　　寶樹道：“他可與此間的主人仇深似海。

　　再說，鐵盒在你們手里，那就是跟他結上了梁子”。

　　殷吉道：“飛狐也要這鐵盒？”寶樹道：“可不是嗎？”眾人一想到兩個僮兒怪异的武功，心中都是一般的念頭：“僮兒已是這般了得，正主兒更不用說了”。

　　默默跟著寶樹回進大廳。

　　只見苗若蘭已從內堂出來，說道：“大師，那雪山飛狐要把咱們都困死在這兒？”寶樹沉著臉道：“正是。

　　大多兒坐上了一條船，得想個法兒下峰”。

　　苗若蘭道：“那不用耽心，我爹爹日內就會上來，自能就咱們下去”。

　　眾人一想，金面佛苗人鳳的女兒在此，他豈能袖手不顧？不由得頓感寬心。

　　只有劉元鶴暗暗搖頭，卻也不便明言。

　　寶樹道：“苗大俠雖然武功蓋世，但這雪峰幾百丈高，一時之間怎能上來？”苗若蘭道：“既有人能上來建了莊子，我爹爹怎會上不來？”寶樹道：“夏天山峰冰融雪消，上來不難。

　　這時候正當嚴寒，要待雪消，少說也得三個月。

　　管家，這山上貯備了幾個月糧食？”于管家道：“下山采購糧食的管家預計後日能回。

　　此間所貯備糧食本來還可用得二十多天，現下添了各位賓客與苗小姐帶來的仆婦使女，算來只有十日之糧了”。

　　眾人臉上變色，默然不語，心中都在咒罵雪山飛狐歹毒。

　　曹云奇忽道：“咱們慢慢從山峰上溜下去……”只說了半句話，便知不妥，忙即住口。

　　這山峰陡峭無比，只怕溜不到兩三丈，立時便摔下去了。

　　旁人一齊瞧著他，均想：“這人草包之極”。

　　曹云奇見了各人眼色，不由得脹紅了臉。

　　苗若蘭道：“若是大家終于不免餓死，也得知道個緣由。

　　大師，到底雪山飛狐跟咱們有何仇冤？他有什麼本事，叫此間主人這生忌憚？這鐵盒又有什麼干系？”這一問代眾人說出了心頭之話。

　　群豪舍命爭奪鐵盒，有人還因此喪生，可是除了知道盒中藏有重寶之外，沒一個說得出原委，當下一齊望著寶樹，盼他解釋。

　　寶樹道：“好，事已至此，急也無用。

　　大家開誠布公說個明白，齊心合力，也許能想得出下山的法子。

　　若是自相火并殘殺，只有死得更快，正好中了飛狐的奸計”。

　　群豪轟然稱是，團團坐下。

　　此時山上寒氣漸增，于管家命人在爐中加柴添火。

　　各人靜聽寶樹說話。

　　寶樹端起蓋碗，喝了一口茶，先贊聲：“好茶！”這才說道：“此事當真說來話長。

　　咱們先看看盒中的寶刀可好？”眾人齊聲叫好。

　　寶樹將鐵盒遞給曹云奇，說道：“閣下是天龍北宗掌門，請打開給大家瞧瞧”。

　　曹云奇想起陶子安曾從盒中射出短箭，傷人性命，只怕盒中更藏有什麼暗器，雙手將盒子接過，卻不敢去揭盒蓋。

　　寶樹笑嘻嘻的瞧著他，一語不發。

　　眾人見盒上生滿了鐵銹，斑斕駁雜，腐蝕凹凹凸凸，顯是百年以上的古物，卻也不見有何异處。

　　曹云奇心想：“我若不敢動手開盒，豈不較陶子安這賊小覷了”。

　　一咬牙，伸右手去揭盒蓋。

　　那知一揭之下，盒蓋紋絲不動，凝目察看，盒上并無鎖孔紐絆，不知何以竟揭它不開，當下雙手加勁，那鐵盒宛似用一塊整鐵鑄成，全無動靜。

　　田青文見他脹的滿臉通紅，知道盒中必有機括，如此蠻開硬揭非但無用，只怕反而受傷，低聲道：“周師哥，你來開吧”。

　　周云陽神色遲疑，道：“我……我不知……”田青文從曹云奇手中接過鐵盒，放在周云陽手中，柔聲道：“我知道你會的”。

　　周云陽向她瞪了一眼，將鐵盒放在桌上，伸手摸著盒蓋，不向上揭，卻在四角挨次掀了三掀，然後伸拇指在盒底正中向上一按，拍的一聲，盒蓋彈了開來。

　　阮士中與曹云奇同時向他橫了一眼，心中嘀咕：“你怎麼會開啟此盒？”立即轉頭望盒，只見盒中果有一柄短刀，套在鞘中。

　　曹云奇“哦”的一聲。

　　這口寶刀，他當年曾見師父使過，曾削斷過不少英雄豪傑的兵刃。

　　寶樹伸手拿起短刀，只著刀鞘上刻著的一行字道：“眾位請看”。

　　只見那刀鞘生滿銅綠鐵銹，除了鑲有一塊紅寶石外，只是平平無奇的一把舊刀，鞘身刻著兩行字道：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這十四個字極為平易淺白，卻自有一股豪意俠氣，躍然而出。

　　寶樹道：“各位可知這十四個字的來歷麼？”眾人都道：“不知”。

　　寶樹道：“這是闖王李自成所遺下的軍令。

　　這一柄刀，就是李闖王當年指揮百萬大軍、轉戰千里的軍刀”。

　　眾人一聽，一齊离席而起，望著寶樹手中托著的這口短刀，心中將信將疑。

　　此時距李闖王已有一百餘年，可是在草莽群豪心中，闖王的聲威仍是顯赫無比。

　　寶樹道：“各位不信，請看此面”。

　　說著將刀鞘翻了過來。

　　只見這一邊刻著“奉天倡義”四字。

　　寶樹道：“李闖王當年的稱號，便叫做奉天倡義大元帥”。

　　群豪這才信服。

　　寶樹又道：“當年九十八寨響馬、二十四家寨主結義起事，群推李自成為大元帥。

　　他後來稱為闖王，轉戰十餘年，終于攻破北京，建大順國號。

　　崇禎皇帝迫得吊死煤山。

　　若非漢奸吳三桂賣國，引清兵入關，這天下就是姓李的了。

　　自古草莽英雄，從未有如闖王這般威風的”。

　　他歎了一口氣道：“唉，只可惜他剛成大事，轉眼成空。

　　崇禎十七年三月闖王破北京，四月出京迎戰清兵，月底兵敗西奔。

　　這花花江山從此送進了滿清韃子的手里”。

　　劉元鶴向他瞪了一眼，心道：“這和尚好大膽，竟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

　　寶樹緩緩還刀入盒，說道：“闖王與吳三桂大戰時中箭重傷，從北京退到山西、陝西，清兵和吳三桂一路追來，又退到河南、湖廣，將士自相殘殺，部屬四散。

　　後來退到武昌府通山縣九宮山，敵兵重重圍困，幾次沖殺不出，終于英雄到了末路”。

　　苗若蘭望著盒中軍刀，想像闖王當年的英烈雄風，不禁神往，待想到他兵敗身死，又自黯然。

　　寶樹道：“闖王身邊有四名衛士，個個武藝高強，一直赤膽忠心的保他。

　　這四名衛士一個姓胡，一個姓苗，一個姓范，一個姓田，軍中稱為胡苗范田”。

　　殷吉、田青文等一聽到“胡苗范田”四字，已知這四名衛士必與今日之事有重大關連。

　　田青文斜眼望了苗若蘭一眼，只見她拿著一根撥火棒輕輕撥著爐中炭火，兀自出神，她白玉般的臉頰被火光一映，微現紅暈。

　　寶樹抬頭望著屋頂，說道：“這四大衛士跟著闖王出生入死，不知經歷過多少艱險，也不知救過闖王多少次性命。

　　闖王自將他們待作心腹。

　　這四人之中，又以那姓胡的武功最強，人最能干，闖王軍中稱他為『飛天狐狸』！”眾人聽到這里，都是“哦”的一聲。

　　寶樹繼續說他的故事：“闖王被圍在九宮山上，危急萬分，眼見派出去求援的使者一到山腳，就被敵軍截住殺死，只得派姓苗、姓范、姓田三名衛士黑夜里沖出去求救。

　　姓胡的留下保護闖王。

　　不料等到苗范田三名衛士領得援軍前來救駕，闖王卻已被害身死了。

　　“三名衛士大哭一場，那姓范的當場就要自刎殉主。

　　但另外兩名衛士說道，該當先報這血海深仇。

　　三人在九宮山四下里打聽闖王殉難的詳情，那姓胡的衛士似乎尚在人間。

　　三人心想此人武藝蓋世，足智多謀，若得有他主持，闖王大仇可報。

　　當下分頭探訪他的下落。

　　“武林中故老相傳，只因這番找尋，生出一場軒然大波來。

　　苗范田三人日後將當時情景，都詳詳細細說給了自己的兒子知道，并立下家規，每一代都須將這番話傳給後嗣，好教苗范田三家子孫，世世代代不忘此事”。

　　寶數說到這里，眼望苗若蘭，說道：“老和尚是外人，只知道個大略。

　　苗姑娘若肯給我們說說，定然詳細得多”。

　　眾人心中均想：“原來苗人鳳父女便是這姓苗衛士的後代”。

　　苗若蘭眼望火盆，說道：“在我七歲那一年，有一晚見爹爹磨洗長劍，我說我怕刀劍，要爹爹收起了別玩。

　　爹說這柄劍還得殺一個人，才能收起永遠不用。

　　我摟住他頭頸，求他不要殺人，他就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他說許多許多年以前，老百姓都窮得沒飯吃、沒衣穿，大家只好吃樹皮草根。

　　連樹皮草根也吃完了，只好吃泥巴，很多人都餓死了。

　　做媽媽的沒飯吃，生不出奶，許多小孩子也都在媽媽懷里餓死了。

　　可是官府還是要向老百姓徵糧，財主還要向窮人迫租催債。

　　老百姓拿不出，又有許多人給官府殺了，給財主捉去關起來。

　　爹爹教我唱了一個歌兒，說是那時候一位文武雙全的公子作的。

　　要不要我念出來啊？”眾人齊聲道：“請姑娘念”。

　　寶樹聽她說“文武雙全的公子”七字，知道必是李自成手下的大將李岩，只聽她念道：“年來蝗旱苦頻仍，嚼嚙禾苗歲不登。

　　米價升騰增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

　　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向哭。

　　釜甑塵飛爨絕煙，數日難求一餐粥。

　　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

　　可怜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

　　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饑餓關。

　　能不教人數行淚？淚洒還成點血般”。

　　此時正當乾隆中葉，雖稱太平盛世，可是每年水災旱災，老百姓日子也不好過。

　　眾人聽他一字一句，念得字正腔圓，聲音中充滿了凄楚之情，想起在江湖上的所見所聞，都不禁聳然動容。

　　苗若蘭道：“我爹爹說，到後來老百姓實在再也捱不下去了，終于有一位大英雄出來，領著他們打到北京。

　　但可惜這位英雄做了皇帝之後，處事不當，也沒有善待百姓，手下的眾將軍，反而去害百姓，搶百姓的東西，于是老百姓又不服那英雄了。

　　他以為老百姓的心都向著那位做歌兒的公子，便將那公子殺了。

　　這樣一來，他手下的人都亂了起來。

　　這位大英雄沒多久就給奸人害死”。

　　說到這里，長長歎了口氣，過了一會，才道：“他手下的三名衛士去找尋另一個衛士，要他出個主意，給這位大英雄報仇。

　　“這時候异族人來做了皇帝，到處捉拿那位大英雄的朋友。

　　這三個衛士沒法安身，只得喬裝改扮。

　　一個扮成賣藥的江湖郎中，一個扮成叫化子，另一個力氣最大，就扮成了腳夫。

　　他們和那第四個衛士是結義兄弟，數十年來同甘共苦，真比親兄弟還要好。

　　他們時時刻刻想念他。

　　可是找了七八年，竟沒半點音訊，想來他定是在保護那位大英雄的時候戰死了，三個人都是十分傷心”。

　　眾人聽她說話的語氣聲調，就似是給小孩子講故事一般，料是學著當年父親的口吻，均想：素聞金面佛外號中雖有個“佛”字，為人卻是嫉惡如仇，出手狠辣，可是對女兒卻是這般溫柔慈愛。

　　只聽她道：“再過幾年，他們決定不再尋訪這位義兄了。

　　三人一商量，都說害死大英雄的那個漢奸現在封了王，在云南享福，決意去刺死他，好替大英雄和義兄報仇。

　　于是三個人動身到云南去”。

　　劉元鶴、熊元獻師兄弟對望了一眼，心知她所說的漢奸，就是爵封平西親王的吳三桂。

　　苗若蘭又道：“三人到了昆明，在大漢奸的居所前後探訪明白。

　　三月初五那天晚上，三人帶了兵刃暗器，越牆進去。

　　那大漢奸防備得十分周密，三個人剛進去，就給衛士發覺了。

　　那三人武藝高強，一動手，二十多個衛士或死或傷，阻擋不住，被他們沖進了臥室。

　　眼見那大漢奸逃走不了，那知旁邊突然閃出一人，擋在大漢奸面前。

　　三人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人就是他們尋訪了多年的義兄。

　　這人武功比他們高，保護著大漢奸，不許三人殺他。

　　三個人又驚又怒，和他動起手來。

　　不久外面又涌進數十名衛士，三人寡不敵眾，只得逃走。

　　腳夫公公卻失手被擒。

　　“大漢奸親自審問。

　　腳夫公公破口大罵，罵他將漢人江山送給了韃子。

　　大漢奸打折了他雙腿，關在牢里。

　　那個義兄大概想想不好意思，偷偷到牢中放了他出去。

　　腳夫公公與郎中公公、化子公公會面後，三個人抱頭痛哭，真想不到這個結義兄長居然會變節投敵。

　　三人暗中再一打聽，竟查出一件更叫人痛恨萬分的事來，原來當日三人從九宮山沖出去求救，那義兄等了幾天不見援兵，竟親手將大英雄害死，向敵人投降。

　　滿清皇帝封了他一個大官，眼下已在那大漢奸手下做到提督”。

　　眾人聽到這里，臉上一齊變色。

　　他們都曾聽說闖王是在九宮山為人所害，有的說是老百姓殺的，有的說是官軍殺的，卻不知凶手竟是他的心腹衛士。

　　苗若蘭歎了一口氣，說道：“三個人訪查确實，決意去跟他算帳。

　　只是三人本就難以胜他，現下腳夫公公受了傷，更加不是敵手。

　　正在躊躇，忽然那義兄派人送來一封信，約三人三月十五晚間在滇池飲酒。

　　“三人知他必有詭計，但想他對三人的住處動靜知道得清清楚楚，在此處他大權在握，要避也避不了。

　　事已至此，就是龍潭虎穴，也只好去闖。

　　到了那日，三人身上暗帶兵刃，到滇池邊赴約。

　　只見他早在那里等候，孤身一人，并沒帶親隨衛兵，穿的也是一身粗布青衣，就和當年四人同在軍中時所穿的一樣。

　　四人在小酒店里買了些熟肉、燒雞、饅頭，打了十幾斤白酒，上船到滇池中賞月飲食。

　　“四人一面喝酒，一面說些從前同在軍中的豪事胜概。

　　那三人見他絕口不提那位大英雄的名字，也就忍著不說。

　　但見他一大碗一大碗的喝酒，眼見月至中天，他仰天叫道：『三位兄弟，咱們久別重逢，我今日好歡喜啊！』”這樣一句豪氣奔放的話，從一個溫柔文雅的少女口中說出來，未免顯得不倫不類，可是眾人為故事中外弛內張的情勢所懾，皆未在意。

　　只聽她又道：“那位扮成郎中的公公再也忍耐不住，冷笑道：『你作了大官，身享榮華富貴，自然歡喜。

　　只不知元帥爺現下心中如何？』那位大英雄後來做了皇帝，不過四個衛士一直叫他作元帥爺。

　　“那義兄歎了口氣道：『唉，元帥定然寂寞得緊。

　　待此間大事一了，我就指點三位兄弟去拜見元帥爺。

　　』”“三人一聽，個個怒氣沖天，心道：『好哇，你還想殺我們三人，叫我們去陰曹地府和元帥爺相會。

　　』腳夫公公伸手入懷，就要去摸刀子。

　　郎中公公向他使個眼色，提起酒壺向義兄斟了杯酒。

　　說道：『那日九宮山頭別後，元帥爺到底怎樣了？』那義兄雙眉一揚，說道：『今日約三位兄弟來，就是要說這回事。

　　』叫化公公忽然伸手向他背後一指，叫道：『咦，是誰來了？』”“那義兄轉頭去看，叫化公公與郎中公公雙刀齊出，一刀砍斷了他的右臂，一刀斬在他背心，深入數寸。

　　那義兄大叫一聲，回過頭來，左臂連伸，已將兩人刀子奪下，拋入了滇池，手掌一探，已抓住了郎中公公的胸口穴道，臉色蒼白，喝道：『咱四人義結金蘭，干麼……干麼施暗算傷我？』郎中公公被他這一抓，登時動彈不得。

　　腳夫公公挺刀叫道：『你害死元帥爺，賣主求榮，還有臉提到意氣兩字？』”“那義兄飛起一腳，將他手中刀子踢去，大笑道：『好，好！有義氣，有義氣。

　　』三人見他一臂被斬，身受重傷，竟然還是如此神勇，不禁都驚得呆了。

　　那義兄笑聲甫畢，忽然流下淚來，說道：『可惜，可惜我大事不成！』隨即放松了郎中公公。

　　叫化公公怕他再施毒手，猛出一拳，正中他的胸膛。

　　這一拳使的是重手法，力道驚人，那義兄『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忽地提起左掌，擊在船舷之上，只擊得木屑紛飛，船舷缺了一塊。

　　他苦笑道：『我雖受重傷，要殺你們，仍是易如反掌。

　　但你們是我好兄弟，我怎舍得啊！』”“那三人一齊退在船梢，并肩而立，防他暴起傷人。

　　那義兄歎道：『今日之事，千萬不可泄露。

　　若是給我兒子知道，你們三個不是他的對手。

　　我當自刎而死，以免你們負個戕害義兄的惡名。

　　』說著抽出單刀，在頸中一割，一交俯跌下去。

　　腳夫公公心中不忍，搶上去扶住，叫道：『大哥！』那義兄道：『好兄弟，做哥哥的去了。

　　元帥爺的軍刀大有干系，他……老人家是在石門峽……』這句話沒說完，咽喉流\*𠗟姙澇詿㛦小埂\*

　　“三人望著他的尸身，又是難過，又是痛快，只見他用來自刎的那柄刀上刻著十四個字，認得就是那位大英雄的軍刀了”。

　　眾人聽到此處，眼光一齊轉過去望著寶樹手中的那柄短刀。

　　劉元鶴忽然搖頭道：“我不信”。

　　陶百歲怒喝：“你知道什麼？”劉元鶴道：“那李自成流血千里，殺人如麻，怎會下這十四字軍令？”眾人一怔，不知所對。

　　于管家忽然接口道：“闖王殺人如麻，是誰見來？”劉元鶴道：“人人都這般說，難道是假？”于管家道：“你們居官之人，自然說他胡亂殺人。

　　其實闖王殺的只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

　　這些本就算不得是人。

　　『殺一人如殺我父』之令，是不許部屬妄殺一個好人，這話一些兒也不錯”。

　　劉元鶴欲待再辯，但見他英氣逼人，頓然住口不說。

　　熊元獻意欲打開僵局，道：“苗姑娘，後來怎樣？請你說下去”。

　　苗若蘭道：“腳夫公公說道：『他說元帥爺在石門峽，那是什麼意思？』郎中公公道：『難道他說元帥爺葬在石門峽？』叫化公公搖頭道：『這人奸惡之極，臨死還要騙人。

　　』原來大英雄死後，漢奸將他的遺體送到北京去領賞。

　　皇帝將大英雄的首級挂在城門上號令示眾。

　　三名衛士冒了奇險，將首級盜來，早已葬在一個險峻萬分、人跡不到的所在。

　　那義兄說他在石門峽，三人自然不信。

　　“三人殺了義兄後，又去行刺那大漢奸，但大漢奸防范周密，數次行刺都不成功，而他們大義殺兄的事，卻在江湖上傳開來了。

　　武林中的英雄好漢聽到，都翹起大拇指，贊一聲：『殺得好！』消息傳到了那義兄的家鄉，他兒子十分悲傷，就趕到昆明來替父親報仇”。

　　陶百歲接口道：“那做兒子的這就不是了。

　　雖然說父仇不共戴天，但他父親做了奸惡之事，人人得而誅之，這仇不報也罷”。

　　苗若蘭道：“我爹當時也這樣說，可是那兒子的想法卻大大不同。

　　他到了昆明，不久就在一座破廟之中找到三人，動起手來。

　　這兒子武功得到父親真傳，那三人果然不是對手，斗了不到半個時辰，三人被他一一打倒。

　　“那兒子道：『三位叔叔，我爹爹忍恥負辱，甘愿負一個賣主求榮的惡名，你們怎懂得其中深意？瞧著你們和我爹爹結義一場，今日饒了你們性命。

　　快快回家去料理後事，明年三月十五是我爹爹死忌，我當來登門拜訪。

　　』他說了這番話後，奪了那大英雄的軍刀，揚長而去。

　　“這時已是隆冬，那三人當即北上，將三家家屬聚在一起，詳詳細細的將當日舟中喋血之事說了。

　　大家都道：『他害死大英雄，保護大漢奸，自己又做异族人手下的大官，還能有什麼深意？他兒子強辭狡辯，說出話來沒人能信。

　　』江湖朋友得到訊息，紛紛趕來仗義相助。

　　“到了三月十五那天晚上，那兒子果然孤身趕到”。

　　眾人眼望苗若蘭，等她繼續述說，卻見小丫頭琴兒走將過來，手里捧了一個套著錦緞套子的白銅小火爐，放在她的懷里。

　　苗若蘭低聲道：“去點一盤香”。

　　琴兒答應了，不一會捧來一個白玉香爐，放在她身旁幾上。

　　只見一縷青煙，從香爐頂上雕著的鳳凰嘴中裊裊吐出，眾人隨即聞到淡淡幽香，似蘭非蘭，似麝非麝，聞著甚是舒泰。

　　苗若蘭道：“我獨自個在房，點這素馨。

　　這里人多，怎麼又點這個？”琴兒笑道：“我當真糊涂啦”。

　　捧起香爐，去換了一盤香出來。

　　苗若蘭道：“這里風從北來，北邊雖然沒窗，但山頂風大，總有些風兒漏進來。

　　你瞧這香爐放對了麼？”琴兒一笑，將小幾端到西北角放下，又給小姐泡了一碗茶，這才走開。

　　眾人都想：“金面佛苗人鳳身為一代大俠，卻把個女兒驕縱成這般模樣”。

　　只見她慢慢拿起蓋碗，揭開蓋子，瞧了瞧碗中的茶葉與玫瑰花，輕輕啜了一口，緩緩放下，眾人只道她要說故事了，那知道她卻說：“我有些兒頭痛，要進去休息一會。

　　諸位伯伯叔叔請寬坐”。

　　說著站起身來，入內去了。

　　眾人相顧啞然。

　　曹云奇第一個忍耐不住，正要發作，田青文向他使個眼色。

　　曹云奇話到口邊，又咽了下去。

　　苗若蘭進去不久，隨即出來，只見她換了一件淡綠皮襖，一條鵝黃色百摺裙，臉上洗去了初上山時的脂粉，更顯得淡雅宜人，風致天然。

　　原來她并非當真頭痛，卻是去換衣洗臉。

　　琴兒跟隨在後，拿了一個銀狐墊子放在椅上。

　　苗若蘭慢慢坐下，這才啟朱唇、發皓齒，緩緩說道：“這天晚上，郎中公公家里大開筵席，請了一百多位江湖上成名的英雄豪傑，靜候那義兄的兒子到來。

　　等到初更時分，只聽得托的一聲響，筵席前已多了一人。

　　廳上好手甚多，卻沒一個瞧清楚他是怎麼進來的。

　　只見他約莫二十歲上下年紀，身穿粗布麻衣，頭戴白帽，手里拿著一跟哭喪棒，背上斜插單刀。

　　他不理旁人，逕向郎中、叫化、腳夫三位公公說道：『三位叔父，請借個僻靜處所說話。

　　』“三位公公尚未答話，峨嵋派的一位前輩英雄叫道：『男子漢大丈夫，有話要說便說，何須鬼鬼祟祟？你父賣主求榮，我瞧你也非善類，定是欲施奸計。

　　三位大哥，莫上了這小賊的當。

　　』只聽得拍拍拍、拍拍拍六聲響，那人臉上吃了六記耳光，哇的一聲，口吐鮮血，數十枚牙齒都撒在地下”。

　　“席上群豪一齊站起，驚愕之下，大廳中百餘人竟爾悄無聲息，均想：此人身法怎地如此快法？那峨嵋派的名宿受此重創，嚇得話也說不出口。

　　那兒子縱上前去打人時群豪并未看清，退回原處時仍是一幌即回，這一瞬之間倏忽來去，竟似并未移動過身子。

　　那三位公公與他父親數十年同食共宿，知道這是他家傳的『飛天神行』輕功絕技，只是他青出于藍，似乎猶胜乃父。

　　那兒子道：『三位叔叔，若是我要相害，在昆明古廟之中何必放手？現下我有幾句要緊話說，旁人聽了甚是不便。

　　』”“三人一想不錯。

　　那郎中公公當下領他走進內堂的一間小房。

　　大廳上百餘位英雄好漢停杯相顧，側耳傾聽內堂動靜”。

　　“約莫過了一頓飯功夫，四人相偕出來。

　　郎中公公向群雄作了個四方揖，說道：『多謝各位光臨，足見江湖義氣。

　　』群雄正要還禮，卻見他橫刀在頸中一划，登時自刎而死。

　　群雄大驚，待要搶上去救援，卻見叫化公公與腳夫公公搶過刀來，先後自刎。

　　這個奇變來得突然之極，群雄中雖有不少高手，卻沒一個來得及阻攔”。

　　“那義兄的兒子跪下來向三具尸體拜了幾拜，拾起三人用以自刎的短刀，一躍上屋。

　　群雄大叫：『莫走了奸賊！』紛紛上屋追趕，那人早已不見了蹤影。

　　“三位公公的子女抱著父親的尸身，放聲大哭。

　　群雄探詢三人家屬奴仆，竟沒一個得知這四人在密室中說些什麼，更不知那兒子施了什麼奸計，逼得三人當眾自殺。

　　群雄見三位英雄尸橫當地，個個氣憤填膺，立誓要替三人報仇。

　　“只是那兒子從此銷聲匿跡，不知躲到了何處。

　　三位公公的子女由群雄撫養成人。

　　群雄怜他們的父親仗義報主，卻落得慘遭橫禍，是以無不用心撫育教導。

　　三家子女本已從父親學過家傳武功，有了根基，再得明師指點，到後來融會貫通，各自卓然成家”。

　　她說到這里，輕輕歎了口氣，喟然道：“他們武功越強，報仇之心愈切。

　　練了武功到底對人是禍是福，我可實在想不明白”。

　　寶樹見她望著爐火只是出神，眾人卻急欲聽下文，于是接口道：“苗姑娘這故事說得極是動聽。

　　她雖不提名道姓，各位自然也都知道，故事中的義兄，是闖王第一衛士姓胡的飛天狐狸，那腳夫公公姓苗，化子公公姓范，郎中公公姓田。

　　三家後人學得絕技後各樹一幟，苗家武功稱為苗家劍，姓范的成為興漢丐幫中的頭腦，姓田的到後來建立了天龍門”。

　　阮士中、殷吉等雖是天龍前輩，但本門的來歷卻到此刻方知，不由得暗自慚愧。

　　寶樹又道：“這苗范田三家後代，二十餘年後終于找到了那姓胡的兒子。

　　那時他正身患重病，當被三家逼得自殺。

　　從此四家後人輾轉報復，百餘年來，沒一家的子孫能得善終。

　　我自己就親眼見過這四家後人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斗”。

　　苗若蘭抬起頭來，望著寶樹道：“大師，這故事我知道，你別說了”。

　　寶樹道：“這些朋友們卻不知道，你說給大多兒聽吧”。

　　苗若蘭搖頭道：“那一年爹爹跟我說了這四位公公的故事之後，接著又說了一個故事。

　　他說為了這件事，他迫得還要殺一個人，須得磨利那柄劍。

　　只是這故事太悲慘了，我一想起心里就難受，真愿我從來沒聽爹說過”。

　　她沈默了半晌，道：“這件事發生的時候，還在我出世之前的十年。

　　不知那個可怜的孩子怎樣了，我真盼望他好好的活著”。

　　眾人面面相覷，不知她所說的“可怜孩子”是什麼人，又怎與眼前之事有關？眾人望望苗若蘭，又望望寶樹，靜待兩人之中有誰來解開這個疑團。

　　忽然之間，站在一旁侍候茶水的一個仆人說道：“小姐，你好心有好報。

　　想來那個可怜的孩子定是好好的活著”。

　　他話聲甚是嘶啞。

　　眾人一齊轉頭望去，只見他白發蕭索，年紀已老，缺了一條右臂，用左手托著茶盤，一條粗大的刀疤從右眉起斜過鼻子，一直延到左邊嘴角。

　　眾人心想：“此人受此重傷，居然還能挨了下來，實是不易”。

　　苗若蘭歎道：“我聽了爹爹講的故事之後，常常暗中祝告，求老天爺保佑這孩子長大成人。

　　只是我盼望他不要學武，要像我這樣，一點武藝也不會才好”。

　　眾人一怔，都感奇怪：“瞧她這副文雅秀氣的樣兒，自是不會武藝，但她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大俠的愛女，難道她父親竟不傳授一兩手絕技給她？”苗若蘭一見眾人臉色，已知大家心意，說道：“我爹說道，百餘年來，胡苗范田四家子孫怨怨相報，沒一代能得善終。

　　任他武藝如何高強，一生不是忙著去殺人報仇，就是防人前來報仇。

　　一年之中，難得有幾個月安樂飯吃，就算活到了七八十歲高齡，還是給仇家一刀殺死。

　　練了武功非但不能防身，反足以致禍。

　　所以我爹立下一條家訓，自他以後，苗門的子孫不許學武。

　　他也決不收一個弟子。

　　我爹說道：縱然他將來給仇人殺了，苗家子弟不會武藝，自然無法為他報仇。

　　那麼這百餘年來愈機愈重的血債，愈來愈是糾纏不清的冤孽，或許就可一筆勾銷了”。

　　寶樹合十道：“善哉，善哉！苗大俠能如此大徹大悟，甘愿讓蓋世無雙的苗家劍劍法自他而絕，雖是武林的大損失，卻也是一件大大善事”。

　　苗若蘭見那臉有刀疤的仆人目中發出异光，心中微感奇怪，向寶樹道：“我進去歇歇，大師跟各位伯伯叔叔，失陪了”。

　　說著斂衽行禮，進了內堂。

　　寶樹道：“苗姑娘心地仁善，不忍再聽此事。

　　她既有意避開，老衲就跟各位說說”。

　　這一日自清晨起到此刻，只不過幾個時辰，日未過午，但各人已經歷了許多怪异之事，心中存了不少疑團，都是急欲明白真相。

　　只聽寶樹說道：“自從闖王的四大衛士相互仇殺以後，四家子孫百餘年來斫殺不休。

　　只是那姓胡的賣主求榮，為武林同道所共棄，所以每次大爭斗，胡家子孫勢孤，十九落在下風。

　　可是胡家的家傳武功當真厲害無比，每隔三四十年，胡家定有一兩個傑出的子弟出來為上代報仇，不論是胜是敗，總是掀起了滿天腥風血雨”。

　　“苗范田三家雖然人眾力強、得道多助，但胡家常在暗中忽施襲擊，令人防不胜防。

　　雍正初年，苗范田三家為了爭奪掌管闖王的軍刀，起了爭執。

　　偏巧胡家又出了一對武功極高的兄弟，一口氣傷了三家十多人。

　　三家急了，由田家出面，邀請江湖好手，才齊心合力殺了胡氏兄弟。

　　這一年大江南北的英雄豪傑聚會洛陽，結盟立誓，從此闖王軍刀由天龍門田氏執掌，若是胡家後人再來尋釁生事，由天龍門田氏拿這口軍刀號召江湖好漢，共同對付。

　　天下英雄只要見到軍刀，不論身有天大的要事，都得擱下了應召赴義。

　　“這件事過得久了，後人也漸漸淡忘了。

　　只是天龍門掌門對這口寶刀始終十分重視。

　　聽說天龍門後來分為南北兩宗，兩宗每隔十年，輪流掌管。

　　阮師兄、殷師兄，我說得可對麼？”阮士中和殷吉齊聲道：“大師說的不錯”。

　　寶樹笑了笑道：“事隔多年，天龍門門下雖然都知這刀是本門的鎮門之寶，但此刀到底來歷如何，卻已極少有人考究。

　　時日久了，原也難怪。

　　只是和尚有一事不明，卻要請教曹兄”。

　　曹云奇大聲道：“什麼事？”寶樹道：“老衲曾聽人說過，天龍門新舊掌門交替之時，老掌門必將此刀來歷說與新掌門知曉。

　　怎地曹兄榮為掌門，竟然不知？難道田歸農老掌門望了這一條門規麼？”曹云奇脹紅了臉，待要說話，田青文接口道：“寒門不幸，先父突然去世，來不及跟曹師哥詳言”。

　　寶樹道：“這就是了。

　　唉，此刀我已第二次瞧見。

　　首次見到之時，屈指算來已是二十七年之前的事了”。

　　田青文心道：“苗姑娘約莫十七八歲年紀，她說那場慘事發生在她出生之前十年，正是二十七年之前。那麼這和尚見到此刀，看來會與苗姑娘所說的事有關”。

## 第四章

　　只聽寶樹說道：“那時老衲尚未出家，在直隸滄州鄉下的一個小鎮上行醫為生。

　　滄州民風好武，少年子弟大都學過三拳兩腳。

　　老衲做的是跌打醫生，也學過一點武藝。

　　那小鎮地處偏僻，只五六百居民。

　　老衲靠一點兒醫道勉強糊口，自然養不起家，說不上娶妻生子。

　　“那一年腊月，老衲喝了三碗冷面湯睡了，正在做夢發了大財，他媽的要娶個美貌老婆，忽聽得澎澎澎一陣響，有人用力打門”。

　　“屋子外北風刮得正緊，我炕里早熄了火，被子又薄，實在不想起來，好夢給人驚醒了，更是沒好氣。

　　但敲門聲越來越響，有人大叫：『大夫，大夫！』那人是關西口音，不是本地人，再不開門，瞧來就要破門而入。

　　我不知出了什麼事，忙披衣起來，剛拔開門閂，砰的一響，大門就給人用力推開，若不是我閃得快，額角准較給大門撞起一個老大瘤子。

　　只見火光一幌，一條漢子手執火把，撞了進來，叫道：『大夫，請你快去。

　　』”“我道：『什麼事？老兄是誰？』那人道：『有人生了急病！』他不答我第二句話，左手一揮，當的一響，在桌上丟了一錠大銀。

　　這錠銀子足足有二十兩重，我在鄉下給人醫病，總是幾十文幾百文的醫金，那里見過一出手就是二十兩一只大元寶的？心中又驚又喜，忙收了銀子，穿衣著鞋。

　　那漢子不住口的催促。

　　我一面穿衣，一面瞧他相貌，但見他神情粗豪，一副會家子的模樣，只是臉帶憂色。

　　“他不等我扣好衣鈕，一手替我挽了藥箱，一手拉了我手就走。

　　我道：『待我掩上了門。

　　』他道：『給偷了什麼，都賠你的。

　　』拉著我急步而行，走進了平安客店。

　　那是鎮上只此一家的客店，專供來往北京的驢夫腳夫住宿，地方雖不算小，可是又黑又髒。

　　我想此人恁地豪富，怎能在這般地方歇足？念頭尚未轉完，他已拉著我走進店堂。

　　大堂上燭火點得明亮晃地，坐著四五個漢子。

　　拉著我手的那人叫道：『大夫來啦！』各人臉現喜色，擁著我走進東廂房。

　　“我一進門，不得嚇了一跳，只見炕上并排躺著四個人，都是滿身血污。

　　我叫那漢子拿燭火移近細看，見那四人都受了重傷，有的臉上受到刀砍，有的手臂被斬去一截。

　　我問道：『怎麼傷成這樣子？給強人害的麼？』那漢子厲聲道：『你快給治傷，另有重謝。

　　可不許多管閒事，亂說亂問。

　　』我心道：『好家伙，這麼凶！』但見他們個個狠霸霸的，身上又各帶兵刃，不敢再問，替四人上了金創藥，止血包扎定當。

　　“那漢子道：『這邊還有。

　　』領我走到西廂，炕上也有三個受傷的躺著，身上也都是兵刃的新傷。

　　我給上藥止了血，又給他們服些宁神減疼的湯藥。

　　七個人先後都睡著了。

　　“那幾個漢子見我用藥有效，對我就客氣些了，不再像初時那般凶狠。

　　他們叫店伴在東廂房用門板給我搭一張床，以防傷勢如有變化，隨時可以醫治。

　　“睡到雞鳴時分，門外馬蹄聲響，奔到店前，那一批漢子一齊出去迎接。

　　我裝睡偷看，只見進來了兩人，一個叫化子打扮，雙目炯炯有神，另一個面目清秀，年紀不大。

　　這兩人走到炕邊查看傷者。

　　受傷的人忙忍痛坐起，對兩人極是恭敬。

　　我聽他們叫那化子為范幫主，叫那青年為田相公”。

　　他說到這里，頓了一頓，向田青文道：“我初見令尊的時候，姑娘還沒出世呢。

　　令尊為人是很精明的，那天早晨他那副果敢干練的模樣，今日猶在目前”。

　　田青文眼圈兒一紅，垂下了頭。

　　寶樹道：“沒受傷的幾個漢子之中，有一人低聲說道：『范幫主，田相公，張家兄弟從關外一路跟隨這點子夫妻南來，查得确确實實，鐵盒兒确是在點子身上。

　　』”眾人聽到“鐵盒兒”三字，相互望了一眼，都想：“說到正題啦”。

　　寶樹道：“范幫主點了點頭。

　　那漢子又道：『咱們都候在唐官屯接應，派人給您兩位和金面佛苗大俠送信。

　　不料給那點子瞧破了。

　　他一人攔在道上，說道：“我跟你們素不相識，一路跟著我作甚？你們是苗范田三家派來的是不是？”張大哥道：“你知道就好啦”。

　　那點子臉一沉，夾手將張大哥的刀奪了去，折為兩段，拋在地下，說道：“我不想多傷人命，快滾吧！”我們見點子手下厲害，一擁而上。

　　張大哥卻飛腳去踢他娘子的大肚子。

　　那點子大怒，說道：“我本欲相饒，你們竟如此無禮！”搶了一把刀，一口氣傷了我們七人。

　　』”“田相公道：『他還說了些什麼話？』那漢子道：『那點子本來還要傷人，他娘子在車中叫道：“算啦，給你沒出世的孩子積積德吧！那點子笑了笑，雙手一拗，將那柄刀折斷了。

　　』田相公向范幫主望了一眼，問道：『你瞧清楚了？當真是用手折斷的？』那漢子道：『是，小人當時正在他身旁，瞧得清清楚楚。

　　』田相公嗯了一聲，抬起了頭出神。

　　范幫主道：『賢弟不用擔心，苗大俠定能對付得了他。

　　』”“那漢子道：『他到江南去，定要打從此處過。

　　兩位守在這里，管教他逃不了。

　　』范田二人臉色鄭重，一面低聲商量，慢慢走了出去”。

　　“我等他們出去後，這才假裝醒來，起身給七個傷者換藥。

　　我心里想：『那點子不知是誰，他可是手下容情。

　　這七人傷勢雖重，卻個個沒傷到要害。

　　』”“這天傍晚，大家正在廳上吃飯，一個漢子奔了進來，叫道：『來啦！』眾人臉上變色，拋下筷子飯碗，抽出兵刃，搶了出去。

　　我悄悄跟在後面，心中害怕，可也想瞧個熱鬧。

　　“只見大道上塵土飛楊，一輛大車遠遠駛來。

　　范田二位率眾迎了上去。

　　我跟在最後。

　　那大車駛到眾人面前，就停住了。

　　范幫主叫道：『姓胡的，出來吧。

　　』只聽得車廉內一人說道：『叫化兒來討賞是不是？好，每個人施舍一文！』眼見黃光連閃，眾人啊喲、啊喲的幾聲叫，先後摔倒。

　　范田兩位武功高，沒摔倒，但手腕上還是各中了一枚金錢鏢，一杖一劍，撒手落在地下。

　　田相公叫道：『范大哥，扯呼！』”“范幫主身手好生了得，彎腰拾起鐵杖，如風般搶到倒在地下的幾名漢子身旁，要給他們解開穴道。

　　我學跌打之時，師父教過人身的三十六道大穴，所以范幫主伸手解穴，我也懂得一點兒。

　　那知他推拿按捏，忙個不了，倒在地下的人竟是絲毫不動。

　　車中那人笑道：『很好，一文錢不夠，每人再賞一文。

　　』又是十幾枚銅錢一枚跟著一枚撒出來，每人穴道上中了一下，登時四肢活動，紛紛站起身來”。

　　“田相公橫劍護身，叫道：『姓胡的，今日我們甘拜下風，你有種就別逃。

　　』車中那人并不回答，但聽得嗤的一聲，一枚銅錢從車中激射而出，正打在他劍尖之上，錚的一響，那劍直飛出去，插在土中。

　　田相公舉起持劍的右手，虎口上流出血來。

　　“他見敵人如此厲害，臉色大變，手一揮，與范幫主率領眾人奔回客店，背起七個傷者，上馬向南馳去。

　　田相公臨去之時，又給了我二十兩銀子。

　　我見他這等慷慨，确是位豪俠君子，心想：『車中定是個窮凶極惡的歹徒，否則像田相公這樣的好人，怎會和他結仇？』正要回家，只見那輛大車駛到了客店門口停下。

　　我好奇心起，要瞧瞧那歹徒怎生模樣，當下躲在柜台後面，望著車門”。

　　“只見門廉掀開，車中出來一條大漢，這人生得當真凶惡，一張黑漆臉皮，滿腮濃髯，頭發卻又不結辮子，蓬蓬松松的堆在頭上。

　　我一見他的模樣，就嚇了一跳，心想：『你奶奶的，從那里鑽出來的惡鬼？』只想快些离開客店回家，但說也奇怪，兩只眼睛望住了他，竟然不能避開。

　　我心中暗罵：『大白日見了鬼，莫非這人有妖法？』”“只聽那人說道：『勞駕，掌柜的，這兒那里有醫生？』掌柜的向我一指，說道：『這個就是醫生。

　　』我雙手亂搖，忙道：『不，不……』那人笑道：『別怕，我不會將你煮熟來吃了。

　　』我道：『我……我……』那人沉著臉道：『若是要吃你，也只生吃。

　　』我更加怕了，那人卻哈哈大笑起來。

　　我這才知道他原來是說笑，心想：『你講笑話，也得揀揀人，老子是給你消遣的麼？』但想是這麼想，嘴里卻那敢說出來？”“那人說道：『掌柜的，給我兩間乾淨的上房。

　　我娘子要生產，快去找個穩婆來。

　　』他眉頭一皺，說道：『路上驚動了胎氣，只怕是難產。

　　醫生，請你別走開。

　　』掌柜的聽說要在他店里生產，弄髒屋子，自然老大不愿意，但見了他這副凶霸霸的模樣，半句也不敢多說，可是鎮上做穩婆的劉婆婆前幾天死啦，掌柜的只得跟他說實話。

　　那人模樣更可怕了，摸出一錠大銀，拋在桌上，道：『掌柜的，勞你駕到別處去找一個，越快越好。

　　』我心想：『怎麼這批人一出手都是二十兩銀子？』”“那惡鬼模樣的人等掌柜安排好了房間，從車中扶下一個女人來。

　　這女人全身裹在皮裘之中，只露出了一張臉蛋。

　　這一男一女哪，打個比方，那就是貂蟬嫁給了張飛。

　　我一見那女子如此美法，不禁又嚇了一跳，心下琢磨：『這定是一位官家的千金小姐，不知怎樣被逼嫁給了這個惡鬼？是了，定是他搶來做壓寨夫人的。

　　』不知怎的，我起了個怪念頭：『這位夫人和田相公才是一對兒，說不定是這惡鬼搶了田相公的，他兩人才結下仇怨。

　　』“沒過中午，那位夫人就額頭冒汗，哼哼唧唧的叫痛。

　　那惡鬼焦急得很，要親自去找穩婆，那夫人卻又拉著他手，不許他走開。

　　到未牌時分，小孩兒要出來，實在等不得了。

　　那惡鬼要我接生，我自然不肯。

　　你們想，我一個堂堂男子漢，給婦道人家接生怎麼成？那是一千一萬個晦氣，這種事一做，這一生一世就注定倒足了霉”。

　　“那惡鬼道：『你接嘛，這里有二百兩銀子。

　　不接嘛，那也由你。

　　』他伸手一拍，將方桌的角兒拍下了一塊。

　　我想：『性命要緊。

　　再說，這二百兩銀子，做十年跌打醫生也賺不到，倒霉一次又有何妨？』當下給那夫人接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

　　“這小子哭得好響，臉上全是毛，眼睛睜得大大的，生下來就是一副凶相，倒真像他爹，日後長大了十九也是個歹人”。

　　“那惡鬼很是開心，當真就捧給我十只二十兩的大元寶。

　　那夫人又給了我一錠黃金，總值得八九十兩銀子。

　　那惡鬼又捧出一盤銀子，客店中從掌柜到灶下燒火的，每人都送了十兩。

　　這一下大多兒可就樂開啦。

　　那惡鬼拉著大多兒喝酒，連打雜的、掃地的小斯，都教上了桌。

　　大家管他叫胡大爺。

　　他說道：『我姓胡，生平只要遇到做壞事的，立時一刀殺了，所以名字叫作胡一刀。

　　你們別大爺長大爺短的，我也是窮漢出身。

　　打從惡霸那里搶了些錢財，算什麼大爺？叫我胡大哥得啦！』”“我早知他不是好人，他果然自己說了出來。

　　大多不敢叫他『大哥』，他卻逼著非叫不可。

　　後來大多兒酒喝多了，大了膽子，就跟他大哥長、大哥短起來。

　　這一晚他不放我回家，要我陪他喝酒。

　　喝到二更時分，別人都醉倒了，只有我酒量好，還陪著他一碗一碗的灌。

　　他越喝興致越高，進房去抱了兒子出來，用指頭蘸了酒給他吮。

　　這小子生下不到一天，吮著烈酒非但不哭，反而舔得津津有味，真是天生的酒鬼”。

　　“就在那時，南邊忽然傳來馬蹄聲響，一共有二三十匹馬，很快的奔近來，到了店門口就止住了。

　　跟著就聽得拍門聲響。

　　掌柜的早醉得糊涂啦，跌跌撞撞的去開門。

　　門一打開，進來了二三十條漢子，個個身上帶著兵刃。

　　這些人在門口排成一列，默不作聲。

　　只有其中一人走上前來，在一張桌旁坐下，從背上解下一個黃布包袱，放在桌上。

　　燭光下看得分明，包袱上用黑絲線繡著七個字：『打遍天下無敵手』”。

　　眾人聽到這里，都抬起頭來，望了望廳中對聯上“大言天下無敵手”和“苗人鳳”等字。

　　寶樹道：“苗大俠這七字外號，直到現下，我還是覺得有點兒過于目中無人。

　　那天晚上見到，自然十分驚訝。

　　只見他身材極高極瘦，宛似一條竹篙，面皮蜡黃，滿臉病容，一雙破蒲扇般的大手，擺著放在桌上。

　　我說他這對手像破蒲扇，因為手掌瘦得只剩下一根根骨頭。

　　我當時自然不知道他是誰，到後來才知是金面佛苗人鳳苗大俠。

　　“那胡一刀自顧自逗弄孩子，竟似沒瞧見這許多人進來。

　　苗大俠也是一句話不說，自有他的從人斟上酒來。

　　那幾十個漢子瞪著眼睛瞧胡一刀。

　　他卻只管蘸酒給孩子吮。

　　他蘸一滴酒，仰脖子喝一碗，爺兒倆竟是勸上了酒”。

　　“我心中怦怦亂跳，只想快快离開這是非之地，可是又怎敢移動一步？那時候啊，只要誰稍稍動一動，幾十把刀劍立時就砍將下來，就算不是對准了往我身上招呼，只須挨著一點邊兒，那也非重傷不可”。

　　“胡一刀和苗大俠悶聲不響的，各自喝了十多碗酒，誰也不向誰瞧一眼。

　　忽然房中夫人醒了，叫了聲：『大哥！』那孩子聽到母親聲音，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胡一刀手一顫，嗆啷一聲，酒碗落在地下，跌得粉碎。

　　他臉色立變，抱著孩子站起身來。

　　苗大俠『嘿、嘿、嘿』的冷笑三聲，轉身出門。

　　眾人一齊跟出，片刻之間，馬蹄聲漸漸遠去。

　　我只道一場惡斗一定是難免的了，那知道孩子這麼一哭，苗大俠居然立刻就走。

　　我和掌柜、多計們面面相覷，摸不著半點頭腦”。

　　“胡一刀抱著孩子走進房去，那房間的板壁極薄，只聽夫人問道：『大哥，是誰來了啊？』胡一刀道：『幾個毛賊，你好好睡罷！別擔心。

　　』夫人歎了口氣，低聲道：『不用騙我，是金面佛來啦。

　　』胡一刀道：『不是的，你別瞎疑心。

　　』夫人道：『那你干麼說話聲音發抖？你從來不是這樣的。

　　』”“胡一刀不語，隔了片刻說道：『你猜到就算啦。

　　我不會怕他的。

　　』夫人道：『大哥，你千萬別為了我，為了孩子擔心。

　　你心里一怕，就打他不過了。

　　』胡一刀歎了口長氣，道：『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從來天不怕地不怕，今晚抱著孩子，見到金面佛進來，他把包袱往桌上一放，眼角向孩子一幌，我就全身出了一陣冷汗。

　　妹子，你說得不錯，我就是怕金面佛。

　　』夫人道：『你不是自己怕他，是怕他害我，怕他害咱們的孩子。

　　』胡一刀道：『聽說金面佛行俠仗義，江湖上都叫他苗大俠，總不會害女人孩子吧？』他說這幾句話時聲音更加發顫，顯是心里半分兒也拿不准。

　　我聽了這幾句話，忽然可怜他起來，心想：『這人臉上一副凶相，原來心里卻害怕得緊。

　　』”“只聽夫人輕聲道：『大哥，你抱了孩子，回家去吧。

　　等我養好身子，到關外尋你。

　　』”“胡一刀道：『唉，那怎麼成？要死，咱倆也死在一塊。

　　』夫人歎道：『早知如此，當年我不阻你南來跟金面佛挑戰倒好。

　　那時你心無牽挂，准能胜他。

　　』胡一刀笑道：『今日相逢，也未必就敗在他手里。

　　他那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黃包袱，只怕得換換主兒。

　　』他雖然帶笑而說，但聲音總是發顫，即是隔了一盜板壁，仍然聽得出來”。

　　“夫人忽道：『大哥，你答應我一件事。

　　』胡一刀道：『什麼？』夫人道：『咱們把一切跟金面佛明說了，瞧他怎麼說。

　　他號稱大俠，難道不講道理？』”“胡一刀道：『我在外面一邊喝酒，一邊心中琢磨，十幾條可行的路子都細細想過了。

　　你剛生下孩子，怎能出外？我自己去，一說就僵。

　　倘若有個人能使，你的主意倒也行得。

　　』夫人想了一會，道：『那個醫生倒挺能干的，口齒伶俐，不如煩他一行。

　　』胡一刀道：『此人貪財，未必可靠。

　　』夫人道：『咱們重重酬謝他就是。

　　』哈哈，老和尚年輕之時，卻是好酒貪財，說出來也不怕各位笑話，我一聽『重重酬謝』四字，早就打定了主意：『就是水里火里，也要為他走一遭。

　　』”“他們夫妻倆低聲商量了幾句，胡一刀就出來叫我進房，說道：『明日一早，有人送信來。

　　相煩你跟隨他前去，送我的回信給金面佛苗大俠，就是剛才來喝酒的那位黃臉大爺。

　　』我想此事何難，當下滿口答應”。

　　“次日大清早，果然一個漢子騎馬送了一封信來給胡一刀。

　　我聽夫人念信，原來是苗大俠約他比武的，要他自擇日子地方。

　　胡一刀寫了一封回信交給我。

　　我向客店掌柜借了匹馬，跟了那漢子前去。

　　向南走了三十多里，那漢子領我進了一座大屋。

　　苗大俠、范幫主、田相公都在里面，此外還有四五十人，男的女的、和尚道士都有”。

　　“田相公看了那信，說道：『不必另約日子了，我們明日准到。

　　』我道：『相公還有什麼吩咐？』田相公道：『你去跟胡一刀說，叫他先買定三口棺材，兩口大的，一口小的，免得大爺們到頭來破費。

　　』我回到客店，把這幾句話對胡一刀夫婦說了，心想他們必定破口大罵，那知他們只對望了一眼，一言不發。

　　兩個人輪流抱著孩子，只管親他疼他，好似自知死期以近，多一刻也是好的”。

　　“這一晚我盡做噩夢，一會兒夢見胡一刀將苗大俠殺了，一會兒夢見苗大俠將胡一刀殺了，一會而又夢見這兩人把我殺了。

　　睡到半夜，忽然給幾下怪聲吵醒，一聽原來是隔壁房里胡一刀在哭泣”。

　　“我好生奇怪；心想：『瞧他也是個響當當的漢子，大丈夫死就死了，事到臨頭，還哭些什麼？怎地如此膿包？』卻聽他嗚咽著道：『孩子，你生下三天，便成了沒爹沒娘的孤兒，將來有誰疼你？你餓了冷了，誰來管你？你受人欺侮，誰來幫你？』”“起初我還罵他膿包，聽到後來，卻不禁心里酸了，暗想：這麼凶惡粗豪的一條猛漢子，對小孩兒竟然如此愛怜。

　　他哭了一陣，他夫人忽道：『大哥，你不用傷心。

　　若是你當真命喪金面佛之手，我決定不死，好好將孩子帶大就是。

　　』胡一刀大喜，道：『妹子，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件事。

　　若是我不幸死了，你怎能活著？現下你肯毅然挑起這副重擔，我就沒什麼擔憂的了。

　　哈哈，人生自古誰無死？跟這位天下第一高手痛痛快快的大打一場，那也是百年難逢的奇遇啊！』”“我聽了這番話，覺得他真是個奇人，只聽他大笑了一會，忽又歎氣道：『妹子，刀劍一割，頸中一痛，甚麼都完事啦。

　　死是很容易的，你活著可就難了。

　　我死了之後，無知無覺，你卻要日日夜夜的傷心難過。

　　唉，我心中真是舍不得你。

　　』夫人道：『我瞧著孩子，就如瞧著你一般。

　　等他長大了，我叫他學你的樣，什麼貪官污吏、土豪惡霸，見了就是一刀。

　　』胡一刀道：『我生平的所作所為，你覺得都沒有錯？要孩子全學我的樣？』夫人道：『都沒有錯！要孩子全學你的樣！』胡一刀道：『好，不論我是死是活，這一生過得無愧天地。

　　這只鐵盒兒，等孩子過了十六歲生日時交給他。

　　』”“我在門縫中悄悄張望，只見夫人抱看孩子，胡一刀從衣囊中取出一只鐵盒來，那就是這一只盒子了。

　　不過那時闖王的軍刀卻在天龍門田家手里，并非放在盒中”。

　　“那麼盒中放的是什麼呢？你們定然要問。

　　當時我心中也是老大個疑竇。

　　可是胡一刀不打開盒子，我自然也沒法看到”。

　　“他交代了這些話後，心中無牽無挂，倒頭便睡，片刻間鼾聲大作。

　　這打鼾聲就如雷鳴一般。

　　我知道沒甚麼聽的了，想合眼睡覺，但隔壁那鼾聲實在響得厲害，吵得我怎能睡得著？我心里想，這位少年夫人千嬌百媚，如花如玉，卻嫁了胡一刀這麼個又粗魯又丑陋的漢子，這本已奇了，居然還死心塌地的敬他愛他，那更是教人說什麼也想不通”。

　　“第二日天沒亮，夫人出房來吩咐店伴，宰一口豬一口羊，又要殺雞殺鴨，她親自下廚去做菜。

　　我勸道：『你生孩子沒過三朝，勞碌不得，否則日後腰酸背痛，麻煩可多著了。

　　』她笑了笑道：『眼前的麻煩已夠多了，還管日後呢？』胡一刀見她累得辛苦，也勸她歇歇。

　　夫人也只是朝他笑笑，自顧自做菜。

　　胡一刀笑道：『好，再吃一次你的妙手烹調，死而無憾。

　　』我這才明白，原來她知夫妻死別在即，無論如何，要再做一次菜給丈夫吃。

　　“到天色大亮，夫人已做好了二三十個菜，放滿了一桌。

　　胡一刀叫店伴打來幾十斤酒，放懷大喝。

　　夫人抱著孩子坐在他身旁，給他斟酒布菜，臉上竟自帶著笑容。

　　“胡一刀一口氣喝了七八碗白乾，用手抓了幾塊羊肉入口，只聽得門外馬蹄聲響，漸漸馳近。

　　胡一刀與夫人對望一眼，笑了一笑，臉上神色都顯得實是難舍難分。

　　胡一刀道：『你進房去吧。

　　等孩子大了，你記得跟他說：“爸爸叫他心腸狠些硬些”。

　　就是這麼一句話。

　　』夫人點了點頭，道：『讓我瞧瞧金面佛是什麼模樣。

　　』”“過不多時，馬蹄聲在門外停住，金面佛、范幫主、田相公又帶了那幾十個人進來。

　　胡一刀頭也不抬，說道：『吃罷！』金面佛道：『好！』坐在他的對面，端起碗就要喝酒。

　　田相公忙伸手攔住，說道：『苗大俠，須防酒肉之中有什古怪。

　　』金面佛道：『素聞胡一刀是鐵錚錚的漢子，行事光明磊落，豈能暗算害我？』舉起碗一仰脖子，一口喝乾，挾塊雞肉吃了，他吃菜的模樣可比胡一刀斯文得多了”。

　　“夫人向金面佛凝望了幾眼，歎了口氣，對胡一刀道：『大哥，并世豪傑之中，除了這位苗大俠，當真再無第二人是你敵手。

　　他對你推心置腹，這副氣概，天下就只你們兩人。

　　』胡一刀哈哈笑道：『妹子，你是女中丈夫，你也算得上一個。

　　』夫人向金面佛道：『苗大俠，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果真名不虛傳。

　　我丈夫若是死在你手里，不算枉了。

　　你若是給我丈夫殺了，也不害你一世英名。

　　來，我敬你一碗。

　　』說著斟了兩碗酒，自己先喝了一碗”。

　　“金面佛似乎不愛說話，只雙眉一揚，又說道：『好！』接過酒碗。

　　范幫主一直在旁沉著臉，這時搶上一步，叫道：『苗大俠，須防最毒婦人心。

　　』金面佛眉頭一皺，不去理他，自行將酒喝了。

　　夫人抱著孩子，站起身來，說道：『苗大俠，你有什麼放不下之事，先跟我說。

　　否則若你一個失手，給我丈夫殺了，你這些朋友，嘿嘿，未必能給你辦什麼事。

　　』”“金面佛微一沈吟，說道：『四年之前，我有事去了岭南，家中卻來了一人，自稱是山東武定縣的商劍鳴。

　　』夫人道：『嗯，此人是威震河朔王維揚的弟子，八卦門中好手，八卦掌與八卦刀都很了得。

　　』金面佛道：『不錯。

　　他聽說我有個外號叫做“打遍天下無敵手”，心中不服，找上門來比武。

　　偏巧我不在家，他和我兄弟三言兩語，動起手來，竟下殺手，將我兩個兄弟、一個妹子，全用重手震死。

　　比武有輸有贏，我弟妹學藝不精，死在他的手里，那也罷了，那知他還將我那不會武藝的弟婦也一掌打死。

　　』夫人道：『此人好橫。

　　你就該去找他啊。

　　』金面佛道：『我兩個兄弟武功不弱，商劍鳴既有此手段，自是勁敵。

　　想我苗家與胡家累世深仇，胡一刀之事未了，不該冒險輕生，是以四年來一直沒上山東武定去。

　　』夫人道：『這件事交給我們就是。

　　』金面佛點點頭，站起身來，抽出佩劍，說道：『胡一刀，來吧。

　　』”“胡一刀只顧吃肉，卻不理他。

　　夫人道：『苗大俠，我丈夫武功雖強，也未必一定能胜你。

　　』金面佛道：『啊，我忘了。

　　胡一刀，你心中有什麼放不下之事？』胡一刀抹抹嘴，站起身來，說道：『你若殺了我，這孩子日後必定找你報仇。

　　你好好照顧他吧。

　　』我心里想：『常言道：斬草除根。

　　金面佛若將胡一刀殺了，哪肯放過他妻兒？他居然還怕金面佛忘記，特地提上一提。

　　』那知金面佛說道：『你放心，你若不幸失手，這孩子我當自己兒子一般看待。

　　』”“范幫主與田相公皺著眉頭站在一旁，模樣兒顯得好不耐煩。

　　我心中也暗暗納罕：『瞧胡一刀夫婦與金面佛的神情，互相敬重囑托，倒似是極好的朋友，那里會性命相拚？』”“就在此時，胡一刀從腰間拔出刀來，寒光一閃，叫道：『好朋友，你先請！』金面佛長劍一挺，說聲：『領教！』虛走兩招。

　　田相公叫道：『苗大俠，不用客氣，進招吧！』金面佛突然收劍，回頭說道：『\*魑煌ㄍ城氤雒湃□惶鏘喙𣿫至爍雒蝗□㖡䔃礶成灹現兀㕡桓椅□常𤉸頭棟鎦韉榷紀順齟筇蕋婣駒諉趴詮壅健埂\*

　　“胡一刀叫道：『好，我進招了。

　　』欺進一步，揮刀當頭猛劈下去”。

　　“金面佛身子斜走，劍鋒圈轉，劍尖顫動，刺向對方右脅。

　　胡一刀道：『我這把刀是寶刀，小心了。

　　』一面說，一面揮刀往劍身砍去。

　　金面佛道：『承教！』手腕振處，劍刃早已避開。

　　我在滄州看人動刀子比武，也不知看了多少，但兩人那麼快的身手，卻從來沒見過。

　　兩人只拆了七八招，我手心中已全是冷汗”。

　　“又拆數招，兩人兵刃倏地相交，嗆啷一聲，金面佛的長劍被削為兩截。

　　他絲毫不懼，拋下斷劍，要以空手與敵人相搏。

　　胡一刀卻躍出圈子，叫道：『你換柄劍吧！』金面佛道：『不礙事！』田相公卻已將自己的長劍遞了過去。

　　金面佛微一沈吟，說道：『我空手打不過你的單刀，還是用劍的好。

　　』接過長劍，兩人又動起手來。

　　我心想：『滄州的少年子弟比武，明明栽了，還是不肯服氣，定要說幾句話來圓臉。

　　這位金面佛自稱打遍天下無敵手，手上并未輸招，嘴上卻已泄氣，也算得古怪。

　　』後來我才明白，這兩人都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拆了這幾招，心中都已佩服對方，自然不敢相輕”。

　　“這時兩人互轉圈子，离得遠遠的，突然間扑上交換一招兩式，立即躍開。

　　這般斗了十多個回合，金面佛斗然一劍刺向胡一刀頭頸。

　　這一劍去勢勁急之極，眼見難以閃避。

　　胡一刀往地下一滾，甩起刀來，當的一響，又將長劍削斷了。

　　他隨即躍起，叫道：『對不起！不是我自恃兵器鋒利，實是你這一招太過厲害，非此不能破解。

　　』”“金面佛點點頭道：『不礙事！』田相公又遞了一柄劍上來。

　　他接在手中。

　　胡一刀道：『喂，你們借一柄刀來。

　　我這刀太利，兩人都顯不出真功夫。

　　』田相公大喜，當即在從人手中取過一柄刀交給他。

　　胡一刀掂了一掂。

　　金面佛道：『太輕了吧？』橫過長劍，右手拇指與食指捏住劍尖，拍的一聲，將劍尖折了一截下來。

　　這指力當真厲害之極。

　　我心中暗暗吃驚。

　　只聽得胡一刀笑道：『苗人鳳，你不肯占人半點便宜，果然稱得上一個“俠”字。

　　』”“金面佛道：『豈敢，有一事須得跟你明言。

　　』胡一刀道：『說吧。

　　』金面佛道：『我早知你武功卓絕，苗人鳳未必是你對手。

　　可是我在江湖上到處宣揚“打遍天下無敵手”七字，非是苗人鳳不知天高地厚，狂妄無恥……』胡一刀左手一擺，攔住了他的話頭，說道：『我早知你的真意。

　　你想找我動手，可是無法找到，于是宣揚這七字外號，好激我進關。

　　』他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我進關了。

　　你若是打敗了我，這七字外號名副其實，盡可用得。

　　進招吧！』”眾人聽到這里，才知苗人鳳這七字外號的真意。

　　只聽寶樹說道：“兩人說了這番話，刀劍閃動，又已斗在一起。

　　這一次兵刃上扯平，兩人各顯平生絕技，起出兩百餘招中，竟是沒分半點上下。

　　後來胡一刀似乎漸漸落敗，一路刀法全取守勢，范、田諸人臉上均現喜色。

　　只見他守得緊密异常，金面佛四面八方連環進攻，卻奈何不得他半點。

　　突然之間，胡一刀刀法一變，出手全是硬劈硬斫。

　　金面佛滿廳游走，長劍或刺或擊，也是靈動之極”。

　　“這單刀功夫，我也曾跟師父下過七八年苦功，知道單刀分『天地君親師』五位：刀背為天，刀口為地，柄中為君，護手為親，柄後為師。

　　這五位之中，自以天地兩位為主，看那胡一刀的刀法，天地兩位固然使得出神入化，而君親師三位，竟也能用以攻敵防身。

　　有時金面佛的長劍奇招突生，從出人意料之外的部位刺去，若用刀背刀口，萬難擋架，胡一刀竟會突然掉轉刀鋒，以刀柄打擊劍刃，迫使敵人變招。

　　至于『展、抹、鉤、剁、砍、劈』六字訣，更是變換莫測”。

　　“劍上的功夫，那時我可不大懂啦。

　　只是胡一刀的刀法如此精奇，而金面佛始終跟他打了個旗鼓相當，自然也是厲害之極。

　　刀劍槍是武學的三大主兵，常言道：『刀如猛虎，劍如飛鳳，槍如游龍。

　　』這兩人使刀的果如猛虎下山，使劍的也确似鳳凰飛舞，一剛一柔，各有各的本事，誰也胜不了誰。

　　起初我還看得出招數架式，到得後來，只瞧得頭暈目眩，生怕當場摔倒，只好轉過了頭不看”。

　　“那時耳中只聽得刀劍劈風的呼呼之聲，偶而雙刃相交，發出錚的一聲。

　　我向胡一刀的夫人臉上一望，只見她神色平和，竟絲毫不為丈夫的安危擔心”。

　　“我回頭再看胡一刀時，只見他愈打愈是鎮定，臉露笑容，似乎胜算在握。

　　金面佛一張黃黃的面皮上卻不泄露半點心事，既不緊張，亦不氣餒。

　　只見胡一刀著著進逼，金面佛卻不住倒退。

　　范幫主和田相公兩人神色愈來愈是緊張。

　　我心想：『難道金面佛竟要輸在胡一刀手里？』”“忽聽得拍、拍、拍一陣響，田相公拉開彈弓，一連連珠彈突然往胡一刀上中下三路射去。

　　胡一刀哈哈大笑，將單刀往地下一摔。

　　金面佛臉一沉，長劍揮動，將彈子都撥了開去，縱到田相公身旁，夾手搶過彈弓，拍的一聲，折成了兩截，遠遠拋在門外，低沈著嗓子道：『出去！』我好生奇怪：『人家怕你打輸，才好意相助，你卻如此不識好歹。

　　』田相公紫脹了臉皮，怒目向金面佛瞪了一眼，走出門去”。

　　“金面佛拾起單刀，向胡一刀拋去，說道：『咱們再來。

　　』胡一刀伸手接住，順勢一刀揮出，當的一響，刀劍相交。

　　斗了一陣，眼見日已過午，胡一刀叫道：『肚子餓啦，你吃不吃飯？』金面佛道：『好，吃一點。

　　』兩人坐在桌邊，旁若無人的吃了起來。

　　胡一刀狼吞虎咽，一口氣吃了十多個饅頭、兩只雞、一只羊腿。

　　金面佛卻只吃了兩條雞腿。

　　胡一刀笑道：『你吃得太少，難道內人的烹調手段欠佳麼？』金面佛道：『很好。

　　』挾了一大塊羊肉吃了”。

　　“吃過飯，兩人抹抹嘴再打，不久都施開輕身功夫，滿廳飛奔來去。

　　別瞧胡一刀身子粗壯，進退閃避，竟是靈動异常；金面佛手長腿長，自也不能慢了。

　　這一番扑擊，我看得越加眼花撩亂，忽聽得啊的一聲，胡一刀左足一滑，跪了下去。

　　這原是金面佛進招的良機，他只要一劍劈下，敵手萬難閃避，那知金面佛反向後躍，叫道：『你踏著彈子，小心了！』胡一刀膝未點地，早已站起，道：『不錯！』左手拾起彈子，中指一彈，嗤的一聲，那彈子從門中直飛出去”。

　　“金面佛叫道：『看劍！』挺劍又上。

　　兩人翻翻滾滾，直斗到夜色朦朧，也不知變換了多少招式，兀自難分胜敗。

　　金面佛躍出圈子，說道：『胡兄，你武藝高強，在下佩服得緊。

　　咱們挑燈夜戰呢，還是明日再決雌雄？』胡一刀笑道：『你讓我多活一天吧！』金面佛道：『不敢！』長劍一伸，一招『丹鳳朝陽』，轉身便走。

　　這『丹鳳朝陽』式雖為劍招，但他退後三步再使將出來，已變為行禮致敬。

　　胡一刀豎起刀來，斜斜向上一指，這一招『參拜北斗』，也是向對方致意。

　　兩人初斗時性命相搏，但打了一日，心中相互欽佩，分手之時，居然都用上了武林中最恭敬的禮節”。

　　“胡一刀待敵人去後，飽餐了一頓，騎上馬疾馳而去。

　　我心想，他必是要到南邊大屋窺探敵人動靜，說不定要暗施偷襲，只要將金面佛傷了，餘人沒一個是他對手。

　　我滿心要想去跟田相公通風報信，叫他防備，只是害怕撞到胡一刀，卻又不敢出外”。

　　“這一晚隔房雖然沒人打鼾，我可仍是睡不安穩，一直留神傾聽胡一刀回轉的馬蹄聲。

　　但守到半夜，還是沒有聲息。

　　我想，去南邊大屋，快馬奔馳，不用一個時辰便可來回，難道他給金面佛發覺了，寡不敵眾，因而喪命？”“他越是遲歸，我越是放心，但聽隔壁房里夫人輕輕唱著歌兒哄孩子，卻一點不為丈夫擔心，又覺得奇怪”。

　　“到後來晨雞報曉，五更天時，胡一刀騎著馬回來了。

　　我急忙起來，只見他的座騎已換了一匹，去時騎青馬，回來時騎的卻是黃馬。

　　那黃馬奔到店前，胡一刀一躍落鞍，那馬幌了幾下，扑地倒了，口吐白沫而死。

　　我過去一看，只見那馬全身大汗淋漓，原來是累死的。

　　瞧這情形，這一晚他竟長途跋涉，不知去了何處。

　　我心想：今日他還要跟金面佛拼斗，昨晚不好好安睡，養好氣力以備大戰，卻去累了一晚，真是個怪人”。

　　“這時夫人也已起來，又做了一桌菜。

　　胡一刀竟不再睡，將孩子一拋一拋的玩弄。

　　待得天色大明，金面佛又與田相公等來了。

　　苗胡兩人對喝了三碗酒，沒說什麼話，踢開凳子，抽出刀劍就動手。

　　打到天黑，兩人收兵行禮。

　　金面佛道：『胡兄，你今日氣力差了，明日只怕要輸。

　　』胡一刀道：『那也未必。

　　昨晚我沒睡覺，今晚安睡一宵，氣力就長了。

　　』金面佛奇道：『昨晚沒睡覺？那不對。

　　』”“胡一刀笑道：『苗兄，我送你一件物事。

　　』從房里提出一個包裹，擲了過去。

　　金面佛接過，解開一看，原來是個割下的首級，首級之旁還有七枚金鏢。

　　范幫主向那首級望了一眼，驚叫道：『是八卦刀商劍鳴！』金面佛拿起一枚金鏢，在手里掂了一掂，份量很沉，見鏢身上刻著四字：『八卦門商』，說道：『昨晚你趕到山東武定縣了？』胡一刀笑道：『累死了五匹馬，總算沒誤了你的約會。

　　』”“我又驚又怕，怔怔的望著胡一刀。

　　從直隸滄州到山東武定，相去近三百里，他一夜之間來回，還割了一個武林大豪的首級，這人行事當真是神出鬼沒”。

　　“金面佛道：『你用什麼刀法殺他？』胡一刀道：『此人的八卦刀功夫，确是了得，我接住了他七枚連珠鏢，跟著用“沖天掌蘇秦背劍”這一招，破了他八卦刀法第二十九招“反身劈山”。

　　』金面佛一怔，奇道：『沖天掌蘇秦背劍？這是我苗家劍法啊？』胡一刀笑道：『正視，那是我昨天從你這兒偷學來的功夫。

　　我不用刀，是用劍殺他的。

　　』”“金面佛道：『好！你替苗家報仇，用了是苗家劍法，足見盛情。

　　』胡一刀笑道：『你苗家劍獨步天下，以此劍法殺他何難，在下只是代勞而已。

　　』”“我這時方才明白，胡一刀是處處尊重金面佛。

　　商劍鳴害了苗家四人，胡一刀若是用刀將他殺了，豈非顯得苗家劍不如八卦刀？更加不如胡家刀法？只是他一日之間，能學得苗家劍的絕招，用以殺了另一個武學名家，這番功夫實不由得令人不為之心寒。

　　他直到這日斗完，才拿出首級來，毫無居功賣好之意，更是大方磊落，而其自恃不敗，也已明顯得很了”。

　　“我想到此節，范田兩人早已想到。

　　兩人臉色蒼白，互相使了個眼色，轉身便走。

　　金面佛望望夫人手里抱著的孩子，解下背上的黃包袱，打了開來。

　　我心想這里面不知裝著些什麼古怪物事，身長了脖子一瞧，卻見包袱里只是幾件尋常衣衫。

　　金面佛將那塊黃布一抖，瞧著布上繡著的七個字，低聲道：『嘿，打遍天下無敵手！胡吹大氣！』伸手抱過孩子，將黃布包在他的身上，對胡一刀道：『胡兄，若是你有甚三長兩短，別擔心這孩子有人敢欺侮他。

　　』胡一刀大喜，連連稱謝”。

　　“金面佛去後，胡一刀又飽餐了一頓，這才睡覺，這一睡下來，鼾聲更是驚天動地”。

　　“待到二更時分，忽聽屋頂上腳步聲響，有人叫道：『胡一刀，快滾出來領死！』胡一刀并沒驚醒，仍是鼾聲大作。

　　不久喝罵聲越來越響，人也越來越多。

　　胡一刀如聾了一般，只是沈睡。

　　我想此人武藝雖高，卻是太不機靈，屋外來了許多敵人，竟然毫不驚覺。

　　但說也奇怪，胡一刀固然沒有聽見，夫人明明醒著，卻只低聲哼歌兒哄孩子，對窗外屋頂的叫嚷，也是置之不理”。

　　“屋外那些人盡是吵嚷，卻又不敢闖進屋來，胡一刀則只管打呼。

　　屋內屋外一唱一和，響成一片。

　　吵了半個時辰，夫人忽然柔聲說道：『孩子，外邊有許多野狗，想吠叫一夜，吵得爹爹睡不成覺，教他明兒跟苗伯伯比武輸了。

　　你說這群野狗壞不壞？』孩子生下來還只幾天，自然不會說話，只是咿咿啊啊幾聲。

　　夫人道：『真是乖孩子，你也說野狗壞。

　　讓媽媽去趕走了，好不好？』那孩子又是啊啊幾聲。

　　夫人道：『嗯，你也說好，真不枉了爹媽疼你。

　　』她左手抱了孩子，右手從床頭拿起一根綢帶，推開窗子，颼的一下，躍了出去”。

　　“我大吃一驚，瞧不出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女子，輕功竟如此了得。

　　我忙走到窗邊，在窗格紙上刺了一個孔。

　　向外張望，只見屋面上高高矮矮，站了二三十條大漢，手中都拿了兵刃，正在大聲吆喝。

　　夫人右手一揮，一條白綢帶如長蛇也似的伸了出去，卷住一條大漢手上的單刀，一奪一放，那大漢叫聲啊喲，單刀脫手，身子卻從屋面上摔了下去，蓬的一聲，結結實實的跌在地下”。

　　“其餘的漢子嘩然叫嚷，紛紛扑上。

　　月光之下，只見夫人手中的白綢帶就如是一條白龍，盤旋飛舞，縱橫上下，但聽得嗆啷、嗆啷、啊喲、啊喲、砰蓬、砰蓬之聲連響，不到一頓飯功夫，幾十條漢子的兵刃全讓夫人用綢帶奪下，人都摔下了屋頂。

　　這些人那敢再斗，爬起身來便逃，有些連馬也不敢騎，把牲口撇下也不要了。

　　只把我瞧得目瞪口呆，心驚肉跳。

　　夫人將那些兵刃從屋頂踢在地下，也不撿拾，抱了孩子進屋喂奶。

　　胡一刀始終鼾聲如雷，似乎渾不知有這一回事”。

　　“次日早晨，夫人做了菜，命店伴拾起兵刃，用繩子系住，一件件都挂在屋檐下，北風一吹，刀啦、劍啦、錘啦、鞭啦，相互撞擊，叮叮當當的十分好聽”。

　　“吃過早飯，金面佛又來啦。

　　他聽得聲音，抬頭一瞧，見了這些兵刃，已知原委，向跟隨他來的眾人狠狠瞪了一眼。

　　那些人低了頭不敢瞧他。

　　金面佛罵道：『不要臉！算什麼男子漢？都給我滾開！』那些人不敢作聲，都退了幾步。

　　我想，夫人昨晚若要殺了這些人，當真易如反掌，就算將他們一一點倒，躺在地下，也是毫不為難，只不過這一來，未免削了金面佛的臉面”。

　　“金面佛道：『胡兄，這批沒出息的家伙吵得你難以安睡。

　　咱們今日停戰，你好好睡一覺，明日再比。

　　』胡一刀笑道：『是內人打發的，兄弟睡著不知。

　　來吧！』單刀一振，立個門戶”。

　　“金面佛向胡夫人道：『多承夫人手下容情，饒了這些家伙的性命。

　　』夫人微微一笑。

　　胡一刀和苗人鳳兩人客氣幾句，隨即刀劍相交”。

　　“這一日打到天黑，仍是不分胜負。

　　金面佛收劍道：『胡兄，今日兄弟不回去啦，想跟你痛飲一番，然後抵足而眠，談論武藝。

　　』胡一刀大笑，叫道：『妙極，妙極。

　　兄弟參研苗兄劍法，尚有許多不明之處，今晚正好領教。

　　』金面佛向范幫主、田相公道：『你們走吧，今晚我住在這里。

　　』”“范幫主不由得大驚失色，說道：『苗大俠，小心他的奸計……』金面佛冷然道：『我愛怎麼便怎麼，你管得著？』田相公道：『你別忘了殺父之仇，做個不孝子孫。

　　』金面佛臉一沉。

　　范田二人不敢再說，帶著眾人走了”。

　　“這一晚兩人一面喝酒，一面談論武功。

　　金面佛將苗家劍的精要，一招一式講給胡一刀聽。

　　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傾囊以授。

　　兩人越談越投機，真說得上是相見恨晚。

　　兩人喝幾碗酒，站起來試演幾招，又坐下喝酒。

　　他二人談論的都是最精深的武功，我雖清清楚楚的聽在耳里，卻一句也不懂”。

　　“說到半夜，胡一刀叫掌柜的開了一間上房，他和金面佛當真同榻而眠。

　　我暗自尋思：『兩個活人進房，明日房中定然有個死人，卻不知誰先下手？金面佛似乎不是奸險小人，這一回他可要糟了。

　　』”“後來轉念又想，胡一刀粗豪鹵莽，遠不如金面佛精細。

　　兩人武功雖然不相上下，但說到斗智弄巧，定是金面佛胜了一籌。

　　那麼明日活著出來的，想必是金面佛而不是胡一刀了”。

　　“我好奇心起，悄悄走到他們房外窗邊偷聽。

　　那時兩人談論的已不是武功，而是江湖上的奇聞秘事，和兩人往日的所作所為。

　　有時金面佛說在什麼地方殺了一個凶徒，有時胡一刀說在什麼時候救了一個苦人，說到痛快處，一齊拍掌大笑。

　　只把我聽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我想胡一刀窮凶極惡，做這些事并不奇怪，但金面佛的外號中有個『佛』字，竟然也是這般的殺人不眨眼”。

　　“說到後來，金面佛忽然歎道：『可惜啊可惜！』胡一刀道：『可惜什麼？』金面佛道：『倘使你不姓胡，或是我不姓苗，咱倆定然結成生死之交。

　　我苗人鳳一向自負得緊，這一回見了你，那可真是口服心服了。

　　唉，天下雖大，除了胡一刀，苗人鳳再無可交之人。

　　』胡一刀道：『我若死在你手里，你可和我內人時常談談。

　　她是女中豪傑，遠胜你那些膽小鬼朋友。

　　』金面佛怒道：『哼，這些家伙那里配得上做我朋友？』”“他們說來說去，總是不涉及上代結仇之事。

　　偶爾有人把話帶得近了，另一個立即將話題岔開。

　　這一晚兩人竟沒睡覺，累得我也在窗外站了半夜。

　　院子里寒風刺骨，把我兩只腳凍得沒了知覺。

　　到天色大明，金面佛忽然走到窗邊，冷笑道：『哼，聽夠了麼？』但聽得格的一響，胡一刀道：『苗兄，此人還好，饒了他吧！』我只覺得頭上被什麼東西一撞，登時昏了過去”。

　　“待得醒轉，我已睡在自己炕上，過了老半天，這才想起，定然金面佛發覺我在外偷聽，開窗打了我一拳。

　　若非胡一刀代我求情，我這條小命是早已不在了。

　　我爬下炕來，只覺得腦子昏昏沈沈的，拿鏡子一照，半邊臉全成了紫色，腫起一寸來高。

　　我嚇了一大跳，當啷一聲，鏡子掉在地下摔得粉碎”。

　　“這一日他二人在堂上比武，我不敢再出去瞧，本來我一直盼望金面佛得胜，但臉上腫起處陣陣發疼，這時卻只想胡一刀給我報仇，在苗人鳳身上砍他媽的一兩刀。

　　到得天黑，隔著板壁聽得金面佛說道：『胡兄，我原想今晚再跟你聯床夜話，只是生怕嫂夫人怪責。

　　明晚若是仍舊不分胜敗，咱們再談一夜如何？』胡一刀哈哈大笑，叫道：『好，好。

　　』”“金面佛辭去後，夫人斟了一碗酒，遞給胡一刀，說道：『恭喜大哥。

　　』胡一刀接過碗來，一口喝乾了，笑道：『恭喜什麼？』夫人道：『明天你可打敗金面佛了。

　　』胡一刀愕然道：『我跟他拆了數千招，始終瞧不出半點破綻，明天怎能胜他？』夫人微笑道：『我卻看出了一點毛病。

　　孩子，你爹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啊。

　　』她最後一句話卻是向孩子說的”。

　　“胡一刀忙問：『什麼毛病？怎麼我沒瞧出來？』夫人道：『他這毛病是在背後，你跟他正面對戰，自然見不到。

　　』胡一刀沈吟不語。

　　夫人道：『你跟他連戰四天，我細細瞧他的劍路，果然門戶嚴密，沒分毫破綻。

　　我看得又驚又怕，心想長此下去，你總有個疏神失手的時候，而他卻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但到今日下午，我才瞧出了他的毛病。

　　他的劍法之中，你說那幾招最厲害？』胡一刀道：『厲害招數很多，好比洗劍懷中抱月、迎門腿反劈華山、提撩劍白鶴舒翅、沖天掌蘇秦背劍……』夫人道：『毛病就是出在提撩劍白鶴舒翅這一招上。

　　』胡一刀道：『這一招以攻為守，剛中有柔，狠辣得緊啊。

　　』夫人道：『大哥，你用穿手藏刀、進步連環刀、纏身摘心刀這些招式時，他有時會用提撩劍白鶴舒翅反擊。

　　但他在出這一招之前，背心必定微微一聳，似乎有點兒怕養。

　　』”“胡一刀奇道：『當真如此？』夫人道：『今日他前後使了兩次，每次背心必聳。

　　明日比武之時，我見到他背心一聳，立即咳嗽，那時你制敵機先，不待他這一招使出，搶先用八方藏刀式強攻，他非撤劍認輸不可。

　　』胡一刀大喜，連叫：『妙計！』我聽了兩人說話，本該去通知金面佛，叫他提防，但一摸到臉上疼處，心想他擊我這一拳，使了如此重手，輸了也是活該”。

　　“次日比武是第五天了，我臉上的腫稍稍退了些，又站在旁邊觀戰。

　　這天上午夫人沒有咳嗽，想是金面佛沒使這招。

　　中午吃飯之時，夫人給丈夫斟酒，連使幾個眼色，我在旁瞧得清楚，知是叫他誘逼金面佛使出此招，以便乘機取胜。

　　胡一刀搖搖頭，似乎心中不忍。

　　夫人指指孩子，將孩子在凳上重重一摔，孩子大哭起來。

　　我明白她的用意，那是說你如比武失手，孩子沒了父親，那可終身受苦了。

　　胡一刀聽到孩子啼哭，緩緩點了點頭”。

　　“午後兩人交手，拆了數十招。

　　胡一刀猛砍幾刀，只聽得夫人咳嗽一聲，胡一刀眉頭微皺，不進反退，金面佛果然使了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

　　這一招我本來不識，但昨晚胡一刀與夫人研商定計之時，曾見夫人連使幾次。

　　我心想：『夫人的眼光好厲害。

　　』若是胡一刀依她之計行事，此時已經胜了，但他竟臨時縮手，不是他起了惺惺相惜之意不忍傷害金面佛，那便是覺得有人在旁相助，胜之不武。

　　我忽然想起胡一刀曾囑咐夫人，將來孩子長大，要告訴他一句話，較他心腸狠些硬些，看來胡一刀面貌雖然凶惡，心腸卻軟，事到臨頭，居然下不了手”。

　　“夫人在孩子手臂上用力一捏，孩子大哭起來。

　　刀劍叮當相交聲中，雜著孩子的哭聲，忽聽得嘿的一響，夫人又是一聲輕咳。

　　胡一刀踏上一步，八方藏刀式，刀光閃閃，登時把金面佛的劍路盡數封住”。

　　“眼見得金面佛無法抵擋，他那招提撩劍白鶴舒翅只使得出半招。

　　按那劍法，他右手一劍斜刺，左手上揚，就與白鶴將雙翅扑開來一般，但胡一刀搶了先著，金面佛雙手剛要展開，被他左右連環兩刀，金面佛這對臂膀，豈非自行送到刀上去給他砍了下來？”“豈知金面佛的武功，當真是出神入化，就在這危急之間，他雙臂一曲，劍尖斗然刺向自己胸口。

　　胡一刀大吃一驚，只道他比武輸了，還劍自殺，忙叫道：『苗兄，不可！』”“殊不知金面佛的劍尖在第一日比武之時就已用手指拗斷了的，劍尖本身是鈍頭，他再胸口一運氣，那劍刺在身上，竟然反彈出來。

　　這一招一來變化奇幻，二來胡一刀一心勸他不可自殺，絲毫沒防他竟是出奇制胜，但見長劍一彈，劍柄蹦將出來，正好點在胡一刀胸口的『神藏穴』上”。

　　“這『神藏穴』是人身大穴，一被劍尖點中，胡一刀登時軟倒。

　　金面佛伸手扶住，叫道：『得罪！』胡一刀笑道：『苗兄劍法，鬼神莫測，佩服佩服。

　　』金面佛道：『若非胡兄好意關心，此招何能得手？』兩人坐在桌邊一口氣乾了三碗燒酒。

　　胡一刀哈哈一笑，提起刀來往自己頸中一抹，咽喉中噴出鮮血，伏桌而死”。

　　“我驚得呆了，看夫人時，她臉上竟無悲痛之色，只道：『苗大俠，請你稍待，我再喂一次奶，讓孩子吃得飽飽的。

　　』走進房去，過了一頓飯時分，重又出來，在孩子臉上深深一吻，笑道：『他吃飽了睡著啦。

　　』將孩子交給金面佛，道：『我本答應咱家大哥，要親手把孩子養大，但這五天之中，親見苗大俠肝膽照人，義重如山，你既答允照顧孩子，我就偷一下懶，不挨這二十年的苦楚了。

　　』說著向金面佛福了幾福，拿過胡一刀的刀來，也是在頸上一割。

　　夫妻倆并排坐在一條長凳上，夫人拉著胡一刀的手，身子慢慢軟倒，伏在丈夫身上，就此不動了。我不忍再看，回過頭來，見苗大俠臂中抱著孩子睡得正沉，小臉兒上似乎還露著一絲微笑”。

## 第五章

　　寶樹說完這故事，大廳中靜寂無聲。

　　群豪雖然都是心腸剛硬之人，但聽了胡一刀夫婦慷慨就死了事跡，不由得均感惻然。

　　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寶樹大師，怎麼我聽到的故事，卻跟你說的有點sp不同呢？”眾人一齊轉過頭來，見說話的是苗若蘭。

　　大家凝神傾聽寶樹述說，都沒留心她何時又回到了廳上。

　　寶樹道：“年代久遠，只怕有些地方是老衲記錯了。

　　卻不知令尊是怎麼說？”苗若蘭道：“這件事爹爹曾原原本本對我說過。

　　起先的事，也跟大師說的一樣，只是胡一刀伯伯和胡伯母逝世的情景，卻與大師所說大不相同”。

　　寶樹臉色微變，“嗯”了一聲，卻不追問。

　　田青文道：“苗姑娘，令尊怎麼說？”苗若蘭從身邊一只錦緞盒子中取出一根淡灰色線香，燃著了插入香爐。

　　眾人隨即聞到一縷幽幽清香。

　　苗若蘭臉上神色莊嚴肅穆，說道：“我從小見爹爹每到冬天，總是顯得郁郁不樂，不論我怎麼逗他歡喜，都難得引他發笑。

　　每年快過年的時候，爹爹總要在一間小室里供兩個神位，一個寫：『義兄胡公一刀大俠之靈位』，另一個寫：『義嫂胡夫人之靈位』，靈位旁邊還放了一柄單刀，這把刀生滿了鐵銹，也沒甚麼特异。

　　爹爹叫廚子做了滿桌菜，倒十幾碗酒，從十二月廿二起，一連五天，他每晚在靈位邊喝這十幾碗酒，喝到後來，常常痛哭一場”。

　　“起初我問爹爹，靈位上那位胡伯伯是誰，爹爹總是搖頭。

　　有一年爹爹說我年紀大了，能懂事啦，于是把他跟胡伯伯比武的故事說給我聽。

　　比武的經過，寶樹大師說得很詳細了”。

　　“爹爹跟胡伯伯一連比了四天，兩人越打是越投契，誰也不愿傷了對方。

　　到第五天上，胡伯母瞧出爹爹背後的破綻，一聲咳嗽，胡伯伯立使八方藏刀式，將我爹爹制住。

　　寶樹大師說我爹爹忽使怪招，胜了胡伯伯。

　　但爹爹說的卻不是這樣。

　　當時胡伯伯搶了先著，爹爹只好束手待斃，無法還手。

　　胡伯伯突然向後躍開，說道：『苗兄，我有一事不解。

　　』爹爹說道：『是我輸了。

　　你要問甚麼事？』”“胡伯伯道：『你這劍法反覆數千招，絕無半點破綻，為什麼在使提撩劍白鶴舒翅這一招之前，背上卻要微微一聳，以致被內人看破？』爹爹歎道：『先父教我劍法之時，督率極嚴。

　　當我十一歲那年，先父正教到這一招，背上忽有蚤子咬我，奇養難當。

　　我不敢伸手搔養，只好聳動背脊，想把蚤子趕開，但越聳越養，難過之極。

　　先父看到我的怪樣，說我學劍不用心，狠狠打了我一頓。

　　這件事我深印腦海，自此以後，每當使到這一招，我背上雖然不養，卻也習慣成自然，總是聳上一聳。

　　尊夫人當真好眼力。

　　』胡伯伯笑道：『我有內人相助，不能算贏了！接住了。

　　』說著將手中單刀拋給爹爹”。

　　“爹爹接了單刀，不明他的用意。

　　胡伯伯從爹爹手里取過長劍，說道：『經過這四天的切磋，你我的武功相互都已了然于胸。

　　這樣吧，我使苗家劍法，你使胡家刀法，咱倆再決胜負。

　　不論誰胜誰敗，都不損了威名。

　　』”“我爹爹一聽此言，已知他的心意。

　　我苗家與胡家累世深仇，是百餘年前祖宗積下來的。

　　我爹爹跟胡伯伯以前從沒會過面，本身并無仇怨。

　　江湖上固然人言籍籍，我祖父和田歸農叔叔的父親突然同時不知所蹤，連尸骨也不得還鄉，都是胡一刀下的毒手，我爹爹卻是將信將疑，素聞胡伯伯行俠仗義，所作所為很令人佩服，似乎不致于暗算害人，只是幾番要和他相見，始終不能如愿。

　　田叔叔、范幫主曾邀爹爹同去遼東尋仇，我爹爹跟范幫主是交情很深的，可是一向不大瞧得起田叔叔的為人。

　　啊喲，田姐姐，對不起，您別見怪，這是我爹爹說的，他說他宁可自行其是，不愿跟田叔叔聯手。

　　這次聽得胡伯伯來到中原，這才受范田兩家之邀，到滄州攔住胡伯伯比武，但首先卻要向胡伯伯查問真相”。

　　“後來一問之下，我祖父與田公公果然是胡伯伯害的。

　　我爹爹雖愛惜他英雄，但父仇不能不報。

　　只是我爹爹實在不愿讓這四家的怨仇再一代一代的傳給子孫，極盼在自己手中了結這百餘年的世仇，聽胡伯伯說要交換刀劍比武，其意。

　　因為若是我爹爹胜了，那是他用胡家刀打敗苗家劍，倘若胡伯伯得胜，則是他用苗家劍打敗胡家刀。

　　胜負只關個人，不牽涉兩家武功的威名”。

　　“當下兩人換了刀劍，交起手來。

　　這一場拼斗，與四日來的苦戰又自不同。

　　因為兩人雖然都是高手，但使的兵刃招數都不順便，何況自己所使的一招一式，對方無不爛熟于胸，要憑這四天之中從對方學來的武功克敵致胜，那真是談何容易？我爹爹說，這一天的激戰，是他生平最凶險的一次。

　　胡伯伯貌似粗魯，其實聰明之極，將苗家劍法施展開來，竟似下過數年苦功一般，單以他用苗家劍破去山東大豪商劍鳴的八卦刀，就可想見其餘。

　　我爹爹悟性沒胡伯伯高，幸好他十八般武藝件件皆通，胡家刀法雖是初見，但少年時曾練過單刀，總算在這點上占了便宜，所以還可跟他打成平手”。

　　“斗到午後，兩人各走沈穩凝重的路子，出手越來越慢。

　　胡伯伯忽道：『苗兄，你這招閉門鐵扇刀，還是使得太快了些，勁力不長。

　　』我爹爹道：『多承指教，我只道已經夠慢了。

　　』兩人全神拼斗，但對方招數若有不到之處，卻相互開誠指點，毫不藏私。

　　翻翻滾滾，又戰數百回合，兩人招數見臻圓熟”。

　　“我爹爹見他的苗家劍法越使越精，暗暗驚心，尋思：『他學劍的本事比我學刀的本事好，時間一長，我少年時所練的刀法根基就要不管用，須得立時變招，否則必敗無疑。

　　』當下使一招『沙鷗掠波』，本來是先砍下手刀，再砍上手刀，但我爹爹故意變招，先砍上手刀，再砍下手刀”。

　　“胡伯伯一怔，剛說得聲：『不對！』我爹爹叫道：『看刀！』單刀陡然翻起，第二刀下手刀竟又變為上手刀。

　　這是他自創的刀法，雖是脫胎于胡家刀法，但新奇變幻，令人無測。

　　倘使跟他對戰的是另一個高手，多半能避過這招，偏偏胡伯伯熟知胡家刀法，萬料不到我爹爹臨時變招，新創一式，一個措手不及，我爹爹的刀鋒已在他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

　　“旁觀眾人，一齊驚呼，胡伯伯驀地飛出一腿，我爹爹一交摔出，跌在地下，再也爬不起來，原來已被踢中了腰間的『京門穴』”。

　　“范幫主、田相公和其他的漢子一齊搶上。

　　胡伯伯拋去手中長劍，雙手忽伸忽縮，抓住眾人一一擲了出去，隨即扶起我爹爹，解開他的穴道，笑道：『苗兄，你自創新招，果然厲害。

　　只是我這胡家刀法，每一招都含有後著，你連砍兩招上手刀，腰間不免露出空隙。

　　』”“我爹爹默然不語，腰間陣陣抽痛，話也說不出口。

　　胡伯伯又道：『若非你手下容情，我這條左膀已讓你卸了下來。

　　今日咱們只算打成平手，你回去好好安睡，明日再比如何？』我爹爹忍痛道：『胡兄，我出刀時固然略有容讓，但即令砍下你的左臂，你這一腿仍能致我死命。

　　瞧你這般為人，決不能暗害我爹爹。

　　你倒親口說一句，到底我爹爹是怎樣死的？』胡伯伯臉上露出驚詫之色，道：『我不是跟你說得明明白白了麼？你不相信，定要動武。

　　我只好舍命陪君子。

　　』”“我爹爹大是詫异，問道：『你跟我說了？幾時說的？』胡伯伯轉過頭來，只著旁邊一人道：『你……你……』只說得兩個『你』字，忽然雙膝一軟，跪倒在地。

　　我爹爹大驚，忙伸手扶起，只見他臉色大變，叫道：『好、好、你……』頭一垂，竟自死了”。

　　“我爹爹驚异萬分，心想他身子壯健，手臂上輕輕划破一道口子，如何能夠致命？抱著他身子，連叫：『胡兄，胡兄。

　　』但見他臉頰漸漸轉成紫色，竟是中了劇毒之象，忙撕開他的衣袖，但見一條手臂已腫得粗了一倍，傷口中流出的都是黑血。

　　“胡伯母又驚又悲，拋下手中孩子，那起那柄單刀細看。

　　那時我爹爹也知是刀口上喂了劇毒的藥物。

　　胡伯母見我爹爹沈吟不語，說道：『苗大俠，這柄刀是向你朋友借的。

　　咱家大哥固然不知刀上有毒，諒你也不知情，否則這等下流兵刃，你兩人怎能用他？這是命該如此，怪不得誰。

　　我本答應咱家大哥，要親手把孩子養大，但這五天之中，親見苗大俠肝膽照人，義重如山，你既答允照顧孩子，我就偷一下懶，不挨這二十年的苦楚了。

　　』說著橫刀在頸中一割，立時死去”。

　　“我親聽爹爹述說，胡伯伯逝世的情形是這樣。

　　但寶樹大師說的竟是大不相同。

　　雖然事隔二十餘年，或有記不周全之處，但想來不該參差太多，卻不知是什麼緣故？”寶樹搖頭歎息，說道：“令尊當時身在局中，全神酣斗，只怕未及旁觀者看得清楚，也是有的”。

　　苗若蘭“嗯”了一聲，低頭不語。

　　忽然旁邊一個嘶啞聲音道：“兩位說的經過不同，只因為有一個人是在故意說謊”。

　　眾人聽得這聲音突如其來，一齊轉過頭去，見說這話的原來是那臉有刀疤的仆人。

　　寶樹和苗若蘭都是外客，雖聽他說話無禮，卻也不便發作。

　　曹云奇最是魯莽，搶先問道：“是誰說謊了？”那仆人道：“小人是低三下四之人，如何敢說？”苗若蘭道：“若是我說得不對，你不妨明言”。

　　她意態閒逸，似乎漫不在意。

　　那仆人道：“適才大師與姑娘所說之事，小人當時也曾親見，各位若是不嫌聒噪，小人也來說說”。

　　寶樹喝道：“你當時也曾親見？你是誰？”那仆人道：“小人認得大師，大師卻認不得小人”。

　　寶樹鐵青了臉，厲聲道：“你是誰？”那仆人不答，卻向苗若蘭道：“姑娘，只怕小人要說的話，難以講得周全”。

　　苗若蘭道：“為什麼？”那仆人道：“只消說得一半，小人的性命就不在了”。

　　苗若蘭向寶樹道：“大師，此刻在這峰上，一切由你作主。

　　你是武林前輩，德高望重，只要你老人家一句話，無人敢傷他性命”。

　　寶樹冷笑道：“苗姑娘，你是激我來著？”那仆人搶著道：“小人自己的死活，倒也沒放在心上，就只怕我所知道的事沒法說完”。

　　苗若蘭微一沈吟，只著那副木板對聯的下聯，道：“勞駕你除下來”。

　　那仆人不明她用意，但依言將木聯除下，放在她面前。

　　苗若蘭道：“你瞧清楚了，這上面寫著我爹爹的名字。

　　你將這木聯抱在手里，盡管放膽而言。

　　若是有人傷你一根毛發，那就是有意跟我爹爹過不去”。

　　眾人相互望了一眼，心想以金面佛作護符，還有誰敢傷他？那仆人臉露喜色，微微一笑，只是這一笑牽動臉上傷疤，更是顯得詭异，當下果真將木聯牢牢抱住。

　　寶樹坐回椅中，凝目瞪視，回思二十七年前之事，始終想不起此人是誰。

　　苗若蘭道：“你坐下了好說話”。

　　那仆人道：“小人站著說的好。

　　請問姑娘，胡一刀大爺遺下的那個孩子，後來怎樣了？”苗若蘭輕輕歎息，道：“我爹爹見胡伯伯、胡伯母都死了，心中十分難過，望著兩人尸身，呆了半天，跪下拜了八拜，說道：『胡兄、大嫂，你夫婦盡管放心，我必好好撫養令郎。

　　』拜罷起身，回頭去抱孩子，不料竟抱了個空。

　　我爹爹大驚，急忙詢問，可是大家都瞧著胡伯伯夫婦之死，誰也沒留心孩子。

　　我爹爹忙叫大家趕快追尋。

　　他忍住腰間疼痛，親自在客店前後查問，忽聽得屋後有孩子啼哭，聲音洪亮。

　　我爹爹大喜，急奔過去，那知他腰間中了胡伯伯這一腿，傷勢不輕，猛一用力，竟摔在地下爬不起來”。

　　“待得旁人扶他起身，趕到屋後，只見地下一灘鮮血，還有孩子的一頂小帽，孩子卻已不知去向”。

　　“客店後面是一條河，水流很急。

　　眼見血漬一直流到河邊，顯是孩子被人一刀殺死，尸身投入河內，登時被水沖走了。

　　我爹爹又驚又怒，召集了一干人細細盤問，始終查不到凶手是誰”。

　　“這件事他無日不耿耿于懷，立誓要找到那殺害孩子之人。

　　那一年我見他磨劍，他說須得再殺一人，就是要殺那個凶手了。

　　我對爹爹說，或許孩子給人救去，活了下來，也未可知。

　　我爹爹雖說但愿如此，然而心中卻絕難相信。

　　唉，這可怜的孩子，我真盼他是好好的活著。

　　有一次爹爹對我說：『孩兒，我愛你胜于自己的性命。

　　但若老天許我用你去掉換胡伯伯的孩子，我宁可你死了，胡伯伯的孩子卻活著。

　　』”那仆人眼圈一紅，聲音哽咽，道：“姑娘，胡一刀大爺、胡夫人地下有靈，一定感激你父女高義”。

　　于管家本來以為他是苗若蘭帶來的男仆，但瞧他神情，聽他言語，卻越來越覺不似，正想出言相詢，卻聽他說起故事來，見眾人靜坐傾聽，也不便打斷他的話頭。

　　只聽他說道：“二十七年之前，我是滄州那小鎮上客店中灶下燒火的小斯。

　　那年冬天，我家中遭逢大禍。

　　我爹爹三年前欠了當地趙財主五兩銀子，利上加利，一年翻一翻，過得三年，已算成四十兩。

　　趙財主把我爹爹抓去，逼迫立下文書，要把我媽賣給他做小老婆”。

　　“我爹自然說什麼也不肯，當下給財主的狗腿子拷打得死去活來。

　　我爹回得家來，跟媽商量，這四十兩銀子再過一年，就變成了八十兩，這筆債咱們是一輩子還不起的了。

　　我爹媽就想圖個自盡，死了算啦，卻又舍不得我。

　　三個人只是抱著痛哭。

　　我白天在客店里燒火，晚上回家守著爹媽，心中擔驚受怕，生怕他倆尋了短見，丟下我一人孤零零的在這世上”。

　　“一晚店中來了好多受傷的客人，灶下事忙，店主不讓我回家。

　　第二日胡一刀大爺來了，他夫人生了位少爺，要燒水燒湯，店主更是不許我回家去。

　　我牽記爹媽，毛手毛腳的撞爛了幾只碗，又給店主打了幾巴掌。

　　我一個人躲在灶邊偷偷的哭。

　　胡大爺走過廚房，聽見我哭聲，就進來問我甚麼事。

　　我見他生得凶惡，不敢說話。

　　他越是問，我越是哭得厲害。

　　後來他和和氣氣的好言好語，我才把家里的事跟他說了”。

　　“胡大爺很生氣，說道：『這姓趙的如此橫行霸道，本該去一刀殺了，只是我有事在身，沒功夫跟他算帳。

　　我給你一百兩銀子，你去拿給你爹，讓他還債，餘下的錢好好過日子，可千萬別再借財主的債了。

　　』我只道他說笑話哄我，那知他當真拿了五只大元寶給我。

　　我那里敢拿？胡大爺道：『我今日生了兒子，我甚是疼他怜他，將心比心，你爹媽疼你也是這般。

　　你快回家去。

　　我跟店主說，是我叫你回家的，他不敢難為你。

　　』”“我仍是呆呆望著他，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不知如何是好。

　　胡大爺拿了一塊包袱，把五只大元寶包了，替我縛在背上，再在我屁股上輕輕踢了一腳，笑道：『傻小子，還不給我快滾！』”“我胡里胡塗的奔回家去，跟爹媽一說。

　　三個人樂得瘋了，真難以相信天下有這般好人，說是做夢罷，白花花的五只大元寶明明放在桌上。

　　我媽和我扶著爹到客店去，要向胡大爺磕頭道謝。

　　他連連搖手，說生平最不愛別人謝他，將我們三人推了出來”。

　　“我和爹媽正要回去，忽聽馬蹄聲響，幾十個人趕來客店，原來是胡大爺的仇家。

　　我不放心，讓爹媽先回家去，自己留著要瞧個究竟。

　　我想胡大爺救了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只要有用得著我的，水里就水里去，火里就火里去，決不能皺一皺眉頭”。

　　“金面佛苗大俠跟胡大爺坐著對飲，胡大爺舍不得兒子這些情形，寶樹大師說得一點不錯。

　　只是他卻不知道，那跌打醫生在隔房聽胡大爺夫婦說話，卻教一個灶下燒火的小斯全瞧在眼里”。

　　他說到這里，寶樹猛地站起身來，指著他喝道：“你到底是誰？受誰指使在這里胡說八道？”那仆人不動聲色，淡淡的道：“我叫平阿四。

　　我識得跌打醫生閻基。

　　那跌打醫生閻基，自然不識得我這燒火的小斯癩痢頭阿四”。

　　寶樹聽到他說起“閻基”二字，臉上立時變色，依稀記得當年那小客店之中，果似有個癩痢頭小斯，只是他的面貌神情當日就未留意，此時更是半點也記不起了。

　　他向平阿四懷中抱著的木聯狠狠瞪了一眼，“呸”了一聲。

　　平阿四道：“我半夜里聽到胡大爺的哭聲，實在放心不下，走到他的房外，卻見到隔房窗子上映出一個黑影，一動不動的伏著。

　　我走過去到窗縫里一張，原來是那跌打醫生閻基將耳朵湊在板壁上，在偷聽胡大爺夫婦說話。

　　我正想去跟胡大爺說，胡大爺卻走到閻基房里來了，跟他說了很多很多話。

　　這些話寶樹大師始終沒跟各位提起一字半句，不知是什麼緣故”。

　　“胡大爺的話很長，自然有些我聽了不懂，但我明白，胡大爺是派那閻基第二天去跟金面佛苗大俠解釋幾件事。

　　這些事情牽連重大，本來不該讓一個不相干的外人去說。

　　只是胡夫人剛生了孩子，不能走動。

　　胡大爺又脾氣暴躁，倘若親自去向對頭言講，勢必跟范幫主、田相公他們引起爭執，一個說不明白，到頭來還是動刀動槍，說與不說，都是一般，沒奈何只得讓閻基去傳話。

　　適才寶樹大師說道，胡大爺派他送信去給金面佛，事成之後必有重謝，這話就不對了。

　　想送一封信輕而易舉，何必重謝？何必夫婦倆商量半日？寶樹大師或許忘了胡大爺當時的說話，我卻一句也沒忘記”。

　　眾人聽了這番話，才知寶樹出家之前的俗家姓名叫做閻基。

　　瞧他兩人神情，寶樹與胡一刀之死必有重大關連，而他先前的話中也必有甚多不盡不實之處。

　　各人好奇心起，都盼平阿四揭破這個疑團，但又怕他當真說出什麼重大秘密，寶樹老羞成怒，突施毒手，這雪峰上可沒一人是他對手，難以阻攔。

　　縱然日後金面佛找到寶樹算帳，但平阿四一死，這秘密只怕永遠隨他而逝了。

　　各人都代平阿四擔心，但他自己卻是神色木然，毫無懼意，竟似有恃無恐，只聽他說道：“胡大爺跟閻基說話之時，我就站在閻基的窗外。

　　我倒不是有心想偷聽胡大爺說話，只是我知道這跌打醫生一向奉承那欺侮我爹媽的趙財主，實在不是好人，只怕胡大爺上了他的當。

　　那時我年輕識淺，胡大爺的話是不大明白，但一字一句，卻都記在心里，等我後來年紀大了，慢慢也都懂了”。

　　“那一晚胡大爺叫閻基去說三件事。

　　第一件說的是胡苗范田四家上代結仇的緣由。

　　第二件說的是金面佛之父羽田相公之父的死因。

　　第三件則是關于闖王軍刀之事”。

　　眾人一齊轉頭，向桌上的軍刀望了一眼，欲知之心更是迫切。

　　平阿四道：“胡苗范田四家上代為什麼結仇，苗姑娘已經說了，只是中間另有一個重大秘密，卻非外人所知，連苗大俠也至今不知。

　　這秘密起因于李闖王大順永昌二年，那年是乙酉年，也就是順治二年，當時胡苗范田四家祖宗言明，若是清朝不亡，須到一百年後的乙丑年，方能泄露這個大秘密。

　　乙丑年是乾隆十年，距今已有三十餘年，所以當二十七年前胡大爺跟閻基說話之時，百年期限已過，這個大秘密已不須隱瞞了”。

　　“這一個秘密，果然是牽連重大。

　　原來當日闖王兵敗九宮山，他可沒有死！”此言一出，眾人都是一震，一齊站起身來，不約而同的問道：“什麼？”只有寶樹端坐無异，顯是早已知曉，不為所動。

　　平阿四道：“不錯，闖王沒有死。

　　只不過當時清兵重重圍困，實是難以脫身。

　　苗范田三名衛士沖下山去求救，援兵遲遲不至，敵軍卻愈破愈近。

　　眼見手下將士死的死，傷的傷，再也抵擋不住，闖王心灰意懶，舉起軍刀要待橫刀自刎，卻被那號稱飛天狐狸的姓胡衛士攔住”。

　　“姓胡的衛士情急之下，生了一計，從陣亡將士之中撿了一個和闖王身材大小相仿的尸首，換上闖王的黃袍箭衣，將闖王的金印挂在尸首頸中。

　　他再舉刀將尸首面貌砍得稀爛，叫人難以辨認，親自馱了，到清兵營中投降，說已將闖王殺死，特來請功領賞。

　　這是一件何等大功，敵將呈報上去，自會升官封爵，莫說絲毫沒疑心是假，即令有什麼懷疑，也要極力蒙蔽掩飾，以便領功升官。

　　假闖王一死，敵軍即日解了九宮山之圍。

　　真闖王早已易容改裝，扮成平民，輕輕易易的脫險下山。

　　唉，闖王是脫卻了危難，這位飛天狐狸可就大難臨頭了”。

　　“那飛天狐狸行這計策，用心實在是苦到了極處。

　　江湖上英雄好漢，為了『俠義』二字，替好朋友兩脅插刀原非難事，可是他為了相救闖王，不但要委屈萬分的投降敵人，還得干冒一個賣主求榮的惡名。

　　想那飛天狐狸本來名震天下，武林人物一提到他的名頭，無不翹起大拇指贊一聲：『好漢子！』現下要他自污一世英名，那可比慷慨就義難上萬倍”。

　　“他投降吳三桂後，在這漢奸手下做官。

　　他智勇雙全、精明能干，極得吳三桂信任。

　　他想闖王大順國的天下，應生生斷送在吳三桂手里，此仇不報，非丈夫也。

　　他若要刺死吳三桂，原只一舉手之勞，可是飛天狐狸智謀深沈，豈肯如此輕易了事？數年之間，他不露痕跡的連使巧計，安排下許多事端，一面使滿清皇帝對吳三桂大起疑心，另一面使吳三桂心不自安，到頭來不得不舉兵謀反。

　　他將吳三桂在云南招兵買馬、跋扈自大的種種事跡，暗中稟報清廷，而清廷各種猜忌防范的手段，他又刺探了去告知吳三桂”。

　　“如此不出數年，吳三桂勢在必反。

　　那時天下大亂，滿清大傷元氣，自是闖王復國的良機。

　　即令吳三桂的反叛迅即敉平，闖王復國不成，但吳三桂也非滅族不可，這比刺死他一個人自是好得多了”。

　　“當那姓胡、姓范、姓田三個結義兄弟到昆明去行刺吳三桂之時，飛天狐狸的計謀正已漸漸有了成效，因此他在危急之中出來攔阻，免得那三人壞了大事”。

　　“那年三月十五，他與三個義弟會飲滇池，正要將闖王未死、吳三桂將反的種種事跡直說出來，那知三個義弟忌憚他武功了得，不敢與他多談，乘他一個措手不及便將他殺死。

　　飛天狐狸臨死之際，流淚說道：『可惜我大事不成。

　　』就是指的此事。

　　他又道：『元帥爺是在石門夾……』原來闖王室在石門縣夾山普慈寺出家，法名叫做奉天玉和尚。

　　闖王一直活到康熙甲辰年二月，到七十歲的高齡方才逝世。

　　闖王起事之時，稱為『奉天倡義大元帥』，他的法名實是『奉天王』，為了隱諱，才在『王』字中加了一點，成為『玉』字”。

　　眾人聽苗若蘭先前所述故事，只道飛天狐狸奸惡無比，那之中間另有如此重大的秘密，只是過于怪异，一時實在難以置信。

　　平阿四見眾人將信將疑，苗若蘭臉上也有詫异之色，接著道：“苗姑娘，你先前說道，飛天狐狸的兒子三月十五那天找到三位結義叔叔家里，跟他們在密室中說了一陣子話，那三人就出來當眾自刎。

　　你道在那密室之中，四人說了些什麼話？”苗若蘭道：“莫非那兒子將飛天狐狸的苦心跟三位叔叔說了？”平阿四道：“是啊，這三人若不是自恨殺錯了義兄，怎能當眾自刎？可是那時闖王尚在人世，這機密萬萬泄露不得。

　　只可惜這三人雖然心存忠義，性子卻過于魯莽，殺義兄已是錯了，當眾自殺卻又快了一步，事先又沒囑咐眾子弟不得找那姓胡的兒子報仇，當時定是悲痛悔恨已極，再也想不到其餘，以致一錯再錯。

　　胡苗范田四家，從此世世代代，結下深愁大怨”。

　　“那兒子與三位叔叔在密室中言明，這秘密必須等到一百年之後的乙丑年方能公之于世。

　　那時闖王壽命再長，也必已經逝世。

　　若是泄露早了，清廷定然大舉搜捕，自會危及闖王性命。

　　胡家世代知道這秘密，苗范田三家卻不知曉。

　　待傳到胡一刀大爺手里，百年之期已過，于是他命那跌打醫生閻基去對金面佛說知此事”。

　　“那第二件事，說的是金面佛之父與田相公之父的死因。

　　在苗胡二位拼斗的十餘年前，這姓苗姓田的兩位上輩同赴關外，從此影蹤全無”。

　　“這兩人武藝高強，名震江湖，如此不明不白的死了，害死他們的定是大有來頭之人。

　　胡大爺向在關外，胡家與苗田兩家又是世仇，任誰想來，都必是他下的毒手。

　　金面佛與田相公分別查訪了十餘年，查不出半點端倪，連胡大爺也始終見不到一面。

　　金面佛無法可施，這才大肆宣揚他『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七字外號，好激胡大爺進關。

　　胡大爺知道他的用意，卻不理會，一面也在到處尋訪苗田兩位前輩，心想只有訪到這兩人的下落，方能與金面佛相見，洗刷自己的冤枉”。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訪查數年，終于得知二人确息。

　　胡夫人這時已懷了孕，她是江南人，臨到生育之時，忽然思鄉之情很切。

　　胡大爺體貼夫人，便陪了她南下。

　　行到唐官屯，他先與范田二人動上了手，後來又遇到金面佛。

　　胡大爺命閻基去跟他說，待胡大爺送夫人回歸故鄉之後，可親自帶他去迎回父親尸首，他父親如何死法，一看便知。

　　只是苗田這兩位上輩死得太也不夠體面，胡大爺不便當面述說，只好領他們親自去看”。

　　“第三件事，則是關涉到闖王的那柄軍刀了。

　　這柄軍刀之中藏著一個極大的寶藏，黃金白銀不必說，奇珍异寶也就不計其數”。

　　眾人大奇，心想這柄軍刀之中連一只小元寶也藏不下，說什麼奇珍异寶不計其數\*恐惶譌槳７牡潰骸改翹焱砩希𤉸褀笠傐窻只瓩盜蘇食厥碌腦滌傘\*

　　眾位一聽，那就毫不奇怪”。

　　“闖王破了北京之後，明朝的皇親國戚、大臣大將盡數投降。

　　這些人無不家資豪富，闖王部下的將領逼他們獻出金銀珠寶贖命。

　　數日之間，財寶山積，那里數得清了。

　　後來闖王退出北京，派了親信將領，押著財寶去藏在一個極穩妥的所在，以便將來卷土重來之時作為軍餉。

　　他將藏寶的所在繪成一圖，而看圖尋寶的關鍵，卻置在軍刀之中。

　　九宮山兵敗逃亡，闖王將寶藏之圖與軍刀都交給了飛天狐狸。

　　後來飛天狐狸被殺，一圖一刀落入三位義弟手中，但不久又被飛天狐狸的兒子奪去”。

　　“百年來輾轉爭奪，終于軍刀由天龍門田氏掌管，藏寶之圖卻由苗家家傳。

　　只是苗田兩家不知其中有這樣一個大秘密，是以沒去發掘寶藏。

　　這秘密由胡家世代相傳，可是姓胡的沒軍刀地圖，自也無法找到寶藏”。

　　“胡大爺將這事告知金面佛，請他去掘出寶藏，救濟天下窮人，甚而用這筆大財寶來大舉起事，驅逐滿人出關，還我漢家河山”。

　　“胡大爺所說這三件事，沒一件不是關系極大。

　　金面佛得知之後，何以仍來找他比武，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胡大爺直到臨死，仍是不解。

　　只怕金面佛枉稱大俠，是非曲直，卻也辨不明白；又或因這三件事說來都是聳人聽聞，太過不合情理，金面佛一件都不相信，亦未可知”。

　　說到這里，不禁長長歎了一口氣。

　　陶百歲一直在旁傾聽，默不作聲，此時忽然插口道：“金面佛何以仍要找胡一刀比武，其中原因我卻明白。

　　此事暫且不說。

　　我問你，你到這山峰上來干什麼？”這正是眾人心中欲問之事。

　　只聽平阿四凜然道：“我是為胡大爺報仇來的”。

　　陶百歲道：“報仇？找誰報仇？”平阿四冷笑一聲，道：“找害死胡大爺的人”。

　　苗若蘭臉色蒼白，低聲道：“你要找我爹爹嗎？”平阿四道：“害死胡大爺的不是金面佛，是從前叫做跌打醫生閻基、現下出了家做和尚、叫做寶樹的那人”。

　　眾人大為奇怪，均想：“胡一刀怎會是寶樹害死的？”寶樹長身站起，哈哈大笑，道：“好啊，你有本事就來殺我。

　　快動手吧！”平阿四道：“我早已動了手，從今天算起，管教你活不過七日七夜”。

　　眾人一驚，均想不知他怎樣暗中下了毒手？寶樹不禁暗暗心驚，嘴上卻硬，罵道：“憑你這點臭本事，也能算計于我？”平阿四厲聲道：“不但是你，這山峰上男女老幼，個個活不過七日七晚！”眾人都是一驚，或愕然离座，或瞪目欠身。

　　各人自上雪峰之後，一直心神不安，平阿四此言雖似荒誕不經，但此時聽來，無不為之聳然動容。

　　寶樹厲聲道：“你在茶水點心中下了毒藥麼？”平阿四冷然道：“若是叫你中毒，死得太快，豈能如此便宜？我要叫你慢慢餓死”。

　　曹云奇、陶百歲、鄭三娘等一齊叫道：“餓死？”平阿四不動聲色，道：“不錯！這峰上本有十日之糧，現下卻一日也沒有了，都給我倒下山峰去了”。

　　眾人驚叫聲中，寶樹突施擒拿手抓住了他左臂。

　　平阿四右臂早斷，毫不抗拒，只是微微冷笑。

　　曹云奇與周云陽伸臂握拳，站在他的身前，只要他微有動武之意，立即發拳毆擊。

　　于管家急奔入內，過了片刻，回到大廳，臉色蒼白，顫聲道：“莊子里的糧食、牛肉羊肉、雞鴨、蔬菜，果真……果真是一股腦兒，都……都給這斯倒下了山峰”。

　　只聽砰的一響，曹云奇一拳打在平阿四的胸口。

　　這一拳勁力好大，平阿四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但臉上仍是微微冷笑，竟無半點懼色。

　　寶樹道：“糧倉和廚房里都沒人麼？”于管家道：“有三個干粗活的，都教這斯給綁了。

　　唉，先前那兩個小鬼在廳上鬧事，大多兒都出來觀看，誰知是那雪山飛狐的調虎离山之計。

　　苗姑娘，我們只道這斯是您帶來的嚇人”。

　　苗若蘭搖頭道：“不是。

　　我卻當他是莊上的管家”。

　　寶樹道：“吃的東西一點都沒留下麼？”于管家慘然搖頭。

　　曹云奇舉起拳頭，又要一拳打去。

　　苗若蘭道：“且慢，曹大爺，你忘了我說過的話”。

　　曹云奇愕然不解，拳頭舉在半空，卻不落下。

　　苗若蘭道：“他抱著我爹爹的名號，我說過誰也不許傷他”。

　　曹云奇道：“咱們大多兒性命都要送在他手里，你……你怎麼……”苗若蘭搖頭道：“死活是一回事，說過的話，可總得算數。

　　這人把峰上的糧食都拋了下去，大家固然要餓死，他自己可也活不成。

　　一個人拼著性命不要來做一件事，總有重大之極的原因。

　　寶樹大爺，曹大爺，生死有命，著急也是沒用。

　　且聽他說說，到底咱們是否當真該死”。

　　她這番話說得心平氣和，但不知怎的，卻有一股極大力量，竟說得寶樹放開了平阿四的手臂，曹云奇也自氣鼓鼓的歸座。

　　苗若蘭道：“平爺，你要讓大多兒一齊餓死，這中間的原因，能不能給我們說說？你是為胡一刀胡伯伯報仇，是不是？”平阿四道：“你稱我平爺可不敢當。

　　我這一生之中，只有稱別人做爺的份兒，可沒福氣受人家這麼稱呼。

　　苗姑娘，當年胡大爺給我銀子？救了我一家三口性命，我自是感激萬分。

　　可是有一件事我是同樣的感激。

　　你道是什麼事？人人叫我癩痢頭阿四，輕我賤我，胡大爺卻叫我『小兄弟』，一定要我叫他大哥。

　　我平阿四一生受人呼來喝去，胡大爺卻跟我說，世人并無高低，在老天爺眼中看來，人人都是一般。

　　我聽了這番話，就似一個盲了幾十年眼的瞎子，忽然間見到了光明。

　　我遇到胡大爺只不過一天，心中就將他當作了親人，敬他愛他，便如是我親生爹娘一般”。

　　“胡大爺和今面佛接連斗了幾天，始終不分胜敗，我自然很為胡大爺擔心。

　　到最後一天相斗，胡大爺受了毒刀之傷而死，胡夫人也自殺殉夫，那情形正如苗姑娘所說。

　　我親眼目睹，當時情景，決不會忘了半點。

　　閻大夫，那天你左手挽了藥箱，背上包裹中裝著十多錠大銀，是也不是？那天你穿著青布面的老羊皮袍，頭上戴一頂穿窟窿的煙黃氈帽，是也不是？”寶樹鐵青著臉，拿著念珠的右手微微顫動，雙目瞪視，一言不發。

　　平阿四又道：“早一日晚上，胡大爺和金面佛同榻長談，閻大夫在窗外偷聽，後來給金面佛隔窗打了一拳，只打得眼青鼻腫，滿臉鮮血。

　　他說他挨打之後，就去睡了。

　　可是，我瞧見他在睡覺之前，還做了一件事。

　　胡大爺與金面佛同房而睡，兩人光明磊落，把兵刃都放在大廳之中。

　　閻大夫從藥箱里取出一盒藥膏，悄悄去涂在兩人的刀劍之上。

　　那時候我還是個十多歲的孩子，毫不懂事，一點也沒知他是在暗使詭計，直至胡大爺受傷中毒，我才想到閻大夫在兩人兵刃上都涂了毒藥，他是盼望苗胡二人同歸于盡。

　　唉，閻大夫啊閻大夫，你當真是好毒的心腸啊！”“他要金面佛死，自然是為了報那一擊之恨。

　　可是胡大爺跟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干麼在金面佛的劍上也要涂上毒藥？我當時不明白，後來年紀大了，才猜到了他的心意。

　　哼，此人原來是為了圖謀胡大爺那只鐵盒”。

　　“閻大夫說他不知那鐵盒中裝著何物，那是說謊。

　　他是知道的。

　　胡大爺將鐵盒交給夫人之時，把盒中各物一起倒在桌上，滿桌耀眼生光，都是珍珠寶物。

　　胡大爺說道：『妹子，你一身本事，但有所需，貪官土豪家中的金銀，自是手到拿來。

　　只是出手多了，難免有差失之日，我…我…』夫人道：『大哥放心。

　　你若有不測，我一心一意撫養孩子，這些珠寶慢慢變賣，也盡夠母子倆使一輩子的了。

　　我不再跟人動刀動槍，也不再施展空空妙手如何？』”“胡大爺大笑叫好，拿起一本書來，說道：『這一本拳經刀譜，是我高祖親手所書。

　　』夫人接過了，笑道：『好啊，飛天狐狸一身的本事都寫在這里。

　　你瞞得好穩啊，連我也不讓知道。

　　』胡大爺笑道：『我祖宗遺訓是傳子不傳女，傳侄不傳妻，這才叫作胡家刀法啊。

　　』夫人笑道：『待孩子識了字，讓他自看，我絕不偷學就是。

　　』胡大爺歎了口氣，將各物都收入鐵盒，再將盒子放在夫人枕頭底下”。

　　“後來我見夫人一死，急忙奔到她房中，那知閻大夫已先進了房。

　　我心中怦怦亂跳，忙躲在門後，只見閻大夫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從枕頭底下取出鐵盒，依照胡大爺先前開盒的法子，在盒子四角掀了三掀，又在盒底一按，盒蓋便彈了開來。

　　他取出珍珠寶物把玩，饞涎都掉了下來，將孩子往地下一放，又從盒里取出拳經刀譜來翻看。

　　孩子沒人抱了，放聲大哭。

　　閻大夫怕人聽見，隨手在炕上拉過棉被，將孩子沒頭沒腦的罩住”。

　　“我大吃一驚，心想時候一長，孩子不悶死才怪，念及胡大爺待我的好處，非要搶救孩子出來不可。

　　只是我年紀小，又不會武藝，決不是閻大夫的對手，只見門邊倚著一根大門閂，當下悄悄提在手里，躡手躡腳走到他的身後，在他後腦上猛力打了一棍”。

　　“這一下我是出盡了平生之力，閻大夫沒提防，哼也沒哼一聲，便俯身跌倒，珠寶摔得滿地。

　　我忙揭開棉被，抱起孩子，心想這里個個都是胡大爺的仇人，得將孩子抱回家去，給我媽撫養。

　　我知道那本拳經刀譜干系重大，不能落在旁人手中，當下到閻大夫手中去拿。

　　那知他暈去時牢牢握著，我心慌意亂，用力一奪，竟將拳經刀譜的前面兩頁撕了下來，留在他的手中。

　　只聽得門外人聲喧嘩，苗大俠在找孩子，我顧不到旁的，抱了孩子溜出後門，要逃回家去”。

　　“從那時起直到今日，我沒再見閻大夫的面，豈知他竟會做了和尚。

　　是不是他自覺罪孽深重，因而出家忏悔呢？他偷得了拳經的前面兩頁，居然練成一身武藝，揚名江湖。

　　他只道這世上再沒人知道他的來歷，想不到當日腦後打他一門閂那人，現在還好好活著。

　　閻大夫，你轉過身來，讓大多兒瞧瞧你腦後的那塊傷疤，這是當年一個灶下燒火小斯一門閂打的啊”。

　　寶樹緩緩站起身來。

　　眾人屏息以觀，心想他勢必出手，立時要了平阿四的性命。

　　那知他只念了兩聲“阿彌陀佛”，伸手摸了摸後腦，又坐回椅上，說道：“二十七年來，我一直不知是誰在我後腦打了這一記冷棍，老是納悶。

　　這個疑團，今日總算揭破了”。

　　眾人萬料不到他竟會直承此事，都是大感詫异。

　　苗若蘭道：“那個可怜的孩子呢？後來他怎樣了？”平阿四道：“我抱著孩子溜出後門，只奔了幾步，身後有人叫道：『喂，小癩痢，把孩子抱回來！』我不理會，奔得更快。

　　那人咒罵幾句，趕上來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就要搶奪孩子。

　　我急了，在他手上用力咬了一口，只咬得他滿手背都是鮮血……”曹云奇突然沖口而出：“是我師父！”田青文橫了他一眼。

　　曹云奇好生後悔，但話已出口，難以收回，見眾人都望著自己，心中甚是不安。

　　平阿四道：“不錯，是田歸農田相公。

　　他手背上一直留下牙齒咬的傷痕。

　　我猜他也不會跟你們說是誰咬的，更不會說為了什麼才給咬的”。

　　田青文、阮士中、曹云奇、周云陽四人相互對視了一眼，都想田歸農手背上齒痕甚深，果然從來不曾說起過原因。

　　平阿四又道：“我這一咬是拼了性命，田相公武功雖高，只怕也痛得難當。

　　他拔起劍來，在我臉上砍了一劍，又一劍將我的手臂卸了下來。

　　他盛怒之下，飛起一腳，將我踢入河中。

　　我一臂雖斷，另一臂卻仍牢牢抱著那個孩子”。

　　苗若蘭低低的“啊”了一聲。

　　平阿四道：“我掉入河中時早已痛得人事不知，待得醒轉，卻是躺在一艘船上，原來給人救了上來。

　　我大叫：『孩子，孩子！』船上一位大娘說道：『阿彌陀佛！總算醒過來啦。

　　孩子在這里。

　　』我抬頭一看，卻見她抱著孩子在喂奶。

　　後來才知道，我給救上船到醒轉，已隔了六日六夜。

　　那時我离家鄉已遠，又怕胡大爺的仇人害這孩子，從此不敢回去。

　　聽苗姑娘說來，苗大俠只當這孩子已經死了”。

　　苗若蘭喜道：“是啊，原來這可怜的孩子還活著，是不是？爹爹知道了一定喜歡得緊。

　　這孩子在那里，你帶我們去瞧瞧好不好？”她隨即想到，自己一直叫他“可怜的孩子”，其實他已是個二十七歲的男子，比自己還大著十歲，臉上不禁一紅。

　　平阿四道：“你瞧他不著了。

　　這里的人，誰也不會活著下山”。

　　苗若蘭道：“我爹爹必會上峰來救，我一點也不擔心”。

　　平阿四道：“你爹爹打遍天下無敵手，打的是凡人。

　　他武功再高，也耐何不了這萬丈高峰”。

　　苗若蘭道：“是那孩子叫你來害死我們麼？”平阿四搖頭道：“不是，不是。

　　這孩子英雄豪俠，跟他父親一模一樣，若是知道我來干這種陰毒勾當，定要攔阻”。

　　曹云奇怒道：“好啊，原來你也知道這是陰毒勾當”。

　　苗若蘭問道：“那孩子怎樣了？叫什麼名字？武功好嗎？在干什麼事？他也是個好人嗎？”她自小見父親每年祭奠胡一刀夫婦，一直以未能撫養那孩子為畢生恨事，是以極為關心。

　　平阿四道：“若不是我炸毀了長索，苗姑娘，你今日就能見到他啦”。

　　曹云奇等六七人齊聲怒道：“長索是你炸毀的？”平阿四道：“正是！”苗若蘭卻問：“怎麼我今日能見到他？”平阿四道：“他與此間主人有約，今日午時要來拜山。

　　眼見午時已到，這會兒想來已來到山峰之下了”。眾人齊聲叫道：“是雪山飛狐？”平阿四道：“不錯，胡一刀胡大爺的兒子，叫做胡斐，外號雪山飛狐！”

## 第六章

　　眾人聽了半天故事，對胡一刀的為人甚是神往，聽說雪山飛狐是他兒子，心中都起异樣之感，雖想見了他未必有甚好處，卻都不自禁的渴欲一見，又想此間主人遍邀高手，以備迎戰，只怕此人本領亦不在乃父之下。

　　苗若蘭忽然驚道：“啊喲，此間主人所邀的幫手和我爹爹都未上山，如在山下撞到了那雪山飛狐，定要動手。

　　我爹爹不知他是胡伯伯的兒子，若是一劍將他殺了，那便如何是好？”平阿四淡淡一笑，道：“苗大俠雖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可是要說能一劍殺了胡相公，卻也未必”。

　　他臉上一個長長的傷疤，這麼一笑，牽動雞肉，顯得加倍的丑陋可怖。

　　他又道：“胡相公今日上山，一來是找此間主人的晦氣，二來是要找苗大俠比武復仇。

　　只是我親眼見到當年胡苗二位大俠肝膽相照的交情，害死胡大爺的其實是另有其人，我勸胡相公別向苗大俠為難了，可是他說要當面向苗大俠問個清楚。

　　後來我在山下見到了這位閻大夫，雖然隔了這麼二十幾年，我可還是認得他，當下跟上峰來，炸索毀糧，大多兒在這兒一齊餓死，總算是報了胡大爺待我的恩義啦”。

　　這一席話，只把眾人聽得面面相覷，心想寶樹當年謀財害命，今日自是死有應得，只是各人與此事并不相干，卻在這兒陪上一條性命，也可算得極冤。

　　寶樹見了眾人臉色，知道大家對自己頗有怪責之意，站起身來，取過了寶刀鐵盒，喝道：“今日之事，咱們只有同舟共濟，一齊想個下山的法兒。

　　這個惡徒嘛……”一語未畢，忽聽扑翅聲響，一只白鴿飛進大廳，停在桌上。

　　苗若蘭喜道：“啊，這只小鴿兒多可愛！”上前雙手輕輕捧起白鴿，撫摸鴿背羽毛，只見鴿腳上縛著一條絲線。

　　這絲線從鴿腳上一直通到門外，苗若蘭向里拉扯，那線竟是極長，拉了好一大截，始終未見線頭。

　　她好奇心起，雙手交互收線，那線竟似無窮無盡一般。

　　田青文上前相助，兩人收了數十丈，忽覺絲線漸漸沈重，看來線頭彼端縛得有物。

　　于管家大喜，叫道：“咱們有救啦！”眾人齊問：“怎麼？”于管家道：“這白鴿是本莊所養，山上山下用以傳遞消息。

　　定是山下的本莊多伴發覺長索炸斷，放這鴿子上峰，在絲線上縛著救咱們下峰的物事”。

　　平阿四聽了此語，臉色大變，狂吼一聲，扑上去要拉斷絲線。

　　殷吉站在鄰近，身子一幌，已攔在他面前，雙掌起處，將他推倒在地。

　　田青文道：“姊姊，小心拉斷了絲線”。

　　苗若蘭點了點頭。

　　那絲線雖細，卻極堅韌，兩人手上愈來愈沉，絲線始終不斷。

　　再拉一會，苗若蘭似乎有點吃力。

　　陶子安道：“苗姑娘你歇歇，我來拉”。

　　走上前去接過了絲線。

　　阮士中、曹云奇、劉元鶴等早已搶出門去，要看那絲線上吊的是什麼救星。

　　陶田二人收了一會，忽聽門外歡呼聲起，手上頓松，想來所吊之物已上了峰。

　　廳上各人一齊走出，只見阮士中與曹云奇站在崖邊，雙手此起彼落，忙碌异常，仍是在收線，原來絲線上縛的是一根較粗的絲索。

　　待那絲索收盡，又引上一根極粗的繩索。

　　眾人一齊高呼，七手八腳，將那根粗索縛在崖邊兩株大松樹上。

　　劉元鶴道：“咱們走吧，待我先下”。

　　雙手抓住了繩索，就要往下溜去。

　　陶百歲喝道：“且慢，干麼要讓你先下？誰知你在下面會搗什麼鬼？”劉元鶴怒道：“依你說便怎地？”陶百雖一怔，心想峰上人人各懷私心，互不信任，不論誰先下去，旁人都難放心，給他這麼一問，倒也難以對答。

　　曹云奇道：“讓幾位女客先下去，咱們男子漢拈籌以定先後”。

　　熊元獻細聲細氣的道：“這樣吧，天龍門、飲馬川山寨、跟我們平通鏢局的，每一家輪流下去一個。

　　大多兒互相監守，不用怕有誰使奸行詐”。

　　阮士中道：“那也好。

　　寶樹大師，請您將鐵盒兒見還吧”。

　　說著走上一步，向寶樹伸出手去。

　　眾人初時只顧念生死安危，此時大難已過，又都想到了那件寶物。

　　本來大家只知這鐵盒是件武林异寶，但到底异在那里，寶于何處，卻均不甚了然，待得知道是闖王遺下的軍刀，已覺此物非同小可，及至聽平阿四說這柄刀與李闖王的大寶藏有關，更是個個眼紅心熱。

　　故老相傳，闖王進京之後，部屬大將劉宗敏等拷掠明朝的宗室大臣，所得珍寶堆積如山，不久兵敗，這批珍寶連同明宮中皇室歷年的庫藏，都是從此不知下落，若是由這鐵盒寶刀而掘得寶藏，世上尚有何種財物能與之相比？寶樹冷笑道：“你天龍門何德何能，要獨占寶刀？這把刀天龍門掌管了一百多年，也該換換主兒了”。

　　阮士中愕然，眼露凶光。

　　殷吉、曹云奇、周云陽不約而同的搶上一步，站在阮士中身旁。

　　寶樹仰天笑道：“哥兒們想動武，是不是？想當年天龍門在刀頭上得寶，今日在刀頭上失寶，那也是公平得緊啊”。

　　阮士中等大怒，恨不得扑將上去，把這老和尚砍成幾段，奪過寶刀，只是忌憚他武功了得，卻又不敢動手，在他炯炯有神的雙目凝視之下，反而倒退了數步。

　　一時雪峰邊寂靜無聲，忽然苗若蘭的婢女琴兒指著山下叫道：“小姐，你瞧，好像有人上來”。

　　眾人一驚，心道：“怎麼我們沒下山，反倒有人上來了？”紛紛奔到崖邊，向下張望，只見長索上有一團白影迅速异常的攀援上來，凝神一看，卻是一個白衣男子。

　　田青文道：“苗姐姐，這位是令尊麼？”苗若蘭搖頭道：“不是，我爹爹從來不穿白衣的”。

　　說話之間，那男子爬得更加近了。

　　于管家叫道：“喂，尊駕是那一位？”忽聽得半山腰里傳上來一聲長笑，聲音洪亮，只震得山谷鳴響，突然之間，似乎滿山都是大笑之聲。

　　阮士中健寶樹手捧鐵盒，站在崖邊，輕輕一拉曹云奇的手，指指寶樹背心，用右肩作了個相撞的姿態。

　　曹云奇會意，知道師叔命自己將他撞下山峰，心想這賊禿本領再強，從這萬丈高峰上掉落下去，那里保得住性命？鐵盒寶刀是跌不壞的，待會下去尋找便是。

　　阮曹二人一點頭，同時發足，猛然沖向寶樹後心。

　　此時寶樹离崖邊不過尺許，全神注視山下，絲毫不知有人在背後突施暗算。

　　待得聽到腳步聲響，阮曹二人已沖到身後，寶樹見到那白衣男子上來時的身法神態，正自驚疑不定，突覺背心有人來襲，更是大吃一驚，危急中倏施“鐵板橋”功夫，身子向左斜出。

　　這“鐵板橋”功夫，原是閃避敵人暗器的救命絕招，通常是暗器來得太快，不及躍起或向旁避讓，只得身子僵直，突然向後仰天斜倚，讓那暗器掠面而過，雙腳卻仍是牢牢釘住地下。

　　功夫越高，背心越能貼近地面，講究的是起落快，身形直，所謂“足如鑄鐵，身挺似板，斜起若橋”。

　　寶樹這一招“鐵板橋”，又與通常所使的不同，并非向後仰倚，卻是向左傾斜，雙足釘在崖邊，身子凌空，已有一小半憑虛傾在雪峰之外。

　　阮士中與曹云奇撞到寶樹背後，只道襲擊得逞，只自大喜，突覺肩頭撞出，前面竟然沒了受力之處。

　　阮士中武功精湛，急忙一個斤斗，滾在一旁。

　　曹云奇卻收腳不住，疾沖而出，直往雪峰下掉落。

　　眾人齊聲驚呼。

　　寶樹挺腰站直，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背上卻也已出了一陣冷汗。

　　田青文一嚇，已暈倒在地。

　　陶子安站在她身旁，忙伸手扶住。

　　餘人望著曹云奇魁梧的身軀向下直落，無不失聲驚呼。

　　眼見他勢必摔得粉身碎骨，忽見那白衣男子雙足勾住繩索，左手在峰壁上一推，長索帶著他的身子，如湯秋千般向曹云奇急飛過去。

　　這一下時機用力都是恰到好處，那白衣人右手探出，已抓住曹云奇的後心。

　　不料曹云奇身軀甚重，這一墮之勢更是猛烈异常，但聽得喀喇一響，衣衫破裂，竟又掉了下去，那白衣人長身伸手，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又抓住了曹云奇右足足踝。

　　可是兩人仍是向下急落，但見兩人身形愈來愈小，一墮數十丈。

　　下墮之勢奇急，白衣人武功再高，雙足的力道卻也鉤不住繩索，看來只有松手放脫曹云奇，才保得了自己性命。

　　眾人目眩神馳之際，忽見他右手一甩，將曹云奇的身子向繩索甩將過去。

　　曹云奇早已神智迷糊，雙手碰到繩索，立即牢牢抓住。

　　凡是溺水之人，即令在水中碰到一根水草，也必全力抓住，至死不放，原是求生\*拘裕婣饈輩茉破嬉彩僑鞝恕\*

　　按他武功，本不足以抓住繩索以抗兩人急墜之勢，但危難之際，不知怎的力氣登時大了數倍。

　　那繩索直幌出去，帶著二人向左飛湯。

　　那白衣人腰間使勁，身子倒翻，左手也已抓住繩索。

　　他在曹云奇耳邊說了兩句話，拍拍他的背心。

　　曹云奇驚魂未定，但聽了他的話，有如接到綸音聖旨一般，忙雙手交互拉繩，攀援而上。

　　眾人在崖邊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奇險，盡皆撟舌難下。

　　曹云奇攀到峰邊，殷吉與周云陽搶過去拉住他雙手，提了上來，齊問：“這白衣人是誰？”曹云奇喘了幾口氣，說道：“那位英雄命我上來稟報，說道是……是雪山飛狐胡斐到了”。

　　眾人為那白衣人的氣勢所懾，一時都怔住了，也不知是誰首先叫了聲：“啊喲！”往莊內便奔。

　　眾人不及細想，一窩蜂的往大門搶去。

　　陶百歲、劉元鶴、阮士中三人一齊擠在門口，你推我擁，爭先而入。

　　曹云奇搶著去扶田青文，與陶子安百忙中又互揮數拳。

　　只一陣亂，門外眾人走得乾乾淨淨。

　　于管家與琴兒扶著苗若蘭走在最後，險些兒給關在門外。

　　殷吉見熊元獻閉上大門，立即取過門閂，橫著閂上。

　　陶百歲只怕不固，又取過撐柱，牢牢撐住。

　　此時田青文已醒了過來，道：“那雪山飛狐跟咱們素不相識，怕他怎的？”阮士中橫了她一眼，說道：“素不相識？哼，你爹爹是他老子的大仇人，他肯放過你麼？”劉元鶴也道：“咱們傷了平阿四，那雪山飛狐豈肯干休？”陶子安忽向牆頭一指，道：“咱們撐住大門，他從上面不能進來麼？”阮士中道：“不錯，陶世兄快上高守著”。

　　陶子安冷笑道：“阮師叔武功高，還是你老人家上去”。

　　一言輔畢，猛聽喀喇喇幾聲巨響，那撐柱與門閂突然迸斷，砰澎一響，兩扇大門已被人推開。

　　眾人齊聲驚呼，直往內院奔去，霎時之間，大廳上又是杳無一人。

　　群豪初聽平阿四說那胡一刀的往事，頗聽見見他遺下的孤兒，可是待得雪山飛狐當真上山，眼見他身手竟如此了得，不禁心寒膽怯，又見旁人逃避，相互驚嚇，你怕我更怕，平素的豪氣雄風，盡數丟到九霄云外去了。

　　于管家欲覓寶樹出去抵擋一陣，可是四下張望，寶樹早已不見，不知躲到了那里，心想：“主人將莊上之事托付了給我，拼著一死，也得全了主人的臉面”。

　　當下向苗若蘭低聲道：“苗姑娘，你快到夫人房去，跟夫人一同躲入地窖密室，可別讓人瞧見。

　　這里的人沒一個安著好心。

　　待我出去見他”。

　　苗若蘭向鄭三娘與田青文望了一眼，道：“我帶這兩位姊姊一起去地窖吧”。

　　于管家急忙搖頭，低聲道：“不，這兩個女人恐怕不是好人。

　　姑娘跟夫人是千金貴體，莫理會旁人”。

　　苗若蘭道：“那姓胡的若是要殺人放火，你擋得了麼？”于管家一按腰間單刀的刀柄，慘然道：“今日是于某以死報主之時，但求夫人與姑娘平安無事，小人就對得起主人了”。

　　苗若蘭想了一想，說道：“我跟你一齊出去會他”。

　　于管家大急，忙道：“苗姑娘，你不聽那和尚說，令尊苗大俠與他有殺父大仇？你若不躲開，落在此人手中，那…那……”苗若蘭道：“自從我聽爹爹說了胡伯伯的往事，一直就盼那個孩子還活在世上，也盼終須有日能見他一見。

　　今日之事雖險，但若從此不能再與他相見，我可要抱憾一生了”。

　　她這幾句話說得輕柔溫文，然語意極為堅定，于管家竟爾不能違抗。

　　他心道：“這位姑娘手無縛雞之力，卻勇決如此，真不愧是金面佛苗大俠之女。

　　什麼鎮關東、威震天南，名號兒叫得挺響，與苗姑娘一比，倘不愧死，也可算得臉皮厚極”。

　　他本來心中害怕，但見苗若蘭神色宁定，驚懼之心登減，當下緊一緊腰帶，在茶盤中放了兩只青花細瓷的蓋碗，沖上了茶，走出廳去。

　　苗若蘭跟隨在後。

　　于管家轉出廳壁，只見那白衣人臉孔朝外，雙手叉腰，抬頭望天，便高聲道：“胡大爺遠來，不曾遠迎，還請恕罪”。

　　說著獻上茶去。

　　那白衣人聽得于管家說話，回過頭來，見到苗若蘭這樣一個文秀清雅的少女，弱態生嬌，明波流慧，怯生生的站在當地，不禁一怔。

　　苗若蘭見這人滿腮虯髯，根根如鐵，一頭濃發，卻不結辮，橫生倒豎般有如亂草\*姹彩且瘓𠕇\*

　　她自幼對胡一刀之子心懷怜惜悲憫之情，想到他時，總覺他是個受人欺侮虐待的稚子，今日相見卻不料竟是如此粗豪猛惡的一條漢子，心中不由得三分驚异，三分惶惑，又有三分失望，但隨即想到：“胡一刀胡伯伯容貌威嚴，他生的孩子自也是這般，又何足為奇？卻是我一向將他想錯了”。

　　當下上前盈盈一福，輕聲說道：“相公萬福”。

　　雪山飛狐胡斐此番上峰，准擬與滿山高手作一場龍爭虎斗，那知莊中出來相見的竟是一個姣好少女，不禁大是詫异，暗道：“且瞧他們使什麼詭計”。

　　當下還了一禮，說道：“在下胡斐奉揖。

　　不敢請問姑娘高姓”。

　　于管家向苗若蘭使個眼色，較她捏造個假姓，千萬不可吐露是苗人鳳之女，那知苗若蘭竟似不解，說道：“胡世兄，咱們是累代世交，可惜從來未曾會面。

　　我姓苗”。

　　胡斐心中更是一凜，臉上卻不動聲色，道：“姑娘與金面佛苗大俠怎生稱呼？“于管家大急，在苗若蘭身旁暗扯她的衣袖。

　　她仍是不理，道：“金面佛就是家父”。

　　胡斐一怔，心道：“原來是你”。

　　說道：“令尊怎不出來相見？”于管家手按刀柄，只怕胡斐出手相害，斜眼看苗若蘭時，卻見她神色如常，不禁暗歎：“這位姑娘年幼無知，眼前便是殺父的大仇人，她竟不知天高地厚，盡吐真相”。

　　只聽她說道：“家父尚未上山。

　　她若知胡世兄是故人之子，縱有天大的要事，也早擱下，必已趕來與世兄相見”。

　　胡斐更是奇怪，道：“姑娘知道在下身世，令尊卻不知曉，敢問何故？”苗若蘭道：“還是適才聽令友平君說的”。

　　胡斐道：“啊，原來平四叔到了這兒，他人呢？”于管家一怔，在廳中四下一望，早不見了平阿四的人影，地上的一灘鮮血卻兀自未乾，心道：“自那鴿兒帶線入來，人人想著下峰逃生，竟都將此人忘了。

　　他是胡斐的救命恩人，若是有什麼不測，禍患又是加深了一層”。

　　胡斐見他望著地下的一灘鮮血，臉色有异，大聲問道：“這是平四叔的血麼？”于管家不敢打誑，只得應聲道：“是”。

　　胡斐父母早喪，自幼由平阿四撫養長大，與他情若父子，一聞此言如何不驚？當下一躍而前，一伸手，握住于管家的右臂，厲聲喝道：“他在那里？他……他怎樣了？”于管家只覺手臂劇痛，宛似一道鋼箍越收越緊，只得咬緊了牙齒竭力忍痛，額頭上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滲將出來，竟說不出一句話。

　　苗若蘭緩緩說道：“胡世兄不必焦急，平四爺好好的在那邊”。

　　說著伸手向西邊廂房一指。

　　胡斐放脫了于管家的手臂，隨即騰身而起，砰的一聲，踢開西廂房房門，只見平阿四躺在榻上，正不住喘息。

　　胡斐大喜，叫道：“四叔，你沒事麼？”平阿四在廂房里早就聽到他的聲音，低聲道：“還好，你放心”。

　　胡斐搶上前去，見他臉如金紙，呼吸低微，適才一時之間的喜悅又轉為擔憂，問道：“怎麼受的傷？傷的厲害麼？”平阿四道：“這事說來話長。

　　若不是苗姑娘搭救，今生不能再跟你相見了”。

　　原來眾人一見白鴿傳絲，一窩蜂般的涌出大廳。

　　苗若蘭乘機與琴兒將平阿四扶入了廂房。

　　後來寶樹欲待傷他性命，卻已找他不到，情勢緊急，不及仔細尋找，平阿四因此而得保全。

　　胡斐點點頭，從衣囊中取出一顆朱紅丸藥，塞在他的口里，道：“四叔，你先服了這顆傷藥”。

　　他見平阿四將傷藥嚼爛吞下，稍稍放心，回到廳上，向苗若蘭一揖到地，道：“多謝姑娘救我平四叔”。

　　苗若蘭忙即還禮，道：“平四爺古道熱腸，小妹欽仰得緊。

　　些些微勞，何足挂齒？”胡斐道：“生死大事，豈是微勞？在下感激不盡”。

　　苗若蘭見他神情粗豪，吐屬卻頗為斯文，說道：“胡世兄遠來，莊上無以為敬。

　　琴兒，快取酒肴出來”。

　　胡斐道：“此間主人約定在下今日午時相會，怎麼到此刻還不出來相見？”苗若蘭道：“主人因要事下山，想來途中，未及趕回，致誤世兄之約，小妹先此謝過”。

　　胡斐聽她應對得體，心中更奇：“苗范田三家向稱人才鼎盛，怎麼男子漢都縮在後面，卻叫這樣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女出來推搪？這姑娘對我絲毫不示怯意，難道她竟是一身武藝，卻有意的深藏不露麼？”只見琴兒托了一只木盤過來，盤中放著一大壺酒，一只酒杯，她左手拿著木盤，右手在杯中斟上了酒，笑道：“胡相公，山上的雞鴨魚肉、蔬菜瓜果，通統給你的平四爺毀啦。

　　對不起，只好請你喝杯白酒”。

　　胡斐見那木盤正在他與苗若蘭之間，當即伸出左手，在盤邊輕輕一推，木盤逕向苗若蘭肩上撞去。

　　這一推雖似出手甚輕，其實借勁打人，受著的人若是不加抵御，就如中了兵刃之傷無异。

　　苗若蘭不會武藝，只是順乎自然的微微一讓，并未出招化勁，眼見這一下便要身受重傷。

　　于管家大驚，他自知武功與胡斐差得太遠，縱然不顧性命的上前救援，也必無濟于事，只叫得一聲：“啊喲！”卻見胡斐左手兩根手指已迅捷無比的拉住了木盤，這一下時機湊合得極准，盤邊與苗若蘭的外衣只微微一碰，立即縮回。

　　她絲毫不知就在這一瞬之間，自己已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的走了一個循環。

　　胡斐道：“令尊打遍天下無敵手，卻何以不傳姑娘武功？素聞苗家劍門中，傳子傳女，一視同仁”。

　　苗若蘭道：“我爹爹立志要化解這場百餘年來糾纏不清的仇怨，是以苗家劍法，至他而絕，不再傳授子弟”。

　　胡斐愕然，拿著酒杯的手停在半空，隔了片刻，方始舉到口邊，一飲而盡，叫道：“苗人鳳，苗大俠，好！果然稱得上『大俠』二字！”苗若蘭道：“我曾聽爹爹說起令尊當日之事。

　　那時令堂請我爹爹飲酒，旁人說道須防酒中有毒。

　　我爹爹言道：『胡一刀乃天下英雄，光明磊落，豈能行此卑劣之事？』今日我請你飲酒，胡世兄居然也是坦率飲盡，難道你也不怕別人暗算麼？”胡斐一笑，從口中吐出一顆黃色藥丸，說道：“先父中人奸計而死，我若再不妨，豈非疑呆？這藥丸善能解毒，諸毒不侵，只是適才聽了姑娘之言，倒顯得我胸襟狹隘了”。

　　說著自己斟了一杯酒，又是一飲而盡。

　　苗若蘭道：“山上無下酒之物，殊為慢客。

　　小妹量窄，又不能敬陪君子。

　　古人以漢書下酒，小妹有漢琴一張，欲撫一曲，以助酒興，但恐有污清聽”。

　　胡斐喜道：“愿聞雅奏”。

　　琴兒不等小姐再說，早進內室去抱了一張古琴出來，放在桌上，又換了一爐香點起。

　　苗若蘭輕抒素腕，“仙翁、仙翁”的調了幾聲，彈將起來，隨即撫琴低唱：“來日大難，口燥舌乾。

　　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

　　仙人王喬，奉藥一丸”。

　　唱到這里，琴聲未歇，歌辭已終。

　　胡斐少年時多歷苦難，專心練武，二十餘歲後頗曾讀書，聽得懂她唱的是一曲“善哉行”，那是古時宴會中主客贈答的歌辭，自漢魏以來，少有人奏，不意今日上山報仇，卻遇上這件饒有古風之事。

　　她唱的八句歌中，前四句勸客盡歡飲酒，後四句頌客長壽。

　　適才胡斐含藥解毒，歌中正好說到靈芝仙藥，那又有雙關之意了。

　　他輕輕拍擊桌子，吟道：“自惜袖短，內手知寒。

　　慚無靈輒，以報趙宣。

　　“意思說主人殷勤相待，自慚沒什麼好東西相報。

　　苗若蘭聽他也以“善哉行”中的歌辭相答，心下甚喜，暗道：“此人文武雙全，我爹爹知道胡伯伯有此後人，必定歡喜”。

　　當下唱道：“月沒參橫，北斗闌干。

　　親交在門，饑不及餐”。

　　意思說時候雖晚，但客人光臨，高興得飯也來不及吃。

　　胡斐接著吟道：“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游戲云端”。

　　最後四句是祝頌主人成仙長壽，與主人首先所唱之辭相應答。

　　胡斐唱罷，舉杯飲盡，拱手而立。

　　苗若蘭划弦而止，站了起來。

　　兩人相對行禮。

　　胡斐將酒杯放在桌上，說道：“主人既然未歸，明日當再造訪”。

　　大踏步走向西廂房，將平阿四負在背上，向苗若蘭微微躬身，走出大廳。

　　苗若蘭出門相送，只見他背影在崖邊一閃，拉著繩索溜下山峰去了。

　　她望著滿山白雪，靜靜出神。

　　琴兒道：“小姐，你想什麼？快進去吧，莫著了冷”。

　　苗若蘭道：“我不冷”。

　　她自己心中其實也不知到底在想什麼。

　　琴兒催了兩次，苗若蘭才慢慢回進莊子。

　　一進大廳，只見滿廳都坐滿了人，眾人適才躲得影蹤不見，突然之間，又不知\*即郵讒岬胤匠隼戳恕\*

　　各人一齊站起相詢：“他走了麼？”“他說些甚麼？”“他說什麼時候再來？”“他上山是來報仇麼？”“他要找誰？”苗若蘭心中鄙視這些人膽怯，危難之時個個逃走，留下她一個弱女子抵擋大敵，當下淡淡的道：“他什麼也沒說”。

　　寶樹道：“我不信。

　　你在廳上陪了他這許久，總有些話說”。

　　苗若蘭本非喜愛惡作劇之人，但這時胸懷歡暢，一顆心飄飄湯湯的，只想跟人鬧著玩，見各人神色古怪，便道：“那位胡世兄說道，他這次上山，為的是報殺父之仇，可惜仇人躲了起來。

　　現在他守在山下，待那仇人下去，下一個，殺一個；下兩個，殺一雙”。

　　眾人一凜，都想：“山上沒有糧食，山下又守著這一個凶煞太歲，這便如何是好？”苗若蘭道：“胡世兄言道：山上眾人，個個與他有仇，只是有的仇深，有的仇淺。

　　他恩怨分明，深者重報，淺者輕報，不愿錯害了好人。

　　他要我代詢各位，為何齊來這關外苦寒之地，是否要合力害他？”除了寶樹之外，餘人异口同聲的說道：“雪山飛狐之名，我們以前從來沒聽到過，與他有什麼仇怨？更加說不上合力害他”。

　　苗若藍向陶百歲道：“陶伯伯，侄女有一事不明，要想請教”。

　　陶百歲道：“姑娘請說”。

　　苗若蘭道：“適才那位平四爺說道：胡一刀胡伯伯請寶樹大師去轉告我爹爹三件大事，可是我爹爹說到此事經過之時，卻從未提起。

　　陶伯伯曾說知道此中原委，不知能見告麼？”陶百歲道：“姑娘即使不問，我也正要說”。

　　他指著阮士中、殷吉、曹云奇等人，大聲道：“這幾位天龍門的英雄，誣指我兒害死田歸農田親家。

　　哼哼！”他嗓門本就粗大，這時心中憤激，更加說得響了：“我將這事從頭說來，且聽各位秉公評個是非曲直”。殷吉道：“很好，很好，我們正要向陶寨主請教”。

## 第七章

　　陶百歲咳嗽一聲，說道：“我在少年之時，就和歸農一起做沒本錢的買賣……”眾人都知他身在綠林，是飲馬川山寨的大寨主，卻不知田歸農也曾為盜，大家互望了一眼。

　　曹云奇叫道：“放屁！我師父是武林豪傑，你莫胡說八道，污了我師父的名頭”。

　　陶百歲厲聲道：“你瞧不起黑道上的英雄，可是黑道上的英雄還瞧不起你這種狗熊呢！我們開山立柜，憑一刀一槍掙飯吃，比你們看家護院、保鏢做官，又差在那里了？”曹云奇站起身來，欲待再辯。

　　田青文拉拉他的衣襟，低聲道：“師哥，別爭啦，且讓他說下去”。

　　曹云奇一張臉脹得通紅，狠狠瞪著陶百歲，終于坐下。

　　陶百歲大聲道：“我陶百歲自幼身在綠林，打家劫舍，從來不曾隱瞞過一字，大丈夫敢作敢當，又怕什麼了？”苗若蘭聽他說話岔了開去，于是道：“陶伯伯，我爹爹也說，綠林中盡有英雄豪傑，誰也不敢小覷了。

　　你請說田家叔父的事吧”。

　　陶百歲指著曹云奇的鼻子道：“你聽，苗大俠也這麼說，你狠得過苗大俠麼？”曹云奇“呸”了一聲，卻不答話。

　　陶百歲胸中忿氣略舒，道：“歸農年輕時和我一起做過許多大案，我一直是他副手。

　　他到成家之後，這才洗手不干。

　　他若是瞧不起黑道人物，干麼又肯將獨生女兒許配給我孩兒？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他和我結成親家，卻也未必當真安著什麼好心。

　　他是要堵住我的口，要我隱瞞一件大事”。

　　“那日歸農與范幫主在滄州截阻胡一刀夫婦，我還是在做歸農的副手。

　　胡一刀在大車中飛擲金錢鏢，那些給打中穴道的，其中有一個就是我陶百歲；後來胡夫人在屋頂用白絹奪刀擲人，那些給拋下屋頂的，其中有一個就是我陶百歲；苗人鳳罵一群人是膽小鬼，其中有一個就是我陶百歲。

　　只不過當年我沒留胡子，頭發沒白，模樣跟眼下全然不同而已”。

　　“胡一刀夫婦臨死的情景，我也是在場親眼目睹，正如苗姑娘與那平阿四所說，寶樹這和尚說的卻是謊話。

　　苗姑娘問道：苗大俠若知胡一刀并非他殺父仇人，何以仍去找他比武？各位心中必想，定是寶樹心懷惡意，沒將這番話告知苗大俠了”。

　　眾人心中正都如此想，只是礙于寶樹在座，不便有所顯示。

　　陶百歲卻搖頭道：“錯了，錯了。

　　想那跌打醫生閻基當時本領低微，怎趕在苗胡兩位面前弄鬼？他确是依著胡一刀的囑咐，去說了那三樁大事，只是苗大俠卻沒聽見。

　　閻基去大屋之時，苗大俠有事出外，乃是田歸農接見。

　　他一五一十的說給歸農聽，當時我在一旁，也都聽到了”。

　　“歸農對他說道：『都知道了。

　　你回去吧，我自會轉告苗大俠，你見到他時不必再提。

　　胡一刀問起，你只說已當面告知苗大俠就是。

　　再叫他買定三口棺材，兩口大的，一口小的，免得大爺們到頭來又要破費。

　　』說著賞了他三十兩銀子。

　　那閻基瞧在銀子面上，自然遵依”。

　　“苗大俠所以再去找胡一刀比武，就因為歸農始終沒跟他提這三件大事。

　　為什麼不提呢？各位定然猜想：田歸農對胡一刀心懷仇怨，想借手苗大俠將他殺了。

　　這麼想麼，只對了一半。

　　歸農确是盼胡一刀喪命，可是他也盼借胡一刀之手，將苗大俠殺了”。

　　“苗大俠折斷他的彈弓，對他當眾辱罵，絲毫不給他臉面。

　　我素知歸農的性子，他要強好胜，最會記恨。

　　苗大俠如此掃他面皮，他心中痛恨苗大俠，只有比恨胡一刀更甚。

　　那日歸農交給我一盒藥膏，叫我去設法涂在胡一刀與苗大俠比武所用的刀劍之上。

　　這件事情，老實說我既不想做，也不敢做，可又不便違拗，于是就交給了那跌打醫生閻基，要他去干”。

　　“各位請想，胡一刀是何等的功夫，若是中了尋常毒藥，焉能立時斃命？他閻基當時只是個鄉下郎中，那有什麼江湖好手難以解救的毒藥？胡一刀中的是什麼毒？那就是天龍門獨一無二的秘制毒藥了。

　　武林人物聞名喪膽的追命毒龍錐，就全仗這毒藥而得名。

　　後來我又聽說，田歸農這盒藥膏之中，還混上了『毒手藥王』的藥物，是以見血封喉，端的厲害無比”。

　　餘人本來將信將疑，聽到這里，卻已信了八九成，向阮士中、曹云奇等天龍弟子望了幾眼。

　　阮曹等心中惱怒，卻是不便發作。

　　陶百歲道：“那一日天龍門北宗輪值掌理門戶之期屆滿，田歸農也揀了這日閉門封劍。

　　他大張筵席，請了數百位江湖上的成名英雄。

　　我和他是老兄弟，又是兒女親家，自然早幾日就已趕到，助他料理一切。

　　按著天龍門的規矩，北宗值滿，天龍門的劍譜，歷祖宗牒，以及這口鎮門之寶的寶刀，都得交由南宗接掌。

　　殷兄，我說得不錯吧？”殷吉點了點頭。

　　陶百歲又道：“這位威鎮天南殷吉殷大財主，是天龍門南宗掌門，他也是早幾日就已到了。

　　田歸農是否將劍譜、宗牒、與寶刀按照祖訓交給你，請殷兄照實說吧”。

　　殷吉站起身來，說道：“這件事陶寨主不提，在下原不便與外人明言，可是中間實有許多蹺蹊之處，在下若是隱瞞不說，這疑團總是難以打破”。

　　“那日田師兄宴客之後，退到內堂，按著歷來規矩，他就得會集南北兩宗門人，拜過闖王、創派祖宗、和歷代掌門人的神位，便將寶刀傳交在下。

　　那知他進了內室，始終沒再出來。

　　“我心中焦急，直等到半夜，外客早已散盡，青文侄女忽從內室出來對我說道，她爹爹身子不適，授譜之事待明日再行”。

　　“我好生奇怪，適才田師兄謝客敬酒，臉上沒一點疲態，怎麼突然感到不適？再說傳譜授刀，只是拜一拜列祖列宗，片刻可了，一切都已就緒，何必再等明日？莫非田師兄不肯交出寶刀，故意拖延推諉麼？”阮士中插口道：“殷師兄，你這般妄自忖度，那就不是了。

　　那日你若單是為了受譜受刀而去，田師哥早就交了給你。

　　可是你邀了別門別派的許多高手同來，顯然不安著好心”。

　　殷吉冷笑道：“嘿，我能有什麼壞心眼兒了？”阮士中道：“你是想一等拿到譜牒寶刀，就勒逼我們南北歸宗，讓你作獨一無二的掌門人。

　　那時田師哥已經封劍，不能再出手跟人動武，你人多勢眾，豈不視為所欲為麼？”殷吉臉上微微一紅，道：“天龍門分為南北二宗，原是權宜之計。

　　當年田師兄初任北宗掌門之時，他何嘗不想歸并南宗？就算兄弟意欲兩宗合一，光大我門，那也是一樁美事。

　　這總胜于阮師兄你閣下竭力排擠曹云奇、意圖自為掌門吧？”眾人聽他們自揭丑事，原來各懷私欲，除了天龍門中人之外，大家笑嘻嘻的聽著，均有幸災樂禍之感。

　　苗若蘭對這些武林中門戶宗派之爭不欲多聽，輕聲問道：“後來怎麼了？”殷吉道：“我回到房里，與我南宗的諸位師弟一商議，大家都說田師兄必有他意，我們可不能聽憑欺弄，于是推我去探明真情”。

　　“當下我到田師兄臥室去問候探病。

　　青文侄女一雙眼睛哭得紅紅的，攔在門口，說道：『爹已睡著啦。

　　殷叔父請回，多謝您關懷。

　　』我見她神情有异，心想田師兄若是當真身子有甚不適，又不是什麼難治的重病，她也不用哭得這麼厲害，這中間定有古怪。

　　當下回房待了半個時辰，換了衣服，再到田師兄房外去探病……”阮士中伸掌在桌上用力一拍，喝道：“嘿，探病！探病是在房外探的麼？”殷吉冷笑道：“就算是我偷聽，卻又怎地？我躲在窗外，只聽田師兄道：『你不用逼我。

　　今日我閉門封劍，當著江湖豪傑之面，已將天龍北宗的掌門人傳給了云奇，怎麼還能更改？你逼我將掌門之位傳給你，這時候可已經遲了。

　　』又聽這位阮士中阮師兄說道：『我怎敢逼迫師哥？但想云奇與青文作出這等事來，連孩子也生下了。

　　如此傷風敗俗，大犯淫戒，我門中上上下下，那一個還能服他？』”殷吉說到這里，忽聽得咕冬一響，田青文連人帶椅，往後便倒，已暈了過去。

　　陶子安拔出單刀，迎面往曹云奇頭頂劈落。

　　曹云奇手中沒有兵刃，只得舉起椅子招架。

　　陶百歲聽得未過門的媳婦竟做下這等丑事，只惱得哇哇大叫，也舉起一張椅子，夾頭夾腦往曹云奇頭上砸去。

　　天龍諸人本來齊心對外，但這時五人揭破了臉，竟無人過去相助曹云奇。

　　拍的一響，曹云奇背心上已吃陶百歲椅子重重一擊。

　　眼見廳上又是亂成一團。

　　苗若蘭叫道：“大家別動手，我說，大家請坐下！”她話聲中自有一股威嚴之意，竟是教人難以抗拒。

　　陶子安一怔，收回單刀。

　　陶百歲兀自狂怒，揮椅猛擊。

　　陶子安抓住父親打過去的椅子，道：“爹，咱們別先動手，好教這里各位評個是非曲直”。

　　陶百歲聽兒子說得有理，這才住手。

　　苗若蘭道：“琴兒，你扶田姑娘到內房去歇歇”。

　　這時田青文已慢慢轉醒，臉色慘白，低下頭自行走入內堂。

　　眾人眼望殷吉，盼他繼續講述。

　　殷吉道：“只聽得田師兄長歎一聲，說道：『作孽，作孽！報應，報應！』他反來覆去，不住口的說『作孽，報應』，隔了好一陣，才道：『此事明天再議，你去吧。

　　叫子安來，我有話跟他說。

　　』”殷吉向陶氏父子望了一眼，續道：“阮師兄還待爭辯，田師兄拍床怒道：『你是不是想逼死我？』阮師兄這才沒有話說，推門走出。

　　我聽他們說的是自己家中丑事，倒跟我南宗無關，又怕阮師兄出來撞見，大家臉上須不好看，當下搶先回到自己房中”。

　　阮士中冷笑道：“那晚我和田師哥說了話出來，眼見黑影一閃，喝道：『那個狗雜種在此偷聽？』當時沒人答話，我只道當真是狗雜種，原來卻是殷師兄，這可得罪了”。

　　說著向殷吉一揖。

　　他明是賠罪，實是罵人。

　　殷吉臉色微變，但他涵養功夫甚好，回了一禮，微笑道：“不知者不罪，好說好說”。

　　陶子安道：“好，現下輪到我來說啦。

　　既然大家撕破了臉，我……我也不必再隱瞞什麼。

　　我……我……”說到這里，喉頭哽咽，心情激動，竟然說不下去，兩道淚水卻流了下來。

　　眾人見他這樣一個器宇昂藏的少年英雄竟在人前示弱，不免都有些不忍之意，于是射向曹云奇的目光之中，自亦含著幾分氣憤，幾分怪責。

　　陶百歲喝道：“這般不爭氣干什麼？大丈夫難保妻賢子孝。

　　好在這媳婦還沒過門，玷辱不到我陶家的門楣”。

　　陶子安伸袖擦了眼淚，定了定神，說道：“以前每次我到田家……田伯父家中……”曹云奇聽他稍一遲疑，對田歸農竟改口稱為“伯父”，不再稱他“岳父”，心中暗喜：“哼，這小子惱了，不認青妹為妻，我正是求之不得”。

　　只聽他續到：“青妹在有人處總是紅著臉避開，不跟我說話，可是背著在沒人的地方，咱倆總要親親熱熱的說一陣子話。

　　我每次帶些玩意兒給她，她也總有物事給我，繡個荷包啦、做件馬甲啦，從來就短不了……”曹云奇臉色漸漸難看，心道：“哼，還有這門子事，倒瞞得我好苦”。

　　陶子安續道：“這次田伯父閉門封劍，我隨家父興興頭頭的趕去，一見青妹，就覺得她容顏憔悴，好似生過一場大病。

　　我心中怜惜，背著人安慰，問她是不是生了什麼病。

　　她初時支支吾吾，我尋根究底細問，她卻發起怒來，搶白了我幾句，從此不再理我”。

　　“我給她罵得糊涂啦，只有自個兒納悶。

　　那日酒宴完了，我在後花園涼亭中撞見了她，只見她一雙眼哭得紅紅的，我不管什麼，就向她陪不是，說道：“青妹，都是我不好，你就別生氣啦”。

　　那知她臉一沉，發作道：『哼，當真是你不好，那也罷了！偏生是別人不好，我還是死了的乾淨。

　　』我更加摸不著頭腦，再追問幾句，她頭一撇就走了”。

　　“我回房睡了一會，越想越是不安，實在不明白什麼地方得罪了她，于是悄悄起來，走到她的房外，在窗上輕輕彈了三彈。

　　往日我們相約出來會面，總用這三彈指的記號。

　　那知這晚我連彈了幾次，房中竟是沒半點動靜”。

　　“隔了半晌，我又輕彈三下，仍是沒聽到聲息。

　　我奇怪起來，在窗格子上一推，那窗子并沒閂住，應手而開，房中黑漆漆的，沒瞧見什麼。

　　我急于要跟她說話，就從窗里跳了進去……”曹云奇聽到此處，滿腔醋意從胸口直沖上來，再也不可抑制，大聲喝道：“你半夜三更的，偷入人家閨房，想干甚麼？”陶子安正欲反唇相稽，苗若蘭的侍婢快嘴琴兒卻搶著道：“他們是未婚夫婦，你又管得著麼？”陶子安向琴兒微一點頭，謝她相幫，接著道：“我走到她床邊，隱約見床前放著一對鞋子，當下大著膽子，揭開羅帳，伸手到被下一摸……”曹云奇紫脹了臉，待欲喝罵，卻見琴兒怒視著自己，話到口頭，又縮了回去。

　　只聽陶子安續道：“……触手處似乎是一個包袱，青妹卻不在床上。

　　我更是奇怪，摸一摸那是什麼包袱，手上一涼，似乎是個嬰兒，可把我嚇了一大跳。

　　再仔細一摸，卻不是嬰兒是什麼？只是全身冰涼，早已死去多時，看來是把棉被壓在孩子身上將他悶死的”。

　　只聽得嗆啷一響，苗若蘭失手將茶碗摔在地下，臉色蒼白，嘴唇微微發顫。

　　陶子安道：“各位今日聽著覺得可怕，當日我黑暗之中親手摸到，更是驚駭無比，險些兒叫出聲來。

　　就在此時，房外腳步聲響，有人進來，我忙往床底下一鑽。

　　只聽那人走到床邊，坐在床沿，嚶嚶啜泣，原來就是青妹。

　　她把死孩子抱在手里，不住親他，低聲道：『兒啊，你莫怪娘親手害了你的小命，娘心里可比刀割還要痛哪。

　　只是你若活著，娘可活不成啦。

　　娘真狠心，對不起你。

　　』“我在床下只聽得毛骨悚然，這才明白，原來她不知跟那個狗賊私通，生下了孩兒，竟下毒手將孩兒害死。

　　她抱著死嬰哭一陣，親一陣，終于站起身來，披上一件披風，將嬰兒罩住，走出房去。

　　我待她走出房門，才從床下出來，悄悄跟在她後面。

　　那時我心里又悲又憤，要查出跟她私通的那狗賊是誰”。

　　“只見她走到後園，在牆邊拿了一把短鏟，越牆而出，我一路遠遠掇著，見她走了半里多路，到了一處墳場。

　　她拿起短鏟，正要掘地掩埋，忽然數丈外傳來鐵器與土石相擊之聲，深夜之中，竟然另外也有人在掘地。

　　她吃了一驚，急忙蹲下身子，過了好一陣，彎著腰慢慢爬過去察看。

　　我想必是盜墓賊在掘墳，當下也跟著過去。

　　只見墳旁一盞燈籠發著淡淡黃光，照著一個黑影正在掘地”。

　　“我凝目一瞧，這人卻不是掘墳，是在墳旁挖個土坑，也在掩埋什麼。

　　我心道：『這可奇了，難道又有誰在埋私生兒？』但見那人掘了一陣，從地下捧起一個長長的包裹，果真與一個嬰兒尸身相似。

　　那人將包裹放入坑中，鏟土蓋土，回過頭來，火光下看得明白，原來此人非別，卻是這位周云陽周師兄”。

　　周云陽臉上本來就無血色，聽陶子安說到這里，更是蒼白。

　　陶子安接著道：“當下我心下疑云大起：『難道與青妹私通的竟是這畜生？怎麼他也來掩埋一個死嬰？』青妹一見是他，身子伏得更低，竟不出來與他相會。

　　周師兄將土踏實，又鏟些青草舖在上面，再在草上推了好多亂石，教人分辨不出，這才走開”。

　　“周師兄一走遠，青妹忙掘了一坑，將死嬰埋下，隨即搬開周師兄所放的亂石，要挖掘出來，瞧他埋的是什麼物事。

　　我心想：『就算你不動手，我也要掘，現下倒省了我一番手腳。

　　』青妹舉起鐵鏟剛掘得幾下，周師兄突然從墳後出來，叫道：『青文妹子，你干什麼？』原來他心思也真周密，埋下之後假裝走開，過一會卻又回來察看。

　　青妹嚇了一跳，一松手，鐵鏟落在地下，無話可說”。

　　“周師兄冷冷的道：『青文妹子，你知道我埋什麼，我也知道你埋什麼。

　　要瞞呢，大家都瞞；要揭開呢，大家都揭開。

　　』青妹道：『好，那麼你起個誓。

　　』周師兄當即起個毒誓，青妹跟著他也起了誓。

　　兩人約定了互相隱瞞，一齊回進莊去”。

　　“我瞧兩人神情，似乎有什麼私情，但又有點不像，看來青妹那孩子不會是跟周師兄生的，當下悄悄跟在後面，手里扣了喂毒的暗器，只要兩人有絲毫親匿的神態，有半句教人聽不入耳的說話，我立時將他斃了”。

　　“總算他運氣好，兩人從墳場回進莊子，始終离得遠遠的，一句話也沒說”。

　　“青妹回到自己房里，不斷抽抽噎噎的低聲哭泣。

　　我站在她的窗下，思前想後，什麼都想到了。

　　我想闖進去一刀將她劈死，想放把火將田家莊燒成白地，想把她的丑事抖將出來讓人人知道，可又想抱著她大哭一場。

　　終于我打定了主意：『眼下須得不動聲色，且待查明奸夫是誰再說。

　　』”“我全身冰冷，回到房中，爹爹兀自好睡，我卻獨個兒站著發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阮師叔來叫我，說田伯父有話跟我說。

　　我心道：『這話兒來了，且瞧他怎生說？是要我答應退婚呢，還是欺我不知，送一頂現成的綠頭巾給我戴戴？』阮師叔說夜深不陪我了，叫我自去。

　　我生怕有甚不測，叫醒了爹爹，請他防備，自己身上帶了兵刃暗器，連弓箭也暗藏在長袍底下”。

　　“到了田伯父房里，見他躺在床上，眼望床頂，呆呆的出神，手里拿著一張白紙，竟沒覺察到我進房。

　　我咳嗽一聲，叫道：『阿爹！』他吃了一驚，將白紙藏入了褥子底下，道：『啊，子安，是你。

　　』我心想：『明明是你叫我來的，卻這麼裝腔作勢。

　　』但瞧他神色，卻當真是异常驚恐。

　　他叫我閂上房門，卻又打開窗子，以防有人在窗外偷聽，這才顫聲說道：『子安，我眼下危在旦夕，全憑你救我一命，你得去給我辦一件事。

　　』”曹云奇心中憋了半天，聽到這里，猛地站起身來，戟指叫道：“放屁，放屁！我師父是何等功夫，你這小子有什麼本事救他？”陶子安眼角兒也不向他瞥上一瞥，便似眼前沒這個人一般，向著寶樹等人說道：“我聽了他這兩句話，大是驚疑，忙道：『阿爹但有所命，小婿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田伯父點點頭，從棉被中取出一個長長的、用錦緞包著的包裹，交在我的手里，道：『你拿了這東西，連夜趕赴關外，埋在隱蔽無人之處。

　　若能不讓旁人察覺，或可救得我一命。

　　』”“我接過手來，只覺那包裹又沉又硬，似是一件鐵器，問道：『那是什麼東西？有誰要來害你？』田伯父將手揮了幾揮，神色極為疲倦，道：『你快去，連你爹爹也千萬不可告知，再遲片刻就來不及啦。

　　這包裹千萬不得打開。

　　』我不敢再問，轉身出房。

　　剛走到門口，田伯父忽道：『子安，你袍子底下藏著什麼？』我嚇了一跳，心道：『他眼光好厲害！』只得照實說道：『那是兵刃弓箭。

　　今日客人多，小婿怕混進了歹人來，所以特地防著點兒。

　　』田伯父道：『好，你精明能干，云奇能學著你一點兒，那就好了。

　　唉，你把弓箭給我。

　　』”“我從袍底下取出弓箭，遞給了他。

　　他抽出一枝長箭，看了幾眼，搭在弓上，道：『你快去吧！』我見了這副模樣，心下倒有些驚慌：『他別要在我背心射上一箭！』裝著躬身行禮，慢慢反退出去，退到房門，這才突然轉身。

　　出房門後我回頭一望，只見他將箭頭對准窗口，顯是防備仇家從窗中進來”。

　　“我回到自己房里，對這事好生犯疑，心想田伯父的神色之中，始終透著七分驚惶、三分詭秘，可以料定他對我決無好意。

　　我將這事對爹爹說了，但為了怕惹他生氣，青文妹子的事卻瞞著不說。

　　爹爹道：『先瞧瞧包中是什麼東西。

　　』我也正有此意，兩人打開包裹，原來正是這只鐵盒”。

　　“爹爹當年親眼見到田伯父將這只鐵盒從胡一刀的遺孤手中搶來，後來就將天龍門鎮門之寶的寶刀放在盒里。

　　爹爹當時說道：『這就奇了。

　　』他知道鐵盒旁藏有短箭，也知道鐵盒的開啟之法，當即依法打開。

　　我爺兒倆一看之下，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原來盒中竟是空無一物。

　　爹爹道：『那是什麼意思？』”“我早就瞧出不妙，這時更已心中雪亮，知道必是田伯父陷害我的一條毒計，他將寶刀藏在別處，卻將鐵盒給我。

　　他必派人在路上截阻，拿到我後，便誣陷我盜他寶刀，逼我交出。

　　我交不出刀，他縱不殺我，也必將青妹的婚事退了，好讓她另嫁曹師兄。

　　爹爹不知其中原委，自然瞧不透這毒計。

　　我不便對爹爹明言，發了半天呆，爺兒倆有商量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曹云奇大叫：“你害死我師父，偷竊我天龍門至寶，卻又來胡說八道。

　　這套鬼話，連三歲孩兒也瞞騙不過”。

　　陶子安冷笑道：“田伯父雖已死無對證，我手上卻有證据”。

　　曹云奇更是暴跳如雷，喝道：“證据？什麼證据？拿出來大家瞧瞧”。

　　陶子安道：“到時候我自會拿出來，不用你著忙。

　　各位，這位曹師兄老是打斷我的話頭，還不如請他來說”。

　　寶樹冷冷的道：“曹云奇，你媽巴羔子的，你要把老和尚撞下山去，和尚還沒跟你算帳呢！直娘賊，你瞪眼珠粗脖子干麼？”曹云奇心中一寒，不敢再說。

　　陶子安道：“我知道只要拿著鐵盒一出田門，就算沒殺身之禍，也必鬧個身敗名\*選\*

　　我道：『爹，這中間大有古怪，我把包裹去還給岳父，不能招攬這門子事。

　　』當下將鐵盒包回在錦緞之中，心下琢磨了幾句話，要點破他的詭計，大家來個心照不宣”。

　　“待我捧著包裹趕到田伯父房外，他房中燈光已熄，窗子房門都已緊閉。

　　我想這件事隨時都能鬧穿，片刻延挨不得，當下在窗外叫了幾聲：『阿爹，阿爹！』房里卻沒應聲。

　　我心下起疑：『他這等武功，縱在沈睡之中也必立時驚覺，看來是故意不答。

　　』”“我越想越怕，似覺天龍門的弟子已埋伏在側，馬上就要一擁而上，逼我交出寶刀。

　　我一面拍門，一面把話說明在先：『阿爹！我爹爹要我把包裹還您。

　　我們有要事在身，沒能跟您老辦事。

　　這包裹小婿可沒打開過。

　　』拍了幾下，房中仍是無聲無息。

　　我急了，取出刀子撬開了門閂，推門進去，打火點亮蜡燭，不由得驚得呆了，只見田伯父已死在床上，胸口插了一枝長箭，那正是我常用的羽箭。

　　我那副弓箭放在他棉被之上。

　　他臉色驚怖异常，似乎臨死之前曾見到什麼極可怕的妖魔鬼怪一般”。

　　“我呆了半晌，不知如何是好，眼見門窗緊閉，不知害死田伯父的凶手怎生進來，下手後又從何處出去？抬頭向屋頂一張，但見屋瓦好好的沒半點破碎，那麼凶手就不是從屋頂出入的了”。

　　“我再想查看，忽聽得走廊中傳來幾個人的腳步之聲。

　　我想田伯父死在我的箭下，此時若有人進來，我如何脫得了干系？忙在被上取過我的弓箭，正要去拔他胸口的羽箭，燭光下突然見到床上有兩件物事，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手一顫，燭台脫手，燭火立時滅了”。

　　“各位定然猜不到我見了什麼東西。

　　原來一樣是這柄寶刀，另一樣即是青妹埋在墳中的那個死嬰。

　　當時我只道是這個嬰兒不甘無辜枉死，竟從墳中鑽出來索命，慌亂之下，順手搶了寶刀就逃。

　　剛奔到門口，忽然想起一事，回來在田伯父的褥子下一摸，果然摸到那張白紙。

　　我料到他的死因跟這張只一定大有干系，于是塞入懷中，正要伸手再去拔箭，腳步聲近，已有三人走到了門口。

　　我暗叫：『糟糕！這一下門口被堵，我陶子安性命休矣！』”“危急之下，眼見無處躲藏，只得往床底下一鑽，但聽得那三人推門進來，原來是阮師叔和曹周兩位師兄。

　　阮師叔叫了兩聲：『師哥！』不聽見應聲，就命周師兄去點蜡燭來。

　　我想待會取來燭火，他們見到田伯父枉死，一搜之下，我性命難保，此時乘黑，正好沖將出去”。

　　“阮師叔與曹師哥都是高手，我一人自不是他二人之敵，但出其不意，或能脫身，此時須得當機立斷，萬萬遷延不得，當下慢慢爬到床邊，正要躍出，突然手臂伸將出去，碰到一人的臉孔，原來床底下已有人比我先到”。

　　“我險些失聲驚呼，那人已伸手扣住我的脈門。

　　我暗暗叫苦，那人在我耳邊低聲說道：『別作聲，一起出去。

　　』我心中大喜，就在此時，眼前一亮，周師哥已提了燈籠來到”。

　　“只聽得噗的一響，那人發了一枚暗器，將燈籠打滅，跟著翻手竟來奪我手中的寶刀。

　　我一個打滾，滾出床底，急沖而出。

　　床底那人追將出來。

　　只聽阮師叔叫道：『好賊子！』揮掌打去。

　　阮師叔武功極高，料想那人也脫不了身。

　　我急忙奔回房中，叫了爹爹，連夜逃出田家”。

　　“這件事的經過就是這樣。

　　這只鐵盒適田伯父親手交給我的，他叫我埋在關外，我是依他的遺命而為。

　　天龍門的師叔師兄們見到田伯父胸上羽箭，自是疑心是我下手害他，這原是難怪。

　　只可惜我不知床底那人的底細，否則大可找來做個見證。

　　但就算找不到床下那人，我也知害死田伯父的凶手是誰。

　　各位請看，這張只是田伯父見到我時塞在褥子底下的，他害怕仇家前來相害，彎弓搭箭對准窗口，等的就是此人。

　　可是此人終于到來，而田伯父也終于逃不出他的毒手”。

　　他說到這里，從懷里取出一只繡花的錦囊。

　　眾人見這錦囊手工精致，料知是田青文所作，不由得轉頭去望曹云奇。

　　只見他惱得眼中如要噴火，心中都是暗暗好笑。

　　陶子安打開錦囊，摸出一張白紙，要待交給寶樹，微一遲疑，卻遞給了苗若蘭。

　　那白紙摺成一個方胜，苗若蘭接過來打開一看，輕輕咦了一聲，只見紙上濃墨寫著兩行字道：“恭賀田老前輩閉門封劍，福壽全歸。

　　門下侍教晚生胡斐謹拜”。

　　這兩行字筆力遒逕，與左右雙僮送上山來的拜帖書法一模一樣，卻是雪山飛狐胡斐的親筆。

　　苗若蘭拿著白紙的手微微顫動，輕聲道：“難道是他？”阮士中從苗若蘭手中接過白紙一看，道：“那确是胡斐的筆跡。

　　這樣說來，咱們倒是錯怪子安了”。

　　他突然回過頭來，望著劉元鶴道：“劉大人，那麼你躲在我田師哥床底下干什麼？你是給雪山飛狐臥底來啦，是不是？”眾人聞言，都吃了一驚，連曹云奇與周云陽也都摸不著頭腦。

　　當晚黑暗之中，那床底人與阮士中交手數合，隨即逸去，三人事後猜測，始終不知是誰，怎麼他此時突然指著劉元鶴叫陣？劉元鶴只是冷笑一聲，卻不答話。

　　阮士中又道：“那晚黑暗之中，在下未能得見床下君子的面貌，心中卻很佩服此公武藝了得。

　　我們師叔侄三人不但未能將他截住，連他的底細來歷也是摸不到半點邊兒，當真算得無能。

　　今日雪地一戰，得與劉大人過招，卻正是當日床下君子的身手。

　　嘿嘿，幸會啊幸會！嘿嘿，可惜啊可惜”。

　　周云陽知道師叔此時必得要個搭檔，就如說相聲的下手，否則接不下口去，于是問道：“師叔，可惜什麼？”阮士中雙眉一揚，高聲道：“可惜堂堂一位御前侍衛劉大人，居然不顧身分，來干這等穿堂入戶、偷雞摸狗的勾當！”劉元鶴哈哈大笑，說道：“阮大哥罵得好，罵得痛快，那晚躲在田歸農床下的，不錯正是區區在下。

　　你罵我偷雞摸狗，原也不假”。

　　說到這里，臉上顯出一副得意的神情，又道：“只是在下的偷雞摸狗，卻是奉了皇上的聖旨而行！”眾人心中一奇，都覺他胡說八道，但轉念一想，他是清宮侍衛，只怕當真是奉旨對付天龍門，亦未可知。

　　天龍諸人都是有家有業之人，聞言不禁氣沮。

　　殷吉是兩廣著名的大財主，心中尤其驚懼。

　　劉元鶴見一句話便把眾人懾伏了，更是洋洋自得，說道：“事到如今，我就把這事跟各位說說，待會或者尚有借重各位之處。

　　這一件東西，或者各位從未見過”。

　　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黃色的大封套來。

　　封套外寫著“密令”二字，他開了袋口，取出一張黃紙，朗聲讀道：“奉密諭，令御前一等侍衛劉元鶴依計行事，不得有誤。

　　總管賽”。

　　讀畢，將那黃紙攤在桌上，讓眾人共觀。

　　殷吉、陶百歲等多見博聞，眼見黃紙上蓋著朱紅的圖章，知道确是侍衛總管賽尚鄂所下的密令。

　　那賽總管向稱滿洲武士的第一高手，素為乾隆皇帝所倚重。

　　劉元鶴道：“阮大哥，你不用跟我瞪眼珠吹胡子，這件事從頭說來，還是令師兄田歸農起的因頭。

　　有一日，賽總管邀了我們十八個侍衛到總管府去吃晚飯。

　　這十八個人哪，外邊朋友送我們一個外號，叫做『大內十八高手』。

　　其實憑我們這一點兒三腳貓本事，那里說得上『高手』二字？不過朋友們要這麼叫，要給我們臉上貼金，那也沒有法兒，是不是？”“我們一到，賽總管就說，今日要給大多兒引見一位武林中響當當的腳色。

　　我們忙問是誰，賽總管微笑不說。

　　待會開了酒席，賽總管到內堂引出一個人來。

　　只見他腰板筆挺，步履矯健，雙目有神，果然是一派武林高手的風范。

　　他兩鬢雖已灰白，但面目仍是極為英俊清秀，想當年定是一位美男子。

　　賽總管朗聲道：『各位兄弟，這位是天龍門北宗掌門，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田歸農田大哥！』”“我們一聽，都是微微一驚。

　　田歸農的名頭大家都是知道的，只是天龍門素來少跟官府往來，不知賽總管憑了什麼面子能把他請到。

　　飲酒中間，大多兒逐一向他把盞敬酒。

　　田大哥也是客氣之極，說了許多套交情的言語，可一句不提他上京的原因。

　　直到吃喝完了，賽總管邀大多兒到廂房喝茶，他兩人才把其中原委說了出來”。

　　“原來田大哥雖然身在草莽，可是忠君報國之心，卻一點沒比我們當差的少了”。

　　“他這次上京，為的是要向皇上進貢一個大寶藏。

　　這大寶藏嘛，那就是反賊李自成在北京所搜括的金銀財寶了。

　　田大哥說道，要找尋這個寶藏，共有兩個線索，須得兩個線索拼湊起來，方能尋到。

　　一個線索是李自成的一把軍刀，那是他天龍門掌管，他就攜帶在身。

　　另一格線索可就難了，那是一幅寶藏所在的地圖，自來由苗家劍苗家世代相傳。

　　單有地圖而無軍刀，不知尋寶關鍵；單有軍刀而無地圖，不知寶藏的所在。

　　若是二寶合璧，取那寶藏就如探囊取物一般”。

　　“我們雖在官家當差，可個個出身武林，一聽到『苗家劍』三字，都想：『那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何等厲害，誰敢惹他？』田大哥見我們臉現難色，微微一笑，道：『在下若不是已經想到了對付苗人鳳的計策，又怎敢輕易前來驚動各位？』賽總管忙問何計。

　　田大哥于是說出一番話來，只把眾人聽得連連點頭，齊叫妙計。

　　他到底說的是甚麼妙計，時候一到，各位自然知曉，此刻也不必多說”。

　　“次日田大哥告別离京，賽總管就派我們依計而行。

　　他一面琢磨此事，總覺田大哥一不想升官、二不想發財，平白無端送我們這樣一份大禮，天下那有這等好人？料得其中必有別因，于是派了幾個人暗中出京打探。

　　我离京不久，就聽到田大哥閉門封劍的訊息，當下備了一份禮物，上門道賀”。

　　“和田大哥一見面，他顯得十分歡喜，說道貴客上門，真是求之不得，跟著悄悄的要我辦一件事。

　　殷大哥，說出來你可別生氣，他是要我知會官府，隨便誣陷你一個罪名，將你拿在獄里，先關上幾年再說”。

　　殷吉嚇了一跳，渾身汗毛直豎，顫聲道：“田師兄為人原是如此，幸蒙劉大人明鑒，高抬貴手，小的必有厚報”。

　　劉元鶴笑道：“好說，好說。

　　當時我就問他跟殷大哥有什仇怨。

　　他道，仇怨是沒有，只是依他們天龍門規矩，北蹤掌門人輪值掌刀的期限已滿，那把鎮門之寶的寶刀就須傳給南宗，片刻延挨不得。

　　若是落到殷大哥手里，再要索回，不免就多一番周折”。

　　“這話雖是不錯，可是我不由得疑心更甚，當時跟他唯唯否否，既不答應，也不拒卻，只是在一邊廂冷眼旁觀”。

　　“酒筵之後，我想田大哥這把寶刀非交不可，難以推托，我倒有法兒給他幫個忙。

　　若是我暗中將寶刀收起，他自然無法交出，殷大哥縱然不滿，卻也無計可施。

　　這正是我立大功報聖恩的良機，豈能輕易放過？于是我悄悄走進田大哥房中，待要找尋寶刀，卻聽得門外腳步聲響，原來是田大哥回來了。

　　事急之際，只得躲入了床下”。

　　“只聽得田大哥走進房來，打開箱子，取出鐵盒，突然驚呼：『咦，刀呢？』聽他這呼聲驚惶异常，實非作假，看來這寶刀是給人盜去了。

　　他立時叫了女兒來查問，田姑娘毫不知情，也很著急。

　　不久阮大哥進來了。

　　師兄弟倆為了立掌門的事大起爭執，提到了曹云奇曹師兄與田姑娘的曖昧之事，過了一會，田大哥要阮大哥去叫陶子安陶世兄來”。

　　“田大哥將鐵盒交給陶世兄，命他去埋在關外。

　　我在床下聽得清清楚楚，暗想陶子安這傻瓜這番可上了大當”。

　　“陶世兄走後，我在床下聽得田大哥只是捶床歎息，喃喃自語：『好胡一刀，好苗人鳳！』當時我不知胡一刀是誰，料想是苗人鳳盜了他的刀去。

　　卻原來他接到了胡一刀之子胡斐的拜帖，自知難逃一死，是以十分惶恐。

　　但這時候偏巧失了寶刀，又不能就此高飛遠走，一溜了之”。

　　“跟著田姑娘走進房來，說道：『爹，我查到了你寶刀的下落。

　　』田大哥一躍而起，叫道：『在那里？』田姑娘走近幾步，輕聲道：『給周師兄偷去了。

　　』田大哥道：『當真？他人呢？刀呢？』田姑娘道：『我親眼見到他將刀埋在一個處所。

　　』田大哥道：『好，你快去掘來。

　　』田姑娘道：『爹，我要做一件事，你可莫怪我。

　　』田大哥道：『什麼事？』田姑娘道：『你去把周師兄叫來，我躲在門後。

　　你問他是不是盜了寶刀。

　　他若認了，我就在他背上釘一枚毒龍錐。

　　』我心里想，這位姑娘的手段好狠啊。

　　只聽田大哥道：『我打折他雙腿就是，不必取他性命。

　　』田姑娘道：『你不依我，我就不給你取刀。

　　』田大哥微一遲疑，道：『好，你快去取了刀來，憑你怎麼處置他。

　　』于是田姑娘轉身出去。

　　當時我不知田姑娘跟她師兄有什麼仇怨，今日聽了陶師兄之言，方知田姑娘是要殺人滅口。

　　嘿，好家伙！人家大姑娘掩埋私生兒子，這種事也見得的？”他說到這里，眾人都轉眼去瞧周云陽，只見他臉色鐵青，雙目不住眨動。

　　又聽劉元鶴續道：“我索性在床下臥倒，靜等瞧這幕殺人的活劇，再則，我還得等那柄刀呢，何況田大哥醒著躺在床上，我又怎能出去？等了沒多久，田姑娘忽忽回來，顫聲道：『爹，那刀給他掘去啦。

　　我好胡塗，竟遲了一步，他…他還……』田大哥驚怒交集，問道：『他還怎麼？』田姑娘其實想說：『他連我孩兒的尸體也掘去啦！』但這句話怎說得出口，呆了一呆，叫道：『我找他去！』拔足急奔而去，想是驚恐過甚，奔到門邊時竟一交摔倒”。

　　“我在床下憋得氣悶，寶刀又不明下落，本想乘機打滅燭火逃出，那知田大哥見她女兒摔倒，只歎了口長氣，卻不下床去扶。

　　田姑娘站起身來，扶著門框喘息一會方走”。

　　“田大哥下床去關上門窗，坐在椅上。

　　但見他將長劍放在桌上，手里拿了弓箭，鐵青著臉，神色極是怕人。

　　我心中也是惴惴不安，要是給他發覺了，他一個翻臉無情，我武功不及，只怕性命難保”。

　　“田大哥坐在椅上，竟一動也不動，宛如僵直了一般，但雙目卻是精光閃爍，顯得心下極為煩躁不安。

　　四下一片死寂，只聽得遠處隱隱有犬吠之聲，接著近處一只狗也吠了起來，突然之間，這狗兒悲吠一聲，立時住口，似是被人用極快手法弄死了。

　　田大哥猛地站起，房門上卻起了幾下敲擊之聲。

　　這聲音來得好快，聽那狗兒吠叫聲音總在數十丈外，豈知這人一弄死狗兒，轉瞬間就到門外”。

　　“田大哥低沈著聲音道：『胡斐，你終于來了？』門外那人卻道：『田歸農，你認得我聲音麼？』田大哥臉色更是蒼白，顫聲道：『苗……苗大俠！』門外那人道：『不錯，是我！』田大哥道：『苗大俠，你來干什麼？』門外那人道：『哼，我給你送東西來啦！』田歸農遲疑片刻，放下弓箭，去開了門。

　　只見一個又高又瘦、臉色蜡黃的漢子走了進來”。

　　“我在床底留神瞧他模樣，心道：『此人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是當今武林中頂兒尖兒的腳色，果然是不怒自威，氣勢懾人。

　　』只見他手里捧著兩件物事，放在桌上，說道：『這是你的寶刀，這是你的外孫兒子。

　　』原來一包長長的東西竟是一個死嬰”。

　　“田大哥身子一顫，倒在椅中。

　　苗大俠道：『你徒弟瞞著你去埋刀，你女兒埋著你去埋私生兒，都給我瞧見啦，現下掘了出來還你。

　　』田大哥道：『謝謝。

　　我……我家門不幸，言之有愧。

　　』苗大俠突然眼框一紅，似要流淚，但隨即滿臉殺氣，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她是怎麼死的？』”只聽得當啷一響，苗若蘭手里的茶碗摔在地下，跌得粉碎。

　　她舉止本來十分斯文鎮定，不知怎的，聽了這句話，竟自把持不定。

　　琴兒忙取出手帕，抹去她身上茶水，輕聲道：“小姐，進去歇歇吧，別聽啦！苗若蘭道：“不，我要聽他說完”。

　　劉元鶴向她望了一眼，接著說道：”田大哥道：『那天她受了涼，傷風咳嗽。

　　我請醫生給她診治，醫生說不礙事，只是受了些小小風寒，吃一帖藥，發汗退燒就行了。

　　可是她說藥太苦，將煎好的藥潑了去，又不肯吃飯，這一來病勢越來越沉。

　　我一連請了好幾個醫生，但她不肯服藥，不吃東西，說什麼也勸不聽。

　　』”苗若蘭聽到這里，不由得輕輕啜泣。

　　熊元獻等都感十分奇怪，不知這不肯服藥吃飯之人是誰，與田歸農及苗氏父女三人又有什麼關連。

　　陶氏父子與天龍諸人卻知說的是田歸農的續弦夫人，但苗大俠何以關心此事，苗若蘭何以傷心，卻又不明所以了，都想：“難道田夫人是苗家親戚？怎麼我們從來沒聽說過？”劉元鶴道：“當時我在床下聽得摸不著半點頭腦，不知他們說的是誰，心想苗人鳳這麼風頭火勢的趕來，只不過是問一個人的病。

　　那人不服藥、不吃飯，這不是撒嬌麼？但聽苗大俠又問：『這麼說來，是她自己不想活了？』田大哥道：『我後來跪在地下哀求，說得聲嘶力竭，她始終不理。

　　』”“苗大俠道：『她留下了什麼話？』田大哥道：『她叫我在她死後將尸體火\*櫈耍塜壓腔胰鱸詿舐分𤨣希够星𨯵瞬齲𡞲蛉頌□幻鞝笙撈𦇝似鵠矗湙魃𨺲潰骸耗閼賬𧪽幕白雋嗣揮校俊惶開蟾緄潰骸菏𡟻迨腔鴰櫈耍𪅐腔胰叢謖飫鎩\*

　　』說著站起身來，從里床取出一個小小瓷壇，放在桌上”。

　　“苗大俠望著瓷壇，臉上神色又是傷心又是憤怒。

　　我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望他的臉”。

　　“田大哥又從懷里取出一枚鳳頭珠釵，放在桌上，說道：『她要我把這珠釵還給你，或者交給苗姑娘，說這是苗家的物事。

　　』”眾人聽到此處，齊向苗若蘭望去，只見她鬢邊插了一枚鳳頭珠釵，微微幌動。

　　那鳳頭打得精致無比，幾顆珠子也是滾圓淨滑，只是珠身已現微黃，似是歷時已久的古物。

　　劉元鶴續道：“苗大俠拿起珠釵，從自己頭上拔下一根頭發，緩緩穿到鳳頭的口里，那頭發竟從釵尖上透了出來，原來釵身中間是空的。

　　但見他將頭發兩端輕輕一拉，鳳頭的一邊跳了開來。

　　苗大俠側過珠釵，從鳳頭里落出一個紙團。

　　他將紙團攤了開來，冷冷的道：『瞧見了麼？』田大哥臉如土色，隔了半晌，歎了口長氣”。

　　“苗大俠道：『你千方百計要弄到這張地圖到手，可是她終于瞧穿了你的真面目，不肯將機密告知你，仍將珠釵歸還苗家。

　　寶藏的地圖是在這珠釵之中，哼，只怕你做夢也難以想到罷！』他說了這幾句話，又將紙團還入鳳頭，用頭發拉上機括，將珠釵放在桌上，說道：『開鳳頭的法兒我教了你啦，你拿去按圖尋寶罷！』田大哥那里敢動，緊閉著口一聲不響。

　　我在床下卻瞧得焦急异常，地圖與寶刀离開我身子不過數尺，可是就沒法取得到手。

　　只見苗大俠呆呆的瞧著瓷壇，慢慢伸出雙手捧起了瓷壇，放入了懷中，臉上的神色十分可怕”。

　　只聽得輕輕一聲呻吟，苗若蘭伏在桌上哭了出來，鬢邊那鳳頭珠釵起伏顫動不已。

　　眾人面面相覷，不明其故。

　　劉元鶴接著道：“田大哥伸手在桌上一拍，道：『苗大俠，你動手吧，我死而無怨。

　　』苗大俠嘿嘿一笑，道：『我何必殺你？一個人活著，就未必比死了的人快活。

　　想當年我和胡一刀比武，大戰數日，終于是他夫婦死了，我卻活著。

　　我心中一直難過，但後來想想，他夫婦恩愛不渝，同生同死，可比我獨個兒活在世上好得多啦。

　　嘿嘿，這張地圖在你身邊這許多年，你始終不知，卻又親手教還給我。

　　我何必殺你？讓你懊惱一輩子，那不是強得多麼？』說著拿起珠釵，大踏步出房。

　　田大哥手邊雖有弓箭刀劍，卻那敢動手？”“田大哥唉聲歎氣，將死嬰和寶刀都放在床上，回身閂上了門，喃喃的道：『一個人活著，就未必比死了的人快活。

　　』坐在床上，叫道：『蘭啊蘭，你為我失足，我為你失足，當真是何苦來？』接著嘿的一聲，聽得什麼東西戳入了肉里，他在床上掙了幾掙，就此不動了”。

　　“我吃了一驚，忙從床底鑽將出來，只見他將羽箭插在自己心口，竟已氣絕。

　　各位，田大哥是自盡死的，并非旁人用箭射死。

　　害死他的既不是陶子安，更不是胡斐，那是他自己。

　　我跟陶胡二人絕無交情，犯不著給他們開脫”。

　　“我見他死了，當下吹滅燭火，正想去拿寶刀，然後溜之大吉，陶世兄卻已來到房外拍門，我只得躲回床底。

　　以後的事，陶世兄都已說了。

　　他拿了寶刀，逃到關外來。

　　我在床底下憋了這老半天，難道是白挨的麼？加上我這位熊師弟跟飲馬川向來有梁子，咱哥兒倆就跟著來啦”。他一番話說完，雙手拍拍身上灰塵，拂了拂頭頂，恰似剛從床底下鑽出來一般，喝了兩口茶，神情甚是輕松自得。

## 第八章

　　這些人你說一段，我說一段，湊在一起，眾人心頭疑團已解了大半，只是饑火上沖，茶越喝得多越是肚餓。

　　陶百歲大聲道：“現下話已說明白了，這柄刀确是田歸農親手交給我兒的，各位不得爭奪了吧？”劉元鶴笑道：“田大哥交給陶世兄的，只是一只空鐵盒。

　　若是你要空盒，在下并無話說。

　　寶刀卻那有你的份？”殷吉道：“此刀該歸我天龍南宗，再無疑問”。

　　阮士中道：“當日田師兄未行授刀之禮，此刀仍屬北宗”。

　　眾人越爭聲音越大。

　　寶樹忽然朗聲道：“各位爭奪此刀，為了何事？”眾人一時啞口無言，竟然難以回答。

　　寶樹冷笑道：“先前各位只知此刀削鐵如泥，鋒利無比，還不知它關連著一個極大寶藏。

　　現今有人說了出來，那更是人人眼紅，個個起心。

　　可是老和尚倒要請教：若無寶藏地圖，單要此刀何用？”眾人心頭一凜，一齊望著苗若蘭鬢邊那只珠釵。

　　苗若蘭文秀柔弱，要取她頭上珠釵，直是一舉手之勞，只是人人想到她父親威震天下，若是對她有絲毫冒犯褻瀆，她父親追究起來，誰人敢當？是以眼見那珠釵微微顫動，卻無人敢先說話。

　　劉元鶴向眾人橫眼一掃，臉露傲色，走到苗若蘭面前，右手一探，突然將她鬢邊的珠釵拔了下來。

　　苗若蘭又羞又怒，臉色蒼白，退後了兩步。

　　眾人見劉元鶴居然如此大膽，無不失色。

　　劉元鶴道：“本人奉旨而行，怕他甚麼苗大俠，秧大俠？再說，那金面佛此刻是死是活，哼，哼，卻也在未知之數呢”。

　　群豪齊問：“怎麼？”劉元鶴微微一笑，道：“眼下計來，那金面佛縱然尚在人世，十之八九，也已全身銬鐐、落入天牢之中了”。

　　苗若蘭大吃一驚，登忘珠釵被奪之辱，只挂念著父親的安危，忙問：“你……你說我爹爹怎麼了？”寶樹也道：“請道其詳”。

　　劉元鶴想起上峰之時，被他在雪中橫拖倒曳，狼狽不堪，但自己說起奉旨而行種種情由，寶樹神色登變此時聽他相詢，更是得意，忍不住要將機密大事吐露出來，好在人前自占身分，于是問道：“寶樹大師，在下先要問你一句，此間主人是誰？”群豪在山上半日，始終不知主人是誰，聽劉元鶴此問，正合心意，一齊望著寶樹，只聽他笑道：“既然大多兒都不隱瞞，老衲也不用賣那臭關子了。

　　此間主人姓杜名希孟，是武林中一位響當當的腳色”。

　　眾人互相望了一眼，心中暗念：“杜希孟？杜希孟？”卻都想不起此人是誰。

　　寶樹微微一笑，道：“這位杜老英雄自視甚高，等閒不與人交往，是以武功雖強，常人可不知他名頭。

　　然而江湖上一等一的人物，卻個個對他極是欽慕”。

　　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可把眾人都損了一下，言下之意，明是說眾人實不足道。

　　殷吉、阮士中等都感惱怒，但想苗人鳳在那對聯上稱他為“希孟仁兄”，而自己确夠不上與金面佛稱兄道弟，寶樹之言雖令人不快，卻也無可辯駁。

　　劉元鶴道：“咱們上山之時，此間的管家說道：『主人赴宁古塔相請金面佛，又派人前去邀請興漢丐幫的范幫主。

　　』這話可有點兒不盡不實。

　　想那范幫主在河南開封府被擒，小弟也曾出了一點兒力氣”。

　　眾人驚道：“范幫主被擒？”劉元鶴笑道：“這是御前侍衛總管賽大人親自下的手。

　　想那范幫主雖然也算得上是個人物，卻也不必勞動賽總管的大駕啊。

　　我們拿住范幫主，只是把他當作一片香餌，用來釣一條大大的金鰲。

　　那金鰲嘛，自然是苗人鳳啦。

　　杜莊主要去邀苗人鳳來對付甚麼雪山飛狐，其實那里邀得到？苗人鳳這當兒定是去了北京，想要搭就范幫主。

　　嘿嘿，賽總管在北京安排下天羅地网，專候苗人鳳大駕光臨。

　　他若是不上這當，我們原是拿他沒有法兒。

　　他竟上京救人，這叫做啄木鳥啃黃蓮樹，自討苦吃”。

　　苗若蘭與父親相別之時，确是聽父親說有事赴京，囑她先上雪峰，到杜家暫居。

　　這時聽劉元鶴如此說來，只怕父親真是凶多吉少，不由得玉容失色。

　　劉元鶴洋洋得意，說道：“咱們地圖有了，寶刀也有了，去把李自成的寶藏發掘出來，獻給聖上，這里人人少不了一個封妻蔭子的功名”。

　　他見有的人臉現喜色，有的确有猶豫之意，心知如陶百歲等人，把發財瞧得比升官更重，又道：“想那寶藏堆積如山，大多兒順手牽羊，取上一些，那就一世吃著不盡，有何不美？”眾人轟然喝采，再無异議。

　　田青文本來羞愧難當，獨自躲在內室，聽得廳上叫好之聲不絕，知道已不在談論她的丑事，當下悄悄出來，站在門邊。

　　劉元鶴在頭上拔下一根頭發，慢慢從珠釵的鳳嘴里穿了過去，依著當日所見苗人鳳的手法，輕輕一拉一甩，鳳投機括彈開，果然有個紙團掉了出來。

　　眾人都是“哦”的一聲。

　　劉元鶴打開紙團，攤在桌上。

　　眾人圍攏去看。

　　但見那紙薄如蟬翼，雖然年深日久，但因密藏珠釵之中，卻是絲毫未損，紙上繪著一座筆立高聳的山峰，峰旁寫著九個字道：“遼東烏蘭山玉筆峰後”。

　　寶樹大叫：“啊哈，天下竟有這等巧事？咱們所在之處，就是烏蘭山玉筆峰啊”。

　　眾人瞧那圖上山峰之形，果真與這雪峰一般無异，上峰時所見崖邊的三株古松，圖上也畫得清清楚楚，當下無不嘖嘖稱异。

　　寶樹道：“此處莊上杜老英雄見聞廣博，必是得知了寶藏的消息，是以特意在此建莊。

　　否則此處氣候酷寒，上下艱難，又何必費這麼大的事？”劉元鶴心中一急，忙道：“啊喲！那可不妙。

　　他這莊子建造已久，還不早將寶藏搬得一乾二淨？”寶樹微笑道：“那也未必。

　　劉大人你想，要是他已找到了寶藏所在，定然早就去了別地，決不會仍在此處居住”。

　　劉元鶴一拍大腿，叫道：“不錯，不錯！快到後山去”。

　　寶樹指著苗若蘭道：“這位苗姑娘與莊上眾人怎麼辦？”劉元鶴轉過身來，只見于管家等莊上佣仆，個個已走得不知去向。

　　田青文從門後出來，說道：“不知怎的，莊上男男女女都躲了個乾乾淨淨”。

　　劉元鶴搶過一柄單刀，走到苗若蘭身前，說道：“咱們所說之事，她句句聽在耳里，這禍根可留不得”。

　　舉起單刀，就要往她頭頂砍落。

　　突然間人影一閃，琴兒從椅背後躍出，抱住劉元鶴的手，狠命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

　　劉元鶴出其不意，手腕一疼，當啷一響，單刀落地。

　　琴兒大罵：“短命的惡賊，你敢傷了小姐一根毫毛，我家老爺上得山來，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這里人人脫不了干系”。

　　劉元鶴大怒，反手一拳，猛往琴兒臉上擊去。

　　熊元獻伸出右臂，格開了他一拳，說道：“師哥，咱們尋寶要緊，不必多傷人命！”要知熊元獻一生走鏢，向來膽小怕事，謹慎穩重，不像他師兄做了皇帝侍衛，殺幾個老百姓不當一回事，他聽了琴兒之言，心想若是傷了苗若蘭，萬一她父親逃脫羅网，那可大禍臨頭了。

　　殷吉和他心意相同，也道：“劉師兄，咱們快去尋寶”。

　　劉元鶴雙目一瞪，指著苗若蘭道：“這妞兒怎麼辦？”寶樹笑吟吟的走上兩步，大袖微揚，已在苗若蘭頸口“天突”與背心“神通”兩穴上各點了一指。

　　苗若蘭全身酸軟，癱在椅上，心里又羞又急，卻說不出話。

　　琴兒只道他傷了小姐，橫了心又抓住了和尚的手，要狠狠咬他一口。

　　寶樹讓她抓住自己右手拉到口邊，手指抖動，點了她鼻邊“迎香”、口旁“地倉”兩穴。

　　琴兒身子一震，摔倒在地。

　　田青文道：“苗家妹子坐在此處須不好看”。

　　俯身托起她的身子，笑道：“真輕，倒似沒生骨頭”。

　　走向東邊廂房。

　　那東廂房原是杜莊主款待賓客的所在，床帳幾桌、一應起居之具齊備，陳設得甚是考究。

　　田青文掩上了門，替苗若蘭除去鞋襪外裳，只留下貼身小衣，將她裹在被中，垂下了羅帳。

　　苗若蘭自七八歲後，未在人前除過衣衫，眼前之人雖是女子，也已羞得滿臉紅暈。

　　田青文望著她身子，笑道：“怕我瞧麼？妹子，你生得真美，連我也不禁動心呢”。

　　抱了她衣衫走到廳上，道：“她衣衫都給我除下了，縱然時辰一過，穴道解了，也叫她走動不得”。

　　群豪一齊大笑。

　　寶樹道：“咱們大家來瞧瞧，從這刀子之中，到底如何能尋到寶藏”。

　　說著從懷中取出鐵盒，打開盒蓋，提刀在手，見刀鞘上除了刻得有字外，更無別樣奇异之處。

　　他一手持鞘，一手持柄，刷的一響，將刀拔了出來，只覺青光四射，寒氣透骨，不禁機伶伶的打個冷戰。

　　眾人同時“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他將寶刀放在桌上，眾人圍攏觀看，見刀身一面光滑平整，另一面卻雕鏤著雙龍搶珠的花紋。

　　兩條龍一大一小，形狀既極丑陋，而且龍不像龍，蛇不像蛇，倒如兩條毛虫，但所搶之珠卻是一塊紅玉，寶光照人，的是珍物。

　　曹云奇拿起刀來細看，道：“那有甚麼古怪？”寶樹道：“這兩條虫而必與寶藏有關，咱們到後山瞧瞧再說。

　　給我！”說著伸手去接寶刀。

　　曹云奇更不打話，回刀護身，急奔而出。

　　寶樹怒道：“你干甚麼？”追了出去。

　　出得大門，只見曹云奇握刀向前急奔，寶樹右手一揚，一顆鐵念珠激飛而出，正中他右肩肩胛骨。

　　曹云奇手臂酸麻，拿捏不住，擦的一聲，寶刀落在雪地之中。

　　寶樹大踏步上前，拾起寶刀。

　　曹云奇不敢再爭，退在一旁，眼見寶樹與劉元鶴一個持刀、一個持圖，并肩向山後走去。

　　這時餘人也都涌出大門，跟隨在後。

　　寶樹笑道：“劉大人，適才老衲多有冒犯，請勿見怪”。

　　劉元鶴見他陪笑謝罪，心中樂意，說道：“大師武藝高強，在下佩服得緊，日後還有借重之處”。

　　寶樹道：“不敢”。

　　兩人走了一陣，眼見山峰已無路可行，四顧盡是皚皚白雪，雖然明知寶藏是在這玉筆峰下，但偌大一座山峰，到處冰封雪凍，沒留下絲毫痕跡，卻到那里找去？若要把峰上冰雪鏟除，即窮千百人之力，也非一年半載之功，何況今日鏟了，明日又有大雪落下；想到杜希孟已在峰上住了幾十年，必定日日夜夜苦心焦慮、千方百計的尋寶，至今未能成功，尋寶之事，自然大非易易。

　　眾人站在崖邊東張西望，束手無策。

　　田青文忽然指著峰下一條丘巒起伏的小小山脈，叫道：“你們瞧！”眾人順著她手指望去，未見有何异狀。

　　田青文道：“各位，看這山丘的模樣，是否與軍刀上的花紋相似？”眾人給她一語提醒，細看那條山脈，但見一路從東北走向西南，另一路自正南向北，兩路山脈相會之處，有一座形似圓墩的矮峰。

　　寶樹舉起寶刀一看，再望山脈，見那山脈的去勢位置，正與刀上所雕的雙龍搶珠圖一般無异，那圓峰正當刀上寶石的所在，不禁叫了出來：“不錯，不錯，寶藏定是在那圓峰之中”。

　　劉元鶴道：“咱們快下去”。

　　此時眾人一意尋寶，倒也算得上齊心合力，不再互相猜疑加害。

　　各人撕下衣襟裹在手上，拉著粗索慢慢溜下峰去。

　　第一個溜下的是劉元鶴，最後一個是殷吉。

　　他溜下後本想將繩索毀去，以免後患，但見眾人都已去遠，生怕尋到寶藏時沒了自己的份，當下不敢停留，展開輕功向前疾追。

　　自玉筆峰望將下來，那圓峰就在眼前，可是平地走去，路程卻也不近，約莫有二十來里。

　　眾人輕功都好，不到半個時辰，已奔到圓峰之前。

　　各人繞著那圓峰轉來轉去，找尋寶藏的所在。

　　陶子安忽向左一指，叫道：“那是誰？”眾人聽他語聲忽促，一齊望去，只見一條灰白色的人影在雪地中急馳而過，身法之快，實是難以形容，轉眼之間，那白影已奔向玉筆峰而去。

　　寶樹失聲道：“雪山飛狐！胡一刀之子，如此了得！”說話之間臉色灰暗，顯是心有重憂。

　　他正自沈思，忽聽田青文尖聲大叫，急忙轉過頭來，只見圓峰的坡上空了一個窟窿，田青文人形卻已不見。

　　陶子安與曹云奇一直都待在田青文身畔，見她突然失足陷落，不約而同的叫道：“青妹！”都欲躍入救援。

　　陶百歲一把拉住兒子，喝道：“干甚麼？”陶子安不理，用力掙脫，與曹云奇一齊跳落。

　　那知這窟窿其實甚淺，兩人跳了下去，都壓在田青文身上，三人齊驚呼。

　　上面眾人不禁好笑，伸手將三人拉了上來。

　　寶樹道：“只怕寶藏就在窟窿之中也未可知。

　　田姑娘，在下面見到甚麼？”田青文撫摸身上撞著山石的痛處，怨道：“黑漆漆的甚麼也沒瞧見”。

　　寶樹躍了下去，幌亮火摺，見那窟窿徑不逾丈，里面都是極堅硬的岩石與冰雪，再無异狀，只得縱身而上。

　　猛聽得周云陽與鄭三娘兩人縱聲驚呼，先後陷入了東邊和南邊的雪中窟窿。

　　阮士中與熊元獻分別將兩人拉起。

　　看來這圓峰周圍都是窟窿，眾人只怕失足掉入極深極險的洞中，當下不敢亂走，都站在原地不動。

　　寶樹歎道：“杜莊主在玉筆峰一住數十年，不知寶藏所在。

　　他無寶刀地圖，茫無頭緒，那也罷了。

　　但咱們明知是在這圓丘之中，仍是無處著手，那更加算得無能了”。

　　眾人站得累了，各自散坐原地。

　　肚中越來越餓，都是神困氣沮。

　　鄭三娘傷處又痛了起來，咬著牙齒，伸手按住創口，一轉頭間，只見寶樹手中刀上的寶石給雪光一映，更是晶瑩美艷。

　　她跟著丈夫走鏢多年，見過不少珍异寶物，這時見那寶石光彩有些异樣，心中一動，說道：“大師，請你借寶刀給我瞧瞧”。

　　寶樹心想：“她是女流之輩，腿上又受了傷，怕她何來？”當下將刀遞了過去。

　　鄭三娘接刀細看，果見那寶石是反面嵌鑲的。

　　原來寶石兩面有陰陽正反之分，有些高手匠人能將寶石雕琢得正反面一般無异，但在行家眼中，仍能分辨清楚。

　　鄭三娘道：“大師，這寶石反面朝上，只怕中間另有古怪”。

　　寶樹正自旁徨無計，一聽此言，心道：“不管她說的是對是錯，弄開來瞧瞧再說”。

　　當下接過刀來，從身邊取出一柄匕首，力透指尖，用匕首尖頭在寶石下輕輕一挑，寶石离刀跳落。

　　寶樹拈起寶石，細看兩面，并無特异之處，再向刀身上鑲嵌寶石的凹窩兒一瞧，不禁失聲叫道：“在這里了！”原來那窩兒之中，刻著一個箭頭，指向東北偏北，箭頭盡處有個小小的圓圈。

　　寶樹喜不自胜，心想這窩兒正中，當是圓峰之頂，一算距离遠近，看准了方位，一步步走將過去，待走到所計之處，果然腳下松動，身子下落。

　　他早有防備，雙足著地，立即幌亮火摺，撥開冰雪，見前面是條長長的通道，當即向前走去。

　　劉元鶴等也跟著躍下。

　　火摺點不多久就熄了，可是那山洞盤旋曲折，接連轉了幾個彎，仍是未到盡頭。

　　曹云奇道：“我去折些枯枝”。

　　他奔出山洞，抱了一大捆枯柴回來，打火點燃了一根火把。

　　他為人鹵莽，卻也有一樣好處，做事勇往直前，手執火把，當先而行。

　　洞中到處是千年不化的尖冰，有些處所的冰條如刀劍般鋒銳突出。

　　陶百歲捧了一塊大石，沿途擊去阻路的冰尖。

　　眾人上山時各懷敵意，此時重寶在望，竟然同舟共濟、相互扶持起來。

　　又轉了個彎，田青文忽然叫道：“咦！”指著曹云奇身前地下黃澄澄的一物。

　　曹云奇俯身拾起，原來是一支金鑄的小筆，筆身上刻著一個“安”字，就和田青文上峰之前手中所拿的一模一樣。

　　曹云奇疑云大起，回頭對陶子安厲聲說道：“嘿，原來你到這而來過啦！”陶子安道：“誰說我來過？你瞧一路上有沒人行的痕跡？”曹云奇心想：“這山洞之中，确無人行足跡，那麼他這枚金筆又怎會掉在此處？”他心中想到何事，再也藏不住片刻，當即攤開手掌，露出黃金小筆，說道：“這不是你的麼？上面明明刻著你的名字！”陶子安一看，搖頭道：“我從沒見過”。

　　曹云奇大怒，手掌一翻，拋筆在地，探手抓住陶子安衣襟，一口唾沫吐了過去，喝道：“還想賴！我明明見她拿著你送的筆兒”。

　　這山洞中轉身都不方便，陶子安那能閃避？這一口唾沫，正吐在他鼻子左側。

　　他大怒之下，右腳飛出，踢中曹云奇小腹，同時雙手一招“燕歸巢”，擊中了對方胸口。

　　曹云奇身子一震，拋下火把，右手還了一拳，砰的一聲，打在陶子安臉上。

　　火把熄滅，洞中一片漆黑，只聽得兩人吆喝怒罵，夾著砰砰蓬蓬之聲。

　　兩人拳打腳踢，招招都擊中對方，到後來扭成一團，滾在地下。

　　眾人又好氣又好笑，齊聲勸解。

　　曹陶二人那里肯聽？忽聽田青文高聲叫道：“那一個再不住手，我永不再跟他說話”。

　　曹陶二人一怔，不由得松開了手，站起身來。

　　只聽熊元獻在黑暗中細聲細氣的說道：“是我熊元獻，找火把點火，兩位可別喝錯了醋，拳腳往在下身上招呼”。

　　他伸手在地下摸索，摸到了火把，重又點燃。

　　只見曹陶二人眼青鼻腫，呼呼喘氣，四手握拳，怒目相視。

　　田青文從懷里取出一枝黃金小筆，再拾起地下的小筆，向曹云奇道：“這兩枝筆果真是一對兒，可誰跟你說是他給我的？”曹云奇無話可答，結結巴巴的道：“不是他給的，那你從那而來的？為甚麼筆上又有他名字？”陶百歲接過小筆，看了一眼，問曹云奇道：“你師父是田歸農，你師祖是誰？”曹云奇一怔，道：“師祖？那是我師父的父親，他老人家諱上安下豹”。

　　陶百歲冷笑道：“是啊！田，他用甚麼暗器？”曹云奇道：“我……我沒見過師祖”。

　　陶百歲道：“你沒見過，你阮師叔的武藝是田安豹親手所授，你問問他”。

　　曹云奇還沒開口，阮士中已接口道：“云奇不用胡鬧啦。

　　這對黃金小筆，是你師祖爺所用的暗器”。

　　曹云奇啞口無言，但心中疑惑絲毫不減。

　　寶樹道：“你們要爭風打架，不妨請到外面去拼個死活。

　　我們可是要尋寶”。

　　熊元獻高舉火把當先領路，轉過了彎去。

　　這時洞穴愈來愈窄，眾人須得弓身而行，有時頭頂撞上了堅冰尖角，隱隱生疼，但想到重寶在望，也都不以為苦。

　　行了一盞茶時分，前面已無去路，只見一塊圓形巨岩疊在另一塊圓岩上，兩塊巨岩封住了去路。

　　兩岩之間都是堅冰凝結。

　　熊元獻伸手一堆，巨岩紋絲不動，轉過頭來，問寶樹道：“怎麼半？”寶樹搔頭不語。

　　群豪之中以殷吉最有智計，他微一沈吟，說道：“兩塊圓石相疊，必可推動，只是給冰凍住了”。

　　寶樹喜道：“對，把冰融開就是”。

　　熊元獻便將火把湊近圓岩，去燒二岩之間的堅冰。

　　曹云奇、周云陽等回到外面，又拾了些柴枝來加火。

　　火焰越燒越大，冰化為水，只聽得叮釘之聲不絕，一塊塊碎冰落在地下。

　　眼見二岩之間的堅冰已融去大半，寶樹性急，雙手在巨岩上運力一推，那岩石毫不動彈，再燒一陣，堅冰融去更多，寶樹第二次再推時，那巨岩幌了幾幌，竟慢慢轉將過去，露出一道空隙，宛似個天造地設的石門一般。

　　眾人大喜，齊聲歡呼起來。

　　阮士中伸手相助，和寶樹二人合力，將空隙推大。

　　寶樹從火堆里拾起一根柴枝，當先而入。

　　眾人各執火把，紛紛跟進。

　　一踏進石門，一陣金光照射，人人眼花撩亂，凝神屏氣，個個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原來里面竟是個極大的洞穴，四面堆滿了金磚銀塊，珍珠寶石，不計其數。

　　只是金銀珠寶都隱在透明的堅冰之後。

　　料想當年闖王的部屬把金銀珠寶藏入之後，澆上冷水。

　　該地終年酷寒，堅冰不融，金珠就似藏在水晶之中一般。

　　各人望著金銀珠寶，好半晌說不出話來，一時洞中寂靜無聲。

　　突然之間，歡呼之聲大作。

　　寶樹、陶百歲等都扑到冰上，不知說甚麼好。

　　忽然田青文驚呼：“有人！”指著壁內。

　　火光照耀下果見有兩個黑影，站在靠壁之處。

　　眾人這一驚直是非同小可，萬想不到洞內竟會有人，難道洞穴另有入口之處？個人手執兵刃，不由自主的相互靠在一起。

　　隔了好一會，只見兩個黑影竟然一動也不動。

　　寶樹喝道：“是誰？”里面兩人并不回答。

　　眾人見二人始終不動，心下驚疑更甚。

　　寶樹道：“是那一位前輩高人，請出來相見”。

　　他喝聲被洞穴四壁一激，反射回來，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的甚不好受，但那兩人既不回答，亦不出來。

　　寶樹舉起火把，走近幾步，看清楚兩個黑影是在一層堅冰之外，這一層冰就如一堵水晶牆般，將洞穴隔為前後兩間。

　　寶樹大著膽子，逼近冰牆，見那兩人情狀怪异，始終不動，顯是被點中了穴道。

　　這時他那里還有忌憚，叫道：“大家隨我來”。

　　大踏步繞過冰牆，他右手提起單刀，左手舉火把往兩人臉上一照，不禁倒抽一口氣。

　　原來那二人早已死去多時，面目猙獰，臉上筋肉抽搐，异常可怖。

　　鄭三娘與田青文見是死人，都尖聲驚呼出來。

　　各人走近尸身，見那二人右手各執匕首，插在對方身上，一中前胸，一中小腹，自是相互殺死。

　　阮士中看清楚一尸的面貌，突然拜伏在地，哭道：“恩師，原來你老人家在這里\*埂\*

　　眾人聽他這般說，都是一驚，齊問：“怎麼？”“這二人是誰？”“是你師父？”“怎麼會死在這里？”阮士中抹了抹眼淚，指著那身材較矮的尸身道：“這位是我田恩師。

　　云奇剛才拾到的黃金小筆，就是我恩師的”。

　　眾人見田安豹的容貌瞧來年紀不過四十，比阮士中還要年輕，初時覺得奇怪，但轉念一想，隨即恍然。

　　這兩具尸體其實死去已數十年，只是洞中嚴寒，尸身不腐，竟似死去不過數天一般。

　　曹云奇指著另一具尸體道：“師叔，此人是誰？他怎敢害死咱們師祖爺？”說著向那尸體踢了一腳。

　　眾人見這尸體身形高瘦，四肢長大，都已猜到了八九分。

　　阮士中道：“他就是金面佛的父親，我從小叫他苗爺。

　　他與我恩師素來交好，有一年結伴同去關外，當時我們不知為了何事，但見他二人興高采烈，歡歡喜喜而去，可是從此不見歸來。

　　武林中朋友後來傳言，說道他們兩位為遼東大豪胡一刀所害，所以金面佛與田師兄他們才大舉向胡一刀尋仇，那知道苗……苗，這姓苗的財迷心竅，見到洞中珍寶，竟向我恩師下了毒手”。

　　說著也向那尸身腿上踢了一腳。

　　那苗田二人死後，全身凍得僵硬，阮士中一腳踢去，尸身仍是挺立不倒，他自己足尖卻碰得隱隱生疼。

　　眾人心想：“誰知不是你師父財迷心竅，先下毒手呢？”阮士中伸手去推那姓苗的尸身，想將他推离師父。

　　但苗田二人這樣糾纏著已達數十年，手連刀，刀連身，堅冰凝結，卻那里推得開？陶百歲歎了口氣，道：“當年胡一刀托人向苗大俠和田歸農說道，他知道苗田兩家上代的死因，不過這兩人死得太也不夠體面，他不便當面述說，只好領他們親自去看。

　　現下咱們親眼目睹，他這話果然不錯。

　　如此說來，胡一刀必是曾經來過此間，但他見了寶藏，卻不掘取，實不知何故”。

　　田青文忽道：“我今日遇上一事，很是奇怪”。

　　阮士中道：“甚麼？”田青文道：“咱們今日早晨追趕他……他……”說著嘴唇向陶子安一努，臉上微現紅暈，續道：“師叔你們趕在前頭，我落在後面……”曹云奇忍耐不住，喝道：“你騎的馬最好，怎麼反而落在後面？你……你……就是不肯跟這姓陶的動手。

　　田青文向他瞧也不瞧，幽幽的道：“你害了我一世，要再怎樣折麼我，也只好由得你。

　　陶子安是我丈夫，我對他不起。

　　他雖然不能再要我，可是除了他之外，我心里決不能再有旁人”。

　　陶子安大聲叫道：“我當然要你，青妹，我當然要你。

　　陶百歲與曹云奇齊聲怒喝，一個道：“你要這賤人？我可不要她作兒媳婦”。

　　一個道：“你有本事就先殺了我”。

　　兩人同時高聲大叫，洞中回音又大，混在一起，竟聽不出他二人說些甚麼。

　　田青文眼見地下，待他們叫聲停歇，輕輕道：“你雖然要我，可是，我怎麼還有臉再來跟你？出洞之後，你永遠別再見我了”。

　　陶子安急道：“不，不，青妹，都是他不好。

　　他欺侮你，折磨你，我跟他拼了”。

　　提起單刀，直奔曹云奇。

　　劉元鶴擋在他身前，叫道：“你們爭風吃醋，到外面去打”。

　　左掌虛揚，右手一伸，扣住他的手腕，輕輕一扭，奪下了他手中單刀，拋在地下。

　　那一邊曹云奇暴跳不已，也給殷吉攔著。

　　餘人見田青文以退為進，將陶曹二人耍得服服貼貼，心中都是暗暗好笑。

　　寶樹道：“田姑娘，你愛嫁誰就嫁誰，總不能嫁我這和尚。

　　所以老和尚只問你，你今日早晨遇見了甚麼怪事”。

　　眾人哈哈大笑，田青文也是噗哧一笑，道：“我的馬兒走得慢，趕不上師叔他們，正行之間，忽聽得馬蹄聲響，一乘馬從後面馳來。

　　馬上的乘客手里拿著一個大葫蘆，仰脖子就著葫蘆嘴喝酒。

　　我見他滿臉絡腮胡子，在馬上醉得搖搖幌幌，還是咕嚕咕嚕的大喝，不禁笑了一聲。

　　他轉過頭來，問道：『你是田歸農的女兒，是不是？』我道：『是啊，尊駕是誰？』他說道：『這個給你！』手指一彈，將這黃金小筆彈了過來，從我臉旁擦過，打落了我的耳環。

　　我吃了一驚，他卻縱馬走了。

　　我心下一直在嘀咕，不知他為甚麼給我這枝小筆”。

　　寶樹問道：“你認得此人麼？”田青文點點頭，輕聲道：“就是那個雪山飛狐胡斐。

　　他給我小筆之時，我自然不認得他，他後來上得山來，與苗家妹子說話，我認出了他的聲音，再在板壁縫中一張，果然是他”。

　　曹云奇醋心又起，問道：“這小筆既是師祖爺的，那胡斐從何處得來？他給你干麼？”田青文對別人說話溫言軟語，但一聽曹云奇說話，立時有不愉之色，全不理睬。

　　劉元鶴道：“那胡一刀既曾來過此間，定是在地下拾到，或在田安豹身上得到此筆。

　　只是他死時胡斐生下不過幾天，怎能將小筆留傳給他？”熊元獻道：“說不定他將小筆留在家中，後來胡斐年長，回到故居，自然在父親的遺物中尋著了”。

　　阮士中點頭道：“那也未始不可。

　　這小筆中空，筆頭可以旋下，青文。

　　你瞧瞧筆里有何物事”。

　　田青文先將洞穴中拾到的小筆旋下筆頭，筆內空無一物，再將湖斐擲來的小筆筆頭旋下，只見筆管內藏著一個小小紙卷。

　　眾人一齊圍攏，均想若無阮士中在此，實不易想到這暗器打造得如此精巧，筆管內居然還可藏物。

　　只見田青文攤開紙卷，紙上寫著十六個字，道：“天龍諸公，駕臨遼東，來時乘馬，歸時御風”。

　　紙角下畫著一只背上生翅膀的狐狸，這十六字正是雪山飛狐的手筆。

　　阮士中臉色一沉，道：“嘿，也未必如此！”他話是這麼說，但想到胡斐的本領，又想到他對天龍門人的行蹤知道得清清楚楚，卻也不禁栗栗自危。

　　曹云奇道：“師叔，甚麼叫『歸時御風』？”阮士中道：“哼，他說咱們都要死在遼東，變成他鄉之鬼，魂魄飄飄蕩蕩的乘風回去”。

　　曹云奇罵道：“操他奶奶的熊！”天龍門諸人瞧著那小柬，各自沈思。

　　寶樹、陶百歲、劉元鶴等諸人，目光卻早轉到四下里的金銀珠寶之上。

　　寶樹取過一柄單刀，就往冰上砍去，他砍了幾刀，斬開堅冰，捧了一把金珠在手，哈哈大笑。

　　火光照耀之下，他手中金珠發出奇幻奪目的光采。

　　眾人一見，胸中熱血上涌，各取兵刃，砍冰取寶。

　　但砍了一陣，刀劍卷口，漸漸不利便了。

　　原來眾人自用的兵刃都已在峰頂被左右雙僮削斷，這時攜帶的是從杜家莊上順手取來，并非精選的利器。

　　各人取到珍寶，不住手的塞入衣囊，愈取的多，愈是心熱，但刀劍漸鈍，卻是越砍越慢。

　　田青文道：“咱們去拾些柴來，融冰取寶！”眾人轟然叫好。

　　此事原該早就想到，但一見寶樹珍寶在手，人人迫不及待的揮刀挺劍砍冰。

　　可是眾人雖然齊聲附和田青文的說話，卻沒一人移步去取柴。

　　原來人人都怕自己一出去，別人多取了珍寶。

　　寶樹向眾人橫目而顧，說道：“天龍門周世兄、飲馬川陶世兄、鏢局子的熊鏢頭，你們三位出去撿柴。

　　我們在這里留下的，一齊罷手休息，誰也不許私自取寶”。

　　周陶熊三人雖將信將疑，但怕寶樹用強，只得出洞去撿拾枯枝。九 雪山飛狐

　　胡斐與烏蘭山玉筆風杜希孟莊主相約，定三月十五上峰算一算昔日舊帳，但首次上峰，杜莊主外出未歸，卻與苗若蘭酬答了一番。

　　他下得峰來，心中怔忡不定，眼中所見，似乎只是苗若蘭的倩影，耳中所聞，盡是她彈琴和歌之聲。

　　他與平阿四、左右雙僮在山洞中飽餐一頓乾糧，眼見平阿四傷勢雖重，性命卻是無礙，心中甚慰。

　　當下躺在地下閉目養神，但雙目一閉，苗若蘭秀麗溫雅的面貌更是清清楚楚的在腦海中出現。

　　胡斐睜大眼睛，望著山洞中黑黝黝的石壁，苗若蘭的歌聲卻又似隱隱從石壁中透了出來。

　　他歎了一口長氣，心想：“我盡想著她干麼？她父親是殺害我父的大仇人，雖說當時她父親并非有意，但我父總是因此而死。我一生孤苦伶仃，沒爹沒娘，盡是拜她父親之賜。我又想她干麼？”言念及此，恨恨不已，但不知不覺又想：“那時她尚未出世，這上代怨仇，與她又有甚麼相干？唉！她是千金小姐，我是個流蕩江湖的苦命漢子，何苦沒來由自尋煩惱？”話雖是這般說，可是煩惱之來，啟是輕易擺脫得了的？倘若情絲一斬便斷，那也算不得是情絲了。

　　胡斐在山洞中躺了將近一個時辰，心中所思所念，便是苗若蘭一人。

　　他偶爾想到：“莫非對頭生怕敵我不過，安排下了這美人之計？”但立即覺得這念頭太也褻瀆了她，心中便道：“不，不，她這樣天仙一般的人物，豈能做這等卑鄙之事。我怎能以小人之心，冒犯于她？”眼見天色漸黑，再也按捺不住，對平阿四道：“四叔，我再上峰去。

　　你在這里歇歇”。

　　他展開輕身功夫，轉眼又奔到峰下，援索而上。

　　一見杜家莊莊門，已是怦然心動。

　　進了大廳，卻見莊中無人相迎，不禁微感詫异，朗聲說道：“晚輩胡斐求見，杜莊主可回來了麼？”連問幾遍，始終無人回答。

　　他微微一笑，心想：“杜希孟枉稱遼東大豪，卻這般躲躲閃閃，裝神弄鬼。

　　你縱安排下奸計，胡某又有何懼？”他在大廳上坐了片刻，本想留下幾句字句，羞辱杜希孟一番，就此下峰，不知怎的，對此地竟是戀戀不舍，當下走向東廂房，推開房門，見里面四壁圖書，陳設得甚是精雅。

　　于是走將進去，順手取過一本書來，坐下翻閱。

　　可是翻來翻去，那里看得進一字入腦，心中只念著一句話：“她到那里去了？她到那里去了？”不久天色更加黑了，他取出火摺，正待點燃蜡燭，忽聽得莊外東邊雪地里輕輕的幾下擦擦之聲。

　　他心中一動，知有高手踏雪而來。

　　須知若在實地之上，人人得以躡足悄行，但在積雪中卻是半點假借不得，功夫高的落足輕靈，功夫淺的腳步滯重，一聽便知。

　　胡斐聽了這幾下足步聲，心想：“倒要瞧瞧來的是何方高人”。

　　當下將火摺揣回懷中，傾耳細聽。

　　但聽得雪地里又有幾人的足步聲，竟然個個武功甚高。

　　胡斐一數，來的共有五人，只聽得遠處隱隱傳來三下擊掌，莊外有人回擊三下，過不多時，莊外又多了六人。

　　胡斐雖然藝高人膽大，但聽高手畢集，轉眼間竟到了十一人之多，心下野不免驚疑不定，尋思：“先离此莊要緊，對方大邀幫手，我這可是寡不敵眾”。

　　當下走出廂房，正待上高，忽聽屋頂喀喀幾響，又有人到來。

　　胡斐急忙縮回，分辨屋頂來人，居然又是七名好手。

　　只聽屋頂上有人拍了三下手掌，莊外還了三下，屋頂七人輕輕落在庭中，逕自走向廂房。

　　他想敵人眾多，這番可須得出奇制胜，事先原料杜希孟會邀請幫手助拳，但想不到竟請了這麼多高手到來。

　　耳聽那七人走向房門，當下縮身在屏風之後，要探明敵人安排下甚麼機關，如何對付自己。

　　但聽噗的一聲，已有人幌亮火摺。

　　胡斐心想屏風後藏不住身，游目一瞥，見床上羅帳低垂，床前卻無鞋子，顯是無人睡臥，當下提一口氣，輕輕走到床前，揭開羅帳，坐上床沿，鑽進了被里。

　　這幾下行動輕巧之極，房外七人雖然都是高手，竟無一人知覺。

　　可是胡斐一進棉被，卻是大吃一驚，触手碰到一人肌膚，輕柔軟滑，原來被中竟睡著一個女子。

　　他正要一滾下床，眼前火光閃動，已有人走進房來。

　　一人拿著蜡燭在屏風後一探，說：“此處沒人，咱們在這里說話”。

　　說著便在椅上坐下。

　　此時胡斐鼻中充滿幽香，正是適才與苗若蘭酬唱時聞到的，一顆心直欲跳出腔子來，心道：“難道她竟是苗姑娘？我這番唐突佳人，那當真是罪該萬死。

　　但我若在此刻跳將出去，那幾人見她與我同床共衾，必道有甚曖昧之事。

　　苗姑娘一生清名，可給我毀了。

　　只得待這幾人走開，再行离床致歉”。

　　他身子微側，手臂又碰到了那女子上臂肌膚，只覺柔膩無比，竟似沒穿衣服，驚得急忙縮手。

　　其實田青文除去苗若蘭的外裳，尚留下貼身小衣，但胡斐只道她身子裸露，閉住了眼既不敢看，手腳更不敢稍有動彈，忙吸胸收腹，悄悄向外床挪移，與她身子相距略遠。

　　他雖閉住了眼，但鼻中聞到又甜又膩、蕩人心魄的香氣，耳中聽到對方的一顆心在急速跳動，忍不住睜開眼來，只見一個少女向外而臥，臉蛋兒羞得與海棠花一般，卻不是苗若蘭是誰，燭光映過珠羅紗帳照射進來，更顯得眼前枕上，這張臉蛋嬌美艷麗，難描難畫。

　　胡斐本想只瞧一眼，立即閉眼，從此不看，但雙目一合，登時意馬心猿，把持不住，忍不住又眼睜一線，再瞧她一眼。

　　苗若蘭被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心中卻有知覺，見胡斐忽然進床與自己并頭而臥，初時驚惶萬分，只怕他欲圖非禮，當下閉著眼睛，只好聽天由命。

　　那知他躺了片刻，非但不挨近身子，反而向外移開。

　　不禁懼意少減，好奇心起，忍不住微微睜眼，正好胡斐也正睜眼望她。

　　四目相交，相距不到半尺，兩人都是大羞。

　　只聽得屏風外有人說道：“賽總管，你當真是神機妙算，人所難測。

　　那人就算不折不扣，當真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英雄豪傑，落入了你這羅网，也要教他插翅難非”。

　　拿著蜡燭的人哈哈大笑，放下燭台，走到屏風之外，道：“張賢弟，你也別盡往我臉上貼金。

　　事成之後，我總忘不了大家的好處”。

　　胡斐與苗若蘭聽了兩人之言，都是吃了一驚，這些人明是安排機關，要加害金面佛苗人鳳。

　　苗若蘭不知江湖之事，還不怎樣，心想爹爹武功無敵，也不怕旁人加害。

　　胡斐卻知賽總管是滿州第一高手，內功外功俱臻化境，為人凶奸狡詐，不知害死過多少忠臣義士。

　　他是當今乾隆皇帝手下第一親信衛士，今日居然親自率人從北京趕到這玉筆峰上。

　　聽那姓張的言語，他們暗中安排下巧計，苗人鳳縱然厲害，只怕也難逃毒手。

　　耳聽得賽總管走到屏風之外，心想機不可失，輕輕揭起羅帳，右掌對准燭火一揮，一陣勁風扑將過去，嗤的一聲，燭火登時熄了。

　　只聽一人說道：“啊，燭火滅啦！”就在此時，又有人陸續走進廂房，嚷道：“快點火，掌燈吧！”賽總管道：“咱們還是在暗中說話的好。

　　那苗人鳳機靈得緊，若在屋外見到火光，說不定吞了餌的魚兒，又給他脫鉤逃走”。

　　好幾人紛紛附和，說道：“賽總管深謀遠慮，見事周詳，果然不同”。

　　但聽有人輕輕推開屏風，此時廂房中四下里都坐滿了人，有的坐在地下，有的坐在桌上，更有三人在床沿坐下。

　　胡斐生怕那三人坐得倦了，向後一仰，躺將下來，事情可就鬧穿，只得輕輕向里床略移。

　　這一來，與苗若蘭卻更加近了，只覺她吹氣如蘭，蕩人心魄。

　　他既怕與床沿上了三人相碰，毀了苗若蘭的名節，又怕自己胡子如戟，刺到她吹彈得破的臉頰，當下心中打定了主意，若是給人發覺，必當將房中這一十八人殺得乾乾淨淨，宁教自己性命不在，也不能留下一張活口，累了這位冰清玉洁的姑娘。

　　幸喜那三人都好端端的坐著，不再動彈。

　　胡斐不知苗若蘭被點中了穴道，但覺她竟不向里床閃避，不由得又是惶恐，又是歡喜，一個人就似在半空中騰云駕霧一般。

　　只聽賽總管道：“各位，咱們請杜莊主給大多兒引見引見”。

　　只聽得一個嗓音低沈的人說道：“承蒙各位光降，兄弟至感榮幸。

　　這位是御前侍衛總管賽總管賽大人。

　　賽大人威震江湖，各位當然都久仰的了”。

　　說話之人自是玉筆莊莊主杜希孟。

　　眾人轟言說了些仰慕之言。

　　胡斐傾聽杜希孟給各人報名引見，越聽越是驚訝。

　　原來除了賽總管等七人是御前侍衛之外，其餘個個是江湖上成名的一流高手。

　　青藏派的玄冥子到了，昆侖山靈清居士到了，河南無極門的蔣老拳師也到了。

　　此外不是那一派的掌門、名宿，就是甚麼幫會的總舵主、甚麼鏢局的總鏢頭，沒一個不是大有來頭之人；而那七名侍衛，也全是武林中早享盛名的硬手。

　　苗若蘭心中思潮起伏，暗想：“我只穿了這一點點衣服，卻睡在他的懷中。

　　此人與我家恩怨糾葛，不知他要拿我怎樣？今日初次與他相會，只覺他相貌雖然粗魯，卻是個文武雙全的奇男子，那知他竟敢對我這般無禮”。

　　雖覺胡斐這樣對待自己，實是大大不該，但不知怎的，心中殊無惱怒怨怪之意，反而不由自主的微微有些歡喜，外面十餘人大聲談論，她竟一句也沒聽在耳里。

　　胡斐比她大了十歲，閱歷又多，知道眼前之事干系不小，是以雖然又驚又喜，六神無主，但于帳外各人的說話，卻句句聽得十分仔細。

　　他聽杜希孟一個個的引見，屈指數著，數到第十六個時，杜希孟便住口不再說了。

　　胡斐心道：“帳外共有一十八人，除杜希孟外，該有十七人，這餘下一個不知是誰？”他心中起了這疑竇，帳外也有幾個細心之人留意到了。

　　有人問道：“還有一位是誰？”杜希孟卻不答話。

　　隔了半晌，賽總管道：“好！我跟各位說，這位是興漢丐幫的范幫主”。

　　眾人吃了一驚，內中有一二人訊息靈通的，得知范幫主已給官家捉了去。

　　餘人卻知丐幫素來與官府作對，決不能跟御前侍衛聯手，他突在峰上出現，人人都覺奇怪。

　　賽總管道：“事情是這樣。

　　各位應杜莊主之邀，上峰來助拳，為的是對付雪山飛狐。

　　可是在拿狐狸之前，咱們先得抬一尊菩薩下山”。

　　有人笑了笑，說道：“金面佛？”賽總管道：“不錯。

　　我們驚動范幫主，本來為的是要引苗人鳳上北京相救。

　　天牢中安排下了樊籠，等候他的大駕。

　　那知他倒也乖覺，竟沒上鉤”。

　　侍衛中有人喉頭咕嚕了一聲，卻不說話。

　　原來賽總管這番話中隱瞞了一件事。

　　苗人鳳何嘗沒去北京？他單身闖天牢，搭就范幫主，人雖沒救出，但一柄長劍殺了十一明大內侍衛，連賽總管臂上也中了劍傷。

　　賽總管布置雖極周密，終因對方武功太高，竟然擒拿不著。

　　這件事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在旁人之前自然絕口不提。

　　賽總管道：“杜莊主與范幫主兩位，對待朋友義氣深重，答允助我們一臂之力，在下實是感激不盡，事成之後，在下奏明皇上，自有大大的封賞……”說到這里，忽聽莊外遠處隱隱傳來幾下腳步之聲。

　　他耳音極好，腳步雖然又輕又遠，可也聽得清楚，低聲道：“金面佛來啦，我們宮里當差的埋伏在這里，各位出去迎接”。

　　杜希孟、范幫主、玄冥子、清靈居士、蔣老拳師等都站起來，走出廂房，只剩下七名大內侍衛。

　　這時腳步聲倏忽間已到莊外，誰都想不到他竟會來得這樣快，猶如船只在大海中遇到暴風，甫見徵兆，狂風大雨已打上帆來；又如迅雷不及掩耳，閃電剛過，霹靂已至。

　　賽總管與六名衛士都是一驚，不約而同的一齊抽出兵刃。

　　賽總管道：“伏下”。

　　就有人手掀羅帳，想躲入床中。

　　賽總管斥道：“蠢才，在床上還不給人知道？”那人縮回了手。

　　七個人或躲入床底，或藏在柜中，或隱身書架之後。

　　胡斐心中暗笑：“你罵人是蠢才，自己才是蠢才”。

　　但覺苗若蘭鼻中呼吸，輕輕的噴在自己臉上，再也把持不定，輕輕伸嘴過去，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

　　苗若蘭又喜又羞，待要閃開，苦于動彈不得。

　　胡斐一吻之後，忽然不由自主的自慚形穢，心想：“她這麼溫柔文雅，我怎麼能辱于她？”待要挪身向外，不與她如此靠近，忽聽床底下兩名衛士動了幾下，低聲咒罵。

　　原來幾個人擠在床底，一人手肘碰痛了另一人的鼻子。

　　胡斐對敵人向來滑稽，以他往日脾氣，此時或要揭開褥子，往床底下撒一大泡尿，將眾衛士淋一個醍醐灌頂，但心中剛有此念，立即想到苗若蘭睡在身旁，豈能胡來？過不多時，杜希孟與蔣老拳師等高聲說笑，陪著一人走進廂房，那人正是苗人鳳

　　有人拿了燭台，走在前面。

　　杜希孟心中納悶，不知自己家人與婢仆到了何處，怎麼一個人影也不見。

　　但賽總管一到，苗人鳳跟著上峰，實無餘裕再去查察家事，斜眼望苗人鳳時，見他臉色木然，不知他心中所想何事。

　　眾人在廂房中坐定。

　　杜希孟道：“苗兄，兄弟與那雪山飛狐相約，今日在此間算一筆舊帳。

　　苗兄與這里幾位好朋友高義，遠道前來助拳，兄弟實在感激不盡。

　　只是現下天色已黑，那雪山飛狐仍未到來，定是得悉各位英名，嚇得夾住狐狸尾巴，遠遠逃去了”。

　　胡斐大怒，真想一躍而出，劈臉給他一掌。

　　苗人鳳哼了一聲，向范幫主道：“後來范兄終于脫險了？”范幫主站起來深深一揖，說道：“苗爺不顧危難，親入險地相救，此恩此德，兄弟終身不敢相忘。

　　苗爺大鬧北京，不久敝幫兄弟又大舉來救，幸好人多勢眾，兄弟仗著苗爺的威風，才得僥幸脫難”。

　　范幫主這番話自是全屬虛言。

　　苗人鳳親入天牢，雖沒為賽總管所擒，但大鬧一場之後，也未能將范幫主救出。

　　丐幫闖天牢云云，全無其事。

　　賽總管一計不成，二計又生，親入天牢與范幫主一場談論，以死相脅。

　　范幫主為人骨頭倒硬，任憑賽總管如何威嚇利誘，竟是半點不屈。

　　賽總管老奸巨猾，善知別人心意，跟范幫主連談數日之後，知道對付這類硬漢，既不能動之以利祿，亦不能威之以斧鉞，但若給他一頂高帽子戴戴，倒是頗可收效。

　　當下親自迎接他進總管府居住，命手下最會諂諛拍馬之人，每日里“幫主英雄無敵”、“幫主威震江湖”等等言語，流水價灌進他耳中。

　　范幫主初時還兀自生氣，但過得數日，甜言蜜語聽得多了，竟然有說有笑起來。

　　于是賽總管親自出馬，給他戴的帽子越來越高。

　　後來論到當世英雄，范幫主固然自負，卻仍推苗人鳳天下第一。

　　賽總管說道：“范幫主這話太謙，想那金面佛雖然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依兄弟之見，不見得就能胜過幫主”。

　　范幫主給他一捧，舒服無比，心想苗人鳳名氣自然極大，武功也是真高，但自己也未必就差了多少。

　　兩個人長談了半夜。

　　到第二日上，賽總管忽然談起自己武功來。

　　不久在總管府中的侍衛也來一齊講論，都說日前賽總管與苗人鳳接戰，起初二百招打成了平手。

　　到後來賽總管已然胜券在握，若非苗人鳳見機逃去，再拆一百招他非敗不可。

　　范幫主聽了，臉上便有不信之色。

　　賽總管笑道：“久慕范幫主九九八十一路五虎刀并世無雙，這次我們冒犯虎威，雖然是皇上有旨，但一半也是弟兄們想見識見識幫主的武功。

　　只可惜大多兒貪功心切，出齊了大內十八高手，才請得動幫主。

　　兄弟未得能與幫主一對一的過招，實為憾事。

　　現下咱們說得高興，就在這兒領教幾招如何？”范幫主一聽，傲然道：“連苗人鳳也敗在總管手里，只怕在下不是敵手”。

　　賽總管笑道：“幫主太客氣了”。

　　兩人說了幾句，當即在總管府的練武廳中比武較量。

　　范幫主使刀，賽總管的兵刃卻極為奇特，是一對短柄的狼牙棒。

　　他力大招猛，武功果然十分了得。

　　兩人翻翻滾滾斗了三百餘招，全然不分上下，又斗了一頓飯功夫，賽總管漸現疲態，給范幫主一柄刀迫在屋角，連沖數次搶都不出他刀圈。

　　賽總管無奈，只得說道：“范幫主果然好本事，在下服輸了”。

　　范幫主一笑，提刀躍開。

　　賽總管恨恨的將雙棒拋在地下，歎道：“我自負英雄無敵，豈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說著伸袖抹汗，氣喘不已。

　　經此一役，范幫主更讓眾人捧上了天去。

　　他把眾侍衛也都當成了至交好友，對賽總管更是言聽計從。

　　這個粗魯漢子那知道賽總管有意相讓，若是各憑真實功夫相拼，他在一百招內就得輸在狼牙雙棒之下。

　　然則賽總管何以要費偌大氣力，千方百計的與他結納？原來范幫主的武功雖未能算是一等一的高手，但他有一項家傳絕技，卻是人所莫及，那就是二十三路“龍爪擒拿手”，沾上身時直如鑽筋入骨，敲釘轉腳。

　　不論敵人武功如何高強，只要身體的任何部位給他手指一搭上，立時就給拿住，萬萬脫身不得。

　　賽總管聽了田歸農之言，要擒住苗人鳳取那寶藏的關鍵，“天牢設籠”之計既然不成，于是想到借重范幫主這項絕技。

　　想那金面佛何等本領，范幫主若是正面和他為敵，他焉能讓龍爪擒拿手上身？但范幫主和他是多年世交，要是出其不意的突施暗襲，便有成功之機。

　　苗人鳳見范幫主相謝，當即拱手還禮，說道：“區區小事，何必挂齒？”轉頭問杜希孟道：“但不知那雪山飛狐到底是何等樣人，杜兄因何與他結怨？”杜希孟臉上一紅，含含糊糊的道：“我和這人素不相識，不知他聽了甚麼謠言，竟說我拿了他家傳寶物，數次向我索取。

　　我知他武藝高強，自己年紀大了，不是他的對手，是以請各位上峰，大家說個明白。

　　若是他恃強不服，各位也好教訓教訓這後生小子”。

　　苗人鳳道：“他說杜兄取了他的家傳寶物，卻是何物？”杜希孟道：“那有甚麼寶物？完全胡說八道”。

　　當年苗人鳳自胡一刀死後，心中郁郁，便即前赴遼東，想查訪胡一刀的親交故舊，打聽這位生平唯一知己的軼事義舉。

　　一查之下，得悉杜希孟與胡一刀相識，于是上玉筆峰杜家莊來拜訪。

　　杜希孟于胡一刀的事跡說不上多少，但對苗人鳳招待得十分殷勤，又親自陪他去看胡一刀的故宅，卻見胡家門垣破敗，早無人居。

　　苗人鳳推愛對胡一刀的情誼，由此而與杜希孟訂交，那已是二十多前的事了。

　　這時聽他說得支支吾吾，便道：“倘若此物當真是那雪山飛狐所有，待會他上得峰來，杜兄還了給他，也就是了”。

　　杜希孟急道：“本就沒甚麼寶物，卻教我那里去變出來給他？”范幫主心想苗人鳳精明機警，時候一長，必能發覺屋中有人埋伏，當即勸道：“杜莊主，苗爺的話一點不錯，物各有主，何況是家傳珍寶？你還給了他，也就是了，何必大動干戈，傷了和氣？”杜希孟急了起來，道：“你也這般說，難道不信我的說話？”范幫主道：“在下對此事不知原委，但金面佛苗爺既這般說，定是不錯。

　　范某縱橫江湖，對誰的話都不肯信，可就只服了金面佛苗爺一人”。

　　他一面說，一面走到苗人鳳身後，雙手舞動，以助言語的聲勢。

　　苗人鳳聽他話中偏著自己，心想：“他是一幫之主，究竟見事明白”。

　　突覺耳後“風池穴”與背心“神道穴”上一麻，情知不妙，左臂急忙揮出擊去。

　　那知這兩大要穴被范幫主用龍爪擒拿手拿住，登時全身酸麻，任他有天下武功、百般神通，卻已是半點施展不出。

　　但金面佛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奇變异險，一生中不知已經歷凡幾，豈能如此束手待斃？當下大喝一聲，一低頭，腰間用力，竟將范幫主一個龐大的身軀從頭頂甩了過去。

　　賽總管等齊聲呼叱，各從隱身處竄了出去。

　　范幫主被苗人鳳甩過了頭頂，但他這龍爪擒拿手如影隨形，似蛆附骨，身子已在苗人鳳前面，兩只手爪卻仍是牢牢拿住了他背心穴道。

　　苗人鳳眼見四下里有人竄出，暗想：“我一生縱橫江湖，今日陰溝翻船，竟遭小人毒手”。

　　只見一名侍衛扑上前來，張臂抱向他頭頸。

　　苗人鳳盛怒之下，無可閃避，脖子向後一仰，隨即腦袋向前一挺，猛地一個頭錘撞了過去。

　　這時他全身內勁，都聚在額頭，一錘撞在那侍衛雙眼之間，喀的一聲，那侍衛登時斃命。

　　餘人大吃一驚，本來一齊扑下，忽地都在离苗人鳳數尺之外止住。

　　苗人鳳四肢無力，頭頸卻能轉動，他一撞成功，隨即橫頸又向范幫主急撞。

　　范幫主嚇得心膽俱裂，急中生智，一低頭，牢牢抱住他的腰身，將腦袋頂住他的小腹。

　　苗人鳳四肢活動，一足踢飛一名迫近身旁的侍衛，立即伸手往范幫主背心拍去，那知手掌剛舉到空中，四肢立時酸麻，這一掌竟然擊不下來，原來范幫主又已拿住他腰間穴道。

　　這幾下兔起鶻落，瞬息數變。

　　賽總管知道范幫主的偷襲只能見功于頃刻，時候稍長，苗人鳳必能化解，當即搶上前去，伸指在他笑腰穴中點了兩點。

　　他的點穴功夫出手遲緩，但落手極重。

　　苗人鳳嘿的一聲，險險暈去，就此全身軟癱。

　　范幫主鑽在苗人鳳懷中，不知身外之事，十指緊緊拿住他穴道之中。

　　賽總管笑道：“范幫主，你立了奇功一件，放手了吧！”他說到第三遍，范幫主方始聽見。

　　他抬起頭來，可是兀自不敢放手。

　　一名侍衛從囊中取出精鋼銬鐐，將苗人鳳手腳都銬住了，范幫主這才松手。

　　賽總管對苗人鳳極是忌憚，只怕他竟又設法兔脫，那可是後患無窮，從侍衛手中接過單刀，說道：“苗人鳳，非是我姓賽的不夠朋友，只怨你本領太強，不挑斷你的手筋腳筋，我們大多兒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著覺”。

　　左手拿住苗人鳳右臂，右手舉刀，就要斬他臂上筋脈，只消四刀下去，苗人鳳立時就成了廢人。

　　范幫主伸手架住賽總管手腕，叫道：“不能傷他！你答應我的，又發過毒誓”。

　　賽總管一聲冷笑，心想：“你還道我當真敵你不過。

　　不給你些顏色看看，只怕你這小子狂妄一世！”當下手腕一沉，腰間運勁，右肩突然撞將過去。

　　一來他這一撞力道奇大，二來范幫主并未提防，蓬的一聲，身子直飛出去，竟將廂房板壁撞穿一個窟窿，破壁而出。

　　賽總管哈哈大笑，舉刀又向苗人鳳右臂斬下。

　　胡斐在帳內聽得明白，心想：“苗人鳳雖是我殺父仇人，但他乃當世大俠，豈能命喪鼠輩之手？”一聲大喝，從羅帳內躍出，飛出一掌，已將一名侍衛拍得撞向賽總管。

　　這一來奇變陡起，賽總管猝不及防，拋下手中單刀，將那侍衛接住。

　　胡斐乘賽總管這麼一緩，雙手已抓住兩名侍衛，頭對頭的一碰，兩人頭骨破裂，立時斃命。

　　胡斐左掌右拳，又向二人打去。

　　混亂之中，眾人也不知來了多少敵人，但見胡斐一出手就是神威迫人，不禁先自膽怯。

　　胡斐一拳打在一名侍衛頭上，將他擊得暈了過去，左手一掌揮出，倏覺敵人一黏一推，自己手掌登時滑了下來，心中一驚，定眼看時，只見對手銀髯過腹，滿臉紅光，雖不識此人，但他這一招“混沌初開”守中有攻，的是內家名手，非無極門蔣老拳師莫屬。

　　胡斐眼見敵手眾多，內中不乏高手，當下心生一計，飛起一腿，猛地往靈清居士的胸口踢去。

　　靈清居士練的是外家功夫，見他飛足踢到，手掌往他足背硬斬下去。

　　胡斐就勢一縮，雙手探出，往人叢中抓去。

　　廂房之中，地勢狹窄，十多人擠在一起，眾人無處可避。

　　呼喝聲中，胡斐一手已抓住杜希孟胸膛，另一手抓住了玄冥子的小腹，將兩人當作兵器一般，直往眾人身上猛推過去。

　　眾人擠在一起，被他抓著兩人強力推來，只怕傷了自己人，不敢反手相抗，只得向後退縮。

　　十餘人給逼在屋角之中，一時極為狼狽。

　　賽總管見情勢不妙，從人叢中一躍而起，十指如鉤，猛往胡斐頭頂抓到。

　　胡斐正是要引他出手，哈哈一笑，向後躍開數步，叫道：“老賽啊老賽，你太不要臉哪！”賽總管一怔，道：“甚麼不要臉？”胡斐手中仍是抓住杜希孟與玄冥子二人，他所抓俱在要穴，兩人空有一身本事，卻半點施展不出，只有軟綿綿的任他擺布。

　　胡斐道：“你合十餘人之力，又施奸謀詭計，才將金面佛拿住，稱甚麼滿州第一高手？”賽總管給他說得滿臉通紅，左手一擺，命眾人布在四角，將胡斐團團圍住，喝道：“你就是甚麼雪山飛狐了？”胡斐笑道：“不敢，正是區區在下。

　　我先前也曾聽說北京有個甚麼賽總管，還算得是個人物，那知竟是如此無恥小人。

　　這樣的膿包混蛋，到外面來充甚麼字號？給我早點兒回去抱娃娃吧！”賽總管一生自負，那里咽得下這口氣去？眼見胡斐雖是濃髯滿腮，年紀卻輕，心想你本領再強，功力那有我深，然見他抓住了杜希孟與玄冥子，舉重若輕，毫不費力，心下又自忌憚，不敢出口挑戰，正自躊躇，胡斐叫道：“來來來，咱們比划比划。

　　三招之內贏不了你，姓胡的跟你磕頭！”賽總管正感為難，一聽此言，心想：“若要胜你，原無把握，但憑你有天大本領，想在三招之中胜我，除非我是死人”。

　　他憤極反笑，說道：“很好，姓賽的就陪你走走”。

　　胡斐道：“倘若三招之內你敗于我手，那便怎地？”賽總管道：“任憑你處置便是。

　　賽某是何等樣人，那時豈能再有臉面活在世上？不必多言，看招！”說著雙拳直出，猛往胡斐胸口擊去。

　　他見胡斐抓住杜玄二人，只怕他以二人身子擋架，當下欺身直進，叫他非撒手放人、回掌相格不可。

　　胡斐待他拳頭打到胸口，竟是不閃不擋，突然間胸部向內一縮，將這一拳化解于無形。

　　賽總管萬料不到他年紀輕輕，內功竟如此精湛，心頭一驚，防他運勁反擊，急忙向後躍開。

　　眾人齊聲叫道：“第一招！”其實這一招是賽總管出手，胡斐并未還擊，但眾人有意偏袒，竟然也算是一招。

　　胡斐微微一笑，忽地咳嗽一聲，一口唾液激飛而出，猛往賽總管臉上吐去，同時雙足“鴛鴦連環”，向前踢出。

　　賽總管吃了一驚，要躲開這一口唾液，不是上躍便是低頭縮身，倘若上躍，小腹勢非給敵人左足踢中不可，但如縮身，卻是將下顎湊向敵人右足去吃他一腳，這當口上下兩難，只得橫掌當胸，護住門戶，那口唾液噗的一聲，正中雙眉之間。

　　本來這樣一口唾液，連七八歲小兒也能避開，苦于敵人伏下凶狠後著，令他不得不眼睜睜的挺身領受。

　　眾人見他臉上被唾，為了防備敵人突擊，竟是不敢伸手去擦，如此狼狽，那“第二招”這一聲叫，就遠沒首次響亮。

　　賽總管心道：“我縱然受辱，只要守緊門戶，再接他一招又有何難，到那時且瞧他有何話說？”大聲喝道：“還剩下一招。

　　上吧！”胡斐微微一笑，跨上一步，突然提起杜希孟與玄冥子，迎面向他打去。

　　賽總管早料他要出此招，心下計算早定：“常言道無毒不丈夫，當此危急之際，非要傷了朋友不可，那也叫做無法”。

　　眼見兩人身子橫掃而來，立即雙臂一振，猛揮出去。

　　胡斐雙手抓著兩人要穴，待兩人身子和賽總管將触未触之際，忽地松手，隨即抓住兩人非當穴道處的肌肉。

　　杜希孟與玄冥子被他抓住了在空中亂揮，渾渾噩噩，早不知身在何處，突覺穴道松弛，手足能動，不約而同的四手齊施，打了出去。

　　他二人原意是要掙脫敵人的掌握，是以出手都是各自的生平絕招，決死一拼，狠辣無比。

　　但聽賽總管一聲大吼，太陽穴、胸口、小腹、脅下四處同時中招，再也站立不住，雙膝一軟，坐倒地下。

　　胡斐雙手一放一抓，又已拿住了杜玄二人的要穴，叫道：“第三招！”他一言出口，雙手加勁，杜玄二人哼也沒哼一聲，都已暈了過去。

　　這一下重手拿穴，力透經脈，總有高手解救，也非十天半月之內所能治愈。

　　他跟著提起二人，順手往身前另外二人擲去。

　　那二人吃了一驚，只怕杜玄二人又如對付賽總管那麼對付自己，急忙上躍閃避。

　　胡斐一縱而前，乘二人身在半空、尚未落下之際，一手一個，又已抓住，這才轉過身來，向賽總管道：“你怎麼說？”賽總管委頓在地，登覺雄心盡喪，萬念俱灰，喃喃的道：“你說怎麼就怎麼著，又問我怎地？”胡斐道：“快放了苗大俠”。

　　賽總管向兩名侍衛擺了擺手。

　　那兩人過去解開了苗人鳳的鐐銬。

　　苗人鳳身上的穴道是賽總管所點，那兩名侍衛不會解穴。

　　胡斐正待伸手解救，那知苗人鳳暗中運氣，正在自行通解，手腳上鐐銬一松，他深深吸一口氣，小腹一收，竟自將穴道解了，左足起處，已將靈清居士踢了出去，同時一拳遞出，砰的一聲，將另一人打得直摜而出。

　　范幫主被賽總管撞出板壁，隔了半晌，方能站起，正從板壁破洞中跨進房來，不料苗人鳳打出的那人正好撞在他的身上。

　　這一撞力道奇大，兩人體內氣血翻涌，昏昏沈沈，難分友敵，立即各出絕招，互相纏打不休。

　　靈清居士雖被苗人鳳一腳踢出，但他究是昆侖派的名宿，武功有獨到造詣，身子飛在半空，腰間一扭，已頭上腳下，換過位來，騰的一聲，跌坐在床沿之上。

　　胡斐大吃一驚，待要搶上前去將他推開，忽覺一股勁風扑胸而至，同時右側又有金刃劈風之聲，原來蔣老拳師與另一名侍衛同時攻到。

　　侍衛的一刀還易閃避，蔣老拳師這一招“斗柄東指”卻是不易化解，只得雙足站穩，運勁接了他一招。

　　但那無極拳綿若江河，一招甫過，次招繼至，一時竟教他緩不出手足。

　　靈清居士跌在床邊，嗤的一響，將半邊羅帳拉了下來，躍起身時，竟將苗若蘭身上蓋著的棉被掠在一旁，露出了上身。

　　苗人鳳正斗得興起，忽見床上躺著一個少女，褻衣不足以蔽體，雙頰暈紅，一動也不動，正是自己的獨生愛女，這一下他如何不慌，叫道：“蘭兒，你怎麼啦？”苗若蘭開不得口，只是舉目望著父親，又羞又急。

　　苗人鳳雙臂一振，從四名敵人之間硬擠了過去，一拉女兒，但覺她身子軟綿綿的動彈不得，竟是被高手點中了穴道。

　　他親眼見胡斐從床上被中躍出，原來竟在欺侮自己愛女。

　　他氣得幾欲暈去，也不及解開女兒穴道，只罵了一聲：“奸賊！”雙臂揮出，疾向胡斐打去。

　　此時他眼中如要噴出火來，這雙拳擊出，實是畢生功力之所聚，勢道猶如排山倒海一般。

　　胡斐吃了一驚，他適才正與蔣老拳師凝神拆招，心無旁騖，沒見到苗人鳳如何去\*㢠縟衾跡𡠨鬧兄瘓跗婀鄭啓髏髯約壕攘慫繧𤉸我運𦄡聰蜃約憾㝀洌𡈼厠罇詞評骱Γ㕡患昂任剩㖡泵ο蜃笊寥茫𡈼𣿫謿櫚囊簧瑠笙歟啓縟朔鎪叙彣鴉髦幸幻𠁨㫞Ρ承摹\*

　　這人所練下盤功夫直如磐石之穩，一個馬步一扎，縱是幾條壯漢一齊出力，也拖他不動。

　　苗人鳳雙拳擊到之時，他正背向胡斐，不意一個打得急，一個避得快，這雙拳頭正好擊中他的背心。

　　若是換作旁人，中了這兩拳勢必扑地摔倒，但這拳師下盤功夫實在太好，以硬碰硬，喀的一響，脊骨從中斷絕，一個身子軟軟的折為兩截，雙腿仍是牢釘在地，上身卻彎了下去，額角碰地，再也挺不起來。

　　眾人見苗人鳳如此威猛，發一聲喊，四下散開。

　　苗人鳳左腿橫掃，又向胡斐踢到。

　　胡斐見苗若蘭在燭光下赤身露體，幾個存心不正之徒已在向他斜睨直望，心想先保她洁白之軀要緊，順手拉過一名侍衛，在自己與苗人鳳之間一擋，身形一斜，竄到床邊，扯過被子裹在苗若蘭身上。

　　這幾下起落快捷無倫，眾人尚未看清，他已抱起苗若蘭從板壁缺口鑽了出去。

　　苗人鳳一腳將那名侍衛踢得飛向屋頂，見胡斐擄了女兒而走，又驚又怒，大叫：“奸賊，快放下我兒！”縱身欲追，但室小人擠，被幾名敵人纏住了手足，任他拳劈足踢，一時竟是難以脫身。

　　十胡斐見到苗人鳳發怒時神威凜凜，心中也自駭然，抱著苗若蘭不敢停留，搶到崖邊，一手拉索，溜下峰去。

　　他知附近有個山洞人跡罕至，當下展開輕身功夫，直奔而去，手中雖抱了人，但苗若蘭身子甚輕，全沒滅了他奔跑之速。

　　不到一盞茶功夫，已抱著苗若蘭進了山洞，將棉被緊緊裹住她身子，讓她靠在洞壁，心中躊躇：“若要解她穴道，非碰到身子不可，如不解救，時間一長，她不會內功，只怕身子有損”。

　　實在好生難以委決，當下取火摺點燃了一根枯枝。

　　火光下但見苗若蘭美目流波，俏臉生暈，便道：“苗姑娘，在下絕無輕薄冒瀆之意，但要解開姑娘穴道，難以不碰姑娘貴體，此事該當如何？”苗若蘭雖不能點頭示意，但目光柔和，似羞似謝，殊無半點怒色，胡斐大喜，先吹熄柴火，伸手到衾中在她幾處穴道上輕輕按摩，替她通了經脈。

　　苗若蘭手足漸能活動，低聲道：“行啦，多謝您！”胡斐急忙縮手，待要說話，卻不知說甚麼好，過了良久，才道：“適才冒犯，實是無意之過，此心光明磊落，天日可鑒，務請姑娘恕罪”。

　　苗若蘭低聲道：“我知道”。

　　兩人在黑暗之中，相對不語。

　　山洞外雖是冰天雪地，但兩人心頭溫暖，山洞中卻如春風和煦，春日融融。

　　過了一會，苗若蘭道：“不知我爹爹現下怎樣了”。

　　胡斐道：“令尊英雄無敵，這些人不是他的對手。

　　你放心好啦”。

　　苗若蘭輕輕歎了口氣，說道：“可怜的爹爹，他以為你……你對我不好”。

　　胡斐道：“這也難怪，適才情勢确甚尷尬”。

　　苗若蘭臉上一紅，道：“我爹爹因有傷心之事，是以感触特深，請胡爺不要見怪”。

　　胡斐道：“甚麼事？”一問出口，立覺失言，想要用言語岔開，卻一時不知說甚麼好。

　　他號稱雪山飛狐，平時聰明伶俐，機變百出，但今日在這個溫雅的少女之前，不知怎的，竟似變成了另一個人，顯得十分拙訥。

　　苗若蘭道：“此事說來有愧，但我也不必瞞你，那是我媽的事”。

　　胡斐“啊”了一聲。

　　苗若蘭道：“我媽做過一件錯事”。

　　胡斐道：“人孰無過？那也不必放在心上”。

　　苗若蘭緩緩搖頭，說道：“那是一件大錯事。一個女子一生不能錯這麼一次。我媽媽教這件事毀了，連我爹爹也險險給這事毀了”。

　　胡斐默然，心下已料到了幾分。

　　苗若蘭道：“我爹是江湖豪傑。

　　我媽卻是出身官家的一個千金小姐。

　　有一次我爹無意之中救了我媽的性命，他們才結了親。

　　兩人本來不大相配，那也罷了。

　　可是我爹有一件事大大不對，他常在我媽面前，夸獎你媽的好處”。

　　胡斐奇道：“我的母親？”苗若蘭道：“是啊。我爹跟令尊比武之時，你媽媽英風颯爽，比男子漢還有氣概。我爹平時閒談，常自羡慕令尊，說道：『胡大俠得此佳偶，活一日胜過旁人百年。』我媽聽了雖不言語，心中卻甚不快。後來天龍門的田歸農到我家來作客。他相貌英俊，談吐風雅，又能低聲下氣的討人喜歡。我媽一時糊涂，竟撇下了我，偷偷跟著那人走了”。

　　胡斐輕輕歎了口氣，難以接口。

　　苗若蘭話聲哽咽，說道：“那時我還只三歲，爹抱了我連夜追趕，他不吃飯不睡覺，連追三日三夜，終于趕上了他們。

　　那田歸農見了我爹，那敢動手？我媽卻全力護著他。

　　我爹見我媽媽對這人如此真心相愛，無可奈何，抱了我走了，回到家來生了一場大病，險些死去。

　　他對我說，若不事件我孤苦伶仃，在這世上沒人照顧，他真不想活啦。

　　一連三年，他不出大門一步，有時叫著：『蘭啊蘭，你怎地如此糊涂？』我媽媽的名字之中，也是有個『蘭』字的”。

　　她說到此處，臉上一紅。

　　要知當時女子的名字也是秘密，旁人只知女子姓氏，只有對至親至近之人方能告知名字，她這麼說，等于是對胡斐說自己名字中有個“蘭”字。

　　胡斐雖見不到她臉上神色，但聽她竟把家中最隱密的可恥私事，也毫不諱言的告知了自己，不禁大是感激，最後聽她提到她自己小名，更是如飲醇醪，頗有微醺薄醉之意，說道：“苗姑娘，那田歸農存心極壞，對你媽未必有甚麼真正的情意”。

　　苗若蘭歎了口氣道：“我爹也是這麼說。

　　只是他時常埋怨自己，說道若非他對我媽不夠溫存體貼，我媽也不致受了旁人之騙。

　　我爹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但說到待人處世，卻不及田歸農了。

　　那姓田的欺騙我媽，其實是想得我苗家家傳的一張藏寶之圖。

　　可是他雖令我一家受苦，令我自幼就成了個無母之人，到頭來卻仍是白費了心機。

　　我媽看穿了他的用心，臨終之時，仍將藏著地圖的鳳頭珠釵還給了我爹”。

　　于是將劉元鶴在田歸農床底的所見所聞，說了一遍，最後說到那圖如何給寶樹他們搶去，那些人如何憑了闖王軍刀與地圖去找藏寶。

　　胡斐恨恨的道：“這姓田的心思也忒煞歹毒。

　　他畏懼你爹爹，又弄不到地圖，就想假手官家，將你爹爹擒住，好迫他交出圖來。

　　那知天网恢恢，終于難逃孽報。

　　唉，這寶藏不知害了多少人”。

　　他停了片刻，又道：“苗姑娘，我爹和我媽就是因這寶藏而成親的”。

　　苗若蘭道：“是，啊麼？快說給我聽”。

　　她雖矜持，究竟年紀幼小，心喜之下，伸手去握住了胡斐了手，但隨即覺得不妙，要待縮回，胡斐卻翻過手掌，輕輕握住了她手不放。

　　苗若蘭臉上一紅，也就不再縮回，只覺胡斐手上熱氣，直透進自己的心里。

　　胡斐道：“你道我媽是誰？她是杜希孟杜莊主的表妹”。

　　苗若蘭更加驚奇，說道：“我自幼識得杜伯伯，爹爹卻從來沒提起過”。

　　胡斐道：“我在爹爹媽媽的遺書中得悉此事，想來令尊未必知道其中詳情。

　　杜莊主得到一些線索，猜得寶藏必在雪峰附近，是以長住峰上找尋。

　　只是他一來心思遲鈍，二來機緣不巧，始終參透不出藏寶的所在。

　　我爹爹暗中查訪，卻反而先他得知。

　　他進了藏寶之洞，見到田歸農的父親與你祖父死在洞中，正想發掘藏寶，那知我媽跟著來了。

　　“我媽的本事要比杜莊主高得多。

　　我爹連日在左近出沒，她早已看出了端倪。

　　她跟進寶洞，和我爹動起手來。

　　兩人不打不成相識，互相欽慕，我爹就提求親之議。

　　我媽說道：她自幼受表哥杜希孟撫養，若是讓我爹取去藏寶，那是對表哥不起，問我爹要她還是要寶藏，兩者只能得一”。

　　“我爹哈哈大笑，說道就是十萬個寶藏，也及不上我媽。

　　他提筆寫了一篇文字，記述此事，封在洞內，好令後人發現寶藏之時，知道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

　　苗若蘭聽到此處，不禁悠然神往，低聲道：“你爹娘雖然早死，可比我爹媽快活得多”。

　　胡斐道：“只是我自幼沒爹沒娘，卻比你可怜得多了”。

　　苗若蘭道：“我爹爹若知你活在世上，就是拋盡一切，也要領你去撫養。

　　那麼咱們早就可以相見啦”。

　　胡斐道：“我若住在你家里，只怕你會厭憎我”。

　　苗若蘭急道：“不！不！那怎麼會？我一定會待你很好很好，就當你是我親哥哥一般”。

　　胡斐怦怦心跳，問道：“現在相逢還不遲麼？”苗若蘭不答，過了良久，輕輕說道：“不遲”。

　　又過片刻，說道：“我很歡喜”。

　　古人男女風懷戀慕，只憑一言片語，便傳傾心之意。

　　胡斐聽了此言，心中狂喜，說道：“胡斐終生不敢有負”。

　　苗若蘭道：“我一定學你媽媽，不學我媽”。

　　她這兩句話說得天真，可是語意之中，充滿了決心，那是把自己一生的命運，全盤交托給了他，不管是好是壞，不管將來是禍是福，總之是與他共同擔當。

　　兩人雙手相握，不再說話，似乎這小小山洞就是整個世界，登忘身外天地。

　　過了良久，苗若蘭才道：“咱們去找到我爹，一起走吧，別理杜莊主他們啦”。

　　胡斐道：“好的”。

　　可是他一生之中，從未有如此之樂，實是不愿离開山洞。

　　苗若蘭也有此心，覺得不如說些閒話，多留一刻好一刻，于是問道：“杜莊主既是你長親，何以你要跟他為難？”胡斐恨恨的道：“這件事說來當真氣人。

　　我媽臨終之時，拜懇你爹照看，養我成人。

　　我媽在我襁褓中放了一包遺物，一通遺書，其中記明我的生日時辰，我胡家的籍貫、祖宗姓名，以及世上的親戚。

　　後來變生不測，平四叔抱了我逃走。

　　他以為你父有害我之意，見到遺書中有杜莊主的姓名，便抱了我前去投奔。

　　那知杜莊主起心不良，想得我爹的武學秘本。

　　他又隱約猜到我爹媽知道藏寶秘密，竟來搜查我媽給我的遺物。

　　平四叔情知不妙，抱著我連夜逃下雪峰。

　　我爹的武學秘本是帶走了，但我媽給我的一包遺物，卻失落在莊上。

　　這次我跟他約會，是要問他為甚麼欺侮我一個幼年孤兒，又要向他要回我媽所遺的物事”。

　　苗若蘭道：“杜莊主對人溫和謙善，甚是好客，想不到待你這麼壞”。

　　胡斐道：“這人假人假義，單是他陰謀害你爹爹，就可想見其餘……”隨即語意轉柔，說道：“不過現在我也不惱他了。

　　若不是他，我又怎能跟你相逢？”正說到此處，忽聽洞外傳來一陣兵刃相交之聲，隱隱夾雜著呼呵叱罵。

　　只是聲音極沈極悶，胡斐依稀分辨得出，苗若蘭卻還道是風動松柏，雪落山巔。

　　胡斐道：“這聲音來自地底，那可奇了。

　　你留在這里，我瞧瞧去”。

　　說著站起身來。

　　苗若蘭道：“不，我跟你去”。

　　胡斐也不愿留她一人孤身在此，說道：“好”。

　　攜著她手，出洞尋聲而去。

　　兩人在雪地上緩緩走出數十丈。

　　這天是三月十五，月亮正圓，銀色的月光映著銀色的雪光，再與苗若蘭皎洁無暇的肌膚一映，當真是人間仙境，此夕何夕？這時胡斐早已除下自己長袍，披在苗若蘭身上。

　　月光下四目交投，于身外之事，竟是全不縈懷。

　　兩人心中柔和，古人詠歎深情蜜意的詩句，忽地一句句似脫口而出。

　　胡斐不自禁低聲說道：“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苗若蘭仰起頭來，望著他的眼睛，輕輕的道：“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這是“詩經”中一對夫婦的對答之詞，情意綿綿，溫馨無限。

　　突然之間，地底呼聲轉劇，兩人當即止步，側耳傾聽。

　　胡斐一辨聲音，說道：“他們找到了寶藏所在，正在地下斯殺爭奪”。

　　他從父親遺書之中得知寶藏地點，曾進入數次，取出父母當年封存的文字，又取了田歸農之父的黃金小筆。

　　這日早晨他用小筆投射田青文，就是示警之意。

　　他雖知寶藏所在，但體念父母遺志，不肯發掘。

　　這時辨聲知向，料定寶樹等必是見財眼紅，正在互相爭奪。胡斐所料絲毫不錯，那地底山洞之中，天龍門、飲馬川山寨、平通鏢局諸路人馬，為了爭奪寶物，正自殺成一團。

　　寶樹袖手旁觀，只是冷笑，心想且讓你們打個三敗俱傷，老僧再慢慢一個個的收拾。

　　周云陽與熊元獻又是扭在一起，在地下滾來滾去。

　　兩人突然間滾到了火堆之旁。

　　初時互欲將對方壓在火上，那知幾個打滾，險險將火頭壓熄，寶樹罵道：“壓滅了火，大多兒都凍死麼？”伸出右腳，抄到周云陽身底一挑，兩個人一齊飛了起來，騰的一聲，落在地下。

　　寶樹嘿嘿一笑，彎腰拿起幾根粗柴，添入火堆。

　　正要挺直身子，忽見火光突突跳跳，在對面冰壁上映出兩個人影，人影也在微微跳動。

　　寶樹吃了一驚，轉過身來，見山洞口并肩站著兩人。

　　一個臉帶嬌羞，乃是苗若蘭，另一個虯髯戟張、眼露殺氣，卻是雪山飛狐胡斐。

　　寶樹“啊”的一聲，右手一揚，一串鐵念珠激飛而出。

　　念珠初擲出似是一串，其實串著鐵珠的絲線早被他捏斷，數十顆鐵珠忽然上下左右，分打胡苗二人的要害。

　　這是他苦練十餘年的絕技，恃以保身救命，臨敵之時從未用過，此時陡逢大敵，事勢緊迫，立施殺手。

　　胡斐一聲冷笑，踏上一步，擋在苗若蘭身前。

　　寶樹見他并無特异功夫擋避，心下大喜，暗道：“原來你裝模作樣，功夫也不過爾爾，這番可要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了”。

　　正自得意，但見胡斐雙手衣袖倏地揮出，已將數十顆來勢奇急的鐵念珠盡行卷住，衣袖振處，嗒嗒急響，如落冰雹，鐵念珠都飛向冰壁，只打得碎冰四濺。

　　寶數一見之下，不由得心膽俱裂，急忙倒躍，退在曹云奇身後，生怕胡斐跟著上前，大叫一聲：“不好了！”雙手抓住曹云奇背心，提起他一個魁偉長大的身子，就往火堆中擲將過去。

　　他本意將火堆壓滅，好教胡斐瞧不見自己，那知道火堆剛得他添了乾柴，燒得正旺。

　　曹云奇跌在火中，衣服著火，洞中更是明亮。

　　胡斐見寶樹一上來就向自己和苗若蘭猛施毒手，想起平阿四適才所言，這和尚卑鄙貪財，害了自己父母性命，心中怒火大熾，立時也如那火堆一般燒了起來，一彎腰抄起了一把珠寶，托在左手掌心，右手食指不住彈動。

　　但見珍珠、珊瑚、碧玉、瑪瑙、翡翠、寶石、貓兒眼、祖母綠、各種各樣的珍物，如雨點般往寶樹身上飛去。

　　每一塊寶物射到，都打得他劇痛難當。

　　寶樹縱高竄低，竭力閃避，但胡斐手指彈出，珍寶飛到，准頭竟是不偏半點，洞中人數不少，這些珠寶卻始終不碰到別人身上。

　　劉元鶴、陶百歲等見此情景，個個貼身冰壁，一動也不敢動。

　　寶樹初時還東西奔躍，後來足踝上連中了兩塊碧玉，竟自倒地，再也站不起來，高聲號叫，在地下滾來滾去。

　　他先前只愁珍寶不多，此時卻但愿珍寶越少越好。

　　胡斐越彈手勁越重，有意避開寶樹的要害，要讓他多吃些苦頭。

　　眾人縮在洞角，凝神觀看，個個嚇得心驚肉跳，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苗若蘭聽寶樹叫得凄慘，心中不忍，低聲道：“這人确是很壞，但也夠他受的了。

　　饒了他吧！”胡斐生平除惡務盡，何況這人正是殺父害母的大仇人，但一聽苗若蘭之言，突然覺得自己正處于極大幸福之中，對這世上最大的惡人，憎恨之心也登時淡了許多，當即左手一擲，掌中餘下的十餘件珍寶激飛而出，叮叮當當一陣響，盡數嵌在冰壁之中。

　　眾人盡皆駭然，暗道：“這些珍寶若要寶樹受用，單只一件就要了他的性命”。

　　胡斐橫眉怒目，自左至右逐一望過去，眼光射到誰的臉上，誰就不自禁的低下頭去，不敢與他目光相接。

　　洞中寂靜無聲。

　　寶樹身上雖痛，卻也不敢發出半聲呻吟。

　　隔了良久，胡斐喝道：“各位如此貪愛珍寶，就留在這里陪伴寶藏吧！”說著攜了苗若蘭的手，轉身便出。

　　眾人萬料不到他舉然肯這麼輕易罷手，個個喜出望外，但聽他二人腳步聲在隧道中逐漸遠去，各人齊聲低呼，俯身又去撿拾珠寶。

　　胡斐和苗若蘭來到兩塊圓岩之外。

　　胡斐道：“我們在這里等上一會，瞧他們出不出來。

　　那一個貪念稍輕，自行出來，就饒了他的性命”。

　　洞內各人雙手亂扒，拼命的執拾珠寶，只恨爹娘當時少生了自己兩三只手。

　　過了良久，突然隧道中傳來一陣郁悶的軋軋之聲，眾人初尚不解，轉念之間，個個驚得臉如土色，齊叫：“啊喲，不好啦！”“他堵死了咱們出路”。

　　“快跟他拼了”。

　　眾人情急之下，爭先恐後的擁出，奔到圓岩之後，果見那塊巨岩已被胡斐推回原處，牢牢的堵住了洞門。

　　洞門甚窄，在外尚有著力之處，內面卻只容得一人站立，岩面光滑，無所拉扯，這麼一堵上，過不多時，融化了的冰水重行凍結，若非外面有人來救，洞內諸人萬萬不能出來。

　　苗若蘭心中不忍，道：“你要他們都死在里面麼？”胡斐道：“你說，里面那一\*鍪嗆萌耍𦲁牡盟䌫蠲蕋俊姑縟衾繼玖絲諂媑𡈼潰骸剛饈郎銑謌說𨺲瑬湍悖𦶦也恢𠊠闌褂興㫞欽嬲𧪽暮萌恕\*

　　可是，你總不能把天下的壞人都殺了啊”。

　　胡斐一怔，道：“我那算得是好人？”苗若蘭抬頭望著他，說道：“我知道你是好的。

　　我沒見你面的時候就知道啦！大哥，你可知在甚麼時候，我這顆心就以交了給你？”這是她第一次出口叫他“大哥”，可是這一聲叫得那麼自然流暢，隨隨便便得脫口而出，卻似已經叫了一輩子一般。

　　胡斐再也抑制不住，張臂抱住了她。

　　苗若蘭伸手還抱，倚在他的懷中。

　　兩人摟抱在一起，但愿這一刻無窮無盡。兩人這樣抱著，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洞口傳進來幾下腳步之聲。

　　胡斐心道：“不好！我堵死別人，別要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令友別人來堵死了我們”。

　　手臂摟著苗若蘭不放，急步搶出洞去。

　　月光之下，但見雪地里有兩人在發力奔跑，顯然便是雪峰上與自己動過手的武林豪客。

　　胡斐笑道：“你爹爹把那些家伙都趕跑啦”。

　　彎腰在地下抓起一把雪，手指用勁，這把雪立時團得堅如鐵石。

　　他手臂一揮，雪團直飛過去，擊中前面一人後腰。

　　那人一交俯跌，再也站不起來。

　　後面一人吃了一驚，回過頭來，一個雪團飛到，正中胸口，立時仰天摔倒。

　　兩人跌法不同，卻是同樣的再不站起。

　　胡斐哈哈一笑，忽然柔聲道：“你甚麼時候把心交給了我？我想一定沒我早。

　　我第一眼瞧你，我……我就管不住自己了”。

　　苗若蘭輕聲道：“十年之前，那時候我還只七歲，我聽爹爹說你爹媽之事，心中就盡想著你。

　　我對自己說，若是那個可怜的孩子活在世上，我在照顧他一生一世，要教他快快活活，忘了小時候別人怎樣欺侮他、虧待他”。

　　胡斐心下感激，不知說甚麼才好，只是緊緊的將她摟在懷里，眼光從她肩上望去，忽見雪峰上幾個黑影，正緣著繩索往下急溜。

　　胡斐叫道：“咱們幫你爹爹截住這些歹人”。

　　說著足底加勁，抱著苗若蘭急奔，片刻間已到了雪峰之下。

　　這時兩名豪客已踏到峰下實地，上有幾名正急速下溜。

　　胡斐放下苗若蘭，雙手各握一個雪團，雙臂齊揚，峰下兩名豪客應聲倒地。

　　胡斐正要再擲雪團，投擊尚未著地之人，忽聽半山間有人朗聲說道：“是我放人走路，旁人不必攔阻”。

　　這兩句話一個字一個字的從半山里飄將下來，洪亮清朗，正是苗人鳳的說話。

　　苗若蘭喜叫：“爹爹！”胡斐聽這聲音尚在百丈之外，但語音遙傳，若對其面，金面佛內力之深，卻是已所莫及，不禁大為欽佩，雙手一振，扣在掌中的雪團雙雙飛出，又中躺伏在地的兩名豪客身上，不過上次是打穴，這次卻是解穴。

　　那二人蠕動了幾下，撐持起來，發足狂奔而去。

　　但聽半空中苗人鳳叫道：“果然好俊功夫，就可惜不學好”。

　　這十二字評語，一字近似一字，只見他又瘦又長的人形緣索直下，“好”字一脫口，人已站在胡斐身前。

　　兩人互相對視，均不說話。

　　但聽四下里乞乞擦擦，盡是踏雪之聲，這次上峰的好手中留得性命的，都四散走了。

　　月光下只見一人一跛一拐的走近，正是杜希孟杜莊主。

　　他將一個尺來長的包裹遞給胡斐，顫聲道：“這是你媽的遺物，里面一件不少，你收著吧”。

　　胡斐接在手中，似有一股熱氣從包裹傳到心中，全身不禁發抖。

　　苗人鳳見杜希孟的背影在雪地里蹣跚遠去，心想此人文武全才，結交遍于天下，也算得是個人傑，與自己二十餘年的交情，只因一念之差，落得身敗名裂，實是可惜。

　　他不知杜希孟與胡斐之母有中表之親，更不知胡斐就是二十多年來自己念念不忘的孤兒，當下緩緩轉過頭來，只見女兒身披男人袍服，怯生生的站在雪中，心想眼前此人雖然救了自己性命，卻玷污了女兒清白，念及亡妻失節之事，恨不得殺盡天下輕薄無行之徒，一時胸口如要迸裂，低沈著聲音道：“跟我來！”說著轉身大踏步便走。

　　苗若蘭叫道：“爹，是他……”苗人奉沈默寡言，素來不喜多說一個字，也不喜多聽一個字，此時盛怒之下，更不讓女兒多說。

　　他見胡斐伸手去拉女兒，喝道：“好大膽！”閃身欺近，左手倏地伸出，破蒲扇\*話愕氖終埔呀亷𦲸匙蟊畚兆。姙檔潰骸咐級𨮏懍粼謖舛𤇢𦶦液駝餿擻屑婦浠八怠埂\*

　　說著向右側一座山峰一指。

　　那山峰雖遠不如玉筆峰那麼高聳入云，但險峻巍峨，殊不少遜。

　　他放開胡斐手臂，向那山峰急奔過去。

　　胡斐道：“蘭妹，你爹既這般說，我就過去一會兒，你在這里等著”。

　　苗若蘭道：“你答應我一件事”。

　　胡斐道：“別說一件，就是千件萬件，也全憑你吩咐”。

　　苗若蘭道：“我爹若要你娶我……”最後兩字聲若蚊鳴，幾不得聞，低下了頭，羞不可抑。

　　胡斐將適才從杜希孟手里接來的包裹交在她手里，柔聲道：“你放心。

　　我將我媽的遺物交于你手。

　　天下再沒一件文定之物，能有如此隆重的”。

　　苗若蘭接過包裹，身子不自禁的微微顫動，低聲道：“我自然信得過你。

　　只是我知道爹爹脾氣，若是他惱了你，甚至罵你打你，你都瞧在我臉上，便讓了他這一回”。

　　胡斐笑道：“好，我答應你”。

　　遠遠望去，只見苗人鳳的人影在白雪山石間倏忽出沒，正自極迅捷的向山峰奔上，當下輕輕的在苗若蘭的臉頰上親了一親，提氣向苗人鳳身後跟去。

　　他順著雪地里的足跡，一路上山，轉了幾個彎，但覺山道愈來愈險，當下絲毫不敢大意，只怕一個失足，摔得粉身碎骨。

　　奔到後來，山壁間全是凝冰積雪，滑溜异常，竟難有下足之處，心道：“苗大俠故意選此險道，必是考較我的武功來著”。

　　于是展開輕功，全力施為，山道越險，他竟奔得越快。

　　又轉過一個彎，忽見一條瘦長的人影站在山壁旁一塊凸出的石上，身形襯著深藍色的天空，猶似一株枯槁得老樹，正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

　　胡斐一怔，急忙停步，雙足使出“千斤墜”功夫，將身子牢牢定住峭壁之旁。

　　苗人鳳低沈著嗓子說道：“好，你有種跟來。

　　上吧！”他背向月光，臉上陰沈沈的瞧不清楚神色。

　　胡斐喘了口氣，面對著這個自己生平想過幾千幾萬遍之人，一時之間竟爾沒了主意：“他是我殺父仇人，可是他又是若蘭的父親”。

　　“他害得我一生孤苦，但聽平四叔說，他豪俠仗義，始終沒對不起我的爹媽”。

　　“他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武功藝業，舉世無雙，但我偏不信服，倒要試試是他強呢還是我強？”“他苗家與我胡家累世為仇，百餘年來相斫不休，然而他不傳女兒武功，是不是真的要將這場世仇至他而解？”“適才我救了他的性命，可是他眼見我與若蘭同床共被，認定我對他女兒輕薄無禮，不知能否相諒？”苗人鳳見胡斐神情粗豪，虯髯戟張，依稀是當年胡一刀的模樣，不由得心中一動，但隨即想起，胡一刀之子早已為人所害，投在滄州河中，此人容貌相似，只是偶然巧合，想起他欺辱自己的獨生愛女，怒火上沖，左掌一揚，右拳呼的一聲，沖拳直出，猛往胡斐胸口擊去。

　　胡斐與他相距不過數尺，見他揮拳打來，勢道威猛無比，只得出掌擋架。

　　兩人拳掌相交，身子都是一震。

　　苗人鳳自那年與胡一刀比武以來，二十餘年來從未遇到敵手，此時自己一拳被胡斐化解，但覺對方掌法精妙，內力深厚，不禁敵愾之心大增，運掌成風，連進三招。

　　胡斐一一拆開，到第三招上，苗人鳳掌力極猛，他雖急閃避開，但身子連幌幾幌，險險墜下峰去，心道：“若再相讓，非給他逼得摔死不可”。

　　眼見苗人鳳左足飛起，急向自己小腹踢到，當即右拳左掌，齊向對方面門拍擊，這一招攻敵之不得不救，是拆解他左足一踢的高招。

　　胡斐這一招用的雖是重手，究竟未出全力。

　　但高手比武，半點容讓不得，苗人鳳伸臂相格，使的卻是十成力。

　　四臂相交，咯咯兩響，胡斐只覺胸口隱隱發痛，急忙運氣相抵。

　　豈知苗人鳳的拳法剛猛無比，一占上風，拳勢愈來愈強，再不容敵人有喘息之機。

　　若在平地，胡斐原可跳出圈子，逃開數步，避了他掌風的籠罩，然後反身再斗，但在這懸崖峭壁之處，實是無比可退，只得咬緊牙關，使出“春蚕掌法”，密密護住全身各處要害。

　　這“春蚕掌法”招招全是守勢，出手奇短，抬手踢足，全不出半尺之外，但招數綿密無比，周身始終不露半點破綻。

　　這路掌法原本用于遭人圍攻而大處劣勢之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雖守得緊密，确有一個極大不好處，一開頭即是“立于不胜之地”，名目叫做“春蚕掌法”，\*肥親骷胱愿浚㕡荒芊椿鰨㕡宦鄣腥蘇惺賖新凍鋈綰沃卮篤普潰𦲁舴歉謀湔品□𦹅濫芽說兄剖□\*

　　苗人鳳一招緊似一招，眼見對方情勢惡劣，但不論自己如何強攻猛擊，胡斐必有方法解救，只是他但守不攻，自己卻無危險，當下不顧防御，十分力氣全用在攻堅破敵之上。

　　斗到酣處，苗人鳳一拳打出，胡斐一避，那拳打在山壁之上，冰凌飛濺，一小塊射上了他左眼。

　　眼皮極是柔軟，這一下又是出乎意料之外，難以防備，胡斐但覺眼上劇痛，雖不敢伸手去揉，拳腳上總是一緩。

　　苗人鳳乘勢搶進，靠身山壁，已將胡斐逼在外檔。

　　此時強弱优劣之勢已判，胡斐半身凌空，只要足底微出，身子稍有不穩，立時掉下山谷，苗人鳳卻是背心向著山壁，招招逼迫對手硬接應架。

　　胡斐極是機伶，卻也偏不上這個當，出手柔韌滑溜，盡力化解來勢，決不正面相接。

　　兩人武功本在仲伯之間，平手相斗，胡斐已未必能胜，現下加上許多不利之處，如何能夠持久？又斗數招，苗人鳳忽地躍起，連踢三腳。

　　胡斐急閃相避，但見對手第三腳踢過，雙掌齊出，直擊自己胸口。

　　這兩掌難以化解，自己站立之處又是無可避讓，只得也是雙掌拍出，硬接來招。

　　四掌相交，苗人鳳大喝一聲，勁力直透掌心。

　　胡斐身子一幌，急忙運勁反擊。

　　兩人都將畢生功力運到了掌上，這是硬碰硬的比拼，半點取巧不得。

　　兩人氣凝丹田，四目互視，竟是僵住了再也不動。

　　苗人鳳見他武功了得，不由得暗暗驚心：“近年來少在江湖上走動，竟不知武林中出了這等厲害人物！”雙腿稍彎，背脊已靠上山壁，一收一吐，先江胡斐的掌力引將過來，然後藉著山壁之力，猛推出去，喝道：“下去！”這一推本就力道強勁無比，再加上借了山壁的反激，更是難以抵擋，胡斐身子連幌，左足已然凌空。

　　但他下盤之穩，實是非同小可，右足在山崖邊牢牢定住，宛似鐵鑄一般。

　　苗人鳳連催三次勁，也只能推得他上身幌動，卻不能使他右足移動半分。

　　苗人鳳暗暗驚佩：“如此功夫，也可算得是曠世少有，只可惜走上了邪路。

　　他年歲尚輕，今日若不殺他，日後遇上，未必再是他敵手。

　　他恃強為惡，世上有誰能制？“想到此處，突然間左足一登，一招“破碑腳”，猛往胡斐右膝上踹去。

　　胡斐全靠單足支持，眼見他一腳踹到，無可閃避，歎道：“罷了，罷了，我今日終究命喪他手”。

　　危難中死中求生，右足一登，身子斗然拔起丈餘，一個鷂子翻身，凌空下擊。

　　苗人鳳道：“好！”肩頭一擺，撞了出去。

　　胡斐雙拳打中了他肩頭，卻被他巨力一撞，跌出懸崖，向下直墜。

　　胡斐慘然一笑，一個念頭如電光般在心中一閃：“我自幼孤苦，可是臨死之時得蒙蘭妹傾心，也自不枉了這一生”。

　　突然臂上一緊，下墜之勢登時止住，原來苗人鳳已抓住他手臂，將他拉了上來，喝道：“你曾救我性命，現下饒你相報。

　　一命換一命，誰也不虧負了誰。

　　來，咱們重新打過”。

　　說著站在一旁，與胡斐并排而立，不再占倚壁之利。

　　胡斐死里逃生，已無斗志，拱手說道：“晚輩不是苗大俠敵手，何必再比？苗大俠要如何處置，晚輩聽憑吩咐就是”。

　　苗人鳳皺眉道：“你上手有意相讓，難道我就不知？你欺苗人鳳年老力衰，不是你對手麼？”胡斐道：“晚輩不敢”。

　　苗人鳳喝道：“出手！”胡斐要解釋與苗若蘭同床共衾，實是出于意外，決非存心輕薄，說道：“在那廂房之中……”苗人鳳聽他提及“廂房”二字，怒火大熾，劈面就是一掌。

　　胡斐只得接住，經過了適才之事，知道只要微一退讓，立時又給他掌力罩住，只得全力施為。

　　兩人各展平生絕藝，在山崖邊拳來腳往，斗智斗力，斗拳法，斗內功，拆了三百餘招，竟是難分胜敗。

　　苗人鳳愈斗心下愈疑，不住想到當年在滄州與胡一刀比武之事，忽地向後躍開兩步，叫道：“且住！你可識得胡一刀麼？”胡斐聽他提到亡父之名，悲憤交集，咬牙道：“胡大俠乃前輩英雄，不幸為奸人所害。

　　我若有福氣能得他教誨幾句，立時死了，也所甘心”。

　　苗人鳳心道：“是了，胡一刀去世已二十七年。

　　眼前此人也不過二十多歲，焉能相識？他這幾句話說得甚好，若不是他欺辱蘭兒，單憑這幾句話，我就交了他這個朋友”。

　　順手在山邊折下兩根堅硬的樹枝，掂了一掂，重量相若，將一根拋給胡斐，說道：“咱們拳腳難分高下，兵刃上再決生死”。

　　說著樹枝一探，左手捏了劍訣，樹枝走偏鋒刺出，使的正是天下無雙、武林絕藝的“苗家劍法”。

　　雖是一根小小樹枝，但刺出時勢夾勁風，又狠又准，要是給尖梢刺上了，實也與中劍無异。

　　胡斐見來勢厲害，那敢有絲毫怠忽，樹枝一擺，向上橫格，這一格剛中帶柔，卻是名家手法。

　　苗人鳳一怔，心道：“怎麼他武功與胡一刀這般相似？”但高手相斗，刀劍一交，後著綿綿而至，決不容他有絲毫遲疑的餘裕，但見胡斐樹刀格過，跟著提手上撩，苗人鳳揮樹劍反削，教他不得不回刀相救。

　　這一番惡斗，胡斐一生從未遇過。

　　他武功全是憑著父親傳下遺書修習而成，招數雖然精妙，實戰經驗畢竟欠缺，功力火候因年歲所限，亦未臻上乘，好在年輕力壯，精力遠過對方，是以數十招中打得難解難分。

　　兩人迭遇險招，但均在極危急下以巧妙招數拆開。

　　胡斐奮力拆斗，心中佩服：“金面佛苗大俠果然名不虛傳，若他年輕二十歲，我早已敗了。

　　難怪當年他和我爹爹能打成平手，當真英雄了得”。

　　兩人均知要憑招數上胜得對方，極是不易，但只須自己背脊一靠上山壁，占了地利，這一場比拼就是胜了。

　　因此都是竭力要將對方逼向外圍，爭奪靠近山壁的地勢。

　　但兩人招招扣得緊密，只要向內緣踏進半步，立時便受對方刀劍之傷。

　　斗到酣處，苗人鳳使一招“黃龍轉身吐須勢”疾刺對方胸口，眼見他無處閃避，而樹刀砍在外檔，更是不及回救。

　　胡斐吃了一驚，忙伸手在他樹枝上橫撥，右手一招“伏虎式”劈出。

　　苗人鳳叫了一聲：“好！”樹劍一抖。

　　胡斐左手手指劇痛，急忙撒手。

　　苗人鳳踏上半步，正要刺出一招“上步摘星式”，那知崖邊堅壁給二人踏得久了，竟漸漸松裂融化，他劍勢向前，全身重量盡在後邊的左足之上，只聽喀喇一響，一塊岩石帶著冰雪，墜入下面深谷。

　　苗人鳳腳底一空，身不由主的向下跌落，胡斐大驚，忙伸手去拉。

　　只是苗人鳳一墜之勢著實不輕，雖然拉住了他袖子，可是一帶之下，連自己也跌出崖邊。

　　二人不約而同的齊在空中轉身，貼向山壁，施展“壁虎游牆功”，要爬回山崖。

　　但那山壁上全是冰雪，滑溜無比，那“壁虎游牆功”竟然施展不出，莫說是人，就當真壁虎到此，只怕也游不上去。

　　可是上去雖然不能，下墜之勢卻也緩了。

　　二人慢慢溜下，眼見再溜十餘丈，是一塊向外凸出的懸岩，如不能在這岩上停住，那非跌個粉身碎骨不可。

　　念頭剛轉得一轉，身子已落在岩上。

　　二人武功相若，心中所想也是一模一樣，當下齊使“千斤墜”功夫，牢牢定住腳步。

　　岩面光圓，積了冰雪更是滑溜無比，二人武功高強，一落上岩面立時定身，竟沒滑動半步。

　　只聽格格輕響，那數萬斤重的巨岩卻搖晃了幾下。

　　原來這塊巨岩橫架山腰，年深月久，岩下砂石漸漸脫落，本就隨時都能掉下谷中，現下加上了二人重量，砂石夾冰紛紛下墜，巨岩越幌越是厲害。

　　那兩根樹枝隨人一齊跌在岩上。

　　苗人鳳見情勢危急异常，左掌拍出，右手已拾起一根樹枝，隨即“上步云邊摘月”，挺劍斜刺。

　　胡斐頭一低，彎腰避劍，也已拾起樹枝，還了一招“拜佛聽經”。

　　兩人這時使的全是進手招數，招招狠極險極，但聽得格格之聲越來越響，腳步難以站穩。

　　兩人均想：“只有將對方逼將下去，減輕岩上重量，這巨岩不致立時下墜，自己才有活命之望”。

　　其時生死決于瞬息，手下更不容情。

　　片刻間交手十餘招，苗人鳳見對方所使的刀法與胡一刀當年一模一樣，疑心大盛，只是形格勢禁，實無餘暇相詢，一招“返腕翼德闖帳”削出，接著就要使出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

　　這一招劍掌齊施，要逼得對方非跌下岩去不可，只是他自幼習慣使然，出招之前不禁背脊微微一聳。

　　其時月明如洗，長空一碧，月光將山壁映得一片光亮。

　　那山壁上全是晶光的凝冰，猶似鏡子一般，將苗人鳳背心反照出來。

　　胡斐看得明白，登時想起平阿四所說自己父親當年與他比武的情狀，那時母親在他背後咳嗽示意，此刻他身後放了一面明鏡，不須旁人相助，已知他下一步非出此招不可，當下一招“八方藏刀式”，搶了先著。

　　苗人鳳這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只出得半招，全身已被胡斐樹刀罩住。

　　他此時再無疑心，知道眼前此人必與胡一刀有極深的淵源，歎道：“報應，報應！”閉目待死。胡斐舉起樹刀，一招就能將他劈下岩去，但想起曾答應過苗若蘭，決不能傷她父親。

　　然而若不劈他，容他將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使全了，自己非死不可，難道為了相饒對方，竟白白送了自己性命麼？霎時之間，他心中轉過了千百個念頭：這人曾害死自己父母，教自己一生孤苦，可是他豪氣干云，是個大大的英雄豪傑，又是自己意中人的生父，按理這一刀不該劈將下去；但若不劈，自己決無活命之望，自己甫當壯年，豈肯便死？倘若殺了他吧，回頭怎能有臉去見苗若蘭？要是終生避開她不再相見，這一生活在世上，心中痛苦，生不如死。

　　那時胡斐萬分為難，實不知這一刀該當劈是不劈。

　　他不愿傷了對方，卻又不愿賠上自己性命。

　　他若不是俠烈重意之士，這一刀自然劈了下去，更無躊躇。

　　但一個人再慷慨豪邁，卻也不能輕易把自己性命送了。

　　當此之際，要下這決斷實是千難萬難……苗若蘭站在雪地之中，良久良久，不見二人歸來，當下緩緩打開胡斐交給她的包裹。

　　只見包裹是幾件嬰兒衣衫，一雙嬰兒鞋子，還有一塊黃布包袱，月光下看得明白，包上繡著“打遍天下無敵手”七個黑字，正是她父親當年給胡斐裹在身上的。

　　她站在雪地之中，月光之下，望著那嬰兒的小衣小鞋，心中柔情萬種，不禁痴了。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歸來和她相會，他這一刀到底劈下去還是不劈？

　　　　　　　　　　　　　　 ～～全文完～～

# 飛狐外傳

## 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

　　“胡一刀，曲池，天樞！”

　　“苗人鳳，地倉，合谷！”

　　一個嘶啞的嗓子低沉地叫著。叫聲中充滿著怨毒和憤怒，語聲從牙齒縫中迸出來，似是千年萬年、永恒的咒詛，每一個字音上涂著血和仇恨。

　　突突突突四聲響，四道金光閃動，四枝金鏢連珠發出，射向兩塊木牌。

　　每塊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繪著一個全身人形，一塊上繪的是個濃髯粗豪的大漢，旁注“胡一刀”三字；另一塊上繪的是個瘦長漢子，旁注“苗人鳳”三字，人形上書明人體周身穴道。木牌下面接有一柄，兩個身手矯捷的壯漢各持一牌，在練武廳中滿廳游走。

　　大廳東北角一張椅子中坐著一個五十來歲的白發婆婆，口中喊著胡一刀或苗人鳳穴道的名稱。一個二十來歲的英俊少年勁裝結束，鏢囊中帶著十幾枝金鏢，聽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稱，右手一揚，就是一道金光射出，釘向木牌。兩個持牌壯漢頭戴鋼絲罩子，上身穿了厚棉襖再罩牛皮背心，唯恐少年失了准頭，金鏢招呼到他們身上。兩人竄高伏低，搖擺木牌，要讓他不易打中。

　　大廳外的窗口，伏著一個少女、一個青年漢子。兩人在窗紙上挖破了兩個小孔，各用右眼湊著向里偷窺。兩人見那少年身手不凡，發鏢甚准，不由得互相對望了一眼，臉上都露出訝异的神色。

　　天空黑沉沉的堆滿了烏云。大雨傾盆而下，夾著一陣陣的電閃雷轟，勢道嚇人。黃豆大的雨點打在地下，直濺到窗外兩個少年男女的身上。

　　他們都身披油布雨衣，對廳上的事很感好奇，又再湊眼到窗洞上去看時，只聽得那婆婆說道：“准頭還可將就，就是沒勁兒，今日就練到這里。”說著慢慢站起身來。

　　少女拉了那漢子一把，急忙轉身，向外院走去。那漢子低聲道：“這是什麼玩意見？”那少女道：“什麼玩意兒？自然是練鏢了。這人的准頭算是很不錯的了。”那漢子道：“難道練鏢我也不懂？可是木牌上干嗎寫了什麼胡一刀、苗人鳳？”那少女道：“這就有點邪門。你不懂，我怎麼就懂了？咱們問爹爹去。”

　　這少女十八九歲年紀，一張圓圓的鵝蛋臉，眼珠子黑漆漆的，兩頰暈紅，周身透著一股青春活潑的氣息。那漢子濃眉大眼，比那少女大著六七歲，神情粗豪，臉上生滿紫色小瘡，相貌雖然有點丑陋，但步履輕健，精神飽滿，卻也英氣勃勃。

　　兩人穿過院子，雨越下越大，潑得兩人臉上都是水珠。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臉上水滴，紅紅白白的臉經水一洗，更是顯得嬌嫩。那漢子呆呆地望著她，不由得呆了。少女側過頭來，故意歪了雨笠，讓竹笠上的雨水都流入了他衣領。那漢子看得出了神，竟自不覺。那少女噗哧一笑，輕輕叫了聲：“傻瓜！”走進花廳。

　　廳中東首生了好大一堆火，二十多個人團團圍著，在火旁烘烤給雨淋濕了的衣物。這群人身穿玄色或藍色短衣，有的身上帶著兵刃，是一群鏢客、趟子手和腳夫。廳上站著三個武官打扮的漢子。這三人剛進來避雨，正在解去濕衣，斗然見到這明艷照人的少女，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

　　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間，把一個精乾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將適才在後廳見到的事悄聲說了。那老人約莫五十來歲，精神健旺，頭上微見花白，身高不過五尺，但目光炯炯，凜然有威。他聽了那少女的話，眉頭一皺，低聲呵責道：“又去惹事生非！若是讓人家知覺了，豈不是自討沒趣？”那少女伸伸舌頭，笑道：“爹，這趟陪你老人家出來走鏢，這可是第十八回挨罵啦。”那老人道：“我教你練功夫時，旁人來偷瞧，那怎麼啦？”

　　那少女本來嬉皮笑臉，聽父親說了這句話，不禁心頭一沉。她想起去年有人悄悄在場外偷瞧她父親演武，父親明明知道，卻不說破，在試發袖箭之時，突然一箭，將那人打瞎了一只眼睛。總算他手下容情，勁道沒使足，否則袖箭穿腦而過，那里還有命在？父親後來說，偷師竊藝，乃是武林中的大忌，比偷竊財物更為人痛恨百倍。

　　那少女一想，倒有些後悔，適才不該偷看旁人練武，但姑娘的脾氣要強好胜，嘴上不肯服輸，說道：“爹，那人的鏢法也平常得緊，保管沒人偷學了。”老者臉一沉，斥道：“你這丫頭，怎麼開口就說旁人的玩意兒不成？”那少女一笑，道：“誰叫我是百胜神拳馬老鏢頭的女兒呢？”

　　三個武官烤火，不時斜眼瞟向那美貌少女，只是他父女倆話聲很低，聽不到說些什麼。那少女最後一句話說得大聲了，一個武官聽到“百胜神拳馬老鏢頭的女兒”幾個字，瞧雎這短小瘦削、骨頭沒幾兩重的干癟老頭，又橫著眼一掃插在廳口那枝黃底黑絲線繡著一匹插翅飛馬的鏢旗，鼻中哼了一聲，心想：“百胜神拳？吹得好大的氣兒！”

　　原來這老者姓馬，名行空，江湖上外號叫作“百胜神拳”。那少女是他的獨生愛女馬春花。這名字透著有些兒俗氣，可是江湖上的武人，也只能給姑娘取個什麼春啊花啊的名字。跟她一起偷看人家練鏢的漢子姓徐，單名一個錚字，是馬行空的徒弟。

　　徐錚蹲在火堆旁烤火，見那武官不住用眼瞟著師妹，不由得心頭有氣，向他怒目瞪了一眼。那武官剛好回過頭來，與他目光登時就對上了，心想你這小子橫眉怒目干麼，也是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徐錚本就是霹靂火爆的脾氣，眼見對方無禮，當下虎起了臉，目不轉睛地瞪著那武官。

　　那武官約莫三十來歲，身高膀寬，一臉精悍之色。他哈哈一笑，向左邊的同伴道：“你瞧這小子斗雞兒似的，是你偷了他婆娘還是怎地？”那兩個武官對著徐錚哈哈大笑。

　　徐錚大怒，霍地站起來，喝道：“你說什麼？”那武官笑吟吟地道：“我說，小子唉，我說錯啦，我跟你賠不是。”徐錚性子直，聽到人家賠不是，也就算了，正要坐下，那人笑道：“我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准是偷了你妹子。”

　　徐錚一躍而起，便要扑上去動手，馬行空喝道：“錚兒，坐下。”徐錚一愕，臉孔脹得通紅，道：“師父，你……你沒聽見？”馬行空淡淡地道：“人家官老爺們，愛說幾句笑話兒，又干你什麼事了？”徐錚對師父的話向來半句不敢違拗，狠狠瞪著那個武官，卻慢慢坐了下來。那三個武官又是一陣大笑，更是肆無忌憚地瞧著馬春花，目光中盡是淫邪之意。

　　馬春花見這三人無禮，要待發作，卻知爹爹素來不肯得罪官府，尋思怎生想個法兒，跟這三個臭官兒打一場架。突然雷光一閃，照得滿廳光亮，接著一個焦雷，震得各人耳朵嗡嗡發響，這霹靂便像是打在這廳上一般。天上就似開了缺口，雨水大片大片地潑將下來。

　　雨聲中只聽得門口一人說道：“這雨實在大得很了，只得借光在寶莊避一避。”莊上一名男仆說道：“廳上有火，大爺請進吧。”

　　廳門推開，進來了一男一女，男的長身玉立，氣宇軒昂，背上負著一個包裹，三十七八歲年紀。女的約莫二十二三歲，膚光胜雪，眉目如畫，竟是一個絕色麗人。馬春花本來算得是個美女，但這麗人一到，立時就比了下去。兩人沒穿雨衣，那少婦身上披著男子的外衣，已然全身盡濕。那男子攜著少婦的手，兩人神態親密，似是一對新婚夫婦。那男子找了一捆麥杆，在地下舖平了，扶著少婦坐下，顯得十分的溫柔體貼。這二人衣飾都很華貴，少婦頭上插著一枝鑲珠的黃金鳳頭釵，看那珍珠幾有小指頭大小，光滑渾圓，甚是珍貴。馬行空心中暗暗納罕：“這一帶道上甚不太平，強徒出沒，這一對夫婦非富即貴為何不帶一名侍從，兩個兒孤孤單單地趕道？”饒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卻也猜不透這二人的來路。

　　馬春花見那少婦神情委頓，雙目紅腫，自是途中遇上大雨，十分辛苦，這般穿了濕衣烤火，濕氣逼到體內，非生一場大病不可，當下打開衣箱，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走近去低聲說道：“娘子，我這套粗布衣服，你換一換，待你烘干衣衫，再換回吧。”那少婦好生感激，向她一笑，站起身來，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詢問。那男子點點頭，也向馬春花一笑示謝。那少婦拉了馬春花的手，兩個女子到後廳去借房換衣。

　　三個武官互相一望，臉上現出特异神色，心中都在想像那少婦換衣之時，定然美不可言。適才和徐錚斗口的那個武官最是大膽，低聲道：“我瞧瞧去。”另一個笑道：“老何，別胡鬧。”那姓何的武官眨眨眼睛，站起身來，跨出幾步，一轉念，從地下拾起腰刀，挂在身上。

　　徐錚受了他的羞辱．心中一直氣憤，見他走向後院，轉頭向師父望了一眼，只見馬行空閉著眼睛在養神，又見戚楊兩位鏢頭、五個趟子手和十多名腳夫守在鏢車之旁，嚴行戒備，決不致出了亂子，于是跟隨在那武官身後。

　　那武官聽到背後腳步響，轉過頭來，見是徐錚，咧嘴一笑道：“小子，你好！”徐錚道：“臭官兒，你好。”那武官笑道：“想挨揍，是不是？”徐錚道：“是啊。我師父不許打你。咱們悄悄地打一架，好不好？”那武官自恃武藝了得，沒將這楞小子瞧在眼里，只是見他鏢行人多，己方只有三人，若是群毆，定要吃虧，這楞小子要悄悄打架，那是再好也沒有，便笑著點頭道：“好啊，咱們走得遠些。若給你師父聽見了，這架就打不成。”

　　兩人穿過天井，要尋個沒人的所在動手，忽見回廊上轉出一個人來。那人身穿綢袍，眉清目秀，正是適才練鏢的少年。徐錚心中一動：“借他的武廳打架最好不過。”于是上前一抱拳，說道：“兄長請了。”那少年還了一揖，說道：“達官有何吩咐？”徐錚指著武官道：“在下跟這個總爺有點小過節，想借兄長的練武廳一用。”那少年好生奇怪，心道：“你怎知我家有練武廳？”但學武之人，聽到旁人要比武打架，可比什麼都歡喜，當即答道：“好極，好極！”當下領了二人走進練武廳。

　　這時老婆婆和莊丁等都已散去，練武廳上更無旁人。那武官見四壁軍器架上刀槍劍戟一應俱全，此外沙包、箭靶、石鎖、石鼓放得滿地，西首地下還安著七十二根梅花樁，暗暗點頭，心想：“原來這一家人會武，只怕功夫還不錯。”于是向那少年一抱拳，說道：“在下來貴莊避雨，還沒請教主人高姓大名。”那少年忙即還禮，說道：“小人姓商，名寶震。兩位高姓大名？”徐錚搶著道：“我叫徐錚，我師父是飛馬鏢局總鏢頭，百胜神拳馬行空。”說著向武官瞪了一眼，心道：“你聽了我師父的名頭，可知道厲害了嗎？”

　　商寶震拱手道：“久仰，久仰。請教這一位。”那武官道：“在下是御前侍衛何思豪。”商寶震道：“原來是一位侍衛大人。小人素聞京師有大內十八高手，想來何大人都是知交。”何思豪道：“那大半也相熟的。”其實皇帝身邊的侍衛共分四等，侍衛班領，什長，一、二、三等及藍翎侍衛，都由正黃、鑲黃、正白內三旗的宗室親貴子弟充任。漢侍衛屬于第四等，這何思豪在侍衛處中只是最末等的藍翎漢侍衛，所謂大內十八高手，那是他識得人家，人家就不識得他了。

　　徐錚大聲道：“商公子，你就給做個公證。我跟這姓何的公公平平打一架，不管是誰輸誰贏，都不許向旁人說起。”他是生怕師父知道了責罵。何思豪哈哈笑道：“胜了你這楞小子不足為武，還值得向旁人吹大氣的麼？楞小子，上啊。”一捋長袍，拉起抱角，在腰帶中塞好。徐錚脫下長袍，將辨子盤在頭頂，擺個“對拳”，雙足并攏，雙手握拳相對，倒是神定氣閒。

　　何思豪見他這姿式是“查拳”門人和人動手的起手式，已放下了一大半心，心道：“什麼百胜神拳！這查拳三歲小孩兒也會，有什麼希罕？”原來“潭、查、花、洪”，向稱北拳四大家，指潭腿、查拳、花拳、洪門四派拳術而言，在北方流傳極廣，任何練拳之人都略知一二，算得是拳術中的入門功夫。何思豪見對手拳法平常，向商寶震一笑，說道：“獻丑！”一招“上步野馬分鬃”，向徐錚打了過去，他使的是太極拳。其時太極門的武功聲勢甚盛，人人均知是極厲害的內家拳法。

　　徐錚不敢怠慢，左腳向後踏出，上身轉成坐盤式，右手按、左手撩，一招“後義步撩掌”出手極是快捷。何思豪見來招勁道不弱，忙使一招“轉身抱虎歸山”，避開了這一撩。徐錚使一招“弓步架打”，右拳呼地一聲擊出，直扑對方面門。何思豪不及避讓，使一招“如封似閉”，雙掌一對。二人拳掌相交，何思豪只感手腕隱隱生疼，心道：“這小子蠻力倒大。”

　　霎時之間，二人各展拳法，拆了十余招。商寶震站著旁觀，見徐錚腳步沉穩，出拳有力，何思豪卻是身形飄忽，顯然輕功頗有根基。

　　斗到酣處，何思豪哈哈一笑，一掌擊中徐錚肩頭。徐錚飛腳踢去，何思豪側身閃避，一招“玉女穿梭”，拍的一聲，又擊中徐錚手臂。徐錚更不理會，掄拳急攻，突然直出一舉，一招“弓步劈打”，砰的一響，打中對方胸口。這一拳著力極沉，何思豪腳步踉蹌，向後退了幾步，終于一交坐倒。只聽旁邊一個女子聲音嬌聲叫道：“好！”

　　商寶震回過頭去，只見兩個女子站在廳口，一是少婦，另一個卻是個閨女。他先前凝神觀斗，不知身後有人。原來馬春花和那少婦換了衣服經過此處，聽到呼叱比武之聲，在廳口一望，竟是師兄和那武官打架，這時見師兄得胜，不由得出聲喝采。

　　何思豪給這一拳打得好不疼痛，在女子面前丟臉出丑，更是老羞成怒，當即一躍而起，乘著跳躍之勢，已抽腰刀在手，上步直劈。徐錚毫不畏懼，仍以“查拳”空手和他相斗，只是忌憚對方兵器鋒利，巳是閃避多，進攻少了。馬春花見這武官臉上神情狠惡，并非尋常打架，已是拼命一般，不由得有些擔心。那少婦扯扯她的衣袖，道：“咱們走吧！我最恨人動刀子出拳頭。”

　　當此情勢，馬春花那里肯走，只道：“再看一會兒。”那少婦眉頭一皺，竟自走了。

　　商寶震凝神看著那武官的刀勢，又留心徐錚閃避和上步搶攻之法，手上暗扣一枝金鏢，若那武官用刀傷人，他就要伸手相救。但見徐錚雙目緊緊盯住刀鋒，刀鋒向東，他眼睛跟到東，刀鋒削向西，眼睛也跟到西。眼見迎面一刀砍來，他身子略閃，飛腳向敵人手腕上踢去。何思豪回刀削足，徐錚長臂急伸，砰的一響，一拳正中他鼻梁。何思豪大痛，手腳略緩，徐錚左手揮出，抓住他右腕一拿一扭，將腰刀奪了下來。

　　何思豪怕他順勢揮刀削來，忙向後躍，舉手往臉上一抹，滿手是血。徐錚將腰刀往地下一摔，說道：“你還敢瞎著眼睛罵人？”何思豪滿臉羞慚，不敢作聲。

　　商寶震伸手一拉徐錚後襟，使個眼色。徐錚尚未會意，商寶震已大聲說道：“雙方不分胜敗。好啦，大家武功一般高明，小弟佩服得緊……”徐錚急道：“怎……怎是不分胜敗？”商寶震道：“兩位武功各有獨到之處。徐兄的查拳純熟。何大人的太極拳和太極刀更是厲害之極。徐兄，你一時僥幸，其實講真功夫，還得算何大人。”一面說，一面取出手帕，幫何思豪抹去鼻血。徐錚還要再爭，馬春花道：“師哥，別理他。咱們出去。”

　　徐錚打了何思豪兩拳，一口惡氣已經出了，但商寶震說話含糊，明明袒護對方，倒似自己輸了，越想越怒，狠狠望了他一眼，隨著師妹出去。走到天井，天空轟隆隆一片雷聲過去，雷聲中夾著商寶震、何思豪的大笑之聲，顯然這二人在背後笑他。

　　他雖打架獲胜，但越想越是不忿，氣鼓鼓地坐在火旁。只見師父雙目似開似閉，睡意甚濃。過了一會，何思豪走了出來，不知跟那兩個武官說些什麼猥褻言語，三人一齊哈哈大笑，不時斜目瞟那美貌少婦。

　　馬行空慢慢站起，伸了個懶腰，走到鏢車旁邊檢視，忽然叫道：“錚兒，過來，你瞧這兒怎麼啦？”馬行空側過身子，面向牆壁，伸手整理鏢車，低聲道：“不長進的東西，你那招‘墊步踹腿’怎麼踹偏了？否則哪用跟他纏斗這麼久？”徐錚嚇了一跳，顫聲道：“你……你老人家都瞧見啦？”馬行空道：“哼，你莫想在師父面前搗鬼。他使那招‘提步高探馬’時，你干嗎不使‘弓步雙推掌’？迎面直擊，早就胜了。你就是膽小怕死。”徐錚回想適才相斗之時，初時不知敵人虛實，果然有些害怕，有幾招使得太過穩重了些。看來師父裝作不知，其實是躲在窗外觀看。

　　馬行空又道：“快進去謝謝那姓商的吧。人家年紀比你輕，可有多精明能干。”徐錚大為詫异，道：“師父，謝什麼？這姓商的偏心，不是好人。”馬行空冷笑道：“是啊，他是偏心呢。可是他偏心維護你徐大爺哪。”徐錚滿心胡塗，怔怔地望著師父。馬行空低聲道：“你打的是什麼人？他是御前侍衛。咱們呢，那是憑人家賞口飯吃的走鏢的。官老爺當真跟你為起難來，咱們還不是吃不了兜著走麼？那少年護住了他面子，叫你這楞小子少了一樁後患。”

　　徐錚恍然大悟，連稱：“是，是！”奔到後院練武廳中，只見商寶震抬手踢腿，正在練一招“查拳”中的“弓步劈打”，正是徐錚適才用以擊中何思豪那一手。他見徐錚進來，臉上一紅，急忙收拳。

　　徐錚抱拳道：“商公子，我師父叫我跟你道謝來啦。我起初不明白你是好意，心里還怪你呢。”商寶震道：“徐大哥，你武功胜過那個侍衛何止十倍？小弟佩服得緊。”徐錚聽他稱贊自己，甚是高興，當即跟他談了起來，問道：“你練的是那一門功夫？”商寶震道：“小弟初學，什麼也沒學會，談不上是那一門那一派。適才見徐大哥用這一招打他，是不是這樣？”說著右足踏出，右拳劈打，左手心向上托住右臂。

　　徐錚剛才以此招取胜，見他比划自己的得意之作，自然興高采烈，說道：“這一招有兩句口訣，叫作‘陸海迎門三不顧，劈拳挑打不容寬’。”這兩句順口說出，忽然想起，這是師門所傳心法，怎能胡亂說與外人知曉，忙轉口道：“你比得很對，就是這招。”

　　商寶震道：“什麼叫作‘陸海迎門三不顧’呢？”徐錚道：“這個……我可也忘了。”他不善撒謊，這一句話出口，臉也紅了。商寶震知他不肯說，也就不再多問，只是著意結納，將他捧得全身輕飄飄的如在云霧。

　　徐錚道：“商老弟，咱們也別鬧虛文。你使一套拳腳給我瞧瞧，若是有什麼不到的地方，我跟你說說，也不枉了今日結交一場。”商寶震大喜，道：“那再好也沒有了。”當下拉開架子，在場中打起拳來，但見他“頭趟繩挂一條鞭，二趟十字繞三尖”，使的是十二路潭腿。

　　這路拳腳使得倒是純熟，但出拳不正，腳步浮虛，雖然袍袖生風，姿式華麗，若是與人動手，卻半點管不得事。只把徐錚看得暗暗搖頭，等他打完“十二趟犀牛望月轉回還”，忍不住歎了口氣，說道：“兄弟，莫怪我直言，教你武藝的師父是耽誤了你啦。”正要往下解釋，忽見馬春花在廳口一探頭，叫道：“師哥，爹叫你。”

　　徐錚忙向商寶震告辭，回到廳上。只見火堆旁又多了兩個避雨之人。一個是沒了右臂的獨臂人，一條極長的刀疤從右眉起斜過鼻子，一直延伸到左邊嘴角，在火光照耀下顯得面目極是可怖；另一個是個十三四歲的男孩，黃黃瘦瘦。兩人衣衫都很襤褸。

　　徐錚向兩人望了一眼，也不在意，走到馬行空面前，叫了聲：“師父！”馬行空臉一沉，低聲道：“去了這麼久，又在賣弄武藝了，是不是？”徐錚道：“弟子不敢。這里姓商的主人鏢法不錯，那知拳腳一點兒也不成。”馬行空道：“傻小子，你給人家冤啦。憑你這點功夫，兩個也不是人家的對手。”徐錚一笑，道：“那怕不見得。他師父教的十二路潭腿，盡是好看不管用。”馬行空道：“你知他師父是誰？”

　　徐錚心中暗奇：“我師父沒跟那姓商的見過面，又沒見他練過拳腳，怎麼連他師父是誰也知道了？”當下答道：“弟子不知，想來是個不中用的混混。”馬行空冷笑一聲，低沉著聲音，說道：“不中用的混混！哼，十五年前，你師父給人砍過一刀，劈過一掌，養了三年傷方得康復。那人是誰？”徐錚一驚，說道：“八卦刀商劍鳴。”馬行空低聲道：“半點兒也不錯。那商劍鳴是山東武定縣人，這里可正是武定縣，主人家姓商。咱們胡亂進來避雨，初時并沒留心，你瞧，正梁上繪著什麼？”

　　徐錚抬起頭來，只見正梁上金漆漆著一個八卦圖形，不由得大吃一驚，忙道：“師父，快抄家伙，咱們撞到仇家窩里來啦。”馬行空淡淡地道：“倒不用忙。商劍鳴早給人殺了！”徐錚曾聽師父說過當年大敗在一人手里，那就是山東大豪八卦刀商劍鳴，只因這是師門的奇恥大辱，師父後來不提，也就從此不敢多問一句，卻不知商劍鳴原來巳死，低聲道：“是你老人家後來報了仇？”馬行空哼了一聲，道：“商劍鳴的武功，我再練一輩子也趕不上，憑我這點玩藝兒，哪殺得了他？”徐錚大奇，問道：“那麼是誰殺了他？”馬行空道：“那少年用金鏢打木牌上的人形，商劍鳴就是給這兩個人殺的。”

　　徐錚睜大了眼睛，道：“胡一刀和苗人鳳？”

　　徐錚平素對師父佩服得五體投地，以為當世之間，說到武功，極少有人能強得過百胜神拳馬老鏢頭了，豈知這時聽到師父言道，非但八卦刀商劍鳴武功遠胜于他，胡一刀與苗人鳳的功夫又在商劍鳴之上，不由得大為驚詫，低聲問道：“那胡一刀與苗人鳳是何等樣的人物？”馬行空道：“胡一刀的武功強我十倍，只可惜在十多年前死了。”徐錚舒了一口氣，道：“想是病死的了？”馬行空道：“給人殺死的。”徐錚睜大了眼睛，道：“胡一刀這麼厲害，有誰殺得了他？”馬行空道：“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這“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十三個字一口氣說將出來，聲音雖低，卻是大具威嚴。徐錚胸口一沉，正待說話，猛聽得門外隱隱馬蹄聲響，大雨中十余匹馬急奔而來。

　　那面目英俊的青年與那美貌少婦聽到馬蹄聲音，互望一眼，似在強自鎮定，但臉上終究露出了驚惶之色。那青年拉著少婦的手，挪動坐位，似是伯火堆炙熱，移遠了些。

　　十多匹馬奔到莊前，曳然而止。但聽得數聲呼哨，七八匹馬繞到了莊後。

　　馬行空一聽哨聲，臉上變色，低聲道：“定著點兒。”徐錚極是興奮，聲音發顫，問道：“那話兒來了？”馬行空不再回答，大聲喝道：“大伙兒抄家伙，護鏢！”這句話一喝，鏢行眾人登時大亂，知道有劫鏢的黑道強人到來，當即躍起。戚楊兩名鏢頭和五名趟子手指揮車夫，將十余輛鏢車圍成一堆。馬春花反而臉有喜色，拔出柳葉刀，道：“爹，是哪一路的？”馬行空皺眉道：“還不知道。”接著自言自語：“這一路朋友好怪，道上也不踩盤子，就這麼說到便到。”

　　一言方罷，只聽得圍牆上托托托接連聲響，八名大漢一色黑衣打扮，手執兵刃，一字排開地站在牆頭。馬春花揚起右臂，就想一枝袖箭射出。馬行空臉色凝重，低聲喝道：“別胡來！瞧我眼色行事。”八名黑衣大漢望著廳上眾人，一言不發。

　　砰的一聲，大門推開，進來一個漢子，身穿寶藍色緞袍，衣服甚是華麗，但面貌委瑣，縮頭縮腦，與一身衣服極不相稱。這人抬頭望了望天，但見大雨傾盆而下，嘿地一聲笑，足尖一點，倏地穿過了院子，站在廳口。這一下飛躍身形快極，大雨雖密，卻只在他肩頭打濕了數點。徐錚與馬春花對此人本來不以為意，突然見他露了這手輕功，這才生忌憚之心，向馬行空望了一眼。

　　馬行空右手握著煙袋，拱手說道：“請恕老漢眼拙，沒曾拜會。朋友尊姓大名，寶寨歇馬何處？”

　　商家堡少主人商寶震聽到馬蹄聲響，當即暗藏金鏢，腰懸利刀，來到廳前。只見那盜魁手戴碧玉戒指，長袍上閃耀著幾粒黃金扣子，左手拿著一個翡翠鼻煙壺，不帶兵器，神情打扮，就如是個暴發戶富商。只聽他說道：“在下姓閻名基，老英雄自是百胜神拳馬行空了？”

　　馬行空抱拳道：“不敢，這外號是江湖朋友給在下臉上貼金。浪得虛名，不足挂齒。”心中暗忖：“閻基？那是什麼人？沒聽過江湖上有這號人物。”

　　閻基哈哈一笑，指著站在牆頭的一列黑衣漢子，說道：“弟兄們餓了幾天肚子，想請馬老英雄賞口飯吃。”馬行空道：“閻寨主言重了。錚兒，取五十兩銀子，請閻寨主賞賜弟兄。”他這是按著江湖規矩行事，但瞧對方的神情聲勢；決非五十兩銀子所能打發。

　　果然閻基仰天哈哈大笑，說道：“馬老英雄保鏢，一保就是三十萬兩。姓閻的眼界雖小，區區五十兩，倒還不在眼內。”馬行空心中嘀咕：“此人信息倒靈，怎麼打聽得清清楚楚，知道我保了三十萬兩鏢銀？”眉頭一皺，仍按江湖規矩說道：“想馬某有什麼本事，全憑道上朋友給臉罷了。閻寨主今日雖是初見，咱們東邊不會西邊會，馬某有幸，今日又交一位朋友。不知閻寨主有什麼吩咐？”閻基道：“吩咐是不敢當的，只是在下生來見財眼開，三十萬鏢銀打從鼻子下過，不取有傷陰德。但馬老鏢頭既然開口朋友，閉口朋友，這樣吧，在下只取一半，二一添作五，就借十五萬兩銀子花差花差好了。”也不待馬行空答話，左手一揮，牆頭八名大漢一一躍下，奔到廳口。有人問道：“一齊取了？”閭基道：“不，拿一半，留一半！有屎大家拉，有飯大家吃！”眾大漢轟然答應，就往鏢車走去

　　馬行空勃然大怒，見那些大漢從牆頭躍下時身手呆滯，并無一個高手在內，已無擔憂之心，淡淡說道：“閻寨主是不肯留一點余地了？”閻基愕然道：“怎麼不留余地？我不是說取一半，留一半？哥兒倆有商有量，公平交易

　　徐錚再也忍耐不住，搶上兩步，伸手指著閻基，大聲說道：“虧你在黑道上行走，沒聽過飛馬鏢局的威名麼？”閻基道：“我的小養媳婦兒聽見過，他媽的，老子可是第一次聽見。”身形一幌，忽地欺到廳右，拔下插在車架上的飛馬鏢旗，將旗杆一折兩段，擲在地下，隨即伸腳在旗上一踏

　　這件事當真是犯了江湖大忌；劫鏢的事情常有，卻極少有如此做到絕的，如非雙方有解不開的死仇，那是決心以性命相拼了。鏢行人眾一見之下，登時大嘩

　　徐錚更不打話，沖上去一招“踏步擊掌”，左掌向他胸口猛擊過去。閻基側身閃避，說道：“小子，講打麼？”左掌一沉，急抓他的手腕。徐錚變“後插步擺掌”，左手向後勾挂，右掌一揮，向上擺舉，逕擊敵人下顎。閻基頭一偏，右拳直擊下來。這一拳來路極怪，徐錚急忙擺頭讓開，砰的一聲，肩頭已中了一拳，但覺拳力沉重，只震得胸背隱隱作痛。徐錚腳步搖幌，險些摔倒，幸他身強力壯，下盤馬步扎得極穩，忙變“仆腿穿掌”，身子一矮，右腿屈膝蹲下，左掌穿出，那是卸力反攻，“查拳”的高明招數

　　閻基并不理會，微微一笑，左腿反鉤，向後倒踢。這一腿來得更是古怪。徐錚大駭，急忙竄上躍避。閻基右拳直擊，喝道：“恭喜發財！”砰的一響，正中徐錚胸口。這一拳好生厲害，徐錚仰天一交跌倒，在地下連打了幾個滾，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極硬朗的一個小伙子，竟給這一拳打得站不起身。群盜轟然喝采，叫道：“這一拳夠這小子挨的

　　鏢行中人見閻基出手如此狠辣，均是又驚又怒。馬春花伸手去扶師哥，急得要哭，連問：“怎麼啦？”馬行空一生走江湖，不知見過多少大風大浪，但這盜魁使的是什麼拳腳，卻半點也說不出來。三個侍衛也在低聲議論：“點子是那一派的？”“瞧不出來，有點像五行拳。”“不，五行拳沒那樣邪門

　　馬行空走上兩步，抱拳道：“閻寨主果然好武藝，多謝教訓了小徒，也好讓他知道江湖上盡多能人。”閻基笑道：“我這幾下三腳貓算什麼玩意兒，給你馬英雄提鞋皮、倒便壺也還挨不上邊兒。光棍別的不會，就會這個。這就請教你馬老英雄的百胜神拳。”馬行空見他滿臉油光，說話貧嘴滑舌，不折不扣是個潑皮無賴，怎地又練就了這樣一身怪异武功，實是奇怪，心中打定了主意，暫且只守不攻，待認清他的拳路再說，當下凝神斜立，雙手虛握

　　三名侍衛、商寶震、鏢行眾人一齊凝神觀斗，都知這一場爭斗不但關系著三十萬鏢銀的安危，也是馬行空身家性命、一生威望之所系。大廳中人人肅靜，只聽得火堆中柴炭爆裂，發出輕輕的必卜之聲。院子中大雨如注，竟無分半停息之意。那華服相公自和少婦并肩低聲說話，對馬閻的爭斗毫沒留心

　　閻基從懷中取出一個金光燦爛的黃金鼻煙壺，吸了一口鼻煙，他也知馬行空是個勁敵，將辮子在頭頂盤了個圈，叫道：“光棍祖上不積德，吃飯就得靠拼命！他奶奶的這就拼啊！”忽地猱身直上，左拳猛出，向馬行空擊去。馬行空待他拳頭离胸半尺，一個“白鶴亮翅”，身子已向左轉成弓箭步，兩臂同後成鉤手，呼的一聲輕響，倒揮出來，平舉反擊，使的仍是少林派中極為尋常的“查拳”，但架式凝穩，出手抬腿之際，甚是老練狠辣

　　那相公對鏢客與強人的爭斗本來并不在意，偶然斜眼一瞥之下，正見到閻基一足反踢，招式頗為奇特，不由得留神觀看。那美婦叫道：“歸農，歸農。”那相公隨口漫應，目光卻貫注在二人的拼斗之上。那美婦伸手搖了搖他肩膀，說道：“一個糟老兒，一個潑皮混混打架，當真就這麼好看。”那相公聽她話中大有不悅之意，忙轉頭笑道：“這潑皮的拳腳很是古怪。”那美婦歎道：“唉，你們男人，天下最要緊的事兒就是殺人打架。”那相公笑道：“你不許我看，我就不看。那你向著我，讓我把你美麗的臉蛋兒瞧個飽。”那美婦低低一笑，極是嬌媚，果真抬起了頭望他。兩人四目交投，臉上都充滿了柔情蜜意

　　這時馬行空與那盜魁卻已斗得如火如荼，甚是激烈。馬行空的一路查拳堪堪打完，仍是占不到半點上風，那閻基的拳腳來來去去只有十幾招，或伸拳直擊，或鉤腿反踢，或沉肘擒拿，或劈掌夾腿。三名武官看了一陣，早察覺他招數有限，但馬行空居然戰他不下，都覺好笑

　　眼見馬行空使一招“馬檔推拳”，跨腿成騎馬勢，右手抽回，左手向前猛推。何思豪叫道：“沉肘擒拿。”果然不出所料。閻基手肘一沉，就施擒拿手抓他手腕。馬行空急忙變招，手臂縮回，微微轉身。何思豪笑道：“鉤腿反踢！”閻基果然鉤起右腿，向後反踢。馬行空的武功高出何思豪不知多少，何思豪既已事先瞧出，他豈有料不到之理？但說也奇怪，明知對手要鉤腿反踢，竟然無法以伏著破解

　　馬行空號稱“百胜神拳”，少林派各路拳術，全部爛熟于胸，眼見查拳奈何不得對方，招數一變，突然快打快踢，拳勢如風，旁觀者登時目為之眩，他使的是一路“燕青拳”

　　那燕青是宋朝梁山泊上好漢，當年相扑之技，天下無對。這一路拳法傳將下來，講究縱躍起伏，盤拗挑打，全是進手招數。馬行空年紀雖老，身手仍是矯捷异常，竄高伏低，宛如狸貓相似。閻基眼見敵人變招，竟是毫不理會，仍舊是那十幾招又笨拙又難看的拳腳翻來復去地使用

　　商寶震、徐錚、馬春花，以及戚鏢頭、楊鏢頭見這盜魁的武功如此古怪，都是詫异萬分。每個人到這時都已料到他下一招是伸拳直擊，還是劈掌夾腿，不禁隨著何思豪叫了出來，但馬行空竟然始終奈何他不得。只見馬老鏢頭“上步進肘摑身拳”，“迎面搶快打三拳”，“左右跨打”，“反身裁錘”，“踢腿撩陰十字拳”，一招接一招，拳腳之快，猶如門外的狂風暴雨一般。但閻基只是一招毛手毛腳的伸臂直擊，就將他所有巧妙的招式盡數破解了

　　那獨臂人和黃瘦小孩一直縮在屋角之中，瞧著馬行空和閻基比武。獨臂人低聲道：“小爺，你仔細瞧那個盜魁，要瞧得仔細，千萬別忘了他的相貌。”小孩道：“干嗎啊？干嗎要瞧他？”獨臂人道：“你記著這人，永遠別忘記了。”小孩道：“他是個大壞人麼？”獨臂人咬牙切齒地道：“陰差陽錯，教咱們在這里撞見了他。你瞧清楚了，可別讓他知覺

　　過了一會，獨臂人又道：“你總說功夫練得不對，你仔細瞧著他，許就練對了。”小孩道：“干嗎呀？”獨臂人眼中微有淚光，低聲道：“現在還不能說，等你年紀大了，武藝練好了，我原原本本地說給你聽。”小孩看閻基拳打腳踢，姿式極其難看，但隱隱似有所悟，忽地大叫一聲：“四叔！”獨臂人忙道：“別大聲嚷嚷。”小孩嗯了一聲答應，低聲道：“這個人的拳腳我有些懂啦。”獨臂人道：“不錯，你好好瞧著。你那本拳經刀譜，前面缺了兩頁，所以你總是說瞧不懂。那缺了的兩頁，就在這閻基身上

　　小孩吃了一驚，黃黃瘦瘦的小臉蛋兒上現出一些紅暈，目不轉瞬地望著閻基，又問：“怎麼會在他身上？”獨臂人道：“將來自會跟你說。這家伙本來不會什麼武功，但得了兩頁拳經，學會了十幾招殘缺不全的拳法，居然能跟第一流的拳師打成平手。你想想，那拳經刀譜共有三百多頁，等你將來學會了，學全了，能有多大的本事。”那小孩聽了甚是激動，眼睛中閃耀著興奮的光芒

　　場中雖是兩人比武，但可看的卻只有一人。閻基來來去去這十幾招，大家實在都看得膩了。馬行空的拳招卻是變幻百出

　　一套“燕青拳”奈何不了對方，忽然拳法又變，使出一套“魯智深醉跌”，但見他如瘋如癲，似醉似狂，忽而臥倒，忽而躍起，“羅漢斜臥”，“仙人渴盹”，這路拳法似乎是亂打亂踢一般，其實是精彩之極。這時閻基那十幾招笨拳卻漸漸不管事了，對方拳腳來路也看不明白，不由得心下著慌。猛聽得馬行空喝一聲：“著！”一腳“鯉魚翻身攪絲腿”，正好踢在他的腰間。閻基痛得彎下了腰

　　馬行空知道對方功夫了得，這一腳雖中要害，只怕仍然難以使他身帶重傷。若是平常比武較量，胜了這一腿自然可以收手，但這番爭斗關連三十萬兩鏢銀，怎容得敵人喘息片刻？若是爭端重起，也未必定能再胜，當下得理不讓人，縱身上前，一腿“拐子腳”，又往他後心踢去

　　群盜齊聲大嘩。閻基忽地一腳鉤腿反踢，來勢變幻無方，馬行空雖然閱歷丰富，一時竟見不及此，被他這一腿踢在小腹之上，仰天一交直摔出去。馬春花與徐錚雙雙搶上扶起。但見他面如白紙，連聲咳嗽，只說：“拼死護鏢！”徐錚與馬春花各持單刀，護在馬行空兩旁。閻基腰里也痛得厲害，右手揮了幾下，兩名黑衣大漢走了上來。閻基叫道：“取鏢吧！還等什麼？”群盜各出兵刃，齊向鏢客殺去。馬春花、徐錚、戚鏢頭、楊鏢頭大呼迎敵

　　群盜人多，除閻基外雖無高手，但馬春花與徐錚要分心照料父親，給群盜兩下里一攻，情勢登見危急。商寶震拔出單刀，叫道：“三位侍衛大人，咱們動手吧！”何思豪道：“好，趕走強盜再說。”四個生力軍加入戰團

　　商寶震見馬春花給兩名盜賊用兵器封住了，漸漸施展不開手腳，當即搶將上去，喝道：“男子漢欺侮姑娘，還是兩個斗一個，不害躁麼？”刷的一刀，往那高個兒的盜賊頭上砍去。那人回鞭招架，幾個回合，商寶震刀中夾掌，左手一掌抹在他胸口，將他擊得直摜出去。馬春花喘息道：“行了，這一個讓我來料理。”商寶震一笑退開，逕去幫助徐錚，三刀兩掌，又打發了一名盜賊。徐錚感激之余，甚是欽佩師父眼光，這少年的武功果在自己之上

　　這麼一來，廳上情勢變換，群盜紛紛敗退，搶著往門口奔出。猛聽得一人清聲長嘯，叫道：“大家住手，我有話說。”眾人斗得甚緊，無人理會。商寶震突見人影一晃，一人伸掌在面前一搖，當即舉刀削去，那人右手一鉤一帶，已將他單刀奪下，往地下一摔。商寶震大驚，急忙躍後，瞧那人時，卻是那服飾華貴的相公

　　那相公大踏步走入人叢，雙手鉤拿拍打，只聽叮叮當當，響聲不絕，兵刃落了一地，原來都被他施展小擒拿手法，奪過來拋下。群盜與眾鏢客驚駭之下，各自躍開，呆呆地望著他。閻基一愕，忽然記起了十余年之事，叫道：“田相公！是你？”那相公想不起他是誰，奇道：“你認得我？”閻基笑道：“十三年前在滄州府，小的曾服侍過你老。”那相公低頭一想，恍然記起，說道：“是了，你就是那個跌打醫生。怎麼學會了一身武功，做起寨主來啦？”閻基上前請了個安，說道：“全憑你老栽培。”原來這相公打扮之人，正是天龍門北宗掌門人田歸農

　　鏢行人眾眼見已可驅退群盜，哪知這田相公不但武功強極，還與盜魁是舊交，這一下可糟糕已極。馬行空低聲囑咐，叫大伙兒護住鏢車，瞧他眼色行事

　　田歸農雙目自左至右在眾人臉上橫掃一遍，然後又自右至左地橫掃過來，再向天井中傾盆而下的大雨望了一眼，眼光終于停在鏢車之上，說道：“閻兄，今日的買賣你可是賠定啦。”閻基陪笑道：“你老人家別見怪，也是弟兄們少口飯吃，走投無路，這才干起這沒本錢買賣來。我們定當改過自新，不敢忘了田相公今日的恩德。”田歸農哈哈大笑，說道：“怎麼跟我鬧起虛文來啦？老閻，你拿五萬兩鏢銀，夠不夠使了？”閻基一怔，陪笑道：“你老人家開玩笑啦。”田歸農道：“開什麼玩笑？這里三十萬鏢銀，我取一半十五萬，余下的你取五萬，還有十萬兩你說怎麼分？”閻基喜出望外，忙道：“你老人家一并取去就是了，還分什麼？”田歸農搖頭道：“那不成話，這哪里還有江湖義氣？適才我們進來避雨，我…我…我娘子衣服濕了……”那美婦聽他說“我娘子”三字，臉上一紅，神態微現忸怩，向田歸農微微一笑。田歸農報以一笑，繼續說道：“鏢行這位姑娘借衣服給她，這一番情分不能不報，咱們給馬姑娘留五萬兩。還有，這里三位侍衛大人在此，常言道見者有份，每人分一萬兩。余下二萬，就送給此間主人。你說我這樣分法公不公道？”閻基連連鼓掌，大叫：“公道之極，公道之極，我早說你田相公是天下第一等慷慨的大英雄

　　馬行空、徐錚、馬春花等聽田歸農侃侃而談，旁若無人，倒似這三十萬兩銀已是他囊中之物一般。馬行空身受重傷，這麼一氣，更是險欲暈去。徐錚眼望師父，只問：“怎麼辦？怎麼辦？”馬春花怒道：“什麼怎麼辦？”彎腰拾起地下的單刀，叫道：“姓田的，你當我們是死人還是活人？”說著揚起單刀，逕往田歸農扑去

　　田歸農笑道：“你別逼我動手，我娘子可要喝醋。”那美婦啐了一口，笑罵：“貧嘴！”但似對他的輕薄口吻甚為喜愛。馬春花聽他言語無禮，更是惱怒，上步一刀，攔腰橫砍。田歸農笑道：“唉喲，不好，我娘子可不許我跟女人打架。”手指在她刀背上一擊，馬春花拿捏不住，脫手撒刀。田歸農手法快極，右手搶過刀柄，左手已拿住她手腕，舉起刀來，作勢要往她頭頸中砍下，口中卻歎道：“似這般如花如月貌，怎叫我不作惜玉怜香人！”商寶震和徐錚見他戲弄馬春花，雙雙搶出。商寶震右手一揚，一枝金鏢取他左目。徐錚急了，來不及拾取地下兵刃，飛腳就踢他後心。田歸農倏地回身，撤刀擒拿，抓住他的足踝，往上一提。徐錚身子倒轉，只感腿上一陣劇痛，失聲大叫，原來那枝金鏢打進了他右腿。田歸農揮手一抖，徐錚的身子猶如一柄掃帚般橫掃出去，正撞在在馬春花腿上，兩人跌在一起。眾人見他戲耍二人，如弄嬰兒，那里還敢上前？田歸農道：“閻兄，你把鏢銀就照適才我說的那麼分了，套一輛大車給我，我們兩口子身有急事，須得冒雨趕路。”閻基大喜，連聲答應。群盜從鏢車中取出銀鞘，五萬兩的堆成一堆，三萬兩、二萬兩又各作一堆，分別堆在地下，向眾車夫喝道：“乖乖地趕路

　　北道上有個規矩，綠林豪客劫鏢搶銀，卻不傷害車夫，甚至腳力酒錢也依常例照給，但若車夫不聽囑咐，自然又作別論。眾車夫見了這等情勢，那敢不依，冒著大雨，將銀車一輛輛推出去

　　馬行空見銀車出去一輛，心里就發一陣疼，只見一輛騾車趕到庭前，田歸農扶著娘子便要上車。只要騾車一行，馬行空就是身敗名裂，一世辛苦付于流水了。他顫巍巍地站起身來，突然縱起，叫道：“我和你拼了！”雙手猶如鐵鉤，猛往田歸農臉上抓去。那美婦甚是害怕，嚇得叫了一聲。田歸農側身出掌，擊向他肩頭。馬行空若是未受重傷，這一掌自然打他不著，但此時全身筋骨不聽使喚，眼見掌到，竟然不能閃避，砰的一聲，身子飛起，向院子中跌了出去

　　猛聽得一人嗓子低沉，嘿嘿嘿三下冷笑

　　這三聲冷笑傳進廳來，田歸農和那美婦登時便如聽見了世上最可怕的聲音一般，二人面如白紙，身子發顫。田歸農用力一推，將那美婦推入車中，飛身而起，跨上了騾背，雙腿急夾，揮鞭催騾快走。那知他連連揮鞭，這騾子只跨出兩步，突然停住，再也不能向前半尺

　　眾人站在廳口，從水帘一般的大雨中望將出去。只見一個又高又瘦的大漢，左手抱著一個包裹，右手拉住了大車的車轅。那騾子給田歸農催得急了，低頭弓腰，四蹄一齊發勁，但大漢拉著車轅，大車竟似釘牢在地下一般，動也不動。此人神力，實足驚人

　　那大漢又冷笑了一聲。田歸農尚自遲疑，車中的美婦卻已跨出車來，向那大漢瞧也不瞧，昂然走進廳去。田歸農慢慢跨下騾背，也跟著進廳。他全身被雨淋得濕透，卻似絲毫不覺，目光呆滯，失魂落魄一般。那美婦招手叫他過去，坐在她的身旁

　　那高瘦大漢大踏步進廳，坐在火堆之旁，向旁人一眼不瞧，打開包裹，原來里面是個兩歲大的女孩。那大漢怕冷壞了孩子，抱著她在火邊烤火。那女孩正自沉沉睡熟，圓圓的眼旁卻挂著兩顆淚珠

　　馬春花、徐錚和商寶震三人扶著馬行空起來，見田歸農對那高瘦大漢如此害怕，都是又驚又喜。馬春花道：“爹，你傷處還好麼？這…這人是誰？”馬行空道：“他…他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金面佛苗人鳳…”一句話剛說完，已痛得暈了過去

　　大廳之上，飛馬鏢局的鏢頭和趟子手集在東首，閻基與群盜集在西首，三名侍衛與商寶震站在椅子之後，各人目光都瞧著苗人鳳、田歸農與美婦三人

　　苗人鳳凝視懷中的幼女，臉上愛怜橫溢，充滿著慈愛和柔情，眾人若不是適才見到他一手抓住大車，連健騾也無法拉動的驚人神力，真難相信此人身負絕世武功

　　那美婦神態自若，呆呆望著火堆，嘴角邊挂著一絲冷笑，只有極細心之人，才瞧得她嘴唇微微顫動，顯得心里甚是不安

　　田歸農臉如白紙，看著院子中的大雨三個人的目光瞧著三處，誰也不瞧誰一眼，各自安安靜靜地坐著，一言不發。

## 第二章　寶刀和柔情

　　苗人鳳望著懷里幼女那甜美文秀的小臉，腦海中出現了三年之前的往事。這件事已過了三年，但就像是剛過了三天一般，一切全清清楚楚。眼前下著傾盆大兩，三年前的那一天，卻下的是雪，是漫天鵝毛一般紛紛撒著的大雪。

　　那是在河北滄州道上。時近歲晚，道上行人稀少，苗人鳳騎著一匹高頭長腿的黃馬，控轡北行。

　　十年前的腊月，他與遼東大俠胡一刀在滄州比武，以毒刀誤傷了胡一刀。胡夫人自刎殉夫。他與胡一刀武功相若，豪氣相侔，兩人化敵為友，相敬相重，豈知一招之失，竟爾傷了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他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縱橫海內，只有遇到了這位遼東大俠，二人比武五日，聯床夜話，這才是遇到了真正敵手，這才是真正的肝膽相照，傾心相許……苗人鳳為了此事，十年來始終耿耿于懷，郁郁寡歡。

　　胡一刀夫婦逝世十年之期將屆，苗人鳳千里迢迢的從浙南趕來，他是要到亡友墓前親祭。

　　風雪殘年，馬上黃昏。苗人鳳愈近滄州，心頭愈是沉重。他縱馬緩行，心中在想：“當年若不是一招失手，今日與胡氏夫婦三騎漫游天下，教貪官惡吏、土豪巨寇，無不心驚膽落，那是何等的快事？”

　　正自出神，忽聽身後車輪壓雪，一個車夫卷著舌頭“得兒——”聲響，催趕騾子，擊鞭劈拍作聲，一輛大車從白茫茫的雪原上疾行而來。拉車的健騾口噴白氣，沖風冒雪，放蹄急奔。

　　大車從苗人鳳身旁掠過，忽聽車中一個嬌柔的女子聲音送了出來：“爹，到了京里，你就陪我去買宮花兒戴……”下面的話兒卻聽不見了。這是江南姑娘極柔極清的語聲，在這北方莽莽平原的風雪之中，卻是極不相襯。

　　突然之間，騾子左足踏進了一個空洞，登時向前一蹶。那車夫身子前傾，隨手一提，騾子借力提足，繼續前奔。

　　苗人鳳暗暗詫异：“那車夫這一傾一提，好俊的身手，好強的膂力，看來是位風塵奇士，怎麼去做了趕大車的？”

　　思念未定，只聽得腳步聲響，後面一個腳夫挑了一擔行李，邁開大步趕了上來。這擔行李壓得一根棗木扁擔直彎下去，顯得頗為沉重，但那腳夫行若無事，在雪地里快步而行，落腳甚輕。

　　苗人鳳更是奇怪：“這腳夫非但力大，而且輕功更是了得。”他知道其中必有蹊蹺：“這腳夫似在追蹤那車夫，看來有什麼凶殺尋仇之事。”當下提著馬鞭，不疾不徐地遙遙的跟在大車之後，要待看個究竟。

　　行出數里，見那腳夫雖然肩上壓著沉重行李，仍是奔跑如飛，忽聽身後銅片兒叮叮當當響亮，一條漢子挑著一副補鍋的擔兒，虛飄飄的趕來。這人在雪中行走，落步更輕，雖然說不上踏雪無痕，但輕功之佳，武林中甚是罕見。苗人鳳尋思：“又多了一個。這人是那一派的？”但見他斗笠和蓑衣上罩滿了白雪，在風中一幌一飄，走得歪歪斜斜，登時省起：“這身輕功是鄂北鬼見愁鐘家的功夫。”

　　行了七八里路，天色黑將下來，來到一個小小市集。苗人鳳見大車停在一家客店前面，于是進店借宿。客店甚小，集上就此一家。眾客商都擠在廳上烤火喝白乾，車夫、腳夫、補鍋匠都在其內。

　　苗人鳳雖然名滿天下，但近十年來隱居浙南，武林中識得他的人不多。那腳夫、車夫和補鍋匠他都不相識，當下默然坐在一張小桌之旁，要了酒飯，見那三人分別喝酒用飯，瞧來并非一路。

　　忽聽內院一個人大聲說道：“南大人、小姐，小地方委屈點兒，只好在外邊廳上用飯。”棉帘掀開，店伴引著一位官員、一位小姐來到廳上。本來坐著的眾客商見到官員，紛紛起立。苗人鳳并不理會，自管喝酒。只見那官員穿著醬色緞面狐皮袍子，白白胖胖，一副福相。那小姐相貌嬌美，膚色白膩，別說北地罕有如此佳麗，即令江南也極為少有。她身穿一件蔥綠織錦的皮襖，顏色甚是鮮艷，但在她容光映照之下，再燦爛的錦緞也已顯得黯然無色。

　　眾人眼前一亮，不由得都有自慚形穢之感，有的訕訕的竟自退到了廊下，廳上登時空出一大片地方來。

　　那店伴一疊連聲地“大人、小姐”，送飯送酒，極是殷勤。苗人鳳聽他叫喊酒菜之時，中氣充沛，不覺留神，一瞧他身形步法，卻不是會家子是什麼？又見他兩邊太陽穴微微凸出，竟然內功有頗深造詣，不由得更是奇怪，心道：“這批人必有重大圖謀，左右閒著，就瞧瞧熱鬧，且看他們干的是好事還是歹事。不知跟這官兒有干系沒有？”

　　這一留神，不免向那官兒與小姐多看了幾眼。那官兒忽地一拍桌子，發作起來，指著苗人鳳罵道：“你是什麼東西？見了官府不回避也就罷了，賊眼還骨溜溜的瞧個不休。我看你粗手大腳，生成一副賊相，再瞧一眼，拿片子送到縣里去打你個皮開肉綻。”苗人鳳低頭喝酒，并不理會。那官兒更加怒了，叫道：“你請安陪禮也不會麼？這麼大剌剌的坐著。”

　　那小姐柔聲勸道：“爹，你犯得著生這麼大氣？鄉下人不懂規矩，也是有的。何必跟這些粗人一般見識？哪，喝了這杯吧。”說著將一杯酒遞到他的嘴邊。那官兒骨嘟一口喝乾，似乎將怒氣和酒吞服了，橫了苗人鳳一眼，見他低頭不語，想是怕了，于是自斟自飲的跟女兒說笑起來。話中說的都是到了北京之後，補上了官便怎樣怎樣，瞧神情是一名赴京謀干差使的候補官兒。

　　說話之間，大門推開，飄進一片風雪，跟著走進一位官員來。這人黃皮精瘦，遠沒先前那官兒的氣派十足。他大聲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又與仁通兄在這里撞見，真是巧之極矣！”說著搶上來與那姓南的官兒南仁通行禮廝見。

　　南氏父女一齊站起，南仁通拱手道：“調侯兄，幸會幸會！一起坐罷。”那“調侯兄”謝了，坐在桌邊。店伴添上杯筷，傳酒呼菜。

　　苗人鳳心道：“連這個調侯兄，一共是五個高手了。這姓南的父女看不出有什麼武功。會不會大智若愚，竟讓我走了眼呢？”想到此處，不禁暗自警戒，不敢向他們多瞧一眼。要知他那“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外號，實是犯了武林大忌，天下英雄好漢，那一個不想將這頭銜摘了下來。他一生所歷風險多過常人百倍，皆拜這外號之所賜。此刻心想：“這幾人說不定是沖著我而來。他們成群結党，一齊上來倒是難斗。不知前面是否更有高手理伏？”

　　只聽那“調侯兄”與南仁通高談闊論，說的都是些官場中升遷降謫的軼聞。廊下那腳夫和補鍋匠卻大聲吵嚷起來。兩人爭的是世上有沒有當真削鐵如泥的寶劍寶刀。那腳夫道：“什麼削鐵如泥，都是吹大氣！那寶刀也不過鋒利點兒，當真就這麼神？”補鍋匠道：“你見過多少世面了？知道什麼？寶刀就是寶刀，若不是怕嚇壞了你，我就拿一口讓你開開眼界。”腳夫嚷道：“你有寶刀？呸，別發你的清秋大夢吧！有寶刀也不補鍋兒啦！只怕磨不利的鈍柴刀、銹菜刀，倒有這麼一把兩把！”眾人聽著都大笑起來。

　　補鍋匠氣鼓鼓的從擔兒里取出一把刀來，綠皮鞘子金吞口，模樣甚是不凡。他刷地拔刀出鞘，寒光逼人，果然是好一口利刃。眾人都贊了一聲：“好刀！”補鍋匠拿起刀來，一刀作勢向腳夫砍去。腳夫抱頭大叫：“我的媽呀！”急忙避開，眾人又是一陣轟笑。

　　苗人鳳瞧了二人神情，心道：“這兩人果是一路。這麼串戲，卻不是演給我看的了。”

　　補鍋匠道：“有上好菜刀柴刀，請借一把。”那店伴應聲入廚，取了一把菜刀出來。補鍋匠道：“你拿穩了！”那店伴將菜刀高高舉起。補鍋匠橫刀揮去，當的一聲，菜刀斷為兩截。

　　眾人齊聲喝采：“果是寶刀！”

　　補鍋匠得意洋洋，大聲吹噓，說他這柄刀如何厲害，如何名貴。廊下眾人臉現仰慕之色，津津有味的聽著。南仁通聽他說了一會，忍不住“哼”了一聲，臉現不屑之色。

　　那“調侯兄”道：“仁通兄，這柄刀确也稱得上個『寶』字了，想不到販夫走卒之徒，居然身懷這等利器。”南仁通道：“利則利矣，寶則未必。”“調侯兄”道：“我兄此言差矣！你瞧此刀削鐵如泥，世上那里更有胜于此刀的呢？”南仁通道：“吾兄未免少見多怪，兄弟就……”還待再說下去，南小姐忽然插口道：“爹，你喝得多啦，快吃了飯去睡吧。”

　　南仁通笑道：“嘿，女孩兒就愛管你爹爹。”說著卻真的要飯吃，不再喝酒。那“調侯兄”又道：“兄弟今日總算開了眼界，這等寶刀，吾兄想來也是生平第一次見到。”南仁通冷笑道：“胜于此刀十倍的，兄弟也常常見到。”“調侯兄”哈哈大笑，道：“取笑取笑！吾兄是位文官，又見過什麼寶刀來？”

　　補鍋匠聽到了二人對答，大聲道：“世上若有更胜得此刀的寶刀，我宁愿把頭割下來送他。吹大氣又誰不會啦？嘿，我說我兒子也做個五品官呢，你們信不信啦？”眾人忙喝：“胡說，快閉嘴！”

　　南仁通氣得臉也白了，霍地站起，大踏步走向房中。南小姐連叫：“爹爹！”他那里理會，片刻間捧了一柄三尺來長的彎刀出來。但見刀鞘烏沉沉的，也無异處。他大聲道：“喂，補鍋兒的，我這里有把刀，跟你的比一下，你輸了可得割腦袋。”補鍋匠道：“若是老爺輸了呢？”南仁通氣道：“我也把腦袋割與你。”南小姐道：“爹，你喝多啦，跟他們有什麼說的？回房去吧！”南仁通若有所悟，哼了一聲，棒著刀轉身回房。

　　補鍋匠見他意欲進房，又激一句：“若是老爺輸了，小人怎敢要老爺的腦袋？不如老爺招小人做女婿吧！”眾人有的嘩笑，有的斥他胡說。南小姐氣得滿臉通紅，不再相勸，賭氣回房去了。

　　南仁通緩緩抽刀出鞘，刃口只露出半尺，巳見冷森森一道青光激射而出，待那刀刃拔出鞘來，寒光閃爍不定，耀得眾人眼也花了。南仁通道：“我這口刀，有個名目，叫作『冷月寶刀』，你瞧清楚了。”

　　補鍋匠湊近一看，見刀柄上用金絲銀絲鑲著一鉤眉毛月之形，說道：“老爺的刀好，那不用比了。”

　　苗人鳳見眾人言語相激，南仁通取出寶刀，心下已自了然，原來這幾人均是為這口寶刀而來。學武之士把寶劍利刃看得有如性命一般，身懷利器，等于武功增強數倍。他有如此一柄寶刀，無怪眾人眼紅。不過他是文官，這刀卻從何處得來？這些人卻又如何知曉？苗人鳳初時提防這幾人陰謀對付自己，一直深自戒備，現下既知他們是想奪寶刀，心下坦然，登時從局中人變成了旁觀客。但見寶刀一出鞘，那“調侯兄”、店伴、腳夫、車夫、補鍋匠一齊湊攏。苗人鳳知道這五人均欲得刀，只是礙著旁人武功了得，這才不敢貿然動手，否則以南仁通手無縛雞之力，這把刀早已被人奪去，那里等得到今日？

　　南仁通恨那補鍋匠口齒輕薄，本要比試，但見他那把刀鋒銳無比，也非常物，若是斗個兩敗俱傷，豈非損傷了至寶？于是說道：“你知道了就好，下次可還敢胡說八道麼？”正要還刀入鞘，那“調侯兄”突然一伸手，將刀奪過，擦的一聲輕響，與補鍋匠手中利刃相交，補鍋匠的刀刃斷為兩截，接著又是當的一響，刀頭落在地下。補鍋匠、腳夫、車夫、店伴四人將“調侯兄”四下圍住，立時就要動手。“調侯兄”雖然寶刀在手，卻是寡不敵眾，當即將刀還給了南仁通，翹拇指說道：“好刀，好刀！”南仁通臉上變色，責備道：“咳，你也太過魯莽了！”見寶刀無恙，這才喜孜孜的還刀入鞘，回房安睡。

　　苗人鳳知道適才五人激南仁通取刀相試，那是要驗明寶刀的正身，不出一日，五人就有一場流血爭斗。他雖俠義為懷，但見那南仁通橫行霸道，不是好人，這把刀只怕也是巧取豪奪而得，心想我自去祭墓，不必理會他們如何黑吃黑的奪刀。

　　次日絕早起來，只見南仁通已然起行，補鍋匠等固然都已不在店內，連那店伴也已离去。一問之下，這人果然是昨天傍晚才到的惡客，給了十兩銀子，要喬裝店伴。苗人鳳暗暗歎息：“常言道：謾藏誨盜，果然一點兒不錯。”結了店賬，上馬便行。

　　馳出二十餘里，忽聽西面山谷中一個女子聲音慘呼：“救命！救命！”正是南小姐的聲音。苗人鳳心想：“這些惡賊奪了刀還想殺人，這可不能不管。”一躍下馬，展開輕身功夫循聲趕去，轉過兩個彎，只見雪地里殷紅一片，南仁通身首异處，死在當地。那“冷月寶刀”橫在他身畔，五個人誰也不敢伸手先拿。南小姐卻給補鍋匠抓住了雙手，掙扎不得。

　　苗人鳳隱身一塊大石之後，察看動靜。只聽“調侯兄”道：“寶刀只有一把，卻有五個人想要，怎麼辦？”那腳夫道：“憑功夫分上下，胜者得刀，公平交易。”“調侯兄”向南小姐瞧了一眼，說道：“寶刀美人，都是難得之物。”補鍋匠道：“我不爭寶刀，要了她就是啦。”店伴冷笑道：“也不見得有這麼便宜事兒。武功第一的得寶刀，第二的得美人。”腳夫、車夫齊聲道：“對，就是這麼著。”店伴向補鍋匠道：“老兄，勞駕放開手，說不定在下功夫第二，這是我的老婆！”“調侯兄”笑道：“正是！”轉頭厲聲向南小姐道：“你敢再嚷一聲，先斬你一刀再說！”補鍋匠放開了手。南小姐伏在父親尸身之上，抽抽噎噎的哭泣。

　　那車夫笑道：“小姐，別哭啦。待會兒就有你樂的啦！”伸手去摸她臉，神色極是輕薄。

　　苗人鳳瞧到此處，再也忍耐不住，大踏步從石後走了出來，低沉著嗓子喝道：“下流東西，都給我滾！”那五人吃了一驚，齊聲喝道：“你是誰？”苗人鳳生性不愛多話，揮了揮手，道：“一齊滾！”補鍋匠性子最是暴躁，縱身躍起，雙掌當胸擊去，喝道：“你給我滾！”苗人鳳左掌揮出，以硬力接他硬力，一推一揮，那補鍋匠騰空直飛出去，摔在丈許之外，半天爬不起來。

　　其餘四人見他如此神勇，無不駭然，過了半晌，不約而同的問道：“你是誰？”苗人鳳仍是揮了揮手，這次連“滾”字也不說了。

　　那車夫從腰間取出一根軟鞭，腳夫橫過扁擔，左右扑上。苗人鳳知道這五人都是勁敵，若是聯手攻來，一時之間不易取胜，當下一出手就是極厲害的狠招，側身避開軟鞭，右手疾伸，已抓住扁擔一端，運力一抖，喀喇一響，棗木扁擔斷成兩截，左腳突然飛出，將那車夫踢了一個筋斗。那腳夫欲待退開，苗人鳳長臂伸處，已抓住他的後領，大喝一聲，奮力擲出，那腳夫猶似風箏斷線，竟跌出數丈之外，騰的一響，結結實實的摔在雪地之中。

　　那“調侯兄”知道難敵，說道：“佩服，佩服，這寶刀該當閣下所有。”一面說一面俯身拾起寶刀，雙手遞了過來。苗人鳳道：“我不要，你還給原主！”那“調侯兄”一怔，心想：“世上那有這樣的好人？”一抬頭，只見他臉如金紙，神威凜凜，突然想起，說道：“原來閣下是金面佛苗大俠？”苗人鳳點了點頭。“調侯兄”道：“我們有眼不識泰山，栽在苗大俠手里，還有什麼話說？”當下又將寶刀遞上，說道：“小人蔣調侯，三生有幸，得逢當世大俠，這寶刀請苗大俠處置吧！”苗人鳳最不喜別人羅唆，心想拿過之後再交給南小姐便是，當下伸手握住了刀柄。

　　他正要提手，突聽嗤嗤兩聲輕響，腿上微微一疼。蔣調侯躍開丈餘，向前飛跑，叫道：“他中了我的絕門毒針，快纏住他。”苗人鳳聽到“絕門毒針”四字，口中“哦”了一聲，暗道：“云南蔣氏毒針天下聞名，今番中了他的詭計。”心知這暗器劇毒無比，當下深吸一口氣，飛奔而前，頃刻時趕上蔣調侯，一把抓住，伸指在他脅下一戳，已閉住了他的穴道，拋在地下。

　　腳夫、車夫等本已一敗涂地，忽聽得敵人中了毒針，無不喜出望外，遠遠圍著，均不逼近，要待他毒發自斃。苗人鳳一口氣不敢吞吐，展開輕功，疾向腳夫趕去。那腳夫嚇得魂飛魄散，舍命狂奔。苗人鳳趕到身後，右掌擊去，登時將他五髒震裂。此掌擊出後腳下片刻不停，瞬息間追到車夫身前。那車夫揮動軟鞭護身，只盼抵擋得十招八招，挨到他身上毒性發作。苗人鳳那里與他拆什麼招，蒲扇般的大手伸出，抓住軟鞭鞭梢，神力到處，一奪一揮，軟鞭倒轉過來，將他打得腦漿迸裂。

　　苗人鳳連斃二人，腳上已自發麻，此是生死關頭，不容有片刻喘息，但見店伴與補鍋匠都已在數十丈外，二人是一般的心思，盡力遠遠逃開，以待敵人不支。苗人鳳本來不欲傷人性命，但此時只要留下一個活口，自己毒發跌倒，那就是把自己性命交在他的手里。當下咬緊牙關，手握軟鞭，追趕店伴。那店伴極是狡猾，盡揀泥溝陷坑中奔跑。但苗人鳳的輕功何等了得，一轉眼已自追上。那店伴眼見難逃，提著匕首扑將過來。苗人鳳立刻回頭轉身，向後一腳倒踹，瞧也不瞧，立即提氣追趕補鍋匠。這一腳果然正中店伴心窩，踢得他口中狂噴鮮血，仰天立斃。

　　那補鍋匠武功雖不甚強，但鄂北鬼見愁鍾家所傳輕功卻是武林中一絕。苗人鳳追奔逐北，毒氣發作得更快，腳步已自蹣跚，竟然追趕不上。補鍋匠見他一顛一躓，心中大喜，暗想：“老天保佑，教我垂手而得寶刀美人。”思念未定，突聽半空呼呼風響，一條黑黝黝的東西橫空而至，待欲閃躲，已自不及。原來苗人鳳知道追他不上，最後奮起神力，擲出軟鞭。這條鋼鑄軟鞭從面門直打到小腹，補鍋匠立時尸橫雪地。此時苗人鳳也已支持不住，一交摔倒。

　　南小姐伏在父親尸上，眼見這場驚心動魄的惡戰，嚇得呆了，最後見苗人鳳倒下，忙走近相扶，但苗人鳳身軀高大，她嬌弱無力，那里扶得起來？苗人鳳神智尚清，下半身卻巳麻木，指著蔣調侯道：“搜他身邊，取解藥給我服。”南小姐依言搜索，果然找到一個小小瓷瓶，問苗人鳳道：“是這個麼？”苗人鳳昏昏沉沉，已自難辨，道：“不管是不是，服……服了再說。”南小姐拔開瓶塞，將小半瓶黃色藥粉倒在左掌，送入苗人鳳口里。

　　苗人鳳用力吞下，說道：“快將他殺了！”南小姐大吃一驚，道：“我……我不敢……殺人。”苗人鳳厲聲道：“他是你殺父仇人。”南小姐仍道：“我……我不敢……”苗人鳳道：“再過幾個時辰，他穴道自解。我受傷很重……那時咱兩人死無葬身之地。”

　　南小姐雙手提起寶刀，拔刀出鞘，眼見蔣調侯眼中露出哀求之色，她自小殺雞殺魚也是不敢，這殺人的一刀如何砍得下去？

　　苗人鳳大喝：“你不殺他，就是殺我！”南小姐吃了一驚，身子一顫，寶刀脫手掉下。這刀砍金斷玉，刃口正好對准蔣調侯的腦袋。只聽得南小姐與蔣調侯同聲大叫，一個昏倒，跌在苗人鳳身上，另一個的腦袋已被寶刀劈開。

　　苗人鳳想到此處，懷中幼女忽然嚶的一聲醒來，哭道：“爸爸，媽呢？我要媽。”苗人鳳還未回答，那女孩一轉頭，見到火堆旁的美婦，張開雙臂，大叫：“媽媽，媽媽，蘭蘭找你！”歡然喜躍，要那美婦來抱。

　　四周眾人聽那幼女先叫苗人鳳“爸爸”，又叫那美婦“媽媽”，都是大感驚异，心想這美婦明明是田歸農之妻，怎麼又會是苗人鳳之女的母親？那女孩這兩聲“媽媽”一叫，大廳中緊張的氣氛又自濃了幾分。幾十個大人個個神色嚴重，只有一個孩子卻歡躍不已。

　　那美婦站起身來，走到苗人鳳身旁抱過孩子。那女孩笑道：“媽媽，蘭蘭找你，你回家了。”那美婦緊緊摟著她，兩張美麗的臉龐偎倚在一起。女孩在夢中流的淚水還沒乾，這時臉頰上又添了母親的眼淚。

　　臉有刀疤的獨臂怪漢一直縮身廳角，靜觀各人。這時輕輕站起，走到盜魁閻基身前，在他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閻基神色大變，忽地站起。向苗人鳳望了一眼，臉上大有懼色，緩緩伸手入懷，取出一個油紙小包。獨臂人夾手奪過，打開一看，見里面是兩張焦黃的紙片。他點了點頭，包好了放入懷內，重行回到廳角坐下。

　　那美婦伸衣袖抹了抹眼淚，突然在女孩臉上深深一吻，眼圈一紅，又要流出淚來，終于強行忍住，霍地站起，把女孩交還給了苗人鳳。那女孩大叫：“媽媽，媽媽，抱抱蘭蘭。”那美婦背向著她，宛似僵了一般，始終不轉過身來。

　　苗人鳳耐著性子等待，等那美婦答應一聲，等她回過頭來再瞧女兒一眼……

　　在苗人鳳心中，他早已要將一個人拉過來踏在腳下，一掌打死，但他知道，一定會有人舍命阻止。他的武功是打遍天下無敵手，但他的心腸卻很脆弱，只因為他是極深的愛著眼前這個美婦。

　　他聽見女兒在哭叫：“媽媽，媽媽，抱抱蘭蘭！”女兒在他懷中掙扎著要到母親那里。他耐著性子等待，等那美婦答應一聲，等她回過頭來再瞧女兒一眼……

　　那美婦是耳聾了？還是她的心像鐵一般剛硬？小女孩在連聲哀求：“媽媽，抱抱蘭蘭！”但媽媽一動也不動，背心沒一點兒顫抖，連衣衫也沒一點擺動。

　　苗人鳳全身的血在沸騰，他的心要給女兒叫得碎了。于是三年之前，滄州雪地里的事又涌上了心頭：

　　雪地里橫著六具尸身，苗人鳳腿上中了蔣調侯的兩枚絕門毒針，下半身麻痹，動彈不得。南小姐慢慢醒轉，見自己跌在苗人鳳懷里，急忙站起，雙腳一軟，又坐倒在雪地里。她驚惶已極，連哭也哭不出聲來。

　　苗人鳳道：“把那匹馬牽過來。”聲音很嚴厲，南小姐只有遵依的份兒。她將馬牽到苗人鳳身邊，伸出柔軟的手，握住了他蒲扇一般的手掌，想拉他起來。

　　苗人鳳道；“你走開！”心想：“你怎麼拉得起我？”這時他兩腿已難以行動，當下抬起上身，伸右手握住馬鐙，手臂微一運勁，身子倒翻上了馬背，說道：“拿了那柄刀！”南小姐失魂落魄般拾了寶刀。苗人鳳伸左手在她腰間輕輕一帶，將她提上了馬背。兩人并騎，慢慢回到小客店中。

　　苗人鳳運足功勁，才沒在馬上昏暈過去，但一到店前，再也支持不住，翻身落在雪地。兩名店小二奔出來扶了他進去。

　　苗人鳳卷起褲腳，將兩枚毒針拔了出來，他叫店小二替他吸出腿上毒血，雖然許以重酬，店小二仍是害怕躊躇。

　　南小姐將柔嫩的小口湊在他腿上，將毒血一口一口的吸出來。她很清楚的知道：兩人的肌膚這麼一接触，自己就是他的人了。他是大盜也好，是劇賊也好，再也沒第二條路，她已決心跟著他。

　　苗人鳳也知道：這幾口毒血一吸，自己無牽無挂、縱橫江湖的日子是完結啦。他須得終身保護這女子。這個千金小姐的快樂和憂愁，從此就是自己的快樂與憂愁。

　　他及時服了蔣調侯的解藥，性命是可保的了，但絕門毒針非同小可，不調治十天半月，兩腿無法使喚。他取出銀子，命店小二去收殮了南小姐的父親，也收殮了那五個企圖搶奪寶刀的豪客。

　　南小姐與他同住在一間房里，服侍他、陪伴他。經過了這場驚心動魄的變故，南小姐一閉眼就看到雪地里那場慘劇，看到父親被賊人殺死，看到自己手中的寶刀掉下去，殺死了一個人。她常常在睡夢中哭醒。

　　苗人鳳不喜言辭，從來不說一句安慰的言語。但南小姐只要見到他沉靜鎮定的臉色、同情的眼光，就不再害怕了。

　　她跟他說，她父親南仁通在江南做官，捉到了一名江洋大盜，得到這柄“冷月寶刀”。不久南仁通調補京官，他要將寶刀獻給當道，滿心想飛黃騰達，不料卻因此枉自送了性命。

　　苗人鳳問起那江洋大盜的姓名，南小姐卻說不上來，她只知道這大盜是在獄中病死的。他想：不知是那一個好漢，不明不白的又給害死了。那五名奪刀的豪客，必定識得這個大盜，知道大盜有一柄寶刀，于是一路跟蹤下來。

　　第五天晚上，南小姐端了一碗藥給苗人鳳喝。他正要伸手去接，忽聽得窗外簌簌幾下響聲。他不動聲色，接過藥碗來慢慢喝了下去。他知窗外有人窺探，但震于自己的威名，不敢貿然動手。暗自盤算：“這多半是奪刀五人的後援，再過五六日，那就不足為懼，苦于這幾日兩腿兀自酸軟無力，若有強敵到來，倒是不易對付。”

　　只聽得拍的一聲，白光閃動，窗外擲進一柄匕首，釘在桌上，微微顫動。匕首上附著一張白紙。南小姐“啊”的一聲驚呼，奔到他身邊。

　　苗人鳳睡在炕上，伸手夠不著匕首。他冷笑一聲，左掌在桌子邊緣一拍。匕首本來插進桌面數寸，這一拍之下，登時跳起，彈起尺許，跌在他手旁。窗外有人贊道：“金面佛名不虛傳，果然了得！”腳步輕響，兩個人越牆出外。接著馬蹄響起，兩騎馬遠遠去了。

　　苗人鳳拿起白紙，見寫著一行字道：“鄂北鐘兆文、鐘兆英、鐘兆能頓首百拜。”

　　南小姐見他臉色木然，不知是憂是怒，問道：“是敵人找上來了嗎？”苗人鳳點點頭。南小姐道：“你在桌上這麼一拍，他們就嚇走了，是不是？”苗人鳳搖頭道：“他們是來送信的。”

　　南小姐道：“你這麼大本事，他們一定害怕。”苗人鳳不語，心想：“鄂北鬼見愁鐘氏三兄弟，既然找上來了，就不害怕。”南小姐話是這麼說，心中也自擔憂，過了半晌，輕聲說道：“大哥，咱們現下騎馬走了吧，他們找不著的。”苗人鳳搖搖頭，默然不語。

　　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怎能在敵人面前逃走？就算為了南小姐而暫且忍辱躲避，但鬼見愁鐘氏三兄弟又怎能讓人躲得開？這些事南小姐是不會懂的。他向來不愛多說話，況且，這些事又何必跟她多說。

　　這一晚南小姐翻來覆去的睡不安穩。她已在全心全意的關懷這個粗手大腳的鄉下人，但苗人鳳卻睡得很沉。

　　只不過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頂花轎，一隊吹鼓手，又夢見一個頭上披著紅巾的新娘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童年時瞧見過的，他早已忘了，這時卻忽然夢到了。醒來的時候，似乎還隱隱聽到夢中鼓樂的聲音。黯淡的搖曳的燭光，照在旁邊床上南小姐像芙蓉花那樣柔和、那樣嬌艷的臉上。這朵花卻不在笑。她睡著的時候，也是恐懼，也是在感到痛苦。她臉上有燭光，卻有更多的陰影。

　　次日清晨，苗人鳳命店小二做一大碗面吃了，端張椅子，坐在廳中，冷月寶刀放在身旁。他生平不愛事先籌划，因為預料的事兒多半作不了准，宁可隨機應變。南小姐見了他的神情，心中很是害怕，問了他幾句，苗人鳳并不回答，于是她就不敢再問。

　　辰牌時分，馬蹄聲響，三乘馬在客店前停住，進來了三個客人。客店中人見了這三人的打扮，都是嚇了一跳。原來三人都身穿白色粗麻布衣服，白帽白鞋，衣服邊上露著毛頭，竟是剛死了父母的孝子服色。但三身孝服巳穿得半新不舊，若說服的熱孝，卻又不像。

　　苗人鳳知道鄂北鬼見愁鐘門雄霸荊襄，武功實有獨到的造詣，那補鍋匠是鐘氏門徒，武藝已自不弱，眼下鐘氏三兄弟親自到來，此事當真甚是棘手。只見三人一般的相貌，都是臉色慘白，鼻子又扁又大，鼻孔朝天，只是憑胡子分別年紀，料來灰白小胡子的是大哥鐘兆文，黑胡子的是二哥鐘兆英，沒留胡子的是三弟鍾兆能。三人進來時腳步輕飄飄的宛如足不點地，果然是勁敵到了。苗人鳳一生之中，敵人愈強，精神愈振，一見三人聲勢不同凡俗，不由得全身骨骼輕輕作響。

　　鐘氏三兄弟上前同時一揖到地，齊聲說道：“苗大俠請了。”苗人鳳拱手還禮，說道：“請了，怒在下腿上有傷，不能起立。”鐘兆文道：“苗大俠你家腿上不便，原本不該打擾，只是殺徒之仇，不能不報，請苗大俠你家恕罪。”他“你家，你家”，滿口湖北土腔，苗人鳳點點頭，不再答話。

　　鐘兆文道：“苗大俠威震天下，我們三兄弟單打獨斗，非你家敵手。老二、老三，咱哥兒一齊上啊！”鐘兆英、鐘兆能怪聲答應，叫道：“老大，咱哥兒一齊上啊！”這三兄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雖然怪聲怪氣，怪模怪樣，在江湖上卻是輩份甚高，行事持重，武功又強，因此上在兩湖一帶已闖下極大的基業。三人怪聲一作，嗆當當響聲不絕，各從身邊取出一對判官筆。

　　客店中多伴客人見這三人到來，已知不妙，這時見取出兵刃，人人遠避，登時大廳上空蕩蕩的一片。

　　南小姐關心苗人鳳安危，卻留在廳角之中。苗人鳳見她一個嬌怯弱女，居然有此膽量，心中大是喜慰。只因南小姐在廳角這麼一站，苗人鳳自此對她生死以之，傾心相愛，當下向她微微一笑，抽出冷月寶刀。

　　鐘氏兄弟見那刀青光閃動，寒氣逼人，同聲贊道：“好刀！”

　　三兄弟齊聲怪叫。鐘兆文雙筆當胸直指，兆英攻左，兆能襲右。苗人鳳端坐椅中，橫刀不動，待六枝鑌鐵判官筆的筆尖堪堪點到身邊，突然寶刀一揮，呼呼風響，向三人各砍一刀。鐘氏三兄弟果然身負絕藝，見他刀勢來得奇特，各自身形飄動，讓了開去。他們只知苗家劍法獨步天下，不料他刀法竟也如此精奇。苗人鳳此時所用的是胡一刀所授的胡家刀法，變化奧妙，靈動絕倫，就只吃虧在身子不能移動，一刀砍出，難以連續追擊。

　　四人一動上手，大廳中刀光筆影，登時斗得凶險异常。鐘氏三兄弟輕功甚是了得，三人分進合擊，此來彼往，六枝判官筆宛如十二枝相似。苗人鳳使開刀法，攻拒削砍，絲毫不落下風。他想今日之斗務須猛下殺手，重傷他兄弟三人，否則自己與南小姐性命難以周全。只是素知鐘氏三兄弟安份守己，并無歹行劣跡，江湖上聲名甚好，卻不必取他們性命。眼見三兄弟的招數愈來愈緊，每一招都點打他上身大穴，只要稍一疏神，不但一世英名付于流水，連這嬌艷溫柔的南小姐也得落入敵手受苦。想到此處，刀招加沉，猛力砍削。三兄弟怕他力大刀利，不敢讓兵刃給他寶刀碰到了，圍攻的圈子漸漸放遠。

　　鐘兆英眼見難以取胜，突然一聲怪叫，身子斜扑，著地滾去，竟到苗人鳳背後攻他下盤。這一著甚是險毒，想苗人鳳坐在椅上不能轉動，敵人攻他背後椅腳，如何護守得著？鐘兆英連攻數招，一筆橫砸，喀的一聲，將椅腳打斷了一根。椅子一側，苗人鳳身子跟著傾側。南小姐“啊”的一聲，驚呼出來。苗人鳳左手猛地探出，往鐘兆英臉上抓去。鐘兆英大驚，急忙滾開相避，只聽得當當兩響，他與鍾兆能手中的判官筆已各有一枝被寶刀削斷。鐘兆文肩頭劇痛，卻是被刀刃划了一道口子。苗人鳳一刀同時攻逼三敵，這一招叫做“云龍三現”，乃是胡家刀法中的精妙招數。

　　鐘氏三兄弟各展輕功躍開，三人互相望了一眼，臉上都有驚駭之色。鐘兆英道：“老大，挂了彩啦？”鐘兆文道：“不礙事。”他見苗人鳳椅子斜傾，坐得搖搖欲墜，心想如此良機，日後再難相逢，只是忌憚他寶刀鋒利，刀法精奇，于是抱拳說道：“兵刃上我三兄弟不是敵手，我們再領教你家拳招掌法。”這話兒說得冠冕堂皇，卻是不懷好意，是要敵人自去其長。他三人此來乘人之危，乃是仇殺拚命，并非比武較藝，這番說話苗人鳳本來大可不必理會，但他藝高人膽大，一聲冷笑，寶刀歸鞘，點了點頭，說道：“好！”

　　三兄弟拋下判官筆，蹦跳竄躍，攻了上來。三人每一步都是跳躍，竟無一步踏行。苗人鳳的掌法何等威猛，一經施展，三兄弟欺不近八尺以內，也是鐘門武功卓然成家，否則單是給他掌力一震，已受重傷。鐘兆英人最機靈，見他椅腳斷了一只，已難坐穩，心想依樣葫蘆，再打斷一只椅腳，非教他摔倒不可，當下又使出地堂拳法，滾向苗人鳳椅後，猛地右腿橫掃，喀喇一響，果然又將椅腳踢斷了一只。

　　那椅子本已傾側，此時急向後倒。苗人鳳伸手在椅背一按，人已躍起。他惱恨鐘兆英狡詐，從半空中如大鷹般向他扑擊下來。鐘兆英嚇得心驚膽戰，大叫：“老大，老三！”兆文、兆能雙雙從旁來救。苗人鳳雙掌發力，左掌打在鐘兆文肩頭，右掌拍在鐘兆能胸口。兩人經受不起，雙雙向外跌出。鐘兆英乘機幾個翻身逃出廳門，看苗人鳳時，也已摔倒在地。

　　三兄弟見他如此神勇，那敢進來再斗？鐘兆英瞥見店門旁堆滿騾馬的草料，心念一動，取出火摺幌著了，就在草料上一點。那麥稈乾得透了，登時起火，順風燒向店堂。客店中店多客商一見火頭，一陣大亂，紛紛奔出。三兄弟拿著判官筆在門口監視，叫道：“誰救那壞了腿的客人，老子打開他的腦袋瓜子！”眾人自逃性命不及，又有誰敢去救人？

　　苗人鳳見霎時之間風助火勢，濃煙火舌卷進廳來，自己雙腿不能行走，敵人又守在門口，暗道：“難道我一世英雄，今日竟活活燒死在這里不成？”一轉眼見南小姐已隨眾人逃出，心下略寬，火光中只見屋角里放著一困粗索，暗叫：“天可怜見！”爬著過去抖開繩索，在手臂上繞了十來圈。

　　鐘氏兄弟眼見煙火圍門，這個當世無敵的苗人鳳勢必葬身火窟，三人心中大喜，相視而笑。

　　南小姐當危急時奪門而出，此時卻想起苗人鳳尚在店內，他為相救自己而受傷喪生，不禁大為難受，珠淚盈眶，正自難忍，猛聽得店堂內一聲大喝，一條繩索從火焰中竄將出來，一端巳卷住門外那株大銀杏的樹干。接著繩子一蕩，苗人鳳又高又瘦的身軀已飛了出來。

　　眾人見他突似飛將軍自天而降，無不駭然。苗人鳳左手抓繩，身子自空向鐘氏三兄弟扑去。三鐘嚇得魂飛天外，已無斗志，當即發足奔逃。他三人輕功雖高，終不及苗人鳳拉著繩子飛蕩迅速，被他伸出蒲扇大的手掌，一擲一抓，一抓一擲，三兄弟都飛身而入火堆。總算三人武功均高，一入火堆，急忙逃出，但已燒得須眉盡焦，狼狽不堪。到此地步，三兄弟那敢逗留，馬匹也不要了，向南急奔而去，但聽苗人鳳豪邁爽朗的大笑聲，不絕從身後傳來。

　　苗人鳳想到當年力戰鬼見愁鐘氏三雄的情景，嘴角上不自禁出現了一絲笑意，然而這是愁苦中的一絲微笑，是傷心中一閃即逝的歡欣。于是他想到腿上傷愈之後，與南小姐結成夫婦，這個刻骨銘心、傾心相愛的妻子，就是眼前這個美婦人。他在身前不過五尺，五尺卻比五千里、五萬里的路程更加遙遠。

　　于是，他想到兩人新婚後那段歡樂的日子，他帶著他的蘭（南小姐名字叫做南蘭）一同去拜祭胡一刀夫婦的墓，他把冷月寶刀封在墳土之中，心里想：世上除了胡一刀外，再也無人配用這把寶刀。他既然不在世上了，寶刀就該陪著他。

　　于是在胡一刀的墓前，他把當年這場比武與誤傷的經過說給妻子聽。他從來不愛多說話，這一天卻是說得滔滔不絕。這件事在他心中郁積了十年，直到這天，方在最親近的人面前發泄出來。他辦了許多酒菜來祭奠胡一刀，擺滿了一桌，就像當年胡夫人在他們比武時做了一桌菜那樣。

　　于是他喝了不少酒，好像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復活了，與他一起歡談暢飲。他愈喝得多，愈是說得多。說到對這位遼東大俠的欽佩與崇仰，說到造化的弄人，人世的無常，說到胡夫人對丈夫的情愛，他說：“像這樣的女人，要是丈夫在火里，她一定也在火里，丈夫在水里，她也在水里……”

　　突然之間，看到自己的新娘臉色變了，掩著臉遠遠奔開。他追上去想要解釋，但他是醉了，他不會說話，何況，他心中确是記得客店中鐘氏三雄火攻的那一幕……他是在火里，而她卻獨自先逃了出去……

　　他一生慷慨豪俠，素來不理會小節，然而這是他生死以之相愛的人……在他腦子里，一直覺得南蘭應該逃出去，她是女人，不會半點武功，見到了濃煙烈火自然害怕，她那時又不是他的妻子，陪著他死了，又有什麼好處？……但在心里，他深深盼望在自己遇到危難之時，有個心愛的人守在身旁，盼望心愛的人不要棄他而先逃……他一直羡慕胡一刀，心想他有一個真心相愛的夫人，自己可沒有。胡一刀雖然早死，這一生卻比自己過得快活。

　　于是在酒醉之後，在胡一刀的墓前，無意中說錯了一句話，也可說是無意中流露了真心。這句話造成了夫妻間永難彌補的裂痕。雖然，苗人鳳始終是極深厚極誠摯的愛著妻子。

　　他永遠不再提到這件事，甚至連胡一刀的名字也不提，南蘭自然也不會提。

　　後來女兒若蘭出世了，像母親一般的美麗，像母親一般的嬌嫩。夫妻間的感情加深了一層。然而，他是出身貧家的江湖豪傑，妻子卻是官家的千金小姐。他天性沉默寡言，整天板著臉，妻子卻需要溫柔體貼，低聲下氣的安慰。她要男人風雅斯文、懂得女人的小性兒，要男人會說笑，會調情……苗人鳳空具一身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功，妻子所要的一切卻全沒有。如果南小姐會武功，或許會佩服丈夫的本事，會懂得他為什麼是當世一位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但她壓根兒瞧不起武功，甚至從心底里厭憎武功。因為，她父親是給武人害死的，起因是在于一把刀；又因為，她嫁了一個不理會自己心事的男人，起因是在于這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

　　她一生中曾有一段短短的時光，對武功感到了一點興趣，那是丈夫的一個朋友來作客的時候。那就是這個英俊瀟洒的田歸農。他沒一句話不在討人歡喜，沒一個眼色不是軟綿綿的教人想起了就會心跳。但奇怪得很，丈夫對這位田相公卻不大瞧得起，對他愛理不理的，于是招待客人的事兒就落在她身上。相見的第一天晚上，她睡在床上，睜大了眼睛望著黑暗的窗外，忍不住暗暗傷心：為什麼當日救她的不是這位風流俊俏的田相公，偏生是這個木頭一般睡在身旁的丈夫？

　　過了幾天，田歸農跟她談論武功，發覺她一點兒也不會，便教了她幾路拳腳。她學得很起勁，雖然她還是不喜歡武功，只因是他教的，就興致勃勃的學了。

　　終于有一天，她對他說：“你跟我丈夫的名字該當對調一下才配。他最好是歸農種田，你才真正是人中的鳳凰。”也不知是他早有存心，還是因為受到了這句話的風喻，終于，在一個熱情的夜晚，賓客侮辱了主人，妻子侮辱了丈夫，母親侮辱了女兒。

　　那時苗人鳳在月下練劍，他們的女兒苗若蘭甜甜地睡著……

　　南蘭頭上的金鳳珠釵跌到了床前地下，田歸農給她拾了起來，溫柔地給她插在頭上，鳳釵的頭輕柔地微微顫動……

　　她于是下了決心。丈夫、女兒、家園、名聲……一切全別了，她要溫柔的愛，要熱情。于是她跟著這位俊俏的相公從家里逃了出來。于是丈夫抱著女兒從大風雨中追趕了來，女兒在哭，在求，在叫“媽媽”。但她已經下了決心，只要和歸農在一起，只過短短的幾天也是好的，只要和歸農在一起，給丈夫殺了也罷，剮了也罷。她很愛女兒，然而這是苗人鳳的女兒，不是田歸農和她生的女兒。

　　她聽到女兒的哭求，但在眼角中，她看到了田歸農動人心魄的微笑，因此她不回過頭來。

　　苗人鳳在想：只盼她跟著我回家去，這件事以後我一定一句不提，我只有加倍愛她，只要她回心轉意，我要她，女兒要她！

　　苗夫人在想：他會不會打死歸農？他很愛我，不會打我的，但會不會打死歸農？

　　苗若蘭小小的心靈中在想；媽媽為什麼不理我？不肯抱我？我不乖嗎？

　　田歸農也在想他的心事。他的心事是深沉的。他想到闖王所留下的無窮無盡的財寶，苗夫人是打開這寶庫的鑰匙。當然，她很美麗，嬌媚無倫，但更重要的是闖王的寶庫，苗人鳳會不會打死我呢？

　　苗人鳳在等待，廳上的鏢客、群盜、侍衛、商家堡的主人，獨臂人和小孩，大家都在等待。廳上有很多人，但誰也不說話，只聽到一個小女孩在哭叫：“媽媽！媽媽！抱抱蘭蘭！”

　　即使是最硬心腸的人，也盼望她回過身來抱一抱女兒。

　　自從走進商家堡大廳，苗人鳳始終沒說過一個字，一雙眼像鷹一般望著妻子。

　　外面在下著傾盆大雨，電光閃過，接著便是隆隆的雷聲。大雨絲毫沒停，雷聲也是不歇的響著。

　　終于，苗夫人的頭微微一側。苗人鳳的心猛地一跳，他看到妻子在微笑，眼光中露出溫柔的款款深情。她是在瞧著田歸農。這樣深情的眼色，她從來沒向自己瞧過一眼，即使在新婚中也從來沒有過。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瞧見。

　　苗人鳳的心沉了下去，他不再盼望，緩緩站了起來，用油布細心地妥貼地裹好了女兒，放在自己胸前。他非常非常的小心，因為世界上再沒有這樣慈愛、這樣傷心的父親。

　　他大踏步走出廳去，始終沒說一句話，也不回頭再望一次，因為他已經見到了妻子那深情的眼色。

　　大雨落在他壯健的頭上，落在他粗大的肩上，雷聲在他的頭頂響著。

　　小女孩的哭聲還在隱隱傳來，但苗人鳳大踏步去了。他抱著女兒，在大風大雨中大踏步走著。他們沒有回家去。這個家，以後誰也沒有回去……

## 第三章　英雄年少

　　苗人鳳抱著女兒，在大風雨中离開了商家堡。俠士雖去，余威猶存。他進廳出廳，并無一言半語，但群豪震懾，不論識與不識，無不凜然。眾人或驚或愧，或敬或懼，過了良久，仍是無人說話，各自凝思。

　　苗夫人緩緩站起，嘴角邊帶著強笑，但淚水在眼眶中滾了幾轉，終于從白玉一般的腮邊滾了下來。田歸農倏地起身，左手握住腰間長劍劍柄，拉出五寸，錚的一聲，重歸劍鞘，這一下手勢瀟洒利落已極，低聲道：“蘭妹，走吧。”雙眼望著大車中一鞘鞘的銀鞘。神態雖是不減俊雅風流，但語聲微抖，掩不了未曾盡去的恐懼之心。

　　馬行空見田歸農仍想劫鏢，強自撐起，叫道：“春兒，取兵刃來！”馬春花見父親受傷非輕，含淚道：“爹！”馬行空聲音威嚴，說道：“快取來。”馬春花從背囊中取出隨著父親走了數十年鏢的金絲軟鞭，正要遞過，突然後堂咳嗽一聲，走出一個老婦，身穿青布棉襖，下系黑裙，脊梁微駝，兩鬢全白，頂心的頭發卻是一片漆黑。商寶震雖被田歸農打倒，受傷不重，搶上去叫道：“媽，這里的事你老人家別管，請回去休息吧。”原來這老婦正是商寶震的母親。

　　商老太點了點頭，不動聲色地道：“栽在人家手里啦？”語聲嘶啞，甚是難聽。商寶震臉露慚色，垂首道：“兒子不中用，不是這姓田的對手。”說著向田歸農一指，不禁愧憤交集。商老太雙眼半張半開，黯淡無光，木然向田歸農望了一下，又向苗夫人望了一下，喃喃道：“好個美人兒！”突然間一個黃瘦男孩從人叢中鑽了出來，指著苗夫人叫道：“你女兒要你抱，干麼你不睬她？你做媽媽的，怎麼一點良心也沒有？”這幾句話人人心中都想到了，可是卻由一個乞兒模樣的黃瘦小兒說出口來，眾人心中都是一怔。只聽轟轟隆隆雷聲過去，那男孩大聲道：“你良心不好，雷公劈死你！”戟指怒斥，一個衣衫襤褸的孩童，霎時間竟是大有威勢。田歸農一怔，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喝道：“小叫化，你胡說八道什麼？”那盜魁閻基搶了上來，喝道：“快給田相公……夫……夫人磕頭。”那男孩不去理他，臉上正氣凜然，仍是指著苗夫人叫道：“你……你好沒良心！”

　　田歸農提起長劍，正要分心刺去，苗夫人突然“哇”的一聲，掩面而哭，在大雨中直奔了出去。田歸農顧不得殺那男孩，提劍追出。他一竄一躍，已追到苗夫人身旁，勸道：“蘭妹，這小叫化胡說八道，別理他。”苗夫人哽咽道：“我……我确是良心不好。”哭著說話，腳下絲毫不停。田歸農伸手挽她臂膀，苗夫人用力一掙。田歸農若是定要挽住，苗夫人再苦練十年武功也掙扎不脫，但他不敢用強，只得放開了手，軟語勸告。但見二人在大雨中越行越遠，沿著大路轉了個彎，給一排大柳樹擋住後影。雨點濺地，水花四舞，二人再不轉回。眾人吁了一口氣，轉眼望那孩童，心想這人小小年紀，好大的膽氣，這條命卻不是撿來的？

　　閻基冷笑一聲，喝道：“那當真再美不過，閻大爺獨飲肥湯，豈不妙哉！兄弟們，快搬銀鞘啊！”群盜轟然答應，散開來就要動手。閻基左足飛起，將那男孩踢了個筋斗，順手掀住了獨臂漢子，喝道：“還給我！”

　　商老太太嘶啞著嗓子，問道：“閻老大，這兒是商家堡不是？”閻基道：“是啊，商家堡怎麼啦？”商老太道：“我是商家堡的主人不是？”閻基一只手仍是掀住獨臂漢胸口，仰天大笑，說道：“商老婆子，你繞著彎兒跟我說什麼啊？你商家堡牆高門寬，財物定是不少，可是想送點兒油水給兄弟們使使？”群盜隨聲附和，叫嚷哄笑。商寶震氣得臉也白了，道：“媽，別跟他多說。兒子和他拚了。”從鏢行趟子手中搶過一柄單刀，指著閻基叫陣。閻基將獨臂漢一推，狠狠說道：“小子別走，老子待會跟你算帳。”雙手一拍，向著商寶震斜眼而睨，臉上流氣十足，顯然壓根兒沒將他放在眼里。

　　商老太道：“閻老大，你跟我來，我有話對你說。”閻基一怔，油嘴滑舌地道：“到哪兒啊？女人的房里姓閻的可不去。”商老太就似沒有聽見，仍道：“我有要緊話跟你說。”閻基心想：“這老太婆倒有幾分古怪，不知她叫我去哪里？”正待說：“閻大爺沒空跟你摽唆。”商老太已轉身走向內堂，啞聲道：“你沒膽子，也就是了。”閻基仰天打個哈哈，笑道：“我沒膽子？”拔腳跟去。二寨主為人細心，將閻基的鬼頭刀遞過，閻基左手倒提了。商寶震不知母親叫他入內是何用意，跟隨在後。商老太雖不回頭，卻聽出了兒子的腳步聲，說道：“震兒留在這兒！閻老大，你叫弟兄們暫別動手。”說這幾句話時向兒子和閻基一眼也沒瞧，但語音中自有一股威嚴，似是發號施令一般。閻基道：“這話不錯，大伙兒別動，等我回來發落。”群盜轟然答應，二寨主用黑話吆喝發令，分派人手監視鏢客，防他們有何异動。

　　本來商寶震和三個侍衛助著鏢行，群盜已落下風，但商寶震和徐錚為田歸農所傷，馬行空挨了閻基一腳後，再給田歸農打了一掌，傷勢更重，形勢又自逆轉。群盜既不劫鏢，鏢行人眾也就靜以待變。閻基跟隨在商老太背後，只見她背脊弓起，腳步蹣跚，原先心中存著三分提防之意，此時盡數拋卻，笑問：“商老婆子，叫我進來可是獻寶麼？”商老太道：“不錯，是獻寶。”閻基心中一動，他一生最是貪財，瞧這商家堡一副大家氣派，底子甚是殷實，說不定那商老太一見強人降臨，嚇破了膽，自行獻上珠寶贖命，也是有的，不由得又驚又喜。只見她一直向後進走去，接連穿過三道院子，到了最後面的一間屋外，呀的一聲把門推開，自己先走了進去，說道：“請進來吧！”閻基伸頭向房里一探，見是一間兩丈見方的磚房，里面空空蕩蕩，只見一張方桌，更無別物，微感蹺蹊，提步進去，大聲道：“有話快說，可別裝神弄鬼的。”商老太不答，伸手關上木門，又上了門閂。閻基大奇，四下打量，只見桌上放著一塊靈牌，上書“先夫商劍鳴之靈位”。閻基心想：“商劍鳴，商劍鳴，這名字好熟，那是誰啊？”一時卻想不起來。商老太緩緩說道：“你竟敢上商家堡來放肆，可算得大膽。若是先夫在世，十個閻基也早砍了。今日商家堡雖只剩下孤兒寡婦，卻也容不得狗盜鼠竊之輩上門欺侮。”幾句話說完，突然腰板一挺，雙目炯炯放光，凜然逼視，一個蹣跚龍鐘的老婦，霎時間變得英氣勃勃。

　　閻基微微一驚，心想：“原來這婆娘是故意裝老。”但想到一個女流之輩，又有何懼，笑道：“上門也上了，欺人也欺了，你又咬我一口？”商老太霍地走到桌旁，從靈牌後面捧出一個黃色包袱，那包袱灰塵堆積，放在靈牌之後毫不搶眼。她也不拍去灰塵，順手解了結子，打開包袱，只見紫光閃閃，冷氣森森，卻是一柄厚背薄刃紫金八卦刀。閻基驀地里記起十余年前的一件往事，倒退兩步，左手倒提著的鬼頭刀交與右手，叫道：“八卦刀商劍鳴！”商老太臉色一沉，叫道：“豪傑雖逝鋼刀在！妾身就憑先夫這把八卦刀，要領教閻老大的高招。”忽地抓住刀柄，一招“童子拜佛”，向靈位行了一禮，回過身來，已成八卦刀法中的第一招“上勢左手抱刀”。但見她沉肩墜肘，氣斂神聚，哪里有半分衰邁老態？閻基雖然微存戒心，但想以百胜神拳馬行空這等英雄，尚且敗在自己手里，若是商劍鳴復生，或許要懼他幾分，這商老太本領再高也是有限，當下鬼頭刀在空中虛劈一招，笑道：“你要比試刀法，何不就在大廳之中？巴巴地到這兒來，難道定要丈夫的死人牌位給在一旁瞧著，才顯得出本事麼？”商老太凜然道：“不錯，先夫威靈，震懾鼠輩。”閻基不自禁地向那靈牌望了一眼，心中有些發毛，急欲了結此事，走出這間冷冰冰、黑沉沉的靈堂，說道：“商老太，你發招吧。”商老太道：“你是客人，閻寨主先請。”她聽他改了稱呼，口頭上客氣了些，于是也稱他一聲“寨主”。

　　閻基道：“在下跟商家堡無冤無仇，這次劫鏢，乃是沖著馬老頭兒而來。商老太既然定要出頭，咱們點到為止，不必真砍真殺。”商老太雙眉豎起，低沉著嗓子道：“沒那麼容易！商劍鳴一生英雄，他建下的商家堡豈容人說進便進，說出便出？”閻基也自惱了，道：“依你說便怎地？”商老太道：“你敗了我手中鋼刀，將我人頭割去，連我兒子也一并殺了……”閻基嚇了一跳，心想：“我跟你又無深冤大仇，只不過無意冒犯，何必這麼性命相拚？”只聽她又道：“若是妾身胜得一招半式，閻寨主頸上腦袋也得留下。”此言一出，跟著喝道：“進招！”閻基氣往上沖，大聲說道：“我要你母子性命何用？只要你這座連田連宅的商家堡。”說著將刀一晃，欲待進招，商老太一招“朝陽刀”已劈了過來。這一刀又快又猛，閻基急忙側頭，只聽呼的一響，震得右耳中嗡嗡作聲，那刀從右腮邊直削下去，相距不過寸余，只要閃避慢得一霎，這腦袋豈不是給她劈成兩半？這一刀先聲奪人，閻基給她的猛砍惡殺嚇得為之一怔，知她第二招定是回刀削腰，忙沉鬼頭刀一架，當的一響，雙刀相交，火光四濺。閻基覺她膂力平平，遠遜于己，本已提起的心又放了下來，于是一招“推刀割喉”，推了過去。商老太“哼”了一聲，側身避過，道：“四門刀法，不足為奇。”閻基笑道：“平平無奇，卻要胜你。”語聲未畢，踏步上前，使出一招“進手連環刀”。商老太不架不讓，竟搶對攻，“削耳撩腮”，舉刀斜砍。閻基大驚，心想：“怎麼拚命了？”本來武術中原有不救自身、反擊敵人的招數，但這種拚著兩敗俱傷的打法，總是帶著九分冒險，非至敵招難解、萬不得已之際決計不用。此時商老太只要舉刀一擋，就能架開敵招，哪知她竟行險著，不顧性命地對攻。她不顧性命，閻基卻不得不顧，危急中扑地一滾，反身一腿。這一腿去勢奇妙，商老太手腕險被踢中，八卦刀急忙翻過，閻基才收腿轉身。原來他練熟了十余招怪异拳腳，近年來在江湖上戰無不胜，刀法卻是平平，但他另有奇著，將那十幾路奇拳怪腿夾在刀法之中，一路第三四流的四面刀登時化腐朽為神奇，居然也打敗了不少英雄好漢，此刻施將出來，每當刀法上一走下風，拳腳一動，立時扳轉劣勢。頃刻之間一個老婦，一個盜魁，雙刀疾舞，在磚房中斗得塵土飛揚。閻基見商老太刀法精妙，自己若非靠那十余招拳腳救駕保命，早已喪生于八卦刀下，一個老婦居然有此武功，不由得暗暗稱奇，心道：“如此久戰下去，若是一個疏忽，給她削去半邊腦袋，那可不是玩的。”當下用長藏拙，不住地拳打足踢，偶然才砍上幾刀。這法兒果然生效，商老太難以抵擋，不斷退避。閻基洋洋得意，笑道：“嘿嘿，商劍鳴什麼英雄了得，八卦刀法也不過如此。”

　　商老太對先夫敬若天神，此言犯了她的大忌，突然間目露凶光，刀法一變，四下游走，白光閃閃，四面八方攻了上去。此刻她每一招都是拚命，每一招都是搶攻，早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閻基大叫：“你瘋了麼？喂，商老太，你丈夫可不是我殺的，你跟我拚命干麼？喂喂，你聽見我說話沒有？”一面叫嚷，一面逃竄。他斗志一失，商老太更是砍殺得如火如荼，出刀越來越快，此時閻基的怪异拳腳已來不及使用，只想拔開門閂，逃出屋去。面臨一只瘋了的母大虫，他哪里還想到什麼胜負榮辱，唯一的念頭只是如何逃命。

　　他數次要去拔開門閂，總是給商老太逼得絕無余暇。眼見她“夜叉探海”，“上步撩刀”，“仙人指路”，一刀猛似一刀，閻基把心一橫，反背一腿踢出，叫聲“失陪！”左足用勁，竄身從窗口躍了出去。豈知商老太拚著受他這一腿，如影隨形，跟著一刀砍了過去。只聽二人同聲“啊喲”，一齊跌在窗下。商老太立即躍起，肩頭雖被踢中，未受重傷。閻基的大腿上卻給結結實實的一刀砍著，再也難以站立。這一下他嚇得魂飛天外，只見商老太眼布紅絲，鋼刀跟著劈下，忙伸雙手握住了她小腿，大叫：“饒命！”商老太幼時陪伴父親、婚後跟隨丈夫闖蕩江湖，畢生會過無數武林豪傑，如眼前這般沒出息的混蛋，卻是從未見過，心中一怔，這一刀就砍不下去。閻基索性爬在地下，冬冬冬地大磕響頭，求道：“大人不記小人過！我是狗娘養的王八蛋！老太太要抽筋剝皮，悉從尊便，這一刀務懇留他一留。”商老太歎了口氣道：“好，命便饒你。你記住了，今日比武之事，不許漏出一字。”閻基求之不得，連聲答應。商老太道：“去吧！”閻基陪個笑臉，又磕了兩個頭，爬將起來，用刀拄在地下，一蹺一拐地走出。商老太厲聲說道：“站住！咱們拚刀之前，說過任誰輸了，就得在商家堡留下腦袋。你說話不算數，難道我也同你一般混帳？”

　　閻基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只見商老太臉上猶似罩著一層嚴霜，顯是并非說笑，哀求道：“你……你不是饒了我麼？”商老太道：“饒得你性命，饒不得你腦袋。”說著手中八卦刀一揚，厲聲道：“商劍鳴八卦刀出手，素不空回，過來！”閻基咕冬一聲，雙膝落地。商老太手法好快，左手提起他的辮子，右手八卦刀一揮，已將他辮子割下，喝道：“辮子留在商家堡，從今後削發為僧，不得再在黑道中廝混！”閻基喏喏連聲。商老太道：“你裹好腿傷，戴上帽子，再到廳上招呼你的手下滾出商家堡。”大廳上眾人你瞧我，我瞧你，不知二人在內堂說些什麼，等了半個時辰，才見商老太顫巍巍地出來。閻基跟在後面，慢吞吞地走出，叫道：“眾兄弟，銀兩不要了，大伙兒回寨去。”此言一出，眾人無不大為驚愕。二寨主道：“大哥……”閻基道：“回寨說話。”將手一揮，走出廳去。他不敢露出腿上受傷痕跡，強行支撐，咬緊牙關出去。眾盜不敢違拗，向著一鞘鞘已經到手的銀子狠狠望了幾眼，轉身退出。片刻之間，群盜退得干干淨淨。饒是馬行空見多識廣，卻也猜不透其中的奧妙，只見閻基行過之處，地上點點滴滴留下一行血跡，料想他在內堂是受了傷，看來商家堡內暗伏能人，卻哪里料得著眼前這龍鐘老婦，適才竟和他拚了一場生死決戰。他扶著女兒的肩頭站起待要施謝，商老太道：“震兒，跟我進來！”馬行空一愕，只見他母子二人徑自進了內堂。

　　這一下鏢行人眾與三名侍衛都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商老太舊時必與那盜魁相識，曾有恩于他：有的說商老太一頓勸喻，動以利害，那盜魁想到與御前侍衛為敵，非同小可，終于懸崖勒馬。正自瞎猜，商寶震走了出來，說道：“家母請馬老鏢頭內堂奉茶。”內堂敘話，商老太勸馬行空留在商家堡養傷，一面派人到附近鏢局邀同行相助，轉保鏢銀前往金陵。經此一役，馬行空雄心全消，“百胜神拳”的名號響了數十年，到頭來卻折在一個市井流氓般的盜賊手中，對走鏢的心登時淡了。商老太護鏢不失，恩情太重，她的意思不敢不遵，同時他心底還存了一個念頭，極想見一見那位挫敗閻基的武林高手。當下謝了商老太的好意，一口答應照辦。

　　傍晚時分，大雨止了，三名御前侍衛道了攪擾別過，商寶震相送到大門之外。那獨臂人攜了男孩之手，也待告辭，商老太向那男孩瞧了一眼，想起他怒斥苗夫人時那正氣凜然的神情，自忖：“這小小孩童，居然有此膽識，倒也少見。”于是問道：“兩位要上何處？路上盤纏可夠用了？”獨臂人道：“小人叔侄流落江湖，四海為家，說不上往哪里去。”商老太向那孩童細細打量，沉吟半晌，道：“兩位若不厭棄，就在這兒幫忙干些活兒。咱們莊子大，也不爭多兩口人吃飯。”那獨臂人心中另有打算，一聽大喜，當即上前拜謝。商老太問起姓名，獨臂人自稱名平四，那孩童是他侄兒，叫作平斐。

　　當晚平四叔侄倆由管家分派，住在西偏院旁的一間小屋中。二人關上門窗，平四丑陋的臉上滿是喜色，低聲道：“小爺，你過世的爹娘保佑，這兩張拳經終于回到你的手上，真是老天爺有眼。“平斐道：“平四叔，你千萬別再叫我小爺，一個不慎給人聽見了，平白地惹人疑心。”平四連聲稱是，從懷中掏出那油紙小包，雙手恭恭敬敬地遞給平斐。他倒不是對這孩子如此恭敬，卻是想起了遺下兩頁拳經的那位恩人。平斐問道：“平四叔，你跟那閻基說了幾句什麼話，他就心甘情愿地交還了拳經？”平四道：“我說：‘你撕去的兩頁拳經呢？苗大俠叫你還出來！’就這麼兩句說話，那時苗大俠便在他眼前，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他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不還。”平斐沉吟一會，道：“這兩頁拳經為什麼在他那里？你為什麼叫我記著他的相貌？他為什麼見苗大俠這樣害怕？”平四不答，一張臉抽搐得更加難看，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強忍著不讓掉下。平斐道：“四叔，我不問啦。你說過等我長大了，學成了武功，再源源本本地說給我聽。我這就好好地學。”于是叔侄倆在商家堡定居了下來。平四在菜園中挑糞種菜，平斐卻在練武廳里掃地抹槍。

　　馬行空在商家堡養傷，閒著就和女兒、徒兒、商寶震三人講論拳腳。他們在演武練拳的當兒，平斐偶然瞧上一眼，但絕不多看。他們知道這黃黃瘦瘦的孩子很大膽，卻從沒想到他身有武功，因此當他偶爾看上一眼的時候，不論是有數十年江湖經歷的馬行空，還是聰明伶俐的商寶震，從來不曾疑心過他是在留意拳法的奧妙。但他決不是偷學武藝。他心中所轉的念頭，馬行空他們是更加想不到了。因為每當他看了他們所說的奇招妙著之後，心里總想：“那有什麼了不起？這樣的招數只能對付庸才，卻打不到英雄好漢。”因為他其實并不姓平，而是姓胡，他的姓名不是平斐而是胡斐：因為他是胡一刀的兒子，那個和苗人鳳打了五日不分胜負的遼東大俠胡一刀的兒子；因為他父親曾遺給他記載著武林絕學的一本拳經刀譜，那便是胡家拳法和刀法的精義。這本拳經刀譜本來少了頭上兩頁，缺了扎根基的入門功夫，缺了拳法刀法的總訣，于是不論他多麼聰明用功，總是不能入門。現下機緣巧合，給閻基偷去的總訣找回來了，于是一加融會貫通，武功進境一日千里。

　　閻基憑著兩頁拳經上的寥寥十余招怪招，就能稱雄武林，連百胜神拳馬老鏢頭也敗在他的手下，胡斐卻是從頭至尾學全了的。當然，他年紀還小，功力很淺，許多精微之處還難以了解。但憑著這本拳經刀譜，他練一天抵得徐錚他們練一個月。何況，即使他們練上十年二十年，也不會學到這天下絕藝的胡家拳和胡家刀。每天半夜里，他就悄悄溜出莊去，在荒野里練拳練刀。他用一柄木頭削成的刀來練習，每砍一刀，就想像這要砍去殺父仇人的腦袋，雖然，他并不知道仇人到底是誰。但平四叔將來會說的，等他長大成人、武藝練好之後。于是他練得更加熱切，想得更加深刻。因為最上乘的武功，是用腦子來練而不是用身子練的。

　　這樣過了七八個月，馬行空的傷早就痊愈了，但商老太和商寶震熱誠留客。馬行空的鏢行已歇了業，眼見主人殷勤，也就住了下來。商寶震沒拜他為師，因為商老太有這麼一股傲氣，八卦刀商劍鳴家傳絕藝，怎能去投外派師父？但馬行空感念他家護鏢的恩情，對商寶震如同弟子一般看待，只要是自己會的，他想學什麼，就教什麼，將拳技的精要傾囊以授。百胜神拳的外號殊非幸致，拳術上确有獨到造詣，這七八個月中，商寶震實是獲益良多。馬行空也已看出來，商家堡并非臥虎藏龍，另有高人，只是那一日閻基為何匆匆而去，卻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他偶然把話題帶到這件事上，商老太微微一笑，顧而言他。馬行空知道主人不肯吐露，從此絕口不提。

　　馬行空年老血虧，晚上睡得不沉。有一日三更時分，忽聽得牆外喀喇一響，是誰無意中踏斷了一根枯枝。馬老鏢頭一生闖蕩江湖，聲一入耳，即知有夜行人在屋外經過，但只這麼一響之後，再無聲息，竟聽不出那人是向東向西，還是躲在牆上窺伺。他雖在商家堡作客，但主人于己有恩，平日相待情意深厚，他已把商家堡的安危瞧得比自己的家還重，當下悄悄爬起，從枕底取出金絲軟鞭纏在腰間，輕輕打開房門，躍上牆頭，突見堡外黑影晃動，有人奔向後山而去。

　　他一瞥之下，見此人輕功頗為了得，心下尋思：“莫非那閻基心猶未死，又來作怪？此事由我身上而起，姓馬的豈能袖手不顧？”于是躍出牆外，腳下加快，向那黑影去路急追，但奔出數十丈，已自不見了黑影的蹤跡。他心中一動：“不好，別要中了敵人調虎离山之計。”急忙飛步扑回商家堡。來到堡牆之外，但聽四下里寂靜無聲，這才放心，心下卻是疑惑更甚：“適才此人身手不凡，實是勁敵。但瞧他身形瘦小，與那盜魁閻基大不相同，不知是江湖上什麼好手到了？”他抓住軟鞭，在掌上盤了幾轉，弓身向莊後走去，要察看一個究竟。竄出十余丈，將到莊院盡頭，忽聽西首隱隱有金刃劈風之聲。馬行空暗叫一聲：“慚傀，果然有人來襲，卻不知跟誰動上了手？”雙足一點，身形縱起。百胜神拳年紀雖老，身手仍是極為矯捷，左手在牆頭一搭，一個倒翻身，輕輕落在牆內，循聲過去，聽得聲音是從後進的一間磚屋中發出。但說也奇怪，二人一味啞斗，既無半聲吆喝叫罵，兵刃亦不碰撞。他心知中間必有蹺蹊，先不沖進相助，湊眼到窗縫中一張，險些不禁失笑。

　　但見屋中空空蕩蕩，桌上一燈如豆，兩個人各執鋼刀，盤旋來去地激斗，一個是少主人商寶震，另一個卻是他母親商老太太，原來母子倆正在習練刀法。

　　他只瞧了片刻，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只見商老太太出手狠辣，刀法精妙，固與日間的龍鐘老態大不相同，而商寶震一路八卦刀使將出來，也是虎虎生風。原來非但商老太平時深藏不露，商寶震也是故意隱瞞了武功。他平日教商寶震的只是拳腳，刀法自己并不擅長，商寶震也從來不提，想不到這少年兵刃上的造詣著實不低。他悄立半晌，想起十五年前在甘涼道上與商寶震的父親商劍鳴動手，被他砍了一刀，劈了一掌，養了三年傷方得康復，自知與他功夫相差太遠，此仇難報，甘涼道一路從此絕足不走。此時商劍鳴已死，商老太于己有恩，昔日的小小嫌隙早已不放在心上，哪知今日中夜，又見仇人的遺孀孤兒各使八卦刀對招。

　　他思潮起伏：“商老太的武功實不在我之下，何以她竟然半點不露痕跡？她留我父女在莊，是否另有別情？”凝思片刻，再湊眼到窗縫中時，見母子二人刀法已變，各使八卦游身刀法，滿室游走，刀中夾掌，掌中夾刀，越打越快，打到第六十四招“收勢”，二人向後躍開，母子倆依足了規矩，各自舉刀致敬，這才垂下刀來。商老太不動聲色，在青燈之下臉泛綠光。商寶震卻已滿臉通紅，呼呼喘氣。

　　商老太沉著臉道：“你的呼吸總是難以調勻，進境如此之慢，何年何月才能報得你爹爹的大仇？”馬行空心中一凜，只見商寶震低下了頭，甚有愧色。商老太又道：“那苗人鳳的武功你雖沒見到，他拉車的神力總是親眼目睹的了。胡一刀的功夫不在苗人鳳之下。這苗胡二賊的武功，你此刻跟他們天差地遠，但只要勤學苦練，每過得一日，你武功長一分，這二賊卻衰老了一分，終有一日，要將二賊在八卦刀下碎尸萬段。”馬行空心想：“這母子二人閉門習武，不知胡一刀早于十多年前便死了。”只聽商老太歎了口長氣，說道：“唉，你這孩子，我瞧你啊，這幾日為那馬家的丫頭神魂顛倒，連練功夫也不起勁了。”馬行空一驚：“難道我那春兒和他有甚苟且之事？”但見商寶震滿臉通紅，辯道：“媽，我見了馬姑娘總是規規矩矩的，話也沒跟她多說幾句。”商老太哼了一聲，說道：“你吃誰的奶長大？心里打什麼主意，難道我還不明白？你看中馬家姑娘，那不錯，她人品武藝，我心中很合意。”商寶震很是高興，叫了聲：“媽！”商老太左手一揮，沉著嗓子道：“你可知他爹是誰？”商寶震一愕道：“難道不是馬老鏢頭？”商老太道：“誰說不是？你卻可知馬老鏢頭跟咱家有甚牽連？”商寶震搖搖頭。商老太道：“孩子，他是你爹爹的大仇人。”商寶震大出意料之外，不由得“啊”了一聲。

　　馬行空不禁發抖，但聽商老太又道：“十五年前，你爹爹在甘涼道上跟馬行空動手。想你爹爹英雄蓋世，那姓馬的焉是他的對手？你爹爹砍了他一刀，劈了他一掌，將他打得重傷。但那姓馬的亦非平庸之輩，你爹爹在這場比武中也受了內傷。他回得家來，傷未平復，咱們的對頭胡一刀深夜趕上門來，將你爹爹害死。若非你爹爹跟那姓馬的事先有這一場較量，嘿嘿，八卦刀威震江湖，諒那胡一刀怎能害得你爹爹？”她說到最後這幾句話時語音慘厲，嗓子嘶啞，聽來極是可怖。馬行空一生經過不少大風大浪，此時聽來卻也是不寒而栗，心想：“胡一刀何等的功夫，你商劍鳴就算身上無傷，也是難逃此劫。老婆子心傷丈夫慘死，竟然遷怒于我。”只聽商老太又道：“陰差陽錯，這老兒竟會趕鏢投到我家來。這商家堡是你爹爹親手所建造，怎容鼠輩在此放肆劫鏢？但你可知我留姓馬的父女在此，有何打算？”商寶震聲音發顫，道：“媽……你……你要我為爹爹復仇？”商老太厲聲道：“你不肯，是不是？你是看上了那姓馬的丫頭，是不是？”商寶震見母親眼中如要噴出火來，退後了兩步，不敢回答。商老太冷笑道：“很好。過幾天我給你跟那姓馬的提親，以你的家世品貌，諒他決無不允。”

　　這幾句話卻叫馬行空和商寶震都是大出意料之外。馬行空隔窗看到商老太臉上切齒痛恨的神氣，微一琢磨，全身寒毛根根直豎：“這老太婆用心好不狠毒！她殺我尚不足以泄憤，卻要將我花一般的閨女娶作媳婦，折磨得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天可怜見，叫我今晚隔窗聽得她母子這番說話，否則……我那苦命的春兒……”

　　商寶震年輕識淺，卻全不明白母親這番深意，只覺又是歡喜又是詫异，想到母親肯為自己主持這門親事，歡喜倒有九分，只剩下一分詫异。馬行空只怕再聽下去給商老太發覺，凝神提氣，悄悄走遠，回到自己屋中時抹了額頭一把冷汗，猛然省起：“那奔到後山的瘦小黑影卻又是誰？”

　　第二天午後，馬行空穿了長袍馬褂，命商寶震請母親出來，有幾句話商量。商寶震又驚又喜，心想：“難道母親這麼快就已跟他提了親？瞧他這副神氣打扮，那可不同尋常。”于是相請母親，來到後廳，和馬行空分賓主坐下，自己下首相陪。他望望母親，又望望馬行空，一顆心怦怦直跳，但聽馬老鏢頭道謝護鏢之德，東道之誼，商老太滿口謙虛，只盼他二人說到正題，但兩個言來語去，盡是客套。

　　說了好一會，馬行空才道：“小女春花這丫頭的年紀也不小了，我想跟商老太商量一件事。”商寶震心中怦的一下大跳。商老太大是奇怪：“卻也沒聽說女家先開口來求親的。”說道：“馬老師盡說不妨，咱們自己人，還拘什麼禮數？”馬行空道：“我除了這丫頭，一生就收得一個徒弟。他天資愚鈍，性子又鹵莽，但我從小就當他親兒子一般看待。這孩子跟春兒也挺合得來，我就想在貴莊給他二人訂了這頭親事。”商寶震越聽越不對，聽到最後一句話時，不自禁地站起身來。商老太心下大怒：“這老兒好生厲害，定是我那不中用的兒子露了破綻。”當下滿臉堆歡，連聲“恭喜”，又叫：“孩兒，快給馬老伯道喜！”商寶震腦中胡塗一片，呆了一呆，直奔出外。馬行空又和商老太客氣好一陣子，才回屋中，將女兒和徒兒叫來，說今日要給二人訂親。徐錚大喜過望，笑得合不攏嘴來，馬春花紅暈雙頰，轉過了頭不作聲。馬行空說道：“咱們在這兒先訂了親。至于親事嘛，那是得回自個家去辦的了。”他知女兒和徒兒心中藏不住事，昨晚所聞所見，竟是半句不提。馬春花嬌憨活潑，明艷動人，在商家堡這麼八個月一住，商寶震和她日日相見，竟叫他一縷情絲，牢牢地縛在這位姑娘身上。他剛得母親答應要給自己提親，料想事無不諧，正在滿懷喜悅之際，突然聽到了馬行空那幾句晴天霹靂一般的言語。他獨自坐在房中，從窗中望出去，呆呆地瞧著院子中一株銀杏，真難相信適才聽到的話竟會是馬行空口中說出來的。

　　他喪魂落魄，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直至一名家丁走進房來，說道：“少爺，練武的時候到啦，老太太等了你半天呢。”商寶震一驚，暗叫：“糟糕，胡里胡塗的誤了練武時候，須討一頓好罵。”從壁上摘下了鏢囊，快步奔到練武廳中。只見商老太坐在椅中，神色如常，說道：“今兒練督脈背心各穴。”轉頭向兩名持牌的家丁叫道：“將牌兒拿穩了，走動！”商寶震暗暗納罕：“馬老師說這等話，怎地媽毫不在乎？”但商老太平日訓子極嚴，練武之際尤其沒半點假借，稍一不慎，打罵隨之，商寶震取金鏢扣在手中，不敢胡思亂想，凝神聽著母親叫穴。只聽商老太叫道：“苗人鳳，命門、陶道！”商寶震右手雙鏢飛出，正中木牌上所繪人形背心兩穴。商老太又叫：“胡一刀，大椎、陽關！”商寶震左手揚起，認明穴道，登登兩聲發出，“大椎穴”打准了，“陽關穴”卻是稍偏，突然間見到木牌有异，“咦”的一聲，定睛一看，只見木牌上原來寫著的“胡一刀”三個黑字已然不見。他招手叫那持牌家丁過來，待那木牌拿近，看清楚“胡一刀”三字已被人用利器刮去，卻用刀尖刻了歪歪斜斜的“商劍鳴”三個字，這一來適才這兩鏢不是打了仇人，卻是打中了自己父親。商寶震又急又怒，反手一掌，將那家丁打落兩枚牙齒，跟著一腳，將他踢倒在地。商老太叫道：“且住！”心想這莊丁自幼在莊中長大，怎能如此大膽，此事定是外人所為，心念一動，立時想到了馬行空師徒三人，說道：“請馬老師來說話。”商寶震本來為人精細，今日婚事不成，失意之下，鹵莽出手，一聽母親叫請馬老師，立時會意打錯了人，忙將那莊丁拉起，說道：“打錯了你，別見怪。”伸手去拔牌上人形穴道中的金鏢。商老太伸手攔住，說道：“慢著！就讓他得意一下，又有何妨。”轉頭吩咐莊丁，到老爺靈堂中取紫金八卦刀來。

　　馬行空師徒三人走進廳來，見練武廳上人人神色有异。馬行空暗吃一驚：“這老婆子好厲害，一時三刻就要翻臉。”當下雙手一拱，說道：“老太太呼喚，不知何事？”商老太冷笑道：“先夫已然逝世，馬老師往日雖有過節，卻也不該拿死人來出氣啊。”馬行空一呆，笑道：“在下愚魯，請商老太明示。”商老太向那木牌上一指，道：“馬老師乃是江湖上響當當的漢子，這般卑鄙行徑，想來也不屑為，請問是令愛所干的呢，還是賢高徒的手筆？”說著雙目閃閃生光，向馬家三人臉上來回掃視。馬春花從未見過她如此凜然有威，甚是驚詫。馬行空見木牌上改了人名，也是大為駭异，朗聲道：“小女與小徒雖然蠢笨，但決不敢如此胡鬧。”商老太大聲道：“那麼依馬老師之見，這是商家堡自己人干的勾當了？”馬行空想起昨晚所見的那瘦小人形，說道：“只怕是外人摸進莊來，也是有的。在下昨晚……”商老太攔斷話頭，厲聲喝道：“難道會是胡一刀那狗賊自己，來做這鬼祟的勾當？”一言甫畢，突然人圈外一人接著叫道：“不敢去找真人動手，卻將人家的名字寫在牌上出氣，這才是卑鄙行徑，鬼祟勾當！”商老太坐在椅上，瞧不見說話之人是誰，但聽到他聲音尖細，叫道：“是誰說話？你過來！”只見兩名莊丁被人推著向兩旁一分，一個瘦少年走上前來，正是胡斐。這一下當真是奇峰突起，人人無不大出意外。商老太反而放低了嗓子，說道：“阿斐，原來是你。”胡斐點頭道：“不錯，是我干的。馬老師他們全不知情。”商老太問道：“你這麼干，為了什麼？”胡斐道：“我瞧不過眼！是英雄好漢，就不該如此。”商老太點頭道：“你說得很對，好孩子，你很有骨氣，你過來，讓我好好地瞧瞧你。”說著緩緩伸出手去。胡斐倒不料她竟會不怒，便走近身去。商老太輕輕握住他雙手，低聲道：“好孩子，真是好孩子！”突然間雙手一翻，一手扣住他左腕“會宗穴”，一手扣住他右腕“外關穴”。她這一翻宛似電光石火，胡斐全未防備，登時全身酸麻，動彈不得。若憑他此時武功，商老太哪能擒得他住？但他究竟全無臨敵經驗，不知人心險詐，雙腕既入人手，空有周身本事，卻已半分施展不出。商老太唯恐他掙扎，飛腳又踢中他的“梁門穴”，命莊丁取過鐵鏈麻繩，牢牢將他手足反綁了，吊在練武廳中。商寶震取過一根皮鞭，夾頭夾腦先打了他一頓。胡斐閉口不響，既不呻吟，更不討饒。商寶震連問：“是誰派你來做奸細的？”問一句，抽一鞭，又命莊丁去看住平阿四，別讓他跑了。他滿腔憤恨失意，竟似要盡數在胡斐身上發泄。馬春花和徐錚見胡斐已全身是血，心下不忍，幾次想開口勸阻，但馬行空連使眼色，神色嚴厲，命二人不可理會。商寶震足足抽了三百余鞭，終究問不到主使之人，眼見再打下去便要把他活活打死，這才拋下鞭子，罵道：“小賊，是奸賊胡一刀派你來的是不是？”胡斐突然張嘴哈哈大笑。他這樣一個血人兒，居然尚有心情發笑，而且笑得甚是歡暢盡意，并無做作，又是大出眾人意料之外。商寶震搶起鞭子，又待再打，馬春花再也忍耐不住，大叫道：“不要打了！”商寶震的皮鞭舉在半空，望著馬春花的臉色，終于緩緩垂了下來。胡斐身上每吃一鞭，就恨一次自己愚蠢，竟然不加防備而自落敵人之手，當時全身皮開肉綻，痛得幾欲昏去，忽聽馬春花“不要打了”四字出口，睜開眼來，只見她臉上滿是同情怜惜之色，不由得大是感激。

　　商老太見兒子為女色所迷，只憑人家姑娘一句話便即住手停鞭，心中惱怒异常，鼻孔中微微一哼，卻不說話。馬行空道：“商老太，你好好拷打盤查，總要問個水落石出。春兒、錚兒，咱們出去吧！”當下向商老太一抱拳，領著女兒徒弟，走了出去。馬春花出了練武廳，埋怨父親道：“爹，打得這麼慘，你怎麼見死不救，還叫她好好拷打？”馬行空道：“江湖上人心險惡，女孩兒家懂得什麼？”

　　對父親這幾句話，馬春花确是不懂，這天晚上想到胡斐全身是血的慘狀，總是難受，睡到半夜，翻來覆去地再也睡不著了，悄悄爬起身來，從百寶囊中取出一包金創藥，出房門向練武廳走去。走到廊下，只見一個人影，踱來踱去發出聲聲長歎，聽聲音正是商寶震。這時他也瞧見了馬春花，停步不動，低聲道：“馬姑娘，是你麼？”馬春花道：“是啊！你怎麼還不睡？”商寶震搖頭道：“遭逢今日之事，我怎麼睡得著？你怎麼不睡？”馬春花說道：“我跟你一樣，也牽挂著今日之事，心里難受。”她所說的“今日之事”，是指胡斐被打。商寶震所說的卻是指她的終身另許他人，這時聽她說“心中難受”，不由得身子發抖，暗想：“她果然對我甚有情意，她被許配給那姓徐的蠢才，實是迫于父命，無可奈何。”當下大著膽子，上前一步，柔聲叫道：“馬姑娘！”

　　馬春花道：“嗯，商少爺，我想求你一件事。”商寶震道：“你何必求？你要我做什麼，我就給你做什麼，就是要我當場死了，把我的心掏出來給你看，那也成啊。”這幾句話說得情熱如沸，其實他心中想說已久，卻一直不敢啟唇，這時想到好事成空，她又自行半夜里出來細訴衷情，終于再也忍耐不住。馬春花聽他這麼說，不禁愕然，平日但見他對自己溫文有禮，只道他是大家公子，生性如此，實不知對自己竟懷有如此深情，呆了一呆，笑道：“我要你死干什麼？”商寶震四下一望，只怕在此處耽得久了給旁人見到，低聲道：“這里說話不便，咱們到牆外去。”馬春花點點頭，兩人越牆而出。商寶震攜著她手，走到一排大槐樹下并肩坐下。馬春花輕輕將手縮回，道：“商少爺，那你是肯答允我了？”商寶震伸出手去握住她手，道：“你說便是，何必問我？”馬春花又將手從他手中縮回，說道：“我請你去放了阿斐，別再難為他了。”這時樹頂上簌簌一動，但二人均未在意。她此言出口之先，商寶震盡想著田歸農和苗夫人的私情，滿腔熱望，只盼她求自己也帶她私奔逃走，豈知她所求的竟是去放那個小賊，不禁大是失望，黯然不語。馬春花道：“怎麼？你不肯答允麼？”商寶震道：“你既喜歡，我總答允的，拚著給媽責罵便是了。”馬春花大喜，道：“謝謝你，謝謝你！”站起身來，道：“那麼咱們去放他吧。”商寶震求道：“再在這兒多坐一會。”馬春花覺他既然答允放人，不便拂他之意，重又坐回。商寶震道：“你的手讓我握一會兒。”馬春花想到他情痴一片，也甚可怜，于是嫣然一笑，伸手讓他握著。

　　商寶震輕輕握著她柔膩潤滑的小手，心中感慨萬端，險些要掉下淚來。過了半晌，馬春花道：“阿斐給你吊著，多可怜的，你先去放了他，我再給你握一會兒，好不好？”說著縮手站起。商寶震歎了口氣，跟著站了起來。

　　突聽得樹頂颯然有聲，一團黑影飛躍而下，站在兩人面前，笑道：“不用你放，我早出來啦！”馬商二人大吃一驚，待得瞧清楚眼前之人瘦瘦小小，竟是胡斐，心中的驚駭都變成了奇怪，齊聲問道：“誰放你的？”胡斐笑道：“我何必要人放！我愛出來便出來了。”原來他被商老太點了穴道，過了四個時辰，穴道自解，那鐵鏈麻繩卻再也縛他不住。他使出收肌縮骨之法，從鏈索中輕輕脫了出來，幸好鞭子打得雖重，卻都是肌膚之傷，并未損到筋骨。他活動了一下手足，待要去救平阿四，卻聽得馬商二人說話和越牆出外之聲，于是搶在頭里，躲在樹頂偷聽。他輕功高超，那二人又在全神貫注地說話，是以并未知覺。商寶震聽他說自己出來，哪里肯信，當下疑心大起：“定是又有奸細混入了商家堡來？”搶上去抓他胸口。胡斐吃了他幾百鞭子，這口怨氣如何不出？身形一晃，左右開弓，拍拍拍拍，霎時之間連打了他四個耳光。

　　商寶震急忙伸手招架，胡斐左手一晃，引得他伸手來格，右手砰的一拳，迎面正中他的鼻子，立時鮮血長流。商寶震“啊”的一聲，胡斐跟著起腳一鉤，商寶震急忙躍起兩丈，哪知對手連環腳踢出，乘他人在半空，下盤無据，跟著一腳，將他踢了一個筋斗。這幾下快捷無倫，待得馬春花看清楚時，商寶震已連中拳腳，給踢翻在地。

　　胡斐氣猶未泄，礙著馬春花在旁，再打下去她定要出面干預，她對自己一片好心，大丈夫恩怨分明，只要她一句話，自己焉能不聽？當即拍手叫道：“姓商的小狗賊，你敢追我麼？”說著轉身便逃。商寶震莫名其妙地中了他的拳腳，只因對方出手太快，還道自己疏神，不信他一個小小孩童，竟有胜于自己家傳八卦門的神妙武功，兼之心上人在旁，這個臉如何丟得下？當下發足便追。胡斐輕功遠胜于他，逃一陣，停一會，待他追近，又向前奔，轉眼間便奔出七八里地，見馬春花雖然跟來，卻已遠遠拋在後面，于是立定腳步，說道：“姓商的，今日小爺中了你母親的奸計，這才受辱，現下讓你見識見識小爺的本事。”說著身形飛起，如一只大鳥般疾扑過去。

　　商寶震從未見過這般打法，嚇得急忙閃避。胡斐左足在地下微微一點，身子已轉過方向，跟著進扑。這時商寶震待要再讓，卻已不及，當下喝道：“來得好！”雙掌并擊，正是他家傳八卦掌的厲害家數。胡斐左手在他掌上一搭，一拉一扭，商寶震手腕劇痛，若不是縮手得快，雙手手腕立被扭斷。胡斐左拳平伸，砰的一聲，擊中他的右胸，跟著起腳，又踢中他的小腹。胡斐習練父親所遺拳經，今日初試身手，竟然大獲全胜。此刻商寶震全身縮攏，雙手護住頭臉，只有挨打的份兒，苦練了十多年武功，在這少年手下，竟是半點施展不出。胡斐左腿虛晃，待他避向右方，右腳倏地踢出，正中他右腰“京門穴”。商寶震站立不住，扑地倒了。胡斐剝下他長衫，撕成幾片，將他手腳反轉縛住，本要將他吊在路旁的柳樹之上，但他人小，力氣不夠提上樹去，于是看准了一個大椏枝，抓起商寶震來，大喝一聲：“去你的！”力貫雙臂，將他擲了上去，正好擱在椏枝之間。胡斐折下七八根柳條，當作鞭子，一鞭鞭往他頭上抽去，商寶震又驚又怒，知他一報還一報，只得咬緊牙關忍受。堪堪打了三四十鞭，馬春花急奔趕到，一見二人情景，大是驚詫，一時說不出話來。胡斐笑道：“馬姑娘，我不用你求告，就饒了他！”說著哈哈大笑，雖是一個十余歲的少年，但言語舉止，竟然豪氣逼人。他隨手將柳枝遠遠拋出，大踏步便走。馬春花叫：“小朋友，你到底是誰？”胡斐轉過頭來，朗聲答道：“姑娘見問，不得不說。我是大俠胡一刀的兒子胡斐便是。”說罷縱聲長笑，片刻間背影已在柳樹後隱沒。“我是大俠胡一刀的兒子胡斐便是！”

　　人已遠去，話聲余音裊裊，兀自鳴響。樹上商寶震，樹下馬春花，都是驚訝不已。

　　過了片刻，馬春花叫道：“商少爺，你能下來麼！”商寶震用力掙扎，掙不脫腳上的綁縛，大是羞慚，明明是不能下來，這句話卻又怎能出口？只脹紅了臉不作聲。馬春花道：“你別動，小心摔下來。我上來助你。”縱身躍高，想要拉住樹干攀上，但那樹干甚高，這一躍沒能抓住，當下手足并用，從樹干爬上樹去。爬到樹干中間，忽聽得馬蹄聲響，一行人自北而來。此時晨光熹微，天將黎明，馬春花心道：“怎地這早就有人趕路？”轉瞬之間，一行人已來到樹下，共是人馬九乘。那九人見一個大姑娘爬在高樹之上，都感詫异，勒馬觀看。馬春花嗔道：“有什麼好瞧的？走你們的吧！”那九人也不理睬，再看到樹頂綁著一個青年男子，更是奇怪。

　　馬春花未到樹頂，提氣上躍，左手已在半空中抓住一根樹枝，一拉之下，借勢翻上，竄到了商寶震身旁。樹底下兩個男人齊聲喝采：“好俊的輕身功夫！”馬春花將商寶震手腳上的布條解開，低聲道：“沒受傷麼？”她這句柔聲相詢，商寶震聽了大慰，道：“沒什麼。”拉住樹枝一蕩，從數丈高處輕輕躍下。馬春花跟著下來，見馬上九人指指點點，肆無忌憚的好生無禮，不禁心下惱怒，向他們橫了一眼。只見九人有老有少，衣飾都頗華貴，個個腰挺背直，豪健剽悍。只居中一位青年公子臉如冠玉，丰神俊朗，容止都雅，約莫三十二三歲年紀，身穿一件寶藍色長袍，頭戴瓜皮小帽，帽子正中縫著一塊寸許見方的美玉。馬春花從小就在鏢行，自識得珠寶，但見相隔數丈，仍可看到那塊美玉瑩然生光，知道實是價值連城的寶物，他這麼隨隨便便地縫在帽上，也不怕失落，心中好奇，不由得向他多望了一眼。

　　那公子見她明艷照人，身手矯捷，心中也是一動，向身旁一個中年漢子低聲說了幾句。那漢子點點頭，突然縱聲大笑，高聲道：“你小賊定是偷了人家東西，給高高吊在樹上。”一個老者笑道：“你說偷了什麼？怎麼他妹子又這麼巴巴地來救他？”他語帶輕薄，神色甚是浮滑。

　　商寶震本已滿腔怒火難以發泄，聽了這些言語，突然縱身上去，拍的一聲，打了這老者一個耳光。那老者騎在馬上，和他相隔丈余，他一躍之間就打到人家耳光，倒也大出諸人意料之外。眾人不自禁地勒馬退後，愕然相顧。那老者不提防受辱，如何忍得下這口氣？立即閃身下馬，伸手來抓他衣襟。商寶震反手一勾，拿他手腕。那老者也是身有武功，以抓變掌，掌底穿拳。二人在大路旁斗了起來。商寶震雖被胡斐打了一頓，卻也沒傷到筋骨，一來意中人在旁觀斗，二來屈氣難伸，將家傳八卦掌絕藝施展出來，越來越狠。那老者一招接不住，肩頭中掌，踉踉蹌蹌地退開幾步。他一定神待要再上，馬上一人叫道：“老張你退下，這小子有點兒邪門。”話聲甫畢，一個人影輕飄飄地從馬背上躍了下來。那老者當即閃開。商寶震和馬春花見此人身手了得，不禁都留上了神。但見他一張紫膛臉，神態威猛，身材魁梧，站著比商寶震要高出大半個頭。他雙手負在背後，向商寶震打量，問道：“你是八卦門的麼？你師父姓褚還是姓商？”一副傲慢的神色，全沒把對方放在眼里。

　　商寶震大怒，喝道：“你管得著麼？”那人微微一笑，道：“天下只要是八卦門的，我們就管得著。”商寶震為人本來精細，但此日連受挫折，盛怒之下，沒細想他言語中的含意，一招“劈雷墜地”，往他膝蓋上擊去，出手甚是迅疾。那人微微一笑，右手輕輕一揮，向左踏了一步，登時將他這一擊化解了。商寶震的“游身八卦掌”一施出，再不停留，腳下每一步都按著先天八卦的圖式，轉折如意，四梢歸一，繞著對方身子急速奔跑，一掌一掌越打越快。那大漢雙手出招極短，只是比著招式，始終不與商寶震手掌相触，但他所出的每一招，卻無一不是商寶震掌法的克星，往往使商寶震招式未曾使全，便迫得收掌變勢。霎時之間，商寶震打出了四十余掌，竟沒一掌帶到他一點衣角。旁觀眾人見那大漢如此了得，無不贊服。

　　商寶震焦躁起來，奔跑更速，掌法催緊。那大漢仍然好整以暇，面露微笑，雙掌或揮或按，便如是獨個兒練拳一般。此時商寶震已然瞧出，對方出招雖然極短，腳下卻也按著先天八卦的圖式，方位絲毫不亂。他曾聽母親說過，八卦門中有一項極精深的“內八卦功夫”，非將外八卦練至登峰造極，決不能動，但只要一練成，那時以靜制動，克敵機先，差不多就是無敵于天下了。眼前此人明明是讓著自己，只要他當真一出手，一招之間就能將自己打倒。他越想越是惶恐，突然向後躍開，抱拳說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本門前輩到了！”那人微微一笑，仍然問道：“你師父姓褚還是姓商？”商寶震曾得母親囑咐，在人前千萬不可吐露身分，以防對頭知悉，難遂報仇大事，不禁躊躇不答。那人笑道：“你掌法門戶開闊，瞧來是商劍鳴師兄一派了。大哥，你說是不是？”最後一句話是向馬上一個老者而說。

　　那老者年近五十，翻身下馬，向商寶震道：“你師父呢？引我們去見見。我是你王師伯，這位是我兄弟，你拜師叔吧。”說著哈哈大笑。商寶震知道父親的師父是威震河朔王維揚，乃是北京鎮遠鏢局的總鏢頭，眼前這人自稱姓王，又是八卦門的高手，看來是自己師伯、師叔，定然不假的了。但他生性精細，加問一句：“兩位跟威震河朔王老鏢頭是怎生稱呼？”王氏兄弟相顧一笑。那老者道：“那是咱哥兒倆的先父。你還不信麼？商師弟呢？”商寶震更無遲疑，扑倒在地，磕了幾個頭，口稱師伯師叔，說道：“先父早已去世，師伯師叔當年沒接到訃告麼？”那年老的武師名叫王劍英，他兄弟名叫王劍傑，都是王維揚的兒子。王維揚當年憑一對八卦掌、一把八卦刀威震江湖綠林。黑道中有一句話道：“宁碰閻王，莫碰老王”，端的是名揚天下，現時早已逝世多年。

　　商劍鳴雖是他的門下，但師徒間情誼甚是平常，离師門後少通音問。王氏兄弟又在官府當差，青云得意，從來就沒將這個身在草野的同門師兄弟放在心上。因此山東和北京雖相隔不遠，商劍鳴逝世的訊息王氏兄弟竟然不知。當下王劍英歎了口氣，回身向那青年公子低聲說了幾句話。那公子眼角向馬春花斜睨一眼，歡然點頭。王劍英向商寶震道：“你家住此不遠吧？你帶我兄弟到你父親靈前一祭。我們師兄弟一別二十余年，想不到再無相見之期。”他頓了一頓，伸手向那公子一張，道：“你來拜見福公子，我們都在公子手下當差。”商寶震見那公子氣度高華，想是京中的貴介公子，這才收得王氏兄弟這等豪傑替他當差，當下上前躬身下拜。福公子只擺擺手，說聲：“請起！”卻不回禮。商寶震心中微微有氣：“好大的架子！你當真是皇帝老子不成？”一行人來到商家堡時，堡中已發覺胡斐逃走，正在到處找尋。商寶震入內報訊，商老太聽說先夫的同門兄弟來到，又驚又喜，急忙出迎，將胡斐的事拋在一旁。

　　王劍英給商老太引見。原來這九人之中，倒有五個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除王氏兄弟外，還有太極門的陳禹，少林派的古般若，天龍門南宗的殷仲翔。陳禹和殷仲翔在江湖上名聲早顯，古般若年紀輕些，但見他雙目有神，伸出手來干如枯木，手指堅挺，定是外家的一把好手。其餘三人是福公子的親隨侍仆，那受了商寶震毆擊的老者姓張，大家叫他做張總管，自是福公子府中有權勢的人物了。

　　至于福公子是什麼身分，王劍英卻一句不提，只是稱他為“福公子”。王劍英、劍傑兄弟問起商劍鳴的死因。商老太傲心極盛，不肯說是胡一刀所殺，只是說得病身亡。她決意要和兒子一同親刃仇人，決不肯假手旁人復仇。

　　馬春花見商老太、商寶震等同門敘話，回到屋里，將適才的見聞向父親說了。馬行空聽說那胡斐竟是大俠胡一刀的兒子，大是驚訝，但聽這小小孩童的武功竟胜過商寶震，卻是半信半疑。徐錚在旁默默聽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并不插嘴。父女倆說了一陣子話，馬春花回到自己房里。徐錚跟了出來，叫聲：“師妹！”馬春花臉上一紅，道：“什麼？”徐錚見她臉若朝霞，心中情動，將本來要問的話按捺了不說，伸手去拉她的手。馬春花將手摔脫，嗔道：“給人家瞧見了，怎好意思？”徐錚終于沉不住氣，憤然道：“哼，不好意思！你半夜三更，跟那姓商的小子到外面去，鬼鬼祟祟的干什麼了？”馬春花一怔，聽他語意不善，怒道：“你問這話是什麼用意？”徐錚道：“你跟那小子出去是什麼用意，我問這話就是什麼用意。”他對師妹向來體貼討好，但今日一早見她與商寶震從外面回來，聽她言中敘述，又是半夜里在外面遇到胡斐，自是醋意大盛，哪想得到她是怕父親責怪，將求商寶震釋放胡斐之事瞞過了不說。馬行空那晚隔窗聽到商老太母子對答，得知商寶震看中自己女兒，還道他二人确有私情，夜中相會，礙著徒兒在旁，不便追問。但徐錚聽來，心中酸溜溜的滿不是味兒。他生性鹵莽，此時師妹又成了他未過門的妻子，不禁疾言厲色地追問起來。馬春花問心無愧，這師哥對自己又素來依順容讓，想不到昨天父親剛把自己終身相許，他就這麼強橫霸道起來，日後成了夫妻，豈非整日受他欺辱？本來這件事她只要直言相告，徐錚一經明白，自無話說。但她賭氣偏偏不說，道：“我愛跟誰偷偷出去，就跟誰出去，你管得著麼？”一個人妒意一起，再無理性，徐錚滿臉脹得通紅，連脖子也粗了，大聲道：“從前我管不著，今兒就管得著。”馬春花氣得流下淚來，說道：“現下你已這樣了，將來還指望你待我好嗎？”徐錚見她流淚，心中又是軟了，但想到她和商寶震深宵出外幽會，一口氣怎咽得下去？大聲道：“你出去到底干什麼來著？你說，你說！”馬春花心道：“你越是橫蠻，我越是不說。”就在此時，商寶震奉母親之命，過來請馬行空去和王氏兄弟等廝見，只見徐錚和馬春花在廊下大聲爭鬧，不由得停了腳步。徐錚早是一肚子火，滿心想打未婚妻子一個耳括子，卻又未敢，眼見商寶震過來，正合心意，罵道：“我打你這個狗娘養的小子！”沖上去就是一拳。商寶震一讓，愕然道：“你干什麼？”徐錚跟著又是一拳，商寶震來不及閃讓，給他一拳正中胸口，待他第三拳打來時，回掌相格。兩人便在廊下動起手來。馬春花滿腹怨怒，并不理他二人打得如何，一扭頭竟自走了。回到房里哭了一場，婢女來叫吃飯，她也不理會，迷迷糊糊地便睡著了。一覺醒來，已是傍晚時分，信步走到後花園中，坐在石凳上呆呆出神，心中只是想：“難道我的終身，就算這麼許給了這蠻不講理的師兄麼？爹爹還在身邊，他就對我這麼凶狠，日後不知更要待我怎樣？”不由得怔怔地掉下淚來。也不知坐了多少時候，忽聽得簫聲幽咽，從花叢外傳出。馬春花正自難受，這簫聲卻如有人在柔聲相慰，細語傾訴，聽了又覺傷心，又是歡喜，不由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迷迷糊糊。她聽了一陣，越聽越是出神，站起身來向花叢外走出，只見海棠樹下坐著一個藍衫男子，手持玉簫吹奏，手白如玉，和玉簫顏色難分，正是晨間所遇到的福公子。

　　福公子含笑點首，示意要她過去，簫聲仍是不停。他神態之中，自有一股威嚴，一股引力，直是叫人抗拒不得。馬春花紅著臉兒，慢慢走近，但聽簫聲纏綿婉轉，一聲聲都是情話，禁不得心神蕩漾。馬春花隨手從身旁玫瑰叢上摘下朵花兒，放在鼻邊嗅了嗅。簫聲花香，夕陽黃昏，眼前是這麼一個俊雅美秀的青年男子，眼中露出來的神色又是溫柔，又是高貴。她驀地里想到了徐錚，他是這麼的粗魯，這麼的會喝干醋，和眼前這貴公子相比，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泥涂。于是她用溫柔的臉色望著那個貴公子，她不想問他是什麼人，不想知道他叫自己過去干什麼，只覺得站在他面前是說不出的快樂，只要和他親近一會，也是好的。這貴公子似乎沒引誘她，只是她少女的幻想和無知，才在春天的黃昏激發了這段熱情。其實不是的。如果福公子不是看到她的美貌，決不會上商家堡來逗留，手下武師一個過世了的師兄弟，能屈得他的大駕麼？如果他不是得到稟報，得知她在花園中獨自發呆，決不會到花叢外吹簫。要知福公子的簫聲是京師一絕，就算是王公親貴，等閒也難得聽他吹奏一曲。他臉上的神情顯現了溫柔的戀慕，他的眼色吐露了熱切的情意，用不到說一句話，卻胜于千言萬語的輕怜密愛，千言萬語的山盟海誓。

　　福公子擱下了玉簫，伸出手去摟她的纖腰。馬春花嬌羞地避開了，第二次只微微讓了一讓，但當他第三次伸手過去時，她已陶醉在他身上散發出來的男子氣息之中。夕陽將玫瑰花的枝葉照得撒在地上，變成長長的一條條影子。在花影旁邊，一對青年男女的影子漸漸偎倚在一起，終于不再分得出是他的還是她的影子。太陽快落山了，影子變得很長，斜斜的很難看。唉，青年男女的熱情，不一定是美麗的。馬春花早已沉醉了，不再想到別的，沒想到那會有什麼後果，更沒想到有什麼人闖到花園里來。福公子卻在進花園之前早就想到了。所以他派太極門的陳禹去陪馬行空說話，派王氏兄弟去和商氏母子談論，派少林派的古般若去穩住徐錚，派天龍門南宗的殷仲翔守在花園門口，誰也不許進來。于是，誰也沒有進來。

　　百胜神拳馬行空的女兒，在父親將她終身許配給她師哥的第二天，做了別人的情婦。

　　當晚商家堡大擺筵席，宴請福公子。因為座中都是武林人士，也不必有男女之別，所以商老太和馬春花都和眾人同席。馬行空當年識得王氏兄弟的父親王維揚，自王維揚過世、王氏兄弟投身官府之後，鎮遠鏢局早已歇業，因此上已不能說是同行。但王氏兄弟卻也知道馬行空的名頭，對他頗有幾分敬意。馬春花臉泛紅潮，眉橫春色，低下了頭誰也不瞧。旁人只道她是少女嬌羞，其實她心中是充滿了柔情蜜意。她并沒避開徐錚的眼光，也沒避開商寶震的眼光。然而這兩人和她的眼光相接触時，半點也瞧不出她的心事。他們想：“她心中到底對我怎樣？”她嘴角邊帶著微笑，但這不是為他二人笑的。她看到了他們，卻全然沒看見他們，她只是在想著適才的幸福和甜蜜。福公子常常向她偷看一眼兩眼，但她決不敢回看，因為她很明白，只要回看他一眼，四目交投，再也分拆不開了。飲食之間，一名家丁匆匆走到商老太身邊，在她耳旁低聲說道：“那姓平的賊子給人救去了。”商老太一驚，隨即神色如常，舉杯向眾人勸飲，心想這件事不必讓客人知道。就在這時，驀地里砰的一聲，兩扇廳門脫樞飛起，砰彭、砰彭幾響，落在地上，一個瘦瘦小小的人形插腰而立，站在廳口。王氏兄弟等雖在席間，不忘了保護福公子的職責重大，隨身都帶兵刃。變故一起，幾個人立即一齊离座，在福公子四周站定，及至看清楚進來的只是一個小孩，身邊并無別人，不禁相顧驚詫：“難道震飛廳門的，竟是這個小孩？”這小孩正是胡斐，他救了平阿四出堡後，想起商寶震鞭打之仇雖報，商老太暗算之恨未復，于是又趕回大廳，大聲嚷道：“商老太，你有本事再抓住我麼？”他說這話時神態豪邁，但畢竟不脫小孩子聲口，似乎和她鬧著玩一般。商老太一見仇人之子，眼中如要噴火，低聲向兒子道：“截住他後路，別讓小賊逃了。”又向身後的家丁道：“快取我刀來。”她緩緩离座，厲聲道：“是誰放走你的？是這位馬老拳師不是？”她決不信這孩子自己能脫卻鐵鏈之縛，定是堡中有奸細相救。胡斐搖頭道：“不是。”商老太指著徐錚道：“是他？”胡斐仍是搖頭。商老太指著馬春花道：“那麼定是這……這位姑娘了？”胡斐心想：“這位姑娘本想救我，雖然沒救，但我感她的恩情卻是一樣。”于是笑著點了點頭，大聲道：“不錯，這位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他這話是說給馬春花聽的，在他孩子的心中，原是一番感激之意，沒想到這句話會給她帶來大禍。商老太陰沉沉地向馬春花望了一眼。這時莊丁已取了刀來。商老太左手提刀，右手指著胡斐，問道：“你爹爹胡一刀怎麼不來？”王氏兄弟等聽說眼前這孩子竟是遼東大俠胡一刀之子，無不聳動。胡斐道：“我爹爹早已過世。你要報仇，就找我吧。”商老太臉如死灰，喝道：“此話當真？”胡斐道：“我爹爹若是在世，你敢打我一鞭麼？”商老太高舉紫金八卦刀，突然放聲大哭，叫道：“胡一刀，胡一刀，你死得好早啊！你不該這麼早就死啊！”胡斐愕然不解：“怎麼這老太婆忽起好心，哭起我爹爹來？”商老太大慟三聲，突然止淚，伸袖子在臉上一抹，左足踏上一步，驀地里橫過紫金刀，身子疾轉，呼的一聲，橫刀向胡斐頸中削去。這一下人人出于意料之外，福公子、馬春花、徐錚都驚叫起來。商老太這一招“回身劈山刀”乃八卦刀絕技之一，又是出其不意，莫說眼前只是個小兒，就是江湖好手，也未必躲閃得了。豈知胡斐身法好快，身子一側，讓開刀鋒，隨即伸手拿她手腕。他在一招之間立即反手搶攻。群豪無不驚訝。商老太一刀不中，想也不想，第二刀跟著劈出。莫看商老太老態龍鐘，出手之際刀刀狠辣。她想到仇人已死，今生報仇無望，唯一的指望就是殺了眼前的小兒。她當丈夫逝世之後，所以不自刎殉夫，全因心中存著復仇一念，此時生無可戀，招招竟是與敵人同歸于盡的殺法。胡斐初逢強敵，精神大振，不作游斗，卻在刀縫之中伸掌搶攻，竟是半招也不退讓。敵人揮刀狠砍狠殺，他施展大擒拿手龍形爪，也是狠擊狠打。燭光之下，但見一個白發老婦，一個黃口小兒，性命相扑，斗得猛惡异常。

　　王氏兄弟初見商老太一上來就猛使殺手，心中還暗怪她將八卦門的功夫濫用了，對小孩兒都使絕招，逢到一流高手那怎麼辦？豈知越看越是驚訝。

　　商老太的一路八卦刀使得綿密狠辣，絕無破綻，雖說未臻爐火純青之境，但加上她不顧性命的那股狠勁，對手再強，本也難以抵敵，豈知一個十來歲的少年和她空手相搏，竟然漸占上風。再拆數合，商老太已全在胡斐掌風籠罩之下，突然拍的一聲，她左頰上吃了一記耳光，接著右頰又是一記。王劍傑道：“商家嫂子退下，我來對付這小子！”手持大刀，踏步上前。只聽“啊喲”一聲，商老太已滾在一旁，王劍傑眼前突然青光一閃，一刀迎面劈到，急忙舉刀相架。那刀改砍為削，從橫里削來，待得斜擋，那刀又快捷無倫地改為撩刀。原來胡斐打了商老太兩記耳光，心愿已足，一勾一拿，扣住了她的手腕，隨即飛起一腿，將她踢了一個筋斗，已將她紫金刀搶在手里，不待王劍傑走近，刷刷刷連環三刀，將他砍了個手忙腳亂。想那王劍傑是八卦門的一流高手，此時造詣，已不在當年商劍鳴之下，只因心中存了輕視之心，竟給敵人搶了先著。三招一過，才知眼前的小孩實是勁敵，急斂狂傲之氣，沉著應戰，將門戶守得嚴密异常，要先瞧清這小孩所使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刀法。

　　燭影搖紅，刀光泛碧。群豪緊握兵刃，瞧著兩人對刀。福公子見這樣一個衣著敝陋的黃瘦小兒，竟與自己府中的一流好手斗了個旗鼓相當，心中又是詫异，又感有趣，負手背後，凝神觀斗。突然間聞到淡淡的一陣脂粉香，眼光一斜，只見馬春花已站在身旁。他挨近一步，伸過手去握住了她手。這時人人都注視著廳中激斗，誰也沒來留心他二人，可是大庭廣眾之間，竟然如此肆無忌憚的親熱，畢竟是大膽之極。福公子沒將誰放在眼里，馬春花卻是少女初戀，情濃之際，不能自已。王劍傑連劈數刀，胡斐都以巧妙身法避過。王劍傑竭力辨認他武功門派，始終捉摸不定，心想他自稱是胡一刀之子，雖聽父親說過胡一刀的名頭，但胡家刀法究竟是怎麼一般家數，是剛是柔？外門內家？卻是絲毫不知，但見這少年的招數忽而凝重如山，忽而流轉似水，與一般刀法全不相同。又斗數合，王劍傑焦躁起來，心想自己在福公子府中何等身分，今日斗一個小兒也要拆到數十招之外，若再糾纏下去，縱然將他殺了，也已臉上無光，當下刀法一緊，邁開腳步，繞著他身子急轉。要知王氏八卦門的“八卦游身”功夫向是武林中一絕，當年王維揚曾以此迎斗“火手判官”張召重。這一發足奔行，當真是“瞻之在前，忽焉于後”，待得敵人轉過身來，又早已繞到他的背後，自己腳下按著八卦方位，或前或後，忽左繞、忽右旋，不加思索，敵人卻給他轉得頭暈眼花。但若敵人不跟著轉動，他立即攻敵背心，敵人如何抵擋？确是十分巧妙十分厲害。王劍傑自幼在父親監督之下，每日清晨急奔三次，每次絕不停留地奔繞五百一十二個圈子，臨睡之時又是急奔三次。這功夫從不間斷，每天大圈子、中圈子、小圈子一共要繞三千余轉，二十余年練將下來，腳步全已成自然，只須顧到手上發招便行。本來繞圈子時手上發掌，此時改用刀劈，但見他人影飛馳，刀光閃動，霎時間將胡斐裹在垓心。胡斐乍逢勁敵，忙施展輕功閃躲，他身形靈巧，輕功又高，居然在刀風之中縱橫來去，避過了數十刀的砍削斬劈。

　　馬行空看得大是驚奇，心中暗叫：“慚愧！前晚見到的瘦小人影原來是他，若非見到這個少年，焉能發覺商老太的毒心？只是商家堡中臥虎藏龍并非別人，卻是這個黃瘦小孩，枉自我一生闖蕩江湖，到老來竟走了眼了。”一瞥眼忽然不見了女兒，又見徐錚也已不在廳中，微感慍怒：“如這等高手比武，一生中能有幾次見得？少年人真不知好歹，一溜子就去談情。日後成了夫妻，還怕談不夠麼？”

　　他哪知女兒雖然确是出去談情說愛，跟她纏綿的卻不是她的未婚夫婿。忽聽得當的一聲大響，火花四濺，胡斐與王劍傑雙刀相交。這一響之後，接著響之不已。原來王劍傑越轉越快，越砍越是凌厲。胡斐畢竟是年幼識淺，不明他刀法路數，到後來閃避不及，只得舉刀還格。雙刀一交，王劍傑心中暗喜：“這小子武功雖然不壞，力氣究小，再砍幾刀，他兵刃非脫手不可。”當下一路急砍猛斫，胡斐被迫硬接，五六刀過後，手臂震得漸感酸麻。商劍鳴的紫金刀頗為沉重，胡斐力小，使動時本已不大順手，這時更感吃力。

　　王劍傑身材魁梧，胡斐的頭還及不到他頭頸，一個居高臨下，一個仰頭接招，強弱之勢更是懸殊。胡斐眼見不敵，突然靈機一動，將他一刀架開，跳出圈子，叫道：“且慢！”王劍傑與他本無仇怨，見他小小年紀，居然能接下自己數十招，心中動了愛才之念，說道：“好吧，你認輸便是，我就饒你一命。”胡斐笑道：“誰認輸了？你不過胜在生得牛高馬大，身材上占了便宜，那又算得什麼本事？你等一下。”說著搬過一張長凳，往大廳中心一放，縱身上凳，叫道：“咱們再來比過。”王劍傑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那算什麼？”胡斐道：“咱們話說明在先，你可不許踢動我的長凳，否則就算你輸了。”王劍傑呸了一聲，道：“天下哪有這般比武法子？”胡斐笑道：“我人未長足，自是沒你高。你若不愿，五年後等我長得跟你一般高了，再來決個胜敗。”

　　胡斐平時聽平阿四談論他父親胡一刀的威風，只道學得父親遺書上的武功之後，也可如父親一般所向無敵，豈知一上手就給商老太扣住脈門，結結實實地挨了一頓好打。那還可說自己一時不防，這時跟王劍傑一動手，才知自己雖然刀法大胜于他，功力卻和他差得太遠，因而交代了這幾句話，就想乘機脫身。哪知王劍傑一來丟不起這個臉，二來自恃必胜，罵道：“小猴兒崽子，不踢你這凳又怎麼了？怕老爺劈不死你麼？”說著揮刀向他腰間削去。胡斐橫刀一封，二人又交上了手，此時胡斐卻已高過了對方，他在長凳上奔左竄右，掄刀而戰，那凳子有五尺來長，王劍傑若再繞著轉動，轉的圈子太大，跟他二十多年來所練的圈子大小不同，這是熟練了的功夫，臨時改變不來，當下改使一套刀中夾掌、掌中夾刀的武功，要以剛猛的刀風掌力，將對方震下凳來。胡斐知他心意，不停縱躍竄避，不再硬接。王劍傑雖是專修八卦一門武功，但那八卦門中武功也甚繁復，單是刀法，就有大架、小架、內架、外架諸項變形。他刀法一變，左揮右削，專砍敵手下盤。胡斐躍起躲閃。王劍傑削得數刀，見胡斐又已躍起，不待他落下，跟著一刀貼凳橫削，收刀時自左向右拖轉，胡斐如落腳踏上長凳，一足非給削斷不可，要避過這兩削，只有离凳落地。

　　好胡斐，當真是計謀百出，眼見勢在兩難，突然伸腳尖在長凳左端用力一點，借勢上躍，那長凳驀地豎立。這一下真出其不意，砰的一聲，長凳翻上來的右端，正好撞中王劍傑下巴，勢道可還著實不輕。胡斐卻已站在豎起的長凳頂端，居高臨下，掄刀砍將下來。這一下變故甚是滑稽，旁觀眾人忍不住失笑。

　　王劍傑大怒，揮刀砍了幾招，只因胡斐在高，自己大處劣勢，也顧不得曾答應不動他的長凳，左腿飛出，踢翻長凳，跟著一刀“上步劈山”，向胡斐胸口剁去。胡斐人未落地，橫刀一架，借著他一剁之勢，竄出半丈，一俯身，左手舉起長凳，當作一條長形盾牌，以長凳擋架敵刀，右手的紫金刀卻一刀刀地遞將出去。王劍英見兄弟久戰不下，早已皺起了眉頭，旁觀眾人中陳禹、殷仲翔、古般若、馬行空等均是江湖好手，眼見戰局變幻，胡斐早已落敗，王劍傑卻始終拾他不下，均是暗暗稱奇。此時胡斐左凳右刀，兵刃上大占便宜。那長凳是紅木所造，甚是堅硬，被王劍傑連砍幾刀，卻砍之不斷。胡斐躲在凳後，反而不住搶攻。王劍傑罵道：“小猴兒，老爺叫你知道厲害！”猛地里一招“上歪門”，揮刀斜砍，登的一聲，一刀砍中在凳正中，豈知這一下使力太強，刀刃深入凳內，回手一拔竟然拔不出來。他正要加力回奪，突見紫光一閃，對手的刀尖已刺向自己小腹。這一招猶如流水行云，來得好快，王劍傑一驚，只得撒手放刀。但他明明已經得胜，被這小孩胡混奪去兵刃，心中焉肯甘服？當即空手進擊，這位八卦刀名家竟要以一雙肉掌挽回臉面。

　　只見他點打戳拿，劈擊壓撞，雙掌在刀縫中搶攻而前，威勢竟是不下于使刀之時。胡斐力弱，挺著一只笨重的長凳，如何能與他輕捷的空手相敵？眨眼間連遇險招，拍的一響，肩頭被他一掌擊中，險些跌倒。旁觀眾人一齊叫了起來。胡斐忍住疼痛，左手將長凳一送一放，隨即抓住凳面上的單刀刀柄，右足在凳上猛踢一腿，長凳离刀，向王劍傑撞去。王劍傑見他拚斗不依常法，一味胡混，大有相辱之意，心中越怒，雙掌疾向長凳劈去。這長凳先前已受刀砍，再加掌力一震，喀喇一響，登時斷為兩截。胡斐卻已雙刀在手，著地卷來。王劍傑空手對雙刀，絲毫不懼，右手拿，左手鉤，突然間胡斐驚叫一聲，左手刀已被他夾手奪去，王劍傑將鋼刀往地下一摔，仍是空手對刀。他在掌法上浸淫二十余年，使將出來果然凌厲已極。商寶震在旁瞧得又是沮喪又是喜歡，沮喪的是自己自幼苦學，只道已窺堂奧，但與這位師叔相較，不知何年何月方能練到他這樣的功夫，喜歡的是本門武功如此神妙，只要不斷修習，前途自是不可限量。猛聽得王劍傑暴喝一聲：“去！”胡斐紫金刀脫手飛出，忙向後躍開。王劍傑雙掌一并，排山倒海般擊將過來。胡斐眼見抵擋不住，情急智生，忽地指著他哈哈大笑。王劍傑給他笑得莫名其妙，收掌不發，楞了一楞，罵道：“小子，你笑什麼？”胡斐笑道：“我幫手來啦，不再怕你們這許多大人齊心合力欺侮我一個孩子。”王劍傑一愕，自忖：“我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跟這小鬼頭一般見識，到底該是不該？”胡斐笑道：“我這就接我幫手去，你們都在這里等著，可別害怕了逃走。”乘著王劍傑遲疑未定，急步向廳門走出，便想乘機溜開。商老太已拾起紫金八卦刀，縱上攔住，喝道：“小雜種，你想逃麼？”可是她知這小孩的武功在自己之上，卻也不敢十分逼近。就在此時，忽聽得遠處馬蹄聲響，急馳而來。靜夜之中，蹄聲异常清晰，本來快馬狂奔，蹄聲繁密，也是常事，但說也奇怪，這匹馬落蹄之聲猶如急雨，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比兩匹馬同時奔跑的蹄聲還更緊密。廳上諸人多半是江湖上的大行家，鋼刀快馬，原是家常便飯，但聽得蹄聲截然有异，不禁臉上均現詫异之色。霎時之間，那馬已奔到了堡前，但聽莊丁呼叱聲，堡門推開聲，莊丁翻跌聲，兵刃落地聲接著響起。眾人愕然相顧之際，廳口已多了一人。

　　蹄聲初起是在三數里外，但頃刻之間，此人已闖進堡來，現身廳口，其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真是罕見罕聞，堡中一聞警訊，便要轉個御敵的念頭也來不及，別說分派人手了。群豪聳動之下，目光一齊注視在來人身上。

　　只見那人五十歲左右年紀，穿一件腰身寬大的布袍，上唇微髭，頭發已現花白，中等身材，略見肥胖，笑吟吟的面目甚是慈祥，右手攜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瞧他模樣，就似是一個鄉下的土財主，又似是小鎮上商店的掌柜，隨口就要說出“恭喜發財”的話來，雖然略覺俗氣，卻是神態可親，與進堡時那股剽悍凌厲的勢道全不相符。

　　胡斐說有幫手到來，原是信口開河，只盼眾人一個不提防，就此溜走，豈知事有湊巧，剛好有人趕進堡來。他乘著眾人群相注視那胖子之際，繞到各人背後，慢慢走向廳門。但旁人一時忘記了他，商老太可沒忘記，她只在胖子初進來時瞧了一眼，目光始終不离胡斐，見他要逃，立時厲聲喝呼，縱身而前，伸掌往他背心拍去，這一掌正是八卦掌絕招之一的“背心釘”，只要拍中了，當場要叫他骨斷髒裂，嘔血而死。那胖子見她以如此毒辣手法對付一個孩子，“噫”了一聲，正要出手相救，卻見胡斐身形一動，左手倒鉤，帶著她手掌往旁一甩，便將這記絕招化解了。商老太一個踉蹌，跌出三步方才站定。那胖子見胡斐瘦瘦小小的一個孩子居然有此武功，大是驚奇，不由得連連向他望了幾眼。王劍英見了這個胖子，依稀有些面熟，一時卻想不起來，抱拳說道：“尊駕高姓大名？暮夜光臨，有何見教？”那胖子抱拳還禮，說道：“不敢，兄弟姓趙。”王劍英猛地省起，說道：“啊，原來是紅花會趙三爺光臨，真得恕小弟眼拙。”群豪一聽，眼前此人竟是紅花會的大頭領千手如來趙半山，無不聳然動容。六年前紅花會英雄火燒雍和宮，大鬧紫禁城，乃是轟動武林的大事，天下皆知（請參閱拙作《書劍恩仇錄》）。此後紅花會便默默無聞，江湖上傳言，群雄豹隱回疆，不料趙半山突然在此出現。王劍英年輕時曾在鏢局中見過他一面，但事隔二十余年，趙半山早已非復舊時容顏，因此初見面時竟然難以憶及。此時他加倍留神，滿臉堆歡地說道：“趙三爺是一人前來山東，還是紅花會眾位英雄一齊出山了？先父生前常提及紅花會眾位英雄，好生記挂。”

　　趙半山性子慈和，胸無城府，跟誰都合得來，隨口答道：“是小弟一人有點私事，來到山東。請問令尊是……”王劍英聽得他只有一人，放下了一大半心，暗道：“若是他會中兄弟傾巢而出，在這里撞見了可不好辦。”于是答道：“先父是鎮遠鏢局……”趙半山接口道：“啊，原來是王老鏢頭的賢郎，怎麼老鏢頭仙游了啦？”臉上神色黯然，卻是真正的難過。王劍英道：“先父已去世五年了。這是舍弟劍傑。”他轉頭向王劍傑說道：“趙三爺太極拳、太極劍、暗器功夫，三絕天下無雙，今日真是幸會。”他正要替各人引見，王劍傑心直口快，已接口道：“這位陳兄也是太極門的，兩位本來相識麼？”說著向太極手陳禹一指。趙半山“哼”了一聲，慈和的臉上登時現出一層黑氣，向陳禹從頭看到腳，又從腳看到頭，細細打量。陳禹見他臉色忽變，微覺局促不安，給他這麼一瞧，更是尷尬。趙半山攜來的女孩突然伸手指著他，大聲道：“趙叔叔，就是他，就是他！”聲音尖細，語聲中充滿了憤怒。

　　陳禹見這小女孩膚色微黑，臉上滿是痛恨之色，自己卻從未見過，當下轉過頭向王劍傑道：“趙三爺是南派溫州太極門，兄弟是直隸廣平府太極門，我們是同派不同宗。趙三爺是我們前輩，兄弟向來仰慕得緊。”說著走近身去，抱拳為禮，神色甚是恭謹。哪知趙半山宛如不見，雙手負在背後，對他不理不睬，轉身向王劍英道：“王兄，兄弟今日來得魯莽，先向各位謝過。”說著團團作揖。眾人連忙還禮，都道：“好說好說，趙三爺太客氣了。”只把陳禹氣得半身冰涼，拱著的手一時放不下來，僵在當地，心道：“我幾時得罪你了？你名頭雖大，難道我當真怕了你不成？”王劍英指著胡斐道：“這位小兄弟跟我弟妹有點過節，那也是他上代結下來的梁子。現下我師弟人也過世多年了，我們沖著趙三爺的金面，這件事揭過不提。大家罷手如何？”說著哈哈大笑。原來他與商劍鳴向來不和，本就無意為他報仇，此時更想賣趙半山一個好。趙半山愕然不解。商老太卻已叫了起來，罵道：“什麼趙半山，趙一山。到得商家堡來，誰都別想撒野！”趙半山道：“王兄說的是什麼，小弟可不明白。”王劍英道：“我這弟妹是婦道人家，趙三爺別理會她。來來來，小弟借花獻佛，敬趙三爺一杯。”說著便去斟酒。胡斐知道再說下去，自己的謊話立時就要拆穿，于是大聲說道：“趙三爺，這些飯桶吹牛，那也罷了。他們卻說紅花會個個都是膿包，又說八卦掌的功夫天下無故，說他們門中的老英雄單憑一柄八卦刀，打敗了紅花會所有人物。小的聽不過了。因此出來訓斥。他們卻偏生不服，跟我動手。趙三爺，你說氣人不氣人？這個理要請你來評一評了。”趙半山全不知他們爭些什麼，但當年王維揚曾和紅花會對敵，這件事卻是有的，紅花會也沒憑武力胜他，只是使計逼得他服輸，想來王劍英、劍傑兄弟說起此事時，定是夸他父親英雄了得，那也是人情之常，于是便笑了笑，說道：“王老鏢頭武功高強，我們眾兄弟個個都是十分佩服的。”突然間目光如電，射向陳禹，說道：“陳師傅，請你跟我出去，咱們借一步說話。”陳禹心中一凜，說道：“在下和趙三爺素不相識，不知有何吩咐？這兒各位朋友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漢子，有話就請在此明說不妨。”趙半山冷笑一聲，道：“這是我太極門門戶之恥，何必讓旁人知曉？”陳禹臉上變色。退後一步，朗聲道：“你是溫州太極，我是廣平太極。咱們同派不同宗。我管不著你，你也管不著我。”趙半山道：“就只為陳兄手段太過厲害，廣平府太極門沒人敢出頭，兄弟才萬里迢迢地從回疆趕來。兄弟到了北京，聽說陳兄到山東來啦，一路尋訪而來，總算是天网恢恢。”眾人聽他用到“天网恢恢”四字，都是吃了一驚，不知陳禹在門戶中干了什麼歹事，累得這位趙三當家萬里追尋。陳禹精明強干，在江湖上成名多年，名頭固不及趙半山響亮，卻也是北派太極門的佼佼者，何況跟了福公子後，有了極強的靠山，對趙半山毫不畏懼，厲聲道：“我先前尊你一聲前輩，那是瞧在你的年紀份上。你我南北太極各有所長，憑你就能壓得了我嗎？”語聲甫畢，一招“玉女穿梭”，猛向他肩頭拍去。趙半山追奔數月，辛勞萬里，為的就是眼前這一招，一見陳禹出手，從這招“玉女穿梭”之中，于他武功修為已了然于胸，當下身軀微蹲，一招“云手”，帶住他的手腕向右一引。陳禹立足不定，登時全身受制。要知各派太極，拳招都是大同小异，強弱差別全在各人的悟性與功力不同。天龍門好手殷仲翔是陳禹至交，當趙陳二人口頭相爭之時，他已拔劍在手，躍躍欲試，眼見陳禹一招即敗，便即挺劍向趙半山身後刺去，喝道：“放手！”趙半山更不回身，順手在陳禹腰間抽出佩劍，回劍一擋。這一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雙劍一交，當的一聲，殷仲翔的長劍已斷成兩截。趙半山右手一送，又將長劍插入陳禹腰間劍鞘。群豪見他一招制住太極門好手陳禹，一劍震斷了天龍門好手殷仲翔長劍，制敵拳法之精，拔劍出手之快，斷劍功力之純，還劍眼力之准，皆是生平罕見，不由得盡皆失色。

　　趙半山向陳禹冷然道：“怎麼？你出不出去？”陳禹臉上青一陣紅一陣，驚惶不定。

　　突然間金光閃動，七枝金鏢分從上下左右向胡斐急射過去。原來商老太眼見報仇之望行將成空，見眾人注目趙陳二人，正是良機，猛地一口氣同時發出七枝金鏢。她與胡斐相距不過丈許，這一下陡然發難，對方要能將七枝金鏢盡數躲過，當真是千難萬難。她十余年來處心積慮地要為丈夫復仇，知道苗人鳳與胡一刀武功卓絕，光明正大的動手，絕難取胜，因此鏢上都喂了見血封喉的劇毒。

　　這一下突如其來，胡斐叫聲：“啊喲！”急忙扑倒，上面三枝鏢雖能避過，打向他小腹和下盤的四枝鏢卻再也無法閃躲。趙半山跨上一步，伸出長臂，一撈一抄，半路上將七枝鏢盡數接在手中。他外號叫做“千手如來”，“如來”是說他面和心慈，“千手”卻是說他發暗器、接暗器，就像生了一千只手一般，這抄接暗器，正是他生平最擅長的絕技。眾人只覺眼前一花，也沒看清他如何出手，七枝金鏢已到了他手中。別說七枝，就七七四十九枝金鏢齊發，他也不放在眼中。燭光下見鏢頭帶著暗紅之色，拿到鼻邊一嗅，果有一股甜香，知道鏢尖帶有劇毒。他是使暗器的大高手，卻最恨旁人在暗器之上喂毒，常言道：“暗器原是正派兵器，以小及遠，與拳腳器械，同為武學三大門之一，只是給無恥個人一喂毒，這才讓人瞧低了。”他回過頭來，向商老太狠狠望了一眼，說道：“王維揚王老爺子何等英雄，他教人暗器喂毒麼？教人這般卑鄙偷襲麼？更何況以這般手段對付一個小孩。”這幾句話大義凜然，王氏兄弟不由得暗自慚愧。商老太見王氏兄弟低下了頭，大聲道：“你是什麼東西，竟然上商家堡來欺人？只可歎我先夫商劍鳴死後，八卦門中再無英雄好漢。我兒子年幼，老婆子是女流之輩，只好容得你欺侮。”忽然放聲哭道：“劍鳴啊，你一死之後，八卦門就只剩下一批狗熊了，只知道奉承外人，再沒半個有骨氣之人，能給門戶爭一口氣。劍鳴啊，趕明兒起，我叫你兒子改投太極門，別讓他在江湖上灰頭土臉，一輩子讓人看輕了。劍鳴啊，想當年你何等英雄，早知今日如此，這柄八卦刀你就該帶入棺材，也免得在這里出丑露乖。”她哭一聲，罵幾句，將八卦刀拋在地下，又用腳踏，又吐唾沫。只氣得王氏兄弟滿腔怒火，可又不能當著外人之面和她爭吵。

　　趙半山急欲帶著陳禹离去，只是見商老太以如此毒辣手段對付胡斐，自己一去，這小孩必遭毒手。他雖與胡斐毫無瓜葛，但事見不平，焉能袖手不理？向王氏兄弟抱拳道：“這孩子我今日就帶了去，日後再謝二位盛情。”

　　王劍英還未答話，商老太卻又哭叫起來：“劍鳴啊，你早早死了倒也干淨，不必見到這般丟人現眼之事。你師弟號稱八卦門高手，卻斗不過一個十多歲的孩子，連看家門的一柄刀也讓人家奪了。你師兄更加怕那小孩，只盼他快些遠遠离開……”王劍英給她激得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喝道：“住嘴！”轉身向趙半山道：“趙三爺，適才我弟妹之言，你都聽見啦。今日不是在下不給趙三爺這個面子，只是若憑這小孩如此而去，八卦門在江湖再難立足，兄弟也沒臉做人。”趙半山心想：“這話倒也是實情。”于是向胡斐說道：“孩子，你怎地得罪兩位王師傅了？快磕個頭陪了禮，隨我出去。”

　　趙半山見識老到，這一次卻說錯了話，他見胡斐適才將商老太這一帶，身手雖然不弱，總是個孩子，哪知胡斐天生豪邁，豈肯輕易向人低頭？笑道：“趙三爺，你叫他向我磕頭？這個我可不敢當。”趙半山一愣，心道：“這小子怎地如此貧嘴？”王劍英本想胡斐一陪禮，就此下台，聽他如此回答，心中怒極，但不愿在趙半山面前顯得少了涵養，當下仍是不動聲色，說道：“小兄弟，你武功果然不錯，也怪不得你狂妄。來來來，王某領教你幾招。”

　　胡斐躍到廳心，呼的一拳，迎面就往王劍英鼻子上打去。王劍英微微一笑，順手還了一掌。

　　王劍英這一掌拍出去時輕輕巧巧，但掌到半路，已是挾著一股疾風，向胡斐扑面擊去。趙半山心道：“這姓王的家學淵源，掌上勁力果然非同凡響。”他生怕這一掌就將胡斐擊得重傷，當即身子微向前傾，預擬于危急之時，出掌拍向王劍英後心，以卸掌力。哪知小胡斐身法奇快，上身一側，王劍英一掌已然打偏。但王劍英是當世八卦門中第一高手，左掌打歪，右掌毫不停留，已自右上向左下斜劈下去。胡斐雙拳一舉，拍的一響，這一掌正好劈在他的拳上。胡斐叫道：“啊喲，好痛！”驀地里“沉肘擒拿”，伸手抓他左手“曲池穴”，這一招極其怪异，王劍英一怔，向後躍開一步。商老太與馬行空對望了一眼，心中均道：“怎麼這孩子也會使這怪招？”原來當日閻基劫鏢，與馬行空動武，十余招怪招之中，就是有這招“沉肘擒拿”。

　　王劍英一退又進，使招“猛虎伏樁”，探掌切胡斐左臂。胡斐半轉身子，“鉤腿反踢”，又是一記怪招。這一來，馬行空等固然更是詫异，連見多識廣的趙半山也暗覺奇怪。王劍英見他招法中隱含相辱之意，心道：“若不給你吃點苦頭，可叫人家小看了八卦門。”他雖與胡斐動武，心中卻哪將這孩子當作對手，一招一式，全是露給身旁的大名家趙半山觀看，因之出手凝重，圓轉如意，不敢失了半點名家的身分，只因心有旁屬，招數上竟是不求狠辣，唯恐讓趙半山小覷了，說一句：“名門高弟，豈能如此浮囂？”這麼一來，他掌法中固然是沒半點破綻，但要數招之間制住對方，竟也不能。商寶震自幼苦練過八卦掌，只見這位大師伯出手平淡無奇，使的全是八卦掌中最淺近的招數，還道他忌憚趙半山，存心敷衍，無意真與父親復仇，心下暗暗惱怒。他哪知王劍英這些平淡無奇的掌法之中蘊含數十年苦功，胡斐初時跳跳蹦蹦，怪招迭出，到得後來，已全在對方掌風籠罩之下。王劍英掌力催動，漸漸將胡斐制住，使他每一拳打出，每一腳踢出，立時受到八卦掌掌力的反推。此時他若要發勁打傷胡斐，原已不難，但他有意在趙半山面前顯示身手，要累得胡斐筋疲力盡，跪地求饒，自己卻始終瀟洒自如，行若無事。須知武術最難企及的境界，乃是舉重若輕，要使力而不見費力，發勁而不見用勁。每一個武學名家練到最後，都是向這境界致力。至于吆喝酣斗，揮汗喘氣，那自是最下乘的了。

　　趙半山知他用意，心想既然如此，這小孩暫無性命之憂，且看他支持得幾時。眼見胡斐已是身不由主地為對方掌力帶動，腳步踉蹌，突然間一個筋斗翻出，右手在地下一撐，雙腿同時橫掃。這一下又是一記怪招，王劍英躍起避過，胡斐往地下一坐，雙腿連環上踢，霎時之間竟踢了七八腿，又是詭异，又是迅捷。拳法中原有“連環鴛鴦腿”的招數，但左腳踢出之後，右腳跟著飛踢，再要踢第三腿時，終須有一腳先行著地，縱快也有限度，此時胡斐坐在地上，雙腳凌空，彼落此起，出腿如電，竟將王劍英踢了個手忙腳亂。馬行空與商老太又是互視了一眼，心道：“這記怪招卻非閻基所會，看來這小孩所學的武功，還較閻基為多。”果然不出二人所料，胡斐一翻身，立時雙肘推後，此時他與王劍英背脊對著背脊，他身子既矮，出招又快，這兩下肘錘，竟都撞在王劍英的屁股之上。臀上多肉，他又人小力弱，這兩記肘錘自是傷不到對方，但旁觀眾人卻忍不住失笑。王劍英大怒，回身呼的一掌，當胸劈去，但見他臉色猙獰，已顧不得什麼瀟洒，什麼風度。趙半山心中暗歎：“威震河朔王維揚的兒子，不及乃父多矣！”他一面觀斗，眼角間卻始終沒一刻离開了陳禹，決不容他俟機逃脫。胡斐見對方雙掌猶如疾風暴雨般襲來，心下也不自禁駭怕，對方究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自己全靠拳譜中一些家傳怪招，仗著對方不識，出手有所顧忌，這才勉力支撐了這些時候，已屬極度難能。其實胡家拳譜上這些怪招乃是練功所用，旨在鍛煉身手，不求克敵制胜，真正與人動手的招數，錄在拳譜的最初數頁之後。胡斐功力未到，難以領會，只得施展這些練功用的扎根基招式。想那飛天狐狸、胡一刀等均是一代大俠，若是與人動手之際也是這般不倫不類、怪模怪樣，豈非大失身分？又斗十余招，胡斐左支右絀，大感狼狽，突見王劍英左掌往外一穿，當即閃身向右避過，王劍英右掌“游空探爪”，斜劈下來。這一下好不勁急，胡斐忙矮身沉肩，雖將這一掌之力卸下了七成，還是被他掌力震得一交摔倒。眾人驚呼聲中，王劍英又是一掌劈了下去。趙半山大怒，心道：“虧你也算是個成名人物，小孩子已給你打倒，怎麼還下毒手？”他太極拳的功夫講究遲出先至，後發制人，敵人招數越是用老，出手時收效越大，只等王劍英掌緣挨近胡斐身上，立即發招相救。突然青光一閃，王劍英疾收左掌，側身起腿。原來胡斐跌倒之時，見身旁有半截劍頭，正是殷仲翔被震折的斷劍，情急之下，伸手抓起，向敵人拍下來的掌心刺去。這一下章法變幻，若非王劍英躲閃得快，掌心給他刺個窟窿也不希奇。胡斐一招得手，立即一個打滾，左手在地下一撈，右手用斷劍割下一塊衣襟，裹了折斷的劍刃，笑道：“王大爺，我的手短，你的手長，咱二人比武太不公平。我把右手接長點兒，你若害怕，就取出八卦刀來好了。”

　　自從“飛天狐狸”以降，胡家歷傳各代都是智計過人。胡斐心知空手打他不過，乘機拾起斷劍用作兵器，但怕對方使兵刃，卻搶先激他一激。王劍英何等身分，明知吃虧，哪肯跟他平手對刀，料定他多拿一柄斷劍也管不了用，只哼了一聲，八卦掌中夾著擒拿手，徑來抓他握著斷劍的手腕，左掌發勁，劈向他的面門。胡斐轉動劍頭，當作蛾眉刺使，一面遞招，左手忽地往頭頂一拉，取下氈帽，笑道：“我右手有劍頭，左手有盾牌，瞧你奈何得了我？”將氈帽當作盾牌，往他左掌一擋。王劍英心道：“臭小子，這麼一擋，你左腕非斷不可。”掌上又加了三分勁道，向破氈帽上擊了下去。

　　忽聽得王劍英“啊”的一聲大叫，向後躍開丈余，這一聲叫喊，聲音慘厲，竟似受了重傷模樣。眾人一齊望著他，只見他左掌心中鮮血淋漓，不知因何受的傷。王劍英怒極，戟指胡斐喝道：“你，你……你這爛氈帽中藏著什麼？”胡斐將氈帽戴回頭上，左手中赫然握著一枝金鏢，笑道：“這是你八卦門的暗器，須不是我帶來的。我隨手在地下撿了一枝，想偷偷拿回去玩兒，你卻定要揭穿我的底兒，好吧，這一枝小小金鏢我也不希罕。”說著手一揚，對准他胸口射了過去。王劍英側過身子，伸手一抄，要將金鏢抄在手里。他先側身，再伸手，那是對胡斐已存了忌憚之意，怕他發鏢的手法又是十分怪异，一個抄接不到，不免打中了胸口。豈知他這一伸手卻接了個空。胡斐手勢是向前發鏢，其實手指上使了一股反勁，將金鏢射向身後。

　　站在他背後的正是商老太，突見金光一閃，鏢已到面前，急忙縮頭，噗的一聲，那枝金鏢打進她的髻子，顫巍巍地晃了幾晃。商寶震只嚇得心驚肉跳，扑到母親跟前，叫道：“媽，可傷著你麼？”自胡斐出手以來，幾乎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异想天開，叫人防不胜防，這一下花巧异常的發鏢，更是眩人心目。眼見商老太在間不容發之中死里逃生，人人盡皆駭然。趙半山捻須微笑，心想這般前揚後發的鏢法，自己原也擅長，若是自己出手，就有十個商老太，也一齊打死了，只是這小孩裝模作樣的逼真神態，卻遠非自己所及。

　　趙半山隨即想起，叫道：“王師兄，快捏住脈門，鏢上有毒。”商寶震一凜，叫道：“我去取解藥！”說著飛奔入內。王劍英一副執拗的狠勁，倒與他過世的父親差不多，掌心一受鏢傷，只覺左手麻痒，聽得趙半山這麼一叫，右手拉斷衣帶，緊緊纏住左腕，臉色鐵青。王劍傑手足關心，搶過來幫他纏腕。王劍英左手一甩，喝道：“走開！”王劍傑不提防給他猛力一甩，退開兩步，愕然相顧，叫道：“大哥！”王劍英揮起傷掌，呼的一聲，疾往胡斐頭頂拍到，腳下飛跑，竟然使出“游身八卦掌”的絕招，此時再不容情，決意要取這可惡的狡童性命。胡斐學成武藝之後，初次是與商寶震對敵，其後對戰商老太和王劍傑，此時與王劍英對掌，已是第四個對手。越戰得久，他心思越是開朗，怯意既去，盡力弄巧以補功力之不足。這“游身八卦掌”曾在王劍傑手下領教過，當時手忙腳亂，險些命喪刀底，此刻已明白其中奧妙所在，心知若是跟他亂轉，必定累得頭暈眼花。晃眼之間，王劍英已轉到自己身後，突然想起胡家拳譜上有一門“四象步”，步法雖是單純，卻似大可用得，當下不及細加思索，一見敵人轉到身後，立即向前跨了一步。就在這時候，王劍英呼的一掌，也已擊向他的後心。

　　眾人眼見胡斐背後門戶洞開，全無防御，不禁為他擔心，不料他輕輕巧巧地大步跨前，王劍英這一掌竟爾打空。那“游身八卦掌”只要一使動，再無停歇，不管出掌是否打中，腳下絕不停留，一掌掌地連綿發出。胡斐面向廳門，見王劍英搶到右邊，登時向左跨了一步，他腳下跨步，正與王劍英發掌同時而作，使得這一掌又是打空。

　　要知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步”與“八卦掌”，其理原有共通之處。胡家拳譜上的“四象步”乃練習拳腳器械的入門步法，并不能用以傷敵，胡斐早已練得極是純熟。斗到後來，他索性雙手叉腰，凝神注視對手，也不理王劍英是否發招，只要他奔到左方，就向右一步，奔到前方，就退後一步。不論對方如何忽前忽後，忽東忽西，他總是好整以暇地前一步、後一步、左一步、右一步，來來去去只是四步，妙在拿捏分寸恰到好處，而這步法又與八卦掌步法的八卦方位絲絲入扣，每一跨步，均與對手的行動若合符節，倒似與王劍英長期共習，練成了套子一般。那“游身八卦掌”一出手就是連續不斷的四八三十二招，王劍英越打越是焦躁，卻連手指尖也碰不到胡斐身上。趙半山看得暗自歎息：“這人徒學父藝，只知墨守成法，臨敵時不能隨機應變，另創新意，看來王維揚是後繼無人了。”眼見他第二節的三十二招八卦掌也已使完，商寶震取來解藥，叫道：“大師伯，服了藥再收拾那小子。”這時王劍英的左臂已漸漸不聽使喚，知道毒氣上行，當下躍出圈子，接過解藥吞服。趙半山道：“王師兄，我瞧……”王劍英知他定是出言勸解，待他話一出口，自己若不聽從，倒顯得不給他面子，當即搖了搖手，搶上前又舉掌向胡斐擊去。只見他步法極小，出掌也甚凝重，原來是使出八卦門中最厲害的“內八卦掌法”來。先前王劍傑只虛使內八卦短架，就制得商寶震無法動手，王劍英的功夫，又比乃弟精湛得多，這內八卦掌法，出手雖短，每一掌都是凌厲狠辣。胡斐硬接了三招，登感不支，心中暗叫：“糟糕！”眼見對方步子向左跨出，猛地提腳往他左腳背後上踩落。王劍英罵道：“你作死麼？”腳一縮，右腳踏出時就錯了八卦方位。王維揚教子習藝之時，規定極為嚴厲，不得有分毫差失，偏生這大兒子又是天性固執，臨敵時腳下定須踏正方位，才肯出招。待他雙腳移正，胡斐又是一腳對准他腳背踩了下去。這般胡鬧的打法，原是任何成名的英雄所不屑為，胡斐卻一味頑皮取鬧，連踩幾腳，王劍英心神微亂。胡斐見到有機可乘，猛地一掌，就往他小腹上擊去。王劍英叫聲：“好！”雙掌齊出，推在他的掌上。這是硬碰硬的對掌，再無討巧之處，胡斐全身一震，左掌跟著力推，但仍感對方壓力沉重無比，此時若稍一退讓，內髒立為對方掌力所傷，只得奮力抵擋。趙半山見胡斐已然輸定，笑道：“孩子，你輸啦，還比拚什麼？”伸手在他背上輕輕一拍，一股內力從他身上傳將過去。王劍英雙臂一酸，胸口微熱，急忙撤掌後退。趙半山道：“王兄，你的功力自比這孩子高得多，那還用比什麼？”他輕拍胡斐的肩頭，贊道：“了不起，了不起，再過五六年，連我也不是你的敵手啦。”言下自然是說：你王老兄更加不用提了。王劍英臉上一熱，自知功夫與趙半山差得太遠，要待交代幾句場面話，跟這孩子卻又不知從何說起，不由得怔在當地，一言不發。王劍傑見兄長的左掌紫黑，中毒甚深，向商老太道：“有沒有外敷的解毒藥？”商老太搖搖頭。趙半山從懷中取出一個紅色小瓶，拔開瓶塞，說道：“兄弟自合的解毒藥，很有點兒功效。”王劍傑知他是使暗器的大行家，身上不帶解毒藥則已，若是攜帶，定然應驗如神，他挂念兄長安危，伸出手掌。趙半山在他掌心倒了少許，笑道：“盡夠用了。”這一來，王氏兄弟無論如何不能再對胡斐留難。

## 第四章　鐵廳烈火

　　趙半山雙手負在背後，在廳中緩步來去，朗聲說道：“咱們學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下，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無愧于天地，那麼功夫高的固然好，武藝低也是一般受人敬重。我趙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行事歹毒、卑鄙無恥的小人。”他越說聲音越是嚴厲，雙目瞪著陳禹不動。

　　陳禹低下了頭，目光不敢與他相接，突然一瞥眼之間，嚇了一跳。原來商老太發出七枝金鏢，給趙半山接住後擲在地下。胡斐用一枝鏢刺傷王劍英後，接著對掌，那枝鏢仍是丟落在地。這時趙半山在廳中來去，足下暗暗使勁，竟將七枝金鏢踏得嵌入了方磚之中，鏢與磚齊，甚是平整。眾人見陳禹臉上變色，順著他眼光一看，都是大為驚奇，知道他露這手功夫，一來是警告商老太不得再使歹毒暗器，二來是要逼陳禹出去算帳，叫旁人不敢阻攔。

　　陳禹四下一望，但見王氏兄弟忙著裹傷，商老太與商寶震咬牙切齒，馬行空微微點頭，殷仲翔臉如死灰，知道沒一個敢出手相助，將心一橫，大聲道：“好啊，平素稱兄道弟，都是好朋友，今日我姓陳的身受巨賊脅迫，好朋友卻到哪里去了？姓趙的，咱們也不用出去，就在這里動手吧。”趙半山剛說得一個“好”字，忽聽背後風聲響動，知有暗器來襲，接著聽得一聲喝道：“好朋友來啦！”

　　趙半山也不回頭，反過手去兩指一夾，接住了一把小小的飛刀，但覺那飛刀射來勢道勁急，全是陽剛之力，接在手上時刀身微微一震，和福建莆田少林派發射暗器的手法又自不同，笑道：“這位好朋友原來是嵩山少林寺的，可是不疑大師的高足嗎？”發射這柄飛刀的，正是嵩山少林派的青年好手古般若。王氏兄弟、殷仲翔、陳禹等都是一驚，但見趙半山并未回身，尚未見到古般若的人影，卻將他的門派師承猜得一點兒不錯。趙半山心中卻想，我紅花會只僻處回疆數年，离中原并無多時，看來名頭已不及往時的響亮，我要保護一個孩子，叫一個人出外，居然不斷有人前來阻手阻腳，今日若不立威，倒叫後生小子們將紅花會瞧得小了，當下朗聲說道：“你這位好朋友站著可別動。”不等古般若回答，雙手向後揚了幾揚，跟著轉過身來，兩手連揮，眾人一陣眼花繚亂，但見飛刀、金鏢、袖箭、背弩、鐵菩提、飛蝗石、鐵蓮子、金錢鏢，叮叮當當響聲不絕，齊向古般若射去。

　　王劍英大駭，叫道：“趙兄手下容情。”趙半山一笑，說道：“不錯，自該手下容情。”

　　眾人瞧古般若時，無不目瞪口呆。但見他背靠牆壁，周身釘滿了暗器，卻無一枚傷到他的身子。古般若半晌驚魂不定，隔了好一陣，這才离開牆壁，回過頭來，只見百余枚暗器打在牆上，隱隱依著自己身子，嵌成一個人形。他慘然無語，向趙半山一揖到地，直出大門，也不向福公子辭別，徑自走了。趙半山此手一露，即是處了陳禹死刑，更還有誰敢出頭干預？但陳禹臨死還是強口，說道：“自來官匪不兩立，我一死報答福公子，那便是了。”趙半山大怒，向王劍英等說道：“本來太極門中出此敗類，是在下門戶之羞，原想私下了結，可是他非叫我抖個一清二楚不可。”陳禹自己卻也真不知道，什麼事上得罪了這位紅花會三當家，要知他為人精明圓滑，原是不易與人結怨的，便接口道：“不錯，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你說了出來，請大家評個道理。”

　　趙半山“哼”的一聲，指著那個黑膚大眼的小姑娘，問道：“你不認得這小妹妹麼？”陳禹搖頭道：“不認得，從來沒見過。”趙半山道：“就可惜你認得她父親。她是廣平府呂希賢的女兒。”此言一出，陳禹本來慘白的臉色更加白得可怕。眾人“哦”的一聲，齊向這女孩望去。這女孩只有十二三歲，但滿臉風霜，顯是小小的一生之中已受過許多困苦折磨。她指著陳禹，厲聲說道：“你沒見過我，我可見過你。那天晚上你殺我兄弟，殺我爹爹，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我每天晚上做夢，沒一次不見到你。”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陳禹又是确曾做過那件事，張口結舌地“啊，啊”幾聲，沒再分辯。趙半山向眾人雙手一拱，說道：“這姓陳的說得好，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我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說出來請大家評個道理。各位想必都知道，廣平府太極門師兄弟三人，武功以小師弟呂希賢最強。這姓陳的，你稱呂希賢什麼啊？”陳禹低下了頭，道：“他是我師叔。”心想趙半山述說往事，也不必跟他分辯，心中暗打脫身逃走的主意。

　　趙半山道：“不錯，呂希賢是他師叔。說道呂希賢這人，在下可與他素不相識，他是北京王府的教師爺，咱們鄉下人哪里高攀得上？”言下之意，竟是透著十分不滿，只是他存心厚道，又是礙著那小姑娘的面子，只說到此處為止，接著說道：“在下隱居回疆，中原武林的恩怨原本不聞不問，可是有一日這小姑娘尋到了在下，哭拜在地，說要請我主持公道。小姑娘，你將那兩件東西取出來，給各位叔伯們瞧瞧。”那女孩解下背後的包裹，珍而重之地取出一個布包打開，燭光下各人瞧得明白，赫然是一對干枯的人手，旁邊還有一塊白布，滿寫著血字。趙半山道：“你說給各位聽吧。”那小姑娘捧著一雙人手，淚如雨下，哽咽道：“我爹爹生了病，已好久躺著不能起來。有一天，這姓陳的突然帶了另外三個惡人，半夜里來到我家，說是奉王爺之命，要爹爹說太極拳什麼九訣的秘奧，不知怎樣，他們爭吵起來。我弟弟嚇得哭叫出聲，這姓陳的抓住了他，揚起寶劍威嚇我爹爹，說道要是不說，就將我弟弟一劍殺死。我爹爹說了幾句話，我也不懂，他……他……就將我弟弟殺死了。”說到這里，眼淚更是不絕流下。胡斐叫道：“這樣的惡人，還不快宰了。”那小姑娘提起衣袖抹了抹眼淚，說道：“後來我爹爹跟他們動手，他們人多，我爹爹又生著病，就給這壞人害死了。後來孫伯伯來到我家里，我就跟他說……”小姑娘不懂武林之中的恩怨關節，說起來有點不明不白。趙半山插口道：“她說的孫伯伯，就是廣平府太極門的掌門人孫剛峰。”這個人的名頭大家是知道的，于是都點了點頭。那小姑娘又道：“孫伯伯想了幾天，忽然叫我過去，他拿出刀來，一刀砍下了自己的左手，蘸了血寫成這封血書，又將刀子放在桌子上，用力把右手揮在刀口上，又砍下了右手，叫我……叫我……送去回疆給趙伯伯，說太極門中除了趙伯伯，再無旁人報得我爹爹血仇……”眾人聽得面面相覷，只覺得這真是人間的一件極大慘事，只是那小姑娘說得太不清楚，實在不懂。趙半山道：“這孫剛峰在下是識得的，當年他瞧不起我趙半山，曾來溫州跟我打過一場架，想不到竟因如此，心中有了我趙某人的影子。”眾人心想：“這一場架，定是孫剛峰輸了。”趙半山又道：“孫剛峰這封血書上說，他是廣平太極門掌門，自愧無能，收拾不下這姓陳的叛徒，因此砍下雙手，送給我趙某人，信上說什麼‘久慕趙爺云天高義，急人之難’云云。嘿，他送我一對手掌，再加一頂大帽子，趙某人雖跟他沒半點交情，這件事可不能不給他辦了。”

　　陳禹慘白著臉，說道：“這封血書，未必是我孫師伯的親筆，我得瞧瞧。”說著慢慢走到小姑娘身旁，去取血書，突然手腕一翻，寒光閃處，右手中一柄匕首已指著小姑娘的後心，叫道：“好，那就同歸于盡。”

　　這一下變生不測，眾人均未料及。趙半山搶上兩步，待要奪人，卻見陳禹左臂緊緊扼在呂小妹頸中，低沉著嗓子喝道：“你再上前一步，這女娃子的性命就是你害的。”趙半山一驚，自然而然地倒退一步，一時徬徨無計，心想：“那便如何是好？若是七弟在此，他定有計較。”要知趙半山忠厚老實，對付奸詐小人實非其長，處此困境，不自禁想起那足智多謀的七弟武諸葛徐天宏來。陳禹右手的匕首刺破呂小妹後心衣服，刃尖抵及皮肉，要使趙半山無法用暗器打落匕首，雙目瞪住了趙半山，說道：“趙三爺，你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就是發暗器打瞎我這雙招子，姓陳的決不還手。”趙半山手中扣了兩枚錢鏢，本擬射他雙目，只要他矮身一躲或是伸手一護，就可俟機救人，豈知此人見事得快，先行出言點破了自己的用意。一時之間大廳上登成僵局。

　　陳禹目不轉瞬地瞪著趙半山，防他有甚异動，口中卻在對王氏兄弟說話：“王大哥，王二哥，趙三爺今兒跟兄弟過不去，你二位可知其中原由？”王氏兄弟與他同府當差，雖然并不怎麼交好，但陳禹生性圓滑，平日人緣甚好，若不是二王忌憚趙半山武功了得，早已出言勸解。王劍英接口道：“聽趙三爺說，他也是受人之托，未必明白真相。只怕這中間有什麼誤會，也是有的。”陳禹冷笑一聲，道：“誤會倒是沒有。王大哥，兄弟進福公子府之前，是在定親王府當差，這個你是知道的了？”王劍英道：“是啊，你是定王爺推荐給福公子的。王爺大大夸你精明能干哪。”陳禹道：“適才趙三爺說道，兄弟傷了這小姑娘的父親，這件事是有的。可是兄弟是奉了王爺之命，你我同是吃府門飯的人，主人家有差使交下來，你能違命麼？”王劍英這才明白，他借著與自己一問一答，是在向趙半山解說這回事的來龍去脈，于是又接一句：“這叫做奉命差遣，概不由己，那也怪不得你陳兄弟。”

　　趙半山在回疆接到孫剛峰的血書，立即帶同呂小妹趕到廣平府，但無法找著孫剛峰，當下又到北京找人，一查之下，得悉陳禹已隨同福公子南下。他胯下所騎，是駱冰那匹銀霜逐電駒，不過兩天功夫，已從北京追到商家堡來。陳禹如何害死呂希賢父子，他确是不甚了了。呂小妹年幼，原已說不明白，多問得幾句，她就眼眶一紅，小嘴一扁，抽抽噎噎地哭個不停。這時聽陳禹要言明此事根由，正中下懷，道：“好，你曾說過，天下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你倒說說看。那呂希賢是你師叔，就算他犯了彌天大罪，也不能由你下手，致他于死地。”

　　陳禹此時有恃無恐，料想今日已不難逃命，但趙半山決不肯就此罷手，日後繼續追尋，卻是難以抵擋，心想總須說得他袖手不顧，方無後患，于是說道：“趙三爺，你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漢，常言道君子可欺以方，你這一回可是上了孫剛峰的大當啦。”趙半山一愕，道：“怎麼？上了什麼當？”陳禹道：“我們廣平太極門姓孫的祖師爺傳了弟子三人，孫師伯是大弟子，先父居次，呂師叔第三。他師兄弟三人向來不睦，趙三爺你是明白的了？”趙半山本來絲毫不知，但想自己插手管他門戶之事，若說一切不知，未免于理有虧，當下不置可否，道：“那便怎樣？”陳禹道：“呂師叔是太極北宗一把響當當的好手，我對他老人家素來是十分敬仰的。他在定王府當教師爺，太極拳的秘奧卻半點不傳給王爺。定王爺生性好武，見他藏奸，心中自是不快，連問了幾次，呂師叔吃逼不過，竟然辭去了差使。于是定王爺將在下找去，要我解釋太極拳中的什麼亂環訣、陰陽訣。可是先父武功本就平常，又逝世得早，沒什麼功夫傳下來，在下懂得什麼？定王爺便著落在下，去向呂師叔請問明白。”趙半山心想：“太極門南北兩宗各有門規，本門武功秘奧不得傳于滿人。呂希賢不授秘訣，此事大致不假。”于是點了點頭。陳禹臉色顯得十分誠懇，說道：“在下奉王爺之命，與三位當差的兄弟到呂師叔府上去。那時他身上有病，肝火大旺，三言兩語就對我痛下辣手。趙三爺你想，以我這點點稀松平常的武功，怎能害得了廣平太極門的第一把好手？”趙半山道：“那他是怎麼死的？”陳禹道：“呂師叔本已有病，在下的言語又重了一些。呂師叔痰氣上涌，失足摔了一交，在下連忙施救，已自不及。”這番言語之中破綻甚多，趙半山正待駁斥，呂小妹已叫了起來：“爹爹是他打死的，爹爹是他……”第二句話沒說完，陳禹扼著她脖子的手一緊，將她後半句話制住了。趙半山大怒，喝道：“你既說他有病，怎地又斗不過他？再說，他小兒子與你無怨無仇，又何以傷害無辜？快放手！”陳禹道：“趙三爺，你身在萬里之外，怎知我門戶中之事？我勸你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好。”他一面說，一面移動身子，慢慢退向廳口。趙半山雙目如要噴火，只是眼見此人心狠手辣，若真上前攔阻，他定要傷害呂小妹性命。這女孩年紀雖小，性格卻極是堅毅，孤身一人，竟然間關萬里、歷盡苦辛地尋到回疆。以這一條路上旅途之艱難，別說是這樣一個小小孤女，就是個壯年漢子，也是十分不易。趙半山毅然插手管這件事，固然是為了孫剛峰斬手相托，可有一小半也瞧在這孤女的孝心份上。後來與她共騎東來，時日一久，已視她猶如女兒一般。只見陳禹再退幾步，便要出廳，趙半山空有一身暗器，竟然不敢向他發射一枚，心下盤算：“若用一枚最重的蛇頭錐打他腦門，自能叫他立時喪命，但他臨死之前只要手臂一送，呂小妹就是性命不保了。”只見他又退了一步，此時桌上一枚大紅燭所結的一個燈花，突然卜的一聲爆了開來，燭光一暗，待得燭火再明，陳禹身後忽已多了一個老者。

　　只見那老者兩手平舉胸前，但光禿禿只有兩根腕骨，手掌已齊腕斬去，身穿青布長袍，形容枯槁，雙目深陷，顴骨高聳，臉上灰扑扑的甚是怕人。陳禹見眾人一齊望著自己身後，神情甚是异樣，不由得回過頭去。突見那人的兩根腕骨已伸到自己臉前，險些碰到，一驚之下，忙讓開了一步，叫道：“孫師伯，是你！”那人竟不理會，拉起長袍，搶上一步，向趙半山拜了下去，說道：“趙三爺，你的恩情，孫剛峰只好來生補報了。”趙半山急忙答禮，雙眼卻不离陳禹。陳禹急退兩步，正要擁著呂小妹搶出廳門，孫剛峰身形一晃，搶先堵住了門，喝道：“回去！”陳禹道：“你讓不讓路？”孫剛峰道：“你已害過呂家二命，姓孫的早就沒想活著。”轉向趙半山道：“趙三爺，這位陳爺的話，在下在門外已聽得清清楚楚，當真是一派胡言。我呂師弟是為了亂環訣與陰陽訣而死在這奸賊手下的。”趙半山向陳禹側目斜睨，哼了一聲，道：“原來陳爺精研我們的這兩大秘訣，兄弟倒要領教。”孫剛峰道：“這倒不是。這位陳爺知道我太極拳有九大秘訣，而亂環訣與陰陽訣又是拳法關鍵，只可惜他父親過世得早，沒來得及傳他。他千方百計要我和呂師弟吐露，我師兄弟知他心術不正，就沒肯說。于是他用定王爺的勢力相壓，呂師弟仍是不說。到後來他乘著呂師弟有病，夜中闖到呂師弟的病榻之前，抓住他一脈單傳的一個娃兒，說道若不吐露亂環、陰陽二訣，就將孩子一刀殺了……姓陳的，我這話是真哪，還是假哪？”陳禹鐵青著臉，一言不發，心中又驚又怒，眼見已可脫身，這姓孫的老家伙偏偏在這時候闖了進來。只聽孫剛峰哽咽著又道：“于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娃兒，便喪生在他利劍之下。呂師弟抱病與他拚命，又給他使云手功夫，拖得精疲力盡，虛脫而死。趙三爺，孫剛峰愧為掌門，年老無能，我北宗又是人才凋零，眼下只有這姓陳的武功最強，只有老著臉皮，請南宗主持公道。”他轉向陳禹道：“陳大爺，我的話沒半句冤你吧？”趙半山直聽得義憤填膺，大步踏了上去，說道：“要學拳術的秘奧，自古以來只有求師訪友，從來沒聽說過如你這等禽獸之行。”陳禹喝道：“你別動，給我站著。”說著手臂一緊，呂小妹呀的一聲叫了出來。趙半山果然站定腳步，不敢再動。陳禹朗聲道：“姓趙的，你要找我，盡管到北京福公子府來。今日請你叫他讓讓道。”趙半山無奈，只得向孫剛峰道：“孫師兄，今日咱們就暫且饒他！”

　　孫剛峰大急，說道：“你說今兒……今兒饒……饒了他？”趙半山道：“孫爺，你放心，趙某既然拉扯上了這回子事，定是有始有終。”孫剛峰急得說不出話來，只說：“你……你……”趙半山：“讓路給他吧。姓趙的若是料理不了這回事，我斬這一雙手還你！”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孫剛峰再無話說，身子往旁邊一讓，眼睜睜地盯著陳禹，目光中充滿了怨毒。陳禹心道：“今日我脫卻此難，立時高飛遠走，天下之大，何處不是容身之所？只要我隱姓埋名，你找一百年也找不著老子。”臉上不自禁露出一絲得意的神色，說道：“趙三爺，你我後會有期。孫師伯說得不錯，我确想學一學太極門中亂環訣與陰陽訣的竅門。你上京來，做兄弟的要好好請你指點指點。”趙半山又是哼了一聲，哪去理他。

　　陳禹不敢轉身，挾著呂小妹妹一步步地倒退，經過孫剛峰身側，微微一笑，左足跨出了門檻。

　　胡斐自與王劍英比掌之後，一直在旁凝神注視趙半山、陳禹、孫剛峰三人，此時眼見陳禹狡計得逞，心道：“趙三爺幫了我這個大忙，眼下他遇上難事，我如何不加理會？”他頭腦靈敏，人又頑皮，心念一動，早有計較，運氣將一泡尿逼到尿道口，解開了褲子，見陳禹即將踏出廳門，突然端起一張椅子，說道：“陳禹，我有一事請教。”陳禹一呆，卻沒將這孩子放在眼內，并不理睬。胡斐將椅子在他身前一放，跳上椅子，突然一泡急尿，往他眼中疾射過去。

　　陳禹急怒之下，伸左手在眼前一擋，阻住他射過來的尿水，右手一匕首就往胡斐胸口剁去。胡斐解褲之前，早就籌划好了下一步，眼見匕首刺到，雙手握起椅子，身子一躍，人在半空，椅子已向他頭頂猛砸下去。陳禹伸手格開，怒罵：“小賊！”胡斐人未落地，已向前一扑，抱住呂小妹一個打滾，滾開半丈。陳禹大驚，縱上搶奪，胡斐鉤腳反踢，隨即站起身來，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搶他手中匕首。陳禹心知不妙，不敢戀戰，猛戳一刀，立即轉身出廳，卻見趙半山雙手叉腰，神威凜凜地站在廳口。胡斐哈哈大笑，說道：“我一泡尿還沒撒完呢！”這一下變化，趙半山固是萬萬猜想不到，廳上眾人也無一不是大出意料之外。待得各人明白他的用意，呂小妹早已獲救，陳禹亦已困入重圍。這一來商老太更增恨意，王氏兄弟妒念轉深，馬行空暗叫慚愧，殷仲翔喃喃怒罵，但不論是恨是妒，是愧是罵，各人心中，均帶著三分驚佩贊歎：“若非這小子出此怪招，怎能將陳禹截得下來？”

　　趙半山心中對胡斐大是感激，臉上卻不動聲色，對陳禹淡淡道：“陳爺，你為了學亂環訣和陰陽訣，傷了兩條人命，其實大可不必這麼費事。這兩篇歌訣，在太極門中也算不得是什麼了不起的不傳之秘，趙某不才，倒還記得。你說過要向趙某討教，今日就傳了于你，也自不妨。”眾人一呆，均想：“他已難逃你的掌握，卻來說反話。”

　　卻聽趙半山又道：“我先說亂環訣與你，好好記下了。”于是朗聲念道：“亂環術法最難通，上下隨合妙無窮。陷敵深入亂環內，四兩能撥千斤動。手腳齊進豎找橫，掌中亂環落不空。欲知環中法何在，發落點對即成功。”

　　這八句一念，孫剛峰和陳禹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原來這八句詩不像詩、歌不像歌的話，正是太極門中的“亂環訣”。陳禹幼時也依稀聽父親說起過，只是全然不懂其中奧妙，萬想不到趙半山真能原原本本地念給自己聽。他把心一橫，生死置之度外，道：“其中含義，還請趙三爺指點。”趙半山道：“本門太極功夫，出手招招成環。所謂亂環，便是說拳招雖有定型，變化卻存乎其人。手法雖均成環，卻有高低、進退、出入、攻守之別。圈有大圈、小圈、平圈、立圈、斜圈、正圈、有形圈及無形圈之分。臨敵之際，須得以大克小、以斜克正、以無形克有形，每一招發出，均須暗蓄環勁。”他一面說，一面比划各項圈環的形狀，又道：“我以環形之力，推得敵人進我無形圈內，那時欲其左則左，欲其右則右。然後以四兩微力，撥動敵方千斤。務須以我豎力，擊敵橫側。太極拳胜負之數，在于找對發點，擊准落點。”他所說的拳理明白淺顯，人人能解，但其中實是含有至理。廳上眾人均是武學好手，聽他口中講述，手腳比擬，無不出神。要知能聽到這樣一位武學名家講述拳理精義，實是一生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機。

　　趙半山說的是太極拳秘訣，初時王氏兄弟、商老太、馬行空、殷仲翔等還只存著觀摩與切磋之心，但後來聽他越說越是透徹，許多自幼積在心中的疑難，師父解說不出、自己苦思不明，卻憑他三言兩語，登時豁然而通。趙半山解畢“亂環訣”，說道：“口訣只是幾句話，這斜圈無形圈使得對不對，發點與落點准不准，可是畢生的功力。你懂了麼？”陳禹盼望這“亂環訣”盼了一生，此時聽得明白，懂得透徹，知道只要再加十余年苦練，憑此一訣，便可成武學大師，不由得滿心歡喜，又問：“請問趙爺那陰陽訣又是如何？”趙半山道：“陰陽訣也是八句歌，你記好了。”陳禹聽得出神，就似當年聽父親傳授武功一般，隨口應道：“是，孩兒用心記著。”待得一言出口，這才驚覺，不由得滿臉通紅，但眾人都在傾聽趙半山講武，誰也沒留意他說些什麼，卻無一個失笑。只聽趙半山朗聲念道：“太極陰陽少人修，吞吐開合問剛柔。正隅收放任君走，動靜變里何須愁？生克二法隨著用，閃進全在動中求。輕重虛實怎的是？重里現輕勿稍留。”這口訣陳禹卻從沒聽見過，但他此時全無懷疑，用心記憶。只見趙半山拉開架式，比著拳路，說道：“萬物都分陰陽。拳法中的陰陽包含正反、軟硬、剛柔、伸屈、上下、左右、前後等等。伸是陽，屈是陰；上是陽，下是陰。散手以吞法為先，用剛勁進擊，如蛇吸食；合手以吐法為先，用柔勁陷入，似牛吐草。均須冷、急、快、脆。至于正，那是四個正面，隅是四角。臨敵之際，務須以我之正沖敵之隅。倘若正對正，那便沖撞，便是以硬力拚硬力。若是年幼力弱，功力不及對手，定然吃虧。”胡斐一直在凝神聽他講解拳理，聽到此處，心中一凜：“難道這句話是說給我聽的麼？是說我與王劍英以力拚力的錯處麼？”卻見趙半山一眼不望自己，手腳不停，口中也絲毫不停：“若是以角沖角，拳法上叫作：‘輕對輕，全落空’。必須以我之重，擊敵之輕；以我之輕，避敵之重。再說到‘閃進’二字，當閃避敵方進擊之時，也須同時反攻，這是守中有攻；而自己攻擊之時，也須同時閃避敵方進招，這是攻中有守，此所謂‘逢閃必進，逢進必閃’。拳訣中言道：‘何謂打？何謂顧？打即顧，顧即打，發手便是。何謂閃？何謂進？進即閃，閃即進，不必遠求。’若是攻守有別，那便不是上乘的武功。”這番話只將胡斐聽得猶似大夢初醒，心道：“若是我早知此理，適才與王氏兄弟比武，未必就輸。”心中對趙半山欽佩到了極處。趙半山又道：“武功中的勁力千變萬化，但大別只有三般勁，即輕、重、空。用重不如用輕，用輕不如用空。拳訣言道：‘雙重行不通，單重倒成功’。雙重是力與力爭，我欲去，你欲來，結果是大力制小力。單重卻是以我小力，擊敵無力之處，那便能一發成功。要使得敵人的大力處處落空，我內力雖小，卻能胜敵，這才算是武學高手。”

　　只見他出手比划，許多拳法竟是胡斐剛才與王劍英對掌時所用。他詳加解釋，這一招如何可使敵招用空，這一招如何方始見功。胡斐聽到此處，方始大悟：“原來趙三爺費了這麼大的力氣，卻是在指點我的武功。”

　　要知陳禹是叛門犯上的奸徒，趙半山怎能授他太極秘法？只是他見胡斐拳招極盡奇妙，臨敵之際卻是憑著一己的聰明生變，拳理的根本尚未明白，想是未遇明師指點。武林之中規矩極多，若是別門別派的弟子，縱使他虛心請益求教，也未便率爾指教，否則極易惹起他本門師長的不快，許多糾紛禍患，常由此而起。他實不知胡斐無師自通，只憑了祖傳的一部拳經，自行習練而成，眼見他良材美質，未加雕琢，甚是可惜，料想他師長未明武學至理，因此借著陳禹請問亂環訣與陰陽訣的機會，將武學的基本道理好好解說一通，每一句話都是切中胡斐拳法中的弊端，說得上是傾囊以授。他知胡斐聰明過人，必能體會，至于王劍英、馬行空等人雖也聽到了，但這些人年紀已大，縱明其理，也未必能再下苦功，練到這步田地。經此一番指點，胡斐日後始得成為一代武學高手，只是如此傳授功訣，在武林中也可說是別開生面了。趙半山講解已畢，向陳禹道：“我說的可對麼？”陳禹道：“承蒙指點，茅塞頓開。早知如此，在下也不必向孫呂二人苦苦哀求了。”趙半山冷然道：“是啊，早知如此，那也不必害死兩條人命了。”陳禹一驚，只覺一道涼意從背脊上直透下去，心想：“他好端端傳我拳訣，怎地又提此事？”向王氏兄弟、殷仲翔等人一望，但見各人臉上均現迷惘之色。趙半山道：“陳爺，這兩個拳訣我是傳于你了，如何使用，只怕你還領會不到，來，咱們來推推手。”那推手是太極同門練武的一種尋常手法，陳禹心中雖存疑懼，卻也不便相拒，說道：“趙三爺，在下技藝平常，你多包涵著點兒。”趙半山鐵青著臉道：“太極北宗第一高手呂希賢都死在閣下掌底，怎說得上技藝平常？看招吧！”一招“手揮琵琶”，向他擊去。陳禹一驚，忙以“如封似閉”守住正中，但數招之間，拳路已全受敵人之制。兩人使的太極拳雖有南北之分，拳路其實大同小异，可是功力深淺有別，又拆數招，陳禹的雙掌似乎全給趙半山粘住了。

　　直到此時，孫剛峰心頭一塊大石方始落地，只聽趙半山問道：“孫兄，你說呂希賢是給他用‘云手’累死的？”孫剛峰忙道：“是啊。我見到呂師弟的尸首，顯是筋骨脫力。”陳禹越斗越驚，說道：“趙三爺，在下不是你的對手，咱們罷手啦。”趙半山道：“好，你再接我一招。”左手帶著他的右手，轉了一個大圈，一股極強的螺旋力帶動他左手，正是太極云手。這云手連綿不斷，一圈過後，又是一圈，當日陳禹害死呂希賢，使的正是這一路手法。陳禹想到呂希賢死時的慘狀，想到他連聲哀告而自己卻絕不松勁，想到他連最後一分力氣也給自己逼了出來，不由得汗如雨下。

　　趙半山見他臉上現出驚懼至極之色，心腸一軟，實感不忍，勁力一松，粘力卸去，溫言道：“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當，既行惡事，自有惡果。你好好想一想吧。”他生性仁善，雖知陳禹死有應得，卻不愿見他如呂希賢一般慘受折磨而死。他轉過身子，負手背後，仰天歎道：“一個人所以學武，若不能衛國御侮，也當行俠仗義，濟危扶困。若是以武濟惡，那是遠不如作個尋常農夫，種田過活了。”這幾句其實也是說給胡斐聽的，生怕他日後為聰明所誤，走入歧途。他一生之中，從未見過胡斐這等美質，心中對之愛極，自忖此事一了，隨即西歸回疆，日後未必再能與之相見，因此傳授上乘武學之後，復諄諄相誡，勸其勉力學好。

　　胡斐如何不懂他言中之意，大聲喝道：“姓陳的，一個人做了惡事，就算旁人不問，也不如自盡了的好，免得玷污了祖宗的英名。”他這幾句其實是答復趙半山的。趙半山極是喜慰，轉頭望著他，神色甚是嘉許。胡斐眼中卻滿是感激之情。正當一老一少惺惺相惜、心情互通之際，陳禹見趙半山後心門戶大開，全無防備，自己與他相距不到二尺，心想：“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運勁右臂，奮起全身之力，一招“進步搬攔捶”，往趙半山背心擊去。

　　陳禹這一拳，乃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自知這一招若不能制敵于死命，自己就無活命之機，當真是拳去如風，勢若迅雷。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趙半山身子一弓，正是太極拳中“白鶴亮翅”的前半招，陳禹這一拳的勁力登時落空。趙半山腰間一扭，使出“攬雀尾”的前半招，轉過身來，雙掌緩緩推出，用的是太極拳中的“按”勁。他以半招化解敵勢，第二個半招已立即反攻，只兩個半招，陳禹全身已在他掌力籠罩之下。太極拳乃是極尋常的拳術，武學之土人人識得。眾人見趙半山一守一攻都只使了半招，就能隨心所欲，的是名家手段，非同凡俗，無不大為歎服。

　　此時陳禹咬緊牙關，拚著生平所學，與趙半山相抗，初一接招，只覺對方力道也不甚強，于是手上加勁。但發力一增，立覺對方反擊的力道也相應大增，一驚之下，急忙松勁，對方的反力居然也即松了，然而要脫出他牽引之力，卻也不能。胡斐默默想著趙半山適才所授的“亂環訣”與“陰陽訣”，凝神觀看二人過招，印證趙半山所說的拳訣要義。但見陳禹發拳推掌，勁力雖強，可是只要給趙半山一撥一帶，掌勢的方位登時變了，那正是“亂環訣”中所謂“陷敵深入亂環內，四兩能撥千斤動”的應用。他瞧了一會，笑道：“陳老兄，你已經深陷趙三爺的亂環之內了，我瞧你今日要歸位。”陳禹全神貫注地應付敵招，胡斐這幾句話完全沒有聽見。又拆數招，胡斐瞧出陳禹拳招中露出破綻，叫道：“趙伯伯，他左肋空虛，何不擊他？”趙半山笑道：“正是！”拳隨聲至，攻向他的左肋。陳禹急忙閃避。胡斐又道：“攻他右肩。”趙半山道：“好！”一掌向他右肩拍去。

　　陳禹沉肩反掌架開。趙半山笑問道：“下一招怎地？”胡斐道：“踢他腰間。”趙半山左掌一帶，陳禹拿勁穩住身子，趙半山果然飛腳踢他腰間。胡斐連叫數下，每一招都說的頭頭是道。趙半山贊道：“小兄弟，你說的大有道理。”胡斐突然叫道：“拍他背心。”這時趙半山正與陳禹相對，心中一怔：“這一招可叫得不對了，我與敵人正面相持，怎能攻他背心？”但微一遲疑，立時省悟：“原來這孩子是出了個難題給我做。”當下身子半斜，右掌向外拖引，陳禹也即斜身應招。趙半山左掌再向右一帶，陳禹的身子又斜了幾分，背心算是賣給了人家。趙半山輕輕一掌拍出，正擊他的背脊。這一掌只要去得稍快，力道略強，陳禹已自斃命，他大駭之下，急忙轉身，臉上慘無人色。趙半山回頭笑道：“對不對啊？”胡斐大拇指一翹，贊道：“好極了！”陳禹死里逃生，但究是名家弟子，雖是驚魂未定，卻已見到可乘之機，只見趙半山回身與胡斐說話，下盤空虛，心想：“我急攻兩招，瞧來就能逃命。”飛腿“轉身蹬腳”，猛向趙半山踢去，見他側身一退，大喝一聲，一招“手揮琵琶”，斜擊敵人左肩。他這兩招連環而出，勢如狂風驟雨，用意不在傷敵，只求趙半山再退一步，他就能奪門而逃，自恃年輕力壯，腿長腳快，趙半山身子肥胖，拳術雖高，說到跑路，總胜不了自己。趙半山見他起腿，便已猜到他的用意，待他“手揮琵琶”一招打到，竟不後退，踏上一步，也是一招“手揮琵琶”。這一招以力碰力，招數相同而處于逆勢，原是太極拳中的大忌，與他適才所說“雙重行不通”的拳理截然相反，即令是高手逢著低手，也是非敗不可。旁觀眾人倒有半數輕輕“噫”的一聲。陳禹反掌一探，已抓著趙半山的手腕，就勢一帶，將他龐大的身軀舉了起來，隨即甩了出去。孫剛峰與呂小妹齊聲大叫：“啊喲！”胡斐卻笑著叫道：“妙極，妙極！”趙半山身在半空，心中暗歎：“無怪北宗太極盛極中衰。孫剛峰枉為一派掌門，卻不及一個小小孩子，竟然瞧不出我此招的妙用。”跟著一陣喜歡：“這孩子領悟了我指點的拳理情義，立即能夠變通，當真難得。”

　　陳禹將敵人抓起，心中又驚又喜，這一下成功，卻是他始料所不及，用力一甩之下，滿擬就算不能傷敵，也可全身而出商家堡了。哪知舉臂一揮，趙半山手掌一翻，反而將他手腕拿住，這一甩竟沒將他摔出。

　　陳禹一驚，左掌隨即向上揮擊，趙半山居高臨下，右擊按落。拍的一聲，雙掌相交，兩只手掌就似用極黏的膠水粘住了。陳禹左掌前伸，趙半山右掌便後縮，陳禹若是回奪，他便跟進，一個胖胖的身軀，卻仍是雙足离地，被陳禹舉在半空。按照常理，一人身子臨空，失了憑借，那已是處于必敗之地，但趙半山知己知彼，料定對方功力與自己相差太遠，是以故行險著，要將平生所悟到最精奧的拳理，指點給胡斐知曉，要叫他臨敵時不可拘泥一格，用正為根基，用奇為變著，免得如王劍英、王劍傑兄弟一般，膠柱鼓瑟，不懂“出奇制胜”的道理。他左手與陳禹右手相接，右手與他左手相接，不論陳禹如何狂甩猛摔，始終不能使他有一足著地。

　　趙半山身子肥胖，二百來斤的份量壓在對方雙臂之上。初時陳禹尚不覺得怎樣，時刻稍久，但覺膀子上的壓力越來越重，就似舉了一塊二百多斤的大石練功一般。若真是極重的一塊大石，也就罷了，但趙半山人在空中，雙足自由，不絕尋瑕抵隙，踢他頭臉與雙目。

　　陳禹又支持片刻，已是額頭見汗，猛地一個箭步，縱向柱邊，揮手運力，想將敵人的身子往柱子上揮去。但趙半山豈能著了他的道兒，右足早出，撐在柱上。先前他身子在半空，壓在陳禹膀上的只能是自身重量，要加上一兩一錢的力道也是絕不能夠，此時足上借了柱子之力，登時一股強力，如泰山壓頂般蓋將下來。陳禹雙臂格格作響，如欲斷折，暗叫：“不妙！”急忙躍開。這時他全身大汗淋漓，漸漸濕透衣衫，不論使地堂拳著地打滾，或是縱橫跳躍，趙半山總是身在半空，將自身重量壓在他的身上。

　　胡斐見趙半山的武功如此神妙，不禁又是驚奇，又是喜歡，見他下盤憑虛，全然借敵人之力反擊。只見陳禹身上汗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下，就像是在一場傾盆大雨下淋了半天一般。不多一會，滿地都是水漬。

　　胡斐還道他是出盡全力，疲累過甚。馬行空、王劍英等行家，卻知陳禹每流一滴汗水，功力便消耗一分，待得汗水流無可流，那便是油盡燈枯、斃命之時了。

　　陳禹自己也何嘗不知，只覺得全身酸軟，胸口空洞洞地難受之極，猛地想起：“我使云手累死呂希賢之時，他身上所受、心中所感，定與我此時一般無疑。這叫做自作自受，眼前報應。”一想到性命難逃，不禁害怕之極，剛勇之氣一衰，再無半分力道與對手相抗，突然間雙膝跪下，叫道：“趙三爺饒命！”趙半山身在半空，全憑敵人的力氣支持，陳禹突然地氣竭跪倒，他輕輕向後一縱，伸出右掌，喝道：“留著你這奸徒何用？”正要一掌向他天靈蓋擊落，卻見他仰臉哀求，滿面驚懼之色。趙半山素來心腸仁慈，縱遇窮凶極惡的神奸巨憝，只要不是正好撞到他在胡作非為，常起怜憫之心，擒住了叫訓一頓，即行釋放，使他日後能夠改過遷善。此時陳禹筋脈散亂，全身武功已失，已與廢人無异，就算不肯痛改前非，也已不能作惡，眼見他神情可怜，一掌停在半空中卻不擊下，轉頭向孫剛峰道：“孫兄，此人的功夫已經廢了，憑你處置吧。只是小弟求一個情，留他一條性命。”

　　孫剛峰望望趙半山，又望望陳禹，心下甚是為難，尋思：“這奸賊罪大惡極，我拚著斬斷雙手，方能將你請到，怎可饒他？但這奸賊又是由你制服，你既出言留他性命，我又怎能拒卻？”轉頭看呂小妹時，只見她雙目中噴出怒火，恨恨地瞪著陳禹，登時有了主意，當即扑翻身軀，向趙半山便拜，說道：“趙三爺，今日你為我北宗清理門戶，孫某永感大德。”說著連連磕頭。趙半山忙也跪下還禮，說道：“孫兄不必多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我俠義道本份之事。何況你我同門，休戚相關，何勞言謝。”只見孫剛峰站起身來，口中卻橫咬著明晃晃的一柄尖刀。趙半山站直身子，突然見到尖刀，不禁一驚，退了一步。原來這柄匕首是陳禹所有，他本來用以指住呂小妹，其後胡斐施巧計救人，相斗之際，將匕首奪下擲在地上。後來趙半山口授拳訣，一件事緊跟著一件，陳禹始終無暇拾回匕首。孫剛峰沒了雙手，卻乘著磕頭之時，用口銜了起來。他踏前兩步，走到呂小妹身前，彎腰將匕首送了過去。呂小妹伸手握住刀柄，目光中意存詢問。

　　孫剛峰松開牙齒，說道：“趙三爺，你說什麼，做兄弟的不敢駁回半句。但呂小妹的父親是給這奸賊活活打死的，她兄弟是這奸賊親手殺的。饒不饒人，除了小妹自己，天下再無第二個人做得了主。趙三爺，你說是不是？”趙半山歎口氣，點了點頭。

　　孫剛峰向呂小妹厲聲道：“小妹，你要報仇，有膽子就將這奸賊殺了。你若是心軟害怕，就放他走了吧！”眾人目光一齊注視在呂小妹臉上。有的心想她既有堅志毅力遠赴回疆求援，復仇之心極為堅決，自有膽量殺人；有的卻見她瘦小怯弱，提著明晃晃的一柄尖刀，全身已不住發抖，只怕未必敢去殺陳禹這長大漢子。

　　呂小妹身子打戰，心中卻無半分遲疑之意，提著尖刀，徑自走向陳禹。她身高還不到陳禹胸口，尖刀向前一送，正好刺向他的小腹。這時陳禹四肢酸麻，能夠直立不倒，已是萬分勉強，眼見小妹一刀刺來，大叫一聲，回頭就走。呂小妹雖曾練過一些拳腳，究竟武功極淺，給他一縮身，一刀登時刺空，當下提著尖刀，隨後追去。陳禹腳步蹣跚，奔向廳門，突見大廳之門已于不知何時緊閉，急忙伸手去推，哪知大門竟然奇熱，嗤嗤幾聲響，冒出白煙，兩只手掌已被大門粘住。他大驚之下，奮力回奪，只是全身勁力早失，一個踉蹌，身子反而靠了上去，粘在門上，慘呼一聲，隨即全無聲息。

　　這一下變故可沒一人料想得到。眾人一呆之下，一齊涌到門前，鼻中只聞到一陣焦臭，原來那廳門竟是一扇極厚的鐵門，不知是誰在外已將門燒得熾熱。陳禹被粘在門上，片刻間已然燙死。眾人看明真相，驚詫更甚。王劍英叫道：“弟妹，怎麼一回事？”卻不聽見商老太回答，轉身尋人時，不但商老太母子影蹤不見，連廳中傳送酒菜的仆人也已個個躲得不知去向。王劍英臉上突然遮上一道陰影，急步走向內堂，只見通向內堂之門也已緊閉。那門正中繪了一個八卦，烏沉沉的似乎也是鋼鐵所鑄。他不敢伸手去推，只走上兩步，登覺一股熱氣扑面而至。原來後門也給烤熱了。

　　王劍傑大聲叫道：“商家嫂子，你在搗什麼鬼啊，快些出來！”他聲音洪亮，四壁回音反震，更加響亮。眾人自然而然地抬起頭來，但見那廳竟無一扇窗子，前後鐵門一閉，關得密不通風，連蒼蠅也飛不出去。

　　眾人面面相覷，這才省悟，原來商家堡這座大廳建造之時已是別具用心，門用鐵鑄，不設窗戶，瞧來牆壁也是極其堅厚，非鐵即石了。馬行空提起一條長凳，雙臂運勁，“嘿”的一聲，往牆上撞去，長凳從中斷為兩截，牆上白粉簌簌落下幾塊，露出內里的花崗石來。

　　王劍英擺個馬步，運勁于掌，雙掌向牆壁排擊過去。以他這一擊之力，尋常牆壁縱不洞穿，也要打得土崩磚裂，但這牆壁顯是以極厚極重的岩石砌成，在王劍英雙掌并擊之下，卻是紋絲不動。王劍傑心慌意亂，不住叫嚷：“商家嫂子，你干什麼？快開門！快開門！”趙半山沉住了氣，欲尋出路，但想：“這大廳如此建造，本意就要害人，屋頂上也必布置嚴密，沖不出去。”王劍傑叫了幾聲，心中害怕起來，住口不叫了，望著兄長，沒半點主意。這時廳中留著的是趙半山、胡斐、孫剛峰、呂小妹、王氏兄弟、馬行空、徐錚、殷仲翔，一共九人，還加陳禹一具尸體。除了呂小妹外，其餘八人都算得是武林好手，但困在這座鐵鑄石砌的廳中，空有全身武功，卻無半點施展之法，一時你望我，我望你，不知如何是好。

　　忽聽得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著地傳來：“你們自命英雄好漢，今日想逃出我商家堡的鐵廳，那叫做千難萬難。這鐵廳是先夫商劍鳴親手所建，他雖死去多年，還能制你們的死命。眾位大英雄，你們可服了麼？”說著哈哈大笑。眾人聽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尋聲望去，原來商老太這番話是從牆腳邊一個狗洞中傳進來的。王劍英俯下身來，對著狗洞叫道：“弟妹，我兄弟與劍鳴師弟同門共師，有恩無仇。你把咱兄弟也關在這里，那算怎麼一回事？”商老太又是陰惻惻地笑了幾下。狗洞中傳進來柴火爆裂時的畢卜之聲，顯是外面火頭燒得極猛。只聽商老太枯啞的聲音說道：“劍鳴不幸為奸賊胡一刀所害，你既與他有同門之誼，就該設法報仇。今日遇上仇人之子，你兄弟倆卻怕了外人，袖手不顧，這等不仁不義之人，活在世上何用？”王劍英道：“劍鳴師弟的死訊，我們今日才聽到，更不知是胡一刀所害的。若是早知，自然已為他報了大仇。”商老太冷笑道：“你昧了良心，說這等鬼話。”王劍英說道：“剛才我手上受傷中毒，不也是為了……為了……”一言未畢，只聽颼的一聲，狗洞中射進一枝箭來，若非王劍傑眼快，搶上一步踏住，伏在地下的王劍英還得中箭受傷。殷仲翔自長劍被趙半山震斷後，一直默不作聲，心想自己與此事全然無涉，卻在這里陪著送命，也可算得極冤，問道：“商劍鳴造這座鐵廳，想害什麼人？”王劍英怒道：“這人跟先父學藝之時，為人就不正派，鬼鬼祟祟地造起這種房屋，還能安什麼好心眼了？”胡斐心想：“那商劍鳴打不過我爹爹，于是造了這座鐵廳想來害他，哪知這個膿包還是死在我爹爹手里。”他心中想到，口里卻不說話，四下察看，找尋脫身之計。

　　胡斐的推想卻也錯了。商劍鳴與胡一刀素不相識，他是與苗人鳳結下了深仇，知道這位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的金面佛極不好惹，總有一日要找上門來，若是比武不胜，就可用這鐵廳制他。哪知找上門來的不是苗人鳳而是胡一刀。商劍鳴一向自負，全不將胡一刀放在眼里，一戰之下，不及使用鐵廳，首級已被割去。這段仇恨商老太時刻在心，既知胡一刀已死，而他的兒子胡斐武功又極是厲害，眼見大仇難復，乘著趙半山與陳禹相斗、眾人凝神觀戰之際，她悄悄與兒子出廳，悄悄關上了前後鐵門，然後指揮家丁，堆柴焚燒。這座鐵廳門堅牆厚，外面燒火，廳中各人竟未知覺，待得陳禹燒死在鐵門之上，各人已如籠中之鳥，插翅難飛了。

　　眾人在廳中繞走徬徨，好在那廳極大，鐵門雖然燒紅，熱氣還可忍耐。趙半山道：“咱們總不能在這兒生生困死，大伙兒齊心合力，掘一條地道出去。”殷仲翔皺眉道：“此處又無鐵鏟鋤頭，待得掘出，人都烤熟了。”徐錚一直擔心未婚妻子馬春花隔在廳外，不知有何凶險，他是個莽夫，空自焦急，想不出半點法子，這時聽趙半山說到掘地道，大聲道：“趙三爺說得對，總是胜過束手待斃。”拔出單刀，將地下的一塊大青磚挖起，突見一股熱氣冒將上來。

　　他嚇了一跳，伸刀在熱氣上升處一擊，只聽當的一響，竟是金鐵撞擊之聲。眾人更是驚詫。王劍傑道：“地底也是鐵鑄的？”用刀接連撬起幾塊青磚，果然下面連成一片，整個廳底乃是一塊大鋼鐵。掘地道固然不用說了，更唬人的是，地面上的熱氣越冒越旺。徐錚罵道：“媽巴羔子，這老虔婆在地底下生火，這廳子原來是一只大鐵鑊。”胡斐笑道：“不錯，老婆子要把咱們九個人煮熟來吃了。”眾人眼見熱氣裊裊上冒，無不心驚。過得片刻，頭頂也見到了熱氣，原來廳頂也是鐵板，上面顯然也堆了柴炭，正在焚燒。王劍英突然又伏在狗洞之前，叫道：“商家弟妹，你放我們出來，我兄弟為你取那姓胡的小雜種性命。”胡斐聽他出言不遜，提起腳來往他屁股上踢去。趙半山拉住他手臂向後一扯，這一踢登時落空。趙半山低聲道：“這里大伙兒須得同舟共濟，自己人莫吵，須得先想法子出去。”心想：“只要商老太肯放王氏兄弟，便有脫身之機。”

　　卻聽商老太說道：“小雜種的性命早已在我手中，何必要你假惺惺相助？再過半個時辰，你們人人都化成焦炭。哈哈，這里面沒一個是好人。姓胡的小雜種，馬老頭子，廳上好風涼吧？”馬行空皺眉不答。商老太又梟啼般笑了幾聲，叫道：“馬老頭子，你的女兒我會好好照料她，你放心，我給她找一千個一萬個好女婿。”馬行空心如刀割，他年紀已大，對自己性命倒不怎麼顧惜，只是獨生愛女卻落在外面，受這惡毒的老婆子折磨起來，那可是苦不堪言。

　　王劍英站起身來，在兄弟耳邊說了幾句話，王劍傑點了點頭。王劍英向趙半山拱了拱手，說道：“趙三爺，咱們同在難中，兄弟可有句不中聽的言語。”趙半山拉著胡斐的手，說道：“一切全憑王大哥吩咐。可是要伸手加害這小兄弟，卻辦不到。”原來趙半山見王氏兄弟交頭接耳，已知二人為了活命，想先殺胡斐，再向商老太求情。

　　王劍英被他一言點破了心事，臉帶殺氣，厲聲道：“趙三爺，商老太的對頭只有這孩子一人。冤有頭，債有主！大伙兒犯不著一齊陪一個孩子做鬼。”他向眾人逐一望去，說道：“各位說冤是不冤？”殷仲翔立即接口：“除了這孩子，大伙兒跟這件事全沒牽連。”王劍英道：“馬老鏢頭，你怎麼說？”馬行空自忖商老太與己有仇，未必能放過自己師徒，但眼前情勢危急异常，只有設法脫身先說，胡斐是死是活，原也不放在心上，于是說道：“王大爺說得是，此事原與旁人無涉。”王劍英道：“孫大哥，你來趕這蹚渾水，那更是犯不著。姓陳的已經燒死，你與呂家小妹妹的仇已經報了。”孫剛峰覺得他的話很有理，只是心中極感趙半山之情，實不便公然與他作對，于是勸道：“趙三爺，不是兄弟不顧義氣，倘是你趙三爺……”趙半山厲聲喝道：“你們有六個，我們只有兩人。咱們倒先瞧瞧，是姓趙姓胡的先死呢，還是你們姓王姓殷的先死。”說著擋在胡斐身前，神威凜凜。他平時面目慈祥，說話溫和，心腸又是極軟，可是面臨生死關頭，“仁俠”二字卻是顧得極緊，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竟不留半分余地。王氏兄弟等一來忌他武功了得，二來又覺自己貪生怕死，跡近無義小人，倒也不敢一擁而上動手。但一個人到了生死之際，面目全露，實是半點假借不得。各人只覺腳底越來越是熾熱，再也站立不住，都拖了一張長凳或是椅子，踏在上面。王劍傑八卦刀一揚，叫道：“趙三爺，兄弟今日要得罪了。”左手向殷仲翔、馬行空、徐錚一招手，喝道：“并肩子上啊！”他知孫剛峰決不能相助自己與趙半山為敵，但己方五人敵他一老一小，也大有可胜之機。各人兵刃紛紛出手，只待趙半山身子一動，五人的刀劍要同時砍刺出去。

　　這一番只要動上了手，那是人人拚命，眼見廳中越來越熱，多挨一刻，便是多一分危險。

　　胡斐心中卻想：“只是為我一人，卻陪上這幾個人。王氏兄弟等死不足惜，趙三爺是大大的英雄好漢，如何能讓他為我而死？這幾人擁將過來，縱然趙三爺和我將他們殺了，我們仍是難逃性命。瞧來只有我自己死在商老太手里，才能救得趙三爺的性命。”眼見王氏兄弟躍躍欲動，只是無一人敢先發難，當下心念已決，朗聲道：“大家且莫動手。”一俯身，將頭鑽出狗洞，叫道：“商老太，我在這里不動，你一鏢打死我吧！快開門放趙三爺出來。”

　　商老太仰天大笑，從懷中掏出金鏢，叫道：“劍鳴，劍鳴，今日我給你親手報仇！”右手一揚，一枚喂有劇毒的金鏢對准胡斐的面門急射過去。胡斐眼見金光閃動，金鏢向著自己眉心急射過來，雙目一閉，心想：“商老太將我打死，遂了心愿。她與趙伯伯無仇，自會放他出來。”就在此時，突覺右足被人一扯，身子向後激射。他睜開眼來，身子已在半空，當即左臂長出，在柱上一抹，輕輕落下地來，只見趙半山手中接了一枝金鏢，原來又是他救了自己性命。

　　王劍英眼見胡斐舍身救人，趙半山竟從中阻撓，不禁大怒，叫道：“姓趙的，大丈夫恩怨分明，此事原本與你我無干。他既自愿就死，又要你橫加插手干麼？”

　　趙半山微笑不答，轉頭向胡斐道：“小兄弟，適才你腦袋鑽出了狗洞之外，是麼？”胡斐道：“是啊。”見他神情鎮定，笑容可掬，似乎已有了脫身之計，說道：“趙伯伯，請你吩咐。”趙半山道：“腦袋是硬的，無法縮小，肩膀與身子卻是軟的。”胡斐立時領悟，叫道：“是了，腦袋既鑽得出，身子便也鑽得出。”當即脫下棉襖，裹成一團，頂在頭上，一來是易于鑽出，二來是抵擋商老太的喂毒金鏢。

　　趙半山道：“你且退後，我給你開路。”徐錚叫道：“不行，你這麼肥胖，怎鑽得出去？”趙半山哈哈一笑，不去理他，俯下身子，右手一揚，一枚袖箭從狗洞中激射而出，只聽外面一名莊丁大聲呼痛，叫道：“腳，腳，我的腳！”顯是他的腳給袖箭打中了。趙半山左手微動，又將商老太的金鏢發了出去。這一次外面卻無動靜，想是各人均已避開。有人叫道：“快，快把狗洞堵死。”商老太喝道：“不許動，我要聽他們燙死時的呼叫。大家避在一旁便是，暗器能拐彎麼？”趙半山雙手連揚，十余枚暗器接連射出，去勢勁急异常，都射出十丈以外。發到將近二十枚，他左手在胡斐背後輕輕一推。胡斐向前一扑，先將棉襖送了出去。商老太早已防到這著，火光下見黑黝黝的一團從狗洞中鑽出，紫金八卦刀呼的一刀砍將下來，正中棉襖，但覺著刀之處軟綿綿地，心知不對，急忙提刀。胡斐右手先出，手掌一翻，已抓住她手腕，跟著腦袋從狗洞中鑽了出去。商老太大叫一聲。商寶震縱了過來，一刀向著胡斐頭頂砍落。此時胡斐的肩頭也已脫出狗洞，只是那狗洞極為狹小，挾住他胸口與左手，一時竄不出來，只得借勁將商老太的手腕揮去，當的一響，母子倆雙刀相交。這一下手法，正是趙半山適才所授的借力打力功夫，也是他聰明過人，一學即能使用，否則非喪命于商寶震刀下不可。

　　趙半山聽到雙刀相交之聲，卻見胡斐身子尚未鑽出，運起太極柔勁，在他大腿上一推。胡斐身不由主，騰空而起。正好商寶震第二刀復又砍下，這一刀勁力好大，正砍在牆基的花崗石上，火星四濺，刃口也卷了起來。胡斐在空中打了個旋子，火光中見商老太橫刀向自己足上削來，急使個“千斤墜”，身子驟落，只聽得呼的一聲，八卦刀從頭頂掠過。他足未落地，左掌翻起，以空手入白刃功夫去奪商老太手中金刀。商老太見仇人居然死里逃生，眼都紅了，八卦刀直上直下，狂斫猛劈。胡斐空手搶攻數招，竟是絲毫占不到便宜，但聽得眾莊丁大聲吶喊，煙火里商寶震提刀又上。胡斐心想此時廳上已燒得熾熱异常，時候稍長，趙半山等性命難保，廳上八條人命，全憑自己能否于極短時刻之內擊敗商氏母子、殺散莊丁而打開廳門。他心中焦急，一雙肉掌在兩柄大刀之間穿來插去，狠命相扑。商氏母子也知這一戰乃是生死存亡之所系，雙刀呼呼，就如兩頭大虫般繞著胡斐圍攻。大廳中趙半山、王氏兄弟等八人一齊俯耳狗洞之旁，傾聽胡斐與商氏母子相斗的胜敗。王氏兄弟雖對胡斐頗為憎恨，但此時卻與趙半山的心思并無二致，只盼胡斐快些殺敗商氏母子。廳上熱氣越來越是難熬，桌椅必剝作響，蜡燭遇熱熔盡，登時黑漆一團。突然火光一旺，卻是牆壁上挂著的屏條字畫遇熱燃燒，但片刻燒盡，又是伸手不見五指，再過不久，只怕桌椅也要燒著了。眾人心中急得也如烈火焚燒，卻是誰也不出聲，凝神傾聽外面三人相斗的聲音。王劍英突然在洞口叫道：“胡家小兄弟，快攻商老太下盤。她這路刀法下三路不穩。”他在八卦刀上浸淫數十年，聽著刀風的聲音，便知她如何使刀。

　　胡斐正苦于一時不能取胜，聽得王劍英的叫聲，心中大喜，身子一弓，伸拳往商老太腿上擊去。商老太竟然不避，舉刀往他背心直劈，她只求傷敵，已然不顧自身。胡斐扭腰側身，讓開了這一刀，商老太第二刀連綿而上。她明聽得王劍英叫敵人攻擊自己下盤，卻偏偏不去守御。王劍英大叫：“她是在情急拚命，你奪不下她金刀的。快想別法吧。”胡斐心想：“這個我早知道，何必你來提醒？遇到這樣一個瘋婆子，有什麼法子？”狗洞之外戰斗激烈，胡斐以一敵二，漸漸占到上風，但要取胜，只怕還在百余回合之後。商老太瞧出情勢不利，又聽得王劍英不住叫嚷指點敵人，將破解八卦刀的訣竅，一點一點地說了出來，心中惱怒异常，暗道：“你不給同門師弟報仇，已是大大不該，卻反而來相助敵人，當真是狼心狗肺的奸賊。”她卻不想王劍英身處絕境，若不反助胡斐，性命已活不過一時三刻。她狂怒之下，心想：“這小雜種武藝高強，既然逃了出來，只怕難以殺他。那麼燒死了廳中這批奸人，也稍出我心中惡氣。”于是大聲呼喝莊丁，急速多加柴炭焚燒。殷仲翔不住跌腳，埋怨胡斐無用。王劍傑道：“趙三爺，快發暗器相助。”趙半山手中早扣了十余枚暗器，但商老太等三人在狗洞之旁惡斗，暗器無法拐彎。他的飛燕銀梭等幾種獨門暗器雖能繞成弧形傷人，但胡斐與商氏母子短兵相接，貼身而戰，瞧不見准頭而憑虛發射出去，怎能保得定不會打中胡斐？小胡斐心思機敏，早已想到這節，數次要引商老太到狗洞之外。可是商老太忌憚趙半山暗器了得，始終不上這當。這時廳上焦臭漸濃，先是各人的頭發胡子鬈曲燒焦，接著衣服邊緣都卷了起來。各人呼吸也漸感艱難。呂小妹抵受不住炙熱，人已半暈。徐錚情急之下，伸頭拚命向狗洞硬擠，但洞小頭大，如何鑽得出去？那狗洞四角均是極厚極重的花崗石，他雙手扳住用力搖撼，竟是動不了半分。王劍傑猛地想起：“小胡斐若有兵刃，商老太豈是他的敵手？我如何不早想到？”當即伸手去拾自己拋在地下的八卦刀。哪知這柄刀的刀頭與地下鐵板碰到，早已烤得炙熱無比，他一抓之下，登時疼得大叫一聲。這時在鐵廳上片刻也延挨不得，他忍著手上燙傷，撕下一塊衣襟，裹在刀柄之上，左手將徐錚拉開，叫道：“小胡斐，兵刃來了，快接著。”手一揮，將鋼刀從狗洞中拋了出去。

　　胡斐回身來接，商寶震也聽到了叫聲，同時過來搶奪。只聽得兩人同時驚呼一聲，嗆啷一響，兩柄刀都跌在地下。原來胡斐搶先抓到王劍傑的單刀，但刀柄奇熱，一抓立即撒手。商寶震躍到狗洞之前，卻給趙半山一枝金錢鏢打中手腕，手中鋼刀也拋了下來。胡斐一抓不中，商老太的八卦刀已襲到後心，他身子一側，搶到商寶震身旁，猛地使一招“掀牛喝水”，舉掌掀住他後頸，一運勁，商寶震給他直掀下去，面頰俯地，正好碰到王劍傑那柄燒得半紅的單刀，嗤的一聲，跟著一聲慘呼，半邊俊俏的臉龐上已燙出一條長長的焦痕。這一聲慘叫，廳上各人都是一喜，只道商寶震已被胡斐打傷。商老太復仇之心與母子之情在胸中略一交戰，竟爾不顧兒子，舉刀急往胡斐肩頭劈下。當的一聲，胡斐卻不閃避，翻腕橫刀架開，原來他已乘隙將商寶震的八卦刀搶在手中。廳上眾人身處黑暗與奇熱之中，但聽得雙刀相交，叮叮當當亂響，知道胡斐已搶得兵刃，正在猛力急攻，心中各自多了一絲指望。王劍英大叫：“砍她右肩，砍她右肩。”馬行空叫道：“先殺散加添柴火的莊丁。”孫剛峰叫道：“別跟老太婆糾纏，設法打開廳門要緊。”徐錚放聲大嗥：“熱死啦，熱死啦！”眾人亂成一片。胡斐何嘗不知設法打開廳門乃是第一要務，但商老太拚死糾纏，始終緩不出手腳。他刀法高出商老太甚多，只是此時局勢特异，他年紀幼小，難以鎮定應付，數次得到可乘之機，卻都給商老太用拚命的狠招解救開去。

　　二人狠斗七八回合，商老太不住後退。商寶震從家丁手中接過一柄單刀，再行上前夾攻。眾莊丁初見主母與小主人手有兵刃，對付一個空手的孩子，只道穩可得胜，此刻見主母頭發散亂，不住後退，顯是不敵，各人持刀挺槍，紛紛加入戰團。眾莊丁武藝低微，給胡斐刀砍足踢，霎時間傷了數人，但商家堡的莊丁個個勇悍，負傷之下，仍是拒戰不退。但聽得吶喊聲、兵刃撞擊聲、呼喝斥罵聲、柴火爆裂聲，響成一片。大廳上各人聽得外面愈打愈亂，心想胡斐一人雖勇，以一個小孩子對敵商家堡全堡上下，如何能胜？于是有的咒罵，有的長歎，有的悲號，嘈雜之中又加上嘈雜。忽聽得一個聲音叫道：“小胡斐聽著，以陰陽訣先取主腦，以亂環訣散其附從。”這聲音中氣充沛，蓋過了一切雜聲，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清清楚楚，正是趙半山的話聲。胡斐見敵人越戰越多，本已心神煩躁，不知如何是好，忽聽得趙半山這幾句話，心想趙伯伯英雄蓋世，所說必定不錯，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鋼刀呼呼呼三刀，往商老太中盤砍斫。他這刀取自商寶震，刃口雖已卷邊，但只要砍中了，仍能致命。商老太見他來勢猛惡，橫刀急架，雙刀碰撞時當當響了兩下，第三下胡斐從剛勁突轉柔勁，自陽變陰，一收一揮，手腕忽地轉了三個圈子。他是順勢而轉，商老太的手臂卻是逆轉圈子，到第二個圈子時她手臂已轉不過來，但覺肘骨劇痛，只得撒手放刀。那八卦紫金刀激飛而起，射入天空。胡斐“陰陽訣”建功，跟著一刀往她肩頭直劈下去。刀鋒距她肩頭約有半尺，只見她白發披肩，半邊臉上滿染血污，一個念頭在心中一閃：“這老婆子委實可怜，怎能一刀將她砍死？”疾忙刀身翻轉，想用刀背撞她肩膀，使她無力再斗，便即趕去開門救人。不料商老太金刀脫手，心中立時便存了與仇人同歸于盡的念頭，明見胡斐舉刀砍下，毫不閃避，反而搶上一步滾入他的懷里，右手扣住他前胸“神封穴”，左手扣住他小腹“中注穴”牢牢抓定。胡斐大驚，刀背用力擊下。商老太“嘿”的一聲，肩骨碎裂，但她不顧一切，抓住了胡斐穴道死也不放，同時右足力勾，二人一齊倒地。

　　胡斐直至此日方有臨敵對戰的經驗，絕不知敵人拚命之時竟有如此的狠法，被她抓住之後只得出力掙扎。商老太一張口，又咬住了他前胸衣服，幾個打滾，二人竟齊往大火堆中滾去。胡斐大叫：“快放開，你不怕燒死麼？”他心神一亂，竟忘了該使“小擒拿手”卸脫這樣貼身的糾纏，只是猛力回奪。二人又滾兩下，終于滾進了火堆。

　　商寶震大叫：“媽！”飛身來救，提起單刀的刀柄，對准胡斐天靈蓋鑿了下去。胡斐偏頭一避，這一刀柄還是打中了額角，疼得險些兒暈去。商寶震生怕母親受傷，急忙伸手將二人從火堆中提了出來，看准胡斐背心，一刀疾砍而下。就在這千鈞一發的當口，胡斐神智倏地清明，反踢一腳，正中商寶震手腕，第二腿跟著踢出，這一腿出盡全力，竟踢得他跌出五六丈外，一時爬不起來。

　　胡斐衣服著火，額角又是疼痛欲裂，大喝一聲，雙臂疾振，格格兩響，已擺脫了商老太的糾纏，在地上一個打滾，滾熄衣上火焰。商老太年老，給煙火一薰，已暈了過去。幾名莊丁忙給她打扑身上火頭。

　　胡斐空手奔入莊丁叢中，心中對自己極是惱怒：“在這舍生忘死、狠命扑斗的當兒，我還要去可怜敵人，適才沒送了小命，當真是無天理。”此時再不容情，夾手奪過一柄單刀，拳打足踢，刀劈肘撞，猶如虎入羊群，片刻間將眾莊丁打得東逃西竄。他奔到廳門之前，從莊丁手中奪過一柄火叉，將堆在門前的柴炭一陣亂挑亂撥，只見鐵門已燒得通紅，不禁大驚：“若是門鈕與鐵門燒得焊成一片，這門就打不開了。”危急中不及多想，提起單刀，將全身功勁運于右臂，奮力直砍下去，嗒的一聲，門鈕應手而落，這一砍用力過巨，單刀竟向上翹起，彎成了一把曲尺。他拋下單刀，用火叉鉤住門環向外拉扯，竟然不動。胡斐急得心中怦怦亂跳：“莫要功虧一簣，到最後鐵門竟然拉不開來。”又是用力一拉，但聽得軋軋連聲，鐵門緩緩開了，黑煙夾著火頭，從門中直扑出來。他想不到廳中已燒得這般厲害，急叫：“趙伯伯，快出來！”只見煙霧瀰漫之中，一人當先搶出，正是王劍英，接著殷仲翔、徐錚、馬行空、孫剛峰先後奔出，最後才是趙半山抱著呂小妹出來。各人衣衫焦爛，狼狽不堪。

　　這時廳中木材都已著火，桌椅固已燒著，連梁柱也已大火熊熊。這時機真是相差不得片刻，倘若胡斐再遲一盞茶的時分破門，必定有人喪命。

　　胡斐見趙半山安然無恙，扑了上去，連叫：“趙伯伯，趙伯伯。”趙半山須眉盡焦，但仍是鎮定如恒，微微一笑，贊道：“好孩子！”忽聽得王劍英叫道：“劍傑！劍傑！你在哪里？”趙半山四下一瞧，果然不見王劍傑，驚道：“難道他沒出來？”王劍英大叫：“我兄弟沒出來啊，沒出來啊。”此時廳中梁柱東一條西一條，橫七豎八地倒塌，已燒成一個火窟，王劍英雖是手足情殷，卻也不敢進去相救，只是大叫：“劍傑，快出來，快出來！”趙半山與胡斐同時想到：“他若能夠出來，豈有不出來之理？”他二人俱是天生的俠義心腸，當下更不多想，一老一少，不約而同地沖進火窟之中，冒煙突火，來尋王劍傑。胡斐踏在燒得炙熱的磚上，不禁燙得雙足亂跳。趙半山道：“孩子，你快出去。”胡斐道：“不，趙伯伯，你快出去。”他剛說了這句話，忽地叫道：“在這里了！”俯身將王劍傑拉起，飛奔出外。原來王劍傑挨不住熾熱，將口鼻湊在狗洞上吸氣，不料一陣黑煙自外沖進，將他薰得暈了過去。

　　胡斐給煙嗆得大聲咳嗽，王劍傑身材魁梧，難以橫抱，只好拉了他著地拖將出去，將到門口，門外眾人突然大聲驚呼，但見屋頂一根火梁直跌下來，壓向胡斐頭頂。胡斐加緊腳步，想要搶出廳門，但那梁木甚長，其勢已然不及。趙半山哼了一聲，踏上半步，一招“扇通背”，右掌已托住火梁。這梁木本身之重不下四五百斤，從上面跌將下來，勢道更是驚人。趙半山雙腿馬步穩凝不動，右掌這一托，火梁反而向上一抬，那“閃通背”的下半招跟著發出，左掌搭在梁木上向外一送，只見一條火龍從廳口激飛而出，夭矯入空，直飛出六七丈外，方始落地。廳門外眾人見他露了這手功夫，呆了半晌，這才震天價響喝起采來，連商家堡的莊丁，也不自禁地站在遠處叫好。王劍英扶著兄弟，忙著替他扑熄衣上火焰，心中暗自慚愧：“我自己親兄弟有難，卻要旁人相救。”

　　馬行空與徐錚出了鐵廳，立即找尋馬春花，但東張西望，不見她的影蹤。徐錚心下起疑：“她定是與姓商的小子到什麼地方搗鬼去了。”他身出火域，心中妒火又旺，叫道：“師父，我去找她。”拔步飛奔。馬行空年紀一大，究已不如小伙子硬朗，給煙火炙得頭暈眼花，只想找個地方休息一會，突覺背後有掌風襲到。這一下突襲全然出他意料之外，那一掌來得又快又勁，馬行空不及招架，只得吸氣硬接，砰的一響，身子給打得搖搖晃晃，但覺眼前一黑，全身發軟，接著臀上又被人踢了一腿，身不由主地向鐵廳的火窟中跌去，迷糊中只聽得商老太縱聲大笑，叫道：“劍鳴，劍鳴，我終于給你報了一點兒仇……”一陣熱氣裹住全身，登時什麼也不知道了。

　　趙半山剛將呂小妹救醒，忽見商老太突然從煙火里鑽出來，將馬行空打入火窟，不禁一呆。只見商老太弓身走入廳門，對熊熊大火竟是視若無睹，他大叫：“快出來，你這不是送死麼？”他一言方畢，又是一條極大火梁落了下來，騰的一聲巨響，火焰四下飛舞，已將廳門封住。商老太懷抱紫金八卦刀，臉露笑容，端坐在火焰之中，全身衣服頭發均已著火，卻竟似不覺痛苦。她心中在想：“復仇的心愿雖然難了，我卻不久就可與劍鳴相會了。”趙半山長歎一聲，心想此位老太太雖是女流，性子剛烈，胜于須眉，又想此番東來之事已了，無意中結識了一個少年英雄，也算此行不虛，見孫剛峰、王劍英等各自正在忙碌，于是轉頭向胡斐道：“小兄弟，咱們走吧，一起走一程如何？”胡斐道：“好極，好極！”在他幼小的心靈之中，想到了世間許許多多變幻難測之事，想到呂小妹的報仇是如此，而商老太的報仇卻又如此。他與趙半山攜手同行，默默想著心事，走出里許，回頭一望，只見商家堡兀自燒得半天通紅。

　　趙半山道：“小兄弟，今天的事很慘，是不是？商老太的性子，唉！”說著搖了搖頭。胡斐道：“趙伯伯……”趙半山轉過頭來，說道：“小兄弟，你我今日萍水相逢，意氣相投，雖然我年紀大了幾歲，但我見你俠義仁厚，實是相敬。他日你必名揚天下，我何敢以長輩自居？”此時東方初白，趙半山的臉色在朝曦照耀之下顯得又是莊嚴，又是誠懇。胡斐一張小臉上滿是炭灰血漬，聽了他這幾句話，不禁脹得通紅，又道：“趙伯伯……”趙半山搖了搖手，說道：“趙伯伯三字，今後休得再出你口。我與你結義為异姓兄弟，可好？”想千手如來趙半山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威名，何等的身分，今日竟要與一個十余歲的孩童義結金蘭，實是事非尋常。他倒不是瞧在胡斐武功的份上，而是敬重他舍身救人的仁俠心腸，覺得他年紀雖小，但所作所為，與紅花會眾兄弟已并無二致。胡斐聽了此言，不由得感激不胜，兩道淚水從眼中流下，扑翻身軀，納頭便拜，叫道：“趙……趙……”趙半山跪下答禮，說道：“賢弟，從今後你叫我三哥便了。”于是一老一少兩位英雄，在曠野中撮土為香，拜了八拜。趙半山心中快慰，撮口長嘯，只聽得西面馬蹄聲急，那白馬奮鬣揚蹄而來，片刻間奔到了身前。胡斐贊道：“這馬真好。”趙半山心想：“可惜此馬乃四弟妹所有，她愛若性命，否則經你這麼一贊，我自然送你。”當下微微一笑，也不解釋，問道：“賢弟，你在此間可還有什麼未了之事？”胡斐道：“我去跟平四叔說一聲，當送三哥一程。”趙半山也不舍得立即與他分別，道：“那再好沒有。”牽了韁繩，和胡斐并肩而行。轉過一個山坡，忽見一株大樹後面站著一人，探頭探腦地在不住窺探。胡斐認得他的背影，低聲道：“這是徐錚！”心想他師父慘遭焚死，他躲在此處不知鬼鬼祟祟地干什麼勾當，說道：“我過去瞧瞧。”悄悄走上前去，在他身後向前一張。徐錚正瞧得出神，不知身後來了旁人。

　　只見前面二十余丈一株楊樹之下，一男一女，相互偎倚在一起，神情异常親密。胡斐凝神一看，原來男的是商家堡作客的福公子，女的竟是馬春花。但見福公子一手摟著她腰，不住親她面頰。馬春花軟洋洋地靠在他懷里，低聲不知說些什麼。胡斐年幼，還不大明白男女之事，只是瞧得有趣，心中暗暗好笑：“馬姑娘和這公子只相識一天，便這般要好。”卻聽得徐錚口中發出嘰嘰格格的怪聲，原來是在咬牙切齒，又舉起拳頭，不住捶打自己胸口，已是憤怒到了極點。胡斐笑道：“徐大哥，你在這里干什麼？”徐錚全神貫注在馬春花身上，對胡斐的話竟是全沒聽見。突然之間，他大叫一聲：“我和你拚了！”拔出腰間單刀，向福公子沖去。胡斐雖然聰明伶俐，對這種私情糾葛卻是全然不解，隱隱約約只知道馬春花生得美麗，所以前日晚間商寶震對她這樣，而今日福公子和徐錚又是為她打架。

　　福公子和馬春花在大廳上溜了出來，唯恐給人見到，遠遠躲到這株大楊樹下偎倚蜜語。男歡女愛，不知東方之既白。商家堡鬧得天翻地覆，他二人竟是半點也不知道，突見徐錚全身燒焦、披頭散發地提刀殺來，同時大驚站起。徐錚雙目如欲噴出火來，這一刀砍下去力道極猛。福公子武藝平庸，眼見鋼刀迎頭砍到，急忙後退。徐錚這一刀用力大了，登的一聲卻砍在大楊樹上，急切間拔不出來。馬春花急道：“你干什麼？你干什麼？”徐錚怒喝：“干什麼？我要殺了這小子！”用力一拔，那刀脫卻楊樹，反彈上來，砰的一下，刀背撞上他的額頭。馬春花吃了一驚，叫道：“小心！可撞痛了麼？”徐錚伸手使勁將她推開，道：“不用你假惺惺做好人。”跟著趕上前去，舉刀又向福公子砍下。馬春花見這個平日對自己從來不敢違拗半點的師哥，此時突然發瘋一般，知他妒火中燒，不可抑制，心中又是羞愧，又是焦急，搶過去攔在他面前，雙手叉腰，說道：“師哥，你要殺人，先殺了我吧。”徐錚見她一意維護福公子，更是大怒若狂，厲聲道：“我先殺他，再來殺你。”左手在她肩頭一推。馬春花一個踉蹌，險險跌倒，隨手搶起地下一根枯枝，擋架他的單刀，一面轉頭向福公子叫道：“你快走，快走啊。”福公子不知她和徐錚乃是未婚夫婦，大聲道：“這人瘋了，你可要小心。”一面遠遠躲開。徐錚舞動單刀，數招之間，已將馬春花手中枯枝砍斷，喝道：“你再不讓開，可莫怪我無情了。”馬春花將半截枯枝往地下一丟，轉過了頭，將脖子向著他刀口，說道：“師哥，這一生一世，我終究是不能做你妻子的了。你一刀將我殺了吧。”徐錚滿臉紫脹，怒道：“我……我……”左手用力抓胸，說不出話來。胡斐見他單刀上下揮蕩，神色狂怒，只怕一個克制不住，順手便往馬春花身上砍了下去，當即搶上前去，隔在二人之間，左掌起處，已按在徐錚胸前，微一發勁，將他推得退後三步，笑道：“徐大哥，天下有誰想動馬姑娘一根毫毛，除非先將我胡斐殺了。”徐錚一愕，怒道：“你……你……連你這乳臭未干的孩子，她也勾搭上了？”

　　只聽啪的一聲，馬春花縱上前來打了他一記耳光。徐錚一來是盛怒之下神智不清，二來胡斐夾在中間，擋住了他的眼光，這一巴掌竟是沒能避開，結結實實地，打得他半邊臉頰也腫了。

　　胡斐卻不懂徐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也不明白馬春花何以大怒。在他心中，自己給商老太擒住拷打之時，馬春花曾向商寶震求情，後來又求他釋放自己，雖然自己已經先脫捆縛，但對她這番眷念之恩，卻是銘感于心。此時馬春花與師哥起了爭執，他自是全力維護。

　　徐錚見過胡斐與王氏兄弟動手，論到武功，自知與他可差得太遠，但心情激動之下，連性命也不理會了，還顧什麼胜負？一柄單刀直上直下地往他頭上、頸中、肩頭連連砍去。胡斐既不邁步，亦不後退，只是站在當地，在他刀縫間側身閃避，突然左手伸出，一拳向他鼻梁打去。徐錚舉刀橫削，斫他手臂。胡斐這一拳打到一半，手臂拐彎，翻掌抓住他手腕，順勢一扭，已將單刀奪在手中，跟著轉過身去，將刀交給馬春花。他將背脊向著徐錚，當真是藝高人膽大，對之絲毫不加提防。徐錚知道再斗也是無用，長歎一聲，再也忍耐不住，忽地大放悲聲，叫道：“師父，師父，你老人家死得好慘。”回身掩面便走。馬春花猛吃一驚，問道：“你說什麼？”提刀趕去。徐錚不答，低首疾行。馬春花連問：“爹爹怎麼了？你說什麼死得好慘？”一路在後面追趕。

　　福公子站得遠遠的，沒聽清楚他師兄妹的對答，只見馬春花追趕徐錚而去，心中急了，叫道：“春妹，春妹，回來，別理他。”馬春花挂念父親，不理會福公子的叫喊，只是追問徐錚。福公子見鋼刀已到了馬春花手中，不再懼怕徐錚，快步趕上。追出十余步，忽見一株大樹後轉出一人，五十余歲年紀，身形微胖，唇留微髭，正是紅花會的三當家千手如來趙半山。福公子和他一朝相，只嚇得面如土色，半晌說不出話來。趙半山笑道：“福公子，你好啊！”福公子雙手一拱，勉強道：“趙三當家，你好。”再也顧不得馬春花如何，轉過身來，飛步便行，一直奔出十余丈，回頭向趙半山一望，腳步更加快了。霎時之間，福公子向北，徐錚與馬春花向南，俱已奔得影蹤不見，只有趙半山臉帶微笑，胡斐神色迷茫，相向站在高坡之上。胡斐道：“三哥，這福公子認得你啊，他好像很怕你。”趙半山微笑道：“不錯，他曾落在我們手中，很吃了些苦頭。”原來這福公子，正是當今乾隆皇帝駕前第一紅人福康安。他是乾隆的私生兒子，是以皇帝對他恩遇隆厚，群臣莫及。他曾被紅花會群雄擒住，逼得乾隆重修少林寺，不敢與紅花會為難。此時事隔數年，忽然又與趙半山相遇，他只道紅花會群雄從回疆大舉東來，只嚇得魂飛魄散，哪敢再追查馬春花到了何處？與王劍英等會合後，片刻不敢停留，急急回北京去了。胡斐見福康安不會武藝，對他未加留意，沒再追問他的來歷。趙半山伸出右手，握住他手，二人攜手同行，走了里許，來到路旁一所茶舖之前。趙半山道：“賢弟，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你我就此別過。”胡斐雖是戀戀不舍，但他是豁達豪邁之人，說道：“好，三哥，過幾年等我長得幾歲，到回疆來尋你相會。”趙半山點頭道：“我在回疆等你便了。”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朵紅絨扎成的大紅花來，說道：“賢弟，天下江湖好漢，一見此花，便知是你三哥的信物。你若遇上急需，要人要錢，憑著此花，向各處朋友盡管要便是。”胡斐接過了放在懷內，好生羡慕，心想日後學到三哥的本領未必為難，但要學到他朋友遍天下的交情，卻是大大的不易。趙半山到茶舖倒了兩大碗茶，將一碗遞給胡斐，說道：“以茶代酒，你我喝了這碗別酒吧。”二人舉起碗來，仰頭飲干。趙半山擱下茶碗，一手牽住馬韁，說道：“賢弟，臨別之際，做哥哥的問你一句話。”胡斐道：“三哥請問便是。”趙半山道：“除了商家堡之外，賢弟是否還有什麼厲害的仇人對頭？”胡斐一凜，心道：“我爹爹不知是誰害的，此人既殺得我爹爹，自然武功非同小可。若是三哥知我大仇未報，竟查到我仇人的姓名，他義氣為重，前去找他拚斗，一來我殺父大仇不能叫人代報，二來焉能讓三哥冒此凶險？”他年紀雖小，卻是滿腹的傲氣，仰頭道：“不勞三哥挂懷，便是有什麼仇敵對頭，小弟也料理得了。”趙半山哈哈大笑，翹起大拇指贊道：“好！”飛身上馬，向西疾馳而去，只聽他遠遠說道：“石上的小包，哥哥送了給你。”胡斐回過頭來，只見大石上放著一個包裹，本來是趙半山挂在白馬背上的。他伸手一提，只覺沉甸甸的有些壓手，急忙解開，但見金光耀眼，卻是二十枚二十兩重的金錠，一共是黃金四百兩。胡斐哈哈一笑，心道：“我貧你富，若是贈我黃金，我也不能拒卻。三哥怕我推辭，贈金之後急急馳走，未免將我胡斐當作小孩子了。”

　　回頭望見馬蹄濺起一路塵土，數里不歇，想起今日竟交上了這樣一位肝膽相照的好友，不由得喜不自胜，提了黃金，高聲唱著山歌，大踏步而行。胡斐找著平阿四後，分了二百兩黃金給他，要他回滄州居住，自己卻遨游天下，每日里習拳練刀，打熬氣力，參照趙半山所授的武學要訣，鑽研拳經刀譜上的家傳武功。

## 第五章　血印石

　　數年之間，他身材長高了，力氣長大了，見識武功，也是與日俱進。四海為家，倒也悠然自得，到處行俠仗義，扶危濟困，卻也說不盡這許多。只是他出手豪闊，趙半山所贈的二百兩黃金，卻已使得蕩然無存了。

　　一日想起，常聽人說，廣東富庶繁盛，頗有豪俠之士，左右無事，于是騎了一匹劣馬，徑往岭南而來。這一日到了廣東的大鎮佛山鎮。那佛山自來與朱仙、景德、漢口并稱天下四大鎮，端的是民丰物阜，市廛繁華。胡斐到得鎮上，已是巳末午初，腹中饑餓，見路南有座三開間門面的大酒樓，招牌上寫著“英雄樓”三個金漆大字，兩邊敞著窗戶，酒樓里刀杓亂響，酒肉香氣陣陣噴出。胡斐心道：“這酒樓的招牌起得倒怪。”一摸身邊，只剩下百十來文錢，心想今日喝酒是不成的了，吃一大碗面飽飽肚再說。當下將馬拴在酒樓前的木樁上，徑行上樓。

　　酒樓中伙計見他衣衫敝舊，滿臉的不喜，伸手攔住，說道：“客官，樓上是雅座，你不嫌價錢貴麼？”胡斐一聽，氣往上沖，心道：“你這招牌叫做英雄樓，對待窮朋友卻是這般狗熊氣概。我不吃你一個人仰馬翻，胡斐便枉稱英雄了。”哈哈一笑，道：“只要酒菜精美，卻不怕價錢貴。”那伙計將信將疑，斜著眼由他上樓。樓上桌椅洁淨。座中客人衣飾豪奢，十九是富商大賈。伙計瞧了他的模樣，料得沒甚油水生發，竟是半天不過來招呼。胡斐暗暗尋思，要生個什麼念頭，白吃他一頓。忽聽得街心一陣大亂，一個女人聲音哈哈大笑，拍手而來。胡斐正坐在窗邊，倚窗向街心望去，見一個婦人頭發散亂，臉上、衣上、手上全是鮮血，手中抓著一柄菜刀，哭一陣，笑一陣，指手划腳，原來是個瘋子。旁觀之人遠遠站著，臉上或現恐懼，或顯怜憫，無人敢走近她身旁。只見她指著“英雄樓”的招牌拍手大笑，說道：“鳳老爺，你長命百歲，富貴雙全啊，我老婆子給你磕頭，叫老天爺生眼睛保佑你啊。”說著跪倒在地，登登登的磕頭，撞得額頭全是鮮血，卻似絲毫不覺疼痛，一面磕頭，一面呼叫：“鳳老爺，你日進一斗金，夜進一斗銀，大富大貴，百子千孫啊。”

　　酒樓中閃出一人，手執長煙袋，似是掌柜模樣，指著那婦人罵道：“鍾四嫂，你要賣瘋，回自己窩兒去，別在這兒擾了貴客們吃喝的興頭。”那鍾四嫂全沒理會，仍是又哭又笑，向著酒樓磕頭。掌柜的一揮手，酒樓中走出兩名粗壯漢子，一個夾手搶過她手中菜刀，另一個用力一推。鍾四嫂登時摔了一個筋斗，滾過街心，掙扎著爬起後痴痴呆呆地站著，半晌不言不語，突然捶胸大哭，號叫連聲：“我那小三寶貝兒啊，你死得好苦啊。老天爺生眼睛，你可沒偷人家的鵝吃啊。”搶了菜刀的那漢子舉起刀來，喝道：“你再在這里胡說八道，我就給你一刀。”鍾四嫂毫不害怕，仍是哭叫。掌柜的見街坊眾人臉上都有不以為然之色，呼嚕呼嚕的抽了幾口煙，噴出一股白煙，將手一揮，與兩名漢子回進了酒樓。胡斐見兩個漢子欺侮一個婦道人家，本感氣惱，但想這婦人是個瘋子，原也不可理喻，忽聽得坐在身後桌邊兩名酒客悄聲議論。一個道：“鳳老爺這件事，做得也太急躁了些，活生生逼死一條人命，只怕將來要遭報應。”胡斐聽到“活生生逼死一條人命”這九個字，心中一凜。只聽另一人道：“那也不能說是鳳老爺的過錯，家里不見了東西，問一聲也是十分平常。誰叫這女人失心瘋了，竟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剖開了肚子。”胡斐聽到最後這句話，哪里還忍耐得住，猛地轉過身來。只見說話的二人都是四十左右年紀，一個肥胖，一個瘦削，穿的都是綢緞長袍，瞧這打扮，均是店東富商。二人見他回頭，相視一眼，登時住口不說了。

　　胡斐知道這種人最是膽小怕事，若是善言相問，必定推說不知，決不肯坦直以告，當下站起身來，作了個揖，滿臉堆笑，說道：“兩位老板，自在廣州一別，已有數年不見了，兩位好啊？”那二人和他素不相識，聽他口音又是外省人，心中均感奇怪，但生意人講究和氣生財，當即拱手還禮，說道：“你好，你好。”胡斐笑道：“小弟這次到佛山來，帶了一萬兩銀子，想辦一批貨，只是人地生疏，好生為難。今日與兩位巧遇，那再好也沒有了，正好請兩位幫忙。”二人一聽到“一萬兩銀子”五個字，登時從心窩里笑了出來，雖見他衣著不似有錢人，但“一萬兩銀子”非同小可，豈能交臂失之？齊道：“那是該當的，請過來共飲一杯，慢慢細談如何？”胡斐正要他二人說這句話，哪里還有客氣，當即走將過去，打橫里坐了，開門見山的問道：“適才聽兩位言道，什麼活生生的逼死了一條人命，倒要請教。”那二人臉上微微變色，正欲推搪，胡斐伸出左手，在桌底自左至右的一移，已將每人一只手腕抓住，握在手掌之中，略一用勁，二人“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立時臉色慘白。樓頭的伙計與眾酒客聽到叫聲，一齊回頭過來。胡斐低聲道：“不許出聲！”二人不敢違拗，只得同時苦笑。旁人見無別事，就沒再看。這二人手腕被胡斐抓在掌中，宛如給鐵箍牢牢箍住了一般，哪里還動彈得半分？胡斐低聲道：“我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現下改邪歸正，學做生意，要一萬兩銀子辦貨，可是短了本錢，只得向二位各借五千兩。”二人大吃一驚，齊聲道：“我……我沒有啊。”胡斐道：“好，你們把鳳老爺逼死人命的事，說給我聽。哪一位說得明白仔細，我便不向他借錢。這一萬兩銀子，只好著落在另一位身上。”二人忙道：“我來說，我來說。”先前誰都不肯說，這時生怕獨力負擔，做了單頭債主，竟然爭先恐後起來。

　　胡斐見這個比賽的法兒收效，微微一笑，聽那胖子說北方話口音較正，便指著他道：“胖的先說，待會再叫瘦的說。哪一位說得不清楚，那便是我的債主老爺了。”說著放脫了二人手腕，取下背上包裹，打了開來，露出一柄明晃晃的鋼刀，拿起桌上一雙象牙筷子，在刀口輕輕一掠，筷子登時斷為四截。這二人面面相覷，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兩顆心卻是怦怦地跳個不住。胡斐伸出雙手，在二人後頸摸了摸，好似在尋找下刀的部位一般，將二人更是嚇得面如土色。胡斐點點頭，自言自語地道：“好，好！”又將包裹包上。

　　那胖商人忙道：“小爺，我說，保管比……比他說得明白……”那瘦商人搶著道：“那也不見得，讓我先說吧。”胡斐臉一沉，道：“我說過要先聽他說，你忙什麼？”那瘦商人忙道：“是，是。”胡斐道：“你不遵我吩咐，要罰！”那瘦商人嚇得魂不附體，胖商人卻臉有得色。

　　胡斐道：“酒微菜寡，怎是敬客的道理？快叫一桌上等酒席來。”瘦商人一聽處罰甚輕，如逢大赦，忙叫伙計過來，吩咐他即刻做一席五兩銀子的最上等酒菜。那伙計見胡斐和他們坐在一起，甚是詫异，聽到有五兩銀子的買賣，當即眉開眼笑地連聲答應。胡斐在窗口探頭一望，見那鍾四嫂披頭散發地坐在對街地下，抬頭望天，口中喃喃的自言自語，不知說些什麼。那胖商人道：“小爺，這件事我說便說了，可不能讓人知道是我說的。”胡斐眉頭一皺，道：“你不說也罷，那就讓他說。”說著轉頭向瘦商人。胖商人忙道：“我說，我說。小爺，這位鳳老爺名字叫作鳳天南，乃是佛山鎮上的大財主，有一個綽號，叫作……”瘦商人接口道：“叫作南霸天。”胡斐喝道：“又不是說相聲，你插口干麼？”瘦商人低下了頭。不敢再言語了。那胖商人道：“鳳老爺在佛山鎮上開了一家大典當，叫作英雄當舖；一家酒樓，便是這家英雄樓；又有一家大賭場，叫作英雄會館。他財雄勢大，交游廣闊，武藝算得全廣東第一。鎮上的人私下里還說，每個月有人從粵東、粵西、粵北三處送銀子來孝敬他，聽說他是什麼五虎派的掌門人，凡是五虎派的弟兄們在各處發財，便得抽個份兒給他。這些江湖上的事，小的也弄不明白。”胡斐點頭道：“是了，他是大財主，又是坐地分贓的大強盜。”二人向他望了一眼，心想：“那你與他是同行哪。”胡斐早已明白他們的心意，笑道：“常言道同行是冤家。我跟這位鳳老爺不是朋友。你們有好說好，有歹說歹，不必隱瞞。”那胖商人道：“這鳳老爺的宅子一連五進，本來已夠大啦，可是他新近娶了一房七姨太，又要在後進旁邊起一座什麼七鳳樓，給這位新姨太太住。他看中的地皮，便是鍾四嫂家傳的菜園。這塊地只有兩畝幾分，但鍾阿四種菜為生，一家五口全靠著這菜園子吃飯。鳳老爺把鍾阿四叫去，說給五兩銀子買他的地。鍾阿四自然不肯。鳳老爺加到十兩。鍾阿四還是不肯，說道便是一百兩銀子，也吃得完，可是在這菜園子扒扒土、澆澆水，只要力氣花上去，一家幾口便餓不死了。鳳老爺惱了，將他趕了出來，昨天便起了這偷鵝的事兒。“原來鳳老爺後院中養了十只肥鵝，昨天忽然不見了一只。家丁說是鍾家的小二子、小三子兄弟倆偷了，尋到他菜園子里，果然見菜地里有許多鵝毛。鍾四嫂叫起屈來，說她兩個兒子向來規矩，決不會偷人家的東西，這鵝毛准是旁人丟在菜園子里的。家丁們找小二小三去問，兩個都說沒偷。鳳老爺問道：‘今兒早晨你們吃了什麼？’小三子道：‘吃我，吃我。’鳳老爺拍桌大罵，說：‘小三子自己都招了，還說沒偷？’于是叫人到巡檢衙門去告了一狀，差役便來將鍾阿四鎖了去。“鍾四嫂知道自己家里雖窮，兩個兒子卻乖，平時一家又很懼怕鳳家，決不會去偷他們的鵝吃，便到鳳家去理論，卻給鳳老爺的家丁踢了出來。她趕到巡檢衙門去叫冤，也給差役轟出。巡檢老爺受了鳳老爺的囑托，又是板子，又是夾棍，早已將鍾阿四整治得奄奄一息。鍾四嫂去探監，見丈夫滿身血肉模糊，話也說不出了，只是胡里胡塗地叫道：‘不賣地，不賣地！沒有偷，沒有偷。’鍾四嫂心里一急，便橫了心。她趕回家里，一手拖了小三子，一手拿了柄菜刀，叫了左右鄉鄰，一齊上祖廟去。鄉鄰們只道她要在神前發誓，便同去作個見證。小人和她住得近，也跟去瞧瞧熱鬧。“鍾四嫂在北帝爺爺座前磕了幾個響頭，說道：‘北帝爺爺，我孩子決不能偷人家的鵝。他今年還只四歲，刁嘴拗舌，說不清楚，在財主爺面前說什麼吃我，吃我！小婦人一家橫遭不白，贓官受了賄，斷事不明，只有請北帝爺爺伸冤！’說著提起刀來，一刀便將小三子的肚子剖了。”

　　胡斐一路聽下來，早已目眥欲裂，聽到此處，不禁大叫一聲，霍地站起，砰的一掌，打得桌上碗盞躍起，湯汁飛濺，叫道：“竟有此事？”胖瘦二商人見他神威凜凜，一齊顫聲道：“此事千真萬确！”胡斐右足踏在長凳之上，從包袱中抽出單刀，插在桌上，叫道：“快說下去！”胖商人道：“這……這不關我事。”酒樓上的酒客伙計見胡斐凶神惡煞一般，個個膽戰心驚。膽小的酒客不等吃完，一個個便溜下樓去。眾伙計遠遠站著，誰都不敢過來。胡斐叫道：“快說，小三子肚中可有鵝肉？”那胖商人道：“沒有鵝肉，沒有鵝肉。他肚腹之中，全是一顆顆螺肉。原來鍾家家中貧寒，沒什麼東西裹腹，小二小三哥兒倆就到田里摸田螺吃。螺肉很硬，小三子咬不爛，一顆顆都囫圇的吞了下去，因此隔了大半天還沒化。他說：‘吃我，吃我！’卻是說的‘吃螺！’唉，好好一個孩子，便這麼死在祖廟之中。鍾四嫂也就此瘋了。”

　　（按：吃螺誤為吃鵝，祖廟破兒腹明冤，乃确有其事，佛山鎮老人無一不知。今日佛山祖廟之中，北帝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尚有隱隱血跡，即為此千古奇冤之見證。作者曾親眼見到。讀者如赴佛山，可往參觀。唯此事之年代及人物姓名，年久失傳。作者當時向佛山鎮上文化界人士詳加打聽，無人知悉，因此文中人名及其他故事均屬虛构。）

　　胡斐拔起單刀，叫道：“這姓鳳的住在哪里？”那胖商人還未回答，忽聽得遠處隱隱傳來一陣犬吠之聲，瘦商人歎道：“作孽，作孽！”胡斐道：“還有什麼事？”瘦商人道：“那是鳳老爺的家丁帶了惡狗，正在追拿鍾家的小二子。”胡斐怒道：“冤枉已然辨明，還拿人干什麼？”瘦商人道：“鳳老爺言道：小三子既然沒吃，定是小二子吃了，因此要拿他去追問。鄰居知道鳳老爺惱羞成怒，非把這件冤枉套在小二子頭上不可，暗暗叫小二子逃走。今日鳳老爺的家丁已到處搜拿了半天呢。”此時胡斐反而抑住怒氣，笑道：“好好，兩位說得明白，這一萬兩銀子我便向鳳老爺借去。”說著提起酒壺就口便喝，將三壺酒喝得涓滴不剩，一疊聲催伙計拿酒來。但聽得狗吠聲吆喝聲越來越近，響到了街頭。胡斐靠到窗口，只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從轉角處沒命地奔來。他赤著雙足，衣褲已被惡狗的爪牙撕得稀爛，身後一路滴著鮮血，不知他與眾惡犬如何廝斗，方能逃到這里。他身後七八丈遠處，十余條豺狼般的猛犬狂叫著追來，眼見再過須臾，便要扑到鍾小二身上。鍾小二此時已是筋疲力盡，突然見到母親，叫一聲：“媽！”雙腿一軟，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鍾四嫂雖然神智胡塗，卻認得兒子，猛地站起，沖了過去，擋在眾惡犬之前，護住兒子。眾惡犬登時一齊站定，露出白森森的牙齒，嗚嗚發威。這些惡犬只只凶猛异常，平時跟著鳳老爺打獵，連老虎大熊也敢與之搏斗，但見了鍾四嫂這股拚死護子的神態，一時竟然不敢逼近。眾家丁大聲吆喝，催促惡犬。只聽得嗚嗚幾聲，兩頭凶狼般的大犬躍起身來，向臥在地上的鍾小二咬去。鍾四嫂扑在兒子身上。第一頭大犬張開利口，咬住她的肩頭。第二頭惡犬卻咬中她的左腿。雙犬用力拉扯，就似打獵時擒著白兔花鹿一般。眾家丁呼喝助威。鍾四嫂不顧自身疼痛，仍是護住兒子，不讓他受惡犬的侵襲。鍾小二從母親身下爬了出來，一面哭喊，一面和眾惡犬廝打，救護母親。霎時之間，十余條惡犬從四面八方圍攻了上去。街頭看熱鬧的閒人雖眾，但迫于鳳老爺的威勢，個個敢怒而不敢言。要知當此情景之下，只要有誰稍稍惹惱了這些家丁，一個手勢之下，眾惡犬立時扑上身來。有的不忍卒睹這場慘劇，掩面避開。眾家丁卻是興高采烈，猶似捕獲到了大獵物一般。胡斐在酒樓上瞧得清清楚楚，他遲遲不出手救人，是要親眼看明白那鳳天南是否真如這兩個商人所說的那麼歹毒，以免誤信人言，冤枉無辜。初時他聽胖商人述說這件慘事，心中極其惱怒，後來聽說那鳳天南既已平白無端地逼死了一條人命，還派惡犬追捕另一個孩子，覺得世上縱有狠惡之人，亦不該如此過份，倒有些將信將疑起來，直到親見惡犬扑咬鍾氏母子，那時更無懷疑，眼見街頭血肉橫飛，再遲得片刻，這一雙慈母孝子不免死于當場，當下抓起桌上三雙筷子，勁透右臂，一枚枚的擲了下去。

　　但聽得汪汪汪、嗚嗚嗚幾聲慘叫，六頭惡犬均被筷子打中腦門，伏地而死，其餘惡犬呆在當地，不知該當繼續扑咬，還是轉身逃去。胡斐又拿起桌上的酒杯，飛擲下街，當真是差不失寸，勁力透骨，每一只酒杯的杯底都擊中在每一頭惡犬的鼻頭上。三頭大狗叫也沒叫一聲，登時翻身而死。余下幾條惡犬將尾巴挾在後腿之間，轉眼逃得不知去向。帶狗的家丁共有六人，仗著鳳天南的威勢，在佛山鎮上一向凶橫慣了的，眼見胡斐施展絕技殺狗，竟然不知死活，一齊怒喝：“什麼人到佛山鎮來撒野？打死了鳳老爺的狗，要你這小子償命。”各人身上都帶著單刀鐵鏈，紛紛取出，蜂擁著搶上樓來。眾酒客見到這副陣仗，登時一陣大亂。那“英雄樓”是鳳天南的產業，掌柜的、站堂的、送菜的、大廚二廚，一見鳳府家丁上樓拿人，各自抄起火叉、菜刀、鐵棒，都要相幫動手。胡斐瞧在眼里，只是微微冷笑。

　　但見六名家丁奔到身前，為首一人將鐵鏈嗆啷啷一抖，喝道：“臭小子，跟老爺走吧。”胡斐心想：“一個鄉紳的家丁，也敢拿鐵鏈鎖人，這姓鳳的府中，難道就是佛山鎮的衙門？”他也不站起，反手一掌，正中那家丁的左臉，手掌縮回時，順手在他前頸“紫宮”、後腦“風府”兩穴各點了一下。這是人身的兩處大穴，那家丁登時呆呆站著，動彈不得。其時第二、第三個家丁尚未瞧得明白，各挺單刀從左右襲上。胡斐見二人雙刀砍來時頗有勁力，顯是練過幾年武功，倒非尋常狐假虎威的惡奴可比，正是如此，更可想見那鳳天南的凶橫，當下如法炮制，啪啪兩記巴掌，打得那兩名家丁愣愣的站著。余下三名家丁瞧出勢頭不對，一個轉身欲走，另一個叫道：“鳳七爺，你來瞧瞧這是什麼邪門。”那鳳七是鳳天南的遠房族弟，就在這英雄酒樓當掌柜，武功是沒有什麼，為人卻極是機靈，這時已站在樓頭，瞧出胡斐武功甚是了得，當即搶上兩步，抱拳說道：“原來今日英雄駕到，恕鳳某有眼不識泰山……”

　　胡斐見三名家丁慢慢向樓頭移步，想乘機溜走，當即從身邊站著不動的家丁手中取過鐵鏈，著地卷去，回勁一扯，鐵鏈已卷住三名家丁六只腳，但聽得“啊喲，啊喲”聲中，三個人橫倒在地，跌成一堆，一齊給他拖將過來。胡斐拿起鐵鏈兩端，打了一個死結，對鳳七毫不理睬，自斟自飲。英雄樓眾伙計雖見胡斐出手厲害，但想好漢敵不過人多，各執家伙，布成陣勢，只待鳳七爺一聲令下，便即一擁而上。胡斐喝了一杯酒，問道：“鳳天南是你什麼人？”鳳七笑道：“鳳老爺是在下的族兄，尊駕可認得他麼？”胡斐道：“不認得，你去叫他來見我。”鳳七心中有氣，暗道：“憑你這小子也請得動鳳老爺？便是你登門磕頭，也不知他老人家見不見你呢？”但臉上仍是笑嘻嘻地道：“請教尊駕貴姓大名，好得通報。”

　　胡斐道：“我姓拔，殺雞拔毛的拔。”鳳七暗自嘀咕：“怎麼有這個怪姓兒？”陪笑道：“原來是拔爺，物以稀為貴，拔爺的姓數，南方倒是少有。”胡斐道：“是啊，俗語道物以稀為貴，掉句文便是‘鳳毛麟角’，在下的名字便叫作‘鳳毛’。”鳳七笑道：“高雅，高雅！”突然轉念：“不對，他這‘拔鳳毛’三字，豈不是有意來尋晦氣，找岔子？”臉色一變，厲聲道：“尊駕到底是誰？到佛山鎮有何貴干？”胡斐笑道：“早就聽說佛山鎮有幾只惡鳳凰，我既然名叫拔鳳毛，便得來拔幾根毛兒耍耍。”鳳七退後一步，嗆啷一響，從腰間取出一條軟鞭，左手一擺，叫手下眾人小心在意，右腕抖動，軟鞭挾著一股勁風，向胡斐頭上猛擊下來。胡斐心中盤算已定：“單憑鳳天南一人，也不能如此作惡多端。他手下的幫凶之輩，個個死有余辜。今日下手不必容情。”眼見軟鞭打到，反手一帶，已抓住鞭頭，輕輕向內一扯。鳳七立足不住，向前沖了過來。胡斐左手在他肩頭一拍，鳳七但覺一股極大力量往下擠迫，不由自主的雙膝一軟，跪倒在地。胡斐笑道：“不敢當！”順手將那十三節軟鞭往他身上一卷，已將他縛在一張八仙桌桌腳上。

　　酒樓眾伙計正要扑上動手，突見如此變故，嚇得一齊停步。胡斐指著一個肥肥的廚子叫道：“喂，將菜刀拿來。”那肥廚子張大了嘴，不敢違拗，將手中握著的菜刀遞了過去。胡斐道：“炒里脊用什麼材料？”肥廚子道：“用豬背上脊骨兩旁的上好精肉。你是要吃糖醋、椒鹽、油炸，還是清炒？”胡斐伸手一扯，嗤的一響，將鳳七背上的衣服撕破，露出肥肥白白的背脊來，摸摸他的脊梁，道：“是不是這里下刀？”那肥廚子的大口張得更大，哪敢回答？鳳七連連磕頭，叫道：“英雄饒命！”胡斐心想：“饒你性命可以，但不給你吃些苦頭，豈不是作惡沒有報應？”菜刀一起，在他脊骨旁划了一條長長的傷口，問道：“半斤夠了麼？”廚子呆頭呆腦地道：“一個人吃，已經夠啦！”鳳七嚇得魂飛天外，但覺背上劇痛，只道真的已給他割了半斤里脊肉去，只聽胡斐又問：“炒豬肝用什麼作料？清蒸豬腦用什麼作料？”鳳七心想：“炒里脊那還罷了，這炒豬肝、蒸豬腦兩樣一作，我這條老命，還剩得下麼？”拚命的磕頭，只把樓板磕得冬冬直響，叫道：“英雄有事便請吩咐，只求饒了小人一命。”胡斐見嚇得他也夠了，喝道：“你還敢幫那鳳天南作惡麼？”鳳七忙道：“小人不敢。”胡斐道：“好，快趕走樓上與雅座的客人，大堂與樓下的客人一個也不許走。”鳳七叫道：“伙計，快遵照這位好漢爺的吩咐。快！快！”樓上眾酒客不是財主，便是富商，個個怕事，一見打架，早想溜走，苦于梯口給手執兵刃的眾伙計守住，欲行不得，這時也不用人趕，早心急慌忙地走了。樓下大堂的客人都是窮漢，十個中倒有七八個吃過鳳七的虧，見今日有人上門尋事，實在說不出的痛快，都要留下來瞧瞧熱鬧。

　　胡斐叫道：“今日我請客，朋友們的酒飯錢，都算在我帳上，你不許收一文錢，快抬酒壇子出來，做最好的菜肴敬客，把街上九只惡狗宰了，燒狗肉請大家吃。”他吩咐一句，鳳七答應一句。眾伙計行動稍遲，胡斐便揚起菜刀，問那肥廚子：“紅燒大腸用什麼作料？炒腰花用什麼作料？”那廚子据實回答，用的是大腸一副，腰子兩枚。只把鳳七驚得臉無人色，不住口的催促。那六名家丁見胡斐如此凶狠，不知他要如何對付自己，心中都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偷瞧胡斐的臉色一眼，又互相對望一眼，心中只是焦急：“鳳老爺怎地還不過來救人？再遲片刻，這凶神便要來對付我們了。”胡斐見眾伙計已照自己吩咐，一一辦理不誤，大步走到樓下，倒了一大碗酒，說道：“今日小弟請客，各位放量飲酒，想吃什麼，便叫什麼，酒樓上若有絲毫怠慢，回頭我一把火將它燒了。”眾酒客歡然吃喝，只是在鳳家積威之下，誰也不敢接口。胡斐回到樓上，解開了三名家丁的穴道，將鐵鏈分別套在各人頸里，連著另外三名家丁，將六個人一齊拉下樓來，問道：“鳳天南開的當舖在哪里？我要當六只惡狗。”便有酒客指點途徑，說道：“向東再過三條橫街，那一堵高牆便是。”胡斐說聲：“多謝！”牽了六人便走。一群瞧熱鬧的人遠遠跟著，要瞧活人如何當法。胡斐一手拉住六根鐵鏈，來到“英雄典當”之前，大聲喝道：“英雄當狗來啦！”牽了六名家丁，走到高高的柜台之前，說道：“朝奉，當六條惡狗，每條一千兩銀子。”坐柜的朝奉大吃一驚，佛山鎮上人人知道，這“英雄典當”是鳳老爺所開，十多年來誰也不敢前來胡混，怎麼今日竟有個失心瘋的漢子來當人？凝神一看，認出那六個被他牽著的竟是鳳府家丁，這一來更是驚訝，說道：“你……你……你當什麼？”胡斐喝道：“你生不生耳朵？我當六條惡狗，每條一千兩，共是六千兩銀子。這筆生意便宜你啦。”那朝奉知他有意來混鬧，悄聲向旁邊的朝奉說了一聲，命他快去呼喚護院武師來打發這瘋子，一面向胡斐客客氣氣地道：“典當的行規，活東西是不能當的，請尊駕原諒。”胡斐道：“好，活狗你們不收，那我便當死狗。”六名家丁大驚，一齊叫道：“俞師爺，你快收下來，救命要緊。”但典當的朝奉做事何等精明把細，豈肯隨隨便便的送六千兩銀子出去，只是陪笑道：“你老請坐啊，用杯茶不用？”胡斐道：“先把活狗弄成死狗，再喝你的茶。”四下一瞧，心下已有了計較，兩步走到大門旁，抓住門緣向上一托，已將一扇黑漆大門抬了下來。那俞朝奉見事情越加不對，叫道：“喂，喂，你這位客人干什麼啊？”胡斐不去理他，左一腿，右一腿，將六名家丁踢倒在地，橫轉門板，壓在六人身上。俞朝奉叫道：“唉，不要胡鬧，你可知這是什麼地方？這典當是誰的產業？”胡斐心想：“瞧你這副尖酸刻薄的樣兒，佛山鎮上定有不少窮人吃過你的苦頭。”走到柜台之前，夾手一把抓住他的辮子，從高高的柜台後面揪將出來，也壓在門板之下，接著走到門口，抱起門邊那只又高又大的石鼓，砰的一聲，摔上了門板。這石鼓何止五百斤重，這一摔上去，門板下七人齊聲慘呼，有的更是痛得屎尿齊流。門外閒人與柜台內的眾朝奉也是同聲驚叫起來。胡斐又抱起另一只石鼓，叫道：“惡狗還沒死，得再加一個石鼓！”說著將那石鼓往空中一拋，眼看又要往門板上落去，但聽得眾人齊聲大叫，他雙手環抱，倏地將石鼓抱住，又壓在門板之上。這時門板上已壓了一千余斤，雖由七人分擔，但人人已壓得筋骨欲斷。俞朝奉大叫道：“好漢爺饒命！快取銀子出來！”胡斐道：“什麼？你還要我取銀子出來？”俞朝奉身子瘦弱，早已給壓得上氣不接下氣，忙道：“不……不……我是叫當里取銀子出來……”

　　典當里眾朝奉見情勢險惡，只得將一封封銀子捧了出來，一百兩一封，共是六十封，胡斐將銀子都堆在門板之上，說道：“六條惡狗當六千兩，還有一個朝奉呢？難道堂堂英雄典當的一位大朝奉，還不及一條惡犬嗎？至少得當三千兩。”這六千兩銀子，足足有三百七十余斤，又壓在門板上，下面七人更是抵受不住。正亂間，忽然門外有人叫道：“哪一個雜種吃了豹子膽，來鳳老爺的舖子混鬧？”人群往兩旁一分，闖進來兩條漢子。兩人一般的高大魁偉，黑衣黑褲，密排白色扣子，武師打扮。胡斐身形一晃，竄到兩人背後，一手一個，已抓住了兩人後頸。那兩人正是英雄典當的護院，閒著無事，卻在賭場賭博，聽得當舖中有人混鬧，這才匆匆趕回，哪知還沒瞧清楚對手的身形面目，已被他抓住要害，提了起來。

　　胡斐雙手一抖，一個身上落下七八張天九牌，另一個手中卻掉下兩粒骰子。胡斐笑道：“好啊，原來是兩個賭鬼！”將兩人頭對頭一撞，騰騰兩聲，將兩人摔在門板之上。這兩個護院武師武功雖然平平，身子的重量卻是足斤加三。門板上又加了四百來斤，只壓得下面七人想呻吟一句也是有聲無氣。

　　典當的大掌柜只怕鬧出人命，忙命伙計又捧出三千兩銀子來，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陪笑說好話，心下納悶：“怎地鳳老爺不親來料理？”胡斐在酒樓中命人烹狗，到典當中來當人，用意本是要激鳳天南出來。他自從少年時在商家堡鐵廳遇險之後，行事極為謹慎，心想這鳳天南既然號稱“南霸天”，家中的布置只怕比商家堡更為厲害，常言道：“強龍不斗地頭蛇。”若是上門去與他為難，只怕中了他的毒計，是以先鬧酒樓，再鬧當舖，哪知鳳天南始終不露面，倒也大出意料之外。他見又有三千兩銀子搬到，頭一擺，道：“一齊放在門板上。”眾伙計明知一放上去，又是加上一百八九十斤，但不敢違拗，只得一包包輕輕地放了上去。胡斐叫道：“你們這典當是皇帝老子開的麼？怎樣做事這等橫法？”大掌柜陪笑道：“不敢，不敢。好漢爺還有什麼吩咐？”胡斐道：“當東西的沒當票麼？”那大掌柜心想這六個家丁皮粗肉厚，壓一會兒還不怎樣，這俞朝奉只怕轉眼就要一命嗚呼，一疊連聲地叫道：“快寫當票。”

　　柜面的朝奉不知如何落筆，見大掌柜催得緊，只得提筆寫道：“今押到鳳府家丁六名，俞朝奉一名，皮破肉爛，手足殘缺，當足色紋銀九千兩整。年息二分，憑票取贖。虫蟻鼠咬，兵火損失，各安天命，不得爭論。三年為期，不贖斷當。”原來天下當舖的規矩，就算你當的是全新完整之物，他也要寫上“殘缺破爛”的字樣，以免贖當時有所爭執。當舖當活人，那是從所未有之事，那朝奉寫得慣了，也給加上“皮破肉爛，手足殘缺”八字評語。

　　大掌柜將當票恭恭敬敬遞了過去，胡斐一笑收下，提起兩名武師，喝道：“將石鼓取下來。”兩名武師兀自頭暈眼花，卻自知一人搬一個石鼓不夠力氣，只得二人合力，一個個的抬了下來。胡斐道：“好，咱們到賭場去逛逛。你兩條大漢，抬著本錢跟我來。”兩名武師給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前一後抬著門板，端了九千兩紋銀，跟在胡斐後面。看熱鬧的閒人見他赤手空拳，斗贏了佛山鎮上第一家大典當，無不興高采烈，但怕鳳老爺見怪，卻不敢走近和他說話，聽他說還要去大鬧賭場，更是人人精神百倍，跟在後面的人越來越多。

　　那賭場開設在佛山鎮頭一座破敗的廟宇里，大門上寫著“英雄會館”四個大字。胡斐大踏步走進門去，只見大殿上圍著黑壓壓一堆人，正在擲骰子押大小。

　　開寶的寶官濃眉大眼，穿著佛山鎮的名產膠綢衫褲，敞開胸膛，露出黑毿毿的兩叢長毛，見到胡斐進來，後面跟著兩名武師，抬著一塊大門板，放著近百封銀子，心里一怔，叫道：“蛇皮張，你做什麼？”那姓張的武師努一努嘴，道：“這位好漢爺要來玩一手。”那寶官聽蛇皮張說得恭敬，素知鳳老爺交游廣闊，眼前這人年紀雖輕，多半是他老人家的朋友，心想：“好哇，你是抬了銀子給我們場里送來啦。開飯店的不怕大肚漢，開賭場的豈怕財主爺？再抬了兩門板來也不嫌多。”咧嘴一笑，說道：“這位朋友貴姓？請坐請坐。”

　　胡斐大剌剌的坐了下來，說道：“我姓拔，名字叫作鳳毛。”那寶官一愣，心道：“啊，你是存心來跟我們過不去了。”拿起骰盅一搖，放下來合在桌上，四周數十名賭客紛紛下注，有的押“大”，有的押“小”。

　　胡斐有意要延挨時刻，等那鳳天南親自出來，好與他相斗，當下笑嘻嘻的坐著，并不下注。只見寶官揭開盅來，三枚骰子共是十一點，買“大”的賭客紛紛歡呼，買小的卻是垂頭喪氣。那寶官連開三次，都是“大”。

　　胡斐心想：“十賭九騙，這鳳天南既然如此橫法，所開的賭場鬼花樣必多，待我查出弊端，大鬧他一場。”當下注目看那骰盅，又傾聽骰子落下的聲音，要查究骰中是否灌鉛，聽了片刻，覺得骰子倒無花巧。他練過暗器聽風術，耳音極精，縱在黑暗之中，若有暗器來襲，一聽聲音，立知暗器來勢方位，是何種類，手勁如何。如趙半山這等大行家，當日在商家堡中一聽到身後暗器射到，即猜到對方是嵩山少林寺不疑大師的弟子，暗器聽風之術，一精至斯。胡斐的耳音較之趙半山雖然尚有不及，但聽了一陣，竟已聽出三枚骰子向天的是什麼點數。要知骰子共有六面，每面點數不同，一點的一面與六點的一面落下之時，聲音略有差別，雖然所差微細之極，但在內力精深、暗器功夫極佳之人聽來，自能分辨。胡斐又讓他開了幾盅，試得無誤，笑道：“寶官，限注麼？”那寶官大聲道：“廣東通省都知，南霸天的賭場決不限注，否則還能叫英雄會館麼？”胡斐微微一笑，伸出大拇指一翹，道：“是啊，若是限注，豈不成了狗熊會館？”聽他骰子落定，乃是十六點，回頭叫道：“蛇皮張，押一千兩‘大’。”那寶官雖在賭場中混了數十年，但骰子到底開大開小，也是要到揭盅才知，見他一押便是一千兩，不由得一怔，揭開盅來，只見三枚骰子兩枚六點，一枚四點，不由得臉都白了，當下由下手賠了一千兩。接下去搖骰時聲音錯落，胡斐聽不明白，袖手不下，開出來是個八點小。跟著他押了二千兩“小”，盅子揭起，果然是四點“小”。

　　如此只押得五六次，場中已賠了一萬一千兩。那寶官滿手是汗，舉起骰盅猛搖。胡斐聽得明白。盅中正是十四點，說道：“蛇皮張，把二萬兩都給押上‘大’！”兩名武師將門板上的銀子一封封的盡往桌上送。寶官掀起骰盅一邊，眼角一張，已看到骰子共是十四點。他手腳也真利落，小指在盅邊輕輕一推，盅邊在骰子上一碰，一枚六點的骰子翻了一轉，十四點變成九點，那是“小”了。這一記手法，若不是數十年苦功，也真不能練成，比之于武功，可算得是厲害之極的絕招。那寶官見他渾然不覺，心想這次胜定你了，得意洋洋的道：“大家下定注了？”胡斐左手將一大堆銀子往桌子中心一推，說道：“這里是二萬兩銀子，是‘小’你便盡數吃去。”寶官叫道：“好！好！吃了！”揭開寶盅，不禁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只見三枚骰子共是十二點。

　　眾賭客早已罷手不賭，望著桌上這數十封銀兩，無不驚心動魄，突見開出來的是“大”，不約而同的齊聲驚呼：“啊！”這聲音中又是驚奇，又是艷羡。要知他們一生之中，從未見過如此的大賭。胡斐哈哈大笑，一只腳提起來踏在凳上，叫道：“二萬兩銀子，快賠來！”

　　原來那寶官作弊之時，手腳雖快，卻哪里瞞得過胡斐的眼光？他雖瞧不出那寶官如何搗鬼，但料定三枚骰子定是給他從“大”換成了“小”，他左手推動銀兩之際，右手伸到桌底，隔著桌面在盅底輕輕一彈。三枚骰子本來一枚是三，一枚是一，一枚是五，合共九點。他這一彈力道用得恰到好處。三枚骰子一齊翻了個身，變成四點、六點、兩點，合成十二點“大”。那寶官臉如土色，砰的一下，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蛇皮張，這人是什麼路數？到鳳老爺的場子來攪局？”蛇皮張哭喪著臉道：“我……我……也不知道啊。”胡斐道：“快賠，快賠，二萬兩銀子，老爺贏得夠了，收手不賭啦！”那寶官在桌上又是砰的一擊，罵道：“契弟，你搞鬼出老千，當老子不知道麼？”胡斐雖不明白他罵人的言語，料想決非好話，笑道：“好，你愛拍桌子，咱們賭拍桌子也成！”右手在桌子角上一拍，桌子角兒應手而落，跟著左手一拍，另一只角又掉在地上。這一手驚人武功顯了出來，這寶官哪里還敢凶橫？突然飛起一腳，要想將桌子踢翻，乘亂溜走。幾個地痞賭客跟著起哄：“搶銀子啊！”胡斐右手一伸，已將寶官踢出的一腳抓住，倒提起來，將他頭頂往桌面一樁。這一下力道奇重，桌面登時給他腦門撞破一洞，腦袋插到了桌面之下，肩膀以上的身子卻倒栽在桌上，手腳亂舞，蔚為奇觀。眾賭客齊聲驚叫，紛紛退開。突然大門中搶進一個青年，二十歲上下年紀，身穿藍綢長衫，右手搖著折扇，叫道：“是哪一個好朋友光降，小可未曾遠迎，要請恕罪啊！”胡斐見這人步履輕捷，臉上英氣勃勃，顯是武功不弱，不覺微微一怔。

　　那少年收攏折扇，向胡斐一揖，說道：“尊兄貴姓大名？”胡斐見他彬彬有禮，便還了一揖，道：“沒請教閣下尊姓。”那少年道：“小弟姓鳳。”胡斐雙眉一豎，哈哈笑道：“如此說道，在下的姓名未免失敬了。我姓拔，名叫鳳毛。老兄與鳳天南怎生稱呼？”那少年道：“那是家父。家父聽說尊駕光臨，本該親來迎接，不巧恰有要務纏身，特命小弟前來屈駕，請到舍下喝一杯水酒。”他轉頭向英雄當舖的兩名護院喝道：“定是你們對拔爺無禮，惹得他老人家生氣，還不賠罪？”那兩位護院喏喏連聲，一齊打躬請安，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胡斐微微冷笑，心想：“瞧你們鬧些什麼玄虛。”

　　那寶官的腦袋插在賭桌上，兀自雙腳亂舞，啊啊大叫。那少年抓住他背心，輕輕向上一提，將他倒過身來，那桌子卻仍舊連在他項頸之中，只是四只桌腳向天，猶似頸中戴了一個大枷。那寶官雙手托住桌子，這情狀當真是十分滑稽，十分狼狽，向那少年道：“大爺，你來得正好，他……他……”眼望胡斐，卻不敢再說下去了。

　　胡斐道：“你不賭了，是不是？那也成，我贏的錢呢？英雄會館想賴帳麼？”那少年罵寶官道：“拔爺贏了多少銀子，快取出來！慢吞吞的干什麼？”說著抓住桌子兩角，雙手向外一分，喀的一響，桌面竟被他撕成了兩邊。這一手功夫甚是干淨利落，賭場中各人一齊喝采。

　　那寶官有小主撐腰，膽子又大了起來，向胡斐惡狠狠地望了一眼，道：“這人出老千。”那少年叱道：“胡說！人家是英雄好漢，怎會出老千？館里銀子夠麼？若是不夠，快叫人往當舖取去。”胡斐不懂“出老千”三字是何意思，但想來多半是“欺騙作弊”之意，心想：“這少年武功不弱，行事也有擔當，我可不能絲毫大意了。”只聽那少年道：“拔爺的銀子，決不敢短了半文。這些市井小人目光如豆，從來沒見過真好漢大英雄的氣概，拔爺不必理會。現下便請拔爺移玉舍下如何？”他明知“拔鳳毛”三字決非真名，乃是存心來向鳳家尋事生非，但還是拔爺前，拔爺後，絲毫不以為意。胡斐道：“你們這里鳳凰太多，不知大爺的尊號如何稱呼？”那少年似乎沒聽出他言語中意含譏諷，連說：“不敢，不敢。小弟名叫一鳴。”胡斐道：“在下賭得興起，還要在這里玩幾個時辰，不如請你爸爸到這里會面吧。”那寶官聽他說還要賭，嚇得面如土色，忙道：“不，不……”

　　鳳一鳴臉一沉，叱道：“我們在說話，也有你插嘴的份兒？”轉頭向胡斐陪笑道：“家父對朋友從來不敢失禮，得知拔爺光臨佛山，心中喜歡得了不得，恨不得立時過來相見，只是恰好今日京中來了兩位御前侍衛，家父須得陪伴，實是分身不開。請拔爺包涵原諒。”胡斐冷笑一聲，道：“御前侍衛，果然是好大的官兒。一鳴兄，小弟在江湖上有個外號，你想必知道。”鳳一鳴正自嘀咕：“不知此人真姓名究是什麼，若能摸清他幾分底細，對付起來就容易得多了。”聽他提起外號，忙道：“小弟孤陋寡聞，請拔爺告知。”胡斐“哼”的一聲，道：“虧你也是武林中人，怎地連大名鼎鼎的‘殺官毆吏拔鳳毛’也不知道？”鳳一鳴一怔，道：“取笑了。”

　　胡斐左手倏地伸出，抓住他的衣襟，喝道：“咦，好大的膽子！你怎敢將我的一塊鳳凰肉吃下了肚中。”鳳一鳴再也忍耐不住，右手虛出一掌，左手便來拿他手腕。胡斐手掌疾翻，當真快如電火，叫人猝不及防，啪的一聲，鳳一鳴左頰已吃了一記巴掌，順手將他右手拿住，喝道：“還我的鳳凰肉來。”鳳一鳴家學淵源，武功竟自不弱，只覺自己右掌宛似落入了一雙鐵鉗之中，筋骨都欲碎裂，急忙飛起右足，向胡斐小腹上踢去。胡斐提起腳來，從空一足踏落，正好踏住他的足背。鳳一鳴腳上又如被鐵錘一擊，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胡斐左手反手一掌，鳳一鳴右頰早著，雙頰就如豬肝般又紅又腫。胡斐大聲叫道：“各位好朋友聽著，我千里迢迢地從北方來到佛山，向這里的鍾阿四鍾老兄買到一塊鳳凰肉，卻讓這廝一口偷吃了。你們說該打不該打？”賭場中眾人面面相覷，不敢說話，心中都知他是在為被逼死的鍾小三出氣伸冤。鳳一鳴給他踏住一足，握住一手，已是全身無法動彈。只見人叢中轉出一個老者，手中拿著一根短煙袋，正是英雄當舖的大掌柜。他給胡斐逼去了九千兩銀子，哪里便肯罷休？一面命人急報鳳天南，一面悄悄跟到英雄會館來瞧他的動靜，這時見小主人被擒，忙上前陪笑道：“好漢爺，這是我們鳳老爺的獨生愛子，鳳老爺當他猶如性命一般。好漢爺要銀子使用，盡管吩咐，可請快放了我們少主人。”胡斐道：“誰叫他偷吃了我的鳳凰肉？是鳳老爺的獨生愛子，便能偷吃人家東西麼？”大掌柜笑道：“好漢取笑了。天下哪有什麼鳳凰肉？便算有，我們小主人也決不會偷吃。”胡斐喝道：“這鳳凰肉乃大補之劑，真是無價之寶，一吃下肚，立時滿面通紅，肥胖起來。你們大家看，他的臉是否比平時紅了胖了？還說沒偷吃我的鳳凰肉麼？”大掌柜陪笑道：“這是好漢爺下手打腫的，不與鳳凰肉相干。”胡斐道：“大家來評個理，這小子可偷吃了我的鳳凰肉麼？”

　　在賭場中胡混之人，一小半是鳳天南的手下，另一半不是地痞流氓，便是破落戶子弟，人人畏懼鳳天南的威勢，聽胡斐如此詢問，七嘴八舌地說道：“沒見到你有什麼鳳凰肉。”“鳳大爺決不能偷你東西吃。”“鳳老爺府上的東西還怕少了麼？怎能偷人東西？”“笑話笑話！”“好漢快放了他，別鬧出大事來。”胡斐道：“好，你們大家說他沒偷吃，我難道賴了他？咱們到北帝廟判個理去。”眾人一怔，立時想起鍾四嫂在北帝廟中刀剖兒腹之事。那大掌柜暗暗吃驚，心想：“一到北帝廟，那可要鬧得不可收拾。”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道：“好漢爺說得對，我們都錯了。少主人吃了好漢的鳳凰肉，好漢要怎麼陪，便怎樣賠就是。”胡斐冷笑道：“你倒說得容易。這里人人不服，不到北帝廟評個明白，我今後還有臉見人麼？”說著將鳳一鳴挾在腋下，銀子也不要了，大踏步走出賭場，向途人問了路，徑向北帝廟而來。那北帝廟建构宏偉，好大一座神祠，進門院子中一個大水塘，塘中石龜石蛇，昂然盤踞。

　　胡斐拉著鳳一鳴來到大殿，只見神像石板上血跡殷然，想起鍾四嫂被逼切剖兒腹的慘事，胸間熱血上沖，將鳳一鳴往地上一推，抬頭向著北帝神像，朗聲說道：“北帝爺，北帝爺，你威靈顯赫，替小民有冤伸冤，有仇報仇。這賊廝鳥偷吃了我的鳳凰肉，但旁人都說他沒吃……”

　　他話未說完，猛覺背後風聲颯然，左右有人雙雙來襲。他頭一低，身子一縮，那二人已然扑空。他雙手分別在二人背上一推，砰的一聲，二人臉對臉猛地一撞，登時暈去。只聽得一人高聲怒吼，又扑了上來。

　　胡斐聽他腳步沉重，來勢威猛，心想：“這人功夫倒也不弱。”一側身間，乘勢一帶，只見刀光閃動，一條肥水牯似的粗壯大漢已在身旁掠過，一刀徑向鳳一鳴頭頂砍落。總算他武功不低，危急之際手臂一偏，一刀砍在地下青磚之上，磚屑紛飛。胡斐叫道：“妙極！”左足伸出，已踏住他的手肘。那大漢狂吼一聲，放手撒刀。胡斐右足一挑，單刀飛將起來，順手接過，笑道：“我正愁沒刀剖他肚子，你巴巴的趕來送刀，當真有勞了。”那大漢怒極，使力掙扎。胡斐左腿一松，竟被他翻身躍起，原來這大漢蠻力過人。他右足一撐，雙手十指如鉤，在空中徑向胡斐扑到。胡斐一轉身，已繞到他的身後，左手搭他肥臀之上，借力一送，喝道：“上天吧！”這一送有八成倒是借了那大漢本身縱躍之勢。那大漢身不由主，向上疾飛，旁觀眾人大叫聲中，眼見要穿破廟頂而出。他忙伸出雙手，抱住了大殿正中的橫梁，總算沒撞破腦門，但就這麼挂在半空，向下一望，离地數丈。他沒練過輕功，身子又重，外家硬功雖然不弱，卻不敢躍下。這大漢在五虎門中位居第三，乃是鳳天南的得力助手，佛山鎮上人人懼怕，這時挂在梁上，上不得，下不來，極是狼狽。

　　胡斐拉住鳳一鳴的衣襟，向上一扯，嗤的一響，露出肚腹肌膚，橫過刀鋒，向擠在殿上的眾人叫道：“他是否吃了鳳凰肉，大家睜大眼睛瞧個明白，別說我冤枉了好人。”旁邊四五個鄉紳模樣的人一齊來勸，都道：“好漢爺高抬貴手，若是剖了肚子，人死不能復生，那可不得了。”胡斐心想：“這些人鬼鬼祟祟，定與鳳天南一鼻孔出氣。”回頭怒喝：“那鍾四嫂剖孩子肚子，你們何以便不勸了？有錢子弟的性命值錢，窮人的孩子便不是性命？你們快回家去，每人把自己的兒子送一個來，若不送到，我自己上門找尋。我的鳳凰肉若不是他吃的，便是你們兒子吃了，我一個個剖開肚子來，查個明白。”這幾句話直把那幾個鄉紳嚇得魂不附體，再也不敢開口。正亂間，廟門外一陣喧嘩，搶進一群人來。當先一人身材高大，穿一件古銅色緞袍，雙手一分，大殿上已有七八人向兩旁跌出數尺。胡斐見了他這等氣派威勢，又是如此橫法，心想：“啊哈，正點子終于到了。”眼光向他從頭上瞧到腳下，又從腳下看到頭上。只見他上唇留著兩撇花白小髭，約莫五十來歲年紀，右腕戴一只漢玉鐲，左手拿著一個翡翠鼻煙壺，儼然是個養尊處优的大鄉紳模樣，實不似個坐地分贓的武林惡霸，只是腳步凝穩，雙目有威，多半武功高強。

　　這人正是五虎門掌門人南霸天鳳天南，他陪著京里來的兩名侍衛在府內飲宴，聽得下人一連串的來報，有人混鬧酒樓、當舖、賭場。他不愿在御前侍衛跟前失了氣派，一直置之不理，心想這些小事，手下人定能打發，直聽到兒子遭擒，被拿到北帝廟中要開膛剖肚，這才匆匆趕來。他還道是極厲害的對頭來到尋仇，哪知一看胡斐，竟是個素不相識的鄉下少年，當下更不打話，俯身便要扶起兒子。

　　胡斐心想：“這老家伙好狂，竟將我視如無物。”待他彎腰俯身，一掌便往他腰間拍去。鳳天南竟不回身，左手回掌，想將他手掌格開。胡斐一催勁力，啪的一聲，雙掌相交，鳳天南身子一晃，險些跌在兒子身上，才知這鄉下少年原來是個勁敵。當下顧不得去扶兒子，右手橫拳，猛擊胡斐腰眼。胡斐見他變招迅捷，拳來如風，果然是名家身手，揮刀往他拳頭上疾砍下去。這一刀雖然凶猛，鳳天南也只須一縮手便能避過，但鳳一鳴橫臥在地，他縮手不打緊，兒子卻要受了這一刀。當此危急之際，他應變倒也奇速，一扯神壇前的桌披，倒卷上來，格開了這一刀。胡斐叫道：“好！”左手伸出，已抓住桌披一端。兩人同時向外拉扯，啪啦的一響，桌披從中斷為兩截。此時鳳天南哪里還有半點小覷之心？向後躍開半丈，早有弟子將他的兵刃黃金棍送在手中。這金棍長達七尺，徑一寸有半，通體黃金鑄成，可算得武林中第一豪闊富麗的沉重兵器。他將金棍一抖，指著胡斐說道：“閣下是哪一位老師的門下？鳳某什麼地方得罪了閣下，卻要請教。”胡斐道：“我一塊鳳凰肉給你兒子偷吃了，非剖開他肚子瞧個明白不可。”鳳天南憑一條熟銅棍打遍岭南無敵手，這才手創五虎門，在佛山鎮定居，家業大發之後，將熟銅棍改為黃金棍。武家所用之棍，以齊眉最為尋常，依身材伸縮，短者五尺不足，長者六尺有余，鳳天南這條棍卻長達七尺，黃金又較鑌鐵重近兩倍，仗著他膂力過人，使開來兩丈之內一團黃光，端的是厲害之極。他聽了胡斐之言，知道今日已不能善罷，金棍起處，手腕抖了兩抖，棍端將神壇上兩點燭火點熄了，叫道：“在下素來愛交朋友，與尊駕素不相識，何苦為一個窮家小子傷了江湖義氣？是友是敵，但憑尊駕一言而決。”

　　要知金棍乃極沉重的兵器，他一抖棍花而打滅燭火，妙在不碰損半點蜡燭，燭台毫不搖晃，手法之准，可說是極罕見的功夫。他言語中軟里帶硬，要胡斐知難而退，不必多管閒事。胡斐笑道：“是啊，你的話再對也沒有，你只須割一塊鳳凰肉賠我，我立即拍拍灰塵走路，你看可好？”鳳天南臉一沉，喝道：“既是如此，咱們兵刃上分高下便了。”說著提棍躍向院子。胡斐提起鳳一鳴往地下一摔，將單刀插在他的身旁，喝道：“你若是逃走，便要你老子抵命！”空手走出，大聲道：“老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大名鼎鼎‘殺官毆吏拔鳳毛’便是。鳳毛拔不到，臭雞臭鴨的屁股毛拔幾根也是好的。大家瞧清楚了。”一言甫畢，突然左手探出，徑來抓對方棍頭。鳳天南知他武功厲害，心想你自己托大，不用兵刃，那可怪不得我，眼見他出手便奪兵刃，竟對自己藐視已極，當下棍尾抖起，一招“驅云掃月”，向他頭頸橫掃過來。這一招雖以橫掃為主，但後著中有點有打，有纏有挑，所謂“單頭雙頭纏頭，頭頭是道；正面側面背面，面面皆靈”，的是武學中的極上乘棍法。胡斐身隨棍轉，還了一掌。眾人凝神屏息，注視二人激斗。鳳天南手下人數雖眾，但不得他的示意，誰也不敢插手相助，何況二人縱躍如風，旁人武功遠遠不及，便要相助，也是無從著手。二人惡斗正酣，廟門中又闖進三個人來。當先一個婦人亂發披身，滿身血污，正是鍾四嫂。她一路磕頭，一路爬著進來，身後跟著二人，一個是她丈夫鍾阿四，一個是她兒子鍾小二。鍾四嫂跪在地下，不住向鳳天南磕頭，哈哈大笑，叫道：“鳳老爺你大仁大義，北帝爺爺保佑你多福多壽，保佑你金玉滿堂，四季發財。我小三子在閻王爺面前告了你一狀，閻王爺說你大富大貴，後福無窮哪。”她瘋瘋癲癲地又跪又拜，又哭又笑。鍾阿四卻鐵青著臉，一聲不作。

　　鳳天南與胡斐拆了十余招，早已全然落在下風。金棍揮成的圈子越來越小，見鍾四嫂似瘋非瘋地向著自己跪拜，更是心神不宁，知道再斗下去定要一敗不可收拾，當下勁貫雙臂，使一招“揚眉吐氣”，往胡斐下顎挑去。

　　這一棍勢夾勁風，金光耀眼，胡斐卻不閃不縮，伸手竟然硬奪他的金棍。鳳天南又驚又喜，心想：“你這只手爪子就算是鐵鑄的，也打折了你。”當下力透手腕，急挑之力更大。胡斐手掌與棍頭一搭著，輕輕向後一縮，已將他挑力卸去，手指彎過，抓住了棍頭。總算鳳天南在這條棍上已下了三十余年苦功，忙使一招“上滑下劫”，跟著一招“翻天徹地”，以極剛猛的外勁硬奪回去。胡斐叫道：“拔臭雞毛了！”雙手自外向內圈轉，卻來捏他咽喉，也不知他如何移動身形，竟在這一抓一奪之際，順勢攻進了門戶。鳳天南的金棍反在外檔，已然打他不著。鳳天南大駭之下，急忙低頭，同時伸出手護頸。胡斐左手在他天靈蓋上輕輕一拍，除下他的帽子，右手已抓住他的辮子尾端，叫道：“這一掌暫不殺你！”左手已然抓住辮根，雙手向外一分，蹦的一聲，一條辮子斷成了兩截。鳳天南嚇得面如土色，急忙躍開。胡斐右手一揚，鳳天南的帽子飛出，剛好套在石蛇頭上，跟著踏上兩步，一掌擊在石龜昂起的頭頂，砰的一響，水花四濺，石龜之頭齊頸而斷，落入水塘。胡斐哈哈一笑，將鳳天南那條長辮繞在石龜頸中，雙手彈一彈身上灰塵，笑道：“還打麼？”

　　旁觀眾人見他顯了這手功夫，人人臉上變色。鳳天南知他適才這一掌确是手下留情，否則以掌擊石龜之力擊在自己頭頂，哪里還有命在？但斷辮繞龜，飛帽戴蛇，如此的奇恥大辱如何忍耐得了？舞動金棍，一招“青龍卷尾”，猛掃而至。這時他已是性命相拚，再非以掌門人身分與人比武過招。胡斐心想：“此人平素橫得可以，今日若不掃盡他的顏面，佛山一鎮之人冤氣難出。”見他金棍上威力雖增，棍法卻已不如適才靈動，空手拆了幾招，見他使一招“鐵牛耕地”，著地卷到，當下看准棍端，右足一腳踹了下去，棍頭著地，給他踏在腳下。鳳天南急忙運勁後奪，胡斐出腳奇快，剛覺右腳下有些松動，左足已踏在棍腰，猛力住下一蹬。鳳天南再也拿捏不住，雙手一松，棍尾正好打中他右足足背，兩根小骨登時斷折。這一下痛得他臉如金紙，但他咬緊牙關，一聲不哼，雙手反在背後，朗聲說道：“我學藝不精，無話可說。你要殺要剮，悉聽尊便。”鍾四嫂卻還是不住向他磕頭，哭叫：“多謝鳳老爺成全了我家小三子，他真是偷吃了你的鵝麼？”胡斐見鳳天南敗得如此狼狽，實不想再折辱于他。但見到鍾四嫂發瘋的慘狀，神壇前石板上的血跡，心想這南霸天除了此事之外，這許多年來定是更有不少惡行，既撞在我的手里，豈能輕饒？當下大踏步過去，將鳳一鳴一把提起，拔起插在地下的單刀，轉頭向鳳天南道：“鳳老爺。我和你無冤無仇，可是令郎偷吃了我的鳳凰肉，實在太不講理。這里佛山鎮的人都護著你，我冤屈難明，只好剖開令郎的肚子，讓列位瞧瞧。”說著刀鋒在鳳一鳴的肚子上輕輕一拖，雪白的肌膚上登時現出一條血痕。鳳天南固然作惡多端，卻頗有江湖漢子的氣概，敗在胡斐手下之後，仍是十分剛硬，不失掌門人的身分，但一見獨生愛子要慘被他開膛剖腹，不由得威風盡失，傲氣全消，叫道：“且慢！”從身旁手下人手中，搶過一柄單刀。胡斐笑道：“你還不服氣，要待再打一場？”鳳天南慘然道：“一身做事一身當，鳳某行事不當，惹得尊駕打這個抱不平，這與小兒可不相干。鳳某不敢再活，但求饒了小兒性命。”說著橫過單刀，便往頸中刎去。

　　忽聽得屋梁上一人大叫：“鳳大哥，使不得！”原來那個粗壯大漢兀自雙手抱住橫梁，懸身半空。

　　鳳天南臉露苦笑，揮刀急砍。眾人大吃一驚之下，誰也不敢阻攔，眼見他單刀橫頸，立時要血濺當場、尸橫祖廟，忽聽得嗤嗤聲響，一件暗器從殿門外自高而下的飛射過來，錚的一聲，在單刀上一碰。鳳天南手一蕩，單刀立時歪了，但還是在左肩上划了一道口子，鮮血迸流。

　　胡斐定睛一看，只見射下的暗器卻是一枚女子手上所戴的指環。鳳天南膂力甚強，這小小一枚首飾，居然能將他手中單刀蕩開，那投擲指環之人的武功，只怕不在自己之下。他心中驚詫，縱身搶到天井，躍上屋頂，但見西南角上人影一閃，倏忽間失了蹤跡。胡斐右足一點，扑了過去，暮色蒼茫之中，四顧悄然，竟無人影，他心中嘀咕：“這背影小巧苗條，似是女子模樣，難道世間女子之中，竟有這等高手？”他生怕鳳天南父子逃走，不敢在屋頂久耽，隨即轉身回殿，只見鳳天南父子摟抱在一起。鳳天南臉上老淚縱橫，也不知是愛是怜，是痛是悔？

　　胡斐見了這副情景，倒起了饒恕他父子之意。鳳天南放脫兒子，走到胡斐跟前，扑地跪下，說道：“我這條老命交在你手里，但望高抬貴手，饒了我兒子性命。”鳳一鳴搶上來說道：“不，不！你殺我好了。你要替姓鍾的報仇，剖我肚子便是。”胡斐一時倒不知如何發落，若要殺了二人，有些不忍下手，倘是給他父子倆一哭一跪，便即饒恕，又未免太便宜了他們。正自躊躇，鍾阿四突然走上前來，向胡斐道：“好漢爺救了小人的妻兒，又替小人一家明冤雪恨，大恩大德，小人粉身難報。”一面說，一面扑翻在地，冬冬冬冬，磕了幾個響頭。胡斐連忙扶起。鍾阿四轉過身來，臉色鐵青，望著鳳天南道：“鳳老爺，今日在北帝爺爺神前，你憑良心說一句，我家小三子有沒偷你的鵝吃？”鳳天南為胡斐的威勢所懾，低頭道：“沒有。是……是我弄錯了。”鍾阿四又道：“鳳老爺，你再憑良心說，你叫官府打我關我，逼死我的兒子，全是為了要占我的菜園，是不是？”鳳天南向他臉上望了一眼，只見這個平時忠厚老實的菜農，咬緊牙關，目噴怒火，神情極是可怕，不由得低下了頭，不敢回答。鍾阿四道：“你快說，是也不是？”鳳天南抬起頭來，道：“不錯，殺人償命，你殺我便了。”

　　忽聽廟門外一人高聲叫道：“自稱拔鳳毛的小賊，你敢不敢出來斗三百回合？你在北帝廟中縮頭縮頸，干麼不敢出來啊？”這幾句話極是響亮，大殿上人人相顧愕然，聽那聲音粗魯重濁，滿是無賴地痞的口氣。

　　胡斐一怔之下，搶出廟門，只見前面三騎馬向西急馳，馬上一人回頭叫道：“縮頭烏龜，料你也不敢和老子動手。”胡斐大怒，見廟門旁一株大紅棉樹下系著兩匹馬，縱身過去一躍上馬，拉斷韁繩，雙腿一夾，催動坐騎，向那三人急追下去。遠遠望見三乘馬向西沿著河岸急奔，瞧那三人坐在馬背上的姿式，手腳笨拙，騎術更劣，不知是否有意做作，但胯下所乘卻是良馬，胡斐趕出里許，始終沒能追上。聽那三人不時高聲叫罵，肆無忌憚，對自己毫不畏懼，實似背後有極厲害之人撐腰，他焦躁起來，俯身在地下抓起幾塊石子，手腕抖處，五六塊石子飛了出去，只聽得“啊喲”“媽呀”之聲不絕，三個漢子同時打中，一齊摔下馬來。

　　兩個人一跌下來，趴在地上大叫，第三人卻左足套在馬鐙之中，被馬拖著直奔，霎時之間已轉入柳蔭深處。胡斐跳下馬來，只見那二人按住腰臀，哼哼唧唧的叫痛。胡斐在一人身上踢了一腳，喝道：“你說要和我斗三百回合，怎不起身來斗？”那人爬起身來，說道：“欠了賭債不還，還這麼橫！總有一日鳳老爺親自收拾你。”胡斐一怔，問道：“誰欠了賭債不還？”另一人猛地里跳將起來，迎面一拳往胡斐擊去。這一拳雖有幾斤蠻力，但出拳不成章法，顯是全無武功。胡斐微微一笑，揮手輕帶。那人一拳打偏，砰的一聲，正好打中同伴的鼻子，登時鼻血長流。出拳之人嚇了一跳，不明白怎地這一拳去勢全然不對，只撫著拳頭發呆。被擊之人大怒，喝道：“狗娘養的，打起老子來啦！”飛起一腿，踢在他的腰里。那人回手相毆，砰砰彭彭，登時打得十分熱鬧，不再理會胡斐。胡斐見這二人确實不會武功，居然敢向自己叫陣，其中大有蹊蹺，雙手分別抓住兩人頭頸，往後一扯，將兩人分了開來。但兩人打得眼紅了，不住口的污言穢語互相辱罵，一個罵對方專偷人家蘿卜，另一個說對方是佛山的偷雞好手，看來兩人都是市井無賴，心中越加起疑，大聲喝道：“誰叫你們來罵我的？”說著雙手一擺，砰的一下，將兩人額角對額角的一撞，登時變了兩條怒目相向的獨角龍。

　　那偷雞賊膽子極小，一吃到苦頭，連聲：“爺爺，公公，我是你老人家的灰孫子。”胡斐喝道：“呸，我有你這等賤孫子？快說。”那偷雞賊道：“英雄會館開寶的鄺寶官說，你欠了會館里的賭債不還，叫我們三個引你出來打一頓。他給了我們每人五錢銀子，這坐騎也是他借的。你賭債還不還，不關我事……”胡斐聽到這處，“啊”的一聲大叫，心道：“糟啦，糟啦！我恁地胡塗，竟中了敵人調虎离山之計。”雙手往外一送，將兩名無賴雙雙跌了個狗吃屎，飛身上馬背，急往來路馳回，心想：“鳳天南父子定然躲了起來，偌大一座佛山鎮，我卻往哪里找去？好在他搜刮霸占的產業甚多，我一處處的鬧將過去，攪他個天翻地覆，瞧他躲得到幾時？”

　　不多時已回到北帝廟前，廟外本有許多人圍著瞧熱鬧，這時已走得干干淨淨，連孩子也沒留下一個。胡斐心想：“那鳳天南果然走了。”翻身下馬，大踏步走向廟中，一步跨進大殿，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胸口呼吸登時凝住，只嚇得身子搖搖擺擺，險些要坐倒在地。原來北帝廟大殿上滿地鮮血，血泊中三具尸身，正是鍾阿四、鍾四嫂、鍾小二三人，每人身上都是亂刀砍斬的傷口，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胡斐呆了半晌，一股熱血從胸間直沖上來，禁不住伏在大殿地上，放聲大哭，叫道：“鍾四哥四嫂，鍾家兄弟，是我胡斐無能，竟然害了你們性命。”只見三人雖死，眼睛不閉，臉上充滿憤怒之色。他站起身來，指著北帝神像說道：“北帝爺爺，今日要你作個見證，我胡斐若不殺鳳天南父子給鍾家滿門報仇，我回來在你座前自刎。”說著砰的一掌，將神案一角打得粉碎，案上供奉的香爐燭台都震在地下。他定神一想，到廟門外牽進馬匹，將三具尸身都放上馬背，心中悔恨不已：“我年幼無知，不明江湖上的鬼蜮伎倆，卻來出頭打抱不平，枉自又害了三條人命。那姓鳳的家中便是布滿了刀山油鍋，今日也要闖進去殺他個落花流水。”當下牽了馬匹，往大街而來。但見家家店舖都關上了大門，街上靜悄悄的竟無一個人影，只聽得馬蹄得得，在石板路上一路響將過去。胡斐來到英雄當舖和英雄酒樓，逐一踢開大門，均是寂然無人，似乎霎時之間，佛山鎮上數萬人忽地盡數消失，只是當舖與酒樓各處堆滿柴草，不知是何用意。再去賭場，也是一個人也沒有，成萬兩銀子卻兀自放在門板之上，沒一人敢動。胡斐隨手取了幾百兩放入包袱，心中暗暗驚訝：“這鳳天南定然擺下鬼計，對付于我，彼眾我寡，莫要再上他的當。”他步步留神，沿街走去，轉了幾個彎，只見一座白牆黑瓦的大宅第，門上懸著一面大匾，寫著“南海鳳第”四個大字。那宅第一連五進，氣象宏偉。大門、中門一扇扇都大開著，宅中空空蕩蕩的似乎也無一人。胡斐心道：“就算你機關萬千，我一把火燒了你的龜洞，瞧你出不出來。”正要去覓柴草放火，忽見屋子後進和兩側都有煙火冒將上來，一怔之間，已明其理：“這鳳天南好厲害的手段，竟然舍卻家業不要，自己一把火燒個干淨。如此看來，他定要高飛遠走。若不急速追趕，只怕給他躲得無影無蹤。”

　　于是將馬匹牽到鳳宅旁鍾家菜園，找了一柄鋤頭，將鍾阿四夫婦父子三人葬了。只見菜園中蘿卜白菜長得甚為肥美，菜畦旁丟著一頂小孩帽子，一個粗陶娃娃。胡斐越看越是傷心惱怒，伏地拜了幾拜，暗暗祝禱：“鍾家兄嫂，你若在天有靈，務須助我，不能讓那凶手走脫了。”

　　忽聽得街上腳步聲響，數十人齊聲吶喊：“捉拿殺人放火的凶手！”“莫走了無法無天的江洋大盜！”“那小強盜便在這里。”胡斐繞到一株大樹之後，向外一張，只見二三十名衙役兵丁，手執弓箭刀槍、鐵尺鐵鏈，在鳳宅外虛張聲勢地叫喊。他凝神一看，人群中并無鳳家父子在內，心道：“這鳳天南驚動官府，明知拿我不住，卻是要擋我一陣。”當下縱身上馬，向荒僻處疾馳而去。出得鎮來，回頭望時，只見鳳宅的火焰越竄越高，同時當舖、酒樓、賭場各處也均冒上火頭。看來鳳天南決意將佛山鎮上的基業盡數毀卻，那是水遠不再回頭的了。胡斐心中惱恨，卻也不禁佩服這人陰鷙狠辣，勇斷明決，竟然不惜將十來年的經營付之一炬，心想：“此人這般工于心計，定有藏身避禍的妙策，該當到何處找他才是？”一時立馬佛山鎮外，徬徨不定。遠遠聽得人聲嘈雜，救火水龍在石板路上隆隆奔馳。胡斐心想：“適才追那三個無賴，來去不到半個時辰。這鳳天南家大業大，豈能在片刻之間料理清楚？他今晚若不親自回來分斷，定有心腹親信去他藏身的所在請示。我只守住路口便了。”料想白日定然無人露面，于是在僻靜處找了株大樹，爬上樹去閉目養神，想到鍾家四口被害的慘狀，悲憤難平，心中翻來覆去地起誓：“若不殺那鳳賊全家，我胡斐枉自生于天地之間。”等到暮色蒼茫，他走到大路之旁，伏在長草中守候，睜大了眼四處觀望，幾個時辰過去，竟是沒點動靜，直到天色大明，除了賣菜挑糞的鄉農之外，無人進出佛山。正感氣沮，忽聽馬蹄聲響，兩乘快馬從鎮上奔了出來，馬上乘客穿著武官服色，卻是京中侍衛的打扮。胡斐心中一動，記起鳳一鳴曾道，他父親因要陪伴御前侍衛，不能分身來見，這兩名侍衛定與鳳天南有所干連。心念甫起，兩騎馬已掠過他伏身之所，當即撿起一塊小石，伸指彈出，波的一聲輕響，一匹馬的後腿早著。石子正好打中那馬後腿的關節，那馬奔跑正速，突然後腿一曲，向後坐倒，那腿登時斷折。馬上乘客騎術甚精，這一下變故突起，他提身躍起，輕輕落在道旁，見馬匹斷了後腿，連聲哀鳴，不由得皺起眉頭，叫道：“糟糕，糟糕。”胡斐离著他有七八丈遠，只見另一名侍衛勒馬回頭，問道：“怎麼啦？”那侍衛道：“這畜牲忽然失蹄，折斷了腿，只怕不中用啦。”胡斐聽了他說話的聲音，猛然想起這人姓何，數年前在商家堡中曾經見過。

　　另一名侍衛道：“咱們回佛出去，另要一頭牲口。”那姓何的侍衛正是當年和徐錚打過一架的何思豪，說道：“鳳天南走得不知去向，佛山鎮上亂成一團，沒人理事，還是去向南海縣要馬吧。”說著拔出匕首，在馬腦袋中一劍插進，免得那馬多受痛苦。那侍衛道：“咱們合騎一匹馬吧，慢慢到南海縣去。何大哥，你說鳳天南當真不回佛山了？”何思豪道：“他毀家避禍，怎能回去？”那侍衛道：“這次南來，不但白辛苦一趟，還害死了你一匹好馬。”何思豪跨上馬背，說道：“也不一定是白辛苦。福大帥府里的天下掌門人大會，是何等盛事，鳳天南是五虎門掌門，未必不到。”說著伸手在馬臀上一拍。那馬背上乘了兩人，不能快跑，只有邁步緩行。胡斐聽了“福大帥府里的天下掌門人大會”這幾個字，心里一喜，暗想：“天下掌門人聚會，那可熱鬧得緊哪。鳳天南便算不去，他落腳何方，多少也能在會中打聽到一些消息。但不知那福大帥邀會各派掌門人，卻是為了何事？”

## 第六章　紫衣女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胡斐回到大樹底下牽過馬匹，縱騎向北，一路上留心鳳天南和五虎門的蹤跡，卻是半點影子也無。這一日過了五岭，已入湖南省境，只見沿路都是紅土，較之岭南風物，大异其趣。胡斐縱馬疾馳，過馬家舖後，將至栖風渡口，猛聽得身後傳來一陣迅捷异常的馬蹄聲響，回頭一望，只見一匹白馬奮鬣揚蹄，風馳而來，當即勒馬讓在道旁。剛站定，耳畔呼的一響，那白馬已從身旁一竄而過，四蹄竟似不著地一般。馬背上乘著一個紫衣女子，只因那馬實在跑得太快，女子的面貌沒瞧清楚，但見她背影苗條，穩穩地端坐馬背。胡斐吃了一驚：“這白馬似是趙三哥的坐騎，怎麼又來到中原？”他心中記挂趙半山，想要追上去問個明白，剛張口叫了聲：“喂！”那白馬已奔得遠了，垂柳影下，依稀見那紫衣女子回頭望了一眼，白馬腳步不停，片刻之間，已奔得無影無蹤。胡斐好生奇怪，催馬趕路，但白馬腳程如此迅速，縱然自己的坐騎再快一倍，就算日夜不停奔馳，也決計趕她不上，催馬追趕，也只是聊盡人事而已。

　　第三日到了衡陽。那衡陽是湘南重鎮，离南\*衡山已不在遠。一路上古松夾道，白云繞山，令人胸襟為之一爽。胡斐剛入衡陽南門，突見一家飯舖廊下系著一匹白馬，身長腿高，貌相神駿，正是途中所遇的那匹快馬。胡斐少年時與趙半山締交，對他的白馬瞧得極是仔細，此時一見，儼是故物，不禁大喜，忙走到飯舖中，想找那紫衣女子，卻是不見人影。胡斐要待向店伙詢問，轉念一想。公然打探一個不相識女子的行蹤，大是不便，于是坐在門口，要了酒飯。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飯，筷極長，碗極大，無菜不辣，每味皆濃，頗有豪邁之風，很配胡斐的性子。他慢慢喝酒，尋思少待如何啟齒和那紫衣女子說話，猛地想起：“此人既乘趙三哥的白馬，必和他有極深的淵源，何不將趙三哥所贈的紅花放在桌上？她自會來尋我說話。”他右手拿著酒杯，反伸左手去取包袱，卻摸了個空，回過頭一看，包袱竟已不知去向。包袱明明放在身後桌上，怎地一轉眼便不見了？向飯舖中各人一望。并無异樣人物，心中暗暗稱奇：“若是尋常盜賊順手牽羊，我決不能不知。此人既能無聲無息地取去，倘在背後突施暗算，我也必遭毒手，瞧來今日是在湖南遇上高人了。”當下問店伙道：“我的包袱放在桌旁，怎地不見了？你見到有人取去沒有？”那店伙聽說客人少了東西，登時大起忙頭，說道：“貴客錢物，概請自理，除非交在柜上，否則小店恕不負責。”胡斐笑道：“誰要你賠了？我只問你瞧見有人拿了沒有。”那店伙道：“沒有，沒有。我們店里怎會有賊？客官千萬不可亂說。”胡斐知道跟他纏不清楚，又想連自己也沒察覺，那店伙怎能瞧見？正自沉吟，那店伙道：“客官所用酒飯，共是一錢五分銀子，請會鈔吧。”那包袱之中，尚有從鳳天南賭場中取來的數百兩銀子，他身邊可是不名一文，見店伙催帳，不由得一窘。那店伙冷笑道：“客官若是手頭不便，也不用賴說不見了包袱啊。”胡斐懶得和他分辯，到廊下去牽過自己坐騎，卻見那匹白馬已不知去向，不由得一怔：“這白馬跟偷我包袱之人必有干連。”這麼一來，對那紫衣女子登時多了一層戒備之心，于是將坐騎交給店伙，說道：“這頭牲口少說也值得八九兩銀子，且押在柜上，待我取得銀子，連牲口的草料錢一并來贖。”那店伙立時換了一副臉色，陪笑道：“不忙不忙，客官走好。”胡斐正要去追尋白馬的蹤跡，那店伙趕了上來，笑道：“客官，今日你也無錢吃飯，我指點你一條路，包你有吃有住。”胡斐嫌他摽唆，正要斥退，轉念一想：“什麼路子？是指點我去尋包袱麼？”于是點了點頭。

　　那店伙笑道：“這種事情一百年也未必遇得上，偏生客官交了運，楓葉莊萬老拳師不遲不早，剛好在七日前去世，今日正是頭七開喪。”胡斐道：“那跟我有甚相干？”那店伙笑道：“大大的相干。”轉身到柜上取了一對素燭，一筒線香，交給胡斐，說道：“從此一直向北，不到三里地，幾百棵楓樹圍著一座大莊院，便是楓葉莊了。客官拿這副香燭去吊喪，在萬老拳師的靈前磕幾個響頭，莊上非管吃管住不可。明兒你說短了盤纏，莊上少說也得送你一兩銀子路費。”

　　胡斐聽說死者叫做“萬老拳師”，心想同是武林一脈，先有幾分愿意，問道：“那楓葉莊怎地如此好客？”那店伙道：“湖南幾百里內，誰不知萬老拳師慷慨仗義？不過他生前專愛結交英雄好漢，像客官不會武藝，正好乘他死後去打打秋風了。”胡斐先怒後笑，抱拳笑道：“多承指點。”問道：“那麼萬老拳師生前的英雄朋友，今天都要趕來吊喪了？”那店伙道：“誰說不是呢？客官便去開開眼界也是好的。”胡斐一聽正中下懷，接過素燭線香，徑往北去。

　　不出三里，果如那店伙所言，數百株楓樹環抱著一座大莊院，莊外懸著白底藍字的燈籠，大門上釘了麻布。胡斐一進門，鼓手吹起迎賓樂曲。但見好大一座靈堂，兩廂挂滿素幛挽聯。他走到靈前，跪下磕頭，心想：“不管你是誰，總是武林前輩，受我幾個頭想來也當得起。”他跪拜之時，三個披麻穿白的孝子跪在地下磕頭還禮。胡斐站起身來，三個孝子向他作揖致謝。胡斐也是一揖，只見三人中兩個身材粗壯，另一人短小精悍，相貌各不相同，心道：“萬老拳師這三個兒子，定然不是一母所生，多半是三個妻妾各產一子了。”回身過來，但見大廳上擠滿了吊客，一小半似是當地的鄉鄰士紳，大半則是武林豪士。胡斐逐一看去，并無一個相識，鳳天南父子固不在內，那紫衣女子也無影蹤，尋思：“此間群豪聚會，我若留神，或能聽到一些五虎門鳳家父子的消息。”少頃開出素席，大廳與東西廂廳上一共開了七十來桌。胡斐坐在偏席，留心眾吊客的動靜。但見年老的多帶戚容哀色，年輕的卻高談闊論，言笑自若，想是夠不上跟萬老拳師有什麼交情，也不因他逝世而悲傷了。

　　正瞧間，只見三個孝子恭恭敬敬地陪著兩個武官，讓向首席，坐了向外的兩個首座。兩個武官穿的是御前侍衛服色。胡斐一怔，認得這二人正是何思豪和他同伴。首席上另外還坐了三個老年武師，想來均是武林中的前輩。三個孝子坐在下首作陪。眾客坐定後，那身材矮小的孝子站起身來，舉杯謝客人吊喪。他謝過之後，第二個孝子也謝一遍，接著第三個又謝一遍，言辭舉動一模一樣，眾客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起立還禮，不由得頗感膩煩。胡斐正覺古怪，聽得同桌一個後生低聲道：“三個孝子一齊謝一次也就夠了，倘若萬老拳師有十個兒子，這般干法，不是要連謝十次麼？”一個中年武師冷笑道：“萬鶴聲有一個兒子也就好了，還說十個？”那後生奇道：“難道這三個孝子不是他兒子麼？”中年武師道：“原來小哥跟萬老拳師非親非故，居然前來吊喪，這份古道熱腸，可真是難得之極了。”那後生脹紅了臉，低下頭不再說話。胡斐暗暗好笑：“此君和我一般，也是打秋風吃白食來的。”

　　那中年武師道：“說給你聽也不妨，免得有人問起，你全然接不上榫頭，那可臉上下不來。萬老拳師名成業就，就可惜膝下無兒。他收了三個徒弟，那身材矮小的叫做孫伏虎，是老拳師的大弟子。這白臉膛的漢子名叫尉遲連，是二弟子。紅臉膛酒糟鼻的大漢，名叫楊賓，是他的第三弟子。這三人各得老拳師之一藝，武功是很不差的，只是粗人不明禮節，是以大師兄謝了，二師兄也謝，三師弟怕失禮，跟著也來謝一次。”那後生紅著臉，點頭領教。

　　其實三個師兄弟各謝一次，真正的原因卻不是粗人不明禮節。胡斐跟首席坐得雖不甚近，但留神傾聽，盼望兩名侍衛在談話之中會提到五虎門，透露一些鳳天南父子行蹤的線索。只聽何思豪朗聲道：“兄弟奉福大帥之命，來請威震湘南的萬老拳師進京，參與天下掌門人大會，好讓少林韋陀門的武功在天下武師之前大大露臉。想不到萬老拳師一病不起，當真可惜之極了。”眾人附和歎息。何思豪又道：“萬老拳師雖然過世，但少林韋陀門是武林中有名的宗派，掌門人不可不到。不知貴門的掌門人由哪一位繼任？”

　　孫伏虎等師兄弟三人互視一眼，各不作聲。過了半晌，三師弟楊賓說道：“師父得的是中風之症，一發作便人事不知，是以沒留下遺言。”另一名侍衛道：“嗯，嗯。貴門的前輩尊長，定是有一番主意了。”二弟子尉遲連道：“我們幾位師伯叔散處各地，向來不通音問。”那侍衛道：“如此說來，立掌門之事，倒還得費一番周折。福大帥主持的掌門人大會，定在八月中秋，距今還有兩個月，貴門須得及早為計才好。”師兄弟三人齊聲稱是。一名老武師道：“自來不立賢便立長，萬老拳師既無遺言，那掌門一席，自非大弟子孫師兄莫屬。”孫伏虎笑了笑，神色之間甚是得意。另一名老武師道：“立長之言是不錯的。可是孫師兄雖然入門較早，論年歲卻是這位尉遲師兄大著一歲。尉遲師兄老成精干，韋陀門若是由他接掌，定能發揚光大，萬老拳師在天之靈，也必極為欣慰了。”尉遲連伸袖擦了擦眼，顯得懷念師父，心中悲戚。第三名老武師連連搖手，說道：“不然不然，若在平日，老朽原無話可說。但這番北京大會，各門各派齊顯神通。韋陀門掌門人如不能藝壓當場，豈不是壞了韋陀門數百年的英名？因此以老朽之見，這位掌門人須得是韋陀門中武功第一的好手，方能擔當。”這番話說得眾人連連點首，齊聲稱是。那老武師又道：“三位師兄都是萬老拳師的得意門生，各擅絕藝，武林中人人都是十分欽佩的。不過說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那還是後來居上，須推小師弟楊賓了。”第一名老武師哼了一聲，道：“那也未必。武學之道，多練一年，功夫便深一年。楊師兄雖然天資聰穎，但就功力而言，那是遠遠不及孫師兄了。刀槍拳腳上見功夫，這是絲毫勉強不來的。”第二名老武師道：“說到臨陣取胜，斗智為上，斗力其次。兄弟雖是外人，但平心而論，足智多謀，還該推尉遲師兄。”他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起初言語中都還客氣，到後來漸漸面紅耳赤，聲音也越說越大。幾十桌的客人停杯不飲，聽他三人爭論。胡斐心道：“原來三個老武師都是受人之托，來作說客的，說不定還分別受了三名弟子的好處。”吊客之中，有百余人是韋陀門的門人，大都是萬老拳師的再傳弟子，各人擁戴自己師父，先是低聲譏諷爭辯，到後來忍不住大聲吵嚷起來。各親朋賓客或分解勸阻，或各抒己見，或袒護交好，或指斥對方，大廳上登時亂成一片。有幾個脾氣暴躁、互有心病之人，竟拍桌相罵起來，眼見便要掄刀使拳。萬老拳師尸骨未寒，門下的徒弟便要為掌門一席而同室操戈了。那坐在首席的侍衛聽著各人爭吵，并不說話，望著萬老拳師的靈位，只是微笑，眼見各人越鬧越是厲害，突然站起身來，說道：“各位且莫爭吵，請聽兄弟一言。”眾人敬他是官，一齊住口。那侍衛道：“適才這位老師說得不錯，韋陀門掌門人，須得是本門武功之首，這一節各位都是贊同的了？”大家齊聲稱是。那侍衛道：“武功誰高誰低，嘴巴里是爭不出來的。刀槍拳腳一比，立時便判強弱。好在三位是同門師兄弟，不論胜負，都不會失了和氣，更不會折了韋陀門的威風。咱們便請萬老拳師的靈位主持這場比武，由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擇定掌門，倒是一段武林佳話呢。”

　　眾人聽了，一齊喝采，紛紛道：“這個最公平不過。”“讓大家見識見識韋陀門的絕藝。”“憑武功分胜敗，事後再無爭論。”“究竟是北京來的侍衛老爺，見識高人一等。”那侍衛見眾人一致附和其說，神情甚是得意，說道：“同門師兄弟較藝比武，那是平常之極的事，兄弟卻要請三位當眾答允一件事。”尉遲連在師兄弟三人之中最是精明干練，當即說道：“但憑大人吩咐，我們師兄弟自當遵從。”那侍衛道：“既是憑武功分上下，那麼武功最高的便為掌門，事後任誰不得再有异言，更起紛爭。”三人齊聲道：“這個自然。”他三人武功各有所長，常言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各人自忖雖然并無必胜把握，但奮力一戰，未始便不能壓服兩個同門。那侍衛道：“既是如此，大伙兒便挪地方出來，讓大家瞻仰韋陀門的精妙功夫。”眾人七手八腳搬開桌椅，在靈位前騰出老大一片空地。眼見好戲當前，各人均已無心飲食，只有少數饕餮之徒，兀自低頭大嚼。

　　那侍衛道：“哪兩位先上？是孫師兄與尉遲師兄麼？”孫伏虎說道：“好，兄弟獻丑。”早有他弟子送上一柄單刀。孫伏虎接刀在手，走到師父靈前磕了三個頭，轉身說道：“尉遲師弟請上吧。”尉遲連心想若是先與大師兄動手，胜了之後還得對付三師弟，不如讓他們二人先斗個筋疲力盡，自己再來卞莊刺虎，撿個現成，于是拱手道：“兄弟武藝既不及師兄，也不及師弟，這個掌門原是不敢爭的。只是各位老師有命，不得不勉強陪師兄師弟喂招，還是楊師弟先上吧。”

　　楊賓脾氣暴躁，大聲道：“好，由我先上便了。”從弟子手中接過單刀，大踏步上前。他也不知該當先向師父靈位磕頭，當下立個門戶，右手持刀橫置左肩，左手成鉤，勁坐右腿，左腳虛出，乃是六合刀法的起手“護肩刀”。少林韋陀門拳、刀、槍三絕，全守六合之法。所謂六合，“精氣神”為內三合，“手眼身”為外三合，其用為“眼與心合，心與氣合，氣與身合，身與手合，手與腳合，腳與胯合。”全身內外，渾然一體。賓客中有不少是武學行家，見楊賓橫刀一立，神定氣凝，均想：“此人武功不弱。”孫伏虎刀藏右側，左手成掌，自懷里翻出，使一招“滾手刺扎”，說道：“師弟請！”與胡斐同桌的那中年武師賣弄內行，向身旁後生道：“單刀看的是手，雙刀看的是走。使單刀的右手有刀，刀有刀法，左手無物，那便安頓為難。因此看一人的刀上功夫，只要瞧他左手出掌是否厲害，便知高低。你瞧孫師兄這一掌翻將出來，守中有攻，功力何等深厚？”胡斐聽他說得不錯，微微點頭。說話之間，師兄弟倆已交上了手，雙刀相碰，不時發出叮當之聲。那中年武師又道：“這二人刀法，用的都是‘展、抹、鉤、剁、砍、劈’六字訣，法度是很不錯的。”那後生道：“什麼叫做鑽母鉤肚？”中年武師冷笑一聲道：“刀法之中，還有鑽他媽媽、鉤你肚子麼？刃口向外叫做展，向內為抹，曲刃為鉤，過頂為砍，雙手舉刀下斬叫做劈，平手下斬稱為剁。”那後生脹紅了臉，再也不敢多問。

　　胡斐雖然刀法精奇，但他祖傳刀譜之中，全不提這些細致分別，注重的只是護身傷敵諸般精妙變招，這時聽那中年武師說得頭頭是道，心想：“原來刀法之中還有這許多講究。但瞧這師兄弟倆的刀招，也無什麼特异之處。”眼見二人越斗越緊，孫伏虎矯捷靈活，楊賓卻胜在腕力沉雄，一時倒也難分上下。正斗之間，大門外突然走進一人，尖聲說道：“韋陀門的刀法，哪有這等膿包的，快別現世了吧！”孫楊二人一驚，同時收刀躍開。

　　胡斐早已看清來人是個妙齡少女。但見她身穿紫衣，身材苗條，正是途中所遇那個騎白馬的女子。她背上負著一個包袱，卻不是自己在飯舖中所失的是什麼？只見她一張瓜子臉，雙眉修長，膚色雖然微黑，卻掩不了姿形秀麗，容光照人，不禁大是驚訝：“這女子年紀和我相若，難道便有一身極高武功，如此輕輕巧巧地取去包袱，竟使我絲毫不覺？”孫楊二人聽來人口出狂言，本來均已大怒，但停刀一看，卻是個娉婷裊娜的女郎，愕然之下，說不出話來。那女郎道：“六合刀法，精要全在‘虛、實、巧、打’四字。你們這般笨劈蠻砍，還提什麼韋陀門？什麼六合刀？想不到萬老拳師英名遠播，竟調教了這等弟子出來。”她聲音爽脆清亮，人人均覺動聽之至。

　　說這番話的如是一個漢子，孫楊二人早已發話動手，然而見這女郎纖腰削肩，宛似弱不禁風，哪里是個會武之人？但聽她說出六合刀法那“虛、實、巧、打”四字法，卻又一點不錯，一時不知如何對答。

　　尉遲連走上前去，抱拳說道：“請教姑娘尊姓大名。”那女郎哼了一聲，并不回答。尉遲連道：“敝門今日在先師靈前選立掌門。請姑娘上坐觀禮。”說著右手一伸，請她就坐。那女郎秀眉微豎，說道：“少林韋陀門是武林中有名門派，卻從這些人中選立掌門，豈不墮了無相大師以下列祖的威名？”此言一出，廳上江湖前輩都是微微一驚。原來無相大師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當年精研韋陀杵和六合拳法，乃是韋陀門的開山祖師，想不到這一個弱質少女，竟也知道這件武林掌故。尉遲連抱拳道：“姑娘奉哪一位前輩之命而來？對敝門有何指教？”他一直說話客氣，但孫伏虎與楊賓早已大不耐煩，只是聽那女郎出語驚人，這才暫不發作。

　　那女郎道：“我自己要來便來，何必奉人之命？我和韋陀門有點兒淵源，見這里鬧得太不成話，不得不來說幾句話。”這時楊賓再也忍耐不住，大聲道：“你跟韋陀門有什麼淵源？誰也不認得你是老幾。我們正有要事，快站開些，別在這兒礙手礙腳！”轉頭向孫伏虎道：“大師兄，咱哥兒倆胜敗未分，再來吧。”左步踏出，單刀平置腰際，便欲出招。那女郎道：“這一招‘橫身攔腰斬’，虛步踏得太實，凝步又站得不穩，目光不看對方，卻斜視瞧著我。錯了，錯了。”孫伏虎、尉遲連、楊賓三人均是一怔，心想：“這幾句話對門對路，正如當日師父教招的說話，莫非她真會六合刀法嗎？”何思豪聽那女郎與尉遲連對答，一直默不作聲，這時插口說道：“姑娘來此有何貴干？尊師是哪一位？”那女郎并不回答他的問話，卻反問道：“今日少林韋陀門選立掌門，是也不是？”何思豪道：“是啊！”那女郎又道：“只要是本門中人，誰的武功最強，誰便執掌門派，旁人不得异言，是也不是？”何思豪道：“正是！”那女郎道：“很好！我今日是搶韋陀門的掌門人來啦。”眾人見她臉色鄭重，說得一本正經，不禁愕然相顧。何思豪見這女郎生得美麗，倒起了一番惜玉怜香之意，笑道：“姑娘若是也練過武藝，待會請你演一路拳腳，好讓大家開開眼界。現下先讓他們三位師兄弟分個高低如何？”那女郎哼了一聲，道：“他們不必再比了，一個個跟我比便是。”她手指韋陀門的一名弟子，說道：“把刀借給我一用。”她雖年輕纖弱，但說話的神態之中自有一股威嚴，竟令人不易抗拒。那弟子稍一遲疑，將刀遞了過去，可是他并非倒轉刀柄，而是刀尖向著女郎。

　　那女郎伸出兩指，輕輕挾住刀背，輕輕提起，一根小指微微翹出，倒似是閨中刺繡時的蘭花手一般。她兩指懸空提著單刀，冷然道：“是兩位一起上麼？”

　　楊賓雖然魯莽，但自來瞧不起女子，心想好男不與女斗，我堂堂男子漢，豈能跟娘兒們動手？何況這女郎瘋瘋癲癲，倒有幾分邪門，還是別理她為妙，于是提刀退開，說道：“大師哥，你打發了她吧！”孫伏虎也自猶豫，道：“不，不……”他一言未畢，那女郎叫道：“燕子掠水！”右手兩根手指一松，單刀下掉，手掌一沉，已抓住了刀柄，左手扶著右腕，刃口自下向上掠起，左手成鉤，身子微微向後一坐。這一刀正是韋陀門正宗的六合刀法。

　　孫伏虎料不到她出招如此迅捷，但這一路刀法他浸淫二十余年，已練得熟到無可再熟，當下還了一招“金鎖墜地”。那女郎道：“關平獻印。”翻轉刀刃，向上挺舉。按理她既使了“燕子掠水”單刀自下向上，那麼接下去的第二招萬萬不該再使“關平獻印”，仍是自下向上。哪知她這一招刀身微斜，舉刀過頂，突然生出奇招，刃口陡橫。孫伏虎嚇了一跳，急忙低頭。那女郎又叫道：“鳳凰旋窩！”左手倏出，在孫伏虎手腕上一擊，單刀自上向下急斬。

　　只聽當的一聲，孫伏虎單刀落地，女郎的單刀卻已架在他的頸中。旁觀眾人“啊”的一下，齊聲驚呼，眼見她一刀急斬，孫伏虎便要人頭落地。哪知這一刀疾揮而下，勢道極猛烈，卻忽地收住，刃口剛好與他頭頸相触，連頸皮也不划破半點。這手功夫真是匪夷所思。

　　胡斐只瞧得心中怦怦亂跳，自忖要三招之內打敗孫伏虎并不為難，但最後一刀勁力拿捏如此之准，自己只怕尚是有所不及。廳上眾人之中，本來只有他一人知道那女郎武功了得，但經此三招，人人撟舌不下。

　　孫伏虎頭一沉，想要避開刃鋒，豈知女郎的單刀順勢跟了下來。孫伏虎本已彎腰低頭，此時額角幾欲触地，猶似向那女郎磕頭。他空有一身武功，利刃加頸，竟是半分動彈不得。那女郎向眾人環視一眼，收起單刀，道：“你練過‘鳳凰旋窩’這一招沒有？”孫伏虎站直身子，低頭道：“練過。”心想：“這一招我生平不知使過幾千幾萬遍，但從來沒這樣用法。”驚疑之下，心中亂成一片，提刀退開。

　　楊賓見那女郎三招便將大師兄制服，突然起了疑心：“莫非大師兄擺下詭計，要奪掌門，故意和這女子串通了來裝神裝鬼？”他越想越對，大聲質問道：“大師哥，你三招便讓了人家，那是什麼意思？我韋陀門的威名也不顧了嗎？”孫伏虎驚魂未定，也不知怎地胡里胡塗的便讓人家制在地下，一時無言可答，只是結結巴巴地道：“我……我……”楊賓怒道：“我什麼？”提刀躍出，戟指喝道：“你這……”只說了兩個字，眼前突見白光一閃，那女郎的單刀自下而上掠了過來，她刀法太快，竟是瞧不清楚，依稀似是一招“燕子掠水”。楊賓忙亂之中，順手還了一招“金鎖墜地”，這是他在師門中練熟了的套子。那女郎不等雙刃相交，單刀又是一舉，變為“關平獻印”，跟著斜刀橫出。楊賓嚇了一跳，大叫道：“鳳凰旋窩。”語聲未畢，只覺手腕一麻，手中單刀落地，對方的鋼刀已架在自己頸上。

　　那女郎這三招與適才對付孫伏虎的刀法一模一樣，只是出手更快，更是令人猝不及防，而這一刀斬下，离地不到三尺，楊賓的額頭幾欲触及地上。

　　那女郎冷然道：“服不服了？”楊賓滿腔怒火，大聲道：“不服。”那女郎手上微微使勁，刀刃向下稍壓。豈知楊賓極是強項，心想：“你便是將我腦袋斬下，我額頭也不點地。”頭頸反而一挺。那女郎無意傷他性命，將單刀稍稍提起，道：“你要怎地才肯服了？”楊賓心想她的刀法有些邪門，但真實武功決計不能胜我，于是大聲道：“你有膽子，就跟我比槍。”那女郎道：“好！”收起單刀，向借刀的弟子拋了過去，說道：“我瞧瞧你的六合槍法練得如何？”楊賓跳起身來，他臉色本紅，這時盛怒之下，更是脹得紫醬一般，大叫道：“快取槍來，快取槍來！”一名弟子到練武廳去取了一柄槍來。楊賓大怒若狂，反手便是一個耳括子，罵道：“這女人要和我比槍法，你沒聽見麼？”這弟子給他一巴掌打得昏頭昏腦，一時會不過意來。另一名弟子怕他再伸手打人，忙道：“弟子去再拿一把。”奔入內堂，又取了一把槍來。那女郎接過長槍，說道：“接招吧！”提槍向前一送，使的是一招“四夷賓服”。這一招是六合槍中最精妙的招數，稱為二十四式之首，其中妙變無窮，乃是中平槍法。胡斐精研單刀拳腳，對其餘兵刃均不熟悉，向那中年武師望了一眼，目光中含有請教之意。這武師武功平平，但跟隨萬老拳師多年，對六合門的器械拳腳卻看得多、聽得多了，于是背誦歌訣道：“中平槍，槍中王，高低遠近都不妨；去如箭，來如線……”他歌訣尚未背完，但見楊賓還了一招。那女郎槍尖向下一壓。那武師道：“這招‘美人認針’，招數也還平平，她槍法只怕不及楊師兄……”突見那女郎雙手一捺，槍尖向下，已將楊賓的槍頭壓住，正是六合槍法中的“靈貓捕鼠”。這一招稱為“無中生有槍”，乃是從虛式之中，變出極厲害的家數。只三招之間，楊賓又已被制。他力透雙臂，吼聲如雷，猛力舉槍上崩。那女郎提槍一抖，喀的一聲，楊賓槍頭已被震斷。那女郎槍尖翻起，指在他小腹之上，輕聲道：“怎麼？”眾人的眼光一齊望著楊賓，但見他豬肝般的臉上倏地血色全無，慘白如紙，身子一顫，拍的一聲，將槍杆拋在地下，叫道：“罷了，罷了！”轉身向外急奔。他一名弟子叫道：“師父，師父！”追近身去。楊賓飛起一腿，將弟子踢了個筋斗，頭也不回地奔出大門去了。

　　大廳上眾人無不驚訝莫名。這女郎所使刀法槍法，确是韋陀門正宗武功。孫伏虎與楊賓都是韋陀門中著名好手，但不論刀槍，都是不過三招，便給她制得更無招架余地。尉遲連早收起了對那女郎的輕視之意，心中打定了主意，抱拳上前，說道：“姑娘武功精妙絕倫，在下自然不是對手，不過……”那女郎秀眉微蹙，道：“你話兒很多，我也不耐煩聽。你若是口服心服，便擁我為掌門，若是不服，爽爽快快的動手便是。”尉遲連臉上微微一紅，心道：“這女子手上辣，口上也辣得緊。”于是說道：“我師兄師弟都已服輸，在下不獻獻丑是不成的了……”那女郎截住話頭，道：“好，你愛比什麼？”尉遲連道：“韋陀門自來號稱拳刀槍三絕……”那女郎也真爽快，將大槍一拋，道：“唔，那你是要比拳腳了，來吧！”尉遲連道：“咱們正宗的六合拳是不用比了，我自然和姑娘差得遠，在下想請教一套赤尻……”那女郎臉色更是不豫，道：“哼，你精研赤尻連拳，那也成！”右掌一起，便向他肩頭琵琶骨上斬了下去。原來這“赤尻連拳”也是韋陀門的拳法之一，以六合拳為根基，以猴拳為形，乃是一套近身纏斗的小擒拿手法，每一招不是拿抓勾鎖，便是點穴打穴。尉遲連見她刀槍招數厲害，自恃這套赤尻連拳練得極是純熟，心想她武功再強，小姑娘膂力總不及我，何況貼身近戰，女孩兒家有許多顧忌之處，自己便可乘機取胜。那女郎知道他的心意，一起手便出掌而斬。尉遲連左手揮出，想格開她右掌，順手回點肩井穴。那女郎手腕竟不與他相碰，手掌一偏，指頭已偏向左側，徑點他左胸穴道。尉遲連大喜，右掌回格，左手拿向她的腰間。那女郎右腿突然從後繞過自己左腿，砰的一腿，將他踢得直飛出去，摔在天井的石板之上，臉頰上鮮血直流，那女郎使的招式正是赤尻連拳，但竟是不容他近身。三個師兄弟之中，倒是這尉遲連受傷見血。何思豪見那女郎武功如此高強，心中甚喜，滿滿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送過去，說道：“姑娘藝壓當場，即令萬老拳師復生，也未必有此武功。姑娘今日出任掌門，眼見韋陀門大大興旺。實是可喜可賀。”

　　那女郎接過酒杯，正要放到口邊，廳角忽有一人怪聲怪氣地說道：“這位姑娘是韋陀門的麼？我看不見得吧。”那女郎轉頭往聲音來處看去，只見人人坐著，隔得遠了，不知說話的是誰，于是冷笑道：“哪一位不服，請出來說話。”隔了片刻，廳角中寂然無聲。何思豪道：“咱們話已說明在先，掌門人一席憑武功而定。這位姑娘使的是韋陀門正宗功夫，刀槍拳腳，大家都親眼見到了，可沒一點含糊。本門弟子之中，有誰自信胜得過這位姑娘的，盡可上來比試。兄弟奉福大帥之命，邀請天下英雄豪傑進京，邀到的人武藝越高，兄弟越有面子，這中間可決無偏袒啊。”說著干笑了幾聲。他見無人接口，向那女郎道：“眾人既無异言，這掌門一席，自是姑娘的了。武林之中，各門各派的掌門人兄弟也見過不少，可是從無一位如此年輕，如此美……咳咳，如此年輕之人，當真是英雄出在年少，有志不在年高。咱們說了半天話，還沒請教姑娘尊姓大名呢。”

　　那女郎微一遲疑，想要說話，卻又停口，何思豪道：“韋陀門的弟子，今天到了十之八九，待會便要拜見掌門，姑娘的大名，他們可不能不知啊。”那女郎點頭道：“說的是。我姓袁……名叫……名叫紫衣。”何思豪武功平平，卻是見多識廣，瞧她說話的神情，心想這未必是真名，她身穿紫衫，隨口便謅了“紫衣”兩字，但也不便說破，笑道：“袁姑娘便請上坐，我這首席要讓給你才是呢。”

　　按照禮數，何思豪既是京中職位不小的武官，又是韋陀門的客人，袁紫衣便算接任掌門，也得在末座主位相陪。但她毫不謙遜，見何思豪讓座，當即大模大樣地在首席位上坐下了。忽聽廳角中那怪聲怪氣的聲音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說道：“韋陀門昔年威震當世，今日怎地如此衰敗？竟讓一個乳臭未干的女娃娃上門欺侮啊！哦哦，哇哇哇！”他哭得真情流露，倒并不是有意調侃。

　　袁紫衣大聲道：“你說我乳臭未干，出來見過高低便了。”這一次她瞧清楚了發話之人，是個六十來歲的老者，身形枯瘦，留著一撇鼠尾須，頭戴瓜皮小帽，腦後拖著一根稀稀松松的小辮子，頭發已白了九成。他伏在桌上，號啕大哭，叫道：“萬鶴聲啊萬鶴聲，人家說你便是死而復生，也敵不過這位如此年輕、如此貌美的姑娘，當真是佳人出在年少，貌美不可年高啊。”他最後這幾句話，顯是譏刺何思豪的了。廳中幾個年輕人忍不住笑出聲來。只聽這老者又哭道：“武林之中，各門各派的英雄好漢兄弟也見過不少，可是從無一位如此不要臉的官老爺啊！”這兩句話一說，廳上群情聳動，人人知他是出言正面向何思豪桃戰了。何思豪如何忍得，大聲喝道：“有種的便滾出來，鬼鬼祟祟地縮在屋角里做烏龜麼？”那老者仍是放聲而哭，說道：“兄弟奉閻羅王之命，邀請官老爺們到陰世大會，邀到的人官兒做得越大，兄弟越有面子啊。”何思豪霍地站起，向廳角急奔過去，左掌虛晃，右手便往老者頭頸里抓去。那老者哭聲不停，眾人站起來看時，突然一道黑影從廳角里直飛出來，砰的一聲，摔在當地，正是何思豪。眾人都沒瞧明白他是如何摔的。另一名侍衛見同伴失利，拔出腰刀搶上前去，廳上登時一陣大亂，但見黑影一幌，風聲響處，這侍衛又是砰的一聲摔在席前。胡斐一直在留神那老者，見他摔跌這兩名侍衛手法干淨利落，使的便是尉遲連與袁紫衣適才過招的“赤尻連拳”，看來這老者也是韋陀門的，只是他武功高出尉遲連何止倍蓰，定是他們本門的名手。他對清廷侍衛素無好感，見這二人摔得狼狽，隔了好一陣方才爬起，心中暗自高興。袁紫衣見到了勁敵，离席而起，說道：“你有何見教，爽爽快快地說吧，我可見不得人裝神弄鬼。”那老者從廳角里緩緩出來，臉上仍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袁紫衣見他面容枯黃，顴骨高起，雙頰深陷，倒似是個陳年的癆病鬼，但雙目炯炯有神，當下不敢怠慢，凝神以待。

　　那老者不再譏刺，正色說道：“姑娘，你不是我門中人。韋陀門跟你無冤無仇，你何苦來拆這個檔子？”袁紫衣道：“難道你便是韋陀門的？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那老者道：“我姓劉，名叫劉鶴真。‘韋陀雙鶴’的名頭你聽見過麼？我若不是韋陀門的弟子，怎能與萬鶴聲合稱‘韋陀雙鶴’？”“韋陀雙鶴”這四個字，廳上年歲較大之人倒都聽見過的，但大半只認得萬鶴聲，都知他為人任俠好義。江湖上聲名甚好，另一只“鶴”是誰，就不大了然。這時聽這個糟老頭兒自稱是“雙鶴”之一，又親眼見他一舉手便將兩個侍衛打得動彈不得，一時群相注目，竊竊私議。只是誰都不知他的底細，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袁紫衣搖頭道：“什麼雙鶴雙鴨，沒聽見過。你要想做掌門，是不是？”劉鶴真道：“不是，不是，千萬不可冤枉。我是師兄，萬鶴聲是師弟。我要做掌門，當年便做了，何必等到今日？”袁紫衣小嘴一扁，道：“哼，胡說八道，誰信你的話？那你要干什麼？”劉鶴真道：“第一、韋陀門的掌門，該由本門真正的弟子來當。第二、不論誰當掌門，不許趨炎附勢，到京里結交權貴。我們是學武的粗人，鄉巴佬兒，怎配跟官老爺們交朋友哪？“他一雙三角眼向眾人橫掃了一眼，說道：“第三、以武功定掌門，這話先就不通。不論學文學武，都是人品第一。若是一個卑鄙小人武功最強，大伙兒也推他做掌門麼？”此言一出，人群中便有許多人暗暗點頭，覺得他雖然行止古怪，形貌委瑣，說的話倒頗有道理。

　　袁紫衣冷笑道：“你這第一、第二、第三，我一件也不依，那便怎樣？”劉鶴真道：“那又能怎樣了？只好讓我幾根枯瘦精干的老骨頭，來挨姑娘的粉拳罷啦！”

　　胡斐見二人說僵了便要動手，他自長成以來，游俠江湖，數見清廷官吏欺壓百姓，橫暴貪虐，心中素來恨惡，這時見劉鶴真公然折辱清廷侍衛，言語之中頗有正氣，暗暗盼他得胜。只是那紫衣少女出手敏捷，實是個極厲害的好手，生怕劉鶴真未必敵得她過。袁紫衣神色傲慢，竟是全不將劉鶴真放在眼內，冷然說道：“你要比拳腳呢，還是比刀槍？”劉鶴真道：“姑娘既然自稱是少林韋陀門的弟子，咱們就比韋陀門的鎮門之寶。”袁紫衣道：“什麼鎮門之寶？說話爽爽快快，我最討厭是兜著圈子磨耗。”劉鶴真仰天打個哈哈，道：“連本門的鎮門之寶也不知道，怎能擔當掌門？”袁紫衣臉上微露窘態，但這只是一瞬間之事，立即平靜如恒，道：“本門武功博大精深，練到最高境界，即令是最平常的一招一式，也能橫行天下，六合刀也好，六合槍也好，哪一件不是本門之寶？”劉鶴真不禁暗自佩服，她明明不知本門的鎮門之寶是什麼武功，然而這番話冠冕堂皇，令人難以辯駁，想來本門弟子人人聽得心服，于是左手摸了摸上唇焦黃的胡髭，說道：“好吧，我教你一個乖。本門的鎮門之寶，乃是天罡梅花樁。你總練過吧？”袁紫衣冷笑道：“嘿嘿，這也算是什麼寶貝了？我教你一個乖。武功之中，越是大路平實的，越是貴重有用。什麼梅花樁，尖刀陣，這些花巧把式，都是嚇唬人，騙孩子的玩意兒。不過不跟你試試，諒你心中不服。你的梅花樁擺在哪兒？”劉鶴真拿起桌上一只酒碗，伸脖子喝干，隨手往地下一摔。眾人都是一怔，均想這一下定是嗆啷一響，打得粉碎，哪知他這一摔，勁力用得恰到好處，酒碗在地下輕輕一滑，下掉的力道登時消了，平平穩穩的合在廳堂的方磚之上，竟是絲毫無損。他一摔之後，隨即又拿起第二只酒碗往地下摔去，雙手接連不斷，倘是空碗，便順手拋出，碗中若是有酒，不論是滿碗還是半碗，都是一口喝干。

　　片刻之間，地下已布滿了酒碗，共是三十六只碗散置覆合。眾人見他摔碗的手法固然巧勁驚人，而酒量也是大得异乎尋常，這一番連喝連擲，少說也喝了十二三碗烈酒。但見他酒越喝得多，臉色越黃，身子一晃，輕飄飄縱出，右足虛提，左足踏在一只酒碗的碗底，雙手一拱，說道：“領教。”袁紫衣實不知這天罡梅花樁是如何練法，但仗著輕功造詣甚高，心下并不畏懼，左足一點，也躍上了一只酒碗的碗底。她徑自站在上首，雙手微抬，卻不發招，要瞧對方如何出手，這才隨機應變，只是見了他摔擲酒碗這番巧勁，知他與孫伏虎等不可同日而語，已無半分輕敵之意。劉鶴真右足踏上一步，右拳劈面向袁紫衣打到，正是六合拳“三環套月”中的第一式。袁紫衣見對方拳到，自食指以至小指，四指握得參差不齊，生出三片棱角，知道這三角拳法用以擊打人身穴道，此人自是打穴好手，當下左足斜退一步，還了一招六合拳中的“栽錘”，右手握的也是三角拳。劉鶴真見她身法、步法、拳法、外形，無一不是本門正宗功夫，但適才折服孫伏虎等三人，所使變化心法，絕非本門所傳，只不過其中差异，若非本門的一流高手卻也瞧不出來，心中又是驚异，又是惱怒，當下踏上左步，擊出一招“反躬自省”。這一拳以手背擊人，在六合拳中稱為“苦惱拳”，因拳法極難，練習之際苦惱异常，故有此名。這苦惱拳練至具有極大威力，非十余年以上功力不辦，袁紫衣無此修為，于是避難趨易，還了一招“摔手穿掌”，右手出的是摔碑手，左手出的是柳葉掌，那也是六合拳中的正宗功夫。兩人在三十六只酒碗碗底之上盤旋來去，使的都是六合拳法。在這天罡梅花樁上動手過招，要旨是搶得中樁，將敵手逼至外緣，如是則一有機會，出手稍重，敵手無路可退，只有跌落樁下。劉鶴真自幼便對這路武功深有心得，在這樁上已苦練數十年，左右進退，每一步踏下去實無分毫之差，數招之間，便已搶得中樁，于是拳力逐步加重。他知這少女年紀雖輕，武功實得高人傳授，卻也不敢貿然進犯，心想只要守住中樁，便已穩操胜算。

　　袁紫衣與孫伏虎、尉遲連等動手，雖說是三招取胜，其實在第一招中已是制敵機先，但此時在梅花樁上與劉鶴真比拳，每一掌每一拳擊將出去，均遇到極重極厚的力道反擊。她足底踏的是酒碗，只要著力稍重，酒碗立破，這場比武便算是輸了，因此上一沾即走，從無一招敢稍稍用老，眼見敵人守得極穩，難以撼動，只得以上乘輕功點踏酒碗，圍著對手身周游動，只盼找到敵方破綻。兩人拆到三十余招，一套六合拳法的招數均已使完，但見劉鶴真瘦瘦的身形屹立如山，拳風漸響，顯見勁力正自加強。

　　各門武功之中，均有樁上比武之法，只是樁子卻變异百端，或豎立木樁，或植以青竹，或疊積磚石，甚至是以利刃插地，但這般在地下覆碗以代梅花樁，廳上眾武師卻從未見過。劉鶴真這三十六只酒碗似乎散放亂置，并非整整齊齊地列成梅花之形，但其中自有規范，他早已習練純熟，即使閉目而斗，也是一步不會踏錯。袁紫衣卻是每一步都須先向地下一望，瞧定酒碗方位，這才出足。如此時候一長，拳腳上竟是漸落下風。劉鶴真心中暗喜，拳法漸變，右手三角拳著著打向對方身上各處大穴，左手苦惱拳卻以厚重之力，攔封橫閂，使的全是截手法，袁紫衣眼見不敵，左手突然間自掌變指，倏地向前刺出，竟是六合槍法中的“四夷賓服”。劉鶴真吃了一驚，不及思索，急忙側身避過，豈知袁紫衣右手橫斬，出招是六合刀法中的一招“鉤挂進步連環刀”。劉鶴真想不到她拳法竟會一變而成刀法，微一慌亂，肩頭已被斬中。他肩頭急沉，于瞬息之間將斬力卸去了八成，跟著還擊一拳。袁紫衣左手“白猿獻挑”自下而上削出，那是雙手都使刀法，所用的不但是單刀，且是雙刀了。這一下掌刀斬至，劉鶴真再難避過，砰的一響，脅下中掌，身子一晃，跌下碗來。

　　胡斐在旁瞧得明白，心想這位武學高手如此敗于對方怪招之下，大是可惜，隨手抓起席上兩只空酒碗，學著劉鶴真的手法，向地下斜摔過去。兩只酒碗輕輕一滑，正好停在劉鶴真的腳下。劉鶴真這一跌下梅花樁來，只道已然敗定，猛覺得腳底多了兩只酒碗，一怔之下，已知有高人自旁暗助。眾人目光都集于相斗的兩人，胡斐輕擲酒碗，竟沒一人留意。袁紫衣以指化槍，以手變刀，出的雖然仍是六合槍、六合刀的功夫，但是韋陀門之中，從無如此怪异的招數。劉鶴真驚疑不定，抱拳說道：“姑娘武功神妙，在下從所未見，敢問姑娘是哪一門哪一派高人所授？”袁紫衣道：“哼，你定然不認我是本門弟子。也罷，倘若我只用六合拳胜你，那便怎地？”劉鶴真正要她說這句話，恭恭敬敬地答道：“姑娘如真用本門武功折服在下，那是光大本門的天大喜事。小老兒便是跟姑娘提馬鞭兒，也所甘愿。”他適才領教了袁紫衣的武功，狂傲之氣登斂，跟著轉頭向胡斐那方位拱手說道：“小老兒獻丑。”這一拱手是相謝胡斐擲碗之德，他雖不知援手的是誰，但知這兩只酒碗是從該處擲來。

　　袁紫衣當劉鶴真追問她門派之時，已想好了胜他之法，見劉鶴真抱拳歸一，踏步又搶中樁，當即出一招“滾手虎坐”，使的果然是六合拳正路武功。

　　數招一過，劉鶴真又漸搶上風。此時他出拳抬腿之際，比先前更加了一分小心謹慎，生怕她在拳招之中又起花樣，再拆數招，見對方拳法無變，心中略感寬慰，眼見她使的是一招“打虎式”，當即右足向前虛點，出一招“烏龍探海”，突覺右腳下有些异樣，眼光向下一瞥，不由得一驚。只見本來合覆著的酒碗，不知如何這時竟轉而仰天。幸好他右足只是虛點，這一步若是踏實了，勢必踏在碗心，酒碗固然非破不可，同時身子向前一沖，焉得不敗？

　　他一驚之下，急忙半空移步，另踏一碗，身子晃動，背上已出了一身冷汗。斜眼看時，只見袁紫衣左足提起時將酒碗輕輕帶起，也不知她足底如何使勁，放下時那酒碗已翻了過來，她左足順勢踏在碗口，右足提起，又將另一只酒碗翻轉，這一手輕功自己如何能及？心想：“只有急使重手，乘著她未將酒碗盡數翻轉，先將她打下樁去。”當下催動掌力，加快進逼。哪知袁紫衣不再與他正面對拳，只是來往游走，身法快捷异常。在碗口上一著足立即換步，竟無霎時之間停留，片刻之間，已將三十八只酒碗翻了三十六只，只剩下劉鶴真雙腳所踏的兩只尚未翻轉。若不是胡斐適才擲了兩只碗過去，他是連立足之處也沒有了。

　　當此情勢，劉鶴真只要一出足立時踏破酒碗，只有站在兩只酒碗之上，不能移動半步，呆立少時，臉色凄慘，說道：“是姑娘胜了。”舉步落地，臉上更是黃得宛如金紙一般。袁紫衣大是得意，問道：“這掌門是我做了吧？”劉鶴真黯然道：“小老兒是服了你啦，但不知旁人有何話說？”袁紫衣正要發言詢問眾人，忽聽得門外馬蹄聲急促异常，向北疾馳。聽這馬蹄落地之聲，世間除了自己的白馬之外，更無別駒。她臉色微變，搶步出門，只見白馬的背影剛在楓林邊轉過，馬背上騎著一個灰衣男子，正是自己偷了他包袱的胡斐。她縱聲大叫：“偷馬賊，快停下！”胡斐回頭笑道：“偷包賊，咱們掉換了吧！”說著哈哈大笑，策馬急馳。袁紫衣大怒，提氣狂奔，她輕功雖然了得，卻怎及得上這匹日行千里的快馬？奔了一陣，但見人馬的影子越來越小，終于再也瞧不見了。這一個挫折，將她連胜韋陀門四名好手的得意之情登時消得干干淨淨。她心下氣惱，卻又奇怪：“這白馬大有靈性，怎能容這小賊偷了便跑，毫不反抗？”

　　她奔出數里，來到一個小鎮，知道再也趕不上白馬，要待找家茶舖喝茶休息，忽聽得鎮頭一聲長嘶，聲音甚熟，正是白馬的叫聲。她急步趕去，轉了一個彎，但見胡斐騎著白馬，回頭向她微笑招手。袁紫衣大怒，隨手拾起一塊石子，向他背心投擲過去。胡斐除下頭上帽子，反手一兜，將石子兜在帽中，笑道：“你還我包袱不還？”袁紫衣縱身向前，要去搶奪白馬，突聽呼的一響，一件暗器來勢勁急，迎面擲將過來。

　　她伸左手接住，正是自己投過去的那塊石子，就這麼緩得一緩，只見胡斐雙腿一夾，白馬奔騰而起，倏忽已在十數丈外。

　　袁紫衣怒極，心想：“這小子如此可惡。”她不怪自己先盜人家包袱，卻惱他兩次戲弄，只恨白馬腳程太快，否則追上了他，奪還白馬不算，不狠狠揍他一頓，也真難出心頭之氣。只見一座屋子檐下系著一匹青馬，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奔過去解開韁繩，飛身而上，向胡斐的去路疾追，待得馬主驚覺，大叫大罵地追出來時，她早已去得遠了。袁紫衣雖有坐騎，但說要追上胡斐，卻是休想，一口氣全出在牲口身上，不住的亂鞭亂踢。那青馬其實已是竭盡全力，她仍嫌跑得太慢。馳出數里，青馬呼呼喘氣，漸感不支。將近一片樹林，只見一棵大松樹下有一件白色之物，待得馳近，卻不是那白馬是什麼？

　　她心中大喜，但怕胡斐安排下詭計。引自己上當，四下里一望。不見此人影蹤，這才縱馬往松樹下奔去。离那白馬約有數丈，突見松樹上一個人影落了下來，正好騎在白馬背上，哈哈大笑，說道：“袁姑娘，咱們再賽一程。”這時袁紫衣哪再容他逃脫，雙足在馬鐙上一登，身子突地飛起，如一只大鳥般向胡斐扑了過去。

　　胡斐料不到她竟敢如此行險，在空中飛扑而至，若是自己擊出一掌。她在半空中如何能避？當即一勒馬韁，要坐騎向旁避開。豈知白馬認主，口中低聲歡嘶，非但不避，反而向前迎上兩步。袁紫衣在半空中右掌向胡斐頭頂擊落，左手往他肩頭抓去。胡斐一生之中，從未和年輕女子動過手，這次盜她白馬，一來認得這是趙半山的坐騎，要問她一個明白，二來怪她取去自己包袱，顯有輕侮之意，要小小報復一下，但突然見她當真動手，不禁臉上一紅，身子一偏，躍离馬背，從她身旁掠過，已騎上了青馬。二人在空中交差而過。胡斐右手伸出，潛運指力，扯斷她背上包袱的系繩，已將包袱取在手中。袁紫衣奪還白馬，余怒未消，又見包袱給他取回，叫道：“小胡斐，你怎敢如此無禮？”胡斐一驚，問道：“你怎知我名字？”袁紫衣小嘴微扁，冷笑道：“趙三叔夸你英雄了得，我瞧也稀松平常。”胡斐聽到“趙三叔”三字，心中大喜，忙道：“你識得趙半山趙三哥麼？他在哪里？”袁紫衣俏臉上更增了一層怒氣，喝道：“姓胡的小子，你敢討我便宜？”胡斐愕然道：“我討什麼便宜了？”袁紫衣道：“怎麼我叫趙三叔，你便叫趙三哥，這不是想做我長輩麼？”胡斐自小生性滑稽，伸了伸舌頭，笑道：“不敢，不敢！你當真叫他趙三叔？”袁紫衣道：“難道騙你了？”胡斐將臉一板，道：“好，那我便長你一輩，你叫我胡叔叔吧，喂，紫衣，趙三哥在哪里啊？”袁紫衣卻從來不愛旁人開她玩笑。她雖知胡斐與趙半山義結兄弟，乃是千真萬确之事，只見他年紀與自己相若，卻厚起臉皮與趙半山稱兄道弟，強居長輩。更是有氣，刷的一聲，從腰間抽出一條軟鞭，喝道：“這小子胡說八道，我教訓教訓你。”胡斐見她這條軟鞭乃銀絲纏就，鞭端有一枚小小金球，模樣甚是美觀。她將軟鞭在空中揮了個圈子，太陽照射之下，金銀閃燦，變幻奇麗。她本想下馬和胡斐動手，但一轉念間，怕胡斐詭計多端，又要奪馬，于是催馬上前，揮鞭往胡斐頭頂擊落。這軟鞭展開來有一丈一尺長，繞過胡斐身後，鞭頭彎轉，金球徑自擊向他背心上的“大椎穴”。

　　胡斐上身一彎，伏在馬背，只道依著軟鞭這一掠之勢，鞭子必在背脊上掠過。猛聽得風聲有异，知道不妙，左手抽出單刀，不及回頭瞧那軟鞭來勢，隨手一刀反揮，當的一聲，單刀與金球相撞，已將袁紫衣的軟鞭反蕩了開去。原來她軟鞭掠過胡斐背心，跟著手腕一沉，金球忽地轉向，打向他右肩的“巨骨穴”。她眼見胡斐伏在馬背，只道這一下定已打中他的穴道，要叫他立時半身麻軟。哪知他聽風出招，竟似背後生了眼睛，刀鞭相交，只震得她手臂微微酸麻。胡斐抬起頭來，嘻嘻一笑，心中卻驚异這女郎的武功好生了得，她以軟鞭鞭梢打穴，已是武學中十分難得的功夫，何況中途變招，將一條又長又軟的兵刃使得宛如手指一般，擊打穴道，竟無厘毫之差，同時不禁暗自慚槐，幸好她打穴功夫極其高強，自己才不受傷。

　　原來他雖見袁紫衣連敗韋陀門四好手，武功高強，但仍道她藝不如己，對招之際，不免存了三分輕視之心，豈知她軟鞭打穴，過背回肩，著著大出于自己意料之外，適才反手這一刀，料定她是擊向自己巨骨穴，這才得以將她鞭梢蕩開，若是她技藝略差，打穴稍有不准，這一刀自是砍不中她鞭梢，那麼自己背上便會重重吃了一下，雖然不中穴道，一下劇痛勢必難免。袁紫衣但見他神色自若，實不知他心中已是大為吃驚，不由得微感氣餒。長鞭在半空中一抖，啪的一聲爆響，鞭梢又向他頭上擊去。

　　胡斐心念一動：“我要向她打聽趙三哥的消息，眼見這姑娘性兒高傲，若不占些便宜，怎肯明白跟我說出？說不得，瞧在趙三哥面上，便讓她一招。”見鞭梢堪堪擊到頭頂，將頭向左一讓，這一讓方位是恰到好處，時刻卻略遲一霎之間，但聽得波的一聲，頭上帽子已被鞭梢卷下。胡斐雙腿一夾，縱馬竄開丈許，還刀入鞘，回頭笑道：“姑娘軟鞭神技，胡斐佩服得很。趙三哥他身子可好？他眼下是在回疆呢還是到了中原？”他若是真心相讓，袁紫衣胜了這一招，心中一得意，說不定便將趙半山的訊息相告。偏生他年少氣盛，也是個極好胜之人，這一招讓是讓了，卻讓得太過明顯，待她鞭到臨頭，方才閃避，而帽子被卷，臉上不露絲毫羞愧之色，反而含笑相詢，簡直有點長輩戲耍小輩模樣。袁紫衣早已一眼看出，冷然道：“你故意相讓，當我不知道麼？帽子還你吧！”說著長鞭輕輕一抖，卷著帽子往他頭上戴去。

　　胡斐心想：“她若能用軟鞭又將帽子給我戴上，這分功夫也就奇妙得緊。我如伸手去接，反而阻了她的興頭。”于是含笑不動，瞧她是否真能將這丈余長的銀絲軟鞭，運用得如臂使手。但見鞭梢卷著帽子，順著他胸口從下而上兜將上來，只因上勢太慢，將與他臉平之時，鞭梢上兜的勁力已衰，鞭尾一軟，帽子下落。胡斐忙伸手去接，突見眼前白光一閃，心知不妙，只聽拍的一響，眼前金星亂冒，半邊臉頰奇痛透骨。他知已中了暗算，立即右足力撐，左足一松，人已從左方鑽到了馬腹之下，但聽得拍的一響，木屑紛飛，馬鞍已被軟鞭擊得粉碎，那馬吃痛哀嘶。

　　胡斐在馬腹底避過她這連環一擊，順勢抽出單刀，待得從馬右翻上馬背，單刀已從左手交向右手，右頰兀自劇痛，伸手一摸，只見滿手鮮血，這一鞭實是打得不輕。袁紫衣冷笑道：“你還敢冒充長輩麼？姑娘這一鞭若不是手下留情，不打下你十七八顆牙齒才怪。”

　　這句話倒非虛語，她偷襲成功，這一鞭倘是使上全力，胡斐顴骨非碎不可，左邊牙齒也勢必盡數打落，但饒是如此，已是他藝成以來從所未有之大敗，不由得怒火直沖，圓睜雙目，舉刀往她肩頭直劈下去，袁紫衣心中微感害怕，知道對手實非易與，這一次他吃了大虧，動起手來定然全力施為，于是舞動長鞭，勁透鞭梢，將胡斐擋在兩丈之外，要叫他欺不近身來。就在此時，只聽得大路上鸞鈴響動，三騎馬緩緩馳來，見到有人動手，一齊駐馬而觀。胡斐和袁紫衣同時向三人望了一眼，只見兩個穿的是清廷侍衛服色，中間一人穿的是常服，身材魁偉，約莫四十來歲年紀。

　　鞭長刀短，兵刃上胡斐先已吃虧，何況他騎的又是一匹受了傷的劣馬。袁紫衣的坐騎卻是神駿無倫，她騎術又精，竟似從小便在馬背上長大一般，因此拆到十招以外，胡斐仍是欺不近身去。他刀法一變，正要全力搶攻，忽聽得一個侍衛說道：“這女娃子模樣兒既妙，手下也很來得啊。”另一個侍衛笑道：“曹大哥你若是瞧上了，不如就伸手，別讓這小子先得了甜頭。”那姓曹的侍衛仰天哈哈大笑。

　　胡斐惱這兩人出言輕薄，怒目橫了他們一眼。袁紫衣乘隙揮鞭擊到，胡斐頭一低，從軟鞭底下鑽進，搶前數尺。只見袁紫衣纖腰一扭，那白馬猛地向左疾沖。

　　這一下去勢極快，但見銀光閃爍，那姓曹的侍衛肩上已重重吃了一鞭。她回鞭抽向胡斐頭頂，胡斐橫刀架開。那白馬已在另一名侍衛身旁掠過，只見她素手一伸，已抓住那侍衛後頸“天柱穴”。那白馬一沖之勢力道奇大，她并不使力，順手已將那侍衛拉下馬來，摔在地下。她也不回身，長鞭從肩頭甩過，向後抽擊第三個大漢。

　　這四下兔起鶻落，迅捷無倫，胡斐心中不禁暗暗喝了聲彩，心想這大漢雖然未出一聲，但既與這兩名侍衛結伴同行，少不免也要受一鞭無妄之災。哪知道這大漢只是一勒馬頭，空手竟來抓她銀鞭的鞭頭。袁紫衣見他出手如鉤，竟是個勁敵，當即手腕一振，鞭梢甩起，冷笑道：“閣下可是去京師參與掌門人大會麼？”那大漢一愕，道：“姑娘何以知道？”袁紫衣道：“瞧你模樣，稍稍有點掌門人的味兒。你叫什麼名字，是哪一門哪一派的掌門？”這兩句話問得無禮之極，那大漢哼了一聲，并不理會。那姓曹的侍衛狼狽爬起，大叫道：“藍師傅，教訓教訓這臭女娃子！”袁紫衣腿上微微使勁，白馬突地向那姓曹的侍衛沖去。白馬這一下突然發足，直是叫人出其不意。姓曹侍衛大駭，急忙向左避讓，袁紫衣的銀鞭卻已打到背心。那大漢見情勢急迫，抽出腰中短劍，一招“攔腰取水四門劍”，以斜推正，已將鞭梢撥開。

　　袁紫衣足尖點著踏鐙輕輕向後一推，白馬猛地後退數步。這馬疾趨疾退，竟是同樣的迅捷。那大漢高聲喝彩：“好馬！”袁紫衣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廣西梧州八仙劍的掌門人藍秦。”這大漢正是藍秦，眼見這少女不過二十左右年紀，容色如花，雖然出手迅捷，但能有多大江湖閱歷，怎地只見一招，便道出自己的姓名身分？他心中驚詫，一面卻也不禁得意，暗道：“藍某雖然僻處南疆，居然連一個年輕少女也知我威名。”微微一笑，問道：“姑娘怎知在下姓名？”袁紫衣道：“我正要找你，在這里撞見，那是再好也沒有。”藍秦更感奇怪，心想我和你素不相識啊，問道：“姑娘高姓大名，找藍某有何指教？”袁紫衣道：“我叫你不用上京去啦，由我代你去便是。”藍秦更是摸不著頭腦，問道：“此話怎講？”袁紫衣道：“哼，這還不明白？我叫你把八仙劍的掌門之位讓了給我！”藍秦聽她言語無禮，不由得大是惱怒，但適才見她連襲四人，手法巧妙之極，連自己也沒瞧清，否則便能護住身旁侍衛，不讓他如此狼狽地摔下馬來。他生性謹細，心想她口出大言，必有所恃，當下卻不發作，抱拳說道：“姑娘尊姓大名？令師是誰？”袁紫衣道：“我又不跟你套交情，問我姓名干麼？我師父的名頭更加不能說給你知。我師父曾跟你有一面之緣。若是提起往事，我倒不便硬要你讓這掌門之位了。”藍秦眉頭緊蹙，想不起相識的武林名宿之中，有哪一位是使軟鞭的能手。兩名侍衛一個吃了一鞭，一個被扯下馬，自是均極惱怒。他們一向橫行慣了的，吃了這虧哪肯就此罷休？兩人齊聲忽哨，一個馬上，一個步下，同時向袁紫衣扑去。兩人手中本來空著，當下一個拔刀，一個便伸手去抽腰中長劍。袁紫衣軟鞭晃動，拍的一響，拔刀的侍衛右腕上已重重吃了一記。他手指抓住刀柄，但覺手腕劇痛入骨，再也無力拔出腰刀。袁紫衣這銀絲軟鞭又長又細，與一般軟鞭大不相同，一招打中那侍衛的手腕，鞭梢毫不停留，快如電光石火般一吐，又已卷住了那姓曹侍衛的劍柄，順勢上提。這一下真是快得出奇，比那侍衛伸手去握劍還要搶先一步。姓曹的但見銀光一閃，自己手指尚未碰到劍柄，劍已出鞘，大駭之下，急忙揮手外甩，饒是如此，劍鋒已在他手掌心划過，登時鮮血淋漓。袁紫衣軟鞭一振，長劍激飛上天，竟有數十丈高，她將軟鞭纏回腰間，便如紫衣外系了一條銀色絲絛，旁人一瞥之下，哪知這是一件厲害兵刃？她并不抬頭看劍，卻向藍秦問道：“你這掌門之位到底讓是不讓？”

　　藍秦正仰頭望著天空急落而下的長劍，聽她說話，隨口道：“什麼？”袁紫衣道：“我要你讓這八仙劍掌門之位。”這時長劍已落到地跟前，袁紫衣一面說話，一面聽風辨器，一伸手便抓住了劍柄。長劍從數十丈高處落將下來，勢道何等凌厲，何況這劍除了劍柄之外，通身是鋒利的刃口，她竟眼角也沒斜一下，隨隨便便就拿住了劍柄。

　　這一手功夫不但藍秦大為震驚，連旁觀的胡斐也暗自佩服，心想：“她適才奪了少林韋陀門的掌門，何以又要奪八仙劍的掌門？”但見她正當妙齡，武功卻如此了得，生平除趙半山外，從未見過如此武學的高手，心中一起贊佩之意，臉上的鞭傷似乎也不怎麼疼痛了。

　　藍秦見她露了這手絕技，更不敢貿然從事，想用言語套問出她的底細，說道：“姑娘這手聽風辨器的功夫，似是山西佟家的絕藝啊。”袁紫衣一笑，道：“你眼光倒好。那麼我這手擲劍上天的功夫呢？”說著右手一揮，長劍又飛向天空。這一次卻不是劍尖向上的直升，而是一路翻著筋斗，舞成個銀色光圈，冉冉上升，雖然去勢不急，但形狀特异，蔚為奇觀。藍秦抬頭觀劍，猛聽得風聲微動，身前有异，急忙一個倒縱步退開丈許，只見金光一閃，袁紫衣銀絲軟鞭上的小金球剛從自己腰間掠過，若不是見機得快，身上佩劍又已被她搶去。原來袁紫衣知他武功高出兩個侍衛甚多，是以故意擲劍成圈，引開他的目光，再突然出手搶劍，哪知還是給他驚覺避開。她心中連叫可惜，藍秦卻已暗呼慚愧。他雄霸西南，門徒遍及兩廣云貴，二十年來從未遇到挫折，想不到這樣一個黃毛丫頭今日竟來如此輕侮于己，這時再也難以忍耐，刷的一聲，長劍出手，叫道：“好，我便領教姑娘的高招。”這時空中長劍去勢已盡，筆直下墮。袁紫衣軟鞭甩上，鞭頭卷住劍柄，倏地向前一送，長劍疾向藍秦當胸刺來。兩人相隔幾及兩丈，但一霎之間，劍尖距他胸口已不及一尺，就如一條丈許長的長臂抓住劍柄，突然向他刺到一般。這一招藍秦又是出其不意，一驚之下，急忙橫劍封擋。袁紫衣叫道：“湘子吹簫！”藍秦這一招正是八仙劍法中的“湘子吹簫”。八仙劍在西南各省甚為盛行，他想你識得我的招數有何希罕，要瞧你是否擋得住了，雙眉一揚，喝道：“是‘湘子吹簫’便怎地？”袁紫衣道：“陰陽寶扇！”一語未畢，軟鞭卷著長劍，向他左胸右胸分刺一劍，正是八仙劍的正宗劍法“漢鍾离陰陽寶扇”。

　　藍秦又是一驚，心想她會使八仙劍法并不出奇，奇在以軟鞭送劍，居然力透劍尖，刃直如矢，當下踏上一步，要待搶攻，心想她以軟鞭使劍，劍上力道虛浮，只要雙劍一交，還不將她長劍擊下地來。哪知他長劍一提，手勢剛起，還未出招，袁紫衣叫道：“采和獻花！”忽地收轉軟鞭。此時鞭上勢道已完，長劍下落，她左手接劍，右手持鞭，笑吟吟地望著對手。藍秦又給她叫破一招，暗想鞭長劍短，馬高步低，自己雙重不利，何況她怪招百出，一味戲耍糾纏，自己只要稍有疏神，著了她的道兒，豈非一世威名付于流水？當下按劍橫胸，正色說道：“如此兒戲，那算什麼？姑娘倘若真以八仙劍賜招，在下便奉陪走走。”

　　袁紫衣道：“好，若不用正宗八仙劍法胜你，諒你也不甘讓那掌門之位。”說著一躍下馬，便在下馬之時，已將軟鞭纏回腰間。藍秦劍尖微斜，左手捏個劍訣，使的是半招“鐵拐李葫蘆系腰”，只待對手出劍，下半招立時發出。

　　袁紫衣長劍一抖，待要進招，回眸朝胡斐望了一眼，向藍秦道：“跟你比試一下不打緊，我這寶馬可別讓馬賊盜了去。”胡斐道：“當你跟人動手之時，我不打你這馬兒的主意便是。”袁紫衣道：“哼，小胡斐詭計多端，誰信了他誰便上當。”左手拉住馬韁，嗤的一劍，金刃帶風，一招“張果老倒騎驢”斜斜刺出。藍秦見她左手牽馬，右手使劍，暗想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旁人，當即“撥云見日”、“仙人指路”、“魁星點元”，拆了一招卻還了兩劍。袁紫衣見他劍招凌厲，臉上雖是仍含微笑，心中卻登時收起輕視之意，暗想師父所言非虛，八仙劍法果是劍中一絕，此人使將出來，比我的功力可要深厚得多了，于是也以八仙劍法見招拆招。她左手拉著馬韁，既不能轉身搶攻，也難以大縱大躍，自是諸多受制。但她門戶守得甚是嚴密，藍秦卻也找不到破綻，只見她所使劍法果是本門嫡派，不由得暗暗稱异，心想本門之中，怎能出了如此人物？

　　斗劍之處，正當衡陽南北來往的官道大路，兩人只拆得十余招，北邊來了一隊推著小車的鹽販，跟著南邊大道上也來了幾輛騾車。眾商販眼見路上有人相斗，一齊停下觀看。不多時南北兩端又到了些行旅客商。眾人一來見斗得熱鬧，二來畏懼兩個朝廷武官，都候在路上靜靜旁觀。又斗一陣，藍秦已瞧出對方雖然學過八仙劍術，但劍法中許多精微奧妙之處，卻并未體會得到，只是她武功甚雜，每到危急之際，便突使一招似是而非的八仙劍法，將自己的殺著化解了開去，因此一時倒也不易取胜。他見旁觀者眾，對手非但是個少女，而且左手牽馬，顯是以半力與自己周旋，縱使和她打成平手，也已沒臉面上京參與掌門人之會了，當下催動劍力，將數十年來鑽研而得的心法一招招使將出來。旁觀眾人見他越斗越勇，劍光霍霍，繞著袁紫衣身周急攻，不由得都為她擔心。只有那兩名侍衛卻盼藍秦得胜，好代他們一雪受辱之恥。袁紫衣久戰不下，偶一轉身，見到胡斐臉上似笑非笑，似有譏嘲之意，心想：“好小子，你笑我來著，叫你瞧瞧姑娘手段！”但這番斗劍限于只使八仙劍，其餘武功盡數使不出來，左手又牽著白馬，若是斗了一會將馬韁放開，憑輕功取胜，那還是叫胡斐小看了。她好胜心切，眼見藍秦招招力爭上風，自己劍勢已被他長劍籠住，倏地左手輕輕向前一帶。那白馬極有靈性，受到主人指引，猛然一沖，直立起來，似要往藍秦的頭上踏落。藍秦一驚，側身避讓，突覺手腕一麻，手中長劍已脫手飛上天空。他全神閃避馬蹄，竟沒防到手中兵刃遭了對方暗算。他在武林中雖不算得是一流高手，但數十年來事事小心，這才長保威名，想不到一生謹慎，到頭來還是百密一疏，敗在一個少女的手下。藍秦兵刃脫手，立時一個箭步，搶到自己坐騎之旁，又從鞍旁取出一柄長劍，原來此人做事精細之極，連長劍也多帶了一把。突見白光一閃，袁紫衣將手中長劍也擲上了天空，雙劍在空中相交，當的一聲響，藍秦那柄劍竟在空中斷成兩截。她這震劍斷刃的手法全是一股巧勁，否則雙劍在空中均無著力之處，如何能將純鋼長劍震斷？她使此手法，意在嘩眾取寵，便如變戲法一般，料想旁人非喝彩不可，這彩聲一作，藍秦心中惱怒，再斗便易胜過他了。

　　果然旁觀眾人齊聲喝彩。藍秦一呆之下，臉色大變。袁紫衣接住空中落下的長劍，分心刺到，叫道：“曹國舅拍板！”藍秦提劍擋格，當的一響，長劍又自斷為兩截。這一下仍是袁紫衣取巧，她出招雖是八仙劍法，但雙劍相交之際，劍身微微一抖，已然變招。藍秦一劍落空，被她驀地里凌空拍擊，殊無半點力道相抗，待得運勁，劍身早斷，拆穿了說，不過是他橫著劍身，任由對方斬斷而已。只是袁紫衣心念如閃電，出招似奔雷，一計甫過，二計又生，實是叫他防不胜防。旁觀眾人見那美貌少女連斷兩劍，又是轟雷似的一聲大彩。藍秦心下琢磨：“這女子雖未能以八仙劍法胜我，但她武功甚博，詭异百端，我再跟她動手也是枉然。”眼見她洋洋自得，翻身上了馬背，便拱手道：“佩服，佩服！”彎腰拾起三截斷劍，說道：“在下這便還鄉，終身不提劍字。只是旁人問起，在下輸在哪一派哪一位英雄豪傑劍底，卻叫在下如何回答？”袁紫衣道：“我姓袁名紫衣，至于家師的名諱嗎？……”縱馬走到藍秦耳旁，湊近身去，在他耳邊輕說了幾個字。藍秦一聽之下，臉色又變，臉上沮喪惱恨之色立消，變為惶恐恭順，說道：“早知如此，小人如何敢與姑娘動手？姑娘見到尊師之時，便說梧州藍某向他老人家請安。”說著牽馬倒退三步，候在道旁。袁紫衣在白馬鞍上輕輕一拍，笑道：“得罪了！”回頭向胡斐嫣然一笑，一提馬韁。那白馬并未起步，突然躍起，在空中越過了十余輛鹽車，向北疾馳，片刻間已不見了影蹤。大道上數十對眼睛一齊望著她的背影。一人一馬早已不見，眾人仍是呆呆地遙望。

　　袁紫衣一日之間連敗南方兩大武學宗派的高手，這份得意之情，實是難以言宣，但見道旁樹木不絕從身邊飛快倒退，情不自禁，縱聲唱起歌來。

　　只唱得兩句，突覺背上熱烘烘的有些异狀，忙伸手去摸，只聽轟的一聲，身上登時著火。這一來如何不驚？一招“乳燕投林”，從馬背飛身躍起，跳入了道旁的河中，背上火焰方始熄滅。她急從河中爬起，一摸背心，衣衫上已燒了一個大洞，雖未著肉，但里衣也已燒焦。

　　她氣惱异常，低聲罵道：“小賊胡斐，定是你又使鬼計。”當下從衣囊中取出一件外衫，待要更換，一瞥間只見白馬左臀上又黑又腫，兩只大蝎子爬著正自吮血。袁紫衣大吃一驚，用馬鞭將蝎子挑下，拾起一塊石頭砸得稀爛。這兩只大蝎毒性厲害，馬臀上黑腫之處不住地慢慢擴展。白馬雖然神駿，這時也已抵受不住痛楚，縱聲哀鳴，前腿一跪，臥倒在地。袁紫衣徬徨無計，口中只罵：“小賊胡斐，胡斐小賊！”顧不得更換身上濕衣，伸手想去替白馬擠出毒液。白馬怕痛，只是閃避。正狼狽間，忽聽南方馬躥聲響，三乘馬快步奔來，當先一人正是胡斐。銀光一閃，袁紫衣軟鞭在手，飛身迎上，揮鞭向胡斐夾頭夾腦劈去，罵道：“小賊，暗箭傷人，算什麼好漢？”胡斐舉起單刀，當的一下將她軟鞭格開，笑道：“我怎地暗箭傷人了？”袁紫衣只覺手臂微微酸麻，心想這個賊武功果然不弱，倒也不可輕敵，罵道：“你用毒物傷我坐騎，這不是下三爛的卑鄙行徑嗎？”胡斐笑道：“姑娘罵得很是，可怎知是我胡斐下的手？”袁紫衣一怔，只見他身後兩匹馬上，坐的是那兩個本來伴著藍秦的侍衛。兩人垂頭喪氣，雙手均被繩子縛著。胡斐手中牽著兩條長繩，繩子另一端分別系住兩人的馬韁，原來兩名侍衛被他擒著而來。袁紫衣心念一動，已猜到了三分，便道：“難道是這兩個家伙？”

　　胡斐笑道：“他二位的尊姓大名，江湖上的名號，姑娘不妨先勞神問問。”袁紫衣白了他一眼，道：“你既知道了，便說給我聽。”胡斐道：“好，在下來給袁姑娘引見兩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這位是小祝融曹猛，這位是鐵蝎子崔百胜。你們三位多親近親近。”袁紫衣一聽兩人的渾號，立時恍然，“小祝融”自是擅使火器，鐵蝎子當然會放毒物，定是這二人受了折辱，心中不忿，乘著自己與藍秦激斗之時，偷偷下手相害。當即拍拍拍、拍拍拍，連響六下，在每人頭上抽了三馬鞭，只打得兩人滿頭滿臉都是鮮血。她指著鐵蝎子喝道：“快取解藥治好我的馬兒。否則再吃我三鞭，這一次可是用這條鞭子了！”說著軟鞭一揚，喀喇一聲響，將道旁一株大柳樹的枝干打下了一截。鐵蝎子嚇了一跳，將綁縛著的雙手提了一提，道：“我怎能……”胡斐不等他說完，單刀一揮，擦的一聲，割斷了他手上繩索。這一刀疾劈而下，繩索應刃而斷，妙在出刀恰到好處，沒傷到他半分肌膚。

　　袁紫衣橫了他一眼，鼻中微微一哼，心道：“顯本事麼？那也沒什麼了不起。”鐵蝎子從懷中取出解藥，給白馬敷上，低聲道：“有我的獨門解藥，便不礙事。”稍稍一頓，又道：“只是這牲口三天中不能急跑，以免傷了筋骨。”

　　袁紫衣道：“你去給小祝融解了綁縛。”鐵蝎子心中甚喜，暗想：“雖然吃了三馬鞭，幸喜除曹大哥外并無熟人瞧見。他自己也吃三鞭，自然不會將此事張揚出去。”要知他們這些做武官的，身上吃些苦頭倒沒什麼，最怕是折了威風，給同伴們瞧低了。他走過去給曹猛解了綁縛，正待要走，袁紫衣道：“這便走了麼？世間上可有這等便宜事情？”

　　崔曹兩人向她望了一眼，又互瞧一眼。他二人給胡斐手到擒來，單是胡斐一人已非敵手，何況加上這個武藝高強的女子，只得勒馬不動，靜候發落。

　　袁紫衣道：“小祝融把身邊的火器都取出來，鐵蝎子把毒物取出來，只要留下了一件，小心姑娘的鞭子。”說著軟鞭揮出，一抖一卷，在空中拍的一聲大響。

　　兩人無奈，心想：“你要繳了我們的成名暗器，以解你心頭之恨，那也叫做無法可想。”只得將暗器取出。小祝融的火器是一個裝有彈簧的鐵匣。鐵蝎子手里卻拿著一個竹筒，筒中自然盛放著蝎子了，這竹筒精光滑溜，起了一層黃油，自已使用多年。袁紫衣一見，想起筒中毛茸茸的毒物，不禁心中發毛，說道：“你們兩人竟敢對姑娘暗下毒手，可算得大膽之極。今日原是非死不可，幸虧姑娘生平有個慣例，一天之中只殺一人，總算你們運氣……”崔曹二人相望一眼，均想：“不知你今天已殺過了人沒有。”卻聽袁紫衣接著道：“……二人之中只須死一個便夠。到底哪一個死，哪一個活，我也難以決定。這樣吧，你們互相發射暗器，誰身上先中了，那便該死；躲得過的，就饒了他性命。我素來說一不二，求也無用。一、二、三！動手吧！”曹崔二人心中猶豫，不知她這番話是真是假，但隨即想起：“若是給他先動了手，我豈非枉送了性命？”二人均是心狠手辣之輩，心念甫動，立即出手，只見火光一閃，兩人齊聲慘呼。小祝融頸中被一只大蝎咬住，鐵蝎子胸前火球亂舞，胡子著火。袁紫衣格格嬌笑，說道：“好，不分胜敗！姑娘這口惡氣也出了，都給我滾吧！”曹崔二人身上雖然劇痛，這兩句話卻都聽得清清楚楚，當下顧不得毒蝎在頸，須上著火，一齊縱馬便奔，直到馳出老遠，這才互相救援，解毒滅火。袁紫衣笑聲不絕，一陣風過來，猛覺背上涼颼颼的，登時想起衣衫已破，一轉眼，只見胡斐笑嘻嘻的望著自己，不由得大羞，紅暈雙頰，喝道：“你瞧什麼？”胡斐將頭轉開，笑道：“我在想幸虧那蝎子沒咬到姑娘。”袁紫衣不由得打個寒噤，心想：“這話倒也不錯，給蝎子咬到了，那還了得？”說道：“我要換衣衫了，你走開些。”胡斐道：“你便在這大道之上換衣衫麼？”袁紫衣又生氣又好笑，心想自己一著急，出言不慎，于是又狠狠瞪了他一眼，走到道旁樹叢之後，急忙除下外衣，換了件杏黃色的衫子，內衣仍濕，卻也顧不得了。燒破的衣衫也不要了，卷成一團，拋入河中。

　　胡斐眼望著紫衣隨波逐流而去，說道：“姑娘高姓大名，可叫做袁黃衫？”袁紫衣哼了一聲，知他料到“袁紫衣”三字并非自己真名，忽然尖叫一聲：“啊喲，有一只蝎子咬我。”伸手按住了背心。胡斐一驚，叫道：“當真？”縱身過去想幫她打下蝎子。哪料到袁紫衣這一叫實是相欺，胡斐身在半空，袁紫衣忽地伸手用力一推。這一招來得無蹤無影，他又全沒提防，登時一個筋斗摔了出去，跌向河邊的一個臭泥塘中。他在半空時身子雖已轉直，但雙足一落，臭泥直沒至胸口。袁紫衣拍手嘻笑，叫道：“閣下高姓大名，可是叫作小泥鰍胡斐？”胡斐這一下真是哭笑不得，自己一片好心，那料到她會突然出手，足底又是軟軟的全不受力，無法縱躍，只得一步一頓，拖泥帶水地走了上來。這時已不由得他不怒，但見袁紫衣笑靨如花盛放，心中又微微感到一些甜意，張開滿是臭泥的雙掌，扑了過去，喝道：“小丫頭，我叫你改名袁泥衫！”袁紫衣嚇了一跳，拔腳想逃。那知胡斐的輕功甚是了得，她東竄西躍，卻始終給他張開雙臂攔住去路。但見他一縱一跳，不住的伸臂扑來，她又不敢和他動手拆招，只要一還手，身上非濺滿臭泥不可。這一來逃既不能，打叉不得，眼見胡斐和身縱上，自己已無法閃避，一下便要給他抱住，索性站定身子，俏臉一板，道：“你敢碰我？”

　　胡斐張臂縱躍，本來只是嚇她，這時見她立定，也即停步，鼻中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忙退出數步，說道：“我好意相助，你怎地狗咬呂洞賓？”袁紫衣笑道：“這是八仙劍中的一招，叫作呂洞賓推狗。你若不信，可去問那個姓藍的。”胡斐道：“以怨報德，沒良心啊，沒良心！”袁紫衣道：“呸！還說于我有德呢，這叫做市恩，最壞的家伙才是如此。我問你，你怎知這兩個家伙放火下毒，擒來給我？”

　　這句話登時將胡斐問得語塞。原來兩名侍衛在她背上暗落火種，在她馬臀上偷放毒蝎，胡斐确是在旁瞧得清楚，當時并不叫破，待袁紫衣去後，這才擒了兩人隨後趕來。袁紫衣道：“是麼？所以我才不領你這個情呢。”她取出一塊手帕，掩住鼻子，皺眉道：“你身上好臭，知不知道？”胡斐道：“這是拜呂洞賓之賜。”袁紫衣微笑道：“這麼說，你自己認是小狗啦。”她向四下一望，笑道：“快下河去洗個干淨，我再跟你說趙三……趙半山那小子的事。”她本想說“趙三叔”，但怕胡斐又自居長輩，索性改口叫“趙半山那小子”。胡斐大喜，道：“好好。你請到那邊歇一會兒，我洗得很快。”袁紫衣道：“洗得快了，臭氣不除。”胡斐一笑，一招“一鶴沖天”，拔起身子，向河中落下。

　　袁紫衣看看白馬的傷處，那鐵蝎子的解藥果然靈驗，這不多時之間，腫勢似已略退，白馬不再嘶叫，想來痛楚已減。她遙遙向胡斐望了一眼，只見他衣服鞋襪都堆在岸邊，卻游到遠遠十余丈之外去洗身上泥污，想是赤身露體，生怕給自己看到。袁紫衣心念一動，從包裹中取出一件舊衫，悄悄過去罩在胡斐的衣衫之上，將他沾滿了泥漿的衣服鞋襪一古腦兒包在舊衫之中，抱在手里，過去騎上了青馬，牽了白馬，向北緩緩而行，大聲叫道：“你這樣慢！我身有要事，可等不及了！”說著策馬而行，生怕胡斐就此赤身爬起來追趕，始終不敢回頭。但聽得身後胡斐大叫：“喂，喂！袁姑娘！我認栽啦，你把我衣服留下。”叫聲越來越遠，顯是他不敢出河追趕。袁紫衣一路上越想越是好笑，接連數次，忍不住笑出聲來，又想最後一次作弄胡斐不免行險，若他冒冒失失，不顧一切，就此搶上岸來追趕，反要使自己尷尬萬分。這日只走了十余里，就在道旁找個小客店歇了。她跟自己說：“白馬中了毒，鐵蝎子那混蛋說的，若是跑動，便要傷了筋骨。”但在內心深處，卻極盼胡斐趕來跟自己理論爭鬧。一晚平安過去，胡斐竟沒蹤影。次晨緩緩而行，心中想像胡斐不知如何上岸，如何去弄衣衫穿，想了一會，忍不住又好笑起來。她每天只行五六十里路程，但胡斐始終沒追上來，芳心可可，竟是盡記著這個渾身臭泥的小泥鰍胡斐。

## 第七章　風雨深宵古廟

　　這一日到了湘潭以北的易家灣，离省城長沙已不在遠，袁紫衣正要找飯店打尖，只聽得碼頭旁人聲喧嘩。但見湘江中停泊著一艘大船，船頭站著一個老者，拱手與碼頭上送行的諸人為禮。她一瞥之下，見送行的大都是武林中人，個個腰挺背直，精神奕奕，老者身後站著兩名朝廷的武官。她見了這一副勢派，心中一動：“莫非又是哪一派的掌門人，到北京去參與福大帥的大會？”凝神瞧那老者時，見他兩鬢蒼蒼，頷下老大一部花白胡子，但滿臉紅光，衣飾華貴，左手手指上戴著一只碧玉班指，遠遠望去，在陽光下發出晶瑩之色，只聽他大聲說道：“各位賢弟請回吧！”抱拳一拱，身形端凝，當真是穩若泰山。

　　岸上諸人齊聲說道：“恭祝老師一路順風，為我九龍派揚威京師。”那老者微微一笑，說道：“揚威京師是當不起的，只盼九龍派的名頭不在我手里砸了，也就是啦。”袁紫衣聽他聲音洪亮，中氣充沛，這幾句話似是謙遜，但語氣間其實甚是自負。只聽得劈拍聲響，震耳欲聾，湘江中紅色紙屑飛舞，原來岸上船中一齊放起鞭炮。

　　袁紫衣知道鞭炮一完，大船便要開行，于是輕輕躍下馬來，抬起兩片石子，往鞭炮上擲去。兩串鞭炮都是長逾兩丈，石片擲到，登時從中斷絕，嗤嗤聲響，燃著的鞭炮墮入湘江，立時熄滅了。這一來，岸上船中，人人聳動。鞭炮斷滅，那是最大的不祥之兆。眾人瞧得清楚，鞭炮是這黃衫少女用石片打斷。六七名大漢立即奔近身去，將她團團圍住，大聲喝道：“你是誰？”“誰派你來搗亂混鬧？”“打斷鞭炮，是什麼意思？”“當真是吃了豹子膽、老虎心，竟敢來惹九龍派的易老師。”若非見她只是孤身的美貌少女，早就老拳齊揮，一擁而上了。袁紫衣深知韋陀門與八仙劍的武功底細，出手時成竹在胸，并不畏懼，這九龍派卻不知是什麼來歷，眼見眾人聲勢洶洶，只得微笑道：“我用石子打水上的雀兒，不料失手打斷了炮仗，實在過意不去。”

　　眾人聽她語聲清脆，一口外路口音，大家又七嘴八舌地道：“失手打斷一串，也還罷了，豈有兩串一齊打斷之理？”“你叫什麼名字？”“到易家灣來干麼？”“今日是黃道吉日，給你這麼一混鬧，唉，易老師可有多不痛快！”

　　袁紫衣笑道：“兩串炮仗有什麼稀罕？再去買過兩串來放放也就是了。”說著從懷中取出一錠黃金，約莫有二兩來重，托在掌中，這錠金子便是買一千串鞭炮也已足夠。眾人面面相覷，均覺這少女十分古怪，無人伸手來接。袁紫衣笑道：“各位都是九龍派的弟子嗎？這位易老師是貴派的掌門人，是不是？他要到北京去參與福大帥的天下掌門人大會，是不是？”她問一句，眾人便點一點頭。袁紫衣搖頭道：“炮仗熄滅，那是大大的不祥。易老師還是趁早別去，在家安居納福的好。”人群中一個漢子忍不住問道：“為什麼？”袁紫衣神色鄭重，說道：“我瞧易老師氣色不正，印堂上深透黑霧，殺紋直沖眉梢。若是到了京師，不但九龍派威名墮地，易老師還有殺身之禍。”眾人一聽，不由得相顧變色。有的在地上直吐口水，有的高聲怒罵，也有的竊竊私議，只怕這女子會看相，這話說不定還真有幾分道理。

　　眾人站立之處與大船船頭相去不遠，她又語音清亮，每一句話都傳入了那易老師耳中。他細細打量袁紫衣，見她身材苗條，體態婀娜，似乎并不會武，但適才用石片打斷鞭炮，出手巧妙，勁道不弱，又見她所乘白馬神駿英偉，實非常物，料想此人定是有所為而來，于是拱手說道：“姑娘貴姓，請借一步上船說話。”袁紫衣道：“我姓袁，還是易老師上岸來吧。”當時湘人風俗，乘船遠行，登船之後，船未開行而再回頭上岸，于此行極為不利。那易老師眉頭微皺，沉吟不語。他雖武功深厚，做到一派掌門，但生平對星相卜占、風水堪輿等說極是崇信，眼見炮仗為這年輕女子打滅，又說什麼殺身之禍等等不祥言語，心想她越說越是難聽，還不如置之不理，于是對船家說道：“開船吧！”喃喃自語：“陰人不祥，待到了省城，咱們再買福物，請神沖熬。”船家高聲答應，有的拉起鐵錨，有的便拔篙子。袁紫衣見他不理自己，竟要開船，大聲叫道：“慢來慢來！你若不聽我勸告，不出百里便要桅斷舟覆，全船人等盡數死于非命。”易老師臉色更是陰沉，厲聲道：“我瞧你年紀輕輕，不來跟你一般見識。若再胡說八道，可莫怪我不再容情。”袁紫衣一躍上船，微笑道：“我全是一片好意，易老師何必動怒？請問易老師大名如何稱呼，我再跟你拆一個字，對你大有好處。”易老師哼了一聲，道：“不須了！”袁紫衣道：“好，易老師既不肯以尊號相示，我便拆一拆你這個姓。‘易’字上面是個‘日’字，下面是個‘勿’字，‘勿日’便是‘不日’，意思是命不久矣。易老師此行乘船，走的是水路，‘易’字加‘一’加‘水’，便成為‘湯’，‘赴湯’蹈火，此行大為凶險。舟為器皿之象，‘湯’下加‘皿’為‘\*’，所謂‘\*然無存’，全船人等，性命難保。‘湯’字之上加‘草’為‘蕩’，古詩云：‘蕩子行不歸’，易老師這一次只怕要死于异鄉客地了。”易老師聽到此處，再也忍耐不住，伸手在桅杆上用力一拍，砰的一聲，一條粗大的桅杆不住搖晃，喝道：“你有完沒完？”袁紫衣笑道：“易老師此行，百事須求吉利，那個‘完’字，是萬萬說不得的。易老師，你到北京是去爭雄圖霸，不是動拳腳，便要動刀槍。‘易’字加‘足’為‘踢’，加‘刀’為‘剔’，因此你不但自己給人踢死，九龍派還給人剔除。”易老師越聽越怒，但聽她說得頭頭是道，也不由得暗自心驚，強言道：“我單名一個‘吉’字，早便吉祥吉利了，你還有何話說？”袁紫衣搖頭道：“大凶大險。這個‘吉’字本來甚好，但偏偏對易老師甚為不祥。‘易’者，換也，將吉祥更換了去，那是什麼？自然是不吉了。”易吉默然。

　　袁紫衣又道：“這‘吉’字拆將開來，是‘十一口’三字。易老師啊，凡人只有一口，你卻有十一口。多出來的十口是什麼口？那自然是傷口，是刀口了。由此觀之，你此番上北京去，命中注定要身中十刀，尸骨不歸故鄉。”越是迷信之人，越是聽不得不祥之言。易吉本來雍容寬宏，面團團的一副富家翁氣象，此時眉間突現煞氣，斜目橫睨袁紫衣，冷笑道：“好，袁姑娘，多謝金玉良言。你是哪一位老師門下？令尊是誰？”

　　袁紫衣笑道：“你也要給我算命拆字麼？何必要查我的師承來歷？”易吉冷笑道：“瞧你年紀輕輕，咱們又素不相識，你定是受人指使，來踢易某的盤子來著。姓易的大不與小斗，男不與女爭，你叫你背後那人出來，瞧瞧到底是誰身中十刀，尸骨不歸故鄉。”他伸手指著她臉，大聲道：“你背後那人是誰？”袁紫衣笑道：“我背後的人麼？”假裝回頭一看，不由得一驚，只見岸邊站著一人，穿一身粗布青衣，打扮作鄉農模樣，正是胡斐，心想不知他何時到了此處，自己全神貫注的給易吉拆字，竟沒察覺。她不動聲色，回過頭來，笑道：“我背後這人麼？我瞧他是個看牛挑糞的鄉下小子。”易吉怒道：“你莫裝胡羊。我說的是在背後給你撐腰、叫你來搗鬼的那人，是男子漢大丈夫，何必藏頭露尾，鬼鬼祟祟？”他料定是仇家暗中指使袁紫衣前來混鬧，好使自己出行不利，此人必然熟知自己的性情忌諱，否則她何以盡說不吉之言？其實袁紫衣存心搗亂，見他越是怕聽不吉利的說話，便越是盡揀凶險災禍來說，當下正色道：“易老師，常言道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這番逆耳忠言，聽不聽也由得你。至于九龍派嘛，你若不去，由小女子代你去便了。”當袁紫衣躍上船頭不久，胡斐即已跟蹤而至。那日他在河里洗澡時衣服被奪，赤身露體的不便出來，好在為時已晚，不久天便黑了，這才到鄉農家去偷了一身衣服。他最關懷的是那本家傳拳經刀譜。這刀譜放在貼肉衣服袋中，竟給她連衣帶書，一起取了去，心想這女子先偷我包袱，又取我衣服，定是為了這本刀譜，心中十分憂急，一路疾趕。當日便追上了她，但見她勒馬緩緩而行，卻又不是偷了刀譜便即遠走高飛的模樣。他越想越疑，無法推測這女子真意何在，心想若是動手強搶，未必能夠得手，于是暗暗在後窺伺，要瞧她有何動靜，另有何人接應。但跟了數日，始終不見有何异狀。這日在易家灣湘江之畔，卻見她向易吉起釁，竟是又要搶奪掌門人的模樣。胡斐暗暗稱奇：“這位姑娘竟是有一味掌門人癖。她遇到了掌門人便搶，為的是在江湖上樹信立威呢，還是另有深意？看來兩人說僵了便要動手，且讓他們鷸蚌相爭，我便來個漁翁得利，設法奪回刀譜。此時牽她白馬，易如反掌，但好曲子不唱第二遍，重施故技，未免顯得我小泥鰍胡斐太也笨蛋。”于是慢慢走近船頭，等候機會搶奪她背上包袱。只見易吉一張紅堂堂的臉膛由紅轉紫，嘶啞著嗓子說道：“姑娘這麼說，那是罵易某無能，不配作九龍派的掌門人？”袁紫衣微笑道：“那也不是。易老師既然此行不利，性命可不是鬧著玩的，不如把九龍派的掌門人讓與我吧。小女子一片好心，純系為你著想……”

　　她話未說完，突見船艙中鑽出兩條漢子，手中各持一條九節軟鞭。一個中年大漢道：“這女子瘋瘋癲癲，師父不必理她。待弟子趕她上岸，莫誤了開船的吉時。”說著左手伸出，便去推袁紫衣的肩頭。袁紫衣伸指在他手臂上輕輕一彈，說道：“吉時早已誤了！”那漢子登覺臂彎中一麻，手掌沒碰到她肩頭，上臂便已軟軟的垂了下來。另一個漢子喝道：“大師哥，動家伙吧！”兩人齊聲呼哨，嗆啷啷一陣響亮，兩條九節軟鞭同時向袁紫衣膝頭打去。他們不想傷她性命，是以軟鞭所指之處并非要害。袁紫衣見兩人都使九節鞭，心念一動：“是了，他們叫做九龍派，大概最擅長的便是九節鞭。”她與易吉東拉西扯，一來是要他心煩意亂，二來是想探聽他的武功家數，這時見雙鞭擊到，心中大喜：“好啊，你們遇上使軟鞭的老祖宗啦。”雙手伸出，快速無倫的抓住兩根軟鞭鞭頭，相互一纏，打成結形，身子毫不移動，微笑著站在當地。

　　兩名漢子尚未察覺，見鞭頭并未打到她身上，反而雙鞭互纏，各自用力一扯，這一來正中了袁紫衣之計，雙鞭鞭頭本來松松搭著，一扯之下，登成死結。兩人驚得呆了，又是用力一扯。師兄弟倆膂力相當，誰也扯不動誰，兩條軟鞭卻纏得更加緊了。易吉喝道：“莽撞之徒，快退開了。”雙手抓住長袍衣襟，向外一抖，喀喇喇一陣響，袍子上七個軟和一齊拉脫，左手反到身後一扯，長袍登時除了下來，露出袍內的勁裝結束。這一手干淨利落，威風十足。岸上站著的大都是他的弟子親友，也有不少閒人，登時齊聲喝了個大彩。

　　袁紫衣搖頭道：“口采不好。這一手‘脫袍讓位’，脫袍不打緊，讓位嘛，卻是注定把掌門人之位讓給我啦。”易吉心中一凜，果覺這一手也是不祥之兆，右手伸到腰間，輕輕一抖，手中已多了一條晶光閃亮的九節鞭。

　　這一抖寂然無聲，鋼鞭的九節互相竟無半點碰撞。袁紫衣暗叫：“啊喲，不好！這手功夫我可不會，今日只怕要糟！”只見他這條鞭子每一節均有雞蛋粗細，他身材又極魁梧，便如船頭上立了一座鐵塔，拿著這條大鞭，當真是威風凜凜。這時船家已收起了鐵錨，船身在江中搖晃不定。易吉手臂一抖，九節鞭飛出去卷住了船頭鐵錨，跟著一揮，扑通聲響，水花四濺，鐵錨又已落入江中，船身登時穩住。這一手若非臂上有六七百斤膂力，焉能如此揮洒自如？眼見他這條九節鞭并有軟鞭與鋼鞭之長，內外兼修，非同小可。袁紫衣心想：“他膂力強大，揮鞭無聲。此人只可智取，不能力敵。”見他身材魁梧，年紀又大，想來功力雖深，手腳就未必靈便，于是心生一計，說道：“易老師，我是女子，如在船頭跟你相斗，不論胜負，都于你此行不利。咱們總得另覓一個地方較量才是。”易吉心覺此言有理，可是又不愿上岸。袁紫衣又道：“易老師，咱們話得說在前頭，若是我胜了你，你這九龍派掌門人之位，自得拱手相讓，不知你門下的弟子們服是不服？”易吉氣得紫臉泛白，喝道：“不服也得服。但若你輸了呢？”袁紫衣嬌笑道：“我跟你磕頭，叫你作干爹，請你多疼我這干女兒啊。”說著倏地躍起，右足在桅索上一撐，左足已踏上了帆底的橫杆，腰中銀絲鞭揮出，向上一抖，卷住了桅杆，手上使勁，帶動身子向上躍高。

　　她左臂剛抱住桅杆，右手又揮出銀絲鞭再向上一卷，最後一招“一鶴沖天”，身子已高過桅杆，輕輕巧巧地落將下來，站在帆頂。這幾下輕靈之極，碼頭上旁觀的閒人無不喝彩。九龍派的弟子中卻有人叫了起來：“喂，玩這手有什麼意思？有種的便下來，領教領教易老師威震三湘的九龍鞭功夫。”袁紫衣大聲道：“在上邊比武，大伙兒都瞧得清楚些。”易吉哼了一聲，將九龍鞭在腰間一盤，左手抓住桅杆，身子已离地二尺，跟著右手一搭，身子又上升二尺。那桅杆比大碗的碗口還粗，一手原是無法握住，但他手指勁力厲害，掌力又極沉雄，雙手交互握抓，身子竟平平穩穩地上升，雖無袁紫衣的快捷剽悍，但在行家看來，這手功夫既穩且狠，實是非同小可。袁紫衣眼見他离桅頂尚有丈余，心想一給他爬上，就不好斗，只有居高臨下，先制止他上升，當下銀絲鞭一晃，喝道：“我這是十八龍鞭，多了你九龍。”鞭梢在空中抖動，摟頭蓋將下來。易吉雙手不空，如何抵擋？若要閃避，只有溜下桅杆，如此一招不交，已然輸了，碼頭上的眾弟子又高聲叫罵起來：“不要臉！”“這哪是公平交手？”“兀那婆娘，你下來動手！”卻見易吉將頭一偏，左臂抱住桅杆，右手揮動九節鋼鞭，竟自下迎上，往銀絲鞭上砸去。

　　袁紫衣生怕雙鞭相交，若是給纏住了，拉扯起來，自己力小，必定吃虧，于是抖手揚鞭，避開他的兵刃，待要回轉再擊，哪知易吉使一招“插花蓋頂”，舞動鋼鞭護住頭臉，左臂一松一緊，身子一縱一提，四五個起落，已穩穩坐上桅杆之頂，但聽得碼頭上歡聲大起，鼓掌如雷。

　　他這一來占得了有利地勢，袁紫衣心中卻反而放寬，見他適才出鞭，力道雖猛，招數中卻無特异變化，遠不及自己鞭法的精微巧妙，當下身子向左一探，刷的一聲，銀絲鞭自右環擊而至。易吉穩穩坐著，九節鞭回轉，將對方軟鞭擋開。這時陽光照耀，湘江中泛出萬道金波，兩人在五六丈高處相斗，兩條軟鞭猶似靈蛇盤旋，的是好看煞人。岸邊人眾越聚越多，湘江中上上下下的船舶也多收帆停舵，船中水手乘客，一齊仰首觀斗。易吉自知輕身功夫不如對方，只是穩坐帆頂，雙足挾住桅杆，先占了個不敗之地。袁紫衣卻是東竄西躍，在帆頂的橫桁上忽進忽退。她銀絲鞭比對手的九龍鞭長了一倍有余，只有她攻擊易吉的份兒，易吉卻無法反擊。拆到六十余招後，她手中一條長鞭如銀蛇飛舞，招數愈出愈奇。易吉來來去去卻只是七八招，密密護住了全身，俟機去纏對方軟鞭。一眼看來，袁紫衣似是占盡了上風，但她如此打法極是吃力，只要久攻不下，鞭法中稍有破綻，或是足下一滑一絆，那便輸了。原來易吉的用心，正是孫子兵法中所謂“先為不可胜，以待敵之可胜”。袁紫衣早知他的心意，但不論如何變招進攻，他這七八招守護全身，竟是嚴密异常，無隙可乘。如在平地，她自可凌空下擊，或是著地滾進，但自己引他高空相斗，反給他占了地利，卻非始料之所及了。又斗片刻，情勢仍無變化，袁紫衣微感氣息粗重，縱躍之際，已稍不及初時輕捷。易吉瞧出轉機已至，待她長鞭掠到面前，突出左手，徑去抓她鞭上金球。袁紫衣一驚，軟鞭下沉，哪知易吉的九龍鞭反過來一壓一鉤，若非她銀絲鞭閃避得快，雙鞭已纏在一起。易吉得理不讓人，瞧准了她鞭頭回起之處，九龍鞭一招“青藤纏葫蘆”，大喝一聲，已將銀絲鞭纏住。袁紫衣只覺手臂一酸，手中長鞭給一股強力往外急拉，知道若與對方蠻奪，自己必輸，她心思轉得好快，危急中倏出險招，右手猛地一甩，銀絲鞭的鞭柄脫手飛出，繞著桅杆意轉圈子，但見銀光閃動，刷喇喇一陣響，九節鋼鞭和銀絲軟鞭兩條軟鞭，竟將易吉雙腿連同右臂一齊繞在桅杆之上。這一下變生不測，易吉怎料想得到？大驚之下，忙伸左手去解鞭，倏見袁紫衣扑到身前，左手探出，便來挖他眼珠。易吉左手急忙放脫軟鞭，舉手擋架。哪知袁紫衣這一下乃是虛招，左掌在空中微一停頓，牽制他的左掌，右手疾出，早已點中了他左腋下的“淵腋穴”。這一招在旁人看來，簡直是易吉自舉手臂，露出腋底任由對方點穴一般。他穴道破點，左臂軟軟下垂，雙腿與右臂卻又給縛在桅上，可說是一敗涂地，再無回手之力。胡斐在地下見她敗中取胜，這一手贏得巧妙無比，剛叫了聲好，忽見黃光閃動，九枚金錢鏢急向桅杆上飛去，射向袁紫衣後心。袁紫衣將易吉打得如此狼狽，心中大是得意，正要在高處夸言幾句，逼他親口許諾讓了掌門，這才放他，沒料到下面竟然有人偷襲。這九枚金錢鏢來得既快，部位又四下分散，她身在橫桁之上，只要向左或是向右踏出半步，立時從五六丈高處摔將下來，卻又如何避得？情急智生，身子向後一仰，登時摔下，九枚錢鏢從帆頂掠過。船頭岸上眾人驚呼聲中，只見她雙足鉤住橫桁，身子挂在半空。

　　岸上偷發暗器之人一不做，二不休，跟著又是三枚錢鏢射出，這一次卻是一枚襲她身子，兩枚射向橫桁，只要她身子向上翻起，剛好是自行湊向錢鏢。胡斐知道這一下袁紫衣再也無法避讓，立即也是三枚制錢射出。他出手雖後，但手勁凌厲，錢鏢去勢卻快，六枚銅錢在空中互撞，錚錚錚三聲，一齊斜飛，落入了江中。袁紫衣背上驚出了一身冷汗，剛欲翻身而起，胡斐大叫一聲：“這算什麼？”躍上了船頭，只聽喀喇、喀喇兩聲巨響，橫桁斷折。袁紫衣跟著橫桁向江中跌落，而易吉處身所在的桅杆，卻也從中斷絕。袁紫衣當時頭下腳上，親眼見到何人發射暗器偷襲，胡斐如何出手相救，但橫桁怎地斷折，卻未瞧見。原來易吉左脅穴道被點，半身動彈不得，右手卻尚可用力，忙從雙鞭纏繞之中脫出手臂，眼見袁紫衣倒挂桁上，當即將全身勁力運于掌上，發掌擊向橫桁。他膂力好大，連擊三掌，桁斷人落。就在此時，胡斐也已躍上了船頭，心想若是袁姑娘落水，這姓易的反而安坐桅頂，待他慢慢溜將下來，豈非是他胜了？當即背靠桅杆，運勁向後力撞，這桅杆又堅又粗，一撞之下只晃了幾下。胡斐心中急了，拔出單刀，刷的一刀，劈斷了桅杆。眼見袁紫衣與易吉各自隨著一段巨木往江中跌落，只是袁紫衣的橫桁先斷，身在半截桅杆之下，若是給斷桅擊中，性命可憂，胡斐當即抓起船頭拉纖用的竹索，對准袁紫衣身前揮將過去，大喝道：“抓住了！”竹索飛出，有如一條極長的軟鞭。袁紫衣身在半空，心中忙亂，她雖識得水性，但想在眾目睽睽之下落水，待會濕淋淋地爬起，豈非狼狽萬狀？突見竹索飛到，急忙伸手抓住。胡斐一揮一拉，袁紫衣借勢躍起，輕輕巧巧地落在船頭。她雙足剛落上船板，只聽得扑通一聲巨響，水花四濺，無數水珠飛到了她頭上臉上，正是易吉與斷桅一齊落水。岸上人眾大聲呼叫，扑通扑通響聲不絕。原來易吉不會水性，九龍派的十七八名弟子紛紛躍入湘江，爭先恐後地去救師父。袁紫衣向胡斐嫣然一笑，道：“胡大哥，謝謝你啦！”胡斐笑道：“我這‘胡’字拆開來是‘月十口”三字，看來我每月之中，要身中九刀。”袁紫衣笑得更是歡暢，心想我適才給那易吉拆字，原來都叫他偷聽去啦，笑道：“幸好你名字中有個‘非’字，這一‘非也非也’，那九刀之厄就逢凶化吉了。”胡斐笑道：“多謝姑娘金口。”袁紫衣與他重逢，心中極是高興，又承他出手相救，有意與他修好，又笑道：“你這‘斐’字是文采斐然，那不必說了。‘非’字下加‘羽’字為‘翡’，主得金玉翡翠；加‘草’字頭為‘菲’，主芬芳華美；加絞絲旁為‘緋’，紅袍玉帶，主做大官。”胡斐伸了伸舌頭，道：“升官發財，可了不起！”

　　兩人在船頭說笑，旁若無人。忽聽得碼頭上一陣大亂，九龍派眾門人將易吉連著斷桅，七手八腳地抬上岸來。他年老肥胖，又不通水性，吃了幾口水，一氣一怒，竟自暈了過去。袁紫衣暗暗心驚：“莫要弄出人命，這事情可鬧大了。”低聲道：“胡大哥，咱們快走吧！”說著一躍上岸，伸手去取那纏在斷桅上的銀絲軟鞭。九龍派眾門人紛紛怒喝，六七條軟鞭齊往她身上擊了下來。只聽得嗆啷啷響成一片，六七條軟鞭互相撞擊，便似一道鐵网般當頭蓋到。她銀絲軟鞭在手，借力打力，一鞭從頭頂橫過，身子已斜竄出去。她偷眼再向易吉望了一眼，只見他一個胖胖的身軀橫臥地下，一動不動，也不知是死是活。胡斐翻身上馬，右手牽著白馬，叫道：“九龍派掌門人不大吉利，不當也罷。”袁紫衣笑道：“那就聽你吩咐啦！”躍起身來，上了馬背。九龍派的眾弟子大聲叫嚷，紛紛趕來阻截。兩條軟鞭著地橫掃，往馬足上打去。袁紫衣回身一鞭，已將兩條軟鞭的鞭頭纏住，右手一提馬韁，白馬向前疾奔。這馬神駿非凡，腳步固然迅捷無比，力氣也是大得异常，發力沖刺，登時將那兩名手持軟鞭的漢子拖倒。

　　這一下變起不意，兩名漢子大驚之下，身子已被白馬在地下拖了六七丈遠。兩人急欲站起，但白馬去勢何等快速，兩人上身剛抬起，立時又被拖倒，驚惶之中竟自想不起拋掉兵刃，仍是死死地抓住鞭柄。

　　袁紫衣在馬上瞧得好笑，倏地勒馬停步，待那兩名漢子站起身來，只見兩人目青鼻腫，手足顏面全為地下沙礫擦傷，問道：“你們的軟鞭中有寶麼？怎地不舍得放手？”兩句話剛問完，不等他們回答，右足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點。白馬向前一沖，又將兩人拖倒。這時兩人方始省悟，撒手棄鞭，耳聽得袁紫衣格格嬌笑，與胡斐并肩馳去。

　　易家灣九龍派弟子眾多，聲勢甚大，此日為老師送行，均會聚在碼頭之上，眼見易吉受挫，原要一擁而上。袁紫衣與胡斐武功雖強，終究是好漢敵不過人多。幸好袁紫衣臨去施一手回鞭拉人，事勢奇幻，眾弟子瞧得目瞪口呆，一時會不過意來，待要搶上圍攻，二人已馳馬遠去。這時易吉悠悠醒轉，眾弟子七嘴八舌地上前慰問，痛罵袁紫衣使奸行詐，紛紛議論，卻誰也不知她的來歷，于是九龍派所有的對頭，個個成了她背後指使之人。袁紫衣馳出老遠，直至回頭望不見易家灣的房屋，才將奪來的兩根九節鋼鞭拋在地下。她轉眼瞧瞧胡斐，見他穿著一身鄉農的衣服，土頭土腦，憨里憨氣，忍不住好笑，但想適才若不是他出手救援，多半自己已將一條小命送在易家灣，此刻回思，不禁暗自心驚。

　　兩人并騎走了一陣，胡斐道：“袁姑娘，天下武學，共有多少門派？”袁紫衣笑道：“不知道啊，你說有多少門派？”胡斐搖頭道：“我說不上，這才請教。你現下已當了韋陀門、八仙劍、九龍派三家的大掌門啦。還得再做幾派掌門，方才心滿意足？”袁紫衣笑道：“雖然胜了易吉，但他門下弟子不服，這九龍派的掌門人，實在是當得十分勉強的。至于少林、武當、太極這些大門派的掌門人，我是不敢去搶的。再收十家破銅爛鐵，也就夠啦。”胡斐伸了伸舌頭，道：“武林十三家總掌門，這名頭可夠威風啊。”

　　袁紫衣笑道：“胡大哥，你武藝這般強，何不也搶幾家掌門人做做？咱們一路收過去。你收一家，我收一家，輪流著張羅。到得北京，我是十三家總掌門，你也是十三家總掌門。咱哥兒倆一同去參與福大帥的什麼天下掌門人大會，豈不有趣？”胡斐連連搖手，道：“我可沒這個膽子，更沒姑娘的好武藝。多半掌門人半個也沒搶著，便給人家一招‘呂洞賓推狗’，摔在河里，變成了一條拖泥帶水的落水狗！若是單做泥鰍派掌門人呢，可又不大光彩。”袁紫衣笑彎了腰，抱拳道：“胡大哥，小妹這里跟你陪不是啦。”胡斐抱拳還禮，一本正經地道：“三家大掌門老爺，小的可不敢當。”袁紫衣見他模樣老實，說話卻甚是風趣，心中更增了幾分喜歡，笑道：“怪不得趙半山那老小子夸你不錯！”胡斐心中對趙半山一直念念不忘，忙問：“趙三哥怎麼啦？他跟你說什麼來著？”袁紫衣笑道：“你追得上我，便跟你說。”伸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碰。胡斐心想你這白馬一跑，我哪里還追得上？眼見白馬後腿一撐，便要發力，急忙騰身躍起，左掌在白馬臀上一按，身子已落在白馬的馬背，正好坐在袁紫衣身後。那白馬背上多了一人，竟是毫不在意，仍是放開四蹄，追風逐電般向前飛奔。那匹青馬在後跟著，雖然空鞍，但片刻之間，已與白馬相距數十丈之遙。袁紫衣微微聞到背後胡斐身上的男子氣息，臉上一熱，待要說話，卻又住口。奔馳了一陣，猛聽得半空中一個霹靂，抬頭一望，烏云已將半邊天遮沒。此時正當盛暑，陣雨說來便來，她一提馬韁，白馬奔得更加快了。

　　不到一盞茶時分，西風轉勁，黃豆大的雨點已洒將下來。一眼望去，大路旁并無房屋，只左邊山坳中露出一角黃牆，袁紫衣縱馬馳近，原來是一座古廟，破匾上寫著“湘妃神祠”四個大字，泥金剝落，顯已日久失修。

　　胡斐躍下馬來，推開廟門，顧不得細看，先將白馬拉了進去。這時空中焦雷一個接著一個，閃電連晃，袁紫衣雖然武藝高強，禁不住臉上露出畏懼之色。

　　胡斐到後殿去瞧了一下，廟中人影也無，回到前殿，說道：“還是後殿干淨些。”找了些稻草，打掃出半邊地方，道：“這雨下不長，待會雨收了，今天准能趕到長沙。”袁紫衣“嗯”了一聲，不再說話。兩人本來一直說說笑笑，但自同騎共馳一陣之後，袁紫衣心中微感异樣，瞧著胡斐，不自禁地有些靦腆，有些尷尬。

　　兩人并肩坐著，突然間同時轉過頭來，目光相触，微微一笑，各自把頭轉了開去。

　　隔了一會，胡斐問道：“趙三哥身子安好吧？”袁紫衣道：“好啊！他會有什麼不好？”胡斐道：“他在哪里？我想念他得緊，真想見見他。”袁紫衣道：“那你到回疆去啊。只要你不死，他不死，准能見著。”

　　胡斐一笑，道：“你是剛從回疆來吧？”袁紫衣回眸微笑，道：“是啊。你瞧我這副模樣像不像？”胡斐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先前只道回疆是沙漠荒蕪之地，哪知竟有姑娘這般美女。”袁紫衣臉上一紅，“呸”了一聲，道：“你瞎說什麼？”胡斐一言既出，心中微覺後悔，暗想孤男寡女在這枯廟之中，說話可千萬輕浮不得，于是岔開話題，問道：“福大帥開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到底是為了什麼，姑娘能見告麼？”袁紫衣聽他語氣突轉端莊，不禁向他望了一眼，說道：“他王公貴人，吃飽了飯沒事干，找些武林好手消遣消遣，還不跟斗雞斗蟋蟀一般。只可歎天下無數武學高手，受了他的愚弄，竟不自知。”胡斐一拍大腿，大聲道：“姑娘說的一點也不錯。如此高見，令我好生佩服。原來姑娘一路搶那掌門人之位，是給這個福大帥搗亂來著。”袁紫衣笑道：“不如咱二人齊心合力，把天下掌門人之位先搶他一半。這麼一來，福大帥那大會便七零八落，不成氣候。咱們再到會上給他一鬧，叫他從此不敢小覷天下武學之士。”胡斐連連鼓掌，說道：“好，就這麼辦。姑娘領頭，我跟著你出點微力。”袁紫衣道：“你武功遠胜于我，何必客氣。”兩人說得高興，卻見大雨始終不止，反而越下越大，廟後是一條山澗，山水沖將下來，轟轟隆隆，竟似潮水一般。那古廟年久破敗，到處漏水。胡斐與袁紫衣縮在屋角之中，眼見天色漸黑，烏云竟要似壓到頭頂一般，看來已是無法上路。胡斐到灶間找了些柴枝，在地下點燃了作燈，笑道：“大雨不止，咱們只好挨一晚餓了。”

　　火光映在袁紫衣臉上，紅紅的愈增嬌艷。她自回疆萬里東來，在荒山野地歇宿視作尋常，但是孤身與一個青年男子共處古廟，卻是從所未有的經歷，心頭不禁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胡斐找些稻草，在神壇上舖好，又在遠离神壇的地下堆了些稻草，笑道：“呂洞賓睡天上，落水狗睡地下。”說著在地下稻草堆里一躺，翻身向壁，閉上了眼睛。袁紫衣暗暗點頭，心想他果然是個守禮君子，笑道：“落水狗，明天見。”躍上了神壇。她睡下後心神不定，耳聽著急雨打在屋瓦之上，嘩啦啦的亂響，直過了半個多時辰，才蒙朧睡去。

　　睡到半夜，隱隱聽得有馬蹄之聲，漸漸奔近，袁紫衣翻身坐起，胡斐也已聽到，低聲道：“呂洞賓，有人來啦。”只聽馬蹄聲越奔越近，還夾雜著車輪之聲，胡斐心想：“這場大雨自下午落起，中間一直不停，怎地有人冒著大雨，連夜趕路？”只聽得車馬到了廟外，一齊停歇。袁紫衣道：“他們要進廟來！”從神壇躍下，坐在胡斐身邊。果然廟門呀的一聲推開了，車馬都牽到了前殿廊下。跟著兩名車夫手持火把，走到後殿，見到胡袁二人，道：“這兒有人，我們在前殿歇。”當即回了出去。只聽得前殿人聲嘈雜，約有二十來人。有的劈柴生火，有的洗米煮飯，說的話大都是廣東口音。亂了一陣，漸漸安靜下來。

　　忽聽一人說道：“不用舖床，吃過飯後，不管雨大雨小，還是乘黑趕路。”胡斐聽了這口音，心中一愣，這時後殿點的柴枝尚未熄滅，火光下只見袁紫衣也是微微變色。又聽前殿另一人道：“老爺子也太把細啦，這麼大雨……”這時雨聲直響，把他下面的話聲淹沒了。先前說話的那人卻是中氣充沛，語音洪亮，聲音隔著院子，在大雨中仍是清清楚楚地傳來：“黑夜之中又有大雨，正好趕路。莫要貪得一時安逸，卻把全家性命送了，此處离大路不遠，別鬼使神差地撞在小賊手里。”聽到此處，胡斐再無懷疑，心下大喜，暗道：“當真是鬼使神差，撞在我手里。”低聲道：“呂洞賓，外邊又是一位掌門人到了，這次就讓我來搶。”袁紫衣“嗯”了一聲，卻不說話。胡斐見她并無喜容，心中微感奇怪，于是緊了緊腰帶，將單刀插在腰帶里，大踏步走向前殿。

　　只見東廂邊七八個人席地而坐，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坐在地下，比旁人高出了半個頭，身子向外。胡斐一見他的側影，認得他正是佛山鎮的大惡霸鳳天南。只見他將那條黃金棍倚在身上，抬眼望天，呆呆出神，不知是在懷念佛山鎮那一份偌大的家業，還是在籌划對付敵人、重振雄風的方策？胡斐從神龕後的暗影中出來，前殿諸人全沒在意。西邊殿上生著好大一堆柴火，火上吊著一口大鐵鍋，正在煮飯。胡斐走上前去，飛起一腿，嗆啷啷一聲響亮，將那口鐵鍋踢得飛入院中，白米撒了一地。

　　眾人一驚，一齊轉頭。鳳天南、鳳一鳴父子等認得他的，無不變色。空手的人忙搶著去抄兵刃。

　　胡斐見了鳳天南那張白白胖胖的臉膛，想起北帝廟中鍾阿四全家慘死的情狀，氣極反笑，說道：“鳳老爺，這里是湘妃廟，風雅得行啊。”鳳天南殺了鍾阿四一家三口，立即毀家出走，一路上晝宿夜行，盡揀偏僻小道行走。他做事也真干淨利落，胡斐雖然機靈，畢竟江湖上閱歷甚淺，沒能查出絲毫痕跡。這日若非遭遇大雨，陰差陽錯，決不會在這古廟中相逢。鳳天南眼見對頭突然出現，不由得心中一寒，暗道：“看來這湘妃廟是鳳某歸天之處了。”但臉上仍是十分鎮定，緩緩站起身來，向兒子招了招手，叫他走近身去，有話吩咐。胡斐橫刀堵住廟門，笑道：“鳳老爺，也不用囑咐什麼。你殺鍾阿四一家，我便殺你鳳老爺一家。咱們一刀一個，決不含糊。你鳳老爺與眾不同，留在最後，免得你放心不下，還怕世上有你家人剩著。”鳳天南背脊上一涼，想不到此人小小年紀，做事也居然如此辣手，將黃金棍一擺，說道：“好漢一人做事一身當，多說廢話干麼？你要鳳某的性命，拿去便是。”說著搶上一步，呼的一聲，一招“摟頭蓋頂”，便往胡斐腦門擊下，左手卻向後急揮，示意兒子快走。鳳一鳴知道父親決不是敵人對手，危急之際哪肯自己逃命？大聲叫道：“大伙兒齊上！”只盼倚多為胜，說著挺起單刀，縱到了胡斐左側。隨著鳳天南出亡的家人親信、弟子門人，一共有十六七人，其中大半均會武藝，聽得鳳一鳴呼叫，有八九人手執兵刃，圍將上來。

　　鳳天南眉頭一皺，心想：“咳！當真是不識好歹。若是人多便能打胜，我佛山鎮上人還不夠多？又何必千里迢迢地背井离鄉，逃亡在外？”但事到臨頭，也已別無他法，只有決一死戰。他心中存了拚個同歸于盡的念頭，出手反而冷靜，一棍擊出，不等招術用老，金棍斜掠，拉回橫掃。胡斐心想此人罪大惡極，如果一刀送了他性命，刑罰遠不足以抵償過惡，眼見金棍掃到，單刀往上一拋，伸手便去硬抓棍尾，竟是一出手便是將敵人視若無物，鳳天南暗想我一生闖蕩江湖，還沒給人如此輕視過，不由得怒火直沖胸臆，但佛山鎮上一番交手，知對方武功實非己所能敵，手上絲毫不敢大意，急速收棍，退後一步。只聽得頭頂禿的一響，眾人雖然大敵當前，還是忍不住抬頭一看，原來胡斐那柄單刀拋擲上去，斬住了屋梁，留在梁上不再掉下。胡斐縱聲長笑，突然插入人群之中，雙手忽起忽落，將鳳天南八九名門人弟子盡數點中了穴道，或手臂斜振，或提足橫掃，一一甩在兩旁。霎時之間，大殿中心空空蕩蕩，只剩下鳳氏父子與胡斐三人。

　　鳳天南一咬牙，低聲喝道：“鳴兒你還不走，真要鳳家絕子絕孫麼？”鳳一鳴兀自遲疑，提著單刀，不知該當上前夾擊，還是奪路逃生？胡斐身形一晃，已搶到了鳳一鳴背後，鳳天南一聲大喝，金棍揮出，上前截攔。胡斐頭一低，從鳳一鳴腋下鑽了過去，輕輕一掌，在他肩頭一推，鳳一鳴站立不穩，身子後仰，便向棍上撞去。鳳天南大驚，急收金棍，總算他在這棍上下了數十年苦功，在千鈞一發之際硬生生收回，才沒將兒子打得腦漿迸裂。胡斐一招得手，心想用這法子斗他，倒也絕妙，不待鳳一鳴站穩，右手抓住了他後頸，提起左掌，便往他腦門拍落。鳳天南想起他在北帝廟中擊斷石龜頭頸的掌力，這一掌落在兒子腦門之上，怎能還有命在？急忙金棍遞出，猛點胡斐左腰，迫使他回掌自救。

　　胡斐左掌舉在半空，稍一停留，待金棍將到腰間，右手抓著鳳一鳴腦袋，猛地往棍頭急送。鳳天南立即變招，改為“挑袍撩衣”，自下向上抄起，攻敵下盤。胡斐叫道：“好！”左掌在鳳一鳴背上一推，用他身子去抵擋棍招。如此數招一過，鳳一鳴變成了胡斐手中的一件兵器。胡斐不是拿他腦袋去和金棍碰撞，便是用他四肢來格架金棍。鳳天南出手稍慢，欲待罷斗，胡斐便舉起手掌，作勢欲擊鳳一鳴要害，叫他不得不救，但一救之下，總是處處危機，沒一招不是令他險些親手擊斃了兒子。又斗數招，鳳天南心力交瘁，突然向後退開三步，將金棍往地下一擲，當的一聲巨響，地下青磚碎了數塊，慘然不語。

　　胡斐厲聲喝道：“鳳天南，你便有愛子之心，人家兒子卻又怎地？”鳳天南微微一怔，隨即強悍之氣又盛，大聲說道：“鳳某橫行岭南，做到五虎派掌門，生平殺人無算。我這兒子手下也殺過三四十條人命，今日死在你手里，又算得了什麼？你還不動手，摽里摽唆的干麼？”胡斐喝道：“那你自己了斷便是，不用小爺多費手腳。”鳳天南拾起金棍，哈哈一笑，回轉棍端，便往自己頭頂砸去。

　　突然間銀光閃動，一條極長的軟鞭自胡斐背後飛出，卷住金棍，往外一奪。鳳天南膂力甚強，硬功了得，這一奪金棍竟沒脫手，但回轉之勢，卻也止了。這揮鞭奪棍的正是袁紫衣，她手上用力，向里一拉，鳳天南金棍仍是凝住不動，她卻已借勢躍了出來。

　　袁紫衣笑道：“胡大哥，咱們只奪掌門之位，可不能殺傷人命。”胡斐咬牙切齒地道：“袁姑娘你不知道，這人罪惡滔天，非一般掌門人可比。”袁紫衣搖頭道：“我搶奪掌門，師父知道了不過一笑。若是傷了人命，他老人家可是要大大怪罪。”胡斐道：“這人是我殺的，跟姑娘毫無干系。”袁紫衣答道：“不對，不對！搶奪掌門之事，因我而起。這人是五虎派掌門，怎能說跟我沒有干系？”胡斐急道：“我從廣東直追到湖南，便是追趕這惡賊。他是掌門人也好，不是掌門人也好，今日非殺了他不可。”袁紫衣正色道：“胡大哥，我跟你說正經話，你好好聽著了。”胡斐點了點頭。袁紫衣道：“你不知我師父是誰，是不是？”胡斐道：“我不知道。姑娘這般好身手，尊師定是一位名震江湖的大俠，請問他老人家大名怎生稱呼。”袁紫衣道：“我師父的名字，日後你必知道。現下我只跟你說，我离回疆之時，我師父對我說道：‘你去中原，不管怎麼胡鬧，我都不管，但只要殺了一個人，我立時取你的小命。’我師父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沒半分含糊。”胡斐道：“難道十惡不赦的壞人，也不許殺麼？”袁紫衣說道：“是啊！那時我也這般問我師父。他老人家道：‘壞人本來該殺。但世情變幻，一人到底是好是壞，你小小年紀怎能分辨清楚？世上有笑面老虎，也有虎面菩薩。人死不能復生，只要殺錯一個人，那便終身遺恨。’”胡斐點頭道：“話是不錯。但這人親口自認殺人無算，他在佛山鎮上殺害良善，又是我親眼見到，決計錯不了。”袁紫衣道：“我是迫于師命，事出無奈。胡大哥，你瞧在我份上，高抬貴手，就此算了吧！”

　　胡斐聽她言辭懇切，确是真心相求，自與她相識以來，從未聽過她以這般語氣說話，不由得心中一動，但隨即想起鍾阿四夫婦父子死亡枕藉的慘狀，想起北帝神像座前石上小兒剖腹的血跡，想起佛山街頭惡犬扑咬鍾小二的狠態，一股熱血涌上心頭，大聲道：“袁姑娘，這兒的事你只當沒碰上，請你先行一步，咱們到長沙再見。”

　　袁紫衣臉色一沉，慍道：“我生平從未如此低聲下氣地求過別人，你卻定是不依。這人與你又無深仇大怨，你也不過是為了旁人之事，路見不平而已。他毀家逃亡，晝宿夜行，也算是怕得你厲害了。胡大哥，為人不可趕盡殺絕，須留三分余地。”胡斐朗聲說道：“袁姑娘，這人我是非殺不可。我先跟你賠個不是，日後尊師若是怪責，我甘愿獨自領罪。”說著一揖到地。只聽得刷的一響，袁紫衣銀鞭揮起，卷住了屋梁上胡斐那柄單刀，一扯落下，輕輕一送，卷到了他面前，說道：“接著！”胡斐伸手抓住刀柄，只聽她道：“胡大哥，你先打敗我，再殺他全家，那時師父便怪我不得。”胡斐怒道：“你一意從中阻攔，定有別情。尊師是堂堂大俠，前輩高人，難道就不講情理？”袁紫衣輕歎一聲，柔聲道：“胡大哥，你當真不給我一點兒面子麼？”火光映照之下，嬌臉如花，低語央求，胡斐不由得心腸一軟，但越是見她如此懇切相求，越是想到其中必有詐謀，心道：“胡斐啊胡斐，你若惑于美色，不顧大義，枉為英雄好漢。你爹爹胡一刀一世豪傑，豈能有你這等不肖子孫？”眼見若不動武，已難以誅奸殺惡，叫道：“如此便得罪了。”單刀一起，一招“大三拍”，刀光閃閃，已將袁紫衣上盤罩住，左手揚處，一錠紋銀往鳳天南心口打去。

　　袁紫衣見他痴痴望著自己，似乎已答應自己要求，心中正自喜歡，哪知道他竟會突然出手，兩人相距不遠，這一招“大三拍”來得猛惡，銀絲鞭又長又軟，本已不易抵擋，而他左手又發暗器，但聽風聲勁急，顯是這暗器出手極是沉重，只怕鳳天南未必擋得住。袁紫衣心念一閃：“他不會傷我！”長鞭甩出，急追上去，當的一聲，將那錠紋銀打落，對胡斐的刀招竟是不封不架。原來胡斐知她武功決不在己之下，只要一動上手，便非片時可決，鳳天南父子不免逃走，是以突然發難，但身邊暗器只有錢鏢，便是打中也不能致命，于是將一錠五兩重的紋銀發了出去，這一下手勁既重，去勢又怪，眼見定可成功，豈料袁紫衣竟然冒險不護自身，反而去相救旁人，他刀鋒离她頭頂不及數寸，凝臂停住，喝道：“這為什麼？”袁紫衣道：“迫不得已！”身形驀地向後縱開丈余，銀鞭回甩，叫道：“看招吧！”胡斐舉刀一擋，待要俟機再向鳳天南襲擊，但袁紫衣的銀絲軟鞭一展開，招招殺著，竟是不容他有絲毫緩手之機，只得全神貫注，見招拆招。大殿上只見軟鞭化成一個銀光大圈，單刀舞成一個銀光小圈，兩個銀圈盤旋沖擊，騰挪閃躍，偶然發出幾下刀鞭撞擊之聲。

　　斗到分際，袁紫衣軟鞭橫甩，將神壇上點著的蜡燭擊落地下，胡斐心念一動：“她要打滅燭火，好讓那姓鳳的逃走。”可是雖知她的用意，一時卻無應付之策，只有展開祖傳胡家刀法中精妙之招，著著進攻。袁紫衣叫道：“好刀法！”鞭身橫過，架開了一刀，鞭頭已卷住了西殿地下點燃著的一根柴火，向他擲去。煮飯的鐵鍋雖被胡斐踢翻，燒得正旺的二三十根柴火卻兀自未熄。胡斐見她長鞭卷起柴火擲來，不敢用力去砸，只怕火星濺開，傷了頭臉，于是躍開閃避，這一閃一避，便不能再向前進擊。袁紫衣緩出手來，將火堆中燃著的柴火隨卷隨擲，一根甫出，二根繼至，一時之間，黑暗中閃過一道道火光。胡斐見柴火不斷擲來，又多又快，只得展開輕功，在殿中四下游走。眼見鳳天南的家人、子弟、車夫仆從一個個溜向後殿，點中了穴道的也給人抱走，鳳天南父子卻目露凶光，站在一旁。他生怕鳳天南乘機奪路脫逃，刀光霍霍，身子竟是不离廟門。斗了一會，空中飛舞的柴火漸少，掉在地下的也漸次熄滅。袁紫衣笑道：“胡大哥，今日難得有興，咱們便分個強弱如何？”說著軟鞭揮動，甫點胡斐前胸，隨即轉而打向右脅。胡斐舉刀架開了前一招，第二招來得怪异，急忙在地下一個打滾，這才避開。袁紫衣笑道：“不用忙，我不會傷你。”這句話触動了胡斐的傲氣，心想：“難道我便真的輸于你了？”催動刀法，步步進逼。此時大殿正中只余一段柴火，兀自燃燒，只聽袁紫衣道：“我這路鞭法招數奇將，你可要小心了！”突然風雷之聲大作，轟轟隆隆，不知她軟鞭之中，如何竟能發出如此怪聲。胡斐叫了聲：“好！”先自守緊門戶，要瞧明白她鞭法的要旨，再謀進擊，忽聽得必卜一聲，殿中的一段柴火爆裂開來，火花四濺，霎時之間，火花隱滅，殿中黑漆一團。這時雨下得更加大了，打在屋瓦之上，刷刷作聲，袁紫衣的鞭聲夾在其間，更是隆隆震耳。胡斐雖然大膽，當此情景，心中也不禁栗栗自危，猛地里一個念頭如電光石火般在心中一轉：“那日在佛山北帝廟中，鳳天南要舉刀自殺，有一女子用指環打落他的單刀。瞧那女子的身形手法，定是這位袁姑娘了。”想到此處，胸口更是一涼：“她與我結伴同行，原來是意欲不利于我。”不知怎地，心中感到的不是驚懼，而是一陣失望和凄涼，意念稍分，手上竟也略懈，刀頭給軟鞭一卷，險些脫手，急忙運力往里回奪。

　　袁紫衣究是女子，招數雖精，膂力卻遠不及胡斐，給他一奪之下，手臂發麻，當即手腕外抖，軟鞭松開了刀頭，鞭梢兜轉，順勢便點他膝彎的“陰谷穴”。胡斐閃身避過，還了一刀。這時古廟中黑漆一團，兩人只憑對方兵刃風聲招架。胡斐更是全神戒備，心想：“單是這位袁姑娘，我已難胜，何況還有鳳天南父子相助。”此時他料定袁紫衣與鳳天南乃是一党。今日顯是落入了敵人的圈套之中。

　　兩人又拆數招，都是每一近身便遇凶險。胡斐刷的一刀，翻腕急砍，袁紫衣身子急仰，只覺冷森森的刀鋒掠面而過，相距不過數寸，不禁嚇了一跳，察覺他下手已毫不容情，說道：“胡大哥，你真生氣了麼？”軟鞭輕抖，向後躍開。胡斐不答，凝神傾聽鳳天南父子的所在，防他們暗中忽施襲擊。袁紫衣笑道：“你不睬我，好大的架子！”突然軟鞭甩出，勾他足踝。這一鞭來得無聲無息，胡斐猝不及防，躍起已自不及，忙伸刀在地下一拄，欲待擋開她的軟鞭，不料那軟鞭一卷之後隨即向旁急帶，卸開了胡斐手上的抓力，輕輕巧巧便將單刀奪了過去。

　　這一下奪刀，招數狡猾，勁力巧妙，胡斐暗叫不好，兵刃脫手，今日莫要喪生在這古廟之中，當下不守反攻，縱身前扑，直欺進身，伸掌抓她喉頭。這一招“鷹爪鉤手”招數極是狠辣，他雖依拳譜所示練熟，但生平從未用過。袁紫衣只覺得一股熱氣湊近，敵人手指竟已伸到了自己喉頭，此時軟鞭已在外緣，若要回轉擋架，哪里還來得及？只得將手一松，身子後仰，嗆啷啷一響，刀鞭同時摔在地下。胡斐一抓得手，第二招“進步連環”，跟著迫擊。袁紫衣反手一指，戳中在胡斐右臂外緣，黑暗之中瞧不清對方穴道，這一指戳在肌肉堅厚之處，手指一拗，“啊喲”一聲呼痛。胡斐暗叫：“慚愧！幸好她瞧不清我身形，否則這一指已被點中要穴。”兩人在黑暗之中赤手搏擊，均是守御多，進攻少，一面打，一面便俟機去搶地下兵刃。袁紫衣但覺對方越打越狠，全不是比武較量的模樣，心下也是越來越驚，暗想：“他怎地忽然如此凶狠？”她自出回疆以來，會過不少好手，卻以今晚這一役最稱惡斗，突然間身法一變，四下游走，再不讓胡斐近身。胡斐見對方既不緊逼，當下也不追擊，只守住了門戶，側耳靜聽，要查知鳳天南父子躲在何處，立即發掌先將兩人擊斃。但袁紫衣奔跑迅速，衣襟帶風，掌力發出來也是呼呼有聲，竟聽不出鳳天南父子的呼吸之聲。

　　胡斐心生一計：“她既四下游走，我便來個依樣葫蘆。”當下從東至西，自南趨北，依著“大四象方位”，斜行直沖，隨手胡亂發掌，只要鳳天南父子撞上了，不死也得重傷，便算不撞上，只要一架一閃，立時便可發覺他父子藏身之所。兩人本來近身互搏，此時突然各自盲打瞎撞，似乎互不相關，但只要有誰躍近兵刃跌落之處，另一人立即沖上阻擋，數招一過，又各避開。胡斐在殿上轉了一圈，沒發覺鳳天南父子的蹤跡，心想：“莫非他已溜到了後殿？不對不對！眼下彼強我弱，以他眾人之力，一擁而上，足可制我死命。定是他正在暗中另布陷阱，誘我入彀。大丈夫見機而作，今日先行脫身，再圖後計。”于是慢慢走向殿門，要待躍出。忽聽得呼喇一響，一股極猛烈的勁風扑面而來，黑暗中隱約瞧來，正是一個魁梧的人形扑到。胡斐大喜，叫道：“來得好！”雙掌齊出，砰的一聲，正擊在那人胸前。這兩拳他用上了十成之力，鳳天南當場便得筋折骨斷，立時斃命。但手掌甫與那人相触，已知上當，只覺著手處又硬又冷，掌力既發，便收不回來，四下里泥屑紛飛，瑟瑟亂響，原來扑過來的竟是廟中的神像。只聽得又是砰彭一聲巨響，那神像直跌出去，撞在牆上，登時碎成數截。袁紫衣笑道：“好重的掌力！”這聲音發自山門之外，跟著嗆啷啷一響，卻是軟鞭與單刀都已被她搶在手中。

　　胡斐尋思：“兵刃已被她奪去，該當上前續戰，還是先求脫身？”對方雖是個妙齡少女，但武功之強，實在絲毫輕忽不得，各持兵刃相斗，一時難分上下，眼下她有軟鞭在手，自己只余空手，那就非她之敵，何況她尚有幫手，這念頭甫在心中一轉，忽聽得馬蹄聲響，袁紫衣叫道：“喂，南霸天，你怎麼就走了？可太不夠朋友了！”雨聲中馬蹄聲又響，聽得她上馬追去。胡斐暗叫：“罷了，罷了！”這一下可說是一敗涂地。雖想鳳天南的家人弟子尚在左近，若要出氣，定可追上殺死一批，但罪魁已去，卻去尋這些人的晦氣，不是英雄所為。他從懷中取出火折，點燃了適才熄滅的柴火，環顧殿中，只見那湘妃神像頭斷臂折，碎成數塊，四下里白米柴草撒滿了一地。廟外大雨兀自未止。他瞧著這番惡斗的遺跡，想起適才的凶險，不由得暗自心驚，看了一會，坐在神壇前的木拜墊上，望著一團火光，呆呆出神。

　　心想：“袁姑娘與鳳天南必有瓜葛，那是确定無疑的了。這南霸天既有如此強援，再加上佛山鎮上人多勢眾，制我足足有余，卻何以要毀家出走？他們今日在這古廟中設伏，我已然中計，若是齊上圍攻，我大有性命之憂，何以既占上風，反而退走？瞧那鳳天南的神情，兩次自戕，半點不假，那麼袁姑娘暗中相助，他事先是不知的了。”

　　再想起袁紫衣武功淵博，智計百出，每次與她較量，總是給她搶了先著。適才黑暗中激斗，唯恐慘敗，將她視作大敵，此時回想，嘴角邊忽露微笑，胸中柔情暗生。不自禁想到：“我跟她狠斗之時，出手當真是毫不留情？”這一問連自己也難以回答，似乎确已出了全力，但似乎又未真下殺手。“當她扑近劈掌之時，我那‘穿心錐’的厲害殺著為何不用？我一招‘上馬刀’砍出，她低頭避過，我為什麼不跟著使‘霸王卸甲’？胡斐啊胡斐，你是怕傷著她啊。”突然間心中一動：“她那一鞭剛要打到我肩頭，忽地收了回去，那是有意相讓呢，還是不過湊巧？還有，那一腳踢中了我左腿，何以立時收力？”回憶適才的招數，細細析解，心中登時感到一絲絲的甜意：“她決不想傷我性命！她決不想傷我性命。難道……難道……”想到這里，不敢再往下想，只覺得腹中饑餓，提起適才踢翻了的鐵鍋，鍋中還剩著一些白米，于是將倒瀉在地的白米抓起幾把，在大雨中沖去泥污，放入鍋中，生火煮了起來。過不多時，鍋中漸漸透出飯香，他歎了一口長氣，心想：“若是此刻我和她并肩共炊，那是何等風光？偏生鳳天南這惡賊闖進廟來。”轉念一想：“與鳳天南狹路相逢，原是佳事。我胡思亂想，可莫誤入了歧途。”

　　心中暗自警惕，但袁紫衣巧笑嫣然的容貌，總是在腦海中盤旋來去，米飯漸焦，竟自不覺。

　　就在此時，廟門外腳步聲響，啊的一聲，廟門輕輕推開。胡斐又驚又喜，躍起身來，心道：“她回來了！”火光下卻見進來兩人，一個是五十歲左右的老者，臉色枯黃，形容瘦削，正是在衡陽楓葉莊見過的劉鶴真，另一人是個二十余歲的少婦。那劉鶴真一只手用青布纏著，挂在頸中，顯是受了傷。那少婦走路一蹺一拐，腿上受傷也自不輕。兩人全身盡濕，模樣甚是狼狽。胡斐正待開口招呼，劉鶴真漠然向他望了一眼，向那少婦道：“你到里邊瞧瞧！”那少婦道：“是！”從腰間拔出單刀，走向後殿。劉鶴真靠在神壇上喘息幾下，突然坐倒，臉上神色是在傾聽廟外聲息。

　　胡斐見他并未認出自己，心想：“那日楓葉莊比武，人人都認得他和袁姑娘。我雜在人群之中，這樣一個鄉下小子，他自是不會認得了。”揭開鍋蓋，焦氣扑鼻，卻有半鍋飯煮得焦了。胡斐微微一笑，伸手抓了個飯團，塞在口中大嚼，料想劉鶴真見了自己這副吃飯的粗魯模樣，更是不在意下。過了片刻，那少婦從後殿出來，手中執著一根點燃的柴火，向劉鶴真道：“沒什麼。”劉鶴真吁了口氣，顯是戒備之心稍懈，閉目倚著神壇養神，衣服上的雨水在地下流成了一條小溪流，水中混著鮮血。那少婦也是筋疲力盡，與他偎倚在一起，動也不動。瞧兩人神情，似是一對夫婦，只是老夫少妻，年紀不稱。胡斐心想：“憑著劉鶴真的功夫，武林中該當已少敵手，怎會敗得如此狼狽？可見江湖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實是大意不得。”便在此時，隱隱聽得遠處又有馬蹄聲傳來。劉鶴真霍地站起，伸手到腰間一拉，取出一件兵刃，卻是一條鏈子短槍，說道：“仲萍，你快走！我留在這兒跟他們拚了。”又從懷里取出一包尺來長之物，交在她的手里，低聲道：“你送去給他。”那少婦眼圈兒一紅，說道：“不，要死便大家死在一起。”劉鶴真怒道：“咱們千辛萬苦，負傷力戰，為的是何來？此事若不辦到，我死不瞑目，你快從後門逃走，我纏住敵人。”那少婦兀自戀戀不肯便行，哭道：“老爺子，你我夫妻一場，我沒好好服侍你，便這麼……這麼……”劉鶴真頓足道：“你給我辦妥這件大事，比什麼服侍都強。”左手急揮，道：“快走，快走！”胡斐見他夫妻情重，難分難舍，心中不忍，暗想：“這劉鶴真為人正派，不知是什麼人跟他為難，既叫我撞見了，可不能不理。”便在此時，馬蹄聲已在廟門外停住，聽聲音共是三匹坐騎，兩匹停在門前，一匹卻繞到了廟後。

　　劉鶴真臉現怒色，道：“給人家堵住了後門，走不了啦。”那少婦四下一望，扶著丈夫手臂，爬上神壇，躲入了神龕之中，向胡斐做個手勢，滿臉求懇之色，叫他千萬不可泄漏。神龕前的黃幔垂下了不久，廟門中便走進兩個人來。胡斐仍是坐在地下，抓著飯團慢慢咀嚼，斜目向那兩人瞧去，饒是江湖上的怪人見過不少，此刻也不禁一驚，但見這兩人雙目向下斜垂，眼成三角，一大一小，鼻子大而且扁，鼻孔朝天，相貌實是奇丑。兩人向胡斐瞧了瞧，并不理會，一左一右，走到了後殿，過不多時重又出來，院子中輕輕一響，一人從屋頂躍下。原來當兩人前後搜查之際，堵住後門那人已躍到了屋頂監視。胡斐心道：“這人的輕功好生了得！”但見人影一晃，那人也走進殿來。瞧他形貌，與先前兩人無大差別，一望而知三人是同胞兄弟。三人除下身上披著的油布雨衣，胡斐又是一驚，原來三人披麻帶孝，穿的是毛邊粗布孝衣，草繩束腰，麻布圍頸，便似剛死了父母一般。大殿上全憑一根柴火照明，雨聲淅瀝，涼風颼颼，吹得火光忽明忽暗，將三個人影映照在牆壁之上，倏大倏小，宛似鬼魅。只聽最後進來那人道：“大哥，男女兩個都受了傷，又沒坐騎，照理不會走遠，左近又無人家，卻躲去了哪里？”年紀最大的人道：“多半躲在什麼山洞草叢之中。咱們休嫌煩勞，便到外面搜去。他們雖然傷了手足，但傷勢不重，那老頭手下著實厲害，大家須得小心。”另一人轉身正要走出，突然停步，問胡斐道：“喂，小子，你有沒見到一個老頭和一個年輕堂客？”胡斐口中嚼飯，惘然搖了搖頭。

　　那大哥四下瞧了瞧，見地下七零八落地散滿了箱籠衣物，一具神像又在牆腳下碎成數塊，心中起疑，仔細察看地下的帶水足印。劉鶴真夫婦冒雨進廟，足底下自然拖泥帶水。胡斐眼光微斜，已見到神壇上的足跡，忙道：“剛才有好幾個人在這里打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把湘妃娘娘也打在地下。有的逃，有的追，都騎馬走了。”

　　那三弟走到廊下，果見有許多馬蹄和車輪的泥印，兀自未干，相信胡斐之言不假，回進來問道：“他們朝哪一邊去的？”胡斐道：“好像是往北去的。小的躲在桌子底下，也不敢多瞧……”那三弟點點頭，道：“是了！”取出一小錠銀子，約莫有四五錢重，拋在胡斐身前，道：“給你吧！”胡斐連稱：“多謝。”拾起銀子不住撫摸，臉上顯得喜不自胜，心中卻想：“這三人惡鬼一般，武功不弱，若是追上了鳳天南他們，亂打一氣，倒也是一場好戲。”

　　那二哥道：“老大，老三，走吧！”三人披上雨衣，走出廟門。胡斐依稀聽到一人說道：“這中間的詭計定然厲害，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搶在前頭……”又一人道：“若是截攔不住，不如趕去報信。”先前那人道：“唉，咱們的說話，他怎肯相信？何況……”這時三人走入大雨之中，以後的說話給雨聲掩沒，再也聽不見了。胡斐心中奇怪：“不知是什麼厲害的詭計？又要去給誰報信了？”聽得神龕中喀喇幾聲，那少婦扶著劉鶴真爬下神壇。日前見他在楓葉莊與袁紫衣比武，身手何等矯捷，此時便爬下一張矮矮的神壇，也是顫巍巍的唯恐摔跌，胡斐心想：“怪不得他受傷如此沉重。那三個惡鬼聯手進攻，原也難敵。”劉鶴真下了神壇，向胡斐行下禮去，說道：“多謝小哥救命大恩。”胡斐連忙還禮，他不欲透露身分，仍是裝作鄉農模樣，笑道：“那三個家伙強橫霸道，凶神惡煞一般，開口便是小子長、小子短的，我才不跟他們說真話呢。”劉鶴真道：“我姓劉，名叫鶴真，她是我老婆。小哥你貴姓啊？”胡斐心想：“你既跟我說真姓名，我也不能瞞你。但我的名字不像鄉農，須得稍稍變上一變。”于是說道：“我姓胡，叫做胡阿大。”他想爹媽只生我一人，自稱阿大，也非說謊。劉鶴真道：“小哥心地好，將來定是後福無窮……”說到這里，眉頭一皺，咬牙忍痛。那少婦急道：“老爺子，你怎麼啦？”劉鶴真搖了搖頭，倚在神壇上只是喘氣。胡斐心想他夫婦二人必有話說，自己在旁不便，于是道：“劉老爺子，我到後邊睡去。”說著點了一根柴火，便到後殿。

　　他望著舖在神壇上的那堆稻草，不禁呆呆出神，沒多時之前，袁紫衣還睡在這稻草之上，想不到變故陡起，玉人遠去，只剩下荒山凄凄，古廟寂寂，不知日後是否尚能相見一面？過了良久，手中柴火爆了個火花，才將思路打斷，猛然想起：“啊喲不好，我那本拳經刀譜已給她盜了去！此刻我尚能與她打成平手。等她瞧了我的拳經刀譜，那時我每一招每一式她均了然于胸，豈非一動手便能制我死命？”滿胸柔情，登時化為懼意，將柴火一拋，頹然倒在地下稻草之中。一躺下去，剛好壓在自己的包袱之上，只覺包袱有异，似乎大了許多，他本來將包袱當作枕頭，後來聽到鳳天南說話之聲，出去尋仇，那包袱并未移動，現在卻移到了腰下。胡斐大是奇怪，心想：“劉鶴真夫婦與那三兄弟都到後殿來過，難道是他們動了我的包袱。”于是晃火折再點燃柴火，打開包袱一看，不由得呆了。只見除了原來的衣物之外，多了一套外衣，一套襯里衣褲，一雙鞋子，一雙襪子。這些衣褲鞋襪本是他的，那日被袁紫衣推入泥塘，下河洗澡時除了下來，便都給她取了去。想不到此時衣褲鞋襪盡已洗得干干淨淨，衣襟上原有的兩個破孔也已縫補整齊。他翻開衣服，那本拳經刀譜正在其下，刀譜旁另有一只三寸來長的碧玉鳳凰。

　　這玉鳳凰雕刻得極是精致，紋路細密，通體晶瑩，触手生溫。

　　胡斐呆了半晌，包上包袱，那只玉鳳凰卻拿在手中，吹滅柴火，躺在稻草堆里，思潮起伏：“若說她對我好，何以要救鳳天南，竭力和我作對？若道對我不好，這玉鳳凰，這洗干淨、縫補好的衣服鞋襪又為了什麼？”

　　在黑暗中睜大了雙眼，哪里還睡得著？

## 第八章　江湖風波惡

　　突然殿門口火光閃動，劉鶴真手執柴火，靠在妻子臂上，緩緩走進後殿，說道：“還是在這兒睡一會兒吧。”說著徑往神壇走去，瞧模樣便要睡在袁紫衣剛才睡過的稻草之中。胡斐是少年人心性，一見大急，忙道：“劉老爺子，你爬上爬下不便，在地下睡方便得多，我的舖位讓你。”說著提起包袱，奔到神壇旁邊，伸腳跨上，搶先在稻草堆中躺下了。劉鶴真謝道：“小哥真是心好。”

　　胡斐躺在稻草之中，隱約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也不知是出于自己想像，還是袁紫衣當真留下了香澤，心中又喜又愁，又伸手去摸懷中的那只玉鳳凰。

　　睡了一會，忽聽得劉鶴真低聲道：“仲萍，這位小哥為人真好，咱夫婦倆須得好好報答他才是。”那名叫仲萍的少婦道：“是啊，若不是他一力遮掩，這廟中躺著的，那就是咱夫妻的兩具尸首啦。”劉鶴真歎了口氣，說道：“適才當真險到了極處，鍾氏三兄弟若要為難這位小哥，我便是拚了老命不要，也得救他。”仲萍道：“這個自然，別人以俠義心腸相待，我們便得以俠義心腸報答。這位小哥雖是不會武藝，但為人卻胜過不少江湖豪傑呢。”劉鶴真道：“低聲！莫吵醒了他。”接著低低喚了幾聲：“小哥！小哥！”

　　胡斐并沒睡著，但聽他們極力夸贊自己，料知他又要開口稱謝，未免不好意思，于是假裝睡熟，并不答應。仲萍低聲道：“他睡著了。”劉鶴真道：“嗯！”隔了一會，又低聲道：“仲萍，剛才我叫你獨自逃走，你怎麼不走？”語氣之中，大有責備之意。仲萍黯然道：“唉！你傷勢這麼重，我怎能棄你不顧？”劉鶴真道：“自從我那老伴死後，我只道從此是一世孤苦伶仃了。不料會有你跟著我，對我又是這般恩愛。我又怎舍得跟你分開？可是你知道這封書信干系何等重大，若不送到金面佛苗大俠手中，不知有多少仁人義士要死于非命……”胡斐聽到“金面佛苗大俠”六字，心中一凜，險些兒“啊”的一聲，驚呼出來。他知苗人鳳與自己父親生前有莫大牽連，据江湖傳言，自己父親便死在他手中，但每次詢問撫養自己長大的平四叔，他總說此事截然不确，現下自己年紀尚小，將來定會原原本本的告知。胡斐當年在商家堡中，曾與苗人鳳有過一面之緣，但覺他神威凜凜，當時幼小的心靈之中，對他大為欽服。直到此時，生平遇到的人物之中，真正令他心折的，也只趙半山與苗人鳳兩人而已。趙半山和他拜了把子，苗人鳳卻是沒跟他說過一句話，甚至連眼角也沒瞥過他一下，然而每次想到此人，總覺為人該當如此，才算是英雄豪傑。

　　只聽仲萍低聲道：“禁聲！此事機密萬分，便在無人之處，也不可再說。”劉鶴真道：“是啦！咱們這番奔走，是為了無數仁人義士，實無半點私心在內。皇天有靈，定須保佑咱們成功。”這幾句話說得正氣凜然。胡斐暗暗佩服，心道：“這是俠義之事，不管苗人鳳于我有恩還是有仇，我定當相助劉鶴真將信送到。”兩夫妻此後不再開口。過了良久，胡斐朦朦朧朧，微有睡意，合上眼正要入睡，忽聽北面又有馬蹄聲響，鍾氏兄弟三乘去而復回。胡斐微微一驚：“這三人再回廟來，此番劉鶴真定難躲過，不如我到廟外去打發了他們。便算不敵，也好讓劉氏夫婦乘機逃走，去送那封要函。”于是將包袱縛在背上，輕輕溜下神壇，走出廟門，向鍾氏三兄弟的坐騎迎去。此時大雨已停，路面積水盈尺，胡斐踐水奔行，片刻之間，黑暗中見三騎馬頭尾相接地奔來。他在路中一站，雙手張開，大聲喝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錢！”當頭的鍾老三啞然失笑，喝道：“哪里鑽出來的小毛賊！”一提馬韁，便往胡斐身上沖來。胡斐左手倏地伸出，抓住馬韁一勒，那馬這一沖不下數百斤之力，但被他一勒，登時倒退了幾步。他跟著使出借力之技，順著那馬倒退之勢，一送一掀，一匹高頭大馬竟然站立不定，砰的一聲，翻倒在地。總算鍾老三見機得快，先自躍在路邊。

　　這一來，鍾氏三兄弟盡皆駭然，鍾老大與鍾老二同時下馬，三人手中已各持了一件奇形兵刃。這時即將黎明，但破曉之前，有一段短短時光天色更暗，兼之大雨雖停，滿天黑云迄未消散，胡斐雖睜大了眼睛，仍瞧不清三人手中持的是什麼兵刃。

　　只聽得一人粗聲粗氣地說道：“鄂北鍾氏兄弟行經貴地，未曾登門拜訪，極是失禮。請教閣下尊姓大名。”他三人聽胡斐口音稚嫩，知他年歲不大，本來絲毫沒放在心上，待見他一勒一推，竟將一匹健馬掀翻在地，這功夫實是非同小可，不由得聳然改容。老大鍾兆英出口叫字號，言語之中頗具禮敬。胡斐雖然滑稽多智，生性卻非輕浮，聽得對方說話客氣，便道：“在下姓胡，沒請教三位大號。”

　　鍾兆英心想：“我鍾氏三雄名滿天下，武林中人誰不知聞？你聽了‘鄂北鍾氏兄弟’六字，還要詢問名號，見識也忒淺了。”于是答道：“在下草字兆英，這是我二弟兆文，三弟兆能。我三兄弟有急事在身，請胡大哥讓道。胡大哥既在此處開山立柜，我們兄弟回來，定當專誠道謝。”說著將手一拱。以他一個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對後輩說話如此謙恭，也算是難得之極，只因他見胡斐一出手便顯露了極強的武功，知道此人極是難斗，又想他未必只是孤身一人，若是另有師友在側，那就更加棘手了。胡斐抱拳還禮，說道：“鍾老師太過多禮。三位可是去找那劉鶴真夫婦麼？”這時天色漸明，鍾氏三雄已認出這眼前之人，便是適才在湘妃廟所見的鄉下少年。三兄弟互瞧了一眼，均想：“這次可走了眼啦，原來這小子跟劉鶴真夫婦是一路。”晨光熹微之中，胡斐也已瞧明白鍾氏三兄弟手中的奇形兵刃，但見鍾兆英手執一塊尺許長的鐵牌，上面隱約刻得有字；鍾兆文拿的是一根哭喪棒；鍾兆能手持之物更是奇怪，竟是一杆插在死人靈座上的招魂幡，在晨風之中一飄一蕩，模樣詭奇無比。三人相貌丑陋，衣著怪异，再經這三件凶險的兵刃一襯，不用動手已令人氣為之奪。胡斐只怕他們突然發難，自己可不知這三件奇門兵刃的厲害之處，當下全神戒備，不敢稍有怠忽。鍾兆英道：“閣下跟劉鶴真老師怎生稱呼？”胡斐道：“在下和劉老師今日是第二次見面，素無淵源。只是見三位相逼過甚，想代他說一個情。常言道得好：能罷手時便罷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劉老師夫婦既已受傷，三位便容讓幾分如何？”鍾兆文心中急躁，暗想在此耗時已久，莫要給劉鶴真乘機走了，當下向大哥使個眼色，慢慢移步，便想從胡斐身旁繞過。胡斐雙手一伸，說道：“三位跟劉老師有什過節，在下全不知情。但那劉老師有要事在身，且讓他辦完之後，三位再找他晦氣如何？那時在下事不干己，自然不敢冒昧打擾。”鍾兆文怒道：“我們就是不許他去辦這件事。你到底讓不讓道？”胡斐想起劉鶴真夫婦對答之言，說那通書信干連著無數仁人義士的性命，眼見這鍾氏三兄弟形貌凶狠，顯然生平作惡多端，料想今日若不動手，此事難以善罷，于是哈哈一笑，說道：“要讓路那也不難，只須買路錢三百兩銀子。”鍾兆文大怒，一擺哭喪棒，上前便要動手。鍾兆英左手一攔，說道：“二弟且慢！”探手入懷，取出四只元寶，道：“這里三百兩銀子足足有余，便請取去。”鍾兆文叫道：“大哥，你干什麼？”他想鍾氏三雄縱橫荊楚，怎能對一個後輩如此示弱？但鍾兆英知道事機急迫，非盡快將劉鶴真截下不可，事有輕重緩急，胡斐這樣一個無名少年，合三兄弟之力胜之不武，但稍有耽擱，那便誤了大事，因此他說要買路錢，便取三百兩銀子給他。這一著卻也大出胡斐的意料之外，他笑嘻嘻地搖了搖頭，并不伸手去接，說道：“多謝，多謝！鍾老師說這四只元寶不止三百兩，可是晚輩的定價只是一百兩銀子一位，三位共是三百兩，倘若多取，未免太不公道。這樣吧，咱們同到前面市鎮，找一家銀舖，請掌柜的仔細秤過，晚輩只要三百兩，不敢多取一分一毫……”鍾氏三雄聽到此處，垂下的眉毛都豎了上來。鍾兆英將銀子往懷里一放，說道：“二弟，三弟，你們先走。”向胡斐叫道：“亮兵刃吧。在下討教老弟的高招。”

　　胡斐見他神閒氣定，實是個勁敵，自己單刀已給袁紫衣搶走，此時赤手空拳斗他三人，只怕難以取胜。他一想到袁紫衣，心中微微一甜，但隨即牙齒一咬，心思若非你取去我的兵刃，此時也不致處此險境，眼見鍾兆文、兆能兄弟要從自己身側繞過，卻如何阻擋？心念動處，倏地側身搶上兩步，右拳伸出，砰的一聲，擊在鍾兆英所乘的黃馬鼻上。這一拳他用了重手法，正是胡家拳譜中所傳極厲害的殺著。那黃馬立時腦骨碎裂，委頓在地，一動也不動的死了。這一下先聲奪人，鍾氏三雄都是一呆。胡斐順手抓起黃馬的馬鞍，微一用力，馬肚帶已然迸斷，他將馬鞍擋在胸前，雙手各持一根鐙帶，說道：“得罪了！只因在下未攜兵刃，只好借這馬鞍一用。”說著左手的鐵鐙揮出，襲向鍾兆文的面門，右手鐵鐙橫擊鍾兆能右脅，雙鐙齊出，已攔住兩人去路。鍾氏三雄又驚又怒。三兄弟本來都使判官筆，但八年前敗于苗人鳳手下，引為奇恥大辱，從此棄筆不用，三人各自練了一件奇形兵刃，八年苦功，武功大進，滿心要去和苗人鳳再決雌雄，豈知在這窮鄉僻壤之間，竟受這無名少年的折辱？鍾兆英一聲呼嘯，兆文、兆能齊嘯相應、嘯聲中陰風惻惻，寒氣森森，胡斐聽了，不由得心驚，只見三人舉起鐵靈牌、哭喪棒、招魂幡，分自三面攻上，當即將馬鞍護在胸前當作盾牌，雙手舞動鐵鐙，便似使著一對流星錘，居然有攻有守。他拳腳和刀法雖精，卻不似袁紫衣般精通多家門派武功，這流星錘的功夫他從未練過，只是仗著心靈手快，武學根底高人一等，這才用以施展抵擋。雖說一法通，萬法通，武學高強之士即是一竹一木在手，亦能用以克敵護身，但鍾氏三雄究是一流好手，以本身功力而論，每人均較他深厚。幸好他全然不會流星錘的招術，這才與三人拆了二三十招，尚未落敗。原來鍾氏三雄見多識廣，見胡斐拿了兩只馬鐙當作流星錘使，即便著意辨認他的武功家數。只見他右手馬鐙橫擊而至，心想這是山東青州張家流星錘法中的一招“白虹貫日”，左手馬鐙也必順勢橫擊。哪知胡斐見鍾兆文的哭喪棒正自下向上挑起，頭頂露出空隙，當即抖動馬鐙，當頭壓落。鍾氏三雄心中奇怪：“這是什麼家數？”

　　胡斐見鍾兆文舉棒封格，右手馬鐙徑向鍾兆能掃去。三兄弟暗暗點頭，心想：“是了，原來他是陝西延州褚十錘的門下，這一下‘揚眉吐氣’，下半招定是將雙鐙當胸直蕩過來了。”三人見過他推馬擊馬，膂力極其沉雄，若是雙錘當胸直蕩，倒是大意不得，當下三人各舉兵刃挺在胸間，齊運真力，要硬接硬架他這一蕩。不料胡斐全不知“揚眉吐氣”是什麼招數，眼見三人舉兵刃護胸，雙鐙驀地下掠，擊向三人下盤。三兄弟嚇了一跳：“怎麼用起‘翻天覆地’的招數來？”鍾兆能一面招架，一面叫道：“喂，太原府‘流星趕月’童老師是你什麼人？莫非大水沖倒龍王廟麼？”原來山西太原府童老師童懷道善使流星雙錘，外號人稱“流星趕月”，和鍾氏三雄是莫逆之交，那“翻天覆地”的招數，正是他門中的單傳絕技，別家使流星錘的決不會用。胡斐誤打誤撞，這一招使得依稀仿佛，他聽鍾兆能相詢，笑道：“童老師是我師弟。”跟著雙鐙直揮過去。鍾兆能“呸”的一聲，罵道：“混小子胡說八道！”三人見他馬鐙的招數神出鬼沒，沒法摸准他武學師承，均自奇怪：“我們數十年來足跡遍天下，哪一家哪一派的流星錘沒見過？這小子卻真是邪門。”

　　本來動手比武，若能識得對方的武功家數，自能占敵機先，處處搶得上風，但鍾氏三雄連猜幾次全都猜錯，心神一亂，所使的招數竟然大不管用。這皆因胡斐神拳斃馬，使得三人心有所忌，否則也用不著辨認他家數門派，一上手便各展絕招，胡斐早已糟了。二十余招之後，鍾氏三雄見他雙鐙的招數雖然奇特，威力卻也不強，于是各展八年來苦練的絕技，牌、棒、幡三件奇形兵刃的怪招源源而至。鍾兆英的靈牌是鑌鐵鑄成，走的全是剛猛路子，硬打硬砸，胡斐此時看得清楚，牌上寫的是“一見生財”四字。鍾兆能的招魂幡卻全是柔功，那幡子布不像布，革不像革，馬鐙打上去全不受力，但若給幡子拂中身體，想來滋味定然極不好受。鍾兆文的哭喪棒卻是介乎剛柔之間，大致是杆棒的路子，卻又雜著鞭鑭的家數。三兄弟兵刃不同，但三件兵刃的木柄仍是當判官筆使，剛柔相濟，互輔互成。胡斐暗暗叫苦，知道再斗片刻，非敗不可，突然雙掌回轉，托在馬鞍之後，向外急推。這一推之力勢道不小，呼的一聲響，馬鞍疾飛而前。

　　鍾氏三雄急躍閃開，不知他又要出什麼怪招。胡斐大聲說道：“在下本是好心勸架，并沒跟三位動手之意，因此赤手空拳，沒帶兵器，用這馬鞍子怎能夠斗得過三位當世英雄？今日算我認輸便是。”說著閃身讓在道旁。鍾氏三雄明知他出言相激，但因有要事在身，不愿跟他糾纏。鍾兆能便道：“好吧，下次你取得趁手兵刃，我們再領教高招。”說著拔足便走。

　　胡斐笑道：“下次，下次，好一個下次！原來鍾氏三兄弟是如此這般的人物。”鍾兆文怒道：“什麼如此這般？你自己沒兵刃，又怪得誰來？”胡斐道：“我倒有個妙法，就只恐你們不敢跟我比試。”鍾氏三雄經他一激再激，再也忍耐不住，齊聲道：“你划下道兒吧！”鍾兆英跟著說道：“我兩位兄弟在這里領教，在下卻要少陪。”說著縱身躍起。

　　胡斐跟著躍起，雙手在空中一攔。鍾兆英沒想到他身法竟是如此迅捷，鐵牌一抖，迎面打去。胡斐拳腳功夫卻胜他甚多，當下不閃不避，身子尚未落地，右手已跟著回轉，抓住了他右腕，一抖一扭，鍾兆英手中的鐵牌竟險些給他奪去。兆文、兆能齊吃一驚，分自左右攻到，相助兄長。胡斐一聲長笑，向後躍開丈許，順勢在道旁一株松樹上折了根樹枝，說道：“三位敢不敢試試我的刀法？”

　　鍾兆英這一下雖沒給他奪去鐵牌，但手腕已給抓得隱隱生疼，心中更是加了三分疑懼，暗想：“這少年實非尋常之輩，我若孤身去追劉鶴真，留下二弟三弟在此，實是放心不下，須得合兄弟三人之力，先料理了他。縱有耽擱，也說不得了。”鍾兆文見胡斐手中拿了一根四尺來長的松技，不知搗什麼鬼，眼望大哥，聽他的主意。鍾兆英沉住了氣，說道：“閣下要比刀法，可惜我們也沒攜得單刀，否則倒也可奉借。”胡斐道：“咱們素不相識，自無深仇大怨，比武只求點到為止，是也不是？”鍾兆英道：“不錯！”胡斐用左手折去松枝上的椏叉細條，只剩下光禿禿的一根枝條，說道：“這松枝便算是一柄刀，三位請一齊上來。咱們話說在先頭，這松枝砍在何處，便算是鋼刀砍中。鍾氏三兄弟說話算不算數？”鍾兆英見他如此托大，心中更是有氣，大聲道：“鍾氏三雄信義之名早遍江湖，那時你這位小兄弟可還沒出世呢。”胡斐道：“如此最好，看刀吧！”舉起松枝，刷的一招橫砍。鍾兆文自後搶上，提棒便打。胡斐斜躍避開，松枝已斬向鍾兆能頸中。鍾兆能倒轉幡杆，往他松枝上砸去，同時鍾兆英的鐵牌也已打到。那胡家刀法真有鬼神莫測之變，鍾氏三雄武功雖強，但胡斐一將那松枝當作刀使，立時著著搶攻，在三人之間穿插來去，砍削斬劈，一根小小的松枝，竟然顯出了無窮威力。鍾氏三雄越斗越奇，只見他這松枝決不與三般兵刃碰撞，但乘暇抵隙，招招都殺向自己的要害。被松枝擊中雖然無礙，但有約在先，決不能讓它碰到身體。鍾兆文焦躁起來，揮棒橫掃，猛砸胡斐脛骨。他三兄弟每一招都是互有呼應，只待胡斐躍起相避，鍾兆能的招魂幡便從他頭頂蓋落，兆英的鐵牌卻猛擊他的右腰。哪知胡斐并不躍起，反而搶前一步，直欺入懷，手起枝落，松枝已擊中鍾兆文的左肩。這一招凌厲之極，那松枝如換成了鋼刀，鍾兆文的一條左臂已立時被卸了下來。這松枝的一擊自然傷他不著什麼，但鍾兆文面色大變，叫道：“罷了，罷了！”將哭喪棒往地下一拋，垂手退開。鍾兆英、鍾兆能兄弟心中一寒，牌幡卻舞得更加緊了，各施殺著，只盼能將胡斐打中，扯個平手。但過不數招，鍾兆英頸中給松枝一拖而過，鍾兆能卻是右腿上被松枝划了一下。兩人相顧慘然，一齊拋下兵刃。突然間鍾兆英“哇”的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胡斐見他們信守約言，暗想這三兄弟雖然凶惡，說話倒是作得准，他自知并未下手打傷鍾兆英，他口吐鮮血，定是急怒攻心所致，心下頗感歉疚，雙手一拱，待要說幾句來交代。鍾兆能哼了一聲，說道：“閣下武技驚人，佩服佩服！只是年紀輕輕，不走正途。可惜了一副好身手。”胡斐愕然道：“我怎地不走正途了？”鍾兆文怒道：“三弟，還跟他說些什麼？”扶起鍾兆英騎上馬背，牽著韁繩便走。

　　三件奇門兵刃拋在水坑之中，誰都沒再去拾。胡斐眼見三人掉頭不顧而去，地下剩下一匹死馬，三件兵刃，心中頗有感触，瞧了好一陣子，這才回向古廟。

　　走進廟中，前殿後殿都不見劉鶴真夫婦的人影，知他二人已乘機遠去，想起剛才做了一件好事，心中也不禁有得意之感，又想：“那苗人鳳不知住在何處？此人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武功不知如何了得？”這人與自己過世了的父親有莫大關連，當日商家堡一見，自己拳經刀譜的頭上兩頁，也是憑著他的威風才從閻基手中取回，此後時時念及，此刻很想跟著劉鶴真夫婦去瞧瞧，但那鳳天南雖然逃去，去必不遠，此仇不報，非丈夫也，到底是追蹤哪一個好，一時竟自打不定主意。他低頭尋思，又從故道而回，走到適才與鍾氏三雄動手之處，只見地下的三件奇門兵刃已然不見，那匹死馬卻兀自橫臥在地。他大是奇怪：“我這一來一去，只是片刻間的事，這時天色尚早，不會有過路之人順手撿了去，難道鍾氏兄弟去而復回麼？”他在四處巡視，不見有异，一路察看，終于在离相斗處十余丈的一株大樹干上，看到一個污泥的足印。這足印离地約莫一丈三尺高，印在樹干不向道路的一面，若非細心檢視，決不會看到。足印的污泥甚濕，當是留下不久，而足印的鞋底纖小，又顯是女子的鞋印。

　　他心中一動：“難道是她？我和鍾氏三雄相斗之時，她便躲在樹上旁觀？”想到這里，一顆心怦怦亂跳，立即縱身而起，攀住一根樹干翻身上樹，果然在一根橫枝之上，又見到兩個并列的女子濕泥足印，在橫枝之旁，卻有一根粗大的樹枝被踏斷了，斷痕甚新。他反感疑惑：“倘若是袁姑娘，以她的輕身功夫，決不會踏斷這根樹枝。”再攀上一看，只見另一根橫枝上又有兩只并列的男子腳印。他心中疑竇立時盡去，卻不由得感到一陣失望：“原來是劉鶴真夫婦在這里偷看。”然而心中剛明白了一個疑竇，第二個、第三個疑竇跟著而來：“他二人身負重傷，怎能竄高躲在此處，我竟絲毫沒有察覺？鍾氏三雄既去，他們怎又不出聲跟我招呼？”轉念一想：“啊，是了。他們本來只道我不會武藝，但突見我打敗鍾氏三雄，心中起疑，只怕我于他們有所不利，是以不敢露面。江湖間風波險惡，處處小心在意，原是前輩的風范。又何況他們有要事在身，怎能大意？”想到這里，便即釋然，只見兩排帶泥足印在草叢間向東北而去，他起了好奇之心，便順著足印向前追蹤。整夜大雨之後遍地泥泞，這一男一女的足印甚是清晰，跟隨時毫不費力，但見兩對足印始終避開道路，在草叢間曲曲折折地穿行。跟了一個多時辰，到了一個小市鎮，鎮外足跡雜沓，再也分不清楚了。胡斐心想：“他二人餓了一晚，此時必要打尖，就只怕他們只買些饅頭點心，便穿鎮而去，那便不易追尋。”于是在鎮口的山貨店里買了一件蓑衣一頂斗笠，穿戴起來，將大半個臉都遮住了，走到鎮上幾家飯店和騾馬行去探視。瞧了幾家都不見影蹤，這市鎮不大，轉眼便到了鎮頭，正要回過身來，自行去買飯吃，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大嫂，有針線請相借一使。”正是劉鶴真之妻的聲音。他低頭從斗笠下斜眼看去，見話聲是從一家民居中發出，心想：“他夫婦怕敵人跟蹤，是以不敢住店。”又想：“瞧他們這等嚴加防備的模樣，只怕除了鍾氏兄弟，尚有極厲害的對頭和他們為難。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暗中保護，務必讓他們將書信送到苗大俠手中。”回頭不到七八家門面，便是一家小客店，于是找一個房住了，一直注視劉鶴真借住的那家人家。直到傍晚，劉鶴真夫婦始終沒有露面。胡斐心想：”前輩做事真是仔細，他們定要待天黑透了方才啟程。”果然待到二更天時，望見劉鶴真夫婦從那民居中出來，疾奔出鎮，腳步迅捷，顯然身上并未受傷。

　　胡斐心想：“原來他們先前的受傷全是假裝，不但瞞過了鍾氏兄弟，連我也給瞞過了。”他不敢怠慢，躍出窗戶，跟隨在後。只見劉鶴真腋下挾著一個長長的包裹，不知包著什麼東西。他的輕身功夫比劉鶴真高明得多，悄悄跟隨在後，料想劉氏夫婦定然毫不知覺。

　　跟著二人走了五六里路，來到孤零零的一所小屋之前，只見劉鶴真打個手勢，命妻子伏在草叢之中，走上幾步，朗聲道：“金面佛苗大俠在家麼？有朋友遠道來訪。”只聽屋中一人說道：“是哪一位朋友？恕苗人鳳眼生，素不相識。”這話聲并不十分響亮，胡斐聽在耳中只覺又是蒼涼，又是醇厚。劉鶴真道：“小人姓鍾，奉鄂北鬼見愁鍾氏兄弟之命，有要函一通送交苗大俠。”胡斐大是驚奇：“怎麼那信是鍾氏兄弟的？他們卻何以又要攔阻？”只聽苗人鳳道：“請進吧！”屋中點起燈火，呀的一聲，木門打開。胡斐伏在一株栗樹之後，但見一個極高極瘦的人影站在門框之間，頭頂幾要碰到門框，右手執著一只燭台。劉鶴真拱手行禮，走進屋中。胡斐待兩人進屋，便悄悄繞到左邊窗戶下偷瞧。苗人鳳道：“另外兩位不進來麼？”劉鶴真心想：“哪里還有兩位？”口中含糊答應。胡斐一聽苗人鳳說到“另外兩位”，心中一驚：“這苗人鳳果然厲害之極，我腳步聲雖輕，他卻早知共有三人同來。”心想在此偷看，他也必定知覺，正想退開，忽聽劉鶴真道：“鍾氏兄弟八年前領教了苗大俠的高招，佩服得五體投地，現下另行練了三件兵刃，特命小人先送給苗大俠瞧瞧，以免動手之際，苗大俠說他們兵刃怪异，占了便宜。”說著打開包裹，嗆啷啷幾聲響，將三件兵器抖在桌上。

　　胡斐覺得他的舉動越來越是不可思議，俯眼到窗縫上向內張望，但見桌上三件兵器正是那鐵靈牌、哭喪棒和招魂幡，兵刃上泥污斑斑，兀自未擦干淨。

　　苗人鳳哼了一聲，向三件兵刃瞧了一眼，并不答話。劉鶴真從懷里摸出一封書信，雙手遞了上去，說道：“請苗大俠拆看，小人信已送到，這便告辭。”說著雙手一拱，就要退出。苗人鳳接過信來，說道：“慢著。我瞧信之後，煩你帶一句回話。”他心知這封定是戰書，當下撕開封皮，取出信來。胡斐乘苗人鳳看信，仔細打量他的形貌，但見他比之數年前在商家堡相見之時，似已老了許多，臉上神色也大是憔悴。苗人鳳看著書信，雙眉登豎，眼中發出憤怒之極的光芒。胡斐瞧得害怕，正想退開，突見他雙手抓住書信，嗤的一下，撕成兩半。書信一破，忽然間他面前出現一團黃色濃煙，苗人鳳叫聲：“啊喲！”雙手揉眼，臉現痛苦之色。劉鶴真急縱向後，躍出丈余。這變故起于俄頃，但便在這一霎之間，胡斐心中已然雪亮：“原來這劉鶴真在信中暗藏毒藥，毒害苗大俠的雙目。”他大叫：“狗賊休走！”飛身向劉鶴真扑去。

　　劉鶴真挫膝沉肘，從腰間拔出鏈子槍，回手便戳。胡斐心中愧怒交攻，側身閃避，伸手去奪他鏈子槍，猛覺背後風聲勁急，一股剛猛無比的掌力直扑自己背心，只得雙掌反擊，運力相卸。他知道苗人鳳急怒之下，這掌力定然非同小可，不敢硬接硬架，當下使出趙半山所授的太極拳妙術“陰陽訣”，想卸開對方掌力，豈知雙手與對方手掌甫接，登時眼前一黑，胸口氣塞，騰騰騰連退三步，苗人鳳的掌力只卸去了一半，余一半還是硬接了過來。胡斐叫道：“苗大俠，我幫你拿賊……”兩人這一交掌，劉鶴真已乘空溜走。

　　苗人鳳只覺雙目劇痛，宛似數十枚金針同時攢刺，他與胡斐交了一招，覺得此人武功甚強，實是個勁敵，不由得暗自心驚，胡斐那句“我幫你拿賊”的話竟沒聽見。胡斐眼見劉鶴真夫婦往西逃去，正要拔步追趕，忽見大路上三人快步奔來。這三人披麻戴孝，不用瞧面目，便知是鍾氏三雄了。胡斐回過頭來，見苗人鳳雙手按住眼睛，臉上神情痛楚，待要上前救助，又怕他突然發掌，于是朗聲說道：“苗大俠，我雖不是你朋友，可也決計不會加害，你信也不信？”

　　這幾句話說得極是誠懇。苗人鳳雖未見到他面目，自己又剛中了奸人暗算，雙目痛如刀剜，但一聽此言，自然而然覺得這少年絕非壞人，真所謂英雄識英雄，片言之間，已是意氣相投，于是說道：“你給我擋住門外的奸人。”他不答胡斐“信也不信？”的問話，但叫他擋住外敵，那便是當他至交好友一般。胡斐胸口一熱，但覺這話豪氣干云，若非胸襟寬博的大英雄大豪傑，決不能說得出口，當真是有白頭如新，有傾蓋如故，苗人鳳只一句話，胡斐立時甘愿為他赴湯蹈火，眼見鍾氏三兄弟相距屋門尚有二十來丈，當即拿起燭台，奔至後進廚房中，拿水瓢在水缸中舀了一瓢水，遞給苗人鳳，道：“快洗洗眼睛。”苗人鳳眼睛雖痛，心智仍極清明，聽得正面大路上有三人奔來，另有四個人從屋後竄上了屋頂。他接過水瓢，走進內房，先在床上抱起了小女兒，這才低頭到水瓢中洗眼。這毒藥實是猛惡之極，經水一洗，更是劇痛透骨鑽心。那小女孩睡得迷迷糊糊，說道：“爹爹，你同蘭兒玩麼？”苗人鳳道：“嗯，乖蘭兒，爹抱著你，別睜開眼睛，好好的睡著。”那女孩道：“那老狼真的沒吃了小白羊嗎？”苗人鳳道：“自然沒有，獵人來了，老狼就逃走啦！”那女孩安心地歎了口氣，將臉蛋兒靠在父親胸口，又睡著了。

　　胡斐聽他父女倆對答，微微一怔，隨即明白，女孩在睡覺之前，曾聽父親說過老狼想吃小白羊的故事，在睡夢之中兀自記著。此時鍾氏兄弟距大門已不到十丈，只聽得噗噗兩聲，兩個人從屋頂躍入了院子。胡斐關上大門，拖過桌子頂住，叫鍾氏兄弟不能立即入屋，以免前後受攻，跟著左手一煽，燭火熄滅。躍入院子的兩人見屋中沒了火光，不敢立時闖進。苗人鳳低聲道：“讓四個人都進來。”胡斐道：“好！”取出火刀火石，又點燃了蜡燭，將燭台放在桌上。只聽得大門外鍾兆英叫道：“鄂北鍾兆英、兆文、兆能三兄弟拜見苗大俠，有急事奉告。”苗人鳳“哼”了一聲，并不理睬。院子中的兩人一人執刀，另一人拿著一條三節棍，眼見苗人鳳雙目緊閉，睜不開來，但震于“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威名，哪敢貿然進屋？那持刀的人向屋上一招手，叫道：“他眼睛瞎了！”屋上兩人大喜，一齊躍下。

　　胡斐瞧這兩人身手矯捷，比先前兩人強得多，當下身形一閃，搶到了兩人背後，雙掌向前推出。喝道：“進去！”這一推力道剛猛，兩人不敢硬接，向前急沖了幾步，跨過門檻，進了客堂。胡斐守在邊門之外，輕輕吸一口氣，猛力一吐，波的一聲，一丈多外的燭火登時又滅了。客堂中黑漆一團。來襲的四人嚇了一跳，一怔之下，各挺兵刃向苗人鳳攻了上去。那女孩睡在苗人鳳懷中，轉了過身，問道：“爹，什麼聲音？是老狼來了麼？”苗人鳳道：“不是老狼，只是四只小耗子。”聽到兵刃劈風之聲襲向頭頂，中間夾著鎖鏈扭動的聲音，知是三節棍、鏈子槍一類武器，右手倏地伸出，抓住三節棍的棍頭一抖，那人“啊”的一聲，手臂酸麻，三節棍已然脫手。苗人鳳順手揮出，拍的一響，擊在他腰眼之上。那人立時閉氣，暈了過去。其餘兩人使刀，一人使一條鐵鞭，默不作聲的分從三面攻上。三人知道苗人鳳視力已失，全憑聽覺辨敵，是以不敢稍有聲響。

　　那女孩道：“爹，耗子會咬人麼？”苗人鳳道：“耗子想偷偷摸摸的來咬人，不過見到老貓，耗子便只好逃走了。”那女孩道：“什麼聲音響？是刮大風嗎？爹，是不是要下雨了？”苗人鳳道：“是啊！待會兒還要打雷呢！”那女孩道：“雷公菩薩只打惡人，不打好人。是不是？”苗人鳳道：“是啊！雷公菩薩喜歡乖女孩兒。”苗人鳳單手拆解三般兵刃，口中和女兒一問一答，竟沒將身旁三個敵人放在心上。

　　那三人連出狠招，都給苗人鳳伸右手搶攻化解。一個使刀的害怕起來，叫道：“風緊，扯呼！”轉身出外，沖到門邊時，胡斐左腿掃出，將他踢倒在地，順手將他的單刀奪了過來。苗人鳳道：“乖寶貝，你聽。要打雷啦！”一拳擊出，正中那使鐵鞭的下顎，砰的一聲，這人飛了起來，越過胡斐頭頂，摔在院子之中。另一個使刀的武功最強，手腳滑溜。苗人鳳連發兩拳，竟都給他避開。苗人鳳生怕驚嚇了女兒，只是坐在椅上，并不起身追出。

　　那人這時已明白苗人鳳眼睛雖瞎，自己可奈何他不得，又知守在門口那人也是個極厲害的腳色，自己困在小屋之中，變成了瓮中之鱉，難道束手待斃不成？突然向苗人鳳猛砍一刀，乘他側身避讓，一閃身進了臥室，他晃亮火折，點燃了床上的紗帳，跟著從窗中竄出，上了屋頂。

　　紗帳著火極快，轉瞬之間，已是濃煙滿屋。鍾兆英在門外叫道：“苗大俠，我三兄弟是來找你比武較量，但此時決不乘人之危，你放心便是。”鍾兆文見窗中透出火光，叫道：“起火，起火！”鍾兆能叫道：“賊子如此卑鄙。大哥，咱們先救火要緊。”三兄弟躍上屋頂。

　　胡斐知道鍾氏兄弟武功了得，非適才四人可比，苗人鳳本事再強，總是雙目不能見物，懷中又抱著女兒，定然難以抵敵，須得自己出手助他打發，于是大聲喝道：“無恥奸徒，不許進來！”那女孩道：“爹，好熱！”苗人鳳推開桌子，一足踢出，門板向外飛出四五丈。他抱著女孩踏出大門，向屋頂上的鍾氏兄弟招招手，說道：“下來動手便是。”他怕驚嚇了女兒，雖對敵人說話，仍是低聲細氣。

　　心中不自禁想到：八年之前，也是與鍾氏三雄對敵，也是屋中起火，也是自己身上有傷，只是陪著自己的卻不是女兒，而是後來成為自己妻子的姑娘。不，她沒有陪，是在危急之際先逃出去了……胡斐眼見火勢猛烈，轉眼便要成災，料想苗人鳳必可支持得一時，倒是先救火要緊，拋下單刀奔進廚房，見灶旁并列著三只七石缸，缸中都貯著清水，于是伸臂抱住了一只，喝一聲：“起！”一只裝了五六百斤水的大缸竟給他抱了起來。饒是他此時功力已臻第一流好手之境，也不禁腳步蹣跚。他不敢透氣，奮力將水缸抱到臥室之外，連缸帶水，一并擲了進去。火頭給這缸水一澆，登時小了，但兀自未熄。胡斐又去抱了一缸水，走到臥室門外，正要奮力擲出，忽聽背後呼的一響，有人偷襲。原來先前被他踢倒的那人拾起地下單刀，向他背心砍落。胡斐雙手抱著水缸。無法擋格躲閃，急忙反腳向後勾踢。這一踢怪异之極，當年閻基學得這一招，連馬行空這等著名武師都難以拆解。這時胡斐反腳踢出，正中那人小腹。砰的一響，那人連刀帶人飛了起來，掠過胡斐頭頂，跌在他抱著的水缸之中。他抱著那口七石缸本已十分吃力，手上突然又加了一百五六十斤重量，如何支持得住？順手一推，水缸與人一齊飛入火中。水缸破裂，只割得那人滿身是傷，好在火頭已熄，才不致葬身火窟。胡斐將火救熄，正要出去相助苗人鳳，忽聽屋後傳來大聲喝罵，又有拳打足踢之聲，有兩人斗得極是激烈。聽那喝罵的聲音，卻是劉鶴真所發，只聽他喝道：“好奸賊，給我上這個大當！”胡斐心想：“他與誰動手？此人是罪魁禍首，說什麼也得將他抓住。”從後門奔將出去，只見劉鶴真正和一人近身糾纏，赤手廝打。瞧這人身形，便是縱火的那人。胡斐大是奇怪，心想今日之事當真難以索解，這兩人明明是一路，怎麼自相火拚起來了？反正兩個都不是好人，當下縱身而前，施展大擒拿手，一抓下去便擒住了兩人後心要穴，兩人正自惡斗，分不出手相抗，否則二人武功都頗不弱，也不能給他一拿便即得手。胡斐側耳沒聽到大門外有相斗的聲音，生怕苗人鳳目光不便，遭了鍾氏兄弟的毒手，眼見身頭有一口井，于是一手一個，將劉鶴真和那人都投入井中，又到廚房中抱出第三口大缸壓在井上，這才繞過屋子，奔到前門。

　　但見鍾氏兄弟已躍在地下，與苗人鳳相隔七八丈，手中各拿著一對判官筆，卻不欺近動手、胡斐道：“苗大俠，我給你抱孩子。”苗人鳳正想自己雙目已瞎，縱然退得眼前的鍾氏三兄弟，但由于“打遍天下無敵手”這個外號太惡，生平結下仇家無數，只要江湖上一傳開自己眼睛瞎了，強仇紛至沓來，那時如何抵御？看來性命難以保全，最放心不下的便是這個女兒。他以耳代目，聽得胡斐卻敵救火，干淨利落，智勇兼全，這人素不相識。居然如此義氣，女兒實可托付給他，于是問道：“小兄弟，你尊姓大名，與我可有淵源？”

　　胡斐心想我爹爹不知到底是不是死在他的手下，此刻不便提起，當下說道：“丈夫結交，何重義氣，只須肝膽相照，何必提名道姓？苗大俠若是信托得過，在下便是粉身碎骨，也要保護令愛周全。”苗人鳳道：“好，苗人鳳獨來獨往，生平只有兩個知交，一個是遼東大俠胡一刀，另一個便是你這位不知姓名、沒見過面的小兄弟。”說著抱起女兒，遞了過去。

　　胡斐雖與他一見心折，但唯恐他是殺父仇人，恩仇之際，實所難處，待聽他說自己父親是他生平知交，心頭一喜，雙手接過女孩，只見她約莫六七歲年紀，但生得甚是嬌小，抱在手里，又輕又軟，淡淡星光之下見她合眼睡著，呼吸低微，嘴角邊露著一絲微笑。

　　鍾氏三雄見胡斐也在此處，又與苗人鳳如此對答，心中都感奇怪。苗人鳳撕下一塊衣襟，包在眼上，雙手負在背後，低沉著嗓子道：“無恥奸賊，一齊上吧。我女兒睡著了，可莫大聲吵醒了她。”鍾兆英踏上一步，怒道：“苗大俠，當年我徒兒死在你手下，我兄弟來跟你算帳，後來得知我徒兒覬覦別人利器，行止不端，死有應得，這事還得多謝你助我清理門戶。”苗人鳳“哼”了一聲，道：“說話小聲些，我聽得見。”鍾兆英怒氣更增，大聲道：“只是那時你腿上受傷，我三兄弟仍非敵手，心中不服，苦練了八年武功之後，今日再要來討教。在途中得悉有奸人要對你暗算，我兄弟兼程趕來，要請你提防。眼下奸人已去，你肯不肯賜教，但憑于你，何以口出惡言？又何以自縛雙眼，難道我鍾氏三雄如此不肖，你連一眼都不屑看麼？還是你自以為武功精絕，閉著眼睛也能打敗我三兄弟？”苗人鳳聽他語氣，似乎自己雙目中毒之事，他并不知情，沉著嗓子道：“我眼睛瞎了！”

　　鍾兆英大驚，顫聲道：“啊唷，這可錯怪了你苗大俠，我兄弟苦練八年，武功也沒什麼長進，跟你討教之事，那不用提了。你可知韋陀門有個名叫劉鶴真之人嗎！適才你打走的人中，并沒他在內。此人一兩日內，定會來訪。苗大俠你眼睛不便，此人來時，務須小心在意。”

　　胡斐插口說道：“鍾大爺，那劉鶴真下毒之事，你當真不知情麼？”鍾兆英道：“你跟苗大俠到底是友是敵？咱們要阻截那劉鶴真，你何以反而極力助他？”胡斐道：“此事說來慚愧，其中原委曲折，小弟也弄不明白。好在那劉鶴真已給小弟擒住，壓在後面井中。咱們一問便知端的。”轉頭問苗人鳳道：“鍾氏三兄弟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鍾兆文冷冷地道：“我們既不行俠仗義，又不濟貧助孤，算什麼好人？”苗人鳳道：“鍾氏三雄并非卑鄙小人。”三兄弟聽了苗人鳳這句品評，心中大喜，當真是一言之褒，榮于華袞。三張丑臉都是顯得又喜歡又感激。

　　兆文、兆能兄弟倆繞到屋後，抬開井上的水缸，喝道：“跳上來吧！”只聽得井中哼哼唧唧，竟有兩個人的聲音，砰的一響，又是拍的一聲，還夾著稀里嘩啦的水聲，那兩人似乎正在拚命相斗。在這井中一個人轉折都是不便，兩人竟擠著互毆，狼狽之情，可想而知。鍾兆文將井邊的吊桶垂了下去，喝道：“抓住吊桶。我吊你們上來。”覺得繩上一緊，下面已經抓住，于是使勁收繩，果然濕淋淋的吊起兩人。劉鶴真腳未著地，一掌便向另一人拍了過去。那人武功不及他，在井中已吃了不少苦頭，給他按著喝飽了水，已然昏昏沉沉。鍾兆文眼見這一掌能致他死命，忙伸手格開。鍾兆能一對判官筆分點兩人後心，喝道：“要命的便不許動。”兄弟倆將兩人抓到屋中。這時胡斐已將那女孩交回給苗人鳳，點亮了燭台。臥室中燒得一塌胡塗，滿地是水，竟無立足之處。苗人鳳將女兒放在廂房中自己床上，回身出來時，鍾氏兄弟已將劉鶴真和另一人抓到。苗人鳳輕輕歎了口氣，說道：“‘韋陀雙鶴’的名頭，我二十多年前便已聽到過。劉師兄和萬師兄兩位，江湖上的聲名并不算壞啊。”劉鶴真道：“苗大俠，我上了奸人的當，追悔莫及。你眼睛的傷重麼？”鍾氏三兄弟一齊“啊”的一聲。他們不知苗人鳳眼睛受傷，原來還只適才之事。苗人鳳不答，向那使刀之人說道：“你是田歸農的弟子吧？天龍門的武功也學到七成火候了。”那人嚇得魂不附體，突然雙膝跪倒，連連叩頭，說道：“苗大俠，小人是受命差遣，概不由己，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猛地里“哇、哇”兩聲，吐出幾口水來。劉鶴真罵道：“奸賊，你騙得我好苦！”扑上去又要動手。鍾兆英伸手一攔，道：“有話好好說，到底是怎地？”劉鶴真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只因上了別人的大當，這才氣急敗壞，難以自制，給鍾兆英這麼一攔，想起自己既做了錯事，又給人拋在井里，弄得如此狼狽，實是生平的奇恥大辱，眼前一黑，頹然坐倒在地，說道：“罷了，罷了！苗大俠，真正對你不住。”苗人鳳道：“一個人一生之中，不免要受小人的欺騙，那又算得了什麼？定是這人騙你來送信給我了。”他雙目中毒，顯已瞎了，說話卻仍是如此輕描淡寫，胡斐和鍾氏兄弟等都好生佩服，均想如此定力，人所難及。

　　劉鶴真道：“這人我是在衡陽楓葉莊上識得的。他自稱名叫張飛雄，說以前受過萬師弟的恩惠，得知萬師弟的死訊後十分難過，趕來吊喪。”苗人鳳道：“萬鶴聲老師死了？”劉鶴真道：“是啊。我見這姓張的說話誠懇，他又著意和我結納，也就沒起疑心，兩人結伴北上。他在途中見到鍾氏三雄，顯得很是害怕，當晚在客店中我和他同室而睡，聽得他說起夢話來，說什麼這封信若不送到，便害了無數仁人義士的性命。我想此事不能袖手旁觀，便用言語探問。他說：‘劉老師，我見你跟朝廷的侍衛為難，大是英雄豪傑，這話也不用瞞你。’于是取出一封信來，說必須送到金面佛苗大俠手中，請他出手相救，否則有幾十位義士要給朝廷害死。”

　　苗人鳳不置一詞。劉鶴真續道：“這姓張的奸賊又說，鍾氏三雄與苗大俠有仇，定要設法截阻。他不是鍾氏三雄的敵手：請我相助一臂之力。我想這件事義不容辭，當下一力承當。但途中和鍾氏三雄一交手，我這老兒還是栽了筋斗。後來內人王氏趕到相助，仍是不敵。也是事當湊巧，在湘妃廟中遇上了這位小兄弟。我在楓葉莊上曾得他之助，後來又見他連顯身手，武功實在高強，于是我夫婦假裝受傷，安排機關，請他阻擋鍾氏三雄，這位小兄弟果然上了我的當，我卻又上了這奸賊的當。”說著圓睜雙目，髭須翹動，氣憤難平。胡斐默想經過，心道：“這人的話倒似不假，原來我和袁姑娘一路上之事，有許多都給他瞧見了。”想到此處，臉上微微一熱，瞥眼見到桌上放著的三件兵刃，問道：“那你拿了鍾氏三雄的兵刃，又來干麼？”

　　劉鶴真道：“鍾氏三雄前來尋仇，苗大俠未必知道。我先行給他報個訊息，教他好有所防備。送這兵刃前來，是取信的意思。至于我說這信是鍾氏兄弟送來，那是說給你小兄弟聽的。我知你緊緊跟隨在後，怕你不利于我，這麼一說，盼你心中疑惑難明，便不會貿然動手，反正苗大俠一看信便知端的，豈知，豈知……”胸口氣塞，再也說不下去了。

　　鍾兆英道：“我兄弟無意之中，聽到了這姓張的奸謀，又見劉老師跟他鬼鬼崇崇，定是要來暗算苗大俠，是以全力阻截，想不到中間尚有這許多過節。苗人俠，你眼睛怎麼受的傷？”苗人鳳不答，將蒲扇般的大手揮了揮，道：“過去之事，那也不用提了。”胡斐眼光四下掃動，要找他撕破的信箋，果見兩片破紙尚在屋角落中，有一半已被浸濕。他怕紙上尚有劇毒，不敢走近，放眼望去，見紙上只有寥寥三行字，每個字都有核桃大小。他眼光在兩片破紙上掃來掃去，見那信寫道：“人鳳我兄：令愛資質嬌貴。我兄一介武夫，相處甚不合宜，有誤令愛教養。茲命人相迎，由弟撫養可也。弟田歸農頓首。”想苗人鳳對這女兒愛逾性命，田歸農拐誘了他妻子私奔，這時竟然連女兒也想要了去，叫他如何不怒？自然順手撕信，毒藥暗藏在信箋的夾層之中，信箋一破，立時飛揚，再快的身手也是躲閃不了。田歸農這一條計策，也可算得厲害之極了。胡斐回想昔年在商家堡中所見苗人鳳、苗夫人、苗家小女孩以及田歸農四人之間的情狀，恨不得立時去找到田歸農，將他一刀殺了。劉鶴真越想越氣，喝道：“姓張的，你便是奉了師命，要暗算苗大俠，自己送信來便是了，何以偏偏瞧上了我姓劉的？”張飛雄囁嚅道：“我怕……怕苗大俠瞧破我是天龍門弟子，有了提防……又害怕……害怕苗大俠的神威……”劉鶴真恨恨地道：“你怕萬一奸計敗露，逃走不及。好小子，好小子！”他轉頭向苗人鳳道：“苗大俠，我向你討個情，這小子交給我！”苗人鳳緩緩地道：“劉老師，這種小人，也犯不著跟他計較。張飛雄，這院子中還有你的兩個同伴，受傷都不算輕，你帶了他們走吧，你去跟你師父說……”他尋思要說什麼話，沉吟半晌，揮手道：“沒什麼可說的，你走吧！”張飛雄只道這次弄瞎了苗人鳳雙眼，定是性命難保，豈知他寬宏大量，竟然并不追究，當真是大出意料之外，心中感激，當即跪倒，連連磕頭。

　　他同來一共四人，原想乘苗人鳳眼瞎後將他害死，再將他女兒劫走，哪料到竟有胡斐這樣一個好手橫加干預，使他們的毒計只成功了第一步。給胡斐摔入臥室、遍身鱗傷那人已乘亂逃走，另外給苗人鳳用三節棍及拳力打傷的兩人卻傷勢極重，一個暈著兀自未醒，一個低聲呻吟，有氣無力。劉鶴真尋思：“苗人鳳假意饒這三人，卻不知要用什麼毒計來折磨他們？”他久歷江湖，曾見許多人擒住敵人後不即殺死，要作弄個夠，使敵人痛苦難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才慢慢處死。只見張飛雄扶起受傷的兩個師弟，一步步走出門外，逐漸遠去，苗人鳳始終沒有出手，眼見三人已隱沒在黑暗之中，忍不住說道：“苗大俠，可以捉回來啦，那姓張的小子手腳滑溜，再放得遠，只怕當真給他走了！”苗人鳳淡淡的道：“我饒他們去了，又捉回來作甚？”他微微一頓，說道：“他們和我素不相識，是別人差使來的。”

　　劉鶴真又驚又愧，霍地站起身來，說道：“苗大俠，我劉鶴真素不負人，今日沒生眼珠，累你不淺。”左手一抬，食指中指伸出，戳向自己的眼睛。

　　胡斐忙搶過去，伸手想格，終究遲了一步，只見他直挺挺地站著，臉上兩行鮮血流下，已然自毀雙目。鍾氏兄弟大驚，一齊站起身來。苗人鳳道：“劉老師何苦如此？在下毫沒見怪之意。”劉鶴真哈哈一笑，手臂一抖，大踏步走出屋門，順手在道旁折了一根樹枝，點著道路，徑自去了。過不多時，只聽一個女子聲音驚呼起來，卻是他的妻子王氏。屋中五人均覺慘然，萬料不到此人竟然剛烈至此。苗人鳳只怕胡斐也有自疚之意，說道：“小兄弟，你答應照顧我的女兒，可別忘了。”胡斐知他心意，昂然道：“做錯了事，應當盡力設法補救。劉老師自毀肢體，心中雖安，卻不免無益于事。”鍾兆英歎道：“不錯！但這位劉老師也算得是一位響當當的好漢子！”

　　五人相對而坐，良久不語。過了好一會，胡斐道：“苗大俠，你眼睛怎樣？再用水洗一洗吧！”苗人鳳道：“不用了，只是痛得厲害。”站起身來，向鍾氏三雄道：“三位遠來，無以待客，當真簡慢得緊。我要進去躺一躺，請勿見怪。”鍾兆英道：“苗大俠請便，不用客氣。”三人打個手勢，分在前門後門守住，只怕田歸農不肯就此罷手，又再派人來襲。胡斐手執燭台，跟著苗人鳳走進廂房，見他躺上了床，取被給他蓋上。那小女孩在里床睡得甚沉，這一晚屋中吵得天翻地覆，她竟始終不知。胡斐正要退出，忽聽腳步聲響，有人急奔而來。鍾兆能喝道：“好小子，你又來啦！”接著當的一聲，兵刃相交。張飛雄的聲音叫道：“我有句話跟苗大俠說，實無歹意。”鍾兆能低聲道：“苗大俠睡了，有話明天再說。”

　　張飛雄道：“好，那我跟你說。苗大俠大仁大義，饒我性命，這句話不能不說。苗大俠眼中所染的毒藥，乃是斷腸草的粉末，是我師父從毒手藥王那里得來的。小人一路尋思，若是求毒手藥王救治，或能解得。我本該自己去求，只不過小人是無名之輩，這事決計無力辦到。”鍾兆能“哦”的一聲，接著腳步聲響，張飛雄又轉身去了。

　　胡斐一聽大喜，從廂房飛步奔出，高聲問道：“這位毒手藥王住在哪里？”鍾兆英道：“他在洞庭湖畔隱居，不過……不過……”胡斐道：“怎麼？”鍾兆英低聲說道：“求這怪人救治，只怕不易。”胡斐道：“咱們好歹也得將他請到，他要什麼便給他什麼。”鍾兆英搖頭道：“便難在他什麼也不要。”胡斐道：“軟求不成，那便蠻來。”鍾兆英沉吟不語。胡斐道：“事不宜遲，小弟這便動身。三位在這里守護，以防再有敵人前來。”他奔回廂房，向苗人鳳道：“苗大俠，我給你請醫生去。”苗人鳳搖頭道：“請毒手藥王麼？那是徒勞往返，不用去了。”胡斐道：“不，天下無難事！”說著轉身出房，道：“三位鍾爺，這位藥王叫什麼名字？他住的地方怎麼去法？”鍾兆文道：“好，我陪你走一遭！他的事咱們路上慢慢再說。”對兆英、兆能二人道：“大哥，三弟，你們在這里瞧著。”鍾兆英、兆能兩人臉上微微變色，均有恐懼之意，隨即同聲說道：“千萬小心。”事在迫切，胡鍾兩人展開輕身功夫，向北疾奔。天明後在市集上各買了一匹馬，上馬急馳。

## 第九章　毒手藥王

　　兩人都知苗人鳳這次受毒不輕，單單聽了那“斷腸草”三字，便知是厲害之極的毒藥，眼睛又是人身最嬌嫩柔軟的器官，縱然請得名醫，時候一長，也必無救，因此早治得一刻便好一刻。兩人除了讓坐騎喝水吃草之外，不敢有片刻耽擱，沿途買些饅頭點心，便在馬背上胡亂吃了充饑。如此不眠不休的趕路，鍾胡兩人武功精湛，雖然兩日兩晚沒睡，盡自支持得住，胯下的坐騎在途中已換過兩匹，但這一日趕下來，也已腳步踉蹌，眼見再跑下去，非在道上倒斃不可。鍾兆文道：“小兄弟，咱們只好讓牲口歇一會兒。”胡斐應道：“是！”心道：“倘若我騎的是袁姑娘那匹白馬，此刻早已到了洞庭湖畔了。”一想到袁紫衣，不自禁探手入懷，撫摸她所留下的那只玉鳳，触手生溫，心中也是一陣溫暖。兩人下馬，坐在道旁樹下，讓馬匹吃草休息。鍾兆文默不作聲，呆呆出神，皺起了眉頭。胡斐知道此行殊無把握，問道：“鍾二爺，那毒手藥王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鍾兆文不答，似乎沒聽見他的說話，過了半晌，突然驚覺，道：“你剛才說什麼！”胡斐見他心不在焉，知他是挂念苗人鳳的病況，暗想此人雖然奇形怪狀，難為他很夠義氣，本來與苗人鳳結下了梁子，這時竟不辭煩勞的為他奔波，想到此處，不禁脫口而出：“鍾二爺，昨天多有得罪，真是慚愧得緊。晚輩要是早知三位如此仗義，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冒犯。”

　　鍾兆文咧開闊嘴，哈哈一笑，道：“那算得什麼？苗大俠是響當當的好漢，我三兄弟倘若見危不救，那還是人麼？小兄弟你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兄弟和苗大俠雖沒交情，總還有過一面之緣，你可跟他見都沒見過呢。”

　　其實數年之前，胡斐在商家堡中曾見過苗人鳳一面，只不過胡斐知道這事，苗人鳳卻在當時就對那個黃黃瘦瘦的小廝視而不見。更早些時候，在十八年之前，胡斐生下還只一天，苗人鳳在河北滄州的小客店中也曾見過他，這件事苗人鳳知道，胡斐可不知道。但苗人鳳哪里會知道：十八年前那個初生嬰兒，便是今日這個不識面的少年英雄？

　　鍾兆文又問：“你剛才問我什麼？”胡斐道：“我問那毒手藥王是怎麼樣的人物？”鍾兆文搖搖頭道：“我不知道。”胡斐奇道：“你不知道？”鍾兆文道：“我江湖上的朋友不算少了，可是誰也不知毒手藥王到底是怎麼樣的人物。”胡斐好生納悶，心想：“我只道你必定知曉此人的底細，否則也可向那張飛雄打聽個明白。”鍾兆文猜到了他心意，說道：“便是那張飛雄，也未必便知。不，他一定不會知道的。”胡斐“啊”了一聲，不再接口。

　　鍾兆文道：“大家只知道，這人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馬寺。”胡斐道：“白馬寺？他住在廟里麼？”鍾兆文道：“不，白馬寺是個市鎮。”胡斐道：“想是他隱居不見外人，所以誰都沒見過他。”鍾兆文又搖頭道：“不，有很多人見過他。正因為有人見過，所以誰也不知他是怎麼樣的人物，不知他是胖還是瘦，是俊是丑，是姓張還是姓李。”

　　胡斐越聽越是胡塗，心想既然有很多人見過他，就算不知他姓名，怎會連胖瘦俊丑也不知道？

　　鍾兆文道：“有人說毒手藥王是個相貌清雅的書生，高高瘦瘦，像是個秀才相公。有人卻說毒手藥王是個滿臉橫肉的矮胖子，就像是個殺豬的屠夫。又有人說，這藥王是個老和尚，老得快一百歲了。”他頓了一頓，說道：“還有人說，這藥王竟然是個女人，是個跛腳駝背的女人。”

　　胡斐滿臉迷惘，想笑，卻又笑不出來。

　　鍾兆文接著道：“這人既然號稱藥王，怎麼會是女人？但說這話的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德高望重，素來不打謊語，不由得人不信，可是那些說他是書生、是屠夫、是和尚的，也都不是信口雌黃之輩，個個言之鑿鑿。你說奇不奇怪？”胡斐當离開苗家之時，滿懷信心，料想只要找到那人，好歹也要請了他來治傷，至不濟也能討得解藥，此時聽鍾兆文這麼一說，一顆心不由得沉了下去，是怎麼樣一個人也無法知道，卻又找誰去？轉念一想，說道：“是了！這人一定擅于化裝易容之術，忽男忽女，忽俊忽丑，叫人認不出他的真面目來。”鍾兆文道：“江湖上的朋友也都這麼說，想來他使毒天下無雙，害得人多，結仇太廣，因此躲躲閃閃，叫人沒法找他報仇。但奇怪的是，他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馬寺，卻又不是十分偏僻之處，要尋上門去，也算不得怎麼為難。”胡斐道：“這人用毒藥害死過不少人麼？”鍾兆文悠然出神，道：“那是沒法計算的了。不過死在他手下的人，大都自有取死之道，不是作惡多端的飛賊大盜，便是仗勢橫行的土豪劣紳，倒沒聽說有哪一個俠義的死在他的手下。但因他名聲太響，有人中毒而死，只要毒性猛烈，死得奇怪，這筆帳便都算在他頭上，其實大半未必便是他害的。有時候兩個人一南一北，相隔幾千里，同時中毒暴斃，于是云南的人說毒手藥王到了云南，遼東的人卻說藥王在遼東出沒。這麼一宣揚，這個人更是奇上加奇了。近來已好久沒聽人提到‘毒手藥王’四字，想不到苗大俠的中毒竟會和他有關。唉，既是此人用的藥，只怕……只怕……”說到這里，不住搖頭。胡斐心想此事果然極難，不知如何著手是好。鍾兆文站起身來，道：“咱們走吧！小兄弟，有一件事你千萬記住，一到了白馬寺，在离藥王莊三十里之內，可千萬不能喝一口水，不能吃一口東西，不管饑渴得怎麼厲害，總之不能讓一物進口。”胡斐見他說得鄭重，當即答應，猛地想起，當他陪著自己离開苗家之時，鍾兆英和鍾兆能臉上都是不但擔憂，簡直還大有懼色，想來那藥王的“毒手”定是非同小可，以致像鍾氏三雄那樣的人物，膽敢向“打遍天下無敵手”苗人鳳挑戰，一聽到“毒手藥王”的名字卻是心驚膽戰。自己不知厲害，真把天下事瞧得太過輕易了。

　　他過去牽了馬匹，說道：“咱們不過是邀他治病，或是討一份解藥，對他并無惡意。他最多不肯，那也罷了，何必要害咱們性命？”鍾兆文道：“小兄弟，你年紀還輕，不知江湖上人心險詐。你對他雖無惡意，但他跟你素不相識，怎信得你過？眼前便是一個例子，劉鶴真對苗大俠絕無歹意，卻何以弄瞎了他的眼睛？”胡斐默然。鍾兆文又道：“何況這毒手藥王仇家遍天下，許多跟他毫沒干系的毒殺也都算在他的帳上。焉知你不是他仇家的子弟？此人生性多疑，出手狠毒，否則‘藥王’之上，何以又加上‘毒手’兩字？這個驚心動魄的外號，難道是輕易得來的麼？”

　　胡斐點頭道：“鍾二爺說的是。”鍾兆文道：“你若看得起我，不嫌我本領低微，那便兄弟相稱，別爺不爺的，叫得這麼客氣。”胡斐道：“你是前輩英雄，晚輩……”鍾兆文攔著他的話頭，大聲道：“呸，呸！小兄弟，不瞞你說，我三兄弟跟你交手之後，佩服你得緊。若你不當我朋友，那便算了。”胡斐也是個性子直爽之人，于是笑著叫了聲：“鍾二哥。”鍾兆文很是高興，翻身上了馬背，道：“只要這兩頭牲口不出岔子，咱們不用天黑便能趕到白馬寺。你可得記著我話，別說不能吃喝，便是摸一摸筷子，也得提防筷子上下了劇毒，傳到你的手上。小兄弟，你這麼年紀輕輕，一身武功，若是全身發黑，成了一具僵尸，我瞧有點兒可惜呢！”胡斐知他這話倒不是危言聳聽，瞧苗人鳳只撕破一封信，雙眼便瞎，現下走入毒手藥王的老巢，他哪一處不能下毒？心想鍾兆文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決非膽怯之徒，他說得如此厲害，顯見此行萬分凶險，确是實情。他明知險惡，還是義不容辭地陪自己上白馬寺去，比之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亂闖，更是難得了。

　　兩匹馬休息多時，精力已復，申牌時分到了臨資口。兩人讓坐騎走一程，跑一程，不多時已到了白馬寺鎮上。鎮上街道狹窄，兩人深怕碰撞行人，多惹事端，于是牽了馬匹步行。鍾兆文臉色鄭重，目不斜視，胡斐卻放眼瞧著兩旁的店舖。將到市梢時，胡斐見拐彎角上挑出了藥材舖的膏藥幌子，招牌寫著“濟世堂老店”，心念一動，解下腰間單刀，連著刀鞘捧在手中，說道：“鍾二……哥，你的判官筆也給我。”鍾兆文一怔，心想到了白馬寺鎮，該當處處小心才是，怎地動起刀刃來啦？但想鎮上必有藥王的耳目，不便出口詢問，于是從腰間抽出判官筆，交了給他，低聲道：“小心了，別惹事！”胡斐點了點頭，走到藥材舖柜台前，說道：“勞駕！我們二人到藥王莊去拜訪莊主，不便攜帶兵器，想在寶號寄放一下，回頭來取。”坐在柜台後的一個老者聽了，臉露詫异之色，問道：“你們去藥王莊？”胡斐不等他再說什麼，將兵器在柜台上一放，雙手一拱，牽了馬匹便大踏步出鎮。兩人到了鎮外無人之處，鍾兆文大拇指一翹，說道：“小兄弟，這一手真成。鍾老二服了你啦，真虧你想得出。”胡斐笑道：“硬著頭皮充好漢，這叫做無可奈何。”原來他想這鎮上的藥材舖跟藥王必有干連，將隨身兵器放在店舖之中，店中定會有人趕去報訊，那便表明自己此來絕無敵意。雖然空手去見這麼一個厲害角色，那是凶險之上又加凶險，但權衡輕重，這個險還是大可一冒。

　　見西首一座小山之上，有個老者手持藥鋤，似在采藥。胡斐見這人形貌俊雅，高高瘦瘦，是個中年書生，心念一動：“難道他便是毒手藥王？”于是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朗聲說道：“請問相公，上藥王莊怎生走法？晚輩二人要拜見莊主，有事相求。”那人對胡鍾二人一眼也不瞧，自行聚精會神的鋤土掘草。胡斐連問幾聲，那人始終毫不理會，竟似聾了一般。胡斐不敢再問，鍾兆文向他使個眼色，兩人又向北行。悶聲不響地走出一里有余，胡斐悄聲道：“鍾二哥，只怕這人便是藥王，你瞧怎麼辦？”鍾兆文道：“我也有幾分疑心，可萬萬點破不得。他自己若不承認，而咱們認出他來，正是犯了他的大忌。眼前只有先找到藥王莊，咱們認地不認人，那便無礙。”說話之時，曲曲折折又轉了幾個彎，只見离大路數十丈處有個大花圃，一個身穿青布衫子的村女彎著腰在整理花草。胡斐見花圃之後有三間茅舍，放眼遠望，四下別無人煙，于是上前幾步，向那村女作了一揖，問道：“請問姑娘，上藥王莊走哪一條路？”那村女抬起頭來，向著胡斐一瞧，一雙眼睛明亮之極，眼珠黑得像漆，這麼一抬頭，登時精光四射。胡斐心中一怔：“這個鄉下姑娘的眼睛，怎麼亮得如此异乎尋常？”見她除了一雙眼睛外，容貌卻是平平，肌膚枯黃，臉有菜色，似乎終年吃不飽飯似的，頭發也是又黃又稀，雙肩如削，身材瘦小，顯是窮村貧女，自幼便少了滋養。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歲，身形卻如是個十四五歲的幼女。

　　胡斐又問一句：“上藥王莊不知是向東北還是向西北？”那村女突然低下了頭，冷冷地道：“不知道。”語音卻甚是清亮。鍾兆文見她如此無禮，臉一沉，便要發作，但隨即想起此處距藥王莊不遠，什麼人都得罪不得，哼了一聲，道：“兄弟，咱們去吧，那藥王莊是白馬寺大大有名之處，總不能找不到。”胡斐心想天色已經不早，若是走錯了路，黑夜之中在這險地到處瞎闖，大是不妙，左近再無人家可以問路，于是又問那村女道：“姑娘，你父母在家麼？他們定會知道去藥王莊的路徑。”那村女不再理睬，自管自的拔草。

　　鍾兆文雙腿一夾，縱馬便向前奔，道路狹窄，那馬右邊前後雙蹄踏在路上，左側的兩蹄卻踏入了花圃。鍾兆文雖無歹意，但生性粗豪，又惱那村女無禮，急于趕路，也不理會。胡斐眼見近路邊的一排花草便要給馬踏壞，忙縱身上前，拉住韁繩往右一帶，說道：“小心踏壞了花草。”那馬給他這麼一引，右蹄踏到了道路右側，左蹄回上路面。鍾兆文道：“快走吧，在這兒別耽擱啦！”說著一提韁繩，向前馳去。胡斐自幼孤苦，見那村女貧弱，心中并不氣她不肯指引，反生怜憫之意，心想她種這些花草，定是賣了賴以為活，生怕給自己坐騎踏壞了，于是牽著馬步行過了花地，這才上馬。那村女瞧在眼里，突然抬頭問道：“你到藥王莊去干麼？”胡斐勒馬答道：“有一位朋友給毒藥傷了眼睛，我們特地來求藥王賜些解藥。”那村女道：“你認得藥王麼？”胡斐搖頭說道：“我們只聞其名，從來沒見過他老人家。”那村女慢慢站直了身子，向胡斐打量了幾眼，問道：“你怎知他肯給解藥？”胡斐臉有為難之色，答道：“這事原本難說。”心中忽然一動：“這位姑娘住在此處，或者知道藥王的性情行事。”于是翻身下馬，深深一揖，說道：“便是要請姑娘指點途徑。”這“指點途徑”四字，卻是意帶雙關，可以說是請她指點去藥王莊的道路，也可說是請教求藥的方法。

　　那村女自頭至腳地向他打量一遍，并不答話，指著花圃中的一對糞桶，道：“你到那邊糞池去裝小半桶糞，到溪里加滿清水，給我把這塊花澆一澆。”

　　這三句話大出胡斐意料之外，心想我只是向你問路，怎麼竟叫我澆起花來？而且出言頤指氣使，竟將我當作你家雇工一般？他雖幼時貧苦，卻也從未做過挑糞澆糞這種穢臭之事，只見那村女說了這幾句話後，又俯身拔草，一眼也不再瞧他。胡斐一怔之下，向茅舍里一望，不見有人，心想：“這姑娘生得瘦弱，要挑這兩大桶糞當真不易。我是一身力氣的男子漢，便幫她挑一擔糞又有何妨？”于是將馬系在一株柳樹上，挑起糞桶，便往糞池去擔糞。

　　鍾兆文行了一程，不見胡斐跟來，回頭一看，遠遠望見他肩上挑了一副糞桶，走向溪邊，不禁大奇，叫道：“喂，你干什麼？”胡斐叫道：“我幫這位姑娘做一點工夫。鍾二哥先走一步，我馬上就趕來。”鍾兆文搖了搖頭，心想年輕人當真是不分輕重，在這當口居然還這般多管閒事，于是縱馬緩緩而行。胡斐挑了一擔糞水，回到花地之旁，用木瓢舀了，便要往花旁澆去。那村女忽道：“不成，糞水太濃，一澆下去花都枯死啦。”胡斐一呆，不知所措。那村女道：“你倒回糞池去，只留一半，再去加半桶水，那便成了：”胡斐微感不耐，但想好人做到底，于是依言倒糞加水，回來澆花。那村女道：“小心些，糞水不可碰到花瓣葉子。”胡斐應道：“是！”見那些花朵色作深藍，形狀奇特，每朵花便像是一只鞋子，幽香淡淡，不知其名，當下一瓢一瓢的小心澆了，直把兩桶糞水盡數澆完。那村女道：“嗯，再去挑了澆一擔。”胡斐站直身子，溫言道：“我朋友等得心焦了，等我從藥王莊回來，再幫你澆花如何？”那村女道：“你還是在這兒澆花的好。我見你人不錯，才要你挑糞呢。”胡斐聽她言語奇怪，心想反正已經耽擱了，也不爭在這一刻時光，于是加快手腳，急急忙忙的又去挑了一擔糞水，將地里的藍花盡數澆了。這時夕陽已落到山坳，金光反照，射在一大片藍花之上，輝煌燦爛，甚是華美。胡斐忍不住贊道：“這些花真是好看！”他澆了兩擔糞，對這些花已略生感情，贊美的語氣頗為真誠。那村女正待說話，只見鍾兆文騎了馬奔回，大聲叫道：“兄弟，這時候還不走嗎？”胡斐道：“是了，來啦，來啦！”轉眼望著村女，目光中含有祈求之意。

　　那村女臉一沉，說道：“你幫我澆花，原來是為了要我指點途徑，是不是？”胡斐心想：“我确是盼你指點道路，但幫你澆花，卻純是為了怜你瘦弱，這時再開口相求，反而變成有意的施恩市惠了。”忽然想起那日捉了鐵蝎子和小祝融二人去交給袁紫衣，她曾說：“這叫做市恩，最壞的家伙才是如此。”心中禁不住微感甜意，當即一笑，說道：“這些花真好看！”走到柳樹旁解韁牽馬，上了馬背。

　　那村女道：“且慢。”胡斐回過頭來，只怕她還要摽唆什麼，心中大是不耐。那村女拔起兩棵藍花，向他擲去，說道：“你說這花好看，就送你兩棵。”胡斐伸手接住，說道：“多謝！”順手放在懷內。那村女道：“他姓鍾，你姓什麼？”胡斐道：“我姓胡。”那村女點頭道：“你們要去藥王莊，還是向東北方去的好。”鍾兆文本是向西北而行，久等胡斐不來，心中煩躁，這才回頭尋來，聽那村女如此說，不耐之心立時盡去，低聲笑道：“小兄弟，真有你的，又免得做哥哥的多走冤枉路。”胡斐卻頗為懷疑，暗想：“倘若藥王莊是在東北方，那麼直截了當的指點便是，為什麼說‘還是向東北方去的好’？”但不愿再向村女詢問，于是引馬向東北而去。

　　兩人一陣急馳，奔出八九里，前面一片湖水，已無去路，只有一條小路通向西方。鍾兆文罵道：“這丫頭當真可惡，不肯指路那也罷了，卻叫咱們大走錯路。回去時得好好教訓她一頓。”胡斐也是好生奇怪，自思并未得罪了她，何以要作弄自己，說道：“鍾二哥，這鄉下姑娘定和藥王莊有什麼干連。”鍾兆文道：“嗯，你瞧出什麼端倪沒有？”胡斐道：“她一雙眼珠子炯炯有神，說話的神態，也不像是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女子。”鍾兆文一驚，道：“不錯！她給你的那兩棵花，還是快些拋了。”胡斐從懷中取出藍花，只見花光嬌艷，倒是不忍便此丟棄，說道：“小小兩棵花兒，想來也無大礙！”于是仍舊放回懷中，縱馬向西馳去。鍾兆文在後叫道：“喂，還是小心些好。”胡斐含糊答應，一鞭向馬臀抽去，向西飛奔。暮靄蒼茫中，陣陣歸鴉從頭頂越過。突然之間，只見右手側兩個人俯身湖邊，似在喝水。胡斐一勒馬，待要詢問，卻見兩人始終不動，心知有异，跳下馬去，叫道：“勞駕！”兩人仍是不動。鍾兆文伸手一扳一人肩頭，那人仰天翻倒，但見他雙眼翻白，早已死去多時，臉上滿是黑點，肌肉扭曲。甚是可怖，再瞧另一人時也是如此。鍾兆文道：“中毒死的。”胡斐點點頭，見兩名死者身上都帶著兵刀，說道：“毒手藥王的對頭？”鍾兆文也點了點頭。兩人上馬又行，這時天色漸黑，更覺前途凶險重重。又行一程。只見路旁草木稀疏，越是前行，草木越少，到後來地下光溜溜的一片，竟是寸草不生，大樹小樹更沒一棵。胡斐心中起疑，勒馬說道：“鍾二哥，你瞧這里大是古怪。”鍾兆文也已瞧出不對，道：“若是有人鏟淨刨絕，也必留下草根痕跡，我看……”他沉吟片刻，低聲道：“那藥王莊定在左近，想是他在土中下了劇毒，以致連草也沒一根。”胡斐點了點頭，心中驚懼，從包袱上撕下幾根布條，將鍾兆文所乘坐騎的馬口縛住，然後縛上自己坐騎的馬口。鍾兆文知他生怕再向前行時遇到有毒草木，牲口嚼到便不免遇害，點了點頭，暗贊他心思細密。

　　行不多時，遠遠望見一座房屋。走到近處，只見屋子的模樣極是古怪，便似是一座大墳模樣，無門無窗，黑黝黝的甚是陰森可怖。兩人均想：“瞧這屋子的模樣，那自然是藥王莊了。”离屋數丈，有一排矮矮的小樹環屋而生，樹葉便似秋日楓葉一般，殷紅如血，在暮色之中，令人瞧著不寒而栗。鍾兆文平生浪蕩江湖，什麼凶險之事沒有見過？他自己三兄弟便打扮成凶門喪主一般，令人見之生畏，但這時看到這般情景，心中也不禁突突亂跳，低聲道：“怎麼辦？”胡斐道：“咱們以禮相求，隨機應變。”于是縱馬向前，行到离矮樹叢數丈之處，下馬牽了韁繩，朗聲道：“鄂北鍾兆文，晚輩遼東胡斐，特來向藥王前輩請安。”這三句話每一字都從丹田送出，雖然并不如何響亮，但聲聞里許，屋中人必自聽得清清楚楚。過了半晌，屋中竟無半點動靜。胡斐又說了一遍，圓屋之中仍是毫無應聲，便似無人居住一般。胡斐又朗聲道：“金面佛苗大俠中毒受傷，所用毒藥，是奸人自前輩處盜來。敬請前輩慈悲，賜以解藥。”

　　但不論他說什麼，圓屋之中始終寂無聲息。過了良久，天色更加黑了。胡斐低聲道：“鍾二哥，怎麼辦？”鍾兆文道：“總不成眼看苗大俠瞎了雙目，咱們便此空手而返。”胡斐道：“不錯，便是龍潭虎穴，也得闖上一闖。”兩人這時均已起了動武用強之意，心想那毒手藥王雖然擅于使毒，武功卻未必了得，軟硬兼施，非得將解藥取了到手不可。兩人放下馬匹，走向矮樹。只見那一叢樹生得枝葉緊密，不能穿過，鍾兆文縱身一躍，便從樹叢上飛越過去。他身在半空，鼻中猛然聞到一陣濃香，眼前一黑，登時暈眩，摔跌在樹叢之內。胡斐一見大驚，跟著躍進，越過樹叢頂上時，但覺奇香刺鼻，中人欲嘔，胸口甚是煩惡。他一落地，忙伸手扶起鍾兆文，探他鼻間尚有呼吸，只是雙目緊閉，手指和顏面卻是冰冷。

　　胡斐暗暗叫苦：“苗大俠的解藥尚未求得，鍾二哥卻又中毒，瞧來我自己也已沾上毒氣，只是還沒發作而已。”當下身形一矮，直縱向圓屋之前，叫道：“藥王前輩，晚輩空手前來拜莊，實無歹意，再不賜見，晚輩迫得無禮了。”他說了這話後，打量那圓屋的牆垣，只見自屋頂以至牆腳通體黑色，顯然并非上木所构。他不敢伸手去推，但四下地里打掃得干淨無比，連一塊極細小的磚石也無法找到，于是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兩，在牆上輕敲三下，果然錚錚錚的發出金屬之聲。他將銀兩放回懷中，一低頭，鼻中忽然聞到一陣淡淡清香，精神為之一振，頭腦本來昏昏沉沉，一聞到這香氣，立時清明。他略略彎腰，香氣更濃，原來這香氣是從那村女所贈的藍花上發出。胡斐心中一動：“看來這香氣有解毒之功，她果然是一番好意。”他加快腳步，環繞圓屋奔了一周，非但找不到門窗，連小孔和細縫也沒發見，心想難道屋中當真并無人居？否則毫無通風之處，怎能不給悶死？他手中沒有兵刃，對這通體鐵鑄的圓屋實在無法可施。凝思片刻，從懷中取出藍花，放在鍾兆文鼻下，過不多時，果然他打了個噴嚏，悠悠醒轉。胡斐大喜，心道：“那姑娘既有解毒之法，不如回去求她指點。”于是將一枝藍花插在鍾兆文襟上，自己手中拿了一枝，扶著鍾兆文躍過矮樹。他雙足落地，忽聽得圓屋中有人大聲“咦！”的一下驚呼。聲音隔著鐵壁傳來，頗為郁悶，但仍可聽得出又是驚奇又是憤怒之意。

　　胡斐回頭叫道：“藥王前輩，可肯賜見一面麼？”圓屋中寂然無聲。他接連問了兩聲，對方再無聲息。忽聽得砰砰兩響，重物倒地。胡斐回過頭來，只見兩匹坐騎同時摔倒，縱身過去一瞧，兩匹馬眼目緊閉，口吐黑沫，已然中毒斷氣，身上卻沒半點傷痕。

　　到此地步，兩人不敢再在這險地多逗留，低聲商量了幾句，決意回去向村女求教，于是從原路趕回。鍾兆文中毒後腳力疲憊，行一程歇一程，直到二更時分，才回到那村女的茅屋之前。黑夜之中，花圃中的藍花香氣馥郁，鍾胡二人一聞之下，困累盡去，大感愉適。只見茅舍的窗中突然透出燈光，呀的一聲，柴扉打開，那村女開門出來，說道：“請進來吧！只是鄉下沒什麼款待，粗茶淡飯，怠慢了貴客。”胡斐聽她出言不俗，忙抱拳道：“深夜叨擾，很是過意不去。”那村女微微一笑，閃身門旁，讓兩人進屋。胡斐踏進茅屋，見屋中木桌木凳，陳設也跟尋常農家無异，只是纖塵不染，干淨得過了份，甚至連牆腳之下，板壁縫中，也沖洗得沒留下半點灰土。這般清洁的模樣，便似圓屋周遭一般，令人心中隱隱不安。

　　那村女道：“鍾爺、胡爺請坐。”說著到廚下拿出兩副碗筷，跟著托出三菜一湯，兩大碗熱氣騰騰的白米飯。三碗菜是煎豆腐、鮮筍炒豆芽、草菇煮白菜，那湯則是咸菜豆瓣湯。雖是素菜，卻也香氣扑鼻。

　　兩人奔馳了大半日，早就餓了。胡斐笑道：“多謝！”端起飯碗，提筷便吃。鍾兆文心下大疑，尋思：“這飯菜她早就預備好了，顯是料到我們去後必回。宁可餓死了，這飯卻千萬吃不得。”見那村女轉身回入廚下，向胡斐使個眼色，低聲道：“兄弟，我跟你說過，在藥王莊三十里地之內，決不能飲食。你怎地忘了？”胡斐卻想：“這位姑娘對我若有歹心，決不能送花給我。雖然防人之心不可無，但若是不吃此餐，那定是將她得罪了。”他正要回答，那村女又從廚下托出一只木盤，盤中一只小小木桶，裝滿了白飯。胡斐站起身來，說道：“多謝姑娘厚待，我們要請拜見令尊令堂。”那村女道：“我爹媽都過世了，這里便只我一人。”胡斐“啊”了一聲，坐下來舉筷便吃，三碗菜肴做得本自鮮美，胡斐為討她喜歡，更是贊不絕口。

　　鍾兆文心想：“你既不聽我勸，那也無法，總不成兩個一齊著了人家道兒。”向那村女道：“我適才暈去多時，肚子里很不舒服，不想吃飯。”那村女斟了一杯茶來，道：“那麼請用一杯清茶。”鍾兆文見茶水碧綠，清澈可愛，雖然口中大感干渴，仍然謝了一聲，接過茶杯放在桌上，卻不飲用。村女也不為意，見胡斐狼吞虎咽，吃了一碗又一碗，不由得眉梢眼角之間頗露喜色。胡斐瞧在眼里，心想我反正吃了，少吃若是中毒，多吃也是中毒，索性放開肚子，吃了四大碗白米飯，將三菜一湯吃得盡是碗底朝天。村女過來收拾，胡斐搶著把碗筷放在盤中，托到廚下，隨手便在水缸中舀了水，將碗筷洗干淨了，抹干放入櫥中。

　　那村女洗鑊掃地，兩人一齊動手收拾。胡斐也不提起適才之事，見水缸中只剩下了小半缸水，拿了水桶，到門外小溪中挑了兩擔，將水缸裝得滿滿。

　　挑完了水回到堂上，見鍾兆文已伏在桌上睡了。那村女道：“鄉下人家，沒待客的地方，只好委屈胡爺，胡亂在長凳上睡一晚吧！”胡斐道：“姑娘不用客氣！”只見她走進內室，輕輕將房門關上，卻沒聽見落閂之聲，心想這個姑娘孤零零的獨居于此，竟敢讓兩個男子漢在屋中留宿，膽子卻是不小，伸手輕推鍾兆文的肩膀，低聲道：“鍾二哥，在長凳上睡得舒服些！”哪知這麼輕輕一推，鍾兆文竟應手而倒，砰的一聲，跌在地下。胡斐大吃一驚，急忙抱著他腰扶起，在他臉上一摸，著手火滾，竟是發著高燒。胡斐忙道：“鍾二哥，你怎麼啦？”舉油燈湊近瞧時，只見他滿臉通紅，宛似酒醉，口中鼻中更噴出陣陣極濃的酒氣。胡斐大奇：“他連茶也不敢喝一口，怎麼這一霎時之間，竟會醉倒？”又聽他迷迷糊糊道：“我沒醉，沒有醉！來來來，跟你再喝三大碗！”跟著“五經魁首！”“四季發財！”的豁起拳來。胡斐一轉念，知他定是著了那村女的手腳，他不肯吃飯飲茶，那村女卻用什麼奇妙法門，弄得他便似大醉一般，心中驚奇交集，不知是去求那村女救治呢，還是讓他順其自然，慢慢醒轉，轉念又想：“這是中毒，并非真的酒醉，未必便能自行清醒。”正在此時，忽聽遠處傳來一陣陣慘厲的野獸嗥叫之聲，深夜聽來，不由得令人寒毛直豎，聽聲音似是狼嗥，但洞庭湖畔多是平原，縱有一二野狼，也不致如這般成群結隊。那聲音漸叫漸近，胡斐站起身來，側耳凝聽，只聽得狼嗥之中，還夾著一二聲山羊的咩咩之聲，顯然是狼群追羊而噬。當下也不以為意，正想再去察看鍾兆文的情狀，呀的一聲，房門推開，那村女手持燭台，走了出來，臉上略現驚惶，說道：“這是狼叫啊。”胡斐點了點頭，道：“姑娘……”向鍾兆文一指。只聽得馬蹄聲、羊咩聲、狼嗥聲吵成一片，竟是直奔這茅屋而來。胡斐臉上變色，心想若是敵人大舉來襲，這茅屋不經一沖，何況鍾二哥中毒後人事不知，這村女處在肘腋之旁，是敵是友，身分不明，這便如何是好？轉念未畢，只聽得一騎快馬急馳而至。胡斐手無寸鐵，彎腰抱起鍾兆文，沖進廚房，想要找柄菜刀，黑暗中卻又摸索不到，只聽那村女大聲叫道：“是孟家的人麼？半夜三更到這里干什麼？”胡斐聽她口氣嚴厲，不似作偽，看來她與來襲之人并非一路，心中稍慰，當下搶出後院，在地上抓起一把磚石，縱身上了一株柳樹，將鍾兆文擱在兩個大椏枝之間，凝目望去。星光下只見一個灰衣漢子騎在馬上，已沖到了茅屋之前，馬後塵土飛揚，叫聲大作，跟著十幾頭餓狼。瞧這情勢，似乎那人途中遇到餓狼襲擊，縱馬奔逃，但再一看，只見馬後拖著白白的一團東西，原來是只活羊，胡斐心想，這多半是個獵人，以羊為餌，設計誘捕狼群。卻見那人縱馬馳入花圃，直奔到東首，圈轉馬頭，又向西馳來，一群餓狼在後追叫，這麼一來一去，登時將花圃踐踏得不成模樣。這漢子的坐騎甚是駿良，他騎術又精，來回沖了幾次，餓狼始終咬不到活羊。

　　胡斐一轉念間，已然省悟：“啊，這家伙是來踩壞藍花！我如何能袖手不理？”當下雙足一點，躍到了茅屋頂上，忽聽那人“哎喲！”一聲叫，縱馬向北疾馳而去，那活羊卻留在花圃之中。群狼扑上去搶咬撕奪，更將花圃蹂躪得狼藉不堪。胡斐心道：“那人用心好不歹毒！”兩塊石子飛出，噗噗兩聲，打在兩頭惡狼腦門正中，登時腦漿迸裂，尸橫就地。他跟著又打出兩塊石子，這一次石子較小，准頭也略偏了些，一中狼腹，一中狼肩，但盡管如此，兩頭惡狼也已痛得嗷嗷大叫。群狼連吃苦頭，知道屋頂有人，仰起了頭望著胡斐，張牙舞爪，聲勢洶洶。胡斐見了群狼這副凶惡神情，心中大是發毛，自己赤手空拳，實不易和這十幾頭惡狼的毒牙利爪相抗，當下瞧准了一頭最大的雄狼，一塊瓦片斜削而下，正中咽喉。那狼在地下一個打滾，吃痛不過，轉身便逃，另有一頭大狼咬了白羊，跟著逃走。片刻之間，叫聲越去越遠，花圃中的藍花卻已被踐踏得七零八落。

　　胡斐躍下屋來，連稱：“可惜，可惜！”心想那村女辛勤鋤花拔草，將這片藍花培植得大是可觀，現下頃刻之間盡歸毀敗，一定惱怒异常。哪知村女對藍花被毀之事一句不提，只笑吟吟地道：“多謝胡爺援手了。”胡斐道：“說來慚愧！都怪我見機不早，出手太遲，倘若早將那惡漢在花圃外打下馬來，這片花卉還能保全。”那村女微微一笑，道：“藍花就算不給惡狼踏壞，過幾天也會自行萎謝。只不過遲早之間，那也算不了什麼。”胡斐一怔，心想：“這姑娘吐屬不凡，言語之間似含玄機。”說道：“在府上吵擾，卻還沒請教姑娘尊姓。”那村女微一沉吟，道：“我姓程，但在旁人跟前，你別提起我的姓氏。”這三句話說得甚是親切，似乎已將胡斐當作是自己人看待。胡斐很是高興，道：“那我叫你什麼？”

　　那村女道：“你這人很好，我便索性連名字也都跟你說了。我叫程靈素，‘靈樞’的‘靈’，‘素問’的‘素’。”胡斐不知“靈樞”和“素問”乃是中國兩大醫經，只覺得這兩個字很是雅致，不像農村女子的名字，這時已知她決不是尋常鄉下姑娘，也不以為异，笑道：“那我便叫你‘靈姑娘’，別人聽來，只當我叫你‘林姑娘’呢。”程靈素嫣然一笑，道：“你總有法兒討我歡喜。”胡斐心中微微一動，覺得她相貌雖然并不甚美，但這麼一言一笑，卻自有一股嫵媚的風致。他正想詢問鍾兆文酒醉之事，程靈素道：“你的鍾二哥喝醉了酒，不礙事，到天明便醒了。現下我要去瞧幾個人，你同不同我去？”胡斐覺得這個小姑娘行事處處十分奇怪，這半夜三更去探訪別人，必有深意，便道：“我自然去。”程靈素道：“你陪我去，咱們可得約法三章。第一，你今晚不許跟人說話……”胡斐道：“好，我扮啞子便是。”程靈素笑道：“那倒不用，跟我說話當然可以。第二，不能跟人動武，放暗器點穴，一概禁止。第三，不能离開我三步之外。”

　　胡斐點頭答應，心想：“原來她帶我去見毒手藥王。她叫我不能离開她身邊三步，自是怕我中毒受害了。”當下甚是振奮，道：“咱們這便去麼？”程靈素道：“得帶些東西。”走進自己房內，約過了一盞茶時分，挑了兩只竹籮出來，籮上用蓋蓋著，不知里面放著些什麼，看她的模樣，挑得頗為吃力。胡斐道：“我來挑！”將扁擔接了過來，一放上肩頭，幾有一百二三十斤。兩只竹籮輕重懸殊，一只甚重，一只卻是極輕，挑來頗不方便，只見鍾兆文兀自伏在桌上，呼呼大睡，經過他身旁便聞到一股濃烈的酒氣。

　　兩人出了茅舍，程靈素將門帶上，在前引路。胡斐道：“靈姑娘，我問你一件事，成不成？”程靈素道：“成啊，就怕我答不上。”胡斐道：“你若答不出，天下就沒第二個人答得出了。我那鍾二哥滴水沒有入口，怎地會醉成這個模樣？”程靈素輕輕一笑，道：“就因他滴水不肯入口，這才吃了虧。”胡斐道：“這個我就不懂了。鍾二哥是老江湖，鄂北鬼見愁鍾氏三雄，在武林中也算頗有名聲。我卻是個見識淺陋之人，哪知道他處處小心，反而……”說到這里，住口不說了。程靈素道：“你說好了！他處處小心，反而著了我的道兒，是不是？處處小心提防便有用了嗎？只有像你這般，才會太平無事。”胡斐道：“我怎麼啊！”程靈素笑道：“叫你挑糞便挑糞，叫你吃飯便吃飯。這般聽話，人家怎能忍心害你？”胡斐笑道：“原來做人要聽話。可是你整人的法兒也太巧妙了些，我到現在還是摸不著頭腦。”

　　程靈素道：“好，我教你一個乖。廳上有一盆小小的白花，你瞧見了麼？”胡斐當時沒留意，這時一加回想，果然記得窗口一張半桌上放著一盆小朵兒的白花。程靈素道：“這盆花叫做醍醐香，花香醉人，極是厲害，聞得稍久，便和飲了烈酒一般無异。我在湯里、茶里都放了解藥。誰教他不喝啊？”胡斐恍然大悟，不禁對這位姑娘大起敬畏之心，暗道自來只聽說有人在飲食之中下毒，哪知她下毒的方法卻高明得多，對方不吃不喝反而會中毒。程靈素道：“待會回去我便給他解藥，你不用擔心。”胡斐心中一動：“這位姑娘既然擅用藥物，說不定能治苗大俠的傷目，那便不須去求什麼毒手藥王了。”于是問道：“靈姑娘，你知道解治斷腸草毒性的法子嗎？”程靈素道：“難說。”

　　胡斐聽她說了這兩個字，便沒下文，不便就提醫治之請，只見她腳步輕盈，在前不疾不徐地走著，雖不是施展輕功，但沒過多少時光已走了六七里路，瞧方向是走向正東，不是去藥王莊的道路，忽然又想到一事，說道：“我還想問你一件事，適才我和鍾二哥去藥王莊，你說還是向東北方去的好，故意叫我們繞道多走了二十幾里路。這其中的用意，我一直沒能明白。”程靈素道：“你真正想問我的，還不是這件事。我猜你是想問：藥王莊明明是在西北，咱們怎麼向東走？”胡斐笑道：“你既猜到了，那我一并請問便是。”程靈素道：“咱們所以不朝藥王莊走，因為并不是去藥王莊。”這一下，胡斐又是出于意料之外，“啊”了一聲。

　　程靈素又道：“白天我要你澆花，一來是試試你，二來是要你耽擱些時光，後來再叫你繞道多走二十幾里，也是為了要你多耗時刻，這樣便能在天黑之後再到藥王莊外。只因藥王莊外所種的血矮栗，一到天黑，毒性便小，我給你的藍花才克得它住。”胡斐聽了，心中欽服無已，萬想不到用毒使藥，竟有這許多學問，這個貌不驚人的小姑娘用心深至，更非常人所及，當下說到在洞庭湖見到的兩名死者。程靈素聽說兩名死者臉上滿是黑點，肌肉扭曲，哼了一聲，道：“這種鬼蝙蝠的毒無藥可治。他們什麼也不顧了。”胡斐心道：“‘鬼蝙蝠’是什麼毒，她說了我也不懂。反正一意聽她吩咐行事便了，多說多問，徒然顯得自己一無是處。”于是不再詢問，跟在她身後一路向東。又走了五六里路，進了一座黑黝黝的樹林。程靈素低聲道：“到了。他們還沒來，咱們在這樹林子中等候，你把這只竹籮放在那株樹下。”說著向一株大樹一指。胡斐依言提了那只份量甚重的竹籮過去放好。程靈素走到离大樹八九丈處的一叢長草之旁，道：“這一只竹籮給我提過來。”隨即撥開長草，鑽進了草叢之中。胡斐也不問誰還沒來，等候什麼，記著不离開她三步的約言，便提了另一只竹籮，也鑽進草叢，挨在她的身旁。仰頭向天，只見月輪西斜，已過夜半。樹林中虫聲此起彼伏，偶然也聽到一二聲梟鳴。程靈素遞給他一粒藥丸，低聲道：“含在口里，別吞下！”胡斐看也不看便放入嘴中，但覺味道極苦。兩人靜靜的坐著，過了小半個時辰，胡斐東想西想，只覺這一日一晚的經歷，實在大是詭异，可說是生平從所未遇之奇。突然之間，想到了袁紫衣：“不知她這時身在何處？如果這時在我身畔的，不是這個瘦瘦小小的姑娘而是袁姑娘，不知她要跟我說什麼？”一想到她，便伸手入懷，去摸玉鳳。忽然程靈素伸手拉了他的衣角，向前一指。胡斐順著她手指瞧去，只見遠處一盞燈籠，正在漸漸移近。本來燈籠的火光必是暗紅之色，但這盞燈籠發出的卻是碧油油的綠光。燈籠來得甚快，不多時已到身前十余丈外，燈下瞧得明白，提燈的是個駝背女子，走起路來左高右低，看來右腳是跛的。她身後緊隨著一個漢子，身材魁梧，腰間插著明晃晃的一把尖刀。胡斐想起鍾兆文的說話，身子不由得微微一震：“鍾二哥說，有人說毒手藥王是個屠夫模樣的大漢，又有人說藥王是個又駝又跛的女子。那麼這兩人之中，必有一個是藥王。”斜眼向程靈素一看，黑暗之中，瞧不見她的臉色，但見她一對清澈晶瑩的大眼，目不轉睛地望著兩人，神情顯甚緊張。胡斐登時起了俠義之心：“這毒手藥王如要不利于她，我便是拚著性命，也要護她周全。”

　　那一男一女越走越近。只見那女子容貌甚是文秀，雖然身有殘疾，仍可說得上是個美女，那大漢卻是滿臉橫肉，形相凶狠。兩人都是四十來歲年紀。胡斐一身武功，便是遇到江湖上最厲害的巨寇大賊環攻，也是無所畏懼，但這時卻不由自主的心中怦怦亂跳，自覺武功有時而窮，對付這種人，武功未必便能管用。那兩人走到胡斐身前七八丈處，忽然折而向左，又走了十余丈，站定身子。那大漢朗聲叫道：“慕容師兄，我夫婦依約前來，便請露面相見吧！”

　　他站立之處距胡斐并不甚遠，突然開口說話，聲音又大，只把他嚇了一跳。那大漢說了兩遍，無人答話，胡斐心想：“這里除了咱們四人，再沒旁人，哪里還有什麼慕容師兄？這兩人原來是一對夫妻。”

　　那駝背女子細聲細氣地道：“慕容師兄既然不肯現身，我夫婦迫得無禮了。”胡斐暗暗好笑：“這叫做一報還一報。適才我到藥王莊來拜訪，說什麼你們也不理睬。這時候別人也給一個軟釘子你們碰碰。”只見那女子從懷中取出一束草來，伸到燈籠中去點燃了，立時發出一股濃煙。過不多時，林中便白霧瀰漫，煙霧之中微有檀香氣息，倒也并不難聞。

　　胡斐聽她說“迫得無禮”四字。知道這股煙霧定然厲害，但自己卻也不感到有何不適，想必是口中含了藥丸之功，轉頭向程靈素望了一眼。這時她也正回眸瞧他，目光中充滿了關注之色。胡斐心中感激，微微點了點頭。

　　那煙霧越來越濃，突然大樹下的竹籮中有人大聲打了個噴嚏。胡斐大吃一驚：“怎麼竹籮中有人？我挑了半天一點也沒知情。那麼我跟程姑娘的說話，都讓他聽去了？”自忖對毒物醫藥之道雖然一竅不通，但練了這許多年武功，決不能挑著一個人走這許多路而茫然不覺，除非這是個死人，那又作別論。他心中大是驚奇，只聽竹籮中那人又連打幾個噴嚏，籮蓋掀開，躍了出來。但見他長袍儒巾，正是日間所見在小山上采藥的那個老者。這時他衣衫凌亂，頭巾歪斜，神情甚是狼狽，已沒半點日間所見的儒雅神態，一見到那男女二人，怒聲喝道：“好啊，姜師弟、薛師妹。你們下手越來越陰毒了。”

　　那夫婦倆見他這般模樣，也似頗出意料之外。那大漢冷笑說道：“還說我們下了陰毒？你躲在竹籮之中，誰又料得到了？慕容師兄……”他話未說完，那老者嗅了幾下，神色大變，急從懷中摸出一枚藥丸，放入口中。

　　那駝背女子將散發濃煙的草藥一足踏滅，放回懷中，說道：“大師兄，來不及啦，來不及啦！”

　　那老者臉如土色，頹然坐在地下，過了半晌，說道：“好，算我栽了。”那大漢從懷中摸出一個青色瓷瓶，舉在手里，道：“解藥便在這里。你師侄中了你的毒手，得拿解藥來換啊。”那老者道：“胡說八道！你們說是小鐵哥麼？我幾年沒見他了，下什麼毒手？”那駝背女子道：“你約我們到這里，只是要說這句話麼？”轉頭向那大漢說道：“鐵山，咱們走吧。“說著掉頭便走。那大漢尚有猶豫，道：“小鐵……”那女子道：“他恨咱們入骨，宁可自己送了性命，也決不肯饒過小鐵。這些年來，難道你還想不通？”那大漢想走又不肯走，說道：“大師兄，咱們多年以前的怨恨，到這時何必再放在心上？小弟奉勸一句，還是交換解藥，把這個結子也同時解開了吧！”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懇。那老者問道：“薛師妹，小鐵中了什麼毒？”那女子冷笑一聲，并不回答。那大漢道：“大師兄，到這地步，也不用假惺惺了。小弟恭賀你種成了七心海棠……”那老者大聲道：“誰種成了七心海棠？難道小鐵中的是七心海棠之毒？我沒有啊，我沒有啊。”他說這幾句話時神情惶急，恐懼之意見于顏色。兩夫婦對望了一眼，心中均想：“難道他假裝得這般像？”那女子道：“好，慕容師兄，廢話少說。你約我們到這里來相會，有什麼吩咐？”那老者搔頭道：“我沒有約啊。是你們把我搬到這里來，怎麼反說是我相約？”說到這里，又氣又愧，突然飛起一腿，將竹籮踢出了六七丈外。

　　那女子冷冷地道：“難道這封信也不是你寫的？師兄的字跡，我生平瞧得也不算少了。”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張紙箋，左手一揚，那紙箋便向老者飛了過去。那老者伸手欲接，突然縮手，跟著一掌發出。掌風將那紙箋在空中擋了一擋，左手中指一彈，發出了一枚暗器。這暗器是一枚長約三寸的透骨釘，射向紙箋，拍的一聲，將紙箋釘在樹上。胡斐暗自寒心：“跟這些人打交道，對方說一句話，噴一口氣，都要提防他下毒。這老者不敢用手去接箋，自是怕箋上有毒了。”只見駝背女子提高燈籠。火光照耀紙箋，白紙上兩行大字，胡斐雖在遠處，也看得清楚，見紙上寫著道：“姜薛兩位：三更後請赴黑虎林，有事相商，知名不具。”那兩行字筆致枯瘦，卻頗挺拔，字如其人，和那老者的身形隱隱然有相類之處。那老者“咦”的一聲，似乎甚是詫异。

　　那大漢問道：“大師兄，有什麼不對了？”那老者冷冷地道：“這信不是我寫的。”此言一出，夫婦兩人對望了一眼。那駝背女子冷笑了一聲，顯是不相信他的說話。那老者道：“信上的筆跡，倒真和我的書法甚是相像，這可奇了。”他伸左手摸了摸頦下胡須，勃然怒道：“你們把我裝在竹籮之中，抬到這里，到底干什麼來啦？”那女子道：“小鐵中了七心海棠之毒，你到底給治呢，還是不給治？”那老者道：“你拿得穩麼？當真是七心……七心海棠麼？”說到“七心海棠”四字時聲音微顫，語音中流露了強烈的恐懼之意。

　　胡斐聽到這里，心中漸漸明白，定是另外有一個高手從中撥弄，以致這三人說來說去，言語總是不能接榫。那麼這高手是誰呢？他不自禁地轉頭向身旁程靈素望了一眼，但見她一雙朗若明星的大眼在黑暗中炯炯發光。難道這個面黃肌瘦的小姑娘竟有這般能耐？這可太也令人難以相信！

　　他正自凝思，猛聽得一聲大喝，聲音嗚嗚，極是怪异，忙回過頭來，只見那老者和那對夫婦已欺近在一起，各自蹲著身子，雙手向前平推，六掌相接，口中齊聲“嗚嗚”而呼。老者喝聲峻厲，大漢喝聲粗猛，那駝背女子的喝聲卻高而尖銳。三人的喝聲都是一般漫長，連續不斷。突然之間，喝聲齊止，只見那老者縱身後躍，寒光一閃，發出一枚透骨釘，將燈籠打滅，跟著那大漢大叫一聲：“啊喲！”顯是中了老者的暗算，身上受傷。這時林中黑漆一團，只覺四下里處處都是危機，胡斐順手拉著程靈素的手向後一扯，自己已擋在她的身前。這一擋他實是未經思索，只覺凶險迫近，非盡力保護這個弱女子不可，至于憑他之力是否保護得了，卻絕未想到。那大漢叫了這一下之後，立即寂然無聲，樹林中雖然共有五人，竟是沒半點聲息。

　　胡斐又聽到了草間的虫聲，聽到遠處貓頭鷹的咕咕而鳴。忽然之間，一只軟軟的小手伸了過來，握住了他粗大的手掌。胡斐身子一顫，隨即知道這是程靈素的手，只覺柔嫩纖細，倒像十一二歲女童的手掌一般。

　　在一片寂靜之中，眼前忽地升起兩股裊裊的煙霧，一白一灰，兩股煙像兩條活蛇一般，自兩旁向中央游去，互相撞擊。同時嗤嗤的輕響不絕，胡斐在黑暗中睜大了眼睛觀看，隱約見到左右各有一點火星。一點火星之後是那個老者，另一點火星之後是那駝背女子。兩人各自蹲著身子，用力鼓氣將煙霧向對方吹去，自是點燃了草藥，發出毒煙，要令對方中毒。兩人吹了好一會，林中煙霧瀰漫，越來越濃。突然之間，那老者“咦”的一聲，抬頭瞧著先前釘在大樹上的那張紙箋。胡斐見那紙箋微微搖晃，上面發出閃閃光芒，竟是寫著發光的幾行字。那夫婦二人也大是驚奇，轉頭瞧去，只見那幾行字寫道：“字諭慕容景岳、姜鐵山、薛鵲三徒知悉：爾等互相殘害，不念師門之誼，余甚厭之，宜即盡釋前愆，繼余遺志，是所至囑。余臨終之情，素徒當為詳告也。僧無嗔絕筆。”那老者和女子齊聲驚呼：“師父死了麼？程師妹，你在哪里？”程靈素輕輕掙脫了胡斐的手，從懷里取出一根蜡燭，晃火折點燃了，緩步走出。老者慕容景岳、駝背女子薛鵲都是臉色大變，厲聲道：“師父的‘藥王神篇’呢？是你收著麼？”程靈素冷笑道：“慕容師兄，薛師姊，師父教養你們一生，恩德如山，你們不關懷他老人家生死，卻只問他的遺物，未免太過無情。姜師兄，你怎麼說？”那大漢姜鐵山受傷後倒在地下，聽程靈素問及，抬起頭來，怒道：“小鐵之傷，定是你下的毒手，這里一切，也必是你這丫頭從中搗鬼！快將‘藥王神篇’交出來！”程靈素凝目不語。慕容景岳喝道：“師父偏心，定是交了給你！”薛鵲道：“小師妹，你將神篇取出來，大伙兒一同觀看吧。”口吻中誘騙之意再也明白不過。程靈素說道：“不錯，師父的‘藥王神篇’确是傳了給我。”她頓了一頓，從懷中又取出一張紙箋，說道：“這是師父寫給我的諭字，三位請看。”說著交給薛鵲。薛鵲伸手待接，姜鐵山喝道：“師妹，小心！”薛鵲猛地省悟，退後了一步，向身前的一棵大樹一指。程靈素歎了口氣，在頭發上拔下一枚銀簪，插在箋上，手一揚，連簪帶箋飛射出去，釘在樹上。

　　胡斐見她這一下出手，功夫甚是不弱，心想：“真想不到這麼一個瘦弱幼女，竟會跟這三人是同門的師兄妹。”眼望紙箋，借著她手中蜡燭的亮光，見箋上寫道：

　　“字諭靈素知悉：余死之後，爾即傳告師兄師姊。三人中若有念及老僧者，爾以藥王神篇示之。無悲慟思念之情者，恩義已絕，非我徒矣。切切此囑。僧無嗔絕筆。”慕容景岳、姜鐵山、薛鵲三人看了這張諭字，面面相覷，均思自己只關念著師父的遺物，對師父因何去世固然不問一句，更無半分哀痛悲傷之意。三人只呆了一瞬之間，突然大叫一聲，同時發難，齊向程靈素扑來。

　　胡斐叫道：“靈姑娘小心！”飛縱而出，眼見薛鵲的雙掌已拍到程靈素面前，忙運掌力向前擊出，單掌對雙掌，騰的一聲，將薛鵲震出二丈以外，右掌隨即回轉，一勾一帶，刁住姜鐵山的手腕，運起太極拳的“亂環訣”，借勢一拋，姜鐵山一個肥大的身軀直飛了出去，擲得比薛鵲更遠，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下。原來這兩人雖然擅于下毒，武功卻非一流高手！他回過身來，待要對付慕容景岳，只見他晃了兩晃，忽地一交跌倒，俯在地下，再也站不起來。

　　薛鵲氣喘吁吁地道：“小師妹，你伏下好厲害的幫手啊，這小伙子是誰？”胡斐接口道：“我姓胡名斐，賢夫婦有事盡管找我便是……”程靈素頓足道：“你還說些什麼？”

　　胡斐一怔，只見姜鐵山慢慢站起身來，夫婦倆向胡斐狠狠望了一眼，相互持扶，跌跌撞撞地出了樹林。

## 第十章　七心海棠

　　程靈素吹滅了蜡燭，放入懷中，一聲不響。胡斐道：“靈姑娘，你這慕容師兄怎麼了？”程靈素“嘿”的一聲，并不回答。過了半晌，胡斐又問一句，程靈素又是“哼”的一下。胡斐低聲道：“怎麼？你心里不痛快麼？”程靈素幽幽地道：“我說的話，你沒一句放在心上？”

　　胡斐一怔，這才想起，她和自己約法三章，自己可一條也沒遵守：“她要我不跟旁人說話，我不但說話，還自報姓名。她要我不許動武，我卻連打兩人。她叫我不得离開她身子三步，咳，我离開她十步也不止了……”越想越是歉然，道：“真對不起，只因為我見這三人很是凶狠，只怕傷到了你，心中著急，所以什麼都忘了。”

　　程靈素“嗤”的一笑，語音突轉柔和，道：“那你全是為了我啦！自己忘得干干淨淨，卻把錯處都推在旁人身上，好不害臊！胡大哥，你為什麼要自報姓名？這對夫妻最會記恨，一找上了你，陰魂不散，難纏得緊。他們明打不過你，暗中下起毒來，千方百計，神出鬼沒，你這可是防不胜防。”胡斐只聽得心中發毛，心想她的話倒非張大其辭，但事已如此，怕也枉然。程靈素又問：“你干麼把姓名說給他夫婦知道？”胡斐輕輕一笑，并不回答。程靈素道：“你打了他們二人，只怕他們找上我，是不是？你要把一切都攬在自己身上。胡大哥，你為什麼一直待我這樣好？”最後這兩句話說得甚是溫柔，胡斐在黑暗中雖瞧不見她的面容，但想來也必是神色柔和，當下也很誠懇的道：“你一直照顧我，使我避卻危難。將心比心，我自然當你是好朋友啦。”

　　程靈素很是高興，笑道：“你真的把我當作好朋友麼？那麼我先救你一命再說。”胡斐吃了一驚，道：“什麼？”程靈素道：“得點個火，那燈籠呢？”俯身去摸薛鵲丟下的那只燈籠，但在黑暗之中一時摸不到，不知她是丟在哪一處草叢之中。胡斐道：“你懷里不是還有半截蜡燭麼？”程靈素笑道：“你要小命兒不要？這是用七心海棠做的蜡燭啊……嗯，嗯，在這兒了。”她在草叢中摸到了燈籠，晃火折點燃了，黑黝黝的森林之中，登時生起一團淡黃的光亮，將兩人罩在燈籠光下。胡斐聽到姜鐵山夫婦和慕容景岳接連幾次說起“七心海棠”四字，似乎那是一件極厲害的毒物，燈籠光下見慕容景岳俯伏在地，一動也不動，似乎已然僵斃，心下登時省悟，“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說道：“若非我魯莽出手，那姜鐵山夫婦也給你制服了。”程靈素微微一笑，道：“你是為我的一份好心，胡大哥，我還是領你的情。”

　　胡斐望著她似乎弱不禁風的身子，心下好生慚愧：“她年紀還小我幾歲，但這般智計百出，我枉然自負聰明，哪里及得上她半分。”這時已明白其中道理，程靈素的蜡燭乃是用劇毒的藥物制成，點燃之後，發出的毒氣既無臭味，又無煙霧，因此連慕容景岳等三個使毒的大行家也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自己若不貿然出手，那麼姜鐵山夫婦多聞了一會蜡燭的毒氣，必定暈倒。但那時兩人正夾攻程靈素，出手凌厲，只怕尚未暈倒，她已先受其害。程靈素猜到他的心思，說道：“你用手指碰一下我肩頭的衣服。”胡斐不明她的用意，但依言伸出食指，輕輕在她肩上撫了一下，突然食指有如火炙，不禁全身都跳了起來。程靈素見他這一跳情形極是狼狽，格格一陣笑，說道：“他夫婦若是抓住我的衣服，那滋味便是這般了。”

　　胡斐將食指在空中搖了幾搖，只覺炙痛未已，說道：“好家伙！你衣衫上放了什麼毒藥？這麼厲害？”程靈素道：“這是赤蝎粉，也沒什麼了不起。”胡斐伸食指在燈籠的火光下一看，只見手指上已起了一個個細泡，心想：“黑暗之中，幸虧我沒碰到她的衣衫，否則那還了得。”

　　程靈素道：“胡大哥，你別怪我叫你上當。我是要你知道，下次碰到我這三個師兄師姊，當真要處處提防。你武功自然比他們高明得太多，但你瞧瞧你的手掌。”

　　胡斐伸掌一看，不見有何异狀。程靈素道：“你在燈籠前照照。”胡斐伸掌到燈籠之前，只見掌心隱隱似有一層黑氣，心中一驚，道：“他……他們兩人練過毒砂掌麼？”程靈素淡淡地道：“毒手藥王的弟子，豈有不練毒砂掌之理？”胡斐“啊”的一聲，道：“原來尊師無嗔大師，才是真正的毒手藥王。他老人家去世了麼？怎麼你這幾位師兄師姊如此無情無義？”程靈素輕輕歎了口氣，到大樹上拔下銀簪和透骨釘，將師父的兩張字諭折好，放回懷中。這時第一張字諭上發光的字跡已隱沒不見，只露出“知名不具”所寫的那兩行黑字。胡斐道：“這字條是你寫的？”程靈素道：“是啊，師父那里有我大師兄手抄的藥經。他的字我看得熟了。只是這幾行字學得不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他的書法還要峻峭得多。”胡斐武功雖強，但自幼無人教他讀書，因此說到書法什麼，那是一竅不通，聽她這麼說，一句話也接不上去。程靈素道：“師父的手諭向來是用三煉礬水所寫，要在火上一烘，方始顯現，我又用虎骨的骨髓描了一遍，黑暗之中便發閃光了。你瞧！”說著熄了燈火，紙箋上果然現出她師父手諭閃光字跡，待得點亮燈籠，閃光之字隱沒，看到的只是程靈素所寫的短簡。這短簡自是寫在手諭的兩行之間。因此同是一張紙箋，光亮時現短簡，黑暗中見手諭，說穿了毫不希奇。但慕容景岳等正自全神貫注，互相激斗，突見師父的手諭在樹上顯現，自不免要大吃一驚，而程靈素再手持蜡燭走出，一時之間，他們只想著師父所遺的那部“藥王神篇”，縱然細心，也不會再防到她手中蜡燭會散發毒氣了。這些詭异之事一件件的揭開，胡斐恍然大悟，臉上流露出又明白了一件事的喜色。

　　程靈素笑道：“你中了毒砂掌，怎麼反而高興了？”胡斐笑道：“你答允救我一命的，有藥王的高足在此，我還擔心些什麼？”程靈素嫣然一笑，忽然鼓氣一吹，又將燈籠吹滅了，只聽她走到竹籮之旁，瑟瑟索索地發出一些輕微的響聲，不知她在竹籮中拿些什麼，過了一會，回來點燃了燈籠。胡斐眼前突然一亮，見她已換上了一套白衫藍褲。程靈素笑道：“這衣衫上沒有毒粉了，免得你提心吊膽，唯恐一個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衣服。”胡斐歎了口氣，道：“你什麼都想到了。我年紀是活在狗身上的，有你十成中一成聰明，那便好了。”程靈素道：“我學了使用毒藥，整日便在思量打算，要怎麼下毒，旁人才不知覺，又要防人反來下毒，挖空心思，便想這種事兒。咳，哪及得上你心中海闊天空，自由自在？”說著輕輕歎了口氣，拉過胡斐的右手，用銀簪在他每根手指上刺了一個小孔，然後雙手兩根大拇指自他掌心向手指擠迫，小孔中流出的血液，帶有紫黑之色。她針刺的部位恰到好處，竟是不感痛楚，推擠黑血，手勢又極是靈巧，過不多時，出來的血液漸變鮮紅。這時伏在地下的慕容景岳突然身子一動。胡斐道：“醒啦！”程靈素道：“不會醒的，至少還有三個時辰。”胡斐道：“剛才我把他挑了來，這人就像死了一般，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僵是僵得到了家，我的傻可也傻得到了家。”程靈素微笑道：“你口口聲聲說自己傻，那才叫不傻呢。”

　　隔了一會，胡斐道：“他們老是問什麼‘藥王神篇’，那是一部藥書，是不是？”程靈素道：“是啊，這是我師父花了畢生心血所著的一部書。給你瞧瞧吧！”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包袱，打開外面的布包，里面是一層油紙，油紙之內，才是一部六寸長、四寸寬的黃紙書。程靈素用銀簪挑開書頁，只見每一頁上都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蠅頭小楷，不言可知，這書每一頁上都染滿劇毒，無知之人隨手一翻，非倒大霉不可。胡斐見她對自己推心置腹，什麼重大的秘密也不隱瞞，心中自是喜歡，只是見了這部毒經心中發毛，似覺多瞧得幾眼，連眼睛也會中毒，不自禁地露出畏縮之意。程靈素將藥書包好，放回懷中，然後取出一個黃色小瓶，倒出一些紫色粉末，敷在胡斐手指的針孔上，在他手臂關節上推拿幾下，那些粉末竟從針孔中吸了進去。胡斐喜道：“大國手，這般的神乎其技，我從未見過。”程靈素笑道：“那算什麼？你若見我師父給人開膛剖腹、接骨續肢的本事，那才叫神技呢。”胡斐悠然神往，道：“是啊，尊師雖然擅于使毒，但想來也必擅于治病救人，否則怎能稱得‘藥王’二字？”程靈素臉上現出喜容，道：“我師父若是聽到你這幾句話，他一定會喜歡你得緊，要說你是他的少年知己呢。咳，只可惜他老人家已不在了。”說著眼眶不自禁的紅了。胡斐道：“你那駝背師姊說你師父偏心，只管疼愛小徒弟，這話多半不假，我看也只你一人，才記著師父。”程靈素道：“我師父生平收了四個徒兒，這四人給你一晚上都見到了。慕容景岳是我大師兄，姜鐵山是二師兄，薛鵲是三師姊。師父本來不想再收徒兒了，但見我三位師兄師姊鬧得太不像話，只怕他百年之後無人制得他們，三人為非作歹，更要肆無忌憚，害人不淺，因此到得晚年，又收了我這個幼徒。”她頓了一頓，又道：“我這三個師兄師姊本性原來也不壞，只為三師姊嫁了二師兄，大師兄和他倆結下深仇，三個人誰也不肯干休，弄到後來竟然難以收拾。”胡斐點頭道：“你大師兄也想要娶你三師姊，是不是？”程靈素道：“這些事過去很久了，我也不大明白。只知道大師哥本來是有師嫂的，三師姊喜歡大師哥，便把師嫂毒死了。”胡斐“啊”的一聲，只覺學會了下毒的功夫，實是害多利少，自然而然的會殘忍起來。程靈素又道：“大師哥一氣之下，給三師姊服了一種毒藥，害得她駝了背，跛了腳。二師哥暗中一直喜歡著三師姊，她雖然殘廢，卻并不嫌棄，便和她成了婚。也不知怎麼，他們成婚之後，大師哥卻又想念起三師姊的諸般好處來，竟然又去纏著她。我師父給他們三人弄得十分心煩，不管怎麼開導教訓，這三人反反復復，總是糾纏不清。倒是我二師哥為人比較正派，對妻子始終沒有二心。他們在這洞庭湖邊用生鐵鑄了這座藥王莊，莊外又種了血矮栗，原先本是為了防備大師哥糾纏，後來他夫婦倆在江湖上多結仇家，這藥王莊又成了他們避仇之處了。”胡斐點頭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江湖上說到毒手藥王時說法不同，有的說是個秀才相公，有的說是個粗豪大漢，有的說是個駝背女子，更有人說是個老和尚。”程靈素道：“真正的毒手藥王，其實也說不上是誰。我師父挺不喜歡這個名頭。他說：‘我使用毒物，是為了治病救人，稱我“藥王”，那是愧不敢當，上面再加“毒手”二字，難道無嗔老和尚是隨便殺人的麼？’只因我師父使用毒物出了名，我三位師兄師姊又使得太濫，有時不免誤傷好人，因此‘毒手藥王’這四個字，在江湖上名頭弄得十分響亮。師父不許師兄師姊泄露各人身分姓名，這麼一來，只要什麼地方有了离奇的下毒案件，一切帳便都算在‘毒手藥王’四字頭上，你瞧冤是不冤？”胡斐道：“那你師父該當出頭辯個明白啊。”程靈素歎道：“這種事也是辯不胜辯……”說到這里，已將胡斐的五只手指推拿敷藥完畢，站起身來，道：“咱們今晚還有兩件事要辦，若不是……”說到這里突然住口，微微一笑。胡斐接口道：“若不是我不聽話，這兩件事就易辦得很，現下不免要大費手腳。”程靈素笑道：“你知道就好啦，走吧！”胡斐指著躺在地下的慕容景岳道：“又要請君入籮？”程靈素笑道：“勞您的大駕。”胡斐抓起慕容景岳背上衣服，將他放入竹籮，放在肩上挑起。程靈素在前領路，卻是向西南方而行，走了三里模樣，來到一座小屋之前，叫道：“王大叔，去吧！”屋門打開，出來一個漢子，全身黑漆漆的，挑著一副擔子。胡斐心想：“又有奇事出來啦！”有了前車之鑒，哪里還敢多問，當下緊緊跟在程靈素身後，當真不离開她身邊三步。程靈素回眸一笑，意示嘉許。那漢子跟隨在二人之後，一言不發。程靈素折而向北，四更過後，到了藥王莊外。她從竹籮中取出三大叢藍花，分給胡斐和那漢子每人一叢，于是徑越血矮栗而過，到了鐵鑄的圓屋外面，叫道：“二師哥，三師姊，開不開門？”連問三聲，圓屋中寂無聲息。程靈素向那漢子點點頭。那漢子放下擔子，擔子的一端是個風箱。他拉動風箱，燒紅炭火，熔起鐵來，敢情是個鐵匠。胡斐看得大奇。又過片刻，只見那漢子將燒紅的鐵汁澆在圓屋之上，摸著屋上的縫隙，一條條的澆去，原來竟是將鐵屋上啟閉門窗的通路一一封住。姜鐵山和薛鵲雖在屋中，想是忌憚程靈素厲害，竟然不敢出來阻擋。

　　程靈素見鐵屋的縫隙已封了十之八九，這時屋中人已無法突圍而出，于是向胡斐招招手。兩人向東越過血矮栗，向西北走了數十丈，只見遍地都是大岩石。程靈素口中數著腳步，北行幾步，又向西幾步，輕聲道：“是了！”點了燈籠一照，只見兩塊大岩石之間有個碗口大小的洞穴，洞上又用一塊岩石凌空擱著。程靈素低聲道：“這是他們的通氣孔。”取出那半截蜡燭點燃了，放在洞口，與胡斐站得遠遠地瞧著。蜡燭點著後，散出極淡的輕煙，隨著微風，裊裊從洞中鑽了進去。瞧了這般情景，胡斐對程靈素的手段更是敬畏，但想到鐵屋中人給毒煙這麼一薰，哪里還有生路？不自禁地起了怜憫之念，心想：“這淡淡輕煙，本已極難知覺，便算及時發見，堵上氣孔，最後還是要窒息而死，只差在死得遲早而已。難道我眼看著她干這種絕戶滅門的毒辣行徑，竟不加阻止麼？”只見程靈素取出一把小小團扇，輕煽燭火，蜡燭上冒出的輕煙盡數從岩孔中鑽了進去，胡斐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站起，說道：“靈姑娘，你那師兄師姊，與你當真有不可解的怨仇麼？”程靈素道：“沒有呀。”胡斐道：“你師父傳下遺命，要你清理門戶，是不是？”程靈素道：“眼下還沒到這個地步。”胡斐道：“那……那……”心中激動，不知如何措辭，一時說不下去了。程靈素抬起頭來，淡淡地道：“什麼啊？瞧你急成這副樣子！”胡斐定了定神道：“倘若你師哥師姊……并無非殺不可的過惡，還是給他們留一條改過自新的道路。”程靈素道：“是啊，我師父也這麼說。”頓了一頓，說道：“可惜你沒見到我師父，否則你們一老一少，一定挺說得來。”口中說話，手上團扇仍是不住撥動。胡斐搔了搔頭，指著蜡燭道：“這毒煙……這毒煙不會致人死命麼？”程靈素道：“啊，原來咱們胡大哥在大發慈悲啦。我是要救人性命，不是在傷天害理。”說著轉過頭來，微微一笑，神色頗是嫵媚。胡斐滿臉通紅，心想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雖不懂噴放毒煙為何反是救人，心中卻甚感舒暢。程靈素伸出左手小指，用指甲在蜡燭上刻了一條淺印，道：“請你給我瞧著，別讓風吹熄了，點到這條線上就熄了蜡燭。”將團扇變給胡斐，站直身子，四下察看，傾聽聲息。胡斐學著她樣，將輕煙煽入岩孔。

　　程靈素在十余丈外兜了個圈子，沒見什麼异狀，坐在一塊圓岩之上，說道：“今晚引狼來踏我花圃的，是二師哥的兒子，叫做小鐵。”胡斐“啊”了一聲。道：“他也在這下面麼？”說著向岩孔中指了指。程靈素笑道：“是啊！咱們費這麼大勁，便是去救他。先薰暈了師哥師姊，做起事來不會礙手礙腳。”胡斐心道：“原來如此。”程靈素道：“二師哥和三師姊有一家姓孟的對頭，到了洞庭湖邊已有半年，使盡心機，總是解不了鐵屋外的血矮栗之毒，攻不進去。死在洞庭湖畔的那兩個人，十九便是孟家的。我種的藍花，卻是血矮栗的克星，二師哥他們一直不知，直到你和鍾爺身上帶了藍花，不怕毒侵，他們這才驚覺。”胡斐道：“是了，我和鍾二哥來的時候，聽到鐵屋中有人驚叫，必是為此。”程靈素點點頭，說道：“這血矮栗的毒性，本是無藥可解，須得經常服食樹上所結的栗子，才不受那樹氣息的侵害。幸好血矮栗毒性雖然厲害，倒也不易為害人畜，因為只要有這麼一棵樹長著，周圍數十步內寸草不生，虫蟻絕跡，一看便知。”胡斐道：“怪不得這鐵屋周圍連草根也沒半條。我把兩匹馬的口都扎住了，還是避不了毒質，若不是你相贈藍花……”說到這里，想起今晚的莽撞，不自禁暗暗驚心，心道：“無怪江湖上一提到‘毒手藥王’便談虎色變，鍾二哥極力戒備，确非無因。”程靈素道：“我這藍花是新試出來的品種，總算承蒙不棄，沒在半路上丟掉。”胡斐微笑道：“這花顏色嬌艷，很是好看。”程靈素道：“幸虧這藍花好看，倘若不美，你便把它拋了，是不是？”胡斐一時不知所對，只說：“唔……唔……”心中在想：“倘若這藍花果真十分丑陋，我會不會仍然藏在身邊？是否幸虧花美，這才救了我和鍾二哥的性命？”

　　正在此時，一陣風吹了過來，胡斐正自尋思，沒舉扇擋住蜡燭，燭火一閃，登時熄了。胡斐輕輕叫聲：“啊喲！”忙取出火折，待要再點蜡燭，只聽程靈素在黑暗中道：“算啦，也差不多夠了。”胡斐聽她語氣中頗有不悅之意，心想她叫我做什麼事，我總是沒做得妥貼，似乎一切全都漫不經心，歉然道：“真對不起，今晚不知怎的，我總是失魂落魄的。”程靈素默然不語。胡斐道：“我正在想你這句話，沒料到剛好有一陣風來。靈姑娘，我想過了，你送我這藍花之時，我全沒知這是救命之物，但既是人家一番好意給的東西，我自會好好收著。”程靈素聽他這幾句話說得懇切，“嗯”了一聲。

　　在黑暗之中，兩人相對坐著，過了一會，胡斐道：“我從小沒爹沒娘，難得有誰給我什麼東西。”程靈素道：“是啦，我也從小沒爹沒娘，還不是活得這麼大了？”說著點燃了燈籠，說道：“走吧！”胡斐偷眼瞧她臉色，似乎并沒生氣，當下不敢多問，跟隨在後。兩人回到鐵屋之前，見那鐵匠坐在地下吸煙。程靈素道：“王大叔，勞您駕鑿開這條縫！”所指之處，正是適才她要鐵匠焊上了的。那鐵匠也沒問什麼原由，拿出鐵錘鐵鑿，叮叮當當地鑿了起來，不到一頓飯時分，已將焊上的縫鑿開。程靈素說道：“開門吧！”那鐵匠用鐵錘東打打，西敲敲，倒轉鐵錘，用錘柄一撬，當的一聲，一塊大鐵板落了下來，露出一個六尺高、三尺寬的門來。這鐵匠對鐵屋的构造似乎了如指掌，伸手在門邊一拉，便有一座小小的鐵梯伸出，從門上通向內進。程靈素道：“咱們把藍花留在外面。”三人將身上插的一束藍花都拋在地下。程靈素正要跨步從小鐵梯走進屋去，輕輕嗅了一下，道：“胡大哥，怎麼你身上還有藍花？別帶進去。”胡斐應道：“噢！”從懷中摸出一個布包，打了開來，說道：“你鼻子真靈，我包在包里你也知道。”

　　那布包中包著他的家傳拳經刀譜，還有一些雜物，日間程靈素給他的那棵藍花也在其內，只是包了大半日，早已枯萎了。胡斐撿了出來，放在鐵門板上。程靈素見他珍而重之的收藏著這棵藍花，知他剛才果然沒說假話，很是喜歡，向他嫣然一笑，道：“你沒騙人！”胡斐一楞，心道：“我何必騙你？”程靈素指著鐵屋的門道：“里面的人平時服食血栗慣了，這藍花正是克星，他們抵受不住。”提起燈籠，踏步進內。胡斐和王鐵匠跟著進去。走完鐵梯，是一條狹窄的甬道，轉了兩個彎，來到一個小小廳堂。只見牆上挂著書畫對聯，湘妃竹的桌椅，陳設甚是雅致。胡斐暗暗納罕：“那姜鐵山形貌粗魯，居處卻是這等的所在，倒像是到了秀才書生的家里。”程靈素毫不停留，一直走向後進。胡斐跟著她走進一間廚房模樣的屋子，眼前所見，不由得大吃一驚。只見姜鐵山和薛鵲倒在地下，不知是死是活。當七心海棠所制蜡燭的輕煙從岩孔中透入之時，胡斐已料到定然有此情景，倒也不以為异，奇怪的是一只大鐵鑊盛滿了熱水，鑊中竟坐著一個青年男子。這人赤裸著上身，鑊中水氣不斷噴冒，看來這水雖非沸騰，卻已甚熱，說不定這人已活活煮死。胡斐一個箭步搶上前去，待要將那人從鑊中拉起，程靈素道：“別動！你瞧他……瞧他身上還有沒有衣服。”胡斐探首到鑊中一看，道：“他穿著褲子。”程靈素臉上微微一紅，點了點頭，走近鑊邊，探了探那人鼻息，道：“你到灶下加些柴火！”胡斐嚇了一跳，向那人再望一眼，認出他便是引了狼群來踐踏花圃之人，只見他雙目緊閉，張大了口，壯健的胸脯微微起伏，果然未死，但顯已暈去，失了知覺，問道：“他是小鐵？他們的兒子？”程靈素道：“不錯，我師哥師姊想熬出他身上的毒質，但沒有七心海棠的花粉，總是治不好。”胡斐這才放心，見灶中火勢微弱，于是加了一根硬柴，生怕水煮得太熱，小鐵抵受不住，不敢多加。程靈素笑道：“多加幾根，煮不熟，煨不爛的。”胡斐依言，又拿兩條硬柴塞入灶中。程靈素伸手入鑊，探了探水的冷熱，從懷中摸出一個小小藥瓶，倒出些黃色粉末，塞在姜鐵山和薛鵲鼻中。稍待片刻，兩人先後打了幾個噴嚏，睜眼醒轉，只見程靈素手中拿著一只水瓢，從鑊中挹了一瓢熱水倒去，再從水缸中挹了一瓢冷水加在鑊中。夫婦倆對望了一眼，初醒時那又驚又怒的神色立時轉為喜色，知道她既肯出手相救，獨生愛子便是死里逃生。兩人站起身來，默然不語，心中各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愛子明明是中了她的毒手，此刻她卻又來相救，向她道謝是犯不著，但是她如不救，兒子又活不成；再說，她不過是小師妹，自己兒子的年紀還大過她，哪知師父偏心，傳給她的本領遠胜過自己夫婦，接連受她克制，竟是縛手縛腳，沒半點還手的余地。

　　程靈素一見水汽略盛，便挹去一瓢熱水，加添一瓢冷水，使姜小鐵身上的毒質逐步熬出。熬了一會，她忽向王鐵匠道：“再不動手，便報不了仇啦！”王鐵匠道：“是！”在灶邊拾起一段硬柴，夾頭夾腦便向姜鐵山打去。

　　姜鐵山大怒，喝道：“你干什麼？”一把抓住硬柴，待要還手。薛鵲道：“鐵山，咱們今日有求于師妹，這幾下也挨不起麼？”姜鐵山一呆，怒道：“好！”松手放開了硬柴。王鐵匠一柴打了下去，姜鐵山既不閃避，也不招架，挺著頭讓他猛擊一記。王鐵匠罵道：“你搶老子田地，逼老子給你鑄造鐵屋，還打得老子斷了三根肋骨，在床上躺了半年，狗娘養的，想不到也有今日。”罵一句，便用硬柴猛擊一下，他打了幾十年鐵，雖然不會武功，但右臂的打擊之力何等剛猛，打得幾下，硬柴便斷了。姜鐵山始終不還手，咬著牙任他毆擊。

　　胡斐從那王鐵匠的罵聲聽來，知他曾受姜鐵山夫婦極大的欺壓，今日程靈素伸張公道，讓他出了這口惡氣，倒也是大快人心之舉。王鐵匠打斷了三根硬柴，見姜鐵山滿臉是血，卻咬著牙齒一聲不哼，他是個良善之人，覺得氣也出了，雖然當年自己受他父子毆打遠慘于此，但也不為己甚，將硬柴往地下一拋，向程靈素抱拳道：“程姑娘，今日你替我出了這口氣，小人難以報答。”程靈素道：“王大叔不必多禮。”轉頭向薛鵲道：“三師姊，你們把田地還了王大叔，沖著小妹的面子，以後也別找他報仇，好不好？”薛鵲低沉著嗓子道：“我們這輩子永不踏進湖南省境了。再說，這種人也不會叫我們念念不忘。”程靈素道：“好，就是這樣。王大叔，你先回去吧，這里沒你的事了。”王鐵匠滿臉喜色，拾起折在地下的半截硬柴，心道：“你這惡霸當年打得老子多慘！這半截帶血硬柴，老子是要當寶貝一般地藏起來了。”又向程靈素和胡斐行了一禮，轉身出去。胡斐見到這張樸實淳厚的臉上充滿著小孩子一般的喜色，心中一動，忽地記起佛山鎮北帝廟中的慘劇。那日惡霸鳳天南被自己制住，對鍾阿四的責罵無辭可對，但自己只离開片刻，鍾阿四全家登時尸橫殿堂。這姜鐵山夫婦的奸詐凶殘不在鳳天南之下，未必會信守諾言，只怕程靈素一去，立時會對王鐵匠痛下毒手。他想到此處，追到門口，叫道：“王大叔，我有句話跟你說。”王鐵匠站定腳步，回頭瞧著他。胡斐道：“王大叔，這姓姜的夫妻不是好人。你趕緊賣了田地，走得遠遠的，別在這里多耽。他們的手段毒辣得緊。”王鐵匠一怔，很舍不得這住了幾十年的家鄉，道：“他們答應了永不踏進湖南省境。”胡斐道：“這種人的說話，也信得過麼？”王鐵匠恍然大悟，連說：“對，對！我明兒便走！”他跨出鐵門，轉頭又問：“你貴姓？”胡斐道：“我姓胡。”王鐵匠道：“好，胡爺，咱們再見了，你這一輩子可得好好待程姑娘啊。”這次輪到胡斐一怔，問道：“你說什麼？”王鐵匠哈哈一笑，道：“胡爺，王鐵匠又不是傻子，難道我還瞧不出麼？程姑娘人既聰明，心眼兒又好，這份本事更加不用提啦。人家對你一片真心，這一輩子你可得多聽她話。”說著哈哈大笑。胡斐聽他話中有因，卻不便多說，只得含糊答應，說道：“再見啦。”王鐵匠道：“胡爺，再見，再見！”收拾了風箱家生，挑在肩頭便走。他走出幾步，突然放開嗓子，唱起洞庭湖邊的情歌來。只聽他唱道：

　　“小妹子待情郎——恩情深，

　　你莫負了妹子——一段情，

　　你見了她面時——要待她好，

　　你不見她面時——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他的嗓子有些嘶啞，但靜夜中聽著這曲情歌，自有一股蕩人心魄的纏綿味道。胡斐站在門口，聽得歌聲漸漸遠去，隱沒不聞，這才回到廚房。

　　只見姜小鐵已然醒轉，站在地下，全身濕淋淋的，上身已披了衣衫，姜家三人對程靈素又是忌憚，又是懷恨，但對她用藥使藥的神技，不自禁的也有一股艷羡之意。三人冷冷的站著，并不道謝，卻也不示敵意。

　　程靈素從懷中取出三束白色的干草藥，放在桌上，道：“你們离開此間之時，那孟家一干人定會追蹤攔截。這三束醍醐香用七心海棠煉制過，足以退敵，但不致殺人再增新仇。”姜鐵山聽到這里，臉現喜色，說道：“小師妹，多謝你幫我想得周到。”胡斐心想：“她救活你兒子性命，你不說一個謝字，直到助你退敵，這才稱謝，想來這敵人定然甚強。卻不知孟家的人是哪一路英雄好漢，連這對用毒的高手也一籌莫展，只有困守在鐵屋之中。”

　　程靈素說道：“小鐵，中了鬼蝙蝠劇毒那兩人，都是孟家的吧？你下手好狠啊！”她說這話之時，向小鐵一眼也沒瞧。姜小鐵嚇了一跳，心想：“你怎知道？”囁嚅著道：“我……我……”姜鐵山道：“小師妹，小鐵此事大錯，愚兄已責打他過了。”說著走過去拉起小鐵的衣衫，推著他身子轉過背後來，露出滿背鞭痕，血色殷然，都是新結的疤。

　　程靈素給他療毒之時，早已瞧見，但想到使用無藥可解的劇毒，實是本門大忌，不得不再提及。她所以知道那兩人是小鐵所毒死，也是因見到他背上鞭痕，這才推想而知。她想起先師無嗔大師的諄諄告誡：“本門擅于使毒，旁人深惡痛絕，其實下毒傷人，比之兵刃拳腳卻多了一層慈悲心腸。下毒之後，如果對方悔悟求饒，立誓改過，又或是發覺傷錯了人，都可解救。但若一刀將人殺了，卻是人死不能復生。因此凡是無藥可解的劇毒，本門弟子決計不可用以傷人，對方就是大奸大惡，總也要給他留一條回頭自新之路。”心想這條本門的大戒，二師哥三師姊對小鐵也一定常自言及，不知他何以竟敢大膽犯規？見他背上鞭痕累累，縱橫交叉，想來父母責打不輕，這次又受沸水熬身之苦，也是一番重懲，于是躬身施禮，說道：“師哥師姊，小妹多有得罪，咱們後會有期。”姜鐵山還了一揖，薛鵲只哼了一聲，卻不理會。程靈素也不以為意，向胡斐作個眼色，相偕出門。

　　兩人跨出大門，姜鐵山自後趕上，叫道：“小師妹！”程靈素回過頭來，見他臉上有為難之色，欲言又止，已知其意，問道：“二師哥有何吩咐？”姜鐵山道：“那三束醍醐香，須得有三個功力相若之人運氣施為，方能拒敵。小鐵功力尚淺，愚兄想請師妹……”說到這里，雖極盼她留下相助，總覺說不出口，“想請師妹……”幾個字連說了幾遍，接不下話。程靈素指著門外的竹籮道：“大師哥便在這竹籮之中。小妹留下的海棠花粉，足夠替他解毒。二師哥何不乘機跟他修好言和，也可得一強助？”姜鐵山大喜，他一直為大師哥的糾纏不休而煩惱，想不到小師妹竟已安排了這個一舉兩得的妙計，既退強敵，又解了師兄弟間多年的嫌隙，忙連聲道謝，將竹籮提進門去。胡斐從鐵門板上拾起那束枯了的藍花，放入懷中。程靈素晃了他一眼，向姜鐵山揮手道別，說道：“二師哥，你頭臉出血，身上毒氣已然散去，可別怪小妹無禮啊。”姜鐵山一楞，登時醒悟，心道：“她叫王鐵匠打我，固是懲我昔日的凶橫，但也未始不無善意。鵲妹毒氣未散，還得給她放血呢！”想起事事早在這個小師妹的算中，自己遠非其敵，終于死心塌地，息了搶奪師父遺著“藥王神篇”的念頭。

　　程靈素和胡斐回到茅舍，鍾兆文兀自沉醉未醒。這一晚整整忙了一夜，此時天已大明，程靈素取出解藥，要胡斐喂給鍾兆文服下，然後兩人各拿了一把鋤頭，將花圃中踐踏未盡的藍花細細連根鋤去，不留半棵，盡數深埋入土。程靈素道：“我先見狼群來襲，還道是孟家的人來搶藍花，後來見小鐵項頸中挂了一大束藥草，才猜到他的用意。”胡斐道：“他怎麼中了你七心海棠之毒？黑暗中我沒瞧得清楚。”程靈素道：“我用透骨釘打了他一釘，釘上有七心海棠的毒質，還帶著那封假冒大師哥的信，約他們在樹林中相會。那透骨釘是大師哥自鑄的獨門暗器，二師哥三師姊向來認得，自是沒有懷疑。”胡斐道：“你大師哥的暗器，你卻從何處得來？”程靈素笑道：“你倒猜猜。”胡斐微一沉吟，道：“啊！是了，那時你大師哥已給你擒住，昏暈在竹籮之中，暗器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程靈素笑道：“不錯。大師哥見了我的藍花後早已起疑，你們向他問路，他便跟蹤而來，正好自投竹籮。”兩人說得高興，一齊倚鋤大笑，忽聽得身後一個聲音說道：“什麼好笑啊？”兩人回過頭來，只見鍾兆文迷迷糊糊地站在屋檐下，臉上紅紅的尚帶酒意。胡斐一愣，道：“靈姑娘，苗大俠傷勢不輕，我們須得便去。這解藥如何用法，請你指點。”程靈素道：“苗大俠傷在眼目，那是人身最柔嫩之處，用藥輕重，大有斟酌。不知他傷得怎樣？”這一句話可問倒了胡斐。他一意想請她去施救，只是素無淵源，人家又是個年輕女子，便像姜鐵山那樣，那一句相求的話竟然說不出口來。

　　程靈素微笑道：“你若求我，我便去。只是你也須答應我一件事。”胡斐大喜，忙道：“答應得，答應得，什麼事啊？”程靈素笑道：“這時還不知道，將來我想到了便跟你說，就怕你日後要賴。”胡斐道：“我賴了便是個賊王八！”程靈素一笑，道：“我收拾些替換衣服，咱們便走。”胡斐見她身子瘦瘦怯怯，低聲道：“你一夜沒睡，只怕太累了。”程靈素輕輕搖頭，翩然進房。鍾兆文哪知自己沉睡半夜，已起了不少變故，一時之間胡斐也來不及向他細說，只說解藥已經求到，這位程姑娘是治傷療毒的好手，答應同去給苗人鳳醫眼。鍾兆文還待要問，程靈素已從房中出來，背上負了一個小包，手中捧著一小盆花。這盆花的葉子也和尋常海棠無异，花瓣緊貼枝干而生，花枝如鐵，花瓣上有七個小小的黃點。胡斐道：“這便是大名鼎鼎的七心海棠了？”程靈素捧著送到他面前，胡斐嚇了一跳，不自禁地向後退了一步。程靈素噗哧一笑，道：“這花的根莖花葉，均是奇毒無比，但不加制煉，不會傷人。你只要不去吃它，便死不了。”胡斐笑道：“你當我是牛羊麼，吃生草生花？”將那盆花接了過來。程靈素扣上板門。

　　三人來到白馬寺鎮上，向藥材舖取回寄存的兵刃。鍾兆文取出銀兩，買了三匹坐騎，不敢耽擱，就原路趕回。那白馬寺是個小鎮，買到三匹坐騎已經很不容易，自不是什麼駿馬良駒，行到天黑也不過趕了兩百來里。三人貪趕路程，錯過了宿頭，眼見三匹馬困乏不堪，已經不能再走，只得在一座小樹林中就地野宿。

　　程靈素實在支持不住了，倒在胡斐找來的一堆枯草上，不久便即睡去。鍾兆文叫胡斐也睡，說自己昨晚已經睡過。今晚可以守夜。胡斐睡到半夜，忽聽得東邊隱隱有虎嘯之聲，一驚而醒。那虎嘯聲不久便即遠去，胡斐卻再也難以入睡，說道：“鍾二哥你睡吧，反正我睡不著，後半夜我來守。”

　　他打坐片刻，聽程靈素和鍾兆文呼吸沉穩，睡得甚酣，心想：“這一次多管閒事，耽擱了好幾天，追尋鳳天南便更為不易了，卻不知他去不去北京參與掌門人大會？”東思西想，不能宁定，從懷中取出布包，打了開來，又將那束藍花包在包里，忽然想起王鐵匠所唱的那首情歌，心中一動：“難道她當真對我很好，我卻沒瞧出來麼？”

　　正自出神，忽聽得程靈素笑道：“你這包兒中藏著些什麼寶貝？給我瞧瞧成不成？”胡斐回過頭來，淡淡月光之下，只見她不知何時已然醒來，坐在枯草之上。

　　胡斐道：“我當是寶貝，你瞧來或許不值一笑。”將布包攤開了送到她面前，說道：“這是我小時候平四叔給我削的一柄小竹刀，這是我結義兄長趙三哥給的一朵紅絨花；這是我祖傳的拳經刀譜……”指到袁紫衣所贈的那只玉鳳，頓了一頓，說道：“這是朋友送的一件玩意兒。”

　　那玉鳳在月下發出柔和的瑩光，程靈素聽他語音有异，抬起頭來，說道：“是一個姑娘朋友吧？”胡斐臉上一紅，道：“是！”程靈素笑道：“這還不是價值連城的寶貝嗎？”說著微微一笑，將布包還給胡斐，徑自睡了。

　　胡斐呆了半晌，也不知是喜是愁，耳邊似乎隱隱響起了王鐵匠的歌聲：你不見她面時——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 第十一章　恩仇之際

　　次日一早，三人上馬又行，來時兩人馬快，只奔馳了一日，回去時卻到次日天黑，方到苗人鳳所住的小屋之外。

　　鐘兆文見屋外的樹上系著七匹高頭大馬，心中一動，低聲道：“你們在這里稍等，我先去瞧瞧。”繞到屋後，聽得屋中有好幾人在大聲說話，悄悄到窗下向內一張，只見苗人鳳用布蒙住了眼，昂然而立，廳門口站著幾條漢子，手中各執兵刃，神色甚是凶猛。鐘兆文環顧室內，不見兄長兆英，兄弟兆能的影蹤，心想他二人責在保護苗大俠，卻不知何以竟會离去，心中不禁憂疑。

　　只聽得那五個漢子中一人說道：“苗人鳳，你眼睛也瞎了，活在世上只不過是多受些兒活罪。依我說啊，還不如早點自己尋個了斷，也免得大爺們多費手腳。”苗人鳳哼了一聲，并不說話。又有一名漢子說道：“你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在江湖上也狂了幾十年啦。今日乖乖兒爬在地下給大爺們磕幾個響頭，爺們一發善心，說不定還能讓你多吃幾年窩囊飯。”

　　苗人鳳低啞著嗓子道：“田歸農呢？他怎麼沒膽子親自來跟我說話？”首先說話的漢子笑道：“料理你這瞎子，還用得著田大爺自己出馬麼？”苗人鳳澀然說道：“田歸農沒來？他連殺我也沒膽麼？”

　　便在此時，鐘兆文忽覺得肩頭有人輕輕一拍，他吃了一驚，向前縱出半丈，回過頭來，見是胡斐和程靈素兩人，這才放心。胡斐走到他身前，向西首一指，低聲道：“鐘大哥和三哥在那邊給賊子圍上啦，你快去相幫。我在這兒照料苗大俠。”鐘兆文知他武功了得，又挂念著兄弟，當下從腰間抽出判官筆，向西疾馳而去。

　　他這麼一縱一奔，屋中已然知覺。一人喝道：“外邊是誰？”胡斐笑道：“一位是醫生，一個是屠夫。”那人怒喝：“甚麼醫生屠夫？”胡斐笑道：“醫生給苗大俠治眼，屠夫殺豬宰狗！”那人怒罵一聲，便要搶出。另一名漢子一把拉住他臂膀，低聲說道：“別中了調虎离山之計。田大爺只叫咱們殺這姓苗的，旁的事不用多管。”那人喉頭咕嚕幾聲，站定腳不動了。胡斐原怕苗人鳳眼睛不便吃虧，要想誘敵出屋，逐一對付，那知他們卻不上這當。

　　苗人鳳道：“小兄弟，你回來了？”胡斐朗聲道：“在下已請到了毒手藥王他老人家來，苗大俠的眼准能治好。”

　　他說“毒手藥王”，原是虛張聲勢，恫嚇敵人，果然屋中五人盡皆變色，一齊回頭，卻見門口站著一個粗壯少年，另有一個瘦怯怯的姑娘，那里有甚麼“毒手藥王”？

　　苗人鳳道：“這里五個狗崽子不用小兄弟操心，你快去相助鐘氏三雄。賊子來的人不少，他們要倚多為胜。”

　　胡斐還未回答，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苗兄料事如神，我們果然是倚多為胜啦！”

　　胡斐回頭一望，吃了一驚，只見高高矮矮十幾條漢子，手中各持兵刃，慢慢走近。此外尚有十余名莊客僮仆，高舉火把。鐘氏三雄雙手反縛，已被擒住。一個中年相公腰懸長劍，走在各人前頭。胡斐見這人長眉俊目，氣宇軒昂，正是數年前在商家堡中見過的田歸農。當年胡斐只是個黃皮精瘦的童子，眼下身形相貌俱已大變，田歸農自然不認得他。

　　苗人鳳仰頭哈哈一笑，說道：“田歸農，你不殺了我，總是睡不安穩。今天帶來的人可不少啊！”田歸農道：“我們是安份守己的良民，怎敢說要人性命？只不過前來恭請苗大俠到舍下盤桓幾日。誰叫咱們有故人之情呢。”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可是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今日連威震湘鄂的鐘氏三雄都已被擒，苗人鳳雙目已瞎，此外更無強援，那里更有逃生的機會？至于站在門口的胡斐和程靈素，他自然沒放在眼角之下，便似沒這兩個人一般。

　　胡斐見敵眾我寡，鐘氏三雄一齊失手，看來對方好手不少，如何退敵救人，實是不易。他游目察看敵情，田歸農身後站著兩個女子。此外有一個枯瘦老者手持點穴橛，另一個中年漢子拿著一對鐵牌，雙目精光四射，看來這兩人都是勁敵。此外有七八名漢子拉著兩條極長極細的鐵練，不知有甚麼用途。

　　胡斐微一沉吟，便即省悟：“是了！他們怕苗大俠眼瞎後仍是十分厲害，這兩條鐵練明明是絆腳之用，欺他眼睛不便，七八人拉著鐵練遠遠一絆一圍，他武功再強，也非摔倒不可。”他向田歸農望了一眼，胸口忍不住怒火上升，心想：“你誘拐人家妻子，苗大俠已饒了你，竟要一個毒計接著一個，非將人置之死地不可。如此凶狠，當真禽獸不如。”

　　其實田歸農固然陰毒，卻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自從與苗人鳳的妻子南蘭私奔之後，想起她是當世第一高手的妻子，每日里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便疑心是苗人鳳前來尋仇。

　　南蘭初時對他是死心塌地的熱情痴戀，但見他整日提心吊膽，日日夜夜害怕自己的丈夫，不免生了鄙薄之意。因為這個丈夫苗人鳳，她實在不覺得有什麼可怕。在她心中，只要兩心真誠的相愛，便是給苗人鳳一劍殺了，那又有什麼？她看到田歸農對他自己性命的顧念，遠胜于珍重她的情愛。她是拋棄了丈夫，拋棄了女兒，拋棄了名節來跟隨他的，而他卻并不以為這是世界上最寶貴的。

　　因為害怕，于是田歸農的風流瀟洒便減色了，于是對琴棋書畫便不大有興致了，便很少有時候伴著她在妝台前調脂弄粉了。他大部份時候在練劍打坐。

　　這位官家小姐，卻一直是討厭人家打拳動刀的。就算武功練得跟苗人鳳一般高強，又值得什麼？何況，她雖然不會武功，卻也知道田歸農永遠練不到苗人鳳的地步。

　　田歸農卻知道，只要苗人鳳不死，自己一切圖謀終歸是一場春夢，什麼富可敵國的財寶，什麼氣蓋江湖的權勢，終究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罷了！

　　因此雖然是自己對不起苗人鳳，但他非殺了這人不可。現在，苗人鳳的眼睛已弄瞎了，他武功高強的三個助手都已擒住了，室內有五名好手在等待自己下手的號令，屋外有十多名好手預備截攔，此外，還有兩條苗人鳳看不見的長長的鐵練……

　　程靈素靠在胡斐的身邊，一直默不作聲，但一切情勢全瞧在眼里。她緩緩伸手入懷，摸出了半截蜡燭，又取出火摺。只要蜡燭一點著，片刻之間，周圍的人全非中毒暈倒不可。她向身後眾人一眼也不望，幌亮了火摺，便往燭芯上湊去，在夜晚點一枝蜡燭，那是誰也不會在意的事。

　　那知背後突然颼的一聲，打來了一枚暗器。這暗器自近處發來，即快且准，程靈素猝不及防，蜡燭竟被暗器打成兩截，跌在地下。她吃了一驚，回過頭來，只見一個十六歲左右的小姑娘厲聲道：“你給我規規矩矩的站著，別搗鬼！”

　　眾人目光一時都射到了程靈素身上，均有訝异之色。程靈素見那暗器是一枚鐵錐，淡淡的道：“搗什麼鬼啊？”心中卻暗自著急：“怎麼這個小姑娘居然識破了我的機關？這可有點難辦了。”

　　田歸農只斜幌一眼，并不在意，說道：“苗兄，跟我們走吧！”

　　他手下一名漢子伸手在胡斐肩頭猛力一推，喝道：“你是什麼人？站開些。這里沒熱鬧瞧。”他見胡程二人貌不驚人，還道是苗人鳳的鄰居。胡斐也不還手，索性裝傻，便站開一步。

　　苗人鳳道：“小兄弟，你快走，別再顧我！只要設法救出鐘氏三雄，苗某永感大德。”胡斐和鐘氏三雄均是大為感動：“苗大俠仁義過人，雖然身處絕境，仍是只顧旁人，不顧自己。”

　　田歸農心中一動，向胡斐橫了一眼，心想：“難道這小子還會有什麼門道？”喝道：“請苗大俠上路。”

　　這六個字一出口，屋中五人刀槍并舉，同時向苗人鳳身上五處要害殺去。

　　小屋的廳堂本就不大，六個人擠在里面，眼見苗人鳳無可閃避，豈知他雙掌一錯，竟是硬生生從兩人之間擠了過去。五人兵刃盡數落空，喀喇喇幾聲響，一張椅子被兩柄刀同時劈成數塊。

　　苗人鳳回轉身來，神威凜凜的站在門口，他赤手空拳，眼上包布，卻堵住門不讓五個敵人逃走。胡斐本待沖入相援，但見他回身這麼一站，已知他有恃無恐，縱無不胜，一時也不致落敗。

　　那五名漢子心中均道：“我們五個人聯手，今日若還對付不了一個瞎子，此後還有什麼臉面再在江湖行走？”

　　苗人鳳叫道：“小兄弟，你再不走，更待何時？”胡斐道：“苗大俠放心，憑這些狗崽子，還擋不了我的路！”苗人鳳說道：“好，英雄年少，後生可畏！”說了這幾個字，突然搶入人叢，鐵掌飛舞，肘撞足踢，威不可當。

　　室中這五人均非尋常之輩，一見苗人鳳掌力沉雄，便各退開，靠著牆壁，俟隙進擊。混亂中桌子傾倒，室中燈火熄滅。屋外兩人高舉火把，走到門口，因苗人鳳雙目既瞎，有無火光全是一樣，那五人卻可大占便宜。

　　突聽一人大吼一聲，挺槍向苗人鳳刺去，這一槍對准他的小腹，去勢極是狠辣。苗人鳳右腿橫跨，伸掌欲抓槍頭，那知西南角上一人悄沒聲的伏著，突地揮刀砍出，噗的一聲，正中他右腿。原來這人頗有智計，知道苗人鳳全仗耳朵聽敵，聞風辨器。他屏住呼吸，一動不動的蹲著，苗人鳳激斗方酣，自不知他的所在，直候到苗人鳳的右腿伸到翟己跟前，這才一刀砍落。

　　屋內屋外眾人見苗人鳳受傷，一齊歡呼。

　　鐘兆英喝道：“小兄弟，快去救苗大俠，再待一會可來不及了。”

　　便在此時，苗人鳳左肩又中了一鞭。他心中想：“今日之勢，若無兵刃，空手殺不饞重圍。”

　　胡斐也早已看清楚局面，須得將手中單刀拋給苗人鳳，他方能制胜，但門外勁敵不操，自己沒了兵刃，卻也難以抵擋，如何兩全，一時彷徨無計，眼見情勢緊急，不暇細思，叫俠：“苗大俠接刀！”運起內力，呼的一聲，將單刀擲了進去。這一擲力道奇猛，室中五個敵人便要伸手來接，手腕非折斷不可，只有苗人鳳一人，才接得了這一擲。

　　那知此時苗人鳳的左膀正伸到西南角處誘敵，待那人又是一刀砍出，手腕一翻，夾手已將單刀搶過，聽著胡斐單刀擲來的風勢，刀背對刀背一碰，當的一響，火花四濺，竟將擲進來的單刀砸出門去，叫道：“你自己留著，且瞧我瞎子殺賊。”

　　他身上雖受了兩處傷，但手中有了兵刃，情勢登時大不同，呼呼兩刀，將五名敵人逼得又貼住了牆壁。

　　屋中五人素知“苗家劍”的威名，但精于劍術之人極少會使單刀，均想你縱然奪得一把刀，未必比空手更強，各人吆喝一聲，挺著兵刃又上。只見門外亮光一閃，又擲進一把刀來，這一次卻是擲給那單刀被奪的漢子。那人伸手接住，他適才兵刃脫手，頗覺臉上無光，非立功難以挽回顏面，當下舞刀搶攻，向苗人鳳迎面砍去。

　　苗人鳳凝立不動，聽得正面刀來，左側鞭至，仍是不閃不架，待得刀鞭离身不過半尺，猛地轉身，刷的一刀，正中持鞭者右臂，手臂立斷，鋼鞭落地。那人長聲慘呼。持刀者嚇了一跳，伏身向旁滾開。

　　胡斐心中一動：“這一招‘鷂子翻身刀’明明是我胡家刀法，苗大俠如何會使？而他使得居然比我更是精妙！”

　　屋中其餘四人一楞之下，有人開口叫了起來：“苗瞎子也會使刀！”

　　田歸農猛地記起：當年胡一刀和苗人鳳曾互傳刀法劍法，又曾交換刀劍比武，心中一凜，叫道：“他使的是胡家刀法，與苗家劍全然不同。大多兒小心些！”

　　苗人鳳哼了一聲，說道：“不錯，今日叫鼠輩見識胡家刀法的厲害！”踏上兩步，一招“懷中抱月”，回刀一削，乃是虛招，跟著“閉門鐵扇”，單刀一推一橫，又有一人腰間中刀，倒在地下。

　　胡斐又驚又喜：“他使的果然是我胡家刀法！原來這兩招虛虛實實，竟可以如此變化！”要知苗人鳳得胡一刀親口指點刀法的妙詣要旨，他武功根底又好，比之胡斐單從刀譜上自行琢磨，所知自然更為精深。

　　但見苗人鳳單刀展開，寒光閃閃，如風似電，吆喝聲中，一招“沙僧拜佛”，一人花槍折斷，斜肩被劈，跟著“上步摘星刀”，又有一人斷腿跌倒。

　　田歸農叫道：“錢四弟，出來，出來！”他見苗人鳳大展神威，這時屋中只剩下了一個使單刀的“錢四弟”，即令有人沖入相援，也未必能操胜算，決意誘他出屋用鐵練擒拿。但苗人鳳攔住屋門，那姓錢的如何能夠出來？

　　苗人鳳知道此人便是陰毒手法砍傷自己右腿之人，決不容他如此輕易逃脫，鋼刀幌動，將他逼在屋角之中，猛的一刀“穿手藏刀”砍將出去，倉啷一響，那人單刀脫手。這人極是狡猾，乘勢在地下一滾，穿過桌底，想欺苗人鳳眼不見物，便此逃出屋去。苗人鳳順手抓起一張板凳，用力擲出。那人正好從桌底滾出，碰的一聲，板凳撞正他的胸口。這一擲力道何等剛猛，登時肋骨與登腳齊斷，那人立時昏死過去。

　　苗人鳳片刻間連傷五人，總算他知這些人全是受田歸農指使，與自己無冤無仇，因此未下殺手，每人均使其身受重傷而止。但霎時之間五名好手一齊倒地，屋外眾人無不駭然，均想：“這人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果然了得！若他眼睛不瞎，我輩今日都死無葬身之地了。”

　　田歸農朗聲笑道：“苗兄，你武功越來越高，小弟佩服得緊。來來來，小弟用天龍劍領教領教你的胡家刀法！”接著使個眼色，那些手握鐵練的漢子上前幾步，余人卻退了開去。

　　苗人鳳道：“好！”他也料到田歸農必有陰險的後著，但形格勢禁，非得出屋動手不可。

　　胡斐突然說道：“且慢！姓田的，你要領教胡家刀法，何必苗大俠親自動手，在下指點你幾路，也就是了！”

　　田歸農見他適才擲刀接刀的手法勁力，已知他不是平常少年，但究也沒怎麼放在心上，向他橫了一眼，冷笑道：“你是何人？膽敢在田大爺面前口出狂言？”

　　胡斐道：“我是苗大俠的朋友，適才見苗大俠施展胡家刀法，心下好生欽佩，記住了他幾下招數，就想試演一番。閣下手中既然有劍，只好勞你大駕，給我喂喂招了！”

　　田歸農氣得臉皮焦黃，還沒開口，胡斐喝道：“看刀！”一招“穿手藏刀”，當胸猛劈過去，正是適才苗人鳳用以打落姓錢的手中兵刃這一招。田歸農舉劍封架，當的一響，刀劍相交。田歸農身子一幌，胡斐卻退了一步。

　　要知田歸農是天龍門北宗的掌門人，一手天龍劍法自幼練起，已有四十年的造詣，功力自比胡斐深厚得多。兩人這一較內力，胡斐竟自輸了一籌。但田歸農見對方小小年紀，膂力竟如此沉雄，滿以為這一劍要將他單刀震飛，內傷嘔血，那知他只退了一步，臉上若無其事，倒也不禁暗自驚詫。

　　苗人鳳站在門口，聽得胡斐上前，聽得刀削的風勢，又聽得兩人刀劍相交，胡斐倒退，說道：“小兄弟，你這招‘穿手藏刀’使得一點不錯。可是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數精奇，不在以力碰力。請你退開，讓我瞎子來收拾他！”

　　胡斐聽到“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數精奇，不在以力碰力”這兩句話，心念一動，暗道：“苗大俠這兩句話令我茅塞頓開，跟敵人硬拼，那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又想起當年趙半山在商家堡講解武學精義，正與苗人鳳的說法不謀而合，心中一喜之下，大聲道：“且慢！苗大俠適才所使刀法我只試了一招，還有十幾招未試。”轉過頭來，向田歸農道：“這一招‘穿手藏刀’，你知道厲害了麼？”

　　田歸農喝道：“渾小子，還不給我滾開！”

　　胡斐說道：“好，你不服氣，待我把胡家刀法一一施展，若是我使得不對，打你不過，我跟你磕頭。倘若你輸了呢？”田歸農滿肚子沒好氣，喝道：“我也跟你磕頭！”

　　胡斐笑道：“那倒不用！你若不敵胡家刀法，那就須立時將鐘氏三雄放了。這三位武功修為，可比你高明得太多。若說單打獨斗，你決非三位鐘兄敵手。單憑人多，那算甚麼英雄？”他這番話一則激怒對方，二則也是替鐘氏三雄出氣。

　　三鐘雙手被縛，聽了這幾句話，心中甚是感激。

　　田歸農行事本來瀟洒，但給胡斐這麼一激，竟是大大的沉不住氣，心想：“你想輸了給我磕頭？有這麼便宜事！今日叫你的小命難逃我的劍底。”當下左袖一拂，左手捏個劍訣，斜走三步，他心中雖怒，卻不莽進，使的竟是正規的天龍門一字劍法。

　　眾人見首領出手，一齊退開，手執火把的高高舉起，圍成一個明晃晃的火圈。

　　胡斐叫道：“‘懷中抱月’，本是虛招，下一招‘閉門鐵扇’！”口中吆喝，單刀一推一橫，正與苗人鳳適才所使的一模一樣。田歸農身子一閃，橫劍急刺。胡斐叫道：“苗大俠，下一招怎麼？我對付不了啦！”

　　苗人鳳聽他叫出“懷中抱月”與“閉門鐵扇”兩招的名字，也不怎麼驚异，因胡家刀法的招數外表上看去，和武林中一般大路刀法并無多大不同，只是變化奇妙，攻則去勢凌厲，守則門戶嚴謹，攻中有守，守中有攻，令人莫測高深，這時聽胡斐急叫，眉頭一皺，叫道：“沙僧拜佛。”

　　胡斐依言一刀劈去。田歸農長劍斜刺，來點胡斐手腕。

　　苗人鳳叫道：“鷂子翻身！”他話未說完，胡斐已使“鷂子翻身”砍去。田歸農吃了一驚，急忙退開一步，嗤的一聲，長袍袍角已被刀鋒割去一塊。他臉上微微一紅，刷刷刷連刺三劍，迅捷無倫，心想：“難道你苗人鳳還來得及指點？”

　　苗人鳳一驚，暗叫要糟。卻聽胡斐笑道：“苗大俠我已避了他三劍，怎地反擊？”苗人鳳順口道：“關平獻印！”胡斐道：“好！”果然是一刀“關平獻印！”

　　這一刀劈去，勢挾勁風，威力不小，但苗人鳳先已叫出，田歸農是武林一大宗派的掌門，所學既精，人又機靈，早已搶先避開。胡斐跟著一刀削去，這一招是“夜叉探海”。他刀到中途，苗人鳳也已叫了出來：“夜叉探海！”

　　十余招一過，田歸農竟被迫得手忙腳亂，全處下風，一瞥眼見旁觀眾人均有驚异之色，當下劍法一變，快擊快刺。胡斐展開生平所學，以快打快。苗人鳳口中還在呼喝：“上步搶刀，亮刀勢，觀音坐蓮，浪子回頭……”眾人只見胡斐刀鋒所向，竟與苗人鳳叫的若合符節，無不駭然。

　　其實這事也不希奇。明末清初之時，胡苗范田四家武功均有聲于世。苗人鳳為一代大俠，專精劍術，對天龍門劍術熟知于胸，這時田胡兩人相斗，他眼睛雖然不見，一聽風聲即能辨知二人所使的大致是何招術。胡斐出招進刀，其實是依据自己生平所學全力施為，若是聽到苗人鳳指點再行出刀，在這生死系于一發的拼斗之際，那里還來得及？只是他和苗人鳳所學的胡家刀法系出同源，全無二致。苗人鳳口中呼喝和他手上施為，剛好配得天衣無縫，倒似是預先排演純熟、在眾人之前試演一般。

　　田歸農暗想：“莫非這人是苗人鳳的弟子？要不然苗人鳳眼睛未瞎，裝模作樣的包上一塊白布，實則瞧得清清楚楚？”想到此處，不禁生了怯意。胡斐的單刀卻越使越快。

　　這時苗人鳳再也無法聽出兩人的招數，已然住口不叫，心中卻在琢磨：“這少年刀法如此精奇，不知是那一位高手的門下？”

　　若是他雙目得見，看到胡斐的胡家刀法使得如此精純，自早料到他是胡一刀的傳人了！

　　眾人圍著的圈子越离越開，都怕被刀鋒劍刃碰及。

　　胡斐一個轉身，卻見程靈素站在圈子之內，滿臉都是關注之情，不知怎的，竟在這酣斗之際，腦海中飄過了王鐵匠向他所唱的四句情歌，不禁向她微微一笑，突然轉頭喝道：“‘懷中抱月’，本是虛招！”

　　話聲未畢，當的一聲，田歸農長劍落地，手臂上滿是鮮血，踉蹌倒退，身子幌了兩幌，噴出一口血來。

　　原來“懷中抱月”，本是虛招，下一招是“閉門鐵扇”。這兩招一虛一實，當晚苗人鳳和胡斐各已使了一次，田歸農自是瞧得明白，激斗中猛聽得“懷中抱月，本是虛招”這八字，自然而然的防他下一招“閉門鐵扇”。那知道胡家刀法妙在虛實互用，忽虛忽實，這一招“懷中抱月”卻突然變為實招，胡斐單刀回抱，一刀砍在他的腕上，跟著刀中夾掌，在他胸口結結實實的猛擊一掌。

　　胡斐笑道：“你怎地如此性急，不聽我說完？我說：‘懷中抱月，本是虛招，變為實招，又有何妨？’你聽了上半截，沒聽下半截！”

　　田歸農胸口翻騰，似乎又要有大口鮮血噴出，知道今日已一敗涂地，又怕苗人鳳眼睛其實未瞎，強行運氣忍住，一指鐘氏三雄，命手下人解縛，隨即將手一揮，轉過身去，忍不住又是一口血吐出。

　　那放錐的小姑娘田青文是田歸農之女，是他前妻所生，她見父親身受重傷，急忙搶上扶住，低聲道：“爹，咱們走吧？”田歸農點點頭。

　　眾人群龍無首，人數雖眾，卻已全無斗志。苗人鳳抓起屋中受傷五人，一一擲出。眾人伸手接住，轉身便走。

　　程靈素叫道：“小姑娘，暗器帶回家去！”右手一揚，鐵錐向田青文飛去。

　　田青文竟不回頭，左手向後一抄接住，手法極是伶俐。那知錐甫入手，她全身一跳，立即將鐵錐拋在地下，左手連連揮動，似乎那鐵錐極其燙手一般。

　　胡斐哈哈一笑，說道：“赤蝎粉！”程靈素回以一笑，她果然是在鐵錐上放了赤蝎粉。

　　片刻之間，田歸農一行人去得乾乾淨淨，小屋之前又是漆黑一團。

　　鐘兆英朗聲道：“苗大俠，賊子今日敗去，不會再來。我三兄弟維護無力，大是慚愧，望你雙目早日痊可。”又向胡斐道：“小兄弟，我三鐘交了你這位朋友，他日若有差遣，愿盡死力！”三人一抱拳，逕自快步去了。

　　胡斐知他三人失手被擒，臉上無光，當下不便再說甚麼。苗人鳳心中恩怨分明，口頭卻不喜多言，只是拱手還禮，耳聽得田歸農一行人北去，鐘氏三雄卻是南行。

　　程靈素道：“你兩位武功驚人，可讓我大開眼界了。苗大俠，請你回進屋去，我瞧瞧你的眼睛。”

　　當下三人回進屋中。胡斐搬起倒翻了的桌椅，點亮油燈。程靈素輕輕解開苗人鳳眼上的包布，手持燭台，細細察看。

　　胡斐不去看苗人鳳的傷目，只是望著程靈素的神色，要從她臉色之中，看出苗人鳳的傷目是否有救。但見程靈素的眼珠晶瑩清澈，猶似一泓清水，臉上只露出凝思之意，既無難色，亦無喜容，直是教人猜度不透。

　　苗人鳳和胡斐都是極有膽識之人，但在這一刻間，心中的惴惴不安，尤甚于身處強敵環伺之中。

　　過了半晌，程靈素仍是凝視不語。苗人鳳微微一笑，說道：“這毒藥藥性厲害，又隔了這許多時刻，若是難治，姑娘但說不妨。”程靈素道：“要治到與常人一般，并不為難，只是苗大俠并非常人。”胡斐奇道：“怎麼？”程靈素道：“苗大俠人稱‘打遍天下無敵手’，武功如此精強，目力自亦异乎尋常，再者內力既深，雙目必當炯炯有神，凜然生威。倘若給我這庸醫治得失了神采，豈不可惜？”

　　苗人鳳哈哈大笑，說道：“這位姑娘吐屬不凡，手段自是極高的了。但不知跟一嗔大師怎生稱呼？”程靈素道：“原來苗大俠還是先師的故人……”苗人鳳一怔，道：“一嗔大師亡故了麼？”程靈素道：“是。”

　　苗人鳳霍地站起，說道：“在下有言要跟姑娘說知。”

　　胡斐見他神色有异，心中奇怪，又想：“程姑娘的師父毒手藥王法名叫做‘無嗔’，怎麼苗大俠稱他為‘一嗔’？”

　　只聽苗人鳳道：“當年尊師與在下曾有小小過節，在下無禮，曾損傷過尊師。”程靈素道：“啊，先師左手少了兩根手指，那是給苗大俠用劍削去的？”苗人鳳道：“不錯。雖然這番過節尊師後來立即便報復了，算是扯了個直，兩不吃虧，但前晚這位兄弟要去向尊師求救之時，在下卻知是自討沒趣，枉費心機。今日姑娘來此，在下還道是奉了尊師之命，以德報怨，實所感激。可是尊師既已逝世，姑娘是不知這段舊事的了？”程靈素搖頭道：“不知。”

　　苗人鳳轉身走進內室，捧出一只鐵盒，交給程靈素，道：“這是尊師遺物，姑娘一看便知。”

　　那鐵盒約莫八寸見方，生滿鐵銹，已是多年舊物。程靈素打開盒蓋，只見盒中有一條小蛇的骨骼，另有一個小小磁瓶，瓶上刻著“蛇藥”兩字，她認得這種藥瓶是師父常用之物，但不知那小蛇的骨骼是何用意。

　　苗人鳳淡淡一笑，說道：“尊師和我言語失和，兩人動起手來。第二天尊師命人送了這只鐵盒給我，傳言道：‘若有膽子，便打開盒子瞧瞧，否則投入江河之中算了。’我自是不受他激，一開盒蓋，里面躍出這條小蛇，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這條小蛇劇毒無比，我半條手臂登時發黑。但尊師在鐵盒中附有蛇藥，我服用之後，性命是無礙的，這一番痛苦卻也難當之至。”說著哈哈大笑。

　　胡斐和程靈素相對而嘻，均想這番舉動原是毒手藥王的拿手好戲。

　　苗人鳳道：“咱們話已說明，姓苗的不能暗中占人便宜。姑娘好心醫我，料想起來決非一嗔大師本意，煩勞姑娘一番跋涉，在下就此謝過。”說著一揖，站起身來走到門邊，便是送客之意。

　　胡斐暗暗佩服，心想苗人鳳行事大有古人遺風，豪邁慷慨，不愧“大俠”兩字。

　　程靈素卻不站起，說道：“苗大俠，我師父早就不叫‘一嗔’了啊。”苗人鳳道：“甚麼？”

　　程靈素道：“我師父出家之前，脾氣很是暴躁。他出家後法名‘大嗔’，後來修性養心，頗有進益，于是更名‘一嗔’。倘若苗大俠與先師動手之時，先師不叫一嗔，仍是叫作大嗔，這鐵盒中便只有毒蛇而無解藥了。”苗人鳳“啊”的一聲，點了點頭。

　　程靈素道：“他老人家收我做徒兒的時候，法名叫作‘微嗔’。三年之前，他老人家改作了‘無嗔’。苗大俠，你可把我師父太小看了。”苗人鳳又是“啊”的一聲。程靈素道：“他老人家撒手西歸之時，早已大徹大悟，無嗔無喜，那里還會把你這番小小舊怨記在心上？”

　　苗人鳳伸手在大腿上一拍，說道：“照啊！我确是把這位故人瞧得小了。一別十余年，人家豈能如你苗人鳳一般絲毫沒有長進？姑娘你貴姓？”

　　程靈素抿嘴一笑，道：“我姓程。”從包袱中取出一只木盒，打開盒蓋，拿出一柄小刀，一枚金針，說道：“苗大俠，請你放松全身穴道。”苗人鳳道：“是了！”

　　胡斐見程靈素拿了刀針走到苗人鳳身前，心中突起一念：“苗大俠和那毒手藥王有仇。江湖上人心難測，倘若他們正是安排惡計，由程姑娘借治傷為名，卻下毒手，豈不是我胡斐第二次又給人借作了殺人之刀？這時苗大俠全身穴道放松，只須在要穴中輕輕一針，即能制他死命。”正自躊躇，程靈素回過頭來，將小刀交了給他，道：“你給我拿著。”忽見他臉色有异，當即會意，笑道：“苗大俠放心，你卻不放心嗎？”胡斐道：“倘若是給我治傷，我放一百二十個心。”程靈素道：“你說我是好人呢，還是壞人？”

　　這句話單刀直入的問了出來，胡斐絕無思索，隨口答道：“你自然是好人。”程靈素很是喜歡，向他一笑。她肌膚黃瘦，本來算不得美麗，但一笑之下，神采煥發，猶如春花初綻。胡斐心中更無半點疑慮，報以一笑。程靈素道：“你真的相信我了吧？”說著臉上微微一紅，轉過臉去，不敢再和他眼光相對。

　　胡斐曲起手指，在自己額角上輕輕打了個爆栗，笑道：“打你這糊涂小子！”心中忽然一動。“她問：‘你真的相信我了吧？’為甚麼要臉紅？”王鐵匠所唱的那幾句情歌，斗然間在心底響起：“小妹子待情郎──恩情深，你莫負了小妹子──一段情……”

　　程靈素提起金針，在苗人鳳眼上“陽白穴”、眼旁“睛明穴”、眼下“承泣穴”三處穴道逐一刺過，用小刀在“承泣穴”下割開少些皮肉，又換過一枚金針，刺在破孔之中，她大拇指在針尾一控一放，針尾中便流出黑血來。原來這一枚金針中間是空的。眼見血流不止，黑血變紫，紫血變紅。胡斐雖是外行，也知毒液已然去盡，歡呼道：“好啦！”

　　程靈素在七心海棠上采下四片葉子，搗得爛了，敷在苗人鳳眼上。苗人鳳臉上肌肉微微一動，接著身下椅子格的一響。

　　程靈素道：“苗大俠，我聽胡大哥說，你有一位千金，長得挺是可愛，她在那里啊？”苗人鳳道：“這里不太平，送到鄰舍家去了。”程靈素用布條給他縛在眼上，說道：“好啦！三天之後，待得疼痛過去，麻養難當之時，揭開布帶，那便沒事了。現下請進去躺著歇歇。胡大哥，咱們做飯去。”

　　苗人鳳站起身來，說道：“小兄弟，我問你一句話。遼東大俠胡一刀，是你的伯父呢還是叔父？”要知胡斐以胡家刀法擊敗田歸農，苗人鳳雖未親睹，但聽得出他刀法上的造詣大非尋常，若不是胡一刀的嫡傳，決不能有此功夫。他知胡一刀只生一子，而那兒子早已給人殺死，拋入河中，因此猜想胡斐必是胡一刀的侄子。

　　胡斐澀然一笑，道：“這位遼東大俠不是我的伯父，也不是我叔父。”苗人鳳甚是奇怪，心想胡家刀法素來不傳外人，何況這少年确又姓胡，又問道：“那位胡一刀胡大俠，你叫他作甚麼？”

　　胡斐心中難過，只因不知苗人鳳和自己父親究竟有甚關連，不愿便此自承身份，道：“胡大俠？他早逝世多年了，我那有福份來叫他甚麼？”心中在想：“我這一生若有福份叫一聲爹爹媽媽，能得他們親口答應一聲，這世上我還希求些甚麼？”

　　苗人鳳心中納罕，呆立片刻，微微搖頭，回進臥室。

　　程靈素見胡斐臉有黯然之色，要逗他高興，說道：“胡大哥，你累了半天，坐一忽兒吧！”胡斐搖頭道：“我不累。”程靈素道：“你坐下，我有話跟你說。”胡斐依言坐下，突覺臀下一虛，喀的一響，椅子碎得四分五裂。程靈素拍手笑道：“五百斤的大牯牛也沒你重。”

　　胡斐下盤功夫極穩，雖然坐了個空，但雙腿立時拿樁，并沒摔倒，心中覺得奇怪。程靈素笑道：“那七心海棠的葉子敷在肉上，痛于刀割十倍，若是你啊，只怕叫出我的媽來啦。”胡斐一笑，這才會意，原來適才苗人鳳忍痛，雖是不動聲色，但一股內勁，早把椅子坐得脆爛了。

　　兩人煮了一大鑊飯，炒了三盤菜，請苗人鳳出來同吃。苗人鳳道：“能喝酒麼？”程靈素道：“能喝，甚麼都不用忌。”苗人鳳拿出三瓶白乾來，每人面前放了一瓶，道：“大家自己倒酒喝，不用客氣。”說著在碗中倒了半碗，仰脖子一飲而盡。胡斐是個好酒之人，陪他喝了半碗。

　　程靈素不喝，卻把半瓶白乾倒在種七心海棠的陶盆中，說道：“這花得用酒澆，一澆水便死。我在種醍醐香時悟到了這個道理。師兄師姊他們不懂，一直忙了十多年，始終種不活。”剩下的半瓶分給苗胡二人倒在碗中，自己吃飯相陪。

　　苗人鳳又喝了半碗酒，意興甚豪，問道：“胡兄弟，你的刀法是誰教的？”胡斐答道：“沒人教，是照著一本刀譜上的圖樣和解說學的。”苗人鳳“嗯”了一聲。胡斐道：“後來遇到紅花會的趙三當家，傳了我幾條太極拳的要訣。”苗人鳳一拍大腿，叫道：“是千臂如來趙半山趙三當家了？”胡斐道：“正是。”苗人鳳道：“怪不得，怪不得。”胡斐道：“怎麼？”苗人鳳道：“久慕紅花會陳總舵主豪傑仗義，諸位當家英雄了得，只可惜豹隱回疆，苗某無緣得見，實是生平憾事。”胡斐聽他語意之中對趙半山極是推重，心下也感喜歡。

　　苗人鳳將一瓶酒倒乾，舉碗飲了，霍地站起，摸到放在茶几上的單刀，說道：“胡兄弟，昔年我遇到胡一刀大俠，他傳了我一手胡家刀法。今日我用以殺退強敵，你用以打敗田歸農，便是這路刀法了。嘿嘿，真是好刀法啊，好刀法！”驀地里仰天長嘯，躍出戶外，提刀一立，將那一路胡家刀法施展開來。

　　只見他步法凝穩，刀鋒回舞，或閒雅舒徐，或剛猛迅捷，一招一式，俱是勢挾勁風。胡斐凝神觀看，見他所使招數，果與刀譜上所記一般無异，只是刀勢較為收斂，而比自己所使，也緩慢得多。胡斐只道他是為了讓自己看得清楚，故意放慢。

　　苗人鳳一路刀法使完，橫刀而立，說道：“小兄弟，以你刀法上的造詣，胜那田歸農是綽綽有余，但等我眼睛好了，你要和我打成平手，卻尚有不及。”

　　胡斐道：“這個自然。晚輩怎是苗大俠的敵手？”苗人鳳搖頭道：“這話錯了。當年胡大俠以這路刀法，和我整整斗了五天，始終不分上下。他使刀之時，可比你緩慢得多，收斂得多。”胡斐一怔，道：“原來如此？”苗人鳳道：“是啊，與其以主欺客，不如以客犯主。嫩胜于老，遲胜于急。纏、滑、絞、擦、抽、截，強于展、抹、鉤、剁、砍、劈。”

　　原來以主欺客，以客犯主，均是使刀之勢，以刀尖開砸敵器為“嫩”，以近柄處刀刃開砸敵器為“老”，磕托稍慢為“遲”，以刀先迎為“急”，至于纏、滑、絞、擦等等，也都是使刀的諸般法門。

　　苗人鳳收刀還入，拿起筷子，扒了兩口飯，說道：“你慢慢悟到此理，他日必可稱雄武林，縱橫江湖。”

　　胡斐“嗯”了一聲，舉著筷子欲挾不挾，心中思量著他那幾句話，筷子停在半空。程靈素用筷子在他筷子上輕輕一敲，笑道：“飯也不吃了嗎？”胡斐正自琢磨刀訣，全身的勁力不知不覺都貫注右臂之上。程靈素的筷子敲了過來，他筷子上自然而然的生出一股反震之力，嗒的一聲輕響，程靈素的一雙筷子竟爾震為四截。她“啊”的一聲輕呼，笑道：“顯本事麼？”

　　胡斐忙陪笑道：“對不起，我想著苗大俠那番話，不禁出了神。”隨手將手中筷子遞了給她。程靈素接過來便吃，胡斐卻喃喃念著：“嫩胜于老，遲胜于急，與其以主欺客……”一抬頭，見她正用自己使過的筷子吃飯，竟是絲毫不以為忤，不由得臉上一紅，欲待拿來代她拭抹乾淨，為時已遲，要道歉幾句吧，卻又太著形跡，于是到廚房去另行取了一雙筷子。

　　他扒了幾口飯，伸筷到那盤炒白菜中去挾菜，苗人鳳的筷子也剛好伸出，輕輕一撥，將他的筷子擋了開去，說道：“這是‘截’字訣。”胡斐道：“不錯！”舉筷又上，但苗人鳳的一雙筷子守得嚴密异常，不論他如何高搶低撥，始終伸不進盤子之中。

　　胡斐心想：“動刀子拼斗之時，他眼睛雖然不能視物，但可聽風辨器，從兵刃劈風的聲音之中，辨明了敵招的來路。這時我一雙小小的筷子，伸出去又無風聲，他如何能夠察覺？”

　　兩人進退邀擊，又拆了數招，胡斐突然領悟，原來苗人鳳這時所使招數，全是用的“後發制人”之術，要待雙方筷子相交，他才隨機應變，這正是所謂“以客犯主”、“遲胜于急”等等的道理。

　　胡斐一明此理，不再伸筷搶菜，卻將筷子高舉半空，遲遲不落，雙眼凝視著苗人鳳的筷子，自己的筷子一寸一寸的慢慢移落，終于碰到了白菜。那時的手法可就快捷無倫，一挾縮回，送到了嘴里。苗人鳳瞧不見他筷子的起落，自是不能攔截，將雙筷往桌上一擲，哈哈大笑。

　　胡斐自這口白菜一吃，才真正踏入了第一流高手的境界，回想適才花了這許多力氣才胜得田歸農，霎時之間又是喜歡，又是慚愧。

　　程靈素見他終于搶到白菜，笑吟吟的望著他，心下也十分代他高興。

　　苗人鳳道：“胡家刀法今日終于有了傳人，唉，胡大哥啊胡大哥！”說到這里，語音甚是蒼涼。

　　程靈素瞧出他與胡斐之間，似有甚麼難解的糾葛，不愿他多提此事，于是問道：“苗大俠，你和先師當年為了甚麼事情結仇，能說給我們聽聽嗎？”

　　苗人鳳歎了口氣道：“這一件事我到今日還是不能明白。十八年前，我誤傷了一位好朋友，只因兵刃上喂有劇毒，見血封喉，竟爾無法挽救。我想這毒藥如此厲害，多半與尊師有關，因此去向尊師詢問。尊師一口否認，說道毫不知情，想是我一來不會說話，二來心情甚惡，不免得罪了尊師，兩人這才動手。”

　　胡斐一言不發，聽他說完，隔了半晌，才問道：“如此說來，這位好朋友是你親手殺死的了？”苗人鳳道：“正是。”胡斐道：“那人的夫人呢？你斬草除根，一起殺了？”

　　程靈素見他手按刀柄，臉色鐵青，眼見一個杯酒言歡的局面，轉眼間便要轉為一場腥風血雨。她全不知誰是誰非，但心中絕無半點疑問：“如果他二人動手砍殺，我得立時助他。”這個“他”到底是誰，她心中自是清清楚楚的。

　　苗人鳳語音甚是苦澀，緩緩的道：“他夫人當場自刎殉夫。”胡斐道：“那條命也是你害的了？”苗人鳳凄然道：“正是！”

　　胡斐站起身來，森然道：“這位好朋友姓甚名誰？”苗人鳳道：“你真要知道？”胡斐道：“我要知道。”苗人鳳道：“好，你跟我來！”大踏步走進後堂。胡斐隨後跟去。程靈素緊跟在胡斐之後。

　　只見苗人鳳推開廂房房門，房內居中一張白木桌子，桌上放著兩塊靈牌，一塊寫著“義兄遼東大俠胡公一刀之靈位”，另一塊寫著“義嫂胡夫人之靈位”。

　　胡斐望著這兩位靈牌，手足冰冷，全身發顫。他早就疑心父母之喪，必與苗人鳳有重大關連，但見他為人慷慨豪俠，一直盼望自己是疑心錯了。但此刻他直認不諱，可是他既說“我誤傷了一位好朋友”，神色語氣之間，又是含著無限隱痛，一霎時間，不知該當如何才好。

　　苗人鳳轉過身來，雙手負在背後，說道：“你既不肯說和胡大俠有何干連，我也不必追問。小兄弟，你答應過照顧我女兒的，這話可要記得。好吧，你要替胡大俠報仇，便可動手！”

　　胡斐舉起單刀，停在半空，心想：“我只要用他適才教我‘以客犯主’之訣，緩緩落刀，他決計躲閃不了，那便報了殺父殺母的大仇！”

　　然見他臉色平和，既無傷心之色，亦無懼怕之意，這一刀如何砍得下去？突然間大叫一聲，轉身便走。程靈素追了出來，捧起那盆七心海棠，取了隨身包袱，隨後趕去。

　　胡斐一口氣狂奔了十來里路，突然扑翻在地，痛哭起來。程靈素落後甚遠，隔了良久，這才奔到，見到他悲傷之情，知道此時無可勸慰，于是默默坐在他的身旁，且讓他縱聲一哭，發泄心頭的悲傷。

　　胡斐直哭到眼淚乾了，這才止聲，說道：“靈姑娘，他殺死的便是我的爹爹媽媽，此仇不共戴天。”

　　程靈素呆了半晌，道：“那咱們給他治眼，這事可錯了。”胡斐道：“治他眼睛，一點也不錯。待他雙眼好了，我再去找他報仇。”他頓了一頓，道：“只是他武功遠胜于我，非得先把武藝練好了不可。”程靈素道：“他既用喂毒的兵刃傷你爹爹，咱們也可一報還一報。”

　　胡斐覺得她全心全意的護著自己，心中好生感激，但想到她要以厲害毒藥去對付苗人鳳，說也奇怪，反而不自禁的凜然感到懼意。

　　他心中又想：“這位靈姑娘聰明才智，胜我十倍，武功也自不弱，但整日和毒物為伍，總是……”他自己也不知“總是……”甚麼，心底只隱隱的覺得不妥。

## 第十二章　古怪的盜党

　　他大哭一場之後，胸間郁悶發泄了不少，眼見天已黎明，正可趕路，剛要站起身來，突然叫了聲“啊喲！”原來他心神激蕩，從苗人鳳家中急沖而出，竟將隨身的包袱留下了，倘再回頭去取，此時實不愿和苗人鳳會面。程靈素幽幽的道：“別的都沒什麼，就是那只玉鳳凰丟不得。”胡斐給她說中心事，臉上一紅，說道：“你在這兒稍等，我趕回去拿包袱，否則連今晚吃飯住店的銀子也沒有了。”程靈素道：“我有銀子，連金子也有。”說著從懷中取出兩小錠黃金來。胡斐道：“最要緊的是我家傳的拳經刀譜，決計丟不得。”程靈素伸手入懷，取出他那本拳經刀譜來，淡淡的道：“可是這本？”胡斐又驚又喜，道：“你真細心，什麼都幫我照料著了。”程靈素道：“就可惜那只玉鳳給我在路上丟了，當真過意不去。”胡斐見她臉色鄭重，不像是說笑，心中一急，道：“我回頭找找去，說不定還能找到。”說著轉頭便走。程靈素忽道：“咦，這里亮晃晃的是什麼東西？”伸手到青草之中，拾起一件飾物，瑩然生光，正是那只玉鳳。

　　胡斐大喜，笑道：“你是女諸葛，小張良，小可甘拜下鳳。”程靈素道：“見了這玉鳳，瞧你喜歡得什麼似的。還給你吧！”于是將刀譜和玉鳳都還了給他，說道：“胡大哥，咱們後會有期。”胡斐一怔，道：“你生氣了麼？”程靈素道：“我生什麼氣？”但眼眶一紅，珠淚欲滴，轉過了頭去。胡斐道：“你……你要到哪里去？”程靈素道：“我不知道。”胡斐道：“怎麼不知道？”程靈素道：“我沒爹沒娘，師父又死了，又沒人送什麼玉鳳凰、玉麒麟給我，我……我怎麼知道到哪里去。”說到這里，淚水終于流了下來。胡斐自和她相識以來，見她心思細密，處處占人上風，任何難事到了手上，無不迎刃而解，但這時見她悄立曉風之中，殘月斜照，怯生生的背影微微聳動，心中不由得大生怜惜之心，說道：“靈姑娘，我送你一程。”

　　程靈素背著身子，拉衣角拭了拭眼淚，說道：“我又不到哪里去，你送我做什麼？你要我醫治苗人鳳的眼睛，我已經給治好啦。”胡斐要逗她高興，說道：“可是還有一件事沒做。”程靈素轉過身來，問道：“什麼？”胡斐道：“我求你醫治苗人鳳，你說也要求我一件事的。什麼事啊，你還沒說呢。”程靈素究是個年輕姑娘，突然破涕為笑，道：“你不提起，我倒忘了，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好，我要你干什麼，你都得答應，是不是？”胡斐确是心甘情愿的為她無論做什麼事，昂然道：“只要我力所能及，無不從命。”

　　程靈素伸出手來，道：“好，那只玉鳳凰給了我。”胡斐一呆，心中大是為難，但他終究是個言出必踐之人，當即將玉鳳遞了過去。程靈素不接，道：“我要來干什麼？我要你把它砸得稀爛。”這一件事胡斐可萬萬下不了手，呆呆的怔在當地，瞧瞧程靈素，又瞧瞧手中玉鳳，不知如何是好，袁紫衣那俏麗嬌美的身形面龐，剎那間在心頭連轉了幾轉。

　　程靈素緩步走近，從他手里接過玉鳳，給他放入懷中，微笑道：“從今以後，可別太輕易答應人家。世上有許多事情，口中雖然答應了，卻是無法辦到的呢。好吧，咱們可以走啦！”胡斐心頭悵惘，感到一股說不出的滋味，給她捧著那盆七心海棠，跟在後面。行到午間，來到一座大鎮。胡斐道：“咱們找家飯店吃飯，然後去買兩頭牲口。”話猶未了，只見一個身穿緞子長袍、商人模樣的中年漢子走上前來，抱拳說道：“這位是胡爺麼？”胡斐從未見過此人，還禮道：“不敢，正是小可。請問貴姓，不知如何識得小可？”那人微笑道：“小人奉主人之命，在此恭候多時，請往這邊用些粗點。”說著恭恭敬敬的引著二人到了一座酒樓之中。酒樓中店伴也不待那人吩咐，立即擺上酒饌。說是粗點，卻是十分丰盛精致的酒席。胡斐和程靈素都感奇怪。但見那商人坐在下首相陪，一句不提何人相請，二人也就不問，隨意吃了些。酒飯已罷，那商人道：“請兩位到這邊休息。”下了酒樓，早有從人牽了三匹大馬過來。三人上了馬，那商人在前引路，馳出市鎮，行了五六里，到了一座大莊院前。但見垂楊繞宅，白牆烏門，氣派甚是不小。

　　莊院門前站著六七名家丁，見那商人到來，一齊垂手肅立。那商人請胡斐和程靈素到大廳用茶，桌上擺滿了果品細點。胡斐心想：“我若問他何以如此接待，他不到時候，定不肯說，且讓他弄足玄虛，我只隨機應變便了。”當下和程靈素隨意談論沿途風物景色，沒去理睬那人。那商人只是恭敬相陪，對兩人的談論竟不插口半句。

　　用罷點心，那商人說道：“胡爺和這位姑娘旅途勞頓，請內室洗澡更衣。”胡斐心想：“聽他口氣，似不知程姑娘的來歷，如此更妙。他如果敢向毒手藥王的弟子下毒，正好自討苦吃。”當下隨著家丁走進內堂。另有仆婦前來侍候程靈素往後樓洗沐。兩人稍加休息，又到大廳，你看我，我看你，但見對方身上衣履都是煥然一新。程靈素低聲笑道：“胡大哥，過新年嗎？打扮得這麼齊整。”胡斐見她臉上薄施脂粉，清秀之中微增嬌艷之色，笑道：“你卻像新娘子一般呢。”程靈素臉上一紅，轉過了頭不理。胡斐暗悔失言，但偷眼相瞧，她臉上卻不見有何怒色，目光中只是露出又頑皮又羞怯的光芒。這時廳上又已丰陳酒饌，那商人向胡斐敬了三杯酒，轉身入內，回出時手捧托盤，盤中放著一個紅布包袱，打開包袱，里面是一本泥金箋訂成的簿子，封皮上寫著“恭呈胡大爺印斐哂納”九個字。他雙手捧著簿子，呈到胡斐面前，說道：“小人奉主人之命，將這份薄禮呈交胡大爺。”胡斐并不接簿，問道：“貴主人是誰？何以贈禮小可？”那商人道：“敝上吩咐，不得提他名字，將來胡大爺自然知曉。”胡斐好生奇怪，接過錦簿，翻開一看，只見第一頁寫道：“上等水田四百一十五畝七分”，下面詳細注明田畝的四至和座落，又注明佃戶為誰，每年繳租谷若干等等。胡斐大奇，心想：“我要這四百多畝水田干什麼？”再翻過第二頁，見寫道：“莊子一座，五進，計樓房十二間，平房七十三間。”下面也以小字詳注莊子東南西北的四至，以及每間房子的名稱，花園、廳堂、廂房，以至灶披、柴房、馬廄等等，無不書寫明白。再翻下去，則是莊子中婢仆的名字，日用金銀、糧食、牲口、車轎、家具、衣著等等，無不具備。胡斐翻閱一過，大是迷惘，將簿子交給程靈素，道：“你看。”程靈素看了一遍，也猜不透是什麼用意，笑道：“恭喜發財，恭喜發財！”那商人道：“敝上說倉卒之間，措備不周，實是不成敬意。”頓了一頓，說道：“待會小人陪胡大爺，到房舍各處去瞧瞧。”胡斐問道：“你貴姓？”那商人道：“小人姓張。這里的田地房產，暫時由小人替胡大爺經管。胡大爺瞧著有什麼不妥，只須吩咐便是。田地房屋的契据，都在這里，請胡大爺收管。”說著又呈上許多文据。胡斐道：“你且收著。常言道：無功不受祿。如此厚禮，我未必能受呢。”那商人道：“胡大爺太謙了。敝上只說禮數太薄，心中著實過意不去。”胡斐自幼闖蕩江湖，奇詭怪异之事，見聞頗不在少，但突然收到這樣一份厚禮，而送禮之人又避不見面，這種事卻從沒聽見過。看這姓張的步履舉止，決計不會武功，談吐中也毫無武林人物的氣息，瞧來他只是奉人之囑，不見得便知內情。

　　酒飯已罷，胡斐和程靈素到書房休息。但見書房中四壁圖書，幾列楸枰，架陳瑤琴，甚是雅致。一名書僮送上清茶後退了出去，房中只留下胡程二人。

　　程靈素笑道：“胡員外，想不到你在這兒做起老爺來啦。”胡斐想想，也是不禁失笑，但隨即皺眉說道：“我瞧送禮之人定有歹意，只是實在猜不出這人是誰？如此作法有什麼用意？”程靈素道：“會不會是苗人鳳？”胡斐搖頭道：“這人雖和我有不共戴天的深仇，但我瞧他光明磊落，實是一條好漢，不致干這等鬼鬼祟祟的勾當。”程靈素道：“你助他退敵，他便送你一份厚禮，一來道謝，二來盼望化解怨仇，恐怕倒是一番美意。”胡斐道：“姓胡的豈能瞧在這金銀田產份上，忘了父母大仇？不，不！苗人鳳不會如此小覷了我。”程靈素伸了伸舌頭，道：“那倒是我小覷了你啦。”

　　兩人商量了半日，瞧不出端倪，決意便在此住宿一宵，好歹也要探尋出一點線索。到了晚間，胡斐在後堂大房中安睡，程靈素的閨房卻設在花園旁的樓上。胡斐一生之中從未住過如此富麗堂皇的屋宇，而這屋宇居然屬于自己，更是匪夷所思。他睡到二更時分，輕輕推窗躍出，竄到屋面，伏低身子一望，見西面後院中燈火未熄，于是展開輕身功夫，奔了過去。足鉤屋檐，一個“倒卷珠帘”，從窗縫中向內張望，只見那姓張的滴滴篤篤的打著算盤，正自算帳，另一個老家人在旁相陪。那姓張的寫幾筆帳，便跟那家人說幾句話，說的都是工薪柴米等等瑣事。胡斐聽了半天，全無頭緒，正要回身，忽聽得東邊屋面上一聲輕響。他翻身站直，手握刀柄，只見來的卻是程靈素。她做個手勢，胡斐縱身過去。程靈素悄聲道：“我前前後後都瞧過了，沒半點蹊蹺。你看到什麼沒有？”胡斐搖了搖頭。兩人分別回房，這一晚各自提防，反復思量，都沒睡得安穩。次晨起身，早有僮仆送上參湯燕窩，跟著便是面餃點心，胡斐卻另有一壺狀元紅美酒。胡斐心想：“有靈姑娘為伴，談談講講，倒也頗不寂寞。在這里住著，說得上無憂無慮，快樂逍遙。”驀地轉念：“那姓鳳的惡霸殺了鍾阿四全家，我不伸此冤，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想到此處，胸間熱血沸騰，便向程靈素說道：“咱們這就動身了吧？”程靈素也不問他要到何處，答道：“好，是該動身了。”

　　兩人回進臥室，換了舊時衣服。胡斐對那姓張的商人道：“我們走了！”說了這一句，拔步便走。那姓張的大是錯愕，道：“這……這……怎麼走得這般快？胡大……胡大爺，小人去備路上使費，您請等一會。”待他進去端了一大盤金錠銀錠出來，胡程二人早已遠去。二人跨開大步，向北而行，中午時分到了一處市集，一打聽，才知昨晚住宿之處叫作義堂鎮。胡斐取出銀子買了兩匹馬，兩人并騎，談論昨日的奇事。

　　程靈素道：“咱們白吃白喝，白住白宿，半點也沒有損到什麼。這樣說來，那主人似乎并沒安著歹心。”胡斐道：“我總覺這件事陰陽怪氣，很有點兒邪門。”程靈素笑道：“我倒盼這種邪門的事兒多遇上些，一路上陰陽怪氣個不停。喂，胡大爺，你到底是去哪里啊？”胡斐道：“我要上北京。你也同去玩玩，好不好？”程靈素笑道：“好是沒什麼不好，就只怕有些兒不便。”胡斐奇道：“什麼不便？”程靈素笑道：“胡大爺去探訪那位贈玉鳳的姑娘，還得隨身帶個使喚的丫環麼？”胡斐正色說道：“不，我是去追殺一個仇人。此人武功雖不甚高，可是耳目眾多，狡獪多智，盼望靈姑娘助我一臂之力。”于是將佛出鎮上鳳天南如何殺害鍾阿四全家，如何廟中避雨相遇，如何給他再度逃走等情一一說了。程靈素聽他說到古廟邂逅、鳳天南黑夜兔脫的經過時，言語中有些不盡不實，說道：“那位贈玉鳳的姑娘也在古廟之中，是不是啊？”胡斐一怔，心想她聰明之極，反正我也沒做虧心之事，不用瞞她，于是索性連如何識得袁紫衣、她如何連奪三派掌門人之位、她如何救助鳳天南等情，也從頭至尾說了。程靈素問道：“這位袁姑娘是個美人兒，是不是？”胡斐微微一怔，臉都紅了，說道：“算是很美吧。”程靈素道：“比我這丑丫頭好看得多，是不是？”

　　胡斐沒防到她竟會如此單刀直入的詢問，不由得頗是尷尬，道：“誰說你是丑丫頭了？袁姑娘比你大了幾歲，自然生得高大些。”程靈素一笑，說道：“我八歲的時候，拿媽媽的鏡子來玩。我姊姊說：‘丑八怪，不用照啦！照來照去還是個丑八怪。’哼！我也不理她，你猜後來怎樣？”胡斐心中一寒，暗想：“你別把姊姊毒死了才好。”說道：“我不知道。”程靈素聽他語音微顫，臉有异色，猜中了他的心思，道：“你怕我毒死姊姊嗎？那時我還只八歲呢。嗯，第二天，家中的鏡子通統不見啦。”胡斐道：“這倒奇了。”程靈素道：“一點也不奇，都給我丟到了井里。”她頓了一頓，說道：“但我丟完了鏡子，隨即就懂了。生來是個丑丫頭，就算沒了鏡子，還是丑的。那井里的水面，便是一面圓圓的鏡子，把我的模樣給照得清清楚楚。那時候啊，我真想跳到井里去死了。”她說到這里，突然舉起鞭子狂抽馬臀，向前急奔。胡斐縱馬跟隨，兩人一口氣馳出十余里路，程靈素才勒住馬頭。胡斐見她眼圈紅紅的，顯是適才哭過來著，不敢朝她多看，心想：“你雖沒袁姑娘美貌，但決不是丑丫頭。何況一個人品德第一，才智方是第二，相貌好不好乃是天生，何必因而傷心？你事事聰明，怎麼對此便這地看不開？”瞧著她瘦削的側影，心中大起怜意，說道：“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肯不肯答允，不知我是否高攀得上？”

　　程靈素身子一震，顫聲道：“你……你說什麼？”胡斐從她側後望去，見她耳根子和半邊臉頰全都紅了，說道：“你我都無父母親人，我想和你結拜為兄妹，你說好麼？”程靈素的臉頰剎時間變為蒼白，大聲笑道：“好啊，那有什麼不好？我有這麼一位兄長，當真是求之不得呢？”胡斐聽她語氣中含有譏諷之意，不禁頗為狼狽，道：“我是一片真心。”程靈素道：“我難道是假意？”說著跳下馬來，在路旁撮土為香，雙膝一屈，便跪在地上。胡斐見她如此爽快，也跪在地上，向天拜了幾拜，相對磕頭行禮。程靈素道：“人人都說八拜之交，咱們得磕足八個頭……一、二、三、四、……七、八……嗯，我做妹妹，多磕兩個。”果然多磕了兩個頭，這才站起。

　　胡斐見她言語行動之中，突然間微帶狂態，自己也有些不自然起來，說道：“從今而後，我叫你二妹了。”程靈素道：“對，你是大哥。咱們怎麼不立下盟誓，說什麼有福共享、有難同當？”胡斐道：“結義貴在心盟，說不說都是一樣。”程靈素道：“啊，原來如此。”說著躍上了馬背，這日直到黃昏，始終沒再跟胡斐說話。傍晚二人到了安陸，剛馳馬進入市口，便有一名店小二走上來牽住馬頭，說道：“這位是胡大爺吧？請來小店歇馬。”胡斐奇道：“你怎知道？”店小二笑道：“小人在這兒等了半天啦。”于是在前引路，讓著二人進了一家房舍高敞的客店。上房卻只留了一間，于是又開了一間，茶水酒飯也不用吩咐，便流水價送將上來。胡斐問那店小二，是誰叫他這般侍候。那店小二笑道：“義堂鎮的胡大爺，誰還能不知道麼？”次晨結帳，掌柜的連連打躬，說道早已付過了，只肯收胡斐給店伴的幾錢銀子賞錢。一連幾日，都是如此。胡斐和程靈素雖都是極有智計之人，但限于年紀閱歷，竟是瞧不透這一門江湖伎倆。到第四日動身後，程靈素道：“大哥，我連日留心，咱們前後無人跟隨，那必是有人在前途說了你的容貌服色，命人守候。咱們來個喬裝改扮，然後從旁察看，說不定便能得悉真相。”胡斐喜道：“此計大妙。”

　　兩人在市上買了兩套衣衫鞋帽，行到郊外，在一處無人荒林之中改扮。程靈素用頭發剪成假須，粘在胡斐唇上，將他扮成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自己卻穿上長衫，頭戴小帽，變成個瘦瘦小小的少年男子。兩人一看，相對大笑。到了前面市集，兩人更將坐騎換了驢子。胡斐將單刀包入包袱，再買了一根旱煙管，吸了幾口，吞煙吐霧，這一副神色，旁人便眼力再好，也決計認他不出。

　　這日傍晚到了廣水，只見大道旁站著兩名店伴，伸長了脖子東張西望，胡斐知他們正在等候自己，不禁暗笑，徑去投店，掌柜的見這二人模樣寒酸，招呼便懶洋洋地，給了他們兩間偏院。那兩名店伴直等到天黑，這才沒精打采的回店。胡斐叫了一人進來，跟他有一搭沒一搭的瞎扯，想從他口中探聽些消息。剛說得幾句閒話，忽然大道上馬蹄聲響，聽聲音不止一乘。那店伴喜道：“胡大爺來啦。”飛奔出店。胡斐心道：“胡大爺早到啦，跟你說了這會子話，你還不知道。”當下走到大堂上去瞧熱鬧。只聽得人聲喧嘩，那店伴大聲道：“不是胡大爺，是鏢局子的達官爺。”跟著走進一個趟子手來，手捧鏢旗，在客店外的竹筒中一插。胡斐看那鏢旗時，心中一愕，只見那鏢旗黃底黑線，繡著一匹背生雙翼的駿馬，當年在商家堡中，曾見過這鏢旗一面，認得是飛馬鏢局的旗號，心想這鏢局主人百胜神拳馬行空已在商家堡燒死，不知眼下何人充任鏢頭。看那鏢旗殘破褪色，已是多年未換，那趟子手也是年老衰邁，沒什麼精神，似乎飛馬鏢局的近況未見得怎生興旺。

　　跟著鏢頭進來，卻是雄赳赳氣昂昂的一條漢子，但見他臉上無數小疤，胡斐認得他是馬行空的弟子徐錚。在他之後是一個穿著勁裝的少婦，雙手各攜一個男孩，正是馬行空的女兒馬春花。胡斐和她相別數年，這時見她雖然仍是容色秀麗，但已掩不住臉上的風霜憔悴。兩個男孩不過四歲左右，卻是雪白可愛，尤其兩人相貌一模一樣，顯是一對孿生兄弟。只聽一個男孩子道：“媽，我餓啦，要吃面面。”馬春花低頭道：“好，等爹洗了臉，大伙兒一起吃。”

　　胡斐心道：“原來他師兄妹已成了親，還生下兩個孩子。”那年他在商家堡為商老太所擒，被商寶震用鞭子抽打，馬春花曾出力求情，此事常在心頭。今日他鄉邂逅，若不是他不愿給人認出真面目，早已上去相認道故了。

　　開客店的對于鏢局子向來不敢得罪，雖見飛馬鏢局這單鏢只是一輛鏢車，各人衣飾敝舊，料想沒多大油水，但掌柜的還是上前殷勤接待。徐錚聽說沒了上房，眉頭一皺，正要發話，趟子手已從里面打了個轉出來，說道：“朝南那兩間上房不明明空著嗎？怎地沒了？”掌柜的賠笑說道：“達官爺見諒。這兩間房前天就有人定下了，已付了銀子，說好今晚要用。”徐錚近年來時運不濟，走鏢常有失閃，因此一肚皮的委屈，聽了此言，伸手在帳台上用力一拍，便要發作。馬春花忙拉拉他衣袖，說道：“算啦，胡亂住這麼一宵，也就是了。”

　　徐錚還真聽妻子的話，向掌柜的狠狠瞪了一眼，走進了朝西的小房。馬春花拉著兩個孩子，低聲道：“這單鏢酬金這麼微薄，若不對付著使，還得虧本。不住上房，省幾錢銀子也是好的。”徐錚道：“話是不錯，但我就瞧著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生氣。”原來馬行空死後，徐錚和與春花不久成婚，兩人接掌了飛馬鏢局。徐錚的武功威名固然不及師父，而他生就一副直肚直腸，江湖上的場面結交更是施展不開，三四年中連碰了幾次釘子，每次均虧馬春花多方設法，才賠補彌縫了過去。但這麼一來，飛馬鏢局的生意便一落千丈，大買賣是永不上門的了。這一次有個鹽商要送一筆銀子上北直隸保定府去，為數只有九千兩，托大鏢局帶嫌酬金貴，這才交了給飛馬鏢局。徐錚夫婦向來一同走鏢，馬春花以家中沒可靠的親人，放心不下孩子，便帶同了出門，諒來這區區九千兩銀子，在路上也不會有什麼風險。胡斐向鏢車望了一眼，走到程靈素房中，說道：“二妹，這對鏢頭夫婦是我的老相識。”于是將商家堡中如何跟他們相遇的事簡略說了。程靈素道：“你認不認他們？”胡斐道：“待明兒上了道，到荒僻無人之處，這才上前相認。”程靈素笑道：“荒僻無人之處？啊，那可了不得！他們不當你這小胡子是劫鏢的強人才怪。”胡斐一笑，道：“這枝鏢不值得胡大寨主動手。程二寨主，你瞧如何？”程靈素笑道：“瞧那鏢客身上無錢，甚是寒傖。你我兄弟盜亦有道，不免拍馬上前，送他幾錠金子便了。”胡斐哈哈一笑。他确是有贈金之心，只是要盤算個妥善法兒，贈金之時須得不失了敬意。

　　兩人用過晚膳，胡斐回房就寢，睡到中夜，忽聽得屋面上喀的一聲輕響。他雖在睡夢之中，仍是立即驚覺，翻身坐起，跨步下炕，聽得屋上共有二人。那二人輕輕一擊掌，徑從屋面躍落。胡斐站到窗口，心想：“這兩個人是什麼來頭，竟是如此大膽，旁若無人？”伸手指戳破窗紙，往外張望，見兩人都是身穿長衫，手中不執兵刃，推開朝南一間上房的門，便走了進去，跟著火光一閃，點起燈來。

　　胡斐心想：“原來這兩人識得店主東，不是歹人。”回到炕上，忽聽得踢\*踢\*拖鞋皮響，店小二走到上房門口，大聲喝道：“是誰啊？怎地三更半夜的，也不走大門，就這麼竄了下來？”他口中呼喝，走進上房，一腳剛踏進，便“啊喲”一聲大叫，跟著砰的一響，又是“我的媽啊，打死人啦”叫了起來，原來給人摔了出來，結結實實的跌在院子之中。這麼一吵鬧，滿店的人全醒了。兩個長衫客中一人站在上房門口，大聲說道：“我們奉雞公山王大寨主之命，今晚踩盤子、劫鏢銀來著，找的是飛馬鏢局徐鏢頭。閒雜人等，事不干己，快快回房安睡，免得誤傷人命。”

　　徐錚和馬春花早就醒了，聽他如此叫陣，不由得又驚又怒，心想恁他多厲害的大盜，也決不能欺到客店中來，這廣水又不是小地方，這等無法無天，可就從未見過。徐錚接口大聲道：“姓徐的便在這里，兩位相好的留下萬兒。”那人大笑道：“你把九千兩紋銀，一杆鏢旗，雙手奉送給大爺，也就是了，問大爺什麼萬兒？咱們前頭見。”說著拍拍兩聲擊掌，兩人飛身上屋。徐錚右手一揚，兩枝鋼鏢激射而上。後面那人回手一抄，一手接住，跟著向下擲出，當的一聲響，火星四濺，一齊落在徐錚身前一尺之處，兩枝鏢都釘入了院子中的青石板里，這一手勁辦，徐錚就萬萬不能。只聽兩人在屋上哈哈大笑，跟著馬蹄聲響，向北而去。店中店伙和住客待那兩個暴客遠去，這才七張八嘴的紛紛議論，有的說快些報官，有的勸徐錚不如繞道而行。徐錚默不作聲，拔起兩枚鋼鏢，回到房中。夫妻倆低聲商量，瞧這兩人武功頗為不凡，該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怎會瞧中這一枝小鏢？雖然明知前途不吉，但一枝鏢出了門，規矩是有進無退，決不能打回頭，否則鏢局子就算是自己砸了招牌。徐錚氣憤憤的道：“黑道上朋友越來越是欺人啦，往後去咱們這口飯還能吃麼？我拚著性命不要，也得給他們干上了。這兩個孩子……”馬春花道：“咱們跟黑道上的無冤無仇，最多不過是銀子的事，還不致有人命干系，帶著孩子也不妨。”但在她心底，早已在深深後悔，實不該讓這兩個幼兒陪著父母干冒江湖上的風險。胡斐和程靈素隔著窗子，一切瞧得清清楚楚，心下也是暗暗奇怪，覺得這一路而來，不可解之事甚多，滿以為喬裝改扮之後，便可避過追蹤，豈知第一天便遇到飛馬鏢局這件奇事。次日清晨，飛馬鏢局的鏢車一起行，胡斐和程靈素便不即不离的跟隨在後。徐錚見他二人跟蹤不舍，越看路道越是不對，料他二人定是賊党，不時回頭怒目而視。胡程二人卻裝作不見。中午打尖，胡程二人也和飛馬鏢局一處吃牛肉面餅。行到傍晚，离武胜關約有四十來里，只聽得馬蹄聲響，兩騎馬迎面飛馳而來。馬上乘客身穿灰布長袍，從鏢車旁一掠而過，直奔過胡程二人身旁，這才靠攏并馳，縱聲長笑，聽聲音正是昨晚的兩個暴客。胡斐道：“待得他們再從後面追上，不出幾里路，便要動手了。”話猶未畢，忽聽前面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從身旁掠過，馬上乘客身手矯健，顯是江湖人物。胡斐道：“奇怪，奇怪！”行不到一里路，又有兩乘馬迎面奔來，跟著又有兩乘馬。徐錚見了這等大勢派，早已把心橫了，不怒反笑，說道：“師妹，師父曾說，綠林中一等一的大寨，興師動眾劫那一等一的大鏢，那才派到六個好手探盤子，今日居然連派到八位高人，後面又有兩位陰魂不散的跟著，只怕咱們這路鏢保的不是紋銀九千兩，而是九百萬、九千萬兩！”

　　馬春花猜不透敵人何以如此大張旗鼓，來對付這枝微不足道的小鏢，但越是不懂，越是戚然有憂，對徐錚和趟子手道：“待會情勢不對，咱們帶了孩子逃命要緊。這九千兩銀子嘛，數目不大，總還能張羅著賠得起。”徐錚昂然道：“師父一世英名，便這麼送在咱這個不成材的弟子手中嗎？”馬春花凄然道：“總得瞧孩子份上。今後我兩口子耕田務農，吃一口苦飯，也不做這動刀子拚命的勾當啦。”

　　說到這里，忽聽得身後蹄聲奔騰，回頭一望，塵土飛揚，那八乘馬一齊自後趕了上來。嗚的一聲長鳴，一枝響箭從頭頂飛過，跟著迎面也有八乘馬奔來。

　　胡斐道：“瞧這聲勢，這幫子人只怕是沖著咱們而來。”程靈素點頭道：“田歸農！”胡斐道：“咱們的改扮終究不成，還是給認出了。”這時前面八乘馬，後面八乘馬一齊勒韁不動，已將鏢局子一行人和胡程二人夾住在中間。

　　徐錚翻身下馬，亮出單刀，抱拳道：“在下徐……”只說了三字，前面八乘馬中一個老者突然飛躍下馬，縱身而前，手中持著一件奇形兵刃，一語不發，便向徐錚臉上砸去。胡斐和程靈素勒馬在旁，見那老者手中兵刃甚是奇怪，前面一個橫條，彎曲如蛇，橫條後生著丁字形的握手，那橫條兩端尖利，便似一柄變形的鶴嘴鋤模樣。胡斐不識此物，問程靈素道：“那是什麼？”程靈素還未回答，身後一名大盜笑道：“老小子，教你一個乖，這叫做雷震擋。”程靈素接口道：“雷震擋不和閃電錐同使，武功也是平常。”那大盜一呆，不再作聲，斜眼打量程靈素，心想這瘦小子居然也知道閃電錐。原來老者是他師兄，這大盜自己所使的便是閃電錐。他二人的師父右手使閃電錐，左手使雷震擋，一攻一守，變化極盡奇妙。但這兩件兵刃一長一短，雙手共使時相輔相成，威力固然甚大，但也十分艱難，他師兄弟二人各得師父一只手的技藝，始終學不會兩件兵刃同使。他二人自幼便在塞外，初來中原未久，而他的閃電錐又是藏在袖中，并未取出，不意給程靈素一語道破來歷，不禁驚詫無已。他那知程靈素的師父毒手藥王無嗔大師見聞廣博，平時常和這個最鍾愛的小弟子講述各家各派武功，因此她雖然從未見過雷震擋，但一聽其名，便知尚有一把閃電錐。但見那老者將兵刃使得轟轟發發，果然有雷震之威。徐錚單刀上的功夫雖也不弱，但被那雷震擋裹住了，漸漸施展不開。

　　只聽得前後十五名大盜你一言，我一語，出言譏嘲：“什麼飛馬鏢局？當年馬老鏢頭走鏢，才稱得上‘飛馬’二字，到了姓徐的手里，早該改稱狗爬鏢局啦！”“這小子學了兩手三腳毛，不在家里抱娃娃，卻到外面來丟人現世。”“喂，姓徐的，快跪下來磕三個響頭，我們大哥便饒了你的狗命。”“走鏢走得這麼寒蠢，連九千兩銀子也保，不如買塊豆腐來自己撞死了罷！”“神拳無敵馬老鏢頭當年赫赫威名，武林中無人不服，這膿包小子真是對不住師父。”“我瞧他夫人比他強上十倍，當真是一枝鮮花插在牛糞里！好教人瞧著生氣。”胡斐聽了各人言語，心想這群大盜對徐錚的底細摸得甚是清楚，不但知道他的師承來歷，還知他一共保了多少鏢銀，說話之中對他固是極盡尖酸刻薄，但對馬春花和她過世的父親卻毫無得罪之處，甚至還顯得頗為尊敬。胡斐雖然不識雷震擋，但那老者功力不弱，出手既狠且准，卻是一眼便知，不由得暗自奇怪：“這老頭兒雖不能說是江湖上的第一流好手，但如此武功，必是個頗有身分的成名人物。瞧各人的作為，決非沖著這區區九千兩銀子而來。但若是田歸農派來跟我為難，卻又何必費這麼大的勁兒去對付徐錚？”

　　馬春花在旁瞧得焦急萬分，她早知丈夫不是人家對手，然而自己上前相助，只不過多引一個敵人下場，于事絲毫無補，兩個兒子無人照料，卻勢必落入盜眾手中。眼睜睜的瞧著丈夫越來越是不濟，突見那老者將蛇形兵器往前疾送，圈轉回拉，徐錚單刀脫手，飛上半天，她“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那老者左足橫掃，徐錚急躍避過。那單刀從半空落將下來，盜眾中一人舉起長劍，往上一撩，一柄鋼刀登時斷為兩截。那盜伙身手好快，長劍跟著一劈一削，又將尚未落地的兩截斷刀斬成四截。他手中所持的固是極鋒利的寶劍，而出手之迅捷，更是使人目為之眩。群盜齊聲喝彩。瞧這情勢，哪里是攔路劫鏢，實是對徐錚存心戲弄！單是這手持長劍的大盜一人，打敗徐錚夫婦便已綽綽有余，何況同伙共有一十六人，看來個個都是好手，個個笑傲自若，便如十六頭靈貓圍住了一只小鼠，要戲耍個夠，才分而吞噬。徐錚紅了雙眼，雙臂揮舞，招招都是拚命的拳式，但那老者雷震擋的鐵柄長逾四尺，徐錚如何欺得近身去？數招之間，只聽得嗤的一聲響，雷震擋的尖端划破了徐錚褲腳，大腿上鮮血長流，接著又是一響，徐錚左臀中擋。那老者抬起一腿，將他踢翻在地，一腳踏住，冷笑道：“我也不要你性命，只要廢了你的一對招子，罰你不生眼睛，太也胡塗。”徐錚又是害怕，又是憤怒，胸口氣為之塞，說不出話來。馬春花叫道：“眾位朋友，你們要鏢銀，拿去便是。我們跟各位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何必趕盡殺絕？”那使劍的大盜笑道：“馬姑娘，你是好人，不用多管閒事。”馬春花道：“什麼多管閒事？他是我丈夫啊。”使雷震擋的老者道：“我們就是瞧著他太也不配，委曲了才貌雙全的馬姑娘，這才千里迢迢的趕來。這個抱不平非打不可！”胡斐和程靈素越聽越是奇怪，均想：“這批大盜居然來管人家夫妻的家務事，還說什麼打抱不平，當真好笑。”兩人對望一眼，目光中均含笑意。

　　便在此時，那老者舉起雷震擋，擋尖對准徐錚右眼，戳了下去。馬春花大叫一聲，搶上相救，呼的一響，馬上一個盜伙手中花槍從空刺下，將她攔住。兩個小孩齊叫：“爸爸！”向徐錚身邊奔去。突然間一個灰影一晃，那老者手腕上一麻，急忙翻擋迎敵，手里驀然間輕了，原來手中兵刃竟已不知去向，驚怒中抬起頭來，只見那灰影躍上馬背，自己的獨門兵刃雷震擋卻已給他拿在手中舞弄，白光閃閃，轉成一個圓圈。如此倏來倏去，一瞬之間下馬上馬，空手奪了他雷震擋的，正是胡斐！眾盜相顧駭然，頃刻間寂靜無聲，竟無一人說話，人人均為眼前之事驚得呆了。過了半晌，各人才紛紛呼喝，舉刀挺杖，奔向胡斐。胡斐大叫道：“是線上的合字兒嗎？風緊，扯呼，老窯里來了花門的，三刀兔兒爺換著走，咱們胡子上開洞，財神菩薩上山！”群盜又是一怔，聽他說的黑話不像黑話，不知瞎扯些什麼。那雷震擋被奪的老者怒道：“朋友，你是哪一路的，來攪這淌渾水干麼？”胡斐道：“兄弟專做沒本錢買賣，好容易跟上了飛馬鏢局的九千兩銀子，沒想到半路里殺出來十六個程咬金。各位要分一份，這不叫人心疼麼？”那老者冷笑道：“哼，朋友別裝蒜啦，趁早留下個萬兒來是正經。”

　　徐錚于千鈞一發之際逃得了性命，摟住了兩個兒子。馬春花站在他的身旁，睜著一雙大眼望住胡斐，一時之間還不明白眼前到底發生了何事。她只道胡斐和程靈素也必都是盜伙一路，那知他卻和那老者爭了起來。

　　只見胡斐伸手一抹上唇的小胡子，咬著煙袋，說道：“好，我跟你實說了罷。神拳無敵馬行空是我師弟，師侄的事兒，老人家不能不管。”胡斐此語一出，馬春花吃了一驚，心想：“哪里出來了這樣一個師伯？我從沒聽爹爹說過，而且這人年紀比爹爹輕得多，哪能是師伯？”程靈素在一旁見他裝腔作勢，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但見他大敵當前，身在重圍，仍能漫不在意的言笑自若，卻也不禁佩服他的膽色。那老者將信將疑，哼的一聲，說道：“尊駕是馬老鏢頭的師兄？年歲不像啊，我們也沒聽說馬老鏢頭有什麼師兄。”胡斐道：“我門中只管入門先後，不管年紀大小。馬行空是什麼大人物了，還用得著冒充他師兄麼？”

　　先入師門為尊的規矩，武林中許多門派原都是有的。那老者向馬春花望了一眼，察看她的臉色，轉頭又問胡斐道：“沒請教尊駕的萬兒。”胡斐抬頭向天，說道：“我師弟叫神拳無敵馬行空，區區在下便叫歪拳有敵牛耕田。”群盜一聽，盡皆大笑。這一句話明顯是欺人的假話，那老者只因他空手奪了自己的兵刃，才跟他對答了這一陣子話，否則早就出手了。他性子本便躁急，聽到“牛耕田”這三字，再也忍耐不住，虎吼一聲，便向胡斐扑來。胡斐勒馬一閃，雷震擋一晃，那老者手中倏地多了一物，舉手一看，卻不是雷震擋是什麼？物歸原主，他本該喜歡，然而這兵刃并非自己奪回，卻是對方塞入自己手中，瞧也沒瞧清，莫名其妙的便得回了兵刃。

　　眾盜齊聲喝彩，叫道：“褚大哥好本事！”都道是他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搶回。這姓褚的老者卻自知滿不是那回事，當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他微微一怔，說道：“尊駕插手管這檔子事，到底為了什麼？”

　　胡斐道：“老兄倒請先說說，我這兩個師侄好好一對夫妻，何以要各位來打抱不平？”那老者說道：“多管閒事，于尊駕無益。我好言相勸，還是各行各路罷！”眾盜均感詫异：“褚大哥平日多麼霹靂火爆的性兒，今日居然這般沉得住氣。”胡斐笑道：“你這話再對也沒有了，多管閒事無益。咱們大伙兒各行各路。請啊，請啊！”那老者退後三步，喝道：“你既不聽良言，在下迫得要領教高招。”說著雷震擋一舉，護住了胸口。胡斐道：“單打獨斗，有什麼味道？可是人太多了，亂糟糟的也不大方便。這樣吧，我牛耕田一人，斗斗你們三位。”說著提旱煙管向那使長劍的一指，又向那老者的師弟一指。那使劍的相貌英挺，神情傲慢，仰天笑道：“好狂妄的老小子！”那姓褚的老者卻早知胡斐決非易與之輩，一對一的跟他動手，也真沒把握，他既自愿向三人挑戰，正是求之不得，說道：“聶賢弟，上官師弟，他是自取其死，怨不得旁人，咱三個便一齊陪他玩玩。”那姓聶的兀自不愿，說道：“諒這老小子怎是褚大哥的對手？要不，你師兄弟一齊出馬，讓大伙兒瞻仰瞻仰塞外‘雷電交作’的絕技！”群盜轟然叫好。

　　胡斐搖頭道：“年紀輕輕，便這般膽小，見不得大陣仗，可惜啊可惜。”那姓聶的長眉一挑，躍下馬來，低聲道：“褚大哥請讓一步，小弟獨自來教訓教訓這狂徒。”胡斐道：“你要教訓我歪拳有敵牛耕田，那也成。可是咱哥兒兩話說在先，倘若我牛耕田輸了，你要宰要殺，任憑處置。不過要是小兄弟你有一個失閃，那便如何？”那姓聶的冷笑道：“那是你痴心妄想。”胡斐笑道：“說不定老天爺保佑，小兄弟你竟有個三長兩短，七葷八素，那便如何？”那姓聶的喝道：“誰跟你胡說八道？若我輸了，也任憑你老小子處置便是。”

　　胡斐道：“任憑我老小子處置，那可不敢當，只是請各位寬宏大量，別再來管我師侄小夫妻倆的家務，這個抱不平，咱們就別打了吧！”那姓聶的好不耐煩，長劍一擺，閃起一道寒光，喝道：“便是這樣！”胡斐目光橫掃眾盜，說道：“這位聶家小兄弟的話，作不作准？倘若他輸了，你們各位大爺還打不打抱不平？”程靈素聽到這里，再也忍耐不住，終于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心想他自己小小年紀，居然口口聲聲叫人家“小兄弟”，別人為了“鮮花插在牛糞上”，因而興師動眾的來打抱不平，此事已十分好笑，而他橫加插手，又不許人家打抱不平，更是匪夷所思。盜眾素知那姓聶的劍術精奇，手中那口寶劍更是削鐵如泥的利刃，出手斗這鄉下土老兒小胡子，定是有胜無敗。眾人此行原本嘻嘻哈哈，當作一件極有趣的玩鬧，途中多生事端，正是求之不得，于是紛紛說道：“你小胡子若是贏了一招半式，咱們大伙兒拍屁股便走，這個抱不平是准定不打的了！”胡斐道：“諸位說的是人話，就是這麼辦，這抱不平打不打得成，得瞧我小胡子的玩藝兒行不行。看招！”猛地舉起旱煙管，往自己衣領中一插，躍下馬來，一個踉蹌，險些摔倒。眾人聽他一聲喝：“看招！”又見他舉起煙管，都道他要以煙管當作兵器，那知他竟將煙管插在衣領之中，又見他下馬的身法如此笨拙狼狽，旁觀的十五個大盜之中，倒有十二三人笑了出來。那姓聶的喝道：“你用什麼兵刃，亮出來吧！”胡斐道：“黃牛耕田，得用犁耙！褚大寨主，你手里這件家伙倒像個犁耙，借來使使！”說著伸手出去，向那姓褚的老者借那雷震擋。那老者見了他也真有些忌憚，倒退兩步，怒道：“不借！諒你也不會使！”胡斐右手手掌朝天，始終擺著個乞討的姿勢，又道：“借一借何妨？”突然手臂一長一搭，那老者舉擋欲架，不知怎的，手中忽空，那雷震擋竟又已到了胡斐手中。那老者一驚非小，倒竄出一丈開外，臉上肌肉抽搐，如見鬼魅。要知胡斐這路空手奪人兵刃的功夫，乃是他遠祖飛天狐狸潛心鑽研出來的絕技。當年飛天狐狸輔佐闖王李自成起兵打天下，憑著這手本領，不知奪過多少英雄好漢手中的兵器，當真是來無影，去無蹤，神出鬼沒，詭秘無比，“飛天狐狸”那四字外號，一半也是由此而來。

　　那姓聶壯漢見胡斐手中有了兵器，提劍便往他後心刺來。胡斐斜身閃開，回了一擋，跟著自左側搶上，雷震擋回掠橫刺。姓褚的老者只瞧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原來胡斐所使的招數，竟是他師父親授的“六十四路轟天雷震擋法”，一模一樣，全無二致。他那姓上官的師弟更是詫异，明明聽得胡斐連雷震擋的名字也不識，使出來的擋法，卻和師哥全然相同。他二人那想得到胡斐武功根底既好，人又聰明無比，瞧了那姓褚老者與徐錚打斗，早將招數記在心中。何況他所使招數雖然形似，其中用勁和變化的諸般法門，卻絕不相干。那姓聶的這時再也不敢輕慢，劍走輕靈，身手甚是便捷。胡斐所用兵刃全不順手，兼之有意眩人耳目，招招依著那姓褚老者的武功法門而使，更加多了一層拘束，但見敵人長劍施展開來，寒光閃閃，劍法實非凡俗。他一面招架，心下尋思：“這十六人看來都是硬手，倘若一擁而上，我和二妹縱能脫身，徐錚一家四口一定糟糕，只有打敗了這人，擠兌得他們不能動手，方是上策。”突見對手長劍一沉，知道不妙，待想如何變招，當的一聲，雷震擋的一端已被利劍削去。盜眾眼見胡斐舉止邪門，本來心中均自嘀咕，忽見那姓聶的得利，齊聲歡呼。姓聶的精神一振，步步進逼。胡斐從褚姓老者那里學得的幾招擋法，堪堪已經用完，心想再打下去馬腳便露，眼見雷震擋被削去一端，心念一動，回擋斜砸，敵人長劍圈轉，當的一聲響，另一端也削去了。胡斐叫道：“好，你這般不給褚大爺面子，毀了他成名的兵刃，未免太也不夠朋友！”

　　姓聶的一怔，心想這話倒也有理。突然當的又是一響，胡斐竟將半截擋柄砸到他劍鋒上去，手中只余下尺來長的一小截，又聽他叫道：“會使雷震擋，不使閃電錐，武功也是稀松平常。”說著將一小截擋柄遞出，便如破甲錐般使了出來。

　　姓上官的大盜先聽他說閃電錐，不由得一驚，但瞧了他幾路錐法，橫戳直刺，全不是那一會事，這才放心，大聲笑道：“這算那一門子的閃電錐？”胡斐道：“你學的不對，我的才對。”說著連刺急戳。其實他除單刀之外，什麼兵器都不會使，這閃電錐只是裝模作樣，所厲害者全在一只左手，近身而搏，左手勾打鎖拿，當真是“一寸短，一寸險”。那姓聶的手中雖有利劍，竟是阻擋不住，被他攻得連連倒退，猛地里“啊”的一聲大叫，兩人同時向後躍開。只見胡斐身前晶光閃耀，那口寶劍已到了他的手里。胡斐左膝一跪，從大道旁抓起一塊二十來斤的大石，右手持劍，劍尖抵地，劍身橫斜，左手高舉大石，笑道：“這口寶劍鋒利得緊，我來砸它幾下，瞧是砸得斷，砸不斷？”說著作勢便要將大石往劍身上砸去。

　　縱是天下最鋒利的利劍，用大石砸在它平板的劍身上，也非一砸即斷不可。那姓聶的對這口寶劍愛如性命，見了這般慘狀，登時嚇得臉色蒼白，叫道：“在下認輸便是。”胡斐道：“我瞧這口好劍，未必一砸便斷。”說著又將大石一舉。那姓聶的叫道：“尊駕若是喜歡，拿去便是，別損傷了寶物。”胡斐心想此人倒是個情種，宁可劍入敵手也不愿劍毀，于是不再嬉笑，雙手橫捧寶劍，送到他身前，說道：“小弟無禮，多有得罪。”那人大出意外，只道胡斐縱不毀劍，也必取去，要知如此利刃，當世罕見，有此一劍，平添了一倍功夫，武林中人有誰不愛？當下也伸雙手接過，說道：“多謝，多謝！”惶恐之中，掩不住滿臉的喜出望外之情。

　　胡斐知道夜長夢多，不能再耽，翻身上馬，向群盜拱手道：“承蒙高抬貴手，兄弟這里謝過。”這句話卻說得甚是誠懇。向徐錚和馬春花叫道：“走吧！”徐錚夫婦驚魂未定，趕著鏢車，縱馬便走。胡斐和程靈素在後押隊，沒再向後多望一眼，以免又生事端，耳聽得群盜低聲議論，卻不縱馬來追。四人一口氣馳出十余里，始終不見有盜伙追來。徐錚勒住馬頭，說道：“尊駕出手相救，在下甚是感激，卻何以要冒充在下的師伯？”胡斐聽他語氣中甚有怪責之意，微笑道：“順口說說而已，兄弟不要見怪。”徐錚道：“尊駕貼上這兩撇胡子，逢人便叫兄弟，也未免把天下人都瞧小了。”胡斐一愕，沒想到這個莽撞之人，竟會瞧得出來。程靈素低聲道：“定是他妻子瞧出了破綻。”

　　胡斐略一點頭，凝視馬春花，心想她瞧出我胡子是假裝，卻不知是否認出了我是誰。

　　徐錚見了他這副神情，只道自己妻子生得美麗，胡斐途中緊緊跟隨，早便不懷好意。他被盜党戲弄侮辱了個夠，已存必死之意，心神失常，放眼但覺人人是敵，大聲喝道：“閣下武藝高強，你要殺我，這便上吧！”說著一彎腰，就從趟子手的腰間拔出單刀，立馬橫刀，向著胡斐凜然傲視。胡斐不明他的心意，欲待解釋，忽覺背後馬蹄聲急，一騎快馬狂奔而至。這匹馬雖無袁紫衣那白馬的神駿，卻也是少有的名駒，片刻間便從鏢隊旁掠過。胡斐一瞥之下，認得馬上乘客便是十六盜伙之一。

　　程靈素道：“咱們走吧，犯不著多管閒事，打抱不平。”豈知“多管閒事，打抱不平”這八個字，正触動徐錚的忌諱，他眼中如要噴出火來，便要縱馬上前相拚。馬春花急叫：“師哥，你又犯胡塗啦！”徐錚一呆。

　　程靈素一提馬韁，跟著伸馬鞭在胡斐的坐騎臀上抽了一鞭，兩匹馬向北急馳而去。胡斐回頭叫道：“馬姑娘，可記得商家堡麼？”馬春花斗然間滿臉通紅，喃喃道：“商家堡，商家堡！我怎能不記得？”她心搖神馳，思念往事，但腦海中半分也沒出現胡斐的影子。她是在想著另外一個人，那個華貴溫雅的公子爺……胡程二人縱馬奔出三四里，程靈素道：“大哥，打抱不平的又追上來啦。”胡斐也早已聽到來路上馬蹄雜沓，共有十余騎之多，說道：“當真動手，咱們寡不敵眾，又不知這批人是什麼來頭。”程靈素道：“我瞧這些人未必便真是強盜。”胡斐點頭道：“這中間古怪很多，一時可想不明白。”這時一陣西風吹來，來路上傳來一陣金刃相交之聲。胡斐驚道：“給追上了。”程靈素道：“我瞧那些人的心意，那位馬姑娘決計無礙，他們也不會傷那徐爺的性命，不過苦頭是免不了要吃的了。”胡斐竭力思索，皺眉道：“我可真是不明白。”忽聽得馬蹄聲響，斜刺往西北角馳去，走的卻不是大道，同時隱隱又傳來一個女子的呼喝之聲。

　　胡斐馳馬上了道旁一座小丘，縱目遙望，只見兩名盜伙各乘快馬，手臂中都抱著一個孩子。馬春花徒步追趕，頭發散亂，似乎在喊：“還我孩子，還我孩子！”隔得遠了，聽不清楚。那兩個盜党兵刃一舉，忽地分向左右馳開。馬春花一呆，兩個孩子都是一般的心頭之肉，不知該向哪一個追趕才是。胡斐瞧得大怒，心想：“這些盜賊真是無惡不作。”叫道：“二妹，快來！”明知寡不敵眾，若是插手，此事實極凶險，但眼見這種不平之事，總不能置之不理，于是縱馬追了上去。但相隔既遠，坐騎又沒盜伙的馬快，待追到馬春花身邊，兩個大盜早已抱著孩子不知去向。只見馬春花呆呆站著，卻不哭泣。胡斐叫道：“馬姑娘別著急，我定當助你奪回孩子。”其實這時“馬姑娘”早已成了“徐夫人”，但在胡斐心中，一直便是“馬姑娘”，脫口而出，全沒想到改口。

　　馬春花聽了此言，精神一振，便要跪將下去。胡斐忙道：“請勿多禮，徐兄呢？”馬春花道：“我追趕孩子，他卻給人纏住了。”程靈素馳馬奔到胡斐身邊，說道：“北面又有敵人。”胡斐向北望去，果見塵土飛揚，又有八九騎奔來。胡斐道：“敵人騎的都是好馬，咱們逃不遠，得找個地方躲一躲。”游目四顧，一片空曠，并無藏身之處，只西北角上有一叢小樹林。程靈素馬鞭一指，道：“去那邊。”向馬春花道：“上馬呀！”馬春花道：“多謝姑娘！”躍上馬背，坐在她的身後。程靈素笑道：“你眼光真好，危急中還能瞧出我是女扮男裝。”三人兩騎，向樹林奔去。

　　只奔出里許，盜党便已發覺，只聽得聲聲忽哨，南邊十余騎，北邊八九騎，兩頭圍了上來。

　　胡斐一馬當先，搶入樹林，見林後共有六七間小屋，心想再向前逃，非給追上不可，只有在屋中暫避。奔到屋前，見中間是座較大的石屋，兩側的都是茅舍。他伸手推開石屋的板門，里面一個老婦人臥病在床，見到胡斐時驚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啊，啊”的低叫。

　　程靈素見那些茅舍一間間都是柴扉緊閉，四壁又無窗孔，看來不是人居之所，踢開板門一望，見屋中堆滿了柴草，另一間卻堆了許多石頭。原來這些屋子是石灰窯貯積石灰石和柴草之處。程靈素取出火摺，打著了火，往兩側茅舍上一點，拉著馬春花進了石屋，關上了門，又上了門閂。

　　這幾間茅舍离石屋約有三四丈遠，柴草著火之後，人在石屋中雖然熾熱，但可將敵人擋得一時，同時石屋旁的茅舍盡數燒光，敵人無藏身之處，要進攻便較不易。馬春花見她小小年紀，卻是當機立斷，一見茅舍，毫不思索的便放上了火，自己卻要待進了石屋之後，想了一會，方始明白她的用意，贊道：“姑娘！你好聰明！”茅舍火頭方起，盜眾已紛紛馳入樹林，馬匹見了火光，不敢奔近，四周團團站定。馬春花進了石屋，驚魂略定，卻懸念兒子落入盜手，不知此刻是死是活。她雖是著名拳師之女，自幼便隨父闖蕩江湖，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但愛兒遭擄，不由得珠淚盈眶。她伸袖拭了拭眼淚，向程靈素道：“妹子，你和我素不相識，何以犯險相救？”這一句也真該問，要知這批大盜個個武藝高強，人數又眾，便是她父親神拳無敵馬行空親自遇上了，也決計抵敵不住。這兩人無親無故，竟然將這樁事拉在自己身上，豈不是白白賠了性命？至于胡斐自稱“歪拳有敵牛耕田”，她自然知道是戲弄群盜之言。她父親的武功是祖父所傳，并無同門兄弟。程靈素微微一笑，指著胡斐的背，說道：“你不認得他麼？他卻認得你呢。”胡斐正從石屋窗孔中向外張望，聽得程靈素的話，回頭一笑，隨即轉身伸手，從窗孔中接了一枝鋼鏢、一枝甩手箭進來，拋在地下，說道：“咱們沒帶暗器，只好借用人家的了。一、二、三、四……五、六……這里南邊共是六人。”轉到另一邊窗孔中張望，說道：“一、二、三……北邊七人，可惜東西兩面瞧不見。”回頭向屋中一望，見屋角砌著一只石灶，心念一動，拿起灶上鐵鍋，右手握住鍋耳，左手拿了鍋蓋，突然從窗孔中探身出去，向東瞧了一會，又向西瞧了一會。這麼一來，他上半身盡已露在敵人暗器的襲擊之下，但那鐵鍋和鍋蓋便似兩面盾牌，護住了左右。只聽得叮叮當當、的的篤篤一陣響亮，他縮身進窗，哈哈大笑。只見鍋蓋上釘著四五件暗器，鐵鍋中卻又抄著五六件，什麼鐵蓮子、袖箭、飛錐、喪門釘等都有。那鍋口已缺了一大塊，卻是給一塊飛蝗石打缺了的。胡斐說道：“前後左右，一共是二十一人。我沒瞧見徐兄和兩個孩子，推想起來，尚有二人分身對付徐兄，有兩人抱著孩子，對方共是二十五人了。”程靈素道：“二十五人若是平庸之輩，自然不足為患，可是這一批……”胡斐道：“二妹，你可知那使雷震擋的是什麼來頭？”

　　程靈素道：“我聽師父說起過有這麼一路外門兵器，說道擅使雷震擋、閃電錐的，都是塞北白家堡一派。可是那使寶劍的這人，劍術明明是浙東的祁家劍。一個是塞北，一個是浙東，嗯，大哥，你聽出了他們的口音麼？”

　　馬春花接口道：“是啊，有的是廣東口音，還有湖南湖北的，也有山東山西的。”程靈素道：“天下決沒這麼一群盜伙，會合了四面八方的這許多好手，卻來搶劫區區九千兩銀子。”馬春花聽到“區區九千兩銀子”一句話，臉上微微一紅。飛馬鏢局開設以來，的确從沒承保過這樣一枝小鏢。胡斐道：“為今之計，須得先查明敵人的來意，到底是沖著咱兄妹而來呢，還是沖著馬姑娘而來。”他初時見了敵人這般聲勢，只道定是田歸農一路，但盜伙的所作所為，卻處處針對著徐錚、馬春花夫婦，顯然又與苗人鳳、田歸農一事無關。馬春花道：“那自然是沖著飛馬鏢局。這位大哥貴姓？請恕小妹眼拙。”胡斐伸手撕下唇上粘著的胡子，笑道：“馬姑娘，你不認得我了麼？”馬春花望著他那張壯健之中微帶稚氣的臉，看來年紀甚輕，卻想不起曾在那里見過。

　　胡斐笑道：“商少爺，請你去放了阿斐，別再難為他了。”馬春花一怔，櫻口微張，卻無話說。胡斐又道：“阿斐給你吊著，多可怜的，你先去放了他，我再給你握一回，好不好？”當年胡斐在商家堡給商寶震吊打，極是慘酷，馬春花瞧得不忍，懇求釋放。商寶震對她鍾情，雖然惱恨胡斐，卻也允其所請，但要握一握她的手為酬，馬春花也就答應。雖然其時胡斐已經自脫捆縛，但馬春花為他求情之言卻句句聽得明白，當時小小的心靈之中，便存著一份深深的感激，直到此刻，這份感激仍是沒消減半分。

　　為了報答當年那兩句求情之言，他便是要送了自己性命，也所甘愿。今日身處險地，心中反而高興，因為當年受苦最深之時，曾有一位姑娘出言為他求情，到這時候，自己竟能在這位姑娘危難之際來盡心報答。

　　馬春花聽了那兩句話，飛霞扑面，叫道：“啊，你是阿斐，商家堡中的阿斐！”頓了一頓，又道：“你是胡大俠胡一刀之子，胡斐胡兄弟。”胡斐微笑著點了點頭，但聽她提到自己父親的名字，又想起了幼年之事，心中不禁一酸。

　　馬春花道：“胡兄弟你……你……須得救我那兩個孩子。”胡斐道：“小弟自當竭力。”略一側身，道：“這是小弟的結義妹子，程靈素姑娘。”馬春花剛叫了一聲“程姑娘”，突然砰的一聲大響，石屋的板門被什麼巨物一撞，屋頂泥灰扑簌簌直落。好在板門堅厚，門閂粗大，沒給撞開。

　　胡斐在窗孔中向外張去，見四個大盜騎在馬上，用繩索拖了一段樹干，遠遠馳來，奔到离門丈許之處，四人同時放手一送，樹干便砰的一聲，又撞在門上。

　　胡斐心想：“大門若是給撞開了，盜眾一擁而入，那可抵擋不住。”當下手中暗扣一枚喪門釘，一枝甩手箭，待那四名大盜縱馬遠去後回頭又來，大聲喝道：“老小子手下留情，射馬不射人。”眼看四騎馬奔到三四丈開外，他右手連揚，兩枚暗器電射而出，呼呼兩響，分別釘入當先兩匹馬的頂門正中。兩匹馬叫也沒叫一聲，立時倒斃。馬背上的兩名大盜翻滾下鞍。後面兩乘馬給樹干一絆，跟著摔倒。馬上乘客縱身躍起，沒給壓著。旁觀的盜眾齊聲驚呼，奔上察看，只見兩枚暗器深入馬腦，射入處只余一孔，連箭尾也沒留在外面，這一下手勁，當真是罕見罕聞。群盜個個都是好手，如何不知那小胡子确是手下留情，這兩件暗器只要打中頭胸腹任何一處，哪里還有命在？群盜一愕之下，忽哨連連，退到了十余丈外，直至對方暗器決計打不到的處所，這才聚在一起，低聲商議。胡斐適才出其不意的忽發暗器，如果對准了人身，群盜中至少也得死傷三四人，局勢自可和緩，但胡斐不明對方來歷，不愿貿然殺傷人命，以至結下了不可解的深仇，何況馬春花二子落入敵手，徐錚下落不明，雙方若能善罷，自是上策。群盜一退，胡斐回過身來，見板門已給撞出了一條大裂縫，心想再撞得兩下，便無法阻敵攻入了。

　　馬春花道：“胡兄弟，程家妹子，你們說怎麼辦？”胡斐皺眉道：“這些盜伙你一個也不認識麼？”馬春花搖頭道：“不識。”胡斐道：“若說是令尊當年結下的仇家，他們言語之中，對令尊卻甚是敬重。如果有意和你為難，因而擄去兩個孩子，一來你一個人也不識，二來他們對你并無半句不敬的言語。對徐大哥嘛，他們确是十分無禮，但要和徐大哥過不去，可不用這般興師動眾啊。”馬春花道：“不錯。盜眾之中，不論哪一個，武功都胜過我師哥。只要有一兩人出馬，便已足夠了。”胡斐點頭道：“事情的确古怪，但馬姑娘也不用太過擔心，瞧他們的作為，并無傷人之意，倒似在跟徐大哥開玩笑似的。”馬春花想到“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這些話，臉上又是一紅。兩人在這邊商議，程靈素已慰撫了石屋中的老婦，在鐵鍋中煮起飯來。三人飽餐了一頓，從窗孔中望將出去，但見群盜來去忙碌，不知在干些什麼，因被樹木擋住了，瞧不清行動。胡斐和程靈素低聲談論了一陣，都覺難以索解。程靈素道：“這事跟義堂鎮上的胡大財主可有干連麼？”胡斐道：“我是一點也不知道。”他頓了一頓，說道：“與其老是悶在葫蘆里，我們還不如現出真面目來，倘若兩事有甚干連，我們也好打定主意應付，免得馬姑娘的丈夫兒子受這無妄之災。”程靈素點了點頭。胡斐粘上了小胡子，與程靈素兩人走到門邊，打開了大門。群盜見有人出來，怕他們突圍，十余乘馬四下散開，逼近屋前。胡斐叫道：“各位倘是沖著我姓胡的而來，我胡斐和義妹程靈素便在此處，不須牽連旁人！”說著拍的一聲，把煙管一折兩段，扯下唇上的小胡子，將臉上化裝盡數抹去。程靈素也摘下了小帽，散開青絲，露出女孩兒家的面目。群盜臉上均現驚异之色，萬沒想到此人武功如此了得，竟是個二十歲未滿的少年。群盜你望我，我望你，一時打不定主意。突有一人越眾而出，面白身高，正是那使劍的姓聶大盜。他向胡斐一抱拳，說道：“尊駕還劍之德，在下沒齒不忘。我們的事跟兩位絕無關聯，兩位盡管請便，在下在這兒恭送。”說著翻身下馬，在馬臀上輕輕一拍，那馬走到胡斐跟前停住，看來這大盜是連坐騎也奉送了。

　　胡斐抱拳還禮，說道：“馬姑娘呢？你們答應了不打這抱不平的。”那姓聶的答道：“抱不平是不敢打了。我兄弟們只邀請馬姑娘北上一行，決不敢損傷馬姑娘分毫。”胡斐笑道：“若是好意邀客，何必如此大驚小怪。”轉頭叫道：“馬姑娘，人家邀你去作客，你去是不去？”馬春花走出門來，說道：“我和各位素不相識，邀我作甚？”盜眾中有人笑道：“我兄弟們自然不識馬姑娘，可是有人識得你啊。”馬春花大聲道：“我的孩子呢？快還我孩子來。”那姓聶的道：“兩位令郎安好無恙，馬姑娘盡可放心。我們出全力保護，尚恐有甚失閃，怎敢驚嚇了兩位萬金之體的小公子？”程靈素向胡斐瞧了一眼，心想：“這強盜說話越來越客氣了。這徐錚左右不過是個鏢頭，他生的兒子是什麼萬金之體了？”只見馬春花突然紅暈滿臉，說道：“我不去！快還我孩子來！”也不等群盜回答，徑自回進了石屋。

　　胡斐見馬春花行動奇特，疑竇更增，說道：“馬姑娘和在下交情非淺，不論為了何事，在下決不能袖手旁觀。”那姓聶的道：“尊駕武功雖強，但雙拳難敵四手。我們弟兄一共有二十五人，待到晚間，另有強援到來。”胡斐心想：“這人所說的人數，和我所猜的一點不錯，總算沒有騙我。管他強援是誰，我豈能舍馬姑娘而去？但二妹卻不能平白無端的讓她在此送了命。”于是低聲道：“二妹，你先騎這馬，突圍出去，我一人照料馬姑娘，那便容易得多。”程靈素知他顧念自己，說道：“咱們結拜之時，說的是‘有難共當’呢，還是‘有難先逃’？”胡斐道：“你和馬姑娘從不相識，何必為她犯險？至于我，那可不同。”程靈素的眼光始終沒望他一眼，道：“不錯，我何必為她犯險？可是我和你難道也是從不相識麼？”

　　胡斐心中大是感激，自忖一生之中，甘愿和自己同死的，平四叔是會的，趙半山也會的，（奇怪得很，一瞬之間，心中忽地掠過一個古怪的念頭：苗人鳳也會的），今日又有一位年輕姑娘安安靜靜地站在自己身旁，一點也不躊躇，只是這麼說：“活著，咱們一起活，要死，便一起死！”那姓聶的大盜等了片刻，又說道：“弟兄們決不敢有傷馬姑娘半分，對兩位卻不存顧忌。兩位又何必沒來由的自處險地？尊駕行事光明磊落，在下佩服得緊。咱們後會有期，今日便此別過如何？”胡斐道：“你們放不放馬姑娘走？”那姓聶的搖了搖頭，還待相勸，群盜中已有許多人呼喝起來：“這小子不識好歹，聶大哥不必再跟他多費唇舌！”“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進來。”“傻小子，憑你一人，當真有天大的本事麼？”

　　突見白光一閃，一件暗器向胡斐疾射過來。那姓聶的大盜躍起身來一把抓住，卻是一柄飛刀。

　　胡斐道：“尊駕好意，兄弟心領，從此刻起，咱們誰也不欠誰的情。”說著拉著程靈素的手，翻身進了石屋。但聽得背後風聲呼呼，好幾件暗器射來，他用力一推大門，托托托幾聲，幾件暗器都釘上了門板。群盜大聲忽哨，沖近門前。胡斐搶到窗孔，拾起桌上的鋼鏢，對准攻得最近的大盜擲了出去。他仍不愿就此而下殺手，這一鏢對准了那大盜肩頭。那大盜“啊”的一聲，肩頭中鏢，這人極是凶悍，竟自不退，叫道：“眾兄弟，今日連這一個小子也收拾不下，咱們還有臉回去嗎？”群盜連聲吆喝，四面沖上。只聽得東邊和西邊的石牆上同時發出撞擊之聲，顯然這兩面因無窗孔，盜眾不怕胡斐發射暗器，正用重物撞擊，要破壁而入。胡斐連發暗器，南北兩面的盜伙向後退卻，東西面的撞擊聲卻絲毫不停。程靈素取出七心海棠所制蜡燭，又將解藥分給胡斐、馬春花和病倒在床的婦人，叫他們含在嘴里，一待敵人攻入，便點起蜡燭，薰倒敵人。但程靈素的毒藥對付少數敵人固然應驗如神，敵人大舉來攻，對之不免無濟于事。預備這枝蜡燭，也只是盡力而為，能多傷得一人便減弱一分敵勢，至于是否能沖出重圍，實在毫無把握。便在此時，禿的一響，西首的石壁已被攻破一洞，只見群盜害怕胡斐厲害，卻無人膽敢孤身鑽進，但破洞勢將越鑿越大，總能一擁而入。胡斐見情勢緊迫，暗器又已使完，在石屋中四下打量，要找些什麼重物來投擲傷敵。程靈素叫道：“大哥，這東西再妙不過。”說著俯身到那病婦的床邊，伸手在地下一按，雙手舉起，兩手掌上白白的都是石灰。原來鄉人在此燒石灰，石屋中積有不少。胡斐叫道：“妙極！”嗤的一聲，扯下長袍的一塊衣襟，包了一大包石灰，猛地縮身一沖，竟從破孔中鑽了出去，閉住眼睛，右手一揚，一包石灰撒出，立即鑽回石屋。群盜正自計議如何攻入石屋，如何從破孔中沖進而不致為胡斐所傷，那料得到他反客為主，竟從破洞中攻將出來？這一大包石灰四散飛揚，白霧茫茫，站得最近的三名大盜眼中登時沾上，劇痛難當，一齊失聲大叫。

　　胡斐突擊成功，一轉身，程靈素又遞了兩個石灰包給他。胡斐道：“好！”從石灶上扳下一塊大石，伸左手高高舉起，飛身一躍，忽喇喇一聲響，屋頂撞破了一個大洞。他二次躍起時從屋頂中鑽出，兩個石灰包揚處，群盜中又有人失聲驚呼。程靈素連包幾個石灰包，放在鐵鍋中遞上屋頂，胡斐東南西北一陣拋打，群盜又叫又罵，退入了林中。這一股群盜七八人眼目受傷，一時不敢再逼近石屋。如此相持了一個多時辰，群盜不敢過來，胡斐等卻也不敢沖殺出去，一失石屋的憑藉，那便無法以少抗眾。胡斐和程靈素有說有笑，兩人同處患難，比往日更增親密。馬春花卻有點兒神不守舍，只是低頭默默沉思，既不外望敵人，對胡程兩人的說話也似聽而不聞。

　　胡斐道：“咱們守到晚間，或能乘黑逃走。今夜倘若走不脫，二妹，那要累得你送一條小命了，至于我歪拳有敵牛耕田這老小子的老命，嘿，嘿！”說著伸手指在上唇一摸，笑道：“早知跟姓牛的無關，這撇胡子倒有點舍不得了。”程靈素微微一笑，低聲道：“大哥，待會如果走不脫，你救我呢，還是救馬姑娘？”

　　胡斐道：“兩個都救。”程靈素道：“我是問你，倘若只能救出一個，另一個非死不可，你便救誰？”

　　胡斐微一沉吟，說道：“我救馬姑娘！我跟你同死。”程靈素轉過頭來，低低叫了聲：“大哥！”伸手握住了他手。胡斐心中一震，忽聽得屋外腳步聲響，往窗孔中一望，叫道：“啊喲，不好！”只見群盜紛紛從林中躍出，手上都拖著樹枝柴草，不住往石屋周圍擲來，瞧這情勢，顯是要行火攻。胡斐和程靈素手握著手，相互看了一眼，從對方的眼色之中，兩人都瞧出處境已是無望。馬春花忽然站到窗口，叫道：“喂，你們領頭的人是誰？我有話跟他說。”群盜中站出一個瘦瘦小小的老者，說道：“馬姑娘有話，請吩咐小人吧！”馬春花道：“我過來跟你說，你可不得攔著我不放。”那老者道：“誰有這麼大膽，敢攔住馬姑娘了？”馬春花臉上一紅，低聲道：“胡兄弟，程家妹子，我出去跟他們說幾句話再回來。”胡斐忙道：“啊，使不得，強盜賊骨頭，怎講信義？馬姑娘你這可不是自投虎口？”馬春花道：“困在此處，事情總是不了。兩位高義，我終生不忘。”胡斐心想：“她是要將事情一個兒承當，好讓我兩人不受牽累。她孤身前往，自是凶多吉少，救人不救徹，豈是大丈夫所為？”眼看馬春花甚是堅決，已伸手去拔門閂，說道：“那麼我陪你去。”馬春花臉上又是微微一紅，道：“不用了。”程靈素實在猜測不透，馬春花何以會幾次三番的臉紅？難道她對胡大哥竟也有情？想到此處，不由得自己也臉紅了。胡斐道：“好，既是如此，我去擒一個人來，作為人質。”馬春花道：“胡兄弟，不必……”話未說完，胡斐已右手提起單刀，左手一推大門，猛地沖了出去。群盜齊聲大呼。胡斐展開輕功，往斜刺里疾奔。群盜齊聲呼叫：“小子要逃命啦！”“石屋里還有人，四下里兜住。”“小心，提防那小子使詭。”呼喝聲中，胡斐的人影便如一溜灰煙般扑到了群盜之中。兩名盜伙握刀來攔，胡斐頭一低，從兩柄大刀下鑽了過去，左手一勾，想拿左首那人手腕。豈知那人手腳甚是滑溜，單刀橫掃，胡斐迫得舉刀一封，竟沒拿到。這麼稍一耽擱，又有三名大盜扑了上來，兩條鋼鞭，一條鏈子槍，登時將胡斐圍在垓心。胡斐大聲一喝，提刀猛劈，當當當三響過去，兩條鋼鞭落地，鏈子槍斷為兩截，這三刀使的是極剛極猛之力，雖打落了敵人三般兵刃，但他的單刀也是刃口卷邊，難以再用。盜眾見他如此神勇，不自禁的向兩旁讓開。

　　那老者喝道：“讓我來會會英雄好漢！”赤手空拳，猱身便上。胡斐一驚：“此人身手沉穩，大是勁敵。”左手一揚，叫道：“照鏢！”那老者住足凝神，待他鋼鏢擲來。那知胡斐這一下卻是虛招，左足一點，身子忽地飛起，越過兩名大盜的頭頂，右臂一長，已將一名大盜揪下馬來。他抓住了這大盜的脈門，跟著翻身上馬，從人叢中硬闖出來。

　　那馬被胡斐一腳踢在肚腹，吃痛不過，向前急竄。盜眾呼喝叫罵，有的乘馬，有的步行，隨後追趕。那馬奔出數丈，胡斐只聽得腦後風生，一低頭，兩枚鐵錐從頭頂飛過，去勢奇勁，發錐的實是高手。胡斐在馬上轉過身來，倒騎鞍上，將那大盜舉在胸前，叫道：“發暗器啊，越多越好！”那大盜給扣住脈門，全身酸軟，動彈不得。胡斐哈哈大笑，伸腳反踢馬腹，只踢了一腳，那馬扑地倒了，原來當他轉身之前，馬臀上先已中了一枚鐵錐，穿腹而入。胡斐一縱落地，橫持大盜，一步步的退入石屋。群盜怕他加害同伴，竟是不敢一擁而上。群盜枉自有二十余名好手，卻給他一人倏來倏去，橫沖直撞，不但沒傷到他絲毫，反給他擒去一人。群盜相顧氣沮，心下固自惱怒，卻也不禁暗暗佩服。馬春花喝彩道：“好身手，好本事！”緩步出屋，向群盜中走去，竟是空手不持兵刃。

　　群盜見她走近，紛紛下馬，讓出一條路來。馬春花不停步的向前，直到离石屋二十余丈之處的樹林邊，這才立定。胡斐和程靈素在窗中遙遙相望，見馬春花背向石屋，那老者站在她面前說話。程靈素道：“大哥，你說她為什麼走得這麼遠？若有不測，豈不是相救不及？”胡斐“嗯”了一聲，他知程靈素如此相問，其實心中早已有了答案。果然，程靈素接著就把答案說了出來：“因為她和群盜說話，不愿給咱兩個聽見！”胡斐又是“嗯”的一聲。他知道程靈素的猜測不錯，可是，那又為什麼？

　　胡斐和程靈素聽不到馬春花和群盜的說話，但自窗遙望，各人的神情隱約可見。程靈素道：“大哥，這盜魁對馬姑娘說話的模樣，可恭敬得很哪，竟沒半點飛揚囂張。”胡斐道：“不錯，這盜魁很有涵養，确是個勁敵。”程靈素說道：“我瞧不是有涵養，倒像是仆人跟主婦稟報什麼似的。”胡斐也已看出了這一節，心中隱隱覺得不對，但想這事甚為尷尬，不愿親口說出。程靈素瞧了一會，又道：“馬姑娘在搖頭，她定是不肯跟那盜魁去。可是她為什麼……”突然側過頭來，瞧著胡斐的臉，心中若有所感，又回頭望向窗外。

　　胡斐道：“你要說什麼？你說她為什麼……怎地不說了？”程靈素道：“我不知道該不該問你。問了出來，怕你生氣。”胡斐道：“二妹，你跟我在這兒同生共死，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不能說的？我什麼都不會瞞你。”程靈素道：“好！馬姑娘跟那盜魁說話，為什麼不是發惱，卻要臉紅？這還不奇，為什麼連你也要臉紅？”胡斐道：“我在疑心一件事，只是尚無佐證，現下還不便明言。二妹，你大哥光明磊落，決無不可對人言之事。你信得過我麼？”程靈素見他神色懇切，心中很是高興，微笑道：“那你是在代她臉紅了。旁人的事，我管不著。只要你很好，那就好了。”胡斐道：“我初識馬姑娘之時，是個十三四歲的拖鼻涕小廝。她見我可怜，這才給我求情……”說到這里，抬頭出了會神，只見天邊晚霞如火燒般紅，輕輕說道：“該不該這樣，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她是好人……她良心是挺好的。”這時他身後那大盜突然一聲低哼，顯是穴道被點後酸痛難當。胡斐轉身在他“章門穴”上一拍，又在他“天池穴”上推拿了幾下，解開了他的穴道，說道：“事出無奈，多有得罪，請勿見怪。尊駕高姓大名。”

　　那大盜濃眉巨眼，身材魁梧，對胡斐怒目而視，大聲道：“我學藝不精，給你擒來，要殺要剮，便可動手，多說些什麼？”胡斐見他硬氣，倒欽服他是條漢子，笑道：“我跟尊駕從沒會過，無冤無仇，豈有相害之意？只是今日之事處處透著奇怪，在下心中不明，老兄能不能略加點明？”那大盜厲聲道：“你當我汪鐵鶚是卑鄙小人麼？憑你花言巧語，休想套問得出我半句口供。”程靈素伸了伸舌頭，笑道：“你不肯說姓名，這不是說了麼？原來是汪鐵鶚汪爺，久仰久仰。”汪鐵鶚呸的一聲，罵道：“黃毛小丫頭，你懂得什麼？”

　　程靈素不去理他，向胡斐道：“大哥，這是個渾人。不過他鷹爪雁行門的前輩武師，跟小妹頗有點交情。周鐵鷦、曾鐵鷗他們見了我都很恭敬。你就不用難為他。”說著向胡斐眨了眨眼睛。汪鐵鶚大是奇怪，道：“你識得我大師兄、二師兄麼？”語氣登時變了。程靈素道：“怎麼不識？我瞧你的鷹爪功和雁行刀都沒學得到家。”汪鐵鶚道：“是！”低了頭頗為慚愧。原來鷹爪雁行門是北方武學中的一個大門派。門中大弟子周鐵鷦、二弟子曾鐵鷗在江湖上成名已久。程靈素曾聽師父說起過，知道他門中這一代的弟子，取名第三字多用“鳥”旁，這時聽汪鐵鶚一報名，又見他使的是雁翎刀，自然一猜便中。至于汪鐵鶚的武功沒學到家，更是不用多說，他武功倘若學得好了，又怎會給胡斐擒來？但汪鐵鶚腦筋不怎麼靈，聽程靈素說得頭頭是道，居然便深信不疑。程靈素道：“你兩位師哥怎麼沒跟你一起來？我沒見他們啊。”其實她并不識得周鐵鷦、曾鐵鷗，但想這兩人威名不小，若在盜群之中，必是領頭居首的人物，但那瘦老人和其餘幾個盜首都不使刀，想來周曾二人必不在內。這一下果然又猜中了。汪鐵鶚道：“周師哥和曾師哥都留在北京。干這些小事，怎能勞動他兩位的大駕？”言下甚有得意之色。程靈素心道：“他二人留在北京，難道這伙盜党竟是從北京來的？我再誆他一誆。”于是輕描淡寫的道：“天下掌門人大會不久便要開啦。你們鷹爪雁行門定要在會里大大露一露臉。你總要回北京趕這個熱鬧吧？”江鐵鶚道：“那還用說？差使一辦妥，大伙全得回去。”

　　胡斐和程靈素心中都是一怔：“什麼差使？”程靈素道：“貴寨眾位當家的受了招安，給皇上出力，那是光祖耀宗的事哪。”不料這一猜測可出了岔兒，程靈素只道他們都是盜伙，卻在辦差，那不是受了招安是什麼？那知汪鐵鶚一對細細的眼睛一翻，說道：“什麼招安？你當我們真是盜賊麼？”程靈素暗叫：“不好！”微微一笑，說道：“你們裝作是黑道上的朋友，大家心照不宣，又何必點穿？”

　　她雖然掩飾得似乎絲毫沒露痕跡，但汪鐵鶚終于起了疑心，程靈素再用言語相逗，他只是瞪著眼睛，一言不發。胡斐忽道：“二妹，你既識得這位汪兄的師哥，咱們不便再行留難。汪兄，你請回吧！”汪鐵鶚愕然站起。胡斐打開石室的木門，說道：“得罪莫怪，後會有期。”汪鐵鶚不知他要使什麼詭計，不敢跨步。程靈素拉拉胡斐的衣角，連使眼色。胡斐一笑道：“小弟胡斐，我義妹程靈素，多多拜上周曾兩位武師。”說著輕輕往汪鐵鶚身後一推，將他推出門外。汪鐵鶚大惑不解，仍是遲疑著并不舉步，回頭一望，卻見木門已然關上，這才向前走了幾步，跟著又倒退幾步，生怕胡斐在自己背後發射暗器，待退到五六丈外，見石室中始終沒有動靜，這才轉身，飛也似的奔入樹林。程靈素道：“大哥，我是信口開河啊，誰識得他的周鐵雞、曾鐵鴨了，你怎地信以為真，放了他去？”胡斐道：“我瞧這些人決不敢傷害馬姑娘。再說，汪鐵鶚是個渾人，這些盜伙未必看重他。他們真要對馬姑娘有什麼留難，也不會顧惜這個渾人。”程靈素贊道：“你想得極是……”話猶未了，窗孔中望見馬春花緩步而回，群盜恭恭敬敬的送到林邊，不再前行，任她獨自回進石屋。胡程二人眼中露出詢問之色，但均不開口。馬春花道：“他們都稱贊胡兄弟武功既高，人又仁義，實是位少年英雄。”胡斐謙遜了幾句，見她呆呆出神，沒再接說下文，也不便再問。隔了半晌，馬春花道：“胡兄弟，程家妹子，你們走吧。我的事……你們兩位幫不了忙。”胡斐道：“你未脫險境，我怎能舍你而去？”馬春花道：“我在這里沒有危險，他們不敢對我怎樣。”胡斐心想：“這兩句話多怕确是實情，但讓她孤身留在這里，怎能安心？”

　　但見她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忽然泫然欲泣，忽而嘴角邊露出微笑，胡斐和程靈素相顧發怔。石室內外，一片寂靜。胡斐拉拉程靈素的衣角，兩人走到窗邊，向外觀望。胡斐低聲道：“二妹，你說怎麼辦？”程靈素低聲道：“大仁大義的少年英雄說怎麼辦，黃毛丫頭便也怎麼辦。”胡斐悄聲道：“我疑心著一件事，可是無論如何不便親口問她，這般僵持下去，終也不是了局。”程靈素道：“我猜上一猜。你說有個姓商的，當年對她頗有情意，是不是？”胡斐道：“是啊，你真聰明。我疑心這伙人都是受商寶震之托而來，因此對馬姑娘甚是客氣，對她丈夫卻不斷的訕笑羞辱。”程靈素道：“看來馬姑娘對那姓商的還是未免有情。”胡斐道：“因此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兩人說話之時，沒瞧著對方，只是口唇輕輕而動，馬春花坐在屋角，不會聽到。眼見得晚霞漸淡，天色慢慢黑了下來，突然間西首連聲忽哨，有幾乘馬奔來。程靈素道：“又來了幫手。”胡斐側耳一聽，道：“怎地有一人步行？”果然過不多時，一個人飛步奔近，後面四騎馬成扇形散開著追趕。但馬上四人似乎存心戲弄，并沒催馬，口中吆喝忽哨，始終离前面奔逃之人兩三丈遠。那人頭發散亂，腳步踉蹌，顯已筋疲力盡。胡斐看清了那人面目，叫道：“徐大哥，到這里來！”說著打開木門，待要趕出去接應，但為時已然不及，四騎馬從旁繞了上來，攔住徐錚的去路。林中盜眾也一擁而出。胡斐若是沖出，只怕群盜乘機搶入屋來，程靈素和馬春花便要吃虧，只好眼睜睜瞧著徐錚給群盜圍住。胡斐縱聲叫道：“倚多為胜，算什麼英雄好漢？”縱馬追來的四個漢子中一人叫道：“不錯，我正要單打獨斗，會一會神拳無故的高徒，斗一斗飛馬鏢局的徐大鏢頭。”胡斐聽這聲音好熟，凝目一望，失聲叫道：“是商寶震！”程靈素道：“這姓商的果真來了！”但見他身形挺拔，白淨面皮，确是比滿臉疤痕的徐錚俊雅十倍，又見他從馬背上翻鞍而下，身法瀟洒利落，心想：“他和馬姑娘才算是一對兒，無怪那些人要打什麼抱不平，說甚麼鮮花插在牛糞上。”她究竟是年輕姑娘，忍不住叫道：“馬家姊姊，那姓商的來啦！”馬春花“嗯”的一聲，似乎沒懂得程靈素在說些什麼。這時群盜已圍成了老大一個圈子，遮住了從石室窗中望出去的目光。程靈素道：“大哥，這里瞧不見，咱們上屋頂去。”胡斐道：“好！”兩人躍上屋頂，望見徐錚和商寶震怒目相向。商寶震手提一柄厚背薄刃的單刀，徐錚卻是空手。程靈素道：“這可不公平。”胡斐尚未答話，只聽得商寶震大聲道：“徐爺，商某跟你動手，用不著倚多為胜，也不能欺你空手。你用刀，我空手，這麼著你總不吃虧了吧？”說著提刀一擲，竟把手中單刀柄前刃後的向徐錚擲去。

　　徐錚伸手接住，呼呼喘氣，說道：“在商家堡中，你對我師妹這般模樣，你當我沒生眼睛麼？你今日空群而來，為的是什麼，姓徐的不必多說。商寶震，你拿刀子吧！”商寶震高聲說道：“我便憑一雙肉掌，斗你的單刀。眾位大哥，如我傷在他的刀下，只怨我狂妄自大，任誰不得相助。”程靈素道：“他為什麼這般大聲？顯是要說給馬姑娘聽了。他空手斗人家單刀，不但是在心上人面前逞能，還要打動她的心。”胡斐歎了一口氣。程靈素道：“大哥，你說馬姑娘盼望誰胜？”胡斐搖頭道：“我不知道。”程靈素道：“一個是丈夫，一個是外人，眼下正在為了她拚命，她卻躲在屋里理也不理。我說馬姑娘私心之中，只怕還在盼望這位商少爺得胜呢。”胡斐心中的想法也是如此，但仍是搖頭道：“我不知道。”徐錚見商寶震定然不肯用兵刃，單刀一橫，說道：“反正姓徐的陷入重圍，今日也不想活著回去了。”刷的一刀，往商寶震頭頂砍落。商寶震武功本就高出他甚多，當年在商家堡向他討教拳腳，只是裝腔作勢，這數年中跟著八卦門中的師伯師叔王氏兄弟痛下苦功，八卦刀和八卦掌的功夫更是精進。徐錚奔逃了半日，氣力衰竭，手中雖然多了一口刀，但在商寶震八卦掌擊、打、劈、拿之下，不數招便落下風。胡斐皺眉道：“這姓商的甚是狡滑……”程靈素道：“你要不要出手？”胡斐道：“我是為助馬姑娘而來，但是……但是……，我可真不知她心意如何？”程靈素對馬春花甚是不滿，說道：“馬姑娘決無危險，你好心相助，她可未必領你這個情。咱們不如走吧！”胡斐見徐錚的單刀給商寶震掌力逼住了，砍出去時東倒西歪，已是全然不成章法，瞧著甚是凄慘，說道：“二妹，你說的是，這件事咱們管不了。”

　　他躍下屋頂，回入石室，說道：“馬姑娘，徐大哥快支持不住了，那姓商的只怕要下毒手。”馬春花呆呆出神，“嗯”了一聲。胡斐怒火上沖，便不再說，向程靈素道：“二妹，咱們走吧！”馬春花似乎突然從夢中醒覺，問道：“你們要走？上哪里去？”胡斐昂然道：“馬姑娘，你從前為我求情，我一直感激，但你對徐大哥這般……”

　　他話未說完，猛聽得遠處一聲慘叫，正是徐錚的聲音，跟著商寶震縱聲長笑，笑聲中充滿了得意之情。群盜轟然喝彩：“好八卦掌！”馬春花一驚，叫道：“師哥！”向外沖出。胡斐恨恨的道：“情人打死了丈夫，正合心意！”程靈素見他憤恨難當，柔聲安慰道：“這種事你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沒法子管。”胡斐道：“她若是不愛她師哥，又何必和他成親？”程靈素道：“那定是迫于父親之命了。”胡斐搖頭道：“不，她父親早燒死在商家堡中了。便算曾有婚約，也可毀了，總胜過落得這般下場。”忽聽得人叢中又傳出徐錚的一聲呻吟，胡斐喜道：“徐大哥沒死，瞧瞧去。”說著拉著程靈素的手走出石屋，急步擠入盜群之中。說也奇怪，沒多久之前，群盜和胡斐一攻一守，列陣對壘，但這時群盜只注視馬春花、商寶震、徐錚三人，對胡程二人奔近竟都不以為意。胡斐低頭看徐錚時，只見他胸口一大灘鮮血，氣息微弱，顯是給商寶震掌力震傷了內髒，轉眼便要斷氣。馬春花呆呆站在他的身前，默不作聲。

　　胡斐彎下腰去，俯身在徐錚耳邊，低聲道：“徐大哥，你有什麼未了之事，兄弟給你辦去。”徐錚望望妻子，望望商寶震，苦笑了一下，低聲道：“沒有。”胡斐道：“我去找到你的兩個孩子，撫養他們成人。”他和徐錚全無交情，只是眼見他落得這般下場，激于義憤，忍不住要挺身而出。徐錚又苦笑了一下，低聲說了一句話，只因氣息太微，胡斐聽不明白，于是把右耳湊到他的口邊，只聽他低聲道：“孩子……孩子……嫁過來之前……早就有了……不是我的……”一口氣呼出，不再吸進，便此氣絕。

　　胡斐恍然大悟：“怪不得馬姑娘要和他成親，原來火燒商家堡後，這姓商的不知去向，而她有了身孕，卻不能不嫁。怪不得兩個孩子玉雪可愛，與徐大哥的相貌半分也不像。”他伸腰站起，無話可說，耳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馳近。每匹馬上坐著一個漢子，每人懷里安安穩穩的各抱一個馬春花的孩子。馬春花瞧瞧徐錚，又瞧瞧商寶震，說道：“商少爺，我當家的是你打死的？”商寶震道：“刀子還在他手里，我可沒占他的便宜。”馬春花點點頭，從徐錚右手中取下單刀，說道：“這是你家傳的八卦刀，我在商家堡中見過的。”商寶震微微笑道：“你好記性，多虧你還記得。”馬春花道：“我怎麼不記得？商家堡的事，好像便都在眼前一般。”

　　程靈素側目瞧著胡斐，只見他滿臉通紅，胸口不住起伏，強忍怒氣，卻不發作。馬春花提著八卦刀，贊道：“好刀！”慢慢走到商寶震身前。商寶震嘴邊含笑，目光中蘊著情意，伸手來接。馬春花倒過刀鋒，便似要將刀柄遞給他，突然間白光一閃，刀頭猛地轉過，波的一聲輕響，刺入了商寶震腰間。商寶震一聲大叫，一掌拍出，將馬春花擊得倒退數步，說道：“你……你……你……為什麼……”一句話沒說完，向前一扑，便已斃命。這一下人人出其不意，本來商寶震擊死徐錚，馬春花為夫報仇，誰都應該料想得到，但馬春花對徐錚之死沒顯示半分傷心，和商寶震一問一答，又似是歡然敘舊，突然間刀光一閃，已是白刃刺敵。群盜一愕之間，尚未叫出聲來，胡斐在程靈素背後輕輕一推，拉著馬春花的手臂，急速退入了石屋。群盜一陣喧嘩，待欲攔阻，已然慢了一步。適才之事實在太過突兀，群盜顯然要計議一番，并不立時便向石屋進攻，反而退了開去。胡斐向馬春花歎道：“先前我錯怪你了，你原不是這樣的人。”馬春花不答，獨自呆坐在屋角之中。程靈素對她自也全然改觀，柔聲安慰她幾句。馬春花雙目向前直視，嗯也不嗯一聲。胡斐向程靈素使個眼色，兩人又并肩站在窗前。胡斐道：“馬姑娘為夫報仇，殺了敵人個措手不及，可是這麼一來，我更加不懂了。”程靈素也是大惑不解，本來商寶震一到，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但現下許多事情立時又變得十分古怪。馬春花竟會親手將商寶震殺死，是不是她眼見丈夫慘死，突然天良發現？如果群盜确是商寶震邀來，那麼他一死之後，盜眾定要群相憤激，叫囂攻來，但群盜除了驚奇之外，何以并無异舉？胡斐凝神思索了一會，說道：“二妹，這中間有很多難解之處，咱兩人貿然插手，說不定反而害了好人。馬姑娘是一定不肯說的了，我去問那盜魁去。”程靈素道：“他怎肯說？”胡斐道：“我去試試！”程靈素道：“千萬得小心了！”胡斐道：“理會得。”開了屋門，緩步而出，向盜眾走去。群盜見他孤身出來，手中不攜兵刃，臉上均有驚异之色。胡斐走到离群盜六七丈遠處，站定說道：“在下有一句機密之言，要和貴首領說。”說著在身上拍了拍，示意不帶利器。群盜中一條粗壯漢子喝道：“大伙兒都是好兄弟，有話盡說不妨，何必鬼鬼祟祟？”胡斐笑道：“各位都是英雄好漢，領頭的自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難道跟我說句話都不敢麼？”那瘦削老人右手擺了擺，說道：“‘了不起的人物’這六個字，那可不敢當。我瞧你小兄弟倒是位少年英雄，後生可畏，後生可畏！”他話中稱贊胡斐，但滿臉是老氣橫秋之色。胡斐拱手道：“老爺子，請借一步說話。”說著向林中空曠之處走去。那瘦老人斜眼微睨，適才馬春花手刃商寶震之事，也太令人震驚，他心神兀自未宁，生怕胡斐也暗藏毒計，不敢便此跟隨過去，但若不去，又未免過于示弱，當下全神戒備，一步步的走近。胡斐抱拳道：“晚輩姓胡名斐，老爺子你尊姓大名。”那老者不答，道：“尊駕有何說話？”胡斐笑道：“沒什麼。我要跟老爺子討教幾路拳腳。”

　　那老者沒想到他竟會說出這句話來，勃然變色，道：“好小子，你騙我過來，便要說這一句話嗎？”胡斐笑道：“老爺子且勿動怒，我是想跟你賭一個玩意兒。”

　　那老者哼的一聲，轉身便走。胡斐道：“我早料你不敢！我便是站在原地不動，你也打我不過。”那老者怒道：“你說什麼？”胡斐道：“我雙腳釘在地下，半寸不得移動，你卻可任意走動，咱們這般比比拳腳，你說誰贏誰輸？”那老者見他迭獻身手，奪雷震擋，擒汪鐵鶚，搶劍還劍，接發暗器，事事眩人耳目，若說單打獨斗，還當真有點膽怯，但聽他竟敢大言不慚，說雙足不動而和自己相斗，這樣的事江湖上可從未聽見過。他是河南開封府八極拳的掌門人，人既穩練，武功又高，因此這次同來的三十余人之中以他為首，心想對方答允雙足不動，自己已立于不敗之地，這份便宜是穩穩占了，當下并不惱怒，反而高興，笑道：“小兄弟出了這個新花樣來考較老頭子，好，這幾根老骨頭便跟著你熬熬。咱們許不許用暗器哪？”胡斐微笑道：“以武會友，用什麼暗器？”那老者心想：“我便打他不過，只須退開三步，他腳步不能移動，諒他手臂能有多長？最不濟也是個平手。”說了聲：“好！”胡斐道：“晚輩與老爺子素不相識，這次多管閒事，實是胡鬧。晚輩只要輸了一招半式，我和義妹兩人立刻便走。”那老者心想：“他若一味護著馬姑娘，此事終是不了。我們倘若恃眾強攻，勢必多傷人命，如傷著馬姑娘，更是大大不妥，還是善罷為妙。”于是說道：“是啊！這事原本跟旁人絕不相干。馬姑娘此後富貴榮華，直上青云，你既跟她有交情，只有代她喜歡。”胡斐搔了搔後腦，道：“我便是不明白。老爺子倘若任讓一招，晚輩要請老爺子說明其中的原委。”

　　那老者微一沉吟，說道：“好，便是這樣。”見胡斐雙足一站，相距一尺八寸，沉穩無比，不禁心中一動：“說不定還真輸與他了。”說道：“咱們話說明在先，我若輸了，只好對你說，但你決不能跟第二人說起。”胡斐道：“我義妹可須跟她明言。”那老者心想：“干柴烈火好煮飯，干兄干妹好做親。你們干兄干妹，何等親密？就算口中答應了不說，也豈有不說之理？”便道：“第三人可決計不能說了。”胡斐道：“好！便是這樣。我又怎知准能贏得你老人家？”那老者身形一起，微笑道：“有僭了！”左手揮掌劈出，右拳成鉤，正是八極拳中的“推山式”。胡斐順手一帶，覺他這一掌力道甚厚，說道：“老爺子好掌力！”

　　群盜見兩人拉開架子動手，紛紛趕了過來，但見兩人臉上各帶微笑，當下站定了觀斗。那八極拳的八極乃是“翻手、揲腕、寸懇、抖展”，共分“摟、打、騰、封、踢、蹬、掃、挂”八式，講究的是狠捷敏活。那老者施展開來，但見他翻手之靈、揲腕之巧、寸懇之精、抖展之速，的是名家高手的風范。群盜看得暗暗佩服，心想他以八極拳揚威大河南北，成名三十余載，果有真才實學，絕非浪得虛聲。只見那老者一步三環、三步九轉、十二連環、大式變小式，小式變中盤，“騎馬式”、“魚鱗式”、“弓步式”、“磨膝式”，在胡斐身旁騰挪跳躍，拳腳越來越快。

　　胡斐卻只是一味穩守，見式化式，果然雙足沒移動分毫。斗到分際，那老者只感拳掌出去之時漸趨滯澀，似有一股粘力阻在他拳掌之間，心中暗叫：“不好！”待要後躍退開，對方不能追擊，便算是沒有輸贏，那知他左掌回抽，胡斐右手已抓住他的右掌，同時左手成拳，在他右肘底一下輕揉。那老者大驚，運勁一掙沒能掙脫，便知自己右臂非斷不可，心中正自冰涼，胡斐突然松手躍開，腳步一個踉蹌，說道：“老爺子掌力沉雄，佩服，佩服。”

　　那老者心中雪亮，好生感激，對方非但饒他一臂不斷，還故意腳步踉蹌，裝得打成平手，使自己不致在眾兄弟前失了面子，保全自己一生令名，實是恩德非淺，于是過去攜了胡斐之手，笑道：“小兄弟英雄了得，咱們到這邊說話。”

## 第十三章　北京眾武官

　　兩人走到樹林深處，胡斐眼見四下無人，只道他要說了，那知那老者一躍上樹，向他招手。胡斐跟著上去，坐在枝干之上。那老者道：“在這里說清靜些。”胡斐應道：“是。”那老者臉露微笑，說道：“先前聽得閣下自報尊姓大名，姓胡名斐。不知這個斐字，是斐然成章之‘斐’呢，是一飛沖天之‘飛’呢，還是是非分明之‘非’？”胡斐聽他吐屬斯文，道：“草字之斐，是一個‘文’字上面加一個‘非’字。”那老者道：“在下姓秦，草字耐之，一生寄跡江湖，大英雄大豪傑會過不少，但如閣下這般年紀，武功造詣竟已到了這等地步，實是生平未見。”他頓了一頓，又道：“閣下宅心忠厚，識見不凡，更是武林中極為希有。小兄弟，老漢算是服了你啦！”胡斐道：“秦爺，晚輩有一事請教。”秦耐之道：“你不用太謙啦，這麼著，我叨長你幾歲，稱你一聲兄弟，你便叫我一聲秦大哥。你既手下容情，顧全了我這老面子，那你問什麼，我答什麼便是。”胡斐忙道：“不敢不敢，兄弟見秦大哥有一招是身子向後微仰，上盤故示不穩，左臂置于右臂上交叉輪打，翻成陽掌，然後兩手成陰拳打出。這一招變化極是精妙，做兄弟的險些便招架不住，心中甚是仰慕。”

　　秦耐之心中一喜，他拳腳上輸了，依約便得將此行真情和盤托出，只道胡斐便要詰問此事，那知他竟是請教自己的得意武功，對方所問，正是他賴以成名的八極拳中八大絕招之一，于是微微一笑，說道：“那是敝派武功中比較有用的一招，叫作‘雙打奇門’。”于是跟著解釋這一招中的精微奧妙。胡斐本性好武，聽得津津有味，接著又請教了幾個不明的疑點。武林中不論那一門那一派，既能授徒傳技，卓然成家，總有其獨到成就，那八極拳當有清雍乾年間，武林中名頭甚響，聲勢也只稍遜于太極、八卦諸門。胡斐和秦耐之過招之時，留心他的拳招掌法，這時所問的全是八極拳中的高妙之作。秦耐之起初還恐本門秘奧泄露于人，解釋時十分中只說七分，然聽對方所問，每一句都搔著痒處，神態又極恭謹，教他忍不住要傾囊吐露，又想，反正他武功強胜于我，學了我的拳法，也仍不過是強胜于我，又有什麼大不了？而胡斐有時稍抒己見，又對八極拳的長處更有錦上添花之妙。

　　兩人這麼一談論，竟說了足足半個時辰，群盜遠遠望著，但見秦耐之雙手比划，使著他得意的拳招，胡斐有時也出手進招，兩人有說有笑，甚是親熱，顯是在鑽研拳術武功。眾人瞧了半天，聽不見兩人的說話，雖覺詫异，卻也就不再瞧了。又說了一陣，秦耐之道：“胡兄弟，八極拳的拳招是很了不起的，只可惜我沒學得到家，折在你的手下。”胡斐道：“秦大哥說哪里話來？咱們當真再斗下去，也不知誰胜誰敗。兄弟對貴派武功佩服得緊。今日天色已晚，一時之間也請教不了許多，日後兄弟到北京來，定當專誠拜訪，長談幾日。此刻暫且別過。”說著雙手一拱，便要下樹。

　　秦耐之一怔，心道：“咱們有約在先，我須得說明此行的原委，但他只和我講論一番武功，即便告辭，天下宁有是理？是了，這少年是給我面子，他既講交情，我豈可說過的話不算？”當即說道：“兄弟且慢。咱哥兒倆不打不成相識，這會子的事，乘這時說個明白，也好有個了斷啊。”胡斐道：“不錯，兄弟和那商寶震商大哥原也相識的，想不到馬姑娘竟會突然出手，給丈夫報仇。”于是把在商家堡中如何結識馬春花和商寶震之事，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秦耐之心道：“好啊，我還沒說，你倒先說了。這少年行事，處處教人心服。”說道：“古人一飯之恩，千金以報。馬姑娘于胡兄弟有代為求情之德，你不忘舊恩，正是大丈夫本色。你不明馬姑娘何以毫不留情的殺了商寶震，難道那兩個孩子，是商寶震生的麼？”胡斐搔頭道：“我聽徐錚臨死之時，說這兩個孩兒不是他的親生兒子。”秦耐之一拍膝頭，道：“原來他倒也不是傻子。”胡斐一時便如墮入五里霧中。秦耐之道：“小兄弟，你在商家堡之時，可曾見到有一位貴公子麼？”

　　胡斐一聽，登時如夢初醒。只因那日晚間，他親眼見到商寶震和馬春花在樹下手拉手的說話，一心以為兩人互有情意，而馬春花和那貴公子一見鍾情、互纏痴戀這一場孽緣，他卻全然不知。那日火燒商家堡後，他見到馬春花和那貴公子在郊外偎倚說話，眉梢眼角之間互蘊深情，他雖瞧在眼里，卻是絲毫不明其中含義，因此始終沒想到那貴公子身上，這時經秦耐之一點明，才恍然大悟，說道：“那八卦門的王氏兄弟……”秦耐之道：“不錯，那次是八卦門王氏兄弟跟隨福公子去商家堡的。”在胡斐心坎兒中，福公子是何等樣人，早已甚為淡漠，但王氏兄弟的八卦刀和八卦掌，一招一式，卻記得清清楚楚，說道：“福公子，福公子……嗯，這位福公子相貌清雅，倒和那兩個小孩兒有點相像。”秦耐之歎了一口氣，道：“福公子榮華富貴，說權勢，除了皇上便是他；說豪富，他要多少皇上便給多少。可是他人到中年，卻有一件事大大不足，那便是膝下無兒。”胡斐聽他說得那福公子如此威勢，心中一震，道：“那福公子，便是福康安麼？”秦耐之道：“不是他是誰？那正是平金川大帥，做過正白旗滿洲都統，盛京將軍，云貴總督，四川總督，現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的福公子，福大帥！”胡斐道：“嗯，那兩個小孩兒，便是這位福公子的親生骨肉。他是差你們來接回去的了？”秦耐之道：“福大帥此時還不知他有了這兩個孩子。便是我們，也是適才聽馬姑娘說了才知。”胡斐點了點頭，心想：“原來馬姑娘跟他說話之時臉紅，便是為此，她所以吐露真情，是要他們不得傷了孩子。她為了愛惜兒子，這件事雖不光采，卻也不得不說。”只聽秦耐之又道：“福大帥只是差我們來瞧瞧馬姑娘的情形，但我們揣摩大帥之意，最好是迎接馬姑娘赴京。馬姑娘這時丈夫已經故世，無依無靠，何不就赴京去和福大帥相聚？她兩個兒子父子相逢，從此青云直上，大富大貴，豈不強于在鏢局子中低三下四的廝混？胡兄弟，你便勸勸馬姑娘？”

　　胡斐心中混亂，聽他之言，倒也有理，只是其中總覺有甚不妥，至于什麼不妥，一時卻又說不上來。他沉吟半晌，問道：“那商寶震呢？怎麼跟你們在一起了？”秦耐之道：“商寶震得王氏兄弟的舉荐，也在福大帥府中當差。因他識得馬姑娘，是以一同南下。”胡斐臉色一沉，道：“如此說來，他打死徐錚徐大哥，是出于福大帥的授意？”秦耐之忙道：“那倒不是，福大帥貴人事忙，怎知馬姑娘已和那姓徐的成婚？他只是心血來潮，想起了舊情，派幾個當差的南來打探一下消息。此刻已有兩個兄弟飛馬赴京趕報喜訊，福大帥一知他竟有兩位公子，這番高興自是不用說的了。”這麼一說，胡斐心頭許多疑團，一時盡解。只覺此事怨不得馬春花，也怨不得福康安，商寶震殺徐錚固然不該，可是他已一命相償，自也已無話可說，只是想到徐錚一生忠厚老實，明知二子非己親生，始終隱忍不言，到最後卻又落得如此下場，深為惻然，長長歎了口氣，說道：“秦大哥，此事已分剖明白，算是小弟多管閒事。”輕輕一縱，落在地下。秦耐之見他落樹之時，自己絲毫不覺樹干搖動，竟是全沒在樹上借力，若不細想，那也罷了，略一尋思，只覺得這門輕功實是深邃難測，自己再練十年，也是決計不能達此境界，不知他小小年紀，何以竟能到此地步？他又是驚异，又感沮喪，待得躍落地下，見胡斐早已回進石屋去了。

　　程靈素在窗前久待胡斐不歸，早已心焦萬分，好容易盼得他歸來，見他神色黯然，似乎十分難過，當下也不相詢，只是和他說些閒話。過不多時，汪鐵鶚提了一大鍋飯、一大鍋紅燒肉送來石屋，還有三瓶燒酒。胡斐將酒倒在碗里便喝。程靈素取出銀針，要試酒菜中是否有毒。胡斐道：“有馬姑娘在此，他們怎敢下毒？”馬春花臉上一紅，竟不過來吃飯。胡斐也不相勸，悶聲不響的將三瓶燒酒喝了個點滴不剩，吃了一大碗肉，卻不吃飯，醉醺醺靠在桌上，納頭便睡。

　　胡斐次晨轉醒，見自己背上披了一件長袍，想是程靈素在晚間所蓋。她站在窗口，秀發被晨風一吹，微微飛揚。胡斐望著她苗條背影，心中混和著感激和怜惜之意，叫了聲：“二妹！”程靈素“嗯”的一聲，轉過身來。胡斐見她睡眼惺忪，大有倦色，道：“你一晚沒睡嗎？啊，我忘了跟你說，有馬姑娘在此，他們不敢對咱們怎樣。”程靈素道：“馬姑娘半夜里悄悄出屋，至今未回。她出去時輕手輕腳，怕驚醒了你，我也便假裝睡著。”胡斐微微一驚，轉過身來，果見馬春花所坐之處只剩下一張空凳。

　　兩人打開屋門，走了出去，樹林中竟是寂然無人，數十乘人馬，在黑夜中退得干干淨淨。樹上縛著兩匹坐騎，自是留給胡程二人的。再走出數丈，只見林中堆著兩個新墳，墳前并無標志，也不知哪一個是徐錚的，哪一個是商寶震的。胡斐心想：“雖然一個是丈夫，一個是殺丈夫的仇人，但在馬姑娘心中，恐怕兩人也無多大差別，都是愛著她而她并不愛的人，都是為了她而送命的不幸之人。”想到此處，不由得喟然長歎，于是將秦耐之的說話都轉述給程靈素聽。

　　程靈素聽了，也是黯然歎息，說道：“原來那瘦老頭兒是八極拳的掌門人秦耐之。他有個外號，叫作八臂哪吒。這種人在權貴門下作走狗，品格兒很低，咱們今後不用理他。”胡斐道：“是啊。”程靈素道：“馬姑娘心中喜歡福公子，徐錚便是活著，也只有徒增苦惱。他小小一個倒霉的鏢師，怎能跟人家兵部尚書、統兵大元帥相爭？”胡斐道：“不錯，倒還是死了干淨。”于是在兩座墳前拜了幾拜，說道：“徐大哥、商公子，你們生前不論和我有恩有怨，死後一筆勾銷。馬姑娘從此富貴不盡，你們兩位死而有知，也不用再記著她了。”

　　二人牽了馬匹，緩步出林。程靈素道：“大哥，咱們到哪兒去？”胡斐道：“先找到客店，讓你安睡半日，再說別的，可別累壞了我的妹子！”程靈素聽他說“我的妹子”，心中說不出的喜歡，轉頭向他甜甜一笑。

　　在前途鎮上客店之中，程靈素大睡半日，醒轉時已是午後未刻。她獨自出店，說要去買些物事，回來時手上捧了兩個大紙包，笑道：“大哥，你猜我買了些什麼？”胡斐見紙上印著“老九福衣莊”的店號，道：“咱們又來粘胡子喬裝改扮麼？”程靈素打開紙包，每一包中都是一件嶄新的衣衫，一男一女，男裝淡青，女裝嫩黃，均甚雅致。晚飯後程靈素叫胡斐試穿，衣袖長了兩寸，腋底也顯得太肥，于是取出剪刀針線，便在燈下給他修剪。胡斐道：“二妹，我說咱們得上北京瞧瞧。”程靈素抿嘴一笑，道：“我早知道你要上北京啊，所以買兩件好一點兒的衣衫，否則鄉下大姑娘進京，不給人笑話麼？”胡斐笑道：“你真想得周到。咱兩個鄉下人便要進京去會會天子腳底下的人物，瞧瞧福大帥的掌門人大會之中，到底有些什麼英雄豪傑。”這兩句話說得輕描淡寫，語意之中，卻自有一股豪氣。程靈素手中做著針線，說道：“你想福大帥開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安著什麼心眼兒？”胡斐道：“那自是网羅人才之意了，他要天下英雄，都投到他的魔下。可是真正的大英雄大豪傑，卻未必會去。”程靈素微笑道：“像你這等少年英雄，便不會去了。”胡斐道：“我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我說的是苗人鳳這一流的成名人物。”他忽地歎了口氣，道：“倘若我爹爹在世，到這掌門人大會中去攪他個天翻地覆，那才叫人痛快呢。”程靈素道：“你去跟這福大帥搗搗蛋，不也好嗎？我瞧還有一個人是必定要去的。”胡斐道：“誰啊？”程靈素微笑道：“這叫作明知故問了。你還是給我爽爽快快地說出來的好。”胡斐早已明白她的心意，也不再假裝，說道：“她也未必一定去。”頓了一頓，又道：“這位袁姑娘是友是敵，我還弄不明白呢。”程靈素道：“如果每個敵人都送我一只玉鳳兒，我倒盼望遍天下都是敵人才好……”

　　忽聽得窗外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好，我也送你一只！”聲音甫畢，嗤的一響，一物射穿窗紙，向程靈素飛來。

　　胡斐拿起桌上程靈素裁衣的竹尺，向那物一敲，擊落在桌，隨手一掌撥去，燭光應風而滅。接著聽得窗外那人說道：“挑燈夜談，美得緊哪！”胡斐聽話聲依稀便是袁紫衣的口音，胸口一熱，沖口而出：“是袁姑娘麼？”卻聽步聲細碎，頃刻間已然遠去。胡斐打火重點蜡燭，只見程靈素臉色蒼白，默不作聲。胡斐道：“咱們出去瞧瞧。”程靈素道：“你去瞧吧！”胡斐“嗯”了一聲，卻不出去，拿起桌上那物看時，卻是一粒小小石子，心想：“此人行事神出鬼沒，不知何時躡上了我們，我竟是毫不知覺。”明知程靈素要心中不快，但忍不住推開窗子，躍出窗外一看，四下里自是早無人影。他回進房來，搭訕著想說什麼話。程靈素道：“天色不早，大哥你回房安睡去吧！”胡斐道：“我倒還不倦。”程靈素道：“我卻倦了，明日一早便得趕路呢。”胡斐道：“是。”自行回房。這一晚他翻來覆去，總是睡不安枕，一時想到袁紫衣，一時想到程靈素，一時卻又想到馬春花、徐錚和商寶震。直到四更時分，這才朦朦朧朧的睡去。

　　第二天還未起床，程靈素敲門進來，手中拿著那件新袍子，笑嘻嘻的道：“快起來，外面有好東西等著你。”將袍子放在桌上，翩然出房。胡斐翻身坐起，披上身子一試，大小長短，無不合式，心想昨晚我回房安睡之時，她一只袖子也沒縫好，看來等我走後，她又縫了多時，于是穿了新衫，走出房來，向程靈素一揖，說道：“多謝二妹。”程靈素道：“多謝什麼？人家還給你送了駿馬來呢。”胡斐一驚，道：“什麼駿馬？”走到院子中一看，只見一匹遍身光洁如雪的白馬系在馬樁之上，正是昔年在商家堡見到趙半山所騎、後來袁紫衣乘坐的那匹白馬。程靈素道：“今兒一早我剛起身，店小二便大呼小叫，說大門給小偷兒半夜里打開了，不知給偷了什麼東西。但前後一查，非但一物不少，院子里反而多了一匹馬。這是縛在馬鞍子上的。”說著遞過一個小小絹包，上面寫著：“胡相公程姑娘同拆。”字跡甚是娟秀。

　　胡斐打開絹包，不由得呆了，原來包里又是一只玉鳳，竟和先前留贈自己的一模一樣，心中立想：“難道我那只竟是失落了，還是給她盜了去？”伸手到懷中一摸，触手生溫，那玉鳳好端端的便在懷中，取出來一看，兩只玉鳳果然雕琢得全然相同，只是一只鳳頭向左，一只向右。

　　絹包中另有一張小小白紙，紙上寫道：“馬歸原主，鳳贈俠女。”胡斐又是一呆：“這馬又不是我的，怎說得上‘馬歸原主’？難道要我轉還給趙三哥麼？”于是將簡帖和玉鳳遞給程靈素道：“袁姑娘也送了一只玉鳳給你。”

　　程靈素一看簡帖上的八字，說道：“我又是什麼俠女了？不是給我的。”胡斐道：“包上不是明明寫著‘程姑娘’？她昨晚又說：‘好，我也送你一只！’”程靈素淡然道：“既是如此，我便收下。這位袁姑娘如此厚愛，我可無以為報了。”兩人一路北行，途中再沒遇上何等异事，袁紫衣也沒再現身，但在胡斐和程靈素心中，何時何刻均有個袁紫衣在。窗下閒談，窗外便似有袁紫衣在竊聽；山道馳騎，山背後便似有袁紫衣躲著。兩人都絕口不提她的名字，但口里越是回避，心中越是不自禁的要想到她。

　　兩人均想：“到了北京，總要遇見她了。”有時，盼望快些和她相見；有時，卻又盼望跟她越遲相見越好。到北京的路程本來很遠，兩人又是遲遲而行，長途跋涉，風霜交侵，程靈素顯得更加憔悴了。

　　但是，北京終于到了，胡斐和程靈素并騎進了都門。進城門時胡斐向程靈素望了一眼，隱隱約約間似乎看到一滴淚珠落在地上的塵土之中，只是她將頭偏著，沒能見到她的容色。胡斐心頭一震：“這次到北京來，可來對了嗎？”其時正當乾隆中葉，四海升平。京都積儲殷富，天下精華，盡匯于斯。胡斐和程靈素自正陽門入城，在南城一家客店之中要了兩間客房，午間用過面點，相偕到街道各處閒逛，但見熙熙攘攘，瞧不盡的滿眼繁華。兩人不認得道路，只在街上隨意亂走。逛了個把時辰，胡斐買了幾串冰糖葫蘆，與程靈素各自拿在手中，邊走邊吃。忽聽得路邊小鑼當當聲響，有人大聲吆喝，卻是空地上有一伙人在演武賣藝。胡斐喜道：“二妹，瞧瞧去。”兩人擠入人叢，只見一名粗壯漢子手持一柄單刀，抱拳說道：“兄弟使一路四門刀法，要請各位大爺指教。有一首‘刀訣’言道：‘御侮摧鋒決胜強，淺開深入敵人傷。膽欲大兮心欲細，筋須舒兮臂須長。彼高我矮堪常用，敵偶低時我即揚。敵鋒未見休先進，虛刺偽扎引誘誆。引彼不來須賣破，眼明手快始為良。淺深老嫩皆磕打，進退飛騰即躲藏。功夫久練方云熟，熟能生巧大名揚。’”

　　胡斐聽了，心想：“這幾句刀訣倒是不錯，想來功夫也必是強的。”只見那個漢子擺個門戶，單刀一起，展抹鉤剁，劈打磕扎，使了起來，自“大鵬展翅”、“金雞獨立”，以至“獨劈華山”、“分花拂柳”，一招一式，使得倒是有條不紊，但腳步虛浮，刀勢斜晃，功夫實是不足一哂。

　　胡斐暗暗好笑，心道：“早便聽人說，京師之人大言浮夸的居多，這漢子吹得嘴響，使出來可全不是那會子事。”正要和程靈素离去。人群中突然一人哈哈大笑，喝道：“兀那漢子，你使的是什麼狗屁刀法？”

　　使刀的漢子大怒，收刀回視，說道：“我這路是正宗四門刀，難道不對了麼？倒要請教。”

　　人群中走出一條大漢，笑道：“好，我來教你。”這人身穿武官服色，軀高聲雄，甚是威武。他走上前去，接過那賣武漢子手中單刀，一瞥眼突然見到胡斐，呆了一呆，喜道：“胡大哥，你也到了北京？哈哈，你是當今使刀的好手，就請你來露一露，讓這小子開開眼界，教他知道什麼才是刀法。”當他從人圈中出來之時，胡斐和程靈素早已認出，此人正是鷹爪雁行門的汪鐵鶚。他在圍困馬春花時假扮盜伙，原來卻是現任有功名的武官。胡斐知他心直口快，倒非奸滑之輩，微微一笑，道：“小弟的玩意兒算得什麼？汪大哥，還是你顯一手。”汪鐵鶚知道自己的武功和胡斐可差得太遠，有他在這里，那里還有自己賣弄的份兒？將單刀往地下一擲，笑道：“來來來，胡大哥，這位姑娘是姓……姓……姓程，對了，程姑娘，咱們同去痛飲三杯。兩位到京師來，在下這個東道是非做不可的了。”說著拉了胡斐的手，便闖出人叢。

　　那賣武的漢子怎敢和做官的頂撞？訕訕的拾起單刀，待三人走遠，又吹了起來。汪鐵鶚一面走，一面大聲說道：“胡大哥，咱們這叫做不打不成相識，你老哥的武藝，在下實在是佩服得緊。趕明兒我給你去跟福大帥說說，他老人家一見了你這等人才，必定歡喜重用，那時候啊，兄弟還得仰仗你照顧呢……”說到這里，忽然放低聲音，道：“那位馬姑娘啊，我們接了她母子三人進京之後，現下住在福大帥府中，當真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福大帥什麼都有了，就是沒有兒子，這一下，那馬姑娘說不定便扶正做了大帥夫人，哈哈，哈哈！你老哥早知今日，跟我們那一場架也不會打的了吧？”他越說越響，在大街上旁若無人的哈哈大笑。胡斐聽著心中卻滿不是味兒，暗想馬春花在婚前和福康安早有私情，那兩個孩子也确是福康安的親骨肉，眼下她丈夫已故，再去和福康安相聚，也沒什麼不對，但一想到徐錚在樹林中慘死的情狀，總是不免黯然。

　　說話之間，三人來到一座大酒樓前。酒樓上懸著一塊金字招牌，寫著“聚英樓”三個大字。

　　酒保一見汪鐵鶚，忙含笑上來招呼，說道：“汪大人，今兒來得早，先在雅座喝幾杯吧？”汪鐵鶚道：“好！今兒我請兩位體面朋友，酒菜可得特別丰盛。”酒保笑道：“那還用吩咐？”引著三人在雅座中安了個座兒，斟酒送菜，十分殷勤，顯然汪鐵鶚是這里常客。胡斐瞧酒樓中的客人，十之六七都是穿武官服色，便不是軍官打扮，也大都是雄赳赳的武林豪客模樣，看來這酒樓是以做武人生意為大宗的了。

　　京師烹調，果然大胜別處，此時正當炎暑，酒保送上來的酒菜精美可口，卻不肥膩。胡斐連聲稱好。江鐵鶚要掙面子，竟是叫了滿桌的菜肴。

　　兩人對飲了十幾杯，忽聽得隔房擁進一批人來，過不多時，便呼盧喝雉，大賭起來。一人大聲喝道：“九點天杠！通吃！”胡斐聽那口音甚熟，微微一怔，汪鐵鶚笑道：“是熟朋友！”大聲道：“秦大哥，你猜是誰來了？”胡斐立時想起，那人正是八極拳的掌門人秦耐之，只聽他隔著板壁叫道：“誰知你帶的是什麼豬朋狗友？一塊兒滾過來賭幾手吧？”汪鐵鶚笑道：“你罵我不打緊，得罪了好朋友，可叫你吃不住兜著走呢！”站起身來，拉著胡斐的手說道：“胡大哥，咱們過去瞧瞧。”兩人走到隔房，一掀門帘，只聽秦耐之吆喝道：“三點，梅花一對，吃天，賠上門！”他一抬頭，猛然見到胡斐，呆了一呆，喜道：“啊，是你，想不到，想不到！”將牌一推，站起身來，伸手在自己額角上打了幾個爆栗，笑道：“該死，該死！我胡說八道，怎知是胡大哥駕到，來來來，你來推莊。”胡斐眼光一掃，只見房中聚著十來個武官，圍了一桌在賭牌九，秦耐之正在做莊。這十來個人，倒有一大半是扮過攔劫飛馬鏢局的大盜而和自己交過手的，使雷震擋姓褚的，使閃電錐姓上官的，使劍姓聶的，都在其內。

　　眾人見他突然到來，嘈成一片的房中剎時間寂靜無聲。胡斐抱拳作個四方揖，笑道：“多謝各位相贈坐騎。”眾人謙遜幾句。那姓聶的便道：“胡大哥，你來推莊，你有沒帶銀子來？小弟今兒手氣好，你先使著。”說著將三封銀子推到他面前。胡斐生性極愛結交朋友，對做官的雖無好感，但見這一干人對自己極是尊重，而他本來又喜歡賭錢，笑道：“還是秦大哥推莊，小弟來下注碰碰運氣。聶大哥，你先收著，待會輸干了再問你借。”轉頭問程靈素道：“二妹，你賭不賭？”程靈素抿嘴笑道：“我不賭，我幫你捧銀子回家。”秦耐之坐回莊家，洗牌擲骰。胡斐和汪鐵鶚便跟著下注。眾武官初時見到胡斐，均不免頗為尷尬，但幾副牌九一推，見他談笑風生，絕口不提舊事，大伙也便各自凝神賭博，不再介意。胡斐有輸有贏，進出不大，心下盤算：“今日是八月初九，再過六天就是中秋，那天下掌門人大會是福大帥所召，定于中秋節大宴。鳳天南這奸賊身為五虎門掌門人，他便是不來，在會中總也可探聽到些這奸賊的訊息端倪。眼前這班人都是福大帥的得力下屬，不妨跟他們結納結納。我不是什麼掌門人，但只要他們帶攜，在會上陪那些掌門人喝一杯總是行的。”當下不計輸贏，隨意下注，牌風竟是甚順，沒多久已贏了三四百兩銀子。

　　賭了一個多時辰，天色已晚，各人下注也漸漸大了起來。忽聽得靴聲橐橐，門帘掀開，走進三個人來。汪鐵鶚一見，立時站直身子，恭恭敬敬的叫道：“大師哥，二師哥，你兩位都來啦。”圍在桌前賭博的人也都紛紛招呼，有的叫“周大爺，曾二爺”，有的叫“周大人，曾大人”，神色之間都頗為恭謹。胡斐和程靈素一聽，心道：“原來是鷹爪雁行門的周鐵鷦、曾鐵鷗到了，這兩人威風不小啊。”打量二人時，見那周鐵鷦短小精悍，身長不過五尺，五十來歲年紀，卻已滿頭白發。曾鐵鷗年近五十，身子高瘦，手中拿著一個鼻煙壺，馬褂上懸著一條金鏈，頗有些旗人貴族的氣派。胡斐一看那第三個人，心中微微一怔，原來是當年在商家堡中會過面的天龍門殷仲翔，只見他兩鬢斑白，已老了不少。殷仲翔的眼光在胡斐臉上掠過，見他只是個鄉下人，毫沒在意。要知當年兩人相見之時，胡斐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這時身量一高，臉容也變了，哪里還認得出來？秦耐之站起身來，說道：“周大哥，曾二哥，我給你引見一位朋友，這位是胡大哥，挺俊的身手。為人又極夠朋友，今兒剛上北京來。你們三位多親近親近。”周鐵鷦向胡斐點了點頭，曾鐵鷗笑了笑，說聲：“久仰！”兩人武功卓絕，在京師享盛名已久，自不將這樣一個鄉下少年瞧在眼里。汪鐵鶚瞧著程靈素，心中大是奇怪：“你說跟我大師哥、二師哥相識，怎地不招呼啊？”他那想到程靈素當日乃是信口胡吹。程靈素猜到他的心思，微微一笑，點了點頭，眨眨眼睛。汪鐵鶚只道其中必有緣故，當下也不敢多問。秦耐之又推了兩副莊，便將莊讓給了周鐵鷦。這時曾鐵鷗、殷仲翔等一下場，落注更加大了。胡斐手氣極旺，連落連中，不到半個時辰，已贏了近千兩銀子。周鐵鷦這個莊卻是極霉，將帶來的銀子和莊票輸了十之七八，這時一把骰子擲下來，拿到四張牌竟是二三關，賠了一副通莊，將牌一推，說道：“我不成，二弟，你來推。”

　　曾鐵鷗的莊輸輸贏贏，不旺也不霉，胡斐卻又多贏了七八百兩，只見他面前堆了好大一堆銀子。曾鐵鷗笑道：“鄉下老弟，賭神菩薩跟你接風，你來做莊。”

　　胡斐道：“好！”洗了洗牌，擲過骰子，拿起牌來一配，頭道八點，二道一對板凳，竟吃了兩家。

　　周鐵鷦輸得不動聲色，曾鐵鷗更是瀟洒自若，抽空便說幾句俏皮話。殷仲翔發起毛來，不住的喃喃咒罵，後來輸得急了，將剩下的二百來兩銀子孤注一擲，押在下門，一開牌出來，三點吃三點，九點吃九點，竟又輸了。殷仲翔臉色鐵青，伸掌在桌上一拍，砰的一聲，滿桌的骨牌、銀兩、骰子都跳了起來，破口罵道：“這鄉下小子骰子里有鬼，哪里便有這等巧法，三點吃三點，九點吃九點？便是牌旺，也不能旺得這樣！”秦耐之忙道：“殷大哥，你可別胡言亂語，這位胡大哥是好朋友！”眾人望望殷仲翔，望望胡斐，見過胡斐身手之人心中都想：殷仲翔說他賭牌欺詐，他決計不肯干休，這場架一打，殷仲翔准要倒大霉。不料胡斐只笑了笑，道：“賭錢總有輸贏，殷大哥推莊罷。”殷仲翔霍地站起，從腰間解下佩劍，眾人只道他要動手，卻不勸阻。要知武官們賭錢打架，實是稀松平常。那知殷仲翔將佩劍往桌上一放，說道：“我這口劍少說也值七八百兩銀子，便跟你賭五百兩！”那佩劍的劍鞘金鑲玉嵌，甚是華麗，單是瞧這劍鞘，便已價值不菲。胡斐笑道：“好！該賭八百兩才公平。”殷仲翔拿過骨牌骰子，道：“我只跟你這鄉下小子賭，不受旁人落注，咱們一副牌決輸贏！”胡斐從身前的銀子堆中取過八百兩，推了出去，道：“你擲骰吧！”殷仲翔雙掌合住兩粒骰子，搖了幾搖，吹一口氣，擲了出來，一粒五，一粒四，共是九點。他拿起第一手的四張牌，一看之下，臉有喜色，喝道：“鄉下小子，這一次你弄不了鬼吧！”左手一翻，是副九點，右手砰的一翻，竟是一對天牌。胡斐卻不翻牌，用手指摸了摸牌底，配好了前後道，合扑著排在桌上。殷仲翔喝道：“鄉下小子，翻牌！”他只道已經贏定，一伸臂便將八百銀子擄到了身前。汪鐵鶚叫道：“別性急，瞧過牌再說。”胡斐伸出三根手指，在自己前兩張牌上輕輕一拍，又在後兩張牌上一拍，手掌一掃，便將四張合著的牌推入了亂牌之中，笑道：“你贏啦！”殷仲翔大是得意，正要夸口，突然“咦”的一聲驚叫，望著桌子，登時呆住了。眾人順著他目光瞧去，只見朱紅漆的桌面之上，清清楚楚的印著四張牌的陽紋，前兩張是一對長三，後兩張一張三點，一張六點，合起來竟是一對“至尊寶”，四張牌紋路分明，雕在桌上點子一粒粒的凸起，顯是胡斐三根指頭這麼一拍，便以內力在紅木桌上印了下來。聚賭之人個個都是會家，一見如此內力，不約而同的齊聲喝彩。

　　殷仲翔滿臉通紅，連銀子帶劍，一齊推到胡斐身前，站起身來，轉頭便走。胡斐拿起佩劍，說道：“殷大哥，我又不會使劍，要你的劍何用？”雙手遞了過去。

　　殷仲翔卻不接劍，說道：“請教尊駕的萬兒。”胡斐還未回答，汪鐵鶚搶著道：“這位朋友姓胡名斐。”殷仲翔喃喃的道：“胡斐，胡斐？”突然一驚，說道：“啊，在山東商家堡中……”胡斐笑道：“不錯，在下曾和殷爺有過一面之緣，殷爺卻不記得了。”殷仲翔臉如死灰，接過佩劍往桌上一擲，說道：“怪不得，怪不得！”掀開門帘，大踏步走了出去。一時房中眾武官紛紛議論，稱贊胡斐的內力了得，又說殷仲翔輸錢輸得寒蠢，太沒風度。

　　周鐵鷦緩緩站起身來，指著胡斐身前那一大堆銀子道：“胡兄弟，你這里一共有多少銀子？”胡斐道：“四五千兩吧！”周鐵鷦搓著骨牌，在桌上慢慢推動，慢慢砌成四條，然後從懷中摸出一個大封袋來，放在身前，道：“來，我跟你賭一副牌。若是我贏，贏了你這四五千兩銀子和佩劍。若是你牌好，把這個拿去。”眾人見那封袋上什麼字也沒寫，不知里面放著些什麼，都想，他好容易贏了這許多銀子，怎肯一副牌便輸給你？又不知你這封袋里是什麼東西，要是只有一張白紙，豈不是做了冤大頭？那知胡斐想也不想，將面前大堆銀子盡數推了出去，也不問他封袋中放著什麼，說道：“賭了！”

　　周鐵鷦和曾鐵鷗對望一眼，各有嘉許之色，似乎說這少年瀟洒豪爽，氣派不凡。

　　周鐵鷦拿起骰子，隨手一擲，擲了個七點，讓胡斐拿第一手牌，自己拿了第三手，輕描淡寫的一看，翻過骨牌，拍拍兩聲，在桌上連擊兩下。眾人呆了一呆，跟著歡呼叫好，原來四張牌分成一前一後的兩道，平平整整的嵌在桌中，牌面與桌面相齊，便是請木匠來在桌面上挖了洞，將骨牌鑲嵌進去，也未必有這般平滑。但這一手牌點子卻是平平，前五後六。胡斐站起身來，笑道：“周大爺，對不起，我可贏了你啦！”右手一揮，拍的一聲響，四張牌同時從空中擲了下來，這四張牌竟然也是分成前後兩道，平平整整的嵌入桌中，牌面與桌面相齊。周鐵鷦以手勁直擊，使的是他本門絕技鷹爪力，那是他數十年苦練的外門硬功，原已非同小可，豈知胡斐舉牌凌空一擲，也能嵌牌入桌，這一手功夫更是遠胜了，何況周鐵鷦連擊兩下，胡斐卻只憑一擲。

　　眾人驚得呆了，連喝彩也都忘記。周鐵鷦神色自若，將封袋推到胡斐面前，說道：“你今兒牌風真旺。”眾人這時才瞧清楚了胡斐這一手牌，原來是八八關，前一道八點，後一道也是八點。胡斐笑道：“一時鬧玩，豈能作真！”隨手將封袋推了回去。周鐵鷦皺眉道：“胡兄弟，你倘若不收，那是損我姓周的賭錢沒品啦！這一手牌如是我贏，我豈能跟你客氣？這是我今兒在宣武門內買的一所宅子，也不算大，不過四畝來地。”說著從封袋中抽出一張黃澄澄的紙來，原來是一張屋契。旁觀眾人都吃了一驚，心想這一場賭博當真豪闊得可以，宣武門內一所大宅子，少說也值得六七千兩銀子。

　　周鐵鷦將屋契推到胡斐身前，說道：“今兒賭神菩薩跟定了你，沒得說的。牌局不如散了吧。這座宅子你要推辭，便是瞧我姓周的不起！”胡斐笑道：“既是如此，做兄弟的卻之不恭。待收拾好了，請各位大哥過去大賭一場。”眾人轟然答應。周鐵鷦拱了拱手，徑自與曾鐵鷗走了。汪鐵鶚見大師哥片刻之間將一座大宅輸去，竟是面不改色，他一顆心反而扑通扑通的跳個不定。當下胡斐向秦耐之、汪鐵鶚等人作別，和程靈素回到客店。程靈素笑道：“你命中注定要作大財主，便推也推不掉，在義堂鎮置下了良田美地，哪知道第一天到北京，又贏了一所大宅子。”胡斐道：“這姓周的倒也豪氣，瞧他瘦瘦小小，貌不驚人，那一手鷹爪力可著實不含糊，想不到官場之中還有這等人物。”程靈素道：“你贏的這所宅子拿來干麼呀？自己住呢，還是賣了它？”胡斐道：“說不定明天一場大賭，又輸了出去，難道賭神菩薩當真是隨身帶嗎？”

　　次晨兩人起身，剛用完早點，店伙帶了一個中年漢子過來，道：“胡大爺，這位大爺有事找你。”胡斐見這人戴了一副墨鏡，長袍馬褂，衣服光鮮，指甲留得長長的，卻不相識。這人右腿半曲，請了個安，道：“胡大爺，周大人吩咐，問胡大爺什麼時候有空，請過宣武門內瞧瞧那座宅子。小人姓全，是那宅子的管家。”胡斐好奇心起，向程靈素道：“二妹，咱們這便瞧瞧去。”那姓全的恭恭敬敬引著二人來到宣武門內。胡斐和程靈素見那宅子朱漆大門，黃銅大門釘，石庫門牆，青石踏階，著實齊整。一進大門，自前廳、後廳、偏廳，以至廂房、花園，無不陳設考究，用具畢備。那姓全的道：“胡大爺倘若合意，便請搬過來。曾大人叫了一桌筵席，說今晚來向胡大爺恭賀喬遷。周大人、汪大人他們都要來討一杯酒喝。”胡斐哈哈大笑，道：“他們倒想得周到，那便一齊請吧！”全管家道：“小人理會得。”躬身退了出去。

　　程靈素待他走遠，道：“大哥，這座宅子只怕二萬兩銀子也不止。這件事大不尋常。”胡斐點頭道：“不錯，你瞧這中間有什麼蹊蹺？”程靈素微笑道：“我想總是有個人在暗暗喜歡你，所以故意接二連三，一份一份的送你大禮。”胡斐知她在說袁紫衣，臉上一紅，搖了搖頭。程靈素笑道：“我是跟你說笑呢。我大哥慷慨豪俠，也不會把這些田地房產放在心上。這送禮之人，決不是你的知已，否則的話，還不如送一只玉鳳凰。這送禮的若不是怕你，便在想籠絡你。嗯，誰能有這麼大手筆啊？”胡斐凜然道：“是福大帥？”程靈素道：“我瞧是有點兒像。他手下用了這許多人物，有哪一個及得上你？再說，馬姑娘既然得他寵幸，也總得送你一份厚禮。他們知你性情耿直，不能輕易收受豪門的財物，于是派人在賭台上送給你。”

　　胡斐道：“嗯。他們消息也真靈。我們第一天到北京，就立刻讓我大贏一場。”程靈素道：“我們又沒喬裝改扮，多半一切早就安排好了，只等我們到來。跟汪鐵鶚相遇是碰巧，在聚英樓中一賭，訊息報了出去，周鐵鷦拿了屋契就來了。”胡斐點頭道：“你猜得有理。昨晚周鐵鷦只要有意輸給我，那一注便算是我輸了，他再賭下去，總有法子教我贏了這座宅子。”

　　程靈素道：“那你怎生處置？”胡斐道：“今晚我再跟他們賭一場，想法子把宅子輸出去，瞧我有沒有這個手段。”程靈素笑道：“兩家都要故意賭輸，這一場交手，卻也熱鬧得緊呢。”當日午後申牌時分，曾鐵鷗著人送了一席極丰盛的魚翅燕窩席來。那姓全的管家率領仆役，在大廳上布置得燈燭輝煌，喜氣洋洋。汪鐵鶚第一個到來。他在宅子前後左右走了一遭，不住口的稱贊這宅子堂皇華美，又大贊胡斐昨晚賭運亨通，手氣奇佳。胡斐心道：“這汪鐵鶚性直，瞧來不明其中的過節，待會我將這宅子輸了給他，瞧他的兩個師兄如何處置，那倒有一場好戲瞧呢。”不久周鐵鷦、曾鐵鷗師兄弟倆到了，姓褚、姓上官、姓聶的三人到了。過不多時，秦耐之哈哈大笑的進來，說道：“胡兄弟，我給你帶了兩位老朋友來，你猜猜是誰？”只見他身後走進三個人來。最後一人是昨天見過的殷仲翔，經了昨晚之事，他居然仍來，倒是頗出胡斐意料之外。其餘兩人容貌相似，都是精神矍鑠的老者，看來甚是面善，胡斐微微一怔，待看到兩人腳步落地時腳尖稍斜向里，正是八卦門功夫極其深厚之象，當即省悟，搶上行禮，說道：“王大爺、王二爺兩位前輩駕到，真是想不到。商家堡一別，兩位精神更加健旺了。”原來這兩人正是八卦門王劍英、王劍傑兄弟。十二人歡呼暢飲，席上說的都是江湖上英雄豪傑之事。殷仲翔提到當年在商家堡中，眾人如何被困鐵廳，身遭火灼之危，如何虧得胡斐智勇雙全，奮身解圍。秦耐之、周鐵鷦等聽了，更是大贊不已。程靈素目澄如水，脈脈的望著胡斐，心想這些英雄事跡，你自己從來不說。

　　筵席散後，眼見一輪明月涌將上來，這天是八月初十，雖已立秋，仍頗炎熱，那是叫作“桂花蒸”。全管家在花園亭中擺設了瓜果，請眾人乘涼消暑。胡斐道：“各位先喝杯清茶，咱們再來大賭一場。”眾人轟然叫好，來到花園的涼亭中坐下。沒講論得幾句，忽聽得廊上傳來一陣喧嘩，卻是有人在與全管家大聲吵嚷，接著全管家“啊喲”一聲大叫，砰的一響，似乎被人踢了個筋斗。

　　只見一條鐵塔似的大漢飛步闖進亭來，伸手在桌上一拍，嗆啷啷一陣響亮，茶杯果盤等物，摔得一地。那大漢指著周鐵鷦，粗聲道：“周大哥，這卻是你的不是了。這座宅子我賣給你一萬二千兩銀子，那可是半賣半送，沖著你周大哥的面子，做兄弟的還能計較麼？不料一轉眼間，你卻拿去轉送了別人，我這個虧可吃不起！大家來評評這個理，我姓德的能做這冤大頭麼？”周鐵鷦冷冷地道：“你錢不夠使，好好的說便了。這里是好朋友家里，你來胡鬧什麼？”那黑大漢一張臉脹得黑中泛紅，伸手又往桌上拍去。周鐵鷦左手一勾一帶，將他兩只手腕都牢牢抓住了，別瞧周鐵鷦身材矮小，站起來不過剛及那大漢的肩膀，但那大漢雙手被他一抓，猶似給一個鐵箍箍住了，竟是掙扎不脫。周鐵鷦拉著他走到亭外，低聲跟他說了幾句話。那大漢兀自不肯依從，呶呶不休。周鐵鷦惱了起來，雙臂運力往前一推。那大漢站立不定，向後跌出幾步，撞在一株梅樹之上，喀喇一聲，撞斷了老大兩根椏枝。周鐵鷦喝道：“姓德的莽夫，給我在外邊侍候著，不怕死的便來羅囌！”那大漢撫著背上的痛處，低頭趨出。曾鐵鷗哈哈大笑，說道：“這莽夫慣常掃人清興，大師哥早就該好好揍他一頓。”周鐵鷦微笑道：“我就瞧著他心眼兒還好，也不跟他一般見識。胡大哥，倒教你見笑了。”胡斐道：“好說，好說。既是這宅子他賣便宜了，兄弟再補他些銀子便是。”周鐵鷦忙道：“胡大哥說哪里話來？這件事兄弟自會料理，不用你操心。倒是那個莽撞之徒，無意中得罪了胡大哥，他原不知胡大哥如此英雄了得，既做下了事來，此刻實是後悔莫及。兄弟便叫他來向胡大哥敬酒賠禮，沖著兄弟和這里各位的面子，胡大哥便不計較這一遭如何？”

　　胡斐笑道：“賠禮兩字，休要提起。既是周大哥的朋友，請他一同來喝一杯吧！”周鐵鷦站起身來，說道：“胡大哥是少年英雄，我們全都誠心結交你這位朋友。那莽夫做錯了事，我們大伙兒全派他的不是。胡大哥大人大量，務請不要介懷。”胡斐道：“些些小事何必挂齒？周大哥說得太客氣了。”周鐵鷦一躬到地，說道：“兄弟先行謝過。”曾鐵鷗和秦耐之也同時起身作揖，說道：“我們一齊多謝了。”胡斐忙站起還禮。周鐵鷦道：“我去叫那莽夫來，跟胡大哥賠罪。”說著轉身出外。胡斐和程靈素對望了一眼，均想：“這莽夫雖然行為粗魯了些，但周鐵鷦這番賠禮的言語，卻未免過于鄭重。不知這黑大漢是何門道？”過了片刻，只聽得腳步聲響，園中走進兩個人來。周鐵鷦攜著一人之手，哈哈笑道：“莽夫啊莽夫，快敬胡大哥三杯酒！你們這叫不打不成相識，胡大哥答應原諒你啦。他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今日便宜了你這莽夫！”胡斐霍地站起，飄身出亭，左足一點，先搶過去擋住了那人的退路，鐵青著臉，厲聲說道：“姓周的，你鬧什麼玄虛？我若不手刃此人，我胡斐枉稱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進園來這人，正是廣東佛山鎮上殺害鍾阿四全家的五虎門掌門人鳳天南！胡斐此時已然心中雪亮，原來周鐵鷦安排下圈套，命一個莽夫來胡鬧一番，然後套得他的言語，要自己答應原諒一個莽夫。他想起鍾阿四全家慘死的情狀，熱血上涌，目光中似要迸出火來。周鐵鷦道：“胡大哥，我跟你直說了罷。義堂鎮上的田地房產，全是這莽夫送的。這一座宅子和家具，也全是這莽夫買的。他跟你賠不是之心，說得上是誠懇之極了。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過去的小小怨仇，何必放在心上？鳳老大，快給胡大哥賠禮吧！”胡斐見鳳天南雙手抱拳，意欲行禮，雙臂一張，說道：“且慢！”向程靈素道：“二妹，你過來！”程靈素快步走到他的身邊，并肩站著。胡斐朗聲說道：“各位請了！姓胡的結交朋友，憑的是意氣相投，是非分明。咱們吃喝賭博，那算不了甚麼，便是市井小人，也豈不相聚喝酒賭錢？大丈夫義氣為先，以金銀來討好胡某，可把胡某人的人品瞧得一錢不值了！”

　　曾鐵鷗笑道：“胡大哥可誤會了。鳳老大贈送一點薄禮，也只是略表敬意，哪里敢看輕老兄了？”

　　胡斐右手一擺，說道：“這姓鳳的在廣東作威作福，為了謀取鄰舍一塊地皮，將人家一家老小害得個個死于非命。我胡斐和鍾家非親非故，但既伸手管上了這件事，便跟這姓鳳的惡棍誓不并存于天地之間。倘若要得罪朋友，那也是勢非得已，要請各位見諒。周大哥，這張屋契請收下了。”從懷中摸出套著屋契的信封，輕輕一揮，那信封直飄到周鐵鷦面前。周鐵鷦只得接住，待要交還給他，卻想憑著自己手指上的功夫，難以這般平平穩穩的將信封送到他面前。只聽胡斐朗聲道：“這里是京師重地，天子腳底下的地方，這姓鳳的又不知有多少好朋好友，但我胡斐今晚豁出了性命，定要動一動他。是姓胡的好朋友便不要攔阻，是姓鳳的好朋友，大伙兒一齊上吧！”說罷雙手叉腰一站。他明知北京城中高手如云，這鳳天南既敢露面，自然是有備而來，別說另有幫手，單是王氏兄弟、周曾二人，那便極不好斗，但他心中憤慨已極，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周鐵鷦哈哈一笑，說道：“胡大哥既然不給面子，我們這和事佬是做不成啦。鳳老大你這便請罷，咱們還要喝酒賭錢呢。”胡斐好容易見到鳳天南，那里還容他脫身？雙掌一錯，便向鳳天南扑去。周鐵鷦眉頭一皺，道：“這也未免太過份了吧！”左臂橫伸攔阻，右手卻翻成陰掌，暗伏了一招“倒曳九牛尾”的擒拿手，意欲抓住胡斐手腕，就勢回拖。

　　胡斐既然出手，早把旁人的助拳打算在內，但心想：“你們面子上對我禮貌周到，我對你們也就決不先行出手。”眼見周鐵鷦伸手抓來，更不還手，讓他一把抓住腕骨，扣住了自己的脈門。周鐵鷦大喜，暗想：“秦耐之、鳳老大他們把這小子的本事夸上了天去，早知不過如此，何必跟他這般低聲下氣？”口中仍是說道：“不要動手！”運勁急突，突然間只覺胡斐的腕骨堅硬如鐵，猛地里涌到一股反拖之力，以硬對硬，周鐵鷦立足不定，立即松手，一個踉蹌，向前跌出三步。這擒拿手拖打，是鷹爪雁行門中最拿手得意的功夫，胡斐偏偏就在這功夫上，挫敗了這一門的掌門大師兄。兩人交換這一招，只是瞬息間的事。鳳天南已扭過身軀，向外便奔。胡斐扑過去疾劈一掌，鳳天南回手抵住。曾鐵鷗道：“好好兒的喝酒賭錢，何必傷了和氣？”右手五根手指成鷹爪之勢，抓向胡斐背心。他似乎是好意勸架，其實卻是施了殺手。但見胡斐一意向鳳天南進攻，對身後的襲擊竟似不知，那姓聶的忍不住叫道：“胡大哥，小心！”嚓的一響，曾鐵鷗五指已落在胡斐背上，但著指之處，似是抓到了一塊又韌又厚的牛筋。胡斐背上肌肉一彈，便將他五根手指彈開。眼見周曾兩人攔阻不住，殷仲翔從斜刺里竄到，更不假作勸架，揮拳向胡斐面門打去。胡斐頭一低，左掌搭上了他的背心，吐氣揚聲，“嘿”的一聲，殷仲翔的身子直飛出去，撞向鳳天南背心。這一下胡斐原沒想能撞到鳳天南，但他只要閃身避開，殷仲翔的腦袋便撞上一座假山，勢在非伸手相救不可，這麼緩得一緩，便逃不脫了。豈知這鳳天南實在老奸巨猾，眼見殷仲翔出力救援自己，卻不顧他的死活，反而左足在他肩頭一借力，躍向圍牆。只聽得砰的一響，殷仲翔撞上假山，滿頭鮮血，立時暈死過去。

　　旁觀眾人個個都是好手，鳳天南這一下太過卑鄙，如何瞧不出來？王氏兄弟本欲出手，只是忌憚胡斐了得，未必討得了好，正自遲疑，眼見鳳天南只顧逃命，反害朋友，兄弟倆對望一眼，臉上各現鄙夷之色，便不肯再出手了。胡斐心想：“讓這奸賊逃出了圍牆之外，那便多了一番手腳。何況圍牆外他定有援兵。”見他雙足剛要站上牆頭，立即縱身躍起，搶上攔截。鳳天南剛在牆頭立定，突見身前多了一人，月光下看得明白，正是死對頭胡斐，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右腕翻處，一柄明晃晃的匕首自下撩上，向他小腹疾刺過去。胡斐急起左腿，足尖踢中他的手腕，那匕首直飛起來，落到了牆外。鳳天南出手也是狠辣异常，在這圍牆頂上尺許之地近身肉搏，招數更是凌厲，一匕首沒刺中，左拳跟著擊出。胡斐更不回手，前胸一挺，運起內勁，硬擋了他這一拳，砰的一聲，鳳天南被自己的拳力震了回來，立足不定，摔下圍牆。胡斐跟著躍下，舉足踏落。鳳天南一個打滾避過，雙足使勁，再度躍向牆頭。胡斐這一次不容他再在牆頭立足，雙手一揮，“一鶴沖天”，跟著竄高，卻比鳳天南高了數尺，落下時正好騎在他的肩頭，雙腿挾住了他的頭頸。鳳天南呼吸閉塞，自知無幸，閉目待死。

　　胡斐叫道：“奸賊！今日教你惡貫滿盈！”提起手掌，便往他天靈蓋拍落。

## 第十四章　紫羅衫動紅燭移

　　突覺背後金刃掠風，一人嬌聲喝道：“手下留人！”喝聲未歇，刀鋒已及後頸。這一下來得好快，胡斐手掌不及拍下，急忙側頭，避開了背後刺來的一刀，回臂反手，去勾背後敵人的手腕。那人身手矯捷，一刺不中，立時變招，刷刷兩匕首，分刺胡斐雙脅。胡斐轉不過身來，只得縱身离了鳳天南肩頭，向前一扑。那人如影隨形，著著進逼。胡斐怒道：“袁姑娘，干嗎總是跟我為難？”回過頭來，只見手持匕首那人紫衫雪膚，頭包青巾，正是袁紫衣。月光下但見她似嗔似笑，說道：“我要領教胡大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胡斐道：“來日方長，不忙在此刻。”縱身扑向鳳天南時，袁紫衣猱身而上，匕首直指他咽喉。這一招攻其不得不救，胡斐只得沉肘反打，斜掌劈她肩頭。霎時之間，兩人以快打快，交換了十來招，但見刀光閃動，掌影飛舞，招招都瞧得人驚心動魄。

　　周鐵鷦、曾鐵鷗、王氏兄弟等都不識得袁紫衣，突然見她在鳳天南命在頃刻之際現身相救，武功又如此高強，無不驚詫。但見這兩人出手奇快，眾人瞧得眼都花了，猛聽得胡斐一聲呼叱，兩人同時翻上圍牆，跟著又同時躍到了牆外。袁紫衣的匕首翻飛擊刺，招招不离胡斐的要害，出手之狠辣凌厲，直如性命相搏一般。胡斐那敢怠慢，凝神接戰，耳聽得鳳天南縱聲長笑，叫道：“胡家小兄弟，老哥哥失陪了，咱們後會有期。”笑聲愈去愈遠，黑夜中遙遙聽來，便似梟鳴。胡斐大怒，急欲搶步去追，卻給袁紫衣纏住了，脫身不得。他心中越發恚怒，喝道：“袁姑娘，在下跟你無怨無仇……”一言未畢，白光閃動，匕首已然及身。高手過招，生死決于俄頃，萬萬急躁不得，胡斐的武功只比袁紫衣稍胜半籌，但一個空手，一個有刀，形勢已然扯平，他眼睜睜的見仇人再次逃走，一分心，竟給刺中了左肩。哧的一聲，匕首划破肩衣，這時袁紫衣右手只須乘勢一沉，胡斐肩頭勢須重傷筋骨，那知她手腕斜翻，反向上挑。胡斐肩上只感微微一涼，絲毫未損，心中一怔：“你又何必手下容情？”袁紫衣格格嬌笑，倒轉匕首，向他擲了過去，跟著自腰間撤出軟鞭，笑道：“胡大哥，咱們真刀真槍的較量一場。”胡斐正要伸手去接匕首，忽聽牆頭程靈素叫道：“用單刀吧！”將他單刀擲下。原來程靈素見他赤手空拳，生怕失利，已奔進房去將他的兵刃拿了出來。

　　袁紫衣叫道：“好體貼的妹子！”突然軟鞭揮起，掠向高牆。程靈素縱身躍入，袁紫衣的軟鞭在牆頭搭住，一借力，便如一只大鳥般飛了進去，月光下衣袂飄飄。宛若仙子凌空。她身子尚未落地，呼的一鞭，向程靈素背心擊了過去，叫道：“程家妹子，接我三招。”

　　程靈素側身低頭，讓過了一鞭。但袁紫衣變招奇快，左回右旋，登時將她裹在鞭影之中。

　　胡斐知道程靈素決不是她敵手，此刻若去追殺鳳天南，生怕袁紫衣竟下殺手，縱然失去機緣，也只得罷了，當下躍進園中，挺刀叫道：“你要較量，便較量！”袁紫衣道：“好體貼的大哥！”回過軟鞭，來卷胡斐的刀頭。

　　兩人各使稱手的兵刃，這一搭上手，情勢與適才又自不同。胡斐使的是家傳胡家刀法，剛中有柔，柔中有剛，迅捷時似閃電奔雷，沉穩處如淵\*岳峙。袁紫衣的鞭法也是縱橫靈動，大是名手風范。頃刻之間，兩人已拆了三十余招，當真是鞭揮去如靈蛇矯夭，刀砍來若猛虎翻扑。秦耐之、周鐵鷦、王氏兄弟等瞧著無不駭然：“這兩人小小年紀，武功上竟有這等造詣！”其實兩人這時比拚兵刃，都還只使出六七成功夫，胡斐見袁紫衣每每在要緊關頭故意不下殺著，自己刀下也就容讓幾分，一面打，一面思量：“她如此對我，到底是何用意？”

　　適才周鐵鷦、曾鐵鷗、殷仲翔三人出手對付胡斐，均沒討得了好去，眾武官心知單打獨斗，不是他對手，眼見袁紫衣纏住了他，正是下手的良機，各人使個眼色，裝作凝目觀戰，卻散在兩人身周，慢慢逼近，便要合擊胡斐。凡是武學高手，出手時無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周鐵鷦等這般神態，胡斐自都瞧在眼里，不禁暗暗焦急：“這批人便要一擁而上，我脫身雖然不難，卻分不出手來照顧二妹了。”一瞥之間，見程靈素站在一旁，倒是神色自若，心想：“只有先將袁姑娘打退，再來對付旁人。”言念及此，刷刷連砍三刀，均是胡家刀法中的厲害家數。

　　袁紫衣一避二擋，喝彩道：“好刀法！”突然回過長鞭，竟不抵擋胡斐刺向自己腰間的刀尖，一招“鳳凰三點頭”，向曾鐵鷗、周鐵鷦、秦耐之三人的面門各點一點。這一招來得好不突兀，三人急忙後躍，曾鐵鷗終于慢了一步，鞭端在額頭擦過，帶出了一條血痕。便在此時，胡斐的刀尖距她腰間也已不過尺許，眼見她忽然出鞭為自己退敵，當即右臂一穩，單刀不進不退，停住不動。在如此急遽之間，將兵刃穩得猶似在半空中釘住了一般，可比徑刺敵人難上十倍。袁紫衣一雙妙目望定胡斐，說道：“你怎麼不刺？”忽聽得曾鐵鷗叫道：“好體貼的哥哥妹妹啊！”學的是旗人惡少的貧嘴聲調。袁紫衣俏臉一沉，收鞭圍腰，向胡斐道：“胡大哥，這幾位英雄好漢，你給我引見引見。”胡斐道：“好！這位是八極拳的掌門人秦耐之秦大爺，這位是鷹爪雁行門的掌門人周鐵鷦周大爺……”跟著將王劍英、王劍傑兄弟、曾鐵鷗、汪鐵鶚等一一引見了。這時王劍傑已將殷仲翔救醒，只聽他不住口的咒罵鳳天南，說什麼“如此無恥卑鄙之徒，咱哥兒倆不能算完。”胡斐最後道：“這位是袁姑娘。”心念一動，又道：“袁姑娘是少林韋陀門、廣西八仙劍、湖南易家灣九龍鞭三派的總掌門。”眾人一聽，都是聳然動容，雖想胡斐不會打誑，但臉上均有不信之色。

　　袁紫衣微笑道：“你沒說得明白。邯鄲府昆侖刀、彰德府天罡劍、保定府哪吒拳這三門，也請區區做了掌門人。”胡斐道：“哦，原來姑娘又榮任了三家掌門，恭喜恭喜。”袁紫衣笑道：“多謝！這一次我上北京來，原是想做十家總掌門，但湖北武當山的無青子道長我打他不過，河南少林寺的大智禪師我不敢去招惹。剛好這里有三位掌門人在此。喂，褚老師，你塞北雷電門的掌門老師麻老夫子到了北京麼？”那使雷震擋的姓褚武師單名一個轟字，聽她問到師父，說道：“家師向來不來內地走動，有什麼事，都交給弟子們辦。”袁紫衣道：“好，你是大師兄，可算得上是半個掌門人。這麼著，今晚我就奪三個半掌門人。十家總掌門做不成，九家半也將就著對付了。”此言一出，周鐵鷦等無不變色。秦耐之抱拳一拱，哈哈大笑，說道：“少林韋陀門的掌門萬鶴聲萬大哥，跟在下有數十年的交情，卻不知如何將掌門之位傳給姑娘了？”袁紫衣道：“萬大爺死啦，他師弟劉鶴真打不過我，三個徒弟更是膿包。咱們拳腳刀槍上分高下，這掌門之位不讓也得讓。秦老師，我先領教你的八極拳功夫，再跟周老師、王老師、褚老師他們三位過過招。我當上了九家半總掌門，也好到那天下掌門人大會中去風光風光。”這幾句話，竟是毫沒將周、秦、王、褚眾高手瞧在眼里。她這麼一叫陣，周鐵鷦、王劍英等都是天下聞名的武學好手，縱然命喪當場，也決不能退縮。

　　周鐵鷦道：“我們魔爪雁行門自先師謝世，徒弟們個個不成器，先師的功夫十成中學不到一成。姑娘肯賜教誨，敝派上下哪一個不感光寵？只是師兄弟們都是蠢材，只練了些先師傳下的功夫，別派的功夫卻不會練。”袁紫衣笑道：“這個自然。我若不會鷹爪雁行門的功夫，怎能當得鷹爪雁行門的掌門？周老師大可放心。”

　　周鐵鷦和曾鐵鷗都是氣黃了臉，師兄弟對望一眼，均想：“便是再強的高手，也從沒敢輕視鷹爪雁行門了。你仗著誰的勢頭，到北京城來撒野？”

　　他們收了鳳天南的重禮，為他出頭排解，沒能辦成，也不過掃興而已，畢竟事不干己，并不怎麼放在心上。可是這姑娘竟敢來硬搶掌門之位，如此欺上頭來，豈可不認真對付？秦耐之知道今晚已非動手不可，適才見袁紫衣的功夫和胡斐是在伯仲之間，自己卻曾敗在胡斐手下，要想討一個巧，讓她先斗周王諸人，耗盡了力氣，自己再來撿便宜，當下說道：“周老師、王老師的功夫比兄弟深得多，兄弟躲在後面吧！”袁紫衣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的功夫不如他們，我要挑弱的先打，好留下力氣，對付強的。外邊草地上滑腳，咱們到亭中過招。上來吧！”身形一晃，進了亭子，雙足并立，沉肩塌胯，五指并攏，手心向上，在小腹前虛虛托住，正是“八極拳”的起手式“懷中抱月”。

　　秦耐之吃了一驚：“本派武功向來流傳不廣，但這一招‘懷中抱月’，左肩低，右肩高，左手斜，右手正，顯是已得本派的心傳，她卻從何學來？”向胡斐斜睨一眼，又想：“那日我跟他動手，當然不使起手式，後來和他講論本門拳法，這一招也未提到。自不是他傳給這女子了。”心中驚疑，臉上卻不動聲色，說道：“既是如此，待小老兒搬開桌子凳子，免得礙手礙腳。”袁紫衣道：“秦老師這話差了。本門拳法‘翻手、揉腕、寸懇、抖展’八極，‘摟、打、騰、封、踢、蹬、掃、卦’八式，變化為‘閃、長、躍、躲、拗、切、閉、撥’八法，四十九路八極拳，講究的是小巧騰挪，若是嫌這桌子凳子礙事，當真與敵人性命相搏之時，難道也叫敵人先搬開桌椅嗎？”她這番話宛然是掌門人教訓本門小輩的口吻，而八極拳的諸種法訣，卻又說得一字不錯。

　　秦耐之臉上一紅，更不答話，彎腰躍進亭中，一招“推山式”，左掌推了出去。袁紫衣搖了搖頭，說道：“這招不好！”更不招架，只是向左踏了一步，秦耐之身前便是桌子擋住，這一掌推不到她身上。他變招卻也迅速，“抽步翻面錘”、“鷂子翻身”、“劈卦掌”，連使三記絕招。袁紫衣右足微提，左臂置于右臂上交叉輪打，翻成陽拳，跟著便快如電閃般以陰拳打出，正是八極拳中的第四十四式“雙打奇門”，這原是秦耐之的得意招數，可是袁紫衣這一招出得快極，秦耐之猝不及防，急忙斜身閃避，砰的一下，撞到了桌上，桌上茶碗登時打翻了三只。袁紫衣笑道：“小心！”左纏身、右纏身、左雙撞、右雙撞、一步三環、三步九轉，那八極拳的招數便如雨點般打了過去。秦耐之奮力招架，眼看她使的招數固是本門拳法，但忽快忽慢、偏左偏右，卻又與本門功夫大不相同。袁紫衣道：“你怎地只招架，不還手？你使的是八極拳，可不是挨揍拳！”秦耐之罵道：“小賤人！”一招“青龍出水”，左拳成鉤，右拳呼的一聲打了出去。袁紫衣應以一招“鎖手攢拳”，突然右肘一擺，翻手抓住了他的右腕，向他背上扭轉，左手同時上前，四指前、拇指後，已拿住了他的“肩貞穴”，順勢向前一送，將他按到了桌上，正好將他嘴巴按到了茶碗上，喝道：“吃茶！”她使這一手“分筋錯骨手”本來平平無奇，幾乎不論那一門那一派都會練到，只是出手奇速，秦耐之手腕剛一碰到她的手指，全身已被制住，不禁又驚又怒，又罵道：“小賤人！”袁紫衣雙手使個冷勁，喀喇一聲，秦耐之右肩關節立時脫臼。袁紫衣放開他手腕，坐在圓凳上微微冷笑，說道：“這掌門人之位你讓是不讓？”秦耐之只疼得滿額都是冷汗，一言不發，快步出亭。王劍英上前左手托住他右臂，右手抓住他頭頸，一推一送，將他肩頭關節還入臼窩，轉頭說道：“袁姑娘的八極拳功夫果然神妙，我領教領教你的八封掌。”說著踏步進亭。袁紫衣見他步履凝穩，心知是個勁敵。本來凡是練“游身八卦掌”之人，必定步法飄逸，行路猶如足不點地一般，但他腳步落地極重，塵土飛揚，那是“自重至輕、至輕返重”，根基堅實無比，他數十年的功力，決非自己所能望其項背。胡斐快步走到亭中，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低聲道：“此人厲害，不可輕敵。”袁紫衣眼皮低垂，細聲道：“我多次壞你大事，你不怪我嗎？”邊一句話胡斐卻答不上來，說是不怪，是她接連三次將鳳天南從自己手底下救出；說是怪她罷，瞧著她若有情、若無情的眼波，卻又怎能怪得？袁紫衣見胡斐走入亭來教自己提防，早是芳心大慰，她本心存驚疑，生怕斗不過這位八卦門的高手，這時精神一振，勇氣倍增，低聲道：“你放心！”足尖一登，躍上一張圓凳，說道：“王老師，八卦門的功夫，講究足踏八卦方位，乾、坤、巽、坎、震、兌、离、艮，咱們便在這些凳上過過招。”王劍英道：“好！”慢慢踏上圓凳，雙手互圈，一掌領前，一掌居後。胡斐又向袁紫衣瞧了一眼，退出亭子。

　　袁紫衣道：“素聞八卦門中王氏兄弟英傑齊名，待會王老師敗了之後，令弟還打不打呢？”

　　王劍英生性凝重，聽了這話卻也忍不住氣往上沖，依她說來，似乎還沒動手，自己已然敗定。他本就不善言辭，盛怒之下，更是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王劍傑怒道：“小丫頭胡說八道，你只須在我大哥手下接得一百招，咱兄弟倆從此不使八卦掌。”須知王氏兄弟望重武林，尋常武師連他們的十招八招也接不住。王劍傑一出口竟說到一百招，卻也是絲毫沒小覷了她。袁紫衣斜眼相睨，冷冷地道：“我擊敗令兄之後，算不算八卦門的掌門？你還打不打？”王劍傑道：“你先吹什麼？打得贏我哥哥再說不遲。”袁紫衣道：“我便是要問一個明白。”王劍傑尚未答話，王劍英問道：“尊師是誰？”袁紫衣道：“你問我師承干嗎？”她烏溜溜的眼珠骨碌一轉，已明其意，說道：“嗯，王老師是動了真怒，要下殺手，所以先問一問我師父。我師父名頭太響，說出來嚇壞了你。我不抬師父出來。你盡管使你八卦門的絕招。常言道不知者不罪，你便打死了我，我師父也不怪你。”這幾句話正說中了王劍英的心事，他見袁紫衣先和胡斐相斗，跟著制住秦耐之，出手著實不俗，定是大有來頭，若是下重手傷了她，她師父日後找場，多半極難應付，聽她這般說，便道：“這里各位都是見證。”呼的一掌，迎面擊出，掌力未施，身隨掌起，踏坤奔离，足下已移動了方位。別瞧他身軀肥大，八卦門輕功一使出，竟如飛燕掠波一般。袁紫衣斜掌卸力，自艮追震，手上使的固是八卦掌，腳下踏的也是八卦方位。王劍英連劈數掌，都給她一一卸開。兩人繞著圓桌，在十二只石凳上奔馳旋轉，倒似小兒捉迷藏一般，但越轉越快，衣襟生風。

　　王劍英心想：“這丫頭心思靈巧，誘得我在石凳上跟她隔桌換掌。她掌力原本不能跟我相比，但中間擋著一張圓桌，便不怕我沉猛的掌力。”又想：“這丫頭武功甚雜，居然將我門中的八卦掌使得頭頭是道，我何必用尋常掌法跟她糾纏？”猛地里一聲長嘯，腳步錯亂，手掌歪斜，竟使出了他父親威震河朔王維揚的家傳絕技“八陣八卦掌”來。

　　這一路掌法王維揚只傳兩個兒子，連外姓的弟子如商劍鳴等也均不傳，那是在八卦掌中夾了八陣圖之法：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云陣居震為云門，飛龍居坎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翼門，鳥翔居离為鳥翔門，蜿盤居艮為蜿盤門；天地風云為四正門，龍虎鳥蜿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离震兌為開門。這四正四奇，四開四闔，用到武學之上，霎時之間變化奇幻，雖是在小小一個涼亭之中，隱隱有布陣而戰之意。

　　這八陣八卦掌袁紫衣別說沒有學過，連聽也沒有聽過，只因這是王維揚的不傳之秘，以她師父武學之淵博當世無雙，卻也是有所未知。袁紫衣只接得數掌，登時眼花繚亂，暗暗叫苦。胡斐站在亭外掠陣，也知情勢不妙，只是袁紫衣大言在先，說要奪八卦門掌門，自己決不能插手相助，眼見王劍英越打越占上風，正沒做理會處，忽見袁紫衣左足一登，躍上桌面，說道：“凳子上施展不開，咱們在桌上斗斗。王老師，可不許踏碎了茶碗果碟。”

　　王劍英一言不發，跟著上了桌面，這時兩人相距近了，袁紫衣無可取巧，對方拍擊過來的掌拳，勢須硬接硬架，但腳下卻占了便宜。原來桌上放著十二只茶碗，四盤果子，全是散落亂置，這可不同梅花樁、青竹陣每一處落足點均有規律，王劍英的八陣八卦掌在平地上施展威力最強，一上梅花樁，變化既受限制，威力便已相應減弱。這時在這桌面之上，更生怕不小心踏碎了茶碗果盤，為這刁鑽的丫頭所笑，當下盡量不移腳步，一味催動掌力，自忖不憑腳步掌法之妙，單靠深厚的內功，就能將她毀在一雙肉掌之下。

　　但聽得掌風呼呼，亭畔的花朵為他掌力所激，片片落英，飛舞而下。當袁紫衣躍上桌面之時，早已計及利害，眼見對方一掌掌如疾風驟雨般擊到，她只是足不停步的前竄後躍，并不和他對掌拆解，知道只要和對方雄渾的掌力一粘住，那便脫不了身，只見王劍英右掌虛晃，左掌斜引，右掌正要劈出，她左足尖輕輕一挑，一只茶碗向他扑面飛去。王劍英吃了一驚，閃身避開，袁紫衣料到他趨避的方位，雙足連挑，七八只茶碗接二連三的飛將過去。王劍英避開了三只，終于避不開第四、五只，啪啪兩聲，打中了他肩頭。他出掌劈開第七、八只，碗中的茶水茶葉卻淋了他滿頭滿臉，跟著第九、十只茶碗又擊中胸口。王劍英、王劍傑齊聲怒吼，旁觀的汪鐵鶚、褚轟、殷仲翔等也忍不住驚呼，只見最後兩只茶碗直奔王劍英雙眼。他憤怒已極，猛力一掌擊出。袁紫衣踢茶碗擾敵，原本是等他這一掌，這良機如何肯予錯過？當下身軀一閃，已伸手抓住他的右腕，左手在他的臂彎里“曲池穴”一拿，一扭一推，喀的一響，王劍傑大叫“啊喲”聲中，王劍英臂骱已脫。這一手仍只是尋常“分筋錯骨手”，說不上什麼奇妙的家數，只是她出手如電，王劍英竟是閃避不了，致貽終身之羞。王劍傑雙手一拍，和身向袁紫衣背後扑去。胡斐推出一掌，將他震退三步，說道：“王兄且慢！說好是一個斗一個。”王劍英面色慘白，僵在桌上。袁紫衣心想：“若是輕易放了他，他兄弟回頭找場，我可斗他們不過！”竟是下手不容情，乘著他無力抗御之時，喀喇一聲，將他左臂的關節也卸脫了，一指點在他太陽穴上，喝道：“你這八卦門的掌門讓是不讓？”王劍英閉目待死，更不說話。王劍傑喝道：“快放我兄長，你要做掌門，做你的便是。”袁紫衣道：“說話可要算數？”王劍傑道：“算數，算數。”袁紫衣這才微微一笑，躍下桌子。王劍傑負起兄長，頭也不回地快步走出。

　　周鐵鷦道：“姑娘連奪兩家掌門，果然是聰明伶俐，卻不知留下什麼妙計，要施在我姓周的身上？”這話明明說她不過是使詭計取胜，說不上是真實本領。袁紫衣道：“對付你魔爪雁行門，還用得著智計？你師兄弟三個人是一齊上呢，還是周老師一個人跟我過招？”周鐵鷦淡淡一笑，說道：“袁姑娘此言，真是門縫里看人，把北京城里的武師們全都瞧得扁了。周某打從十三歲上起，從來便是單打獨斗。”袁紫衣道：“嗯，那你十三歲前，便不是英雄好漢，專愛兩個打一個。”周鐵鷦道：“嘿，我自十三歲起始學藝。”袁紫衣道：“是英雄好漢，生來便是英雄好漢，有的人武藝再高，始終不過是窩囊廢。周老師，我可不是說你。”不知怎的，她對于王劍英、王劍傑兄弟，心中還存著三分佩服，見了周鐵鷦大刺刺地自視極高的神氣，卻是說不出的討厭。

　　周鐵鷦幾時受過旁人這等羞辱？心中狂怒，嘴里卻只哼了一聲。汪鐵鶚叫了起來：“小丫頭，跟我大師哥說話，可得客氣些。”袁紫衣知他是個渾人，也不理睬，對周鐵鷦道：“拿出來，放在桌上。”周鐵鷦愕然道：“什麼？”袁紫衣道：“銅鷹鐵雁牌。”一聽到“銅鷹鐵雁牌”五字，周鐵鷦涵養功夫再高，也已不能裝作神色自若，大聲道：“啊哈！我門中的事，你倒真知道得不少。”伸手從腰帶上解下一個錦囊，放在桌上，喝道：“銅鷹鐵雁牌便在這里，你今日先取我姓周的性命，再取此牌。”袁紫衣道：“拿出來瞧瞧，誰知道是真是假。”周鐵鷦雙手微微發顫，解開錦囊，取出一塊四寸長、兩寸寬的金牌來，牌上鑲著一只探爪銅鷹，一只斜飛鐵雁，正是魔爪雁行門中世代相傳的掌門信牌，凡是本門弟子，見此牌如見掌門人。原來鷹爪雁行門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原是武林中一大門派，幾代掌門人都是武功卓絕，門規也極嚴謹。但傳到周鐵鷦、曾鐵鷗等人手里時，諸弟子為滿清權貴所用，染上了京中豪奢的習氣，武功已遠不如前人。後來直到嘉慶年間，鷹爪雁行門中出了幾個了不起的人物，該門方始中興。袁紫衣道：“看來像是真的，不過也說不定。”原來她適才和王劍英一番劇斗，雖然僥幸反敗為胜，內力卻已大耗，這時故意扯淡，一來要激怒對手，二來也是歇力養氣。周鐵鷦見多識廣，如何不知她的心意？當下更不多言，雙手一振一壓，突然躍上涼亭之頂，說道：“咱們越打越高，我便在這亭子頂上領教高招。”須知他的門派以魔爪雁行為名，自是一擅鷹爪擒拿，二擅雁行輕功。他躍上亭頂，存心故居險地，便于施展輕功，與對手作一番生死搏擊，同時令她無法取巧行詭，更有一著是要胡斐不能在危急中出手相助。在周鐵鷦心中，袁紫衣武功雖高，終不過是女流之輩，真正的勁敵卻是胡斐。他那知擒拿和輕功這兩門，也正是袁紫衣的專長絕技，他若是見過她和易吉在高桅頂上斗鞭時那一路驚世駭俗的輕功，也不會躍上這涼亭之頂了。

　　胡斐見了他這一縱一躍，雖然輕捷，卻決不能和袁紫衣的身手相比，登時便寬了心，轉過頭來，兩人相視一笑。袁紫衣故意并不炫示，老老實實的躍上亭頂，說道：“看招！”雙手十指拿成鷹爪之式，斜身扑擊。

　　拳術的爪法，大路分為龍爪、虎爪、鷹爪三種。龍爪是四指并攏，拇指伸展，腕節屈向手心；虎爪是五指各自分開，第二、第三指骨向手心彎曲；鷹爪是四指并攏，拇指張開，五指的第二、第三指骨向手心彎曲。三種爪法各有所長，以龍爪功最為深奧難練。周鐵鷦見她所使果然是本門家數，心想：“你若用古怪武功，我尚有所忌，你真的使鷹爪雁行功，那可是自尋死路了。”當下雙手也成鷹爪，反手鉤打。

　　眾人仰首而觀，只見兩人輕身縱躍，接近時擒拿拆打數招，立即退開。這一晚四場激斗，以這一場最為好看，但也以這一場最為凶險。月光之下，亭檐亭角，兩人真如一雙大鳥一般，翻飛搏擊。驀地里兩人欺近身處，喀喀數響，袁紫衣一聲呼叱，周鐵鷦長聲大叫，跌下亭來。

　　周鐵鷦如何跌下，只因兩人手腳太快，旁觀眾人之中，只有胡斐和曾鐵鷗看清楚了。周鐵鷦激斗中使出絕招“四雁南飛”，以連環腿連踢對手四腳，踢到第二腿時被袁紫衣以“分筋錯骨手”搶過去卸脫了左腿關節。他這一招雙腿此起彼落，中途無法收勢，左腿雖已受傷，右腿仍然踢出，袁紫衣對准他膝蓋踹了一腳，右腿受傷更重。旁人卻只見他摔下時肩背著地，落下後竟不再站起。這涼亭并不甚高，以周鐵鷦的輕身功夫，縱然失手，躍下後決不致便不能起身，難道竟是已受致命重傷？汪鐵鶚素來敬愛大師兄，大叫：“師哥！”奔近前去，語聲中已帶著哭音。他俯身扶起周鐵鷦，讓他站穩。但周鐵鷦兩腿脫臼，哪里還能站立？汪鐵鶚扶起他後雙手放開。周鐵鷦呻吟一聲，又要摔倒。曾鐵鷗低聲罵道：“蠢材！”搶前扶起。他武功在鷹爪雁行門中也算是頂尖兒的好手，只是不會推拿接骨之術，抱起周鐵鷦，便要奔出。

　　周鐵鷦喝道：“取了鷹雁牌。”曾鐵鷗登時省悟，搶進涼亭，伸手往圓桌上去取金牌，突然頭頂風聲颯然，掌力已然及首。曾鐵鷗右手抱著師兄，左手不及取牌，只得反掌上迎，哪知這一架卻架了個空。眼前黑影一晃，一人從涼亭頂上翻身而下，已將桌上金牌抓在手中，喝道：“打輸了想賴麼？”正是袁紫衣。曾鐵鷗又驚又怒，抱著周鐵鷦，僵在亭中，不知該當和袁紫衣拚命，還是先請人去治大師兄再說？

　　胡斐上前一步，說道：“周兄雙腿脫了臼，若不立刻推上，只怕傷了筋骨。”也不等周曾兩人答話，伸手拉住周鐵鷦的左腿，一推一送，喀的一聲，接上了臼，跟著又接上了右腿關節，再在他腰側穴道中推拿數下。周鐵鷦登時疼痛大減。胡斐向袁紫衣伸出手掌，笑道：“這銅鷹鐵雁牌也沒什麼好玩，你還了周大哥吧！”袁紫衣聽他說到“也沒什麼好玩”六字，嫣然一笑，將金牌放在他掌心。

　　胡斐雙手捧牌，恭恭敬敬的遞到周鐵鷦面前。周鐵鷦伸手抓起，說道：“兩位的好處，姓周的但教有一口氣在，終有報答之時。”說著向袁紫衣和胡斐各望一眼，扶著曾鐵鷗轉身便走。向袁紫衣所望的那一眼，目光中充滿了怨毒，瞧向胡斐的那一眼，卻顯示了感激之情。

　　袁紫衣毫沒在意，小嘴一扁，秀眉微揚，向著使雷震擋的褚轟說道：“褚大爺，你這半個掌門人，咱們還比不比划？”到了此時，褚轟再笨也該有三分自知之明，領會得憑著自己這幾手功夫，決不能是她敵手，抱拳說道：“敝派雷電門由家師執掌，區區何敢自居掌門？姑娘但肯賜教，便請駕臨塞北，家師定是歡迎得緊。”他這幾句話不亢不卑，卻把擔子都推到了師父肩上。袁紫衣“嘿嘿”一笑，左手擺了幾擺，道：“還有那一位要賜教？”殷仲翔等一齊抱拳，說道：“胡大爺，再見了。”轉身出外，各存滿腹疑團，不知這武功如此高強的少女到底是甚麼路道。胡斐親自送到大門口，回到花園來時，忽聽得半空中打了個霹靂，抬頭一看，只見烏云滿天，早將明月掩沒。袁紫衣道：“當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想不到胡大哥游俠風塵，一到京師，卻面團團做起富家翁來。”聽她一提起此事，不由得胡斐氣往上沖，說道：“袁姑娘，這宅第是那姓鳳奸人的產業，我便是在這屋中多待一刻，也是玷辱了，告辭！”回頭向程靈素道：“二妹，咱們走！”袁紫衣道：“這三更半夜，你們卻到哪里去？你不見變了天，轉眼便是一場大雨麼？”她剛說了這句話，黃豆般的雨點便已洒將下來。胡斐怒道：“便是露宿街頭，也胜于在奸賊的屋檐下躲雨。”說著頭也不回的往外便走。程靈素跟著走了出去。忽聽袁紫衣在背後恨恨的道：“鳳天南這奸人，原本是死有余辜。我恨不得親手割他幾刀！”

　　胡斐站定身子，回頭怒道：“你這時卻又來說風涼話？”袁紫衣道：“我心中對這鳳天南的怨毒，胜你百倍！”頓了一頓，咬牙切齒地道：“你只不過恨了他幾個月，我卻已恨了他一輩子！”說到最後這幾個字時，語音竟是有些哽咽。胡斐聽她說得悲切，絲毫不似作偽，不禁大奇，問道：“既是如此，我幾回要殺他，何以你又三番四次的相救？”袁紫衣道：“是三次！決不能有第四次。”胡斐道：“不錯，是三次，那又怎地？”兩人說話之際，大雨已是傾盆而下，將三人身上衣服都淋得濕了。袁紫衣道：“你難道要我在大雨中細細解釋？你便是不怕雨，你妹子嬌怯怯的身子，難道也不怕麼？”胡斐道：“好，二妹，咱們進去說話。”當下三人走到書房之中，書童點了蜡燭，送上香茗細點，退了出去。這書房陳設甚是精雅。東壁兩列書架，放滿了圖書。西邊一排長窗，茜紗窗間綠竹掩映，隱隱送來桂花香氣。南邊牆上挂著一幅董其昌的仕女圖；一幅對聯，是祝枝山的行書，寫著白樂天的兩句詩：“紅蜡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胡斐心中琢磨著袁紫衣那幾句奇怪的言語，哪里去留心什麼書畫？何況他讀書甚少，就算看了也是不懂。程靈素卻在心中默默念了兩遍，瞧了一眼桌上的紅燭，又望了一眼袁紫衣身上的紫羅衫，暗想：“對聯上這兩句話，倒似為此情此景而設。可是我混在這中間，卻又算什麼？”

　　三人默默無言，各懷心事，但聽得窗外雨點打在殘荷竹葉之上，淅瀝有聲，燭淚緩緩垂下。程靈素拿起燭台旁的小銀筷，挾下燭心，室中一片寂靜。

　　胡斐自幼飄泊江湖，如此伴著兩個紅妝嬌女，靜坐書齋，卻是生平第一次。過了良久，袁紫衣望著窗外雨點，緩緩說道：“十九年前，也是這麼一個下雨天的晚上，在廣東省佛山鎮，一個少婦抱著一個女娃娃，冒雨在路上奔跑。她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好，因為她已給人逼得走投無路。她的親人，都給人害死了，她自己又受了難當的羞辱。如果不是為了懷中這個小女兒，她早就跳在河里自盡了。

　　“這少婦姓袁，名叫銀姑。這名字很鄉下氣，因為她本來是個鄉下姑娘。她長得很美，雖然有點黑，然而眉清目秀，又俏又麗，佛山鎮上的青年子弟給她取了個外號，叫作‘黑牡丹’。她家里是打漁人家，每天清早，她便挑了魚從鄉下送到佛山的魚行里來。有一天，佛山鎮的鳳大財主鳳天南擺酒請客，銀姑挑了一擔魚送到鳳府里去。這真叫作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個鮮花一般的大姑娘偏生給鳳天南瞧見了。“姓鳳的妻妾滿堂，但心猶未足，強逼著玷污了她。銀姑心慌意亂，魚錢也沒收，便逃回了家里。誰知便是這麼一回孽緣，她就此懷了孕，她父親問明情由，趕到鳳府去理論。鳳老爺反而大發脾氣，叫人打了他一頓，說他胡言亂語，撒賴訛詐。銀姑的爹憋了一肚氣回得家來，就此一病不起，拖了幾個月，終于死了。銀姑的伯伯叔叔說她害死了親生父親，不許她戴孝，不許她向棺材磕頭，還說要將她裝在豬籠里，浸在河里淹死。“銀姑連夜逃到了佛山鎮上，挨了幾個月，生下了一個小女孩。母女倆過不了日子，只好在鎮上乞討。鎮上的人可怜她，有的就施舍些銀米周濟，背後自不免說鳳老爺的閒話，說他作孽害人。只是他勢力大，誰也不敢當著他面提起此事。“鎮上魚行中有一個伙計向來和銀姑很說得來，心中一直在偷偷的喜歡她，于是他托人去跟銀姑說要娶她為妻，還愿意認她女兒當作自己女兒。銀姑自然很高興，兩人便拜堂成親。那知有人討好鳳老爺，去稟告了他。

　　“鳳老爺大怒，說道：‘甚麼魚行的伙計那麼大膽，連我要過的女人他也敢要？’當下派了十多個徒弟到那魚行伙計家里，將正在喝喜酒的客人趕個精光，把台椅床灶搗得稀爛，還把那魚行伙計趕出佛山鎮，說從此不許他回來。”砰的一響，胡斐伸手在桌上用力一拍，只震得燭火亂晃，喝道：“這奸賊恁地作惡多端！”

　　袁紫衣一眼也沒望他，淚光瑩瑩，向著窗外，沉浸在自己所說的故事之中，輕輕歎了口氣，說道：

　　“銀姑換下了新娘衣服，抱了女兒，當即追出佛山鎮去。那晚天下大雨，把母女倆全身都打濕了。她在雨中又跌又奔的走出十來里地，忽見大路上有一個人俯伏在地。她只道是個醉漢，好心要扶他起來，那知低頭一看，這人滿臉血污，早已死了，竟便是那個跟她拜了堂的魚行伙計。原來鳳老爺命人候在鎮外，下手害死了他。

　　“銀姑傷心苦楚，真的不想再活了。她用手挖了個坑，埋了丈夫，當時便想往河里跳去，但懷中的女娃子卻一聲聲哭得可怜。帶著她一起跳吧，怎忍心害死親生女兒？撇下她吧，這樣一個嬰兒留在大雨之中，也是死路一條。她思前想後，咬了咬牙，終于抱了女兒向前走去，說什麼也得把女兒養大。”

　　程靈素聽到這里，淚水一滴滴的流了下來，聽袁紫衣住口不說了，問道：“袁姊姊，後來怎樣了？”

　　袁紫衣取手帕抹了抹眼角，微微一笑，道：“你叫我姊姊，該當把解藥給我服了吧？”程靈素蒼白的臉一紅，低聲道：“原來你早知道了。”斟過一杯清茶，隨手從指甲中彈了一些淡黃色的粉末在茶里。袁紫衣道：“妹子的心地倒好，早便在指甲中預備了解藥，想神不知鬼不覺的便給我服下。”說著端過茶來，一飲而盡。程靈素道：“你中的也不是什麼致命的毒藥，只是要大病一場，委頓幾個月，使得胡大哥去殺那鳳天南時，你不能再出手相救。”袁紫衣淡淡一笑，道：“我早知中了你的毒手，只是你如何下的毒，我始終想不起來。進這屋子之後，我可沒喝過一口茶，吃過半片點心。”

　　胡斐心頭暗驚：“原來袁姑娘雖然極意提防，終究還是著了二妹的道兒。”程靈素道：“你和胡大哥在牆外相斗，我擲刀給大哥。那口刀的刀刃上有一層薄薄毒粉，你的軟鞭上便沾著了，你手上也沾著了。待會得把單刀軟鞭都在清水中沖洗干淨。”袁紫衣和胡斐對望一眼，均想：“如此下毒，真是教人防不胜防。”程靈素站起身來，斂衽行禮，說道：“袁姊姊，妹子跟你賠不是啦。我實不知中間有這許多原委曲折。”袁紫衣起身還禮，道：“不用客氣，多蒙你手下留情，下的不是致命毒藥。”兩人相對一笑，各自就坐。

　　胡斐道：“如此說來，那鳳天南便是你……你的……”

　　袁紫衣道：“不錯，那銀姑是我媽媽，鳳天南便是我的親生之父。他雖害得我娘兒倆如此慘法，但我師父言道：‘人無父母，何有此身？’我拜別師父、東來中原之時，師父吩咐我說：‘你父親作惡多端，此生必遭橫禍。你可救他三次性命，以了父女之情。自此你是你，他是他，不再相干。’胡大哥，在佛山鎮北帝廟中我救了他一次，那晚湘妃廟中救了他一次，今晚又救了他一次。下回若再撞在我手里，我先要殺了他，給我死了的苦命媽媽報仇雪恨。”說著神色凜然，眼光中滿是恨意。程靈素道：“令堂過世了麼？”袁紫衣道：“我媽媽逃出佛山鎮後，一路乞食向北。她只想离開佛山越遠越好，永不要再見鳳老爺的面，永不再聽到他的名字。在道上流落了幾個月，後來到了江西省南昌府，投入了一家姓湯的府中去做女佣……”胡斐“哦”了一聲，道：“江西南昌府湯家，不知和那甘霖惠七省湯大俠有干系沒有？”

　　袁紫衣聽到“甘霖惠七省湯大俠”八字，嘴邊肌肉微微一動，道：“我媽便是死在湯……湯大俠府上的。我媽死後第三天，我師父便接了我去，帶我到回疆，隔了一十八年，這才回來中原。”胡斐道：“不知尊師的上下怎生稱呼？袁姑娘各家各派的武功無所不會，無所不精，尊師必是一位曠世難逢的奇人。那苗大俠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也不見得有這等本事！”袁紫衣道：“家師的名諱因未得她老人家允可，暫且不能告知，還請原諒。再說，我自己的名字也不是真的，不久胡大哥和程家妹子自會知道。至于那位苗大俠，我們在回疆也曾聽到過他的名頭。當時紅花會的無塵道長很不服氣，定要到中原來跟他較量較量，但趙半山趙三叔……”她說到“趙三叔”三字時，向胡斐抿嘴一笑，意思說：“又給你討了便宜去啦！”續道：“趙半山知道其中原委，說苗大俠所以用這外號，并非狂妄自大，卻是另有苦衷，聽說他是為報父仇，故意激使遼東的一位高手前來找他。後來江湖上紛紛傳言，他父仇已報，曾數次當眾宣稱，決不敢用這個名號，說道：‘什麼打遍天下無敵手，這外號兒狗屁不通。大俠胡一刀的武功，就比我高強得多了！’”胡斐心頭一凜，問道：“苗人鳳當真說過這句話？”袁紫衣道：“我自然沒親耳聽到，那是趙……趙半山說的。無塵道長聽了這話，雄心大起，卻又要來跟那位胡一刀比划比划。後來打聽不到這位胡大俠身在何方，也只得罷了。那一年趙半山來到中原，遇見了你，回去回疆後，好生稱贊你英雄了得。只是那時我年紀還小，他們說什麼我也不懂。這次小妹東來，文四嬸便要我騎了她的白馬來，她說倘若遇到‘那位姓胡的少年豪傑，便把我這匹坐騎贈了與他。’”胡斐奇道：“這位文四嬸是誰？她跟我素不相識，何以贈我這等重禮？”袁紫衣道：“說起文四嬸來，當年江湖上大大有名。她便是奔雷手文泰來文四叔的娘子，姓駱名冰，人稱‘鴛鴦刀’的便是。她聽趙半山說及你在商家堡大破鐵廳之事，又聽說你很喜歡這匹白馬，當時便埋怨他道：‘三哥，既有這等人物，你何不便將這匹馬贈了與他？難道你趙三爺結交得少年英雄，我文四娘子結交不得？’”

　　胡斐聽了，這才明白袁紫衣那日在客店中留下柬帖，說什麼“馬歸原主”，原來乃是為此，心中對駱冰好生感激，暗想：“如此寶馬，萬金難求。這位文四娘子和我相隔萬里，只憑他人片言稱許，便即割愛相贈，這番隆情高義，我胡斐當真是難以為報了。”又問：“趙三哥想必安好。此間事了之後，我便想赴回疆一行，一來探訪趙三哥，二來前去拜見眾位前輩英雄。”袁紫衣道：“那倒不用。他們都要來啦。”胡斐一聽大喜，伸手在桌上一拍，站起身來，說不出的心痒難搔。程靈素知他心意，道：“我給你取酒去。”出房吩咐書童，送了七八瓶酒來。胡斐連盡兩瓶，想到不久便可和眾位英雄相見，豪氣橫生，連問：“趙三哥他們何時到來？”袁紫衣臉色鄭重，說道：“再隔四天，便是中秋，那是天下掌門人大會的正日。這個大會是福康安召集的。他官居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執掌天下兵馬大權，皇親國戚個個該屬他管，卻何以要來和江湖上的豪客打交道？”胡斐道：“我也一直在琢磨此事，想來他是要网羅普天下英雄好漢，供朝廷驅使，便像是皇帝用考狀元、考進士的法子來籠絡讀書人一般。”袁紫衣道：“不錯，當年唐太宗見應試舉子從考場中魚貫而出，喜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福康安開這個大會，自也想以功名利祿來引誘天下英雄。可是他另有一件切膚之痛，卻是外人所不知的。福康安曾經給趙半山、文四叔、無塵道長他們逮去過，這件事你可知道麼？”胡斐又驚又喜，仰脖子喝了一大碗酒，說道：“痛快，痛快！我卻沒聽說過，無塵道長、文四爺他們如此英雄了得，當真令人傾倒。”袁紫衣抿嘴笑道：“古人以漢書下酒，你卻以英雄豪傑大快人心之事下酒。若是說起文四叔他們的作為，你便是千杯不醉，也要叫你醉臥三日。”胡斐倒了一碗酒，說道：“那便請說。”袁紫衣道：“這些事兒說來話長，一時之間也說不了。大略而言，文四叔他們知道福康安很得當今皇帝乾隆的寵愛，因此上將他捉了去，脅迫皇帝重建福建少林寺，又答應不害紅花會散在各省的好漢朋友，這才放了他出來。”胡斐一拍大腿，說道：“福康安自然以為是奇恥大辱。他招集天下武林各家各派的掌門人，想是要和文四爺他們再決雌雄了？”袁紫衣道：“對了！此事你猜中了一大半。今年秋冬之交，福康安料得文四叔他們要上北京來，是以先行招集各省武林好手。他自在十年前吃了那個大苦頭之後，才知他手下兵馬雖多，卻不足以與武林豪傑為敵。”胡斐鼓掌笑道：“你奪了這九家半掌門，原來是要先殺他一個下馬威。”袁紫衣道：“我師父和文四叔他們交情很深。但小妹這次回到中原，卻是為了自己的私事。我先到廣東佛山，要瞧瞧鳳老爺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也是機緣巧合，不但救了他的性命，還探聽到了天下掌門人大會的訊息。我有事未了，不能趕去回疆報訊，于是也不怕胡大哥見笑，一路從南到北，胡鬧到了北京，也好讓福康安知曉，他的什麼勞什子掌門人大會，未必能管什麼事。”胡斐心念一動：“想是趙三哥在人前把我夸得太過了，這位姑娘不服氣，以致一路上盡是跟我較量。”向袁紫衣瞪了一眼，說道：“還有，也好讓趙半山他們知道，那個姓胡的少年，未必真有什麼本事。”袁紫衣格格而笑，說道：“咱們從廣東較量到北京，我也沒能占了你的上風。胡大哥，日後我見到趙半山時，你猜我要跟他說什麼話？”胡斐搖頭：“我不知道。”袁紫衣正色道：“我說：‘趙三叔，你的小義弟名不虛傳，果然是一位英雄好漢！’”胡斐萬萬料想不到，這個一直跟自己作對為難的姑娘，竟會當面稱贊起自己來，不由得滿臉通紅，大是發窘，心中卻甚感甜美舒暢。從廣東直到北京，風塵行旅，間關千里，他腦海之中無日不有袁紫衣的影子在，只是每想到這位又美麗動人又刁鑽古怪的姑娘，七分歡喜之中，不免帶著兩分困惑，一分著惱。今夜一夕長談，嫌隙盡去，原來中間竟有這許多原委，怎不令他在三分酒醉之中，再加上了三分心醉？這時窗外雨聲已細，一枝蜡燭也漸漸點到了盡頭。胡斐又喝了一大碗酒，說道：“袁姑娘，你說有事未了，不知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嗎？”袁紫衣搖頭道：“多謝了，我想不用請你幫忙。”她見胡斐臉上微有失望之色，又道：“若是我料理不了，自當再向你和程家妹子求救。胡大哥，再過四天，便是掌門人大會之期，咱三個到會中去擾他一個落花流水，演一出‘三英大鬧北京城’，你說好是不好？”

　　胡斐豪氣勃發，叫道：“妙極，妙極！若不挑了這掌門人大會，趙三哥、文四爺、文四奶奶他們結交我這小子又有什麼用？”程靈素一直在旁聽著，默不作聲，這時終于插口道：“‘雙英鬧北京’，也已夠了，怎地拉扯上我這個不中用的家伙？”袁紫衣摟著她嬌怯怯的肩頭，說道：“程家妹子，快別這麼說。你的本事胜我十倍。我只敢討好你，不敢得罪你。”程靈素從懷中取出那只玉鳳，說道：“袁姊姊，你和我大哥之間的誤會也說明白啦，這只玉鳳還是你拿著。要不然，兩只鳳凰都給了我大哥。”袁紫衣一怔，低聲道：“要不然，兩只鳳凰都給了我大哥！”程靈素說這兩句話時原無別意，但覺袁紫衣品貌武功，都是頭挑人才，一路上聽胡斐言下之意，早已情不自禁地對她十分傾心，只是為了她數度相救鳳天南，這才心存芥蒂，今日不但前嫌盡釋，而且雙方說來更是大有淵源，那還有什麼阻礙？但聽袁紫衣將自己這句話重說了一遍，倒似是自己語帶雙關，有“二女共事一夫”之意，不由得紅暈雙頰，忙道：“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袁紫衣道：“不是什麼意思？”程靈素如何能夠解釋，窘得幾乎要掉下淚來。

　　袁紫衣道：“程家妹子，你在那單刀之上，為何不下致命的毒藥？”程靈素目中含淚，憤然道：“我雖是毒手藥王的弟子，但生平從未殺過一個人。難道我就能隨隨便便的害你麼？何況……何況你是他的心上人，他整天除了吃飯睡覺，念念不忘，便是在想著你。我怎會當真害你？”說到這里，淚珠兒終于奪眶而出。袁紫衣一愕，站起身來，飛快的向胡斐掠了一眼，只見他臉上顯得甚是忸怩尷尬。程靈素這一番話，突然吐露了他的心事，實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不免甚是狼狽，但目光之中，卻是滿含款款柔情。袁紫衣上排牙齒一咬下唇，向程靈素柔聲道：“你放心！終不能兩只鳳凰都給了他！”驀地里纖手一揚，噗的一聲，扇滅了燭火，穿窗而出，登高越房而去。

　　胡斐和程靈素都是一驚，奔到窗邊去看時，但見宿雨初晴，銀光瀉地，早已不見袁紫衣的人影。

　　兩人心頭，都在咀嚼她臨去時那一句話：“你放心，終不能兩只鳳凰都給了他！”

## 第十五章　華拳四十八

　　兩人并肩站在黑暗之中，默然良久，忽聽得屋瓦上喀的一聲響。胡斐大喜，只道袁紫衣去而復回，情不自禁的叫道：“你……你回來了！”忽聽得屋上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胡大爺，請你借一步說話。”聽聲音卻是那個愛劍如命的聶姓武官。胡斐道：“此間除我義妹外并無旁人，聶兄請進來喝一杯酒。”這姓聶的武官單名一個鉞字，那日胡斐不毀他的寶劍，一直心中好生感激，當袁紫衣和秦耐之、王劍英、周鐵鷦三人相斗之時，他見胡斐暗中頗有偏袒袁紫衣之意，是以始終默不作聲，這時聽胡斐這般說，便從屋頂躍下，說道：“胡大哥，你的一位舊友命小弟前來，請胡大哥大駕過去一談。”胡斐奇道：“我的舊友？那是誰啊？”聶鉞道：“小弟奉命不得泄露，還請原諒。胡大哥見面自知。”胡斐向程靈素望了一眼，道：“二妹，你在此稍待，我天明之前必回。”程靈素轉身取過他的單刀，道：“帶兵刃麼？”胡斐見聶鉞腰間未系寶劍，道：“既是舊友見招，不用帶了。”

　　當下兩人從大門出去，門外停著一輛兩匹馬拉的馬車，車身金漆紗圍，甚是華貴。胡斐尋思：“難道又是鳳天南這廝施什麼鬼計？這次再教我撞上，縱是空手，也一掌將他斃了。”兩人進車坐好，車夫鞭子一揚，兩匹駿馬發足便行。馬蹄擊在北京城大街的青石板上，響聲得得，靜夜聽來，分外清晰。京城之中，宵間本來不許行車馳馬，但巡夜兵丁見到馬車前的紅色無字燈籠，側身讓在街邊，便讓車子過去了。約莫行了半個時辰，馬車在一堵大白粉牆前停住。聶鉞先跳下車，引著胡斐走進一道小門，沿著一排鵝卵石舖的花徑，走進一座花園。這園子規模好大，花木繁茂，亭閣、回廊、假山、池沼，一處處觀之不盡，亭閣之間往往點著紗燈。胡斐暗暗稱奇：“鳳天南這廝也真神通廣大，這園子不是一二百萬兩銀子，休想買得到手。他在佛山積聚的造孽錢，當真不少。”但轉念又想：“只怕未必便是姓鳳的奸賊。他再強也不過是廣東一個土豪惡霸，怎能差遣得動聶鉞這般有功名的武官？”尋思之際，聶鉞引著他轉過一座假山堆成的石障，過了一道木橋，走進一座水閣，閣中點著兩枝紅燭，桌上擺列著茶碗細點。聶鉞道：“貴友這便就來，小弟在門外相候。”說時轉身出門。胡斐看這閣中陳設時，但見精致雅洁，滿眼富貴之氣，宣武門外的那所宅第本也算得上華麗，但積這小閣相比，卻又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西首牆上懸了一個條幅，正楷書著一篇莊子的《說劍》，下面署名的竟是當今乾隆皇帝之子成親王。這篇文字是後人偽作，并非莊子所撰，胡斐自也不知，坐了一會覺得無聊，便從頭默默誦讀，好在文句淺顯，倒能明白：“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余人，好之不厭……”心想：“福大帥召集天下掌門人大會，不知是否在學這趙文王的榜樣？”待讀到：“……臣之劍，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他心道：“莊子自稱能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那自是天下無敵了，看來這莊子是在吹牛。至于‘示虛開利，後發先至’那幾句話，确是武學中的精義，不但劍術是這樣，刀法拳法又何嘗不是？”忽聽得背後腳步之聲細碎，隱隱香風扑鼻，他回過身來，見是一個美貌少婦，身穿淡綠紗衫，含笑而立，正是馬春花。胡斐恍然大悟：“原來這里是福康安的府第，我怎會想不到？”只見馬春花上前道個萬福，笑道：“胡兄弟，想不到咱們又在京中相見，請坐請坐。”說著親手捧茶，從果盒中拿了幾件細點，放在他的身前，又道：“我聽說胡兄弟到了北京，好生想念，急著要見見你，要多謝你那一番相護的恩德。”胡斐見她發邊插著一朵小小白絨花，算是給徐錚戴孝，但衣飾華貴，神色間喜溢眉梢，哪里是新喪丈夫的寡婦模樣？于是淡淡地道：“其實都是小弟多事，早知是福大帥派人來相迎徐大嫂，也用不著在石屋中這麼一番擔驚了。”馬春花聽他口稱“徐大嫂”，臉上微微一紅，道：“不管怎麼，胡兄弟義氣深重，我總是十分感激的。奶媽，奶媽，帶公子爺出來。”東首門中應聲進來兩個仆婦，攜著兩個孩兒。兩孩向馬春花叫了聲“媽！”靠在她的身旁。兩個孩兒面貌一模一樣，本就玉雪可愛，這一衣錦著緞，挂珠戴玉，更加顯得嬌貴了。馬春花笑道：“你們還認得胡叔叔麼？胡叔叔在道上一直幫著咱們，快向胡叔叔磕頭啊。”二孩上前拜倒，叫了聲：“胡叔叔！”胡斐伸手扶起，心想：“今日你們還叫我一聲叔叔，過不多時，你們便是威風赫赫的皇親國戚，那里還認得我這草莽之士？”馬春花道：“胡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能答允麼？”胡斐道：“大嫂，當日在商家堡中，小弟被商寶震吊打，蒙你出力相救，此恩小弟深記心中，終不敢忘。日前在石屋中小弟替你抗拒群盜，雖則是多管閒事，瞎起忙頭，不免教人好笑，但在小弟心中，總算是報答了你昔日的一番恩德。今日若知是你見招，小弟原也不會到來。從今而後，咱們貴賤有別，再也沒什麼相干了。”這一番話侃侃而言，顯是對她頗為不滿。馬春花歎道：“胡兄弟，我雖然不好，卻也不是趨炎附勢之人。所謂‘一見鍾情’，總是前生的孽緣……”她越說聲音越低，慢慢低下了頭去。胡斐聽她說到“一見鍾情”四字，触動了自己的心事，登時對她不滿之情大減，說道：“你要我做什麼事？其實，福大帥還有什麼事不能辦到，你卻來求我？”馬春花道：“我是為這兩個孩兒求你，請你收了他們為徒，傳他們一點武藝。”胡斐哈哈一笑，道：“兩位公子爺尊榮富貴，又何必學什麼武藝？”馬春花道：“強身健體，那也是好的。”

　　正說到此處，忽聽得閣外一個男人聲音說道：“春妹，這當兒還沒睡麼？”馬春花臉色微變，向門邊的一座屏風指了指，胡斐當即隱身在屏風之後。只聽得靴聲橐橐，一人走了進來。馬春花道：“怎麼你自己還不睡？不去陪伴夫人，卻到這里作什麼？”那人伸手握住了她手，笑道：“皇上召見商議軍務，到這時方退。你怪我今晚來得太遲了麼？”胡斐一聽，便知這是福康安了，心想自己躲在這里，好不尷尬，他二人的情話勢必傳進耳中，欲不聽而不可得，何況眼前情勢似是來和馬春花私相幽會，若是給他發覺，于馬春花和自己都大大不妥，察看周圍情勢，欲謀脫身之計。忽聽得馬春花道：“康哥，我給你引見一個人。這人你也曾見過，只是想必早已忘了。”跟著提高聲音叫道：“胡兄弟，你來見過福大帥。”胡斐只得轉了出來，向福康安一揖。福康安萬料不到屏風之後竟藏得有個男人，大吃一驚，道：“這……這……”馬春花笑道：“這位兄弟姓胡，單名一個斐字，他年紀雖輕，卻是武功卓絕，你手下那些武士，沒一個及得上他。這次你派人接我來京時，這位胡兄弟幫了我不少忙，因此我請了他來。你怎生重重酬謝他啊？”

　　福康安臉上變色，聽她說完，這才宁定，道：“嗯，那是該謝的，那是該謝的。”左手向胡斐一揮道：“你先出去吧，過幾日我自會傳見。”語氣之間，微現不悅，若不是礙著馬春花的面子，早已直斥他擅闖府第、見面不跪的無禮了。馬春花道：“胡兄弟……”

　　胡斐憋了一肚子氣，轉身便出，心想：“好沒來由，半夜三更的來受這番羞辱。”聶鉞在閣門外相候，伸了伸舌頭，低聲道：“福大帥剛才進去，見著了麼？”胡斐道：“馬姑娘給我引見了，說要福大帥酬謝我什麼。”聶鉞喜道：“只須得馬姑娘一言，福大帥豈有不另眼相看的？日後小弟追隨胡大哥之後，那真是再好不過。”他佩服胡斐武功和為人，這幾句話倒是衷心之言。當下兩人從原路出去，來到一座荷花池之旁，离大門已近，忽聽得腳步聲響，有幾人快步追了上來，叫道：“胡大爺請留步。”胡斐愕然停步，見是四名武官，當先一人手中捧著一只錦盒。那人道：“馬姑娘有幾件禮物贈給胡大爺，請你賜收。”胡斐正沒好氣，說道：“小人無功不受祿，不敢拜領。”那人道：“馬姑娘一番盛意，胡大爺不必客氣。”胡斐道：“請你轉告馬姑娘，便說她的隆情厚意，姓胡的心領了。”說著轉身便走。那武官趕上前來，神色甚是焦急，道：“胡大爺，你若必不肯受，馬姑娘定要怪罪小人。聶大哥，你……你便勸勸胡大爺。我實在是奉命差遣……”胡斐心道：“瞧你步履矯捷，身法穩凝，也是一把好手，何苦為了功名利祿，卻去做人家低三下四的奴才。”聶鉞接過錦盒，只覺盒子甚是沉重，想來所盛禮品必是貴重之物。那武官陪笑道：“請胡大爺打開瞧瞧，就是只收一件，小人也感恩不淺。”聶鉞道：“胡大哥，這位兄弟所言也是實情，倘若馬姑娘因此怪責，這位兄弟的前程就此毀了。你就胡亂收受一件，也好讓他有個交代。”

　　胡斐心道：“沖著你的面子，我便收一件拿去周濟窮人也是好的。”于是伸手揭開錦盒之蓋，只見盒里一張紅緞包著四四方方的一塊東西，緞子的四角折攏來打了兩個結。胡斐皺著眉頭，道：“那是什麼？”那武官道：“小人不知。”胡斐心想：“這禮物不知是否整塊的？”伸手便去解那緞子的結。剛解開了一個結，突然間盒蓋一彈，拍的一響，盒蓋猛地合攏，將他雙手牢牢挾住，霎時間但覺劇痛徹骨，腕骨幾乎折斷，原來這盒子竟是精鋼所鑄，中間藏著極精巧極強力的機括，盒外包以錦緞，是以瞧不出來。

　　盒蓋一合上，登時越收越緊，胡斐急忙氣運雙腕與抗，若是他內力稍差，只怕雙腕已斷，饒是如此，一口氣也是絲毫松懈不得。四個武官見他中計，立時拔出匕首，二前二後，抵在他的前胸後背。

　　聶鉞驚得呆了，忙道：“干……干什麼？”那領頭的武官道：“福大帥有令，捕拿刁徒胡斐。”聶鉞道：“胡大爺是馬姑娘請來的客人，怎能如此相待？”那武官冷笑道：“聶大哥，你便問福大帥去。咱們當差的怎知道這許多？”

　　聶鉞一怔，道：“胡大哥你放心，其中必有誤會。我便去報知馬姑娘，她定能設法救你。”那武官喝道：“站住！福大帥密令，決不能泄漏風聲，讓馬姑娘知道。你有幾顆腦袋？”聶鉞滿頭都是黃豆大的汗珠，心想：“這盒子是我親手遞給胡大哥的，我豈不是成了奸詐小人？但福大帥既有密令，又怎能抗命？”那武官將匕首輕輕往前一送，刀尖割破胡斐衣服，刺到肌膚，喝道：“快走吧！”那鋼盒是西洋巧手匠人所制，彈簧機括極是霸道，上下盒邊的錦緞一破，便露出鋒利的刃口，原來盒蓋的兩邊，竟是兩把利刃。聶鉞見胡斐手腕上鮮血迸流，即將傷到筋骨，心想：“胡大哥便是犯了彌天大罪，也不能以此卑鄙手段對付。”他對胡斐一直敬仰，這時見此慘狀，又自愧禍出于己，突然伸手抓住鋼盒，手指插入盒縫，用力一扳，盒蓋張開，胡斐雙手登得自由。便在此時，那為首武官一匕首刺了過去。聶鉞的武功本在此人之上，只是雙手尚在鋼盒之中，竟然無法閃避，“啊”的一聲慘呼，匕首入胸，立時斃命。

　　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胡斐吐一口氣，胸背間登時縮入數寸，立即縱身而起，三柄匕首直划下來，兩柄落空，另一柄卻在他右腿上划了一道血痕。胡斐雙足齊飛，此時性命在呼吸之間，哪里還能容情？右足足尖前踢，左足足跟後撞，人在半空之中，已將兩名武官踢斃。

　　刺死聶鉞的那武官不等胡斐落地，一招“荊軻獻圖”，徑向胡斐小腹上刺來，這一下勢挾勁風，甚是凌厲。胡斐左足自後翻上，騰的一下，踹在他的胸口。那武官扑通一聲，跌入了荷池，十余根肋骨齊斷，眼見是不活的了。另一名武官見勢頭不好，“啊喲”一聲，轉頭便走。胡斐縱身過去，夾頸提將起來，一掌便要往他天靈蓋擊落，月光下只見他眼中滿是哀求之色，心腸一軟：“他和我無冤無仇，不過是受福康安的差遣，何必傷他性命。”

　　當下提著他走到假山之後，低聲喝問：“福康安何以要拿我？”那武官道：“實……實在不知道。”胡斐道：“這時他在哪里？”那武官道：“福大帥……福大帥從馬姑娘的閣子中出來，囑咐了我們，又……又回進去了。”胡斐伸手點了他的啞穴，說道：“命便饒你，明日有人問起，你便說這姓聶的也是我殺的。倘若你走漏消息，他家小有甚風吹草動，我將你全家殺得干干淨淨。”那武官說不出話，只是點頭。胡斐抱過聶鉞的尸身，藏在假山窟里，跪下拜了四拜，再將其餘兩具尸身踢在草叢之中，然後撕下衣襟，裹了兩腕的傷口，腿上的刀傷雖不厲害，口子卻長，這時忍不住怒火填膺，拾起一把匕首，便往水閣而來。

　　胡斐知道福康安府中衛士必眾，不敢稍有輕忽，在大樹、假山、花叢之後瞧清楚前面無人，這才閃身而前。將近水閣的橋邊，只見兩壟燈籠前導，八名衛士引著福康安過來。幸好花園中極富丘壑之胜，到處都可藏身，胡斐身子一縮，隱在一株石筍之後，只聽福康安道：“你去審問那姓胡的刁徒，細細問他跟馬姑娘怎生相識，是什麼交情，半夜里到我府中，是為了甚麼。這件事不許泄漏半點風聲。審問明白之後，速來回報。至于那刁徒呢，嗯，乘著今晚便斃了他，此事以後不可再提。”他身後一人連聲答應，道：“小人理會得。”福康安又道：“若是馬姑娘問起，便說我送了他三千兩銀子，遣他回家里去了。”那人又道：“是，是！”胡斐越聽越怒，心想原來福康安只不過疑心我和馬姑娘有甚私情，竟然便下毒手，終于害了聶鉞的性命。這時候胡斐若是縱將出去，立時便可將福康安斃于匕首之下，但他心中雖怒，行事卻不莽撞，自忖初到京師，諸事未明，而福康安手掌天下兵馬大權，聲威赫赫，究是不敢貿然便出手行刺，于是伏在石筍之後，待福康安一行去遠。那受命去拷問胡斐之人口中輕輕哼著小曲，施施然的過來。胡斐探身長臂，陡地在他脅下一點。那人也沒瞧清敵人是誰，身子一軟，扑地倒了。胡斐再在他兩處膝彎里點了穴道，然後快步向福康安跟去，遠遠聽得他說道：“這深更半夜的，老太太叫我有什麼事？是誰跟她老人家在一起？”一名侍從道：“公主今日進宮，回府後一直和老太太在一起。”福康安“嗯”了一聲，不再言語。

　　胡斐跟著他穿庭繞廊，見他進了一間青松環繞的屋子。眾侍從遠遠的守在屋外。胡斐繞到屋後，鑽過樹叢，只見北邊窗中透出燈光。他悄悄走到窗下，見窗子是綠色細紗所糊，心念一動，悄沒聲的折了一條松枝，擋在面前，然後隔著松針從窗紗中向屋內望去。只見屋內居中坐著兩個三十來歲的貴婦，下首坐著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婦，那老婦的左側，又坐著兩個婦人。五個女子都是滿身紗羅綢緞，珠光寶氣。福康安先屈膝向中間兩個貴婦請安，再向老婦請安，叫了聲：“娘！”另外兩個婦人見他進來，早便站起。原來福康安的父親傅恒，是當今乾隆之後孝賢皇後的親弟。傅恒的妻子是滿洲出名的美人，入宮朝見之時給乾隆看中了，兩人有了私情，生下的孩子便是福康安。傅恒由于姊姊、妻子、兒子三重關系，深得乾隆的寵幸，出將入相，一共做了二十三年的太平宰相，此時已經逝世。傅恒共有四子。長子福靈安，封多羅額駙，曾隨兆惠出征回疆有功，升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已死。次子福隆安，封和碩額駙，做過兵部尚書和工部尚書，封公爵。第三子便是福康安。他兩個哥哥都做駙馬，他最得乾隆恩遇，反而不尚公主，不知內情的人便引以為奇，其實他是乾隆的親生骨肉，怎能再做皇帝的女婿？這時他身任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加太子太保銜。傅恒第四子福長安任戶部尚書，後來封到侯爵。當時滿門富貴極品，舉朝莫及。

　　屋內居中而坐的貴婦便是福康安的兩個公主嫂嫂。二嫂和嘉公主能說會道，善伺人意，是乾隆的第四女，自幼便極得乾隆的寵愛，沒隔數日，乾隆便要招她進宮，說話解悶。她和福康安實雖兄妹，名屬君臣，因此福康安見了她也須請安行禮。其餘兩個婦人一個是福康安的妻子海蘭氏，一個是福長安的妻子。福康安在西首的椅上坐下，說道：“兩位公主和娘這麼夜深了，怎地還不安息？”老夫人道：“兩位公主聽說你有了孩兒，喜歡得了不得，急著要見見。”福康安向海蘭氏望了一眼，微微一笑，說道：“那女子是漢人，還沒學會禮儀，因此沒敢讓她來叩見公主和娘。”和嘉公主笑道：“康老三看中的，那還差得了麼？我們也不要見那女子，你快叫人領那兩個孩兒來瞧瞧。父皇說，過幾日叫嫂子帶了進宮朝見呢。”

　　福康安暗自得意，心想這兩個粉妝玉琢的孩兒，皇上見了定然喜愛，于是命丫鬟出去吩咐侍從，立即抱兩位小公子來見。和嘉公主又道：“今兒我進宮去，母後說康老三做事鬼鬼祟祟，在外邊生下了孩兒，幾年也不去找回來，把大家瞞得好緊，小心父皇剝你的皮。”福康安笑道：“這兩個孩兒的事，也是直到上個月才知道的。”

　　說了一會子話，兩名奶媽抱了那對雙生孩兒進來。福康安命兄弟倆向公主、老太太、太太、嬸嬸磕頭。兩個孩兒很是聽話，雖然睡眼惺忪，還是依言行禮。

　　眾人見這對孩子的模樣兒長得竟無半點分別，一般的圓圓臉蛋，眉目清秀，和嘉公主拍手笑道：“康老三，這對孩兒跟你是一個印模子里出來的。你便是想賴了不認帳，可也賴不掉。”海蘭氏對這件事本來心中不悅，但見這對雙生孩兒實在可愛，忍不住摟在懷里，著實親熱。老夫人和公主們各有見面禮品。兩個奶媽扶著孩兒，不住的磕頭謝賞。兩位公主和海蘭氏等說了一會子話，一齊退出。老夫人和福康安帶領雙生孩兒送公主出門，回來又自坐下。老夫人叫過身後的丫鬟，說道：“你去跟那馬姑娘說，老太太很喜歡這對孩兒，今晚便留他們伴老太太睡，叫馬姑娘不用等他兩兄弟啦。”那丫鬟答應了。老夫人拉開桌邊的抽屜，取出一把鑲滿了寶石的金壺，放在桌上，說道：“拿這壺參湯去賞給馬姑娘，說老太太一定好好照看她的孩子，叫她放心！”福康安手中正捧了一碗茶，一聽此言，臉色大變，雙手一顫，一大片茶水潑了出來，濺在袍上，怔怔的拿著茶碗良久不語。只見那丫鬟捧了金壺，放在一只金漆提盒之中，提著去了。這時兩個孩兒倦得要睡，不住口的叫：“媽媽，媽媽，要媽媽。”老夫人道：“好孩子別吵，乖乖的跟著奶奶。奶奶給糖糖糕糕吃。”兩個孩兒哭叫：“不要糖糖糕糕！不要奶奶！要媽媽！”老夫人臉一沉，揮手命奶媽將孩子帶了下去，又使個眼色，眾丫鬟也都退出，屋內只剩下福康安母子二人。隔了好一會，母子倆始終沒交談半句，老夫人凝望兒子。福康安卻望著別處，不敢和母親的目光相接。過了良久，福康安歎了口長氣，說道：“娘，你為什麼容不得她？”老夫人道：“那還用問麼，這女子是漢人，居心便就叵測。何況又是鏢局子出身，使刀掄槍，一身的武功。咱們府中有兩位公主，怎能和這樣的人共居？十年前皇上身歷大險，也便是為了一個异族的美女，難道你便忘了？讓這種毒蛇一般的女子處在肘腋之間，咱們都要寢食不安。”福康安道：“娘的話自然不錯，孩兒初時也沒想要接她進府，只是派人去瞧瞧，送她些銀兩。那知她竟生下了兩個兒子，這是孩兒的親骨血，那便又不同了。”

　　老夫人點頭道：“你年近四旬，尚無所出，有這兩個孩子自然很好。咱們好好撫養兩個孩兒長大，日後他們封侯襲爵，一生榮華富貴，他們的母親也可安心了。”

　　福康安沉吟半晌，低聲道：“孩兒之意，將那女子送往邊郡遠地，從此不再見面，那也是了，想不到母親……”老夫人臉色一沉，說道：“枉為你身居高官，連這中間的利害也沒想到？她的親生孩兒在咱們府中，她豈有不生事端的？這種江湖女子把心一橫，什麼事也做得出來。”福康安點了點頭。老夫人道：“你命人將她厚于葬殮，也算是盡了一番心意……”福康安又點了點頭，應道：“是！”

　　胡斐在窗外越聽越是心驚，初時尚不明他母子二人話中之意，待聽到“厚于葬殮”四字，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心道：“原來他二人恁地歹毒，定下陰謀毒計，奪了孩子，竟然還要謀死馬姑娘。此事十分緊急，片刻延挨不得，乘著他二人毒計尚未發動，須得立即去告知馬姑娘，連夜救她出府。”當下悄悄走出，循原路回向水閣，幸喜夜靜人定，園中無人行走，殺死點倒的衛士也尚未給人發覺。胡斐心中焦急，走得極快，心中卻自躊躇：“馬姑娘對這福康安一見鍾情，他二人久別重逢，正自情熱，怎肯聽了我這一番話，便此逃出府去？要怎生說得她相信才好？”

　　心中計較未定，已到水閣之前，但見門外已多了四名衛士，心想：“哼，他們已先伏下了人，怕她逃走！”當下不敢驚動，繞到閣後，輕身一縱，躍過水閣外的一片池水，只見閣中燈火兀自未熄，湊眼過去往縫中一望，不由得呆了。只見馬春花倒在地下，抱著肚子不住呻吟，頭發散亂，臉上已全無血色，服侍她的丫鬟仆婦卻一個也不在身邊。胡斐見了這情景，登時醒悟：“啊喲，不好！終究還是來遲了一步。”急忙推窗而入，俯身看時，只見她氣喘甚急，臉色鐵青，眼睛通紅，如要滴出血來。

　　馬春花見胡斐過來，斷斷續續的道：“我……我……肚子痛……胡兄弟……你……”說到一個“你”字，再也無力說下去。胡斐在她耳邊低聲道：“剛才你吃了什麼東西？”馬春花眼望茶几上的一把鑲滿了紅藍寶石的金壺，卻說不出話。胡斐認得這把金壺，正是福康安的母親裝了參湯，命丫鬟送給她喝的，心道：“這老婦人心計好毒，她要害死馬姑娘，卻要留下那兩個孩子，是以先將孩子叫去，這才送參湯來。否則馬姑娘拿到參湯，知是極滋補的物品，定會給兒子喝上幾口。”又想：“嗯，福康安一見送出參湯，臉色立變，茶水潑在衣襟之上，他當時顯然已知參湯之中下了毒，居然并不設法阻止，事後又不來救。他雖非親手下毒，卻也和親手下毒一般無异。”不禁喃喃的道：“好毒辣的心腸！”馬春花掙扎著道：“你你……快去報知……福大帥，請大夫，請大夫瞧瞧……”胡斐心道：“要福大帥請大夫，只有再請你多吃些毒藥。眼下只有要二妹設法解救。”于是揭起一塊椅披，將那盛過參湯的金壺包了，揣在懷中，聽水閣外并無動靜，抱起馬春花，輕輕從窗中跳了出去。

　　馬春花吃了一驚，叫道：“胡……”胡斐忙伸手按住她嘴，低聲道：“別作聲，我帶你去看醫生。”馬春花道：“我的孩子……”胡斐不及細說，抱著她躍過池塘，正要覓路奔出，忽聽得身後衣襟帶風，兩個人奔了過來，喝道：“什麼人？”胡斐向前疾奔，那兩人也提氣急追。

　　胡斐跑得甚快，突然間收住腳步。那兩人沒料到他會忽地停步，一沖便過了他的身前。胡斐竄起半空，雙腿齊飛，兩只腳足尖同時分別踢中兩人背心“神堂穴”。兩人哼都沒哼一聲，扑地便倒。看這兩人身上的服色，正是守在水閣外的府中衛士。胡斐心想這麼一來，形跡已露，顧不到再行掩飾行藏，向府門外直沖出去。但聽得府中傳呼之聲此伏彼起，眾衛士大叫：“有刺客，有刺客！”他進來之時沿路留心，認明途徑，當下仍從鵝卵石的花徑奔向小門，翻過粉牆，那輛馬車倒仍是候在門外。他將馬春花放入車中，喝道：“回去。”那車夫已聽到府中吵嚷，見胡斐神色有异，待要問個明白，胡斐砰的一掌，將他從座位上擊了下來。便在此時，府中已有四五名衛士追到，胡斐提起韁繩，得兒一聲，趕車便跑，幾名衛士追了十余丈沒追上，紛紛叫道：“帶馬，帶馬。”胡斐催馬疾馳，奔出里許，但聽得蹄聲急促，二十余騎馬先後追來。追兵騎的都是好馬，越追越近。胡斐暗暗焦急：“這是天子腳底下的京城，可不比尋常，再一鬧便有巡城兵馬出動圍捕，就算我能脫身，馬姑娘卻又如何能救？”黑暗之中，見追來的人手中都拿著火把，車中馬春花初時尚有呻吟之聲，這時卻已沒了聲息，胡斐好生記挂，問道：“馬姑娘，肚痛好些了麼？”連問數聲，馬春花都沒回答。一回頭，只見火炬照耀，追兵又近了些。忽聽得嗖的一聲響，有人擲了一枚飛蝗石過來，要打他後心。胡斐左手一抄接住，回手擲去，但聽得一人“啊喲”一聲呼叫，摔下馬來。這一下倒將胡斐提醒了，最好是發暗器以退追兵，可是身邊沒攜帶暗器，追來的福府衛士又學了乖，不再發射暗器。他好生焦急：“回到宣武門外路程尚遠，半夜里一干人如此大呼小叫，如何不驚動官兵？”情急智生，忽然想起懷中的金壺，伸手隔著椅披使勁連捏數下，金壺上鑲嵌的寶石登時跌落了八九塊，他將寶石取在手中，火把照耀下瞧得分明，右手連揚，寶石一顆顆飛出，八顆寶石打中了五名衛士，寶石雖小，胡斐的手勁卻大，打中頭臉眼目，疼痛非常。這麼一來，眾衛士便不敢太過逼近。胡斐透了一口長氣，伸手到車中一探馬春花的鼻息，幸喜尚有呼吸，只聽得她低聲呻吟一聲，臉頰上卻是甚為冰冷，眼見离住所已不在遠，當下揮鞭連催，馳到一條岔路之上。住所在東，他卻將馬車趕著向西，轉過一個彎，立時回身抱起馬春花，揮馬鞭連抽數鞭，身子离車縱起，伏在一間屋子頂上。只見馬車向西直馳，眾衛士追了下去。

　　胡斐待眾人走遠，這才從屋頂回入宅中，剛越過圍牆，只聽程靈素道：“大哥，你回來了！有人追你麼？”胡斐道：“馬姑娘中了劇毒，快給瞧瞧。”他抱著馬春花，搶先進了廳中。程靈素點起蜡燭，見馬春花臉上灰扑扑的全無血色，再捏了捏她的手指，見陷下之後不再彈起，輕輕搖了搖頭，問道：“中的什麼毒？”胡斐從懷中取出金壺，道：“在參湯里下的毒。這是盛參湯的壺。”程靈素揭開壺蓋，嗅了幾下，說道：“好厲害，是鶴頂紅。”胡斐道：“能救不能？”程靈素不答，探了探馬春花的心跳，說道：“若不是大富大貴之家，也不能有這般珍貴的金壺。”胡斐恨恨的道：“不錯，下毒的是宰相夫人，兵部尚書的母親。”程靈素道：“啊，我們這一行人中，竟出了如此富貴的人物。”胡斐見她不動聲色，似乎馬春花中毒雖深，尚有可救，心下稍寬。程靈素翻開馬春花的眼皮瞧了瞧，突然低聲“啊”的一聲。胡斐忙問：“怎麼？”程靈素道：“參湯中除了鶴頂紅，還有番木鱉。”胡斐不敢問“還有救沒有？”卻問：“怎生救法？”程靈素皺眉道：“兩樣毒藥夾攻，這一來便大費手腳。”返身入室，從藥箱中取出兩顆白色藥丸，給馬春花服下，說道：“須得找個清靜的密室，用金針刺她十三處穴道，解藥從穴道中送入體內，若能馬上施針，定可解救。只是十二個時辰之內，不得移動她身子。”胡斐道：“福康安的衛士轉眼便會尋來，不能在這里用針。咱們得去鄉下找個荒僻所在。”程靈素道：“那便得趕快動身，那兩粒藥丸只能延得她一個時辰的性命。”說著歎了口氣，又道：“我這位同行宰相夫人的心腸雖毒，下毒的手段卻低。這兩樣毒藥混用，又和在參湯之中，毒性發作便慢了，若是單用一樣，馬姑娘這時哪里還有命在？”胡斐匆匆忙忙的收拾物件，說道：“當今之世，還有誰能胜得過咱們藥王姑娘的神技？”程靈素微微一笑，正要回答，忽聽得馬蹄聲自遠而近，奔到了宅外。胡斐抽出單刀，說道：“說不得，只好廝殺一場。”心中暗自焦急：“敵人定然愈殺愈多，危急中我只能顧了二妹，可救不得馬姑娘。”程靈素道：“京師之中，只怕動不得蠻。大哥，你把桌子椅子堆得高高的搭一個高台。”胡斐不明其意，但想她智計多端，這時情勢急迫，不及細問，于是依言將桌子椅子都疊了起來。程靈素指著窗外那株大樹道：“你帶馬姑娘上樹去。”胡斐還刀入鞘，抱著馬春花，走到窗樹下，縱身躍上樹干，將馬春花藏在枝葉掩映的暗處。

　　但聽得腳步聲響，數名衛士越牆而入，漸漸走近，又聽得那姓全的管家出去查問，眾衛士厲聲呼叱。程靈素吹熄燭火，另行取出一枚蜡燭，點燃了插在燭台之上，關上了窗子，這才帶上門走出，在地下拾了一塊石塊，躍上樹干，坐在胡斐身旁。胡斐低聲道：“共有十七個！”程靈素道：“藥力夠用！”只聽得眾衛士四下搜查，其中有一人的口音正是殷仲翔。眾衛士忌憚胡斐了得，又道袁紫衣仍在宅中，不敢到處亂闖，也不敢落單，三個一群、四個一隊的搜來。

　　程靈素將石塊遞給胡斐，低聲道：“將桌椅打下來！”胡斐笑道：“妙計！”石塊飛入，擊在中間的一張桌子上。那桌椅堆成的高台登時倒塌，砰彭之聲，響成一片。眾衛士叫道：“在這里，在這里！”大伙倚仗人多，爭先恐後的一擁入廳，只見廳上桌椅亂成一團，便似有人曾經在此激烈斗毆，但不見半個人影。眾人正錯愕間，突然頭腦暈眩，立足不定，一齊摔倒。胡斐道：“七心海棠，又奏奇功！”程靈素悄步入廳，吹滅燭火，將蜡燭收入懷中，向胡斐招手道：“快走吧！”胡斐負起馬春花，越牆而出，只轉出一個胡同，不由得叫一聲苦，但見前面街頭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一隊官兵正在巡查。

　　胡斐忙折向南行，走不到半里，又見一隊官兵迎面巡來。他心想：“福大帥府有刺客之事，想已傳遍九城，這時到處巡查嚴密，要混到郊外荒僻的處所，倒是著實不易。”但聽得背後人聲喧嘩，又是一隊官兵巡來。

　　胡斐見前後有敵，無地可退，向程靈素打個手勢，縱身越牆，翻進身旁的一所大宅子。程靈素跟著跳了進去。落腳處甚是柔軟，卻是一片草地，眼前燈火明亮，人頭洶涌。兩人都吃了一驚：“料不到這里也有官兵。”聽得牆外腳步聲響，兩隊官兵聚在一起，在勢已不能再躍出牆去，只見左首有座假山，假山前花叢遮掩，胡斐負著馬春花搶了過去，往假山後一躲。突然間假山後一人長身站起，白光閃動，一柄匕首當胸扎到。胡斐萬料不到這假山後面竟有敵人埋伏，如此悄沒聲的猛施襲擊，倉卒之間只得摔下背上的馬春花，伸左手往敵人肘底一托，右手便即遞拳。這人手腳竟是十分了得，回肘斜避，匕首橫扎，左手施出擒拿手法，反勾胡斐的手腕，化解了他這一拳。最奇的是他臉上蒙了一塊黃巾，始終一言不發。胡斐心想：“你不出聲，那是最妙不過。”耳聽得官兵便在牆外，他只須張口一呼，那便大事不妙。

　　兩個人近身肉搏，各施殺手。胡斐瞧出他的武功是長拳一路，出招既狠且猛，武功造詣竟不在秦耐之、周鐵鷦一流之下，何況手中多了兵刃，更占便宜。直拆到第九招上，胡斐才欺進他懷中，伸指點了他胸口的“鳩尾穴”。那人極是悍勇，雖然穴道被點，仍飛右足來踢，胡斐又伸指點了他足脛的“中都穴”，這才摔倒在地，動彈不得。

　　程靈素碰了碰胡斐的肩頭，向燈光處一指，低聲道：“像是在做戲。”胡斐抬頭看去，但見空曠處搭了老大一個戲台，台下一排排的坐滿了人，燈光輝煌，台上的戲子卻尚未出場。其時正當乾隆鼎盛之世，北京城中官宦人家有甚麼喜慶宴會，往往接連唱戲數日，通宵達旦，亦非异事。

　　胡斐吁了口氣，拉下那漢子臉上蒙著的黃巾，隱約可見他面目粗豪，四十來歲年紀，低聲道：“這漢子想是乘著人家有喜事，抽空子偷雞摸狗來著，所以一聲也不敢出。”程靈素點了點頭，悄聲道：“只怕不是小賊。”胡斐微笑道：“京師之中，連小賊也這般了得。”心中暗自嘀咕：“瞧這人身手，決非尋常的鼠竊狗盜，若不是存心做一件大案，便是來尋仇殺人，也是他合該倒霉，卻給我無意之間擒住了。”程靈素低聲道：“咱們不如便在這大戶人家尋一處空僻柴房或是閣樓，躲他十二個時辰。”胡斐道：“我看也只有如此。外邊查得這般緊，如何能夠出去？”便在此時，戲台上門帘一掀，走出一個人來。那人穿著尋常的葛紗大褂，也沒勾臉，走到台口一站，抱拳施禮，朗聲說道：“各位師伯師叔、師兄弟姊妹請了！”胡斐聽他說話聲音洪亮，瞧這神情，似乎不是唱戲。又聽他道：“此刻天將黎明，轉眼又是一日，再過三天，便是天下掌門人大會的會期。可是咱們西岳華拳門，直到此刻，還是沒推出掌門人來。這一件事可實在不能再拖。如何辦理，請各支派的前輩們示下。”台下人叢中站起一個身穿黑色馬褂的老者，咳嗽了幾聲，說道：“華拳四十八，藝成行天涯。咱們西岳華拳門三百年來，一直分為藝字、成字、行字、天字、涯字五個支派，已有三百年沒總掌門了。雖說五派都是好生興旺，但師兄弟們總是各存門戶之見，人人都說：‘我是藝字派的，我是成字派的。’從不說我是西岳華拳門的。沒想到別派的武師們，卻從不理會你是藝字派還是成字派，總當咱們是西岳華拳門的門下。咱們這一門人數眾多，打從老祖宗手上傳下來的玩藝兒也真不含糊，可是干麼遠遠不及少林、武當、太極、八卦這些門派名聲響亮呢？還不是因為咱們分成了五個支派，力分則弱，那有什麼說的。”那老者滿口都是陝北的土腔，說到這里，咳嗽幾聲，歎了一口長氣，又道：“若不是福大帥召開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咱們西岳華拳門不知要到哪一年哪一月，才有掌門人出來呢。幸好有這件盛舉，總算把這位掌門人給逼出來了。我老朽今日要說一句話：咱們推舉這位掌門人，不單是要他到大會之中給西岳華拳門爭光，還要他將本門好好整頓一番。從此五支歸宗，大伙兒齊心合力，使得華拳門在武林中抖一抖威風，吐一吐豪氣。”台下眾人齊聲喝彩，更有許多人劈劈拍拍的鼓起掌來。胡斐心想：“原來是西岳華拳門在這里聚會。”他張目四望，想要找個隱僻的所在，但各處通道均在燈火照耀之下，園中聚著的總有二百來人，只要一出去，定會給人發見，低聲道：“只盼他們快些舉了掌門人出來，西岳華拳也好，東岳泰拳也好，越早散場越好。”

　　只聽得台上那人說道：“蔡師伯的話，句句是金石良言。晚輩忝為藝字派之長，膽敢代本派的全體師兄弟們說一句，待會推舉了掌門人出來，我們藝字派全心全意聽從掌門人的言語。他老人家說什麼便是什麼，藝字派決無一句异言。”台下一人高聲叫道：“好！”聲音拖得長長的，便如台上的人唱了一句好戲，台下看客叫好一般，其中譏嘲之意，卻也甚是明顯。台上那人微微一笑，說道：“其餘各派怎麼說？”只見台下一個個人站起，說道：“咱們成字派決不敢違背掌門人的話。”“他老人家吩咐什麼，咱們行字派一定照辦。”“天字派遵從號令，不敢有違。”“涯字派是小弟弟，大哥哥們帶頭干，小弟弟決不能有第二句話。”

　　台上那人道：“好！各支派齊心一致，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眼下各支派的支長，各位前輩師伯師叔，都已到齊，只有天字派姬師伯沒來。他老人家捎了信來，說派他令郎姬師兄赴會。但等到此刻，姬師兄還是沒到。這位師兄行事素來神出鬼沒，說不定這當兒早已到了，也不知躲在什麼地方……”說到這里，台上台下一齊笑了起來。

　　胡斐俯到那漢子耳邊，低聲道：“你姓姬，是不是？”那漢子點了點頭，眼中充滿了迷惘之色，實不知這一男二女是什麼路道。台上那人說道：“姬師兄一人沒到，咱們足足等了他一天半夜，總也對得住了，日後姬師伯也不能怪責咱們。現下要請各位前輩師伯師叔們指點，本門這位掌門人是如何推法。”眾人等了一晚，為的便是要瞧這一出推舉掌門人的好戲，聽到這里，都是興高采烈，台下各人也不依次序，紛紛叫嚷：“憑功夫比試啊！”“誰也不服誰，不憑拳腳器械，那憑什麼？”“真刀真腳，打得人人心服，自然是掌門人了。”那姓蔡的老者站起身來，咳嗽一聲，朗聲道：“本來嘛，掌門人憑德不憑力，後生小子玩藝兒再高明，也不能越過德高望重的前輩去。”他頓了一頓，眼光向眾人一掃，又道：“可是這一次情形不同啦。在天下掌門人大會之中，既是英雄聚會，自然要各顯神通。咱們西岳華拳門倘是舉了個糟老頭兒出去，人家能不能喝一句彩，贊一句：‘好，華拳門的糟老頭兒德高望重，老而不死’？”眾人聽得哈哈大笑。程靈素也禁不住抿住了嘴，心道：“這糟老頭兒倒會說笑話。”那姓蔡的老者大聲道：“華拳四十八，藝成行天涯。可是幾百年來，華拳門這四十八路拳腳器械，沒一個人能說得上路路精通。今日之事，哪一位玩藝兒最高，那一位便執掌本門。”眾人剛喝得一聲彩，忽然後門上擂鼓般的敲起門來。眾人一愕，有人說道：“是姬師兄到了！”有人便去開門。燈籠火把照耀，擁進來一隊官兵。

　　胡斐右手按定刀柄，左手握住了程靈素的手，兩人相視一笑，雖是危機當前，兩人反而更加心意相通。但當相互再望一眼時，程靈素卻黯然低下了頭去，原來她這時忽然想到了袁紫衣：“我和大哥一同死在這里，不知袁姑娘便會怎樣？”她心知胡斐這時也一定想到了袁紫衣：“我和二妹一同死在這里，不知袁姑娘便會怎樣？”領隊的武官走到人叢之中，查問了幾句，聽說是西岳華拳門在此推舉掌門人，那武官的神態登時變得十分客氣，但還是提著燈籠，到各人臉上照看一遍，又在園子前後左右巡查。胡斐和程靈素縮在假山之中，眼見那燈籠漸漸照近，心想：“不知這武官的運氣如何？若是他將燈籠到假山中來一照，說不得，只好請他當頭吃上一刀。”

　　忽聽得台上那人說道：“哪一位武功最高，哪一位便執掌本門。這句話誰都聽見了。眾位師伯師叔、師兄姊妹，便請一一上台來顯顯絕藝。”他這句話剛說完，眾人眼前一亮，便有一個身穿淡紅衫子的少婦跳到台上，說道：“行字派弟子高云，向各位前輩師伯師兄們討教。”眾人見她露的這一手輕功姿式美妙，兼之衣衫翩翩，相貌又好，不禁都喝了一聲彩。那武官瞧得呆了，哪里還想到去搜查刺客？

　　台下跟著便有一個少年跳上，說道：“藝字派弟子張復龍，請高師姊指教。”高云道：“張師兄不必客氣。”右腿半蹲，左腿前伸，右手橫掌，左手反鉤，正是華拳中出手第一招“出勢跨虎西岳傳”。張復龍提膝回環亮掌，應以一招“商羊登枝腳獨懸”。兩人各出本門拳招，斗了起來。二十余合後，高云使招“回頭望月鳳展翅”，扑步亮掌，一掌將張復龍擊下台去。

　　那武官大聲叫好，連說：“了不起，了不起！”只見台下又有一名壯漢躍上，說了幾句客氣話，便和高云動手。這一次卻是高云一個失足，給那壯漢推得摔個筋斗。那武官說道：“可惜，可惜！”沒興致再瞧，率領眾官兵出門又搜查去了。程靈素見官兵出門，松了口氣，但見戲台上一個上，一個下，斗之不已，不知鬧到什麼時候，才選得掌門人出來。看胡斐時，卻見他全神貫注的凝望台上兩人相斗，程靈素心想：“這兩人的拳腳打得雖狠，也不見得有多高明，大哥為什麼瞧得這麼出神？”低聲道：“大哥，過了大半個時辰啦，得趕快想個法兒才好。再不施針用藥，便要耽誤了。”胡斐“嗯”了一聲，仍是目不轉瞬的望著台上。

　　不久一人敗退下台，另一人上去和胜者比試。說是同門較藝，然而相斗的兩人定是不同支派的門徒，雖非性命相搏，但胜負關系支派的榮辱，各人都是全力以赴。這時門中高手尚未上場，眼前這些人也不是真的想能當上掌門人，只是華拳門五個支派向來明爭暗斗，乘此機會，以往相互有過節的便在台上好好打上一架，因此拳來腳去，倒是著實熱鬧。程靈素見胡斐似乎看得呆了，心想：“大哥天性愛武，一見別人比試便什麼都忘了。”伸手在他背上輕輕一推，低聲道：“眼下情勢緊迫，咱們闖出去再說。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好漢，動以江湖義氣，他們未必便會去稟報官府。”胡斐搖了搖頭，低聲道：“別的事也還罷了，福大帥的事，他們怎能不說？那正是立功的良機。”程靈素道：“要不，咱們冒上一個險，便在這兒給馬姑娘用藥，只是天光白日的耽在這兒，非給人瞧見不可。”說到後來，語音中已是十分焦急。她平素甚是安詳，這時若非當真緊迫，決不致這般不住口的催促。胡斐“嗯”了一聲，仍是目不轉睛的瞧著台上兩人比武。程靈素輕輕歎了口氣，低聲道：“待會救不了馬姑娘，可別怪我。”胡斐忽道：“好，雖然瞧不全，也只得冒險試上一試。”程靈素一怔，問道：“什麼？”胡斐道：“我去奪那西岳華拳的掌門人。老天爺保佑，若能成功，他們便會聽我號令。”程靈素大喜，連連搖晃他的手臂，說道：“大哥，這些人如何能是你對手？一定成功，一定成功！”胡斐道：“只是苦在我須得使他們的拳法，一時三刻之間，哪里記得了這許多？對付庸手也還罷了，少時高手上台，這幾下拳法定不管使，非露出馬腳不可。他們若知我不是本門弟子，縱然得胜，也不肯推我做掌門人。”說到這里，不禁又想起了袁紫衣。她各家各派的武功似乎無一不精，倘若她在此處，由她出馬，定比自己有把握得多。其實，他心中若不是念茲在茲的有個袁紫衣，又怎想得到要去奪華拳門的掌門？

　　但聽得“啊喲”一聲大叫，一人摔下台來。台下有人罵道：“他媽的，下手這麼重！”另一人反唇相譏：“動上了手，還管什麼輕重？你有本事，上去找場子啊。”那人粗聲道：“好，咱哥兒倆便比划比划。”另一人卻只管出言陰損：“我不是你十八代候補掌門人的對手，不敢跟您老人家過招。”胡斐站起身來，說道：“倘若到了時辰，我還沒能奪得掌門人，你便在這兒給馬姑娘施針用藥，咱們走一步瞧一步。”拿起那姓姬漢子蒙臉的黃巾，蒙在自己臉上。程靈素“嗯”了一聲，微笑道：“人家是九家半總掌門，難道你便連一家也當不上？”她這句話一出口，立即好生後悔：“為什麼總是念念不忘地想著袁姑娘，又不斷提醒大哥，叫他也是念念不忘？”只見胡斐昂然走出假山，瞧著他的背影，又想：“我便是不提醒，他難道便有一刻忘了？”但見他大踏步走向戲台，不禁又是甜蜜，又是心酸。

　　胡斐剛走到台邊，卻見一人搶先跳了上去，正是剛才跟人吵嘴的那個大漢。胡斐心想：“待這兩人分出胜敗，又得耗上許多功夫，多耽擱一刻，馬姑娘便多一刻危險。”當下跟著縱起，半空中抓住那漢子的背心，說道：“師兄且慢，讓我先來。”胡斐這一抓施展了家傳大擒拿手，大拇指扣住那大漢背心第九椎節下的“筋縮穴”，小指扣住了他第五椎節下的“神道穴”。這大漢雖然身軀粗壯，卻哪里還能動彈？胡斐乘著那一縱之勢，站到了台口，順手一揮，將那大漢擲了下去，剛好令他安安穩穩的坐入一張空椅之中。

　　他這一下突如其來的顯示了一手上乘武功，台下眾人無不驚奇，倒有一半人站起身來。但見他臉上蒙了一塊黃巾，面目看不清楚，也不知是老是少，只是背後拖著一條油光烏亮的大辮，顯是年紀不大。這般年紀而有如此功力，台下愈是見多識廣的高手，愈是詫异。

　　胡斐向台上那人一抱拳，說道：“天字派弟子程靈胡，請師兄指教。”程靈素在假山背後聽得清楚，聽他自稱“程靈胡”，不禁微笑，但心中隨即一酸：“倘若他真當是我的親兄長，倒是免卻了不少煩惱。”台上那人見胡斐這等聲勢，心下先自怯了，恭恭敬敬的還禮道：“小弟學藝不精，還請程師兄手下留情。”胡斐道：“好說，好說！”當下更不客套，右腿半蹲，左腿前伸，右手橫掌，左手反鉤，正是華拳中出手第一招“出勢跨虎西岳傳”。那人轉身提膝伸掌，應以一招“白猿偷桃拜天庭”，這一招守多于攻，全是自保之意。胡斐扑步劈掌，出一招“吳王試劍劈玉磚”。那人仍是不敢硬接，使一招“撤身倒步一溜煙”。胡斐不愿跟他多耗，便使“斜身攔門插鐵閂”，這是一招拗勢弓步沖拳，左掌變拳，伸直了猛擊下去，右拳跟著沖擊而出。那人見他拳勢沉猛，隨手一架。胡斐手臂上內力一收一放，將他輕輕推下台去。

　　只聽得台下一聲大吼，先前被胡斐擲下的那名大漢又跳了上來，喝道：“奶奶的，你算是什麼東西……”胡斐搶上一步，使招“金鵬展翅庭中站”雙臂橫開伸展。那大漢竟是無法在台口站立，被胡斐的臂力一逼，又摔了下去。這一次胡斐惱他出言無禮，使了三分勁力，但聽得喀喇一響，那大漢壓爛了台前的兩張椅子。他連敗二人之後，台下眾人紛紛交頭接耳，都向天字派的弟子探詢這人是誰的門下，但天字派的眾弟子卻無一人得知。藝字派的一個前輩道：“這人本門的武功不純，顯是帶藝投師的，十之八九，是姬老三新收的門徒。”成字派的一個老者道：“那便是姬老三的不是了，他派帶藝投師的門徒來爭奪掌門人之位，豈不是反把本門武功比了下去？”原來所謂“姬老三”，便是天字派的支長。他武功在西岳華拳門中算得第一，只是十年前兩腿癱了，現下雖然不良于行，但威名仍是極大，同門師兄弟對他都是忌憚三分。眾人見這個“天字派的程靈胡”武功了得，而姬老三派來的兒子姬曉峰始終未露面，都道他便是姬老三的門徒，卻那知姬曉峰早給胡斐點中了穴道，躺在假山後面動彈不得。那姬老三武功一強，為人不免驕傲，對同門誰也沒瞧在眼中，雙腿癱瘓後閉門謝客，將一身武功都傳給了兒子。這一次華拳門五個支派的好手群聚北京，憑武功以定掌門，姬曉峰對這掌門之位志在必得。他武功已趕得上父親的九成，但性格卻遠不及父親的光明磊落。他悄悄地躲在假山之後，要瞧明白了對手各人的虛實，然後出來一擊而中，不料陰錯陽差，卻給胡斐制住，他只道是別個支派的陰謀，暗中伏下高手來對付自己。適才他和對手只拆得數招，即被點中穴道，一身武功全沒機會施展，父親和自己的全盤計較，霎時間付于流水，心下恚怒之極，只盼能上台去再和胡斐拚個你死我活。但聽得胡斐在台上將各支派好手一個個打了下來，看來再也無人能將他制服，于是加緊運氣急沖穴道，要手足速得自由。但胡斐的點穴功夫是祖傳絕技，姬曉峰所學與之截然不同。他平心靜氣的潛運內力，也決不能自解被閉住的穴道，何況這般狂怒憂急，蠻沖急攻？一輪強運內力之後，突然間氣入岔道，登時暈了過去。要知姬老三所練的功夫過于剛狠，兼之躐等求進，終于在坐功時走火入魔，以致雙足癱瘓。姬曉峰這時重蹈乃父覆轍，凶險猶有過之。

　　程靈素全神貫注的瞧著胡斐在戲台上與人比拳，但見他一招一式，果然全是新學來的“西岳華拳”，心道：“大哥于武學一門，似乎天生便會的。這西岳華拳招式繁復，他只在片刻之間瞧人拆解過招，便都學會了。”

　　便在此時，忽聽得身旁那大漢低哼一聲，聲音甚是异樣。程靈素轉頭看時，只見他雙目緊閉，舌頭伸在嘴外，已被牙齒咬得鮮血直流，全身不住顫抖，猶似發瘧一般。程靈素知他是急引內力強沖穴道，以致走火岔氣，此時若不救治，重則心神錯亂，瘋癲發狂，輕則肢體殘廢，武功全失。她心想：“我們和他無冤無仇，何必為了救一人而反害一人？”于是取出金針，在他陰維脈的廉泉、天突、期門、大橫四處穴道中各施針刺。過了一會，姬曉峰悠悠醒轉，見程靈素正在替自己施針，低聲道：“多謝姑娘。”程靈素做個手勢，叫他不可作聲。只聽得胡斐在台上朗聲說道：“掌門之位，務須早定，這般斗將下去，何時方是了局？各位師伯師叔、師兄師弟，愿意指教的可請三四位同時上台。弟子若是輸了，決無怨言。”眾人一聽，都想這小子好狂，本來一個人不敢上台的，這時紛紛連手上台邀斗。其實胡斐新學的招數究屬有限，再斗下去勢必露出破綻，群毆合斗卻可取巧，混亂中旁人不易看出，再則如此車輪戰的斗將下去，自己縱然內力充沛，終須力盡，而施救馬春花卻是刻不容緩，是以非速戰速決不可。他催動掌力，轉眼又擊了幾人下台。西岳華拳門的五派弟子之中，天字派弟子都道他是奉了姬支長之命而來，因此無人上台與他交手，其餘四個支派中的少壯強手，盡已敗在他的拳腳之下。至于一般名宿高手，自忖實無取胜把握，為了顧全數十年的令名，誰也不肯上去挑戰。後來藝字派、成字派、行字派三派中各出一名拳術最精的壯年好手，聯手上台，但十余合後還是盡數敗了下來。這一來，四派前輩名宿，青年弟子，盡皆面面相覷，誰也不敢挺身上台。卻見那身穿黑馬褂的姓蔡老者站了起來，說道：“程師兄，你武功高強，果然令人佩服。但老朽瞧你的拳招，與本門所傳卻有點兒似是而非，嗯嗯，可說是形似而神非，這個……這個味道大大不同。”胡斐心中一凜，暗想：“這老兒的眼光果然厲害，我所用拳招雖是西岳華拳，但震人下台、摔人倒地的內勁，自然跟他們華拳全不相干。”要知西岳華拳是天下著名的外門武功，其中精微奧妙之處，豈是胡斐瞧幾個人對拆過招便能領會？何況他所見到的又不是該門高手，自不免學得形似而神非。這時實逼處此，只得硬了頭皮說道：“華拳四十八，藝行成天涯。若不是各人所悟不同，本門何以會分成五個支派？武學之道，原無定法。我天字派悟到的拳理略略與眾不同，也是有的。”他想倘能將天字派拉得來支持自己，便不至孤立無援。果然天字派的眾弟子聽他言語中抬高本派，心中都很舒服，便有人在台下大聲附和。那姓蔡老者搖頭道：“程師兄，你是姬老三門下不是？是帶藝投師的不是？老朽眼睛沒有花，瞧你的功夫，十成之中倒有九成不是本門的。”胡斐道：“蔡師伯，你這話弟子可不敢苟同。本門若要在天下掌門人大會之中，與少林、武當、太極、八卦那些大派爭雄，一顯西岳華拳門的威風，便須融會貫通，推陳出新，弟子所學的內勁，一大半是我師父這十幾年來閉門苦思、別出心裁所創，的确頗有獨到之處。蔡師伯若是認為弟子不成，便請上台來指點一招。”

　　那姓蔡的老者有些猶豫，說道：“本門有你老弟這般傑出的人材，原是大伙的光彩，老朽歡喜也還來不及，還能有甚麼話說？只是老朽心中存著一個疑團，不能不說。這樣罷，請程老弟在台上練一套一路華拳，這是本門的基本功夫，這里十幾位老兄弟個個目光如炬，是便是，不是便不是，誰也不能胡說。你老弟只要真的精熟本門武功，老朽第一個便歡天喜地的擁你為掌門。”果然姜是老的辣，胡斐和人動手過招，尚能借著似是而非的華拳施展本身武功，但要他空手練一路拳法，抬手踢腿之際，真偽立判，再也無所假借。何況他偷學來的拳招只是一鱗半爪，并非成套，如何能從頭至尾的使一路拳法？胡斐雖是饒有智計，聽了他這番話竟是做聲不得，正想出言推辭，忽聽假山後一人叫道：“蔡師伯，你何以總是跟我們天字派為難？這位程師兄是我爹爹的得意弟子，他進我門已有一十二年，難道連這套一路華拳也不會練？”只見一人邁步走到台前，正是天字派中的頭挑腳色姬曉峰。凡是天字派有事，他總代父親出面處理接頭，隱然已是該派的支長，因此沒一個不認得。姬曉峰躍上台去，抱拳說道：“家父閉門隱居，將一身本事都傳給了這位程師兄，一十二年來為的便是今日。這位程師哥武功胜我十倍，各位有目共睹，還有什麼話說？”眾人一聽，再無懷疑，人人均知姬老三怪僻好胜，悄悄調教了一個好徒弟，待得藝成之後，突然顯示于眾人之前，原和他的脾氣相合。再說姬曉峰素來剽悍雄強，連他也對胡斐心服，哪里還有什麼假的？那姓蔡的老者還待再問，姬曉峰朗聲道：“蔡師伯既要考較我天字派的功夫，弟子便代程師哥練一套，請蔡師伯指點。”也不待蔡老者回答，雙腿一并，使出“曉星當頭即走拳”，跟著“出勢跨虎西岳傳”、“金鵬展翅庭中站”、“韋陀獻抱在胸前”、“把臂攔門橫鐵閂”、“魁鬼仰斗撩綠欄”，一招招的練了起來。但見他上肢是拳、掌、鉤、爪回旋變化，沖、推、栽、切、劈、挑、頂、架、撐、撩、穿、搖十二般手法伸屈回環，下肢自弓箭步、馬步、仆步、虛步、丁步五項步根變出行步、倒步、邁步、偷步、踏步、擊步、躍步七般步法，沉穩處似象止虎踞，迅捷時如鷹搏兔脫。台下人人是本門弟子，無不熟習這路拳法，但見他造詣如此深厚，盡皆歎服。連各支派的名宿前輩，也是不住價的點頭。只見他一直練到“鳳凰旋窩回身轉”、“腿登九天沖鐵拳”、“英雄打虎收招勢”，最後是“拳罷庭前五更天”，招招法度嚴密，的是好拳！

　　他雙手一收，台下震天價喝起一聲彩來。自姬曉峰一上台，胡斐心中便自奇怪，不知程靈素用甚麼法子，逼得他來跟自己解圍，待見他練了這路拳法，心中也贊：“西岳華拳非同小可，此人只要能輔以內勁，便成名家。”可是見他拳法一練完，登時氣息粗重，全身微微發顫，竟似大病未愈，或是身受重傷一般。台下眾人未曾發覺，胡斐便站在他的身後，卻看得清清楚楚，又見他背上汗透衣衫，實非武功高強之人所應為，心中更增了一層奇怪。姬曉峰定了定神，說道：“還有哪一位師伯師叔、師兄師弟，愿和程師哥比試的，便請上台。”他連問三聲，無人應聲。天字派的一群弟子都大聲叫了起來：“恭喜程師哥榮任西岳華拳門的掌門人！”眾人跟著歡呼。胡斐執掌華拳門一事便成定局。姬曉峰向胡斐一抱拳，說道：“恭喜，恭喜！”胡斐抱拳還禮，只見他眼中充滿了怨毒之情，但記挂著馬春花的病情，也沒心緒去理會，說道：“姬師弟，你快找間靜室，領咱們兩位師妹去休息。”姬曉峰點點頭，躍下台來，但雙足著地時，一個踉蹌，險險摔倒。胡斐走到台口，說道：“各位辛苦了一晚，請各自回去休息。明日晚間，咱們再商大計，總須在天下掌門人大會之中，讓華拳門揚眉吐氣。”他這句話倒非虛言，心中對華拳門實是存了幾分感激。在眾官兵圍捕之下，若不是機緣湊巧，越牆而入時他們正在推舉掌門，多半馬春花便免不了毒發身死，倒斃長街之上。如有機緣能替華拳門爭些光彩，他也真愿意出力。

　　眾人聞言，紛紛站起身來，口中都在議論胡斐的功夫。有的更說姬老三深謀遠慮，一鳴驚人；有的贊揚姬曉峰這一路拳使得實是高明。天字派的眾弟子更是興高采烈，得意非凡。有幾個前輩名宿想過來跟胡斐攀談，胡斐卻雙手一拱，跟著姬曉峰直入內堂。程靈素扶了馬春花混在人叢之中，跟了進去。這座大宅子是華拳門中一位居官的旗人所有。胡斐既為掌門，本宅主人自是對他招待得十分殷勤。胡斐始終不揭開蒙在臉上的黃巾，直到與程靈素、馬春花、姬曉峰三人進了內室，才除下黃巾，說道：“姬大哥，多謝你啦！這掌門人之位，我定會讓給你。”姬曉峰哼了一聲，卻不答話。胡斐去看馬春花時，只見她黑氣滿臉，早已人事不知，鼻孔中出氣多進氣少，當真是命若游絲。

　　程靈素抱著馬春花平臥床上，取出金針，隔著衣服替她在十三處穴道中都打上了，每枝金針尾上都圍上了一團棉花。她手腳極快，卻毫不忙亂。胡斐見她神色沉靜平和，這才放了一半心。過了一盞茶功夫，金針尾上緩緩流出黑血，沾在棉花之上，原來金針中空，以此拔出毒質。程靈素舒了一口氣，微微一笑，從藥瓶中取出一粒碧綠的丸藥遞給姬曉峰，說道：“姬大哥，你到自己房里休息吧。這藥丸連服十粒，你身體內的毒質便會去盡。”姬曉峰接過了藥丸，一聲不響的出房而去。胡斐這才明白，原來程靈素是以她看家本領，逼得姬曉峰不得不聽號令，笑道：“藥王姑娘無往而不利。你用毒藥做好事，尊師當年只怕也有所不及。”

　　程靈素微笑不答，其實這一次她倒不是用藥硬逼，那是先助姬曉峰通解穴道，去了走火入魔的危難，再在他身上施一點藥物。這藥物一上身後麻痒難當，于身子卻無多大損害，所謂連服十粒的解藥，也只是治金創外傷的止血生肌丸，姬曉峰并無外傷，服了等如不服。但姬曉峰哪里知道？聽她說得毒性厲害無比，自不敢不俯首聽令，即令有所疑心，也不能以自己的性命來試一試真假。程靈素心中在說：“我向師父發過誓，這一生之中，決不用毒藥害一個無辜之人，好教人知道毒手藥王手段雖辣，卻不做半件壞事。”

　　她拿了一柄鑷子，換過沾了毒血的棉花，低聲道：“大哥，你累了一夜，便在這榻上歇歇，養一會兒神。有我照料著馬姑娘，你放心便是。”胡斐也真倦了，斜身倚在榻上。程靈素道：“你這位掌門老師傅有件事可得小心在意。這十二個時辰之中，不能有人進來滋擾馬姑娘，也不許她開口說話，否則她內氣一岔，毒質不能拔淨，只要留下少許，那便是前功盡棄。”胡斐笑道：“西岳華拳掌門人程靈胡，謹奉太上掌門人程靈素號令，一切凜遵，不敢有違。”程靈素笑道：“我能是你的太上掌門人嗎？那位……”說到這里，突然住口，俯身去看馬春花的傷勢。過了半晌，她回過頭來，見胡斐并未閉目入睡，呆呆的望著窗外出神，問道：“你在想什麼？”胡斐道：“我想他們明日見了我的真面目，一看年紀不對，不知有什麼話說？好在只須挨過十二個時辰，咱們拍手便去，雖然對不起他們，心中不安，但事出無奈，那也只好……只好……”程靈素笑道：“也只好狗急跳牆了。”胡斐笑道：“是啊！跳牆而入，想不到竟碰上了這麼一回奇事。”

　　程靈素凝目向胡斐望了一會，說道：“好！便是這樣。”胡斐奇道：“什麼便是這樣？”程靈素道：“咱們在路上扮過小胡子，這一次你便扮個大胡子。再給你胡子上染上一點顏色，包管你大上二十歲年紀。你要當姬曉峰的師兄，總得年近四十才行啊。”胡斐拍掌大喜，說道：“我正發愁，和福康安這麼正面一鬧，再也不能去瞧瞧那個天下掌門人大會。你若能給我裝上一部天衣無縫的大胡子，我程靈胡便堂堂正正，以西岳華拳拳門人的身分，到會中去見識見識。”程靈素歎道：“掌門人大會是不用去了，混得過明天，讓馬姑娘太平無事，也就是啦。到會中涉險，那可犯不著。”

　　胡斐豪氣勃發，說道：“二妹，我只問你：這部胡子能不能裝得像？”程靈素微微一笑，道：“要扮年老之人，裝部胡子有何難處？難是難在舉手投足，說話神情，無一不是老年而非少年。縱是精神矍鑠、身負武功的老英雄，卻也和年輕力壯之人不同。”胡斐道：“你大哥盡力而為。只須瞞得過一時，也就是了。”程靈素道：“好，咱們便試一試。這一次我卻扮個老婆婆，跟著你到掌門人大會之中瞧瞧熱鬧。”

　　胡斐哈哈大笑，逸興橫飛，說道：“二妹，咱老兄妹倆活了這一大把年紀，行將就木，這場熱鬧可不能不趕。”程靈素低聲喝道：“聲音輕些！”但見馬春花在床上動了一下，幸好沒有驚醒。胡斐伸了伸舌頭，彎起食指，在自己額上輕擊一下，說道：“該死！”程靈素取出針線包來，拿出一把小剪刀，剪下自己鬢邊幾縷秀發，再從藥箱中取出些藥料，在茶碗中用清水調勻，將頭發浸在藥里，說道：“你歇一會兒，待軟頭發變成硬胡子，我便叫你。”胡斐便在榻上合眼，心中對這位義妹的聰明機智，說不出的歡喜贊歎。睡夢之中，一會兒見馬春花毒發身死，形狀可怖；一會兒自己抓住福康安，狠狠的責備他心腸毒辣；又一會兒自己給眾衛士擒住了，拚命掙扎，卻不能脫身。忽聽得一個聲音在耳邊柔聲道：“大哥，你在作什麼夢？”胡斐一躍而起，揉了揉眼睛，微一凝神，說道：“我來照料馬姑娘，該當由你睡一忽兒了。”程靈素道：“先給你裝上胡子，這才放心。”拿起漿硬了的一條條頭發，用膠水給他粘在頦下和腮邊。這一番功夫好不費時，直粘了將近一個時辰，眼見紅日當窗，方才粘完。胡斐攬鏡一照，不由得啞然失笑，只見自己臉上一部絡腮胡子，虯髯戟張，不但面目全非，而且大增威武，心中很是高興，笑道：“二妹，我這模樣兒挺美啊，日後我真的便留上這麼一部大胡子。”程靈素想說：“只怕你心上人未必答應。”但話到口邊，終于忍住了。她忙了一晚，到這時心力交困，眼見馬春花睡得安穩，再也支持不住，伏在桌上便睡著了。

　　十年之後，胡斐念著此日之情，果真留了一部絡腮大胡子，那自不是程靈素這時所能料到了。

　　胡斐從榻上取過一張薄被，裹住了她身子，輕輕抱著她橫臥榻上，拉薄被替她蓋好，再將黃巾蒙住了臉，走到姬曉峰房外，叫道：“姬兄，在屋里麼？”

　　姬曉峰哼了一聲，道：“是哪一位？有什麼事？”胡斐推門進去。姬曉峰一見是他，“啊”的一聲低呼，從椅中躍起身來。胡斐道：“姬兄，我這是跟你賠不是來啦。”姬曉峰木然不答，眼光中顯是敵意極深。胡斐道：“有一件事我得跟姬兄說個明白，小弟決計無意做貴派的掌門人，只是機緣湊合，小弟又迫于無奈，這才壞了姬兄的大事。”于是將馬春花如何中毒、如何受官兵圍捕、如何越牆入來躲避、如何為了救治人命這才上台出手等情一一說了，只是馬春花為何人所害、追捕他的乃是福康安一節，卻略過了不說。姬曉峰靜靜聽著，臉色稍見和緩，等胡斐說完，仍只“嗯”的一聲，并不接口說話。胡斐又道：“大丈夫言出如山，若是十天之內，我不將掌門人之位讓你，教我喪生刀劍之下，千載之後仍受江湖好漢唾罵。”武林中人死于刀劍之下，原屬尋常，但若為天下英雄所不齒，卻是最感羞恥之事。

　　姬曉峰聽他發下這個重誓，說道：“這掌門人之位，我也不用你讓。你武功胜我十倍，這是我知道的。但你實非本門中人，卻來執掌門戶，自是令人心中不服。”胡斐道：“是了。待這次掌門人大會一過，我將前後真相鄭重宣布，在貴門各位前輩面前謝罪。然後讓貴門各位弟子再憑武功以定掌門，這麼辦好不好？”姬曉峰心想：“本門之中，無人能胜得了我。這般自行爭來，自比他拱手相讓光彩得多。”于是點頭道：“這倒是可行。可是程大哥……”

　　胡斐笑道：“我姓胡，我義妹才姓程。”說著揭去蒙在臉上的黃巾。姬曉峰見他滿頰虯髯，根根見肉，貌相甚是威武，不禁暗自贊歎，說道：“胡大哥，本門的幾位前輩很難說話，日後你揭示真相，只怕定有一場風波。雖然你武功高強，原也不怕，但好漢敵不過人多。咱們西岳華拳門遇上了門戶大事，那是有名的陰魂不散，死纏爛打。”胡斐笑道：“這事我也想到了。後日掌門人大會之中，我當盡力為西岳華拳門掙一個大大的彩頭，將功贖罪，想來各位前輩也可見諒了。”姬曉峰點點頭，歎了口氣，說道：“可惜我身中劇毒，不敢多耗力氣，否則倒可把本門拳法，演幾套給胡兄瞧瞧。胡兄記在心里，事到臨頭，便不易露出馬腳。”

　　胡斐呵呵而笑，站起來向姬曉峰深深一揖，說道：“姬兄，我代義妹向你賠罪了。”姬曉峰還了一禮，心中卻大為不懌：“我被她下了毒，卻有什麼可笑的？”心下這般想，臉上便頗有悻悻之色。胡斐道：“姬兄，我義妹在你身上下毒，傷口在哪里？”姬曉峰卷起左手袖子，只見他上臂腫起了雞蛋大的一塊，肌肉發黑，傷口有小指頭大小，隱隱滲出黑血，果如是中了劇毒一般。胡斐心想：“二妹用藥，當真是神乎其技。不知用了什麼藥物，弄得他手臂變成這般模樣。倘若我身上有了這樣一個傷口，自也會寢食不安。”問道：“姬兄覺得怎樣？”姬曉峰道：“這一塊肉麻木不仁，全無知覺。”胡斐心道：“原來是下了極重的麻藥。”一伸手抓住他手臂，俯口便往他創口上吮吸。姬曉峰大驚，叫道：“使不得，使不得！你不要命了嗎？”只是給他雙手抓住了，竟自動彈不得，心中驚疑不定：“如此劇毒，中在手臂已是這樣厲害，他一吮入口，豈不立斃？我和他無親無故，他何必舍命相救？”

　　胡斐吮了幾口，將黑血吐在地下，哈哈笑道：“姬兄不必驚疑，這毒藥是假的。”姬曉峰不明其意，問道：“什麼？”胡斐道：“我義妹和你素不相識，豈能隨便下毒手害你？她只是跟你開個玩笑，給你放上些無害的麻藥而已。你瞧我吮在口中，總可放心了吧。”姬曉峰雖然服了程靈素所給的解藥，心下一直惴惴，不知這解藥是否當真有效，毒性即使能解，是否會留下後患，傷及筋骨，這時聽胡斐一說，不由得驚喜交集，道：“胡兄，你……你對我明言，難道便不怕我不聽指使麼？”胡斐道：“丈夫相交，貴在誠信。我見姬兄大有義氣，何必令你多耽幾日心事？”姬曉峰大喜，拍案說道：“好，我交了你這位朋友。胡兄便是得罪了當今天子，犯下彌天大罪，小弟也要跟你出力，決不敢皺一皺眉頭。”胡斐道：“多謝姬兄厚意，我所得罪的那人，雖然不是當今天子，但和天子的權勢也差不了多少。姬兄，昨晚我見你所練的一路華拳，其中一招返身提膝穿掌，趕步、擊步之後，那一下躍步，何以在半空中方向略變？”胡斐所說的那一招，名叫“野馬回鄉攢蹄行”，一招之中動作甚是繁復。姬曉峰聽他一說，暗道：“好厲害的眼光！昨晚我練這一路華拳，從頭至尾精神貫注，只有在這一招‘野馬回鄉攢蹄行’上，躍起時忽然想到臂上所中劇毒，不免心神渙散。若是和他對敵動手，這破綻立時便給他抓住了。”說道：“胡兄眼光當真高明，小弟佩服得緊，那一招确是練得不大妥當。”于是重行使了一遍。胡斐點頭道：“這才對了。否則照昨晚姬兄所使，只怕敵人可以乘虛而入。”

　　姬曉峰既知并未中毒，精神一振，于是將一十二路西岳華拳，從頭至尾的演了出來。胡斐依招學式，雖不能在一時之間盡數記全，但也即領會到了每一路拳法的精義所在，說道：“貴派的拳法博大精深，好好鑽研下去，确是威力無窮。我瞧這一十二路華拳，只須精通一路，便足以揚名立萬。”姬曉峰聽他稱贊本派武功，很是高興，說道：“是啊。本門中相傳有兩句話，說道：‘華拳四十八，藝成行天涯’。四十八路功夫，分為一十八路登堂拳，一十二路入室拳，還有一十八路刀槍劍棍的器械功夫。本門弟子別說‘藝成’兩字，便是能將四十八路功夫盡數學全了的，也是寥寥無幾。”兩人說到武藝，談論極是投契，演招試式，不知不覺間已到午後。主人派來服侍胡斐的侍仆數次要請他吃飯，但見二人練得起勁，站在一旁，不敢開口。待得姬曉峰使一招旋風腳，躍起半空橫踢而出，門外突然有人喝彩道：“好一招‘風卷霹靂上九天’！”胡斐一看，卻是那姓蔡的老者，當下含笑抱拳，上前招呼。

　　注：一、清朝相國夫人下毒，确有其事。袁枚《隨園詩話》卷一有記：“余長姑嫁慈溪姚氏。姚母能詩，出外為女傅。康熙間，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到府住花園中，極珠帘玉屏之麗。出拜兩姝容態絕世，與之語，皆吳音，年十六七，學琴學詩頗聰穎。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年之女，尚未侍寢于相公也。忽一夕二女從內出，面微紅。問之，曰：堂上夫人賜飲。隨解衣寢。未二鼓，從帳內躍出，搶地呼天，語呶呶不可辨。顛仆片時，七竅流血而死。蓋夫人喝酒時，業已鴆之矣。姚母踉蹌棄資裝即夜逃歸。常告人云，二女年長者尤可惜，有自嘲一聯云：量淺酒痕先上面，興高琴曲不和弦。”批本云：“某相國者，明珠也。”

　　二、福康安為人淫惡。伍拉納（乾隆時任閩浙總督）之子批注《隨園詩話》，有云：“福康安至淫極惡，作孽太重，流毒子孫，可以戒矣。”按該批注當作于嘉慶年間。

## 第十六章　龍潭虎穴

　　這姓蔡的老者單名一個威字，在華拳門中輩份甚高。他見胡斐去了臉上所蒙黃布後，原來是這等模樣的一個大胡子，細細向他打量了幾眼，抱拳道：“啟稟掌門，福大帥有文書到來。”胡斐心中一凜：“這件事終于瞞不過了，且瞧他怎麼說？”臉上不動聲色，只“嗯”了一聲。卻聽蔡威道：“這文書是給小老兒的，查問本門的掌門人推舉出了沒有？其中附了四份請帖，請掌門人于中秋正日，帶同本門三名弟子，前赴天下掌門人大會……”胡斐聽到這里，松了一口氣，心道：“原來如此，倒嚇了我一跳。別的也沒什麼，只是這一日一晚之中，馬姑娘不能移動，福康安這文書若是下令抓人來著，馬姑娘的性命終于還是送在他手上了。”他生怕福康安玩甚花樣，還是將那文書接了過來，細細瞧了一遍，說道：“蔡師伯，姬師弟，便請你們兩位相陪，再加上我師妹，咱們四個赴掌門人大會去。”蔡威和姬曉峰大喜，連連稱謝。侍仆上前稟道：“請程爺、蔡爺、姬爺三位出去用飯。”

　　胡斐點點頭，正要去叫醒程靈素，忽聽得她在房中叫道：“大哥，請過來。”胡斐道：“兩位先請，我隨後便來。”聽她叫聲頗為焦急，當下快步走到房中，一掀門帘，便聽得馬春花低聲叫喚：“我孩子呢？叫他哥兒倆過來啊……我要瞧瞧孩子……他哥兒倆呢？”程靈素秀眉緊蹙，低聲道：“她一定要瞧孩子，這件事不妙。”胡斐道：“那兩個孩子落在那心腸如此狠毒的老婦手中，咱們終須設法救了出來。”程靈素道：“馬姑娘很是焦躁，立時要見，見不著孩子，便哭喊叫喚。這于她病勢大大不妥。”胡斐沉吟道：“待我去勸勸。”程靈素搖頭道：“她神智不清，勸不了的。除非馬上將孩子抱來，否則她心頭郁積，毒血固然不能盡除，藥力也無法達于髒腑。”

　　胡斐繞室彷徨，一時苦無妙策，說道：“便是冒險再入福大帥府去搶孩子，最快也得等到今晚。”程靈素嚇了一跳，道：“再進福府去，那不是送死麼？”胡斐苦笑了一下，他何嘗不知昨晚鬧出了這麼驚天動地的一件事，今日福康安府中自是戒備森嚴，便要踏進一步也是千難萬難，如何能再搶得這兩個孩子出來？若有數十個武藝高強之人同時下手，或者尚能成事，只憑他單槍匹馬，再加上程靈素，最多加上姬曉峰，三個人難道真有通天的本事？

　　過了良久，只聽得馬春花不住叫喚：“孩子，快過來，媽心里不舒服。你們到哪兒去了？到哪兒去了？”胡斐皺眉道：“二妹，你說怎麼辦？”程靈素搖頭道：“她這般牽肚挂腸，不住口的叫喚，不到三日，不免毒氣攻心。咱們只有盡力而為，當真救不了，那也是天數使然。”胡斐道：“先吃飯去，一會再來商量。”飯後程靈素又替馬春花用了一次藥，只聽她卻叫起福康安來：“康哥，康哥，怎地你不睬我啊？你把咱們的兩個乖兒子抱過來，我要親親他哥兒倆。”只把胡斐聽得又是憤怒，又是焦急。程靈素拉了拉他衣袖，走到房外的小室之中，臉色鄭重，說道：“大哥，我跟你說過的話，有不算的沒有？”胡斐好生奇怪：“干麼問起這句話來？”搖頭道：“沒有啊。”程靈素道：“好。我有一句話，你好好聽著。倘若你再進福康安府中去搶馬姑娘的兒子，你另請名醫來治她的毒罷。我馬上便回南方去。”胡斐一愕，尚未答話，程靈素已翩然進房。胡斐知她這番話全是為了顧念著他，料他眼看如此情勢，定會冒險再入福府，此舉除了賠上一條性命之外，決無好處。他自己原也想到，可是此事触動了他的俠義心腸，憶起昔年在商家堡被擒吊打，馬春花不住出言求情。有恩不報，非丈夫也，他已然決意一試，但程靈素忽出此言，倘若自己拚死救了兩個孩子出來，程靈素卻一怒而去，那可又糟了。

　　一時之間躊躇無計，信步走上大街，不知不覺間便來到福康安府附近，但見每隔五步十步，便是兩個衛士，人人提著兵刃，守衛嚴密之極，別說闖進府去，只要再走近幾步，衛士便要過來盤查。胡斐不敢多耽，心中悶悶不樂，轉過兩條橫街，見有一座酒樓，便上樓去獨自小酌。剛喝得兩杯，忽聽隔房中一人道：“汪大哥，今兒咱們喝到這兒為止，待會就要當值，喝得臉上酒糟一般的，可不大美。”另人哈哈大笑道：“好，咱們再干三杯便吃飯。”胡斐一聽此人聲音，正是汪鐵鶚，心想：“天下事真有這般巧，居然又在這里撞上他。”轉念一想，卻也不足為奇，他們說待會便要當值，自是去福康安府輪班守衛。這是福府附近最考究的一家酒樓，他們在守衛之前，先來喝上三杯，那也平常得緊。倘若汪鐵鶚這種人當值之前不先舒舒服服的喝上一場，那才叫奇呢。只聽另一人道：“汪大哥，你說你識得胡斐。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胡斐聽他提到自己名字，不禁一凜，更是凝神靜聽。只聽汪鐵鶚長長歎了口氣，道：“說到胡斐此人，小小年紀，不但武藝高強，而且愛交朋友，真是一條好漢子。可借他總是要和大帥作對，昨晚更闖到府里去行刺大帥，真不知從何說起？”那人笑道：“汪大哥，你雖識得胡斐，可是偏沒生就一個升官發財的命兒，否則的話，咱們喝完了酒，出得街去，偏巧撞見了他，咱哥兒倆將他手到擒來，豈不是大大的一件功勞？”汪鐵鶚笑道：“哈哈，你倒說得輕松愜意！憑你張九的本領哪，便是有二十個，也未必能拿得住他。”那張九一聽此言，心中惱了，說道：“那你呢，要幾個汪鐵鶚才拿得住他？”汪鐵鶚道：“我是更加不成啦，便有四十個我這種膿包，也不管用。”張九冷笑道：“他當真便有三頭六臂，說得這般厲害。”胡斐聽他二人話不投機，心念一動，眼見時機稍縱即逝，當下更不再思，揭過門帘，踏步走進鄰房，說道：“汪大哥，你在這兒喝酒啊！喂，這位是張大哥。小二，小二，把我的座兒搬到這里來。”汪鐵鶚和張九一見胡斐，都是一怔，心想：“你是誰？咱們可不相識啊？”汪鐵鶚雖聽著他話聲有些熟稔，但見他虯髯滿臉，那想得到是他？胡斐又道：“剛才我遇見周鐵鷦周大哥，曾鐵鷗曾二哥，在聚英樓喝了幾杯，還說起你汪大哥呢。”汪鐵鶚含糊答應，竭力思索此人是誰，聽他說來，和周師哥、曾師哥他們都是熟識，應該不是外人，怎地一時竟想不起來？不住在心中暗罵自己胡塗。店伴擺好座頭。胡斐道：“今兒小弟作東，很久沒跟汪大哥、張大哥喝一杯了。”掏出十兩銀子向店伴一拋，道：“給存在柜上，有拿手精致的酒菜，只管作來。”那店伴見他手面豪闊，登時十分恭謹，一疊連聲的吩咐了下去。不久酒菜陸續送上，胡斐談笑風生，說起來秦耐之、殷仲翔、王劍英、王劍傑兄弟這干人都很熟絡，一會兒說武藝，一會兒說賭博，似乎個個都是他的知交朋友。汪鐵鶚老大納悶，人家這般親熱，倘若開口問他姓名，那可是大大失禮，但此人到底是誰，便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到半點因頭。張九只道胡斐是汪鐵鶚的老友，見他出手爽快，來頭顯又不小，自也樂得叨擾他一頓。喝了一會酒，菜肴都已上齊，汪鐵鶚實在忍耐不住了，說道：“你這位大哥怨我無禮，我越活越是胡塗啦。”說著伸手在自己的額頭上重重一擊，又道：“一時之間我竟想不起你老哥的名字，真是該死之極了。”

　　胡斐笑道：“汪大哥真是貴人多忘事。昨兒晚上，你不是還在舍下吃飯嗎？只可惜一場牌九沒推成，倒弄得周大哥跟人家動手過招，傷了和氣。”汪鐵鶚一怔，道：“你……你……”胡斐笑道：“小弟便是胡斐！”

　　此言一出，汪鐵鶚和張九猛地一齊站起，驚得話也說不出來。胡斐笑道：“怎麼？小弟裝了一部胡子，汪大哥便不認得了麼？”汪鐵鶚低聲道：“悄聲！胡大哥，城中到處都在找你，你敢如此大膽，居然還到這里來喝酒？”胡斐笑道：“怕什麼？連你汪大哥也不認得我，旁人怎認得出來？”汪鐵鶚道：“北京城里是不能再耽了，你快快出城去吧？盤纏夠不夠？”胡斐道：“多謝汪大哥古道熱腸，小弟銀子足用了。”心想：“此人性子粗魯，倒是個厚道之人。”那張九卻臉上變色，低下了頭一言不發。汪鐵鶚又道：“今日城門口盤查得緊，你出城時別要露出破綻，還是我和張大哥送你出城為妙。那位程姑娘呢？”胡斐搖頭道：“我暫且不出城。我還有一筆帳要跟福大帥算一算。”張九聽到這里，臉上神色更是顯得异樣。

　　汪鐵鶚道：“胡大哥，我本領是遠遠的不及你，可是有一句良言相勸。福大帥權勢熏天，你便當真跟他有仇，又怎斗他得過？我吃他的飯，在他門下辦事，也不能一味護著你。今日冒個險送你出城。你快快走吧。”胡斐道：“不成，汪大哥，你可知我為什麼得罪了福大帥？”汪鐵鶚道：“我不知道，正想問你。”胡斐當下將福康安如何在商家堡結識馬春花，如何和她生下兩個孩子，昨晚馬春花如何中毒等情一一低聲說了，又說到自己如何相救，馬春花如何思念兒子，命在垂危，自己雖然干冒萬險，也要將那兩個孩子救了出來去交給她。汪鐵鶚越聽越怒，拍桌說道：“原來這人心腸如此狠毒！胡大哥，你英雄俠義，當真令人好生欽佩。可是福大帥府中戒備嚴密，不知有多少高手四下守衛，要救那兩孩子，這會兒是想也休想。只好待這件事松了下來，慢慢再想法子。”胡斐道：“我卻有個計較在此，咱們借用了張大哥的服色，讓我扮成衛士，黑夜之中，由你領著到府里去動手。”張九臉色大變，霍地站起，手按刀柄。胡斐左手持著酒杯喝了口酒，右手正伸出筷子去挾菜，突然間左手一揚，半杯酒潑向張九眼中。張九“啊”的一聲驚呼，伸手去揉。胡斐筷子探出，在他胸口“神藏”和“中庭”兩穴上各戳了一下。張九身子一軟，登時倒在椅上。

　　店小二聽得聲音，過來察看。胡斐道：“這位總爺喝醉了，得找個店房歇歇。”店小二道：“過去五家門面，便是安遠老店。小人扶這位總爺過去吧！”胡斐道：“好！”又賞了他五錢銀子。那店小二歡天喜地，扶著張九到那客店之中。胡斐要了一間上房，閂上了門，伸指又點了張九身上三處穴道，令他十二個時辰之中，動彈不得。

　　汪鐵鶚心中猶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眼見胡斐行俠仗義，做事爽快明決，不禁甚是佩服，但想到干的是如此一樁奇險之事，心中又是惴惴不安。胡斐除下身上衣服，給張九換上，自己卻穿上了他的一身武官服色，好在兩人都是中等身材，穿著倒也合身。

　　汪鐵鶚道：“我是申正當值，過一會兒時候便到了。”胡斐道：“你給張九告個假，說他生了病，不能當差。我在這兒等你，到晚間二更天時，你來接我。”汪鐵鶚呆了半晌，心想只要這一句話兒答應下來，一生便變了模樣，要做個鐵錚錚的漢子，甚麼榮華富貴，就是一筆勾銷；但若一心一意為福大帥出力，不免是非不分，于心不安。

　　胡斐見他遲疑，說道：“汪大哥，這件事不是一時可決，你也不用此刻便回我話。”汪鐵鶚點了點頭，徑自出店去了。胡斐躺在炕上，放頭便睡，他知道眼前實是一場豪賭，不過下的賭注卻是自己的性命。

　　到二更天時，汪鐵鶚或者果真獨個兒悄悄來領了自己，混進福康安府中。但這麼一來，汪鐵鶚的性命便是十成中去了九成。他跟自己說不上有什麼交情，跟馬春花更是全無淵源，為了兩個不相干之人而甘冒生死大險，依著汪鐵鶚的性兒，他肯干？他自幼便聽從周鐵鷦的吩咐，對這位大師兄奉若神明，何況又在福康安手下居官多年，這“功名利祿”四字，于他可不是小事。若是一位意氣相投的江湖好漢，胡斐決無懷疑。但汪鐵鶚卻是個本事平庸、渾渾噩噩的武官。

　　如果他決定升官發財，那麼二更不到，這客店前後左右，便會有上百名好手包圍上來，自己縱然奮力死戰，也定然不免。這其間沒有折衷的路可走。汪鐵鶚不能兩不相幫，此事他若不告發，張九日後怎會不去告他？

　　胡斐手中已拿了一副牌九，這時候還沒翻出來。要是輸了，那便輸了自己的性命。這副牌是好是壞，全憑汪鐵鶚一念之差。他知道汪鐵鶚不是壞人，但要他冒險實在太大，求他的實在太多，而自己可沒半點好處能報答于他……汪鐵鶚這樣的人可善可惡，誰也不能逆料。將性命押在他的身上，原是險著，但除此之外，實無別法。福康安府中如此戒備，若是無人指引相助，決計混不進去。他一著枕便呼呼大睡，這一次竟連夢也沒有做。他根本不去猜測這場豪賭結果會如何。

　　牌還沒翻，誰也不知道是什麼牌。瞎猜有什麼用？他睡了一個多時辰，朦朧中聽得店堂有人大聲說話，立時醒覺，坐了起來。只聽那人說道：“不錯，我正要見‘玄’字號的那位總爺。喝醉了麼？有公事找他。你去給我瞧瞧。”胡斐一聽不是汪鐵鶚的聲音，心下涼了半截，暗道：“嘿嘿，這一場大賭終究是輸了。”提起單刀，輕輕推窗向外一望，只見四下里黑沉沉的并無動靜，當下翻身上屋，伏在瓦面，凝神傾聽。汪鐵鶚一去，胡斐知他只有兩條路可走；若以俠義為重，這時便會單身來引自己偷入福府；倘若惜身求祿，必定是引了福府的武士前來圍捕。他既然不來，此事自是糟了。但客店四周，竟然無人埋伏，倒也頗出胡斐意料之外。要知前來圍捕的武士不來則已，來則必定人數眾多，一二個高手尚可隱身潛伏，不令自己發現蹤跡，人數一多，便是透氣之聲也能聽見了。他見敵人非眾，稍覺寬心。但見窗外燭光晃動，店小二手里拿著一只燭台，在門外說道：“總爺，這里有一位總爺要見您老人家。”胡斐翻身從窗中進房，落地無聲，說道：“請進來吧！”店小二推開房門，將燭台放在桌上，陪笑道：“那一位總爺酒醒了吧？若是還沒妥貼，要不給做一碗醒酒湯喝？”胡斐隨口道：“不用！”眼光盯在店小二身後那名衛士臉上。只見他約莫四十來歲年紀，灰扑扑一張臉蛋，絲毫不動聲色，胡斐心道：“好厲害的腳色！孤身進我房來，居然不露半點戒懼之意。難道你當真有過人的本領，絕沒將我胡斐放在心上嗎？”只聽那衛士道：“這位是張大哥嗎？咱們沒見過面，小弟姓任，任通武，在左營當差。”胡斐道：“原來是任大哥，幸會幸會。大伙兒人多，平日少跟任大哥親近。”任通武道：“是啊。上頭轉下來一件公事，叫小弟送給張大哥。”說著從身邊抽出一件公文來。

　　胡斐接過一看，見公文左角上赫然印著“兵部正堂”四個紅字，封皮上寫道：“即交安遠客店，巡捕右營張九收拆，速速不誤。”胡斐上次在福府中上了個大當，雙手為鋼盒所傷，這一回學了乖，不即開拆公文，先小心捏了捏封套，見其中并無古怪，又想到苗人鳳為拆信而毒藥傷目，當下將公文垂到小腹之前，這才拆開封套，抽出一張白紙，就燭光一看，不由得驚疑交集。原來紙上并無一字，卻畫了一幅筆致粗陋的圖畫。圖中一個吊死鬼打著手勢，正在竭力勸一人懸梁上吊。當時迷信，有人懸梁自盡，死後變鬼，必須千方百計引誘另一人變鬼，他自己方得轉世投胎，後來的死者便是所謂替死鬼了。這說法雖然荒誕不經，但當時卻是人人皆知。

　　胡斐凝神一想，心念一動，問道：“任大哥今晚在大帥府中輪值？”任通武道：“正是！小弟這便要去。”說著轉身欲行。胡斐道：“且慢！請問這公事是誰差任大哥送來？”任通武道：“是我們林參將差小弟送來。”

　　胡斐到這時已是心中雪亮：原來汪鐵鶚自己拿不定主意，終究還是去和大師哥周鐵鷦商量。周鐵鷦念著胡斐昨晚續腿還牌之德，想出了這個計較，他不讓汪鐵鶚犯險，卻輾轉的差了個替死鬼來。由這人領胡斐進福府，不論成敗，均與他師兄弟無涉，因此信上非但不署姓名，連字跡也不留一個，以防萬一事機不密，牽連于他。這一件公文他夾在交給左營林參將的一疊文件之中，轉了幾個手，誰也不知這公文自何而來。林參將一見是“兵部正堂”的公事，不敢延擱，立即差人送來。周鐵鷦早知左營的衛士今晚全體在福府中當值守衛，那林參將不管派誰送信，胡斐均可隨他進府。這中間的原委曲折胡斐雖然不能盡知，卻也猜了個八不离九，心下暗笑周鐵鷦老奸巨猾，在京師混了數十年的人，行事果然與眾不同，但對他相助的一番好意，卻也暗暗感激，當下說道：“上頭有令，命兄弟隨任大哥進府守衛。”跟著又道：“他媽的，今兒本是輪到我休假，半夜三更的，又把人叫了去。”任通武笑道：“大帥府中鬧刺客，大伙兒誰都得辛苦些。好在那一份优賞總是短不了。”胡斐笑道：“回頭領到了錢，小弟作東，咱哥兒倆到聚英樓去好好樂他一場。任大哥，你是好酒好賭、還是好色？”任通武哈哈大笑，說道：“這酒色財氣四門，做兄弟的全都打從心眼兒里歡喜出來。”胡斐在他肩上一拍，顯得極是親熱，笑道：“咱倆意氣相投，當真是相見恨晚了。小二，小二，快取酒來！”

　　任通武躊躇道：“今晚要當差，若是參將知道咱們喝酒，只怕不便。”胡斐低聲道：“喝三杯，參將知道個屁！”說話間，店小二已取過酒來，夜里沒甚麼下酒之物，只切了一盆鹵牛肉。胡斐和任通武連干三杯，擲了一兩銀子在桌上，說道：“余下的是賞錢！”店小二大喜，正要道謝。任通武一把將銀子搶過，笑道：“張大哥這手面也未免闊得過份，咱們在福大帥府中當差的，喝幾杯酒還用給錢？走吧！時候差不多啦。”左手拉著胡斐，向外搶出，右手將銀子塞入懷里。店小二瞧在眼里，卻是敢怒而不敢言。要知福康安府里的衛士在北京城里橫行慣了，看白戲、吃白食，渾是閒事，便是順手牽羊拿些店舖里的物事，小百姓又怎敢作聲？

　　胡斐一笑，心想此人貪財好酒，倒是容易對付，當下與他攜手出店。將出店門時，忽聽得屋頂上喀的一聲輕響，聲音雖極細微，但胡斐聽在耳里，便知有异，低聲道：“任大哥，我忘了一件物事，請你稍待。”一轉身，便回進自己房中，黑暗中只見一個瘦削的身形越窗而出，身法甚是快捷，依稀便是周鐵鷦。胡斐大奇：“他又到我房中來干麼？”微一沉吟，揭開床帳，探手到張九鼻孔邊一試，果然呼吸已止，竟是被周鐵鷦使重手點死了。胡斐心中一寒：“此人當真是心思周密，下手毒辣。本來若不除去張九，定會泄漏他師兄弟倆的機關，只是沒料到我前腳才出門，他後腳便進來下手，連片刻喘息的余裕也沒有。”既是如此，他反而放心，知道周鐵鷦對己确是一片真心，不致于誘引自己進了福府，再令人圍上動手。于是將張九身子一翻，讓他臉孔朝里，拉過被子窩好了，轉身出房，說道：“任大哥，勞你等候，咱們走吧。”任通武道：“自己弟兄，客氣什麼？”兩人并肩而行，大搖大擺的走向福康安府。只見福府門前站著二十來名衛士，果是戒備不同往日。胡斐跟著任通武走到門口，一名千總低聲喝道：“威震——”任通武接口道：“——四海！”那千總點了點頭，說道：“今兒大伙得多加點勁。”任通武道：“那還會錯麼？”胡斐道：“老總，你說今晚會不會有刺客再進府來？”那千總笑道：“除非他吃了豹子膽，老虎心。”胡斐哈哈一笑，進了大門。到達中門時，又是一小隊衛士守著。一名千總低喝口令：“威震——”任通武答道：“——絕域！”那千總道：“任通武，這人面生得很，是誰啊？”任通武道：“是右營的張大哥，你沒見過麼？”那千總“嗯”了一聲，道：“這部胡子長得倒是挺威風的。”兩人折而向左，穿過兩道邊門，到了花園之中。園門口又是一小隊衛士，那口令卻變成了“威震——千秋”。胡斐心想：“倘若我不隨任通武進來，便算過了大門，也不能過二門。即使我探聽到了‘威震四海’的口令，也想不到每一道門的口令各有變化。”進了花園，胡斐已識得路徑，心想夜長夢多，早些下手，也好讓馬春花早一刻安心，又想：“二妹見我這麼久不回去，必已料到我進了福府，定也憂心。”當下加快腳步，向福康安之母的住所走去。任通武很是詫异，道：“張大哥，你到那里去？”胡斐道：“上頭派我保護太夫人，說道決計不可令太夫人受到驚嚇。你不知道麼？”任通武道：“原來如此！”便在此時，前面兩名衛士悄沒聲的巡了過來。左首一人低喝道：“報名！”任通武道：“左營任通武！”胡斐道：“右營張九！”那人“啊”的一聲，手按刀柄，喝道：“什麼？你是誰？”胡斐心中一凜，知道此人和張九熟識，事已敗露，湊到他耳邊，低聲道：“我是胡斐！”那人驚得呆了，一時手足無措。胡斐伸指一戳，點中了他的穴道，左手手肘順勢一撞，又打中了另一名衛士的穴道。任通武驚惶失措，道：“你……你……干什麼？”胡斐冷冷的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姓胡名斐的便是。”一面說，一面將兩名穴道被點的衛士擲入了花叢。任通武吸一口氣，刷的一聲，拔出了腰刀。胡斐笑道：“人人都已瞧見，是你引我進府來的。你叫嚷起來，有何好處？還不如乖乖的別作聲。”任通武又驚又怕，哪里還說得出話來。胡斐道：“你要命的，便跟著我來。”任通武這時六神無主，只得跟在他身後，眼見他一伸手一回肘，便打倒了兩名武功比自己高得多的衛士，若是與他動手，徒然送了性命，只盼他別鬧出什麼事來，連累了自己。但胡斐既然進得府來，豈有不鬧事之理？任通武這般痴想，也不過在無法之中自行寬慰而已。胡斐快步到相國夫人的屋外，只見七八名衛士站在門口，若是向前硬闖，未必能迅速過得這一關，心念一動，繞著走到屋側，提聲喝道：“任通武，你干什麼？闖到太夫人屋里來，想造反麼？”這一喝更令任通武摸不著半點頭腦，結結巴巴的道：“我……我……”胡斐喝道：“快停步，你圖謀不軌麼？”眾衛士聽他吆喝，吃了一驚，一齊奔了過來。胡斐伸掌托在任通武的背上，掌力一送，他那龐大的身軀飛了出去，砰的一聲，撞在窗格之上，登時木屑紛飛。胡斐叫道：“拿住他，拿住他！快快！”眾衛士一擁而上，都去捉拿任通武。胡斐大叫：“莫驚嚇了太夫人！這反賊膽子倒是不小。”一面叫嚷，一面沖進房去。只見太夫人雙手各拉著一個孩子，驚問：“什麼事？”那兩孩子兀在啼哭，叫著：“我要媽媽，我要媽媽。”胡斐道：“有刺客！小人保護太夫人和兩位公子爺出去。”太夫人多見事故，一凜之下，心中起疑，喝道：“你是誰？刺客在哪里？”胡斐不敢多耽，又惱恨她心腸毒辣，下手毒害馬春花，當即搶上一步，反手便是一掌。這太夫人貴為相國夫人，當今皇帝是她情郎，三個兒子都做尚書，兩個媳婦是金枝玉葉的公主，出世以來，哪里受過這般毆辱？胡斐雖知她心腸之毒，不下于大奸巨惡，但終究念她是個年老婦人，不欲便此傷她性命，這一掌只使了一分力氣。饒是如此，她右頰已高高腫起，滿口鮮血，跌落了兩枚牙齒，驚怒之下，幾乎暈了過去。

　　胡斐俯身對兩個孩子道：“我帶你們去見媽媽。媽媽想念你們得緊。”兩個孩兒登時笑逐顏開，伸出四條小手臂，要胡斐抱了去見母親。胡斐左臂一長，一臂抱起兩個孩子，便在此時，已有兩名衛士奔進屋來。

　　胡斐心想，若不借重太夫人，實難脫身，伸右手抓住太夫人衣領，喝道：“太夫人在我掌握之中，你們上來，大家一齊都死！”說著搶步便往外闖。

　　這時幾名衛士已將任通武擒住，眼睜睜的見胡斐一手抱了兩個孩子，一手拉著太夫人直往外奔。眾衛士投鼠忌器，那敢上前動手？只是連聲忽哨，緊跟在他身後四五步之處，手中刀劍距他背心不過數尺，雖見他無法分手抵御，但終究不敢遞上前去。胡斐心中也是暗暗叫苦，眼見園中眾衛士四面八方的聚集，自己帶著一老二少，拖拖拉拉，哪里能出府門？敵人縱然心存顧忌，但只要有人大膽上前，自己總不能當真便將太夫人打死。無法可施之下，只有急步向前。這一來雙方成了僵持之局，眾衛士固然不敢上前動手，胡斐卻也不能脫出險地，時候一長，衛士越集越多，處境便越是危險。一時苦無善策，只有豁出了性命不要，走一步便算一步，但聽得叫嚷傳令之聲，四下呼應。他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拖著太夫人，行走不快，只是往黑暗處闖去。便在此時，忽見左首火光一閃，有人大聲叫道：“刺客行刺公主！要燒死公主啦，要燒死公主啦！”胡斐一怔，聽叫嚷之聲正是周鐵鷦。但見濃煙火焰，從左邊的一排屋中沖天而起。那和嘉公主是當今皇帝的親生愛女。若有失閃，福康安府中合府衛士都有重罪。只所周鐵鷦又叫道：“大家快去救火，莫傷了公主，我來救太夫人。”周鐵鷦在福康安手下素有威信，眾衛士又在驚惶失措之下，聽他叫聲威嚴，自有一股懾人之勢，于是一窩蜂的向公主的住所奔去。

　　胡斐已知這是他調虎离山之計，好替自己脫困，心下好生感激。只見周鐵鷦疾奔而至，一刀摟頭砍到。胡斐向旁一閃，喝道：“好厲害！”將太夫人向他一推。周鐵鷦扶住太夫人，負在背上。胡斐一手抱了一個孩子。腳下登時快了，只聽周鐵鷦又提氣叫道：“刺客來得不少，各人緊守原地，保護大帥和兩位公主，千萬不可中了刺客的調虎离山之計。”眾衛士一聽“調虎离山”四字，心下均各凜然，不敢再追。胡斐疾趨花園後門，翻牆而出，卻只叫得一聲苦，但見東面西面，都是黑壓壓的一片，站滿了衛士。他抱了兩個孩子，越過一大片空地，搶進了一條胡同。眾衛士大呼：“拿刺客，拿刺客！”自後追來。

　　胡斐奔完胡同，轉到一條橫街，只見前面一輛騾車停在街心。胡斐一躍上車，叫道：“快趕，快趕！重重賞你銀子！”車夫位上并肩坐著兩人。右邊一個身材瘦削的漢子一提韁繩，鞭子拍的一響，騾子拉著車子便跑。

　　胡斐喘息稍定，只覺奇臭沖鼻，定睛一看，見車上裝滿了糞桶，原來那是挨門沿戶替人倒糞桶的一輛糞車，心想：“怪不得半夜三更的，竟有一輛騾車在這兒？”回頭望時，見眾衛士大聲吶喊，隨後趕來。

　　他心念一動，提起一只糞桶，向後擲了過去。這一擲力道極猛，兩名奔在最先的衛士登時給糞桶撞倒，淋漓滿身，一時竟然爬不起來。其餘眾衛士見狀，一齊駐足。這些人都是精選的悍勇武士，刀山槍林嚇他們不倒，但大糞桶當頭擲來，卻是誰也不敢嘗一嘗這般滋味。

　　那騾子足不停步的向前直跑，但過不多時，後面人聲隱隱，眾衛士又趕了上來。須知福康安是當朝兵部尚書，執掌天下兵馬大權，府中衛士個個均非庸手，給胡斐接連兩晚鬧了個天翻地覆，眾衛士的臉皮往哪里擱去？因此一見糞車跑遠，糞桶已擲投不到，各人踏過滿地糞水，鍥而不舍的繼續追趕。胡斐心下煩惱：“倘若我便這麼回去，豈不是自行泄露了住處？馬姑娘未脫險境，怎能引鬼上門？但若不回住處，卻又躲到哪里去？”便這麼尋思之際，眾衛士又迫得近了些，只是害怕糞桶，不敢十分逼近，各人均想：“咱們便是這麼遠遠跟著，難道在這北京城中，你還能插翅飛去？”轉眼之間，騾車馳到一個十字路口，只見街心又停著一輛糞車。胡斐所乘的車子馳著靠近，趕騾子的車夫伸臂向胡斐一招，喝道：“過去！”縱身一躍，坐上了另一輛糞車。胡斐抱著兩個孩子跟著躍過。先前車上的另一個漢子接過韁繩，竟是毫不停留，向西邊岔道上奔了下去。胡斐所乘的騾車卻向東行。待得眾衛士追到，只見兩輛一模一樣的糞車，一輛向東，一輛向西，卻不知刺客是在那一輛車中。眾人略一商議，當下兵分兩路，分頭追趕。胡斐聽了那身材瘦削的漢子那一聲呼喝，又見了這一躍的身法，已知是程靈素前來接應，喜道：“二妹，原來是你！”程靈素“哼”的一聲，并不答話。胡斐又問：“馬姑娘怎樣？病勢沒轉吧？”程靈素道：“不知道。”胡斐知她生氣了，柔聲道：“二妹，我沒聽你話，原是我的不是，請你原諒這一次。”程靈素道：“我說過不給她治病，便不治病。難道我說的不是人話麼？”說話之間，又到了一處岔道，但見街中心仍是停著一輛糞車。這一次程靈素卻不換車，只是忽哨一聲，做個手勢，兩輛糞車分向南北，同時奔行。眾衛士追到時面面相覷，大呼：“邪門！邪門！”只得又分一半人北趕，一半人南追。北京城中街道有如棋盤，一道道縱通南北，橫貫東西，因此行不到數箭之地，便出現一條岔道，每處十字路口，必有一輛糞車停著。程靈素見眾衛士追得近了，便不換車，以免縱起躍落時給他們發覺，若是相距甚遠，便和胡斐攜同兩孩換一輛車，使騾子力新，奔馳更快。這樣每到一處岔道，眾衛士的人數便減少了一半，到得後來，稀稀落落的只有五六人追在後面。這五六人也已奔得氣喘吁吁，腳步慢了很多。胡斐又道：“二妹，你這條計策真是再妙不過，倘若不是雇用深夜倒糞的糞車，尋常的大車一輛輛停在街心，給巡夜官兵瞧見了，定會起疑。”程靈素冷笑道：“起疑又怎麼樣？反正你不愛惜自己，便是死在官兵手中，也是活該。”胡斐笑道：“我死是活該，只是累得姑娘傷心，那便過意不去。”程靈素冷笑道：“你不聽我話，自己愛送命，才沒人為你傷心呢。除非是你那個多情多義的袁姑娘……她又怎麼不來助你一臂之力？”胡斐道：“她沒知道我會這樣傻，竟會闖進福大帥府中去。天下只有一位姑娘，才知道我會這般蠻干胡來，也只有她，才能在緊急關頭救我性命。”

　　這幾句話說得程靈素心中舒服慰貼無比，哼了一聲，道：“當年救你性命的是馬姑娘，所以你這般念念不忘，要報她大恩。”胡斐道：“在我心中，馬姑娘怎能跟我的二妹相比？”程靈素在黑暗中微微一笑，道：“你求我救治馬姑娘，什麼好聽的話都會說。待得不求人家了，便又把我的說話當作耳邊風。”胡斐道：“倘若我說的是假話，教我不得好死。”程靈素道：“真便真，假便假，誰要你賭咒發誓了？”她這句話口氣松動不少，顯是胸中的氣惱已消了大半。再過一個十字路口，只見跟在車後的衛士只剩下兩人。胡斐笑道：“二妹，你拉一拉韁，我變個戲法你瞧。”程靈素左手一勒，那騾子倏地停步。在後追趕的兩名衛士奔得幾步，與騾車已相距不遠。胡斐提起一只空糞桶，猛地擲出，噗的一響，正好套在一名衛士的頭上。另一名衛士吃了一驚，“啊”的一聲大叫，轉身便逃。程靈素見了這滑稽情狀，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便在這一笑之中，滿腔怒火終于化為烏有。

　　胡斐和她并肩坐在車上，接過韁繩，這時距昨晚居住之處已經不遠，後面也再無衛士追來。兩人再馳一程，便即下車，將車子交給原來的車夫，又加賞了他一兩銀子，命他回去。各人抱了一個小孩，步行而歸，越牆回進居處，當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卻有誰知道這兩人適才正是從福大帥府中大鬧而回？馬春花見到兩個孩子，精神大振，緊緊摟住了，眼淚便如珍珠斷線般流下。兩個孩子也是大為高興，直叫“媽媽！”程靈素瞧著這般情景，眼眶微濕，低聲道：“大哥，我不怪你啦。咱們原該把孩子奪來，讓他們母子團聚。”胡斐歉然道：“我沒聽你的吩咐，心中總是抱憾。”程靈素嫣然一笑，道：“咱們第一天見面，你便沒聽我吩咐。我叫你不可离我身邊，叫你不可出手，你聽話了麼？”

　　馬春花見到孩子後，心下一寬，痊可得便快了，再加程靈素細心施針下藥，體內毒氣漸除。只是她問起如何到了這里，福康安何以不見？胡斐和程靈素卻不明言。兩個孩子年紀尚小，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 第十七章　天下掌門人大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眼過了數日，已是中秋。這日午後，胡斐帶同程靈素、蔡威、姬曉峰三人，徑去福康安府中，赴那天下武林掌門人大會。胡斐這一次的化裝，與日前虯髯滿腮，又自不同。他剪短了胡子，又用藥染成黃色，臉皮也涂成了淡黃，倒似生了黃疸病一般，滿身錦衣燦爛，翡翠鼻煙壺、碧玉搬指、泥金大花折扇，打扮得又豪闊又俗氣，程靈素卻扮成個中年婦人，弓背彎腰，滿臉皺紋，誰又瞧得出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胡斐對蔡威說是奉了師父之命，不得在掌門人大會中露了真面目。蔡威唯唯而應，也不多問。

　　到得福康安府大門口，只見衛士盡撤，只有八名知客站在門邊迎賓。胡斐遞上文書。那知客恭而敬之的迎了進去，請他四人在東首一席上坐下。

　　同席的尚有四人，互相一請問，卻原來是猴拳大聖門的。程靈素見那掌門老者高頂尖嘴，紅腮長臂，确是帶著三分猴兒相，不由得暗暗好笑。這時廳中賓客已到了一大半，門外尚陸續進來。廳中迎賓的知客都是福康安手下武官，有的竟是三四品的大員，若是出了福府，哪一個不是聲威渲赫的高官大將，但在大帥府中，卻不過是請客隨員一般，比之童仆廝養也高不了多少。胡斐一瞥之間，只見周鐵鷦和汪鐵鶚并肩走來。兩人喜氣洋洋，服色頂戴都已換過，顯已升了官。周汪二人走過胡斐和程靈素身前，自沒認出他們。

　　只聽另外兩個武官向周汪二人笑嘻嘻的道：“恭喜周大哥、汪大哥，那晚這場功勞實在不小。”汪鐵鶚高興得咧開了大嘴，笑道：“那也只是碰巧罷啦，算得什麼本領？”又有一個武官走了過來，說道：“一位是記名總兵，一位是實授副將，嘿嘿，了不起，了不起。福大帥手下的紅人，要算你兩位升官最快了。”周鐵鷦淡淡一笑，道：“平大哥取笑了。咱兄弟倆無功受祿，怎比得上平大哥在戰場上掙來的功名？”那武官正色道：“周大哥勇救相國夫人，汪大哥力護公主。萬歲爺親口御封，小弟如何比得？”

　　但見周汪二人所到之處，眾武官都要恭賀奉承幾句。各家掌門人聽到了，有的好奇心起，問起二人如何立功護主。眾武官便加油添醬、有聲有色的說了起來。胡斐隔得遠了，只隱約聽到個大概：原來那一晚胡斐夜闖福府，勇劫雙童。周鐵鷦老謀深算，不但將一場禍事消弭于無形，反而因為先得訊息，裝腔作勢，從胡斐手中奪回相國夫人，又叫汪鐵鶚搶先去保護公主。那相國夫人是乾隆皇帝的情人，公主是皇帝的愛女，這一場功勞立得輕易之極。

　　但在皇帝眼中，卻比戰陣中的沖鋒陷陣胜過百倍，因此金殿召見，溫勉有加，將他二人連升數級。相國夫人、和嘉公主、福康安又賞了不少珠寶金銀。一晚之間，周汪二人大紅而特紅。人人都說數百名刺客夜襲福大帥府，若不是周汪二人力戰，相國夫人和公主性命不保。眾衛士為了掩飾自己無能，將刺客的人數越說越多，到似是眾衛士以寡敵眾，舍命抵擋，才保得福康安無恙。結果人人無過有功。福康安雖然失了兩個兒子，大為煩惱，但想起十年前自己落入紅花會手中的危難，這一晚有驚無險，刺客全數殺退，反而大賞衛士。官場慣例原是如此，瞞上不瞞下，皆大歡喜。胡斐和程靈素對望幾眼，都不禁暗暗好笑。他二人都算饒有智計，但決計想不到周鐵鷦竟會出此一著，平白無端得了一場富貴。胡斐心想：“此人計謀深遠，手段毒辣，將來飛黃騰達，在官場中前程無限。”

　　紛擾間，數十席已漸漸坐滿。胡斐暗中一點數，一共是六十二桌，每桌八人，分為兩派，則來與會的共是一百二十四家掌門人，尋思：“天下武功門派，竟是如此繁多，而拒邀不來與會的，恐怕也是不少。”又見有數席只坐著四人，又有數席一人也無，不自禁的想到了袁紫衣：“不知她今日來是不來？”程靈素見他若有所思，目光中露出溫柔的神色，早猜到他是在想起了袁紫衣，心中微微一酸，忽見他頰邊肌肉一動，臉色大變，雙眼中充滿了怒火，順著他目光瞧去時，只見西首第四席上坐著一個身材魁梧的老者，手中握著兩枚鐵膽，晶光閃亮，滴溜溜地轉動，正是五虎門的掌門人鳳天南。程靈素忙伸手拉了拉他衣抽。胡斐登時省悟，回過頭來，心道：“你既來此處，終須逃不出我手心。嘿，鳳天南你這惡賊，你道我大鬧大帥府後，決計不敢到這掌門人大會中來，豈知我偏偏來了。”午時已屆，各席上均已坐齊。胡斐游目四顧，但見大廳正中懸著一個錦障，釘著八個大金字：“以武會友，群英畢至。”錦障下并列四席，每席都是只設一張桌椅，上舖虎皮，卻尚無人入座，想來是為王公貴人所設。

　　程靈素道：“她還沒來。”胡斐明知她說的是袁紫衣，卻順口道：“誰沒來？”程靈素不答，只是自言自語：“她既當了九家半總掌門，總不能不來。”

　　又過片時，只見一位二品頂戴的將軍站起身來，聲若洪鐘的說道：“請四大掌門人入席。”眾衛士一路傳呼出去：“請四大掌門人入席！”“請四大掌門人入席！”“請四大掌門人入席！”廳中群豪心中均各不解：“這里與會的，除了隨伴弟子，主方迎賓知客的人員之外，個個都是掌門人，怎地還分什麼四大四小？”這時大廳中一片肅靜，只見兩名三品武官引著四個人走進廳來，一直走到錦障下的虎皮椅旁，分請四人入座。看這四人時，見當先一人是個白眉老僧，手中撐著一根黃楊木的禪杖，面目慈祥，看來沒一百歲，也有九十歲。第二人是個七十來歲的道人，臉上黑黝黝地，雙目似開似閉，形容頗為委瑣。這一僧一道，貌相判若云泥，老和尚高大威嚴，一望而知是個有道高僧。那道人卻似個尋常施法化緣、畫符騙人的茅山道士，不知何以竟也算是“四大掌門人”之一？

　　第三人是個精神矍鑠的老者，六十余歲年紀，雙目炯炯閃光，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顯是內功深厚。他一進廳來，便含笑抱拳，和這一個那一個點頭招呼，一百多個掌門人中，看來倒有八九十人跟他相識，當真是交游遍天下。各人不是叫“湯大爺”，便是稱“湯大俠”，只有幾位年歲甚高的武林名宿，才叫他一聲“甘霖兄！”胡斐心想：“這一位便是號稱‘甘霖惠七省’的湯沛湯大俠了。袁姑娘的媽媽便曾蒙他收容過。此人俠名四播，武林中都說他仁義過人，想不到今日也受了福康安的籠絡。”但見他不即就坐，走到每一席上，與相識之人寒暄幾句，拉手拍肩，透著極是親熱。待走到胡斐這一桌時，一把拉住猴拳大聖門的掌門人，笑道：“老猴兒，你也來啦？嘿嘿，怎麼席上不給預備一盆蟠桃兒？”

　　那掌門人卻對他甚是恭敬，笑道：“湯大俠，有七八年沒見您老人家啦。一直沒來跟您老人家請安問好，實在該打。您越老越健旺，真是難得。”湯沛伸手在他肩頭一拍，笑道：“你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猴孫、猴婆猴女，大小都平安吧？”那掌門人道：“托湯大俠的福，大伙兒都安健。”湯沛哈哈一笑，向姬曉峰道：“姬老三沒來嗎？”姬曉峰俯身請了個安，說道：“家嚴沒來。家嚴每日里記挂湯大俠，常說服了湯大俠賞賜的人參養榮丸後，精神好得多了。”湯沛道：“你是住在云侍郎府上嗎？明兒我再給你送些來。”姬曉峰哈腰相謝。湯沛向胡斐、程靈素、蔡威三人點點頭，走到別桌去了。那猴拳大聖門的掌門人道：“湯大俠的外號叫做‘甘霖惠七省’，其實呢，豈止是七省而已？那一年俺保的一枝十八萬兩銀子的絲綢鏢在甘涼道上失落了，一家子急得全要跳井，若不是湯大俠挺身而出，又軟又硬，既挨面子，又動刀子，‘酒泉三虎’怎肯交還這一枝鏢呢？”跟著便口沫橫飛，說起了當年之事。原來他受了湯沛的大恩，沒齒不忘，一有機會，便要宣揚他的好處。這湯沛一走進大廳，真便似“大將軍八面威風”，人人的眼光都望著他。那“四大掌門人”的其餘三人登時黯然無光。第四人作武官打扮，穿著四品頂戴，在這大廳之中，官爵高于他的武官有的是，但他步履沉穩，氣度威嚴，隱然是一派大宗師的身分。只見他約莫五十歲年紀，方面大耳，雙眉飛揚有棱，不聲不響的走到第四席上一坐，如淵之\*，如岳之峙，凝神守中，對身周的擾攘宛似不聞不見。胡斐心道：“這也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

　　他初來掌門人大會之時，滿腔雄心，沒將誰放在眼中，待得一見這四大掌門人，登時大增戒懼，尋思：“湯大俠和那武官任誰一人，我都未必抵敵得過。那和尚和道人排名尚在他二人之上，自然也非庸手。今日我的身分萬萬泄漏不得，別說一百多個掌門人個個都是頂兒尖兒的高手，只消這‘僧、道、俠、官”四人齊上，制服我便綽綽有余。”他懼意一生，當下只是抓著瓜子慢慢嗑著，不敢再東張西望，生怕給福康安手下的衛士們察覺了。過了好一會，湯沛才和眾人招呼完畢，回到自己座上。卻又有許多後生晚輩，一個個趕著過去跟他磕頭請安。湯沛家資豪富，仗義疏財，隨在他身後的門人弟子帶著大批紅封包，凡是從未見過面的晚輩向他磕一個頭，便給四兩銀子作見面禮。又亂了一陣，方才見禮已罷。

　　只聽得一位二品武官喝道：“斟酒！”在各席伺候的仆役提壺給各人斟滿了酒。那武官舉起杯來，朗聲說道：“各派掌門的前輩武師，遠道來到京城，福大帥極是歡迎。現下兄弟先敬各位一杯，待會福大帥親自來向各位敬酒。”說著舉杯一飲而盡。眾人也均干杯。那武官又道：“今日到來的，全是武林中的英雄豪傑。自古以來，從未有過如此盛事。福大帥最高興的，是居然請到了四大掌門人一齊光臨，現下給各位引見。”他指著第一席的白眉老僧道：“這位是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大智禪師。千余年來，少林派一直是天下武學之源。今日的天下掌門人大會，自當推大智禪師坐個首席。”群豪一齊鼓掌。少林派分支龐大，此日與會的各門派中，幾有三分之一是源出少林，眾人見那武官尊崇少林寺的高僧，盡皆喜歡。

　　那武官指著第二席的道人說道：“除了少林派，自該推武當為尊了。這一位是武當山太和宮觀主無青子道長。”武當派威名甚盛，為內家拳劍之祖。群豪見這道人委靡不振，形貌庸俗，都是暗暗奇怪。有些見聞廣博的名宿更想：“自從十年前武當派掌門人馬鈺逝世，武當高手火手判官張召重又死在回疆，沒聽說武當派立了誰做掌門人啊。這太和宮觀主無青子的名頭，可沒聽見過。”

　　第三位湯沛湯大俠的名頭人人皆知，用不著他來介紹，但那武官還是說道：“這位甘霖惠七省湯大俠，是‘三才劍’的掌門人。湯大俠俠名震動天下，仁義蓋世，無人不知，不用小弟多饒舌了。”他說了這幾句話，眾人齊聲起哄，都給湯沛捧場。這情景比之引見無青子時固是大大不同，便是少林寺方丈大智禪師，也是有所不及。

　　胡斐聽得鄰桌上的一個老者說道：“武林之中，有的是門派抬高了人，有的是人抬高了門派。那位青什麼道長，只因是武當山太和宮的觀主，便算是天下四大掌門人之一，我看未必便有什麼真才實學吧？至于‘三才劍’一門呢，若不是出了湯大俠這樣一位百世難逢的人物，在武林中又能占到什麼席位呢？”一個壯漢接口道：“師叔說得是。”胡斐聽了也暗暗點頭。眾人亂了一陣，目光都移到了那端坐第四席的武官身上。唱名引見的那武官說道：“這一位是我們滿洲的英雄。這位海蘭弼海大人，是鑲黃旗驍騎營的佐領，遼東黑龍門的掌門人。”海蘭弼的官職比他低，當那二品武官說這番話時，他避席肅立，狀甚恭謹。胡斐鄰桌那老者又和同桌的人竊竊私議起來：“這一位哪，卻是官職抬高門派了。遼東黑龍門，嘿嘿，在武林中名不見經傳，算那一會子的四大掌門？只不過四大掌門人倘若個個都是漢人，沒安插一個滿洲人，福大帥的臉上須不好看。這一位海大人最多只是有幾百斤蠻力，怎能和中原各大門派的名家高手較量？”那壯漢又道：“師叔說得是。”這一次胡斐心中卻頗不以為然，暗想：“你莫小覷了這一位滿洲好漢，此人英華內斂，穩凝端重，比你這糟老頭兒只怕強得多呢。”那四大掌門人逐一站起來向群豪敬酒，各自說了幾句謙遜的話。大智禪師氣度雍然，确有領袖群倫之風。湯沛妙語如珠，只說了七八句話，卻引起三次哄堂大笑。無青子和海蘭弼都不善辭令。無青子一口湖北鄉下土話，尖聲尖氣，倒有一大半人不懂他說些什麼。胡斐暗自奇怪：“這位道長說話中氣不足，怎能為武當派這等大派的掌門，多半他武藝雖低，輩份卻高，又有人望，為門下眾弟子所推重。”當下廚役送菜上來，福大帥府宴客，端的是非比尋常，單是那一壇壇二十年的狀元紅陳紹，便是極難嘗到的美酒。胡斐酒到杯干，一口氣喝了二十余杯。程靈素見他酒興甚豪，只是抿嘴微笑，偶爾回頭，便望鳳天南一眼，生怕他走得沒了影蹤。吃了七八道菜，忽聽得眾侍衛高聲傳呼：“福大帥到！”猛聽得呼呼數聲，大廳上眾武官一齊离席肅立，霎時之間，人人都似變成了一尊尊石像，一動也不動了。各門派的掌門人都是武林豪客，沒見過這等軍紀肅穆的神態，都不由得吃了一驚，三三兩兩的站起身來。

　　只聽得靴聲橐橐，幾個人走進廳來。眾武官齊聲喝道：“參見大帥！”一齊俯身，半膝跪了下去。福康安將手一擺，說道：“罷了！請起！”眾武官道：“謝大帥！”啪啪數聲，各自站起。胡斐心道：“福康安治軍嚴整，大非平庸之輩。無怪他數次出征，每一次都打胜仗。”只見他滿臉春風，神色甚喜，又想：“這人全無心肝，兩個兒子給人搶了去，竟是漫不在乎。”福康安命人斟了一杯酒，說道：“各位武師來京，本部給各位接風，干杯！”說著舉杯而盡。群豪一齊干杯。

　　這一次胡斐只將酒杯在唇邊碰了一碰，并不飲酒。他心中惱恨福康安心腸毒辣，明知母親對馬春花下毒，卻不相救，因此不愿跟他干杯。福康安說道：“咱們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萬歲爺也知道了。剛才皇上召見，賜了二十四只杯子，命本部轉賜給二十四位掌門人。”他手一揮，眾人捧上三只錦盒，在桌上舖了錦緞，從盒中取出杯來。只見第一只盒中盛的是八只玉杯，第二只盒中是八只金杯，第三只盒中取出的是八只銀杯，分成三列放在桌上。玉氣晶瑩，金色燦爛，銀光輝煌。杯上凹凹凸凸的刻滿了花紋，遠遠瞧去，只覺甚是考究精細，大內高手匠人的手藝，果是不同。福康安道：“這玉杯上刻的是蟠龍之形，叫做玉龍杯，最是珍貴。金杯上刻的是飛鳳之形，叫作金風杯。銀杯上刻的是躍鯉之形，叫作銀鯉杯。”

　　眾人望著二十四只御杯，均想：“這里與會的掌門人共有一百余人，御杯卻只有二十四只，卻賜給誰好？難道是拈鬮抽簽不成？再說，那玉龍杯自比銀鯉貴重得多，卻又是誰得玉的，誰得銀的？”只見福康安取過四只玉杯，親手送到四大掌門人的席上，每人一只，說道：“四位掌門是武林首領，每人領玉龍杯一只。”大智禪師等一齊躬身道謝。

　　福康安又道：“這里尚余下二十只御杯，本部想請諸位各獻絕藝，武功最強的四位分得四只玉杯，可與少林、武當、三才劍、黑龍門四門合稱‘玉龍八門’，是天下第一等的大門派。其次八位掌門人分得八只金杯，那是‘金鳳八門’。再其次八位分得八只銀杯，那是‘銀鯉八門’。從此各門各派分了等級次第，武林中便可少了許多紛爭。至于大智禪師、無青子道長、湯大俠、海佐領四位，則是品定武功高下的公證，各位可有异議沒有？”許多有見識的掌門人均想：“這哪里是少了許多紛爭？各門各派一分等級次第，武林中立時便惹出無窮的禍患。這二十四只御杯勢必你爭我奪。天下武人從此爭名以斗，自相殘殺，刀光血影，再也沒有宁日了。”

　　可是福大帥既如此說，又有誰敢异議？早有人隨聲附和，紛紛喝彩。福康安又道：“得了這二十四只御杯的，自然要好好的看管著。若是給別門別派搶了去、偷了去，那玉龍八門、金鳳八門、銀鯉八門，跟今日會中所定，卻又不同了哇！”這番話說得又明白了一層，卻仍有不少武人附和哄笑。胡斐聽了福康安的一番說話，又想起袁紫衣日前所述他召開這天下掌門人大會的用意，心道：“初時我還道他只是延攬天下英雄豪傑，收為己用，那知他的用意更要毒辣得多。他是存心挑起武林中各門派的紛爭，要天下武學之士，只為了一點兒虛名，便自相殘殺，再也沒余力來反抗滿清。”正想到這里，只見程靈素伸出食指，沾了一點茶水，在桌上寫了個“二”，又寫了個“桃”字，寫後隨即用手指抹去。胡斐點了點頭，這“二桃殺三士”的故事，他是曾聽人說過的，心道：“古時晏嬰使‘二桃殺三士’的奇計，只用兩枚桃子，便使三個桀驁不馴的勇士自殺而死。今日福康安要學矮子晏嬰。只不過他氣魄大得多，要以二十四只杯子，害盡了天下武人。”他環顧四周，只見少壯的武人大都興高采烈，急欲一顯身手，但也有少數中年和老年的掌門人露出不以為然的神色，顯是也想到了爭杯之事，後患大是不小。但見大廳上各人紛紛議論，一時聲音極是嘈雜，只聽鄰桌有人說道：“王老爺子，你神拳門的武功出類拔萃，天下少有人敵，定可奪得一只玉龍杯了。”那人謙道：“玉龍杯是不敢想的，倘若能捧得一只金鳳杯回家，也可以向孩子們交差啦！”又有人低聲冷笑說道：“就怕連銀鯉杯也沾不到一點邊兒，那可就丟人啦。”那姓王的老者怒目而視，說風涼話的人卻泰然自若，不予理會。一時之間，數百人交頭接耳，談的都是那二十四只御杯。忽聽得福康安身旁隨從擊了三下掌，說道：“各位請靜一靜，福大帥尚有話說。”大廳上嘈雜之聲，漸漸止歇，只因群豪素來不受約束，不似軍伍之中令出即從，隔了好一陣，方才寂靜無聲。福康安道：“各位再喝幾杯，待會酒醉飯飽，各獻絕藝。至于比試武藝的方法，大家聽安提督說一說。”站在他身旁的安提督腰粗膀寬，貌相威武，說道：“請各位寬量多用酒飯，筵席過後，兄弟再向各位解說。請，請，兄弟敬各位一杯。”說著在大杯中斟了一滿杯，一飲而盡。與會的群雄本來大都豪于酒量，但這時想到飯後便有一場劇斗，人人都不敢多喝，除了一些決意不出手奪杯的高手耆宿之外，都是舉杯沾唇，作個意思，便放下了酒杯。酒筵丰盛無比，可是人人心有挂懷，誰也沒心緒來細嘗滿桌山珍海味，只是想到待會便要動手，飯卻非吃飽不可，因此一干武師，十之八九都是酒不醉而飯飽。

　　待得筵席撤去，安提督擊掌三下。府中仆役在大廳正中并排放了八張太師椅，東廳和西廳也各擺八張。大廳的八張太師椅上舖了金絲繡的紅色緞墊，東廳椅上舖了綠色緞墊，西廳椅上舖了白色緞墊。三名衛士捧了玉龍杯、金鳳杯、銀鯉杯，分別放在大廳、東廳和西廳的三張茶几上。安提督見安排已畢，朗聲說道：“咱們今日以武會友，講究點到為止，誰跟誰都沒冤仇，最好是別傷人流血。不過動手過招的當中，刀槍沒眼，也保不定有什麼失手。福大帥吩咐了，哪一位受輕傷的，送五十兩湯藥費，重傷的送三百兩，不幸喪命的，福大帥恩典，撫恤家屬紋銀一千兩。在會上失手傷人的，不負罪責。”眾人一聽，心下都是一涼：“這不是明著讓咱們拚命麼？”安提督頓了一頓，又道：“現下比武開始，請四大掌門人入座。”四名衛士走到大智禪師、無青子、湯沛、海蘭弼跟前，引著四人在大廳的太師椅上居中坐下。八張椅上坐了四人，每一邊都還空出兩個座位。安提督微微一笑，說道：“現下請天下各家各派的掌門高手，在福大帥面前各顯絕藝。哪一位自忖有能耐領得銀鯉杯的，請到西廳就坐；能領得金鳳杯的，請到東廳就坐。若是自信确能藝壓當場，可和四大掌門人并列的，請到大廳正中就坐。二十位掌門人入坐之後，余下的掌門人哪一位不服，可向就座的挑戰，敗者告退，胜者就位，直到無人出來挑戰為止。各位看這法兒合適麼？”

　　眾人心想：“這不是擺下了二十座擂台嗎？”雖覺大混戰之下死傷必多，但力強者胜，倒也公平合理。許多武師便大聲說好，無人异議。這時福康安坐在左上首一張大椅中。兩邊分站著十六名高手衛士，周鐵鷦和王劍英都在其內，嚴密衛護，生怕眾武師龍蛇混雜，其中隱藏了刺客。

　　程靈素伸手肘在胡斐臂上輕輕一敲，嘴角向上一努，胡斐順著她眼光向上看去，只見屋角一排排的站滿了衛士，都是手握兵刃。看來今日福康安府中戒備之嚴，只怕還胜過了皇宮內院，府第周圍，自也是布滿了精兵銳士。胡斐心想：“今日能找到鳳天南那惡賊的蹤跡，心愿已了，無論如何不可泄漏了形跡，否則只怕性命難保。待會若能替華拳門奪到一只銀鯉杯，也算是對得起這位姬兄了。只是我越遲出手越好，免得多引人注目。”那知他心中這麼打算，旁人竟也都是這個主意。只不過胡斐怕的是被人識破喬裝，其餘武師卻均盼旁人斗了個筋疲力盡，自己最後出手，坐收漁人之利，是以安提督連說幾遍：“請各位就座！”那二十張空椅始終空蕩蕩地，竟無一個武師出來坐入。俗語說得好：“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凡是文人，從無一個自以為文章學問天下第一，但學武之士，除了修養特深的高手之外，決計不肯甘居人後。何況此日與會之人都是一派之長，平素均是自尊自大慣了的，就說自己名心淡泊，不喜和人爭競，但所執掌的這門派的威望卻決不能墮了。只要這晚在會中失手，本門中成千成百的弟子今後在江湖上都要抬不起頭來，自己回到本門之中，又怎有面目見人？只怕這掌門人也當不下去了。當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意：“我若不出手，將來尚可推托交代。若是出手，非奪得玉龍杯不可。要一只金鳳杯、銀鯉杯，又有何用？”因此眾武師的眼光，個個都注視著大廳上那四張空著的太師椅，至于東廳和西廳的金鳳杯和銀鯉杯，竟是誰都不在意下。

　　僵持了片刻，安提督干笑道：“各位竟都這麼謙虛？還是想讓別個兒累垮了，再來撿個現成便宜？那可不合武學大師的身分啊。”這幾句話似是說笑，其實卻是道破了各人心事，以言相激。果然他這句話剛說完，人叢中同時走出兩個人來，在兩張椅中一坐。一個大漢身如鐵塔，一言不發，卻把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坐得格格直響。另一個中等身材，頦下長著一部黃胡子，笑道：“老兄，咱哥兒倆都是拋磚引玉。沖著眼前這許多老師父、大高手，咱哥兒難道還能把兩只玉龍杯捧回家去嗎？你可別把椅子坐爛了，須得留給旁人來坐呢。”那黑大漢“嘿”的一聲，臉色難看，顯然對他的玩笑頗不以為然。一個穿著四品頂戴的武官走上前來，指著那大漢朗聲道：“這位是‘二郎拳’的掌門人黃希節黃老師。”指著黃胡子道：“這位是‘燕青拳’的掌門人歐陽公政歐陽老師。”胡斐聽得鄰桌那老者低聲道：“好哇，連‘千里獨行俠’歐陽公政，居然也想取玉龍杯。”胡斐心中微微一震，原來那歐陽公政自己安上個外號叫作“千里獨行俠”，其實是個獨腳大盜，空有俠盜之名，并無其實，在武林中名頭雖響，聲譽卻是極為不佳，胡斐也曾聽到過他的名字。

　　這兩人一坐上，跟著一個道人上去，那是“昆侖刀”的掌門人西靈道人。只見他臉含微笑，身上不帶兵刃，似乎成竹在胸，極有把握，眾人都有些奇怪：“這道士是‘昆侖刀’的掌門人，怎地不帶單刀？”

　　廳上各人正眼睜睜的望著那余下的一張空椅，不知還有誰挺身而出。安提督說道：“還有一只玉杯，沒誰要了麼？”只聽得人叢中一人叫道：“好吧！留下給我酒鬼裝酒喝！”一個身材高瘦的漢子踉踉蹌蹌而出，一手拿酒壺，一手拿酒杯，走到廳心，暈頭轉向的繞了兩個圈子，突然倒轉身子，向後一跌，摔入了那只空椅之中。這一下身法輕靈，顯是很高明的武功。大廳中不乏識貨之人，早有人叫了起來：“好一招‘張果老倒騎驢，摔在高橋上’！”原來這人是“醉八仙”的掌門人千杯居士文醉翁，但見他衣衫襤褸，滿臉酒氣，一副令人莫測高深的模樣。安提督道：“四位老師膽識過人，可敬可佩。還有哪一位老師，自信武功胜得過這四位中任何一位的，便請出來挑戰。若是無人挑戰，那麼二郎拳、燕青拳、昆侖刀、醉八仙四門，便得歸于‘玉龍八門’之列了。”

　　只見東首一人搶步而上，說道：“小人周隆，愿意會一會‘千里獨行俠’歐陽老師。”這人滿臉肌肉虯起，身材矮壯，便如一只牯牛相似。胡斐對一干武林人物都不相識，全仗旁聽鄰座的老者對人解說。好在那老者頗以見多識廣自喜，凡是知道的，無不搶先而說。只聽他道：“這位周老師是‘金剛拳’的掌門人，又是山西大同府興隆鏢局的總鏢頭。聽說歐陽公政劫過他的鏢，他二人很有過節。我看這位周老師下場子，其意倒不一定是在玉龍杯。”胡斐心想：“武林中恩恩怨怨，牽纏糾葛，就像我自己，這一趟全是為鳳天南那惡賊而來。各門各派之間，只怕累世成仇已達數百年的也有不少。難道都想在今日會中了斷麼？”想到這里，情不自禁的望了鳳天南一眼，只見他不住手的轉動兩枚鐵膽，卻不發出半點聲息，神色甚是宁定。胡斐在福康安府中鬧了兩晚，九城大索，鳳天南料想他早已逃出北京，高飛遠走，那想得到他英雄俠膽，竟又會混進這龍潭虎穴的掌門人大會中來？周隆這麼一挑戰，歐陽公政笑嘻嘻的走下座位，笑道：“周總鏢頭，近來發財？生意興隆？”

　　周隆年前所保的八萬兩銀子一枝鏢給他劫了，始終追不回來，賠得傾家蕩產，數十年的積蓄一旦而盡，如何不恨得牙痒痒的？當下更不打話，一招“雙劈雙撞”直擊出去。歐陽公政還了一招燕青拳中的“脫靴轉身”，兩人登時激斗起來。周隆胜在力大招沉，下盤穩固，歐陽公政卻以拳招靈動、身法輕捷見長。周隆一身橫練功夫，對敵人來招竟不大閃避，肩頭胸口接連中了三拳，竟是哼也沒哼一聲，突然間呼的一拳打出，卻是“金剛拳”中的“迎風打”。歐陽公政一笑閃開，飛腳踹出，踢在他的腿上。周隆“搶背大三拍”就地翻滾，摔了一交，卻又站起。兩人拆到四五十招，周隆身上已中了十余下拳腳，冷不防鼻上又中了一拳，登時鼻血長流，衣襟上全是鮮血。歐陽公政笑道：“周老師，我只不過搶了你鏢銀，又沒搶你老婆，說不上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就算了吧！”周隆一言不發，扑上發招。歐陽公政仗著輕功了得，側身避開，口中不斷說輕薄言語，意圖激怒對方。

　　酣戰中周隆小腹上又被賜中了一腳，他左手按腹，滿臉痛苦之色，突然之間，右手“金鉤挂玉”，搶進一步，一招“沒遮攔”，結結實實的捶中在敵人胸口。但聽得喀喇一響，歐陽公政斷了幾根肋骨，搖搖晃晃，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他知周隆恨己入骨，一招得胜，跟著便再下毒手，這時自己已無力抵御，當下強忍疼痛，閃身退下，苦笑道：“是你胜了……”周隆待要追擊，湯沛說道：“周老師，胜負已分，不能再動手了。你請坐吧。”周隆聽得是湯沛出言，不敢違逆，抱拳道：“小人不敢爭這玉龍杯！”抽身歸座。眾武師大都瞧不起歐陽公政的為人，見周隆苦戰獲胜，紛紛過來慰問。歐陽公政滿臉慚色，卻不敢离座出府，他自知冤家太多，這時身受重傷，只要一出福大帥府，立時便有人跟出來下手，周隆第一個便要出來，只得取出傷藥和酒吞服，強忍疼痛，坐著不動，對旁人的冷嘲熱諷，只作不聞。胡斐心道：“這周隆看似戇直，其實甚是聰明，憑他的功夫，那玉龍杯是決計奪不到的，一戰得胜，全名而退。‘金剛拳’雖不能列名為‘玉龍八門’，但在江湖上卻誰也不能小看了。”只聽湯沛說道：“周老師既然志不在杯，有哪一位老師上來坐這椅子？”

　　這一只空椅是不戰而得，倒是省了一番力氣，早有人瞧出便宜，兩條漢子分從左右搶了過去。眼看兩人和太師椅相距的遠近都是一般，誰的腳下快一步，誰便可以搶到。哪知兩人來勢都急，奔到椅前，雙肩一撞，各自退了兩步。便在此時，呼的一聲，一人從人叢中竄了出來，雙臂一振，如大鳥般飛起，輕輕巧巧的落在椅中。他後發而先至，竟搶在那兩條漢子的前面，這一份輕功可實在耍得漂亮。人叢中轟雷價喝了聲彩。那互相碰撞的兩個漢子見有人搶先坐入椅中，向他一看，齊聲叫道：“啊，是你！”不約而同地向他攻了過去。那人坐在椅中，卻不起身，左足砰的一下踢出，將左邊那漢子踢了個筋斗，右手一長，扭住右邊漢子的後領，一轉一甩，將他摔了一交。他身不离椅，隨手打倒兩人。眾人都是一驚：“這人武功恁地了得！”安提督不識此人，走上兩步，問道：“閣下尊姓大名？是何門何派的掌門人？”那人尚未回答，地下摔倒的兩個漢子已爬起身來，一個哇哇大叫，一個破口亂罵，掄拳又向他打去。從二人大叫大嚷的言語中聽來，似乎這人一路上侮弄戲耍，二人早已很吃了他的苦頭。那人借力引力，左掌在左邊漢子的背心上一推，右足彎轉，啪的一聲，在右邊漢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腳。兩人身不由主的向前一沖。幸好兩人變勢也快，不等相互撞頭，四只手已伸手扭住，只是去勢急了，終于站不住腳，一齊摔倒。左邊那漢子叫道：“齊老二，咱們自己的帳日後再算，今日并肩子上，先料理了這廝再說。”右邊的漢子道：“不錯！”一躍而起，便從腰間抽出了一柄匕首。

　　胡斐聽得鄰座那老者自言自語：“‘鴨形門’的翻江鳧一死，傳下的兩個弟子實在太不成器。”歎息了一聲，不再往下解釋。胡斐見兩個漢子身法甚是古怪，好奇心起，走過去拱一拱手，說道：“請問前輩，這兩位是‘鴨形門’的麼？”那老者笑了笑，道：“閣下面生得緊啊。請教尊姓大名？”胡斐還未回答，蔡威已站起身來，說道：“我給兩位引見。這是敝門新任掌門人程靈胡程老師，這位是‘先天拳’掌門人郭玉堂郭老師。你們兩位多親近親近。”

　　郭玉堂識得蔡威，知道華拳門人才輩出，是北方拳家的一大門派，不由得對胡斐肅然起敬，忙起立讓座，說道：“程老師，我這席上只有四人，要不要到這邊坐？”胡斐道：“甚好！”向大聖門的猴形老兒告了罪，和程靈素、姬曉峰、蔡威三人將杯筷挪到郭玉堂席上，坐了下來。“先天拳”一派來歷甚古，創于唐代，但歷代拳師傳技時各自留招，千余年來又沒出什麼出類拔萃的英傑，因之到得清代，已趨式微。郭玉堂自知武功不足以與別派的名家高手爭胜，也沒起爭奪御杯之意，心安理得的坐在一旁，飲酒觀斗，這時聽胡斐問起，說道：“‘鴨形拳’的模樣很不中瞧，但馬步低，下盤穩，水面上的功夫尤其了得。當年翻江鳧在世之日，河套一帶是由他稱霸了。翻江鳧一死，傳下了兩個弟子，這拿匕首的叫做齊伯濤，那拿破甲錐的叫做陳高波。兩人爭做掌門人已爭了十年，誰也不服誰。這次福大帥請各家各派的掌門人赴會，嘿，好家伙，師兄弟倆老了臉皮，可一起來啦！”

　　只見齊伯濤和陳高波各持一柄短兵刃，左右分進，坐在椅中那人卻仍不站起，罵道：“沒出息的東西，我在蘭州跟你們怎麼說了？叫你們別上北京，卻偏偏要來。”這人頭尖臉小，拿著一根小小旱煙管，呼嚕呼嚕的吸著，留著兩撇黃黃的鼠須，約莫五十來歲年紀。安提督連問他姓名門派，他卻始終不理。胡斐見他手腳甚長，隨隨便便的東劈一掌，西踢一腿，便將齊陳二人的招數化解了去，武功似乎并不甚高，但招數卻極怪异，問郭玉堂道：“郭老師，這位前輩是誰啊？”郭玉堂皺眉道：“這個……這個……”他可也不認識，不由得臉上有些訕訕的，旁人以武功見負自慚，他卻以識不出旁人的來歷為羞。只聽那吸旱煙的老者罵道：“下流胚子，若不是瞧在我那過世的兄弟翻江鳧臉上，我才不理你們的事呢。翻江鳧一世英雄，收的徒弟卻貪圖功名利祿，來趕這趟混水。你們到底回不回去？”陳高波挺錐直戳，喝道：“我師父幾時有你這個臭朋友了？我在師父門下七八年，從來沒見過你這糟老頭子！”那老者罵道：“翻江鳧是我小時玩泥沙、捉虫蟻的朋友，你這娃娃知道什麼？”突然左手一伸，啪的一下，打了他一個耳括子。這時齊伯濤已攻到他的右側，那老者抬腿一踹，正好踹中他的面門，喝道：“你師父死了，我來代他教訓。”大廳上群雄見三人斗得滑稽，無不失笑。但齊伯濤和陳高波當真是大渾人兩個，誰都早瞧出來他們決不是老者的對手，二人卻還是苦苦糾纏。那老者說道：“福大帥叫你們來，難道當真是安著好心麼？他是要挑得你們自相殘殺，為了幾只喝酒嫌小、裝尿不夠的杯子，大家拚個你死我活！”這句話明著是教訓齊陳二人，但聲音響朗，大廳上人人都聽見了。胡斐暗暗點頭，心想：“這位前輩倒是頗有見識，也虧得他有這副膽子，說出這幾句話來。”

　　果然安提督聽了他這話，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你到底是誰？在這里胡說八道的搗亂？”總算他還礙著群雄的面子，當他是邀來的賓客，否則早就一巴掌打過去了。那老者咧嘴一笑，說道：“我自管教我的兩個後輩，又礙著你什麼了？”旱煙管伸出，叮叮兩響，將齊陳手中的匕首和破甲錐打落，將旱煙管往腰帶中一插，右手扭住齊伯濤的左耳，左手扭住陳高波的右耳，揚長而出。說也奇怪，兩人竟是服服帖帖的一聲不作，只是歪嘴閉眼，忍著疼痛，神情極是可笑。原來那老者兩只手大拇指和食指扭住耳朵，另外三指卻分扣兩人腦後的“強間”“風府”兩穴，令他們手足俱軟，反抗不得。胡斐心道：“這位前輩見事明白，武功高強，他日江湖上相逢，倒可和他相交。齊陳二人若能得他調教，將來也不會如此沒出息了。”安提督罵道：“混帳王八羔子，到大帥府來胡鬧，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忽然波的一聲，人叢中飛出一個肉丸，正好送在他的嘴里。安提督一驚之下，骨碌一下，吞入了肚中，登時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雖然牙齒間沾到一些肉味，卻不清楚到底吞了什麼怪東西下肚，又不知這物事之中是否有毒，自是更不知這肉丸是何人所擲了。這一下誰也沒瞧明白，只見他張大了口，滿臉驚惶之色，一句話沒罵完，卻沒再罵下去。湯沛向著安提督的背心，沒見到他口吞肉丸，說道：“江湖上山林隱逸之士，所在多有，原也不足為奇。這位前輩很清高，不愿跟咱們俗人為伍，那也罷了。這里有一張椅子空著，卻有哪一位老師上來坐一坐？”

　　人叢中一人叫道：“我來！”眾人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過了好一會，才見人叢中擠出一個矮子來。只見這人不過三尺六七寸高，滿臉虯髯，模樣甚是凶橫。有些年輕武師見他矮得古怪，不禁笑出聲來。那矮子回過頭來，怒目而視，眼光炯炯，自有一股威嚴，眾人竟自不敢笑了。

　　那矮子走到二郎拳掌門人黃希節身前，向著他從頭至腳的打量。黃希節坐在椅上，猶似一座鐵塔，比那矮子站著還高出半個頭。那矮子對他自上看到下，又自下看到上，卻不說話。黃希節道：“看什麼？要跟我較量一下麼！”那矮子哼了一聲，繞到椅子背後，又去打量他的後腦。黃希節恐他在身後突施暗算，跟著轉過頭去，那矮子卻又繞到他正面，仍是側了頭，瞪眼而視。那四品武官說道：“這位老師是陝西地堂拳掌門人，宗雄宗老師！”

　　黃希節給他瞧得發毛，霍地站起身來，說道：“宗老師，在下領教領教你的地堂拳絕招。”那知宗雄雙足一登，坐進了他身旁空著的椅中。黃希節哈哈一笑，說道：“你不愿跟我過招，那也好！”坐回原座。宗雄卻又縱身离座，走到他跟前，將一顆冬瓜般的腦袋，轉到左邊，又轉到右邊，只是瞧他。黃希節怒喝道：“你瞧什麼？”宗雄道：“適才飲酒之時，你干麼瞧了我一眼，又笑了起來？你笑我身材矮小，是不是？”黃希節笑道：“你身材矮小，跟我有什麼相干？”宗雄大怒，喝道：“你還討我便宜！”黃希節奇道：“咦，我怎地討你便宜了？”宗雄道：“你說我身材矮小，跟你有什麼相干？嘿嘿，我生得矮，那只跟我老子相干，你不是來混充我老子嗎？”此言一出，大廳中登時哄堂大笑。福康安正喝了一口茶，忍不住噴了出來。程靈素伏在桌上，笑得揉著肚子。胡斐卻怕大笑之下，粘著的胡子落了下來，只得強自忍住。黃希節笑道：“不敢，不敢！我兒子比宗老師的模樣兒俊得多了。”宗雄一言不發，呼的一拳便往他小肚上擊去。黃希節早有提防，他身材雖大，行動卻甚是敏捷，一躍而起，跳在一旁。只聽喀喇一響，宗雄一拳已將一張紫檀木的椅子打得碎裂。這一拳打出，大廳上笑聲立止，眾人見他雖然模樣丑陋，言語可笑，但神力驚人，倒是不可小覷了。宗雄一拳不中，身子後仰，反腳便向黃希節踢去。黃希節左腳縮起，“英雄獨立”，跟著還了一招“打八式跺子腳”。宗雄就地滾倒，使了地堂拳出來，手足齊施，專攻對方的下三路。黃希節連使“掃堂腿”、“退步跨虎勢”、“跳箭步”數招，攻守兼備。但他的“二郎拳”的長處是在拳掌而非腿法，若與常人搏擊，給他使出“二郎擔山掌”、“蓋馬三拳”等絕招來，憑著他拳快力沉，原是不易抵擋，而他所練腿法，也是窩心腿，撩陰腿等用以踢人上盤中盤，這時遇到宗雄在地下滾來滾去，生平所練的功夫盡數變了無用武之地，不但拳頭打人不著，踢腿也無用武處，只是跳躍而避。過不多時，膝彎里已被宗雄接連踢中數腿，又痛又酸之際，宗雄雙腿一絞，黃希節站立不住，摔倒在地。

　　宗雄縱身扑上，那知黃希節身子跌倒，反而有施展余地，一拳擊出，正中對方肩頭，將宗雄擊出丈余。宗雄一個打滾，又攻了回來。黃希節跪在地下，瞧准來勢，左掌右拳，同時擊出，宗雄斜身滾開。兩人著地而斗，只聽得砰砰之聲不絕，身上各自不斷中招。但兩人都是皮粗肉厚之輩，很挨得起打擊，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腳，一時竟分不出胜負，這般搏擊，宗雄已占不到便宜，驀地里黃希節賣個破綻，讓宗雄滾過身來，拚著胸口重重挨上一拳，雙手齊出，抓住他的脖子，一翻身，將他壓在身下，雙手使力收緊。宗雄伸拳猛擊黃希節脅下，但黃希節好容易抓住敵人要害，如何肯放？宗雄透不過氣來，滿臉脹成紫醬，擊出去的拳頭也漸漸無力了。群雄見二人蠻打爛拚，宛如市井之徒打架一般，那還有絲毫掌門人的身分，都是搖頭竊笑。

　　眼見宗雄漸漸不支，人叢中忽然跳出一個漢子，擂拳往黃希節背上擊去。安提督喝道：“退下，不得兩個打一個。”但那人拳頭已打到了黃希節背心。黃希節吃痛，手一松，宗雄翻身跳起，人叢中又有一人跳出，長臂掄拳，沒頭沒腦的向那漢子打去。原來這兩人一個是宗雄的大弟子，一個是黃希節的兒子，各自出來助拳，大廳上登時變成兩對兒相毆。旁觀眾人吶喊助威，拍手叫好。一場武林中掌門人的比武較藝，竟變成了耍把戲一般，莊嚴之意，蕩然無存。宗雄吃了一次虧，不敢再僥幸求胜，當下嚴守門戶，和黃希節斗了個旗鼓相當。黃希節的兒子臨敵經驗不足，接連給對方踢了幾個筋斗。他一怒之下，從靴筒中拔出一柄短刀，便向敵人剁去。宗雄的弟子吃了一驚，他身上沒攜兵刃，搶過湯沛身旁那張空著的太師椅，舞動招架。

　　這場比武越來越不成模樣。安提督喝道：“這成什麼樣子？四個人通統給我退下。”但宗雄等四人打得興起，全沒聽見他的說話。海蘭弼站起身來，道：“提督大人的話，你們沒聽見麼？”黃希節的兒子一刀向對手剁去，卻剁了個空。海蘭弼一伸手，抓住他的胸口，順手向外擲出，跟著回手抓住宗雄的弟子，也擲到了天井之中。眾人一呆之下，但見海蘭弼一手一個，又已抓住宗雄和黃希節，同時擲了出去。四人跌成一團，頭暈腦脹之下，亂扭亂打，直到幾名衛士奔過去拆開，方才罷手，但人人均已目腫鼻青，兀自互相叫罵不休。

　　海蘭弼這一顯身手，旁觀群雄無不惕然心驚，均想：“這人身列四大掌門，果然有極高的武功，這麼隨手一抓一擲，就將宗黃二人如稻草般拋了出去。”要知宗雄和黃希節雖然斗得狼狽，但兩人确有真實本領，在江湖上也都頗有聲望，實非等閒之輩。海蘭弼擲出四人後，回歸座位。湯沛贊道：“海大人好身手，令人好生佩服。”海蘭弼笑道：“可叫湯大俠見笑了，這幾個家伙可實在鬧得太不成話。”

　　這時侍仆搬開破椅，換了一張太師椅上來。“昆侖刀”掌門人西靈道人本來一直臉含微笑，待見海蘭弼露了這手功夫，自覺難以和他并列，忝居“玉龍八門”的掌門人之一，不由得有些局促不安起來。那一旁“醉八仙”掌門人千杯居士文醉翁，卻仍是自斟自飲，醉眼模糊，對眼前之事恍若不聞不見。安提督說道：“福大帥請各位來此，乃是較量武功，以定技藝高下，可千萬別像適才這幾位這般亂打一氣，不免貽笑大方。”只聽宗雄在廊下喝道：“什麼貽笑大方？貽哭小方？你懂武功不懂？咱們來較量較量。”安提督只作沒聽見，不去睬他，說道：“這里還有兩個座位，哪一位真英雄、真好漢上來乘坐？”宗雄大怒，叫道：“你這麼說，是罵我不是真英雄了？難道我是狗熊？”他不理會適才曾被海蘭弼擲跌，當即從廊下縱了出來，向安提督奔去，突然間腳步踉蹌，跌了個筋斗。原來一名衛士伸足一絆，摔了他一交。宗雄大怒，轉過身來找尋暗算之人時，那衛士早已躲開。宗雄喃喃咒罵，不知是誰暗中絆他。這時眾人都望著中間的兩張太師椅，沒誰再去理會宗雄。原來一張空椅上坐著一個穿月白僧袍的和尚，唱名武官報稱是蒙古哈赤大師，另一張空椅上卻擠著坐了兩人。這兩人相貌一模一樣，倒挂眉，斗雞眼，一對眼珠緊靠在鼻梁之旁，約莫四十來歲年紀，服飾打扮沒半絲分別，顯然是一對孿生兄弟。這兩人容貌也沒什麼特异，但這雙斗雞眼卻襯得形相甚是詭奇。唱名武官說道：“這兩位是貴州‘雙子門’的掌門人倪不大、倪不小倪氏雙雄。”

　　眾人一聽他倆的名字，登時都樂了，再瞧二人的容貌身形，真的再也沒半分差异，也不知倪不大是哥哥呢，還是倪不小是哥哥。如果一個叫倪大，一個倪小，那自是分了長幼，但“不大”似乎是小，“不小”似乎是大，卻又未必盡然。只見兩人雙手都攏在衣袖之中，好像天氣極冷一般。眾人指指點點的議論，有的更打起賭來，有的說倪不大居長，有的說倪不小為大，但到底哪一個是倪不大，哪一個是倪不小，卻又是誰也弄不清楚。兩兄弟神色木然，四目向前直視，二人都非瘦削，但并排坐在一張椅中，絲毫不見擠迫，想來自幼便這麼坐慣了的。福康安凝目瞧著二人，臉含微笑，也是大感興味。眾人正議論間，忽地眼前一亮，只見人叢中走出一個女子來。這女子身穿淡黃羅衫，下身系著蔥綠裙子，二十一二歲年紀，膚色白嫩，頗有風韻。唱名武官報道：“鳳陽府‘五湖門’的掌門人桑飛虹姑娘。”眾武師突然見到一個美貌姑娘出場，都是精神一振。郭玉堂對胡斐道：“五湖門的弟子都是做江湖賣解的營生，世代相傳，掌門人一定是女子。便是有武藝極高、本領極大的男弟子，也不能當掌門人。只是這位桑姑娘年紀這樣輕，恐怕不見得有什麼真實功夫吧？”

　　只見桑飛虹走到倪氏昆仲面前，雙手叉腰，笑道：“請問兩位倪爺，哪一位是老大？”兩人搖了搖頭，并不回答，桑飛虹笑道：“便是雙生兄弟，也有個早生遲生，老大老二。”倪氏昆仲仍舊搖了搖頭。桑飛虹道：“咦，這可奇啦！”指著左首那人道：“你是老大？”那人搖了搖頭。她又指著右首那人道：“那麼你是老大了？”那人又搖了搖頭。桑飛虹皺眉道：“咱們武林中人，講究說話不打誑語。”右首那人道：“誰打誑了？我不是他哥哥，他也不是我哥哥。”桑飛虹道：“你二位可總是雙生兄弟吧？”兩人同時搖了搖頭。

　　這幾下搖頭，大廳上登時群情聳動，他二人相貌如此似法，決不能不是雙生兄弟。

　　桑飛虹哼了一聲道：“這還不是打誑？你們若不是雙生兄弟，殺了我頭也不信。那麼誰是倪不大？”左首那人道：“我是倪不大。”桑飛虹道：“好，是你先出世呢還是他先出世？”倪不大皺眉道：“你這位姑娘纏夾不清，你又不是跟咱兄弟攀親，問這個干麼！”桑飛虹走慣江湖，對他這句意含輕薄之言也不在意，拍手笑道：“好啦，你自己招認是兄弟啦！”倪不大道：“咱們是兄弟，可不是雙生兄弟。”桑飛虹伸食指點住腮邊，搖頭：“我不信。”倪不大道：“你不信就算了。誰要你相信？”桑飛虹甚是固執，說道：“你們是雙生兄弟，有什麼不好？為什麼不肯相認？”倪不小道：“你一定要知道其中緣由，跟你說了，那也不妨。但咱兄弟有個規矩，知道了我們出身的秘密之後，須得挨咱兄弟三掌，倘若自知挨不起的，便得向咱兄弟磕三個響頭。”桑飛虹實在好奇心起，暗想：“他們要打我三掌，未必便打得到了，我先聽聽這秘密再說。”于是點頭道：“好，你們說罷！”倪氏兄弟忽地站起，兩人這一站，竟無分毫先後遲速之差，真如是一個人一般。桑飛虹得意洋洋的道：“這還不是雙生兄弟？當真騙鬼也不相信！”只見他二人雙手伸出袖筒，眼前金光閃了幾閃，原來二人十根手指上都套著又尖又長的金套，若是向人抓來，倒是不易抵擋的利器。倪氏兄弟身形晃動，伸出手指，便向桑飛虹抓到。

　　桑飛虹吃了一驚，急忙縱身躍開，喝道：“干什麼？”倪不大站在東南角，倪不小站西北角上，兩個人手臂伸開，每根手指上加了尖利的金套，都有七八寸長，登時將桑飛虹圍在中間。安提督忙道：“今日會中規矩，只能單打獨斗，不許倚多為胜。”倪不小那雙斗雞眼的兩顆眼珠本來聚在鼻梁之旁，忽然橫向左右一分，朝安提督白了一眼，冷冷地道：“安大人，你可知咱哥兒倆是哪一門哪一派啊？”安提督道：“你兩位是貴州‘雙子門’吧？”倪不大的眼珠也倏地分開，說道：“咱‘雙子門’自來相傳，所收的弟子不是雙生兄弟，便是雙生姊妹，和人動手，從來就沒單打獨斗的。”

　　安提督尚未答話，桑飛虹搶著道：“照啊，你們剛才說不是雙生兄弟，這會兒自己又承認了。”倪不小道：“我們不是雙生兄弟！”眾人聽了他二人反反復復的說話，都覺得這對寶貝兒兄弟有些兒痴呆。桑飛虹格格一笑，道：“不和你們歪纏啦，反正我又不想要這玉龍杯！”說著便要退開。倪不小雙手一攔，說道：“你已問過我們的身世，是受我們三掌呢，還是向咱兄弟磕三個頭？”桑飛虹秀眉微蹙，說道：“你們始終說不明白，又說是兄弟，又說不是雙生兄弟。天下英雄都在此，倒請大家評評這個理看。”倪不大道：“好，你一定要聽，便跟你說了。”倪不小道：“我們兩個一母同胞。”倪不大道：“一母同胞共有三人。”倪不小道：“我兩人是三胞胎中的兩個。”倪不大道：“所以說雖是兄弟，卻不是雙生兄弟。”倪不小道：“大哥哥生下娘胎就一命嗚呼。”倪不大道：“我們二人同時生下，不分先後。”倪不小道：“雙頭并肩，身子相連。”倪不大道：“一位名醫巧施神術，將我兄弟二人用刀剖開。”倪不小道：“因此上我二人分不出誰是哥哥，誰是弟弟。”倪不大道：“我既不大，他也不小。”他二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口氣的說將下來，中間沒分毫停頓，語氣連貫，音調相同，若有人在隔壁聽來，決計不信這是出于二人之口。大廳上眾人只聽得又是詫异，又是好笑，人人均想這事雖然奇妙，卻也并非事理所無，不由得盡皆驚歎。桑飛虹笑道：“原來如此，這種天下奇聞，我今日還是第一次聽到。”倪不小道：“你磕不磕頭？”桑飛虹道：“頭是不磕的。你要打，便動手吧，我可沒答應你不還手。”倪不大、倪不小兩兄弟互相并不招呼，突然間金光晃動，二十根套著尖利金套的手指疾抓而至。桑飛虹身法靈便，竟從二十根長長的手爪之間閃避了開去。倪氏兄弟自出娘胎以來，從未分開過一個時辰，所學武功也純是分進合擊之術，兩個人和一個人絕無分別，便如是一個四手四足二十根手指的單人一般，兩人出手配合得絲絲入扣，倪不大左手甫伸，倪不小的右手已自側方包抄了過來。桑飛虹身法雖是滑溜之極，但十余招內，竟是還不得一招，眼見情勢甚是危急，這局面無法長久撐持，只要稍有疏神，終須傷在他兩兄弟的爪下。

　　廳上旁觀的群雄之中，許多人忍不住呼喝起來：“兩個打一個，算是英雄呢還是狗熊？”“兩個大男人合斗一個年輕姑娘，可真是要臉得緊！”“人家姑娘是空手，這兩位爺們手指上可帶著兵刃呀！”“小兄弟，你上去相助一臂之力，說不定人家大姑娘對你由感生情呢，哈哈！”

　　正嘈鬧間，倪不大和倪不小突然同時“咦”的一聲呼叫，并肩躍在左首，凝目望向福康安，臉上充滿驚喜的神色。眾人一齊順著他二人目光瞧去，但見福康安笑吟吟的坐在椅中，一手拉著一個孩兒，低聲跟兩人說話。這兩個孩兒生得玉雪可愛，相貌全然相同，顯然也是一對雙生兄弟，但與倪不大、倪不小兄弟相比，二俊二丑，襯托得加倍分明。眾人看了，又均是一樂。胡斐和程靈素卻同時心頭大震，原來這兩個孩兒正是馬春花的兒子，不知又如何給福康安奪了回來？胡程二人跟著便想：“孩兒既給他奪回，那麼我們的行藏也早便給他識破了。”程靈素向胡斐使個眼色，示意須當及早溜走。胡斐點了點頭，心想：“對方若已識破，自然暗中早有布置，此時已走不脫了。只能隨機應變，再作道理。”

　　倪不大、倪不小兄弟仔細打量那兩個孩兒，如痴如狂，直是神不守舍的模樣。桑飛虹笑道：“這兩個孩兒很好，你們可要收他們做弟子麼？”這兩句話，恰正說中了倪氏兄弟的心事。要知武林之中，徒固擇師，師亦擇徒。要遇上一位武學深湛的明師固是不易，但要收一個聰明穎悟、勤勉好學的徒弟，也非有極好的機緣不可。“雙子門”的技藝武功必須兩人同練同使，雖然可收兩個年齡身材、性情資質都差不多的徒兒共學，但總是以雙生兄弟最為佳妙。因雙生兄弟人不但神智身體都一模一樣，同時往往心意隱隱相通，臨敵之時，自然而然能發出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威力。因此“雙子門”的武師要收一對得意弟子，可比常人要難上百倍。這時倪氏兄弟見到福康安這對雙生兒子，看來資質根骨，無一不是上上之選，當真是心痒難搔，說不出的又是歡喜，又是難過。福康安笑嘻嘻的低聲道：“看這兩位師父，他們也是雙生的同胞兄弟。他兩位的相貌，不是完全相同麼？你們猜，這二人之中，那一位是哥哥？”原來福康安奪回這對孩子後，心下甚喜，忽然見到倪氏兄弟的模樣，于是叫了孩子倆出來瞧瞧。兩個孩兒凝視著倪氏兄弟，他二人本身是雙生兄弟，另具一種旁人所無的特异感覺，本來極易分辨倪氏兄弟誰大誰小，但這二人同時出世，連體而分，兩個孩兒卻也無法辨別。群雄瞧瞧大的一對，又瞧瞧小的一對，都是笑嘻嘻的低聲談論。突然之間，倪氏兄弟大喝一聲，猛地里分從左右向福康安迎面抓來。福康安大吃一驚，尚未想到閃避，站在身旁的兩名衛士早扑了上去迎敵。那知倪氏兄弟的身法極為怪异，奔到中途，原來站在左首的倪不大轉而向右，右首的倪不小轉而向左，交叉易位，霎眼間便將兩名衛士拋在身後。他二人襲擊福康安只是虛招，一人伸出左腳，一人伸出右腳，雙足齊飛，砰的一響，踢在福康安座椅的椅腳上，座椅向後仰跌，福康安的身子便摔了出去。眾衛士驚叱之下，有的搶上攔截，有的奔過來擋在福康安身前，更有的伸手過去相扶。倪氏兄弟卻一手一個，已將兩個孩子挾在脅下，返身躍出。大廳上登時大亂，只聽得砰砰砰砰，啊喲啊喲的數聲，四名搶過來攔截的衛士已被倪氏兄弟踢翻。眼見他二人挾著一對孩兒正要奔到廳口，忽然間人影一晃，兩個人快步搶到，伸手襲向二人的後心。這二人所出招數迥不相同。海蘭弼一手抓向倪不小的後頸，又快又准，湯沛卻是向倪不大的後腰拍出一掌綿掌。這兩招剛柔有別，卻均是十分厲害的招數，正是攻敵之不得不救。倪氏兄弟聽得背後風聲勁急，急忙回掌招架，啪啪兩聲，倪不小身子一晃，倪不大腳下一個踉蹌，嘴里噴出一口鮮血，兩人同時放下了手中孩兒。

　　便這麼緩得一緩，王劍英和周鐵鷦雙雙搶到，抱起了孩兒。王周二人的武功遠在倪氏兄弟之上，這對孩兒一入二人之手，倪氏兄弟再也無法搶到了。

　　福康安驚魂略定，怒喝：“大膽狂徒，抓下了。”海蘭弼和湯沛搶上兩步，一出擒拿手，一使鎖骨法，分別將倪氏兄弟扣住。倪氏兄弟適才跟他們一交拳掌，均已受了內傷，此時竟是無法抗拒。海湯二人拿住倪氏兄弟，正要轉身，忽見檐頭人影一晃，飄下兩個人來。大廳中蜡燭點得明晃晃地，無异白晝，但眾人一見這兩人，無不背上感到一陣寒意，宛似黑夜獨行，在深山夜墓之中撞到了活鬼一般。

　　這二人身材極瘦極高，雙眉斜斜垂下，臉頰又瘦又長，正似傳說中勾魂拘魄的無常鬼一般，說也奇怪，二人相貌也是一模一樣，竟然又出現了一對雙生兄弟。

　　他二人身法如電，一個出掌擊向海蘭弼，另一個擊向湯沛。海湯二人各自出掌相迎。但聽得波波兩聲輕響過去，海蘭弼全身骨節格格亂響，湯沛卻晃了幾晃。

　　群雄正自萬分錯愕，一直穩坐太師椅中的“醉八仙”掌門人文醉翁猛地一躍而起，尖聲驚叫：“黑無常，白無常！”那雙瘦子手掌和海湯二人相接，目光如電，射到文醉翁臉上，左首一人冷冷地道：“你作惡多端，今日還想逃命麼？”猛地里兩人掌力向外一吐，海湯二人各退一步，這對瘦子已搶起倪氏兄弟。右首那人說道：“這二人跟咱兄弟無親無故，瞧在大家都是雙生兄弟份上，救了他們性命。”左首那人抱拳團團一拱手，朗聲道：“紅花會常赫志、常伯志兄弟，向天下英雄問好！”海蘭弼和湯沛跟二人對了一掌，均感胸口氣血翻涌，心下暗暗駭异，微一調息，正欲上前再戰，忽聽到“常赫志、常伯志”兩人的姓名，都不禁“咦”的一聲，停了腳步。常氏兄弟頭一點，抓起倪氏兄弟，上了屋檐，但聽得“啊喲！”“哼！”“哎！”之聲，一路響將過去，終于漸去漸遠，隱沒無聲，那自是守在屋頂的眾衛士一路上給他兄弟驅退，或是摔下屋來。海蘭弼和湯沛都覺手掌上有麻辣辣之感，提起一看，忍不住又都“啊”的一聲，低低驚呼。原來兩人手掌均已紫黑，這才想起西川雙俠“黑無常、白無常”常氏兄弟的黑沙掌天下馳名，聞名已久，今日一會，果然是非同小可。福康安召開這次天下掌門人大會，用意之一，本是在對付紅花會群雄，豈知眾目睽睽之下，常氏兄弟倏來倏去，竟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心下極是惱怒，沉著臉一言不發，目光向居中的幾只太師椅一瞥，只見少林寺的大智禪師垂眉低目，不改平時神態；武當派的無青子臉帶惶惑，似有懼色。那文醉翁直挺挺的站著，一動也不動，雙目向前瞪視，常氏兄弟早已去遠，他兀自嚇得魂不附體。

　　這一幕胡斐瞧得清清楚楚，他聽到“紅花會”三字，已是心中怦怦而跳，待見常氏兄弟說來便來，說去便去，將滿廳武師視如無物，更是心神俱醉，心中只是想著一個念頭：“這才是英雄豪傑！”桑飛虹一直在旁瞧著熱鬧，見了這當日文醉翁還是嚇成這個模樣，她少年好事，伸手在他臂上輕輕一推，笑道：“坐下吧，一對無常鬼早去啦！”那知她這麼一推，文醉翁應手而倒，再不起來。桑飛虹大吃一驚，俯身一看，但見他滿臉青紫之色，早已膽裂而死，忙叫道：“死啦，死啦，這人嚇死啦！”大廳上群雄一陣騷動，這文醉翁先前坐在太師椅中自斟自飲，將誰都不瞧在眼里，大有“老子天下第一”之概，想不到常氏兄弟一到，只一句話，竟爾活生生的將他嚇死。郭玉堂歎道：“死有余辜，死有余辜！”胡斐道：“郭前輩，這姓文的生平品行不佳麼？”郭玉堂搖頭道：“豈單是品行不佳而已，奸淫擄掠，無所不為。我本不該說死人的壞話，但事實俱在，也不必諱言。我早料到他決計不得善終，只是竟會給黑白無常一下子嚇死，可誰也意想不到。”另一人插口道：“想是常氏兄弟曾尋他多時，今日冤家狹路，重又撞見。”郭玉堂道：“以前這姓文的一定曾給常氏兄弟逮住過，說不定還發下過什麼重誓。”那人搖頭道：“自作孽，不可活。”郭玉堂道：“這叫作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他若是稍有自知之明，不去想得什麼玉龍御杯，躲在人群之中，西川雙俠也不會見到他啊。”說話之際，人叢中走出一個老者來，腰間插著一根黑黝黝的大煙袋，走到文醉翁尸身之旁，哭道：“文二弟，想不到你今日命喪鼠輩之手。”胡斐聽得他罵“西川雙俠”為鼠輩，心下大怒，低聲道：“郭前輩，這老兒是誰？”郭玉堂道：“這是開封府‘玄指門’的掌門人，復姓上官，叫作上官鐵生，自己封了個外號，叫什麼‘煙霞散人’。他和文醉翁一鼻孔出氣，自稱‘煙酒二仙’！”胡斐見他一件大褂上光滑晶亮，滿是煙油，腰間的煙筒甚是奇特，裝煙的窩兒幾乎有拳頭大小，想是他煙癮奇重，哼了一聲道：“這種煙鬼，還稱得上是個‘仙’字？”上官鐵生抱著文醉翁的尸身干號了幾聲，站起身來，瞪著桑飛虹怒道：“你干麼毛手毛腳，將我文二弟推死了？”桑飛虹大出意外，道：“他明明是嚇死的，怎地是我推死的？”上官鐵生道：“嘿嘿，好端端一個人，怎麼會嚇死？定是你暗下陰毒手段，害了我文二弟性命。”

　　原來他見文醉翁一嚇而死，江湖上傳揚開來，聲名大是不好，“醉八仙”這一門，只怕從此再無抬頭之日，因此硬派是桑飛虹暗下毒手。須知武林人物被人害死，那是尋常之事，不致于聲名有累。桑飛虹年歲尚輕，不懂對方嫁禍于己的用意，驚怒之下，辯道：“我跟他素不相識，何必害他？這里千百對眼睛都瞧見了，他明明是嚇死的。”

　　坐在太師椅中的蒙古哈赤大師一直楞頭楞腦的默不作聲，這時突然插口道：“這位姑娘沒下毒手，我是瞧得清清楚楚的。那兩個惡鬼一來，這位文爺便嚇死了。我聽得他叫道：‘黑無常、白無常！’”他聲音宏大，說到“黑無常、白無常”這六個字時，學著文醉翁的語調，更是十分古怪。眾人一愣之下，哄堂大笑起來。哈赤卻不知眾人因何而笑，大聲道：“難道我說錯了麼？這兩個無常鬼生得這般丑惡，怪模怪樣的，嚇死人也不稀奇。你可別錯怪了這位姑娘。”

　　桑飛虹道：“是麼？這位大師也這麼說。他自是嚇死的，關我什麼事了？”上官鐵生從腰間拔出旱煙筒，裝上一大袋煙絲，打火點著了，吸了兩口，斗然間一股白煙迎面向她噴去，喝道：“賤婢，你明明是殺人凶手，卻還要賴？”

　　桑飛虹見白煙噴到，急忙閃避，但為時不及，鼻中已吸了一些白煙進去，頭腦中微微發暈，聽他出口傷人，再也忍耐不住，回罵道：“纏夾不清的老鬼，難道我怕了你嗎？你說是我殺的，連你一起殺了，便又怎麼樣？”左掌虛拍，右足便往他腰間里踢去。那哈赤和尚大聲道：“老頭兒，你別冤枉好人，我親眼目睹，這文爺明明是給那兩個惡鬼嚇死的……”胡斐見這和尚傻里傻氣，性子倒是正直，只是他開口“惡鬼”，閉口“惡鬼”，聽來極不順耳，不由得心中有氣，要待想個法兒，給他一點小小苦頭吃吃，忽見西首廳中走出一個青年書生來，筆直向哈赤和尚走去。這人約莫二十五六歲年紀，身材瘦小，打扮得頗為俊雅，右手搖著一柄折扇，走到哈赤跟前，說道：“大和尚，你有一句話說錯了，得改一改口。”哈赤瞪目道：“什麼話說錯了？”

　　那書生道：“那兩位不是‘惡鬼’，乃是赫赫有名的‘西川雙俠’常氏昆仲，相貌雖生得特异，但武功高強，行俠仗義，江湖之上，人人欽仰。”這幾句話只把胡斐聽得心中大悅，心道：“這位書生相公能說得出這樣幾句來，人品大是不凡，倒要跟他結交結交。”哈赤道：“那文爺不是叫他們‘黑無常、白無常’嗎？黑無常、白無常怎麼不是惡鬼？”那書生道：“他二位姓常，名字之中，又是一位有個‘赫’字，一位有個‘伯’字，因此前輩的朋友們，開玩笑叫他二位為黑無常、白無常。這外號兒若非有身分的前輩名宿，卻也不是隨便稱呼得的。”他二人一個瞪著眼睛大呼小叫，一個斯斯文文的給他解說，那一邊上官鐵生和桑飛虹卻已動上了手。莫看桑飛虹適才給倪氏兄弟逼得只有招架閃避，全無還手之力，實在“雙子門”的武功兩人合使，太過怪异，這時她一對一的和上官鐵生過招，竟是絲毫不落下風。那上官鐵生看似空手，其實手中那支旱煙管乃鑌鐵打就，竟當作了點穴橛使。他“玄指門”原擅打人身三十六大穴，只是桑飛虹身法過于滑溜，始終打不到她的穴道，有幾次過于托大，險些還被她飛足踢中。但聽得他嗤溜溜的不停吸煙，吞煙吐霧，那根煙管竟被他吸得漸漸的由黑轉紅，原來那大煙斗之中藏著許多精炭，他一吸一吹，將鑌鐵煙斗漸漸燒紅。這麼一來，一根尋常煙管變成了一件極厲害的利器，打得稍近，桑飛虹便感手燙面熱，衣帶裙角更給煙斗炙焦了。她心中一慌，手腳稍慢，驀地里上官鐵生一口白煙直噴到她臉上，桑飛虹只感頭腦一陣暈眩，登時天旋地轉，站立不定，身子一晃，摔倒在地。原來上官鐵生所吸的煙草之中，混有極猛烈的迷藥，他一來平時吸慣，二來口鼻之中另有解藥。那書生站在一旁跟哈赤和尚說話，沒理會身旁的打斗，忽然間鼻中聞到一股异香，其中竟混有黑道中所使的迷香在內，不由得大怒。一瞥眼間，只見上官鐵生的煙管已點向桑飛虹膝彎穴道，嗤的一聲響，煙焰飛揚，焦氣触鼻，她裙子已燒穿了一個洞，桑飛虹受傷，大叫一聲，上官鐵生第二下又打向她的腰間。那書生怒喝：“住手！”上官鐵生一怔之間，那書生一彎腰，已除下哈赤和尚的一對鞋子，返身向上官鐵生燒紅了的煙斗上挾去。那書生這幾下手腳當真是如風似電，哈赤和尚一怔之下，大叫：“你……你脫了我鞋子干麼？”他喊叫聲中，那書生已用兩只鞋子的鞋底挾住了那燒得通紅的鑌鐵煙斗，一掙一扭，繞到上官鐵生身後。嗤嗤幾聲響，上官鐵生衣袖燒焦，他右臂吃痛，只得撒手。那書生連鞋帶煙管往外一抖，摔了出去，搶步去看桑飛虹，只見她雙目緊閉，昏迷不醒。啪啪兩響，哈赤的一對鞋子跌在酒席之上，湯水四濺，那煙管卻對准了郭玉堂飛去，力勁勢急。郭玉堂叫聲：“啊喲！”急欲閃避，只是那煙管來得太快，又是出其不意，一時不及躲讓，眼見那通紅炙熱的鐵煙斗便要撞到他的面門。胡斐伸手抓起一雙筷子，力透筷端，半空中將煙管挾住了。這幾下兔起鶻落，變化莫測，大廳上群豪呆了一呆，這才齊聲喝彩。那書生向胡斐點頭一笑，謝他相助，免致無意傷人，轉過頭來，皺了眉望著桑飛虹，不知如何解救，一頓之下，向上官鐵生喝道：“這里大伙兒比武較藝，你怎地用起迷藥來啦？快取解藥出來！”

　　上官鐵生被他奪去煙管，知道這書生出手敏捷，自己又沒了兵刃，不敢再硬，只陰陰地道：“誰用迷藥啦？這丫頭定力太差，轉了幾個圈子便暈倒了，又怪得誰來？”旁觀眾人不明真相，倒也不便編派誰的不是。

　　卻見西廳席上走出一個腰彎弓背的中年婦人，手中拿著一只酒杯，含了一口酒，便往桑飛虹臉上噴去。那書生道：“啊，這……這是解藥麼？”那婦人不答，又噴了一口酒，噴到第三口時，桑飛虹睜開眼來，一時不明所以。上官鐵生道：“哈，這丫頭可不是自己醒了？怎地胡說八道，說我使迷藥？堂堂福大帥府中，說話可得檢點些。”那書生反手一記耳光，喝道：“先打你這下三爛的奸徒。”上官鐵生一低頭，這一掌居然并沒打中。那書生打得巧妙，這“煙霞散人”卻也躲得靈動。桑飛虹伸手揉了揉眼睛，已然醒悟，一躍而起，左掌探出，拍向上官鐵生胸口，罵道：“你用毒煙噴人！”上官鐵生斜身閃開，向那中年婦人瞪了一眼，心中又驚又怒：“此人怎能解我的獨門迷藥？我跟你無冤無仇，何以來多管閒事？”桑飛虹向那書生點了點頭，道：“多謝相公援手。”那書生指著那婦人道：“是這位女俠救醒你的。”

　　那婦人冷冷的道：“我不會救人。”轉身接過胡斐手中的筷子，挾著那根鐵煙管，交在上官鐵生手里，仍是嘶啞著嗓子道：“這次可得拿穩了。”

　　這一來，那書生、桑飛虹、上官鐵生全都胡塗了，不知這婦人是何路道，她救醒了桑飛虹，卻又將煙管還給上官鐵生，難道她是個濫好人，不分是非的專做好事麼？只見她頭發花白，臉色蜡黃，體質極是衰弱，不似身有武功，待要仔細打量時，那婦人已轉過身子，回歸席上。這婦人正是程靈素所喬裝改扮。要知若不是毒手藥王的高徒，也決不能在頃刻之間，便解了上官鐵生所使的獨門迷藥。

　　哈赤一直不停口的大叫：“還我鞋子來，還我鞋子來！”但各人心有旁騖，誰也沒有理他。哈赤大惱，伸手往那書生背心扭去，喝道：“還我鞋子不還？”那書生身子一側，讓了開去，笑道：“大和尚，鞋子燒焦啦？”哈赤足下無鞋，甚是狼狽，奔到酒席上去撿起，只是一對鞋子酒水淋漓，里里外外都是油膩，怎能再穿？可是不穿又不成，只得勉強套在腳上，轉頭去找那書生的晦氣時，卻已尋不到他的蹤影。但見上官鐵生和桑飛虹又已斗在一起。哈赤轉了幾個圈子，不見書生，只得回去坐在太師椅中，喃喃道：“直娘賊，今日也真晦氣，撞見了一對無常鬼，又遇上了一個秀才鬼。”口中千賊萬賊地罵個不停。

　　他罵了一陣，見上官鐵生和桑飛虹越斗越快，一時也分不出高下，無聊起來，更住口不罵了，卻覺腳上油膩膩的十分難受，忍不住又破口罵了出來。

　　突然間只聽得眾人哈哈大笑，哈赤瞪目而視，不見有何可笑之處，卻見眾人的目光一齊望著自己，哈赤摸了摸臉，低頭瞧瞧身上衣服，除了一雙鞋子之外，并無什麼特异，怒道：“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眾人卻笑得更加厲害了。哈赤心道：“好吧，龜兒子，你們笑你們的，老子可不來理會。”一本正經的坐在椅中，只道自己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眾人瞎笑一陣，自會止歇，豈知大廳中笑聲越來越響。桑飛虹雖在惡斗，但偶一回頭之際，卻也忍不住抿嘴嫣然。

　　哈赤目瞪口呆，心慌意亂，實不知眾人笑些什麼，東張西望，情狀更是滑稽。桑飛虹終于耐不得了，笑道：“大和尚，你背後是什麼啊？”哈赤一躍离椅，回過頭來，只見那書生穩穩的坐在他椅背之上，指手划腳，做著啞劇，逗引眾人發笑。原來他在椅背上已坐了甚久，默不作聲的做出各種怪模怪樣。哈赤大怒，喝道：“秀才鬼，你干麼作弄我？”那書生聳聳肩頭，做個手勢，意謂：“我沒作弄你啊。”哈赤喝道：“那你干麼坐在這里？”那書生指指茶几上的八只玉龍杯，做個取而藏之懷內的手勢，意思說：“我想取這玉龍杯。”哈赤又道：“你要爭奪御杯？”那書生點了點頭。哈赤道：“這里還有空著的座位，干麼不坐？”那書生指指廳上的群豪，左手連揚，右手握拳虛擊己頭，跟著縮肩抱頭，作極度害怕狀。眾人轟笑聲中，哈赤道：“你怕人打，不敢坐，又為什麼坐在我的椅背上？”那書生虛踢一腳，雙手虛擊拍掌，身子滑下，坐在椅中，這意思十分明顯：“我將你一腳踢開，占了你的椅子。”他身子一滑下，登時笑聲哄堂。

　　福康安、安提督等見這場比武鬧得怪態百出，與原意大相徑庭，心中都感不快，但見這書生刁鑽古怪，哈赤和尚偏又忠厚老實，兩人竟似事先串通了來演一出雙簧戲一般，也禁不住微笑。這時那對雙生孩兒已由王劍英、王劍傑兄弟護送到了後院，若是尚在大廳，孩子們喜歡熱鬧，更要哈哈大笑了。程靈素低聲對胡斐道：“這人的輕功巧妙之極。”胡斐道：“是啊，他身法奇靈，另成一派，我生平還沒見過。”程靈素道：“似乎存心搗蛋來著。”胡斐緩緩點頭，不再說話。這時會中有識之士也都已看出，這書生明著是跟哈赤玩鬧，實則是在攪擾福康安這天下掌門人大會，要令他一個莊嚴肅穆的英豪聚會，變成百戲雜陳的胡鬧之場。只見那書生從懷中取出一柄折扇指著哈赤，說道：“哈赤和尚，你不可對我無禮。此扇之中，藏著你的老祖宗。”哈赤側過了頭，瞧瞧折扇，不見其中有何异狀，搖頭道：“不信你的瞎說！”那書生突然打開折扇，向著他一揚，一本正經的道：“你不信？那就清清楚楚的瞧一瞧。”

　　眾人一看他的折扇，無不笑得打跌，原來白紙扇面上畫著一只極大的烏龜。這只烏龜肚皮朝天，伸出長長的頭頸，努力要翻轉身來，但看樣子偏又翻不轉，神情極是滑稽。胡斐忍住笑望程靈素一眼，兩人更加确定無疑，這書生乃是有備而來，存心搗亂。不由得對他都暗自佩服，須知在這龍潭虎穴之中，天下英豪之前，這般攪局，實具過人膽識。哈赤大怒，吼聲如雷，喝道：“你罵我是烏龜？臭秀才當真活得不耐煩了！”那書生不動聲色，說道：“做烏龜有什麼不好？龜鶴延齡，我說你長命百歲啊。”哈赤道：“呸，烏龜是罵人的話。老婆偷漢子，那便是做烏龜了。”那書生道：“失敬，失敬！原來大和尚還娶得有老婆！不知娶了幾個？”湯沛見福康安的臉色越來越是不善，正要出來干預，突見哈赤怒吼一聲，伸手便往那書生背心抓去。這一次那書生竟是沒能避開，被他提起身子，重重的往地下一摔。原來哈赤是蒙古的摔交高手，蒙古摔交之技，共分大抓、中抓、小抓三門，各有厲害絕技。哈赤是中抓門的掌門人，最擅長腰腿之勁，抓人胸背，百發百中。

　　那書生被他一抓一摔，眼看要吃個小虧，那知明明見到他是背脊向下，落地時卻是雙腳先著。他腿上如同裝上機括，一著地立刻彈起，笑嘻嘻的站著，說道：“你摔我不倒。”哈赤道：“再來！”那書生道：“好，再來！”走近身去，突然伸出雙手，扭住他的胸口。眾人都是大為奇怪，哈赤魁梧奇偉，那書生卻瘦瘦小小，何況哈赤擅于摔交，人人親見，那書生和他相斗，若不施展輕功，便當以巧妙拳招取胜，怎地竟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哈赤當即伸手抓書生肩頭，出腳橫掃。那書生向前一跌，摟住了哈赤粗大的脖子，雙足足尖同時往哈赤膝蓋里踢去。哈赤雙腿一軟，向前跪倒。但他雖敗不亂，反手抓住那書生的背心，將他扭過來壓在身下。那書生大叫：“不得了，不得了！”從他腋窩底下探頭出來，伸伸舌頭，裝個鬼臉。此時胡斐、湯沛、海蘭弼等高手心下都已雪亮，這書生精于點穴打穴，哈赤絕不是他的對手，而且這書生于摔交相扑之術也甚嫻熟，雖然膂力不及哈赤，可是手腳滑溜，扭斗時每每從絕境中脫困而出。他所以不將哈赤打倒，顯是對他不存敵意，只是借著他玩鬧笑樂，要令福康安和四大掌門人臉上無光。另一邊桑飛虹展開小巧功夫，和上官鐵生游斗不休。她鳳陽府五湖門最擅長的武功乃是“鐵蓮功”，鞋尖上包以尖鐵，若是踢中要害，立可取人性命。上官鐵生浪蕩江湖數十年，如何不省得她的厲害？每見她鞋尖踢來，急忙引身閃避。他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和這年輕姑娘斗了近百招，竟然絲毫不占上風，眼見她鴛鴦腿、拐子腿、圈彈腿、鉤掃腿、穿心腿、撞心腿、單飛腿、雙飛腿，層出不窮，越來越快，心下焦躁起來，看來若要取胜，須得重施故技，于是老氣橫秋地哈哈一笑，說道：“橫踢豎踢，有什麼用？”裝作漫不在乎，湊口到煙管上去深深吸了一下。

　　桑飛虹見他吸煙，已自提防，急忙搶到上風，防他噴煙。上官鐵生吸了這口煙後，又拆得數招，漸漸雙目圓瞪，向前直視，眼中露出瘋狗般的凶光，突然“胡胡”大叫，向桑飛虹扑了過去。桑飛虹見了這神情，心中害怕，不敢正面與斗，閃身避在一旁。上官鐵生足不停步的向前直沖，“胡”的一聲大叫，卻向福康安扑了過去。

　　站在福康安身邊最近的衛士是魔爪雁行門的曾鐵鷗，忽見上官鐵生犯上作亂，急忙搶上勾住他手腕，向外一甩。上官鐵生一個踉蹌，跌了出去，眼睛發直，向東首席上沖了過去，亂抓亂打，竟是瘋了。

　　胡斐斜眼瞧著程靈素，見她似笑非笑，方始明白她適才將煙管還給上官鐵生的用意，原來她于頃刻之間，在煙斗之中裝上了另一種厲害迷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令這一生以迷藥害人的上官鐵生，在自己的煙管中吸進迷藥。這迷藥入腦，登時神智迷亂，如癲如狂，他原來口中所含的解藥全不管用。東首席上的好手見他沖到，自即出手將他趕開。上官鐵生在地下打了個滾，忽然抱住一張桌子的桌腿，張口亂啃亂咬。眾人見了這等情景，都是暗暗驚怖，誰也笑不出來，不知他何以會突然如此。眾人一時默不作聲，大廳之上，只聽得哈赤在“小畜生、賊秀才”的罵不絕口。那書生道：“我勸你別罵了吧。”哈赤怒道：“我罵你便怎樣？賊秀才！”那書生道：“諒你也不敢罵福大帥，你有種的，便罵一聲賊大帥。”

　　哈赤氣惱頭上，不加考慮，隨口便大聲罵道：“賊大帥！”話一出口，才知不妙，但已經收不回轉，急得只道：“我……我不是罵他，是……是……罵你！”那書生笑道：“我又不做大帥，你罵我賊大帥干麼？”

　　哈赤上了這個當，生怕福康安見責，只急得額頭青筋暴現，滿臉通紅，和身扑了下來，那書生乘他心神恍惚，側身一讓，揪著他右臂借力一送，哈赤一個肥大的身軀飛了出去。上官鐵生正抱住桌腿狂咬，哈赤摔將下來，騰的一響，恰好壓在他背上。上官鐵生“胡胡”大叫，抱牢他雙臂，一口往他的光頭大腦袋上咬落。哈赤吃痛，振臂欲將他摔開。那知一個人神智胡塗之後，竟會生出平素所無的巨力出來，哈赤的膂力本來比他強得多，這時卻脫不出他的摟抱，只給他咬得滿頭鮮血淋漓，直痛得哇哇急叫。

　　那書生哈哈大笑，叫道：“妙極，妙極！”他一面鼓掌，一面慢慢退向放著八只玉龍杯的茶几，突然間衣袖一拂，抓起兩只玉龍杯，對桑飛虹道：“御杯已得，咱們走吧！”桑飛虹一怔，她和這書生素不相識，但見他對自己一直甚是親切，不自禁的點了點頭，隨著他飛奔出外。福康安身旁的六七名衛士大呼：“捉奸細！捉奸細！”“拿住了！”“拿住偷御杯的賊！”一齊蜂擁著追了出來。群豪見這少年書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爾大膽取杯欲行，無不驚駭，早有人跟著眾衛士喝了起來：“放下玉杯！”“什麼人，這般胡鬧？”“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混帳東西？”適才常赫志、常伯志兄弟從屋頂上沖入，救去了貴州雙子門倪氏兄弟，福康安府中衛士在大門外又增添人員，這時聽見大廳中一片吆喝之聲，門外的衛士立時將門堵住。安提督一聲令下，數十名衛士將那少年書生和桑飛虹前後圍住。那書生笑道：“誰敢上來，我就將玉杯一摔，瞧它碎是不碎。”眾衛士倒也不敢貿然上前，生怕他當真豁出了性命胡來，將御賜的玉杯摔破了。各人手執兵刃，將二人包圍了個密不通風。桑飛虹受邀來參與這掌門人大會，只是來趕一個熱鬧，并無別意，突然間闖出這個大禍來，只嚇得臉色慘白，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了腔子。胡斐對程靈素對望一眼，程靈素緩緩的搖了搖頭。兩人雖對那少年書生甚有好感，但這時身陷重圍之中，如果出手相救，只不過白饒上兩條性命，于事無補。眼看這局勢無法長久僵持，海蘭弼正大踏步走將過去，他一出手，那書生和桑飛虹定然抵擋不住。那書生高舉玉杯，笑吟吟的道：“桑姑娘，這一次咱們可得改個主意啦，你若是將玉杯往地下摔去，說不定還沒碰到地上，已有快手快腳的家伙搶著接了去。咱們不如這樣吧，你聽我叫一二三，叫到‘三’字，喀喇一響，就在手中捏碎了。”桑飛虹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心中卻在暗罵自己，為什麼跟他素不相識，卻事事聽他指使。

　　海蘭弼走上前去，原是打算在他摔出玉杯時快手接過，聽他這幾句話一說，登時停住了腳步。

　　湯沛哈哈一笑，走到書生跟前，說道：“小兄弟，你貴姓大名啊？今日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的露了一下臉，當真是聳動武林。你不留下個名兒，那怎麼成？”那書生笑道：“在下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只覺這玉杯兒好玩，想拿回家去玩玩，玩得厭了，便即奉還。”湯沛笑道：“小兄弟，你的武功很特异，老哥哥用心瞧了半天，也瞧不出一個門道來。尊師是哪一位啊？說起來或許大家都有交情。年輕人開個小玩笑，也沒什麼大不了，沖著老哥哥這點小面子，福大帥也不能怪罪，還是入席再喝酒吧。”說著側頭向眾衛士道：“大伙兒退開些！這位兄弟是好朋友，他開個玩笑，卻來這麼興師動眾的，不讓人家笑話咱們太過小氣麼？”眾衛士聽他這麼說，都退開了兩步。那書生笑道：“姓湯的，我可不入你這笑面老虎的圈套。你再走近一步，我便把玉杯捏碎了。你若是真有擔當，便讓我把玉杯借回家去，把玩三天。三日之後，一准奉還。”

　　眾人心想：“你拿了玉杯一出大門，卻到哪里再去找你？什麼三日之後一定奉還，誰來信你？”各人的目光一齊望著湯沛，瞧他如何回答。只見他又是哈哈一笑，說道：“那又有什麼打緊？小兄弟，你手里這只玉杯嘛，主兒的名份還沒定。老哥哥卻蒙福大帥的恩典先賞了一只。這樣吧，我自己的那只借給你，你愛玩到幾時便幾時，什麼時候玩得厭了，帶個信來，我再來取回就是了。”說著走到放玉杯的幾前，先取過一塊舖在桌上的大錦緞，兜在左手之上，然後取過一只玉龍杯，放在錦緞上，鄭而重之的走到那書生跟前，說道：“你拿去吧！”這一著大出人人的意料之外。眾人只道他嘴里說得漂亮，實則是在想乘機奪回書生手中的玉杯，哪知他借杯之言并非虛話，反而又送一只玉杯過去。

　　那書生也是頗為詫异，笑道：“你外號兒叫做‘甘霖惠七省’，果然是慷慨得緊。兩只玉杯一模一樣，也不用掉了。桑姑娘的玉杯，就算是向這位海大人借的。湯大俠，煩你作個中保。海大人，請你放心，三日之後桑姑娘若是不交還玉杯，你唯湯大俠是問。”湯沛笑道：“好吧！把事兒都攬在我身上，姓湯的一力承當。桑姑娘，你總不該叫我為難罷？”說著向桑飛虹走近了一步。桑飛虹囁嚅著道：“我……我……”眼望那少年書生，不知如何回答才是。湯沛左肘突然一抖，一個肘錐，撞在她右腕腕底。桑飛虹“啊”的一聲驚呼，玉杯脫手向上飛出，便在此時，湯沛右手抓起錦緞上玉杯，左手錦緞揮出，已將那少年上身裹住。右手食指連動，隔著錦緞點中了他“云門”、“曲池”、“合谷”三處穴道，跟著伸手接住空中落下的玉杯，左足飛出，踢倒了桑飛虹，足尖順勢在她膝彎里一點。那“云門穴”是在肩頭，“曲池穴”在肘彎，“合谷穴”在大拇指與食指之間，三穴被點，那書生自肩至指，一條肩膀軟癱無力，再也不能捏碎玉杯了。這幾下兔起鶻落，直如變戲法一般，眾人還沒有看清楚怎地，湯沛已打倒二人，手捧三只玉龍杯，放回幾上。待他笑吟吟的，坐回太師椅中，大廳上這才彩聲雷動。郭玉堂摸著胡須，不住價連聲贊歎：“這一瞬之間打倒兩人，已是極為不易，更難的是三個人手里都有一只玉杯，只要分寸拿捏差了厘毫，任誰一只玉杯都會損傷，那麼這一次大會便不免美中不足，更難得的是這一副膽識。程老弟，你說是不是？”胡斐點頭道：“難得，難得。”他見了適才猶如雷轟電閃般的一幕，不由得雄心頓起，暗想：“這姓湯的果是藝業不凡，若有機緣，倒要跟他較量較量。”又想：“那少年書生和桑姑娘失手被擒，就算保得性命，也要受盡折磨，怎生想個法兒相救才好。”這時眾衛士已取過繩索，將那書生和桑飛虹綁了，推到福康安跟前，聽由發落。福康安將手一揮，說道：“押在一旁，慢慢再問，休得阻了各位英雄的興頭。安提督，你讓大家比下去吧！”安提督道：“是！”當即傳下號令，命群豪繼續比試。胡斐見這些人斗來斗去，并無傑出的本領，念著馬春花的兩個兒子不知如何重被奪回，馬春花不知是否又遭危難，也無心緒去看各人爭斗。來來去去比試了十多人，忽聽得門外衛士大聲叫道：“聖旨到！”

## 第十八章　寶刀銀針

　　群豪聽了，均是一愕。福康安府中上下人等卻都是司空見慣，知道皇上心血來潮，便是半夜三更也有聖旨，因此不以為奇，當即擺下香案。福康安站起身來，跪在滴水檐前接旨。自安提督以下，人人一齊跪倒。胡斐當此情景，只得跟著跪下，心中暗暗咒罵。只聽得靴聲橐橐，院子中走進五個人來，當先一人是個老太監。福康安識得他是乾清宮的太監劉之余，身後跟著四名內班宿衛。那劉之余走到廳門口，卻不進廳，便在門前站定，展開聖旨，宣讀道：“兵部尚書福康安聽旨：適才擒到男女賊人各一，著即帶來宮中，欽此！”

　　福康安登時呆了，心想：“皇上的信息竟如此之快。他要帶兩名賊人去干什麼？”一抬頭，只見劉之余擠眉弄眼，神氣很是古怪，又想平素太監傳旨，定是往大廳正中向外一站，朝南宣讀，這一次卻是朝里宣旨。這劉之余是宮中老年太監，決不能錯了規矩，其中必有緣故，于是站起身來，說道：“劉公公，請坐下喝茶，瞧一瞧這里英雄好漢們獻演身手。”劉之余欣然道：“好極，好極！”突然間眉頭一皺，道：“多謝福大帥啦，茶是不喝了，皇上等著回復。”

　　福康安一瞧這情景，恍然而悟，知他受了身後那幾名衛士的挾制，假傳聖旨，這四名衛士不是反叛，便是旁人假扮的，當下不動聲色，笑道：“陪著你的幾位大哥是誰啊？怎地面生得緊。”劉之余苦笑道：“這個……那個……嘿嘿，他們是外省新來的。”福康安更是心中雪亮，須知內班宿衛日夜在皇帝之側，若非親貴，便是有功勳的世臣子弟，外省來的武人那里能當？心想：“只有調開這四人，劉太監方不受他們挾持。”說道：“既是如此，四位侍衛大哥便把賊人帶走吧！”說著向綁在一旁的少年書生和桑飛虹一指。四名侍衛中便有一人走上前來，去牽那書生。福康安道：“且慢！這位侍衛大哥貴姓？”按照常情，福康安對宮中侍衛客氣，稱一聲“侍衛大哥”，但當侍衛的官階比他低得多，必定上前請安。這侍衛卻大剌剌的不理，只說：“俺姓張！”福康安道：“張大哥到宮中幾時了？怎地沒會過？”那侍衛尚未回答，劉之余身後一個身材肥胖的侍衛突然右手一揚，銀光閃閃，一件梭子般的暗器射了出來，飛向放置玉龍杯的茶几。這暗器去勢峻急，眼見八只玉杯要一齊打碎。眾衛士紛紛呼喝，善于發射暗器的便各自出手，只見袖箭、飛鏢、鐵蓮子、鐵蒺藜，七八件暗器齊向銀梭射去。那肥胖的侍衛雙手連揚，也是七八件暗器一齊射出。只聽得叮叮之聲不絕，眾衛士的暗器一齊碰落。那銀梭飛到茶几，鉤住了一只玉龍杯。說也奇怪，這梭子在半空中竟會自行轉彎，鉤住玉龍杯後斜斜飛回，又回到那侍衛手中。眾人眼見這般怪异情景，無不愕然。胡斐見了那胖侍衛這等發射暗器的神技，忍不住叫道：“趙三哥！”原來那胖侍衛正是千臂如來趙半山所喬裝改扮。那個去救書生的侍衛，卻是紅花會中的鬼見愁石雙英。這一干人早便在福康安府外接應，見那少年書生失手被擒，正好太監劉之余在府門外經過，便擒了來假傳聖旨。但這些江湖上的豪傑之士終究不懂宮廷和官場規矩，一進福康安府便露出馬腳。趙半山見福康安神色和言語間已然起疑，不待他下令拿人，先下手為強，當即發出一枚飛燕銀梭，搶了一只玉杯。這飛燕銀梭是他別出心裁的一種暗器，梭作弧形，擲出後能飛回手來。他一搶到玉杯，猛聽得有人叫了聲：“趙三哥！”這叫聲中真情流露，似乎乍逢親人一般，舉目向叫聲來處瞧去，卻不見有熟識之人。要知胡斐和他暌別多年，身形容貌均已大變，別說他已喬裝改扮，就是沒有改裝，乍然相逢，也未必認得出來。處身在這龍潭虎穴之中，一瞥間沒瞧見熟人，決無余裕再瞧第二眼，他雙臂連揚，但聽得嗤嗤之聲不絕，每響一下，便有一枝紅燭被暗器打熄，頃刻間大廳中黑漆一團。只聽得他大聲叫道：“福康安看鏢！”跟著有兩人大聲慘叫，顯已中了他的暗器。但聽得乒乒乓乓，響起一片兵刃之聲，原來已有兩名衛士搶上將石雙英截住。

　　趙半山叫道：“走吧，不可戀戰！”他知身處險地，大廳之上高手如云，一擊不中便當飄然遠引，救人之事，只得徐圖後計，眼下借著黑暗中一片混亂，尚可脫身，若是時機一過，連自己也會陷身其中。但這時石雙英已被絆住，跟著又有兩人攻到，別說救人，連他自己也走不脫了。胡斐當那少年書生為湯沛擒獲之時，即擬出手相救，只是廳上強敵環伺，單是正中太師椅上所坐的那四大掌門，自己對每一個都無制胜把握，突見趙半山打滅滿廳燈火，當下更不猶豫，立即縱身搶到那少年書生身旁。湯沛出手點穴，胡斐看得分明，所點的是“云門”、“曲池”、“合谷”三穴，這時一俯身間，便往那書生肩後“天宗穴”上一拍，登時解了他的“云門穴”，待要再去推拿他“天池穴”時，頭頂突然襲來一陣輕微掌風。胡斐左手一翻，迎著掌風來處還了一掌，只覺敵人掌勢來得快極，拍的一聲輕響，雙掌相交。胡斐身子一震，不由自主的倒退半步，心中大吃一驚：“此人掌力恁地渾厚！”只得拚全力相抗，但覺對方內力無窮無盡的源源而來。胡斐暗暗叫苦，心想：“比拚掌力，非片刻間可決胜敗，燈燭少時便會點起，看來我脫身不易了。”對掌比拚，心中動念，都只是電光火石般的一霎間之事，忽聽得那少年書生低聲道：“多謝援手！”竟已躍起身來。他這一躍起，胡斐立時醒悟：“我只解了他的云門穴，他的曲池、合谷兩穴，原來是跟我對掌之人解了。那麼此人是友非敵。”他一想到此節，對方也同時想到：“我只解了他曲池、合谷兩穴，尚有云門穴未解，原來是跟我對掌之人解了。那麼此人是友非敵。”兩人心念相同，當即各撤掌力。那少年書生抓起躺在身旁的桑飛虹，急步奔出，叫道：“福康安已被我宰了！少林派眾位好漢攻東邊，武當派眾位好漢攻西邊！大伙兒殺啊！殺啊！”黑暗中但聽得兵刃亂響，廳上固是亂成一團，人人心中也是亂成一團。

　　眾衛士聽到福大帥被害，無不嚇出一身冷汗，又聽得“少林派眾位好漢攻東邊，武當派眾位好漢攻西邊”的喊聲，這兩大門派門人眾多，難道當真反叛了？

　　忽聽得周鐵鷦的聲音叫道：“福大帥平安無恙，別上了賊子的當。”待得眾衛士點亮燈燭，趙半山、石雙英，以及少年書生和桑飛虹都已不知去向。

　　只見福康安端坐椅中，湯沛和海蘭弼擋在身前，前後左右，六十多名衛士如肉屏風般團團保護。在這等嚴密防守之下，便是有千百名高手同時攻到，一時三刻之間也傷他不到半根毫毛，何況只是三數個刺客？但也因他手下衛士人人只想到保護大帥，趙半山和那少年書生等才得乘黑逃走。否則他數人武功再強，也決不能這般輕易的全身而退。眾人見福康安臉帶微笑，神色鎮定，大廳上登時靜了下來；又見少林派掌門人大智禪師和武當派掌門人無青子安坐椅中，都知那書生這一番喊叫，只不過是擾亂人心。福康安笑道：“賊子胡言亂語，禪師和道長不必介意。”安提督走到福康安面前請安，說道：“卑職無能，竟讓賊子逃走，請大帥降罪。”福康安將手一擺，笑道：“這都是我累事，算不得是你們沒本事。大家顧著保護我，也不去理會毛賊了。”他心中甚是滿意，覺得眾衛士人人盡責，以他為重，竭力保護，又道：“幾個小毛賊來搗亂一番，算得什麼大事？丟了一只玉龍杯，嗯，那也好，瞧是哪一派的掌門人日後去奪將來，再擒獲了這劫杯毛賊，這只玉龍杯便歸他所有。這一件事又斗智又斗力，比之在這里單是較量武功，不是更有意思麼？”

　　群豪大聲歡呼，都贊福大帥安排巧妙。胡斐和程靈素對望一眼，心下也不禁佩服福康安大有應變之才，失杯的丑事輕輕掩過，而且一翻手間，給紅花會伏下了一個心腹大患。武林中自有不少人貪圖出名，會千方百計地去設法奪回玉龍杯，不論成功與否，都是使紅花會樹下不少強敵。福康安向安提督道：“讓他們接下去比試吧！”安提督躬身道：“是！”轉過身來，朗聲說道：“福大帥有令，請天下英雄繼續比試武藝，且瞧余下的三只御賜玉杯，歸屬誰手。”他雖是說“福大帥有令”，但還是用了一個“請”字，那是對群豪甚表尊重，以客禮相待之意。

　　福康安吩咐道：“搬開一張椅子！”便有一名衛士上前，將空著的太師椅搬開了一張，廳心留下三張空椅。眾人這時方始發覺，“昆侖刀”掌門人西靈道人已不知何時离椅，想是他眼見各家各派武功高出自己之人甚多，與其被人趕下座位，還不如自行退位，免得出丑露乖。

　　這時胡斐思潮起伏，心中存著許多疑團：“福康安的一對雙生兒子如何又被他奪回？我冒充華拳門掌門人，是不是已被發覺？對方遲遲不予揭破，是不是暗中已布置下極厲害的陷阱？我適才替那少年書生解穴，黑暗中與人對掌，此人內力渾厚，非同小可，他也出手助那書生，自是大廳上群豪之一，卻不知是誰？”他明知在此處多耽得一刻，便多增一分凶險，但一來心中存著這許多疑團未解；二來眼見鳳天南便在身旁，好容易知道了他的下落，豈肯又讓他走了？三來也要瞧一瞧余下的三只玉龍杯由那派的掌門人所得。

　　其實，這些都只是他腦子里所想到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卻是在心中隱隱約約覺得的：袁紫衣一定會來。既知她要來，他就決計不走。便有天大的危險，也嚇他不走。這時廳上又有兩對人在比拚武功。四個人都使兵刃。胡斐一看，見四人的武功比之以前出手的都高。不久一個使三節棍的敗了下去，另一個使流星錘的上來。聽那唱名武官報名，是太原府的“流星趕月”童懷道。胡斐想起數月前與鍾氏三雄交手，曾聽他們提過“流星趕月童老師”的名頭。這童懷道在雙錘上的造詣果然甚是深厚，只十余合便將對手打敗了，接著上來的兩人也都不是他敵手。

　　高手比武，若非比拚內力，往往幾個照面便分胜敗，而動到兵刃，生死決于俄頃，比之較量拳腳更是凶險得多。雙方比試者并無深仇大怨，大都是聞名不相識，功夫上一分高低，稍遜一籌者便即知難而退，誰都不愿干冒性命之險而死拚到底。因之在福康安這些只識武學皮毛的人眼中，比試的雙方都是自惜羽毛，數合間便有人退下，反不及黃希節、桑飛虹、歐陽公政、哈赤和尚等一干人猛打狠毆的好看。但武功高明之人卻看得明白，出賽者的武功越來越高，要取胜是越來越不容易，許多掌門人原本躍躍欲試的，這時都改變了主意，決定袖手旁觀。有時兩個人斗得似乎沒精打彩、平淡無奇，而湯沛、海蘭弼這些高手卻喝起彩來。一般不明其理的後輩，不是瞠目結舌，呆若木雞，便是隨聲附和，假充內行。

　　饒是出賽者個個小心翼翼，但一入場子，總是力求取胜，兵刃無眼，還是有三個掌門人斃于當場，七個人身受重傷。總算福康安威勢懾人，死傷者門下的弟子即時不敢發作，但武林中冤冤相報的無數腥風血雨，都已在這一日中伏下了因子。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武林中反清義舉此起彼伏，百余年來始終不能平服，但自乾隆中葉以後，武林人士自相殘殺之風大盛，顧不到再來反清，使清廷去了一大隱憂。雖然原因多般，但這次天下掌門人大會實是一大主因。後來武林中有識之士出力調解彌縫，仍是難使各家各派泯卻仇怨。不明白福康安這個大陰謀之人，還道滿清氣運方盛，草莽英雄自相攻殺，乃天數使然。流星趕月童懷道以一對流星雙錘，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連敗五派掌門高手，其餘的掌門人憚于他雙錘此來彼往、迅捷循環的攻勢，一時無人再上前挑戰。

　　便在此時，廳外匆匆走進一名武官，到福康安面前低聲稟告了幾句。福康安點了點頭，那武官走到廳口，大聲道：“福大帥有請天龍門北宗掌門人田老師進見。”廳外又有武官傳呼出去：“福大帥有請天龍門北宗掌門人田老師進見。”胡斐和程靈素對望一眼，心頭都是微微一震：“他也來了！”過不多時，只見田歸農身穿長袍馬褂，微笑著緩步進來，身後跟隨著高高矮矮的八人。他走到福康安身前，躬身請安。福康安欠了欠身，拱手還禮，微笑著道：“田老師好，請坐吧！”群豪一見，都想：“天龍門武功名震天下，已歷百年，自明末以來，胡苗范田四家齊名，代代均有好手。這姓田的氣派不凡，福大帥對他也是优禮有加，與對別派的掌門人不同。卻不知他是否真有驚人藝業？”每一派與會的均限四人，他卻帶了八名隨從，何況這般大模大樣的遲遲而至，群豪雖然震于他的威名，心中卻均有不平之意。

　　田歸農和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點頭為禮，看來相互間均不熟識，但他和甘霖惠七省湯沛卻極是熟絡。湯沛拍著他肩膀笑道：“賢弟，做哥哥的一直牽記著你，心想怎麼到這當兒還不到來？倘若你竟是到得遲了，拿不到一只玉龍杯，做哥哥的這一只如何好意思捧回家去？你天龍門若是不得玉杯，那一天你高興起來，找老哥哥來比划比划，我除了雙手奉上玉杯，再沒第二句話好說，豈不糟糕？”跟著將福大帥囑令各派比試武功以取御杯的事，向他說了一遍。

　　田歸農笑道：“兄弟如何敢和大哥相比？我天龍門倘得福大帥恩典，蒙大哥照拂，能在天下英雄之前不太出丑丟臉，也已喜出望外了。”說著兩人一齊大笑。他話是說得謙虛，但神色之間，顯是將玉龍杯看作了囊中之物。湯沛和人人都很親熱，但對待田歸農的神情卻又與眾不同。聽他二人稱呼語氣，似乎還是拜把子的兄弟。胡斐心想：“這姓田的和我交過手，武功雖比這些人都高，卻未必能及得上湯沛和海蘭弼，要說一定奪到玉龍杯，未免是將天下英雄都瞧得小了。”想起他暗算苗人鳳的無恥卑鄙行徑，已自打定了主意：“他不得玉龍杯便罷，若是僥幸奪得，好歹要他在天下群雄之前，大大的出一個丑。”他和田歸農在苗人鳳家中交過手，以祖傳刀法，打得他口吐鮮血，大敗而走，何況其時胡斐未得苗人鳳的指點，未悟胡家刀法中的精義要訣。此刻他單以刀法而論，天下幾乎無人胜得過他，即是與苗人鳳、趙半山這等第一流的高手相比，也已不遑多讓，田歸農自然遠非其敵。當田歸農進來之時，大廳的比試稍停片刻，這時兵刃相擊之聲又作。田歸農坐在椅中，手持酒杯觀斗。神色極是閒雅，眼看有人胜，有人敗，他只是臉帶微笑，無動于衷，有時便跟湯沛說幾句閒話。眾人都已看出，他面子上似是裝作高人一等，不屑和人爭胜，實則是以逸待勞，要到最後的當口方才出手，在旁人精疲力竭之余，再行施展全力一擊。流星趕月童懷道坐在太師椅中，見良久無人上來挑戰，突然一躍而起，走到田歸農身前，說道：“田老師，姓童的領教你的高招。”眾人都是一愣。自比試開始以來，總是得胜者坐在太師椅中，由人上前挑戰，豈知童懷道卻是走下座來，反去向田歸農求斗。田歸農笑道：“不忙吧？”手中仍是持著酒杯。童懷道說道：“反正遲早都是一斗，乘著我這時還有力氣，向田老師領教領教。也免得你養精蓄銳，到最後來撿現成便宜。”他心直口快，想到什麼，便說了出口，再無顧忌。群豪中便有二十余人喝起彩來。這些人見著田歸農這等大刺刺的模樣，早感不忿。田歸農哈哈一笑，眼見無法推托，向湯沛笑道：“大哥，兄弟要獻丑了。”湯沛道：“恭祝賢弟馬到成功！”童懷道轉過頭來，直瞪著湯沛，粗聲道：“湯老師，福大帥算你是四大掌門之一，請你作公證來著，這一個‘公’字，未免有點兒不對頭吧？”湯沛被他直言頂撞，不免有些尷尬，強笑道：“在下哪里不公了？請童老師指教。”童懷道說道：“我跟田老師還沒比試，你就先偏了心啦，說什麼‘恭祝賢弟馬到成功。”天下英雄在此，這可是人人聽見的。”湯沛心中大怒，近二三十年來，人人見了他都是湯大俠前、湯大俠後，從無一人敢對他如此頂撞，更何況是在大庭廣眾之間這般的直斥其非，但他城府甚深，仍是微微一笑，說道：“我也恭祝童老師旗開得胜。”

　　童懷道一怔，心想兩人比試，一個旗開得胜，一個馬到成功，天下決無是理，但他既這般說，卻也無從辯駁，便大聲道：“湯老師，祝你也是旗開得胜，馬到成功！”群豪一聽，一齊轟笑起來。田歸農向湯沛使個眼色，意思說：“大哥放心，這無禮莽撞之徒，兄弟一定好好的教訓教訓他。”當下緩步走到廳心，道：“童老師請上吧！”童懷道見他不卸長袍，手中又無兵刃，愈加憤怒，說道：“田老師要以空手接在下這對流星錘麼？”

　　田歸農極工心計，行事自便持重，自忖如能在三招兩式之內將他打倒，在天下群雄之前大顯威風，自是再妙不過，但看對方身軀雄偉，肌肉似鐵，實非易與之輩。笑道：“童老師名滿晉陝，江湖上好漢那一個不知流星趕月的絕技，在下便使兵刃，也未必是童老師的對手。”右手一招，他大弟子曹云奇雙手捧著一柄長劍，呈了上來。

　　田歸農接過了劍，左手一擺，笑道：“請吧！”童懷道見他劍未出鞘，心想你已兵刃在手，你愛什麼時候拔劍，那是你自己的事，當下手指搭住錘鏈中心向下一轉，一對流星錘直豎上來，那錘鏈竟如是兩根鐵棒一般。群豪齊聲稱贊：“好功夫！”喝彩聲中，他左錘仍是豎在半空，右錘平胸已然直擊出去，但這一錘飛到离田歸農胸口約有尺半之處，倏地停留不進，左錘迅捷异常的自後趕了上來，直擊田歸農的小腹。前錘虛招誘敵，後一錘才是全力出擊，他一上來便使出“流星趕月”的成名絕技。田歸農微微一驚，斜退一步，長劍指出，竟是連著劍鞘刺了過去。童懷道大怒，心道：“你不除劍鞘，分明是瞧我不起。”當下手上加勁，將一對鐵錘舞成一團黑光。他這對雙錘一快一慢，一虛一實，而快者未必真快，慢者也未必真慢，虛虛實實，變化多端。田歸農長劍始終不出鞘，但一招一式，仍是依著“天龍劍”的劍法。

　　拆得三十余招，田歸農已摸清楚對方錘法的路子，陡然間長劍一探，疾點童懷道左腿膝彎“曲泉穴”。這一招并非劍法，長劍連鞘，竟是變作判官筆用。童懷道吃了一驚，退後兩步。田歸農長劍橫砸，擊他大腿，這一下卻是將劍鞘當鐵鑭使，這一招“柳林換鑭”，原是鑭法。他在兩招之間，自劍法變為筆法，又自筆法變為鑭法。

　　童懷道心中一慌，左手流星錘倒卷上來，右手在錘鏈上一推，鐵錘向田歸農眉心直撞過去。這是一招兩敗俱傷的打法，拚著大腿受劍鞘一砸，鐵錘卻也要擊中了他。田歸農沒料到對方竟不閃避攻著，劍鞘距他大腿不過數寸，卻覺勁風扑面，鐵錘已飛了過來，若是兩下齊中，對方最多廢了一條腿，自己卻是腦漿迸裂之禍，百忙中倒轉長劍，往他錘鏈中搭去。這一下轉攻為守，登居劣勢。童懷道流星錘一收，錘鏈已卷住長劍，往里一奪，跟著右錘橫擊過去。眼見田歸農兵刃被制，若要逃得性命，長劍非撒手不可，只聽得刷的一聲，青光一閃，長劍竟已出鞘，劍尖顫處，童懷道右腕中劍。原來他以錘鏈卷住長劍，一拉一奪之下，恰好將劍鞘拔脫。田歸農乘機揮劍傷敵，跟著搶上兩步，左手食指連動，點中了他胸口三處要穴。

　　童懷道全身酸麻，兩枚流星錘砸將下來，打得地下磚屑紛飛。田歸農還劍入鞘，笑吟吟地道：“承讓！承讓！”坐入了童懷道先前坐過的太師椅中。

　　他雖得胜，但廳上群豪都覺這一仗贏得僥幸，頗有狡詐之意，并非以真實本領取胜，因此除了湯沛等人寥寥幾下彩聲，誰都沒喝彩叫好。童懷道穴道被點後站著不動，擺著個揮錘擊人的姿式，橫眉怒目，模樣極是可笑。田歸農卻不給他解穴，坐在椅中自行跟湯沛說笑，任由童懷道出丑露乖，竟是視若無睹。廳上自有不少點穴打穴名家，心中均感不忿，但誰都知道，只要一出去給童懷道解了穴，便是跟田歸農和湯沛過不去。田歸農還不怎樣，那甘霖惠七省湯沛卻是名頭太大，那些點穴打穴名家十九是老成持重之輩，都不愿為這事而得罪湯沛。但眼見童懷道傻不楞登的站在那里，許多人都不禁為他難受。西首席上一條大漢霍地站起，手中拖了一根又粗又長的鑌鐵棍，邁步出來，那鐵棍拖過磚地，嗆啷啷直響。他走到田歸農面前，大聲喝道：“姓田的，你給人家解穴道啊，讓他僵在這里干什麼？”田歸農微笑道：“閣下是誰？”那大漢道：“我叫李廷豹，你聽見過沒有？”

　　他這一下自報姓名，聲如霹靂，震得眾人耳中都是嗡嗡作響。群豪一聽此人便是李廷豹，都是微感詫异。原來李廷豹是五台派的掌門大弟子，在陝西延安府開設鏢局，以五郎棍法馳名天下，他的“五郎鏢局”在北七省也是頗有聲名。眾人心想他既是出名的鏢頭，自是精明強干，老于世故，不料竟是這樣的一個莽夫。田歸農坐在椅中，并不抬身，五台派李廷豹的名字，他自是聽見過的，但他假作訝色，搖頭道：“沒聽見過。閣下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啊？”李廷豹大怒，喝道：“五台派你聽見過沒有？”田歸農仍是搖頭，臉上卻顯得又是抱歉，又是惶恐，說道：“是五台？不是七台、八台麼？”他將“八台”兩字，故意念得跟”王八蛋”的“八蛋”相似，廳上一些年輕人忍不住便笑將起來。好在李廷豹倒沒覺察，說道：“是五台派！大家是武林一脈，你快解童老師的穴道。”田歸農道：“你跟童老師是好朋友麼？”李廷豹道：“不是！我跟他素不相識。但你這般作弄人，太不成話。我瞧不過眼。”田歸農皺眉道：“我只會點穴，當年師父沒教我解穴。”李廷豹道：“我不信！”福康安、安提督等一干人聽著他二人對答，很覺有趣，均知田歸農是在作弄這個渾人。這些親貴大官看著眾武師比武，原是當作一樁賞心樂事，便如看戲聽曲、瞧變戲法一般，一連串不停手的激烈打斗之後，有個小丑來插科打渾，倒也興味盎然。田歸農一眼瞥見福康安笑嘻嘻的神氣，更欲湊趣，便道：“這樣吧！你在他膝彎里用力踢一腳，便解開了他穴道。”李廷豹道：“當真？”田歸農道：“師父以前這樣教我，不過我自己也沒試過。”李廷豹提起右足，在童懷道膝彎里一踢。他這一腳力道用得不大，但童懷道還是應腳而倒，滾在地下，翻了幾個轉身，手足姿式絲毫不變，只是以直立變為橫躺。原來李廷豹是上了當，要救人反而將人踢倒。

　　福康安哈哈大笑，眾貴官跟著笑了起來。群豪本來有人想斥責田歸農的，但見福康安一笑，都不敢出聲了。笑聲未絕，忽聽得呼呼呼三響，三只酒杯飛到半空，眾人一齊抬頭瞧去，只見三杯互相碰撞，乒乓兩聲，撞得粉碎。眾人目光順著酒杯的碎片望下地來，只見童懷道已然站起，手中握著一只酒杯，說道：“哪一位英雄暗中相助，童懷道終身不忘大德。”說著將酒杯揣在懷中，狠狠瞧了田歸農一眼，急奔出廳。原來有人擲杯飛空互撞，乃是要引開各人的目光，當眾人一齊瞧著空中的三只酒杯之時，他卻又以一只酒杯擲去，打在童懷道背心的“筋縮穴”上，解開了他被點的穴道。這一下廳上許多高手都被瞞過，大家均知這一下功夫甚是高明，卻誰也不知是何人出手。

　　湯沛拿過兩只酒杯，斟滿了酒，走到胡斐席前，說道：“這位兄台面生得很哪！請教尊姓大名，閣下飛杯解穴的功夫，在下欽佩得緊。”

　　胡斐適才念著童懷道是鍾氏三雄的朋友，又見田歸農辱人太甚，動了俠義心腸，雖知身在險地，卻忍不住出手替他解開穴道，那知湯沛目光銳利，竟然瞧破。胡斐說道：“在下是華拳門的，敝姓程，草字靈胡。湯大俠說什麼飛杯解穴，在下可不懂了。”湯沛呵呵笑道：“閣下何必隱瞞？這一席上不是少了四只酒杯麼？”胡斐心想：“看來他也不是瞧見我飛擲酒杯，只不過查到我席上少了四只酒杯而已。”于是轉頭向郭玉堂道：“郭老師，原來你身懷絕技，飛擲酒杯，解了那姓童的穴道。佩服佩服！”郭玉堂最是膽小怕事，唯恐惹禍，忙道：“我沒擲杯，我沒擲杯。”湯沛識得他已久，知他沒這個能耐，一看他同席諸人，只華拳門的蔡威成名已久，但素知他暗器功夫甚是平常，于是將右手的一杯酒遞給胡斐，笑道：“程兄，今日幸會！兄弟敬你一杯。”說著舉杯和他的酒杯輕輕一碰。

　　只聽得乒的一響，胡斐手中的酒杯忽地碎裂，熱酒和瓷片齊飛，都打在胡斐胸口。原來湯沛在這一碰之中，暗運潛力，胡斐的武功如何，這只一碰便可試了出來。不料兩杯相碰，華拳門掌門人程靈胡似乎半點內功也沒有，酒杯粉碎之下，酒漿瓷片都濺向他一邊。湯沛手中酒杯固然完好無損，衣上也不濺到半點酒水。湯沛微笑道：“對不起！”自行回歸入座，心想：“這小老兒稀松平常，那麼飛杯解穴的卻又是誰？”只見田歸農和李廷豹已在廳心交起手來。田歸農手持長劍，青光閃閃，這次劍已出鞘，不敢再行托大。李廷豹使開五郎棍法，一招招“推窗望月”、“背棍撞鐘”、“白猿問路”、“橫攔天門”，只見他圈、點、劈、軋、挑、撞、撒、殺，招熟力猛，使將出來極有威勢。群豪瞧得暗暗心服，這才知五郎鏢局近十多年來聲名極響，李總鏢頭果是有過人的技藝。田歸農的天龍劍自也是武林中的一絕，激斗中漸漸占到了上風，但要在短時內取胜，看來著實不易。

　　酣斗之中，田歸農忽地衣襟一翻，嗆啷一聲，從長衣下拔出一柄短刀。燭火之下，這刀光芒閃爍不定，遠遠瞧去，如寶石，如琉璃，如清水，如寒冰。

　　只見李廷豹使一招“倒反乾坤”，反棍劈落，田歸農以右手長劍一撥。李延豹鐵棍向前直送，正是一招“青龍出洞”，這一招從鎖喉槍法中變來，乃是奇險之著。但他使得純熟，時刻分寸，無不拿捏恰到好處，正是從奇險中見功力。田歸農卻不退閃，左手單刀上撩，當的一響，鑌鐵棍斷為兩截。田歸農乘他心中慌亂，右手劍急刺而至，在他手腕上一划，筋脈已斷。李廷豹大叫一聲，拋下鐵棍。他腕筋既斷，一只右手從此便廢了。他一生單練五郎棍，棍棒功夫必須雙手齊使，右手一廢，等于武功全失。霎時之間，想起半生苦苦掙來的威名一敗涂地，鏢局子只好關門，自己錢財來得容易，素無積蓄，一家老小立時便陷入凍餒之境；又想起自己生性暴躁，生平結下冤家對頭不少，別說仇人尋上門來無法對付，便是平日受過自己氣的同行後輩、市井小人，冷嘲熱諷起來又怎能受得了？他是個直肚直腸之人，只覺再多活一刻，這口氣也是咽不下去，左手拾起半截鐵棍，咚的一聲，擊在自己腦蓋之上，登時斃命。大廳上眾人齊聲驚呼，站立起來，大家見他提起半截鐵棍，都道必是跟田歸農拚命，那料到竟會自戕而死。這一個變故，驚得人人都說不出話來。安提督道：“掃興，掃興！”命人將尸身抬了下去。李廷豹如是在激斗中被田歸農一劍刺死，那也罷了，如此這般逼得他自殺，眾人均感氣憤。

　　西南角上一人站了起來，大聲說道：“田老師，你用寶刀削斷鐵棍，胜局已定，何必再斷他手筋？”田歸農道：“兵器無眼，倘若在下學藝不精，給他掃上一棍，那也是沒命的了。”那人冷笑道：“如此說來，你是學藝很精的了？”田歸農道：“不敢！老兄如是不服，盡可下場指教。”那人道：“很好！”這人使的也是長劍，下場後竟是不通姓名，刷刷兩劍，向田歸農當胸直刺。田歸農仍是右劍左刀，拆不七八合，當的一聲，寶刀又削斷了他的長劍，跟著一劍刺傷了他左胸。群豪見他出手狠辣，接二連三的有人上來挑戰，這些人大半不是為了爭奪玉龍杯，只覺李廷豹死得甚慘，要挫折一下田歸農的威風。可是他左手寶刀實在太過厲害，不論什麼兵刃，碰上了便即斷折，到後來連五行輪、獨胡銅人這些怪异兵刃也都出場，但無一能當他寶刀的鋒銳。有人出言相激，說道：“田老師，你武功也只平平，單靠一柄寶刀，那算的是什麼英雄？你有種的，便跟我拳腳上見高下。”田歸農笑道：“這寶刀是我天龍門世代相傳的鎮門之寶。今日福大帥要各家各派較量高下。我是天龍門的掌門人，不用本門之寶，卻用什麼？”

　　他出手之際，也真是不留情面，寶刀一斷人兵刃，右手長劍便毀人手足，連敗十余人後，旁人見上去不是斷手，便是折足，無不身受重傷，雖有自恃武功能胜于他的，但想不出抵擋他寶刀的法門，個個畏懼束手。

　　湯沛見無人再上來挑戰，呵呵笑道：“賢弟，今日一戰，你天龍門威震天下，我做哥哥的臉上也有光彩。來來來，我敬你一杯慶功酒！”胡斐向程靈素瞧了一眼，程靈素緩緩搖頭。胡斐自也十分惱恨田歸農的強橫，但一來不敢泄露身分，適才飛杯擲解童懷道的穴道，幾乎已被湯沛看破；二來這柄寶刀如此厲害，實是生平從所未見的利器，若是上去相斗，先已輸了七成。又想：“當日他率眾去苗人鳳家中之時，何以不攜這柄寶刀？那時如果他寶刀在手，說不定我已活不到今日了。”他不知天龍門這把寶刀由南北二宗輪值執掌，當時卻尚在南宗的掌門人手中。只見田歸農得意揚揚的舉起酒杯，正要湊到唇邊，忽聽得嗤的一聲，一粒鐵菩提向他酒杯飛了過去，想是有人發暗器要打破他的酒杯。田歸農視若不見，仍是舉杯喝酒。曹雪奇叫道：“師父，小心！”田歸農待那鐵菩提飛到身前，伸出手指，嗒的一聲輕響，將鐵菩提彈出廳門。眾人見他露了這手，雖然不直他的為人，卻也有人禁不住叫了聲：“好！”

　　那粒鐵菩提疾飛而出，廳門中正好走進一個人來。那人見暗器飛向自己胸口，也是伸指一彈，說道：“便這般迎接客人麼？”那鐵菩提經他一彈，立時發出尖銳的破空之聲，向田歸農飛回。從聲音聽來，這一彈之力實是驚人，比田歸農厲害多了。田歸農一驚之下，不敢伸手去接，身子向右一閃。他身後站著一名福康安的衛士，聽得風聲，鐵菩提已到身前，不及閃讓，忙伸手抄住，但聽喀的一響，中指骨已然折斷，疼得“啊”的一聲大叫。眾人見小小一枚鐵菩提，竟能在一彈之下將人指骨折斷，此人指力的凌厲，實是罕見罕聞，一齊注目向他瞧去。只見此人極瘦極高，左手拿著只虎撐，肩頭斜挂藥囊，一件青布長袍洗得褪盡了顏色，拖著雙破爛泥泞的布鞋，裝束打扮，便是鄉鎮間常見的走方郎中，只是目光炯炯，顧盼似電，五官奇大，粗眉、大眼、大鼻、大口、雙耳招風，顴骨高聳，這副相貌任誰一見之後都永遠不會忘記，頭發已然花白，至少已有五十來歲，臉上生滿了黑斑。他身後跟著二人，似是他弟子或是廝仆，神態極是恭謹。

　　胡斐和程靈素見了當先那人還不怎樣，一看到他身後二人，卻是吃了一驚，原來一個老書生，正是程靈素的大師兄慕容景岳；另一個駝背跛足的女子，卻是她三師姊薛鵲。胡斐和程靈素對瞧一眼，都是大奇：“怎麼他兩個死對頭走到了一起？薛鵲的丈夫姜鐵山卻又不在？”程靈素見胡斐眼光中露出疑問之色，知他是問那個走方郎中是誰，便緩緩的搖了搖頭，她可也不認識。忽聽得“啊喲”一聲慘叫，那指頭折斷的衛士跌倒在地，不住打滾，將一只手掌高高舉起。眾人初時均感奇怪：“既然身為福大帥的衛士，自有相當武功，怎地斷了一根指頭也抵受不起？”待見到他那只手掌其黑如墨，才知原來是中了劇毒。這次天下各家各派掌門人大聚會，福府眾衛士雄心勃勃，頗有和各派好手一爭雄長之意，要顯得在京中居官的英雄确有真才實學，決不輸于各地的草莽豪傑。這手指折斷的衛士歸周鐵鷦所管，他見此人如此出丑，眉頭一皺，上前喝道：“起來，起來！這一點兒苦頭也挨不起，太不成話啦！”那人對周鐵鷦很是懼怕，忙道：“是，是！”掙扎著待要站起，突然身子一晃，暈了過去。周鐵鷦從酒席上取過一雙筷子，挾起那顆鐵菩提一看，見上面刻著一個“柯”字，臉色微變，朗聲說道：“蘭州柯子容柯三爺，你越來越長進啦。這鐵菩提上喂的毒藥可厲害得緊哪！”

　　只見人叢中站起一個滿臉麻子的大漢，說道：“周老爺你可別血口噴人。這枚鐵菩提是我所發，那是不錯，我只是瞧不過人家狂妄自大，要打碎人家手中酒杯。我柯家暗器上決計不許喂毒，世代相傳，向為禁例，柯子容再不肖，也不敢壞了祖宗的家規。”周鐵鷦見聞廣博，也知柯家擅使七般暗器，但向來嚴禁喂毒，當下沉吟不語，只道：“這可奇了！”柯子容道：“讓我瞧瞧！”走過來拿起那枚鐵菩提一看，道：“這是我的鐵菩提啊，這上面怎會有毒……啊喲！”突然間大叫一聲，將鐵菩提投在地下，右手連揮，似乎受到烈火燒炙一般。只見他臉色慘白，要將受傷的手指送到口中吮吸，周鐵鷦疾出一掌，斫中他的小臂，叫道：“吸不得！”擋住他手指入口，看他大拇指和食指兩根手指時，都已腫了起來，色如淡墨。柯子容全身發顫，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珠一滴滴的滲了出來。那走方郎中向著慕容景岳道：“給這兩人治一治。”慕容景岳道：“是！”從懷中取出一盒藥膏，在柯子容和那衛士手上涂了一些。柯子容顫抖漸止，那衛士也醒了轉來。群豪這才醒悟，柯子容發鐵菩提打田歸農的酒杯，田歸農隨手彈出，又給那走方郎中彈回。但走方郎中就這麼一彈，已在鐵菩提上喂了極厲害的毒藥。這等下毒的本領，江湖上恐怕只有一人。廳上不少人已在竊竊私語：“毒手藥王，毒手藥王！莫非是毒手藥王？”

　　周鐵鷦走近前去，向那走方郎中一抱拳，說道：“閣下尊姓大名？”那人微微一笑，并不回答。慕容景岳道：“在下慕容景岳，這是拙荊薛鵲。”他頓了一頓，才道：“這位是咱夫婦的師父，石先生，江湖上送他老人家一個外號，叫作‘毒手藥王’！”這“毒手藥王”四字一出口，旁人還都罷了，要知與會的不是一派掌門，多半便是各派的耆宿長老，大都知道“毒手藥王”乃是當世使毒的第一高手，慕容景岳就算不說，也早猜想是他。但這四個字聽在程靈素和胡斐耳中，實是詫异無比。程靈素更為氣惱，心想這人不但假冒先師名頭，而這句話出諸大師兄之口，尤其令她悲憤難平。另一件事也使她甚是奇怪：三師姊薛鵲原是二師兄姜鐵山之妻，兩人所生的兒子也已長大成人，何以這時大師兄卻公然稱她為“拙荊”？她料知這中間必已發生極重大的變故，眼下難以查究，唯有靜觀其變。周鐵鷦雖然勇悍，但聽到“毒手藥王”的名頭，還是不禁變色，抱拳說了句：“久仰！久仰！”石先生伸出手去，笑道：“閣下尊姓大名，咱倆親近親近。”周鐵鷦霍地退開一步，抱拳道：“在下周鐵鷦，石前輩好！”他膽子再大，也決不敢去和毒手藥王拉手。石先生呵呵大笑，走到福康安面前，躬身一揖，說道：“山野閒人，參見大帥！”這時福康安身旁的衛士已將毒手藥王的來歷稟告了他，福康安眼見他只是手指輕彈鐵菩提，便即傷了兩人，知道此人極是了得，當下微微欠身，說道：“先生請坐！”石先生帶同慕容景岳、薛鵲夫婦在一旁坐了。附近群豪紛紛避讓，誰也不敢跟他三人挨近，霎時之間，他師徒三人身旁空蕩蕩地清出了一大片地方。

　　一名武官走了過去，离石先生五尺便即站定，將爭奪御杯以定門派高下的規矩說了，話一說完，立即退開，唯恐沾染到他身上的一絲毒氣。石先生微笑道：“尊駕貴姓？”那武官道：“敝姓巴。”石先生道：“巴老爺，你何必見我等害怕？老夫的外號叫作‘毒手藥王’，雖會下毒，也會用藥治病啊。巴老爺臉上隱布青氣，腹中似有蜈蚣蟄伏，若不速治，十天後只怕性命難保。”那武官大吃一驚，將信將疑，道：“肚子里怎會有蜈蚣？”石先生道：“巴老爺最近可曾和人爭吵？”

　　北京城里做武官的，和人爭吵乃是家常便飯，那自然是有的，那姓巴的武官驚道：”有啊！難道……難道那狗賊向我下了毒手？”石先生從藥囊中取出兩粒青色藥丸，說道：“巴老爺若是信得過，不妨用酒吞服了這兩粒藥。”

　　那武官給他說得心中發毛，隱隱便覺肚中似有蜈蚣爬動，當下更不多想，接過藥丸丟在嘴里，拿起一碗酒，骨嘟嘟的喝下去。過不多時，便覺肚痛，胸口煩惡欲嘔，“哇”的一聲，嘔了許多食物出來。石先生搶上三步，伸手在他胸口按摩，喝道：“吐干淨了！別留下了毒物！”那武官拚命嘔吐，一低頭，只見嘔出來的穢物之中有三條兩寸長的虫子蠕蠕而動，紅頭黑身，正是蜈蚣。那武官大叫：“三條……三條蜈蚣！”一驚之下，險些暈去，忙向石先生拜倒，謝他救命之恩。廊下仆役上來清掃穢物。群豪無不歎服。胡斐不信人腹中會有蜈蚣，但親眼目睹，卻又不由得不信。程靈素在他耳邊低聲道：“別說三條小蜈蚣，我叫你肚里嘔出三條青蛇出來也成。”胡斐道：“怎麼？”程靈素道：“給你服兩粒嘔吐藥丸，我袖中早就暗藏毒虫。”胡斐低聲道：“是了，乘我嘔吐大作、肚痛難當之際，將毒虫丟在穢物之中，有誰知道？”程靈素微微一笑，道：“他搶過去給那武官按摩胸口，倘若沒這一著，戲法就不靈。”胡斐低聲道：“其實這人武功很是了得，大可不必玩這種玄虛。”程靈素語聲放到極低，說道：“大哥，這大廳上所有諸人之中，我最懼怕此人。你千萬得小心在意。”胡斐自跟她相識以來，見她事事胸有成竹，從未說過“懼怕”兩字，此刻竟是說得這般鄭重，可見這石先生實在非同小可，又想此人冒了她先師之名出來招搖，敗壞她先師的名頭，她終究不能袖手不理。

　　只聽得石先生笑道：“我雖收了幾個弟子，可是向來不立什麼門派。今日就跟各位前輩學學，也來開宗立派，僥幸捧得一只銀鯉杯回家，也好讓弟子們風光風光。”緩步走將過去，大模大樣的在田歸農身旁太師椅中一坐，卻哪里是得一只銀鯉杯為已足，顯是要在八大門派中占一席地。他這麼一坐，憑了“毒手藥王”數十年來的名聲，手彈鐵菩提的功力，傷人于指顧間的下毒手法，這一只玉龍杯就算是拿定了，誰也不會動念去跟他挑戰，可也沒誰動念去跟他說話。一時之間，大廳靜了一片。少林派的掌門方丈大智禪師忽道：“石先生，無嗔和尚跟你怎麼稱呼？”石先生道：“無嗔？不知道，我不認得。”臉上絲毫不動聲色。大智禪師雙手合十，說道：“阿彌陀佛！”石先生道：“怎麼？”大智禪師又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石先生便不再問。

　　自他師徒三人進了大廳，程靈素的目光從沒离開過他三人，只見石先生慢慢轉過頭去，和田歸農對望了一眼。兩人神色木然，目光中全無示意，但程靈素心念一動，已然明白：“他兩人早已相識。田歸農知道我師父的名字，知道‘無嗔大師’才是真正的‘毒手藥王’。這位少林高僧卻也知道。”忽又想到：“田歸農用來毒瞎苗人鳳的斷腸草，原來就是這人給的。”田歸農寶刀鋒利，石先生毒藥厲害，坐穩了兩張太師椅，八只玉龍杯之中，只有一只還沒主人。群豪均想：“是否能列入八大門派，全瞧這最後一只玉龍杯由誰搶得。”真所謂人同此心，頃刻之間，人叢中躍出七八人來，一齊想去坐那張空椅，三言兩語，便分成四對斗了起來。頃敗者退下，胜者或接續互斗，或和新來者應戰，此來彼往的激斗良久，只聽得門外更鼓打了四更，相斗的四人敗下了兩人，只剩下兩個胜者互斗。這兩人此時均以渾厚掌力比拚內力，久久相持不決，比的是高深武功，外形看來卻是平淡無奇。福康安很不耐煩，接連打了幾個呵欠，說道：“瞧得悶死人了！”這句話聲音甚輕，但正在比拚內功的兩人卻都清清楚楚的聽入耳中。兩人臉色齊變，各自撤掌，退後三步。一個道：“咱們又不是耍猴兒戲的，到這里賣弄花拳繡腿，叫官老爺們喝彩！”另一個道：“不錯！回家抱娃娃去吧！”兩人說著呵呵而笑，攜手出了大廳。胡斐暗暗點頭：“這二人武功甚高，識見果然也高人一等。只可惜亂哄哄之中沒聽到他們的名字。”轉頭問郭玉堂時，他也不識這兩個鄉下土老兒一般的人物。

　　郭玉堂說道：“他們上來之時，安提督問他們姓名門派，兩人都是笑了笑沒說。”胡斐心想：“這兩位高手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姓名也沒留下。”

　　他正低了頭和郭玉堂悄聲說話，程靈素忽然輕輕碰了碰他手肘，胡斐抬起頭來，只聽得一名武官唱名道：“這位是五虎門掌門人鳳天南鳳老爺！”但見鳳天南手持熟銅棍，走上去在空著的太師椅中一坐，說道：“哪一位前來指教。”胡斐大喜，心想：“這廝的武功未達一流高手之境，居然也想來奪玉龍杯，先讓他出一番丑，再來收拾他，那更妙了。”只見鳳天南接連打敗了兩人，正自得意洋洋，一個手持單刀的人上去挑戰。這個人的武藝可就高了，只三招一過，胡斐心道：“這惡賊決不是對手！”

　　果然鳳天南吼叫連連，迭遇險招。那使單刀的似乎不為已甚，只盼他知難而退，并不施展殺手，因此雖有幾次可乘之機，卻都使了緩招。但鳳天南只是不住倒退，并不認輸，突然間橫掃一棍，那使單刀的身形一矮，銅棍從他頭頂掠過。他正欲乘勢進招，忽地叫聲：“啊喲！”就地一滾，跟著躍了起來，但落下時右足一個踉蹌，站立不定，又摔倒在地，怒喝：“你使暗器，不要臉！”鳳天南拄棍微笑，說道：“福大帥又沒規定不得使暗器。上得場來，兵刃拳腳，毒藥暗器，悉聽尊便。”那使單刀的卷起褲腳，只見膝頭下“犢鼻穴”中赫然插著一枚兩寸來長的銀針。這“犢鼻穴”正當膝頭之下，俗名膝眼，兩旁空陷，狀似牛鼻，因以為名，正是大腿和小腿之交的要緊穴道，此穴中計，這條腿便不管用了。群豪都是好生奇怪，眼見適才兩人斗得甚緊，鳳天南絕無余暇發射暗器，又沒見他抬臂揚手，這枚銀針不知如何發出？那使單刀的拔下銀針，恨恨退下。又有一個使鞭的上來，這人的鐵鞭使得猶如暴風驟雨一般，二十余招之內，一招緊似一招，竟不讓鳳天南有絲毫喘息之機。他眼見鳳天南棍法并不如何了得，倒是那無影無蹤的銀針甚是難當，因此上殺招不絕，決不讓他緩手來發射暗器，那知斗到將近三十招時，鳳天南棍法漸亂，那使鞭的卻又是“啊喲”一聲大叫，倒退開去，從自己小腹上拔出一枚銀針，傷口血流如注，傷得竟是極重。廳上群豪無不驚詫，似鳳天南這等發射暗器，實是生平所未聞。若說是旁人暗中相助，眾目睽睽之下，總會有人發見。眼下這兩場相斗，都是鳳天南勢將不支之時，突然之間對手中了暗器。難道鳳天南竟會行使邪法，心念一動，銀針便會從天飛到？偏有幾個不服氣的，接連上去跟他相斗。一人全神貫注的防備銀針，不提防給他銅棍擊中肩頭，身負重傷，另外三人卻也都給他“無影銀針”所傷。一時大廳之上群情聳動。胡斐和程靈素眼見鳳天南接二連三以無影銀針傷人，凝神觀看，竟是瞧不出絲毫破綻。胡斐本想當鳳天南興高采烈之時，突然上前將他殺死，一來為佛山鎮上鍾阿四全家報仇，二來好顯揚華拳門的名頭，但瞧不透這銀針暗器的來路，只有暫且袖手，若是貿然上前爭鋒，只要一個措手不及，非但自取其辱，抑且有性命之憂。

　　程靈素猜到他的心意，緩緩搖了搖頭，說道：“這只玉龍杯，咱們不要了吧？”胡斐向蔡威和姬曉峰道：“這位鳳老師的武功，還不怎樣，只是……”姬曉峰點頭道：“是啊，他放射的銀針可實在邪門，無聲無息，無影無蹤，竟是沒半點先兆，直至對方一聲慘叫，才知是中了他的暗器。”蔡威道：“除非是頭戴鋼盔，身穿鐵甲，才能跟他斗上一斗。”蔡威這句話不過是講笑，那知廳上眾武官之中，當真有人心懷不服，命人去取了上陣用的鐵甲，全身披挂，手執開山大斧，上前挑戰。這名武官名叫木文察，當年隨福康安遠征青海，寒旗斬將，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乃是清軍中的一員出名的滿洲猛將，這時手執大斧走到廳中，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同僚袍澤齊聲喝彩。福康安也賜酒一杯，先行慰勞。

　　兩人一接上手，棍斧相交，當當之聲，震耳欲聾，兩般沉重的長兵器攻守抵拒，卷起陣陣疾風，燭光也給吹得忽明忽暗。木文察身穿鐵甲，轉動究屬極不靈便，但仗著膂力極大，開山巨斧舞將開來，實是威不可當。

　　周鐵鷦、曾鐵鷗和王劍英、王劍傑四人站在福康安身前，手中各執兵刃，生怕巨斧或是銅棍脫手甩出，傷及大帥。斗到二十余合，鳳天南攔頭一棍掃去，木文察頭一低，順勢揮斧去砍對方右腿，忽聽得拍的一聲輕響，旁觀群豪“哦”的一下，齊聲呼叫。兩人各自躍開幾步，但見地下墮著一個紅色絨球，正是從木文察頭盔上落下，絨球上插著一枚銀針，閃閃發亮。想是木文察低頭揮斧之時，鳳天南發出無影銀針，只因顧念他是福大帥愛將，不敢傷他身子。那絨球以鉛絲系在頭盔之上，須得射斷鉛絲，絨球方能落下，雖然兩人相距甚近，但倉卒間竟能射得如此之准，不差毫厘，實是了不起的暗器功夫。木文察一呆之下，已知是對方手下容情，這一針倘是偏低數寸，從眉心間貫腦而入，這時焉有命在？便是全身鐵甲，又有何用？他心悅誠服，雙手抱拳，說道：“多承鳳老師手下留情。”鳳天南恭恭敬敬的請了個安，說道：“小人武藝跟木大人相差甚遠，這些發射暗器的微末功夫，在疆場之上那是絕無用處。倘若咱倆騎馬比試，小人早給大人一斧劈下馬來了。”木文察笑道：“好說，好說。”

　　福康安聽鳳天南說話得體，不敢恃藝驕其部屬，心下甚喜，說道：“這位鳳老師的玩藝兒很不錯。”將手中的碧玉鼻煙壺遞給周鐵鷦，道：“賞了他吧！”鳳天南忙上前謝賞。木文察貫甲負斧，叮叮當當的退了下去。群豪紛紛議論。人叢中忽然站起一人，朗聲道：“鳳老師的暗器功夫果然了得，在下來領教領教。”眾人回頭一看，只見他滿臉麻皮，正是適才發射鐵菩提而中毒的柯子容。他手上涂了藥膏後，這時毒性已解。他蘭州柯家以七般暗器開派，叫做“柯氏七青門”。那七種暗青子？便是袖箭、飛蝗石、鐵菩提、鐵蒺藜、飛刀、鋼鏢、喪門釘，號稱“箭、蝗、菩、藜、刀、鏢、釘”七絕。雖然這七種暗器都是極常見之物，但他家傳的發射手法與眾不同，刀中夾石，釘中夾鏢，而且數種暗器能在空中自行碰撞，射出時或正或斜，令人極難擋避。若在空曠之處相斗，還能竄開數丈，然後看准暗器來路，或加格擊，或行躲閃，但在這大廳之上，地位窄小，卻是極難對付了。

　　鳳天南將鼻煙壺鄭而重之的用手帕包好，放入懷中，顯得對福康安尊敬之極，這才朗聲說道：“這位柯老師要跟在下比試暗器，大廳之上，暗器飛擲來去，若是誤傷了各位大人，那可吃罪不起。”周鐵鷦笑道：“鳳老師不必多慮，盡管施展便是。咱們做衛士的，難道盡吃飯不管事麼？”鳳天南含笑抱拳，說道：“得罪，得罪！”胡斐心想：“無怪這惡賊獨霸一方，歷久不敗。他交結官府，确是心思周密，手段十分高明。”

　　只見柯子容除了長袍，露出全身黑色緊身衣靠。他這套衣褲甚是奇特，到處都是口袋和帶子，這里盛一袋鋼鏢，那里插三把飛刀，自頭頸以至小腿，沒一處不裝暗器，胸前固然有袋，背上也有許多小袋。福康安哈哈大笑，說道：“虧他想得出這套古怪裝束，周身倒如刺蝟一般。”

　　只見柯子容左手一翻，從腰間取出一只形似水杓的兵器來，只是杓口鋒利，有如利刃。原來那是他家傳的獨門兵器，有一個特別名稱，叫做“石沉大海”。這“石沉大海”一物二用，本身有三十六路招數，用法介乎單刀和板斧之間，但另有一般妙用，可以抄接暗器，敵人不論何種暗器發射過來，他這鐵杓一兜一抄，便接了過去，宛似石沉大海般無影無蹤，他反可從杓中取過敵人暗器，隨即還擊。這“石沉大海”不屬于十八般兵器之列，乃是旁門的兵刃，江湖上也有稱之為“借箭杓”的，意謂可借敵人之箭而用。

　　他這兵器一取出，廳上群豪倒有一大半不識得。鳳天南笑道：“柯老師今日讓我們大開眼界。”胡斐卻想：“同是暗器名家，趙三哥瀟洒大方，身上不見一枚暗器，卻是取之不絕，用之不盡，這姓柯的未免顯得小家氣了。”

　　只見柯子容鐵杓一翻，斜劈鳳天南肩頭。鳳天南側身讓開，還了一棍，兩人便斗將起來。那柯子容口說是跟他比試暗器，但杓法精妙，步步進逼，竟是不放暗器。斗了一陣，柯子容叫道：“看鏢！”颼的一響，一枚鋼鏢飛擲而出。鳳天南年紀已然不輕，多年來養尊處优，身材也極肥胖，但少年時的功夫竟沒絲毫擱下，縱躍靈活，輕輕一閃，便把鋼鏢讓了開去。柯子容又叫道：“飛蝗石，袖箭！”這一次是兩枚暗器同時射了出來。鳳天南低頭避開一枚，以銅棍格開一枚。只聽柯子容又叫道：“鐵蒺藜，打你左肩！飛刀，削你右腿！”果然一枚鐵蒺藜擲向他左肩，一柄飛刀削向他的右腿。鳳天南先行得他提示，輕輕巧巧的便避過了。眾人心想，這柯子容忒也老實，怎地將暗器的種類去路，一一先跟他說了？那知他擲出八九枚暗器後，口中呼喝越來越快，暗器也越放越多，呼喝卻非每次都對了。有時口中呼喝用袖箭射左眼，其實卻是發飛蝗石打右胸。眾人這才明白，原來他口中呼喝乃是擾敵心神，接連多次呼喝不錯，突然夾一次騙人的叫喚，只要稍有疏神，立時便會上當。倘若暗器去路和呼喝全然不同，對方便可根本置之不理，惡在對的多而錯的少，只偶爾在六七次正确的呼喝之中，夾上一次使詐，那就極為難防。郭玉堂道：“柯家七青門的暗器功夫，果是另有一功，看來他口中的呼喝，也是從小練起，其厲害之處，實不輸于鋼鏢飛刀。他這‘七青門’之名，要改為‘八青門’才合。”姬曉峰道：“但這般詭計多端，不是名門大派的手段。”程靈素手中玩弄著從煙霞散人處奪來的大煙袋，說道：“那鳳老師怎地還不發射銀針？這般搞下去，終于要上了這姓柯的大當為止。”姬曉峰道：“我瞧這姓鳳的似乎是成竹在胸，他發射暗器是貴精不貴多，一擊而中，便足制胜。”程靈素“嗯”的一聲，道：“比暗器便比暗器，這柯子容摽里摽唆的纏夾不清。”這時大廳上空，十余枚暗器飛舞來去，好看煞人。周鐵鷦等嚴加戒備，保護大帥。安提督等大官身側，也各有高手衛士防衛。眾衛士不但防柯子容發射的鏢箭飛來誤傷，還恐群豪之中混有刺客，乘亂發射暗器，竟向大帥下手。程靈素忽道：“這姓柯的太過討厭，我來開他個玩笑。”只聽得柯子容叫道：“鐵蒺藜，打你左臂！”程靈素學著他的聲調語氣，也叫道：“肉饅頭，打你的嘴巴！”右手在煙斗上湊了一下，隨手一揚，一枚小小的暗器果然射向他的嘴巴。這暗器飛去時并無破空之聲，看來份量甚輕，只是上面帶有一絲火星。俗語道：“肉饅頭打狗，有去無回。”眾人聽到“肉饅頭，打你的嘴巴”八字，已是十分好笑，何況她學的聲調語氣，跟柯子容的呼喝一般無二，早有數十人笑了起來。柯子容見暗器來得奇特，提起“借箭杓”一抄，兜在杓中，左手便伸入杓中撿起，欲待還敬，突然間”彭”的一聲巨響，那暗器炸了開來。眾人大吃一驚，柯子容更是全身跳起。但見紙屑紛飛，鼻中聞到一陣硝磺氣息，卻那里是暗器，竟是一枚孩童逢年過節玩耍的小爆竹。眾人一呆之下，隨即全堂哄笑。柯子容全神貫注在鳳天南身上，生恐他偷發無影銀針，雖然遭此侮弄，卻是目不斜視，不敢搜尋投擲這枚爆竹之人，只是罵道：“有種的便來比划比划，誰跟你鬧這些頑童行徑？”程靈素站起身來，笑嘻嘻的走到東首，又取出一枚爆竹，在煙袋中點燃了，叫道：“大石頭，打你的七寸。”常言道：“打蛇打七寸”，蛇頸离首七寸，乃是毒蛇致命之處，這一次竟是將他比作了毒蛇。眾人哄笑聲中，那爆竹飛擲過去。這一回他再不上當。程靈素這爆竹又擲得似乎太早，柯子容手指彈出一枚喪門釘，將爆竹打回，彭的一響，爆竹在空中炸了。程靈素又擲一枚，叫道：“青石板，打你的硬殼。”那是將他比作烏龜了。柯子容心想：“你是要激怒我，好讓那姓鳳的乘機下手，我偏不上你的當。”當下又彈出一枚喪門釘，將爆竹彈開，仍是在半空炸了。

　　安提督笑著叫道：“兩人比試，旁人不得滋擾。”又見柯子容這兩枚喪門釘跌落時和安放玉龍杯的長幾相距太近，對身旁的兩名衛士道：“過去護著御杯，別讓暗器打碎了。”兩名衛士應道：“是！”走到長幾之前，擋在御杯之前。程靈素笑嘻嘻的回歸座位，笑道：“這家伙機伶得緊，上了一回當，第二次不肯伸手去接爆竹。”胡斐暗自奇怪：“二妹明知鳳天南是我對頭，卻偏去作弄那姓柯的，不知是何用意？”柯子容見人人臉上均含笑意，急欲挽回顏面，暗器越射越多。鳳天南手忙腳亂，已自難以支持，突然間伸手在銅棍頭上一抽。柯子容只道他要發射銀針，急忙縱身躍開，卻見他從銅棍中抽出一條東西，順勢一揮，那物如雨傘般張了開來，成為一面輕盾。這輕盾極軟極薄，似是一只紙鷂，盾面黑黝黝地，不知是用人發還是用什麼特异質料編織而成，盾上繪著五個虎頭，張口露牙，神態威猛。眾人一見，心中都道：“他是五虎門的掌門人，‘五虎門’這名稱，原來還是從這盾牌而來。”只見他一手揮棍，一手持盾，將柯子容源源射來的暗器盡數擋開。那些鏢箭刀石雖然來勢強勁，但竟是打不穿這面輕軟盾牌，看來這輕盾的質地實是堅韌之極。

　　胡斐一見到他從棍中抽出輕盾，登時醒悟，自罵愚不可及：“他在銅棍中暗藏機關，這等明白的事，先前如何猜想不透？他這銀針自然也是裝在銅棍之中，激斗時只須一按棍上機括，銀針激射而出，誰能躲閃得了？人人只道發射暗器定須伸臂揚手，他卻只須在銅棍的一定部位一捏，銀針射出，自是神不知鬼不覺了。”想明此節，精神為之一振，忌敵之心盡去，但見鳳天南邊打邊退，漸漸退向一列八張太師椅之前，猛聽得柯子容一聲慘叫，鳳天南縱聲長笑。柯子容倒退數步，手按胯下，慢慢蹲下身去，再也站不起來。鳳天南卻笑吟吟的坐入太師椅中。兩名衛士上前去，扶起柯子容，只見他咬緊牙關，伸手從胯下拔出一枚銀針，針上染滿鮮血。銀針雖細，因是打中下陰要穴，受傷大是不輕。他已不能行走，在兩名衛士攙扶下踉蹌而退。湯沛忽然鼻中一哼，冷笑道：“暗箭傷人，非為好漢！”鳳天南轉過頭去，說道：“湯大俠可是說我麼？”湯沛道：“我說的是暗箭傷人，非為好漢。大丈夫光明磊落，何以要干這等勾當？”鳳天南霍地站起喝道：“咱們講明了是比划暗器，暗器暗器，難道還有明的嗎？”

　　湯沛道：“鳳老師要跟我比划比划，是不是？”鳳天南道：“湯大俠名震天下，小人豈敢冒犯？這姓柯的想是湯大俠的至交好友了？”湯沛沉著臉道：“不錯，蘭州柯家跟在下有點兒交情。”鳳天南道：“既是如此，小人舍命陪君子，湯大俠划下道兒來吧！”

　　兩人越說越僵，眼見便要動手。胡斐心道：“這湯沛雖然交結官府，卻還有是非善惡之分。”

　　安提督走了過來，笑道：“湯大俠是比試的公證，今日是不能大顯身手的。過幾日小弟作東，那時請湯大俠露一手，讓大伙兒開開眼界。”湯沛笑道：“那先多謝提督大人賞酒了。”轉頭向鳳天南橫了一眼，提起自己的太師椅往地下一蹬，再提起來移在一旁，和鳳天南遠离數尺，這才坐下，似乎不屑與他靠近。這一移椅，只見青磚上露出了四個深深的椅腳腳印，廳上燭光明亮如同白晝，站得較近的都瞧得清清楚楚，這一手功夫看似不難，其實是蘊蓄著數十年修為的內力。霎時之間，廳上彩聲雷動。站在後面的人沒瞧見，急忙查問，等得問明白了，又擠上前來觀看。鳳天南冷笑道：“湯大俠這手功夫帥極了！在下再練二十年也練不成。可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在真正武學高手看來，那也平平無奇。”湯沛道：“鳳老師說得半點也不錯，在武學高手瞧來，真是一文錢也不值。不過只要能胜得過鳳老師，我也心滿意足了。”安提督笑道：“你們兩位盡斗什麼口？天也快亮啦，七只玉龍杯，六只已有了主兒。咱們今晚定了玉龍杯的名分，明晚再來爭金鳳杯和銀鯉杯。還有哪一位英雄，要上來跟鳳老師比划？”他提起嗓子連叫三遍，大廳上靜悄悄地沒人答腔。安提督向鳳天南道：“恭喜鳳老師，這只玉龍杯歸了你啦！”

## 第十九章　相見歡

　　忽聽得一人叫道：“且慢，我來斗一斗鳳天南。”只見一個形貌委瑣的黃胡子中年人空手躍出，唱名的武官唱道：“西岳華拳門掌門人程靈胡程老師！”

　　鳳天南站起身來，雙手橫持銅棍，說道：“程老師用什麼兵刃？”胡斐森然道：“那難說得很。”突然猱身直上，欺到端坐在太師椅中的田歸農身前，左手食中兩根手指“雙龍搶珠”，戳向田歸農雙目。這一著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田歸農雖然大吃一驚，應變仍是奇速，雙手揮出，封住來招。那知他快，胡斐更快，雙手一圈，已變“懷中抱月”，分擊他兩側太陽穴。田歸農不及起身迎敵，雙手外格，以擋側擊。

　　胡斐乘他雙手提起擋架，腋下空虛，一翻手，已抓住他腰間寶刀的刀柄，刷的一響，青光閃處，寶刀已入手中，乘勢轉身，砍向鳳天南手中的銅棍。

　　刀是寶刀，招是快招，只聽得察察察三聲輕響，跟著當啷啷兩聲，鳳天南的熟銅棍中間斷下兩截，掉在地下。原來胡斐在瞬息之間連砍三刀，鳳天南未及變招，手中兵刃已變成四段，雙手各握著短短的一截銅棍，鞭不像鞭，尺不像尺，實是尷尬异常。鳳天南驚惶之下，急忙向旁躍開三步。便在此時，站在廳門口的汪鐵鶚朗聲說道：“九家半總掌門到。”胡斐心頭一凜，抬頭向廳門看去，登時驚得呆了。只見門中進來一個妙齡尼姑，緇衣芒鞋，手執云帚，正是袁紫衣。只是她頭上已無一根青絲，腦門處并有戒印。胡斐雙眼一花，還怕是看錯了人，迎上一步，看得清清楚楚，卻不是袁紫衣是誰？

　　霎時間胡斐只覺天旋地轉，心中亂成一片，說道：“你……你是袁……”袁紫衣雙手合十，黯然道：“小尼圓性。”胡斐兀自沒會過意來，突然間背心“懸樞穴”“命門穴”兩處穴道疼痛入骨，腳步一晃，摔倒在地，手中寶刀也撒手拋出。袁紫衣怒喝：“住手！”急忙搶上，攔在胡斐身後。自胡斐奪刀斷棍、九家半總掌門現身，以至胡斐受傷倒地，只頃刻之間的事。廳上眾人盡皆錯愕之際，已是奇變橫生。程靈素見胡斐受傷，心下大急，急忙搶出。袁紫衣俯身正要扶起胡斐，見程靈素縱到，當即縮手，低聲道：“快扶他到旁邊！”右手云帚在身後一揮，似是擋架什麼暗器，護在胡程二人身後。程靈素半扶半抱的攜著胡斐，快步走回席位，淚眼盈盈，說道：“大哥，你怎樣了？”胡斐苦笑道：“背上中了暗器，是懸樞和命門。”程靈素這時也顧不得男女之嫌，忙捋起他長袍和里衣，見他懸樞和命門兩穴上果然各有一個小孔，鮮血滲出，暗器已深入肌骨。袁紫衣道：“那是鍍銀的鐵針，沒有毒，你放心。”舉起云帚，先從帚絲叢中拔出一枚銀針，然後將云帚之端抵在胡斐懸樞穴上，輕輕向外一拉，起了一枚銀針出來，跟著又起出了他命門穴中的銀針。原來云帚絲叢之中裝著一塊極大的磁鐵。胡斐道：“袁姑娘……你……你……”袁紫衣低聲道：“我一直瞞著你，是我不好。”頓了一頓，又道：“我自幼出家，法名叫做‘圓性’。我說‘姓袁’，一則是我娘的姓，二則便是將‘圓性’兩字顛倒過來。‘紫衣’，那便是緇衣芒鞋的‘緇衣’！”胡斐怔怔的望著她，欲待不信此事，但眼前的袁紫衣明明是個妙尼，隔了半晌，才道：“你……你為什麼要騙我？”圓性低垂了頭，雙眼瞧著地下，輕輕地道：“我奉師父之命，從回疆到中原來，單身一人，若作僧尼之裝，長途投宿打尖甚是不便，因此改作俗家打扮。我頭上裝的是假發，飲食不沾葷腥，想是你沒瞧出來。”

　　胡斐不知說什麼好，終于輕輕歎了口氣。安提督朗聲說道：“還有哪一位來跟五虎門鳳老師比試？”胡斐這時心神恍惚，黯然魂銷，對安提督的話竟是聽而不聞。安提督連問了三遍，見無人上前跟鳳天南挑戰，向福康安道：“回大帥：這七只玉龍御杯，便賞給這七位老師？”福康安道：“很好，很好！”其時天已黎明，窗格中射進朦朧微光，經過一夜劇爭，七只玉龍杯的歸屬才算定局。廳上群豪紛紛議論：“紅花會搶去的那只玉龍杯，不知哪一派掌門有本事奪得回來？”“嘿，任他本領再強，也不能跟紅花會斗啊。”“紅花會陳總舵主武功絕頂，還有無塵道人、趙半山、文泰來、常氏兄弟，哪一個不是響當當的腳色？誰想去奪杯，那不是老壽星上吊，嫌命長麼？”又有人瞧著圓性竊竊私議：“怎麼這個俏尼姑竟是九家半總掌門？真是邪門。”“是那九家半？怎麼還有半個掌門人的？”“她要是真的武功高強，怎地又不去奪一只玉龍杯？”“嘿，人家鳳老師的銀針，她惹得起麼？他手中銅棍給砍成了四段，還能施放銀針，敗中取胜，了不起。”另一個不服氣，說道：“那也不見得！華拳門那黃胡子聽到九家半總掌門進來，吃了一驚，這才著了那姓鳳的道兒。否則的話，也不知誰胜誰敗。”又一個道：“看來還是那田歸農差勁，他天龍門的鎮門之寶給人空手奪了去，這會兒居然厚著臉皮，又將寶刀撿了回去。”另一人道：“不錯！華拳門當然胜過了天龍門。”安提督走到長幾之旁，捧起了托盤，往中間一站，朗聲說道：“萬歲爺恩典，欽賜玉龍御杯，著少林派掌門人大智禪師、武當派掌門人無青子道人、三才劍掌門人湯沛、黑龍門掌門人海蘭弼、天龍門掌門人田歸農……”說到這里，頓了一頓，低聲向石先生道：“石老師，貴門派和大名怎麼稱呼？”石先生微微一笑道：“草字萬嗔，至于門派嘛，就叫作藥王門吧。”安提督續道：“……藥王門掌門人石萬嗔，五虎門掌門人鳳天南收執。謝恩！”聽到“謝恩”兩字，福康安等官員一齊站起。武林群豪中有些懂禮數的便站了起來，有些卻坐著不動，直到眾衛士喝道：“都站起來！”這才紛紛起立。大智禪師和無青子各以僧道門中規矩行禮。湯沛、海蘭弼等跪下磕頭。安提督待各人跪拜已畢，笑道：“恭喜，恭喜！”將托盤遞了過去。大智禪師等七人每人伸手取了一只玉龍杯。突然之間，七個人手上猶似碰到了燒得通紅的烙鐵，實在拿捏不住，一齊松手。乒乒乓乓一陣清脆的響聲過去，七只玉杯同時在青磚地上砸得粉碎。

　　這一下變故，不但七人大驚失色，自福康安以下，無不群情聳動，齊問：“怎樣？怎樣？”頃刻之間，七人握過玉杯的手掌都是又焦又腫，炙痛難當，不住的在衣服上拂擦。海蘭弼伸指到口中吮吸止痛，突然間大聲怪叫，原來舌頭上也劇痛起來。胡斐向程靈素望了一眼，微微點頭。他此時方才明白，原來程靈素在擲打柯子容的第二枚和第三枚爆竹之中，裝上了赤蝎粉之類的毒藥，爆竹在七只玉龍杯上空炸開，毒粉便散在杯上。這一個布置意謀深遠，絲毫不露痕跡，此刻才見功效。只見程靈素吞煙吐霧，不住的吸著旱煙管，吸了一筒，又裝一筒，半點也無得意之色。她左掌中暗藏藥丸，遞了兩顆給胡斐，兩顆給圓性，低聲道：“吞下！”兩人知她必有深意，依言服了。這時人人的目光都瞧著那七人和地下玉杯的碎片，驚愕之下，大廳上寂靜無聲。圓性忽地走到廳心，云帚指著湯沛，朗聲說道：“湯沛，這是皇上御賜的玉杯，你如此膽大妄為，竟敢暗施詭計，盡數砸碎。你心存不軌，和紅花會暗中勾結，要拆散福大帥的天下掌門人大會。你這般大逆不道，目無長上，天下英雄都容你不得！”她一字一句，說得清脆響朗。這番話辭意嚴峻，頭頭是道，又說他跟紅花會暗中勾結。眾人正在茫無頭緒之際，忽聽得她斬釘截鐵的說了出來，真所謂先入為主，無不以為實是湯沛所為。福康安心中怒極，手一揮，王劍英、周鐵鷦等高手衛士都圍到了湯沛身旁。饒是湯沛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此刻也是臉色慘白，既驚且怒，身子發顫，喝道：“小妖尼，這種事也能空口白賴、胡說八道麼？”圓性冷笑道：“我是胡說八道之人麼？”她向著王劍英道：“八卦門的掌門人王老師。”轉頭向周鐵鷦道：“鷹爪雁行門的掌門人周老師，你們都認得我是誰。這九家半的總掌門我是不當的了。可是我是胡說八道之人呢，還是有擔當、有身分之人？你們兩位且說一句。”

　　王劍英和周鐵鷦自圓性一進大廳，心中便惴惴不安，深恐她將奪得自己掌門之位的真情抖露出來。他二人是福康安身前最有臉面的衛士首領，又是北京城中武師的頂兒尖兒人物，倘若眾人知悉他二人連掌門之位也讓人奪了去，今後怎生做人？這時聽得圓性稱呼自己為本門掌門人，又說：“這九家半的總掌門我是不當的了”。那顯是點明。給她奪去的掌門之位重行歸還原主，當真是如同臨刑的斬犯遇到皇恩大赦一般，心中如何不喜？圓性這麼相詢，又怎敢不順著她意思回答？何況他二人聽了她這番斥責湯沛的言語之後，原也疑心八成是湯沛暗中搗鬼，否則好端端的七只玉杯，怎會陡然間一齊摔下跌碎。王劍英當即恭恭敬敬地說道：“您老人家武藝超群，在下甚是敬服，為人又寬宏大量，實是當世武林中的傑出人材。”周鐵鷦日前給她打敗，心下雖然十分記恨，但實在怕她當眾抖露丑事，也道：“在下相信您老人家言而有信，顧全大體，尊重武林同道的顏面，若非萬不得已，決不揭露成名人物的隱私。”他這幾句話其實說的都是自己之事，求她顧住自己面子，但在旁人聽來，自然都以為句句說的是湯沛。眾人聽得福康安最親信的兩個衛士首領這般說，他二人又都對這少年尼姑這般恭謹，口口聲聲的“您老人家”，哪里還有懷疑？福康安喝道：“拿下了！”王劍英、周鐵鷦和海蘭弼一齊伸手，便要擒拿湯沛。湯沛使招“大圈手”，內勁吞吐，逼開了三人，叫道：“且慢！”向福康安道：“福大帥，小人要和她對質幾句，若是她能說得出真憑實据，小人甘領大帥罪責，死而無怨。否則這等血口噴人，小人實是不服。”

　　福康安素知湯沛的名望，說道：“好，你便和她對質。”湯沛瞪視圓性，怒道：“我和你素不相識，何故這等妄賴于我？你究是何人？”

　　圓性道：“不錯，我和你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何必平白的冤枉你？只是我跟紅花會有深仇大恨。你既加盟入了紅花會，混進掌門人大會中來搗鬼，我便非揭穿你的陰謀詭計不可。你交友廣闊，相識遍天下，交結旁的朋友，也不關我事，你交結紅花會匪徒，我卻容你不得。”

　　胡斐在一旁聽著，心下存著老大疑團，他明知圓性和紅花會眾英雄淵源甚深，這砸碎玉杯之事，又明明是程靈素做下的手腳，卻不知她何以要這般誣陷湯沛？他心中轉了幾個念頭，猛然想起，圓性曾說她母親被鳳天南逼迫离開廣東之後，曾得湯沛收留，難道她母親之死，竟和湯沛有關？他自從驀地里見到那念念不忘的俊俏姑娘竟是一個尼姑，便即神魂不定，始終無法靜下來思索，腦海中諸般念頭此去彼來，猶似亂潮怒涌，連背上的傷痛也忘記了。福康安十年前曾為紅花會群雄所擒，大受折辱，心中恨極了紅花會人物，這一次招集各派掌門人聚會，主旨之一便是為了對付紅花會，這時聽了圓性一番言語，心想這姓湯的愛交江湖豪客，紅花會的匪首個個是武林中的厲害腳色，若是跟他私通款曲，結交來往，那是半點不奇，若無交往，反倒稀奇了。只聽湯沛說道：“你說我結交紅花會匪首，是誰見來？有何憑證？”圓性向安提督道：“提督大人，這奸人湯沛，有跟紅花會匪首來往的書信。你能設法查對筆跡真假麼？”安提督道：“可以！”轉頭向身旁的武官吩咐了幾句。那武官走向一旁方桌，翻開卷宗，取出幾封信來，乃是湯沛寫給安提督的書信，信中答應來京赴會，并作會中比武公證。

　　湯沛有恃無恐，暗忖自己結交雖廣，但行事向來謹細，并不識得紅花會人物，這尼姑便是捏造書信，筆跡一對便知真偽，當下只是微微冷笑。圓性冷冷的道：“甘霖惠七省湯沛湯大俠，你帽子之中，藏的是什麼？”湯沛一愕，說道：“有什麼？帽子便是帽子。”他取下帽子，里里外外一看，絕無异狀，為示清白，便交給了海蘭弼。海蘭弼看了看，交給安提督。安提督也仔細看了看，道：“沒什麼啊。”圓性道：“請提督大人割開來瞧瞧。”滿洲風俗，遇有盛宴，例有大塊白煮豬肉，各人以自備解手刀片割而食，因此安提督身邊亦攜有解手刀。他聽圓性這般說，便取出刀子，割開湯沛小帽的線縫，只見帽內所襯棉絮之中，果然藏有一信。安提督“哦”的一聲，抽了出來。湯沛臉如土色，道：“這……這……”忍不住想過去瞧瞧，只聽刷刷兩聲，王劍英和周鐵鷦抽刀攔住。

　　安提督展開信箋，朗聲讀道：“下走湯沛，謹拜上陳總舵主麾下：所囑之事，自當盡心竭力，死而後已，蓋非此不足以報知遇之大恩也。唯彼傖既大舉集眾，會天下諸門派掌門人于一堂，自必戒備森嚴。下走若不幸有負所托，便當血濺京華，以此書此帽拜見明公耳。下走在京，探得……”他讀到這里，臉色微變，便不再讀下去，將書信呈給了福康安。福康安接過來看下去，只見信中續道：“……探得彼傖身世隱事甚多，如能相見，一一面陳。舉首西眺，想望風采。何日重囚彼酋于六和塔頂，再擄彼傖于紫禁城中，不亦快哉！”

　　福康安愈讀愈怒，幾欲氣破胸膛。

　　原來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游，曾為紅花會群雄設計擒獲，囚于六和塔頂，後來福康安又在北京禁城中為紅花會所俘。這兩件事乾隆和福康安都引為畢生奇恥大辱，凡是當年預聞此事的官員侍衛，都已被乾隆逐年來借故誅戮滅口。此兩事又因關涉到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的身世隱事，是以紅花會亦秘而不宣，江湖上知者極少。事隔十年，福康安創痛漸淡。豈知湯沛竟在信中又揭開了這個大瘡疤。福康安又想：信內“探得彼傖身世隱事甚多”云云，又不知包含著多少丑聞隱私？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單是這一件事，膽敢提到一句的人便足以滅門殺身。

　　福康安雖然向來鎮靜，這時也已氣得臉色焦黃，雙手顫抖，隨手接過安提督遞上來湯沛的另一封書信，一看之下，兩封信上的字跡卻并不甚似，但盛怒之際，已無心緒去細加核對。湯沛見自己小帽之中竟會藏著一封書信，驚惶之後微一凝思，已是恍然，知是圓性暗中做下的手腳；自是她處心積慮，買了一頂一模一樣的小帽，偽造書信，縫在帽中，然後在自己睡覺或是洗澡之際換了一頂。

　　他聽安提督讀信讀了一半，不禁滿背冷汗，心想今日大禍臨頭，再見他竟爾不敢再讀書信的後半，卻呈給了福康安親閱，可想而知，信中更是寫滿了大逆不道的言語。他心想：“今日要辯明這不白之冤，惟有查明這小尼姑的來歷。”側頭細看圓性，驀地一驚：“這尼姑好生面熟，從前見過的。”陡然想起，叫道：“你……你是銀姑，銀姑的女兒！”圓性冷笑道：“你終于認出來了。”湯沛大叫：“福大帥，這尼姑是小人的仇家。她設下圈套，陷害于我。大帥，你千萬信她不得。”

　　圓性道：“不錯，我是你的仇家。我母親走投無路，來到你家。你這人面獸心的湯大俠，見我母親美貌，竟使暴力侵犯于她，害得我母親懸梁自盡。這事可是有的？”湯沛心知若是在天下英雄之前承認了這件丑行，自然從此聲名掃地，再也無顏見人，但權衡輕重，宁可直認此事，好令福康安相信這小尼姑是挾仇誣陷，于是點頭道：“不錯，确有此事。”群豪對湯沛本來甚是敬重，都當他是個扶危解困、急人之難的大俠，雖聽他和紅花會勾結，但紅花會群雄聲名極好，武林中眾所仰慕，湯沛即使入了紅花會，也絲毫無損于其“大俠”兩字的令譽，這時卻聽得他親口直認逼奸難女，害人自盡，不由得大嘩。許多直性子的登時便大聲斥責，有的罵他“偽君子”，有的罵他“衣冠禽獸”，有的說他自居“大俠”，實是不識羞恥。圓性待人聲稍靜，冷冷地道：“我一直想殺了你這禽獸，替亡母報仇，可是你武功太強，我斗你不過，只有日夜在你屋頂窗下窺伺。嘿嘿，天假其便，給我聽到你跟紅花會趙半山、常氏兄弟、石雙英這些匪首陰謀私議。適才搶奪玉龍杯的那個少年書生，便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的書僮心硯，是也不是？”眾人一聽，又是一陣嘈亂。

　　福康安也即想起：“此人正是心硯。他好大的膽子，竟不怕我認他出來！”

　　湯沛道：“我怎認得他？倘若我跟紅花會勾結，何以又出手擒住他？”圓性嘿嘿冷笑，說道：“你手腳做得如此干淨利落，要是我事先沒聽到你們暗中的密議，也決計想不到這陰謀。我問你，你湯大俠的點穴手法另具一功，你下手點了人家穴道之後，本來旁人再也無法解得開。可是適才你點了那紅花會匪徒的穴道，何以大廳上燈火齊熄？那匪徒身上的穴道又何以忽然解了，得以逃去？”湯沛張口結舌，道：“這個……這個……想是暗中有人解救。”

　　圓性厲聲道：“暗中解救之人，除了湯沛湯大俠，天下再無第二個。當時除你之外，還有誰站在那人的身邊？”胡斐心想：“她言辭鋒利，湯沛實是百口難辯。那少年書生的穴道，明明是我解的。但我只解了一半，另一半不知是何人所解，但想來決不會是湯沛。”

　　只聽得圓性又道：“福大帥，這湯沛和紅花會匪徒計議定當，假裝將那匪徒心硯擒獲，放在你身旁，再由另一批匪徒打滅燭火，那心硯便乘亂就近向你行刺。這批匪徒意料之中，眾衛士見那書生已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自不會防他行刺。天幸福大帥洪福齊天，逢凶化吉。眾衛士又忠心耿耿，防衛周密，燭火滅熄之後，立即一齊擋在大帥身前保護，賊人的奸計才不得逞。”湯沛大叫：“你胡說八道，哪有此事？”福康安回想適才的情景，對圓性之言不由得信了個十足十，暗叫：“好險！”向王劍英和周鐵鷦道：“你們很好，回頭升你們的官。”圓性乘機又道：“王大人，周大人，適才賊人的奸計是否如此？”王劍英和周鐵鷦均想：“這小尼姑是得罪不得的。何況我們越是說得凶險，保護大帥之功越高，回頭封賞越大。”于是一個說：“那書生确是曾扑到大帥身前來，幸好未能成功。”另一個說：“黑暗之中，的确有人過來，功夫厲害得很，我們只好拚了命抵擋……卻沒想到竟是湯沛，當真凶險得緊。”湯沛難以辯解，只得對圓性道：“你……你滿口胡言！適才你又不在廳上，如何得知？”圓性并不回答，回頭向著鳳天南上上下下的打量。鳳天南是她親生之父，可是曾逼得她母親顛沛流离，受盡了苦楚，最後不得善終。她曾發下誓愿，要救他三次，以盡父女之情，然後再取他性命，替苦命的亡母報仇。她既誣陷了湯沛，原可再將鳳天南扳陷在內，但向他瞧了兩眼，心中終是不忍，一時拿不定主意。

　　圓性這麼一猶豫，湯沛老奸巨猾，登時瞧出她臉色遲疑不定，又見她眼光不住的溜向鳳天南，心念一動，兩下里一湊合，登即料定這事全是鳳天南暗中布下的計謀，叫道：“鳳天南，原來是你從中搗鬼！你要我暗中助你，令你五虎門在掌門人大會中壓倒群雄，這時卻又叫你女兒來陷害于我。”鳳天南一驚，道：“我女兒？她……她是我女兒？”群豪聽了兩人之言，無不驚奇。湯沛冷笑道：“你還在這里假痴假呆，裝作不知。你瞧瞧這小尼姑，跟當年的銀姑有什麼分別？”

　　鳳天南雙眼瞪著圓性，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但見她雖作尼姑裝束，但秀眉美目，宛然便是昔日的漁家女銀姑。

　　原來當年銀姑帶了女兒從廣東佛山逃到湖北，投身湯沛府中為佣。湯沛這人外表道貌岸然，一副仁人義士的模樣，實則行止甚是不端，見銀姑美貌，便強逼她相從。銀姑羞憤之下，懸梁而死。圓性卻蒙峨眉派中一位輩份極高的尼姑救去，帶到天山，自幼便給她落發，授以武藝。那位尼姑的住處和天池怪俠袁士霄及紅花會群雄不遠，平日切磋武學，時相過從。圓性天資極佳，她師父的武功原已極為高深繁復，但她貪多不厭，每次見到袁士霄，總是纏著他要傳授幾招，而從陳家洛、霍青桐直至心硯，紅花會群雄無人不是多多少少的傳過她一些功夫。天池怪俠袁士霄老來寂寞，對她傳授尤多。袁士霄于天下武學，幾乎說得上無所不知，何況再加上十幾位明師，是以圓性藝兼各派之所長，她人又聰明機警，以智巧補功力不足，若不是年紀太輕，內功修為尚淺，直已可躋一流高手之境。這一年圓性稟明師父，回中土為母報仇，鴛鴦刀駱冰便托她帶來白馬，遇到胡斐時贈送于他。只是趙半山將胡斐夸得太好，圓性少年性情，心下不服，這才有途中和胡斐數度較量之事。不料兩人見面後惺惺相惜，心中情苗暗茁。圓性待得驚覺，已是柔腸百轉，難以自遣了。她自行約制，不敢多和胡斐見面，只是暗中跟隨。後來見他結識了程靈素，她既感自傷，亦復自慰，自己是方外之人，終身注定以青燈古佛為伴，當年拜師之時，曾立下重誓，為師父的衣缽傳人，師恩深重，決計不敢有背。程靈素聰明智慧，猶胜于己，對胡斐更是一往情深，胡斐得以為侶，原亦大佳。因此上留贈玉鳳，微通消息，但暗地里卻已不知偷彈了多少珠淚。她此番東來報仇，大仇人是甘霖惠七省湯沛，心想若是暗中行刺下毒，原亦不難，但此人一生假仁假義，沽名釣譽，須得在天下好漢之前揭破他的假面具，那比將他一劍穿心更是痛快。適逢福康安正要召開天下掌門人大會，分遣人手前往各地，邀請各家各派的掌門人赴京與會。圓性查知福康安此舉的用意，一來是收羅江湖豪傑，以功名財帛相羈縻，用以對付紅花會群雄；二來是挑撥离間，使各派武師相互爭斗，不致共同反抗清政府。她細細籌划，要在掌門人大會之中先揭露湯沛的真相，再殺他為母報仇，如能在會中大鬧一場，使福康安奸計不逞，那不但幫了紅花會諸伯叔一個大忙，不枉他們平日的辛苦教導，抑且是造福天下武林了。在湖北湯沛老家，他門人子侄固然不少，便是養在家中的閒漢門客也有數十人之多，要混進他府中極是不易，但到了北京，湯沛住的不過是一家上等客店，圓性改作男裝，進出客店，誰也不在意下。她偷聽了湯沛幾次談話，知他熱中功名，亟盼乘機巴結上福康安，就此平步青云，于是設下計謀，偽造書信，偷換小帽。再加上程靈素碎玉龍杯、胡斐救心硯等幾件事一湊合，湯沛便有蘇張之舌也已辯解不來。她原來打算將鳳天南也陷害在內，但父女天性，雖說他無惡不作，對己實無半分父女之情，可是話到嘴邊終是說不出口。湯沛此刻病急亂投醫，便如行將溺死之人，就是碰到一根稻草，也是緊抓不放，叫道：“鳳天南，你說，她是不是你的女兒？”鳳天南緩緩點了點頭。湯沛大聲道：“福大帥，他父女倆設下圈套，陷害于我。”鳳天南怒道：“我為什麼要害你？”湯沛道：“只因我逼死了你的妻子。”鳳天南冷笑道：“嘿嘿，你逼死的那個女子，誰說是我妻子？鳳某到了手便丟，這種女子……”他說到這里，忽然見到圓性冷森森的目光凝視著自己，不禁打個寒戰，不敢再說。

　　湯沛道：“好，事已如此，我也不必隱瞞。那無影銀針，是你放的還是我放的？你若能放，那便射我一枚試試。”他此言一出，群豪又大嘩起來。

　　胡斐背上中針，略一定神之後，已知那銀針決非鳳天南所發，當時他刀斷銅棍，正面對著鳳天南，圓性進來時他心神恍惚，背心便中銀針，那定是在他身後之人偷襲。他見湯沛初時和鳳天南爭吵，說他“暗箭傷人，不是好漢”，始終沒疑心到湯沛身上，料想若不是海蘭弼所為，便是那個委委瑣瑣的武當掌門無青子做了手腳，那料到竟是湯鳳二人故意布下疑陣，掩人耳目。原來鳳天南從佛山鎮北逃，經過湖北時曾在湯沛家中住過幾天，無意中聽到兩個仆人談到廣東佛山的風土人情，不由得關心，賞了那兩仆十幾兩銀子，細問情由，竟探聽到了銀姑之事。鳳天南對銀姑猶如過眼云煙，自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一笑了之，也不跟湯沛提起。來北京時，一路之上曾設法討好胡斐，義堂鎮的大宅田地，便是他所送的了，到了北京後又使了不少銀子，請了周鐵鷦出面化解。

　　但胡斐俠義心腸，雖然鍾阿四跟他無親無故，卻是死纏到底，不肯罷休。鳳天南心想，此人不除，自己這一生終是寢食難安，當下去跟湯沛商量，怕他不肯相助，故意危言聳聽，說胡斐定要到掌門人大會中來搗亂。湯沛初時還不肯插手，鳳天南便提到銀姑之事，暗示湯沛若不相助，說不得要將這件事抖露出來，但若湯沛能設法除了胡斐，他回到佛山重整基業，每年送他一萬兩銀子。

　　湯沛交結朋友，花費極大。他為了博仁義之名，又不能像鳳天南這般開賭場、霸碼頭，公然的巧取豪奪，聽鳳天南答應每年相送一萬兩銀子，自不免心動，再加上顧忌銀姑之事敗露，于是答應相助。湯沛甚工心計，靴底之中，裝設有極為精巧的銀針暗器，他行路足跟并不著地，足跟若在地下一碰，足尖上便有銀針射出，當真是無影無蹤，人所難測。他想既然相助鳳天南，索性大助一番，讓他捧一只玉龍杯回到佛山，聲威大振之下，每年相贈的酬金自也不止是一萬兩銀子了。鳳天南在會中連敗高手，全是湯沛暗放銀針。銀針既細，他踏足發針之技又是巧妙异常，雖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無一人發覺，便連程靈素這等心思周密之人，也沒看出端倪。

　　不料變生不測，憑空闖了一個小尼姑進來，一番言語，將湯沛緊緊地纏在网里，竟是絲毫抗辯不得。他危急之中，突然發覺這尼姑是鳳天南的女兒，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將這事說出來。他想逼死弱女、比武作弊事小，勾結紅花會、圖謀叛亂的罪名卻是極大，兩害相權取其輕，當下便向鳳天南父女反擊。

　　鳳天南一聽湯沛之言，便知他的用意，大聲說道：“我知道了你勾結紅花會、意圖不軌的奸謀，你便想偷放銀針，暗中助我，賣一個好，盼望我不向福大帥揭露。嘿嘿，可是我鳳天南赤膽忠心，一心報國，豈肯受你這種奸賊收買……”湯沛聽他竟然反咬一口，料他必定越說越是不堪，暴怒之下，雙足一登，四枚銀針激射而出，一齊射進了他小腹。鳳天南大叫一聲，抱住肚子，彎下腰來，咕咚一聲，摔倒在地。圓性急忙搶上扶住，叫道：“爹，爹……你……怎麼啦？”王劍英、周鐵鷦等見湯沛此時尚要行凶，一齊擁上，將他抓住。湯沛也不反抗，只叫：“冤枉，冤枉！冤孽，冤孽！”他心知福康安甚是多疑，此事縱然辯明，也決計放不過自己，何況鐵案似山，無論如何辯明不了，總是自己生平作的惡事太多，到頭來遭此報應。圓性將鳳天南扶起，只見他雙眼一翻，已然氣絕而死。廳上早已亂成一團，誰也聽不見誰的說話。福康安心想：“這湯沛定然另有同謀之人，那小尼姑多半也知他信內之言，雖說奸謀由她揭露，卻也不能留下活口，任她宣泄于外。”于是低聲向安提督道：“關上了大門，誰都不許出去，拿下了逐個兒審問。”

　　胡斐見勢不對，縱身搶到圓性身邊，低聲道：“快走！遲了便脫不了身啦。”圓性點了點頭，兩人走到程靈素身旁。圓性突然伸出一指，點在蔡威脅下，跟著又在他肩頭和背心的重穴上連點兩指。蔡威登時跌倒。

　　姬曉峰一怔，道：“你……”圓性道：“胡大哥，是此人泄露機密，暗中將福康安的兩個兒子送了回去。”胡斐“啊”的一聲，怒道：“此人如此可惡！”伸足在蔡威背心上重重踢了一腳，這一腳雖不取了他性命，但蔡威自此筋脈大損，已與廢人無异。混亂之中，他二人對付蔡威，旁人也未知覺。胡斐對姬曉峰道：“姬兄快走。一切多謝。咱們後會有期。”姬曉峰見情勢不對，拱了拱手，搶步出門。

　　只聽安提督叫道：“大家各歸原座，不可嘈吵！”程靈素裝了一筒煙，狂噴了幾口，跟著又走到廳左廳右，一面噴煙，一面掂起了腳在人叢中瞧熱鬧。忽然有人叫道：“啊喲，肚子好痛！”他叫聲甫歇，四周都有人叫了起來：“啊喲，啊喲！肚痛，肚痛。”程靈素回到胡斐和圓性身邊，使個眼色，抱住肚子叫道：“啊唷，好痛，好痛，中了毒啦！”那自稱“毒手藥王”的石萬嗔肚中也劇烈疼痛，急忙取出一束藥草，打火點燃了。他點燃藥草，原是意欲解毒，程靈素早料到了此著，躲在人叢中叫道：“毒手藥王放毒，毒手藥王放毒！”胡斐跟著叫道：“快，快制住他，毒手藥王要毒死福大帥。”一片混亂之中，眾人那里還能分辨到底毒從何來，心中震于“毒手藥王”的威名，認定他一出手便是下毒，何況自己肚中正在痛不可當，眼見他手中藥草已經點燃，燒出白煙，料想這煙自然劇毒無比，中者立斃，誰也不敢走近制止。只聽颼颼颼響聲不絕，四面八方的暗器都向石萬嗔射了過去。那石萬嗔的武功也真了得，雖然在霎時之間成為眾矢之的，竟是臨危不亂，一矮身，掀翻一張方桌，橫過來擋在身前，只聽得辟辟啪啪，猶似下了一層密密的冰雹，數十枚暗器盡數打在桌面之上。他大聲叫道：“有人在茶酒之中下了毒藥，和我何干？”此番前來赴會的江湖豪客之中，原有許多人想到福康安招集天下掌門人聚會，只怕暗中安排下陰謀毒計，要將武林中的好手一网打盡。須知“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歷來人主大臣，若不能网羅文武才士以用，便欲加之斧鉞而滅，以免為患民間，煽動天下。這時聽到石萬嗔大叫：“有人在茶酒之中下了毒藥”，個個心驚肉跳，至于福康安自己和眾衛士其實也是肚中疼痛，旁人自然不知。

　　當下廳上更加大亂起來，許多人低聲互相招呼：“快走快走，福大帥要毒死咱們。”“要命的快逃！”“快回寓所去服解毒藥物。”程靈素在煙管中裝了藥物，噴出毒煙，大廳上人人吸進，無一得以幸免。這毒煙倒不是致命之物，但吸進者少不免頭疼腹痛，痛上大半個時辰方罷。這一招大是厲害，不但使眾衛士疑心石萬嗔下毒，更使群豪以為福康安有意暗害，大亂之中，她和胡斐、圓性便可乘機脫身。

　　眼見群豪紛紛奪門而走，但圓性卻正和湯沛斗得甚是激烈。原來湯沛乘著混亂，打倒了拿住他的衛士，便欲逃走，卻給圓性搶上截住。湯沛為人雖然奸惡，武功修為卻是極高，心下惱恨圓性陰謀誣陷，一柄青鋼劍招勢凌厲，劍劍刺向她的要害。圓性左手持著云帚，右手舞動軟鞭，也是立意要將這殺母之仇斃于鞭下。

　　說到武功，圓性胜在鞭法精妙，湯沛卻是內力渾厚得多，一二百招之內難分胜負，長斗下去還是湯沛會占到上風，只是他吸了毒煙，肚腹劇痛，也道中了厲害的毒藥，生怕一經使力，毒性發作更快，加之眾衛士虎視在旁，若非人人肚痛，早已一擁而上。他眼見圓性鞭法精妙，一時殺她不得，心中慌亂，急欲脫身。但圓性如何肯讓他逃走？她事先服了程靈素所給的解藥，不怕毒煙，只是對湯沛腳底所發的無影銀針卻是頗為忌憚。她雖是有備而來，云帚中安上了一塊專破鍍銀鐵針的大磁石，但那銀針究屬太細，施放時又是無影無蹤，絕無半點先兆，因此不敢過分逼近，只是舞動軟鞭遠攻。

　　這時王劍英、周鐵鷦等早已保護福康安退入後堂。福康安傳下號令，緊閉府門，誰都不許出去，一面急召太醫，服食解毒藥物。群豪見府中衛士要關閉府門，更加相信福康安存心加害，此時面臨生死關頭，也顧不得背負一個“犯上作亂”的罪名，當即蜂擁而出。眾衛士舉兵刃攔阻，群豪便即還手沖門。自大廳以至府門須經三道門戶，每一道門邊都是乒乒乓乓的斗得甚是激烈。這次大會聚集了武林各家各派的高手，雖然真正第一流的清高之士并不赴會，但到來的卻也均非尋常，眾人齊心外沖，眾衛士如何阻攔得住？

　　安提督按住了肚子，向大智禪師、無青子、田歸農等一干高手說道：“奸人搗亂會場，各位但請安坐勿動。福大帥愛才下士，求賢若渴，對各位極是禮敬。各位千萬不可起疑。”海蘭弼道：“這姓湯的是罪魁禍首，先拿他下來再說。”嗆啷啷一響，從身邊抖出黑龍雙杖，走向廳心，攻向湯沛。胡斐見圓性久戰湯沛不下，在府中多耽一刻，便是多一分危機，顧不得身上有傷，抽出單刀，便也上前夾攻。湯沛大叫：“看我的銀針！”胡斐、圓性、海蘭弼三人都是一驚，凝神提防。湯沛猛地縱起，破窗而出。圓性和胡斐一齊躍起，待要追出，只見銀光閃動，一叢銀針激射而至。胡斐倒翻一個筋斗避開。圓性急舞云帚，擋住射向身前的銀針。就是這麼慢得一慢，湯沛已逃得不知去向。只聽“啊喲，啊喲！”砰、砰、砰數響，屋頂跌下三名衛士來，均是企圖阻攔湯沛而被他一一刺落。程靈素叫道：“毒死福大帥的凶手，你們怎地不捉？”眾衛士大驚，都問：“福大帥被毒死了？”程靈素一扯圓性和胡斐的衣袖，低聲道：“快走！”三人沖向廳門。出門之際，胡斐和圓性不自禁都回過頭來，向尸橫就地、被人踐踏了一陣的鳳天南看去。胡斐心想：“你一生作惡，今日終遭此報。”圓性的心情卻是雜亂得多：“你害得我可怜的媽媽好苦。可是你……你終究是我親生的爹爹。”三人奔出大門，幾名衛士上來攔阻。圓性揮軟鞭卷倒一人，胡斐左掌拍在一人肩頭，掌力一吐，將那衛士震出數丈，跟著右腳反踢，又踢飛了一名衛士。

　　此刻天已大明，府門外援兵陸續趕到。三人避入了一條小胡同中。胡斐道：“馬姑娘失了愛子，不知如何？”圓性道：“那姓蔡的老頭派人將馬姑娘和兩個孩兒送給福康安，我途中攔截，一人難以分身，只救了馬姑娘出來。”胡斐道：“那好極了。多謝你啦！”圓性道：“我將馬姑娘安置在城西郊外一所破廟之中，往返轉折，由此到得遲了。”胡斐沉吟道：“那蔡威不知如何得悉馬姑娘的真相，難道是我們露了破綻麼？”程靈素道：“定是他偷偷去查問馬姑娘。馬姑娘昏昏沉沉之中，便說了出來。”胡斐道：“必是如此。福康安在會中倒沒下令捉我。”圓性道：“若不是程家妹子施這巧計，只怕你難以平安出此府門。”胡斐點了點頭道：“咱們今日搞散福康安的大會，教他圖謀成空，只可惜讓湯沛逃了。”轉頭對圓性道：“這惡賊身敗名裂，姑娘……你的大仇已報了一半，咱們合力找他，終不成他能逃到天邊。”圓性黯然不語，心想我是出家人，現下身分已顯，豈能再長時跟你在一起。程靈素道：“少時城門一閉，到處盤查，再要出城便難了。咱們還是趕緊出城。”當下三人回到下處取了隨身物品，牽了駱冰所贈的白馬。程靈素笑道：“胡大爺，你贏來的這所大宅，只好還給那位周大人啦。”胡斐笑道：“他幫了咱們不少忙，且讓他升官之後，再發筆財。”他雖強作笑語，但目光始終不敢和圓性相接。三人知道追兵不久便到，不敢在宅中多作逗留，趕到城門，幸好閉城之令尚未傳到。出得城來，由圓性帶路，來身馬春花安身的破廟。那座廟宇遠离大路，殘瓦頹垣，十分破敗，大殿上的神像青面凹首，腰圍樹葉，手里拿了一束青草放在口中作咀嚼之狀，原來是嘗百草的神農氏。圓性道：“程家妹子，到了你老家來啦，這是座藥王廟。”

　　三人走進廂房，只見馬春花臥在炕上的稻草之中，氣息奄奄，見了三人也不相識，只是不住口的低聲叫喚：“我的孩兒呢，我的孩兒呢？”程靈素搭了搭她的脈，翻開她眼皮瞧了瞧。三人悄悄退出，回到殿上。程靈素低聲道：“不成啦！她受了震蕩，又吃驚嚇，再加失了孩子，三件事夾攻，已活不到明日此刻。便是我師父復生，只怕也已救她不得。”

　　胡斐瞧了馬春花的情狀，便是程靈素不說，也知已是命在頃刻，想起商家堡中她昔日相待之情，不禁怔怔的流下淚來。他自在福康安府中見到袁紫衣成了尼姑圓性，心中一直郁郁，此刻眼淚一流，触動心事，竟是再也忍耐不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程靈素和圓性如何不明白他因何傷心？程靈素道：“我再去瞧瞧馬姑娘。”緩步走進廂房。

　　圓性給他這麼一哭，眼圈也早紅了，顫聲說道：“胡大哥，多謝你待我的一片……一片……”說到這里，不知如何再接續下去。胡斐淚眼模糊的抬起頭來，道：“你……你難道不能……不能還俗嗎？待殺了那姓湯的，報了父母大仇，不用再做尼姑了。”圓性搖頭道：“千萬別說這樣褻瀆我佛的話。我當年對師父立下重誓，皈依佛祖。身入空門之人，再起他念，已是犯戒，何況……何況其他？”說著長長歎了口氣。兩人呆對半晌，心中均有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

　　圓性低聲道：“程姑娘人很好，你要好好待她。你以後別再想著我，我也永遠不會再記到你。”

　　胡斐心如刀割，道：“不，我永遠永遠要記著你，記著你。”圓性道：“徒然自苦，復有何益？”一咬牙，轉身走出廟門。胡斐追了出去，顫聲道：“你……你到哪里去？”圓性道：“你何必管我？此後便如一年之前，你不知世上有我，我不知世上有你，豈不干淨？”胡斐一呆，只見她飄然遠去，竟是始終沒轉頭回顧。胡斐身子搖晃，站立不定，坐倒在廟門外的一塊大石之上，凝望著圓性所去之處，唯見一條荒草小路，黃沙上印著她淺淺的足印。他心中一片空白，似乎在想千百種物事，卻又似什麼也不想。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聽得前面小路上隱隱傳來一陣馬蹄聲。胡斐一躍而起，心中第一個念頭便是：“她又回來了。”但立即知道是空想，圓性去時并未騎馬，何況所來的又非一乘一騎。但聽蹄聲并非奔馳甚急，似乎也不是追兵。過了片時，蹄聲漸近，九騎馬自西而來。胡斐凝目一看，只見馬上一人相貌俊秀，四十歲不到年紀，卻不是福康安是誰？胡斐一見福康安，心下狂怒不可抑止，暗想：“此人執掌天下兵馬大權。清政府欺壓漢人，除了當今皇帝乾隆之外，罪魁禍首，便要數到此人了。他對馬姑娘負情薄義，害得她家破人亡，命在頃刻。他以兵部尚書之尊，忽然來到郊外，隨身侍從自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我雖然只有二妹相助，也要挫挫他的威風。縱使殺他不了，便是嚇他一嚇，也是好的。”當下走到路心，雙手在腰間一叉，怒目向著福康安斜視。乘馬的九人忽見有人攔路，一齊勒馬。

　　但見福康安不動聲色，顯是有恃無恐，只說聲：“勞駕！”胡斐戟指罵道：“你做的好事！你還記得馬春花麼？”福康安臉色憂郁，似有滿懷心事，淡淡的道：“馬春花？我不記得是誰。”胡斐更加憤怒，冷笑道：“嘿嘿，你跟馬春花生下兩個兒子，不記得了麼？你派人殺死她的丈夫徐錚，不記得了麼？你母子兩人串通，下毒害死了她，也不記得了麼？”福康安緩緩搖了搖頭，說道：“尊駕認錯人了。”他身旁一個獨臂道人哈哈笑道：“這是個瘋子，在這里胡說八道，什麼馬春花、牛秋花。”胡斐更不打話，縱身躍起，左拳便向福康安面門打去。這一拳乃是虛勢，不待福康安伸臂擋架，右手五指成虎爪之形，拿向他的胸口。他知道如果一擊不中，福康安左右衛士立時便會出手，因此這一拿既快且准，有如星馳電掣，實是他生平武學的力作，料想福康安身旁的衛士本事再高，也決計不及搶上來化解這一招迅雷不及掩耳的虎爪擒拿。福康安“噫”的一聲，徑不理會他的左拳，右手食指和中指陡然伸出，成剪刀之形，點向他右腕的“會宗穴”和“陽池穴”，出手之快，指法之奇，胡斐生平從所未見。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胡斐心頭猛地一震，立即變招，五指一勾，便去抓他兩根點穴的手指，只消抓住了一扭，非教他指骨折斷不可。豈知福康安武功俊極，竟不縮手，其餘三根手指一伸，翻成掌形，手臂不動，掌力已吐。凡是伸拳發掌，必先後縮，才行出擊，但福康安這一掌手臂已伸在外，竟不彎臂，掌力便即送出，招數固是奇幻之極，內力亦是雄渾無比。胡斐大駭，這時身當虛空，無法借力，當下左掌急拍，砰的一響，和福康安雙掌相交，剎那間只感胸口氣血翻騰，借勢向後飄出兩丈有余。他吸一口氣，吐一口氣，便在半空之中，氣息已然調勻，輕飄飄的落在地下，仍是神完氣足，穩穩站定。只聽得八九個聲音齊聲喝彩：“好！”看那福康安時，但見他身子微微一晃，隨即坐穩，臉上閃過一絲驚訝，立時又回復了先前郁郁寡歡的神氣。胡斐自縱身出擊至飄身落地，當真只是一霎眼間，可是這中間兩人虛招、擒拿、點穴、扭指、吐掌、拚力、躍退、調息，實已交換了七八式最精深的武學變化。相較之下雖是胜敗未分，但一個出全力以搏擊，一個隨手揮送，瀟洒自如，胡斐顯已輸了一籌。胡斐萬料不到福康安竟有這等精湛超妙的武功，怔怔的站著，心中又是驚奇，又是佩服，可又掩不住滿腔憤怒之情。只聽那獨臂道人笑道：“俊小子，知道認錯人了嗎？還不磕頭賠罪？”胡斐側頭細看，這人明明是福康安，只是裝得滿臉風塵之色，又換上了一身敝舊衣衫，但始終掩不住那股發號施令、統率豪雄的尊貴氣象，如果這人相貌跟福康安極像，難道連大元帥的氣度風華也學得如此神似？

　　胡斐呆了一呆，心想：“這一干人如此打扮，必是另有陰謀，我可不上這個當。”縱聲叫道：“福康安，你武功很好，我比你不上。可是你做下這許多傷天害理之事，我明知不敵，終是放你不過，你記住了。”

　　福康安淡淡的道：“小兄弟，你武功很俊啊。我可不是福康安。你尊姓大名？”胡斐怒道：“你還裝模作樣，戲耍于我，難道你不知道我名字麼？”

　　福康安身後一個四十來歲的高大漢子朗聲說道：“小兄弟，你氣概很好，當真是少年英雄，佩服佩服。”胡斐向他望了一眼，但見他雙目中神光閃爍，威風凜凜，顯是一位武功極強的高手，心中油然而生欽服之心，說道：“閣下如此人才，何苦為滿洲貴官作鷹犬？”那大漢微微一笑，道：“北京城邊，天子腳下，你膽敢說這樣的話，不怕殺頭麼？”胡斐昂然道：“今日事已至此，殺頭便殺，又怕怎地？”

　　要知胡斐本來生性謹細，絕非莽撞之徒，只是他究屬少年，血氣方剛，眼看馬春花被福康安害得這等慘法，激動了俠義之心，一切全豁了出去，什麼也不理會了。也說不定由于他念念不忘的美麗姑娘忽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尼姑，令他覺得世情慘酷，人生悲苦，要大鬧便大鬧一場，最多也不過殺頭喪命，又有什麼大不了？

　　他手按刀柄，怒目橫視著這馬上九人。只見那獨臂道人一縱下馬，也沒見他伸手動臂，只是眼前青光一閃，他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拔劍手法之快，實是生平從所未見。胡斐暗暗吃驚：“怎地福康安手下收羅了這許多高手人物？昨日掌門人大會之中，如有這些人在場鎮壓，說不定便鬧不成亂子。”他生怕獨臂道人挺劍刺來，斜身略閃，拔刀在手。那道人笑道：“看劍！”但見青光閃動，在一瞬之間，竟已連刺八劍。這八劍迅捷無比，胡斐那里瞧得清劍勢來路，只得順勢揮刀招架。他家傳的胡家刀法實是非同小可，那獨臂道人八劍雖快，還是一一被他擋住。八劍來，八刀擋，當當當當當當當當，連響八下，清晰繁密，干淨利落，胡斐雖然略感手忙腳亂，但第九刀立即自守轉攻，回刀斜削出去。那獨臂道人長劍一掠，刀劍粘住，卻半點聲音也不發出來。馬上諸人又是齊聲喝彩：“好劍法，好刀法！”福康安道：“道長，走吧，別多生事端了。”那道人不敢違拗主子之言，應道：“是！”可是他見胡斐刀法精奇，斗得興起，頗為戀戀不舍，翻身上馬，說道：“好小子，刀法不錯啊！”胡斐心中欽佩，道：“好道人，你的劍法更好！”但跟著冷笑道：“可惜，可惜！”那道人瞪眼道：“可惜什麼？我劍法中有何破綻？”胡斐道：“可惜你劍法中毫無破綻，為人卻有大大的破綻。一個武林高手，卻去做清政府貴官的奴才。”

　　那道人仰天大笑，說道：“罵得好，罵得好！小兄弟，你有膽子再跟我比比劍麼？”胡斐道：“有什麼不敢？最多是比你不過，給你殺了。”那道人道：“好，今晚三更，我在陶然亭畔等你。你要是怕了，便不用來。”

　　胡斐昂然道：“大丈夫只怕正人君子，豈怕鷹犬奴才！”那些人都是大拇指一翹，喝道：“說得好！”縱馬而去，有幾人還是不住的回頭。

　　當胡斐和那獨臂道人刀劍相交之時，程靈素已從廟中出來，見到福康安時也是大為吃驚，這時見九人遠去，說道：“大哥，怎地福康安到了這里？今晚你去不去陶然亭赴約？”胡斐沉吟道：“難道他真的不是福康安？那決計不會。我罵他那些衛士侍從是鷹犬奴才，他們怎地并不生氣，反而贊我說得好？”程靈素又問：“今晚去不去赴約？”便道：”自然去啊。二妹，你在這里照料馬姑娘吧。”程靈素搖頭道：“馬姑娘是沒什麼可照料的了。她神智已失，支撐不到明天早晨。你約斗強敵，我怎能不去？”

　　胡斐道：“你拆散了福康安苦心經營的掌門人大會，此刻他必已查知其中原委。你若和我同去，豈不凶險？”程靈素道：“你孤身赴敵，我如何放心得下？有我在一旁照料，總是多一個幫手。”胡斐知她決定了的事無法違拗，這義妹年紀小小，心志實比自己堅強得多，也只得由她。

　　程靈素輕聲問道：“袁……袁姑娘，她走了嗎？”胡斐點點頭，心中一酸，轉過身來，走入廟內。他走進廂房，只聽馬春花微弱的聲音不住在叫：“孩子，孩子！福公子，福公子，我要死了，我只想再見你一面。”胡斐又是一陣心酸：“情之為物，竟是如此不可理喻。福康安這般待她，可是她在臨死之時，還是這樣的念念不忘于他。”

　　兩人走出數里，找到一家農家，買了些白米蔬菜，做了飯飽餐一頓，回來在神農廟中陪著馬春花，等到初更天時，便即動身。胡斐和程靈素商量，福康安手下的武士邀約比武，定是不懷善意，不如早些前往，暗中瞧瞧他們有何陰謀布置。

　　那陶然亭地處荒僻，其名雖曰陶然，實則是一尼庵，名叫“慈悲庵”，庵中供奉觀音大士。

　　胡斐和程靈素到得當地，但見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都是蘆葦，西風一哄，蘆絮飛舞，有如下雪，滿目盡是肅殺蒼涼之氣。忽聽“啊”的一聲，一只鴻雁飛過天空。程靈素道：“這是一只失群的孤雁了，找尋同伴不著，半夜里還在匆匆忙忙的趕路。”忽聽蘆葦叢中有人接口說道：“不錯。地匝萬蘆吹絮亂，天空一雁比人輕。兩位真是信人，這麼早便來赴約了。”胡程二人吃了一驚：“我們還想來查察對方的陰謀布置，豈知他們早便到處伏下了暗樁，這人出口成詩，看來也非泛泛之輩。”胡斐朗聲道：“奉召赴約，敢不早來？”只見蘆葦叢中長身站起一個滿臉傷疤、身穿文士打扮的秀才相公，拱手說道：“幸會，幸會。只是請兩位稍待，敝上和眾兄弟正在上祭。”胡斐隨口答應，心下好生奇怪：”福康安半夜三更的，到這荒野之地來祭什麼人？”

　　驀地里聽得一人長聲吟道：“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

　　吟到後來，聲轉嗚咽，跟著有十余人的聲音，或長歎，或低泣，中間還夾雜著幾個女子的哭聲。

　　胡斐聽了那首短詞，只覺詞意情深纏綿，所祭的墓中人顯是一個女子，而且“碧血”云云，又當是殉難而死，靜夜之中，聽著那凄切的傷痛之音，触動心境，竟也不禁悲從中來，便想大哭一場。

　　過了一會，悲聲漸止，只見十余人陸續走上一個土丘。胡斐身旁的那秀才相公叫道：“道長，你約的朋友到啦。”那獨臂道人說道：“妙極，妙極！小兄弟，咱們來拚斗三百合。”說著縱身奔下土丘。胡斐便迎了上去。

　　那道人奔到离胡斐尚有數丈之處，驀地里縱身躍起，半空拔劍，借著這一躍之勢，疾刺過來。這一刺出手之快，勢道之疾，實是威不可當。胡斐見他如此凶悍，激起了少年人的剛強之氣，也是縱身躍起，半空拔刀。兩人在空中一湊合，當當當當四響，刀劍撞擊四下，兩人一齊落下地來。這中間那道人攻了兩劍，胡斐還了兩刀。兩人四只腳一落地，立時又是當當當當當當六響。土丘之上，彩聲大作。那道人劍法凌厲，迅捷無倫，在常人刺出一劍的時刻之中，往往刺出了四五劍。胡斐心想：“你會快，難道我便不會。”展開”胡家快刀”，也是在常人砍出一刀的時刻之中砍出了四五刀。相較之下，那道人的劍刺還是快了半分，但劍招輕靈，刀勢沉猛，胡斐的刀力，卻又比他重了半分。兩人以快打快，什麼騰挪閃避，攻守變化，到後來全說不上了，直是閉了眼睛狠斗，只聽叮叮當當刀劍碰撞，如冰雹亂落，如眾馬奔騰，又如數面羯鼓同時擊打，繁音密點，快速難言。那獨臂道人一面狠斗，一面大呼：“痛快，痛快！”劍招越來越是凌厲。胡斐暗暗心驚，陡逢強敵，當下將生平所學盡數施展出來，刀法之得心應手實是從所未有，自己獨個兒練習之時，那有這等快法？原來他這胡家刀法精微奇奧之處甚多，不逢強敵，數招間即足取胜，其妙處不顯，這時給那獨臂道人一逼，才現出刀法中的綿密精巧來。那獨臂道人一生不知經歷過多少大陣大仗，當此快斗之際，竭力要尋這少年刀法中的破綻，可是只見他刀刀攻守并備，不求守而自守，不務攻卻猛攻，每一招之後，均伏下精妙的後著，哪里有破綻可尋？

　　這獨臂道人的功力實比胡斐深厚得多，倘若并非快斗，胡斐和他見招拆招，自求變化，獨臂道人此時已然得胜。但越打越快之後，胡斐來不及思索，只是將平素練熟了一套”快刀”使將出來應付。這路“快刀”乃明末大俠“飛天狐狸”所創，傳到胡斐之父胡一刀手上，又加了許多變化妙著。此時胡斐持之臨敵，與胡一刀親自出陣已無多大分別，所差者只是火候而已。不到一盞茶時分，兩人已拆解了五百余招，其快可知。時刻雖短，但那道人已是額頭見汗，胡斐亦是汗流浹背，兩人都可聽到對方粗重的呼吸。

　　此時劇斗正酣，胡斐和那獨臂道人心中卻都起了惺惺相惜之意，只是劍刺刀劈，招數綿綿不絕，誰也不能先行罷手。刀劍相交，叮當聲中，忽聽得一人長聲忽哨，跟著遠處傳來兵刃碰撞和吆喝之聲。那獨臂道人一聲長笑，托地跳出圈子，叫道：“且住！小兄弟，你刀法很高，這當口有敵人來啦！”胡斐一怔之間，只見東北角和東南角上影影綽綽，有六七人奔了過來。黑夜中刀光一閃一爍，這些人手中都持著兵刃。又聽得背後傳來吆喝之聲，胡斐回過頭來，見西北方和西南方也均有人奔到，約略一計，少說也有二十人之譜。獨臂道人叫道：“十四弟，你回來，讓二哥來打發。”那指引胡斐過來的書生手持一根黃澄澄的短棒模樣兵刃，本在攔截西北方過來的對手，聽到獨臂道人的叫喚，應道：“好！”手中兵刃一揮，竟然發出嗚嗚聲響，反身奔上小丘，和眾人并肩站立。月光下胡斐瞧得分明，福康安正站在小丘之上，他身旁的十余人中，還有三四個是女子。胡斐大喜：“四面八方來的這些人都和福康安為敵，不知是那一家的英雄好漢？瞧這些人的輕身功夫，武功都非尋常。我和他們齊心協力，將福康安這奸賊擒住，豈不是好？”但轉念又想：“福康安這惡賊想不到武功竟是奇高，手下那些人又均是硬手，瞧他們這般肆無忌憚的模樣，莫非另行安排下陰謀？”

　　正自思疑不定，只見四方來人均已奔近，一看之下，更是大惑不解，奔來的二十余人之中，半數是身穿血紅僧袍的藏僧，余人穿的均是清宮衛士的服色。他縱身靠近程靈素，低聲道：“二妹，咱們果然陷入了惡賊的圈套，敵人里外夾攻，無法抵擋，向正西方沖！“

　　程靈素尚未回答，清宮衛士中一個黑須大漢越眾而出，手持長劍，大聲說道：“是無塵道人麼？久仰你七十二路追魂奪命劍天下無雙，今日正好領教。”那獨臂道人冷冷地道：“你既知無塵之名，尚來挑戰，可算得大膽。你是誰？”胡斐聽了那黑須衛士的話，禁不住脫口叫道：“是無塵道長？”無塵笑道：“正是！趙三弟夸你英雄了得，果然不錯。”胡斐驚喜交集，道：“可是……可是，那福康安……我趙三哥呢？”那黑須大漢回答無塵的話道：“在下德布。”無塵道：“啊，你便是德布。我在回疆聽人言道：最近皇帝老兒找到了一只牙尖爪利的鷹犬，叫作什麼德布，稱做什麼‘滿洲第一勇士’，是個什麼御前侍衛的頭兒。便是你了？”他連說三個“什麼”，只把德布聽得心頭火起，喝道：“不錯！你既知我名，還敢到天子腳下來撒野，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他“不耐煩了”四字剛脫口，寒光一閃，無塵長劍已刺向身前。德布橫劍擋架，當的一響，雙劍相交，嗡嗡之聲不絕，顯是兩人劍上勁力均甚渾厚。無塵贊了聲：“也還可以！”劍招源源遞出。德布的劍招遠沒無塵快捷，但門戶守得極是嚴密，偶爾還刺一劍，卻也十分的狠辣，那“滿洲第一勇士”的稱號，果然并非幸致。

　　胡斐曾聽圓性說過，紅花會二當家無塵道人劍術之精，當世數一數二，想不到自己竟能和他拆到數百招不敗，不由得心頭暗喜，又想：“幸虧我不知他便是無塵道長，否則震于他的威名，心中一怯，只怕支持不到一百招便敗下來了。”又想：“他是紅花會英雄，趙三哥的朋友，然則那福康安，難道當真我是認錯了人？”正自凝神觀看無塵和德布相斗，兩名清宮侍衛欺近身來，喝道：“拋下兵器！”胡斐道：“干什麼？”一名侍衛道：”你膽敢拒捕麼？”胡斐道：“拒捕便怎樣？”那侍衛道：“小賊好橫！”舉刀砍將過來。胡斐閃身避開，還了一刀。豈知另一名侍衛手中一柄鐵錘驀地里斜刺打到，擊在胡斐的刀口之上，此人膂力甚大，兵器又是奇重。胡斐和無塵力戰之余，手臂隱隱酸麻，一個拿捏不住，單刀脫手，直飛起來。那人一錘回轉，便向他背心橫擊。胡斐兵刃离手，卻不慌亂，身形一閃，避開了他的鐵錘，順勢一個肘槌，撞正他腰眼。那人大聲叫道：“啊喲，好小子！”痛得手中鐵錘險些跌落。跟著又有兩名侍衛上來夾攻，一個持鞭，一個挺著一枝短槍。

　　程靈素叫道：“大哥，我來幫你。”抽出柳葉刀，欲待上前相助。胡斐叫道：“不用，且瞧瞧你大哥空手入白刃的手段。”程靈素見他在四個敵人之間游走閃避，情勢似乎甚險，但聽他說得悠閒自在，又知他武功了得，便站在一旁，挺刀戒備。

　　胡斐展開從小便學會的“四象步法”，東跨一步，西退半步，在四名高手侍衛之間穿來插去。他這“四象步”按著東蒼龍、西白虎、北玄武、南朱雀四象而變，每象七宿，又按二十八宿之形再生變化。敵人的四件兵刃有輕有重，左攻右擊，可是他步法奇妙，往往在間不容發之際避過敵人兵刃，有時相差不過數寸之微，可就是差著這麼幾寸，便即夷然無損。程靈素初時還擔著老大心事，但越瞧越是放心，到後來瞧著他精妙絕倫的步法，竟有點心曠神怡起來。

　　這四名侍衛都是滿洲人，未入清宮之時，號稱“關東四傑”，都算得是一流高手。胡斐憑著巧妙的“四象步”自保，可是幾次乘隙反擊，卻也未曾得手，每一次都是反遇凶險，一轉念間，已明其理，原來適才利無塵道人劇斗，耗力太多，這時元氣未復，一到緊要關頭，待要動用真力，總是差之厘毫，不能發揮拳招中的精妙之著。他一經想通，當即平心靜氣，只避不攻，在四名詩衛夾擊之下緩緩調勻氣息。那邊無塵急攻數十招，都給德布一一擋開，卻不禁焦躁起來，暗道：“十年不來中原，今日首次出手便是不利。難道當真老了，不中用了？”其實這德布的武功實是大有過人之處，何況無塵不過心下焦躁，德布卻已背上冷汗淋漓，越打越怕，但覺對手招數神出鬼沒，出劍之快，實非人方之所能及，暗想自己縱橫天下，從未遇到過這般勁敵，待要認輸敗退，卻想今日一敗，這“踢穿黃馬褂、御前侍衛班領、滿洲第一勇士、統領大內十八高手”一長串的銜頭卻往那里擱去？想到此處，把心一橫，豁出了性命，奮力抵擋。

　　無塵眼見胡斐赤手空拳，以一敵四，自己手有劍，卻連一個敵人也拾奪不下，他生性最是好胜，這脾氣愈老彌甚，當下一劍快似一劍，著著搶攻，步步占先。德布見敵人攻勢大盛，劍鋒織成了一張光幕，自己周身要害盡在他劍光籠罩之下，自知不敵，數度想要招呼下屬上來相助，但一想到“大伙兒齊上”這五個字一出口，一生英名便是付于流水，總是強行忍住，心想自己方當壯年，這獨臂道人年事已高，劍招雖狠，自己只要久戰不屈，拖得久了，對方氣力稍衰，便有可乘之機。無塵高呼酣戰，精神愈長。眾侍衛瞧得心下駭然，但見兩人劍光如虹，使的是什麼招數早已分辨不清。小丘上眾人也是一聲不響，靜觀兩人劇斗，眼見無塵漸占上風，都想：“道長英風如昔，神威不減當年，可喜可賀！”猛聽得無塵大叫一聲：“著！”當的一響，一劍刺在德布胸口，跟著又是喀喇一聲，手中長劍已然折斷。原來德布衣內穿著護胸鋼甲，這一劍雖然刺中，他卻毫無損傷，反而折了對方長劍。無塵一怔之下，德布已一劍刺中他右肩。小丘上眾人大驚，兩人疾奔沖下救援。只聽得無塵喝道：“牛頭擲叉！”手中斷劍飛出，刺入了德布的咽喉，德布大叫一聲，往後便到。無塵哈哈大笑，說道：“是你贏，還是我贏？”德布頸上中了斷劍，雖不致命，卻已斗志全失，顫聲道：“是你贏！”無塵笑道：“你接得我許多劍招，又能傷我肩頭，大是不易！好，瞧在你刺傷我一劍的份上，饒了你的性命！”

　　兩名侍衛搶上扶起德布，退在一旁。

　　無塵得意洋洋，肩傷雖然不輕，卻是漫不在乎，緩緩走上土丘，讓人替他包扎傷口，兀自指指點點，評論胡斐的步法。胡斐內息綿綿，只覺精力已復，深深吸一口氣，猛地搶攻，霎息間拳打足踢，但聽得“啊喲！”“哎呀！”四聲呼叫，單刀、鐵錘、鋼鞭、花槍，四般兵刃先後飛出。胡斐飛足踢倒兩人，拳頭打暈一人，跟著左掌掌力一吐，將最後一名衛士打得口噴鮮血，十幾個筋斗滾了出去。

　　但聽得小丘上眾人采聲大作。無塵的聲音最是響亮：“小胡斐，打得妙啊！”土丘上彩聲未歇，又有五名侍衛欺近胡斐身邊，卻都空手不持兵刃。左邊一人說道：“大家空手斗空手！”胡斐道：“好！”剛說得一個“好”字，突覺雙足已被人緊緊抱住，跟著背上又有一人扑上，手臂如鐵，扼住了他的頭頸，同時又有一人抱住了他腰，另外兩人便來拉他雙手。

　　原來這一次德布所率領的“大內十八高手”傾巢而出。那“大內十八高手”，乃是”四滿、五蒙、九藏僧”。乾隆皇帝自與紅花會打了一番交道後，從此不信漢人，近身侍衛一個漢人也不用，都是選用滿洲、蒙古、西藏的勇士充任。這四滿、五蒙、九藏僧，尤為大內侍衛中的精選。這五個蒙古侍衛擅于摔交相扑之技，胡斐一個沒提防，已被纏住。他一驚之下，隨即大喜：“這擒拿手法，正是我家傳武功之所長。”但覺雙手均被拉住，當下身子向後仰跌，雙手順勢用勁，自外朝內一合，砰的一聲，拉住他雙手的兩名侍衛腦門碰腦門，同時昏暈過去。

　　胡斐雙手脫縛，反過來抓住扼在自己頸中的那只手，一扭之下，喀的一聲，那人腕骨早斷，跟著喀喀兩響，又扭斷了抱住他腰那侍衛的臂骨。

　　這五名蒙古侍衛摔交之技甚是精湛，漢滿蒙回藏各族武士中極少敵手。但摔交講究的是將對手摔倒壓住，胡斐這般小巧陰損的斷骨擒拿，卻是摔交的規矩所不許。兩名侍衛骨節折斷，心中大是不忿，雖已無力再斗，卻齊聲怒叫：“犯規，犯規！”倒是叫得理直氣壯。

　　胡斐笑道：“打架還有規矩麼？你們五個打我一個，犯不犯規？”兩名蒙古侍衛一想不錯，五個打一個是先壞了規矩，那“犯規”兩字便喊不出口了。

　　余下那人兀自死命抱住胡斐雙腿，一再用勁，要將他摔倒。胡斐喝道：“你放不放手？”那人叫道：“自然不放。”胡斐左手抓下，捏住了他背心上“大椎穴”。那人登時全身麻軟，雙手只得松開。胡斐提起他身子，雙手使勁，“嘿”的一聲，將他擲出數丈之外。但聽得扑通一響，水花飛濺，原來他落下之處，竟是生長蘆葦的一個爛泥水塘。那人摔得頭昏腦脹，陷身污泥之中，哇哇大叫。

　　胡斐與四名滿洲侍衛游斗甚久，打發這五名蒙古侍衛卻是兔起鶻落，干淨利落。旁觀眾人但見五名侍衛一擁而上，拖手拉足，將他擒住，跟著便是砰彭、喀喇、啊喲，“犯規，犯規！”扑通，“哇哇！”諸般怪聲不絕。四名侍衛委頓在地，一名侍衛飛越數丈，投身水塘。

　　這一次小丘上眾人不再喝彩，卻是轟然大笑。哄笑聲中，紅云閃處，九名藏僧已各挺兵刃將胡斐團團圍住。這九人兵刃各不相同，或使戒刀，或使錫杖，更有些兵刃奇形怪狀，胡斐從未見過，自也叫不出名目。眼見這九名藏僧氣度凝重，人人一言不發，瞧著這合圍之勢，步履間既輕且穩，實是勁敵。九僧錯錯落落，東站一個，西站一個，似是布成了陣勢。胡斐手中沒有兵刃，不禁心驚，腦中一閃：“向二妹要刀呢，還是奪敵人的戒刀？“

　　忽聽得小丘上一人喝道：“小兄弟，接刀！”只見一柄鋼刀自小丘上擲了下來，破空之聲，嗚嗚大作，足見這一擲的勁道大得驚人。胡斐心想：“趙三哥的朋友果然個個武藝精強。要這麼一擲，我便辦不到。”

　　這一刀飛來，首當其沖的兩名藏僧竟是不敢用兵刃去砸，分向左右一躍閃開。胡斐心念快如電光般的一閃：“這陣法不知如何破得？他二人閃避飛刀，正好乘機擾亂。”

　　他念頭轉得極快，那單刀也是來得極快。他心念甫動，白光閃處，一柄背厚刃薄的鋼刀挾著威猛异常的破空之聲已飛到面前。胡斐卻不接刀，手指在刀柄上一搭，輕輕撥動。那鋼刀飛來之勢甚猛，到他面前時兀自力道強勁，給他撥得掉過方向，激射而上，直沖上天。

　　九名藏僧均感奇怪，情不自禁的抬頭而望。胡斐所爭的便在這稍縱即逝的良機，欺身搶到手持成刀的藏僧身畔，一伸手已將他戒刀奪過，霎時間展開“胡家快刀”，手起刀落，一陣猛砍快剁，迅捷如風。這時下手竟不容情，九名藏僧無一得免，不是斷臂，便是折足。九僧各負絕藝，只因一時失察，中了誘敵分心之計，頃刻之間，盡皆身受重傷，慘呼倒地。這一場胡斐可說胜得極巧，也是胜得極險。一輪快刀砍完，頭頂那刀剛好落下，他擲開戒刀，伸手接住，刀一入手，只覺甚是沉重，比尋常單刀重了兩倍有余，想見刀主膂力奇大，月光下映照一看，只見刀柄上刻著三字：“奔雷手！”胡斐大喜，叫道：“多謝文四爺擲刀相助！”驀地背後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看劍！”話聲未絕，風聲颯然，已至背心。胡斐一聲：“此人劍法如此凌厲！”急忙回刀擋架，豈知敵劍已然撤回，跟著又是一劍刺到。胡斐反手再擋，又是擋了個空。他急欲轉身迎敵，但背後那敵人的劍招來得好不迅捷，竟是逼得他無暇轉身。他心中大駭，急縱而前，躍出半丈，左足一落地，待要轉身，不料敵人如影隨形，劍招又已遞到。這人在背後連刺五劍，胡斐接連擋了五次空，始終無法回身見敵之面。胡斐惡斗半宵，和快劍無雙的無塵道人戰成平手，接著連傷四滿、五蒙、九藏僧大內十八高手，不料到後來竟給人一加偷襲，逼得難以轉身。

　　這已是處于必敗之勢，他惶急之下，行險僥幸，但聽得背後敵劍又至，這一次竟不招架，向前一扑，俯臥向地，跟著一個翻身，臉已向天，這才一刀橫砍，蕩開敵劍。只聽敵人贊道：“好！”左掌拍向他的胸口。胡斐也是左掌拍出，雙掌相交，只覺敵人掌力甚是柔和渾厚，但柔和之中，卻隱藏著一股辛辣的煞氣。胡斐猛然想起一事，脫口叫道：“原來是你！”那人也叫道：“原來是你！”

　　原來兩人手掌相交，均即察覺對方便是在福康安府暗中相救少年書生心硯之人，各自向後躍開數步。胡斐凝神看時，見那人白須飄動，相貌古雅，手中長劍如水，卻是武當派掌門人無青子，不由得一呆，一時不知他是友是敵。只聽無塵道人笑道：“菲青兄，你說我這個小老弟武功如何？”無青子笑道：“能跟無塵道人斗得上五百招，天下能有幾人？老道當真是孤陋寡聞，竟不知武林中出了這等少年英雄。”說著長劍入鞘，上前拉著胡斐的手，好生親熱。胡斐見他英氣勃勃，哪里還是掌門人大會中所見那個昏昏欲睡的老道，甚以為奇。

　　無塵從小丘上走了下來，笑道：“小兄弟，這個牛鼻子，出家以前叫做綿里針陸菲青。你叫他一聲大哥吧。”胡斐一驚，心道：“‘綿里針陸菲青’當年威震天下，成名已垂數十年，想不到今日有幸和他交手。”急忙拜倒，說道：“晚輩胡斐，叩見道長。”忽聽身後一個聲音道：“按理說，你原是晚輩，可是，好兄弟，他是我的拜把子老哥啊。”

　　胡斐一躍而起，只見身後一人長袍馬褂，肥肥胖胖，正是千臂如來趙半山。胡斐對這位義兄別來無日不思，伸臂緊緊抱住，叫道：“三哥，你可想煞小弟了。”

　　趙半山拉著他轉過身來，讓月光照在他的臉上，凝目瞧了半晌，喜道：“兄弟，你終于長大成人了。做哥哥的今日親眼見你連敗大內十八高手，實在是歡喜得緊。”胡斐心中也是歡喜不盡。這時清宮眾侍衛早已逃得干干淨淨。他當下拉了程靈素過來，和無塵、趙半山等引見。趙半山道：“兄弟，程家妹子，我帶你們去見我們總舵主。”胡斐吃了一驚，道：“陳總舵主……他……老人家也來了麼？”無塵笑道：“他早挨過你一頓痛罵啦，什麼傷天害理，什麼負心薄幸，只罵得他狗血淋頭。哈哈！我們總舵主一生之中，只怕從未挨過這般厲害的臭罵。”胡斐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顫聲道：“那……那福康安……”

　　陸菲青微笑道：“陳總舵主的相貌和福康安果然很像，別說小兄弟和他二人都不相熟，便是日常見面之人，也會認錯。”無塵笑道：“想當年在杭州城外，總舵主便曾假扮了福康安，擒住那個什麼威震河朔王維揚……”

　　胡斐十分惶恐，道：“三哥，你快帶我去跟陳總舵主磕頭賠罪。”趙半山笑道：“不知者不罪。總舵主跟你交了一掌，很稱贊你武功了得，又說你氣節凜然，背地里說了你許多好話呢。”兩人還未上丘，陳家洛已率領群雄從土丘上迎了下來。胡斐拜倒在地，說道：“小人瞎了眼珠，冒犯總舵主，實是罪該……”陳家洛不等他說完，急忙伸手扶起，笑道：“‘大丈夫只怕正人君子，哪怕鷹犬奴才？’我今日一到北京，便聽到這兩句痛快淋漓之言。小兄弟，便憑你這兩句話，我們便不枉了萬里迢迢的走這一遭。”當下趙半山拉著他一一給群雄引見。胡斐對這干人心儀已久，今晚親眼得見，喜慰無已，對文泰來擲刀相助、駱冰贈送寶馬，更是連連稱謝，恭恭敬敬的交還了文泰來的鋼刀，從地下拾起清宮侍衛遺下的一柄單刀，插入了腰間刀鞘。他自己的單刀為鐵錘所擊，刀口卷邊，已然無用。跟著心硯過來向他道謝在福康安府中解穴相救之德。無塵逸興橫飛，指手划腳，談論適才和胡斐及德布兩人的斗劍，說今晚這兩場架打得酣暢過癮，生平少有。

　　陸菲青笑道：“道長，說到武功，咱們這位小兄弟實是十分了得。可是還有一位少年英雄，比他更厲害十倍，你是決計斗他不過的。”無塵又是高興，又是不服，忙問：“是誰，是誰？這人在哪里？”陸菲青搖頭道：“你決非對手，我勸你還是別找他的好。”無塵道：“呸！咱們老哥兒倆分手多年，一見面你就來胡吹。我不信有這等厲害人物。”

　　陸菲青道：“昨晚福康安府中，天下各門各派掌門人大聚會，會中高手如云，各有各的能耐，各有各的絕技。這話不錯吧？”無塵道：“不錯便怎樣？”陸菲青道：“心硯老弟去搗亂大會，失手被擒。趙三弟這等本事，也只搶得一只玉龍杯。西川雙俠常氏兄弟駕臨，只救了兩個人出來。可是那位少年英雄哪，只不過眼睛一霎，便從七位高手的手中搶下七只玉龍杯，摔在地下砸得粉碎。他只噴得幾口氣，便叫福康安的掌門人大會煙飛灰滅，風消云散。道長，你斗不斗得過這位少年英雄？”程靈素知他在說自己，臉兒飛紅，躲到了胡斐身後，黑夜之中，人人都在傾聽陸菲青說話，誰也沒對她留心。一個少年美婦說道：“師父，我們只聽說那掌門人大會給人攪散了局，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快說吧！”這美婦是金笛秀才余魚同之妻李沅芷。陸菲青于是將一位“少年英雄”如何施巧計砸碎七只玉龍杯，如何噴煙下毒、使得人人肚痛、因而疑心福康安毒害天下英雄，如何眾人在混亂中一哄而散，諸般情由，一一說了。群雄聽了，無不贊歎。

　　無塵道：“陸兄，你說了半天，這位少年英雄到底是誰，卻始終沒說。”陸菲青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位程姑娘便是。”拉著胡斐的手，將他輕輕一拉，露出了程靈素的身子。群雄“啊”的一聲，一齊望著她，誰都不信這樣一個瘦弱文秀的小姑娘，竟會將福康安這籌划經年的天下掌門人大會毀于指掌之間，可是陸菲青望重武林，豈能信口胡言？這卻又不由得人不信。

　　原來陸菲青于十年前因同門禍變，師兄馬鈺、師弟張召重先後慘死，武當派眼見式微，于是他接掌門戶，著意整頓。因恐清廷疑忌，索性便出了家，道號無青子，十年來深居簡出，朝廷也就沒加注目。這次福康安召開掌門人大會，一來武當派自來與少林派齊名，是武林中最大門派之一；二來念著武當名手火手判官張召重昔年為朝廷出力的功勞，又不知陸菲青的來歷，便敦請武當派掌門人下山。陸菲青年紀雖老，雄心猶在，知道福康安此舉必將不利于江湖同道，若是推辭不去，徒惹麻煩，當下孤身赴會，要探明這次大會真相，俟機行事，及至心硯為湯沛所擒，他便暗中出手相救。

　　陳家洛、霍青桐等紅花會群雄自回疆來到北京，卻為這日是香香公主逝世十年的忌辰，各人要到她墓上一祭。福康安的掌門人大會被人攪散，又和武林各門派都結上了冤，自是惱怒异常，便派德布率隊在城外各處巡查，見有可疑之人立即格殺擒拿。不意陶然亭畔一戰，文泰來、趙半山等尚未出手，大內十八高手已盡數鎩羽而遁。陳家洛等深知清廷官場習氣。德布等敗得如此狼狽，紅花會人物既未驚動皇親大官，他們回去定是極力隱瞞，無人肯說在陶然亭畔遇敵，決不致調動軍馬前來復仇。此處雖离京城不遠，卻盡可放心逗留。群雄和陸菲青是故友重逢，和胡斐、程靈素是新知初會，自各有許多話說。言談之間，忽聽得遠遠傳來兩下掌聲，稍停一下，又是連拍三下。那書生打扮的“金笛秀才”余魚同拍掌三下相應，一停之後，連拍兩下。無塵道：“五弟、六弟來啦。”只見掌聲傳來處飛馳過來兩人，身形高瘦。胡斐在福康安府中見過，知是西川雙俠常伯志、常赫志到了。只見他兄弟身後又跟著兩人，手中各抱著一個孩子，奔到近處，見是雙子門倪不大、倪不小兄弟。他二人手中抱的，竟然是馬春花的一對雙生兒子。原來倪不大、倪不小看中了這對孩子，宁可性命不要，也是要去奪來。常氏兄弟原是雙生兄弟，聽了倪氏兄弟之言，激動心意，乘著掌門人大會一哄而散的大亂，混入福府內院。其時福康安和眾衛士腹中正自大痛，均道身中劇毒，人人忙于服藥解毒，常氏兄弟又是一等一的高手，毫不費力地打倒了七八名衛士，便又將這對孩子搶了出來。

　　胡斐見了這對孩子，想起馬春花命在頃刻，不由得又喜又悲，猛地想起一事，對陳家洛道：“總舵主，晚輩有個極荒唐的念頭，想求你一件事。”陳家洛道：“胡兄弟但說不妨。你我今日雖是初會，但神交已久，但教力之所及，無不依從。”胡斐只覺這番話極不好意思出口，不禁頗為忸怩，紅了臉道：“晚輩這個念頭，實在是异想天開，說出來只怕各位見笑。”陳家洛微笑道：“我輩所作所為，在旁人看來，哪一件不是荒唐之極？哪一件不是异想天開？”

　　胡斐道：“總舵主既不見怪，我便說了。”指著那兩個孩童說道：“這兩個孩竟是福康安之子，他們的母親卻是命在垂危。”于是從當年在商家堡中如何和馬春花相遇一段事說起，直說到馬春花中毒不治。只聽得群雄血脈賁張，無不大為憤怒。依無塵之見，立時便要趕進北京城中，將這無情無義的福康安一劍刺死。紅花會七當家武諸葛徐天宏道：”昨晚北京鬧了這等大事出來，咱們若再貿然進城，福康安定然刺不到，說不定大伙還難以全身而退。”陳家洛點頭道：“此刻福康安府門前後，不知有多少軍馬把守，如何下得了手？單是要混進城門，便是大大不易。我此番和各位兄弟同來，志在一祭，不可為了泄一時之憤，使眾兄弟有所損折。胡兄弟，你求我做什麼事？”胡斐道：“我見總舵主萬里迢迢，從回疆來到北京，只是一祭墓中這位姑娘，情深義重，世所罕見。在下昔日曾受這位馬姑娘一言之恩，無以為報，中心不安。眼見她臨死之際，挂念兩事，死難瞑目。一件是想念她兩個愛子，天幸常氏雙俠兩位前輩已救了出來，另一件卻是她想念福康安那奸賊，仍盼和他一敘。雖說她至死不悟，可笑亦復可怜，但情之所鍾……”說到這里，心下黯然，已不知如何措詞。陳家洛道：“我明白啦！你是要我假冒那個傷天害理、負心薄幸的福康安，去慰一慰這位多情多義的馬姑娘？”胡斐低聲道：“正是！”群雄覺得胡斐這個荒唐的念頭果是异想天開之至，可是誰也笑不出來。陳家洛眼望遠處，黯然出神，說道：”墓中這位姑娘臨死之際，如能見我一面，那是多麼的快活！可惜終難如愿……”轉頭向胡斐道：“好，我便去見見這位馬姑娘。”胡斐好生感激，暗想陳家洛叱吒風云，天下英雄豪傑無不推服，自己只是個無名晚輩，今日初會，便求他去做這樣一件荒誕不經之事，話一出口，心中便已後悔，他居然一口答允，以後這位總舵主便是要自己赴湯蹈火，也是在所不辭了。群雄上了馬，由胡斐在前帶路，天將黎明時到了藥王廟外。胡斐雙手攜了孩子，伴同陳家洛走進廟去。只見一間陰森森的小房之中，一燈如豆，油已點干，燈火欲熄未熄。馬春花躺在炕上，氣息未斷。

　　兩個孩子扑向榻上，大叫：“媽媽，媽媽！”馬春花睜開眼來，見是愛子，陡然間精神一振，也不知哪里來的力氣，將兩個孩子緊緊摟在懷里，說道：“孩子，孩子，媽想得你好苦！”三個人相擁良久，她轉眼見到胡斐，對兩個孩子道：“以後你們跟著胡叔叔，好好聽他的話……你們……拜了他作義……義……”胡斐知她心意，說道：“好，我收了他們作義兒，馬姑娘，你放心吧！”馬春花臉露微笑，道：“快……快磕頭，我好……好放心……”兩個孩子跪在胡斐面前，磕下頭去。胡斐讓他們磕了四個頭，伸手抱起兩人，低聲道：“馬姑娘，你還有什麼吩咐麼？”馬春花道：“我死了之後，求你……求你將我葬……葬在我丈夫徐……師哥的墳旁……他很可怜……從小便喜歡我……可是我不喜歡……不喜歡他。”胡斐突然之間，想起了那日石屋拒敵、商寶震在屋外林中擊死徐錚的情景來，心中又是一酸，說道：“好，我一定辦到。”沒料到她臨死之際，竟會記得丈夫，傷心之中倒也微微有些喜歡。他深恨福康安，聽馬春花記得丈夫，不記得那個沒良心的情郎，那是再好不過，那知馬春花幽幽歎了口氣，輕輕地道：“福公子，我多想再見你一面。“

　　陳家洛進房之後，一直站在門邊暗處，馬春花沒瞧見他。胡斐搖了搖頭，抱著兩個孩兒，悄悄出房，陳家洛緩步走到她的床前。胡斐跨到院子中時，忽聽得馬春花“啊”的一聲叫。這聲叫喚之中，充滿了幸福、喜悅、深厚無比的愛戀。她終于見到了她的“心上人”……

　　胡斐惘然走出廟門，忽聽得笛聲幽然響起，是金笛秀才余魚同在樹下橫笛而吹。胡斐心頭一震，在很久以前，在山東商家堡，依稀曾聽人這樣纏綿溫柔的吹過。這纏綿溫柔的樂曲，當年在福康安的洞簫中吹出來，挑動了馬春花的情懷，終于釀成了這一場冤孽。金笛秀才的笛子聲中，似乎在說一個美麗的戀愛故事，卻也在抒寫這場愛戀之中所包含的苦澀、傷心和不幸。廟門外每個人都怔怔地沉默無言，想到了自己一生之中甜蜜的凄涼的往事。胡斐想到了那個騎在白馬上的紫衫姑娘，恨不得扑在地上大哭一場。即使是豪氣逼人的無塵道長，也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那個美麗而又狠心的官家小姐，騙得他斬斷了自己的一條臂膀……笛聲悠緩地凄涼地響著。

　　過了好一會兒，陳家洛從廟門里慢慢踱了出來。他向胡斐點了點頭。胡斐知道馬春花是离開這世界了。她臨死之前見到了心愛的兩個兒子，也見到了“情郎”。胡斐不知道她跟陳家洛說了些什麼，是責備他的無情薄幸呢，還是訴說自己終生不渝的熱情？除了陳家洛之外，這世上是誰也不知道了。胡斐拜托常氏雙俠和倪氏昆仲，將馬春花的兩個孩子先行帶到回疆，他料理了馬春花的喪事之後，便去回疆和眾人聚會。陳家洛率領群雄，舉手和胡斐、程靈素作別，上馬西去。胡斐始終沒跟他們提到圓性。奇怪的是，趙半山、駱冰他們也沒提起。是不是圓性已經會到了他們，要他們永遠別向他提起她的名字？

## 第二十章　恨無常

　　忙亂了半晚，胡斐和程靈素到廟後數十丈的小溪中洗了手臉。程靈素從背後包裹中取出燒餅，兩人和著溪中清水吃了。胡斐連番劇斗，又兼大喜大悲，這時只覺手酸腳軟，神困力倦，當下躺在溪畔休息了大半個時辰，這才精力稍復，又回去藥王廟。兩人回進僧舍，輕輕推開房門，只見馬春花死在床上，臉含微笑，神情甚是愉悅。胡斐垂淚道：“她要我將她葬在丈夫墓旁。眼下風聲緊急，到處追拿你我二人。這當兒又哪里找棺木去？不如將她火化了，送她骨灰前去安葬。”程靈素道：“是。”胡斐彎下腰去，伸手正要將馬春花的尸身抱起，程或素突然抓住他手臂，叫道：“且慢！”

　　胡斐聽她語音嚴重緊迫，便即縮手，問道：“怎麼？”程靈素尚未回答，胡斐已聽到身後極細微的緩緩呼吸之聲，回過頭來，只見板門之後赫然躲著兩人，卻是程靈素的大師兄慕容景岳和三師姊薛鵲。便在此時，程靈素手一揚，一股褐色的赤蝎粉飛出，打向馬春花所躺的床板底下。胡斐心念一動：“床板底下，定是藏著極厲害的敵人。”

　　但見薛鵲伸手推開房門，正要縱身出來，胡斐行動快極，右手彎處，抱住了程靈素的纖腰，倒縱出門，經過房門時飛起一腿，踢在門板之上。那門板砰的一聲向後猛撞，將慕容景岳和薛鵲二人夾在門板和牆壁之間。慕容景岳倒也罷了，薛鵲高高的一個駝背被磚牆擠得痛極，忍不住高聲大叫。胡斐和程靈素剛在門口站定，只見床底下赤霧瀰漫，那股赤蝎粉已被人用掌力震了出來，跟著人影閃動，一人長身竄出。只聽得嗆啷啷、嗆啷啷一陣急響，那人提起手中虎撐，當頭往胡斐頭頂砸下。胡斐一瞥之下，已看清那人面目，正是自稱“毒手藥王”的石萬嗔。

　　程靈素叫道：“別碰他身子兵刃！”胡斐對她的師兄師姊早是深具戒心，知道這些人周身是毒，沾上了一絲半忽便是後患無窮，當下向左滑開三步，避開了石萬嗔的虎撐，刷的一聲，單刀出手，一招“諫果回甘”，回頭反擊。這一招回刀砍得快極，石萬嗔不及躲閃，危急中虎撐一舉，硬架了這一刀，當的一聲大響，兩人各自向後躍開，石萬嗔虎撐中的鐵珠只震得嗆啷啷、嗆啷啷的亂響。

　　這時慕容景岳和薛鵲已自僧舍中出來，站在石萬嗔的身後。石萬嗔和胡斐硬接硬架的交了這一招，但覺對方刀法精奇，膂力強勁，自己右臂震得隱隱酸麻，當下不再進擊。胡斐心中，卻也暗自稱异：“這人擅于用毒，武功竟也這般了得。我這一招‘諫果回甘’如此出其不意的反劈出去，他居然接得下來。”只聽慕容景岳說道：“程師妹，見了師叔怎麼不快磕頭？”程靈素道：“咱們哪里鑽出一個師叔來啦？從來沒聽見過。”

　　石萬嗔冷冷的道：“‘毒手神梟’的名字聽見過沒有？你師父難道從來不敢提我嗎？”程靈素道：“‘毒手神梟’？這名字倒似乎聽見過的。我師父說他從前确是有過一個師弟，只是他濫用毒藥害人，無惡不作，早給師祖逐出門牆了。石前輩，那便是你麼？”石萬嗔微微一笑，淡然道：“咱們這一門講究使用毒藥，既然有了這個‘毒’字，又何必假惺惺的硬充好人？姓石的宁可做真小人，不如你師父這般假裝偽君子。”程靈素怒道：“我師父幾時害過一條無辜的人命？”石萬嗔道：“你師父害死的人難道少了？他自己自然說他下手毒死之人，個個罪大惡極，死有余辜，可是在旁人看來，卻也未必如此。至于死者的家人子女，更是決不這麼想。”胡斐心中一凜，暗想：“此人這話倒也有幾分道理。”

　　程靈素道：“不錯。我師父也深悔一生傷人太多，後來便出家做了和尚，禮佛贖罪。他老人家諄諄告誡我們師兄妹四人，除非萬不得已，決計不可輕易傷人。晚輩一生，就從未害過一條性命。”石萬嗔冷笑道：“假仁假義，又有何益？我瞧你聰明伶俐，倒是我門中的傑出人材。掌門人大會中那幾招，要得可漂亮啊，連你師叔也險些著了道兒。”

　　程靈素道：“你自稱是我師叔，冒用我師父‘毒手藥王’的名頭。要是真正的‘毒手藥王’在世，伸手去拿玉龍杯之時，豈能瞧不出杯上已沾了赤蝎粉？我在大廳上噴那‘三蜈五蟆煙’，我師父他老人家怎會懵然不覺？”

　　這兩句話只問得石萬嗔臉頰微赤，難以回答。要知他少年時和無嗔大師同門學藝，因用毒無節，多傷好人，給師父逐出門牆。此後數十年中，曾和無嗔爭斗過好幾次。兩人都是使毒的大行家，雙方所使藥物之烈，毒物之奇，可想而知。數次斗法，石萬嗔每一回均是屈居下風，若不是無嗔大師始終念著同門之誼，手下留情，早已取了他的性命。在最後一次斗毒之際，石萬嗔終于被“斷腸草”熏瞎了雙目。他逃往緬甸野人山中，以銀蛛絲逐步拔去“斷腸草”的毒性，雙眼方得復明，雖能重見天日，目力卻已大損。玉龍杯上沾了赤蝎粉，旱煙管中噴出來的煙霧顏色稍有不同，這些細微之處，他便無法分辨。何況程靈素栽培成了“萬毒之王”的毒草“七心海棠”之後，赤蝎粉中混上了七心海棠葉子的粉末，“三蜈五蟆煙”中加入了七心海棠的花蕊，這一來，兩種毒藥的异味全失，毒性卻更加厲害。石萬嗔在野人山中花了十年功夫，才治愈雙目，回到中原時聽到無嗔大師的死訊，只道斯人一死，自己便可稱雄天下，那料師兄一個年紀輕輕的關門弟子，竟有如此厲害的功夫？那晚程靈素化裝成一個龍鍾干枯的老太婆，當世擅于用毒的高手，石萬嗔無不知曉，他當真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小老太婆在旁吸幾口煙，便令他栽上一個大筋斗。程靈素這兩句話只問得他啞口無言，慕容景岳卻道：“師妹，你得罪了師叔，還不磕頭謝罪，當真狂妄大膽。他老人家一怒，立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我和薛師妹都已投入他老人家的門下，你乖乖獻出《藥王神篇》，說不定他老人家一喜歡，也收了你這弟子，豈不是好？”

　　程靈素心中怒極，暗想這師兄師妹背叛師門，投入本派棄徒門下，那是武林中犯規最嚴的“欺師滅祖”大罪，不論哪一門哪一派，均要處死不貸。可是她臉上不動聲色，說道：“原來兩位已改投石前輩門下，那麼小妹不能再稱你們為師兄師姊了。姜師哥呢？他也投入石前輩門下了麼？”慕容景岳道：“姜師弟不識時務，不聽教誨，已為吾師處死。”程靈素心中一酸，姜鐵山為人耿直，雖然行事橫蠻，在她三個師兄姊中卻是最為正派，不料竟死于石萬嗔之手，又問：“薛三姊，你的兒子小鐵呢？他很好吧？”薛鵲冷冷地道：“他也死了。”程靈素道：“不知生的是什麼病？”薛鵲怒道：“是我的兒子，要你多管什麼閒事？”程靈素道：“是，小妹原不該多管閒事。我還沒恭喜兩位呢，慕容大哥和薛三姊幾時成的親啊？咱們同門學藝一場，連喜酒也不請小妹喝一杯。”慕容景岳、姜鐵山、薛鵲三人一生恩怨糾葛，凄慘可怖。初時薛鵲苦戀慕容景岳，慕容景岳卻另娶了他人。薛鵲一怒之下，便下毒害死了他的妻子。慕容景岳為妻復仇，用毒藥毀了薛鵲的容貌，使她身子佝僂，成為一個駝背丑女。姜鐵山自來喜歡這個師妹，她雖丑陋不堪，姜鐵山卻不以為嫌，娶了她為妻。那知慕容景岳在他們成親生子之後，卻又想起這師妹的種種好處來，不斷的向她糾纏，終于和姜鐵山反臉成仇。姜薛夫婦迫得鑄鐵為屋，便是為了抗拒大師兄的侵犯。那知結局姜鐵山終于為石萬嗔所殺，而慕容景岳和薛鵲還是結成了夫婦。程靈素知道這中間的種種曲折，尋思：“二師哥死在石萬嗔手下，想是他不肯背叛先師改投他的門下，但也未始不是出于大師哥的從中挑撥。三師姊竟會改嫁大師哥，說不定也有一份謀殺親夫之罪。”于是歎道：“小鐵那日中毒，小妹設法相救，也算花過一番心血。想不到他還是死在‘桃花瘴’下，那也是命該如此了。”慕容景岳臉色大變，道：“你怎麼知……”說了這四個字，突然住口，和薛鵲對望了一眼。程靈素道：“小妹也只瞎猜罷了。”原來慕容景岳有一項獨門的下毒功夫，乃是在云貴交界之處，收集了“桃花瘴”的瘴毒，制成一種毒彈。姜鐵山、薛鵲夫婦和他交手多年，後來也想出了解毒之法。程靈素出言試探，慕容景岳一來此事屬實，二來出其不意，便隨口承認了。程靈素心下更怒，道：“三師姊你好不狠毒，二師哥如此待你，你竟和大師哥同謀，害死了親夫親兒。”須知姜小鐵中了慕容景岳的桃花瘴毒彈，薛鵲自有解救之藥，她既忍心不救，那麼姜鐵山、姜小鐵父子之死，她雖非親自下手，卻也是同謀。程靈素從慕容景岳沖口而出的四個字中，便猜知了這場人倫慘變的內情。薛鵲急欲岔開話頭，說道：“小師妹，我師有意垂顧，那是你的運氣，你還不快磕頭拜師？”程靈素道：“我若不拜師，便要和二師哥一樣了，是不是？”慕容景岳道：“那倒也未必盡然。你有福不享，別人又何苦來勉強于你？只是那部《藥王神篇》，你該交了出來。我師寬大為懷，你在掌門人大會中冒犯他老人家的過處，也可不加追究了。”

　　程靈素點頭道：“這話是不錯，只是《藥王神篇》乃我師無嗔大師親手所撰，咱師兄妹三人既然都改投石前輩門下，自當盡棄先師所授的功夫，從頭學起。石前輩和先師門戶不同，雖不一定胜過先師，但定然各有所長，否則兩位也不會另拜明師，又有什麼‘有福不會享’、‘是我的運氣’這些話了。那《藥王神篇》既已沒什麼用處，小妹便燒了它吧！”說著從衣包中取出一本黃紙的手抄本來，晃亮火摺，便往冊子上點去。石萬嗔初時聽她說要燒《藥王神篇》，心下暗笑：“這《藥王神篇》是無嗔賊禿畢生心血之所聚，你豈舍得燒了它？”待見她取出抄本和火摺，又想：“似你這等狡獪的小丫頭，明知你師兄師姊定要搶奪《藥王神篇》，豈有不假造一本偽書來騙人的？在我面前裝模作樣，那不是班門弄斧麼？”因此雖見她點火燒書，竟是微笑不語，理也不理。待那抄本熱氣一熏，翻揚開來，只見紙質陳舊，抄本中的字跡宛然是無嗔的手跡，不由得吃了一驚，轉念想道：“啊喲不好！這丫頭多半已將書中文字記得滾瓜爛熟，此書已于她無用，那可萬萬燒不得！”忙道：“住手！”呼的一掌劈去，一股疾風，登時將火摺扑熄了。程靈素道：“咦，這個我可不懂了。若是石前輩的醫藥之術胜過先師，此書要來何用？若是不能胜過先師，又怎能收晚輩為弟子？”慕容景岳道：“我們這位師父的使毒用藥，比之先師可高得太多了。但大海不擇細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藥王神篇》既是花了先師畢生的心血，吾師拿來翻閱翻閱，也可指出其中過誤與不足之處啊。”他是秀才出身，說起話來，自有一番文縐縐的強辭奪理。

　　程靈素點頭道：“你的學問越來越長進了。哼！兩個躲在門角落里，一個鑽在床板底下，想要暗算胡大哥和我。石前輩，有一件事晚輩想要請教，若蒙指明迷津，晚輩雙手將《藥王神篇》獻上，并求前輩開恩，收錄晚輩為徒。”

　　石萬嗔知她問的必是一個刁鑽古怪的題目，自己未必能答，但見《藥王神篇》抓住在她的手里，她只須一舉手便能毀去，不愿就此和她破臉，便道：“你要問我什麼事？”程靈素道：“貴州苗人有一種‘碧蚕毒蠱’……”石萬嗔聽到“碧蚕毒蠱”四字，臉色登時一變，只聽她續道：“將碧蚕毒蠱的虫卵碾為粉末，置在衣服器皿之上，旁人不知誤触，那便中了蠱毒。這算是苗人的三大蠱毒之一，是麼？”石萬嗔點頭道：“不錯。小丫頭知道的事倒也不少。”他從野人山來到中原，得知無嗔大師已死，便遷怒于他的門人，要盡殺之而後快。不料慕容景岳為人極無骨氣，一給石萬嗔制住便即哀求饒命，并說師父遺下一部《藥王神篇》，落入小師妹之手，愿意拜他為師，引導他去奪取。石萬嗔雖恨無嗔大師切骨，但心中對他實是大為敬畏，聽說他有遺著，料想其中于使毒的功夫學問，必有無數寶貴之極的法門，當下便收了慕容景岳為徒。其後又聽從他的挑撥，殺了姜鐵山父子，收錄薛鵲。石萬嗔和慕容景岳、姜鐵山、薛鵲三人都動了手，見他三人武功固是平平，使毒的本領也和他們師父相差極遠，聽說程靈素只不過是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更是毫沒放在心上，料想只要見到了，還不手到擒來？在掌門人大會中著了她的道兒，石萬嗔仍未服輸，只恨雙目受了“斷腸草”的損傷，眼力不濟，因而沒瞧出“赤蝎粉”和“三蜈五蟆”煙來，但胡斐在會中所顯露的武功，卻令他頗為忌憚。他暗暗跟隨在後，當胡斐和程靈素赴陶然亭之約時，師徒三人便躲入藥王廟的後院。他三人的主旨是在奪取《藥王神篇》，見紅花會群雄人多勢眾，一直隱藏在後院，不敢現身。直至胡程二人送別群雄，又在溪畔飲食休息，他三人才藏身在馬春花房中，只待胡程二人進房，准擬一擊得手。那知程靈素極是精乖，在千鈞一發之際及時警覺。這時聽程靈素提到“碧蚕毒蠱”，心下才大是吃驚：“想不到這小丫頭如此了得，她同門的師兄師姊，可遠遠不及了。”當下全神戒備，已無絲毫輕敵之念。

　　程靈素又道：“碧蚕毒蠱的虫卵粉末放在任何物件器皿之上，均是無色無臭，旁人決計不易察覺。只不過毒粉不經血肉之軀，毒性不烈，有法可解，須經血肉沾傳，方得致命。世上事難兩全，毒粉一著人體，卻有一層隱隱碧綠之色。石前輩在馬姑娘的尸身置毒，若是只放在她衫上，倒是不易瞧得出來，但為了做到盡善盡美，卻連她臉上和手上都放置了。”胡斐聽到這里，這才明白，原來這走方郎中用心如此陰險，竟在馬春花的尸身放置劇毒，自己和程靈素勢必搬動她的尸體，自須中毒無疑，忍不住罵道：“好惡賊，只怕你害人反而害己。”石萬嗔虎撐一搖，嗆啷啷一陣響聲過去，說道：“小丫頭真是有點眼力，識得我的‘碧蚕毒蠱’。漢人之中，除我之外，你是絕無僅有的第二人了，很好，有見識，有本事。你師兄師姊那里及得上你？”程靈素道：“前輩謬贊。晚輩所不明白的是，先師遺著《藥王神篇》中說道，‘碧蚕毒蠱’放在人體之上，若要不顯碧綠顏色，原不為難，卻不知石前輩何以舍此法而不用？”石萬嗔雙眉一揚，說道：“當真胡說八道，苗人中便是放蠱的祖師，也無此法。你師父從未去過苗疆，知道什麼？”程靈素道：“前輩既如此說，晚輩原是不能不信，但先師遺著之中，确是傳下一法。卻不知是前輩對呢，還是先師對。”石萬嗔道：“是什麼法子，你倒說來聽聽。”程靈素道：“晚輩說了，前輩定然不信。是對是錯，一試便知。”石萬嗔道：“如何試法？”程靈素道：“前輩取出‘碧蚕毒蠱’，下在人手之上，晚輩以先師之法取藥混入，且瞧有無碧綠顏色。”石萬嗔一生鑽研毒藥，聽說有此妙法，將信將疑之余，确是亟欲一知真偽，便道：“放在誰的手上作試？”程靈素道：“自是由前輩指定。”石萬嗔心想：“要下在你的手上，你當然不肯。下在那氣勢虎虎的少年手上，那也不用提起。”微一沉吟，向慕容景岳道：“伸左手出來！”慕容景岳跳起身來，叫道：“這……這……師父，別上這丫頭的當！”石萬嗔沉著臉道：“伸左手出來！”慕容景岳見師父的神色大是嚴峻，原是不敢抗拒，但想那“碧蚕毒蠱”何等厲害，稍一沾身，便算師父給解藥治愈，不致送命，可是這一番受罪，卻也定然難當無比。他一只左手伸出尺許，立即又顫抖著縮了回去。石萬嗔冷笑道：“好吧，你不從師命，那也由你。”慕容量岳聽到“不從師命”四字，臉色更是蒼白，原來他拜師時曾立下重誓，若是違背師命，甘受懲處。他們這種人每日里和毒藥毒物為伍，“懲處”兩字說來輕描淡寫，其實中間所包含的慘酷殘忍之處，令人一想到便會不寒而栗。他正待伸手出去，薛鵲忽道：“師父，我來試好了。”坦然伸出了左手。石萬嗔道：“偏不要你！瞧他男子漢大丈夫，有沒這個種。”

　　慕容景岳道：“我又不是害怕。我只想這小師妹詭計多端，定是不安好心，犯不著上她的當。”程靈素點頭道：“大師哥果然厲害得緊。從前跟著先師的時候，先師每件事要受你的氣，眼下拜了個新師父，仍然是徒兒強過了師父。”石萬嗔明知她這番話是挑撥离間，但還是冷冷地向慕容景岳橫了一眼。慕容景岳給他這一眼瞧得心中發毛，只得將左手伸了出來。石萬嗔從懷中取出一只黃金小盒，輕輕揭開，盒中有三條通體碧綠的小蚕，蠕蠕而動。他用一只黃金小匙在盒中挑了些綠粉，放在慕容景岳掌心。慕容景岳一條左臂顫抖得更加厲害，臉上充滿又怕又怒、又驚又恨的神色，面頰肌肉不住跳動，眼光中流露出野獸般的光芒，似乎要擇人而噬。胡斐心想：“二妹這一著棋，不管如何，總是在他們師徒之間伏了深仇大恨。這慕容景岳日後一有機會，定要向他師父報復今日之仇。”只見那些綠粉一放上掌心，片刻間便透入肌膚，無影無蹤，但掌心中隱隱留著一層青氣，似乎揉捏過青草、樹葉一般。石萬嗔道：“小妞兒，且瞧你的，有什麼法子叫他掌心不顯青綠之色。”程靈素不去理他，卻轉頭向胡斐道：“大哥，那日在洞庭湖畔白馬寺我和你初次相見，曾和你約法三章，你可還記得麼？”胡斐道：“記得。”心想：“那日她叫我不可說話，不可跟人動武，不可离開她三步之外，可是這三件事，我一件也沒做到。”程靈素道：“記得就好了，今日你仍當依著這三件事做，千萬不能再忘了。”胡斐點了點頭。

　　程靈素道：“石前輩，你身邊定有鶴頂紅和孔雀膽吧？這兩種藥物和‘碧蚕毒蠱’既相克而又相輔。你若不信，請看先師的遺著。”說著翻開那本黃紙小冊，送到石萬嗔眼前。石萬嗔一看，只見果然有一行字寫著道：“鶴頂紅、孔雀膽二物，和碧蚕卵混用，無色無臭，唯見效較緩。”他想再看下去，程靈素卻將書合上了。

　　石萬嗔心想：“無嗔賊禿果是博學，這一下須得一試真偽，倘若所言不錯，那麼這本《藥王神篇》也非假書了。”他畢生鑽研毒藥。近二十年來更是廢寢忘食，以求胜過師兄，實已跡近瘋狂的地步，此時見到這本殘舊的黃紙抄本，便是天下所有的珍寶聚在一起，亦無如此珍貴。他天性原是十分殘忍涼薄，和慕容景岳相互利用，本就并無什麼師徒之情，又想這番在他掌心試置“碧蚕毒蠱”之後，他日後一有機會，定會反噬，當下全不計及三種劇毒的藥物放在一起，事後如何化解，右手食指的指甲一彈，便有一陣殷紅色的薄霧散入慕容景岳掌心，跟著中指的指甲一彈，又有一青黑色薄霧散入他掌心。程靈素見他不必從懷中探取藥瓶，指甲輕彈，隨手便能將所需毒藥放出，手腳之靈便快捷，尚在先師和自己之上，不自禁暗暗驚佩，凝神看他身上，心念一動，已瞧出其中玄妙。原來他一條腰帶縫成一格格的小格，匝腰一周，不下七八十格，每一格中各藏藥粉。他練得熟了，手掌一伸，指甲中已挑了所需的藥粉。練到這般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步，真不知花了多少功夫，如此一舉手便彈出毒粉，對方怎能防備躲避？

　　那鶴頂紅和孔雀膽兩種藥粉這般散入慕容景岳的掌心，當真是迅雷不及掩耳，那容他有縮手余地？慕容景岳本已立下心意，決不容這兩種劇毒的毒物再沾自己肌膚，拚著和石萬嗔破臉，也要抗拒，眼見他對自己如此狠毒，宁可向小師妹屈服，師兄妹三人聯手，也胜于此後受他無窮無盡的折磨。那知石萬嗔下毒的手法快如電閃，慕容景岳念頭尚未轉完，兩般劇毒已沾掌心。但見一紅一青的薄霧片刻間便即滲入肌膚，手掌心原有那層隱隱的青綠之色，果然登時不見，已跟平常的肌膚毫無分別。石萬嗔歡叫一聲：“好！”伸手便往程靈素手中的《藥王神篇》抓來。程靈素竟不退縮，只是微微一笑。石萬嗔五根手指將和書皮相碰，突然想起：“這丫頭是那賊禿的關門弟子，書上怎能沒有機關？”急忙縮手，心中暗罵：“老石啊老石，你若敢小覷了這丫頭，便有十條性命，也要送在她手里了。”慕容景岳掌心一陣麻一陣痒，這陣麻痒直傳入心里，便似有千萬只螞蚊同時在咬嚙心髒一般，顫聲叫道：“小師妹快取解藥給我。”程靈素奇道：“咦，大師哥，你怎會忘了先師的叮囑？本門中人不能放蠱，又有九種沒解藥的毒藥決計不能使用。”慕容景岳一聽此言，背上登時出了一陣冷汗，說道：“鶴頂紅，孔……孔……雀膽屬于九大禁藥，你……你怎地用在我身上？這不是違背先師的訓誨麼？”

　　程靈素冷冷地道：“大師哥居然還記得先師，居然還記得不可違背先師的訓誨，當真是大出小妹的意料之外了。那碧蚕毒蠱是我放在你身上的麼？鶴頂紅和孔雀膽，是我放在你身上的麼？先師諄諄囑咐咱們，便是遇上生死關頭，也決不可使用不能解救的毒藥，這是本門的第一大戒。石前輩和大師哥、三師姊都已脫离本門，這些戒條，自然不必遵守。小妹可不敢忘記啊。”慕容景岳伸右手抓緊左手的脈門，阻止毒氣上行，滿頭冷汗，已是說不出話來。薛鵲右手一翻，伸短刀在慕容景岳左手心中割了兩個交差的十字，圖使毒性隨血外流，明知這法子解救不得，卻也可使毒性稍減，一面說道：“小師妹，師父的遺著上怎麼說？他老人家既傳下了這三種毒物共使的法子，定然也有解救之道。”

　　程靈素道：“薛三姊口中的‘師父’，是指哪一位？是小妹的師父無嗔大師呢，還是你們賢夫婦的師父石前輩？”薛鵲聽她辭鋒咄咄逼人，心中怒極毒罵，但丈夫的性命危在頃刻，此時有求于她，口頭只得屈服，說道：“是愚夫婦該死，還望小師妹念在昔日同門之情，瞧在先師無嗔大師的面上，高抬貴手，救他一命。”

　　程靈素翻開《藥王神篇》，指著兩行字道：“師姊請看，此事須怪不得我。”薛鵲順著她手指看去，只見冊上寫道：“碧蚕毒蠱和鶴頂紅、孔雀膽混用，劇毒入心，無法可治，戒之戒之。”薛鵲大怒，轉頭向石萬嗔道：“師父，這書上明明寫著這三種毒藥混用，無藥可治，你卻如何在景岳身上試用？”她雖口稱“師父”，但說話的神情已是聲色俱厲。

　　《藥王神篇》上達兩行字，石萬嗔其實并未瞧見，但即使看到了，他也決不致因此而稍有顧忌，這時聽薛鵲厲聲責問，如何肯自承不知，丟這個大臉？只道：“將那書給我瞧瞧，看其中還有什麼古怪？”薛鵲怒極，心知再有猶豫，丈夫性命不保，短刀一揮，將慕容景岳的一條手臂齊肩斬斷。要知那三種毒藥厲害無比，雖自掌心滲入，但這時毒性上行，單是割去手掌已然無用，幸好三藥混用，發作較慢，同時他掌心并無傷口，毒藥并非流入血脈，割去一條手臂，暫時保住了性命，否則早已毒發身亡。薛鵲是無嗔大師之徒，自有她一套止血療傷的本領，片刻間包扎好了慕容景岳的傷口，手法極是干淨利落。程靈素道：“大師哥，三師姊，非是我有意陷害于你。你兩位背叛師門，改拜師父的仇人為師，原已罪不容誅，加之害死二師哥父子二人，當真天人共憤。眼下本門傳人，只有小妹一人，兩位叛師的罪行，若不是小妹手加懲戒，難道任由師父一世英名，身後反而栽在他仇人和徒兒的手中？二師哥父子慘遭橫死，若不是小妹出來主持公道，難道任由他二人永遠含冤九泉？”她身形瘦弱，年紀幼小，但這番話侃侃而言，說來凜然生威。胡斐聽得暗暗點頭，心想：“這兩人卑鄙狠毒，早該殺了。”只聽她又道：“大師哥一臂雖去，毒氣已然攻心，一月之內，仍當毒發不治。兩位已叛出本門，遭人毒手，本與小妹無關，只是瞧在先師的份上，這里有三粒‘生生造化丹’，是師父以數年心血制煉而成，小妹代先師賜你，每一粒可延師兄三年壽命。師兄服食之後，盼你記著先師的恩德，還請拊心自問：到底是你原來的師父待你好，還是新拜的師父待你好？”說著從懷中取出三粒紅色藥丸，托在手里。

　　薛鵲正要伸手接過，石萬嗔冷笑道：“手臂都已砍斷，還怕什麼毒氣攻心？這三粒‘死死索命丹’一服下肚，那才是毒氣攻心呢。”程靈素道：“兩位若是相信新師父的話，那麼這三粒丹藥原是用不著了。”說罷便要收入懷中。慕容景岳急道：“不！小師妹，請你給我。”薛鵲道：“多謝小師妹，從今而後，我二人改過自新，重做好人。”低頭走到程靈素身前，取過三枚丹藥，突然身形一晃，怒喝：“石萬嗔，你好毒的……”一句話未說完，俯身摔倒在地。程靈素和胡斐都是大吃一驚，沒見石萬嗔有何動彈，怎地已下了毒手？程靈素彎下腰來，翻過薛鵲身子，要看她如何被害，是否有救，剛將她身子扳轉，突然右手手腕一緊，已被薛鵲抓住。程靈素知道不好，左手待要往她頭頂拍落，但右手脈門被她抓住，全身酸麻，竟是動彈不得，薛鵲右手握著短刀，刀尖已抵在程靈素胸口，喝道：“將《藥王神篇》放下！”程靈素一念之仁，竟致受制，只得將《藥王神篇》摔在地下。胡斐待要上前相救，但見薛鵲的刀尖抵正了程靈素的心口，只要輕輕向前一送，立時沒命，心中雖是大急，卻不敢動手。薛鵲緊緊抓著程靈素手腕，說道：“師父，弟子助你奪到《藥王神篇》，請你將碧蚕毒蠱、鶴頂紅、孔雀膽三種藥物，放在這小賤人的掌心，瞧她是不是也救不了自己性命。”石萬嗔笑道：“好徒兒，好徒兒，這法子實在高明。”取出金盒，用金匙挑了碧蚕毒蠱，兩枚指甲中藏了鶴頂紅和孔雀膽的毒粉，便要往程靈素掌心放落。慕容景岳重傷之後，雖是搖搖欲倒，卻知這是千鈞一發的機會，只要程靈素掌心也受了這三種毒藥，她若有解藥，勢須取出自療，自己便可奪而先用，就算真的沒有解藥，也是報了適才之仇，叫她作法自斃，當下奮力攔在胡斐身前，防他阻撓石萬嗔下毒。胡斐正當無法可施之際，突見慕容景岳搶在自己身前，左手呼的一拳，便往他面門擊去。慕容景岳抬右手招架，胡斐此時情急拚命，那容他有還招余地，左手拳尚未打實，右手掌出如風，無聲息的推在他胸口。這一掌雖無聲響，力道卻是奇重，只推得慕容景岳直向薛鵲撞去。薛鵲被他一撞，登時摔倒，可是左手仍然牢牢抓住程靈素的手腕不放。胡斐縱身上前，在薛鵲的駝背心上重重踢了一腳，薛鵲吃痛不過，只得松開了程靈素的手腕。這幾下猶似電光石火，實只瞬息間的事，薛鵲手掌剛被震開，石萬嗔的手爪已然抓到。胡斐生怕他手中毒藥碰到程靈素身子，右手急掠，在他肩頭一推，石萬嗔反掌擒拿，向他右手抓來。程靈素急叫：“快退！”胡斐若是施展小擒拿手中的“九曲折骨法”，原可將他手掌的五根指頭立時扭斷，但這人指上帶有劇毒，如何敢碰？急忙後躍而避，石萬嗔一抓不中，順手將金匙擲出。跟著手指連彈，毒粉化作煙霧，噴上了胡斐的手背。

　　胡斐不知自己已然中毒，但想這三人奸險狠毒無比，立心斃之于當場，單刀揮出，白光閃閃，全是進手招數。石萬嗔虎撐未及招架，只覺左平上一涼，三報手指已被削斷。他又驚又怕，右手又是一彈，彈出一陣煙霧。程靈素驚叫：“大哥，退後！”胡斐擋在程靈素身前，不敢向前追擊。眼見石萬嗔、慕容景岳、薛鵲一齊逃出了廟外。

　　程靈素握著胡斐的手，心如刀割，自己雖然得脫大難，可是胡斐為了相救自己，手背上已沾上了碧蚕毒蠱、鶴頂紅、孔雀膽三種剛毒，《藥王神篇》上說得明明白白：“劇毒入心，無藥可治。”難道揮刀立刻將他右手砍斷，再讓他服食“生生造化丹”，延續九年性命？三般劇毒入體，以“生生造化丹”延命九年，此後再服“生生造化丹”也是無效了。他是自己在這世界上唯一親人，和他相處了這些日子之後，在她心底，早已將他的一切瞧得比自己重要得多。這樣好的人，難道便只再活九年？

　　程靈素不加多想，腦海中念頭一轉，早已打定了主意，取出一顆白色藥丸，放在胡斐口中，顫聲道：“快吞下！”胡斐依言咽落，心神甫定，想起適才的驚險，猶是心有余怖，說道：“好險，好險！”見那《藥王神篇》掉在地下，一陣秋風過去，吹得書頁不住翻轉，說道：“可惜沒殺了這三個惡賊！幸好他們也沒將你的書搶去。二妹，倘若你手上沾了這三種毒藥，那可怎麼辦？”程靈素柔腸寸斷，真想放聲痛哭，可是卻哭不出來。

　　胡斐見她臉色蒼白，柔聲道：“二妹，你累啦，快歇一歇吧！”程靈素聽到他溫柔體帖的說話，更是說不出的傷心，哽咽道：“我……我……”胡斐忽覺右手手背上略感麻痒，正要伸左手去搔，程靈素一把抓住了他左手手腕，顫聲道：“別動！”胡斐覺得她手掌冰涼，奇道：“怎麼？”突然間眼前一黑，咕咚一聲，仰天摔倒。胡斐這一交倒在地下，再也動彈不得，可是神智卻極為清明，只覺右手手背上一陣麻，一陣痒，越來越是厲害，驚問：“我也中了那三大劇毒麼？”

　　程靈素淚水如珍珠斷線般順著面頰流下，扑簌簌的滴在胡斐衣上，緩緩點了點頭。胡斐見此情景，不禁涼了半截，暗想：“她這般難過，我身上所中劇毒，定是無法救治了。”剎時之間，心頭涌上了許多往事：商家堡中和趙半山結拜、佛山北帝廟中的慘劇、瀟湘道上結識袁紫衣、洞庭湖畔相遇程靈素，以及掌門人大會、紅花會群雄、石萬嗔……這一切都是過去了，過去了……他只覺全身漸漸僵硬，手指和腳趾寒冷徹骨，說道：“二妹，生死有命，你也不必難過。只可惜你一個人孤苦伶仃，做大哥的再也不能照料你了。那金面佛苗人鳳雖是我的殺父之仇，但他慷慨豪邁，實是個鐵錚錚的好漢子。我……我死之後，你去投奔他吧，要不然……”說到這里，舌頭大了起來，言語模糊不清，終于再也說不出來了。

　　程靈素跪在他身旁，低聲道：“大哥，你別害怕，你雖中三種劇毒，但我有解救之法。你不會動彈，不會說話，那是服了那顆麻藥藥丸的緣故。”胡斐聽了大喜，眼睛登時發亮。程靈素取出一枚金針，刺破他右手手背上的血管，將口就上，用力吮吸。胡斐大吃一驚，心想：“毒血吸入你口，不是連你也沾上了劇毒麼？”可是四肢寒氣逐步上移，全身再也不聽使喚，哪里掙扎得了。

　　程靈素吸一口毒血，便吐在地下，若是尋常毒藥，她可以用手指按捺，從空心金針中吸出毒質，便如替苗人鳳治眼一般，但碧蚕毒蠱、鶴頂紅、孔雀膽三大劇毒入體，又豈是此法所能奏效？她直吸了四十多口，眼見吸出來的血液已全呈鮮紅之色，這才放心，吁了一口長氣，柔聲道：“大哥，你和我都很可怜。你心中喜歡袁姑娘，那知道她卻出家做了尼姑……我……我心中……”

　　她慢慢站起身來，柔情無限的瞧著胡斐，從藥囊中取出兩種藥粉，替他敷在手背，又取出一粒黃色藥丸，塞在他口中，低低地道：“我師父說中了這三種劇毒，無藥可治，因為他只道世上沒有一個醫生，肯不要自己的性命來救活病人。大哥，他不知我……我會待你這樣……”

　　胡斐只想張口大叫：“我不要你這樣，不要你這樣！”但除了眼光中流露出反對的神色之外，實在無法表示。程靈素打開包裹，取出圓性送給她的那只玉鳳，凄然瞧了一會，用一塊手帕包了，放在胡斐懷里。再取出一枝蜡燭，插在神像前的燭台之上，一轉念間，從包中另取一枝較細的蜡燭，拗去半截，晃火摺點燃了，放在後院天井中，讓蜡燭燒了一會，再取回來放在燭台之旁，另行取一枝新燭插上燭台。

　　胡斐瞧著她這般細心布置，不知是何用意，只聽她道：“大哥，有一件事我本來不想跟你說，以免惹起你傷心。現下咱們要分手了，不得不說。在掌門人大會之中，我那狠毒的師叔和田歸農相遇之時，你可瞧出蹊蹺來麼？他二人是早就相識的。田歸農用來毒瞎苗大俠眼睛的斷腸草，定是石萬嗔給的。你爹爹媽媽所以中毒，那毒藥多半也是石萬嗔配制的。”胡斐心中一凜，只想大叫一聲：“不錯！”程靈素道：“你爹爹媽媽去世之時，我尚未出生，我那幾個師兄師姊，也還年紀尚小，未曾投師學藝。那時候當世擅于用毒之人，只有先師和石萬嗔二人。苗大俠疑心毒藥是我師父給的，因之和他失和動手，我師父既然說不是，當然不是了。我雖疑心這個師叔，可是并無佐證，本來想慢慢查明白了，如果是他，再設法替你報仇。今日事已如此，不管怎樣，總之是要殺了他……”說到這里，體內毒性發作，身子搖晃了幾下，摔在胡斐身邊。

　　胡斐見她慢慢合上眼睛，口角邊流出一條血絲，真如是萬把鋼錐在心中鑽刺一般，張口大叫：“二妹，二妹！”可是便如深夜夢魘，不論如何大呼大號，總是喊不出半點聲息，心里雖然明白，卻是一根小指頭兒也轉動不得。便是這樣，胡斐并肩和程靈素的尸身躺在地下，從上午挨到下午，又從下午挨到黃昏。要知那碧蚕毒蠱、鶴頂紅、孔雀膽三大劇毒的毒性何等厲害，雖然程靈素替他吸出了毒血，但毒藥已侵入過身體，全身肌肉僵硬，非等一日一夜，不能動彈。這幾個時辰中他心中之苦，真非常人所能想象。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他身子兀自不能轉動，只知程靈素躺在自己身旁，可是想轉頭瞧她一眼，卻是不能。又過了兩個多時辰，只聽得遠處樹林中傳來一聲聲梟鳴，突然之間，幾個人的腳步聲悄悄到了廟外。只聽得一人低聲道：“薛鵲，你進去瞧瞧。”正是石萬嗔的聲音。胡斐暗叫：“罷了，罷了！我一動也不能動，只有靜待宰割的份兒。二妹啊二妹，你為了救我性命，給我服下麻藥，可是藥性太烈，不知何時方消，此刻敵人轉頭又來，我還是要跟你同赴黃泉。雖然死不足惜，可是這番大仇，卻是再難得報了。”其實此時麻藥的藥性早退，他所以肌肉僵硬有如死尸，全是三大劇毒之故。只聽得薛鵲輕輕閃身進來，躲在門後，向內張望。她不敢晃亮火摺，黑暗中卻又瞧不見什麼，側耳傾聽，但覺寂無聲息，便回出廟門，向石萬嗔說了。

　　石萬嗔點頭道：“那小子手背上給我彈上了三大劇毒，這當兒不是命赴陰曹，便是一條手臂齊肩切了下來。剩下那小丫頭一人，何足道哉！就只怕兩個小鬼早已逃得遠了。”他話是這麼說，仍是不敢托大，取出虎撐嗆啷啷的搖動，護住前胸，這才緩步走進廟門。走到殿上，黑暗中只見兩個人躺在地下，他不敢便此走近，拾起一粒石子，向兩人投去，只見兩人仍是一動不動，當下晃亮火摺一看，見地下那兩人正是胡斐和程靈素。眼見兩人全身僵直，顯已死去多時。石萬嗔大喜，一探程靈素鼻息，早已顏面冰冷，沒了呼吸，再伸手去探胡斐鼻息時，胡斐雙目緊閉，凝住呼吸。石萬嗔為人也當真鄭重，只覺他顏面微溫，并未死透，隨手取出一根金針，在程胡兩人手心中各自刺了一下，他們若是喬裝假死，這麼一刺，手掌非顫動不可。程靈素真的已死，胡斐肌肉尚僵，金針雖刺入他掌心知覺做為銳敏之處，亦是絕無反應。慕容景岳恨恨的道：“這丫頭吮吸情郎手背的毒藥，豈不知情郎沒救活，連帶送了自己的性命。”

　　石萬嗔急于找那冊《藥王神篇》，眼見火摺將要燒盡，便湊到燭台上去點蜡燭。火焰剛和燭芯相碰，心念一動：“這枝蜡燭沒點過，說不定有什麼古怪。”見燭台下放著半截點過的蜡燭，心想：“這半截蜡燭是點過的，定然無妨。”于是拔下燭台上那枝沒點過的蜡燭，換上半截殘燭，用火摺點燃了。燭光一亮，三人同時看到了地下的《藥王神篇》，齊聲喜呼。石萬嗔撕下一塊衣襟，墊在手上，這才隔著布料將冊子拾起。湊到燭火旁翻書一看，只見密密寫著一行行的蠅頭小楷，果然是各種醫術和藥性，但略一檢視，其中治病救傷的醫道占了九成以上。說到毒藥之時，要旨也闡述解毒救治，至于如何煉毒施毒，以及諸般種植毒草、培養毒虫之法，卻說的極為簡略。原來無嗔大師晚年深悔一生用毒太多，以致在江湖上得了個“毒手藥王”的名號，是以傳給弟子的遺書，名為《藥王神篇》，乃是一部濟世救人的醫書。

　　石萬嗔、慕容景岳、薛鵲三人處心積慮想要劫奪到手的，原想是一部包羅萬有、神奇奧妙的“毒經”，此時一看，竟是一部醫書，縱然其中所載醫術精深，于他卻是全無用處，石萬嗔自是大失所望。他凝思片刻，對薛鵲道：“你搜搜那死丫頭的身邊，是否另有別的書冊。這一部只是醫書，沒什麼用。”說著隨手扔在神台之上。薛鵲一搜程靈素的衣衫和包裹，道：“沒有了。”慕容景岳猛地想起一事，道：“我那師父善寫隱形字體，莫非……”這句話一出口，登時好生後悔，暗想：“該死！該死！我何必說了出來？任他以為此書無用，我撿回去細細探索，豈不是好？”但石萬嗔何等機伶，立時醒悟，說道：“不錯！”又揀起那部《藥王神篇》。

　　一轉身間，只見慕容景岳和薛鵲雙膝漸漸彎曲，身子軟了下來，臉上似笑非笑，神情極是詭异。石萬嗔大吃一驚，叫道：“怎麼啦？七心海棠，七心海棠？難道死丫頭種成了七心海棠？這……這蜡燭……”

　　腦海中猶如電光一閃，想起了少年時和無嗔同門學藝時的情景。有一天晚上，師父講到天下的毒物之王，他說鶴頂紅、孔雀膽、墨蛛汁、腐肉膏、彩虹菌、碧蚕卵、蝮蛇涎、番木鱉、白薯芽等等，都還不是最厲害的毒物，最可怕的是七心海棠。這毒物無色無臭，無影無蹤，再精明細心的人也防備不了，不知不覺之間，已是中毒而死。死者臉上始終帶著微笑，似乎十分平安喜樂。師父曾從海外得了這七心海棠的種子，可是不論用什麼方法，都是種它不活。那天晚上，師兄和他自己都向師父討了九粒七心海棠的種子。師父微笑道：“幸好這七心海棠難以培植，否則世上還有誰能得平安。”瞧慕容景岳和薛鵲的情狀，正是中了七心海棠之毒，他立即屏住呼吸，伸手按住口鼻，正想細察毒從何來，突然間眼前一黑，再也瞧不見什麼。一瞬之間，他還道是蜡燭熄滅，但隨即發覺，卻是自己雙眼陡然間失明。“七心海棠！七心海棠！”他知道幸虧在進廟之前，口中先含了化解百毒的丹藥，七心海棠的毒性一時才不致侵入髒腑，但雙目己然抵受不住，竟自盲了。

　　胡斐事先卻給程靈素喂了抵御七心海棠毒性的解藥，雙目無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眼見慕容景岳和薛鵲慢慢軟倒，眼見石萬嗔雙手在空中亂抓亂扑，大叫：“七心海棠，七心海棠！”沖出廟去。只聽他凄厲的叫聲漸漸遠去，靜夜之中，雖然隔了良久，還聽得他的叫聲隱隱從曠野間傳來，有如發狂的野獸呼叫一般：“七心海棠！七心海棠！”

　　胡斐身旁躺著三具尸首，一個是他義結金蘭的小妹子程靈素，兩個是他義妹的對頭、背叛師門的師兄師姊。破廟中一枝黯淡的蜡燭，隨風搖曳，忽明忽暗，他身上說不出的寒冷，心中說不出的凄涼。終于蜡燭點到了盡頭，忽地一亮，火焰吐紅，一聲輕響，破廟中漆黑一團。胡斐心想：“我二妹便如這蜡燭一樣，點到了盡頭，再也不能發出光亮了。她一切全算到了，料得石萬嗔他們一定還要再來，料到他小心謹慎不敢點新蜡燭，便將那枚混有七心海棠花粉的蜡燭先行拗去半截，誘他上鉤。她早已死了，在死後還是殺了兩個仇人。她一生沒害過一個人的性命，她雖是毒手藥王的弟子，生平卻從未殺過人。她是在自己死了之後，再來清理師父的門戶，再來殺死這兩個狼心狗肺的師兄師姊。“她沒跟我說自己的身世，我不知她父親母親是怎樣的人，不知她為什麼要跟無嗔大師學了這一身可驚可怖的本事。我常向她說我自己的事，她總是關切的聽著。我多想聽她說說她自己的事，可是從今以後，那是再也聽不到了。“二妹總是處處想到我，處處為我打算。我有什麼好，值得她對我這樣？值得她用自己的性命，來換我的性命？其實，她根本不必這樣，只須割了我的手臂，用他師父的丹藥，讓我在這世界上再活九年。九年的時光，那是足夠足夠了！我們一起快快樂樂的度過九年，就算她要陪著我死，那時候再死不好麼？”忽然想起：“我說‘快快樂樂’，這九年之中，我是不是真的會快快樂樂？二妹知道我一直喜歡袁姑娘，雖然發覺她是個尼姑，但思念之情，并不稍減。那麼她今日宁可一死，是不是為此呢？”在那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心中思潮起伏，想起了許許多多事情。程靈素的一言一語，一顰一笑，當時漫不在意，此刻追憶起來，其中所含的柔情蜜意，才清清楚楚的顯現出來。“小妹子對情郎——恩情深，

　　你莫負了妹子——一段情，

　　你見了她面時——要待她好，

　　你不見她面時——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王鐵匠那首情歌，似乎又在耳邊纏繞，“我要待她好，可是……可是……她已經死了。她活著的時候，我沒待她好，我天天十七八遍挂在心上的，是另一個姑娘。”

　　天漸漸亮了，陽光從窗中射進來照在身上，胡斐卻只感到寒冷，寒冷……終于，他覺到身上的肌肉柔軟起來，手臂可以微微抬一下了，大腿可以動一下了。他雙手撐地，慢慢站起身來，深情無限地望著程靈素。突然之間，胸中熱血沸騰。“我活在這世上有什麼意思？二妹對我這麼多情，我卻是如此薄幸的待她！我不如跟她一齊死了！”

　　但一瞥眼看到慕容景岳和薛鵲的尸身，立時想起：“爹娘的大仇還未報，害死二妹的石萬嗔還活在世上。我這麼輕生一死，什麼都撒手不管，豈是大丈夫的行徑？”卻原來，程靈素在臨死之時，這件事也料到了。她將七心海棠蜡燭換了一枝細身的，毒藥份量較輕的，她不要石萬嗔當場便死，要胡斐慢慢的去找他報仇。石萬嗔眼睛瞎了，胡斐便永遠不會再吃他的虧。她臨死時對胡斐說道，害死他父母的毒藥，多半是石萬嗔配制的。那或許是事實，或許只是猜測，但這足夠叫他記著父母之仇，使他不致于一時沖動，自殺殉情。她什麼都料到了，只是，她有一件事沒料到。胡斐還是沒遵照她的約法三章，在她危急之際，仍是出手和敵人動武，終致身中劇毒。又或許，這也是在她意料之中。她知道胡斐并沒愛她，更沒有像自己愛他一般深切的愛著自己，不如就是這樣了結。用情郎身上的毒血，毒死了自己，救了情郎的性命。很凄涼，很傷心，可是干淨利落，一了百了，那正不愧為“毒手藥王”的弟子，不愧為天下第一毒物“七心海棠”的主人。少女的心事本來是極難捉摸的，像程靈素那樣的少女，更加永遠沒人能猜得透到底她心中在想些什麼。

　　突然之間，胡斐明白了一件事：“為什麼前天晚上在陶然亭畔，陳總舵主祭奠那個墓中姑娘時竟哭得那麼傷心？”原來，當你想到最親愛的人永遠不能再見面時，不由得你不哭，不由得你不哭得這麼傷心。他將程靈素和馬春花的尸身搬到破廟後院。心想：“兩人尸身上都沾著劇毒，須得小心，別沾上了。我還沒報仇，可死不得！”生起柴火，分別將兩人火化了。他心中空空洞洞，似乎自己的身子，也隨著火焰成煙成灰，隨手在地下掘了個大坑，把慕容景岳和薛鵲夫婦葬了。

　　眼見日光西斜，程靈素和馬春花尸骨成灰，于是在廟中找了兩個小小瓦壇，將兩人的骨灰收入壇內，心想：“我去將二妹的骨灰葬在我爹娘墳旁，她雖不是我親妹子，但她如此待我，豈不比親骨肉還親麼？馬姑娘的骨灰，要帶去湖北廣水，葬在徐大哥的墓旁。”

　　回到廂房，但見程靈素的衣服包裹兀自放在桌上，凝目瞧了良久，忍不住又掉下淚來。

　　隔了半晌，這才伸手收拾，見到包中有幾件易容改裝的用具，膠水假須，一概具備，心想：“我若坦然以本來面目示人，走不上一天，便會遇上福康安派出來追捕的鷹爪，雖然不怕，但一路斗將過去，如何了局？”于是臉上搽了易容藥水，粘上三綹長須，將兩只骨灰壇包入包裹，揚長出廟。他一路向南追蹤石萬嗔。這日中午，在陳官屯一家飯舖中打尖，剛坐定不久，只聽得靴聲橐橐，走進四名武官來。領先一人瘦長身材，正是鷹爪雁行門的曾鐵鷗。胡斐心下微微一驚，側過了頭，心想自己雖已喬裝改扮，他未必認得出來，但此人甚是精明，說不定會給他瞧出破綻。

　　飯舖中的店小二手忙腳亂，張羅著侍候四位武官。胡斐心想：“這四人出京南下，多半和我的事有關，倒要聽他們說些什麼。”可是曾鐵鷗等四人風花雪月，盡說些沒要緊之事，只聽得他好生納悶。便在此時，忽聽得店外青石板上篤篤聲響，有個盲人以杖探地，慢慢走了進來。那人一進飯舖，胡斐心中怦怦亂跳，這幾日來他一路打探石萬嗔的蹤跡，追尋而來，查知他相距已經不遠，此人盲了雙眼，行走不快，遲早終須追上，不料竟在這個鎮上的飯店中狹路相逢。只見他衣衫襤褸，面目憔悴，左手兀自搖著那只走方郎中所用的虎撐。

　　他摸索到一張方桌，再摸到桌邊的板凳，慢慢坐了下來，說道：“店家，先打一角酒來。”店小二見他是個乞兒模樣，沒好氣的問道：“你要喝酒，有銀子沒有？”石萬嗔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店小二道：“好，我去打酒給你。”石萬嗔一走進飯舖，曾鐵鷗便向三個同伴大打手勢，示意要上前捉拿。那日掌門人大會之中，程靈素口噴毒煙，使得人人肚痛，群豪疑心福康安在酒水中下毒，福康安等卻認定是這“毒手藥王”做了手腳。因此福康安派遣大批武官衛士南下，交代了三件要務：第一是追捕紅花會群雄和胡斐、程靈素、馬春花一行人，尋回福康安的兩個兒子，這是第一件要事；第二是捉拿拆散掌門人大會的“罪魁禍首”石萬嗔；第三是捉拿得悉重大陰私隱秘的湯沛及尼姑圓性。這時曾鐵鷗眼見石萬嗔雙目已盲，心下好生喜歡，但猶恐他是假裝，慢慢站起身來，說道：“店家，怎地你店里桌椅這麼少？要找個座頭也沒有？”一面說，一面向店小二作手勢，命他不可作聲。另一名武官接口道：“張掌柜的，今兒做什麼生意，到陳官屯來啊？”曾鐵鷗道：“還不是運米來麼？李掌柜，你生意好？”那武官道：“好什麼？左右混口飯吃罷啦。”兩人東拉西扯的說了幾句。曾鐵鷗道：“沒座位啦，咱們跟這位大夫搭個座頭。”說著便打橫坐在石萬嗔的桌旁。其實飯店中空位甚多，但石萬嗔并不起疑，對兩人也不加理睬。曾鐵鷗才知他是真盲，膽子更加大了，向另外兩名武官招手道：“趙掌柜，王掌柜，一起過來喝兩盅吧，小弟作東。“那兩名武官道：“叨擾，叨擾！”也過來坐在石萬嗔身旁。石萬嗔眼睛雖盲，耳音仍是極好，聽著曾鐵鷗等四人滿嘴北京官腔，并非本地口音，說的是做生意，但沒講得幾句。便露出了馬腳。他微一琢磨，已猜到了八九分，站起身來，說道：“店家，我今兒鬧肚子，不想吃喝啦，咱們回頭見。”曾鐵鷗按住他肩頭，笑道：“大夫你不忙，咱們喝幾杯再走。”石萬嗔知道脫身不得，微微冷笑，便又坐下。

　　一會兒酒菜端了上來，曾鐵鷗斟了一杯酒，道：“大夫，我敬你一杯。”石萬嗔道：“好好！”舉杯喝干，道：“我也敬各位一杯。”右手提著酒壺，左手摸索四人的酒杯，替每人斟上一杯，斟酒之時，指甲輕彈，在各人酒杯中彈上了毒藥，手法便捷，卻是誰也沒瞧出來。

　　可是他號稱“毒手藥王”，曾鐵鷗雖然沒見下毒，如何敢喝他所斟之酒，輕輕巧巧的，便將自己一杯酒和石萬嗔面前的一杯酒換過了。

　　這一招誰都看得分明，便只石萬嗔沒法瞧見。胡斐心中歎息：“你雙眼已盲，還在下毒害人，當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又何必再出手殺你？”

　　他站起身來，付了店帳。只聽曾鐵鷗笑道：“請啊，請啊，大家干了這杯！”四名武官臉露奸笑，手中什麼也沒有，一齊說道：“干杯！”只見石萬嗔拿著他下了毒藥的一杯酒，嘴角邊露出一絲狡猾的微笑。胡斐知他料定這四名武官轉眼便要毒發身亡，是以兀自還在得意，見到石萬嗔這般情狀，心中忽生怜憫之感，大踏步走出了飯店。

　　數日之後，到了滄州鄉下父母的墳地。當他幼時，每隔幾年，平四叔便帶他前來掃墓。三年前他又曾來過一次。每次到這地方，他總要在父母墓前呆呆坐上幾天，想著各種各樣的事情：如果爹爹媽媽這時還活著……如果他們瞧見我長得這麼高大了……如果爹爹見我這麼使刀，不知會說什麼……。這日他來到墓地時，天色已經向晚，遠遠瞧見一個穿淡藍衫子的女人，一動不動的站在他父母墓旁。這塊墓地中沒別的墳墓，“難道這女子竟是我父母的相識？”他心中大奇，慢慢走近，只見那女子是個相貌極美的中年婦人，一張瓜子臉兒，秀麗出眾，只是臉色過于蒼白，白得沒半點血色。她見胡斐走來，也是微感訝异，抬起了頭瞧著他。這時胡斐离北京已遠，途中不遇追騎，已不再喬裝，回復了本來面目，但風塵仆仆，滿身都是泥灰。那女子見是個不相識的少年，也不在意，轉過了頭去。

　　這麼一轉頭，胡斐卻認出她來——她是當年跟著田歸農私奔的苗人鳳之妻。當年在商家堡，苗人鳳的女兒大叫“媽媽”，張開了雙臂要她抱，她卻硬起心腸，轉過了頭去。她的相貌胡斐已記不起了。但這麼狠心一轉頭，他永遠都忘不了。他忍不住冷冷地道：“苗夫人，你獨個兒在這里干什麼？”她陡然聽到“苗夫人”三字，全身一震，慢慢回過身來，臉色更加白了，顫聲道：“你……你怎知道我……”說了這幾個字，緩緩低下了頭，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來了。胡斐道：“我出世三天，父母便長眠于地下，終身不知父母之愛，但比起你的女兒來，我還是快活得多。那天商家堡中，你硬著心腸不肯抱女兒一抱……不錯，我比你的女兒是快活得多了。”苗夫人南蘭身子搖搖欲倒，道：“你……你是誰？”胡斐指著墳墓，說道：“我是到這里來叫一聲‘爹爹，媽媽！’只因他們死了，這才不答我，這才不抱我。”南蘭道：“你是胡大俠胡一刀……的……的令郎？”胡斐道：“不錯，我姓胡名斐。我見過金面佛苗大俠，也見過他的女兒。”南蘭低聲道：“他們……他們很好吧？”

　　胡斐斬釘截鐵地道：“不好！”

　　南蘭走上一步，道：“他們怎麼啦？胡相公，求求你，求你跟我說。”胡斐道：“苗大俠為奸人所害，瞎了雙目。苗姑娘孤苦伶仃，沒媽媽照顧。”南蘭驚道：“他……他武功蓋世，怎能……”胡斐大怒，厲聲道：“在我面前，你何必假惺惺裝模作樣？田歸農行此毒計，難道不是出于你的奸謀？此處若不是我父母的墳墓所在，我一刀便將你殺了。你快快走開吧！”南蘭顫聲道：“我……我确是不知。胡相公，這時候他已好了嗎？”胡斐見她臉色極是誠懇，不似作偽，但想這女子水性楊花、奸滑涼薄，什麼樣子都裝得出，不愿跟她多說，哼了一聲，轉身便走。南蘭喃喃的道：“他……他竟被人弄瞎了眼睛，蘭兒，我苦命的蘭兒……”突然間翻身摔倒，暈了過去。胡斐聽得聲響，回頭一看，倒吃了一驚，微一躊躇，過去一探她鼻息，竟是真的氣厥，脈息微弱，越跳越慢，若是不加施救，立即便要身亡。他萬不料到這個無情無義的女子竟會如此，當下捏她的人中，在她脅下推拿。過了良久，南蘭才悠悠醒轉，低聲道：“胡相公，我死不足惜，只求你告我實情，他和我蘭兒到底怎樣了？”胡斐道：“難道你還關懷他們？”南蘭道：“說來你定然不信。但這幾年來，我日日夜夜，想著的便是這兩個人。我自知已不久人世，只盼能再見他們一面，可是我哪里又有面目再去見他父女？今日我到這里來，因為苗大哥當年和我成婚不久，便帶著我到這里，來祭奠令尊令堂，苗大哥說他一生之中，便只佩服胡大俠夫婦兩人。當年在這墓前，他跟我說了許多話……”

　　胡斐見她情辭真摯，确非虛假，他人雖粗豪，心腸卻軟，便道：“好，我便跟你說一說苗大俠父女的近狀。”于是將苗人鳳如何雙目中毒、如何力敗強敵等情簡略說了，只是自己如何從旁援手，卻輕輕一言帶過。南蘭絮絮詢問苗人鳳和苗若蘭父女的起居飲食，對苗若蘭相貌如何、喜歡什麼等等，問得更是仔細。但胡斐在苗家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對這個小姑娘的情狀，卻是說不上什麼。

　　他一直說到夕陽西下，南蘭意猶未足，兀自問個不休。胡斐說到後來，實已無話可答，南蘭問他，她女兒穿什麼樣的衣服，是綢的還是布的？是她父親到店中買來，還是托人縫制？穿了合不合身？好不好看？

　　胡斐歎了口氣，說道：“我都不知道。你既是這樣關心，當年又何必……”站起身來，道：“我要投店去啦。本來今日我要來埋葬義妹的骨灰，此刻天色已晚，只好明天再來！”南蘭道：“好，明天我也來。”胡斐道：“不！我再也沒什麼話跟你說了。”他頓了一頓，終于問道：“苗夫人，我爹爹媽媽，是死在苗人鳳手下的，是不是？”

　　南蘭緩緩點了點頭，道：“他……他曾跟我說起此事……，不過，這是……”正說到這里，忽聽得遠處有人叫道：“阿蘭，阿蘭！……阿蘭，阿蘭！你在哪里？”胡斐和南蘭一聽，同時臉色微變，原來那正是田歸農的叫聲。

　　南蘭道：“他找我來啦！明兒一早，請你再到這里，我跟你說令尊令堂的事。”胡斐道：“好，明日一早，一准在此會面。”他不愿跟田歸農朝相，隱身在墳墓之後，心想：“明日問明爹爹媽媽身故的真相，若是當真和田歸農這奸賊有關，須饒他不得。料想苗夫人定要替他遮掩隱瞞，但我只要細心查究，必能瞧出端倪。只不知田歸農到滄州來，卻是為了何事？”只見南蘭快步走出墓地，卻不是朝著田歸農叫聲的方向走去，待走出數十丈遠，只聽得田歸農還在不住口的呼喚：“阿蘭，阿蘭，你在不在這兒？”南蘭才應道：“我在這里。”田歸農“啊”了一聲，循聲奔去。南蘭道：“我隨便走走，你也不許，便管得我這麼緊。”隱隱約約聽得田歸農陪笑道：“誰敢管你啦？我記挂著你啊。這兒好生荒涼，小心別嚇著了……”兩人并肩遠去，再說些什麼，便聽不見了。胡斐心想：“天色已晚，不如便在這里陪著爹娘睡一夜。”從包裹取出些干糧吃了，抱膝坐于墓旁，沉思良久，秋風吹來，微感涼意。墓地上黃葉隨風亂舞，一張張扑在他臉上身上，直到月上東山，這才臥倒。

　　睡到中夜，忽聽得馬蹄擊地之聲，遠遠傳來，胡斐一驚而醒，心道：“半夜三更，還有誰在荒郊馳馬？”只聽得蹄聲漸近，那馬奔得甚是迅捷。待得相距約有兩三里路，蹄聲緩了，跟著是一步一步而行，似乎馬上乘客已下了馬背，牽著馬在找尋什麼。胡斐聽得那馬正是向自己的方向而來，當下縮在墓後的長草之中，要瞧來的是誰。

　　新月之下，只見一個身材苗條的人影牽著馬慢慢走近，待那人走到墓前十余丈時，胡斐看得明白，那人緇衣圓帽，正是圓性。他一顆心劇烈跳動，但覺唇干舌燥，手心中都是冷汗，要想出聲呼喚，不知如何，竟是叫不出聲來，霎時間思如潮涌：“她到這里來做什麼？她是知道我在這里麼？是無意中到這兒呢，還是為了尋我而來？”

　　只聽得圓性輕輕念著墓碑上的字道：“遼東大俠胡一刀夫婦之墓！”幽幽歎了口氣，道：“是這里。”在墓前仔細察看，自言自語道：“墓前并無紙灰，那麼他還沒來掃過墓……”突然之間，劇烈咳嗽起來，越咳越是厲害，竟是不能止歇。只聽得她咳了好半晌，才漸漸止了，輕輕的道：“倘若當年我不是在師父跟前立下重誓，終身伴著你浪跡天涯，行俠仗義，豈不是好？唉，胡大哥，你心中難過。但你知不知道，我可比你更是傷心十倍啊？”

　　胡斐和她數度相遇，見她總是若有情若無情，哪里聽到過她吐露心中真意？若不是她只道荒野之中定然無人聽見，也決不會泄漏心中的郁積。圓性說了這幾句話，心神激蕩，倚著墓碑，又大咳起來。胡斐再也忍耐不住，縱身而出，柔聲道：“怎地受了風寒？要保重才好。”圓性大吃一驚，退了一步，雙掌交叉，一前一後，護在胸前，待得看清楚竟是胡斐，不由得滿臉通紅。過了一會，圓性道：“你……你這輕薄小子，怎地……怎地躲在這里，鬼鬼祟祟的偷聽人家說話？”

　　胡斐心中如沸，再也不顧忌什麼，大聲道：“袁姑娘，我對你的一片真心，你也決非不知。你又何必枉然自苦？我跟你一同去稟告尊師，還俗回家，不做這尼姑了。你我天長地久，永相廝守，豈不是好？”

　　圓性撫著墓碑，咳得彎下了腰，抬不起身來。胡斐甚是怜惜，走近兩步，柔聲道：“你不用煩惱啦……”忽見她一聲咳嗽，吐出一口血來，不禁一驚，道：“怎地受了傷？”圓性道：“是湯沛那奸賊傷的。”胡斐怒道：“他在哪里？我這便找他去。”圓性道：“我已殺了他。”

　　胡斐大喜，道：“恭喜你手刃大仇。”隨即又問：“傷在哪里，快坐下歇一歇。”扶著她慢慢坐下。又道：“你既已受傷，就該好好休養，不可鞍馬勞頓，連夜奔波。”

　　圓性轉過頭來，向他看了一眼，心中在說：“我何嘗不知該當好好休養，若不是為了你，我何必鞍馬勞頓，連夜奔波？”問道：“程家妹子呢？怎麼不見她啊？”

　　胡斐淚盈于眶，顫聲道：“她……她已去世了。”圓性大驚，站了起來，道：“怎……怎麼……去世了？”胡斐道：“你坐下，慢慢聽我說。”于是將自己如何中了石萬嗔的劇毒、程靈素如何舍身相救等情一一說了。圓性黯然垂淚。良久良久，兩人相對無語，回思程靈素的俠骨柔腸，都是難以自已。一陣秋風吹來，寒意侵襲，圓性輕輕打了個顫。胡斐脫下身上長袍，披在她的身上，低聲道：“你睡一忽兒吧。”圓性道：“不，我不睡。我是來跟你說一句話，這……這便要去。”胡斐驚道：“你到哪里去？”圓性凝望著他，輕輕道：“借如生死別，安得長苦悲？”胡斐聽了這兩句話，不由得痴了，跟著低聲念道：“借如生死別，安得長苦悲？”圓性道：“胡大哥，此地不可久留，你急速遠离為是。我在途中得到訊息，趕來跟你說知。”胡斐道：“什麼訊息？”圓性道：“那日和你別後，我便去追尋湯沛。可是這賊子滑溜得緊，竟給他逃得不知去向。我想他老家是在湖北，既是得罪了福康安，全家都有干系，他定要設法通知家中老小，急速逃命。”胡斐道：“你料得不錯。”圓性道：“他外號叫作‘甘霖惠七省’，江湖上交游極其廣闊，但想他既是個如此奸滑之徒，未必能當真結交到什麼好朋友。此刻大禍臨頭，非自己趕回家中不可。于是我向西南方疾追。三天之後，果然在清風店追上了他。高梁田里一場惡戰，終于使計擊斃了這賊子，不過我受傷也是不輕。”胡斐歎了口氣。

　　圓性又道：“我在客店養了幾天傷，見到福康安手下的武士接連兩批經過，其中有那鷹爪雁行門的周鐵鷦在內，便上前招呼，約他說話。”胡斐驚道：“你身上有傷，不怕他記仇麼？”圓性微笑道：“我是送他一件大大功名。他就算本來恨我，也就不恨了。我將埋葬湯沛尸體的地方指了給他看，他只要割了首級回去北京，不是大功一件麼？他果然很感激我。我說：‘周老爺，你若是將我擒去，自然又是一件大功，只不過胡斐胡大哥一定放你不過，從前的許多事情，都不免抖露出來。’那周鐵鷦倒很聰明，說道：‘胡大哥的為人，兄弟是很佩服的，決不敢得罪他的朋友。請你轉告胡大哥，田歸農率領了大批好手，要到滄州他祖墳之旁埋伏，捉拿胡大哥。’”胡斐吃了一驚，道：“在這里埋伏？”圓性道：“正是。我聽周鐵鷦這麼說，知道不假，很是著急，生怕來遲了一步，唉，謝天謝地，沒出亂子……”

　　胡斐瞧著她憔悴的容顏，心想：“你為了救我，只怕有幾日幾夜沒睡覺了。”圓性又道：“那田歸農何以知道你祖墳葬在此處？又怎知你定要前來掃墓？胡大哥，好漢敵不過人多，眼前且避過一步再說。”胡斐道：“今日我見到苗夫人，約她明日再來此處會晤。”圓性道：“苗夫人是誰？”胡斐約略說了。圓性急道：“這女人連丈夫女兒尚只不顧，能守什麼信義？快趁早走吧。”胡斐覺得苗夫人對他的神態卻不似作偽，又很想知道父母去世的真相，極盼再和苗夫人一會，圓性道：“田歸農已在左近，那苗夫人豈有不跟他說知之理？胡大哥，你怎地不聽我的話？我連夜趕來叫你避禍，難道你竟半點也不把我放在心上麼？”胡斐心中一凜，道：“你說得對，是我的不是。”圓性道：“我也不是要你認錯。”胡斐過去牽了馬韁，道：“好，你上馬吧。”圓性正要上馬，忽聽得四面八方忽哨聲此起彼伏，敵人四下里攻到，竟已將墳地團團圍住了。

　　胡斐咬牙道：“這女人果然將我賣了。咱們往西闖。”聽著這忽哨之聲，不禁暗自心驚，來攻之敵人著實不少，倘若圓性并未受傷，兩人要突圍逃走原是不難，此刻卻殊無把握。圓性道：“你只管往西闖，不用顧我。我自有脫身之策。”胡斐胸口熱血上涌，喝道：“咱倆死活都在一塊！你胡說些什麼？跟著我來。”圓性被他這麼粗聲暴氣的一喝，心中甜甜的反覺受用，自知重傷之余，不能使動軟鞭，于是一提韁繩，縱馬跟在胡斐身後。胡斐拔刀在手，奔出數丈，便見五個人影并肩攔上，他心想：“今日要脫出重圍，須得刀刀殺手，可不能有半分容情。”當下大踏步直闖過去，雖是以寡敵眾，仍是并不先行出手，守著後發制人的要訣，左肩前引，左掌斜伸，右手提刀，垂在腿旁。兩名福康安府中的武士一執鐵鞭，一挺鬼頭刀，齊聲吆喝，分從左右向他頭頂砸下。胡斐一見出手，便知兩人的武功都甚了得，只要一接上手，非頃刻間可以取胜，余人一經合圍，要脫身便千難萬難，于是斜身高縱，呼的一刀，往五人中最左一人砍去。那武士手使長劍，舉劍擋架。胡斐身在半空，內勁運向刀上，拍拍兩腿，快如閃電般踢在第四名武士胸口，那武士直飛出去，口中狂噴鮮血。使劍的武士但覺兵刃上一股巨力傳到手臂，又壓上心口，立覺前胸後背數十根肋骨似已一齊折斷，一聲也沒出，便此暈死過去。眾武士見他在兩招之內傷了兩個同伴，無不震駭。那使鬼頭刀的武士喝道：“胡大爺，果然好功夫，在下司徒雷領教。”那使鐵鞭的道：“在下謝不擋領教高招。”胡斐叫道：“好！”單刀環身一繞，颼颼颼刀光閃動，三下虛招，和身壓將過去。司徒雷和謝不擋急退兩步。第三名武士叫道：“在下東方……”只說到第四個字，胡斐的刀背已砰一聲，擊在他的後腦，腦骨粉碎，立時斃命，竟是不知他叫東方什麼名字。司徒雷和謝不擋嚴守住門戶，又退了兩步，卻不容胡斐沖過。忽哨聲中，四名武士奔到司徒雷和謝不擋身後，并肩展開。胡斐雖在瞬息之間接連傷斃三名敵人，但那司徒雷和謝不擋頗有見識，竟不上前接戰，連退兩次，攔住他的去路。胡斐心中暗暗叫苦，使招“夜戰八方藏刀式”，向前一攻，以左足為軸，轉了個圈子。這麼一轉，已數清了敵方人數，西邊六人，東邊八人，南北各是五人，傷斃的三人不算，對方竟是尚有二十四人。忽聽一人朗聲長笑，聲音清越，跟著說道：“胡兄弟，幸會，幸會。每見你一次，你武功便長進一層，當真是英雄出在少年，了不起啊了不起！”正是田歸農的聲音自南邊傳來。胡斐不加理會，凝視著西方的六名敵人，只聽那四名沒報過名的武士分別說道：“在下張宁！”“在下丁文沛領教。”“在下丁文深見過胡大爺！”“嘿嘿，老夫陳敬夫！”胡斐向前一沖，突然轉而向北，左手伸指向北方第二名武士胸口點去。那人手持一對判官筆，正是打穴的好手，見對方伸指點來，右手判官筆倏地伸出，點向他右肩的“缺盆穴”。這一招反守為攻，實是極厲害的殺著，胡斐雖然出手在先，但那人的判官筆長了二尺二寸，眼看胡斐手指尚未碰到那人穴道，自己缺盆穴先要被點。不料胡斐左手一掠，已抓住了判官筆，用力向前一送，那人“嘿”的一聲悶哼，判官筆的筆杆已插入他的咽喉。

　　便在此時，只聽得身後兩人叫道：“在下黃樵！”“在下伍公權！”金刃劈風之聲，已掠到背心。胡斐向前一扑，兩柄單刀都砍了個空，他順勢回過單刀，刷的一下，從下而上的斬向黃樵手腕。這一招是胡家刀法中的精妙之著，武功再強的人也須著了道兒。不料黃樵精于十八路大擒拿手，應變最快，眼見刀鋒削上手腕，危急中拋去兵刃，手腕一翻，伸指徑來抓胡斐單刀的刀背。別瞧他兩撇鼠須，頭小眼細，形貌頗為猥崽，這一下變招竟是比胡斐還要迅捷，五根雞爪般的手指一抖，已抓住了刀背。胡斐仗著力大，揮刀向前砍出，不料這黃樵膂力也是不小，抓住了刀背，胡斐這一刀居然沒能砍出。就這麼呆得一呆，身後又有三人同時攻到。胡斐估計情勢，待得背後三人攻到，尚有一瞬余暇，須當在這片刻間料理了黃樵，此時陷身重圍，眼前這人又實是勁敵，若能傷得了他，便減去一分威脅。當下突然撤手离刀，雙掌擊出，砰的一響，打在他的胸口。黃樵一呆，竟然并不摔倒，但抓著單刀的手指卻終于放開了。胡斐一探手，又已抓住刀柄，回過身來，架住了三般兵器。

　　那三名武士一個伍公權，一個是老頭陳敬夫，另一個身材魁梧，比胡斐幾乎高出一個半頭，手中使的是根熟銅棍，足足有四十余斤，極是沉重。胡斐一擋之下，胸口便是一震，待要躍開，左右又是兩人攻到。

　　圓性騎馬在後，眾武士都在圍攻胡斐，一時沒人理她。她雖傷重乏力，但胡斐力傷五人的經過，卻是一招一式，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她全心關懷胡斐安危，胡斐的一閃一避，便如她自己躲讓一般，一刀一掌，便似她自己出手，眼見他身受五人圍攻，情勢危急，當即一提韁繩，縱馬便沖了過去。她馬鞭一揮，使一招軟鞭鞭法中的“陽關折柳”，已圈住那魁梧大漢的頭頸。那大漢正在自報姓名：“在下高一力領教……”突然喉頭一緊，已說不出話來。他力氣雖大，但一來猛地里呼吸閉塞，二來總是敵不住馬匹的一沖，登時立足不定，被馬匹橫拖而去，連旁邊的張宁也一起帶倒。胡斐身旁少了兩敵，刷刷兩刀，已將丁文沛、丁文深兄弟砍翻在地，突覺背後風聲颯然，有人欺到，不及轉身，反手“倒臥虎怪蟒翻身”，一刀回斫，只聽得“叮”的一聲輕響，手上一輕，單刀已被敵人的利刃削斷，敵刃跟著便順勢推到。胡斐大驚，左足一點，向前直縱出丈余，但總是慢了片刻，左肩背一陣劇痛，已看清楚偷襲的正是田歸農，不由得暗暗心驚，田歸農武功也不怎麼，可是他這柄寶刀鋒銳絕倫，實所難當。他右足落地，左掌拍出，右手反勾，已從一名武士手中搶到一柄單刀，跟著反手一刀，這招空手奪白刃干淨利落之極，反手回攻又是凌厲狠辣無比，要知敵人手持利刃跟蹤而至，其間相差只是一線，只消慢得瞬息，便是以自己血肉之軀，去喂田歸農手中那天龍門鎮門之寶的寶刀了。胡斐不敢以單刀和敵人寶刀對碰，一味騰挪閃躍，展開輕身功夫和他游斗。但拆得七八招，十余名敵人一齊圍了上來，另有三人去攻擊圓性。胡斐微一分心，當的一響，單刀又被寶刀削斷。這柄寶刀的鋒利，實是到了削鐵如泥的地步。田歸農有心要置胡斐死地，寒光閃閃，手中寶刀的招數一招緊似一招。他平時使劍，用刀并不順手，但這柄刀鋒利絕倫，只須隨手揮舞，胡斐已決計不敢攖其鋒芒。他使開寶刀，直逼而前。胡斐想再搶件兵刃招架，但刀槍叢中，竟是緩不出手來，嗤的一聲，左肩又被一名武士的花槍槍尖划了長長一條口子。眾武士大叫起來：“姓胡的投降吧！”“你是條好漢子，何苦在這里枉自送了性命？”“我們人多，你寡不敵眾，認輸罷啦，不失面子。”田歸農卻一言不發，刀刀狠辣的進攻。胡斐肩背傷口奇痛，眼看便要命喪當地，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叫道：“大哥，別傷這少年的性命。”胡斐雖在咬牙酣斗，仍聽得出是苗夫人的聲音，喝道：“誰要你假仁假義？”忙亂之中，腰眼里又被人踢中一腿。胡斐怒極，右手疾伸，抓住了那人足踝，提將起來，掃了個圈子。眾武士心有顧忌，一時倒也不敢過分逼近。胡斐手中所抓之人正是張宁，他兵刃脫手，被胡斐甩得頭暈腦脹，掙扎不脫。

　　胡斐見圓性在馬上東閃西避，那坐騎也已中了幾刀，不住悲嘶，當下提起張宁，沖到圓性身前，叫道：“跟我來！”圓性一躍下馬，兩人奔到了胡一刀的墓旁。墓邊的柏樹已高，兩人倚樹而斗，敵人圍攻較難。胡斐提起張宁，喝道：“你們要不要他的性命？”田歸農叫道：“殺得反賊胡斐，福大帥重重有賞！”言下之意，竟是說張宁是死是活，并無干系。他眼見眾人遲疑，自己便揮刀沖了上來。胡斐知道抓住張宁，不足以要脅敵人退開，心想田歸農寶刀在手，武功又高，要抓他是極不容易，最好是抓住苗夫人為人質，可是她站得遠遠的，相距十余丈之遙，無論如何沖不過去。但見田歸農一步步的走近，當下在張宁身邊一摸，瞧他腰間是否帶得有短刀、匕首之類，也可用以抵擋一陣。一摸之下，触手是個沉甸甸的鏢囊，胡斐左手點了他穴道，右手摘下鏢囊，摸出一枝鋼鏢，掂了掂份量，覺得頗為沉重，看准田歸農的小腹，力運右臂，呼的一聲，擲了出去。鏢重勁大，去勢極猛，田歸農待得驚覺，鋼鏢距小腹已不過半尺，急忙揮刀一格。鋼鏢雖然立時斬為兩截，但鏢尖余勢不衰，撞在他右腿之上，還是划破了皮肉。便在此時，只聽得“啊”的一聲慘呼，一名武士咽喉中鏢，向後直摔。田歸農罵道：“小賊，瞧你今日逃得到哪里去？”但一時倒也不敢冒進，指揮眾武士，團團將兩人圍住。

　　福康安府中這次來的武士，連田歸農在內共是二十七人，被胡斐刀砍掌擊、鏢打腿踢，一共已傷斃了九人，胡斐自己受傷也不輕。對方十八人四周圍住，此時已操必胜之算，有幾人愛惜胡斐，又叫他投降。

　　胡斐低聲道：“我向東沖出，引開眾人，你快往西去。那匹白馬系在松樹上。”圓性道：“白馬是你的，不是我的。”胡斐道：“這當兒還分什麼你的我的！我不用照顧你，管教能夠突圍。”圓性道：“我不用你照顧，你這就去罷。”若是依了胡斐的計議，一個乘白馬奔馳如風，一個持勇力當者披靡，未始不能脫險。可是圓性不愿意，其實在胡斐心中，也是不愿意。也許，兩人決計不愿在這生死關頭分開；也許，兩人早就心中悲苦，覺得還是死了干淨。胡斐拉住圓性的手，說道：“好！袁姑娘，咱倆便死在一起。我……我很是喜歡！”

　　圓性輕輕摔脫了他手，喘息道：“我……我是出家人，別叫我袁姑娘。我也不是姓袁。”

　　胡斐心下黯然，暗想我二人死到臨頭，你還是這般矜持，對我絲毫不假辭色。只見一名武士將單刀舞成一團白光，一步步逼近。胡斐拾起一塊石頭，向白光圈摔了過去。那武士單刀一格，將石頭擊開。胡斐抓住這個空隙，一鏢擲出，正中其胸，那武士扑倒在地，眼見不活了。田歸農叫道：“這小賊凶橫得緊，咱們一擁而上，難道他當真便有三頭六臂不成？”

　　胡斐抬頭望了一眼頭頂的星星，心想再來一場激戰，自己殺得三四名敵人，星星啊，月亮啊，花啊，田野啊，那便永別了。田歸農毫無顧忌的大聲呼喝指揮，命十六名武士從四方進攻，同時砍落，亂刀分尸。眾武士齊聲答應。田歸農叫道：“他沒兵器，這一次非將他斬成肉醬不可！”

　　苗夫人忽地走近幾步，說道：“大哥，且慢，我有幾句話跟這少年說。”田歸農皺起了眉頭，道：“阿蘭，你別到這兒來，小心這小賊發起瘋來，傷到了你。”苗夫人卻甚是固執，道：“他立時便要死了。我跟他說一句話，有什麼干系？”田歸農無奈，只是道：“好，你說罷！”

　　苗夫人道：“胡相公，你的骨灰壇還沒埋，這便死了嗎？”胡斐昂然道：“關你什麼事？我不愿破口辱罵女人。你最好走得遠些。”苗夫人道：“我答應過你，要跟你說你爹爹的事。你雖轉眼便死，要不要聽？”

　　田歸農喝道：“阿蘭，你胡鬧什麼？你又不知道。”苗夫人不理田歸農，對胡斐道：“我只跟你說三句話，都是和你爹爹有關的。你聽不聽？”胡斐道：“不錯！我不能心中存著一個疑團而死。你說吧！”苗夫人道：“我這話只能給你一人聽，你卻不可拿住了我要挾，倘若你不答應，我就不說了。”胡斐道：“你在我死去之前，釋明我心中疑團，我十分感謝，豈能反來害你？天下男兒漢大丈夫甚多，你道都是田歸農這般卑鄙小人麼？”田歸農臉上更加陰沉了。他不知南蘭要跟胡斐說些什麼話，他向來不敢得罪了她，既是無法阻止，心想：“不論她說什麼，總是于我聲名不利，自是別讓旁人聽見為妙。”

　　苗夫人緩步過來，走到胡斐身前，將嘴巴湊到他耳邊，低聲道：“你將骨灰壇埋在墓碑之後的三尺處，向下挖掘，有柄寶刀。”說了這三句話，便即退開，朗聲道：“此事只與金面佛苗人鳳有關。你既知道了這件秘密，死而無憾，快將骨灰壇埋好，讓死者入土為安。你了結這件心事，安心領死吧！”胡斐心中一片迷惘，實是不懂她這三句話的用意，看來又不像是故意作弄自己，心想：“不管如何，确是先葬了二妹的骨灰再說。”于是看准了墓碑後三尺之處，運勁于指，伸手挖土。田歸農心道：“原來阿蘭是跟他說，他父親是死于苗人鳳之手。”心中大慰，轉頭向她微微一笑。他聽南蘭叫胡斐埋葬骨灰壇，不便拂逆其意而指揮武士阻止，反正胡斐早死遲死，也不爭在片刻之間。十六名武士各執兵刃，每人都相距胡斐丈余，目不轉睛的監視。圓性見胡斐挖坑埋葬程靈素的骨灰，心想自己與他立時也便身歸黃土，當下悄悄跪倒，合十為禮，口中輕輕誦經。胡斐左肩的傷痛越來越厲害，兩只手漸漸挖深，一轉頭，瞥見圓性合十下跪，神態莊嚴肅穆，忽感喜慰：“她潛心皈佛，我何苦勉強要她還俗？幸虧她沒答應，否則她臨死之時，心中不得平安。”突然之間，他雙手手指同時碰到一件冰冷堅硬之物，腦海中閃過苗夫人的那句話：“有柄寶刀！”他不動聲色，向兩旁摸索，果然是一柄帶鞘的單刀，抓住刀柄輕輕一抽，刀刃抽出寸許，毫沒生銹，心想：“苗夫人說道：‘此事只與金面佛苗人鳳有關’，難道這把刀是苗大俠埋在這里的？難道苗大俠為了紀念我爹爹，將這柄刀埋在我爹爹的墳里？”他這一下猜測，确是沒猜錯。只是他并不知道，苗人鳳所以和苗夫人相識而成婚，正是由于這口“冷月寶刀”；而他夫婦良緣破裂，也是從這口寶刀而起，始于苗人鳳將這刀埋葬在胡一刀墳中之時。當世除了苗人鳳和苗夫人之外，沒第三人知道此事。胡斐握住了刀柄，回頭向苗夫人瞧去，只聽得她幽幽說道：“要明白別人的心，那是多麼難啊！”她長長地歎了口氣，緩步遠去。田歸農叫道：“阿蘭，你在客店里等我。待我殺了這小賊，大伙兒喝酒慶功。”苗夫人不答，在荒野中越走越遠。田歸農轉過頭來，喝道：“小賊，快埋！咱們不等了！”胡斐道：“好，不等了！”抓起刀柄，只覺眼前青光一閃，寒氣逼人，手中已多了一柄青森森的長刀，刀光如水，在冷月下流轉不定。田歸農和眾武士無不大驚。胡斐乘眾人心神未定，揮刀殺上。當啷當啷幾聲響處，三名武士兵刃削斷，兩人手臂斷落。田歸農橫刀斫至，胡斐舉刀一格，錚聲清響，聲如擊磐，良久不絕。兩人躍開三步，就月光下看手中刀時，都是絲毫無損。原來兩口寶刀，正堪匹敵。

　　胡斐一見手中單刀不怕田歸農的寶刀，登時如虎添翼，展開胡家刀法，霎時間又傷了三名武士。田歸農的寶刀雖和他各不相下，但刀法卻大大不如，他以擅使的長劍和胡斐相斗，尚且不及，何況以己之短，攻敵之長？三四招一過，臂腿接連中刀，若非身旁武士相救退開，已然命喪胡斐刀下。此時身上沒帶傷的武士已寥寥無幾，任何兵刃遇上胡斐手中寶刀，無不立斷，盡變空手。胡斐也不趕盡殺絕，叫道：“我看各位也都是好漢子，何必枉自送了性命？”田歸農見情勢不對，拔足便逃。眾武士搭起地下的傷斃同伴，大敗而走。眾人直到數年之後，苦苦思索，紛紛議論，還是沒絲毫頭緒，不知胡斐這柄寶刀從何而來。總覺此人行事神出鬼沒，人所難測，“飛狐”這外號便由此而傳開了。胡斐彈刀清嘯，心中感慨，還刀入鞘，將寶刀放回土坑之中，使它長伴父親于地下，再將程靈素的骨灰壇也輕輕放入土坑，撥土掩好。

　　圓性雙手合十，輕念佛偈：“一切恩愛會，無常難得久。

　　生世多畏懼，命危于晨露。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

　　若离于愛者，無憂亦無怖。”

　　念畢，悄然上馬，緩步西去。

　　胡斐追將上去，牽過駱冰所贈的白馬，說道：“你騎了這馬去吧。你身上有傷，還是……還是……”圓性搖搖頭，縱馬便行。胡斐望著她的背影，那八句佛偈，在耳際心頭不住盤旋。他身旁那匹白馬望著圓性漸行漸遠，不由得縱聲悲嘶，不明白這位舊主人為什麼竟不轉過頭來。

　　　　　　　　　　　　　　　　　（全書完）

## 後記

　　《飛孤外傳》寫于一九六○、六一年間，原在《武俠與歷史》小說雜志連載，每期刊載八千字。

　　在報上連載的小說，每段約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飛狐外傳》則是每八千字成一個段落，所以寫作的方式略有不同。我每十天寫一段，一個通宵寫完，一般是半夜十二點鐘開始，到第二天早晨七八點鐘工作結束。作為一部長篇小說，每八千字成一段落的節奏是絕對不好的。這次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將節奏調整得流暢一些，消去其中不必要的段落痕跡。《飛狐外傳》是《雪山飛狐》的“前傳”，敘述胡斐過去的事跡。然而這是兩部小說，互相有聯系，卻并不是全然的統一。在《飛狐外傳》中，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鳳相會，胡斐有過別的意中人。這些情節，沒有在修改《雪山飛狐》時強求協調。

　　這部小說的文字風格，比較遠离中國舊小說的傳統，現在并沒有改回來，但有兩種情形是改了的：第一，對話中刪除了含有現代氣息的字眼和觀念，人物的內心語言也是如此。

　　第二，改寫了太新文藝腔的、類似外國語文法的句子。

　　《雪山飛狐》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胡一刀。胡斐的性格在《雪山飛狐》中十分單薄，到了本書中才漸漸成形。我企圖在本書中寫一個急人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武俠小說中真正寫俠士的其實并不很多，大多數主角的所作所為，主要是武而不是俠。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武俠人物對富貴貧賤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這大丈夫的三條標准，他們都不難做到。在本書之中，我想給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為美色所動，不為哀懇所動，不為面子所動”。英雄難過美人關，像袁紫衣那樣美貌的姑娘，又為胡斐所傾心，正在兩情相洽之際而軟語央求，不答允她是很難的。英雄好漢總是吃軟不吃硬，鳳天南贈送金銀華屋，胡斐自不重視，但這般誠心誠意的服輸求情，要再不饒他就更難了。江湖上最講究面子和義氣，周鐵鷦等人這樣給足了胡斐面子，低聲下氣的求他揭開了對鳳天南的過節，胡斐仍是不允。不給人面子恐怕是英雄好漢最難做到的事。胡斐所以如此，只不過為了鍾阿四一家四口，而他跟鍾阿四素不相識，沒一點交情。

　　目的是寫這樣一個性格，不過沒能寫得有深度。只是在我所寫的這許多男性人物中，胡斐、喬峰、楊過、郭靖、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別喜歡的。

　　武俠小說中，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殺死，通常的處理方式是認為“該死”，不再多加理會。本書中寫商老太這個人物，企圖表示：反面人物被殺，他的親人卻不認為他該死，仍然崇拜他，深深地愛他，至老不減，至死不變，對他的死亡永遠感到悲傷，對害死他的人永遠強烈憎恨。

　　　　　　　　　　　　　　　　　　　　　　　　一九七五年一月

# 書劍恩仇錄

## 第01回　古道騰駒驚白髮　危巒快劍識青翎

　　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陝西扶風延綏鎮總兵衙門內院，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兒跳跳蹦蹦的走向教書先生書房。上午老師講完了《資治通鑒》上「赤壁之戰」的一段書，隨口講了些諸葛亮、周瑜的故事。午後本來沒功課，那女孩兒卻興猶未盡，要老師再講三國故事。這日炎陽盛暑，四下裡靜悄悄地，更沒一絲涼風。那女孩兒來到書房之外，怕老師午睡未醒，進去不便，於是輕手輕腳繞到窗外，拔下頭上金釵，在窗紙上刺了個小孔，湊眼過去張望。只見老師盤膝坐在椅上，臉露微笑，右手向空中微微一揚，輕輕吧的一聲，好似什麼東西在板壁上一碰。她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對面板壁上伏著幾十隻蒼蠅，一動不動，她十分奇怪，凝神注視，卻見每隻蒼蠅背上都插著一根細如頭髮的金針。這針極細，隔了這樣遠原是難以辨認，只因時交未刻，日光微斜，射進窗戶，金針在陽光下生出了反光。

　　書房中蒼蠅仍是嗡嗡的飛來飛去，老師手一揚，吧的一聲，又是一隻蒼蠅給釘上了板壁。那女孩兒覺得這玩意兒比什麼遊戲都好玩，轉到門口，推門進去，大叫：「老師，你教我這玩意兒！」

　　這女孩兒李沅芷是總兵李可秀的獨生女兒，是他在湘西做參將任內所生，給女兒取這名字，是紀念生地之意。教書先生陸高止是位飽學宿儒，五十四五歲年紀，平日與李沅芷談古論今，師生間倒也甚是相得。這一天陸高止因受不了青蠅苦擾，發射芙蓉金針，釘死了數十隻，哪知卻給女弟子在窗外偷看到了。他見李沅芷一張清秀明艷的臉蛋紅撲撲地顯得甚是興奮，當下淡淡的道：「唔，怎麼不跟女伴去玩兒，想聽諸葛亮三氣周瑜的故事，是不是？」李沅芷道：「老師，你教我這好玩的法兒？」陸高止道：「什麼法兒呀？」

　　李沅芷道：「用金針釘蒼蠅的法兒。」說著搬了張椅子，縱身跳上，細細瞧了一會，把釘在蒼蠅身上的金針一枚枚拔下來，用紙抹拭乾淨，交還老師，說道：「老師，我知道，你這不是玩意兒，是非常高明的武功，你非教我不可。」她有時跟隨父親在練武場上盤馬彎弓，也學過一些武藝。陸高止微笑道：「你要學武功，扶風城周圍幾百里地，誰也及不上你爹爹武藝高強。」李沅芷道：「我爹爹只會用弓箭射鷹，可不會用金針射蒼蠅，你若不信，我便問爹爹去，看他會不會。」

　　陸高止沉吟半晌，知道這女弟子聰明伶俐，給父母寵得慣了，行事很有點兒任性，年紀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嬌滴滴的可不易對付，於是點頭道：「好吧，明兒早你來，我教你。現在你自己去玩罷。我打蒼蠅的事不許跟別人說，不論是誰知道了，我就決不教你。」李沅芷真的不對人提起，整晚就想著這件事。第二天一早就到老師書房裡來，一推門，不見老師的人影，只見書桌上鎮紙下壓著一張紙條，忙拿起來看時，見紙上寫道：「沅芷女弟青覽：汝心靈性敏，好學善問，得徒如此，夫復何憾。然汝有立雪之心，而愚無時雨之化，三載濫竽，愧無教益，緣盡於此，後會有期。汝智變有餘，而端凝不足，古雲福慧雙修，日後安身立命之道，其在修心積德也。愚陸高止白。」李沅芷拿了這封信，怔怔說不出話來，淚珠已在眼眶中滴溜溜的打轉，心中只道：「老師騙人，我不來，我不來！」便在此時，忽然房門推開，跌跌撞撞的走進一個人來，正是那位已經留書作別的陸老師。但見他臉色慘白，上半身滿是血污，進得門來，搖搖欲墜，扶住椅子，晃了兩晃，便倒在椅上。李沅芷驚叫：「老師！」陸高止說得一聲：「關上門，別做聲！」就閉上眼不言不語了。李沅芷究是將門之女，平時掄刀使槍慣了的，雖然驚慌，還是依言關上了門。

　　陸高止緩了一口氣，說道：「沅芷，你我師生三年，總算相處不錯。我本以為緣份已盡，哪知還要碰頭。我這件事性命攸關，你能守口如瓶，一句不漏嗎？」說罷雙目炯炯，直望著她。李沅芷道：「老師，我聽你吩咐。」陸高止道：「你對令尊說，我病了，要休息半個月。」李沅芷答應了。陸高止又道：「你要令尊不用請醫生，我自己會調理。」隔了半晌，道：「你去吧！」陸高止待李沅芷走後，掙扎著取出刀傷藥敷上左肩，用布纏好，不想這一費勁，眼前一黑，竟「哇」地吐了一大口血。原來這位教書先生陸高止真名陸菲青，乃武當派大俠，壯年時在大江南北行俠仗義，端的名震江湖，原是屠龍幫中一位響噹噹的人物。屠龍幫是反清的秘幫，雍正年間聲勢十分浩大，後來雍正、乾隆兩朝厲行鎮壓，到乾隆七八年時，屠龍幫終於落得瓦解冰消。陸菲青遠走邊疆。當時清廷曾四下派人追拿，但他為人機警，兼之武功高強，得脫大難，但清廷繼續嚴加查緝。陸菲青想到「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之理，混到李可秀府中設帳教讀。清廷派出來搜捕他的，只想到在各處綠林、寺院、鏢行、武場等地尋找，哪想得到官衙裡一位文質彬彬的教書先生，竟是武功卓絕的欽犯。

　　那晚陸菲青心想行藏已露，此地不可再居，決定留書告別。他行囊蕭然，只隨身幾件衣服，把一口白龍劍裹在裡面，打了個包裹，等到二更時分，便擬離去，別尋善地。他盤膝坐在床上，閉目養神，遠遠聽到巡更之聲，忽然窗外一響，有人從牆外躍入。陸菲青躍下床來，隨手將長袍一角拽起，塞在腰帶裡，另一手將白龍劍輕輕拔出。只聽得窗外一人朗聲發話道：「陸老頭兒，一輩子躲在這裡做教書匠，人家就找你不到嗎？乖乖跟爺們上京裡打官司去吧！」陸菲青心知來人當非庸手，也決不止一人，敵人在外以逸待勞，不出去不行，從窗中出去則立遭攻擊，當下施展壁虎游牆功，悄聲沿壁直上，抓住天窗格子，喀喀兩聲，拉斷窗格，運氣揮掌一擊，於瓦片紛飛之中跳上屋頂。下面的人「咦」了一聲，一枝甩手箭打了上來，大叫：「相好的，別跑。」陸菲青側身一讓，低聲喝道：「朋友，跟我來。」展開輕功提縱術向郊外奔去，回頭只見三條人影先先後後的追來。

　　他一口氣奔出六七里地，身後三人邊追邊罵：「喂，陸老頭兒，虧你也算是個成名人物，這麼不要臉，想一走了之嗎？」陸菲青渾不理睬，將三人引到扶風城西一個山崗上來。他把敵人引到荒僻之地，以免驚動了東家府裡，同時把來人全數引出，免得己在明而敵在暗，中了對方暗算，奔跑之際，也可察知敵方人數和武功強弱。他腳下加緊，頃刻之間又趕出十餘丈，聽著追敵的腳步之聲，已知其中一人頗為了得，餘下二人卻是平庸之輩。陸菲青上得崗來，將白龍劍插入了劍鞘。三各追敵先後趕到，見他止步轉身，也不敢過份逼近，三人丁字形站著，一人在前，兩人稍後。陸菲青於月光下凝目瞧在前那人，見他五十上下年紀，又矮又瘦，黑黝黝一張臉，兩撇燕尾須，長不盈寸，精幹矯健，相貌依稀熟悉。他身後兩人一個身材甚高，另一人是個胖子。那瘦子當先發話道：「陸老英雄，一晃十八年，可還認得焦文麼？」』陸菲青心中一凜：「果然是他？」

　　原來焦文期是關東六魔中的第三魔，十八年前在直隸濫殺無辜，給陸菲青撞上了，出手制止，當時手下留情，未曾趕盡殺絕，只打了他一掌。焦文期引為奇恥大辱，誓報此仇，這次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室之聘，赴天山北路尋訪一個要緊人物，西來途中，無意間得知了陸菲青的行蹤，於是率領了陝西巡撫府中兩名高手，也不通知當地官府和李可秀。逕自前來尋仇拿人。陸菲青拱手道：「原來是焦文期焦三爺，十多年不見，竟認不出來了。這兩位是誰，焦三爺給我引見引見。」焦文期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聲，指著那胖子道：「這是我盟弟羅信，人稱鐵臂羅漢。」指著那高身材的人道：「這是兩湖豪傑玉判官貝人龍。你們多親近親近。」羅信說了聲：「久仰。」貝人龍卻抬頭向天，微微冷笑。

　　陸菲青道：「三更半夜之際，竟勞動三位過訪，真是想不到。卻不知有何見教？」焦文期冷然道：「陸老英雄，十八年前，在下拜領過你老一掌之賜，這只怨在下學藝不精，總算骨頭硬，命不該絕，這幾年來多學到了三招兩式的毛拳，又想請你老別見笑，指點指點，這是為私。你老名滿天下，朝廷裡要你去了結幾件公案。我兄弟三人專誠拜訪，便是來促請大駕，這是為公。」陸菲青明知今晚非以武力決勝敗不可，但他為人本就深沉，這些年來飽經憂患，處事更加穩重，拱了說道：「焦三爺，你我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當年在下得罪你之處，這裡給你賠禮了！」說罷深深一揖。貝人龍「呸」了一聲，大聲罵道：「不要臉！」陸菲青眸子一翻，冷冷的盯住了他，森然道：「陸某行走江湖，數十年來薄有微名，平生可沒做過一件給武林朋友們瞧不起的事。」轉頭向焦文期道：「焦三爺說找在下既是為私，亦復為公。當年咱們年輕好勝，此時說來不值一笑。你焦三爺要算當年的過節，我這裡給你賠過了禮。至於說到公事，姓陸的還不致於這麼不要臉，去給滿清韃子做鷹犬。你們要拿我這幾根老骨頭去陞官發財，嘿嘿，請來拿吧！」他目光依次從三人臉上掃過，說道：「三位是一齊上呢？還是哪一位先上？」大胖子羅信喝道：「有你這麼多說的！」衝過來對準陸菲青面門就是一拳。陸菲青不閃不讓，待拳到面門數寸，突然發招，左掌直切敵人右拳脈門。羅信料不到對方來勢如此之快，連退三步，陸菲青也不追趕，羅信定了定神，施展五行拳又猛攻過來。焦文期和貝人龍在一旁監視，兩人各有打算。焦文期是一心報仇，這些年來在鐵琵琶手上痛下功夫，本領已大非昔比，但當年領教過陸菲青的無極玄功拳，真是非同小可，他想先讓羅信和貝人龍耗去對手大半氣力，自己再行上場，便操必勝。貝人龍卻只想拿到欽犯，讓總督給他保薦一個功名。羅信五行拳的拳招全取攻勢，一招甫發，次招又到，一刻也不容緩，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連續不斷。他數擊不中，突發一拳，使五行拳「劈」字訣，劈拳屬金，劈拳過去，又施「鑽」拳，鑽拳屬水，長拳中又叫「沖天炮」，沖打上盤。陸菲青的招術則似慢實快。一瞬之間兩人已拆了十多招。以羅信的武功，怎能與他拆到十招以上？只因陸菲青近年來深自收斂，知道羅信這些人只是貪圖功名利祿，天下滔滔，實是殺不勝殺，是以出手之際，頗加容讓。

　　這時羅信正用「崩」拳一掛，接著「橫」拳一閂，忽然不見了對方人影，急忙轉身，見陸菲青已繞到身後，情急之下，便想拉他手腕。他自恃身雄力大，不怕和對方硬拚，哪知陸菲青長袖飄飄，倏來倏往，非但抓不到他手腕，連衣衫也沒碰到半點。羅信發了急，拳勢一變，以擒拿手雙手急抓。陸菲青也不還招，只在他身邊轉來轉去。數招之後，羅信見有可乘之機，右拳揮出，料到陸菲青必向左避讓，隨即伸手向他左肩抓去，一抓到手，心中大喜，哪知便是這麼一抓，自己一個肥大的身軀竟平平的橫飛出去，蓬的一聲，重重實實的摔在兩丈之外。他但覺眼前金星亂迸，雙手一撐，坐起身來，半天摸不著頭腦，傻不楞的坐著發呆，喃喃咒罵：「媽巴羔子，奶奶雄，怎麼攪的？」原來陸菲青使的是內家拳術中的上乘功夫，叫做「沾衣十八跌」。功力深的，敵人只要一沾衣服，就會直跌出去，乃當年「千跌張」傳下的秘術，其實也只是借勢用勁之法。陸菲青的功力還不能令敵人沾衣就跌，但羅信出盡氣力來抓，手一沾身，就被他借勁摜出。焦文期雙眉一皺，低聲喝道：「羅賢弟起來！」貝人龍一聲不作，冷不防的撲上前去，一招「雙龍搶珠」，雙拳向陸菲青擊去。陸菲青身子一晃，人影無蹤。貝人龍忽覺背上被人一拍，只聽得背後說道：「你再練十年！」

　　貝人龍急轉回身，又不見了陸菲青，想再轉身，不意臉上拍拍兩聲，中了兩記耳光，手勁奇重，兩邊臉頰登時腫了起來。陸菲青喝道：「小輩無禮，今日教訓教訓你。」只因貝人龍適才言語刻薄，是以陸菲青一上來便以奇快的身法打他一個下馬威。這背上一拍，臉上兩掌，只消任何一招中稍加勁力，貝人龍便得筋碎骨斷，立時斃命。但他是武林前輩，也不和這些人一般見識。焦文期眼見貝人龍吃虧，一個箭步跳上，人尚未到，掌風先至。陸菲青知道這關東六魔中第三魔非其餘兩人可比，不敢存心戲弄，當下施展本門無極玄功拳，小心應付。焦文期的鐵琵琶手得自洛陽韓家真傳，一記「手揮五弦」向陸菲青拂去，出手似乎輕飄無力，可是虛虛實實，柔中帶剛，一臨近身就駢指似鐵，實兼鐵沙掌和鷹爪功兩家之長。

　　陸菲青見焦文期功力甚深，頗非昔比，低喝一聲：「好！」一個「虎縱步」，閃開正面，踏上一步，已到了焦文期右肩之側，右掌一招「劃手」，向他右腋擊去。焦文期急忙側身份掌，「琵琶遮面」，左掌護身，右手「刀槍齊鳴」，弓起食中兩指向陸菲青點到。拆得七八招，陸菲青身形一矮，一個「印掌」，掌風颯然，已沾對方前襟，他心存厚道，見焦文期數十年功力，不忍使之廢於一旦，這一掌只使了五成力，盼他自知慚愧，就此引退。陸菲青手下留情，這一掌蘊勁回力，去勢便慢，焦文期明知對方容讓，竟然趁勢直上，乘著陸菲青哈哈一笑，手掌將縮未縮、前胸門戶洞開之際，突然左掌「流泉下山」，五指已在他左乳下猛力一截。陸菲青出於不意，無法閃避，竟中了鐵琵琵的毒手。但他究是武當名家，雖敗不亂，雙掌一錯，封緊門戶，連連解去焦文期的隨勢進攻，穩步倒退，一面到調神凝氣，不敢發怒，自知身受重傷，稍一暴躁，今夜難免命喪荒山。焦文期得手不容情，哪肯讓對方有喘息之機，「銀瓶乍破」、「鐵騎突出」，鐵琵琶手中的厲聲招術一招緊似一招。陸菲青低哼一聲，白龍劍出手，刷刷刷三招，全是進手招數。焦文期連閃帶跳，避了開去，大叫：「並肩了上啊，老兒要拚命！」貝人龍更不打話，一對吳鉤劍分上下兩路，左奔咽喉，右刺前陰，向陸菲青攻來。吳鉤劍名雖是劍，實是雙鉤，不過鉤頭上多了一個劍尖，除了鉤法中的勾、拉、鎖、帶之外，還夾著雙劍的路子。雙鉤不屬十八般武器之內，極為陰狠難練，初學時稍有疏虞，不是被月牙護手所傷，便是拗勁掣肘，發不出招，但練成了之後，招數卻著實厲害。陸菲青見雙鉤一出，當即留神，展開柔雲劍術中的「杏花春雨」、「三環套月」，連連進擊。羅信取出七節鋼鞭，也加入戰團，力大招沉。陸菲青不敢以劍刃硬碰鋼鞭，劍走輕靈，削他手指。羅信「啊」的一聲，跳了開去。焦文期鐵牌一拍，錚錚有聲，向陸菲青後腦砸去。焦文期是在洛陽韓家學的武藝。韓家鐵琵琶手至韓五娘而達大成，除掌法外，兵器用的是一隻精鐵打成的琵琶。這琵琶兩邊鋒利，攻時如板斧，守時作盾牌，琵琶之腹中空，藏有十二枚琵琶釘，一物三用，端的厲害。焦文期嫌琵琶是女子彈弄之物，在江湖上使用出來，被口齒輕薄之人損上幾句可受不了，是以別出心裁，打造了一面鐵牌，形狀雖異。使用手法和師門所傳的鐵琵琶並無二致。

　　陸菲青聽得腦後風生，側首向左，鐵牌打空，回手就是一劍。他柔雲劍術連綿不斷，焦文期橫鐵牌硬擋，白龍劍順著鐵牌之勢又攻了過去。不論拳腳還是兵器，一招既出，再次出招，自必收回再發，柔雲劍術的妙詣卻在一招之後，不論對方如何招架退避，第二招順勢跟著就來，如柔絲不斷，春雲綿綿。貝人龍和羅信見焦文期被逼得手忙腳亂，忙從陸菲青後面左右擊來，三人一牌一鞭一對雙鉤，將他裹在中間。陸菲青這時胸口隱隱作痛，知道內傷起始發作，柔雲劍術雖然厲害，可是剛將一人纏住，另外兩人立即從側面擊來。不得不分手招架，心道：「不想我陸菲青一世英雄，今日命喪鼠輩之手。」自忖心存忠厚，反遭暗算，不禁憤火中燒，一個氣往上衝，竟爾迭遇險招，念頭一轉，眼見今日落敗，須當先脫此難，養好傷後，再找關東六魔報仇。他打算已定，不求當場斃敵，反而心平氣和，內家武功講究的是心穩神定，這一凝神，一柄白龍劍四面八方把自身籠罩住了，任憑對方三人如何變招，再也攻不進來。羅信叫道：「焦三爺，咱們纏住他，打不贏，還怕累不死他嗎？」焦文期道：「對。待會兒羅兄弟割了老兒的頭去請功。」貝人龍道：「他那把劍好，焦三爺，我要了成麼？」他們三人一吹一唱，竟把陸菲育當作死人看待，明著是要激他個心浮氣粗。陸菲青向羅信刷刷兩劍，待他急閃退避，露出空隙，白龍劍「滿天花雨」四下圈揮，一個箭步，跳了出去。羅信狂喊：「不好，老兒要扯呼！」陸菲青展開輕功提縱術，向山下跑去，既已脫出包圍，料得這三人輕功不及自己，再也追趕不上。焦文期一按鐵牌上機括，三枚琵琶釘帶著一股勁風向他背心射來。陸菲青揮劍打飛射向上盤的兩枚琵琶釘，雙腳一跳，又躲開了射向下三路的一枚。他知道琵琶釘上全是倒刺，一射進肉裡，有如生根，如用力扯拔，非連肉拉下來一大塊不可，若伸手去接，亦上大當。他躲過暗器，正想飛奔下山，哪知一個踉蹌，一口氣竟然提不上來，同時胸口劇痛，眼前一片昏黑。焦文期等三人見他腳步散亂，知他內傷發作，心中大喜，又圍了上來。陸菲青舞劍奮戰，四人又拆了十幾招。陸菲青發覺右膀一用力，便牽連左胸劇痛，當下劍交左手，一路左手劍向焦文期逼去。他這左手劍使的全是反手招術，和尋常劍術反其道而行，焦文期出其不意，連退數步。陸菲青得此良機，左手劍「白虹貫日」向貝人龍刺去。貝人龍識得此招，向右閃讓，不料左手劍方位相反，他向右閃，左手劍順手跟來。貝人龍大駭，躲避不及，急中生智，一摔倒地，幾個翻身，滾了開去。陸菲青正待要趕，腦後風生，羅信的鋼鞭「泰山壓頂」砸了下來，陸菲青雙腳不動，上身一讓，快如閃電，伸手疾探，在羅信的「幽門穴」一點，羅信的鋼鞭仍然砸將下來，但穴道被點，登時軟倒，手一鬆，鋼鞭餘勢不衰，打在山石之上，火花四顧，反彈起來。就在此時，焦文期的三枚琵琶釘已飛到背後，陸菲青聽得暗器風聲勁急，不論向前縱跳或是左右趨避都已不及，隨手拉起軟癱在地的羅信一擋。「嘿」的一聲，三枚琵琶釘兩中前胸，一中小腹，羅信登時斃命。焦文期見暗器反而傷了自己盟弟，急怒攻心，提起鐵牌，狠狠向陸菲青砸去。

　　貝人龍挺雙鉤又攻上來，陸菲青長劍刺出，貝人龍見劍勢凌厲，向左躍開，焦文期鐵牌跟著砸到。陸菲青眼見如回身招架，貝人龍勢必又上，敵人雖已少了一個，自己傷處卻也越來越痛，當下並不回頭，俯身向前，將鐵牌來勢消了大半，可是畢竟未能全避，鐵牌刃鋒在他左肩劃了一條大口子。焦文期正在大喜當口，忽見白光閃動，白龍劍在面前急掠而過，直向貝人龍飛去。貝人龍大驚，舉吳鉤劍一擋，雖然擋到，但陸菲青用足功力，以大摔碑手重手法擲出，吳鉤之力未能擋開，白龍劍自他前胸刺入，後背穿出，竟將他釘在地下。

　　便在這一瞬之間，陸菲青突然回身，焦文期未及收回鐵牌，只感到臉上一陣劇痛，眼前發黑。原來陸菲青甩出肩上受他鐵牌一擊，飛擲長劍，回手一把芙蓉金針向他臉上射去，這一下相距既近，出手又快，金針眾多，萬萬無法閃避，焦文期雙目全被打瞎。陸菲青乘他雙手在臉上亂抓亂摸之際，一個連枝交叉步，雙拳「拗鞭」，當堂將他斃於拳下。

　　陸菲青施展平生絕技，以點穴手、大摔碑手、芙蓉金針，剎那間連斃三敵。荒山上寒風凜冽，一勾殘月從雲中現出，照見橫屍在亂石上的三具屍首，遠林中夜梟怪聲淒叫，他雖然藝高膽大，不禁也感驚心，撕下衣襟，包了左肩上的傷口，靜立調勻呼吸，然後將寶劍拔起，拭淨入鞘。他生怕留下了線索，把焦文期臉上金針拔出藏好，然後把三具屍體拋入荒山崗下。

　　當時氣喘力竭，全身血污，自忖如去投店，必定引人疑心，還是回到李家換衣洗淨之後再行離去，哪知李沅芷清晨已在書房。等李沅芷退出，他一倒上床，胸口奇痛，竟自昏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迷迷糊糊中只覺得有人相推，聽得有人呼叫：「老師！老師！」他緩緩睜眼，見李沅芷站在床前，一臉驚疑之色，旁邊還有一位醫生。

　　經過兩個多月的調養，仗著他內功精純，再加李沅芷央求父親聘請名醫，購買良藥，內傷終於治好了。這兩個多月中李沅芷妥為護侍，盡心竭力。

　　這一日，陸菲青支使開了書僮，對李沅芷道：「沅芷，我是什麼樣的人，雖然你未必清楚，但也不見得完全不知。這次我遭逢大難，你這般盡心服侍，大丈夫恩怨分明，我可不能一走了之啦。那手金針功夫就傳給你吧。」李沅芷大喜，跪下來恭恭敬敬的叩了八個頭，她跟陸菲青讀書學文，本已拜過師，這時是二次拜師。陸菲青微笑著受了，說道：「你悟性甚高，學我這派武功原是再好不過。只是……」說到這裡，沉吟不語。李沅芷忙道：「老師，我一定聽你的話。」陸菲青道：「令尊的所作所為，老實說我是大大的不以為然，將來你長大成人，盼你明辨是非，分得清好歹。你拜我為師，就得嚴守師門戒條，可做得到嗎？」李沅芷道：「弟子不敢違背老師的話。」陸菲青道：「你將來要是以我傳你的功夫為非作歹，我取你小命易如反掌。」他說這句話時聲色俱厲，李沅芷嚇得不敢做聲，過了一會，笑道：「師父，我乖乖的，你怎捨得殺我呢？」從那天起，陸菲青便以武當派的入門功夫相授，教她調神練氣，先自十段錦練起，再學三十二勢長拳，既培力、亦練拳，等到無極玄功拳已有相當火候，再教她練眼、練耳、打彈子、發甩手箭等暗器的基本功夫。匆匆兩年有餘，李沅芷既用功又聰明，進步極快。其時李可秀已調任甘肅安西鎮總兵。安西北連哈密，西接大漠，乃關外重鎮。

　　再過兩年多，陸菲青把柔雲劍術和芙蓉金針也都教會了她。這五年之中，李沅芷把金針、劍術、輕功、拳技，都學了個全，所差的就是火候未到，經驗不足。她遵從師父吩咐，跟他學武之事一句不露，每天自行在後花園習練，好在她自小愛武，別人也不生疑。大小姐練功夫，婢女看了不懂，男僕不敢多看。李可秀精明強幹，官運亨通，乾隆二十三年在平定伊犁一役中有功，朝旨下來，升任浙江水陸提督，節制定海、溫州等五鎮，統轄提標五營，兼轄杭州等城守協，太湖、海寧等水師營。李沅芷自小生長在西北邊塞之地，現今要到山明水秀的江南去，自是說不出的高興，磨著陸菲青同去。陸菲青離內地已久，想到舊地重遊，良足暢懷，也就欣然答應。

　　李可秀輕騎先行赴任，撥了二十名親兵、一名參將護送家眷隨後而來。參將名叫曾圖南，年紀四旬開外，微留短鬚，精神壯旺，體格雄健，使一手六合槍。他是靠真功夫升上來的，很得李可秀的信任。一行人共有十幾匹騾馬。李夫人坐在轎車之中。李沅芷長途跋涉，整天坐在轎車裡嫌氣悶，但是官家小姐騎了馬拋頭露面，到底不像樣，於是改穿了男裝，這一改裝，竟是異樣的英俊風流，說什麼也不肯改回女裝。李夫人只好笑著歎口氣，由得她了。這一日時當深秋，陸菲青騎在馬上，遠遠落在大隊之後，縱目四望，只見夜色漸合，長長的塞外古道上，除了他們這一大隊騾馬人伙外，惟有黃沙衰草，陣陣歸鴉。驀地裡一陣西吹來，陸菲青長吟道：「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心道：「辛稼軒這首詞，正可為我心情寫照。當年他也如我這般，眼見莽莽神州淪於夷狄，而虜勢方張，規復難期，百戰餘生，兀自慷慨悲歌。」這時他已年近六十，雖然內功深湛，精神飽滿，但鬚眉皆白，又想：「我滿頭鬚髮似雪，九死之餘，只怕再難有什麼作為了。」馬鞭一揮，縱馬追上前去。騾隊翻過一個山崗，眼看天色將黑，騾夫說再過十里地就到雙塔堡，那是塞外一個大鎮，預定當晚到鎮上落店。正在此時，陸菲青忽聽得前面傳來一陣快馬奔馳之聲，遠見前面征塵影裡，兩匹棗騮馬八蹄翻飛，奔將過來，眨眼之間已旋風似的來到跟前。馬上兩人伏腰勒韁，斜刺裡從騾隊兩旁直竄過去。陸菲青在一照面中，已看出這兩人一高一矮，高者眉長鼻挺，臉色白淨，矮者滿臉精悍之氣。他拍馬追上李沅芷，低聲問道：「這兩人你看清楚了麼？」李沅芷喜道：「怎麼？是綠林道麼？」她巴不得這二人是劫道的強徒，好顯一顯五年來辛辛苦苦學得的本領。陸菲青道：「現下還瞧不準，不過看這兩人的武功，不會是綠林道探路的小夥計。」李沅芷奇道：「這兩人武功好？」陸菲青道：「瞧他們的騎術，多半不是庸手。」大隊快到雙塔堡，對面馬蹄聲起，又是兩乘馬飛奔而來，掠過騾隊。陸菲青道：「咦，這倒奇了。」這時暮靄蒼茫，一路所經全是荒漠窮鄉，眼見前面就是雙塔堡，怎麼這時反而有人從鎮上出來，除非身有要事而存心趕夜路了。

　　行不多久，騾隊進鎮，曾參將領著騾隊轎車，逕投一家大店。李沅芷和母親住著上房。陸菲青住了間小房，用過飯，店伙掌上燈，正待休息，夜闌人靜，犬吠聲中，隱隱聽得遠處一片馬蹄之聲。陸菲青暗想：「這時候還緊自趕路，到底有什麼急事？」追思路上接連遇到的四人，暗忖這事有點古怪。蹄聲得得，越行越近，直奔到店前，馬蹄聲一停，敲門聲便起。只聽得店伙開門，說道：「你老辛苦。茶水酒飯都預備好啦，請進來用吧！」一人粗聲說道：「趕緊給餵馬，吃了飯還得趕路。」店伙連聲答應。腳步聲進店，聽來共是兩人。

　　陸菲青心下思量，一夥人一批批奔向安西，看他們馬上身法都是身負武功之人，在塞外這多年，這樣的事兒倒還真少見。他輕輕出了房門，穿過三合院，繞至客店後面，只聽得剛才粗聲說話那人道：「三哥，你說少舵主年紀輕輕，這伙兄弟他壓得住麼？」陸菲青循聲走到窗下，他倒不是存心竊聽別人陰私，只是這夥人路道奇特，自己身上負著重案，不得不處處小心提防。只聽屋裡另一人道：「壓不住也得壓住。這是老當家遺命，不管少舵主成不成，咱們總是赤膽忠心的保他。」這人出聲洪亮，中氣充沛，陸菲青知他內功精湛，不敢弄破窗紙窺探，只屏息傾聽。只聽那粗嗓子的道：「那還用說？就不知少舵主肯不肯出山。」另一人道：「那倒不用擔心，老當家的遺命，少舵主自會遵守。」他說這個「守」字，帶了南方人的濃重鄉音。陸菲青心中一震：「怎地這聲音好熟？」仔細一琢磨，終於想起，那是從前在屠龍幫時的好友趙半山。那人比他年輕十歲，是溫州王氏太極門掌門大弟子。兩人時常切磋武藝，互相都很欽佩。至今分別近二十年，算來他也快五十歲了。屠龍幫風流雲散之後，一直不知他到了何處，不意今日在塞外相逢，他鄉遇故知，這份欣慰不可言喻。他正想出聲認友，忽然房中燈火陡黑，一枝袖箭射了出來。

　　這枝袖箭可不是射向陸菲青，人影一閃，有人伸手把袖箭接了去。那人一長身，張口便欲叫陣。陸菲青縱身過去，低聲喝道：「別作聲，跟我來！」那人正是李沅芷。窗內毫無動靜，沒人追出。陸菲青拉著她手，蛇行虎伏，潛行窗下，把她拉入自己店房。燈下一看，見她已換上了夜行裝束，但仍是男裝，也不知是幾時預備下的，臉上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情，不禁又好氣又好笑，當下莊容說道：「沅芷，你知那是什麼人？幹麼要跟他們動手？」這一下可把李沅芷問得張口結舌，答不上來，呆了半晌，才忸怩道：「他們幹麼打我一袖箭？」她自是只怪別人，殊不知自己偷聽旁人陰私，已犯了江湖大忌。陸菲青道：「這兩人如不是綠林道，就是幫會中的。內中一人我知道，武功決不在你師父之下。他們定有急事，是以連夜趕路。這枝袖箭也不是存心傷人，只不過叫你別多管閒事。真要射你，怕就未必接得住。快去睡吧。」說話之間，只聽開門聲、馬蹄聲，那兩人已急速走了。給李沅芷這樣一鬧，陸菲青心想這時去見老友，多有不便，也不追出去會面。次日騾隊又行，出得鎮來，走了一個多時辰，離雙塔堡約已三十里。李沅芷道：「師父，對面又有人來了。」只見兩騎棗紅馬奔馳而來。有過了昨晚之事，師徒倆對迎面而來之人都留上了心。兩匹馬一模一樣，伸駿非凡，更奇的是馬上乘客也一模一樣，都是四十左右年紀，身材又高又瘦，臉色蠟黃，眼睛凹進，眉毛斜斜的倒垂下來，形相甚是可怖，顯然是一對孿生兄弟。這兩人經過騾隊時都怪目一翻，向李沅芷望了一眼。李沅芷也向他們瞪了一眼，把馬一勒，一副要打架不妨上來的神色。這兩人毫不理會，逕自催馬西奔。李沅芷道：「哪裡找來這麼一對瘦鬼？」陸菲青見這兩人的背影活像是兩根竹竿插在馬上，驀地醒覺，不由得失聲道：「啊，原來是他們！」李沅芷忙問：「師父識得他們？」陸菲青道：「那定是西川雙俠，江湖上人稱黑無常、白無常的常家兄弟。」李沅芷噗嗤一笑，說道：「他們姓得真好，綽號也好，可不是一對無常鬼嗎？」陸菲青道：「女孩子家別風言風語的，人家長得難看，本領可不小！我跟他們沒會過面，但聽人說，他倆是雙生兄弟，從小形影不離。哥兒倆也不娶親，到處行俠仗義，闖下了很大的萬兒來。尊敬他們的稱之為西川雙俠，怕他們的就叫他倆黑無常、白無常。」李沅芷道：「這兩人不是一模一樣嗎？怎麼又有黑白之分？」

　　陸菲青道：「聽人說，常家兄弟身材相貌完全一樣，就是哥哥眼角上多了一粒黑痣，所以起名叫做常赫志，弟弟沒痣，叫常伯志。他們是青城派慧侶道人的徒弟。慧侶道人一死，黑沙掌的功夫，江湖上多半沒人在他二人之上了。這兩兄弟是川江上著名的俠盜，一向劫富濟貧，不過心狠手辣，因此得了這難聽的外號。」李沅芷道：「他們到這邊塞來幹麼呀？」陸菲青道：「我也真捉摸不定，從來沒聽說他兩兄弟在塞外做過案。」李沅芷道：「這對無常鬼要是敢來動我們的手，就讓他們試試師父的白龍劍。」剛才這對兄弟瞪了她一眼，姑娘心中可不樂意了，不好意思說「試試姑娘的寶劍」，就把師父先給拉扯上。陸菲青道：「聽說他兄弟從不單打獨鬥，對付一個是兩哥兒齊上，對付十個也是兩哥兒齊上。」他乾笑一聲：「你師父這把老骨頭，怕經不起他們四個拳頭捶呢！」

　　說話之間，前面馬蹄聲又起。這次馬上乘的是一道一俗。道人背負長劍，臉色蒼白，滿是病容，只有一隻右臂，左手道袍的袖子束在腰裡。只一人是個駝子，衣服極為光鮮。李沅芷見這駝子相貌醜陋，服飾卻如此華麗，不覺笑了一聲，說道：「師父，你瞧這駝子！」陸菲青待要阻止，已然不及。那駝子怒目一橫，雙馬擦身而過之際，突然伸臂向李沅芷抓來。那道人似乎早料到駝子要生氣，不等李沅芷避讓，就伸馬鞭一擋，攔開了他這一抓，說道：「十弟，不可鬧事！」這只是一瞬間之事，兩匹馬已交錯而過。

　　陸菲青和李沅芷回頭一望，只見駝子揮鞭在他自己和道人的馬上各抽了一鞭，兩匹馬疾馳出去，那駝子突然間一個「倒栽金鐘」，在馬背上一個倒翻觔斗，跳下地來，雙腳在地上交互三點，已向李沅芷撲了過來。李沅芷長劍在手，謹守師父所授「敵未動，己不動」的要訣，劍尖微顫，卻不發招。那駝子可也奇怪，並不向她攻擊，左手探出，竟是一把拉住她坐騎的尾巴。那馬正在奔馳，忽被拉住，長嘶一聲，前足人立起來。駝子神力驚人，絲毫沒被馬拉動，伸出右掌，在拉得筆直的馬尾上一劃，馬尾立斷，如經刀割。馬兒直衝出去，李沅芷嚇了一跳，險些掉下馬來。她回手揮劍向駝子砍去，距離已遠，卻哪裡砍得著？駝子回頭便跑。他身矮足短，奔跑卻是極快，有如滾滾黃沙中裹著一個肉球向前捲去，頃刻間已追及那疾馳向西的坐騎，一躍上馬，不一會就不見蹤影了。

　　李沅芷被駝子這樣一鬧，氣得想哭，委委屈屈的叫了一聲：「師父！」陸菲青一切全看在眼裡，不由得蹙起眉頭，本想埋怨幾句，但見她雙目瑩然，珠淚欲滴，就忍住不說了。正在這時，忽聽身後傳來一陣「我武——維揚——」「我武——維揚——」的喊聲。李沅芷甚是奇怪，忙問：「師父，那是什麼？」陸菲青道：「那是鏢局裡趟子手喊的趟子。每家鏢局子的趟子不同，喊出來是通知綠林道和同道朋友。鏢局走鏢，七分靠交情，三分靠本領，鏢頭手面寬，交情廣，大家買他面子，這鏢走出去就順順利利。綠林道的一聽趟子，知是某人的鏢，本想動手拾的，礙於面子也只好放他過去。這叫作『拳頭熟不如人頭熟』。要是你去走鏢哪，嘿，這樣不上半天就得罪了多少人，本領再大十倍，那也是寸步難行。」李沅芷一聽，敢情師父是借題發揮，在教訓人啦，心說：「我幹麼要去保鏢哪？」可是不敢跟師父頂嘴，笑道：「師父，我是錯了嘛！師父，那喊的是什麼鏢局子啊？」陸菲青道：「那是北京鎮遠鏢局，北方可數他最大啦。奉天、濟南、開封、太原都有分局。總鏢頭本是威鎮河朔王維揚，現下總有七十歲了罷？聽他們喊的趟子仍是『我武維揚』，那麼他還沒告老收山。唉，見好也該收了，鎮遠鏢局發了四十年財，還不知足麼？」李沅芷道：「師父識得他們總鏢頭麼？」陸菲青道：「也會過面。此人憑一把八卦刀、一對八卦掌，當年打遍江北綠林無敵手，也真稱得上威震河朔！」李沅芷很是高興，道：「他們鏢車走得快，一會兒趕了上來，你給我引見，讓我見見這位老英雄。」陸菲青道：「他自己怎麼還會出來？真是傻孩子。」李沅芷老是給師父數說，滿不是味兒，她知自己江湖上的事情完全不懂，心裡嘀咕：「我不懂，就說給我聽嘛，幹麼老罵人家？」拍馬追上騾車去和母親說話解悶，回頭一看自己的馬，尾巴給駝子弄斷了，也不禁暗暗吃驚，心想一掌打斷一桿槍並不稀奇，馬尾巴是軟的，怎能用手割斷？勒馬想等師父上來請問，但一轉念，又賭氣不問了，追上了曾圖南，道：「曾參將，我的馬尾巴不知怎麼斷了，真難看。」說著嘟起了嘴。曾圖南知她心意，道：「我這坐騎不知怎麼搞的，今兒老是鬧倔脾氣，說什麼也制它不了。小姐騎術好，勞你的駕，幫我治一下行麼？」李沅芷謙遜一句：「怕我也不成。」兩人換了坐騎。曾參將那馬其實乖乖的，半點脾氣也沒有。曾參將還讚一句：「小姐，真有你的，連馬也服你。」李夫人怕大車走快了顛簸，是以這隊人一直緩緩而行。但聽得鏢局的趟子聲越喊越近，不一會，二十幾匹騾馱趕了上來。陸菲青怕有熟人，背轉了身，將一頂大草帽遮住半邊臉，偷看馬上鏢師。七八名鏢師縱馬經過，只聽一名鏢師道：「聽韓大哥說，焦文期焦三哥已有了下落。」陸菲青大吃一驚。回頭看那鏢師，晃眼間只看到他滿臉鬍子，黑漆漆的一張長臉，等他擦身而過，見他背上負著一個紅色包袱，還有一對奇形兵器，竟是外門中的利器五行輪，尋思：「遮莫關東六魔做了鏢師？」關東六魔除焦文期外，其餘五人都未見過，只知每人均是武藝高強，五魔閻世魁、六魔閻世章都使五行輪，外家硬功夫極是了得。他心下盤算，這次出門來遇到不少武林高手，鎮遠鏢局看情形真的是在走鏢，那也罷了，另外那些人如果均是為己而來，那實是凶多吉少，避之猶恐不及，偏偏這個女弟子少不更事，不斷去招惹人家。不過看情形又不像是為自己而來，趙半山是好朋友，決不致不念舊情。那麼他們一批一批西去，又為的何來？李沅芷和曾參將換了坐騎，見他騎了沒尾巴馬，暗自好笑，勒定了馬等師父過來，笑道：「師會，怎麼對面沒人來了？從昨天算起，已有五對人往西去了，我倒真想再見識見識幾個英雄好漢。」一句話提醒了陸菲青，他一拍大腿，說道：「啊，老糊塗啦，怎麼沒想到『千里接龍頭』這回事。」只因心中掛著自己的事，盡往與自己有關的方面去推測，哪知全想岔了。李沅芷道：「什麼『千里接龍頭』？」陸菲青道：「那是江湖上幫會裡最隆重的禮節，通常是幫會中行輩最高的六人，一個接著一個前去迎接一個人，最隆重的要出去十二人，一對一對的出去。現在已過了五對，那麼前面一定還有一對。」李沅芷道：「他們是什麼幫會？」陸菲青道：「這個可不知道了。」又道：「你看西川雙俠和那駝子都是這幫會的，聲勢當真非同小可。千萬別再招惹，知道麼？」李沅芷嘴上答應，心中可不大服氣，一心要看前面來的又是何等樣人。午時打過了尖，對面仍無人來，陸菲青暗暗納罕，覺得事出意外，難道所料不對？豈知前面沒人來，後面倒來了人，只聽得一陣駝鈴響，塵上飛揚，一大隊沙漠商隊趕了上來。待得漸行漸近，只見數十匹駱駝夾著二三十匹馬，乘者都是回人，高鼻深目，滿臉濃須。頭纏白布，腰懸彎刀。回族商人從回部到關內做生意，事屬常有，陸菲青也不以為異。突然間眼前一亮，一個黃衫女郎騎了一匹青馬，縱騎小跑，輕馳而過。那女郎秀美中透著一股英氣，光采照人，當真是麗若春梅綻雪，神如秋蕙披霜，兩頰融融，霞映澄塘，雙目晶晶，月射寒江。陸菲青見那回族少女人才出眾，不過多看了一眼，李沅芷卻瞧得呆了。她自幼生長西北邊寒，一向也沒見過幾個頭臉齊整的女子，更別說如此好看的美人了。那少女和她年事相仿，大約也是十八九歲，腰插匕首，長辨垂肩，一身鵝黃衫子，頭戴金絲繡的小帽，帽邊插了一根長長的翠綠羽毛，革履青馬，旖旎如畫。那黃衫女郎縱馬而過，李沅芷情不自禁的催馬跟去，目不轉睛的盯著她。黃衫女郎見一個美貌的漢人少年癡癡相望，臉一紅，叫了一聲「爹！」一個身材高大、滿頰濃須的回人拍馬過來，在李沅芷肩上輕輕一拍，說道：「喂，小朋友，走道麼？」李沅芷「唔」了一聲，還沒會意自己女扮男裝，這般呆望人家閨女可顯得十分浮滑無禮。那黃衫女郎只道李沅芷心存輕薄，手揮馬鞭一圈，已裹住她坐騎的鬃毛，回手一拉，登時扯下了一大片毛來。那馬痛得亂跳亂縱，險些把她顛下馬來。黃衫女郎長鞭在空中一揮，辟拍一聲，扯下來的馬毛四散亂飛。

　　李沅芷心頭火起，摸出一枝鋼鏢，向黃衫女郎後心擲去，可也沒存心傷她性命，鏢一出手，叫了一聲：「喂，小姑娘，鏢來啦！」那女郎身子向左一偏，鏢從右肩旁掠過，射向前面，待鋼鏢飛至身前丈許，手中長鞭一卷，鞭梢革繩已將鋼鏢捲住拉回，順手向後一送，叫道：「喂，小伙子，鏢還給你！」一股勁鳳，鋼鏢直向李沅芷胸前飛來，李沅芷伸手接住。

　　沙漠商隊人眾見了黃衫女郎這手馬鞭絕技，都大聲喝彩。她父親卻臉有憂色，低聲向她說了句什麼話。黃衫女郎答應道：「噢，爹！」也不再理會李沅芷，縱馬向前，數十匹駝馬跟著絕塵而去。眼見他們追過李夫人所乘騾車和護送兵丁，塵沙揚起，蹄聲漸遠。陸菲青漫不在意，笑道：「能人好手，所在都有，這句話現下信了吧？這個黃衫女郎年紀跟你差不多，剛才露這一手可佩服了？」李沅芷道：「這些回子白天黑夜都在馬上，馬鞭兒自然耍得好，可也未必有什麼真正武功。」陸菲青嘻嘻一笑，道：「是麼？」傍晚到了布隆吉，鎮上只有一家大客店，叫做「通達客棧」。店門前插了「鎮遠鏢局」的鏢旗，原來路上遇到的那枝鏢已先在這裡歇了。這家客棧接連招呼兩大隊人，夥計忙得不可開交。陸菲青洗了臉，手裡捧了一壺茶，慢慢踱到院子裡，只見大廳上有兩桌人在喝酒吃飯。那背負紅布包袱的鏢師背上兵器已卸了下來，但那包袱仍然背著，正在高談闊論。陸菲青手裡捧了茶壺，假裝抬頭觀看天色，只聽一名鏢師笑道：「閻五爺，你將這玩意兒平平安安的送到京城，兆惠將軍還不賞你個千兒八百的嗎？又好去跟你那小喜寶樂上一樂啦！」陸菲青心說：「果然是關東六魔中的第五魔閻世魁。」當下更加留上了神。那閻世魁道：「賞金嗎？嘿，那誰也短不了……」他話還未說完，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插嘴道：「就只怕小喜寶已經跟了人，從了良啦。」陸菲青斜眼一看，見說話那人相貌猥瑣，身材瘦削，但也是一身鏢師打扮。閻世魁心中不快，「哼」了一聲。第一個說話的鏢師道：「童兆和你這東西，總沒好話。」那童兆和仍是有氣沒力的道：「從良不是好話？好吧，我說小喜寶做一輩子的窯姐兒，到死翻不了身。」閻世魁破口大罵：「你媽才做一輩子窯姐兒。」童兆和笑道：「成，我叫你乾爹。」陸菲青聽這夥人言不及義，聽不出什麼名堂，正想走開。只聽童兆和道：「閻五爺，玩笑是玩笑，正經是正經。你可別想小喜寶想昏了頭，背上這紅包袱給人家拾了去。你腦袋搬家事小，咱們鎮遠鏢局四十年的威名可栽不起。」閻世魁怒道：「童家小子，你望安吧，這批回回想從你閻五爺手上把這玩意兒奪回去，教他們快死了這條心。我閻世魁關東六魔的名頭，可是靠真功夫掙來的，不像有些小子在鏢行裡混，除了會吃飯，就是會放屁！」陸菲青望子他背上那紅布包袱一眼，見包袱不大，看來所裝的東西也很輕巧。只聽童兆和道：「關東六魔的名頭的確不小，就可惜第三魔給人家做了，連仇人是誰也不知道。」閻世魁一拍桌子道：「誰說不知道？那定是紅花會害的。」陸菲青心想：「這倒奇了，焦文期明明是我殺的，他們卻寫在紅花會帳上。紅花會是怎麼一回事？」他慢慢走到院子裡去撫弄花木，離眾鏢客更加近了。

　　童兆和嘴頭上一點也不肯放鬆：「我可惜沒骨氣，只會吃飯放屁。只要我不是孫子哪，早就找紅花會算帳去啦。」閻世魁給他氣得發抖，說不出話來。一名鏢師出來打圓場，道：「紅花會總舵主於萬亭上個月死在無錫，江湖上誰都知道。人家沒了當家的，你找誰去？再說，焦三爺給紅花會害死，又沒見證，誰瞧見啦？你找上門去，人家來個不認帳，你有什麼法子？」童兆和沒了話，自己解嘲：「紅花會咱們不敢惹，欺侮回子還不敢麼？他們當作性命寶貝的玩意兒咱們給搶了來，以後兆將軍要銀子要牛羊，他們敢不雙手送上嗎？我說閻五爺，你也別想你那小喜寶啦，敢情回京求求兆將軍，讓他給你一個回回女人做小老婆，可有多美……」正說得得意，忽然拍的一聲，不知哪裡一塊泥巴飛來，剛塞在他嘴裡。童兆和啊啊啊的叫不出聲來。兩名鏢師抄起兵刃，趕了出去。閻世魁站起身來，把身旁五行輪提在手裡。他弟弟閻世章聞聲趕來，兩兄弟站在一起，並不追敵，顯是怕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童兆和把泥塊吐了出來，王八羔子、祖宗十八代的亂罵。閻世章冷冷的道：「一向只聽說狗吃屎，今兒可長了見識，連泥巴也吃起來啦！」

　　鏢師戴永明、錢正倫一個握了條軟鞭，一個挺著柄單刀，從門外奔回，說：「點子逃啦，沒瞧見。」

　　這一切陸菲青全看在眼裡，見到那口齒輕薄的童兆和一副狼狽相，心中暗自好笑，忽見東牆角上人影一閃。他裝著沒事人般踱方步踱到外面，其時天色已黑，他躲在客店西牆腳下，只見一條人影從屋角跳下，落地無聲，向東如飛奔去。陸菲青想見識這位請童兆和吃泥巴的是何等樣人物，施展輕功，悄沒聲的跟在後面，雙手仍是捧著茶壺，長衫也不捋起。他數十年苦練的輕功直是非同小可，雖然出步迅速，前面那人卻絲毫未覺。片刻之間，兩人奔出了五六里地。前面那人身材苗條，體態婀娜，似乎是個女子，但輕功也甚高明。過了個山坡，前面黑壓壓一片森林，那人直穿入林中，陸菲青也跟著追去。樹林中落葉枯枝，滿地皆是，一踏上去，沙沙作聲，他怕那人發覺。腳步稍慢，一瞬之間，已不見了那人的影子。忽然雲破月現，一片清光在林隙樹梢上照射下來，滿地樹影凌亂，遠處黃衫一閃，那人已出了樹林。

　　他跟到樹林邊緣，掩在一株大樹後面向外張望，林外一大片草地，搭著八九個帳篷。他好奇心起，有心要窺探一番。靜待兩名守望者轉過身去，提氣一個「燕子三抄水」，躍到了帳篷外一匹駱駝身後，守望者並未發覺。他彎身走到中間一座最大的帳篷背後，伏下地來，帳篷裡有人在慷慨激昂的說話，話是回語，說的又快，他雖在塞外多年，這篇話卻大半不懂，當下輕輕掀起帳幕底腳一角，向裡張望。

　　帳幕中點著兩盞油燈，許多人坐在地氈之上，便是白天遇到的那回人商隊。這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咭咭咯咯的說起話來，陸菲青移眼望去，見說話的正是那黃衫少女。她話聲一停，手腕一翻，從腰間拔出一把精光耀眼的匕首。

　　她用匕首刀尖在自己左手食指上一刺，幾滴鮮血滴在馬乳酒裡。帳篷中其餘的回人也都紛紛拔出佩刀，滴血酒中。黃衫女郎叫他「爹」的那高個子回人舉起酒杯，大聲說了幾句話。陸菲青只聽懂幾個字，什麼「可蘭經」、「故鄉」。那黃衫女郎跟著又說，語音朗朗，似乎是說：「不奪回神聖的可蘭經，誓死不回故鄉。」眾回人都轟然宣誓。黯淡燈光之下，見人人面露堅毅憤慨之色。眾人說罷，舉杯一飲而盡，隨即低聲議論，似是商量什麼法子。陸菲青心頭揣摩，看來這群回人有一部視為聖物的經書給人奪了去，現下要去奪回來。

　　他這一猜沒猜錯，原來這群回人屬於天山北路的一個遊牧部族。這一部族人多勢盛，共有近二十萬人。那高身材的人叫木卓倫，是這部族的首領，武功既強，為人又仁義公正，極得族人愛戴。黃衫女郎是他的女兒，名叫霍青桐。她愛穿黃衫，小帽上常插一根翠綠羽毛，因此得上個漂亮外號，天山南北武林中人，很多知道「翠羽黃衫霍青桐」的名頭。

　　這族人以遊牧為生，遨遊大漠，倒也逍遙快樂。但清廷勢力進展到回部後，征斂越來越多。木卓倫起初還想委曲求全，盡量設法供應。哪知滿官貪得無厭，弄得合族民不聊生。木卓倫和族人一商量，都覺如此下去實在沒有生路，幾次派人向滿官求情，求減徵賦，豈知徵賦沒有減少，反而引起了清廷的疑慮。正黃旗滿洲副都統、兼鑲紅旗護軍統領、定邊將軍兆惠其時奉旨在天山北路督辦軍務，偵知這族有一部祖傳手抄可蘭經，得自回教聖地麥加，數十代由首領珍重保管，乃這一族的聖物，於是乘著木卓倫遠出之際，派遣高手，竟將經書搶了來，他想以此為要挾，就不怕回人反抗。木卓倫在大漠召開大會，率眾東去奪經，立誓便是埋骨關內，也要教聖書物歸原主。此刻他們是於晚禱之前，重申前誓。

　　陸菲青得知這些回人的圖謀與己無關，不想再聽下去，正待抽身回去，忽見帳中回人全都伏下來祈禱。他連忙站起，哪知這一瞬之間，霍青桐已見到帳外有人窺探，在父親耳邊低聲說：「外邊有人！」長身縱出帳來，見一個人影正向樹林跑去，身法極快，她手一揚，一顆鐵蓮子向他打去。

　　陸菲青聽得背後一股疾風，知有暗器襲來，微微側身，這時雙手仍捧著茶壺，伸出右手食指，看準鐵蓮子向下輕輕一撥，鐵蓮子自平飛變為下跌。他左手拿著茶壺，以食中兩指揭開壺蓋，鐵蓮子撲的跌入壺中。他頭也不回，施展輕功如飛回店。到店時大伙均已安睡。店伙道：「老先生，溜躂了這麼久，看夜景麼？」陸菲青胡亂答應一聲，走進房中，取出茶壺裡的鐵蓮子，見是精鋼打成，上面刻著一根羽毛，便隨手放入囊中。次日一早，鏢行大隊先行。趟子手「我武——維揚」一路喊出去，鎮遠鏢局一桿八卦鏢旗在前開道。陸菲青看這鏢行的騾馱並不沉重，幾名鏢師全都護著閻世魁。看來他所背的那個紅布包袱才是真正要物。鏢行中原有保紅鏢的規矩，大隊人手只護送幾件珍寶，至於包中是什麼「玩意兒」，他也不去理會。鏢行一行人走後，曾參將率領兵丁也護送著夫人上路了。日中在黃巖子打了尖，一路是上山的斜路，預計當日趕著翻過三條長嶺，在嶺下的三道溝落店。

　　山路險峻，愈來愈陡，李沅芷和曾參將緊緊跟著夫人的騾車，生怕騾子一個失腳，車子跌入山谷，那可是粉身碎骨之禍。行到申牌時分，正到烏金峽口，只見鏢行大隊都坐在地上休息，曾參將指揮隨從，也休息一刻。烏金峽兩邊高山，中間一條山路，十分陡削，途中不易停步，必須一鼓作氣上嶺。陸菲青落在後面，背轉了身，不與鏢行眾人朝相。

　　休憩罷，進入峽口，鏢行與曾將手下兵丁排成了一條長龍，人眾牲口都是氣呼呼的上山。騾夫「得兒——得兒——」的叱喝聲響成一片。陸菲青忽見右邊山峰頂上人影一閃，似乎有人窺探。猛聽得前面一陣駝鈴響，一隊回人乘著駝馬，迎面奔下嶺來，疾馳俯衝，蹄聲如雷，勢若山崩。鏢行中人大聲呼喝，叫對方緩行。童兆和喊道：「喂，相好的，死了娘老子奔喪嗎？」眾回人轉眼奔近，前面七八騎上乘者忽然縱聲高歌，聲音曼長，山谷響應。兩邊山頂上都有人站起來，高歌而和。鏢行中人不禁愕然。只聽回人隊中一聲胡哨，兩騎飛奔向前，繞過閻世魁，對準了緊隨在他身後的閻世章一衝。同時四匹駱駝已奔到閻世魁的前後左右。閻氏兄弟久經大敵，眼見情勢有異，忙拔兵器應敵。四匹駱駝背上的回人突然間同時雙手各舉大鐵椎，猛向閻世魁當頭砸將下來。山道狹窄，本少迴旋餘地，這時又擠滿了人，四個回人身雄力壯，騎在駱駝背上居高臨下，四柄各重百餘斤的大鐵椎猛砸下來，閻世魁武藝再好也無法躲避，當場連人帶馬被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團。

　　回人隊中黃衫女郎霍青桐縱身上前，跳下馬來，長劍晃動，割斷閻世魁背上縛住包袱的布帶一端，第二劍未出，忽覺背後一股勁風，有兵刃襲來。

　　霍青桐側身一讓，不顧來敵，揮劍又割斷布帶一端。哪知敵人劍法迅捷，不容她緩手去拾包袱，又是一劍欄腰削來。霍青桐無法避讓，揮劍擋格，雙劍相交，火花迸發。她心中一震，敵人武功不弱，顧不得仔細琢磨，伸左手又去拾那包袱。敵人長劍如影隨形，直刺她左腕。霍青桐左手一縮，食中兩指捏了劍訣，右手劍直遞出去，抬頭看時，接連三歡阻她抬包袱之人是個美貌少年，認出就是昨日途中無禮呆看的那人，不禁心頭火起，刷刷刷三劍都是進手招數，兩人鬥在一起。那人正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她驟見回人商隊奇襲鏢行，本擬隔山觀虎鬥，瞧瞧熱鬧，忽見黃衫女郎飛身而出去搶紅布包袱。這黃衫女郎昨日拉去她的馬鬃，師父反而讚她武功，心中老大不服，此刻見鏢師與回人打得火熾，也不理會誰是誰非，施展輕功，趕上去要與黃衫女郎較量個高下。霍青桐連刺三劍，都被李沅芷化解了開去，不由得心頭焦躁。原來他們查知本族這部《可蘭經》，便是由兆惠托了鎮遠鏢局護送前拄北京，眾鏢頭嚴密守護的紅布包袱，定然便是聖經的所在。鏢行中人武功不弱，明搶硬奪，未必能成，霍青桐於是設計在烏金峽口埋伏，本擬出其不意的一擊成功，奪了聖經便即逃返回部，哪知半路裡殺出這少年來作梗。霍青桐眼見時機稍縱即逝，不願戀戰，突然劍法一變，施展天山派絕技「三分劍術」，數招之間已將李沅芷逼得連連倒退。

　　「三分劍術」乃天山派劍術的絕詣，所以叫做「三分」，乃因這路劍術中每一手都只使到三分之一為止，敵人剛要招架，劍法已變。一招之中蘊涵三招，最為繁複狠辣。這路劍術並無守勢，全是進攻殺著。李沅芷見黃衫女郎一劍「冰河倒瀉」直刺過來，當即劍尖向上，想以「朝天一柱香」格開，哪知對方這招並未使足，刺到離身兩尺之處已變為「千里流沙」，直刺變為橫砍，心中一驚，劍鋒爭轉，護住中路。說也奇怪，對方橫砍之勢看來勁道十足，劍鋒將到未到之際突然變為「風捲長草」，向下猛削左腿。李沅芷疾退一步，堪堪避開。霍青桐一招「舉火燎天」，自下而上，刺向左肩。李沅芷待得招架，對方又已變為「雪中奇蓮」。只見她每一招都如箭在弦，雖然含勁不發，卻都蘊著極大危機。兩人連拆十餘招，雙劍竟未相碰，只因霍青桐每一招都只使到三分之一，未待對方招架，早已變招。霍青桐在她身旁空砍空削，劍鋒從未進入離她身週一尺之內，李沅芷卻已給逼得手忙腳亂，連連倒退。若不招架，說不定對方虛招竟是實招；如要招架，對方一招只使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只花三分之一時刻，自己使一招，對方已使了三招，再快也趕不上對手迅捷，心中一驚，連連縱出數步。其實李沅芷的柔雲劍術也已練到相當火候，只要心神一定，以靜制動，也未必馬上落敗，但究竟初出道，毫無經歷，突見對手劍法比自己快了三倍，不由得慌了，招架既然不及，只好逃開。霍青桐也不追趕，立即轉身，見一個身材瘦小之人從閻世魁身旁站起，手中已捧著那紅布包袱。霍青桐挺劍刺去，那人叫道：「啊喲，童大爺要歸位！」這人便是口齒輕薄的童兆和。他不敢接招，三步跳了開去，霍青桐趕上，舉劍下砍，斜刺裡一柄五行輪當胸推來，卻是聞世章過來擋住。

　　霍青桐這次籌劃周詳，前後都用龐然大物的駱駝把鏢行人眾隔開，使之首尾不能相救。木卓倫手揮長刀，力拒戴永明、錢正倫兩名鏢師，以一敵二，兀自進攻多、遮攔少。可是另一邊卻給閻世章攻了過來。他見胞兄被回人大椎砸死，急怒攻心，在馬背上一縱，飛身越過駱駝，左手五行輪掠出，在一名手持鐵椎的回人脅下劃了一條大傷口，那人登時跌下駱駝。另一個回人過來攔截，閻世章待他鐵椎揮來，身子略偏，雙輪歸於左手，右手扣住他脈門一拉。大鐵椎重達百斤，那一揮之勢極為猛烈，那回人被他順勢一拉，倒撞下駝，鐵推打在自己胸口，大叫聲中，吐血而死。混亂中童兆和見有便宜可撿，將紅布包袱搶在手中。閻世章見霍青桐追趕童兆和，知他武藝平常，忙過來攔住。霍青桐和閻世章拆了數招，覺得對手招精力猛，實是勁敵，又怕那美貌少年再加入戰團，忽聽兩邊山上胡哨聲大作，那是退卻的信號，知道鏢行來了接應，一抬頭見童兆和正急步跑上山嶺，忙施展「三分劍術」把閻世章逼退兩步，仗劍向嶺上追去。胡哨聲越來越響。木卓倫大叫：「青桐，快退！」霍青桐停步不進，督率同伴把死傷的回人抱上駝馬，一陣胡哨，大隊向嶺下衝去，只見前面數十名清兵攔住去路。曾圖南躍馬自前，橫槍喝道：「大膽回子，要造反嗎？」霍青桐兩顆鐵蓮子分打曾參將雙手，噹啷一聲，鐵槍落地。

　　木卓倫高舉長刀，當先開路，一隊回人向清兵衝去。清兵紛紛讓路。閻世章和戴永明回身追來，與霍青桐又鬥在一起。回人隊中一騎飛出，乘者大叫：「二妹，你先退。」此人是霍青桐的兄長霍阿伊，一桿大槍阻住兩名鏢師。霍青桐回身上馬，兄妹二人且戰且退。忽然兩邊山頂一陣急哨，霍阿伊、霍青桐催馬快奔。閻世章跟著追去，霍青桐兩粒鐵蓮子向他上盤打去。閻世章停下腳步，揮五行輪將鐵蓮子砸飛。兩邊山上大石已紛紛打將下來，十幾名清兵被打得頭破血流，混亂中回人商隊已然遠去。閻世章見兄長慘死，抱住了血肉模糊的屍身只是流淚。錢正倫和戴永明一再相勸，閻世章才收淚上馬。鏢行夥計將死者屍首放上大車。童兆和得意洋洋，道：「不是童大爺手腳快，他死了也是白饒。」雙方酣鬥之際，陸菲青一直袖手旁觀。李沅芷雖被霍青桐逼退，但相助鏢行，終於不讓回人得手，心下頗為自得。可是閻世章正在傷心，其餘鏢師忙於救死扶傷，竟無一人過來招呼道謝，大小姐心中便甚是不快。童兆和見曾圖南武官打扮，過來跟他套了幾句交情，對李沅芷卻不理會，她更加有氣。哪知陸菲青又狠狠的教訓了她一頓，責她不該擅自出手，壞人大事，沒來由的多結冤家，說道：「鏢行中好人少，壞人多，何苦幫人作惡？」把她罵得抬不起頭來。

　　過了嶺，黃昏時分已抵三道溝。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鎮。騾夫道：「三道溝就只一家安通客棧。」進了鎮，鏢行和曾圖南一行人都投安通客棧。塞外處處荒涼，那客店土牆泥地，也就簡陋得很。童兆和不見店裡夥計出來迎接，大罵：「店小二都死光了麼？我操你十八代祖宗！」李沅芷眉頭一皺，她可從來沒聽人敢當著她面罵這些粗話。

　　一行人正要闖門，忽聽得屋裡傳出一陣陣兵刃相接之聲。李沅芷大喜：「又有熱鬧瞧！」搶先奔了進去。

　　內堂裡闃無一人，到得院子，只見一個少婦披散了頭髮正和四個漢子惡鬥。那少婦面容慘淡，左手刀長，右手刀短，刀光霍霍，以死相拚。李沅芷見他們鬥了幾個回合，那幾名漢子似想攻進房去，給那少婦捨命擋住。四條漢子武功均皆不弱，一使軟鞭，一使懷杖。一使劍，一使鬼頭刀。

　　這時陸菲青也已走進院子，心道：「怎麼一路上盡遇見會家子？「見那使懷杖的舉雙杖當頭砸下，少婦不敢硬接，向左閃讓。軟鞭攔腰纏來，少婦左手刀刀勢如風，直截敵人右腕。軟鞭鞭梢倒捲，少婦長刀已收，沒被捲著，鬼頭刀卻已砍來，同時一柄劍刺她後心。少婦右手刀擋開了劍，但敵人兩下夾攻，鬼頭刀這一招竟避讓不及，被直砍在左肩。

　　她挨了這一刀，兀自惡戰不退，雙刀揮動時點點鮮血四濺。那使軟鞭的叫道：「捉活的，別傷她性命。」陸菲青見四男圍攻一女，動了俠義之心，雖然自己身上負有重案，說不得要伸手管上一管。只見那使懷杖的雙杖橫打，少婦避開懷杖，百忙中右手短刀還他一刀，左方一劍刺來，少婦長刀斜格，對方膂力甚強，那少婦左肩受傷，氣力大減，刀劍相交，一震之下，長刀嗆啷一聲掉在地下。敵人得理不讓人，長劍乘勢直進，少婦向右急閃，使鬼頭刀的大漢在空擋中闖向店房。那少婦竟不顧身後攻來的兵器，左手入懷，一揚手，兩柄飛刀向敵人背心飛去。那人只道少婦有己方三個同伴纏住，並無後顧之憂，待得聽見腦後風聲，避讓已經不及，急忙低頭，一柄飛刀插上了門框，另一柄卻刺進了他背心。幸虧那少婦左肩受傷，手勁不足，這一刀尚非致命，但已痛得哇哇大叫，退了下來，把飛刀拔出。少婦此時又被懷杖打中一下，搖搖欲倒，見敵人退出，又即擋住房門。陸菲青向李沅芷道：「你去替她解圍，打不贏，師父幫你。」李沅芷正自躍躍欲試，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一躍向前，挺劍一隔，喝道：「四個大男人打一個婦道人家，要臉麼？」四條漢子見有人出頭干預，己方又有人受傷，齊聲呼嘯，轉身出店而去。那少婦已是面無人色，倚在門上直喘氣。李沅芷過去問道：「他們幹麼欺侮你？」少婦一時說不出話來。曾圖南走過來自李沅芷道：「太太請大小姐過去。」放低了聲音道：「太太聽說大小姐又跟人打架，嚇壞啦，快過去吧。」少婦見曾圖南一身武將官服，臉色一變，也不答理李沅芷，拔下門框上飛刀，砰的一聲，把房門關上了。李沅芷碰了這個軟釘子，心中老大不自在，回頭對曾圖南道：「好，就去。」走到陸菲青身邊，問道：「師父，他們幹嗎這樣狠打惡殺？」陸菲青道：「多半是江湖上的仇殺。事情還沒了呢，那四人還會找來。」李沅芷正想再問，忽聽得外面有人大吵大嚷：「操你奶奶，你說沒上房，怕老爺出不起銀子嗎？」聽聲音正是鏢師童兆和。店裡一人賠話：「達官爺你老別生氣，我們開店的怎敢得罪達官爺們，實在是幾間上房都給客人住了。」

　　童兆和道：「什麼人住上房，我來瞧瞧！」邊說邊走進院子來。正好這時上房的門一開，少婦探身出來，向店伙道：「勞你駕給拿點熱水來。」店伙答應了。

　　童兆和見那少婦膚色白膩，面目俊美，左腕上戴著一串珠子，顆顆精圓，更襯得她皓腕似玉，不禁心中打個突，咕的一聲，嚥了一口口水，雙眼骨碌碌亂轉，聽那少婦是江南口音，學說北方話，語音不純，但清脆柔和，另有一股韻味，不由得瘋了，大叫大嚷：「童大爺走鏢，這條道上來來去去幾十趟也走了，可從來不住次等房子。沒上房，給大爺挪挪不成麼？」口中叫嚷，乘少婦房門未關，直闖了進去。趟子手孫老三一拉，可沒拉住。那少婦見童兆和闖進，「啊喲」一聲，正想阻擋，只感到腿上一陣劇痛，坐了下去，適才腿上受了懷杖，傷勢竟自不輕。童兆和一進房，見炕上躺著個男人，房中黑沉沉地，看不清面目，但見他頭上纏滿了白布，右手用布掛在頸裡。一條腿露在被外，也纏了繃帶，看來這人全身是傷。

　　那人見童兆和進房，沉聲喝問：「是誰？」童兆和道：「姓童的是鎮遠鏢局鏢師，保鏢路過三道溝，沒上房住啦。勞你駕給挪一下吧。這女的是誰？是你老婆，是相好的？」那人聲音低沉，喝道：「滾出去！」他顯然受傷很重，說話也不能大聲。童兆和剛才沒見到那少婦與人性命相撲的惡鬥，心想一個是娘們，一個傷得不能動彈，不乘機佔佔便宜，更待何時？嘻皮笑臉的道：「你不肯挪也成，咱們三個兒就在這炕上一塊兒擠擠，你放心，我不會朝你這邊兒擠，不會碰痛你的傷口。」那人氣得全身發抖。少婦低聲勸道：「人哥，別跟這潑皮一般見識，咱們眼下不能再多結冤家。」向童兆和道：「別在這兒囉唆啦，快出去。」童兆和笑道：「出去幹麼，在這裡陪你不好麼？」炕上那男人啞聲道：「你過來。」童兆和走近了一步，道：「怎麼？你瞧瞧我長的俊不俊？」那男人道：「看不清楚。」童兆和哈哈一笑，又走近一步：「看清楚點，這變成大舅子挑妹夫來啦……」一句便宜話沒說完，炕上那男子突然坐起，快如電光石火，左手對準他「氣俞穴」一點，跟著左手一掌擊在他背上。童兆和登時如騰雲駕霧般平飛出去，穿出房門，蓬的一聲，結結實實跌在院子裡。他給點中了穴道，哇哇亂叫，聲音倒是不低，身子卻是不能動彈了。趟子手孫老三忙過來扶起，低聲道：「童爺，別惹他們，看樣子點子是紅花會的。」童兆和直叫：「啊……啊……我的腳動不了，紅花會的，你怎知道？」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孫老三道：「客店掌櫃的說，剛才衙門裡的四個公差來拿這兩個點子，打了好一陣才走呢！」客店裡的人聽說又有人打架，都圍攏來看。閻世章安頓了兄長屍身，也過來問：「什麼事？」童兆和叫道：「閻六哥，我給紅花會的小子點中穴道啦。咱們認栽了吧。」閻世章眉頭一皺，把童兆和的膀子一拉，提了起來，道：「老童，回房去說。」他是顧全鏢局的威名，堂堂鎮遠鏢局的鏢師，給人打得賴在地上不肯爬起來，那成什麼話。哪知他手一放，童兆和又軟在地上。叫道：「我混身不得勁啊，孫老三，他媽的，你扶住我不成麼？」閻世章一瞧，童兆和真的是給人點了穴，問道：「你跟誰打架了？」童兆和愁眉苦臉的向上房瞧了一眼，想伸手來指一指都不成，道：「那屋裡一個孫子王八蛋！」他又挑撥閻世章給他報仇：「紅花會他媽的土匪，殺了焦文期焦三爺，人家還沒空來找你們報仇，可又來惹上你童大爺啦，啊！」孫老三低聲道：「童大爺別罵啦，咱們犯不上跟紅花會結樑子，一得罪他們，以後走鏢就麻煩多啦。」閻世章聽童兆和這麼罵，本想過去瞧瞧是什麼腳色，但轉念心想，對方能點穴。武功定然甚強，自己過去多半討不了好，兄長又死了，沒了幫手，跨出一步又退了回來。這時鏢師錢正倫過來了，問孫老三：「你拿得準是紅花會的？」孫老三在他耳邊輕聲道：「剛才四個公差走時，關照客店掌櫃的，說這對夫婦是欽犯，是皇上特旨來抓的紅花會大頭子，叫櫃上留點兒神，倘若點子要走，馬上去報信。我在一旁聽得他們說的。」錢正倫有五十多歲年紀，一向在鏢行混，武藝雖不高強，但見多識廣，老成持重，當下向閻世章使個眼色，把童兆和扶了起來。閻世章悄問：「什麼路道？」錢正倫道：「紅花會的，咱們就讓一讓吧，治好了老童再說。」又問孫老三：「剛才來抓人你看到了嗎？」孫老三指手劃腳的說道：「打得才叫狠呢。一個娘們使兩把刀，左手長刀，右手短刀，四個大男人都打她不贏。」那四個男人其實是打贏的，不過他故意張大其辭。錢正倫愕然道：「那是神刀駱家的人了。她會放飛刀，是不是？」孫老三忙道：「是，是，手法真準。嘿，可了不起！」錢正倫向閻世章道：「紅花會文四當家的在這裡。」當下不再說話，三個人架著童兆和回房去了。這一切陸菲青全看在眼裡，鏢師們低聲商量沒所見，錢正倫後兩句話可聽到了。這時李沅芷走過來，乘機道：「師父，你幾時教我點穴啊？你瞧人家露這一手多帥！」陸菲青沒理她，自言自語：「是神刀駱家的後人，我可不能不管。——」李沅芷問道：「神刀駱家是誰？」陸菲青道：「神刀駱元通是我好朋友，聽說已經過世了。剛才和人相打的那個少婦，所使招數全是他這一派，若不是駱元通的女兒，就是他的徒弟，怎麼我看不出來？」說著很有點自怨自艾，心想：「在邊塞這麼久，隱居官衙，和武林中人久無往來，當年江湖上的事兒都淡忘了。還是因為老了，不中用了？」

　　說話之間，錢正倫和戴永明兩名鏢師又扶著童兆和過來。孫老三在上房外咳嗽一聲，大聲說道：「鎮遠鏢局錢鏢頭、戴鏢頭、童鏢頭前來拜會紅花會文四當家的。」

　　上房門呀的一聲打開，那少婦站在門口，瞪著鏢局中這四個人。孫老三把三張紅帖子遞上去，少婦不接，問道：「有什麼事？」

　　錢正倫領頭出言：「我們這兄弟有眼無珠，不知道文四當家大駕在這兒，得罪了您老，我們來替他賠禮，請您大人大量，可別見怪。」說罷便是一揖，戴永明和孫老三也都作了一揖。錢正倫又道：「文四奶奶，在下跟您雖沒會過，但久仰四當家和您的英名，我們總鏢頭王老爺子跟貴會於老當家、令尊神刀駱老爺子全有交情。我們這位兄弟生就這個壞脾氣，就愛胡說八道的……」少婦截住他的話頭，說道：「我們當家的受了傷，剛睡著，待會醒了，把各位的意思轉告就是。不是我們不懂禮貌，實在是他受傷不輕，有兩天沒好好睡啦。」說時憂急之狀見於顏色。錢正倫道：「文四當家受的是什麼傷？我這裡可帶有金創藥。」他想買一個好，那麼對方就不能不給童兆和救治。少婦明白他意思，道：「多謝你啦，我們自己有藥。這位被點中的不是重穴，待會我們爺醒了，讓店伴來請吧。」錢正倫見對方答應救治，就退了出去。少婦道：「喂，尊駕怎知道我們的名字？」錢正倫道：「憑您這對鴛鴦刀跟這手飛刀，江湖上誰不知道？再說，不是文四當家的，誰還有這手點穴功夫？你們兩位又在一起，那自然是奔雷手文泰來文四爺和文四奶奶鴛鴦刀駱冰啦！」少婦微微一笑。錢正倫捧了她又捧她丈夫，她心中自然樂意。

## 第02回　金風野店書生笛　鐵膽荒莊俠士心

　　李沅芷見錢正倫等扶著童兆和出來，回歸店房，心想點穴功夫真好，這討厭的鏢師給人點中穴道後一點法子都沒有，師父明明會，可是偏不肯教，看來他還留著什麼好功夫，怎生變個法兒求他教呢？回到房裡，托著腮幫子出了半天神。吃了飯，陪著母親說閒話，李夫人嘮嘮叨叨的怪她路上盡鬧事，說不許她再穿男裝了。李沅芷笑道：「媽，你常說沒兒子，現在變了個兒子出來還不高興嗎？」李夫人拿她沒法，上炕睡了。李沅芷正要解衣就寢，忽聽得院子中一響，窗格子上有人手指輕彈了幾下，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小子，你出來，有話問你。」李沅芷一楞，提劍開門，縱進院子，只見一個人影站在那裡，說道：「渾小子，有膽的跟我來。」說著便翻出了牆。李沅芷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也不管外面是否有人埋伏，跟著跳出牆外，雙腳剛下地，迎面就是一劍刺來。

　　李沅芷舉劍擋開，喝道：「什麼人？」那人退了兩步，說道：「我是回部霍青桐。喂，我問你，咱們河水不犯井水，幹麼你硬給鏢局子撐腰，壞我們的事？」李沅芷見那人俏生生的站著，劍尖拄地，左手戟指而問，正是白天跟她惡鬥過的那個黃衫女郎，給她這麼一問，啞口無言，自己憑空插手，確沒什麼道理，只好強詞奪理：「天下事天下人管得，你少爺就愛管鬧事。不服氣麼？我再來領教領教你的劍術……」話未說完，刷的就是一劍，霍青桐更加惱怒，舉劍相迎。

　　李沅芷明知劍法上鬥不過她，心中已有了主意，邊打邊退，看準了地位，一直退到陸菲青所住店房之後，突然叫道：「師父，師父，人家要殺我呀！」霍青桐「嗤」的一笑，道：「哼，沒用的東西，才犯不著殺你呢！我是來教訓教訓你，沒本事就少管閒事。」說完掉頭就走。哪知李沅芷可不讓她走了，「春雲乍展」，挺劍刺她背心，霍青桐回頭施展「三分劍術」，李沅芷又被逼得手忙腳亂。她聽得身後有人，知道師父已經出來，見霍青桐長劍當胸刺來，一縱就躲到了陸菲青背後。

　　陸菲青舉起白龍劍擋住霍青桐劍招。霍青桐見李沅芷來了幫手，也不打話，劍招如風，連續十餘記進手招數。交手數合，便發覺對手劍招手法和李沅芷全然相同，可是自己卻絲毫討不到便宜。她劍招越快，對方越慢，再鬥數合，她攻勢已盡被抑制，完全處在下風。李沅芷全神貫注，在旁看兩人鬥劍，她存心把師父引出來，想偷學一兩招師父不肯教的精妙招數，然見師父所使「柔雲劍術」與傳給自己的全無二致，但一招一式之中，顯是蘊藏著極大內勁。霍青桐「三分劍術」要旨在以快打慢，以變擾敵，但陸菲青並不跟著她迅速的劍法應招變式，數合之後，主客之勢即已倒置。霍青桐迭遇險招，知道對方是前輩高手，心下怯了，連使「大漠孤煙」、「平沙落雁「兩招，凌厲進攻，待對方舉劍擋格，轉身欲退。哪知對方劍招連綿不斷，粘上了就休想離開，霍青桐暗暗叫苦，只得打起精神廝拚。

　　這時李沅芷看出了便宜，還劍入鞘，施展無極玄功拳加入戰團。霍青桐連陸菲青一人都已敵不過，哪禁得李沅芷又來助戰？李沅芷狡猾異常，東摸一把，西勾一腿，並不攻擊對方要害，卻是存心開玩笑，以報前日馬鬣被拉之仇。回教男女界限極嚴，婦女出門多戴面紗，霍青桐此次要事在身，料知爭鬥必多，因此不戴面紗，以免與人動戰時不便。她向來端嚴，哪容得李沅芷如此輕薄胡鬧，心頭氣急，門戶封得不緊，被陸菲青劍進中宮，點到面門。霍青桐舉劍擋開。李沅芷乘機竄到她背後，喝聲：「看拳！」一記「猛雞奪粟」，向她左肩打去。霍青桐左腕翻轉，以擒拿法化開。李沅芷乘她右手擋劍、左手架拳之際，一掌向她胸部按去，這一掌如打實了，非受重傷不可。霍青桐一驚，雙手抽不出來招架，只得向後一仰，以消減對方掌力。哪知李沅芷並不用勁，一掌觸到霍青桐胸部，重重摸了一把，嘻嘻一笑，向後躍開。霍青桐急怒攻心，轉身挺劍疾刺。李沅芷一避，她又是一劍。她竟是存心拚命，對陸菲青的劍不架不閃，盡向李沅芷進攻。陸菲青日間見到霍青桐劍法精奇，早留了神，他原只想考較考較，決無傷她之意，見她對自己劍招竟不理會，待刺到她身邊時便凝招不發。這時霍青桐攻勢凌厲，李沅芷緩不開手拔劍。被迫得連連倒退，口中還在氣她：「我摸過了，你殺死我也沒用啦。」霍青桐一招「神駝駿足」挺劍直刺，劍尖將到之際，突然圈轉，使出「天山派」劍法的獨得之秘「海市蜃樓」，虛虛實實，劍光霍霍，李沅芷眼花繚亂，手足無措，眼見就要命喪劍下。

　　陸菲青這時不能不管，挺劍又把霍青桐的攻勢接了過來。李沅芷緩了一口氣，筆道：「算了，別生氣啦，你嫁給我就成啦。」霍青桐眼見打陸菲青不過，受了大辱又無法報仇，見陸菲青一劍刺來，竟不招架，將手中長劍向李沅芷使勁擲去，竟是個同歸於盡的打法。陸菲青大吃一驚，長劍跟著擲出，雙劍在半空一碰，錚的一聲，同時落地，左手一掌「撥雲見日」，在霍青桐左肩上輕輕一按，把她直推出五六步去，縱身上前，說道：「姑娘休要見怪。」霍青桐又急又怒，迸出兩行清淚，嗚咽著發足便奔。陸菲青追上擋住，道：「姑娘慢走，我有話說。」霍青桐怒道：「你待怎樣？」陸菲青轉頭向李沅芷道：「還不向這位姐姐賠不是？」李沅芷笑嘻嘻的過來一揖，霍青桐迎面就是一拳。李沅芷笑道：「啊喲，沒打中！」閃身一避，隨手把帽子拉下，露出一頭秀髮，笑道：「你瞧我是男人還是女人？」霍青桐在月下見李沅芷露出真面目，不由得驚呆了，憤羞立消，但餘怒未息，一時沉吟不語。陸菲青道：「這是我女弟子，一向淘氣頑皮，我也管她不了。適才之事，我也很有不是，請別見怪。」說罷也是一揖。霍青桐側過身子，不接受他這禮，一聲不響，胸口不斷起伏。陸菲青道：「天山雙鷹是你什麼人？」霍青桐秀眉一揚，嘴唇動了動，但忍住不說。陸菲青又道：「我跟天山雙鷹禿鷲陳兄、雪雕陳夫人全有交情。咱們可不是外人。」霍青桐道：「雪雕是我師父。我去告訴師父師公，說你長輩欺侮小輩，指使徒弟來打人家，連自己也動了手。」她恨恨的瞪了二人一眼，回身就走。陸菲青待她走了數步，大聲叫道：「喂，你去告訴師父，說誰欺侮了你呀？」霍青桐一想，人家姓名都不知道，將來如何算帳，停了步，問道：「那麼你是誰！」

　　陸菲青捋了一下鬍鬚，笑道：「兩個都是小孩脾氣。算了，算了，這是我徒弟李沅芷，你去告訴你師父師公，我『綿裡針』……」他驟然住口，心想李沅芷一直沒知道他真姓名，「……就說武當派『綿裡針』姓陸的，恭喜他們二位收了個好徒弟。」霍青桐道：「還說好徒弟哩，給人家這樣欺侮，丟師父師公的臉。」陸菲青正色道：「姑娘你別以為敗在我手下是丟臉，能似你這般跟我拆上幾十招的人，武林中可並不多。我知天山雙鷹向來不收徒弟，可是日間見你劍法全是雙鷹嫡傳，心中犯了疑，因此上再試你一試。適才見你使出『海市蜃樓』絕招來，才知你確是得了雙鷹的真傳。你師公還在跟你師父為喝醋而爭吵嗎？」說著哈哈一笑。原來禿鷹陳正德醋心極重，夫妻倆都已年逾花甲，卻還是疑心夫人雪雕關明梅移情別向，數十年來口角紛爭，沒一日安寧。霍青桐見他連師父師公的私事都知道，信他確是前輩，可是仍不服氣，道：「你既是我師父朋友，怎地叫你徒弟跟我們作對？害得我們聖經搶不回來？我才不信你是好人呢。」說著背轉了身子，她不肯輸這口氣，不願以晚輩之禮拜見。陸菲青道：「你劍法早勝過了我徒兒。再說，比劍比不過不算丟臉，聖經搶不回來才教丟臉呢。一個人的勝負榮辱打什麼緊？全族給人家欺侮，那才須得拚命。」

　　霍青桐一驚，覺得這確是至理名言，驕氣全消，回過身來向陸菲青盈盈施禮，道：「小侄女不懂事，請老前輩指教如何奪回聖經。老前輩若肯援手，侄女全族永感大德。」說罷就要下跪，陸菲青忙扶住了。李沅芷道：「我糊里糊塗的壞了你們大事，早給師父罵了半天啦。姊姊你別急，我去幫你搶回來，那紅布包袱裡包的，便是你們的聖經？」霍青桐點點頭。李沅芷道：「咱們現在就去。」陸菲青道：「先探一探。」三個人低聲商量了幾句。陸菲青在外把風，霍青桐與李沅芷兩人翻牆進店，探查鏢師動靜。李沅芷適才見童兆和走過之時，還背著那個紅布包袱，她向霍青桐招了招手，矮身走到一干鏢師所住房外，見房裡燈光還亮著，不敢長身探看，兩人蹲在牆邊。只聽得房內童兆和不住哇哇怪叫，一會兒聲息停了。一名鏢師道：「張大人手段真高明，一下子就把我們童兄弟治好了。」童兆和道：「我寧可一輩子動彈不得，也不能讓紅花會那小子給我治。」一名鏢師道：「早知張大人會來，剛才也犯不著去給那小子賠不是啦，想想真是晦氣。」一個中氣充沛的聲音說道：「你們看著這對男女，明兒等老吳他們一來，咱們就動手。這幾個也真膿包，四個人鬥一個女娘們還得不了手。只是這案子他們在辦，我不便搶在頭裡。」童兆和道：「你張大人一到，那還不手到擒來？你抓到後，我在這小子頭上狠狠的踢他幾腳。」

　　李沅芷慢慢長身，在窗紙上找到個破孔向裡張望，見房裡坐著五六個人，一個四十多歲、氣派威武的面生人居中而坐，想必就是他們口中的張大人，見那人雙目如電，太陽穴高高凸起，心想：「聽師父說，這樣的人內功精深，武功非同小可，怎麼官場中也有如此人物？」只聽閻世章道：「老童，你把包袱交給我，那些回回不死心，路上怕還有麻煩。」童兆和遲遲疑疑的把包袱解下來，兀自不肯便交過去。閻世章道：「你放心，我可不是跟你爭功，咱們玩藝兒誰強誰弱，誰也瞞不了誰。把這包袱太太平平送到京裡，大家都有好處。」

　　李沅芷心想，包袱一給閻世章拿到，他武功強，搶回來就不容易，靈機一動，在霍青桐耳邊說了幾句話，隨即除下帽子，把長髮披在面前，取出塊手帕蒙住下半截臉，在地下拾起兩塊磚頭，使勁向窗上擲去，砸破窗格，直打進房裡。房裡燈火驟滅，房門一開，竄出五六個人來。當先一人喝道：「什麼東西？膽子倒不小。」霍青桐胡哨一聲，翻身出牆，眾鏢師紛紛追出。李沅芷待眾鏢師和那張大人追出牆去，直闖進房。童兆和被人點了大半天的穴，剛救治過來，手腳還不靈便，躺在炕上，見門外闖進一個披頭散髮、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東西來，雙腳迸跳，口中吱吱直叫，登時嚇得全身軟癱。那鬼跳將過來，在他手中將紅包袱一把搶過去，吱吱吱的又跳出房去。眾鏢師追出數步，那張大人忽地住腳，道：「糟了，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快回去！」閻世章等也即醒悟，回到店房，只見童兆和倒在炕上，呆了半晌，才把鬼搶包袱之事說了。張大人恨道：「什麼鬼？咱們陰溝裡翻船，幾十年的老江湖著了道兒。」李沅芷搶了包袱，躲在牆邊，待眾鏢師都進了房，才翻牆出去。她輕輕吹了記口哨，對面樹蔭下有人應了一聲，兩個人影迎將上來，正是陸菲青和霍青桐。李沅芷得意非凡，笑道：「包袱搶回來了，可不怪我了吧……」一句話沒說完，陸菲青叫道：「小心後面。」李沅芷正待回頭，肩上已被人拍了一下，她反手急扣，卻沒扣住敵人手腕，心中一驚，知是來了強敵，此人悄沒聲的跟在後面，自己竟絲毫不覺，急忙轉身，月光下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站在面前。她萬想不到敵人站得如此之近，驚得倒退兩步，揚手將包袱向霍青桐擲去，叫道：「接著。」雙手一錯，護身迎敵。哪知敵人身法奇快，她包袱剛擲出，敵人已跟著縱起，一伸手，半路上截下了包袱。李沅芷又驚又怒，迎面一拳，同時霍青桐也從後攻到。那人左手拿住包袱，雙手一分，使出的勢子竟是武當長拳中的「高四平，氣勁力足，把李沅芷和霍青桐同時震得倒退數步。李沅芷這時看清了敵人，正是那個張大人。武當長拳是武當派的入門功夫，她跟陸菲青學藝，學了練氣的十段錦後，最先學的就是這套拳術，哪知平平常常一招「高四平」，在敵人手下使出來竟有如斯威力，不禁倒抽了口涼氣，回頭一望，師父卻已不知去向。

　　霍青桐見包袱又被搶去，明知非敵，卻不甘心就此退去，拔劍又上。李沅芷右足踏進一步，「七星拳」變「倒騎龍」，也以武當長拳擊敵。張大人見她出手拳招，「噫」了一聲，待她「倒騎龍」變勢反擊，不閃不避，側身也是一招「倒騎龍」一拳揮去。同樣的拳法，卻有功力高下之分，李沅芷和敵人拳對拳一碰，只覺手臂一陣酸麻，疼痛難當，腳下一個踉蹌，向左跳開，險些跌倒。霍青桐見她遇險，不顧傷敵，先救同伴，跳到李沅芷身旁，伸左手將她挽住，右手挺劍指著張大人，防他來攻。

　　張大人高聲說道：「喂，你這孩子，我問你，你師父姓馬還是姓陸？」李沅芷心想：「師父姓陸，偏要騙騙他。」說道：「我師父姓馬，你怎知道？」張大人道：「見了師叔不磕頭麼？」說罷哈哈一笑。霍青桐見他們敘起師門之誼，自己與李沅芷毫無交情，眼見聖經是拿不回來了，當即快步離去。

　　李沅芷忙去追趕，奔出幾十步，正巧浮雲掩月，眼前一片漆黑，空中打了幾個悶雷，心下一嚇，不敢再追，回來已不見了張大人。待得跳牆進去，身上已落著幾滴雨點，剛進房，大雨已傾盆而下。這場豪雨整整下了一夜，到天明兀自未停。李沅芷梳洗罷，見窗外雨勢越大。服侍李夫人的傭婦進來道：「曾參將說，雨太大，今兒走不成了。」李沅芷忙到師父房裡，將昨晚的事說了，問是怎麼回事。陸菲青眉頭皺起，似是心事重重，只道：「你不說是我的徒弟，那很好。」她見師父臉色凝重，不敢多問，回到自己房中。秋風秋雨，時緊時緩，破窗中陣陣寒風吹進房來。李沅芷困處僻地野店，甚覺厭煩，踱到紅花會四當家的店房外瞧瞧，只見房門緊閉，沒半點聲息。鎮遠鏢局的鏢車也都沒走，幾名鏢師架起了腿，坐在廳裡閒談，昨晚那自稱是她師叔的張大人卻不在內。一陣西風刮來，發覺頗有寒意，她正想回房，忽聽門外一陣鸞鈴響，一匹馬從雨中疾奔而來。

　　那馬到客店外停住，一個少年書生下馬走進店來。店伙牽了馬去上料，問那書生是否住店。那書生脫去所披雨衣，說道：「打過尖還得趕路。」店伙招呼他坐下，泡上茶來。那書生長身玉立，眉清目秀。在塞外邊荒之地，很少見判這般風流英俊人物，李沅芷不免多看了一眼。那書生也見到了她，微微一笑，李沅芷臉上一熱，忙把頭轉了開去。店外馬蹄聲響，又有幾個人闖進來，李沅芷認得是昨天圍攻那少婦的四人，忙退入陸菲青房中問計。陸菲青道：「咱們先瞧著。」師徒兩人從窗縫之中向外窺看。

　　四人中那使劍的叫店伙來低聲問了幾句，道：「拿酒飯上來。」店伙答應著下去。那人道：「紅花會的點子沒走，吃飽了再干。」那書生神色微變，斜著眼不住打量四人。

　　李沅芷道：「要不要再幫那女人？」陸菲青道：「別亂動，聽我吩咐。」他對四名公差沒再理會，只細看那書生。見他吃過了飯，把長凳搬到院子通道，從身後包裹裡抽出一根笛子，悠悠揚揚的吹了起來。李沅芷粗解音律，聽他吹的是「天淨沙了」牌子，吹笛不奇，奇在這笛子金光燦爛，竟如是純金所鑄。這一帶路上很不太平，他孤身一個文弱書生，拿了一支金笛賣弄，豈不引起暴客覬覦？心裡想，待會兒倒要提醒他一句。四名公差見了這書生的舉動也有些納罕。吃完了飯，那使劍的縱身跳上桌子，高聲說道：「我們是京裡和蘭州府來的公差，到此捉拿紅花會欽犯，安分良民不必驚擾。一會兒動起手來刀槍無眼，大夥兒站得遠遠的吧。」說罷跳下桌來，領著三人就要往內闖去。那書生竟是沒聽見一般，坐在當路，仍然吹他的笛子。那使劍的走近說道：「喂，借光，別阻我們公事。」他見那書生文士打扮，說不定是什麼秀才舉人，才對他還客氣一點，如是尋常百姓，早就一把推開了。那書生慢條斯理的放下笛子，問道：「各位要捉拿欽犯，他犯了什麼罪啊？常言道得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看馬馬虎虎算了，何必一定要捉呢？」使懷杖的公差走上一步，喝道：「別在這裡囉唆行不行？走開走開！」書生笑道：「尊駕稍安勿躁。兄弟做東，人家來喝一杯，交個朋友如何？」那公差怎容得他如此糾纏，伸手推去，罵道：「他媽的，酸得討厭！」

　　那書生身子搖擺，叫道：「啊唷，別動粗，君子動口不動手！」突然前撲，似是收勢不住，伸出金笛向前一抵，無巧不巧，剛好抵上那公差的左腿穴道。那公差腿一軟，便跪了下去。書生叫道：「啊唷，不敢當，別行大禮！」連連作揖。這一來，幾個行家全知他身懷絕技，是有意跟這幾個公人為難了。李沅芷本來在為書生擔憂，怕他受公差欺侮，待見他竟會點穴，還在裝腔作勢，只看得眉飛色舞，好不有興。使軟鞭的公差驚叫：「師叔，這點子怕也是紅花會的！」使劍和使鬼頭刀的連連退出幾步。那使懷杖的公差軟倒在地，動彈不得，使軟鞭的將他拉在一邊。使劍的公差向書生道：「你是紅花會的？」言語中頗有忌憚之意。

　　那書生哈哈一笑，道：「做公差的耳目真靈，這碗飯倒也不是白吃的，知道紅花會中有區區在下這號人物。常言道：光棍眼，賽夾剪。果然是有點道理。在下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餘名魚同。餘者，人未之餘。魚者，混水摸魚之魚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破銅爛鐵之銅也。在下是紅花會中一個小腳色，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他把笛子揚了一揚，道：「你們不識得這傢伙麼？」使劍的道：「啊，你是金笛秀才！」那書生道：「不敢，正是區區。閣下手持寶劍，青光閃閃，獐頭鼠目，一表非凡，想必是北京大名鼎鼎的捕頭吳國棟了。聽說你早已告老收山，怎麼又幹起這調調兒來啦？」使劍的哼了一聲道：「你眼光也不錯啊！你是紅花會的，這官司跟我打了吧！」話畢手揚，劍走輕靈，挺劍刺出，剛中帶柔，勁道十足。吳國棟是北京名捕頭，手下所破大案、所殺大盜不計其數，自知積下怨家太多，幾年前已然告老。那使軟鞭的是他師侄馮輝，這次奉命協同大內侍衛捉拿紅花會的要犯，自知本領不濟，千懇萬求，請了他來相助一臂。使鬼頭刀的叫蔣天壽，使懷杖的叫韓春霖，都是蘭州的捕快。捕快武功雖然不高，追尋犯人的本領卻勝過了御前侍衛。

　　當下余魚同施展金笛，和三名公差鬥在一起。他的金笛有時當鐵鞭使，有時當判官筆用，有時招數中更夾雜著劍法，吳國棟等三人一時竟鬧了個手忙足亂。陸菲青和李沅芷只看得幾招之後，不由得面面相覷。李沅芷道：「是柔雲劍術。」陸菲青點點頭，暗想：「柔雲劍是本門獨得之秘，他既是紅花會中人，那麼是大師兄的徒弟了。」

　　陸菲青師兄弟三人，他居中老二，大師兄馬真，師弟張召重便是昨晚李沅芷與之動手過招的「張大人」。這張召重天份甚高，用功又勤，師兄弟中倒以他武功最強，只是熱衷功名利祿，投身朝廷，此人辦事賣力，這些年來青雲直上，已升到御林軍驍騎營佐領之職。陸菲青當年早與他劃地絕交，昨晚見了他的招式，別來十餘年，此人百尺竿頭，又進一步，實是非同小可。這一晚回思昔日師門學藝的往事，感慨萬千，不意今日又見了一個技出同傳的後進少年。

　　他猜想余魚同是師兄馬真之徒，果然所料不錯。余魚同乃江南望族子弟，中過秀才。他父親因和一家豪門爭一塊墳地，官司打得傾家蕩產，又被豪門藉故陷害，瘐死獄中。余魚同一氣出走，得遇機緣，拜馬真為師，棄文習武，回來把士豪刺死，從此亡命江湖，後來入了紅花會。他為人機警靈巧，多識各地鄉談，在會中任聯絡四方、刺探訊息之職。這次奉命赴洛陽辦事，並不知文泰來夫婦途中遇敵，在這店裡養傷，原擬吃些點心便冒雨東行，卻聽吳國棟等口口聲聲要捉拿紅花會中人，便即挺身而出。駱冰隔窗聞笛，卻知是十四弟到了。余魚同以一敵三，打得難解難分。鏢行中人聞聲齊出，站在一旁看熱鬧。童兆和大聲道：「要是我啊，留下兩個招呼小子，另一個就用彈子打。」他見馮輝背負彈弓，便提醒一句。馮輝一聽不錯，退出戰團，跳上桌子，拉起彈弓，叭叭叭，一陣彈子向余魚同打去。余魚同連連閃避，又要招架刀劍，頓處下風，數合過後，吳國棟長劍與蔣天壽的鬼頭刀同時攻到，余魚同揮金笛將刀擋開，吳國棟的劍卻在他長衫上刺了一洞。余魚同一呆，面頰上中了一彈，吃痛之下，手腳更慢。吳國棟與蔣天壽攻得越緊。蔣天壽武功平平，吳國棟卻劍法老辣，算得是公門中一把好手。余魚同手中金笛只有招架，已遞不出招去。童兆和在一旁得意：「聽童大爺的話包你沒錯。喂，你這小子別打啦，扔下笛子，磕頭求饒，脫褲子挨板子吧！」

　　余魚同技藝得自名門真傳，雖危不亂，激鬥之中，忽駢左手兩指，直向吳國棟乳下穴道點去。吳國棟疾退兩步。余魚同兩指變掌，在蔣天壽臉前虛顯一下，待對方舉刀擋格，手掌故意遲遲縮回。蔣天壽看出有便宜可佔，鬼頭刀變守為攻，直削過去。余魚同左掌將敵人兵刃誘過，金笛橫擊，正中敵腰。蔣天壽大哼一聲，痛得蹲了下去。余魚同待要趕打，吳國棟迎劍架住。馮輝一陣彈子，又把他擋住了。

　　蔣天壽順了一口氣，強忍痛楚，咬緊牙關，站起來溜到余魚同背後，乘他前顧長劍、側避彈子之際，用盡平生之力，鬼頭刀「獨劈華山」，向他後腦砍去，這一招攻其無備，實難躲避。哪知刀鋒堪堪砍到敵人頂心，腕上突然奇痛，兵刃拿捏不住，跌落在地，呆得一呆，胸口又中了一柄飛刀，當場氣絕。余魚同回過頭來，只見駱冰左手扶桌，站在身後，右手拿著一柄飛刀，纖指執白刃，如持鮮花枝，俊目流眄，櫻唇含笑，舉手斃敵，渾若無事，說不盡的嫵媚可喜。他一見之下，胸口一熱，精神大振，金笛舞起一團黃光，大叫：「四嫂，把打彈弓的鷹爪廢了。」駱冰微微一笑，飛刀出手。馮輝聽得叫聲，忙轉身迎敵，只見明晃晃的一把柳葉尖刀已迎胸飛來，風勁勢急，忙舉彈弓擋架，拍的一聲，弓脊立斷，飛刀餘勢未衰，又將他手背削破。馮輝大駭，狂叫：「師叔，風緊扯呼！」轉身就走，吳國棟刷刷兩劍，把余魚同逼退兩步，將軟倒在地的韓春霖背起，馮輝揮鞭斷後，衝向店門。余魚同見公差逃走，也不追趕，將笛子舉到嘴邊。李沅芷心想這人真是好整以暇，這當口還吹笛呢。誰知他這次並非橫吹，而是像吹洞簫般直次，只見他一鼓氣，一枝小箭從金笛中飛將出來。馮輝頭一低，小箭釘在韓春霖臀上，痛得他哇哇大叫。余魚同轉身道：「四哥呢？」駱冰道：「跟我來。」她腿上受傷，撐了根門閂當枴杖，引路進房。余魚同從地下拾起一把飛刀交還駱冰，問道：「四嫂怎麼受了傷，不礙事麼？」

　　那邊吳國棟背了韓春霖竄出，生怕敵人追來，使足了勁往店門奔去，剛出門口，外面進來一人，登時撞個滿懷。吳國棟數十年功夫，下盤扎得堅實異常，哪知被進來這人輕輕一碰，竟收不住腳，連連退出幾步，把韓春霖脫手拋在地上，才沒跌倒。這一下韓春霖可慘了，那枝小箭在地上一撞，連箭羽沒入肉裡。吳國棟一抬頭，見進來的是驍騎營佐領張召重，轉怒為喜，將已到嘴邊的一句粗話縮回肚裡，忙請了個安，說道：「張大人，小的不中用，一個兄弟讓點子廢了，這個又給點了穴道。」張召重「唔」了一聲，左手一把將韓春霖提起，右手在他腰裡一捏，腿上一拍，就把他閉住的血脈解開了，問道：「點子跑了？」吳國棟道：「還在店裡呢。」張召重哼了一聲道：「膽子倒不小，殺官拒捕，還大模大樣的住店。」一邊說話一邊走進院子。馮輝一指文泰來的店房，道：「張大人，點子在那裡。」手持軟鞭，當先開路。一行人正要闖進，忽然左廂房中竄出一個少年，手持紅布包袱，向來召重一揚，笑道：「喂，又給我搶來啦！」說話之間已奔到門邊。張召重一怔，心想：「這批鏢行小子真夠膿包，我奪了回來，又被人家搶了去。別理他，自己正事要緊！」當下並不追趕，轉身又要進房。那少年見他不追，停步叫道：「不知哪裡學來幾手三腳貓，還冒充是人家師叔，羞也不羞？」這少年正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張召重名震江湖，外號「火手判官」。綠林中有言道：「寧見閻王，莫見老王；寧挨一槍，莫遇一張。」「老王」是鎮遠鏢局總鏢頭威震河朔王維揚，「一張」便是「火手判官」張召重了。這些年來他雖身在官場，武林人物見了仍是敬畏有加，幾時受過這等奚落？當時氣往上衝，一個箭步，舉手向李沅芷抓來，有心要把她抓到，好好教訓一頓，再交給師兄馬真發落。他認定她是馬真的徒弟了。李沅芷見他追來，拔腳就逃。張召重道：「好小子，往哪裡逃？」追了幾步，眼見她逃得極快，不想跟她糾纏，轉身要辦正事。哪知李沅芷見他不追，又停步譏諷，說他浪得虛名，丟了武當派的臉，口中說話，腳下卻絲毫不敢停留，張召重大怒，直追出兩三里地，其實大雨未停，兩人身上全濕了。強召重一發狠勁，心說：「渾小子，抓到你再說。」施展輕功，全力追來。他既決心要追，李沅芷可就難以逃走，眼見對方越追越近，知他武功卓絕，不禁發慌，斜刺裡往山坡上奔去，張召重一聲不響，隨後跟來，腳步加快，已到李沅芷背後，一伸手，抓住她背心衣服。李沅芷大驚，用力一掙，「嗤」的一聲，背上一塊衣衫給扯了下來，心中突突亂跳。隨手把紅布包袱往山澗裡一拋，說道：「給你吧。」

　　張召重知道包裡經書關係非小，兆惠將軍看得極重，被澗水一沖，不知流向何處，就算找得回來也必浸壞，當下顧不得追人，躍下山澗去拾包袱。李沅芷哈哈一笑，回身走了。張石重拾起包袱，見已濕了，忙打開要看經書是否浸濕，一解開，不由得破口大罵，包裡哪有什麼《可蘭經》？竟是客店櫃檯上的兩本帳簿，翻開一看，簿上寫的是收某號客人房飯錢幾錢幾串，店伙某某支薪工幾兩幾錢。他大歎晦氣，江湖上什麼大陣大仗全見過，卻連上了這小子兩次大當，隨手把帳簿包袱拋入山澗，若是拿回店裡，給人一問，面子上可下不來。

　　他一肚子煩躁，趕回客店，一踏進門就遇見鏢行的閻世章，見他背上好好的背著那紅布包袱，暗叫慚愧，忙問：「這包袱有人動過沒有？」閻世章道：「沒有啊。」他為人細心，知道張召重相問必有緣故，邀他同進店房，打開包袱，經書好端端在內。張召重道：「吳國棟他們哪裡去了？」閻世章道：「剛才還見到在這裡。」張召重氣道：「皇上養了這樣的人有屁用！我只走開幾步，就遠遠躲了起來。閻老弟，你跟我來，你瞧我單槍匹馬，將這點子抓了。」說著便向文泰來所住店房走去。閻世章心下為難，他震於紅花會的威名，知道這幫會人多勢眾，好手如雲，自己可惹他們不起，但張召重的話卻也不敢違拗，當下抱定宗旨袖手旁觀，決不參與，好在張召重武功卓絕，對方三人中倒有兩個受傷，勢必手到擒來，他說過要單槍匹馬，就讓他單搶匹馬上陣便是。張召重走到門外，大喝一聲：「紅花會匪徒，給我滾出來！」隔了半晌，房內毫無聲息。他大聲罵道：「他媽的，沒種！」抬腿踢門，房門虛掩，並未上閂，竟然不見有人。他一驚，叫道：「點子跑啦！」衝進房去，房裡空空如也，炕上棉被隆起，似乎被內有人，拔劍挑開棉被，果有兩人相向而臥，他以劍尖在朝裡那人背上輕刺一下，那人動也不動，扳過來看時，那人臉上毫無血色，兩眼突出，竟是蘭州府捕快韓春霖，臉朝外的人則是北京捕頭馮輝，伸手一探鼻息，兩人均已氣絕。這兩人身上並無血跡，也無刀劍傷口，再加細查，見兩人後腦骨都碎成細片，乃內家高手掌力所擊，不禁對文泰來暗暗佩服，心想他重傷之餘，還能使出如此厲害內力，「奔雷手」三字果然名不虛傳。可是吳國棟去了何處？文泰來夫婦又逃往何方？把店伙叫來細問，竟無半點頭緒。張召重這一下可沒猜對，韓春霖與馮輝並不是文泰來打死的。原來當時陸菲青與李沅芷隔窗觀戰，見余魚同遇險，陸菲青暗發芙蓉金針，打中蔣天壽手腕，鬼頭刀落地，駱冰趕來送上一把飛刀把他打死。吳國棟背起韓春霖逃走。陸菲青放下了心，以為余駱二人難關已過，哪知張召重卻闖了進來。李沅芷道：「昨晚搶我包袱的就是他，師父認得他嗎？」陸菲青「唔」了一聲，心下計算已定，低聲道：「快去把他引開，越遠越好。回來如不見我，明天你們自管上路，我隨後趕來。」李沅芷還待要問，陸菲青道：「快去，遲了怕來不及，可得千萬小心。」他知這徒兒詭計多端，師弟武藝雖強，但論聰明機變，卻遠遠不及，料想她不會吃虧。而且她父親是現任提督，萬一被張召重捉到，也不敢難為於她。又知張召重心高氣傲，不屑和婦女動手，要緊關頭之時，李沅芷如露出女子面目，張召重必一笑而走。不出所算，張召重果然上當，但其實張召重如發暗器，或施殺手，李沅芷也早受傷，只因以為她是大師兄馬真之徒，手下留了情，這倒非陸菲青始料之所及。

　　陸菲青見張召重追出店門，微一凝思，提筆匆匆寫了封信，放在懷內，走到文泰來店房門外，在門上輕敲兩下。房裡一個女人聲音問道：「誰呀？」陸菲青道：「我是駱元通駱五爺的好朋友，有要事奉告。」裡面並不答話，也不開門，當是在商量如何應付。這時吳國棟三人卻慢慢走近，遠遠站著監視，見陸菲青站在門外，很是詫異。房門忽地打開，余魚同站在門口，斯斯文文的道：「是哪一位前輩？」陸菲青低聲道：「我是你師叔綿裡針陸菲青。」余魚同臉現遲疑，他確知有這一位師叔，為人俠義，可是從來沒見過面，不知眼前老者是真是假，這時文泰來身受重傷，讓陌生人進房安知他不存歹意。陸菲青低聲道：「別做聲，我教你相信，讓開吧。」余魚同疑心更甚，腿上踩樁拿勁，防他闖門，一面上上下下的打量。陸菲青突伸左手，向他肩上拍去。余魚同一閃，陸菲青右掌翻處，已擱到他腋下，一個「懶扎衣」，輕輕把他推在一邊。「懶扎衣」是武當長拳中起手第一式，左手撩起自己長衫，右手單鞭攻敵，出手鋒銳而瀟灑自如，原意是不必脫去長袍即可隨手擊敵，凡是本門中人，那是一定學過的入門第一課。余魚同只覺得一股大力將他一推，身不由主的退了幾步，心中又驚又喜：「真是師叔到了。」

　　余魚同這一退，駱冰提起雙刀便要上前。余魚同向她做個手勢，道：「且慢！」陸菲青雙手向他們揮了幾揮，示意退開，隨即奔出房去，向吳國棟等叫道：「喂，喂，屋裡的人都逃光啦，快來看！」吳國棟大吃一驚，衝進房去，韓春霖和馮輝緊跟在後。陸菲青最後進房，將三人出路堵死，隨手關上了門。吳國棟見余魚同等好端端都在房裡，一驚更甚，忙叫。「快退！」韓春霖和馮輝待要轉身，陸菲青雙掌發勁，在兩人後腦擊落。兩人腦骨破裂，登時斃命。吳國棟機警異常，見房門被堵，立即頓足飛身上炕，雙手護住腦門，直向窗格撞去。文泰來睡在炕上，見他在自己頭頂竄過，坐起身來，左掌揮出，喀喇一響，吳國棟右臂立斷。吳國棟身形一晃，左足在牆上一撐，還是穿窗破格，逃了出去。腦後風生，駱冰飛刀出手，吳國棟跳出去時早防敵人暗器追襲，雙腳只在地上一點，隨即躍向左邊，饒是如此，飛刀還是插入了他右肩，當下顧不得疼痛，拚命逃出客店。

　　這一來，駱冰和余魚同再無懷疑，一齊下拜。文泰來道：「老前輩，恕在下不能下來見禮。」陸菲青道：「好說，好說。這位和駱元通駱五爺是怎生稱呼？」說時眼望駱冰。駱冰道：「那是先父。」陸菲青道：「元通老弟是我至交好友，想不到竟先我謝世。」言下不禁淒然。駱冰眼眶一紅，忍住了眼淚。陸菲青問余魚同道：「你是馬師兄的徒弟了？師兄近來可好？」余魚同道：「托師叔的福，師父身子安健。他老人家常常惦記師叔，說有十多年不見，不知師叔在何處貴幹，總是放心不下。」陸菲青憮然道：「我也很想念你師父。你可知另一個師叔也找你來了。」余魚同矍然一驚，道：「張召重張師叔？」陸菲青點點頭。文泰來聽得張召重的名字，微微一震，「呀」了一聲。駱冰忙過去相扶，愛憐之情，見於顏色。余魚同看得出神，癡想：「要是我有這樣一個妻子，縱然身受重傷，那也是勝於登仙。」

　　陸菲青道：「我這師弟自甘下流，真是我師門之恥，但他武功精純，而且千里迢迢從北京西來，一定還有後援。現下文老弟身受重傷，我看眼前只有避他一避，然後我們再約好手，跟他一決雌雄。老夫如不能為師門清除敗類，這幾根老骨頭也就不打算再留下來了。」話聲雖低，卻難掩心中憤慨之意。駱冰道：「我們一切聽陸老伯吩咐。」說罷看了一下丈夫的臉色，文泰來點點頭。

　　陸菲青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交給駱冰。駱冰接過一看，封皮上寫著：「敬煩面陳鐵膽莊周仲英老英雄」。駱冰喜道：「陸老伯，你跟周老英雄有交情？」陸菲青還沒回答，文泰來先問：「哪一位周老英雄？」駱冰道：「周仲英！」文泰來道：「鐵膽莊周老英雄在這裡？」陸菲青道：「他世居鐵膽莊，離此不過二三十里。我和周老英雄從沒會過面，但神交已久，素知他肝膽照人，是個鐵錚錚的好男子。我想請文老弟到他莊上去暫避一時，咱們分一個人去給貴會朋友報信，來接文老弟去養傷。」他見文泰來臉色有點遲疑，便問：「文老弟你意思怎樣？」文泰來道：「前輩這個安排，本來再好不過，只是不瞞前輩說，小侄身上擔著血海的干係。乾隆老兒不親眼見到小侄喪命，他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鐵膽莊周老英雄我們久仰大名，是西北武林的領袖人物，交朋友再熱心不過，那真是響噹噹的腳色。他與我們雖然非親非故，小侄前去投奔，他礙於老前輩的面子，那是非收留不可，然而這一收留，只怕後患無窮。他在此安家立業，萬一給官面上知道了，叫他受累，小侄心中可萬分不安。」陸菲青道：「文老弟快別這麼說，咱們江湖上講的是『義氣』兩字，為朋友兩脅插刀，賣命尚且不惜，何況區區身家產業？咱們在這裡遇到為難之事，不去找他，周老英雄將來要是知道了，反要怪咱們瞧他不起，眼中沒他這一號人物。」文泰來道：「小侄這條命是甩出去了。鷹爪子再找來，我拚得一個是一個。前輩你不知道，小侄犯的事實在太大，愈是好朋友，愈是不能連累於他。」陸菲青道：「我說一個人，你一定知道，太極門的趙半山跟你怎樣稱呼？」文泰來道：「趙三哥，那是我們會裡的三當家。」陸菲青道：「照呀！你們紅花會幹的是什麼事，我全不知情。可是趙半山趙賢弟跟我是過命的交情，當年我們在屠龍幫時出生入死，真比親兄弟還親。他既是貴會中人，那麼你們的事一定光明正大，我是信得過的。你犯了大事卻又怎麼了？最大不過殺官造反。嘿嘿？剛才我就殺了兩個官府的走狗哪！」說著伸足在馮輝的屍體上踢了一腳。

　　文泰來道：「小侄的事說來話長，過後只要小侄留得一口氣在，再詳詳細細的稟告老前輩。這次乾隆老兒派了八名大內侍衛來兜捕我們夫妻。酒泉一戰，小侄身負重傷，虧得你侄女兩把飛刀多廢了兩個鷹爪，好容易才逃到這裡，哪知御林軍的張召重又跟著來啦。小侄終是一死，但乾隆老兒那見不得人的事，總要給他抖了出來，才死得甘心。」

　　陸菲青琢磨這番說話，似乎他獲知了皇帝的重大陰私，是以乾隆接二連三派出高手要殺他滅口。他雖在大難之中，卻不願去連累別人，正是一人做事一人當的英雄本色，心想如不激上一激，他一定不肯投鐵膽莊去，便道：「文老弟，你不願連累別人，那原是光明磊落的好漢子行徑，只不過我想想有點可惜。」文泰來忙問：「可惜什麼？」陸菲青道：「你不願去，我們三人能不能離開你？你身上有傷，動不得手，待會鷹爪子再來，我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只要有我師弟在內，咱們有誰是他敵手？這裡一位是你夫人，一個是你兄弟，老朽雖然不才，也還知道朋友義氣比自己性命要緊。咱們一落敗，誰能棄你而逃？老朽活了六十年，這條命算是撿來的，陪你老弟和他們拚了，並沒什麼可惜，可惜是我這個師侄方當有為，你這位夫人青春年少，只因你要逞英雄好漢，唉，累得全都喪命於此。」文泰來聽到這裡，不由得滿頭大汗，陸菲青的話雖然有點偏激，可全入情入理。駱冰叫了一聲「大哥」，拿出手帕，把他額上汗珠拭去，握住他那只沒受傷的手。文泰來號稱「奔雷手」，十五歲起浪蕩江湖，手掌下不知擊斃過多少神奸巨憝、兇徒惡霸，但這雙殺人無算的巨掌被駱冰又溫又軟的手輕輕一握，正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再也不能堅執己見了，向陸菲青道：「前輩教訓的是，剛才小侄是想岔了，前輩指點，唯命是從。」陸菲青將寫給周仲英的信抽了出來。文泰來見信上先寫了一些仰慕之言，再說有幾位紅花會的朋友遇到危難，請他照拂，信上沒寫文余等人的姓名。文泰來看後，歎了一口氣道：「我們這一到鐵膽莊，紅花會又多了一位恩人了。」須知紅花會有恩必酬，有仇必報。任何人對他們有恩，總要千方百計答謝才罷，若是結下了怨仇，也必大仇大報，小仇小報，決不放過。鎮遠鏢局的人聽到紅花會的名頭心存畏懼，就因知道他們人多勢眾，恩怨分明，實是得罪不得。陸菲青再問余魚同，該到何處去報信求援，紅花會後援何時可到。余魚同道：「紅花會十二位香主，除了這裡的文四當家和駱十一當家，都已會集安西。大伙請少舵主總領會務，少舵主卻一定不肯，說他年輕識淺，資望能力差得太遠，非要二當家無塵道長當總舵主不可。無塵道長又哪裡肯？現下僵在那裡，只等四當家與十一當家一到，就開香堂推舉總舵主。誰知他們兩位竟在這裡被困。大家正眼巴巴在等他們呢。」陸菲青喜道：「安西離此也不遠，貴會好手大集。張召重再強，又怕他何來？」余魚同向文泰來道：「少舵主派我去洛陽見韓家的掌門人，分說一件誤會，那也不是十萬火急之事。小弟先趕回安西報信，四哥你瞧怎麼樣？」他在會中位分遠比文泰來為低，遇到疑難時按規矩要聽上頭的人吩咐。文泰來沉吟未答。陸菲青道：「我瞧這樣，你們三人馬上動身去鐵膽莊，安頓好後，余賢侄就徑赴洛陽。到安西報信的事就交給我去辦。」文泰來不再多說，彼此是成名英雄，這樣的事不必言謝，也非一聲道謝所能報答，從懷中拿出一朵大紅絨花，交給陸菲青道：「前輩到了安西，請把這朵花插在衣襟上，敝會自有人來接引。」駱冰將文泰來扶起。余魚同把地下兩具屍體提到炕上，用棉被蒙住。陸菲青打開門，大模大樣的踱出來，上馬向西疾馳而去。過了片刻，余魚同手執金笛開路，駱冰一手撐了一根門閂，一手扶著文泰來走出房來。掌櫃的和店伙連日見他們惡戰殺人，膽都寒了，站得遠遠的哪敢走近。余魚同將三兩銀子拋在櫃上，說道：「這是房飯錢！我們房裡有兩件貴重物事存著，誰敢進房去，少了東西回來跟你算帳。」掌櫃的連聲答應，大氣也不敢出。店伙把三人的馬牽來，雙手不住發抖。文泰來兩足不能踏鐙，左手在馬鞍上一按，一借力，輕輕飛身上馬。余魚同讚道：「四哥好俊功夫！」駱冰嫣然一笑，上馬提韁，三騎連轡往東。余魚同在鎮頭問明了去鐵膽莊的途徑，三人放馬向東南方奔去，一口氣走出十五六里地，一問行人，知道過去不遠就到。駱冰暗暗欣慰，心知只要一到鐵膽莊，丈夫就是救下來了。鐵膽莊周仲英威名遠震，在西北黑白兩道無人不敬，天大的事也擔當得起，只消緩得一口氣，紅花會大援便到，鷹爪子便來千軍萬馬，也總有法子對付。

　　一路上亂石長草，頗為荒涼。忽聽馬蹄聲急，迎面奔來三乘馬。馬上兩個是精壯漢子，另一人身材甚是魁偉，白鬚如銀，臉色紅潤，左手嗆啷啷的弄著兩個大鐵膽。交錯而過之時，三人向文泰來等看了一眼，臉現詫異之色，六騎馬奔馳均疾，霎時之間已相離十餘丈。余魚同道：「四哥四嫂，那位恐怕就是鐵膽周仲英。」駱冰道：「我也正想說。似他這等神情，決非尋常人物，手裡又拿著兩個鐵膽。」文泰來道：「多半是他。但他走得這麼快，怕有急事，半路上攔住了問名問姓，總是不妥。到鐵膽莊再說吧。」又行數里，來到鐵膽莊前，其實天色向晚，風勁雲低，夕照昏黃，一眼望去，平野莽莽，無邊無際的衰草黃沙之間，唯有一座孤零零的莊子。三人日暮投莊，求庇於人，心情鬱鬱，俱有淒愴之意。緩緩縱馬而前，見莊外小河環繞，河岸遍植楊柳，柳樹上卻光禿禿地一張葉子也沒有了，疾風之下，柳枝都向東飄舞。莊外設有碉堡，還有望樓吊橋，氣派甚大。莊丁請三人進莊，在大廳坐下獻茶。一位管家模樣的中年漢子出來接待，自稱姓宋，名叫善朋，隨即請教文泰來等三人姓名。三人據實說了。宋善朋聽得是紅花會中人物，心頭一驚，道：「久仰久仰，聽說貴會在江南開山立櫃，一向很少到塞外來呀。不知三位找我們老莊主有何見教？真是失敬得很，我們老莊主剛出了門」一面細細打量來人，紅花會這幫會是素聞其名，只是他知紅花會與老莊主從無交往，這次突然過訪，來意善惡，難以捉摸，言辭之間，不免顯得遲疑冷淡。

　　文泰來聽得周仲英果不在家，陸菲青那封信也就不拿出來了，見宋善朋雖然禮貌恭謹，但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心下有氣，便道：「既然周老英雄不在家，就此告退。我們前來拜莊，也沒什麼要緊事，只是久慕周老英雄威名，順道瞻仰。這可來得不巧了。」說著扶了椅子站起。宋善朋道：「不忙不忙，請用了飯再走吧。」轉頭向一名莊丁輕輕說了幾句話，那莊丁點頭而去。文泰來堅說要走。宋善朋道：「那麼請稍待片刻，否則老莊主回來，可要怪小人怠慢貴客。」說話之間，一名莊丁捧出一隻盤子，盤裡放著兩隻元寶，三十兩一隻，共是六十兩銀子。宋善朋接過盤子，對文泰來道：「文爺，這點不成敬意。三位遠道來到敝莊，我們沒好好招待，這點點盤費請賞臉收下。」文泰來一聽，勃然大怒，心想我危急來投，你把我當成江湖上打抽豐的來啦。他一身傲骨，這次到鐵膽莊來本已萬分委曲，豈知竟受辱於傖徒。駱冰見丈夫臉上變色，輕輕在他手上一捏，要他別發脾氣。文泰來按捺怒氣，左手拿起元寶，說道：「我們來到寶莊，可不是為打抽豐，宋朋友把人看小啦。」宋善朋連說「不敢」，心裡說：「你不是打抽豐，怎麼銀子又要拿？」他知道紅花會聲名大，所以送的盤費特別從豐。

　　文泰來「嘿嘿」一聲冷笑，把銀子放回盤中，說道：「告辭了。」宋善朋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兩只好端端的元寶，已被他單手潛運掌力，捏成一個扁扁的銀餅，他又是羞慚，又是著急，心想：「這人本領不小，怕是來尋仇找晦氣的。」忙向莊丁輕聲囑咐了幾句，叫他快到後堂報知大奶奶，自己直送出莊，連聲道歉。文泰來不再理他。三名莊丁把客人的馬匹牽來，文泰來與余魚同向宋善朋一抱拳，說聲「叨擾」，隨即上馬。駱冰從懷裡摸出一錠金子，重約十兩，遞給牽著她坐騎的莊丁，說道：「辛苦你啦，一點點小意思，三位喝杯酒吧。」說著向另外兩名莊丁一擺手。這十兩金子所值，超出宋善朋所送的兩隻銀元寶豈止數倍，那莊丁一世辛苦也未必積得起，手中幾時拿到過這般沉甸甸的一塊金子，一時還不敢信是真事，歡喜得連「謝」字也忘了說。駱冰一笑上馬。

　　原來駱冰出生不久，母親即行謝世。神刀駱元通是個獨行大盜，一人一騎，專劫豪門巨室，曾在一夜之間，連盜金陵八家富戶，長刀短刀飛刀，將八家守宅護院的武師打得人人落荒而逃，端的名震江湖。他行劫之前，必先打聽事主確是聲名狼藉，多行不義，方才下手，是以每次出手，越是席捲滿載，越是人心大快。駱元通對這獨生掌珠千依百順，但他生性粗豪，女孩兒家的事一竅不通，要他以嚴父兼為慈母，也真難為他熬了下來。他錢財得來容易，花用完了，就伸手到別人家裡去取，天下為富不仁之家，儘是他寄存金銀之庫，只消愛女開口伸手，銀子要一百有一百，要一千說不定就給兩千，因此把女兒從小養成了一副出手豪爽無比的脾氣，說到花費銀子，皇親國戚的千金小姐也遠比不上這個大盜之女的闊氣。

　　駱冰從小愛笑，一點小事就招得她咭咭咯咯的笑上半天，任誰見了這個笑靨迎人的小姑娘沒有不喜歡的，嫁了文泰來之後，這脾氣仍是不改。文泰來比她大上十多歲，除了紅花會的老舵主於萬亭之外，生平就只服這位嬌妻。

　　文泰來等正要縱馬離去，只聽得一陣鸞鈴響，一騎飛奔而來，馳到跟前，乘者翻身下馬，向文泰來等拱手說道：「三位果然是到敝莊來的，請進莊內坐。」文泰來道：「已打擾過了，改日再來拜訪。」那人道：「適才途中遇見三位，老莊主猜想是到我們莊上來的，本來當時就要折回，只因實有要事，因此命小弟趕回來迎接貴賓。老莊主最愛交接朋友，他一見三位，知道是英雄豪傑，十分歡喜，他說今晚無論如何一定趕回莊來，務請三位留步，在敝莊駐馬下榻。不恭之處，老莊主回來親自道歉。」文泰來見那人中等身材，細腰寬膀，正是剛才途中所遇，聽他說話誠懇，氣就消了大半。

　　那人自稱姓孟，名健雄，是鐵膽周仲英的大弟子，當下把文泰來三人又迎進莊去，言語十分恭敬慇勤。宋善朋在旁透著很不得勁兒。賓主坐下，重新獻條，一名莊丁出來在孟健雄耳邊說了幾句話。孟健雄站起身來，道：「我家師娘請這位女英雄到內堂休息。」駱冰跟著莊丁入內，走到穿堂，另有一名婢女引著進去。老遠就聽得一個女人大聲大氣的道：「啊喲，貴客降臨，真是失迎！」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大踏步出來，拉著駱冰的手，很顯得親熱，道：「剛才他們來說，有紅花會的英雄來串門子，說只坐了一會兒就走了。我正懊惱，幸好現下又賞臉回來，我們老爺子這場歡喜可就大啦！快別走，在我們這小地方多住幾天。你們瞧，」回頭對幾個婢女說：「這位奶奶長得多俊。把我們小姐都比下去啦！」駱冰心想這位太太真是口沒遮攔，說道：「這位不知是怎麼稱呼？小妹當家的姓文。」那女人道：「你瞧我多糊塗，見了這樣標緻的一位妹妹，可就樂瘋啦！」她還是沒說自己是誰。一個婢女道：「這是我們大奶奶。」

　　原來這女人是周仲英的續絃。周仲英前妻生的兩個兒子，都因在江湖上與人爭鬥，先後喪命。這位繼室夫人生了一個女兒周綺，今年十八歲，生性魯莽，常在外面鬧事。周仲英剛才匆匆忙忙的出去，就為了這位大小姐又打傷了人，趕著去給人家賠不是。這奶奶生了女兒後就一直沒再有喜，周仲英想想自己年紀這麼一大把，看來是命中注定無子的了，哪知在五十四歲這年上居然又生了個兒子。老夫婦晚年得子，自是喜心翻倒。親友們都恭維他是積善之報。

　　坐定後，周大奶奶道：「快叫少爺來，給文奶奶見見。」一個孩子從內房出來，長得眉清目秀，手腳靈便。駱冰心想看來他已學過幾年武藝。這孩子向駱冰磕頭，叫聲「嬸嬸」。駱冰握住他的手，問幾歲了，叫什麼名字。那孩子道：「今年十歲了，叫周英傑。」駱冰把左腕上一串珠子褪下，交給他道：「遠道來沒什麼好東西，幾顆珠子給你鑲帽兒戴。」周大奶奶見這串珠子顆顆又大又圓，極是貴重，心想初次相見，怎可受人家如此厚禮，又是叫嚷，又是歎氣，推辭了半天無效，只得叫兒子磕頭道謝。正說話間，一個婢女慌慌張張的進來道：「文奶奶，文爺暈過去啦。」周大奶奶忙叫人請醫生。駱冰快步出廳，去看丈夫。原來文泰來受傷甚重，剛才一生氣，手捏銀餅又用了力，一股勁支持著倒沒什麼，一鬆下來可撐不住了。駱冰見丈夫臉上毫無血色，神智昏迷，心中又疼又急，連叫「大哥」，過了半晌，文泰來方悠悠醒來。孟健雄急遣莊丁趕騎快馬到鎮上請醫，順便報知老莊主，客人已經留下來了。他一路囑咐，跟著莊丁直說到莊子門口，眼看著莊丁上馬，順著大路奔向趙家堡，正要轉身入內，忽見莊外一株柳樹後一個人影一閃，似是見到他而躲了起來。他不動聲色，慢步進莊，進門後飛奔跑上望樓，從牆孔中向外張望。只見柳樹之後一個腦袋探將出來，東西張望，迅速縮回，過了片刻，一條矮漢輕輕溜了出來，在莊前繞來繞去，走得幾步，又躲到一株柳樹之後。孟健雄見那人鬼鬼祟祟，顯非善類，眉頭一皺，走下望樓，把周英傑叫來，囑咐了幾句。周英傑大喜，連說有趣。孟健雄跑出莊門，大笑大嚷：「好兄弟，我怕了你，成不成？」向前飛胞。周英傑在後緊追，大叫：「看你逃到哪裡去？輸了想賴，快給我磕頭。」孟健雄向他打躬作揖，笑著討饒。周英傑不依，伸出兩隻小手要抓。孟健雄直向那矮漢所躲的柳樹後奔去，那漢子出其不意，嚇了一跳，站起身來，假裝走失了道：「喂，借光，上三道溝走哪條路呀？」孟健雄只作不見，嘻嘻哈哈的笑著，直向他衝去。那人登時仰天一交摔出。原來這矮漢子正是鎮遠鏢局的童兆和。他記掛著駱冰笑靨如花的模樣，雖然吃過文泰來的苦頭，但想：「老子只要不過來，這麼遠遠的瞧上幾眼，你總不能把老子宰了。」是以過不多時，便向駱冰的房門瞟上幾眼。待見她和文泰來、余魚同出店，知道要逃，忙騎了馬偷偷跟隨。他不敢緊跟，老遠的盯著，眼見他們進了鐵膽莊，過了一會，遠遠望見三人出得莊來，不知怎麼又進去了，這次可老不出來。他想探個著實，回去報信，倒也是功勞一件，別讓人說淨會吃飯貧嘴，不會辦事。正在那裡探頭探腦，不想孟健雄猛衝過來。他旁的本事沒什麼，為人卻十分機警，知道行藏已被人看破，這一撞是試功夫來啦，當下全身放鬆，裝作絲毫不會武功模樣，摔了一交，邊罵邊哼，爬不起來，好在他武功本就稀鬆，要裝作全然不會，相差無幾，倒也算不上是什麼天大難事。孟健雄連聲道歉，道：「我跟這小兄弟鬧著玩，不留神撞了尊駕，沒跌痛麼？」童兆和叫道：「這條胳臂痛得厲害，啊唷！」孟健雄一手把他拉起，道：「請進去給我瞧瞧，我們有上好傷膏藥。」童兆和無法推辭，只得懷著鬼胎，一步一哼的跟他進莊。孟健雄把他讓進東邊廂房，問道：「尊駕上三道溝去嗎？怎麼走到我們這兒來啦？」童兆和道：「是啊，我正說呢，剛才一個放羊的娃子冤枉我啦，指了這條路，他奶奶的，回頭找他算帳。」孟健雄冷冷的道：「也不定是誰跟誰算帳呢。勞您駕把衣裳解開吧，我給你瞧一下傷。」童兆和到此地步，不由得不依。孟健雄明說看傷，實是把他裡裡外外搜了個遍。他一把匕首藏在靴筒子裡，居然沒給搜出來。孟健雄在他身上摸來摸去，會武功之人，敵人手指伸到自己要害，定要躲閃封閉，否則這條命可是交給了人家。童兆和心道：「童大爺英雄不怕死，胡羊裝到底！」孟健雄在他腦袋上兩邊「太陽穴」一按，胸前「膻中穴」一拍。童兆和毫不在乎道：「這裡沒什麼。」孟健雄又在他腋下一捏，童兆和噗哧一笑，說道：「啊喲，別格支人，我怕癢。」這些都是致命的要害，他居然並不理會，孟健雄心想這小子敢情真不是會家，可是見他路道不正，總是滿腹懷疑：「聽口音不是本地人，難道是個偷雞摸狗的小賊？到鐵膽莊來太歲頭上動土，膽子是什麼東西打的？」但鐵膽莊向來奉公守法，卻也不敢造次擅自扣人，只得送他出去。

　　童兆和一面走，一面東張西望，想查看駱冰他們的所在。孟健雄疑心他是給賊人踩道，發話道：「朋友，招子放亮點，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童兆和假作癡呆道：「這麼大的地方，說是東嶽廟嘛，可又沒菩薩。」孟健雄送過吊橋，冷笑道：「朋友，有空再來啊！」童兆和再也忍不住了，說道：「不成，得給我大舅子道喜去。他新當上大夫啦，整天給人脫衣服驗傷。」孟健雄聽他說話不倫不類，一怔之下，才明白是繞彎子罵人，伸手在他肩上重重一拍，嘿嘿一笑，揚長進莊。童兆和被他這一拍，痛入骨髓，「孫子王八蛋」的罵個不休，找到了坐騎，奔回三道溝安通客棧。一進店房，只見張召重、吳國棟和鏢行的人圍坐著商議，還有七八個面生之人，議論紛紛，猜想文泰來逃往何處，打死韓春霖和馮輝的那個老頭又是何人。誰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個個皺起眉頭，為走脫了欽犯而發愁。

　　童兆和得意洋洋，把文泰來的蹤跡說了出來，自己受人家擺佈的事當然隱瞞不說。張召重一聽大喜，說道：「咱們就去，童老弟請你帶路。」他本來叫他「老童」，一高興，居然叫起「老弟」來。童兆和連連答應，週身骨頭為之大輕，登時便沒把鏢行中的眾鏢頭瞧在眼裡，不住口的大吹如何施展輕功，如何冒險追蹤，說道：「那是皇上交下來的差使，又是張大人的事，姓童的拚了命也跟反賊們泡上了。」

　　吳國棟一臂折斷，已請跌打醫生接了骨，聽他醜表功表之不已，忙給他和新來的幾人引見。童兆和一聽，吃了一驚，原來都是官府中一流好手：那是大內賞穿黃馬褂的四品侍衛瑞大林，鄭親王府武術總教頭萬慶瀾，九門提督府記名總兵成璜，湖南辰州言家拳掌門人言伯干，以及天津與保定的幾個名捕頭。

　　為了捉拿文泰來，這許多南北滿漢武術名家竟雲集三道溝這小小市鎮。當下一行人摩拳擦掌，向鐵膽莊進發。陸菲青冒著撲面疾風，縱馬往西，過烏金峽長嶺時，見昨日嶺上惡戰所遺血漬已被雨水沖得乾乾淨淨。一口氣奔出四五十里地，到了一個小市集，一番馳騁，精神愈長，天色未黑，原可繼續趕路，但馬力已疲，嘴邊盡泛白沫，氣喘不已。文泰來之事勢如星火，後援早到一刻好一刻，正自委決不下，忽見市集盡頭有個回人手牽兩馬，東西探望，似在等人。那兩匹馬身高驃肥，毛色光潤，心中一動，走上前去，向他買馬。那回人搖搖頭。他取出布囊，摸了一錠大銀遞過，約有二十來兩，那回人仍是搖頭。他心中焦躁，倒提布囊，囊中六七錠小銀子都倒將出來，連大錠一起遞過！那回人揮手叫他走開，似說馬是決不賣的，不必在此囉唆。陸菲青好生懊喪，把銀子放回囊中。那回人一眼瞥見他掌中幾錠小銀子之間夾著一顆鐵蓮子，伸手取過，向著暗器上所刻的羽毛花紋仔細端詳。原來那晚陸菲青帳外窺秘，霍青桐以鐵蓮子相射，給他彈入茶壺，其後隨手放入囊中，也便忘了。那回人詢問鐵蓮子從何而來。陸菲青靈機一動，說那個頭插羽毛、手使長劍的回族少女是他朋友，此物是她所贈。那回人點點頭，又仔細看了一下，放還陸菲青掌中，將一匹駿馬的韁繩交了給他。陸菲青大喜，忙再取出銀子。回人搖手不要，牽過陸菲青的坐騎，轉身便走。陸菲青心道：「瞧不出這麼花朵兒般的一個小姑娘，在回人之中竟有偌大聲勢，一顆鐵蓮子便如令箭一般。」

　　原來這回人正是霍青桐的族人。他們這次大舉東來奪經，沿站設樁，以便調動人手，傳遞消息。他見這漢人老者持有霍青桐的鐵蓮子匆匆西行，只道是本族幫手，毫不猶豫，便將好馬換了給他。陸菲青縱馬疾馳，前面鎮上又遇到了回人，他把鐵蓮子一取出，立時又換到了一匹養足了力氣的好馬。這次更加來得容易，因回人馬匹後腿上烙有部族印記，他拿去換的即是他們本族馬匹，當然更無懷疑。陸菲青一路換馬，在馬上吃點乾糧，一日一夜趕了六百多里，第二日傍晚到達安西。他武功精湛，武當派講究的又是內力修為，但畢竟年歲已高，這一日一夜不眠不休的奔馳下來，也已十分疲累。一進城，取出文泰來所給紅花，插在襟頭。走不上幾步，迎面就有兩名短裝漢子過來，抱拳行禮，邀他赴酒樓用飯，陸菲青也不推辭。到了酒樓，一名漢子陪他飲酒，另一個說聲「失陪」就走了。相陪的漢子執禮甚恭，一句話不問，只是叫菜勸酒。三杯酒落肚，門外匆匆進來一人，上前作揖。陸菲青忙起身還禮，見那人穿一件青布長衫，三十歲左右年紀，雙目炯炯，英氣逼人。那人請教姓名，陸菲青說了。那人道：「原來是武當派陸老前輩，常聽趙半山三哥說起您老大名，在下好生仰慕，今日相會，真是幸事。」陸菲青道：「請教尊姓大名。」那人道：「晚輩衛春華。」原先相陪之人說道：「老英雄請寬坐。」向陸衛二人行禮而去。衛春華道：「敝會少舵主和許多弟兄都在本地，要是得知老前輩大駕光臨，大夥兒一定早來迎接了。不知老前輩是否可以賞臉移步，好讓大家拜見。」陸菲青道：「好極了，我趕來原有要事奉告。」衛春華要再勸酒，陸菲青道：「事在緊急，跟貴會眾英雄會見後再飲不遲。」

　　當下衛春華在前帶路，走出酒樓，掌櫃的也不算酒錢。陸菲青心想，看來這酒樓是紅花會聯絡之所。兩人上馬出城。衛春華問道：「老前輩已遇到了我們文四哥文四嫂？」陸菲青道：「是啊，你怎知道？」衛春華道：「老前輩身上那朵紅花是文四哥的，這花有四片綠葉相襯。」陸菲青心想：「這是他們會中暗記，這人坦然相告，那是毫不見外，當我是自己人了。」不一會，來到一所道觀。觀前觀後古木參天，氣象宏偉，觀前一塊匾額寫著「玉虛道院」四個大字。觀前站著兩名道人，見了衛春華很是恭謹。衛春華肅容入觀，一名小道童獻上茶來。衛春華在道童耳邊說了幾句話，道童點頭進去。陸菲青剛要舉杯喝茶，只聽得內堂一人大叫：「陸大哥，你可把小弟想死了……」話聲未畢，人已奔到，正是他當年的刎頸之交趙半山。老友相見，真是說不出的歡喜。趙半山一疊連聲的問：「這些年來在哪裡？怎麼會到這裡的？」陸菲青且自不答，說道：「趙賢弟，咱們要緊事先談。貴會文四當家眼下可在難中。」當下將文泰來與駱冰的事大略一說，只把趙衛兩人聽得慘然變色。衛春華沒聽完，便快步入內報訊。趙半山細細詢問文駱二人傷勢詳情。陸菲青還未說完，只聽得衛春華在院子中與一人大聲爭執。那人叫道：「你攔著我幹什麼？我非得馬上趕到四哥身邊不可。」衛春華道：「你就是這麼急性子，大夥兒總先得商量商量，再由少舵主下令派誰去接四哥呀。」那人仍是大叫大嚷的不依。

　　趙半山拉著陸菲青的手出去，見那大聲喧嘩吵鬧之人是個駝子。陸菲青記得正是那天用手割斷李沅芷馬尾之人。衛春華在駝子身上推了一把，道：「去見過陸老前輩。」那駝子走將過來，楞著眼瞪視半晌，不言不語。陸菲青只道他記得自己相貌，還在為那天李沅芷笑他而心中不快，正想道歉，那駝子忽道：「你一天一晚趕了六百多里，來替文四哥四嫂報信，我章駝子謝謝你啦！」話一說完，突然跪下，就在石階上咚咚咚咚磕了四個響頭。陸菲青待要阻止，已經不及，只得也跪下還禮。那駝子早已磕完了頭，站起身來，說道：「趙三哥，衛九哥，我先走啦。」趙半山想勸他稍緩片刻，那駝子頭也不回，直竄出去，剛奔出月洞門，外面進來一人，一把拉住駝子，問道：「到哪裡去？」駝子道：「瞧四哥四嫂去，跟我走吧。」不由那人分說，反手拉了他手腕便走。趙半山叫道：「七弟你就陪他去吧。」那人遙遙答應。原來那駝子姓章名進，最是直性子。他天生殘疾，可是神力驚人，練就了一身外家的硬功夫。他身有缺陷，最惱別人取笑他的駝背，他和人說話時自稱「章駝子」，那是好端端地，然而別人若是在他面前提到個「駝」字，甚至衝著他的駝背一笑，這人算是惹上了禍啦。笑他之人如是常人也還罷了，如會武藝，往往就被他結結實實的打上一頓。他在紅花會中最聽駱冰的話，因他脾氣古怪，旁人都忌他三分，駱冰卻憐他殘廢，衣著飲食，時加細心照料，當他是小兄弟一般。他聽到文泰來夫婦遇難，熱血沸騰，一股勁就奔去赴援。章進在紅花會中排行第十，剛才被他拉去的是坐第七把交椅的徐天宏。其人身材矮小，足智多謀，是紅花會的軍師，武功也頗不弱，江湖上送他一個外號，叫做「武諸葛」。趙半山把這兩人的情形大略一說，紅花會眾當家陸續出來廝會，全是武林中成名的英雄好漢，陸菲青在途中大半也都見過。趙半山一一引見，各人心急如焚，連客套話也都省了。陸菲青把文泰來的事擇要說了，那位獨臂二當家無塵道人道：「咱們見少舵主去。」大伙走向後院，進了一間大房，只見板壁上刻著一隻大圍棋盤，三丈外兩人坐在炕上，手拈棋子，向那豎立的棋局投去，一顆顆棋子都嵌在棋道之上。陸菲青見多識廣，可從未見過有人如此下棋。持白子的是個青年公子，身穿白色長衫，臉如冠玉，似是個貴介子弟。持黑子的卻是個莊稼人打扮的老者。老者發子之時，每著勢挾勁風，棋子深陷板壁。陸菲青暗暗心驚：「這人不知是哪一位英雄，發射暗器的手勁準頭，我生平還沒見過第二位。」眼見黑子勢危，白子一投，黑子滿盤皆輸，那公子一子投去，準頭稍偏，沒嵌准棋道交叉之處。老者呵呵笑道：「你不成啦，認輸吧！」推棋而起，顯然是輸了賴皮。那公子微微一笑，說道：「待會再和師父下過。」那老者見眾人進來，也不招呼行禮，揚長出門。（按：中國古來慣例，下圍棋尊長者執黑子，日本亦然，至近代始變。）趙半山向那公子道：「少舵主，這位是武當派前輩名宿陸菲青陸大哥。」又向陸菲青道：「這位是我們少舵主，兩位多親近親近。」那少舵主拱手道：「小侄姓陳名家洛，請老伯多多指教。小侄曾聽趙三哥多次說起老伯大名，想像英風，常恨無緣拜會。適才陪師父下棋，不知老伯駕到，未曾恭迎，失禮之極，深感惶恐。」陸菲青連稱不敢，心下詫異，見這少舵主一副模樣直是個富貴人家的紈褲子弟，兼之吐屬斯文，和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類。趙半山把文泰來避難鐵膽莊之事向陳家洛說了，請示對策。陳家洛向無塵道人道：「請道長吩咐吧。」無塵身後一條大漢站了出來，厲聲說道：「四哥身受重傷，人家素不相識，連日連夜趕來報信，咱們自己還在你推我讓，讓到四哥送了命，那再不讓了吧？老當家的遺命誰敢不遵？少舵主你不奉義父遺囑就是不孝，你要是瞧我們兄弟不起，不肯做頭腦，那麼紅花會七八萬人全都散了伙吧！」陸菲青看那人又高又肥，臉色黝黑，神態威猛，剛才趙半山引見是會中坐第八交椅的楊成協。群雄紛紛說道：「咱們蛇無頭不行，少舵主若再推讓，教大家都寒了心。四哥現下身在難中，大家聽少舵主將令趕去相救。」無塵道：「紅花會上下七萬多人，哪一個不聽少舵主號令，教他吃我無塵一劍。」陳家洛見眾意如此，好生為難，雙眉微蹙，沉吟不語。西川雙俠中的常赫志冷冷的道：「兄弟，少舵主既然瞧不起咱們，咱哥兒倆把四哥接回之後，就回西川去！」常伯志接口道：「哥哥說得對，就這麼辦。」

　　陳家洛知道再不答允，定當傷了眾兄弟的義氣，當下團團一揖，說道：「兄弟不是不識抬舉，實因自知年輕識淺，量才量德，均不足擔當大任。但各位如此見愛，從江南遠道來到塞外，又有我義父遺命，叫我好生為難。本來想等文四哥到後，大家從長計議。現下文四哥有難，無可再等，各位又非要我答允不可，恭敬不如從命，這就聽各位兄長吩咐吧。」紅花會群雄見他答允出任總舵主，歡然喝彩，如釋重負。

　　無塵道人道：「那麼便請總舵主拜祖師、接令花。」陸菲青知道各幫各會都有特定的典禮儀式，總舵主是全會之主，接位就任，更是非同小可，自己是外人，不便參與，當下向陳家洛道了喜告退。長途跋涉之後，十分睏倦，趙半山引他到自己房裡洗沐休息。一覺醒來，已是深夜。趙半山道：「總舵主已率領眾兄弟分批趕赴鐵膽莊，知道大哥一夜未睡，特留小弟在此相陪，咱哥兒倆明日再去。」

　　故交十多年未見，話盒子一打開，哪裡還收得住？這些年來武林中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直談到東方泛白，還只說了個大概。陸菲青避禍隱居，於江湖上種種風波變亂，一無所知，此時聽趙半山說來，真是恍如隔世，聽到悲憤處目眥欲裂，壯烈處豪氣填膺，又問：「你們總舵主年紀這樣輕，模樣就像個公子哥兒，怎地大家都服他？」趙半山道：「這事說來話長，大哥再休息一會，待會兒咱們一面趕路一面談。」

## 第03回　避禍英雄悲失路　尋仇好漢誤交兵

　　鎮遠鏢局鏢頭童兆和興沖沖的帶路，引著張召重等一干官府好手，七八名捕快，趕赴鐵膽莊來。他這次有人壯膽撐腰，可就威風八面了，走到莊前，向莊丁喝道：「快叫你家莊主出來，迎接欽差。」莊丁見這干人來勢洶洶，也不知是什麼來頭，轉身就走。張召重心想周仲英名聲極大，是西北武林領袖人物，可得罪不得，便道：「這位朋友且住，你說我們是京裡來的，有點公事請教周老英雄。」他說罷向吳國棟使了個眼色。吳國棟點點頭，率領捕快繞向莊後，以防欽犯從後門逃走。孟健雄一聽莊丁稟告，知道這批人定為文泰來而來，叫宋善朋出去敷衍，當即趕到文泰來室中，說道：「文爺，外面有六扇門的鷹爪子，說不得，只好委屈你們三位暫避一避。」當下把文泰來扶起，走進後花園一個亭子，和余魚同兩人合力把亭中一張石桌搬開，露出一塊鐵板，拉開鐵板上鐵環，用力一提，鐵板掀起，下面原來是個地窖。

　　文泰來怒道：「文某豈是貪生怕死之徒？躲在這般的地方，就是逃得性命，也落得天下英雄恥笑。」孟健雄道：「文爺說哪裡話來？大丈夫能屈能伸，文爺身受重傷，暫時躲避，有誰敢來笑話？」文泰來道：「孟兄美意，文某心領了，這就告辭，以免連累寶莊。」孟健雄不住婉言相勸。

　　只聽得後門外有人大聲叫門，同時前面人聲喧嘩，衙門中一干人要闖向後進。宋善朋拚命阻攔，卻哪裡擋得住？張召重等震於周仲英威名，不便明言搜查，只說：「寶莊建得這麼考究，塞外少見，請宋朋友引我們開開眼界。」

　　文泰來見鐵膽莊被圍，前後有敵，氣往上衝，對駱冰和余魚同道：「並肩往外衝。」駱冰應了，伸手扶住他右臂。文泰來左手拔出單刀，正要衝出，忽覺駱冰身子微微顫動，向她一看，見她雙目含淚，臉色淒苦，心中一軟，柔情頓起，歎道：「咱們就躲一躲吧。」孟健雄大喜，待三人進了地窖，忙把鐵板蓋好，和兩名莊丁合力把石桌抬在鐵板上，周英傑這孩子七手八腳的也在旁幫忙。孟健雄一看已無破綻，命莊丁去開後門。吳國棟等守在門外，並不進來，張召重等一干人卻已進了花園。孟健雄見童兆和也在其內，冷然道：「原來是一位官老爺，剛才多多失敬。」童兆和道：「在下是鎮遠鏢局的鏢頭，老兄你走了眼吧？」回頭對張召重道：「我親眼目睹，見三位欽犯進莊，張大人你下令搜吧。」宋善朋道：「我們都是安分良民，周老莊主是河西大紳士，有家有業，五百里方圓之內無人不知，怎敢窩藏匪類，圖謀不軌？這位童爺剛才來過，莊上沒送盤纏，那是兄弟的不是，可是這麼挾嫌誣陷，我們可吃罪不起。」他知文泰來等已躲入地窖，說話便硬了起來。孟健雄假裝不知，明問張召重等的來由，哈哈大笑，道：「紅花會是江南的幫會，怎麼會到西北邊塞來？這位鏢頭異想天開，各位大人也真會信他！」

　　張召重等全是老江湖、大行家，明知文泰來定在莊內，可是如在莊內仔細搜查，搜出來倒也罷了，一個搜不出，周仲英豈肯甘休？他們雖然大都已有功名，但和江湖上人士久有交往，知道得罪了周仲英這老兒可不是玩的，當下均感躊躇。童兆和心想，今天抓不到這三人，回去必被大伙奚落埋怨，孩子嘴裡或許騙得出話來，於是滿臉堆歡，拉住了周英傑的手。周英傑剛才見過他，知他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使勁甩脫他手，說道：「你拉我幹麼？」童兆和笑道：「小兄弟，你跟我說，今天來你家的三個客人躲在哪裡，我送你這個買糖吃。」說罷拿出只銀元寶，遞了過去。

　　周英傑扁嘴向他做個鬼臉，說道：「你當我是誰？鐵膽莊周家的人，希罕你的臭錢？」童兆和老羞成怒，叫道：「咱們動手搜莊，搜出那三人，連這小孩子一齊抓去坐牢。」周英傑道：「你敢動我一根毫毛，算你好漢。我爸爸一拳頭便打你個稀巴爛！」張召重鑒貌辨色，料想這孩子必知文泰來的躲藏處，眼見孟健雄、宋善朋等一干人老辣幹練，只有從孩子身上下工夫，但孩子年紀雖小，嘴頭卻硬，便道：「今兒來的客人好像是四位，不是三位，是不是？」周英傑並不上當，道：「不知道。」張召重道：「待會我們把三個人搜出來，不但你爸爸、連你這小孩子、連你媽媽都要殺頭！」周英傑「呸」了一聲，眉毛一揚，道：「我都不怕你，我爸爸會怕你？」

　　童兆和突然瞥見周英傑左腕上套著一串珠子，顆顆晶瑩精圓，正是駱冰之物。他是鏢頭，生平珠寶見得不少，倒是識貨之人，這兩日來見到駱冰，於她身上穿戴無不瞧得明明白白，這時心中一喜，說道：「你手上這串珠子，我認得是那個女客的，你還說他們沒有來？你定是偷了她的。」周英傑大怒，說道：「我怎會偷人家的物事？明明是那嬸嬸給我的。」童兆和笑道：「好啦，是那嬸嬸給的。那麼她在哪裡？」周英傑道：「我幹麼要對你說？」張召重心想：「這小孩兒神氣十足，想是他爹爹平日給人奉承得狠了，連得他也自尊自大，我且激他一激，看他怎樣。」便道：「老童，不用跟小孩兒囉唆了，他什麼都不知道的，鐵膽莊裡大人的事，也不會讓小孩兒瞧見。他們叫那三個客人躲在秘密的地方之時，定會先將小孩兒趕開。」周英傑果然著惱，說道：「我怎麼不知道？」孟健雄見周英傑上當，心中大急，說道：「小師弟，咱們進去吧，別在花園裡玩了。」張召重抓住機會，道：「小孩兒不懂事，快走開些，別在這裡礙手礙腳。你就會吹牛，你要是知道那三個客人躲在什麼地方，你是小英雄，否則的話，你是小混蛋、小狗熊。」周英傑怒道：「我自然知道。你才是大混蛋、大狗熊。」張召重道：「我料你不知道，你是小狗熊。」周英傑忍無可忍，大聲道：「我知道，他們就在這花園裡，就在這亭子裡！」孟健雄大驚，喝道：「小師弟，你胡說什麼？快進去！」周英傑話一出口，便知糟糕，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拔足飛奔入內。張召重見亭子四周是紅漆的欄干，空空曠曠，哪有躲藏之處。他跳上欄干，向亭頂一望，也無人影，跳下來沉吟不語，忽然靈機一動，對孟健雄笑道：「孟爺，在下武藝粗疏，可是有幾斤笨力氣，請孟爺指教。」孟健雄見他瞧不破機關，心下稍寬，只道他抓不到人老羞成怒，要和自己動手，雖然對方人多，卻也不能示弱，說道：「不敢，乒刃拳腳，你劃下道兒來吧。我是捨命陪君子。」張召重哈哈一笑，說道：「大家好朋友，何必動兵刃拳腳，傷了和氣。我來舉書這張石桌，待會請孟爺也來試試，我舉不起孟爺別見笑。」孟健雄大驚，登時呆了，想不出法子來推辭阻攔，只道：「不，這……這個不好……」

　　瑞大林、成璜一干人見張召重忽然要和孟健雄比力氣，心下俱各納罕，只見他捋起衣袖，右手抓住石桌圓腳，喝一聲「起」，一張四百來斤的石桌竟被他單手平平端起。眾人齊聲喝彩，叫道：「張大人好氣力！」彩聲未畢，卻驚叫起來。石桌舉起，底下露出鐵板。文泰來躲在地窖之中，不一會只聽得頭頂多人走動，來來去去，老不離開，只是聽不到說話，正自氣惱之際，忽然頭頂軋軋兩聲，接著光亮耀眼，遮住地窖的鐵板已被人揭開。眾官差見文泰來躲在地窖之中，倒不敢立時下去擒拿，為了要捉活口，也不便使用暗器，只守在地窖口上，手持兵刃，大聲呼喝。文泰來低聲對駱冰道：「咱們給鐵膽莊賣了。咱們夫妻一場，你答應我一件事。」駱冰道：「大哥你說。」文泰來道：「待會我叫你做什麼，你一定得聽我的話。」駱冰含淚點頭。文泰來大喝：「文泰來在此，你們吵什麼？」眾人聽他一喝，一時肅靜無聲。文泰來道：「我腿上有傷，放根繩索下來，吊我起來。」張召重回頭找孟健雄拿繩，卻已不知去向，忙命莊丁取繩來。繩索取到，成璜拿了，將一端垂入地窖，把文泰來吊將上來。文泰來雙足一著地，左手力扯，成璜繩索脫手，文泰來大喝一聲，猶如半空打了個響雷，手腕一抖，一條繩索直豎起來，當即使出軟鞭中「反脫袈裟」身法，人向右轉，繩索從左向右橫掃，虎虎生風，勢不可當。

　　武林中有言道：「練長不練短，練硬不練軟。」又道：「一刀、二槍、三斧、四叉、五鉤、六鞭、七抓、八劍。」意思說要學會兵器的初步功夫，學刀只需一年，學鞭卻要六年，這鞭說的乃是單鞭雙鞭的硬兵刃，軟鞭卻更加難練。文泰來一藝通百藝通，運起勁力將繩索當軟鞭使，勢勁力疾，向著眾人頭臉橫掃而至。眾人出其不意，不及抵擋，急急低頭避讓。那童兆和吃過文泰來的苦頭，見他上來時早避在眾人背後，躲得遠遠的，惟恐他還要拚命，找自己晦氣，哪知越在後面越吃虧，前面的人一低頭，他待見繩索打到，避讓已自不及，急忙轉身，繩索貫勁，猶如鐵棍，呼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打在背上，登時撲地倒了。侍衛瑞大林和言家拳掌門人言伯干一個拿刀、一個手持雙鐵環，分自左右搶上。余魚同提氣在石級上點了兩腳，縱身而上，手揮金笛，和總兵成璜打在一起。成璜使開齊眉棍法，棍長笛短，反被余魚同逼得連連倒退。駱冰以長刀撐著石級，一步一步走上來，快到頂時，只見地窖口一個魁梧漢子叉腰而立，她鑽起飛刀向那人擲去。那人不避不讓，待飛刀射至面前，伸出三根手指握住刀柄，其時刀尖距他鼻尖已不過寸許。駱冰見此人好整以暇，將她飛刀視若無物，倒抽了一口涼氣，舞起雙刀，傍到丈夫身邊。那人正是張召重，眉頭微皺，他不屑拔劍與女子相鬥，便以駱冰那柄刃鋒才及五寸的飛刀作匕首用，連續三下作進手招數。駱冰步武不靈，但手中雙刀家學淵源，仍能緊封門戶。相拒四五合，張召重左臂前伸，攻到駱冰右臂外側，向左橫掠，把她雙刀攔在一邊，運力一推，駱冰立腳不穩，又跌入地窖。那邊文泰來雙戰兩名好手，傷口奇痛，神智昏迷，如發瘋般亂歸狂打。余魚同施展金笛卻已搶得上風。張召重見他金笛中夾有柔雲劍法，笛子點穴的手法又是本門正傳，好生奇怪，正要上前喝問，哪知余魚同一招「白雲蒼狗」，待成璜閃開避讓，突然縱入地窖。原來他見駱冰跌入地窖，也不知是否受傷，忙跳入救援。駱冰站了起來，余魚同問道：「受傷了麼？」駱冰道：「不礙事，你快出去幫四哥。」余魚同道：「我扶你上去。」成璜提督熟銅棍在地窖口向下猛揮，居高臨下，堵住二人。文泰來見愛妻不能逃脫，自己已不能再行支持，腳步踉蹌，直跌到成璜身後，當即伸手在他腰間一點，成璜登時身子軟了，被文泰來攔腰抱住，喝聲：「下去！」兩人直向地窖中跌去。成璜被點中了穴道，已自動彈不得，跌入地窖後，文泰來壓在他身上，兩人都爬不起來。駱冰忙伸手把文泰來扶起。他臉上毫無血色，滿頭大汗，向她勉強一笑，「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吐上她衣襟。余魚同明白文泰來的用意，大叫：「讓路，讓路。」張召重見余魚同武功乃武當派本門真傳，又見文泰來早受重傷，他自重身份，不肯上前夾攻，是以將駱冰推入地窖後不再出手，哪知變起俄頃，成璜竟落入對方手中，這時投鼠忌器，聽余魚同一叫，只得向眾人揮手，讓出一條路出來。從地窖中出來的第一個是成璜，駱冰拉住他衣領，短刀刀尖對準他的後心。第三是余魚同，他一手扶著駱冰，一手抱住文泰來。四個人拖拖拉拉走了上來。駱冰喝道：「誰動一動，這人就沒命。」四人在刀槍叢中鑽了出去，慢慢走到後園門口。駱冰眼見有三匹馬縛在柳樹上，心中大喜，暗暗謝天謝地。這三匹馬正是吳國棟等來堵截後門時所騎。

　　張召重眼見要犯便要逃脫，心想：「成璜這膿包死活關我何事？我把文泰來抓回北京，那才是大功一件。」拾起文泰來丟在地下的繩索，運起內力，向外拋去。繩索呼的一聲飛出，繞住了文泰來，回臂一拉，將文泰來拉脫了余魚同之手。駱冰聽得丈夫一聲呼叫，關心則亂，早忘了去殺成璜，回身來救丈夫，她腿上受傷，邁不了兩步，已跌倒在地。文泰來叫道：「快走！快走！」駱冰道：「我跟你死在一起。」文泰來怒道：「你剛才答應聽我話的……」話未說完，已被瑞大林等擁上按住。余魚同飛身過來，抱住駱冰，直闖出園門。一名捕快掄鐵尺上前阻攔，余魚同飛起一腳，踢得他直跌出五六步去。

　　駱冰見丈夫被捕，已是六神無主，也不知身在何處。余魚同搶到柳樹邊，把她放上馬背，叫道：「快放飛刀！」這時言伯干及兩名捕快已追出園門，駱冰三把飛刀連珠般發出，慘叫聲中，一名捕快肩頭中刀。言伯干呆得一呆，余魚同已將三匹馬的馬韁扯開，自己騎上一匹，把第三匹馬牽轉馬頭，向著園門，揮金笛在馬臀上一擊，那馬受痛，向言伯乾等直衝過去，把追兵都擋在花園後門口。混亂之中，余魚同和駱冰兩騎馬奔得遠了。張召重等捉到要犯文泰來，歡天喜地，誰也無心再追。駱冰神不守舍的伏在馬上，幾次要拉回馬頭，再進鐵膽莊，都給余魚同揮鞭抽她坐騎，繼續前行。直奔出六七里地，見後面沒人追來，余魚同才不再急策坐騎。

　　又行了三四里，四乘馬迎面而來，當先一人白鬚飄動，正是鐵膽周仲英。他見到余駱兩人，很是詫異，叫道：「貴客留步，我請了醫生來啦。」駱冰恨極，一柄飛刀向他擲去。周仲英突見飛刀擲到，大吃一驚，毫無防備之下不及招架，急忙俯身在馬背上一伏，飛刀從背上掠過。在他背後的二弟子安健剛忙揮刀擋格，飛刀斜出，噗的一聲，插在道旁一株大柳樹上，夕陽如血，映照刃鋒閃閃生光。周仲英正要喝問，駱冰已張口大罵：「你這沽名釣譽、狼心狗肺的老賊！你們害我丈夫，我和你這老賊拚了。」她邊罵邊哭，手揮雙刀縱馬上前。周仲英給她罵得莫名其妙。安健剛見這女人罵他師父，早已按捺不住，揮單刀上前迎敵，被周仲英伸手攔住，叫道：「有話好說。」余魚同勸道：「咱們想法子救人要緊，先救四哥，再燒鐵膽莊。」駱冰一聽有理，掉轉馬頭，一口唾沫恨恨的吐在地下，拍馬而走。周仲英縱橫江湖，待人處處以仁義為先，真所謂仇怨不敢多結，朋友不敢少交，黑白兩道一提到鐵膽周仲英，無不豎起大拇指叫一聲「好」，哪知沒頭沒腦的給這個青年女子擲一柄飛刀，再加一陣臭罵，真是生平從所未有之「奇遇」。他見駱冰怨氣沖天，存心拚命，心知必有內情，查問趕到鎮上請醫的莊丁，只說大奶奶和孟爺在家裡好好待客，並沒什麼爭鬧。周仲英好生納悶，催馬急奔，馳到鐵膽莊前。莊丁見老莊主回來，忙上前迎接。周仲英見各人神情特異，料知發生了事端，飛步進莊，一連串的叫道：「叫健雄來！」莊丁回道：「孟爺保著大奶奶、小少爺到後山躲避去了。」周仲英一聽，更是詫異。幾名莊丁七張八嘴的說了經過，說公差剛把文泰來捕走，離莊不久，想來一干人不走大路，因此周仲英回來沒遇上。眾莊丁道：「公差去遠後，已叫人去通知孟爺，想來馬上就回。」周仲英連問：「三位客人躲在地窖裡，是誰走漏風聲？」莊丁面面相覷，都不敢說。周仲英大怒，揮馬鞭向莊丁劈頭劈臉打去。安健剛見師父動了真怒，不敢上前相勸。周仲英打了幾鞭，坐在椅中直喘氣，兩枚大鐵膽嗆啷啷的弄得更響。眾人大氣也不敢出，站著侍侯。周仲英喝道：「大家站在這裡幹麼？快去催健雄來。」說話未畢，孟健雄已自外面奔進，叫道：「師父回來了。」周仲英從椅中一躍而起，嘶聲道：「誰漏了風聲，你說，你……」孟健雄見師父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和平日豪邁從容的氣度大不相同，哪裡還敢直說，猶豫了一下道：「是鷹爪子自己發現的。」周仲英左手一把抓住他衣領，右手揮鞭，便要劈臉打去，終於強行忍住，怒道：「胡說！我這地窖如此機密，這群狗賊怎會發現？」孟健雄不答，不敢和師父目光相對。周大奶奶聽得丈夫發怒，攜了兒子過來相勸。周仲英目光轉到宋善朋臉上，喝道：「你一見公差，心裡便怕了，於是說了出來，是不是？」他素知孟健雄為人俠義，便殺了他頭也不會出賣朋友，宋善朋不會武藝，膽小怕事，多半是他受不住公差的脅逼而吐露真相。宋善朋見到老莊主的威勢，似乎一掌便要打將過來，不由得膽戰心驚，說道：「不……不是我說的，是……是小……小公子說的。」

　　周仲英心中打了個突，對兒子道：「你過來。」周英傑畏畏縮縮的走到父親跟前。周仲英道：「那三個客人藏在花園的地窖，是你跟公差說的？」周英傑在父親面前素來不敢說謊，卻也不敢直承其事。周仲英揮起鞭子，喝道：「你說不說？」周英傑嚇得要哭又不敢哭，眼睛只望母親。周大奶奶走近身來，勸道：「老爺子別生氣啦，就算女兒惹你生氣，這小兒子乖乖的在家，你凶霸霸的嚇他幹麼呀？」周仲英不去理她，將鞭子在空中吧的一抖，叫道：「你不說，我打死你這小雜種。」周大奶奶道：「老爺子越來越不成話啦，兒子是你自己生的，怎麼罵他小雜種？」孟健雄等一干人聽了覺得好笑，但都不敢笑出來。周仲英把妻子一推，說道：「別在這囉唆！」

　　孟健雄眼見瞞不過了，便道：「師父，張召重那狗賊好生奸猾，一再以言語相激，說道小師弟若是不說出來，便是小……小混蛋、小狗熊。」周仲英知道兒子脾氣，年紀小小，便愛逞英雄好漢，喝道：「小混蛋，你要做英雄，便說了出來，是不是？」周英傑一張小臉上已全無血色，低聲道：「是，爹爹！」周仲英怒氣不可抑制，喝道：「英雄好漢是這樣做的麼？」右手一揮，兩枚鐵膽向對面牆上擲去。豈知周英傑便在這時衝將上來，要撲在父親的懷裡求饒，腦袋正好撞在一枚鐵膽之上。周仲英投擲鐵膽之時，滿腔忿怒全發洩在這一擲之中，力道何等強勁，噗噗兩響，一枚鐵膽嵌入了對面牆壁，另一枚正中周英傑的腦袋，登時鮮血四濺。

　　周仲英大驚，忙搶上抱住兒子。周英傑道：「爹，我……我再也不敢了……你別打我……」話未說完，已然氣絕，一霎時間，廳上人人驚得呆了。周大奶奶抱起兒子，叫道：「孩兒！孩兒！」見他沒了氣息，呆了半晌，如瘋虎般向周仲英撲去，哭叫：「你為什麼……為什麼打死了孩兒？」周仲英搖搖頭，退了兩步，說道：「我……我不是……」周大奶奶放下兒子屍身，在安健剛腰間拔出單刀，縱上前來，揮刀向丈夫迎頭砍去。周仲英此時心灰意懶，不躲不讓，雙目一閉，說道：「大家死了乾淨。」周大奶奶見他如此，手反而軟了，拋刀在地，大哭奔出。

　　駱冰和余魚同怕遇到公門中人，盡揀荒僻小路奔馳，不數里天已全黑。塞外遍地荒涼，哪裡來的宿店，連一家農家也找不到。好在兩人都是久闖江湖，也不在意，在一塊大岩石邊歇了下來。余魚同放馬吃草，拿駱冰的長刀去割了些草來，鋪在地下，道：「床是有了，只是沒乾糧又沒水，只好挨到明天再想法子。」駱冰一顆心全掛在丈夫身上，面前就有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只不斷垂淚。余魚同不住勸慰，說陸師叔後天當可趕到安西，紅花會群雄當然大舉來援，定能追上鷹爪孫，救出四哥。駱冰這一天奔波惡鬥，心力交瘁，聽了余魚同的勸解，心中稍寬，不一會就沉沉睡去。睡夢中似乎遇見了丈夫，將她輕輕抱在懷裡，在她嘴上輕吻。駱冰心花怒放，軟洋洋的讓丈夫抱著，說道：「我想得你好苦，你身上的傷可全好了？」文泰來含含糊糊的說了幾句話，將她抱得更緊，吻得更熱。駱冰正自心神蕩漾之際，突然一驚，醒覺過來，星光之下，只見抱著她的不是丈夫，竟是余魚同，這一驚非同小可，忙用力掙扎。余魚同仍是抱著她不放，低聲道：「我也想得你好苦呀！」駱冰羞憤交集，反手重重在他臉上打了一掌。余魚同一呆。駱冰在他胸前又是一拳，掙脫他懷抱，滾到一邊，伸手便拔雙刀，卻拔了個空，原來已被余魚同解下，又是一驚，忙去摸囊中飛刀，幸喜尚剩兩把，當下拈住刀尖，厲聲喝道：「你待怎樣？」

　　余魚同道：「四嫂，你聽我說……」駱冰怒道：「誰是你四嫂？咱們紅花會四大戒條是什麼？你說。」余魚同低下了頭，不敢作聲。駱冰平時雖然語笑嫣然，可是循規蹈矩，哪容得他如此輕薄，高聲喝問：「紅花老祖姓什麼？」余魚同只得答道：「紅花老祖本姓朱，為救蒼生下凡來。」駱冰又問：「眾兄弟敬的是什麼？」余魚同道：「一敬桃園結義劉關張，二敬瓦崗寨上眾兒郎，三敬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將。」原來二人一問一答，乃是紅花會的大切口，遇到開堂入會，誓師出發，又或執行刑罰之時，由當地排行最高之人發問，下級會眾必須恭謹對答。駱冰在會中排行比余魚同高，她這麼問上了會中的大切口，余魚同心底一股涼氣直冒上來，可是不敢不答。

　　駱冰凜然問道：「紅花會救的是哪四等人？」余魚同道：「一救仁人義士，二救孝子賢孫，三救節婦貞女，四救受苦黎民。」駱冰問道：「紅花會殺的是哪四等人？余魚同道：「一殺韃子滿奴，二殺貪官污吏，三殺土豪惡霸，四殺兇徒惡棍。」駱冰秀眉頓促，叫道：「紅花會四大戒條是什麼？」余魚同低聲道：「投降清廷者殺，犯上叛會者殺……出賣朋友者殺，淫人……妻女者殺。」駱冰道：「有種的快快自己三刀六洞，我帶你求少舵主去。沒種的你逃吧，瞧鬼見愁十二郎找不找得到你。」原來依據紅花會規條，會中兄弟犯了大罪，若是一時糊塗，此後誠心悔悟，可在開香堂執法之前，自行用尖刀在大腿上連戳三刀，這三刀須對穿而過，即所謂「三刀六洞」，然後向該管舵主和執法香主求恕，有望從輕發落，但若真正罪重出自不能饒恕。鬼見愁石雙英在會中坐第十二把交椅，執掌刑堂，鐵面無私，心狠手辣，犯了規條的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他也必派人抓來處刑，是以紅花會數萬兄弟，提到鬼見愁時無不悚然。當下余魚同道：「求求你殺了我吧，我死在你手裡，死也甘心。」駱冰聽他言語仍是不清不楚，怒火更熾，拈刀當胸，勁力貫腕，便欲射了出去。余魚同顫聲道：「你一點也不知道，這五六年來，我為你受了多少苦。我在太湖總香堂第一次見你，我的心……就……不是自己的了。」駱冰怒道：「那時我早已是四哥的人了！你難道不知？」余魚同道：「我……我知道管不了自己，所以總不敢多見你面。會裡有什麼事，總求總舵主派我去幹，別人只道我不辭辛勞，全當我好兄弟看待，哪知我是要躲開你呀。我在外面奔波，有哪一天哪一個時辰不想你幾遍。」說著捋起衣袖，露出左臂，踏上兩步，說道：「我恨我自己，罵我心如禽獸。每次恨極了時，就用匕首在這裡刺一刀。你瞧！」朦朧星光之下，駱冰果見他臂上斑斑駁駁，滿是疤痕，不由得心軟。余魚同又道：「我常常想，為什麼老天不行好，叫我在你未嫁時遇到你？我和你年貌相當，四哥跟你卻年紀差了一大截。」駱冰本有點憐他癡心，聽到他最後兩句話又氣憤起來，說道：「年紀差一大截又怎麼了？四哥是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怎像你這般……」她把罵人的話忍住了，哼了一聲，一拐一拐的走到馬邊，掙扎上馬。余魚同過去相扶，駱冰喝道：「走開！」自行上馬。余魚同道：「四嫂到哪裡去？」駱冰道：「不用你管。四哥給鷹爪孫抓去，反正我也活不了……把刀還我。」余魚同低著頭將鴛鴦刀遞給了她。駱冰接了過來，見他站在當地，茫然失措，心中忽覺不忍，說道：「只要你以後好好給會裡出力，再不對我無禮，今晚之事我絕不對誰提起。以後我給你留心，幫你找一位才貌雙全的好姑娘。」說罷「嗤」的一笑，拍馬走了。她這愛笑的脾氣始終改不了。這一來可又害苦了余魚同。但見她臨去一笑，溫柔嫵媚，當真令人銷魂蝕骨，情難自已，眼望著她背影隱入黑暗之中，呆立曠野，心亂似沸，一會兒自傷自憐，恨造化弄人，命舛已極，一會兒又自悔自責，覺堂堂六尺，無行無恥，直豬狗之不若，突然間將腦袋連連往樹上撞去，抱樹狂呼大叫。駱冰騎馬走出里許，一望天上北斗，辨明方向。向西是去會合紅花會群雄，協力救人，向東是暗隨被捕的丈夫，乘機搭救。明知自己身上有傷，勢孤力單，救人是萬萬不能，但想到丈夫是一步一步往東，自己又怎能反而西行？傷心之下，任由坐騎信步走出了七八里地，眼見離余魚同已遠，料他不敢再來滋擾，下得馬來，便在一處矮樹叢中睡了。

　　她小時候跟隨父親，後來跟了丈夫，這兩人都是武功高強，對她又是處處體貼照顧，因此她從小闖蕩江湖，向來只佔上風，從來沒吃過苦。後來入了紅花會，這幫會人多勢眾，她人緣又好，二十二年來可說是個「江湖驕女」，無求不遂，無往不利。這一次可苦了她，丈夫被捕，自身受傷，最後還讓余魚同這麼一纏，又氣又苦，哭了一會，沉沉睡去。夜中忽然身上燒得火燙，迷迷糊糊的叫：「水，我要喝水。」卻哪裡有人理睬？第二天病勢更重，想掙扎起身，一坐起就頭痛欲裂，只得重行睡倒，眼見太陽照到頭頂，再又西沉，又渴又餓，可是就上不了馬。心想：「死在這裡不打緊，今生可再見不到大哥了。」眼前一花，暈了過去。也不知昏睡了多少時候，聽得有人說道：「好了，醒過來啦！」緩緩睜眼，見一個大眼睛少女站在面前。那少女臉色微黑，濃濃的眉毛，十八九歲年紀，見她醒來，顯得十分喜歡，對身旁丫環道：「快拿小米稀飯，給這位奶奶喝。」駱冰一凝神，發覺是睡在炕上被窩之中，房中佈置雅潔，是家大戶人家，回想昏迷以前情景，知是為人救了，好生感激，說道：「請問姑娘高姓？」那少女道：「我姓周，你再睡一忽兒，待會再談。」瞧著她喝了一碗稀飯，輕輕退出，駱冰又闔眼睡了。再醒來時房中已掌上了燈，只聽得房門外一個女子聲音叫道：「這些傢伙這麼欺侮人，到鐵膽莊來放肆，老爺子忍得下，我可得教訓教訓他們。」駱冰聽得「鐵膽莊」三字，心中一驚，敢情又到了鐵膽莊？只見兩人走進房來，便是那少女和丫環。那少女走到炕前，撩開帳子。駱冰閉上眼，假裝睡著，那少女轉身就往牆上摘刀。駱冰見自己鴦鴛刀放在桌上，心中有備，只待少女回身砍來，就掀起棉被把她兜頭罩住，然後抄鴦鴛刀往外奪路。只聽那丫頭勸道：「姑娘你不能再闖禍，老爺子心裡很不好過，你可別再惹他生氣啦！」駱冰猜想，這姑娘多半是周仲英的女兒。這少女正是鐵膽莊的大小姐周綺。她性格豪邁，頗有乃父之風，愛管閒事，好打不平，西北武林中人送了她個外號，叫做「俏李逵」，那天她打傷了人，怕父親責罵，當天不敢回家，在外挨了一晚，料想父親氣平了些，才回家來，途中遇到駱冰昏倒在地，救了她轉來，得知兄弟為父親打死，母親出走，自是傷痛萬分。周綺摘下鋼刀，大聲道：「哼，我可不管。」提刀搶出，丫環跟了出去。駱冰睡了兩天，精神已復，燒也退了，收拾好衣服，穿了鞋子，取了雙刀，輕輕出房，尋思：「他們既出賣大哥給官府，又救我幹麼？多半是另有奸謀。」

　　此刻身在險地，自己腿傷未癒，哪敢有絲毫大意。她來過一次，依稀記得門戶道路，想悄悄繞進花園，從後門出去。走過一條過道，聽得外有人聲，兩個人在交談。等了半晌，那兩人毫沒離開的模樣，只得重又退轉，躲躲閃閃的過了兩進房子，黑暗中幸喜無人撞見，繞過迴廊，見大廳中燈火輝煌，有人大聲說話，聲音聽來有點熟悉。湊眼到門縫中一張，見周仲英正陪著兩個人在說話，一個似乎見過，一時想不起來，另一個卻正是調戲過她、後來又隨同公差來捕捉她丈夫的童兆和。仇人一見，想到丈夫慘遇，哪裡還顧得自己死活，伸掌推開廳門，一柄飛刀疾向童兆和擲去。周仲英失手打死獨子，妻子傷心出走。周大奶奶本是拳師之女，武功平平，她娘家早已無人，不知她投奔何方。周仲英妻離子死，煩惱不已，在家中悶悶不樂的耽了兩日。這日天色已晚，莊丁來報有兩人來見。周仲英命孟健雄去接見，孟健雄一看，竟是罪魁禍首的童兆和，另一個是鄭王府的武術總教頭萬慶瀾，前天來鐵膽莊捕人，也有此人在內。孟健雄心下驚疑，料知必無好事。這兩人一定要見周仲英。孟健雄道：「老莊主身子不適，兩位有什麼事，由在下轉達，也是一樣。」童兆和嘿嘿冷笑，說道：「我們這次來是一番好意，周莊主見不見由他。鐵膽莊眼下就是滅門大禍，還搭什麼架子？」孟健雄自文泰來被捕，心中早懷鬼胎，惟恐鐵膽莊被牽連在內，聽他這麼說，只得進去稟告。周仲英手裡弄著鐵膽，嗆啷啷、嗆啷啷的直響，怒氣勃勃的出來，說道：「鐵膽莊怎麼有滅門之禍啊？老夫倒要請教。」

　　萬慶瀾從懷裡摸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說道：「周老英雄請看。」兩手按住那張紙的天地頭，似怕給周仲英奪去。周仲英湊近看時，原來是武當派綿裡針陸菲青寫給他的一封信，托他照應紅花會中事急來投的朋友。

　　這信文泰來放在身邊，一直沒能交給周仲英，被捕後給搜了出來。陸菲青犯上作亂，名頭極大，乃是久捕不得的要犯，竟和鐵膽莊勾結來往。瑞大林等一商量，均覺如去報告上官，未必能捉到陸菲青，反在自己肩上加了一副重擔，不如去狠狠敲周仲英一筆，大家分了，落得實惠。何況鐵膽莊窩藏欽犯，本已脫不了干係，還怕他不乖乖拿銀子出來？張召重和陸菲青是同門，多少有些舊誼，又知他厲害，不敢造次，待聽瑞大林等商量著要去敲詐周仲英，覺得未免人品低下，非英雄好漢之所為，但官場之中，不便阻人財路，只得由他們胡來，決心自己不分潤一文，沒的壞了「火手判官」的名頭。成璜、瑞大林等都是有功名之人，不便出面，於是派了萬慶瀾和童兆和二人前來伸手要錢。周仲英見了這信，心下也暗暗吃驚，問道：「兩位有何見教？」萬慶瀾道：「我們久慕周老英雄的英名，人人打從心底裡佩服出來，都知周老英雄仗義疏財，愛交朋友，銀錢瞧得極輕，朋友瞧得極重。為了交朋友，十萬八萬銀子花出去，不皺半點眉頭。這封信要是給官府見到了，周老英雄你當然知道後患無窮。眾兄弟拿到這信，都說大家拚著腦袋不要，也要結交周老英雄這個朋友，決定把這信毀了，大家以後隻字不提鐵膽莊窩藏欽犯文泰來之事，再擔個天大的干係，不向上官稟報。」周仲英道：「那是多多承情。」萬慶瀾不著邊際的說了一些閒話，終於顯得萬分委屈，說道：「只是眾兄弟這趟出京，路上花用開銷，負了一身債，想請周老英雄念在武林一派，伸手幫大家一個忙，我們感激不盡。」周仲英眉頭一皺，哼了一聲。

　　萬慶瀾道：「這些債務數目其實也不大，幾十個人加起來，也不過六七萬兩銀子。周老英雄家財百萬，金銀滿屋，良田千頃，騾馬成群，乃是河西首富，這點點小數目，也不在你老心上。常言道得好：『消財擋災』，有道是『小財不出，大財不來』。」周仲英為公差到鐵膽莊拿人，全不將自己瞧在眼裡，本已惱怒異常，又覺江湖同道急難來奔，自己未加庇護，心感慚愧，實在對不起朋友，而愛子為此送命，又何嘗不是因這些公差而起？這兩天本在盤算如何相救文泰來，去找公差的晦氣，只是妻離子亡，心神大亂，一時拿不定主意，偏生這些公差又來滋擾，居然開口勒索，當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冷冷的道：「在下雖然薄有家產，生平卻只用來結交講義氣、有骨頭的好男子。」他不但一口拒絕，還把對方一干人全都罵了。童兆和笑道：「我們是小人，那不錯。小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一點老英雄也總明白。要我們起這麼一座大的莊子，那是甘拜下風，沒這個本事，不過要是將它毀掉嘛……」話未說完，一人闖進廳來，厲聲道：「姑娘倒要看你怎樣把鐵膽莊毀了。」正是周綺。周仲英向女兒使個眼色，走到廳外，周綺跟了出來。周仲英低聲道：「去跟健雄、健剛說，萬萬不能放這兩個鷹爪孫出莊。」周綺喜道：「好極了，我在外邊越聽越有氣。」周仲英回到廳上。萬慶瀾道：「周老英雄既不賞臉，我們就此告辭。」說著把陸菲青那信隨手撕了。

　　周仲英一楞，這一著倒大出乎他意料之外。萬慶瀾道：「這是那封信的副本，把它撕了，免得給人瞧見不便。信的真本在火手判官張大人身邊。」這句話是向周仲英示意：就是把我們兩人殺了，也已毀不了鐵證如山。

　　周仲英怒目瞪視，心道：「你要姓周的出錢買命，可把我瞧得忒也小了。」便在此時，駱冰在門外一飛刀向童兆和擲了過去。周仲英沒看清來人是誰，雖然痛恨童兆和，可也不能讓他就此喪命，不及細想，救人要緊，手中鐵膽拋出，向飛刀砸去，噹的一聲，飛刀與鐵膽同時落地。

　　駱冰見周仲英出手救她仇人，罵道：「好哇，你們果是一夥！你這老賊害我丈夫，連我也一起殺了吧。」一拐一拐的走進廳來，舉起鴛鴦雙刀向周仲英當頭直砍。

　　周仲英手中沒兵刃，舉起椅子一架，說道：「把話說清楚，且慢動手。」駱冰存心拚命，哪去聽他分辯，雙刀全是進手招數。周仲英心知紅花會誤以為自己出賣文泰來，只有設法解釋，決不願再出手傷人，是以一味倒退，並不還手。駱冰長刀短刀，刀刀向他要害攻去，眼見他已退到牆邊，無可再退，忽聽背後金刃劈風之聲，知道有人偷襲，忙伏身閃避，呼的一聲，一柄單刀掠過腦後，挾著疾風直劈過去。駱冰左手長刀橫截敵人中路，待對方退出一步，這才轉身，只見周綺橫刀而立，滿臉怒容。周綺戟指怒道：「你這女人這等不識好歹！我好心救你轉來，你幹麼砍我爹爹？」駱冰道：「你鐵膽莊假仁假義，害我丈夫。你走開些，我不來難為你。」回身向周仲英又是一刀。周仲英舉椅子一擋，駱冰把刀收回，以免砍在椅上，隨手「抽撤連環」，三招急下。周仲英左躲右閃，連叫：「住手，住手！」周綺大怒，擋在周仲英面前，挺刀和駱冰狠鬥起來。

　　說到武藝與經歷，駱冰均遠在周綺之上，只是她肩頭和腿上都受了傷，兼之氣惱憂急，正是武家大忌，兩人對拆七八招後，駱冰漸處下風。周仲英連叫：「住手！」卻哪裡勸得住？萬慶瀾和童兆和在一旁指指點點，袖手觀鬥。

　　周仲英見女兒不聽話，焦躁起來，舉起椅子正要把狠命廝拚的兩人隔開，忽聽背後一聲哇哇怪叫，一團黑影直撲進來。那人矮著身軀，手舞一根短柄狼牙棒，棒端尖牙精光閃閃，直上直下向周綺打去，勢如瘋虎，猛不可當。周綺嚇了一跳，單刀「神龍抖甲」，反砍來人肩背。那人硬接硬架，「噹」的一聲，火光交迸，劇震之下，周綺手背發麻，單刀險些脫手，接連縱出兩步，燭光下但見那人是個模樣醜怪的駝子。這駝子並不追擊，反身去看駱冰。駱冰乍見親人，說不出的又是高興又是傷心，只叫得一聲：「十哥！」忍不住兩行熱淚流了下來。章進問道：「四哥呢？」駱冰指著周仲英、萬慶瀾、童兆和三人叫道：「四哥教他們害了，十哥你給我報仇。」章進一聽得文泰來被人害了，也不知是如何害法，大叫：「四哥，四哥，我給你報仇！」手揮狼牙棒，著地向周仲英下盤捲去。周仲英縱身跳上桌子，喝道：「且慢動手！」章進悲憤填膺，不由分說，揮棒又向他腿上打去。周仲英雙臂一振，竄起數尺，斜身落地。章進一棒打在檀木桌邊，棒上尖刺深入桌中，急切間拔不出來。這時孟健雄和安健剛得訊，趕進廳來。安健剛把周仲英的金背大刀遞給師父。周綺見駱冰和這駝子到本莊來無理取鬧，招招向爹爹狠打，哪裡還按捺得住？叫道：「孟大哥、安三哥，協力上啊！什麼地方鑽出來這些蠻橫東西，到鐵膽莊來撒野。」孟安二人不知章進的來由，進廳時見他揮棒向師父狠打，自是敵人無疑，當下三個人三柄刀齊向章進攻去。章進揮棒抵住，大叫：「七哥你快來護住四嫂，你再不來，我可要罵你祖宗啦！」原來章進和武諸葛徐天宏得知文泰來夫婦遭危，首先赴難，日夜不停的趕來鐵膽莊，到達時天已全黑。依徐天宏說，要備了名帖，以晚輩之禮向周仲英拜見，章進話也不說，縱身就躍進莊去。徐天宏怕他闖禍，只得跟進，他慢了一步，章進已和周仲英、周綺、孟健雄、安健剛四人交上了手。

　　徐天宏聽得章進呼喝，忙奔進廳去，搶到駱冰身邊。這時駱冰喘過了氣，手掄雙刀又向周仲英殺去，忽見徐天宏進來，心中一喜，知他足智多謀，此人一到，自己這面決不會吃虧，指著童兆和與萬慶瀾兩人道：「他們害了我四哥……」徐天宏雖然一向謹慎持重，但一聽情同手足的四哥被害，也自方寸大亂，手持鋼刀單拐，縱到童兆和跟前。

　　章萬二人本想隔山觀虎鬥，讓紅花會和鐵膽莊的人廝拚，紅花會人少，勢必落敗，那時再伸手捉拿幾人回去，倒是一件功勞。童兆和一雙色迷迷的眼睛正瞪著駱冰，忽見徐天宏飛縱過來，鋼刀砍到，忙舉刀架住。萬慶瀾心道：「鎮遠鏢局名氣真大，倒要見識見識你們鏢頭的武藝。」徐天宏身材矮小，外形和童兆和倒是一對，但武藝精熟，只三個照面，已把對方打得連連倒退，他左手鐵拐往外一掛，「盤肘刺扎」，右手刀向童兆和扎去。童兆和忙向左避開，留心了上面沒防到下面，被徐天宏一個掃堂腿，撲地倒了。徐天宏鐵拐往下便砸，堪堪砸到，驟覺背後勁風撲到，不及轉身，左足在意兆和胸前一點，翻身和萬慶瀾一對鑌鐵點鋼穿打在一起。童兆和哇哇大叫，一時站不起身。萬慶瀾在這對鑌鐵穿上下過二十年苦功，憑手中真實功夫，在北京連敗十多名武術好手，才做到鄭王府的總教頭。鄭親王為了提拔他，讓他跟張召重出來立一點功，就可保舉他作官。這時他和徐天宏一個力大，一個招熟，對拆十餘招難分勝負。萬慶瀾心中焦躁，暗想這般貌不驚人的一個會家尚且打不贏，豈不讓童兆和笑話，舉鑌鐵穿猛向徐天宏胸前扎去。徐天宏鐵拐一封，右手刀迎面劈出。萬慶瀾撤回鑌鐵穿，「孔雀開屏」，橫擋直扎。徐天宏單拐往外砸碰，擋開鐵穿。萬慶瀾右手鐵穿卻已「霸王卸甲」，直劈下來。徐天宏急忙縮頭，鐵穿在左臉擦過，差不盈寸，十分凶險。徐天宏見對方武功了得，起了敵愾之心，他身材矮小，專攻敵人下盤，單刀鐵拐左右合抱，砍砸敵人雙腿。萬慶瀾雙穿在兩腿外一立，哪知徐天宏這一招乃是虛招，單刀繼續砍出，鐵拐卻中途變招，疾翻而上，直點到敵人門面。萬慶瀾無法挽救，急以「鐵板橋」後仰，雖然躲開了這一拐，卻已嚇出一身冷汗，再拆數招，漸感不敵，不由得著急。那邊章進以一敵三，越鬥越猛。孟健雄叫道：「健剛，快去守住莊門，別再讓人進來。」章進的狼牙棒極是沉重，舞開來勢如疾風，安健剛一時緩不出手腳。周綺叫道：「安三哥快去，這駝子我來對付。」章進聽周綺叫他「駝子」，那是他生平最忌之事，怒火更熾，大吼大叫。周綺和孟健雄兩人合力抵住，安健剛奔出廳去。周仲英高叫：「大家住手，聽老夫一句話。」孟健雄和周綺立即退後數步。徐天宏也退了一步，叫道：「十弟住手，且聽他說。」章進全不理會，搶上再打。徐天宏正要上前阻止，哪知萬慶瀾突在背後揮穿打落，徐天宏沒有防備，身子急縮，已被打中肩頭，又痛又怒，一個踉蹌，叫道：「好哇，鐵膽莊真是詭計多端。」他可不知萬慶瀾不是鐵膽莊中的。

　　他本來冷靜持重，但突遭暗算，憤怒異常，左肩受傷，鐵拐已不能使，挺單刀又和萬慶瀾狠鬥。施展「五虎斷門刀」刀法，仍是著著進攻，只是少了鐵拐借勢，單刀稍稍嫌輕，使來不大順手，已不能再佔上風。童兆和站得遠遠的，指著駱冰，口中不清不楚、有一搭沒一搭的胡說。駱冰手中只餘一柄飛刀，不肯輕易用掉，挺刀追去。童兆和仗著腿腳靈便，在大廳中繞著桌椅亂轉，說道：「別這麼凶，你丈夫早死拉，不如乖乖的改嫁你童大爺。」駱冰關心則亂，聽了童兆和這句話，只道文泰來真的已死，眼前一黑，昏了過去。童兆和見她跌倒，奔將過來。

　　周仲英一見，氣往上衝，舉起金背大刀，也朝駱冰奔去。他本是要阻止童兆和對她無禮，哪知誤會上又加誤會，只聽門外一人大喝：「你敢傷我四嫂，我跟你把命拚了！」一人手執雙鉤，上下兩路，一奔咽喉，一奔前陰，夾著一股勁風，直向周仲英撲到。周仲英見此人面目英俊，身手矯捷，心中先存好感，舉刀輕輕一擋，退後一步，說道：「尊駕是誰，先通姓名。」

　　那人不答，俯身看駱冰時，見她臉如白紙，氣若游絲，忙將她扶起坐在椅上，撿起地下鴛鴦雙刀，放在她身邊。周仲英見眾人越打越緊，無法勸解，很是不快，忽聽外面有人喊聲如雷，又聽得鐵器相撞，發聲沉重，不一會，安健剛敗了進來，一人緊接著追入。那人又肥又高，手執鋼鞭，鞭身甚是粗重，看模樣少說也有三十來斤，安健剛不敢以單刀去碰撞。徐天宏叫道：「八弟九弟，今日不殺光鐵膽莊的人，咱們不能算完。」那胖子是紅花會排名第八的「鐵塔」楊成協。面目英俊的是排行第九的「九命錦豹子」衛春華，凡逢江湖上凶毆爭鬥、對抗官兵之時，衛春華總是不顧性命的勇往直前，一生所遇凶險不計其數，但連重傷也未受過一次，是以說他有九條性命。他二人是紅花會赴援的第二撥，到得鐵膽莊時已近午夜，只見莊門口火把通明，眾莊丁手執兵器，如臨大敵。衛春華上前叫道：「紅花會姓楊的、姓衛的前來拜見鐵膽莊周老英雄，請弟兄們辛苦通報。」安健剛一聽是紅花會人馬，裡面正打得熱鬧，怎能再放他們進來，喝道：「放箭！」二十幾名莊丁彎弓搭箭，一排箭射了過去。衛春華和楊成協大怒，揮動兵刃撥箭。衛春華哪顧前面是刀山箭林，一陣風的衝將過來。眾莊丁見這人凶悍無比，都軟了手腳，來不及關閉莊門，已被他直闖進去。楊成協跟著進來，安健剛揮刀攔住。楊成協身材高大，氣度威猛，鋼鞭打出，虎虎生風。安健剛不敢硬架，使開刀法，一味騰挪閃避，找到空檔，倏地一刀砍將入來。楊成協鋼鞭「橫掃千軍」，用力一格，噹的一聲，刀鞭相交，安健剛虎口震裂，單刀脫手飛出。楊成協不願傷他性命，待他退走，便即舉鞭打破二門，大踏步進來，他不識莊中道路，黑暗之中聽聲尋路。安健剛找了一把刀，翻身又來攔截，這次加倍小心，但對拆數招，又被楊成協鋼鞭打上刀背，單刀彎成了曲尺。安健剛揮舞曲刀護身，退入大廳。楊成協舉鞭迎頭擊去，安健剛一縮身，隨手掀起桌子一擋，桌子一角登時落地，木屑四濺。周仲英心下驚佩：「怪不得紅花會聲勢浩大，會裡人物果然武藝驚人。」眼見安健剛滿頭大汗，再拆數招，難免命喪鞭下，縱聲高叫：「紅花會的英雄們，聽老夫說句話。」這時衛春華已將徐天宏替下，正和萬慶瀾猛鬥，他和楊成協聽周仲英一喊，手勢稍緩。徐天宏大叫：「留神，別上當。」話聲未畢，萬慶瀾果然舉穿向衛春華扎去。他惟恐鐵膽莊和紅花會聯成一氣，因此不容他們有說和機會。衛春華聽得徐天宏叫聲，已有防備，眼見敵刃攻到，竟是悍然不退，反手一鉤，以攻對攻。萬慶瀾見他如此不顧性命的狠打，嚇了一跳，忙收鋼穿招架。徐天宏戟指大罵：「江湖上說你鐵膽周是大仁大義的好朋友，當真是浪得虛名，原來這般陰險毒辣。你暗施詭計，算得是什麼英雄好漢？」周仲英明知他誤會，但也不由得惱怒，叫道：「你紅花會也算欺人太甚。」一捋長袍，叫道：「健剛退下，讓我來鬥鬥這些成名的英雄豪傑。」安健剛退後數步，周仲英上前說道：「幾位朋友，尊姓大名？」楊成協見他白鬚飄動，不敢輕慢，抱拳說道：「在下鐵塔楊成協。」這時駱冰已然醒轉，叫道：「八哥你還客氣什麼？這老匹夫把四哥害死了。」

　　此言一出，徐、楊、衛、張四人全都大驚。衛春華撇下萬慶瀾，反身撲到周仲英面前，雙鉤如風，直撲到他懷裡。周仲英大刀一立，內力鼓蕩，將雙鉤反彈出去。衛春華一怔，知道對方武功厲害，但他是出名的不怕死，毫不退縮，又攻了過去。那邊章進雙戰孟健雄和周綺。頃刻間打得難解難分。安健剛呼呼嗤氣，舉手用袖子一拭額頭上汗水，挺刀上前助戰。楊成協揮鋼鞭敵住萬慶瀾。

　　徐天宏察看廳內惡鬥情況，章進以一敵三，雖感吃力，並未見敗，那邊衛春華卻招架不住了。周仲英好幾次刀下留情，但對方毫不退縮，心想你這年輕人真是不識好歹，將他左手鉤震得直盪開去。徐天宏見周仲英刀法精奇，功力深湛，數招之後，衛春華已非其敵，忙挺單刀過去助戰，以二敵一，兀自抵擋不住。周仲英年紀雖老，金背大刀使開來一團白光，招數一刀緊似一刀，勁力一刀大似一刀，愈戰愈勇。

　　徐天宏眼見不能取勝，大叫：「五哥六哥，你們來了，好，快放火燒了鐵膽莊。」他這是虛張聲勢，紅花會排行第五第六的常赫志、常伯志兄弟其實並沒來，他們奉總舵主之命，到三道溝去查探京裡來的公差行蹤去了。他這麼一叫，鐵膽莊的人果然全都大驚。周仲英一分神，險險吃了衛春華一鉤，長眉一豎，大刀「三羊開泰」，連環三招，將徐、衛兩人迫退數步，縱身奔到廳口，要出去攔截縱火敵人。

　　哪知衛春華如影隨形，緊跟在後，人未至，鉤先至，向他背心疾刺。周仲英大刀圈轉，「噹」的一聲，格開了雙鉤，進手橫砍，右足貼地勾掃，同時左手一個捺掌。衛春華急急縱身躍起，向旁跳開。周仲英左手五指掇攏，變為雕手，借勢一撥，一掌打在他肩上。周仲英這一勾、一捺、一撥，名為「三合」，乃是少林拳中「二郎擔山」絕技。衛春華專心對付他的大刀，哪知他突然施展少林拳，刀拳足三者並用，避開了兩招，最後一招終於躲不掉，右肩重重吃了一掌，幸而周仲英掌下留情，只使了四成力，否則已受重傷。衛春華愈敗愈狠，被周仲英一掌打得倒退三步，尚未站定，又撲上四步，雙鉤「綵鳳旋窩」，猛捲而上。周仲英大怒，叫道：「你這位小哥，我跟你又沒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為何苦苦相逼？我已掌下留情，你也該懂得好歹！」衛春華道：「你殺我文四哥……我打你不過，但我是打不殺的九命錦豹子，你知道麼？」口中說話，手上絲毫不緩。周仲英見他狠打癡纏，一味的不要命死拚，心中有氣、可是見他如此勇猛，也不由得愛惜，說道：「老夫活了六十多歲，還沒見過你這般不要命的漢子！」衛春華道：「今兒叫你見見。」刷的一鉤直刺，徐天宏單刀橫砍。周仲英忽地跳起，大刀猛劈三刀，衛春華奮力抵住。刀光劍影中，周仲英彎刀向內，肘角向外撞出，正撞在他腰肋之上，這一記是少林拳中的「助下肘」，如使足了力，衛春華肋骨已斷了數根。衛春華受他一撞，饒是對方未用全力，可也痛入骨髓，哼了一聲，蹲了下來。徐天宏道：「九弟你退下。」衛春華不答，搖搖晃晃的站起來，斜眼向周仲英凝視，又挺雙鉤上前。周仲英罵道：「我瞧你是不可救藥！」徐天宏大叫：「快放火啦，十二郎，你截住後門，別讓一個人逃出莊去。」周綺給她喊得心煩意亂，一時又戰章進不下，心想：「我殺了那罪魁禍首再說。」舉刀奔向駱冰。駱冰自聽童兆和說他丈夫已死，昏昏沉沉的坐在椅上，大廳中眾人打得兇惡，她只覺得一團團人影在面前竄來竄去，腦子中空空洞洞的，對眼前之事茫然不解。周綺縱到她面前，舉刀砍去。駱冰向她淒然微笑，眼神要哭不哭的樣子。周綺鋼刀砍到她面前，見她一副又可憐又傷心的溫柔神色，這一刀竟爾砍不下去，一凝神，將椅上鴛鴦雙刀拿起，遞入駱冰手中，說道：「打呀！」駱冰隨手接了。周綺一刀輕輕迎頭砍下，瞧她是否招架。駱冰笑了一笑，隨隨便便的右手短刀一架，左手長刀反擊。周綺歎了一口氣，道：「這才對了，你站起來打。」駱冰聽話站起，但腿上傷痛，拐了一下重又坐下。於是一個坐一個站，一個呆一個憨，雙刀單刀打了起來。拆了數招，周綺急道：「誰跟你鬧著玩？」她覺得對手似傻不傻，殺之不忍，斗之無味，又聽得徐天宏大叫「放火」，心中一驚，拋下駱冰奔出廳去。剛到廳口，驀聽得門外一人陰沉沉的說道：「想逃嗎？」周綺一驚，反身後躍，退開兩步，燭光搖晃下只見兩人擋在門口。說話之人面上如罩上一層寒霜，兩道目光攝人心魄般直射過來。周綺想再看他身旁那人，說也奇怪，一被他目光瞪住，自己的眼睛竟不敢移向左邊，輕輕罵了聲：「見鬼！」那人冷冷的道：「不錯，我是鬼見愁。」說話中沒絲毫暖意。周綺向來天不怕地不怕，見這人陰氣森森，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喝道：「難道姑娘怕你？」她這句話是給自己壯膽，其實姑娘確是有點怕的，心中雖怕，還是舉刀迎頭向那人砍去。

　　那人「左掛金鈴」，單刀向外一掛，左掌輕撫刀柄，雙目仍舊是直瞪著她。周綺但覺他這一掛中含勁未吐，輕靈松靜，竟是內家功夫，驚懼更甚，心想：「反正我媽走了，弟弟死了，我跟爹爹都讓你們殺了吧。」勇氣一長，揮刀沒頭沒腦向那人砍去，那人正是紅花會執掌刑堂的鬼見愁十二郎石雙英。他本是無極拳門下弟子，入紅花會後常向三當家趙半山討教武藝。趙半山將太極門中的玄玄刀法相授，因此他兩人名是結義兄弟，實是師徒。石雙英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不數招已將周綺一柄刀裹住。那邊孟健雄、安健剛雙戰章進，已自抵敵不住。萬慶瀾左手鋼穿也被楊成協一鞭打折，不敢再戰，只繞著桌子兜圈子，欺對方身胖，追他不上。童兆和早不知哪裡去了。只周仲英對敵徐天宏和衛春華卻佔著上風，他想只有先將這兩人打倒，再來分說明白，否則混戰下去，殊非了局，刀法一緊，將徐衛兩人逼得連連倒退，正漸得手，忽地一人縱上前來，叫道：「我來鬥鬥你這老兒！」一柄鐵槳當頭猛打下來。

　　兵器是鐵槳，使的卻是「魯智深瘋魔杖」的招術，他是將鐵槳當作禪杖使，這一記「秦王鞭石」，鐵槳從自己背後甩過右肩，猛向周仲英砸來，呼的一聲，猛惡異常。這人和石雙英同來，乃紅花會中排名第十三的「銅頭鱷魚」蔣四根。周仲英見他力大，向左一閃，反手還刀。蔣四根直砸不中，鐵槳打橫，雙手握定，槳尾向右橫擋，雙手槳頭向左橫擊，這是「瘋魔杖」中的「金鉸剪月」，出手迅捷。周仲英是少林正宗，識得此招，側身讓過，眉頭一皺，主意打定，邊打邊退，不斷移動腳步，眼見萬慶瀾逃避楊成協的追逐，奔近自己身邊，大刀揮出，向他砍去。原來周仲英知道紅花會的誤會已深，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明，幾次呼喝住手，都被萬慶瀾從中搗亂。這人來鐵膽莊敲詐勒索，周仲英原是十分氣惱，可是一和官府作對，便是造反。自己在這裡數十年安居，有家有業，自古道「滅門的縣官」，得罪了官府，可真是無窮之禍。他雖是一方豪傑，但近二十年來廣置地產，家財漸富，究竟是丟不掉放不下，是以一直不肯對萬慶瀾翻臉。再者自己兒子為紅花會的朋友而死，他們居然不問情由，闖進莊來狠砍猛殺，還說要燒莊，心下不免有氣，自己年紀這麼一大把，對方就是不敬賢也得敬老。他本擬憑武藝當場將眾人懾服，然後說明原委，哪知紅花會人眾越來越多，越打越凶，時候一長，總有人不死也傷，這一來誤會變成真仇，那就不可收拾，權衡輕重，甩出去鐵膽莊不要，決意向萬慶瀾動手，以求打開僵局。萬慶瀾見周仲英金刀砍來，不由得大駭，急忙閃讓，見後面楊成協又追了上來，當即跳上桌子。他已知周仲英用意，大叫：「我們聯手合力捉章文泰來。那文泰來雖是你殺死的，但朝廷懸賞的二萬兩銀子，你想害死了我獨吞嗎？」他存心誣陷，要挑撥鐵膽莊和紅花會鬥個兩敗俱傷。

　　紅花會群雄見周仲英刀砍萬慶瀾，俱都一怔，各自停手，聽萬慶瀾這麼一叫，既傷心義兄慘死，又在激鬥之際，哪裡還能細辨是非曲直？章進哇哇大叫，狼牙棒向周仲英腰上砸去。周仲英急怒交迸，有口難辯，只得揮刀擋住。

　　徐天宏畢竟精細，見事明白，適才和周仲英拚鬥，見他數次刀下留情，其中必有別情，喊道：「十弟不可造次！」章進殺得性起，全沒聽見。蔣四根鐵槳攔腰又向周仲英打去。周仲英側身避過，不想背後楊成協鋼鞭斜肩砸到。周仲英聽得耳後風生，揮刀擋格，兩人手臂都是一陣酸麻。楊成協、章進和蔣四根是紅花會的「三大力士」，均是膂力驚人。周仲英獨戰三人，漸見不支，吆喝聲中大刀和章進狼牙棒相交，火花迸發，手臂又是一陣發麻。蔣四根鐵槳「翻身上捲袖」，鐵槳自下而上砸在大刀之上，周仲英再也拿捏不住，大刀脫手飛出，直插在大廳正中樑上。孟健雄、安健剛見師父兵刃脫手，一驚非同小可，雙雙搶前相救，只跨出兩步，衛春華揮動雙鉤，和身撲來攔住。周仲英大刀脫手，反而縱身搶前，直欺到楊成協懷裡，一個「弓箭衝拳」，左手已抓住鋼鞭鞭梢，右手向他當胸一拳。楊成協萬想不到對方功夫如此之硬，危急之中，竟會施展「空手奪白刃」招術強搶自己鋼鞭，被他這一欺近，招架已自不及，胸膛一挺，「哼」的一聲，硬接了這一拳，鋼鞭竟不撒手。原來他這一身鐵布衫的橫練功夫，雖不能說刀槍不入，但尋常利器卻也傷他不得，他外號「鐵塔」，是說他身子雄偉堅牢，有如鐵鑄之塔。周仲英拳力極大，真有碎石斃牛之勁，見對方居然若無其事的受了下來，不禁暗暗吃驚。其實楊成協也是有苦說不出，這一拳只打得他痛徹心肺，幾欲嘔血，猛吸一口氣強忍，再用力拉扯，想將他拉住鋼鞭的手掙脫。周仲英也正在這時一拉。楊成協雖然力大，究不及周仲英功力精湛，手中鋼鞭竟然便要給他硬生生奪去。周仲英鋼鞭尚未奪到，章進和蔣四根的兵器已向他砍砸而至。周仲英放脫鋼鞭，隨手把桌子一掀，推向章蔣二人。孟建雄跳在一旁，拿出彈弓，叭叭叭叭，連珠彈向章蔣兩人身上亂打，替師父抵擋了一陣。但己方形勢危急異常，眼見師父推倒桌子，桌上燭台掉在地下，蠟燭頓時熄滅，靈機一動，一陣連珠彈將廳中幾枝蠟燭全都打滅，大廳中登時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這一著眾人全都出於意料之外，不約而同的向後退了幾步，惡鬥立止。各人屏聲凝氣，誰都不敢移動腳步，黑暗之中有誰稍發聲息，被敵人辨明了方位，兵刃暗器馬上招呼過來，卻又如何趨避躲閃？何況這是群毆合鬥，黑暗中隨便出手，說不定就傷到了自己人。大廳中剎時突然靜寂，其間殺機四伏，比之適才呼叫砍殺，倒似更加令人驚心動魄。

　　一片靜寂之中，忽然廳外腳步聲響，廳門打開，眾人眼前一亮，只見一人手執火把走了進來。那人書生打扮，另一手拿著一支金笛。他一進門便向旁一站，火把高舉，火光照耀中又進來三人。一是獨臂道人，背負長劍。另一人輕袍緩帶，面如冠玉，服飾儼然是個貴介公子，身後跟著個十多歲的少年，手捧包裹。這四人正是「金笛秀才」余魚同、「追魂奪命劍」無塵道人、以及新任紅花會總舵主的陳家洛，那少年是陳家洛的書僮心硯。紅花會群豪見總舵主和二當家到來，俱都大喜，紛紛上前相見。徐天宏向楊成協和衛春華低聲道：「留心瞧著鐵膽莊這批傢伙，別讓他們走了。」兩人點點頭，繞到周仲英身後。安健剛知道他們用意，心頭有氣，走上一步，正欲開口質問，周仲英一把拉住，低聲道：「沉住氣，瞧他們怎麼說。」

　　余魚同拿了兩張名貼，走到周仲英面前，打了一躬，高聲說道：「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二當家無塵道人，拜見鐵膽莊周老英雄。」孟健雄上去接了過來，遞給了師父。周仲英見名帖上寫得甚是客氣，陳家洛與無塵都自稱晚輩，忙搶上前去拱手道：「貴客降臨敝莊，不曾遠迎，請坐請坐。」

　　這時大廳上早已打得桌倒椅翻，一塌糊塗。周仲英大叫：「來人哪！」宋善朋率領了幾名莊丁進來，排好桌椅，重行點上蠟燭，分賓主坐下。東首賓位陳家洛居先，依次是無塵、徐天宏、楊成協、衛春華、章進、駱冰、石雙英、蔣四根、余魚同。心硯站在陳家洛背後。西首主位周仲英坐第一位，依次是孟健雄、安健剛、周綺。余魚同偷眼暗瞧駱冰，見她玉容慘淡，不由得又是憐惜，又是惶愧，不知她有否將自己的胡作非為告知石雙英，看那鬼見愁十二郎時，見他臉上陰沉沉的，瞧不出半點端倪。原來余魚同自駱冰走後，自怨自艾，莫知適從。此後兩天總是在這十幾里方圓之內繞來繞去，心想駱冰腿上有傷，若再遇上公人如何抵禦，只想躡在她後面暗中保護，但始終沒發見她的蹤跡，怎想得到她會重去鐵膽莊。到得第三天晚上，卻遇上了陳家洛與無塵。兩人聽得文泰來為鐵膽莊所賣，驚怒交加。無塵立刻要去搭救文泰來。陳家洛道：「眾兄弟都已趕向鐵膽莊，大家不知道周仲英如此不顧江湖道義，說不定要中這老兒的暗算。咱們不如先到鐵膽莊，會齊眾兄弟後再去救四哥。」無塵一聽有道理，由余魚同領路，趕到鐵膽莊來。那正是孟健雄彈滅蠟燭、大廳中一團漆黑之時。萬慶瀾見雙方敘禮，知道事情要糟，慢慢挨到門邊，正想溜出，徐天宏縱身竄出，落在門口，攔住去路，喝道：「請留步，大家把話說說清楚。」萬慶瀾見對方人多勢眾，不敢動手，只得回來，坐在周綺下首。周綺圓眼一瞪，喝道：「滾開！你坐在姑娘身邊幹麼？」萬慶瀾拉開椅子，坐遠了些。

　　周仲英和陳家洛替雙方引見了，報了各人姓名。周仲英一聽，對方全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怪不得手下如此了得，看那總舵主陳家洛卻像是個養尊處優的官宦子弟，這人竟統領著這批江湖豪傑，眾人對他十分恭謹，實在透著古怪，心下暗暗納罕。陳家洛見周仲英臉現詫異之色，不住的打量自己，強抑滿懷怒氣，冷然說道：「敝會四當家奔雷手文泰來遇到魔爪子圍攻，身受重傷，避難寶莊，承周老前輩念在武林一脈，仗義援手，敝會眾兄弟全都感激不盡，兄弟這裡當面謝過。」說罷站起身來深深一揖。周仲英連忙還禮，心下萬分尷尬，暗道：「瞧不出他公子哥兒般似的，居然有一手，竟用場面話來擠兌我。」陳家洛這番話一說，無塵、徐天宏、衛春華，余魚同等都暗暗佩服。章進卻沒懂陳家洛的用意，大叫起來：「總舵主你不知道，這老匹夫已把咱們四哥害了。」衛春華坐在他身邊，忙拉了他一把，叫他別嚷。陳家洛便似沒聽見他說話，仍然客客氣氣的對周仲英道：「眾兄弟夤夜造訪寶莊，禮貌不周，還請周老前輩海涵。只因聽得文四哥有難，大家如箭攻心，未免魯莽。不知文四哥傷勢如何，周老前輩想已延醫給他診治，就請引我們相見。」說著站起身來，紅花會群雄跟著站起。周仲英口訥，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駱冰哽咽著叫道：「四哥給他們害死了！總舵主，咱們殺了老匹夫給四哥抵命！」陳家洛等一聽大驚，無不慘然變色。章進、楊成協、衛春華等一干人各挺兵刃，逼上前來。孟健雄挺身而出，大聲說道：「文爺到敝莊來，事情是有的……」徐天宏插嘴道：「那麼便請孟爺引我們相見。」孟健雄道：「文爺、文奶奶和這位余爺來到敝莊之時，我們老莊主不在家，是兄弟派人去趙家堡請醫，這是文奶奶和余爺親眼見到的。後來六扇門的人到來，我們慚愧得很，沒能好好保護，以致文爺給捕了去。陳當家的，你怪我們招待不周，未盡護友之責，我們認了。你要殺要剮，姓孟的皺一下眉頭，不算好漢。但你們眾位當家硬指我們老莊主出賣朋友，那算什麼話？」駱冰走上一步，戟指罵道：「姓孟的，你還充好漢哪！我問你，你叫我們躲在地窖之中，如此隱秘的所在，若不是你們得了鷹爪孫的好處，說了出來，他們怎會知道？」孟健雄登時語塞，要知周英傑受不住激而洩漏秘密，雖是小兒無知，畢竟是鐵膽莊的過失。無塵向周仲英道：「出事之時，老莊主或者真不在家。可是龍有頭，人有主，鐵膽莊的事，我們只能衝著老莊主說，請你拿句話出來。」這時縮在一旁的萬慶瀾突然叫道：「是他兒子說的，他肯認麼？」陳家洛走上一步，說道：「周老前輩，這話可真？」周仲英豈肯當面說謊，緩緩點了點頭。紅花會群豪大嘩，更圍得緊了。有的向周仲英橫眉怒目，有的瞧著陳家洛，待他示下。陳家洛側目瞧向萬慶瀾，冷然說道：「這位是誰，還沒請教閣下萬兒。」駱冰搶著說道：「他是魔爪孫，來捉四哥的人中，有他在內。」陳家洛一言不發，緩步走到萬慶瀾面前，突然伸手，奪去他手中鋼穿，往地下一擲，將他雙手反背併攏，左手一把握住。萬慶瀾「啊唷」一聲，已然掙扎不脫。陳家洛這一下出手快得出奇，眾人都沒看清楚他使的是什麼手法。萬慶瀾武功並非泛泛，適才大家已經見過，但被他隨手拿住，竟自動彈不得。這一來，不但鐵膽莊眾人聳然動容，連紅花會群雄也各暗暗稱奇，他們只知道陳家洛是天池怪俠的傳人，到底功夫如何，誰也不知底細。陳家洛喝道：「你們把文四爺捉到哪裡去了？」萬慶瀾閉口不答，臉上一副傲氣。陳家洛駢指在他肋骨下「中府穴」一點，喝道：「你說不說？」萬慶瀾哇哇大叫：「你作踐人不是好漢……有種就把我殺了……」一句話沒喊完，頭上黃豆大的汗珠已直冒出來。陳家洛又在他「筋縮穴」上一點。萬慶瀾這下可熬不住了，低聲道：「我說……我說。」陳家洛伸指在他「氣俞穴」上推了幾下。萬慶瀾緩過一口氣，說道：「要解他到京裡去。」駱冰忙問：「他……他沒死？」萬慶瀾道：「當然沒死，這是要犯，誰敢弄死他？」紅花會群雄大喜，都鬆了口氣，文泰來既然沒死，對鐵膽莊的恨意便消了大半。駱冰顫聲道：「你……你這話……這話可真？」萬慶瀾道：「我幹麼騙你？」駱冰心頭一喜，暈了過去，向後便倒。余魚同伸手要扶，忽然起了疑懼之心，伸出手去又縮了回來。駱冰一頭倒在地下，章進急忙扶起，叫道：「四嫂，你怎麼了？」橫目向余魚同白了一眼，覺得他不扶駱冰，實在豈有此理。陳家洛鬆開了手，對書僮心硯道：「綁了起來。」心硯從包裹中取出一條繩索，將萬慶瀾雙手反背牢牢縛住。萬慶瀾被點穴道雖已解開，但一時手腳酸麻，無法反抗。陳家洛高聲說道：「各位兄弟，咱們救四哥要緊，這裡的帳將來再算。」紅花會群雄齊聲答應。駱冰醒過後，坐在椅上喜極而泣，聽陳家洛這麼一說，站了起來，章進扶住了她。

　　眾人走到廳口，孟健雄送了出來。陳家洛將出廳門，回身舉手，對周仲英道：「多多吵擾，大恩大德，沒齒難忘，咱們後會有期。」周仲英聽他語氣，知道紅花會定會再來尋仇，心道：「周某問心無愧，你們不諒，我難道就怕了你們？」哼了一聲，一言不發。章進叫道：「救了文四哥後，我章駝子第一個來鬥鬥你鐵膽莊的英雄好漢。」楊成協道：「狗熊都不如，稱什麼英雄？」周綺一聽大怒，喝道：「你罵誰？」楊成協怒道：「我罵不講義氣，沒有家教的老匹夫。」他胸口吃了周仲英一拳，雖然身有鐵布衫功夫，未受重傷，但也吃虧不小，此刻兀自疼痛不止，再聽說文泰來為周仲英之子所賣，更加氣憤。

　　周綺搶上一步，喝道：「你是什麼東西，膽敢罵我爹爹？」楊成協道：「呸，你這丫頭！」他不願與人家姑娘爭鬧，回頭就走。「俏李逵」性如烈火，更恨人家以她是女流之輩而瞧她不起，平素常道：「男女都是人，為什麼男人做得，女人就做不得？」聽得楊成協罵她「丫頭」，而且滿臉鄙夷之色，哪裡還忍耐得住？搶上一步，喝道：「丫頭便怎樣？」

　　楊成協怒道：「去叫你哥哥出來，就說我姓楊的要見見。」周綺道：「我哥哥？」心下甚是奇怪。衛春華道：「有種賣朋友，就該有種見朋友。你哥哥出賣我們四哥，這會兒躲到哪裡去了？」周綺愕然不解，心道：「我哪裡來的哥哥？」

　　孟健雄見周綺受擠，知道紅花會誤會了萬慶瀾那句話，事情已鬧得如此之僵，此時如把師父擊斃親子之事相告，未免示弱，倒似是屈服求饒，只得出頭給師妹擋一擋，當下高聲說道：「各位還有什麼吩咐，現在就請示下，省得下次再勞動各位大駕。」章進道：「我們就是要見見這位姑娘的哥哥。」周綺道：「你這駝子胡說八道，我有什麼哥哥？」章進又被她罵一聲「駝子」，虎吼一聲，雙手向她面門抓去。周綺挺刀擋格，章進施展擒拿功，空手和她拚鬥起來。衛春華雙鉤一擺，叫道：「孟爺，你我比劃比劃。」孟健雄只得應道：「請衛爺指教。」這邊蔣四根和安健剛也叫上了陣，各挺兵刃就要動手。楊成協大喊：「賣朋友的兔崽子，再不給我滾出來，爺爺要放火燒屋了。」雙方兵器紛紛出手，勢成群毆。周仲英氣得鬚眉俱張，對陳家洛道：「好哇，紅花會就會出口傷人，以多取勝。」陳家洛一聲忽哨，拍了兩下手掌，群豪立時收起兵刃，退到他身後站定，一聲不發。周仲英暗想：「這人部勒群雄，令出即遵。我適才連呼住手，卻連自己女兒也不聽。」陳家洛道：「周老英雄，你責我們以多取勝，在下就單身請周老英雄不吝賜教幾招。」周仲英道：「那再好沒有。陳當家的剛才露了這手，我們全都佩服之至，真是英雄出在年少，老夫很想領教，陳當家的要比兵刃還是拳腳？」石雙英陰森森的道：「大刀飛到樑上去了，還比什麼兵刃？」此言一出，周仲英面紅過耳，各人都抬頭去望那柄嵌在樑上的金背大刀。

　　忽見一人輕飄飄的躍起，右手勾住屋樑，左手拔出大刀，一翻身，毫無聲息的落在地下，走到周仲英面前，一腿半跪，高舉過頂，說道：「周老太爺，你老人家的刀。」這人是陳家洛的書僮心硯，瞧不出他年紀輕輕，輕功竟如此不凡。心硯露這一手，周仲英臉上更下不去，他哼了一聲，對心硯不理不睬，向陳家洛道：「陳當家的亮兵刃吧，老夫就空手接你幾招。」孟健雄接過心硯手中的金背大刀，低聲道：「師父犯不著生氣，跟他刀上見輸贏！」他怕師父中了對方激將之計，真以空手去和人家兵器過招，那是未打先吃三分虧。心硯縱身回來，解開包裹，將陳家洛獨門之秘的兵器亮出，雙手托著，拿到他面前。徐天宏低聲道：「總舵主，他要比拳，你就在拳腳上勝他。」原來徐天宏得知文泰來未死，心即寧定，細察周仲英神情舉止，對紅花會處處忍讓，殊少敵意，雙方一動兵刃難免死傷，不如比拳易留餘地。再者他已領教過周仲英大刀功夫，實在是功力深厚，非同小可，自己與衛春華以二敵一，儘管對方未出全力，兀自抵擋不住。陳家洛兵器上造詣深淺未知，可是適才見他出手逼供萬慶瀾，手法又奇又快，大非尋常。他要陳家洛比拳，是求避敵之堅，用己之長。陳家洛道：「好。」對周仲英一拱手，道：「在下想請教周老英雄幾路拳法，請老前輩手下留情。」周仲英道：「好說，陳當家的不必過謙。」周綺走過來替父親脫去長袍，低聲道：「這小子會點穴，爹爹你留點神。」說著眼圈兒紅了，她脾氣發作時火爆霹靂，可是對方人數眾多，個個武功精強，今日形勢險惡異常，她並非不知。周仲英低聲道：「要是我有什麼好歹，你上西安找吳叔叔去，以後可千萬不能鬧事了。」周綺一陣心酸，點了點頭。

　　宋善朋督率莊丁，將大廳中心桌椅搬開，露出一片空地，四周添上巨燭，明亮如晝。周仲英走到廳心，抱拳說道：「請上吧。」陳家洛並不寬衣，長袍飄然，緩步走近，說道：「在下要是輸了，定當遍請西北武林同道，來向老前輩賠話謝罪，紅花會眾兄弟自今而後，不敢帶兵刃踏進甘肅一步。」周仲英道：「陳當家的言重了。」陳家洛秀眉一揚，說道：「要是老前輩承讓一招，那怎麼說？」周仲英傲然仰頭，打個哈哈，一捋長鬚，說道：「那時鐵膽莊數十口老小性命，還不全操於紅花會之手？」陳家洛道：「紅花會雖是小小幫會，卻也恩怨分明，豈敢妄害無辜？倘若在下僥倖勝得一拳一腳，那位洩露文四哥行藏的令郎，我們斗膽要帶了去。文四哥若能平安脫險，在下保證不傷令郎毫髮，派人護送回歸寶莊。可是文四哥若有三長兩短……那不免要令郎抵命。」周仲英給這番話引動心事，虎目含淚，右手一揮，道：「不必多言，進招吧！」

　　陳家洛在下首站定，微一拱手，說道：「請賜招。」眾人見他氣度閑雅，雍容自若，竟如是揖讓序禮，哪裡是龍爭虎鬥的廝拚，有的佩服，有的擔心。周仲英按著少林禮數，左手抱拳，一個「請手」，他知對方年輕，自居晚輩，決不肯搶先發招，也不再客氣，一招「左穿花手」，右拳護腰，左掌呼的一聲，向陳家洛當面劈去。這一掌勢勁力疾，掌未至，風先到，先聲奪人。陳家洛一個「寒雞步」，右手上撩，架開來掌，左手畫一大圓弧，彎擊對方腰肋，竟是少林拳的「丹鳳朝陽」。這一亮招，紅花會和鐵膽莊雙方全都一驚。周仲英是少林拳高手，天下知名，可沒想到陳家洛竟然也是少林派。周仲英「咦」了一聲，甚感詫異，手上絲毫不緩，「黃鶯落架」、「懷中抱月」，連環進擊，一招緊似一招。陳家洛進退趨避，少林拳的手法竟也十分純熟。兩人拳式完全相同，不像爭鬥，直如同門練武。但兩人年歲相差既大，功力深淺，自也懸殊，勝負之數，不問可知。紅花會群雄暗暗擔憂，鐵膽莊中人卻都吁了口氣。翻翻滾滾拆了十餘招。周仲英在少林拳上浸淫數十年，功力已臻爐火純青之境，推拳勁作，發腿風生。少林拳講究心快、眼快、手快、身快、步快，他愈打愈快，攻守吞吐，回轉如意，第一路「闖少林」三十七勢未使得一半，陳家洛已處下風。周仲英突然猛喝一聲，身向左轉，一個「翻身劈擊」，疾如流星。陳家洛急忙後仰，敵掌去頰僅寸，險險未及避開。紅花會群雄俱各大驚。陳家洛縱出數步，猱身再上，拳法已變，出招是少林派的「五行連環拳」，施開崩、鑽、劈、炮、橫五趟拳術。周仲英仍以少林拳還擊。不數招，陳家洛忽然改使「八卦游身掌」，身隨掌走，滿廳游動，燭影下似見數十個人影來去。周仲英以靜御動，沉著應戰，陳家洛身法雖快，卻絲毫未佔便宜。

　　再拆數招，周仲英左拳打出，忽被對方以內力粘至外門，這一招竟是太極拳中的「如封似閉」。但見他拳勢頓緩，神氣內斂，運起太極拳中以柔克剛之法，見招破招，見式破式。眾人愈觀愈奇，自來少林太極門戶有別，拳旨相反，極少有人兼通，他年紀輕輕，居然內外雙修，實是武林奇事。周仲英打起精神，小心應付。這一來雙方攻守均慢，但行家看來，比之剛才猛打狠鬥，尤為凶險。兩人對拆二十餘招，意到即收。陳家洛忽地一個「倒輦猴」，拳法又變，頃刻之間，連使了武當長拳、三十六路大擒拿手、分筋錯骨手、岳家散手四門拳法。

　　眾人見他拳法層出不窮，俱各納罕，不知他還會使出什麼拳術來。周仲英以不變應萬變，六路少林拳融會貫通，得心應手，門戶謹嚴，攻勢凌厲。他縱橫江湖數十年，大小數百戰，似陳家洛這般兼通各路拳術的對手雖然未曾會過，但也不過有如他數十年來以一套少林拳依次遍敵各門好手，拳法上並不吃虧。他素信拳術之道貴精不貴多，專精一藝，遠勝駁雜不純，然見陳家洛每一路拳法所知均非皮毛，也不禁暗暗稱異。酣鬥中周仲英突然左足疾跨而上，一腳踏住陳家洛袍角，一個「躺擋切掌」，左掌向他下盤切去。陳家洛一抽身竟未抽動，急切中一個「鯉魚打挺」，嗤的一聲，長袍前襟齊齊撕去。周仲英說聲「承讓」陳家洛臉上一紅，駢指向他腰間點去，兩人又鬥在一起。三招一拆，旁觀眾人面面相覷，只見陳家洛擒拿手中夾著鷹爪功，左手查拳，右手綿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時已是太極拳，諸家雜陳，亂七八糟，旁觀者人人眼花繚亂。這時他拳勢手法已全然難以看清，至於是何門派招數，更是分辨不出了。原來這是天池怪俠袁士霄所創的獨門拳術「百花錯拳」。袁士霄少年時鑽研武學，頗有成就，後來遇到一件大失意事，性情激變，發願做前人所未做之事，打前人所未打之拳，於是遍訪海內名家，或學師，或偷拳，或挑鬥踢場而觀其招，或明搶暗奪而取其譜，將各家拳術幾乎學了個全，中年後隱居天池，融通百家，別走蹊徑，創出了這路「百花錯拳」。這拳法不但無所不包，其妙處尤在於一個「錯」字，每一招均和各派祖傳正宗手法相似而實非，一出手對方以為定是某招，舉手迎敵之際，才知打來的方位手法完全不同，其精微要旨在於「似是而非，出其不意」八字。旁人只道拳腳全打錯了，豈知正因為全部打錯，對方才防不勝防。須知既是武學高手，見聞必博，所學必精，於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見，不免「百花」易敵，「錯」字難當。袁士霄創此拳術，志在教他情敵栽個大觔斗，敗得狼狽不堪，丟臉之極，但一直未有機緣出手，因此這套拳術從未用過，他弟子也只陳家洛一人。陳家洛先學了內外各大門派主要的拳術兵刃，於擒拿、暗器、點穴、輕功俱有相當根柢之後，才學「百花錯拳」。今日與周仲英激鬥百餘招，險些落敗，深悔魯莽，先前將話說滿了，未免小覷了天下英雄，心驚之餘，只得使出這路怪拳。發硎初試，果然鋒銳無匹。

　　周仲英大驚之下，雙拳急揮，護住面門，連連倒退，見對方拳法古怪之極，而拳劈指戳之中，又夾雜著刀劍的路數，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周綺見父親敗退。情急大叫：「你打的是什麼拳？簡直不成話！怎地撒賴胡打？你……你全都打錯了！」喊聲未畢，廳外竄進兩人，連叫「住手！」卻是陸菲青和趙半山到了。忽聽得廳外有人大呼：「走水啦，快救火呀，走水啦！」喧嚷聲中，火光已映進廳來。

　　周仲英正受急攻，本已拳法大見散亂，忽聽得大叫「救火」，身家所在，不免關心，一疏神，突覺左腿一麻，左膝外「陽關穴」竟被點中，一個踉蹌，險些倒地。周綺忙搶上扶住，急叫「爹爹」，單刀一橫，護住父親，以防敵人趕盡殺絕。陳家洛並不追趕，反而倒退三步，說道：「周老英雄怎麼說？」周仲英怒道：「好，我認栽了。我兒子交給你，跟我來！」扶著周綺，一拐一拐的往廳外便走。

## 第04回　置酒弄丸招薄怒　還書貽劍種深情

　　陳家洛、陸菲青、及紅花會群雄跟著周仲英穿過了兩個院子。此時火勢更大，熱氣逼人，黑夜中但見紅光沖天，煙霧瀰漫。孟健雄、安健剛和宋善朋早已出去督率莊丁，協力救火。徐天宏大叫：「咱們先合力把火救熄了再說。」周綺罵道：「你叫人放火，還假惺惺裝好人。」她剛才聽徐天宏一再大喊放火，認定是他指使了人來燒鐵膽莊的，滿腔悲憤，哪裡還顧到對方人多勢眾，舉刀便向徐天宏砍下。徐天宏忙竄開避過，周綺還待要追，已被趙半山勸住。饒是周綺單刀在手，猛衝猛跳，但被趙半山伸手輕輕搭上刀背，一柄刀便如有千斤之重，幾乎拿也拿不住，哪裡還進得半步。周仲英對這一切猶如不見不聞，大踏步直到後廳。眾人進廳，只見設著一座靈堂，靈位前點著兩對白燭，素幡冥鏹，陰沉沉的一派淒涼景象。周仲英掀開白幕，露出一具黑色小棺材來，棺材尚未上蓋。原來周仲英擊斃愛子後，因女兒外出未歸，是以未將周英傑成殮，以待周綺回來再見弟弟一面。周仲英喝道：「我兒子洩露了文爺的行藏，那不錯，你們要我兒子，好……你們拿去吧！」他心神激盪，語音大變。眾人在黯淡的燭光之下，見一個小孩屍身躺在棺材之中，都摸不著頭腦。周綺叫道：「我弟弟還只十歲，他不懂事，把姓文的藏身地方說了出來。爹爹回到家來，大怒之下，失手把弟弟打死了，把我媽媽也氣走了，這總對得起你們了吧？你們還不夠，把我們父女都殺了吧！」紅花會眾人一聽，不由得慚愧無已，都覺剛才錯怪了周仲英，實是萬分不該。章進最是直性人，搶上兩步，向周仲英磕了個響頭，叫道：「老爺子，我得罪你啦，章駝子給你賠罪。」站起身來，又向周綺一揖，道：「姑娘，你再叫我駝子，我也不惱。」周綺聽了想笑，卻笑不出來。

　　這時陳家洛以及罵過周仲英的駱冰、徐天宏、楊成協、衛春華等都紛紛過來謝罪。陳家洛乘著躬身行禮，伸手輕拂，將周仲英膝間所封穴道解開，旁人都沒瞧見。周仲英忙著還禮，心中難過之極，說不出話來。陳家洛叫道：「周老英雄對紅花會的好處，咱們至死不忘。各位兄弟，現下救火要緊。大家快動手。」眾人齊聲答應，紛紛奔出。

　　但見火光燭天，屋瓦墮地，樑柱倒坍之聲混著眾莊丁的吆喝叫喊，亂成一片。安西是中國出名的「風庫」，一年三百六十日幾乎沒一天沒風，風勢又是最大不過。此時風助火威，眼見大火已無法撲滅，偌大一座鐵膽莊轉眼便要燒成白地。廳中奇熱，布幡紙錢已然著火。眾人見周仲英癡癡扶著棺材，神不守舍。不多時火焰捲入廳來，衛春華、石雙英、蔣四根都已撲出去救火。周綺連叫：「爹，咱們出去吧！」周仲英不理不睬，盡望著棺材中的兒子。

　　大家知他不忍讓兒子屍體葬身火窟，捨不得離開。章進彎下腰來，說道：「八哥，把棺材放在我背上。」楊成協抓住棺材兩邊，一使勁，將棺材提了起來，放上章進的駝背。章進也不長身，就這麼彎著腰直衝出去。周綺扶著父親，眾人前後擁衛，奔到莊外空地。走出不久，後廳屋頂就坍了下來，各人都暗說：「好險！」心硯忽地叫了起來：「啊喲，那魔爪孫還在裡面！」石雙英道：「這種人作惡多端，燒死了也不冤。」駱冰道：「可惜便宜了鏢行那小子。」陳家洛問道：「是誰？」駱冰將童兆和的事說了。孟健雄也說了他如何三入鐵膽莊，探莊報訊，引人捉拿文泰來，最後還來勒索。徐天宏叫道：「對，定是他放火！」眾人心下琢磨，均覺定然是他無疑。徐無宏偷眼向周綺望去，見她對己正自側目斜睨，兩人目光一對，都即轉頭避開。周綺大聲自言自語：「矮子肚裡疙瘩多，放火的鬼主意也只矮子才想得出。人無三刀高，肚裡一把刀。」陳家洛道：「咱們得抓這小子回來。徐七哥、楊八哥、衛九哥、章十哥，你們四位分東南西北路去搜，不管是否追到，一個時辰內回報。」四人接令去了。這邊陸菲青和周仲英等人廝見，互道仰慕。陳家洛又向周仲英一再道歉，說道：「周老前輩為了紅花會鬧到這步田地，大仁大義，真是永世難報。我們定去訪請周老太太回來，和老前輩團圓。鐵膽莊已毀，紅花會負責重建，各位莊丁弟兄所有損失，紅花會全部賠償。他們辛苦，在下另有一番意思。」周仲英眼見鐵膽莊燒成灰燼，多年心血經營毀於一旦，自也不免可惜，但聽陳家洛這麼一說，忙道：「陳當家的說哪裡話來，錢財是身外之物，你再說這等話，那是不把兄弟當朋友了。」他素來最愛朋友，現下誤會冰釋，見紅花會眾人救火救人，奮不顧身，對他又是極為敬重感激，一時之間結交到這許多英雄人物，心中十分痛快，對鐵膽莊被焚之事登時釋然，但一瞥眼間見到那具小小棺材，心中卻又一陣慘傷。忙亂了一陣，衛春華和章進先回來了，向陳家洛稟報，都說追出了六七里地，不見童兆和蹤跡。又過片刻，徐天宏和楊成協也先後回來，說東南兩路數里內並無人影，這傢伙想是乘著大火，混亂中逃得遠了。

　　陳家洛道：「好在知道這小子是鎮遠鏢局的，不怕他逃到天邊去，日後總抓得到。」問周仲英道：「周老前輩，寶莊這些莊丁男婦，暫時叫他們去哪裡安身？」周仲英道：「我想等天明之後，大家先到赤金衛。」徐天宏道：「小侄有一點意思，請老前輩瞧著是不是合適。」陳家洛道：「我們這位七哥外號叫武諸葛，最是足智多謀。」周綺向徐天宏白了一眼，哼了一聲，對孟健雄道：「孟大哥，你聽，人家比諸葛亮還厲害呢，他還會武！」孟健雄微微一笑。周仲英忙道：「徐爺請說。」

　　徐天宏道：「那姓童的小子逃了回去，勢不免加油添醬，胡說一通。那姓萬的又沒回轉，鷹爪孫定要報官，將許多罪名加在前輩頭上。小侄以為鐵膽莊的人最好往西，暫時避一下風頭，等摸清了路數再定行止。現在往東去赤金衛，恐怕不大穩便。」周仲英閱歷甚深，一經徐天宏點破，連聲稱是，說道：「對，對，老弟真不愧武諸葛，明兒該當先奔安西州。安西我有朋友，借住十天半月的，決不能有什麼為難。」周綺見父親反而稱讚徐天宏，心下老大不願意。她雖然已不懷疑燒鐵膽莊是徐天宏主使，但先前對他存了憎厭之心，不由得越瞧越不順眼。周仲英對宋善朋道：「你領大伙到安西州後，可投吳大官人處耽擱，一切使費，到咱們號子裡支用。待我事情料理完後，再來叫你。」周綺道：「爹爹，咱們不去安西？」周仲英道：「當然不去啦，文四爺在咱們莊上失陷，救人之事，咱們豈能袖手旁觀？」周綺、孟健雄、安健剛三人聽他說要出手助救文泰來，俱各大喜。陳家洛道：「周老前輩的美意，我們萬分感激。不過救文四哥乃是殺官造反之事，各位都是安份良民，和我們浪蕩江湖之人不同，親自出手，恐有不便。我們請周老前輩出個主意，指點方略，至於殺魔爪、救四哥，還是讓我們去辦。」周仲英長鬚一捋，說道：「陳當家的，你不用怕連累我們。你不許我替朋友賣命，那就是不把周仲英當好朋友。」陸菲青插嘴道：「周老英雄義重如山，江湖上沒有人不佩服的，否則我和他素不相識，文四爺身上又負著重案，我怎敢貿然薦到鐵膽莊來？」陳家洛略一沉吟，說道：「周老英雄如此重義，紅花會上下永感大德。」駱冰走上前來，盈盈拜倒，說道：「老爺子拔刀相助，我先替我們當家的謝謝。」周仲英連忙扶起，道：「文四奶奶你且寬心，不把文四爺救回來，咱們誓不為人。」轉頭對陳家洛道：「事不宜遲，就請陳當家的發佈號令。」陳家洛道：「這個哪裡敢當？請周陸兩位前輩商量著辦。」陸菲青道：「陳當家的不必太謙。紅花會是主，咱們是賓，這決不能喧賓奪主。」陳家洛又再謙讓，見周陸二人執意不肯，便道：「那麼在下有僭了！」轉身發令，分撥人馬。

　　這時鐵膽莊餘燼未熄，焦木之氣充塞空際，風吹火炬，獵獵作響。眾人肅靜聽令。

　　第一撥：當先哨路金笛秀才余魚同，和西川雙俠常赫志、常伯志兄弟取得聯絡，探明文泰來行蹤，趕回稟報。第二撥：千臂如來趙半山，率領石敢當章進、鬼見愁石雙英。第三撥：追魂奪命劍無塵道人，率領鐵塔楊成協、銅頭鱷魚蔣四根。第四撥：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率領九命錦豹子衛春華、書僮心硯。第五撥：綿裡針陸菲青，率領神彈子孟健雄、獨角虎安健剛。第六撥：鐵膽周仲英，率領俏李逵周綺、武諸葛徐天宏、鴛鴦刀駱冰。陳家洛分撥已定，說道：「十四弟，請你立即動身。其餘各位就地休息安眠，天明起程，分撥進嘉峪關後會集。關上魔爪孫諒必盤查嚴緊，不可大意。」眾人齊聲答應。

　　余魚同向眾人一抱拳，上馬動身，馳出數步，回頭偷眼向駱冰一望，見她正自低頭沉思，對他離去渾沒在意。他歎了口氣，策馬狂奔而去。眾人各自找了乾淨地方睡下。陳家洛悄悄對徐天宏道：「七哥，周老英雄已被咱們累得家破人亡，這次又仗義去救四哥。你多費點心，別讓官面上的人認出他來。四嫂身上有傷，她惦念四哥，廝殺起來一定奮不顧身，你留心別讓她拚命。你們這一路不必趕快，能夠不動手，那就最好。」徐天宏答應了。睡不到兩個時刻，天已黎明。千臂如來趙半山率領章進、石雙英首先出發。駱冰一晚沒合眼，叫過章進，說道：「十哥，路上可別鬧事。」章進道：「四嫂你放心，救四哥是大事，我就再糊塗也理會得。」孟健雄、宋善朋等將周英傑屍身入殮，葬在莊畔。周綺伏地痛哭，周仲英亦是老淚縱橫。陳家洛等俱在墳前行禮。

　　不久，無塵、陳家洛、陸菲青三撥人馬先後啟程，最後是周仲英及宋善朋等大隊人伙動身。到趙家堡後，當地百姓已知鐵膽莊失火，紛來慰問。周仲英謝過了，去相熟銀鋪取了一千兩銀子，打了尖，即與宋善朋等分手，縱馬向東疾馳。一路之上，周綺老是跟徐天宏作對，總覺他的一言一動越瞧越不對勁，不管周仲英板臉斥責也好，駱冰笑著勸解也好，徐天宏下氣忍讓也好，周綺總是放他不過，冷嘲熱諷，不給他半分面子。後來徐天宏也氣了，心道：「我不過瞧著你爹爹面子，讓你三分，難道當真怕你？我武諸葛縱橫江湖，成名的英雄豪傑哪一個不敬重於我，今日卻來受你這丫頭的閒氣！」他一騎馬索性落在後面，一言不發，落店吃飯就睡，天明就趕路，一路馬不停蹄，第三天上過了嘉峪關。

　　周仲英見女兒如此不聽話，背地裡好幾次叫了她來諭導呵責。周綺當時答應，可是一見徐天宏，忍不住又和他抬起槓來。周仲英心想若是老妻在此，或能管教管教這一向寵慣了的女兒，現下她負氣出走，不知流落何方，言念及此，甚是難過，見徐天宏悶悶不樂，又覺過意不去。

　　當晚到了肅州，四人在東門一家客店住了。徐天宏出去了一會，回來說道：「十四弟還沒追上四哥，也沒遇上西川雙俠。」周綺忍不住插嘴：「你又怎麼知道？瞎吹！」徐天宏白了她一眼，一聲不響。周仲英怕女兒再言語無禮，說道：「這裡是古時的酒泉郡，酒最好。七爺，我和你到東大街杏花樓去喝一杯。」徐天宏道：「好。」周綺道：「爹，我也去。」徐天宏噗哧一笑。周綺怒道：「你笑什麼？我就去不得？」徐天宏把頭別過，只當沒聽見。駱冰笑道：「綺妹妹，咱們一起去。為什麼女人就不能上酒樓喝酒？」周仲英是豪爽之人，也不阻止。

　　四人來到杏花樓，點了酒菜。肅州泉水清洌，所釀之酒，香醇無比，西北諸省算得第一。店小二又送上一盤肅州出名的烘餅。那餅弱似春綿，白如秋練，又軟又脆，周綺吃得讚不絕口。酒樓之上耳目眾多，不便商量救文泰來之事，四人隨口談論路上景色。周仲英忽向徐天宏道：「貴會陳當家的年紀輕輕，一副公子哥兒的樣子，居然精通各家各派拳術，真是從所未見。他和我比拳之時，最後所使的那套拳法怪異之極，不知是什麼名稱。七爺可知道麼？」周綺心中也一直存著這個疑團，聽父親問起，忙留神傾聽。徐天宏道：「我和陳當家的這次也是初會。他十五歲上，就由我們於老當家送到了天山，拜天池怪俠為師，一直沒回江南來。只有無塵道長、趙三哥幾位年長的香主在他小時候見過。這套拳法，我瞧多半是天池怪俠的獨創。」周仲英道：「紅花會名聞大江南北，總舵主卻竟像是位富貴公子，我初見之時，很是納罕，只覺透著極不相稱。後來跟他說了話、交了手，才知他不但武功了得，而且見識不凡，確是位了不起的人物，這真叫做人不可以貌相。」徐天宏和駱冰聽他極口稱揚他們首領，甚是高興。只是駱冰想到丈夫安危難知，又擔心他受公差虐待，自是愁眉不能盡展。周仲英道：「這幾年來，武林中出了不少人物，也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十年人事幾番新。就像你老弟這般智勇雙全，江湖上就十分難得。總要別辜負了這副身手，好好做一番事業出來。」徐天宏連聲稱是。他是答應周仲英「好好做一番事業」的勉勵之言，周綺卻哼了一聲，心道：「我爹讚你好，你還說是呢，也不怕醜！」周仲英喝了口酒道：「一直聽人說，貴會於老當家是少林派高手，和我門戶很近。我久想見他一面，向他討教，但一個在江南，一個在西北，這心願始終沒了，他竟撒手西歸。我常在打聽他的師承淵源，可是人言言殊，始終沒聽到什麼確訊。」徐天宏道：「於老當家從來不提他的師承，直到臨終時才說起，他以前是在福建少林寺學的武藝。」周仲英道：「我是河南少室山少林寺本寺學的。北少林南少林本是一家，我跟於老當家雖非同寺學藝，卻也可算得是同門。」又道：「我曾聽人說，紅花會總舵主的武功跟少林家數很近，我心下很是仰慕，打聽他在少林派中的排行輩份，卻無人得知，心下常覺奇怪。以他如此響噹噹的人物，若是少林門人，豈有無人得知之理？我曾寫了幾封信給他。他的覆信甚是謙虛，說了許多客氣話，卻一字不提少林同門。」徐天宏道：「於老當家不提自己武功門派，定有難言之隱。他一向是最愛結交朋友的，以老前輩如此熱腸厚道，若和於當家相遇，兩位定是一見如故。」周綺冷冷的道：「紅花會的人哪，很愛瞧不起人。冰姊姊，我可不是說你。」徐天宏不去理她。周仲英又問：「於老當家是生了什麼病去世的？他年紀似乎比我也大不了幾歲吧？」徐天宏道：「於老當家故世時六十五歲。他得病的情由，說來話長。此間人雜，咱們今晚索性多趕幾十里路，找個荒僻之地，好好談一談。」周仲英道：「好極了！」忙叫櫃上算賬。徐天宏道：「請等一等，我下去一下。」周仲英道：「老弟，是我作東，你可別搶著會鈔。」徐天宏道：「好。」快步下樓去了。周綺撇嘴道：「老愛鬼鬼祟祟的！」周仲英罵道：「女孩兒家別沒規沒矩的瞎說。」駱冰笑道：「綺妹妹，我們這位七哥，千奇百怪的花樣兒最多。你招惱了他，小心他作弄你。」周綺哼了一聲，道：「一個男子漢，站起來還沒我高，我怕他？」周仲英正要斥責，聽得樓梯上腳步聲，就避口不說了。徐天宏走了上來，道：「咱們走吧。」周仲英會了鈔，到客店取了衣物，連騎出城。幸喜天色未夜，城門未閉。

　　四騎馬一氣奔出三十里地，見左首一排十來株大樹，樹後亂石如屏，是個隱蔽所在，周仲英道：「就在這裡吧？」徐天宏道：「好。」四人將馬縛在樹上，倚樹而坐。其時月朗星疏，夜涼似水，風吹草長，聲若低嘯。

　　徐天宏正要說話，忽聽得遠處隱隱似有馬匹奔馳之聲，忙伏地貼耳，聽了一會，站起來道：「三匹馬，奔這兒來。」周仲英打個手勢，四人解了馬匹，牽著同去隱於大石之後。不一會，蹄聲漸近，三騎馬順大路向東。月光下只見馬上三人白布纏頭。身穿直條紋長袍，都是回人裝束，鞍上掛著馬刀。待三騎去遠，四人重回原處坐地。連日趕路，一直無暇詳談，這時周仲英才問起清廷緝捕文泰來的原因。

　　駱冰道：「官府一直把紅花會當眼中釘，那是不用說的了，不過這次派遣這許多武林高手，不把我們四哥抓去不能甘休，那是另有原因的。上月中，於老當家從太湖總舵前去北京，叫我們夫妻跟著同去。到了北京，於老當家悄悄對我們說，要夜闖皇宮，見一見乾隆皇帝。我們嚇了一跳，問老當家見皇帝老兒幹麼。他不肯說。四哥勸他說，皇帝老兒最是陰狠毒辣不過，最好調無塵道長、趙三哥、西川雙俠等好手來京，一起闖宮。再請七哥盤算一條萬全之計，較為穩妥。」周綺望了徐天宏一眼，心想：「你這矮子本領這樣大，別人都要來請教你。我才不信呢！」周仲英道：「四爺這主意兒不錯呀。」駱冰道：「於老當家說，他去見皇帝老兒的事干係極大，進宮的人決不能多，否則反而有變。四哥聽他這麼說，自是遵奉號令。當夜他二人越牆進宮，我在宮牆外把風，這一次心裡可真是怕了。直過了一個多時辰，他們才翻牆出來。第二天一早，我們三人就離京回江南。我悄悄問四哥，皇帝老兒有沒見到，到底是怎麼回事？四哥說皇帝是見到了，不過這件事關連到趕走韃子、光復漢家天下的大業。他說自然不是信不過我，但多一個人知道，不免多一分洩漏的危險，所以不對我說。我也就不再多問。」周仲英讚道：「於老當家抱負真是不小。闖宮見帝，天下有幾人能具這般膽識？」駱冰續道：「於老當家到江南後，就和我們分手。我們回太湖總舵，他到杭州府海寧州去。他從海寧回來後，神情大變，好像忽然之間老了十多歲，整天不見笑容，過不了幾天就一病不起。四哥悄悄對我說，老當家因為生平至愛之人逝世，所以傷心死的……」說到這裡，駱冰和徐天宏都垂下淚來，周仲英也不禁唏噓。駱冰拭了眼淚續道：「老當家臨終之時，召集內三堂外三堂正副香主，遺命要少舵主接任總舵主。他說這並不是他有私心，只因此事是漢家光復的關鍵所在，要緊之至。其中原由，此時不能明言，眾人日後自知。老當家的話，向來人人信服，何況就算他沒這句遺言，眾兄弟感念他的恩德，也必一致推擁少舵主接充大任。」周仲英問道：「少舵主與你們老當家怎樣稱呼？」駱冰道：「他是老當家的義子。少舵主原是海寧陳閣老的公子，十五歲就中了舉人。中舉後不久，老當家就把他帶了出來，送到天山北路天池怪俠袁老英雄那裡學武。至於相國府的公子，怎麼會拜一位武林豪傑做義父，我們就不知道了。」

　　周仲英道：「其中原因，文四爺想來是知道的。」駱冰道：「他好像也不大清楚。老當家死時，有一樁大心事未了，極想見少舵主一面。本來他一從北京回來，便遣急使趕去回疆，吩咐少舵主到安西玉虛道觀候命。天池怪俠袁老前輩不放心，陪了少舵主一塊兒東來。哪知道老當家竟去世得這麼快。安西到太湖總舵相隔萬里，少舵主自是無法得訊趕回了。老當家知道挨不到見著義子，遺命要六堂正副香主趕赴西北，會見少舵主後共圖大事，一切機密，待四哥親見少舵主後面陳。哪知四哥竟遇上了這番劫難……」說到這裡，聲音又哽咽起來：「要是四哥有什麼三長兩短……老當家的遺志，就沒人知道了。」周綺勸道：「冰姊姊你別難過，咱們定能把四爺救出來。」駱冰拉著她手，微微點頭，淒然一笑。

　　周仲英又問：「文四爺是怎樣受的傷？」駱冰道：「眾兄弟分批來迎接少舵主，我們夫婦是最後一批，到得肅州，忽有八名大內侍衛來到客店相見，說是奉有欽命，要我們前往北京。四哥說要見過少舵主後，才能應命，那八名侍衛面子上很客氣，但要四哥非立刻赴京不可。四哥犯了疑，雙方越說越僵，動起手來。那八名侍衛竟都是特選的高手，我們以二敵八，漸落下風。四哥發了很，說我奔雷手豁出性命不要，也不能讓你們逮去。一場惡戰，他單刀砍翻了兩個，掌力打死了三個，還有兩個中了我飛刀，餘下一個見勢頭不對就溜走了。但四哥也受了六七處傷。廝拚之時，他始終擋在我身前，因此我一點也沒受傷。」駱冰講到丈夫刀砍掌擊，怎樣把八名大內侍衛打得落花流水，說得有聲有色。周綺聽得發了呆，想像奔雷手雄姿英風，俠骨柔腸，不禁神往，隔了半晌，長長歎了口氣，忽然轉頭，向徐天宏瞪了一眼，滿臉不屑之色。徐天宏如何不明白她這一瞪之意，心道：「四哥英雄豪傑，當世有幾人比得上？你說我徐天宏不及四哥，誰都知道，又何用你說？」

　　駱冰道：「我們知道在肅州決不能停留，挨著出了嘉峪關，但四哥傷重，實在不能再走了，就在客店養傷，只盼少舵主和眾兄弟快些轉來，哪知北京和蘭州的鷹爪又跟著尋來。以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徐天宏道：「皇帝老兒越是怕四哥恨四哥，四哥眼前越無性命之憂。官府和鷹爪既知他是欽犯，決不敢隨便對他怎樣。」周仲英道：「老弟料得不錯。」

　　周綺忽向徐天宏道：「你們早些去接文四爺就好了，將那些鷹爪孫料理個乾淨，文四爺既沒事，你們也不用到鐵膽莊來發狠……」周仲英連忙喝止：「這丫頭，你說什麼？」徐天宏道：「因為少舵主謙虛，說什麼也不肯接任總舵主，一勸一辭，就耽擱了日子。再說，四哥四嫂一身好武藝，誰料得到會有人敢向他們太歲頭上動土呢。」周綺道：「你是諸葛亮，怎會料不到？」徐天宏給她這麼蠻不講理的一問，饒是心思靈巧，竟也答下上來，只好不作聲。周仲英道：「要是七爺料到了，我們就不會識得紅花會這批好朋友了。單是像陳當家的這樣俊雅的人品，我們在西北邊塞之地，輕易哪能見到？」轉頭向駱冰道：「他夫人是誰？不知是名門閨秀呢，還是江湖上的俠女？」駱冰道：「陳當家的還沒結親呢。」周仲英就不言語了。

　　駱冰笑道：「咱們幾時喝綺妹妹的喜酒啊？」周仲英笑道：「這丫頭瘋瘋癲癲的，誰要她啊？讓她一輩子陪我老頭子算啦！」駱冰笑道：「等咱們把四哥救出了，我和他給綺妹妹做個媒，包你老人家稱心如意。」周綺急道：「你們再說到我身上，我一個兒要先走了。」三人微笑不語。

　　隔了一會，徐天宏忽地噗哧一笑。周綺怒道：「你又笑什麼了？」徐天宏笑道：「我笑我的，跟你有什麼相干？」周綺心中最藏不下話，哼了一聲，說道：「你笑什麼，當我不知道麼？你們想把我嫁給那個陳家洛。人家是宰相公子，我們配得上麼？你們大家把他當寶貝兒，我才不希罕哩。他和我爹打的時候，面子上客客氣氣，心裡的鬼主意可多著呢。我寧可一輩子嫁不掉，也不嫁笑裡藏刀、詭計多端的傢伙。」周仲英又好氣又好笑，不住喝止。可是周綺不理，連珠炮般，一口氣說了出來。駱冰笑道：「好了，好了！綺妹妹將來嫁個心直口快的豪爽英雄。這可稱心如意了吧？」周仲英笑道：「傻丫頭口沒遮攔、也不怕七爺和文奶奶笑話。好啦，大家睡一忽兒吧，天亮了好趕路。」四人從馬背取下氈被，蓋在身上，在大樹下臥倒。周綺輕聲向父親道：「爹，你可帶著什麼吃的？我餓得慌。」周仲英道：「沒帶呀。咱們明兒早些動身，到雙井打尖吧。」不一會，鼾聲微聞，已睡著了。周綺肚子餓，翻來覆去的睡不著，看身旁的駱冰似已入了睡鄉，忽見徐天宏輕輕起來，走到馬旁。周綺好奇心起，偷眼凝視，黑暗中見他似是從包袱中取了什麼物事，回來坐下，將氈被擁在身上，竟吃起東西來。周綺翻了個身，不去看他。哪知這小子十分可惡，不但吃得嘖嘖有聲，而且頻頻「唔唔」的表示讚賞。周綺忍不住斜眼瞧去，不看倒也罷了，這一看不由得饞涎欲滴，飢火難忍，只見他手中拿著白白的一塊，大口咬嚼，身旁還放著高高的一疊，分明是肅州的名產烘餅。原來他在杏花摟時去樓下一轉，就是買這東西。周綺一路上和他抬槓為難，這時哪能開口問他討吃，心想：「快些睡著，別盡想著吃。」豈知越想睡越睡不著，忽然間酒香撲鼻，這傢伙無法無天，竟仰起了頭，在一個小葫蘆中喝酒。周綺再也沉不住氣了，喝道：「三更半夜的喝什麼酒？要喝也別在這裡。」徐天宏道：「成！」放下酒葫蘆就睡倒了。這人可真會作怪，酒葫蘆上的塞子卻不塞住，將葫蘆放在頭邊，讓酒香順著一陣陣風送向周綺。原來他在肅州杏花樓上冷眼旁觀，見周綺酒到杯乾，是個好酒的姑娘，是以這般作弄她一下。這一來可把周綺氣得柳眉倒豎，俏眼圓睜，要發作實在說不出什麼道理，不發作哪裡忍得下去，翻了一個身，將眼睛、鼻子、嘴巴都埋在氈被之中，但片刻間便悶得難受，再翻過身來，月光下忽見父親枕邊兩枚大鐵膽閃閃生光，一想有了，悄悄伸手過去取了一個鐵膽，對準酒葫蘆擲去，噗的一聲，將葫蘆打成數片，酒水都流上徐天宏的氈被。

　　他這時似已入睡，全沒理會。周綺見父親睡得正香，駱冰也毫無聲息，偷偷爬起身來，想去取回鐵膽，哪知剛一伸手，徐天宏忽地翻了個身，將鐵膽壓在身下，跟著便鼾聲大作。周綺嚇了一跳，縮手不迭，她雖然性格豪爽，究竟是個年輕姑娘，怎敢伸手到男子身底下去？可是不拿吧，明朝這矮子鐵膽在手，證據確實，告訴了父親，保管又有一頓好罵，無可奈何，只得回來睡倒。正在這時，忽聽得駱冰嗤的一笑，周綺羞得臉上直熱到脖子裡，剛才走到徐天宏身邊，敢情都給她瞧見啦，心中七上八下，一夜沒好睡。

　　第二日她一早就醒，一聲不響，縮在被裡，只盼天永遠不亮，可是不久周仲英和駱冰便都起來，過了一會，徐天宏也醒了，只聽得他「啊喲」一聲，道：「硬硬的一個什麼東西？」周綺忙縮頭入被，又聽他說道：「啊，老爺子，你的鐵膽滾到我這裡來啊！啊喲，不好，酒葫蘆打碎啦！對了，定是山裡的小猴兒聞到酒香，要想喝酒，又見到你的鐵膽好玩，拿來玩耍，一不小心，將葫蘆打了個粉碎。這小猴兒真頑皮！」周仲英哈哈大笑，道：「老弟愛說笑話，這種地方哪有猴子？」駱冰笑道：「若不是猴子，那定是天上的仙女了。」

　　兩人說了陣笑話，周綺聽他們沒提昨晚之事，總算放了心，可是徐天宏繞著彎兒罵她猴子，心下更是著惱。徐天宏將烘餅拿出來讓大家吃，周綺賭氣不吃。

　　到了雙井，四人買些麵條煮來吃了。出得鎮來，徐天宏與駱冰忽然俯身，在一座屋子牆腳邊細看。周綺湊近去看，見牆腳上用木炭畫著些亂七八糟的符號，就似頑童的亂塗一般，周綺心想這又有什麼好看了，忽聽駱冰喜道：「西川雙俠已發現四哥行蹤，跟下去了。」周綺問道：「你怎知道？這些畫的是什麼東西？」駱冰道：「這是我們會裡互通消息的記號，是西川雙俠畫的。」說著用腳擦去牆腳上的記號，道：「快走吧！」四人得知文泰來已有蹤跡，登時精神大振，駱冰更是笑逐顏開，倍增嫵媚。四人一口氣奔出四五十里路，打尖息馬之後，又再趕路。次日中午，在七道溝見到余魚同留下的記號，說已趕上西川雙俠。駱冰經過數日休養，腿傷已經大好，雖然行路還有些不便，但已不必扶杖而行，想到不久就可會見丈夫，哪裡還忍耐得住，一馬當先，疾馳向東。

　　傍晚時分趕到了柳泉子，依駱冰說還要趕路，但徐天宏記得陳家洛的囑咐，勸道：「咱們不怕累，馬不成啊！」駱冰無奈，只得投店歇夜，在炕上翻來覆去的哪裡睡得著？半夜裡窗外淅淅瀝瀝的竟下起雨來。驀地想起當年與丈夫新婚後第三日，奉了老當家之命，到嘉興府搭救一個被土豪陷害的寡婦，功成之後，兩人夜半在南湖煙雨樓上飲酒賞雨。文泰來手攜新婦，刀擊土豪首級，打著節拍，縱聲高歌，此情此景，寒窗雨聲中都兜上心來。

　　駱冰心想：「七哥顧念周氏父女是客，不肯貪趕路程，我何不先走？」此念一起，再也無法克制，當下悄悄起身，帶了雙刀行囊，用木炭在桌上留了記號，要徐天宏向周氏父女代為致歉，見周綺在炕上睡得正熟，怕開門驚醒了她，輕輕開窗跳出，去廄裡牽了馬，披了油布雨衣，縱馬向東。雨點打在火熱的面頰上，只覺陣陣清涼。黎明時趕到一個鎮甸打尖，看坐騎實在跑不動了，只得休息了半個時辰，又趕了三四十里路，忽然那匹馬前蹄打了個蹶。駱冰吃了一驚，忙一提韁繩，那馬總算沒跌倒，知道再趕下去非把馬累死不可，不敢再催，只得緩緩而行。走不多時，忽聽得身後蹄聲急促，一乘馬飛奔而來。剛聞蹄聲，馬已近身，駱冰忙拉馬向左一讓，眼前如風捲雪團，一匹白馬飛掠而過。這馬迅捷無倫，馬上乘者是何模樣全沒看清。駱冰一驚，「怎地有如此好馬？」見那馬奔跑時猶如足不踐土，一形十影，當真是追風逐電，超光越禽，頃刻間白馬與乘者已縮成一團灰影，轉眼已無影無蹤。

　　駱冰讚歎良久，見馬力漸復，又小跑一陣，到了一個小村，只見一戶人家屋簷下站著一匹馬，遍身雪白，霜鬣揚風，身高腿長，神駿非凡，突然間一聲長嘶，清越入雲，將駱冰的坐騎嚇得倒退了幾步。駱冰一看，正是剛才那匹白馬，旁邊一個漢子正在刷馬，她心中一動，暗道：「我騎上了這匹駿馬，還怕趕不上大哥？」這樣的好馬，馬主必不肯賣，說不得，只好硬借。只是馬主多半不是尋常之輩，說不定武功高強，倒要小心在意。」她自幼隨著父親神刀駱元通闖蕩江湖，諸般巧取豪奪的門道無一不會，無一不精，當下計算已定，從行囊中取出火絨，用火刀火石打了火，將絨點燃，一提韁，拍馬向白馬衝去，飛刀脫手，噗的一聲，釘上屋柱，已割斷繫著白馬的韁繩。這時所乘坐騎也已奔近，駱冰左手將火絨塞入自己坐騎耳中，隨手提起行囊，右手一按馬鞍，一個「潛龍升天」，飛身跳上白馬馬背。白馬一驚，縱聲長嘶，如箭離弦，向前直衝了出去。擲刀換馬。取囊阻敵，這幾下手勢一氣呵成，乾淨利落，直如迅雷陡作，不及掩耳。馬主出其不意，呆了一呆，駱冰的坐騎耳中猛受火灸，痛得發狂般亂踢亂咬，阻住馬主當路。那馬主果是一副好身手，縱身躍過鷹馬，直趕出去。這時駱冰早已去得遠了，見有人趕出，勒馬轉身，囊裡拈出一錠金子，揮手擲出，笑道：「咱們掉一匹馬騎騎，你的馬好，補你一錠金子吧！」那人不接金子，大叫大罵，撒腿追來。

　　駱冰嫣然一笑，雙腿微一用力，白馬一衝便是十餘丈，只覺耳旁風生，身邊樹木一排排向後倒退，小村鎮甸，晃眼即過。奔馳了大半個時辰，那馬始終四足飛騰，絲毫不見疲態，不一會道旁良田漸多，白楊處處，到了一座大鎮。駱冰下馬到飯店打尖，一問地名叫做沙井，相距奪馬之地已有四十多里了。她對著那馬越看越愛，親自餵飼草料，伸手撫摸馬毛，見馬鞍旁掛著一個布囊，適才急於趕路，並未發見，伸手一提，只覺重甸甸的，打開一看，見囊裡裝著一隻鐵琵琶。駱冰暗道：「原來這馬是洛陽鐵琵琶韓家門的，這事日後只怕還有麻煩。」再伸手入囊，摸出二三十兩碎銀子和一封信，封皮上寫著：「韓文沖大爺親啟，王緘」幾個字，那信已經拆開了，抽出信紙，先看信紙末後署名，見是「維揚頓首」四字，微微一驚，一琢磨，反而高興起來，心想：「原來這人與王維揚老兒有瓜葛，我們正要找鎮遠鏢局晦氣，先奪他一匹馬，也算小小出了一口氣。早知如此，那錠金子也不必給了。」再看信中文字，原來是催韓文沖快回，說叫人送上名馬一匹，暫借乘坐，請他趕回與閻氏兄弟會合，一同保護要物回京，另有一筆大生意，要他護送去江南，至於焦文期是否為紅花會所害，不妨暫且擱下，將來再行查察云云。

　　駱冰心想：「焦文期是洛陽鐵琵琶韓家門弟子，江湖上傳言，說他為紅花會所殺，其實哪裡有此事？總舵主本派十四弟前赴洛陽，去解明這個過節，以免代人受過。鎮遠鏢局又不知要護送什麼要緊東西去江南？等大哥出來，咱夫妻伸手將這枝鏢拾下來。有仇不報非君子，那鬼鏢頭引人來捉大哥，豈能就此罷休？」想得高興，吃過了面，上馬趕路，一路雨點時大時小，始終未停。那馬奔行如風，不知有多少坐騎車輛給它追過了頭。駱冰心想：「馬跑得這樣快，前面幾撥人要是在那裡休息打尖，一晃眼恐怕就會錯過。」正想放慢，忽然道旁竄出一人，攔在當路，舉手一揚。那馬竟然並不立起，在急奔之際陡然住足，倒退數步。駱冰正要發話，那人已迎面行禮，說道：「文四奶奶，少爺在這裡呢。」原來是陳家洛的書僮心硯。駱冰大喜，忙下馬來。心硯過來接過馬韁，讚道：「文四奶奶，你哪裡買來這樣一匹好馬？我老遠瞧見是你，哪知眼睛一眨，就奔到了面前，差點沒能將你攔住。」駱冰一笑，沒答他的話，問道：「文四爺有什麼消息沒有？」心硯道：「常五爺常六爺說已見過文四爺一面，大夥兒都在裡面呢。」他邊說邊把駱冰引到道旁的一座破廟裡去。駱冰搶過了心硯的頭，回頭說：「你給我招呼牲口。」直奔進廟，見大殿上陳家洛、無塵、趙半山、常氏兄弟等幾撥人都聚在那裡。眾人見她進來，都站起來歡然迎接。

　　駱冰向陳家洛行禮，說明自己心急等不得，先趕了上來，請總舵主恕罪。陳家洛道：「四嫂牽記四哥，那也是情有可原，不遵號令之罪，待救出四哥後再行論處。十二哥，請你記下了。」石雙英答應了。駱冰笑靨如花，心道：「只要把大哥救回來，你怎麼處罰我都成。」忙問常氏雙俠：「五哥六哥，你們見到四哥了？他怎麼樣？有沒受苦？」

　　常赫志道：「昨晚我們兄弟在雙井追上了押著四哥的鷹爪孫，龜兒子人多，格老子，只怕打草驚蛇，沒有動手。夜裡我在窗外張了張，見四哥睡在炕上養神，他沒見到我。屋裡龜兒子守得很緊，我就退出來了。」常伯志道：「鎮遠鏢局那批龜兒子和鷹爪孫混在一起，格老子，我數了一下，你先人板板，武功好的，總有十個人的樣子。」常氏兄弟是四川人，罵人愛罵「龜兒子」。說話之間，余魚同從廟外進來，見到駱冰，不禁一怔，叫了聲「四嫂」，向陳家洛稟告道：「那群回人在前邊溪旁搭了篷帳，守望的人手執刀槍，看得很嚴。白天不便走近，等天黑了再去探。」忽然間廟外車聲轔轔，騾馬嘶鳴，有一隊人馬經過。心硯進來稟告：「過去了一大隊騾馬大車，一名軍官領著二十名官兵押隊。」說罷又出廟守望。

　　陳家洛和眾人計議：「此去向東，人煙稀少，正好行事。只是這隊官兵和那群回人不知是何路數，咱們搭救四哥之時，他們說不定會伸手干擾，倒是不可不防。」眾人說是。無塵道人道：「陸菲青陸老前輩說他師弟張召重武功了得，咱們在江湖上也久聞火手判官的大名，這次捉拿四弟是他領頭，那再好不過，便讓老道鬥他一鬥。」陳家洛道：「道長七十二路追魂奪命劍天下無雙，今日不能放過了這罪魁禍首。」趙半山道：「陸大哥雖已和他師弟絕交，但他為人最重情義，幸虧他還未趕到，否則咱們當著他面殺他師弟，總有些礙手礙腳。」常赫志道：「那麼咱們不如趕早動身，預計明天卯牌時分，就可趕上四哥。」陳家洛道：「好。五哥六哥，這批鷹爪孫和鏢頭的模樣如何，請兩位對各位哥哥細說一遍，明兒動起手來好先有打算。」常氏兄弟一路跟蹤，已將官差和鏢行的底細摸了個差不離，當下詳細說了，又說：「四哥晚上與鷹爪孫同睡一屋，白天坐在大車裡，手腳都上了銬鐐。大車布簾遮得很緊，車旁兩個龜兒子騎了馬不離左右。」

　　無塵問道：「那張召重是何模樣？」常伯志道：「龜兒四十來歲年紀，身材魁梧，留一叢短鬍子。先人板板，模樣倒硬是要得。」常赫志道：「道長，咱們話說在先，我哥兒倆要是先遇上這龜兒，就先動手，你可別怪我們不跟你客氣。」無塵笑道：「好久沒遇上對手了，手癢是不是？三弟，你的太極手想不想發市呀？」趙半山道：「這張召重讓給你們，我不爭就是。」各人磨拳擦掌，只待廝殺，草草吃了點乾糧，便請總舵主發令。陳家洛盤算已定，說道：「那隊回人未必和公差有甚幻結，咱們趕在頭裡，一救出四哥，就不必理會他們。十四弟，你也不用再去查了，你與十三哥明兒專管截攔那軍官和二十名官兵，只不許他們過來干擾便是，不須多傷人命。」蔣四根和余魚同同應了。陳家洛又道：「九哥、十二哥，你們兩位馬上出發，趕過魔爪孫的頭，明兒一早守住峽口，不能讓魔爪孫逃過峽口。」衛石兩人應了，出廟上馬而去。

　　陳家洛又道：「道長、五哥、六哥三位對付官差；三哥、八哥兩位對付鏢行的小子。四姨連同心硯搶四哥的大車，我在中間策應，哪一路不順手就幫哪一路。十哥就在這裡留守，如有官兵公差向東去，設法阻擋。」各人都答應了。

　　分派已定，眾人出廟上馬，和章進揚手道別。大家見了駱冰的白馬，無不嘖嘖讚賞。駱冰心想：「這馬本來該當送給總舵主才是，但咱們大哥吃了這麼多苦，等救了他出來，這匹馬給他，也好讓他歡喜。」陳家洛向余魚同道：「那群回人的帳篷搭在哪裡？咱們彎過去瞧瞧。」余魚同領路，向溪邊走去，遠遠望去，只見曠曠廓廓一片空地，哪裡還有什麼帳篷人影？只剩下滿地駝馬糞便。大家都覺得這群回人行蹤詭秘，摸不準是何來路。陳家洛道：「咱們走吧！」眾人縱馬疾馳，黑夜之中，只聞馬蹄答答之聲。駱冰馬快，跑一程等一程，才沒將眾人拋離。天色黎明，到了一條小溪邊上，陳家洛道：「各位兄弟，咱們在這裡讓牲口喝點水，養養力，再過一個時辰，大概就可追上四哥了。」駱冰血脈賁張，心跳加劇，雙頰暈紅。余魚同偷眼形相，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慢慢走到她身旁，輕輕叫了聲：「四嫂！」駱冰應道：「嗯！」余魚同道：「我就是性命不要，也要將四哥救出來給你。」駱冰微微一笑，輕聲歎道：「這才是好兄弟呢！」余魚同心中一酸，幾乎掉下淚來，忙轉過了頭。

　　陳家洛道：「四嫂，你的馬借給心硯騎一下，讓他趕上前去，探明鷹爪孫的行蹤，轉來報信。」心硯聽得能騎駱冰的馬，心中大喜，道：「文奶奶，你肯麼？」駱冰笑道：「孩子話，我為什麼不肯？」心硯騎上白馬，如飛而去。

　　眾人等馬飲足了水，紛紛上馬，放開腳力急趕。不一會，天已大明，只見心硯騎了白馬迎面奔來，大叫：「鷹爪孫就在前面，大家快追！」眾人一聽，精神百倍，拚力追趕。心硯和駱冰換過馬，駱冰問道：「見到了四爺的大車嗎？」心硯連連點頭，道：「見到了！我想看得仔細點，騎近車旁，守車的賊子立刻凶霸霸的舉刀嚇我，罵我小雜種小混蛋。」駱冰笑道：「待會他要叫你小祖宗小太爺了。」群駒疾馳，蹄聲如雷，追出五六里地，望見前面一大隊人馬，稍稍馳近，見是一批官兵押著一隊車隊。心硯對陳家洛道：「再上去六七里就是文四爺的車子。」眾人催馬越過車隊。陳家洛一使眼色，蔣四根和余魚同圈轉坐騎，攔在當路，其餘各人繼續向前急追。余魚周待官兵行到跟前，雙手一拱，斯斯文文的道：「各位辛苦了！這裡風景絕妙，難得天高氣爽，不冷不熱，大家坐下來談談如何？」當頭一名清兵喝道：「快閃開！這是李軍門的家眷。」余魚同道：「是家眷麼？那更應該歇歇，前面有一對黑無常白無常，莫嚇壞了姑娘太太們。」另一名清兵揚起馬鞭，劈面打來，喝道：「你這窮酸，快別在這兒發瘋。」余魚同笑嘻嘻的一避，說道：「君子動口不動手，閣下橫施馬鞭，未免不是君子矣！」押隊的將官縱馬上來喝問。余魚同拱手笑問：「官長尊姓大名，仙鄉何處？」那將官見余、蔣二人路道不正，遲疑不答。余魚同取出金笛，道：「在下粗識聲律，常歎知音難遇。官長相貌堂堂，必非俗人，就請下馬，待在下吹奏一曲，以解旅途寂寥，有何不可？」那將官正是護送李可秀家眷的曾圖南，見到金笛，登時一驚。那日客店中余魚同和公差爭鬥，他雖沒親見，事後卻聽兵丁和店伙說起，得知殺差拒捕的大盜是個手持金笛的秀才相公，此時狹路相逢，不知是何來意，但見對方只有兩人，也自不懼，喝道：「咱們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道。快讓路吧！」余魚同道：「在下有十套大曲，一曰龍吟，二曰鳳鳴，三曰紫雲，四曰紅霞，五曰搖波，六曰裂石，七曰金谷，八曰玉關，九曰靜日，十曰良宵，或慷慨激越，或宛轉纏綿，各具佳韻。只是未逢嘉客，久未吹奏，今日邂逅高賢，不覺技癢，只好從頭獻醜一番。要讓路不難，待我十套曲子吹完，自然恭送官長上道。」說罷將金笛舉到口邊，妙音隨指，果然是清響入雲，聲被四野。曾圖南眼見今日之事不能善罷，舉槍捲起碗大槍花，「烏龍出洞」，向余魚同當心刺去。余魚同凝神吹笛，待槍尖堪堪刺到，突伸左手抓住槍柄，右手金笛在槍桿上猛力一擊，喀喇一響，槍桿立斷。曾圖南大驚，勒馬倒退數步，從兵士手中搶了一把刀，又殺將上來。戰得七八回合，余魚同找到破綻，金笛戳中他右臂，曾圖南單刀脫手。

　　余魚同道：「我這十套曲子，你今日聽定了。在下生平最恨阻撓清興之人，不聽我笛子，便是瞧我不起。古詩有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旁兒。』古人真有先見之明。」橫笛當唇，又吹將起來。

　　曾圖南手一揮，叫道：「一齊上，拿下這小子。」眾兵吶喊湧上。蔣四根縱身下馬，手揮鐵槳，一招「撥草尋蛇」，在當先那名清兵腳上輕輕一挑。那清兵「啊喲」一聲，仰天倒在鐵槳之上。蔣四根鐵槳「翻身上捲袖」向上一揮，那清兵有如斷線紙鳶，飛上半空，只聽得他「啊啊」亂叫，直向人堆裡跌去。蔣四根搶上兩步，如法炮製，像鏟土般將清兵一鏟一個，接二連三的拋擲出去，後面清兵齊聲驚呼，轉身便逃。曾圖南揮馬鞭亂打，卻哪裡約束得住？蔣四根正拋得高興，忽然對面大車車帷開處，一團火雲撲到面前，明晃晃的劍尖當胸疾刺。蔣四根鐵槳「倒拔垂楊」，槳尾猛向劍身砸去，對方不等槳到，劍已變招，向他腿上削去。蔣四根鐵槳橫掃，那人見他槳重力大，不敢硬接，縱出數步。蔣四根定神看時，見那人竟是個紅衣少女。他是粵東人氏，鄉音難改，來到北土，言語少有人懂，因此向來不愛多話，一聲不響，揮鐵槳和她鬥在一起，拆了數招，見她劍術精妙，不禁暗暗稱奇。蔣四根心下納罕，余魚同在一旁看得更是出神。這時他已忘了吹笛，盡注視那少女的劍法，見她一柄劍施展開來，有如飛絮游絲，長河流水，輕靈連綿，竟是本門正傳的「柔雲劍術」，和蔣四根一個招熟，一個力大，一時打了個難解難分。余魚同縱身而前，金笛在兩般兵刃間一隔，叫道：「住手！」那少女和蔣四根各退一步。這時曾圖南拿了一桿槍，又躍馬過來助戰，眾清兵站得遠遠的吶喊助威。那少女揮手叫曾圖南退下。余魚同道：「請問姑娘高姓大名，尊師是哪一位？」那少女笑道：「你問我呀，我不愛說。我卻知你是金笛秀才余魚同。餘者，人未之餘。魚者，混水摸魚之魚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破銅爛鐵之銅也。你在紅花會中，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余魚同和蔣四根吃了一驚，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曾圖南見她忽然對那江洋大盜笑語盈盈，更是錯愕異常。

　　三個驚奇的男人望著一個笑嘻嘻的女郎，正不知說什麼話好，忽聽得蹄聲急促，清兵紛紛讓道，六騎馬從西趕來。當先一人神色清懼，滿頭白髮，正是武當名宿陸菲青。余魚同和那少女不約而同的迎了上去，一個叫「師叔」，一個叫「師父」，都跳下馬來行禮。那少女正是陸菲青的女弟子李沅芷。在陸菲青之後的是周仲英、周綺、徐天宏、孟健雄、安健剛五人。那天駱冰半夜出走，周綺翌晨起來，大不高興，對徐天宏道：「你們紅花會很愛瞧不起人。你又幹麼不跟你四嫂一起走？」徐天宏竭力向周氏父女解釋。周仲英道：「他們少年夫妻恩愛情深，恨不得早日見面，趕先一步，也是情理之常。」罵周綺道：「又要你發什麼脾氣了？」徐天宏道：「四嫂一人孤身上路，她跟鷹爪孫朝過相，別再出什麼岔子。」周仲英道：「這話不錯，咱們最好趕上她。陳當家的叫我領這撥人，要是她再有什麼失閃，我這老臉往哪裡擱去？」三人快馬奔馳，當日下午趕上了陸菲青和孟、安二人。六人關心駱冰，全力趕路，途中毫沒耽擱，是以陳家洛等一行過去不久，他們就遇上了留守的章進，聽說文泰來便在前面，六騎馬一陣風般追了上來。陸菲青道：「沅芷，你怎麼和余師兄、蔣大哥在一起？」李沅芷笑道：「余師哥非要人家聽他吹笛不可，說有十套大曲，又是龍吟，又是鳳鳴什麼的。我不愛聽嘛，他就攔著不許走。師父你倒評評這個理看。」余魚同聽李沅芷向陸菲青如此告狀，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燒，心道：「我攔住人聽笛子是有的，可哪裡是攔住你這大姑娘啊？」周綺聽了李沅芷這番話，狠狠白了徐天宏一眼，心道：「你們紅花會裡有幾個好人？」陸菲青對李沅芷道：「前面事情凶險，你們留在這裡別走，莫驚嚇了太太。我事情了結之後，自會前來找你。」李沅芷聽說前面有熱鬧可瞧，可是師父偏不許她去，撅起了嘴不答應。陸菲青也不理她，招呼眾人上馬，向東追去。陳家洛率領群雄，疾追官差，奔出四五里地，隱隱已望見平野漠漠，人馬排成一線而行。無塵一馬當先，拔劍大叫：「追啊！」再奔得一里多路，前面人形越來越大。斜刺裡駱冰騎白馬直衝上去，一晃眼便追上了敵人。她雙刀在手，預備趕過敵人的頭，再回過身來攔住。忽然前面喊聲大起，數十匹駝馬自東向西奔來。此事出其不意，駱冰勒馬停步，要看這馬隊是什麼路道。這時官差隊伍也已停住不走，有人在高聲喝問。對面來的馬隊越奔越快，騎士長刀閃閃生光，直衝入官差隊裡，雙方混戰起來。駱冰大奇，想不出這是哪裡來的援軍。不久陳家洛等人也都趕到，驅馬上前觀戰。忽見一騎馬迎面奔來，繞過混戰雙方，直向紅花會群雄而來，漸漸馳近，認出馬上是衛春華。他馳到陳家洛跟前，大聲說道：「總舵主，我和十二郎守著峽口，給這批回人衝了過來，攔擋不住，我趕回來報告，哪知他們卻和鷹爪孫打了起來，這真奇了。」陳家洛道：「無塵道長、趙三哥、常氏雙俠，你們四位過去先搶了四哥坐的大車。其餘的且慢動手，看明白再說。」無塵等四人一聲答應，縱馬直衝而前。兩名捕快大聲喝問：「哪一路的？」趙半山更不打話，兩枝鋼鏢脫手，一中咽喉，一中小腹，兩名捕快登時了帳，撞下馬來。趙半山外號千臂如來，只因他笑口常開，面慈心軟，一副好好先生的脾氣，然而週身暗器，種類繁多，打起來又快又準，旁人休想看得清他單憑一雙手怎能在頃刻之間施放如許暗器。此番紅花會大舉救人，沒想到出馬第一功，倒是這位一向謙退隨和的千臂如來所建。四人衝近大車，迎面一個頭纏白布的回人挺槍刺到，無塵側身避過，並不還手，筆直向大車衝去。一名鏢師舉刀砍來，無塵舉劍一擋，劍鋒快如電閃，順著刀刃直削下去，將那鏢師四指一齊削斷，「順水推舟」，刺入他的心窩。但聽得腦後金刃劈風，知道來了敵人，也不回頭，左手劍自下上撩，劍身從敵人左腋入右肩出，將在身後暗算他的一名捕頭連肩帶頭，斜斜砍為兩截，鮮血直噴。趙半山和常氏雙俠在後看得清楚，大聲喝彩。鏢行眾人見無塵劍法驚人，己方兩人都是一記招術尚未施全，即已被殺，嚇得心膽俱裂，大叫：「風緊，扯呼！」常氏雙俠奔近大車，斜刺裡衝出七八名回人，手舞長刀，上來攔阻。常氏雙俠展開飛抓，和他們交上了手。一個身材瘦小的鏢師將大車前的騾子拉轉頭，揮鞭急抽，騾車疾馳，他騎馬緊跟大車之後，這人正是童兆和。趙半山與無塵縱馬急追。趙半山摸出飛蝗石，噗的一聲打中童兆和後腦，鮮血迸流，只痛得他哇哇急叫。他當即從靴筒子中掏出匕首，一刀插在騾子臀上，騾子受痛，更是發足狂奔。趙半山飛身縱上童兆和馬背，尚未坐實，右手已扣住他右腕，隨手舉起，在空中甩了個圈子，向大車前的騾子丟去，童兆和跌在騾子頭上，大叫大嚷，沒命的抱住。騾子受驚，眼睛又被遮住，亂跳亂踢，反而倒過頭來。無塵和趙半山雙馬齊到，將騾子挽住。趙半山抓住童兆和後心，摔在道旁。無塵叫道：「三弟，拿人當暗器打，真有你的！」他二人不認得童兆和，心中掛著文泰來，哪去理他？童兆和幾個打滾，滾入草叢之中，心驚膽戰，在長草間越爬越遠。趙半山揭開車帳，向裡一看，黑沉沉的瞧不清楚，只見一人斜坐車內，身上裹著棉被，喜叫：「四弟，是你麼？我們救你來啦！」那人「啊」了一聲。無塵道：「你送四弟回去，我去找張召重算帳。」說罷縱馬衝入人堆。

　　鏢師公差本在向東奔逃，忽見無塵回馬殺來，發一聲喊，轉頭向西。無塵大叫：「張召重，張召重，你這小子快給我滾出來。」喊了幾聲，無人答應，又向敵人群裡衝去。鏢師公差見他趕到，嚇得魂飛天外，四散亂竄。紅花會群雄見趙半山押著大車回來，盡皆大喜，紛紛奔過來迎接。駱冰一馬當先，馳到大車之前，翻身下馬，揭開車帳，顫聲叫道：「大哥！」車中人卻無聲息，駱冰一驚，撲入車裡，將被揭開。這時紅花會群雄也都趕到，下馬圍近察看。常氏雙俠見大車已搶到手，哪有心情和這批不明來歷的回人戀戰，兄弟倆一聲呼哨，展開飛抓將眾回人直逼開去，掉轉馬頭便走。那群回人似乎旨在阻止旁人走近，見二人退走，也不追趕，返身奔向中央一團正在惡戰的人群。無塵道人仍在人群中縱橫來去。一名趟子手逃得略慢，被他一劍砍在肩頭，跌倒在地。無塵不欲傷他性命，提馬跳過他身子，大呼：「火手判官，給我滾出來！」

　　忽有一騎衝到跟前，馬上回人身材高大，虯髯滿腮，喝問：「哪裡來的野道人在此亂闖？」無塵迎面一劍。那回人舉馬刀一架。無塵左右連環兩劍，迅捷無比。那回人右臂上舉，馬刀尚在頭頂，劍氣森森，已及肌膚，百忙中向外一摔，鐙裡藏身，右足勾住馬鐙，翻在馬腹之下，才算逃過兩劍，嚇得一身冷汗，仗著騎術精絕，躲在馬腹下催馬逃開。無塵笑道：「躲得開我三劍，也算一條好漢，饒了你的性命。」又衝入人群。常氏雙俠從東返回，西邊又奔來八騎，正是周仲英和陸菲青一干人。兩撥人還未馳近大車，駱冰已從車內揪出一個人來，摔在地下，喝問：「文大爺……在哪裡？」話未問畢，兩行淚珠流了下來。眾人見這人蒼老黃瘦，公差打扮，右手吊在頸下。駱冰認得他是北京捕頭吳國棟，在客店中曾被文泰來打斷了右臂的，踢了他一腳，又待要問，一口氣憋住了說不出話。衛春華單鉤指住他右眼，喝道：「文爺在哪裡？你不說，先廢了這隻招子？」吳國棟恨恨的道：「張召重這小子早押著文……文爺走得遠啦。這小子叫我坐在車裡。我還道他好心讓我養傷，哪知他是使金蟬脫殼之計，要我認命，給他頂缸，他自己卻到北京請功去了。他媽的，瞧這狼心狗肺的東西有沒好死。」他越說越恨，破口大罵張召重。

　　這時東西師撥人都已趕到。陳家洛叫道：「把魔爪孫和鏢行的小子們全都拿下來，別讓走了一個！分兩路包抄。」當下陳家洛與趙半山、常氏雙俠、楊成協、衛春華、蔣四根、心硯從南圍上，周仲英、陸菲青、徐天宏、駱冰、余魚同、周綺、孟健雄、安健剛從北路圍上，有如一把鐵鉗，將官差、鏢行和眾回人全都圍在垓心。眾回人和公差鏢師正鬥得火熾。趙半山雙手微揚，打出三件暗器，兩名捕快、一名鏢師翻車落馬。眾回人分清了敵我，歡呼大叫。那虯髯回人縱馬上前，高聲說道：「不知哪一路好漢拔刀相助，在下先行謝過。」說罷舉刀致敬。陳家洛拱手還禮，喊道：「各位兄弟，一齊動手吧。」眾英雄齊聲答應，刀劍並施。

　　這時公差與鏢行中的好手早已死傷殆盡，餘下幾名平庸之輩哪裡還敢反抗，俱都跪地求饒，「爺爺、祖宗」的亂喊。心硯十分高興，向駱冰道：「文四奶奶，果真不出你所料，他們在叫我爺爺了。」駱冰心亂如麻，心硯的話全沒聽進耳去。忽見無塵道人奔出人叢，叫道：「喂！大家來瞧，這女娃娃的劍法很有幾下子！」眾人知道無塵的追魂奪命劍海內獨步，江湖上能擋得住他三招兩式的人並不多見，他竟會稱許別人劍法，而且是個女子，俱都好奇之心大起，逼近觀看。那虯髯回人高聲說了幾句回語，眾回人讓出道來，與群雄圍成一個圈子。無塵對陳家洛道：「總舵主，你瞧這使五行輪的小子，身手倒也不弱。」陳家洛向人圈中看去，但見劍氣縱橫，輪影飛舞，一個黃衫女郎與一個矯健漢子鬥得正緊。陸菲青走到陳家洛身旁，說道：「這穿黃衫的姑娘名叫霍青桐，是天山雙鷹的弟子。那使五行輪的是關東六魔中的閻世章。」

　　陳家洛心中一動，他知道天山雙鷹禿鷲陳正德、雪雕關明梅是回疆武林前輩，和他師父天池怪俠素有嫌隙，雖不成仇，但盡量避不見面，久聞天山派「三分劍術」自成一家，倒要留心一觀。凝神望去，見那黃衫女郎劍光霍霍，攻勢凌厲，然而閻世章雙輪展開，也盡自抵敵得住。眾回人吶喊助威，有數人漸漸逼近，要想加入戰團。

　　閻世章雙輪「指天劃地」一擋一攻，待霍青桐長劍收轉，退出一步，叫道：「且慢，我有話說。」眾回人逼上前去，兵刃耀眼，眼見就要將他亂刀分屍。閻世章倏地雙輪交於左手，右手一扯，將背上的紅布包袱拿在手中，雙輪高舉，叫道：「你們要倚多取勝，我先將這包裹砍爛了。」那五行輪輪口白光閃爍，鋒利之極，雙輪這一斫下去，包袱不免立時斫成三截。眾回人俱都大驚，退了幾步。閻世章眼見身入重圍，只有憑一身藝業以圖僥倖，叫道：「你們人多，要我性命易如反掌。但我閻六死得不服，除非單打獨鬥，哪一位贏了我手中雙輪，我敬重英雄好漢，自會將包裹奉上，否則我寧可與這包裹同歸於盡。你們想得，哼哼，那是妄想。」周綺第一個就忍不住，跳出圈子，喝道：「好，咱們來比劃比劃。」雁翎刀一擺，便要上前。周仲英一把將她拉了回來，說道：「眼前有這許多英雄了得的伯伯叔叔，要你這丫頭來現世？」霍青桐左手向周綺一揚，說道：「這位姊姊的盛情好意，我先謝謝。」周綺道：「那沒什麼。」霍青桐道：「我先打頭陣，要是不成，請姊姊伸手相助。」周綺道：「你放心，我看你這人很好，一定幫你。」周仲英低聲道：「傻丫頭，人家武功比你強，你沒看見嗎？」周綺道：「難道她冤我？」陸菲青插口道：「這紅布包袱之中，包著他們回族的要物，她必須親手奪回。」周綺點點頭道：「那就是了。」周仲英搖頭好笑。他武藝精強，固是武林中的第一流人物，只是性格粗豪，不耐煩循循善誘，教出來的徒弟女兒，功夫跟他便差著一大截，偏生這位寶貝姑娘又心腸最熱，一遇上事情，不管跟自己是否相干，總是勇往直前。

　　閻世章負上包袱，說道：「哪一個上來，商量好了沒有？」霍青桐道：「還是我接你五行輪的高招。」閻世章道：「決了勝負之後怎麼說？」霍青桐道：「不論勝負，都得把經書留下。你勝了讓你走，你敗了，連人留下。」說罷劍走偏鋒，斜刺左肩。閻世章的雙輪按五行八卦，八八六十四招，專奪敵人兵刃，遮鎖封攔，招數甚是嚴密。兩人轉瞬拆了七八招。

　　陳家洛向余魚同一招手，余魚同走了過去。陳家洛道：「十四弟，你趕緊動身去探查四哥下落，咱們隨後趕來。」余魚同答應了，退出人圈，回頭向駱冰望去，見她低著頭正自癡癡出神，想過去安慰她幾句，轉念一想，拍馬走了。

　　霍青桐再度出手，劍招又快了幾分，劍未遞到，已經變招。閻世章雙輪想鎖她寶劍，卻哪裡鎖得著。

　　無塵、陸菲青、趙半山幾個都是使劍的好手，在一旁指指點點的評論。無塵道：「這一記刺他右脅，快是夠快了，還不夠狠。」趙半山笑道：「她怎能跟你幾十年的功力相比？你在她這年紀時，有沒有這般俊的身手？」無塵笑道：「這女娃娃討人歡喜，大家都幫她。」陳家洛見霍青桐劍法精妙，心中也暗暗讚賞。再拆二十餘招，霍青桐雙頰微紅，額上滲出細細汗珠，但神定氣足，腳步身法絲毫不亂，驀地裡劍法一變，天山派絕技「海市蜃樓」自劍尖湧出，劍招虛虛實實，似真實幻，似幻實真。群雄屏聲凝氣，都看出了神。輪光劍影中白刃閃動，閻世章右腕中劍，一聲驚叫，右輪飛上半空，眾人不約而同，齊聲喝彩。閻世章縱身飛出丈餘，說道：「我認輸了，經書給你！」反手去解背上紅布包袱。霍青桐歡容滿臉，搶上幾步，還劍入鞘，雙手去接這部他們族人奉為聖物的《可蘭經》。閻世章臉色一沉，喝道：「拿去！」右手一揚，突然三把飛錐向她當胸疾飛而來。這一下變起倉卒，霍青桐難以避讓，仰面一個「鐵板橋」，全身筆直向後彎倒，三把飛錐堪堪在她臉上掠過。閻世章一不做，二不休，三把飛錐剛脫手，緊接著又是三把連珠擲出，這時霍青桐雙眼向天，不見大難已然臨身。旁視眾人盡皆驚怒，齊齊搶出。霍青桐剛挺腰立起，只聽得叮、叮、叮三聲，三柄飛錐被暗器打落地下，跌在腳邊，若非有人相救，三把飛錐已盡數打中自己要害，她嚇出一身冷汗，忙拔劍在手。閻世章和身撲上，勢若瘋虎，五行輪當頭砸下。霍青桐不及變招，只得舉劍硬架，利輪下壓，寶劍上舉，一時之間僵持不決。閻世章力大，五行輪漸漸壓向她頭上，輪周利刃已碰及她帽上翠羽。群雄正要上前援手，忽然間青光一閃，霍青桐左手已從腰間拔出一柄短劍，撲的一聲，插入閻世章胸腹之間。閻世章大叫一聲，向後便倒。眾人又是轟天價喝一聲彩。霍青桐解下閻世章背後的紅布包袱。那虯髯回人走到跟前，連讚：「好孩子！」霍青桐雙手奉上包袱，微微一笑，叫了聲：「爹。」那回人正是她父親木卓倫。他也是雙手接過，眾回人都擁了上來，歡聲雷動。霍青桐拔出短劍，看閻世章早已斷氣，忽見一個十五六歲少年縱下馬來，在地下撿起三枚圓圓的白色東西，走到一個青年跟前，托在手中送上去，那青年伸手接了，放入囊中。霍青桐心想：「剛才打落這奸賊暗器，救了我性命的原來是他。」不免仔細看了他兩眼，見這人丰姿如玉，目朗似星，輕袍緩帶，手中搖著一柄折扇，神采飛揚，氣度閑雅。兩人目光相接，那人向她微微一笑，霍青桐臉一紅，低下頭跑到父親跟前，在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木卓倫點點頭，走到那青年馬前，躬身行禮。那青年忙下馬還禮。木卓倫道：「承公子相救小女性命，兄弟感激萬分，請問公子尊姓大名？」

　　那青年正是陳家洛，當下連聲遜謝，說道：「小弟姓陳名家洛，我們有一位結義兄弟，被這批鷹爪和鏢行的小子逮去，大家趕來相救，卻撲了個空。貴族聖物已經奪回，可喜可賀。」木卓倫把兒子霍阿伊和女兒叫過來，同向陳家洛拜謝。陳家洛見霍阿伊方面大耳，滿臉濃須，霍青桐卻體態婀娜，嬌如春花，麗若朝霞，先前專心觀看她劍法，此時臨近當面，不意人間竟有如此好女子，一時不由得心跳加劇。霍青桐低聲道：「若非公子仗義相救，小女子已遭暗算。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陳家洛道：「久聞天山雙鷹兩位前輩三分劍術冠絕當時，今日得見姑娘神技，真乃名下無虛。適才在下獻醜，不蒙見怪，已是萬幸，何勞言謝？」

　　周綺聽這兩人客客氣氣的說話，不耐煩起來，插嘴對霍青桐道：「你的劍法是比我好，不過有一件事我要教你。」霍青桐道：「請姊姊指教。」周綺道：「和你打的這個傢伙奸猾得很，你太過信他啦，險些中了他的毒手。有很多男人都是詭計多端的，以後可要千萬小心。」霍青桐道：「姊姊說得是，如不是陳公子仗義施救，那真是不堪設想了。」周綺道：「什麼陳公子？啊，你是說他，他是紅花會的總舵主。喂，陳……陳大哥，你剛才打飛錐的是什麼暗器，給我瞧瞧，成不成？」陳家洛從囊中拿出三顆棋子，道：「這是幾顆圍棋子，打得不好，周姑娘別見笑。」周綺道：「誰來笑你？你打得不錯，一路上爹爹老是讚你，他有些話倒也說得對。」霍青桐聽周綺說這位公子是什麼幫會的總舵主，微覺詫異，低聲和父親商量。木卓倫連連點頭，說：「好，好，該當如此。」他轉身走近幾步，對陳家洛道：「承眾位英雄援手，我們大事已了。聽公子說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我想命小兒小女帶同幾名伴當供公子差遣，相救這位英雄。他們武藝低微，難有大用，但或可稍效奔走之勞，不知公子准許麼？」陳家洛大喜，說道：「那是感激不盡。」當下替群雄引見了。

　　木卓倫對無塵道：「道長劍法迅捷無倫，我生平從所未見，幸虧道長劍下留情，否則……哈哈……」無塵笑道：「多有得罪，幸勿見怪。」眾回人向來崇敬英雄，剛才見無塵、趙半山、陳家洛、常氏雙俠諸人大顯身手，心中都十分欽佩，紛紛過來行禮致敬。正敘話間，忽然西邊蹄聲急促，只見一人縱馬奔近，翻身下馬，竟是個美貌少年，那人向陸菲青叫了一聲「師父」。此人正是李沅芷，這時又改了男裝。她四下一望，沒見余魚同，卻見了霍青桐，跑過去親親熱熱的拉住了她手，說道：「那晚你到哪裡去了？我可想死你啦！經書奪回來沒有？」霍青桐歡然道：「剛奪回來，你瞧。」向霍阿伊背上的紅包袱一指。李沅芷微一沉吟，道：「打開看過沒有？經書在不在裡面？」霍青桐道：「我們要先禱告阿拉，感謝神的大能，再來開啟聖經。」李沅芷道：「最好打開來瞧瞧。」木卓倫一聽，心中驚疑，忙解開包袱，裡面竟是一疊廢紙，哪裡是他們的聖經？

　　眾回人一見，無不氣得大罵。霍阿伊將蹲在地上的一個鏢行趟子手抓起，順手一記耳光，喝道：「經書哪裡去了？」趟子手哭喪著臉，一手按住被打腫的腮幫子，說道：「他們鏢頭……幹的事，小的不知道。」一面說，一面指著雙手抱頭而坐的錢正倫。他在混戰中受了幾處輕傷，戴永明等一死，就投降了。霍阿伊將他一把拖過，說道：「朋友，你要死還是要活？」錢正倫閉目不答，霍阿伊怒火上升，伸手又要打人。霍青桐輕輕一拉他衣角，他舉起的一隻手慢慢垂了下來，原來霍阿伊雖然生性粗暴，對兩個妹子卻甚是信服疼愛。大妹子就是霍青桐。她不但武功較哥哥好，更兼足智多謀，料事多中，這次東來奪經，諸事都由她籌劃。小妹子喀絲麗年紀幼小，不會武功，這次沒有隨來。霍青桐問李沅芷道：「你怎知包裡沒有經書？」李沅芷笑道：「我叫他們上過一次當，我想人家也會學乖啦。」木卓倫又向錢正倫喝問，他說經書已被另外鏢師帶走。木卓倫將信將疑，命部下在騾馱子各處仔細搜索，毫無影蹤，他擔心聖物被毀，雙眉緊鎖，十分煩惱。眾人這時才明白適才閻世章如何敗後仍要拚命，僥倖求逞，卻不肯繳出包袱，原來包中並無經書，他怕眾人立即發見，自己仍是難保性命。

　　這邊李沅芷正向陸菲青詢問別來情況。陸菲青道：「這些事將來再說，你快回去，你媽又要擔心啦。這裡的事別向人提起。」李沅芷道：「我當然不說，你當我還是不懂事的小孩嗎？這些人是誰？師父，你給我引見引見。」陸菲青微一沉吟，說道：「我瞧不必了，你快走吧。」他想李沅芷是提督之女，與這般草莽群豪道路不同，不必讓他們相識。

　　李沅芷小嘴一撅，說道：「我知道你不疼自己徒弟，寧可去喜歡什麼金笛秀才的師侄。師父，我走啦！」說罷拜了一拜，上馬就走，馳到霍青桐身邊，俯身摟著她的肩膀，在她耳邊低語了幾句。霍青桐「嗤」的一聲笑。李沅芷馬上一鞭，向西奔去。這一切陳家洛都看在眼裡，見霍青桐和這美貌少年如此親熱，心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徐天宏走近身來，道：「總舵主，咱們商量一下怎麼救四哥。」陳家洛一怔，定了定神，道：「正是。心硯，你騎文奶奶的馬，去請章十爺來。」心硯接令去了。陳家洛又道：「九哥，你到峽口會齊十二郎，四下哨探鷹爪行蹤，今晚回報。」衛春華也接令去了。陳家洛向眾人道：「咱們今晚就在這裡露宿一宵，等探得消息，明兒一早繼續追趕。」

　　眾人半日奔馳，半日戰鬥，俱都又饑又累。木卓倫指揮回人在路旁搭起帳篷，分出幾個帳篷給紅花會群雄，又煮了牛羊肉送來。眾人食罷，陳家洛提吳國棟來仔細詢問。吳國棟一味痛罵張召重，說文泰來一向坐在這大車之中，後來定是張召重發現敵蹤，知道有人要搶車，便叫他坐在車裡頂缸。陳家洛再盤問錢正倫等人，也是毫無結果。徐天宏待俘虜帶出帳外，對陳家洛道：「總舵主，這姓錢的目光閃爍，神情狡猾，咱們試他一試。」陳家洛道：「好！」兩人低聲商量定當。

　　到得天黑，衛春華與石雙英均未回來報信，眾人掛念不已。徐天宏道：「他們多半發現了四哥的蹤跡，跟下去了，這倒是好消息。」群雄點頭稱是，談了一會，便在帳篷中睡了。鏢行人眾和官差都被繩索縛了手腳、放在帳外，上半夜由蔣四根看守，下半夜徐天宏看守。月到中天，徐天宏從帳中出來，叫蔣四根進帳去睡，四周走了一圈，坐了下來，用毯子裹住身子。錢正倫正睡在他身旁，被他坐下來時在腿上重重踏了一腳，一痛醒了，正要再睡，忽聽徐天宏發出微微鼾聲，敢情已經睡熟，心中大喜，雙手一掙，腕上繩子竟未縛緊，掙扎幾下就掙脫了。他屏氣不動，等了一會，聽徐天宏鼾聲更重，睡得極熟，便輕輕解開腳上繩索，待血脈流通，慢慢站起身來，悄悄躡足走出。他走到帳篷後面，解下縛在木樁上的一匹馬，一步一停，走到路旁，凝神一聽，四下全無聲息，心中暗喜，越走離帳篷越遠，腳步漸快，來到那輛吳國棟坐過的大車之旁。車上騾子已然解下，大車翻倒在地。西邊帳篷中忽然竄出一個人影，卻是周綺。她和霍青桐、駱冰同睡一帳，那兩人均有重重心事，翻來覆去老睡不著。周綺卻是著枕便入夢鄉，睡夢中忽然跌進了一個陷坑，極力掙扎，難以上來，見陷坑口有人向下大笑，一看竟是徐天宏，大怒之下，正要叫罵，忽然徐天宏跳入坑中將她緊緊抱住，張口咬她面頰，痛不可當，一驚就醒了，只覺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忽聽帳篷外有聲，略一凝神，掀起帳角一看，遠遠望見有人鬼鬼祟祟的走向大路，忙提起單刀，追出帳來。追了幾步，張口想叫，忽然背後一人悄沒聲的撲了上來，按住她嘴。

　　周綺一驚，反手一刀，那人手腳敏捷，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將刀翻了開去，低聲道：「別嚷，周姑娘，是我。」周綺一聽是徐天宏，刀是不砍了，左手一拳打出，結結實實，正中他右胸。徐天宏一半真痛，一半假裝，哼了一聲，向後便倒。周綺嚇了一跳，俯身下去，低聲說道：「你怎麼咬……不，不，誰叫你按住我嘴，有人要逃，你瞧見麼？」徐天宏低聲道：「別作聲，咱們盯著他。」兩人伏在地上，慢慢爬過去，見錢正倫掀起大車的墊子，格格兩聲，似是撬開了一塊木板，拿出一隻木盒，塞在懷裡，正要上馬，徐天宏在周綺背後急推一把，叫道：「攔住他。」周綺縱身直竄出去。錢正倫聽得人聲，一足剛踏上馬鐙，不及上馬，右足先在馬臀上猛踢一腳，那馬受痛，奔出數丈。周綺提氣急追。錢正倫翻身上馬，右手一揚，喝道：「照鏢！」周綺急忙停步，閃身避鏢，哪知這一下是唬人的虛招，他身邊兵刃暗器在受縛時早給搜去了。周綺這一呆，那馬向前一竄，相距更遠。周綺心中大急，眼見已追趕不上。錢正倫哈哈大笑，笑聲未畢，忽然一個倒栽蔥跌下馬來。周綺又驚又喜，奔上前去，在他背上一腳踏住，刀尖對準他後心。徐天宏趕上前來，說道：「你看他懷裡的盒子是什麼東西。」周綺一把將木盒掏了出來，打開一看，盒裡厚厚一疊羊皮，裝訂成一本書的模樣，月光下翻開看去，那是古怪的文字，一個也不識，說道：「又是你們紅花會的怪字，我不識得。」隨手向徐天宏一丟。徐天宏接來一看，喜道：「周姑娘，你這功勞不小，這多半是他們回人的經書，咱們快找總舵主去。」周綺道：「當真？」只見陳家洛已迎了上來。周綺奇道：「咦！陳大哥，你怎麼也出來了？你瞧這是什麼東西。」徐天宏遞過木盒。陳家洛接來一看，說道：「這九成便是那部經書。幸虧你攔住了這傢伙，咱們幾十個男人都不及你。」周綺聽他倆都稱讚自己，十分高興，想謙虛幾句，可是不知說什麼話好，隔了半晌，問徐天宏道：「剛才打痛了你麼？」徐天宏一笑，說道：「周姑娘好大力氣。」周綺道：「是你自己不好。」轉身對錢正倫道：「站起來，回去。」鬆開了腳，將刀放開，錢正倫卻並不起身。周綺罵道：「我又沒傷你，裝什麼死？」輕輕踢了他一腳，錢正倫仍是不動。

　　陳家洛在他脅下一捏一按，喝道：「站起來！」錢正倫哼了兩聲，慢慢爬起，周綺一楞，恍然大悟，四下一看，拾起一顆白色棋子，交給陳家洛道：「你的圍棋子！你們串通了來哄我，哼，我早知你們不是好人。」陳家洛微笑道：「怎麼是串通了哄你？是你自己聽見這傢伙的聲音才追出來的。再說，要不是你這麼一攔，他心不慌，自然躲開了我的棋子。他騎了馬，咱們怎追得上？」周綺聽他說得理由十足，又高興起來，說道：「那麼咱們三人都有功勞。」徐天宏道：「你功勞最大。」周綺低聲道：「你別告訴爹爹，說我打你一拳。」徐天宏笑道：「說了也不打緊啊！」周綺怒道：「你若說了我永遠不理你。」徐天宏一笑不答。

　　他先前和陳家洛定計，已通知群雄，晚上聽到響動，不必出來，否則以無塵、趙半山等人之能，豈有聞蹄聲而不驚覺之理？三人押著錢正倫，拿了經書，走到木卓倫帳前。守夜的回人一傳報，木卓倫忙披衣出來，迎進帳去。陳家洛說了經過，交過經書。木卓倫喜出望外，雙手接過，果是合族奉為聖物的那部手抄《可蘭經》。帳中回人報出喜訊，不一會，霍阿伊、霍青桐和眾回人全都擁進帳來，紛對徐陳週三人叉手撫胸，俯首致敬。木卓倫打開經書，高聲誦讀：

　　「奉至仁慈的阿拉之名，一切讚頌，全歸阿拉，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報應日的君主。我們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導我們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譴責者的路，也不是迷誤者的路。」眾回人伏地虔誠祈禱，感謝真神阿拉。禱告已畢，木卓倫對陳家洛道：「陳當家的，你將敝族聖物從奸人手中奪回，我們也不敢言謝。以後陳當家的但有所使，只要傳一信來，雖是千山萬水，亦必趕到，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陳家洛拱手遜謝。木卓倫又道：「明日兄弟奉聖經回去，小兒小女就請陳當家的指揮教導，等救回文爺之後再讓他們回來。那時陳當家的與眾位英雄，如能抽空到敝地盤桓小住，讓敝族族人得以瞻仰丰采，更是幸事。」陳家洛微一沉吟，說道：「聖經物歸原主，乃貴族真神庇佑，老英雄洪福，不過周姑娘和我們僥倖遇上，豈敢居功言德？令郎和令愛還是請老英雄帶同回鄉。老英雄這番美意，我們感激不盡，但驚動令郎令愛大駕，實不敢當。」陳家洛此言一出，木卓倫父子三人俱都出於意料之外，心想本來說得好好的，怎麼忽然變了卦。木卓倫又說了幾遍，陳家洛只是辭謝。霍青桐叫了聲：「爹！」微微搖頭，示意不必再說了。這時紅花會群雄也都進帳，向木卓倫道喜。帳中人多擠不下，眾回人退了出去。徐天宏見周仲英進來：說道：「這次奪回聖經，周姑娘的功勞最大。」周仲英心下得意，望了女兒幾眼，意示獎許。徐天宏忽然按住右胸，叫聲：「啊唷！」眾人目光都注視到他身上。周綺大急，心道：「我打他一拳，他在這許多人面前說了出來，可怎麼辦？」周仲英問道：「怎麼？」徐天宏沉吟不答，過了一會，才笑笑道：「沒什麼。」可已將周綺嚇出了一身汗，心道：「好，你這小子，總是想法子來作弄我。」

　　眾人告辭出去，各自安息。次日清晨，木卓倫率領眾回人與群雄道別。雙方相聚雖只半日，但敵愾同仇，肝膽相照，別時互相殷殷致意。周綺牽著霍青桐的手，對陳家洛道：「這位姊姊人又好，武功又強，人家要幫咱們救文四爺，你幹麼不答應啊？」陳家洛一時語塞。霍青桐道：「陳公子不肯讓我們冒險，那是他的美意。我離家已久，真想念媽媽和妹子，很想早點兒回去。周姊姊，咱們再見了！」說罷一舉手，撥轉馬頭就走。周綺對陳家洛道：「你不要她跟咱們在一起，你看她連眼淚都要流下來啦！你瞧人家不起，得罪人，我可不管。」陳家洛望著霍青桐的背影，一聲不響。霍青桐奔了一段路，忽然勒馬回身，見陳家洛正自呆呆相望，一咬嘴唇，舉手向他招了兩下。陳家洛見她招手，不由得一陣迷亂，走了過去。霍青桐跳下馬來。兩人面對面的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霍青桐一定神，說道：「我性命承公子相救，族中聖物，又蒙公子奪回。不論公子如何待我，都決不怨你。」說到這裡，伸手解下腰間短劍，說道：「這短劍是我爹爹所賜，據說劍裡藏著一個極大秘密，幾百年來輾轉相傳，始終無人參詳得出。今日一別，後會無期，此劍請公子收下。公子慧人，或能解得劍中奧妙。」說罷把短劍雙手奉上。陳家洛也伸雙手接過，說道：「此劍既是珍物，本不敢受。但既是姑娘所贈，卻之不恭，只好\*顏收下。」霍青桐見他神情落寞，心中很不好受，微一躊躇，說道：「你不要我跟你去救文四爺，為了什麼，我心中明白。你昨日見了那少年對待我的模樣，便瞧我不起。這人是陸菲青陸老前輩的徒弟，是怎麼樣的人，你可以去問陸老前輩，瞧我是不是不知自重的女子！」說罷縱身上馬，絕塵而去。

## 第05回　烏鞘嶺口拚鬼俠　赤套渡頭扼官軍

　　陳家洛手托短劍，呆呆的出神，望著霍青桐追上回人大隊，漸漸隱沒在遠方大漠與藍天相接之處，心頭一震，正要去問陸菲青，忽見前面一騎如一溜煙般奔來，越到前面越快，卻是心硯回來了。心硯見到陳家洛，遠遠下了馬，牽馬走到跟前，興高采烈的道：「少爺，章十爺隨後就來，咱們逮到了一個人。」陳家洛問道：「逮到了什麼人？」心硯道：「我騎了白馬趕到破廟那邊，章十爺在和一人合口，那人要過來，十爺叫他等一會。兩人正在爭鬧，那人一見到我騎的馬，就大罵我是偷馬賊一夥，舉刀向我砍來。我和十爺給他幹上了。那人武功很好，可是沒兵刃，不知哪裡偷來了一把劈柴刀，當然使不順手啦。打了二十多個回合，十爺才用狼牙棒將他柴刀砸飛，那人手下真是來得，空手鬥我們兩個，後來我拾了地下石子，不住擲他，他躲避石子，一不留神，腿上被十爺打了一棒，這才給我們逮住。」陳家洛笑了笑，問道：「那人叫什麼名字？幹什麼的？」心硯道：「咱們問他，他不肯說。不過十爺說他是洛陽韓家門的人，使的是鐵琵琶手。」不久章進也趕到了，下馬向陳家洛行禮，隨手將馬鞍上的人提了下來，那人手腳被縛，昂然而立，神態甚是倨傲。陳家洛問道：「閣下是洛陽韓家門的？尊姓大名？」那人仰頭不答。陳家洛道：「心硯，你替這位爺解了縛。」心硯拔出刀來，割斷了縛住他手腳的繩子，挺刀站在他背後，防他有何異動。陳家洛道：「他二人得罪閣下，請勿見怪，請到帳篷裡坐地。」四人到得帳中，陳家洛和那人席地而坐，群雄陸續進來，都站在陳家洛身後。那人看見駱冰進來，勃然大怒，跳起身來，戟指而罵：「你這婆娘偷我的馬，你不還馬，決不和你甘休！」駱冰笑道：「你是韓文沖韓大爺，是嗎？咱們換一匹馬騎，我還補了你一錠金子，你賺了錢、發了財啦，幹麼還生氣？」

　　陳家洛問起情由，駱冰將搶奪白馬之事笑著說了，眾人聽得都笑了起來。原來紅花會雖然不禁偷盜，但駱冰心想總舵主出身相府，官宦子弟多數瞧不起這種不告而取的勾當，是以一直沒說此馬的來歷。陳家洛道：「既是如此，四嫂這匹馬還給韓爺吧。那錠金子也不用還了，算是租用尊騎的一點敬意。韓爺腿上的傷不礙事吧？心硯，給韓爺敷上金創藥。」韓文沖見陳家洛如此處理，怒氣漸平，正想交待幾句場面話，忽然駱冰道：「總舵主，那不成，你知道他是誰？他是鎮遠鏢局的人。」陳家洛道：「當真？」駱冰取出王維揚那封信，交給陳家洛，說道：「請看。」陳家洛接過信，只看了開頭一個稱呼，就將信一折，交給韓文沖，說道：「這是韓爺的信，在下不便觀看。」韓文沖心想：「橫豎你的同黨已經看過，我樂得大方。」便道：「我是鎮遠鏢局的，那不錯，不知哪一點冒犯各位了，倒要請教。韓某光明磊落，沒有見不得人的事。閣下請看吧。」說著將信攤開，放在陳家洛面前。陳家洛一目十行，一瞥之間，已知信中意思，說道：「威震河朔王維揚王老鏢頭的威名，在下是如雷貫耳，只是無由識荊，實為恨事。閣下是洛陽韓家門的，不知和韓五娘是怎樣稱呼？」韓文沖道：「那是先嬸娘。請教閣下尊姓大名，不知是否識得先嬸娘？」陳家洛微微一笑，說道：「我只是慕名而已。我姓陳名家洛。」韓文沖一聽，立即站起，驚道：「你……是陳閣老的公子？」常赫志道：「這位是我們紅花會的總舵主。跟你說了半天話，先人板板，你有眼不識泰山。」韓文沖慢慢坐下，不住打量這位少年總舵主。陳家洛道：「江湖上不知是誰造謠，說貴同門之死與敝會有關，其實這事我們全不知情。在下本已派了一位兄弟要到洛陽來說明這個過節，只因忽有要事，一時難以分身。韓爺今日到此，那是再好沒有。不知何以有此謠言，韓爺能否見告？」韓文沖道：「你……你真是海寧陳閣老的公子？」陳家洛道：「韓爺既知在下身世，自也不必相瞞。」

　　韓文沖道：「自公子離家，相府出了重賞找尋，數年來一無音訊，後來有人訪知公子在紅花會，又說公子到了回疆。我師兄焦文期受相府之聘，前赴回疆尋訪公子，哪知他突然不明不白的失了蹤。此事已隔五年，直到最近，有人在陝西山谷之中發見焦師兄所用的鐵牌和琵琶釘，才知他已不幸遭害。雖然他已死無對證，當時也無人親眼見他遭難情形，但公子請想，如不是紅花會下的手，又是何人？……」

　　他話未說完，章進喝道：「你師兄貪財賣命，死了也沒什麼可惜。我們紅花會要是殺了他，難道不敢認賬？老子老實跟你說，這個人，我們沒殺。不過你找不到人報仇，就算是老子殺的好了。老子生平殺的人難道還少了？多一個他奶奶的焦文期，又有什麼相干？」韓文沖斜眼看他，心中將信將疑。無塵冷笑道：「我們紅花會眾當家說話向來一是一，二是二，幾時騙過人來？你不信他話，就是瞧我不起。嘿嘿，你瞧我不起，膽子不小哇！」紛亂中陸菲青突然高叫：「焦文期是我所殺。我不是紅花會的，這事可跟紅花會全無干係。」眾人都是一楞。陸菲青站起身來，將當年焦文期怎樣黑夜尋仇、怎樣以三攻一、怎樣狠施毒手、怎樣命喪荒山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眾人聽了，都罵焦文期不要臉，殺得好。韓文沖鐵青著臉，一言不發。陸菲青道：「韓爺要給師哥報仇，現下動手也無不可。這事與紅花會無關，他們要是幫了我一拳一腳，就是瞧我不起。」轉頭向駱冰道：「文四奶奶，韓爺的兵刃還了給他吧。」駱冰取出鐵琵琶，交給陸菲青。陸菲青接了過來，說道：「韓五娘當年首創鐵琵琶門，名聞江湖，也算得是女中豪傑。唉……」言下不勝感慨，一面說一面雙手暗運內勁。鐵琵琶肚腹中空，被他一按，登時變成一塊扁平的鐵板。他又道：「焦文期既受陳府之托，尋訪公子，便須忠於所事，怎地使了人家錢財，卻來尋我老頭子的晦氣？咱們武林中人，就算不能捨身報國，和滿虜韃子拚個死活，也當行俠仗義，為民除害。」武當派內功非同小可，口中說話，雙手已將鐵板捲成個鐵筒，捏了幾下，變成根鐵棍，又道：「至不濟，也當潔身自好，隱居山林，做個安分良民。陸某生平最痛恨的是朝廷鷹犬、保鏢護院的走狗，仗著有一點武藝，助紂為虐，欺壓良民。這種人要是給我遇上了，哼哼，陸某決計放他們不過。」說到這裡聲色俱厲，手中的鐵棍也已變成了一個鐵環。這番話把韓文沖只聽得怦然心動。他自恃武功精深，一向自高自大，哪知這番出來連栽觔斗，在駱冰、章進、心硯等人手下受挫，還覺得是對方使用詭計，此刻眼見陸菲青言談之間，將他仗以成名的獨門兵器彎彎捏捏，如弄濕泥，如搓軟面，不由得又驚又怕，再想焦文期的武功與自己只在伯仲之間，他與這老者為敵，自是非死不可。

　　蔣四根眼見陸菲青弄得有趣，童心頓起，接過鐵環，雙手一拉，又變成鐵棍，自己拿了一端，另一端伸到楊成協面前。楊成協伸手握住，笑道：「比比力氣？」蔣四根點點頭，兩人用力一拉，各不相下，鐵棍卻越拉越長。眾人哈哈大笑。陳家洛怕二人分出輸贏，傷了和氣，笑道：「兩位哥哥力氣一樣大，這鐵琵琶給我吧。」眾人聽他仍管這東西叫作鐵琵琶，都笑了起來。陳家洛接過鐵棍，笑道：「道長、周老前輩、常五哥，你們三位一邊。趙三哥、常六哥，我們三個一邊，咱們來練個功夫。」周仲英等都笑嘻嘻的走攏，三個一邊，站在鐵棍兩端，各伸單掌相疊，抵住鐵棍。陳家洛笑道：「他們兩個把鐵棍拉長了，咱們把它縮短。一、二、三！」六人一齊用力，這六人內勁加在一起，實是當世難得一見，鐵棍漸粗漸短，旁觀眾人彩聲雷動。韓文沖駭然變色，心道：「罷了，罷了，這真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姓韓的今日若是留得命在，明天回鄉耕田去了。」陳家洛笑道：「好了。」周仲英等五人一笑停手。陳家洛道：「弄壞了韓兄的兵刃，很是抱歉，請勿見怪。」韓文沖滿頭大汗哪裡還答得出話來？陳家洛道：「在下奉勸韓兄一句，不知肯接納否？」韓文沖道：「請說。」

　　陳家洛道：「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結，令師兄命喪荒山，是他自取其禍，怨不得陸老前輩。韓兄便看在下薄面，和陸老前輩揭過這層過節，大家交個朋友如何？」韓文沖心中早存怯意，哪敢還和陸菲青動手？但被對方如此一嚇，就此低頭，未免顯得太過沒種，一時沉吟不語，臉上青一陣，白一陣。陳家洛道：「焦三爺此事，其實由我身上而起。在下這裡寫封信給家兄，就說焦三爺已尋到我，不過我不肯回家。焦三爺在途中遭受意外逝世，請家兄將賞格撫恤，付給焦三爺家屬。」韓文沖躊躇未答。陳家洛雙眉一揚，說道：「韓爺倘若定要報仇，就由在下接接韓家門的鐵琵琶手。」隨手一擲，那根鐵棍直插入沙土之中，霎時間沒得影蹤全無。韓文沖心中一寒，哪裡還敢多言？說道：「一切全憑公子吩咐。」陳家洛道：「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漢。」叫心硯取出文房四寶，筆走龍蛇，寫了一封書信。

　　韓文沖接了，說道：「王總鏢頭本來吩咐兄弟幫手送一支鏢到北京，抵京後，再護送一批御賜的珍寶到江南貴府。今日見了各位神技，兄弟這一點點莊稼把式，真算得是班門弄斧。公子府上的珍寶，又有誰敢動一根毫毛？這就告辭。」陳家洛道：「韓兄預備護送的物品，原來是舍下的？」韓文沖道：「鏢局來給我送信的趟子手說，皇上對公子府上天恩浩蕩，過不幾個月，就賞下一批金珠寶貝，現下積得多了，要送往江南老宅，府上叫我們鏢局護送。兄弟今日栽在這裡，哪裡還有面目在武林中混飯吃？安頓了焦師兄的家屬之後，回家種田打獵，決不再到江湖上來丟人現眼了。」

　　陳家洛道：「韓兄肯聽陸老前輩的金玉良言，真是再好不過。在下索性交交你這位朋友。心硯，你把鎮遠鏢局的各位請進來。」心硯應聲出去，將錢正倫等一干人都帶了進來。韓文沖和各人一見，面面相覷，都說不出話來。

　　陳家洛道：「衝著韓兄的面子，這幾位朋友你都帶去吧。不過以後再要見到他們不幹好事，可休怪我們手下無情。」韓文沖給陳家洛軟硬兼施，恩威並濟，顯功夫，套交情，不由得臉如死灰，啞口無言。見陳家洛再也不提「還馬」二字，又哪敢出口索討？陳家洛道：「我們先走一步，谷位請在此休息一日，明日再動身吧。」紅花會群雄上馬動身，一干鏢師官差呆在當地，做聲不得。群雄走出一程路，陸菲青對陳家洛道：「陳當家的，鏢行這些小子們留在後面，小徒不久就會和他們遇著。他們吃了虧沒處報仇，說不定會找上小徒，我想遲走一步，照應一下，隨後趕來。」陳家洛道：「陸老前輩請便，最好和令賢徒同來，我們好多得一臂之力。」陸菲青笑道：「這個人就會闖禍淘氣，哪裡幫得了什麼忙？」拱了拱手，掉轉馬頭，向來路而去。陳家洛不及向陸菲青問他徒弟之事，心下老大納悶。

　　余魚同奉命偵查文泰來的蹤跡，沿路暗訪，未得線索，不一日到得涼州。涼州民豐物阜，是甘肅省一個大郡。他住下客店，踱到南街積翠樓上自斟自飲，感歎身世，想起駱冰聲音笑貌，思潮起伏，這番相思明明無望，萬萬不該，然而總是劍斬不斷，笛吹不散，見滿壁都是某某到此一遊的字句，詩興忽起，命店小二取來筆硯，在壁上題詩一首：

　　「百戰江湖一笛橫，風雷俠烈死生輕。鴛鴦有耦春蠶苦，白馬鞍邊笑靨生。」下面寫了「千古第一喪心病狂有情無義人題」，自傷對駱冰有情，自恨對文泰來無義。

　　酒入愁腸，更增鬱悶，吟哦了一會，正要會帳下樓，忽然樓梯聲響，上來了兩人，余魚同眼尖，見當先一人曾經見過，忙把頭轉開，才一回頭，猛然想起，那是在鐵膽莊交過手的官差。幸喜那人和同伴談得起勁，沒見到他。

　　兩人揀了靠窗一個座頭坐下，正在他桌旁。余魚同伏在桌上，假裝醉酒。聽那兩人談了一些無關緊要之事，只聽得一人道：「瑞大哥，你們這番拿到點子，真是奇功一件，皇上不知會賞什麼給你。」那姓瑞的道：「賞什麼我也不想了，只求太太平平將點子送到杭州，也就罷了。我們八個侍衛一齊出京，只剩下我一人回去。肅州這一戰，不是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現在想起來，還是汗毛凜凜。」另一人道：「現在你們跟張大人在一起，決失不了手。」那姓瑞的道：「話是不錯，不過這一來，功勞都是御林軍的了，咱們御前侍衛還有什麼面子？老朱，這點子幹麼不送北京，送到杭州去做什麼？」那姓朱的低聲道：「我姊姊是史大學士府裡的人，你是知道的了。她悄悄跟我說，皇上要到江南去。將點子送到杭州，看來皇上要親自審問。」那姓瑞的唔了一聲，喝了一口酒，說道：「你們六個人巴巴從京裡趕來，就是為了下這道聖旨？」那姓朱的道：「還做你們幫手啊？江南紅花會的勢力大，咱們不可不特別小心。」

　　余魚同聽到這裡，暗叫慚愧，真是僥倖，若不是碰巧聽見，他們把四哥改道送到江南，大伙卻撲北京去救，豈非誤了大事？又聽那姓朱的侍衛道：「瑞大哥，這點子到底犯了什麼事，皇上要親自御審？」那姓瑞的道：「這個我們怎麼知道？上頭交待下來，要是抓不到他，大伙回去全是革職查辦的處分，腦袋保得牢保不牢，還得走著瞧呢。嘿，你道御前侍衛這碗飯好吃的嗎？」那姓朱的笑道：「現在瑞大哥立了大功，我來敬你三杯。」兩人歡呼飲酒，後來談呀談的就談到女人身上了，什麼北方女人小腳伶仃，江南女人皮色白膩。酒醉飯飽之後，姓瑞的會鈔下樓，見余魚同伏在桌上，笑罵：「讀書人有個屁用，三杯落肚，就成了條醉蟲，爬不起來。」

　　余魚同等他們下樓，忙擲了五錢銀子在桌，跟出酒樓，遠遠在人叢中盯著，見兩人進了涼州府衙門，半天不見出來，料想就在府衙之中宿歇。回到店房，閉目養神，天一黑，便換上一套黑色短打，腰插金笛，悄悄跳出窗去，逕奔府衙。他繞到後院，越牆而進，只見四下黑沉沉地，東廂廳窗中卻透著光亮，躡足走近，廳中有人說話，伸指沾了點唾沫，輕輕在窗紙上濕了個洞，往裡一張，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廳裡坐滿了人，張召重居中而坐，兩旁都是侍衛和公差，一個人反背站著，突然間厲聲大罵，聽聲音正是文泰來。余魚同知道廳裡都是好手，不敢再看，伏身靜聽，只聽得文泰來罵道：「你們這批給韃子做走狗的奴才，文大爺落在你們手中，自有人給我報仇。瞧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東西，有什麼下場。」一人陰森森的道：「好，你罵的痛快！你是奔雷手，我的手掌沒你厲害，今日卻要教你嘗嘗我手掌滋味。」余魚同一聽不好，心想：「四哥要受辱。他是四嫂最敬愛之人，豈能受宵小之侮？」忙在破孔中一張，只見一個身材瘦長、穿一身青布長袍的中年男子，舉掌走向文泰來，臉色猙獰，不住冷笑。文泰來雙手被縛，動彈不得，急怒交作，牙齒咬得格格直響。那人正待手掌下落，余魚同金笛刺破窗紙，一吐氣，金笛中一枝短劍筆疾飛而去，正插在那人左眼之中。那人非別，乃辰州言家拳掌門人言伯干是也。

　　他眼眶中箭，劇痛倒地，廳中一陣大亂，余魚同一箭又射中一名侍衛的右頰，抬腿踢開廳門，直竄進去，喝道：「鷹爪子別動，紅花會救人來啦！」挺笛點中站在文泰來身旁官差的穴道，從綁腿上拔出匕首，割斷文泰來手腳上繩索。張召重只道敵人大舉來犯，也不理會文余二人，站起身來，拔劍在廳門一站，內阻逃犯，外擋救兵。

　　文泰來手一脫綁，精神大振，但見一名御前侍衛和身撲上，身子一側，左手反背一掌，正中那人右脅，喀喇一聲，打斷了二根肋骨。餘人為他威勢所懾，一時都不敢走攏。余魚同道：「四哥，咱們衝！」文泰來道：「大伙都來了嗎？」余魚同低聲道：「他們還沒到，就是小弟一人。」文泰來一點頭，他右臂和腿上重傷未癒，右臂靠在余魚同身上，並肩向廳門走去。四五名侍衛一湧而上，余魚同揮金笛擋住。

　　兩人走到廳口，張召重踏上一步，喝道：「給我留下。」長劍向文泰來小腹上刺來。文泰來腳下不便，退避不及，以攻為守，左手食中兩指疾如流星，直取敵人雙眼。張召重回劍一擋，讚了一聲：「好！」兩人身手奇快，轉瞬拆了七八招。文泰來只有一隻左手，下盤又趨避不靈，再拆數招，被張召重在肩頭上一推，立腳不穩，坐倒在地。余魚同邊打邊想：「我胡作非為，對不起四哥，在世上苟延殘喘，沒的污了紅花會英雄之名。今日捨了這條命把四哥救出，讓鷹爪子把我殺了，也好讓四嫂知道，我余魚同並非無義小人。我以一死相報，死也不枉。」拿定了這主意，見文泰來被推倒在地，翻身一笛，狠命向張召重打去。

　　文泰來緩得一緩，掙扎著爬起，回身大喝一聲，眾侍衛官差一呆，不由得退了數步，余魚同叫道：「四哥，快出去。」金笛飛舞，全然不招不架，盡向對方要害攻去。他和張召重武功相差甚遠，可是一夫拚命，萬夫莫當，金笛上全是進手招數，招招同歸於盡，笛笛兩敗俱傷，張召重劍法雖高，一時之間，卻也給他的決死狠打逼得退出數步。文泰來見露出空隙，閃身出了廳門。眾侍衛大聲驚呼。余魚同擋在廳門，身上已中兩劍，仍是毫不防守，一味凌厲進攻。張召重喝道：「你不要命嗎？這打法是誰教你的？」見他武功是武當派嫡傳，知有瓜葛，未下殺手。余魚同淒然笑道：「你殺了我最好。」數招之後，右臂又中了一劍，他笛交左手，一步不退。眾侍衛紛紛湧出，余魚同狂舞金笛，疾風穿笛，嗚嗚聲響。一名侍衛揮刀砍來，余魚同視若不見，金笛在他乳下狠點，那人登時暈倒，自己左肩卻也被刀砍中。他渾身血污，揮笛惡戰，劍光笛影中拍的一聲，一名侍衛的顎骨又敲打碎。眾侍衛圍了攏來，刀劍鞭棍，一時齊上。混戰中余魚同腿上被打中一棍，跌倒在地，金笛舞得幾下，暈了過去。

　　廳門口一聲大喝：「住手！」眾人回過頭來，見文泰來慢慢走進，對別人一眼不看，直走到余魚同身邊，見他全身是血，不禁垂下淚來，俯身一探鼻息，尚有呼吸，稍稍放心，伸左臂抱起，喝道：「快給他止血救傷。」眾侍衛為他威勢所懾，果然有人去取金創藥來。文泰來見眾人替余魚同裹好了傷，抬入內堂，這才雙手往後一併，說道：「綁吧！」一名侍衛看了張召重眼色，慢慢走近。文泰來道：「怕什麼？我要傷你，早已動手。」那侍衛見他雙手當真不動，這才將他綁起，送到府衙獄中監禁。兩名侍衛親自在獄中看守。次日清晨，張召重去看余魚同，見他昏昏沉沉的睡著，問了衙役，知道醫生開的藥已煎了給他服過。下午又去探視，余魚同略見清醒，張召重問他：「你師父姓陸還是姓馬？」余魚同道：「我恩師是千里獨行俠，姓馬名真。」張召重道：「這就是了，我是你師叔張召重。」余魚同微微點頭。張召重道：「你是紅花會的嗎？」余魚同又點了點頭。張召重歎道：「好好一個年輕人，墮落到這步田地。文泰來是你什麼人？幹麼這般捨命救他！」余魚同閉目不答，隔了半晌，道：「我終於救了他出去，死也瞑目。」張召重道：「哼，你想在我手裡救人出去？」余魚同驚問：「他沒逃走？」張召重道：「他逃得了嗎？別妄想吧！」繼續盤問，余魚同閉上眼睛給他個不理不睬，不一會兒竟呼呼打起鼾來。張召重微微一笑，道：「好倔強的少年。」轉身出去。

　　到得廂房，將瑞大林、言伯干、成璜、以及新從京裡來的六名御前侍衛朱祖蔭等人請來，密密商議了一番，各人回房安息養神。晚飯過後，又將文泰來由獄中提出，在廂廳中假裝審問。張召重昨天是真審，不意被余魚同闖進來大鬧一場，這晚他四周布下伏兵，安排強弓硬弩，只待捉拿紅花會救兵，哪知空等了一夜，連耗子也沒見到一隻。

　　第二天一早，報道黃河水猛漲，渡口水勢洶湧。張召重下令即刻動身，辭別涼州知府和首縣，將文泰來和余魚同放入兩輛大車，正要出門，忽然吳國棟、錢正倫、韓文沖等一干人奔進衙門。張召重見他們狼狽異常，忙問原由。吳國棟氣憤憤的將經過情形說了。張召重道：「閻六爺武功很硬啊，怎麼會死在一個少女手裡，真是奇聞了。」一舉手，說道：「咱們京裡見。」吳國棟敢怒而不敢言，強自把一口氣嚥了下去。

　　強召重聽吳國棟說起紅花會群雄武功精強，又有大隊回人相助，自己雖然藝高人膽大，畢竟好漢敵不過人多，於是去和駐守涼州的總兵商量，要他調四百精兵，幫同押解欽犯。總兵一聽事關重大，哪敢推托，立即調齊兵馬，派副將曹能、參將平旺先兩人領兵押送，到了皋蘭省城，再由省方另派人馬接替。一行人浩浩蕩蕩離開涼州，一路上偷雞摸狗，順手牽羊，眾百姓叫苦連天，不必細表。

　　走了兩日，在雙井子打了尖，行了二三十里，只見大路邊兩個漢子袒胸坐在樹下，樹上繫著兩匹駿馬。兩名清兵互相使個眼色，走上前去，喝道：「喂，這兩匹馬好像是官馬，哪裡偷來的？」那面目英秀的漢子笑道：「我們是安份良民，怎敢偷馬？」一名清兵道：「老爺走得累了，借我們騎騎。」另一名清兵笑道：「又騎不壞的，怕什麼？」那漢子道：「行，總爺賞臉要騎，小的今日出門遇貴人。」那清兵笑道：「嘿，瞧你不出，倒懂得好歹。」兩名漢子站起身來，走到馬旁，解下韁繩，說道：「總爺小心，別摔著了。」清兵笑道：「他媽的胡扯，老爺騎馬會摔交，還成什麼話？」大模大樣的走近，正要去接韁繩，忽然一個屁股上吃了一腳，另一個被人一記耳光，拉起來直拋出去，摔在大路之上。大隊中兵卒登時鼓噪起來。兩名漢子翻身上馬，衝到車旁。那臉上全是傷疤的漢子左手撩起車帳，右手單刀揮下，嘩的一聲，割下車帳，叫道：「四哥在裡面麼？」車裡文泰來道：「十二郎！」那漢子道：「四哥，我們去了，你放心，大伙就來救你。」守車的成璜和曹能雙雙來攻，那面目白淨的漢子揮雙鉤攔住，清兵紛紛湧來。兩人忽哨一聲，縱馬落荒而走。幾名侍衛追了一陣，見二人遠去，便不再追。當晚宿在清水鋪，次日清晨，忽聽得兵卒驚叫，亂成一片。曹能與平旺先出去查看，見十多名清兵胸口都為兵刃所傷，死在炕上，也不知是怎麼死的。眾兵丁交頭接耳，疑神疑鬼。次日宿在橫石。這是個大鎮，大隊將三家客店都住滿了，還佔了許多民房。黑夜中忽然客店起火，四下喊聲大作。張召重命各侍衛只管守住文泰來，閒事一概不理，以防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火頭越燒越大，曹能奔進來道：「有土匪！已和弟兄們動上了手。」張召重道：「請曹將軍指揮督戰，兄弟這裡不能離開。」曹能應聲出去。店外慘叫聲、奔馳聲、火燒聲、屋瓦墜地聲亂了半日。張召重命瑞大林與朱祖蔭在屋頂上守望，只要敵人不攻進店房，不必出手。那火並沒燒大，不久便熄了，又騷擾喧嘩了好一會，人聲才漸漸靜下來，只聽得蹄聲雜沓，一群人騎馬向東奔去。曹能滿臉煤油血跡，奔進報告：「土匪已殺退了。」張召重問：「傷亡了多少弟兄？」曹能道：「還不知道，總……總有幾十名吧。」張召重道：「土匪逮到幾個？殺傷多少？」曹能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隔了半晌，說道：「沒有。」張召重哼了一聲，並不言語。曹能道：「這批土匪臉上都蒙了布，個個武功厲害，可也真奇怪，他們並不劫財物，只是朝咱們的弟兄砍殺。臨走時丟了二百兩銀子給客店老闆，說燒了他房子，賠他的。」張召重道：「你道他們是土匪嗎？曹將軍，你吩咐大家休息，明天一早上路。」曹能退了出來，忙去找客店老闆，說他勾結土匪，殺害官兵，只嚇得各店老闆不住磕頭求饒，終於把那二百兩銀子雙手獻上，還答應負責安葬死者，救治傷兵，曹能這才作罷。次日忙亂到午牌時分，方才動身，一路山青水綠，草樹茂密，行了兩個時辰，道路漸陡，兩旁儘是高山。

　　走不多時，迎面一騎馬從山上衝將下來，離大隊十多步外勒定。騎者高聲叫道：「喂，大家聽著，你們衝撞了惡鬼，趕快回頭，還有生路，再向東走，一個個龜兒死於非命。」眾官兵瞧那人時，只見他一身粗麻布衣衫，腰中縛根草繩，臉色焦黃，雙眉倒豎，宛然是廟中所塑的追命無常鬼模樣，都不由得打個寒噤。那人說罷，縱馬下山，從大隊人馬旁邊擦過，奔馳而去。殿後一名清兵忽然大叫一聲，倒在地下，登時死去。眾人大駭，圍攏來看，見他身上並無傷痕，盡皆驚懼，紛紛議論。曹能派兩名清兵留下掩埋死者，大隊繼續上山，走不多時，迎面又是一乘馬過來，馬上便是剛才那人，只聽他高聲叫道：「喂，大家聽著，你們衝撞了惡鬼，趕快回頭，還有生路，再向東走，一個個龜兒死於非命。」眾人都嚇了一跳，怎麼這人又回到前面了？明明見他下山，此間一眼望去，並無捷徑可以繞道上山，就算回身趕到前面，也決沒這樣快，難道是空中飛過、地下鑽過不成？那人說完，縱馬下山。眾兵丁真如見到惡鬼一般，遠遠避開。朱祖蔭待他走到身旁，伸出單刀一攔，說道：「朋友，慢來！」那人猶如不聞不見，右掌在他肩頭一按，朱祖蔭手中單刀噹啷啷跌落在地。那人竟不回頭，馬蹄翻飛，下山而去，剛走過大隊，末後一名清兵又是慘叫一聲，倒地身亡，眾兵丁都嚇得呆了。張召重命侍衛們守住大車，親往後隊察看。朱祖蔭道：「張大人，這傢伙究竟是人是鬼？」一面按住受傷的右肩，臉色泛白。張召重叫他解開衣服，見他右肩一大塊烏青高高腫起，張召重眉頭一皺，從懷裡掏出一包藥來，叫他立刻吞服護傷，又命兵丁將死去的清兵脫光衣服驗傷，翻過身來，後背也是一大塊烏青，五指掌形，隱約可見。眾兵丁喧嘩起來，叫道：「鬼摸，鬼摸！」張召重叫留下兩名兵丁埋葬死者。平旺先派了人，兩名兵丁死也不肯奉命，張石重無奈，只得下令大隊停下相候，埋葬死者後一齊再走。瑞大林道：「張大人，這傢伙實在古怪，他怎麼能過去了又回到前面？」張召重也是疑惑不解，沉吟半晌，說道：「朱兄弟和這兩名士兵，明明是為黑沙掌所傷，江湖上黑沙掌的好手寥寥可數，怎麼會認不出來？」瑞大林道：「說到黑沙掌，當然是四川青城派的慧侶道人海內獨步，不過慧侶已死去多年，難道真是他鬼魂出現不成？」張召重一拍大腿，叫道：「是了，是了，這是慧侶道人的徒弟，人稱黑無常、白無常的常氏兄弟。我總往一個人身上想，所以想不起，原來這對雙生兄弟扮鬼唬人。好啊，這對鬼兄弟也跟咱們幹上了。」他可不知常氏兄弟是紅花會中人物。瑞大林、成璜等人久聞西川雙俠大名，此刻忽在西北道上遇到，不知如何得罪了他們，竟然一上來便下殺手，心下都是暗暗驚疑，大家不甘示弱，只好默不作聲。

　　這晚住在黑松堡，曹能命兵丁在鎮外四周放哨，嚴密守望。次日清晨，放哨的兵士一個都不見回報，派人一查，所有哨兵全都死在當地，頸裡都掛了一串紙錢。眾兵丁害怕異常，當下便有十多人偷偷溜走了。

　　這天要過烏鞘嶺，那是甘涼道上有名的險峻所在，曹能命兵士飽餐了，鼓起精神上嶺。走了半日，越來越冷，道路也越來越險，九月天時，竟自飄下雪花來。走到一處，一邊高山，一邊儘是峭壁，山谷深不見底，眾兵士手拉手走，惟恐雪滑，一個失足跌入山谷，那就屍骨無存。幾名侍衛下馬，扶著文泰來的大車。眾人正自小心翼翼、全神貫注的攀山越嶺，忽聽得前面山後發出一陣啾啾唧唧之聲，過了一會，變成高聲鬼嘯，聲音慘厲，山谷回聲，令人毛髮直豎，眾兵丁都停住了腳步。只聽前面喊道：「過來的見閻王——回去的有活路——過來的見閻王——回去的有活路。」眾兵丁哪裡還敢向前？平旺先帶了十多名士兵，下馬衝上，剛轉過山坳，對面一箭射來，一名士兵當胸中箭，大叫一聲，跌下山谷。平旺先身先士卒，向前衝去，對方箭無虛發，又有三名兵士中箭。眾清兵伏身避箭，只見山腰裡轉出一人，陰森森的喊道：「過來的見閻王——回去的有活路。」眾兵丁一看，便是昨天那個神出鬼沒，舉手殺人的無常鬼，膽小的大呼小叫，轉身便逃，曹能大聲喝止，卻哪裡約束得住？平旺先舉刀砍死一名兵士，軍心才穩了下來。當先奔跑的六七十名兵卒卻已逃得無影無蹤了。張召重對瑞大林道：「你們守住大車，我去會會常家兄弟。」說罷越眾上前，朗聲說道：「前面可是常氏雙俠？在下張召重有禮，你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何故一再相戲？」那人冷冷一笑，說道：「哈，今日是雙鬼會判官。」大踏步走進，呼的一聲，右掌當面劈到。

　　當地地勢狹隘異常，張召重無法左右閃避，左手運內力接了他這一掌，右掌按出。那人左掌又是呼的一聲架開，雙掌相遇，兩人較量了一下內力。張召重變招奇快，左腿「橫雲斷峰」，掠地掃去。那人躲避不及，雙掌合抱，猛向他左右太陽穴擊來。張召重一側身，左腿倏地收住，向前跨出兩步，那人也是側身向前。雙方在峭壁旁交錯而過，各揮雙掌猛擊，四隻手掌在空中一碰，兩人都退出數尺。這時位置互移，張召重在東，那人已在西端。兩人一凝神，發掌又鬥。平旺先彎弓搭箭，颼的一箭向那人射去。那人左掌架開張召重一掌，右手攬住箭尾，百忙中轉身向平旺先甩來。平旺先低頭躲過，一名清兵「啊唷」一聲，那箭射中了他肩頭。張召重讚了一聲：「常氏雙俠，名不虛傳！」手下拳勢絲毫不緩，忽然背後呼的一聲，一掌劈到。張召重閃身讓開，見又是個黃臉瘦子，面貌與前人一模一樣，雙掌如風，招招迅捷的攻來，將他夾在當中。成璜、朱祖蔭等人搶了上來，見三人擠在寬僅數尺的山道之中惡鬥，旁臨深谷，貼身而搏，直無迴旋餘地。成璜等空有二百餘人，卻無法上前相助一拳一腳，只得吶喊助威。三人愈打愈緊，張召重見敵人四隻手掌使開來呼呼風響，聲威驚人，當下凝神持重，見招拆招，酣鬥聲中敵方一人左掌打空，擊在山石之上，石壁上泥沙撲撲亂落，一塊岩石掉下深谷，過了良久，才隱隱傳上著地之聲。

　　惡戰良久，敵方一人忽然斜肩向他撞來，張召重側身閃開，另一人搶得空檔，背靠石壁，大喝一聲，右掌反揮。同時左面那人左腳飛出。兩人拳腳並施，硬要把他擠入深谷。張召重見敵人飛腳踢到，退了半步，半隻腳踏在崖邊，半隻腳已然懸空。眾官兵都驚叫起來。那時另一人的掌風已撲面而至，張召重既不能退，也不能接，心知雙方掌力均強，一抵而退，對方不過在石壁上一撞，自己可勢必墮入深谷，人急智生，施展擒拿手法，左手一勾，已挽住對方手腕，喝一聲「起」將他提了起來。那人手掌一翻，也拿住了張召重手腕，只是雙足離地，力氣施展不出，被張召重奮起神威，一下擲入山谷，那人正是常氏雙俠中的常赫志。眾官兵又是齊聲驚叫。常赫志身子臨空，心神不亂，在空中雙腳急縮，打了個觔斗，使下跌之勢稍緩，這觔斗翻得半個圈子，已在腰間取出飛抓，一揚手，飛抓筆直竄將上來，這時常伯志飛抓也已出手，兩人飛抓對飛抓緊緊握住，猶似握手。常伯志不等兄長下跌之勢墮足，雙手外揮，將他身子揮了起來，落在十餘丈外的山路上。常伯志回身一拱手，說道：「火手判官武藝高強，佩服佩服。」也不見他彎腰用勁，忽然平空拔起，倒退著竄出數丈，挽了常赫志的手，兄弟倆雙雙走了。

　　眾官兵紛紛圍攏，有的大讚張召重武功，有的惋惜沒把常赫志摔死。張召重一語不發，扶著石壁慢慢坐下。瑞大林過來道：「張大人好武功。」低聲問道：「沒受傷麼？」張召重不答，調勻呼吸，過了半晌，才道：「沒事。」一看自己手腕，五個烏青的手指印嵌在肉裡，有如繩扎火烙一般，心下也自駭然。大隊過得烏鞘嶺，當晚又逃走了三四十名兵丁。張召重和瑞大林等商議：「大路是奔蘭州省城，但點子定不甘心，前面麻煩正多，咱們不如繞小路到紅城，從赤套渡過河，讓點子撲個空。」曹能本來預計到省城後就可交卸擔子，聽了張召重的話老大不願意，可是也不敢駁回。張召重道：「路上失散了這許多兵卒，曹大人回去都可以報剿匪陣亡，忠勇殉國，兄弟隨同寫一個折子便是。」曹能一聽，又高興起來。原來按兵部則例，官兵陣亡，可領撫恤，這筆銀子自然落入了統兵官的腰包。將到黃河邊上，遠遠已聽到轟轟的水聲，又整整走上了大半天，才到赤套渡頭。黃河至此一曲，沿岸山石殷紅如血，是以地名叫做「赤套渡」。這時天色已晚，暮靄蒼茫中但見黃水浩浩東流，波濤拍岸，一大片混濁的河水，如沸如羹，翻滾洶湧。張召重道：「咱們今晚就過河，水勢險惡，一耽擱怕要出亂子。」

　　黃河上游水急，船不能航，渡河全仗羊皮筏子。兵卒去找羊皮筏子，找了半天找不到半隻，天更黑下來了。張召重正自焦躁，忽然上游箭也似的衝下兩隻羊皮筏子。眾兵丁高聲大叫，兩隻筏子傍近岸來。平旺先叫道：「喂，艄公，你把我們渡過去，賞你銀子。」只見一隻筏子站起來一條大漢，把手擺了一擺。平旺先道：「你是啞巴。」那人道：「丟那媽，上就上，唔上就唔上喇，你地班契弟，費事理你咁多。」他一口廣東話別人絲毫不懂，平旺先不再理會，請張召重與眾侍衛押著文泰來先行上筏。張召重打量艄公，見他頭頂光禿禿的沒幾根頭髮，斗笠遮住了半邊臉，看不清楚面目，臂上肌肉盤根錯節，顯得膂力不小，手中提著一柄槳，黑沉沉的似乎並非木材所造。他心念一動，自己不會水性，可別著了道兒，便道：「平參將，你先領幾名兵士過去。」平旺先答應了，上了筏，另一隻筏子也有七八名兵士上去。水勢湍急，兩隻筏子筆直先向上游劃去，劃了數十丈，才轉向河心。兩個艄公精熟水性，安安穩穩的將眾官兵送到對庫，第二渡又來接人。這次是曹能領兵，筏子剛離岸，忽然後面一聲長嘯，忽哨大作。張召重忙命兵士散開，將大車團團圍住，嚴陣戒備。此時新月初升，清光遍地，只見東、西、北三面疏疏落落的出來十幾騎馬，張召重一馬當先，喝道：「幹什麼的？」

　　對方一字排開，漸漸逼近。中間一人控馬越眾而出，手中不持兵器，一柄白折扇緩緩揮動，朗聲說道：「前面可是火手判官張召重？」張召重道：「正是在下，閣下何人？」那人笑道：「我們四哥多蒙閣下護送到此，現在不敢再行煩勞，特來相迎。」張召重道：「你們是紅花會的？」那人笑道：「江湖上多稱火手判官武藝蓋世，哪知還能料事如神。不錯，我們是紅花會的。」那人說到這裡，忽然提高嗓子，一聲長嘯。張召重出其不意，微微一驚，只聽得兩艘筏子上的艄公也是長聲呼嘯。

　　曹能坐在筏子上，見岸上來了敵人，正自打不定主意，一聽艄公長嘯，嚇得臉如士色。那艄公把槳一扳，停住了筏子，喝道：「一班契弟，你老母，哼八郎落水去。」曹能哪裡懂得他的廣東話，睜大了眼發楞，只聽得那邊筏子上一個清脆的聲音叫道：「十三弟，動手吧！」這邊筏子上的艄公叫道：「□曬！」曹能挺槍向艄公刺去。艄公揮槳擋開，翻過槳柄，將曹能打入黃河。兩隻筏子上的艄公兵刃齊施，將眾官兵都打下河去，跟著將筏子劃近岸來。清兵紛紛放箭，相距既遠，黑暗之中又沒準頭，卻哪裡射得著？這邊張召重暗叫慚愧，自幸小心謹慎，否則此時已成黃河水鬼，當下定了一定神，高聲喝道：「你們一路上殺害官兵，十惡不赦，現在來得正好。你是紅花會什麼人？」對面那人正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笑道：「你不用問我姓名，你識得這件兵刃，就知道我是誰了。」轉頭道：「心硯，拿過來。」心硯打開包裹，將兩件兵器放在陳家洛手中。此番紅花會群雄追上官差，若依常例，自是章進、衛春華等先鋒搶先上陣。但張召重名氣太大，陳家洛不由得技癢，挺身搦戰。主帥既然出馬，無塵等也就不便和他相爭。張召重飛身下馬，拔劍在手，逼近數步，正待凝神看時，忽然身後搶上一人，說道：「張大人，待我打發他。」張召重見是御前侍衛朱祖蔭，心想正好讓他先行試敵，一探虛實，便退後一步，說道：「朱兄弟小心了。」朱祖蔭搶上前去，喝道：「大膽狂奴，竟敢劫奪欽犯，看刀！」舉刀向陳家洛腿上砍去。陳家洛輕飄飄的躍下馬來，左手舉盾牌一擋，月光之下，朱祖蔭見敵人所使是件奇形兵刃，盾牌上生著九枚明晃晃的尖利倒鉤，自己單刀若和盾牌一碰，就得給倒鉤鎖住，心中一驚，急忙抽刀。陳家洛的盾牌可守可攻，順勢按了過來，朱祖蔭單刀斜切敵人左肩。陳家洛盾牌翻過，倒鉤橫扎，朱祖蔭退出兩步。陳家洛右手揚動，五條繩索迎面打來，每條繩索尖端均有鋼球，專點人身三十六大穴。朱祖蔭大驚，知道厲害，拔身縱起，哪知繩索從後面兜上，頓覺後心「志堂穴」一麻，暗叫不好，雙腳已被繩索纏住。陳家洛一拉，將他倒提起來，手中又是一放，朱祖蔭平平飛出，對準一塊岩石撞去，眼見便要撞得腦袋迸裂。張召重一見敵人下馬的身手，早知朱祖蔭遠非敵手，眼見他三招兩式，即被拋出，當下晃身擋在岩石之前，左手疾伸，拉住朱祖蔭的辮子提起，在他胸口和丹田上一拍，解開穴道，說道：「朱兄弟，下去休息一下。」朱祖蔭嚇得心膽俱寒，怔怔得答不出話來。張召重一挺凝碧劍，縱到陳家洛身前，說道：「你年紀輕輕，居然有這身功夫，你師父是誰？」心硯在旁叫道：「別倚老賣老啦，你師父是誰？」張召重怒道：「無知頑童，瞎說八道。」心硯道：「你不識我家公子的兵器，你給我磕三個頭，我就教會你。」張召重不再理他，刷的一劍向陳家洛右肩刺到。陳家洛右手繩索翻上，裹向劍身，左手盾牌送出，迎面向他砸去。張召重凝碧劍施展「柔雲劍術」，劍招綿綿，以短拒長，有攻有守，和對方的奇形兵器狠鬥起來。這時那兩個艄公已上岸奔近清兵。官兵箭如飛蝗射去，都被那兩人撥落。前面的是銅頭鱷魚蔣四根，後面的人已甩脫了斗笠蓑衣，露出一身白色水靠，手持雙刀，原來是鴛鴦刀駱冰。蔣四根手舞鐵槳，直衝入官兵隊裡，當先兩人被鐵槳打得腦漿迸裂，餘人紛紛讓開。駱冰緊跟身後，衝到大車之旁。成璜手持齊眉棍，搶過來攔阻，和蔣四根戰在一起。

　　駱冰奔到一輛大車邊，揭起車帳，叫道：「大哥，你在這裡嗎？」哪知在這輛車裡的是身負重傷的余魚同，他在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聽得駱冰的聲音，只道身在夢中，又以為自己已死，與她在陰世相會，喜道：「你也來了！」

　　駱冰匆忙中一聽不是丈夫的聲音，雖然語音極熟，也不及細想，又奔到第二輛車旁，正要伸手去揭車帳，右邊一柄鋸齒刀疾砍過來。她右刀一架，左刀颼颼兩刀，分取敵人右肩右腿。她這套刀法相傳從宋時韓世忠傳下來。韓王上陣大破金兵，右手刀長，號稱「大青」，左手刀短，號稱「小青」，喪在他刀下的金兵不計其數。駱冰左手比右手靈便，她父親神刀駱元通便將刀法調轉來教她，左手刀沉穩狠辣，見一般單刀的路子，右手刀卻變幻無窮，人所難測，確是江南武林一絕。

　　駱冰月光下看清來襲敵人面目，便是在肅州圍捕丈夫的八名侍衛之一，心中一恨，刀勢更緊。瑞大林見過她的飛刀絕技，當下將鋸齒刀使得一刀快似一刀，總教她緩不出手來施放飛刀。戰不多時，又有兩名侍衛趕來助戰，官兵四下兜上，蔣四根和駱冰陷入重圍之中。只聽一聲呼哨，東北面四騎馬直衝過來，當先一人正是九命錦豹子衛春華，其後是章進、楊成協、周綺三人。衛春華舞動雙鉤，護住面門，縱馬急馳。溶溶月色之下，只見一匹黑馬如一縷黑煙，直捲入清兵陣中。官兵箭如雨下，黑馬頸上中箭，負了痛更是狂奔，前足一腳踢在一名清兵胸前。衛春華飛身下馬，雙鉤起處，「啊喲，啊！」叫聲中，兩名清兵前胸鮮血噴出，衛春華雙鉤已刺向瑞大林後心。瑞大林撇下駱冰，回刀迎敵。跟著章進等也已衝到，官兵如何攔阻得住，被三人殺得四散奔逃。混戰中忽見一條鑌鐵齊眉棍飛向半空。原來蔣四根和成璜戰了半晌，不能取勝，心中焦躁，看準成璜當頭一棍打來，用足全力，舉鐵槳反擊。槳棍相交，成璜虎口震裂，鐵棍脫手，轉身就逃。這時和駱冰對打的侍衛被短刀刺傷兩處，浴血死纏，還在拚鬥，忽然腦後生風，忙轉身時，一條鋼鞭已迎頭壓下，忙舉刀擋架，哪知對方力大異常，連刀帶鞭一起打了下來，忙一個打滾，逃了開去，終究後背還是被敵人重重踢了一腳。駱冰緩開了手，又搶到第二輛大車旁，揭開車帳。她接連失望，這時不敢再叫出聲來，車中人卻叫了出來：「誰？」這一個字鑽入駱冰耳中，真是說不出的甜蜜，當下和身撲進車裡，抱住文泰來的脖子，哭著說不出話來。文泰來乍見愛妻，也是喜出望外，只是雙手被縛，無法摟住安慰。兩人在車中忘了一切，只願天地宇宙，萬世不變，車外吶喊廝殺，金鐵交並，全然充耳不聞。

　　過了一會，大車移動。章進探頭進來道：「四哥，我們接你回去。」坐上車伕的座位，趕大車向北。幾名侍衛拚死來奪，被楊成協、衛春華、蔣四根、周綺四人回頭一趕，又退了轉去，急叫：「放箭！」數十名清兵張弓射來，黑暗中楊成協「啊喲」一聲，左臂中箭。衛春華一見大驚，忙問：「八哥，怎樣？」楊成協用牙咬住箭羽，左臂向外一揮，已將箭拔出，怒喝：「殺盡了這批奴才！」也不顧創口流血，高帶鋼鞭，直衝入清兵陣裡。衛春華叫道：「好，再殺。」兩人並肩猛衝，一時之間，清兵被鋼鞭雙鉤傷了七八人，餘眾四下亂竄。兩人東西追殺，孟健雄和安健剛奔上接應。孟健雄一陣彈子，十多名清兵被打得眼腫鼻歪，叫苦連天。蔣四根和周綺護著大車，章進將車趕到一個土丘旁邊，停了下來，凝神看陳家洛和張召重相鬥。

　　文泰來道：「外面打得怎樣了？」駱冰道：「總舵主在和張召重拚鬥。」文泰來奇道：「總舵主？」駱冰道：「少舵主已做了咱們總舵主。」文泰來喜道：「那很好。張召重這傢伙手下硬得很，別叫總舵主吃虧。」駱冰探頭出車外，月光下只見兩人翻翻滾滾的惡鬥，兀自分不出高下。

　　文泰來連問：「總舵主對付得了嗎？」駱冰道：「總舵主的兵器很厲害，左手盾牌，盾上有尖刺倒鉤。右手是五條繩索，索子頭上還有鋼珠。你聽，這繩索的呼呼風聲！」

　　文泰來道：「繩頭有鋼球？那麼他能用繩索打穴？」駱冰道：「嗯，那張召重被他繩索四面圍住了。」文泰來又問：「總舵主力氣夠嗎？聽聲音好似繩索的勢道緩了下來。」駱冰不答，忽然跳了起來，大叫：「好，張召重的劍給盾牌鎖住了，好，好，這一索逃不過了……啊喲，啊喲……糟啦，糟啦！」文泰來忙問：「怎麼？」駱冰道：「那傢伙使的是口寶劍，將盾牌上的鉤子削斷了兩根，啊喲，繩索被寶劍割斷了……好……唉，這一盾沒打中。不好，鉤子又斷了，總舵主空手和他打，這不成！那傢伙凶得很。好，無塵道長上去了。總舵主退了下來。」文泰來素知無塵劍法凌厲無倫，天下獨步，這才放下了心，雙手手心中卻已全是冷汗。只聽得眾人齊聲呼叫，文泰來忙問：「怎麼？」駱冰道：「道長施展追魂奪命劍中的大五鬼劍法，快極啦，張召重在連連倒退。」文泰來道：「你瞧他腳下是不是在走八卦方位？」駱冰道：「他從離宮踏進干位，啊，現在是走坎宮，踏震位，不錯，大哥，你怎麼知道？」文泰來道：「這人武功精強，我猜他不會真的連連倒退。聽說武當派柔雲劍術中，有一路劍法專講守勢，先消敵人凌厲攻勢，才行反擊，這路劍法腳下就要踏准八卦。可惜，可惜！」駱冰道：「可惜什麼啊？」文泰來道：「可惜我看不到。會這路劍法之人當然武功十分了得，只有遇上了真正的強敵才會使用。如此比劍，一生之中未必能見到幾次。」駱冰安慰他道：「下次我求陸老前輩和道長假打一場，給你看個明白。」文泰來哈哈一笑，道：「他們沒你這麼孩子氣。」駱冰伸手摟住他的頭頸，忽然叫道：「道長在使腿了，這連環迷蹤腿當真妙極。」文泰來道：「道長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練得出神入化，以補手臂不足。當年他威服青旗幫，就是單憑腿法取勝。」原來無塵道人少年時混跡綠林，劫富濟貧，做下了無數巨案，武功高強，手下兄弟又眾，官府奈何他不得。有一次他見到一位官家小姐，竟然死心塌地的愛上了她。那位小姐卻對無塵並沒真心，受了父親教唆，一天夜裡無塵偷偷來見她之時，那小姐說：「你對我全是假意，沒半點誠心。」無塵當然賭誓罰咒。那小姐道：「你們男人啊，這樣的話個個會說。你隔這麼久來瞧我一次，我可不夠。你要是真心愛我，就把你一條手膀砍來給我。有你這條臂膀陪著，也免得我寂寞孤單。」無塵一語不發，真的拔劍將自己的左臂砍了下來。小姐樓上早埋伏了許多官差，一見都湧了出來。無塵已痛暈在地，哪裡還能抵抗？無塵手下的兄弟們大會群豪，打破城池，將他救出，又把小姐全家都捉了來聽他發落。眾人以為無塵不是把他們都殺了，就是要了這小姐做妻子。哪知他看見小姐，心腸一軟，叫眾人把她和家人都放了，自己當夜悄悄離開了那地方，心灰意懶，就此出家做了道人。人雖然出了家，可是本性難移，仍是豪邁豁達，行俠江湖，被紅花會老當家於萬亭請出來做了副手。有一次紅花會和青旗幫爭執一件事，雙方各執一辭，互不相下，只好武力解決。青旗幫中有人譏諷無塵只有一條手臂。無塵怒道：「我就是全沒手臂，似你這樣的傢伙，十個八個也不放在心上。」果真用繩子將右臂縛在背後，施展連環迷蹤腿，把青旗幫的幾位當家全都踢倒。青旗幫的人心悅誠服，後來就併入了紅花會。鐵塔楊成協本是青旗幫幫主，入紅花會後坐了第八把交椅。駱冰說道：「好啊！張召重的步法給道長踢亂了，已踏不准八卦方位。」文泰來喜道：「道長成名以來，從未遇過敵手，這一次要讓張召重知道紅花會的厲害……」他語聲未畢，忽然駱冰「啊喲」一聲，文泰來忙問：「什麼？」駱冰道：「道長在東躲西讓，那傢伙不知在放什麼暗器。黑暗中瞧不清楚，似乎這暗器很細。」文泰來凝神靜聽，只聽得一些輕微細碎的叮叮之聲，說道：「啊，這是他們武當派中最厲害的芙蓉金針。」這時大車移動。向後退了數丈。駱冰道：「道長一柄劍使得風雨不透，護住了全身，金針打不著他，給他砸得四下亂飛，大家在退後躲避。金針似乎不放啦，又打在一起了，還是道長佔上風，不過張召重守得好，攻不進去。」文泰來道：「把我手上繩子解開。」駱冰笑道：「大哥，你瞧我喜歡糊塗啦！」忙用短刀割斷他手上繩索，輕輕揉搓他手腕活血。忽然間外面「噹啷」一聲響，接著又是一聲怒吼。駱冰忙探頭出去，說道：「啊喲，道長的劍被削斷啦，這位姓張的這把劍真好，大哥，我奪了一匹好馬，回頭給你騎。」她百忙之中，忽然想到那匹白馬。文泰來笑道：「傻丫頭，急什麼？快瞧道長怎樣了。」駱冰道：「這一下好，道長踢中了他一腿，他退了兩步。趙三哥上去啦。」文泰來聽得無塵道人嘰哩咕嚕，大聲粗言罵人，笑道：「道長是出家人，火氣還這樣大。你扶我出去，我看三哥和他斗暗器。」駱冰伸手相扶，哪知他腿上臂上傷勢甚重，一動就痛得厲害，不禁「啊唷」一聲。駱冰道：「你安安穩穩躺著，我說給你聽。」只聽得嗤嗤之聲連作，文泰來道：「這是袖箭，啊，飛蝗石、甩手箭全出去了，怎麼？張召重也用袖箭和飛蝗石，這倒奇了。」駱冰道：「這傢伙把趙三哥的暗器全伸手接去啦，又倒著打過來。嗯，真好看，下雨一樣，千臂如來真有一手，鋼鏢、鐵蓮子、金錢鏢，我看不清楚，太多了，那傢伙來不及接，可惜……還是給他躲過了。」忽然蓬的一聲猛響，一枝蛇焰箭光亮異常，直向張召重射去，火光直照進大車裡來。文泰來一剎那間見到嬌妻一張俏臉紅撲撲地，眼梢眼角，喜氣洋溢，不由得心動，輕輕叫了聲：「妹子！」駱冰回眸嫣然一笑，笑容未斂而火光已熄。趙半山乘張召重在火光照耀下一呆，打出兩般獨門暗器，一是回龍璧，一是飛燕銀梭。

　　趙半山是浙江溫州人，少年時曾隨長輩至南洋各地經商，看到當地居民所用的一樣獵器極為巧妙，打出之後能自動飛回。後來他入溫州王氏太極門學藝，對暗器一道特別擅長，一日想起少年時所見的「飛去來器」，心想可以化作一項奇妙暗器，經過無數次試制習練，製成一種曲尺形精鋼彎鏢，取名為「回龍璧」。至於「飛燕銀梭」，更是他獨運匠心創製而成。要知一般武術名家，於暗器的發射接避必加鑽研，尋常暗器實難相傷。這飛燕銀梭卻另有巧妙。張召重劍交左手，將鐵蓮子、菩提子、金錢鏢等細小暗器紛紛撥落，右手不住接住鋼鏢、袖箭、飛蝗石等較大暗器打回，身子竄上蹲下，左躲右閃，避開來不及接住的各種暗器，心下暗驚：「這人打不完的暗器，真是厲害！」正在手忙足亂之際，忽然迎面白晃晃的一枝彎物斜飛而至，破空之聲，甚為奇特。他怕這暗器頭上有毒，不敢迎頭去拿，一伸手，抓住它的尾巴，哪知這回龍璧竟如活的一般，一滑脫手，骨溜溜的又飛了回去。趙半山伸手拿住，又打了過來。張召重大吃一驚，不敢再接，伸凝碧劍去砍，忽然颼颼兩聲，兩枚銀梭分從左右襲來。

　　他看準來路，縱起丈餘，讓兩隻銀梭全在腳下飛過。不料錚錚兩聲響，燕尾跌落，梭中彈簧機括彈動燕頭，銀梭突在空中轉彎，向上激射。他暗叫不妙，忙伸手在小腹前一擋，一隻銀梭碰到手心，當即運用內力，手心微縮，銀梭來勢已消，竟沒傷到皮肉。但另一隻銀梭卻無論如何躲不開了，終究刺入他小腿肚中，不由得輕輕「啊」的一聲呼叫。

　　趙半山見他受傷，劍招隨至，張召重舉劍一架。趙半山知他凝碧劍是把利刃，不讓兩劍劍鋒相交，劍身微側，已與凝碧劍劍身貼在一起，運用太極劍中「粘」字訣，竟把凝碧劍拉過數寸。張召重一驚：「此人暗器厲害，劍法也是如此了得。」不由得怯意暗生。他本想憑一身驚人藝業，把對方盡數打敗，哪知疊遇勁敵，若非手中劍利，單是那道人便已難敵，眼下小腿又已受傷，不敢戀戰，四下一望，只見眾侍衛和官兵東逃西竄，囚禁文泰來的大車也已被敵人奪去，不由得著急，刷刷刷三劍，將趙半山逼退數步，拔出小腿上銀梭，向他擲去。趙半山低頭一讓，他已直向大車衝了過去。駱冰見張召重在趙半山諸般暗器的圍攻下手忙腳亂，只喜得手舞足蹈。文泰來道：「十四弟呢？他傷勢重不重？」駱冰道：「十四弟？他受了傷……」話未說完，張召重已向大車衝來。駱冰「啊喲」一聲，雙刀吞吐，擋在車前。群雄見張召重奔近，紛紛圍攏。周仲英斜刺裡竄出，攔在當路，金背大刀一立，喝道：「你這小子竟敢到鐵膽莊拿人，不把老夫放在眼裡，這筆帳咱們今日來算算！」張召重見他白髮飄動，精神矍鑠，聽他言語，知是西北武林的領袖人物鐵膽周仲英，不敢怠慢，挺劍疾刺。周仲英大刀翻轉，刀背朝劍身碰去。張召重劍走輕靈，劍刃在刀背上一勒，刀背上登時劃了一道一寸多深的口子。這時周綺、章進、徐天宏、常氏雙俠各挺兵刃，四面圍攻。張召重見對方人多，凝碧劍「雲橫秦嶺」，畫了個圈子。眾人怕他寶劍鋒利，各自抽回兵器。張召重攻敵之弱，對準周綺竄去。周綺舉刀當頭砍下，張召重左手伸出，已拿住她手腕，反手一擰，將雁翎刀奪了過去。周仲英大驚，兩枚鐵膽向張召重後心打去。就在此時，陳家洛三顆圍棋子已疾飛而至，分打他「神封」、「關元」、「曲池」三穴。張召重心中一寒，心想黑暗之中，對方認穴竟如此之準，忙揮劍砍飛棋子，只聽得風聲勁急，鐵膽飛近。張召重聽聲辨器，轉身伸手，去接先打來的那枚鐵膽。哪知撲的一聲，胸口已被鐵膽打中。原來周仲英靠鐵膽成名，另有一門獨到功夫，先發的一枚勢緩，後發的一枚勢急，初看是一先一後，哪知後發者先至，敵人正待躲閃先發鐵膽，後發者已在中途趕上，打人一個措手不及。張召重出其不意，只覺得胸口劇痛，身子一搖，不敢呼吸，放開周綺手腕，雙臂一振，將擋在前面的章進與徐天宏彈開，奔到車前。

　　駱冰見他衝到，長刀下撩。張召重劍招奇快，噹的一聲，削斷長刀，乘勢縱上大車，拉住駱冰右臂。駱冰右臂被握，短刀難使，左拳猛擊敵人面門。群雄大驚，奔上救援。張召重抓住駱冰後心，向常氏雙俠、周仲英等摔來。常氏雙俠怕她受傷，雙雙伸手托住。

　　忽然張召重哼了一聲，原來後心受了文泰來的一掌，總算他武功精湛，而文泰來又身受重傷，功力大減，饒是如此，還是眼前一陣發黑，痛徹心肺。他不及轉身，左手反手把蓋在文泰來身上的棉被一掀，擋住了奔雷手第二掌，右手反點文泰來「神藏穴」，一把將他拖到車門口，喝道：「文泰來在這裡，哪一個敢上來，我先將他斃了！」凝碧劍寒光逼人，如一泓秋水，架在文泰來頸裡。駱冰哭叫：「大哥！」不顧一切要撲上去，被陸菲青一把拉住。張召重說了這幾句話，只覺喉口發甜，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陸菲青踏上一步，說道：「張召重，你瞧我是誰？」張召重和他闊別已久，月光下看不清楚。陸菲青取其白龍劍，扳轉劍尖，和劍柄圈成一個圓圈，手一放，錚的一聲，劍身又彈得筆直，微微晃動。張召重哼了一聲，道：「啊，是陸師兄！你我劃地絕交，早已恩斷義絕，又來找我作甚？」陸菲青道：「你身已受傷，這裡紅花會眾英雄全體到場，還有鐵膽莊周老英雄出頭相助，你今日想逃脫性命，這叫難上加難。你雖無情，我不能無義，念在當年恩師份上，我指點你一條生路。」張召重又哼了一聲，不言不語。忽然東邊隱隱傳來人喊馬嘶之聲，似有千軍萬馬奔馳而來。紅花會群雄一聽，驚疑不定。張召重更是驚惶，心想：「紅花會當真神通廣大，在西北也能調集大批人手。」陸菲青又道：「你好好放下文四爺，我請眾位英雄看我小老兒的薄面，放一條路讓你回去，不過你得立一個誓。」張召重眼見強敵環伺，今日有死無生，聽了陸菲青這番話，不由得心動，說道：「什麼？」陸菲青道：「你立誓從此退出官場，不能再給韃子做鷹犬。」張召重熱衷功名利祿，近年來宦途得意，扶搖直上，要他忽然棄官不做，那直如要了他的性命，心想：「今日就是立了個假誓，逃得性命，可是失去了欽犯，皇上和福統領也必見罪，這樣我一生也就毀了。好在他們心有所忌，我就捨命拚上一拚。」計算已定，喝道：「你們以多勝少，姓張的雖敗，也不算丟臉。今日我要和文泰來同歸於盡，留個身後之名。將來天下英雄知道了，看你們紅花會顏面往哪裡擱去。」楊成協大叫：「你甘心做韃子走狗，還不算丟臉，充你媽的臭字號！」張召重無言可答，左手放下文泰來，擱在膝頭，挽住騾子韁繩一提，大車向前馳去。群雄要待上前搶奪，怕他狗急跳牆，真個傷害文泰來性命，投鼠忌器，好生為難。駱冰見丈夫受他挾制，不言不動，眼見大車又一步步的遠去，不禁五內俱裂，叫道：「你放下文四爺，我們讓你走，也不叫你發什麼誓啦。」張召重不理，趕著大車駛向清兵隊中。眾侍衛和清兵逃竄了一陣，見敵人不再追殺，慢慢又聚集攏來。瑞大林見張召重駛著大車過來，命兵丁預備弓箭接應，說道：「聽我號令放箭。」這時遠處人馬奔馳之聲越來越近，紅花會和清兵雙方俱各驚疑，怕對方來了援兵。

　　陳家洛高聲叫道：「九哥、十三哥、孟大哥、安大哥去衝散了鷹爪！」衛春華等挺起兵刃，朝清兵隊裡殺去。陸菲青背後閃出一個少年，說道：「我也去！」跟著衝去。陳家洛眉頭微微一皺，原來此人正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

　　那天陸菲青落後一步，傍晚與李沅芷見了面。這姑娘連日見到許多爭鬥兇殺，熱鬧非凡，再也熬不住，定要師父帶她同去參與劫救文泰來。陸菲青拗她不過，要她立誓不得任性胡來。李沅芷聽得師父口氣鬆動，樂得眉花眼笑，罰了一大串的咒，說：「要是我不聽師父的話，教我出天花，生一臉大麻子，教我害癩痢，變成個丑禿子。」陸菲青心想：「女孩子最愛美貌，她這樣立誓，比什麼『死於刀劍之下』等等還重得多。」於是一笑答應。李沅芷寫了封信留給母親，說這般走法太過氣悶，所以單身先行上道，趕到杭州去會父親，明知日後母親少不免有幾個月囉唆，可是好戲當前，機緣難逢，也顧不得這許多了。師徒兩人趕上紅花會群雄之時，他們剛正得到訊息，張召重要從赤套渡頭過河。一場夜戰，陸菲青總是不許李沅芷參加。她見群雄與張召重惡鬥，各人武功藝業，俱比自己不知高了多少倍，不禁暗暗咋舌，眼見衛春華等去殺清兵，也不管自己父親做的是什麼官，女孩兒家覺得有趣，就跟在後面殺了上去，心想：「這次我不問師父，教他來不及阻擋。他既沒說話，我也就不算不聽他的話。」陳家洛向眾人輕聲囑咐，大家點頭奉命。趙半山首先竄出，手一揚，兩隻袖箭釘入拖著大車的騾子雙眼。騾子長嘯一聲，人立起來。章進奔進大車之後，奮起神力，拉住車轅，大車登時如釘住在地，再不移動。常赫志、常伯志兄弟搶到大車左右，兩把飛抓向張召重抓去。張召重揮劍擋開。楊成協大喝一聲，跳上大車來搶文泰來。張召重劈面一拳，楊成協身子一側，用左肩接了他這一拳，雙手去抱文泰來，同時無塵和徐天宏在車後鑽進，襲擊張召重背心。陳家洛對心硯道：「上啊！」兩人「燕子穿雲」，飛身縱上車頂，俯身下攻。

　　張召重一拳打在楊成協肩頭，見他竟若無其事的受了下來，心中一怔，百忙中哪有餘暇細想，見他去搶文泰來，左手一把抓住他後心，此時常氏兄弟兩把飛抓左右抓來，張召重單劍橫擋，一招「倒提金鐘」，把楊成協一個肥大身軀扯下車來。火手判官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前敵甫卻，只聽得頭頂後心齊有敵人襲到，身子前俯，左手已抓住一把芙蓉金針，微微側身，向車頂和車後敵人射出。

　　陳家洛見他揮手，知他施放暗器，盾牌在身前一擋，叮叮數聲，金針跌落在地，右手一掌在心硯肩上一推，將他推下車頂，饒是手法奇快，只聽得心硯「啊喲」連叫，知已中了暗器，忙跳下去救。那邊無塵和徐天宏在車後進攻，金針擲來，無塵功力深厚，向後一仰，人如一枝箭般從大車裡向後直射出去。他這一下去得比金針更快更遠，金針竟追他不上。徐天宏可沒這手功夫，只得掀起車中棉被一擋，左肩露出了空隙，只覺得一陣酸麻，跌下車來。章進搶過扶起，忙問：「七哥，怎麼了？」語聲未畢，忽然背上劇痛，竟是中了一箭，一個踉蹌，只聽得陳家洛大呼：「眾位哥哥，大家聚攏來。」這時背後箭如飛蝗密雨般射來，章進左手搭在無塵肩上，右手揮動狼牙棒不住撥打來箭。無塵道：「十弟，別動！沉住氣。」按住他血脈來路，輕輕把箭拔下，撕下道袍衣角，替他裹住箭創。只看東面大隊清兵，黑壓壓的一片正自湧將過來，千軍萬馬，聲勢驚人。群雄逐漸聚集，衛春華等也已退轉。陳家洛道：「哪兩位哥哥前去衝殺一陣？」無塵與衛春華應聲而出。陳家洛道：「大家趕緊分散，退到那邊土丘之後。」眾人應了。陳家洛道：「三哥、五哥、六哥！咱們再來。」四人分頭攻向大車。衛春華手挺雙鉤，冒著箭雨，殺奔清兵陣前。無塵赤手空拳，在空中接了一枝箭，以箭撥箭，跟在衛春華後面。兩人轉眼沒入陣中。無塵奪了一柄箭，四下衝殺。清兵勢大，這兩人哪裡阻擋得住？不一刻，先頭馬軍已奔到群雄跟前。張召重見援兵到達，大喜過望，這時他呼吸緊迫，知道自己傷勢不輕，忽見陳家洛等又攻上車來，不敢抵抗，舉起文泰來身子團團揮舞。舞得幾舞，數十騎馬軍已舉起馬刀向陳家洛等砍來。陳家洛眼見如要硬奪文泰來，勢必傷了他性命，當下一聲忽哨，與趙半山、常氏雙俠衝向土丘。

　　四人奔到，見眾人已聚，一點人數，無塵、衛春華殺入敵陣未回，此外還不見徐天宏、周綺、李沅芷、周仲英、孟健雄五人。陳家洛忙問：「見到七哥和周老英雄他們麼？」章進躺在地下，抬頭道：「七哥受了傷，還沒回來嗎？我去找。」站起身來，挺了狼牙棒就要衝出去，他背上箭創甚重，搖搖晃晃，立足不定。石雙英道：「十哥你別動，我去。」蔣四根道：「我也去。」陳家洛道：「十三弟，你與四嫂衝到河邊，備好筏子。」蔣四根和駱冰應了。駱冰傷心過度，心中空曠曠地，隨著蔣四根去了。石雙英手持單刀，飛身上馬，繞過土丘。這時清兵大隊已漫山遍野而來，他騎上高地，縱目遠望，不見徐天宏等人，只得衝入敵陣，到處亂找。不久，周仲英和孟健雄兩人奔到。陳家洛忙問：「見到周姑娘嗎？」周仲英焦急異常，不住搖頭。陸菲青道：「我那小徒也失陷了，我去找。」安健剛道：「我跟你去。」

　　陳家洛道：「這裡亂箭很多，大家撿起來，我去奪幾張弓。」說罷上馬，衝入清兵弓箭隊，繩索揮去，已將兩名弓箭手擊倒，繩索倒捲回來，把跌在地上的兩張弓捲起。清兵大喊大叫，四五柄槍攢刺過來。陳家洛舞動繩索，清兵刀槍紛紛脫手，不一會已搶得八張弓在手，撥轉馬頭，正要是走，忽然清兵兩邊散開，人□堂裡衝出幾騎馬來。當先一人正是無塵道人，後面安健剛拖著衛春華的雙手。陳家洛見衛春華滿身血污，大驚之下，當即迎上前去斷後。清兵見這幾人凶狠異常，不敢攔阻，讓他們退到了土丘之後。陳家洛將奪來的弓交給趙半山，忙來看衛春華，無塵道：「九弟殺脫了力，有點神智糊塗了。不礙事。」衛春華仍在大叫大嚷：「把狗官兵殺盡了。」陳家洛道：「見到七哥和十二郎嗎？」無塵道：「我去找。」陳家洛道：「還有周姑娘和陸老前輩的徒弟。」無塵應了，上馬提劍，衝入清兵隊中。一名千總躍馬提槍衝來，無塵讓過來槍，一劍刺入他的心窩。那千總登時倒撞下馬。他手下的兵捽髮一聲喊，四散奔走。無塵盡揀人多處殺將過去，劍鋒到處，清兵紛紛落馬。他沖了一段路，忽見一群官兵圍著吶喊，人堆裡發出金鐵交並之聲，雙腿一夾，縱馬直奔過去。石雙英挺著單刀，力戰三員武將，四下清兵又東刺一槍，西砍一刀，正自抵敵不住，忽見無塵到來，心中大喜，叫道：「找到七哥了嗎？」無塵道：「你向前衝，別管後面。」石雙英依言單刀向前猛砍，縱馬向前，只聽得身後連續三聲慘叫，接著清兵齊聲驚呼，不約而同的退了開去。石雙英回頭一望，見三員武將都已殺死在地，他和這三員武將打了半天，知他們武功精熟，均非泛泛之輩，豈知一轉身間全被無塵料理了，對這位二哥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兩人奔回土丘，徐天宏等仍無下落。這時清軍一名把總領了數十名兵卒衝將過來。趙半山、常氏雙俠、孟健雄等彎弓搭箭，一箭一個，將當頭清兵射倒了十多名。其餘的退了回去，站在遠處吆喝，不敢再行逼近。

　　陳家洛把坐騎牽上土丘，對安健剛道：「安大哥，請你給我照料一下，防備流矢。」安健剛應了，站在馬旁。陳家洛縱身跳上馬背，站在鞍上\*望，只見清兵大隊浩浩蕩蕩的向西而去。忽然號角聲喧，一條火龍蜿蜒而來，一隊清兵個個手執火把，火光裡一面大纛迎風飄拂。陳家洛凝神望去，見大纛上寫著「定邊將軍兆」幾個大字。這隊清兵都騎著高頭大馬，手執長矛大戟，行走時發出鏗鏘之聲，看來兵將都身披鐵甲。無塵心中焦躁，說道：「我再去尋七弟他們。」常赫志道：「道長你休息一下，讓我們兄弟去……」他話未說完，無塵早已衝了出去。他雙腿夾在坐騎胸骨上，上身向前伸出，揮劍替馬匹開路，清兵「啊！」「唷！」聲中，無塵馬不停蹄，在大隊人馬中兜了個圈子，殺了十餘人，又再繞回，四下找尋，全不見徐天宏等的蹤跡。群雄俱各擔心徐天宏等已死在亂軍之中，只是心中疑慮，不敢出口。忽然間遠處塵頭大起，當先一騎飛奔而來，奔到相近，看出是蔣四根，只聽他高聲大叫：「快退，快退，鐵甲軍衝過來了。」陳家洛道：「大家上馬，衝到河邊。」群雄齊聲答應。周仲英心懸愛女，可是千軍萬馬之中卻哪裡去找？孟健雄、安健剛、石雙英分別把衛春華、章進等傷者扶起，一匹馬上騎了兩人。各人剛上得馬，火光裡鐵甲軍已然衝到。常氏雙俠見清兵來勢兇惡，領著眾人繞向右邊。常赫志道：「鐵甲軍用神臂弓，力量很大，咱們索性衝進龜兒子隊裡。」常伯志道：「是。」兩人當先馳入清兵隊中，群雄緊跟在後。常氏雙俠嫌飛抓衝殺不便，藏入懷裡，一個奪了柄大刀，一個搶了枝長矛，刀砍矛挑，殺開一條血路，直衝向黃河邊上。鐵甲軍見他們衝入人群，黑暗裡不敢使用硬弩，怕傷了自己人，只是隨後趕來。一時黃河邊人馬踐踏，亂成一團。

　　群雄互相不敢遠離，混亂中奔到了河岸。蔣四根把鐵槳往背上一背，撲通一聲，先跳下河去接筏。駱冰撐著羊皮筏子靠岸，先接章進等傷者下筏。陳家洛叫道：「大家快上筏子，道長、三哥、周老英雄，咱們四人殿……」話未說畢，神臂弓強弩已到。無塵叫道：「衝啊！」四人反身衝殺。

　　無塵一劍向當頭一名鐵甲軍咽喉刺去，哪知一刺之下，竟刺不進去。原來這劍殺人太多，刃口已經捲了。那鐵甲軍長槍刺來，無塵拋去長劍，舉臂一格，將那槍震得飛上半天。周仲英金刀起處，將數名清兵砍下馬來。趙半山拈起一枚銅錢，對準馬上清兵胸口的「膻中穴」打去，只聽得噹的一聲，那清兵竟是若無其事的衝到跟前。原來鐵甲軍全身鐵甲，身上不受暗器。這時無塵已搶得一枝鐵槍，向那清兵的臉上直搠進去。趙半山錢鏢疾發，連珠般往敵軍眼珠射去，饒是黑夜中辨認不清，還是有五六人眼珠打瞎，痛得雙手在臉上亂抓亂挖。這時除陳家洛等四人外，餘人都已上了筏子。

　　鐵甲軍訓練有素，雖見對方凶狠，仍鼓勇衝來。陳家洛見一名將官騎在馬上，舉起馬刀指揮，一個「燕子三抄水」，已縱到他跟前。那將官忙舉刀砍去，刀到半空，突然手腕奇痛，那刀已到了敵人手中，同時身子一麻，已被敵人拉下馬來，挾住奔向河岸。清兵見主將被擒，忙來爭奪，但已不敢放箭。陳家洛揪住那將官的辮子，在清兵喊叫聲中奔向水邊，與無塵、趙半山、周仲英都縱到了筏上。蔣四根、駱冰雙槳搖動，將筏子劃向河心。黃河正自大漲，水勢洶湧，兩隻羊皮大筏向下游如飛般流去。眼見鐵甲軍人馬愈來愈小，再過一會，惟見遠處火光閃動，水聲轟隆，大軍人馬的喧嘩聲卻漸漸聽不到了。群雄定下心來，照料傷者。衛春華神智漸清，身上倒沒受傷。趙半山是暗器能手，醫治箭創素所擅長，於是替楊成協和章進裹了傷口。章進傷勢較重，但也無大礙。心硯中了數枚金針，痛得叫個不停，原來張召重手勁特重，金針入肉著骨。趙半山從藥囊中取出一塊吸鐵石，將金針一枚一枚的吸出。再替他敷藥裹傷。駱冰掌住了舵，一言不發。這一仗文泰來沒救出，反而陷了徐天宏、周綺、陸菲青師徒四人，余魚同也不知落在何方。陳家洛道：「咱們只道張召重已如甕中之鱉，再也難逃，哪知清兵大隊恰會在此時經過。早知如此，咱們合力齊上，先料理了這奸賊，或者把文四哥奪回來，豈不是好？」說罷恨恨不已，眾人心情沮喪，都說不出話來。

　　陳家洛點醒了那清軍將官的穴道，問道：「你們大軍連夜趕路，搗什麼鬼？」那將官昏昏沉沉，一時說不出話來。楊成協劈臉一拳，喝道：「你說不說？」那將官捧住腮幫子，連道：「我說……我說……說什麼？」陳家洛道：「你們大軍幹麼連夜趕路？」那將官道：「定邊將軍兆惠將軍奉了聖旨，要剋日攻取回部，他怕耽擱了期限，又怕回人得到訊息，有了防備，所以連日連夜的行軍。」陳家洛道：「回人好端端的，又去打他們幹麼？」那將官道：「這個……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陳家洛道：「你們要去回疆，怎麼又來管我們的閒事？」那將官道：「兆大將軍得報有小股土匪騷擾，命小將領兵打發，大軍卻沒停下來……」他話未說完，楊成協又是一拳，喝道：「你他媽的才是大股土匪！」那將官道：「是，是！小將說錯了！」陳家洛沉吟了半晌，將兆惠將軍的人數、行軍路線、糧道等問個仔細，那將官有的不知道，知道的都不敢隱瞞。陳家洛高聲叫道：「筏子——靠——岸。」駱冰和蔣四根將筏子靠到黃河邊上，眾人登岸。這時似乎水勢更大了，轟轟之聲，震耳欲聾。陳家洛命楊成協將那將官帶開，對常氏雙俠道：「五哥、六哥，你們兩位趕回頭，查看四哥、七哥、周姑娘、陸老英雄師徒下落。只盼他們沒什麼三長兩短……要是落入了官差之手，一定仍奔北京大道。咱們在前接應，設法打救。」常氏雙俠應了，往西而去。陳家洛向石雙英道：「十二哥，我想請你辦一件事。」石雙英道：「請總舵主吩咐。」陳家洛從心硯背上包裹中取筆硯紙墨，在月光下寫了一封信，說道：「這封信請你送到回部木卓倫老英雄處。他們跟咱們雖只一面之緣，但肝膽相照，說得上一見如故。朋友有難，咱們不能袖手。四嫂，你這匹白馬借給十二郎一趟。」原來眾人在混亂中都把馬匹丟了，只有駱冰念念不忘要將白馬送給丈夫，一直將馬留在筏上。石雙英騎上白馬，絕塵而去。馬行神速，預計一日內就可趕過大軍，使木卓倫聞警後可預有準備。安排已畢，陳家洛命蔣四根將那將官反剪縛住，拋在筏子裡順水流去，是死是活，瞧他的運氣了。

## 第06回　有情有義憐難侶　無法無天振饑民

　　周綺在亂軍之中與眾人失散，滿眼望去，全是清兵，隨手砍翻了幾名，只見兵卒愈來愈多，四面八方的湧到，心中慌亂，縱馬亂奔。跑了一程，又遇到一隊官兵，她不敢迎戰，回頭落荒而走，黑暗中馬足不知在什麼東西上一絆，突然跪倒。她此時又疲又怕，坐得不穩，一個倒栽蔥跌下馬來，頭在硬土上重重一撞，暈了過去。幸而天黑，清兵並未發現。

　　昏迷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眼前一亮，隆隆巨響，接著臉上一陣清涼，許多水點潑到了頭上，周綺睜開眼來，只見滿天烏雲，大雨傾盆而下，「啊喲」一聲，跳起身來，忽然身旁一人也坐了起來。周綺吃了一驚，忙從地上抓起單刀，正想砍去，突然兩人都驚叫起來，原來那人是徐天宏。徐天宏叫道：「周姑娘，怎麼你在這裡？」周綺在亂軍中殺了半夜，父親也不知去了何方，突然遇到徐天宏，雖然素來不喜此人，專和他拌嘴，畢竟是遇到了自己人，饒是俏李逵心膽豪粗，不讓鬚眉，這時也不禁要掉下淚來。她咬嘴唇忍住，說道：「我爹爹呢？」徐天宏忽打手勢叫她伏下，輕聲道：「有官兵。」周綺忙即伏低，兩人慢慢爬到一個上堆後面，探頭往外張望。

　　這時天已黎明，大雨之中，見數十名清兵在掩埋死屍，一面掘地，一面大聲咒罵。過了一會，屍體草草埋畢，一名把總高聲吆喝：「張得標、王升，四邊瞧瞧，還有屍首沒有？」兩名清兵應了，站上高地四下張望，見他二人伏在地下，叫道：「還有兩具。」周綺聽得把自己當作死屍，心中大怒，便要跳起來尋晦氣。徐天宏一把拖住她手臂，低聲道：「等他們過來。」兩名清兵拿了鐵鍬走來，周徐二人一動不動裝死，待兩兵走近俯身伸手要拉，突然各刺一刀，深入肚腹。兩兵一聲也來不及叫，已然喪命。那把總等了半天，不見兩兵回來，雨又下得大，好生不耐煩。口中王八羔子的罵人，騎了馬過來查看。徐天宏低聲道：「別作聲，我奪他的馬。」那把總走到近處，見兩兵死在當地，大吃一驚，正待叫人，徐天宏一個箭步，已竄了上去，揮刀斜劈。那把總手中未拿兵器，舉起馬鞭一擋，連鞭帶頭，給砍下馬來。徐天宏挽住馬韁，叫道：「快上馬！」周綺一躍上馬，徐天宏放開腳步，跟在馬後。眾清兵發見敵蹤，大聲吶喊，各舉兵刃追來。徐天宏奔不得幾十步，左肩上被金針射中處愈來愈痛，難以忍受，一陣昏迷，跌倒在地。周綺回頭觀看敵情，忽見徐天宏跌倒，忙勒轉馬頭，奔到他身旁，俯身伸手，將他提起來，橫放鞍上，刀背敲擊馬臀，那馬如飛而去。眾清兵叫了一陣，哪裡追趕得上？周綺見清兵相離已遠，將刀插在腰裡，看徐天宏時，見他雙目緊閉，臉如白紙，呼吸細微，心中很是害怕，不知怎麼是好，只得將他扶直了坐在馬上，左手抱住他腰，防他跌落，盡揀荒僻小路奔馳。跑了一會，見前面黑壓壓的一片森林，催馬進林，四周樹木茂密，稍覺安心，這時雨已停歇，她下了馬，牽馬而行，到了林中一處隙地，見徐天宏仍是神智昏迷，想了一想，把他抱下馬來，放在草地上，自己坐下休息，讓馬吃草。她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姑娘，孤零零坐在荒林之中，眼前這人不知是死是活，束手無策之餘，不禁悲從中來，抱頭大哭，眼淚一點一點滴在徐天宏臉上。徐天宏在地上躺了一會，神智漸清，以為天又下雨，微微睜開眼睛，只見眼前一張俏臉，一對大眼哭得紅紅的，淚水撲撲撲的滴在自己臉上。他哼了一聲，左肩又痛，不由得叫了聲「啊喲」。周綺見他醒轉，心中大喜，忽見自己眼淚又是兩滴落在他嘴角邊，忙掏出手帕，想給他擦，剛伸出手，驟然警覺，又縮了回來，怪他道：「你怎麼躺在我跟前，也不走開些。」徐天宏「嗯」了一聲，掙扎著要爬起。周綺道：「算了，就躺在這兒吧。咱們怎麼辦呀？你是諸葛亮，爹爹說你鬼心眼兒最多的。」徐天宏道：「我肩上痛的厲害，什麼也不能想。姑娘，請你給我瞧瞧。」周綺道：「我不高興瞧。」口中這麼說，終究還是俯身去看，瞧了一會，說道：「好端端的，沒有什麼，又沒血。」

　　徐天宏勉力坐起身來，右手用單刀刀尖將肩頭衣服挑開了個口子，斜眼細看，說道：「這裡中了三枚金針，打進肉裡去了。」金針雖細，卻是深射著骨，痛得他肩上猶如被砍了三刀一般。周綺道：「怎麼辦呢？咱們到市鎮上找醫生去吧？」徐天宏道：「這不成。昨晚這一鬧，四廂城鎮誰不知道？咱們這一身打扮，又找醫生治傷，直是自投羅網。這本要用吸鐵石吸出來，這會兒卻到哪裡找去？勞你的駕，請用刀把肉剜開，拔出來吧。」周綺半夜惡鬥，殺了不少官兵，面不改色，現在要她去剜徐天宏肩上肌肉，反倒躊躇起來。徐天宏道：「我挺得住，你動手吧……等一下。」他在衣上撕下幾條布條，交給周綺，問道：「身邊有火折子麼？」周綺一摸囊中，道：「有的，幹麼呀？」徐天宏道：「請你撿些枯草樹葉來燒點灰，待會把針拔出，用灰按著創口，再用布條縛住。」周綺照他的話做了，燒了很大的一堆灰。徐天宏笑道：「成了，足夠止得住一百個傷口的血。」周綺氣道：「我是笨丫頭，你自己來吧！」徐天宏笑道：「是我說錯了，你別生氣。」周綺道：「哼，你也會知錯？」右手拿起單刀，左手按向他肩頭針孔之旁。她手指突然碰到男人肌膚，不禁立刻縮回，只羞得滿臉發燒，直紅到耳根子中去。徐天宏見她忽然臉有異狀，雖是武諸葛，可不明白了，問道：「你怕麼？」周綺嗔道：「我怕什麼？你自己才怕呢！轉過頭去，別瞧。」徐天宏依言轉過了頭。周綺將針孔旁肌肉捏緊，挺刀尖刺入肉裡，輕輕一轉，鮮血直流出來。徐天宏咬緊牙齒，一聲不響，滿頭都是黃豆般大的汗珠。周綺將肉剜開，露出了針尾，右手拇指食指緊緊捏住，力貫雙指一提，便拔了出來。徐天宏臉如白紙，仍強作言笑，說道：「可惜這枚針沒針鼻，不能穿線，否則倒可給姑娘繡花。」周綺道：「我才不會繡花呢，去年媽教我學，我弄不了幾下，就把針折斷了，又把繃子弄破啦，媽罵我，我說：『媽，我不成，你給教教。』你猜她怎麼說？」徐天宏道：「她說：『拿來，我教你。』」周綺道：「哼，她說：『我沒空。』後來給我琢磨出來啦，原來她自己也不會。」徐天宏哈哈大笑，說話之間又拔了一枚針出來。

　　周綺笑道：「我本來不愛學，可是知道媽不會，就磨著要她教。媽給我纏不過，她說：『你再胡鬧，告訴爹打你。』她又說：『你不會針線哪，哼，將來瞧你……』」說到這裡突然止住，原來她媽當時說：「將來瞧你找不找得到婆家。」徐天宏問道：「將來瞧你怎麼啊？」周綺道：「別囉唆，我不愛說了。」口中說話，手裡不停，第三枚金針也拔了出來，用草灰按住創口，拿布條縛好，見他血流滿身，仍是臉露笑容，和自己有說有笑，也不禁暗暗欽佩，心想：「瞧不出他身材雖矮，倒也是個英雄人物，要是人家剜我的肉，我會不會大叫媽呢？」想到爹娘，又是一陣難受。這時她滿手是血，說道：「你躺在這裡別動，我去找點水喝。」一望地勢，奔出林來，走了數百步，找到一條小溪，大雨甫歇，溪中之水流勢湍急，將手上的血在溪中洗淨了，俯身溪上，突然看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見頭髮蓬鬆，身上衣服既濕且皺，臉上又是血漬又是泥污，簡直不成個人樣，心想：「糟糕，這副鬼樣子全教他看去了。」於是映照溪水，洗淨了臉，十指權當梳子，將頭髮梳好編了辮子，在溪裡掏些水喝了，心想徐天宏一定口渴，可是沒盛水之具，頗為躊躇，靈機一動，從背上包裡取出一件衣服，在溪水裡洗乾淨了，浸得濕透，這才回去。徐天宏剛才和周綺說笑，強行忍住，此時肩上劇痛難當，等她回轉，已痛得死去活來，周綺見他臉上雖然裝得並不在乎，實在一定很不好受，憐惜之念，油然而生，叫他張開嘴，將衣中所浸溪水擠到他口裡，輕輕問道：「痛得厲害麼？」徐天宏一直將這個莽姑娘當作鬥智對手，心中不存男女之見，哪知自己受傷，偏偏是這個朋友中的惟一對頭護持相救，心中對她所懷厭憎之情一時盡除，這時周綺軟語慰問，他一生不是在刀山槍林中廝混，便是在陰謀詭計中打滾，幾時消受過這般溫柔詞色，心中感動，望著她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周綺見他發呆，只道他神智又糊塗了，忙問：「怎麼，你怎麼啦？」徐天宏定了一定神，道：「好些了，多謝你。」周綺道：「哼，我也不要你謝。」徐天宏道：「咱們在這裡不是辦法。可也別上市鎮，得找個偏僻的農家，就說咱們是兄妹倆……」周綺道：「我叫你哥哥？」徐天宏道：「你要是覺得我年紀大，那麼就叫我叔叔。」周綺道：「呸，你像嗎？就叫你哥哥好啦。不過只在有人的時候叫，沒人的時候我可不叫。」徐天宏笑道：「好，不叫。咱們對人說，在路上遇到大軍，把行李包裹都搶去啦，還把咱們打了一頓。」兩人商量好了說話，周綺將他扶起。徐天宏道：「你騎馬，我腳上沒傷，走路不礙。」周綺道：「爽爽快快的騎上去。你瞧不起女人，是不是？」徐天宏笑笑，只得上了馬。兩人出得樹林，面對著太陽揀小路走。西北是荒僻之地，不像南方處處桑麻，處處人家，兩人走了一個多時辰，又饑又累，好容易才望見一縷炊煙，走近時見是一間土屋。行到屋前，徐天宏下馬拍門，過了半晌，出來一個老婦，見兩人裝束奇特，不住的打量。徐天宏將剛才編的話說了，向她討些吃的。那老婦歎了一口氣，說道：「害死人的官兵。客官，你貴姓？」徐天宏道：「姓周。」周綺望了他一眼，卻不說話。那老婦把他們迎進去，拿出幾個麥餅來。兩人餓得久了，雖然麥餅又黑又粗，也吃得十分香甜。

　　那老婆婆說是姓唐，兒子到鎮上賣柴給狗咬了，一扁擔把狗打死，哪知這狗是鎮上大財主家的，給那財主叫家丁痛打了一頓，回家來又是傷又是氣，不久就死了。媳婦少年夫妻，一時想不開，丈夫死後第二夜上了吊，留下老婆子孤苦伶仃一人。老婆婆邊說邊淌眼淚。周綺一聽大怒，問那財主叫什麼，住在哪裡。老婆婆說：「這殺才也姓唐，人家當面叫他唐六爺唐秀才，背後都叫他糖裡砒霜。他住在鎮上，鎮上就數他的屋子最大。」周綺問道：「什麼鎮？怎樣走法。」老婆婆道：「那個鎮啊，這裡往北走五里路，過了坡，上大路，向東再走二十里，那就是了，叫文光鎮。」周綺霍地站起，抄起單刀，對天宏道：「喂……哥……哥我出去一下，你在這裡休息。」徐天宏見她神情，知她要去殺那糖裡砒霜，說道：「要吃糖嘛，晚上吃最好。」周綺一楞，明白了他意思，點點頭，坐了下來。徐天宏道：「老婆婆，我身上受了傷，行走不得，想借你這裡過一夜。」那老婆婆道：「住是不妨，窮人家沒什麼吃的，客官莫怪。」徐天宏道：「老婆婆肯收留我們，那是感激不盡。我妹子全身都濕了，老婆婆有舊衣服，請借一套給她換換。」老婆婆道：「我媳婦留下來的衣裳，姑娘要是不嫌棄，就對付著穿穿，怕還合身。」周綺去換衣服，出來時，見徐天宏已在老婆婆兒子房裡的炕上睡著了。到得傍晚，徐天宏忽然胡言亂語起來，周綺在他額角一摸，燒得燙手，想是傷口化膿。她知道這情形十分凶險，可是束手無策，不知怎麼辦好，心中一急，也不知是生徐天宏的氣，還是生自己的氣，舉刀在地上亂剁，剁了一會，伏在炕上哭了起來。那老婆婆又是可憐又是害怕，也不敢來勸。周綺哭了一會，問道：「鎮上有大夫嗎？」老婆婆道：「有，有，曹司朋大夫的本事是最好的了，不過他架子很大，向來不肯到我們這種鄉下地方來看病。我兒子傷重，老婆子和媳婦向他磕了十七八個響頭，他也不肯來瞧……」周綺不等她說完，抹了抹眼淚，便道：「我這就去請。我……哥哥在這裡，你瞧著他些。」老婆婆道：「姑娘你放心，唉，那大夫是不肯來的。」

　　周綺不再理她，將單刀藏在馬鞍之旁，騎了馬一口氣奔到文光鎮上，天已入夜，經過一家小酒店，一陣陣酒香送將出來，不由得酒癮大起，心道：「先請醫生把他的傷治好再說，酒嘛，將來還怕沒得喝麼？」見迎面來了一個小廝，問明了曹司朋大夫的住處，逕向他家奔去。

　　到得曹家，打了半天門，才有個家人出來，大剌剌地問：「天都黑了，□彭山響的打門幹麼？報喪嗎？」周綺一聽大怒，但想既然是來求人，不便馬上發作，忍氣道：「來請曹大夫去瞧病。」那家人道：「不在家。」也不多話，轉身就要關門。周綺急了，一把拉住他手臂，提出門來，拔出單刀，說道：「他在不在家？」那人嚇得魂不附體，顫聲道：「真的……真的不在家。「周綺道：「到哪裡去啦？快說。「那家人道：「到小玫瑰那裡去了。」周綺將刀在他臉上一擦，喝道：「小玫瑰是什麼東西？在哪裡？」那家人道：「小玫瑰是個人。」周綺道：「胡說！哪有好端端的人叫小玫瑰的？」那家人急了，道：「大……王……姑娘。小玫瑰是個婊子。」周綺怒道：「婊子是壞人，到她家裡去幹麼？」那家人心想這姑娘強凶霸道，可是世事一竅不通，想笑又不敢笑，只得不言語了。周綺怒道：「我問你。怎麼不說話？」那家人道：「她是我們老爺的相好。」周綺才恍然大悟，呸了一聲道：「快領我去，別再囉唆啦！」那家人心想：「我幾時囉唆過啦，都是你在瞎扯。」但冷冰冰的刀子架在頸裡，不敢不依。兩人來到一家小戶人家門口，那家人道：「這就是了。」周綺道：」你打門，叫大夫出來。」那家人只得依言打門，鴇婆出來開門。那家人道：「有人要我們老爺瞧病，我說老爺沒空，她不信，把我逼著來啦。」那鴇婆白了他一眼，拍的一聲把門關了。周綺站在後面，搶上攔阻已然不及，在門上擂鼓價一陣猛敲，裡面聲息全無，心中大怒，在那家人背上踢了一腳，喝道：「快滾，別在姑娘眼前惹氣。」那家人被她踢了個狗吃屎，口裡嘮嘮叨叨的爬起來走了。周綺待他走遠，縱身跳進院子，見一間房子紙窗中透出燈光，輕輕走過去伏下身來，只聽得兩個男人的聲音在說話，心中一喜，怕的是那大夫在跟婊子鬼混，可就不知如何是好了。用手指沾了唾沫，濕破窗紙，附眼一張，見房裡兩個男子躺在一張睡榻上說話。一個身材粗壯，另一個是瘦長條子，一個妖艷的女子在給那瘦子捶腿。

　　周綺正想喝問：「哪一個是曹司朋，快出來！」只見那壯漢把手一揮。她一怔，那女子站了起來，笑道：「哥兒倆又要商量什麼害人的花樣啦，給兒孫積積德吧，回頭別生個沒屁眼的小子。」那壯漢笑喝：「放你娘的臭屁。」那女子笑著走了出來，把門帶上，轉到內堂去了。周綺心想：「敢情這女子就是小玫瑰，真不要臉。不過她話還說得在理。」

　　只見那壯漢拿了四隻元寶出來，放在桌上，說道：「曹老哥，這裡是二百兩銀子，咱們是老交易，老價錢。」那瘦子道：「唐六爺，這幾天大軍過境，你六爺供應軍糧，又要大大發一筆財啦。」周綺一聽又喜又怒，喜的是那糖裡砒霜竟在此地，不必另行去找，多費一番手腳，怒的是大軍害得她吃了這許多苦頭，原來此人還幫害人的大軍辦事。

　　那壯漢道：「那些泥腿子刁鑽得很，你道他們肯乖乖的繳糧出來麼？這幾天我東催西迫，人都累死啦。」那瘦子笑道：「這兩包藥你拿回去，有的你樂的啦。這包紅紙包的給那娘兒吃，不上一頓飯功夫，她就人事不知，你愛怎麼擺佈就怎麼擺佈，這可用不著兄弟教了吧？」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那瘦子又道：「這包黑紙包的給那男人服，你只說給他醫傷，吃後不久，他就傷口流血而死。別人只道他創口破裂，誰也疑心不到你身上。你說兄弟這著棋怎麼樣？」那壯漢連說：「高明，高明。」那瘦子道：「六爺，你人財兩得，酬勞兄弟二百兩銀子，似乎少一點吧？」那壯漢道：「曹老哥，咱們自己哥兒，明人不說暗話，那雌兒相貌的確標緻。她穿了男裝，我已經按捺不住啦，後來瞧出來她是女子扮的，嘿嘿，送到嘴邊的肥肉不食，人家不罵我唐六祖宗十八代沒積陰功麼？那個男的，真的沒多少油水，只是他們兩人一路，我要了那雌兒，總不能讓那男的再活著。」那瘦子道：「你不是說他有一枝金子打的笛子？單是這枝笛子，也總有幾斤重吧？」那壯漢道：「好啦，好啦，我再添你五十兩。」又拿出一隻元寶來。

　　周綺越聽越怒，一腳踢開房門，直搶進去。那壯漢叫聲「啊喲」，飛腳踢她握刀的手腕。周綺單刀翻處，順手將他右腳剁了下來，跟著一刀，刺進心窩。

　　那瘦子在一旁嚇得呆了，全身發抖，牙齒互擊，格格作響。周綺拔出刀來，在死屍上拭乾血漬，左手抓住瘦子胸口衣服，喝道：「你就是曹司朋麼？」那瘦子雙膝一曲，跪倒在地，說道：「求……姑娘………饒命……我再也不敢了。」周綺道：「誰要你的性命？起來。」曹司朋顫巍巍的站起，雙膝發軟，站立不穩，又要跪下。周綺將桌上五隻元寶和兩包藥都放在懷裡，說道：「出去。」曹司朋不知她用意，只得慢慢走出房門，開了大門。鴇婆聽見聲音，在裡面問：「誰呀？」曹司朋不敢做聲。周綺叫他去牽了自己坐騎，兩人上馬馳出鎮去。

　　周綺拉住他坐騎的韁繩，喝道：「你只要叫一聲，我就剁你的狗頭。」曹司朋連說：「不敢。」周綺怒道：「你說我不敢剁？我偏偏剁給你看。」說著拔出刀來。曹司朋忙道：「不，不，不是姑娘不敢剁，是……是小的不敢叫。」周綺一笑，還刀入鞘，心道：「我還真不敢剁你的狗頭呢，否則誰來給他治病？」不到一個時辰，兩人已來到那老婦家。周綺走到徐天宏炕前，見他昏昏沉沉的，燭光下但見滿臉通紅，想是燒得厲害。周綺一把將曹司朋揪過，說道：「我這位……哥哥受了傷，你快給他醫好。」曹司朋一聽是叫他治病，這才放下了幾分驚疑憂急之心，瞧了徐天宏的臉色，診了脈，將他肩上的布條解下，看了傷口，搖了幾下頭，說道：「這位爺現在血氣甚虧，虛火上衝……」周綺道：「誰跟你說這一套，你快給他治好，不治好，你休想離開。」曹司朋道：「我去鎮上拿藥，沒藥也是枉然。」這時徐天宏寧定了些，聽著他二人說話。周綺道：「哼，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你開藥方，我去贖藥。」曹司朋無可奈何，道：「那麼請姑娘拿紙筆來，我來開方。」

　　可是在這貧家山野之居，哪裡來紙筆？周綺皺起了眉頭，無計可施。曹司朋頗為得意，說道：「這位爺的病耽擱不起，還是讓我回鎮取藥最好。」徐天宏道：「妹子，你拿一條細柴燒成炭，寫在粗紙上就行了，再不然寫在木板上也成。」周綺喜道：「究竟還是你花頭多。」依言燒了一條炭，老婆婆找出一張拜菩薩的黃表紙來。曹司朋只得開了方子。

　　周綺等他寫完，找了條草繩將他雙手反剪縛住，雙腳也捆住了，放在炕邊，再將徐天宏的單刀放在他枕邊，對老婆婆道：「我到鎮上贖藥，這狗大夫要是想逃，你就叫醒我哥哥，先把他砍死再說。」周綺又騎馬到了鎮上，找到藥材店，叫開門配了十多帖藥，總共是一兩三錢銀子，一摸囊中，適才取來的五隻元寶留在老婆婆家裡桌上，匆忙之中沒帶出來，說道：「賒一賒，回來給錢。」店伙大急，叫道：「姑娘，不行啊，你……你不是本地人，小店本錢短缺……」周綺怒道：「這藥算是我借的，成不成？將來你也生這病，我拿來還你。」店伙道：「這是醫治刀傷的藥，小的……小的不跟人打架。」周綺怒道：「你不會給刀砍傷？哼，說這樣的滿話！」刷的一聲，拔出單刀，喝道：「我便砍你一刀，瞧你受不受傷？」店伙見了明晃晃的鋼刀，雙腿一軟，坐倒在地，隨即鑽入了櫃檯之下。周綺是富家小姐，與駱冰不同，今日強賒硬借，卻是生平第一次，心中好生過意不去。取藥上馬，天色漸亮，見街上鄉勇來往巡查，想是糖裡砒霜被殺之事已經發覺。她縮在街角，待巡查隊過去，才放馬奔馳，回到老婦家時天已大明，忙和老婆婆合力把藥煎好，盛在一隻粗碗裡，拿到徐天宏炕邊，推醒他喝藥。徐天宏見她滿臉汗水煤灰，頭髮上又是柴又是草，想到她出身富家，從未做過這些燒火煮湯之事，心中十分感激，忙坐起來把碗接過，心念一動，將藥碗遞到曹司朋口邊，說道：「你喝兩口。」曹司朋稍一遲疑，周綺已明白徐天宏之意，連說：「對對，要他先喝，你不知道這人可有多壞。」曹司朋只得張嘴喝了兩口。徐天宏道：「妹子，你歇歇吧，這藥過一會再喝。」周綺道：「幹麼？」徐天宏道：「瞧他死不死。」周綺道：「對啦，要是他死了，這藥就不能喝。」將油燈放在曹司朋臉旁，一雙烏溜溜的大眼一眨不眨的瞧著他，看他到底死也不死。

　　曹司朋苦笑道：「醫生有割股之心，哪會害人？」周綺怒道：「你和糖裡砒霜鬼鬼祟祟的商量，要害人家姑娘，謀人家的金笛子，都給我聽見啦。還說得嘴硬？」徐天宏一聽金笛子，忙問原因。周綺將聽到的話說了一遍，並說已將那糖裡砒霜殺了。她說到這裡，忙出去告訴老婆婆，說已替他兒子媳婦報仇雪恨。那老婆婆眼淚鼻涕，又哭又謝，不住念佛。徐天宏等周綺回進來，問曹司朋道：「那拿金笛子的是怎樣一個人？女扮男裝的又是誰？」周綺拔出單刀，在一旁威嚇：「你不說個明明白白，我一刀先搠死你。」

　　曹司朋害怕之極，說道：「小……小人照說就是……昨天唐六爺來找我，說他家裡有兩個人來借宿，一個身受重傷，另一個是美貌少年。他本來不肯收留，但見這少年標緻得出奇，就留他們住了一宿，後來聽這少年說話細聲細氣，舉止神情都像是女子，又不肯和那男子同住一房，所以斷定是女扮男裝的。」周綺道：「於是他就來向你買藥了？」曹司朋道：「小人該死。」徐天宏道：」那男的是什麼樣子？」曹司朋道：「唐六爺叫我去瞧過，他大約二十三四歲，文士打扮，身上受了七八處刀傷棍傷。」徐天宏道：「傷得厲害嗎？」曹司朋道：「傷是很重，不過都是外傷，也不是傷在致命之處。」

　　徐天宏見再問不出什麼道理來，伸手端藥要喝，手上無力，不住顫抖，將藥潑了些出來。周綺看不過眼，將藥碗接過，放在他嘴邊。徐天宏就著她手裡喝了，道：「多謝。」曹司朋瞧在眼裡：心想：「這兩個男女強盜不是兄妹，哪有哥哥向妹子說『多謝』的？」徐天宏喝了藥後，睡了一覺，出了一身大汗，傍晚又喝了一碗。這曹司朋人品雖壞，醫道卻頗高明，居然藥到病除。再過一天，徐天宏好了大半，已能走下炕來。

　　又過了一日，徐天宏自忖已能勉強騎馬上路，對周綺道：「那拿金笛子的是我十四弟，不知怎麼會投在惡霸家裡。那惡霸雖已被你殺死，想無人礙，但我總不放心，今夜咱們去探一探。你瞧怎樣？」周綺道：「他是你十四弟？」徐天宏道：「他到你莊上來過的，你也見過，就是我們總舵主派他第一個出去打探消息的那人。」周綺道：「喂。早知是他，將他接到這來，和你一起養傷，倒也很好。」徐天宏笑了笑。過了一會，沉吟道：「那女扮男裝的卻又是誰？」到得傍晚，周綺將兩隻元寶送給老婆婆，她千恩萬謝的收了。周綺將曹司朋一把提起，手起刀落，將他一隻右耳割了下來，喝道：「你把我哥哥醫好，才饒你一條狗命，以後再見到你為非作歹，嘿嘿，那糖裡砒霜就是榜樣。我一刀刺進你心窩子裡。」曹司朋按住創口，連說：「不敢。」周綺怒道：「你說我不敢？」曹司朋道：「不，不，不是姑娘不敢，是……是小的不敢。」徐天宏道：「咱們過三個月還要回來，那時再來拜訪曹大夫。」曹司朋又說：「不敢，不敢！不……不是英雄不敢拜訪，是……是小的不敢當，不敢當。」周綺道：「你騎他的馬，咱們走吧。」兩人上馬往文光鎮奔去。周綺問道：「你說咱們過三個月再回來，幹麼呀？」徐天宏道：「我騙騙那大夫的，叫他不敢和那老婆婆為難。」周綺點點頭，行了一段路，說道：「你對人幹麼這樣狡猾？我不喜歡。」徐天宏一時答不出話來，隔了半晌，說道：「姑娘不知江湖上人心險惡。對待朋友，當然處處以仁義為先，但對付小人，你要是真心待他，那就吃虧上當了。」周綺道：「我爹爹說寧可自己吃虧，決不能欺負別人。」徐天宏道：「這就是你爹爹的過人之處，所以江湖上提到鐵膽莊周老爺子，不論是白道黑道、官府綠林，無人不說他是位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人人都是十分欽佩。」周綺道：「你幹麼不學我爹爹？」徐天宏道：「周老爺子天性仁厚，像我這種刁鑽古怪的人怕學不上。」周綺道：「我就最討厭你這刁鑽古怪的脾氣。我爹爹說，你好好待人家，人家自然會好好待你。」徐天宏心中感動，一時無話可說。周綺道：「怎麼？你又不高興了？又在想法子作弄我是不是？」徐天宏笑道：「不敢，不敢，是小的不敢，不是姑娘不敢。」周綺哈哈大笑，道：「也不揀好的學，卻去學那狗大夫。」徐天宏笑道：「什麼狗大夫？是治狗的大夫呢，還是像狗一樣的大夫？」周綺格格而笑，道：「是治狗的大夫。」

　　兩人一路談笑，頗不寂寞。經過這一次患難，徐天宏對她自是衷心感激，而周綺也怕有恩於人，人家故意相讓，反而處處謙退一步。周綺道：「以前我只道你壞到骨子裡去了，哪知……」徐天宏道：「哪知怎樣？」周綺道：「我瞧你從前使壞，是故意做出來的。你幹麼老是存心慪我呀？我這人教你瞧著生氣，是不？」徐天宏道：「一個人是好是壞，初相識常常看錯。我當初哪知姑娘是這樣一副好心腸。」周綺笑道：「你那時以為我又驕傲又小氣，是不是？」徐天宏笑了笑不答。

　　兩人等天黑了才進文光鎮，找到糖裡砒霜的宅第，翻進牆去探看。徐天宏抓到一名更夫，持刀威嚇，問他余魚同的蹤跡。那更夫說唐六爺那天在小玫瑰家裡被曹司朋大夫殺死，家裡亂成一團，借宿的兩人一早就走了。周綺道：「咱們追上他們去。」不一日過了皋蘭，再走兩日，徐天宏在路上發現了陳家洛留下的標記，知道大伙要在開封會齊，忙對周綺說了。周綺聽說眾人無恙，大喜不已，她一直記掛著爹爹，此時才放了心，打三斤酒喝了個痛快。這時徐天宏肩上創傷已經收口，身子也已復原。兩人沿路閒談，徐天宏說些江湖上的軼聞掌故，又把道上一切禁忌規矩，詳加解釋。她聽得津津有味，說道：「你早跟我說這些不好麼？以前老跟人家拌嘴。」

　　這一日來到潼關，兩人要找客店，一打聽是悅來老店最好，到得客店一問，上房只剩下一間了。徐天宏拿出一串錢塞給店小二，要他想法子多找一間。店小二十分為難，張羅了半天，回來說：「別的店房確實住滿了。這位爺和這位姑娘不知是什麼稱呼？」徐天宏道：「她是我妹子。」店小二道：「既是親兄妹，住一間房也不打緊啊！」周綺怒道：「要你多囉唆……」話未說完，徐天宏突然一扯她衣角，嘴一努，說道：「好，一間就一間。」周綺一路跟他行來，見他對待自己彬彬有禮，確是個志誠君子，此刻忽要同住一房，又害羞，又疑心，在店小二面前只好悶聲不響。到得房間，徐天宏立即把門帶上，周綺滿臉通紅，便要發話，徐天宏忙打手勢，叫她不可作聲，輕聲道：「剛才見到鎮遠鏢局那壞蛋麼？」周綺驚道：「什麼？帶了人來捉文四爺、害死我弟弟的那個東西？」徐天宏道：「剛才我瞥見一眼，認不真，我怕他瞧見咱們，所以趕緊進屋，待會去探一探。」

　　店小二進來泡茶，問要什麼吃的，徐天宏囑咐後，說道：「北京鎮遠鏢局的幾位達官爺也住在這裡，是不是？」店小二道：「是啊，他們路過潼關，總是照顧小店的生意。」徐天宏等店小二出去，說道：「這童兆和是元兇首惡，咱們今晚先幹掉他，好給你弟弟及四哥報仇。」周綺想到弟弟慘死，鐵膽莊被燒，氣往上衝，不是徐天宏極力勸阻，早已拔刀闖了出去。徐天宏道：「你躺一會兒，養一下神。到半夜裡再動手不遲。」說著坐在桌邊，伏案假寐，不再向周綺瞧上一眼。周綺只得沉住氣，斜倚炕上休息，好容易挨到二更時分，實在按捺不住了，拔出單刀，說道：「走吧。」徐天宏低聲道：「他們人多，怕有好手。咱們先探一探，想法子把那小子引出來，單獨對付他。」周綺點點頭。兩人在院子中張望，見東邊一間上房中透出燈光，徐天宏一打手勢，兩人躡足過去，周綺在窗上找到一條隙縫，附眼往裡窺看。

　　徐天宏握住兵刃，站在她身後望風，見她忽然站起，右腿飛起往窗上踢去，不由得一驚，忙閃身擋在她面前，周綺一腳踢出，剛剛踢到徐天宏胸前。急忙縮轉，這一踢勢道過猛，用力收回，不由得倒跌數步。徐天宏跟著縱到，低聲問：「怎麼？」周綺道：「快動手。我媽媽在裡面，給他們綁住了。」徐天宏大驚，忙道：「快回房商量。」回到房中，周綺氣急敗壞的道：「還商量什麼？我媽媽給這些小子抓住啦。」徐天宏道：「你沉住氣，我包你救她出來。房裡有多少人？」周綺道：「大約有六七個。」徐天宏側頭沉吟。周綺道：「怕什麼？你不去，我就一個人去。」徐天宏道：「不是怕，我在想法子，又要救你媽媽，又要殺那小子，這兩件事總要同時辦到才好。」周綺道：「先救媽媽。那小子殺不到就算啦。」正在此時，門外一陣腳步聲經過，徐天宏忙搖手示意，只聽得有人走過門口，口中嘮嘮叨叨的抱怨：「三更半夜的，不早早挺屍，還喝什麼燒刀子？他媽的，菩薩保佑教這班保鏢在半路上遇到強人，將鏢銀搶個精光！」徐天宏一聽，知是店小二，保鏢的半夜裡要他送酒，因此滿肚子不高興，靈機一動，對周綺道：「那曹司朋有兩包藥給你拿來啦，是嗎？有一包他說吃了便人事不知，快給我。」周綺不明他用意，還是拿了出來，問道：「幹麼？」徐天宏不答，向她招招手，開窗跳出，周綺跟在他身後。徐天宏走到過道，悄聲道：「伏下，別動。」周綺滿腹狐疑，不知他搗什麼鬼，等了一陣，不見動靜，正待要問，忽見火光閃動，店小二拿了燭台、托了一隻盤子過來。徐天宏在地下撿了一塊小石子擲出，撲的一聲，蠟燭打滅。店小二吃了一驚，罵道：「真是見了鬼，好端端的又沒風，蠟燭也會熄。」放下盤子，轉身去點火。徐天宏等他轉了彎，疾忙穿出，火折子一閃，看清盤中有兩把酒壺，將那包藥分成兩份，在兩把壺中各倒了一份，對周綺道：「到他們屋外去。」

　　兩人繞到鏢師房外伏定，徐天宏往窗縫裡望去，果見一個中年婦人雙手被縛在背後，坐在地上。幾個人坐著高談闊論，他識得其中一個是鐵琵琶手韓文沖，一個是錢正倫，另一個便是童兆和，此外還有四個未曾見過的鏢師。

　　只聽童兆和道：「人家說起鐵膽莊來，總道是銅牆鐵壁，哪知給老子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哈哈，這叫做：童兆和火燒鐵膽莊，周仲英跳腳哭皇天！」周綺在窗外聽得清楚，原來燒莊的果然是他。徐天宏怕她發怒，回手搖了搖。

　　韓文沖神氣抑鬱，說道：「老童，你別胡吹啦，那周仲英我會過，這裡咱哥兒們一齊上，也未必是他對手。他日後找上鏢局子來，有你樂的啦！」童兆和道：「照哇！咱們是福星當頭，偏偏鐵膽周的婆娘會找上咱們來。現下有這女人押著，他還敢對咱們怎的？」說到這裡，店小二托著盤子，送進酒菜來。眾鏢師登時大吃大喝起來。韓文沖意興蕭索，童兆和不住勸他喝酒，說道：「韓大哥，好漢敵不過人多，你栽在他們手裡，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下次咱們約齊了，跟他們紅花會一對一的見過高下。」一名鏢師道：「別人一對一那也罷了，老童你跟誰對？」童兆和道：「我找他們的娘兒……」話未說完，突然咕咚一聲，跌在炕下，眾人吃了一驚，忙去扶時，忽然手酸腳軟，一個個暈倒在地。徐天宏將單刀伸進窗縫，撬開了窗，跳進房中。周綺跟著跳進，只叫得一聲「媽」，眼淚已流了下來，忙割斷縛著母親雙手的繩索。周大奶奶乍見愛女，恍在夢中，哪裡還說得出話來？徐天宏將童兆和提起，叫道：「周姑娘，你給兄弟報仇。」周綺揮刀砍去，童兆和登時了帳。此人一生為非作歹，興風作浪，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今日終於命喪徐天宏與周綺之手。周綺挺刀又要去殺其餘鏢師，徐天宏道：「這幾個罪不至死，饒了他們罷。」周綺點點頭，收回單刀。

　　周大奶奶知道愛女脾氣，要怎樣便怎樣，向來任性而行，除了父親的話有時還聽幾句，此外誰都勸她不動，見她對徐天宏的話很是遵從，不禁暗暗納罕。

　　徐天宏在眾鏢師身上一搜，搜到了幾封信，也不暇細看，放在懷內，說道：「咱們快回房去，收拾東西就走。」三人跳窗回房，徐天宏執了包裹，在桌上留下一小錠銀子作房飯錢，到馬廄裡去牽了三匹馬，向東而去。

　　周大奶奶見女兒和徐天宏同行，竟然同住一房，更是疑心大起，她也是火爆霹靂的脾氣。連問：「你爹呢？這位爺是誰？怎麼跟他在一起？又和爹鬧了脾氣出來，是不是？」周綺道：「你才是跟爹鬧了脾氣出來的。媽，你待會再問好不好？」母女兩人都是急性子，說著就要爭吵起來。徐天宏忙來勸解。周綺嗔道：「都是為了你，你還要說呢！」徐天宏一笑走開。母女兩人鼓起了嘴，各想各的心事。當晚在一家農家借宿，母女倆同枕共話，周綺才把經過情形一一說了。她不善說辭，周大奶奶又性急亂問，兩人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個賭氣不說，一個罵女兒不聽話，鬧到半夜，才互將別來情形說了個粗枝大葉。

　　原來周大奶奶痛惜愛子喪命，悲憤交集，離家出走，到皋蘭去投奔親戚許家。主人雖然慇勤款客，但她心中有事，閒居多日，實在悶不過了，逕自不別而行。這日來到潼關，在悅來客店見到鎮遠鏢局的鏢旗，想起大弟子孟健雄曾說，累她愛子死於非命的是鎮遠鏢局的鏢頭童兆和，夜裡便跳進店去查看。聽得眾鏢師言談，那童兆和正在其內，她怒氣難忍，衝進動手，鏢局中人多，終於被擒。她料想自己孤身一人，決無倖免，哪知女兒竟會忽然到來。周綺說起這番報仇救人全是徐天宏出的計謀，周大奶奶心中好生感激。

　　次日上路，周大奶奶問起徐天宏的家世。徐天宏道：「我是浙江紹興人，十二歲上全家就給官府陷害死光了，只逃出了我一個。」周大奶奶道：「官府幹麼害你呀？」徐天宏道：「紹興府知府看中我姊姊，要討她做小，我姊姊早就許了人家，我爹當然不答應。知府就說我爹勾結土匪，我爹爹、媽媽、哥哥都下在監裡，教人傳話給我姊姊，說只要她答應，就放我爹出來。我那未過門的姊夫去行刺知府，反給捕快打死了。我姊姊得到訊息，投河自盡。這一來，我爹爹、媽媽、哥哥還有活路麼？」周綺聽得怒不可遏，說道：「你報了仇沒有？」徐天宏道：「等到我長大，學了武藝，回去找那知府，他已升了官，調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幾年來到處找尋，始終沒得到消息。」周綺道：「這狗官叫什麼名字？我決放他不過。」徐天宏道：「只知道他姓方，至於叫什麼名字，那時候我年紀小，就不大清楚了。他左臉上有一大塊黑記，一見面就知道。」周綺嗯了一聲。

　　周大奶奶又問他結了親沒有，在江湖上這多年，難道沒看中哪家的姑娘？周綺笑道：「他這人太刁滑，沒哪個姑娘喜歡他。」周大奶奶罵道：「大姑娘家，風言風語的，像什麼樣子！」周綺笑道：「你要給他做媒是不是？哪家姑娘呀？是不是許家妹子？」當晚宿店，周大奶奶埋怨女兒：「你一個黃花閨女，和人家青年男子同路走，同房宿，難道還能嫁給別人嗎？」周綺道：「他受了傷，我救他救錯了嗎？他雖然詭計多端，可是對我一向規規矩矩的。」周大奶奶道：「這個你知道，他知道。我相信，你爹爹相信。但別人能相信麼？除非你一輩子不嫁人。否則給丈夫疑心起來，可別想好好做人。這是咱們做女人的難處。」周綺道：「那我就一輩子不嫁人。」兩人越說越大聲，又要爭吵起來。周大奶奶道：「那位徐爺就住在隔房，別教人家聽見了不好意思。」周綺道：「怕什麼？我又沒做虧心事，幹麼要瞞他？」次日母女倆起來，店小二拿了一封信進來，說道：「隔房那位徐爺叫我拿給奶奶的。」周綺忙問：「他人呢？」店小二道：「他說有事先走一步，今兒一早騎馬走了。」周綺抓住他領口，喝道：「你幹麼不來叫我們？」店小二道：「徐爺說不必了，他的話都寫在信上。」周綺放下店小二，搶信來看，見信上寫道：「周大奶奶、周姑娘賜鑒：天宏受傷，虧得周姑娘救命，感激之心，不必多說。現在兩位母女團圓，此去開封，路程已近，天宏先走一步，請勿見怪。周姑娘相救之事，天宏當然終身不忘，但決不對人提起片言隻字，請兩位放心可也。徐天宏上。」周綺看了，呆了半晌，把信一丟，回房躺在炕上重又睡倒。周大奶奶叫她吃飯動身，她不言不語，不理不睬。周大奶奶急道：「我的大小姐，咱們不是在鐵膽莊哪，怎麼還發大小姐脾氣？」周綺仍是不理。周大奶奶道：「你怪他一個兒不聲不響的走了，是不是？」周綺氣道：「他是為我好，我怎能怪他？」周大奶奶道：「那麼你在怪我了？」周綺翻身向裡，把被蒙住了頭。周大奶奶道：「你怪我什麼呀？」周綺霍的坐起，說道：「你昨晚的話，一定都讓他聽見啦。他怕人家說閒話，害我嫁不了人，所以獨個兒先走。他信上不是說『決不對人提起片言隻字』嗎？我嫁不嫁，你操什麼心？我偏不嫁人，偏不嫁人！」

　　周大奶奶見她一邊說一邊流下淚來，知她對徐天宏已生真情，雖然自己還未必明白，但不知不覺間已把心情流露了出來，於是低聲安慰：「媽只有你一個女兒，難道還不疼你？咱們到開封府見了你爹，要他作主，將你許配給這位徐爺。你放心，一切包在媽的身上。」周綺急道：「誰說要嫁他了？我有什麼不放心？下次人家就是死在我的面前，我也不去救他一救。別說一救，半救也不救。」徐天宏那晚在客店宿下，取出從鏢師身上搜來的幾封書信，在燈下細看，有一封是鎮遠鏢局總鏢頭王維揚寫給韓文沖的，催他即日赴京，護送一批重寶前赴江南云云，其餘的都無關緊要。徐天宏看了也不在意，忽聽得隔房周氏母女吵嚷起來，好幾次提到自己名字，一聽之後，十分不安，自忖周綺如因救護自己而聲名受累，那如何對得住她？於是留下一封信，一早就先行走了。到得河南省境，只見沿河百姓都因黃水大漲而人心惶惶。徐天宏見災像已成，暗暗歎息，心想：「黃河雖屬天災，但只要當道者以民為心，全力施為，未始沒有挽救之道，但做官的都當河工是肥缺，一上任就大刮特刮，幾時有一刻把災害放在心上？」依著記號尋到開封，在汴梁豪傑梅良鳴家中遇見了群雄。眾人見他無恙歸來，歡忭莫名。梅良鳴張宴接風。這時章進、衛春華、心硯各人的傷都已將息好了。石雙英赴回疆送信未回，常氏雙俠還在探聽文泰來下落，蔣四根則到黃河邊上查察水勢去了。徐天宏對周仲英不提周大奶奶與周綺之事，心想反正一天內她們就會趕到，怕他細問起來，難以措辭，只對群雄說起途中曾聽到余魚同的消息，知他受了重傷，與一個女扮男裝的少女在一起，卻不知是誰。眾人議論了一會，猜想不出，都甚掛念，但知余魚同向來機警能幹，必能設法養傷避敵。次日清晨，周綺獨自個來到梅家，與父親及眾人見了，眾人又各大喜。廝見後，周綺悄悄對徐天宏道：「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徐天宏心懷鬼胎，料想這位姑娘一定怪他不告而別，要大大責罵一頓了，打定了主意：「任她怎麼罵，我決不頂撞一句就是。」慢慢走到她跟前。周綺悄聲道：「我媽不肯來見我爹，你給我想個法兒。」徐天宏放下了心，說道：「那麼請你爹去見她。」周綺道：「媽也不肯見他，口口聲聲，說我爹沒良心。」徐天宏沉吟半晌，說道：「好，我有法子。」輕輕囑咐了幾句。周綺道：「這成麼？」徐天宏道：「一定成，你先去吧。」

　　徐天宏待周綺出門，和眾兄弟閒談了一會，向梅良鳴請問本地名勝，看看時候已到，悄對周仲英道：「周老爺子，聽說這裡鐵塔寺旁的修竹園酒家，好酒是河南全省都出名的，卻是不可不嘗。」一聽到好酒，周仲英興致極高，笑道：「好，我來作東，請眾兄弟同去暢飲一番。」徐天宏道：「這裡省城之地，捕快耳目眾多，咱們人多去了不好。就由總舵主和小侄兩人陪老爺子去。怎樣？」周仲英道：「好，究竟是老弟顧慮周詳。」於是約了陳家洛，三人徑投鐵塔寺來。

　　那修竹園果是個好去處，杯盤精潔，窗明幾淨，徐天宏四下一望，找了個雅座。三人飲酒吃黃河鯉魚，談論當年信陵公子在大梁大會賓朋、親迎侯嬴的故事。陳家洛歎道：「大梁今猶如是，而夷門鼓刀俠烈之士安在哉？信陵公子一世之雄，竟以醇酒婦人而終。今日汴梁，僅剩夷山一丘了。」酒酣耳熱，擊壺而歌，高吟起來：「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周徐二人也不懂他唱的是什麼歌。

　　三人喝到酒意五分，徐天宏舉杯對周仲英道：「周老爺子今日父女團圓，小侄敬你一杯。」周仲英喝了，歎了一口氣。徐天宏道：「周老爺子心頭不快，是可惜鐵膽莊被燒了麼？」周仲英道：「家財是身外之物，區區一個鐵膽莊，又有什麼可惜的？」徐天宏道：「那麼定是思念過世的幾位公子了？」周仲英不語，又歎了一口氣。陳家洛連使眼色，要他別再說這些話動他心境，徐天宏只作不見，又道：「當時小公子年幼無知，說出了四哥藏身之所，周老爺子一怒將他處死。在周老爺子是顧全江湖道義，我們可是萬分不安。」陳家洛道：「七哥，咱們走吧，我酒已差不多了。」徐天宏仍對周仲英道：「周大奶奶不知因何離家出走？」

　　周仲英道：「她怪我不該殺死孩子。唉，她一個孤身女子，不知投奔何方。這孩子她愛若性命，我確是對她不起。其實我只是盛怒之下失手，也非有心殺了孩子。待咱們把四哥救出後，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老妻找回來。我這麼一把年紀，世上親人，就只老妻和女兒兩人了。」說到此處，忽然門簾一掀，周大奶奶和周綺走了進來。

　　周大奶奶道：「你的話我在隔壁都聽見啦，你肯認錯就好。我就在這裡，不用找我啦。」周仲英一見妻子，又驚又喜，一時說不出話來。周綺對陳家洛道：「陳大哥，這是我媽。」對母親道：「媽，這位是紅花會的陳總舵主。」二人施禮相見。周綺命酒保把隔座杯盞移過，對周仲英道：「爹，這真巧極啦，我聽說這裡的酒好，一定要來喝，媽不肯來，給我死拖活拉的纏了來，哪知就坐在你們隔座。」五人歡呼暢飲，談起別來之情。

　　周綺見父母團聚，言歸於好，不由得心花怒放，口沒遮攔，興高采烈的說到殺童兆和、報了害弟燒莊之仇。徐天宏連使眼色，要她住口，她只是不覺，說道：「他的計策真好！那些鏢行的小子們都昏倒後，我跳進窗去，救起了媽。他抓起那姓童的，提在我面前，讓我親手殺了這惡賊。」

　　周仲英和陳家洛給徐天宏敬酒。周仲英道：「老弟救了老妻，又替我報了大仇，老夫實在感激得很。」徐天宏道：「老爺子說哪裡話來，這都是周姑娘的功勞。」陳家洛問道：「你們兩位怎麼在途中遇到的？」徐天宏支吾了幾句。周綺暗暗叫苦：「糟啦！糟啦！我說殺童兆和時和他在一起，那麼以前的事怎麼瞞人呢？」臉上一陣飛紅，低下頭來，神智一亂，無意中一揮，將筷子和酒杯都帶在地上，嗆啷一聲，酒杯跌得粉碎，更是狼狽。陳家洛鑒貌辨色，知道二人之間的事決不止這些，又聽周綺提到徐天宏時，總是」他」怎樣「他」那樣，不叫名字，已料到了六七成。回到梅府後把徐天宏叫在一邊，道：「七哥，你瞧周姑娘這人怎麼樣？」徐天宏忙道：「總舵主，剛才周姑娘在酒樓上的言語，請你別向人提起。她心地純真，光明磊落，可是別人聽見了，要是加一點污言穢語，咱們可對不起周老英雄。」陳家洛道：「我也瞧周姑娘的人品好極啦，我給你做個媒如何？」

　　徐天宏跳了起來，說道：「這個萬萬不可，我如何配得上她？」陳家洛道：「七哥不必太謙，你武諸葛智勇雙全，名聞江湖，周老英雄說到你時也是十分佩服的。」徐天宏呆了半晌不語。陳家洛連問：「怎樣？」徐天宏道：「總舵主你不知道，周姑娘不喜歡我。」陳家洛道：「你怎知道？」徐天宏道：「她親口說的，她說恨透了我這種刁鑽古怪的脾氣，以前咱們一路之上，老是拌嘴鬧彆扭。」陳家洛哈哈大笑，道：「那麼你是肯的了？」徐天宏道：「總舵主你別白操心，咱們不能自討沒趣。」忽然梅家的小廝走進房來，道：「陳少爺，周老爺在外面，請你說話。」陳家洛向徐天宏一笑，走出房來，只見周仲英背著雙手在廊下踱步，忙迎上去道：「周老爺子有事吩咐，命人叫我便是，何必親來？」周仲英道：「不敢。」拉著他手，到花廳中坐下，說道：「我有一件心事，想請陳當家的作主。」陳家洛道：「老爺子但說不妨，小侄自當效勞。」

　　周仲英道：「小女今年一十九歲了，雖然生來頑劣，但天性倒還淳厚，錯就錯在老夫教了她一點武藝，尋常人家的孩子她就瞧不順眼，所以蹉跎到今，還沒對親……」說到這裡，似乎躊躇，隔了一會才道：「貴會七當家徐爺，江湖上大家仰慕他的英名。他有智有勇，人品又好。老夫想請陳當家的作一個媒，將小女許配於他，就是怕小女脾氣不好，高攀不上。」陳家洛一聽大喜，連連拍胸，說道：「此事包在小侄身上。周老爺子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既肯垂愛，我們紅花會眾兄弟都與有榮焉，小侄馬上去說。」一口氣奔到徐天宏房中，一說經過，把徐天宏喜得心中突突亂跳。陳家洛道：「七哥，我瞧周老英雄臉色，他心中還有一句話，卻是不便出口。我猜是這樣，不知你肯不肯？」徐天宏道：「哪有什麼不肯的？」陳家洛笑道：「我也想沒什麼不肯的。周老英雄三個兒子都死了，小兒子還是因咱們紅花會而死。眼見周家香煙已斷。我意思是委屈七哥一些，不但做他女婿，還做他兒子。」徐天宏道：「你要我入贅周家？」陳家洛道：「不錯，將來生下兒子，長子姓周，次子姓徐。自古道無後為大，咱們這樣辦，也算稍報周老英雄的一番恩義。」徐天宏深感周綺救命之德，慨然允了。兩人回到周仲英房中，請周大奶奶過來。周綺不知原因，跟著進房。周仲英一見陳徐二人臉色，便知事成，笑道：「綺兒，你到外面去。」周綺氣道：「又有什麼事要瞞著我了。不成，我非聽不可！」話是這麼說，還是轉身出去。

　　陳家洛將入贅之意說了。周大奶奶笑得合不攏嘴來，周仲英也是喜容滿面，連說：「這哪裡敢當，這哪裡敢當？」徐天宏跪下磕頭。周仲英連忙扶起，笑道：「我們身在外邊，沒帶什麼贅見之儀，待會我把那手打鐵膽的法兒傳你，七爺你瞧怎樣？」周大奶奶笑道：「你老糊塗啦，怎麼還叫他七爺？」周仲英呵呵大笑。徐天宏知道鐵膽功夫是他仗以成名的武林絕藝，今日喜事重重，既得嬌妻，又遇名師，忙再跪下叩謝。兩人遂以父子相稱。這件事一傳出去，大家紛來賀喜。當晚梅良鳴大張筵席慶賀。周綺躲了起來，駱冰死拉也拉不出來。

　　飲酒之間忽然石雙英進來，對陳家洛道：「總舵主，你的信已經送到，這是木卓倫老英雄的回信。」陳家洛接了，說道：「十二哥奔波萬里，回來得這樣快，真辛苦你啦，快來喝一杯……」話未說完，突然蔣四根飛跑進來，高叫：「黃河決口啦！」眾人一聽，俱都停杯起立，詢問災情。蔣四根道：「孟津到銅瓦廂之間，已決了七八處口子，好多地方路上已沒法子走啦。」大家聽了都感憂悶，既恤民困，而常氏雙俠迄今仍未回報，不知文泰來情狀若何。陳家洛道：「眾位哥哥，咱們在這裡已等了幾天，五哥六哥始終沒有消息，多半前途有變，只怕洪水阻路，誤了大事。請大家想想該怎麼辦？」章進叫道：「咱們不能再等，大夥兒趕上北京去。四哥就是下在天牢，咱們好歹也劫他出來。」衛春華、楊成協、蔣四根等都齊聲附和。陳家洛和周仲英、無塵、趙半山低聲商量了幾句，說道：「事不宜遲，咱們就馬上動身。」於是向梅良鳴謝了吵擾，啟程東行。陳家洛在路上拆閱木卓倫的書信，信上對紅花會報訊之德再三稱謝，並說已召集族人，秣馬厲兵，決與強敵周旋到底，只以寇眾我寡，勢難取勝，但全族老小寧可人人戰死，也決不屈服。信中詞氣悲壯，陳家洛不禁動容，問石雙英道：「木卓倫老英雄還有什麼話說？」石雙英道：「他問起四哥救出來沒有？聽說沒有成功，很是掛念。」陳家洛「嗯」了一聲。石雙英又道：「他們族裡的人對咱們情誼很深，聽說我是總舵主派去的使者，大家對我好得不得了。」陳家洛問道：「你見了木卓倫老英雄的家人麼？」石雙英道：「他夫人、兒子和兩個女兒都見了。他大女兒是和總舵主會過面的，她問候總舵主安康。」陳家洛隔了一會，緩緩的道：「她此外沒說什麼了？」石雙英想了一想，說道：「我臨走時，霍青桐姑娘似乎有些話要對我說，但始終沒說，只是細問咱們救四哥的詳情。」陳家洛沉吟不語，探手入懷，摸住霍青桐所贈短劍。這短劍刃長八寸，精光耀眼，劍柄金絲纏繞，磨損甚多，看來是數百年前的古物。霍青桐那日曾說，故老相傳，劍中藏著一個極大秘密，可是這些日來翻覆細看，始終瞧不出有何特異之處。回首西望，眾星明亮，遙想平沙大漠之上，這星光是否正照到了那青青翠羽，淡淡黃衫？眾人走了一夜，天明時已近黃河決口之處，只見河水濁浪滔天，奔流滾滾，再走幾個時辰，大片平原已成澤國。低處人家田舍早已漂沒。災民都露宿在山野高處，有些被困在屋頂樹巔，遍地汪洋，野無炊煙，到處都是哀鳴求救之聲，時見成群浮屍，夾著箱籠木料，隨浪飄浮。群雄繞道從高地上東行，當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宵，次日兜了個大圈子才到杜良寨，真是哀鴻遍野，慘不忍睹。周綺一直和駱冰在一起，這時再也忍不住了，縱馬追上徐天宏，說道：「你鬼心眼兒最多，想法子救救這些老百姓啊。」徐天宏自與她定婚後，未婚夫婦為避嫌疑，兩日來沒說一句話，哪知她開口第一句話，就出個天大難題，不由得好生為難，說道：「話是不錯，可是災民這麼多，有什麼法子呢？」周綺道：「要是我有法子，幹麼要來問你？」徐天宏道：「趕明兒我對大伙說，不許再叫我『武諸葛』這外號，免得你老是跟我為難。」周綺急道：「我幾時跟你為難啊？我話說錯了，好不好？我不說話就是。」說罷嘟起了嘴，一聲不響。

　　徐天宏道：「妹子，咱們現下是一家人啦，可不能再吵嘴。」周綺不理。徐天宏道：「是我錯了，饒了我這次。你笑一笑吧。」周綺把頭轉開，一張俏臉仍然板著。徐天宏道：「啊，你不肯笑，原來是見了新姑爺怕羞。」周綺忍耐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舉起馬鞭笑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打不打你？」駱冰在二人之後，她怕白馬遠赴回疆，來回萬里，奔得脫了力，這兩日一直緩緩而行，眼見周綺天真爛漫的和徐天宏說笑，想起丈夫，更增愁思。未牌時分大伙到了招討營，這是黃河沿岸的一個大鎮，郊外災民都逃到鎮上來。駱冰將身上所帶黃金在銀鋪中換了銀子，買了糧食散發。災民蜂湧而來，不一會全數發完，受到救濟的人連一成都不到。眾人出得鎮去，許多災民戀戀不捨的跟在後面，只盼能得到一點點糧食果腹。群雄心中不忍，可是哪裡救濟得這許多，只得硬起心腸，上馬馳走。

　　沿路災民絡繹不絕，拖兒帶女，哭哭啼啼。群雄正行之間，忽然迎面一騎馬急奔而來。山路狹窄，那騎馬卻橫衝直撞，一下子將一個懷抱小孩的災民婦人撞下路旁水中，馬上乘者竟是毫不理會，自管策馬疾馳而來。群雄俱各大怒。衛春華首先竄出，搶過去拉住騎者左腳一扯，將他拉下馬來，劈面一拳，結結實實打在他面門之上。那人「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水、三隻門牙。那人是個軍官，站起身來，破口大罵：「你們這批土匪流氓，老子有緊急公事在身，回來再跟你們算帳。」上馬欲行。章進在他右邊一扯，又將他拉下馬來，喝道：「什麼緊急公事，偏教你多等一會。」陳家洛道：「十哥，搜搜他身上，有什麼東西。」章進在他身上一抄，搜出一封公文。交了過去。陳家洛見是封插上雞毛、燒焦了角的文書，知是急報公文，是命驛站連日連夜遞送的，封皮上寫著「六百里加急呈定邊大將軍兆」的字樣，隨手撕破火漆印，抽出公文。那軍官見撕開公文，大驚失色，高叫起來：「這是軍中密件，你不怕殺頭嗎？」心硯笑道：「要殺頭也只殺你的。」陳家洛見公文上署名的是運糧總兵官孫克通，稟告兆惠，大軍糧餉已運到蘭封，因黃河氾濫，恐要稽延數日，方能到達云云。陳家洛把公文交給徐天宏，道：「不相干，跟四哥沒什麼關係。」徐天宏一看，喜容滿面，說道：「總舵主，這真是送門來的大寶貝。咱們相助木老英雄，救濟黃河災民，都著落在這件公文上。」跳下馬來，走到那軍官面前，將那公文撕得粉碎，笑道：「你去兆惠那裡，還是回蘭封？失落了軍文書，要殺頭的吧？要命的自己逃吧。」那軍官又驚又怒，說不出話來，想想此言確是實情，無可奈何，脫下身上軍裝往水裡一拋，混在災民群中走了。陳家洛已明白徐天宏之意，說道：「劫糧救災，確是一舉兩得，只是大軍糧餉必有重兵護送，咱們人少，如何幹這大事，願聞七哥妙計。」徐天宏在他耳旁輕輕說了幾句，陳家洛大喜，道：「好，就這麼辦。」當下分撥人手。各人接了號令，自去喬裝改扮，散佈謠言。次日上午，蘭封城內突然湧進數萬災民，混亂不堪。縣令王道見情勢有異，叫捕快抓了幾名災民來問話，都說今日發放賑濟錢糧，因此趕來領取。王道忙下令關閉城門。此時十傳百，百傳千，四鄉災民大集，城內城外黑壓壓一片，萬頭聳動。王道差人傳諭並無此事，災民哪裡肯信？

　　王道見災民愈聚愈多，心中著慌，親到東城石佛寺去拜見駐紮在寺中的總兵孫克通，請他調兵在城內彈壓。孫克通道：「小將奉兆將軍將令，剋日運送糧餉前赴回疆，只要稍有失閃，就是殺頭的罪名。不是小將不肯幫忙，實在軍務重大，請王大人原諒。」王道再三懇求，孫克通只是不允。王道無奈，只得辭出，到得街上，只見災民已在到處鼓噪。

　　天將入夜，忽然縣衙、監獄、和街上幾家大商號同時起火。王道忙督率衙役捕快救火，正亂間，一名公差氣急敗壞的奔來報道：「大……大老爺不好了，西門給災民打開，成千成萬災民湧進城來了。」王道只是叫苦，手足無措，忙叫：「備馬。」帶了衙役往西城察看，走不了半條街，道路已被災民塞住，無法通行。只聽得災民中有人叫道：「在東城石佛寺發糧發銀子，大家到石佛寺去啊！」眾災民迎面蜂擁而來。王道大怒，喝道：「奸民散佈謠言，給我抓來審問。」兩名衙役應了，嗆啷啷抖出鐵鏈，往一名身裁瘦小、正在大嚷大叫的領頭災民頭上套去。那人一把奪過鐵鏈，反手揮出，登時打折一名衙役的脊骨，大叫：「咱們要吃飯啊，又犯了什麼王法哪？」

　　王道見不是路，回馬就走，繞到南門，迎面又是一群災民湧來。王道心想只有到孫總兵那裡去躲避。正行之間，只見在城中巡邏的兵丁紛紛逃竄，一個道人手執長劍，一個胖子揮動鐵鞭，一個駝子舞起狼牙棒，一名大漢挺著鐵槳，隨後趕殺過來。王道混在兵丁群中，催馬逃向石佛寺。寺門早已緊閉，守門士兵認得是知縣大人，開門放他進去。那時寺外災民重重疊疊，已圍了數層。災民中有人叫：「朝廷發下救濟錢糧，都給狗官吞沒了。發錢糧哪，發錢糧哪！」眾災民齊聲高呼，聲震屋瓦。王道不住發抖，連說：「造反了，造反了！」

　　孫克通究是武官，頗有膽量，叫士兵將梯子架在牆頭，爬上梯去，高聲叫道：「是安份良民，快快退出城去，莫信謠言。再不退去，可要放箭了。」這時兩名游擊已帶領弓箭手布在牆頭。災民紛紛鼓噪，孫克通叫道：「放箭。」一排箭射了出去，登時有十多名災民中箭倒地。眾災民大駭，轉身就逃，互相踐踏，呼娘喚兒，亂成一片。孫克通在牆頭哈哈大笑，笑聲未畢，災民中有人撿起兩塊石子，投了上來。孫克通側身避開了一塊，另一塊卻從腮邊擦過，只感到一陣痛楚，伸手一摸，滿手是血，不由得大怒，大叫：「放箭，放箭！」弓箭手一排箭射出去，又有十多名災民中箭。災民驚叫聲中，忽聽兩聲呼嘯，兩個又高又瘦的漢子縱上牆去，手掌揮處，將幾名弓箭手擲下地來。災民憤恨弓箭手接連傷人，湧上去按住狠打，有些婦女更是亂撕亂咬。紅花會群雄早已混在災民群中。徐天宏本意讓官兵多作一些威福，使災民憤怒不可遏止，然後一鼓作氣，攻進寺中。忽見常氏雙俠跳上牆頭，群雄都是驚喜交集。

　　駱冰舞開雙刀，跳上牆頭，挨到常赫志身旁，問道：「五哥，見到四哥了麼？他怎樣？」常赫志見了駱冰，很是驚奇，道：「咦，四嫂你也來了？四哥見到了，你放心。」駱冰一聽，精神大振，突然間喜歡過度，反而沒力氣廝殺了，跳在牆外坐倒，扶住了頭。章進和心硯忙奔了過來，連問：「怎樣？受傷了麼？」駱冰笑道：「沒事，五哥見到四哥了。」

　　看牆頭時，只見衛春華、楊成協、周綺、孟健雄都已攻上，正與官兵惡鬥。不一會寺門打開，蔣四根和孟健雄從寺中奔出，向災民連連招手，大叫：「大家進來拿糧！」眾災民一湧而入。寺中官兵先還揮動兵刃亂砍亂殺，後來見災民愈來愈多，又有一批武功高強之人混在其間，統兵軍官接連被殺了數名，不由得亂了手腳。但官兵人數愈多，又有兵器，災民卻不敢逼近。孫克通舞動大刀，帶著幾名親兵在牆頭拚鬥，邊打邊退，忽覺耳旁風生，後心一陣酸麻，一鬆手，大刀噹啷啷跌落牆下，雙手不知怎的已被人反背擒住，又覺得頸項中一陣冰涼，一個聲音在腦後喝道：「你龜兒，命令官兵拋下兵器，退出廟去。」孫克通稍一遲疑，項頸中一陣劇痛，竟是一把刀架在頸上，那人輕輕把刀拖動，在他頸項中劃破了一層皮。到了這地步，孫克通哪敢不依，只得高聲傳令。官兵見總兵被一個鬼怪模樣的人擒住，主將既然有令，何必再拚性命，各自拋下兵器，退出廟去。眾災民齊聲歡呼。陳家洛走進大殿，只見五開間的殿上堆滿了一袋袋的糧食，一車車的銀鞘。石雙英將縣令王道掀來聽他發落。陳家洛笑道：「你是縣太爺嗎？」王道顫聲道：「是……是……大王。」陳家洛笑道：「你瞧我像大王嗎？」王道道：「我該死，說錯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陳家洛微微一笑，不答他的問話，問道：「你是兩榜出身嗎？」王道道：「不敢，不敢。」陳家洛道：「不敢什麼？你既是進士，胸中必有才學，我出一個對子給你對對。」他折扇一揮，秀眉一揚，笑道：「你對出，饒你性命，對不出呢，嘿嘿，那就不客氣了。」眾災民聽紅花會群雄告諭，說不久就可分發錢糧，俱都安靜了下來，這又聽說知縣被擒，紅花會總舵主正在考較他的才學，都覺好奇，圍成一圈，千百雙眼睛集在王道臉上。陳家洛道：「你聽著，這上聯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卻問河清易？官清易？』」王道滿頭大汗，惶急之際，本來便有三分才學，也隨黃河之水流入汪洋大海了，想了半天，說道：「公子，你這上聯太難了，我……我對不出。」陳家洛答道：「也好，不對也罷。我問你，是黃河清容易呢，還是官吏清容易？」王道忽然福至心靈，說道：「我瞧天下的官都清了，黃河的水也就清啦。」陳家洛呵呵大笑，說道：「說得好！饒你一命。你快召集吏役，將錢糧散發給災民。喂，總兵官，你也幫著點。」孫克通和王道好生為難，軍糧散失已是殺頭的罪名，怎麼還能由自己手裡分發出去？但若不聽命令，眼見當場便要喪命，火燒眉毛，只顧眼下，萬般無奈，只得督率兵卒吏役，把軍糧軍餉發給災民。災民歡聲雷動，紛紛向紅花會群雄稱謝，領錢糧時不住對孫克通和王道揶揄取笑，兩人只當不聞不見。陳家洛叫道：「各位父老兄弟姊妹聽著，日後衙門裡要是派人查問，便說是總兵官和知縣太爺親手發給你們的。」眾災民嘩然叫好，連說：「正是如此。」

　　群雄在一旁監視，直到深夜，眼見糧餉散發已盡。徐天宏叫道：「各位父老，你們把這些軍器都拿去藏在家裡，狗官知道好歹，那就罷了，要是我們走後：再來逼你們交還錢糧，大伙就給他們拚了。」眾災民這時對紅花會群雄的話，說一句聽一句，當下便有精壯男子過來，拾起眾兵丁拋在地下的刀槍。官兵見災民勢大，總兵又落入敵人手中，哪敢抗拒？

　　陳家洛道：「大事已了，各位哥哥，跟我走吧！」站起身來，群雄擁著孫克通，在眾災民轟謝聲中離了石佛寺，上馬出城。馳出十餘里，陳家洛將孫克通往馬下一推，說道：「總兵大人，多謝你的糧食銀子，咱們後會有期。你下次再押糧餉，千萬送個信來。」雙手一拱，哈哈大笑，在群雄拱衛中絕塵而去。奔出里許，陳家洛問常氏雙俠道：「兩位得到了四哥的消息？」常赫志道：「見到十四弟留的記號，說四哥已被送去杭州。」陳家洛大為詫異，問道：「送去杭州幹麼？怎麼不去北京？不是皇帝老兒要親審麼？」常伯志道：「咱們也覺得奇怪。不過十四弟做事素來精細，定是探到了確訊。」

　　陳家洛要眾人下馬，圍坐商議。徐天宏道：「四哥既去杭州，咱們就奔江南設法搭救。杭州是咱們的地盤，朝廷的勢力也沒北京大，相救起來較為容易。不過還得請一位哥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以防萬一。」眾人俱各稱是。陳家洛望著石雙英，說道：「再請十二郎辛苦一趟。」石雙英道：「好。」商議已畢，石雙英一人北上，群雄連騎南下。

　　陳家洛再問起余魚同傷勢情況。常氏雙俠說並不知情，他哥兒倆一見到記號，馬上趕回報信，經過蘭封時見災民大集，就隨著災民到石佛寺看看熱鬧，碰上官兵放箭，兩人按捺不住，跳上牆去動起手來，不意群雄都已到達。

　　眾人得悉了文余二人的消息，文泰來雖未脫險，但已知二人安然無恙，均感欣慰，談起適才劫糧救災之事，痛快不已。周綺道：「西征大軍沒了糧餉，霍青桐姊姊定可打個勝仗。」無塵笑道：「那女娃子劍法不錯，人緣又好，大夥兒都幫著她。盼她打個大勝仗，好讓大家都歡喜歡喜。」

## 第07回　琴音朗朗聞雁落　劍氣沉沉作龍吟

　　不一日，群雄來到徐州。當地紅花會分舵舵主見總舵主和內外香堂各位香主忽然一齊來到，恭謹接待，不免大忙起頭。江北一帶會眾歸楊成協統率，他命分舵主不可張揚，也不必通知眾兄弟來見總舵主。群雄只宿了一宵，當即南下。此後一路往南，大小碼頭全有紅花會的分支頭目。群雄為守機密，都不驚動，疾趨而過，數日後到了杭州，宿在杭州分舵舵主馬善均家中。馬家坐落在西湖孤山腳下，湖光山色，風物佳勝，又是個僻靜所在。馬善均是大綢緞商人，自置兩所大機房織造綢緞，因生性好武，結識了衛春華，由他引入紅花會。馬善均五十上下年紀，胖胖的身材，穿一件團花緞袍，黑呢馬褂，一眼看去，直是個養尊處優的富翁，哪知竟是一位風塵豪俠。當晚在後廳與群雄接風，眾人在席上將要救文泰來之事說了。馬善均道：「小弟馬上派人去查，看四當家關在哪一所獄裡，咱們再相機行事。」當即命兒子馬大挺出去派人查探。

　　第二天上午，馬大挺回報說，巡撫衙門、杭州府、錢塘縣、仁和縣各處監獄，以及駐防將軍轅所、水陸提督衙門，都有兄弟們去打探過，查知均無文四當家在內。

　　陳家洛召集群雄議事。馬善均道：「這裡撫台、府縣以及將軍、提督衙門，均有本會兄弟在內，文四當家如在官府監獄，必能查到。最怕官府因四當家案情重大，私下監禁，那就棘手了。」陳家洛道：「咱們第一步是查知文四哥的所在。馬大哥繼續派遣得力兄弟，往各衙門打探，今晚再請道長、五哥六哥到巡撫衙門去看看。最要緊是別打草驚蛇，無論如何不能伸手動武。」無塵等應了。馬善均詳細說了道路和撫台衙門內外情形。三人於子夜時分出發，去了兩個時辰，回報說撫台衙門戒備森嚴，有成千兵丁點起燈火，徹夜守衛，巡查的軍官有幾名都是戴紅頂子的二三品大員，他們不敢硬闖，等了良久，守衛的軍官沒絲毫怠懈，只得回來。

　　群雄好生奇怪，猜測不出是何路道。馬善均道：「這幾天杭州城裡各處盤查極緊，各家賭場、娼寮，甚至水上的江山船，都有官差去查問，好多人無緣無故的給抓了去。難道跟文四當家有關不成？」徐天宏道：「想來不會。莫非京裡來了欽差大臣，所以地方官要賣力一番。」馬善均道：「沒聽說有欽差來浙江呀。」眾人計議多時，不得要領。

　　次日周綺吵著要父母陪她去遊湖，周仲英答應了。周綺向徐天宏連使眼色，要他同去。徐天宏不好意思出口，只作不見。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周仲英知道女兒心思，笑道：「宏兒，我們從未來過杭州，你同去走走，別教我們迷了路走不回來。」徐天宏應了。周綺悄聲道：「爹爹叫你就去。我叫你，就偏不肯。」徐天宏笑著不語。他幼失怙持，身世淒涼，這時忽得周仲英夫婦視若親子，未婚妻又是一派天真嬌憨，對他甚是依戀親熱，雖在人前亦不避忌，不但自己欣喜，眾兄弟也都代他高興。

　　陳家洛也帶了心硯到湖上散心，在蘇堤白堤漫步一會，獨坐第一橋上，望湖山深處，但見竹木陰森，蒼翠重疊，不雨而潤，不煙而暈，山峰秀麗，挺拔雲表，心想：「袁中郎初見西湖，比作是曹植初會洛神，說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不錯，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時曾來西湖數次，其時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領略到這山容水意，花態柳情。凝望半日，雇了一輛馬車往靈隱去看飛來峰。峰高五十丈許，緣址至顛皆石，樹生石上，枝葉光怪，石牙橫豎錯落，似斷似墜，一片空青冥冥。陳家洛一時興起，對心硯道：「咱們上去看看。」峰上本無道路可援，但兩人輕功不凡，談笑間上了峰頂。

　　仰望三竺，但見萬木參天，清幽欲絕，陳家洛道：「那邊更好。」兩人下峰，緩步往上中下三天竺行去。走出十餘丈，忽有兩名身穿藍布長袍的壯漢迎面走來，見到他兩人時不住打量，面露驚奇之色。心硯悄聲道：「少爺，這兩人會武。」陳家洛笑道：「你眼力倒不錯。」語聲未畢，迎面又是兩人走來，一式打扮，正在閒談風景，聽口音似是旗人。一路上山，遇見這般穿藍布長袍的武人共有三四十人，見到陳家洛時都感詫異。心硯看得眼都花了。陳家洛也自納罕，心下琢磨：「難道是什麼江湖幫會、武林宗派在此聚會不成？但杭州是紅花會地盤，如有此事，決不會不通知我們。這些人見到我時俱露驚奇之色，那又為了什麼？」轉過一個彎，正要走向上天竺觀音廟，忽聽山側琴聲朗朗，夾有長吟之聲，隨著細碎的山瀑聲傳過來。只聽那人吟道：「錦繡乾坤佳麗，御世立綱陳紀。四朝輯瑞征師濟，盼皇畿，雲開雉扇移。黎民引領鸞輿至，安堵村村□酒旗。恬熙，御爐中□□瑞雲霏。」陳家洛心想，這琴音平和雅致，曲詞卻是滿篇歌頌皇恩，但歌中「村村□酒旗」這五字不錯，倘若普天下每一處鄉村中都有酒家，黎民百姓也就快活得很了。

　　循聲緩步走了過去，只見山石上坐著一個縉紳打扮之人正在撫琴，年約四十來歲，旁邊站著兩個壯漢，一個枯瘦矮小的老者，也都身穿藍布長衫。陳家洛心中突然一凜，覺得這撫琴之人似乎依稀相識，那人形相清懼，氣度高華，越看容貌越熟，可是總想不起在哪裡會過，剎那間心神恍惚，竟如做夢一般，只覺那人似是至親至近之人，然又隔得極遠極遠。這時那老者和兩個壯漢都已見到陳家洛和心硯，也凝神向他們細望，似欲過來說話。那撫琴男子三指一劃，琴聲頓絕。陳家洛拱手道：「適聆仁兄雅奏，詞曲皆屬初聞，可是兄台所譜新聲嗎？」那人笑道：「正是。這『錦繡乾坤』一曲是小弟近作。閣下既是知音，還望指教。」陳家洛道：「高明，高明！詞中『安堵村村□酒旗』一句尤佳。」那人臉現喜色，道：「兄台居然記得曲詞，請過來坐坐。」陳家洛心想：「什麼『盼皇畿』、『黎民引領鸞輿至』，大拍皇帝馬屁，此曲格調也就低得很。」但不知何故，對此人心中自生親近之意，便走了過去，施禮坐下。那人看清了他面容，大為訝異，呆了半晌。陳家洛笑道：「兄弟一路上山，遇見遊客甚多，見到兄弟之時，人人面露詫異之色，適才兄台也是如此，難道小弟臉上有什麼古怪麼？倒要請教了。」那人笑道：「兄台有所不知，小弟有一親戚，相貌和兄台十分相似，那些遊客都是小弟朋友，是以都感驚奇。」陳家洛笑道：「原來如此。仁兄相貌我也熟極，似在哪裡會過。小弟愚魯，再也記不起來，仁兄可想得起麼？」

　　那人呵呵大笑，說道：「那真是有緣了。請問仁兄高姓大名。」陳家洛名滿江湖，不願告知他真姓名，隨口謅道：「小弟姓陸，名嘉成。」那是將陳家洛三字顛倒了過來，也問：「請問兄台尊姓。」那人微一沉吟，說道：「小弟複姓東方，單名一個耳字，是直隸人氏。聽兄台口音，似是本地人？」陳家洛道：「小弟正是此間人。」那自稱東方耳的人道：「久聞江南山水天下無雙，今日登臨，果然名下無虛，不但峰巒佳勝，而且人傑地靈，所見人物，亦多才俊之士。」陳家洛聽那人談吐不俗，又見那兩個壯漢和那老者都對他執禮至恭，當他說話時垂手而立，不敢稍有懈怠，實不知他是何等人物，便道：「兄台既然喜愛江南，何不就在此定居，也好令小弟時聆教益。」東方耳呵呵大笑，說道：「偷得浮生半日之閒，在此一遊，已是非分，我輩俗人，此等清福豈能常享？兄台知音卓識，必是高手，就請彈奏一曲如何？」說罷把七絃琴推到陳家洛面前。陳家洛伸指輕輕一撥，琴音清越絕倫，看那琴時，見琴頭有金絲纏著「來鳳」兩個篆字，木質斑斕蘊華，似是千年古物，心中暗吃一驚，自忖此琴是無價之寶，這人不知從何處得來，說道：「兄台珠玉在前，小弟獻醜了。」於是調弦按微，鏗鏗鏘鏘的彈了起來，彈的是一曲《平沙落雁》。東方耳凝神傾聽。一曲既終，東方耳道：「兄台是否到過塞外？」陳家洛道：「小弟適從回疆歸來，不知兄台何以得知？」東方耳道：「兄台琴韻平野壯闊，大漠風光，盡入弦中，聞兄妙奏，真如讀辛稼軒詞：『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這曲《平沙落雁》，小弟生平聽過何止數十次，但從未得若兄台琴引，如此氣象萬千。」陳家洛見他果是知音，心中也甚歡喜。東方耳又道：「小弟尚有一事不明，意欲請教。不過初識尊範，交淺言深，似覺冒昧。」陳家洛道：「但問不妨。」東方耳道：「聽兄琴韻中隱隱有金戈之聲，似胸中藏有十萬甲兵。但觀兄相貌又似貴介公子，溫文爾雅，決非統兵大將。是以頗為不解。」陳家洛笑道：「小弟一介書生，落拓江湖。兄台所言，令人汗顏。」那東方耳對陳家洛所言，似乎不甚相信，又問：「兄台諒必出身世家，不知尊大人現居何官？兄台有何功名？」陳家洛道：「先嚴已不幸謝世。小弟碌碌庸才，功名利祿，與我無緣。」東方耳道：「聆兄吐屬，大才磐磐，難道是學政無目，以致兄台科場失利嗎？」陳家洛道：「那倒不是。」東方耳道：「此間浙江巡撫，是弟至交，兄台明日移駕去見他一見，或有際遇，也未可知。」陳家洛道：「兄台好意，至深感謝。只是小弟無意為官。」東方耳道：「然則兄台就此終身埋沒不成？」陳家洛道：「與其殘民以逞，不如曳尾於泥塗耳。」東方耳一聽此言，不覺面容變色。兩名藍衣壯漢見他臉色有異，都走上一步。東方耳稍稍一頓，呵呵笑道：「兄台高人雅致，胸襟自非我輩俗人所及。」兩人互相打量，都覺對方甚為奇特，然而在疑慮之中又不禁有親厚之情。東方耳道：「兄台自回疆遠來江南，途中見聞必多。」陳家洛道：「神州萬里，山川形勝自是目不暇給。只是適逢黃河水災，哀鴻遍野，小弟也無心賞玩風景。」東方耳道：「聽說災民在蘭封搶了西征大軍的軍糧，兄台途中可有所聞？」陳家洛一怔，心道：「此人消息怎麼如此靈通？我們劫糧後趕來江南，晝夜奔馳，途中絲毫沒有耽擱，怎麼他倒知道了？」說道：「事情是有的，災民無衣無食，為民父母者不加憐恤，他們為求活命，鋌而走險，也是情有可原。」

　　東方耳又是一頓，輕描淡寫的道：「聽說事情不單如此，這件事是紅花會鼓動災民，犯上作亂。」陳家洛故作不知，問道：「紅花會是什麼呀？」東方耳道：「那是江湖上一個造反謀叛的幫會，兄台沒聽到過嗎？」陳家洛道：「小弟放浪琴棋之間，世事是一竅不通。說來慚愧，這樣大名鼎鼎的一個幫會，小弟今日還是初聞。」他微微一頓，說道：「朝廷得訊之後，對紅花會定要嚴加懲辦的了。」東方耳道：「那還用說？諒這種人也不足成為大患。」陳家洛不動聲色，問道：「兄台何所據而云然？」東方耳道：「方今聖天子在位，朝政修明。當道只要派遣一二異才，紅花會舉手間就可剿滅。」陳家洛道：「小弟不明朝政，如有荒唐之言，請勿見笑。據弟愚見，朝廷之中大都是酒囊飯袋之輩，未必能辦什麼大事呢！」此言一出，東方耳與他身旁的老者壯漢又各變色。東方耳道：「兄台這未免是書生之見了。且不說朝中名將能吏，濟濟多士，即是兄弟身邊這幾位朋友，也均非庸手。可惜兄台是文人，否則可令他們施展一二，兄台如懂武功，便知兄弟之言不謬了。」陳家洛道：「小弟雖無縛雞之力，但自讀太史公『遊俠列傳』後，生平最佩服英雄俠士，不知兄台是哪一派宗主？這幾位都是貴派的子弟嗎？可否請他們各顯絕技，令小弟開開眼界？」東方耳向那兩個壯漢道：「那麼你們拿點玩藝兒出來，請這位陸爺指教。」陳家洛手一拱道：「請！」心想：「只要他們一出手，就知是什麼宗派。」

　　一個壯漢走上一步，說道：「樹上這鵲兒聒噪討厭，我打了下來，叫人耳根清靜。」手一揮，一枝袖箭向樹上喜鵲射去，哪知袖箭將到喜鵲身旁，忽然一偏，竟沒打中。

　　東方耳見那人竟沒射中，頗為詫異，那壯漢更是羞得面紅過耳，手一揚，又是一箭向樹上射去。這次各人看得清清楚楚，袖箭將射到喜鵲，不知從哪裡飛來一粒泥塊，在箭桿上一撞，又把箭碰歪了。東方耳身旁那枯瘦老者見心硯右手微擺，知道是他作怪，說道：「這位小弟弟原來功夫如此了得，咱們親近親近。」五指有如鋼爪鐵鉤，向他手上抓去。

　　陳家洛暗吃一驚，見這老者竟是嵩陽派的大力鷹爪功，手掌伸出，勢道不快，卻竟微挾風聲，心想：「此人武功在江湖上已是數一數二人物，如非一派之長，亦必是武林中前輩高人，怎地甘為東方耳的傭僕？」心念微動，手中折扇一揮，張了開來，剛擋在老者與心硯之間。那老者手爪疾縮，主人對此人既以友道相待，毀了他的東西便是大大不敬，一面打量陳家洛，看他是否會武。但見他折扇輕搖，漫不在意，似乎剛才這一下只是碰巧。東方耳道：「尊紀小小年紀，居然武藝高強，此僮兄台從何處得來？」陳家洛道：「他並不會武，只是自幼投蟲射雀，準頭不錯而已。」東方耳見他言不由衷，也不再問，看著他手中折扇，說道：「兄台手中折扇是何人墨寶，可否相借一觀？」陳家洛把折扇遞了過去。東方耳接來一看，見是前朝詞人納蘭性德所書的一闋《金縷曲》，詞旨峻崎，筆力俊雅，說道：「納蘭容若以相國公子，餘力發為詞章，逸氣直追坡老美成，國朝一人而已。觀此書法摹擬褚河南，出入黃庭內景經間。此扇詞書可稱雙璧，然非兄台高士，亦不足以配用，不知兄台從何處得來？」陳家洛道：「小弟在書肆間偶以十金購得。」東方耳道：「即十倍之，以百金購此一扇，亦覺價廉。此類文物多屬世家相傳，兄台竟能在書肆中輕易購得，真可謂不世奇遇矣！」說罷呵呵大笑。陳家洛知他不信，也不理會，微微一哂。東方耳又道：「納蘭公子絕世才華，自是人中英彥，但你瞧他詞中這一句：『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未免自恃才調，過於冷傲。少年不壽，詞中已見端倪。」說罷雙目盯住陳家洛，意思是說少年人恃才傲物，未必有什麼好下場。陳家洛笑道：「大笑拂衣歸矣，如斯者古今能幾？向名花美酒拚沉醉。天下事，公等在。」這又是納蘭之詞。東方耳見他一派狂生氣概，不住搖頭，但又不捨得就此作別，想再試一試他的胸襟氣度，隨手翻過扇子，見反面並無書畫，說道：「此扇小弟極為喜愛，斗膽求兄見賜，不知可否？」陳家洛道：「兄台既然見愛，將去不妨。」東方耳指著空白的一面道：「此面還求兄台揮毫一書，以為他日之思。兄台寓所何在？小弟明日差人來取如何？」陳家洛道：「既蒙不嫌鄙陋，小弟現在就寫便是。」命心硯打開包裹，取出筆硯，略加思索，在扇面上題詩一絕，詩云：「攜書彈劍走黃沙，瀚海天山處處家，大漠西風飛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那會鷹爪功的老者見他隨身攜帶筆硯，文思敏捷，才不疑他身有武功。東方耳稱謝，接過扇子，說道：「小弟也有一物相贈。」雙手捧著那具古琴，放到陳家洛面前，說道：「寶劍贈於烈士，此琴理屬兄台。」陳家洛知道此琴是希世珍物，今日與此人初次相見，即便舉以相贈，不知是何用意，但他是相府子弟，珍寶見得多了，也不以為意，拱手致謝，命心硯抱在手裡。

　　東方耳笑道：「兄台從回疆來到江南，就只為賞桂花不成？」陳家洛道：「有一位朋友有點急事，要小弟來幫忙料理一下。」東方耳道：「觀兄臉色似有不足之意，是否貴友之事尚未了結？」陳家洛道：「正是。」東方耳道：「不知貴友有何為難之處。小弟朋友甚多，或可稍盡綿力。」陳家洛道：「大概數日之後，也可辦妥了。兄台美意，十分感謝。」

　　兩人談了半天，仍不知對方是何等人物。東方耳道：「他日如有用得著小弟處，可持此琴赴北京找我。現下我等一同下出去如何？」陳家洛道：「好。」兩人攜手下山。

　　到了靈隱，忽然迎面來了數人，當先一人面如冠玉，身穿錦袍，相貌和陳家洛十分相似，年紀也差不多，秀美猶有過之，只是英爽之氣遠為不及。兩人一朝相，都驚呆了。東方耳笑道：「陸兄，這人可與你相像麼？他是我的內侄。康兒，過來拜見陸世叔。」那人過來行禮。陳家洛不敢以長輩自居，連忙還禮。忽聽得遠處一個女人聲音驚叫一聲，陳家洛回頭一看，見周綺和她的父母及徐天宏剛從靈隱寺出來，想是她突然見到兩個陳家洛，不勝驚奇。陳家洛只當不見，轉過頭去。徐天宏低聲向周綺道：「別往那邊瞧。」

　　東方耳道：「陸兄，你我一見如故，後會有期，今日就此別過。」兩人拱手而別。數十名藍衫壯漢在東方耳前後衛護。陳家洛轉過頭來，微微點頭。徐天宏會意，對周仲英道：「義父，總舵主差我去辦事，你與義母、妹子多玩一會。」周綺老大不高興，一聲不響。徐天宏遠遠跟在那些壯漢後面，直跟進城去。到得傍晚，徐天宏回來稟告：「那人在湖上玩了半天，後來到巡撫衙門裡去了。」陳家洛說了剛才之事，兩人一琢磨，料想這東方耳必是官府中人，而且來頭一定極大，如非京中出來密察暗訪的欽差大臣，便是親王貝勒之類的皇親宗室，瞧他相貌不似旗人，恐怕多半是欽差。那枯瘦老者如此武功，居然甘為他用，那麼此人必非庸官俗吏了。陳家洛道：「莫非此人之來，與四哥有關？我今晚想去親自探察一下。」徐天宏道：「是，最好請哪一位哥哥同去，有個照應。」陳家洛道：「請趙三哥去吧，他也是浙江人，熟悉杭州情形。」

　　二更時分，陳家洛與趙半山收拾起行，施展輕功，向撫衙奔去。兩人在屋瓦上悄沒聲息的一掠而過。陳家洛心道：「久聞太極門武功是內家秘奧，趙三哥的輕功果然了得，閒時倒要向他請教請教。」趙半山心中也暗暗佩服：「總舵主拳法精妙，與鐵膽周老英雄比武時已經見過，哪知他輕功也如此不凡，不知他師父天池怪俠在十年之間，如何調教出來。」不一刻將近撫台衙門，兩人同時發覺前面房上有人，當即伏低，但見兩個人影在屋頂來回巡邏。趙半山等他們背轉身，手一揚，一枚鐵蓮子向數丈外一株樹上打去。那兩人聽見樹枝響動，飛身過來查看。陳家洛和趙半山乘機矮身，竄進撫衙。當下躲在屋角暗處，過了一會沒見動靜，才慢慢探頭，一看之下，不由得大驚，原來下面明晃晃地，火把照耀，如同白晝。數百名兵丁弓上弦，刀出鞘，嚴密戒備，幾名武將繞著屋子走來走去。可是說也奇怪，這許多兵將卻大氣不出，走動時足尖輕輕落地，竟不發出腳步聲音。雖有數百人聚集，卻是靜悄悄地，只聽得牆角蟋蟀唧唧鳴叫，偶爾夾雜著一兩聲火把上竹片爆裂之聲。陳家洛見無法進去，向趙半山打個手勢，一齊退了出來，避過屋頂巡哨，落在牆邊，低聲商量對策。陳家洛道：「咱們不必打草驚蛇，回去另想法子。」趙半山道：「是。」正要飛身上屋，忽然撫台衙門邊門呀的一聲開了，走出一名武官，後面跟著四名旗兵，那五人沿街走去，走了數十丈又折回來，原來也是在巡邏。兩人見這派勢，心中暗暗驚異。

　　等那五人又回頭向外，陳家洛低聲道：「打倒他們。」趙半山會意，竄出數步，發出三枚錢鏢，三名旗兵登時倒地。陳家洛跟著兩顆圍棋子，打中那武官和另一名旗兵穴道。兩人縱身過去，將五人提到暗處，剝下旗兵號衣，自己換上了，將官兵拋在牆角。兩人又乘屋頂巡哨轉身，跳入圍牆，在火把照耀下大模大樣走進院子，裡面成千名官兵來來往往，怎分辨得清已有外敵混入？更進內院，只見院內來往巡衛的都是高職武官，不是總兵便是副將，只是人數遠比外面為少。兩人找到空隙，一縮身，竄入屋簷之下，攀住椽子，屏息不動，待得數名武官轉過身來，早已藏好。隔了半晌，陳家洛見行藏未被發覺，雙腳勾住屋樑，掛下身子，舐濕窗子，張眼內望。趙半山守在他身後衛護，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以防敵人。他二人當真是藝高人膽大，於如此戒備森嚴之下窺敵，實是險到了極處。

　　陳家洛見裡面是一座三開間的大廳，廳上站著五六個人，都是身穿公服的大官，一人背向而坐，看不見他相貌，只見這幾個大官恭恭敬敬的，目不邪視。

　　這時外面又走進一個官員，向坐著那人三跪九叩首的行起大禮來。陳家洛大吃一驚，心想：「這是參見皇帝的儀節，難道皇帝微服到了杭州不成？」正疑惑間，只聽那官說道：「臣浙江布政司尹章垓叩見皇上。」陳家洛聽得清清楚楚，心道：「果然是當今乾隆皇帝，怪不得這樣大勢派。」

　　只聽皇帝哼了一聲，沉聲說道：「你好大膽子！」尹章垓除下朝冠，連連叩頭，不敢作聲。皇帝隔了半晌，說道：「我派兵征討回疆，聽說你很不以為然。」陳家洛又是一驚，心道：「怎麼這皇帝的聲音好熟？」尹章垓一面叩頭，一面說道：「臣該死，臣不敢。」皇帝道：「我要浙江趕運糧米十萬石，供應軍需，你為什麼膽敢違旨？」尹章垓道：「臣萬死不敢，實因今年浙江歉收，百姓很苦，一時之間徵調不及。」皇帝道：「百姓很苦，哼，你倒是個愛民的好官。」尹章垓又連連叩頭，連說：「臣該死。」皇帝道：「依你說怎麼辦？大軍糧食不足，急如星火，難道叫他們都餓死在回疆麼？」尹章垓叩頭道：「臣不敢說。」皇帝道：「有什麼不敢說的，你說吧。」尹章垓道：「萬歲爺聖明，教化廣被，回疆夷狄小丑，其實也不勞王師遠征，只須派一名大臣宣之以德，邊民自然順化。」皇帝哼了一聲，並不說話。

　　尹章垓又道：「古人云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聖上若罷了遠征之兵，天下皆感恩德。」皇帝冷冷的道：「我定要派兵征伐，那麼天下就是怨聲載道了。」尹章垓拚命叩頭，額角上都是鮮血。皇帝嘿嘿一笑，說道：「你倒有硬骨頭，竟敢對朕頂撞！」一轉身，陳家洛這一驚更是厲害。

　　原來這皇帝竟是今日在靈隱三竺遇見的東方耳。陳家洛雖然見多識廣，臨事鎮靜，這時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只聽得乾隆皇帝道：「起去！你這頂帽兒，便留在這裡吧！」尹章垓又叩了幾個頭，站起身來，倒退而出。乾隆向其餘大臣道：「尹某辦事必有情弊，督撫詳加查明參奏，不得循私包庇，致干罪戾。」幾個大臣連聲答應。乾隆道：「出去吧，十萬石軍糧馬上徵集運去。」那幾名大臣諾諾連聲，叩頭退出。乾隆道：「叫康兒來。」一名內侍掀簾出去，帶了一個少年進來。陳家洛見這人就是和自己形貌相似之人。他站在乾隆身旁，神態親密，不似其餘大臣那樣畏縮。

　　乾隆道：「傳李可秀。」內侍傳旨出去，一名武將進來叩見，說道：「臣浙江水陸提督李可秀叩見聖駕。」乾隆道：「那紅花會姓文的匪首怎樣了？」陳家洛聽得提到文泰來，更是凝神傾聽，只聽李可秀道：「這匪首凶悍拒捕，受傷很重，臣正在延醫給他診治，要等他神智恢復之後才能審問。」乾隆道：「要小心在意。」李可秀道：「臣不敢絲毫怠忽。」乾隆道：「你去吧。」李可秀叩頭退出。陳家洛輕聲道：「咱們跟他去。」兩人輕輕溜下，腳剛著地，只聽得廳內一人喝道：「有刺客！」陳家洛與趙半山奔至外院，混入士兵隊中。只聽得四下裡竹梆聲大作，日間陳家洛在天竺所見那枯瘦老者率領藍衣壯漢四處巡視。那老者目光炯炯，東張西望。陳家洛早已背轉身去，慢慢走向門旁。那老者突然大喝：「你是誰？」伸手向趙半山抓來。趙半山雙掌「如封似閉」，將他一抓化開，疾向門邊衝去。那老者急追而至，揮掌向他背心劈落。這時趙半山已到門口，聽得背後拳風，一矮身，正要回手迎敵，陳家洛已將身上號衣脫下，反手摟頭向那老者蓋了下去。老者伸手拉住，兩人一扯，一件號衣斷成兩截。陳家洛揮動半截號衣，一運氣，號衣拍的一聲大響，直向那枯瘦老者打去，腳下毫不停留，筆直向門外竄出。那老者也真了得，伸手一抓，又在半截號衣上抓了五條裂縫，如影隨形，緊跟其後，剛跨出門，迎面一名兵上頭前腳後，平平的當胸飛至，原來是趙半山抓住擲過來的。老者左臂一格，將那兵士撇在一旁，追了出去，就這麼慢得一慢，眼見刺客已衝出撫衙。後面二三十名侍衛一窩蜂般趕出來。

　　老者喝道：「大家保護皇上要緊，你們五人跟我去追刺客。」向五名侍衛一指，施展輕功，追到街上。只見兩個黑影在前面屋上飛跑。那老者縱身也上了屋，一口氣奔過了數十間，和敵人相距已近，正要喝問，忽然前面屋下數聲呼哨，敵人似乎來了接應。老者仍是鼓勁疾追，見前面兩人忽然下屋，站在街心。那老者也跳下屋來，雙掌一錯，迎面向陳家洛抓去。

　　陳家洛不退不格，哈哈笑道：「我是你主人好友，你這老兒膽敢無禮！」那老者在月光下看清楚了對方面貌，吃了一驚，縮手說道：「你這廝果然不是好人，快隨我去見聖駕。」陳家洛笑道：「你敢跟我來麼？」老者稍一遲疑，後面五名侍衛也都趕到，陳家洛和趙半山向西退走。那老者叫道：「追！」西湖邊是旗營駐防之處，杭人俗稱旗下，老者自忖那是官府力量最厚的所在，敵人逃到湖畔，那是自入死地，於是放心趕來。

　　追到湖邊，見陳家洛等二人跳上一艘西湖船，船夫舉槳划船，離岸數丈，那老者喝道：「朋友，你究竟是哪一路的人物，請留下萬兒來。」趙半山亢聲說道：「在下溫州趙半自，閣下是嵩陽派的嗎？」那老者道：「啊，朋友可是江湖上人稱千臂如來的趙老師？」趙半山道：「不敢，那是好朋友鬧著玩送的一個外號，實在愧不敢當。請教閣下的萬兒？」那老者道：「在下姓白，單名一個振字。」此言一出，趙半山和陳家洛都矍然一驚。原來白振外號「金爪鐵鉤」，是嵩陽派中數一數二的好手，大力鷹爪功三十年前即已馳名武林，不在江湖上行走已久，一向不知他落在何處，哪知竟做了皇帝的貼身侍衛。

　　趙半山拱手道：「原來是金爪鐵鉤白老前輩，怪不得功力如此精妙。白老前輩如此苦苦相迫，不知有何見教？」白振道：「聽說趙老師是紅花會的三當家，那一位是誰？」突然心念一動，說道：「啊，莫不是貴會總舵主陳公子？」趙半山不答他的問話，說道：「白老前輩要待怎樣？」

　　陳家洛折扇一張，朗聲說道：「月白風清，如此良夜，白老前輩同來共飲一杯如何？」白振說道：「閣下夜闖撫台衙門，驚動官府，說不得，只好請你同去見見我家主人，否則在下回去沒法交待。我家主人對閣下甚好，也不致難為於你。」陳家洛笑道：「你家主人倒也不是俗人，你回去對他說，湖上桂子飄香，素月分輝，如有雅興，請來聯句談心，共謀一醉。我在這裡等他便是。」白振今日眼見皇上對這人十分眷顧，恩寵異常，如得罪了他，說不定皇上反會怪罪，可是他夜驚聖駕，不捕拿回去如何了結？只是附近沒有船隻，無法追入湖中，只得奔回去稟告乾隆。乾隆沉吟了一下，說道：「他既然有此雅興，湖上賞月，倒也是件快事，你去對他說，我隨後就來。」白振道：「這批都是亡命之徒，皇上萬金之體，以臣愚見，最好不要涉險。」乾隆道：「快去。」白振不敢再說，忙騎馬奔到湖邊，見蔣四根抱膝坐在船頭，似是在等他消息，便大聲道：「對你家主人說，我們主人就來和他賞月。」白振回去覆命，走到半路，只見御林軍的驍騎營、衛軍營、前鋒營各營軍士正開向湖邊，再走一會，杭州駐防的旗營、水師也都到了。白振心想：「皇上不知怎樣看中了這小子，為了和他賞月，興師動眾的調遣這許多人。」忙趕回去，佈置侍衛護駕。乾隆興致很高，正在說笑，浙江水陸提督李可秀在一旁伺候。乾隆問道：「都預備好了？去吧。」他已換了便裝，隨駕的侍衛官也都換上了平民服色，乘馬往西湖而來。

　　一行人來到湖邊，乾隆吩咐道：「他多半已知我是誰，但大家仍是裝作尋常百姓模樣。」這時西湖邊上每一處都隱伏了御林軍各營軍士，旗營、水師，李可秀的親兵又佈置在外，一層一層的將西湖圍了起來。只見燈光晃動，湖上劃過來五艘湖船，當中船頭站著一人，長身玉立，氣宇軒昂，叫道：「小人奉陸公子差遣，恭請東方先生到湖中賞月。」說罷跳上岸來，對乾隆作了一揖。這人正是衛春華。

　　乾隆微一點頭，說道：「甚好！」跨上湖船。李可秀、白振和三四十名侍衛分坐各船。侍衛中有十多人精通水性，白振吩咐他們小心在意，要拚命保護聖駕。

　　五艘船向湖心劃去，只見湖中燈火輝煌，滿湖遊船上都點了燈，有如滿天繁星。再劃近時，絲竹簫管之聲，不住在水面上飄來。一艘小艇如飛般劃到，艇頭一人叫道：「東方先生到了嗎？陸公子久等了。」衛春華道：「來啦，來啦！」那艘小艇轉過頭來當先領路，對面大隊船隻也緩緩靠近。白振和眾侍衛見對方如此派勢，雖然己方已調集大隊人馬，有恃無恐，卻也不由得暗暗吃驚，各自按住身上暗藏的兵刃。只聽得陳家洛在那邊船頭叫道：「東方先生果然好興致，快請過來。」兩船靠近，乾隆、李可秀、白振、以及幾名職位較高的侍衛走了過去。只見船中便只陳家洛和書僮兩人，白振等人都放下了心。那艘花艇船艙寬敞，畫壁雕欄，十分精雅，艇中桌上擺了酒杯碗筷，水果酒菜滿桌都是。陳家洛道：「仁兄惠然肯來，幸何如之！」乾隆道：「兄台相招，豈能不來？」兩人攜手大笑，相對坐下。李可秀和白振等都站在乾隆之後。

　　陳家洛向白振微微一笑，也不說話，一瞥之間，忽見李可秀身後站著一個美貌少年，卻不是陸菲青的徒弟是誰？怎麼和朝廷官員混在一起，這倒奇了，心感詫異，不免多看了一眼。李沅芷向他嫣然一笑，眼睛一眨，要他不可相認。心硯上來斟了酒，陳家洛怕乾隆疑慮，自己先乾了一杯，挾菜而食。乾隆只揀陳家洛吃過的菜下了幾筷，就停箸不食了。只聽得鄰船簫管聲起，吹的是一曲《迎嘉賓》。乾隆笑道：「兄台真是雅人，倉卒之間，安排得如此周到。」陳家洛遜謝，說道：「有酒不可無歌，聞道玉如意歌喉是錢塘一絕，請召來為仁兄佐酒如何？」乾隆鼓掌稱好，轉頭問李可秀道：「玉如意是什麼人？」李可秀道：「那是杭州名妓，聽說她生就一副驕傲脾氣，要是不中她意的，就是黃金十兩，也休想見她一面，更別說唱曲陪酒了。」乾隆笑道：「你見過她沒有？」李可秀十分惶恐，道：「小……小人不敢。」乾隆笑道：「今天讓你開開眼界。」說話之間，衛春華已從那邊船上陪著玉如意過來。乾隆見她臉色白膩，嬌小玲瓏，相貌也不見得特別美麗，只是一雙眼睛靈活異常，一顧盼間，便和人人打了個十分親熱的招呼，風姿楚楚，嫵媚動人。她向陳家洛道個萬福，鶯鶯嚦嚦的說道：「陸公子今天好興致啊。」陳家洛伸手掌向著乾隆，道：「這位是東方老爺。」玉如意向乾隆福了一福，偎倚著坐在陳家洛身旁。陳家洛道：「聽說你曲子唱得最好，可否讓我們一飽耳福？」玉如意笑道：「陸公子要聽，我給你連唱三日三夜，就怕你聽膩了。」跟人送上琵琶來，玉如意輕輕一撥，唱了起來，唱的是個《一半兒》小曲：「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陳家洛拍手叫好。乾隆聽她吐音清脆，俊語連翩，風俏飛蕩，不由得胸中暖洋洋地。玉如意轉眸一笑，纖指撥動琵琶。回頭過來望著乾隆，又唱道：「幾番的要打你，莫當是戲。咬咬牙，我真個打，不敢欺！才待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會，打輕了你，你又不怕我；打重了，我又捨不得你。罷，冤家也，不如不打你。」乾隆聽得忘了形，不禁叫道：「你要打就打吧！」陳家洛呵呵大笑。李沅芷躲在父親背後抿著嘴兒，只有李可秀、白振一干人綁緊了臉，不敢露出半絲笑意。玉如意見他們這般一副尷尬相，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乾隆生長深宮，宮中妃嬪歌女雖多，但都是端莊呆板之人，幾時見過這般江湖名妓？見她眉梢眼角，風情萬種，歌聲婉轉，曲意纏綿，加之湖上陣陣花香，波光月影，如在夢中，漸漸忘卻是在和江洋大盜相會了。

　　玉如意替乾隆和陳家洛斟酒，兩人連乾三杯，玉如意也陪著喝了一杯。乾隆從手上脫下一個碧玉般指來賞了給她，說道：「再唱一個。」玉如意低頭一笑，露出兩個小小酒窩，當真是嬌柔無限，風情萬種。乾隆的心先自酥了，只聽她輕聲一笑，說道：「我唱便唱了，東方老爺可不許生氣。」乾隆呵呵笑道：「你唱曲子，我歡喜還來不及，怎會生氣？」玉如意向他拋個媚眼，撥動琵琶，彈了起來，這次彈的曲調卻是輕快跳蕩，俏皮諧謔，珠飛玉鳴，音節繁富。乾隆聽得琵琶，先喝了聲彩，聽她唱道：「終日奔忙只為饑，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綾羅身上穿，抬頭卻嫌房屋低。蓋了高樓並大廈，床前缺少美貌妻。嬌妻美妾都娶下，忽慮出門沒馬騎。買得高頭金鞍馬，馬前馬後少跟隨。招了家人數十個，有錢沒勢被人欺。時來運到做知縣，抱怨官小職位卑。做過尚書升閣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乾隆一直笑吟吟的聽著，只覺曲詞甚是有趣，但當聽到「朝思暮想要登基」那一句時，小由得臉上微微變色，只聽玉如意繼續唱道：「一朝南面做天子，東征西討打蠻夷。四海萬國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賓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閻王發牌鬼來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還嫌低，玉皇大帝讓他做，定嫌天宮不華麗。」

　　陳家洛哈哈大笑。乾隆卻越聽臉色越是不善，心道：「這女子是否已知我身份，故意唱這曲兒來譏嘲於我？」玉如意一曲唱畢，緩緩擱下琵琶，笑道：「這曲子是取笑窮漢的，東方老爺和陸公子都是富貴人，高樓大廈、嬌妻美妄都已有了，自不會去想它。」乾隆呵呵大笑，臉色頓和。眼睛瞟著玉如意，見她神情柔媚，心中很是喜愛，正自尋思，待會如何命李可秀將她送來行宮，怎樣把事做得隱秘，以免背後被人說聖天子好色，壞了盛德令名，忽聽陳家洛道：「漢皇重色思傾國，那唐玄宗是風流天子，天子風流不要緊，把花花江山送在胡人安祿山手裡，那可大大不對了。」干隧道：「唐玄宗初期英明，晚年昏庸，可萬萬不及他祖宗唐太宗。」陳家洛道：「唐太宗雄才大略，仁兄定是很佩服的了？」乾隆生平最崇敬的就是漢武帝和唐太宗，兩帝開疆拓土，聲名播於異域，他登基以來，一心一意就想模仿，所以派兵遠征回疆，其意原在上承漢武唐皇的功業，聽得陳家洛問起，正中下懷，說道：「唐太宗神武英明，夷狄聞名喪膽，尊之為天可汗，文才武略，那都是曠世難逢的。」陳家洛道：「小弟讀到記述唐太宗言行的《貞觀政要》，頗覺書中有幾句話很有道理。」乾隆喜道：「不知是哪幾句？」他自和陳家洛會面以來，雖對他甚是喜愛，但總是話不投機，這時聽他也尊崇唐太宗，不覺很是高興。陳家洛道：「唐太宗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又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乾隆默然。陳家洛道：「這個比喻真是再好不過。咱們坐在這艘船裡，要是順著水性，那就坐得平平穩穩，可是如果亂劃亂動，異想天開，要劃得比千里馬還快，又或者水勢洶湧奔騰，這船不免要翻。」他在湖上說這番話，明擺著是危言聳聽，不但是蔑視皇帝，說老百姓隨時可以傾覆皇室，而且語含威脅，大有當場要將皇帝翻下水去之勢。乾隆一生除對祖父康熙、父親雍正心懷畏懼之外，幾時受過這般威嚇奚落的言語？不禁怒氣潮湧，當下強自抑制，暗想：「現在且由你逞口舌之利，待會把你擒住，看你是不是嚇得叩頭求饒。」他想御林軍與駐防旗營已將西湖四周圍住，手下侍衛又都是千中揀、萬中選、武功卓絕的好手，諒你小小江湖幫會，能作得什麼怪？於是微微笑道：「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帝皇受命於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仁兄之論，未免有悖於先賢之教了。」陳家洛舉壺倒了一杯酒，道：「我們浙江鄉賢黃梨洲先生有幾句話說道，皇帝未做成的時候，「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如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這幾句話真是說得再好也沒有！須當為此浮一大白，仁兄請！」說罷舉杯一飲而盡。乾隆再也忍耐不住，揮手將杯往地下擲去，便要發作。

　　杯子擲下，剛要碰到船板，心硯斜刺裡俯身一抄，接了起來，只杯中酒水潑出大半，雙手捧住，一膝半跪，說道：「東方老爺，杯子沒摔著。」乾隆給他這一來，倒怔住了，鐵青著臉，哼了一聲。李可秀接過杯子，看著皇帝眼色行事。乾隆一定神，哈哈一笑，說道：「陸仁兄，你這位小管家手腳倒真靈便。」轉頭對一名侍衛道：「你和這位小管家玩玩，可別給小孩子比下去了，嘿嘿。」那侍衛名叫范中恩，使一對判官筆，聽得皇上有旨，當即哈了哈腰，欺向心硯身邊，判官筆雙出手，分點他左右穴道。心硯反身急躍，竄出半丈，站在船頭，他年紀小，真實功夫不夠，一身輕功卻是向天池怪俠袁士霄學的，但見范中恩判官筆來勢急勁，自知武功不是他對手，只得先行逃開。范中恩雙筆如風，卷將過來。心硯提氣一躍，跳上船篷，笑道：「咱們捉捉迷藏吧！你捉到我算我輸，我再來捉你。」

　　范中恩兩擊不中，氣往上衝，雙足一點，也跳上船篷，他剛踏上船篷，心硯「一鶴沖天」，如一隻大鳥般撲向左邊小船，范中恩跟著追到。兩人此起彼落，在十多艘小船上來回盤旋。范中恩始終搶不近心硯身邊，心中焦躁，又盤了一圈。眼見前面三艘小船丁字形排著，心硯已跳上近身的一艘，他假意向左一撲，心硯嘻嘻一聲，跳上右邊小船。哪知他往左一撲是虛勢，隨即也跳上了右邊小船，兩人面面相對，他左筆一探，點向心硯胸前。心硯待要轉身閃避，已然不及，危急中向前一撲，發掌向范中恩小肚打去。范中恩左筆撩架，右筆急點對方後心，這一招又快又準，眼見他無法避過，忽然背後呼的一聲，似有一件十分沉重的兵刃襲到。他不暇襲敵，先圖自救，扭腰轉身，右筆自上而下，朝來人兵器上猛砸下去，噹的一聲大響，火光四濺，來人兵器只稍稍一沉，又向他腰上橫掃過來。這時他已看清對方兵器是柄鐵槳，使槳之人竟是船尾的艄公，剛才一擊，已知對方力大異常，不敢硬架，拔起身來，輕輕向船舷落下，欺身直進，去點艄公的穴道。蔣四根解了心硯之圍，見范中恩縱起身來，疾伸鐵槳入水一扳，船身轉了半個圈子，待他落下來時，船身已不在原位。他「啊喲」一聲尚未喊畢，撲通一響，入水遊湖，湖水汩汩，灌入口來也。心硯拍手笑道：「捉迷藏捉到水裡去啦。」乾隆船上兩名會水的侍衛趕緊入水去救，將要游近，蔣四根已將鐵槳送到范中恩面前，他在水中亂抓亂拉，碰到鐵槳，管他是什麼東西，馬上緊緊抱住。蔣四根舉槳向乾隆船上一揮，喝道：「接著！」范中恩的師叔龍駿也是御前侍衛，忙搶上船頭，伸手接住。范中恩在皇上面前這般大大丟臉，說不定回去還要受處分，又是氣，又是急，濕淋淋的怔住了，站著不功，身上的西湖水不住滴在船頭。龍駿曾聽同伴說起心硯白天在三竺用泥塊打歪袖箭，讓御前侍衛丟臉，現在又作弄他的師侄，待他回到陳家洛身後，便站了出來，陰森森的道：「聽說這位小兄弟暗器高明之極、待在下請教幾招。」

　　陳家洛對乾隆道：「你我一見如故，別讓下人因口舌之爭，傷了和氣。這一位既是暗器名家，咱們請他在靶子上顯顯身手，以免我這小書僮接他不住，受了損傷，兄台你看如何？」乾隆聽他說得有理，只得應道：「自當如此，只是倉卒之間，沒有靶子。」心硯縱身跳上楊成協坐船，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楊成協點點頭，向旁邊小船中的章進招了招手。章進跳了過來。楊成協道：「抓住那船船梢。」章進依言抓住自己原來坐船的船梢。這時楊成協也已拉過船頭木槓，喝一聲「起！」兩人竟將一艘小船舉了起來，兩人的坐船也沉下去一截。眾人見二人如此神力，不自禁的齊聲喝彩。

　　駱冰看得有趣，也跳上船來，笑道：「真是個好靶子！」蕩起雙槳，將楊成協的坐船划向花艇。心硯叫道：「少爺，這做靶子成麼？請你用筆畫個靶心。」

　　陳家洛舉起酒杯，抬頭飲乾，手一揚，酒杯飛出，波的一聲，酒杯嵌入兩人高舉的小船船底，平平整整，毫沒破損，眾人又是拍手叫好。白振和龍駿等高手見楊成協和章進舉船，力氣固是奇大，但想一勇之夫，亦何足畏，待見陳家洛運內力將瓷杯嵌入船底，如發鋼鏢，這才暗皺眉頭，均覺此人難敵。陳家洛笑道：「這杯就當靶心，請這位施展暗器吧。」駱冰將船划退數丈，叫道：「太遠了嗎？」龍駿更不打話，手電暗扣五枚毒蒺藜，連揮數揮，只聽得叮叮一陣亂響，瓷片四散飛揚，船底酒杯已被打得粉碎。心硯從船後鑽出，叫道：「果然好準頭！」龍駿忽起毒心，又是五枚毒蒺藜飛出，這次竟是對準心硯上下左右射去。眾人在月光下看得分明，齊聲驚叫。那龍駿的暗器功夫當真厲害，手剛揚動，暗器已到面前，眾人叫喊聲中，五枚毒蒺藜直奔心硯五處要害。心硯大驚，撲身滾倒，駱冰兩把飛刀也已射出，當當兩聲，飛刀和兩枝毒蒺藜墜入湖中。心硯一滾躲開兩枚，中間一枚卻說什麼也躲不開了，正打在左肩之上。他也不覺得如何疼痛，只是肩頭一麻，站起身來，破口大罵。紅花會群雄無不怒氣衝天，小船紛紛劃攏，擁上來要和龍駿見個高下。清宮眾侍衛也覺得這一手過於陰毒，在皇帝面前，眾目昭彰之下，以這卑鄙手段暗算對方一個小孩，未免太不漂亮，勢將為人恥笑，但見紅花會群雄聲勢洶洶，當即從長衣下取出兵刃，預備護駕迎戰。李可秀摸出胡笳，放在口邊就要吹動，調集兵士動手。陳家洛叫道：「眾位哥哥，東方先生是我嘉賓，咱們不可無禮，大家退開。」群雄聽得總舵主發令，當即把小船划退數丈。這時楊成協和章進已將舉起的小船放回水面。駱冰在看心硯的傷口。徐天宏也跳過來詢問。心硯道：「四奶奶，七爺，你們放心，我痛也不痛，只是癢得厲害。」說著要用手去抓。駱冰和徐天宏一聽大驚，知道暗器上餵了極厲害的毒藥，忙抓住他雙手。心硯大叫：「我癢得要命，七爺，你放手。」說著用力掙扎。徐天宏心中焦急，臉上還是不動聲色，說道：「你忍耐一會兒。」轉頭對駱冰道：「四嫂，你去請三哥來。」駱冰應聲去了。駱冰剛走開，一艘小船如飛般劃來，船頭上站著紅花會的杭州總頭目馬善均。他跳上徐天宏坐船，悄聲道：「七當家，西湖邊上佈滿了清兵，其中有御林軍各營。」徐天宏道：「有多少人？」馬善均道：「總有七八千人，外圍接應的旗營兵丁還不計在內。」徐天宏道：「你立刻去召集杭州城外的兄弟，集合湖邊候命，可千萬別給官府察覺，每人身上都藏一朵紅花。」馬善均點頭應命。徐天宏又問：「馬上可以召集多少人？」馬善均道：「連我機房中的工人，一起有兩千左右，再過一個時辰，等城外兄弟們趕到，還有一千多人。」徐天宏道：「咱們的兄弟至少以一當五，三千人抵得一萬五千名清兵，人數也夠了，況且綠營裡還有咱們的兄弟，你去安排吧。」馬善均接令去了。趙半山坐船划到，看了心硯傷口，眉頭深皺，將他肩上的毒蒺藜輕輕起出，從囊中取出一顆藥丸，塞在他口裡，轉身對徐天宏淒然道：「七弟，沒救了。」徐天宏大驚，忙問：「怎麼？」趙半山低聲道：「暗器上毒藥厲害非常，除了暗器主兒，旁人無法解救。」徐天宏道：「他能支持多少時候？」趙半山道：「最多三個時辰。」徐天宏道：「三哥，咱們去把那傢伙拿來，逼他解救。」一言把趙半山提醒，他從囊中取出一隻鹿皮手套，戴在手上，縱身躍起，三個起伏，在三艘小船舷上一點，已縱到陳家洛和乾隆眼前，叫道：「陸公子，我想請教這位暗器名家的手段。」陳家洛見龍駿打傷心硯，十分惱怒，見趙半山過來出頭，正合心意，對乾隆道：「我這位朋友打暗器的本領也還過得去，他們兩位比試，一定精彩熱鬧，好看非凡。」皇帝聽說有好戲可看，當然贊成，越是比得凶險，越是高興，轉頭對龍駿道：「去吧，可別丟人。」龍駿應了。白振低聲道；「那是千臂如來，龍賢弟小心了。」龍駿也久聞千臂如來的名頭，心中一驚，自忖暗器從未遇過敵手，今日再將名震江湖的千臂如來打敗，那更是大大的露臉了，越眾而前，抱拳說道：「在下龍駿，向千臂如來趙前輩討教幾手。」趙半山哼了一聲道：「果然是你，我本想旁人也不會使這等卑鄙手段，用這般陰損暗器。」

　　龍駿冷笑一聲，道：「我只有兩條臂膀，請千臂如來賜招。」他意含譏誚，說瞧你千條臂膀，又怎樣奈何我這兩條臂膀。趙半山反身竄出，低聲喝道：「來吧！」龍駿道：「我比暗器可只和你一人比。」趙半山怒道：「難道我們兄弟還會暗算你不成？」龍駿道：「好，就是要你這句話。」身形一晃，竄上一艘小船的船頭。他知道船上全是紅花會的扎手人物，雖然趙半山答應無人暗算，但自己以卑鄙手段傷了對方一個少年，究怕人家也下毒手報復，是以不敢在船梢有人處落腳。

　　趙半山等他踏上船頭，左手一揚，右手一揮，打出三隻金錢鏢、三枝袖箭，頭一低，背後又射出一枝背弩。龍駿萬料不到他一剎那間竟會同時打出七件暗器，嚇得心膽俱寒，當下無法躲避，已顧不得體面，縮身在船底一伏，只聽得拍、拍、拍一陣響，七件暗器全打在船板之上。船梢上那人罵道：「龜兒子，你先人板板，這般現世，鬥什麼暗器？」

　　龍駿躍起身來，月光下趙半山的身形看得清楚，發出一枚菩提子向他打去。趙半山一聽破空之聲，知道不是毒蒺藜，側身讓開，身子剛讓到右邊，三枚毒蒺藜已迎面打到。趙半山迎面一個「鐵板橋」，三枚毒蒺藜剛從鼻尖上擦過，叫了一聲「好！」剛要站起，又是三枚毒蒺藜向下盤打來。龍駿轉眼之間，也發出七件暗器，稱做「連環三擊」。趙半山人未仰起，左手一粒飛蝗石，右手一枚鐵蓮子，將兩枚毒蒺藜打在水中，待中間一枚飛到，伸手接住，放在懷裡，眼見他暗器手段果然不凡，暗忖此人陰險毒辣，定有詭計，可別上了他當，手一揚，三枚金錢鏢分打他上盤「神庭穴」、乳下「天池穴」，下盤「血海穴」。龍駿見他手動，已拔起身子，竄向另一條小船。趙半山看準他落腳之處，一枝甩手箭甩出，龍駿舉手想接，忽然一樣奇形兵刃彎彎曲曲的旋飛而至，急忙低頭相避，說也奇怪，那兵刃竟又飛回趙半山手中。他伸手一抄，又擲了過來。龍駿從未接過他這獨門暗器「回龍璧」，一嚇之下，心神已亂，不提防迎面又是兩粒菩提子飛來，左眉尖「陽白穴」、左肩「缺盆穴」同時打中，身子一軟，癱跪船頭。

　　眾侍衛見他跌倒，無不大驚。與龍駿齊名大內的「一葦渡江」褚圓仗劍來救，劍護面門，縱身向龍駿躍去，人在半空，見對面也有一人挺劍跳來。褚圓躍起在先，早一步落在船頭，左手捏個劍決，右手劍挽個順勢大平花，橫斬迎面縱來那人項頸，想將他逼下水去。哪知那人身在半空，劍鋒直刺褚圓右腕，正所謂「善攻者攻敵之必守」，雖在夜中，這一劍又準又快，霎時間攻守易勢。褚圓急忙縮手，劍鋒掠下挽個逆花，直刺敵足，這一招是達摩劍術中的「虛式分金」。那人左足虛晃一腳，右足直踢褚圓右腕。褚圓提手急避，未及變招，那人已站在船頭。月光下只見他身穿道裝，左手袖子束在腰帶之中。

　　褚圓原是和尚，法名智圓，後來犯了清規，被追繳度牒，逐出廟門，他索性還了俗，改名褚圓，仗著一手達摩劍精妙陰狠，竟做到皇帝的貼身侍衛。他原在空門，還俗後又長在禁城，江湖上之事不大熟悉，但見來敵劍法迅捷，生平未見，卻不知道那是七十二手追魂奪命劍獨步天下的無塵道人，當即喝問：「來者是誰？」無塵笑道：「虧你也學劍，不知道我麼？」褚圓一招「金剛伏虎」接著一招「九品連台」，一劍下斬，一劍上挑。無塵笑道：「劍法倒也不錯，再來一記『金輪度劫』！」話剛出口，褚圓果然搶向外門，使了一招「金輪度劫」。他劍招使出，心中一怔：「怎麼他知道？」無塵微微一笑，劍鋒分刺左右，喝道：「你使『浮丘挹袖』，再使『洪崖拍肩』！」話剛說完，褚圓果然依言使了這兩招。這哪裡是性命相撲，就像是師父在指點徒弟。褚圓素來自負，兩招使後，退後兩步，凝視對方，又羞又怒，又是驚恐。其實無塵深知達摩劍法的精微，眼見褚圓造詣不凡，劍鋒所至，正是逼得他非出那一招不可之處，事先卻叫了招數的名頭。這一來先聲奪人，褚圓一時不敢再行進招。

　　駱冰在船梢掌槳，笑吟吟的把船划到陳家洛與乾隆面前，好教皇帝看清楚部屬如何出醜。其時趙半山已將龍駿擒住，徐天宏在低聲逼他交出解藥。龍駿閉目不語。徐天宏將刀架在他頸中威嚇，他仍是不理，心中盤算：「我寧死不屈，回去皇上定然有賞，只要稍有怯意，削了皇上顏面，我一生前程也就毀了。在皇上面前，諒這些土匪也不敢殺我。」

　　無塵喝道：「我這招是『仙人指路』，你用『回頭是岸』招架！」褚圓下定決心，偏不照他的話使劍。哪知無塵劍鋒直戳他右頰，褚圓苦練達摩劍法二十餘年，心劍合一，勢成自然，已是根深蒂固，敵劍既然如此刺到，不得不左訣平指轉東，右劍橫劃，兩刃作天地向，正是一招「回頭是岸」。

　　無塵一招「仙人指路」逼褚圓以「回頭是岸」來招架，意存雙關，因道家求仙，釋家學佛，自己指點對方迷津，叫他認輸回頭。褚圓一招使出，見無塵縮回長劍，目光似電，盯住了自己，不由得進固不敢，退又不是，十分狼狽。無塵喝道：「我這招『當頭棒喝』，你快『橫江飛渡』！」說罷，長劍平挑，當頭劈下。褚圓身隨劍轉，回劍橫掠，左手劍訣壓住右肘，這一招不是達摩劍術中的「橫江飛渡」是什麼？

　　乾隆略懂武藝，雖身手平庸，但大內奇材異能之士甚多，他從小看慣，見識卻頗淵博，見無塵喊聲未絕，褚圓已照著他的指點應招，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卻又不禁寒心，暗忖：「褚圓在大內眾侍衛中已算一等高手，可是與這些匪徒一較量，竟然給人家耍猴兒般玩弄，一旦真有緩急，這些人濟得甚事？」他可不知道無塵劍法海內無對，褚圓遇到他自是動彈不得。也是今晚適逢其會，讓乾隆見識到天下第一劍的劍法，他竟以為「匪幫」中如此人材極伙，那也是想得左了。

　　乾隆又看幾招，再也難忍，對白振道：「叫他回來。」白振叫道：「褚兄，主人叫你回來。」褚圓巴不得有此一叫，只因滿清軍法嚴峻，臨陣退縮必有重刑，他進退兩難，正在萬般無奈之際，忽有皇命，如逢大赦，忙回劍護身，便欲回跳。無塵喝道：「早叫你走，你不走，現在想走，嘿嘿，道爺可不放了！」長劍閃動，褚圓只見前後左右都是敵劍，全身立被裹於一團劍氣之中，哪敢移動半步，只覺臉上身上涼颼颼地，似有一柄利刃周遊划動。白振見褚圓無法退出，縱身向兩人撲將過來，伸出雙爪，便來硬奪無塵長劍。無塵見他來得兇猛，劍鋒一圈，反刺對方下盤。白振的武藝比之褚圓可高明得多了，左手兩根手指搭著劍鋒，右手一掌向他左肩打去。無塵缺了左臂，不免吃虧，敵人攻向左側，只有退避，無法反擊，身子一側，右劍直刺敵人咽喉，這一劍當真迅捷無倫。白振出手神速，竟然不輸無塵劍招，斜身避劍，右掌繼續追擊對方左肩，無塵向後退出一步，右手手腕已被他抓住。趙半山、徐天宏、駱冰等等看得親切，不由得齊聲呼叫。劍光掌影中無塵左腳飛起，直踢對方右胯。白振向左一避，借勢仍奪長劍。無塵左腳未落，右腳跟著踢出。白振萬想不到他出腿有如電閃，生平從所未見，手爪一鬆，急忙後退。無塵右腿落空，左腿跟上，這一下白振再也躲避不了，右股上重重著了一腳，一個踉蹌，險險跌入湖中。他下盤穩實，隨即站定，身子傾斜，卻仍屹立船邊，雙手疾向無塵雙目抓到。無塵側頭避讓，肩頭已被他手掌擊中。無塵罵了一聲，連環迷蹤腿一腿快如一腿，連綿不斷，左腳甫起，右腳跟著飛出。白振立即變招，眼見對方一腿又到，忙拔身縱高。這兩位大高手武功均以快速見長，此刻兔起鶻落，星丸跳躍，連經數變，旁人看得眼也花了。駱冰坐在後梢，見白振躍起，木槳抄起一大片水向他潑去。白振本擬落在船頭，空手和無塵的長劍拚鬥一場，忽見一片白晃晃的湖水迎頭澆來，情急之下，在空中打個觔斗，倒退落回花艇，總算他身手矯捷，饒是如此，下半身還是被澆得濕淋淋的十分狼狽。豈知比起褚圓來，直是算不了什麼。原來褚圓得他來援，逃出了無塵劍光籠幕，跳回花艇，驚魂甫定，正要站到乾隆背後，忽然玉如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只見乾隆皺起眉頭，陳家洛似笑非笑，各人神色都是十分奇特。他心中一愕，一陣微風吹來，頓感涼意，一看自身，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全身衣服已被無塵割成碎片，七零八落，不成模樣，頭上又是熱辣辣地，一摸頭臉，辮子、頭髮、眉毛均被剃得乾乾淨淨，又驚又羞，忽然間褲子又向下溜去，原來褲帶也給割斷了，忙伸雙手去搶褲子，噗的一聲，手裡長劍跌入湖中。

　　乾隆眼見手下三名武藝最高的侍衛都被打得狼狽萬狀，知道再比下去也討不到便宜，對陳家洛道：「陸兄這幾位朋友果然藝業驚人，何不隨著陸兄為朝廷出力？將來光祖耀宗，封妻蔭子，才不辜負了一副好身手。像這般淪落草莽，豈不可惜？」原來乾隆頗有才略，這時非但不怒，反生籠絡豪傑以為己用之念。陳家洛笑道：「我這些朋友都和小弟一樣，寧可在江湖閒散適意。兄台好意，大家心領了。」乾隆道：「既然如此，今晚叨擾已久，就此告辭。」說罷望著尚在趙半山船中的龍駿。陳家洛叫道：「趙三哥，把東方先生的從人放回吧！」駱冰叫道：「那不成！心硯中了他的毒蒺藜，他不肯給解藥。」說著又將船划近了些。乾隆向李可秀輕輕囑咐幾句，轉頭對龍駿道：「拿解藥給人家。」龍駿道：「小的該死，解藥留在北京沒帶出來。」乾隆眉頭一皺便不言語了。陳家洛道：「趙三哥，放了他吧！」趙半山心想總舵主還不知道毒蒺藜的厲害，可是亦不便公然施刑，而且此人如此凶悍，只怕施刑也自無用，即使從他身邊搜出解藥，不明用法，也是枉然，此刻只要一放走，再要拿他便不容易，何況心硯命懸一線，又怎能耽擱？但總舵主之令卻又不能不遵，當下十分躊躇。

　　徐天宏道：「三哥，那兩枚毒蒺藜給我。」趙半山不明他用意，從懷裡將兩枚毒蒺藜掏出，一枚是從心硯肩上起下，一枚是比暗器時接過來的。徐天宏接過，左手一拉，嗤的一聲，將龍駿胸口衣服扯了一大片，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右手一舉，噗噗噗，毒蒺藜在他胸口連戳三下，打了六個小洞。龍駿「啊喲」一聲大叫，嚇得滿頭冷汗。徐天宏將毒蒺藜交還趙半山，高聲對陳家洛道：「陸公子，請你給幾杯酒。我們要和這位龍爺喝兩杯，交個朋友，馬上放他回來。」陳家洛道：「好。」玉如意在三隻酒杯中斟滿了酒。陳家洛道：「三哥，酒來了。」拿起酒杯擲去，一隻酒杯平平穩穩的從花艇飛出。趙半山伸手輕輕接住，一滴酒也沒潑出。眾人喝彩聲中，其餘兩杯酒也飛到了趙半山手裡。

　　徐天宏接過酒杯，說道：「龍爺，咱們乾一杯！」龍駿傷口早已麻癢難當，見到酒來更如見了蛇蠍，驚懼萬狀，緊閉嘴唇，死咬牙關。要知酒一入肚，血行更快，劇毒急發，立時斃命。徐天宏笑道：「喝吧，何必客氣？」小指與無名指箝緊他鼻孔，大拇指和食指在他兩頰用力一捏，龍駿只得張嘴，徐天宏將三杯酒灌了下去。龍駿三杯酒落肚，片刻之間胸口麻木，大片肌肉變成青黑，性命已在呼吸之間，他自知毒蒺藜毒性可怖之至，哪裡還敢倔強，性命要緊，功名富貴只好不理了，顫聲道：「放開我穴道，我……我……我……拿解藥出來。」趙半山一笑，一揉一拍，解開他閉住的穴道。龍駿咬緊牙關，從袋裡摸出三包藥來，說道：「紅色的內服，黑色的吸毒，白色的收口。」話剛說完，人已昏了過去。趙半山忙將一撮紅色藥末在酒杯裡用湖水化了，給心硯服下，將黑藥敷上傷口，不一會，只見黑血汩汩從傷口流出。駱冰隨流隨拭，黑血漸漸變成紫色，又變成紅色，心硯，「啊喲，啊喲」的叫了起來，趙半山再把白色藥末敷上，笑道：「小命拾回來啦！」徐天宏恨龍駿歹毒，將三包藥都放入懷中，大聲道：「你的解藥既然留在北京，即刻回京去取解藥，也還來得及。」趙半山見到龍駿的慘狀，心有不忍，向徐天宏把藥要了過來，給他敷服。陳家洛向乾隆道：「小弟這幾個朋友都是粗魯之輩，不懂禮數，仁兄幸勿見責。」乾隆乾笑幾聲，舉手說道：「今日確是大增見聞。就此別過。」陳家洛叫道：「東方先生要回去了，船靠岸吧！」艄公答應了，花艇緩緩向岸邊劃去。

　　數百艘小船前後左右擁衛，船上燈籠點點火光，天上一輪皓月，都倒映在湖水之中，湖水深綠，有若碧玉。陳家洛見此湖光月色，心想：「西湖方圓號稱千頃。昔賢有詩詠西湖夜月，云：『寒波拍岸金千頃，灝氣涵空玉一杯。」麗景如此，誠非過譽。」

## 第08回　千軍嶽峙圍千頃　萬馬潮洶動萬乘

　　不一刻，群船靠岸。李可秀先跳上岸，伸雙手扶掖乾隆上岸。眾侍衛圍成半圓，三面拱衛。陳家洛等也上了岸。李可秀摸出胡笳，「嘟——嘟——嘟——」的吹了三聲。數百名御林軍驍騎營軍士快步奔到。一名侍衛牽過一匹白馬，一腿屈膝，侍候乾隆上馬。四下軍士緩緩聚攏，將陳家洛一干人圍在垓心。乾隆向李可秀一使眼色。李可秀向紅花會群豪大叫：「喂，大膽東西，見了皇上還不磕頭！」

　　徐天宏手一揮，馬善均、馬大挺父子取出火炮流星，嗤嗤數聲，射入天空，如數道彗星橫過湖面，落入水中。驀地裡四下喊聲大起。樹蔭下、屋角邊、橋洞底、山石旁，到處鑽出人來，一個個頭插紅花，手執兵刃。徐天宏高聲叫道：「弟兄們，紅花會總舵主到了，大家快來參見。」紅花會會眾歡聲雷動，紛紛擁了過來。御林軍各營軍士箭在弦、刀出鞘，攔著不許眾人過來。雙方對峙，僵住不動。李可秀又吹起胡笳，只聽得蹄聲雜沓，人喧馬嘶，駐防杭州的旗營和綠營兵丁跟著趕到。李可秀騎上了馬，指揮兵馬，將紅花會群豪團團圍住，只待乾隆下令，便動手捉拿。

　　陳家洛不動聲色，緩步走到一名御林軍軍士身邊，伸手去接他握在手裡的馬韁。那軍士為他目光所懾，不由自主的交上馬韁。陳家洛一躍上馬，從懷裡取出一朵紅花，佩在襟上。這朵紅花有大海碗大小，以金絲和紅絨繞成，花旁襯以綠葉，鑲以寶石，火把照耀下燦爛生光，那是紅花會總舵主的標誌，就如軍隊中的帥字旗一般。紅花會會眾登時呼聲雷動，俯身致敬。旗營和綠營兵丁本來排得整整齊齊，忽然大批兵丁從隊伍中蜂湧而出，統兵官佐大聲吆喝，竟自約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陳家洛面前，雙手交叉胸前，俯身彎腰，施行紅花會中拜見總首領的大禮。陳家洛舉手還禮。那些兵丁行完禮後奔回隊伍，後面隊中又有兵丁奔出行禮，此去彼來，好一陣子才完。原來紅花會在江南勢力大張，旗營和綠營兵丁有很多人被引入會，漢軍旗和綠營中的漢人兵卒尤多。

　　乾隆見自己軍隊中有這許多人出來向陳家洛行禮，這一驚非同小可，今晚若是動武，御林軍各營雖然從北京衛駕而來，忠誠可恃，營中亦無紅花會會眾，但無論如何難操必勝之算，自己又身在險地，自以善罷為上，冷冷向李可秀說道：「你帶的好兵！」李可秀本已驚得呆了，一聽乾隆之言，忙翻身下馬，跪在地上不住叩頭，連稱：「臣該死，臣該死。」乾隆道：『叫他們退走！」李可秀道：「是，是！」起身大聲傳令，命眾兵將後退。徐天宏見清兵退去，叫道：「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請回去吧！」紅花會會眾叫道：「總舵主，各位當家，再見！」呼聲雷動，響徹湖上，只見人頭聳動，四面八方散了下去。

　　乾隆帝弘歷自幼受父親雍正訓誨，文才武略，在滿清皇族中可說是一等一的人才。他深慕當年太祖太宗東征西討，攻城略地，都是身冒矢石，躬親前敵。滿洲兵例，八旗出戰，各旗統兵的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都不得後退一步，否則本旗人丁馬匹即交七旗均分，是以人人善戰，所向克捷。乾隆登基以來，海內晏安，無地可逞英雄，一聽陳家洛在湖上招飲，想起太祖太宗當年在白山黑水間揮刀奔馳的雄風，這一點小小風險豈可不冒？豈知事到臨頭，處處為人所制，幸而他頗識大體，知道小不忍即亂大謀，舉手向陳家洛道：「今晚湖上之遊，賞心悅目，良足暢懷，多謝賢主人隆情高誼。就此別過，後會有期。」在眾侍衛官員擁衛下回撫署去了。陳家洛呵呵大笑，回到船上，與眾兄弟置酒豪飲。紅花會群雄將御前侍衛打得一敗塗地，最後一陣徐天宏與馬善均佈置有方，皇帝手擁重兵，竟不敢下令攻擊，人人興高采烈，歡呼暢飲。徐天宏對馬善均道：「馬大哥，皇帝老兒今日吃了虧回去，定然不肯就此罷休。你吩咐杭州眾兄弟大家特別留神，尤其是旗營綠營裡的兄弟，別中了他暗算。要是他調大軍來動手，大伙就退入太湖。」馬善均點頭稱是，喝了一杯酒，先行告退，帶了兒子先去部署。陳家洛滿飲一杯，長嘯數聲，見皓月斜照，在湖中殘荷菱葉間映成片片碎影，驀地一驚，問徐天宏道：「今兒是十幾，這幾天忙得日子也忘啦！」徐天宏道：「今兒十七，前天不是咱們一起過中秋的麼？」陳家洛微一沉吟，說道：「周老前輩、道長、眾位哥哥，今兒大家忙了一晚，總算沒失面子，文四哥的下落也有了消息。現在請大家回去休息。明日我有點私事，後天咱們就著手打救四哥。」徐天宏問道：「總舵主，要不要哪一位兄弟陪你去？」陳家洛道：「不必了，這件事沒危險，我獨個兒在這裡靜一靜，要想想事情。」眾人移船攏岸，與陳家洛別過，上岸回去。楊成協、衛春華、章進、蔣四根等都已喝得半醉，黑夜中挽臂高歌，在杭州街頭歡呼叫嚷，旁若無人。陳家洛遠望眾人去遠，跳上一艘小船，木槳撥動，小船在明澄如鏡的湖面上輕輕滑了過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槳，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淚來。原來次日八月十八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離家十年，重回江南，母親卻已亡故，想起慈容笑貌，從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從中來。適才聽徐天宏一說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眾人已去，忍不住放聲慟哭。

　　這邊哭聲正悲，那邊忽然傳來格格輕笑。陳家洛止哭回頭，見一艘小船緩緩劃近，月光下見一人從船尾站起，身穿淺灰長袍，雙手一拱，叫道：「陳公子，獨個兒還在賞月嗎？」陳家洛見那人風姿翩翩，便是陸菲青那徒弟，剛才站在乾隆身後，不知他一人重回又有何事，忙一拭眼淚，抱拳回禮，道：「李大哥，找我有什麼事？」李沅芷輕輕一縱，落在陳家洛船頭，笑道：「你那金笛秀才兄弟的消息，可想知道嗎？」陳家洛微微一怔，道：「請坐下細談。」李沅芷一笑坐下，伸手到湖中弄水。這時月亮倒影剛巧映在船邊，她撥弄湖水，水中月亮都被弄得碎亂了。陳家洛問道：「你見到了我們余兄弟嗎？他在哪裡？」李沅芷笑道：「我當然知道，可是偏不跟你說。」陳家洛又是一怔，心想這小子好生古怪，說話倒像個刁蠻姑娘。李沅芷那天摟著霍青桐肩膀細聲笑語的親熱神態，剎那間湧上心頭，對她忽感說不出的厭惡。

　　李沅芷玩了一陣水，右手濕淋淋的伸上來，不住向空中彈水，月光下見他眼圈紅紅的，淚痕未乾，奇道：「咦，你哭過了嗎？剛才我聽到一個人哭，原來是你。」陳家洛別過了頭，不去睬她。李沅芷心中一軟，柔聲道：「是不是牽記你四哥和十四弟呢？你別難過，我跟你說，他兩人都好好活著。」陳家洛本想細問，但聽她一副勸慰小孩子的語氣，很是不快，心想：「就是不靠你報信，我們也查得出來。」仍是默不作聲。

　　李沅芷問道：「我師父呢？他也到杭州了嗎？」陳家洛道：「怎麼？陸老前輩沒跟你在一起嗎？」李沅芷道：「當然啦，那晚在黃河渡口一陣大亂，就沒再見他。」陳家洛道：「陸老前輩武功卓絕，料無錯失，你放心好啦。」李沅芷道：「你們紅花會勢力這麼大，幹麼不派人去找找他？」陳家洛聽她言語無禮，更是不喜，但他究竟頗有涵養，道：「李大哥說的是，明兒我就派人去打聽。」李沅芷隔了一會，說道：「我聽余師哥說你武藝好得了不得。我不信，他說你做我師父都可以，難道你比我師父還強麼？」陳家洛聽她說話不知輕重，微微一笑，道：「陸老前輩是武林中罕見的高手，我若給他做徒弟，他還不見得肯收呢。他要收徒弟，一定得收資質十分聰明之人。」李沅芷笑道：「啊喲，別當面捧人家啦。我剛才見你拋了四隻酒杯，內勁使得好極啦。不過你們紅花會的人對你這麼服服貼貼，比見老子還恭敬，我可有點不服氣。」

　　陳家洛哼了一聲，心道：「要人信服，又不是靠武功威嚇，這點你不懂，也懶得跟你多說。」見她又稚氣又無禮，覺得這小子很是莫名其妙，說道：「天快亮啦，我要上岸去，再見吧！」說罷舉起槳來，等她跳回自己船上。李沅芷大不高興，說道：「雖然別人都服你，你可不必對我這麼驕傲！」

　　陳家洛聽了這話，氣往上衝，便要發作，轉念一想，自己領袖群倫，為紅花會眾豪傑之長，不能隨便動怒，這姓李的年紀比自己小，此時又無第三人在場，爭吵起來，被人說一句以大壓小，何況她師父對本會情義深長，瞧她師父臉面，不必跟她一般見識，當下強抑怒氣，舉槳划船。李沅芷是個自小給人順慣了的人，陳家洛越不理睬，心頭越是氣惱，悶在船頭，一時下不了台。小船將近劃到三潭印月，李沅芷冷笑道：「你不必神氣。你要是真狠，幹麼獨自偷偷的躲在這裡哭？」陳家洛仍是不理。李沅芷大聲道：「我跟你說話，難道你沒聽見？」

　　陳家洛呼了一口氣，側目斜視，心想：「這小子真是不識好歹，連你師父都對我客客氣氣，你竟敢對我大呼小叫。」李沅芷冷冷的道：「我好心來向你報訊，你卻不理人家。沒我幫忙，看你救不救得出你的文四哥。」陳家洛秀眉一揚，道：「憑你就有這般大本領？」李沅芷道：「怎麼？你瞧不起人？那麼咱們就比劃比劃。」手腕一翻，從腰間拔出長劍。

　　陳家洛瞧在陸菲青面上一再忍讓，見她忽然拔劍，心念一動，她剛才站在乾隆背後，和統兵的提督神態親熱，難道竟是敵人不成？這時心頭煩躁鬱悶，又覺奇怪，平素自己氣度雍容，不知怎樣對這人卻是說不出的厭憎，只見她容顏秀雅，俊目含嗔，一時捉摸不定她到底是何等樣人，說道：「你剛才站在皇帝背後，是假意投降呢，還是在朝廷做了什麼官職？」李沅芷道：「全不是。」陳家洛道：「難道那些清廷走狗之中，有你親人在內？」李沅芷一聽罵他父親是走狗，怒火大熾，迎面就是一劍，罵道：「你這小子，怎地出口傷人？」陳家洛見她當真動手，心想這人果然和清廷官員有牽連瓜葛，那便不必客氣了，喝道：「好哇，我找你師父算帳去。」身子微偏，讓開來劍。李沅芷等他一站起身，立即挺劍當胸平刺。陳家洛不避不讓，待劍尖剛沾胸衣，突然一吐氣，胸膛向後陷進三寸。其時李沅芷力已用足，雖只相差三寸，劍尖卻已刺他不到，大駭之下，怕他反擊，雙足一點，反身跳到湖中三潭印月石墩之上。那石墩離船甚遠，頂上光滑，她居然穩穩站定。陳家洛本想空手進招，一見她施展武當派上乘輕功，他與張召重對敵過，深知武當派武功厲害，於是斜身縱起，從垂柳梢下穿了過去，站上另一個石墩，手中已執著一條柳枝。李沅芷見他身法奇快，不由得隨暗吃驚，到此地步，也只得硬起頭皮一拚，嬌叱一聲：「看劍！」左掌護身，縱向陳家洛所站的石墩，劍走偏鋒，向他左肩刺去。

　　三潭印月是西湖中的三座小石墩，浮在湖水之上，中秋之夜，杭人習俗以五色彩紙將潭上小孔蒙住。此時中秋剛過，彩紙尚在，月光從墩孔中穿出，倒映湖中，繽紛奇麗。月光映潭，分塔為三，空明朗碧，宛似湖下別有一湖。只見一個灰色人影如飛鳥般在湖面上掠過，劍光閃動，與湖中彩影交相輝映。陳家洛身子略偏，柳枝向她後心揮去。李沅芷一擊不中，右腳在石墩上一點，「鳳點頭」讓過揮來柳枝，斜刺搶上另一個石墩，使招「玉帶圍腰」，長劍繞身揮動，連綿不盡，正是柔雲劍術的精要，跟著和身縱前，心想這一下非把你逼到左邊石墩去不可。陳家洛竟然不退，待她撲到，身子突然拔高，半空轉身，頭下腳上，柳枝當頭揮下。李沅芷舉劍上撩，哪知柳枝順著劍身彎了下來，在她臉上一拂，登時吃了一記，雖不甚痛，卻熱辣辣的十分難受，不暇思索，低頭又竄上左邊石墩，待得站定，見陳家洛也已落下，衣襟當風，柳枝輕搖，顯得十分瀟灑。李沅芷大怒，劍交左手，右手從囊中掏出一把芙蓉金針，連揮三揮，三批金針分上中下三路向他打去。陳家洛在石墩上無處可避，雙腿外挺，身子臨空平臥湖面，左臂平伸，手掌按於石墩之頂，三批金針從他臂上掠過，嗤嗤聲響落入湖中。他左掌一使勁，人已躍起，身上居然沒濺著一點湖水，李沅芷三招沒將他逼離石墩，知道自己決非敵手，叫道：「後會有期，再見吧！」就要竄入小瀛洲亭中。

　　陳家洛叫道：「你也接我一招。」語聲甫畢，人已躍起，柳枝向她臉上拂來。李沅芷吃過苦頭，舉劍在面前挽個平花，想削斷他的柳枝。哪知這柳枝待劍削到，已隨著變勢，裹住劍身，只感到一股大力要將她長劍奪去，同時對方左手也向自己胸部捺來，李沅芷又驚又羞，右手只得鬆開劍柄，左掌一擋，與他左掌相抵，藉著他一捺之勁，跳上右邊石墩。她長劍飛上天空，落下來時，陳家洛伸手接住。李沅芷羞罵：「還虧你是總舵主呢，使這般下流招數！」陳家洛一怔，說道：「胡說八道，哪裡下流？」李沅芷一想，對方又不知自己是女子，使這一招出於無心，當下不打話，一提氣便縱向小瀛洲亭子。陳家洛見她身子一動，已知其意，他身法更快，隨著縱去。李沅芷跳到時，已見陳家洛站在身前，雙手托住長劍，臉色溫和，把劍遞了過來。李沅芷鼓起了腮幫，接過了還劍入鞘，掉頭便走。其時天已微明，陳家洛將襟上紅花取下，放入袋中，緩步走向城東候潮門。到城邊時，城門已開，守門的清兵向陳家洛凝視一下，突然雙手交叉胸前，俯身致敬，原來他是紅花會中人。陳家洛點點頭，出了城門。那清兵道：「總舵主出城，可要一匹坐騎？」陳家洛道：「好吧！」那清兵歡天喜地的去了，不一刻牽了一匹馬來，後面跟著兩名小官，齊向陳家洛彎腰致敬。他們得有機會向總舵主效勞，都感甚是榮幸。

　　陳家洛上馬奔馳，八十多里快馬兩個多時辰也就到了，巳牌時分已到達海寧城的西門安戍門。他離家十年，此番重來，見景色依舊，自己幼時在上嬉游的城牆也毫無變動，青草沙石，似乎均是昔日所曾撫弄。他怕撞見熟人，掉過馬頭向北郊走了五六里路，找一家農家歇了，吃過中飯，放頭便睡。折騰了一夜，此時睡得十分香甜。

　　那農家夫婦見他是公子打扮，說的又是本鄉土話，招呼得甚是慇勤，傍晚殺隻雞款待。陳家洛問起近年情形，那農人說：「皇上最近下旨免了海寧全縣三年錢糧，那都是瞧著陳閣老的面子。」陳家洛心想父親逝世多年，實是猜不透皇帝何以對他家近年忽然特加恩寵。吃過晚飯，拿三兩銀子謝了農家，縱馬入城。先到南門，坐在海塘上望海，回憶兒時母親多次攜了他的手在此觀潮，眼眶又不禁濕潤起來。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見儘是無垠黃沙，此刻重見海波，心胸爽朗，披襟當風，望著大海。兒時舊事，一一湧上心來。眼見天色漸黑，海中白色泡沫都變成模糊一片，將馬匹繫上海塘柳樹，向城西北自己家裡奔去。陳家洛到得家門，忽然一呆，他祖居本名「隅園」，這時原匾已除，換上了一個新匾，寫著「安瀾園」三字，筆致圓柔，認得是乾隆御筆親題。舊居之旁，又蓋著一大片新屋，亭台樓閣，不計其數。心中一怔，跳進圍牆。

　　一進去便見到一座亭子，亭中有塊大石碑。走進亭去，月光照在碑上，見碑文俱新，刻著六首五言律詩，題目是「御制駐陳氏安瀾園即事雜詠」，碑文字跡也是乾隆所書，心想：「原來皇帝到我家來過了。」月光上讀碑上御詩：

　　「名園陳氏業，題額曰安瀾。至止緣觀海，居停暫解鞍；金堤築籌固，沙渚漲希寬。總僅萬民戚，非尋一己歡。」心想：「這皇帝口是心非，自己出來遊山玩水，也就罷了，說什麼『總僅萬民戚，非尋一己歡。』」又讀下去：「兩世鳳池邊，高樓睿藻懸。渥恩賚耆碩，適性愜林泉。是日亭台景，秋遊角征弦；觀瀾還返駕，供帳漫求妍。」他知第二句是指樓中所懸雍正皇帝御書「林泉耆碩」匾額。見下面四首詩都是稱賞園中風物，對陳家功名勳業頗有美言。詩雖不佳，但對自己家裡很是客氣，自也不免高興。由西折入長廊，經「滄波浴景之軒」而至環碧堂，見堂中懸了一塊新匾，寫著「愛日堂」三字，也是乾隆所書，尋思：「『愛日』二字是指兒子孝父母，出於『法言』：『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那是感歎奉事父母的日子不能長久，多一天和父母相聚，便好一天，因此對每一日都感眷戀。這兩個字由我來寫，才合道理，怎麼皇帝親筆寫在這裡？這個皇帝，學問未免欠通。」

　　出得堂來，經赤欄曲橋，天香塢，北轉至十二樓邊，過群芳閣，竹深荷淨軒，過橋竹蔭深處，便是母親的舊居筠香館。只見館前也換上了新匾，寫著「春暉堂」三字，也是乾隆御筆，心中一酸，坐在山石之上，心想：「孟郊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一首詩，真是為我寫照了。」望著這三個字，想起母親的慈愛，又不禁掉下淚來。突然之間，全身一震，跳了起來，心道：「『春暉』二字，是兒子感念母恩的典故，除此之外，更無他義。皇帝寫這匾掛在我姆媽樓上，是何用意？他再不通，也不會如此胡來。難道他料我必定歸來省墓，特意寫了這些匾額來籠絡我麼？」沉吟良久，難解其意，當下輕輕上樓，閃在樓台邊一張，見房內無人，房內佈置宛若母親生時，紅木傢俱、雕花大床、描金衣箱，仍是放在他看了十多年的地方。桌上明晃晃的點著一枝紅燭。忽然隔房腳步聲響，一人走進房來。

　　他縮身躲在一隅，見進來的是個老媽媽。他一見背影，忍不住就要呼叫出聲，原來那是他母親的贈嫁丫環瑞芳。陳家洛從小由她撫育帶領，直到十五歲，是下人中最親近之人。瑞芳進房後，拿了抹布，把各件傢俱慢慢的逐一抹得乾乾淨淨，坐在椅上發了一陣呆，在床上枕頭底下摸出一頂小孩帽子，不住撫摸歎氣。那是一頂大紅緞子的繡花帽，帽上釘著一塊綠玉，綠玉四周是八顆大珠，正是陳家洛兒時所戴。他再也忍耐不住，一個箭步縱進房去，抱住了她。

　　瑞芳大吃一驚，張嘴想叫，陳家洛伸手按住她嘴，低聲道：「別嚷，是我。」瑞芳望著他臉，嚇得說不出話來。原來陳家洛十五歲離家，十年之後，相貌神情均已大變，而五十多歲的老婆婆，十年間卻無多大改變。

　　陳家洛道：「瑞姑，我是三官呀，你不認得了嗎？」瑞芳兀自迷迷惘惘，道：「你……你是三官，你回……回來啦？陳家洛微笑點頭。瑞芳神智漸定，依稀在他臉上看到了三官那淘氣孩子的容貌，突伸雙臂抱住了他，放聲哭了出來。

　　陳家洛連忙搖手，道：「別讓人知道我回來了，快別哭。」瑞芳道：「不礙事，他們都到新園子裡去啦，這裡沒人。」陳家洛道：「那新園子是怎麼回事？」瑞芳道：「今年上半年才造的，不知用了幾十萬兩銀子哪，也不知道有什麼用。」陳家洛知她這些事情不大明白，問道：「姆媽怎麼去世的？她生了什麼病？」瑞芳掏出手帕來擦眼淚，說道：「小姐那天不知道為什麼，很不開心，一連三天沒好好吃飯，就得了病。拖了十多天就過去啦。」說到這裡，輕輕啜泣。原來江南世家小姐出嫁，例有幾名丫環陪嫁，小姐雖然做了太太婆婆，陪嫁丫頭到老仍是叫她小姐。她又泣道：「小姐過去的時候老惦記你，說：『三官呢？他還沒來嗎？我要三官來呀！』這樣叫了兩天才死。」陳家洛嗚咽道：「我真是不孝，姆媽臨死時要見我一面也見不著。」又問：「姆媽的墳在哪裡？」瑞芳道：「在新造的海神廟後面。」陳家洛問：「海神廟？」瑞芳道：「是啊，那也是今年春天剛造的。廟大極啦，在海塘邊上。」陳家洛道：「瑞姑，我去看看再說。」瑞芳忙道：「不，不能……」他已從窗中飛身出去。從家裡到海塘是他最熟悉的道路，片刻間即已奔到。只見西首高樓臨空，是幾座兒時所未見之屋宇，想必是海神廟了，於是徑向廟門走去。忽然廟左廟右同時響起輕微的腳步聲，他疾忙後退，縮身一棵柳樹之後，只見神廟左右分別竄出兩個黑衣人來，四人在廟門口舉手打個招呼，腳步不停，分向廟左廟右奔了下去。他十分奇怪，心想海寧是海隅小縣，看這四人武功均各不弱，到這裡來不知有甚圖謀，正想跟蹤過去查察，忽然腳步聲又起，又是四人從廟旁包抄過來，這四人身材模樣和先前四人並不相同。他更是詫異，待這四人交叉而過，便提氣躍上廟門，橫躺牆頂，俯首下視。黑影起處，又有四人盤繞過去，縱目一數，總共約有四十人之譜，個個繞著海神廟打圈子，全神貫注，一聲不作，武功均非泛泛。難道是什麼教派行拜神儀典？還是大幫海盜在此聚會分贓，怕人搶奪，以致巡邏如此嚴密？若非自己輕功了得，見機又快，早就給他們查覺了。好奇心起，輕輕跳下，隱身牆邊，溜進太殿中查看。東殿供的是建造海塘的吳越王錢叔，西殿供的是潮神伍子胥和文種，再到中殿，殿上香煙繚繞，蠟燭點得晃亮，心想這裡供的不知是何神祇，抬頭一看，不禁驚得呆了。中間端坐的潮神面目清秀，下頷微髭，一如自己父親陳閣老生時。陳家洛奇異萬分，忍不住輕輕的「咦」了一聲。只聽得殿外傳來腳步之聲，忙隱身一座大鐘之後。不一會，四個人走進殿來，這四人身穿一色黑衣，手中拿著兵刃，在殿中繞了一圈又走了出去。

　　他見左面有一扇門開著，悄悄走過去，向外張望，見是一條長長的白石甬道，直通出去，氣派宏偉，宛如北京禁城宮殿規模。心想走上這條白石甬道難免被人發覺，於是躍上甬道之頂，一溜煙般到了甬道末端，一看下面無人，輕輕躍下。過去又是一座神殿，殿外寫著「天後宮」三個大字，殿門並未關團，便走進去瞻仰神像，這一下比剛才驚訝更甚。

　　原來天後神像臉如滿月，雙目微揚，竟與自己生母徐氏的相貌一模一樣。愈看愈奇，如入五里霧中，轉身奔出，去找尋母親的墳墓，只見天後宮之後搭著一排連綿不斷的黃布帳篆。當下隱身牆角往外注視，眼光到處，儘是身穿黑衣的壯漢，在黃布帳外來回巡視。今晚所見景象，俱非想像所及，雖見這些人戒備森嚴，但藝高人膽大，決心探個明白，在地下慢慢爬近帳篷，待兩名黑衣人一背轉身，便掀開帳篷鑽了進去。

　　先行伏地不動，細聽外面並無聲息，知道自己蹤跡未被發覺，回頭過來，只見帳篷中空空曠曠，一個人也沒有。地下整理的十分平整，草根都已鏟得乾乾淨淨，帳篷一座接著一座，就如一條大甬道一般，直通向後。每座帳篷中都點著巨燭油燈，照得一片雪亮，一眼望去，兩排燈光就如兩條小火龍般伸展出去。不由得一陣迷惘、一陣驚懼，百思不得其解，一步步向前走去，當真如在夢中。四下裡靜悄悄的，只有蠟燭上的燈花偶然爆裂開來，發出輕微的聲息。他屏息提氣，走了數十步，忽聽得前面有衣服響動之聲，忙向旁一躲，隔了半晌，見無動靜，又向前走了幾步，燈光下只見前面隆起兩座並列的大墳，有一人面墳而坐。墳前各有一碑，題著朱紅大字，一塊碑上寫的是「皇清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工部尚書陳文勤公諱世倌之墓」，另一塊碑上寫的是「皇清一品夫人陳母徐夫人之墓」。陳家洛在燭光下看得明白，心中一酸，原來自己父母親葬在此處，也顧不得危機四伏，就要撲上去哭拜，剛跨出一步，忽然坐在墳前那人站了起來。陳家洛忙站定身子，只見他站著向墳凝視片刻，突然跪倒，拜了幾拜，伏地不起，看他背心抽動，似在哭泣。見此情形，陳家洛提防疑慮之心盡消，此人既在父母墳前哭拜，不是自己戚屬，也必是父親的門生故吏，見他哭泣甚悲，輕輕走上前去，在他肩頭輕拍，說道：「請起來吧！」那人一驚，突然跳起，卻不轉身，厲聲喝問：「誰？」陳家洛道：「我也是來拜墳的。」他不去理會那人，跪倒墳前，想起父母生前養育之恩，不禁淚如雨下，嗚咽著叫道：「姆媽、爸爸，三官來遲了，見不著你了。」

　　站著的那人「啊」的一聲，腳步響動，急速向外奔出。陳家洛伸腰站起，向後連躍兩步，已攔在那人面前，燈光下一朝相，兩人各自驚得退後幾步。原來在他父母墳前哭拜的，竟是當今滿清乾隆皇帝弘歷。乾隆驚道：「你……你怎麼深夜到這裡來？」陳家洛道：「今天是我母親生辰，我來拜墳。你呢？」乾隆不答他問話，道：「你是陳……陳世倌的兒子？」陳家洛道：「不錯，江湖上許多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吧？」乾隆搖搖頭：「沒聽說過。」原來近年乾隆對海寧陳家榮寵殊甚，臣子中雖有人知道紅花會新首領是故陳閣老少子，可是誰都不敢提起，須知皇帝喜怒難測，一個多事說了出來，獎賞是一定沒有，說不定反落個殺身之禍。

　　這時陳家洛提防之心雖去，疑惑只有更甚，尋思：「外面如此戒備森嚴，原來是保護皇帝前來祭墓，可是何以如此隱秘？非但時在深夜，而且墳墓與甬道全用黃布遮住，顯是不夠令人知曉。然則皇帝何以又來偷祭大臣之墓？皇帝縱然對大臣寵幸，於其死後仍有遺思，也決無在他墓前跪拜哀哭之理，實在令人費解。」他驚疑不定，乾隆也在對他仔細打量，臉上神色變幻，過了半晌，說道：「坐下來談吧！」兩人並肩坐在墳前石上。兩人今晚是第三次會面。首次在靈隱三竺邂逅相逢，互相猜疑中帶有結納之意；第二次在湖上明爭暗鬥，勢成敵對。此次見面，敵意大消，親近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拉著陳家洛的手，說道：「你見我深夜來此祭墓，一定奇怪。令尊生前於我有恩，我所以能登大寶，令尊之功最鉅，乘著此番南巡，今夜特來拜謝。」陳家洛將信將疑，嗯了一聲。乾隆又道：「此事洩漏於外，十分不便，你能決不吐露麼？」陳家洛見他尊崇自己父母，甚是感激，當即慨然道：「你儘管放心，我在父母墳前發誓，今晚之事，決不對任何人提及。」乾隆知他是武林中領袖人物，最重言諾，何況又在他父母墓前立誓，登時放心，面露喜色。

　　兩人手握著手，坐在墓前，一個是當今中國皇帝，一個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會的首領。兩人都默默思索，一時無話可說。過了良久，忽然極遠處似有一陣郁雷之聲，陳家洛先聽見了，道：「潮來了，咱們到海塘邊看看吧，我有十年不見啦。」乾隆道：「好。」仍然攜著陳家洛的手，走出帳來。

　　陳家洛道：「八月十八，海潮最大。我母親恰好生於這一天，所以她……」說到這裡，住口不說了。乾隆似乎甚是關心，問道：「令堂怎樣？」陳家洛道：「所以我母親閨字『潮生』。」他說了這句話，微覺後悔，心想怎地我將姆媽的閨名也跟皇帝說了，但其時衝口而出，似是十分自然。乾隆臉上也有憮然之色，低低應了聲：「是！原來……」下面的話卻也忍住了，握著陳家洛的手顫抖了幾下。在外巡邏的眾侍衛見皇帝出來，忙趨前侍候，忽見他身旁多了一人，均感驚異，卻也不敢作聲。白振、褚圓等首領侍衛更是慄慄危懼，怎麼帳篷中鑽了一個人進去居然沒有發覺，若是衝撞了聖駕，眾侍衛罪不可赦，待得走近，見他身旁那人竟是紅花會的總舵主，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人人全身冷汗。侍衛牽過御馬，乾隆對陳家洛道：「你騎我這匹馬。」侍衛忙又牽過一匹馬來。兩人上馬，向春熙門而去。

　　這時郁雷之聲漸響，轟轟不絕。待出春熙門，耳中儘是浪濤之聲，眼望大海，卻是平靜一片，海水在塘下七八丈，月光淡淡，平鋪海上，映出點點銀光。

　　乾隆望著海水出了神，隔了一會，說道：「你我十分投緣。我明天回杭州，再住三天就回北京，你也跟我同去好嗎？最好以後常在我身邊。我見到你，就同見到令尊一般。」陳家洛萬想不到他會如此溫和親切的說出這番話來，一時倒怔住了難以回答。乾隆道：「你文武全才，將來做到令尊的職位，也非難事，這比混跡江湖要高上萬倍了。」皇帝這話，便是允許將來升他為殿閣大學士。清代無宰相，大學士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心想他定是喜出望外，叩頭謝恩。哪知陳家洛道：「你一番好意，我十分感謝，但如我貪戀富貴，也不會身離閣老之家，孤身流落江湖了。」乾隆道：「我正要問你，為什麼好好的公子不做，卻到江湖上去廝混，難道是不容於父兄麼？」陳家洛道：「那倒不是，這是奉我母親之命。我父親、哥哥是不知道的。他們花了很多心力，到處找尋，直到現在，哥哥還在派人尋我。」乾隆道：「你母親叫你離家，那可真奇了，卻又幹麼？」陳家洛俯首不答，片刻之後，說道：「這是我母親的傷心事，我也不大明白。」乾隆道：「你海寧陳家世代簪纓，科名之盛，海內無比。三百年來，進士二百數十人，位居宰輔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真是異數。令尊文勤公為官清正，常在皇考前為民請命，以至痛哭流涕。皇考退朝之後，有幾次哈哈大笑，說道：『陳世倌今天又為了百姓向我大哭一場，唉，只好答應了他。」「陳家洛聽他說起父親的政績，又是傷心，又是歡喜，心想：「爹爹為百姓而向皇帝大哭，我為百姓而搶皇帝軍糧。作為不同，用意則一。」這時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掩沒，只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移來。驀然間寒意迫人，白線越移越近，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天際而來，聲勢雄偉已極。潮水越近，聲音越響，真似百萬大軍沖烽，於金鼓齊鳴中一往直前。

　　乾隆左手拉著陳家洛的手，站在塘邊，右手輕搖折扇，驟見夜潮猛至，不由得一驚，右手一鬆，折扇直向海塘下落去，跌至塘底石級之上，那正是陳家洛贈他的折扇。乾隆叫了一聲「啊喲！」白振頭下腳上，突向塘底撲去，左手在塘石上一按，右手已拾起折扇。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牆直向海塘壓來，眼見白振就要披捲入鯨波萬仞之中，眾侍衛齊聲驚呼起來。白振凝神提氣，施展輕功，沿著海塘石級向上攀越，可是未到塘頂，海潮已經捲到。陳家洛見情勢危急，脫下身上長袍，一撕為二，打個結接起，飛快掛到白振頂上。白振奮力躍起，伸手拉住長袍一端，浪花已經撲到了他腳上。陳家洛使勁一提，將他揮上石塘。這時乾隆與眾侍衛見海潮勢大，都已退離塘邊數丈。白振剛到塘上，海潮已捲了上來。陳家洛自小在塘邊戲耍，熟識潮性，一將白振拉上，隨即向後連躍數躍。白振落下地時，海塘上已水深數尺，他右手一揮，將折扇向褚圓擲去，雙手隨即緊緊抱住塘邊上一株柳樹。月影銀濤，光搖噴雪，雲移玉岸，浪捲轟雷，海潮勢若萬馬奔騰，奮蹄疾馳，霎時之間已將白振全身淹沒波濤之下。但潮來得快，退得也快，頃刻間，塘上潮水退得乾乾淨淨。白振閉嘴屏息，抱住柳樹，雙掌十指有如十枚鐵釘，深深嵌入樹身，待潮水退去，才拔出手指，向後退避。乾隆見他忠誠英勇，很是高興，從褚圓手中接過折扇，對白振點頭道：「回去賞你一件黃馬褂穿。」白振全身濕透，忙跪下叩頭謝恩。乾隆轉頭對陳家洛道：「古人說『十萬軍聲半夜潮』，看了這番情景，真稱得上天下奇觀。」陳家洛道：「當年錢王以三千鐵弩強射海潮，海潮何曾有絲毫降低？可見自然之勢，是強逆不來的。」乾隆聽他說話，似乎又要涉及在西湖中談過的話題，知他是決計不肯到朝廷來做官了，便道：「人各有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要勸你一句話。」陳家洛道：「請教。」乾隆道：「你們紅花會的行徑已跡近叛逆。過往一切，我可不咎，以後可萬不能再幹這些無法無天之事。」陳家洛道：「我們為國為民，所作所為，但求心之所安。」乾隆歎道：「可惜，可惜！」隔了一會，說道：「憑著今晚相交一場，將來剿滅紅花會時，我可以免你一死。」陳家洛道：「既然如此，要是你落入紅花會手中，我們也不傷害於你。」乾隆哈哈大笑，說道：「在皇帝面前，你也不肯吃半點虧。好吧，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咱倆擊掌為誓，日後彼此不得傷害。」兩人伸手互拍三下。眾侍衛見皇上對陳家洛大逆不道之言居然不以為忤，反與他擊掌立誓，都感奇怪之極。乾隆說道：「潮水如此沖刷，海塘若不牢加修築，百姓田廬墳墓不免都被潮水捲去。我必撥發官帑，命有司大築海塘，以護生靈。」陳家洛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道：「這是愛民大業，江南百姓感激不盡。」乾隆點了點頭，道：「令尊有功於國家，我決不忍他墳墓為潮水所吞。」轉頭向白振道：「明日便傳諭河道總督高晉、巡撫莊有恭，即刻到海寧來，全力施工。」白振躬身答應。潮水漸平，海中翻翻滾滾，有若沸湯。乾隆拉著陳家洛的手，又走向塘邊，眾侍衛要跟過來，乾隆揮了一揮手，命他們停住。兩人沿著海塘走了數十步，乾隆道：「我見你神色，總有鬱鬱之意。除了追思父母、懷念良友之外，心上還有什麼為難麼？你既不願為官，但有什麼需求，儘管對我說好了。」陳家洛沉吟了一下道：「我想求你一件事，但怕你不肯答應。」乾隆道：「但有所求，無不依從。」陳家洛喜道：「當真？」乾隆道：「君無戲言。」陳家洛道：「我就是求你釋放我的結義哥哥文泰來。」乾隆心中一震，沒想到他竟會求這件事，一時不置可否。陳家洛道：「我這義兄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你了？」乾隆道：「這人是不能放的，不過既然答應了你，也不能失信。這樣吧，我不殺他就是。」陳家洛道：「那麼我們只好動手來救了。我求你釋放，不是說我們救不出，只是怕動刀動槍，傷了你我的和氣。」乾隆昨天見過紅花會人馬的聲勢本領，知他這話倒也不是誇口，說道：「好意我心領了。老實對你說，這人決不容他離我掌握，你既決意要救，三天之後，只好殺了。」陳家洛熱血沸騰，說道：「要是你殺了我文四哥，只怕從此睡不安席，食不甘味。」乾隆冷冷的道：「如不殺他，更是食不甘味，睡不安席。」陳家洛道：「這樣說來，你貴為至尊，倒不如我這閒雲野鶴快活逍遙。」乾隆不願他再提文泰來之事，問道：「你今年幾歲？」陳家洛道：「二十五了。」乾隆歎道：「我不羨你閒雲野鶴，卻羨你青春年少。唉，任人功業蓋世，壽數一到，終歸化為黃土罷了。」兩人又漫步一會，乾隆問道：「你有幾位夫人？」不等他回答，從身上解下一塊佩玉，說道：「這塊寶玉也算得是希世之珍，你拿去贈給夫人吧。」陳家洛不接，道：「我未娶妻。」乾隆哈哈大笑，說道：「你總是眼界太高，是以至今未有當意之人。這塊寶玉，你將來贈給意中人，作為定情之物吧。」玉色晶瑩，在月亮下發出淡淡柔光，陳家洛謝了接過，觸手生溫，原來是一塊異常珍貴的暖玉。玉上以金絲嵌著四行細篆銘文：「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乾隆笑道：「如我不知你是胸襟豁達之人，也不會給你這塊玉，更不會叫你贈給意中人。」這四句銘文雖似不吉，其中實含至理。陳家洛低吟「情深不壽，強極則辱」那兩句話，體會其中含意，只覺天地悠悠，世間不如意事忽然間一齊兜上心頭，悲從中來，直欲放聲一哭。乾隆道：「少年愛侶，情深愛極，每遭鬼神之忌，是以才子佳人多無美滿下場，反不如傖夫俗子常能白頭偕老。情不可極，剛剛易折，先賢這話，確是合乎萬物之情。」陳家洛不願再聽下去，將溫玉放在懷裡，說道：「多謝厚貺，後會有期。」拱手作別。乾隆右手一擺，說道：「好自珍重！」陳家洛回過頭來向城裡走去。

　　白振走到陳家洛面前，說道：「剛才多承閣下救我性命，十分感激，只怕此恩不易報答。」陳家洛道：「白老前輩說哪裡話來？咱們是武林同道，朋友有事，出一把力何足道哉！」陳家洛又奔回閣老府，翻進牆去，尋到瑞芳，說道：「我哥哥此刻定在新園子中，忙碌不堪，我待會再來找他。瑞姑，你有什麼心願沒有？跟我說，一定給你辦到。」瑞芳道：「我的心願只是求你平平安安，將來娶一房好媳婦，生好多乖乖的官官寶寶。」陳家洛笑道：「那怕不大容易。晴畫、雨詩兩個呢？你去叫來給我見見。」晴畫和雨詩是陳家洛小時服侍他的小丫頭。瑞芳道：「雨詩已在前年過世啦，晴畫還在這裡，我去叫她來。」她出去不一會，晴畫已先奔上樓來。

　　陳家洛見她亭亭玉立，已是個俊俏的大姑娘，但兒時憨態，尚依稀留存。她見了陳家洛臉一紅，叫了一聲「三官」，眼眶兒便紅了。陳家洛道：「你長大啦。雨詩怎麼死的？」晴畫淒然道：「跳海死的。」陳家洛驚問：「幹麼跳海？」晴畫四下望了一下，低聲道：「二老爺要收她做小，她不肯。」陳家洛嗯了一聲。晴畫哭道：「我們姊妹的事也不必瞞你。雨詩和府裡的家人進忠很好，兩人盡力攢錢，想把雨詩的身價銀子積起來，求太太答應她贖身，就和進忠做夫妻。哪知二老爺看中了她，一天喝醉了酒，把她叫進房去。第二天雨詩哭哭啼啼的對我說，她對不起進忠。我勸她，咱們命苦，給人糟蹋了有什麼法子，哪知她想不開，夜裡偷偷的跳了海。進忠抱著她屍身哭了一場，在府門前的石獅子上一頭撞死啦。」陳家洛聽得目眥欲裂，叫道：「想不到我哥哥是這樣的人，我本想見他一面，以慰手足之情，現在也不必再見他了。雨詩的墳在哪裡？你帶我去看看。」晴畫道：「在宣德門邊，等天明了，我帶三官去。」陳家洛道：「現在就去。」晴畫道：「這時府門還沒開，怎麼出得去？」陳家洛微微一笑，伸左手摟住了她腰。晴畫羞得滿臉通紅，正待說話，身體忽如騰雲駕霧般從窗子裡飛了出去，站在屋瓦之上。陳家洛帶著她在屋頂上奔馳，奔了一會，已無屋宇，才跳下地來行走，不一刻已到宣德門畔。晴畫隔了好半天才定了神，驚道：「三官，你學會了仙法？」陳家洛笑道：「你怕不怕？」晴畫微笑不答，將陳家洛領到雨詩墳邊。一\*黃土，埋香掩玉，陳家洛想起舊時情誼，不禁淒然，在墳前作了三個揖。晴畫哭了起來，說道：「三官，要是你在家裡，二老爺也不敢作這樣的事。」陳家洛默然點頭。抬頭見明月西沉，繁星閃爍，陳家洛道：「我們回去吧，我有要緊事要趕回杭州。」兩人再回陳府，陳家洛正待越窗而出。晴畫道：「三官，我求你一件事。」陳家洛道：「好，你說吧。」晴畫道：「讓我再服侍你一次，我給你梳頭。」陳家洛微一沉吟，笑道：「好吧！」坐了下來，晴畫喜孜孜的出去，不一會，捧了一個銀盆進來，盆中兩隻細瓷碗，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湯，另一碗是四片糯米嵌糖藕，放在他面前。陳家洛離家十年，日處大漠窮荒之中，這般江南富貴之家的滋味今日重嘗，恍如隔世。他用銀匙舀了一口湯喝，晴畫已將他辮子打開，抹上頭油，用梳子梳理。他把糖藕中的糯米球一顆顆用筷子頂出來，自己吃一顆，在晴畫嘴裡塞一顆。晴畫笑道：「你還是這個老脾氣。」等辮子編好，他點心也已吃完。晴畫道：「你怎麼長衣也不穿？著了涼怎麼辦？」陳家洛心裡暗笑：「難道我還是十年前那個弱不禁風的公子哥兒？」晴畫出去拿了一件天青色湖縐長衫，說道：「這是二老爺的，大著點兒，將就穿一穿吧。」幫著他把長衫套上身，伏下身去將長衫扣子一粒粒扣好。陳家洛見她眼淚一滴滴的落在長衫下擺，也覺心酸，將身邊幾錠金子都取出來，放在她手裡，說道：「你拿去給你爹爹，叫他把你贖身回去。你好好嫁個人家。我去啦！」雙足一頓，從窗中跳了出去。

　　陳家洛收拾起柔情哀思，縱馬奔馳回杭，來到馬善均家裡，只見大伙正圍著石雙英在談論。石雙英忙過來行禮，說道：「我在京裡探知皇帝已來江南，連日連夜趕來，哪知眾位哥哥已和皇帝見過面，動過手。」陳家洛道：「十二哥這次辛苦了。還打聽著什麼消息麼？」石雙英道：「我一聽到皇帝老兒南來，知是大事，沒再能顧到別的。」陳家洛見他形容憔悴，料知他這幾日中一定連夜趕路，疲勞萬分，道：「快好好去睡一覺，咱們再談。」石雙英答應了出去，回頭對駱冰道：「四嫂，你那匹白馬真快。你放心，一路我照料得很好。」駱冰笑道：「多謝你啦。」石雙英停步道：「啊，我在道上見到了這馬的舊主韓文沖。」駱冰道：「怎麼？他又想來奪馬？」石雙英道：「他沒見到我。我在揚州客店裡見到他和鎮遠鏢局的幾名鏢頭在一起，聽到他們在罵咱們紅花會，就去偷聽。他們罵咱們下作，使蒙汗藥，殺死了姓童的那小子。」徐天宏與周綺聽到這裡。相對一笑。周綺忍不住插嘴道：「那天饒了他們不殺，這幾個傢伙還在背地裡罵人，真不知好歹。」徐天宏問道：「這次鎮遠鏢局在幹什麼了？」石雙英道：「我聽了半天，琢磨出來，他們是從北京護送一批御賜的珍物到海寧陳閣老府。」轉頭對陳家洛道：「那是總舵主府上的東西。我通知了江寧的易舵主，叫他們暗中保護。」陳家洛笑道：「多謝你，這次咱們可和鎮遠鏢局聯起手來啦。」石雙英道：「他們總鏢頭這次親自出馬，可見對這枝鏢看重得緊。」陳家洛、無塵、趙半仙、周仲英等聽得威震河朔王維揚也來了，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周仲英道：「王老鏢頭十多年前就不親自走鏢了，這倒是件希罕事兒。總舵主，你府上的面子可真不小。」石雙英道：「我也覺得奇怪，後來又聽得他們護送的，除了總舵主府上珍物之外，還有一對玉瓶。」陳家洛道：「玉瓶？」石雙英道：「是啊，那是回部的珍物。這次兆惠西征，回部雖然打了個勝仗，但清兵勢大，久打下去總是不行的，所以還是送了這對玉瓶來求和。」大家一聽回部打了勝仗，都十分興奮，忙問端詳。石雙英道：「聽說兆惠的大軍因為軍糧給咱們劫了，連著幾天沒吃飽飯，只好退兵，半路上中了回人的伏兵，折了二三千人。」群雄鼓掌叫好。周綺悄聲對徐天宏道：「要是霍青桐姊姊知道這是你的計策，一定感激你得很。」徐天宏笑著低聲道：「這是你叫我想的法兒！」石雙英又道：「兆惠等得軍糧一到，又會再攻，這仗可沒打完。回部的求和使者到了北京，朝臣不敢作主，叫人送到江南來請皇帝發落。王維揚這老兒自己出馬，我想就是為了這對玉瓶。」陳家洛道：「莫說一對玉瓶，就算再多奇珍異寶，皇帝也不會答應講和。」石雙英道：「我聽鏢局的人說，要是答應求和，當然是把玉瓶收下了，否則就得交還，因此玉瓶可不能有半點損傷。」陳家洛向徐天宏使了個眼色，兩人相偕走入西首偏廳。陳家洛道：「七哥，昨晚我見到了皇帝。他說三天之後就回北京，回京之前，定要把四哥殺了。」徐天宏吃了一驚，道：「咱們既知四哥給監在提督李可秀的內衙，現下情勢危急，那便馬上動手。」陳家洛道：「皇帝或許還未回到杭州，高手侍衛都跟著他，咱們救人較為容易。」徐天宏道：「皇帝不在杭州？」陳家洛說起乾隆在海寧觀潮，要修海塘，卻不提祭墳之事。徐天宏將桌上的筆硯紙張搬來搬去，東放一件，西擺一件，沉思不語。陳家洛知他是在籌劃救人方略，靜坐一旁，不去打亂他的思路。過了半晌，徐天宏道：「總舵主，咱們力強，對方力弱，可以強攻。」陳家洛點頭稱是。兩人商量已定，回到廳上召集群雄發令。陳家洛雙掌一擊，朗聲說道：「咱們馬上動手，去救文四當家。」群雄俱各大喜。陳家洛道：「十三哥，你率領三百名會水的弟兄，預備船隻，咱們一得手，大伙坐船退回太湖。」蔣四根接令去了。陳家洛道：「馬大挺馬兄弟，你收拾細軟，將心硯和這裡弟兄們的家眷先送上船。」馬大挺也接令去了。陳家洛道：「十二哥，你太過累了，也上船去休息。其餘眾位哥哥隨我去攻打提督府，相救文四哥。現下請七哥佈置進攻，大夥兒聽他分派。」徐天宏道：「四嫂，你於巳時正，到提督府東首的興隆炮仗店放火，然後趕到提督府西門，會齊大伙進攻。」駱冰接令去了。徐天宏道：「馬大哥，你派人把興隆炮仗店的老闆夥計全都請來，不必跟他說什麼原因，事完之後，加倍補還他店裡損失。再招齊全城各街坊水龍隊，召集四百名得力弟兄，另外三召名綠營中的弟兄，辰時正在此聽令。」馬善均接令，立即派人召集會眾。徐天宏道：「八弟，你率二百名弟兄，一百名用手車裝滿稻草，一百名各挑硬柴木炭，扮作賣柴的農夫樵子。九弟，你率領水龍隊，假扮是救火的街坊。綺妹妹，你率一百名弟兄，扮作難民，每人挑一百斤油，背一口大鑊。」周綺笑道：「又有鏡子又有油，炒菜麼？」徐天宏道：「我自有用處。十弟，你率領一百名弟兄扮作泥水木匠，各推一輛手車，車中裝滿石灰。」群雄聽徐天宏分派，都覺好笑，但各應令。

　　徐天宏又道：「馬大哥，你扮作清兵軍官，率領三百名綠營弟兄在外巡邏，不許閒雜人等走近，不許提督府的人出外報訊。義父與孟大哥、安大哥從南牆攻進去。總舵主、道長與我從西牆攻入，三哥、五哥、六哥從北牆攻入。」他分派已定，將預定的計謀詳細說了，群雄俱讚妙計。

　　馬善均立刻分頭派人拿了銀子出去採辦用品，招集人馬。紅花會在杭州勢力極大，一時三刻之間都預備好了。群雄趕著吃飯，磨拳擦掌，只待廝殺。

　　飽餐已畢，各人喬裝改扮，暗藏兵刃，分批向提督府進發。陳家洛對徐天宏道：「孫子兵法說：『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你既用火攻、水攻，還有油攻、石灰攻，瞧這李可秀還能抵擋？」正說話間，只聽得辟拍轟隆之聲大作，紅光沖天而起，炮仗店起火了。駱冰在炮仗店一放火，硫磺硝石爆炸開來，附近居民紛紛逃竄，登時大亂，看提督府時卻毫無動靜。她站在牆邊等候，不一會，只見提督府高牆邊數百名兵士一排站開，彎弓搭箭，戒備森嚴，另有數十名兵丁拿了水桶在牆頭守候，竟不出來救火。駱冰心想那李可秀倒也頗有謀略，他怕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外面儘管騷亂，他卻以逸待勞。

　　混亂中只見數百名賣柴鄉民擁將過來，眼見火起，似乎甚是驚慌，把挑著的稻草一擔擔亂丟在地。提督府中出來一名軍官，大罵：「混蛋，柴草丟在這裡豈不危險，快挑走！」舉起馬鞭亂打，眾鄉民四散奔逃。忙亂中鑼聲大作，數十輛水龍陸續趕到，這時提督府外稻草已經燒著，漸次延燒過來。叫喊聲中周綺所率領的一百名假難民也都到了，便在地上支起大鑊，將油倒在鑊裡，用硬柴生火，煮了起來。

　　李可秀站在牆頭觀看火勢，見外面人眾來得古怪，派參將曾圖南出去查看。曾圖南走到難民身旁，喝問：「你們幹什麼？」周綺笑道：「我們炒菜吃，你不見麼？」曾圖南罵道：「混帳忘八羔子，快滾快滾！」正爭吵間，馬善均已率領綠營兵丁趕到，四下裡把提督府團團圍住，驅散閒雜人眾。曾圖南叫道：「帶兵的是哪一位大人，快請過來，轟走這些奸民……」話未說完，周綺已用木勺舀起一勺滾油，向他臉上澆去。曾圖南頭臉一陣奇痛，摔倒在地，隨從兵丁大驚，忙扶起了向府內逃去。牆頭清兵看得明白，亂箭射了下來。紅花會眾兄弟躲在柴草手車之後，弩箭一枝也射他們不到。這時油已煮滾，衛春華督率水龍隊，將熱油倒入水龍，向牆頭射去。清兵出其不意，無不燙得頭面手臂全是水泡，一陣大亂，紛紛從牆頭跌下。李可秀知是紅花會聚眾劫獄，忙派人出外求救，親率兵將在牆頭抵禦。哪知派出去的人都被馬善均帶領的綠營弟兄截住。李可秀眼見火頭越燒越近，只急得雙腳亂跳。其實徐天宏所以只燒稻草，旨在虛張聲勢，他怕真的燒了提督府，那時如果文泰來不及救出，豈不糟極？這時滾油已經澆完，改澆冷水。章進督率人眾，把生石灰一包包一塊塊的拋進署內，水龍噴上冷水一淋，石灰燒得沸騰翻滾，清兵東逃西竄。陳家洛大呼：「衝啊！」眾兄弟一鼓作氣，四面湧進府去。一百名假難民卻仍在府外燒水。

　　清兵各挺刀槍迎戰。章進揮動狼牙棒，橫掃直砸。兩旁楊成協與衛春華各率會眾猛衝過來。清兵且戰且退，成千官兵擠在演武場上，被紅花會會眾分成一堆堆的圍攻。徐天宏用紅花會切口高聲傳令，會眾突然四下散開，人叢中推出數十架水龍，沸滾的開水大股射出。清兵燙得無處奔逃，有的滾地哭喊，有的朝人叢中亂擠。徐天宏叫道：「水龍暫停！」向清兵喝道：「要性命的快拋下兵器，伏在地下。」不讓清兵稍有猶豫，隨即叫道：「放水！」數十股沸水又向清兵陣中衝去。清兵一陣大亂，都伏下地來。

　　李可秀正惶急間，忽見一名少年從外挺劍奔進，拉住他手便走，叫道：「爹爹快走！」正是穿了男裝的李沅芷。陳家洛、無塵等人已在提督府內內外外尋了一遍。駱冰不見丈夫影蹤，隨手抓住一名清兵，用刀背在他肩上亂打喝問，那清兵只是求饒，看樣子真的不知文泰來監禁之所。忽然一個蒙面人斜刺裡躍出，挺劍向駱冰刺來。駱冰右手短刀一格，左手長刀還了他一刀。那人舉劍一擋，啞著嗓子道：「要見你丈夫，就跟我來！」駱冰一呆，那人回頭就走。駱冰叫道：「你說什麼？」跟著追去。章進、周綺怕她有失，隨後趕去。那蒙面人轉彎抹角，直向後院奔去。駱冰、周綺、章進在後緊跟。駱冰不住叫道：「你是誰？」蒙面人不應，穿過幾個月洞門，已奔到了花園，沿路儘是死屍，想是無塵等來找尋時所殺。那人跑到一座花壇之旁，繞壇轉了一圈，連拍四下手掌，道：「在花壇下面……」一言未畢，忽見李可秀父女奔進園來，後面常氏雙俠緊追不捨。那蒙面人躍到常氏雙俠面前，舉劍一擋，李氏父女乘機躍上牆頭。常伯志飛抓揮出，蒙面人挺劍擋過飛抓，身子後躍。常氏兄弟接戰時素來互相呼應，兄弟兩人四掌四腿，就如一人一般。常伯志飛抓出手，常赫志早料到敵人退路，那人向後一退，剛被常赫志左掌反手一掃，打在肩上，登時跌出數步，駱冰大叫：「五哥、六哥，且莫傷他。」

　　常氏雙俠一怔，那人已從花園門中穿了出去。駱冰把此人的奇怪舉動向常氏雙俠簡略一說。雙俠看那花壇，見無特異之處，正在思索，章進早已不耐，大叫大嚷：「四哥，四哥，你在哪裡，咱們救你來啦！」揮動點鋼狼牙棒，把花壇上的花盆乒乒乓乓一陣亂打。常赫志一瞥之間，見一隻碎花盆底下似有古怪，跳過去一看，見是一個鐵環，用力一拉，只聽得軋軋聲響，花壇慢慢移開，露出一塊大石板來。周綺知道下面必有機關，忙奔出去把徐天宏、陳家洛等人都叫了進來。

　　常氏雙俠、章進、駱冰四人合力抬那石板，但竟如生鐵鑄成一般，紋絲不動。駱冰大叫：「大哥，大哥，你在下面麼？」她伏耳在石板上靜聽，下面聲息全無。徐天宏看那石板並無異狀，退後數步，想再看那花壇，日光微斜，忽見那石板右上角隱隱繪著一個太極八卦圖，忙跳上石板，用單拐頭在太極圖中心一按，並無動靜，又用力一按，忽覺腳下晃動，急忙跳開。石板突然陷落，駱冰喜極，大叫一聲，正待跳下，常伯志叫道：「且慢！」一把拉住，就在此時，下面颼颼颼的射上三箭。駱冰暗暗吃驚。石板落完，露出一道石級，陳家洛道：「五哥、六哥，你們守在洞口。我們下去！」這時無塵、趙半山、周仲英、楊成協、孟健雄等都已得訊趕到，一齊湧進。章進揮動狼牙棒，當先開路。石級走完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群雄直奔進去，甬道盡頭現出一扇鐵門。徐天宏取出火絨火石，打亮了往鐵門上一照，果然又找到一個太極八卦圖，用單拐在太極圖中連按兩按，叫道：「大家讓在一旁。」群雄縮在甬道兩側，提防鐵門中又有暗器射出來，這次暗器倒沒有，但聽得軋軋連聲，鐵門緩緩上升。等鐵門離地數尺，群雄已看得明白，這鐵門厚達兩尺，少說也有千斤之重，駱冰不等鐵門升停，矮身從鐵門下鑽去。徐天宏叫道：「四嫂且慢！」叫聲剛出口，她已鑽了進去。章進、周綺接著進去。群雄正要跟進，衛春華從外面奔進來，對陳家洛道：「總舵主，那將軍已被他溜了出去，弟兄們沒截住。咱們快動手，怕他就會調救兵來。」陳家洛道：「你去幫助馬大哥，多備弓箭，別讓救兵進來。」衛春華接令去了。陳家洛與無塵等也都從鐵門下進去，只見裡面又是一條甬道，眾人這時救人之心愈急，顧不到什麼機關暗器，一股勁兒往內衝去。

　　走了數丈，甬道似又到了盡頭。章進罵道：「王八羔子，這麼多機關！」待趕到盡頭，原來甬道忽然轉了個彎。群雄轉過彎來，眼前是扇小門。章進一棒撞去，小門應手而開，突然眼前一亮，門後是一間小室，室中明晃晃的點著數枝巨燭，中間椅上一人按劍獨坐。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正是火手判官張召重。張召重身後是張床，駱冰看得明白，床上睡著的正是她日思夜想的丈夫。文泰來聽得腳步響，回頭一看，見愛妻奔了進來，宛如夢中。他手腳上都是銬鐐，移動不得，只「啊」了一聲。駱冰三把飛刀朝張召重飛去，也不理他如何迎戰躲避，直向床前撲去。張召重左手自右向左一橫，將三把飛刀都抄在手中，右手在坐椅的機括上一按，一張鐵網突然從空降下，將文泰來一張床恰恰罩在裡面，夫妻兩人眼睜睜的無法親近。陳家洛叫道：「大夥兒齊上，先結果這奸賊。」語聲未畢，腕底匕首一翻，猱身直上，當胸向他刺去。無塵、趙半山、周仲英都知張召重武功高強，這時事在緊急，也談不上單打獨鬥的好漢行徑，三人各出兵器，把他圍在垓心。

　　火手判官凝神接戰，和四人拆了數招，百忙中凝碧劍還遞出招去。陳家洛將匕首往懷裡一揣，雙手施開擒拿法，直撲張召重的前胸。他想敵人攻勢自有無塵等人代他接住，雙掌有攻無守，連環進擊。張召重武藝再高，怎抵得住這四人合力進攻，又退了兩步，斗室本小，此對背心已然靠在牆上。無塵大喜，劍走中宮，當胸直刺，同時周仲英、陳家洛與趙半山也同時攻到。張召重左手按牆，右手挺劍拒敵。無塵一劍快似一劍，奮威疾刺，眼見便要把他釘在牆上，哪知噗的一聲，牆上突然出現一扇小門，張召重快如閃電般鑽了進去，小門又倏然關上。四人吃了一驚，無塵頓足大罵。陳家洛縱到文泰來面前，這時章進、周綺、駱冰各舉兵刃，猛砍猛砸罩著文泰來的鐵網。突然頭頂聲音響動，一塊鐵板落了下來，剛把文泰來隔在裡面。陳家洛疾把駱冰和周綺向後一拉，兩人才沒被鐵板砸著。章進舉起狼牙棒往鐵板上猛打，錚錚連聲，火花四濺。徐天宏細察牆上有無開啟鐵板的機關，尋到了一個太極八卦圖形，用力按動，但顯然張召重已在內裡做了手腳，連掀十幾下，都無動靜。楊成協站在最後，守在甬道轉角，以防外敵，忽聽得外面軋軋連聲，鐵索絞動，叫聲：「不好！」猛然竄出。徐天宏等人仍不死心，在斗室中找尋開啟鐵板的機關。駱冰撫著鐵板哀叫：「大哥，大哥！」忽聽楊成協在甬道中連聲猛吼，聲甚惶急，趙半山與周仲英忙奔出。不一會只聽得趙半山大叫：「大家快出來，快出來。」眾人疾忙奔出，只有駱冰仍是戀戀不捨，手扶鐵板不肯離去。周綺走到轉角，見駱冰不走，回頭用力將她拉著出來。只見楊成協雙手托住那重達千斤的鐵閘，已是滿頭大汗。周仲英拋去大刀，擠過身去，蹲下用力向上托住。陳家洛見情勢危急，叫道：「咱們先出去，再想辦法。」群雄從閘下鑽出。楊周兩人使盡全力，那鐵閘仍是一寸一寸的緩緩下落。章進弓身奔到閘下，說道：「我來頂住！」用駝背駝住千斤閘，楊成協與周仲英向外竄出。楊成協拾起他丟在地下的鋼鞭，豎在閘下，叫道：「十弟快出來！」章進往地下一伏，鐵閘往下便落，仗著鋼鞭一支，落勢稍挫，楊成協已揪住章進的肩膀提了出來。喀喇一聲，鋼鞭已被鐵閘壓斷，又是蓬的一聲大響，鐵閘打在地上，灰塵揚起，勢極猛惡。楊成協與章進都是力已用竭，坐倒在地。甬道中腳步急速，常赫志奔了進來，說道：「總舵主，外面御林軍到了，咱們要不要接仗？」徐天宏道：「打硬仗不利，咱們退吧。」陳家洛道：「好，大家退出去。」

　　趙半山與周仲英在鐵閘機關上又掀又拉，弄了半天，始終紋絲不動，聽得陳家洛下令，只得向外奔出。在花園中忽見一個艷裝少婦，神色倉皇，正自東躲西閃。陳家洛道：「拿下！」周綺一把拖住，拉了出去。到提督府外，只見人頭聳動，亂成一團，官兵與會眾擠在一起。陳家洛以紅花會切口叫道：「馬上退卻，大伙到武林門外聚集。」眾人齊聲應令，各路人馬向北退去。官兵一時摸不著頭腦，也不追趕。群雄功敗垂成，在路上紛紛議論。出得城來，陳家洛叫道：「到城北山裡煮飯吃了，再商善策。」周綺所率會眾正帶有大批鑊子，另有數十名會眾採辦米糧菜餚，在樹林中煮起飯來。趙半山安慰駱冰道：「四弟妹你儘管放心，不把四弟平安救出，咱們誓不為人。」眾人大罵張召重十惡不赦，兩次相救都被他壞事。大家又猜那蒙面人不知是誰，他指點監禁文泰來的所在，明明是朋友，怎地不肯露面，又助李可秀逃走，實是費解。

　　正談論間，忽然林外傳來「我武——維揚——」「我武——維揚——」的趟子聲。楊成協道：「鎮遠鏢局的鏢到了。」駱冰罵道：「鎮遠鏢局罪大惡極，那姓童的雖給七哥殺了，仍不能消我心頭之恨。這次算他運氣，保了總舵主家裡的東西，否則不去奪來才怪呢。」徐天宏把陳家洛拉在一旁，說道：「咱們今天這一鬧，說不定皇帝心慌，提早害了四哥。」陳家洛皺眉道：「這一著實不可不防。」徐天宏道：「目前別無他法，只能搶他的玉瓶。」陳家洛不解，說道：「玉瓶？」徐天宏道：「不錯，剛才十二弟說，回部送了一對玉瓶來求和，就由鎮遠鏢局護送。皇帝既已派出大軍西征，講和是一定不肯的，不講和就得還他們的玉瓶，否則豈不失信於天下？皇帝老兒最愛戴高帽，要面子，這種事情是很有顧忌的。」陳家洛道：「咱們拿到玉瓶，就去對他說，你動四哥一根毫毛，咱們就打碎玉瓶。」徐天宏道：「正是！就算不能用玉瓶換四哥，至少也可多拖得幾日，這對回部木老英雄也有好處。」陳家洛喜道：「好，咱們就鬥鬥這威震河朔王維揚。」

　　威震河朔王維揚今年六十九歲，自三十歲起出來闖道走鏢，以一把八卦刀、一對八卦掌打遍江北綠林無敵手。他手創的「鎮遠鏢局」在北方紅了三十多年，經過不少大風大浪，始終屹立不倒。綠林中有言道：「寧碰閻王，莫碰老王。」見到他的鏢旗，膽子大的，也不過遠遠瞧上一眼而已。他本想到明年七十大慶時封刀收山，得個福壽全歸，哪知今年奉兆惠將軍之命護送回部聖物可蘭經卻出了亂子，不但聖物被劫，還死傷多名得力鏢頭。這次奉命護送玉瓶，兵部指名要他親自出馬。王維揚年紀雖老，功夫可沒擱下，知道這次差使事關重大，不敢輕忽，從各處鏢局調來六名好手，朝廷還派了四名大內侍衛、二十名御林軍護送，連同回人使者南來，一路上戒備森嚴，倒也平安無事。這天快到午牌時分，到一座大鎮。離杭州城已不到十里路。大伙走進一家大飯鋪，點了菜。此去人煙稠密，已保得定沒有亂子，眾人興高采烈，都在談論到了杭州之後，如何好好的玩樂。正說得口沫橫飛，忽然門外一聲馬嘶，聲音清越。韓文沖聽得特別刺耳，忙搶出門去，只見自己那匹愛馬從門外緩緩走過，馬上卻堆滿了硬柴，良駒竟被屈作負柴的牲口。韓文沖又疼又氣，又是歡喜，一躍而出，伸手便拉馬韁。馬後跟著一個鄉下人，在馬臀上打了一鞭，隨即跳上馬背，坐在柴上。韓文沖一下沒拉住，那馬已躍出數丈。馬背那人叫了聲「啊喲！」似乎坐得不穩，搖搖欲墜。韓文沖不捨，發步急追，那馬轉了個彎，奔入林中去了。韓文沖哪裡還管什麼「遇林莫入」的戒條，直追入林去。眾鏢頭見他追趕一個鄉民，也不在意。鏢頭汪浩天笑道：「韓大哥想他那匹白馬想瘋啦，路上一見到毛色稍微白淨的馬匹就要追上去瞧個明白。明兒回家見到韓大嫂一身細皮白肉，怕也會疑心是他的馬，一跳就這麼……」眾人樂得哈哈大笑。正取笑間，店小二一連聲的招呼：「張大爺，你這邊請坐，今兒怎麼有空出來散心？」一個富商模樣的人走了進來，身穿藍長衫紗馬褂，後面跟著四個家人，有的捧水煙袋，有的挽食盒，氣派豪闊。那張老爺坐定，店小二連忙泡茶，說道：「張老爺，這是虎跑的泉水，昨兒去挑來的，你嘗嘗這明前的龍井。」張老爺嗯了一聲，一口杭州官話，道：「你給來幾塊牛兒肉，一碗蝦爆鱔，三斤陳紹。」店小二應了下去，一會兒酒香撲鼻，端了出來。王維揚道：「韓老弟怎麼去了這久還不回來？」趟子手孫老三正要回答，忽然門外踢嗒踢嗒拖鞋皮響，走進一個矮小漢子，後面跟著一個大姑娘，一個壯年漢子，三人都是走江湖的打扮。那矮子作了個四方揖，說道：「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下流落江湖，有一點小玩藝兒供各位酒後一笑。玩得好，請各位隨意賞賜。玩得不好，多多包涵。」拿起桌上一隻茶杯，取下頭上的破氈帽往上一蓋，喝聲：「變！」氈帽揭起，茶杯竟然不見，他揚了揚氈帽，帽中並無茶杯。眾人明知戲法都是假，可是竟看不出他的手法門道。

　　那張老爺看得有趣，站起身來，走近去看。那矮子笑道：「這位老爺的鼻煙壺，可不可以借來一用？」張老爺笑嘻嘻的把手中鼻煙壺遞給了他。矮子把鼻煙壺在氈帽下一放，揭開時又已不見。張老爺的一個家人笑道：「這鼻煙壺貴重得很，可別砸壞哪。」那矮子笑道：「請管家摸摸你的口袋。」那家人伸手一摸，那鼻煙壺竟從他袋裡掏了出來。

　　這一來，不但張老爺與他的家人大感驚訝，眾鏢師與御前侍衛也覺出奇，紛紛圍攏來看他變戲法。張老爺脫下左手食指一個翡翠般指，遞給矮子，笑道：「你倒再變變看。」矮子接過放在桌上，蓋上氈帽，吹一口氣，喝道：「東變西變，亂七八糟，閻王不怕，性命難逃！」手一指，揭開氈帽，那般指果然不見了，眾人嘩然叫好。矮子道：「老爺，你摸摸你袋裡。」張老爺一伸手，竟從自己袋裡摸了出來，目瞪口呆，連叫：「好戲法！好戲法！」這時店門外陸陸續續走進幾十個人來，有的是行旅商人，有的是公差打扮，有的是統兵軍官，見一群人圍著看變戲法，也走近來。一個軍官罵道：「他媽的，江湖上的人騙錢，有狗屁希奇，老子這東西你敢不敢變？」隨手在桌上一拍，眾人見是一角文書，封皮上寫著「急呈北京兵部王大人」的字樣，下面寫的是「浙江水陸提督李」的官銜。那矮子陪笑道：「總爺莫見怪，小人胡亂混口飯吃，官府的要緊文書，小人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動。」張老爺看不過那軍官的氣焰，說道：「變戲法玩玩，又有什麼大不了，你就變他一變。」轉頭對家人道：「拿五兩銀子出來。」家人從行囊裡取出一錠銀子，張老爺接過放在桌上，對矮子道：「你變得好，這銀子就是你的。」

　　矮子見了銀子，轉身與那大姑娘咬了幾句耳朵，對軍官道：「小人大了膽子，變個戲法，諸總爺多多包涵。」舉氈帽往文書上一蓋，喝道：「快變，快變，玉皇大帝到，太白金星哇哇叫！」胡言亂語，東指西指，突然指著盛放玉瓶的皮盒喝道：「進去進去，孫悟空一根毫毛，鑽進盒去不見了！」揭開氈帽，那文書果然不見。那軍官罵道：「龜兒子，倒真有一下子。」那矮子向張老爺請了個安，笑道：「多謝老爺賞賜。」取了那錠銀子，交給站在他身後的大姑娘。眾人不住喝彩叫好。

　　那軍官道：「好啦，把文書拿來。」矮子笑道：「在這皮盒之中，請總爺打開一看。」此言一出，鏢行眾人都嚇了一跳，那只皮盒上貼著皇宮內府的封條，誰敢揭開。那軍官走過去，便要伸手摸那皮盒。鏢頭汪浩天道：「喂，總爺，這是皇宮的寶物哪。可不能動。」那軍官道：「開什麼玩笑？」仍是伸手過去。御前侍衛馬敬俠道：「誰跟你開玩笑？走開些！」那軍官見他穿著侍衛服色，官階比他大得多，不敢挺撞，躬身道：「是，是！請大人把文書還我。」馬敬俠向矮子喝道：「你別玩鬼花樣啦，快把文書還他。」矮子道：「文書真的在這盒子裡哪，大人要是不信，請打開來一瞧便知。」那軍官惱了，一拳打在矮子肩頭，喝道：「別囉唆，快拿出來。」那大姑娘怒道：「有話好說，幹麼打人？」軍官罵道：「混帳王八蛋，老子的公文你也敢拿來開玩笑！」張老爺看不過了，說道：「總爺，別動粗。」對矮子道：「你快把文書變還給這位總爺。」矮子愁眉苦臉的道：「我不敢騙你老爺，那文書真的是在這皮盒子裡，小人變不回來啦！」

　　張老爺走過兩步，對馬敬俠道：「大人貴姓？」馬敬俠道：「姓馬。」張老爺道：「市井小人做事沒分寸，馬大人高抬貴手，把文書還了給他吧！」馬敬俠道：「這是皇家的御封，不是皇上有旨，誰敢打開？」張老爺皺起眉頭，很感為難。那軍官道：「你不把文書還我，耽誤了要緊公事，就是殺頭的罪名。喂，弟兄們，你倒給我評評這個道理看？」

　　飯店中散散落落坐著十多個軍官兵丁，服色和那送文書的軍官相同，看模樣都是和他同一營的，這時都圍攏來，七張八嘴的幫那軍官，聲勢洶洶，定要馬敬俠交還文書。王維揚是數十年的老江湖了，見今天的事透著古怪，心想這事情的關鍵是在那矮子，伸手向矮子左膀抓去。矮子身子一縮，躲了開去，大叫：「達官爺，饒了我吧！」王維揚見他身手便捷，更是犯疑，正要追過去，數十名軍官士兵已和眾鏢頭及御前侍衛吵成一團。汪浩天把皮盒抱在懷裡，兩名鏢頭站在他身旁衛護。馬敬俠拔出腰刀，在桌上一砍，喝道：「誰敢囉唆？快退開。」那軍官也拔出刀來，叫道：「你不還我，反正我也沒命，今兒給你拚啦！弟兄們，大夥兒上呀！」撲了上去，與馬敬俠交起手來。王維揚連聲喝止，哪裡喝得住？其餘的軍官士兵也抄起兵刃，湧了過來，勢成群毆。馬敬俠是御前侍衛中的一等腳色，與這小軍官拆了數招，竟然大落下風，只見對方刀法精奇，武功深湛，不禁又驚又怒，再鬥數招，肩頭險險吃了一刀。正混亂間，門外又湧進一批人來，有人大叫：「什麼人在這裡搗亂，都給我拿下！」那些官兵給他話聲中威勢所懾，都停了手。馬敬俠喘了一口氣，見數十名官兵擁著一位青年大官走了進來，他認得那是皇上第一寵愛的福康安，現任滿洲正白旗滿洲都統、北京九門提督兼御林軍統領，忙上前去請安，其餘幾名御前侍衛也都過來行禮。

　　那大官道：「你們在這裡亂什麼？」馬敬俠道：「回統領大人，是他們在這裡無理取鬧。」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那大官道：「變戲法的人呢？」那矮子本來躲得遠遠的，這時過來叩頭。那大官道：「這件事倒也古怪，你們都跟我到杭州去，我要好好查一查。」馬敬俠道：「是，是，任憑統領大人英斷。」那大官回頭道：「走吧！」出門上馬。他手下的官兵把鏢行人眾與鬧事軍官連同那回人使者都帶了去。

　　王維揚本來見有蹊蹺，鋼刀出鞘，要先以武力壓服鬧事的軍官，再來說理，忽見御林軍統領福康安到來，心中大喜。馬敬俠對那大官道：「福大人，這是鎮遠鏢局的總鏢頭王維揚。」王維揚過去請了一個安。大官從頭至腳打量了他一番，哼了一聲，道：「走吧！」一行人到得杭州城內，王維揚等跟著御林軍官兵，來到裡西湖孤山一座大公館裡。王維揚暗忖：「這定是統領大人歇馬之處了。他是皇上跟前第一得寵的紅人，怪不得有這般大的勢派。」眾人走進內廳。那大官對馬敬俠道：「各位稍坐一會。」馬敬俠道：「大人請便。」那大官逕自進內去了。

　　過了半晌，一名御林軍的軍官出來，把鬧事的軍官、變戲法的、張老爺和他的家人都傳了進去。汪浩天道：「剛才鬧事的時候倒真有點擔心，只怕這些軍官弄壞了玉瓶，我瞧他們路道不正。」馬敬俠道：「嗯，這幾個人武功好得出奇，不像是尋常軍官。幸虧遇上了福大人，否則說不定還得出點岔子。」王維揚道：「這福大人內功深湛，一位貴胄公子能有這般功力，真不容易。」馬敬俠道：「怎麼？福大人武功好？你怎知道？」王維揚道：「從他眼神看來，他武功一定甚為了得。不過皇室宗族的爺們武功好的很多，也不算希奇。」正說話間，一個軍官出來道：「傳鎮遠鏢局王維揚。」王維揚站起身來，跟著他進去。穿過了兩個院子，來到後廳，只見福康安坐在中間，改穿全身公服，罩著一件黃馬褂，帽垂花翎，更具威勢，面前放了一張公案，兩旁許多御林軍人員侍候著，變戲法的矮子、張老爺等跪在左邊。王維揚一進去，兩旁公差軍官一齊大喝：「跪下！」到此地步，王維揚不得不跪。福康安喝道：「你便是王維揚麼？」王維揚道：「小人王維揚。」福康安道：「聽說你有個外號叫威震河朔。」王維揚道：「那是江湖上朋友們胡亂說的。」福康安冷冷的道：「皇上和我都在北京，那麼你的威把皇上和我都震倒了？」王維揚陡然一驚，連連叩頭說：「小人不敢，小人馬上把這外號廢了。」福康安喝道：「好大的膽子，拿下。」兩旁官兵擁上來，把他帶了下去。王維揚空有一身武藝，不敢反抗。

　　接著馬敬俠、汪浩天等侍衛，鏢頭一個個傳進來，一個個的拿下，最後連趟子手等也都拿下了，分別上了手銬監禁起來。一名軍官雙手捧著皮盒，走到福康安案前，一膝半跪，舉盒過頂，笑道：「回福統領，玉瓶帶到。」福康安哈哈大笑，走下座來。跪在地下的張老爺、矮子等一干人眾，也都站了起來，大笑不已。福康安向矮子道：「七哥，你真不枉了『武諸葛』三字！」原來扮戲法的是徐天宏，跟在其後是周綺和安健剛，扮張老爺的是馬善均，扮福康安的是陳家洛，扮鬧事軍官的是常赫志和孟健雄等一干人，扮張老爺家人與店小二的都是馬善均的手下。徐天宏定下了計策後，想到鏢師中的韓文沖識得紅花會人眾，於是由趙半山扮作鄉農，騎了駱冰的白馬，將他引到松林中，常伯志出來一幫手，兩人登時將他拿住。徐天宏變戲法全是串通好了的假把戲，那氈帽共有一模一樣的兩頂，一頂將茶杯等物一罩，拿了起來，交給周綺，待得眾人目光都注視桌上，徐天宏早已取過另一頂氈帽來東翻西弄，其中自然空空如也，張老爺和家人身上所藏鼻煙壺和般指都各有一對，徐天宏拿去一隻，他們自己袋裡又拿出一隻來，別人哪裡知道？至於皮盒之中自然沒有文書變進去，只是這麼一鬧，陳家洛進來時，眾鏢頭和侍衛已給攪得頭昏眼花，已無餘裕再起疑心。徐天宏預定計策，只教陳家洛扮個大官，哪知陰差陽錯，他相貌竟和福康安十分相似，幾個侍衛自行上來請安行禮，這計策更加天衣無縫。

　　陳家洛撕去封皮，打開皮盒，一陣寶光耀眼，只見盒中一對一尺二寸高的羊脂白玉瓶，晶瑩柔和，光潔無比，瓶上繪著一個美人。這美人長辮小帽，作回人少女裝束，美艷無匹，光彩逼人，秋波流慧，櫻口欲動，便如要從畫中走下來一般。眾人圍觀玉瓶，無不嘖嘖讚賞。衛春華道：「西域回疆，竟有如此高明的畫師。」駱冰道：「我見到霍青桐妹妹，只道她這人材已是天下無雙，哪知瓶上畫的這人更美。」周綺道：「那是畫出來的，你道真的有這般美女？」駱冰道：「畫師如不見真人，我瞧他也想不出這般好看的容貌。」徐天宏道：「我們請那位回人使者前來一問便知。」回人使者見到陳家洛，只道是貴胄重臣，恭恭敬敬的行了禮。陳家洛道：「貴使遠來辛苦。請問尊姓大名。」使者道：「下使凱別興。不知官人是何稱呼？」陳家洛微笑未答。徐天宏插嘴道：「這位是浙江水陸提督李軍門。」陳家洛和群雄一楞，不知他是何用意。陳家洛道：「木卓倫木老英雄可好？」凱別興道：「多謝軍門相詢，我們族長好。」陳家洛道：「請問貴使，瓶上所繪美人是何等樣人。不知是古人今人？還是出於畫師的意象？」凱別興道：「那是敝族最出名的畫師斯英所繪。這對玉瓶本屬木老英雄的三小姐喀絲麗所有，畫中美人就是她的肖像。」周綺不禁插嘴：「那麼她是霍青桐姑娘的妹妹？」凱別興一驚，問道：「這姑娘識得翠羽黃衫？」周綺道：「有過一面之緣。」

　　陳家洛想問霍青桐的近況，臉上微微一紅，正要開口，忽然馬善均從外面匆匆進來，低聲道：「李可秀領了三千官兵過這邊來，恐怕是來對付咱們的。」陳家洛點點頭，對凱別興道：「貴使請下去休息，咱們再談。」凱別興打了一躬，道：「請問軍門，這對玉瓶如何處置？」陳家洛道：「另有安排。」孟健雄把凱別興領了下去。

　　註：一、《清史稿·陳世倌傳》：「世倌治宋五子之學，廉儉純篤，入對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曰：『陳世倌又來為百姓哭矣。』」

　　二、清高東（乾隆帝）南巡，至海寧共四次，均駐於陳氏安瀾園，每次均作詩。第二次有詩云：「鹽官誰最名？陳氏世傳清。詎以簪纓赫，惟敦孝友情。春朝尋勝重，聖藻賜褒明。來日尖山詣，祈庥盡我誠。」第三次有詩云：「安瀾易舊名，重駐蹕之清。御苑近傳跡（圓明園曾仿此為之，即

　　以安瀾名之，並有記），海疆遙系情。來念自親切，指示慚分明。行水緬神禹，惟雲盡我誠。」第四次有詩云：「塔山已近邊，踏勘慰心懸。竹簍喜增漲，蟻坯惕漏泉。隅園且停憩，比戶有歌弦。自是文章邑，然當戒藻妍。」又云：「去來三日駐，新舊五言留。六度南巡止，他年夢寐游。」三、北京故宮存有安瀾園圖，據海寧州志所載安瀾園記：樓觀台榭三十餘所，高宗南巡復增設池台，從大門進去有亭，碑上滿刻高宗之題詩，入內為長甬道，兩旁夾植大榆樹，經長廊三折，至滄波浴景之軒，臨池有橋。軒後有樓房九座。橋西植紫籐，其內為環碧堂，堂後有大樓，「幽房邃室，長廊復道，入其內者恆迷所向」。樓前有湖，湖上有和風皎月亭，其南有赤欄曲橋、□瀾館、□藻樓、古籐水榭、天香塢（有桂樹數千株）、群芳閣、□月軒、十二樓（分南樓、東樓、北樓等）。經環橋而至竹深荷淨軒，轉東至筠香館。其後是山丘，左右皆高嶺，過山而至賜閒堂，即乾隆所居寢宮，共樓房三座，每座皆三層，其東為梅林，有凌空飛樓相通。寢宮之後有大湖，沿堤有□石磯等。園林之勝，似不輸於曹雪芹筆下之大觀園。咸豐十一年，太平天國蔡允隆軍攻入海寧，安瀾園全部被毀。作者幼時在海寧，當地尚有「安瀾小學」。

## 第09回　虎穴輕身開鐵銬　獅峰重氣擲金針

　　陳家洛道：「各位哥哥，咱們只好先退出杭州。眼下四哥尚未救出，跟清兵接硬仗沒有好處。」駱冰恨恨不已，叫道：「李可秀關住大哥，咱們先殺了他小老婆。總舵主，你許不許？」陳家洛不解，問道：「小老婆？」駱冰道：「是啊，咱們在提督府拿住那個妖嬈女人，就是李可秀的小老婆。她本來又哭又鬧，已給我幾個耳括子打得服服貼貼了。」群雄知她想念丈夫，心頭煩躁，拿這女人出氣，都不禁微笑。

　　徐天宏道：「總舵主，你寫封信給李可秀，好不好？」陳家洛會意，道：「好極！」提起筆來，寫了封信道：

　　「李軍門勳鑒：今晨遊湖，邂逅令寵，知為軍門所愛，故特邀駕。謹此奉聞。紅花會會主陳家洛拜上」陳家洛道：「九哥，請你送去給李可秀。八哥，請你跟隨九哥之後接應。」楊衛兩人接令去了。

　　陳家洛道：「李可秀如寵愛他這小妾，或許不致輕舉妄動。但是若有皇命，他即使心有所忌，也不得不遵旨而行。七哥你瞧怎麼辦？」徐天宏道：「咱們本來想劫了玉瓶，跟皇帝講講買賣，哪知這對玉瓶如此珍貴美麗，料想皇帝見了一定愛不釋手，那麼他答應回部的和議也大有可能。咱們取了玉瓶，豈不是誤了木老英雄的大事？倘若因此而兵連禍結，生靈塗炭，也是不妥。」陳家洛皺眉道：「話是不錯，可是咱們辛辛苦苦得來的玉瓶，就此送還他不成？」徐天宏道：「我盤算得一條計策，總舵主你瞧成不成？」當下把計謀說了出來。周綺當即叫道：「太不光明正大，我不喜歡。」周仲英道：「聽總舵主吩咐，女孩子家莫多嘴。」周綺不響了，低聲嘮叨：「這不缺德麼？」陳家洛沉思了片刻，道：「既要不誤回部和議，又要相救四哥，七哥你這條計策兩者兼顧，大可用得。七哥你去跟那使者說吧。」轉頭向周綺笑道：「七哥對待好朋友，可決無半分缺德，周姑娘不必擔心。」周綺一笑，心道：「我才不擔這心呢。」徐天宏去見凱別興，說道：「我引你去見皇上。」孟健雄捧了皮盒，盒中玉瓶已取出了一個，貼還封條，凱別興並不知情。三人來到巡撫府前，孟健雄將皮盒交給使者，向巡撫府一指，道：「你自己去吧。」兩人徑回孤山馬家，途中遇見楊成協和衛春華，說李可秀接到信後，又驚又怒，收兵回去了。申牌時分，門房遞進一張帖子來，說有個武官來拜會總舵主，帖上寫的是「後學曾圖南頓首」。馬善均笑道：「七當家，你的計謀多半成了，這曾參將是李可秀的親信。」陳家洛道：「九哥，請你去見他吧。」衛春華來到客廳，見椅上坐著一個身材魁梧的武官，滿臉被滾油燙起的傷泡，認得今天在提督府曾經交過手的。衛春華道：「曾將軍要見敝當家，不知有何見教？曾圖南道：「我奉李軍門差遣，想見貴會陳總舵主商量一件要事。」衛春華道：「敝當家現下沒空，曾將軍對我說也是一樣。」曾圖南心想我是朝廷命官，來見你們這些江湖草莽已是屈尊，居然他還搭架子不見，心頭火冒，但既然是有求而來，只得強抑怒氣，道：「軍門剛才收到陳總舵主的信，得知他如夫人在貴會這裡，盼望陳總舵主放她回去，軍門自然另有一番心意。」衛春華道：「這個好辦，我想我們陳當家無有不允。」

　　曾圖南道：「還有第二件事，那是關於回部玉瓶的。」衛春華嗯了一聲，並不答腔。曾圖南道：「回部派人送了一對玉瓶求和，皇上打開皮盒，卻見少了一個，天顏很是震怒，一問使者，說曾有一位青年軍官問過他話，那人自稱是浙江水陸提督李可秀。皇上把李軍門叫去詢問，李軍門自然莫名其妙。幸虧皇上聖明，知道李軍門決不會做這等事，其中必有別情，所以倒也沒有怪罪。」衛春華輕描淡寫的道：「那很好呀。」曾圖南道：「然而皇上說，這事要著落在李軍門身上，限他三天之內，將失去的玉瓶找到呈上，這個就很為難了。」衛春華道：「找不到怕要革職查辦吧？其實呢，不做官也很清閒呀。不過若是滿門抄斬，就苦惱些了。」曾圖南只得不理他的嘲諷，道：「咱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兄弟今日特地來求貴會交還玉瓶。」衛春華仍是不動聲色，淡淡地道：「玉瓶什麼的，我們倒沒聽說過。不過李軍門既然遇上了這個難題，曾將軍又親自光降，咱們幫忙找找，也無不可。過得一年半載，或許會有點頭緒也說不定。」曾圖南武藝雖不甚高，但精明幹練，很會辦事，知道跟這些江湖漢子打交道，越爽快越有結果，便道：「李軍門說，他對貴會陳總舵主慕名已久，只可惜一直沒機會結交親近，今日貿然來求兩件大事，無功不受祿，心中也是過意不去。所以陳總舵主有什麼意思，請不客氣的吩咐下來。」衛春華道：「曾將軍十分爽快，那再好沒有。我們陳總當家的意思，第一件，我們紅花會今天得罪了李軍門，要請他大肚包容，既往不咎。」曾圖南道：「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兄弟可以拍胸膛擔保，軍門以後決不致因這件事跟貴會為難。第二件呢？」衛春華道：「我們四當家文泰來關在提督府，曾將軍是知道的了？」曾圖南嗯了一聲。衛春華道：「他是欽犯，李軍門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將他釋放，這個我們是明白的，可是陳總當家的想念他得緊，今晚想見他一見。」曾圖南沉吟半晌，道：「這件事十分重大，兄弟不敢作主，要回去問過軍門再來回話。陳總舵主可還有什麼吩咐麼？」衛春華道：「沒有了。」曾圖南告辭回去，過了一個時辰，又來求見，仍是衛春華接見。曾圖南道：「軍門說道：文四爺所犯的案子重大之極，本來是決不能讓人探監的。」衛春華道：「本來嘛！」曾圖南道：「不過陳總舵主既然答應交還玉瓶，軍門也只得拚著腦袋不要，讓陳總舵主一見。但是有兩件小事，要請陳總舵主俯允才好。」衛春華道：「請曾將軍說出來聽聽。」

　　曾圖南道：「第一，這是軍門為了結交朋友才捨命答應的事，要是給人知道了，那可是天大禍事……」衛春華道：「李軍門要陳總當家答應，此事決不可洩露一字半句，是不是？」曾圖南道：「正是。」衛春華道：「這件事我代我們當家答允了。」曾圖南道：「第二件，探監只能陳總舵主一個人去。」衛春華笑道：「李軍門當然怕我們乘機劫牢。好吧，這件事我也答應了。探監是陳總當家一個人去，我可沒答應不劫牢。」曾圖南道：「衛大哥是英雄好漢，千金一諾。兄弟這就去回報。今天請陳總舵主到提督府來便了。」衛春華道：「陳總當家與文四當家見面，那張召重若是在旁，這件事自然瞞不住了，於李軍門只怕大大的不便。」曾圖南道：「衛大哥此言有理，讓軍門藉故請開他便是。」衛春華道：「我們在江湖上混飯吃，道義為先，只要李軍門遵守今日所約之事，他的如夫人和玉瓶著落在我們身上送還。」曾圖南起身一揖，道「兄弟先此謝謝！」

　　群雄待曾圖南走後，聚在大廳中等候陳家洛調兵遣將，相救文泰來。陳家洛道：「七哥，仍是請你分派吧。」徐天宏只是沉吟不語，過了半晌，說道：「現下把張召重那扎手傢伙調開了，總舵主又可到裡面相機行事，劫牢當然容易得多。可是李可秀定也防到了這一著。須得先推算他怎樣應付，然後給他來個出其不意。」陳家洛道：「正是。」楊成協道：「我想他定要調集重兵，包圍地牢出口，說不定再請大內的高手侍衛協助，只放總舵主一人進去，也只放總舵主一人出來。」常赫志道：「咱們得在提督府外接應，以防龜兒們對總舵主不利。」徐天宏道：「接應當然是要的，只是我想李可秀不敢對總舵主怎樣，他的小老婆和玉瓶還在咱們這裡。」大家談了一會，都覺眼前局面已比今日上午有利，一則已知道地牢的地形和機關，再則陳家洛可在牢內裡應外合，只是李可秀的防備卻也定比上午周到，單憑硬攻，未必成功。無塵叫道：「今日就決生死存亡，這口氣再也憋不住啦。」陳家洛忽道：「有了。七哥，我去見四哥時穿上寬大的披風，頭戴風帽面罩，只裝作不願給人發現面目……」徐天宏已知他意思，道：「那是得一人，失一人，決非善策。」無塵道：「總舵主，你把話說完。」陳家洛道：「我進了地牢之後，和四哥換過裝束，讓他出來，看守的人只道是我。你們在外接應，一舉把四哥救出去。」無塵道：「那麼你呢？」陳家洛道：「皇帝和我特別有緣，等他們發現已經調包，自然會放我出來。」

　　衛春華道：「總舵主這法子確是一條妙計，但你是一會之主，決不能輕易涉險，這件事讓我去做。」一時之間，群雄紛紛自薦。陳家洛道：「各位哥哥，不是我自逞剛勇，實在只是我最適合。你們不論哪一位去，雖把四哥救出，自己卻失陷在內，咱們是一樣的兄弟之情，不見得四哥就比哪一位哥哥更為親近。」楊成協道：「總舵主去做此事，總是不妥。」陳家洛道：「各位有所不知，皇帝曾和我擊掌為誓，我們兩人決不互相加害。」於是把昨晚在海塘邊兩人起誓的情形說了一遍。徐天宏道：「皇帝老兒陰險狠毒。說話未必算數。」陳家洛執意要這麼辦。徐天宏道：「既然如此，咱們來個兩全之計。」

　　駱冰見群雄都欲以身代文泰來出來，心裡又是感激，又是難受，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周仲英站在一旁，見眾人義氣深重，不禁暗暗佩服，心想：「紅花會名聞江湖，會中人物確是非同小可。」見駱冰神色有異，走近她身邊，說道：「文四奶奶，你寬心。咱們且聽天宏說說看。」徐天宏道：「總舵主這條金蟬脫殼之計，本是十分高明，只是稍微冒險了一點。我想咱們還是照做，不過等四哥一救出，咱們立即進攻地牢，接應總舵主出來。」群雄都覺首領涉險，心中不安，但實在也別無他法，只得都答應了。

　　駱冰走到陳家洛面前，施下禮去，說道：「總舵主你這番情意，我們夫妻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說到這裡，眼圈兒又紅了。陳家洛還了一揖，道：「四嫂快別這樣，咱們兄弟情同骨肉，怎說得上『報答』兩字？」

　　當下佈置已畢，陳家洛披上黑色大氅，領子翻起，一頂風帽低低垂下，與衛春華兩人徑投提督府來。此時已近黃昏，天邊明星初現。到得提督府外，一人迎過來低聲道：「是陳總舵主？」衛春華點點頭。那人道：「請跟我來，這位請留步。」衛春華站定了，望著陳家洛跟那人進了提督府。暮色蒼茫中，群鴉歸巢，喧噪不已，衛春華心中怦怦亂跳，不知總舵主此去吉凶如何。不一會，紅花會眾兄弟都已喬裝改扮，疏疏落落的到來，散在提督府四周，待機而動。

　　陳家洛進入府門，只見滿府都是兵將，手執兵刃，嚴陣以待。經過了三個院子，那人將他引到一間廂房之中，說道：「請稍寬坐。」走了出去。不一會，李可秀走了進來，拱手說道：「幸會幸會。」陳家洛揭開大氅，露出臉來，笑道：「前日湖上一會，不意今日再逢。」李可秀道：「現在就請去見那犯人，請隨我來。」兩人剛走到門口，忽見一名親隨氣極敗壞的奔了過來，說道：「皇上駕到，將軍快出去接駕。」李可秀吃了一驚，對陳家洛道：「只好請閣下在此稍候。」陳家洛見他神色不似作偽，點了點頭，回身坐下。李可秀急奔出去，只見滿衙門都是御前侍衛，乾隆已經走了進來。李可秀忙跪下叩見。

　　乾隆道：「你預備一間密室，我要親審文泰來。」李可秀迎接乾隆進了自己書房。御前侍衛在書房前後左右各間房中部署得密密層層，屋頂上也都有侍衛守望。乾隆對白振道：「我有機密大事要問這犯人，不許有人聽見。」白振道：「是，是！」退了出去。不一會，四名侍衛抬了一個擔架進來。文泰來戴著手銬足鐐，睡在擔架之上。侍衛躬身退出，書房中只剩下文泰來與乾隆兩人，一時靜寂無聲。文泰來此時外傷未癒，神智卻極清醒，躺著對誰也不加理會。乾隆問道：「你身上的傷全好了吧？」文泰來睜眼一看，吃了一驚，坐起身來。他隨老當家於萬亭進宮之時，曾和乾隆見過一面，此時忽在杭州相遇，自是大出意外，哼了一聲，冷冷的道：「還死不了。」乾隆道：「我要他們請你去北京，本來是有點事情和你商量，哪知起了誤會，我已責罰過他們了，你不必再介意。」文泰來聽他言語說得漂亮，怒氣上升，又哼了一聲。乾隆道：「那次你與你們姓于的首領來見我，咱們本要計議大事，哪知他回去之後竟一病不起，可惜可惜。」文泰來道：「要是於老當家不死，恐怕他今日也被鎖在這裡了。」乾隆哈哈大笑，道：「你們江湖漢子，性子耿直，肚裡有什麼話就說什麼。我問你一句話，你老實答了，我馬上放你回去。」文泰來說：「你放我？哈哈，你當我是三歲小孩？我知道你不殺我，天天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到今天還不下手，就是想問問我。」乾隆笑道：「那你也未免太多疑了。」站起身來，走近兩步，問道：「你那姓于的首領後來和我說話，都跟你說了麼？」文泰來道：「什麼話？」乾隆瞪眼望他，文泰來雙目回視，毫不退避。過了半晌，乾隆轉開了頭，低聲道：「關於我身世的事。」

　　文泰來心中盤算，自己既落入他手，總是有死無生，不過紅花會大伙已到杭州，如能拖延一些時候，他們可以設法劫牢相救，便道：「他沒有說。你是皇帝，是前朝皇帝和皇太后的兒子。你的身世誰人不知，有什麼好說的？」

　　乾隆吁了口氣，道：「那天他深夜來見我，你可知是為了什麼？」文泰來道：「於老當家說，他曾經幫過你一個大忙，最近我們紅花會經費短缺，他來問你要三百萬兩銀子。哪知你非但不給，反而把我捉拿在此。有朝一日我脫卻災難，定要把你這忘恩負義之事全部抖了出去。」乾隆哈哈大笑，心中一寬，偷眼看他臉色，見他氣憤異常，似乎不是作偽，心中半信半疑，說道：「既然如此，我只好把你殺了，否則放了你出去，不免敗壞我的聲名。」文泰來道：「誰教你不早殺呀？你殺了我，飯也吃得下，覺也睡得著，見到皇太后也不用心裡懷著鬼胎啦。」乾隆倏然變色，問道：「皇太后怎麼啦？」

　　文泰來道：「你自己明白。」乾隆陰森森的道：「那麼你全知道了？」文泰來道：「全知道，那也不見得。於老當家說，皇太后知道他幫過你的忙，曾要你好好報答，可是你卻捨不得三百萬兩銀子。你有金山銀山，三百萬兩銀子只不過是拔根毫毛，可偏偏這麼小氣。」乾隆心裡又是一寬，嘿嘿的笑了幾聲，摸出手帕來擦去額上汗珠。他在室中來回踱步，心神稍定，笑道：「你在皇帝面前絲毫不懼，居然不怕死在眼前，倒真是一條硬漢子。你有什麼放不下的事，不妨說給我聽。等你死了後，我差人去辦。」文泰來道：「我怕什麼？諒你也不敢馬上殺我。」乾隆道：「不敢？」文泰來道：「你要殺我，不過是怕你的秘密洩露。可是你一殺我，哈哈，你的秘密就保不住了。」乾隆道：「難道死人會說話？」文泰來不理，自言自語：「我一死，就有人打開那封信，就會拿證物公佈於天下，那時候皇帝就要大糟而特糟了。」

　　乾隆急問：「什麼信？」文泰來道：「於老當家當時先把你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寫在一封信裡，用火漆密封了，連帶兩件極重要的證物，放在一位朋友那裡，然後我們兩人才進宮來見你。」乾隆道：「你們怕有什麼不測？」文泰來道：「當然啦，我們怎信得過你？於老當家對他朋友說，要是我們兩人忽然死了，就請他拆開那信，照著信中吩咐去辦。若是我們之中還有一人活在世上，千萬不可拆開。現在於老當家已經去世，只怕你不敢殺我吧。」乾隆不禁連連搓手，焦急之情，見於顏色。文泰來道：「這信和那兩件證明，你用三百萬兩銀子去收買，多半還值得吧？」乾隆道：「銀子？我本來是要給的，我還要放你出去。那麼你寫一封信給你朋友，要他拿那封信和那兩件東西來，我馬上放人支銀子。」文泰來道：「哈哈，我把這朋友的名字告訴了你，好讓你又派侍衛去殺他捉他。老實說，在這裡我很舒服，這生這世我是不想出去啦，吃定了你一世。咱們倆是同歸於盡的命，要是我先死，你也活不長久。」

　　乾隆咬著嘴唇皮，一聲不響，凝思應付之策，過了一會，說道：「你不肯寫信，那也好。給你兩天期限，後天晚上再來問你，要是仍然這般倔強，只好殺你。我殺你不會讓人知道，你朋友只道你仍然活著。退一步說，就算不殺你，難道不會剜去你的眼睛，割掉你的舌頭，斬斷你的雙手……你在這兩天中好好想一想。」說完，推門走出書房，大踏步向外走出。眾侍衛在後面跟隨保護，李可秀跟到府外，跪下相送。

　　乾隆一走，文泰來由提督府親兵抬入地牢，沿路來去，都由張召重仗劍護送。剛回地牢，一名親兵對張召重道：「李將軍有封信給張大人。」張召重接信一看，出地牢去了。文泰來躺在床上，想念嬌妻良友此時必仍在窮智竭力營救，然而朝廷勢大，皇帝親臨，實在非同小可，別要朋友們因救自己而有損折，那麼即使獲救，也是此心終生難安了。正自思潮起伏，忽聞閘門響動，不一會，進來一人，文泰來只道他是張召重，一眼都不去望他。那人走到床前，輕聲道：「四哥，我瞧你來啦。」文泰來一驚，睜眼一看，竟是總舵主陳家洛。黃河渡頭陳家洛率眾來救，他未得相會，今日上午才親見丰采，危急之中只是隔著鐵網看了幾眼，見他義氣深重，臨事鎮定，早已必折，此刻牢中重會，不由得驚喜交集，忙挺腰坐起，叫道：「總舵主！」陳家洛微笑點頭，從懷中拿出兩把鋼銼，就來銼他手上手銬，用力銼了幾銼，手銬上只起了幾條紋路，鋼銼卻磨損了。原來這手銬是用西洋的紅毛鋼鑄成，尋常鋼銼奈何它不得。這一著大出陳家洛意料之處，心中一急，手勁加木，再銼得幾銼，拍的一聲，鋼銼竟自折斷，忙換過一把鋼銼再銼。銼了半天，兩人滿頭大汗，手銬卻仍是紋絲不動。陳家洛又從懷裡撈出鑽子、起子、錘子諸般鐵器，可是不論如何對付，手銬總是解脫不開。文泰來道：「總舵主，這副腳鐐手銬只有寶刀寶劍才削得斷。」陳家洛想起黃河渡口夜斗張召重，他一把凝碧劍將自己鉤劍盾牌與無塵長劍全部削斷，忙問：「張召重是不是整天都守著你？」文泰來道：「他和我寸步不離，剛才不知有什麼要緊事才出去。」陳家洛道：「好，咱們等他回來，奪他寶劍。」把鋼銼等物丟在床底。文泰來道：「我能否出去，難以逆料，皇帝要殺我滅口，怕我洩漏秘密。總舵主，我把秘密跟你說了，那麼不論我是死是活，都不會耽擱咱們的大事。」陳家洛道：「好，四哥你說。」文泰來道：「那天晚上我隨於老當家進宮，見了皇帝，乾隆當然大感驚詫。於老當家說：『浙江海寧陳家一位老太太叫我來的。』他拿了一封信出來，皇帝看後臉色大變，叫我在寢宮外等候。他們兩個密談了大約一個時辰，於老當家才出來。他在路上告訴我，皇帝是漢人，是你的哥哥。」

　　陳家洛大吃一驚，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那決不能夠，我哥哥還在海寧。」文泰來道：「於老當家說，當年前朝的雍止皇帝生了個女兒，恰好令堂老太太同一天生了個兒子。雍正命人將孩子抱去瞧瞧，還出來時，卻已掉成個女孩。那個男孩子，便是當今的乾隆皇帝……」話未說完，忽然甬道中傳來腳步之聲，陳家洛忙在床角一隱，進來的是一名親兵。他不見陳家洛，很是詫異，問道：「紅花會的陳當家呢？」陳家洛從隱身處出來，道：「什麼事？」那親兵道：「張召重大人回來了，李將軍留他不住，請你快出去。」陳家洛道：「好！」左手一探，已點中他「通谷穴」。那親兵一聲不出，倒在地下。陳家洛隨手將他拖入床底。文泰來道：「張召重就要來到，詳情已不及細說。於老當家知道皇帝是漢人，就去勸他反滿復漢，恢復漢家山河，把滿人盡都趕出關去，他仍然做他的皇帝。皇帝似乎頗有點動心，不過他說這事是真是假，還不能完全確定，要於老當家把兩件證物拿給他看看，再定大計。哪知於老當家回去就一病不起。他遺命要你做總舵主，他對我說，這是咱們漢家光復的良機。皇帝是你哥哥，要是他不肯反滿復漢，大家就擁你為主。」這一番話把陳家洛聽得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回想在湖上初見乾隆，後來又見他在自己父母墓前哭拜，再想到他對自己的情誼，其中確有不少特異而耐人尋味之處，難道皇帝真是自己父母所生？也只有如此，他手題「春暉」、「愛日」的匾額才說得通。文泰來又道：「雍正怎樣用女孩掉了你的哥哥，經過情形，據說你令堂老太太詳詳細細寫在一封信裡，此外還有幾種重要證物，於老當家都交給令師天池怪俠袁老前輩保管。」陳家洛道：「啊，今年夏天常氏雙俠來看我師父，就是奉義父之命，送這些東西來的？」文泰來道：「不錯，這是最機密的大事，所以連你也不讓知道。袁老前輩也只知是要緊非常的物件，到底是什麼他並不清楚。於老當家臨終時遺命，等你就任總舵主後，開啟信件，共圖大舉。哪知我失手就擒，險險耽誤了要事。總舵主，今日如果救我不出，你趕快到回疆去見你師父，千萬不可因我一人的生死安危，而誤光復大業。」文泰來說完這番話，欣慰之情，溢於言表。他正想續說，忽聽得甬道中又有腳步聲，忙做個手勢。陳家洛躲入了床底。文泰來上身倚出床外，半個身子跌在地上，一動不動。

　　張召重走進室來，地牢內一燈如豆，朦朦中見文泰來上半身跌在地上，似乎已死，大吃一驚，縱上前來，在他背上輕輕一推，文泰來全然不動。張召重更驚，一把將他拉起，伸手要探他鼻息，文泰來突然縱起，向他撲去，雙手連銬橫掃而至。張召重出其不意，正待倒退，忽然小腹上「氣海穴」一麻，知道床底伏有敵人，已中暗算，怒吼一聲，竄出兩步，雙掌一錯，護身迎敵，一面竭力凝定呼吸，閉住穴道。陳家洛見他被點中穴道，居然不倒，也自駭然，疾從床底躍出，雙拳如風，霎時之間已向他面門連打了七八拳。張召重不敢還手，惟恐一動手鬆了勁，穴道登時阻塞，他臉上連中了七八拳，腳下不住倒退。陳家洛飛起一腳，向他右腰踢去。張召重向左一避，只覺「神庭穴」一陣酸痛，又被對方打中了穴道，這時再也支持不住，全身癱軟，跌倒在地。陳家洛在他身上一摸，哪知竟無凝碧劍，十分失望，搜他身邊，從衣袋裡摸出一張紙來，燈下展視，見是李可秀寫給他的一個便條，請他攜凝碧劍出去，有一位貴官要借來一觀。陳家洛知道是李可秀把他調開的借口，不料他放心不下，走出去一會，又回來監視，想是觀劍未畢，所以沒有帶來。陳家洛再搜他身上，觸手之間，高興得跳了起來，文泰來見他喜容滿面，忙問：「怎麼？」陳家洛手一揚，拋起一串鑰匙，在銬鐐上一試，應手而開。

　　文泰來頓失羈絆，雙手雙腳活動了一會，陳家洛已把身上大氅和風帽除下，說道：「你快穿上出去！」文泰來道：「你呢？」陳家洛道：「我在這裡耽擱一下，你快出去。」文泰來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總舵主，你的好意我萬分感激，可是決不能這樣。」陳家洛道：「四哥你有所不知，我留在這裡並無危險。」於是他把和乾隆擊掌為誓的經過約略說了。文泰來道：「此事萬萬不可。」陳家洛眉頭一皺，道：「我是總舵主，紅花會大小人眾都聽我號令，是不是？」文泰來道：「那當然。」陳家洛道：「好吧，這是我的號令，你快穿上這個出去，外面有兄弟們接應。」文泰來道：「這次只好違抗你的號令，寧可將來再受懲處。」陳家洛道：「四嫂對你日夜想念，各位哥哥盼你早日脫險，現在有這大好良機，你怎麼如此無情無義？」任憑他說之再三，文泰來只是不允。僵持了一會，陳家洛知道他決不會答應，靈機一動，道：「那麼咱們兩人冒險出去，你穿他的衣服。」說著向張召重一指。文泰來喜道：「妙極，你怎不早說？」

　　兩人把張召重的衣服剝下，和文泰來換過，又把腳鐐手銬套在張召重身上鎖住。陳家洛把鎖匙放在袋裡，笑道：「任你有通天本領，這次再不能跟咱們為難了吧？」張召重急怒欲狂，眼中似要噴血，苦於說不出話。

　　兩人輕輕走了出來，過了閘門，穿過甬道，從石級上來，突然眼前大亮，只見滿園中都是火把，數十名兵士手執長矛，亮晃晃的矛頭對準地牢出口。遠處又有數百名兵士彎弓搭箭，向著地牢口瞄準。李可秀右手高舉，雙目凝視，只要他右手向下一揮，矛箭齊發，陳家洛與文泰來武藝再高，卻也無法逃得性命。陳家洛退後一步，低聲問文泰來道：「你傷勢怎樣？能衝出去嗎？」文泰來苦笑一下道：「不成，我腿上不靈便。總舵主你一人走吧，莫管我。」陳家洛道：「那麼你冒充一下張召重試試看。」文泰來把帽子拉低，壓在眉簷，大模大樣的走了出去。李可秀見張召重和陳家洛一齊出來，心中暗暗叫苦，只道張召重已將陳家洛擒住，轉頭對李沅芷道：「你去把劍還給張召重，和他東拉西扯說幾句話，讓紅花會的總舵主逃走。」李沅芷雙手托著凝碧劍，走到地牢出口，把劍托到文泰來跟前，故意處身兩人之間，說道：「張師叔，你的寶劍。」手肘輕輕在陳家洛身上一推。文泰來哼了一聲，伸手接劍。李沅芷在火光下看得清楚，驚叫一聲：「文泰來，你想逃！」雙手一縮，右手握住劍柄，拔劍出鞘，向他當胸刺到。

　　文泰來一側身，左掌一翻，伸食中兩指夾住劍身，右手快如閃電，向她「太陽穴」猛擊過去。李沅芷一驚，退後一步，哪知劍身被他雙指夾住，竟自動彈不得，急忙鬆手，直竄出去，左肩上已被文泰來五指一拂，只感奇痛徹骨，大叫一聲：「媽呀！」蹲了下來。陳家洛向外奔得兩步，回頭一看，文泰來已被眾親兵團團圍住，只見凝碧劍白光飛舞，矛頭紛紛落地。李可秀大叫：「你再不住手，要放箭了。」文泰來一用力，腿上舊傷忽又迸裂，流血如注，知道無力衝出重圍，喊道：「總舵主，接住劍，你快出去。」把凝碧劍向陳家洛擲去，忽然肩頭一痛，手一軟，那柄劍只拋出數尺，就落在地下，原來肩頭已中了一箭。

　　陳家洛竄出數步，向李可秀喝道：「快別放箭！」李可秀手一揮，眾親兵不再射箭，十餘把長矛分別指住了陳家洛和文泰來。陳家洛道：「快請醫生給文四當家醫傷。我去了！」昂然向外走出，眾親兵事先受了李可秀之命，假意吶喊追逐，並不真的阻攔。陳家洛躍上牆頭，只見內外又是三層弓箭手和長矛手，心中暗暗發愁，對方如此戒備，今後相救文泰來那是更加難了。剛出提督府，衛春華和駱冰已迎了上來，陳家洛苦苦笑著搖搖頭。此時東方已現微明，群雄心懷鬱憤，齊回孤山馬宅休息。睡不到兩個時辰，各人均懷心事，哪裡再睡得著，又集在廳上商議。陳家洛向衛春華道：「九哥，你把玉瓶和李可秀的小老婆給他送去，咱們不可失信於人。」衛春華答應了出去，馬大挺走進廳來說道：「總舵主，張召重有封信給你。」陳家洛道：「張召重寫信給我？這倒奇了，不知他說些什麼？」拆信一看，但見滿紙激憤之言，責他行詭暗算，非英雄好漢之所為，約他單打獨鬥，分個勝負，時地由他決定。陳家洛道：「那傢伙想報昨晚之仇，哼，單打獨鬥，難道懼了你不成？」提起筆來，復了一信，便說謹如所約，明日午時在葛嶺初陽台相見，如約一人助拳，不是英雄。正要差人送去，徐天宏道：「咱們須得在兩天內救出四哥。張召重之約，延遲數日如何？不要因此而誤了正事。」陳家洛道：「甚是。今日是二十，那就約定廿三午時。」當下另寫一信，命人送去提督府。趙半山道：「這傢伙寶劍鋒利，總舵主別和他比兵刃，在拳腳上總不致於輸他。」無塵道：「就怕他要比劍，這賊子……」想起黃河渡口削劍之仇，恨恨不已。

　　周仲英道：「總舵主你別見怪，我有句話要說。」陳家洛道：「周老前輩儘管指教，怎麼跟小侄客氣起來啦？」周仲英道：「總舵主的武功我是領教過的，那確是高明之極，不過那張召重功力深厚，咱們都鬥過他。不是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總舵主雖不致輸給他，但要勝他恐也不易，咱們須得籌個必勝之策。」陳家洛道：「周老前輩說得不錯，要勝他確是沒有把握。不過他既約我決鬥，如不赴約，豈不為人恥笑？只好竭力一拚，勝負在所不計了。」常伯志道：「這龜兒子，咱們先去把他的劍盜來，殺殺他的威風。」章進叫道：「咱們一個一個先去找他打架，就算勝他不了，也教他這兩天中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總舵主好好休息兩天，精神力氣就勝過他了。」群雄大笑，覺得他這主意倒也頗有道理。正議論間，馬家一名莊丁過來對馬善均道：「老爺，那王維揚老頭子仍舊不肯吃飯，只是大罵。」馬善均問：「他罵什麼？」那莊丁道：「他罵御林軍做事沒道理。他說在江湖上行走幾十年，人人敬重於他。哪知這次給朝廷保鏢，反給不明不由的扣在這裡。」無塵笑道：「他威震河朔，到咱們江南來，嘿嘿，威風可就沒有了，只好吃點苦頭！」

　　徐天宏心念一動，說道：「我這裡有條『卞莊刺虎』之計，便是從十弟的念頭中化出來的，各位瞧著是否使得？」把計策一說，眾人無不拊掌大笑。無塵連說：「妙計，妙計！」周綺笑著不住搖頭，對徐天宏扁扁嘴。

　　陳家洛笑道：「周姑娘又在笑七哥不夠光明磊落了。不過對付小人，也不必盡用君子之道。孟大哥，你去跟那威震河朔說去吧。」王維揚在齊魯燕趙之地縱橫四十年，無往而不利，哪知一到江南，就遭此挫折。他大叫大嚷，定要見御林軍統領評理。正自吵鬧，室門開處，進來一個中年漢子，身穿御林軍軍官服色，卻是孟健雄。他精明幹練不讓衛春華，走進室來，漫不為禮，大剌剌地往椅上一坐，說道：「你就是威震河朔嗎？」

　　王維揚見他傲慢無禮，心中有氣，說道：「不錯，這外號是江湖朋友送的，既然福統領聽著不順耳，趕明兒我遍告江湖朋友，把這外號撤了就是。」孟健雄冷冷的道：「福統領是皇親國戚，才不來理你們江湖上這一套呢。」王維揚道：「那麼我好好給朝廷保鏢，護送寶物來杭，路上沒出一點岔子，幹麼把我老頭子不明不白的扣在這裡？」孟健雄道：「你真的要知道？」王維揚道：「當然哪！」孟健雄道：「只怕你年紀老了，受不起這個驚嚇。」王維揚最恨別人說他年紀大不中用，當下潛運內力，伸掌在桌子角上一拍，木屑紛飛，桌角竟被他拍了下來，怒道：「王維揚年紀雖老，雄心猶在，上刀山下油鍋，皺一皺眉頭的不算好漢。怕什麼驚嚇？」孟健雄道：「王老頭兒倒真還有兩下子。嘿嘿，江湖上有兩句話，說什麼『寧碰閻王，莫碰老王；寧挨三槍，莫遇一張。』是麼？」王維揚道：「那是黑道上給我老頭子臉上貼金的話。」孟健雄道：「幹麼『老王』要放在『一張』上面？難道老王的武功本領，要蓋過那位姓張的不成？」

　　王維揚恍然大悟，霍地站起，跨上一步，大聲道：「啊，是火手判官要伸量老夫斤兩來著！我老糊塗啦，沒想到這一著。」孟健雄道：「張大人是我上司，你總知道吧？」王維揚道：「我知道張大人是在御林軍。」孟健雄道：「你認識他老人家吧？」王維揚道：「我們雖然同在北京，武林一脈，但他是官，我是民，我久仰他英名，可惜沒福氣相識。」孟健雄道：「我們張大人對你的名字，也是聽得多了。現在他也在杭州。他說，在北京的時候，天子腳下，為了一點虛名而傷和氣，鬧出來不好看，眼前既然都在外鄉，張大人有三件事要和王老英雄相商。只要你金言一諾，馬上就可以出去。」王維揚道：「我是給你們御林軍扣著，有什麼事，還不是憑你們說，何必要我答應？」孟健雄道：「這些事很容易辦哪，老鏢頭何必動怒？」

　　王維揚道：「火手判官要我怎樣？」孟健雄道：「第一件，請老鏢頭把『威震河朔』的外號撤了。」王維揚道：「哼，第二件呢？」孟健雄道：「請你把鎮遠鏢局收了。」王維揚怒道：「我這鎮遠鏢局開了三十多年，沒毀在黑道朋友手裡，張大人卻要我收山。好！第三件呢？」孟健雄道：「第三件哪，請王老鏢頭遍請武林同道，宣告『寧碰閻王，莫碰老王；寧挨三槍，莫遇一張』這句話，可得倒過來說。張大人還說，王老頭年紀大了，這把紫金八卦刀已無多大用處，不如獻了給御林軍。」

　　王維揚一聽，怒氣衝天，叫道：「我和張召重無冤無仇，他何以如此欺人太甚。」孟健雄笑道：「你享名四十年，見好也應該收了。一山不能藏二虎，難道這道理你也不懂？」王維揚道：「原來他是要折辱我這老頭，好叫他四海揚名。哼，要是我不答應呢？他是不是把我扣在這裡不放？好，我認了命。他假公濟私，只怕難逃天下悠悠之口。」

　　孟健雄道：「張大人是英雄豪傑，豈肯做這等事？他約你今日午時，在獅子峰上拳劍相會，要是老王厲害，三個條款不必再提。否則的話，就請王老鏢頭答應這三件事。」王維揚道：「就是這麼辦，我老頭兒四十年的名兒賣在火手判官手裡，也不枉了。」孟健雄道：「張大人說，這件事給皇上知道了可不大穩便。王老鏢頭要是敢呢，那就單刀赴會。若是心虛膽怯，要請朋友助拳幫陣，張大人說也就不必比了。」

　　王維揚氣得哇哇大叫，說道：「我老頭兒就是埋骨荒山，也是單刀雙掌，前來領教。」孟健雄道：「那麼你寫封信，我好帶去回復張大人。」說罷拿過紙墨筆硯。

　　王維揚氣得雙手發抖，寫了一通短信：

　　「張召重大人英鑒：你之所言所為，未免欺人太甚。今日午時，便在獅子峰相會，如我敗於你手，由你處置便了。王維揚啟」他是一介武夫，文理本不甚通，盛怒之下，寫得更是草草。孟健雄一笑，將信收起。王維揚道：「請教老哥尊姓大名，待會也要領教。」他是連孟健雄也遷怒在內了。孟健雄道：「我是後生晚輩，賤名不足掛齒。說過單打獨鬥，待會我也不去獅子峰。若講人多，鎮遠鏢局可不能跟御林軍比呢。嘿嘿，嘿嘿！」連聲冷笑，轉身走出，帶上了門。紅花會知道王維揚畏懼官府，不敢擅逃，所以只隨便把門帶上，否則憑他一身武功，身上又無銬鐐，幾扇木門怎關得他住？鐵琵琶韓文沖那日追馬中伏，被扣了起來。這天上午，被人帶到另一間小室中監禁，自忖這番落入紅花會之手，只怕再無倖免，正在胡思亂想，忽聽得隔室有人大叫大罵，一聽聲音，竟是總鏢頭王維揚，但聽他大罵張召重後生小子，目中無人。韓文沖大為奇怪，正待叫問，室門開處，進來兩人，說道：「請韓大爺到廳上說話。」進得廳來，見左邊椅上坐著三人，上首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其次一人白鬚飄然，一人身材矮小，都是在甘涼道上見過的。韓文沖羞愧無已，一言不發，作了一揖，坐在椅上。陳家洛道：「韓大哥，咱們在甘肅一會，不料今日又在此地相遇。哈哈，可說是十分有緣了。」韓文沖隔了半晌，道：「在下那時答應從此封刀歸隱，可是王總鏢頭非要我走這一趟鏢不可。一則是卻不過朋友之情，再則知道這是公子府上的珍寶，想來公子不會責怪，所以……」徐天宏厲聲道：「韓朋友，咱們在江湖上講究的是信義兩字，你言而無信，自己瞧著怎麼辦？」韓文沖一橫心，答道：「我既落入你們之手，還有什麼說的，要殺要剮……」陳家洛道：「韓大哥，快別這樣說。王總鏢頭這一次可給張召重欺侮得狠了。這姓張的狐假虎威！王老英雄威震河朔，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侮辱，說什麼也要鬥一鬥這火手判官。咱們武林一脈，大家都很氣憤，何況王總鏢頭還保了舍下的鏢，兄弟可不能袖手不理。韓大哥跟張召重交情怎樣？」韓文沖道：「在北京見過幾次，咱們貴賤有別，他又自恃武功高強，不大瞧得起我們，談不上什麼交情。」陳家洛道：「照啊，你看看這信。」把王維揚所寫那信遞給他看。

　　韓文沖本想總鏢頭向來敬畏官府，絕不致和張召重翻臉，只是他成名已久，性子剛烈，張召重當真仗勢欺人，這口氣也是嚥不下去，剛才親耳聽得他破口大罵，又見這信，認得是王維揚的筆跡，再不懷疑，說道：「既然如此，我想見總鏢頭，商量一下對付的方策。」陳家洛道：「現在時候不早，這信想請韓大哥先送去給張召重，回來再見王老英雄如何？」他雖是商量的口吻，韓文沖也只得答應。

　　陳家洛高聲叫道：「十二哥，你出來。」石雙英從內堂出來，陳家洛給他與韓文沖引見了，道：「這位石兄弟陪你去見張召重。韓大哥，你不明白張召重如何削了王老英雄的面子，這事說來話長，現在不及細談。見了張召重後，你可說這位石兄弟是貴局鏢師，一切由他來說。」韓文沖疑心又起，躊躇不應。陳家洛道：「韓大哥覺得有什麼不對麼？」韓文沖忙道：「沒有，我遵照公子吩咐就是。」徐天宏知他懷疑，只怕壞事，說道：「請等片刻。」轉身入內，拿了一壺酒一隻酒杯出來，斟了酒，送到韓文沖面前，說道：「剛才小弟言語多有衝撞，這裡給韓大哥賠罪，請乾此杯，就算不再見怪。」韓文沖道：「好說，好說。」舉杯一飲而盡，說道：「陳公子，我去了。」陳家洛拱拱手道：「偏勞了。」韓文沖拿了信，轉身下堂。徐天宏突然驚道：「啊喲，不好了！韓大哥，我弄錯啦，剛才那杯酒裡有毒。」

　　眾人全都吃了一驚，韓文沖臉上變色，轉過頭來。徐天宏道：「真是對不起，這酒裡下了毒，本來是浸暗器用的，下人不知道拿了給我。剛才我一聞氣味才知道。韓大哥已喝了一杯，糟糕，糟糕，快拿解藥來。」一名莊丁道：「解藥在東城宅子裡。」徐天宏罵道：「糊塗東西，快騎馬去拿。」那莊丁答應了出去。徐天宏對韓文沖道：「小弟疏忽，實在該死。請韓大哥先送這信去，只要一切聽我們石兄弟的話行事，回來吃了解藥，一點沒事。」韓文沖知道他是故意下毒，逼自己就範，如果遵照紅花會吩咐，回來就有解藥可服，否則這條命就算送了，向徐天宏狠狠瞪了一眼，一語不發，轉身就走。石雙英跟了出去。等兩人走出，周仲英皺眉道：「我瞧韓文沖為人也不是極壞，宏兒你下毒這一著，做得太不光明。」徐天宏笑道：「義父，這酒裡沒有毒。」周仲英道：「沒有毒？」徐天宏道：「是呀！」隨手倒了杯酒喝下，笑道：「我怕他在張召重面前壞咱們的事，所以嚇嚇他，回頭再給他喝一杯酒，他就當沒事了。」眾人大笑不已。張召重接到陳家洛覆信，約他在葛嶺比武，心頭怒氣漸平，他和陳家洛交過幾次手，知道十九可以取勝，一雪昨日之恥，他正坐在文泰來身旁監視，牢門開處，進來一名親兵，說道：「張大人，有客。」遞上一張名帖。張召重一看，大紅帖子上寫的是「威震河朔王維揚頓首」九字，登時有氣：「拜客名帖之上，哪有把自己外號也寫上之理？」對那親兵道：「你去對客人說，我有公務在身，不能見客。請他留下地址，改日再拜。」那親兵去了一會，又道：「客人不肯走，有封信在這裡。」張召重拆開一看，又是生氣，又是納罕，心想自己和這老頭兒素無糾葛，為什麼約我比武？對親兵道：「你對李軍門說，我要會客，請他派人來替我看守。」等看守文泰來的四名侍衛來到，張召重換上長袍，來到客廳。他認識韓文沖，舉手招呼，說道：「王總鏢頭沒來麼？」韓文沖道：「張大人，我給你引見，這是咱們鏢局子的石鏢頭。王總鏢頭有幾句話要他對你說。」張召重把王維揚那信在桌上一擲，說道：「王總鏢頭的威名我是久仰的了。我和他素來沒有牽連，怎說得上『欺人太甚』四個字？恐怕其中有什麼誤會，倒要請兩位指教。」石雙英冷冷的道：「王總鏢頭是武林領袖。武林中出了敗類，不管和他有沒有牽連，他都得伸手管上一管。否則叫什麼威震河朔呢？」張召重大怒，站起身來，說道：「王維揚說我是武林敗類？」石雙英板起一張滿是疤痕的臉，一言不發，給他來個默認。張召重怒氣更熾，說道：「我什麼地方丟了武林的臉，倒要領教。」石雙英道：「王總鏢頭有幾件事要問張大人。第一件，咱們學武之人，不論哪一家哪一派，最痛恨的是欺尊滅長。張大人是武當派高手，聽說不但和同門師兄翻了臉，還想貪功去捉拿師兄，可有這件事？」張召重怒道：「我們師兄弟的事，用不著外人來管。」石雙英道：「第二件，咱們在江湖上混，不論白道黑道，官府綠林，講究的是信義為先。你和紅花會無冤無仇，為了陞官發財，去捉拿奔雷手文泰來，欺騙鐵膽莊的小孩，將他害死。你問心可安？」張召重大怒，說道：「我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這跟你們鎮遠鏢局又有什麼干係？」石雙英道：「你打不過紅花會，自己逃走，也就是了，何以陷害別人，施用金蟬脫殼之計，叫鎮遠鏢局頂缸，害得我們死傷了不少鏢頭夥計？」張召重和韓文沖都怦然心動：「原來王維揚最氣不過的是這件事。」甘涼道上鎮遠鏢局閻世章、戴永明等人被殺，錢正倫傷手之事，韓文沖都是知道的，這時忍不住接口道：「張大人這件事你確是做得不對，也難怪王總鏢頭生氣。」石雙英冷冷的道：「其餘的事我們也不問了，這三件事你說怎麼辦？」說著雙目一翻，凜然生威。張召重被他如審犯人般問了一通，再也按捺不住，搶上一步，叫道：「好小子，你活得不耐煩了，到太歲頭上動土！」當場就要動武。石雙英站起身來，退後一步，說道：「怎麼？威震河朔找你比武，你怕了不敢，想和我動手是不是？」

　　張召重喝道：「誰說不敢？他要今天午時在獅子峰分個高下，不去的不是好漢。」石雙英道：「你要是不去，今後也別想在武林混了。王總鏢頭說，你如果還有一點骨氣，那麼就一個人去，我們鏢局子裡決不會有第二個人在場。倘若你驚動官府，調兵遣將，我們是老百姓，可不敢奉陪。」張召重道：「王維揚浪得虛名，這糟老頭子難道我還怕他，用得著什麼幫手？」石雙英道：「我們王總鏢頭不善說話，待會相見，是拳腳刀槍上見功夫。你要張口罵人，不妨現在罵個痛快。」張召重是個拙於言辭之人，給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石雙英道：「好，就這樣，怕你還得騰點功夫出來操練一下武藝，料理一些後事。」張召重雙眼冒火，反手一掌，快如閃電。石雙英身子急閃，竟沒避開，給他打中左肩，跌出數步。張召重出手迅捷已極，一掌把石雙英打跌，跟著縱了過去，左拳猛擊他胸膛。石雙英施展太極拳中的「攬雀尾」，將他這一拳粘至門外。張召重見他也是內家功夫，怔了一怔。就在這一瞬之間，石雙英又退出數步，喝道：「好，你不敢會王總鏢頭，那麼咱們就在這裡見過高下。」雙掌一錯，只覺右臂隱隱酸麻，幾乎提不起來。張召重喝道：「你不是我對手。你去對王維揚說，我午時准到。」石雙英冷笑一聲，轉身就走，韓文沖跟了出去。

　　當兩人口角相爭之時，韓文沖總是惦記自己服了毒酒，只覺混身上下滿不舒服，只盼石雙英快些說完，好回去服藥解毒，等到兩人動手，他已急得臉色蒼白，滿頭大汗。好容易趕回孤山馬宅，石雙英道：「他答應午時准到。」韓文沖似乎腹痛如絞，坐倒在椅。徐天宏倒了杯酒，說道：「這是解藥，韓大哥喝吧。」韓文沖忙伸手去接。周仲英夾手奪過，仰脖子喝了下去。韓文沖愕然不解。周仲英笑道：「這玩笑開得夠了，韓大哥，你壓根兒就沒喝毒酒，他是跟你鬧著玩的。天宏，快過來賠罪。」徐天宏笑嘻嘻的過來作了一揖，說道：「請韓大哥不要見怪。」跟著解釋明白。韓文沖雖然不高興，但懷恨之念已經釋然。

　　孟健雄又進去見王維揚，雙手叉腰，氣焰囂張，戟指冷笑，說道：「張大人答應了，你現在就去吧。喂！張大人不愛別人婆婆媽媽的。你有什麼話，現在快說。待會在獅子峰，只是拳腳兵刃上分高下，你多囉唆，張大人是不聽的。哀求討饒，也未必管用。你要是懊悔害怕，現在說還來得及。」

　　王維揚霍地站起，叫道：「我這條老命今天不想要了。」大踏步走了出去。孟健雄手一揮，一名莊丁把王維揚的紫金八卦刀和鏢囊捧了上來。他伸手接了，氣呼呼的一把白鬚子吹得筆直揚起。韓文沖站在門口，說道：「王總鏢頭此去，還請加意小心。」王維揚道：「你都知道了？」韓文沖點點頭道：「我見過了張召重。」王維揚道：「他罵我什麼？」韓文沖道：「小人之言，王總鏢頭不必計較。」王維揚道：「你說不妨。」韓文沖道：「他罵你……糟老頭子，浪得虛名！」王維揚哼了一聲道：「是不是浪得虛名，現在還不知道呢。我如有不測，韓老弟，鏢局子和我家裡的事，都要請你料理了。」他頓了一頓，又道：「叫劍英、劍傑不忙報仇，他兄弟倆武功還不成，沒的枉自送了性命。」王劍英、王劍傑是王維揚的兩個兒子，學的是家傳八卦門武藝。韓文沖道：「總鏢頭武功精湛，諒那張召重不是敵手，我在這裡靜候好音。」王維揚隨著帶路的莊丁，往獅子峰單刀赴會去了。獅子峰盛產茶葉，「獅峰」龍井乃天下絕品。山峰既高且陡，絕頂處遊客罕至。王維揚背插大刀，上得峰來。最高處空曠曠的一塊平地，四周皆是茶樹。只見前面走來一人。那人短裝結束，身材魁梧，向王維揚凝視了一下，說道：「你就是王維揚？」王維揚聽他直呼己名，心頭火起，但他年近七十，少年時的盛氣已大半消磨，又知張召重是現職武官，多少有些敬畏，說道：「不錯，就是在下，你是火手判官張大人？」這人便是張召重，說道：「正是，咱們比拳腳還是比兵刃？」他做事把細，上峰之時已四下查察，果見對方並無幫手埋伏，心想王維揚雖然狂傲，他一個鏢頭，總不成真與官府對陣廝殺，是以坦然上峰應戰。王維揚心想：「我和他並無深仇大怨，何必在兵刃上傷他？一個失手殺了官員，那也是後患無窮。用八卦掌一挫他的驕氣，教他知道我老頭子並非浪得虛名，也就是了。」說道：「我領教領教張大人天下知名的無極玄功拳。」

　　張召重道：「好。」左拳右掌，合抱一拱。他雖心高氣傲，但所學是武當派內家拳法，講究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當下凝神斂氣，待敵進攻。王維揚知他不會先行出手，說聲：「有僭了。」語聲未畢，左掌向外一穿，右掌「游空探爪」斜劈他右肩，左掌同時翻上，「猛虎伏樁」，橫切對方右臂，跟著右掌變拳，直擊他前胸，轉眼之間，連發三招。張召重連退三步，以無極玄功拳化開。兩人合而復分，盤旋一周，均是暗暗驚佩。張召重心想：「這三招迅捷沉猛，真是勁敵。」王維揚心想：「他化解我這三招柔中帶剛，火手判官名不虛傳。」兩人不敢輕敵，又盤旋一周。張召重搶進一步，左腿橫掃。王維揚躍起避過，雙掌向他面門按去。張召重左腳踢出，已暗伏「空擊蒼鷹」、「樹梢擒猴」兩招。王維揚雙掌按處，將這二招消於無形。

　　兩人棋逢敵手，各展絕學，攻合拚鬥，轉瞬間已拆了三四十招。其時紅日當空，兩個影子在地下飛舞，倏分倏合。王維揚見鬥他不下，心知自己年老，不如對方壯盛，久戰之下，氣力精神定然不如，突然間招式一變，掌不離肘，肘不離胸，一掌護身，一掌應敵，右掌往左臂一貼，腳下按著先天八卦圖式，繞著張召重疾奔，正是他平生絕技「游身八卦掌」。

　　這一路掌法施展時腳下一步不停，繞著敵人身子左盤右旋，兜圈急轉，乘隙發招，當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對立剛一應招，已然繞到他身後，對方轉過身來，又已繞到他身後，如此繞得幾圈，武藝再高的人，也必給纏得頭暈眼花。但若對方站住不動，只要停得一停，後心要害立中拳掌。王維揚只繞得兩個圈子，張召重便知此拳厲害，不等他再轉到身後，斜步橫搶，向他奔來方向迎了上去，劈面一掌。王維揚早已回身。張召重見他腳下踏著九宮八卦，知他是走坎宮奔離位，雙掌揮動，搶進干位。兩人這般轉了七八個圈，點到即收，手掌不交。這路掌法是王維揚熟練了數十年的功夫，越跑越快，腳步手掌隨收隨發，已到絲毫不加思索的地步。張召重見招拆招，起初還打個平手，時候一長，不免跟不上對方的迅捷，心念一動，如此對轉，勢落下風，當下運起無極玄功拳以柔克剛要訣，凝步不動，抱元歸一，靜待來敵。他腳步剛停，王維揚早欺到身後，「金龍抓爪」，發掌向他後心擊去。張召重待他掌到，左手反轉回扣，向他手腕抓去。王維揚疾忙縮手，一擊不中，腳下已然移位，暗暗佩服：「此人當真了得，居然能閉目換掌。」原來張召重知道跟著對方轉身，敵主己客，定然不如他熟練自然，眼見他白髮如銀，雖然矯健，長力一定不如自己，於是使出「閉目換掌」功夫，來接他的游身八卦掌。練這門武功之時以黑巾蒙住雙目，全仗耳力和肌膚感應，以察知敵人襲來方向。臨敵時主取守勢，手掌吞吐，只在一尺內外，但著著奇快，敵人收拳稍慢，立被勾住手腕，折斷關節。這路掌法原本用於夜鬥，或在巖洞暗室中猝遇強敵，伸手不見五指，便以此法護身。掌法變化精妙，決不攻擊對方身體，卻善於奪人兵刃，折人手腳。其時一個的溜溜亂轉，一個身子微弓，凝立不動。一到欺近，閃電般換了一招兩式，王維揚又立即奔開。兩人轉瞬間又拆了數十招。王維揚漸覺焦躁，心想如此耗下去如何了局，突然撲到他身後，左掌虛擊，右掌又是虛擊。張召重反手兩把沒抓住他手腕，王維揚左手又連發兩記虛招，欺他背後不生眼睛，右手猛向他肩頭疾劈。張召重全神貫注對付他連續四下虛招，突然間掌力襲肩，心中一驚，閃避招架都已不及，右手反腕，向他右掌手背上按落，左拳猛擊他右臂手肘，這一招「仙劍斬龍」，對方手掌只要一被按住，手臂非斷不可。他想肩頭不是致命所在，拚著身強力壯，挨他一掌，對方這條胳臂這一下可就是廢了。王維揚一掌蓬的一聲打在他肩頭，正自大喜，忽覺手掌被按，縮不回來，卻見對方左拳已向自己右肘猛擊而下，知道這一下要糟，情急之下，右臂急轉，手掌翻上，同時左掌向對方肩頭擊去。張召重左拳打下，王維揚手肘已經轉過，臂彎雖然中拳，順著拳勢一曲，並沒受傷，只是「曲池穴」中隱隱發麻。兩人一換掌法，各自跳開，這一下，張召重吃虧較大，拳法上已算輸了一招。張召重喝道：「掌法果然高明，咱們來比比兵刃。」刷的一聲，凝碧劍已握在手中。

　　王維揚也從背上拔出紫金八卦刀，這時兩人站得臨近，看得清楚，只見他口鼻俱腫，右眼圈上一大塊烏青，不禁暗自納罕，心想他一身武功，難道還有勝過他的人物，竟將他打成這個樣子。殊不知昨晚張召重中了陳家洛的拳擊，頭臉受傷不輕，今日掌法上輸了一招，也未始不是受這傷勢所累。張召重存心在兵刃上挽回面子，凝碧劍出手，連綿不斷，俱是進手招數，攻勢凌厲已極。王維揚見他劍光如一泓秋水；知道是口寶劍，如被削上，自己兵刃怕要吃虧，不敢招架，展開八卦刀法，硬砍硬削。兩人酣鬥良久，張召重精神愈戰愈長，但見對方門戶封閉嚴密，急切間攻不進去，驟見他一招「鐵牛耕地」，橫砍過來，招術用得稍老，立即使招「天紳倒懸」，寶劍刃口已搭上八卦刀的刀頭。王維揚縮刀不及，左手駢食中兩指向他面門戳去。張召重側頭讓過，嗆啷一聲，八卦刀刀頭已被削斷。王維揚讚道：「好劍！」跳開一步，說道：「咱們各勝一場。張大人還要比下去嗎？」他是想借此收篷，各人都不失面子，哪知壞就壞在喝了一聲「好劍」。張召重心想，你譏我這場得勝，不過是靠了劍利，勝得並不光彩，左手一擺，道：「不見輸贏，今日之事不能算完！」劍走偏鋒，刺了過去。

　　翻翻滾滾又鬥七八十招，王維揚頭上見汗，知道長打久鬥，於己不利，暗摸金鏢在手，刀交左手，喝道：「看鏢！」刀法陡變，變成左手刀術，三枝金鏢隨著刀勢發了出去。這套「刀中夾鏢」也是他的絕技。他左手刀法與尋常刀法相反，敵人招架已然為難，再加金鏢順著刀勢發出，敵人避開了鏢，避不開刀，避開了刀，避不開鏢，端的厲害非常。只見他一刀斜砍向右，一鏢隨著向敵人右側擲去，張召重向右一避，伸手接住來鏢，王維揚金刀跟著砍到，張召重剛低頭避過，對方一鏢又向下盤擲來，忙將手中之鏢對準擲去。雙鏢相迎，激出火花，齊齊落下，插入土中。王維揚一刀快似一刀，一鏢急似一鏢，眼看二十四枝鏢將要發完，兀自奈何對方不得。

　　這時他手中只剩了三枝鏢，左腳向右踏上一步，身子微挫，左手刀向下斜劈，跟著右手一揚。張召重見他發了二十一枝金鏢，知道這一刀砍下，必有一鏢相隨，只是他金鏢越發越快，自己架刀避鏢，已有點手忙腳亂，更無餘裕掏芙蓉金針還敬，當下急忙轉身，凝視看他右手。哪知這下竟是虛招，張召重手一動，卻接了個空。王維揚已踏進震位，「力劈華山」，迎面砍到。張召重見刀沉勢重，不敢硬架，滑出一步，凝碧劍「橫雲斷峰」斜掃敵腰。王維揚沉刀封架，只聽噹啷一聲，八卦刀已被截成兩段。王維揚大吼一聲，半截刀向他擲去。張召重一低頭，王維揚三鏢齊發，只聽得張召重「啊喲」一聲，凝碧劍落地，向後便倒。原來王維揚故意引他轉身，使他陽光耀眼，視線不明，同時甘冒奇險，讓他削斷大刀，待他得意之際，三鏢齊發，果然一擊成功。王維揚叫道：「張大人，得罪了！我這裡有金創藥。」隔了半晌，見他一聲不響，不由得驚慌起來，莫要鏢傷要害，竟將他打死，他是朝廷命官，自己有家有業，可不是好耍的事，走上前去俯身察看，剛彎下腰，只聽得一聲大喝，眼前金光閃動，暗叫不好，一個「鐵板橋」向後便跌，卻已遲了一步，左胸左肩陣陣劇痛，已然身中暗器。王維揚大怒，虎吼一聲，縱起身來，要和他拚個同歸於盡，但一使力，胸口肩痛奇痛徹骨，哼了一聲，又跌在地下。張召重哈哈大笑，拔出右腕金鏢，撕下衣襟，縛住傷口，站了起來。王維揚罵道：「張召重，我若非好心來看你傷勢，你怎能傷我？你使這等卑鄙手段，算得什麼英雄豪傑？看你有何面目見江湖上的好漢。」張召重笑道：「這裡就是你我兩人，又有誰知道了？你活到這一把年紀，早就該歸天了。明年今日，就是你的週年忌。」王維揚一聽此言，知他要殺人滅口，更是破口大罵。張召重縱將過來，伸手在他脅下一戳，點了啞穴。王維揚登時罵不出聲，雙目冒火，臉上筋肉抽動，實在氣得胸膛都要炸了。張召重撿起半截八卦刀，在地下挖了個大坑，左手提起他身子，往坑裡一擲，罵道：「你威震河朔，震你個奶奶！」右腳踢入土坑，便要把他活埋。剛踢了幾腳土，忽聽得身後遠處冷冷一聲長笑，張召重吃了一驚，回過身來，只見一人手執奇形兵器，站在紅日之下，樹叢之側，正是鐵琵琶手韓文沖。張召重怒喝：「好哇，說好單打獨鬥，你鎮遠鏢局原來暗中另有埋伏。你們要不要臉哪？」韓文沖道：「要臉的也不使這卑鄙手段啦。」

　　張召重道：「好，今日領教領教你的鐵琵琶手。」施展輕身功夫，「八卦趕蟾」，只三個起落，已躍近身來，挺劍直刺。韓文沖退後兩步，樹叢中一刀飛出，橫掃而來。張召重寶劍一立，那人這刀發得快也收得快，不等刀劍相碰，早已收回。張召重看此人時，正是適才言語無理的姓石鏢師，怒道：「你們兩人齊上，火手判官也不放在心上。」

　　正待追擊，忽聞背後有聲，心知有異，立即躍開，回頭一望，只見上來了八九人，當先正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他記起昨晚被擊之辱，怒火上衝，但見對方人多，看來均非庸手，又不免膽寒，驚怒中四下一望，看好了退路。

　　陳家洛對韓文沖道：「韓大哥，你先去救了王總鏢頭。」韓文衝奔到坑邊，抱了王維揚過來。張召重也不阻攔。陳家洛在王維揚穴道上拿捏幾下，解開了他的啞穴。王維揚年近古稀，遭此巨創，委頓之餘，一時說不出話來。

　　張召重叫道：「王維揚這老兒要和我比武，說好單打獨鬥，不得有旁人助拳，現在勝負已決。陳當家的，咱們三日後葛嶺再會。」雙手一拱，轉身就要下山。

　　陳家洛道：「在下與眾位兄弟到此賞玩風景，剛好碰上兩位較量拳掌兵刃暗器，果然藝業驚人，非同小可，令人大開眼界。可是張大人，你勝得未免不大光明啊！」張召重道：「自來兵不厭詐，咱們鬥力鬥智，出奇制勝，有何不可？」陳家洛微微一笑，道：「張大人識見果然高明。常言道揀日不如撞日，張大人約我比試，既然碰巧遇上了，也不必另約日子，不妨今日就來領教。但張大人右腕已傷，敝人不想乘人之危。你這傷非一朝一夕所能痊可，咱們之約，延遲三月如何？」張召重心想，你故示大方，我樂得不吃這虧，說道：「好吧，那麼三個月後的今日，咱們再在葛嶺初陽台相會。」

　　陳家洛慢慢走近，說道：「我們要救奔雷手文四當家，你是知道的了？」張召重道：「怎麼？」陳家洛道：「他身上的銬鐐都是精鋼鑄成，銼鑿對之，無可奈何，只好借閣下寶劍一用。大家武林一脈，義氣為重，張大人想來定是樂於相借的了。」張召重哼了一聲，眼見對方人多，今日已難輕易脫身，說道：「要借我劍，只要有本事來取。」語聲未畢，已倒竄出數丈，轉身往山下奔去。剛要提氣下山，忽然迎面撲到兩把飛抓，一取左胸，一取右腿，上下齊到，勢勁力疾。他伸劍在胸前挽個平花，擋開上盤飛抓，向上躍起，左足彈出，又向山下疾竄。常赫志飛抓盤打，張召重身子一矮，向右讓開，常伯志已撇下飛抓，欺近身來，呼的一聲，黑沙掌「浪搏江礁」，迎面劈到。張召重和常氏雙俠曾在烏鞘嶺上力鬥，知他兩兄弟厲害，一動上手，數十招內難以脫身，突然飛身後退，逕向南奔。常氏兄弟守住北路，並不追趕。此時太陽南移，張召重迎著日光，繞開陳家洛等一行，向南疾奔，剛走到下山路口，颼颼兩聲，兩枚飛燕銀梭打將過來。他吃過此梭苦頭，當即臥倒，兩個翻身，滾了開去，只聽得錚錚聲響，銀梭中包藏的子梭電射而出。他凝碧劍橫掠頭頂，將銀梭削為兩段，順勢縱出，當下不再向南，一個「鳳凰展翅」，寶劍一圈，向東猛撲，只聽得身後暗器聲響連綿不斷，腳下絲毫不停，一擰頭，拍拍拍拍拍，揮劍將三枝袖箭、兩枚菩提子打落，群雄見他向西擊打暗器，身子卻繼續向東奔跑，腳步迅速已極，都不由得佩服。張召重心知東邊必定也有埋伏，腳下雖然極快，眼觀四面，不敢稍懈，奔不數步，果然，斜刺裡一人躍出，手執大刀，攔在當路。那人白髮飄動，威風凜凜，正是老英雄鐵膽周仲英。張召重心中一寒，不敢迎戰，轉身返西。

　　他連闖三路都未闖過，心想這些人一合圍，今日我命休矣，西路上不論何人把守，都要立下殺手方能脫圍，左手暗握一把芙蓉金針，揮劍西衝。迎面一人獨臂單劍，不是追魂奪命劍無塵道人是誰？張召重和他交過手，知道紅花會中以此人武功最高，自己尚遜他一籌，不由得暗暗叫苦，情急智生，直衝而前，「白虹貫日」、「銀河橫空」，兩記急攻，仗著劍利，乘對方避而不架，已然搶到無塵西首。

　　無塵剛一側身讓劍，右手長劍「無常抖索」、「煞神當道」，兩記厲害招數已經遞出，兩招緊接，便似一招。張召重雖然轉到下山路口，竟是無法脫身，揮劍解開兩招，猛喝一聲，左手揚處，兩把芙蓉金針分打無塵左右。他想這獨臂道人武功精純，金針傷他不到，但他不是用劍擊擋，就得後躍躲過，但教緩得一緩，自己就可逃開，只須擺脫了此人，拚命下衝，別人再也阻擋不住。無塵猜到他用意，竟走險招，和身下撲，長劍直刺，點向他右腳，這一記是追魂奪命劍中罕用之招，稱為「怨魂纏足」，專攻敵人下三路。張召重大吃一驚，寶劍「流星墮地」，直立向下擋架。無塵不待招老，劍尖著地一撐，只聽得背後一陣沙沙輕響，金針落地，身子縱起，躍至張召重頭頂，長劍「庸醫下藥」，向下揮削。張召重右肩側過，「彩虹經天」，寶劍上撩，無塵早已收劍落地，刷刷兩聲，「判官翻簿」、「弔客臨門」，兩招攻了過來。這一來，他又已佔到西首，將張召重逼在內側。這時張召重但求擋過敵劍，更無餘暇思索脫身之計，只是見招拆招，俟機削他長劍，轉眼間兩人又拆了三四十招。無塵見他受傷之餘，仍然接了自己數十招，心頭焦躁，劍光閃閃，連走險著，張召重奮力抵擋，漸感應接為難。再拆數招，無塵大喝一聲：「撤劍！」一招「閻王擲筆」，長笑聲中，張召重右腕中劍，噹啷一聲，凝碧劍落地。他只一呆，被無塵飛腳踢中左胯，登時跌倒。無塵縱過去正待接住，張召重倏地跳起，劈面一拳，無塵舉劍待削，忽想：「這一劍將他一隻手削了下來，他再難和總舵主比武，這樣的對手十分難找，未免掃了總舵主的興致。」要知武藝高強之人，旗鼓相當的對手可遇而不可求。無塵愛武成癖，心想陳家洛也是一般，一劍已然削下，忽又凝招不發。張召重情急拚命，乘他稍一遲疑，左掌在右肘一托，右拳彎處，已向他左腰打到。無塵只有一臂，左邊防禦不周，加之拳法較弱，見敵拳打到，疾忙側身閃避，拳力雖消，竟是沒有避開，一拳給打在腰上，劇痛之下，退出數步。張召重頭也不回，拔足飛奔。無塵大怒，隨後趕來，眼見他已奔到下峰山道，無塵劍法精絕，素來不用暗器，見他便要逃下山去，心想今日若給此人逃脫，紅花會威名掃地，再也顧不得他的死活，平劍一挺，便要使出「五鬼投叉」絕招，長劍正要脫手，忽然出邊滾出一個人來，迅疾如風，抱住張召重雙足。兩人摟作一團，跌倒在地。無塵疾忙收劍，看清楚抱住張召重的是十弟章進。只見兩人翻翻滾滾，舉拳互毆。楊成協和蔣四根又奔了過來，三人合力把他牢牢按住。駱冰取出繩索，將他雙手當胸縛住，想起他在鐵膽莊率眾擒拿丈夫之恨，對準他鼻子便是呼的一拳。陳家洛明道：「四嫂，且慢！」駱冰第二拳才不再打。

　　陳家洛走近身來。張召重罵道：「你們倚仗人多，張老爺今日落在你們匪幫手裡，要殺便殺，皺一皺眉頭的不是好漢。」王維揚也走了過來，罵道：「我和你近日無冤，往日無仇，你怕卑鄙手段被我宣揚出去，竟要把老頭子活埋了，嘿嘿，火手判官，你也未免太毒了些。」石雙英冷冷的道：「這就是他自己掘的坑，把他照樣埋了便是。」群雄轟然叫好。

　　張召重雖然一副傲態，但想到活埋之慘，不禁冷汗滿面。陳家洛道：「服不服了？你認輸服錯，發誓不與紅花會作對，那麼大夥兒瞧在你陸師哥面上，饒你一條性命。」張召重兀自強項，大聲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你們使用詭計，怎能叫人心服？」陳家洛道：「好，你倒是條硬漢子，我一刀給你送終，免了活埋之苦。」拔出短劍，走近他面前，說道：「你當真不怕死？」張召重苦笑道：「給我一個爽快的！」閉目待死。陳家洛一揮手，短劍刺到他胸前，突然哈哈一笑，手腕一翻，割斷了縛住他雙手的繩索。這一下不但張召重出於意料之外，群雄也均愕然。陳家洛道：「這次擒住你，我們確是使了計謀。你雖該死，但今日殺你，諒你做鬼也不心服。好吧，你走路便是，只要你痛改前非，日後尚有相見之地。要是仍然怙惡不悛，紅花會又何懼你張召重一人。第二次落在我們手裡，教你死而無怨。」

　　章進、駱冰、楊成協、常氏兄弟等等都叫了起來：「總舵主，放他不得！」陳家洛把手一擺，道：「他師兄陸老前輩於咱們有恩，咱們無可報答。紅花會恩仇分明，今日放他師弟，也算是對他一番心意。」群雄聽總舵主這麼說，也就不言語了，各對張召重怒目而視。張召重向陳家洛一拱手道：「陳當家的，咱們再見了。」說罷轉身要走。徐天宏叫道：「姓張的，且慢走！」張召重停步回頭。徐天宏道：「你就這樣走了不成？」

　　張召重登時醒悟，向群雄作了個團團揖，說：「陳當家的大仁大義，我張召重不是不知好歹之人，本來約定三個月之後比武，在下不是各位對手，要回去再練武藝。這場比武算我認栽了。」這番話軟中帶硬，點明你們勝我只不過仗著人多，將來決不就此罷休。群雄聽出他話中之意，更是著惱。周綺叫道：「紅花會總舵主放你走，這是他大人大量。我倒要問你，你到鐵膽莊來，若有本事拿人，也就罷了，幹麼誘騙我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弟弟？我不是紅花會的人，也沒受過你師兄什麼好處。今日要為兄弟報仇。」舉起單刀，撲上來就要拚鬥。

　　張召重心下為難，單是這個年輕姑娘當然不足為懼，但眼前放著這許多高手，這姑娘一敗，旁人豈有坐視之理？爭鬥再起，不知如何了局，當下跳開一步，連避周綺兩刀。周綺第三刀使的是一招「達摩面壁」，當頭直劈下來，刀勢勁急。張召重無奈，右手「春風拂柳」，在她臉前虛勢一揚，待她將頭一偏，左手就來奪刀，心想奪下她刀後，好言交代幾句，再將刀交還，她總不能再提刀砍殺。不料周綺並不縮刀，手臂反而前伸，單刀疾劈。張召重伸食中雙指從下向上在她手肘「曲池穴」上一戳，周綺手臂劇震，一柄刀直飛上天。徐天宏疾竄而上，擋在她身前，單拐「鐵鎖橫江」在張召重面前一晃，反手將單刀遞給了周綺。周仲英大刀揮動，阻住張召重退路，安健剛也挺刀上前，四人已成夾擊之勢。眼見混戰將作，忽聽得山腰間有人揚聲大叫：「住手，住手！」眾人回頭望去，只見南面山路上兩人疾馳上峰，一人穿灰，一人穿黑，均是輕功極佳，奔跑迅速。眾人都感驚詫。轉眼間兩人奔上山來，眾人認出穿黑的是綿裡針陸菲青，歡呼上前相迎。穿灰袍的是個老道，背上負劍，面目慈祥，群雄都不認識。陸菲青正待引見，張召重忽然奔到老道跟前，作了一揖，叫道：「大師哥，多年不見，你好！」群雄一聽，才知這是武當派掌門人馬真、金笛秀才余魚同的師父，紛紛上前見禮。陸菲青道：「馬師兄和我剛趕到孤山，遇見了馬善均馬大爺。他知我們不是外人，說起獅子峰比武之約。我們連忙趕來。」四下一望，見無人死傷，大為放心。

　　馬真和王維揚以前曾見過面，雖無深交，但相互佩服對方武功，至於紅花會群雄，早聽余魚同說過，神交已久，相見都很歡喜，互道仰慕，竟把張召重冷落在一旁。

　　張召重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不由得十分尷尬。馬真早已聞知這師弟的劣跡，滿腔怒火，本想見了面就舉出本派門規，重加懲罰，卻見他衣上鮮血斑斑、臉色焦黃，目青鼻腫，極為狼狽，不由得一陣心酸，道：「張師弟，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張召重悻悻的道：「我一個人，他們這許多人，自然就是這個樣子。」群雄一聽，無不大怒。周綺第一忍耐不住，叫道：「還是你不錯？馬師伯、陸師伯，你們倒評評這個理看！」手執單刀，又要衝上去動手。周仲英一把托住，說道：「現在兩位師伯到了。武當派素來門規謹嚴，我們聽兩位師伯吩咐就是！」這兩句話分明是在擠迫馬真。馬真望望陸菲青，望望張召重，忽然雙膝一曲，跪在周仲英和陳家洛面前。群雄大駭，連稱：「馬老前輩，有話好說，快請起來！」忙把他扶起。馬真心中激盪，哽哽咽咽的道：「各位師兄賢弟，我這個不成才的張師弟，所作所為，實在是天所不容。我愧為武當掌門，不能及時清理門戶，沒臉見天下武林朋友。我……我……」咽喉塞住，說不出話來，過了半晌，對陸菲青道：「陸師弟，你把我的意思向各位說吧！」陸菲青道：「我師兄知道了我們這位張大人的好德行之後，氣得食不下嚥、睡不安枕，不過……不過總是念在過世的師父份上，斗膽要向各位求一個情。」群雄眼望陳家洛和周仲英，候他兩人發落。

　　陳家洛心想：「我不能自己慷慨，讓周老英雄做惡人，且聽他怎麼說就怎麼辦。」當下一言不發，望著周仲英。

　　周仲英昂然說道：「論他燒莊害子之仇，周某只要有一口氣在，決不能善罷甘休。」頓了一頓，續道：「可是馬師兄既然這麼說，我交了你們兩位朋友，前事一筆勾銷！」周綺大不服氣，叫道：「爹！」周仲英摸摸她頭髮，說道：「孩子，算了！」陳家洛道：「衝著馬陸兩位前輩，我們紅花會也是既往不咎。」馬真和陸菲青向著眾人團團作揖，說道：「我們實是感激不盡。」無塵冷然道：「馬道兄，這次是算了，不過要是他再為非作夕，馬道兄你怎麼說？」馬真毅然道：「貧道此後定當嚴加管束，要他痛改前非。若他再要作惡，除非他先把我殺了，否則我第一個容他不得！」群雄聽馬真說得斬釘截鐵，也就不言語了。馬真道：「我帶他回武當山去，讓他閉門思過，陸師弟留在這裡，幫同相救文四當家。貧道封劍已久，不能效勞，要請各位原諒。等文四當家脫險，陸師弟你給我捎個信來，也好教我釋念。我那徒兒魚同怎麼不在這裡？」陳家洛道：「十四弟和我們在黃河邊失散，後來聽說他受了傷，有一個女子相救，至今未悉下落。一等救出四哥，我們馬上就去探訪，請道長放心。」馬真道：「我這徒兒人是聰明的，只是少年狂放，不夠穩重，要請陳當家的多多照應指教。」陳家洛道：「我們兄弟患難相助，有過相規，都是和親骨肉一般。十四弟精明能幹，大家是極為倚重的。」馬真道：「今日之事，貧道實在感激無已。陳當家的、周老英雄、無塵道兄和各位賢弟，將來路過湖北，務必請到武當出來盤桓小住。」眾人都答應了。馬真對張召重道：「走吧！」張召重見凝碧劍已被駱冰插在背後，雖然這是一件神兵利器，但想如去索還，只有自取其辱，牙齒一咬，掉頭就走。這兩人一下山，群雄問起陸菲青別來情形。原來他在黃河渡口和群雄失散，尋找李沅芷不見，心想她是官家小姐，為人又伶俐機警，決不致有什麼凶險，眼前關鍵是在張召重身上，這人實是本派門戶之羞，於是南下湖北，去請大師兄馬真出山。趕到北京一問，得知張召重已到杭州，又匆匆南來。這麼幾個轉折，因此落在紅花會群雄之後。

　　眾人邊談邊行，走下山來。陳家洛對王維揚和韓文沖道：「兩位請便，再見了。」王維揚道：「陳當家的再生之德，永不敢忘。」陳家洛呵呵大笑，說道：「有兩件事要請王老英雄原諒。」於是把假扮官差劫奪玉瓶，挑撥他與張召重比武之事，都原原本本說了出來。王維揚向來豁達豪邁，這次死裡逃生，把世情更加看得淡了，笑道：「剛才我見你和張召重說話，才知你是冒牌統領。哈哈，真是英雄出在少年，老頭兒臨老還學了一乖。咱們是不打不成相識。雖然我和姓張的比武是你們挑起，可是我性命總是你們救的。」陳家洛道：「等我們正事了結，大家痛痛快快的喝幾杯！」談笑間到了湖邊，坐船來到馬家。陸菲青將王維揚身上所中金針用吸鐵石吸出，敷上金創藥。折騰了半日，日已偏西。馬善均來報：「功夫已幹了一大半，再過三個時辰，就可完工。」陳家洛點頭說：「好！馬大哥辛苦了，現在請十三哥去監工吧。」蔣四根答應著去了。

　　陳家洛轉身對王維揚和韓文沖道：「貴局的鏢頭夥計，我們都好好款待著，不敢怠慢。兩位何不帶他們到西湖玩玩？小弟過得一兩天，再專誠和各位接風賠罪。」王韓兩人連稱：「不敢。」王維揚老於世故，見紅花會人眾來來去去，甚是忙碌，定是在安排搭救文泰來，心想自己此時外出，他們圖謀之事如果成功，倒也罷了，萬一洩機，說不定要疑心自己向官府告密，便道：「兄弟年紀大了，受了這金針內傷，簡直有些挨不住，想在貴處打擾休息一天。」陳家洛道：「悉隨尊意，恕小弟不陪了。」王韓兩人由馬大挺陪著進內，和鏢頭汪浩天等相會。王維揚約束鏢行眾人，一步不許出馬宅大門，心下卻甚惴惴，暗忖倘若紅花會失敗，官府前來捉拿，發見自己和這群匪幫混在一起，可真是掬盡西湖水也洗不清了。

## 第10回　煙騰火熾走豪俠　粉膩脂香羈至尊

　　群雄飽餐後，各自回房休息。到酉時正，小頭目來報，地道已挖進提督府，前面大石擋路，已轉向下挖，要繞過大石再挖進去。陳家洛和徐天宏分派人手，誰攻左，誰攻右，誰接應，誰斷後，一一安排妥當。到酉時三刻，小頭目又報，已挖到鐵板，怕裡面驚覺，暫已停挖。陳家洛道：「再等一個時辰，夜深後動手。」這一個時辰眾人等得心癢難搔。駱冰坐立不安，章進在廳上走來走去，喃喃咒罵。常氏兄弟拿了一副骨牌，和楊成協、衛春華賭牌九，楊衛兩人心不在焉，給常氏兄弟大贏特贏。周綺拿了凝碧劍細看，找了幾柄純鋼舊刀劍，一劍削下，應手而斷，果然銳利無匹。徐天宏在一旁微笑注視。馬善均不住從袋裡摸出一個肥大金錶來看時刻。趙半山與陸菲青坐在一角，細談別來情形。無塵和周仲英下象棋，無塵沉不住氣，棋力又低，輸了一盤又一盤。陳家洛拿了一本陸放翁集，低低吟哦。石雙英雙眼望天，一動不動。好容易挨了一個時辰，馬善均道：「時候到了！」群雄一躍而起，分批走出大門。各人喬裝改扮，暗藏兵刃，陸續到提督府外一所民房會齊。這屋子的住戶早已遷出。

　　蔣四根見群雄到來，低聲道：「這一帶清兵巡邏甚緊，丟，要輕聲至得！」手握鐵槳，守住地道入口。群雄魚貫入內，地道掘得甚深，杭州地勢卑濕，地道中水深及踝，等到鑽過大石時，泥水更一直浸到胸前，走了數十丈，已到盡頭。七八名小頭目手執火把，拿了鐵鍬候著，見總舵主等到來，低聲道：「前面就是鐵板！」陳家洛道：「動手吧！」小頭目在總舵主面前抖擻精神，鐵鍬齊起，不久就把鐵板旁石塊撬開，再掘片刻，將一塊大鐵板起了下來。衛春華雙鉤開路，當先衝入，群雄跟了進去。小頭目手執火把，在旁照路，群雄衝進甬道，直奔內室，甬道盡處，見鐵閘下垂。衛春華忙按八卦圖的機括，哪知鐵閘絲毫不見動靜，機括似已失靈。徐天宏心念一動，忙道：「八弟、九弟快去守住地牢出口，防備韃子另有詭計。」楊成協和衛春華應聲去了。幾名小頭目把鐵閘旁石塊撬開，眾人合力，把一座大鐵閘抬了出來。鐵閘上有鐵鏈和巨石相連，駱冰舉起凝碧劍砍了幾下，削斷鐵鏈，當先衝了進去。進得室內，只叫得一聲苦，室內空空如也，文泰來影蹤全無。

　　駱冰三番五次的失望，這時再也忍不住，坐倒在地，放聲大哭。周綺想去勸慰，周仲英低聲道：「讓她哭一下也好。」陳家洛見室內別無出路，接過凝碧劍，去刺張召重上次從其中逃脫的小門。那門鋼鐵所鑄，砍出了幾道縫，門後又有巨石。徐天宏道：「李可秀怕咱們劫牢，多半已將四哥監禁別處。」陳家洛道：「攻進提督府去，今日無論如何得把四哥找著。」眾人衝到地牢口，只見楊威協手揮鐵鞭，力拒清兵圍攻。衛春華卻不在場，想已衝上去和敵人交戰。無塵大叫一聲，鑽出地牢，長劍揮處，兩名清兵登時了帳。群雄跟著搶出，只見六七名清軍將官圍著衛春華惡鬥。陸菲青心想：「我和李可秀究有賓東之誼，不便露面。」撕下長袍下襟，蒙住了臉，只露出雙眼。他剛收拾好，群雄奮擊下，清兵已紛紛敗退，衛春華等大呼追趕。徐天宏躍上圍牆\*望，見提督府中到處有官兵守禦。突然一陣梆子響，緊密異常，想是清軍將官已在調兵禦敵。徐天宏細看各處兵將佈置，只見南面孤零零的一座二層樓房，四週一層層的守著五六百名官兵。這樓房毫無異處，而防守之人卻如此眾多，文泰來多半是在其中。他躍下牆頭，單刀鐵拐一擺，叫道：「各位哥哥，隨我來！」領頭往南衝去。

　　果然越近那座樓房，接戰的人越多。混戰中馬善均與趙半山率領數十名武功較高的小頭目，越牆進府。清軍官兵雖多，怎擋得住紅花會人眾個個武功精強？不一刻群雄已迫近樓房。章進短柄狼牙棒「烏龍掃地」，矮著身軀，當先撲上，搶進屋去。門口一人使一桿大槍，橫打直挑，章進一時欺不進身。這時衛春華、駱冰、楊成協、石雙英諸人都已分別在和官兵中的好手對殺，火把照耀下打得十分激烈。防守樓房的一批官兵武藝竟然不低。無塵對趙半山道：「三弟，咱們上去瞧瞧！」趙半山道：「好。」無塵接連兩躍，已縱到門口，火光中一刀砍來，無塵不避不架，一招「馬面挑心」，劍遲發而先至，使刀的人慘叫一聲，鋼刀落地。趙半山扣著暗器，轉眼間也打倒了兩名清兵。兩人衝進內堂。周仲英、駱冰等都跟了進去。

　　陸菲青見章進的對手武功很強，章進以短攻長，佔不到便宜，當下搶到他左面，長劍「天外來雲」，突刺那人左頸。那人倒轉槍桿，用力下砸，他兵器長，力道猛，這一下準擬把劍砸飛。陸菲青長劍縮回，左臂運氣上挺，只聽蓬的一聲，大槍飛起數丈，使槍的虎口震裂，嚇得魂飛天外，斜跳出去，沒站住腳，摔了一交。章進轉過身來，把雙鬥衛春華的二敵接過一個。衛春華少了一個對手，精神一振，雙鉤「玉帶圍腰」，分向敵人左右合抱。那人使一對雙刀，順理成章的「脫袍讓位」，雙刀倒豎，左右分格。衛春華突走險招，雙鉤在胸前一併，和身撲上，這一招又快又狠，雙鉤護手劍刃插入敵人前胸。那人狂叫一聲，眼見不活了。各人在樓下惡鬥，敵人越打越少，忽聽無塵用切口高叫道：「四弟在這裡，咱們得手了！」群雄聽了，都歡呼大叫起來。周綺不懂紅花會切口，轉頭向徐天宏道：「喂，道長說什麼？」徐天宏道：「四哥在上面，救出來啦！」周綺喜道：「好極啦！咱們上去瞧四爺去。」徐天宏道：「你上去吧，我守在這裡。」周綺奔進屋裡，守衛官兵早已被無塵等掃蕩殆盡。她急奔上樓，只見眾人圍著一隻大鐵籠，陳家洛正用凝碧劍砍削籠子的鐵條，周綺走近一看，不由得大怒，原來鐵籠之內又有一隻小鐵籠，文泰來坐在小籠之內，手腳上都是銬鐐，就像關禁猛獸一般。這時陳家洛已把外面鐵籠的欄干削斷了兩根，章進用力扳拗，把鐵欄干扳了下來。駱冰身材苗條，恰可鑽進，接過寶劍，又去削小鐵籠上的鎖鏈。群雄都是笑逐顏開，心想今日清兵就來千軍萬馬，也要死守住樓房，將文泰來先救出再說。常氏兄弟和徐天宏率領紅花會頭目在樓下守禦，忽聽得號角聲響，清軍官兵退出十餘丈之外，退開時秩序井然，分行站立，排成陣勢。常伯志大叫：「韃子要放箭，大家退進樓房。」眾人依言退入，常氏兄弟斷後衛護。哪知清兵並不放箭，只聽有人叫道：「紅花會陳當家的，聽我說話。」

　　陳家洛在樓上聽到了，走近窗口，見李可秀站在一塊大石上，大叫：「我要和陳當家的說話。」陳家洛道：「我在這裡，李軍門有何見教？」李可秀道：「你們快退下樓來，否則全體都死。」陳家洛笑道：「怕死的也不來了，今天對不住，我們要帶了文四爺一起走。」李可秀叫道：「你莫執迷不悟。放火！」他號令一下，曾圖南督率兵丁，從隊伍後面推出大批柴草，柴草上都澆了油，火把一點，樓房四周轉瞬燒成一個火圈，將群雄圍困在內。陳家洛見形勢險惡，也自心驚，臉上不動聲色，轉頭說道：「大家一齊動手，快削鐵籠的欄干。」轉過頭來對李可秀道：「軍門這個火攻陣，我看也不見得高明！」

　　李可秀背後轉出一人，戟指大罵：「死在臨頭，還不跪下求饒？你可知樓下埋的是什麼？」火光中看得清楚，說話的是御前侍衛范中恩，他身旁還站著褚圓等幾名侍衛，想是皇帝聞警，派來協助。陳家洛微一沉吟，只聽見徐天宏用切口大叫：「不好，這裡都是火藥。」陳家洛記起衝進樓房時，見到樓下似是個貨倉，一桶桶的堆滿了貨物，難道竟是火藥？一瞥之間，見樓上四周也均是木桶，搶上去揮掌劈落，一隻木桶應手而碎，黑色粉末四散紛飛，硝磺之氣塞滿鼻端，卻不是火藥是什麼？心中一寒，暗道：「難道紅花會今日全體粉身碎骨於此？」轉過身來，見小鐵籠鐵鎖已開，駱冰已把文泰來扶了出來。

　　陳家洛叫道：「四嫂、三哥，你們保護四哥，大家跟我沖。」說聲方畢，首先下樓。章進弓身把文泰來負在背上，駱冰、趙半山、陸菲青、周仲英等前後保護。跟下樓來。剛到門口，只見門外箭如飛蝗，衛春華和常氏兄弟沖了幾次又都退回。李可秀叫道：「你們腳底下埋了炸藥，藥線在我這裡。」他舉起火把一揚，叫道：「我一點藥線，你們盡數化為飛灰，快把文泰來放下。」陳家洛見過屋中火藥，知他所言不虛，只因文泰來是欽犯，他心有所忌，不敢點燃藥線，否則早把他們一網打盡了。陳家洛當機立斷，叫道：「放下四哥，咱們快出去！」長劍一揮，和衛春華、常氏兄弟並肩衝出。

　　章進低頭奔跑，並未聽真陳家洛的話。趙半山道：「快放下四弟，情勢危險萬分，咱們快走，莫把四弟反而害死。」見章進把文泰來放在門口，駱冰還在遲疑，便伸左手拉住她手臂，舞劍衝出。李可秀在火光中見文泰來已經放下，把手一揮，止住放箭，只怕誤傷了他。群雄退離樓房，聚在牆角。陳家洛道：「常家哥哥、八哥、九哥、十哥，你們打頭陣，去趕散韃子。七哥，你想法弄斷藥線。道長、三哥，等他們一得手，咱們衝去搶救四哥。」常氏兄弟與徐天宏等應聲而去。李可秀正要命人去看守文泰來，忽見常氏兄弟等又殺了上來，忙分兵禦敵。御前侍衛范中恩、朱祖蔭、褚圓、瑞大林等上來擋住。陸菲青先看明瞭退路。一彎腰，如一枝箭般突向李可秀衝去。眾親兵齊聲吶喊，紛舉刀槍攔阻。陸菲青並不對敵，左一避，右一閃，疾似飛鳥，滑如游魚，剎那間已繞過七八名親兵，欺到李可秀之前。李沅芷穿了男裝，站在父親身旁，忽見一個蒙面怪客來襲，嬌叱一聲：「什麼東西！」一劍「春雲乍展」，平胸刺出。陸菲青更不打話，矮身從劍底下鑽了過去。李可秀見怪客襲來，飛起一腳「魁星踢斗」，直踢他面門。陸菲青左腿一挫，已溜到李可秀身後，伸掌在他後心一托，掌力吐處，把他一個肥大的身軀直摜出去。李沅芷大驚，回劍來刺。陸菲青又是一閃，劍走空招。李可秀摔倒在地，這邊曾圖南趕來相救，楊成協趕來捉拿，兩人都向他疾衝而來。將快奔近，曾圖南舉鐵槍「毒龍出洞」，向楊成協刺去，想將他趕開，再行搭救上司。楊成協側身避槍，腳下不停。他身子肥胖，奔得又急，一座「鐵塔」和曾圖南猛力一撞，呼的一聲，撞得他向後飛出。這時李可秀已經爬起，哪知陸菲青來得更快，一陣風般奔到。

　　李沅芷骨肉關心，拔起身子向前急縱，長劍「白虹貫日」，直刺怪客後心。陸菲青聽到背後金刃激刺之聲，更不停步，拉住李可秀左臂，直奔入火圈之中。清軍官兵大聲驚叫，但火勢極熾，誰也不敢進火圈搭救。衛春華舞動雙鉤，已把李沅芷截住。紅花會群雄見陸菲青拉了李可秀進入危地，都明白了他意思，章進首先跳入火圈，蔣四根也跟著進去。陳家洛道：「人夠啦！別再進去了。」眾人迫近火圈。

　　清軍官兵見主帥履危，也忘了和紅花會人眾爭鬥，都是提心吊膽，望著火圈裡的五人。曾圖南爬起身來，和一名統軍總兵守在藥線之旁，眼見主帥為敵人挾制，正驚惶間，忽見一人挾手搶過火把，點燃了藥線。曾圖南一驚，看那人時，卻是御前侍衛范中恩。此人日前在西湖落水，在皇帝面前出醜受辱，懷恨甚深，這時見文泰來即將獲救，也管不得李可秀死活，當即點著藥線。但見一縷火花著地燒去，迅速異常，只要一燒過火圈，立時便是巨禍，不但文泰來、李可秀、陸菲青及章、蔣兩人要炸成灰燼，而且樓房中堆了這麼多火藥，這一爆炸開來，人人難免。清軍官兵登時大亂，紛紛向後逃避。

　　驚擾聲中，忽見一人疾向火圈中奔去。那人身穿藍色長衫，臉上也用一塊籃綢包住，只露出了兩個眼孔，手中提著一根單鞭，奔跑迅捷已極。他用單鞭在藥線上亂撥亂打，但見藥線仍一股勁的向前燒去。陳家洛和徐天宏等見形勢險惡，都顧不得自身安危，紛紛縱出，想要弄斷藥線。這一切全是指顧間之事。那蒙面人見藥線無法打斷，忽然奮不顧身，和衣撲在藥線之上，只見身旁烈焰騰起，全身衣服著火，藥線燒過去的勢頭卻被阻住了。就這麼緩得一緩，章進和蔣四根已把文泰來抬著衝出火圈。三人身上都已著火。常氏兄弟趕上接應，連叫：「打滾！打滾！」章進和蔣四根放下文泰來，先將他來回滾動。滾得幾滾，文泰來衣上火頭熄了，駱冰已搶上照料。章進和蔣四根也各滾熄了身上火焰。常氏雙俠雙雙搶入火圈，把暈倒在地的蒙面人拖了出來。這三人出來時也是全身著火，待得把火撲熄，蒙面人的衣服手足無一處不是燒得焦爛。

　　陸菲青見文泰來已脫險境，把李可秀負在肩上，猛一吸氣，「燕子三抄水」，如一隻大鳥般掠出火圈。他身上雖負得有人，然而輕功卓絕，所受火傷最少。陳家洛叫道：「得手啦，退走，退走！」無塵長劍一揮，當先開路。常氏兄弟抬著蒙面人，章進和蔣四根抬著文泰來、陸菲青負著李可秀，都跟了他衝出。李沅芷見父親被擄，心中大急，提劍來追，但被衛春華雙鉤纏住，不能脫身，一疏神，險險中了一鉤。

　　清軍官兵吶喊著追來，但大家嘗過紅花會的手段，不敢過分逼近。八名御前侍衛奉旨協助看守文泰來，主犯走脫，那是殺頭的罪名，如何不急？范中恩提起判官雙筆，沒命價追來。陳家洛剛才見他點燃藥線，心想這人心腸毒辣，容他不得，把凝碧劍交給趙半山道：「三哥，你給大伙斷後，我要收拾了這傢伙。」從懷中掏出珠索。馬大挺把他的鉤劍盾遞了過來。陳家洛讚道：「好兄弟，難為你想得周到。」原來陳家洛的劍盾珠索向由心硯攜帶，心硯受傷，馬大挺就接替了這差使。陳家洛右手一揚，五根珠索迎面向范中恩點到。范中恩既使判官筆，自然精於點穴，見他每條珠索頭上都有一個鋼球，迴旋飛舞而至，分別對準穴道，吃了一驚，又聽得朱祖蔭叫道：「范大哥，這兔崽子的繩子厲害，小心了。」馬大挺聽他辱罵總舵主，心中大怒，挺起三節棍當頭砸去。朱祖蔭頭一偏，還了一刀。這邊范中恩騰挪跳躍，和陳家洛拆了數招，數招間招招遇險，一面打，一面暗暗叫苦，只想脫身退開，但全身已被珠索裹住，哪裡逃得開去？陳家洛不願多有耽擱，右手橫揮，珠索「千頭萬緒」亂點下來。范中恩不知他要打哪一路，雙筆併攏，直撲向他懷裡，武家所謂「一寸短，一寸險」，判官筆是短兵器，原在以險招取勝，心想這一下對方勢必退避，自己就可逃開，突見對方盾牌迎了上來，盾上明晃晃的插著九枝利劍。范中恩猛吃一驚，收勢不及，雙筆對準劍盾一點，借力向後仰去。陳家洛劍盾略側，滑開雙筆，珠索揮處，已把他雙腿纏化，猛力摜出，范中恩身不由主，直向火圈中投去。

　　陳家洛徑不停手，珠索橫掃，朱祖蔭背上已被鋼球打中，叫了一聲，馬大挺三節棍拍的一聲，正中他脛骨。馬大挺憤他出口傷人，這一記用足了全力，把他雙腿脛骨齊齊打折。這時群雄大都已越出牆外，趙半山斷後，力敵三名清官侍衛。陳家洛揮手，叫道：「退去吧！」衛春華雙鉤向李沅芷疾攻三招，李沅芷招架不住，退開兩步。衛春華向右一轉，劈面一拳，把一名清兵打得口腫鼻歪，夾手奪過火把，奔到已被蒙面人弄熄的藥線旁，又點燃起來。清兵驚叫聲中，紅花會群雄齊都退盡。瑞大林、褚圓等侍衛正要督率清兵追趕，忽然黑煙騰起，火光一閃，一聲巨響震耳欲聾，滿目煙霧，磚石亂飛，官兵侍衛疾忙伏下。樓房中火藥積貯甚多，炸聲一次接著一次，眾兵將雖離樓房甚遠，但見磚石碎木在空際飛舞，誰都不敢起來，饒是如此，已有數十人被磚木打得頭破血流。范中恩身在火圈中心，炸得屍骨無存。等到爆炸聲息，兵將侍衛爬起身來，紅花會群雄早已走得無影無蹤。眾人上馬急追，分向四周搜索。紅花會群雄救得文泰來，出了城見無人來追，都放了心。再行一程，已到河邊，十多艘紹興腳划船齊齊排列。馬著均迎上來道賀，群雄喜氣洋洋的上船。陸菲青低聲對陳家洛道：「李可秀和我有舊，文四爺既已救出，咱們放他回去吧。」陳家洛道：「一任尊意。」小頭目把李可秀鬆了綁，放在岸上。陳家洛叫道：「開船，咱們先到嘉興！」浙西河港千枝萬叉，曲折極多，腳划船劃出里許，早已轉了四五個彎。陳家洛道：「咱們向西去於潛，護送四哥上天目山養傷。讓李可秀追到嘉興去吧！」群雄哈哈大笑，幾月來的鬱積，至此方一掃而空。此時天現微明，駱冰已把文泰來身上揩抹乾淨，銬鐐也已用凝碧劍削去，見他沉沉昏睡，大家不去打擾。徐天宏道：「總舵主，那救四哥的蒙面人傷勢很重，咱們要不要解開他臉上的布瞧瞧？」群雄都感好奇，不知此人是誰。周仲英道：「他既用布蒙臉，想是不願讓人見到他面目，咱們不去揭露為是。」心硯身上傷已大好，用白醬油給蒙面人在火傷處塗抹，見他全身都是火泡，痛得無法安睡，不住叫嚷。心硯看得心驚，怕他要死，忙來稟告。陳家洛等跳過船去，見他傷勢厲害，都感擔心。那蒙面人沖智昏迷，雙手亂抓，忽然左手抓住蒙面布巾，撕了下來。眾人齊聲叫了出來：「十四弟！」

　　那人竟是金笛秀才余魚同。只見他臉上紅腫焦黑，水泡無數，一張俊悄的臉燒得不成樣子。群雄又是驚訝又是痛惜。駱冰拿了塊濕布，把他臉上的泥土火藥輕輕抹去，用雞毛沾了白醬油塗上，心裡一股說不出的滋味，知他對自己十分癡心，這番捨命相救文泰來，也是從這份癡心上而來。然而自己身已他屬，對他更是只有同盟結義之情，別無他意，他那晚在鐵膽莊外無禮，後來想起常感憤怒，但他此番竟捨命相救自己丈夫，那麼這番癡心畢竟並非下賤情慾。瞧他傷成這副樣子，性命只怕難保，即使不死，一個俊俏青年從此醜陋不堪，而對他這份癡心可也永遠無法酬答。不由得思潮起伏，怔怔的出了神。船到餘杭，馬善均忙差人去請醫生。醫生看了文泰來傷勢，說道：「這位爺受的是外傷，他筋骨強健，調治幾個月就不礙了。」指著余魚同道：「這位爺的火傷卻是厲害，謹防火毒攻心。我開張散火解毒的方子，吃兩帖看。」言下之意，竟是沒有把握。醫生作別上岸，過了一會，文泰來睜眼見到眾人，茫然道：「怎麼大夥兒都在這裡？」駱冰喜極而泣，叫道：「大哥，你出來啦，出來啦！」文泰來微微點頭，又閉上了眼。

　　群雄聽了醫生之言，知他無礙，都為余魚同憂急。章進道：「十四弟也真鬼精靈，竟給他混進了提督府。」常赫志道：「上次指點地牢的途徑，也是他了，咱兄弟不知道，還打了他一掌。」常伯志道：「他卻又相救李可秀，不知是何意思？」眾人紛紛談論，難以索解。原來那日黃河渡口夜戰，李沅芷在亂軍中與大伙失散，倉皇中見到一輛大車，跳上車去，趕了騾子就走。幾名清兵要來攔阻，都被她揮劍驅退。她不分東南西北的瞎闖，到天明時見離大軍已遠，才下車休息。揭開車帷一看，車內躺著一人，竟是曾在途中見過兩次的本門師兄余魚同。只見他昏昏沉沉，似是身染重病，輕輕揭開被頭一角，見他身上縛了不少繃帶，才知受傷不輕。心下栗六，沉吟良久，才趕車又走，沿大路到了文光鎮上。

　　她是官家小姐，氣派一向大慣了的，揀了鎮上一所最大的宅第，敲門投宿，正是鎮上惡霸、渾號糖裡砒霜的唐六家裡。唐六見她路道有異，假意慇勤招待，後來察覺她是女扮男裝，便和醫生曹司朋陰謀算計，哪知陰差陽錯，卻給周綺在妓女小玫瑰家中一刀刺死。其時余魚同神智已復，聽說戶主被殺，料想官府查案，必受牽連，忙和李沅芷乘亂離去。李沅芷要去杭州和父母團聚，余魚同心想文泰來被擒去杭州，正好同路。他身上傷重，長途跋涉，李沅芷細心照料，一副刁蠻頑皮的脾氣，竟然盡數收拾了起來，不忍在他身上發作，見他神色煩憂，意興蕭索，只道是傷後體弱，時加溫言慰藉。

　　到杭州見了父母，李沅芷反說余魚同為了救她而御盜受傷。李可秀夫婦感激萬分，把他安置在提督府中，延請名醫調治，見他人品俊雅，文武雙全，又救了女兒性命，只待傷癒，便招他為婿，又怎知這人竟是紅花會中一個響噹噹的腳色。幾個月來，李沅芷忽喜忽愁，柔腸百轉，明知這少年郎君是父親對頭，然而芳心可可，深情款款，一縷柔絲，早已牢牢纏在他身上。當日甘涼道上，這個師哥細雨野店，談笑禦敵，平沙荒原，吹笛擋路。這等瀟灑可喜神情，想起來不免一陣陣臉紅，一陣陣歎息。待他傷勢大愈，紅花會群雄連日前來攻打提督府，那天余魚同相救李可秀，李沅芷心中竊喜，只道他已站在自己一邊，豈知到頭來他又去相救文泰來，隨著紅花會人眾而去。余魚同全身燒起水泡，疼痛難當，迷迷糊糊中忽聽得有個女子聲音大叫：「你越來越不成話啦，怎麼出主意叫總舵主到妓院去胡調？」依稀是鐵膽莊周大小姐的聲音。隔了一會。又聽得無塵叫道：「咱們大家回杭州，一起到妓院去，又怕什麼？」余魚同大是奇怪：「道長是出家人，怎麼也要去逛窯子？」重傷之下，難以多想，接著又昏暈過去。

　　乾隆見褚圓等御前侍衛氣急敗壞的趕回請罪，報知紅花會劫牢，已把文泰來救去，自是驚怒交集。但想要犯既已越獄，責罰侍衛亦復無補於事，見眾人灰頭土臉，傷痕纍纍，不問而知均曾力戰，反而溫言道：「知道了，這事不怪你們。」褚圓等本以為這次一定要大受懲處，哪知皇上如此體諒，不由得感激涕零。不久李可秀也來了，乾隆下旨革職留任，日後將功贖罪。李可秀喜出望外，不住叩頭謝恩。

　　李可秀退出後，乾隆想起文泰來脫逃，自己身世隱事不知是否會被洩露，聽文泰來語氣，這件機密大事似乎不知，但他神色間又似還有許多話沒說出來。他說有兩件重要證物收藏在外，看樣子多半不假，不知是什麼東西。自己是漢人，自是千真萬確的了，這事洩露出去，那可如何是好？

　　他在室中踱來踱去，彷徨無計，十分煩躁，自忖身為天子之尊，居然鬥不過一群草莽群盜，臉面何存？這件有關身世大事的隱私落入對方手中，難道終身受其挾制不成？越想越怒，舉起案頭的一個青瓷大花瓶，猛力往地上摔落，乒乓一聲，碎成了數十片。眾侍衛與內侍太監在室外聽得分明，知道皇上正在大發脾氣，不奉傳呼，誰都不敢入內，各人戰戰兢兢的站著，連大氣也不敢哼一聲。有幾名御前侍衛更是嚇得臉色蒼白，惟恐皇上忽然又要怪罪。乾隆心亂如麻的過了大半天，忽聽得外面悠悠揚揚的一陣絲竹之聲，由遠而近，經過撫署門口，又漸漸遠去。過了一會，又是一隊絲竹樂隊過去。他是太平皇帝，素喜聲色，聽這片樂聲纏綿宛轉，不由得動心，叫道：「來人呀！」

　　一名侍衛學士走了進來，那是新近得寵的和\*。此人善伺上意，連日乾隆頗有賞賜。眾侍從聽得皇帝呼喚，忙推他進入。乾隆道：「外面絲竹是幹什麼的？你去問問看。」和\*應聲而出，過了半晌，回來票告：「奴才出去問過了，聽說今兒杭州全城名妓都在西湖上聚會，要點什麼花國狀元，還有什麼榜眼、探花、傳臚。」乾隆笑罵：「拿國家掄才大典來開玩笑，真是豈有此理！」和\*見皇上臉有笑容，走近一步，低聲道：「聽說錢塘四艷也都要去。」乾隆道：「什麼錢塘四艷？」和\*道：「奴才剛才問了杭州本地人，說道是四個最出名的妓女。街上大家都在猜今年誰會點中花國狀元呢？」乾隆笑道：「國家的狀元由我來點。這花國狀元誰來點？難道還有個花國皇帝不成？」和\*道：「聽說是每個名妓坐一艘花舫，舫上陳列恩客報效的金銀錢鈔、珍寶首飾，看誰的花舫最華貴，誰收的纏頭之資最豐盛，再由杭州的風流名士品定名次。」乾隆大為心動，問：「他們什麼時候搞這玩意兒」和\*道：「就快啦，天再黑一點兒，花舫上萬燈齊明，就來選花魁了！皇上如有興致，也去瞧瞧怎麼樣？」乾隆笑道：「就恐遭人物議。要是太后得知我去點什麼花國狀元，怕要說話呢，哈哈！」和\*道：「皇上打扮成平常百姓一樣，瞧瞧熱鬧，沒人知道的。」乾隆道：「也好，叫大家不可招搖，咱們悄悄的瞧了就回來。」和\*忙侍候乾隆換上一件湖縐長衫，細紗馬褂，打扮成縉紳模樣，自己穿了尋常士人服色，帶了白振等幾十名侍衛，往西湖而去。一行人來到湖畔，早有侍衛駕了遊船迎接。此時湖中處處笙歌，點點宮燈，說不盡的繁華景象、旖旎風光。只見水面上二十餘花舫緩緩來去，舫上掛滿了紗帳絹燈。乾隆命坐船划近看時，見燈上都用針孔密密刺了人物故事，有的是張生驚艷，有的是麗娘遊園。更有些舫上用絹綢紮成花草蟲魚，中間點了油燈，設想精妙，窮極巧思。乾隆暗暗讚歎，江南風流，果非北地所及。成百艘遊船穿梭般來去，載著尋芳豪客，好事子弟。各人指指點點，品評各艘花舫裝置的精粗優劣。

　　忽聽鑼鼓響起，各船絲竹齊息。一個個煙花流星射入空際，燦爛照耀，然後嗤的一聲，落入湖中。起先放的是些「永慶□平」、「國泰民安」、「天子萬年」等歌功頌德的吉祥煙火，乾隆看得大悅，接著來的則是「群芳爭艷」、「簇簇鶯花」等風流名目了。煙花放畢，絲竹又起，一個「喜遷鶯」的牌子吹畢，忽然各艘花舫不約而同的拉起窗帷，每艘舫中都坐著一個靚裝姑娘。湖上各處，彩聲雷動。內侍拿出酒果菜餚，服侍皇上飲酒賞花。遊船緩緩在湖面上滑去，掠過各艘花舫，這時正所謂如行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乾隆後宮粉黛三千，美人不知見過多少，但此時燈影水色、槳聲脂香，卻另有一番風光，不覺心為之醉。

　　遊船劃近「錢塘四艷」船旁，見這四艘花舫又是與眾不同。第一艘紮成採蓮船模樣，花舫四周都是荷花燈，紅蓮白藕，荷葉田田，舫中妓女名叫卞文蓮。第二艘舫上紮了兩個亭子，一派豪華富貴氣派，亭上珠翠圍繞，寫著四個大字：「玉立亭亭」，原來舫中妓女叫李雙亭。第三艘裝成廣寒宮模樣，舫旁用紙絹紮起蟾蜍玉兔，桂華吳剛，舫中妓女吳嬋娟一身古裝，手執團扇，扮作月裡嫦娥。乾隆看一艘，喝彩一番。待遊船搖到第四艘花舫旁，只見舫上全是真樹真花，枝幹橫斜，花葉疏密有致，淡雅天然，真如一幅名家水墨山水一般。舫中妓女全身白衣，隔水望去，似洛神凌波，飄飄有出塵之姿，只是唯見其背。乾隆情不自禁，高吟《西廂記》中「酬簡」一折的曲文：「咳，怎不回過臉兒來？」那妓女聽得有人高吟，回過頭來，嫣然一笑。乾隆心中一蕩，原來這姑娘便是日前在湖上見過的玉如意。忽聽得鶯聲嚦嚦，那邊採蓮船上卞文蓮唱起曲來。一曲既終，喝彩聲中聽眾紛紛賞賜，元寶大大小小的堆在舫中桌上。接著李雙亭輕抱琵琶，彈了一套《春江花月夜》。吳嬋娟吹簫，乾隆聽她吹的是一曲《乘龍佳客》，命和□取十兩金子賞她。待眾人遊船圍著玉如意花舫時，只見她啟朱唇、髮皓齒，笛子聲中，唱了起來：「望平康，鳳城東，千門綠楊。一路紫絲韁，引游郎，誰家乳燕雙雙？隔春波，碧煙染窗；倚晴天，紅杏窺牆，一帶板橋長。閒指點，茶寮酒舫，聲聲賣花忙。穿過了條條深巷，插一枝帶露柳嬌黃。」其時正當八月中旬，湖上微有涼意，玉如意歌聲纏綿婉轉，曲中風暖花香，令人不飲自醉。乾隆歎道：「真是才子之筆，江南風物，盡入曲裡。」他知這是《桃花扇》中的「訪翠」一曲，是康熙年間孔尚任所作，寫侯方域訪名妓李香君的故事。玉如意唱這曲時眼波流轉，不住向他打量。乾隆大悅，知她唱這曲是自擬李香君，而把他比作才子侯方域了。

　　他最愛賣弄才學，這次南來，到處吟詩題字，唐突勝景，作踐山水。眾臣工匠恭頌句句錦繡，篇篇珠璣，詩蓋李杜，字壓鍾王，那也不算希奇。眼下自己微服出遊，竟然見賞於名妓。美人垂青，自不由帝皇尊榮，而全憑自身真材實料，她定是看中我有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當年紅拂巨眼識李靖，梁紅玉風塵中識韓世忠，亦不過如此，可見凡屬名妓，必然識貨。若不重報，何以酬知己之青眼？立命和\*賞賜黃金五十兩。沉吟半晌，成詩兩句：「才詩或讓蘇和白，佳曲應超李與王。」杭州素稱繁華，這一年一度的選花盛會，當地好事之徒都全力以赴。遠至蘇、松、太、常、嘉、湖各屬的閒人雅士，這天也都群集杭州，或賣弄風雅，或炫耀豪闊，是以頃刻之間，纏頭紛擲，各妓花舫上采品堆積，尤以錢塘四艷為多。時近子夜，選花會會首起始檢點采品，這有如金榜唱名一般，不但眾妓焦急，湖上遊客也都甚是關心。乾隆對和\*低聲說了幾句話。和\*點頭答應，乘小船趕回撫署，過了一會，捧了一個包裹回來。

　　采品檢點已畢，各船齊集會首坐船四周，聽他公佈甲乙次第。只聽得會首叫道：「現下采品以李雙亭李姑娘最多！」此言一出，各船轟動，有人鼓掌叫好，也有人低低咒罵。只聽一人喊道：「慢來，我贈卞文蓮姑娘黃金一百兩。」當即捧過金子。又有一個豪客叫道：「我贈吳嬋娟姑娘翡翠鐲一雙，明珠十顆。」眾人燈光下見翡翠鐲精光碧綠，明珠又大又圓，價值又遠在黃金百兩之上，都倒吸一口涼氣，看來今年的狀元非這位湖上嫦娥莫屬了。會首等了片刻，見無人再加，正要宣稱吳嬋娟是本年狀元，忽然和\*叫道：「我們老爺有一包東西贈給玉如意姑娘！」將包裹遞了過去。那會首四十來歲年紀，面目清秀，唇有微鬚，下人把包裹捧到他面前，一看竟是三卷書畫。那人側頭對左邊一位老者道：「樊榭先生，這位竟是雅人，不知送的是什麼精品？」命下人展開書畫。乾隆對和\*道：「你去問問，會首船中的是些什麼人？」和\*去問了一會兒，回來稟道：「會首是杭州才子袁枚袁子才，另外的也都是江南名士。」乾隆笑道：「早聽說袁枚愛胡鬧，果然不錯。」第一卷卷軸一展開，袁枚和眾人都是一驚，原來是祝允明所書的李義山兩首無題詩。袁枚稱他為「樊榭先生」那人名叫厲鶚，也是杭州人。厲鶚詩詞俱佳，詞名尤著，審音守律，辭藻絕勝，為當時詞壇祭酒，見是祝允明法書，連叫：「這就名貴得很了。」詩人趙翼心急，忙去打開第二個卷軸來看，見是唐寅所畫的一幅簪花仕女圖，上面還蓋著「乾隆御覽之寶」的朱印。袁枚心知有異，忙問旁邊兩人道：「沈年兄、蔣大哥，你們瞧這送書畫之人是什麼來頭？」他稱為「沈年兄」的沈德潛，別字歸愚，是乾隆年間的大詩人，與袁枚同是乾隆四年的進士。只是一個早達，一個晚遇，袁枚中進士時才二十四歲，而沈德潛卻已六十多歲了，是以人稱「江南老名士」。那姓蔣的名叫士銓，別字心余，是戲曲鉅子。他與袁枚、趙翼三人合稱「江左三大家」。這兩人一看，沉吟不語。沈德潛老成持重，說道：「咱們過去會會如何？」船上右邊坐著兩人也是袁枚邀來的名士，一是滑稽詼諧的紀曉嵐，一是詩畫三絕的鄭板橋。紀曉嵐笑道：「咱們一過去，倒讓旁人譏為不公了。這兩卷書畫如此珍貴，自然是玉如意得狀元了。」鄭板橋道：「第三卷又是什麼寶物，不妨也瞧瞧。」

　　眾人把那卷軸打開，見是一幅書法，寫的是：「西湖清且漣漪，扁舟時蕩晴暉。處處青山獨住，翩翩白鶴迎歸。昔年曾到狐山，蒼滕古木高寒。想見先生風致，畫圖留與人看。」筆致甚為秀拔，卻無圖章落款，只題著「臨趙孟□書」五字。鄭板橋道：「微有秀氣，筆力不足！」沈德潛低聲道：「這是今上御筆。」大家嚇了一跳，再也不敢多說。袁才子大聲宣佈：「檢點采品已畢，狀元玉如意，榜眼吳嬋娟，探花卞文蓮。」湖上彩聲四起。袁枚等見了這三卷書畫，知道致送的人不是宗室貴族，便是巨紳顯宦，可是看那艘船卻也不見有何異處，夜色之中，船上乘客面目難辨。大家怕這風流韻事被御史檢告，本來要賦詩聯句以紀盛，現下也都不敢了，悄悄的上岸而散。乾隆正要回去，忽聽玉如意在船中又唱起曲來，但聽歌聲柔媚入骨，不由得心癢難搔，對和\*道：「你去叫這妞兒過來。」和\*應了，正要過去，乾隆又道：「你莫說我是誰！」和\*道：「是，奴才知道。」遊船劃近玉如意花舫，和\*跨過船去。過了片刻，拿回一張紙箋，遞給乾隆道：「她寫了這個東西，說：『請交給你家老爺。』」乾隆接來燈下一看，見箋上寫了一詩：「暖翠樓前粉黛香，六朝風致說平康。踏青歸去春猶淺，明日重來花滿床。」字跡殊劣，箋上卻是香氣濃郁，觸鼻心旌欲搖。乾隆笑道：「我今日已來，何必明日重來？」抬頭看時，玉如意的花舫已搖開了。他貴為帝皇，後宮妃嬪千方百計求他一幸，尚不可得，幾時受過女人的推搪？可是說也奇怪，對方愈是若即若離，推三阻四，他反覺十分新鮮，愈是要得之而後快，忙傳下聖旨：「叫舟子快劃，追上去！」

　　眾侍衛見皇帝發急，再不乘機盡忠報國，更待何時？當即紛提船板，奮力划水。眾侍衛或外功了得，或內力深厚，此時「忠」字當頭，戮力王事，勁運雙臂，船板激水，實為畢生功力之所聚，有分教：立竿見影，槳落船飛，迅速追上玉如意的花舫。乾隆悄立船頭，心逐前舟，但見滿湖燈火漸滅，簫管和曲子聲卻兀自未息，前面花舫中隱隱傳出一聲聲若有若無的低笑柔語。乾隆醺醺欲醉，忽然想起兩句詩來：「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兩船漸近，花舫窗門開處，一團東西向乾隆擲來。白振一驚，暗叫：「不好！」左手一招「降龍伏虎」，右手一招「擒獅搏象」，這是他「金鉤鐵掌」大擒拿手中的成名絕枝，陣上奪槍，夜戰接鏢，手到拿來，百不失一，但見他身如淵停嶽峙，掌似電閃雷震，果是武學大宗匠的風範，出手更不落空。眾侍衛一見無不暗暗喝彩。沒料想觸手柔軟，原來不是暗器，忙遞給皇帝。乾隆接過一看，見是一塊紅色汗巾，四角交互打了結，打開一看，包著一片糖藕，一枚百合。一喻佳偶，一示好合。乾隆才高六斗，詩成八步，雖比當年曹子建少了兩斗，多了一步，卻又如何不解得這風流含意？那汗巾又滑又香，拿在手裡，不禁神搖心蕩。不一會，花舫靠岸，火光中只見玉如意登上一輛小馬車，回過頭來，向乾隆嫣然一笑，放下了車帷。馬車旁本有兩人高執火把等候，這時拋去火把，在黑暗中隱沒。和\*大叫：「喂，等一下，慢走！」那馬車並不理會，蹄聲得得，緩緩向南而去。和\*叫道：「快找車。」但深夜湖邊，卻哪裡去找車。

　　白振低聲囑咐了幾句，瑞大林施展輕功，「七步追魂」、「八步趕蟾」，不一刻已越過馬車，回過身來喝命車伕慢走。不久褚圓竟找到一輛車來，自是把坐車乘客趕出而強奪來的。乾隆上了車，褚圓親自御車，眾侍衛和內侍跟隨車後。前面馬車緩緩行走，褚圓抖擻精神，駕車緊跟。當年造父駕八駿而載周穆王巡遊天下，想來亦不過是這等威風。

　　白振見車子走向城中繁華之區，知道沒事，放下了心，料想今日皇上定要在這妓女家中過夜，但日前曾見她與紅花會的人物在一起，怕有陰謀詭計，不可不防，忙命瑞大林去加調人手，趕來保護。玉如意的車子走過幾條大街，轉入一條深巷，停在一對黑漆雙門之前，一名男子下車拍門。乾隆也走下車來。只聽得呀的一聲，黑漆雙門打開，走出一個老媽子來，掀起車帷，說道：「小姐回來了，恭喜你啦！」玉如意走下車來，見乾隆站在一旁，忙過去請安，笑道：「啊喲，東方老爺來啦。剛才真多謝你賞賜。快請進去喝盅茶兒。」乾隆一笑進門。

　　褚圓搶在前面，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手按劍柄，既防刺客行兇犯駕，又防嫖客爭風呷醋，敵蹤一現，自當施展「達摩劍法」，殺他個落花流水，片甲不回。好在他已改用鐵鏈系褲，再也不怕無塵長劍削斷褲帶了。

　　進門是個院子，撲鼻一陣花香，庭中樹影婆娑，種著兩株桂花。這時八月天氣，桂花開得正盛。乾隆隨著玉如意走入一間小廂房，紅燭高燒，陳設倒也頗為雅致。白振在廂房中巡視一周，細聽床底床後都無奸人潛伏，背脊在牆上一靠，反手伸指一彈，察知並無復壁暗門，這才放心退出。女僕上來擺下酒餚。乾隆見八個碟子中盛著餚肉、醉雞、皮蛋、肉鬆等宵夜酒菜，比之宮中大魚大肉，另有一番清雅風味。這時白振等都在屋外巡視，房中只有和\*侍候，乾隆將手一擺，命他出房。女僕篩了兩杯酒，乃是陳年女貞紹酒，稠稠的醇香異常。玉如意先喝了一杯，媚笑道：「東方老爺，今兒怎麼謝你才好？」乾隆也舉杯飲盡，笑道：「你先唱個曲兒吧，怎麼謝法，待會兒咱們慢慢商量。」玉如意取過琵琶，輕攏慢捻，彈了起來，一開口「並刀如水，吳鹽勝雪」，唱的是周美成的一曲《少年游》。乾隆一聽大悅，心想當年宋徽宗道君皇帝夜幸名妓李師師，兩人吃了徽宗帶來的橙子，李師師留他過夜，悄悄道：「外面這樣冷，霜濃馬滑，都沒什麼人在走啦，不如別去啦。」哪知給躲在隔房的大詞人周美成聽見了，把這些話譜入新詞。徽宗雖然後來被金人擄去，但風流蘊藉，丹青蔚為一代宗師，是古來皇帝中極有才情之人，論才情我二人差相彷彿，福澤自不可同日而語，當下連叫：「不去啦，不去啦！」

　　皇帝在房裡興高采烈的喝酒聽曲，白振等人在外面卻忙得不亦樂乎。這時革職留任、戴罪圖功的浙江水陸提督李可秀統率兵丁趕到，將巷子團團圍住，他手下的總兵、副將、參將、游擊，把巷子每一家人家搜了個遍，就只剩下玉如意這堂子沒抄。白振帶領了侍衛在屋頂巡邏，四周弓箭手、鐵甲軍圍得密密層層。古往今來，嫖院之人何止千萬，卻要算乾隆這次嫖得最為規模宏大，當真是好威風，好煞氣，於日後「十全武功」，不遑多讓焉。後人有「西江月」一首為證，詞曰：

　　鐵甲層層密佈，刀槍閃閃生光，忠心赤膽保君皇，護主平安上炕。湖上選歌征色，帳中抱月眠香。刺嫖二客有誰防？屋頂金鉤鐵掌。眾侍衛官兵忙碌半夜，直到天亮，幸得平安無事，雞犬不驚。到太陽上升，和\*悄悄走到玉如意房外，從窗縫裡一張，見床前放著乾隆的靴子和一雙繡花小鞋，帳子低垂，寂無人聲，伸了伸舌頭，退了出來。哪知從卯時等到辰時，又等到巳時，始終不見皇上起身，不由得著急起來，在窗外低呼：「老爺，要吃早點了嗎？」連叫數聲，帳中聲息俱無。

　　和\*暗暗吃驚，轉身去推房門，裡面閂住了推不開。他提高聲音連叫兩聲：「老爺！」房裡無人答應。和\*急了，卻又不敢打門，忙出去和李可秀及白振商量。李可秀道：「咱們叫老鴇去敲門，送早點進去，皇上不會怪罪。」白振道：「李軍門此計大妙。」三人去找老鴇，哪知妓院中人竟然一個不見。三人大驚，情知不妙，忙去拍玉如意房門，越敲越重，裡面仍然毫無聲息。李可秀急道：「推進去吧！」白振雙掌抵門，微一用力，喀喇一聲，門閂已斷。

　　和\*首先進去，輕輕揭開帳子，床上被褥零亂，哪裡有乾隆和玉如意的蹤影？登時驚得暈了過去。白振忙叫進眾侍衛，在妓院裡裡外外搜了一個遍，連每隻箱子每隻抽屜都打開來細細瞧了，可是連半點線索也沒有。眾人又害怕又驚奇，整夜防守得如此嚴密，連一隻麻雀飛出去也逃不過眾人眼睛，怎麼皇帝竟會失蹤？白振又再檢查各處牆壁，看有無復門機關，敲打了半天，絲毫不見有可疑之處。不久御林軍統領福康安和浙江巡撫都接到密報趕到。眾人聚在妓院之中，手足無措，魂不附體，面如土色，呆若木雞。

　　正是：皇上不知何處去，此地空餘象牙床。那晚乾隆聽玉如意唱了一會曲，喝了幾杯酒，已有點把持不定。玉如意媚笑道：「服侍老爺安息吧？」乾隆微笑點頭。玉如意替他寬去衣服鞋襪，扶到床上睡下，蓋上了被，輕笑道：「我出去一會，就回來陪你。」乾隆覺枕上被間甜香幽幽，頗涉遐思，正迷迷糊糊間，聽得床前微響，笑道：「你這刁鑽古怪的妮子，還不快來！」帳子揭開，伸進一個頭來，燭光下只見那人滿臉麻皮，圓睜怪眼，腮邊濃髯，有如刺蝟一般，與玉如意的花容月貌大不相同。乾隆還道眼花，揉了揉眼睛，那人已把一柄明晃晃的匕首指在他喉邊，低喝：「丟他媽，你契弟皇帝，一出聲，老子就是一刀。」乾隆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霎時間慾念全消，宛如一桶雪水，從頂門上直灌下來。那人更不打話，摸出塊手帕塞在他嘴裡，用床上被頭把他一卷，便像個鋪蓋卷兒般提了出去。

　　乾隆無法叫喊，動彈不得，睜眼一片黑暗，只覺被人抬著，一步一步向下走去，鼻中聞到一股泥土的霉臭潮濕之氣，走了一會，又覺向上升起，登時省悟，原來這批人是從地道中進來的，因此侍衛官兵竟沒能攔住。剛明白此節，只覺身子震動，車輪聲起，已給人放入馬車，不知謀叛者何人，又不知要把自己帶到哪裡？車行良久，道路不平，震動加烈，似已出城，到了郊外。再走好半天，車子停住，乾隆感到給人抬了出來，愈抬愈高，似乎漫無止境，心中十分害怕，全身發抖，在被窩中幾乎要哭了出來。惶急之際，忽動詩興，口佔兩句，詩云：「疑為因玉召，忽上嶠之高。」被人抬著一步一步的向上，似是在攀援一座高峰，最後突然一頓，給人放在地下。他不敢言語，靜以待變，過了半晌竟沒人前來理睬。將裹在身上的被子稍稍推開，側目外望，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只聽得遠處似有波濤之聲，凝神靜聽，又聽得風捲萬松，夾著清越悠長的銅鈴之聲。風勢越來越大，一陣陣怒嘯而過，似覺所處之地有點搖晃，更是害怕，推開被頭，想站起來看看，剛一動，黑暗中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要性命的就別動。」敢情監視著他的人守候已久，乾隆嚇得不敢動彈。如此挨了良久，心頭思緒潮湧，風聲漸止，天色微明，乾隆看出所處之所是一間小室，但爬得這麼高，難道這是高山之巔的一所房屋？正在胡思亂想，忽聽得一陣唏哩呼嚕之聲，細細聽去，原來是監守者正在吃麵，聽聲音是兩個人，大口咀嚼，吃得十分香甜。他折騰了一夜，這時已感飢餓，面香一陣陣傳來，不覺食慾大起。

　　過了一會，兩人面吃完了，一個人走過來，將滿滿一碗蝦仁鱔糊面放在他頭邊地下，相距約有五尺，碗中插了一雙筷子。乾隆尋思：「這是給我吃的麼？」不過這兩人既不說，肚中雖餓，也不便開口尋問。只聽一人道：「這碗麵給你吃，裡面可沒毒藥。」乾隆大喜，坐起身來正要去拿，忽然身上一陣微涼，忙又睡倒，縮進被裡。原來昨夜玉如意服侍他安睡之時，已幫他將上下衣服脫得精光，這時一絲不掛，怎能當著眾人前鑽出被窩來拿面？那人罵道：「他媽的，你怕毒，我吃給你看。」端起碗來，連湯帶面，吃了個乾乾淨淨。乾隆見這人滿臉疤痕，容色嚴峻，甚感懼怕，道：「我身上沒穿衣，請你給我拿一套衣服來。」他話中雖加了個「請」字，但不脫呼來喝去的皇帝口吻。那人哼了一聲，道：「老子沒空！」這人是鬼見愁十二郎石雙英，一副神情，無人不怕。乾隆登時氣往上衝，但想自己命在別人掌握之中，皇帝的威嚴只得暫且收起，隔了半刻，說道：「你是紅花會的麼？我要見你們姓陳的首領。」石雙英冷冷的道：「咱們文四哥給你折磨得遍身是傷。總舵主在請醫生給他治傷，沒功夫見你，等文四哥的傷勢痊癒了再說。」乾隆暗想，等他傷癒，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不由得暗暗著急。只聽得另一個喉音粗重、神態威猛的人道：「要是四哥的傷治不好，歸了天，那只好叫你抵命。」這人是鐵塔楊成協，這話倒非威嚇，實是出自肺腑之言。乾隆無法搭腔，只得裝作沒聽見。只聽兩人一吹一唱，談了起來，痛罵滿洲韃子霸佔漢人江山，官吏土豪，欺壓小民，說來句句怨毒，只把乾隆聽得驚心動魄。到了午間，孟健雄和安健剛師兄弟來接班，兩人一面吃飯，一面談論官府拷打良民的諸般毒刑，什麼竹籤插指甲、烙鐵燒屁股、夾棍、站籠，形容得淋漓盡致，最後孟健雄加上一句：「將來咱們把這些貪官污吏抓來，也教他們嘗嘗這些滋味。」安健剛道：「第一要抓貪官的頭兒腦兒。插他的手指，燒他的屁股。」這一天乾隆過得真是所謂度日如年，好容易挨到傍晚，換班來的是常氏雙俠。這對兄弟先是悶聲不響的喝酒，後來酒意三分，哥兒倆大談江湖上對付仇家的諸般慘毒掌故。什麼黑虎崗郝寨主當年失風被擒，後來去挖掉了捉拿他的趙知府的眼珠；什麼山西的白馬孫七為了替哥哥報仇，把仇人全家活埋；什麼彰德府鄭大胯子的師弟剪他邊割他靴子，和他相好勾搭上了，他在師弟全身割了九九八十一刀。乾隆又餓又怕，想掩上耳朵不聽，但話聲總是一句一句傳進耳來。兄弟倆興致也真好，一直談到天明，「龜兒子」和「先人板板」，也不知罵了幾千百句。總算他們知道乾隆是總舵主的同胞兄弟，沒辱及他的先人。乾隆整夜不能合眼。常氏雙俠形貌可怖，有如活鬼，燈下看來，實令人不寒而慄。次日早晨，趙半山和衛春華來接班。乾隆見這兩人一個臉色慈和，一個面目英俊，不似昨天那批人凶神惡煞般的模樣，又均在西湖上見過，稍覺放心，實在餓不過了，對趙半山說道：「我要見你們姓陳的首領，請你通報一聲。」趙半山道：「總舵主今兒沒空，過幾天再說吧。」乾隆心想：「這樣的日子再過幾天，我還有命麼？」說道：「那麼請你先拿點東西給我充飢。」趙半山道：「好吧！」大聲叫道：「萬歲爺要用御膳，快開上酒席來。」衛春華答應著出去。乾隆大喜，說道：「你給我拿一套衣服來。」趙半山又大聲叫道：「萬歲爺要穿衣了，快拿龍袍來。」乾隆喜道：「你這人不錯，叫什麼名字？將來我必有賞賜。」趙半山微笑不答。乾隆忽然想起，道：「啊，我記得了，你的暗器打得最好。」孟健雄捧了一套衣服進來，放在被上，乾隆坐起一看，見是一套明朝的漢人服色，不覺大為躊躇。趙半山道：「咱們只有這套衣服，你著不著聽便！」乾隆心想我是滿清皇帝，怎能穿明朝的漢人服色，可是不穿衣服，勢必不能吃飯，餓了一日兩夜之後，這時什麼也顧不得了，只得從權穿起。

　　他穿了漢人裝束，雖覺不慣，倒也另有一股瀟灑之感，站起來走了幾步，向窗外一望，不由得嚇了一跳，只見遠處帆影點點，大江便在足底，眼下樹木委地，田畝小如棋局，原來竟是身在高塔之頂。這寶塔作八角形，既在大江之濱，那定是杭州著名的六和塔了。又過了兩個時辰，才有人來報道：「酒席擺好了，請下去用膳。」乾隆跟著趙半山和衛春華走到下面一層，見正中安放一張圓桌，桌上杯箸齊整，器皿雅潔，桌上已團團坐滿了人，留下三個空位。眾人見他下來，都站起身來拱手迎接。乾隆見他們忽然恭謹有禮，心中暗喜。

　　無塵道人道：「我們總舵主說他和皇上一見如故，甚是投緣，因此請皇上到塔上來盤桓數日，以便作長夜之談，哪知他忽有要事，不能分身，命貧道代致歉意。」乾隆嗯了一聲，不置可否。無塵請他上坐。乾隆便在首位坐了。

　　侍僕拿酒壺上來，無塵執壺在手，說道：「弟兄們都是粗魯之輩，不能好好服侍皇上，請別怪罪。」一面說一面篩酒，酒剛滿杯，無塵忽然變臉，向侍僕怒罵：「皇上要喝最上等的汾酒，怎麼拿這樣子的淡酒來？」舉杯一潑，將酒潑在侍僕臉上。侍僕十分惶恐，說道：「這裡只備了這種酒，小的就到城裡去買好酒。」無塵道：「快去，快去。這樣子的酒，咱們粗人喝喝還可以，皇上哪能喝？」徐天宏接過酒壺，給各人篩了酒，就只乾隆面前是一隻空杯，他不住向乾隆道歉。

　　一會兒侍僕端上四盆熱氣騰騰的菜餚，一盆清炒蝦仁，一盆椒鹽排骨，一盆醋溜魚，一盆生炒雞片，菜香撲鼻。無塵眉頭一皺，喝道：「這菜是誰燒的？」一名廚子走近兩步道：「是小人燒的。」無塵怒道：「你是什麼東西？幹麼不叫皇上寵愛的御廚張安官來燒蘇式小菜？這種杭州粗菜，皇上怎麼能吃？」乾隆道：「這幾樣菜色香俱全，也不能說是粗菜。」說著伸筷去盆裡挾菜。陸菲青坐在他身旁，伸出筷子，說道：「這種粗菜皇上不能吃，別吃壞了肚子。」雙筷在他筷上一挾，潛用內力，輕輕一折，把乾隆的筷子齊齊折斷了一截。群雄見陸菲青不動聲色，露了這手，都是暗暗佩服。無塵心道：「他師弟張召重武功雖高，談到內功，恐怕還是不及師兄。綿裡針果然名不虛傳。」乾隆筷子被陸菲青挾斷，伸出又不是，縮進又不是，登時面紅過耳，拍的一聲，把斷筷擲在桌上。大家只當不見，「請請」連聲，吃起菜來。

　　徐天宏向廚子喝道：「快去找張安官來給皇上做菜。皇上肚子餓了。你不知道麼？」廚子諾諾連聲，退了下去。乾隆自知他們有意作弄，肚中飢火如焚，眼見眾人又吃又喝，連聲讚美，心中又氣又恨，可又發作不得，菜餚一道一道的上來。塔中設有爐灶，每道菜都是熱香四散。好容易干吞饞涎等他們吃完酒席，侍僕送上龍井清茶。徐天宏道：「這茶葉倒還不錯，皇上可以喝一杯。」乾隆接來兩口喝乾，茶入空肚，更增飢餓。蔣四根在旁卻不住撫摸肚子，猛打飽呃，大呼：「好飽！」趙半山道：「我們已去趕辦御用筵席，請皇上稍等片刻。」無塵在一旁頓足怒罵，說待慢了貴客，總舵主回來定不高興。周仲英把鐵膽弄得噹啷啷直響，說道：「皇上肚餓了吧？」乾隆哼了一聲，並不言語。蔣四根道：「餓乜？我好飽！」徐天宏道：「這叫做『飽人不知餓人饑』了。天下挨餓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幾千幾萬，可是當政之人，幾時想過老百姓挨餓的苦處？今日皇上稍稍餓一點兒，或者以後會懂得老百姓挨餓時是這般受罪。」常赫志道：「人家是成年累月的挨餓，一生一世從來沒吃飽過一餐。他一天兩天不吃東西，有啥子希奇？」常伯志道：「我們哥倆小時候連吃兩個月樹皮草根，你龜兒嘗嘗這滋味看。」

　　說到了餓肚子，紅花會群雄大都是貧苦出身，想起往事，都是怒火上升，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休。乾隆臉上青一陣紅一陣，聽他們說得逼真，也不禁怵然心動，心想：「天下果真有這等慘事？生而貧窮，也真是十分不幸了。」他愈聽愈不好過，轉身向上層走去，群雄也不阻攔。徐天宏道：「待御膳備好，就來接駕。」乾隆不理。過了兩個時辰，乾隆忽然聞到一陣「蔥椒羊肉」的香氣，宛然是御廚張安官的拿手之作，又驚又喜，難道他們真的把御廚給找來了？正自沉吟，張安官走了上來，爬下叩頭，說道：「請皇上用膳。」乾隆奇道：「你怎麼來的？」張安官道：「奴才昨天在戲園子聽戲，一出門就給人架了去。今兒聽人說皇上在這兒，要奴才侍候，奴才十分歡喜。」

　　乾隆點點頭，走了下去，只見桌上放著一碗「燕窩紅白鴨子□豆腐」、一碗「蔥椒羊肉」、一碗「冬筍大炒雞□麵筋」、一碗「雞絲肉絲奶油□白菜」，還有一盆「豬油酥火燒」，都是他平日喜愛的菜色，此外還有十幾碟點心小菜，一見之下，心中大喜。張安官添上飯來。無塵等齊道：「請皇上用膳。」乾隆心想：「這次看來他們是真心請我吃飯了。」正要舉筷，忽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抱著一頭貓兒走了進來，對周仲英道：「爹，貓咪餓啦！」正是周綺。那貓在她手中掙了幾掙，周綺一鬆手，貓兒跳到桌上，在兩盆菜中吃了兩口。周綺和眾人紛紛呼喝，正要把貓趕下，忽然那貓兩腿一伸，直挺挺的躺在桌上，口吐黑血而死。乾隆登時變色。張安官嚇得發抖，忙跪下道：「皇上……皇上……菜裡給他們……他們下毒……吃不得了！」乾隆哈哈一笑，道：「你們犯上作亂，大逆不道，竟要弒君。要殺便殺，何必下毒？」把椅子一推，站了起來。

　　無塵道：「皇上你這頓飯當真是不吃的了？」乾隆怒道：「亂臣賊子，看你們有什麼好下場。」他見貓兒中毒，自分今日必死，索性破口怒罵。無塵伸掌在桌上一拍，喝道：「大丈夫死生有命，你不吃我吃！哪一位有膽子跟我一起吃？」說罷拿起筷子，在貓兒吃過的菜中挾了兩筷，送入口中，大嚼起來。群雄紛紛落座，叫道：「死就死，有什麼要緊？」喝酒吃菜，踴躍異常。乾隆見這批亡命徒大吃毒菜，不禁愕然，不知他們是何用意。

　　不一會，群雄風捲殘雲，把飯菜吃了個乾淨，居然一點沒事。原來他們先給貓兒餵了毒藥，菜中卻並沒有毒藥。這一來，乾隆一席到口的酒菜固然吃不到，還給人奚落了一場。原來那日群雄在餘杭舟中商議，文泰來雖已救出，乾隆卻決不肯甘休，如何善後，實非容易。無塵獻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去將乾隆捉了來，迫他答應不得再跟紅花會為難。群雄個個心雄膽壯，齊聲讚好，當下重回杭州，恰逢西湖中正在選花國狀元，便將乾隆誘入玉如意的院子擒獲。

　　群雄痛恨乾隆捕捉文泰來，刀砍棍打，弄得遍體鱗傷，而駱冰受傷、周仲英喪子、余魚同命危，何嘗不均是由此而起？依著常氏雙俠和蔣四根等一干人，便要將乾隆一刀殺卻，至不濟也要痛打一頓，以出心中惡氣。但陳家洛和徐天宏等以大局為重，終於勸服了他們，才這般折辱他一番。這一來是報仇，二來是先殺他個下馬威，等陳家洛和他商談大事時，好教他容易就範。乾隆整整挨了兩天餓，杭州官場卻已鬧得天翻地覆。皇上失蹤的消息雖沒張揚出去，全城卻已幾乎抄了個遍。杭州通往外縣的各處水陸口子都由重兵把守，不許一人進出。城裡城外，兩天內捕捉了幾千名「疑匪」，各處監獄都塞滿了。地方官府固是十分惶急，一面又乘機把富商大賈捉了許多，關在獄裡，勒索重金，料來這是「忠君愛國」的大事，日後誰都不會追究。皇帝希奇古怪的失蹤，福康安、李可秀、白振以及一些得知消息的護駕大臣，這兩日中真如熱鍋上螞蟻，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料想必是紅花會犯駕，出事後立時大舉在各處搜查，哪知全城紅花會人眾早已隱匿的隱匿，出城的出城，一個也沒抓到。第三天清晨，福康安又召集眾人在撫署會商。人人愁眉苦臉，束手無策，計議要不要急報皇太后。可是這一報上去，後果之糟，誰都不敢設想。正自躊躇不決，忽然御前侍衛瑞大林臉色蒼白，急奔前來，在白振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白振臉色一變，立即站起，道：「有這等事？」福康安忙問情由。瑞大林道：「在皇上寢殿外守衛的六名侍衛，忽然都給人殺死了。」福康安並不吃驚，反而暗喜，道：「咱們去看看，這事必與皇上失蹤有關。說不定反可找到些頭緒。」眾人走向乾隆設在撫署裡的寢殿。瑞大林把門一推，迎鼻一陣血腥氣撲了過來，只見地板上東倒西歪的躺著六具屍體，有的眼睛凸出，有的胸口洞穿，死狀可怖。乾隆睡覺之時，向有六名侍衛在寢殿外守夜，皇帝雖然失蹤，輪值侍衛仍然照常值班，哪知六人全在夜中被殺。白振道：「這六位兄弟都非庸手，怎麼不聲不響的就給人幹掉了？」各人目瞪口呆，誰都猜想不透。白振察看屍體，細究死因，見有的是被重手法震斃，有的是被劍削去了半邊腦袋。那六人的兵器有的在鞘中還未拔出，想來刺客行動迅速，侍衛不及禦敵呼援，都已一一被殺。白振皺眉道：「這室中容不下多人鬥毆，刺客最多不過兩三人。他們一舉就害死六位弟兄，下手毒辣爽利，武功實在高明之極。」李可秀道：「皇上既已被他們請去，又何必來殺這六名侍衛？看來昨晚的刺客和劫持皇上之人並非一路。」福康安道：「不錯！刺客也是謀叛行刺，哪知皇上卻不在這裡。」白振道：「兩位所料甚是。如殺侍衛的是紅花會人物，那麼皇上是落在別人手中了。可是除了紅花會，又有誰如此大膽，敢做這般大逆不道之事？要是劫持皇上的是紅花會，此外哪裡又有這等武功高強之人？」紅花會人眾已難對付，突然又現強敵，不禁心寒。再俯身察看，忽見屍體胸口有犬爪抓傷和利齒咬傷的痕跡，心念一動，忙請李可秀差人去找獵犬。

　　過了一個多時辰，差役帶了三名獵戶和六頭獵犬進來。李可秀已調集了兩千名兵丁，整裝待發，白振命獵戶帶領獵犬在屍體旁嗅了一陣，追索出去。

　　獵犬帶領眾人直奔湖濱，到了西湖邊上，向春湖中狂吠。白振暗暗點頭，知道刺客帶了犬來，打死侍衛後，命犬帶路，追尋皇帝。獵犬吠了一會，沿湖亂跑亂竄一陣，找到了蹤跡，沿湖奔去，湖畔泥濕，果然有人犬的足印。獵犬奔到乾隆上岸處，折回城內。城內人多，氣息混雜，獵犬慢了下來，邊嗅邊走，直向玉如意的妓院奔了進去。妓院中本來有兵把守，這時卻已不見。眾人走進院子，只見庭院室內，又死了兩名侍衛和十多名官兵。刺客下手狠辣，沒留下一個活口，有的兵卒是咽喉被狗咬斷而死。白振看死者身材和傷口部位，心想惡狗軀體龐大，若非關外巨獒，便是西北豺狼和犬的混種，難道刺客是從關外或西北塞外而來？六隻獵犬在玉如意臥室中轉了幾個圈子，忽在地板上亂抓亂爬。白振細看地板，並無異狀，但獵犬仍不住抓吠，便命兵卒用刀撬起地板，下面是塊石板。白振急道：「快撬！」兵卒把石板撬開，露出一個大洞，獵犬當即鑽了下去。李可秀和白振見下面是條地道，這才恍然大悟，成千兵將在妓院四周和屋頂守衛，而皇帝竟然神不知鬼不覺的失蹤，原來刺客是從地道裡逃出的，不禁暗叫慚愧，率領兵卒追了下去。

　　註：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云：「乾隆御制詩至十餘萬首，所作之多，為陸放翁所不及。常誇其博雅，每一詩成，使儒臣解釋，不能即答者，許其歸家涉獵。往往有翻閱萬卷而不得其解者，帝乃舉其出處，以為笑樂。」其實乾隆之詩所以難解，非在淵博，而在杜撰，常以一字代替數語，群臣勢必瞠目無所對，非拜伏讚歎不可。周作人《雜談舊小說》一文談到《綠野仙蹤》時說：「冷於冰遇著一個私塾教書的老頭子，有很好的滑稽和諷刺……這老儒給他講解兩句詩，卻幸而完全沒有忘記：『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這裡有意思的事，乃是諷刺乾隆皇帝的。我們看他題在知不足齋叢書前頭的『知不足齋何不足，渴於書籍是賢乎』，和在西山碧雲寺的御碑上的『香山適才游白杜，越嶺便以主碧雲』比較起來，實在好不了多少。書裡的描寫可以說是挖苦透了，不曉得那時何以沒有捲進文字獄裡去的，或者由於告發的不易措施，因為此外沒有確實的證據，假如直說這『哥罐』的詩是模擬聖制的，恐怕說的人就要先戴上一頂大不敬的帽子吧。」書中「媳釵」兩句系詠花，媳婦釵花於須，兒子視俏容而廢攻書；兄長插花於罐而聞，嫂子為防微杜漸，以棒擊罐而破之。該書成於乾隆二十九年，其時御制詩流傳天下，周說頗有見地。乾隆第五次南巡至海寧，仍駐陳氏安瀾園，有詩云：「安瀾易舊名，重駐蹕之清……石徑雖詰曲，步來哪用尋？無花不具野，有竹與之深」云云。又乾隆在海寧半夜中聞潮聲雷動，有「睡醒」一律：「睡醒恰三更，喧聞萬馬聲。潮來勢如此，海宴念徒縈。微禹乏良策，傷文多愧情。明當陟尖嶠，廣益竭吾誡。」詩中之「文」字，或系指漢文帝（？）「尖嶠」當指海寧之尖山，乾隆翌日擬往巡遊。但山字平聲，礙於平平平仄仄，無奈改用「尖嶠」，蓋「嶠」字可平可仄也。作者恭擬御制兩句：「疑為因玉召，忽上嶠之高」，玉者玉皇大帝也，玉如意也，似高不失為乾隆詩體。乾隆在海寧督修海塘及觀潮，作詩極多，有句云：「今日海塘殊昔塘，補偏而已策無良，北坍南漲嗟燒草，水占田區竟變桑。」海寧有柴塘，力不足以御怒潮，「燒草」或系指「柴」，乃乾隆杜撰之典，儒臣難解矣。「變桑」當指滄海變桑田，「策無良」意為無良策。又有句云：「伍胥文種誠司是，之二人前更屬誰？」相傳伍子胥、文種為海寧潮神，乾隆以海潮洶湧，自古已然，於伍文二人之前又屬誰管？數年後再到海寧觀潮，和前詩云：「設非之二人司是，如是雄威更合誰？」又海寧觀潮詩有句云：「當前也覺有奇訝，鬧後本來無事仍。」意謂海潮湧來之時，也覺十分詫異，但潮水大鬧一場之後，仍然無事，「無事仍」者，「仍無事」也。

　　乾隆詩才雖別具一格，但督修海塘，全力以赴，實令人心感，其在陳氏安瀾園有句云：「急愁塘與堰，懶聽管和弦。」勤政愛民，似亦非虛言。

　　乾隆喜用「之」、「而」、「以」、「和」、「與」等虛字以湊詩中字數。陳世倌告老還鄉時，乾隆有送行詩云：「夙夜勤勞言行醇，多年黃閣贊絲綸。陳情無那俞孔緯，食祿應教列鄭均。自是江湖憂未忘，原非桑梓隱而淪。老成歸告能無惜？皇祖朝臣有幾人？」又登海寧「觀湘樓」詩云：「南坍與北漲，幻若谷和陵。江尚岸之近，樓如舫以乘。」意謂江水離岸尚近，登樓有如乘舫。設刪去虛字而成四言詩：「南坍北漲，幻若谷嶂。江岸登樓，宛如乘舫。」其意一也，可見其詩中虛字往往多餘。其題董邦達《西湖四十景》有句云：「賢守風流白與蘇」。作者擬御制西湖即興：「才詩或讓蘇和白，佳曲應超李與王」，試為乾隆儒臣解之：朕才子之詩，或稍不及蘇東坡和白樂天，未有定論，然玉如意佳人之曲，歌喉當勝李夫人、琵琶應超王昭君也。

## 第11回　高塔入雲盟九鼎　快招如電顯雙鷹

　　乾隆在六和塔頂餓了兩日兩夜，又受了兩日兩夜的驚嚇氣惱，心力交瘁，甚是委頓。第三天早晨，忽有一個小書僮走近，說道：「少爺請東方老爺過去談談。」乾隆認得他是陳家洛的書僮心硯，心頭一喜，忙隨著他走到下一層來。他一進門，陳家洛笑容滿臉的迎出，當先一揖。乾隆還了一揖，走進室內。心硯獻上茶來。陳家洛道：「快拿點心來。」心硯捧進一個茶盤，盤中放著一碟湯包、一碟蟹粉燒賣、一碟炸春卷、一碟蝦仁芝麻卷、一碗火腿雞絲蓴菜荷葉湯，盤末端到，已是清香撲鼻。心硯放下兩副杯筷，篩上酒來。陳家洛道：「小弟因要去探望一位朋友的傷，有失迎迓，還請如罪。」乾隆道：「好說，好說。」陳家洛道：「請先用些粗點，小弟還有事請教。」乾隆餓得肚皮已貼到了背心。他素來體格強健，食量驚人，兩日兩夜不吃東西，如何耐得？見陳家洛先舉筷夾一個湯包吃了，當即下箸如飛，快過做詩十倍，頃刻之間，把四碟點心吃得乾乾淨淨，湯也喝了個「碗底朝天子」。陳家洛每碟點心只吃了一件，喝了口湯，就放下筷子，見他吃得香甜，只是微笑。點心吃完，乾隆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端起茶杯，望著杯中碧綠的龍井細茶，緩緩啜飲，齒頰生津，脾胃沁芳。陳家洛把門推得洞開，道：「他們都守在底下，咱們在這裡說話再妥當也沒有，決不會有第三人聽見。」乾隆板起臉，一字字低沉的道：「你把我劫持到這裡，待要怎樣？」陳家洛走上兩步，望住他臉。乾隆只覺他目光如電，似乎直看到了自己心裡去，不由得慢慢轉開了頭，隔了半晌，聽得陳家洛道：「哥哥，你到今日還不認我麼？」這句話語音柔和，聲調懇切，鑽入乾隆耳中，卻如晴空打了個霹靂，他忽地跳起，顫聲道：「你……你……你說什麼？」陳家洛臉色誠摯，緩緩伸手握住他手，說道：「咱們是親兄弟親骨肉。哥哥，你不必再瞞，我什麼都知道啦。」自從文泰來被救，乾隆就知這個大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但聽陳家洛突然叫自己為「哥哥」，仍不禁震驚萬分，登時全身無力，癱瘓在椅中。陳家洛道：「你到海寧掃墓，大舉修築海塘，把爸爸姆媽封為潮神和潮神娘娘，我知你並沒忘本。你在這鏡子裡照照看。」說著把牆上畫旁的一根線一拉，畫幅捲起，露出一面大鏡子來。乾隆站起身來，見鏡中自己一身漢裝，面目神情，毫無滿洲人的痕跡，再看看站在身旁的陳家洛，兩人年歲不同，容貌卻實在頗為肖似，歎了口氣，回坐椅中。陳家洛道：「哥哥，咱兄弟以前互不知情，以致動刀掄槍，骨肉相殘，爸爸姆媽在天之靈，一定很是痛心呢。好在大家並無損傷，並無做下難以挽救的事來。」乾隆只覺喉乾舌燥，一顆心撲通、撲通的跳個不住，隔了半晌，說道：「我本來叫你到京裡去辦事，你自己不肯去。」見陳家洛轉身眼望大江，並不置答，續道：「我已查過，知道你已中鄉試，那好得很啊。憑你才學，會試殿試必可高中，將來督撫、尚書、大學士，豈有不提拔你之理？這於家於國，對你對我，都是大有好處，何苦定要不忠不孝，幹這種大逆不道之事。」陳家洛忽地轉身，說道：「哥哥，我沒說你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你反說起我來。」乾隆咦了一聲，道：「臣對君盡忠，叛君則為大逆。我既已為君，又怎說得上不忠？」陳家洛道：「你明明是漢人，卻降了胡虜，這是忠嗎？父母在世之日，你沒好好侍奉，父親在朝廷之日，反而日日向你跪拜，你於心何安，這是孝麼？」乾隆頭上汗珠一粒一粒的滲了出來，低聲說道：「我本來不知。是你們紅花會已故的首領於萬亭今年春天進宮來，我才聽說的，現今我仍是將信將疑。不過為人子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信錯了不過是愚，否則可是不孝。因此我到海寧來祭墓。」實則這年春天於萬亭偕文泰來入宮，將陳夫人的一封信交給乾隆，信中詳述當時經過，又說他左股有一塊朱記，這是再也確切不過的明證，乾隆已然信了九成。待於萬亭走後，把當年餵奶的乳母廖氏傳來，秘密詢問。更得悉了詳情。原來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禎的側妃鈕祜祿氏生了一個女兒，不久聽說大臣陳世倌的夫人同日生產，命人將小兒抱進府裡觀看。哪知抱進去的是兒子，抱出來的卻是女兒。陳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駭之下，一句都不敢洩漏出去。當時康熙諸子爭儲奪嫡，明爭暗鬥，無所不用其極，各人籠絡大臣，陰蓄死黨。允禎知父皇此時尚猶豫不決，兄弟中如允□、允祿、允□等才幹都不在自己之下，諸人勢均力敵。皇帝選擇儲君時，不但要比較諸皇子的才幹，也要想到諸皇子的兒子，要知立儲是萬年之計，皇子死了，皇孫就是皇帝。如果皇子英明，皇孫昏庸，決非長遠之策。允禎此時已有一子，但懦弱無用，素來不為祖父所喜，他知道在這一點上吃了虧，滿盼再生一個兒子，哪知生出來的卻是女兒。允禎不顧一切要做皇帝，湊巧陳世倌生了個兒子，就強行換了一個。允禎於諸皇子中手段最為狠辣，陳世倌哪敢聲張？這換去的孩子取名弘歷，後來就是乾隆。他自小聰穎武勇，六歲即能誦《愛蓮說》，到了九歲時，更遇到一件事，使康熙十分喜愛。這年弘歷跟隨祖父到熱河打獵，衛隊從山中趕了一隻大黑熊出來，趕到康熙跟前。康熙舉起火槍，一槍打中黑熊頭上，那熊撲地倒了。康熙放槍之時，弘歷騎了一匹小馬，舉起火槍，在祖父身旁躍躍欲試，見了那龐大的黑熊居然絲毫不懼。康熙看得有趣，說道：「你過去打它一槍。」康熙愛惜孫兒，叫他去打一槍，就算是他打死的，將來說弘歷九歲擊斃大熊，可以誇示群臣。弘歷下馬走到黑熊跟前，叫道：「打死你，打死你！」對準黑熊肚皮放了一槍，眾侍衛齊聲歡呼叫好，康熙也是撚鬚微笑。弘歷轉身回來，剛要上馬，哪知黑熊沒有死透，突然人立，惡狠狠向康熙馬前撲來。眾侍衛大驚，數槍齊發，將之擊斃。康熙吃了一驚，對侍衛們道：「這孩子福份可真不小，要是他在黑熊跟前之時那熊站了起來，那還有命麼？」從此康熙認為弘歷福命大，兼之他文武雙全，在諸孫中最為得寵。允禎後來能做皇帝，實頗仗這假兒子之力。是以終雍正一朝，海寧陳家榮寵無比，雍正一來是報答，二來是籠絡，免得陳家有所怨望，而洩漏這天大秘密。至於換到陳家的女兒，本是公主，後來嫁給常熟蔣溥。蔣溥的父親蔣廷錫於雍正初年任戶部侍郎，其時陳世倌任山東巡撫，兩人共同治水有功。陳蔣二人後來都入內閣。蔣溥由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吏部尚書而大學士，終乾隆一朝，蔣家榮寵不衰。據常熟故老相傳，蔣溥陳夫人所住的樓堂，當地都稱為「公主樓」。乾隆初被抱入雍親王（允禎封號）府時啼哭不止，不肯吃奶。允禎的側妃鈕祜祿氏只得把陳家原來給乾隆餵奶的奶母廖氏召到府中，乾隆這才止哭吃奶。哪知事隔多年，乾隆忽然問起，廖氏本不肯說，但聽他口氣，知道已悉詳情，無法再加隱瞞。廖氏這時已六十多歲，當夜就被乾隆派人絞死，防她走漏隱事。乾隆說這番話時，想起廖氏撫育之勞，心頭頗為自疚。陳家洛道：「你自己看看又哪裡像旗人了？還有什麼好疑慮的？」乾隆沉吟不語。陳家洛道：「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江山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韃子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乾隆無言可對，昂然道：「我今天反正已落入你的手裡，你要殺便殺，何必多言。」陳家洛溫言道：「咱們在海塘上曾經約定，以後互不加害，言猶在耳，我豈能背誓？何況現下知道你是我的親哥哥，兄弟相會，親近還來不及，哪有相害之理？」說著不禁掉下淚來。

　　乾隆道：「那麼你要我怎樣？要逼我退位麼？」陳家洛拭一拭眼淚，說道：「不，你仍然做你的皇帝，然而並非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開國之主。」乾隆奇道：「開國之主？」陳家洛道：「正是，做漢人的皇帝，不是滿清的皇帝。」乾隆一聽此言，已明白他意思，道：「你要我把滿人趕出關外？」陳家洛道：「不錯，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乾隆本是好大喜功之人，聽了這幾句話，不由怦然心動。陳家洛鑒貌辨色，知道自己說詞已經見效，續道：「你現今做皇帝，不過是承襲祖宗餘蔭，有什麼希奇？你看看這人。」

　　乾隆走到窗邊，順著他手指向下望去，見一個農夫在遠處田邊揮鋤耕作。陳家洛道：「要是這人生在雍親王府中，而你生在農家，那麼他就是皇帝，你卻須得在田間鋤地了。」乾隆一向自以為天縱神武，迥非常人可比，此刻細細體會陳家洛的話，不由得爽然苦失。陳家洛又道：「大丈夫生在世間，百年之期，倏忽而過，如不建功立業，轉眼與草木同朽，歷來帝皇，如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才是真英雄真豪傑。元人如成吉思汗，清人如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也算得一代雄主。如漢獻帝、明崇禎這種人，縱使不是亡國之君，因人碌碌，又何足道哉？」

　　這番話每一句都打入了乾隆心坎。他知道自己是漢人後，曾幾次想下令宮中朝中改服漢人衣冠，都被太后和滿洲大臣攔住，心想倘若真的依著陳家洛的話，把滿人趕出關外，重還漢家天下，自己就是陳姓皇朝的開國之主，功業實可上比劉邦、李世民。他正想接話，忽聽得遠處傳來一陣犬吠之聲，又見陳家洛雙眉一揚，凝神外望，只見四條身軀異常龐大的狼犬向六和塔疾奔而來，後面跟著兩人。

　　轉眼之間，兩人四犬已奔到塔下，隱隱聽到有人厲聲喝問。六和塔塔高十三層，乾隆與陳家洛這時在第十二層上，與塔下相距甚遠，聽不清楚下面說話。只見兩人四犬都衝進了塔中，忽然四條狼犬反身奔逃，孟健雄手夾彈弓追出，一陣連珠彈把四犬打得狺狺狂叫。

　　陳家洛正在奇怪，不知兩人四犬是什麼路數，忽見塔中一人竄出，身法迅疾無比，夾手把孟健雄的弓奪過，左掌便向他項頸劈落。孟健雄一閃沒避開，忙舉手格時，被那人用彈弓弓端在腰裡一戳，截中穴道，俯身跌倒。那人頭也不回，直奔進塔。這人剛進塔門，塔裡便拋出一個人來，仰天跌在地下，動也不動，卻是安健剛。又聽得塔內的馬善均、馬大挺父子哨聲大作，連連報警。

　　乾隆眼見來了救援，心中大喜。陳家洛四下\*望，見各處並無動靜，知道來攻的只此兩人，馬家父子此時才發警號，想是敵人行動過速，待到發現，敵已入塔。這兩人身手如此矯健，必是大內侍衛中的高手，看來比之金鉤鐵掌白振尚要勝得一籌。

　　四條狼犬重又折回，再竄進塔內，只聽得女子斥罵聲、少年叫喊聲、狼犬吠叫聲響成一片，那是把守第二層的周綺和心硯正在對付狼犬。突然兩聲驚叫，第二層窗口中投下兩件兵器來，一是單刀，一是軟鞭。陳家洛認得是周琦和心硯所用，想是被敵人奪去而擲下來的，不知兩人是否遇險，甚是擔心。乾隆見陳家洛本來神色自若，忽然臉有憂色，知道自己手下人佔了上風，暗暗歡喜，突見他轉露微笑，忙向下望。只見一條大漢手舞大鐵槳，將四條狼犬打出塔來。周綺和心硯搶出來扶了孟健雄和安健剛進去。四條狼犬猛惡異常，直如四頭豹子一般。一條狼犬後腿給鐵槳打斷，兀自不退，仍然猛撲亂咬，蔣四根給四隻狗圍在垓心，一時也無法取勝。心硯又從塔裡奔出，雙手連揮，十幾塊磚頭把狼犬打得汪汪亂叫。蔣四根乘機一槳，擊在一條狼犬臂部，把它直摜出去。周綺也奔出塔外吶喊助威，眼見四犬就要給蔣四根和心硯盡數打死。忽然第六層窗口有人探出頭來，撮嘴作嘯，聲音甚是奇特。四犬一聽，立即掉頭，向外奔去。周綺和心硯拾起兵刃，站在塔下守禦，怕再有敵人來攻。陳家洛見敵人在第六層窗口中指揮狼犬，心想：「那麼第四層上的十二哥，第五層的九哥和第六層的八哥都沒攔住他們……」想到這裡，暗叫：「不好。」敵人武藝高強，而且兩人合力，己方每層一人，一定攔他們不住，正要下令集合四人在第九層上攔截，忽見第七層窗中竄出一人，正是徐天宏。他剛躍出窗口，後面一人跟著跳出，一把抓住了他左腳。陳家洛大吃一驚，手中扣住的三粒圍棋子正要擲出，忽聽徐天宏大喝：「照鏢！」右手一揚，敵人一縮頭，卻無暗器射來，徐天宏乘機一掙，掙脫了左腳鞋子，已站在寶塔簷角之上。這時距離已近，看清敵人比徐天宏更矮，一身灰衣，滿頭白髮，竟是個老太婆。她背插單劍，雙手空著，凌空躍起，又抓了過去。徐天宏右手無刀，想來已被敵人打脫，左手鐵拐使招「一夫當關」在胸前一橫，又喝：「照鏢！」那老太婆罵道：「猴兒崽子，莫想再騙你奶奶！」夾手來奪單拐。哪知徐天宏這一次卻非虛招，已揭起塔頂瓦片猛擲過去。那老婦避讓不及，迎面一掌，把瓦片擊得粉碎，四散紛飛。守在第八層的常氏雙俠似已被另一人纏住，始終沒出來相助。徐天宏武功遠不及那老婦，交手數招，迭遇凶險，他聲東擊西，又支持了幾招。周綺抬起了頭，仰望徐天宏在塔角上和那老婦惡鬥，眼見不敵，很是焦急，大叫：「爸爸，爸爸，快動手哪！」周仲英守在第十層上，也早見兩個徒弟被打倒，義子處境危險，探身窗外，叫道：「什麼人在這裡撒野？」兩枚鐵膽一先一後向那老婦擲去。鐵膽未到，那老婦忽然如飛般直縱而下，左手手掌在瓦上一按，一個觔斗翻過來在第六層上站住，只聽得叮叮叮一陣亂響，袖箭、鐵蓮子、鋼鏢、背弩，一批暗器紛紛落在第八層塔頂上，卻是守在第九層上的趙半山為助徐天宏而放。周仲英鐵膽打空，拍拍兩聲，把塔角的木簷打斷。徐天宏俯身搶住一個，另一個在塔角瓦溝中亂轉。周仲英縱身躍下想拾，腳未踏實，突然一陣掌風向胸口襲來。他身子臨空，無法避讓，掌風來勢凌厲，若是出手抵擋，懸空不能借力，必被敵人推下塔去，跌得粉身碎骨，危急中拔出金背大刀在面前一立，和身向敵人撲去，拚著受他一掌，落個兩敗俱傷。敵人見周仲英撲來，側身讓過，左手來抓他手腕。周仲英見他手法又快又狠，不覺咦的一聲，暗暗驚心：「這人是誰？」當即跳開，見常氏雙俠已從窗中跳出，和那人打在一起。那人魁梧異常，常氏雙俠是瘦長條子，此人身材卻比雙俠還高了些，一個鷹鉤鼻，臉色紅如硃砂，頭頂光溜溜的禿得不剩一根頭髮。周仲英見此人神威凜凜，武功好得出奇，心想：「這樣的人物也甘作清廷走狗？」

　　那禿頂老頭雙掌如風，迅疾無比，常氏兄弟在塔上跳躍來去，以二攻一。周仲英見常氏兄弟雖不能勝，也不致落敗，不必過去相助，向下望時，卻大吃一驚。

　　只見第六層上那白髮老婦正把周綺逼得連連倒退。徐天宏大叫：「綺妹，退開退開。」周綺很聽徐天宏的話，轉身便走。那老婦不追，待要上躍，周綺卻站住了腳，罵道：「老太婆，你敢追我麼？我這裡有埋伏。」那老婦雙腳一點，如一枝箭般直飛過來。周綺大駭，返身便逃。

　　周仲英右手發出鐵膽，向老婦後心飛去。那老婦堪堪追上周綺，剛要伸手抓她後心，忽聽得背後暗器之聲勁急猛惡，不敢伸手去接，當即使出輕功中「寒江獨釣」招數，身子向外一挫，全身懸空塔外，只以左腳勾住塔角飛簷。噹的一聲大響，鐵膽打得塔頂火星亂飛，磚瓦碎片四濺。那老婦避開鐵膽，又追周綺。周仲英向下跳到第六層上，橫刀當路，那時周綺已逃到塔後，兩人一逃一追，繞著寶塔打轉。周綺自與徐天宏訂婚後，心想丈夫是出名的聰明人，自己如一味鹵莽，怕被他看低了，是以臨事已不若以往那麼任性。這次聽徐天宏叫她退走，便打打逃逃，和敵人拖延時刻。周仲英剛立定身子，已見女兒從塔後繞了出來，那老婦仍然空手追趕，老婦背後卻又有一人跟著，雙鉤揮霍，向她後心挺刺，卻總是差了尺許，看他奮勇直前，救援周綺，正是九命錦豹子衛春華。這時楊成協、石雙英等也從下層趕了上來，周仲英迎上搶過周綺，金刀呼呼生風，連劈兩刀。那老婦見他刀法精奇，不敢輕敵，退開三步，正要拔劍，忽然那禿頂老頭在上面喊道：「我上塔頂去攻下來，你從下面攻上！」聲若洪鐘，送將下來。那老婦一聽，不再和眾人纏戰，飛身縱起，左手在第七層塔角上一扳，借勢又翻上了第八層。這一層上已無人阻擋，仍以此法翻向第九層上。她從下面打上來時，知道每層守禦之人武功一層高過一層，雖避開了周仲英一膽兩刀，但已知他是少林高手，平地拚鬥，不弱於己，只怕上面有更厲害勁敵，凝神屏氣，身未上，劍先上，挽花護頂，忽覺手上一震，長劍被敵人兵刃粘住，險險脫手。

　　那老婦知道又遇勁敵，長劍乘勢向前一探，解去對方粘走之力，不敢正面縱上，向左斜奔三步，突然反身向右疾馳，一躍跳上第十層，寒風起處，一劍迎面刺到。那老婦以攻為守，刷刷刷三劍均攻對方要害。敵人以太極劍中「雲麾三舞」三式解開。老婦見他化解時舉重若輕，深得內家劍術三昧，不待對方回手，跳開一步，看敵人時，見是個身材微胖的中年漢子，上唇一叢濃髭，鬢髮微斑，左手捏住劍訣，凝神而視，並不追來。老婦叫道：「你一身好功夫，可惜可惜。」那人正是千手如來趙半山，他見這白髮老婦身手迅捷，也自驚佩。兩人挺劍又鬥在一起。

　　乾隆見兩人一路攻上，心頭暗喜，但見陳家洛氣度閑雅，不以為意，反而拖了一張椅子到窗口坐下觀戰，心想來救我的只有兩人，總敵不過紅花會人多，正自患得患失之際，忽聽遠處傳來犬吠之聲，又有吆喝聲，馬匹奔馳聲。梯上腳步響處，心硯奔上樓來，用紅花會切口向陳家洛稟報：「在塔外巡哨的頭目來報，有兩千多清兵正向這邊過來，方向對正六和塔。」陳家洛點點頭，心硯又奔下塔去。乾隆不懂心硯的話，但見他神情緊張，知道定是對他們不利的消息，凝神遠望，楓葉如火，林梢忽然白旗飄動，旗上大書一個「李」字。乾隆大喜，知是李可秀帶兵前來救駕了。陳家洛俯身窗口大叫：「馬大哥，退到塔裡，預備弓箭！」馬善均在塔下答應。陳家洛喊聲方畢，忽見那禿頂紅面老者直竄上來，常氏雙俠和周仲英在後緊追不捨。那老者繞塔盤旋，後面追得緊時就回身接幾招，找到空隙，又跳上一層。那邊廂趙半山和那老婦正鬥到緊處，那老者已跳到第十二層來。常赫志見他來勢猛惡，第十二層正是監視乾隆之處，不再追趕，腰間取出飛抓，迎風一晃，站在窗外，常伯志雙掌斜舉，搶在他身前兩步。兄弟兩人擺好陣勢，飛抓遠攻，肉掌近襲，雙雙擋在窗外。那老者眼見情勢，竟不過來，直上塔頂。周仲英追趕不及，從窗口跳入塔內。乾隆見他執刀跳進，吃了一驚，卻見他奔到塔頂通下來的梯級上橫刀待敵。

　　趙半山和那老婦攻拒進退，旗鼓相當，轉瞬間拆了百餘招。那老婦劍法迅速無比，趙半山展開太極快劍，也是以快打快，心中暗暗稱奇：「這人白髮如銀，又是女流，怎地竟然戰她不下？」心中焦躁，要摸暗器取勝，豈知那老婦逼得甚緊，微一疏神，左手衣袖竟被她長劍劃破了一道口子，雖然未傷皮肉，但也不免心驚。徐天宏、楊成協、衛春華、石雙英和周綺手執兵刃，旁觀趙半山和那老婦惡鬥，見兩人劍光閃爍，打得激烈異常，盡皆駭然，忽見趙半山衣袖中劍，都吃了一驚。衛春華雙鉤一擺，便要搶上相助。趙半山一劍「李廣射石」，把老婦迫退一步，忽地跳開，說道：「老太太果然高明，請上吧。」衛春華愕然止步。趙半山衣袖中劍，不再戀戰，心想：「陸菲青大哥守在十一層上，一別十餘年，想他武功必然精進，定可制住這老婦。眾兄弟均佩他雲天高義，卻未見識過他的超妙劍術。」他任由老婦上去，意在讓好友陸菲青露臉揚名，否則劃破袖口，盡可再戰，也未必會輸。那老婦見他謙退，舉劍施了一禮，說道：「好劍法！」縱身直上。周綺叫道：「趙三叔，你沒輸啊，幹麼這麼客氣？」趙半山微微一笑，道：「她劍法好極啦，咱們去看看陸大爺的武當派功夫。咦，周姑娘，你幹麼這般客氣，叫我三叔？七弟可叫我三哥。」周綺臉一紅道：「我只跟爹爹叫。」楊成協笑道：「那麼你叫他七叔麼？」說著向徐天宏一指。周綺道：「呸，他想麼？」各人知道己方人多，敵人雖然武功精湛，料也無能為力，大家一面說笑，一面奔上塔去。第九、第十兩層悄無一人，衝進第十一層時，只道陸菲青定在和那老婦鬥劍，哪知室中空蕩蕩地竟無人影。眾人吃了一驚，疾忙再上，將進室內，已聽得刀劍交並，錚錚有聲，一進門，只見周仲英使開金背大刀，風聲虎虎，正和那白髮老婦激戰，一個刀大力沉，一個劍走輕靈，一時不分高下。陳家洛把乾隆拖在一角，坐在榻上觀戰。徐天宏一打手勢，楊成協、石雙英兩人守住窗口。徐天宏叫道：「拋下兵器，饒你不死！」老婦見身陷重圍，並不畏懼，刷刷刷數記進手招數。周綺道：「這人的劍術和一個人很像，你說是麼？」徐天宏道：「不錯，我也覺得奇怪。」那老婦把周仲英迫退一步，突然一拉桌子，擋在胸前，貼牆而立。周仲英一刀急斬，險險砍在桌上，疾忙收刀。那老婦轉頭向乾隆叫道：「你是皇帝嗎？」乾隆忙道：「我是皇帝，我是皇帝，救兵都來了麼？」那老婦一躍上桌，突然舉劍當胸，如一隻大鳥般向他急撲過去，一招「鵬搏萬里」，向乾隆胸口直刺。這一劍去勢既快且狠，群雄只道她是乾隆的手下前來搭救，哪知忽然行刺，這一下大出意料之外，人人均是愕然失色，手足無措。陳家洛雖然站在乾隆身旁，但這劍實在來得太快，也是不及抵擋，立即左手雙指一駢，向老婦脅下要穴點去，這是攻敵之不得不救。老婦劍尖將及乾隆胸口，突見陳家洛手指襲到，左掌「金龍探爪」，自下向上一撩，隨即反手抓出，這是三十六路大擒拿法中的厲害招數，和點穴有異曲同工之妙，陳家洛只要腕脈被抓，當時就得全身癱軟。就這樣，她右手劍的勢道緩得一緩，陳家洛右手已拔出短劍，向上急架，錚的一聲，火星飛濺，左手跟著反擊敵人面門。這一招之後，緊著下面還有一腿，叫作「上下交征」。那老婦拳術嫻熟，見他左手擊來，又伸左掌抓拿，下盤向右閃避，手中劍刺向對方咽喉。不料陳家洛的「百花錯拳」每一招均與眾不同，老婦向右閃避，他一腳偏從右方踢來，好在她長劍亦已刺出，陳家洛腿力尚未使足，隨即收勢。

　　兩人均起疑心，危勢既解，各退兩步。陳家洛把乾隆往身後一拉，擋在他面前，拱手道：「請教老太太高姓？」這時那老婦也在喝問。兩人語聲混雜，都聽不清楚對方說話。陳家洛住了口，那老婦重複一遍剛才的問話：「你這短劍哪裡來的？」陳家洛聽得她不問別事，先問短劍，倒出於意料之外，答道：「是朋友送的。」老婦又問：「什麼朋友？你是皇帝侍衛，她怎會送你？天池怪俠是你什麼人？」陳家洛先答她最後一問：「天池怪俠是晚輩恩師。」他想老婦劍刺乾隆，定是同道中人，見她年齡既長，武功又高，是以自稱晚輩。那老婦嗯了一聲，道：「這就是了。你師父雖然為人古怪，卻是正人君子，你怎麼丟師父的臉，來做清廷走狗？」楊成協忍耐不住，喝道：「這位是我們陳總舵主，你別胡言亂道。」那老婦面露詫異之色，問道：「你們是紅花會的？」楊成協道：「不錯。」那老婦轉向陳家洛，厲聲道：「你們投降了清朝麼？」陳家洛道：「紅花會行俠仗義，豈能對滿清屈膝？老太太請坐，咱們慢慢談。」那老婦並不坐下，面色稍和，又問：「你這短劍哪裡來的？」

　　陳家洛見到她武功家數，聽她二次又問短劍，已料到幾分，說道：「是一位回部朋友送的。」其時男女間授受物品，頗不尋常，陳家洛雖是豪傑之士，胸襟豁達，當著眾人之面也有些說不出口。那老婦又問：「你識得翠羽黃衫嗎？」陳家洛點點頭。周綺見他吞吞吐吐，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就是霍青桐姊姊送的。你也認識她嗎？那麼咱們是一家人啦！」那老婦道：「她是我的徒弟。」陳家洛行下禮去，說道：「原來是天山雙鷹兩位前輩到了，晚輩們不知，多有冒犯。」那老婦身子稍側，不受這禮，森然問道：「既說是一家人，幹麼你們卻幫皇帝，不讓我殺他？」

　　楊成協等見陳家洛對她很是恭敬，而這老太婆卻神態倨傲，都感氣惱。這時常氏雙俠也已從窗口跳進室內，常赫志道：「皇帝是我們抓來的，要殺也輪不到你。」那老婦咦了一聲道：「皇帝是給你們抓來的？」

　　陳家洛道：「前輩有所不知，皇帝確是我們請來的。我們只當兩位是清宮侍衛，前來打救皇帝，因此一路上攔截。兩位前輩武功實在高明之極，我們眾兄弟不是對手，沒能攔住，以致生了誤會。」其實紅花會群雄已把二人截住，眾人都知他這話是謙遜之辭。那老婦忽然探身窗外，縱聲大叫：「當家的，你下來。」過了半晌，不聞回答，忽然颼的一聲，塔下一枝箭直射上來。老婦伸左手抓住箭尾，轉身一擲，那枝箭插在桌面之上，箭尾不住顫動，厲聲喝道：「無信小輩，怎地又放暗箭？」陳家洛道：「前輩勿怒，塔下兄弟尚未知情，以致得罪，回頭叫他們賠禮。」走到窗口，自下喊道：「是自己人，別放箭！」語聲未畢，又是一箭射到。這時陳家洛也已看得清楚，下面千餘名清兵已將六和塔團團圍住，彎弓搭箭，見窗口有人探頭就射箭上來。陳家洛對趙半山道：「三哥，你去派人守住塔門，別衝出去廝殺。」趙半山應聲下去。

　　周仲英道：「這位是雪雕關老師父吧，在下久仰得很。」那老婦正是雪雕關明梅，是禿頭老者陳正德的妻子，兩人一高一矮，一個禿頭，一個白髮，江湖上人稱禿鷲雪雕，合稱天山雙鷹。關明梅聽了周仲英的話，微微點頭。陳家洛道：「這位是鐵膽周仲英周老英雄。」關明梅道：「嗯，我也聽到過你的名頭。」說到這裡，忽然張口大叫：「當家的，快下來，你在幹什麼呀？」她正說得好好的，夾如其來的一聲大喊，把眾人都嚇了一跳。周仲英道：「陳老師父在和無塵道長鬥劍，咱們快去把事情說清楚。」陳家洛向常氏雙俠使個眼色。雙俠會意，走到乾隆身旁監視。陳家洛和關明梅等奔上梯級，走到第十三層來，在梯級上卻不聞刀劍之聲，群雄都有點擔憂，心想這兩人武功卓絕，出手快速，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如那一個失手疏虞，都是終身恨事。關明梅卻漫不在意，知道丈夫平生罕遇敵手，決不致有甚失閃。眾人剛到室門，只見白刃耀眼，滿室劍光，兩個人影在斗室中盤旋飛舞，雖只兩棲劍相鬥，但金刃劈風之聲，有如數十人交戰一般。群雄剛站定，無塵和陳正德又已拆了十餘招。兩人鬥到酣處，劍法一招緊似一招，點到即收，雙劍不交。關明梅本來托大，但看到兩人拆了數十招後，丈夫絲毫未見便宜，不由得暗暗心驚：「怎地江南竟有如此人物？」只見兩人越鬥越緊，兀自分不出高下。

　　陳家洛叫道：「道長，是自己人，請住手吧！」無塵舉劍一封，退後一步。陳正德殺得性起，劍招連綿，劍鋒不離敵手左右。無塵退後一步，他一劍「神駝駿足」刺了過去。無塵向左一閃，還了一劍。兩人又交數招。關明梅叫道：「當家的，他們是紅花會！」陳正德一怔，說道：「是嗎？」他勢道微緩，高手鬥劍，直無毫髮之差，只聽得嗤的一聲，右邊衣襟已被無塵一劍穿過，這還是無塵聽了陳家洛的話後手下容情，否則這一劍當更為狠辣。陳正德大怒，喝道：「好老道！」刷刷刷連環三劍。無塵一步不退，還了四劍。兩人又鬥數十招。陳正德使出「三分劍術」中的絕招，虛虛實實，變幻莫測。無塵展開「追魂奪命劍法」，七十二路正變中包藏八十一路奇變。只見陳正德一劍「冰河開凍」，向無塵右臂直劈下來。無塵向左側讓，陳正德長劍突然上撩，「夜半烽煙」，迅捷絕倫。哪知無塵沒了左臂，這時反佔便宜，喝道：「好劍法！」一劍「孟婆灌湯」，直刺敵喉。陳正德這劍撩了個空，心頭一驚：「老糊塗！他沒左臂，我怎地使上了這招？」心念甫動，無塵長劍劍尖已指到咽喉。來劍勢若電閃，陳正德再也不及閃讓，敗中求勝，舉劍橫削，眼見已不免兩敗俱傷。眾人大驚，呼叫聲中，無塵突向右倒，將陳正德來襲之勢讓過，回劍接住來劍，只聽噹的一聲，兩劍顫動，聲若龍吟，嗡嗡之音，良久不絕。

　　無塵右膝跪地，雙劍交並，兩人都不敢移動，各運內力，勢均力敵，兩柄純鋼的長劍相交處各生缺口，慢慢互相陷入。陳家洛見情勢危急，接過楊成協手中鋼鞭，搶上前去要將兩人隔開，剛跨出一步，只聽得頭頂一人哈哈長笑，叫道：「好劍法，好劍法！」語聲方畢，人影下墮，錚的一聲，無塵和陳正德雙劍齊斷。兩人各向前竄出數步，才收住勢子，各持半截斷劍，轉過身來，只見一人笑吟吟的站在中間，手中長劍如一泓秋水。無塵見從樑上跳下來的是陸菲青，微微一笑，道：「好劍！」陳正德紅起了眼，撲上去要和他拚鬥。陸菲青笑道：「禿兄，你不認得小弟了嗎？」陳正德一呆，向他凝視片刻，突然驚叫：「啊，你是綿裡針。」陸菲青笑道：「正是小弟。」陳正德道：「你怎麼在這裡？」陸菲青不答他問話，插劍入鞘，回身向關明梅一揖，道：「大嫂，多年不見，你功夫越來越俊啦！」關明梅喜叫：「陸大哥！」原來陸菲青在第十一層上守禦，見天山雙鷹攻上，二人生具異相，雖然多年不見，仍是一眼即知。陸菲青和他們夫妻相交有素，知二人是俠士高人，決不會給清廷做走狗，何以拚命向監禁乾隆之處攻來，必有原因，決定躲起來看個究竟，因此關明梅闖到第十一層時無人阻截。他見關明梅劍刺乾隆，和陳家洛等說明誤會，就比眾人先一步上了第十三層，躲在樑上，他輕功卓絕，陳正德和無塵又鬥得激烈，都沒留心。他見兩人奮力相拚，時候久了必有損傷，於是削斷兩人長劍，解了僵持之局。陳正德道：「哼，陸老弟，你的劍真是寶物！」陸菲青知道此老火氣極大，笑道：「這是別人的東西，暫且放在我這裡的。」原來這便是張召重的凝碧劍，駱冰在獅子峰上取來後交給了總舵主。陳家洛以這是武當派歷代相傳的名劍，轉交給他。陸菲青又道：「虧得這把劍好，否則兩大高手鬥在一起，天下又有哪一人解拆得開？」這句話把陳正德和無塵兩人一捧，兩人心氣頓和。陸菲青道：「不打不成相識，陳大哥，我給你引見引見。」於是從陳家洛起，逐一引見了。陸菲青道：「我只道你們兩位在天山腳下安享清福，哪知趕到了江南來殺皇帝。」關明梅道：「你們都見過小徒霍青桐，這事就由她身上而起。皇帝派兵去打回部，青桐的爸爸木卓倫領兵抵抗，敵不過清兵人多，連吃了幾個敗仗。後來清兵的糧草在黃河邊上給人劫了……」陸菲青插嘴道：「那便是紅花會的各位英雄，為了相助木卓倫老英雄而劫的。」關明梅道：「嗯，在回部時我也聽人說起過。」望了陳家洛一眼，道：「怪不得她送這短劍給你。」陳家洛道：「那是在此之前，木卓倫老英雄率眾奪還經書，我們在途中遇到了。」關明梅道：「奪還經書，你們也幫過忙的。回人說起來，把你們說成個個是大英雄，哼！」言下之意，是說今日相見，卻也不見得如何高明，又道：「清兵沒糧草，敗了一仗，木卓倫便提和議，雙方正在停戰商談，哪知兆惠得了糧草，又即進攻。」陸菲青道：「滿清官兵原本不守信義。」關明梅道：「回部百姓給清兵害得很慘，木卓倫老英雄抵敵不住，邀我們去商量。我們夫婦本來並不想理會這種事……」陳正德插口道：「都是你，現下又來撇清。」關明梅道：「怎麼都是我？你瞧著清兵在回部殺人放火、殘害百姓，心裡安麼？」陳正德哼了一聲，又要接嘴。陸菲青笑道：「你們老夫妻還是這麼一副脾氣，一說話就吵嘴，也不怕年輕人笑話。大嫂，莫理他，你說下去。」關明梅向丈夫白了一眼，說道：「我們本想去刺殺統兵的兆惠，後來一想，殺了這個什麼狗屁定邊大將軍，皇帝又可另派一個，殺來殺去沒什麼用，不如把皇帝殺了來得直截了當。於是便趕去北京，路上得到消息說皇帝到了江南。靠了那幾條狗，我們老夫妻在杭州追蹤了大半夜。原來你們是從地道裡把皇帝抓走的，害得我們一路跟蹤，也鑽了一回地道。我們正自奇怪，皇帝為什麼大發雅興，要鑽地道。」陳正德道：「什麼？皇帝是你們抓來的？」陳家洛把捉到乾隆之事簡略說了。陳正德道：「這一手做得不壞，只是不夠爽快，何必餓他？一刀殺了，豈不乾淨利落？」無塵冷冷的道：「國家大事，豈是一刀一劍就能辦得了的。」陳正德怒道：「道長劍術高明之極，咱們還沒分高下，道長如有興致，再來玩玩如何？」無塵道：「瞧你這大把年紀，還沒你徒弟霍青桐這女娃子有見識。咱們是自己人，何必再打？」關明梅笑道：「你瞧，我說你糊塗，你從來不服。現下人家也說你來看，怎麼樣？」眼見老夫妻又要抬起槓來。陳正德道：「就算我沒見識。」轉身又對無塵道：「咱們又不是拚命，比試一下劍法打什麼緊？你劍法確是不錯，那叫什麼名堂，倒要請教。」

　　陸菲青怕兩人說僵了再動手，傷了和氣，忙插嘴道：「你的劍法叫作三分劍術，道長的叫作追魂奪命劍，都是震古爍今的絕技。」陳正德道：「也未必能將人追去了魂，奪得了命。」無塵本來瞧在陸菲青份上讓他一步，哪知這老頭十分好勝，簡直不通情理，聽了這幾句話心頭火起，說道：「好吧，那麼咱們再來比比。我輸了以後終身不再用劍。」群雄一聽，都待要出言勸解，陳正德說道：「我們夫婦離開回部時，說過殺不了皇帝決不回去，既然你們不讓殺，那也得拿點本領出來，教人心服了才算。道長肯賜教，那是再好沒有。我輸了轉身就走，決不再來行刺。」語聲方畢，已從關明梅手中奪過劍來。陳家洛走上一步，長揖到地，說道：「無塵道長雖然劍法精妙絕倫，但火候總還遜老前輩一籌。大家有目共睹，何必再比？」陳正德傲然道：「陳總舵主你又何必客氣？你師父是世外高人，不屑跟我們凡夫俗子動手，我只好向你領教了。我先請道長賜教，再請你教訓教訓我這老頭子如何？」眾人都覺這個老頭兒實在不近人情，卻不知他和天池怪俠袁士霄素有心病，一直耿耿於懷，因此一口氣發作在陳家洛身上。陳家洛忍氣道：「我更不是老前輩的對手了。我恩師平時常對晚輩說起天山雙鷹，他是十分佩服的。」

　　陳正德一指關明梅，怒道：「你師父佩服的是她，不是我。」關明梅叫道：「當著這許多新朋友，你又呷什麼乾醋了？」群雄相顧愕然。陸菲青笑道：「禿兄，你們兩夫妻都是六十開外的人啦，這件事吵了幾十年還沒吵完嗎？」

　　陳正德橫性發作，鬚眉俱張，忽然如一枝箭般從窗中直竄出去，叫道：「小道士，不出來的不算好漢。」紅花會群雄都覺陳正德未免欺人太甚。楊成協道：「可惜四哥不在這裡，否則定可和他鬥上一鬥。」無塵聽了這一句激將之言，忍無可忍，叫道：「三弟，把劍給我。」這時趙半山已從下面上來，把劍遞了給他，低聲道：「道長，要顧全咱們和木卓倫、霍青桐的交情。」無塵點點頭，挺劍躍出窗去。塔下的清兵見塔角上有人，早已箭如飛蝗般射將上來。無塵道：「咱們到下面去打，在箭叢裡較量一下如何？」陳正德哪肯示弱，道：「好極啦！」雙腳一挺，頭下腳上，直撲下去，從第十三層頂撲到第六層，左手在塔簷上一扳，已在第五層塔角上立定。他外號禿鷲，輕身功夫自是高明之極，這一撲一翻，當真如一頭大鷲相似。塔中群雄齊聲喝采。塔下清兵箭射得密了。陳正德持劍撥箭，仰視無塵動靜。無塵雙腳併攏，右手貼腿，如一根木棍般筆直墮下。塔下清兵齊聲吶喊，紛紛讓開。無塵墮到第五層時仍未止住，眼見要向第四層墮去，突然右臂平伸，劍鋒已在塔簷上平平貼住，手一使勁，趙半山那柄純鋼劍劍身柔韌，反彈起來。他一借勁，已站在第五層上。

　　陳正德見他這手功夫中輕功、內力、劍法、膽識，無一不是生平罕見，哪裡敢有半點輕忽，待他站定，說道：「進招了！」劍走偏鋒，斜刺左肩。

　　清兵見兩人拚鬥，只道其中必有一個是自己人，怕有誤傷，當下停弓不射。無塵道：「咱們各擲一箭，引他們放箭！」陳正德道：「好！」兩人各從塔頂撿起一枝箭，以甩手箭手法甩了下去，射傷了兩名兵卒。塔下清兵高聲吶喊，千箭齊發。這時離地已近，每一箭射中都可致命，兩人攻防相鬥，同時撥打下面射上來的箭枝，如此比武可說從所未有，群雄都奔到第六層觀看。關明梅暗暗擔憂，心想這道人劍法狠辣異常，丈夫年事已高，耳目已不如昔日靈便，平地鬥劍決無疏虞，現下身處高塔，清兵箭如驟雨，實是凶險萬分，手中暗扣三粒鐵蓮子，站在窗口相護。

　　兩人在箭雨中鬥得激烈，連在第十二層上看守乾隆的常氏雙俠也忍不住探首窗外，向下觀戰。兩人各握住了乾隆的一隻手，防他逃走。乾隆雙手柔軟細嫩，給常氏兄弟這對精擅黑沙掌的粗手巨掌握住了，總算他兄弟不使勁力，否則一捏之下，乾隆手骨粉碎，從此再也不能做詩題字，天下精品書畫，名勝佳地，倒可少遭無數劫難。此時乾隆雖知來了救兵，但自己身在紅花會手中，倘若他們敗了，老羞成怒，說不定會給自己一刀，心想寧可讓紅花會得勝，聽陳家洛口氣，定可釋放自己。塔角上雙劍於萬箭攢射中狠鬥，勝負難決。陳家洛大叫：「兩位劍法神妙，不必再比了。」兩人鬥得正緊，哪裡停得住手？陳正德心想：「這道人劍法果然高明，看來我無法取勝。」他逞強好勝，緩緩移動腳步，面向東方，背朝塔下清兵，這顯是十分不利的地位，日光耀眼，受箭又多，心想只須打成平手，無形中已然勝了對方。

　　無塵見他故意搶佔惡劣地勢，已知他用意，心道：「你自討苦吃，可莫怪我無情。」使出追魂奪命劍中上八路劍法，專刺他面目咽喉，劍尖映日，耀眼生花。陳正德連拆三劍，暗叫不妙，忽聽背後呼呼數聲，六七枝箭射了上來。陳正德矮身低頭，一劍「平沙落雁」，疾刺無塵右臂，同時那些箭枝也向無塵射來。無塵劍拔箭桿，左腿疾起，向陳正德太陽穴踢去。陳正德不知他腿上功夫如此精妙，吃了一驚，吸一口氣，倒退一步，正在此時，忽然一枝箭勁急異常，突向他背後射到。這箭是清宮侍衛中高手所發，來得極快，他向後疾退，恰是以背迎敵。關明梅叫聲：「啊喲！」發鐵蓮子救援已然不及，群雄也齊聲驚呼。無塵忽施「馬面擲叉」絕技，長劍脫手，把那枝箭碰歪，長劍和箭枝同時向塔下跌去。群雄喘了口氣，剛要喝采，下面又射來數箭，無塵手中沒劍，無法撥打，只得閃避。關明梅鐵蓮子發出，打落三箭，陳正德也回身撥打。兩人本來狠命廝拚，這時卻互相救援，塔下官兵大為不解。白振見無塵手中沒了兵器，他在西湖中較藝曾輸在這道人手上，心中記恨，叫箭手齊射無塵。一時羽箭蝗集。無塵東躲西避，鬧了個手忙腳亂。陳正德叫道：「別怕，我給你擋住！」挺劍上來，正要撥打，忽然第六層窗口中飛身縱出一人，搶在其前，尚未立定，轉瞬間雙手已接住十幾枝羽箭，使開甩手箭手法，擲箭出去擊打來箭，手法奇妙，快速已極，隨來隨接，隨接隨擲，竟無一箭落空，一個人便似生了幾十條手臂一般。塔下清兵看得呆了，都停了放箭。楊成協俯身大叫：「今日叫你們見見千臂如來的手段！」清兵隊中兵將侍衛衷心佩服，彩聲如雷。趙半山微笑抱拳，躬身答謝。眾官兵見他風度如此，更是情不自禁的鼓掌。

　　三人縱身躍入塔中，群雄都過來道賀。陳氏夫婦這時才真心欽佩無塵、趙半山的武功，對無塵捨己救敵的俠義心腸尤為敬服。眾人互相謙讓讚譽了幾句，塔下清兵鼓噪又起。徐天宏道：「我去叫皇帝壓服他們。」說罷飛步上樓。過了半晌，只見乾隆從第七層窗口探出頭來，叫道：「我在這裡。」白振叫道：「皇上在塔上。」率領眾人，伏地高呼：「萬歲！」乾隆叫道：「我在這裡有事，你們別吵！」隔了一會，又道：「各人退後三十步！」李可秀奉旨，勒兵後退。陳家洛笑道：「七哥指揮皇帝，皇帝指揮官兵，這比衝下去大殺一陣好得多啦。皇帝者，天下之至寶也，與其殺之，不如用之。」群雄聽得陳家洛掉文，盡皆大笑。

　　衛春華望著清兵後退，見他們隊伍中有幾名獵戶牽著獵狗，說道：「我正想不通他們怎會找到這裡，原來他們也帶了狗。」從小頭目手中接過弓箭，彎弓搭箭，颼颼兩箭向塔下射去，只聽得幾聲長嗥，兩條狗被射死在地。清兵發一聲喊，退得更快。陳家洛向陸菲青道：「陸周兩位前輩，請你們陪陳老前輩、關老前輩說話，我上去和皇帝再談。」眾人都道：「總舵主請便。」他上樓時紅花會群雄都站起來相送，陸周兩人也欠身為禮。陳正德和關明梅見陳家洛形容清貴、丰神俊雅，年紀又輕，群豪對他卻都執禮甚恭，頗以為異。

　　陳家洛走到第七層上，常氏雙俠和徐天宏行禮退出。乾隆嗒然若失，悶坐椅上。陳家洛道：「你打定了主意沒有？」乾隆道：「我既落入你手裡，要殺便殺，何必多說？」陳家洛歎道：「可惜，可惜！」乾隆道：「可惜什麼？」陳家洛道：「我一向以為你是個雄才大略之人，慶幸我爸爸姆媽生了你這好兒子，我有一個好哥哥，哪知道……」乾隆問道：「哪知道怎樣？」陳家洛沉吟半晌，道：「哪知外表似乎頗有膽量，內裡卻是膽小萬分。」乾隆怒道：「我什麼地方膽小了？」陳家洛道：「不怕死，那最容易不過了。匹夫之勇，有什麼可貴？可是圖大事、決大疑，卻非大勇者所不能為。這個你就不能了。」乾隆怫然而起，道：「天下建大功、立大業之事，有沒有被人脅逼而成的？」陳家洛道：「當年唐高祖在太原起事之初，猶豫不決，他兒子李世民多方部署，令他迫於情勢，不得不從。宋太祖如無陳橋兵變，豈有黃袍加身？這兩位開國之主雖受兒子或部下所迫，不得不冒險自立，終成大事，但後世何嘗不對他們景仰拜服？」乾隆沉吟不語，頗為心動。陳家洛又道：「何況哥哥你才能遠勝李淵、趙匡胤。只要你決心恢復漢家天下，我們這許多草莽豪傑立時聽你指揮。我可拍胸擔保，他們從此決不敢對你有絲毫不敬，不盡為臣子之道。」

　　乾隆不住點頭，心下尚還有一份顧慮，卻是不便出口。陳家洛猜到他心意，說道：「我只要見哥哥把滿清胡虜趕到關外，那就心滿意足。那時要請你准我歸隱西湖，和我手下這些兄弟們賞花飲酒，共享太平，以終餘年。」乾隆道：「這是哪裡話？如能成就大事，天下軍政大計都要請你輔佐才好。」陳家洛道：「咱們話說在先，一等大事成功，你必須准我退休。須知我們這些兄弟不知禮法，如有不合你心意之處，反而失了君臣之禮，兄弟之義。」乾隆聽他說得斬釘截鐵，去了心中顧慮，伸手在桌上一拍，道：「好，就這麼辦！」陳家洛大喜，道：「你再沒猶豫了？」乾隆道：「沒有了。只是我要托你一件事，你們故總舵主於萬亭，有幾件東西放在回部，說是我出身的證據，你去拿來給我瞧瞧。我看了之後，對自己真是漢人這件事才沒絲毫疑心，那時必定和你共圖大事。」陳家洛心想這倒也合情合理，道：「好，這些東西聽文四哥說要緊非常，我明日就動身親自去拿。」乾隆道：「等你回來，你先來御林軍辦事，我把你升作御林軍總管，統率護軍、驍騎、前鋒三營，過些時候，再兼京師九門提督。天下各省兵權也慢慢交在咱們親信的漢人手裡。等到我命你做兵部尚書，把八旗精兵分散得七零八落之後，咱們就可舉事了。」陳家洛大喜，道：「皇上計謀深長，何愁大事不成。」當即跪下行君臣之禮，乾隆忙伸手扶起。陳家洛道：「今日之事，須和眾人立誓為盟，不得反悔。」乾隆點點頭。陳家洛雙掌一拍，命心硯取來乾隆原來的衣冠，服侍他換過了。陳家洛道：「請大家進來參見皇上。」群雄入內。陳家洛說明乾隆已允驅滿復漢，朗聲道：「以後咱們輔佐皇上，共圖大事，如有異心，洩露機密，天誅地滅。」當下歃血為盟。乾隆也飲了一口盟酒。只有陳正德和關明梅在一旁微微冷笑。陸菲青道：「大哥、大嫂，你們也來喝一杯盟酒！」陳正德道：「官府的話說得再好聽，我也從來不相信，何況是官府的頭腦？」關明梅道：「恢復漢家山河，那是咱們每個黃帝子孫萬死不辭之事。只要皇帝真有此心，如有用得著我們夫妻的地方，陳總舵主送個信來，我們這對老骨頭赴湯蹈火，決沒半點含糊。這口酒，我們是不喝的了。」陳正德右手一伸，忽地插入牆中，抓下了一大塊泥土磚石，厲聲說道：「要是誰狼心狗肺，負義背盟，出賣朋友，壞了大事，這就是榜樣！」手指一發力，磚石都碎成細粉，簌簌而落。乾隆見牆上那洞指痕宛然，甚是驚駭。陳家洛道：「兩位老前輩雖不加盟，和大家也是一條心。這裡都是血性朋友，我也不必多囑。但願皇上不可三心兩意，忘了今日之盟。」乾隆道：「大家儘管放心。」陳家洛道：「好，我們送皇上出去。」衛春華奔到塔外，叫道：「你們過來迎接皇上！」李可秀與白振聽了，將信將疑，怕紅花會又使詭計，率領兵卒慢慢走近，見乾隆果然從塔中走出，忙伏地迎接。白振牽過馬來，乾隆上了馬，對白振道：「我在這裡和他們飲酒賦詩，貪圖幾日清靜。你們偏要大驚小怪，敗了我的清興。」白振連說：「臣該死！」當下前後擁衛，旌旗招展，打起得勝鼓，威風凜凜的奏凱回杭。只是金鼓聲中，偶夾幾聲獵犬的「汪汪、嗚嗚」，略嫌美中不足。

　　紅花會群雄正要重回六和塔，陳正德道：「我們老夫婦今日會到江南群雄，見了素來仰慕的周老英雄，又和分別多年的陸老弟重逢，實在高興得很。得與無塵道長兩番交手，更是生平第一快事。我和老妻另有俗事，就此別過。」陳家洛忙道：「兩位前輩難得到江南來，務必要請多住幾日，好讓後輩多多請教。」陳正德白眼一翻，道：「你師父本領比我大得多，你向我請教什麼？無塵道長，將來咱們再鬥一鬥酒量，看誰厲害。」無塵笑道：「那我是甘拜下風。」關明梅把陳家洛拉在一旁道：「你娶了親沒有？」陳家洛臉一紅道：「沒有。」關明梅又道：「定了親麼？」陳家洛道：「也沒有。」關明梅點點頭，微微一笑，忽然厲聲道：「如你無情無義，將來負了贈劍之人，我老婆子決不饒你。」陳家洛不禁愕然，無辭以對。那邊陳正德叫道：「喂，你蠍蠍螫螫的，跟人家年輕小伙子談什麼心？好走啦！」關明梅眉頭一皺，轉身過去，忽然撮唇作哨，四條大狗從樹林中奔了出來。兩夫婦向群雄施了一禮，帶了四犬便走。陸菲青叫道：「大哥、大嫂，你們去哪裡？」兩人不答，不一會，身影已在林中隱沒，只聽犬吠之聲漸漸遠去。常氏雙俠憤憤不平，常赫志道：「倚老賣老。」常伯志接口道：「沒點禮數。」陳家洛道：「世外高人，大抵如此。咱們到塔裡談吧。」眾人回到六和塔內。陳家洛道：「我答應了皇帝，要到我師父那裡去拿兩件要緊物事，現下咱們先去天目山看四哥和十四弟的傷勢，然後再調配人手如何？」眾人都無異議。出得塔來，馬善均、馬大挺父子自回杭州。群雄乘馬向西進發，次日到了於潛，又一日上山來看文泰來和余魚同。

## 第12回　盈盈彩燭三生約　霍霍青霜萬里行

　　山上林木蔭森，此時已是深秋，滿山都是紅葉，草色漸已枯黃。山上小頭目得到消息，通報上去，章進下來迎接。陳家洛不見駱冰，心中一驚，怕有甚意外，忙問：「四嫂呢？四哥、十四弟好麼？」章進道：「十四弟沒事。四嫂說去給四哥拿一件好玩的東西，已走了兩天，你們途中沒遇上麼？」陳家洛道：「什麼東西？」章進笑道：「我也不知道，四哥這兩天傷勢大好啦，整天躺著悶得無聊。四嫂就出主意去找玩物，也不知是誰家倒霉。」趙半山笑道：「四弟妹也真是的，這麼大了，還像孩子般的愛鬧，將來生了兒子，難道也把這門祖傳的玩藝兒傳下去。」群雄轟然大笑。群雄談笑上山，走進一座大莊院去。大家先去看文泰來。他正躺在籐榻上發悶，見群雄進來，大喜過望，起身迎接，眾人把經過情形約略一說，到對面廂房去看余魚同。各人躡足進門，忽聽一陣嗚咽之聲。陳家洛過去揭開帳子，見余魚同臉朝床裡，背部聳動，哭泣甚悲。這一下頗出眾人意料之外，群雄都是慷慨豪邁之人，連駱冰、周綺等女子都極少哭泣，見他悲泣，均覺又是驚奇又是難過。

　　陳家洛低聲道：「十四弟，大家來瞧你啦，覺得怎樣？傷勢很痛，是不是？」余魚同停了哭泣，卻不轉身，說道：「總舵主、周老爺子、師叔、各位哥哥，多謝你們來探望。恕我不起身行禮，傷勢這幾天倒好得多，只是我的臉燒成了醜八怪，見不得人。」周綺笑道：「十四哥，男子漢燒壞了臉有什麼打緊？難道怕娶不到老婆嗎？」眾人聽她口沒遮攔，有的微笑，有的便笑出聲來。陸菲青道：「余師侄，你燒壞臉，是為了救文四爺和救我，天下豪傑知道這事的，哪一個不肅然起敬？哪一個不說你是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你的臉越醜，別人對你越是敬重，何必掛在心懷？」余魚同道：「師叔教訓的是。」可是又忍不住哭了出來。原來他自來天目山後，駱冰朝夕來看他傷勢，文泰來也天天過來陪他說話解悶。他自知對駱冰癡戀萬分不該，可是始終不能忘情，每當中宵不寐，想起來又苦又悔。他見駱冰、文泰來、章進看著他時，臉上偶爾露出驚訝和憐惜神色，料想自己面目定已燒得不成模樣，幾次三番想取鏡子來照，始終沒這份勇氣。他本想捨了性命救出文泰來，以一死報答駱冰，解脫心中冤孽，哪知偏偏求死不得，再想李沅芷對己一往情深，卻是無法酬答，有負紅顏知己，又是十分過意不去。這般日日夜夜思潮起伏，竟把一個風流瀟灑的金笛秀才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了。

　　群雄別過余魚同，回到廳上議事。文泰來抑鬱不樂，說道：「十四弟為了救我，把臉毀成這個模樣。他本是個俊俏少年。現今……唉！」無塵道：「男子漢大丈夫行俠江湖，講究的是義氣血性。容貌好惡，只沒出息的人才去看重。我沒左臂，章十弟的背有病，常家兄弟一副怪相，江湖上有誰笑話咱們？十四弟也未免太想不開了。」趙半山道：「他是少年人心性，又在病中，將來大家勸勸他就沒事了。今天咱們來痛飲一番，和四弟慶賀。」群雄轟然叫好，興高采烈，吩咐小頭目去預備酒席。周綺道：「可惜冰姊姊不在，不知她今天能不能趕回來。她是騎白馬去的麼？」章進道：「不是，她說白馬太耀眼，四哥和十四弟傷沒好全，別惹鬼上門。」楊成協笑道：「此刻咱們大夥兒都在這裡了，有鬼上門，那是再好不過。」蔣四根聽得說到鬼，向著石雙英咧嘴一笑。石雙英綽號鬼見愁，不過這諢號大家在常氏雙俠面前從來不提，雙俠綽號黑無常白無常，無常是鬼，豈不是哥哥怕了兄弟？

　　陳家洛和徐天宏低聲商量了一會，拍一拍掌，群雄盡皆起立。陳家洛道：「陸、周兩位前輩請坐，下次請別這麼客氣。」陸菲青和周仲英說聲：「有僭。」坐了下來。

　　陳家洛道：「這次咱們的事情辦得十分痛快，不過以後還有更難的事。眼下我分派一下。九哥和十二哥，你們到北京去打探消息，看皇帝是不是有變盟之意，有何詭計。這是首要之事，也是極難查明，兩位務必小心在意。」衛石兩人點頭答應了。陳家洛又道：「兩位常家哥哥，請你們到四川雲貴去聯絡西南豪傑。八哥到蘇北皖南一帶，道長到兩湖一帶，十三哥到兩廣一帶聯絡。三哥與馬氏父子聯絡浙、閩、贛三省的豪傑。山東、河南一帶，請陸老前輩主持。西北諸省由周老前輩帶同孟大哥、安大哥、七哥、周姑娘主持。四哥、十四弟兩位在這裡養傷，仍請四嫂和章十哥照料。心硯隨我去回部。各位以為怎樣？」群雄齊道：「當遵總舵主號令。」陳家洛道：「各位分散到各省，並非籌備舉事，只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將來大事根基，咱們的事機密異常，任他親如妻子，尊如父母師長，都是不可洩漏的。」眾人道：「這個大家理會得。」陳家洛道：「以一年為期，明年此時大伙在京師聚齊。那時四哥和十四弟傷早好了，咱們就大幹一番！」說罷神采飛揚，拍案而起。群雄隨著他步山中庭，俱都意興激越。章進聽得總舵主又派他在天目山閒居，悶悶不樂。文泰來猜到他心意，對陳家洛道：「總舵主，我的傷已經大好，十四弟火傷雖然厲害，調養起來也很快。這一年教我們悶在這裡，實在不是滋味。我們四人想請命跟你同去回部，也好讓十四弟散散心。」章進大喜，忙道：「對，對。」文泰來道：「咱們沿路游擊玩水，傷勢一定好得更加快些。」陳家洛道：「那也好，只不知十四弟能不能支持。」文泰來道：「讓他先坐幾天大車，最多過得十天半月，我想就可以騎馬啦！」陳家洛道：「好，就這麼辦。」章進喜孜孜的奔進去告知余魚同，隨即奔出來道：「十四弟說這樣最好。」

　　周仲英把陳家洛拉在一邊，道：「總舵主，現下四爺出來啦，你和皇上又骨肉相逢，實是喜事重重。我想再加一樁喜事，你瞧怎樣？」陳家洛道：「老爺子要給七哥和大姑娘合巹完婚？」周仲英笑道：「正是。」陳家洛大喜，道：「那是再好沒有，乘著大伙都在這裡，大家喝了這杯喜酒再走，只是匆促了一點，不能遍請各地朋友來熱鬧一番，未免委屈了大姑娘。」周仲英笑道：「有這許多英雄好漢，還不夠麼？」陳家洛道：「那麼咱們來挑個好日子。」周仲英道：「咱們這種人還講究什麼吉利不吉利，我說就是今天。」

　　陳家洛知他顧全大體，不願因兒女之事耽誤各人行程。說道：「老爺子這等眷顧，我們真是感激萬分。」周仲英笑道：「老弟台，你還跟我客氣麼？」

　　陳家洛笑嘻嘻的走到周綺跟前，作了一揖，笑道：「大姑娘，大喜啦！」周綺登時滿臉飛紅，道：「你說什麼？」陳家洛笑道：「我要叫你七嫂了！七嫂，恭喜你啦。」周綺啐道：「呸，做總舵主的人也這麼不老成。」陳家洛笑道：「好，你不信。」他手掌一拍，群雄登時靜了下來。

　　陳家洛道：「剛才周老爺子說，今兒要給七哥和周大姑娘完婚，咱們有喜酒喝啦！」群雄歡聲雷動，紛向周仲英和徐天宏道喜。周綺才知不假，忙要躲進內堂。衛春華笑道：「十弟，快拉住她，別讓新娘子逃走了。」章進作勢要拉。周綺左手橫劈一掌，章進一讓，笑著叫道：「啊喲，救命哪，新娘子打人啦！」周綺噗哧一笑，闖了進去。

　　眾人正自起轟，忽聽門外一陣鸞鈴響，駱冰手中抱著一隻盒子，奔了進來，叫道：「好啊，大家都來了。什麼事這般高興？」說著向陳家洛參見。衛春華道：「你問七哥。」駱冰道：「七哥，什麼事啊？」徐天宏一時吶吶的說不出話來。駱冰道：「咦，奇了，咱們的諸葛亮怎麼今兒傻啦？」蔣四根躲在徐天宏背後，雙手拇指相對，屈指交拜，說道：「今天諸葛亮招親，他要作傻女婿啦。」駱冰大喜，連叫：「糟糕，糟糕！」楊成協笑道：「四嫂你高興糊塗啦，怎麼七哥完婚，你卻說糟糕？」群雄又轟然大笑。駱冰道：「早知七哥和綺妹妹今天完婚，就順手牽羊，多拿點珍貴的東西來，眼下我沒什麼好物事送禮，豈不糟糕？」楊成協道：「你給四哥帶了什麼好東西來了，大家瞧瞧成不成？」駱冰笑吟吟的打開盒子，一陣寶光耀眼，原來便是回部送來向皇帝求和的那對羊脂白玉瓶。群雄都驚呆了，忙問：「哪裡得來的？」駱冰道：「我和四哥閒談，說到這對玉瓶好看，瓶上的美人尤其美麗，他不信……」徐天宏接口道：「四哥一定說：『哪有你美麗啊，我不信！』是不是？」駱冰一笑不答，原來當時文泰來確是那麼說了的。徐天宏道：「你到杭州皇帝那裡去盜了來？」駱冰點點頭，很是得意，說道：「我就去拿來給四哥瞧瞧。至於這對玉瓶怎樣處置，聽憑總舵主吩咐。送還給霍青桐妹妹也好，咱們自己留下也好。」文泰來細看玉瓶，不禁嘖嘖稱賞。駱冰笑道：「我說的沒錯吧？」文泰來笑著搖搖頭，駱冰一楞，隨即會意，丈夫是說瓶上的美人再美，也不及自己妻子，望了他一眼，不禁紅暈雙頰。

　　無塵道：「四弟妹，皇帝身邊高手很多，這對玉瓶如此貴重，定然好好看守，怎會給你盜來？你這份膽氣本事，真是男子漢所不及，老道今日可服你了。」駱冰笑著將她怎樣偷入巡撫衙門、怎樣抓到一個管事的太監逼問、怎樣用毒藥饅頭毒死看守的巨獒、怎樣裝貓叫騙過守衛的侍衛、怎樣在黑暗中摸到玉瓶等情說了一遍。群雄聽得出神，對駱冰的神偷妙術都大為讚歎。陸菲青忽道：「四奶奶，我和你老爺子駱老弟是過命的交情，我要倚老賣老說幾句話，你可別見怪。」駱冰忙道：「陸老伯請說。」陸菲青道：「你膽大心細，單槍匹馬幹出這件事來，確是令人佩服的了。不過事有輕重緩急，倘若這對玉瓶跟咱們所圖大事有關，要不然是為了行俠仗義，那麼這般冒險是應該的。現下不過是和四爺一句玩話，就這般孤身犯險，要是有什麼失閃，不說朋友們大家擔憂，你想四爺是什麼心情？」這番話駱冰只聽得背上生汗，連聲說「是」。陸菲青又道：「這晚恰好皇帝給咱們請去了六和塔，眾侍衛六神無主，只顧尋訪皇帝，是以沒高手在撫衙守衛，要是什麼金鉤鐵掌白振等都在那邊，你這個險可冒得大啦！」駱冰答應了，掉過頭來向文泰來伸了伸舌頭。

　　陳家洛出來給駱冰解圍：「四哥出來之後，四嫂是高興得有點糊塗啦，以後可千萬別這樣。」駱冰忙道：「不啦，不啦！」陳家洛道：「好。現下咱們給七哥籌備大禮。喂，七哥，眼前事情急如星火，山中採購東西又是不便，你神機妙算，足智多謀，快想條妙計出來。」群雄哄堂大笑。徐天宏想到就要和意中人完婚，早就心搖神馳，也真糊塗了，大家開他玩笑，只是笑嘻嘻的說不出話來。

　　陳家洛笑道：「武諸葛今兒變了傻女婿，那麼我來出個主意吧。女家是周老爺子主婚，那不用說了，男家請三哥主婚，陸老爺子是大媒。九哥，你趕快騎四嫂的白馬，到於潛城裡採購婚禮物品。孟大哥，你到山下去籌備酒席。咱們的禮就暫且免了，將來待七嫂生了兒子，大家送個雙份。各位瞧這樣好不好？」衛春華和孟健雄答應著先去了。趙半山道：「男方主婚還是要總舵主擔任，待會我來贊禮就是了。」陳家洛謙遜推讓。眾人都說當然應由首領主婚，陳家洛也就答應了。到得傍晚，孟健雄回報說酒席已經備好，只是粗陋些，眾人都說不妨。又過半個時辰，衛春華也回來了，各物採購齊備，新娘的鳳冠霞帔也從采禮店買了來。

　　駱冰接過新娘衣物，要進去給周綺打扮，見連胭脂宮粉也都買備，笑道：「九哥，你真想得周到，不知哪一位姑娘有福氣，將來做你的新娘子？」衛春華笑道：「四嫂，你莫開玩笑，咱們今晚想個新鮮花樣鬧鬧新郎新娘。」駱冰拍手笑道：「好啊，你有什麼主意？」蔣四根等聽得他們商量要鬧新房，都圍攏來七張八嘴的出主意。衛春華道：「四嫂，你把皇帝身邊的玉瓶盜來，大家確是服了你。不過剛才陸老前輩也說，要是大內的高手都在那邊，只怕也沒這麼容易得手。」駱冰笑道：「偷盜是鬥智不鬥力的玩意，我雖打不過人家，也未必就盜不出來。」衛春華道：「照啊！咱們七哥是最精明不過了，要是今晚你能偷到他一件東西，那我就真服了你。」駱冰笑說：「偷他什麼啦？」衛春華笑道：「你等新郎新娘安睡之後，把他們的衣服都偷出來，教他們明朝起不得身。」章進等都轟然叫好。趙半山過來笑問：「這麼高興，笑什麼了？」蔣四根把他推開，道：「這裡沒三哥你的事。」大家怕趙半山老成厚道，偷偷去告訴徐天宏，不許他聽。趙半山走開之後，楊成協道：「咱們對付皇帝，也是這法子，教他沒了衣衫，起不得身。四嫂，這件事難得很，我瞧你不成。」駱冰皺起眉頭不答，心想：「這件事的確不好辦。玩笑又開得太大，對不起綺妹妹。」但聽楊成協一激，好勝之心油然而生，說道：「要是我偷到了怎麼辦？」衛春華道：「這裡八哥、十弟、十二弟、十三弟連我一共五人，我們打一副純金的馬具給你那匹白馬，式樣包你稱心滿意。」駱冰道：「好。就是這樣辦。要是我偷不到，我繡五個荷包，你們每人一個。」楊成協和衛春華齊道：「好，一言為定。」蔣四根笑道：「這荷包可不能馬馬虎虎，偷工減料。」駱冰笑道：「咦，四嫂會欺你嗎？你們可不許去對七哥七嫂說。」楊成協等齊道：「那當然，我們寧可輸給你，好瞧熱鬧。」六人商量已定，分頭去幫辦喜事。駱冰這個賭是打下了，可是真不知如何偷法，對付周綺倒好辦，徐天宏卻智謀百出，說到用計，不是他的敵手，只好隨機應變，走著瞧了。

　　一會大廳上點起明晃晃的彩繪花燭，徐天宏長袍馬褂，站在左首。駱冰把周綺扶了出來。趙半山高聲贊禮，夫婦倆先拜天地，再拜紅花老祖的神位，然後雙雙向周仲英夫婦和陳家洛行禮。周仲英和周大奶奶還了半禮。陳家洛不受大禮，也跪下去還禮。周仲英在旁邊連聲謙讓。新夫婦又謝大媒陸菲青。新夫婦交拜畢，依次和無塵、趙半山、文泰來、常氏雙俠等見禮。心硯把余魚同扶出來坐在椅上。他臉上蒙了塊青布，露出兩個眼珠，也和新夫婦見禮。大廳中喜氣洋溢。余魚同取出金笛，吹了一套《鳳求凰》。群雄見他心情好轉，更是高興。開上酒席之後，眾人轟飲起來，無塵執了酒壺叫道：「今晚哪一個不喝醉，就不許睡……」語聲未畢，突然手一揚，一把酒壺向庭中的桂花樹上擲去。

　　酒壺剛擲出，衛春華和章進已躍到庭中。兩人飲酒之際未帶兵刃，空手縱到桂花樹下。那酒壺並未擊中誰人，掉了下來，衛春華伸手接住。章進躍上牆頭，四下一望，並無人影，回來報知陳家洛，請問要不要出去搜索。陳家洛笑道：「今兒是七哥大喜的日子，別讓鼠輩敗壞了興意。咱們還是喝酒。」輕聲吩咐心硯：「帶幾名頭目四下查看，莫讓歹人混進來放火。」心硯答應著去了。群雄見他毫不在乎，又興高采烈鬥起酒來。陳家洛低聲對無塵道：「道長，我也見到樹上人影一晃，瞧這傢伙的身手，不是什麼高明之輩。」無塵道：「不錯，讓他去吧。」陳家洛站起身來，朗聲笑道：「道長在六和塔上大展神威。叫天山雙鷹不敢小覷了咱們。來，大家同敬一杯。」群雄都站起來與無塵把盞。無塵笑道：「天山雙鷹果然名不虛傳。陳正德那老兒要是年輕二十歲，老道一定不是他對手。」趙半山笑道：「那時他身手雖然矯健，功夫又沒這麼純了。」那邊席上章進和石雙英呼五喝六的猜拳，越來越大聲。楊成協、蔣四報兩人聯盟和常氏雙俠鬥酒，四人各已喝了七八碗黃酒。文泰來和余魚同身上有傷，不能喝酒吃油膩，坐在席上飲茶相陪。大家不住逗余魚同說笑解悶。吃了幾個菜，新夫婦出來敬酒。周仲英夫婦老懷彌歡，咧開了嘴笑得合不攏來。周綺素來貪杯，這天周大奶奶卻囑咐她一口也不得沾唇。她出來敬酒，大家不住勸飲。她很想放懷大喝，但想起媽媽的話，無奈只得推辭，心頭氣悶，不悅之情不覺見於顏色。衛春華笑道：「啊喲，新娘子在生新郎的氣啦。七哥，快跪快跪。」蔣四根道：「七哥，你就委屈一下，跪一跪吧，新郎跪了，頭胎就生兒子……」周綺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來，說道：「你又沒兒子，怎麼知道？真是胡說八道！」眾人見周綺天真爛漫，無不感到有趣。周大奶奶笑著盡搖頭，連聲歎道：「這寶貝姑娘，哪裡像新媳婦兒。」

　　駱冰輕輕對衛春華道：「你們多灌七哥喝些酒，幫我一個忙。」衛春華點點頭，和蔣四根一使眼色，兩人站起來敬新郎的酒。徐天宏見他們鬼鬼祟祟，知道不懷好意，今天做新郎喝酒是推不掉的，酒到杯乾，十分豪爽，喝了十多杯，忽然搖搖晃晃，伏在桌上。周大奶奶愛惜女婿，連說：「他醉啦，醉啦。」叫安健剛扶他到內房休息。楊成協等見徐天宏喝醉，對駱冰道：「這次你多半贏了。」

　　駱冰一笑，拿了一把茶壺，把茶倒出，裝滿了酒，到新房去看周綺。周綺見她進來，很是高興，笑道：「冰姊姊快來，我正悶得慌。」駱冰道：「你口渴嗎？我給你拿了茶來。」周綺道：「我煩得很，不想喝。」駱冰把茶湊到她鼻邊，道：「這茶香得很呢。」周綺一聞，酒香撲鼻，不由得大喜，忙雙手捧過，咕嚕嚕的一口氣喝了半壺，停了一停，道：「冰姊姊，你待我真好。」駱冰本想捉弄她，見她毫無機心，倒有點不忍，但轉念一想，鬧房是圖個吉利，再惡作劇也不相干，便笑道：「綺妹妹，我想跟你說一件事。本來嘛，這是不能說的，不過咱們姊妹這麼要好，我就是有什麼對你不起，做得過了份，你也不能怪我，是不是？」周綺道：「當然啦，你快說。」駱冰道：「你媽有沒有教你，待會要你先脫衣裳？」周綺滿臉通紅，道：「什麼呀，我媽沒說。」駱冰一臉鄭重其事的神色，道：「我猜她也不知道。是這樣的，男女結親之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總有一個要給另一個欺侮。」周綺道：「哼，我不想欺侮他，他也別想欺侮我。」駱冰道：「是啊，不過男人家總是強凶霸道的，有時他們不知好歹起來，你真拿他們沒法子。尤其是七哥，他這般精明能幹，綺妹妹，你是老實人，可得留點兒神。」

　　這句話正說到了周綺心窩中，她雖對丈夫早已情深一往，然想到他刁鑽古怪，詭計多端，卻也真是頭痛，心下對這事早有些著慌，但在駱冰面前也不肯示弱，說道：「要是他對我不起，我也不怕，咱們拿刀子算帳。」駱冰笑道：「綺妹妹又來啦，夫妻總要和美要好，才是道理，怎能動刀動槍的，不怕別人笑話麼？再說，七哥對你這麼好，你又怎能忍心提刀子砍他？」周綺噗哧一笑，無言可答。

　　駱冰道：「文四爺功夫比我強得多啦，要是講打，我十個也不是他對手，可是我們從來不吵架，他一直很聽我的話。」周綺道：「是啊，好姊姊……」說到這裡停住了口。駱冰笑道：「你想問我有什麼法兒，是不是？」周綺紅著臉點了點頭。駱冰正色道：「本來這是不能說的，既然你一定要問，我就告訴你，你可千萬別跟七哥說，明兒你也不能埋怨我。」周綺怔怔的點頭。駱冰道：「待會你們同房，你先脫了衣服，等七哥也脫了衣服，你就先吹熄燈，把兩人衣服都放在這桌上。」她指了指窗前的桌子，又道：「你把他的衣服放在下面，你的衣服壓在他的衣服之上，那麼以後一生一世，他都聽你的話，不敢欺侮你了。」周綺將信將疑，問道：「真的麼？」駱冰道：「怎麼不真？你媽媽怕你爸爸不是？定是她不知這法兒，否則怎會不教你？」周綺心想媽媽果然有點怕爸爸，不由得點頭。駱冰道：「放衣服時，可千萬別讓他起疑，要是給他知道了，他半夜裡悄悄起身，把衣服上下一掉換，那你就糟啦！」周綺聽了這番話，雖然害羞，但想到終身禍福之所繫，也就答應照做，心中打定了主意：「但教他不欺侮我便成，我總是好好對他。他從小沒爹沒娘，我決不會再虧待他。」駱冰為了使她堅信，又教了她許多做人媳婦的道理，那些可全是真話了。周綺紅著臉聽了，很感激她的指點。

　　正說得起勁，忽然門外人影一晃，跟著聽到徐天宏呼喝。周綺首先站起，搶到門外，只見徐天宏一身長袍馬褂，手中拿了單刀鐵拐，從牆上躍下。周綺忙問：「怎麼，有賊嗎？」徐天宏道：「我見牆上有人窺探，追出去時賊子已逃得沒影蹤了。」周綺打開衣箱，從衣衫底下把單刀翻了出來。原來周大奶奶要女兒把凶器拿出新房，周綺執意不肯，終於把刀藏在箱中。她拿了刀，叫道：「到外面搜去！」駱冰笑道：「新娘子，算了吧。你給我安安靜靜的，這許多叔伯兄弟們都在這兒，還怕小賊偷了你的嫁妝嗎？」周綺一笑回到房。

　　駱冰笑著指住徐天宏道：「好哇，你裝醉！我先去捉賊，回頭瞧罰不罰你。你給我看住新娘子，不許她動刀動槍的。」一邊說一邊把他手中兵刃接了過去。徐天宏笑嘻嘻的回入新房，聽得屋頂屋旁都有人奔躍之聲，群雄都已聞聲出來搜敵，尋思：「咱們和皇帝定了盟，按理不會是朝廷派人前來窺探，難道皇帝一回去馬上就背盟？瞧那牆頭之人身手，不似武功如何了得，多半是過路的黑道朋友見到這裡做喜事，想來拾點好處。」正自琢磨，駱冰、衛春華、楊成協、章進、蔣四根等走了進來，手中拿著酒壺酒杯，紛紛叫嚷：「新郎裝假醉騙人，怎麼罰？」徐天宏無話可說，只得和每人對喝了三杯。眾人存心要看好戲，仍是不依。徐天宏笑道：「毛賊沒抓到，大家少喝兩杯吧。別陰溝裡翻船，教人偷了東西去。」楊成協哈哈大笑道：「你儘管喝，眾兄弟今晚輪班給你守夜。」正吵鬧間，周仲英走進房，見新女婿醉得立足不定，說話也不清楚了，忙過來打圓場，和每人乾了一杯酒。大家見新郎是真的醉了，和周綺說些笑話，都退出房去。周綺見眾人散盡，房中只剩下自己和丈夫兩人，不由得心中突突亂跳，偷眼看徐天宏時，見他和衣歪在床上，已在打鼾，輕輕站起，閂上房門，紅燭下看著夫婿，見他臉上紅撲撲地，睡得正香，輕聲叫道：「喂，你睡著了嗎？」徐天宏不應。周綺歎道：「那你真是睡著了。」四下一望，確無旁人，又側耳傾聽，聲息早靜，料想歹人已遠遠逃走了。這才脫去外衣，走到床前推了推夫婿。他翻個身，滾到了裡床。周綺把他鞋子和長袍馬褂除下，再想解他裡衣，忽然害羞，心想：「有了袍褂，也就夠了吧？我又不想當真壓倒了他。」於是依著駱冰的教導，把他袍褂放在窗邊桌上，再把自己衣服壓在上面，回到床邊，抖開棉被蓋在徐天宏身上，自己縮在外床，將另一條被子緊緊裹住身子，一動也不敢動。

　　過了良久，徐天宏翻了個身，周綺嚇了一跳，盡力往外床一縮，正在此時，紅燭上燈火畢卜一聲，爆了開來。周綺怕丈夫醒來見到衣服的佈置，想起來吹熄蠟燭，哪知脫了衣服之後睡在男人身旁，心中說不出的害怕，無論如何不敢起來。她暗暗咒罵自己無用，急出了一身大汗。正自惶急，靈機一動，在內衣上撕下兩塊布來，在口中含濕了，團成兩個丸子，施展打鐵蓮子手法，撲撲兩聲，把一對花燭打滅了。徐天宏睡得極沉，他酒量本來平平，這次給硬勸著喝到了十二分，直睡得人事不知。他翻一次身，周綺總是一驚，擁著棉被不敢動彈。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聽得窗外老鼠吱吱吱的叫個不停，又過片刻，一隻貓妙嗚妙嗚的叫了起來。蓬的一聲，窗子推開，一隻貓跳了進來，在房裡打了個轉，跑不出去，跳上床來。就在周綺腳邊睡了。周綺見再無聲息，床上多了一隻貓相伴，反覺安心，迷迷糊糊合上了眼，卻始終不敢睡熟。挨到三更時分，忽然窗外格的一響，周綺忙凝神細聽，窗外似有人輕輕呼吸，心想這是弟兄們開玩笑，來偷窺新房韻事，正想喝問，猛想起這可叫喊不得，只覺臉上一陣發燒，忙把已經張開的嘴閉上了。忽聽得心硯在外喝問：「什麼人？不許動！」接著是數下刀劍交並，又聽得常氏兄弟的聲音：「龜兒子好大膽！」一個生疏的聲音「啊喲」一叫，顯是在交手中吃了虧。周綺霍地跳起，搶了單刀，往桌上去摸衣服時，只叫得一聲苦，衣衫已然不知去向。這時再也顧不得害羞，一把將徐天宏拉起，連叫：「快醒來，快……快出去拿賊。小賊把咱們衣服……衣服都偷去啦。」徐天宏一驚之下，登時清醒，只覺得一隻溫軟的手拉著自己，黑暗中香澤微聞，中人欲醉，才想起這是他洞房花燭之夕。

　　他心中一蕩，但敵人當前，隨即寧定，把妻子往身後一拉，自己擋在她身前，拖過手旁一張椅子，預備迎敵，只聽得屋頂和四周都有人輕輕拍掌，低聲道：「弟兄們四下守住了，毛賊別想逃走。」周綺道：「你怎知道？」徐天宏道：「這些掌聲是我們會中招呼傳訊的記號，四方八面都看住了，咱們不必出去吧。」放下椅子，轉身摟住周綺，柔聲說道：「妹子，我喝多了酒，只顧自己睡覺，真是荒唐……」噹啷一聲，周綺手中單刀掉在地下。兩人摟住了坐在床沿，周綺把頭鑽在丈夫懷裡，一聲不響。過了一會，聽得無塵罵道：「這毛賊手腳好快，躲到哪裡去了？」窗外一陣火光耀眼，想是群雄點了火把在查看。徐天宏道：「你睡吧，我出去瞧瞧。」周綺道：「我也去。」徐天宏道：「好吧，先穿衣服。」周綺開了箱子，取出兩套衣服來穿上。徐天宏拔閂出門，只見自己的長袍馬褂和周綺的外衣折得整整齊齊的放在門口，剛呆得一呆，周綺已叫了起來：「這毛賊真怪，怎麼又把衣服送了回來？」徐天宏一時也琢磨不透，問道：「咱們的衣服本來放在哪裡的？」周綺含糊回答：「好像是床邊吧，我記不清楚啦。」這時駱冰和衛春華手執火把奔近，衛春華笑吟吟道：「毛賊把新郎新娘也吵醒啦，」駱冰假裝一驚，道：「唷，怎麼這裡一堆衣服？」衛春華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徐天宏一看兩人神色，就知是他們搗鬼，當下不動聲色，笑道：「我酒喝多啦，連衣服給小賊偷去也不知道。」駱冰笑道：「只怕酒不醉人人自醉呢。」徐天宏一笑，不言語了。原來駱冰挨到半夜，估量周綺已經睡熟，輕輕打開新房窗戶，怕撬窗時有聲，嘴裡不斷裝老鼠叫，隨即推窗將一隻貓丟了進去，乘窗子一開一閉之間，順手把桌上兩人的衣服抓了出來。楊成協等坐在房中等候消息，見她把衣服拿到，大為佩服，問她使的是什麼妙法，駱冰微笑不答。眾人談笑一會，正要分頭去睡，忽然心硯叫了起來，發現了敵人。駱冰心想衣服已經偷到，正好乘此機會歸還，免得明晨周綺發窘，奔到新房窗邊，聽得房內話聲，知兩人已醒，便將衣服放在門口。這時陳家洛和周仲英一干人都走了過來。陳家洛道：「宅子四周都圍住了，不怕他飛上天去，咱們一間間房搜吧。」群雄逐一搜去，竟然不見影蹤。無塵十分惱怒，連聲大罵。徐天宏忽然驚叫：「咱們快去瞧十四弟。」衛春華笑道：「總舵主早已請陸老前輩守護十四弟，請趙三哥守護文四哥，怕他們身上有傷，受了暗算。要是沒人守著四哥，四嫂還有心情來跟你們開玩笑麼？」徐天宏道：「是。不過咱們還是去看一看吧，只怕這賊不是衝著四哥，便是衝著十四弟而來。」陳家洛道：「七哥說得有理。」

　　群雄先到文泰來房中，房中燭光明亮，文泰來和趙半山正在下象棋，對屋外吵嚷似乎充耳不聞。眾人又到余魚同房去。陸菲青坐在石階上，仰頭看天上星斗，見群雄過來，站起身來，說道：「這裡沒什麼動靜。」這一群英雄好漢連皇帝也捉到了，今晚居然抓不到一個毛賊，都是又氣惱又奇怪。

　　徐天宏忽見窗孔中一點細微的火星一爆而隱，顯是房中剛吹熄蠟燭，心頭起疑，說道：「咱們去瞧瞧十四弟吧。」陸菲青道：「他睡熟了，所以我守在外面。」駱冰道：「咱們快到別的地方去搜。」徐天宏道：「不，還是先瞧瞧十四弟。」他右手拿著火把，左手一推，房門應手而開，卻是虛掩著的，見床上的人一動，似乎翻了個身。

　　徐天宏用火把去點燃蠟燭，一時竟點不著，移近火把一看，原來燭芯已被打爛，陷入燭裡，顯然燭火是用暗器打滅的。他吃了一驚，生怕余魚同遭逢不測，快步走到床前，叫道：「十四弟，你好麼？」余魚同慢慢轉過身來，似是睡夢剛醒，臉上仍是蒙著帕子，定了定神才道：「啊，是七哥，你今晚新婚，怎麼看小弟來啦？」徐天宏見他沒事，才放了心，拿火把再到燭邊看時，只見一枚短箭釘在窗格上，箭頭還染有燭油煙煤。他認得這箭是余魚同的金笛所發，更是大感不解：他為什麼見到大伙過來就趕緊弄熄燭火？又是這般緊急，來不及起身吹熄，迫得要用暗器？這時陳家洛等都已進房。余魚同道：「啊喲，各位哥哥都來啦，我沒事，請放心。」徐天宏伸手要拔窗格上短箭，陳家洛在他背後輕輕一拉，徐天宏會意，當即縮手。這時群雄都已看出余魚同床上的被蓋隆起，除他之外裡面還藏著一人。陳家洛道：「那麼你好好休息吧。」率領群雄出房，對陸菲青道：「陸老前輩還是請你辛苦一下，照護余兄弟，咱們出去搜查。」陸菲青答應了，等群雄走開，又坐在階石上。眾人跟著陳家洛到他房裡。陳家洛道：「把卡子都撤回來吧！」心硯傳令出去，在屋外把守的常氏雙俠、章進、石雙英、蔣四根都走進房來。陳家洛坐在床上，群雄或坐或站，圍在四周，大家都感局面頗為尷尬，可是誰也不說話。無塵終於忍耐不住，說道：「那毛賊明明躲在十四弟被窩裡，那究竟是什麼人？十四弟幹麼要庇護他？」這一說開頭，大家七張八嘴的議論起來。有的說余魚同近來行為古怪，教人捉摸不透，有的說他為何躲在李可秀府裡，混了這麼多時候。常氏雙俠又提到他救獲李可秀的事。說了一會，章進叫道：「大夥兒去問個清楚。我不是疑心十四弟對大家不起，他當然是血性男子。不過既是異姓骨肉，生死之交，何事不能實說，幹麼要瞞咱們？」群雄齊聲說是。徐天宏道：「十四弟或者有什麼難言之隱，當面問他怕不肯說，要心硯假意送點心，去察看一下怎樣？」蔣四根道：「七哥這法子不錯。」周仲英嘴唇動了一下想說話，但又忍住，眼望陳家洛，瞧他是什麼主張。

　　陳家洛道：「闖進來的那人躲在十四弟房裡，那是大家都瞧見的了。十四弟和大夥兒一起同生共死，這次又拚了性命相救四哥，咱們對他決無半點疑心，他既這麼幹，總有他的道理。我剛才請陸老前輩在房外照顧，只是防那人傷害於他。只要他平安無事，我想其餘的事不必查究，別傷了大夥兒的義氣。」周仲英叫道：「陳總舵主的話對極。」陳家洛道：「將來他要是肯說，自然會說，否則大家也不必提起。少年人逞強好勝，或者有什麼風流韻事，有時也是免不了的，只要他不犯會規，十二哥自然不會找他算帳。大家請安睡吧。明天要上路呢。」這番話群雄聽了都十分心服。徐天宏暗暗慚愧，心想：「講到胸襟氣度，總舵主可比我高得多了。」

　　駱冰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們新婚夫婦還在這裡幹麼呀？」眾人都大笑起來。這一笑之下，大宅子中又是一片喜氣洋洋。余魚同待群雄一走，急忙下床，站在桌旁，等眾人腳步消失，亮火折子點了蠟燭，低聲道：「你來幹麼？」床上那人揭開棉被，跳下床來，坐在床沿之上，低頭不語，胸口起伏，淚珠瑩然，正是李可秀的女兒、陸菲青的女徒弟李沅芷。只見她一身黑衣，更襯得肌膚勝雪，一雙手白玉一般，放在膝蓋上，一言不發，眼淚一滴一滴落在手背。那日提督府一戰，余魚同隨紅花會群雄飄然而去，李沅芷傷心欲絕，整天騎了馬在杭州城裡城外亂闖。李可秀明白女兒心事，也不加管束，讓她自行散心。這天黎明，她在西城馳馬，剛巧遇到駱冰從巡撫衙門盜了玉瓶回去。她曾和駱冰數次會面，知她是紅花會中人物，於是遠遠跟隨，直到天目山來。只是她萬萬料想不到，自己魂牽夢縈的那個心上人，竟然就是對這個美貌少婦夢縈魂牽。李沅芷十分機伶，駱冰又心情暢快，絲毫沒有提防，居然沒發覺後面有人跟蹤。當晚李沅芷蹤跡數次被群雄發現，均得僥倖躲過。她只想找到余魚同，向他剖白心事，卻闖到了徐天宏和周綺的新房之外。心硯一叫嚷，群雄四下攔截，李沅芷左肩終於吃了常赫志一掌。她忍痛在暗中一躲，聲東擊西的丟了幾塊石子，直闖到後院來，在底中劈面遇到陸菲青，被他一把拉住。李沅芷驚叫：「師父。」陸菲青怒道：「你來幹什麼？」李沅芷道：「我找余師哥有話說。」陸菲青歎氣搖頭，心中不忍，向左邊的廂房一指。李沅芷拍門，叫了幾聲：「余師哥。」當眾人四下巡查之時，余魚同已然醒來，手持金笛，斜倚床邊，以防敵人襲擊，忽然聽得李沅芷的聲音，大吃一驚，忙拔開門閂，李沅芷衝了進去。他想：黑暗之中，孤男寡女同處一室甚是不妥，便亮火折點燃蠟燭，剛想詢問，群雄已查問過來。此情此景，原本無私，卻成有弊，實在好不尷尬，只得先行遮掩再說，以免她從此難以做人。他身上有傷，行動不便，便用笛中短箭打滅燭火。兩人屏息不動。待聽得徐天宏拍門，李沅芷低聲道：「余師哥救我。」余魚同無法可想，只得讓她躲入了被窩。若非陳家洛一力回護，這被子一揭，當真不堪設想。好容易脫險，但見她淚眼盈盈，深情款款，余魚同心腸登時軟了，歎了口氣，說道：「你對我一片真心，我又不是蠢牛木馬，那會不知？但你是官家小姐，我卻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怎敢害了你的終身？」李沅芷哭道：「你這麼突然一走，就算了嗎？」余魚同道：「我也知對你不起。但我是苦命之人，心如槁木死灰……你，你還是回去吧。」李沅芷道：「你為了救朋友，跟我爹爹作對，我並不怪你，你是為了義氣。」沉吟了一下又道：「似你這般文武雙全，幹麼不好好做事，圖個功名富貴？偏要在江湖上廝混，這多麼沒出息，只要你向好，我爹爹……」余魚同怒道：「我們紅花會行俠仗義，個個是鐵錚錚的漢子，怎能做滿洲人的走狗？」

　　李沅芷知道說錯了話，漲紅了臉，過了一會道：「人各有志，我也不敢勉強。只要你愛這樣，我也會覺得好的。我答應聽你的話，以後決不再去幫爹爹，我想我師父也會喜歡。」最後兩句話說得聲音響了些，多半窗外的陸菲青也聽見了。余魚同坐在桌邊，只是不語。李沅芷低聲道：「你說我官家小姐不好，那我就不做官家小姐。你說你紅花會好，那我也……我也跟著你做……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這幾句話用了極大的氣力才說出口，說到最後，又羞又急，竟哭了出來。余魚同柔聲道：「我當初身受重傷，若非得你相救，千山萬水的送到杭州你府上調養，這條性命早就沒啦，按理說，那是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了。只是……唉，你的恩德，只好來生圖報了。」李沅芷霍地站起，說道：「你是不是另有美貌賢慧的心上人，以致這樣把我瞧得一錢不值？」在余魚同，那確是「除卻巫山不是雲」，他始終對駱冰一往情深。李沅芷人品相貌並不在駱冰之下，但情有獨鍾，卻是無可奈何，聽她如此相詢，不知怎生回答才是。李沅芷道：「你對她這樣傾心，那她定是勝我十倍了，帶我去見見成不成？」余魚同給她纏得無法可施，忽然拉下臉上蒙著的手帕，說道：「我已變成這麼一個醜八怪，你瞧個清楚吧！」李沅芷驀地見到他臉上凹凹凸凸，儘是焦黃的瘡疤，燭光映照下可怖異常，不由得嚇了一跳，倒退兩步，低低驚呼一聲。余魚同憤然道：「我是不祥之人。我心地不好，對人不住，做了壞事，又是生來命苦……現今你好走了吧！」李沅芷驟然見到他這副模樣，心驚膽戰，不知如何是好。余魚同哈哈大笑，說道：「我這副醜怪樣子，你見一眼也受不了。李小姐，你後悔今晚到這裡來了吧？哈哈，哈哈！」他邊說邊笑，狀若瘋狂。李沅芷更是害怕，大叫一聲，掩面奔出房去。余魚同笑了一會，自悲身世，伏在桌上痛哭起來。

　　陸菲青坐在房外階石之上，雖然不明詳情，也已料到了七八成，心知這時對余魚同勸慰開導都無用處，心想：「沅芷夜來之事，雖然有關女孩子的名節，但如不說明謝罪，可對不起紅花會眾位朋友。」於是走到陳家洛房來。陳家洛剛睡下。心硯聽得陸菲青叫門，忙開房門，陳家洛起床披衣相迎。陸菲青道：「總舵主，我向你請罪來啦！」陳家洛驚道：「什麼？十四弟怎麼樣？」只道余魚同遭遇凶險。陸菲青道：「不是，他很好。你道今晚來搗亂的是誰？」陳家洛道：「不知。」陸菲青道：「那是我的小徒。我管教無方，縱得她任性胡為。今日是七爺大喜的日子，無禮打擾，驚動各位，實在是萬分抱憾。」陳家洛默然不語。陸菲青道：「小徒已經走了，日後我定要找到她，向各位賠罪。現今我先行謝過。」說著站起來深深一揖。陳家洛忙站起還禮，隔了一會，說道：「令徒武功得自前輩真傳，身手確是不凡。」陸菲青只道陳家洛是指她今晚闖莊而言，哪知他兩人曾在西湖交過手，說道：「這孩子少不更事，到處惹禍，得罪朋友，我有時真後悔收了這個不成器的徒兒。」陳家洛道：「前輩太客氣了。令徒曾到過回部吧？」陸菲青道：「她從小在西北一帶。」陳家洛道：「嗯，我見他和那位回人姑娘好似交情不錯。」霍青桐和陳家洛離別之時，曾說過一句話：「那人是怎樣的人，你可去問她師父。」陳家洛幾次想問陸菲青，總覺太著痕跡，始終忍著不問，此刻陸菲青自己過來談起，這才輕描淡寫、似乎漠不關心的問了幾句，其實心中已在怦怦暗跳，手心潛出汗水。

　　陸菲青道：「那是為了搶可蘭經的事，才和她結識的。起初有過一點誤會，霍青桐姑娘還和小徒交過兩次手，後來我出來說明跟天山雙鷹的交情，兩人才結成朋友。年輕人一見如故，倒著實親熱得很呢。」說罷撚鬚微笑。陳家洛聽著卻滿不是味兒。陸菲青只道他早知李沅芷是女子，始終沒提她女扮男裝的事。陳家洛心中不快，臉上雖然沒顯出來，但語言之間不免稍露冷淡。陸菲青只道他心惱李沅芷無禮闖莊，紅花會這許多英雄人物，居然沒能扣住一個初出道的少女，未免很失面子，心下甚是歉然，哪猜得到他另有心事，當下又道歉幾句，正要告退，忽然門外心硯叫道：「少爺，十四爺來啦！」門簾一掀，一名莊丁扶著余魚同進來，他見陸菲青也在這裡，不覺一愕。莊丁退了出去。陳家洛道：「你有事對我說，我過來不是一樣？你身上有傷，別多走動。」余魚同道：「總舵主，剛才有個人躲在我房裡，你一定看出來了。你當時故作不知，給我面子，做兄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你雖然不問，我可不能不說。」陳家洛道：「咱們情同骨肉，還有什麼信不過的。」余魚同道：「這人全是衝著小弟一人而來，和大伙決無干係。只因這事說來和人名節有關……」陳家洛道：「既然如此，那不必說了。好啦，這事以後咱們誰也別提，你回去休息。心硯，扶十四爺回去。」余魚同以為陸菲青已將此事說過，陳家洛怕他不好意思，是以不願再提，於是致謝回房，陸菲青也即作別。次晨群雄齊下山來。各人互道珍重，分頭進發。陳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是同往西北，但周仲英說，他當年在嵩山少林寺學藝之時，便曾聽師父及師伯叔們說起，南方莆田少林下院的武功與嵩山少林一脈相傳，但數百年來莆田少林寺出了幾位了不起的人物，於少林派武功頗有發揚，乘著此番南來，意欲就近前去探訪，盼有機緣切磋求教。陳家洛道：「南少林門人弟子遍於江南，聲勢浩大，周老前輩於切磋武功之餘，盼多所結納。日後咱們舉事，要是少林寺肯助一臂之力，實是天下百姓之福。」周仲英道：「謹當奉命。」於是帶同妻子、徒弟孟健雄、安健剛，啟程向南。臨別時周大奶奶對周綺再三叮囑，現今做了媳婦，不可再鬧小性子，爭鬥生事。周綺撅起嘴唇道：「要是他欺侮我呢？」說著嘴唇向徐天宏背心一歪。周大奶奶道：「好好的怎會欺侮你？」昨晚花燭之夜，李沅芷前來一鬧，駱冰把他們的衣服搬了個地方，也不知那個法兒還靈不靈，周綺心中很是惦記，但不好意思再問駱冰，這時見父母遠別，不禁掉下淚來。周仲英囑咐了女兒幾句，對徐天宏道：「你妹子性子直爽，很不懂事，宏兒你要多多擔待。要是她衝撞於你，可別跟她一般見識，將來讓我罰她。」周綺急道：「爹爹你也幫他，難道定會是我不好？」周仲英一笑上馬，向陳家洛和文泰來等抱拳作別，向南而去。陳家洛、文泰來、駱冰、徐天宏、周綺、章進、余魚同、心硯一行八人，向北經孝豐、安吉、溧陽，到了金陵。渡過長江後，文泰來傷勢已然痊癒，余魚同也已大好。一路往北，天時漸寒，草木枯黃，已是初冬景象。過開封後，余魚同傷勢痊可，便棄車乘馬。這一日出了開封西門，八騎馬放開腳步，沿著大道奔去。朔風怒號，塵沙撲面。文泰來所乘白馬腳程奇快，一騎馬先衝了上去，一口氣奔出五十里，來到一處鎮甸，叫飯店殺雞做飯，先行預備，等眾人到時打尖。他坐在店口，泡了壺茶，拿著手巾抹臉，忽見東邊店房中人影一晃，有人探頭張望，一見到他便疾忙縮回。文泰來起了疑心，背轉身喝茶。過了小半個時辰，陳家洛等也都趕上來了，文泰來悄悄和眾人說知。徐天宏向東店房一看，只見窗紙舐濕，一顆烏溜溜的眼珠正向他們注視，見到徐天宏的眼光射來，立即避開。徐天宏低聲笑道：「那是初出道的雛兒，半點規矩也不懂，一下子就露出了馬腳。」駱冰笑道：「這樣的人也出來混道兒，看來還在打咱們的主意呢。」陳家洛向心硯道：「你過去瞧瞧，要是他手頭不便，就接濟他一點。」心硯應聲站起，走到那店房門口，高聲吟道：「天下萬水俱同源，紅花綠葉是一家。」這是紅花會招呼同道的訊號。江湖上各幫會互通聲氣，患難相助，縱然不是紅花會會友，只要知道訊號，回答一句：「小弟是某某幫某某舵主屬下，有求紅花會大哥相助。」那麼幾兩銀子的接濟是一定有的。心硯見房中寂然無聲，又說了一遍，忽然房門呀的一聲打開，一個黑衣人走了出來，那人一頂大帽遮住了半邊臉，伸手遞過一個紙團，道：「給你們十四爺。」心硯接住了，正要詢問，那人已奔出店門，上馬疾馳而去。

　　心硯把紙團交給余魚同，道：「十四爺，那人叫我給你的。」余魚同接過打開，見紙上寫著十六個細字：「情深意真，豈在醜俊？千山萬水，苦隨君行。」筆致娟秀，認得是李沅芷的字跡，不料她竟一路跟隨而來，眉頭一皺，把字條交給陳家洛。陳家洛看了，料想是男女私情之事，不便多問，將字條還了給他。余魚同道：「這人跟我糾纏不清，現下一定在前路等待。小弟想在此棄陸乘舟，避開這人，到潼關再和大家會齊。」章進怒道：「咱們這許多人在這裡，又何必怕他？他本事再好，咱們也鬥他一鬥。」余魚同道：「不是怕，我是不想見這個人。」章進道：「那麼咱們教訓教訓他，教他不敢跟隨就是了。這是什麼人？這般不識好歹！」余魚同好生為難，不便回答。陳家洛知他有難言之隱，說道：「十四弟既要坐船，那也好，在船上可以多睡睡，沒騎馬那麼勞頓。心硯，你跟著服侍十四爺。」心硯答應了，他小孩心性，嫌坐船氣悶，雖然公子之命不敢違抗，不免怏怏。余魚同看出了他的心意，堅稱傷勢已經痊癒，不必心硯隨伴。於是眾人來到黃河邊上，包了一艘船，言明直放潼關。陳家洛等送余魚同上船，眼見那船張帆遠去，才乘馬又行。章進對余魚同吞吞吐吐的神氣很是不滿，連罵：「酸秀才，不知搞什麼鬼。」駱冰道：「十四弟燒壞臉後，心情很是不快，作事不免有點異常，咱們就順著他點兒。」周綺道：「那次咱們在文光鎮上，聽說他和一個姑娘在一起，後來又不知怎樣的到了杭州。」章進道：「他鬼鬼祟祟的，多半跟娘兒們有關，否則為什麼怕人家找麻煩？」文泰來喝道：「十弟你別胡說。」

　　余魚同坐船行了幾日，見李沅芷不再跟來，才放下了心。這日遇上了逆風，天色已黑，離鎮甸仍遠，水勢湍急，舟子不敢夜航，只得在荒野間泊了船。余魚同中夜醒來，翻來覆去的盡睡不著，只見一輪圓月映在大河之上，濁流滾滾而下，氣象雄偉，逸興忽起，抽出金笛，悠悠揚揚的吹了起來。他感懷身世，滿腔心事，都在這笛子中發洩出來，忽而激越，忽而淒楚，正自全神吹奏，忽聽背後有人高聲喝采：「好笛子！」微微一驚，收笛回頭，月光下只見有三人沿河岸走來。三人走近，其中一人說道：「我們貪趕路程，錯過了宿頭，正自煩惱，聽閣下笛聲清亮，禁不住喝采，還請勿怪。」余魚同聽他說得客氣，忙站了起來，說道：「荒野之間，小弟胡亂吹奏，聒噪擾耳，有辱清聽。」那人聽他說話文謅謅地，似是個讀書人，緩緩走近。余魚同道：「如蒙不棄，請下舟樂小酌一番如何？」那人道：「最好，最好！」三人走到岸邊，縱身一躍，都輕飄飄的落在船頭。余魚同心中吃驚，暗忖：「這三人武功不弱，不知是何等人物，倒要小心在意。」當下假作文弱膽怯，雙手緊緊握住船邊，只怕船側而落下水去。

　　只見當先一人驅干魁偉，穿件繭綢面棉袍，似是個鄉紳。第二人滿腮濃須，整張臉只見黑漆一團。第三人卻穿蒙古裝束，一件羊羔皮袍翻出半截，身形舉止，顯得剽悍異常。這三人都背著包裹，帶了兵刃。余魚同知金笛惹眼，在三人上船之前早就收起。他叫醒舟子，命暖酒做飯，款待來客。舟子見深夜中忽然來了生人，甚是疑懼，但一路上余魚同使錢十分豪爽，既是僱主吩咐，也就照辦。

　　那身材魁梧的人道：「深夜打擾，實在冒昧。」余魚同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冒昧之有？」那人聽余魚同說話愛掉文，說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余魚同道：「小弟姓于名通，金陵人氏，名字雖然叫通，可是實在不通之極，此番應舉子業，竟爾名落孫山，回鄉愧對父老，說來汗顏無地。」那人道：「原來是一位秀才相公，失敬了。」余魚同道：「小弟鄉試不捷，禍不單行，舍下復遭回祿。祝融肆虐，房屋固是片瓦無存，顏面亦是大毀，難以見人，無可奈何，只得想到甘肅去投親，擬謀一席西賓，聊作鷦寄。唉，時也命也，生不逢辰，夫復何言？」這番話只把另外兩人聽得面面相覷，不知所云。那鄉紳模樣的人卻讀過一點書，說道：「相公也不必灰心。」余魚同道：「請教三位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滕。」指著那黑臉鬍子道：「這位姓顧。」指著那蒙古裝束的人道：「這位姓哈，是蒙古人。」余魚同作揖，連說：「久仰，久仰。萍水相逢，三生有幸。」那姓滕的見他酸氣沖天，肚裡暗笑。余魚同聽他說話是遼東口音，心想：「這三人不知是敵是友，如是江湖好漢，倒可結交一番，日後舉事，也可多一臂助。」說道：「三位深夜趕路，那可危險得緊哪？」姓滕的道：「不知有什麼危險？」余魚同搖頭晃腦的道：「道路不寧，萑苻遍地，險之甚矣，險之甚也。」那姓顧的一拉姓滕的袖子，問道：「他說什麼？」姓滕的道：「他說道上盜賊很多。」姓顧的和姓哈的一聽，都哈哈大笑。這時舟子把酒菜拿了出來，那三個客人也不和余魚同客氣，大吃大喝起來。那姓滕的道：「相公笛子吹得真好，請再吹一曲行麼？」余魚同怕金笛洩露了自己行藏，只是推辭，道：「小弟生性怯場，一見有人，便手足無措。文戰失利，亦緣於此。」那姓哈的道：「我來吹一段。」從衣底摸出一隻鑲銀的羊角，站直身子，嗚嗚嗚的吹了起來。余魚同聽那角聲悲壯激昂，宛然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大漠風光，心中激賞，暗暗默記曲調。三人喝完酒後，起來道謝告辭。余魚同有心結納，說道：「如承不棄，就在舟上委屈一宵，天明再行如何？」那姓滕的道：「那也好，只是打擾了。」余魚同仍是睡在後艙，那三人也不脫衣，便在前艙臥下。不一會，余魚同假裝鼾聲大作，凝神竊聽三人說話。只聽那姓哈的道：「這秀才雖然酸得討厭，倒不小氣。」姓顧的道：「算他運氣。」姓哈的道：「明天能到洛陽麼？」姓滕的道：「過了河，找三匹馬，趕一趕也許能行。」姓哈的道：「我就擔心韓大哥不在家，讓咱們白跑一趟。」姓顧的道：「要是見他不著，咱們就找到紅花會的太湖老巢去，鬧他個天翻地覆。」姓滕的忙道：「悄聲。」余魚同大吃一驚，心想：「原來這三人是紅花會的仇人，他們到洛陽去找姓韓的，多半是找韓文沖了。」那姓滕的道：「紅花會好手很多，他們老當家雖然死了，聽說新任的總舵主也是個厲害腳色。這裡不比關東，老二你可別胡來。」姓顧的道：「咱們關東六魔橫行關外，江湖上好漢提到咱們名頭，哪個不忌憚幾分？哪知老三和老五、老六忽然都不明不白的給紅花會人害死了，這仇要是報不了，咱們也不用做人啦。」言下極是氣憤。余魚同心想：「原來是關東六魔中的人物，三魔焦文期是陸師叔殺的，五魔閻世魁、六魔閻世章死於回人之手，怎麼這幾筆帳都寫在紅花會頭上？」原來關東六魔中大魔滕一雷是遼東大豪，家資累萬，開了不少參場、牧場和金礦。二魔顧金標是著名馬賊。四魔哈合台本是蒙古牧人，流落關東，也做了盜賊。他們在遼東聽說焦文期受托找尋一個被紅花會拐去的貴公子。突然失蹤，數年來音訊全無。最近接到焦文期的師弟韓文衝來信，才知這結義兄弟已在陝西遇害。三人怒不可遏，當即南下，要找紅花會報仇。到北京後，得悉閻氏兄弟也給人害了，這事與紅花會也有干係。三人更是驚怒，趕到洛陽來找韓文衝要問個清楚，卻與余魚同在黃河中相遇。

　　那三人談了一會，就睡著了。余魚同卻滿腹心事，直到天色將明才朦朧入睡，只合眼了一會，忽聽得人聲嘈雜，吆喝叫嚷之聲，響成一片。他從夢中驚醒，跳起身來，抽金笛在手，從船艙中望出去，只見河中數百艘大船連檣而來。當先一艘船上豎著一面大纛，寫著：「定邊大將軍糧運」七個大字，原來是接濟兆惠的軍糧。大船過去，後面跟著數十艘小船，都是官兵沿河擄來載運私人物品的。

　　余魚同那船的舟子見情勢不對，正要趨避，已有六七名清兵手執刀槍跳上船來，不問情由，就打了舟子一個耳光，命他駕船跟隨。余魚同知道官兵欺壓百姓已慣，難以理喻，也就順其自然。哈合台十分惱怒，想出去和清兵拚鬥，被滕一雷一把拉住。清兵走到後艙，見余魚同秀才打扮，態度稍和，喝問滕一雷等三人幹什麼的。滕一雷道：「咱們上洛陽去探親。」一名清兵喝道：「都到前艙去，把後艙讓出來。」哈合台怒目相向，便欲出手。滕一雷叫道：「老四，你怎麼啦？」哈合台忍住怒氣。余魚同便到前艙，低聲道：「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我索性不說，你兵大爺豈能奈何我秀才哉？」幾名清兵搭上跳板，從另一艘小船裡接過幾個人來。一名清兵道：「言老爺，這艘船乾淨得多，你老人家瞧瞧中不中意？」那言老爺從後艄跨進艙來，瞧了一眼，道：「就是這裡吧！」大刺刺的坐了下去。余魚同向那言老爺望得一眼，心中突突亂跳。原來這人便是曾去鐵膽莊捉拿文泰來的言伯干。他被余魚同的短箭射瞎了一隻眼睛後，才養好傷不久，帶了一個師弟、兩個徒弟，要到兆惠軍中去效力立功。言伯干雖然只剩一目，眼光仍是十分敏銳，一見余魚同身形，便即起疑，又見他臉上遮布，疑心更盛，假意走到前艙來，和滕一雷攀談了幾句，忽然身子一側，似乎立腳不定，右手在空中亂抓幾下，一把抓住余魚同臉上的布巾，拉了下來。其時顧金標見他要摔向自己身上，自然而然的伸出左掌，向他肩頭輕輕捺去。言伯干猛然一縮，竟沒讓他捺到，這一來，兩人都知道對方武功不弱，對瞧了一眼。言伯干先不理會顧金標，向余魚同臉上一瞧，見他滿臉瘡疤，難看異常，與射瞎他的那個俊俏小伙子全不相同，說道：「船晃了晃，沒站穩，對不住啦。」把帕子還給了他。余魚同接過，蒙在臉上，哈哈一笑，道：「大火燒壞了臉，這副德性見不得人，沒嚇壞你吧？」

　　言伯干聽他口音，心中又是一動，但想到他的相貌，不再有絲毫疑心，轉身對顧金標道：「老兄原來是江湖同道，請進來坐吧。」滕一雷等三人也不客氣，先問言伯干的姓名，聽說他是辰州言家拳的掌門人，江湖上說來也頗有名望，於是不加隱瞞，說了自己姓名。言伯干的師弟名叫彭三春，是湖南嶽陽人。雙方談些關外與三湘的武林軼事，倒也投契。這一來喧賓奪主，余魚同反給冷落在前艙了。

　　余魚同見兩路仇人會合，自己孤身一人，實是凶險異常，他本來心灰意懶，這時大敵當前，敵愾之氣一生，反而打起了精神，獨自在前艙吟哦從前考秀才時的制藝八股，什麼「先王之道，聖人之心」，什麼「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越讀聲音越響，得意非常，一面卻在用心竊聽他們談話。言伯干聽了他的背書之聲，只覺有些討厭，更加沒有疑心。吃晚飯時，余魚同拿酒出來款客。言伯干溫言和他敷衍了幾句。余魚同只是之乎者也的掉文，四人聽了既然不懂，自是膩煩之極，都不去理他，自行高談闊論。

　　言伯幹探問三人進關來有什麼事，滕一雷只說到洛陽訪友，後來談到南方的武林幫會，哈合台忽然提到了紅花會。言伯干倏然變色，連問他們識得紅花會中何人。滕一雷不動聲色，只推不認識，也不提報仇之事。雙方兜來兜去的試探，都怕對方與紅花會有什麼淵源。這一來相互有了顧忌，你防我，我防你，說話就沒先前爽快了。

　　這天逆風仍勁，整天只駛出二十幾里，還沒到孟津，糧船隊便都停泊了。晚飯過後，滕一雷等三人和余魚同自在前艙安息。余魚同睡入被窩，不敢脫衣，把金笛藏在被內，二更時分，忽然隔船傳來兩聲慘厲的叫喊，靜夜聽來，令人毛骨悚然。接著一個女人聲音大叫：「救命哪，救命！」余魚同料知鄰船官兵在干傷天害理之事，本應就去救援，但一來官兵勢大，二來身旁強敵環伺，只要自己身份一露，立時便是殺身大禍，正要用被頭蒙住耳朵不聽，那女人叫得更慘了：「總爺，你行行好事，饒了我們吧！」又聽得一個孩子哭叫：「媽媽，媽媽！」余魚同忍耐不住，坐起身來，側耳細聽，聽得又有另一個女子的哭聲。一名清兵粗聲喝道：「你不肯，老子先殺了你的兒子。」在女人慘叫與哀告聲中，夾著幾名官兵的狂笑，接著聽得兩個女人嗚嗚嗚的叫不出聲，嘴巴已被人按住。余魚同氣憤填膺，再也顧不得自己生死安危，走到船舷邊，聽得哈合台道：「咱們去瞧瞧。」滕一雷道：「老四你莫管閒事，那姓言的師兄弟很有點門道，倘若他們與紅花會是一路，咱們可先露了……」余魚同不等他說完話，腳下使勁，已縱到鄰船後艄。關東三魔見這秀才居然一身輕功，甚是了得，都吃了一驚，一打手勢，跟了過去。這時言伯干和彭三春也已驚醒，見余魚同等先後躍過船去，便各取兵刃，站在船舷上觀看。余魚同見後艄無人，在船舷上縮身向艙內張去，只見艙裡蠟燭點得明晃晃地，七八名清兵拉住兩個女子，正要施行強暴。一個女人跪在艙板上不住哭求，另一個女人死命摟住一個幼兒，嚇得只是發抖。艙板上有幾個男子的屍首，幾隻衣箱打開著，到處散滿了衣物銀兩。看情形顯是清兵借運糧為名，沿河強拉民船，夜中殺死客商，謀財劫色。余魚同怒火上衝，正要跳進艙去，忽聽得背後哈合台道：「老大，這事我非管不可。」滕一雷道：「不行！」就在這時，一名清兵從那女人懷中奪過幼兒，狠命在艙板上一摔，擲得腦漿迸裂。那女人一呆，登時暈了過去。兩名清兵哈哈大笑，將她按倒在地，撕她衣服。余魚同心中默祝：「紅花老祖在上，弟子余魚同今日捨命救人，求你保佑。」他不抽金笛，大喝一聲，空手跳進船艙，左腳踢出，右手一拳，將按住女子的兩名清兵打翻，跟著揪住一名清兵頭頸一扭，那兵痛得大叫，他隨手奪過了刀，砍斷一名清兵右腳。其餘清兵紛抽兵刃抵敵，余魚同使刀雖不熟手，但只斗數合，又砍翻兩名清兵。餘下清兵紛向船頭逃去，只聽撲通、撲通數聲，都被哈合台踢下河去。余魚同拉起兩個女子，說道：「快上岸逃命。」兩個女子嚇得呆了，這時鄰船的兵士聽得格鬥叫喊之聲，已有人點了火把，站在船頭喝問。哈合台走進艙來，說道：「好秀才，佩服佩服。」余魚同挾住一個女子，跳上岸去，接著哈合台也帶了一個女子上來。顧金標抽出背上的短柄獵虎叉，站在河邊斷後。滕一雷雙手抓住船舷，喝一聲：「起！」雙臂用力，把那艘船翻了轉來，船底朝天，死屍雜物，紛紛落水。余魚同暗驚：「這人好大力氣！」四人乘著清兵亂哄哄查看翻船，在黑暗中帶了兩個女人走了。

　　余魚同盡揀樹木茂密之地奔去，見清兵沒有追來，停步問那女人：「你怎麼會落在他們手裡？」那女人驚魂未定，跪在地下不住磕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余魚同道：「眼下你已脫險，躲在這裡別動，等明天兵船開了再出去。」他提高噪音，向後面三人叫道：「三位大哥，多謝相助，小弟告辭了。」不等他們回答，轉身就走。

　　剛跨出三步，只聽得前面黑暗中一人陰惻惻的道：「余十四爺，且請留步。」余魚同退後一步，那人從黑影中走了出來，正是死對頭言伯干，後面還跟著他的師弟彭三春。彭三春雙手握三節棍往右邊一站，隱然監視，防余魚同逃走。這時滕一雷等三人也帶了那個女子趕到，見言伯干忽然出現，頗感訝異。余魚同一拱手，說道：「後會有期。」向滕一雷與顧金標兩人之間竄了過去。彭三春右膝略彎，噹啷一聲，三節棍出手，向余魚同下盤橫掃過來。余魚同一個「鯉躍龍門」，跳過三節棍，左腳在地上一點，躍出尋丈。彭三春一擊不中，三節棍餘勢甚大，將要掃到顧金標腿上，忙向外一抖，向前送出，三節棍筆直的向余魚同背心點來。余魚同向前一撲，待三節棍在頭頂掠過，仍不還手，乘隙脫逃，忽然金刃劈風，黑暗中白光閃動，兩柄單刀迎面砍來，原來是言伯干的兩個徒弟宋天保、覃天丞趕到。余魚同三面受敵，避無可避，右手在左邊衣袖中抽出金笛，當當兩聲，架開雙刀。彭三春正要上前夾擊，在旁觀看的哈合台怒道：「喂，三個打一個，算什麼好漢？」彭三春一怔，哈合台出手奇快，已抓住三節棍尾梢向外一奪。彭三春疾忙回奪，兩人都沒脫手。

　　彭三春欺進一步，左手在三節棍中截一搭，右手棍端突然離手，彎過來打向哈合台左肩，這是他三節棍的救命變招，叫做「毒蛇擺尾」。哈合台猝不及防，黑暗中只覺棍端砸來，忙向右避讓，棍端已掃中他肩頭，砰的一聲，甚是疼痛。哈合台大怒，鬆手撒棍，一把抓住彭三春腰帶，大叫一聲：「呼！」將他肥肥一個身軀舉過頭頂，摔在地下。哈合台擅於蒙古人摔跤之技，這一下把彭三春摔得頭昏腦脹，眼前金星亂冒。滕一雷見哈合台取勝，叫道：「別惹禍，快走！」言伯干叫道：「好哇，關東六魔原來投降了紅花會。」顧金標轉頭怒道：「你說什麼？」言伯幹道：「你們不投降紅花會，幹麼要幫這紅花會的頭目？」滕一雷奇道：「他是紅花會的？」言伯干見兩個徒弟被余魚同逼得手忙腳亂，形勢危急，不暇回答，從長衫底下掏出一對鋼環，嗆啷啷一抖，左環向余魚同背心砸去。余魚同金笛回轉，向他「期門穴」點到。兩人搭上手拆了數招。滕一雷連叫住手，言伯干只是不聽，想起傷目之恨，雙環如狂風驟雨般向仇人要害打去。滕一雷從背上卸下獨腳銅人，縱近身去，向下一壓，只聽得噹的一聲猛響，兩件兵器都被震了開去。余魚同和言伯干手臂發麻，暗暗心驚。滕一雷道：「且莫混戰，聽兄弟一言。」轉頭問余魚同道：「閣下是紅花會的麼？」余魚同心想，今日之事，走為上著，也不回答，突然向黑暗處躍去。宋天保站得最近，挺刀追來，余魚同回身持笛一吹，颼的一聲，一支短箭釘上了宋天保面頰，痛得他哇哇大叫。滕一雷和言伯干隨後追來，黑暗中看不清楚，又怕余魚同吹箭厲害，不敢十分迫近。滕一雷和言伯干對答了幾句話，言伯干說明了余魚同的身份來歷，各人四散找尋。余魚同越逃越遠，慢慢挨向河邊，心想：還是混到清兵糧船上最為太平，明天開船，就不妨事了。他在樹叢中傾聽追兵聲音，伏在地上慢慢爬行，忽聽前面兩聲女人驚叫，夾著清兵的怒罵之聲，原來救出來的那兩個女人又給清兵找著了。他這時自身難保，顧不得旁人，縮身不動，但叫聲越來越慘厲，忍不住探頭出去一張，只見一個清兵雙手各拖一個女人向河岸走去。兩個女人不肯走，大聲哭叫，卻被清兵在地上橫拖倒曳而去。余魚同心道：「貪生忘義，非丈夫也！」金笛對準清兵後腦，用力一吹，短箭飛去，沒入腦中，清兵狂叫一聲，登時斃命。余魚同一箭吹出，隨即向岸上疾奔。這一箭終於洩露了行藏，他奔出數丈，顧金標斜刺裡挺獵虎叉前來攔住。余魚同展開柔雲劍術，想打倒了他逃命，豈料數招過後，只覺對方身手迅捷，竟是勁敵。顧金標一面打，一面連連呼哨。余魚同見遠處黑影掩襲而來，不敢戀戰，以進為退，和身向前撲去，左手雙指直點敵人胸前要穴。顧金標虎叉橫胸。余魚同倒退躍開，但彭三春的三節棍已打了過來。同時滕一雷和言伯干、覃天丞也均趕到，四面合圍。滕一雷叫道：「拋下兵器！」余魚同不理，使笛如風，混戰中挺腳把覃天丞踹倒。滕一雷手揮銅人，呼的一聲當頭砸了下來。余魚同知道他力大異常，不敢擋架，縱身閃過。滕一雷兵刃笨重，但因膂力奇大，使用之際仍十分靈活，一砸不中，隨即收勢，「橫掃千軍」，向余魚同腰裡揮擊過來。余魚同一低頭，銅人在頭頂飛過，立時猱身直進，欺到滕一雷懷裡，金笛向他「氣俞穴」點去。滕一雷銅人豎起，欲待震飛金笛。余魚同忽然拔起，躍過宋天保頭頂，落下時順勢挺膝蓋在他背心一頂。宋天保站腳不住，向滕一雷的銅人上撞去。言伯干斜刺裡急抄挽住，罵道：「送死麼？」滕一雷讚了句余魚同：「好俊身手！」這邊彭三春和顧金標又已截住去路。哈合台在旁觀戰，見眾人兵刃齊下，眼見余魚同要血濺當地，心中敬他救援婦孺的俠義心腸，忽地縱入戰圈，叫道：「老大、老二退開。」滕一雷和顧金標齊齊躍出。余魚同力敵數人，已累得渾身是汗，笛子打出去全然不成章法，滕顧兩人剛躍開，言伯干右手鋼環已套住笛端，左手鋼環猛力砸向笛身，噹的一聲，金笛脫手飛出，鋼環順勢又向余魚同太陽穴砸到。哈合台把余魚同向後一拉，避開這一擊，同時使出蒙古摔跤之法，右腳一勾，左手在他肩頭一扳，余魚同站立不穩，跌倒在地，被哈合台按住擒牢。金笛從空中落下，顧金標伸手接住，插入腰裡。

　　宋天保和覃天丞吃過余魚同的苦頭，奔過來要打。哈合台道：「且慢！」撕下余魚同長衫衣襟把他反手縛住，拉起來站定，說道：「朋友，我知你是好漢子，有話好好說，我們決不難為你。」余魚同哼了一聲，並不言語。

　　滕一雷道：「朋友，你是紅花會的麼？」余魚同道：「我姓餘名魚同，江湖上人稱金笛秀才，在紅花會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滕一雷點頭道：「這就是了，我也聽到過你的名頭，我向你打聽幾個人。」余魚同道：「你要問焦文期和閻氏兄弟的下落，我老實告訴你，那不是我們紅花會殺的。」言伯干在一旁冷冷的道：「現今你當然不認啦！」余魚同潑口大罵：「你這瞎眼賊，我又不是跟你說話，你的眼是我射瞎的，怎麼樣？老子怕了你不是好漢。」宋天保大怒，舉刀砍來。哈合台把擱在余魚同腿邊的右腳一鬆，余魚同雙足頓得自由，向左一偏頭，讓過這一刀，右腿飛起，踢在宋天保左腿「伏兔穴」上。宋天保單刀脫手，登時軟麻在地。覃天承忙搶過來扶起。彭三春見師侄丟臉，舉拳撲將過來。哈合台道：「要打架？我放了他和你一對一打個痛快如何？」彭三春怒道：「我先和你比劃比劃也可以。」嗆啷啷一抖三節棍。哈合台道：「想再摔一跤麼？」言伯干忙把彭三春往身後一拉，靜觀滕一雷如何處置。滕一雷又問余魚同道：「江湖上多說我們三個兄弟是紅花會所害，冤有頭，債有主，只要你老實說一句，這件事是何人指使、何人動手，我們自會去找他算帳，你不必畏懼隱瞞。難道我們還能把紅花會幾萬人斬盡殺絕不成？」余魚同道：「今日落在你們手裡，要殺便殺，何必多說。你以為紅花會怕你們這幾個人，那真是在做夢了。」哈合台道：「你是好漢子，我是很佩服的，我只請問，我們三兄弟到底是誰害的。」余魚同道：「老實說，這三人是誰殺死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不過決不是紅花會。」顧金標道：「那麼你說出來，我們馬上放你。」余魚同道：「余某雖是無名小輩，既然身屬紅花會，豈能讓人威迫？殺死那三人的是誰，本來跟你們說了也不相干，他也不會怕你們去尋仇。但你們如此逼迫，我偏偏不說。」顧金標獵虎叉一抖，叉桿上三個鐵環噹啷啷一陣響，喝道：「你說不說？」余魚同昂頭也喝：「不說怎樣？你有種就在胸口上給我一叉。我們紅花會兄弟給我報起仇來，可不會像你這麼膿包，到今天連仇人是誰也不知道。」顧金標氣得只是抖叉，連連咒罵。哈合台道：「你如認為我這朋友還可交交，那麼請你告訴我。」余魚同見這幾人中只有哈合台對他有友善之意，便道：「你們幹麼不去問韓文沖？不過他不在洛陽，現下和威震河朔王維揚一起在杭州。」滕一雷道：「當真？」余魚同喝道：「我幾時說過假話？」哈合台見他雖然被擒，反而越來越強項，對他更是敬佩，把滕一雷和顧金標拉在一邊，道：「再逼也無用，放了他吧。」顧金標道：「咱們放他，江湖上還道關東六魔不敢惹紅花會，依我說，斃了算啦。」滕一雷道：「斃了也沒好處，咱們就奔杭州去找韓文沖，把他帶著，在路上慢慢套問，總要問個水落石出，再殺不遲。」顧金標道：「好，就是這樣。」滕一雷回來對余魚同道：「我們把你帶到杭州去和韓大哥對質。要是你說的不錯，我們就放你。」余魚同心想：「這很好，一路上不遇救援，也總有脫身之策。」於是點頭答允。滕一雷向言伯干一舉手，說道：「後會有期。」轉身要走。言伯干縱上一步道：「慢來，慢來。這人是咱們一起擒住的，就這樣便宜的讓你帶走？」哈合台怒道：「你要怎樣？」言伯干自忖，己方雖有四人，但對方三人武功高強，自己雖然還可對付，師弟和徒弟就不行了，用強不得取勝，說道：「他射瞎了我一隻眼，我便剜他兩隻眼抵帳，人就讓你們帶走。」滕一雷和顧金標心想，擒拿余魚同，他確是也有功勞，他是官府中人，何必得罪了他，而且余魚同沒了眼睛，帶他上路時反而方便，不怕他逃走，當下並不阻攔。言伯干右手食中兩指「雙龍搶珠」，向余魚同雙目截了過來。余魚同退後一步想避，顧金標執住他身子向前一推，使他動彈不得。

　　陳家洛等一行沿黃河西上，只見遍地沙礫污泥，儘是大水過後的遺跡，黃沙之中偶然還見到骷髏白骨，想像當日波濤自天而降，眾百姓掙扎逃命、終於葬身澤國的慘狀，都不禁惻然。陳家洛吟道：「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吟罷心想：「白樂天這幾句詩憂國憂民，真是氣魄非凡。我們紅花會現今提劍只是殺賊，那一日提劍指畫而治水，才是我們的心願。」

　　不一日來到潼關，徐天宏和章進兩人分頭到各處街頭牆角查看，不見有餘魚同留下的記號，知他尚未到達，便在一家客店中住了下來，等了三日，始終不見他到來。徐天宏和章進到水陸兩路碼頭查問，都說不見有這麼一位秀才相公。到第四日上，大家一計議，都覺事有蹊蹺，只怕中途出了亂子。潼關一帶占碼頭的幫會是龍門幫，紅花會和他們素無交往，生怕余魚同著了他們的道兒，於是徐天宏拿了自己名帖，去拜訪龍門幫的龍頭大哥上官毅山。

　　上官毅山聽得徐天宏來訪，知他是紅花會七當家、江湖上有名的武諸葛，忙迎接出來。徐天宏說明來意。上官毅山道：「久慕貴會仁義包天，只是貴會一向在江南開山立櫃，無緣結交。要是早知貴會十四當家在黃河中坐船，一定好好接待。我馬上派人去查問。」當著徐天宏的面，立即派出八名弟兄出去，叫四人到河中查詢，四人沿黃河兩岸迎接下去，一見到余十四當家，馬上接待到潼關來。

　　徐天宏見他著力辦事，十分義氣，不住道謝。上官毅山留他在家中居住，徐天宏一定不肯。下午上官毅山前來回拜。陳家洛怕驚動了人，都迴避不見，只徐天宏一人接待。

　　上官毅山當晚大排筵席，給徐天宏接風，遍邀當地武林豪傑作陪。潼關武林人士識得周仲英的人很多，聽說徐天宏是名震西北的鐵膽周之婿，更是傾心結納。有些人私下議論，武諸葛名聞江湖，哪知竟是如此瘦弱矮小，真是人不可以貌相。眾人見他談吐豪爽，很夠朋友，都生敬仰之心。次日上午，上官毅山又到客店拜訪，說手下人並未找到余魚同，但得了一點線索：「據水路上弟兄報知，這幾日征西大軍趕運軍糧，黃河中封船，只怕余十四爺給糧運阻住了。」徐天宏稍覺放心，道了勞。

　　到得晚間，上官毅山又親來通知，說陸上弟兄報知，孟津大街的醉仙樓上，十天前曾有一個相貌怕人的秀才和人打架，把酒樓打得一塌糊塗。徐天宏驚道：「那就是余十四弟，後來怎樣？」上官毅山道：「兄弟派去查訪的人還沒回來，這是他叫人帶來的消息，詳細情形不大清楚。」徐天宏道：「上官大哥如此盡心，真是感激萬分，兄弟給你引見幾位朋友。」於是到隔壁房裡把陳家洛、文泰來、駱冰、章進、周綺都請過來和他相見。上官毅山欣喜異常，雙方互道仰慕。陳家洛道：「十四弟為人精細，決不會使酒鬧事，他既與人打架，定是遇上了仇家，咱們快去孟津。」文泰來道：「對，立刻就走。」上官毅山道：「各位來到潼關，兄弟本應稍盡地主之誼，現今既有急事，兄弟隨伴各位同走一遭。」陳家洛見他重義，也不客氣推辭。上官毅山帶了兩名副手，眾人乘馬急奔孟津而去。文泰來騎了白馬，越眾當先。眾人離孟津還有六十多里，文泰來已回頭迎上，說道：「我去醉仙樓打聽。酒保說確有這回事。和十四弟打架的是本地一個大紳士，叫什麼孫大善人，還有幾個衙門裡的捕快。」上官毅山奇道：「孫大善人今年已六十多歲，不會武功，一向對人客客氣氣，怎會和他打架？」陳家洛道：「後來怎樣？」文泰來道：「後來的事那酒保吞吞吐吐的說不明白。」陳家洛道：「好，咱們快去。」眾人催馬前行，到孟津後上官毅山到醉仙樓去找老闆。那老闆見是龍門幫的龍頭大哥，忙不迭的擺酒招待，絲毫不敢隱瞞，但所說也和文泰來打聽到的差不了多少。那老闆指著欄干和板壁上兵刃所砍痕跡，說是那天打鬥留下來的。那日言伯干要剜余魚同雙目，眼見他手指很將戳到，哈合台忽地伸手抓住言伯干後心，猛力一拉，把他拉得退後了數尺。言伯干大怒，左拳向後撩出，拍的一聲，擊在哈合台右腕之上。哈合台吃痛，疾忙放手。兩人各自縱出一步，拉開架式便要放對。滕一雷搶到兩人之間，銅人一擺，說道：「咱們好朋友莫傷了和氣。」

　　哈合台對言伯幹道：「你要報仇，等我們的事了結之後，你再去找他，我們誰也不幫。這時候你要胡來，那可不行。」滕一雷知道哈合台性情鯁直，說過了的話決不輕易變更，雖然這麼辦不甚妥當，但在外人面前，自己兄弟間不能爭辯，免得給人笑話，當下不作一聲。言伯干情知用武不能取勝，氣忿忿的收了雙環，說道：「終有一日我取了他的雙眼給你瞧瞧。」哈合台道：「那很好，再見啦。」關東三魔押了余魚同便走。言伯干給徒弟解開腿上被點穴道，心頭很不服氣，遠遠跟在後面。

　　巳牌時分，滕一雷等到了孟津，上酒樓吃飯。那酒樓叫做「醉仙酒樓」。滕一雷要了酒菜，與余魚同同席而坐。剛吃了幾杯酒，只聽樓梯上腳步響，上來七八名捕快和一個衣飾考究的老人。那老人叫下不少酒菜，宴請捕快。捕快和酒保都叫他「孫老爺」，言下很是恭敬，看來這人是當地有面子的縉紳。過了一會，又上來四人，哈合台倏然變色，原來言伯干師徒竟也跟著到了。余魚同裝作不見，神色自若的飲酒。滕一雷對哈合台道：「老四，咱們到關內來是給老三報仇，你怎麼反而盡護著仇家，老三他們在九泉之下怕要怪你呢。」哈合台道：「我怎麼護著仇家？我不過見他是條漢子，不許別人胡亂作賤。倘若查明他真是仇家，我首先就取他性命。」顧金標道：「這裡到杭州路遠著呢，他們……」說著向言伯乾等嘴一努：「又不死心，陰魂不散，讓他們剜了他眼睛就是，否則路上必出亂子。」哈合台只是不依，三人吵嚷了起來。哈合台勢孤，一向又是聽大魔滕一雷指揮慣了的，拗不過他們，氣忿忿的站起，道：「老大、老二，我先走一步，在杭州等你們。這個人的事我不管啦！」飯也不吃，大踏步下樓去了。顧金標伸手拉他，被他一摔手，險險跌了一跤。哈合台自幼熟習蒙古摔跤之技，隨手一摔，都是勁道十足。滕一雷道：「老二，莫理他，他是牛脾氣。你看住這個人。」顧金標拔出匕首，翻轉藏在腕底，低聲對余魚同道：「你要逃走，我先給你幾個透明窟窿。」余魚同置之不理。滕一雷走到言伯干桌邊去打招呼、套交情。

　　余魚同見哈合台一去，知道禍在眉睫，望見言伯干臉有喜色，自是滕一雷跟他說了，讓他剜出自己眼珠，一時焦急無計。這時酒保端上一大碗熱騰騰的黃河鯉魚羹，顧金標喝了一口，叫道：「老大，魚羹很鮮，快來喝吧。」余魚同伸出羹匙，也去舀羹，手伸近時突然在碗底一抄，把一碗熱羹劈面倒在顧金標臉上。顧金標正在喜嘗魚羹美味，哪知變起俄頃，一碗熱羹突然飛來，眼上鼻上全是羹湯，痛得哇哇亂叫。余魚同不等他定神，掀起桌子，碗筷菜餚全倒在他身上。顧金標睜不開眼，哪能避讓。滕一雷和言伯乾等忙縱過救援。余魚同又掀翻一張桌子，阻住敵人來路，暗忖此時雖可脫逃，但逃不多遠，勢必又會給追上了，唯有覓地躲避，以待外援，鬧市之中，最穩妥的躲避處莫過於官家監獄。

　　酒樓上登時大亂，酒客紛向樓下奔跑。余魚同縱到那孫老爺面前，拍的一聲，結結實實打了他個巴掌。那孫老爺只覺眼前金星亂冒，坐倒在地。余魚同扯住他鬍子，提了起來，緊緊扭住。眾捕快大驚，奔上救護。余魚同抱住孫老爺不放，向滕一雷等招手道：「老大老二快來啊，我得手啦，你們快來把鷹爪孫趕開。」眾捕快聽得土匪要綁架孫大善人，抽出鐵鏈鐵尺，連叫：「好大的膽子！」向滕一雷等奔來。這幾名捕快哪在滕一雷心上，但孟津是大地方，和捕快衙役一爭鬥，官兵馬上就到。滕一雷暗罵余魚同狡猾，踢倒一名捕快，拉了顧金標飛身下樓。言伯干大叫：「咱們是官兵，來捉強盜的啊！」但混亂中又怎聽得清楚？轉眼間彭三春已打倒了一名捕快，其餘的連連呼哨，招集同伴，遠處噹噹噹銅鑼響起，看來大隊援兵便要趕到。言伯干喝道：「彭師弟，快走！」師徒四人衝下樓去，眾捕快怎攔得住，只用鐵鏈鎖住了余魚同一人。言伯乾等一行四人逃出孟津，找了個荒僻地方休息。彭三春大罵余魚同詭計多端。言伯干陰沉沉的道：「諒這小小孟津衙門，也不能庇護了他，咱們今晚就去劫獄，把這惡賊劫出來痛痛快快的折磨。」彭三春怕官，聽說要劫獄，很是躊躇，可是師兄的話又不敢違拗。到得三更，各人蒙起了臉，向孟津衙門奔來，彭三春落在後面，很不起勁。言伯干知他甚是勉強，也不點破。將近官衙，忽見前面人影一晃，有人一掠而過。言伯干見這人身手甚快，向徒弟叮囑：「小心！」忽然身後有人低呼：「是言兄麼？」言伯干轉過身來，見是滕一雷和顧金標。滕一雷道：「大夥兒齊心來幹，那更好啦。」顧金標道：「咱們不能讓這臭賊痛痛快快的吃一刀就算，先得讓他多受點兒罪。」他臉上給燙起了無數熱泡，對余魚同可恨入了骨。當下六人越牆入內。陳家洛和上官毅山細問醉仙樓的老闆，再也問不出什麼了，只知那秀才後來給捕快鎖了去。陳家洛聽說余魚同被捕，便放了心，就算犯了死罪，官府公文來往，也得耽擱好久才會處決，於是和上官毅山去拜訪孫大善人。

　　孫大善人是當地首富，田莊、當鋪不計其數。他見上官毅山和一個自稱姓陸的公子來訪，心中嚇了一跳，打好了主意，如果龍門幫要錢，只好捨財消災。哪知上官毅山寒暄了幾句之後，口風轉到那天在酒樓鬧事的秀才身上，孫大善人更是吃驚，連稱：「兄弟年紀這麼一大把，素來不敢得罪什麼人，要是江湖上朋友們手頭不便，兄弟一向量力而為，決不敢小氣。」上官毅山道：「那位秀才相公和小弟有點淵源，不知為什麼和孫老爺打了起來。」孫大善人道：「我實在不知，看他們神色，似乎要綁架兄弟。」於是說了當時情形。陳家洛暗忖：「十四弟怎會約人來綁架他，中間一定另有隱情。孟津幾名捕快，又怎能把十四弟逮去，難道此地另有能人？」於是對上官毅山道：「那麼請孫老爺引我們去監獄探探這個秀才。」孫大善人忙道：「這秀才當晚就給人劫出獄去，難道你們不知？」陳家洛更是奇怪，向上官毅出使個眼色，告辭出來，只見許多公差捕快喬裝改扮了，在孫宅前後保護。上官毅山和陳家洛等來到孟津龍門幫頭目家裡，派人到衙門打聽，果然那秀才當晚便給人劫出，還傷了好幾名牢頭禁子。陳家洛雙眉深皺，和徐天宏琢磨了半天，絲毫沒有頭緒。晚飯後眾人到監獄附近踏勘，駱冰忽然一指牆腳，道：「瞧！」眾人一看，喜形於色。上官毅山卻莫名其妙。徐天宏道：「這是十四弟留下的記號，他說給仇人追逼，迫得向西逃避。」章進道：「什麼仇人？定是纏著他的那個少年。」徐天宏道：「這少年的武功不及十四弟，局面不致如此緊急，料來另有別情。」文泰來道：「咱們快去。」

　　眾人向西尋去，到了郊外，在一株大樹腳邊記號又現，但見畫得潦草異常，顯得處境十分危急。眾人加緊腳步，在一條通到山中的岔路邊又見到了記號。

　　文泰來和章進當先奔馳入山，沿途只見所畫的記號愈來愈不成模樣，有時只是隨手一鉤一畫。轉了幾個彎，章進忽然咦的一聲，縱上前去，在一株小樹上拔下一枝竹箭。文泰來和徐天宏同時叫了出來。他二人久歷江湖，見多識廣，認得這是湖南辰州言家拳的獨門暗器。文泰來怒道：「原來追逼十四弟的是言伯幹這奸賊。」這時駱冰又從樹叢中發見了幾枝竹箭。周綺忽然驚呼一聲，指著地下。眾人看時，見是點點血跡。沿著血點追尋過去，撥開樹叢，忽見黑黝黝的一個山洞。山洞淺小，僅足容身，洞旁竹箭、鋼鏢、飛錐、小鋼叉等落了一大堆，想見余魚同那日受人圍攻時打得十分激烈。眾人十分擔憂，不知他性命如何。

　　徐天宏和文泰來撿起各種暗器細看，鋼鏢和飛錐武林常見，瞧不出用者身份，發小鋼叉的人卻極少，不知是何等人物。從諸般暗器看來，圍攻余魚同的至少也有四五人。那天滕一雷、顧金標、言伯乾等六人越牆入獄，想找獄卒逼問監禁余魚同的所在。宋天保忽然腳下一絆，險些跌了一交，俯身看時，見一人給反背綁在地下，忙提他起來，晃亮火折，見是個身穿號衣的獄卒，口中塞著什麼東西，眼睛骨碌碌的亂轉，說不出話來。言伯干右手掐住他喉嚨，左手挖出他口中之物，卻是兩塊繡花手帕。言伯干低喝：「今天抓來的秀才關在哪裡？快說！你一叫就掐死你。」那獄卒嚇得不住發抖，說道：「在……在那邊第三……第三間牢房。」言伯干懶得再綁他，手下使勁，獄卒頓時閉氣而死。滕一雷道：「快去，怕已有人先來劫獄。」

　　眾人趕到牢房，果然聽得有銼物之聲。顧金標晃亮火折，見一個黑衣人蹲在余魚同身邊，顯是他朋友前來救人。余魚同見到火光，叫道：「有人來。」黑衣人並不理會，銼得更緊。滕一雷低喝：「是誰？」黑衣人突然躍起，回身一劍，這一劍又快又準，寒光閃處，劍鋒已及面門。滕一雷身子雖胖，動作卻極迅捷，右手銅人疾向劍刃壓下。黑衣人手上劇震，虎口發痛，知道對方力大異常，不敢戀戰，回劍向覃天丞刺去。覃天丞一讓，黑衣人已跳出牢房。言伯幹道：「別追，劫人要緊！」這麼一交手，滿牢獄卒都已驚醒，知道有人劫獄，登時大亂。滕一雷在牢門口一站，喝道：「你們快銼，我在這裡抵擋。」言伯干和顧金標各自拿出鐵銼，同時使力，不一刻已把鎖住余魚同手腳的鐵鏈銼斷。

　　言伯干扣住余魚同脈門，和彭三春兩人合力抬出牢房。衙役軍士湧上來攔截，都被滕一雷揮銅人打傷。眾人見他猛惡，不敢近前，只在遠處吶喊。顧金標當先開路，宋天保、覃天丞斷後，擁著余魚同越牆而出。哪知監獄外已有大隊軍士守候，刀槍並舉，圍了上來。顧金標、言伯干、彭三春分頭迎敵，砍傷了幾名，但官兵人眾，吶喊殺上。

　　混戰中突然牆角一條黑影飛出，奔到余魚同身邊。覃天丞過來攔阻，那人手一揚，覃天丞只感到胸口劇痛，已中了什麼暗器，支持不住，蹲下地去。宋天保一呆，那人已拉了余魚同逃走。宋天保大叫：「師父，那……那人逃啦！」余魚同卻並不急退，蹲在地下匆匆畫了些記號。言伯干撲將過去，斜刺裡突然一劍刺到。言伯干舉環一鎖，那人劍法奇快，早已變招，拆不兩招，余魚同把一名軍官拉下馬來，躍上馬背，縱馬馳近，大叫一聲，向言伯干迎面衝來。言伯干向旁躍開，余魚同拉住使劍人的手，將那人提上馬背，兩人一騎，向西奔去。

　　這時滕一雷已翻出牆外，見余魚同逃走，暗罵言伯干師徒無用，大叫：「快追！」彭三春和宋天保左右挾住了覃天丞，向余魚同馬後趕去。他們腳下甚快，奔出數里，已把官差拋在後面。眾官差眼見追不上，便收兵回去了。滕一雷等趕了一陣，功夫便即分出高下，滕一雷遙遙在前，顧金標和他相距不遠，言伯干卻已被拋在後面，彭三春等是更加落後了。滕一雷在遼東雖然養尊處優，功夫卻沒擱下，輕功著實了得。山路馳馬不便，余魚同的馬上騎了兩人，那馬又非良馬，追逐了一會，滕一雷越趕越近。黑暗中那馬突然踏入山道中一個小坑，左足跪了下去，頭一低，把余魚同拋下馬來。余魚同一個觔斗，輕輕落下。馬上那人一提韁繩，那馬哀嘶一聲，竟沒站起，原來左腿脛骨已經折斷。那人見滕一雷追近，飛身下馬，和余魚同穿入樹叢。行不數步，見前面有個山洞，兩人躲了進去。

　　余魚同歎道：「李師妹，又是你來救我。」那黑衣人便是李沅芷。她跟隨紅花會人眾，忽然不見了余魚同，略一凝思，猜到他必是改走水路，便沿著黃河上溯尋訪。到得孟津，在茶館酒樓中聽得到處都談論醜臉秀才綁架孫大善人不遂之事，於是半夜裡前來劫獄，那名獄卒就是被她綁住的。李沅芷救出了余魚同，芳心喜慰，教余魚同躺下養神，自己在洞口守禦。余魚同坐在地上，望著她俏生生的背影，感慨萬千，一陣寒風吹來，只見她微微一顫，便脫下長袍，給她披在身上。李沅芷自識得這位師哥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對自己稍示憐惜之情，不由得回頭嫣然一笑，身上心頭，溫暖異常。正要說話，忽然前面颼的一聲，一枝竹箭射了過來。余魚同見她沒察覺暗器襲到，忙伸手將她一推，左手接住竹箭，叫道：「留神暗器！」話聲未畢，外面又擲了一塊飛蝗石進來。李沅芷閃身接住，只聽得外面喝罵：「奸賊，快滾出來，免得大爺動手。」同時幾個黑影迫近洞口。余魚同提起竹箭箭尾，用打甩手箭手法向黑影擲去，一人呼痛跳開，卻是彭三春胯上中箭。滕一雷等以敵暗我明，不敢過份迫近，諸般暗器紛紛向洞裡擲去。余魚同和李沅芷縮在一邊，撿起落在洞內的飛鏢小叉，在敵人攻近時就還敬一枝。李沅芷靠在余魚同身上，雖然情勢危急，反覺實是生平未歷之佳境，山洞寒冷黑髒，洞外強敵環攻，然而提督府中的繡樓香閨卻無此溫馨。余魚同低聲問道：「咱們怎生出去？」李沅芷笑道：「何必出去？反正他們又攻不進來。」余魚同急道：「天明了怎麼辦？」李沅芷聽他語氣焦急，笑道：「好，我想法子……喂，暗器來啦！」余魚同向後急縮，又是一柄小鋼叉釘在腳邊地上。顧金標氣憤之極，兩柄小叉發出，使動鋼叉護住門面，搶到洞口。李沅芷揚手發出三枚芙蓉金針。暗器細小，又在黑暗之中，本難閃避，但她發針手法未臻化境，顧金標總算及時發覺，猛一縮頭，兩針落空，只一針刺進頭髮，刺傷了頭皮。他頭頂刺痛，想到這類細微暗器多半帶有劇毒，心中一駭，疾忙跳開，拔下金針，亮火折看時，見針尖之血並非黑色，知道無毒，這才放心。

　　滕一雷接過金針一看，氣得哇哇大叫，說道：「老三頭骨上釘的，不就是這種金針？原來害死他的就是這奸賊。」那日焦文期被陸菲青以金針射瞎雙目，屍首過了幾年才給人在山谷中發現，其時面目早已腐壞，只從他兵器和衣飾上才認了出來，臉上肌肉爛去，露出幾枚金針牢牢的釘在頭骨之上。當日陸菲青以一把金針擲在焦文期臉上，大部分拔回，但深入肉裡的幾枚卻未起出。韓文沖信中曾詳述此事和金針形狀。豈知當時殺焦文期的固然不是余魚同，而今日射傷顧金標的也並不是這金笛秀才。

　　滕顧兩人憤怒異常，攻得更緊，但害怕金針厲害，不敢再竄近洞口。李沅芷眼望洞外禦敵，說道：「你幹麼避開我？難道你見到我就討厭嗎？」余魚同道：「李師妹，你幹麼現下說這些話？咱們脫了險之後再說行不行？」李沅芷默然不語，過了一會，說道：「那時候你又要避開我了。」余魚同聽她語氣淒楚，心中一動，頗感歉仄。突然蓬的一聲，一個火光擲在洞口，余魚同一呆，火把中只見她俏臉含怨，淚珠瑩然，一張雪白的臉被火光一迫，更覺嬌艷。

　　李沅芷叫道：「他們要用煙薰。」她縱身出去想踏滅火把，敵人暗器紛紛攢擊，只得退回。不出她所料，言伯干和宋天保果然割了不少草來，擲在火把上，濃煙升起，順風湧進山洞，把兩人薰得不住咳嗽。不久火把漸熄，煙卻越來越濃。李沅芷知道在洞中無法再呆，說道：「你守住洞口。」把劍交給余魚同，退到他身後。余魚同聽到背後衣衫抖動之聲，不知她在幹什麼，回頭一望。李沅芷忙叫：「回過頭去！」余魚同大為奇怪，原來煙霧中見她在解外衣。這時他雙目被濃煙薰得不住流淚，強自撐住。

　　李沅芷走上前來，接過長劍，把一件長衣擲在他身上，說道：「快穿上。」余魚同想問。李沅芷連催：「快穿，快穿。」見他穿了，又把劍交給了他。

　　這時濃煙漸弱，又是一個火把擲了過來，這次的火把更旺，照得一片明亮。李沅芷道：「咱們分頭走，你千萬不可跟我。」不等余魚同回答，已空手縱出洞去。余魚同大驚，伸手急拉，卻沒拉住。

## 第13回　吐氣揚眉雷掌疾　驚才絕艷雪蓮馨

　　陳家洛等一行在山洞附近察看，又發見了煙薰火焚的痕跡，可是余魚同性命如何，去了何方，卻無絲毫端倪。文泰來憂心如焚，把幾枝竹箭在手中折成寸斷。駱冰道：「十四弟機警得很，打不過人家定會逃走，咱們煩上官大哥多派弟兄在附近尋訪，必有頭緒。」上官毅山道：「文四奶奶說得對，咱們馬上回去。」眾人回到孟津，上官毅山把當地龍門幫得力的弟兄都派了出去，叮囑如發見可疑眼生之人，立即回報。挨到初更時分，眾人勸文泰來安睡。徐天宏道：「四哥，你不吃飯，不睡覺，要是須得立即出去相救十四弟，怎有精神對敵？」文泰來皺眉道：「我如何睡得著？」又等了一會，上官毅山走進房來，搖頭道：「沒消息。」徐天宏道：「這幾天中可有什麼特異事情？」上官毅山沉吟道：「只曾聽人說，西郊寶相寺這幾日有人去囉唆吵鬧，還說要放火燒寺。我想這事和十四爺一定沒有關係。」眾人心想，和尚與流氓爭鬧事屬尋常，無論如何牽扯不到余魚同身上。當下言定第二日分頭再訪。

　　文泰來在床上翻來覆去，想起余魚同幾次捨命相救的義氣，熱血上湧，怎能入夢？見身旁駱冰睡得甚沉，於是悄悄起身，開窗跳出房去，心想：「我到處瞎闖一番，也好過在房中睡覺。」展開輕功疾奔，不到半個時辰，已在孟津東南西北各處溜了一遍，鬱積稍舒，忽見黑影閃動，一個人影向西奔了下去。他精神一振，提氣疾追。

　　那人影奔跑一陣，輕輕拍掌，遠處有數人拍掌相應。文泰來見對方人眾，悄悄跟蹤。那人一路向西，不一刻已到郊外。四周地勢空曠，文泰來怕他發覺，遠離相隨，行了七八里，那人向一座山崗上走去，於是跟著上山，望見山頂有座屋宇，知道那人定是向屋走去，於是不再跟隨，在樹叢中一躲，抬頭望時，不禁大失所望，原來那屋宇是座古廟，廟額匾上三個大字，於朦朧微光中隱約可辨：「寶相寺」。文泰來低呼：「倒霉！」跟了半天，跟的卻是要跟寺中和尚為難的流氓。轉念一想，既然來了，便瞧瞧到底誰是誰非，要是有人恃強凌弱，不妨伸手打個抱不平，聊洩數日來胸中惡氣，於是溜到廟邊，越牆入內，從東邊窗內向大殿望去，見一個和尚跪在蒲團上虔誠禮佛。過了一會，那和尚慢慢起來，回過頭來，文泰來眼見之下，不由得驚喜交集。滕一雷等見火光中一人穿著長衫、蒙了臉從洞中竄出，忙上前兜截。那人喝道：「金笛秀才在此，你們敢追來麼？」滕、顧、言三人對他都欲得之而甘心，不再去理會洞中那黑衣人，一齊急步追趕。滕一雷腳步最快，轉眼間已撲到那人身後，獨腳銅人前送，一招「毒龍出洞」，直向他後心點去。那人縱出一步，回手一揚，滕一雷急忙倒退，怕他金針厲害。那人其實是李沅芷，她披了余魚同的長衫，要引開敵人，好讓余魚同脫逃，手中扣了金針，敵人追近時便發針抵擋。滕一雷武功雖高，可是在黑暗之中，實在懼怕這無聲無影的細微暗器，只得遠遠跟住，卻也毫不放鬆，直追到孟津市上。相持了半夜，其時天色已明。李沅芷見一家客店正打開門板，便闖了進去。店伴嚇了一跳，張口要問，李沅芷掏出一塊銀子往他手裡一塞，說道：「給我找一間房。」店伴手裡一掂，銀子總有三四兩重，便不多問，引她到了東廂一間空房裡。李沅芷道：「外面有幾個債主追著要債，你別說我在這裡。我只住一晚，多下來的錢都給你。」店伴大喜，笑道：「你老放心，打發債主，小的可是大行家。」店伴剛帶上房門出去，滕一雷等已闖進店來，連問：「剛才進來的那個秀才住在哪裡？咱們找他有事。」店伴道：「什麼秀才？」言伯幹道：「剛才進來的那個。」店伴道：「大清早有什麼人進來？你老人家眼花了吧。秀才是沒有，狀元、宰相倒有幾個在此。」顧金標大怒，伸手便要打人，滕一雷忙把他拉開，悄聲道：「咱們昨晚剛劫了獄，這時風聲一定很緊，快別多事。」言伯干對店伴道：「好，我們一間間房挨著瞧去，搜出來要你的好看。」店伴道：「啊喲，瞧你這副凶相，難道是皇親國戚？」這時掌櫃的也過來查問了。顧金標不去理他，一把推開，闖到北邊上房門前，砰的一聲，踢開房門。房內一個大胖子吃了一驚，赤條條的從被窩中跳了出來。顧金標一見不對，又去推第二間房的門。那大胖子滿口粗言穢語，顧金標的十八代祖宗自然是倒上了霉。

　　客店中正自大亂，忽然東廂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美貌少女走了出來。言伯干回頭一望，只覺這少女美秀異常，卻也不以為意，仍是挨房尋查。李沅芷換了女裝，笑吟吟的走出房外，剛到街上，只見一隊捕快公差蜂擁而來，原來得到客店掌櫃的稟報，前來拿人了。

　　余魚同見勁敵已被引開，持劍出洞。彭三春和宋天保、覃天丞上前夾攻。余魚同展開柔雲劍術，三四招一攻，又把本已受傷的覃天丞左臂刺傷，乘空竄出。彭三春三節棍著地橫掃，余魚同身子縱起，三節棍從腳下掠過，忽然「啊喲」一聲，向前摔倒。彭三春和宋天保大喜，雙雙撲來，滿擬生擒活捉，不料想他突然回身，左手一揚，一大把灰土飛了過來，彭宋二人登時滿臉滿眼儘是塵沙。彭三春著地滾出數步，宋天保卻仍然站在當地，雙手在臉上亂擦。余魚同挺劍刺進他的左腿，轉身便走。這些灰土就是他們燒草薰洞時留下來的。彭三春擦去眼中灰土，只見兩個師侄一個哼，一個哈，痛得蹲在地下，敵人卻已不知去向。彭三春又是氣惱，又是慚愧，給兩人包紮了傷口，叫他們在山洞中暫時休息，自己再出去追蹤，沿山道走了七八里路，卻遇見了言伯干、滕一雷等人。哈合台又和他們在一起了，還多了一個不相識的，這人四十上下年紀，背著個鐵琵琶，腳步矯健，看來武功甚精。言伯干見師弟在路上東張西望，神態狼狽，忙上前相問。彭三春含羞帶愧的說了，幸好滕一雷等三人也是一無所獲，大家半斤八兩。回到山洞，言伯干給彭三春引見了，那背負鐵琵琶之人便是韓文沖。他在杭州給紅花會擺佈得哭笑不得，心灰意懶，王維揚要他回鎮遠鏢局任事，他無論如何不肯，反勸總鏢頭及早收山。王維揚和張召重在獅子峰一戰，死裡逃生，心想此後幫紅花會固然不行，跟他們作對也是不妥，事在兩難，聽韓文沖一說，連聲道：「對，對！」便即北上，去收束鏢局。韓文沖自回洛陽，滿擬從此閉門家居，封刀退出武林，哪知卻在道上遇見了正要上杭州去找他的哈合台。他不願再見武林朋友，低頭假裝不見，但他的鐵琵琶極是起眼，終於躲不開，給哈合台認了出來。兩人在客店中一談，韓文沖把焦閻三魔送命的經過詳細說了，哈合台才知金笛秀才和紅花會果然不是他們仇人，他對余魚同很有好感，忙約韓文沖趕去解救。韓文沖不想再混入是非圈子，但哈合台說，只有他去解釋，滕顧兩人才不致跟余魚同為難，否則傷了此人，日後紅花會追究尋仇，他焉能置身事外？韓文沖一想不錯。兩人趕到孟津，正逢滕一雷等從客店中打退公差奔出。五人會合在一處，回頭來找山洞中的黑衣人。余魚同逃離險地，心想仇人中三個好手都追李沅芷去了，她一個少年女子，如何抵擋，心中甚是憂急，一路尋找，不見影蹤，尋到孟津郊外，知道公門中識得自己的人多，不敢尋將下去，挨到晚上，闖到一家小客店歇了。這一晚又哪裡睡得著？心下自責無情，李沅芷兩次相救，然而眼前心上，仍然儘是駱冰的聲音笑靨，遠遠聽得「的篤、的篤、鏜鏜」的打更聲，卻是已交二更天了。

　　正要朦朧合眼，忽然隔房「東弄」一響，有人輕彈琵琶。他雅好音律，側耳傾聽，琵琶聲輕柔宛轉，蕩人心魄，跟著一個女人聲音低低的唱起曲來：「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憂，不重不輕證候，甘心消受，誰教你會風流？」他心中思量著「多情便有多憂」這一句，不由得癡了。過了一會，歌聲隱約，隔房聽不清楚，只聽得幾句：「……美人皓如玉，轉眼歸黃土……」出神半晌，不由得怔怔的流下淚來，突然大叫一聲，越窗而出。

　　他在荒郊中狂奔一陣，漸漸的緩下了腳步，適才聽到的「美人皓如玉，轉眼歸黃土」那兩句，盡在耳邊紫繞不去，想起駱冰、李沅芷等人，這當兒固然是星眼流波，皓齒排玉，明艷非常，然而百年之後，豈不同是化為骷髏？現今為她們憂急傷心，再過一百年想來，真是可笑之至了。想到這裡，不禁心灰意懶，低頭亂走，見前面山腳下一棵大樹亭亭如蓋，過去坐在樹下休息一陣。連日驚恐奔波，這時已疲累非凡，靠在樹上，朦朦朧朧的便睡著了。

　　睡夢中忽聽得鐘聲鏜鏜，一驚而醒，一抽身邊金笛沒抽到，想起早已被顧金標搶去，不覺啞然。這時天已黎明，鐘聲悠長清越，隱隱傳來。他睡了半夜，精神已復，心想：「暮鼓晨鐘，真是發人深省。」信步隨著鐘聲走去，原來是山崗上一所寺院中所發。依著山道上崗，見廟宇已頗殘破，匾額上寫著「寶相寺」三字。走進大殿，見殿上一尊佛像，垂頭低眉，似憐世人愁苦無盡，心下感慨，只見四壁繪滿了壁畫，正待觀看，一個老和尚迎了出來，打個問訊，道：「居土光降小寺，可有事麼？」余魚同一怔，道：「在下到處遊山玩水，見寶剎十分清幽，想借住數日，納還香金，不知會打擾麼？」那老僧道：「小寺本為十方所捨，居士要住，請進來吧。」命知客僧接待到客房裡，素面相待。余魚同吃過麵後，又睡了兩個時辰。睡醒起來，紅日滿窗，已是正午，佛殿上傳來木魚之聲。出得房來，想下崗去找李沅芷，經過殿堂時見到壁畫，駐足略觀，見畫的是八位高僧出家的經過，一幅畫中題詞說道，這位高僧在酒樓上聽到一句曲詞，因而大徹大悟。余魚同不即往下看去，閉目凝思，那是一句什麼曲詞，能有偌大力量？睜開眼來，見題詞中寫著七字：「你既無心我便休」。這七個字猶如當頭棒喝，耳中嗡嗡作響，登時便呆住了。

　　癡癡呆呆的回到客房，反來覆去的念著「你既無心我便休」七字，一時似乎悟了，一時又迷糊起來。當日不飲不食，如癲如狂。知客僧來看了幾次，只道他病了，勸他早睡。余魚同睡在床上，聽寺外風聲如嘯、松濤似海，心中也像波浪般起伏不定，二十三年來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中秀才、殺仇人、走江湖、行俠仗義，不知經歷了多少危險，卻一直無憂無慮，逍遙自在，哪知在太湖總舵中有一日陡然遇見了這個前生冤孽，從此丟不開，放不下，苦惱萬分。回想駱冰對待自己，何曾有過一絲一毫情意？你既無心，我應便休，然而豈能便休？豈能割捨？心緒煩躁，坐起來點亮了燈，見桌上有一部經書，乃是從天竺最早傳到中國的《四十二章經》。隨手一翻，翻到了經中「樹下一宿」的故事，敘述天神獻了一個美麗異常的玉女給佛，佛說：「革囊眾穢，爾來何為？」看到這裡，胸口猶似受了重重一擊，登時神智全失，過了良久，才醒覺過來，心想：「佛見玉女，說她不過是皮囊中包了一堆污血污骨，我何以又如此沉迷執著？」當下再不多想，衝出去叫醒老僧，求他剃度。

　　那老僧勸之再三，余魚同心意愈堅。老僧拗他不過，次日早晨只得集合僧眾，在佛前和他剃度了，授以戒律，法名空色。余魚同禮佛誦經，過了幾天清靜日子。這一日跪在佛前做早課，默念我佛慈悲，普渡眾生，心頭清涼明淨，真似一塵不染。忽然背後一人用江湖黑話說道：「孟津周圍都找遍了，這合字在這裡又沒垛子窯，能扯到哪裡去呢？」余魚同一驚：「這聲音好熟。」又聽得另一人陰森森的道：「就是把孟津翻個身，也要找到這小賊。」余魚同一咬牙，心道：「好，你們終究尋來了。」原來這時滕一雷和言伯乾等人已站在他的身後。他一動不動，聽哈合台和顧金標在他背後激烈爭辯。哈合台力主即刻動身，到回部去找霍青桐報仇，顧金標不依，定要先找余魚同。不久聽得言伯干詢問住持，有沒有一個醜臉秀才到寺裡來過。住持一呆，支吾其詞。言伯幹起了疑心，闖到後院各房中去搜查，在僧房中找到了李沅芷那件黑衫。言伯干立即變色，回出來嚴詞質問。住持說：「那秀才相公早已不在了，你們永遠找不到這秀才了。」余魚同站起身來，敲著木魚，慢慢走向後殿。言伯幹起了疑心，向宋天保一努嘴。宋天保會意，直跟進去，叫道：「喂，你那和尚，我有話說。」余魚同不理，腳下加快。宋天保追上去伸手抓他後心。余魚同身子一側，僧袍左袖揮起，拂向他臉。宋天保疾忙後退，只覺脅下奇痛，原來已被木魚槌重重戳了一記，叫道：「哎啃，好痛！」蹲下地來。余魚同念道：「阿彌陀佛，痛是不痛，不痛是痛！」敲著木魚，走向後院去了。

　　言伯乾等聽木魚篤篤之聲漸遠，卻不見宋天保出來，忙撇下住持搶到後殿，見他坐在地上，愁眉苦臉的按住脅下。彭三春喝道：「坐在這裡幹什麼？那和尚呢？」宋天保說不出話，滿頭大汗，向後面一指。彭三春和顧金標向後追去，除了廚下有個火工，此外不見有人。言伯干拉起宋天保，看他脅下傷處，只見烏青了一塊，傷勢竟自不輕，忙問：「那和尚傷的？」宋天保點點頭。言伯干又問：「那和尚是怎樣一個人？」宋天保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他始終沒見到和尚一面。這時滕一雷已把住持抓了進來，覺他手腳軟弱無力，知他不會武功，喝問：「剛才那和尚是哪裡來的？」住持推說是外地來的掛單和尚，不知來歷。滕一雷等雖然疑心，但問了半天，問不出結果，只得罷了。言伯干說要放火燒寺，那住持很有骨氣，並不畏懼。滕一雷一使眼色，眾人退出寺去。滕一雷道：「這廟裡有點古怪，咱們晚上來探。」眾人到附近鄉村中買些麵食吃了，晚上越牆進寺，窺探了一個多時辰，毫無動靜。第二天哈合台嚷著要到回部找霍青桐，顧金標不死心，記著潑羹之恨，又到寺裡和住持爭執了一回，對哈合台道：「今晚如再找不到那惡和尚，明天一早就依你動身。」文泰來夜中所見到的黑影，便是滕一雷和言伯幹那批人。

　　文泰來見那和尚回過頭來，滿臉傷疤，竟是十四弟余魚同，又驚又喜：「他怎麼躲在此地，做了和尚？」心下大疑，且不招呼，縮在一旁觀看動靜。就在此時，蓬的一聲，殿門推倒，七八個人闖了進來，文泰來只識得言伯干一人，想起這人在鐵膽莊捉拿自己，後來在涼州又對自己肆意侮辱，仇人一見，怒火上衝，暗道：「菩薩有靈，教這賊子今日撞在我手裡！」滕一雷等奔進大殿，各舉兵刃，在余魚同身周圍住。哪知他跪在佛像面前，對敵人毫不理會，雙手合十禱告：「弟子罪孽深重，招引邪魔外道，滋擾清淨佛地，我佛慈悲。」眾人見他如此，頗為訝異。言伯干一把抓住他右臂，喝道：「搗什麼鬼，走吧！」寺中住持和僧眾聞聲起來，見這干人手執明晃晃的兵器，猶似凶神惡煞一般，都躲在殿後，不敢出來。余魚同並不抵抗，跟著言伯干便走。覃天丞搶到前面，拉開殿門。大門開處，只見一人默不作聲的擋在門口。眾人出其不意，都退後了一步，只見這個人身穿灰布衫褲，腰中紮了一條布帶，圓睜雙眼，虎虎生威。

　　言伯干認得他是文泰來，這一驚非同小可，此人越獄之事，他還未知曉，喝道：「你……你是奔雷……」話未說完，文泰來右掌已向他手腕擊下，這一招快得異乎尋常，言伯幹不及招架退縮，急忙鬆手，手腕已被拂中，余魚同也被他扯了過去。言伯干跳出兩步，才覺到手腕上一陣劇痛，似乎骨頭都已斷了幾根。滕一雷等七人都未見過文泰來，但見他手法快得出奇，不免心驚。滕一雷一擺銅人，站在門口，心想己方共有八人，有五人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對方再厲害，也敵不過人多，搶在門口截攔，以防敵人逃走。

　　文泰來把余魚同拉過，一齊躍到殿左。余魚同叫道：「四哥，你……」文泰來道：「受傷了嗎？」余魚同道：「沒有。」文泰來道：「好，咱哥倆今日打個痛快。」余魚同還想說話，宋天保和覃天丞已各挺兵刃撲了上來。

　　文泰來一見二人身法，知是辰州言家拳一派中人，他本就嫉惡如仇，這幾個月來又遭到生平從所未有的屈辱，這時下手再不容情，身子一晃，已竄到了宋覃兩人背後。兩人兵刃尚未砸下，敵人忽已不見，正要收招轉身，後領已被抓住。彭三春站得最近，三節棍「毒蛇出洞」，向文泰來後心點來。文泰來雙手抓住兩人，陡然轉身，把兩人提著打了個圈子，大喝一聲，猶如晴空打了個霹靂。彭三春一驚，三節棍嗆啷啷一聲掉在地下。大喝聲中，文泰來雙臂平舉，用力合攏，覃宋兩人頭蓋碰頭蓋，砰的一聲，撞得血肉模糊，腦漿迸裂。文泰來毫不停手，提起兩具屍體向敵人擲去，顧金標等躍開避過。言伯干畢竟師徒關心，伸手接住了覃天丞，卻沒餘裕想到是具屍體。這只是剎那間之事，彭三春嚇得糊塗了，手足無措，既不拾棍，也不逃開。文泰來踏上一步，左手反手一拳，彭三春舉臂擋格，喀喇一聲，臂骨早斷。文泰來左手已順勢抓住他胸衣。彭三春情急拚命，飛起鴛鴦連環腿，向他胸口踢來。文泰來右手如風，一把抓住他左腳，左手推下，右手上舉，把他倒提起來。顧金標和言伯干雙雙來救。文泰來又是猛喝一聲，雙手用力向地下打樁般一錘，彭三春頭蓋撞在佛殿的青石板上，焉得不碎？這兩招迅速已極，彭三春本來是連環雙腿，左腳踢出，右腳隨上，哪知頭蓋撞破之後，右腳方才踢出。奔雷手大展神威，頃刻間連斃三敵，眼見顧金標和言伯干左右攻來，知道這兩人乃是勁敵，迥非適才三人可比，忽地退後一步，順手舉起供桌上的一隻大香爐，向顧金標猛擲過去。這香爐重達七八十斤，加上這急擲之勢，顧金標哪裡敢接，忙斜身閃避。香爐急擲之勢不停，直向滕一雷飛去。滕一雷被顧金標遮住目光，等他躍開時，香爐已到眼前。哈合台急叫：「老大，留神！」滕一雷不及避讓，提起獨腳銅人猛力一擊，只見砰的一聲大響，石香爐被擊成數塊，石屑香灰四處亂飛。這時言伯干和文泰來已交上了手。余魚同搶起一個鼓槌，站在文泰來身後衛護。滕顧兩人臉上都被石屑擦傷數處。顧金標挺叉上前，正要加入戰團，文泰來身法如風，在言伯干臉前虛晃一掌，倏地搶到了哈合台身邊。他觀看情勢，雖然已斃三人，仍是敵眾我寡，而且其餘五人武功似乎均非泛泛，必須出其不意再傷數人，才能取勝。他見哈合台與韓文沖兩人站得較遠，突然縱身過去，發掌打向哈合台後心。哈合台一矮身，讓開了這掌，反手勾拿敵腕。文泰來見他手法快捷，「咦」了一聲，左掌橫過他面門，斜擊對方項頸。哈合台又是一低頭，伸手抓他手腕。文泰來見他每招出手都是擒拿手，可是手法甚怪，頗感驚奇。

　　哈合台和文泰來拆了兩招，兩次都沒勾住他手腕，這本是他百不失一的絕技，心中一驚，蓬的一聲，背上已中了一掌。文泰來見這一掌居然沒能將他打倒，更是驚奇，卻不知哈合台雖在遼東多年，仍是依照蒙古人習俗，穿著牛皮背心。

　　這一掌如中敗革，文泰來還道他練有奇特功夫，哈合台卻也一直痛到了前心，突往地下一坐，伸臂來抓文泰來腰側。文泰來右掌翻過，「電母照鏡」，橫擊對方臉頰。哈合台一側頭，已抓住他右腕，抬手把他甩起，正要擲向地下，忽然手腕一麻，半身酸軟。余魚同見文泰來遭危，大驚上來搶救，剛縱出一步，忽見文泰來落在地上，已把哈合台夾在腋下，原來文泰來順手點中了他的穴道，反手擒住，雙手一送，將他直砸了出去。余魚同急叫：「四哥，那是朋友！」哈合台頭前腳下，平平向巨鐘撞去。滕一雷和顧金標站在門口，搶來相救已然不及。文泰來聽余魚同一叫，倏然如箭般撲上去，去勢竟比哈合台飛身撞出更快，便在千鈞一髮之際，伸手抓住他右足皮靴，硬生生的抓了回來，左掌在他「肩井穴」一拍一揉，拉起站住，說道：「啊，是朋友，對不住。」哈合台死裡逃生，怔怔的站在當地。滕一雷和顧金標突見文泰來救了盟弟性命，本來雙雙撲上拚命，忽地收住，滕一雷把哈合台扶在一旁。余魚同叫道：「小心後面！」文泰來猛覺腦後風生，回身一個掃堂腿，不避不讓，先踢敵人。言伯干雙手鋼環叮噹一碰，和身躍起，右環護身，左環平身，掃向文泰來腰骨，將要掃到，忽地收住，右環陡然發了出去。文泰來大喝一聲，伸手奪環。這次仇人相見，不見死活不收手，佛殿中燈火黯淡，如來佛俯首低眉，望著座前兩人狠惡拚鬥。余魚同靠在佛像一旁，滕一雷、顧金標、哈合台、韓文沖四人站在門口，面向殿裡。大殿上橫著三具屍首，都是頭蓋破裂，血肉模糊。言伯干見滕一雷等居然並不上前相助，心中憤怒異常，把雙環使得呼呼風響。他拳法上固有獨得之秘，在這對雙環上也是下了數十年苦功。文泰來和他拆了十餘招，見他攻守嚴密，動作迅捷，頗有法度，猛喝一聲，雙掌翻飛，拳法已變。每一拳掌之出都是猛喝一聲，或先呼喝而掌隨至，或拳先出而聲後發，或拳聲齊作，或有聲無拳，喝聲和掌法拳招搓揉一起，身法愈快，喝聲愈響，神威逼人，言伯干漸見不支。

　　文泰來這路「霹靂掌」的掌風喝聲之中，隱隱蓄有風雷之勢。言伯干支撐到此刻，已是全身大汗淋漓，雙臂發麻，雙環交叉，退後一步，他知文泰來必定搶攻，果然對方毫不放鬆，踏步發掌。言伯干雙環「白燕剪尾」，右環本來在左，左環本來在右，這時驀地向兩旁豁開，眼見敵人一條前臂便要被雙環砸斷。哪知文泰來將計就計，伸掌直按向他胸前。言伯干知道這一掌如被按上了不死也傷，只得回過左環，擋在胸前，右環反砸敵肩。文泰來大喝一聲，五指一彎，已抓住鋼環，跟著飛快繞到敵人身後。言伯干呆得一呆，右環也已被抓住。文泰來用力扳轉，言伯干雙手彎了過來，如不放手，雙手立斷，只得鬆了十指，一對鋼環已落入對方手中，疾忙向前縱出三步，方才回身。

　　文泰來喝道：「還你的！」雙環向他擲去。這一下勁道大得出奇，言伯干雖見兵刃飛回，然而耳聽風聲勁急，眼見鋼環來勢凌厲，若是伸手去接，手指非折斷不可，忙向右閃避，當當兩聲大響，雙環嵌入了巨鐘。滕一雷、顧金標等不自禁的同聲喝彩。

　　言伯干忽然兩目上翻，雙臂平舉，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縱躍過來，行動儼如殭屍。這是言家拳中的一路奇門武功，混合了辰州祝由科的懾心術而成。他雙目如電，勾魂懾魄的射向敵人，兩臂直上直下的亂打，膝頭雖不彎曲，縱跳卻極靈便。文泰來和他目光一接，機伶伶的打個冷戰，心中一震，急忙轉頭，展開霹靂掌，接戰他這江湖上罕見的「殭屍拳」，又拆了十餘招，一聲猛喝，突然跳開。言伯干兩眼發直，如同醉酒，身子不住搖晃，忽然流下淚來。眾人正感奇怪，他「哇」的一聲，一股鮮血從口中直噴而出，身子僵直，站著不再動了。

　　眾人見他如此陰森可怖，均覺有一陣寒氣迫人而來。文泰來見他流淚吐血，也就不再追迫。余魚同道：「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你去吧！」言伯干雙目直視，絲毫不動。韓文沖道：「言大哥，咱們走吧！」見他不動，拉他一把，不料言伯干應手而倒，摸他身子，早已氣絕多時了。他前腦後背連接被文泰來擊中兩掌，已然震死。

　　韓文沖歎了一口氣，向文泰來拱手道：「這位是奔雷手文四爺？」文泰來點了點頭。韓文沖道：「兄弟韓文沖。」文泰來知道他是鎮遠鏢局的人，又點了點頭。以前率人到鐵膽莊來拿他的，是鎮遠鏢局的童兆和，可是這次在杭州獅子峰斗張召重，他鏢局又和紅花會聯手，因此這人可說是介於友敵之間。韓文沖指著滕一雷等三人，說了姓名，相互點了點頭，都不說話。韓文沖道：「他們三位過去對紅花會有點誤會，現今已由兄弟說明。」他見文泰來冷冷的，知他心中對鎮遠鏢局尚有餘怒，說道：「告辭了。」拱手為禮，轉身出寺。關東三魔也跟著走出殿去。文泰來見顧金標轉過身來，背後腰裡插著余魚同那枝金笛，走上兩步，叫道：「顧老哥，把我兄弟的兵器留下吧。」顧金標停步轉身，怒道：「好，他有本事，自己來取。」他武功頗非泛泛，十餘年來縱橫遼東，殺人越貨，罕逢敵手，除了對老大滕一雷稍有忌憚外，誰都沒放在眼裡，對余魚同的沸羹潑面之辱，更是恨得牙癢癢地，適才見了文泰來的神威，自知非敵，不敢生事，但他既惹到自己頭上，卻也不肯示弱，就此將金笛乖乖的送上，當下一抖虎叉，準備迎敵。文泰來伸手就來奪他虎叉。兩人正要廝拚，余魚同突然躍出，說道：「四哥，小弟已經出家，這笛子用不著了，讓顧大哥帶去吧。」文泰來見他這麼說，倒也不便再代他出頭，哼了一聲，讓開了兩步。顧金標收起虎叉，躍出殿外。滕一雷心想：「這姓文的好橫，你武功雖好，難道我們就懼怕於你？不如顯上一手，也好教你知道厲害。」這時三人已走到外殿，見韋護手執降魔寶杵，站在正中，神像前點著油燈，四大金剛坐在兩旁。滕一雷躍上神座，運起功力，把每個神像都搖晃了一會，喝道：「走吧！」

　　文泰來和余魚同聽得殿外格格聲響，奔出來看，猛見五個神像似乎活了一般，一一撲將下來。這時回身已然不及，文泰來暗叫：「不好！」抓住余魚同左臂，使開「瞬息千里」輕身功夫，躍出山門。腳未落地，已聽得殿裡蓬蓬蓬幾聲巨響，煙霧瀰漫，塵土飛揚，幾尊神像跌得粉碎。四大金剛又大又重，跌下來聲勢十分猛惡。文泰來大怒，拔步追出。余魚同道：「四哥，今晚殺了四人，已經夠啦！」文泰來一怔停步，問道：「你怎麼做了和尚？」滕一雷弄倒神像，卻也怕文泰來趕來尋釁，和顧金標等疾向山下奔去。顧金標忽覺後腰一動，伸手一摸，金笛已然不見，大駭之下，「咦」的一聲驚呼。滕一雷等停步詢問。顧金標又驚又怒，罵道：「操他奶奶雄，這姓文的像鬼一樣，把金笛偷去啦。」四人明明瞧見文泰來和余魚同從殿裡奔出，相距甚遠，怎麼轉眼之間便能趕上來搶回金笛，身法之快，令人不寒而慄。哈合台道：「老二，別罵啦，要是他不拿金笛，給你背上一掌，你還有命嗎？」顧金標心想文泰來確是手下留情，也就不言語了。四人商量著到回部去找霍青桐，給遼東三魔報仇。韓文沖一定不肯同去，三人不便勉強，到了孟津就此分手。韓文衝回到洛陽隱居，閉門彈琵琶，再不出山，終於得享天年。余魚同聽文泰來問他出家原因，歎了一口氣，說道：「四哥，我對你不住，你肯原諒我嗎？」文泰來道：「咱們是好兄弟，別說你沒什麼對我不起，就是有，那也是無心之過，我怎會介意？」余魚同道：「達不是無心之故，乃是有意的忘恩負義。」文泰來微微一笑，道：「你捨命救我，非止一次，若說對我無義，有誰能信？」月光下見他身披袈裟，面目毀傷，又怎是昔日那個英俊少年，不由得一陣心酸，說道：「十四弟，咱們是生死骨肉的交情。便有天大的難事，四哥也一力為你擔當，為何如此心灰意懶？」

　　余魚同自從父母被害，流落江湖，以往紅花會眾兄弟間雖然交情都好，但從沒人如此真如親哥哥般對他說話，不覺動情，但轉念一想，我既已出家，一切情絲俗緣都要斬斷，於是硬起心腸，冷冷的道：「四哥，你請回去吧。以後咱們不一定有再見之日。我叫空色，你別再叫我十四弟啦。」說罷突然轉身進寺。文泰來呆了半晌，看他神情，知道再勸也是無用，雖然掌斃強敵，得報深仇，然見余魚同如此，甚是鬱鬱，不由得長歎一聲，悄回孟津。余魚同回入寺中，只見滿殿佛像碎片，四具屍體橫臥就地。他跪在殘破的佛像之前，深切懺悔，忽聽得輕輕的噹啷一響，抬起頭來，自己那枝金笛竟便在面前閃閃生光。他吃了一驚，回過頭來，只見李沅芷站在身後。這時她穿了女裝，燈光下越顯嫵媚，只是滿臉幽怨。余魚同合十打了一躬，並不作聲。李沅芷見他如此忍心，欲言又止，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下掩面哭了出來。文泰來回到客店，駱冰已穿好衣服，帶了兵刃，正要出外尋他，見他回來，心中大喜，怪道：「怎麼悄悄一個人出去，也不叫人家一聲。」文泰來道：「誰叫你睡得這樣沉？哪一天讓人綁了去，怕還睡得不知道呢。」駱冰笑道：「那最好，也好讓你嘗嘗著急的滋味。」見丈夫神色淒然，忙問：「怎麼啦？」文泰來道：「我見到了十四弟，他做了和尚。」駱冰一怔。文泰來道：「咱們見總舵主去。」叫醒了陳家洛、徐天宏等人，述說經過，章進第一個忍不住，跳起身來。眾人忙奔寶相寺而去。到得寺中，只見空蕩蕩的已無一人，想是寺僧見眾人惡鬥兇殺，嚇得逃走了還沒敢回來。駱冰見佛像前供桌上壓著一張字條，取在手中，眾人圍攏來看，見字條上寫道：「總舵主暨各位哥哥英鑒：小弟罪孽深重，出家懺悔，以了塵緣，望各位努力大事，以成不世功業，小弟日夕在佛前為此禱告。小弟現出外募化，重修佛像金身，或數月之後，方能歸也。關東三魔已首途回部，尋翠羽黃衫去矣，務請設法攔阻為要。

　　小弟魚同頓首再拜」眾人看了都很傷感，駱冰心中更是說不出的滋味。章進怒道：「出什麼屁家？咱們把這廟放火燒了，瞧他還做不做成和尚？」說著拿了燭台，就要去放火，駱冰連忙喝止。徐天宏道：「我看十四弟凡心未斷，未必能做一輩子和尚。」文泰來忙問：「何以見得？」徐天宏道：「第一、他還掛念咱們的大事。第二、他要募化重修佛像，但他素來心高氣傲，不屑求人，要他募化，哪能成功？我瞧他勢必仍用老法子，要去劫盜為富不仁的大戶。」說到這裡，眾人都笑了起來。陳家洛笑道：「哪還像什麼和尚？」徐天宏道：「他連翠羽黃衫都還放心不下，只怕做和尚很難。這字條上署的是他本名，不寫和尚法名。看來他對自己的和尚身份也不怎麼在乎。」眾人聽他一說，都覺有理，也就寬懷。

　　文泰來道：「這關東三魔武功很強，不知那翠羽黃衫能敵得住嗎？」徐天宏道：「我們曾見霍青桐姑娘和六魔閻世章相鬥，霍姑娘稍勝他一籌。不過若非總舵主出手相救，只怕也已遭了他的毒手。」文泰來道：「那不成，這大魔滕一雷力氣大得異乎尋常，十分厲害。」徐天宏道：「那麼咱們趕快動身去回部，路上把三魔截住。等咱們辦完正事，再回來勸十四弟吧。」眾人都說不錯。眾人回到孟津，天已發白，便到酒樓去吃麵喝酒。徐天宏道：「三魔既已動身，咱們最好有人騎四嫂的白馬趕過頭去。眼下回部軍情緊迫，木卓倫老英雄他們正忙於應付，別讓翠羽黃衫冷不防的給三魔打個措手不及。」陳家洛心想此言甚是，皺眉不語。章進道：「那我先去吧，你們隨後來。」徐天宏道：「你性子急，別途中惹事，誤了大事。」章進道：「我不惹事就是。」駱冰明白徐天宏的意思，說道：「你不懂回語，途中好生不便，目下到處有戰事，別讓回人們起了誤會。」座中只有陳家洛和心硯兩人在回疆住過十年之久，精通回語，駱冰這句話明明是要他們去了。陳家洛仍是不語。心硯道：「少爺，那麼我先走吧。」徐天宏道：「總舵主，我瞧你還是先走最妥。你懂回語，功夫又好，關東三魔和你沒朝過相，就是狹路相逢，動手不動手都不打緊。你趕到之後，要是兆惠仍不停手，你還可以幫他們出些主意。」陳家洛沉吟半晌，說道：「好吧！」吃過麵後，謝了上官毅山，和眾人作別，跨上駱冰的白馬，向西馳去。陳家洛得知關東三魔要去找霍青桐報仇，甚是關切，翠羽黃衫的背影在大漠塵沙中逐漸隱沒的情景，當即襲上心頭，但想到那姓李少年和她親密異常的模樣，以及陸菲青所說他徒兒與她兩相愛悅的言語，又覺自己未免自作多情，徒尋煩惱，然而要將心頭的思念置之度外，卻又不能。那白馬腳程好快，只覺耳旁風生，山崗樹木如飛般在身旁掠過。到得午間，已奔出二百多里，自必早把關東三魔遠遠拋在後面。打過尖後，縱馬又馳，心想今日奔跑一日，關東三魔永遠別想再趕得上，晚間在客店中歇宿時，已全然放心。不一日已到肅州，登上嘉峪關頭，倚樓縱目，只見長城環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線，俯視城方如斗，心中頗為感慨，出得關來，也照例取石向城投擲。關外風沙險惡，旅途艱危，相傳出關時取石投城，便可生還關內。行不數里，但見煙塵滾滾，日色昏黃，只聽得駱駝背上有人唱道：「一過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前邊是戈壁，後面是沙灘。」歌聲蒼涼，遠播四野。一路曉行夜宿，過玉門、安西後，沙漠由淺黃逐漸變為深黃，再由深黃漸轉灰黑，便近戈壁邊緣了。這一帶更無人煙，一望無垠，廣漠無際，那白馬到了用武之地，精神振奮，發力奔跑，不久遠處出現了一抹崗巒。

　　轉眼之間，石壁越來越近，一字排開，直伸出去，山石間雲霧瀰漫，似乎其中別有天地，再奔近時，忽覺峭壁中間露出一條縫來，白馬沿山道直奔了進去，那便是甘肅和回疆之間的交通孔道星星峽。峽內兩旁石壁峨然筆立，有如用刀削成，抬頭望天，只覺天色又藍又亮，宛如潛在海底仰望一般。峽內岩石全系深黑，烏光發亮。道路彎來彎去，曲折異常。這時已入冬季，峽內初有積雪，黑白相映，蔚為奇觀，心想：「這峽內形勢如此險峻，真是用兵佳地。」過了星星峽，在一所小屋中借宿一晚。次日又行，兩旁仍是綿亙的黑色山崗。奔馳了幾個時辰，已到大戈壁上。戈壁平坦如鏡，和沙漠上的沙丘起伏全然不同，凝眸遠眺，只覺天地相接，萬籟無聲，宇宙間似乎唯有他一人一騎。他雖武藝高強，身當此境，不禁也生慄慄之感，頓覺大千無限，一己渺小異常。到哈密城後，心想軍情緊急，對外來旅客盤查必嚴，於是繞過城市，逕到城西的二堡。次日起來，尋思一過二堡向西，就要打聽霍青桐的所在了，自己是漢人，只怕回人疑心自己是奸細，如何取得他們信任，倒要費一番周折，還是換了回人裝束較好，於是在二堡買了回人戴的繡花小帽、皮靴和條紋衣衫，到曠野中換了，把原來衣服埋在沙中。臨溪一照，宛然是個回族少年，自覺有趣，不禁失笑。但一路之上，竟沒遇到一個回人。沿途回人聚居的村落市集都已燒成白地，自是兆惠大軍幹的好事，所有回人必定都已逃入沙漠腹地。不由得著急起來，在這無邊無際的大漠之上，卻到哪裡去找霍青桐？心想如沿大路尋訪，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人，於是折而向南，盡往偏僻山地中亂走。回疆本就荒涼，不循大路，更是難遇人煙，向南走了三天，乾糧吃完，幸好不久便打死了一隻黃羊。

　　又走了兩日，途中見到幾個牧人，一問之下，卻都是哈薩克族人。他們只知滿清大軍來了之後，回部大隊人眾都往西退走，卻不知退往何處。徨無計，只得縱馬向西，信蹄所之，不加控馭，每天奔馳三四百里。如此走了四日，眼見皆是黃沙，天色蒙暗，不知盡頭。

　　這日天氣忽然熱了起來，大漠之中氣候變化劇烈，往往一日之內數歷寒暑。本來水囊中的水都結了薄冰，這時卻越走越熱，烈日當空，人馬身上都是汗水，他想找個陰涼所在休息，四顧茫茫，儘是沙丘，只得馳到一個大沙丘的背日處，打開水袋喝了三口，也讓白馬喝了三口，雖然奇渴難當，卻不敢多喝，只怕附近找不到水源，喝完了水那可是死路一條。人馬休息了一個時辰，上馬又行。正走得昏昏沉沉、人困馬乏之時，忽然白馬仰起頭來，向天空嗅了幾嗅，振鬣長嘶，轉過身來，向南奔馳，陳家洛知道此馬頗具靈性，便也由它。奔不多時，沙丘間忽然出現了稀稀落落的鐵草，再奔一陣，地下青草漸多。陳家洛知道前面必有水源，心中大喜。那白馬這時精神大振，四蹄如飛。不一會，已聽得淙淙水聲。轉眼之間，面前出現一條小溪，白馬奔到溪邊，陳家洛跳下馬來，見水清見底，撫摸馬背，笑道：「多虧你找到這條小溪，咱們一起喝吧！」俯身溪邊，掬了一口水喝下，只覺一陣清涼，直透心肺。那水甘美之中還帶有微微香氣，想必出自一處絕佳的泉水。溪水中無數小塊碎冰互相撞擊，發出清脆聲音，叮叮咚咚，宛如仙樂。那馬喝了幾口水後，長嘶一聲，跳躍了數下，也是說不出的歡喜。

　　陳家洛飲足溪水，心曠神怡，胸襟爽朗，回顧身上滿是沙塵，於是捲起褲腳，踏入水中，把頭臉手腳洗了個乾淨，再把馬牽過，給它洗刷一遍。然後在兩隻皮袋中裝滿了水。冰塊閃耀之中，忽見夾雜有花瓣飄流，溪水芳香，當是上游有花之故，心想：「沿溪上溯，或許遇得到人，能問到霍青桐的行蹤。」於是騎上了馬，沿溪水向上遊行去。

　　漸行溪流漸大。沙漠中的河流大都上游水大，到下游時水流逐漸被沙漠吸乾，終於消失。他久住回疆，也不以為奇，但見溪旁樹木也漸漸多了。縱馬急馳了一陣，溪水轉彎繞過一塊高地，忽然眼前一片銀瀑，水聲轟轟不絕，匹練有如自天而降，飛珠濺玉，頓成奇觀。

　　在這荒涼的大漠之中突然見此美景，不覺身神俱爽，好奇心起，想看看瀑布之上更有什麼景色，牽馬從西面繞道而上。轉了幾個彎，從一排參天青松中穿了出去，登時驚得呆了。眼前一片大湖，湖的南端又是一條大瀑布，水花四濺，日光映照，現出一條彩虹，湖周花樹參差，雜花紅白相間，倒映在碧綠的湖水之中，奇麗莫名。遠處是大片青草平原，無邊無際的延伸出去，與天相接，草地上幾百隻白羊在奔跑吃草。草原西端一座高山參天而起，聳入雲霄，從山腰起全是皚皚白雪，山腰以下卻生滿蒼翠樹木。

　　他一時口呆目瞪，心搖神馳。只聽樹上小鳥鳴啾，湖中冰塊撞擊，與瀑布聲交織成一片樂音。呆望湖面，忽見湖水中微微起了一點漪漣，一隻潔白如玉的手臂從湖中伸了上來，接著一個濕淋淋的頭從水中鑽出，一轉頭，看見了他，一聲驚叫，又鑽入水中。就在這一剎那，陳家洛已看清楚是個明艷絕倫的少女，心中一驚：「難道真有山精水怪不成？」摸出三粒圍棋子扣在手中。只見湖面一條水線向東伸去，忽喇一聲，那少女的頭在花樹叢中鑽了起來，青翠的樹木空隙之間，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膚，漆黑的長髮散在湖面，一雙像天上星星那麼亮的眼睛凝望過來。這時他哪裡還當她是妖精，心想凡人必無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你是誰？到這裡來幹麼？」說的是回語，陳家洛雖然聽見，卻似乎不懂，怔怔的沒作聲，一時縹渺恍惚，如夢如醉。那聲音又道：「你走開，讓我穿衣服！」陳家洛臉上一陣發燒，疾忙轉身，竄入林中。他坐在地下，心中突突發跳，暗想：「難道這只是個尋常的回人少女？她裸著身子在湖中洗澡，我居然看見了還不避開，咳，真是不該。」他十分不好意思，就想馬上逃開，但想好容易見到了人，怎不問問她霍青桐的信息，一時委決不下。忽然湖那邊傳來了嬌柔清亮的歌聲：

　　「過路的大哥你回來，

　　為什麼逃得快？口不開？

　　人家洗澡你來偷看，我問你喲，這樣的大膽該不該？」

　　歌聲輕快活潑，想見唱歌的人頰邊含有笑意。陳家洛聽她歌中含意嘲弄多於責怪，於是慢慢走回湖邊，緩緩抬頭，只見湖邊紅花樹下，坐著一個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長髮垂肩，正拿著一把梳子慢慢梳理。她赤了雙腳，臉上發上都是水珠。陳家洛一見她的臉，一顆心又是怦怦而跳，暗想：「天下哪有這般美女？」只見她舒雅自在的坐在湖邊，明艷聖潔，儀態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瓣一瓣的掉在她頭上、衣上、影子上。他平時瀟灑自如，這時竟吶吶的說不出話來。那少女向他嫣然一笑，招手要他走近。陳家洛用回語說道：「在下路過此地，天熱口渴，忽然遇到這條清涼的溪水，找到了這裡。不料無意衝撞了姑娘，實是無心之過，還請原諒。」說著行了一禮。那少女見他說得斯文，又是一笑，唱了起來：

　　「過路的大哥哪裡來？

　　你過了多少沙漠多少山？

　　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

　　還是趕了駝馬做買賣？」

　　陳家洛知道回人喜愛唱歌，平時說話對答，常以歌唱代替，出日成韻，風致天然，自己雖在大漠多年，但每日勤練武功，卻沒學到這項本事。他不知這少女的來歷，不願把自己的事據實以告，說道：「我從東邊來，原是在關內趕駱駝做生意的，現今有件要事，要找一個人，要向姑娘打聽。」那少女見他不會唱歌，微微一笑，也就不唱了，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陳家洛道：「我叫阿密特。」那是回人最常用的男人名字。那少女笑道：「好吧，那麼我叫愛西翰。」那也是回人女子中最多用的名字，有如漢人的芬芳貞淑之類。那少女又道：「你要找誰？」陳家洛道：「我要找木卓倫老英雄。」那少女微微一怔，說道：「你識得他麼？找他有什麼事？」陳家洛道：「我識得他。我還識得他的兒子霍阿伊和女兒霍青桐。」那少女道：「你在哪裡見過他們？」陳家洛道：「他們到中原去奪還聖經，我剛巧遇著。」那少女道：「這就是了，你坐下吧，我去拿點東西給你吃。」她赤著雙腳，奔進樹叢中，不一會拿來一個碧綠的哈密瓜，一大碗馬乳酒，遞給了他。陳家洛謝了，先喝一口馬乳酒，甚覺甘美。那少女又遞給他一把小銀刀，剖開瓜來，瓜肉如黃色緞子一般，咬了一口，香甜爽脆，汁液勝蜜。那少女問道：「你找木卓倫老爺子有什麼事？」陳家洛聽她語氣，對木卓倫很是尊敬，問道：「木卓倫老英雄是姑娘一族的麼？」那少女點點頭。陳家洛道：「他們在奪還聖經時殺了幾名鏢師，現今鏢師的朋友要來報仇。我得知訊息，趕來報信，好教他們防備。」那少女本來一直笑口吟吟，聽了這話，登現關懷之色，忙問：「來報仇的人很厲害麼？人很多麼？」陳家洛道：「人倒不多，不過武藝很好。但咱們只要事先有備，也不必怕。」那少女放了心，笑道：「那麼我馬上領你去，路上得走好幾天呢。」她一面梳髮結辮，一面道：「滿清大軍無緣無故的來打咱們，男人都打仗去啦，我和姊妹們在這裡瞧著牲口。天氣熱，我下湖洗澡，哪想到這裡還有你這個男人躲著。」陳家洛見她說話時天真爛漫，毫無機心，而玉容麗色，生平連做夢也想像不到，此情此境，非復人間，一時不由得癡了。那少女梳完了頭，拿起一隻牛角來嗚嗚的吹了幾下，便有幾個回族女子騎馬從草原上奔來。那少女迎上去，和她們說了一陣，想來總是說要領他到木卓倫那裡，要她們幫同照料牲口之意。那幾個女子不住打量陳家洛，甚感好奇。那少女回到林中帳篷，拿了乾糧和使用物品，牽了一匹紅馬過來。這馬全身上下如火炭般紅，並無半根雜毛，腿長膘肥，也是匹良駒。陳家洛去牽了白馬。那少女道：「你這匹馬很好。咱們走吧！」一躍上馬，體態輕盈。她當先領路，沿著溪流徑往南行。那少女道：「你到了漢人的地方，漢人對你好不好呀？」陳家洛道：「有的好，有的壞，不過好的多。」這時本想說明自己乃是漢人，但見她毫無猜疑的神情，一時倒說不出口。那少女問起漢人地方的風土人情，陳家洛揀有趣的說了一些，她聽得憨憨的出了神。這天將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側，那少女一抬頭，忽然驚叫起來。陳家洛依著她目光望去，只見半山腰裡峭壁之上，生著兩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綠，四周都是積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陽金光映照，嬌艷華美，奇麗萬狀。那少女道：「這是最難遇上的雪中蓮啊，你聞聞那香氣。」陳家洛果然聞到幽幽甜香，從峭壁上飄將下來，那花離地約有二十餘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見花香之濃。那少女望著那兩朵花，戀戀不捨的不願便走。

　　陳家洛知她心中愛極，說道：「你想要麼？」那少女歎了一口氣，道：「走吧，咱們今日見到了雪中蓮，聞到了花香，那也是很大福氣了。」陳家洛微微一笑，忽然縱身離鞍，向峭壁上躍去。那少女驚叫起來：「喂，你幹麼啊？」陳家洛這時凝神屏氣，全神貫注，已聽不到她的叫聲。他丹田中一股內息提在胸腹之間，以自己輕功是否能上得峭壁，實無把握，但這時渾沒計及生死，手腳並用，緩緩的攀上了十多丈，再向上時，峭壁上積雪都結了冰，滑溜不堪，幾次失足，都是以輕功借勢旁竄，才沒落下。爬到離花還有丈許之地，峭壁忽然整塊凸出，在下面看來並不明顯，要爬上去卻絕無可能。心想：「難道到了這裡，仍然功虧一簣？」靈機一動，從懷裡取出珠索，看準花旁一塊凸出的山石，拋了上去纏住了。這時劍盾已拿在左手，右手拉著珠索一使勁，凌空躍起，看準地點，落在雪中蓮之旁，左手劍盾牢牢按在堅冰之中，這才長長吁了口氣，只覺幽香中人欲醉，於是輕輕把兩朵大花折下，交在左手，以劍盾護住。

　　下去時看似艱險，於身有武功之人卻甚容易，他沿著峭壁直溜下去，溜得太快時劍盾便在山石上一按，稍阻下墮之勢，到離地三四丈時，雙腳在峭壁上一撐，如一隻大鳥般撲下來，輕飄飄的落在少女馬前，拋下劍盾珠索，微微一笑，雙手將兩朵蓮花捧到她面前。

　　那少女伸出一雙纖纖素手來接住了。陳家洛見她的手微微顫動，抬頭望她臉時，只見珍珠般的眼淚滾了下來，有幾滴淚水落在花上，輕輕抖動，明澈如朝露。陳家洛不明白她為什麼流淚，卻也不問。兩人默默無言的上馬走了一陣，陳家洛心想：「我今日真如傻了一般，也不知為什麼，她想要那花，我就不顧性命的去給她取來。」回頭瞧那峭壁，但見峨然聳立，氣象森嚴，自己也不禁心驚。忽覺全身一片冰涼，原來攀上峭壁時大汗淋漓，濕透衣衫，這時汗水冷了，手足也隱隱酸軟。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蘊蓄著一股極大的力量，教人為她粉身碎骨，死而無悔。天色將黑時，兩人在河旁的一塊大石下歇宿。那少女生了火，把帶著的干黃羊烤熟，切開了與他共吃。她一直不說話，陳家洛也不敢開口，好似一說話便褻瀆了這聖潔的情景。那少女默默望了他一眼，忽然奔出數十步，俯伏在地，向神禱祝。火光熊熊，映著她背影，四下寂靜，只有雪中蓮的香氣暗暗浮動。那少女站起身來時，笑容滿臉，走回來說道：「你不怕摔死嗎？」陳家洛道：「那時沒想到會不會摔死，就怕摘不到你心愛的那兩朵花。」那少女微微一笑，分了一朵雪中蓮給他，道：「這朵給你。」陳家洛本想推辭，但她溫婉柔和的一句話，卻似是最嚴峻的命令一般，教人無法違抗，便接了過來，暗忖：「要是紅花會眾兄弟見到，他們總舵主竟這般乖乖的聽一個女孩子的話，不知會怎樣想？」那少女問道：「你學過武功是不是？怎麼能爬到那樣高的山崖上去？」陳家洛聽她語氣，知她全不會武，因此竟沒看出自己一身上乘的輕身功夫，說道：「其實也不怎樣難的，只要膽子大一些，也就成了。」那少女不知這是謙辭，想了一會，讚歎道：「啊，你真勇敢！」

　　她隨即告訴他，自己從小在草原上牧羊，最愛花草。她說：「有許多許多好看的花，開在草地上。你一眼望出去，鮮花一直開到天邊。我寧可不吃羊肉，也要吃花。」陳家洛奇道：「花也可吃麼？」那少女道：「當然啦，我從小吃到現在。爸爸和哥哥本來不許，可是我一個人出來牧羊，他們又管我不著。後來見我吃了沒事，也就不管啦！」陳家洛本來想說：「怪不得你像花一樣好看。」可是這句話衝到口邊，又縮了回去。坐在那少女身旁，只覺得一陣陣淡淡幽香從她身上滲出，明明不是雪中蓮的花香，也不是世間任何花香，只覺淡雅清幽，甜美難言，心想：「不見她搽什麼脂粉，怎麼這般香？而世上脂粉之中，又哪有如此優雅的香氣？」正自神魂顛倒，突然一驚，想到禮法之防，不由得稍稍坐開了些。那少女覺察到了他辨別香氣的神態，嫣然一笑，說道：「想是因為我愛吃花，所以自幼兒身上就有股氣味，你不喜歡嗎？」陳家洛給她問得面紅過耳，吶吶的說不出話來，轉念一想：「這姑娘天真爛漫，心地坦白，我如再以世俗之見相待，反不夠光明磊落了。」這麼一想，登覺心中光風霽月，再無蠍蠍螫螫之態，和她暢談起來。

　　那少女說的儘是草原上牧羊、採花、看星、覓草，以及女孩子們的遊戲鬧玩。陳家洛自離家之後，一直與刀槍拳腳為伍，這些嬰嬰宛宛之事早已忘得乾淨，此時聽她娓娓說來，真有不知人間何世之感。那少女說了一陣，抬頭望天，只見耿耿銀河橫列天際，牛女雙星，夾河相對。

　　陳家洛指著織女星道：「這是一個女子。」又指著牽牛星道：「這是一個男人。」那少女很感興味，道：「你講這故事給我聽。」於是陳家洛把牛郎織女的故事說給她聽了。那少女仰望銀河，見雙星隔河相望，不能相會，登感鬱鬱，說道：「從前瞧見喜鵲，覺得黑黑的挺不好看，向來不喜歡，哪知道它們這麼好，會造橋給牛郎織女相會。以後我一定多喂些東西給它們吃。」陳家洛道：「天上兩個仙人雖然一年只會一次，可是他們千千萬萬年都能相會，比凡人數十年就要死去，又好得多了。」那少女點點頭。陳家洛道：「漢人有個詩人，做了一個歌兒，講這件事的。」於是把秦觀那闋《鵲橋仙》的詞譯成了回語。那少女聽到「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以及「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幾句時，眼中又有了晶瑩的淚珠，默默不語，望著火光，過了一會，悄悄說：「漢人真聰明，會編出這樣好的歌兒來。」大漠上一到夜晚，氣候便即奇冷，陳家洛找了些枯草樹枝，生旺了火，兩人裹著毯子，各自睡了。兩人睡處相隔很遠，然而陳家洛在夢中似乎盡聞到那少女身上的幽香。次晨又行，向西走了四日，已到塔里木河邊。這天下午，忽然南面山邊出現了兩名回人的騎兵。那少女迎上去和他們講了幾句話，回人行禮退開。

　　那少女回來對陳家洛道：「滿洲兵已佔了阿克蘇和烏什，木卓倫老英雄他們已退到了葉爾羌，這裡去還有十多天路程呢。」陳家洛聽得清兵得勝，甚是憂慮。那少女道：「剛才那兩個大哥說，滿洲兵人多，咱們只好一路西退，叫他們糧草接濟不上，在這大戈壁裡餓得要命，沒力氣打仗。」陳家洛本來擔心霍青桐的安危，聽了此言，心想回人大隊西退，諒來清兵一時也奈何他們不得，只要乾隆停戰的敕命一到，兆惠自會退兵。現下霍青桐離中土萬里，又是在大軍環擁之中，決不怕滕一雷等區區三人尋仇，這麼一想，便即寬慰。兩人曉行夜宿，言笑不禁，日益融洽。陳家洛內心似乎隱隱盼望：「最好這條路永遠走不到盡頭，就這樣走一輩子。」但這個念頭卻想也不敢去想，心頭一現此意，向那純潔無邪的少女望了一眼，登感自慚形穢，但覺自己一介凡夫俗子，能陪得她同行數日，已是非份之福，豈可更有他求？這天傍晚，眼見太陽將要在天邊草原隱沒，突然忽喇一聲，一隻小鹿從樹叢中跳了出來。那少女嚇了一跳，隨即拍手嘻笑，叫道：「一隻小鹿，一隻小鹿！」那小鹿生下不久，稚弱異常，呷呷的叫了兩聲，又跳回樹叢。

　　那少女跟過去瞧，突然退了回來，輕聲道：「那邊有人！」陳家洛湊到樹叢邊一望，只見五名清兵正圍著在剝切一頭大鹿。小鹿在他們身邊繞來繞去，不住悲鳴，那頭被打死的大鹿定是它母親了。一名清兵罵道：「他媽的，連你一起吃了！」站起身來，彎弓搭箭，對準小鹿要射。小鹿不知奔逃，反越走越近。那少女驚呼一聲，從樹叢中奔了出來，擋在小鹿面前，叫道：「別射，別射！」那清兵一驚，待看清楚時，見那少女光艷不可逼視，不由得退了一步。其餘四名清兵也都站了起來。這時陳家洛也早躍出，站在少女身旁相護。那少女俯身抱起小鹿，摸著它柔軟的皮毛，柔聲說道：「你媽媽給人打死了，真可憐。」側著頭親親它，恨恨的望了清兵一眼，轉過身走出樹叢。五名清兵議論了幾句，忽然齊聲發喊，挺刀追來。那少女也發足奔跑，要跑到馬邊。清兵的一名把總呼喝口令，五人分散了包抄上來。陳家洛拉住少女的手，說道：「別害怕，我打死這些壞人，給小鹿的媽媽報仇。」那少女這時對他已全心全意的信任，雖想一個人要抵敵對方五人只怕不易，但他既然說了，就沒絲毫懷疑，抱著小鹿，靠在他身邊。陳家洛伸手輕撫小鹿。五名清兵追到，四面圍攏。那把總打著半生不熟的回語喊道：「幹麼的？過來。」那少女抬頭望著陳家洛，陳家洛向她微微一笑，那少女也報之一笑，登時寬懷，心想他是在微笑，那麼這些清兵也決不會傷害他們了。

　　那把總叫道：「拿下來！」四名清兵拋下兵刃，撲了上來。說也奇怪，這些兵士平素最喜凌辱婦女，但見了那少女的容光，竟然不敢褻瀆，都是撲向陳家洛。那少女驚叫起來，叫聲未畢，忽然呼蓬、呼蓬數響，四名清兵一齊飛出，跌倒在地，哼哼唧唧的爬不起來，原來都給點了穴道。那把總見勢頭不對，轉身飛奔。陳家洛叫道：「回來！」珠索飛出，套住他的脖子，向後一扯，那把總接連兩個觔斗，翻了過來。那少女拍手嘻笑，眼露敬慕之色，望著陳家洛。他牽了她手，在身旁大石上坐下，用回語問那把總道：「你們到這裡來幹麼？」那把總楞楞的爬起身來，見四名下屬都躺在當地，動彈不得，知道今日遇上了剋星，不敢倔強，說道：「我們，兆惠將軍，部下小兵，上司差去，那裡，我們，那裡。」陳家洛心想這話倒也不錯，問道：「你們五個人要到哪裡？你不說實話，我就不放人，不給救治，讓你們在這大沙漠中餓死渴死。」把總聽了這話，身子發抖，忙道：「我不騙，上司差去，星星峽，接人。」他說回語結結巴巴的說不清楚，陳家洛改用漢語問他：「去接誰？」把總也用漢語說道：「接驍騎營一位佐領。」陳家洛道：「他叫什麼名字？你把公文拿給我看。」那把總遲疑半晌，從懷裡掏出一件公文來。陳家洛一瞥之下，吃了一驚，原來公文封皮上寫著：「呈張佐領召重大人勳啟」幾個大字。陳家洛心想：「那日杭州獅子峰一戰，張召重已由他師兄馬真帶去管教，怎地又到回疆來？」隨手撕開公文。那把總忙要攔阻，陳家洛理也不理，抽出公文看時，見文中道：得知張大人奉旨前來回疆，甚是欣慰，現特派人前來迎接，下面署名的是兆惠。陳家洛心想：「張召重奉旨而來，似是下達收兵的敕命，倒是不應阻攔。」把公文還給了把總，解開四名兵士身上穴道，更不多說，與那少女上馬而去。那少女笑道：「你真能幹。像你這樣的人，在咱們族裡一定很出名，怎麼我以前沒聽說過呀？」

　　陳家洛微微一笑，說道：「小鹿一定餓啦，你給它什麼吃的？」那少女道：「不錯，不錯！」從皮袋裡倒了些馬奶在掌，讓小鹿舐吃。她手掌白中透紅，就像一隻小小的羊脂白玉碗中盛了馬奶。小鹿吃了幾口，咩咩的叫幾聲。少女道：「它是在叫媽媽呀！」

## 第14回　蜜意柔情錦帶舞　長槍大戟鐵弓鳴

　　兩人又行了六天，第七日黎明行不多時，忽然望見遠處一陣雲霧騰空而起。陳家洛道：「怕要颳風吧？」那少女仔細一看，說道：「這不是烏雲，是地下的塵沙。」陳家洛道：「怎麼這樣多？」那少女道：「我也不知道。咱們過去瞧瞧！」兩人縱馬疾馳，跑了一陣，前面塵沙揚得更高，更聽得隱隱傳來金鼓之聲。陳家洛一怔，急忙勒馬，說道：「是軍隊，你聽這聲音。」驀地裡號聲大作，戰鼓雷鳴。

　　陳家洛驚道：「雙方大軍開戰，咱們快避開了。」兩人勒馬向東，走不多時，前面塵頭大起，一彪軍馬直衝過來。只聽得鐵甲鏗鏘，塵霧中一面大旗飛出，寫著斗大一個「兆」字。陳家洛在黃河渡口曾與兆惠的鐵甲軍交過手，知道厲害，一打手勢，又折向南奔。幸好兩人坐騎腳程奇快，奔了一會，和鐵甲軍離得遠了。那少女面現憂色，說道：「不知咱們的隊伍敵不敵得住。」陳家洛正要出言安慰，忽然前面號角齊鳴，一排排步兵列成隊伍踏步而前，又聽得左側戰鼓急擂，大地震動，數萬隻馬蹄敲打地面，漫山遍野的騎兵湧了過來。陳家洛左手一抄，把那少女抱到自己馬上，拿出劍盾，護在她胸口，柔聲道：「別害怕。」那少女回頭一笑，點點頭，說道：「你說不怕，我就不怕。」她說話時吹氣如蘭，陳家洛和她相隔既近，幽香更是中人欲醉，雖然身入重圍，心頭反生纏綿之意。眼見東北南三面都有敵兵，於是縱馬向西馳去。那少女抱了小鹿，紅馬跟在後面。跑了一陣，忽見前面也出現清兵，隊伍來去，正自佈陣，四處已無路可走。

　　陳家洛暗暗心驚，縱馬馳上一個高坡，想看清戰場形勢，再找空隙衝出去。一瞧之下，登時呆了，只見西首密密層層的排著一隊隊滿清步兵，兩翼則是騎兵。對面遠處是身穿條紋衣服的回族戰士，長槍如林，彎刀似草，聲勢也極浩大。雙方射住陣腳，轉眼便要交鋒。原來陳家洛和那少女已陷在清兵陣裡。只見陣中將校往來奔馳指揮，千軍肅靜無聲。這時清軍已發見了兩人，有數名兵丁奉命前來查問。陳家洛心想：「今日鬼使神差，陷入清兵大軍陣裡，看來這條性命要送在這裡了。」想到得與懷裡的姑娘同死，心中一甜，臉露微笑，右手一揮珠索，左手提韁，喝一聲：「快跑！」雙腿一夾，那白馬如箭離弦，一溜煙般直衝出去。清兵待要喝問，白馬早已奔過身邊。那馬奔馳奇速，一晃眼奔過三隊清兵。陳家洛心中正自暗喜，白馬突然收蹄停步，卻是前面鐵甲軍排得緊密，難以逾越。陳家洛凝神屏氣，兜轉馬頭，繞過鐵甲軍隊伍，只見弓箭手彎弓搭箭，長矛手斜挺鐵矛，一個間著一個，一眼望去，不計其數。只消清兵將官一聲令下，他和懷中少女身上立時千矛叢集，萬矢齊至，縱有通天本領也逃不過去，索性勒緊馬韁，緩緩而行，挺直了身子，目光向清兵望也不望，傲然走過。

　　其時朝陽初升，兩人迎著日光，控轡徐行。那少女頭髮上、臉上、手上、衣上都是淡淡的陽光。清軍官兵數萬對眼光凝望著那少女出神，每個人的心忽然都劇烈跳動起來，不論軍官兵士，都沉醉在這絕世麗容的光照之下。兩軍數萬人馬箭拔弩張，本來血戰一觸即發，突然之間，便似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只聽得噹啷一聲，一名清兵手中長矛掉在地下，接著，無數長矛都掉下地來，弓箭手的弓矢也收了回來。軍官們忘了喝止，望著兩人的背影漸漸遠去。

　　兆惠在陣前親自督師，呆呆的瞧著那白衣少女遠去，眼前兀自縈繞著她的影子，但覺心中柔和寧靜，不想廝殺，回頭一望，見手下一眾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和親兵，人人神色和平，收刀入鞘，在等大帥下令收兵。兆惠不由自主叫道：「收兵回營！」將令下達，數萬步兵騎兵翻翻滾滾的退了下來，退出數十里地，在黑水河旁紮下大營。陳家洛脫離險境，已是渾身冷汗淋漓，雙手微微發抖，那少女卻神色自若，竟是全然不知適才經歷了九死一生的大險。她微微一笑，縱身躍到紅馬背上，笑道：「前面是咱們的隊伍。」陳家洛收起劍盾，兩人躍馬向回人隊伍奔去。一小隊回人騎兵迎了上來，大聲歡呼，馳到跟前，都跳下馬來向那少女致敬。那少女說了幾句話。騎兵隊長也上來對陳家洛行禮，說道：「兄弟，辛苦啦，願真主阿拉保佑你。」陳家洛回禮致謝。那少女不再等他，縱馬直向隊伍中馳去。她在回人中似乎頗有威勢，紅馬到處，人人歡呼讓道。騎兵隊長招待陳家洛到營房中休息吃飯。陳家洛要見木卓倫。隊長道：「族長出去察看敵陣去啦，待他回來，馬上給你通報。」陳家洛旅途勞頓，適才經歷奇險，死裡逃生，已是心力交疲，於是在營中睡了一覺。

　　過了晌午，那騎兵隊長說木卓倫要到晚上方能回來。陳家洛問他白衣少女是誰。隊長笑道：「除了她，還有誰能這樣美？今兒晚上咱們有偎郎大會，兄弟你也來吧，在會上準能見到族長。」陳家洛心下納悶，不便多問。到得傍晚，只見營中青年戰士忙忙碌碌，加意修飾，個個容光煥發，衣履鮮潔。大漠上暮色漸濃，一鉤眉毛月從天邊升起。忽聽得營外鼓樂之聲大作，那騎兵隊長走進帳來，拉了陳家洛的手，說道：「新月出來啦，兄弟，走吧。」

　　兩人來到營外，只見平地上燒了一大堆火，回人青年戰士正從四面八方走來，圍在火旁。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飯，有的在彈琴奏樂，一片喜樂景象。

　　只聽號角吹起，一隊人從中間大帳走了出來，當先一人正是木卓倫，他兒子霍阿伊跟隨在後。陳家洛心想：「等他們辦完正事之後，我再上去相認。」於是把夾袢衣襟翻起，遮住了半邊臉。木卓倫向眾人一揮手，大家跪了下來，向真神阿拉禱告。陳家洛也隨眾俯伏。禱告完畢，木卓倫叫道：「已有妻室的弟兄們，今日你們辛苦一點，在外面守禦，讓你們的年輕兄弟高興一晚。」號角響起，三隊戰士列隊而出，各人左手牽馬，右手執著長刀。霍阿伊跨上戰馬，向坐在地下的年輕戰士叫道：「真神保佑，讓你們今晚和心愛的姑娘歡敘。」年輕的戰士們歡呼叫喊：「真神保佑，多謝你們辛苦抵擋敵人。」霍阿伊長刀虛劈，率領三隊戰士出外守禦去了。陳家洛見眾回人調度有方，軍容甚盛，暗暗欣慰。他久在回疆，知道回人婚配雖也由父母之命，須受財產地位等諸樣羈絆，但究比漢人的禮法要寬得多。偎郎大會是回人自古相傳的習俗，青年未婚男女在大會中定情訂婚，所謂「偎郎」，是少女去偎情郎，錦帶繞頸，一舞而定終身，自來發端於女方，卻是凰求鳳，而不是鳳求凰了。不久樂聲忽變，曲調轉柔，帳門開處，湧出大群回人少女，衣衫鮮艷，頭上小帽金絲銀絲閃閃發亮，載歌載舞的向火堆走來。陳家洛倏地一震，只見兩個少女並肩走到木卓倫身旁，一個穿黃，一個穿白。穿白的就是與他同來的美麗少女，穿黃的帽上插了一根翠羽，正是霍青桐。月光下看來，窈窕婀娜，一如當日。兩人一左一右，在木卓倫身旁坐下。陳家洛忽然想起：「這白衣姑娘難道就是霍青桐的妹子？怪不得總覺她相貌有些熟悉，原來在玉瓶上見過她畫像。只是肖像畫得雖好，哪有真人美麗之萬一？」他臉上發紅，手心出汗，一顆心突突亂跳。自那日與霍青桐一見，不由得情苗暗茁，但見她與陸菲青的徒弟神態親熱，自以為她已有愛侶，只得努力克制相思之念。這幾日與一位絕代佳人朝夕相聚，滿腔情思，不自禁的早轉到白衣少女身上了。此刻並見雙姝，不由得一陣迷惘，一陣恍惚。

　　樂聲一停，木卓倫朗聲說道：「穆聖在可蘭經上教導咱們，第二章第一百九十節說：『你們當為主道，抵抗進攻你們的人。』第廿二章第三十九節說：『被攻擊的人，已得抗戰的許可，因為他們已受虧枉了。阿拉援助他們，確是全能的。』咱們受人欺侮，安拉一定眷顧佑護。」眾回人轟然歡呼。木卓倫叫道：「各位兄弟姊妹們，盡量高興吧！」

　　馬頭琴聲中，歌聲四起，歡笑處處。司炊事的回人把抓飯、烤肉、蜜瓜、葡萄乾、馬奶酒等分給眾人。每人手中拿著一個鹽巖雕成的小碗，將烤肉在鹽碗中一擦，便吃了起來。過了一會，新月在天，歡樂更熾。許多少女在火旁跳起舞來，跳到意中人身旁，就解下腰間錦帶，套在他項頸之中，於是男男女女，成雙成對的載歌載舞。

　　陳家洛出身於嚴守禮法的世家，從來沒遇到過這般幕天席地、歡樂不禁的場面，歌聲在耳，情醉於心，幾杯馬奶酒一下肚，臉上微紅，甚是歡暢。

　　突然之間，樂聲一停，隨即奏得更緊，正在歌舞的男女紛紛手攜手散開，臉上均露詫異之色，向木卓倫等一群人凝望。陳家洛隨著他們眼光看去，只見那白衣少女已站起身來，正輕飄飄的走向火堆。眾回人大為興奮，竊竊私議。陳家洛聽得身旁的騎兵隊長道：「咱們香香公主也有意中人啦，誰能配得上她呢？」木卓倫見愛女忽然也去偎郎，大出意外，很是高興，眼中含著淚光，全神注視。霍青桐從不知妹子已有情郎，也是又驚又喜。原來她妹子喀絲麗雖只十八歲，但美名播於天山南北，她身有天然幽香，大家叫她香香公主。回族青年男子見到她的絕世容光，一眼也不敢多看，從來沒人想到敢去做她的情郎，此時忽見她下座歌舞，那真是天下的大事。

　　香香公主輕輕的轉了幾個身，慢慢沿著圈子走去，雙手拿著一條燦爛華美的錦帶，輕輕唱道：「誰給我採了雪中蓮，你快出來啊！誰救了我的小鹿，我在找你啊！」陳家洛一聽，耳中嗡的一聲，登時迷迷糊糊的出了神，忽然一隻纖纖素手輕輕搭上了他肩頭，那條錦帶套到了他頭頸之中，輕輕向上拉扯。陳家洛怔怔的跟她站了起來。眾回人一陣歡呼，高聲唱起歌來。男男女女擁了上去，向兩人道喜。朦朧月光之下，木卓倫和霍青桐都沒看清楚陳家洛的面貌，以為只是個尋常回人，正要擠進人叢去相會，突然遠處號角嘟嘟嘟的吹了三聲。那是有緊急軍情的訊號，眾人一聽，立時散開。木卓倫與霍青桐也即歸座。

　　香香公主牽了陳家洛的手，坐在眾人身後。陳家洛覺得她嬌軟的身軀偎倚著自己，淡淡幽香傳入鼻端，神魂飄蕩，真不知是身在夢境，還是到了天上。

　　眾人齊向號角聲處凝望，男子抄起兵刃，預備迎戰。兩騎馬馳近，兩名回人翻身下馬，報道：「清軍兆惠將軍派使者求見。」木卓倫道：「好，領他來吧。」兩人乘馬奔出。不一會，兩騎在前，後面跟著五騎，向人群馳來。離人群約十餘丈時，各人下馬走來。那滿清使者身材魁梧，步履矯健，後面跟著四名隨從，卻是嚇人一跳。那四人都是七尺以上身材，比常人足足要高兩個頭，身子粗壯結實，實是罕見的巨人。

　　那使者走到木卓倫跟前，點了點頭，說道：「你是族長麼？」神態十分倨傲。清兵無故入侵回部，殺人放火，回人早已恨之刺骨，這時見那使者如此無禮，幾個回人少年更是忍耐不住，刷刷數聲，白光閃動，長刀出鞘。

　　那使者毫不在意，朗聲說道：「我奉兆惠大將軍之命，來下戰書。要是你們識得時務，及早投降，大將軍說可以饒你們性命，否則兩軍後天清晨決戰，那時全體誅滅，你們可不要後悔。」他說的是回語，眾回人一聽，都跳了起來。木卓倫見群情洶湧，雙手連揮，命大家坐下，凜然對使者道：「你們無緣無故來殺害我們百姓，搶掠我們財物，真神在上，定會懲罰你們的不義行為。要戰就戰，我們只剩一人，也決不投降。」眾回人舉刀大呼：「要戰就戰，我們只剩一人，也決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態悲壯。眾人均知清兵勢大，決戰勝多敗少，但他們世代虔誠奉信伊斯蘭教，寶愛自由，決不做人奴隸。那使者見此情形，嘴唇一扁，說道：「好，到後天教你們個個都死！」一口唾沫，狠狠的吐在地上，這是嚴重侮辱對方之意。早有三個回人少年跳出人群，喝道：「今日你是使者，我們敬重賓客，讓你好好回去，後天在戰場上相見，那時再不客氣。」那使者嘴一努，四名隨從巨人搶將上來，推開三名回人少年，團團站在使者四周。使者叫道：「呸，你們這種人有什麼用？今日讓你們瞧瞧我們滿洲人的手段。」手掌一拍，說道：「來吧！」一名巨人四下一望，見有幾匹駱駝繫在一株白楊樹上，便大步走到樹旁，雙手抱住白楊樹，用力搖撼幾下，猛喝一聲：「起！」竟把那株白楊樹拔了起來。眾人見此神力，盡皆駭然。那人輕輕一拉，已把一頭大駱駝的韁繩扯斷，在駱駝後臀踢了一腳。駱駝受痛，直奔出去。駱駝平日走路慢條斯理，可是發起性來，比奔馬還快得多，等它跑出十多丈，第二個巨人突然發腳追去。那巨人身軀雖大，行動竟然迅捷異常，一下子已趕及駱駝，捉住四腳，提了起來，把一隻幾百斤的大駱駝負在肩上，大踏步奔回，奔到火堆之旁放下，傲然站立。第三個巨人哼了一聲，伸出大掌，砰的一聲，對準駱駝頭上就是一拳。駱駝如此龐大的身軀竟爾站立不穩，搖晃幾下，撲地倒了。第四個巨人抓住駱駝兩腿，高舉過頂，在空中打了兩個圈，一聲叫喊，擲出六七丈之外。

　　這四個巨人是同胞兄弟，名叫忽倫大虎、忽倫二虎、忽倫三虎、忽倫四虎，是遼東寧古塔人氏。四兄弟一胎所生。他們母親生育這四個巨嬰時過於辛苦，勉強挨到生下忽倫四虎，就此失血而死。他們父親是個窮獵戶，死了妻子，沒有母乳如何養育這四個孩子，正在徨煩惱之際，忽聽得林中吼聲連連，卻是一隻母虎失足陷在捕獸阱內。他和同伴把母虎捆住，見它身邊還有三頭剛生下的小虎，靈機一動，把小虎殺了，卻把母虎養在家裡，每日獵些野獸餵它，擠虎乳把四個孩子養大。四兄弟自幼便力大無比，長大後更是身材魁偉，神力驚人，只是有些傻里傻氣。出獵時不用器械，見到野獸，奔過去抓住頭頸，往山石上一擲，野獸登時斃命。四兄弟食量奇大，靠打獵為生總是不能吃飽。有一日兆惠到長白山中圍獵，遇見四人，見他們生具異相，便收為親兵，讓他們日日飽餐，這次要他們隨同使者前來，乘機一顯威風，好叫回人見之畏服。眾回人見四個巨人露了這麼一手，都是暗暗吃驚，但在敵人面前那肯示弱，紛紛呼喝：「好好一頭駱駝，為什麼弄死了？你們有人性麼？」那使者反唇相稽。眾回人更是忿怒，七張八嘴，吵了起來，眼見便要群毆。那使者叫道：「你們想倚多為勝，欺辱使者麼？」木卓倫喝止眾人，說道：「你是使者，卻命隨從弄死我們牲口，實是無禮已極，你若不是賓客，決計容你不得。你快走吧。」那使者傲然道：「我們堂堂滿洲人，難道會怕你們這種沒用的東西？你有回信，就交我帶去，諒你們也沒人敢去見兆惠將軍。」此言一出，眾回人又都叫嚷呼叱。霍青桐突然站起，說道：「你說我們不敢去見兆惠將軍，哼，我們這裡個個人都敢去，別說男人，女人也敢去。」那使者一怔，仰天大笑，叫道：「女人？女人見到我們大軍不嚇死才怪呢！」霍青桐怒道：「你別小覷了人，我們馬上派人和你同去。像你這樣的人哪，我們這裡個個比你都強。由你來挑吧，挑著誰，誰就去。讓你瞧瞧我們穆罕默德信徒的氣概。」眾回人齊聲歡呼，男男女女都叫了起來：「你來挑吧，挑著誰，誰就去。」那使者冷冷的道：「好。」他要找一個最嬌弱無用的女子，嚇得她當場號哭，好教眾回人臉上無光，大大出醜。他眼珠亂轉，在人叢中東張西望，突然眼睛一亮，走到香香公主面前，指著她道：「那麼讓她去吧！」

　　香香公主向他望了一眼，緩緩站起，朗聲說道：「為了全族父老兄弟姊妹，我到哪裡都不怕，真神必定佑我。」那使者見她氣宇軒昂，神態凜然，已全不是剛才那副嬌弱羞澀的模樣，更見到她的麗色容光，不由得低下頭去，心感後悔，覺得這個少女實在也殊不可侮。木卓倫、霍青桐和眾回人見他指中香香公主，而她竟絕不示弱，雖然佩服她的勇氣，但都不免暗暗擔憂。霍青桐更是懊悔，她們妹妹之情素篤，妹子不會武藝，以嬌弱之軀而投虎狼之域，危險不可言喻，說道：「她是我妹子，我代她去好了。」那使者笑道：「我早知女子之言，全不可靠。你們不敢，何必派人？是戰是降，由我帶信去好了。」霍青桐怒道：「你如此無禮，後日在戰場上相會，可別逃走，叫你見見我們女子有沒有用。」那使者笑道：「似你這樣的美人，我自會手下留情。」眾回人聽他口舌輕薄，個個咬牙切齒。香香公主對霍青桐道：「姊姊，我去好啦，我不怕。」俯身牽了陳家洛的手站起，說道：「他會陪我去的。」火光照映之下，霍青桐陡然見到陳家洛的臉，一震之下，登時呆了，說不出話來。

　　陳家洛向她微微搖了搖手，示意暫不相認，轉身對那使者道：「我們男子女子，說話一樣作數，我孤身一人，隨她到你們軍中去見兆惠將軍便是，何必像你這樣，要四條大漢保護？其實，你這四個大漢又抵得什麼用？」香香公主道：「駱駝負千斤，人只負百斤。然而是人騎駱駝呢，還是駱駝騎人？」眾人聽了這比喻，都大笑起來。

　　忽倫大虎問使者道：「他們笑什麼？」使者道：「他們笑你們身材雖巨，力氣雖大，可是並不中用。」忽倫大虎大怒，雙拳捶胸，厲聲喝道：「誰敢來和我比武？」使者對陳家洛道：「你又有什麼用？像你這樣的瘦小子，十個加起來，也不及他的力氣大。」

　　陳家洛心想今日如不挫折這使者的氣焰，可讓滿洲人把眾回人瞧得小了，當下走上三步，說道：「我是回人中最沒用的人，可是比你們滿洲人還中用一點。你叫這四個大傢伙上來吧！」這時木卓倫也已看清楚陳家洛的面貌，又驚又喜，叫道：「青兒，你瞧他是誰。」霍青桐不答。木卓倫側過頭來，只見女兒眼中含淚，嘴唇顫動，登時會意，心中一陣難過：兩個女兒都是自己所疼愛的，怎麼忽然同時愛上了他？又不知他怎麼會和小女兒相識？一時無數不解之事都湧上心頭，見他要和四個巨人比武，又是驚心擔憂。

　　眾回人見陳家洛生得文弱，面目如畫，站在那使者身旁，還比他矮了半個頭，和那四個巨人相較，那是小孩與大人一般的了。他是香香公主的意中人，為了香香公主被對方使者選中，不得不挺身應戰，以免失了本族威風，這番志氣勇敢，自是可敬可佩，但強弱懸殊，如何是巨人的敵手？眾回人敵愾同仇，早有幾個族中知名的大力士站出身來，要代他決鬥。陳家洛舉手道謝，說道：「各位哥哥，這幾個滿洲人不中用得很，何勞你們動手？先讓最不濟的小弟弟來試試吧。」語氣之中，對四個巨人十分輕蔑。

　　那使者把他的話傳譯了。四個巨人大怒，一齊奔上，伸手要抓。陳家洛站著不動，微微而笑。那使者忙伸手攔住四人，對木卓倫道：「這位既要和我隨從比武，如有損傷，可怪不得誰，而且只能一個對一個，旁人不可相助。」他想忽倫四虎雖然神力驚人，但好漢敵不過人多，如打死了陳家洛，對方群起而攻，終究抵擋不住。

　　木卓倫哼了一聲。陳家洛道：「一對一有何趣味？你叫四個大傢伙同時上來。」那使者道：「那麼你們出幾個人？」陳家洛道：「幾個人？當然就是我一人。」眾人一聽，盡皆聳動，都覺他未免過分。那使者冷笑道：「哼，你們回人這麼厲害？大虎，你先上。」忽倫大虎應聲上前。使者對陳家洛道：「你是要文比還是武比？」陳家洛道：「文比怎樣？武比怎樣？」使者道：「文比是你打他一拳，他打你一拳，大家不許招架退讓，誰先跌倒算輸。武比就是任意出拳。」陳家洛道：「一個不夠我打，要打就四條大漢一起來。」那使者心想：「瞧這人似乎不是瘋子，多半別有詭計。」說道：「你只要能打敗這人，他們四人自然會一擁而上，有得你夠受的，何必性急？」陳家洛淡淡一笑，道：「好吧，文比武比都是一樣。」使者道：「咱們只在比力氣、斗功夫，武比傷了和氣，還是文比吧。」看陳家洛身材，料想靈活便捷，如一味躲閃，忽倫大虎或許打他不著，是以要文比，心想：「這麼你可躲不過了。」

　　忽倫大虎聽使者說了，虎吼一聲，脫去上身衣服。眾人見他身上肌肉盤根錯節，就如老樹樹根一般，兩個拳頭都有大碗的碗口大小，一拳打出，大駱駝都經受不起，何況這麼一個文秀青年？木卓倫和霍青桐離座走近。霍青桐向妹妹偷望一眼，見她容光煥發，凝望著陳家洛，眼光中流露著千般仰慕，萬種柔情，竟無絲毫擔心害怕，不由得暗暗歎了口氣，轉頭望陳家洛時，見他神定氣閒，泰然自若。兩人目光相接，陳家洛溫然微笑。霍青桐臉上一陣暈紅，轉開了頭。

　　那使者道：「誰先打，咱們來拈鬮。」陳家洛道：「你們是客，讓他先打吧！」霍青桐搶著說：「不必跟他客氣，還是拈闡的好。」她知陳家洛武功甚精，若比拳術兵刃，即或不勝，也決不會輸給這巨人，但如此你一拳我一拳的蠻打，又不許躲閃避讓，他究是血肉之軀，本領再好，也受不起這大鐵槌似的巨拳之一擊，如能讓他先打，或能出奇制勝。陳家洛又向霍青桐一笑，意示感激，向忽倫大虎走上兩步，挺胸說道：「你打吧！」那使者對霍青桐說：「請你過來，咱們兩人一齊瞧著，要是誰腳步移動，用手招架，或是彎腰側身，閃避躲讓，都算輸了。」

　　霍青桐走到陳家洛身邊，低聲道：「別比吧，咱們另想法子勝他。」陳家洛低聲道：「你放心。」霍青桐無奈，只得和那使者站在兩側作證。陳家洛與忽倫大虎相向而立，相距不到一臂。眾人凝神注視，數千人悄無聲息。那使者高聲叫道：「滿洲好漢打第一拳，回族好漢打第二拳，如果大家沒事，那麼滿洲好漢打第三拳，回族好漢再打第四拳。」霍青桐抗聲說道：「第一回合你方先打，第二回合就得由我方先打，第三回合再讓你方先打。依次輪流，方得公平。」那使者還未回答，陳家洛道：「他們是客，咱們就一路讓到底吧。」那使者微微一笑，說道：「你倒慷慨大方。」提高聲音，叫道：「好啦，滿洲好漢打第一拳！」一片寂靜之中，只聽得忽倫大虎呼呼喘氣，全身骨節格格作響，運氣提勁，突然右胸凸起，右臂粗漲了幾乎一倍。陳家洛雙腳不丁不八，身子微微前傾，笑道：「發拳吧！」

　　幾名回族青年見了忽倫大虎的威勢，生怕陳家洛被他一拳打得直飛出去，跌下來撞破頭骨，站在陳家洛身後，擺好馬步，以便他飛跌出來時接住。木卓倫和霍青桐默禱真神護佑。香香公主卻是一派天真，心想既然我的郎君說過不怕，那就一定不怕。忽倫大虎雙腿微蹲，勁貫右臂，呼的一聲，鐵拳夾著一股疾風，向陳家洛胸上猛擊過去，突覺對方胸部順著拳勢向後一縮。陳家洛胸部內吸之勢，和他這當胸一擊配合得若合符節，絲絲入扣，快慢尺寸，實無釐毫之差。旁人只見這一拳把他胸部打得凹了進去，可是說也奇怪，竟無半點聲息發出。忽倫大虎一拳打到了底，明知再向前伸出半寸，便可結結實實的打在他胸上，然而就是差了這半寸，拳面不過在他衣襟上輕輕一擦。他一呆之下，拳頭一時沒縮回去。陳家洛笑道：「夠了麼？」忽倫大虎臉上一紅，這才縮回右拳。眾人見這一拳明明是打中了，可是便如全然打在空處，無不驚奇。只有木卓倫和霍青桐看了出來，原來陳家洛內功精深，胸肌借勢消勢，登時又是佩服，又是欣慰。霍青桐笑靨如花，長長吁了口氣。那使者精通武功，也看出了這點，甚是驚疑。陳家洛微微一笑，說道：「我要打了！」忽倫大虎大叫道：「打！」凝氣挺胸，胸口黑毛根根豎了起來。陳家洛手臂也不向後作勢，隨手一伸，輕飄飄一拳打出，波的一聲，在忽倫大虎胸前一推，使的是重手法中「大力金鋼杵」之勁。忽倫大虎覺得胸口雖不疼痛，然而有一股極大力量把他向後推去，知道腳步稍一移動，就是輸了，忙運全力，和身向前猛撞，抗拒對方這一推。這只是一剎那之事，哪知陳家洛這一拳發得快，收得更快，勁未使足，倏然收回。忽倫大虎千斤之力都在向前猛挺，前面忽然失了憑依，要想收勢，哪裡還來得及？只見陳家洛身子微偏，砰蓬一聲，塵土飛揚，忽倫大虎一個巨大的身軀已撲翻在地。眾人都是一呆，這才拍手大笑起來。陳家洛一拳把這巨人打倒已經大奇，更奇的他不是仰面向天跌倒，而是俯伏在地。那使者忙伸手把他拉起，只見他滿口鮮血，哇哇大叫，原來已撞下了兩顆門牙。忽倫三兄弟見大哥受傷，連聲怪叫，同時向陳家洛撲來。忽倫大虎一定神，狂吼一聲，也撲上廝拚。眾回人見狀，紛紛搶前救援，混亂中兩個人影從眾人頭頂上躍過，人群中不見了陳家洛與霍青桐兩人。忽倫四兄弟突然找不到敵人，楞在當地。霍青桐叫道：「大家退下。」眾回人素聽她號令，一齊退開。陳家洛緩步上前，笑道：「我早說要你們四人齊上。這就來吧。」大虎怒極，揮拳當頭猛擊。陳家洛晃身繞到三虎背後，雙手「閉窗推月」，在他背上一推。三虎一個踉蹌，險些撞在二虎身上。四虎左肘向陳家洛頭上撞到。陳家洛矮身從他脅下鑽過，隨手在他臂窩裡掏了兩把。四虎大癢，身子縮成一團，亂顫亂動，呵呵大笑起來。

　　眾人見這麼一個粗蠻大漢居然和少女般嫵媚怕癢，憨態可掬，俱都哄笑。香香公主叫道：「喂，你再呵他。」陳家洛依言縱近，又在他腰裡搔了幾下。四虎笑得蹲在地下，雙拳亂舞，卻哪裡打得著人？霍青桐驚叫：「小心後面！」陳家洛已覺到背後有拳風來襲，倏地縱身，躍起丈餘，二虎一拳便打了個空。四虎笑聲未歇，扭腰回身，右拳猛擊而出，正好打在二虎拳上。兩人一震，各自退出三步，連連怒吼，轉身來捉。陳家洛在四人中間如穿花蝴蝶般往來遊走，存心戲弄，也不出手還擊，八個巨拳此起彼落，往他身上猛敲猛打，始終連衣衫也沒能碰到。眾人初見陳家洛趨避之際，往往間不容髮，俱都為他擔心，但時候一長，都看出四個巨人定然奈何他不得。四巨人連連大吼聲中，突然嗤的一聲，二虎的褂子被撕下了一大片，眾回人又是一陣轟笑。那使者早看出陳家洛是武術高手，非四虎所能敵，連聲叫道：「住手，不必打啦！」忽倫四兄弟打發了性，卻哪裡止得住？大虎呼哨一聲，倏然躍起，如一頭猛鷹般向陳家洛撲了下來，同時二虎、三虎、四虎一齊站到他身後，張開六條手臂，截他退路。這是他四兄弟獵獸時常用之法，縱然猛如虜豹，捷如猿猴，也是難以逃脫。眾回人一見大驚，許多少女齊聲尖叫。

　　陳家洛見大虎撲來，正想後退，火光下見三個巨大的影子映在地下，張開手臂，猶如鬼魅要搏人而噬。他身子微蹲，不再退避，待大虎撲到，左臂快如閃電，突然長起，在大虎左脅下一攔，用力向外推出，大虎登時在空中被他轉了小半個圈子，這時他右掌也已搭上大虎左腿，粘著一送，一半借勁，一半使力，大虎一個巨大的身軀向前直飛出去，蓬的一聲，頭下腳上，倒插在一個坑裡。這土坑正是他適才拔起白楊樹所留下。樹大坑深，泥土直沒到腰間，雙腳在空中亂踢，哪裡掙扎得出？四虎猛吼追來。陳家洛跟他兜了半個圈子，看準方位，突然站住。四虎飛起右腳，當胸踢到。陳家洛搶到右側，右手抓住他褲子，左手抓住他背心，順著他一踢之勢向外力甩，四虎就如騰雲駕霧般飛了出去，在空中手足亂舞，嘴裡怪叫，心裡害怕，只怕這一下要摔個半死，哪知波的一聲跌下來，身子軟軟的一彈，忙翻身坐起，原來恰好壓在那頭死駱駝身上。陳家洛剛才見他手擲大駱駝，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陳家洛力氣其實遠不及他，一則四虎身子雖巨，究竟沒駱駝重；二則他這一腳踢出使勁極大，借勢推擲，大半還是用了他自身力道。四虎還在半空，二虎三虎已從兩側同時搶到。二虎彎腰挺頭，向前猛衝，要一頭把敵人撲倒，三虎舉起雙臂，朝陳家洛頭頂狠狠砸下。陳家洛立定不動，等兩人勢若瘋虎般攻到、相距不到四尺之際，右腳突然使勁，身子如箭離弦，呼的一聲，斜飛而出。他挨到最後一刻方才避開，要使這兩個巨人收勢不及。果然二虎一頭撞中三虎肚子，三虎雙拳也擊中了二虎背心。只聽得蓬蓬連聲，兩條大漢如寶塔般倒了下來。陳家洛不等他們爬起，縱身過去，乘著兩人頭暈眼花，抄起兩人辮子，牢牢的打了兩個死結，這才長笑一聲，走到香香公主身旁。香香公主樂得眉開眼笑，拍手叫好，眾回人更是吶喊歡呼。四虎爬起身來，忙把大哥從樹坑中拔出。二虎三虎不知辮子打結，拚命掙扎，滾作一團。那使者忙去給他們拆解。只因兩人用力拉扯，辮結扯得極緊，使者解了半天方才解開。

　　忽倫四兄弟呆呆的望著陳家洛，非但不恨，反而齊生敬仰之心。大虎先走上來，大拇指一豎，說道：「你好本事，我大虎服了。」說著拜了下去。二虎等三兄弟也過來拜倒。陳家洛忙跪下還禮，見這四人質樸天真，對剛才如此戲弄倒著實有點後悔。五人站起身來，陳家洛不住道歉，四兄弟很是高興。忽倫四虎突然奔出去，把那頭死駱駝掮了回來。三虎把他們的四匹坐騎牽到木卓倫面前，說道：「我打死了你們的駱駝，很是不該，這四匹馬賠給你們吧。」木卓倫執意不要。那使者見此情形，十分尷尬，對忽倫四兄弟喝道：「走吧！」跳上了馬背，心中仍不服氣，對香香公主道：「你真的敢去？」香香公主答道：「有什麼不敢？」走到木卓倫面前，說道：「爹，你寫回信，我給你送去吧。」木卓倫心下躊躇，這滿洲使者一再相激，非要他這小女兒去不可，不去是失了全族面子，讓她去吧，可實在放心不下，便向陳家洛招招手。陳家洛走了過來，木卓倫離座相迎，攜了他的手走到帳中。霍青桐與香香公主姊妹隨後跟了進去。

　　木卓倫一進營帳，立即抱住陳家洛，說道：「陳總舵主，哪一陣好風把你吹到這裡來？」陳家洛道：「我有事到天山北路來，途中得到消息，因此趕著來見你，想不到竟會遇見你的二小姐。」香香公主聽父親叫他「陳總舵主」，呆了一呆。陳家洛雖與木卓倫講話，一直留神著她兩姊妹，見香香公主臉露惶惑之色，忙轉頭道：「有一件事很對你不起，我沒跟你說我是漢人。」木卓倫接著道：「這位陳總舵主是我族大恩人，咱們的聖經就是他給奪回來的。他救過你姊姊性命，最近又散了兆惠的軍糧，清兵不敢迅速深入，咱們才能調集人馬抵擋。他對咱們的好處，真是說也說不盡。」陳家洛連聲遜謝。香香公主嫣然一笑，說道：「你不說自己是漢人，原來是不肯提到你對我們的恩惠，我自然不會怪你。」木卓倫道：「那滿洲使者如此狂傲無禮，幸得總舵主仗義出手，挫折了他的驕氣。他激喀絲麗去做使者，總舵主你瞧去得麼？」陳家洛心想：「他們族中大事，旁人不便代出主意，我只能從旁盡力相助。」說道：「我從內地遠來，這裡的情形完全不知，木老英雄如說可去，在下自當盡力護送。要是覺得不去的好，那麼咱們另想法子回絕他。」

　　香香公主凜然說道：「爹，你與姊姊天天都為了族裡的事操心，還在戰場上跟他們性命相拚。我只恨自己沒用，不能出一點兒力。我去做一趟使者，又不是什麼大事，要是不去，可讓滿洲人取笑咱們。」霍青桐道：「妹妹，我只怕滿洲人要難為你。」香香公主道：「你每次出戰，也總是冒著性命危險，我冒一次險也是應該的。他本事這樣好，我跟他去一點也不怕，姊姊，我真的不怕。」

　　霍青桐見妹子對陳家洛一往情深，心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對木卓倫道：「爹，那就讓妹子去吧。」木卓倫道：「好，陳總舵主，那麼我這小女托給你啦。」陳家洛臉上一紅。香香公主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向他溜了一溜。霍青桐卻把頭轉向一邊。木卓倫寫了回書，只有幾個大字：「抗暴應戰，神必佑我。」陳家洛見這寥寥數字辭氣悲壯，連連點頭說好。木卓倫把信交給香香公主，吻吻她的面頰，給她祝福。

　　霍青桐道：「妹妹，真神祐你，願你早去早回。」香香公主抱住了姊姊，笑著稱謝。

　　四人走到帳外，木卓倫下令設宴，款待使者和他的隨從。席上那使者方通姓名，叫作和爾大。食畢，鼓樂手奏樂歡送賓客。和爾大一舉手，一馬當先，絕塵而去。香香公主等騎了馬跟隨在後。霍青桐望著七人背影在黑暗中隱沒，胸中只覺空蕩蕩地，似乎一顆心也隨著七匹馬的蹄聲，消失在無邊無際的大漠之中。木卓倫道：「青兒，你妹子真勇敢。」霍青桐點點頭，忽然掩面奔進營帳。香香公主和陳家洛跟著使者奔馳半夜，黎明時到了清軍營中。和爾大請他們在一座營帳中休息，自行去見兆惠。向兆惠行禮畢，見他身旁坐著一名軍官，身穿皇帝親軍驍騎營漢軍佐領服色，向他微一點頭，對兆惠道：「稟告大將軍，小將已將戰書送去。回子很是橫蠻，不肯投降，還派人送了戰書來。」兆惠哼了一聲，道：「真是至死不悟。」對身畔的清兵道：「傳令升帳。」命令下去，號角齊鳴，鼓聲蓬蓬，各營正副都統、參領、佐領，齊在大帳伺候。兆惠步到帳中，眾軍官躬身施禮。兆惠命在將位左側設一位子，請奉旨到來的驍騎營軍官坐下，再命三百名鐵甲軍親兵手執兵刃，排成兩列，兵衛森嚴，然後傳回人使者入見。香香公主在前，陳家洛跟在身後。香香公主臉露微笑，毫無畏懼之色。眾人見回人使者便是昨日陣上所見的青年男女，都感驚異。兆惠本想臨之以威，哪知從刀槍叢中進來的竟是這美貌少女，一時倒呆住了。香香公主向兆惠行了禮，取出父親的復書，雙手呈上。兆惠的親兵過來接信，走到她跟前，忽然聞到一陣甜甜的幽香，忙低下了頭，不敢直視，正要伸手接信，突然眼前一亮，只見一雙潔白無瑕的纖纖玉手，指如柔蔥，肌若凝脂，燦然瑩光，心頭一陣迷糊，頓時茫然失措。兆惠喝道：「把信拿上來！」那親兵吃了一驚，一個踉蹌，險險跌倒。香香公主把信放在他手裡，微微一笑。那親兵漠然相視。香香公主向兆惠一指，輕輕推他一下。那親兵這才把信放到兆惠案上。兆惠見他如此神魂顛倒，心中大怒，喝道：「拉出去砍了！」幾名軍士擁上來，把那親兵拉到帳外，接著一顆血肉模糊的首級托在盤中，獻了上來。

　　兆惠喝道：「首級示眾！」士兵正要拿下，香香公主見他如此殘暴，想到那親兵為她而死，很是傷心，從軍士手上接過盤子，望著親兵的頭，眼淚一滴一滴的落下。帳下諸將見到她的容光，本已心神俱醉，這時都願為她粉身碎骨，心想：「只要我的首級能給她一哭，雖死何憾？」兆惠見諸將神情浮動，正要斥罵，那斬殺親兵的軍士見她愈哭愈哀，不禁心碎，叫道：「我殺錯了，你別哭啦！」拔出佩刀在頸上一勒，倒地而死。香香公主更是難過。陳家洛心想：「這孩子哭個不了，怎是使者的樣子。」伸手輕輕扶住，低聲慰撫。

　　兆惠素性殘忍鷙刻，但被她一哭，心腸竟也軟了，對左右道：「把這兩人好好葬了。」打開回信一看，見了那幾個字，哼了一聲，道：「好，後天決戰，你們回去吧！」坐在他身旁的軍官忽道：「將軍，皇上要的只怕就是這個女子。」陳家洛本來全心都在香香公主身上，對帳中諸將視若無睹，聽得這話，抬起頭來，只見坐在兆惠身旁的竟然便是大對頭張召重。這時張召重也認出了陳家洛，見他穿著回人服裝，更是訝異。兩人四目相視，誰都想不到對方竟會在此處現身。陳家洛牽了香香公主的手，轉身而出。張召重忽地從座上躍起，不等落地，掌風已及陳家洛身後。陳家洛左手攬住香香公主的腰，右手反擊一掌，腳下毫不停留，搶出帳去。張召重身法奇快，直追出來。眾將對香香公主都有好感，心想大將軍已讓他們回去，何以這驍騎營軍官要多管閒事，心下不滿，均不相助攔阻。陳家洛攬著香香公主奔向自己坐騎，只竄出兩步，張召重已繞到前面，冷笑道：「陳總舵主，幸會幸會！」陳家洛暗暗心驚，懷中掏出六枚圍棋子，一把向他上中下三路打去，對香香公主道：「我纏住這人，你快上馬逃走！」香香公主道：「不，等你打倒他，咱們一起走。」陳家洛那有餘裕對她說明這人武功比自己高強，明知棋子打他不中，乘他躲避閃讓，抱起香香公主放上紅馬鞍子。

　　張召重雙手各接住兩枚棋子，低頭縱躍，向陳家洛撲來，避開了餘下的兩枚棋子，這一躍既避暗器，又追敵人，守中帶攻，不讓對方有絲毫緩手之機。陳家洛不敢戀戰，身子一挫，鑽入了白馬腹底。張召重一掌堪堪擊到馬臀，倏地收勁，改擊為按，單掌按住馬身，人未落地，飛腳向陳家洛踢去。

　　陳家洛處身馬底，轉身不便，敵人這一腳又來如閃電，人急智生，忽地伸手在馬腹上一舉，白馬受驚，雙腿向後倒踢。張召重單掌使勁，倏地躍出丈餘。陳家洛翻身上馬，叫道：「快走！」香香公主提韁縱馬，張召重又已躍上，飛身向她撲去。陳家洛大驚，雙腳力踹馬蹬，和身縱起，向張召重撲去。陳家洛知道功力不如對方，正面碰撞必定吃虧，堪堪碰到，右手已拔短劍刺出。張召重左手急翻，勾住他握劍的手腕，兩人一齊落地。張召重右手隨手一掌，陳家洛施展師門絕藝「反腕勾鎖」，左手晃處，已拿住他的右掌。兩人在地下糾纏拚鬥，貼身而搏，誰都不敢放手。

　　眾將擁出帳來觀看。忽倫四兄弟心想：「我們到回人那裡送信，他們客氣相待。怎地人家過來送信，我們便這般不講道理？」他們對陳家洛俱都敬服，見他身遭危難，四人一樣心思，也不商量，一齊奔上。

　　陳家洛和張召重各運內力相拚，初時尚勢均力敵，時候稍長，漸感不支，又見四名巨人奔到，心道：「罷了，罷了，這次糟啦。」哪知忽倫四兄弟伸出八隻巨掌齊把張召重按住，叫道：「你快走。」張召重武功雖高，但正與陳家洛僵持，四人按來，當下既無招架之力，又無迴避之地，被四虎數千斤之力壓住，動彈不得，手一鬆，陳家洛跳了起來，說道：「這時殺你，不是大丈夫行徑，再饒你一次！」說罷收劍上馬。張召重空有一身武藝，背上卻如壓著四座小山一般，眼睜睜望著兩人並轡而去。兩人馬匹腳程奇快，倏忽已衝過大軍哨崗，待兆惠集兵來追，早去得遠了。陳家洛適才一陣劇鬥，為時雖暫，但死拚硬搏，實已心力交瘁，奔馳一陣，漸漸支撐不住。香香公主見他困怠，又見他右腕被捏得青一塊紫一塊，心生憐惜，說道：「他們追不上啦，下馬休息一會吧。」陳家洛搖搖晃晃的跨下馬來，仰臥在地，喘息一陣。香香公主從皮囊中倒出些羊乳，給他在手腕上塗抹。陳家洛緩過氣來，正要上馬，忽聽身後蹄聲急促，喊聲大振，數十騎急馳追來。兩人不及收拾皮囊，躍上馬背，向前急奔。忽見前面塵土飛揚，又有一彪軍馬衝來。陳家洛暗暗叫苦，雙腿一夾，那白馬如箭離弦，飛馳出去，搶過香香公主身邊。陳家洛叫道：「跟著我衝！」白馬向前飛奔，跑了一段路，見前面只七八乘馬，心中一喜，勒定馬等候，待香香公主奔到，對面各騎也已馳近。陳家洛取出點穴珠索，上馬迎敵，卻覺手臂酸軟，眼前金星亂舞，一凝神間，忽見對面當先一人翻鞍下馬，大叫：「總舵主，是你嗎？」滾滾沙塵中狼牙棒上尖刺閃耀，那人身矮背駝，陳家洛這一下喜出望外，叫道：「十哥，快來！」語聲未畢，後面清兵羽箭已颼颼射到。章進躍上馬背。陳家洛忙叫道：「有敵兵追來，給我抵擋一陣。」章進叫道：「好極了！」拍馬而前，剛馳到陳家洛身邊，對面一人縱馬如飛，倏忽搶在章進之前，轉瞬殺入清兵隊裡。那人生龍活虎般勇不可當，不是九命錦豹子衛春華是誰？陳家洛更覺詫異，只見文泰來、駱冰、徐天宏、周綺四人飛騎而來，經過身旁時都大呼一聲：「總舵主你好！」便衝向清兵。隨後心硯奔到，下馬向陳家洛叩頭，站起來喜孜孜的道：「少爺，我們來啦。」陳家洛問：「怎麼九哥也來了？」心硯未及回答，又有一人掠過身旁，衝入敵人隊伍。陳家洛見那人灰衣蒙面，光頭僧袍，手持金笛，心下詫異，叫道：「十四弟麼？」余魚同遙遙答應：「總舵主你好！」

　　待余魚同衝到，文泰來等已把追騎的先頭部隊殺散，但見後面塵頭大起，又有大軍趕來。眾人馳回，奔到陳家洛身邊。文泰來道：「咱們向哪裡退？」陳家洛見追兵聲勢極盛，心想：「回人大軍在西，我們如向西退，追兵跟到，他們猝不及防，只怕要受損折。」叫道：「向南！」手一指，十騎馬向南奔去。眾人不意相遇，都欣喜異常。各人所乘都是好馬，和追兵越離越遠，只是大漠上一望無際，毫沒隱蔽，距離雖遠，仍是舉目可見。陳家洛見兆惠點了大軍追趕他們兩人，未免小題大做，正暗笑他這般沒見識，如何能做大將，猛然想起張召重對兆惠輕聲所說的那句話：「皇上要的只怕就是這個女子。」一怔之下，心中琢磨這句話的意思，忽見又有一隊追兵從南包抄上來。眾人一驚，當刻勒馬。徐天宏道：「咱們快做掩蔽，守到夜裡再走。」陳家洛道：「不錯，在大漠上白天走不了。」眾人下馬，有的用兵刃，有的便用雙手，在沙上挖了個大坑。駱冰對香香公主道：「妹妹，你先躲進去。」香香公主不懂漢語，微微一笑，卻沒有動。清兵漸近，駱冰抱住香香公主，首先跳進坑裡，眾人跟著跳入。文泰來、章進、徐天宏、余魚同四人這次來到回部，身上都帶備弓箭，彎弓搭箭，登時射倒了十幾名官兵。文、徐、余三人箭無虛發。章進弓箭卻不擅長，連射七八箭沒一箭射中，怒火沖天，拋下弓箭，提了狼牙棒要上去廝殺。周綺一把抓住他手臂，罵道：「去送死嗎？」駱冰見他居然已能審察敵我情勢，不再一味蠻打，自是徐天宏陶冶之功，不由得嗤的一笑。周綺橫了她一眼道：「我說得不對嗎？」駱冰笑道：「很是，很是。」衛春華撿起章進拋下的弓箭，連珠箭射倒六名清兵。心硯連連拍手大讚：「好箭法！」吶喊聲中，一隊清兵衝到坑口。文泰來一箭射出，在一名領隊的把總胸口對穿而過，箭枝帶血，又飛出數丈，這才落地。眾兵見這一箭如此手勁，嚇得魂飛魄散，轉頭就跑。頭一仗殺退了追兵，但一眼望出去，四面八方密密層層的圍滿了人馬，幸喜清兵並不射箭，否則縱有沙坑，也決計難避萬箭蝗集。徐天宏道：「沙坑已夠深啦，快向旁邊挖。」沙漠上面是浮沙，挖下七八尺後出現堅土，陳家洛、駱冰、周綺、心硯與香香公主一齊動手，向旁挖掘，將沙土掏出來堆在坑邊，築成擋箭的短牆，眾人才喘了一口氣。章進對心硯道：「我護著你，上去撿弓箭。」舞動狼牙棒，躍上坑邊。心硯跟著跳出，在射死的清兵身旁撿了七八張弓，捧了一大捆箭回來。這時陳家洛才給香香公主與眾人引見。眾人聽說她是霍青桐的妹妹，見她容顏絕麗，溫雅和藹，都生親近之意，只是言語不通，無法交談。陳家洛休息良久，力氣漸復，心想：「張召重這人當真了得，我只和他相持片刻，現下仍是雙臂酸軟，開不得弓。」問道：「九哥你怎麼也來了？十二哥呢？」衛春華從坑邊躍下，說道：「總舵主精神好些了吧？我來稟告好麼？」陳家洛道：「好，你說吧。」又朗聲道：「四哥、十弟、十四弟、心硯，你們在上面看著敵兵動靜，咱們等到半夜裡再突圍。」文泰來等在上面答應。衛春華道：「我和十二弟奉總舵主之命到北京打探朝廷動靜，一時也沒查到什麼。有一天在街頭忽然見到張召重那奸賊和他師兄馬真道長。」陳家洛道：「咱們把張召重交給他師兄，馬真道長說要帶他去武當山好好管教。我正奇怪他怎麼又出來了，原來他到過北京。」徐天宏道：「總舵主最近見過他？」陳家洛道：「剛才就是和他交了手，真是好險。」於是說了和他相遇之事。眾人都是又驚又怒。

　　衛春華道：「他們師兄弟一路說得很起勁，沒瞧見我們。我想：莫不是馬真道人和師弟聯了手騙人？我們悄悄跟著，見他們走進一條胡同的一所屋裡，到天黑都不出來，看來便是住在那兒了。我和十二弟商量，得去探個明白。到了二更天，我們跳進牆去，這兩人非同小可，單是張召重，我和十二弟加起來也不是對手，何況還有他師兄？因此我們連大氣兒也不敢喘一口，在院子裡伏著不動。等了半天，聽得一間屋裡有人聲，我們悄悄過去，在窗縫中一張，見馬道長躺在炕上，那奸賊卻走動不停，兩人大聲爭論，我們不敢多看，矮了身子細聽。原來張召重說要到北京料理些銀錢私事後才能去湖北。他師兄便和他回來。過了幾天，皇帝也回京了。」陳家洛聽得乾隆已回北京，嗯了一聲。

　　衛春華又道：「張召重說，皇帝給了他一道旨意，要他到回部來辦一件大事。」陳家洛忙問：「什麼大事？」衛春華道：「他沒說清楚，好像要來找一個什麼人。」陳家洛眉頭一皺，隱隱覺得有什麼事不對。衛春華道：「馬道長的話很嚴厲，要他馬上辭官。張召重卻抬出皇帝來壓他，說聖旨怎可違抗？若是違旨，只怕武當山也要給皇帝派兵踏平了。馬道長說，咱們江山都教韃子佔了，就算再毀武當山也不足惜。兩人越說越僵，馬道長大怒，從炕上跳起來，喝道：『我在紅花會朋友們面前怎麼說的？』張召重說：『這些造反逆賊，師兄何必跟他們當真？』只聽得豁的一聲，似乎馬道長拔了劍。我忙湊到窗縫上去看，見馬道長手中持劍，臉色鐵青，罵道：『你還記不記得師父的遺訓？你這忘恩負義之徒，一意要替滿清朝廷做走狗，真是無恥之極。我今日先與你拚了。』十二弟向我伸伸大拇指，暗讚馬道長是非分明，大義凜然。張召重軟了下來，歎了口氣道：『師兄既這麼說，明兒我跟你去湖北就是。』馬道長這才收了劍，安慰了他兩句，在炕上睡了。張召重坐在椅上，臉上一忽兒滿是殺氣，一忽兒似乎躊躇不決，身子不住輕輕顫動。我和十二弟只怕給他發覺，想等他睡了再走，等了快半個時辰，張召重始終不睡，好幾次站了起來，重又坐下，突然雙眉豎起，牙齒一咬，輕輕叫道：『大師哥！』馬道長這時已睡得很熟，微微發出鼾聲。張召重悄悄走到炕前……」

　　說到這裡，香香公主忽然驚叫了一聲，她雖不懂衛春華的話，卻也感到了他語氣中那股森森陰氣，不自禁有慄慄之感。她拉住陳家洛的手，輕輕偎在他身上。周綺狠狠瞪了她一眼，嘴唇一動，要待說話，終於忍住。

　　衛春華續道：「只見張召重走到炕邊，驀地向前一撲，隨即向後縱出。只聽得馬道長慘叫一聲，跳了起來，雙眼鮮血淋漓，兩顆眼珠已被那狼心狗肺的奸賊挖了出來！」陳家洛義憤填膺，忽地跳起，右掌在坑邊一拍，打得泥沙紛飛，切齒說道：「不殺這奸賊，誓不為人！」香香公主從未見過他如此大怒。心中害怕，緊緊拉住他衣袖。徐天宏等已聽衛春華說過，這時卻仍是憤怒難當。

　　衛春華手中雙鉤抖動，格格直響，語言發顫，續道：「馬道長不作一聲，一步一步向張召重走近，臉上神色十分怕人，突然飛腳踢出。張召重閃躍退開。馬道長瞧不見，這一腳踢在炕上，砰的一聲，土炕給他踢去了半邊，屋中灰土飛揚。張召重似乎也有點怕了，想奪門而出，馬道長已搶到門口，攔住去路，側耳靜聽。張召重走不出去，忽然哈哈笑了兩聲。馬道長聽准來路，和身撲上，左腿橫掃過去。哪知張召重是故意誘他來踢，先已把長劍插在自己身前。馬道長這腿掃去，剛好踢到劍上，一隻左腳登時切了下來。」周綺咬牙切齒，提刀不住的狠砍身旁沙土。衛春華道：「這時我和十二弟實在忍不住了，顧不得身在險地，非他敵手，兩人不約而同的破窗而入，齊向那奸賊殺去。想是他作了惡事心虛，又怕我們還有幫手，只鬥了幾回合就逃了。我們追出去，十二弟被奸賊的金針打中。我扶了十二弟回到屋裡，想先給馬道長止血。他只說了一句話，就在牆上撞死了。」陳家洛道：「他說了句什麼話？」忽然一陣寒風吹來，人人都是一凜。

　　衛春華道：「馬道長說：『要陸師弟和魚同給我報仇！』這時外面聽到我們爭鬥的聲音，有人起來喝問。我忙把十二弟扶回寓所。第二天我再去探看，見他們已把馬道長收殮了。十二弟被打中五枚金針，我給他取出之後，現今在北京雙柳子胡同調養。張召重說皇帝要他來回部找一個人，我想莫非是來找總舵主的師父？曾聽總舵主說，皇帝有兩件干係重大的東西寄存在袁老前輩那裡。雖然袁老前輩武功精湛，決不懼他，只是這奸賊如此惡毒，倘若大夥兒以為他已改過，說不定會中了他奸計，因此我日夜不停的趕來報信。在河南遇到了龍門幫的人，得知總舵主見過他們幫主上官大哥，我就去見他，剛好遇到四哥、七哥他們。我們一起去找十四弟。他得知師父遇害，傷心得不得了，大家趕到這裡，想不到會和總舵主相遇。」陳家洛道：「十二哥傷勢怎樣？」衛春華道：「傷勢可不輕，幸好沒打中要害。」

　　這時寒風越來越大，天上鉛雲密密層層，似欲直壓上頭來。香香公主道：「就要下雪了……」但覺寒意難當，向陳家洛身上更靠緊了些。周綺胸頭一直憋著一股氣，這時再也忍不住，衝口而出：「她說什麼？」陳家洛見她聲勢洶洶，有點奇怪，說道：「她說就要下雪了。」周綺怒道：「哼！她怎知道？」過了一會，板起臉說道：「總舵主，你到底心中愛的是霍青桐姊姊呢，還是愛她？」陳家洛臉紅不答。徐天宏扯扯她衣角，叫她別胡鬧。周綺急道：「你扯我幹什麼？霍姊姊人很好，不能讓她給人欺侮。」陳家洛心想：「我幾時欺侮過她了？」知道周綺是直性人，不說清楚下不了台，便道：「霍青桐姑娘為人很好，咱們大家都是很敬佩的………」周綺搶著道：「那麼為什麼你見她妹妹好看，就撇開了她？」陳家洛被她問得滿臉通紅。駱冰出來打圓場：「總舵主和咱們大家一樣，和她見過一次面，只說過幾句話，也不過是尋常朋友罷了，說不上什麼愛不愛的。」周綺更急了，道：「冰姊姊，你怎麼也幫他？霍青桐姊姊送了一柄古劍給他，總舵主瞧著她的神氣，又是那麼含情脈脈的，我雖然蠢，可也知道這是一見鍾情……」駱冰笑道：「誰說你蠢了？又是含情脈脈，又是一見鍾情的？」周綺怒道：「你別打岔，成不成？冰姊姊，咱們背地裡都說他兩個是天生一對。怎麼忽然又不算數了？他雖是總舵主，我可要問個清楚。」

　　香香公主聽她們語氣緊張，睜著一雙圓圓的眼睛，很是詫異。陳家洛無奈，說了出來：「霍青桐姑娘在見到我之前，就早有意中人了，就算我心中對她好，那又何必自討沒趣？」周綺一呆，道：「真的麼？」陳家洛道：「我怎會騙你？」周綺登時釋然，說道：「那就是了。你很好，我錯怪你啦。害得我白生了半天氣。對不起，你別見怪。」大家見她天真爛漫，當場認錯，都笑了起來。周綺本來對香香公主滿懷敵意，這時過來拉住她手，很是親熱，忽然面上一涼，一抬頭，只見鵝毛般的雪花飄飄而下，喜道：「你說得真準，果然下雪了。」陳家洛一躍而起，叫道：「咱們衝！」眾人跳了起來，把馬匹從坑中牽上。清兵見到，吶喊衝來。眾人躍上馬背，衛春華當先衝出，奔不數丈，忽然「哎喲」一聲，連人帶馬摔倒在地。文泰來大驚，拍馬上前，尚未走近，坐馬中箭滾倒。文泰來躍起縱到衛春華身旁，衛春華已經站起，說道：「馬給射死啦，我沒事……」話聲未畢，章進與駱冰兩騎馳到。兩人彎腰伸手，一人一個，把衛春華和文泰來拉上馬背，霎時之間，心硯與章進的馬又中箭倒下。陳家洛叫道：「回去，回去！」各人掉頭奔回坑中。清兵乘勢追來，被文泰來、余魚同、衛春華一輪箭射了回去。

　　這一下沒衝出圍困，反而被射死四匹馬。清兵似乎守定「射人先射馬」的宗旨，羽箭儘是射馬。大漠之中，如無馬匹，如何突出重圍？眾人凝思無計，愁眉不展。

　　駱冰道：「如沒救兵，咱們死路一條。」徐天宏道：「木卓倫老英雄見總舵主和女兒久出不歸，定會派兵接應。」陳家洛道：「他們一定早已派兵，只是我們向南奔出這麼遠，只怕他們一時難以找到。」徐天宏道：「那只有派人去求救。」心硯道：「我去！」陳家洛沉吟一下，道：「好！」心硯從包裹中取出文房四寶。陳家洛請香香公主寫了封信求救。陳家洛對心硯道：「你騎四奶奶的白馬去。我們向東佯攻，你在西面衝出去。」說了去回人大營的方向路徑。於是眾人齊聲吶喊，徒步向東衝去。周綺和香香公主留在坑中。

　　心硯悄悄把白馬牽上，伏身馬腹之下，雙手抱住馬頸，兩腿勾住馬腹，右腳輕輕在馬助上一踢。那白馬放開四蹄，向西疾奔而去。清兵疏疏落落的射了幾箭，箭力既弱，更是毫無準頭，都落在馬旁數丈之外。

　　眾人見心硯馳出已遠，便退回坑內，凝神遙望，見白馬沖風冒雪，突出重圍，都歡呼起來。陳家洛這些年來待心硯就如兄弟一般，見他小小年紀，干冒萬險去求救兵，不知性命如何，心中一陣難受，當下命徐天宏、衛春華兩人上去守衛，把文泰來等人接替下來休息。

　　文泰來渾不以身處險地為憂，下來後縱聲高歌，唱的是江南農家田歌，駱冰應聲相和：「上山砍柴唱山歌，不怕豹子不怕虎，窮人生來骨頭硬，錢財雖少仁義多。」香香公主對陳家洛道：「你們漢人唱歌也這麼好聽。他們唱的是什麼呀？」陳家洛把歌曲大意譯給她聽。香香公主輕輕跟著文泰來唱，學他曲調，唱了一會，便睡著了。這時雪愈下愈大，一眼望出去，但見白茫茫的一片。天將黎明時，香香公主仍是沉睡未醒，頭髮上肩上都是積雪，臉上的雪花卻已溶成水珠，隨著她呼吸微微顫動。駱冰輕聲笑道：「這孩子真是一點也不擔心。」

　　又過良久，徐天宏雙眉緊鎖，緩緩的道：「怎麼隔了這久還沒救兵消息？」文泰來道：「不知心硯路上會不會出事？」徐天宏道：「我擔心的是另一件事。」周綺道：「什麼事？怎麼吞吞吐吐，要說不說的？」徐天宏在甘涼道上見到回人奪經之時，霍青桐發號施令，眾回人奉命唯謹，問陳家洛道：「回人營中事務，是木卓倫老英雄管呢，還是霍青桐姑娘管？」陳家洛道：「看來兩人都管。木老英雄凡事都和女兒商量。」徐天宏歎道：「要是霍青桐不肯發兵，那就……難了。」眾人明白他的意思，默然不語。周綺卻跳了起來，急道：「你……你怎把霍姊姊看成這樣的人？她不是另有意中人嗎？再說，就算她跟妹子吃醋，難道會不救自己心中喜歡的他？」徐天宏道：「女人妒忌起來，什麼事都做得出。」周綺大怒，嘩啦嘩啦亂叫。香香公主醒了，睜開眼睛，微笑著望她。眾人和霍青桐都只見過一面，雖然覺得她好，但她究竟為人如何，並不深知，聽徐天宏一說，覺得也不無有理，只是周綺絕不肯信。

　　心硯急馳突圍，依著陳家洛所說道路，馳入回人軍中，把信遞了上去。木卓倫正派人四出尋訪，但茫茫大漠之中，找尋兩個人談何容易，清兵集結之處又不能前去打探，正自焦急萬狀，一見女兒的信，大喜躍起，對親兵道：「快調集隊伍。」霍青桐問心硯道：「圍著你們的清兵有多少人？」心硯道：「總有四五千人。」霍青桐咬著嘴唇，在帳裡走來走去，沉吟不語。不一刻，篷帳外號角吹起，人奔馬嘶，刀槍鏗鏘，隊伍已集。木卓倫正要出帳領隊前去救人，霍青桐牙齒一咬，說道：「爹，不能去救。」木卓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驚疑交集，還道聽錯了話，隔了片刻，才道：「你……你說什麼？」霍青桐道：「我說不能去救。」木卓倫紫漲了臉，怒氣上衝，但隨即想到她平素精細多智，或許另有道理，問道：「為什麼？」霍青桐道：「兆惠很會用兵，決不能只為要捉咱們兩個使者，派四五千人去追趕圍困，其中必有詭計。」木卓倫道：「就算有詭計，難道你妹子與紅花會這些朋友，咱們就忍心讓清兵殺害？」霍青桐低頭不語，隔了半晌，說道：「我就怕領了兵去，不但救不出人，反而再饒上幾千條性命。」

　　木卓倫雙手在大腿一拍，叫道：「且別說你妹子是親骨肉，陳總舵主與紅花會這些朋友，對咱們如此仁至義盡，就算為他們死了，又有什麼要緊？你……你……」見女兒突然不明義理，心中又是憤怒，又是痛惜。

　　霍青桐道：「爹，你聽我的話，咱們不但要救他們出來，說不定還能打個大勝仗。」木卓倫喜道：「好孩子，你怎不早說？怎樣幹？我，我聽你的話。」霍青桐道：「爹，你真肯聽我話？」木卓倫笑道：「剛才我急糊塗啦，你別放在心上。怎樣辦？快說。」霍青桐道：「那麼你把令箭交給我，這一仗由我來指揮。」木卓倫微一遲疑，想到她智謀遠勝於己，便道：「好，就交給你。」把號令全軍的令旗令箭雙手捧著交過去。霍青桐跪下接過，再向真神阿拉禱告，然後站起身來，道：「爹，那麼你和哥哥也得聽我號令。」木卓倫道：「只要你把人救出，打垮清兵，要我幹什麼都成。」霍青桐道：「好，一言為定。」和父親走出帳外，各隊隊長已排成兩列等候。木卓倫向眾戰士叫道：「咱們今日要和滿洲兵決一死戰，這一仗由霍青桐姑娘發施號令。」眾戰士舉起馬刀，高聲叫道：「願真神護佑翠羽黃衫，願真神領著咱們得到勝利。」霍青桐把令旗一展，說道：「好，現下散隊，大家回營休息。」各隊長率領眾人散了。木卓倫錯愕異常，說不出話來。回入帳內，心硯撲地跪下，不住向霍青桐磕頭，哭道：「姑娘，你如不發兵去救，我家公子可活不成啦。」霍青桐道：「你起來，我又沒說不去救。」心硯哭道：「公子他們只有九人，當中姑娘的妹子是不會武的。敵兵卻有幾千。救兵遲到一步，公子他們就……就……」霍青桐道：「清兵的鐵甲軍有沒有衝鋒？」心硯道：「還沒有。只怕這時候也已沖了。他們穿了鐵甲，箭射不進，那怎擋得住……」越想越怕，放聲大哭。霍青桐皺眉不語。木卓倫見心硯哭得悲痛，心想：「他年紀雖小，對主人卻十分忠義。我們若不去救，如何對得起人？」在帳中踱來踱去，彷徨無策。霍青桐道：「爹，你不見捉黃狼用的機關？鐵鉤上鉤塊羊肉，黃狼咬住肉一拖，引動機關，登時把狼拿住。兆惠想讓咱們做狼，妹子就是那塊羊肉了。沙漠之中，無險可守，紅花會的人再英雄，單憑八人，決計擋不住四五千人馬。那定是兆惠故意不叫猛攻。」木卓倫點頭說是。霍青桐又道：「這小管家說，清兵鐵甲軍沒出動，可到哪裡去啦？」蹲下地來，用令旗旗桿在地下畫個小圈，道：「這是羊肉。」在圈旁畫了兩道粗線，說道：「這是鐵甲軍，那便是機關了。咱們從這裡去救，他鐵甲軍兩面夾擊，咱們還有命麼？」木卓倫回頭望著心硯，無話可說。霍青桐道：「清兵是故意放這小管家出來求救，否則他孤身一人，從四五千軍馬中衝殺出來，談何容易？」木卓倫道：「你說兆惠要咱們上當，那麼咱們從他隊伍側面進攻，打他個措手不及。」霍青桐道：「他們有四萬多兵，咱們卻只一萬五千，正面開仗一定吃虧。」

　　木卓倫大叫：「依你說，你妹子和那些朋友是死定了？我捨不下你妹子，也決不能讓紅花會的朋友們遇難。我只帶五百人去，救得出是真神保佑，教不出就和他們一塊兒死。」霍青桐沉吟不語。

　　心硯見霍青桐執意不肯發兵，急得又跪下磕頭，哭道：「我們公子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姑娘，請你大量包容，等救他出來之後，小人一定求公子給姑娘賠禮。姑娘救他性命，我們不會不感激姑娘的恩德。」霍青桐聽了這幾句話，知心硯已有疑她之意，秀眉一豎，怒道：「你別不清不楚的瞎說。」心硯一楞，跳起身來，說道：「姑娘這麼狠心。我去和公子死在一塊。」哭著騎上白馬，奔馳而去。

　　木卓倫大聲道：「如不發兵，連這小孩子都不如了。就是刀山油鍋，今日也要去走一遭。為義而死，魂歸天國！」越說越是激昂。霍青桐道：「爹，漢人有一部故事書，叫做《三國演義》。我師父曾給我講過不少書中用計謀打勝仗的故事，那些計策可真妙極了。那部書中說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咱們兵少，也只有出奇，方能制勝。兆惠既有毒計，咱們便將計就計，狠狠的打上一仗。」木卓倫將信將疑，道：「當真？」霍青桐顫聲道：「爹，難道你也疑心我？」木卓倫見她雙目含淚，臉色蒼白，心中不忍，說道：「好吧，由得你。那你就立刻發兵救人。」霍青桐又想了一會，對親兵道：「擊鼓升帳。」鼓聲響起，各隊隊長走進帳來。霍青桐居中坐下，木卓倫和霍阿伊坐在一邊。這時帳外雪更下得大了，地下已積雪數寸。木卓倫想到小女兒被困沙漠，再加上這般大雪，不餓死也要凍死，心下甚是惶急。霍青桐手執令箭，說道：「青旗第一隊隊長，你率領本隊人馬，在戈壁大泥淖西首如此如此，青旗第二、三、四、五、六各隊隊長，你們率領人馬，召集牧民、農民，在大泥淖旁如此如此。」六隊青旗兵隊長接奉號令，各率一千人去了。木卓倫見女兒把本部精銳之師派出去構築工事，卻不去救人，頗感不滿。霍青桐又道：「白旗第一、二、三隊三位隊長，你們在葉爾羌城中和黑水河兩岸如此如此。黑旗第一隊隊長，哈薩克隊隊長，你們兩隊在黑水河旁的山上如此如此。蒙古隊隊長，你們這隊駐紮在英奇盤山頂，如此如此。」各隊隊長接令去了。此役清兵西侵，不但回人遭害，天山北路的哈薩克部、蒙古部也大受池魚之殃，因此不少部落和回人聯手抗敵。霍青桐道：「爹爹，你任東路青旗軍總指揮。哥哥，你任西路白旗、黑旗、哈薩克、蒙古各隊人馬總指揮。我率領黑旗第二隊居中策應。這一仗的方略是這樣……」正要詳加解釋，木卓倫跳起身來，叫道：「誰去救人？」

　　霍青桐道：「黑旗第三隊隊長，你率隊從東首衝入救人。黑旗第四隊隊長，你率隊從西首衝入救人。遇到清兵時如此如此。你們兩隊和青旗軍調換馬匹，要騎最好的良馬，不許有一匹馬是次等的。」黑旗軍兩名隊長接令去了。木卓倫叫道：「你把一萬三千名精兵全都調去幹不急之務，卻派兩千老兵小兵去救人，這是什麼用心？」原來回人中青旗白旗兩軍最精，黑旗軍遠為不及，黑旗第三、第四兩隊由老年及未成丁少年組成，尤為疲弱，平時只做哨崗、運輸之事，極少上陣。霍阿伊對妹子素來敬服，這時心中也充滿懷疑。霍青桐道：「我的計策是……」木卓倫怒火沖天，叫道：「我再不信你的話啦！你，你喜歡陳公子，他卻喜歡了你妹子，因此你要讓他們兩人都死。你……你好狠心！」霍青桐氣得手足冰冷，險些暈厥。木卓倫氣頭上不加思索，話一出口，便覺說得太重，呆了一呆，翻身上馬，叫道：「我去和喀絲麗死在一起！」長刀一揮，叫道：「黑旗第三、第四隊，跟我來！」兩隊老少戰士剛掉換了良馬，跟隨族長，在風雪中向大漠馳去。霍阿伊見妹子形容委頓，說道：「妹妹，爹爹心中亂啦，自己都不知道說什麼，你別放在心上。」霍青桐右手按住心口，額頭滲出冷汗，隔了一會，道：「我去接應爹爹。」霍阿伊道：「瞧你累得這樣子，你息著。我去接應爹爹。」霍青桐道：「不，你指揮東路青旗各隊，我去。」跨上戰馬，帶領黑旗第二隊奔了出去。這時回人大營只餘下兩三百名傷兵病兵，一萬五千名戰士空營而出。心硯心中氣苦，騎了白馬，哭哭啼啼的向陳家洛等被圍處奔去。馳近敵軍時，清兵居然並不出力阻攔，敷衍了事般的放了十幾枝箭，羽箭飛來，都離得心硯遠遠的，少說也有丈餘。他衝近土坑，章進歡呼大叫：「心硯回來了！」心硯一聲不響，翻身下馬，把白馬牽入坑內，坐倒在地，放聲大哭。周綺道：「別哭，別哭，怎麼啦？」徐天宏歎道：「還有什麼可問的？霍青桐不肯發兵。」心硯哭道：「我跪下跟她磕頭……苦苦哀求……她反而罵我……」說罷又哭。眾人默然不語。

　　香香公主問陳家洛這孩子為什麼哭。陳家洛不願讓她難受，說道：「他出去求救，走了半天，衝不出去。」香香公主掏出手帕，遞了過去。心硯接過，正要去擦眼淚，忽覺手帕上一陣清香，便不敢用，伸衣袖擦去眼淚鼻涕，把手帕還了給她。徐天宏道：「咱們是衝不出去了。四哥，你說該怎麼辦？」文泰來聽徐天宏忽然問他而不問陳家洛，微一沉吟，已知他用意，說道：「總舵主，你快和這位姑娘騎白馬出去。」陳家洛訝道：「我們兩人？」文泰來道：「正是，咱們一起出去是決計不能的了。你肩頭擔負著天大擔子。不但紅花會數萬弟兄要你率領，漢家光復大業也落在你身上。」衛春華、余魚同、周綺等都道：「只要你能出去，我們死也瞑目。」陳家洛道：「你們死了，我豈能一人偷生？」徐天宏道：「總舵主，時機緊迫。你若不走，我們可要用強了。」

　　陳家洛頓了一頓，說道：「好。」把白馬牽出坑外，向眾人一拱手，把香香公主扶了出去。文泰來等均知這番是生離死別，都十分難過，駱冰已流下淚來。陳家洛卻若無其事的和香香公主上馬而去。眾人心頭沉鬱，又擔心陳家洛不能衝出重圍。文泰來豪邁如昔，大聲道：「咱們這裡連總舵主和那位回人姑娘，不過十個人，現今已殺了七八十名敵兵。各位兄弟，咱們要殺滿多少人才肯死？」駱冰道：「至少再殺一百名。」周綺道：「這些滿清兵壞死啦，咱們殺足三百名。」文泰來道：「好，大家數著。」章進道：「湊足五百名！」

　　衛春華在上守望，回過頭來叫道：「咱們這裡還有八人。紅花會的英雄好漢要以一當百，瞧著！」這時正有三名清兵在雪地中慢慢爬過來，衛春華扯起長弓，連珠箭箭無虛發。只聽心硯數道：「一、二、三！好！九爺，好極啦。」余魚同興致也提了起來，叫道：「就是這樣，要咱們死，可不大容易，總得殺滿八百人。」徐天宏笑道：「這越來越不容易啦。要是殺不足數，咱們豈不是死不瞑目？」駱冰笑道：「那只好請五哥、六哥慢一點駕到。」眾人都大笑起來。要知常赫志、常伯志綽號黑無常、白無常，人死時由無常鬼拘魂。群雄死意既決，反而興高采烈。心硯本來甚是害怕，見大家如此，也強自壯膽，心想：「公子是英雄豪傑，我可不能辱沒了他。」章進哈哈傻笑，顛來倒去的大叫：「老爺今日要歸天，先殺韃子八百人！」

　　忽聽得衛春華喝問：「誰？」只聽陳家洛笑道：「幹麼不殺足一千人？」衛春華叫道：「啊，總舵主，怎麼你回來啦？」陳家洛縱身入坑，笑道：「我把她送走，自然回來啦。當年劉關張說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他們義垂千古，到頭來卻還是做不到。咱們兄弟姊妹九人，今日卻做到啦。」眾人見他如此，知道再也勸他不回，齊聲大叫：「好，咱們同年同月同日死。」陳家洛道：「心硯，好兄弟，你別再叫我少爺了。你做咱們的十五弟吧！」眾人都說：「不錯，不錯。」心硯大是感動，哭了起來。這時坑中雪又積起數寸，眾人一面把雪抄出去，一面閒談。徐天宏笑道：「這時如有一罈老酒，可有多好。」周綺瞪了他一眼道：「又來逗我啦！」眾人笑了起來。余魚同呆了一陣，忽道：「四哥，我有一件事很對你不起。我可不能藏在心裡死去。」文泰來一怔，道：「什麼？」余魚同於是把自己如何對駱冰癡心、如何在鐵膽莊外調戲她的事，原原本本的說了，最後說道：「我喪心病狂，早就該死了，卻又不死，心中老大不安，只得做了和尚。四哥，你能原諒我嗎？」文泰來哈哈大笑，說道：「十四弟，你道我以往不知麼？可是我待你曾有什麼絲毫異樣？你四嫂從來沒提過一字，但我自然看得出來。我知你年輕人一時糊塗，向來不當它一回事，早就原諒了你，又何必要你今日再來求我？」余魚同又是慚愧，又是感激。駱冰笑道：「十四弟，這事早過去啦，何必再提？可是有一件事我卻很不樂意。」余魚同一怔，道：「怎……怎樣？」駱冰道：「你是大和尚，歸天之後，我佛如來接引你去西方極樂世界。我們八人卻給五哥、六哥拘去陰曹地府。這一來，豈不是違了當年咱們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的誓言？」眾人越聽越是好笑。余魚同把身上僧袍一扯，笑道：「反正我今天已殺人破戒，我佛慈悲，弟子今日決意還俗。與眾位哥哥姊姊同赴地獄，勝於一人獨登極樂！」群雄拍手叫好。

　　轟笑聲中，上面衛春華與心硯叫了起來。眾人齊上坑邊，預備迎敵。月光冷冷，雪花飛舞之中，只見一個白衣人手牽白馬，緩緩走來。這時遍地瓊瑤，這白衣人踏雪而來，真如仙子下凡一般，正是香香公主。陳家洛吃了一驚，縱出沙坑，迎了上去。香香公主道：「你怎麼撇下我一人？」陳家洛頓足道：「我叫你逃回去啊，在這裡有死無生。」香香公主流下淚來，道：「你死了，我還活得成麼？難道你……你不知道我的心？」陳家洛呆了半晌，道：「好，咱們回去。」拉了她手，回入坑中。周綺歎道：「總舵主，本來我還有些怪你心志不堅，其實當真是我錯了。」陳家洛道：「怎麼？」周綺道：「想不到這小姑娘對你竟如此情義深重。別說她似仙女一般，就算醜得像母夜叉，只要有這樣的心，我也愛她。」

　　陳家洛一笑，心想今日良友愛侶同在一起，雖死無憾。駱冰對周綺道：「怪不得你這般愛七哥，原來他心好。」周綺道：「不是麼？他人雖鬼靈精，心腸卻是很好的。」徐天宏得愛妻當眾稱讚，心中樂意之極。

　　香香公主對陳家洛道：「我唱個故事給大家聽。」陳家洛拍手叫好。香香公主柔聲唱了起來：「孔雀河畔鐵門關，兩岸垂柳拂水面，高山嶺上一個墳喲，葬著塔依爾與柔和娜。」她唱一段，陳家洛低聲翻譯一段。

　　她唱的是回族的一個傳說。古焉耆王國公主柔和娜，和首相之子塔依爾從小相戀。後來首相因直諫而被國王處死，國王不許女兒再和塔依爾相好，要把她嫁給奸臣的兒子黑英雄，把塔依爾關入箱中，順著孔雀河水放逐出境。恰好庫車國公主正在游水，救起了他。庫車國老國王見他英俊能幹，想招他做駙馬，並讓他繼承王位。塔依爾卻說：「陛下的財富和王位，再加上美麗的公主，也不能令我負了柔和娜的深情。」堅不接納老國王的美意，後來便偷偷回國。這時柔和娜因懷念情人而生了病，國王假造了塔依爾的書信來安慰她。等她病好，國王又強迫她嫁給黑英雄。她含著眼淚，打開百姓送來給她道賀的一隻禮物箱子時，塔依爾從箱中跳了出來。

　　便在這時，黑英雄闖了進來，跟塔依爾搏鬥，被塔依爾殺死。國王下令將塔依爾處絞。公主向父王苦苦求情，也被憤怒的父王扼死。眾百姓抬了這對戀人的屍身，唱著輓歌，走上高山給他們舉行葬禮。當她唱到曼長淒切的輓歌時，駱冰和周綺雖不懂詞義，也不禁淚水盈眶。眾人沉默良久，想著這對古代戀人不幸的命運。忽然衛春華在上面哈哈大笑，叫道：「快來瞧！」大家爬到坑邊，只見六七名清兵嗚嗚亂叫，動彈不得。原來他們爬過來偷襲，衛春華早看到了，想等他們爬近些再發箭，那知他們聽到香香公主的歌聲，心神俱醉，伏在雪地裡靜聽。酷寒之中，只過得片刻，身上積雪便都結成了冰，等到歌聲停止，想再爬動時，冰塊已將他們全身牢牢膠住，再也掙不脫了。大雪不斷落下，隨落隨凍，不多時，將這幾名清兵埋葬在冰雪之中。群雄這時也冷得抵受不住，心硯撿了一大批箭枝來，在坑中點火取暖。第三日天明，大雪仍下個不停。徐天宏道：「大家上去，只怕清兵馬上就要進攻。」除香香公主外，眾人都彎弓搭箭守在坑邊。這時天色大亮，清兵卻只是疏疏落落的射些冷箭，並不集隊來攻。徐天宏大惑不解，忽地想起一事，忙問心硯：「霍青桐姑娘問你些什麼話？」心硯道：「她問我圍困咱們的清兵有多少人，又問鐵甲軍有沒衝鋒。」徐天宏大喜，叫道：「咱們有救了，有救了！」眾人瞪眼望著他。

　　徐天宏道：「我真糊塗，疑心霍青桐姑娘，真是以小人之心度人了。她可比我精明得多。」周綺道：「怎麼？」徐天宏道：「清兵的鐵甲軍一衝過來，咱們還有命麼？」周綺道：「咦，也真奇怪。」徐天宏道：「他們就算沒鐵甲軍，周圍這幾千人一起衝鋒，咱們八九個人怎擋得住？數千人馬也不用動手，只須排了隊擠將過來，也把咱們踏成了肉泥。再說，他們一直沒當真向咱們射箭，只是裝個樣子。」眾人都說確是如此，這次清兵可客氣得很，手下留情。

　　陳家洛登時恍然，叫道：「是了，是了。他們故意不沖，要引回人救兵過來，可是霍青桐姑娘料到了，不肯上當。」章進道：「她不上當，咱們可糟啦。」陳家洛道：「不會糟，她一定另有法子。」周綺笑道：「是麼？我本來不信她會這麼壞。」眾人登時精神大振。留下余魚同與心硯守望，餘人回入坑中休息。

## 第15回　奇謀破敵將軍苦　兒戲降魔玉女□

　　忽倫四兄弟按住張召重，放脫了陳家洛，直至兆惠出來唱開，忽倫四兄弟這才放手。張召重憤怒異常，倏地跳起，反手一掌，又快又重，拍的一聲，把忽倫二虎打落了半邊牙齒。二虎痛得險險暈去。四兄弟大怒，一齊撲上廝打。兆惠連聲喝罵，四兄弟才悻悻退下。

　　張召重恨恨的道：「大將軍，皇上差卑職到回疆來，有兩件欽命，第一件就是拿剛才這女子進京。」兆惠道：「張兄從未來過這裡，怎識得這女子？」張召重道：「回人送了一對玉瓶向皇上求和。玉瓶上畫的就是這女子肖像。皇上很想一見真人，命卑職趕來辦這件事。福統領拿玉瓶給卑職細看過，因此認得。」兆惠嗯了一聲。張召重道：「剛才那男子不是回人，是紅花會大頭腦陳家洛。」兆惠驚道：「是麼？他怎麼到了這裡？」張召重道：「皇上要他來取幾件東西，命卑職等他取到後便截他下來。只怕皇上要的東西就在他身邊。這兩人自行投到，正是皇上洪福，咱們卻白白放過了，實在可惜。」說著連連拍腿歎氣。兆惠笑道：「張兄不必連聲可惜。他們使者來時，我早已調兵遣將，佈置定當。要叫這使者做餌，釣一條大魚上來。既然皇上要這兩人，那更是一舉兩得了。」轉頭對身旁親兵道：「去對德都統說，不可傷那兩人性命。」親兵應令去了。兆惠笑道：「這兩人既是非同尋常，回人定會派重兵相救。等他們過來，我的鐵甲軍從兩旁這麼一夾。」張開兩臂，往中間一合，笑道：「就是這樣！」張召重道：「大將軍神機妙算，人不可及，因此皇上如此親任，征回大事，便差大將軍統兵。」兆惠十分得意，呵呵大笑。張召重道：「大將軍這場勝仗是打定的了。只是亂軍之中，若把皇上要的那兩人殺了，或是弄得不知下落，皇上必定怪罪。」兆惠道：「你說怎樣？」張召重道：「卑職想請令先去把這兩個人擒了。我軍則繼續圍困不撤，好把回人主力引來。」兆惠沉吟道：「此刻便去，只怕給回子識破了我的計謀。張兄稍待。」直等到第三日清晨，兆惠這才發下令箭，張召重帶領了一百名鐵甲兵疾馳而去。

　　奔到土坑邊上，坑內十餘箭射出，三名鐵甲兵臉上中箭，撞下馬來。鐵甲軍攻勢稍挫，張召重領頭吶喊，又衝了上去。徐天宏驚道：「鐵甲軍到了，難道我猜的不對？」衛春華大叫：「是張召重那奸賊！」

　　余魚同想起恩師慘死，目眥欲裂，手持金笛，縱身出坑，沒頭沒腦向張召重打去。張召重忽見一個醜臉和尚以本門武術猛打急攻而來，大為詫異，呆得一呆，衛春華挺雙鉤也已撲上。張召重持劍擋住。他武功比這兩人高得多，但衛春華上陣向來捨命惡拚，余魚同更是甩出了性命，不惜與仇人同歸於盡。常言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更何況兩人拚命？一時之間，三人在坑邊堪堪打了個平手。

　　這時數十名鐵甲軍已衝到坑邊。陳家洛、文泰來、徐天宏、章進、駱冰、心硯都跳了上去。章進揮狼牙棒當當亂打，鐵甲軍盔甲堅厚，傷他們不得，反而險被長矛刺中。駱冰、心硯、徐天宏三人也只落得奮力抵擋，傷不了人。文泰來單刀砍出，給鐵甲反震回來，大喝一聲，拋去單刀，空手向一名鐵甲軍撲去。那兵挺矛疾刺，文泰來抓住矛頭一拉，那兵啊喲一聲，長矛脫手。文泰來不及輪轉矛頭，就將矛柄向他臉上倒搠進去，直插入腦心，未及拔出，聽得駱冰急叫：「留神後面！」只覺背後風勁，當即左手勾轉，已把一柄刺來的長矛夾在脅下，在背心偷襲的清兵雙手使勁拉奪。文泰來右手一提，從清兵腦袋中拔出了長矛，回身對準那清兵臉孔，一矛飛出，直插入他鼻樑，從腦後穿出，將他釘在地下。鐵甲軍奉命擒拿陳家洛和香香公主，不同四周其餘清兵那般只是佯攻，卻是奮勇爭先，狠刺真殺，雖見文泰來神勇，兀自不退。文泰來手挺雙矛，衝入人叢，雙矛此起彼落，猛不可當，霎時之間，九名鐵甲軍被他長矛搠入臉中而死。陳家洛沒帶兵刃，叫道：「心硯、十哥，跟我來。」見一名鐵甲軍挺長矛當胸搠來，陳家洛身子一側，長矛搠空，左手馬鞭揮出，纏住他雙足一扯，那兵撲地倒了。陳家洛叫道：「心硯，扯下他頭盔。」鐵甲軍穿了鐵甲，身子笨重，跌倒之後，半天爬不起來。心硯早把他頭盔扯落，章進隨手一棒，打得腦漿迸裂。三人隨扯隨打，頃刻間也打死了八九名敵兵。余兵見文泰來挺矛衝到，心寒膽落，發一聲喊，都退走了。這時衛余兩人漸漸抵敵不住張召重的柔雲劍法，徐天宏已上去助戰。張召重見落了單，刷刷數劍，把三人逼退兩步，退了下去。文泰來挺矛欲追，清兵羽箭紛射。駱冰忽然驚叫：「你們快來！」跳進坑中。眾人紛紛跳入，只見周綺披散了頭髮，滿臉血污，一柄單刀左擋右抵，在坑中與四名鐵甲軍苦鬥。坑中長矛施展不開，四兵都使佩刀進攻。群雄大怒，一齊撲上。四兵一個被駱冰單刀搠死，一個被衛春華一鉤刺入口中，其餘兩個被文泰來左手抓住後心，右手擰住頭盔，交叉一扭，扭斷了頸骨。徐天宏忙去扶住周綺，見她肩上臂上受了兩處刀傷，甚是痛惜。香香公主撕下衣服給她裹傷。徐天宏道：「兆惠本想把我們圍在這裡，引得回兵大隊來，才出動伏兵夾擊，定是張召重那奸賊見了總舵主，等不及搶著要建功。」陳家洛道：「他退去之後必不甘心，還會帶兵再來。」徐天宏道：「咱們快挖個陷阱，先拿住這奸賊再說。」眾人大為振奮，照著徐天宏的指點，在北首冰雪下挖進去。上面冰雪厚厚的凍了將近一尺，下面沙土掏空，絲毫看不出來。陷阱挖好不久，張召重果然又率鐵甲軍衝到。他在兆惠面前誇過口，要逞豪強，竟不增兵，仍只帶領餘下的那數十名鐵甲軍。這一次每個軍士手中都拿了盾牌，擋住群雄的羽箭，霎時間衝到坑前。陳家洛跳出坑外，向張召重喝道：「再來見過輸贏！」張召重見他手中沒兵器，將長劍往地下一拋，說道：「好，今日不分勝敗不能算完。」兩人一個展開百花錯拳，一個使起無極玄功拳，登時在雪地上鬥在一起。文泰來、徐天宏、章進、衛春華、余魚同、心硯六人也縱出坑來接戰。陳家洛一面打，一面移動腳步，慢慢退近陷阱，眼見張召重再搶上兩步就要入伏，那知斜削裡一名鐵甲軍衝到，一腳踏上陷阱，驚叫一聲，跌了下去，接著一聲慘呼，被守在下面的駱冰一刀戳死。

　　張召重吃了一驚，暗叫：「僥倖！」手腳稍緩。陳家洛見機關敗露，驀地和身撲上，抱住他身子，用力要推他下去。張召重雙足牢牢釘在雪地，運力反推。兩人僵持在坑邊，一個掙不脫，另一個也推他不下，誰也不敢鬆手。兩名鐵甲軍挺矛來刺陳家洛。徐天宏從旁躍過，舉單拐擋開長矛，俯身雙手一抬，將陳張兩人抬入陷阱之中，隨即一個打滾，鐵甲軍兩柄長矛刺入雪地。

　　陳張兩人跌入沙坑，同時鬆手躍起。駱冰右手刀向張召重砍去，卻被他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反拿手腕，一扯之下，已將短刀搶在手中。陳家洛背後飛腳踢到，張召重不及向駱冰進攻，回身一刀。陳家洛側身避過，舉兩指向他腿上「陰市穴」點去。張召重右腿一縮，駱冰颼颼颼擲出三柄飛刀。沙坑之中無迴旋餘地，但張召重在間不容髮之際，居然將三把飛刀一一避過。駱冰叫道：「總舵主接刀！」長刀丟出。陳家洛接住刀柄，使開金剛伏虎刀法，和張召重的短刀狠鬥起來，他武功本雜，各家兵刃全都會使，不似張召重獨精劍術，登時在兵器上佔了便宜。拆了十餘合，張召重迭遇險招，左手連以拳術助守，才得化解。駱冰對自己的這對鴛鴦刀的長刀短刀本來無所偏愛，這時卻只盼長刀得勝，短刀落敗。周綺持刀護在香香公主身前。只聽得長刀短刀錚錚交撞數下，張召重忽然把短刀擲出坑外，說道：「我空手接你兵刃。」左拳右掌，往陳家洛閃閃刀光中猛攻直進。陳家洛對駱冰叫道：「接刀！」將長刀擲還給她，左手一指往敵人「曲澤穴」點到。沙坑中尋丈之地，轉身都是不便，更別說趨避退讓，兩人竭盡生平所學，性命相搏。數十招後，漸漸分出高下，陳家洛百花錯拳雖然精妙，終不及張召重功力深厚，內力又沒他大，時候一長，已是攻少守多。駱冰空自著急，見兩人打得緊湊異常，要想相助，卻哪裡插得下手去？眼見陳家洛越打越落下風，張召重飛腳踢出，陳家洛向左一讓，張召重左掌反擊，其勢如風。突然坑上一人大喝：「鐵膽來了！」張召重左掌倏然收回，護住頂心。果然黑黝黝一枚鐵膽猛擲下來。張召重吃過周仲英鐵膽的苦頭，心中一寒，暗想：「這老兒怎麼也來了？他居高臨下，投擲之勢更為凶狠。」既不敢接也不敢讓，猛然向後一拔，退開三尺，身子在沙坑邊上一撞，只聽拍的一聲，鐵膽打落坑心，徐天宏隨勢縱下。原來周仲英那日收他為義子，當天即把稱雄武林的絕技子母鐵膽教給了他。這些日子中徐天宏奔波無定，每日仍是擠出功夫習練，今日臨敵初試，仗著岳父聲威，雖然一擊不中，但也把張召重嚇得倒退。

　　張召重雙足在地上一點，身子縱起，往坑外躍去，突然當頭一掌劈到，勢勁力疾，生平未遇。他右手一帶，化解了掌力，但這樣一來，終究躍不出去，隨著落下，暗暗心驚：「這是誰？此人功夫實不在我之下。」腳剛點地，一人跟落，聲若巨雷，喝道：「奸賊，認得我麼？」那人身高膀闊，氣度威猛，正是奔雷手文泰來。衛春華等已把鐵甲軍殺退，跟著跳下。文泰來與張召重面面相對，想起鐵膽莊被擒之辱，一路上又受了他無數折磨，劍眉倒豎，虎目生光，大喝一聲，出手便是生平絕技「霹靂掌」，呼呼數掌，疾如閃電，聲逾轟雷。

　　這一番惡戰，比陳張兩人剛才決鬥更為激烈。香香公主見文泰來大聲吆喝，風雷般向張召重攻去，不禁害怕。陳家洛見到她臉上驚懼之色，靠著坑壁走到她身旁，牽住她手，向她微微一笑。香香公主凝望他的臉，露出詢問之意。陳家洛知是問他剛才打鬥是否很累，緩緩搖了搖頭。香香公主伸起衣袖，替他揩拭臉上的汗水泥污。

　　陳家洛摸出三粒圍棋子，以防文泰來萬一遇險，立可施救。他手中拿到棋子，心念一動：「這真像一局搏殺兇猛、形勢繁複的棋局，中間是文四哥與張召重全力廝拚。我們在外面圍住。在我們外面是一重清兵包圍住了。霍青桐姑娘又在外面設法施救，更在外面又有清兵大軍列陣包圍。這局勢只要棋錯一著，滿盤皆輸。」

　　群雄知道文泰來滿腔怨氣，這次非親手報仇不可，都在一旁觀戰，只防張召重逃走，並不出手相助。大家素知文泰來武功卓絕，縱然不勝，也決不致落敗。但見一個猛攻，一個固守，就似大海中驚濤駭浪，浪頭一個接著一個向礁石撲去，但礁石始終屹立不動，浪頭過去，礁石又穩穩的露在海面。陳家洛尋思：「別人出手，四哥或許會不快，但四嫂相助，他決不致見怪。」便向駱冰使個眼色。駱冰會意，想放飛刀相助，但兩人鬥得正緊，惟恐誤傷了丈夫，急道：「總舵主，你快出手，我不成。」陳家洛正要她這句話，嗤嗤嗤，三粒棋子向張召重要穴上打去。張召重連連閃避，文泰來乘勢直上。正要得手，忽聽得上面喊聲大振，馬匹奔馳，刀槍相交。一人衝到坑邊，大叫：「陳公子，喀絲麗，你們在哪裡？」香香公主叫道：「爹爹，爹爹，我們在這裡！」陳家洛叫道：「救兵來啦，大家上，先殺了這奸賊！」眾人兵刃並舉，齊向張召重攻去。張召重雙掌如風，忽向香香公主後心擊去。眾人大驚，不約而同的搶過救援。哪知他這一下是聲東擊西，身子急縮，在坑邊抓起一把沙土一揚，坑中塵沙瀰漫。眾人眼睛一花，已被他躍上坑去。只聽他哼的一聲，臀部中了徐天宏一枚鐵膽，但終於逃了出去。

　　群雄紛紛躍出追擊，只見木卓倫手舞長刀，一馬當先衝到，回人戰士跟在其後，眾清兵大呼阻攔，張召重在人叢中閃得數閃，便不見了去向。文泰來奪得一條長矛，跨上白馬，要殺入敵陣追趕，被駱冰一把拖住。

　　木卓倫率領的黑旗隊雖是老弱，但人人奮勇，挺起盾牌，擁衛主帥。香香公主見父親趕到，臉上、鬍子上、刀上濺滿了鮮血，縱身入懷，連叫：「爹爹！」木卓倫攬住她，輕輕拍她背脊，說道：「乖乖別怕，爹爹來救你啦。」

　　徐天宏站上馬背觀看形勢，見東首塵頭大起，雪地之中，尚且踏得塵土飛揚，知有鐵甲軍衝來，叫道：「木老英雄，咱們快向西面高地退卻。」木卓倫知他機智，上次可蘭經就是他使計奪回，當即發令向西。清兵隨後趕來。眾人奔了一陣，西面斜刺裡又有一彪清兵殺到，將回人夾在中間。木卓倫和文泰來雙馬並馳，大呼衝出，被清兵一陣箭射了回來。

　　木卓倫心想：「青兒的話果然不錯。剛才我是錯怪她了。她現下一定十分傷心。唉，我這一下可是凶多吉。」只得率領眾人奔上一座大沙丘，憑勢固守，俟機脫困。回人居高臨下，清兵一時倒也不敢衝上。霍青桐率隊到離敵陣十里處駐紮。這天中午，各隊隊長和傳令騎兵先後來報，均已依令辦理。霍青桐道：「很好，各位辛苦了。」拿出令箭，說道：「青旗第二隊隊長，你率領五百名弟兄，在黑水河南岸固守，不許清兵過河。對方大軍來攻，切不可與他們硬拚，只求拖延時間，有一名清兵渡河，別來見我。」那隊長接令去了。

　　霍青桐又道：「白旗第一隊隊長，你帶領本部人馬，引清兵向西追趕，一路上接戰只許敗不許勝，逃入大漠，越遠越好。」那隊長素來凶悍好勝，昂然說道：「咱們回人只會打勝仗，打敗仗我可不會。」青桐道：「這是我的命令。你把攜帶著的四千頭牛羊一路丟棄，引得他們搶掠。」那隊長道：「幹麼把自己的牲口送人？我可不幹！」

　　霍青桐一張小嘴繃得緊緊的，沉聲問道：「你不聽號令？」那隊長揚刀大呼：「你領我們打勝仗，我聽你號令。你叫我打敗仗，我拚死不服。」霍青桐道：「我是領你們打勝仗。你先敗退，再反攻。」那隊長紅了眼，叫道：「連你爹爹也不信這套鬼話，怎騙得過我？你當我不知你是什麼心思？你叫我們四散逃走，丟棄牲口，就偏不去救香香公主！」霍青桐喝道：「抓起來。」四名親兵搶上前去，抓住了他雙臂。那隊長並不抵抗，只是冷笑。

　　霍青桐大聲道：「滿洲兵來欺侮咱們，咱們要全軍一心，方能打勝仗。你到底聽不聽號令？」那隊長大叫：「不聽！你能把我怎樣？」霍青桐道：「把他砍了！」那隊長自負勇猛，以為霍青桐不敢罰他，聽了這話，登時臉如上色。親兵將他推出帳外，一刀將他的頭割下。霍青桐下令首級示眾。眾軍無不凜然。霍青桐令白旗第一隊副隊長升任隊長，引清兵向大漠追趕，待見東首狼煙升起，繞道趕回。新任隊長接令去了。霍青桐再令餘下各隊，盡數開往東邊大泥淖旁集中。她發令已畢，一人騎馬向西，下馬跪下，淚流滿面，低聲禱祝：「萬能的真主，願你聖道得勝，打敗入侵的敵人。現今我爹爹不相信我，哥哥不相信我，連我部下也不相信我，為了要使他們聽令，我只得殺人。真主，求你佑護，讓我們得勝，讓爹爹和妹妹平安歸來。如果他們要死，求你千萬放過，讓我來代替他們。求你讓陳公子和妹妹永遠相愛，永遠幸福。你把妹妹造得這樣美麗，一定對她特別眷愛，望你對她眷愛到底。」祝禱已畢，上馬拔劍，回馬叫道：「黑旗第一、第二兩隊隨我來，其餘各隊分赴防地。」

　　木卓倫、陳家洛等困守沙丘。清兵衝鋒兩次，都被眾回人奮勇擋住，沙丘四周屍首堆積，雙方損折均重。過了午間，忽然清兵陣動，一彪軍馬衝了進來。雪花飛舞下只見當先一人身披黃衫，手揮長劍，頭上一根碧綠的羽毛微微顫動，正是霍青桐。木卓倫叫道：「大夥兒衝！」率領回兵往下衝殺，兩面夾擊，清兵阻攔不住。四隊黑旗軍合兵一處。香香公主縱馬上前，與姊姊擁抱。

　　霍青桐拉著妹妹的手，叫道：「黑旗三隊隊長，你率隊快向西退，與白旗第一隊會合，聽白旗第一隊隊長號令。」那隊長接令帶隊馳出。這一隊騎的都是特選快馬，遠遠只見紅旗晃動，清兵正紅旗精兵追了下去。

　　霍青桐喜道：「好極了。黑旗一隊隊長，你退向葉爾羌城中，聽我哥哥號令。黑旗二隊隊長，你向黑水河南岸退去，那邊有青旗二隊隊長接應。你聽他號令。」兩隊黑旗兵又突圍而出，只見清兵正白，鑲黃兩旗分兩路追趕而去。霍青桐叫道：「大家向東衝！」三百名近衛親兵長刀飛舞，擁衛主帥當先開路。木卓倫、香香公主、陳家洛等眾人與黑旗第四隊人馬向東疾馳。兆惠親率鐵甲軍兩翼包抄過來。這些是滿洲正藍旗精兵，正副都統手執長槍大戟，奮勇急追。回人戰士數百人斷後，邊戰邊逃，霎時間數百人都被清兵裹住，盡數殺死。兆惠大喜，指著霍青桐身旁的新月大纛，叫道：「誰奪到這面大纛，賞銀一百兩。」鐵甲軍爭先恐後，在大漠上狂奔追趕。黑旗第四隊乘坐的都是精選良馬，鐵甲軍一時追趕不上。奔出了三四十里地，回人戰士有的馬力不繼，掉隊墮後，奮力死戰，都為清兵所殺。兆惠見所殺回人不是老人，就是少年，喜道：「他們主帥身邊沒有精兵，大家努力追趕！」再追七八里地，回兵隊伍更見散亂，只見新月大纛在一座大沙丘上迎風飛舞。兆惠胯下是匹大宛良馬，手揮大刀，領隊衝去。眾親兵前後衛護。霍青桐等見清軍大兵衝到，縱馬下丘。

　　兆惠登上沙丘，向前一望，這一下只嚇得魂飛魄散，全身猶似墮入了冰窖，但見南邊一隊隊回人戰士整整齊齊的列成方陣，毫無聲息。一眼望去，青旗似林，圓盾如雲。兆惠雙手發軟，拋下大刀，身上一陣陣發寒，心道：「這些回人好狡猾，原來大隊人馬集中在此。」向北一看，只見一片白旗招展，又是數隊回兵緩緩推來，當下已無細思餘裕，急叫：「後隊作前隊，快退！」親兵傳令下去，清兵登時大亂。回人箭如飛蝗，直逼過來。清兵本比回人多過數倍，但分兵追趕，追到這裡只有一萬名鐵甲軍，回兵全部主力卻盡集於此，登時強弱易勢。西邊又有兩隊回兵衝將過來。兆惠見西、南、北三面都有敵兵，只東面留出空隙，叫道：「大隊向東衝。」自率親兵斷後，三面回人逐漸逼近。

　　清兵大隊向東邊缺口中湧去。混亂中前面鐵甲軍忽然齊聲驚呼。一名騎兵奔到兆惠面前，大叫：「大將軍，不好啦，前面是大泥淖。」只見一千名鐵甲兵人馬已在泥淖中打滾，陷入軟泥。原來大漠之上河流不能入海，在沙漠中匯成湖泊，逐漸乾枯，便成泥淖。這大泥淖方圓十多里，軟泥深達數十丈，多的是泥鰍爬蟲之屬，卻是人獸所不至，大雪一蓋，上面毫無痕跡，若非當地土著，決難得知。霍青桐伏兵於此，兆惠貪勝猛追，竟自入了絕地。

　　陳家洛等站在沙丘上觀戰，只見清兵陷入泥淖的越來越多，後隊人馬想向外奔逃，回人早已掘下深溝，馬匹難以跨越。鐵甲軍三面受迫，自相踐踏，不由自主的一個個擠入泥淖之中。沙泥緩緩從腳上升到大腿，升到膝上，再升到腰間。無數清兵在大泥淖中狂喊亂叫，慘不忍聞。等到沙泥升到口中，喊聲停息，但見雙手揮舞，過了一會，全身沉入泥中。回人一萬多戰士左手持盾，右手衣袖高舉，刀光與白雪交相輝映，一聲不作，聚集在深溝外監視。兩隊精兵不住向鐵甲軍猛撲。清兵越戰越少，不到半個時辰，一萬多名正藍旗鐵甲軍全數被逼入大泥淖中。兆惠在百餘名清兵捨死保護下衝開一條血路，逃了出去。

　　香香公主見數不清的兵士馬匹在大泥淖中滾動廝打、擁抱哭叫，拚命掙扎，心中不忍，轉過了頭不忍觀看。木卓倫狂喜之下大笑大叫，忽然住口不叫，對霍青桐道：「青兒，我剛才說錯了話，你別見怪。實在是我性子太急，是爹爹不好。」霍青桐咬住嘴唇不語。心硯跪倒在地，向她磕了兩個頭，道：「小的該死，不知姑娘另有神機妙算，衝撞了姑娘。你大人不記小人過……」話未說完，霍青桐一提韁繩，縱馬下了沙丘，把他僵在當地。章進笑道：「算啦，待會請總舵主給你說情吧。」他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又道：「我就是不明白，幹麼她不把全部清兵都引進大泥坑中去。」徐天宏道：「眼前回兵比清兵多，方能把他們趕入大泥坑，要是清兵全軍都到了，一齊向外衝逃，又怎攔阻得住？」章進道：「不錯，剛才大家都錯怪了她。」這時大部清軍已陷沒泥中，無影無蹤，餘下來的小部人馬也陷沒半身，動彈不得，只有揮手叫嚎的份兒，四野充塞著慘厲的呼喊。又過一會，叫聲逐漸沉寂，大泥淖把萬餘鐵甲軍吞得乾乾淨淨。人馬、刀槍、鐵甲，竟無半點痕跡，只有幾百面旗幟散在泥淖之上。

　　霍青桐高聲傳令：「大隊向西，到黑水河南岸聚集。」回部各隊奉令，向西疾馳。路上陳家洛與木卓倫互道別來情況。木卓倫心下不安，兩個女兒同是自己至寶至愛，偏偏兩人都愛上了這漢人。依回教規矩，男人可娶四個妻子，但陳家洛並非清真教徒，聽說漢人只娶一妻，第二個女人就不算正式妻子了，這事不知如何了結，心想：「把清兵殺敗了再說。青兒聰明伶俐，喀絲麗心地純良，姊妹兩人又要好，總有法子。」

　　大隊傍晚趕到了黑水河南岸。一名騎兵氣急敗壞的趕來報告：「清兵向我軍猛撲，青旗二隊隊長陣亡，黑旗二隊隊長重傷，兩隊兄弟傷亡很重。」霍青桐道：「叫青旗二隊副隊長督戰，不許退卻一步。」那騎兵下去傳令。

　　木卓倫道：「咱們上去增援吧？」霍青桐道：「不！」轉頭對親兵道：「全軍就地休息，不許舉火，不許出聲，大家吃乾糧。」命令下傳，一萬多人在黑暗中默默休息。遠遠傳來黑水河水聲濺濺，清兵與回兵殺聲震天。

　　一名騎兵急速奔來，報道：「青旗二隊副隊長又陣亡，弟兄們抵擋不住啦！」霍青桐道：「青旗三隊隊長，你這隊上去增援，那邊隊伍歸你指揮。」那隊長長刀一舉，大聲答應，領隊去了。章進叫道：「霍青桐姑娘，我也去廝殺，好嗎？」霍青桐道：「各位剛才辛苦啦，再休息一會吧。」章進見她指揮大軍，威風凜凜，不敢再說。青旗三隊上去不久，喊聲大作，自是雙方戰鬥慘烈。又過好一會，霍青桐見戰士精力已復。叫道：「青旗各隊在東邊沙丘後面埋伏，白旗隊、哈薩克、蒙古各隊在西邊埋伏。」長劍一揮，說道：「大夥兒上去！」

　　眾人在親兵擁護下向前馳去，越向前奔，殺聲越響。馳到近處，金鐵交鳴之聲鏗然大作。只見回人戰士奮力守住黑水河支流上的幾座木橋，鑲黃旗清兵前仆後繼，拚死衝前奪橋。霍青桐叫道：「退後！」守橋的戰士向兩旁一撤，數千名鐵甲軍蜂擁過橋。霍青桐見清兵過來了一半，叫道：「拉去木條！」數百名回人早已牽了馬匹藏在河岸之下，橋上的木樑事先都已拆松，用粗索縛在馬上，一聲令下，松韁鞭馬，百餘匹馬奮蹄向前。只聽得喀喇喇數聲大響，木樑拉去，木橋登時折斷，橋上數百名鐵甲軍墮入河中。清兵登時分為兩截，隔河相望，相救不得。霍青桐令旗一揮，埋伏著的隊伍掩殺上來。清兵訓練有素，雖在混亂之中，仍聽參領、佐領指揮，集合在一起，排成陣勢。回人衝到清兵陣前數百步處，突然停步。霍青桐又是令旗一招。只聽得轟隆、轟隆，巨響連珠不絕，震耳欲聾，黑煙瀰漫，清兵腳下到處炸藥爆發，只炸得血肉橫飛，隊伍登時大亂，對面亂箭射來，無處可逃，紛紛墮河。清兵身上鐵甲厚重，一落河水，立時沉底，餘下來的潰不成軍，不多時盡數被回人大軍殲滅。白雪皚皚的河岸上到處是屍體兵戈，旌旗衣甲。對岸清兵嚇得心膽俱裂，向葉爾羌城中退去。霍青桐道：「渡河追擊！」戰士架起木橋，大軍向葉爾羌城衝去。葉爾羌城中居民早已撤離一空。霍阿伊見正白旗清兵攻到，依著妹子事先囑咐，稍加抵抗，便率隊退出。不久鑲黃旗清兵從黑水河潰退下來，與城中大軍會合。喘息甫定，主帥兆惠也率領百餘殘兵趕到。兆惠見鑲黃旗精兵又遭大敗，驚怒交集，忽然部下稟報，數百名官兵喝了水井的水中毒而死。兆惠派一隊兵到城外取水，剛想休息，只見滿天通紅，城中到處火光燭天。親兵連珠價急報，四城起火。原來回疆盛產石油，許多地方掘地見油，霍青桐早就下令各處民房中貯藏石油，少數伏兵一點燃，登時把全城燒成一隻大火爐。兆惠在親兵擁衛下冒火突煙，奪路逃命。城內清兵自相踐踏。親兵在兵卒叢中揮刀亂砍，殺開一條血路。奔到西門，對面大隊鐵甲軍湧來，報說城門已被回人堵住，衝不出去。兆惠轉而向東。這時火勢更烈，鐵甲一被火炙，熱不可當，眾清兵紛紛卸去鐵甲，亂奔亂竄。葉爾羌城內人馬雜沓，喊聲震天。混亂中一小隊人馬奔來，大叫：「大將軍在哪裡？」兆惠的親兵叫道：「在這裡。」當先一人如風趕到，正是和爾大，對兆惠道：「東門敵兵少，咱們向東衝。」兆惠雖在危急之中，仍然鎮靜，率領將士向東門突圍。回人萬箭射來，清兵沒了鐵甲，死傷纍纍，數次衝不出去。城中火勢更烈，清兵已被燒死了數千名，焦臭令人欲嘔，滿城儘是哭喊之聲。正危急間，張召重手持長劍，率領一隊清兵馳到，內外夾擊，把兆惠救了出去。霍青桐等在高地望見。木卓倫連叫：「可惜！可惜！」霍青桐道：「青旗四隊隊長，你率本隊去增援，堵死東門。」那隊長領隊去了。兆惠既已逃出，城中清兵群龍無首，四門都被回人重兵堵住，東逃西竄，最後盡皆燒死在這座大熔爐之中。霍青桐道：「燒狼煙！」親兵點燃了早就準備好的大堆狼糞，黑煙巨柱沖天而起。原來狼糞之煙最濃，大漠上數十里外均可望見。周綺問徐天宏道：「燒這個幹麼呀？」徐天宏道：「那是與遠處的人通消息。」果然過不多時，西面二十多里外也是一道黑煙升起。徐天宏道：「在那邊更西的人見了這道煙，也會點燃狼糞。這樣一處傳一處，片刻之間就可把信號傳到數百里外。」周綺點頭道：「這法子真好。」

　　回人連打三個大勝仗，殲滅清兵精兵三萬餘人。成千成萬戰士互相擁抱，在葉爾羌城外高歌舞蹈。

　　霍青桐傳集各隊隊長，說道：「各隊人馬到預定地點駐紮，晚上每個人要燒十堆火，各堆火頭距離越遠越好。」清兵正紅旗精兵一萬餘人在都統德鄂率領之下，向西猛追回人黑旗第三隊。黑旗隊坐騎都是特選的駿馬，直馳入大漠之中。德鄂奉了兆惠之命，務必追到回兵，一鼓殲滅，是以銜尾疾追。兩軍人馬煙塵滾滾，蹄聲如雷，奔出數十里地。忽然斜刺裡衝出數千頭牛羊來。清兵大喜，紛紛捕殺，飽餐了一頓，追勢稍緩。黑旗三隊不久就與白旗一隊會合，繼續奔逃，始終不與清兵接仗。到了傍晚，遙見東邊狼煙升起，白旗一隊隊長叫道：「翠羽黃衫已打了勝仗，咱們轉向東方！」眾戰士精神大振，勒韁回馬。清兵見回人忽然回頭，很是奇怪，上前衝殺，那知回人遠遠兜了過去。德鄂叫道：「你們逃到天邊，我們追到天邊。」兩隊回兵連夜奔逃，清兵正紅旗鐵甲軍緊追不捨。都統德鄂一心要立大功，沿途馬匹不斷倒斃，他下令死了坐騎的軍士步行隨後，其餘騎兵繼續急追。馳到半夜，幾騎軍士奔來報稱：「大將軍在右前方。」德鄂忙向右迎上，見兆惠率領著三千多名殘兵敗卒，狼狽不堪。

　　兆惠見正紅旗精兵開到，精神一振，心想：「敵兵大勝之後，今晚必定不備，我軍出其不意進攻，當可轉敗為勝。」於是下令向黑水河旁挺進。行了二三十里，前哨報知回人大軍在前紮營。兆惠與德鄂、張召重、和爾大等登高一望，不由得一股涼氣從心底直冒上來。

　　但見漫山遍野佈滿了火堆，放眼望去，無窮無盡，隱隱只聽得人喧馬嘶，不知有多少回兵。兆惠默然不語。和爾大道：「原來回人有十多萬兵隱藏在這裡，咱們以寡敵眾，怪不得……怪不得受了……一些小小挫折。」他們怎知這是霍青桐虛張聲勢，她命每名回兵燒十堆火，遠遠望來，自是聲勢驚人。兆惠下令道：「各隊趕速上馬，向南撤退，不許發出一點聲息。」命令傳了下去，眾兵將不及吃飯，立即上馬。和爾大道：「據嚮導說，這裡向南要經過英奇盤山腳下，大雪之後，山路甚是難行。」兆惠道：「敵兵聲勢如此浩大，你瞧到處都是他們的隊伍。富德將軍有一支兵越戈壁而來，咱們只有向東南去和他會師。」和爾大道：「大將軍用兵確然神妙。」兆惠哼了一聲，大敗之後再聽這些諂諛之言，臉皮再厚，可也不易安然領受。

　　大軍南行，道路愈來愈險，左面是黑水河，右面是英奇盤山，黑夜中星月無光，只有山上白雪映出一些淡淡光芒。兆惠下令：「誰發出一點聲息，馬上砍了。」清兵大都來自遼東，知道山上積雪甚厚，一發聲音震動積雪，便會釀成雪崩巨災。眾人小心翼翼，下馬輕步而行。走了十多里，道路愈陡，幸而天色漸明，清兵一日一夜戰鬥奔馳，個個臉無人色。忽然前面發喊，報稱有回人來攻，德鄂親率精兵上前迎敵。只見數百名回人從山坡上俯衝而下，將到臨近，突然下馬，每人拔出一柄匕首，插入馬臀。馬匹負痛，向清兵陣裡狂衝過來。道路本狹，登時擠成一團，人馬紛紛落河。回人從捷徑向山上攀登，投下無數巨石，登時把道路封住。德鄂急令大軍後退，卻聽後隊喊聲大作，原來後路也被截斷了。德鄂親冒矢石，向前猛衝，只見英奇盤山頂上新月大纛迎風飄揚，大纛下站著十多人在指揮督戰。兆惠下令：「向前猛衝，不顧死傷。」一隊鐵甲軍開了上去，一半人持盾擋箭，一半人抬起路上的大石、馬匹、屍首、傷兵、盡數投入河中，清除了道路，一鼓作氣猛的衝去。前面數十名回人擋住。道路狹窄，清兵雖多，難以一湧而上，後面部隊卻繼續推上來，一時間路口擠滿了人馬。擋路的回人突然散開，身後露出數十門土炮來，清兵嚇得魂飛天外，發一聲喊，轉身便逃。土炮放處，鐵片鐵釘直往陣中轟來。總算那土炮只能放得一次，再放又要填塞炸藥鐵片，搞上半天，清兵都已退開。這數十炮轟死了二百多名清兵，又把他們去路截斷。

　　兆惠又急又怒，忽聽得悉悉之聲，頸中一涼，一小團雪塊掉入衣領，抬頭望時，只見山峰上雪塊緩緩滾落。和爾大叫道：「大將軍，不好啦，快向後退！」兆惠掉轉馬頭，向後疾奔。眾親兵亂砍亂打，把兵卒向河中亂推，搶奪道路。只聽雪崩聲愈來愈響，積雪挾著沙石，從天而降，猶如天崩地裂一般，轟轟之聲，震耳欲聾。

　　和爾大與張召重左右衛護兆惠，奔出了三里多遠。回頭只見路上積雪十多丈，數千精兵全被埋在雪下，連都統德鄂也未逃出。向前眺望，一般的是積雪滿途，行走不得。兆惠身處絕境，四萬多精兵在一日兩夜之間全軍覆沒，悲從中來，放聲大哭。張召重道：「大將軍，咱們從山上走。」他左手拉住兆惠，提氣往山上竄去。和爾大施展輕功，手執單刀在後保護。霍青桐在遠處山頭望見，叫道：「有人要逃，快去截攔。」數十名蒙古兵在小隊長率領下飛奔而來，跑到臨近，見爬上來的三人都穿大官服色，十分欣喜，摩拳擦掌，只待活捉。兆惠暗暗叫苦，心想今日兵敗之餘，還不免被擒受辱。張召重一言不發，提勁疾上。他一手挽了兆惠，在這冰雪凍得滑溜異常的山上仍是步履如飛。和爾大雖然空手，拚了命還是追趕不上。張召重爬上山頂，一提之下，將兆惠甩起。數十名蒙古兵同時撲到。張召重把兆惠挾在腋下，「一鶴沖天」，從人圈中縱出。蒙古兵撲了個空，互相撞得頭腫鼻歪，回身來追，兩人早衝下山去了。和爾大被一名蒙古兵撲到扭住，兩人滾倒在地。其餘蒙古兵搶上前來，將他橫拖倒曳，拉到霍青桐面前。這時各隊隊長紛紛上來報捷。這一役正紅旗清兵全軍覆沒，逃脫性命的除兆惠與張召重外，不過身手特別矯捷而運氣又好的數十人而已。霍青桐等回到營帳，回人戰士將俘虜陸續解來。這時回人已攻破清兵大營，糧草兵戈，繳獲無數。俘虜中忽倫四兄弟也在其內。回人戰士報稱，攻進大營時發現他們被縛著放在篷帳之中。陳家洛詢問原委，忽倫大虎說：「兆大將軍怪我們幫你，要殺我們四人的頭，說等打了勝仗再殺。」陳家洛向霍青桐求情，放了四人。四兄弟自回遼東，仍做獵戶去了。這時哨探又有急報，戈壁中有清兵四五千人向南而來。霍青桐一躍而起，帶了十隊回兵上前迎敵。行了數十里，果見前面塵頭大起，霍青桐令旗一招，兩隊青旗回兵乘著戰勝餘威，向前猛衝。原來這是兆惠副手富德帶來的援兵，途中與兆惠及張召重相遇，得知清兵大軍覆沒，忙收集殘兵，向東撤退，哪知終於被霍青桐攔住。清兵兼程赴援，人困馬乏，人數又少，怎擋得住回人大軍乘銳衝擊。

　　兆惠不敢再戰，下令車輛馬匹圍成一個圓圈，清兵弓箭手在圈內固守。回兵幾次衝鋒，衝不進去。霍青桐道：「他們負隅死守，強攻損失必重。現今我眾彼寡，不如圍困。「木卓倫道：「正該如此。」霍青桐下令掘壕。回兵萬餘人一齊動手，在清兵弩箭不及之處，四周掘起長壕深溝，要將清兵在大漠之中活活餓死渴死。到得傍晚，霍阿伊又帶領了回人援兵數千到達，在長壕之前再堆土堤。

　　回人在黑水河英奇盤山腳大破清兵，再加圍困，達四月之久，史稱「黑水營之圍」。

　　文泰來站在高處，遠遠望見兆惠身旁一人指指點點，正是張召重，心中大怒，從回人手中接過弓箭。徐天宏道：「這奸賊原來在此，只怕太遠，射他不到。」文泰來施展神力，拍的一聲，一張鐵胎弓登時拉斷，當下拿過兩張弓來，並在一起，一箭扣雙弦，將兩張鐵胎弓都拉滿了，手一放，羽箭如流星般直向張召重面門飛去。張召重一驚：「相距這麼遠，怎會有箭射來？」身子一側，那箭噗的一聲，插入他身邊一名親兵胸膛之中。衛春華道：「四哥，咱們衝進去捉這奸賊。」徐天宏道：「不行！不可犯了霍青桐姑娘的將令。」文泰來、衛春華等點頭稱是。眾人望著張召重，恨聲不絕，說道：「終有一日要拿住這奸賊碎屍萬段。」只聽得軍中奏起哀樂，回人在地下挖掘深坑，將陣亡的將士放入坑內，面向西方，然後埋葬。陳家洛等很是奇怪，詢問身旁的戰士。那人道：「我們是伊斯蘭教徒，死了魂歸天國，肉體直立，面向西方聖地麥加。」群雄聽了嗟歎不已。埋葬已畢，木卓倫率領回人全軍大禱，感謝真神祐護，打了這樣一場大勝仗。祈禱完畢，全軍歡聲雷動，各隊隊長紛到霍青桐面前舉刀致敬。衛春華道：「這一仗把清兵殺得心碎膽裂，也給咱們出了一口惡氣。」徐天宏沉吟道：「皇帝明明跟咱們結了盟，怎麼卻不撤軍？難道他這是故意的，要把滿清精兵在大漠中滅掉？」文泰來道：「我才不相信那皇帝呢。他怎能料到霍青桐姑娘會打這大勝仗？他派張召重來，用意顯然不善。」眾人議論了一會，猜測不透。

　　大家又都贊霍青桐用兵神妙。余魚同道：「孫子曰：『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想不到回部一位年輕姑娘用兵，竟是暗合孫子兵法。」周綺睜大了一雙圓眼，道：「你胡說八道！她打仗打得這樣好，你還說她是孫子兵法？我說是爺爺兵法，老祖宗兵法！」眾人都大笑不已。說話之間，只見陳家洛眼望霍青桐，顯得又是關切，又是擔心。眾人循著他目光轉頭望去，見她臉色蒼白，瞪著火光呆呆出神。駱冰走近前去，想逗她說話。霍青桐站起來相迎，突然身子一晃，吐出一口鮮血。駱冰嚇了一跳，忙搶上扶住，問道：「青妹妹，怎樣？」霍青桐不語，努力調勻氣息，喉口一甜，又吐出一口血來。香香公主、木卓倫、霍阿伊、陳家洛、周綺等都奔過來慰問。香香公主急得連叫：「姊姊，別再吐啦。」把姊姊扶入帳中，展開氈毯讓她躺下。木卓倫心中痛惜，知道女兒指揮這一仗殫智竭力，親身衝鋒陷陣，加之自己和部將都對她懷疑，她自然要滿懷氣苦，而最令她難受的，只怕是陳家洛和她妹子要好了，一時也想不出話來安慰，歎了口氣，走出帳來。

　　他各處巡視，只聽得四營都在誇獎霍青桐神機妙算。走到一處，見數百名戰士圍著一位阿訇，聽他講話。那阿訇道：「穆聖遷居到麥地那的第二年，墨克人來攻。敵人有戰士九百五十人，戰馬一百匹，駱駝七百頭，個個武裝齊全。穆聖部下只有戰士三百十三人，戰馬兩隊，駱駝七八十頭，甲六副。敵人強過三倍，但穆聖終於擊敗了敵人。」一名少年叫道：「咱們這次也是以少勝多。」阿訇道：「不錯，霍青桐姑娘依循穆聖遺教，領著咱們打勝仗，願真主保佑她。可蘭經第三章中說：『在交戰的兩軍之中，這一軍是為主道而戰的，那一軍是不信道的，眼見那一軍有自己的兩倍。阿拉卻用他的佑護，扶助他所喜愛的人。』」眾戰士歡聲雷動，齊聲大叫：「真主保佑翠羽黃衫，她領著咱們打勝仗。」

　　木卓倫想著女兒，一夜沒好睡。次日一早，天還沒亮，便到霍青桐帳中探視，揭開帳門見帳中無人，嚇了一跳，忙問帳外衛士。那衛士道：「霍青桐姑娘在一個時辰前出去了。」木卓倫道：「到哪裡去？」衛士道：「不知道。這封信她要我交給族長。」木卓倫搶過信來，見信上寥寥寫著數字：「爹爹，大事已了，只要加緊包圍，清兵指日就殲。女兒青上。」木卓倫呆了半晌，問道：「她向哪裡去的？」那衛士向東方一指。木卓倫躍上馬背，向前直追，趕了半個時辰，茫茫大漠上一望數十里沒一個人影，怕她已轉了方向，只得回來。走到半路，香香公主、陳家洛、徐天宏等已得訊迎來。眾人十分憂急，都知霍青桐病勢不輕，單身出走，甚是凶險。回到大帳，木卓倫派出四小隊人往東南西北追尋。傍晚時分，三小隊都廢然而返，派到東面的那小隊卻帶來了一個身穿黑衫的漢人少年。余魚同一呆，原來那人正是穿男裝的李沅芷，忙迎上去，道：「你怎麼來了？」李沅芷又是高興、又是難受，道：「我來找你啊，剛好遇上他們。」一指那小隊回兵道：「他們就把我帶來啦。咦，你怎麼不穿袈裟啦？」余魚同笑道：「我不做和尚了。」李沅芷心花怒放，眼圈一紅，險險掉下淚來。

　　香香公主見找不到姊姊，十分焦急，對陳家洛道：「姊姊到底為什麼啊？怎麼辦呢？」陳家洛道：「我這就去找她，無論如何要勸她回來。」香香公主道：「我同你一起去。」陳家洛道：「好，你跟你爹說去。」香香公主去跟木卓倫說，要與陳家洛同去找尋姊姊。木卓倫心亂如麻，知道霍青桐就是為了他們而走，這兩人同去，只怕使她更增煩惱，卻又不知如何是好，頓足道：「你們愛怎樣就怎樣吧，我也管不得許多了。」香香公主睜大了一雙眼睛望著父親，見他眼中全是紅絲，知他憂急，輕輕拉著他手。李沅芷對別人全不理會，不斷詢問余魚同別來情形。陳家洛對香香公主道：「你姊姊的意中人來啦，他定能勸她轉來。」香香公主喜道：「真的麼！姊姊怎麼從來不跟我說。啊，姊姊壞死啦。」走到李沅芷面前，細細打量。木卓倫聽了一愕，也過來看。

　　李沅芷與木卓倫曾見過面，忙作揖見禮，見到香香公主如此驚世絕俗的美貌，怔住了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微笑著對陳家洛道：「你對這位大哥說，我們很是高興，請他和我們同去找姊姊。」陳家洛這才和李沅芷行禮廝見，說道：「李大哥怎麼也來啦？別來可好？」李沅芷紅了臉，只是格格的笑，望著余魚同，下巴微揚，示意要他說明。余魚同道：「總舵主，她是我陸師叔的徒弟。」陳家洛道：「我知道，我們見過幾次。」余魚同笑道：「她是我師妹。」陳家洛驚問：「怎麼？」余魚同道：「她出來愛穿男裝。」陳家洛細看李沅芷，見她眉淡口小，嬌媚俊俏，哪裡有絲毫男子模樣？曾和她數次見面，只因有霍青桐的事耿耿於懷，從來不願對她多看，這一下登時呆住，腦中空蕩蕩的什麼也不能想，霎等時之間又是千思萬慮，一齊湧到：「原來這人是女子？我對霍青桐姑娘可全想岔了。她曾要我去問陸老前輩，我總覺尷尬，問不出口。她這次出走，豈不是為了我？她妹子對我又如此情深愛重，卻教我何以自處？」眾人見他突然失魂落魄的出神，都覺奇怪。

　　駱冰得知李沅芷是女子，過來拉住她手，很是親熱，見了她對余魚同的神態，再回想在天目山、孟津等地的情形，今日又是，風沙萬里的跟到，她對余魚同的心意自是不問可知，心想余魚同對自己一片癡心，現今有這樣一位美貌姑娘真誠見愛，大可解他過去一切無謂苦惱，只是見他神情落寞，並無欣慰之意，實在不妥，須得盡力設法撮合這段姻緣才是。李沅芷問道：「霍青桐姊姊呢？我有一件要緊事對她說。」駱冰道：「霍青桐妹妹不知去了哪裡，我們正在找她。」李沅芷道：「她獨個兒走的麼？」駱冰道：「是啊，而且她身上還有病呢。」李沅芷急道：「她朝哪個方向走的？」駱冰道：「本來是向東北走的，後來有沒轉道，就不知道了。」李沅芷連連頓足，說道：「糟啦，糟啦！」眾人見她十分焦急，忙問原因。李沅芷道：「關東三魔要找翠羽黃衫報仇，你們是知道的了。這三人一路上給我作弄了個夠。他們正跟在我後面。現下霍青桐姊姊向東北去，只怕剛好撞上。」原來李沅芷在孟津寶相寺中見余魚同出家做了和尚，悲從中來，掩面痛哭。余魚同竟然硬起心腸，寫了一封信留給陳家洛等人，對她不理不睬，飄然出寺。李沅芷哭了一場，收淚追出時，余魚同已不知去向。她追到孟津城內，在各處寺院和客店探尋。哪知意中人沒尋著，卻又見到了滕一雷、顧金標、哈合台三人。他們從寶相寺出來，在一家僻靜客店休息。李沅芷偷聽他們談話，知道要去回部找翠羽黃衫報仇。她惱恨三人欺逼余魚同，於是去買了一大包巴豆，回到客店，煎成濃濃一大碗汁水，盛在酒瓶裡，混入滕一雷等住的客店，等到他們上街閒逛，進房去將巴豆汁倒入桌上的大茶壺裡。關東三魔回店，口渴了倒茶便喝，雖覺有點異味，也只道茶葉粗劣，不以為意。到了夜半，三人都腹痛起來，這個去了茅房回來，那個又去。三人川流不息，瀉了一夜肚子。第二天早晨肚瀉仍未止歇，三人精疲力盡，委頓不堪，本來要上路的，卻也走不動了。滕一雷把酒店老闆找來大罵，說店裡東西不乾淨，吃壞了肚子。客店老闆見三人凶得厲害，只得連連陪笑，請了醫生來診脈。那醫生怎想得到他們遇上暗算，只道是受了風寒，開了一張驅寒暖腹的方子。客店老闆掏錢出來抓藥，叫店小二生了炭爐煎熬。

　　李沅芷從客店後門溜進去偷看，見三魔走馬燈般的上茅房，心下大樂，又見店伙煎藥，乘他走開時，揭開藥罐，又放了一大把巴豆在內。滕一雷等吃了藥，滿擬轉好，那知腹瀉更是厲害。李沅芷一不做二不休，半夜裡跳進藥材鋪，在幾十隻抽俠錈課兌┬□艘淮\*，不管它是熟地大黃、當歸貝母，還是毛莨狼毒、紅花黃芹，一古腦兒的都去放入了藥罐。次日店伙生起了炭爐再煎，濃濃的三碗藥端了上去。關東三魔一口喝下，數十味藥在肚子裡胡鬧起來，那還了得，登時把生龍活虎般的三條大漢折騰得不成樣子。好在他們武功精湛，身子強壯，三條性命才剩下了一條半，每人各送半條。陳家洛騎了白馬向西急趕之時，怎想得到關東三魔還在孟津城中大瀉肚子。滕一雷知道必有蹊蹺，只當是錯住了黑店，客店老闆謀財害命，於是囑咐兩人不再喝藥，過了一日，果然好些。顧金標拿起鋼叉，要出去殺盡掌櫃店伙。滕一雷一把拉住，說道：「老二，且慢。再養一日。等力氣長了再干，說不定店裡有好手，眼下廝殺起來怕要吃虧。」顧金標這才忍住氣。到得傍晚，店伙送進一封信來，信封上寫著：「關東三魔收啟。」滕一雷一驚，忙問：「誰送來的？」店伙道：「一個泥腿小廝送來的，說是交給店裡鬧肚子的三位爺們。」滕一雷打開一看，只氣得暴跳如雷。顧金標與哈合台接過來，見紙上寫道：「翠羽黃衫，女中英豪，豈能怕你，三個草包。略施小懲，巴豆吃飽。如不速返，決不輕饒。」字體娟秀，滕一雷看得出確是女子手筆。顧金標把字條扯得粉碎，說道：「我們正要去找她，這賤人竟在這裡，那再好不過。」三人不敢再在這客店居住，當即搬到另一處，將養了兩日，這才復原。在孟津四處尋訪，卻哪裡有翠羽黃衫的蹤跡？

　　這時李沅芷已在黃河幫中查知衛春華趕到、紅花會眾人已邀了余魚同齊赴回部。她心上人既走，也就不再去理會三魔，便即跟著西去。三魔找不到霍青桐，料想她必定返歸回部，便向西追蹤，在甘肅境內又撞見了李沅芷。滕一雷見她身形依稀有些相熟，一怔之下，待細看時，她早已躲過。次晨關東三魔用過早飯，正要上道，忽然外面進來了十多人，有的肩挑，有的扛抬，都說滕爺要的東西送來了。滕一雷見送來的是大批雞鴨蔬菜、雞蛋鴨蛋，還有殺翻了的一頭牛與一口豬，喝問：「這些東西幹什麼？」抬豬捉雞的人道：「這裡一位姓滕的客官叫我們送來的。」店伙道：「就是這位客官姓滕。」送物之人紛紛放下物事，伸手要錢。顧金標怒道：「誰要這許多東西來著？」正吵嚷間，忽然外面一陣喧嘩，抬進了三口棺材來，還有一名仵作，帶了紙筋石灰等收殮屍體之物，問道：「過世的人在哪裡？」掌櫃的出來，大罵：「你見了鬼啦，抬棺材來幹麼？」仵作道：「店裡不是死了人嗎？」掌櫃劈面一記巴掌打去。仵作一躲，說道：「這裡不是明明死了三個人？一個姓滕，一個姓顧，還有一個蒙古人姓哈。」顧金標怒火上衝，搶上去一掌。那仵作一交摔倒，吐出滿口鮮血，還帶出了三枚大牙。忽然鼓樂吹打，奏起喪樂，一個小廝捧了一副輓聯進來。滕一雷雖然滿懷怒氣，卻已知是敵人搗鬼，展開輓聯，見上聯寫道：「草包三隻歸陰世」，下聯是「關東六魔聚黃泉」，上聯小字寫道：「一雷、金標、合台三兄千古」，下聯寫道：「盟弟焦文期、閻世魁、閻世章敬挽」，一塊橫額題著四字：「攜手九原」。字跡便是先前寫信女子的手筆。

　　哈合台把輓聯扯得粉碎，抓住那小廝胸口，喝問：「誰叫你送來的？」那小廝顫聲道：「是……是一位公子爺，給了我一百文錢，說有三個朋友死……死在這裡，要我送來。」哈合台知他是受人之愚，把他一摔，那小廝仰天直摜出去，放聲大哭。滕一雷再問送物、送棺材、奏樂的各人，都說是一位公子爺差他們來的。滕一雷抄起銅人，說道：「快追！」三人闖出店去，四下搜索，哪裡有什麼公子爺的蹤影？滕一雷道：「快向前追，抓住那丫頭把她細細剮了。」他們仍道是霍青桐搗鬼，怒不可遏，拚命趕路。這天到了涼州，在客店歇下，到得半夜，後院忽然起火，三人跳起來察看。滕一雷見燒去的只是一堆柴草，一怔之下，猛然醒悟，說道：「老二、老四，快回房。」趕回房內，果然三個包裹已經不見，炕上卻放著三串燒給死人的紙錢。滕一雷躍上屋頂，不見人影。顧金標拍案大罵：「有種的就光明正大見個輸贏，這般偷雞摸狗，算他媽的什麼好漢？」滕一雷道：「這一來，明天房飯錢也付不出啦！」顧金標怒道：「得快想法兒除了這賤貨，否則給她纏個沒了沒完。」滕一雷道：「不錯，老二、老四，你們想怎麼辦？」

　　這三人武藝雖好，頭腦卻不靈便，想了半天，只想出一條計策，那就是晚上睡覺大家不脫衣服，輪流守夜，一見敵蹤，立即跳出去廝殺。滕一雷明知這辦法並不高明，可是三個臭皮匠無論如何變不成一個諸葛亮，也只索罷了。哈合台道：「房飯錢怎麼辦？現下出去弄點呢，還是明兒一早撤腿就跑？」顧金標道：「反正以後還得用，我出去拿些吧。」他飛身上屋，四下一望，看準了一家最高大的樓房，跳了進去，心想不論偷搶，弄到幾百兩銀子好走路。見一間房裡有燈光透出，伏身察看，忽然身後拍喇喇一聲響亮，一疊瓦片拋在地下跌得粉碎，有人大叫：「捉飛賊啊，捉飛賊啊！」叫聲嬌嫩，卻是女音。顧金標嚇了一跳，但自恃武藝高強，並不理會，跳進房去，只見幾個傭僕正在賭錢，桌上放了幾百文銅錢，見他進來，嚇得齊聲大叫。

　　顧金標暗叫：「晦氣！」正想退出，外面梆子急敲，火把明亮，十多人持刀拿棍趕來，忙破窗而出，躍上屋頂，只聽得颼的一聲，腦後生風，他回手一叉，把擲來的一塊石子砸飛，一縱身間，已搶到投擲石子之處，人剛撲到，迎面一劍刺來。微光下見那人身穿黑衣，身手矯健，顧金標連日受氣，始終找不到敵人，這時那裡再肯放過，刷刷刷三叉，盡往敵人要害刺去。那人正是李沅芷，見顧金標出叉迅捷，拆了數招，虛晃一劍，回身就走。顧金標持叉趕去，見那人回手一揚，一陣細小暗器嗤嗤之聲，破空而至，他在孟津郊外吃過苦頭，知道金針厲害，當即一個觔斗翻下屋頂。下面眾人吆喝擁上，顧金標鋼叉揮動，眾人刀棍紛紛脫手。他再上屋頂追尋時，敵人早已不知去向。

　　顧金標回歸客店，氣憤憤的說了經過。哈合台連連歎氣，道：「早知道我就和你同去，兩個人總截得住他。」滕一雷道：「還說什麼？這就走吧，別等天明付不出房飯錢，面子上太也過不去。」剛結束定當，忽然有人拍門，三人相望了一眼，各持兵刃在手。哈合台去開門，進來的卻是店中掌櫃。他手中拿了燭台，說道：「小店本錢微薄，請客官們結了房飯錢再走。」原來他在夢中給人推醒，告訴他這三人沒錢付賬，就要溜之大吉。他披衣坐起，推醒他的人已不知去向，忙來拍門，果見滕一雷等要走。顧金標發了橫，說道：「老子沒錢使啦。櫃上先借一百兩銀子再說！」鋼叉噹啷啷一抖，迫著掌櫃的去拿銀子。掌櫃苦著臉轉身出去，忽然外面喊聲大作，一群人大叫：「別讓飛賊跑了！」三魔從大門中望出去，只見店外燈籠火把齊明，人聲喧嘩，總有百十來人，一疊聲的大叫：「捉飛賊啊！捉飛賊。」滕一雷銅人一擺，叫道：「上屋！」顧金標扭斷了櫃檯上的鎖，抓了一把碎銀子放在袋裡，三人上屋而去。

　　關東三魔心想掌櫃半夜裡來要賬，這許多人來捕拿，一定也是霍青桐搗的鬼。顧金標和李沅芷當面交過手，見他是個漢人少年，不是回族女子，只道敵人另有幫手，不敢托大，三人每晚真的輪流守夜。口中污言穢語，自不知罵了多少髒話。這天快到嘉峪關，滕一雷道：「此去是敵人的地界，可要加意小心。」後半夜是哈合台輪值，正有些迷迷糊糊，忽聽屋子後面兩塊小石投在地上，知道夜行人「投石問路」探聽動靜，忙悄悄推開窗子，掩到後面去想生擒敵人。等了好一陣，始終不見有人跳下房來，前面顧金標卻大叫起來。哈合台一驚：「糟啦，又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忙奔回去，只見滕顧兩人手中拿了燭台，逃出房外，十分狼狽。哈合台拿燭台往窗口一照，吃了一驚，只見屋裡地上、炕上、桌上都是青蛇與癩蝦蟆，到處亂蹦亂跳，窗口有兩個竹簍，顯是敵人用來裝青蛇、蝦蟆的。滕一雷罵道：「也真難為這臭丫頭，捉了這許多醜傢伙來。」他們又怎知道，李沅芷因余魚同對她無情，心中萬分氣苦，這事用強不行，軟求也不行，滿腔怨怒，無處出氣，一路上盡想出諸般刁鑽古怪的門道來和他們為難。這些青蛇與蝦蟆是她花了錢叫頑童捉的。雖是兒戲胡鬧，卻也令三魔頭痛萬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所以受到這種種困擾，竟是因那醜臉秀才不肯愛這位提督小姐而致。

　　幾次三番的一鬧，關東三魔晚上不敢再住客店，盡往古廟農家借宿。李沅芷知道自己武功與他們相差太遠，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招惹，希奇古怪的惡作劇卻仍是層出不窮。她一個嬌滴滴的姑娘萬里獨行，黃沙侵體，相思磨心，若不拿三魔來出氣洩憤，只怕途中早就病倒了。就這樣，四人前前後後的來到回疆。眾人聽李沅芷咭咭咯咯的說來，又是好笑，又是吃驚，都為霍青桐擔心。陳家洛道：「事不宜遲，我馬上尋她去。」徐天宏道：「「關東三魔不可輕敵，得多去幾人。總舵主兩位先去。李姑娘和他們最熟，第二撥接應，唔，一個人去太危險，請十四弟同去。我們夫妻第三撥接應。四哥四嫂和其餘各位在這裡守著張召重。」陳家洛道：「好！」駱冰把白馬牽過來讓他乘坐。香香公主騎了紅馬奔來，道：「走吧！」兩人並轡而去。不久余魚同與李沅芷、徐天宏和周綺兩撥，先後離了大營，向東北方追去。當日午後，文泰來等正和木卓倫在帳中閒話，回兵來報，和爾大被人救去，看守他的四名戰士都被人殺了。木卓倫吃一驚，和文泰來等同去察看，見三名回兵中劍而死，另一名胸口插著一柄匕首，柄上縛著一張白紙，上寫：「張召重拜上紅花會眾位英雄」十二字。文泰來一股怒氣從心中直冒上來，將字條揉成一團，力透掌心。衛春華要討來看，文泰來攤開手掌，字條已成片片碎紙，隨風如蝴蝶般飄出帳外。木卓倫心下驚佩：「上次與他們無塵道長交了手，只道天下英雄盡於此矣，哪知這位文四爺卻也如此了得。」文泰來對木卓倫道：「木老英雄，你在這裡圍困清兵，我們去追張召重那奸賊。」木卓倫點頭稱是。文泰來率領衛春華、章進、駱冰、心硯四人，在大漠中辨認馬蹄足跡，連夜追蹤。霍青桐大勝之後，心中反覺說不出的寂寞淒涼。那天晚上在帳中思潮起伏，聽帳外回人彈著東不拉，唱著纏綿的情歌，更增惆悵，想起父親對自己懷疑，意中人又愛上自己妹子，妹子是己所深愛，決不願和她爭奪情郎，柔腸百轉之下，悄悄起身，留了一信給父親，帶了兵刃和師父所賜的兩頭巨鷹，上馬向東北而行，心想：「還是去跟著師父，隨二老在大漠中四處飄泊。這個身子，就在茫茫黃沙中埋葬了吧。」她病勢不輕，仗著從小練武，根基堅實，勉強支撐。在大漠中行了十多日，離天山雙鷹所居的玉旺昆還有四五日路程，已是疲累不堪，當晚見一個沙丘旁生著些乾枯了的鐵草，便讓坐騎咬嚼，張開了小帳篷過夜。

　　睡到半夜，忽聽遠處有馬蹄之聲，三乘馬從東而來，走到沙丘之旁，坐騎去吃乾草，不肯走了，三人便下馬休息。他們隔著沙丘沒瞧見霍青桐的帳篷，三人說起話來。霍青桐聽他們說的是漢語，當時迷迷糊糊的也不在意，忽聽一人罵道：「這翠羽黃衫害得咱們好苦！」霍青桐心中一震，忙用心傾聽，又聽另一人怒罵：「這賊婆娘，老子抓到她不抽她的筋、剝她的皮，老子十八代祖宗都不姓顧。」原來這三人就是關東三魔，他們追入大漠，聽說回人在西與清軍交兵，便向西趕來。三人不敢向回人問路，在沙漠中兜了個大圈子，比李沅芷落後了十多日，這晚說也湊巧，只因雙方坐騎都要吃草，竟和霍青桐只隔一個小小沙丘。當日陳家洛趕來報信，連日軍務恍惚，霍青桐又故意避開，因此關東三魔尋仇之事沒機會提及。陳家洛眼見她在大軍環衛之中，區區三魔，又何足懼？也不急於述說。霍青桐聽這三人竟是衝著自己而來，只道是兆惠手下的殘兵敗將，再聽下去，卻又不對。只聽一人道：「閻六弟這樣好的功夫，我就不信一個娘們能害死他，這婆娘定是使用詭計。」另一人道：「那還用說？所以我說老二老四，這次可千萬別莽撞。這裡回人成千成萬，咱們只能暗算，決不能跟她明鬥。」霍青桐這才恍然，原來是關東六魔一派的人到了。大漠上一望數十里，自己又在病中，無論如何躲不開，只有見機行事，用計脫身。又聽一人道：「皮囊裡的水越來越少啦，此去也不知還要再走幾日才找得到水，打明兒起大家再要少喝。」說著便在沙丘旁睡倒。霍青桐心想：「我不如自己迎上去，想法兒領他們去見師父。」次日清晨，關東三魔睜開眼，見了霍青桐的小帳篷，略感訝異。霍青桐這時已脫去黃衫，帽上的翠羽也拔了下來，把長劍衣服等包在包中，空手走出帳來。滕一雷見她一個單身女子，說道：「姑娘，你有水嗎？分一點給我們。」說著拿出一錠銀子。霍青桐搖搖頭，示意不懂他的漢語。哈合台用蒙古話說了一遍。霍青桐部下有蒙古兵，天山北路蒙回雜處，她也會蒙古話，當下用蒙語答道：「我的水不能分，翠羽黃衫派我送一封要緊的信，現今趕去回報，坐騎喝少了水跑不快。」一面說，一面收拾帳篷上馬。

　　哈合台搶上前去，拉住她坐騎轡頭，問道：「翠羽黃衫在哪裡？」霍青桐道：「你們問她幹麼？」哈合台道：「我們是她朋友，有要緊事找她。」霍青桐嘴一扁道：「當面扯謊！翠羽黃衫在玉旺昆，你們卻向西南去，別騙人啦！」一抖韁繩要走。哈合台拉住轡頭不放，說道：「我們不識路，你帶我們走吧！」對滕顧二人道：「她是到那賊婆娘那裡去的。」關東三魔見她一臉病容，委頓不堪，說話時不住喘氣，眼看隨時就會倒斃，沒半分像是身有武功，自是毫不懷疑，欺她不懂漢語，一路大聲商量，決定將到玉旺昆時先把她殺了，然後去找翠羽黃衫。顧金標見她雖然容色憔悴，但風致楚楚，秀麗無倫，不覺起了色心。

　　霍青桐見他不住用眼瞟來，色迷迷的不懷好意，心想他們雖然不認得自己，但到玉旺昆尚有四五天路程，這數日中跟這三個魔頭同行同宿，太過危險，於是撕下身上一塊花布，縛在一頭巨鷹腳上，拿出一塊羊肉來喂鷹吃了，把鷹往空中一丟，那鷹振翼飛入空際。滕一雷起了疑心，問道：「你幹什麼？」霍青桐搖搖頭。哈合台用蒙古話詢問。

　　霍青桐道：「從這裡去，今後七八天的路程都沒水泉。你們水帶得這麼少，怎麼夠喝？把鷹放了，讓它們自己去找水喝。」說著又把另一頭鷹放了。哈合台道：「兩頭鷹又喝得了多少水？」霍青桐道：「渴起上來，一點水也能救命。再過幾天你們便知道啦。」她怕他們下手加害，故意把道路說得長些。哈合台喃喃咒罵：「在我們蒙古，就算在沙漠中，那有接連七八天的路程上找不到水的。真是鬼地方！」

　　晚間在沙漠上過夜，霍青桐在火堆旁見顧金標的眼光不住溜來，暗暗吃驚，走進小帳篷後，拔劍在手，斜倚在帳門口，不敢就睡，等到二更時分，果然聽到有腳步聲輕輕走近。她心中劇跳，額頭冷汗直冒，心想：「數萬清兵都滅了，可別在這三人手中遭到報應。」忽覺身上一寒，一陣冷風從帳外吹進，原來帳門的布帶已被顧金標扭斷，走進帳來。他怕霍青桐叫喊起來，給老大、老四聽到不雅，上來就想按住她嘴，哪知卻按了個空，毯子中竟沒有人，再伸手到一旁去摸，脖子上一涼，一件鋒利的兵刃抵住了項頸。霍青桐用漢語低聲道：「你動一動，我就刺！」顧金標空有一身武藝，要害給人制住，哪敢動彈？霍青桐道：「伏在地下！」顧金標依言伏下。霍青桐劍尖抵住他的背心，坐在地上。兩人僵持不動。霍青桐心想：「如殺了這壞蛋，那兩人不肯甘休，只好挨到師父來救再說。」

　　等了一個更次，滕一雷半夜醒來，發覺顧金標不見了，跳了起來，叫道：「老二，老二！」霍青桐低喝：「快答應，說在這裡。」顧金標無奈，只得叫道：「老大，我在這裡啊！」滕一雷笑罵：「這風流的賊脾氣總是不改，你倒會享福。」第二天清晨，霍青桐直挨到滕一雷和哈合台在帳外不住催促，才放顧金標出去。哈合台怨道：「老二，咱們是來報仇，可不是來胡鬧。」顧金標恨得牙癢癢地，有苦不敢說，如把這件倒霉事說出來，那可是終身之羞，決意今晚定要遂了心願，到得地頭再把她一叉戳死。

　　到得半夜，顧金標右手握虎叉，左手拿火折，闖進帳篷，心想就算這女子會武，三招兩式，還不手到擒來，火光下見她縮在帳篷角里，心中大喜，撲了上去，突覺腳上一緊，暗叫不好，待要反躍出帳，雙腳已被地下繩圈套住。他彎腰想去奪繩，被霍青桐用力一拉，站立不穩，仰天跌倒，只聽她低聲喝道：「別動！」長劍劍尖已點在小腹之上。霍青桐心想：「像昨晚那樣再僵持一夜，我可支持不住了。但又不能只斃他一人，必須三賊一齊廢了！」低聲道：「叫你那老大進來！」顧金標慣走江湖，知她用意，默不作聲。霍青桐手上加勁，劍尖透進衣裡，劃破了一層皮。顧金標知道小腹中劍最為受罪，好是好不了，可是一時又不得便死，不敢再強，低聲道：「他不肯來的。」霍青桐低喝：「好，那就戳死了你再說！」手上又略加勁。顧金標只得叫道：「老大，你來，快來啊！」霍青桐道：「你笑！」顧金標皺著眉頭，哈哈的乾笑幾聲。霍青桐道：「笑得快活些！」顧金標肚裡咒罵：「你奶奶雄，還快活得出？」可是劍尖已經嵌在肉裡，只得放大聲音勉強一陣傻笑，中夜聽來，直如梟鳴。

　　滕一雷和哈合台早給吵醒。滕一雷罵道：「老二別快活啦，養點氣力吧。」霍青桐見他不來，低聲道：「叫老四來！」顧金標又叫了幾聲。哈合台雖做盜賊生涯，卻不欺辱婦孺，對顧金標的行徑本已十分不滿，只因他是盟兄，不好怎麼說他，這時只裝沒聽見。霍青桐暗暗切齒：「我如脫此難，不把這三個奸賊殺了，難解今日之羞。」右手持劍，左手把繩子在顧金標身上繞來繞去，縛了個結實，這才放心，但倚在帳邊，不敢睡著。

　　挨到天明，見顧金標居然橫了心呼呼大睡，霍青桐揮馬鞭將他沒頭沒腦的抽了一頓，劍尖對準他心口，喝道：「哼一聲就宰了你！」顧金標滿臉是血，只得苦撐。霍青桐心想：「這事雖已鬧穿，但如殺了他，大禍馬上臨頭，不如讓他多活一時，預計師父今日下午就可來迎。」解去他身上繩索，推他出帳。滕一雷見他臉上血痕斑斑，大起疑心，說道：「老二，這婆娘是什麼路數？可別著了人家道兒。」顧金標心想，這女子雖在病中，仍有勁力將自己拉倒，她身上帶劍，會說漢語，決非尋常回人姑娘，對滕一雷一霎眼睛，道：「咱們擒住她。」兩人慢慢向她走近。霍青桐見兩人舉止有異，突然奔向馬旁，長劍疾伸，刺穿了顧金標與哈合台馬背上盛水的革囊，接著一劍，把滕一雷馬背上最大的水囊割下，搶在手中，一躍上馬。滕一雷等三人一呆，見兩皮袋水流了一地，登時被黃沙吸乾。在大漠之中，這兩袋水可比兩袋珠寶更加珍貴。三人又氣又急，各挺兵刃上來廝拚。霍青桐伏在馬背上不住咳嗽，叫道：「你們過來我又是一劍！」劍尖指住最後一隻水囊。關東三魔果然停步不動。霍青桐咳了一陣，說道：「我好意領你們去見翠羽黃衫，你們卻來欺侮我。這裡到有水的地方還有六天路程，你們不放過我，我就刺破了水囊，大家在沙漠中干死。」關東三魔面面相覷，做聲不得，暗罵她這一招果然毒辣。滕一雷心想：「暫且答應，等挨過了大沙漠再擺佈她。」便道：「咱們不難為你，大家走吧。」霍青桐道：「你們在前面走！」於是三男在前，一女在後，在大漠上行進。走到中午，烈日當空，四個人都唇焦舌干。霍青桐只覺眼前金星直冒，腦中一陣陣發暈，心想：「難道今日我畢命於此？」只聽哈合台道：「喂，給點水喝！」他轉過身來，手中拿著一隻瓦碗。霍青桐打起精神，說道：「把碗放在地下。」哈合台依言把碗放在沙上。霍青桐又道：「你們退開一百步。」顧金標有些遲疑。霍青桐道：「不退開就不給水。」顧金標喃喃咒罵。三人終於退開。霍青桐躍馬上前，拔去革囊上塞子，在瓦碗裡注了大半碗水，催馬走開。三人奔上來，你一口我一口，把水喝得涓滴不剩。四個人上馬又行，過了兩個多時辰，道旁忽然出現一叢青草。滕一雷眼睛一亮，大叫：「前面必定有水！」霍青桐暗暗心驚，苦思對策，但頭痛欲裂，難以思索，正焦急間，突然長空一聲鷹唳，黑影閃動，一頭巨鷹直撲下來。霍青桐大喜，伸出左臂，那鷹斂翼停在她肩頭，見鷹腿上縛著一塊黑布，知道師父馬上就到，狂喜之下，眼前又是一陣發黑。滕一雷心知必有古怪，手一揚，一枝袖箭向她右腕打來，滿擬打落她手中長劍，再來搶奪水囊。霍青桐揮劍擊去袖箭，一提馬韁，向前飛馳。關東三魔大聲吆喝，隨後追來。馳出七八里，霍青桐手腳酸軟，再也支持不住，被馬一顛，跌了下來。三魔大喜，催馬過來。霍青桐掙扎著想爬起上馬，只是手腳酸軟，使不出力，人急智生，把水囊的皮帶子往巨鷹頭頸中一纏，將鷹向上丟出，口中一聲呼哨。原來天山雙鷹性喜養鷹，把巨鷹從小捉來訓練，以為行獵傳訊之用，他們夫婦所以得了這個名號，也與愛鷹有關。霍青桐這頭鷹是她師父訓練好了的，一聽呼哨，就帶著水囊，振翅向天山雙鷹飛去。滕一雷見水囊被鷹帶起，一急非同小可，兜轉馬頭，向鷹疾追。顧金標和哈合台均想：「這丫頭反正逃不了，追回水囊要緊！」也縱馬狂奔。顧金標手一翻，拿了一柄小叉便向巨鷹射去，只聽皮鞭辟啪一聲響，手腕上一疼，小叉射出去的準頭偏了，打在旁邊，卻是哈合台用馬鞭打了他一下。顧金標怒道：「幹麼？」哈合台道：「這一叉要是打中了水囊，還有命嗎？」顧金標一想不錯，俯身馬鞍，向前急奔。他是遼東馬賊，騎術最精，轉眼間已追在滕一雷之前。水囊中裝著大半袋水，份量不輕，那鷹帶了後飛行不快，與三人始終是不即不離的相差那麼一程子路。

　　三人追出十多里，急馳下馬力漸疲，眼見再也追不上了，突然間那鷹如長空墮石，俯衝下去，前面塵頭起處，兩騎馬疾馳而來。那鷹打了兩個旋子，落在其中一人肩頭。關東三魔催馬上前，見兩人一個是禿頭的紅臉老頭，另一個是滿頭白髮的老婦。那老頭厲聲喝道：「霍青桐呢？」三人一楞不答。那老頭解下巨鷹頸上水囊，將鷹往空中一拋，大聲呼哨，那鷹一聲唳鳴，往來路飛去。兩個老人不再理睬三魔，跟在巨鷹之後追去。滕一雷知道他們隨著巨鷹去救那回女，自恃武藝高強，也不把兩個老人放在心上，而且水囊已被他們拿去，非奪回不可，手一擺，三人隨後趕來。那兩個老人正是天山雙鷹，十多里路晃眼即到，見那鷹直撲下去，霍青桐躺臥在地。關明梅飛身下馬搶近，霍青桐投身入懷哭了出來。關明梅見愛徒落得這副樣子，十分駭異，忙問：「誰欺侮你啦？」這時關東三魔也已趕到，霍青桐向三人一指，暈了過去。關明梅厲聲喝道：「老頭子還不動手？」左手抱著霍青桐，右手拔去水囊塞子，慢慢倒水到她口裡。陳正德聽得妻子呼喝，知道三人是敵，兜轉馬頭，向三魔衝去，奔到臨近，長臂探出，向哈合台胸口抓去。哈合台手腕翻轉，摔打擋開。陳正德手腕上麻辣辣的一陣疼痛，心中一楞：「這點子手下好快，勁道倒也不小。」不等兜轉馬頭，凌空躍起，又向他抓去。哈合台左手擋開，右手反抓對方胸口。陳正德猛喝一聲，揮掌劈去，擊在他手臂之上。哈合台全身一震，坐身不穩，跌下馬來。滕一雷與顧金標大驚，雙雙來救。哈合台下馬時翻了個觔斗，站在地下，一柄匕首已抽在手中，撲上前來。陳正德左掌在顧金標面前虛晃，右手已抓住他的叉頭往外一擰。顧金標只覺虎口發麻，但他身手也極矯健，左手兩柄小叉隨著飛出。陳正德一低頭，獵叉已被他奪了回去，心想：「哪裡跑出來這三個野種，武功如此了得，怪不得徒兒要吃虧。」斗覺腦後風生，獨足銅人橫掃而來。陳正德轉身搶攻，一矮身，雙掌直取滕一雷下盤。關東大魔銅人回轉，向他「玉枕穴」點到。陳正德一驚，咦了一聲，跳開兩步，說道：「你這傢伙會打穴。」滕一雷道：「不錯！」銅人晃動，又點向他肩頭「雲門穴」。這銅人只有獨足，手卻有一對，雙手過頂合攏，正是一把厲害的閉穴撅。這銅人極為沉重，除點穴外又能橫掃直砸，比鋼鞭鐵錘尤為威猛。陳正德想武林中的打穴器械，不論判官筆、閉穴撅，還是點穴鋼環，總是輕巧靈便，取其使用迅捷，認穴準確，他居然能以這笨重武器打穴，自是勁敵，當下提起全副精神，點打劈擊，空手與三人拚鬥。關明梅見霍青桐悠悠醒轉，這才放心，回頭一望，卻見丈夫已處於劣勢。陳正德長劍放在馬背上不及取出，他躍起時那馬受驚，奔出十餘丈之外。他心傲好勝，不肯過去取劍，以空手斗這三名江湖好手，漸漸不敵。

　　關明梅長劍出手，加入戰團，一招「朔風狂嘯」，向滕一雷後心刺去，滕一雷回過銅人一擋，關明梅不等劍招使老，早已變招，刷刷刷三劍，快如電閃。滕一雷沒到過西北，不知「三分劍術」的招數，心中驚疑，暗想這瘦瘦小小的老太婆怎地劍法如此凌厲，只得守緊門戶，靜以待變。關明梅連刺八劍，一劍快似一劍，那是「三分劍術」中的絕招，稱為「穆王八駿飲瑤池」，但見滕一雷雖然手忙腳亂，還是奮力擋住，也暗讚他了得。陳正德這邊勁敵一去，立佔上風，雙掌飛舞，招招不離敵人要害，倏地矮身，抓起顧金標射落在地的兩柄小叉，兵器在手，更是如虎添翼，使開蛾眉刺招術，欺身直進，和哈合台快如閃電般拆了七八招，嗤的一聲，哈合台左臂中叉，劃破了一條口子。顧金標見情勢不利，突向霍青桐奔去。陳正德大驚，撇下哈合台，搶來攔阻。人未趕到，小叉已經脫手，筆直向他後心飛來。顧金標左手一伸，想接住小叉，哪知自己這件兵刃一到敵人手中已大不相同，飛來的勁道大極，雖然拿到了叉尾，卻沒能抓住，忙屈膝一蹲，小叉颼的一聲，從頭頂飛過，站起身來時，陳正德已經趕到。哈合台忙奔過來相助，以二敵一，兀自抵擋不住，那邊滕一雷自顧不暇，難以相救。霍青桐坐在地下，見師父師公逐漸得手，甚是喜慰。五人兵刃撞擊，愈打愈烈。忽然遠處傳來長聲嚎叫，聲音甚是慘厲，叫聲中充滿著恐懼、飢餓和兇惡殘忍之意，似是百獸齊吼，久久不息。霍青桐一躍而起，驚呼：「師父，你聽！」雙鷹劇鬥正酣，聽到這嚎叫之聲，不約而同的跳開數步，側耳靜聽。關東三魔正被逼得手忙腳亂，迭遇凶險，忽然一鬆，只顧喘氣，不敢上前追殺。只聽叫聲漸響，同時遠處一片黑雲著地湧來，中間夾著隱隱郁雷之聲。天山雙鷹臉色大變，陳正德飛縱而出，牽過馬匹。關明梅把霍青桐抱起，躍上馬背。陳正德拔起身子，站在馬背之上，叫道：「你上來瞧瞧，哪裡可以躲避。」關明梅把霍青桐在馬上放好，跳到了陳正德的馬上。陳正德雙手高舉過頂，關明梅在丈夫肩上一搭，縱身站在他手掌之中。關東三魔見敵人已然勝定，突然住手不戰，在馬背上疊起羅漢來，不禁面面相覷，愕然不解。顧金標罵道：「兩個老傢伙使妖法？」滕一雷見二老驚慌焦急，並非假裝，知道必有古怪，但猜測不出，只得凝神戒備。

　　關明梅極目四下瞭望，叫道：「北面好像有兩株大樹！」陳正德急道：「不管是不是，快去！」關明梅躍到霍青桐馬上。二老一提馬韁，也不再理會三魔，向北疾馳。

　　哈合台見他們匆忙中沒帶走水囊，俯身拾起。這時呼嚎之聲愈響，聽來驚心動魄。顧金標突然叫道：「是狼群……」說這話時已臉如死灰。三人急躍上馬，追隨雙鷹而去。

　　跑了一陣，只聽得身後虎嘯狼嗥，奔騰之聲大作，回頭望時，煙塵中只見無數虎豹、野駱駝、黃羊、野馬疾奔逃命，後面灰撲撲的一片，不知有幾千幾萬頭餓狼追趕而來。萬獸之前卻有一人乘馬疾馳，那馬神駿之極，奔在虎豹之前數十丈處，似乎帶路一般。晃眼之間，那乘馬已從身旁掠過。三魔見騎者一身灰衣，塵沙飛濺，灰衣幾已成為黃衣，那人似是個老者，面目卻看不清楚。那人回頭叫道：「尋死嗎？快跑呀！」滕一雷的坐騎見到這許多野獸追來，聲勢兇猛已極，嚇得腳都軟了，膝蓋一彎，把他拋在地下。

　　滕一雷急躍站起，十幾頭虎豹已從身旁奔過。群獸逃命要緊，哪裡還顧得傷人。滕一雷暗叫：「我命休矣！」張口狂呼。顧哈兩人聽見叫聲，忙回馬來救，只見迎面餓狼如潮水般湧到。滕一雷手揮銅人護身，明知無用，但臨死還要掙扎，霎時間一頭巨狼露出雪白利齒，奔到跟前。突然身旁馬蹄聲響，那灰衣老者縱馬過來，左手一伸，已拉住他後領，把他肥大的身軀提了起來，向哈合台馬上擲去。滕一雷使出輕功，一個觔斗，坐在哈合台身後。三人兜轉馬頭，疾馳逃命。天山雙鷹帶著霍青桐狂奔，他們久處大漠，知道這狼群最是兇惡不過，不論多厲害的猛獸，遇上了無一倖免。再跑一陣，前面果然是兩株大樹，雙鷹暗叫：「慚愧！這次總算不致填於餓狼之腹了。」馳到臨近，陳正德一躍上樹，關明梅把霍青桐遞上，陳正德接住，扶她坐上高處的樹枝。就這麼一耽擱，狼嗥聲又近了些。關明梅提起馬鞭，在兩匹馬身上猛抽幾下，叫道：「自己逃命去吧，可顧不得你們了！」兩馬急奔而去。

　　三人剛在樹上坐穩，狼群已然迫近，當先一人卻是那灰衣老者。關明梅大驚失色，叫道：「是他！」陳正德喝道：「哼，果然是他。」側目斜視，見妻子一臉惶急，不禁心頭有氣，說道：「要是我遇險，只怕你還沒這麼著急。」關明梅怒道：「這當口還吃醋？快救人！」右手攀住樹枝，身子掛下。陳正德哼了一聲，右手拉住她的左手，兩人蕩了起來。待那灰衣老者坐騎馳到，陳正德直撲而下，左手攔腰把他抱住，提了起來。那老者出其不意，身子臨空，坐騎卻筆直向前竄了出去，腳底下全是虎豹、黃羊之屬。他一個觔斗翻到樹上站住，見是天山雙鷹，不由得滿臉怒色。陳正德道：「怎麼？袁兄也怕狼麼？」那老者怒道：「誰要你多事？」關明梅道：「喂，你也別太古怪，咱當家的救你，總沒救錯。」陳正德聽妻子幫他，洋洋得意。那老者冷笑道「救我？你們壞了我的大事啦！」陳正德笑道：「你給餓狼嚇糊塗了，快息一息吧！」那老者怒道：「我袁某豈怕這群畜生！」這灰衣老者就是陳家洛的師父天池怪俠袁士霄。他幼時與關明梅青梅竹馬，一起長大，互生情愫，只是他性子古怪，兩人因小事爭執，一言不合，袁士霄竟遠走漠北，十多年沒回來，音訊全無。關明梅只道他永遠不歸，後來就嫁給了陳正德。不料婚後不久，袁士霄忽然回鄉。兩人黯然神傷，不在話下。陳正德十分不快，幾次去尋袁士霄晦氣，但武功不及，若不是袁士霄看在關明梅面上相讓，他已吃大虧，一怒之下，便攜妻遠走回部。哪知袁士霄舊情難忘，也移居天山，雖然素不造訪，但覺得與意中人相隔不遠，心中較安，也是一番癡情之意。陳正德見他跟來，自然恚怒異常。關明梅為避嫌疑，盡量不與舊日情侶見面，陳正德卻總是不免多心，加之關明梅心中鬱悶，脾氣更加急躁，夫妻數十年來不斷齟齬。三人現今都已白髮蒼蒼，然而於這段糾纏不清的情緣，仍是無日不耿耿於懷。陳正德這次救了袁士霄，很是得意，心想你一向佔我上風，今後對我感不感恩？關明梅卻聽袁士霄說壞了他的大事，不解其意，問道：「怎地壞了你的大事？」袁士霄道：「這群畜生近來越生越多，實是沙漠中一個大害。好幾個回人聚居的部落，給狼群連人帶畜，吃了個精光。我佈置了一個機關，引狼群去自投死路，哪知卻要他來多事？」

　　陳正德知他所說是實，訕訕的很不好意思。袁士霄見關明梅神色歉然，安慰她道：「陳大哥和你也是好意，我謝謝你們就是。」陳正德道：「你怎生佈置的？」袁士霄忽然叫道：「救人要緊！」一躍下樹，墮入狼群。

　　這時關東三魔已被狼群趕上，三人背靠背的奮戰，兩匹坐騎早已給狼群撕成碎片。三人雖用兵刃打死了十多頭狼，但群狼不斷猛撲。三人身上都已受了七八處傷，眼見難支，袁士霄突然飛墮，雙掌起處，兩頭餓狼天靈蓋已被擊碎。他抓起哈合台往樹上拋去，叫道：「接著！」陳正德一把抓住。袁士霄如法炮製，把滕一雷和顧金標擲了上去，跟著兩掌打死兩頭餓狼，抓住死狼項頸，猛揮開路，衝到樹下躍上。關東三魔死裡逃生，見他殺狼易於搏兔，手法之快，勁力之重，生平從所未見，等他上樹，不住稱謝。

　　數百頭餓狼繞著大樹打轉爬搔，仰頭叫嗥。遠處數十頭虎豹已被狼群追上圍住，搏鬥易於搏兔，手法之快，勁力之重，生平從所未見，等他上樹，不住稱謝。

　　數百頭餓狼繞著大樹打轉爬搔，仰頭叫嗥。遠處數十頭虎豹已被狼群追上圍住，搏鬥吼叫之聲，充塞空際。群獸騰挪奔躍，撕打咬嚙，慘烈異常。轉瞬之間，虎豹都被狼群嚼碎，吃得乾乾淨淨。樹巔各人都是江湖豪客，但這般可怖的場面也是首次看見，無不心驚。

　　陳正德接到關東三魔時，隨手在樹上一放，這時圓睜怪眼，瞪著三人。霍青桐道：「師公，這三個不是好人！」陳正德道：「好，拿他們喂狼！」雙掌一錯，就要上前，但見樹下群狼嚼食虎豹駝羊的慘狀，又有點不忍，就這麼一遲疑，滕一雷叫道：「這邊來！」向旁邊一株樹上躍了過去，顧、哈兩人也跟著縱去。關明梅向霍青桐道：「青兒，怎樣？」她要看霍青桐的主意，是不是要趕盡殺絕。霍青桐心腸一軟，說道：「算了吧！」想起自己的煩惱，長歎一聲，流下淚來。她隨即定神，朗聲向三魔道：「我便是翠羽黃衫霍青桐，你們要找我報仇，怎不過來？」滕一雷等三人聽說她便是霍青桐，又驚又悔，又是憤怒，卻又怎敢過來？狼群來得快，去得也快，在樹下盤旋叫嗥了一陣，又追逐其餘野獸去了。關明梅命霍青桐參見天池怪俠。袁士霄見她一臉病容，從衣囊中拿出兩粒朱紅色的藥丸，說道：「給你吧，這是雪參丸。」天山雙鷹素知雪參丸之名，乃是用珍奇藥材配製而成，真有起死回生之功。關明梅道：「快謝！」

　　霍青桐待要施禮，袁士霄已一躍下樹，疾奔而去，有如一條灰線，不一刻在滾滾黃塵中變成了一個黑點。

## 第16回　我見猶憐二老意　誰能遣此雙姝情

　　關明梅抱著霍青桐下樹，叫她先吞服一顆雪參丸。霍青桐吞了下去，只覺一股熱氣從丹田中直冒上來，登時全身舒泰。關明梅道：「你真造化，得了這靈丹妙藥，就好得快了。」陳正德冷冷的道：「就是不吃這藥，也死不了。」關明梅道：「難道說你寧願青兒多受苦楚？」陳正德道：「要是我啊，寧可死了，也不吃他的藥丸。你呢？就算身上沒病，也想吃他給的藥。」關明梅怒火上衝，正要反唇相譏，見霍青桐珠淚瑩然，楚楚可憐，就忍住不說了，把她負在背上，向北而去。陳正德跟在後面，一路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休。

　　三人回到玉旺昆雙鷹的居所。霍青桐服藥後再睡了一覺，精神便好得多了。關明梅坐在她床邊詢問，幹麼一個人帶病出來。霍青桐把計殲清兵、途遇三魔等事詳細說了，可是始終沒說出走的原因。關明梅性子急躁，不住追問。霍青桐對師父最為敬愛，不再隱瞞，哭道：「他……他和我妹子好，我調兵的時候……爹爹和大夥兒都疑我有私心。」關明梅跳了起來，叫道：「就是你送短劍給他的那個什麼陳總舵主？」霍青桐點點頭。關明梅怒道：「這人喜新棄舊，你妹子又如此沒姊妹之情。兩人都該殺了。」霍青桐急道：「不，不……」關明梅道：「我去給你算這筆賬！」說著衝出房去。陳正德聽得妻子大叫大嚷，忙過來看，兩人在門邊險些一撞。關明梅道：「跟我來！去殺兩個負心無義之人！」陳正德道：「好！」夫妻倆奔了出去。霍青桐跳起身來，要追出去說明原委，身上卻只穿著內衣，心頭一急，暈了過去。待得醒轉，師父和師公早已去得遠了。她知這兩人性子急躁異常，武功又高，陳家洛一人決計敵不過，如真把他和妹子殺了，那如何是好？當下顧不得病中虛弱，上馬趕去。一路上關明梅說天下負心男子最是該殺，氣憤憤的道：「青兒這把古劍是罕有的珍物，好心送了給他，對他何等看重？他卻將青兒置於腦後，又看上了她的妹子，真該千刀萬剮」。陳正德道：「青兒的妹子怎地也如此無恥，搶奪親姊姊的人，把她氣成這副樣子。」雙鷹走到第三天上，見前面沙塵揚起，兩騎馬從南疾馳而來。關明梅「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陳正德問道：「什麼？」這時也已看清，迎面馳來的正是陳家洛，便即伸手拔劍。關明梅道：「慢著，你瞧他們坐騎多快，縱馬一逃，可追不上了。咱們假裝不知，慢慢下手不遲。」陳正德點點頭，兩人迎了上去。陳家洛也見到了他們，忙催馬過來，下馬施禮，道：「有幸又見到兩位前輩。兩位可見到霍青桐姑娘麼？」關明梅心中痛罵：「你還假惺惺的裝作惦記她。」說道：「不見呀！有什麼事情？」忽然眼前一亮，只見一個極美的少女縱馬來到跟前。陳家洛道：「那是你姊姊的師父，快下來見禮。」香香公主下馬施禮，笑道：「我常聽姊姊說起兩位。你們見到我姊姊嗎？」陳正德心想：「怪不得這小子要變心，她果然比青兒美得多。」關明梅心想：「小小姑娘，居然也如此奸滑。」她不露聲色，假問原委。陳家洛說了。關明梅道：「好，咱們一起找去。」四人並轡同行，向北進發。關明梅見兩人都是面有憂色，心想：「做了壞事，內心自然不安，但不知他們找尋青兒為了什麼。兩人一起來，多半是存心把她氣死。」越想越恨，落在後面，悄聲對丈夫說道：「待會你殺那男的，我殺那女的。」陳正德點頭答應。到得傍晚，四人在一個沙丘旁宿營，吃過飯後圍坐閒談。香香公主從囊中取出一枝牛油蠟燭點起。雙鷹在火光下見兩人男的如玉樹臨風，女的如芍葯籠煙，真是一對璧人，暗暗歎息：「這般的人才，心術卻如此之壞。」

　　香香公主問陳家洛道：「你說姊姊當真沒有危險？」陳家洛實在也十分擔憂，但為了安慰她，說道：「你姊姊武功很好，人又聰明，幾萬清兵都給她殺了，一定沒事。」香香公主對他是全心全意的信任，聽他說姊姊沒事，就不再有絲毫懷疑，說道：「不過她有病，找到她後，還是勸她回去休息的好。」陳家洛點頭道：「是。」關明梅認定他們是一搭一擋的演戲，氣得臉都白了。香香公主忽向陳正德道：「老爺子，咱們來玩個遊戲好嗎？」陳正德向妻子一望。關明梅緩緩點頭，示意別讓對方起疑。陳正德說：「好！什麼遊戲？」香香公主向關明梅和陳家洛一笑，道：「你們也來，好不好？」兩人點頭同意。

　　香香公主把馬鞍子拿過來放在四人之間，在鞍上放了一堆沙，按得結實，再在沙堆上放一枝小蠟燭，說道：「咱們用這把小刀，將沙堆上的沙一塊塊的切下來，切到最後，誰把蠟燭弄掉下來，就罰他唱歌、講故事、或者跳舞。老爺子先來。」把小刀遞給了陳正德。

　　陳正德幾十年沒玩孩子們的玩意了，這時拿著小刀，臉上神情甚是尷尬。關明梅一推他手肘，道：「切吧！」陳正德嘻嘻一笑，把沙堆切下了一塊，將小刀交給妻子。關明梅也切了一塊，輪不到三個圈，沙堆變成了一條沙柱，比蠟燭已粗不了多少，只要稍微一碰，蠟燭隨時可以掉下。陳家洛拿小刀輕輕在沙柱上挖了一個凹洞。香香公主笑道：「你壞死啦！」接過小刀在另一邊挖了個小孔。這時沙柱已有點搖晃，陳正德接過小刀時右手微微顫抖。關明梅笑罵：「沒出息。」香香公主笑著代他出主意，道：「你輕輕佻去一粒沙子也算。」陳正德依言去挑，手上勁力稍大，沙柱一晃坍了，蠟燭登時跌下，陳正德大叫一聲。香香公主拍手大笑。關明梅與陳家洛也覺有趣。香香公主笑道：「老爺子，你唱歌呢還是跳舞？」陳正德老臉羞得通紅，拚命推搪。關明梅與丈夫成親以來，不是吵嘴就是一本正經的練武，又或是共同對付敵人，從未這般開開心心的玩耍過，眼見丈夫憨態可掬，心中直樂，笑道：「你老人家欺侮孩子，那可不成！」陳正德推辭不掉，只得說道：「好，我來唱一段次腔，販馬記！」用小生喉嚨唱了起來，唱到：「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兒戲，還在那裡哭……」不住用眼瞟著妻子。關明梅心情歡暢，記起與丈夫初婚時的甜蜜，如不是袁士霄突然歸來，他們原可終身快樂。這些年來自己從來沒好好待他，常對他無理發怒，可是他對自己一往情深，有時吃醋吵嘴，那也是因愛而起，這時忽覺委屈了丈夫數十年，心裡很是歉然，伸出手去輕輕握住了他手。陳正德受寵若驚，只覺眼前朦朧一片，原來淚水湧入了眼眶。關明梅見自己只露了這一點兒柔情，他便感激萬分，可見以往實在對他過份冷淡，向他又是微微一笑。這對老夫妻親熱的情形，陳家洛與香香公主都看在眼裡，相視一笑。四人又玩起削沙遊戲來。這次陳家洛輸了，他講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天山雙鷹對這故事當然很熟，但這時兩人不約而同的想到，梁祝是有情人而不能成為眷屬，自己夫婦卻能白首偕老，雖然過去幾十年中頗有隔閡齟齬，這時卻開始融洽，臨到老來兩情轉篤，確是感到十分甜美。

　　香香公主第一次聽到這故事，她起初不斷好笑，說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女扮男裝，實在笨死啦。陳家洛心想：「我不知李沅芷是女扮男裝，何嘗不笨？」轉念又想，也正因此而得與香香公主相愛，卻又未免辜負了霍青桐的一番心意，喜愧參半，不由得歎了口氣。接著陳正德又輸了一次，他卻沒有什麼好唱的了。關明梅道：「我來代你，我也講一個故事。」香香公主拍手叫好。關明梅講的是王魁負桂英的故事。

　　夜已漸深，香香公主感到身上寒冷，慢慢靠到關明梅身邊。關明梅見她嬌怯畏寒，輕輕把她摟住，又把她被風吹亂了的秀髮理了一理。關明梅講這故事，本想在殺死二人之前教訓一頓，讓他們自知罪孽，死而無怨，講到一半，只覺香氣濃郁，似乎身處奇花叢中，住口低頭看時，見香香公主已在自己懷中睡著了。天山雙鷹並無子女，老夫婦在大漠之中有時實在寂寞異常。關明梅忽想：「要是我們有這樣一個玉雪可愛的女兒，可有多好！」這時燭火已被風吹熄，淡淡星光下見她臉露微笑，右臂抱住自己身體，就如小兒抱著母親一般。陳正德道：「大家休息吧！」關明梅低聲道：「別吵醒她！」輕輕站起，把她抱入帳篷，取氈毯給她蓋上，只聽她在夢中迷迷糊糊的道：「媽，拿點羊奶給我小鹿兒吃，別餓壞了它。」關明梅一怔，道：「好，你睡吧！」輕輕退出，心想：「她明明是個天真無邪、心地善良的孩子，怎會做出這等事來？」見陳家洛另支帳篷，與香香公主的帳篷隔得遠遠地，微微點頭。陳正德走過來低聲道：「他們不住一個帳篷。」關明梅點點頭。陳正德又道：「他還不睡，反來覆去的盡瞧著那柄劍。等他睡了再下手呢，還是過去指明他的罪，給他來個明白的？」關明梅很是躊躇，道：「你說呢？」陳正德心中充滿了柔情蜜意，渾無殺人的心思，說道：「咱們且坐一會，等他睡著了再殺，讓他不知不覺的死了吧。」

　　陳正德攜了妻子的手，兩人偎倚著坐在沙漠之中，默默無言。不久陳家洛進帳睡了。又過了半個時辰，陳正德道：「我去瞧瞧他睡著了沒有。」關明梅點點頭，可是陳正德並不站起，口裡低低哼著不知什麼曲調。關明梅道：「好動手了吧？」陳正德道：「應該干了。」但兩人誰也沒先動，顯是都下不了決心。天山雙鷹生平殺人不眨眼，江湖上喪生於他們手下的不計其數，這時要殺兩個睡熟的人，竟然下不了手。漸漸星移斗轉，寒氣加甚，老夫妻倆互相摟抱。關明梅把臉藏在丈夫的懷裡，陳正德輕輕撫摸她的背脊。過不多時，兩人都睡著了。第二天早晨陳家洛與香香公主醒來，見二老已經離去，都感奇怪。香香公主忽道：「你瞧，那是什麼？」陳家洛轉頭一看，見平沙上寫著八個大字：「怙惡不悛，必取爾命」。每個字都有五尺見方，想是用劍尖劃的。陳家洛皺起眉頭，細思這八個字的含意。香香公主不識漢字，問道：「畫的什麼？」陳家洛不願令她擔心，道：「他們說有事要先走一步。」香香公主道：「姊姊這兩位師父真好……」話未說完，突然跳起，驚道：「你聽！」陳家洛也已聽得遠處隱隱一陣陣慘厲的呼叫，忙道：「狼群來啦，快走！」兩人匆忙收拾帳篷食水，上馬狂奔。就這樣一耽擱，狼群已經奔到，幸而兩人所乘的坐騎都神駿異常，片刻之間即把狼群拋在後面。群狼飢餓已久，見了人畜，捨命趕來，雖然距離已遠，早已望不見蹤影，還是循著沙上足跡，一路追蹤。陳家洛和香香公主跑了半日，以為已經脫險，下馬喝水，剛生了火要待煮食，狼嗥又近。兩人疾忙上馬，到天黑時估計已把狼群拋後將近百里，才支起帳篷宿歇，睡到半夜，那白馬縱聲長嘶，亂跳亂嘶，把陳家洛吵醒，只聽得狼群又已逼近。兩人不及收拾帳篷，提了水囊乾糧，立即上馬。這般逃逃停停，在大漠中兜了一個大弧形，始終擺脫不了狼群的追逐，卻已累得人困馬乏。那紅馬終於支持不住，倒斃於地，兩人只得合騎白馬逃生。白馬載負一重，奔跑愈慢，到第三日上已不能把狼群遠遠拋離。

　　陳家洛心想：「若非這馬如此神駿，早已累死，全虧得它接連支持了兩日兩夜，但只要再跑半日，也非倒斃不可。」又行了一個多時辰，見左首有些小樹叢，縱馬過去，下馬說道：「且在這裡守著，讓馬休息。」和香香公主合力堆起一堵矮矮的沙牆，採了些枯枝放在牆頭，生起火來，霎時間成為一個火圈，將二人一馬圍在中間。

　　佈置好不久，狼群便已奔到。群狼怕火，在火圈旁盤旋號叫，卻不敢逼近。陳家洛道：「等馬氣力養足了，再向外衝。」香香公主道：「你說能衝出去麼？」陳家洛心中實在毫無把握，但為了安慰她，說道：「當然行。」

　　香香公主見那些餓狼都瘦得皮包骨頭，不知有多少天沒吃東西了，道：「這些狼也很可憐。」陳家洛笑了一笑，心道：「這孩子的慈悲心簡直莫名其妙，我們快成為餓狼肚裡的食物了，她卻在可憐它們，還不如可憐自己吧。」望著她雙頰紅暈，肌膚白得真像透明一般，再見火圈外群狼露出又尖又長的白牙，饞涎一滴滴的流在沙上，嗚嗚怒嗥，只待火圈稍有空隙，就會撲將上來，不覺一陣心酸。

　　香香公主見到他這等愛憐橫溢的目光，知道兩人活命的希望已極微小，走近身去，拉著他手，說道：「和你在一起，我什麼也不怕。我倆死了之後，在天國裡仍是快快活活的永不分離。」陳家洛伸手把她摟在懷裡，心想：「我可不信有什麼天國。那時她在天上，我卻在地獄裡。」又想：「她穿了白衣，倚在天堂裡白玉的欄幹上。她想著我的時候，眼淚一滴滴的掉下來。她眼淚一定也是香的，滴在花上，那花開得更加嬌艷芬芳了……」香香公主轉過頭來，見他嘴角邊帶著微笑，臉上卻是神色哀傷，歎了一口氣，正要合眼，忽見火圈中有一處枯枝漸漸燒盡，火光慢慢低了下去。她叫了一聲，跳起身去加柴，三頭餓狼已竄了進來。陳家洛一把將她拉在身後。白馬左腿起處，已將一頭狼踢了出去。陳家洛身子一偏，抓住一頭巨狼的頭頸。向另一頭灰狼猛揮過去，那狼跳開避過，又再撲上。另外兩頭狼又從缺口中衝進。陳家洛用力一擲，將手中那狼拋將過去，三頭狼滾作一團，互相亂咬狂叫，出了火圈。他拾起地下燒著的一條樹枝，向大灰狼打去。那狼張開大口，人立起來咬他咽喉。他手一送，將一條燒紅的樹枝塞入狼口，兩尺來長的樹枝全部沒入，那狼痛徹心肺，直向狼群中竄去，滾倒在地。陳家洛在缺口中加了柴，眼見枯枝愈燒愈少，心想只得冒險去撿。好在樹木就在身後，相距不過十餘丈，於是左手拿起鉤劍盾，右手提了珠索，對香香公主道：「我去撿柴，你把火燒得旺些。」香香公主點頭道：「你小心。」可是並不在火中加柴。她知道這一點兒枯枝培養著兩人生命之火，火圈一熄，兩人的生命之火也就熄了。

　　陳家洛劍盾護身，珠索開路，展開輕功向樹叢躍去。群狼見火圈中有人躍出，猛撲上來，當先兩頭早被珠索打倒。他三個起落，已奔近樹旁，這些灌木甚為矮小，不能攀上避狼，當下左手揮動鉤劍盾，右手不住攀折樹枝。數十頭餓狼圈在他身邊，作勢欲撲，每次衝近，都被盾上明晃晃的九枝鉤劍嚇退，他採了一大批柴，用腳踢攏，俯身拿珠索一縛。就在這時，一頭惡狼乘隙撲上，他劍盾一揮，那狼登時斃命，但劍上有鉤，狼身鉤在劍上落不下來，余狼連聲咆哮。他急忙用力一扯，把狼屍扯下來擲出。群狼撲上去搶奪咬嚼。他乘機提起那捆樹枝，回進火圈。

　　香香公主見他無恙歸來，高興得撲了上來，縱身入懷。陳家洛笑著攬住了她，把樹枝往地下一擲，抬起頭來，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火圈中竟然另有一人。那人身材魁梧，身上衣服已被餓狼撕得七零八落，手中提劍，全身是血，臉色卻頗為鎮靜，冷冷的望著他，正是死對頭火手判官張召重。兩人相互瞪視，都不說話。香香公主道：「他從狼群中逃出來，想是瞧見這裡的火光，奔了過來。你瞧他累成這樣子。」從水囊中倒了一碗水遞過。張召重接住，咕嘟咕嘟一口氣喝下，伸袖子在臉上一抹，揩去汗血。香香公主「呀」的一聲叫了出來，認出他是在兆惠大營中曾與陳家洛打鬥的那個武官，後來在沙坑中又曾與文泰來等惡戰過的。陳家洛劍盾擋胸，珠索一揮，叫道：「上吧！」

　　張召重目光呆滯，突然仰後便倒，原來他救了和爾大後，出來追蹤陳家洛和香香公主，中途也遇上了狼群。和爾大為狼群所咬，他仗著武功精絕，連殺數十頭惡狼，奪路逃命，在大漠中奔馳了一日一夜，坐騎倒斃，只得步行奔跑，無飲無食，又熬了一日，遠遠望見火光，拚命搶了進來。他全仗提著一口內息苦撐，一鬆勁後再也支持不住，暈了過去。香香公主要過去救護，陳家洛一把拉住，道：「這人陰險萬分，別上他當。」過了半晌，見他毫無動靜，這才走近察看。香香公主拿些冷水澆在他額頭上，又在他口裡灌了些羊乳。張召重悠悠醒來，喝了半碗羊乳，重又睡去。陳家洛心想鬼使神差，教這大奸賊送入我手，這時要殺他不費吹灰之力，但乘人之危，非大丈夫行徑，而且喀絲麗心地仁善，見我殺這無力抗拒之人，必定不喜。但要是饒了他，等他養足力氣，自己可不是他敵手。一時拿不定主意，轉頭一望，見香香公主望著張召重，眼中露出憐憫之意。陳家洛一見到她這副眼神，當即決定再饒這奸賊一次，心想眼下三人共處絕境，這廝武功卓絕，待他力氣復原，卻是殺狼的一個好幫手，兩人合力，或能把香香公主救出，單靠自己卻萬萬不能，於是也喝了幾口羊乳，閉目養神。

　　過了一會，張召重醒了過來。香香公主遞了一塊干羊肉給他，替他用布條縛好腿上幾處狼牙所咬的傷痕。張召重見他兩人以德報怨，不覺慚愧，垂頭不語。陳家洛道：「張大哥，咱們現今同在危難之中，過去種種怨仇，只好暫時拋在一邊，總要同舟共濟才好。」張召重道：「不錯，咱倆現在一鬥，三人都成為餓狼腹內之物。」他休息了一個多時辰，精神力氣稍復，暗暗盤算脫困之法，心想：「天幸這兩人又撞在我手裡。三人都被群狼吃了，那沒有話說。如能脫卻危難，須當先發制人，殺了這陳公子，再把這美娃娃擄去。今後數十年的功名富貴是拿穩的了。」陳家洛心想如此僵持下去，如何了局，見到火圈外有許多狼糞，想起霍青桐燒狼煙傳訊之法，於是用珠索把狼糞撥近，聚成一堆，點燃起來，一道濃煙筆直升向天際。張召重搖頭道：「就算有人瞧見，也不敢來救。除非有數千大軍，才能把這許多惡狼趕開。」陳家洛也知這法子無濟於事，但想聊勝於無，不妨寄指望於萬一。

　　天色漸晚，三人在火圈中加了樹枝，輪流睡覺。陳家洛對香香公主低聲道：「這人很壞，我睡著時，你得加意留心著他。」香香公主點頭答應。陳家洛把樹枝堆在他與張召重之間，防他在自己睡著時突施暗算，香香公主可無力抵禦。睡到中夜，突然狼嗥之聲大作，震耳欲聾，三人驚跳起來。只見數千頭餓狼都坐在地下，仰頭望著天上月亮，齊聲狂嗥，聲調淒厲，實是令人毛骨悚然。叫了一陣，數千頭餓狼的聲音又倏然而止。這是豺狼數萬年世代相傳的習性，直至後來馴伏為狗，也常在深夜哭叫一陣。

　　次日黎明，三人見狼群仍在火圈旁打轉，毫無走開之意。陳家洛道：「只盼有一隊野駱駝經過，才能把這些惡鬼引開。」突然遠處又有狼嗥，向這邊奔來。張召重皺眉道：「惡鬼越來越多了。」塵沙飛揚之中，忽見三騎馬向這邊急奔而來，馬後跟著數百頭狼。等到馬上乘者瞧見這邊餓狼更多，想從斜刺裡避開，這邊的餓狼已迎了上去，登時把三騎圍在垓心。馬上三人使開兵器，奮力抵擋。香香公主叫道：「快去接他們進來呀！」陳家洛對張召重道：「咱們救人去。」兩人手執兵器，向三騎馬衝去，兩下一夾攻，殺開一條血路，把三騎接引到火圈中來。只見一匹馬上另有一人，雙手反綁，伏在馬鞍之上，身子軟軟的不知是死是活，看打扮是個回人姑娘。那三人跳下馬來，一人把那回人姑娘抱下。香香公主忽然驚叫：「姊姊，姊姊！」奔過去撲在那女子身上。陳家洛吃了一驚，香香公主已把那女子扶起，只見她玉容慘淡，雙目緊閉，正是翠羽黃衫霍青桐。原來霍青桐扶病追趕師父師公，不久就遇到關東三魔，她無力抵抗，拔劍要想自盡，被顧金標撲上奪去長劍，登時擒住。關東三魔擒得仇人，歡天喜地。依哈合台說，當場把她殺了，給三位盟兄弟報仇。顧金標卻心存歹念，說要擒回遼東，在三位盟兄弟靈前活祭。顧金標是把兄，執意如此，哈合台拗他不過。當下一同回馬啟程東歸。走了一天，被霍青桐故意誤指途徑，竟在大漠中迷失方向。這天遠遠看見一道黑煙，只道必有人家，逕自奔來，哪知卻是陳家洛燒來求救的狼煙。顧金標見陳家洛縱上來要搶人，虎叉嗆啷啷一抖，喝道：「別走近來，你要幹麼？」霍青桐全身虛弱，在狼群圍攻中已暈了過去，這時悠悠醒轉，陡然間見到陳家洛與妹子，心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不知是傷心還是歡喜。香香公主對陳家洛哭道：「你快叫他放開姊姊。」陳家洛道：「你放心！」轉頭對顧金標道：「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擒住我的朋友？」滕一雷搶上兩步，擋在顧金標身前，冷冷打量對面三人，說道：「兩位出手相救，在下這裡先行謝過。請教兩位高姓大名。」陳家洛未及回答，張召重搶著道：「他是紅花會陳總舵主。」三魔吃了一驚，滕一雷又問：「請教閣下的萬兒。」張召重道：「在下姓張，草字召重。」滕一雷咦了一聲，道：「原來是火手判官，怪不得兩位如此了得。」當下說了自己三人姓名。陳家洛暗暗發愁，心想群狼之圍尚不知如何得脫，接連又遇上這四個硬對頭，現下只有設法要他們先行放開霍青桐再說，說道：「咱們的恩仇暫且不談，眼前餓狼環伺，各位有何脫險良方？」這句話把三魔問得面面相覷，答不出來。哈合台道：「要請陳當家的指教。」陳家洛道：「咱們合力御狼，或許尚有一線生機。要是自相殘殺，轉眼人人都填於餓狼之腹。」滕哈兩人微微點頭，顧金標怒目不語。陳家洛又道：「因此請顧老兄立即放了我這朋友。大伙共籌退狼之策。」顧金標道：「我不放，你待怎樣？」陳家洛道：「那麼咱們七人之中，輪到你第一個去餵狼。」顧金標虎叉一抖，喝道：「我卻要先拿你去餵狼！」陳家洛道：「我這朋友你是非放不可！咱倆不動手，大家也未見得能活，只要一動手，不論誰勝誰敗，總是鬧個兩敗俱傷，那就死定了。顧朋友三思吧。」

　　滕一雷低聲道：「老二，先放了再說。」顧金標好容易把一個如花似玉的霍青桐擒到在手，這時寧可不要性命也不肯放，不住搖頭。滕一雷心下盤算：「我們三人對他三人，人數是一樣。但聽說火手判官劍術拳法，是武林中數一數二人物。瞧這姓陳的適才殺狼身手，也著實了得。這美貌少女既與他們在一起，手下想必不弱。當真打起來，只怕不是對手。」他這一思量，不覺氣餒，低聲道：「老二，你放下放？鬧起來我可無法幫你。」顧金標過不了這色字關，執迷不悟，他也知道張召重的名氣，決定單獨向形貌文弱的陳家洛挑戰，惡狠狠的道：「你如贏得我手中虎叉，把這女子拿去便了。是英雄好漢，咱二人就單打獨鬥，一決勝敗。」陳家洛實不願這時在狼群之中自相殘殺，微微沉吟，尚未答話，張召重已搶著道：「你放心，我誰也不幫就是。」這句話似是對陳家洛說，其實卻是說給顧金標聽，要他不必疑慮，儘管挑戰。

　　顧金標大喜，叫道：「你要是不敢，那就別管旁人閒事。否則的話，拳腳兵刃，兄弟都可奉陪。我三個盟弟都喪在紅花會手裡，此仇豈可不報？」最後這句話卻是說給滕哈二人聽的，意思說我是為了公憤，並非出於私慾，你們可不能袖手不理。陳家洛向霍青桐姊妹一望，見霍青桐臉露怨憤，香香公主焦慮萬狀，把心一橫，想道：「這姊妹兩人都對我有情，我今日為她們死了，報答了她們的恩義，也免得我左右為難，傷了她們手足之情。」慨然道：「這位姑娘是我好朋友，我拚得性命不在，也要你放。」霍青桐眼圈一紅，心想他對我倒也不是全無情義。顧金標道：「我也拚得性命不在，決不肯放。」張召重笑道：「好吧，那麼你們拚個你死我活吧。」三魔聽他語氣，已辨出他對陳家洛頗有幸災樂禍之心。

　　陳家洛道：「咱二人拚鬥，不論是你殺了我，還是我殺了你，對別人都無好處。這樣吧，咱二人一起出去殺狼。誰殺得多，就算誰勝。」他想這法子至少可稍減群狼的威脅，不致把御狼的力量互相抵消。哈合台首先贊成，鼓掌叫好。張召重道：「要是陳當家的得勝，顧二哥就把這位姑娘交給他。要是顧二哥殺的狼多，陳當家的不得再有異言。」陳家洛和顧金標怒目相視，俱不答應，只因殺狼之事，誰都沒必勝把握，可是又決不能讓霍青桐落入對方手裡。陳家洛心想：他使獵虎叉，一定擅於打獵，或許殺狼有高強手段。顧金標卻想：他要比賽殺狼，料來有相當把握，我偏不上他的當，說道：「你要和我鬥，那就是拚賭性命。輕描淡寫的玩意，可沒興致陪你玩。」張召重忽道：「在下與三位今日雖是初會，但一向是很仰慕的。至於陳當家的呢，我們過去頗有點過節，但此刻也不談了。我雙方誰也不幫。現今我有個主意，既可一決勝敗，雙方也不傷和氣。各位瞧著成不成？」滕一雷聽他說與陳家洛有梁子，心中一喜，忙道：「張大哥請說。火手判官威震武林，主意必定是極高明的。」張召重微微一笑，道：「不敢。咱們身處狼群包圍之中，自相拚鬥，總是不妙。陳當家的你說是不是？」陳家洛點點頭。張召重又道：「比賽殺狼吧，這位顧二哥又覺得太過隨便，不是好漢行徑。我獻一條計策：你們兩位赤手空拳的一起走入狼群，誰膽小，先逃了回來，誰就輸了。」眾人聽了，都是心中一寒，暗想此人好生陰毒，赤手空拳的走入狼群，誰還能活著性命回來？張召重又道：「要是哪一位不幸給狼害了，另一位再回進火圈，也算勝了。」陳家洛雙眉一揚，說道：「要是咱兩人都死了，那怎樣？」哈合台道：「我敬重你是條好漢子，著落在我身上，釋放這位姑娘就是。」陳家洛道：「哈兄的話我信了，這位姑娘你們可也不能欺侮她。」伸手向香香公主一指。哈合台道：「皇天在上，我答應了陳當家的。如有異心，教惡狼第一個吃我。」陳家洛抱拳道：「好，多謝了。」心中盤算已定，別說狼群圍伺，就算一條狼也沒有，自己孤身遇上這四個強敵，也必有死無生，現下捨了自己一條性命，如能僥天之悻，救出霍青桐姊妹，那也心願已足，漢家光復的大業，只好偏勞紅花會眾兄弟了，把劍盾珠索往地下一擲，向顧金標一擺手道：「顧朋友，走吧！」顧金標拿著虎叉，躊躇不決。他雖是亡命之徒，但要他空手走入狼群，可實在不敢。張召重只怕賭賽不成，激他道：「怎麼？顧朋友有點害怕了吧？這本來很是危險。」顧金標仍是沉吟。香香公主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只是見到各人神色緊張。霍青桐卻每句話都聽在耳裡，見陳家洛甘願為她捨命，心中感動異常，叫道：「你別去！寧可我死了，也不能讓你有絲毫損傷。」她平素真情深藏不露，這時臨到生死關頭，情不自禁的叫了出來。只聽得噹啷一聲，一柄獵虎叉擲在地下。顧金標見她對陳家洛如此多情，登時妒火中燒。他性子狂暴，脾氣一發作，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叫道：「我就是給豺狼咬掉半個腦袋，也不會比你這小子先回來。走吧！」陳家洛向霍青桐和香香公主一笑，並肩和顧金標向火圈外走去。霍青桐嚇得又要暈去，叫道：「別……別去……」香香公主卻睜著一雙黑如點漆的眼珠，茫然不解。兩人正要走出火圈，滕一雷忽然叫道：「慢著。」兩人停步轉身。滕一雷道：「陳當家的，你身上還有把短劍。」陳家洛笑道：「對不起，我忘了。」解下短劍，走到霍青桐面前，道：「別傷心！你見了這劍，就如見到我一樣。」將劍放在她身上。霍青桐流下淚來，喉中哽住了說不出話，就在這時，一個念頭在腦中忽如電光般一閃，低聲道：「你低下頭來。」陳家洛低頭俯耳過去。霍青桐低聲說道：「用火折子！」陳家洛一怔，隨即恍然，轉頭對張召重道：「張大哥，剛才我忘瞭解下短劍，請你公證人再瞧一瞧。」張召重在陳顧兩人衣外摸了一遍，說道：「顧二哥，請你把暗器也留下吧。」顧金標氣憤憤的把十多柄小叉從懷中摸出，用力擲在地下，把辮子在頭頂一盤，神情大變，眼中如要噴出血來，突然奔到霍青桐跟前，一把抱住，正要低頭去吻，忽然後心被人抓住，提起來往地下一摜。顧金標平日和盟兄弟練武，大家交手慣了的，知道這一下除了哈合台再無別人，果然聽得哈合台喝道：「老二，你要不要臉？」顧金標一摔之後，頭腦稍覺清醒，大吼一聲，發足向狼群中衝去。

　　陳家洛雙足一點，使開輕功，已搶在他之前。群狼本來在火圈外咆哮盤旋，忽見有人奔出，紛紛撲上。顧金標心知這次遇上了生平從所未有的凶險，只好多挨一刻是一刻，見兩頭惡狼從左右同時撲到，身子一偏，左手疾探，已抓住左邊那狼的項頸，右手搶住它的尾巴，提了起來。武學之中有一套功夫叫做「凳拐」，據說有一位武林前輩夏夜在瓜棚裡袒腹乘涼，忽然敵人來襲，一時之間，四面八方都是手執兵刃的強敵。他身無武器，隨手提起一條板凳，攔架擊打，把敵人打得大敗而逃。這套功夫流傳下來，武林中學的人著實不少，以備赤手遇敵時防身之用。因長凳所在都有，會了這套武術，便如處處備有兵器。顧金標抓住這狼，靈機一動，便將之當作板凳，展開「凳拐」中的招數，橫掃直劈，舞了開來。狼身長短與板凳相近，也有四條腿，他舞得呼呼生風，群狼一時倒撲不近身。

　　陳家洛使的卻是「八封游身掌」身法，在狼群中東一晃，西一轉，四下亂跑。這本是威震河朔王維揚的拿手功夫，在杭州獅子峰上，曾打得張召重一時難以招架。陳家洛當日在鐵膽莊與周仲英比武，也曾使過。他的造詣比之王維揚自是遠遠不及，卻也是腳步輕捷，身法變幻。初時群狼倒也追他不上，但餓狼紛紛湧來，四下擠得水洩不通，教他再無發足奔跑的餘地。他知這套武功已管不了事，當下從懷中取出火折，迎風一晃，火折點亮，揮了個圈子。火折上的火光十分微弱，群狼卻立時大駭，紛紛倒退，雖然張牙舞爪，作勢欲撲，終究不敢撲上，只在喉頭發出嗚咽咆哮之聲。香香公主猛見陳家洛衝入狼群，大惑不解，奔到霍青桐跟前，說道：「姊姊，他幹什麼呀？」霍青桐垂淚道：「他為了救咱們姊妹，寧可送掉自己性命。」香香公主先是一驚，隨即淡淡一笑，說道：「他死了，我也不活。」霍青桐見她處之泰然，心想她說這句話出乎自然，便似是天經地義之事，既無心情激盪，也不用思索，可見對他的癡愛，已自然而然成為她心靈中的一部分了。張召重見陳顧兩人霎時都被群狼圍住，心中暗喜，突見陳家洛取出火折，惡狼嚇得後退，不覺一呆，但想火折不久就會燒完，也只不過稍延時刻而已。

　　滕、哈二人卻只瞧著顧金標，先見他大展剛勇，提著一頭巨狼舞得風雨不透，各自心喜，忽見他使一招「懶漢閂門」，舉起巨狼向外猛碰，跟迎面撲上來的一頭狼當頭一撞。兩頭狼都急了，不顧三七二十一張口就咬，一頭臉上咬得見骨，另一頭頸中鮮血淋漓。群狼見血，更加蜂擁而來，撲上來你一口我一口，將顧金標手中的巨狼撕得稀爛，最後只剩他左手一個狼頭，右手連著尾巴的一個狼臀。這麼一來，情勢登時危急，他想再去抓狼，一頭惡狼扭頭便咬，若非縮手得快，左手已被咬斷，同時右邊又有兩頭餓狼撲了上來。哈合台解下腰中所纏鋼絲軟鞭，叫道：「老大，我去救他。」滕一雷還未回答，霍青桐冷冷的道：「關東豪傑要不要臉？」哈合台登時楞住，再看狼群中兩人情勢，又已不同。陳家洛見火折子快要點完，忙撕下長衣前襟點燃了，腳下不住移動，奔向灌木。就這麼慢得一慢，兩頭惡狼迎面撲到。他矮身從兩狼之間穿了過去，折了一條樹枝在手，運勁反手一擊，將搶在前面的餓狼打得腦漿迸裂。群狼撲上去分屍而食，追逐他的勢頭登時緩了。他忙拾起一段枯枝點燃了，拿在手中揮動，驅開群狼，一有空隙，立即又攀折樹枝，增大火頭，片刻之間，已在身周佈置了一個小小火圈，將餓狼相隔在外。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見他脫險，大喜若狂。那邊顧金標卻已難於支持，他想倣傚陳家洛的法子，身邊卻沒帶著火折，只得揮拳與餓狼的利爪銳齒相鬥，手上腳上接連被咬。哈合台大驚，對霍青桐道：「算陳當家的贏了就是！」拔出她身上短劍，割斷她手腳上的繩索，又道：「現下我可去救他了！」軟鞭揮動，疾衝出去，但奔不到幾步，群狼密密層層的湧來，腿上登時被咬了兩口，雖然打死了兩頭狼，卻已無法前進。滕一雷大叫：「老四，回來。」哈合台倒躍回來，取了一條點燃的樹枝，想再衝出，但相距太遠，眼見顧金標就要被群狼撲倒。他提高聲音，向陳家洛叫道：「陳當家的，你贏啦，我們已放了你朋友。請你大仁大義，救救顧老二。」陳家洛遠遠望去，果見霍青桐已經脫縛，站在當地，心想：「為了對付惡狼，多一個幫手好一個。」拾起一根點燃的樹枝，向顧金標擲去，叫道：「接著！」顧金標雙臂雙腿全是鮮血，眼見樹枝投來，縱身躍起，在空中接住，揮了個圈子。豺狼怕火，那是數萬年來相傳的習性，見他手上有火，立即退開。顧金標揮動樹枝，慢慢向陳家洛走來。陳家洛又擲過去一條樹枝。顧金標雙手有火，走近樹叢。

　　陳家洛道：「快撿柴。」當下兩人各用枝條縛了一捆樹枝，負在背上，手中拿了點燃的樹枝，揮動著向火圈走去。群狼不住怒哮，讓出一條路來。

　　兩人越走越近，陳家洛走在前面，香香公主靠近火圈，張開了雙臂，迎他回來。陳家洛臉露微笑，正要縱入，霍青桐叫道：「慢著，讓他先進來。」陳家洛登時醒悟，放下柴束，住足回頭，讓顧金標先進火圈。他想雙方曾有約言，誰先進火圈誰輸，雖然自己救了他性命，但只怕這類無義小人臨時又有反覆。顧金標滿眼紅絲，拋下背上枯柴，舉起火枝往陳家洛面上一晃，乘他斜身閃避，舉掌向他背後猛推，想將他推進火圈。陳家洛側身閃避，這一掌從衣服上擦過。顧金標右手又是一揮，一根火枝對準了他臉上擲去。

　　陳家洛頭一低，那火枝直飛進火圈之中。顧金標沖面一拳，他八十一路長拳講究的是勢勁鋒銳，出手快捷，一拳方發，次拳跟上。陳家洛見他只一轉眼間便以怨報德，心中大怒，右手伸出拿他脈門，左手一招「金針渡劫」，直刺他面門，那是「百花錯拳」中一招以指當劍之法。顧金標從未見過這古怪拳法，一楞之下，疾忙倒退，左腳踏在一頭餓狼身上。那狼痛得大叫，張口便咬，陳家洛一招得勢，不容他再有緩手之機，掌劈指戳，全是「百花錯拳」中最厲害招數。滕一雷、哈合台站在火圈邊觀戰，見了他這路拳法，都感心驚。陳家洛左手雙指疾向對方太陽穴點去，顧金標伸臂擋格，回敬一拳，料想他定然後退，哪知他竟然不理會，飛起左腳，顧金標胯上早著，一個踉蹌，右拳已被抓住。陳家洛運勁一拖，乘著敵人向後一掙之勢，突然間改拖為送，顧金標又是一個出其不意，己力再加上敵勁，哪裡還站立得定，登時仰跌。這一交只要摔倒，四周環伺的群狼立時湧上，哪裡還有完整屍骨？火圈中各人都驚叫起來。

　　顧金標危急中一個「鯉魚打挺」，突然身子拔起，左掌揮落，把一頭向上撲來的餓狼打落，借勢在空中一個觔斗，頭上腳下的順落下來。陳家洛左足一點，從他身側斜飛而過，右手連揮，已分別點中他左腿膝彎和右腿股上穴道。顧金標雙腳著地時哪裡還站立得住，暗叫：「完蛋！」雙手在地上一撐，又想翻起，群狼已從四面八方撲到。

　　陳家洛搶得更快，伸出右手抓住他後心，揮了一圈。顧金標凶悍已極，下半身雖然動彈不得，大喝一聲，雙拳齊發，猛力向陳家洛胸口打到，要和他拚個同歸於盡。陳家洛罵了一聲：「惡強盜！」左指其快如風，又在他「中府」、「璇璣」兩穴上一點。顧金標雙拳打到半途，手臂突然癱瘓，軟軟垂下。陳家洛把他身子又揮了一圈，逼開撲上來的餓狼，便欲向遠處狼群中投去。

　　霍青桐叫道：「別殺他！」陳家洛登時醒悟：「即使殺了此人，還是彼眾我寡，且與滕哈二人結了死仇，不如暫時饒他，賣一個好，那麼自己與張召重爭鬥之時，他們或許可以兩不相助。」手臂回縮，轉了個方向，將他拋入火圈，這才縱身躍回。哈合台接住顧金標，陳家洛再行著地。這次性命的賭賽，終於是陳家洛贏了。他正要上前和霍青桐、香香公主敘話，霍青桐忽叫：「留神後面！」只覺腦後風生，疾忙低頭矮身，兩頭餓狼從頭頂竄過。原來兩狼眼見到口的美食又進火圈，飢餓難當之下，鼓起勇氣，跳了進來。一頭餓狼徑向香香公主撲去，陳家洛搶上抓住狼尾，用力疾扯。那狼負痛，回頭狂嗥，同時另一頭狼也撲了過來。陳家洛反掌斬去，那狼偏頭避讓，一掌斬在頸裡，在地下打了個滾，撲上來又咬。霍青桐掉轉短劍劍頭，柄前尖後，向陳家洛擲去，叫道：「接著！」陳家洛伸手一抄，攬住劍柄，挺劍向左邊巨狼刺去。這狼身軀巨大，竟然十分的靈便狡猾，閃避騰挪，陳家洛連刺兩劍都被它躲了開去。這時火圈外又有三頭狼跟蹤躍入，一頭被哈合台用摔跤手法抓住頭頸摜出圈外，另一頭被張召重一劍斬為兩段，第三頭卻在與滕一雷纏鬥。哈合台把顧金標帶回來的樹枝加旺了火頭，群狼才不繼續進來。

　　這邊陳家洛挺劍向左虛刺，惡狼哪知他是虛招，向右閃避，短劍早已收回，自右方猛刺而下。惡狼這時萬萬躲避不開，也是情急智生，突張巨口，咬住了劍鋒。陳家洛用力向前一送，那狼舌頭雖被劃破，但知這是生死關頭，仍是忍痛咬緊。陳家洛向後回拔，那狼死不放鬆，身子被提了起來，兩行利齒卻在劍鋒上猶如生了根一般。陳家洛心中焦躁，身子一側，飛腿踢中了另一條撲上來的惡狼後臀，那狼汪汪大叫，飛出火圈。他奮力一掙，隨著左手一掌，打在巨狼雙目之間。那狼向後一仰，他手中頓覺一鬆，短劍終於拔出。眾人只覺寒光一閃，短劍劍鋒上紫光四射。

　　陳家洛這一掌已把巨狼打得頭骨破碎而死，可是它口中還是咬著一段劍刃。眾人都感奇怪，短劍明明在陳家洛手裡，又未斷折，狼口中的劍刃又從何而來？

　　陳家洛走上前去，左手三指平捏半段劍刃向後一拉，豈知那狼雖死，牙齒仍如鐵鉗般牢牢咬住劍刃。他右手用短劍在狼顎上一劃，狼臉筋骨應手而斷，直如切豆腐一般。他心感詫異，舉起短劍看時，臉上突覺寒氣侵膚，不覺毛骨悚然，劍鋒發出瑩瑩紫光，已非霍青桐所贈之劍，但劍柄仍然一模一樣。他更是不解，俯身拾起狼口中那段劍刃，這才發覺劍刃中空，宛如劍鞘，把短劍插入劍鞘，全然密合。原來這短劍共有兩個劍鞘，第二層劍鞘開有刃口，劍尖又十分鋒銳，見者自然以為便是劍刃，豈知劍內另有一柄砍金斷玉、鋒銳無匹的寶劍。霍青桐贈送短劍之時，曾說故老相傳，劍中蘊藏著一個極大秘密，一向無人參透得出。今日若非機緣巧合，巨狼死命咬住，兩下用力拉扯，才拔出了第二層劍鞘，否則有誰想得到這柄鋒利的短劍之中，竟是劍內有劍？這時滕一雷已將火圈中最後一頭狼打死，先解開顧金標被點的穴道，拔出匕首，割下四條狼腿，在火上燒烤。霍青桐叫道：「快拿開，你們不要性命嗎？」滕一雷愕然道：「什麼？」霍青桐道：「這些餓狼聞到烤肉香氣，哪裡還忍耐得住？」滕一雷心想不錯，忙把狼腿從火上拿開。顧金標坐著喘息了一會，裹縛了身上六七處給惡狼咬傷的大創口，至於較小的創口，一時也無暇理會，只覺飢餓難當，拿起狼腿，鮮血淋漓的吃了起來。香香公主將短劍拿在手裡把玩，讚歎第二層劍鞘固然設想聰明，而且手工精巧已極，絲毫不露破綻。她向劍鞘裡一張，見裡面有一粒白色的東西，搖了幾搖，卻倒不出來。她取過一根細樹枝，在鞘裡輕輕一撥，一顆白色的小丸滾了出來。陳家洛和霍青桐見了都感奇怪，聚首細看，見是一顆蠟丸。陳家洛問霍青桐道：「打開來瞧瞧，好不好？」霍青桐點點頭。他手指微一用勁，蠟丸破裂，裡面是個小紙團，攤開紙團，卻是一張薄如蟬翼的紗紙，紙上寫著許多字，都是古文回字，旁邊是一張地圖，畫得密如蛛網。

　　張召重望見他們發現了這張紙，假裝取柴添火，走來走去偷看了幾眼，見紙上寫的都是回文，一字不識，不禁大失所望。陳家洛回文雖識得一些，苦不甚精，紙上寫的又是古時文字，全然不明其義，於是把紙攤在霍青桐前面。霍青桐一面看一面想，看了半天，把紙一折，放在懷裡。陳家洛道：「那些字說的什麼？」霍青桐不答，低頭凝思。香香公主知道姊姊的脾氣，笑道：「姊姊在想一個難題，別打擾她。」霍青桐用手指在沙上東畫西畫，畫了一個圖形，抹去了又畫一個，後來坐下來抱膝苦苦思索。陳家洛道：「你身子還弱，別多用心思。紙上的事一時想不通，慢慢再想，倒是籌劃脫身之策要緊。」霍青桐道：「我想的就是既要避開惡狼，又要避開這些人狼。」說著小嘴向張召重等一努。香香公主聽姊姊叫他們作「人狼」，名稱新鮮，拍手笑了起來。霍青桐又想了一會，對陳家洛道：「請你站上馬背，向西瞭望，是否有座白色山峰。」陳家洛依言牽過白馬，躍上馬背，極目西望，遠處雖有叢山壁立，卻不見白色山峰，凝目再望一會，仍是不見，向霍青桐搖搖頭。將金銀珠寶裝在駱駝上想帶走，但在古城四周轉來轉去，說什麼也離不開那地方。」

　　陳家洛問道：「為什麼？」香香公主道：「他們說，古城的人一天之中都變成了鬼，他們喜歡這個城市，死了之後仍然不肯離開。這些鬼不捨得財寶給人拿走，因此迷住了人，不讓走。只要放下財寶，一件也不帶，就很容易出來。」陳家洛道：「就只怕沒一個肯放下。」霍青桐道：「是啊，見到這許多金銀珠寶，誰肯不拿？他們說，要是不拿一點財寶，反而在古城的屋裡放幾兩銀子，那麼水井中還會湧出清水來給他喝。銀子放得多，清水也就越多。」陳家洛笑道：「這古城的鬼也未免太貪心了。」香香公主道：「我們族裡有些人欠了債沒法子，就去尋那地方，總是一去就永不回來。有一次，一個商隊在沙漠裡救了一個半死的人。他說曾進過古城，可是出來時走來走去盡在一個地方兜圈子，他見到沙漠上有一道足跡，以為有人走過，於是拚命的跟著足跡追趕，哪知這足跡其實就是他自己的，這麼兜來兜去，終於精疲力盡，倒地不起。那商隊要他領著大夥兒再去古城，他死不答允，說道：就是把古城裡所有的財寶都給了他，也不願再踏進這鬼城一步。」陳家洛道：「在沙漠上追趕自己的足跡兜圈子，這件事想想也覺可怕。」香香公主道：「還有更可怕的事呢。他獨個兒在沙漠中走，忽然聽到有人叫他名字。他隨著聲音趕去，聲音卻沒有了，什麼也沒瞧見，就這樣迷了路。」陳家洛道：「有人忽然發見這許多財寶，歡喜過度，神智一定有點失常，沙漠中路又難認，很容易走不回來。要是他下了決心不要財寶，頭腦一清醒，就容易認清楚路了。倒不一定是有鬼迷人。」霍青桐靜靜的道：「劍鞘裡藏著的，就是去那座古城的路徑地圖。」陳家洛「啊」的一聲。

　　香香公主笑道：「我們不想要金銀財寶。就算到了，那些鬼也不放人走。這張地圖沒什麼用，倒是這口劍好，這般鋒利，遇到敵人的兵器時，只怕一碰就能削斷。」拔下三根頭髮，放在短劍的刃鋒之山，道：「聽爹爹說，真正的寶劍吹毛能斷，不知這劍成不成？」對著短劍刃鋒吹一口氣，三根頭髮立時折為六段。她喜得連連拍手。霍青桐拿出一塊絲帕，往上丟去，絲帕緩緩飄下，舉起短劍一撩，絲帕登時分為兩截。張召重和關東三鷹齊聲喝采，都不禁眼紅身熱。陳家洛歎道：「寶劍雖利，殺不盡這許多餓狼，也是枉然。」霍青桐道：「地圖上畫明，古城環繞著一座參天玉峰而建。照圖上看來，那山峰離此不遠，應該可以望見，怎麼會影蹤全無，可教人猜想不透。」香香公主道：「姊姊你別用這些閒心思啦，就是找到了山峰，又有什麼用處？」霍青桐道：「那麼咱們就可逃進古城。城裡有房屋，有堡壘，躲避狼群總比這裡好得多。」陳家洛叫道：「不錯！」躍身而起，又站上馬背，向西凝望，但見天空白茫茫的一片，哪裡有山峰的影子？張召重等見他們說個不休，偏是一句話也不懂，陳家洛又兩次站上馬背瞭望，不知搗什麼鬼。四人商量逃離狼群之法，說了半天，毫無結果。香香公主取出乾糧，分給眾人。香香公主這時想起了她養著的那頭小鹿，不知有沒有吃飽，抬起了頭，望著天邊癡想，突然叫道：「姊姊，你看。」霍青桐順著她手指望去，只見半空中有一個黑點，一動不動的停在那裡，問道：「那是什麼？」香香公主道：「是一頭鷹，我瞧著它從這裡飛過去，怎麼忽然在半空中停住不動了。」霍青桐道：「你別眼花了吧？」香香公主道：「不會，我清清楚楚瞧著這鷹飛過去的。」陳家洛道：「倘若不是鷹，那麼這黑點是什麼？但如是鷹，怎麼能在空中停著不動？這倒奇了。」三人望了一會，那黑點突然移動，漸近漸大，轉眼間果然是一頭黑鷹從頭頂掠過。香香公主緩緩舉起手來，理一下被風吹亂了的頭髮。陳家洛望著她晶瑩如玉的白手，在雪白的衣襟前橫過，忽然省悟，對霍青桐道：「你看她的手！」霍青桐瞧了瞧妹子的手，道：「喀絲麗，你的手真是好看。」香香公主微微一笑。陳家洛笑道：「她的手當然好看，可是你留意到了嗎？她的手因為很白，在白衣前面簡直分不出什麼是手，什麼是衣服。」霍青桐道：「嗯？」香香公主聽他們談論自己的手，不禁有點害羞，眼睛低垂的靜聽。陳家洛道：「那只鷹是停在一座白色山峰的頂上啊！」霍青桐叫了起來：「啊！不錯，不錯。那邊的天白得像羊乳，這高峰一定也是這顏色，遠遠望去就見不到了。」陳家洛喜道：「正是。那鷹是黑色的，所以就看得清清楚楚。」香香公主這才明白，他們談的原來是那古城，問道：「咱們怎麼去呢？」霍青桐道：「得好好想一想。」取出地圖來又看了好一回，道：「等太陽再偏西，倘若那真是一座山峰，必有影子投在地上，就能算得出去古城的路程遠近。」陳家洛道：「可別露出形跡，要教這些壞蛋猜測不透。」霍青桐道：「不錯，咱們假裝是談這條狼。」陳家洛提過一條死狼，三人圍坐著商量，手中不停，指一下死狼鼻子，又拔一根狼毛細細觀察，拉開狼嘴來瞧它牙齒。日頭漸漸偏西，大漠西端果然出現了一條黑影，這影子越來越長，像一個巨人躺在沙漠之上。三人見了，都是喜動顏色。霍青桐在地下畫了圖形計算，說道：「這裡離那山峰，大約是二十里到二十二里。」一面說，一面將死狼翻了個身。陳家洛把一條狼腿拿在手裡，撥弄利爪，道：「咱們如再有一匹馬，加上那白馬，三人當能一口氣急衝二十幾里。」霍青桐道：「你想法兒讓他們心甘情願的放咱們出去。」陳家洛道：「好，我來試試。」隨手用短劍剖開死狼肚子。張召重和關東三魔見他們翻來翻去的細看死狼，不住用回語交談，很是納悶。張召重道：「這死狼有什麼古怪？陳當家的，你們商量怎生給它安葬嗎？」陳家洛登時靈機一動，道：「我們是在商量如何脫險。你瞧，這狼肚子裡什麼東西也沒有。」張召重道：「這狼肚子餓了，所以要吃咱們。」關東三魔聽著都笑了起來。哈合台道：「我們上次遇到狼群，躲在樹上，群狼在樹下打了幾個轉，便即走了。這一次卻耐心真好，圍住了老是不走。」滕一雷道：「上次幸得有黃羊駱駝引開狼群。這當兒只怕周圍數百里之內，什麼野獸都給這些餓狼吃了個乾淨，只剩下我們這一夥。」陳家洛道：「這些狼肚裡空成這個樣子，只要有一點東西是可以吃的，哪裡還肯放過？」張召重道：「你瞧這死狼瞧了半天，原來發見的是這麼一片大道理。」陳家洛道：「要逃出險境，只怕就得靠這道理。」關東三魔同時跳起身來，走近來聽。張召重忙問：「陳當家的有什麼好法子？」陳家洛道：「大家在這裡困守，等到樹枝燒完，又去採集，可是總有燒完的時候，那時七個人一齊送命，是不是？」張召重與關東三魔都點了點頭。陳家洛道：「咱們武林中人，講究行俠仗義，捨身救人。此刻大夥同遭危難，只要有一個人肯為朋友賣命，騎馬衝出，狼群見這裡有火，不敢進來，見有人馬奔出，自然一窩蜂的追去。那人把狼群引得越遠越好，其餘六人就得救了。」張召重道：「這個人卻又怎麼辦？」陳家洛道：「他要是僥倖能遇上清兵回兵大隊人馬，就逃得了性命。否則為救人而死，也勝於在這裡大家同歸於盡。」滕一雷道：「法子是不錯，不過誰肯去引開狼群？那可是有死無生之事。」陳家洛道：「滕大哥有何高見？」滕一雷默然。哈合台道：「咱們來拈鬮，拈到誰，誰就去。」張召重正在想除此之外，確無別法，聽到哈合台說拈鬮，心念一動，忙道：「好，大家就拈鬮。」陳家洛本想自告奮勇，與霍青桐姊妹三人衝出，卻聽他們說要拈鬮，如再自行請纓，只怕引起疑心，說道：「那麼咱五人拈吧，兩位姑娘可以免了。」顧金標道：「大家都是人，幹麼免了？」哈合台道：「男子漢大丈夫，不能保護兩個姑娘，已是萬分羞愧，怎麼還能讓姑娘們救咱們出險？我寧可死在餓狼口裡，否則就是留下了性命，終身也教江湖上朋友們瞧不起。」滕一雷卻道：「雖然男女有別，但男的是一條命，女的也是一條命。除非不拈鬮，要拈大家都拈。」他想多兩個人來拈，自己拈到的機會就大為減少。顧金標對霍青桐又愛又恨，心想你這美人兒大爺不能到手，那麼讓狼吃了也好。四人望著張召重，聽他是何主意。張召重已想好計謀，知道決計不會輪到自己，心想：「這兩個美人兒該當保全，一個是皇上要的，另一個我自己為什麼不要？」當下昂然說道：「大丈夫寧教名在身不在。張某是響噹噹的男子漢，豈能讓娘兒們救我性命？」滕顧二人見他說得慷慨，不便再駁。顧金標道：「好，就便宜了這兩個娘兒。」滕一雷道：「我來作鬮！」俯身去摘樹枝。

　　張召重道：「樹枝易於作弊。用銅錢作鬮為是。」從袋裡摸出十幾枚制錢，挑了五枚同樣大小的，其餘的放回袋裡，說道：「這裡是四枚雍正通寶，一枚順治通寶，各位請看，全是一樣大小。」滕一雷逐一檢視，見無異狀，說道：「誰摸中順治通寶，誰就出去引狼。」張召重道：「正是如此。滕大哥，放在你袋裡吧。」滕一雷把五枚銅錢放入袋內。

　　張召重道：「哪一位先摸？」他眼望顧金標，見他右手微抖，笑道：「顧二哥莫怕。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先摸！」伸手到滕一雷袋裡，手指一捏，已知厚薄，拈了一枚雍正通寶出來，笑道：「可惜，我做不成英雄了。」張開右掌，給四人看了。原來四枚雍正通寶雖與順治通寶一般大小，但那是雍正末年所鑄，與順治通寶所鑄的時候相差了八十年左右。順治通寶在民間多用了八十年，磨損較多，自然要薄一些。只是厚薄相差甚微，常人極難發覺。張召重在武當門中練芙蓉金針之前，先練錢鏢。錢鏢的準頭手勁，與銅錢的輕重大小極有關係，他手上銅錢捏得熟了，手指一觸，立能分辨。其次是陳家洛摸，他只想摸到順治通寶，便可帶了二女脫身，哪知不如人願，卻摸到一枚雍正通寶。張召重道：「顧二哥請摸吧。」顧金標拾起虎叉，嗆啷啷一抖，大聲道：「這枚順治通寶，注定是要我們兄弟三人拿了，這中間有弊！」張召重道：「各憑天命，有什麼弊端？」顧金標道：「錢是你的，又是你第一個拿，誰信你在錢上沒做記號。」張召重鐵青了臉道：「那麼你拿錢出來，大家再摸過。」顧金標道：「各人拿一枚制錢出來，誰也別想冤誰。」張召重道：「好吧！死就死啦，男子漢大丈夫，如此小氣。」

　　滕一雷把袋裡所剩的三枚制錢拿出來還給張召重，另外又取出一枚雍正通寶，顧哈兩人拿出來的也都是雍正通寶。其時上距雍正不遠，民間所用制錢，雍正通寶遠較順治通寶為多。陳家洛道：「我身邊沒帶銅錢，就用張大哥這枚吧。」張召重道：「畢竟是陳當家的氣度不同。四枚雍正通寶已經有了，順治通寶就用這一枚。顧老二，你說成不成？」顧金標怒道：「不要順治通寶！銅錢上順治、雍正，字就不同，誰都摸得出來。」其實要在頃刻之間，憑手指撫摸而分辨錢上所鑄小字，殊非易事，顧金標雖然明知，卻終不免懷疑，又道：「你手裡有一枚雍正通寶是白銅的，其餘四枚都是黃銅的，誰拿到白銅的就是誰去。」張召重一楞，隨即笑道：「一切依你！只怕還是輪到你去餵狼。」手指微一用力，已把白銅的銅錢捏得微有彎曲，和四枚黃銅的混在一起。顧金標怒道：「要是輪不到你我，咱倆還有一場架打！」張召重道：「當得奉陪。」隨手把五枚制錢放在哈合台袋裡，說道：「你們三位先拿，然後我拿，最後是陳當家的拿。這樣總沒弊了吧？」他自忖：「即使只留下兩枚，我也能拿到黃銅的。這姓陳的小子很驕傲，不會跟我爭先恐後。」他這麼說，關東三魔自無異言。滕一雷道：「老四，你先摸吧。」哈合台道：「老大還是你先來。」張召重笑道：「先摸遲摸都是一樣，毫無分別。」關東三魔見他在生死關頭居然仍是十分鎮定，言笑自若，也不禁佩服他的勇氣。哈合台伸手入袋，霍青桐忽以蒙古話叫道：「別拿那枚彎的。」哈合台一怔，第一枚摸到的果然有點彎曲，忙另拿一枚，取出一看，正是黃銅的。

　　原來五人議論之時，霍青桐在旁冷眼靜觀，察覺了張召重潛運內力捏彎銅錢。她見關東三魔中哈合台為人最為正派，先前顧金標擒住了她要橫施侮辱，哈合台曾力加阻攔，這次又是他割斷她手腳上的繩索，因此以蒙古話示警報德。第二個是顧金標摸。哈合台用遼東黑道上的黑話叫道：「扯抱（別拿）轉圈子（彎的東西）。」顧滕兩人側目怒視張召重，心想：「你這傢伙居然還是做了手腳。」既知其中機關，自然都摸到了黃銅製錢。陳家洛與張召重先聽霍青桐說了句蒙古話，又聽哈合台說了句古里古怪的話，什麼「扯抱轉圈子」，不知是什麼意思，臉上都露出疑惑之色。陳家洛眼望霍青桐，香香公主搶著道：「別拿那枚彎的。」霍青桐也用回語道：「白銅的制錢已給這傢伙捏彎了。」陳家洛心道：「我們正要找尋借口離去。現下輪到這奸賊去摸，他定會拿了不彎的黃銅製錢，留下白銅的給我。我義不容辭的出去引狼，她們姊妹就跟我走。我們顯得被迫離開，決不會引起疑心。」張召重心想：「這次你被狼果腹，死了也別怨我。」便要伸手到哈合台袋中。陳家洛忽見顧金標目光灼灼的望著霍青桐，心中一凜：「只怕他們用強，不讓兩姊妹和我一起走，那可糟了。」這時張召重的手已伸入袋口，陳家洛再無思索餘地，叫道：「你拿那枚彎的吧，不彎的留給我。」

　　張召重一怔，將手縮了回來，道：「什麼彎不彎的？」陳家洛道：「袋裡還有兩枚制錢，一枚已給你捏彎了，我要那枚不彎的。」一伸手，已從哈合台袋裡把黃銅製錢摸了出來，笑道：「你作法自斃，留下白銅的給你自己！」張召重臉色大變，長劍出鞘，喝道：「說好是我先摸，怎麼你搶著拿？」一劍「春風拂柳」，向陳家洛頸中削去。

　　陳家洛頭一低，右手雙指戳他頸側「天鼎穴」。張召重竟不退避，回劍斜撩，一招「斜陽一抹」，反削他手指。陳家洛也不躲縮，手腕翻處，右手小指與拇指中暗挾著的短劍抖將上來，噹的一聲，已把敵劍攔腰削斷，短劍乘勢直送，張召重只覺寒氣森森，青光閃閃，寶劍直逼面門。他面臨凶險，仍欲危中取勝，左手五指突向陳家洛雙目抓去，這一招勢道凌厲無比。陳家洛舉左臂一擋，短劍下刺敵人小腹。這麼緩得一緩，張召重已化解了險招，反身一躍，退出三步。關東三魔與霍青桐見兩人這幾下快如閃電，招招間不容髮，不禁駭然。陳家洛乘勢進逼，猱身直上。張召重手中沒了兵器，半截長劍突向霍青桐擲去。陳家洛怕她病中無力，不能閃避，如箭般斜身射出，擋在她面前，伸手在劍柄上一擊，半截長劍落在地下。哪知張召重這一下卻是聲東擊西，一將他誘到霍青桐身邊，立即縱到香香公主身旁，拿住她雙手，轉身喝道：「快出去！」陳家洛一呆，停了腳步。張召重叫道：「你不出去，我把她丟出去餵狼！」將香香公主提起來打了個圈子，只要一鬆手，她立即飛入狼群。這一下變起倉卒，陳家洛只覺一股熱血從胸腔中直衝上來，腦中一亂，登時沒了主意。張召重又叫：「你快騎馬出去，把狼引開！」陳家洛知道這奸賊心狠手辣，說得出做得到，處此情勢之下，只得解開白馬韁繩，慢慢跨上。張召重又提著香香公主轉了個圈子，叫道：「我數到三，你不出火圈，我就拋人。一——二——三！」他「三」字一出口，只見兩騎馬衝出火圈。

　　原來霍青桐乘三魔一齊注視陳張兩人之際，已割斷韁繩，跨上馬背，手中揮動火把，縱馬衝出，心想：「他先前為我拚命而入狼群，現下我為他捨身。我也不去什麼古城，讓餓狼在大漠中將我咬成碎片，一了百了。但願他和喀絲麗得脫危難，終身快樂。」就在此時，陳家洛也縱馬出了火圈。關東三魔齊聲驚叫，陳家洛已揪住兩頭撲上來的餓狼頭頸，右腿在白馬頸側一推，左腿在馬腹上一捺，那馬靈敏異常，立即回頭轉身。陳家洛腳尖在馬項下輕輕一點，那馬一聲長嘶，四足騰空，躍入火圈。陳家洛大喝聲中，將兩頭惡狼向張召重擲去。張召重眼見兩狼張牙舞爪的迎面撲到，只得放下香香公主，縮身閃避。陳家洛兩把圍棋子雙手齊發，俯身伸臂，攬住香香公主的纖腰，雙腿一挾，那白馬又騰空竄出火圈。張召重反手猛劈，將一頭狼打得翻了個身，向前俯身急衝，陳家洛匆忙中所發的圍棋子本沒準頭，都給他避了開去。張召重這一衝守中帶攻，左手一把抓住白馬馬尾，用力後拉，要把白馬硬生生拉回。但他身子凌空，無從借力，那白馬又力大異常，向前猛竄之際，反將他身子拖得揚了起來，帶出火圈。他雙腿後挺，一個觔斗正待翻上馬背，再行搶奪香香公主，忽覺背後風生，知道不妙，半空中疾忙換勢反躍，又倒翻一個觔斗。陳家洛短劍向他後心刺出，只道必定得手，哪知此人武功實在高強，身在空中，於千鈞一髮之際仍能扭轉身軀，只見他右足在一頭餓狼頭上一點，躍回了火圈。

　　霍青桐揮舞著火把，早已深入狼群。陳家洛縱馬追去，但見有惡狼撲上，都被他短劍一揮，不是刺中咽喉，就是削去了尖嘴，真如砍瓜切菜，爽脆無比。兩騎馬不一刻已衝出狼群，向西疾馳，眾狼不捨，隨後趕來。

　　兩匹馬奔跑比群狼迅速得多，轉瞬就把狼群拋在數里之外。要知衝出狼群不難，難的是在如何擺脫這些餓狼窮日累夜、永無休止的追逐。三人暫脫於難，狂喜之下，情不自禁的擁在一起。霍青桐隨即臉上一紅，輕輕推開陳家洛手臂，縱馬向西疾奔。二騎三人奔行不久，山石漸多，道路曲折，空中望去山峰不遠，地面行走路程卻長。直跑到天黑，那白色山峰才巍然聳立在前。霍青桐道：「據圖中所繪，古城環繞這山峰而建，看來此去不過十多里了！」三人下馬休息，取水給馬飲了。陳家洛不住撫摸白馬的鬣毛，心想若不是得此駿馬之力，自己雖能衝出，香香公主仍在奸賊之手，那麼自己也必不忍離去，勢非重回火圈不可。霍青桐想起適才和陳家洛擁抱，臉上又是一陣發燒，此刻三人相聚，心中自也消了先前要以死相報的念頭。三人休息片刻，馬力稍復，狼群之聲又隱隱可聞。陳家洛道：「走吧！」躍上了另一匹馬。霍青桐望了他一眼，明白他的用意，於是與妹子合乘白馬，再向西行。夜涼如水，明月在天，雪白的山峰皎潔如玉。香香公主望著峰頂，道：「姊姊，我想山頂上一定有仙人，你說有嗎？」霍青桐右手提韁，左手摟著她，笑道：「咱們去瞧瞧吧，不知是男仙還是女仙。」談笑之間，山峰的影子已投在他們身上。三人仰望峰巔，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陳家洛心道：「古人說：高山仰止。咱三人大難不死，這時尤感山川之美。」山峰雖似觸手可及，但最後這幾里路竟是十分的崎嶇難行。此處地勢與大漠的其餘地方截然不同，遍地黃沙中混著粗大石礫，丘壑處處，亂巖嶙嶙，坐騎幾無落蹄之處，行得數里，一眼望去，山道竟有十數條之多，不知哪一條才是正路。陳家洛道：「這麼許多路，怪不得人們要迷路了。」霍青桐取出地圖，在月光下看了一會，說道：「圖中說，入古城的道路是『左三右二』。」陳家洛問道：「什麼叫做『左三右二』？」霍青桐道：「圖上也沒說明白。」

　　猛聽得萬狼齊嗥，淒厲曼長，聲調哀傷。三人都是毛骨悚然。香香公主道：「它們哭得這樣傷心，不知為了什麼？」陳家洛笑道：「想來是為了肚子餓。」霍青桐道：「這時已當子夜，群狼停下來對月嗥叫，只待叫聲一停，立即發性狂追。咱們快找路進去。」陳家洛道：「這裡左邊有五條路，圖上說『左三右二』，那麼就走第三條路。」霍青桐道：「倘若前面是絕路，再退回來就來不及了。」陳家洛道：「那麼咱三人死在一起！」香香公主道：「好，姊姊，咱們走吧。」霍青桐聽得「三人死在一起」這句話，胸口一陣溫暖，眼眶中忽然濕了，一提馬韁，從第三條路上走了進去。路徑愈走愈狹，兩旁山石壁立，這條路顯是人工鑿出來的，走了一陣，右邊出現三條岔路。霍青桐大喜，道：「得救啦，得救啦。」三人精神大振，催馬走上第二條路。只是道路不知已有多少年無人行走，有些地方長草比人還高，有些地方又全被沙堆阻塞，三人下馬牽引，才將馬匹拉過沙堆。陳家洛隨手搬過幾塊岩石，放在沙堆之上，阻擋群狼的追勢。行不到里許，前面左邊又是三條歧路。香香公主忽然驚叫一聲，原來路口有一堆白骨。陳家洛下馬察看，辨明是一個人和一頭駱駝的骸骨，歎道：「這人定是彷徨歧途，難以抉擇，以致暴骨於斯。」三人從第三條路進去，這時道路驟陡，一線天光從石壁之間照射下來，只覺陰氣森森，寒意逼人。不多時路旁又現一堆白骨，骸骨中光亮閃耀，竟是許多寶石珠玉。霍青桐道：「這人拿到了這麼多珠寶，可是終究沒能出去。」陳家洛道：「我們走的是正路，尚且時時見到骸骨，錯路上只怕更是白骨纍纍了。」香香公主道：「咱們出來時誰也不許拿珠寶，好嗎？」陳家洛笑道：「你怕那些鬼不讓咱們出來，是不是？」香香公主道：「你答應我吧！」陳家洛聽她柔聲相求，忙道：「我一定不拿珠寶，你放心好啦。」心想：「有你姊妹二人相伴，全世界的珍寶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突然又暗自慚愧：「我為什麼想的是姊妹二人？」三人高低曲折的走了半夜，天色將明，人困馬乏。霍青桐道：「歇一會吧。」陳家洛道：「索性找到房子之後，放心大睡。」霍青桐點點頭。行不多時，陡然間眼前一片空曠，此時朝陽初升，只見景色奇麗，莫可名狀。一座白玉山峰參天而起，峰前一排排的都是房屋。千百所房屋斷垣剩瓦，殘破不堪，已沒一座完整，但建築規模恢宏，氣象開廓，想見當年是一座十分繁盛的城市。一眼望去，高高矮矮的房子櫛比鱗次，可是聲息全無，甚至雀鳥啾鳴之聲亦絲毫不聞。三人從沒見過如此奇特可怖的景象，為這寂靜的氣勢所懾，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隔了半晌，陳家洛當先縱馬進城。

　　這地方極是乾燥，草木不生，屋中物品雖然經歷了不知多少年月，但大部仍然完好。三人走進最近的一所房屋。香香公主見廳上有一雙女人的花鞋，色澤仍是頗為鮮艷，輕輕喊了一聲，想拿起來細看，哪知觸手間登時化為灰塵，不由得嚇了一跳。陳家洛道：「這地方是個盆地，四周高山拱衛，以致風雨不侵，千百年之物仍能如此完好，實是罕見罕聞。」三人沿路只見遍地白骨，刀槍劍戟，到處亂丟。陳家洛道：「故事中說這古城是被天降黃沙所埋，看情形完全不像。」霍青桐道：「是啊！哪有沙埋的痕跡？倒像是經過了一場大戰，全城居民都給敵人殺光一般。」香香公主道：「城外千百條岔道，如果不知秘訣，任誰都要迷路。敵人不知怎麼進來的。」霍青桐道：「那定是有奸細了。」走進一所房子，取出地圖放在桌上，伏身細看。那知桌已朽爛，外形雖仍完整，她雙臂一壓，立即垮倒。霍青桐拾起地圖，看了一會，道：「這些屋子已如此朽壞，只怕禁不起狼群的撲擊。」指著圖中一處道：「這是城子中心，又畫著這許多記號，多半是個重要所在，如是宮殿堡壘，建築一定牢固。咱們到那裡去避狼吧。」陳家洛道：「好！」三人循著圖中所畫道路，向前走去。城中道路也是曲折如迷宮，令人眼花繚亂，如不是有圖指示，也真走不出來。走了小半個時辰，來到圖中所示中心，三人不禁大失所望，原來便是玉 峰山腳，卻哪裡有什麼宮殿堡壘。只是玉峰近看尤其美麗，通體雪白，瑩光純淨，做玉匠的只要找到小小的一塊白玉，已然終身吃著不盡，哪知這裡竟有這樣一座白玉山峰。三人抬頭仰望，只覺心曠神怡，萬慮俱消，暗暗讚歎造物之奇。一片寂靜之中，遠處忽然傳來隱隱的狼嗥，香香公主驚叫起來：「狼群來啦！難道惡狼也有地圖？這真奇了。」陳家洛笑道：「惡狼的鼻子就是地圖。咱們走過的地方留下了氣息，群狼跟著追來，永遠錯不了。」霍青桐笑道：「你身上這麼香，別說是狼，就是人，也能跟著來……」話說到一半，突然指著地圖，對陳家洛道：「你瞧，這明明是山峰，怎麼裡面還畫了許多路？」陳家洛看了，道：「難道山峰裡面是空的，可以進去？」霍青桐道：「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原因……怎樣進去呢？」細看圖上文字解釋，用漢語輕輕讀了出來：「如欲進宮，可上大樹之頂，向神峰連叫三聲：『愛龍阿巴生』！」香香公主道：「愛龍阿巴生，哪是什麼？」霍青桐道：「是句暗號吧，可是哪裡有什麼大樹了？」聽狼嗥之聲又近了些，說道：「進屋躲起來吧！」三人轉過身來，回頭向就近的屋子奔去。陳家洛跨出兩步，忽見地下凸起一物，形狀有異，俯身看時，盤根錯節，卻是個極大的樹根，叫道：「大樹在這裡！」兩姊妹走過來看。香香公主道：「那株大樹只剩下這個樹根。」霍青桐道：「爬到樹頂一叫，宮門就開，那宮殿必在山峰之內。難道這句話真是符咒，有什麼仙法不成？」

　　香香公主一向相信神仙，忙道：「仙法當然是有的。」陳家洛笑道：「那時候山峰裡有人，一聽見暗號，推動裡面機關，山峰上就現出洞口來。」香香公主歎道：「過了這許多年，裡面的人一定都死啦。」仰望山峰，忽道：「只怕洞門就在那邊。你們瞧，上面不是有鑿出來的踏腳麼？」陳家洛和霍青桐也都見到了山峰上有斧鑿痕跡，都十分喜歡。陳家洛道：「我上去瞧瞧。」右手握了短劍，凝神提氣，往峭壁上奔去，上得丈餘，舉劍戳入玉峰，一借力，再奔上丈餘，已到踏腳的所在。霍青桐和香香公主齊聲歡呼。陳家洛向下揮了揮手，察看峰壁，洞口的痕跡很是明顯，只是年深月久，洞口已被沙子堵塞。他左手緊抓峰壁上一塊凸出的玉巖，右手用短劍撥去沙子，將洞旁碎塊玉石一塊塊抽出來，拋向下面，不多一刻，抽空的洞口已可容身。他爬進去坐下。從懷中拿出點穴珠索，解開了一條條接將起來，懸掛下去。霍青桐將珠索縛在妹子腰上。陳家洛雙手交互拉扯，把她慢慢提起。快提到洞口，香香公主忽然驚呼。陳家洛左手向上一揮，將她提近身來，右手伸去，攬住了她纖腰，安慰道：「別怕，到啦！」香香公主臉色蒼白，叫道：「狼！狼！」陳家洛向下望時，只見七八頭惡狼已衝到峰邊，霍青桐揮舞長劍，竭力抵拒。那白馬振鬣長嘶，向古城房屋之間飛馳而去。陳家洛忙從洞口抽下幾塊玉石，居高臨下，用重手法將霍青桐身邊的幾頭狼打得四散奔逃，隨即掛下珠索。霍青桐怕自己病後虛弱，無力握繩，於是劍交左手，繼續揮動，右手把珠索縛在腰裡，叫道：「好啦！」陳家洛用力一扯，霍青桐身子飛了起來。兩頭餓狼向上猛撲，霍青桐長劍一揮，削下一個狼頭，另一頭狼卻咬住了她靴子不放。香香公主嚇得大叫。霍青桐在空中彎腿把狼拉近，又是一劍把狼攔腰斬為兩截，上半截狼身仍是連著皮靴一起拉上。

　　陳家洛扶她坐下，去拉半截死狼，竟拉之不脫，忙問：「沒咬傷麼？」霍青桐皺眉道：「還好。」從他手中接過短劍，切斷狼嘴，只見兩排尖齒深陷靴中，破孔中微微滲出血來。香香公主道：「姊姊，你腳上傷了。」幫她脫去靴子，撕下衣襟裹傷。陳家洛掉轉了頭，不敢看她赤裸的腳。香香公主裹好傷後，指著下面數千頭在各處房屋中亂竄的狼大罵：「你們這些壞東西，咬痛了姊姊的腳，我再不可憐你們啦。」陳家洛和霍青桐都不禁微笑，轉頭向山洞內望去，黑沉沉的什麼也瞧不見。霍青桐取出火折一晃，嚇了一跳，原來下去到地總有十七八丈高，峰內地面遠比外面的為低。陳家洛道：「這洞久不通風，現在還下去不得。」過了好一會，料想洞內穢氣已大部流出，陳家洛道：「我先下去瞧瞧。」霍青桐道：「下去之後，再上來可不容易了。」

　　陳家洛微笑道：「不能上來，也就算了。」霍青桐臉上一紅，目光不敢和他相接。陳家洛把珠索一端在山石上縛牢，沿著索子溜下，繩索盡處離地還有十丈左右，沿壁又溜數丈，輕飄飄的縱下地來，著地處甚為堅實。他伸手入懷去摸火折，才想起昨日與顧金標在狼群中賭命之時已把火折點完，仰首大叫：「有火折麼？」霍青桐取出擲下。他接住晃亮，火光下只見四面石壁都是晶瑩白玉，地下放著幾張桌椅，伸手在桌上一按，桌子居然仍是堅牢完固，原來山洞密閉，不受風侵，是以洞中物事並不朽爛。他折下椅子一隻腳點燃起來，就如一個火把。霍青桐姊妹一直望著下面，見火光忽強，又聽陳家洛叫道：「下來吧！」霍青桐道：「妹妹，你先下去！」香香公主拉著繩索慢慢溜下，見陳家洛張開雙臂站在下面，眼睛一閉就跳了下去，隨即感到兩條堅實的臂膀抱住了自己，再把自己輕輕放在地下。接著霍青桐也跳了下來，陳家洛抱著她時，只把她羞得滿臉飛紅。這時峰外群狼的嗥叫隱隱約約，已不易聽到。陳家洛見白玉壁上映出三人影子，自己身旁是兩位絕世美女，經玉光一照，尤其明艷不可方物，但三人深入峰腹，吉凶禍福，殊難逆料，生平遭遇之奇，實以此時為最了。

　　香香公主見峰內奇麗，欣喜異常，拿起燃點的椅腳，逕向前行。陳家洛又折了七條椅腳捧在手裡。三人走過了長長一條甬道，前面山石阻路，已到盡頭。陳家洛心中一震，暗想：「難道過去沒通道了麼？進退不得，如何是好？」只見盡頭處閃閃生光，似有一堆黃金，走近看時，卻是一副黃金盔甲，甲冑中是一堆枯骨。那副盔甲打造得十分精緻。香香公主道：「這人生前定是個大官貴族。」霍青桐見胸甲上刻著一頭背生翅膀的駱駝，道：「這人或許還是個國王或者是王子呢。聽說那些古國中，只有國王才能以飛駱駝作徽記。」陳家洛道：「那就像中土的龍了。」從香香公主手中接過火把，在玉壁上察看有無門縫或機關的痕跡，火把剛舉起，就見金甲之上六尺之處，有一把長柄金斧插在一個大門環裡。霍青桐喜道：「這裡有門。」陳家洛將火把交給了她，去拔金斧，但門環上的鐵銹已銹住斧柄，取不出來。他拔出短劍，刮去鐵銹，雙手拔出金斧，入手甚是沉重，笑道：「如果這柄金斧是他的兵器，這位國王陛下膂力倒也不小。」石門上下左右還有四個門環，均有兩尺多長的粗大鐵鈕扣住，他削去鐵銹，將鐵鈕一一掀起，抓住門環向裡一拉，紋絲不動，於是雙手撐門，用力向外推去，玉石巨門嘰嘰發聲，緩緩開了。這門厚達丈許，那裡像門，直是一塊巨大的岩石。三人對望了一眼，臉上均露欣喜之色。陳家洛右手高舉火把，左手拿劍，首先入門，一步跨進，腳下喀喇一聲，踏碎了一堆枯骨。他舉火把四周照看，見是一條僅可容身的狹長甬道，刀劍四散，到處都是骸骨。

　　霍青桐指著巨門之後，道：「你瞧！」火光下只見門後刀痕纍纍，斑駁凹凸。陳家洛駭然道：「這裡的人都給門外那國王關住了。他們拚命想打出來。可是門太厚，玉石又這麼堅硬。」霍青桐道：「就算他們有數十柄這般鋒利的短劍，也攻不破這座小山般的玉門。」陳家洛道：「他們在這裡一定想盡了法子，最後終於一個個絕望而死……」香香公主道：「別說啦！別說啦！」只覺這情景實在太慘，不忍再聽。陳家洛一笑，住口不說了。霍青桐道：「那國王怎麼盡守在門外不走，和他們同歸於盡？這可令人想不透了。」拿出地圖一看，喜道：「走完甬道，前面有大廳大房。」三人慢慢前行，跨過一堆堆白骨，轉了兩個彎，前面果然出現一座大殿。走到殿口，只見大殿中也到處都是骸骨，刀劍散滿了一地，想來當日必曾有過一場激戰。香香公主歎道：「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惡鬥？大家太太平平、高高興興的過日子不好嗎？」三人走進大殿，陳家洛突覺一股極大力量拉動他手中短劍，噹的一聲，短劍竟爾脫手，插入地下。同時霍青桐身上所佩長劍也掙斷佩帶，落在殿上。三人嚇了一大跳。霍青桐俯身拾劍，一彎腰間，忽然衣囊中數十顆鐵蓮子嗤嗤嗤飛出，錚錚連聲，打在地下。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陳家洛左手將香香公主一拖，與霍青桐同時向後躍開數步，雙掌一錯，凝神待敵，但向前望去，全無動靜。陳家洛用回語叫道：「晚輩三人避狼而來，並無他意，冒犯之處，還請多多擔待。」隔了半晌，無人回答。陳家洛心想：「這裡主人不知用什麼功夫，竟將咱們兵刃憑空擊落，更能將她囊中鐵蓮子吸出。如此高深的武功別說親身遇到，連聽也沒聽見過。」又高聲叫道：「請貴主人現身，好讓晚輩參見。」只聽大殿後面傳來他說話的回聲，此外更無聲息。霍青桐驚訝稍減，又上前拾劍，哪知這劍竟如釘在地上一般，費了好大的勁才拾了起來，一個沒抓緊，又是噹的一聲被地下吸了回去。陳家洛心念一動，叫道：「地底是磁山。」霍青桐道：「什麼磁山？」陳家洛道：「到過遠洋航海的人說，極北之處有一座大磁山，能將普天下懸空之鐵都吸得指向南方。他們飄洋過海，全靠羅盤指南針指示方向。鐵針所以能夠指南，就由於磁山之力。」霍青桐道：「這地底也有座磁山，因此把咱們兵刃暗器都吸落了？」陳家洛道：「多半如此，再試一試吧。」他拾起短劍，和一段椅腳都平放於左掌，用右手按住了，右手一鬆，短劍立即射向地下，斜插入石，木頭的椅腳卻絲毫不動。陳家洛道：「你瞧，這磁山的吸力著實不小。」拾起短劍，緊緊握住，說道：「黃帝當年造指南車，在迷霧中大破蚩尤，就在明白了磁山吸鐵的道理。古人的聰明才智，令人景崇無已。」她姊妹不知黃帝的故事，陳家洛簡略說了。霍青桐走得幾步，又叫了起來：「快來，快來！」陳家洛快步過去，見她指著一具直立的骸骨。骸骨身上還掛著七零八落的衣服，骨格形狀仍然完整，骸骨右手抓著一柄白色長劍，刺在另一具骸骨身上，看來當年是用這白劍殺死了那人。霍青桐道：「這是柄玉劍！」陳家洛將玉劍輕輕從骸骨手中取過，兩具骸骨支撐一失，登時喀喇喇一陣響，垮作一堆。那玉劍刃口磨得很是鋒銳，和鋼鐵兵器不相上下，只是玉質雖堅，如與五金兵刃相碰，總不免斷折，似不切實用。接著又見殿中地下到處是大大小小的玉製武器，刀槍劍戟都有，只是形狀奇特，與中土習見的迥然不同。陳家洛正自納罕，霍青桐忽道：「我知道啦！」微微一頓，道：「這山峰的主人如此處心積慮，佈置周密。」陳家洛道：「怎麼？」霍青桐道：「他仗著這座磁山，把敵人兵器吸去，然後命部下以玉製兵器加以屠戮。」香香公主指著一具具鐵甲包著的骸骨，叫道：「瞧呀！這些攻來的人穿了鐵甲，更加被磁山吸住，爬也爬不起來了。」見姊姊還在沉思，道：「這不是很清楚了嗎？還在想什麼呀？」霍青桐道：「我就是不懂，這些手拿玉刀之人既然殺了敵人，怎麼又都一個個死在敵人身旁？」陳家洛也早就在推敲這個疑團，一時難以索解。霍青桐道：「到後面去瞧瞧。」香香公主道：「姊姊，別去啦！」霍青桐一怔，見她臉現惻然之色，伸手挽住她臂膀，道：「別怕！那邊或許沒死人了。」

　　走到大殿之後，見是一座較小的殿堂，殿中情景卻尤為可怖，數十具骸骨一堆堆相互糾結，骸骨大都直立如生時，有的手中握有兵刃，有的卻是空手。陳家洛道：「別碰動了！如此死法，定有古怪原因。」霍青桐道：「這些人大都是你砍我一刀，我打你一拳，同時而死。」陳家洛道：「武林中高手相搏，如果功力悉敵，確是常有同歸於盡的。但這許多人個個如此，可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三人繼續向內，轉了個彎，推開一扇小門，眼前突然大亮，只見一道陽光從上面數十丈高處的壁縫裡照射進來。陽光照正之處，是一間玉室，看來當年建造者依著這道天然光線，在峰中度准位置，開鑿而成。

　　三人突見陽光，雖只一線，也大為振奮。石室中有玉床、玉桌、玉椅，都雕刻得甚是精緻，床上斜倚著一具骸骨。石室一角，又有一大一小的兩具骸骨。

　　陳家洛熄去火把，道：「就在這裡歇歇吧。」取出乾糧清水，各自吃了一些。霍青桐道：「那些餓狼不知在山峰外要等到幾時，咱們跟它們對耗，糧食和水得盡量節省。」三人數日來從未鬆懈過一刻，此時到了這靜室之中，不禁睏倦萬分，片刻之間，都在玉椅上沉沉睡去了。

## 第17回　為民除害方稱俠　抗暴蒙污不愧貞

　　張召重與關東三魔見狼群一窩蜂般疾追陳家洛等三人而去，雖覺兩個如花美女膏於狼吻未免可惜，但自身得脫大難，卻也不勝慶幸。四人坐下休息，烤食火圈中的死狼。顧金標見樹枝又將燒盡，懶得去採，把狼糞撥在火裡，添火燒烤狼肉。過不多時，一柱黑煙沖天而起，雖經風吹，仍是裊裊不散。正在飽餐狼肉之際，忽然東邊又是塵頭大起。四人見狼群又來，忙去牽馬。這時只剩下了兩匹馬，都是關東三魔帶來的。張召重伸手挽住一匹馬的韁繩，哈合台縱身撲到，搶住韁繩，喝問：「你想幹麼？」張召重揮掌正待打出，見滕一雷和顧金標都挺兵刃逼上前來。他長劍已被陳家洛削斷，手中沒了兵刃，急中使詐，叫道：「忙什麼？那又不是狼！」關東三魔回頭一望，張召重已翻身上了馬背。他一瞥之下，見煙塵滾滾中竟是大群駝羊，並無餓狼蹤跡，隨口撒謊，不料說個正著。他本擬上馬向西奔逃，這時下不了台，兜轉馬頭，反向煙塵之處迎去，叫道：「我上去瞧瞧。」奔出不及一里，只見迎面一騎馬急馳而來，衝到跟前，乘者韁繩一勒，那馬陡然停住，再也不動。張召重心中暗讚：「好騎術！」乘者是個灰衣老者，見他是清軍軍官裝束，用漢語問道：「狼群呢？」張召重向西一指。這時大群駝羊已蜂擁而至，後面一個禿頭紅臉老者、一個白髮矮小老婦騎著馬押隊，只聽羊呼馬嘶之聲，亂成一片。張召重正要詢問，關東三魔已牽了馬過來，見了那灰衣老者立即恭敬施禮，說道：「又見著你老人家啦。你老人家好？」那老者哼了一聲，道：「也沒什麼不好。」原來就是天池怪俠袁士霄。天山雙鷹那天清晨舍下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後，想起霍青桐病體未痊，急著趕回看望，走了兩天，只見袁士霄趕著大群駝羊而來。陳正德為了討好愛妻，過去著實親熱。袁士霄見他忽然改性，關明梅則在一旁微笑，很感奇怪。陳正德道：「袁大哥，趕這一大群駝羊去哪裡啊？」袁士霄白眼一翻，道：「我給你弄得傾家蕩產了呀。」陳正德奇道：「怎麼啊？」袁士霄道：「上次我買了許多駱駝牛羊，滿想把狼群引入陷阱，哪知……」陳正德笑道：「哪知給我這糟老頭子瞎搗亂，壞了大事。」袁士霄道：「可不是麼？我有什麼法子？只好再弄錢去買駝羊啊！」陳正德笑道：「袁大哥花了多少錢？小弟賠還你的。」自那晚起妻子對他溫柔體貼，他往常暴躁妒忌的性格竟爾大變，一心要討妻子歡喜，居然對袁士霄低聲下氣，加意遷就，實是前所未有。袁士霄道：「誰要你賠？」陳正德笑道：「那麼我們給你效一點小勞！聽你差遣，同去找狼如何？」袁士霄向關明梅一望，見她微笑點頭，就道：「好吧！」於是三人趕了駝羊，循著狼糞蹤跡，一路尋來。這天望見遠處狼煙，地下狼糞又越來越多，只怕狼群就在左近，有人被困求救，忙朝著煙柱奔來，遇見了張召重與關東三魔。

　　張召重不知這老者是何等樣人，但見三魔執禮甚恭，心知必非尋常人物。袁士霄四下察看了一回，對四人道：「咱們去捉狼，你們都跟我來。」四人吃了一驚，怔住了說不出話來，心想這老兒莫非瘋了，見了狼群逃避猶恐不及，居然說去捉狼。關東三魔曾蒙他救命，又知他有一身驚人武功，不敢怎樣。張召重卻鼻子中哼了一聲，說道：「我還想再吃幾年飯，恕不奉陪。」說了轉身要走。

　　陳正德大怒，一把向他腰裡抓去，喝道：「你不聽袁大俠吩咐，莫非想死？」張召重運力右掌，一招「烘雲托月」，手腕翻過，下肘轉了個小圈，向陳正德爪上打去，剛要打到，日光下見他五指猶如鷹爪，心裡一驚，立即收轉手掌，變招握拳，向他手腕猛擊。陳正德一抓不中，也是變拳打落。兩人雙臂相格，功力悉敵，不分上下，各自震開三步，心中都暗暗稱奇：怎麼在大漠之中竟會遇上如此高手？張召重喝道：「朋友，請留下萬兒來。」陳正德罵道：「憑你也配做我朋友？你到底聽不聽袁大俠吩咐？」張召重交手一招，已知這老兒武功與自己相若，可是他口口聲聲稱那灰衣老者為「袁大俠」，十分尊敬，看來那人武功更高。到底袁大俠是誰？一時卻想不起來，心想武林中盡有浪得虛名之輩，莫給他騙了，但若倔強不從，他們六人聯上了手，自己孤身決不能敵，當下不亢不卑的說道：「在下想請教袁大俠的高姓大名，倘若確是前輩高人，自當遵命。」

　　袁士霄道：「哈哈，你考較起老兒來啦！老兒生平只考較別人，從不受人考較。我問你，剛才你使『烘雲托月』，後變『雪擁藍關』，要是我左面給你一招『下山斬虎』，右面點你『神庭穴』，右腳同時踢你膝彎之下三寸，你怎生應付？」張召重一呆，答道：「我下盤『盤弓射鵰』，雙手以擒拿法反扣你脈門。」袁士霄道：「守中帶攻，那也是武當門下的高手了。」張召重一驚，暗想：「我只跟那禿頭老兒拆了一招，再答了他一句話，他竟然便知我武功門派。」只聽袁士霄道：「當年我在湖北，曾和馬真道長印證過武功。」

　　張召重胸頭一震，臉如死灰。袁士霄又道：「我右手以綿掌『陰手』化解你的擒拿，左肘直進，撞你前胸……」張召重搶著道：「那是大洪拳的『肘錘』。」袁士霄道：「不錯，但是這『肘錘』只是虛招，待你含胸拔背，我左掌突發，反擊你面門。當年馬真道長就躲不開這一招，後來是我說了給他聽。且看你會不會拆。」張召重潛心思索，過了一會，道：「要是你變招快，我自然來不及躲，我發『鴛鴦腿』攻你左脅，使你不得不閃避收招。」袁士霄哈哈一笑，道：「這招不錯，當今武當門中，多半武功以你為第一。」張召重道：「我隨即點你胸口『玄機穴』！」袁士霄喝道：「好！攻勢綿若江湖，的是高手。我踏西北『歸妹』，攻你下盤。」張召重道：「我退『訟』位，進『無妄』，點『天泉』。」顧金標和哈合台聽他二人滿口古怪詞句，大惑不解。哈合台一扯滕一雷的衣襟，悄聲問道：「他們說的是什麼黑話？」滕一雷說道：「不是黑話，是伏羲六十四封方位和人身穴道。」顧哈二人這才明白，原來這兩人是在嘴頭比武，從來只聽說有「紙上談兵」，如此口上搏鬥卻是聞所未聞。只聽袁士霄道：「右進『明夷』，拿『期門』。「張召重道：「退『中孚』，以鳳眼手化開。」袁士霄道：「進『既濟』，點『環跳』，又以左掌印『曲垣』。」張召重神色緊迫，頓了片刻，道：「退『震』位，又退『復』位，再退『未濟』。」哈合台低聲道：「怎麼他老是退？「滕一雷向他搖搖手。只聽兩人越說越快，袁士霄笑吟吟的神色自若，張召重額頭不斷滲汗，有時一招想了好一陣才勉強化開。關東三魔均想：「倘若真是對敵，哪容你有思索餘地，只要慢得一慢，早就給人打倒了。」兩人口上又拆了數招，張召重道：「旁進『小畜』，虛守中盤。」袁士霄搖手道：「這招不好，你輸啦！」張召重道：「請教。」袁士霄道：「我竄進『賁』位，足踢『陰市』，又點『神封』，你解救不了。」張召重道：「話是不錯，但你既在『賁』位，只怕手肘撞不到我的『神封穴』。」袁士霄道：「不用手肘！你不信，就試試！小心了。」右腿飛起，向他膝上三寸處「陰市穴」踢到，張召重反身躍開，叫道：「你如何傷我……」語聲未畢，袁士霄右手一伸，已點中他胸口「神封穴」。張召重胸口一痛，立時咳嗽不止，忙伸手在左胸推宮過血，咳嗽方停。袁士霄笑道：「如何？」

　　眾人見他身子微動，手指一顫之間便已點中對方穴道，武功當真深不可測，盡皆駭然。

　　張召重神色沮喪，不敢再行倔強，道：「在下聽袁大俠吩咐就是。」陳正德道：「你這武功，在武林中也算頂兒尖兒的了。請教閣下萬兒。」張召重道：「在下姓張名召重。不敢請教三位。」陳正德道：「啊，原來是火手判官。袁大哥，他是馬真道長的師弟。」袁士霄點頭道：「嗯，他師兄不及他。咱們走吧。」一馬當先，向前馳去。

　　駝羊群中雜著不少馬匹，張召重和哈合台挑兩匹騎了，六人押著畜隊跟著袁士霄而去。馳了一會，張召重問陳正德道：「老爺子，狼很多呀，怎麼個捉法？」關東三魔也在惴惴不安，很是關切。陳正德道：「你們瞧袁大俠的手勢行事便是，幾頭小狼，有什麼可怕的，真沒出息。」張召重就不再問，心想他既如此十拿九穩，難道我就示弱於他？其實陳正德也不知袁士霄如何捉狼，只是老氣橫秋的信口胡吹，想起狼群的兇惡，心中實在也是大為慄慄。關明梅知他虛張聲勢，不禁暗暗好笑。跑了一陣，袁士霄兜轉馬頭，對眾人道：「這裡的狼糞很新鮮，狼群過去不久，看來向西二十多里，就可和這群惡鬼遇上。再走十里，大家換一匹坐騎。」眾人點頭答應。袁士霄又道：「等追到狼群，我當先領路。你們六位三人在左，三人在右，將駝馬趕在中間，別讓逃亂了，以免狼群分散。」滕一雷待要詢問詳情，袁士霄已轉頭向前。

　　各人馳了十八九里，狼糞越來越濕。關明梅道：「狼群就在前面了。怎麼聽到了這許多駝馬叫聲，竟不追來？」陳正德道：「這也真奇了。」再走數里，地勢陡變，見群山圍繞，中間一座白玉高峰參天而起。天山雙鷹久在大漠，早聽說過這玉峰的諸般神奇傳說，不意今日得能親見，只見陽光斜照玉峰，隱隱泛彩，奇麗無倫。

　　袁士霄叫道：「狼群走進迷宮裡去了，大家鞭打駝馬！」各人舉起馬鞭，往駝馬身上抽去，一時駝鳴馬嘶之聲大作。過不多時，一頭大灰狼從叢山中奔了出來。

　　袁士霄長鞭一揮，在空中辟拍抽擊，高聲大叫，縱馬向南疾奔。天山雙鷹、張召重、關東三魔六人押著大隊駝馬跟隨其後。奔出數里，後面狼嗥之聲大作。陳正德回頭一望，只見灰撲撲的一片，不知有幾千幾萬頭餓狼張牙舞爪的追來。他縱馬追上張召重與關東三魔，見四人雖然強自鎮定，但都臉如土色。哈合台眼中如要滴血，狂叫吆喝，催趕駝馬，他是牧人出身，熟悉駝馬性子，好幾匹駝馬要離隊奔逃，都被他或用口叫，或以鞭打，盡數驅趕歸隊，竟沒走散一頭。關明梅讚道：「哈大哥，好本事！」

　　狼群雖然凶狠頑強，但奔跑的長力不夠，十多里後，已給拋得不見蹤影。再馳出十多里，袁士霄叫道：「休息一會吧！」眾人下馬喝水吃肉。哈合台把駝馬趕在一塊。袁士霄見他約束牲口的本領極精，笑道：「多虧了你。」待得狼群追近，駝馬隊已休息了好一會。這般追追停停，向南直跑了七八十餘里。前面塵頭起處，兩名回人馳到，叫道：「袁老爺子，成功了麼？」袁士霄道：「來啦，來啦！你叫大夥兒預備。」兩名回人掉頭先行。眾人見前面有了接應，放下了一大半心。

　　奔不多時，只見大漠上出現了一座極大的圓形沙城。奔近時，見城牆高逾四丈，牆上有一狹小門口，袁士霄一馬當先，進了城門，天山雙鷹和哈合台驅趕大隊駝馬都跟了進去。駝馬隊將盡，群狼也已奄至。張召重馳到門口，稍一遲疑，一拉馬韁，從牆邊繞了開去。滕一雷和顧金標見狀，也勒馬繞開。成千成萬頭餓狼蜂擁衝進沙城，向駝馬撲咬。等到狼群盡數入城，突然胡笳大鳴，兩旁沙溝裡猛然搶出數百名回人來。每人背上都負了沙袋，湧向城門，紛紛拋下沙袋，片刻之間，已將門口堵死。張召重見他們拍手歡呼，心想不知那老頭兒怎樣了，見數十名回人站在沙城牆頂，於是躍下馬來，沿踏級奔上牆頂，只見眾回人手持長索，正在把袁士霄等四人吊上來。他向下一望，嚇了一跳，那沙城徑長百餘丈，內面城牆陡削，系以沙磚砌成，外面用細泥堊光，光溜溜的絕無落腳之處，數百匹駝馬和千萬頭餓狼擠在城中，撕咬嗥叫，血流遍地。袁士霄和天山雙鷹站在牆頂，哈哈大笑，得意已極。陳正德道：「狼群為害天山南北，殺人無算，數百年來始終難以驅除。袁大哥一舉將之滅絕，這番大功造福百世。為民除害，才是真正的大俠。」袁士霄道：「咱們在這裡吃了回族老哥們幾十年飯，今日總算小小有一點報答。」又道：「若非眾人齊心合力，我一人又怎辦得到？單這座沙城，三千多人就整整造了半年時光。今日你們幾位也幫了大忙。」關明梅道：「要餓死這些惡狼，只怕還得很長一段時候呢。」袁士霄道：「可不是麼？還有這許多駝馬，先讓這群畜生飽餐了一頓。」眾回人歡聲大作，高歌相慶。幾名首領更向袁士霄等極口稱謝，拿出羊肉和馬乳酒來招待。為首的回人道：「翠羽黃衫在黑水圍困清兵，我們在這裡圍困狼群。狼已入伏，大夥兒這就幫她去了……」話未說完，突然望見張召重站在遠處，身上卻是清官裝束，很是疑惑，但想他既與袁士霄同來滅狼，也不便多問。陳正德道：「袁大哥，我有一件事非說不可，你可別見怪。」袁士霄笑道：「哈，你臨到老了，居然學會了客氣。」陳正德道：「你的徒弟人品太壞，可得好好管教管教。」袁士霄一楞，道：「什麼？家洛？」陳正德道：「不錯！」把他拉在一旁，將陳家洛先騙了霍青桐的心、後來又移愛他妹子的事說了。袁士霄怒道：「家洛很講信義，決無此事。」關明梅道：「那是我們親眼見到的。」說了如何遇到陳家洛與香香公主。袁士霄呆了半晌，不由得不信，怒火大熾，叫道：「我受他義父重托，把他從小撫養長大，哪知他人品如此卑劣，我日後有何面目見於大哥於地下？」關明梅見他憤激氣苦，眼中淚珠瑩然，自是內心難受失望已極，正想出言相勸，袁士霄叫道：「咱們去找這三人來當面對質，我決不容他欺心負義。」關明梅低聲道：「大家當面把話說個明白，那最好不過，別把話憋在心裡，一憋就是幾十年，害了人家，也害了自己。」袁士霄聞絃歌而知雅意，這數十年來，他日夜深悔少年時意氣用事，以致好好一對愛侶不能成為眷屬，眼前的關明梅雖然白髮滿頭，在他心中所見，卻仍是她十八九歲時那個明眸皓齒、任性愛嬌的大姑娘。他眼望遠處，歎道：「咱們今日還能見面，我也已心滿意足，這一輩子總算是不枉的了。」關明梅望著漸漸在大漠邊緣沉下去的太陽，緩緩說道：「什麼都講個緣法。從前，我常常很是難受，但近來我忽然高興了。」伸手把陳正德大褂上一個鬆了的扣子扣上了，又道：「一個人天天在享福，卻不知道這就是福氣，總是想著天邊拿不著的東西，哪知道最珍貴的寶貝就在自己身邊。現今我是懂了。」陳正德紅光滿面，神彩煥發，望著妻子。關明梅走到袁士霄身邊，柔聲道：「一個人折磨自己，折磨了幾十年，什麼罪過也該贖清了，何況本來也沒什麼罪過。我很快活，你也別再折磨自己了吧！」袁士霄不敢回頭，突然飛身上馬，說道：「去找他們吧！」天山雙鷹乘馬隨後跟去。張召重見強敵離去，登時精神大振。皇帝派他來尋訪陳家洛和香香公主，這兩人不知有否膏於狼吻，必須去訪查確實，以便回奏。他想：「姓陳的小子和這兩個女人要是都給狼吃了，那沒話說。要是還活著，那小子武功只比我稍遜一籌，霍青桐一出手相助，我馬上要敗，還是竄掇這三魔同去為妙。」於是一扯顧金標的袖子，兩人走開幾步。張召重低聲道：「顧二哥，你想不想你那美人兒？」顧金標只道他存心譏嘲，怒道：「你待怎樣？」張召重道：「我和那姓陳的小子有仇，要去殺他，你如同去，那美人就是你的了。」顧金標遲疑道：「只怕這三人都已給狼吃了……老大又不知肯不肯去？」張召重道：「要是給狼吃了，那是你沒福消受。你老大嗎，我去跟他說。」顧金標點點頭，心想：「老大不好女色，不見得肯同去。」張召重走到滕一雷跟前，說道：「滕大哥，我要去找那姓陳的小子算帳。要是你肯相助一臂之力，他那柄短劍就是你的。」如此寶物，學武的人哪個不愛？滕一雷想：就算陳家洛已葬身狼腹，那短劍也決吃不下去，當下就答應了。張召重大喜，只聽滕一雷叫道：「老四，咱們走吧。」哈合台正在沙城牆頂，與眾回人興高采烈的談論狼群，聽老大相呼，轉頭叫道：「哪裡去？」滕一雷道：「去找紅花會陳當家他們。要是他們屍骨沒給吃完，就給他們葬了，也算是大家相識一場。」哈合台自與余魚同及陳家洛相識之後，對紅花會人物很是欽佩，聽滕一雷說要去給陳家洛安葬，自表贊同。當下四人向回人討了乾糧食水，上馬向北，循原路回去。走到半夜，滕一雷想就地宿歇，張召重與顧金標卻極力主張連夜趕路，又行了一陣，皓月在天，照得如同白晝一般，忽見路旁一個人影一閃，鑽進了一座石砌的大墳之中。四人起了疑心，縱馬來到墳前。張召重喝問：「什麼人？」過了半晌，一個頭戴花帽的回人腦袋從墳墓的洞孔中探了出來，嘻嘻一笑，說道：「我是這墳裡的死人！」他說的是漢語，四人都不禁嚇了一跳。顧金標喝道：「是死人，這夜晚幹麼出來？」那人道：「出來散散心。」顧金標怒道：「死人還散心？」那人連連點頭，說道：「是，是，諸位說的對。算我錯啦，對不住，對不住！」說著把頭縮了進去。哈合台哈哈大笑。顧金標大怒，下馬伸手入墳，想揪他出來，哪知摸來摸去掏他不著。張召重道：「顧二哥，別理他，咱們走吧！」四人兜轉馬頭，正要再走，忽見一頭瘦瘦小小的毛驢在墳邊嚼草。顧金標喜道：「乾糧吃得膩死啦，烤驢肉倒還真不壞！常言道：天上龍肉，地下驢肉。」縱馬上去，伸手牽住了韁繩，見驢子屁股光禿禿的沒有尾巴，笑道：「不知誰把驢尾巴先割去吃了……」話聲未畢，只聽得颼的一聲，驢背上多了一人，月光下看得明白，正是剛才鑽進墳裡去的那人。他身手好快，一晃之間，已從墳裡出來，飛身上了驢背。四人不敢輕忽，忙勒馬退開。這人哈哈大笑，從懷裡拿出一條驢子尾巴，晃了兩晃，說道：「驢子尾巴上今天沾了許多污泥，不大好看，因此我把它割下來了。」

　　張召重見這人滿腮鬍子，瘋瘋癲癲，不知是什麼路道，於是一提馬韁，坐騎倏地從毛驢旁掠過，右手揮掌向他肩頭打去。那人一避，張召重左手已把驢尾奪過，見驢尾上果然沾有污泥，忽然間頭上一涼，伸手一摸，帽子卻不見了，只見那人捧著自己的帽子，笑道：「你是清兵軍官，來打我們回人。這頂帽兒倒好看，又有鳥毛，又有玻璃球兒。」張召重又驚又怒，隨手把驢尾擲了過去，那人伸手接住。張召重雙掌一錯，跳下馬來，叫道：「你是什麼人？來來來，咱們比劃比劃！」那人把張召重的官帽往驢頭上一戴，拍手大笑，叫道：「笨驢戴官帽，笨驢戴官帽！」雙腿一挾，毛驢向前奔出。張召重拔步趕去，突聽呼的一聲響，風聲勁急，有暗器擲來，當即伸手接住，冷冰冰，光溜溜，竟是自己官帽上那枚藍寶石頂子，更是怒不可遏，便這麼一阻，驢子已經遠去，當即拾起一塊石子，對準他後心擲去。

　　那人卻不閃避，張召重大喜，心想這下子可有得你受的，只聽噹的一聲，石子打在一件鐵器之上，嗡嗡之聲不絕，便似是打中了鐵鈸銅鑼之類的樂器一般。那人大叫大嚷：「啊喲，打死我的鐵鍋啦，不得了，鐵鍋一定沒命啦。」四人愕然相對，那人卻去得遠了。隔了良久，張召重才罵道：「這傢伙不知是人是鬼？」三魔搖頭不語。張召重道：「走吧，這鬼地方真是邪門，什麼怪物都有。」四人驅馬急馳，中途睡了兩個時辰，翌日一早趕到了迷城之外，雖見歧路岔道多得出奇，但狼糞一路撒布，正是絕好的指引，循著狼糞獸跡，到了白玉峰前，抬頭便見到陳家洛挖的洞穴。陳家洛睡到半夜，精力已復，一線月光從山縫中照射進來，只見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上沉沉入睡，靜夜之中，微聞兩人鼻息之聲，石室中瀰漫著淡淡清香，花香無此馥郁，麝香無此清幽，自是香香公主身上的奇香了。他思潮起伏：不知峰外群狼現下是何模樣，自己三人能否脫險？脫險之後，那皇帝哥哥又不知能否確守盟言，將滿洲胡虜逐出關外？忽聽得香香公主輕輕歎了口氣，歎聲中滿是欣愉喜悅之情，尋思：「她身處險地，卻如此安心，那是什麼原因？自然因她信我必能帶她脫離險境，終身對她呵護愛惜了。」「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這念頭這些天來沒一刻不在心頭縈繞，忽想：「那麼到底誰是真正的愛我呢？倘若我死了，喀絲麗一定不會活，霍青桐卻能活下去。不過，這並不是說喀絲麗愛我更加多些……我與忽倫四兄弟比武之時，霍青桐憂急擔心，極力勸阻，對我十分愛惜。她妹妹卻並不在乎，只因她深信我一定能勝。那天遇上張召重，她笑吟吟的說等我打倒了這人一起走，她以為我是天下本事最大的人……要是我和霍青桐好了，喀絲麗會傷心死的。她這麼心地純良，難道我能不愛惜她？」

　　想到這裡，不禁心酸，又想：「我們相互已說得清清楚楚，她愛我，我也愛她。對霍青桐呢，我可從來沒說過。霍青桐是這般能幹，我敬重她，甚至有點怕她……她不論要我做什麼事，我都會去做的。喀絲麗呢？喀絲麗呢？……她就是要我死，我也肯高高興興的為她死……那麼我不愛霍青桐麼？唉，實在我自己也不明白，她是這樣的溫柔聰明，對我又如此情深愛重。她吐血生病，險些失身喪命，不都是為我麼？」一個是可敬可感，一個是可親可愛，實在難分輕重。這時月光漸漸照射到了霍青桐臉上，陳家洛見她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顯得蒼白，心想：「雖然我們相互從未傾吐過情愫，雖然我剛對她傾心，立即因那女扮男裝的李沅芷一番打擾，使我心情有變，但我萬里奔波，趕來報訊，不是為了愛她麼？她贈短劍給我，難道只為了報答我還經之德？儘管我們沒說過一個字，可是這與傾訴了千言萬語又有什麼分別？」又想：「日後光復漢業，不知有多少劇繁艱巨之事，她謀略尤勝七哥，如能得她臂助，獲益良多……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麼？」想到這裡，矍然心驚，輕輕說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麼？」又過了半個多時辰，月光緩緩移到香香公主的身上，他心中在說：「和喀絲麗在一起，我只有歡喜，歡喜，歡喜……」他睜大眼睛望著頭頂的一線天光，良久，良久，眼見月光隱去，眼見日光斜射，室中慢慢的亮了。香香公主打了個呵欠醒來，睜開一半眼睛向著他望了望，微微一笑，臉色就像一朵初放的小花。她緩緩坐起身來，忽然驚道：「你聽！」只聽得外面甬道上隱隱傳來幾個人的腳步之聲。在這千百年的古宮之中，怎會有人行走？難道真的有鬼？只聽腳步聲愈來愈近，雖然相距甚遠，但在寂靜之中，一步一步的聽得清清楚楚。兩人寒毛直豎，都驚呆了。陳家洛一拉霍青桐的手臂，她從夢中驚醒過來。三人疾奔出去。奔到大殿，陳家洛撿起三柄玉劍，每人手中拿了一把，低聲道：「玉器可以辟邪。」這時腳步聲已到殿外。三人躲在暗處，不敢稍動。只見火光閃晃，走進四個人來。當先兩人手執火把，卻是張召重與顧金標。

　　忽然噹啷、噹啷數聲響處，張召重等四人兵刃脫手飛出，落在地下。滕一雷的獨足銅人雖仍在手，鏢囊中的十二隻鋼鏢卻激射出去。陳家洛知道機不可失，乘他們目瞪口呆、驚惶失措之際，大喝一聲，手持玉劍，從暗處跳將出來，拍拍兩劍，已把張顧兩人手中火把打落，殿中登時漆黑一團。張召重雙掌護身，返身奔出。關東三魔隨後跟出，只聽砰的一聲，又是一聲「啊唷」，不知誰在石壁上重重撞了一頭。

　　四人腳步聲漸漸遠去，霍青桐忽然驚呼：「啊唷，糟糕，快追，快追！」陳家洛立時醒悟，摸索著疾追出去，甬道還未走完，只聽得嘰嘰之聲，接著蓬的一聲大響，石門已給關上。陳家洛飛身撲到，終於遲了一步，石門後光溜溜的無著手之處，哪裡還拉得開來？霍青桐和香香公主先後奔到。陳家洛回過身來，撿了一塊木材點燃，但見石門上刀劈斧砍之痕纍纍，儘是那些骸骨生前拚命掙扎的遺跡。霍青桐慘然道：「完啦！」香香公主拉著她手道：「姊姊，別怕！」陳家洛強自笑道：「我們三人畢命於此，也真奇怪得緊。」不知何故，心中忽然感到一陣輕鬆，竟有如釋重負之意，拾起地下的一個骷髏頭骨，說道：「老兄，老兄，你多了三個新朋友啦。」香香公主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霍青桐向兩人白了一眼，隔了半晌，說道：「咱們回去玉室，靜下心來好好想一下。」三人回歸玉室。霍青桐伏身祈禱，然後拿出地圖來反覆審視，苦苦思索。陳家洛知道處此絕境，若能脫身，不是來了外援，就是張召重等改變心思，進來捉拿自己。但這地方如此隱秘，外援如何能到？而張召重等適才受了這般大驚嚇，十九不敢再進來冒險。香香公主忽道：「我想唱歌。」陳家洛道：「你唱吧！」她斜坐在白玉椅上，柔聲唱了起來。霍青桐似乎全沒聽到她的歌聲。雙手捧住了頭，皺著眉頭出神。香香公主唱了一會，住口不唱了，道：「姊姊，你息一忽兒吧！」站起身來，走到白玉床邊，對躺在床上的那具骸骨道：「對不住啦，請你挪一挪，讓點地方出來，給我姊姊休息！」輕輕把骸骨置在一堆，推在床角，忽然「咦」了一聲，撿起一卷東西，道：「這是什麼？」陳家洛和霍青桐湊近去看，見是一本羊皮冊子，年深日久，幾已變成了黑色，在陽光下一照，見冊中寫滿了字跡，都是古回文。羊皮雖黑，但文字更黑，仍歷歷可辨。霍青桐翻幾頁看了，一指床上的骸骨，說道：「是這女子臨死前用血寫的，她叫瑪米兒。」陳家洛道：「瑪米兒？」香香公主道：「那是『很美』的意思。想來她活著的時候生得很美。」霍青桐放下羊皮卷，又去細看地圖。陳家洛道：「難道地圖上畫著另有出路？」霍青桐道：「似乎什麼地方有個秘密通道，不過我就是想不通。」陳家洛歎了一口氣，對香香公主道：「你把這瑪米兒姑娘的絕命書譯給我聽，好麼？」香香公主點點頭，輕輕念了起來：「城裡成千成萬的人都死了，神峰裡暴君的眾衛士和伊斯蘭的勇士們都死了。我的阿里已到了真主那裡，他的瑪米兒也要去了。我把我們的事寫在這裡，讓真主的兒子們將來知道，不管是勝或敗，我們伊斯蘭的勇士們戰鬥到底，永不屈服！」陳家洛道：「原來這位姑娘不但美麗，而且勇敢。」香香公主繼續念道：「暴君隆阿欺壓了我們四十年。這四十年中，他征了千萬百姓來給他造了這座迷城，在神峰中開鑿了宮殿。這些百姓都給他殺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兒子桑拉巴比他更凶狠。伊斯蘭教徒養十頭羊，每年要給他四頭，養五頭駱駝，每年要給他兩頭。我們一年比一年窮了。哪一家有美麗的姑娘，就給他拉進迷城中去。進了迷城之後，沒一個能活著出來。「我們是伊斯蘭教的英雄兒女，能受這些異教徒的欺壓嗎？當然不能！二十年之中，我們的戰士曾五次攻打迷城，總是因為不識路徑，走不出來。有兩次曾攻進了神峰，暴君桑拉巴卻不知使什麼妖法，把我們戰士的刀劍都收去了，終於給他的衛士殺得一個不剩。」

　　陳家洛道：「那就是大殿下這座磁山作怪了。」香香公主點點頭，接著念下去：「這一年，我剛十八歲，我爸爸媽媽都給桑拉巴手下的人殺了，我哥哥做了伊斯蘭教徒的族長。春天，我遇見了阿里。他是我族裡的英雄。他殺死過三頭老虎，群狼見了他就四散奔逃，天山頂上的兀鷹嚇得不敢下來。他抵得過十個好漢，不，抵得過一百個。他的眼睛像麋鹿那樣溫柔，他的身體像鮮花那樣美麗，可是他的威武卻像沙漠中刮的大風……」陳家洛笑道：「這位姑娘喜歡誇大，把她意中人說得這麼了不起。」香香公主神色端嚴，道：「為什麼說她誇大？難道世界上沒這樣的人麼？」又念下去：

　　「阿里來到我們帳裡，和我哥哥商量攻打迷城。他得到了一部漢人寫的書，他說他想了一年，懂得了武功的道理，就算空手沒有刀劍，也能把桑拉巴的武士們打死。於是他招了五百個勇士，把他想到的道理教給他們，他們又練了一年。這時我已經是阿里的人了。我第一眼見到他，就是他的了。他是我的心，是我的鮮血，是我的容貌。他對我說，他一見了我，就知道這次一定能夠打勝。他們練好了武功，可是不知道迷城的路徑，更加不知道神峰裡的秘密。阿里和我哥哥商量了十天十夜，沒有法子。因為外面的人一走進迷城，就給他們殺了。沒一個人能活著出來。大夥兒一起又商量了十天十夜，仍然沒有法子。本事再大，再勇敢，進不了迷城，總是一場空。「我說：『哥哥啊，讓我去吧！』他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阿里是大勇士，但他忽然流下淚來。於是我帶了一百頭山羊，在迷城外面放牧。第四天上，桑拉巴手下的人就把我捉去獻給了他。我哭了三天三夜才順從他。他很喜歡我，我要什麼就給我什麼。」陳家洛聽到這裡，對這位古代姑娘不禁肅然起敬。心想她以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竟能犧牲自己，真是了不起，而能犧牲寶貴的愛情，那是更加的了不起。只聽香香公主又念道：「起初，桑拉巴不許我走出房門一步，但是他越來越喜歡我了。我每天想念我們的人，想念在大草原中放羊唱歌，那真是快活。我最想念的，是我的阿里。桑拉巴見我一天一天的憔悴瘦弱，問我要什麼。我說要到各處去逛逛。他忽然大怒，打了我一掌，於是我有七個白天不跟他說話，有七個黑夜不向他笑。第八天上，他帶我出去了，以後每隔三天，他帶我出去一次，先在迷城各處玩，後來甚至到了迷城的口子上。我把每一條道路都記得清清楚楚，最後，就算我瞎了眼睛，也能在迷城各處來去，不會迷路了。

　　「這花了大半年時光，我想哥哥和阿里一定已等得很不耐煩，可是我還沒知道神峰的秘密，後來，我肚子裡有了孩子，那是桑拉巴的孽種。他很喜歡，我卻恨得每天哭泣。他問我要什麼，我說：『我給你懷了孩子，但是你一點也不愛我。』他說：『我不愛你？你要什麼東西，難道我不肯給你麼？你要大海底下的紅珊瑚呢，還是南方的藍寶石？』我說：『人家說，你有一座翡翠池，美麗的人在池裡洗了澡更加美，醜的人洗了就更加醜。』「他的臉蒼白了，聲音顫抖了，問我是誰說的。我騙他說我做了個夢，是神仙說的。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翡翠池，不過宮裡的女人都這樣偷偷的說，桑拉巴從來不准誰看到，連說也不許說。他說：『去洗澡是可以的，不過誰見到這池子之後，就得舌頭割掉，以免把秘密說了出去，這是祖宗定下的規矩。』他求我別去，我一定要去。我說：『你心裡一定以為我很醜，我在翡翠池洗了澡，你怕我更加醜了。』終於他帶我去了。「到這翡翠池，要從神峰的宮殿裡經過。我身上帶了一把小刀，想在翡翠池中刺死他，因為宮裡到處都有兇惡的衛士守衛，翡翠池四周卻一個人也沒有，可是小刀給大殿底下的磁山收去了。這樣，我知道了磁山的秘密。我洗了澡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更加美麗些，不過他是更愛我了。但他還是割去了我的舌頭，怕我把秘密說出去。我知道了一切，但沒法去告訴哥哥和阿里。「我日日夜夜向真主祈禱，真主終於聽見了他可憐女兒的聲音。真主賜給了我聰明智慧。桑拉巴有一把短劍，佩在身上從不離開。這柄短劍有兩層鞘子，裡面一層鞘子就像是一把劍一般。我向他討了來。我畫了一張迷城的地圖，把進出的通道仔仔細細的畫在上面，我把地圖封在一顆蠟丸裡，藏在第二層劍鞘裡面。在我生了孩子的第三個月，他帶我出去打獵。我乘沒人見到，就把短劍丟在迷城外面的騰博湖裡。我回來之後，放了許多鷹出去，在鷹腳上都寫上了『騰博湖』的名字。」霍青桐撇下地圖，凝神聽妹子譯讀古冊：「有幾頭鷹被桑拉巴手下人射了下來，他們見到『騰博湖』的名字，心想騰博湖很出名，大漠上幾歲的孩兒也都知道，所以也不起疑心。我知道這許多鷹中，一定會有一兩頭給我們族裡的人捉到，哥哥和阿里就會到騰博湖中去仔細找尋，就會知道迷城的路徑。

　　「唉，哪知道他們雖然找到了短劍，卻查不出劍中的秘密，不知道劍鞘中另有劍鞘。哥哥和阿里說，我送這把劍出來，定是叫他們進攻，去殺暴君桑拉巴。他們就攻了進來。大部分勇士都迷了路，轉來轉去永遠沒能出來。我的哥哥，我那力氣比兩頭駱駝還要大的哥哥，就這樣迷失了。阿里和其餘勇士捉到了一個桑拉巴的手下，迫著他帶路，攻進了神峰。在大殿上，他們的刀劍都被磁山收了去，桑拉巴的武士拿玉刀玉劍來殺他們。然而阿里和他的勇士學會了本事，雖然空手，仍是一個個的和他們一起戰死。桑拉巴見他手下的武士都死了，阿里又緊緊迫著他，就逃進玉室來，想帶我從翡翠池旁逃出去……」霍青桐跳了起來，叫道：「啊，他們從翡翠池旁逃出去。」香香公主念道：「阿里追了上來，我一見到他，忍不住就撲上去。我們抱在一起，他用許多好聽的名字來叫我，我沒了舌頭，不能還叫他，可是他懂得我心裡的聲音。那卑鄙的桑拉巴，可惡的桑拉巴，比一千個魔鬼還要壞一萬倍的桑拉巴，突然從後面一斧……」香香公主念到這裡，情不自禁的尖叫一聲，把羊皮古冊丟在床上，滿臉驚懼之色。

　　霍青桐輕輕拍她肩頭，撿起古冊，繼續譯念下去：「……從後面一斧，將我的阿里的頭砍成了兩半，他的血濺在我身上。桑拉巴從床上抱起孩子，放在我手裡，叫道：『咱們快走！』我舉起那個孽種，用力往地下一摔，他就死在阿里的鮮血堆裡。桑拉巴見我摔死了自己的兒子，驚得呆了，舉起了黃金的斧頭，我伸長了頭頸讓他砍，他忽然歎了口氣，從來路衝了出去。「阿里到了真主身旁，我也要跟他去。我們的勇士很多，桑拉巴的武士都被我們殺光了，他一定也活不成。他永遠不能再來欺壓我們伊斯蘭教徒。他兒子給我摔死了，他的後代也不能來欺壓我們，因為他沒後代了。以後我們的人就能在沙漠上草原上平安過活，年輕姑娘可以躺在他心愛的人懷裡唱歌。我哥哥、阿里和我都死了，可是我們已打敗了暴君。暴君的堡壘造得再堅固，我們還是能夠攻破。願真神安拉佑護我們的人民。」霍青桐念到最後一個字，緩緩把古冊掩上，三人深為瑪米兒的勇敢和貞烈所感動，很久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眼中都是淚水，歎道：「為了使大家不受暴君的欺侮，她竟肯離開自己像心肝一樣的人，她願意舌頭給割掉，還親手摔死自己的兒子……」陳家洛陡然一驚，身上冷汗直冒，心想：「比起這位古代的姑娘來，我實是可恥極矣。我身繫漢家光復大業的成敗，心中所想的卻只是一己的情慾愛戀。我不去籌劃如何驅逐胡虜，還我河山，卻在為愛姊姊還是愛妹妹而糾纏不清……我曾逞血氣之勇，親送喀絲麗到清兵營中，全不想萬一失手，豈非誤了光復大事？現今又陷身這山腹之中。我死不足惜，可是怎對得起紅花會數萬弟兄，怎對得起天下在韃子鐵蹄下受苦受難的父老姊妹？」越想越是難受，額頭汗水涔涔而下。香香公主見他神色有異，掏出手帕來給他抹去汗水。陳家洛手一格，推開了手帕。香香公主見他忽現厭惡之色，不禁錯愕，陳家洛一定神，登時心軟，接過她手帕抹汗，打定了主意：「光復大業成功之前，我決不再理會自己的情愛塵緣，她兩姊妹從今而後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妹子。」拔出短劍，一劍插入圓桌的桌面，立覺神清氣爽，連日來煩惱一掃而空。香香公主見他臉有喜色，這才放心。

　　這一切霍青桐卻如不聞不見，她又再細看地圖，揣摸古冊中所寫的語句，沉吟道：「這遺書中說，桑拉巴來到這玉室，要和她一起逃到翡翠池邊去，然而這玉室已是盡頭，再無通路……後來桑拉巴並沒逃出去，仍然從原路殺回。想來他有異常勇力，伊斯蘭勇士們擋他不住，被他衝出大門，把伊斯蘭戰士都關在裡面，一直到死……不過地圖上明明畫著，另有通道通到池邊……」陳家洛心中不再受愛慾羈絆，頭腦立時清明，叫道：「如有通道，必在這玉室之中。」想起在杭州提督府地道中救文泰來時，張召重曾從牆上密門逸脫，於是點起火把，在玉室壁上細看有無縫隙，上下四周都照遍了，並無發見。霍青桐查察玉床，也不見有何異狀。陳家洛又想起文泰來所述在鐵膽莊中被捕之事，叫道：「難道桌子底下另有地道？」伸手在圓桌桌面下用力一抬，石桌紋絲不動，喜道：「定是桌子有古怪。」依他力氣，就算石桌有千斤之重，這一抬之下也必稍動，但看那石桌又無特異之處，不論橫推直拉，桌腳始終便如釘牢在地下一般。霍青桐拿火把到桌腳下一照，心中登時涼了，原來圓桌是整塊從玉石中雕刻出來的，連在地上，自然抬不動了。三人勞頓半天，毫無結果，肚子卻餓了。香香公主拿出醃羊肉和乾糧，大家吃一些，靠在椅上養神。過了大半個時辰，日光漸正，射到了圓桌桌面。香香公主忽道：「啊，桌上還刻著花紋。」走近細看，見刻的是一群背上生翅的飛駱駝，花紋極細，日光不正射時全然瞧不出來，刻工甚是精緻，然而駱駝的頭和身子卻並不連在一起，各自離開了一尺多位置。她忍不住拿住圓桌邊緣，自右至左一扳，圓桌的邊緣與桌心原來分為兩截，可以移動，但扳得寸許便不動了。陳家洛和霍青桐一齊使力，慢慢把邊緣扳將過去，使得刻在桌緣一圈的駱駝頭與刻在桌心的駱駝身子連成一體，剛剛湊合，只聽軋軋連聲，玉床上出現了一個大洞，下面是一道梯級。三人又驚又喜，齊聲大叫。

　　陳家洛舉起火把，當先進入，兩人跟在後面。轉了四五個彎，再走十多丈路，前面豁然開朗，竟是一大片平地。四周群山圍繞，就如一隻大盆一般，盆子中心碧水瑩然，綠若翡翠，是個圓形的池子，隔了這千百年，竟然並不乾枯，想來池底另有活水源頭。三人見了這奇麗的景色，驚喜無已。霍青桐笑道：「喀絲麗，遺書上說，美麗的人下池洗澡，可以更加美麗，你去洗一下吧。」香香公主紅了臉，笑道：「姊姊年紀大先洗。」霍青桐笑道：「啊喲，我可越洗越醜啦。」香香公主轉頭對陳家洛道：「你評評這個理。姊姊欺侮人，說她自己不美。」陳家洛微笑不語。霍青桐道：「喀絲麗，你到底洗不洗？」香香公主搖搖頭。霍青桐走近池邊，伸下手去，只覺清涼入骨，雙手捧起水來，但見澄淨清澈，更無纖毫苔泥，原來圓池四周都是翡翠，池水才映成綠色。就口而飲，甘美沁入心脾。三人喝了個飽，只見潔白的玉峰映在碧綠的池中，白中泛綠，綠中泛白，明艷潔淨，幽絕清絕。香香公主伸手玩水，不肯離開。霍青桐道：「現下要想法子怎生避開外面那四個惡鬼。」陳家洛道：「咱們先把瑪米兒的遺骨拿出來葬在池邊，好嗎？」香香公主拍手叫好，又道：「最好把她的阿里和她葬在一起。」陳家洛道：「好，想來玉室角落裡的就是阿里的遺骨。」三人重回到玉室，撿起骸骨，只見阿里的骸骨旁有一捆竹簡。陳家洛提了起來，穿竹簡的皮帶已經爛斷，竹簡一提就散成片片，見簡上塗了黑漆，簡身仍屬完整，簡上用朱漆寫著密密的漢字。陳家洛心頭一喜，卻見頭一句是「北冥有魚，其名為鯤」，翻簡看下去，見一篇篇都是《莊子》。他初時還道是什麼奇書，這《莊子》卻是從小就背熟了的，不禁頗感失望。香香公主問道：「那是什麼呀？」陳家洛道：「是我們漢人的古書，這些竹簡雖是古董，可是沒什麼用，只有考古家才喜歡。」隨手擲在地上，竹簡落下散開，只見中間有一片有些不同，每個字旁加了密密圈點，還寫著幾個古回文。陳家洛撿了起來，見是《莊子》第三篇《養生主》中「庖丁解牛」那一段，指著回文問香香公主道：「這是些什麼字？」香香公主道：「破敵秘訣，都在這裡。」陳家洛一怔，道：「那是什麼意思？」霍青桐道：「瑪米兒的遺書中說，阿里得到一部漢人的書，懂得了空手殺敵之法，難道就是這些竹簡？」陳家洛道：「莊子教人達觀順天，跟武功全不相干。」丟下竹簡，捧起遺骨走了出來。三人把兩副遺骨同穴葬在翡翠池畔，祝告施禮。陳家洛道：「咱們出去吧。那匹白馬不知有沒逃脫狼口。」香香公主道：「全靠它救了我們性命。它很聰明，又跑得快……」陳家洛想起狼群之凶狠，白馬之神駿，不禁惻然。霍青桐忽問：「那篇《莊子》說些什麼？」陳家洛道：「說一個屠夫殺牛的本事很好，他肩和手的伸縮，腳與膝的進退，刀割的聲音，無不因便施巧，合於音樂節拍，舉動就如跳舞一般。」香香公主拍手笑道：「那一定很好看。」霍青桐道：「臨敵殺人也能這樣就好啦。」

　　陳家洛一聽，頓時呆了。《莊子》這部書他爛熟於胸，想到時已絲毫不覺新鮮，這時忽被一個從未讀過此書的人一提，真所謂茅塞頓開。「庖丁解牛」那一段中的章句，一字字在心中流過：「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竅，因其固然……」再想到：「行為遲，動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心想：「要是真能如此，我眼睛瞧也不瞧，刀子微微一動，就把張召重那奸賊殺了……」霍青桐姊妹見他突然出神，互相對望了幾眼，不知他在想什麼。陳家洛忽道：「你們等我一下！」飛奔入內，隔了良久，仍不出來。兩人不放心了，一同進去，只見他喜容滿臉，在大殿上的骸骨旁手舞足蹈。香香公主大急，以為他神智糊塗了，叫道：「你幹麼呀？」陳家洛全然不覺，舞動了一會，又呆呆瞪視另一堆骸骨。香香公主叫道：「你別嚇人呀，來吧！」只見他依照著一具骸骨的姿勢，手足又動了起來。霍青桐聽他在舉手投足之中勢挾勁風，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在鑽研武功，拉著妹子的手道：「別怕，他沒事，咱們在外面等他吧！」兩人回到翡翠池畔，香香公主道：「姊姊，他在裡面幹什麼呀？」霍青桐道：「想是他看了那些竹簡之後，悟到了武功上的奇妙招數，在照著骸骨的姿勢研探，咱們別去打擾他。」香香公主點點頭，隔了一會，又問：「姊姊，你怎麼不也去練？」霍青桐道：「竹簡上的漢字很古怪，我不明白，再說，他練的武功很高深，我還不能練。」香香公主歎了一口氣，道：「現下我知道了。」霍青桐道：「什麼？」香香公主道：「大殿上那許多骸骨，原來生前都會高深武功，他們兵器被磁山吸去之後，就空手和桑拉巴手下的武士對打。」霍青桐道：「對啦。不過這些人也未必武功極好，料來他們學會了幾招最厲害的殺手，在緊急關頭就和敵人同歸於盡。」香香公主道：「唉，這許多人都很勇敢……啊喲，他學來幹什麼呢？難道也要和敵人同歸於盡嗎？」霍青桐道：「不，武功好的人，不會和敵人同歸於盡的。他總是在鑽研這些招數的奇妙之處。」香香公主微微一笑，道：「那我就放心啦！」望著碧綠的湖水，忽道：「姊姊，咱們一起下去洗澡好麼？」霍青桐笑道：「真胡鬧。他出來了怎麼辦？」香香公主笑道：「我真想下去洗澡。」望著清涼的湖水呆呆出神，輕輕的道：「要是我們三個能永遠住在這裡，那可有多好！」霍青桐怦然心動，滿臉暈紅，忙仰頭瞧著白玉山峰。等了良久，陳家洛仍不出來。香香公主脫下皮靴，把腳放在水裡，將頭枕在姊姊腿上，望著天上悠悠白雲，慢慢睡著了。

## 第18回　驅驢有術居奇貨　除惡無方從佳人

　　余魚同和李沅芷一起出來尋訪霍青桐，自然明白七哥派他們二人同行的用意。李沅芷一片深情，數次相救，他自衷心感激，然她越是情癡，自己越是不由自主的想避開她，什麼原因可也說不上來。一路上李沅芷有說有笑，他卻總是冷冷的。李沅芷惱了，一天早晨，偷偷躲在一個沙丘後面，瞧他是否著急。哪知他見她不在，叫了幾聲沒聽得答應，就逕自向前走了。李沅芷氣苦之極，在沙丘後面哭了一場，打起精神再追上去。余魚同淡淡的道：「啊，你在後面，我還道你先走了呢！」饒是李沅芷機變百出，對這心如木石之人卻是束手無策。她打定了主意：「他真逼得我沒路可走之時，我就一劍抹了脖子。」行到中午，忽見迎面沙漠中一跛一拐的來了一頭瘦小驢子，驢上騎著一人，一顛一顛的似在瞌睡。走到近處，見那人穿的是回人裝束，背上負了一隻大鐵鍋，右手拿了一條驢子尾巴，小驢臀上卻沒尾巴，驢頭上竟戴了一頂清兵驍騎營軍官的官帽，藍寶石頂子換成了一粒小石子。那人四十多歲年紀，頦下一叢大鬍子，見了二人眉花眼笑，和藹可親。余魚同心想霍青桐在大漠上英名四播，回人無人不知，便勒馬問道：「請問大叔，可見到翠羽黃衫麼？」卻擔心他不懂漢語。哪知那人嘻嘻一笑，以漢語問道：「你們找她幹麼呀？」余魚同道：「有幾個壞人來害她。我們要通知她提防。要是你見著她，給帶個訊成不成呀？」那人道：「好呀！怎麼樣的壞人？」李沅芷道：「一個大漢手裡拿個獨腳銅人，另一個拿柄虎叉，第三個蒙古人打扮。」那人點頭道：「這三個人確是壞蛋，他們想吃我的毛驢，反給我搶來了這頂帽子。」余李兩人對望了一眼。余魚同道：「他們還有同伴麼？」那人道：「就是這個戴官帽的了，你們是誰呀？」余魚同道：「我們是木卓倫老英雄的朋友。這幾個壞蛋在哪裡？可別讓他們撞著翠羽黃衫。」那人道：「聽說霍青桐這小妮子很不錯哪。要是四個壞蛋吃不到我毛驢，肚子餓了，把這大姑娘烤來吃了，可不妙啦！」李沅芷心想關東三魔是有勇無謀之輩，一個清軍軍官，更加不放在心上，不如找上前去，想法子結束了他們，教這瞧不起人的余師母佩服我的手段，於是問道：「他們在哪裡？你帶我們去，給你一錠銀子。」那人道：「銀子倒不用，不過得問問毛驢肯不肯去。」把嘴湊在驢子耳邊，嘰哩咕嚕的說一陣子話，然後把耳朵湊在驢子口上，似乎用心傾聽，連連點頭。二人見他裝模作樣，瘋瘋癲癲，不由得好笑。那人聽了一會，皺起眉頭說道：「這驢子戴了官帽之後，自以為了不起啦。它瞧不起你們的坐騎，不願意一起走，生怕沒面子，失了自己身份。」余魚同一驚：「這人行為奇特，說話皮裡陽秋，罵盡了世上趨炎附勢的暴發小人，難道竟是一位風塵異人？」李沅芷瞧他的驢子又破又瘦，一身污泥，居然還擺架子，不由得噗哧一笑。那人眼睛一橫道：「你不信麼？那麼我的毛驢就和你們的馬匹比比。」余李二人胯下都是木卓倫所贈駿馬，和這頭破腿小驢自有雲泥之別。李沅芷道：「好呀，我們贏了之後，你可得帶我們去找那三個壞蛋。」那人道：「是四個壞蛋。要是你們輸了呢？」李沅芷道：「隨你說吧。」那人道：「那你就得把這頭毛驢洗得乾乾淨淨，讓它出出風頭。」李沅芷笑道：「好吧，就是這樣。咱們怎樣個比法？」那人道：「你愛怎樣比，由你說便是。」李沅芷見他說話十拿九穩，似乎必勝無疑，倒生了一點疑慮，心想：「難道這頭跛腳驢子當真跑得很快？」靈機一動，道：「你手裡拿著的是什麼呀？」那人把驢子尾巴一晃，道：「毛驢的尾巴。它戴了官帽，嫌自己尾巴上有泥不美，所以不要了。」余魚同聽他語帶機鋒，含意深遠，更加不敢輕忽，向李沅芷使個眼色，要她留神。李沅芷道：「你給我瞧瞧。」那人把驢尾擲了過來，李沅芷伸手接住，隨手玩弄，一指遠處一個小沙丘，道：「咱們從這裡跑到那沙丘去。你的驢子先到是你勝，我的馬先到是我勝。」那人道：「不錯，驢子先到是我勝，馬先到是你勝。」李沅芷對余魚同道：「你先到那邊，給我們作公證！」余魚同道：「好！」拍馬去了。李沅芷道：「走吧！」語聲方畢，猛抽一鞭，縱馬直馳，奔了數十丈，回頭一望，見那毛驢一跛一拐，遠遠落在後面。她哈哈大笑，加緊馳驟，突然之間，一團黑影從身旁掠過，定睛看時，竟是那人把驢子負在肩頭，放開大步，向前飛奔。她這一驚非同小可，險險坐鞍不穩，跌下馬來，疾忙催馬急追。但那人奔跑如風馳電掣一般，始終搶在馬頭之前。不到片刻，兩人奔到沙丘，終於是騎人的驢比人騎的馬搶先了丈餘。李沅芷把手中驢尾用力向後擲出，叫道：「馬先到啦！」那人和余魚同愕然相顧，明明是驢子先到，怎麼她反說馬先到？那人道：「喂，大姑娘，咱們說好的：驢子先到我勝，馬先到你勝，是不是？」李沅芷伸手掠著在風中飛揚的秀髮，說道：「不錯。」那人道：「咱們並沒說一定得人騎驢子，是不是？」李沅芷道：「不錯。」那人道：「不管是人騎驢，還是驢騎人，總之是驢子先到。你得知道，它是戴官帽的，笨驢做了官，可就騎在人頭上啦。」

　　李沅芷：「咱們說好的，驢子先到你勝，馬先到我勝，是不是？」那人道：「對啦！」李沅芷道：「咱們並沒說，到了一點兒驢子也算到，是不是？」那人一拉鬍子，道：「這我可糊塗啦，什麼叫做『到了一點兒驢子』？」李沅芷指著那條被她遠遠擲在後面的驢尾巴，道：「我的馬整個兒到了，你的驢子可只到了一點兒，它的尾巴還沒有到！」

　　那人一呆，哈哈大笑，說道：「對啦，對啦！是你贏了，我領你們去找那四個壞蛋去吧。」過去拾起驢尾，對驢子道：「笨驢啊，你別以為戴了官帽，就不要你那泥尾巴啦！人家可沒忘記啊。你想不要，人家可不依哪。」縱身騎上驢背，道：「笨驢啊，你騎在人頭上騎不了多久，人又來騎你啦！」余魚同見那驢子雖只幾十斤重，就如一頭大狗一般，但負在肩頭而跑得疾逾奔馬，卻非具深湛武功不可，忙上前行了一禮，說道：「我這個師妹很是頑皮，老前輩別跟她一般見識。請你指點路徑，待晚輩們去找便是，可不敢勞功你老大駕。」那人笑道：「我輸了，怎麼能賴？」轉過驢頭，叫道：「跟我來吧！」余魚同見他肯一同前去，心中大喜。他知關東三魔武功驚人，和自己又結了深仇，若在大漠之中撞到，可實是一樁禍事，有這個大鬍子回人相助，那就不怕了。三人並轡緩緩而行。余魚同請教他姓名，那人微笑不答，不住瘋瘋癲癲的說笑話，可是妙語如珠，莊諧並作，或諷或嘲，連李沅芷也不禁暗自欽佩。

　　跛腳驢子走得極慢，行了半日，不過走了三十里路，只聽後面鸞鈴響處，徐天宏和周綺趕了上來。余魚同給他們引見道：「這位是騎驢大俠，他老人家帶我們去找關東三魔。」徐天宏聽他說得恭敬。忙下馬行禮。那人也不回禮，笑道：「你老婆該多歇歇了，幹麼還這般辛苦趕道啊？」徐天宏愕然不解。周綺卻面上一紅，揚鞭催馬，向前疾奔。

　　那人熟識大漠中道路，傍晚時分領他們到了一個小鎮。將走近時，只見雞飛狗走，塵揚土起，原來一大隊清兵剛剛開到，眾回人拖兒攜女，四下逃竄。徐天宏奇道：「清兵大部就殲，少數的殘餘也都已被圍，怎麼這裡又有清兵？」說話之間，迎面奔來二十餘個回民，後面有十餘名清兵大聲吆喝，執刀追來。那些回民突然見到騎驢的大鬍子，大喜過望，連叫：「納斯爾丁·阿凡提，快救我們！」徐天宏等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只聽見他們不住叫「納斯爾丁·阿凡提」，想來就是他的名字了。阿凡提叫道：「大家逃啊！」一提驢韁，向大漠中奔去，眾回人和清兵隨後跟來。

　　奔了一段路，距小鎮漸遠，幾名回人婦女落了後，被清兵拿住。周綺忍耐不住，拔刀勒馬，轉身砍去，呼呼兩刀，將一名清兵的腦袋削去了一半。其餘清兵大怒，圍了上來。徐天宏、余魚同、李沅芷一齊回身殺到。周綺突然胸口作惡，眼前金星亂舞。一名清兵見她忽爾收刀撫胸，撲上來想擒拿，周綺「哇」的一聲，嘔吐起來，沒頭沒腦都吐在那清兵臉上。只見他伸手在臉上亂抹，周綺隨手一刀將他砍死，不覺手足酸軟，身子晃了幾晃。徐天宏忙搶過扶住，驚問：「怎麼？」這時余魚同和李沅芷已各殺了兩三名清兵。其餘的發一聲喊，轉頭奔逃。阿凡提把背上鐵鍋提在手中，伸手一揮，罩在一名清兵頭上，叫道：「鍋底一個臭冬瓜！」李沅芷挺劍刺去，那清兵眼被蒙住，如何躲避得開，登時了帳。阿凡提提起鐵鍋，又罩住了第二名清兵，李沅芷跟著一劍。也不知他用什麼手法，鐵鍋罩下，清兵必定躲避不開。他鍋子一罩，李沅芷跟上一劍，片刻之間，兩人把十多名清兵殺得乾乾淨淨。李沅芷高興異常，叫道：「鬍子叔叔，你的鍋子真好。」阿凡提笑道：「你的切菜刀也很快。」

　　余魚同見李沅芷殺了許多清兵，心想：「她爹爹是滿清提督，她卻毫無顧忌的大殺清兵。那麼她的的確確是決意跟著我了。」心中一陣為難，不禁長歎一聲。

　　這時徐天宏擒住了一名清兵，逼問他大隊官兵從何而來。那清兵跪地求饒，結結巴巴的半天才說清楚。原來他們是從東部開到的援軍，聽說兆惠大軍兵敗，正兼程赴援。徐天宏從回民中挑了兩名精壯漢子，請他們立即到葉爾羌城外去向木卓倫報信，以便佈置應敵，兩名回人答應著去了。徐天宏在那清兵臀上踢了一腳，喝道：「滾你的吧！」那清兵沒命的狂奔而去。

　　徐天宏回顧愛妻，見她已神色如常，不知剛才何以忽然發暈，問道：「什麼地方不舒服？」周綺臉上一陣暈紅，轉過了頭不答。阿凡提笑道：「母牛要生小牛了，吃草的公牛會歡喜得打轉，可是吃飯的公牛哪，卻還在那兒東問西問。」徐天宏大喜，滿臉堆歡，笑問：「老前輩你怎知道？」阿凡提笑道：「這也真奇怪。母牛要生小牛，公牛不知道，驢子卻知道了。」眾人哈哈大笑，上馬繞過小鎮而行。

　　到得傍晚，眾人紮了帳篷休息。徐天宏悄問妻子：「有幾個月啦？我怎不知道？」周綺笑道：「你這笨牛怎會知道。」過了一會，道：「咱們要是生個男孩，那就姓周。爹爹媽媽一定樂壞啦。可別像你這般刁鑽古怪才好。」徐天宏道：「以後可得小心，別再動刀動槍啦。」周綺點頭道：「嗯，剛才殺了個官兵，血腥氣一沖，就忍不住要嘔，真受罪。」第二天早晨，阿凡提對徐天宏道：「過去三十里路，就到我家。我有一個很美的老婆在那裡……」李沅芷插嘴道：「真的麼？那我一定要去見見。她怎麼會喜歡你這大鬍子？」阿凡提笑道：「哈哈，那是秘密。」對徐天宏道：「你老婆騎了馬跑來跑去，拳打腳踢，對肚裡那頭小牛只怕不好，還是在我家裡休息，等咱們找到那幾個壞蛋，幹掉之後，再回來接她。」徐天宏連聲道謝。周綺本來不願，但想到自己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都已死了，自己懷的孩子將來要繼承周家的香煙，也就答應了。到了鎮上，阿凡提把眾人引到家裡，他提起鍋子，噹噹噹一陣敲。內堂裡出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果然相貌甚美，皮膚又白又嫩，見了阿凡提，歡喜得什麼似的，口中卻不斷咒罵：「你這大鬍子，滾到哪裡去啦？到這時候才回家，你還記得我麼？」阿凡提笑道：「快別吵，這我可不是回來了麼？拿點東西出來吃啊，你的大鬍子餓壞啦。」阿凡提的妻子笑道：「你瞧著這樣好看的臉，還不飽麼？」阿凡提道：「你說得很對，你的美貌臉蛋兒是小菜，但要是有點麵餅什麼的，就著這小菜來吃，那就更美啦。」她伸手在他耳上狠狠扭了一把，道：「我可不許你再出去了。」轉身入內，搬出來許多麵餅、西瓜、蜜糖、羊肉饗客。李沅芷雖不懂他們夫婦說些什麼，但見他們打情罵俏，親愛異常，心中一陣淒苦。正吃之間，外面聲音喧嘩，進來一群回人，七張八嘴的對阿凡提申訴糾紛爭執。阿凡提又說又笑的給他們排解了，眾人都滿意而出。人剛走完，又進來兩人，一個是童子，一個是腳夫。那童子道：「納斯爾丁，胡老爺說，你借去的那只鍋子該還他啦。」阿凡提向周綺瞧了一眼，笑道：「你去對胡老爺說，他的鍋子懷了孕，就要生小鍋啦，現下不能多動。」那童子一呆，轉身去了。阿凡提轉頭問那腳夫：「你找我什麼事？」那腳夫道：「去年我在鎮上客店裡吃了一隻雞，臨走時要掌櫃結帳。掌櫃說：『下次再算吧，不用急。』我想這人倒很好，便道了謝上路了。過了兩個月我去還帳，他扳著手指，嘴裡嘮嘮叨叨的，好似這筆帳有多難算似的。我說：『你那隻雞到底值多少錢，你說好啦！』掌櫃擺擺手，叫我別打擾他。」

　　阿凡提的妻子插嘴道：「一隻雞嗎，就算是最大的肥雞，也不過一百銅錢！」那腳夫道：「我本來也這麼想，哪知掌櫃又算了半天，說道：『十二兩銀子！』」阿凡提的妻子拍手驚叫：「啊喲，一隻雞哪有這麼貴？十二兩銀子好買幾百隻雞啦。」那腳夫道：「是呀，我也這麼說。那掌櫃說：『一點兒沒錯，你倒算算看，要是你不吃掉我的雞，這雞該下多少蛋？這些蛋會孵成多少小雞？小雞長大了，又會下多少蛋？……』他越算越多，說道：『十二兩銀子還是便宜的啦！』我當然不肯給，他就拉我到財主胡老爺那裡去評理。胡老爺聽了掌櫃的話，說很有道理，叫我快還。他說要是不快還帳哪，那些蛋再孵成小雞，我可不得了哪。納斯爾丁，你倒給我評評這個理看……」說到這裡，剛出去的童子又回來說道：「胡老爺說，鍋子會懷什麼孩子？他不相信，叫你快把鐵鍋還給他！」阿凡提到廚房裡拿了一隻小鐵鍋出來，交給童子道：「這明明是鍋子的兒子，你拿去給胡老爺吧。」那童子將信將疑，拿了鐵鍋去。阿凡提對那腳夫道：「你要胡老爺當眾評理。」腳夫道：「要是我輸了，豈不是反要賠二十四兩銀子？」阿凡提道：「別怕，輸不了。」過了半個時辰，那腳夫進來道：「納斯爾丁大叔，胡老爺已招集了大伙在評理啦，請你快去。」阿凡提道：「我在這裡有事，過一會再來。」坐著和妻子說笑，跟眾人聊天。那腳夫很是焦急，接連奔進來催了幾次，阿凡提才慢條斯理的去了。徐天宏等都跟著去看熱鬧，只見市集上聚著七八百人，一個穿花綢皮袍的大胖子坐在中間，料來就是胡老爺了。這時眾人等著阿凡提，已很心焦。胡老爺叫道：「阿凡提，這腳夫說你來幫他說話，怎麼這時候才來？」阿凡提施禮問安，笑道：「對不起，因為有一件要緊事，所以來遲了。」胡老爺說：「難道還有比評理更要緊的事麼？」阿凡提道：「當然啦，你瞧，我明天要種麥子啦，可是麥種還沒炒熟下肚呢，這怎麼行？我炒了三斗麥種，吃了老半天才吃完，因此耽擱啦。」說著連連施禮。胡老爺和客店掌櫃同時叫了起來：「真是胡說八道，把麥種吃了，怎麼還能下種？你這瘋子，還來幫人家說話。」旁聽的眾人也都哄笑起來，阿凡提卻只摸著大鬍子，笑瞇瞇的不作聲。過了一陣，嘈雜之聲漸息，阿凡提道：「你說吃下去的麥子不能下種，那麼腳夫吃下去的雞，怎麼還能下蛋？」眾人一想，都叫了起來：「不錯，不錯，吃下去的雞怎麼還能下蛋？」大家高聲歡呼，把阿凡提抬了起來。胡老爺見眾意如此，只得宣佈：「腳夫吃了客店掌櫃一隻雞，應該還一百銅錢。」那腳夫歡天喜地的把一串銅錢交給掌櫃，笑道：「以後可再也不敢吃你的雞啦。」掌櫃收了，一言不發就走。眾回人笑罵，有些孩子往他背上丟石塊。

　　胡老爺走到阿凡提面前，道：「我借給你的鍋子生了個孩子，那很好。什麼時候再生第二胎哪？」阿凡提愁眉苦臉的道：「胡老爺，你的鍋死啦。」胡老爺怒道：「鍋子怎麼會死？」阿凡提道：「鍋子會生孩子，當然會死。」胡老爺叫道：「你這騙子，借了我鐵鍋想賴。」阿凡提也叫道：「好吧，大家評評理。」胡老爺想起貪便宜收了他的小鐵鍋，這時張揚開來大失面子，真是啞子吃黃蓮，說不出的苦，連連擺手，擠在人叢中走了。阿凡提騙倒了平時專門欺壓窮人的財主胡老爺，得意非凡，仰天大笑。忽然後面一個聲音叫道：「大鬍子，又做什麼傻事啦？」阿凡提回頭一看，見是天池怪俠袁士霄，心中大喜。他二人一回一漢，分居天山南北，所作所為儘是扶危濟困、行俠仗義之事，兩人素來交好。阿凡提一把拉住袁士霄手臂，笑道：「哈哈，你這老傢伙來啦，快到我家裡看我老婆去。」袁士霄笑道：「你老婆有什麼了不起，成日猴子獻寶似的……」話未說完，徐天宏與余魚同已搶上來拜見。袁士霄道：「罷了，罷了，我又不是你們師父，磕什麼頭？家洛呢？」徐天宏道：「總舵主比我們先走一步……呀，陳老爺子和老太太也來啦！」轉身向站在袁士霄身後的天山雙鷹施禮，見關明梅牽著陳家洛乘坐的白馬，心中一驚，問道：「這馬老前輩從哪裡見到的？」關明梅道：「我見過你們總舵主騎這馬，所以認得，剛才見它有沙漠裡亂奔亂闖，我們三人費了好大的勁才拉住了。」徐天宏大驚，說道：「難道總舵主遇險？咱們快去救。」眾人齊到阿凡提家裡，飽餐之後，與周綺作別。徐天宏、周綺夫婦成親以來首次分別，自是依依不捨。阿凡提的妻子見丈夫回家才半天，便又要出門，拉住他鬍子大哭大鬧。阿凡提笑嘻嘻的安慰，說道：「我找了一位太太來陪你。她跟你一樣年輕美貌，肚裡又懷了個孩子，那是一共有兩個人陪你啦。勝於我一個大鬍子。」她只是哭鬧下停，叫道：「我不許你大鬍子走，不許你大鬍子走！」阿凡提笑道：「你要留住我的鬍子？好！」突然拔下十幾根鬍子，塞在她的手裡，奪門而出。阿凡提騎了這頭大狗似的驢子，雙腳幾乎可以碰到地面，遠遠望去，驢子就如生了六條腿一般。袁士霄道：「大鬍子，你騎的是什麼呀？是老鼠呢還是貓？」阿凡提道：「老鼠哪有這麼大呀？」袁士霄道：「那多半是一頭大老鼠。」徐天宏和余魚同聽著二人說笑，心中掛念陳家洛，說什麼也笑不出來。李沅芷騎了駱冰的白馬，放鬆韁繩，由它在前領路。阿凡提的驢子實在走得太慢，行到傍晚，不過走了三十多里路，大家都急了。徐天宏對阿凡提道：「老前輩，我們總舵主恐怕遭到了危難，我們想先走一步。」阿凡提道：「好吧，好吧。到前面鎮上，我另買一頭中用些的驢子就是。這頭笨驢不中用，它偏偏還自以為了不起。」催驢趕上，與李沅芷並轡而行。白馬比毛驢高出一半，阿凡提仰頭問李沅芷道：「大姑娘，你為什麼整天不高興呀？」李沅芷忽然想起，這位怪俠雖然假作癡呆，其實聰明絕倫，回人有什麼為難之事，向他請教，立即應手而解，便道：「鬍子叔叔，對付不識好歹的人，你有什麼法子？」阿凡提道：「我拿鐵鍋往他頭上一罩，你就一劍。」李沅芷搖頭道：「不成，比如說他是你很……很親近的人。你待他越是好，他越是發驢子脾氣。」阿凡提一扯鬍子，已瞭然於胸，笑道：「我天天騎驢子，對付笨驢的倔脾氣，倒很有幾下子。不過這法子可不能隨便教你。」

　　李沅芷柔聲道：「鬍子叔叔，要怎樣才能教呀？」阿凡提道：「咱們還得打個賭，你贏了我才教。」李沅芷笑道：「好呀，咱們再來賽跑。」阿凡提道：「賭別的吧，賽跑你准輸。」取出驢尾來一晃，道：「我不會再上你當啦。」李沅芷道：「你不信就試試。」阿凡提道：「好，瞧你又有什麼鬼門道。」指著前面的一個小市鎮道：「誰先到第一間屋子誰贏！」李沅芷道：「好呀，鬍子叔叔，你又輸了！」雙腿微微一挾，一提韁，那白馬如箭離弦，騰空竄出。

　　阿凡提負起驢子，發足追來。這白馬是數世一見的神駒，這一發力奔馳，直如雷轟電掣一般，他如何追趕得上？還沒追得一半路，白馬已奔到市鎮。阿凡提放下驢子，呵呵大笑道：「又上了這小妮子的當。我雖知這是匹好馬，哪想得到竟有這麼快。」徐天宏等見他如此武功，盡皆驚佩，一頭幾十斤的小驢負在背上並不為奇，奇的是他腳下竟如此神速，若非這匹寶馬，尋常坐騎非給他追上不可。

　　穿過市鎮，行不多時，驀地裡白馬一陣長嘶，騰躍狂奔。李沅芷大驚勒韁，竟然約束不住。眾人見白馬發狂，都吃了一驚，散開了追趕攔截。只見白馬直向大漠中急衝，奔到幾個人面前，陡然停住，李沅芷下馬與他們說話。遠遠望去，那些是什麼人卻瞧不清楚。突然那白馬又回頭馳來，奔到半途，徐天宏與余魚同認出馬上之人已換了駱冰，心中大喜，忙迎上去。雙方走近，見後面是文泰來、衛春華、章進、心硯四人，最後一人白髮蒼蒼，背負長劍，拉住了李沅芷的手在不住詢問，竟是武當派前輩綿裡針陸菲青。原來那白馬戀主，又有靈性，遠遠望見駱冰，就沒命的奔去。余魚同搶到陸菲青跟前，雙膝跪下，叫了聲：「師叔！」伏地大哭。陸菲青伸手扶起，淚水也不禁撲簌簌的流了下來，嗚咽道：「我得知你師父的噩耗之後，連日連夜趕來，途中與文四爺他們遇上，他們也正在追捕這奸賊……你放心，咱爺兒倆定要給你師父報仇！」當下雙方廝見了。文泰來等都掛慮陳家洛的安危。

　　眾人到市鎮打尖，阿凡提去買驢子，李沅芷悄悄跟在後面。阿凡提也不理她，自行選了一頭高頭健驢，身高幾有原來那頭沒尾驢的兩倍。阿凡提把沒尾驢折價讓給了驢販，笑道：「官帽害死了這笨驢，可不能讓這畜生再戴了。」把官帽摔在地下，踏得稀爛。李沅芷等他付了銀兩，替他牽過驢子，笑吟吟的和他並肩而行。阿凡提道：「我從前養了一頭毛驢，那脾氣真是倔得嚇人。我要它走，它偏偏站住，要它站著呢，這傢伙又給你打個圈兒。有一天呀，我要它拉了車兒上磨坊去，就只這麼幾十步了，哪知忽然說什麼也不肯走啦。越是趕，越是後退，哄也不行，打也不行，管它叫親爺爺親奶奶呢，也不成，你猜我怎麼辦？」李沅芷知他在妙語點化，當下用心傾聽，不敢嬉笑，道：「你老人家總有法子。」阿凡提笑道：「好呀，大姑娘想女婿，什麼也肯，本來叫我鬍子叔叔，現今可叫『你老人家』啦！」李沅芷臉一紅，道：「我是說你的驢子呀！」

　　阿凡提道：「不錯，不錯。後來我一想，成啦！我拉這笨驢轉了個身，磨坊在東，我讓驢子朝著西邊，然後使勁的趕，它仍是一步一步的倒退，退呀退的，這可到了磨坊啦。」李沅芷喃喃自語：「你要它往東，它偏偏往西……那麼你就要它往西。」阿凡提一豎拇指，道：「不錯，就是這麼辦。後來哪，我又想出了一個法兒。」李沅芷忙問：「什麼？」阿凡提道：「我在鞭子上掛了一個胡蘿蔔，伸在笨驢前面。笨驢想吃胡蘿蔔，不住向前走，一直走了幾十里路，到了我要它去的地方，這才把胡蘿蔔給它吃。」李沅芷立時領悟，笑道：「多謝你老人家指教。」阿凡提笑道：「現下你去找你的胡蘿蔔吧！」

　　李沅芷尋思：「余師哥最想得到的，是什麼東西？剛才他見到我師父，哭成這個樣子，那麼對他最要緊的，莫過於殺張召重給馬師伯報仇了。這麼說來，得想法子去殺張召重。」轉念一想：「張召重武藝高強，我又怎殺得了他？再說，就算殺了，他也只是感激我而已，不會像驢子望著胡蘿蔔那樣，一路追個不停。」又想：「我小時候見到傭人的兒子玩泥娃娃，哭著要，他不肯給，我偏偏一定要。這鬍子叔叔說得不錯，我越是對他好，他越是避開我。以後倒不如冷冷淡淡的，等他覺得我好時，再讓他來嘗嘗苦苦求人的滋味。驅趕倔脾氣的笨驢，就得用大鬍子叔叔的法子。」心下打算已定，真的對余魚同不理不睬起來。駱冰與徐天宏冷眼旁觀，都覺奇怪。阿凡提只是拉著大鬍子微笑。

　　阿凡提換了腳力，行得快了數倍，一行人蹄踏黃沙，途隨白馬，來到白玉峰前。那白馬對狼群猶有餘怖，到了進入古城的歧道處，就停步不前了。駱冰一再驅趕，白馬無論如何不肯再前行一步。袁士霄道：「狼群大隊曾聚在這裡，咱們循著狼糞一路尋進去吧。」眾人見到狼糞甚多，想到陳家洛的安危，都是心焦如焚。駱冰下了白馬，與文泰來共乘一騎。曲曲折折的走了半天，忽聽得腳步聲響，歧路上轉出四個人來，當先一人正是張召重。徐天宏一聲忽哨，連同衛春華、章進、心硯一齊散開，往四人後路抄去。張召重斗見群雄，一驚非小，尤其看到師兄陸菲青，登時臉色蒼白，額上冷汗直冒。余魚同手揮金笛，便要撲上去拚命。袁士霄左手抓住他臂膀輕輕一拉，余魚同身不由主的退回。袁士霄指著張召重罵道：「前幾天和你相遇，還道你是武當派的一位高手，哪知竟是個無惡不作的匪類，連自己師兄也忍心害了。爽爽快快，給我自己了斷吧。」

　　張召重見對方至少有五人和自己功力相若，有的甚至在自己之上，以力相拚，必無幸理，當下硬起頭皮，道：「我這邊只有四人，你們依多為勝，張某死在此地，又何足為恥？」袁士霄大怒，心想：「那三人能力敵群狼，倒也都是硬手，他們四人齊上，我一人可對付不了，但有大鬍子相幫，那也成了。」哼了一聲，說道：「要殺你這惡徒，也用得著依多取勝？你們四人一齊上來，我只和這大鬍子兄弟兩人接著。你們四個傢伙只要能和我們兩人打個平手，就放你走路。」張召重向阿凡提注目打量，見他面容黝黑，一叢大鬍子遮住了半邊臉，笑得雙眼瞇成了兩條縫，不似身懷絕技的高人，心想：「這姓袁的確是武功驚人，遠勝於我，難道這大鬍子回人也厲害之極？關東三魔中有一人相助，我或可和這姓袁的打成平手，餘下兩人對付這個回子，想來也行了。」身處此境，也已不容他有何異言，便道：「那麼我們就試一試，請袁……袁大俠手下容情。」袁士霄厲聲道：「我手下是毫不容情的。」轉頭對阿凡提道：「大鬍子，在這許多新朋友面前，咱哥兒倆可別出醜了。」阿凡提道：「我鄉下佬見官，有點兒怯，只怕不成。」身子一晃，也沒見他抬腿動足，已下了驢子。張召重見他身法，驀地想起，原來就是那晚在墓地中搶他帽子的怪人，不覺凜然一驚。袁士霄叫道：「都上來吧。用心打，別打主意想逃，在我老兒手下可跑不了。」哈合台走上一步，對袁士霄說：「袁大俠於我三兄弟有救命大恩，我們萬萬不敢接你老人家的招。再說，我們跟這姓張的也只相會，並無交情，犯不上為他助拳。」他見張召重行為卑鄙，早就老大瞧他不起，只是他此刻猝遇眾敵，再要出言損他，未免有討好對方、自圖免禍之嫌，是以只說到此處為止。三魔並排站在一旁，竟是擺明了置身事外。袁士霄眉頭一皺，說道：「他們不肯動手，只剩下了你一個，哪怎麼辦？我三十歲那一年，曾向祖師爺立過重誓，從此而後，決不跟人單打獨鬥。」說著向天山雙鷹瞥了一眼。原來他當年生怕自己妒火焦焚、狂性大發之下，竟會將陳正德打死，是以立此重誓，約束自己，當下又道：「大鬍子，只有麻煩你了。」阿凡提解下背上鍋子，笑道：「好吧，好吧，好吧。」呼的一聲，鍋子當頭向張召重罩到。張召重向左躍開，凝神瞧他使的是什麼兵刃，只見黑黝黝，圓兜兜，一面凹進，一面凸出，凸的一面還有許多煤煙，竟像是只鐵鍋。阿凡提笑道：「你心裡一定在想：這是什麼呀？倒像是只鍋子。跟你說，這正是一隻鍋子。你們清兵無緣無故的到回部來，打爛了許多鍋子，害得我們回人吃不了飯。好哇，現今鍋子來打清兵啦！」語聲未畢，又是一鍋向張召重當頭罩下。

　　張召重一招「仙鶴亮翅」，倏地斜穿閃過，回手出掌，向對方肩頭打到。阿凡提身子微挫，左手在鍋底一擦，一手煤煙往他臉上抹去。張召重自出道以來，身經百戰，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怪人，只見他右手提鍋，左手抹煙，腳步歪歪斜斜，不成章法，然而自己攻出的凶狠招數，卻每次都被他輕易避開，哪裡敢有絲毫怠忽，當下展開無極玄功拳，抱元歸一，全身要害守得毫無漏洞。道路本極狹窄，地下又是山石嶙峋，兩人擠在這凶險之地，攻守拒擊，登時鬥得激烈異常。袁士霄歎道：「奸賊呀奸賊，憑你這身功夫，本也是難得之極的了，若不是心地如此歹毒，我老頭子忍不住要起愛才之心。」余魚同忙道：「不行，老爺子，不行！」心硯問衛春華道：「九爺，這位鬍子大爺使的是什麼招術？」衛春華搖搖頭。這邊天山雙鷹、陸菲青、文泰來等也不懂阿凡提的武功家數，都暗暗稱奇。突然間阿凡提左腿飛起，鍋子橫擊，張召重無處躲避，急從鍋底鑽出。不料阿凡提左掌張開，正候在鍋子底下。張召重待得驚覺，已不及閃避，當下左拳一個「沖天炮」，猛向鍋底擊去。阿凡提叫道：「吃飯傢伙，打破不得！」鍋子向上一提，隨手抹去，張召重臉上已被抹上五條煤煙。兩人均各躍開。阿凡提叫道：「來來來，勝負未決，再比一場。」張召重望著他手中鐵鍋，\*目不語。阿凡提道：「呀，是了，你沒帶兵刃，輸了也不服氣。」轉頭對李沅芷道：「大姑娘，你的切菜刀借給胡蘿蔔用一下。」

　　兩人相鬥之時，李沅芷挨得最近，只待張召重一被鍋子罩住，立即搶上一劍，豈知自己心事竟被這怪俠說了出來，不覺滿臉緋紅。阿凡提說話素來瘋瘋癲癲，旁人聽他管張召重叫「胡蘿蔔」，也都不以為意，哪知中間另藏著一段風光旖旒的女兒情懷。阿凡提見她不動，把嘴俯在她耳邊，低聲說道：「你把切菜刀給他，我仍然能抓住他。」李沅芷點點頭，擲出長劍，叫道：「劍來了，接著！」

　　張召重右手一抄接住劍柄，突然轉身，左手一揚，一掃芙蓉金針向阻住退路的徐天宏、衛春華諸人迎面擲去。徐天宏等知道厲害，疾忙俯身，只覺頭頂風聲颯然，張召重已竄了過去。他奔到哈合台身邊，伸左手扣住了他右手脈門，叫道：「快走！」哈合台登時身不由主，被他拉著往迷城中急奔。滕一雷與顧金標不及細思，隨後跟去。這一來變起倉卒，等徐天宏等站起身來，四人已轉了彎。袁士霄和阿凡提均各大怒，倏地拔起身子，如兩隻大鶴般從徐天宏等頭頂躍過。天池怪俠身法好快，人未落地，已一把抓住滕一雷的後領，把他一個肥肥的身軀甩了起來。滕一雷也不知道抓著他的是誰，只覺身子懸空，使不出力，忙揮獨足銅人向後疾點，忽覺自己身子被一股極大力量擲了出去，只慘叫得一聲，已撞在半山腰裡，腦漿迸裂而死。袁士霄擲死滕一雷，腳下毫不停留，轉了個彎，見前面是三條歧路，不知張召重從哪一條路逃走，向右一指，叫道：「大鬍子，你追這邊。」又向左一指，對天山雙鷹道：「你們兩位追這邊。」自己從中間那條路上追了下去。片刻之間，四人廢然折回，都說只轉了一個彎，前面又各出現岔路，無從追尋。徐天宏在路上仔細察看，說道：「這堆狼糞剛給人踏了兩腳，他們定是循著狼糞向內逃竄。」袁士霄道：「不錯，快追。」眾人隨著狼糞追進，直趕到白玉峰前，仍不見張召重等三人的蹤影。眾人在各處房屋中分頭搜尋，不久衛春華就發現了峰腰中的洞穴。袁士霄和陳正德首先躍上，接著陸菲青、文泰來、關明梅等也都縱了上去。其他輕功較差的，由陸菲青和文泰來一一用繩子吊上，最後剩下心硯。阿凡提笑道：「小兄弟，我試試你的膽子！」一把抓住他後心，喝道：「接著！」把他身子向洞口拋去，文泰來一把抱住，阿凡提隨即跳上。這時袁士霄剛推開了石門。那門向內而開，要是外面被人扣住，裡面千軍萬馬也衝突不出，但自外入內十分容易。原來當年那暴君開鑿山腹玉宮，自恃迷城道路千岔萬回，外敵決難侵入，擔心的反是變生肘腋，內叛在山腹負隅頑抗，因此把宮門造成如此模樣。袁士霄當先急行，眾人在甬道中魚貫而入。徐天宏折下了桌腳椅腳，點成火炬，各人分著拿了。追到大殿上時，各人兵刃都被磁山吸去，不免大吃一驚。阿凡提身手敏捷，搶上將飛出的鐵鍋一把抓住，才沒打破。眾人追敵要緊，也不及細究原因，拾回兵刃，直入玉室，見床邊又有一條地道。眾人愈走愈奇，在這山腹之內誰都不敢作聲，只是跟著袁士霄疾走。突然眼前大亮，只見碧綠的池邊六人夾水而立。遠遠望去，池子那邊是陳家洛、霍青桐和香香公主，這邊就是張召重、顧金標和哈合台了。

　　眾人大喜，心硯高聲大叫：「少爺，少爺，我們都來啦！」文泰來等快步迎上。關明梅大叫：「孩子，你怎樣？」霍青桐叫道：「師父師公，我好！你們快將這奸賊殺了。」說著向顧金標一指。陳正德上次空手出戰三魔，險些吃虧，這時再不托大，拔出長劍，向顧金標左肩刺去。顧金標二次進來時已在大殿上拾回兵刃，當下抖動虎叉，和陳正德鬥了起來。這邊關明梅和哈合台也動上了手。

　　群雄各執兵刃，慢慢圍攏，監視著張召重。李沅芷的劍借了給張召重，陸菲青把在杭州獅子峰上奪自張召重的凝碧劍給了她。顧哈兩人情急拚命，勉強支持了十餘招，雙鷹的三分劍術愈逼愈緊，兩人只有招架的份兒。劍光飛舞中只聽陳正德一聲猛喝，顧金標胸口見血。陳正德接著又是一劍，指向對方下盤。顧金標向左急避，陳正德飛起一腿，撲通一聲，水花四濺，顧金標跌入翡翠池中，一縷鮮血從池水中泛了上來。那邊哈合台也已被關明梅劍光罩住。余魚同想起哈合台數次相救之德，知道師叔與雙鷹交情極好，忙對陸菲青道：「師叔，這個不是壞人，你救他一救。」陸菲青道：「好。」見關明梅上刺一劍，下刺一劍，左刺一劍，右刺一劍，哈合台滿頭大汗，臉無人色，不住倒退。陸菲青突然躍出，錚的一聲，白龍劍架開了關明梅長劍，叫道：「大嫂，這人還不算壞，饒了他吧。」關明梅見陸菲青說情，總得給他面子，當即收劍。陸菲青轉過頭來，見哈合台不住喘息，因使勁過度，身子抖動，喝道：「快謝了關大俠不殺之恩。」

　　哈合台心想結義六兄弟死剩自己一人，活著又有何意味，叫道：「我何必要她饒命！」又要撲上廝殺，忽聽水聲一響，顧金標從水面下鑽了出來，慢慢游近池邊，哈合台拋去彎刀，搶過去拉起。顧金標受傷甚重，又喝了不少水，委頓不堪。哈合台不住給他胸口揉搓，毫不理會身邊眾人。霍青桐奔到臨近，罵了聲：「奸賊！」挺劍向顧金標胸口刺去。哈合台情急之下，舉臂擋格。霍青桐一劍直下，眼見就要將他手臂削斷。袁士霄想起他引狼入阱時之功，撿起一塊小石子擲出，噹的一聲，霍青桐手臂發麻，長劍震落在地，不禁一呆。袁士霄道：「料理了那姓張的惡賊再說，這兩人逃不了。」張召重被群雄圍住，見顧哈兩人惡戰之後，束手待縛，文泰來、阿凡提、陳家洛、陸菲青等四下牢牢監視，哪裡更有脫身之機，長歎一聲，正要拋劍就戮，忽然陸菲青身後一人閃出，正是李沅芷。她手執長劍，直衝過來，罵道：「你這奸賊！」眾人一楞，李沅芷已撲到張召重身前，低聲道：「我來救你。」刷刷刷數劍，疾刺而至。張召重不明她是何用意。李沅芷忽然腳下假意一滑，向前一撲，低聲道：「快拿住我。」張召重大悟，乘她一劍削來，舉劍擋格，左手已抓住她手腕，噹的一聲，自己長劍已被削斷，一瞥之下，見她手中所持竟是自己的凝碧劍，真是喜上加喜。

　　這時文泰來、余魚同、衛春華、陳正德同時搶上救人。張召重凝碧劍揮了個圈子，金笛雙鉤一起斷折。文泰來和陳正德疾忙收招，兵刃才沒受損。張召重將寶劍點在李沅芷後心，喝道：「讓道！」這一下變出不意，眾人眼見巨奸就縛，哪知李沅芷少不更事，勇猛貪功，反而變成他的護身符。李沅芷假意軟軟的靠在張召重肩頭，似乎被他點中穴道，動彈不得。張召重見眾人面面相覷，不敢來攻，正要尋路出走，李沅芷在他耳邊低聲道：「回到山腹中去。」他一想不錯，大踏步走向地道。袁士霄和陳正德惱怒異常，一個撿起一粒石子，一個摸出三枚鐵菩提，齊向張召重後心打去。張召重弓背俯身，讓過暗器，腳下絲毫不停，奔入地道。只聽得李沅芷大叫一聲：「啊喲！」陸菲青一驚，叫道：「大家別蠻幹，咱們另想別法。」他也真怕張召重不顧一切，傷害了他徒兒。

　　眾人緊跟張召重身後，追入地道，只霍青桐手執長劍，怒目望著顧金標。哈合台忙著給盟兄包紮胸前傷口，對身旁一切猶如不聞不見。陳家洛怕霍青桐孤身有失，走到地道口前停了步，對香香公主道：「咱們在這裡陪你姊姊。」張召重拉著李沅芷向前忽奔，眾人不敢過分逼近，甬道中轉彎又多，無法施放暗器。奔完甬道，眼見張召重就要越過石門，袁士霄一挫身，正要竄上去攻他後心，黑暗中只聽得一陣嗤嗤嗤之聲，忙貼身石壁，叫道：「大鬍子，鐵鍋！」阿凡提搶上兩步，鐵鍋倒轉，一陣輕輕的錚錚之聲過去，鐵鍋中接住了數十枚芙蓉金針。

　　阿凡提叫道：「炒針兒吃啊，炒針兒吃呀！」就這樣緩得一緩，張召重和李沅芷已奔出石門，兩人合力將門拉上，將鐵條插入門扣。袁士霄和陳正德搶上來拉門，但石門內面無可資施力之處。兩人都是火氣奇大，這時豈有不破口怒罵之理？張召重又將金斧斧柄插入鐵環，喘了一口長氣，對李沅芷道：「多謝李小姐相救！」李沅芷笑道：「我爸爸和張師叔都是朝廷命官，我自然要救你。」張召重道：「李軍門近來安好，太夫人安好。」說著打了個千請安，竟是按著官場規矩行起禮來。李沅芷道：「你是師叔，我可不敢當。咱們快想法逃走。師父一定瞧得出是我救你，要是給他追上了，可沒命啦。」張召重道：「他們人多，咱們快回內地，多約幫手，再來擒拿。」李沅芷道：「他們一定回去池邊，繞道追過來。張師叔，得快想法子。在這大漠之上，可不容易逃脫啊！」張召重武功甚高，人也奸猾，計謀卻是平平，當下皺起了眉頭，一時想不出法子。李沅芷似乎焦急異常，伏在石上哭泣起來。張召重忙加勸慰：「李小姐，別怕，咱們一定逃得了。」李沅芷哭道：「就算逃出了迷城，不用一兩天，又得給他們趕上。媽呀，嗚嗚……媽呀！」張召重給她哭得心煩意亂，連連搓手。李沅芷忽然破涕為笑，問道：「你小時候捉過迷藏嗎？」張召重自幼父母雙亡，五歲時就由師父收養學藝，馬真和陸菲青都比他年長得多，因此這些孩子的玩意都沒玩過，當下臉現迷惘之色，搖了搖頭。李沅芷道：「咱們在迷城中躲了起來。他們一定找不到，以為咱們逃出去啦，在外面拚命追趕。咱們過得三四天再慢慢出來。」張召重大拇指一翹，道：「李小姐真聰明！」隨即道：「可是咱們沒帶糧食，三四天……」李沅芷道：「外面馬背上又有乾糧又有水。」張召重喜道：「好，咱們快躲起來。」兩人緣著長索攀上峰腰洞口。這長索是張召重和三魔上次進出山腹時所留，哈合台是牧人，身上愛帶長索。兩人轉身出洞，再沿山壁溜下，各自牽了一匹馬，向外奔出。走到分歧路口，李沅芷道：「你瞧地下這狼糞，本來出外是往左，咱們偏偏往右……」說到這裡，見牽著的那匹馬尾巴揚起，就要拉糞，忙取下馬背上的糧袋水囊，把兩匹馬的馬頭牽過向左，猛力一鞭，兩馬負痛，放蹄疾奔而去。張召重愕然不解，問道：「什麼？」李沅芷笑道：「他們尋到這裡，見馬蹄印和新鮮馬糞都在左邊正路上，自然向左邊追出去。」張召重大喜，道：「妙計，妙計！」

　　兩人從歧路向右。每走上一條岔路，李沅芷都用三塊小石子在隱蔽處疊個記號。張召重道：「這裡道路千叉萬支，要是沒了這記號，咱倆也真的沒法子找路出去。」行了半日，兩旁山壁愈逼愈緊，也不知已轉了多少彎，走了多少岔路。李沅芷見天色漸暗，說道：「就在這裡歇吧。」兩人吃了乾糧，喝了水，坐著休息。張召重道：「另一匹馬上的糧袋水囊沒來得及取下，真是可惜。」李沅芷道：「只好省著點兒用。」張召重道：「是。」李沅芷把糧袋和水囊放在張召重身邊，說：「你好好看著，這是咱們的命根子。」張召重點頭答應。李沅芷走開十多丈，找了個乾淨地方睡倒。

　　睡到半夜，張召重忽聽李沅芷一聲驚叫，疾忙跳起身來，只見她指著來路，叫道：「一隻大灰狼，快快！」張召重拔出凝碧劍，飛步追了出去，轉了兩個彎，不見狼蹤，生怕迷路，不敢再追，退回來時，卻不見了李沅芷的蹤影，叫得一聲：「李小姐！」只見地下濕了一片，水囊已然傾翻，忙搶上拾起，見囊中只剩點點滴滴，正自懊喪，李沅芷已從那邊山道中轉了出來，道：「那邊又有一隻狼，衝過來搶水喝。」張召重一舉水囊，道：「想不到惡狼還不死乾淨，你瞧！」李沅芷坐在地下，雙肩聳動，又哭了起來。張召重道：「既沒了水，這裡沒法多待。再熬一天，就冒險出去吧。」李沅芷站起身來，道：「我出去探探，你在這裡等我。」張召重道：「咱們一起去。」李沂芷道：「不，再遇上他們，你還有命麼？我總好些。」張召重一想不錯，道：「李小姐可要千萬小心。」李沅芷道：「嗯，你的寶劍借給我吧。」張召重把凝碧劍遞過。

　　李沅芷接劍回身，循著記號從原路出來，每到一處岔路，便照樣擺上三塊小石子，只是在真記號邊上多撒一堆沙子。張召重如自行出來，見了這些記號，一定分不出真假，東轉西轉、無所適從之餘，非仍回原地不可。她一路佈置，心中暗暗好笑，自忖假造狼訊，倒翻水囊，那張召重居然絲毫不覺，這一來可逃不出自己的掌握了。

　　天色將明，已走上正路，只聽得轉彎角上有人在破口大罵：「瞧我抽不抽這惡賊的筋，剝不剝他的皮？」又有一人笑道：「要抽筋剝皮，也得先找到這惡賊才行。」李沅芷大叫一聲：「啊喲！」倒在地下，假裝昏了過去。

　　說話的正是袁士霄和阿凡提，他們拉不開石門，只得回到池邊。霍青桐從地圖中找到了秘道，從後山繞了出來，張召重和李沅芷早已不知去向。袁士霄正在大發脾氣，忽然聽得叫聲，尋聲過來，見李沅芷倒在地下，又驚又喜，一探尚有鼻息，身上又沒傷痕，這才放心，急忙施救，李沅芷卻只是不醒。袁士霄焦急起來，阿凡提笑罵：「這頑皮女孩，倘若是我女兒呀，不結結實實揍一頓才怪。」見她還在裝腔作勢，不肯醒轉，說道：「要是真的暈了過去，那麼我打十幾鞭都不會動。」一抖驢鞭，刷的一鞭打在她肩上。

　　袁士霄正要出言怪他魯莽，李沅芷卻怕他再打，睜開了眼睛，「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阿凡提得意非凡，笑道：「我的鞭子比你什麼推宮過血高明多啦，一鞭她就醒了。」袁士霄心想：「大鬍子倒真有兩下子。」忙俯身問道：「沒受傷麼？那奸賊呢？」李沅芷道：「我給他拿住了，怕得要命，昨晚半夜裡他睡得迷迷糊糊了，我才偷偷逃了出來。」袁士霄道：「他在哪裡？快帶我去找。」李沅芷道：「好。」站起身來，身子一晃一晃的，袁士霄伸手扶住。阿凡提道：「你們兩人去吧，我在這裡等著。」袁士霄怪目一翻，道：「大鬍子想偷懶？好吧，就沒有你，我也對付得了。」

　　兩人離去不久，陸菲青、陳正德、陳家洛、文泰來等分頭在各處搜索之後都陸續匯齊。阿凡提也不跟他們說起，聽他們紛紛議論，只是微笑。章進與心硯押著顧金標與哈合台，遠遠坐在地下。又過一陣，袁士霄和李沅芷回來了。眾人大喜，陸菲青和駱冰忙搶上去慰問。袁士霄向阿凡提道：「大鬍子，你又佔了便宜，省得白走一趟。她認不出道啦。我們兩人轉來轉去，險些回不出來。」

　　眾人一商量，都說如捉不到張召重決不回去，可是這迷城道路如此變幻，如何尋他得著？徐天宏和霍青桐雖都極富智計，卻也想不出善法。徐天宏道：「要是有兩頭狼犬就好啦……」陳正德道：「我們家裡倒有大狼犬，就可惜遠水救不得近火。」說話之間，徐天宏見阿凡提嘴角邊露著微笑，知他必有高見，走近身去，道：「我們實在不知怎麼辦，請老前輩指示一條明路。」阿凡提向余魚同一指，笑道：「明路就在他身上，怎麼不要他找去？」余魚同愕然道：「我？」阿凡提點點頭，仰天長笑，跨上驢子，飄然而去。

　　徐天宏起初還以為他開玩笑，細加琢磨，覺得李沅芷的言語行動之中破綻甚多，心想這事只怕得著落在她身上，於是悄悄去和駱冰說了。駱冰一想有理，倒了一碗水，拿了一塊燒羊肉給李沅芷，說道：「李家妹妹，你真有本事，怎麼能逃得脫那壞蛋的毒手？」李沅芷道：「那時我都嚇糊塗啦，拚命奔跑，只怕給這惡賊追上了，亂闖亂衝，什麼路也認不出，真是天保佑，居然瞎摸了出來。」料知駱冰定要查問途徑，把她問話先給堵住了。駱冰本來將信將疑，也不知她是否真的不知道張召重藏身之所，待聽她推得一乾二淨，心裡反倒雪亮了，暗笑：「小妮子好狡猾！」說道：「妹妹你細細想一想，定能認得出來去的途徑。」李沅芷歎道：「要是我心境好一點，不這麼失魂落魄似的，本來也不會這麼糊塗，竟然忘記得沒一點兒影子。」駱冰心道：「來啦，來啦。」低聲悄語：「你的心事我都明白，只要你幫我們這個大忙，大夥兒一定也幫你完成心願。」李沅芷臉上一陣飛紅，隨即眼圈兒也紅了，低聲道：「我是個沒人疼的，逃出來幹麼呀？還不如給那姓張的殺了乾淨。」駱冰聽她語氣一轉，竟又撒起賴來，知道自己是勸她不轉的了，說道：「妹妹你累啦，喝點水歇歇吧。」李沅芷點點頭。駱冰把余魚同拉在一旁，跟他低聲說了好一陣子。余魚同神色先是頗見為難，後來又是咬牙切齒，終於下了決心，一拍大腿，道：「好，為了給恩師報仇，我什麼都肯。」李沅芷自管閉目養神，對他們毫不理會，過了一會，聽得余魚同走到身旁，說道：「師妹，你數次救我性命，我並非不知好歹，眼下要請你再幫我一個大忙。」說著施下禮去。李沅芷道：「啊喲，余師哥，怎麼行起禮來啦？咱們是同門，要我做什麼，你吩咐著不就行了嗎？」余魚同聽她語氣顯得極為生分，這時有求於她，只是說道：「張召重那奸賊害死我恩師，只要有誰能助我報仇，我就是一生給他做牛做馬，也仍是感他大德。」李沅芷一聽大怒，心想：「要是你娶了我，竟是一生做牛做馬這麼苦惱？」脖子一轉，臉上登時便如罩了一層嚴霜，發作道：「眼前放著這許多大英雄大俠客，還有你的什麼鍾舵主、鼓舵主，你幹麼不求他們幫去？你一路上避開人家，倒像一見了我，就害了你、累了你似的。我有這份本事幫你麼？你再不給我走開些，瞧我用不用好聽的話罵你。」眾人正商議如何追尋張召重，也沒留心駱冰、余魚同、李沅芷三人，忽聽李沅芷提高了嗓子，面紅耳赤的發起怒來，又見余魚同低下了頭訕訕的走開，都感愕然。

　　徐天宏和駱冰見余魚同碰了一鼻子灰，只有相對苦笑，把陳家洛拉在一邊，低語商量。陳家洛道：「咱們請陸老前輩去跟她說，她對師父的話總不能不聽……」話未說完，猛聽得心硯與章進一個驚叫，一個怒吼，急忙回頭，只見顧金標正發狂般向霍青桐奔去。陳家洛大驚，斜竄出去，卻相距遠了，難以阻攔。衛春華搶上擋住，被顧金標用力一摔，退出兩步。只見他和身向霍青桐撲去，叫道：「你殺了我吧！」霍青桐又驚又怒，舉劍向他當胸刺去。他竟不閃避招架，反而胸膛向前一挺，波的一聲，長劍入胸。霍青桐回抽長劍，一股鮮血從他胸前直奔出來，濺滿了她黃衫。眾人圍攏來時，顧金標已倒在地下。哈合台伏在他身邊，手忙腳亂的想止血，但血如泉湧，哪裡止得住？顧金標歎道：「冤孽，冤孽！」哈合台道：「老二，你有什麼未了之事？」顧金標道：「我只要親一親她的手，死也眼目。」熬住一口氣，望著霍青桐。哈合台道：「姑娘，他快死啦，你就可憐可……」霍青桐一言不發，轉身走開，臉已氣得慘白。顧金標長歎一聲，垂首而死。哈合台忍住眼淚，跳起身來，指著霍青桐的背影大罵：「你這女人也太狠心，你殺他，我不怪你，那是他自己不好。可是你的手給他親一親，讓他安心死去，又害了你什麼？」章進喝道：「別胡說八道，給我閉住了鳥嘴。」哈合台毫不理會，仍是怒罵。章進上前要打，給余魚同攔住了。陸菲青說道：「你們那焦文期焦三爺是我殺的，此後許多糾紛，都因此而起。關東六兄弟現下只剩了你一人。我們都知你為人正派，不忍加害，你就去吧。日後如要報仇，只找我一人就是。」哈合台也不答腔，抱著顧金標的屍身大踏步走出去。余魚同撿了一隻水囊，一袋乾糧，縛在馬上，牽馬追上去，說道：「哈大哥，我仰慕你是條好漢子，這匹馬請你帶了去。」哈合台點點頭，把顧金標的屍身放上馬背。余魚同從水囊中倒了一碗水出來，自己喝了半碗，遞給哈合台道：「以水代酒，從此相別。」哈合台仰脖子喝乾。余魚同抽出金笛，那笛子被張召重削去了一截，笛中短箭都已脫落，但仍可吹奏，當下按宮引商，吹了起來。

　　哈合台一聽，曲調竟是蒙古草原之音，等他吹了一會，從懷中摸出號角，嗚嗚相和。原來當日哈合台在孟津黃河中吹奏號角，余魚同暗記曲調，這時相別，便吹此曲以送。眾人聽二人吹得慷慨激昂，都不禁神往。一曲既終，哈合台收起號角，頭也不回的上馬而去。

　　駱冰向哈合台與余魚同的背影一指，對李沅芷道：「這兩人都是好男兒。」李沅芷道：「是麼？」駱冰道：「你幹麼不幫他個大忙？」李沅芷歎道：「要是我能幫就好了。」駱冰笑道：「妹妹，咱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你不肯說，等到陸伯父來逼你，就不好啦！」李沅芷道：「別說我認不出路，就算認出，我不愛領又怎樣？自古道女子要三從四德，這三從中可沒『從師』那一條。」駱冰笑道：「我爹只教我怎樣使刀怎樣偷東西，孔夫子的話可一句也沒教過。好妹子，你給我說說，什麼叫做三從四德？」李沅芷道：「四德是德容言工，就是說做女子的，第一要緊是品德，然後是相貌、言語和治家之事了。」駱冰笑道：「別的倒也還罷了，容貌是天生的，爺娘生得我醜，我有什麼法兒？那麼三從呢？」李沅芷慍道：「你裝傻，我不愛說啦。」掉過了頭不理她。駱冰一笑走開，去對陸菲青說了。陸菲青沉吟道：「三從之說，出於儀禮，乃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是他們做官人家的禮教，咱們江湖上的男女可從不講究這一套。」駱冰笑道：「本來嘛，未嫁從父是應該的。從不從夫，卻也得瞧丈夫說得在不在理。夫死從子更是笑話啦。要是丈夫死時孩子只有三歲，他不聽話還不是照揍？」陸菲青搖頭歎道：「我這徒兒也真刁鑽古怪，你想她幹麼不肯帶路？」駱冰道：「我想她意思是說，除非她爹叫她說，她才未嫁從父。可是李軍門遠在杭州，就算在這裡，他也不會幫咱們。眼下只有從第二條上打主意啦。」陸菲青道：「第二條？她又沒丈夫。」駱冰笑道：「那麼咱們馬上就給她找個丈夫。只要丈夫叫她領路，她一定既嫁從夫了。」

　　陸菲青給她一語點醒，徒兒的心事他早就瞭然於胸，師侄余魚同也盡相配得上，他本想在大事了結之後設法給他們撮合，看來這事非趕著辦不可了，笑道：「講了這麼一大套三從四德，原來是為了這個。那真是城頭上跑馬，遠兜轉了。」於是兩人和陳家洛商量，再把余魚同叫過來一談，當下決定，請袁士霄任男方大媒，請天山雙鷹任女方大媒。袁士霄和雙鷹這時都在山壁高處瞭望，想找尋張召重藏身所有的蹤跡，但千丘萬壑，哪有絲毫端倪？陸菲青把他們請了下來，將此中關鍵所在簡略說了。袁士霄呵呵大笑，說道：「陸老哥，難為你教出這樣一個好徒兒來，咱們大夥兒全栽在這女娃子手上了。」眾人笑吟吟的走到李沅芷跟前。陸菲青道：「沅兒，我跟你師生多年，情同父女。你一個少年女子孤身在外，我很是放心不下，令尊又不在此間，我只好從權，師行父責，要給你找個歸宿。」李沅芷低下了頭不作聲。陸菲青又道：「你余師哥自從你馬師伯遇害之後，自然也歸我照料了。你們兩人結為夫婦之後，互相扶持，也好讓我放下了這副擔子。」這一切本來全在她意料之中，但這時在眾人面前說了出來，還是羞得她滿臉通紅，低聲道：「這全憑爹爹作主，我怎知道？」章進嘴快，衝口而出：「你還有不願意的嗎？在天目山時大夥兒到處找你不著，原來躲在他……」衛春華左手一翻，按住了他嘴。陸菲青道：「令尊曾留余師侄在府上住了這麼久，青眼有加，早存東床坦腹之選。咱們在這裡先下了文定，將來稟明令尊，他必定十分歡喜。」李沅芷垂頭不語。

　　駱冰叫道：「好，好，李家妹妹答允了。十四弟，你拿什麼東西下定。」余魚同身上一摸，除了銀兩之外，什麼也沒帶，正感為難，忽然觸手一涼，卻是他金笛被張召重所削斷的那一段，撿起來想日後再要金匠焊上去的，當下摸了出來。說道：「師叔，小侄身邊沒什麼貴重物事。這段笛子倒是純金的。」陸菲青笑道：「這再好也沒有，等將來你們大喜之日，再把兩段金笛鑲在一起。」群雄紛紛向兩人道賀。李沅芷不肯接，駱冰硬把半截金笛塞在她手裡，笑問：「你拿什麼回給他呀？」李沅芷這時滿心歡暢，容光煥發，笑道：「我什麼也沒有。」陸菲青笑道：「沅兒，你用的暗器不也是純金的。」駱冰拍手笑道：「不錯。」將她暗器囊搶了過來，撿了十枚芙蓉金針，交給余魚同收起。陳家洛笑道：「這可稱之為『針笛奇緣』了！」香香公主見大家興高采烈，問陳家洛做什麼。陳家洛說了，香香公主大喜，一手挽了他手臂，一手挽了姊姊，走上前去，除下手上的白玉戒指，套在李沅芷手指上，說道：「我們三個，給你，恭喜你。」霍青桐忽然暗自神傷，心想：「如不是你女扮男裝，攪出這番事來……」陳家洛笑道：「咱們若在玉宮裡帶了幾柄玉刀玉劍出來，倒可送給他們作賀禮。」霍青桐微微一笑，點了點頭。

　　袁士霄和天山雙鷹已向霍青桐問明了三人自狼群脫險、同入玉宮的經過，又見三人相互間神情親密，看來陳家洛並非喜新棄舊，忘義負心，霍青桐對他和妹子亦無怨恨之意，三老心中均感欣慰。天山雙鷹均想：「幸虧當日沒魯莽殺了這二人，否則袁大哥固然不依，連我們徒兒也要……」也要如何，卻是難以設想了。交定道賀已畢，眾人分別藉故走開。余魚同見四周已無旁人，說道：「師妹，張召重那奸賊在哪裡呀？」李沅芷見他全無溫存之態、纏綿之意，第一句話就問張召重，心中老大不快，說道：「我怎知道呀？」

　　余魚同臉色慘白，忽地跪下，咚咚咚的磕了三個響頭，哭道：「我當年家破人亡，不能自立，幸蒙恩師見憐收留，授我武藝。我未能報答恩師一點半滴恩情，他就慘被張召重害死。師妹，求求你指點一條明路。」這一下大出李沅芷意料之外，見他又磕下頭去，不覺狼狽失措，忙伸手拉起，摸出手帕丟給他，柔聲道：「快擦乾眼淚，我帶你去就是。」突然間忽喇一聲，駱冰從山後拍手跳了出來，唱道：「小秀才，不怕醜，怕老婆，忙磕頭！」

　　李沅芷羞得滿臉通紅，跳起身來向內急奔。余魚同一呆。駱冰揮手叫道：「快追上去呀！」余魚同立時醒悟，拔足跟去。駱冰高聲大叫，眾人隨後一齊追去。

　　張召重苦等李沅芷不回，吃了些乾糧，心頭思潮起伏，盤算脫險之後如何邀集幫手，大破紅花會。又想李沅芷是提督之女，人又美貌，自己壯年未婚，如能娶她為妻，於功名前途大有好處，從回疆回到杭州路途遙遠，一路上使點計謀，把她騙上手再說。如意算盤打得正響，前面人影一晃，正是李沅芷笑吟吟的回來。張召重大喜，迎了上去，忽然李沅芷身後一人倏地撲將上來。張召重一驚，退開一步，左掌「撥雲見日」，向旁掠出。那人從他掌下穿過，右手斷笛疾戳，左手兩指前伸，直撲到他懷裡。張召重看清楚那人是馬真的徒弟余魚同，心中一寒，右掌「白露橫江」一格，左手迎擊，待他閃避，右手已抓住他後心，猛喝一聲，將他向山巖上摜了過去。李沅芷大驚，撲上抱住，但張召重這一摜勁力奇大，帶得她也向山石上撞去，突覺背心雙掌一擋，推得她和余魚同一齊摔在地下，雖然跌得狼狽，卻未受傷，兩人雙雙躍起，才知是陸菲青出掌相救。余魚同道：「師妹，多謝你又救了我一次。」李沅芷白了他一眼，低聲道：「你還向我說這個『謝』字？」張召重眼見強敵齊至，轉身要逃，只聽身旁呼呼兩響，兩人已掠過身邊，擋在前面，正是袁士霄和陳正德，背後陸菲青喝道：「姓張的，你還待怎的？跟我們走吧！」張召重霎時間萬念俱灰，哼了一聲，轉身垂手走出。當下陸菲青、陳家洛、文泰來、霍青桐等在前，袁士霄、陳正德、關明梅等在後，將他夾在中間，走了出來。

　　張召重本以為李沅芷不慎為敵人發見，眾人暗暗跟了進來，只有自認晦氣，走了一程路，見前面李沅芷側身和駱冰說話，笑逐顏開，顯見一股子喜氣從心中直透出來，這一下子氣炸心肺，咬牙切齒的暗罵：「好，原來是你這小丫頭賣了我！」各人捕到元兇巨惡，無不歡喜異常，到太陽快下山時，已走出迷城。陳家洛拿出點穴珠索，對章進和心硯道：「把他反背捆了。」章進接過珠索。張召重忽地大吼一聲，猛竄出去，左手伸出，已勾住李沅芷手腕，夾手把凝碧劍奪過，右掌一招「白虹貫日」，使足全力向她後心擊去。李沅芷身子急偏，卻哪裡避得開，這掌正中左臂，喀喇一響，手臂已斷，張召重第二掌隨著打到。陸菲青在他奪劍時已知不妙，第一掌打出時不及相救，這時猱身疾上，也是一掌打出，直擊他太陽穴。張召重右掌翻轉，拍的一聲，雙掌相抵，各自震退數步。兩人自在師門同窗習藝以來，二十餘年中從未交過手。各自砥礪功夫，這時雙掌相震，都覺對方功力深厚，與在師門時已大不相同。李沅芷身受重傷，倒在地下。駱冰把她扶起，見她已痛得暈了過去。袁士霄摸出一顆丸藥，塞在她口裡。群雄見張召重到此地步還要肆惡，無不大怒，團團圍住。張召重心想：「人人都有一死，我火手判官可要死得英雄！」橫劍當胸，傲然說道：「你們是一起來呢？還是一個個依次來？我瞧還是一齊上好些！」

　　陳正德怒道：「你有什麼本事，敢說這樣的大話？我先來鬥鬥。」文泰來道：「陳老爺子，這奸賊辱我太甚，讓在下先上。」余魚同叫道：「他害死我恩師，我本領雖不及他，但要第一個打。四哥，等我不成時你來接著。」眾人都恨透了他，紛要爭先。陳家洛道：「咱們不如來拈鬮。」袁士霄道：「他不是我對手，我不打了吧。」徐天宏道：「我們不是他對手，我和四嫂、九弟、十弟、十四弟、十五弟一起拈。我們六個人合力鬥他。」張召重道：「陳當家的，咱們在杭州時曾有約比武，這約會還作不作數呀？」陳家洛知他要挑自己動手，說道：「不錯，那次在獅子峰上你傷了手，咱們說定比武之約延期三個月，現下正好完了這個心願。」張召重道：「那麼我先陪陳當家的玩玩，另外眾位緩一步如何？」他和陳家洛多次交手，知他武功還遜自己一籌，如能將他擒住，用以挾制，或可設法脫身，倘若擒他不住，也要打死這個紅花會大頭腦，自己再死，也算夠了本。徐天宏猜到他心思，叫道：「擒拿你這奸賊，若要總舵主親自出手，要我們紅花會眾兄弟何用？九弟、十弟、十四弟，咱們上啊！」衛春華、章進、余魚同、心硯都欺上兩步。張召重哈哈大笑，說道：「我只道紅花會雖然犯上作亂，總還講江湖上道義。哪知竟是沒信沒義的匪類！」陳家洛手一擺，道：「七哥，他不和我見個輸贏，死不甘心。姓張的，不論你使什麼奸計，今日要想逃命，那叫做癡心妄想。你上來！」張召重凝碧劍一抖，說道：「究竟還是你爽快，露兵刃吧！」陳家洛道：「用兵刃勝你，算得什麼英雄？我就是空手接著。」張召重大喜，有了這可乘之機，那肯放過，忙道：「要是我用劍勝不得你空手，我當場自刎，用不到旁人再動手。要是我勝了你呢？」陳家洛道：「那自有別位前輩和兄弟們接上。你是盼我說：勝了我就放你走路。嘿嘿，到了今天，你還不知已經惡貫滿盈麼？」張召重長劍一伸，喝道：「人生在世，有誰不死？死活之事，張某也不放在心上。」陳家洛道：「在杭州提督府地牢之中，文四爺和我擒住你後饒你不死；獅子峰上、兆惠大營之外，又曾兩次饒你；日前在狼群，再教你一次性命。紅花會對你可算得仁至義盡。哪知你至死不悟，今日任憑如何，決不能饒了。」張召重道：「你上吧，我也讓你四招不還手就是。」陳家洛道：「好！」縱身而上，劈面兩拳。張召重一矮身子，躲了開去，果然沒有還手。陳家洛右腳橫踩，乘張召重縱起身來，突然左腿鴛鴦連環，跟著橫掃一腳。照一般拳術，對手既然躍起，自然繼續攻他身子，使他身在空中，難以躲避，但陳家洛這一腿卻踢在他腳下空處，只是時刻拿捏極準，敵人落下時剛好湊上。這正是「百花錯拳」中的精微之著，令人難以逆料。袁士霄見愛徒將自己所創拳術運用得十分巧妙，甚是得意，轉頭向關明梅道：「怎樣？」陳正德接口道：「果然不凡！」張召重見陳家洛突使怪招，不及閃避，只得一劍「斗柄南指」，向他胸口刺去。陳家洛收腿側身，兩下讓過。章進罵道：「無恥奸賊，你說讓四招，怎麼又還手了？」張召重臉一沉，更不打話，凝碧劍寒光起處，嗤嗤嗤一陣破空之聲，向陳家洛左右連刺。陸菲青暗暗心驚：「這惡賊劍法竟如此精進，當年師父壯盛之時，似也沒如此快捷。」提劍右手，凝神望著陳家洛，只要他稍有失利，立即上前相救。只見兩人愈打愈快，陳家洛的人影在劍光中穿來插去，張召重柔雲劍法雖精，一時也奈何他不得。旁邊余魚同和駱冰扶著李沅芷，這時她已悠悠醒轉，只覺臂上胸口，陣陣劇痛，睜眼見到余魚同扶著自己，心中大慰。余魚同道：「痛得還好麼？待會請陸師叔給你接骨，你忍一忽兒。」李沅芷微微一笑，又閉上了眼。

　　香香公主拉著姊姊的手，道：「他怎麼不用兵器？勝得了麼？」霍青桐道：「咱們有這許多人，不用怕。」心硯焦急萬分，恨不得衝過去插手相助，問霍青桐道：「姑娘，你說公子沒危險麼？」霍青桐記起前事，白了他一眼，轉頭不理。心硯大急，想要分辯謝罪，一雙眼又不敢離開陳家洛身上。文泰來虎目圓睜，眼光不離凝碧劍的劍尖。衛春華雙鉤鉤頭已被削斷，但仍緊緊握在手中，全身便如是一張拉滿了的弓一般。駱冰腕底扣著三柄飛刀，眼光跟著張召重的後心滴溜溜地打轉。李沅芷又再睜開眼來，忽然輕輕驚呼，向東一指。余魚同轉頭望去，只見面前出現了一片奇景：遠處一座碧綠的大湖，水波清漪，湖旁白塔高聳，屋宇櫛比，竟是一座大城。余魚同一驚跳起，但隨即想到這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樓，景色雖奇，卻儘是虛幻。其餘各人凝神觀戰，都沒見到。李沅芷道：「那是什麼啊？咱們回到了杭州嗎？」余魚同低聲道：「那是太陽光反射出來的幻象。你閉上眼養一會兒神吧。」李沅芷道：「不，這寶塔是杭州雷峰塔。我跟爹爹去玩過的。爹爹呢？我要爹爹。」余魚同允她婚事，本極勉強，只是為了要給恩師報仇，一切全顧不到了，這時見她身受重傷，神智模糊，憐惜之念不禁油然而生，輕輕拍著她手背道：「咱們這就動身回去，我跟你去見你爹爹。」李沅芷嘴角邊露出一絲微笑，忽問：「你是誰？」余魚同見她雙目直視，臉上沒一點血色，害怕起來，答道：「我是你余師哥，咱倆今兒定了親啊。以後我一定好好待你。」李沅芷垂下淚來，叫道：「你心裡是不喜歡我的，我知道。你快帶我見爹爹去，我要死啦。」眼望遠處幻象，道：「那是西湖，我爹爹在西湖邊上做提督，他……他……你認識他麼？」

　　余魚同心裡一陣酸楚，想起她數次救援之德，一片癡情，自己卻對她不加理睬，要是她傷重而死，如何是好？一時忘情，伸手把她摟在懷裡，低聲道：「我心裡是真正愛你的，你不會死。」李沅芷歎了口氣。余魚同道：「快說：『我不會死！』」李沅芷胸口一陣劇痛，又暈了過去。張召重這一掌勁力凌厲，她斷臂之外，胸口更受震傷。

　　這時張召重和陳家洛翻翻滾滾，已拆了一百餘招。初時陳家洛的「百花錯拳」變招倏出，張召重又在強敵環伺之下，不免氣餒，手中雖有兵刃，卻也不敢莽進，一面要解拆對方古怪繁複、不成章法的拳術，一面要找尋空隙，想一舉將他擒住，再見陸菲青、駱冰、霍青桐等人手中似都扣著暗器，於是更加嚴守門戶，不敢露出絲毫空隙，以防旁人暗襲，這樣一分神，雙方打成了平手。再拆數招，張召重心想：「再耗下去，是何了局？就算勝了這姓陳的小子，他們和我車輪大戰，打不死我，也把我拖得累死。」這時對「百花錯拳」的格局已大致摸熟，即使對方突使怪招，也可應付得了，膽子一壯，劍法忽變。他柔雲劍術施展開來，連綿不斷，記記都是進手招數，登時攻守易勢，陳家洛連連倒退。倏地張召重一招「耿耿銀河」，凝碧劍一劍橫削，隨即千頭萬緒般亂點下來，真若天上繁星一般。陳家洛眼見無法招架，忽地跳出圈子，要避開他這番招招相連的攻勢，再行回擊。衛春華和章進齊向張召重撲去。凝碧劍「耿耿銀河」招術尚未使完，張召重更不停手，颼颼兩劍，衛章兩人均已帶傷。文泰來猛喝一聲，挺刀正要縱前，陳家洛已掠過他身邊，輕輕兩掌，打向張召重面門。這兩掌看來全不使力，但部位恰到好處，他不論低頭躲避還是回劍招架，都已不及，只聽聲音清脆，拍拍兩下耳光。張召重又驚又怒，提劍退出三步，嗔目怒視。

　　眾人明見陳家洛已落下風，忽然輕描淡寫的上去拍了兩記耳光，都是大為驚奇。衛章兩人乘機退下，好在受傷均不甚重，駱冰和心硯分別給他們包紮。

　　陳家洛對余魚同道：「十四弟，煩你給我吹一曲笛子。」余魚同臉一紅，忙將李沅芷放在地下，橫笛口邊，問道：「吹什麼？」陳家洛微一沉吟，道：「霸王雖勇，終當命喪烏江，你吹《十面埋伏》吧！」余魚同不明他的用意，但總舵主有命，當下奮起精神，吹了起來。金笛比竹笛的音色本更激越，這曲子尤其昂揚，一開頭就隱隱傳出兵甲金戈之音。陳家洛雙掌一錯，說道：「上來吧！」身子一轉，虛踢一腳，猶如舞蹈一般。張召重見他後心露出空隙，遇上了這良機，手下哪裡還肯容情，長劍直刺。

　　眾人驚呼聲中，陳家洛忽地轉身，左手已牽住張召重的辮尾，配合著余魚同笛中節拍，把辮子在凝碧劍上一拉，一條油光漆黑的大辮登時割斷。陳家洛右手拍的一掌，張召重肩頭又中。他連挨三掌，雖然掌力不重，並未受傷，然而憑自己武功，非但沒能讓過，而且竟沒看出對方使的是何手法，辮子被截，更是奇恥，但他究是內家高手，雖敗不亂，又再倒退數步，凝神待敵。陳家洛合著曲子節拍，緩步前攻，趨退轉合，瀟灑異常。霍青桐大喜，對香香公主道：「你瞧，這就是他在山洞裡學的武功。」香香公主拍手笑道：「這模樣真好看。」陳家洛伸手拍出，張召重舉劍擋開，反手一撩，兩人又鬥在一起。張召重凝劍嚴守，只要對方稍近，立即快如閃電般還擊數下，擊刺之後，隨即收劍防禦。陳正德對袁士霄道：「袁大哥，我今日才當真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你徒兒已是如此，做兄弟的跟你可實在相差太遠了。」袁士霄沉吟不語，心中大惑不解，陳家洛這套功夫非但不是他所授，而且武林中從所未見。他見多識廣，可算得舉國一人，卻渾不知陳家洛所使拳法是何家數，看來與任何流派門戶都不相近。他隔了一會，才道：「不是我教的，我也教不出來。」天山雙鷹知他生平不打誑語，這並非自謙之辭，都是暗暗稱奇。余魚同越吹越急，只聽笛中鐵騎奔騰，金鼓齊鳴，一片橫戈躍馬之聲。陳家洛的拳法初時還感生疏滯澀，這時越來越順，到後來猶如行雲流水，進退趨止，莫不中節，打到一百餘招之後，張召重全身大汗淋漓，衣服濕透。忽然間笛聲突然拔高，猶如一個流星飛入半空，輕輕一爆，滿天花雨，笛聲緊處，張召重一聲急叫，右腕已被雙指點中，寶劍脫手。陳家洛隨手兩掌，打在他背心之上，縱聲長笑，垂手退開。這兩掌可是含勁蓄力，厲害異常。張召重低下了頭，腳步踉蹌，就如喝醉酒一般。章進口中咒罵，想奔上去給他一棒，被駱冰拉住。只見張召重又走了幾步，終於站立不穩，撲地倒了。群雄大喜，徐天宏和心硯上去按住縛了。張召重臉色慘白，毫不抵抗。余魚同放下笛子，忙看李沅芷時，見她昏迷未醒，甚是著急。陳家洛道：「師父，陸老前輩，咱們拿這惡賊怎麼辦？」余魚同咬牙切齒的說道：「拿去餵狼，他下毒手害死我師父，現今又……又……」袁士霄道：「好，拿去餵狼！咱們正要去瞧瞧那批餓狼怎樣了。」眾人覺得這奸賊作惡多端，如此處決，正是罪有應得。陸菲青將李沅芷斷臂上的骨骼對正了，用布條緊緊縛住。袁士霄又拿一顆參雪丸給她服下，搭了她脈搏，對余魚同道：「放心，你老婆死不了。」駱冰低聲笑道：「你抱著她，她就好得快些。」眾人向圍住狼群的沙城進發，無不興高采烈。途中袁士霄問起陳家洛的拳法來歷，陳家洛詳細稟告了。袁士霄喜道：「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奇緣。」

　　數日後，眾人來到沙城，上了城牆向內望去，只見群狼已將駝馬吃完，正在爭奪已死同類的屍體，猛撲狂咬，慘厲異常，饒是群雄心豪膽壯，也不覺吃驚。香香公主不忍多看，走下城牆去自和看守的回人說話。

　　余魚同把張召重提到城牆牆頭，暗暗禱祝：「恩師在天之靈，你的朋友們與弟子今日給你報仇雪恨。」從徐天宏手裡接過單刀，割斷縛住張召重手足的繩索，左腿橫掃，把他踢落。群狼不等他著地，已躍在半空搶奪。

　　張召重被陳家洛打中兩掌，受傷不輕，仗著內功深湛，經過數日來的休養，已好了大半。他被推入狼城，早已不存生還之想，但臨死也得竭力掙扎一番，雙腿將要著地，四周七八頭餓狼撲了上來，他紅著雙眼，兩手伸出，分別抓住一頭餓狼的項頸，橫掃了一個圈子，登時把群狼逼退數步。他慢慢退到牆邊，後心貼牆，負隅拚鬥，抓住兩頭惡狼，依著武當雙錘的路子使了開來，呼呼風響，群狼一時倒也難以逼近。群雄知他必死，雖恨他奸惡，但陳家洛、駱冰等心腸較軟，不忍卒睹，走下城牆。

　　陸菲青雙目含淚，又是憐憫，又是痛恨，見張召重使到二十四招「破金錘」時，一頭餓狼撲將上來，向他腿上咬去，張召重一縮腿，狼牙撕下了他褲子上長長一條布片。陸菲青腦海中突然湧現了三十餘年前舊事：那一日他和張召重兩人瞞了師父，偷偷到山下買糖吃，師弟摔了一交，褲子在山石上勾破了。張召重愛惜褲子，又怕師父責罵，大哭起來。他一路安慰，回山之後，立即取針線給師弟縫補破褲。又想到這套「破金錘」錘法也是自己親自點撥的。當年張召重聰明穎悟，學藝勤奮，師兄弟間情如手足，不料他後來貪圖富貴，竟然愈陷愈深。眼見到師弟如此慘狀，不禁淚如雨下，心想：「他雖罪孽深重，我還是要再給他一條自新之路，重做好人。」叫道：「師弟，我來救你！」湧身一躍，跳入了狼城。眾人大吃一驚，只見他腳未著地，白龍劍已舞成一團劍花，群狼紛紛倒退，他站到張召重身旁，說道：「師弟，別怕。」張召重眼中如要噴出火來，忽地將手中兩狼猛力擲入狼群，和身撲上，雙手抱住了他，叫道：「反正是死了，多一個人陪陪也好。」陸菲青出其不意，白龍劍落地，雙臂被他緊緊抱住，猶如一個鋼圈套住了一般，忙運力掙扎，但張召重獸性大發，決意和他同歸於盡，拚死抱住，哪裡掙扎得開？群狼見這兩人在地下翻滾，猛撲上來撕咬。師兄弟各運內家功力，要把對方翻在上面，好讓他先膏狼吻。

　　陳家洛等在城牆腳下忽聽城牆頂上連聲驚呼，忙飛步上牆。這時陸菲青想起自己好心反得慘報，氣往上衝，手足一軟，被張召重用擒拿手法拿住脈門，動彈不得。張召重左手一拉，右手一舉，已將陸菲青遮在自己身上。眾人驚呼聲中，文泰來與余魚同雙雙躍下。文泰來單刀連揮，劈死數狼。群狼退開數步。余魚同握著從徐天宏手裡接來的鋼刀，跳落時因城牆過高，立足不穩，翻了個觔斗方才站起，看準張召重肩頭，用刀頭戳將下去。張召重慘叫一聲，抱著陸菲青的雙臂登時鬆了。這時群雄已將長繩掛下，先將陸菲青與余魚同縋上，隨即又縋上文泰來。看下面時，群狼已撲在張召重身上亂嚼亂咬。眾人心頭怦怦亂跳，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想到剛才的凶險，無不心有餘悸。隔了良久，駱冰道：「陸伯伯，你的白龍劍沒能拿上來，很是可惜。」袁士霄道：「再過一兩個月，惡狼都死光了，就可拿回來。」傍晚紮營後，陳家洛對師父說了與乾隆數次見面的經過。袁士霄聽了原委曲折，甚感驚異，從懷裡摸出一個黃布包來，遞給他道：「今年春間，你義父差常氏兄弟前來，交這布包給我收著，說是兩件要緊物事。他們沒說是什麼東西，我也沒打開來看過，只怕就是皇帝所要的什麼證物了。」陳家洛道：「一定是的。義父既有遺命，徒兒就打開來瞧了。」解開布包，見裡面用油紙密密裹了三層，油紙裡面是一隻小小的紅木盒子，掀開盒蓋，有兩個信封，因年深日久，紙色都已變黃，信封上並無字跡。

　　陳家洛抽出第一個信封中的紙箋，見簽上寫了兩行字：「世倌先生足下：將你剛生的兒子交來人抱來，給我一看可也。」下面簽的是「雍邸」兩字，筆致圓潤，字跡潦草。袁士霄看了不解，問道：「這信是什麼意思？哪有什麼用，你義父看得這麼要緊？」陳家洛道：「這是雍正皇帝寫的。」袁士霄道：「你怎知道？」陳家洛道：「徒兒家裡清廷皇帝的賜書很多，康熙、雍正、乾隆的都有，因此認得他們的筆跡。」袁士霄笑道：「雍正的字還不錯，怎地文句如此粗俗？」陳家洛道：「徒兒曾見他在先父奏章上寫的批文，有的寫：『知道了，欽此』。提到他不喜歡的人時，常寫：『此人乃大花臉也，要小心防他，欽此』。」袁士霄呵呵大笑，道：「他自己就是大花臉，果然要小心防他。」又道：「這信是雍正所寫，哪又有什麼了不起？」陳家洛道：「寫這信時還沒做皇帝。」袁士霄道：「你怎知道？」陳家洛道：「他署了『雍邸』兩字，那是他做貝勒時的府第。而且要是他做了皇帝，就不會稱先父為『先生』了。」袁士霄點了點頭。

　　陳家洛扳手指計算年月，沉吟道：「雍正還沒做皇帝，那時候我當然還沒生，二哥也沒生。姊姊是這時候生的，可是信上寫著『你剛生的兒子』，嗯……」想到文泰來在地道中所說言語，以及乾隆的種種神情，叫道：「這正是絕好的證據。」袁士霄道：「怎麼？」陳家洛道：「雍正將我大哥抱了去，抱回來的卻是個女孩。這女孩就是我大姊，後來嫁給常熟蔣閣老的，其實是雍正所生的公主。我真正的大哥，現今做著皇帝。」袁士霄道：「乾隆？」

　　陳家洛點了點頭，又抽出第二封來。他一見字跡，不由得一陣心酸，流下淚來。袁士霄問道：「怎麼？」陳家洛哽咽道：「這是先母的親筆。」拭去眼淚，展紙讀道：「亭哥惠鑒：你我緣盡今生，命薄運乖，夫復何言。余所日夜耿耿者，吾哥以頂天立地之英雄，乃深受我累，不容於師門。我生三子，一居深宮，一馳大漠，日夕所伴之二兒，庸愚頑劣，令人神傷。三官聰穎，得托明師，余雖愛之念之，然不慮也。大官不知一己身世，儼然而為胡帝。亭哥，亭哥，汝能為我點化之乎？彼左臀有殷紅朱記一塊，以此為證，自當入信。余精力日衰，朝思夕夢，皆為少年時與哥共處之情景。上天垂憐，來生而後，當生生世世為夫婦也。妹潮生手啟。」陳家洛看了這信，驚駭無已，顫聲問道：「師父，這信……信上的『亭哥』，難道就是我義父嗎？」袁士霄黯然道：「可不是嗎？他幼時與你母互有情意，後來天不從人願，拆散鴛鴦，因此他終生沒有娶妻。」陳家洛道：「我媽媽當年為什麼要義父帶我出來？為什麼要我當義父是我親生爸爸一般？難道……」袁士霄道：「我雖是你義父知交，卻也只知他因壞了少林派門規，被逐出師門。這等恥辱之事，他自己不說，別人也不便相問。不過我信得過他是響噹噹的好漢子，光明磊落，決不做虧心之事。」一拍大腿，說道：「當年他被逐出少林，我料他定是遭了不白之冤，曾邀集武林同道，要上少林寺找他掌門人評理，險些釀成武林中的一件大風波。後來你義父盡力分說，說全是自己不好，罪有應得，這才作罷。但我直到現今，還是不信他會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除非少林寺和尚們另有古怪規矩，那我就不知道了。」說到這裡，猶有餘憤。陳家洛道：「師父，我義父的事你就只知道這些麼？」袁士霄道：「他被逐出師門之後，隱居了數年，後來手創紅花會，終於轟轟烈烈的做出一番大事來。」陳家洛問的是自己身世，袁士霄卻反來覆去，盡說當年如何為於萬亭抱不平之事。陳家洛又問：「義父和我媽媽為什麼要弟子離開家裡，師父可知道麼？」袁士霄氣憤憤的道：「我邀集了人手要給你義父出頭評理，到頭來他忽然把過錯全攬在自己身上。這般給大家當頭澆一盆冷水，我的臉又往哪裡擱去？因此他的事往後我全不管啦。他把你送來，我就教你武藝，總算對得起他啦。」陳家洛知道再也問不出結果了，心想：「圖謀漢家光復，關鍵在於大哥的身世，中間只要稍有失錯，那就前功盡廢。此事勢所必成，遲早卻是不妨。我須得先到福建少林寺走一遭，探問明白。雍正當時怎樣換掉孩子？我大哥明明是漢人，雍正為何讓他繼任皇位？在那兒總可問到一些端倪。」當下把這番意思對師父說了。袁士霄道：「不錯，去問個仔細也好，就怕老和尚古怪，不肯說。」陳家洛道：「那只有相機行事了。」師徒倆談論了一會，陳家洛詳述在玉峰中學到的武功，兩人印證比劃，陳家洛更悟到不少精微之處。兩人談得興起，走出帳來，邊說邊練，不覺天色已白，這才盡興。袁士霄道：「那兩個回人姑娘人品都好，你到底要哪一個？」陳家洛道：「漢時霍去病言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弟子也是這個意思。」袁士霄點點頭道：「很有志氣，很有志氣。我去對雙鷹說，免得他們再怪我教壞了徒弟。」言下十分得意。陳家洛道：「陳老前輩夫婦說弟子什麼不好？」袁士霄笑道：「他們怪你喜新棄舊，見了妹子，忘了姊姊，哈哈！」陳家洛回思雙鷹那晚不告而別，在沙中所留的八個大字，原來含有這層意思，想來不覺暗暗心驚。

　　次日，陳家洛告知群雄，要去福建少林寺走一遭，當下與袁士霄、天山雙鷹、霍青桐姊妹作別。香香公主依依不捨。陳家洛心中難受，這一別不知何日再能相見？如得上天祐護，大功告成，將來自有重逢之日，否則眾兄弟埋骨中土，再也不能到回部來了。霍青桐遠送出一程，早也柔腸百結，黯然神傷，但反催妹子回去，香香公主只是不肯。陳家洛硬起心腸，道：「你跟姊姊去吧！」香香公主垂淚道：「你一定要回來！」陳家洛點點頭。香香公主道：「你十年不來，我等你十年；一輩子不來，我等你一輩子。」陳家洛想送件東西給她，以為去日之思，伸手在袋裡一摸，觸手生溫，摸到了乾隆在海塘上所贈的那塊溫玉，取出來放在香香公主手中，低聲道：「你見這玉，就如見我一般。」香香公主含淚接了，說道：「我一定還要見你。就算要死，也是見了你再死。」陳家洛微笑道：「幹麼這般傷心？等大事成功之後，咱們一起到北京城外的萬里長城去玩。」香香公主出了一會神，臉上微露笑意，道：「你說過的話，可不許不算。」陳家洛道：「我幾時騙過你來？」香香公主這才勒馬不跟。

　　陳家洛時時回頭，但見兩姊妹人影漸漸模糊，終於在大漠邊緣消失。群雄控馬緩緩而行，這一役雖擊斃了張召重，但也傷了李沅芷、衛春華、章進三人，李沅芷傷勢尤重。余魚同大仇得報，甚是歡慰，對李沅芷又是感激，又是憐惜，一路上不避嫌疑，細心呵護。眾人行了數日，又到了阿凡提家中，那位騎驢負鍋的怪俠卻又出外去了。周綺聽說張召重已死，胞弟之仇已報，很是高興。依陳家洛意思，要徐天宏陪她留在回部，等生下孩子，身子康復之後，再回中原。但周綺一來嫌氣悶，二來聽得大伙要去福建少林寺，此行可與她爹爹相會，吵著定要回去。眾人拗不過，只得由她。徐天宏雇了一輛大車，讓妻子及李沅芷在車裡休息。回入玉門關後，天時漸暖，已有春意。眾人一路南下，漸行漸熱，周綺愈來愈是慵困，李沅芷的傷臂卻已大好了。她棄車乘馬，一路與駱冰咭咭呱呱的說話。旁人都奇怪這兩人談個沒完沒了，不知怎地有這許多事兒來說。

## 第19回　心傷殿隅星初落　魂斷城頭日已昏

　　這日來到福建境內，只見滿山紅花，蝴蝶飛舞。陳家洛心想：「要是喀絲麗在此，見了這許多鮮花，可不知有多歡喜。」又行數天，將近德化城時，行經一座茂密的樹林，章進忽然大叫一聲，飛奔而前，只見那邊樹上一人雙足凌空，是個投繯自盡的男子。章進抱住那人雙足，將他舉了起來，大叫：「快來，快來！」」駱冰兩把飛刀擲出，割斷了掛在樹枝上的布帶。章進將那人橫放地下，陸菲青給他胸口推宮過氣，過了一陣，那人悠悠醒來，放聲大哭。

　　這人約莫二十四五歲，打扮似是個做手藝的。章進焦躁，罵道：「老子救活了你，幹麼還哭？」福建話本甚特異，但那人似到外省去過，打著半鹹半淡的官話道：「爺們還是讓我死的好！」衛春華道：「你是短了錢銀呢？還是遭了冤屈？我們可以幫你呀。」那人道：「不是為錢，也沒人冤枉小人。」說罷又哭。駱冰見他頸中掛著一個繡花荷包，色澤鮮艷，用麻繩牢牢繫住，似怕死後給人拿走了，猜想此事或與女人有關，問道：「你的情妹子不肯嫁你麼？」那人臉露驚奇之色，說道：「她是死路一條，我索性死了爽快。」駱冰道：「她為什麼死路一條？」那人道：「方大人今年告老回鄉，見銀鳳生得好看，要娶她做第十一房姨太太……」說著又哭了起來。章進聽得茫然不解，喝道：「亂七八糟，老子一點不懂，什麼方大人、銀鳳的？」駱冰笑道：「銀鳳自然是他的情妹子了。他倒是個多情種子呢。」章進道：「那方大人在哪裡？娶了你的銀鳳沒有？」那人道：「德化城裡最大的房子就是方大人的，去年他家裡蓋新房子，小的還去幫過工。他……他今天……今天要討銀鳳……」章進道：「你這人沒出息，幹麼不和這姓方的去拚命？」駱冰笑道：「他有你章十爺的一成本事就好啦！」問那人道：「你叫什麼名字？做什麼手藝？」那人道：「小人叫周阿三，是做木匠的。」

　　周綺聽這人也姓周，先有了三分好感，又見他哭得可憐，說道：「你帶我們去見那姓方的。」周阿三畏畏縮縮的不敢。徐天宏見妻子和章進都是一股莽勁，心裡暗笑，說道：「你帶我們到你家裡去，包在我們身上，叫那姓方的不敢娶你的銀鳳便是。」周阿三將信將疑，領了眾人來到德化城內自己家裡。那銀鳳家裡姓包，是開豆腐店的，就在周阿三的隔壁，門外掛燈結綵，一副做喜事的模樣。徐天宏命周阿三把銀鳳的父親包老頭請過來，只見他愁眉苦臉，神色淒慘，哪裡有做新丈人的喜色。眾人一問，才知那方大人今年已七十多歲，本在安徽做藩台，新近告老回鄉，地方上沒一個不怕他。包老頭的女兒才十八歲，自幼和周阿三情投意合，早有嫁娶之約，嫁給這垂死之人做小自然是一百個不願意，但懼他權勢，不敢不依。依章進和周綺說，就要去殺了那姓方的，但陳家洛道：「咱們身有大事，別多生枝節。」叫心硯取出一百兩銀子來，送給包老頭和周阿三，叫他們帶了銀鳳趕緊逃走。包周兩人千恩萬謝，忙回去收拾。

　　周綺這時已有七八個月身孕，一路上徐天宏和駱冰管得她緊，不能多動，酒更是半滴不得沾唇，本已厭煩之極，見陳家洛不許跟那姓方的為難，更是氣悶，乘徐天宏不防，溜了出來到街上亂走。德化城本來不大，不多一會就來到方宅門口，只見大門中仗役進進出出，把魚肉雞鴨及一罈罈酒抬了進去，不覺酒癮大起，便跟了進去。

　　方府這天賀客盈門。眾僕役見她大模大樣的進來，雖然穿得樸素，但氣派端嚴，不敢怠慢，忙讓到內堂敬茶。周綺心想他們倒敬重於我，也就喝著武夷清茶，咬著瓜子，自得其樂。不一會開出席來，方府雖是娶妾，但方老太爺方有德在外作官數十年，老來衣錦還鄉，存心要顯顯威風，是以這席午宴也十分豐盛。周綺與那些姑娘太太們語言不通，不去理會旁人，酒到杯乾，飲得自由自在，倒也暢快。喝了十多杯，方老太爺由兩個兒子扶著，顫巍巍的到各席來敬酒。周綺見他鬚眉皆白，還要糟蹋人家女兒，心中暗罵。待他走到臨近，見他左頰上有一大塊黑記，黑記上稀稀疏疏的生著幾根長毛，驀地想起丈夫先前所說的話來。那日她母親問他身世，他說他一家都被一個姓方的府台所害，那方府台左臉上有大塊黑記，莫非是此人不成？徐天宏是浙江紹興人，她衝口而出：「方老爺，你在紹興做過府台麼？」方老太爺聽到她一口北方口音，微感奇怪，說道：「你這位太太很面生，老頭子記性不好，在紹興見過我麼？」這話正是自認在紹興做過官。周綺點點頭，不言語了。方老太爺也不在意，另去敬酒。周綺本想上前將他一拳打死，替丈夫報了血海深仇，但身子一動，就感胸口發悶，手足酸軟，暗罵肚子裡這小孽障害得我好苦，斟了三杯酒仰脖子喝下，大踏步往外走出。眾女賓見這女人粗野無禮，交頭接耳的竊竊譏笑。周綺回到周阿三家裡，不久徐天宏與駱冰也從外面回來，兩人到處尋她不見，正自焦急，見了她這才放心，見她臉上紅撲撲的酒意盎然，正要開口埋怨，周綺搶先把遇到方老太爺的事說了。徐天宏想起父母兄姊慘死的情形，眼中冒火，但怕殺錯了人，道：「我去打聽一下。」過了半個多時辰，他直衝進來，對陳家洛道：「總舵主，我仇人確是在此，你許不許我報仇？」陳家洛沉吟道：「七哥這大仇是非報不可的，這老賊已七十多歲，稍有耽擱，莫要給他得個善終，可成了咱們畢生的恨事。只是咱們另有大事，這誓舉動可別讓人疑心到紅花會頭上。」說到這裡，包老頭帶了女兒和周阿三過來叩謝，說再過兩個時辰，方家就要來迎娶，現下收拾已畢，要趕緊逃走。李沅芷靈機一動，道：「不如把事情推在他們身上，反正他們是要逃走的了。」余魚同道：「怎麼？」李沅芷笑道：「請你做新娘子哪！」駱冰笑道：「還是他扮新郎，你扮新娘吧。」李沅芷紅了臉道：「哼，人家明明出個好主意，你偏來開玩笑。」駱冰道：「好妹子，那你說吧。」李沅芷笑道：「叫他穿了新娘子的衣服，等轎子來時，他就坐了去。咱們都扮作送親的。」駱冰拍手笑道：「好呀，拜過堂後，等到洞房花燭，大家一齊動手。別人只道是女家出的花樣，誰也不會疑心到紅花會身上。」徐天宏這時關心則亂，一時想不出主意來，聽了李沅芷這個計策，也連聲叫好。陳家洛命衛春華與心硯先把包家父女及周阿三護送出城，讓他們遠走高飛。大家買了衣物，裝扮起來。余魚同扮女人雖然頗不願意，但這是李沅芷出的主意，不便拂她之意，又是為七哥報仇雪恨，委屈一下也說不得了。新娘的紅衣頭罩都是現成的，就是他一雙大腳有點礙事，但把裙子放低些，遮掩得一時，也就成了。申牌時分，方府的轎子與迎親的喜娘等等都來了。駱冰與李沅芷扶著頭披紅巾的余魚同進了轎子。眾人在長衣內各藏兵刃，一路跟到方家。男子娶妾，要妾侍向丈夫和正室磕頭。余魚同無奈，只得盈盈拜將下去。方有德喜得呵呵大笑，摸出兩個金錁子來做見面禮。余魚同老實不客氣的收了。喜筵過後，接著是要鬧房，眾人都擁到新房中來。徐天宏緊緊擠在方有德身邊，右手摸著袋裡的匕首，眼見時辰將到，正要動手，忽然一名家丁匆匆走進房來，說道：「成總兵和幾位客人來向大人道喜。」方有德道：「他怎麼到德化來啦？」忙迎出去。徐天宏等寸步不離，只見廳上坐著一位武官，下首四人身穿內廷侍衛服色。

　　徐天宏臉色登變，認出其中一人是在黃河渡口交過手的清宮侍衛瑞大林，正要招呼各人，文泰來虎吼一聲，已向那武官撲去，原來那人便是隨同張召重去鐵膽莊捉拿他的成璜。這人因立了此功，從記名總兵升為實授，分發閩南。這天瑞大林等四名侍衛奉皇帝密旨前來找他。這五人從永安府來到德化，聽說方藩台娶妾，便來擾一杯喜酒，趕場熱鬧，哪知竟與紅花會群雄狹路相逢。

　　成璜出其不意，隨手拿起椅子一擋，喀喇一聲，梨花木的椅腳被文泰來一掌劈斷了兩根。成璜見來勢兇惡，從桌底鑽了過去，隔桌望見竟是文泰來，這一下嚇得魂飛天外，往外直奔。群雄取出兵刃，與瑞大林等四名侍衛交起手來。侍衛們如何能敵？呼嘯一聲，從人叢中穿了出去，跨上馬背飛奔。文泰來等推開嚇得東倒西撞的賀客女賓往外追時，五人都已逃得遠了。只聽內堂驚叫哭喊，亂成一片。余魚同穿著大紅女服，手揮金笛，旁邊一個駱冰，一個李沅芷，從內堂殺將出來。群雄尋方有德時，卻已不見。周綺大罵：「老不死老奸巨猾，溜得倒快。」衛春華、章進、心硯等前前後後找了一遍，影蹤不見。徐天宏對陳家洛道：「總舵主，怎麼清宮侍衛忽然在此出現？莫非另有奸謀？」陳家洛道：「正是，這須得探查明白。」徐天宏道：「私仇事小，咱們先查明侍衛的事再說。」陳家洛讚道：「七哥深明大義。」當下率領眾人，追了出去，一問途人，知那些武官是往東逃去。群雄紛紛上馬，出德化城東門疾追。

　　奔了三四十里，在一家飯鋪中打尖，詢問飯鋪夥計，知道成璜等過去不久。文泰來道：「我這馬腳力快，衝上去攔住五個狗賊。」駱冰道：「他們有五個，別落了單。諒他們也逃不了。」文泰來知道妻子自從他身遭危難，對他照顧特別周到，也不忍讓她擔心，於是與眾人一齊追趕。

　　當晚群雄在仙遊歇夜，次日趕到郊尾，聽鄉人說五個武官已轉而向北。陳家洛笑道：「他們逃的路程真好，這裡向北正往莆田少林寺，咱們雖然趕人，可沒走冤枉路。」馳了數十里，天色將黑，離少林寺已近，群雄在望海鎮上找一家客店歇了。陸菲青、文泰來、衛春華、徐天宏、心硯等五人出去分頭打聽眾侍衛的下落。文泰來查不到成璜等蹤跡，心中焦躁。這時天已入夜，蟬聲甫歇，暑氣未消，他袒開胸口，拿著一柄大葵扇不住扇風，走了一陣，迎風一陣酒香，前面是家小酒店，望見店門兀自開著，尋思正好喝幾碗冷酒解渴，走進店內，不覺一怔，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成璜、瑞大林及三名侍衛正在飲酒談笑。五人陡然見他闖進店來，大吃一驚，登時停杯住口。文泰來有如不見，叫道：「店家，拿酒來。」店小二答應了，拿了酒壺、酒杯、筷子放在他面前。文泰來喝道：「杯子有什麼用？拿大碗來。」噹的一聲，把一塊銀子擲在桌上。店小二見他勢猛，不敢多說，拿了一隻大碗出來，斟滿了酒。文泰來舉碗喝了一口，讚道：「好酒！」店小二道：「這是本地出名的三白酒。」文泰來道：「宰一口豬，該喝幾碗？」店小二不懂他意思，但又不敢不答，隨口道：「三碗吧！」文泰來道：「好，拿十五隻大碗，篩滿了酒！」抽出長刀，砍在桌上。店小二嚇了一跳，依言拿出十五隻大碗，擺滿了一桌，都倒上了酒。成璜等面面相覷，驚疑不定，見文泰來攔在門口，都不敢出來。成璜和瑞大林見不是路，站起來想從後門溜走。文泰來大喝一聲，宛似半空打了個霹靂，叫道：「老子酒還沒喝，性急什麼？」成瑞兩人站著便不敢動。文泰來左足踏在長凳之上，兩口就把一碗酒喝乾，叫道：「好酒！」又喝第二碗。店小二識趣，切了兩斤牛肉牛筋，放在盤裡托上來。文泰來喝酒吃肉，不一刻，十五碗酒和兩斤牛肉吃得乾乾淨淨。成璜和瑞大林心驚膽戰，相顧駭然。其餘三名侍衛互相使個眼色，各提兵刃，猛撲上來。文泰來酒意湧上，全身淌汗，待三人撲到，右足猛一抬腿，把桌子踢得飛了起來，桌上酒碗盤子，乒乒乓乓的跌成一地。他不及拔刀，提起長凳便向三名侍衛橫掃過去。那三名侍衛身手也甚了得，一個展動花槍，避開長凳，分心刺到，另兩人一個使刀，一個雙手握著蛾眉鋼刺，直欺近身。文泰來舉凳直上，力敵三人，混戰中那使刀的一刀砍在凳上，急切間拔不出來，文泰來左掌一翻，劈面打在他鼻樑正中，只打得五官血肉模糊、頭骨震碎而死。這時蛾眉雙刺正刺到文泰來右脅，他順手拔下砍在凳上的單刀，劈將下來。那人雙刺堪堪刺到，忽覺頭頂風勁，知道不好，左腳急挫，打滾避開。那使槍的抖起個碗大槍花，「毒龍出洞」，向文泰來小腹刺去。文泰來左手撒去單刀，一把抓住槍桿。那人用力回奪，卻怎敵得住文泰來的神力，這一拉之下，反踉踉蹌蹌的跌將過來。文泰來右手提起長凳，撞在他胸口，發力推出，那人直靠上土牆，再運勁一推，土牆登時倒了，將那人壓在磚石泥土之中。酒店中塵土飛揚，屋頂上泥塊不住下墮，文泰來轉身再打，見那使蛾眉刺的胖侍衛蜷成一團，一動也不動了，提將起來，見他臉如金紙，早已氣絕，卻是嚇死了的。文泰來長嘯一聲，找成璜和瑞大林時，卻已不見，想是乘亂逃走了。出得店來，一陣涼風拂體，抬頭曉星初現，已是初更時分。他回入酒店，提了單刀，四下找尋，飛身躍上一家高房屋頂，四下\*望，只見兩條黑影向北狂奔，心中一喜，躍下屋來，提刀急追。追出數里，眼前是一大片麻田，麻桿長得正高，兩個黑影鑽入麻田，就此隱沒。他提刀也鑽了進去，一路吆喝追逐。麻田走完，見是黑壓壓的一片樹林。在林中尋了一陣不見，心念一動，躍起身來，抓住一條橫枝，攀到樹巔，四下觀看，見遠處似有個小村落，但房屋都甚高大。見兩個黑影已奔近房屋，若非身子晃動，黑夜中還真看不出來。文泰來暗叫慚愧，在樹林中瞎摸了半天，險些兒給他們逃走了，當即躍下地來，逕向那村落奔去。他足下一使勁，耳畔風生，片刻即到，正見那兩人越過牆去。文泰來叫道：「往哪裡逃？」衝到牆邊，星光稀微下見這些房屋都是碧瓦黃牆，卻是一座大叢林，繞到廟前抬頭一望，見山門正中金字寫著「少林古剎」四個大字。他心中一震：「原來到了少林寺。福建少林寺雖是嵩山下院，素聞寺中僧人武功之強，不下嵩山本寺。這是故總舵主出身之所，我可不能魯莽了。」但成璜、瑞大林二人昔日實在欺辱太甚，決不能就此罷休，見廟門緊閉，提刀跳上牆頭。

　　牆下是空蕩蕩一個大院子，側耳一聽，聲息全無，不知成璜和瑞大林逃向何處，於是伏下身子，遊目察看。忽然大殿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胖大和尚走了出來，倒拖著一柄七尺多長的方便鏟，喝道：「好大膽，亂闖佛門聖地！」文泰來拱手道：「弟子追趕兩名官府鷹犬，驚動了大師，還請恕罪。」那和尚道：「你既會武，應知少林寺是什麼地方，怎地帶刀入廟，如此無禮？」文泰來心頭火起，轉念一想，黑夜之中，持刀亂闖山門，確有不該之處，又一拱手，說道：「在下這裡謝過！」當即反躍跳出牆外，袒胸坐在樹下，心想：「那兩個臭賊總要出來，我在這裡等著便了。」

　　剛坐定不久，那胖和尚躍上牆來，喝道：「你這漢子怎麼還不走，賴在這裡想偷東西麼？」文泰來怒道：「我自坐在樹下，干你甚事？」胖和尚道：「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膽，到少林寺來撒野！快走快走！」文泰來再也按捺不住，喝道：「我偏不走，你待怎地？」那胖和尚一言不發，舉起方便鏟，呼的一聲，從牆頭縱下，只聽鏟上鋼環錚錚亂響，鏟隨身落，方便鏟長達一尺的月牙鋼彎已推到他胸前。

　　文泰來正待挺刀放對，轉念一想，總舵主千里迢迢前來，正有求於此，莫因我一時之忿而壞了大事，於是晃身避開鏟頭，倒提單刀，轉身便走。奔不數步，眼前白光閃動，一個和尚使兩把戒刀，直砍過來。文泰來不欲交鋒，斜向竄出。兩個和尚叫道：「擲下兵器，就放你走路。」文泰來更不理會，只待奔入林中，忽聽頭頂風聲響動，忙往左一讓，蓬的一聲，一條禪杖直打入土中，泥塵四濺，勢道猛惡，一個矮瘦和尚橫杖擋路。文泰來道：「在下此來並無惡意，請三位大師放行。明早再來賠罪。」那矮瘦和尚道：「你既敢夜闖少林，必有驚人藝業，露一手再走。」不等他回答，禪杖橫掃而至。文泰來低頭從杖下鑽過。那使戒刀的叫道：「好身手！」雙刀直劈過來，使方便鏟的也過來夾攻。文泰來連讓三招，對方兵刃都是間不容髮的從身旁擦過，知道這三人都是少林寺中的高手，如再相讓，黑夜中稍不留神，非死即傷，三僧縱無殺己之意，一世英名不免付於流水，當下呼呼呼連劈三刀，從三件兵器的夾縫中反攻出去，身法迅捷之極。三個和尚突然同時念了聲「阿彌陀佛」，跳出圈子。使禪杖的和尚道：「我們是本寺達摩院上座三僧。」向使戒刀的和尚一指道：「他法名元悲。」指著使方便鏟的道：「他法名元痛。我叫元傷。居士高姓大名？」文泰來道：「在下姓文名泰來。」元痛道：「啊，原來是奔雷手文四爺，怪不得如此好本事。文四爺夜入敝寺，可是奉了貴會於萬亭老當家的遺命麼？」文泰來道：「於老當家並無什麼言語，在下追逐鷹爪，誤入貴寺，務乞恕罪。」三個和尚低聲商議了幾句。元痛道：「文四爺威名天下知聞，今日有幸相會，小僧想請教高招。」文泰來道：「少林寺是武學聖地，在下怎敢放肆？就此告辭。」還刀入鞍，一拱手，轉身便走。三僧見他只是謙退，只道他心虛膽怯，必有隱情，心想紅花會故總舵主於萬亭是少林寺革逐的弟子，莫非他是來為首領報怨洩憤？互相一使眼色，元痛抖動方便鏟，鋼環亂響，直戳過來。文泰來是當世英雄，哪能在敵人兵刃下逃走，只得揮刀抵敵。元痛一柄方便鏟施展開來，月牙燦然生光，寒氣迫人。文泰來這時酒意已過，精力愈長，刀法招招精奇。元痛漸漸抵敵不住，元傷挺起禪杖，上前雙戰。鬥到酣處，元悲的戒刀也砍將入來。文泰來以一敵三，兀自攻多守少，猛見月光下數十條人影照在地下，對方眾僧大集，不由得心驚。就這麼微一分神，元傷禪杖橫掃，打中文泰來刀背，火花迸發，那刀飛將起來，直落入林中去了。文泰來身子一挫，奔雷手當真疾如迅雷，右手已抓住元痛斜砸而下的方便鏟鏟柄，用力一擰，元痛方便鏟脫手。文泰來飛出一腿，踢在他膝蓋之上，元痛一個肥大的身軀直跌出去。這時元傷的禪杖與元悲的戒刀已同時攻到，文泰來倒掄方便鏟，噹的一聲大響，一鏟正打在禪杖之上。兩件精鋼的長大兵刃相交，只震得山谷鳴響，回聲不絕。元傷虎口震裂，滿手鮮血，嗆啷啷，禪杖落地。文泰來側身避過戒刀，舉鏟直進，挺向元悲。元悲嚇得忘了抵擋，門戶大開，眼見鏟頭月牙已推到面門。文泰來不欲傷人，正想收鏟，突覺頭頂嗤嗤有暗器之聲，正待閃避，噹的一響，手中一震，方便鏟被重物撞得盪開尺許，又聽叮叮兩聲輕響，跟著樹上掉下兩個人來。

　　文泰來收鏟躍開，一回頭，見陳家洛等都到了，心中一喜，轉過身來，卻見對面人叢中一個身材高大、白鬚飄拂的老者踏步上前，哈哈笑道：「文四爺，好好，大家都來啦。」周綺大叫：「爹！」奔了上去。那人正是鐵膽周仲英。文泰來一低頭，見鏟頭已被打陷了一塊，月牙都打折了，心下佩服鐵膽周名不虛傳。再看地下兩人，不覺大奇，一是成璜，另一個就是瑞大林。原來兩人逃入寺中，被監寺逐出，偷偷躲在樹上，見文泰來力戰三僧得勝，瑞大林在樹上暗放袖箭，卻被大癡禪師以鐵菩提打落，接著又將兩人打了下來。周仲英當下給紅花會群雄與少林寺僧眾引見。原來當日周仲英和孟健雄、安健剛、周大奶奶離天目山後，南下福建，來參少林寺謁見方丈天虹禪師。南北少林本是一家，武功家數也無多大分別。周仲英在武林中聲名極響，南少林僧眾素來仰慕。雙方印證切磋武功，極是投機。天虹禪師懇切相留，周仲英一住不覺就是數月，這晚聽得連連警報，說有一個高手夜闖山門，已與達摩院上座三僧交上了手，於是跟著出來，哪知竟是文泰來。當下文泰來向監寺大苦大師告了騷擾之罪，要把成璜與瑞大林帶走。大苦道：「這兩位施主既來本寺避難，佛門廣大，慈悲為本，文施主瞧在小僧臉上，放了他們走吧！」文泰來無奈，只得依了。大苦遣走成瑞二人，邀群雄入寺。天虹禪師已率領達摩院首座天鏡禪師、戒持院首座大癲、藏經閣主座大癡等在大殿上迎接。互通姓名後，天虹向陸菲青道：「久仰武當綿裡針陸師傅的大名，今日有幸得見，真是山剎之光。」陸菲青遜謝。天虹邀群雄到靜室獻茶，問起來意。陳家洛心中一酸，忽地在天虹面前跪倒，雙目流淚。天虹大驚，忙伸手扶起，道：「陳總舵主有話請說，如何行此大禮？」陳家洛道：「在下有個不情之請，按照武林規矩，原是不該出口。但為了億萬生靈，斗膽向老禪師求告。」天虹道：「請說不妨。」陳家洛道：「於萬亭於老爺子是我義父……」一聽到於萬亭之名，天虹倏然變色，白眉掀動。陳家洛當下把自己與乾隆的關係原原本本說了，最後說到興漢驅滿的大計，求天虹告知他義父被革出派的原由，要知道此事是否與乾隆的真正身世有關，說到這裡，聲音已有些哽咽，道：「望老禪師念著天下百姓……」

　　天虹默然不語，長眉下垂，雙目合攏，凝神思索，眾人不敢打擾。過了一盞茶時分，天虹眼睜一線，但見兩道精光直射出來。陸菲青、陳家洛、文泰來等心中都是一凜：「這位老方丈內功修為如此深湛。」只聽他說道：「少林寺數百年向例，本寺弟子違犯清規戒律情由，不得向外人洩露。陳總舵主遠道來寺，求問被逐弟子於萬亭的俗世情緣。此事按照寺規，本不可行……」群雄聽到這裡，心中都是一喜，只聽他又道：「但此事有關普天下蒼生氣運，本寺破例，請陳總舵主派人往戒持院自取案卷。」陳家洛躬身道謝。知客僧引群雄到客舍休息。陳家洛正自欣喜，卻見周仲英皺起眉頭，面露憂色。徐天宏問道：「爹，內中另有難處麼？」周仲英道：「方丈師兄請陳總舵主派人去取案卷，要知前赴戒持院須得經過五座殿堂，每一殿有一位武功極高的大師駐守，要衝過五殿，唉，甚難，甚難！」眾人一聽，才知還得經過一場劇鬥，文泰來道：「周老爺子是兩不相助的了。咱們幾個勉強試試吧！」周仲英搖頭道：「難在須得一個人連闖五殿，若是有人相助，寺中也遣人相助，勢成混戰，那可大大不妥。這五殿的護法大師一位強似一位。就算過得前面數殿，力鬥之餘，最後一兩殿實難闖過。」陳家洛沉吟道：「這是我家門之事，或者我佛慈悲，能放我過去也不一定。」當下脫去長衣，帶了一袋圍棋子，腰上插了短劍，由周仲英領到妙法殿來。

　　周仲英來到殿口，低聲道：「陳當家的，如闖不過去，就請回轉。咱們另想別法。千萬不可勉強，免受損傷。」陳家洛點頭答應。周仲英叫道：「諸事如意！」站在一旁。陳家洛推門進內，只見殿上燭火明亮，一僧坐在蒲團之上，正是監寺大苦大師。他站起身來，笑道：「是陳總舵主親自賜教，再好也沒有了，我請教幾路拳法。」陳家洛站在下首，拱手道：「請！」大苦左手握拳，翻轉挽一大圈，右掌上托。陳家洛識得此招是「只手擎天」，知他是以「醉拳」來和自己過招。他雖曾學過此拳，但想起當日和周仲英在鐵膽莊比武，自己用少林拳來對他少林拳，險遭大敗，此時再也不敢輕忽，當下雙手一拍，倏地分開，一出手便是「百花錯拳」的絕招。大苦出其不意，險些中掌，順勢一招「怪鳥搜雲」，仰跌在地，手足齊發，隨即跳起，只見他腳步欹斜，雙手亂舞，聲東擊西，指前打後，跌跌撞撞，真如醉漢一般。陳家洛識得此拳，當下凝神拆解。兩人拳法都是自成一家，不依常規。大苦的「醉拳」雖只一十六路，但下盤若虛而穩，拳招似懈實精，翻滾跌扑，顧盼生姿。兩人鬥到酣處，大苦一個飛騰步，全身凌空，落下來足成絞花，一招「鐵牛耕地」，右拳衝擊對方下盤。陳家洛斜身後縮，知他一擊不中，又將上躍成為「鷂子翻身」，看準部位，等他左足落地，突然右腳勾出，伸手在他背上輕輕一按。大苦翻不過來，俯伏跌了下去。陳家洛雙手在他肩頭一托，大苦借勢躍起，才沒跌倒，臉上脹得通紅，向裡一指，道：「請進吧！」陳家洛拱手道：「承讓！」

　　進去又是一殿，戒持院首座大癲大師坐在正中，見他進來，便即站起，提起身旁一條粗大禪杖在地下一頓，只震得牆壁搖動，屋頂簌簌的落下許多灰塵。陳家洛暗驚：此人力氣好大，只見他左手扶杖，右手向左右各發側掌，左手提杖打橫，右手以陽手接住，踏上兩步，正是「瘋魔杖」的起手式。陳家洛見他發掌時風聲颯然，腳步沉凝，不敢輕敵，拔出短劍，脫去外鞘，一陣寒光激射而出。大癲見了劍光，不覺一震，左手斜擊，拗杖橫擊，這「虎尾鞭勢」又快又沉。陳家洛矮身從杖下穿過，還了一劍。兩人兵器一個極長，一個極短，在殿上迴旋激鬥。陳家洛見過蔣四根的槳法，知道這瘋魔杖法猛如瘋虎，驟若天魔，杖法脫胎於少林寺緊羅那王所傳的一百單八路棍法，又摘取大小「夜叉棍」、「取經棍法」等精華，端的厲害。自來杖法多用長手，使者必具極大勇力，大癲尤其天生神武，只見他「翻身劈山」、「夜叉探海」、「雷針轟木」，招招狠極猛極，猶如發瘋著魔，將一根數十斤鑌鐵禪杖狂舞亂打。陳家洛心下暗讚，要如此使杖，才當得起「瘋魔」兩字，當下不敢搶入力攻，一味騰挪閃避，料想他如此勇悍，定然難以持久，只待他銳氣稍挫，再行攻入。哪知大癲內功深湛，根基極固，惡鬥良久，杖法中絲毫不見破綻，反而越舞越急，毫無衰象，竟把陳家洛直逼向牆角里去。大癲見他無處退避，雙手掄杖，一招「回龍杖」向下猛擊。

　　陳家洛心想以後還有三位高手，不可戀戰耗力，見這狠招下來，決意險中求勝，竟不閃避。大癲雖然勇猛，平素從不殺生，哪肯無故傷人性命？禪杖砸到離他頭頂二尺之處，陡然提起，改砸為掃，滿擬將他掃倒，叫他知難而退，也就罷了。陳家洛本待禪杖將到頭頂時突然撲入對方懷中，以短攻近，忽見他半路改勢，勁力微滯，當即隨機應變，左手抓住杖頭，右手短劍劃出，禪杖登時斷為兩截，兩人各執了一段。大癲大怒，撲上又鬥，陳家洛躍開丈餘，一躬到地，說道：「大師手下容情，在下感激不盡。」大癲不理，挺著半截禪杖直逼過來，但畢竟使不順手，不數合又被短劍削斷。陳家洛心中歉然，只怕他要空手索戰，逕自奔入後殿。大癲只因一念之仁反遭挫敗，甚是氣忿，數步追不上，大叫一聲，將半截禪杖猛力擲在地下，火花四濺。

　　陳家洛來到第三殿，眼前一片光亮，只見殿中兩側點滿了香燭，何止百數十枝。藏經閣主座大癡大師笑容可掬，說道：「陳當家的，你我來比劃一下暗器。」陳家洛躬身道：「請大師指教。」大癡笑道：「你我各守一邊，每邊均有九枝蠟燭，九九八十一炷香，誰先把對方的香燭全部打滅，誰就勝了。這比法不傷和氣。」向殿心拱桌一指道：「袖箭、鐵蓮子、菩提子、飛鏢，各種暗器桌上都有，用完了可以再拿。」陳家洛在衣囊中摸了一把棋子，心想：「這位大師在暗器上必有獨到的功夫。我若平時向趙三哥多討教幾下，這時也可多一點把握。」說道：「請吧！」大癡笑道：「客人先請。」陳家洛尋思：「我先顯一手師父教的滿天花雨，來個先聲奪人。」拿起五顆棋子，一把擲了出去，對面牆腳下五炷香應聲而滅。大癡讚道：「好俊功夫。」頸中除下一串念珠，扯斷珠索，拿了五顆念珠在手，也是一擲打滅五香。

　　風聲起處，陳家洛又打滅五炷線香。大癡連揮兩下，九燭齊熄。燭火一滅，黑暗中香頭火光看得越加清楚，那就易取準頭。陳家洛心想：「正該如此，我怎麼沒想到？」九顆棋子分三次擲出，直奔燭頭，只聽叮叮叮一陣響，燭火毫無動靜，九顆棋子都在半途被大癡打了下來，不覺一呆，大癡卻乘機打滅了四炷線香。待他再發，陳家洛也擲棋子去迎擊念珠，但因自己這邊燭火已滅，香頭微光，怎照得清楚細小的念珠？對方五顆念珠只擊中了兩顆，其餘三顆卻又打滅了三炷香。對比之下，大癡已勝了九燭二香，他以念珠極力守住九枝燭火，一面乘隙滅香，再交鋒數合，又多勝了十四炷香。陳家洛出盡全力，也只打滅了兩枝蠟燭。他心裡一急，大癡乘勢直攻，一口氣打滅了十九炷香。

　　陳家洛見對面燭火輝煌，自己這邊只剩下寥寥二十多炷香，心想：「難道第三殿便闖不過去？」危急中忽然想起趙半山的飛燕銀梭，當下看準方位，把三顆棋子猛力往牆邊擲去。大癡見他亂擲，暗笑畢竟是年輕人沉不住氣，一輸就大發脾氣。哪知三顆棋子在牆上一碰，反彈轉來，一顆落空，餘下兩顆把兩枝燭火打滅。大癡吃了一驚，不由得喝采。陳家洛如此接連發出棋子，撞牆反彈，大癡無法再守住燭火，好在他已佔先了數十枝香，這時再不去理會對方滅燭，雙手連揮，加緊滅香。突然間殿中一片黑暗，陳家洛已將蠟燭盡行打熄，但他這一邊點燃的線香卻也只剩下七枝，對面卻點點星火，何逾三數十枝，正自氣沮，忽聽大癡叫道：「陳當家的，我暗器打完啦，大家暫停，到拱桌上拿了再打。」陳家洛一摸衣囊，也只剩下五六粒棋子，只聽大癡道：「你先拿吧。」陳家洛走到拱桌之前，靈機一動，心想：「這是大事所繫，只好耍一下無賴了。」左手兜起長衫下襟，右手在拱桌桌面上一抹，把桌上全部暗器都入衣襟，躍回己方，笑道：「一、二、三，我要發暗器啦。」大癡撲到桌邊伸手一摸，桌上空空如也。陳家洛鐵蓮子、菩提子一連串射將出去，片刻之間，把對面地下的香火滅得一星不留。

　　大癡手中沒有暗器，眼睜睜的無法可施，哈哈大笑，道：「陳當家的，真有你的，這叫做鬥智不鬥力！你勝了，請吧！」陳家洛道：「慚愧，慚愧。在下本已輸了，只因事關重大，出於無奈，務請原諒。」大癡大師脾氣甚好，不以為忤，笑道：「後面兩殿是我兩位師叔把守，我兩位師叔武功深湛，還請小心。」陳家洛道：「多謝大師指點。」心下感激，再入內殿。裡面一殿也是燭火明亮，殿堂卻較前面三殿小得多。殿中放了兩個蒲團，達摩院首座天鏡禪師盤膝坐在左側蒲團上，見陳家洛進來，起立相迎，道：「請坐吧！」陳家洛不知他要如何比試，依言坐上右側蒲團，心想大癲、大癡已如此功力，天鏡是他師叔，又是達摩院首座，武功之精，不言可喻，自己多半不是敵手，只好隨機應變了。

　　天鏡禪師身材極高，坐在蒲團上比常人也矮不了多少，兩頰深陷，全身似乎無肉，瞧上去不怒自威。天鏡道：「你連過三殿，足見高明。雖然你義父已不屬少林門下，但說來你總是晚輩，我也不能跟你平手過招。這樣吧，你能和我拆十招不敗，就讓你過去。」陳家洛站起施禮，道：「請老禪師慈悲。」天鏡哼了一聲，道：「請坐，接著！」

　　陳家洛剛坐上蒲團，只覺一股勁風當胸撲到，忙運雙掌相抵，只和他手掌一碰，立覺猛不可當，如是硬接，勢非跌下蒲團不可，忙使招「分手」，想把勁力引向一旁消解。哪知天鏡的掌力剛猛無儔，「分手」竟然粘他不動，只得拚著全身之力，強接了這招。陳家洛這一招雖然接住了，但已震得左膀隱隱作痛。天鏡禪師叫道：「第二招來了。」陳家洛不敢再行硬架，待得掌到，身子一偏，反拳攔打他臂彎，這是「百花錯拳」中的妙著，敵人勢須收掌相避。不料天鏡右臂「橫掃千軍」，肘彎倏地對準他拳面橫推過來。這一下來勢快極，陳家洛拳力未發，已被對方肘部抵住，忙腳上使勁，身子直拔起來，避開了這一推，落下來仍坐在蒲團之上。天鏡見他變招快捷，能坐著急躍，點了點頭，反掌回抓。

　　陳家洛見他一招招越來越是厲害，心想這十招只怕接不完，忽聽鐘聲鏜鏜，原來天已微明，寺中撞動巨鐘，心念一動，左掌輕飄飄的隨著鐘聲拍了過去。天鏡「咦」了一聲，回掌撥開。陳家洛使出在玉峰中學到的掌法，迴旋如意，隨著鐘聲一掌一掌的拍去。天鏡全神貫注，出掌相敵，拆到鐘聲止歇，陳家洛收掌道：「再拆下去，晚輩接不住了。」天鏡道：「好好，已拆了四十餘招，果然掌法精妙，請吧。」陳家洛站起身來，正要走動，突然一晃，立足不穩，忙扶壁站住，只覺眼前金星亂閃。天鏡扶他坐下，說道：「你最初硬接我第一招時傷了氣，靜靜的調勻一下呼吸，不礙事。」陳家洛閉目坐在蒲團上，依言運氣，過了一會，這才內息順暢，但雙掌雙臂都已微腫，隱隱脹痛，心想這位老禪師真個厲害。天鏡道：「你這路掌法是哪裡學來的？」陳家洛說了。天鏡道：「西域有此精妙掌法，令我大開眼界。你如一上來就用這掌法，手臂也不會受傷了。」陳家洛道：「弟子受了傷，最後一殿是一定闖不過去了，求老禪師指點明路。」天鏡道：「過不去，就回頭。」陳家洛心想：「釋家叫人回頭，我們豪俠之輩卻講究一往無前，死而不悔。」於是行了個禮，鼓勇踏入後殿。

　　一進門，吃了一驚，原來裡面是小小一間靜室，少林寺方丈天虹禪師端坐禪床，心想天鏡已如此厲害，天虹是少林寺第一高手，自己如何能敵？這靜室甚是窄隘，比試的一定不是拳腳暗器之類，多半是較量內功，那更無取巧餘地了，正自驚疑不定，天虹禪師合什躬身，說道：「請坐。」陳家洛在禪床一邊坐了。見兩人之間有張小幾，幾上小香爐中檀香青煙裊裊上升，對面壁上掛著一幅白描的寒山拾得圖，寥寥不多幾筆，卻畫得兩位高僧神采栩栩。

　　天虹禪師沉吟了一會，道：「從前有一人善於牧羊，以至豪富，可是這人生性慳吝，不肯用錢……」陳家洛聽他忽然講起故事來，不覺大為詫異，當下凝神傾聽，聽他繼續講道：「有一人很是狡詐，知他愚魯，而且極想娶妻，就騙他道：『我知道有一女子十分美貌，替你娶做妻子吧。』牧羊人很是喜歡，給了他許多財物。過了一年，那人又道：『你妻子已給你生了一個兒子。』牧羊人從未見過妻子，但聽說已生兒子，更加高興，又給了他許多財物。後來那人又道：『你兒子已經死啦！』牧羊人大哭不已，萬分悲傷。」陳家洛頗務雜學，聽他說到這裡，已知是引述佛家宣講大乘法的《百喻經》，聽他又道：「其實世上的事無不如此，皇位、富貴，便如那牧羊人的妻子兒子一般，都是虛幻。又何必苦費心力以求，得了為之歡喜，失了為之悲傷呢？」

　　陳家洛道：「從前有一對夫婦，有三個餅。每人各吃了一個，剩下一個。兩人約定，誰先說話，誰就沒餅吃。」天虹聽他也在引述《百喻經》，點了點頭。陳家洛接著道：「兩人僵住了不說話。不久有一個賊進來，把他們家裡的財物都拿了。夫婦倆因有約在先，眼睜睜的瞧著不說話。那賊見他們如此，大了膽子，就在丈夫面前侵犯他的妻子。丈夫仍然不理。妻子忍不住叫了起來。賊人拿了財物逃走了。那丈夫拍手笑道：『好啊，你輸啦，餅歸我吃。』」天虹禪師本來就知這故事，但聽到此處，也不禁微笑。陳家洛道：「為了一點小小的安閒享樂，反而忘卻了大苦。為了口腹之慾，卻不理會賊子搶己財物，侵犯自己親人。佛家當普渡眾生，不能忍心專顧一己。」天虹歎道：「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人之所滯，滯在未有。若托心本無，異想便息。」陳家洛道：「眾生方大苦難。高僧支道林曾有言道：桀紂以殘害為性，豈能由其適性逍遙？」天虹知他熱心世務，決意為生民解除疾苦，也甚敬重，說道：「陳當家的滿腔熱血，可敬可佩。老衲再問一事，就請自便。」陳家洛道：「請老禪師指點迷津。」

　　天虹道：「從前有個老婆婆，臥在樹下休息，忽有大熊要來吃她。老婆婆繞樹奔逃，大熊伸掌至樹後抓拿，老婆婆乘機把大熊兩隻前掌捺在樹幹之上，熊就不能動了，但老婆婆也不敢放手。後來有一人經過，老婆婆請他幫忙，一同殺熊分肉。那人信了，按住熊掌。老婆婆脫身遠逃，那人反而為熊所困，無法脫身。」陳家洛知他寓意，說道：「救人危難，奮不顧身，雖受牽累，終無所悔。」

　　天虹拂塵一舉，道：「請進吧。」陳家洛跨下禪床，躬身行禮，說道：「弟子擅闖重地，方丈恕罪。」天虹點了點頭。陳家洛轉身入內，只聽身後數聲微微歎息之聲。轉過長廊，來到一座殿堂，殿中點著兩支巨燭，微微搖晃，四壁都是一座座的木櫃，櫃上貼著黃紙標籤。他拿了燭台，一路找去，找到了「天」字輩的木櫃，打開櫃門，見有三個黃布包袱，左首一個包袱上硃筆寫著「於萬亭」三字，不覺手一晃動，數滴燭油濺了出來，當下鎮懾心神，輕輕將包袱提出，心中默祝，解了開來。

　　包中是一件繡花的男人背心，還有一件撕爛了的白布女衣，上面點點斑斑，似乎都是血跡，年深日久，早已變黑，此外便是一個黃紙大折。陳家洛打開折子，登時心中酸痛，上面寫的正是他義父的筆跡。

　　陳家洛從頭讀起：「福建莆田少林寺院門下第二十一代天字輩俗家弟子於萬亭帶罪敬白。弟子出身農家，自幼貧苦，從小與左鄰徐家女兒潮生相識，兩人年長後甚相親愛……」陳家洛讀到這裡，心中突突亂跳，想道：「難道義父犯規之事和我姆媽有關？」再看下去：「……我二人後來私訂終身，約定弟子非徐女不娶，徐女非弟子不嫁。先父過世後，連年天旱，田中沒有收成，弟子出外謀生，蒙恩師慈悲，收在座下。繳上繡花背心，乃弟子離鄉時徐女所贈。」

　　陳家洛越看越是驚疑，再看下去：「弟子未入本派武學堂奧，即便下山，只因掛念徐女恩情，塵緣不能割捨，待歸故鄉，驚悉徐女之父竟已將女嫁於當地豪族陳門。弟子傷痛之際，夜入陳府探視。仗師門所授武藝，為一己私情而擅闖民居，此所犯戒律一也。及後徐女隨夫移居都門，弟子戀念不捨，三年後復去探望，是夜適逢徐女生育，得一男兒，紛紜之中，弟子僅在窗外張望數眼。四日後弟子重去，徐女神色倉皇，告以所生之子已為四皇子胤禎掉去，歸還者竟為一女。未及竟談，樓外突來雍邸血滴子四人，皆為高手，顯為胤禎派來視察者，想是陳府如有人洩露機密，即殺之滅口。弟子驚而逃逸，為其追及，激戰中弟子額間中刀受傷，拚死盡殺血滴子，回樓暈倒。徐女以內衣為弟子裹傷。所呈血衣，即為該物。弟子預聞皇室機密，顯露少林武功，為師門惹禍，此所犯戒律二也。」陳家洛讀到這裡，拿著母親的舊衣，不禁淚如泉湧，過了一會，再讀下去：「……此後十餘年間，弟子雖在北京，但潛心武學，不敢再與徐女會面。及至雍正暴斃，乾隆接位。弟子推算年月，知乾隆即為徐女之子，心恐雍正陰險狠毒，預遣刺客加害徐女滅口，故當夜又入陳府，藏於徐女室內。是夜果來刺客兩人，皆為弟子所殺，並在其身上搜出雍正遺旨，現一併呈上。」陳家洛翻到最後，果見黃折末端粘著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如朕大歸之時，陳世倌及其妻徐氏未死，速殺之。」正是雍正親筆，字後蓋著小小朱印，是篆文「武威」兩字。陳家洛曾聽義父說起，雍正手下養著一批密探刺客，號稱「血滴子」，專為皇帝干暗殺的勾當。雍正密令血滴子殺人，便以「武威」朱印為記。心想：「那時義父武功已經極高，兩名血滴子自然不是他敵手，他為了救我姆媽，連我爸爸也無意中救了，想必雍正知他在世之時，我父母決計不敢吐露此事，是以一直忍到死後。」再讀折子：「乾隆大抵不知此事，是以再無刺客遣來。但弟子難以放心，乃化裝為傭，在陳府操作賤役，劈柴挑水，共達五年，確知已無後患，方始離去。弟子以名門弟子，大膽妄為，若為人知，不免貽羞師門，敗壞少林清譽，此弟子所犯戒律三也。」陳家洛看到這裡，眼前一片模糊，過去種種不解之事：母親為什麼要自己隨義父出走，母親為什麼寫了給自己的遺書又復燒燬，為什麼母親去世之後義父即傷心而死，對母親遺書上「威逼嫁之陳門」，「半生傷痛」等零碎字句，登時全都瞭然，只覺一股說不出的滋味，不知是痛心，還是憐惜？心想義父為了保護姆媽，居然在我家甘操賤役五年之久，實是情深義重。其時我年稚幼，不知家中數十傭僕之中，竟然有此一位一代大俠。出了一會神，拭淚再看：「弟子犯此三大戒律，深自惶恐，謹將經過始末，陳於恩師座前，跪求開恩發落。」於萬亭的供詞至此而止，下面是兩行硃筆的批文，想是他師父所寫的了，文曰：「於萬亭犯三戒律，如幡然悔改，皈依三寶，則我佛十惡尚恕，豈不恕此乎？若戀塵緣，不能具大智慧力斬斷情絲，則立即逐出我派。願好自為之，善哉善哉！」折子到這裡，以後就沒有文字了。陳家洛心想：「總是我義父心頭放不下我姆媽，不能出家為僧，終於被革出少林派。他自知過失在己，因此我師父邀集江湖好漢來給他出頭評理，他要一力推辭。」這時心裡疑團盡解，抬起頭來，只見天邊曉星初沉，東方已現曙色，於是吹滅燭火，將各物仍然包入黃布，提了布包，關上櫃門，慢慢出院，只見迎面一尊彌勒佛笑容可掬，俯視著出院之人。心想：「當年我義父被逐出山門，從戒持院出來之時見到這尊佛像，不知心裡是何滋味？」一路經過五殿，各殿闃無一人。出得最後一殿時，周仲英、陸菲青，及紅花會群雄一齊迎上。眾人心神不定，等候了半夜，見他安然無恙，手中提著布包，俱各大喜，等走近時，卻見他神態疲憊，雙目紅腫，又都感驚異。陳家洛把經過約略說了，只是於義父和母親一段情誼，有關名節，卻不明言，又道：「這裡的事已經了結，咱們就去找那兩名鷹爪，還要給七哥報仇。」眾人稱是。周仲英陪陳家洛入內向天虹、天鏡兩位禪師辭行，收拾起行。剛出寺門，周綺忽然臉色蒼白，險些暈倒。周仲英忙扶她入內休息，想是懷孕之身，旅途勞頓，前日又在方家大飲一場，動了胎氣，少林寺精通醫理的僧人給她一搭脈，說不能再行長途跋涉，須得就地靜養，等待生產，周綺到此地步也只有苦笑點頭了。眾人一商量，決定周仲英夫婦師徒及徐天宏五人留著相陪照料，待她產後將息康復，再來京師會齊。周仲英在寺西五里處租了幾間民房居住。陸菲青、陳家洛等一行取道北行。群雄在德化大鬧之後，不敢再行入城。晚間文泰來、衛春華、余魚同、心硯四人改裝進城探訪，不但瑞大林與成璜的消息打探不到，方家也已舉家避禍，不知逃奔到哪裡去了。一路向北，這天到了山東泰安，在分舵中得報刑堂香主石雙英從北京趕到。群雄一聽大喜，忙迎出去。心硯奔上前去，叫道：「十二爺，那奸賊死啦！」石雙英一楞。心硯又道：「張召重，張召重！」石雙英喜道：「張召重死了？」心硯道：「正是，給餓狼吃得乾乾淨淨。」石雙英不及細問，向陳家洛等眾人行過了禮，進入內堂。陳家洛道：「十二哥，你傷勢可全好了？」石雙英道：「多謝總舵主掛懷，已全好了。陸老前輩、總舵主、各位哥哥一路辛苦。」陳家洛道：「京裡可有什麼消息？」石雙英神色黯然，道：「京裡倒沒事。我是趕來稟報木卓倫老英雄全軍覆沒的訊息。」陳家洛大驚失色，站起身來，定了定神，問道：「什麼？」群雄無不震驚。駱冰道：「咱們離開回部之時，兆惠的殘兵敗將在黑水營被圍得水洩不通，清兵怎又會得勝？」石雙英歎了一口氣，道：「清軍突然增兵，從南疆開來大批援軍，與被圍的兆惠殘部內外夾擊。據逃出來的回人說，那時霍青桐姑娘正在病中，不能指揮。木卓倫老英雄和他兒子力戰而死，霍青桐姑娘下落不明。」陳家洛心中一痛，跌坐在椅。陸菲青道：「霍青桐姑娘一身武藝，清軍兵將怎能傷害於她？」陳家洛等都知這是他故意寬慰，亂軍之中，一個患病的女子如何得能自保？駱冰問道：「霍青桐姑娘有個妹子，回人叫她為香香公主，你可聽到她的消息麼？」說著使眼色。石雙英會意，但又不能憑空捏造，只得道：「這倒沒聽見。她既是著名人物，如有損傷，京都必有傳聞。我在京裡沒聽到什麼，想必沒事。」陳家洛豈不知眾人是在設詞相慰，說道：「兄弟入內休息一會。」眾人都道：「總舵主請便。」陳家洛入內之後，駱冰對心硯道：「你快進去照料。」心硯急奔進去。眾人想到木卓倫和霍阿伊竟爾戰死，雖然保鄉衛土，捐軀疆場，也自不枉了一世豪傑，但總不免為之傷感。霍青桐姊妹生死未卜，想來也是凶多吉少了。大家心情沮喪，默默無言。過不多時，陳家洛掀簾而出，說道：「咱們快吃飯，早日趕到北京去吧。」群雄見他忽然開朗，都感詫異。陸菲青低聲對文泰來道：「以前我見你們總舵主總有點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番如此看得開，放得下，真乃是領袖群倫的豪傑，這個我真的服了。」文泰來大拇指一翹，加緊吃飯。一路上群雄見陳家洛強作笑語，但神色日見憔悴，都感憂急，卻也難以勸慰。不一日到了北京。石雙英已在雙柳子胡同買下一所大宅第。無塵、常氏雙俠、趙半山、楊成協五人已先在宅中相候。眾人約略談過別來情由。陳家洛道：「趙三哥，請你帶同心硯去見白振。你把皇帝給我的「來鳳』琴和四嫂盜來的玉瓶送了去，要白振轉呈，皇帝就知咱們來了。」趙半山與心硯遵囑而去，過了半日，回來覆命。心硯道：「我和趙三爺……」趙半山笑道：「怎麼還是爺不爺的？」心硯道：「是了。我和趙三……趙三哥到白振家裡找他。今兒他沒當值，正在家裡，見了三哥的名帖，忙迎出來，拉著我們到前門外喝了好一陣子酒，才放我們回來，著實親熱。」陳家洛點點頭，心知白振是感念自己在錢塘江邊救他一命，是以與前全然不同了。

　　次日一早，白振過來回拜，與趙半山寒暄了一陣，然後求見陳家洛，神態甚是恭謹，悄聲道：「皇上命我領陳公子進宮。」陳家洛進：「好，請白老前輩稍待片刻。」入內與陸菲青等商議。眾人都說該當嚴加戒備，以防不測。當下陸菲青、無塵、趙半山、常氏雙俠、衛春華等六人隨陳家洛進宮。文泰來率領餘人在宮外接應。七人有白振在前導引，各處宮門的侍衛都恭謹行禮。各人見皇宮氣象宏偉，宮牆厚實，重重防衛，均感肅然。走了好一刻，兩名太監急行而來，向白振道：「白大人，皇上在寶月樓，命你帶陳公子朝見。」白振道：「是。」轉頭對陳家洛道：「此去已是禁宮，請公子命各位將兵刃留下。」眾人雖覺此事甚險，也只得依言解下刀劍，放在桌上。

　　白振帶領眾人穿殿過院，來到一座樓前。那樓畫梁雕棟，金碧輝煌，樓高五層，甚是精雅華美。兩名太監從樓上下來，叫道：「傳陳家洛。」陳家洛一整衣冠，跟著進樓，無塵等六人卻被阻在樓外。陳家洛隨太監拾級而上，走到第五層，進入房去，只見乾隆笑吟吟的坐著。陳家洛跪下行君臣之禮，甚是恭敬。乾隆笑道：「你來啦，很好。坐吧。」一揮手，太監都走了出去。陳家洛仍是垂手站立。乾隆道：「坐下好說話。」陳家洛才謝了坐下。乾隆笑道：「你瞧我這層樓起得好不好？」陳家洛道：「若不是皇宮內院，別處哪有這般精緻的高樓華廈？」乾隆笑道：「我是叫他們趕工鳩造的，前後還不到兩個月呢。要是時候充裕，還可再造得考究些。不過就這樣，也將就可以了。」陳家洛應道：「是。」心想起這座寶月樓，又不知花了多少民脂民膏，為了趕造，只怕還殺了不少不得力的工匠與監工呢。乾隆站起身來，道：「你剛去過回部，來瞧瞧，這像不像大漠風光。」陳家洛跟著他走到窗邊，向外望去，不覺吃了一驚。這本是個萬紫千紅、迴廊曲折的御花園，先前從東面來時，只覺一片豪華景色，富貴氣象，但登高西望，情景卻全然不同，里許的地面上全鋪了黃沙，還有些小小沙丘，仔細看來，尚看得出拆去亭閣、填平池塘、挖走花木的種種痕跡。這當然沒有大漠上一望無際的雄偉氣勢，但具體而微，也有一點兒沙漠的模樣。陳家洛道：「皇上喜歡沙漠上的景色？」乾隆笑而不答，反問：「怎樣？」陳家洛道：「那也是極盡人力的了。」只見黃沙之上，還搭了十幾座回人用的帳篷，帳篷邊繫著三頭駱駝，想起霍青桐姊妹，不由得一陣心酸，再向前望，只見數百名工人還在拆屋，想是皇帝嫌這沙地不夠大，還要再加擴充。陳家洛心中奇怪：「這一片干澄澄、黃巴巴的沙地有什麼好看？在繁花似錦的御花園中搭了回人帳篷，像什麼樣子？他的心思真是令人難以捉摸。」乾隆從窗邊走回，向幾上的「來鳳」古琴一指，道：「為我再撫一曲如何？」陳家洛見他始終不提正事，也不便先說，於是端坐調弦，彈了一曲《朝天子》。乾隆聽得大悅。陳家洛彈奏之間，微一側頭，忽然見到一張幾上放著那對回部送來求和的玉瓶，瓶上所繪的香香公主似在對自己含睇淺笑，錚的一聲，琴弦登時斷了。乾隆笑道：「怎麼？來到宮中，有些害怕麼？」陳家洛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說道：「天威在邇，微臣失儀。」乾隆哈哈大笑，甚是得意，心想：「你終於怕了我了。」陳家洛低下頭來，忽見乾隆左手裹著一塊白布，似乎手上受傷。乾隆臉上微紅，將手縮到背後，說道：「我要的東西，都拿來了麼？」陳家洛道：「是我的朋友拿著，就在樓下。」乾隆大喜，拿起桌上小槌在雲板上輕敲兩下，一名小太監走了進來。乾隆道：「叫跟隨陳公子的人上來。」小太監答應了下樓。陸菲青等在樓下等著，不知陳家洛和皇帝談得如何，過了一會，聽得樓頭隱隱傳下琴聲，稍覺放心。小太監下樓傳見，六人跟著他上樓。走到第二層樓梯，忽然身後腳步聲急，兩人快步走上樓來。無塵與衛春華走在最後，往兩旁一讓路，那兩人從中間搶上，見常氏雙俠並不讓路，低叱一聲：「讓開！」各伸手臂，插向常氏雙俠腰部，向外猛推。

　　常氏雙俠均想：「哪一個龜兒子如此無禮？」當下運勁反撞。那兩人一推，見常氏雙俠紋絲不動，卻有一股極大勁力反撞出來，都吃了一驚。這時常氏雙俠也已向兩旁側身，讓出路來，見這兩人太監打扮，一人空手，一人捧著一隻盒子，剛才這一出手，顯然武功精湛。內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間，兩名太監已走到陸菲青與趙半山身後。兩人互望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陸趙兩人肩頭抓去，喝道：「讓開吧！」陸趙兩人忽覺有人來襲，陸菲青使招「沾衣十八跌」，趙半山使了半招「單鞭」，當即把來勢化解。

　　兩名太監所抓不中，卻受到內勁反擊，當下搶上樓頭，回頭向陸趙二人怒目橫視。一人對白振道：「白老二，皇上又選侍衛麼？」白振笑道：「這幾位是武學高人，哪能像咱們這般俗氣。」兩名太監哼了一聲，上樓去了。

　　陸菲青等見這兩名太監身懷絕藝，卻是操此賤役，而對白振又是毫不客氣，都是心中懷疑，不知兩人是什麼來頭。轉眼間上了第五層樓。白振在簾外稟道：「陳公子的六名從人在這裡侍候。」一名小太監掀簾出來，道：「在這裡等一下。」過了一會，那兩名會武功的太監空著手出來，向六人打量了一會，下樓去了。那小太監道：「進去吧。」六人隨著白振進去，見乾隆居中而坐，陳家洛坐在一旁。陳家洛一使眼色，站了起來。陸菲青等無奈，只得向乾隆跪倒磕頭。無塵肚裡暗暗咒罵：「臭皇帝！那日在六和塔上，嚇得你魂不附體，今日卻擺這臭架子。老道若不是瞧著總舵主的面子，一劍在你身上刺三個透明窟窿。」

　　陳家洛從趙半山手裡接過一個密封的小木箱來，放在桌上，說道：「都在這裡了。」乾隆道：「好，你先去吧！我看了之後再來傳你。」陳家洛磕頭辭出。乾隆道：「這琴你拿回去。」陳家洛應道：「是。」抱起了琴，交給衛春華，說道：「皇上既已破了回部，臣求聖恩，下旨不要殺戮無辜。」乾隆不答，揮手命眾人走出。陳家洛無奈，只得率眾隨白振出房。到了樓下，那兩名會武的太監迎了上來，叫道：「白老二，是什麼好朋友呀？給咱哥倆引見引見。」白振對這兩名太監似乎頗為忌憚，對陳家洛等道：「我給各位引見兩位宮裡的高手。這位是遲玄遲公公，這位是武銘夫武公公。」陳家洛欲圖大事，對宮裡每個人都不願得罪，拱手微笑道：「幸會，幸會。」白振向遲武兩人道：「這位陳公子，是皇上巡幸江南時相遇的，皇上著實寵幸，這回特地召見，不久准要大用了。」遲玄笑道：「這般漂亮的後生哥兒，做大學士怕還早著點吧？」陳家洛聽他語氣輕薄，隱忍不言。常氏兄弟怒目而視，就差「龜兒子」沒罵出口。白振又替陸菲青、無塵等逐一引見。

　　原來遲武二人都是雍正手下血滴子的兒子。雍正差遣姓遲姓武兩名血滴子暗殺了王公大臣後，怕洩露秘密，又將二人暗害，把他們兒子淨了身收為太監。遲武兩人自幼進宮，得父親身前僚友指點，學了一身武藝，但江湖上的著名人物卻全無所知，聽了無塵等響噹噹的名頭，毫不在意。武銘夫笑道：「咱們親近親近。」兩人各自伸手，來握陸菲青與趙半山的手。他們上樓時抓陸趙二人肩頭不中，很不服氣，這時要再試一試。遲玄學的是六合拳，武銘夫專精通臂拳。兩人一握上手，使勁力捏，存心要陸趙叫痛。哪知遲玄用力一捏，趙半山手滑溜異常，就如一條魚那樣從掌中滑了出去。陸菲青綽號「綿裡針」，武功外柔內狠。武銘夫一使勁，登時如握到一團棉花，心知不妙，疾忙撤手，掌心已受到反力，總算撒手得早，未曾受傷，強笑道：「陸老兒好精的內功。」遲玄向常氏兄弟道：「這兩位生有異相，武功必更驚人，咱親近親近。」常氏兄弟讓遲武兩人握住了手，均想：「這兩個沒卵子的龜兒，手下倒還挺硬，給點顏色他們瞧瞧。」當下使出黑沙掌功夫，遲武二人臉上失色，額頭登時一粒粒黃豆大的汗珠滲了出來。遲武兩人是皇太后的心腹近侍，仗著皇太后的寵幸，頗為驕橫，平時和侍衛們頗有點面和心不和。這時白振見他們吃苦，故作不見，心中暗暗高興。

　　常氏兄弟微微一笑，放開了手。遲武二人痛徹心肺，低頭見到手上深深的黑色指印，向雙俠恨恨的瞪了一眼，轉頭就走。衛春華心想：「以張召重如此武功，當日在烏鞘嶺上被常五哥一握，尚且受創甚重，何況你這兩個傢伙？」白振直送到宮門外。文泰來和楊成協、章進等人在外相迎。乾隆等陳家洛走後，屏退太監，打開小木箱，見了雍正諭旨和生母親筆所寫的書信，心想自己左臀上確有殷紅斑記，若非親生之母，焉能得知？此事千真萬確，更無絲毫懷疑，追懷父母生養之恩，不禁歎息良久，命小太監取進火盆，把信件證物一一投入火裡，眼見烈焰上騰，心下甚是輕鬆愉快，一轉念間，把小木箱也投入火盆，只燒得滿室生溫。乾隆望著幾上玉瓶出了一會神，對小太監道：「傳那人上來。」小太監下樓半晌，回上來跪稟：「奴才該死，娘娘不肯上來。」乾隆一笑，接著又微微歎了口氣，向幾上的玉瓶一指，起身下樓。兩名小太監抱了玉瓶跟來。

　　走到下面一層，站在門外的宮女挑起門簾，乾隆走進房去，滿樓全是鮮花，進了內室，兩名宮女從太監手裡接過玉瓶，輕輕放在桌上。室內一名白衣少女本來向外而坐，聽得腳步聲，倏地轉身面壁。乾隆一揮手，眾宮女退了出去，正要開口說話，門簾掀開，遲玄與武銘夫兩名太監走了進來，垂手站在門邊。乾隆怒道：「你們來幹什麼？快出去。」遲玄道：「奴才奉太后懿旨，保護皇上。」乾隆道：「我好好的，保護什麼？」遲玄道：「皇太后知道她……娘娘性子不……性子剛強，怕再傷了皇上萬金之體。」乾隆望了望自己受傷的左手，喝道：「不用！快出去！」遲武二人只是磕頭，卻不退出。乾隆知道他們既奉太后之命，無論如何是不肯出去的了，便不再理會，轉頭對那白衣少女道：「你回過頭來，我有話說。」說的卻是回語。那少女不理不睬，右手緊緊握著一柄短劍的劍柄。乾隆歎了口氣道：「你瞧桌上是什麼。」那少女本待不理，但終究好奇，過了一會，側頭斜眼一望，見到了那對羊脂白玉瓶。她這一回頭，乾隆和遲武兩人只覺光艷耀目，原來這少女就是香香公主。木卓倫兵敗之後，香香公主為兆惠部下所俘。兆惠記得張召重的話，知道皇帝要這女子，於是特遣清兵，香車寶輿，十分隆重的送到北京皇宮來。

　　當日乾隆見了玉瓶上香香公主的肖像，便即神魂顛倒。後來玉瓶為駱冰所盜，乾隆大怒，殺了兩名看守玉瓶的侍衛，但思念瓶上美人愈加熱切，於是派張召重去回部傳令，務必要將此美人送京。他一遣出張召重，就日日盼望，忽想美人到來，言談不通，豈非減了情趣，虧他倒也一片誠心，竟傳了教師學起回語來。他人本聰明，學得又甚專心，數月間便已粗通，曾賦詩一首云：「萬里馳來卓爾齊，恰逢嘉夜宴樓西。面詢牧盛人安否，那更傳言借譯\*。」在詩下自注道：「蒙古回語皆熟習，弗借通事譯語也。」於學會了說回語，頗為沾沾自喜。但香香公主一縷情絲，早已牢牢縛在陳家洛身上，乾隆又是她殺父大仇，怎肯相從？她幾次受逼不過，想圖自盡，但每次總想到陳家洛曾答允過，要帶她上長城，怎肯相從？她幾次受逼不過，想圖自盡，但每次總想到陳家洛曾答允過，要帶她上長城城頭玩耍。她自與陳家洛相識，見他采雪蓮、逐清兵、救小鹿、出狼群、赴敵營、進玉峰，在危難中幹過無數驚險之事，對他的說話已無絲毫懷疑，他既說過帶她到長城上去，定然會去，是以不論乾隆如何軟誘威逼，她始終充滿信心，堅定抗拒，心想：「我就像當時給狼群困住一樣，這頭狼要吃我，但我那郎君總會來救我出去。」乾隆眼見她一天天的憔悴，怕她鬱悶而死，倒也不敢過分逼迫，又招集京師巧匠，建造了這座寶月樓給她居住。樓宇落成後他大為得意，自撰「寶月樓記」，寫道：「名之寶月者，抑亦有肖乎廣寒之庭也」，並有「葉嶼花台雲錦錯，廣寒乍擬是瑤池」的「寶月樓詩」，把香香公主大捧而特捧，比之為嫦娥，比之為仙子。但香香公主毫不理會，寶月樓中一切珍飾寶物，她視而不見，只是望著四壁郎世寧所繪的工筆回部風光，呆呆出神，追憶與陳家洛相聚那段時日中的醉心樂事。

　　乾隆有時偷偷在旁形相，見她凝望想念，嘴角露著微笑，不覺神為之蕩，這天實在忍不住了，伸手過去拉她手臂，突然寒光一閃，一劍直劍下來。總算香香公主不會武藝，而乾隆身手又頗敏捷，急躍避開，但左手已被短劍刺得鮮血淋漓。他嚇得臉青唇白，全身冷汗，從此再也不敢對她有絲毫冒瀆。這事給皇太后知道後，命太監去繳她短劍。香香公主拔劍當胸，只要有人走近，立即自殺。乾隆只得令眾人退開，不得干擾。香香公主又怕他們在飲食中下藥迷醉，除了新鮮自剖的瓜果之外，一概不飲不食。乾隆在武英殿旁造了一座回人型式的浴池供她沐浴，她卻把自己衣衫用線縫了起來。她生有異征，多日不沐，身上香氣卻愈加濃郁。一個本來不懂世事、天真爛漫的少女，只因身處憂患，獨抗宮中無數邪惡之人的煎迫，數十日之內，竟變得精明堅強，洞悉世人的奸險了。她這時乍見玉瓶，心頭一震，怕乾隆又施詭計，回頭面壁，緊緊握住劍柄。乾隆歎道：「我以前見了玉瓶上你的肖像，只道世上決無如此美人，不料見了真人，實是天下任何畫工所不能圖繪於萬一。」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又道：「你整日煩惱，莫要悶出病來。你可想念家鄉嗎？到窗邊來瞧瞧。」吩咐太監，取鐵錘來起下釘住窗戶的釘子，打開了窗。原來乾隆怕她傷心憤慨，跳樓自盡，是以她所住的這一層的窗戶全部牢牢釘住。香香公主見乾隆和兩名太監站在窗邊，哼了一聲，嘴唇扁了一扁。乾隆會意，站起來走到東首，又揮手命遲武兩人走開。香香公主見他們遠離窗邊，才慢慢走近，向外一望，只見一片平沙，搭了許多回人的帳幕，遠處是一座伊斯蘭教的禮拜堂，心裡一酸，兩顆淚珠從面頰上緩緩滾下，想起父親哥哥及無數族人都慘被乾隆派去的兵將害死，一股怨憤，從心底直衝上來，一回頭，抓起桌上一隻玉瓶，猛向乾隆頭上摔去。武銘夫一個箭步搶在前面，伸出左手相接，豈知玉瓶光滑異常，雖然接住了，還是滑在地下，跌成了碎片。一瓶剛碎，第二瓶跟著擲到，遲玄雙手合抱，玉瓶仍從他手底溜下，一聲清脆之聲過去，稀世之珍就此毀滅。

　　武銘夫怕她再出手傷害皇帝，縱上去伸手要抓。香香公主回過短劍，指在自己咽喉，乾隆急叫：「住手！」武銘夫頓足縮手。香香公主急退數步，丁冬一聲，身上跌下一塊東西。武銘夫怕是暗器之屬。忙俯身拾起，見是一塊佩玉，轉過身來交給皇帝。乾隆一拿上手，不覺變色，只見正是自己在海寧海塘上送給陳家洛的那塊溫玉，上面用金絲嵌著「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四句銘文。他給陳家洛時曾說要他將來贈給意中人作為定情之物，難道這兩人之間竟有情緣？忙問：「你識得他？」頓了一頓，又道：「這玉從哪裡來的？」香香公主伸出左手，道：「還我。」乾隆妒意頓起，問道：「你說是誰給你的，我就還你。」香香公主道：「是我丈夫給我的。」這一句回答又大出他意料之外，忙問：「你嫁過人了？」香香公主傲然道：「我的身子雖然還沒嫁他，我的心早嫁給他了。他是世上最仁慈最勇敢的人。你捉住我，他定會將我救出去。你雖是皇帝，他不怕你，我也不怕你。」乾隆越聽越不好受，恨恨的道：「我知道你說的人是誰！他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只是個江湖匪幫的頭子，有什麼稀奇了？」香香公主聽他提到陳家洛的名字，心中喜悅，登時容光煥發，道：「是麼？你也知道他。你還是放了我的好。」乾隆一抬頭，猛見對面梳妝台上大鏡中自己的容貌，想起陳家洛丰神俊朗，文武全才，自己哪一點能及得上他？不由得又妒又恨，猛力一揮，溫玉擲出，將鏡中自己的人影打得粉碎，玻璃片撒滿了一地。香香公主搶上去拾起佩玉，用衣襟拂拭撫摸，甚是憐惜。乾隆更是惱怒，一頓足，下樓去了。他回到平時讀書作詩的靜室，看到案頭一首做了一半的「寶月樓詩」，那兩句「樓名寶月有嫦娥，天子昔時夢見之」，平仄未葉，才調稍欠，本想慢慢推敲，倘若聖天子洪福齊天，百神呵護，忽然筆底下自行鑽出幾句妙句來，也未可知，但這時氣惱之下，隨手將詩箋扯得粉碎，坐了半天，滿腔憤怒才慚慚平息，心想：「我貴為天子，奄有四方，這個異族女子卻如此倔強，不肯順從，原來是這陳家洛在中間作怪……他勸我驅逐滿洲人出關，回復漢家天下，本是美事，只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別要大事不成，反而斷送了自己的性命。這件事這幾個月來反覆思量，難以決斷，到底如何是好？」想到此事，心底一個已盤算了千百遍的念頭又冒將上來：「現今我要怎樣便怎樣，何等逍遙自在，這件大事就算能成，亦不免處處受此人挾制，自己豈非成了傀儡？又何必捨實利而圖虛名？」再想：「這回族女子一心一意都放在他身上，好，咱們兩件事一併算帳。」當下心意已決，命太監召白振進來。不一刻白振進來聽旨。乾隆道：「在寶月樓每層樓上各派四名一等侍衛，樓外再派二十名侍衛，不許露出半點痕跡。」白振答應了。乾隆又道：「宣陳家洛來此，我有要緊說話，命他別帶從人。」白振接旨，先行分派侍衛，然後去召陳家洛。陳家洛又聞宣召，入內與眾人商議。陸菲青、文泰來等都很擔憂，均說為什麼不許隨帶從人，只怕內有陰謀。陳家洛道：「從回部與少林寺拿來的證物，我都已呈給皇上。他剛見過我，立即又叫我去，定為商議此事。這是我漢家山河興復大業，就是刀山油鍋，也要去走一遭。」對無塵道：「道長，要是我不能回來，紅花會就請道長統領，給兄弟報仇。」無塵慨然道：「總舵主放心。」陳家洛又道：「你們這次別去接應，他如存心害我，在宮外接應也來不及，反而多有損折。」群雄見情勢如此，只得應了。陳家洛與白振再進禁城，已是初更時分，兩名太監提了燈籠前導。只見月上樹梢，照得地下一片花影，陳家洛隨著太監又上寶月樓來，這次是到第四層，太監一通報，乾隆立命入內。那是樓側的一間小室，乾隆坐在榻上呆呆出神。陳家洛跪拜了。乾隆命坐，半晌不語。

　　陳家洛見對面壁上掛著一幅仇十洲繪的漢宮春曉圖，工筆庭院，人物意態如生，旁邊是乾隆所寫的一副對聯：「企聖效王雖勵志，日孜月砭□慚神」，隱然有自比漢皇之意。乾隆見他在看自己所寫的字，笑問：「怎樣？」陳家洛道：「皇上胸襟開闊，自是神武天子氣象。將來大業告成，則漢驅暴秦，明逐元虜，都不及皇上德配天地、功垂萬代。」

　　乾隆聽他歌功頌德，不禁怡然自得，撚鬚微笑，陶醉了一陣，笑道：「你我分雖君臣，情為兄弟，以後要你好好輔佐我才是。」陳家洛聽了這話，知他看了各件證物與書信之後，已承認二人的兄弟關係，同時話中顯然並非背盟，正是要共圖大事之意，不禁大喜，疑慮頓消，跪下磕頭道：「皇上英明聖斷，真是萬民之福。」乾隆待他站起，歎道：「我雖貴為天子，卻不及你的福氣。」陳家洛愕然不解。乾隆道：「去年八月間，我在海寧塘邊曾給你一塊佩玉，這玉你可帶在身邊？」陳家洛一楞，道：「皇上命臣轉送他人，臣已經轉贈了。」乾隆道：「你眼界極高，既然能當你之意，那必是絕代佳人了。」陳家洛眼眶一紅，道：「可惜她現今生死未卜，不知流落何方。待皇上大事告成，臣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乾隆道：「這個姑娘是你十分心愛之人了？」陳家洛低聲道：「是。」

　　乾隆道：「皇後是滿洲人，你是知道的？」陳家洛又道：「是。」乾隆道：「皇後侍我甚久，為人也很賢德。要是我和你共圖大事，她必以死力爭，你想怎麼辦？」這句話陳家洛如何能答，只得道：「皇上聖見，微臣愚魯，不敢妄測。」乾隆道：「家國不能兩全，日來叫我大費躊躇。眼下我有一件心事，可惜無人能替我分憂。」陳家洛道：「皇上但有所命，臣萬死不辭。」乾隆歎道：「本來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但這是命中注定的冤孽。唉，情之所鍾，奈何奈何？你到那邊去瞧瞧吧！」說著向西側室門一指，站起身來，上樓去了。

　　陳家洛聽了這番古里古怪的言語，大惑不解，定了定神，掀開厚厚的門帷，慢慢走了進去，見是一間華貴的臥室，室角紅燭融融，一個白衣少女正望著燭火出神。他在深宮之中陡然見到香香公主，登時呆住，身子一晃，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聽得腳步聲，先把手中的短劍緊緊一握，抬起頭來，只見對面站著的竟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情郎，滿臉怒色立時變為喜容，歡叫一聲，忽奔過去，投身入懷，喊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的。我耐心等著，你終於來了。」陳家洛緊緊抱著她溫軟的身體，問道：「喀絲麗，咱們是在做夢麼？」香香公主仰臉搖了搖頭，兩滴珠淚流了下來。陳家洛滿懷感激，心想這皇帝哥哥真好，知道她是我的意中人，萬里迢迢的把她從回部接來，讓我和她在這裡相會，使我出其不意，驚喜交集。他攬著香香公主的腰，低下頭去，情不自禁的在她唇上親吻。兩人陶醉在這長吻的甜味之中，登時忘卻了身外天地。過了良久良久，陳家洛才慢慢放開了她，望著她暈紅的臉頰，忽見她身後一面破碎的鏡子，兩人互相摟抱著的人影在每片碎片中映照出來，幻作無數化身，低聲道：「你瞧，世界上就是有一千個我，這一千個我總還是抱著你。」香香公主斜視碎鏡，從袋裡摸出那塊佩玉，說道：「他把我這玉搶去打碎了的。幸好沒砸壞了玉。」陳家洛驚問道：「誰？」香香公主道：「那壞蛋皇帝。」陳家洛一驚更甚，忙問：「為什麼？」香香公主道：「他逼迫我，我說我不怕，因為你一定會救我出去。他就很生氣，想拉我，但我有這把劍。」陳家洛腦中一陣暈眩，呆呆的重複了一句：「劍？」香香公主道：「嗯，我爹爹被他們害死時，我在他身邊。他拿這柄劍給我，叫我被敵人侵犯時就舉劍自殺。只有為了保護伊斯蘭教女子的貞潔而自殺，真主阿拉才不會責罰，否則自殺之後，會墮入火窟。」陳家洛低下頭來，見到她衣衫用線密密縫住，心想這個柔弱天真的女孩子為了抵抗暴力，不知已有多少次臨到生死交界的關頭，心中又是愛憐，又是傷痛，把她攬在懷裡，過了半晌，寧定心神，細想眼前的局面。

　　首先想到：「皇帝把喀絲麗接到宮來，原來是自己要她。他在御花園中建造沙漠，搭回人篷帳，起回教禮拜堂，當然都是為了討好她。可是喀絲麗誓死不從。他威逼誘騙，不知已使了多少手段，結果始終無效。他剛才歎說不及我有福氣，就指這件事了。」抱著香香公主的身子，見她迷迷糊糊的合上了眼，自是這些日子來孤身抗暴，心力交瘁，此時乍見親人，放寬了心懷，再也支持不住，不禁沉沉睡去。又想：「他讓我見她，是什麼用意？他提到皇後的情分，說欲圖大事只得不顧皇後，家國之間，必須有所取捨。是了，他的意思是……」想到這裡，不禁冷汗直冒，身子一陣發顫。香香公主也微微動了一下，只聽她安心的歎了口氣，臉露微笑，如花盛放。「我該為了喀絲麗而和皇帝決裂，還是為了圖謀大事而勸她順從？」這念頭如閃電般在腦子裡晃了兩晃，這是個痛苦之極的決定，實在不願去想，可是終於不得不想：「她對我如此深情，拚死為我保持清白之軀，深信我定能救她，難道我竟忍心離棄她、背叛她？但要是顧全了喀絲麗和我兩人，一定得和哥哥決裂。這百世難遇的復國良機就此放過，我二人豈非成了千古罪人？」腦中一片混亂，直不知如何是好。香香公主忽然睜開眼來，說道：「咱們走吧，我怕再見那壞蛋皇帝。」陳家洛道：「好，咱們就走。」接過她手中短劍，牙齒一咬，心想：「千古罪人就是千古罪人！我們衝不出去，兩人就一齊死在這裡。要是僥倖衝出，我和她在深山裡隱居一世，也總比讓她受這傖夫欺辱的好。」走到窗邊，遊目四望，要察看有無侍衛太監阻擋，只見近處寂靜無聲，遠方卻是一片燈火。凝神眺望，看清楚燈火都是工匠所點，他們為了要造一塊假沙漠，正在拆平許多民房，定是乾隆旨意峻急，是以成千成萬的人正在連夜動工。

　　一見之下，怒火直冒上來，心道：「這一來，不知有多少百姓要無家可歸？」隨即想到：「這皇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困，如任由他為胡虜之長，如此欺壓漢人，天下千千萬萬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頭。要是上天當真注定非如此不可，這些苦楚就讓我和喀絲麗兩人來擔當吧。」想到此處，真是腸斷百轉，心傷千回，定了定神，對香香公主道：「你等一下，我出去一下就回來。」香香公主點點頭，從他手裡接過短劍，微笑著目送他出室上樓。走到樓上，只見乾隆鐵青著臉坐在榻上，一動不動。陳家洛道：「國事為重，私情為輕，我可勸她從你。」乾隆大喜，跳下榻來，叫道：「當真？」陳家洛道：「嗯，不過你得立個誓。」說話兩眼盯住了他。乾隆避開他眼光，問道：「立什麼誓？」陳家洛道：「倘若你不是誠心竭力把滿洲韃子趕出關外，那怎麼樣？」乾隆想了一想，道：「要是這樣，就算我生前榮華無比，我死後陵墓給人發掘，屍骨為後人碎裂。」帝皇圖的是萬世不拔之基，陵寢不保，自是極重的誓言了。

　　陳家洛道：「好，我就去勸她，不過我得和她出宮去。」乾隆一驚，道：「出宮？」陳家洛道：「正是，她現下恨你入骨，在宮裡她不能安心聽我說話，我要帶她到長城上去好好開導。」乾隆疑心大起，道：「幹麼走得這麼遠？」陳家洛道：「我曾答應帶她到長城城頭去玩耍，完了這心願之後，我以後永遠不再見她。」乾隆道：「你一定帶她回來？」陳家洛道：「我們在江湖上混的人，信義兩字看得比性命還重。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乾隆一時拿不定主意，心想他若是帶了這美人高飛遠走，卻去哪裡找他？沉吟半晌，又想：「除了他設法開導，決無別法令她相從。他決心要圖大事，定不致為一女子而負我。」於是一拍桌子，叫道：「好，你們去吧！」等陳家洛辭別下樓，向著身後帷帳說道：「帶領四十名侍衛，一路跟著他，千萬別讓走了。」白振在帷帳裡面連聲答應。

　　陳家洛回到第四層樓，攜著香香公主的手，道：「咱們走吧。」香香公主大喜。兩人並肩下樓，一路出宮。宮中侍衛早已接到旨意，也不阻攔。香香公主心中歡暢乏比，她素來深信情郎無所不能，見事情如此順利，輕輕易易的就出了宮門，卻也不以為奇。兩人出得宮來，天已微明。心硯牽了白馬，正在那裡探頭探腦的張望，一見陳家洛，疾忙奔來，見香香公主站在他身旁，更是驚喜。陳家洛接過馬韁，道：「我要出城一天，到天晚才能回來，叫大家放心好啦。」心硯望著兩人同乘向北，正要回去，忽然身後馬蹄聲疾，數十名侍衛縱馬追了下去，當先一人身形枯瘦，正是白振，心中一驚，忙奔回報信。白馬出得城來，越跑越快。香香公主靠在陳家洛懷裡，但見路旁樹木晃眼即過，數月來的悲愁一時盡去。那馬腳力非凡，不到半天，已過清河、沙河、昌平等地，來到南口。陳家洛道：「咱們去瞧瞧明朝皇帝的陵墓。」縱馬直向天壽山馳去。過了牌坊和玉石橋後，只見一座大碑，寫著「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九個大字，碑右刻著乾隆所書的幾行題字：「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陳家洛瞧著這幾行字，默默思索：「他知道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倒也不是沒有見識。」香香公主道：「你瞧的是什麼啊？」陳家洛道：「那是皇帝寫的字。」香香公主恨道：「這人壞死啦，別瞧他。」拉著他手向內走去，只見兩旁排著獅、象、駱駝、麒麟以及文武百官的石像。香香公主望著石駱駝，想起家鄉，淚水湧到了眼裡。

　　陳家洛心想：「和她相聚只剩下今朝一日，要好好讓她歡喜才是。過了今天，我兩人終生再沒快樂的日子了。」於是打起精神，笑道：「你想騎駱駝是不是？」將她抱起，輕輕一躍，兩人都騎上了駝背，口裡吆喝，催石駱駝前進。香香公主笑彎了腰，過了一會，歎道：「要是這駱駝真能跑，把咱倆帶到天山腳下，可有多好。」陳家洛道：「那你要做什麼？」香香公主眼望遠處，悠然神往，道：「那時候我可忙啦。要摘花朵兒給你吃，要給羊兒剪毛，要給小鹿餵羊奶，要到爹爹、媽媽、哥哥的墳上去陪他們，要想法子找尋姊姊……」陳家洛心頭一震，忙問：「你姊妹怎麼了？」香香公主淒然道：「那天夜裡，清兵突然從四面八方殺到，姊姊正在生病。亂軍中都衝散了，後來我始終沒再聽到她的消息。」

　　陳家洛黯然半晌，兩人上馬又行。一路上山，不多時到了居庸關，只見兩崖峻絕，層巒疊嶂，城牆綿亙無盡，如長蛇般蜿蜒於叢山之間。香香公主道：「花這許多功夫造這條大東西幹什麼？」陳家洛道：「那是為了防北邊的敵人打進來。在這長城南北，不知有多少人擲了頭顱，流了鮮血。」香香公主道：「男人真是奇怪，大家不高高興興的一起跳舞唱歌，偏要打仗，害得多少人送命受苦，真不知道有什麼好處。」陳家洛道：「要是皇帝聽你的話，你叫他別去打邊疆上那些可憐的人，好麼？」香香公主見他說得鄭重，道：「我永遠不再見這壞皇帝。」陳家洛道：「倘苦你能使他聽你的話，那麼你一定要勸他別做壞事，給百姓多做點好事。你答應我這句話。」香香公主笑道：「你說得真古怪。你要我做什麼事，難道我有不肯聽的麼？」陳家洛道：「喀絲麗，多謝你。」香香公主嫣然一笑。兩人攜手在長城外走了一程。香香公主道：「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陳家洛道：「什麼？」香香公主道：「今天我玩得真開心，是因為這裡風景好麼？不是的。我知道是因為和你在一起。只要你在我身旁，就是在最難看的地方，我也會喜歡的。」陳家洛越是見她歡愉，心裡越是難受，問道：「你有什麼事想叫我做的麼？」香香公主一怔：道：「你待我真好，什麼都給我做好了。我要的東西，我不必說，你就去給我拿了來。」說著從懷裡摸出那朵雪中蓮來，蓮花雖已枯萎，但仍是芳香馥郁，笑道：「只有一件事你不肯做，我要你唱歌，你卻推說不會。」陳家洛笑道：「我真的從來沒唱過歌。」香香公主假裝板起了臉，道：「好，以後我也不唱歌給你聽。」陳家洛心想：「我倆今生今世，就只有今日一天相聚了。我唱個歌給她聽，讓她笑一下，也是好的。」說道：「小時候曾聽我媽媽的使女唱過幾首曲子，我還記得。我唱給你聽，你可不許笑。」香香公主拍手笑道：「好好，快唱！」

　　陳家洛想了一下，唱道：「細細的雨兒濛濛淞淞的下，悠悠的風兒陣陣的刮。樓兒下有個人兒說些風風流流的話，我只當是情人，不由得口兒裡低低聲聲的罵。細看他，卻原來不是標標緻致的他，嚇得我不禁心中慌慌張張的怕。」陳家洛唱畢，把曲中的意思用回語解釋了一遍，香香公主聽得直笑，說道：「原來這個大姑娘眼睛不大好。」正自歡笑，忽見陳家洛眼眶紅了，兩行淚水從臉上流了下來，驚道：「幹麼你傷心啊？啊，你定是想起了你媽媽，想起了從前唱這歌的人。咱們別唱了。」兩人在長城內外看了一遍，見城牆外建難堞，內築石欄，中有甬道，每三十餘丈有一墩台。陳家洛見了這放烽火的墩台，想起霍青桐在回部燒狼煙大破清兵，這時不知生死如何，更是愁上加愁，雖然強顏歡笑，但總不免流露傷痛之色。香香公主道：「我知你在想什麼？」陳家洛道：「是麼？」香香公主道：「嗯，你在想我姊姊。」陳家洛道：「你怎知道？」香香公主道：『以前我們三個人一起在那古城裡，雖然危險，可是我見你是多麼快樂。唉，你放心好啦！」陳家洛拉住她手，問道：「喀絲麗，你說什麼？」

　　香香公主歎道：「以前我是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懂。可是我在皇宮裡住了這些日子，我天天在回想跟你在一起的情景，從前許多不懂的事，現今都懂了。我姊姊一直在喜歡你，你也喜歡她。是麼？」陳家洛道：「是的，我本來不該瞞你。」香香公主道：「不過我知道，你也是真心喜歡我的。我沒有你，我就活不成。咱們快去找姊姊，找到之後，咱三人永遠快快樂樂的在一起，你說那可有多好。」說到這裡，眼中一陣明亮，臉上閃耀著光采，心中歡愉已極。陳家洛緊緊握著她手，柔聲道：「喀絲麗，你想得真好，你和你姊姊，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香香公主站著向遠眺望，忽見西首太陽照耀下有水光閃爍，側耳細聽，水聲有如琴鳴，喜道：「你聽，這聲音多美。」陳家洛道：「那是彈琴峽。」香香公主道：「去瞧瞧。」兩人從亂山叢中穿了過去，走到臨近，只見一道清泉從山石間激射而出，水聲淙淙，時高時低，真如音樂一般。香香公主走到水邊，笑道：「我在這裡洗洗腳，可以麼？」陳家洛笑道：「你洗吧。」她除下鞋襪，踏入水裡，只覺一陣清涼，碧綠的清水從她白如凝脂的腳背上流過。陳家洛猛見自己身影倒映在水裡，原來日已偏西，從衣囊裡拿出些乾糧來兩人吃了。香香公主靠在他的身上，一面吃餅，一面用手帕揩腳。陳家洛一咬牙，說道：「喀絲麗，我要對你說一件事。」她轉過身來，雙手摟著他，把頭藏在他的懷裡，低聲道：「我知道你愛我。你不說我也明白。不用說啦。」他心裡一酸，一句衝到口邊的話又縮了回去，過了一陣，道：「咱們在玉峰裡看到那瑪米兒的遺書，你還記得麼？」香香公主道：「她現在和她的阿里一起住在天上，那很好。」陳家洛道：「你們伊斯蘭教相信好人死了之後，會永遠在樂園裡享福，是不是？」香香公主道：「那當然是這樣。」陳家洛道：「我回到北京之後，就去找你們伊斯蘭教的阿訇，請他教導我，讓我好好做一個伊斯蘭教的教徒。」香香公主大喜過望，想不到他竟會自願皈依伊斯蘭教，仰起頭來，叫道：「大哥，大哥，你真的這樣好麼？」陳家洛道：「我一定這樣做。」香香公主道：「你為了愛我，連這件事也肯了。我本來是不敢想的。」陳家洛緩緩的道：「因為今生我們不能在一起。我要在死了之後，天天陪著你。」香香公主聽了這話，猶如身受雷轟，呆了半晌，顫聲道：「你……你說什麼？今生我們不能在一起？」陳家洛道：「是的，過了今天，咱們不能再相見了。」香香公主驚道：「為什麼？」身子顫動，兩顆淚珠滴到了他衣上。

　　陳家洛溫柔款款的摟著她，輕聲道：「喀絲麗，只要我能陪著你，就是沒飯吃，沒衣穿，天天受人打罵侮辱，我也是甘心情願。可是你記得瑪米兒嗎？那個好瑪米兒，為了使她族人不受暴君欺侮壓迫，寧願離開她心愛的阿里，寧願去受那暴君欺侮……」香香公主的身子軟軟垂了下來，伏在他腿上，低聲道：「你要我跟從皇帝？要我去刺死他麼？」陳家洛道：「不是的，他是我的親哥哥。」於是將自己和乾隆的關係、紅花會的圖謀、六和塔上的盟誓、以及今日乾隆之所求，都原原本本的說了。她聽到最後，知道自己日夜所盼、已經到了手的幸福，一下子又從手裡溜了出去，心裡一急，不覺暈了過去。等到醒來，只覺陳家洛緊緊的抱著她，自己衣上濕了一塊，自是他眼淚浸濕了的。她站起身來，柔聲道：「你等我一下。」慢慢走到遠處一塊大石上，向西伏下，虔誠禱告，祈求真神阿拉指點她應當怎樣做，淡淡的日光照射在她白衣之上，一個美麗無倫的背影中流露著無限的淒苦，無限的溫柔。她慢慢轉過身來，說道：「你要我做什麼，我總是依你。」陳家洛縱身奔去，兩人緊緊抱住，再也說不出話來。她低聲道：「早知道只有今天一天，我也不到這裡來了。我要你整天抱著我不放。」陳家洛不答，只是親她。過了好一陣，她忽然說道：「離開家鄉之後，我從來沒有洗過澡，現在我要洗一洗。」取出短劍，割斷了衣服上縫的線，脫了外衣。陳家洛站起身來，道：「我在那邊等你。」香香公主道：「不，不！我要你瞧著我。你第一次見我，我正在洗澡。今天是最後一次……我要你看了我之後，永遠不忘記我。」陳家洛道：「喀絲麗，難道你以為我會忘記你嗎？」她求道：「我說錯啦，大哥，你別見怪。你別走啊。」陳家洛只得又坐下來。但見她將全身衣服一件件的脫去，在水聲淙淙的山峽中，金黃色的陽光照耀著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身體。陳家洛只覺得一陣暈眩，不敢正視，但隨即見到她天真無邪的容顏，忽然覺得她只不過是一個三四歲的光身嬰兒，是這麼美麗，可是又這麼純潔，忽想：「造出這樣美麗的身體來，上天真是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大神吧？」心中突然\*漫著崇敬感謝的情緒。香香公主慢慢抹去身上的水珠，緩緩穿上衣服，自憐自惜，又復自傷，心中在想：「這個身體，永遠不能再給親愛的人瞧見了。」抹乾了頭髮，又去偎倚在陳家洛的懷裡。陳家洛道：「我跟你說過牛郎織女的故事，你還記得麼？」香香公主道：「記得，你還教我一個歌，說是：一年雖只相逢一次，卻勝過了人間無數次的聚會。」陳家洛道：「是啊，咱倆不能永遠在一起，但真神總是教咱倆會見了。在沙漠上，在這裡，咱倆過得這麼快活，雖然時候很短，但比許多一起過了幾十年的夫妻，咱倆的快活還是多些吧。」

　　香香公主聽著他柔聲安慰，望著太陽慢慢向群山叢中落下去，她的心就如跟著太陽落下去一般，忽然跳了起來，高聲哭道：「大哥，大哥，太陽下山了。」

　　陳家洛聽了這話，真的心都碎了，拉著她的手道：「喀絲麗，我要你受這麼多的苦！」

　　香香公主望著太陽落下去的地方，低聲道：「太陽要是能再升起來，就是很短很短的一下子也好……」陳家洛道：「我是為了自己的同胞，受苦是應該的，可是那些人你從來沒見過，你從來沒愛過他們……」香香公主道：「我愛了你，他們不就是我自己的人嗎？我們所有的回人兄弟，你不是也都愛他們麼？」眼見天色越來越黑，太陽終於不再升上來，她心裡一陣冰冷，說道：「咱們回去吧，我很快樂，這一生我已經夠了！」陳家洛黯然無語，兩人上馬往來路回去。香香公主不再說話，也不回頭再望一眼剛才兩人共享過的美景。走不到半個時辰，忽聽馬蹄聲大作，數十人從暮色蒼茫中迎面而來，領頭的正是金鉤鐵掌白振，他一見陳家洛與香香公主，登時臉現喜色，左手向後一揮，跳下馬來，站在道旁，後面跟著的四十名侍衛也紛紛下馬。白振奉旨監視兩人，哪知他們騎的白馬奔馳如飛，尋常馬匹如何追得上，一路打聽，調換坐騎，也不敢吃飯休息，直追到傍晚，正自憂急，忽與兩人狹路相逢，真如天上掉下了活寶來那麼歡喜。陳家洛瞧也不瞧，逕自催馬向前。忽然南方馬蹄聲又起，衛春華一馬當先奔來，大叫：「總舵主，我們都來啦。」跟著陸菲青、無塵、趙半山、文泰來、常氏雙俠等先後趕到。

## 第20回　忍見紅顏墮火窟　空餘碧血葬香魂

　　乾隆自陳家洛帶了香香公主去後，心中怔怔不寧，漸漸天色大明，又眼見太陽從東方升到頭頂，太監開上御膳來，雖是山珍海味，卻食不下嚥。這天他也不朝見百官，整日坐起又睡倒，睡倒又坐起，派了好幾批侍衛出去打探消息，直到天色全黑，月亮從宮牆上升起，還是沒一個侍衛回報。他在寶月樓上十分焦急，只得盡往好處去想，向著壁上的「漢宮春曉圖」呆呆的凝望，突然想到：「這妮子既然喜歡他，定也喜歡漢裝。待會他們回宮，他定已勸服她從我。我何不穿上漢裝，叫她驚喜一番？」於是命太監取明人的衣冠。可是深宮之中，哪裡來的明人衣冠？還是一名小太監聰明，奔到戲班子裡去拿了一套戲服來，服侍他穿了。乾隆大喜，對鏡一照，自覺十分風流瀟灑，忽見鬢旁有幾莖白髮，急令小太監拿小鉗子來鉗去。正低了頭讓小太監鉗發，忽聽背後輕輕的腳步之聲，一名太監低聲喝道：「皇太后慈駕到！」乾隆吃了一驚，抬起頭來，鏡中果然現出太后，只見她鐵青了臉，滿是怒容。乾隆疾忙轉身道：「太后還不安息麼？」扶著她在炕上坐下。太后揮揮手，眾太監退了出去。

　　隔了好一陣，太后沉聲說道：「奴才們說你今天不舒服，沒上朝，也沒吃飯。我瞧你來啦！」乾隆道：「兒子現下好了。只是吃了油膩有點兒不爽快，沒什麼，不敢驚動太后。」太后哼了一聲，道：「是吃了回子的油膩呢，還是漢人的油膩呀？」乾隆一驚，答道：「想是昨天吃了烤羊肉。」太后道：「那是咱們的滿洲菜呀，嗯，你做滿洲人做厭了。」

　　乾隆不敢回答。太后又問：「那個回子女人在哪裡？」乾隆道：「她性子不好，兒子叫人帶出去訓導去了。」太后道：「她隨身帶劍，死也不肯從你。叫人訓導，有什麼用？是要誰去開導她？」乾隆見她愈問愈緊，只得道：「是個老年的侍衛頭兒，姓白的。」太后抬起了頭，好半天不作聲，冷笑了幾下，陰森森的道：「你現今四十多歲啦，還要娘做什麼？」乾隆大驚，忙道：「太后請勿動怒，兒子有過，請太后教導。」太后道：「你是皇帝，是天下之主，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愛撒什麼謊就撒什麼謊。」乾隆知道太后耳目眾多，這事多半已瞞她不過，低聲說道：「開導那女子的，還有一個是兒子在江南遇到的士子，這人才學很好……」太后厲聲道：「是海寧陳家的是不是？」乾隆低下了頭，哪裡還敢做聲。太后道：「怪不得你穿起漢人衣衫來啦！幹麼你還不殺我？」說這句話時，已然聲色俱厲。乾隆大吃一驚，雙膝跪下，連連磕頭，說道：「兒子若有不孝之心，天誅地滅！」太后一拂衣袖，走下樓去。乾隆忙隨後跟去，走得幾步，想起自己身上穿著明人衣冠，給人見了可不成體統，匆匆忙忙的換過了，一問太監，知道太后在武英殿的偏殿，於是加快腳步進殿，說道：「太后息怒，兒子有不是的地方，請太后教誨。」太后冷冷的問道：「你連日召那姓陳的進宮幹什麼？在海寧又幹了些什麼事？」乾隆垂頭不語。太后厲聲喝道：「你真要恢復漢家衣冠麼？要把我們滿洲人滅盡殺絕麼？」乾隆顫聲道：「太后別聽小人胡言，兒子哪有此意？」太后道：「那姓陳的你待怎樣處置？」乾隆道：「他黨羽眾多，手下有不少武功高強的亡命之徒，兒子所以一直和他敷衍，乃是要找個良機，把他們一網打盡，以免斬草不除根，終成後患。」太后聽了容色稍霽，問道：「這話可真？」

　　乾隆聽得太后此言，知已洩機，更無抉擇餘地，心一狠，決意一鼓誅滅紅花會群雄，答道：「三日之內，就要叫那姓陳的身首異處。」太后陰森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道：「好，這才不壞了祖宗的遺訓。」頓了一頓，道：「嘿，你跟我來。」站起身來，走向武英殿正殿。乾隆只得跟了過去。太后走近殿門，太監一聲吆喝，殿門大開。只見殿中燈燭輝煌，執事太監排成兩列，八名王公跪下接駕，太后與乾隆走到殿上兩張椅中坐下。乾隆向下看時，見那八名王公都是皇室貴族，為首的是自己兄弟和親王弘晝。此外是莊親王允祿、履親王允□、怡親王弘曉、果親王弘瞻、裕親王廣祿、顯親王衍璜，以及信郡王德昭，都是皇室的近親。乾隆心神不定，不知太后這番佈置主何吉凶。

　　太后緩緩說道：「先帝崩駕之時，遺命八旗旗兵由宗室八人分統，只是這些時候來邊疆連年用兵，先帝的遺命一直沒能遵辦。眼下賴祖宗福蔭，今上聖明，回疆已然削平，從今日起，八旗旗兵歸你們八人分帶，務須用心辦事，以報皇上的恩典。」八人忙磕頭謝恩。

　　乾隆心想：「原來她還是不放心，要分散我的兵權。」太后道：「請皇上分派吧。」乾隆心想：「這次大大落了下風，反正已不想舉事，暫時分散兵權也是無妨。眼看她部署周密，我若是不允，她定然另有對付之策。」於是把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八旗旗兵分派給了八王統領。八名王公暗暗納罕，均想：按照本朝開國遺規，正黃、鑲黃、正白三旗，由皇帝自將，稱為上三旗，餘下五旗稱為下五旗。每一旗由滿洲都統統率。此時太后分給八王統領，卻是大大的不符祖宗規矩了，擺明是削弱皇帝權力之意，眼見太后懿旨嚴峻，不敢推辭，當下磕頭謝恩，有的心想：「明日還是上折歸還兵權為是，免惹殺身之禍。」

　　太后手一揮，遲玄托著一個盤子上前跪下，盤中鋪著一塊黃綾，上放鐵盒。太后拿起鐵盒，揭開盒蓋，拿出一個小小的卷軸來。乾隆側頭看去，見卷軸外是雍王親筆所書「遺詔」兩字，旁邊注著一行字道：「國家有變，著八旗親王會同開拆。」乾隆登時臉色大變，心想原來父皇早就防到日後機密洩漏，如自己敢於變更祖宗遺規，甚至反滿興漢，遺詔中必定命八旗親王廢他而另立新君。他隨即鎮定，說道：「先帝深遠謀慮，明見百世。兒子只要及得上先帝萬一，太后就不必再為兒子操心了。」太后把遺詔交給和親王，道：「你把先皇遺詔恭送到雍和宮綏成殿，派一百名親兵日夜看守。」頓了一頓，又道：「就是有今上御旨，也不能離開一步。」和親王領了慈旨，把遺詔送到雍和宮去了。雍和宮在北京西北安定門內，本是雍正未登位時的貝勒府。雍正死後，乾隆追念父皇，將之擴建成為一座喇嘛廟。太后佈置已畢，這才安心，打了個呵欠，歎道：「這萬世的基業，可要好好看著啊！」

　　乾隆送太后出殿，忙召侍衛詢問。白振稟道：「陳公子已送娘娘回宮，娘娘在寶月樓候駕。」乾隆大喜，急速出殿，走到門口，回頭問道：「路上有什麼事嗎？」白振道：「奴才等曾遇見紅花會的許多頭腦，幸虧陳公子攔阻，沒出什麼事。」乾隆到了寶月樓上，果見香香公主面壁而坐，喜道：「長城好玩麼？」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心想：「待我安排大事之後再來問你。」走到鄰室，命召福康安進宮。

　　不多時，福康安匆匆趕到。乾隆命他率領驍騎營軍士到雍和宮各殿埋伏，密囑了好一陣子，福康安領旨去了。乾隆又命白振率領眾侍衛在雍和宮內外埋伏，安排已定，說道：「明兒晚我在雍和宮大殿賜宴，你召陳公子、紅花會所有的頭腦和黨羽齊來領宴。」白振聽了這話，才知是要把紅花會一網打盡，心想那定是有一場大廝殺了，磕了頭正要走出，乾隆忽道：「慢著！」白振回過頭來，乾隆道：「召雍和宮大喇嘛呼音克！」待呼音克進來磕見，乾隆問道：「你來京裡有幾年了？」呼音克道：「臣服待皇上已二十一年了。」乾隆道：「你想不想回西藏去啊？」呼音克磕頭不答。乾隆又道：「西藏有達賴和班禪兩個活佛，幹麼沒第三個？」呼音克道：「回皇上，這是向來的規矩，自從國師……」乾隆攔住了他的話頭，說道：「要是我封你做第三個活佛，去管一塊地方，沒人敢違旨吧？」呼音克喜從天降，連連磕頭，說道：「聖皇降恩，臣粉身難報。」乾隆道：「現下我叫你做一件事。你回去召集親信喇嘛，預備了硝磺油柴引火之物，等他傳訊給你時，」說著向白振一指，又道：「你就放火燒宮，從雍和宮大殿和綏成殿燒起。」呼音克大吃一驚，磕頭道：「這是先皇的府邸，先皇遺物很多，臣不敢……」乾隆厲聲道：「你敢違旨麼？」呼音克嚇得遍體冷汗，顫聲道：「臣……臣……臣遵旨辦理。」乾隆道：「這事只要洩漏半點風聲，我把你雍和宮八百名喇嘛殺得一個不剩。」隔了一會，溫言道：「綏成殿有旗兵看守，可要小心了，到時可把這些兵將一起燒在裡面。事成之後，你就是第三位活佛了。去吧！」手一揮，呼音克又驚又喜，謝了恩和白振一同退出。乾隆佈置已畢，暗想這一下一箭雙鵰，把紅花會和太后的勢力一鼓而滅，就可安安穩穩做太平皇帝了，心頭十分舒暢，見案頭放著一張琴，走過去彈了起來，彈的是一曲「史明五弄」，彈不數句，鏗鏗鏘鏘，琴音中竟充滿了殺伐之聲，彈到一半，錚的一聲，第七根弦忽然斷了。乾隆一怔，哈哈大笑，推琴而起，走到內室來。

　　香香公主倚在窗邊望月，聽得腳步聲，寒光一閃，又拔出了短劍。乾隆眉頭一皺，遠離坐下，道：「陳公子和你到長城去，是叫你來刺殺我嗎？」香香公主道：「他是勸我從你。」乾隆道：「你不聽他的話？」香香公主道：「他的話我總是聽的。」乾隆又喜又妒，道：「那麼你為什麼帶著劍？把劍給我吧！」香香公主道：「不，要等你做了好皇帝。」乾隆心想：「原來你要如此挾制於我。」一時之間，憤怒、妒忌、色慾、惱恨，百感交集，強笑道：「我現今就是好皇帝。」

　　香香公主道：「哼，剛才我聽你彈琴，你要殺人，要殺很多人，你……你是惡極了。」乾隆一驚，心想原來自己的心事竟在琴韻中洩漏了出來，靈機一動，說道：「不錯，我是要殺人。你那陳公子剛才已給我抓住了。你從了我，我瞧在你面上，可以放他。要是不從，嘿嘿，你知道我要殺很多人。」香香公主大驚，顫聲道：「你要殺死自己親弟弟？」乾隆鐵青了臉道：「他什麼都對你說了？」香香公主道：「我不信你抓得住他。他比你能幹得多。」乾隆道：「能幹？哼，就算今天還沒抓住，明天呢？」香香公主不語，暗自沉吟。

　　乾隆又道：「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吧，我是好皇帝也罷，惡皇帝也罷，你總是永遠見不著他了。」香香公主急道：「你答應他做好皇帝的，怎麼又反悔？」乾隆厲聲道：「我愛怎樣就怎樣，誰管得了我？」他剛才受太后挾制，滿腔憤怒，不由得流露了出來。霎時之間，香香公主便似胸口給人重重打了一拳，想道：「原來皇帝是騙他的，早知這樣，我何必回來？」一時悔恨達於極點，險些暈倒。乾隆見她臉上突然間全無血色，自悔適才神態太過粗暴，說道：「只要你好好服侍我，我自然也不難為他，還會給他大官做，教他一世榮華富貴。」

　　香香公主一生之中，從沒給人如此厲害的欺騙過，她本來還只見到皇帝的凶狠，這時才知道惡人還能這麼奸險，心想：「皇帝這麼壞，定要想法子害他。他雖然本事比皇帝大，可是不知道親哥哥會存心害他的啊。我一定須得讓他明白，好教他不會上了皇帝的當。可是怎麼去通知他呢？」乾隆見她皺眉沉思，稚氣的臉上多了一層凝重的風姿，絕世美艷之中，重增華瞻，不覺瞧得呆了。香香公主想道：「宮裡全是皇帝的手下人，誰能給我送信？事情緊急，只有這麼辦。」說道：「那麼你答應不害他？」乾隆大喜，隨口道：「不害他，不害他！」香香公主見他說得沒半分誠意，心中恨極，一個純樸的少女在皇宮中住得多日，也已學會了怎樣對付敵人，於是不動聲色的道：「我明天一早要到清真禮拜堂去，向真神祈禱之後，才能從你。」乾隆大喜，笑道：「好，明天可不能再賴了。」又道：「宮裡也有清真禮拜堂，我特地給你起的。再過得幾天，等一切佈置就緒，以後你就不用再出宮去做禮拜了。」

　　香香公主見他笑嘻嘻的下樓，找到紙筆，寫了一封信給陳家洛，警告他皇帝有加害之心，反滿興漢之想全成虛幻，請他即速設法相救，一同逃出宮去，寫畢，用一張白紙將信包住，白紙上用回文寫道：「請速送交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她想回人個個對她爹爹和姊姊十分尊敬，對自己也極崇仰，在禮拜堂中只要俟機交給任何一個回人，誰都會設法送到。她寫了信後，心神一寬，想到皇帝背盟為惡，反使自己與情郎有重聚的機會，陳家洛無所不能，要救自己出宮，自非難事，想到此處，心頭登覺甜蜜無比，整日勞頓之後，靠在床上便睡著了。

　　朦朧間聽得宮中鐘聲響動，睜開眼來，天已微明，忙起身梳洗。服侍她的宮女知她不許別人近身，只是在旁邊瞧著，見她神采煥發，都代她歡喜。香香公主把書信暗藏在袖，走下樓來。抬轎的太監已在樓下侍候，眾侍衛前後擁衛，將她送到了西長安街清真寺門口。

　　香香公主下了轎，望到伊斯蘭教禮拜堂的圓頂，心中又是歡喜又是難受，俯首走進教堂，只見左右各有一人和她並排而行。她抬起頭來，見是兩個回人，心中一喜，正要把捏在手裡的書信遞過去，和右面那人目光一接，不禁遲疑，緩緩縮回了手。那人雖是回人裝束，可是面目神情，全不是她族人模樣，又向左邊那人一望，也似有異。她低聲問道：「你們是皇帝派來看守我的嗎？」她說的是回語，那兩人果然不懂，都隨意點了點頭。她一陣失望，轉過身來，只見身後又跟著八名回人裝束的皇宮侍衛，真正回人都被隔得遠遠地。她快步向寺中教長走近，說道：「這信無論如何請你送去。」那教長一愕，香香公主將信塞入他手中。突然間一名侍衛搶上前來，從教長手中將信奪了去，在他胸口重重一推。教長一個踉蹌，險些跌倒。眾人愕然相顧，都不知發生了何事。

　　教長怒道：「你們幹什麼？」那侍衛在他耳邊低聲喝道：「別多管閒事！我們是宮裡當差的。」那教長一嚇，不敢多言，便領著眾人俯伏禮拜。香香公主也跪了下來，淚如泉湧，心中悲苦已極，這時只剩下一個念頭：「怎地向他示警，教他提防？就是要我死，也得讓他知道提防。」「就是要我死！」這念頭如同閃電般掠過腦中：「我在這裡死了，消息就會傳出去，他就會知道。不錯，再沒旁的法子！」但立即想到了《可蘭經》第四章中的話：「你們不要自殺。阿拉確是憐憫你們的。誰為了過份和不義而犯了這嚴禁，我要把誰投入火窟。」穆罕默德的話在她耳中如雷震般響著：「自殺的人，永墮火窟，不得脫離。」她並不怕死，相信死了之後可以升上樂園，將來會永遠和心愛的人在一起，《可蘭經》上這樣說：「他們在樂園裡將享有純潔的配偶，他們得永居其中。」可是如果自殺了，那就是無窮無盡的受苦！想到這裡，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只覺全身冷得厲害，但聽眾人喃喃誦經，教長正在大聲講著樂園中的永恆和喜悅，講著墮入火窟的靈魂是多麼悲慘。對於一個虔信宗教的人，再沒比靈魂永遠沉淪更可怕的了，可是她沒有其他法子。愛情勝過了最大的恐懼。她低聲道：「至神至聖的阿拉，我不是不信你會憐憫我，但是除了用我身上的鮮血之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教他逃避危難。」於是從衣袖中摸出短劍，在身子下面的磚塊上劃了「不可相信皇帝」幾個字，輕輕叫了兩聲：「大哥！」將短劍刺進了那世上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紅花會群雄這日在廳上議事，蔣四根剛從廣東回來，正與眾人談論南方各地英豪近況，忽報白振來拜，陳家洛單獨接見。白振傳達皇上旨意，說當晚在雍和宮賜宴，命紅花會眾位香主一齊赴宴，皇上親自與會，因怕太后和滿洲親貴疑慮，是以特地在宮外相會。陳家洛領旨謝恩，心想喀絲麗定是勉為其難，從了皇帝，是以他對興漢大業加倍熱心起來，心中說不出的又喜又悲，送別白振後與群雄說了。眾人聽得皇帝信守盟約，行將建立不世奇功，都很興奮。無塵、陸菲青、趙半山、文泰來等人吃過滿清官員不少苦頭，對乾隆的話本來不大相信，這時見大事進行順利，都說究竟皇帝是漢人，又是總舵主的親兄弟，果然大不相同。只是陳家洛為了興復大業，割捨對香香公主之情，都為他難過。

　　陳家洛怕自己一人心中傷痛，冷了大家的豪興，當下強打精神，和群雄縱論世事，後來談到了武藝。無塵說道：「總舵主，你這次在回部學到了精妙武功，露幾手給大家瞧瞧怎樣？」陳家洛道：「好，我正要向各位印證請教，只怕有許多精微之處沒悟出來。」向余魚同道：「十四弟，請你吹笛。」余魚同道：「好！」李沅芷笑吟吟的奔進內室，把金笛取了出來。駱冰笑道：「好啊，把人家的寶貝兒也收起來啦。」李沅芷臉一紅不作聲。自那日李沅芷被張召重擊斷左臂，一路上余魚同對她細加呵護，由憐生愛，由感生情，這才是一片真心相待。李沅芷一往情深的癡念，終於有美滿收場，自是芳心大慰。兩人這一日談到那天在甘涼道上客店中初會的情景，李沅芷說很羨慕他用金笛點倒公差的本事，抱怨師父不肯傳她點穴功夫。余魚同笑道：「陸師叔雖然年老，總不便在你身上指點，也不能讓你摸他。穴道認不准，怎麼教？等將來咱倆成了夫妻，我再教你吧。」李沅芷笑道：「那麼我倒錯怪師父了。」余魚同笑道：「要我傳你點穴功夫，那也可以，但你得磕頭拜師。」李沅芷笑道：「呸，你想麼？」從那日起，余魚同就把使笛打穴的入門功夫先教會了她。李沅芷把笛子借來練習，因此這些日子來那枝金笛一直在她身邊。陳家洛隨著笛聲舞動掌法，群雄圍觀參詳。無塵笑道：「總舵主，你用這掌法竟打倒了張召重，我用劍給你過過招怎樣？」說著仗劍下場。陳家洛道：「好，來吧！」揮拳向他肩頭拍去。無塵一劍斜刺，不理陳家洛的手掌攻到、徑攻對方腰眼。陳家洛側身繞過，笛聲中攻他後心。無塵更不回頭，倒轉劍尖，向後便刺，部位時機，無不恰到好處，正是追魂奪命劍中的絕招「望鄉回顧」。陳家洛身子一側，翻掌拿他手腕。無塵明知這一劍刺不中，但沒患到他反攻如此迅捷，腳下一點，向前竄出三步，手腕一抖，長劍又已遞出。旁觀群雄，齊聲叫好。兩人雖是印證武功，卻也絲毫不讓，單劍斜走，雙掌齊飛，打得緊湊異常。正鬥到酣處，忽然胡同外傳來一陣漫長淒涼的歌聲。群雄也不在意，卻聽那歌聲越來越近，似是成千人齊聲唱和，悲切異常，令人聞之墮淚。心硯久在大漠，知是回人所唱悼歌，好奇心起，奔出去打聽，過了一會從外面回來，臉色灰白，腳步踉蹌，走近陳家洛身邊，顫聲叫道：「少爺！」

　　無塵收劍躍開。陳家洛回頭問道：「什麼？」心硯道：「香……香……香香公主死了！」群雄齊都變色。陳家洛只覺眼前一黑，俯伏摔了下去。無塵忙擲劍在地，伸手拉住他臂膀。駱冰忙問：「怎麼死的？」心硯道：「我問一個回人大哥，他說是在清真禮拜堂裡祈禱之時，香香公主用劍自殺。」駱冰又問：「那些回人唱些什麼？」心硯道：「他們說：皇太后不許她遺體入官，交給了清真寺。他們剛才將她安葬了，回來時大家唱歌哀悼。」眾人大罵皇帝殘忍無道，逼死了這樣一位善良純潔的少女。駱冰一陣心酸，流下淚來。陳家洛卻一語不發。眾人防他心傷過甚，正想勸慰，陳家洛忽道：「道長，我學的掌法還沒使完，咱們再來。」緩步走到場子中心，眾人不禁愕然。無塵心想：「讓他分心一下以免過悲，也是好的。」於是拾起劍來，兩人又鬥。群雄見陳家洛步武沉凝，掌法精奇，似乎對剛才這訊息並不動心，互相悄悄議論。李沅芷低聲在余魚同耳邊道：「男人家多沒良心，為了國家大事，心愛的人死了一點也不在乎。」余魚同吹著笛子，心想：「總舵主好忍得下，倘若是我，只怕當場就要瘋了。」

　　無塵顧念陳家洛遭此巨變，心神不能鎮懾，不敢再使險招。兩人本來棋逢敵手，功力悉匹，無塵一有顧忌，兩招稍緩，立處下風。只見劍光掌影中，無塵不住後退，他一招不敢疾刺，收劍微遲，陳家洛左手三根手指已搭上了他手腕，兩人肌膚一碰，同時跳開。無塵叫道：「好，好，妙極！」陳家洛笑道：「道長有意相讓。」笑聲未畢，忽然一張口，噴出兩口鮮血。群雄盡皆失色，忙上前相扶。陳家洛淒然一笑，道：「不要緊！」靠在心硯肩上，進內堂去了。陳家洛回房睡了一個多時辰，想起今晚還要會見皇帝，正有許多大事要幹，如何這般不自保重，但想到香香公主慘死，卻不由得傷痛欲絕。又想：「喀絲麗明明已答應從他，怎麼忽又自殺，難道是思前想後，終究割捨不下對我的恩情？她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如無變故，決不至於今日自殺，內中必定別有隱情。」思索了一回，疑慮莫決，於是取出從回部帶來的回人衣服，穿著起來，那正是他在冰湖之畔初見香香公主時所穿，再用淡墨將臉頰塗得黝黑，對心硯道：「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心硯待要阻攔，知道無用，但總是不放心，悄悄跟隨在後。陳家洛知他一片忠心，也就由他。

　　大街上人聲喧闐，車馬雜沓，陳家洛眼中看出來卻是一片蕭索。他來到西長安街清真禮拜寺，逕行入內，走到大堂，俯伏在地，默默禱祝：「喀絲麗，你在天上等著我。我答應你皈依伊斯蘭教，決不讓你等一場空。」抬起頭來，忽見前面半丈外地下青磚上隱隱約約的刻得有字，仔細一看，是用刀尖在磚塊上劃的回文：「不可相信皇帝」，字痕中有殷紅之色。陳家洛一驚，低頭細看，見磚塊上有一片地方的顏色較深，突然想到：「難道這是喀絲麗的血？」俯身聞時，果有鮮血氣息，不禁大慟，淚如泉湧，伏在地下嚎哭起來。

　　哭了一陣，忽然有人在他肩頭輕拍兩下，他吃了一驚，立即縱身躍起，左掌微揚待敵，一看之下又驚又喜，跟著卻又流下淚來。那人穿著回人的男子裝束，但秀眉微蹙，星目流波，正是翠羽黃衫霍青桐。原來她今日剛隨天山雙鷹趕來北京，要設法相救妹子，哪知遇到同族回人，驚聞妹子已死，匆匆到禮拜寺來為妹子禱告，見一個回人伏地大哭，叫著喀絲麗的名字，因此拍他肩膀相詢，卻遇見了陳家洛。正要互談別來情由，陳家洛突見兩名清宮侍衛走了進來，忙一拉霍青桐的袖子，並肩伏地。兩名侍衛走到陳家洛身邊，喝道：「起來！」兩人只得站起，眼望窗外，只聽得叮噹聲響，兩名侍衛將劃著字跡的磚塊用鐵鍬撬起，拿出禮拜寺，上馬而去。霍青桐問道：「那是什麼？」陳家洛垂淚道：「要是我遲來一步，喀絲麗犧牲了性命，用鮮血寫成的警示也瞧不到了。」霍青桐問道：「什麼警示？」陳家洛道：「這裡耳目眾多，我們還是伏在地下，再對你說。」於是重行伏下，陳家洛輕聲把情由擇要說了。霍青桐又是傷心，又是憤恨，怒道：「你怎地如此糊塗，竟會去相信皇帝？」陳家洛慚愧無地，道：「我只道他是漢人，又是我的親哥哥。」霍青桐道：「漢人就怎樣？難道漢人就不做壞事麼？做了皇帝，還有什麼手足之情？」陳家洛哽咽道：「是我害了喀絲麗！我……我恨不得即刻隨她而去。」霍青桐覺得責他太重，心想他本已傷心無比，於是柔聲安慰道：「你是為了要救天下蒼生，卻也難怪。」過了一會，問道：「今晚雍和宮之宴，還去不去？」陳家洛切齒道：「皇帝也要赴宴，我去刺殺他，為喀絲麗報仇。」霍青桐道：「對，也為我爹爹、哥哥，和我無數同胞報仇。」

　　陳家洛問道：「你在清兵夜襲時怎能逃出來？」霍青桐道：「那時我正病得厲害，清兵突然攻到，幸而我的一隊衛士捨命惡鬥，把我救到了師父那裡。」陳家洛歎道：「喀絲麗曾對我說，我們就是走到天邊，也要找著你。」霍青桐禁不住淚如雨下。兩人走出禮拜堂，心硯迎了上來，他見了霍青桐，十分歡喜，道：「姑娘，我一直惦記著你，你好呀！」霍青桐這半年來慘遭巨變，父母兄妹四人全喪，從前對心硯的一些小小嫌隙，哪裡還放在心上，柔聲說道：「你也好，你長高啦！」心硯見她不再見怪，很是高興。

　　三人回到雙柳子胡同，天山雙鷹和群雄正在大聲談論。陳家洛含著眼淚，把在清真寺中所見的血字說了。陳正德一拍桌子，大聲道：「我說的還有錯麼？那皇帝當然要加害咱們。這女孩子定是在宮中得了確息，才捨了性命來告知你。」眾人都說不錯，關明梅垂淚道：「我們二老沒兒沒女，本想把她們姊妹都收作乾女兒，哪知……」陳正德歎道：「這女孩子雖然不會武功，卻大有俠氣，難得難得！」眾人無不傷感。陳家洛道：「待會雍和宮赴宴，長兵器帶不進去，各人預備短兵刃和暗器。酒肉飯菜之中，只怕下有毒物迷藥，決不可有絲毫沾唇。」群雄應了。陳家洛道：「今晚不殺皇帝，解不了心頭之恨，但要先籌劃退路。」陳正德道：「中原是不能再住的了，大夥兒去回部。」群雄久在江南，離開故鄉實在有點難捨，但皇帝奸惡凶險，人人恨之切齒，都決意撲殺此獠，遠走異域，卻也顧不得了。陳家洛命文泰來率領楊成協、衛春華、石雙英、蔣四根在城門口埋伏，到時殺了城門守軍，接應大伙出城西去，命心硯率領紅花會頭目，預備馬匹，帶同弓箭等物在雍和宮外接應；又命余魚同立即通知紅花會在北京的頭目，遍告各省紅花會會眾，總舵遷往回部，各地會眾立即隱伏，以防官兵收捕。

　　他分派已畢，向天山雙鷹與陸菲青道：「如何誅殺元兇首惡，請三位老前輩出個主意。」陳正德道：「哪還容易？我上去抓住他脖子一扭，瞧他完不完蛋？」陸菲青笑道：「他既存心害咱們，身邊侍衛一定帶得很多，防衛必然周密。正德兄扭到他脖子，他當然完蛋，就只怕扭不到他脖子。」無塵道：「還是三弟用暗器傷他。」天山雙鷹在六和塔上見過趙半山的神技，對他暗器功夫十分心折，當下首先贊同。趙半山從暗器囊裡摸出當日龍駿所發的三枚毒蒺藜來，笑道：「只要打中一枚，就教他夠受了！」心硯見到毒蒺藜是驚弓之鳥，不覺打了個寒噤。陳家洛道：「我怕那姓龍的還在宮裡，有解藥可治。」趙半山道：「不妨，我再用鶴頂紅和孔雀膽浸過，他解得了一種，解不了第二種。」陸菲青對駱冰道：「你的飛刀和我的金針也都浸上毒藥吧吧。」駱冰點頭道：「咱們幾十枚暗器齊發，不管他多少侍衛，總能打中他幾枚。」陳家洛見眾人在炭火爐上的毒藥罐裡浸熬暗器，想起皇帝與自己是同母所生，總覺不忍，但隨即想到他的陰狠毒辣，怒火中燒，拔出短劍，也在毒藥罐中熬了一會。到申時三刻，眾人收拾定當，飽餐酒肉，齊等赴宴。過不多時，白振率領了四名侍衛來請。群雄各穿錦袍，騎馬前赴雍和宮。白振見眾人都是空手不帶兵刃，心下暗暗歎息。到宮門外下馬，白振引著眾人入宮。綏成殿下首已擺開了三席素筵，白振肅請群雄分別坐下。中間一席陳家洛坐了首席，左邊一席陳正德坐了首席，右邊一席陸菲青坐了首席。佛像之下居中獨設一席，向外一張大椅上鋪了錦緞黃綾，顯然是皇帝的御座了。陸菲青、趙半山等人心中暗暗估量，待會動手時如何向御座施放暗器。

　　菜餚陸續上席，眾人靜候皇帝到來。過了一會，腳步聲響，殿外走進兩名太監，陳家洛等認得是遲玄和武銘夫兩人。太監後面跟著一名戴紅頂子拖花翎的大官，原來是前任浙江水陸提督李可秀，不知何時已調到京裡來了。李沅芷握住身旁余魚同的手，險些叫出聲來。遲玄叫道：「聖旨到！」李可秀、白振等當即跪倒。陳家洛等也只得跟著跪下。遲玄展開敕書，宣讀道：「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推恩而求才，臣民奮勵以圖功。爾陳家洛等公忠體國，宜錫榮命，愛賜陳家洛進士及第，餘人著禮部兵部另議，優加錄用。賜宴雍和宮。直隸古北口提督李可秀陪宴。欽此。」跟著喝道：「謝恩！」群雄聽了心中一涼，原來皇帝奸滑，竟是不來的了。李可秀走近陳家洛身邊，作了一揖，道：「恭喜，恭喜，陳兄得皇上如此恩寵，真是異數。」陳家洛謙遜了幾句。李沅芷和余魚同一起過來，李沅芷叫了一聲：「爹！」李可秀一驚，回頭見是失蹤近年、自己日思夜想的獨生女兒，真是喜從天降，拉住了她手，眼中濕潤，顫聲道：「沅兒，沅兒，你好麼？」李沅芷道：「爹……」可是話卻說不下去了。李可秀道：「來，你跟我同席！」拉她到偏席上去。李沅芷和余魚同知他是愛護女兒，防她受到損傷。兩人互相使了個眼色，分別就坐。遲玄和武銘夫兩人走到中間席上，對陳家洛道：「哥兒，將來你做了大官，可別忘了咱倆啊！」陳家洛道：「決不敢忘了兩位公公。」遲玄手一招，叫道：「來呀！」兩名小太監托了一隻盤子過來，盤中盛著一把酒壺和幾隻酒杯。遲玄提起酒壺，在兩隻杯中斟滿了酒，自己先喝一杯，說道：「我敬你一杯！」放下空杯，雙手捧著另一杯酒遞給陳家洛。群雄注目凝視，均想：「皇帝沒來，咱們如先動手，打草驚蛇，再要殺他就不容易。這杯酒雖是從同一把酒壺裡斟出，但安知他們不從中使了手腳，瞧總舵主喝是不喝？」陳家洛早在留神細看，存心尋隙，破綻就易發覺，果見酒壺柄上左右各有一個小孔。遲玄斟第一杯酒時大拇指捺住左邊小孔，斟第二杯酒時，拇指似乎漫不經意的一滑，捺住了右邊小孔。陳家洛心中瞭然，知道酒壺從中分為兩隔，捺住左邊小孔時，左邊一隔中的酒流不出來，斟出來的是盛在右邊一隔中的酒，捺住右邊小孔則剛剛相反。遲玄捧過來的這杯從右隔中斟出，自是毒酒，心想：「哥哥你好狠毒，你存心害我，怕我防備，先賜我一個進士，叫我全心信你共舉大事。若非喀絲麗以鮮血向我示警，這杯毒酒是喝定的了。」他拱手道謝，舉杯作勢要飲。遲玄和武銘夫見大功告成，喜上眉梢。陳家洛忽將酒杯放下，提起酒壺另斟一杯，斟酒時捺住右邊小孔，杯底一翻，一口乾了，把原先那杯酒送到武銘夫前面，說道：「武公公也喝一杯！」武銘夫和遲玄兩人見他識破機關，不覺變色。陳家洛又捺住左邊小孔，斟了一杯毒酒，說道：「我回敬遲公公一杯！」

　　遲玄飛起右足，將陳家洛手中酒杯踢去，大聲道：「拿下了！」大殿前後左右，登時湧出數百名手執兵刃的御前侍衛和御林軍來。陳家洛笑道：「兩位公公酒量不高，不喝就是，何必動怒？」武銘夫喝道：「奉聖旨：紅花會叛逆作亂，圖謀不軌，立即拿問，拒捕者格殺勿論。」陳家洛手一揮，常氏雙俠已縱到遲武二人背後，各伸右掌，拿住了兩人的項頸，兩人待要抵敵，已然週身麻木，動彈不得。陳家洛又斟一杯毒酒，笑道：「這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駱冰和章進各拿一杯，給遲武兩人灌了下去。眾侍衛與御林軍見遲武被擒，只是吶喊，不敢十分逼近。紅花會群雄早從衣底取出兵刃，無塵身上只藏一柄短劍，使用不便，縱入侍衛人群之中，夾手奪了一柄劍來，連殺三人，當先直入後殿，群雄跟著衝入。

　　李可秀拉著女兒的手，叫道：「在我身邊！」他一面和白振兩人分別傳令，督率侍衛們攔截，一面拉著女兒，防她混亂中受傷。余魚同見狀，長歎一聲，心想：「我與她爹爹勢成水火，她終究非我之偶！」一陣難受，揮笛衝入。李沅芷右手使勁一掙，李可秀拉不住，當即被她掙脫。李沅芷叫道：「爹爹保重，女兒去了！」反身躍起，縱入人叢。李可秀大出意外，急叫：「沅芷，沅芷，回來！」她早已衝入後殿，只見余魚同揮笛正與五六名侍衛惡戰，形同拚命。李沅芷叫道：「師哥，我來了！」余魚同一聽，心頭一喜，精神倍長，刷刷數笛一輪急攻，李沅芷仗劍上前助戰，將眾侍衛殺退。兩人攜手跟著駱冰，向前直衝。

　　這時火光燭天，人聲嘈雜，陳家洛等已衝到綏成殿外，一看之下，甚是驚異。只見數十名喇嘛正和一群清兵惡戰，眼見眾喇嘛抵敵不住，白振卻督率了侍衛相助喇嘛，把眾清兵趕入火勢正旺的殿中。陳家洛怎知乾隆與太后之間勾心鬥角的事，心想這事古怪之極，但良機莫失，忙傳令命群雄越牆出宮。李可秀與白振已得乾隆密旨，要將紅花會會眾與綏成殿中的旗兵一網打盡，但二人一個念著女兒，一個想起陳家洛的救命之恩，都對紅花會放寬了一步，只是協力對付守殿的旗兵。過不多時，旗兵全被殺光燒死。綏成殿中大火熊熊，將雍正的通詔燒成灰燼。群雄躍出宮牆，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只見雍和宮外無數官兵，都是弓上弦，刀出鞘，數千根火把高舉，數百盞孔明燈晃來晃去，射出道道黃光。陳家洛心想：「他佈置得也真周密，惟恐毒藥毒不死我們！」轉眼之間，無塵與陳正德已殺入御林軍隊伍。四下裡箭如飛蝗，齊向群雄射來。霍青桐大叫：「大家衝啊！」群雄互相緊緊靠攏，隨著無塵與陳正德衝殺。但清兵愈殺愈多，衝出了一層，外面又圍上一層。無塵劍光霍霍，當者披靡，力殺十餘名御林軍，突出了重圍，等了一陣，見餘人並未隨出，心中憂急，又翻身殺入，只見七八名侍衛圍著章進酣鬥。章時全身血污，殺得如癡如狂。無塵叫道：「十弟莫慌，我來了！」刷刷刷三劍，三名侍衛咽喉中劍。餘人發一聲喊，退了開去，無塵道：「十弟，沒事麼？」忽然呼的一聲，章進揮棒向他砸來。無塵吃了一驚，側身讓過。章進連聲狂吼，叫道：「眾位哥哥都給你們害了，我不要活了！」狼牙棒著地橫掃。無塵叫道：「十弟，十弟，是我呀！」章進雙目瞪視，突然撇下狼牙棒，叫道：「二哥啊，我不成了！「無塵在火光下見他胸前、肩頭、臂上都是傷口，處處流血，自己只有單臂，無法相扶，咬牙道：「你伏在我背上，摟住我！」蹲下身子，章進依言抱著他頭頸。無塵只覺一股股熱血從道袍裡直流進去，當下奮起神威，提劍往人多處殺去。劍鋒到處，清兵紛紛讓道，忽見前面官兵接二連三的躍在空中，顯是被人提著拋擲出來的，無塵心想：「除四弟外，別人無此功力，莫非城門有變？」仗劍衝去，果見文泰來、駱冰、余魚同、李沅芷四人正與眾侍衛惡戰。無塵叫道：「總舵主他們呢？」余魚同道：「不見啊，咱們到那邊去找！」無塵心中一寬，心想章進受傷甚重，是以胡言囈語，未必大伙都已死傷。文泰來刀砍掌劈，殺開了一條血弄堂，四人隨後趕去。無塵奔到文泰來身旁，叫道：「城門口怎樣？」文泰來道：「那邊沒事。我不放心，過來瞧瞧！」無塵道：「來得正好！」他雖然負了章進，仍是一劍便殺一人，長劍起處，清軍兵將無人能避。突然李沅芷高聲叫道：「總舵主！」只見陳家洛從火光中掠過，東竄西晃，似乎在尋人。陸菲青從西首殺出，叫道：「大伙退向宮牆！」遙見遠處火光中一根翠羽不住晃動。陸菲青道：「總舵主，你領大家退到牆邊，我去接她出來！」說著手揮長劍，往霍青桐那邊殺去。陳家洛與文泰來當先開路，又退回到牆邊。無塵叫道：「十弟，下來吧！」章進只是不動，駱冰去扶他時，只覺他身子僵硬，原來已經氣絕。駱冰伏屍大哭。文泰來正在抵敵眾侍衛，接應趙半山、常氏雙俠等過來，聽得駱冰哭聲，不由得灑了幾點英雄之淚，怒氣上衝，揮刀連斃三敵。群雄逐漸聚攏，這時陸菲青和霍青桐已會合在一起，人叢中只見那根翠羽慢慢移來，但到相隔數十步時，再也無法走近。常氏雙俠奪了兩桿長槍，衝去接了過來。霍青桐臉色蒼白，一身黃衫上點點斑斑儘是鮮血。陳家洛叫道：「咱們再衝，這次可千萬別失散了。」話聲方畢，雍和宮內颼颼數聲，連射了幾枝箭出來。原來李可秀和白振手下人眾殺盡了綏成殿中的旗兵後，蜂擁而至。紅花會這一來前後受敵，處境更是險惡。正危急間，正面御林軍忽然紛紛退避，火光中數十名黃衣僧人衝了進來，當先一人白鬚飄動，金刀橫砍直斬，威不可當，正是鐵膽周仲英。群雄大喜，只聽周仲英叫道：「各位快跟我來！」文泰來抱起章進屍身，隨著眾人衝出。只見天鏡禪師率著大苦、大癲、大癡、元痛、元悲、元傷等少林僧人，正與御林軍接戰。霍青桐見眾人殺敵甚多，但不論衝向何處，敵兵必定跟著圍上，抬頭西望，果見鼓樓屋頂上站著十多人，內中四人手提紅燈分站西方，群雄殺奔西方，西方那人高舉紅燈，殺奔東方，東方便有紅燈舉起。霍青桐對陳家洛道：「打滅那幾盞紅燈便好辦了！」趙半山聽了，從地下撿起一張弓，拾了幾枝箭，弓弦響處，四燈熄滅。

　　群雄喝一聲彩。清兵不見了燈號，登時亂將起來。霍青桐又道：「屋頂上諸人之中，必有主將在內，咱們擒賊先擒王！」眾人知她在回部運籌帷幄，曾殲滅兆惠四萬多名精兵，真是女中孫吳，說話必有見地。無塵叫道：「四弟、五弟、六弟，咱們四個去！」文泰來和常氏雙俠齊齊答應。四人有如四頭猛虎，直撲出去，御林軍哪裡攔阻得住？

　　陳家洛與天鏡禪師等跟著殺出，眼見就要衝出重圍，突然喊聲大振，李可秀和白振率領親兵侍衛圍了上來。一陣混戰，又將群雄裹在垓心。李沅芷、駱冰、以及七八名少林僧人都受了傷。無塵等衝到牆邊，躍上鼓樓，早有七個人過來阻攔。這些人竟是武功極好的高手，常氏雙俠合敵三人，一時未分勝敗。無塵與文泰來都是以一對二，在屋頂攻拒進退，打得十分激烈。無塵心中焦躁、想道：「怎麼這裡竟有這許多硬爪子？」只見屋角上眾人擁衛之中，一名頭戴紅頂子的官員手執佩刀令旗，正在指揮督戰。無塵叫道：「這些鷹爪都交給我！」左一劍「心傷血污池」直刺敵人胸膛，右一劍「膽裂奈何橋」，逕斬對手雙足。這兩人或縮身，或縱躍，無塵長劍已指向纏著文泰來的兩名侍衛，「千刃刀山」斜戳左股，「萬斛油鍋」橫削右腰，招招極狠極。

　　文泰來緩出手來，向那紅頂子大官直衝過去。左右衛士見他來勢兇猛，早有四人挺刀阻截。文泰來在火光中猛見那官員回過頭來，吃了一驚，險些失聲叫出：「總舵主！」這官員面貌幾乎與陳家洛一模一樣，若不是服色完全不同，真難相信竟是兩人。他陡然想起，妻子曾說到徐天宏設計取玉瓶、捉拿王維揚之事，總舵主喬扮官員，竟被眾人誤認為驍騎營統領兼九門提督福康安，那麼這人必是福康安無疑。眼下群雄身處危境，如不抓到此人，只怕無法脫難，當下身形一縮，從兩柄大刀的刃鋒下鑽過，逕向福康安撲去。統率御林軍兜捕紅花會的，正是乾隆第一親信的福康安。乾隆因火燒雍和宮之事萬分機密，是以命他總領其事。但怕他遇到凶險，特選了十六名一等侍衛，專門負責護他一人。眾侍衛中又有兩人上前阻擋，餘人擁著福康安避到另一間屋子頂上。無塵數招之下，已傷了兩名侍衛，突然斜奔橫走，在眾侍衛中穿來插去，這裡一劍，那裡一腳，片刻間已連施七八下毒招。文泰來再度緩出手來，雙足使勁，躍在半空，向福康安頭頂猛撲而下。這時地下驍騎營官兵與眾侍衛已見到主帥處境凶險，他身旁雖有十多名高手侍衛保護，兀自攔阻不住這兩個怪傑所向無敵的狠撲，又有七八人躍上屋來相助。餘人也暫不向紅花會餘人進迫，都舉頭凝視屋頂的激鬥，突見文泰來飛撲而下，不由得齊聲驚呼。福康安不會武功，當此危急之際，也只得舉起佩刀仰砍，同時兩枝長槍、兩柄大刀齊向文泰來身上刺砍。文泰來心想：這一下抓不到，他後援即到，再無機會了，雙臂一振，兩桿長槍騰在空中，一足踹在左邊一名侍衛胸前，右手一拳擊中右邊一名侍衛面門，大喝一聲，兩名剛躍上屋頂的侍衛嚇得跌了下去。福康安驚得手足都軟了，被文泰來一把當胸揪住，舉在半空。四下裡的清兵不約而同的又是大聲驚叫。這時常氏雙俠已打倒三名侍衛，雙雙躍到，往文泰來身旁一站，取出飛抓，亮光閃閃，舞成徑達兩丈的一個大圈子，清兵哪敢過來？只見福康安舉起令旗，顫聲高叫：「大家住手！各營官兵與眾侍衛各歸本隊！」

　　驍騎營官兵與眾侍衛見本帥被擒，都是大驚失色。奉旨衛護福康安的侍衛中有三人不理會常氏雙俠飛抓厲害，奮勇衝上。無塵叫道：「五弟、六弟，放這三個鷹爪過來！」雙俠一收飛抓躍開，只道無塵要親自取他們性命，哪知無塵長劍直指福康安咽喉，笑道：「來吧，來吧！」三名侍衛停步遲疑，互相使個眼色，又都躍開。文泰來雙手微一用力，福康安臂上痛入骨髓，只得高聲叫道：「快收兵，退開！」清兵侍衛不敢再戰，紛紛歸隊。

　　陳家洛叫道：「咱們都上高！」群雄奔到牆邊，一一躍上。趙半山點查人數，除章進傷重斃命外，其餘尚有八九人負傷，幸喜都不甚重。火光中又見孟健雄與徐天宏扶著周綺躍上屋頂。只見她頭髮散亂，臉如白紙。周仲英罵道：「你怎麼也來了？不保重自己身子！」周綺叫道：「我要孩子，孩子，還我孩子來！」陳家洛見她神智不清，忙亂中不及細問，用紅花會切口傳令：「咱們攻進宮去，殺了皇帝給十哥報仇！」群雄轟然叫好，駱冰把這話譯給陸菲青、天鏡禪師、天山雙鷹、霍青桐等人聽了，眾人舉刀響應。天鏡禪師道：「少林寺都教他毀了，老衲今天要大開殺戒！」陳家洛驚問：「怎麼，少林寺毀了？」天鏡禪師道：「不錯，已是燒成白地。天虹師兄護法圓寂了。」陳家洛一陣難受，愈增憤慨。眾人擁著福康安，從御林軍的刀槍劍戟中走出去，只見走了一層又是一層，圍著雍和宮的兵將何止萬人。群雄饒是大膽，也不覺心驚，暗想要不是擒住了他們頭子，無論如何不能突出重圍。

　　待走出最後一層清兵，見心硯領著紅花會的頭目，牽了數十匹馬遠遠站著等候。各人紛紛上馬，有的一人一騎，有的一騎雙乘，縱聲高呼，一陣風般向皇宮衝去。徐天宏跑在陳家洛身旁，叫道：「總舵主，退路預備好了麼？」陳家洛道：「九哥他們在城門口接應。你們怎麼也剛巧趕到？」徐天宏恨道：「方有德那奸賊，那奸賊！」陳家洛道：「怎麼？」徐天宏道：「他勾結成璜、瑞大林，調兵夜襲少林寺。天虹老禪師不肯出寺，在寺中給燒死了。他們還搶了我的兒子去！」陳家洛聽見他生了個兒子，想說句「恭喜」，卻又縮住。徐天宏道：「天鏡師伯率領僧眾找這幾個奸賊報仇，直追到北京來。咱們去雙柳子胡同找你，才知你們在雍和宮。」這時眾人已奔近禁城，御林軍與眾侍衛在後緊緊跟隨，雖不交鋒，但毫不放鬆。徐天宏轉頭對天山雙鷹道：「要是皇帝得訊躲了起來，深宮中哪裡去找，請兩位前輩先趕去探明如何？」他想二老最是好勝，適才無塵與文泰來擒拿福康安大顯威風，他們夫婦卻未顯技立功。天山雙鷹齊聲應道：「好，我們就去！」徐天宏從衣袋裡摸出四枚流星火炮，交給陳正德道：「見到皇帝，能殺馬上就殺，如他護衛眾多，請老前輩放流星為號。」關明梅道：「好！」雙鷹躍過宮牆，直往內院而去，身手快捷，直和鷹隼相似。天山雙鷹在屋頂上飛奔，只見宮門重重，庭院處處，怎知皇帝躲在何處？關明梅道：「抓個太監來問。」陳正德道：「正是！」兩人一躍下地，隱身暗處，側耳靜聽，想查到聲息，過去抓人，忽聽腳步聲息，兩人直奔而來。陳正德低聲道：「這兩人有武功。」關明梅道：「不錯，跟去瞧瞧。」語聲方畢，兩個人影已從身邊急奔過去。

　　雙鷹悄沒聲的跟在兩人身後，見前面那人身材瘦削，武功甚高，後面那人是個胖子，腳步卻沉重得多。前面那人時時停步等他，不住催促：「快，快，咱們要搶在頭裡給皇上報訊。」雙鷹一聽大喜，他們去見皇帝，正好帶路，暗暗感激後面那胖傢伙，要不是他腳步笨重，夫婦倆在後跟躡勢必給前面那人發覺。四人穿庭過戶，來到寶月樓前。前面那人道：「你在這裡等著。」那大漢應了站住，那瘦子逕自上樓去了。

　　雙鷹一打手勢，從樓旁攀援而上，直上樓頂，雙足鉤住樓簷，倒掛下來，見一排長窗，外面是一條畫廊，欄幹上新漆的氣味混著花香散發出來，窗紙中透出淡淡的燭光。兩人縱身落入畫廊，只見一個人影從窗紙上映了出來。關明梅用食指沾了唾液，輕輕濕了窗紙，附眼往裡一張，果見乾隆坐在椅上，手裡搖著折扇，跪在地上稟報的瘦子原來便是白振。只聽白振奏道：「綏成殿已經燒光了，看守的親兵沒一個逃出來。」乾隆喜道：「很好！」白振又叩頭道：「奴才該死，紅花會的叛徒卻擒拿不到。」乾隆驚道：「怎麼？」白振道：「太后身邊的遲玄與武銘夫兩人要敬什麼毒酒，洩漏了機關，動起手來。奴才正在管綏成殿的事，給遲武兩人放了他們出去。」乾隆嗯了一聲，低頭沉吟。

　　陳正德指指白振，又指指乾隆，向妻子打手勢示意：「我斗那白振，你去刺殺皇帝。」關明梅點了點頭，兩人正要破窗而入，白振忽然拍了兩下手掌。關明梅一把拉住丈夫手臂，左手搖了搖，示意只怕其中有什麼古怪，瞧一下再說，果然床後、櫃後、屏風後面悄沒聲的走出十二名侍衛來，手中各執兵刃。天山雙鷹均想：「保護皇帝的必是一等高手，我兩人貿然下去，如刺不到皇帝，反令他躲藏得無法尋找，不如等大伙到來。」只見白振低聲向一名侍衛說了幾句，那侍衛下樓，把那大漢帶了上來。那大漢一身黃衣，叩見皇帝，等抬起頭來，雙鷹大出意外，原來是一名喇嘛。乾隆道：「呼音克，你辦得很好，沒露出什麼痕跡麼？」呼音克道：「一切全遵皇上旨意辦理，綏成殿連人帶物，沒留下一丁點兒。」乾隆道：「好，好，好！白振，我答應他做活佛的。你去辦吧。」白振道：「是！」呼音克大喜，叩頭謝恩。兩人走下樓來，白振道：「呼音克，你謝恩吧！」呼音克一愣，心想我早已謝過恩了，但皇帝的侍衛總管既如此說，便又向寶月樓跪下叩頭，忽覺得項頸中一陣陣冰涼，兩名侍衛的佩刀架在頸中。呼音克大驚，顫聲道：「怎……怎麼？」白振冷笑道：「皇上說讓你做活佛，現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手一揮，兩名侍衛雙刀齊下，跟著兩名太監拿了一條氈毯過來，裹了呼音克的屍身去了。

　　忽然遠處人聲喧嘩，數十人手執燈籠火把蜂擁而來。白振疾奔上樓，稟道：「有叛徒作亂，請皇上退回內宮。」乾隆在杭州見過紅花會群雄的身手，知道眾侍衛實在不是敵手，也不多問，立即站起。陳正德放出一個流星，嗤的一聲，一道白光從樓頂升起，劃過黑夜長空，大聲喊道：「我們等候多時，想逃到哪兒去？」兩人知道群雄趕到還有一段時候，這時先把皇帝絆住要緊，當下破窗撲入樓中。眾侍衛不知敵人到了多少，齊吃一驚，只見樓梯口站著一個紅臉老漢、一個白髮老婦。兩名侍衛當先衝下迎敵。白振把乾隆負在背上，四名侍衛執刀前後保護，從欄干旁跳下，逕行奔向第三層樓。關明梅手一揚，打出了三枚鐵蓮子，對手一避，她已縱身站在三四兩層之間的欄幹上，挺劍直刺乾隆左肩。白振大駭，倒縱兩步，早有兩名侍衛挺刀上前擋住。陳正德與三名侍衛交手數合，立知均是高手勁敵，當即施展輕身功夫，在樓房中四下遊走，不與眾侍衛纏鬥。白振一聲呼哨，四名侍衛從四角兜抄過來，後面又是三人，七人登時將陳正德困在中間。鬥了十餘回合，陳正德回劍擋開左邊一桿短槍、一個鏈子錘，右面一鞭掃到，拍的一聲，打中了他右臂，陳正德數十年來對敵，連油皮也未擦傷過一塊，這一下又痛又怒，當即劍交左手，一招「旋風捲黃沙」把眾人逼退數步，低頭一劍直刺，戳死了那名揮鞭傷他的侍衛。關明梅見丈夫受傷，猛衝上前接應，兩人退到第二層樓。陳正德見群雄尚未到達，只怕自己夫婦纏不住這十多名高手侍衛，被他們衝下樓去，忙乘隙搶到樓外又放了個流星，回進樓中，見妻子守到樓梯上，打數回合，退一級，扼險拒敵，當真是寸上必爭。幸面樓梯狹窄，最多容身下三四名敵人同時進攻，但仰面拒戰，十分吃力。陳正德心想何不以攻為守？當下仗劍撲向乾隆。眾侍衛搶上抵禦，他早已退開，向攻擊關明梅的侍衛背後連刺數劍，待得有人上來相助，他又向乾隆攻去，眾侍衛忙不迭的過來護駕。這般反客為主，立時爭到了機先。眾侍衛心慌意亂，被他刺傷了兩名。關明梅也搶上了四級樓梯。白振見情勢不利，對一名侍衛道：「馬兄弟，你背皇上。」這人便是在杭州曾被紅花會抓去過的馬敬俠。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負在背上。白振長嘯一聲，雙爪向陳正德抓去。兩人一交上手，陳正德就無法脫身，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傷，越戰越痛，單敵白振已是勉強，何況還有四五名侍衛圍攻。白振雙掌翻飛，招招不離敵人要害。陳正德全神貫注的招架，不提防背後一名侍衛突然冷劍偷襲，刺入他後心。

　　那侍衛正喜得手，被陳正德奮力回肘猛撞，登時頭骨撞破而死。陳正德所受這一劍正中要害，知道今日要畢命於斯，大喝一聲，神威凜凜。白振吃了一驚，倒退一步。陳正德提劍向乾隆猛力擲去。馬敬俠見長劍疾飛而至，要待退讓，卻已不及，他只怕傷了皇帝，拚著手掌重傷，舉手去格，但這劍正是陳正德臨終一擲，那是何等功力？何等義憤？馬敬俠的肉掌怎能擋格得開？波的一聲，手掌被削去半隻，長劍直刺入胸膛之中，對穿而過。

　　陳正德大喜，心想這一劍也得在乾隆胸前穿個透明窟窿，自己一條命換了一個皇帝，雖死也值得了！

　　白振及眾侍衛見長劍沒入馬敬俠胸膛，關明梅見丈夫受傷擲劍，個個大驚失色，顧不得互鬥，各自過來搶救。白振忙把乾隆抱起，問道：「皇上，怎樣？」乾隆已嚇得臉色蒼白，強自鎮定，微笑道：「總算我先有防備。」白振見那劍從馬敬俠身後穿出半尺，乾隆胸口衣服數層全被刺破，不覺駭然，但皇帝竟未受傷，又驚又喜，道：「皇上洪福齊天，真是聖天子有百神呵護。」他哪知乾隆變盟之後，深恐紅花會前來報復，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裡被俠客割去首級的慘狀，甚是寒心，因此這幾日來外衣之內總是襯了金絲軟甲，果然救了一命。白振把乾隆負在背上，見樓梯上已無人阻攔，呼哨一聲，眾侍衛前後擁衛，直奔下樓。將出寶月樓門，乾隆忽然驚呼，掙下地來，只見樓下門口當先一人正是陳家洛。他身後火光劍影，數十名英雄豪傑站在當地。乾隆反身急奔上樓。眾侍衛蜂擁而上。兩名侍衛走得稍慢，被常氏雙俠截住，斗不數合，三個少林僧上前夾攻，立時擊斃。

　　陳家洛等見了流星訊號，急向寶月樓奔來，但一路有侍衛相拒攔阻，邊打邊進，牽延了時刻，殺到寶月樓時，皇帝被天山雙鷹絆住，竟未逃出。群雄大喜，急搶上樓。文泰來虎吼一聲，叫道：「啊哈，原來在此！」卻是成璜和瑞大林手執兵刃，站在床前。陳家洛一上樓，立即分派各人守住通道。無塵仗劍站在第三層通下來的梯口，常氏雙俠守住上來的梯口，趙半山、大苦、大癲、大癡分守東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見師父抱住師公不住垂淚，忙走過去，只見陳正德背上傷口中的血如泉湧，汩汩流出。陸菲青也搶了過來，拿出金創藥給他敷治。陳正德苦笑搖了搖頭，對關明梅道：「我對不住你……累得你幾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後，和袁……袁大哥去成為夫妻……我在九泉，也心安了。陸兄弟，你幫我成就了這樁美事……」

　　關明梅雙眉豎起，喝道：「這幾個月來，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一片心嗎？」陸菲青心想：「他人都快死了，你們這對冤家還吵什麼？就算口頭上順他幾句又有何妨？」正要開言相勸，關明梅叫道：「這樣你可放了心吧！」橫劍往喉中一勒，登時氣絕。霍青桐和陸菲青雖近在身旁，但哪裡料想得到她如此剛烈，都是不及相救。陳正德放聲大哭，突然哭聲頓息。陸菲青俯身下去，只見他抱著妻子身體，兩人都死在血泊裡了。霍青桐伏在雙鷹身上，痛哭不已。

　　陳家洛手執短劍，指著乾隆道：「且不說六和塔中盟言如何，我們在海寧塘上曾擊掌為誓，決不互相加害，你卻用毒酒暗算於我，今日還有什麼話說？」說著走上兩步，短劍劍尖寒光閃閃，對準他的心口，凜然說道：「你認賊作父，殘害百姓，乃是天下仁人義士的公敵！你我兄弟之義，手足之情，再也休提。今日我要飲你之血，給所有死在你手裡的人報仇。」乾隆嚇得臉無人色，全身發抖。

　　天鏡禪師踏步上前，喝道：「我們在少林寺清修，與世無爭，你何以派了贓官，將佛門勝地燒得片瓦不存？今日老衲要開殺戒了。」成璜忽地竄出，舉起齊眉棍當頭猛砸下來。天鏡不閃不避，右手撩住棍梢一拖。成璜收腳不住，向前跌來。天鏡反手一掌，拍的一聲，把他半個頭打進脖子裡去，登時斃命。天鏡右手一抖，齊眉木棍斷成三截。眾侍衛見這個老和尚如此神威，哪個再敢上前。

　　白振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叫道：「待我來接老禪師幾招。」天鏡哼了一聲，待要進招，陳家洛道：「師叔，待弟子來。」天鏡道：「好！」陳家洛道：「白老前輩請！」呼的一掌橫劈過來。白振舉臂欲格，不料陳家洛手掌忽然轉彎，拍的一聲，打在他肩頭。白振大吃一驚：「我與他在杭州交手時勢均力敵，怎麼不到一年，他功力陡然大進？」轉念未畢，陳家洛又是兩掌打到。白振避開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敵手，跳開一步，叫道：「且住！」

　　乾隆忽道：「他是你救命恩人，又何必再打？」白振知皇帝已有疑他之意，從侍衛手裡接過一柄刀來，說道：「陳總舵主，我不是你對手。」陳家洛道：「我敬重你是條漢子，只要你不再給皇帝賣命，那就去吧！」趙半山守在東面窗口，往旁側一讓。白振淒然一笑，道：「多謝兩位美意。在下不能保護皇上，那是不忠；不能報答閣下救命之恩，那是不義；不忠不義，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回刀往自己項頸中猛力砍落，一顆首級飛了起來，蓬的一聲，落在地下。

　　陳家洛扶起霍青桐來，把短劍遞在她手裡，說道：「你爹爹媽媽、哥哥妹妹、兩位師父，以及無數同族父老兄弟姊妹，都死在此人手裡。你親手殺了他吧！」霍青桐接過短劍，向乾隆走去。瑞大林挺著鋸齒刀來攔，文泰來斜刺裡躍到，左手抓住他背心提起，右拳如擂鼓般在他胸口連擊八九拳，手一鬆，瑞大林胸骨脊骨齊斷，軟軟的一團掉在地下。當日他與七名侍衛捉拿文泰來，先施偷襲，令他身受重傷，此仇這時方始得報。文泰來見霍青桐持劍上來，乾隆身旁只剩下寥寥五六名侍衛，哈哈一笑，讓在一旁監視。

　　霍青桐走上數步，忽聽得樓下人聲鼎沸。趙半山回頭外望，只見得寶月樓外火把齊明，御林軍、侍衛、太監等等何止三四千人，齊來救駕。文泰來走到窗口，高聲喝道：「皇帝在這裡。誰敢上來，老子先把皇帝宰了。」他威風凜凜，聲若雷震，這一聲大喝，樓下眾人登時肅靜無聲。徐天宏和心硯將白振、瑞大林、馬敬俠、成璜等人的屍體擲將下來。眾侍衛見這些高手都死於非命，更加不敢亂功，只怕傷了皇帝。寶月樓上群雄也是默不作聲，凝視霍青桐手持寒光閃閃的短劍，一步步走向乾隆。

　　突然間床帳後人影一晃，一個人奔出來擋在乾隆身前，霍青桐一愣停步，見這人是個白鬚老者，手中卻抱著一個嬰兒，那老者右手將嬰兒舉在面前，微微冷笑，左手伸出五指，虛捏在嬰兒喉頭。那嬰兒又白又胖，吮著小指頭兒，十分可愛。周綺撲了出來，大叫：「還我孩子！」縱身上去就要奪那嬰兒。那老頭叫道：「你上來吧，你要死孩子，你上來。」周綺失神落魄般呆在當地。這老人便是曾任安徽巡撫的方有德。那日在福建德化娶妾，被群雄趕來一場大鬧，他老奸巨猾，在人叢中溜了，後來會到成璜、瑞大林，知道皇帝欲得紅花會群雄而甘心，於是定下奸計，率領軍馬夜襲少林寺，燒死了天虹老方丈，還把周綺的兒子搶了來。他知這是大功一件，因此與瑞大林等趕到北京來朝見皇帝。乾隆連夜召見，想細問少林寺中是否還留下什麼和他身世有關的痕跡。他三人上樓之時，正逢陳家洛等殺到。方有德躲在帳後不敢露面，這時見事勢緊急，他雖不會武藝，但陰鷙果決，立即抱了嬰兒出來。僵持片刻，方有德道：「你們都退出宮去，我就還你們孩子！」霍青桐罵道：「你這魔鬼，你騙人！」她激動中說的是回語，方有德不懂。群雄眼見乾隆已處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銳甲一齊來救，也要先把皇帝殺了再說，哪知忽然出來一個手無寸鐵、不會武藝的老人，懷抱一個嬰兒，就把眾人制得束手無策。群雄望著陳家洛，等他示下。陳家洛望著霍青桐，想起香香公主為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豈可不報？再見到天山雙鷹與章進的屍身，不覺悲憤沖心。但一轉眼見徐天宏滿臉又是驚惶又是擔心的神色，不禁又望了一眼抱在方有德手裡的那個孩子。這嬰兒還只有兩個月大，憨憨的笑著，伸出小手，去摸按在他頸裡方有德那只乾枯凸筋的大手。陳家洛心中一凜，回過頭來，只見天鏡眼中閃爍著慈和的光芒，陸菲青輕輕歎息，周仲英白鬚飄動，身子微顫。周綺張大了口，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陳家洛心想：「周老爺子為了紅花會，斬了周家血脈，這孩子是他傳種接代的命根……但今日不殺皇帝，以後他加意防備，只怕再無機緣報此大仇，那便如何是好？」正自沉吟，忽聽周綺一聲呼叫，又要撲上前去，卻被駱冰和李沅芷拉住，只是拚命掙扎，連無塵、文泰來、常氏雙俠等素來殺人不眨眼的豪傑，臉上也均有不忍之色。趙半山手扣暗器，隨便一枚發出，必制方有德的死命，只是這孩子實在太過脆弱，萬一方有德臨死之時手指使勁捏死了他，那使如何是好？他扣著暗器的手微微發顫，饒是週身數十種暗器，竟是一枚不敢妄發。霍青桐回過身來，將短劍還給陳家洛，低聲道：「死了的人已歸天國！要教這孩子長大之後，記得咱們的大仇！」陳家洛點點頭，朗聲對方有德道：「好吧，我們不傷皇帝性命，把這孩子給我。」說著還劍入鞘，仲出雙手去接孩子。方有德陰森森道：「哼，誰相信你？你們出宮之後，才能把孩子還你。」陳家洛大怒，喝道：「我們紅花會言出必踐，難道會騙你這老畜生？」方有德道：「我就是信不過。」陳家洛道：「好，那麼你跟我們出宮。」方有德遲疑不答。乾隆聽陳家洛饒他性命，心中大喜，哪裡還顧方有德的死活，說道：「你跟他們出宮好了。你今日立此大功，我自然知道。」方有德心頭一寒，聽皇帝口氣，是要在他死後給他來個追贈封蔭之類，只得說道：「謝皇上恩典。」方有德轉頭向陳家洛道：「我跟你們出去，這條老命還想要麼？」他是想陳家洛再答應饒他不死。陳家洛知他心意，怒道：「你作惡多端，早就該進地獄啦。」乾隆怕夜長夢多，對方心意又變，催道：「快跟他們出去。」方有德道：「我一出去，只怕你們留下幾人又害皇上。」陳家洛怒道：「依你說怎樣？」方有德道：「請皇上聖駕先下樓去，我再隨你們出宮。」陳家洛心想到此地步，只得放人，向乾隆道：「好，去吧！」乾隆再也顧不得皇帝尊嚴，拔刀向樓門飛奔。陳家洛突然伸右手一把拉住，左手拍拍拍拍，連打他四記耳光，甚是清脆響亮。乾隆兩邊面頰登時腫了起來。眾人出其不意，隔了一陣才轟然喝彩。陳家洛罵道：「你記不記得自己發過的毒誓？」乾隆哪裡還敢答話？陳家洛手一揮，乾隆打個踉蹌，急奔下樓去了。陳家洛喝道：「拿孩子來！」

　　趙半山扣住毒蒺藜，望著窗外，只等陳家洛接到孩子，乾隆在樓下出現，就要大顯身手，數十枚喂毒暗器齊往皇帝身上射去。方有德環顧週遭，籌思脫身之計，說道：「我要親眼見到皇上太平無事，才能交出孩子。」說著慢慢走向窗口。常伯志罵道：「你這龜兒是死定了的。」緊跟在他身後，只待他一交出孩子，要搶先一掌將他打死。只見乾隆走出樓門，侍衛一擁而上。趙半山喃喃罵道：「奸賊，奸賊！」

　　方有德見數十名侍衛集在樓下，心想與其在樓上等死，不如冒險跳下，必有侍衛接住，突然抱著孩子，湧身跳出。群雄出其不意，驚叫起來。常伯志飛抓抖出，已繞住方有德左腿，用力上甩。方有德身子飛起，孩子脫手，兩人一齊落下。趙半山雙足力蹬，如箭離弦，躍在半空，頭朝下，腳向上，左手前伸，已抓住孩子的一隻小腿，同時右手三枚毒蒺藜飛出，打在方有德頭頂胸前。

　　這時樓上群雄、樓下侍衛，無不大叫。趙半山凝神提氣，左手裡彎，已把孩子抱在懷裡，雙足穩穩落地，一招太極拳「雲手」，把撲上來的兩名侍衛推了出去，餘人紛紛攻來。常氏雙俠、徐天宏、周仲英、文泰來齊從樓上躍下，團團護住。趙半山俯首瞧那孩子，只見他手舞足蹈，咯咯大笑，顯然對剛才死裡逃生那一躍大感有趣，還想再來一下。陳家洛把福康安推到窗口，高聲叫道：「你們要不要他的性命？」乾隆在眾侍衛重重擁衛之下，再無懼怕，火光中突見到福康安被擒，大驚失色，連叫：「住手，住手！」眾侍衛退了下來。周仲英等也不追擊。

　　原來乾隆的皇後是大臣傅恆的姊姊。傅恆之妻十分美貌，進宮來向皇後請安之時，給乾隆見到了，就和她私通而生了福康安。傅恆共有四子，三個兒子都娶公主為妻。傅恆懵懵懂懂，數次請求讓福康安也尚主而為額駙，乾隆只是微笑不許。他兒子很多，對這私生子偏生特別鍾愛。福康安與陳家洛面貌相似，只因兩人原是親叔侄，血緣甚近。陳家洛不知內中尚有這段怪事，但見皇帝著急，胸中已想好了計謀，當下押著福康安，與眾人一齊下樓。周綺搶到趙半山身邊把孩子抱在手裡，喜得如癡如狂。一邊是紅花會群雄與少林寺眾僧，另一邊是清宮侍衛與御林軍。寶月樓前本已拆成一片白地，這時猶如兩軍在戰場上列陣對圓一般，只是眾寡懸殊。李可秀明白皇帝心思，叫道：「陳總舵主，你放下福統領，就讓你們平安出城。」陳家洛道：「皇帝怎麼說？」

　　乾隆剛才吃了四記耳光，面頰腫得猶如熟爛了的桃子，疼痛難當，但見愛子落在對方手裡，只得擺手道：「放你們走，放你們走！」陳家洛道：「福統領送我們出城。」高聲對乾隆道：「天下百姓恨不得食你之肉，寢你之皮，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叫你一百年中日日提心吊膽，夜夜魂夢難安！」轉過身來，說道：「走吧！」眾人擁著福康安，抱了天山雙鷹和章進的屍身，逕向宮外而去。眾侍衛與御林軍眼睜睜的不敢追趕。出宮不遠，兩騎馬飛馳追來，李可秀在馬上高聲叫道：「陳總駝主，李可秀有話相商。」群雄勒馬等候，李可秀和曾圖南縱馬走近。李可秀道：「皇上說道，如放福統領平安歸去，你有什麼意思，都可答應。」陳家洛雙眉一揚，道：「哼，還有誰會相信皇帝的鬼話？」李可秀道：「務求陳總舵示下，小將好去回稟。」陳家洛道：「好！第一，要皇帝撥庫銀重建福建少林寺，佛像金身，比前更加宏大。朝遷官府，永遠不得向少林寺滋擾。」李可秀道：「這事易辦。」陳家洛道：「第二，皇帝不可再加重回部各族百姓徵賦，俘虜的回部男女，一概放歸。」李可秀道：「這也不難。」陳家洛道：「第三，紅花會人眾散處天下，皇帝不得懷恨捕拿。」李可秀沉吟不語，陳家洛道：「哼，真要捕拿，難道我們就怕了？這位奔雷手文四爺，不在李軍門衙門裡住過一時麼？」李可秀道：「好，我也斗膽答應了。」陳家洛道：「明年此日，我們見這三件事照辦無誤，就放福統領回來。」李可秀道：「好，就是這樣。」向福康安道：「福統領，陳總舵主千金一諾，請你寬心。皇上一定下旨辦理這三件事。小將盡心竭力，刻刻以福統領平安為念，自當監督盡快辦成。陳總舵主或能提前讓福統領回來。」福康安默然不語。陳家洛想起白振與李可秀攻打綏成殿旗兵之事，雖然不明原因，但想內中必有重大隱情，大可嚇他一跳，說道：「你對皇帝說，綏成殿中之事，我們都知道了。要是他再使奸，可沒好處。」李可秀一驚，只得答應。陳家洛一拱手道：「李軍門，咱們別過了。你陞官發財，可別多害百姓呀。」李可秀拱手道：「不敢！」李沅芷和余魚同雙雙下馬，走到李可秀跟前，跪了下去。李可秀一陣心酸，知道此後永無再見之日，低聲道：「孩子，自己保重！」伸手撫摸她頭髮，兜轉馬頭，回宮去了。李沅芷伏地哭泣，余魚同扶她上馬。

　　群雄馳到城門，與楊成協、衛春華等會合。福康安叫開城門。鐘樓上巨鐘鏜鏜，響徹全城，正交四更。眾人出得城來、只見水邊一片蘆葦，殘月下飛絮亂舞，再走一程，眼前儘是亂墳。忽聽一群人在邊唱邊哭，唱的卻是回人悼歌。陳家洛和霍青桐都是一驚，縱馬上前，問道：「你們悲悼誰啊？」一個老年回人抬起頭來，臉上淚水縱橫，道：「香香公主！」陳家洛驚問：「香香公主葬在這裡麼？」那回人指著一座黃土未干的新墳，道：「就在這裡。」霍青桐流下淚來，道：「咱們不能讓妹子葬在這裡。」陳家洛道：「不錯，她最愛那神峰裡面的翡翠池，常說：『我能永遠住在那裡就高興了！』咱們把她遺體運去葬在池邊。」霍青桐含淚道：「正是。」那老年回人問道：「兩位是誰？」霍青桐道：「我是香香公主的姊姊！」另一個回人叫了起來：「啊，你是翠羽黃衫。」霍青桐道：「咱們把墳起開來吧。」當下與陳家洛、幾名回人、心硯、蔣四根等一齊動手。少林僧中以方便鏟作兵器的甚多，各人鏟土，片刻之間已把墳刨開，撬起石塊，先聞到一陣幽香，眾人都吃了一驚，墳中竟然空無所有。陳家洛接過火把，向壙中照去，只見一灘碧血，血旁卻是自己送給她的那塊溫玉。

　　眾人驚詫不已。眾回人道：「我們明明親送香香公主的遺體葬在這裡，整天沒離開過，怎麼她遺體忽然不見了？」駱冰道：「這位妹妹如此美麗神異，自是仙子下凡。現今又回到了天上。總舵主和霍青桐妹妹不必傷心。」

　　陳家洛拾起溫玉，不由得一陣心酸，淚如雨下，心想喀絲麗美極清極，只怕真是仙子。

　　突然一陣微風過去，香氣更濃。眾人感歎了一會，又搬土把墳堆好，只見一隻玉色大蝴蝶在墳上翩躚飛舞，久久不去。陳家洛對那老回人道：「我寫幾個字，請你雇高手石匠刻一塊碑，立在這裡。」那回人答應了。心硯取出十兩銀子給他，作為立碑之資，從包袱中拿出文房四寶，把一張大紙鋪在墳頭。陳家洛提筆蘸墨，先寫了「香塚」兩個大字，略一沉吟，又寫了一首銘文：「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群雄佇立良久，直至東方大白，才連騎向西而去。

　　註：一、陳家洛之母姓徐名燦，字湘蘋，世家之女，能詩詞，才華敏瞻，並非如本書中所云為貧家出身。筆記中云：「京城元夜，婦女連□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為『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正御陌，游塵絕。素裳粉袂玉為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拿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游，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

　　二、乾隆向陳家洛立誓，若生異心，死後陵墓給人發掘。乾隆死後，所葬陵墓稱為「裕陵」。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孫殿英部以火藥爆開乾隆及慈禧太后陵墓，搜獲大批寶物而去，乾隆遺體全遭損毀。後溥儀派「內務府總管大臣」寶熙、「侍郎」陳毅（非中共元帥）等去辦理善後。寶熙有《於役東陵日記》，七月十六日記云：「幸將高宗元首及後妃顱骨，全行覓得，其四體百骸，則十不存五。」陳毅所作《東陵紀事詩》有句云：「帝共後妃六，軀惟完其一，傷哉十全主，遺骸不免析」，其注云：「……確為男體，即高宗也……下頷已碎為二，檢驗吏審而合之。上下齒本共三十六，體干高偉，骨皆紫黑色，股及脊猶粘有皮肉……腰肋不甚全，又缺左脛，其餘手指足趾諸零骸，竟無以覓。高宗……自稱『十全老人』，乃賓天百三十年，竟嬰此奇慘……」香港高伯雨先生輯有《乾隆慈禧墳墓被盜紀實》一書。

　　三、《清宮詞》中，有兩首與本書故事有關，摘錄於下：

　　巨族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蕤。（原註：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嘗議復古衣冠制，不果行。）

　　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闡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原註：福康安，孝賢皇後之胞侄，傅恆之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後族為「丹闡」。）

　　四、趙翼記乾隆喜作詩及用僻典云：「……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硃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折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注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翻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御制『雨獵』詩，有『著制』二字，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制杖戈』，注云：制，雨衣也。又用兵時諭旨，有硃筆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御制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乾隆從古書中隨手翻到一個生僻典故，用在詩中，文學侍從之臣自然難解所謂；而縱明出處，也必佯作不知，或假裝回家查書數日，斯知聖學淵博如此。大概乾隆一意要得香香公主，因此下旨：「埋棍首進」。

　　五、關於陳家洛、無塵道人、趙半山、福康安等人事跡，《飛狐外傳》中續有敘述。

## 後記

　　《書劍恩仇錄》是我所寫的第一部小說。從一九五五年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我是浙江海寧人。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了的。小時候做童子軍，曾在海寧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營，半夜裡瞧著滾滾怒潮洶湧而來。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但陳家洛這人物是我的杜撰。香香公主也不是傳說中或歷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本書中所附的香妃插圖，只是讓讀者們看到，乾隆有這樣的一個嬪妃。海寧在清朝時屬杭州府，是個海濱小縣，只以海潮出名。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國維、蔣百里、徐志摩等，他們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陳家洛身上，或許也有一點這幾個人的影子。但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歷史學家孟森作過考據，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香妃為皇太后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

　　乾隆修建海寧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這件事有厚惠於民。我在書中將他寫得很不堪，有時覺得有些抱歉。他的詩作得不好，本來也沒多大相干，只是我小時候在海寧、杭州，到處見到他御制詩的石刻，心中實在很有反感，現在展閱名畫的複印，仍然到處見到他的題字，不諷刺他一番，悶氣難伸。除了小學時寫過描紅格子之外，我從來沒練過字，封面上所寫的書名和簽名，不值書法家一哂。對詩詞也是一竅不通，直到最近修改本書，才翻閱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一書而初識平平仄仄。擬乾隆的詩也就罷了，擬陳家洛與余魚同的詩就幼稚得很。陳家洛在初作中本是解元，但想解元的詩不可能如此拙劣，因此修訂時削足適履，革去了他的解元頭銜。余魚同雖只秀才，他的詩也不該是這樣的初學程度。不過他外號「金笛秀才」，他的功名，就略加通融，不予革除了。本書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書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葉，現在也不過略有改善而已。

　　本書最初在報上連載，後來出版單行本，現在修改校訂後重印，幾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過。甚至第三次校樣還是給改得一塌糊塗。對負責校對的蔡炎培兄、明報出版部排字領班陳棟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

　　《金庸作品集》全部預計出四十冊左右。每一冊中都附印彩色插圖，希望讓讀者們（尤其是身在外國的讀者）多接觸一些中國的文物和藝術作品。如果覺得小說本身太無聊，那就看看圖片吧，書後那枚「金庸作品集」的印章是金石家易越石先生所作，謹志謝意。

　　《作品集》的出版策劃與印刷，承沈寶新兄、陳華生兄兩位協助良多，實深感激。

　　　　　　　　　　　　　　　　　　　　　　　 １９７５年５月

# 碧血劍

## 第一回　　危邦行蜀道 亂世壞長城

　　大明成祖皇帝永樂六年八月乙未，西南海外浡泥國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來朝，進貢龍腦、鶴頂、玳瑁、犀角、金銀寶器等諸般物事。成祖皇帝大悅，嘉勞良久，賜宴奉天門。

　　那浡泥國即今婆羅洲北部的婆羅乃，又稱文萊（

　　浡泥、婆羅乃、文萊以及英語Ｂｒｕｎｅｉ均系同一地名之音譯

　　），雖和中土相隔海程萬里，但向來仰慕中華。宋朝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

　　即蘇丹，中國史書上譯為“向打”

　　）曾遣使來朝，進貢龍腦、象牙、檀香等物，其後朝貢不絕。

　　麻那惹加那乃國王眼見天朝上國民丰物阜，文治教化、衣冠器具，無不令他歡喜贊歎，明帝又相待甚厚，竟然留戀不去。到該年十一月，一來年老，二來水土不服，患病不治。成祖深為悼惜，為之輟朝三日，賜葬南京安德門外（

　　今南京中華門外聚寶山麓，有王墓遺址，俗呼馬回回墳

　　），又命世子遐旺襲封浡泥國王，遣使者護送歸國，賞賜金銀、器皿、錦綺，紗羅等物。遐旺王奏稱：小國後山，頗有神异，乞皇上賜封，表為一國之鎮。

　　成祖便封其山名為“長宁鎮國山”，親制碑文，并題詩一首，詩曰：

　　“炎海之墟，浡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迕。賢王，惟化之慕。

　　導以象胥，\*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

　　謂君猶天，遣其休樂。一視同仁，匪偏厚薄。顧茲鮮德，弗種所云。

　　浪舶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趑。以躬或難，矧曰家室？

　　王心亶誠，金石其堅。西南蕃長，疇與王賢？矗矗高山，以鎮王國。

　　\*文以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宁。于斯萬年，仰我大明。”

　　成祖皇帝的御制詩文，便刻在浡泥國長宁鎮國山的一塊大石碑上。此後洪熙、正德、嘉靖年間，均有朝貢。中國人去到浡泥國的，有些還做了大官，被封為“那督”。到得萬歷年間，浡泥國內忽起內亂，《明史•浡泥傳》載稱：“其王卒，無嗣。族人爭立，國中殺戮幾盡，乃立其女為王。漳州人張姓者，初為其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因亂出奔，女王立，迎還之。其女出入王宮，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謀。女主懼，遣人按問其家，那督自殺。國人為訟冤。女主悔，絞殺其女，授其子官。”這位張那督的女兒為何神經錯亂，向女王誣告父親造反，以致釀成這個悲劇，想必另有曲折內情，史書并未詳載，後人不得而知。福建漳州張氏在浡泥國累世受封那督，頗有權勢。為國人所敬。華人在彼邦經商務農，數亦不少，披荊斬棘，甚有功績，和當地土人相處融洽。費信《星槎胜覽》一書中記云：“渤泥國……其國之民崇佛像，好齋沐。凡見唐人至其國，甚有愛敬。有醉者，則扶歸家寢宿，以禮待之若故舊。”有詩為證，詩曰：“

　　浡泥滄海外，立國自何年？夏冷冬生熱，山盤地自偏。積修崇佛教，扶醉待賓賢。取信通商舶，遺風事可傳。”

　　浡泥國那督張氏數傳後是為張信，膝下惟有一子。張信不忘故國，為兒子取名朝唐。

　　到張朝唐十二歲那一年，福建有一名士人屢試不第，棄儒經商，隨著鄉人來到浡泥國。這人不善經營，本錢蝕得干干淨淨，無顏回鄉，就此流落异邦。有人荐他去見張信，想要謀個生計。張信和他一談之下，心下大喜，便即聘為西賓，教兒子讀書。張朝唐開蒙雖遲，卻是天資聰穎，十年之間，四書五經俱已熟習。那老師力勸張信遣子回中土應試，若能考得個秀才、舉人，有了中華的功名，回到浡泥來那可是大有光彩。張信也盼兒子回鄉去觀光上國風物，于是重重酬謝了老師，打點金銀行李，再派僮兒張康跟隨，命張朝唐隨同老師回漳州原籍應試。其時正是崇禎六年，逆奄魏忠賢雖已伏誅，但在天啟朝七年之間禍國殃民，殺害忠良，天下元氣大傷，兼之連年水旱成災，流寇四起。張朝唐等三人從廈門上岸，雇船西上漳州。不料只行出數十里，四鄉忽然大亂，一群盜賊涌上船來，不由分說，便將那教書先生殺了。張朝唐主仆幸好識得水性，跳水逃命，才免了一刀之厄。

　　兩人在鄉間躲了三日，聽得四鄉饑民聚眾要攻漳州、廈門。這一來，只將張朝唐嚇得滿腔雄心，登化烏有，眼見危邦不可居，還是急速回家的為是。其時廈門已不能再去，主仆兩人一商量，決定從陸路西赴廣州，再乘海船出洋。兩人買了兩匹坐騎，膽戰心驚，沿路打聽，向廣東而去。幸喜一路無事，經南靖、平和，來到三河壩，已是廣東省境，再過梅縣、水口，向西迤邐行來。張朝唐素聞廣東是富庶之地，但沿途所見，盡是饑民，心想中華地大物博，百姓人人生死系于一線，浡泥只是海外小邦，男女老幼卻是安居樂業，無憂無慮，不由得大是歎息，心想中國山川雄奇，眼見者百未得一，但如此朝不保夕，還是去浡泥椰子樹下唱歌睡覺安樂得多了。這一日行經鴻圖嶂，山道崎嶇，天色漸晚，他心中焦急起來，催馬急奔。一口氣奔出十多里地，到了一個小市鎮上，主仆兩人大喜，想找個客店借宿，哪知道市鎮上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無。張康下馬，走到一家挂著“粵東客棧”招牌的客店之外，高聲叫道：“喂，店家，店家！”店房靠山，山谷響應，只聽見“喂，店家，店家”的回聲，店里卻毫無動靜。正在這時，一陣北風吹來，獵獵作響，兩人都感毛骨悚然。張朝唐拔出佩劍，闖進店去，只見院子內地下倒著兩具尸首，流了一大灘黑血，蒼蠅繞著尸首亂飛。腐臭扑鼻，看來死者已死去多日。張康一聲大叫，轉身逃出店去。張朝唐四下一瞧，到處箱籠散亂，門窗殘破，似經盜匪洗劫。張康見主人不出來，一步一頓的又回進店去。張朝唐道：“到別處看看。”哪知又去了三家店舖，家家都是如此。有的女尸身子赤裸，顯是曾遭強暴而後被殺。一座市鎮之中，到處陰風慘慘，尸臭陣陣。兩人再也不敢停留，急忙上馬向西。主仆兩人行了十幾里，天色全黑，又餓又怕，正狼狽間，張康忽道：“公子，你瞧！”張朝唐順著他手指看去，只見遠處有一點火光，喜道：“咱們借宿去。”

　　兩人离開大道，向著火光走去，越走道路越是窄小。張朝唐忽道：“倘苦那是賊窟，豈不是自投死路？”張康嚇了一跳，道：“那麼別去吧。”張朝唐眼見四下烏云欲合，頗有雨意，說道：“先悄悄過去瞧一瞧。”于是下了馬，把馬縛在路邊樹上，躡足向火光處走去。

　　行到臨近，見是兩間茅屋，張朝唐想到窗口往里窺探，忽然一只狗大聲吠叫，扑了過來。張朝唐揮動佩劍，那狗才不敢走近，只是亂叫。柴扉開處，一個老婆婆走了出來，手中舉著一盞油燈，顫巍巍的詢問是誰。張朝唐道：“我們是過路客人，錯過了宿頭，想在府上借宿一晚。”老婆婆微一遲疑，道：“請進來吧。”張朝唐走進茅屋，見屋里只有一張土床，桌椅俱無。床上躺著一個老頭，不斷咳嗽。張朝唐命張康去把馬牽來。張康想起剛才見到的死人慘狀，畏畏縮縮的不敢出去。那老頭兒挨下床來，陪著他去牽了馬來。老婆婆拿出幾個玉米餅來饗客，燒了一壺熱水給他們喝。張朝唐吃了一個玉米餅，問道：“前面鎮上殺了不少人，是甚麼匪幫干的？”老頭兒歎了口氣，道：“甚麼匪幫？土匪有這麼狠嗎？那是官兵干的好事。”張朝唐大吃一驚，道：“官兵？官兵怎麼會這樣無法無天、奸淫擄掠？他們長官不理嗎？”老頭兒冷笑一聲，說道：“你這位小相公看來是第一次出門，甚麼世情也不懂的了。長官？長官帶頭干呀，好的東西他先拿，好看的娘們他先要。”張朝唐道：“老百姓怎不向官府去告？”老頭兒道：“告有甚麼用？你一告，十之八九還陪上了自己性命。”張朝唐道：“那怎樣說？”老頭兒道：“那還不是官官相護？別說官老爺不會准你狀子，還把你一頓板子收了監。你沒錢孝敬，就別想出來啦。”

　　張朝唐不住搖頭，又問：“官兵到山里來干麼？”老頭兒道：“說是來剿匪殺賊，其實山里的盜賊，十個倒有八個是給官府逼得沒生路才干的。官兵下鄉來捉不到強盜，擄掠一陣，再亂殺些老百姓，提了首級上去報功，發了財，還好升官。”那老頭兒說得咬牙切齒，又不停的咳嗽。老婆婆不住向他打手勢，叫他別說了，只怕張朝唐識得官家，多言惹禍。張朝唐聽得悶悶不樂，想不到世局敗壞如此，心想：“爹爹常說，中華是文物禮義之邦，王道教化，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仁義和愛。今日眼見，卻是大不盡然，還遠不如浡泥國蠻夷之地。”感歎了一會，就倒在床上睡了。剛蒙朧合眼，忽聽見門外犬吠之聲大作，跟著有人怒喝叫罵，蓬蓬蓬的猛力打門。老婆婆下床來要去開門，老頭兒搖手止住，輕輕對張朝唐道：“相公，你到後面躲一躲。”張朝唐和張康走到屋後，聞到一陣新鮮的稻草氣息，想是堆積柴草的所在，只聽見格啦啦一陣響，屋門已被推倒，一人粗聲喝道：“干麼不開門？”也不等回答，啪的一聲，有人給打了記耳光。老婆婆道：“上差老爺，我……我們老夫妻年老胡塗，耳朵不好，沒聽見。”哪知又是一記耳光，那人罵道：“沒聽見就該打。快殺雞，做四個人的飯。”老頭兒道：“我們人都快餓死啦，哪里有甚麼雞？”只聽蓬的一聲，似乎老頭兒被推倒在地，老婆婆哭叫起來。又聽另一個聲音道：“老王，算了吧，今日跑了整整一天，只收到三兩七錢稅銀，大家心里不痛快，你拿他出氣也沒用。”那老王道：“這種人，你不用強還行？這幾兩銀子，不是我打斷那鄉下佬的狗腿，這些土老兒們肯乖乖拿出來嗎？”另一個嘶啞的聲音道：“這些鄉下佬也真是的，窮的米缸里數來數去也得十幾粒米，再逼實在也逼不出甚麼來啦，只是大老爺只得罵咱們兄弟沒用……”正說話間，忽然張朝唐的馬嘶叫起來。幾名公差一驚，出門查看，見到兩匹馬，議論起來，說乘馬之人定在屋中借宿，看來倒有一筆油水，當即興興頭頭的進屋來尋。張朝唐大驚，一扯張康的手，輕輕從後門溜了出去。兩人一腳高一腳低，在山里亂走，見無人追來，才放了心，幸虧所帶的銀兩張康都背在背上。

　　兩人在樹叢中躲了一宵，等天色大亮，才慢慢摸到大道上來。主仆兩人行出十多里，商量到前面市鎮再買代步腳力。張康不住痛罵公差害人。正罵得痛快，忽然斜刺小路里走來四名公差，手中拿著鏈條鐵尺，後面兩人各牽著一匹馬，那正是他們的坐騎。張朝唐和張康面面相覷，這時要避開已經來不及，只得裝作若無其事，繼續走路。

　　那四名公差不住向他們打量，一名滿臉橫肉的公差斜眼問道：“喂，朋友，干甚麼的？”

　　張朝唐一聽口音，正是昨晚打人的那個老王。張康走上一步，道：“那是我們公子爺，要上廣州去讀書。”老王一把揪住，挾手奪過他背上包裹，打開一看，見累累盡是黃金白銀，不由得驚喜交集，喝道：“甚麼公子爺？瞧你兩個都不是好東西！這些金銀哪里來的？定是偷來騙來的，好，現今拿到賊贓啦，跟我見大老爺去。”他見這兩人年幼好欺，想把他們嚇跑。哪知張康道：“我們公子爺是外國大官，知府大人見了他也客客氣氣。見你們老爺去，那是再好也沒有啦！”一名中年公差聽了這話，眉頭一皺，心想這事只怕還有後患，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殺了這兩個雛兒，發筆橫財再說，突然抽出單刀向張康劈去。張康大駭，急忙縮頭，一刀從頭頂掠過，砍去了他帽子。他挺身擋住公差，叫道：“公子快逃。”張朝唐轉身就奔。那公差反手又是一刀，這次張康有了防備，側身閃過，仍是沒給砍中。主仆兩人沒命價奔逃。四名公差手持兵刃，吆喝著追來。張朝唐平時養尊處优，加上心中一嚇，哪里還跑的快，眼見就要給公差追上，忽然迎面一騎馬奔馳而來。那中年公差見有人來，高聲叫道：“反了，反了，大膽盜賊，竟敢拒捕？”另外幾名公差也大叫：“捉強盜，捉強盜。”他們誣陷張朝唐主仆是盜匪，心想殺了人誰敢前來過問？

　　迎面那乘馬越奔越近。馬上乘客眼見前面兩人奔逃，後面四名公差大呼追逐，只道真是捉拿強人，催馬疾馳，奔到張朝唐主仆之前，俯身伸臂，一手一個，拉住兩人後領，提了起來。四名公差也已氣喘喘的趕到。

　　馬上乘者把張朝唐主仆二人往地上一擲，笑道：“強盜捉住了。”跳下馬來。這人身材魁梧，聲音洪亮，滿臉濃須，約莫四十來歲年紀。四名公差見他身手矯捷，氣力甚大，當下含笑稱謝，將張朝唐主仆拉了起來。那乘馬客見張朝唐一身儒服，張康青衣小帽，是個書僮，哪里像是強盜，不禁一怔。張康叫了起來：“英雄救命！他們要謀財害命。”那人喝問：“你們干甚麼的？”張康叫道：“這是我家公子，是去廣州趕考……”話未說完，已被一名公差按住了嘴。那中年公差向乘馬客道：“老兄，你走你的道吧，莫管我們衙門的公事。”乘馬客道：“你放開手，讓他說。”張朝唐道：“在下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豈是強人……”一名公差喝道：“還要多嘴？”反身一記巴掌，向他打去。乘馬客馬鞭揮出，鞭上革繩卷住公差手腕，這一掌便未打著。乘馬客問道：“到底怎麼回事？”張康道：“我家公子要去廣州考秀才，遇上這四人。他們見到我們的銀子，就想殺人。”說到這里，跪下叫道：“英雄救命！”

　　乘馬客問公差道：“這話可真？”眾公差冷笑不答。那老王站在他背後，乘他不覺，突然舉刀摟頭砍將下來。乘馬客聽得腦後風生，更不回頭，身子向左微挫，右足“烏龍掃地”，橫掃而出，正中老王足脛，將他踢出數步。余下三名公差大叫：“真強盜來啦。”兩個舉起鐵尺，一個揮動鐵鏈，向乘馬客圍攻過來。

　　張朝唐見他手無寸鐵，不禁暗暗擔憂。乘馬客卻挺然不懼，左躲右閃，三名公差的兵刃始終傷他不著。那老王站起身來，搶刀上前夾攻。乘馬客大喝一聲，老王吃了一驚，一刀沒砍准，乘馬客劈面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老王只顧護痛，雙手掩面，當啷一聲，手中單刀跌落在地。乘馬客搶過單刀，回手揮出，砍中了一名手持鐵尺的公差右肩。他兵刃在手，如虎添翼，刀光閃處，手持鐵鏈的公差左腿中刀，跌倒在地。剩下一名公差不敢再戰，不顧同伴死活，和老王兩人撒腿就逃。乘馬客哈哈大笑，將單刀往地下一擲，躍上馬背。張朝唐忙上前道謝，請問姓名。乘馬客見兩名公差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叫痛，向他怒目而視，說道：“這里不是說話之所，咱們上馬再談。”張康拿回包裹，牽過馬來，三人并轡而行。張朝唐說了家世姓名。乘馬客道：“原來是張公子。在下姓楊，名鵬舉，江湖上人稱摩云金翅，是武會鏢局的鏢頭。”張朝唐道：“今日若非閣下相救，小弟主仆兩人准是沒命的了。”

　　楊鵬舉道：“這一帶亂的著實厲害，兵匪難分，公子還是及早回去外國的為是。在下也正要去廣州，公子若不嫌棄，咱們便可結伴而行。”張朝唐大喜，一再稱謝。這幾日來他嚇得心神不定，現今得和一位鏢客同行，適才又見到他武功了得，登時大感心安。三人行了二十幾里路，尋不到打尖的店家。楊鵬舉身上帶著干糧。取出來分給兩人吃了。張康找到個破瓦罐，撿了些干柴，想燒些水來喝，忽聽得身後有人大叫：“強盜在這里了！”張康嚇了一跳，手一震，把瓦罐中的水都潑在柴上。楊鵬舉回過頭來，只見剛才逃走的公差一馬當先，領了十多名軍士，騎了馬趕來。楊鵬舉叫道：“快上馬。”三人急忙上馬。楊鵬舉讓二人先走，抽出挂在馬鞍旁的單刀，在後掩護。眾軍士高叫：“捉強盜哪！”縱馬急追。楊鵬舉等逃出一程，見追兵越趕越近，軍士紛紛放箭。楊鵬舉揮刀撥打，忽見前面有條岔路，叫道：“走小路！”張朝唐縱馬向小路馳去，張康和楊鵬舉跟隨在後，追兵毫不放松。那公差大嚷：“追啊，抓到了強盜，大伙兒分他金銀。”楊鵬舉見追兵將近，索性勒轉馬來，大喝一聲，揮刀砍去。那公差嚇得倒退，其餘軍士卻挺槍攢刺。楊鵬舉敵不過人多，混戰中腿上中了一槍，傷勢雖然不重，卻已不敢戀戰，雙腿一夾，提韁縱馬向前急沖，揮刀將一軍士左臂砍斷，其餘軍士嚇得紛紛後退，楊鵬舉已回馬疾馳。眾軍士見他逃跑，膽氣又壯，吶喊追來。不一刻楊鵬舉已追上張氏主仆，這時道路愈來愈窄，眾軍士畏懼楊鵬舉勇猛，不敢十分逼近。

　　三人縱馬奔跑了一陣，山道彎彎曲曲，追兵吶喊之聲雖然清晰可聞，人影卻已不見。急馳中前面突然出現三條小岔路，楊鵬舉低喝：“下馬！”三人把馬牽到樹叢中躲了起來，片刻間追兵也已趕到，那公差略一遲疑，領著軍士向一條岔路趕了下去。楊鵬舉道：“他們追了一陣不見，必定回頭。咱們快走。”撕下衣襟裹好腿傷，三人向另一條岔路急馳而去。過不多久，後面追兵聲又隱隱傳來，楊鵬舉甚是惶急，見前面有三間瓦屋，屋前有一個農夫正在鋤地，便下馬走到農夫身前，說道：“大哥，後面有官兵要害我們，請你找個地方給躲一躲。”那農夫只管鋤地，便似沒聽見他說話。張朝唐也下馬央告。那農夫突然抬起頭來，向他們從頭至足打量。就在這時，前面樹叢中傳來牛蹄踐土之聲，一個牧童騎在牛背上轉了出來。那牧童約莫十歲上下年紀，頭頂用紅繩扎了個小辮子，臉色黝黑，一雙大眼卻是炯炯有神。那農夫對牧童道：“你把馬帶到山里去放草，天黑了再回來吧。”小牧童望了張朝唐三人一眼，應道：“好！”牽了三匹馬就走。

　　楊鵬舉不知那農夫是甚麼用意，可是他言語神情之中，似有一股威勢。竟然不敢出言阻止牧童牽馬。這時追兵聲更加近了，張朝唐急的連說：“怎麼辦，怎麼辦？”那農夫道：“跟我來。”帶領三人走進屋內。廳堂上木桌板凳，牆上挂著蓑衣犁頭，但收拾得甚是洁淨，不似尋常農家。那農夫直入後進，三人跟了進去，走過天井，來到一間臥房。那農夫撩起帳子，露出牆來。伸手在牆上一推，一塊大石翻了進去，牆上現出一個洞來。那農夫道：“進去吧！”三人依言入內，原來是個寬敞的山洞。這屋倚山而建，剛造在山洞之前，如不把房屋拆去，誰也猜不到有此藏身之所。三人躲好，那農夫關上密門，自行出去鋤地。不一刻，公差已率領軍士追到。那老王向農夫大聲吆喝：“喂，有三個人騎馬從這邊過去嗎？”那農夫向小路的一邊指了一指，道：“早就過去啦！”公差軍士奔出了七八里地，不見張朝唐等蹤跡，掉轉馬頭，又來詢問。那農夫裝聾作啞，話也說不大清楚。一名軍士罵道：“他媽的，多問這傻瓜有屁用？走吧！”一行人又向另一條岔路追了下去。張朝唐和楊鵬舉、張康三人躲在山洞之內，隱隱聽得馬匹奔馳之聲，過了一會，聲音聽不見了，那農夫始終不來開門。楊鵬舉焦躁起來，使力推門，推了半天，石門紋絲不動。三人只得坐在地上打盹。楊鵬舉創口作痛，不住咒罵公差軍士。也不知過了幾個時辰，石門忽然軋軋作響的開了，透進光來。那農夫手持燭台，說道：“請出來吃飯吧。”楊鵬舉首先跳起，走了出去，張氏主仆隨後走到廳上。只見板桌上擺了熱騰騰的飯菜，大盆青菜豆腐之外，居然還有兩只肥雞。楊鵬舉和張康都暗暗歡喜。

　　廳上除了日間所見的農夫和牧童，還有三人，都作農夫打扮。張朝唐和楊鵬舉拱手相謝，道了自己姓名，又請問對方姓名。

　　一個面目清懼、五十來歲的農夫道：“小人姓應。”指著日間指引他們躲藏的人道：“這位姓朱。”一個身材極高的瘦子自稱姓倪，一個肥肥矮矮的則說姓羅。張朝唐道：“我還道各位是一家人，原來均非同姓。”那姓應的道：“我們都是好朋友。”張朝唐見他們說話不多，神色凜然，舉止端嚴，絕不似尋常農夫。那姓朱和姓倪的尤具威猛之氣，姓應的則氣度高雅，似是位飽讀詩書的士人。張朝唐試探了幾句，姓應的唯唯否否，并不接口。飯罷，姓應的問起官兵追逐的原因，張朝唐原原本本說了。他口才便給，描述途中所見慘況，以及公差欺壓百姓、誣良為盜的種種可惡情狀，說來有聲有色。那姓倪的氣得猛力在桌上一拍，須眉俱張，開口欲罵。姓應的使個眼色，他就不言語了。張朝唐又說到楊鵬舉如何出手相援，把他大大的恭維了一陣。楊鵬舉十分得意，說道：“這算得甚麼，想當年在江西我獨力殺死鄱陽三凶，那才教露臉呢。”當下便縱談當時情勢如何危急、自己如何英勇、如何敗中取胜，說得口沫橫飛。他越說越得意，將十多年來在江湖上的遭遇大吹特吹，加油添醬，說得自己英雄蓋世，當世無敵，又說道上強人怎樣見了他從來不敢招惹。正說得高興，那小牧童忽然嗤的一聲笑。楊鵬舉橫了他一眼，也不在意，不住口的談論江湖上的事跡。張朝唐對這些事聞所未聞，聽得很有興味，張康更是小孩脾氣，連連驚歎詢問。

　　楊鵬舉後來說到了武技，舉手抬足，一面講一面比划。幾個農夫卻似乎聽得意興索然，姓羅的胖子打了個呵欠道：“不早啦，大家睡吧！”小牧童過去關上了門，姓朱的從暗處提出一塊大石，放在門後。楊鵬舉一見之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暗道：“這人好大力氣，這塊石頭少說也有四百來斤，他居然毫不費力的提來提去。”姓應的見他面色有异，說道：“山里老虎多，有時半夜里撞進門來，因此要用石頭堵住門戶。”說聲未畢，忽然一陣狂風吹來，樹枝呼呼作響，門窗俱動，隨即聽到虎嘯連聲，甚是猛惡，接著門外牛馬驚嘶起來。姓應的道：“說到曹操，曹操就到。”姓倪的站起身來，從門背後取出一柄鋼叉，嗆啷啷一抖，說道：“今兒不能讓它逃走了。承志，你也去。”小牧童喜形于色，大聲答應，奔進右邊屋里，隨即出來，手上多了個皮囊和一支短鐵槍。姓朱的提開大石，一陣狂風砰的一聲把門吹開，風夾落葉，直卷進來，蜡燭頓時熄滅。張康驚叫聲中，姓倪的和小牧童先後縱出門去。

　　楊鵬舉提起單刀，說道：“我也去！”剛跨出一步，忽然左腕被人握住，他用力一掙，哪知握住他的五指直如一把鋼爪，將他牢牢扣住，絲毫動彈不得。黑暗中聽得那姓朱的說道：“別出去，大虫很厲害。”楊鵬帶又是往外一奪。那姓朱的沒給他拉動，也沒更向里拉，只是抓著不放。楊鵬舉無可奈何，只得坐了下未，姓朱的也就松開了手。只聽得門外那姓倪的吆喝聲、虎嘯聲、鋼叉上鐵環的嗆啷聲、疾風聲、樹枝墮地聲，響成一片，偶然還夾著小牧童清脆的呼叫聲，兩人一虎，顯是在門外惡斗。過了一會，聲音漸遠，似乎那虎受創逃走，兩人追了下去。姓羅的拿出火石火絨點燃了蜡燭，只見屋中滿地都是樹葉。張康早嚇得臉無人色，張朝唐和楊鵬舉也是驚异不定。眾人在寂靜中不作一聲，過了半晌，遠處腳步聲響，轉瞬間小牧童沖進屋來後，笑逐顏開的叫道：“吃老虎肉，吃老虎肉！”張朝唐見他短槍頭上鮮血淋漓，心想他小小年紀、居然如此武勇，自己手無縛雞之力，實在慚愧。

　　正思念間，只見那姓倪的大踏步的走進來，左手持鋼叉，右手提著黃黑相間的一只大老虎。他將老虎往地下一擲，張朝唐嚇了一跳，不由自主的往里一縮，瞧那老虎一動也不動，才知已被打死。那姓倪的臉色鄭重，向小牧童道：“承志，剛才你打錯了，知道嗎？”小牧童低下了頭道：“嗯，我不該正面對著大虫放鏢。”姓倪的這才和顏悅色的道：“正面放鏢，也不是不可以，不過你鋼鏢脫手之後，須得立時往橫里跳開。剛才你一鏢打壞它一只眼睛，卻站看不動。大虫負痛之後，扑過來的勢道更猛，不是我一叉抵住，你這條小命還在嗎？”小牧童不敢作聲。姓倪的又贊他幾句：“你這幾支鏢准頭是很不錯的了，只是力道欠著一點，不過這也不能怪你，將來年紀大了，腕力自會加添。”提起那只大老虎，指著老虎糞門上的一支鏢，說道：“這一鏢要是勁道足，打進它肚里，已夠要了這畜牲的命啦。”小牧童道：“明兒我要用心練。”姓倪的點點頭，把老虎拖進後堂。

　　楊鵬舉見這兩人這般輕而易舉的殺了這一頭大老虎，心下惴惴，看來這批人路道著實不對，多半是喬裝的大盜，自己和張氏主仆胡里胡塗的自投盜窟，這番可當真糟了。張朝唐卻不以為意，極力稱贊小牧童的英勇，撫著他的手問道：“小兄弟姓甚麼？你名叫承志，是不是？”那牧童笑而不答。當晚張朝唐和楊鵬舉、張康三人同處一室，張康著枕之後立即酣睡。張朝唐想起此行風波萬里，徒然擔驚受怕，不知此去廣州，是否尚有凶險，又想浡泥國老虎也是不少，卻無如此厲害的殺虎英雄，中土人物，畢竟不凡，思潮起伏，一時難以入睡。過了一會，忽聽得書聲朗朗，那小牧童讀起書來。張朝唐側耳細聽，書聲中說的似是兵陣戰斗之事，不禁好奇心起，披衣下床，走到廳上。只見桌上燭光明亮，小牧童正自讀書。姓應的坐在一旁教導，見他出來，只向他點了點頭，又低下頭來，指著書本講解。

　　張朝唐走近前去，見桌上還放了幾本書，拿起來一看，書面上寫著《紀效新林》四字，原來是本朝戚繼光將軍所著的兵法。戚繼光之名，張朝唐在浡泥國也有所聞，知道是擊破倭寇的名將，後來鎮守薊州，強敵不敢犯邊，用兵如神，威震四海。張朝唐向姓應的道：“各位決計不是平常人，卻不知何以隱居在此，可能見告麼？”姓應的道：“我們是尋常老百姓，種田打獵，讀書識字，那是最平常不過的。公子為何覺得奇怪？難道只有官家子弟才可以讀書嗎？”張朝唐心想：“原來中土尋常農夫，也是如此文武全才，果非蠻邦之人可比。”心下甚是佩服，說了聲“打擾”，又回房睡去了。

　　朦朦朧朧的睡了一會兒，忽覺有人相推，驚醒坐起，只聽楊鵬舉低聲道：“這里果然是盜窟，咱們快走吧！”張朝唐大吃一驚，低問：“怎麼樣？”

　　楊鵬舉點燃燭火，走到一只木箱邊，掀起箱蓋道：“你看。”張朝唐一看，只見滿箱盡是金銀珠寶，一驚之下，做聲不得。楊鵬舉把燭台交他拿著，搬開木箱，下面又有一只木箱，伸手便去扭箱上銅鎖。張朝唐道：“別看旁人隱私，只怕惹出禍來。”楊鵬舉道：“這里氣息古怪。”張朝唐忙問：“甚麼氣息？”楊鵬舉道：“血腥氣。”張朝唐便不敢言語了。楊鵬舉扭斷了鎖，靜聽房外沒有動靜，輕輕揭開箱蓋，把燭台往箱內一照，兩人登時嚇得目瞪口呆。

　　但見箱中赫然是兩顆首級，一顆砍下時日已久，血跡都已變成黑色，另一顆卻是新斬下的。兩顆首級都用石灰、藥料制過，是以須眉俱全，那顆砍下已久的也未腐爛。楊鵬舉饒是久歷江湖，這時也嚇得手腳發軟，張朝唐哪里還說得出話來。楊鵬舉輕輕把箱子還原放好，說道：“快走！”到炕上推醒了張康，摸到廳上。三人躡足走到門邊，楊鵬舉摸到大石，心中暗暗叫苦，竭盡全力，也搬它不動，剛只推開尺許，忽然火光閃亮，那姓朱的拿著燭台走了出來。

　　楊鵬舉手按刀柄，明知不敵，身處此境，也只有硬起頭皮一拚。哪知姓朱的并不理會，說道：“要走了嗎？”伸手把大石提在一邊，打開了大門。

　　楊鵬舉和張朝唐不敢多言，喃喃謝了幾句，低頭出門，上馬向東疾馳。奔了十幾里地，料想已脫險境，正感寬慰，忽然後面馬蹄聲響，有人厲聲叫道：“喂，站住，站住！”三人哪里敢停，縱馬急行。突然黑影一晃，一人從馬旁掠過，搶在前面，手一舉，楊鵬舉坐騎受驚，長嘶一聲，人立起來。楊鵬舉揮刀向那人當頭砍去。那人空手拆了數招，忽地高躍，伸左拳向楊鵬舉右太陽穴打落。楊鵬舉單刀“橫架金梁”，向他手臂疾砍。豈知那人這一拳乃是虛招，半路上變拳為掌，身未落地，已勾住楊鵬舉手腕，喝聲：“下來！”將他拖下馬來，順手奪過了他手中單刀，擲在地下。星光熹微中看那人時，正是那姓朱的農夫。那人冷冷的道：“回去！”回過身來，騎上馬當先就走，也不理會三人是否隨後跟來。楊鵬舉知道反抗固然無益，逃也逃不了，只得乖乖的上了馬，三人跟著他回去。一進門，只見廳上燭火明亮，那小牧童和其餘三人坐著相候，神色肅然，一語不發。

　　楊鵬舉自忖不免一死，索性硬氣一點，昂然說道：“楊大爺今日落在你們手中，要殺就殺，不必多說。”姓朱的道：“應大哥，你說怎麼辦？”姓應的沉吟不語。姓倪的道：“張公子主仆放走，把姓楊的宰了。”姓應的道：“這姓楊的干保鏢生涯，做有錢人走狗，能是甚麼好人？但他今天見義勇為，總算做了件好事，就饒他一命。羅兄弟，把他兩個招子廢了。”

　　姓羅的站起身來，楊鵬舉慘然變色。

　　張朝唐不懂江湖上的說話，不知“把招子廢了”便是剜去眼睛之意，但見了各人神情，想來定要傷害楊鵬舉，正想開口求情，那小牧童道：“應叔叔，我瞧他怪可怜的，就饒了他吧！”姓應的與眾人對望了一眼，頓了一頓，對楊鵬舉道：“既然有人給你求情，也罷，你能不能立一個誓，今晚所見之事，決不泄漏一言半語？”楊鵬舉大喜，忙道：“今晚之事，在下實非有意窺探，但既然被我見到了，自怪楊某有眼無珠，不識各位英雄好漢。各位的事在下立誓守口如瓶，將來如違此誓，天誅地滅，死得慘不堪言。”姓應的道：“好，我們信得過你是一條漢子，你去吧。”楊鵬舉一拱手，轉身要走。姓倪的突然站起來，厲聲喝道：“就這樣走麼？”楊鵬舉一楞，懂了他的意思，慘然一笑，說道：“好，請借把刀給我。”姓朱的從桌下抽出一把利刃，輕輕倒擲過去。楊鵬舉伸手接住，走近幾步，左手平放桌上，嗖的一刀，登時砍下三個手指，笑道：“光棍一人作事一身當，這事跟張公子全沒干系……”眾人見他手上血流如注，居然還硬挺住，也都佩服他的氣慨。姓倪的大拇指一挺，道：“好，今晚的事就這般了結。”轉身入內。拿出刀傷藥和白布來，給他止血，縛了傷口。楊鵬舉不愿再行停留，轉身對張朝唐道：“咱們走吧。”張朝唐見他臉色慘白，自是痛極，想叫他在此休息一下，可是又說不出口。

　　姓應的道：“張公子來自萬里之外，我們驚嚇了遠客，很是過意不去，別讓你回到外國，說我們中土人士都是窮凶極惡之輩。這位楊朋友也很夠光棍。我送你這個東西吧。”說著從袋里掏出一塊東西，交給張朝唐。

　　張朝唐接過一看，輕飄飄的是一塊竹牌，上面烙了“山宗”兩字，牌背烙了一些花紋，看不出有甚麼用處。姓應的道：“眼前天下大亂，你一個文弱書生不宜在外面亂走，我勸你趕快回家。這幾天在路上要是遇上甚麼危難，拿出這塊竹牌來，或許有點兒用處。過得幾年……唉，或者是十年，二十年，你聽得中土太平了，這才再來吧！亂世功名，得之無益，反是惹禍。”張朝唐再看竹牌，實不見有何奇特之處，不信它有何神秘法力，想是吉祥之物，隨口謝了一聲，交給張康收在衣裹之中。三人告辭出來，騎上馬緩緩而行。回到適才和那姓朱的交手所在，見單刀兀自在地，閃閃發光，楊鵬舉拾了起來，心想：“我自夸英雄了得，碰在人家手里，屁也不值！”天明時，到了一個小市鎮上，張朝唐找了客店，讓楊鵬舉安睡了一天一晚。次晨才再趕路。行到中午時分，打過尖，上馬又行了二十多里路，忽然蹄聲響處，一騎馬迎面奔來，掠過身旁，向三人望了一眼，絕塵而去。行了五六里路，後面馬蹄聲又起，仍是那騎馬追了上來。這次楊鵬舉和張朝唐都看得清楚了，馬上那人青巾包頭，眉目之間英悍之氣畢露，從三人身旁掠過，疾馳而前。

　　張朝唐道：“這人倒也古怪，怎麼去了又回來。”楊鵬舉道：“張公子，待會你自行逃命罷，不用等我。”張朝唐驚道：“怎麼？又有強盜麼？”楊鵬舉道：“走不上五里，必有事故，不過咱們後無退路，也只有向前闖了。”

　　三人惴惴不安，慢慢向前挨去，只走了兩里多路，只聽見噓哩哩一聲，一支響箭射上天空，三乘馬從林中竄出，攔在當路。楊鵬舉催馬上前，抱拳說道：“在下武會鏢局姓楊，路經貴地，并非保鏢，沒向各位當家投帖拜謁。這位張相公來自外國，他是讀書人，請各位高抬貴手，讓一條道。”他在江湖上本來略有名頭，手上武藝也自不弱，不過剛斷了手指，又想這一帶道上的朋友多半與姓應的是一伙，是以措詞謙恭，好言相求。三乘中當中一人雙手空空，笑道：“我們少了盤纏，要借一百兩銀子。”他說的是浙南土話，楊鵬舉和張朝唐愕然相對，不知他說些甚麼。剛才騎馬來回相探的那人喝道：“借一百兩銀子，懂了沒有？”楊鵬舉見他們如此無禮，不禁大怒，喝道：“要借銀子，須憑本事！”當先那人喝道：“好！這本事值不值一百兩銀子？”從背上取下彈號，叭叭叭，三粒彈子打上天空，等彈子勢完落下，又是連珠三彈，六顆彈子在空中分成三對，互相撞得粉碎。變成碎泥紛紛下墮。

　　楊鵬舉見到這神彈絕技，剛只一呆，突覺左腕劇痛，單刀當的一聲落在地下，才知已被他彈子打中了手。對面第三人手持軟鞭，縱馬過來，一招“枯藤纏樹”，向他腰間盤打而至。楊鵬舉勒馬避開。那人軟鞭鞭頭乘勢在地下卷起單刀，抄在手中，長笑一聲，縱馬疾馳，掠過張康身邊時，白光閃動，鋼刀揮了兩揮，已割斷他背上包裹兩端的布條。他卻毫不停留，催馬向前奔馳。

　　包裹正從張康背上滑落，打彈子那人恰好馳到，手臂探出，不待包裹落地，已俯身提起，掂了掂重量，笑道：“多謝了。”轉眼間三人跑得無影無蹤。

　　楊鵬舉只是歎氣，無話可說。張康急道：“我們的盤費銀兩都在包裹，這……這……怎麼回家呢？”楊鵬舉道：“留下你這條小命，已算不錯的啦，走著瞧吧。”三人垂頭喪氣的又行。走不到一頓飯時分，忽然身後蹄聲雜沓，回頭一望，只見塵頭起處，那三人又追了轉來。楊鵬舉和張朝唐都倒抽一口涼氣，心想：“搶了金銀也就罷了，難道當真還非要了性命不成？”那三人馳到跟前，一齊滾鞍下馬，當先一人抱拳說道：“原來是自己人，得罪得罪。我們不知，多有冒犯，請勿見怪。”另一人雙手托住包裹，交給張康。張康卻不敢接，眼望主人。張朝唐點點頭，張康這才接了過來。

　　當先那人道：“剛才聽得這位言道，一位是楊鏢頭，一位是張公子，都是真姓麼？”張朝唐道：“正是！”說了兩人的姓名來歷。三人聽了，均有詫异之色，互相望了一眼。當先那人說道：“在下姓黃，這兩位是親兄弟，姓劉。張公子，你早拿出竹牌來就好了，免得我們無禮。”張朝唐聽了這話，才知道這塊竹牌果真效力不小，心神不定之際，也不知說甚麼話好。那姓黃的又道：“兩位一定也是到聖峰嶂去了，咱們一路走吧。”張朝唐和楊鵬舉都料想他們是一幫聲勢浩大的盜伙，遠避之惟恐不及，怎敢再去招惹？張朝唐道：“我和這位朋友要趕赴廣州，聖峰嶂是不去了。”

　　姓黃的臉帶怒色道：“再過三天就是八月十六，我們千里迢迢的趕來粵東，你們到了這里，怎不上山？”上山做甚麼，八月十六有甚麼干系，張朝唐和楊鵬舉兩人全不知情，可是又不敢直認。張朝唐硬了頭皮，說道：“兄弟家有急事，須得馬上回去。”姓黃的怒道：“上山也耽擱不了你兩天。你們過山不拜，算得甚麼山宗的朋友？”張朝唐更加摸不著頭腦，不知道“山宗”是甚麼東西。楊鵬舉終究閱歷多，見這情勢，知道聖峰嶂是非去不可的了，雖有凶險，也只有聽天由命，而且瞧他們神色語氣，也似并無惡意，便道：“三位既然如此美意，我和張公子同上山去便是。”說著向張朝唐使個眼色，示意不可違拗。姓黃的霽然色喜，笑道：“本來嘛，我想你們也不會這般不顧義氣。”六人結伴同行，一路打尖住店，都由那姓黃的出頭，他只做幾個手勢，說了幾句古里古怪的話，沿途飯館客店便都不收錢，而且招待得加意的周到客氣。

　　走了兩天，將近聖峰嶂山腳，只見沿途勁裝結束之人絡繹不絕，都是向聖峰嶂而去，肥瘦高矮，各色各樣的人都有，神色舉止，顯得都是武人。這些人與姓黃的以及劉氏兄弟大半熟識，見了面就執手道故。

　　張楊兩人抱定宗旨決不再窺探別人隱私，見他們談話，就站得遠遠的，但聽這些人招呼的聲音南腔北調，遼東河朔、兩湖川陝各地都有。瞧他們的行裝打扮，大都是來自遠地，人人都是風塵仆仆。張楊兩人暗暗納罕，又是栗栗危懼。楊鵬舉心想：“看來這些人是各地山寨的大盜，多半是要聚眾造反。我是身家清白的良民，跟反賊們混在一起，走又走不脫，真是倒霉之極了。”

　　這天晚上，張朝唐等歇在聖峰嶂山腳下的一所店房里，待次日一早上山。眾人正要吃晚飯，忽然一人奔進店來，叫道：“孫相公到啦！”此言一出，店中客人十之八九都站了起來，涌出店去。楊鵬舉一扯張朝唐的衣袖，說道：“瞧瞧去。”走出店房，只見眾人夾道垂手肅立，似在等甚麼人。過了一陣，西面山道上傳來一陣馬蹄聲，眾人都提高了腳跟張望，只見一個四十來歲的書生騎在馬上，緩緩而來。他見眾人站在道旁迎接，催馬快行，馳到跟前，跳下馬來。人群中一名大漢搶上前去，挽住馬韁。

　　那書生一路過來，和眾人逐一點頭招呼。他走到張朝唐跟前，見他也是書生打扮，微微一愕，雙手一拱，問道：“這位是誰？”張朝唐道：“在下姓張，請教閣下尊姓大名。”那書生道：“在下姓孫，名仲壽。”張朝唐拱手說道：“久仰，久仰”孫仲壽微微一笑，進店房去了。

　　晚飯過後，楊鵬舉低聲對張朝唐道：“這姓孫的書生相公顯是很有權勢。張公子，你去跟他說說，請他放咱們走。人家是讀書人，話總容易說得通。”

　　張朝唐心想不錯，踱到孫仲壽門口，咳嗽一聲，舉手敲門。只聽到房里有誦讀詩文之聲，他敲了幾下，讀書聲就停了。房門打開，孫仲壽迎了出來，說道：“客店寂寞，張兄來談談，最好不過。”張朝唐一揖進去，見桌上放著一本攤開手抄書本，一瞥之下，見寫著“遼東”、“宁遠”、“臣”、“皇上”等等字樣，似是一篇奏章。張朝唐只怕又触人所忌，不敢多看，便坐了下來。孫仲壽先請問他家世淵源，張朝唐据實說了。孫仲壽說道：“張兄這番可來得不巧了。中華朝政糜爛，不知何日方得清明。以兄弟之見，張兄還是暫回浡泥，俟中華聖天子在位，再來應試的為是。”張朝唐稱是，說道正要歸去。接著把自己如何躲避官差、楊鵬舉如何相救、如何得到竹牌等事說了一遍，只是夜中見到箱內人頭一事略去不提。

　　孫仲壽道：“我們在此相遇，可算有緣。明日張兄隨小弟上山。也好知道我中土的一件千古奇冤。只要此行所見所聞。不向外人泄露，小弟擔保張兄決無危害。”張朝唐謝了，卻不敢多問。孫仲壽問起浡泥國人的風土人情，聽張朝唐所述，皆是聞所未聞，喟然說道：“不知幾時我中華百姓才得如浡泥國一般，安居樂業，不憂溫飽，共享太平之福？”

　　兩人直談到二更天時，張朝唐才告別回房。楊鵬舉已等得十分心焦，聽他轉告了孫仲壽之言，才放下了心。次日正是中秋佳節，張朝唐、楊鵬舉和張康隨著大眾一早上山。中午時分，半山里有十多人擔著飯菜等候，都是素菜，眾人吃了，休息一陣，繼續再行。

　　此後一路都有人把守，盤查甚嚴。查到張楊三人時，孫仲壽點一點頭，把守的人便不問了。張朝唐暗叫：“好險！要是昨晚沒跟他這一夕談話，今日是死是活，實所難料。”傍晚時分，已到山頂，數百名漢子排隊相迎。中間一人身材魁梧，似是眾人的首領，見到孫仲壽上來，快步下來迎接，攜手走入屋內。山上疏疏落落有數十間房屋，最大的一座似是一所寺廟。這些屋宇模樣也甚平常，并無碉堡望樓等守御設備，卻又不像是盜幫山寨。楊鵬舉在山上見了眾人的勢派，料想山上建构必定雄偉威武，壁壘森嚴，哪知渾不是這麼一回事，心下暗暗稱奇。他在江湖上混了十多年，見聞算得廣博，這一次卻半點摸不著頭腦。更有一件奇事，這些人萬里來會，瞧各人神情親密，都是知交好友，但相見時卻殊無歡愉之意，每人神色間都顯得十分悲戚憤慨。張楊三人被引進一間小房，一會兒送進飯菜。四盤都是素菜，還有二十多個饅頭。當晚張朝唐和楊鵬舉悄悄議論，猜不透這些人到底在干甚麼，對孫仲壽所說“千古奇冤”云云，更是難明所指。次日張楊二人起身後，用過早點，在山邊漫步，只見到處都是大漢。有的頭上疤痕累累，有的斷手折足，個個是身經百戰、飽歷風霜的模樣。張楊兩人怕生事惹禍，走了一會就回進房中，一直不再出去。這天整日吃的仍是素菜。楊鵬舉肚里暗罵：“他媽的賊強盜死了老祖宗叫老子吃這般嘴里淡出鳥來的素菜。”

　　傍晚時分，忽聽得鐘聲。不久一名漢子走進房來，說道：“孫相公請兩位到殿上觀禮。”張楊二人跟他出去。張康也想跟去，那人手一擺，道：“小兄弟，你早些睡吧。”張楊二人隨著他繞過幾間瓦屋，來到寺廟跟前。張朝唐抬頭一看，見一塊橫匾上寫著“忠烈祠”三個大字，心想：“原來是座祠堂，不知供的是誰？”隨著那漢子穿過前堂和院子，見兩旁陳列著兵器架子，架上刀槍斧鉞、叉矛戟鞭，十八般兵刃一應俱全，都擦得雪亮耀眼。

　　來到大殿，但見殿上黑壓壓的坐滿了人，總有兩三千之眾，張楊二人暗暗心驚，原來這荒山之上，竟聚集了這許多人。張朝唐抬頭看時，只見殿中塑著一座神像，本朝文官裝束，但頭戴金盔，身穿緋袍，外加黃罩甲，左手捧著一柄寶劍，右手手執令旗。那神像臉容清懼，三綹長須，狀貌威嚴，身子微側，目視遠方，眉梢眼角之間，似乎微帶憂態。神像兩側供著兩排靈位。張朝唐隔得遠了，看不清楚神主上所書的名諱。大殿四壁挂滿了旌旗、盔甲、兵刃、馬具之類，旌旗或紅或藍，也有黃色鑲紅邊，有的是白色鑲紅邊。張朝唐滿腹狐疑，但見滿殿人眾容色悲戚，肅靜無聲。忽然神像旁一個身材瘦長的漢子站了起來，點燭執香，高聲叫道：“致祭。”殿上登時黑壓壓的跪得滿地，張朝唐和楊鵬舉也只得跟著跪下。孫仲壽越眾而前，捧住祭文朗誦起來。楊鵬舉不懂祭文中文縐縐的說些甚麼，張朝唐卻愈聽愈驚。

　　只聽得祭文文意甚是憤慨激昂，既把滿清韃子罵了個狗血淋頭，而對當今崇禎皇帝竟也絲毫不留情面，說他“昏庸無道，不辨忠奸”、“剛愎自用，傷我元戎”、“自壞神州萬里之長城，甘為黃帝苗裔之罪人”。對當今皇上如此肆口痛詆，豈不是公然要造反了嗎？張朝唐聽得驚疑不定。哪知祭文後面愈來愈凶，竟把崇禎皇帝的列祖列宗也罵了個痛快，甚麼“功勳蓋世而魏公被毒，底定中土而青田受鴆”，那是說明太祖殺害徐達、藍玉、劉基等功臣之事；後來又罵神宗亂征礦稅，荼毒百姓；熹宗任用奄璫，朝中清流君子，不是殺頭，便是入獄，如熊廷弼等守土抗敵大臣，都慘遭殺害。這篇祭文理直氣壯，一字一句都打入張朝唐心坎里去，他雖運在外國，但中土大事，卻也知聞。祭文後半段卻是“我督師威震宁遠，殲彼巨酋”等一大段頌揚武功的文字，更後來又再痛罵崇禎殺害忠良。

　　張朝唐聽到這里，才知道這神像原來是連破清兵、擊斃清太祖努爾哈赤、使清人聞名喪膽的薊遼督師袁崇煥。他抬頭再看，見那神像栩栩如生，雙目遠矚，似是痛惜异族入侵，占我河山，傷我黎民，恨不能復生而督師遼東，以御外侮。這時祭文行將讀完，張朝唐卻聽得更加心驚，原來祭文最後一段是與祭各人的誓言，立誓：“并誅明帝清酋，以雪此千古奇冤，而慰我督師在天之靈。”祭文讀畢，贊禮的人唱道：“對督師神橡暨列位殉難將軍神主叩首。”眾人俯身叩頭。一個幼童全身縞素，站在前列，轉身伏在地下向眾人還禮。張朝唐和楊鵬舉又吃了一驚，原來這幼童便是那天所遇的殺虎牧童。眾人叩拜已畢，站起身來，都是淚痕滿面，悲憤難禁。孫仲壽對張朝唐道：“張兄大才，小弟這篇祭文有何不妥之處，請予刪削。”張朝唐連稱：“不敢。”孫仲壽命人拿過文房四寶來，說道：“小弟邀張兄上山，便是要借重海外才子手筆，于我袁督師的勳業更增光華。也好教世人知道，袁督師蒙冤遭難，普天共憤，中外同悲，并非只是我們舊部的一番私心。”張朝唐心想，你叫我上山，原來為此，不由得好生為難，袁崇煥被朝廷處死，是因崇禎胡塗昏庸，不明忠奸是非，聽信了奸臣和太監的挑撥，天下都知冤枉，自己在浡泥之時，也曾聽得幾個廣東商人痛哭流涕的說起過。但既由皇帝下旨而明正典刑，再說冤枉，便是誹謗今上。皇帝若是知道了，一紙詔書來到浡泥國，連父親都不免大受牽累。可是孫仲壽既這麼說，在勢又不能拒絕，情急之下，忽然靈機一動，想起在浡泥國時所看過的兩部小說，一部是《三國演義》，一部是《精忠岳傳》。他讀書有限，不能如孫仲壽那麼駢四驪六的大做文章，當下微一沉吟，振筆直書：“黃龍未搗，武穆蒙冤。漢祚待復，諸葛星殞。嗚呼痛哉，伏維尚饗。”他說的是古人，萬一這篇短短的祭文落入皇帝手中，也不能据此而定罪名。孫仲壽本想他是一個海外士人，沒甚麼學問，也寫不出甚麼好句子來，只盼他稱贊幾句袁督師的功績，也就是了，待見他寫下了這六句，十分高興。張朝唐把袁崇煥比之于諸葛亮和岳飛，自是推崇備至，無以復加。清人為金人後裔，皆為女真族，滿清初立國時，國號便仍稱為“金”。岳飛與袁崇煥皆抗金有功而死于昏君奸臣之手，兩人才略遭遇，頗有相同之處，倒不是胡亂瞎比的。

　　孫仲壽把這幾句話向眾人解釋了，大家轟然致謝，對張楊兩人神態登時便親熱得多，不再以外人相待了。孫仲壽道：“張兄文筆不凡，武穆諸葛這兩句話，榮寵九泉。小弟待會叫他們刻在祠堂旁邊的石上，要令後人得知，我們袁督師英名遠播，連萬里之外的异邦士民也盡皆仰慕。”張朝唐作揖遜謝。各人叩拜已畢，各就原位坐下。那贊禮的人又喊了起來：“某某營某將軍”、“某某鎮某總兵”，喊了一個武將官銜，便有一人站起來大聲說話。張朝唐聽了官銜和言中之意，得知這些人都是袁崇煥的舊部。他被害之後，各人憤而离軍，散處四方，今日是袁督師遭難的三周年忌辰，是以在他故鄉廣東東莞附近的聖峰嶂相聚，祭奠舊主。聽他們話中之意，似乎尚有甚麼重大圖謀。當贊禮人叫到“薊鎮副總兵朱安國”時，一人站了起來，張朝唐和楊鵬舉都心頭一震，原來這人便是引導他們躲入密室的那個農夫，楊鵬舉心想：“原來他是抗清的薊遼大將，那麼我敗在他手里，也不枉了。”

　　只聽他朗聲說道：“袁公子這三年來身子壯健，武藝大有進步，書也讀了不少，我和倪、羅兩位兄弟的武功都已傳給了他，請各位另推明師。”孫仲壽道：“咱們兄弟中，還有誰武功更高得過你們三位的，朱將軍不必太謙。”朱安國道：“袁公子學武聰明得很，我們只稍加點撥，他馬上就會了。我們三個已經傾囊以授，的确要另請名師，以免耽誤他功夫。”孫仲壽道：“好吧，這事待會再議，誅奸的事怎麼了？”那姓倪的殺虎英雄站起身來，說道：“那姓范的奸賊是羅參將前個月趕到浙江誅滅的。姓史的奸賊，十天前被我在潮州追到。兩人的首級在此。”說罷從地上提起布囊，取出兩個人頭來。眾人有的轟然叫好，有的切齒痛罵。孫仲壽接過人頭，供在神像桌上。張朝唐這才明白，他們半夜里在箱中發現的人頭，原來是袁党的仇人，那定是與陷害袁崇煥一案有關的奸人了。這時不斷有人出來呈獻首級，一時間神像前的供桌上擺了十多個人頭。聽這些人的稟報，人頭中有一個是當朝姓高的御史，他是魏忠賢的党羽，曾誣奏袁崇煥通敵賣國，眾人對他憤恨尤深。各人稟告完畢，孫仲壽說道：“小奸誅了不少，大仇卻尚未得報，韃子皇太極和昏君崇禎仍然在位。如何為大元帥報仇雪恨，各位有甚麼高見？”一個矮子站了起來。說道：“孫相公！”孫仲壽道：“趙參將有甚麼話請說。”那矮子說道：“依我說……”剛說了三個字，門外一名漢子匆匆進來稟道：“李闖將軍派了人來求見。”眾人一聽，都轟叫起來。孫仲壽道：“趙參將，咱們先迎接闖軍的使者。”趙參將道：“對。”首先搶了出去，眾人都站起身來。大門開處，兩條大漢手執火把，往旁邊一站，走進三個人來。楊鵬舉已久聞李闖的名頭。知他名叫李自成，這幾年來殺官造反，威勢極大，倒要看看他部下是何等英雄人物。只見當先一人四十多歲年紀，滿臉麻皮，頭發蓬松，身上穿一套粗布衫褲，膝蓋手肘處都已擦壞，到處打滿了補釘，腳下赤足；穿一雙草鞋，腿上滿是泥污，純是個莊稼漢模樣。他身後跟著兩人，一個三十多歲，皮膚白淨；另一個廿多歲，身材魁梧，面容黝黑，也是農夫模樣。這三人看上去忠厚老實，怎麼他們竟是橫行秦晉的“流寇”。

　　當先那人走進大殿，先不說話，往神像前一站。那白臉漢子從背後包袱中取出香燭，在神像前點上，三人拜倒在地，磕起頭來。那小牧童在供桌前跪下磕頭還禮。三人拜畢，臉有麻子的漢子朗聲說道：“我們李將軍知道袁督師在關外打韃子，立了大功，心里很是佩服。後來袁督師被皇帝冤枉害死，天下老百姓都氣憤得很。李將軍派我們來代他向督師的神位磕頭。現今官逼民反，我們為了要吃飯，只好抗糧殺官。求袁大元帥英魂保佑，我們打到北京，捉住皇帝奸臣，一個個殺了，給大元帥和天下的老百姓報仇。”說完又拜了幾拜。眾人見李自成的使者尊重他們督師，都心存好感，聽了他這番話，雖然語氣粗陋，卻是至誠之言。

　　孫仲壽上前作揖，說道：“多謝，多謝。請教高姓大名。”那漢子說道：“我叫劉芳亮。李將軍得知今日是袁大元帥忌辰，因此派我前來在靈前拜祭，并和各位相見。”孫仲壽道：“多承李將軍厚意盛情，在下姓孫名仲壽。”那白淨面皮的人道：“啊，你是孫祖壽將軍的弟弟。孫將軍和韃子拚命而死，我們一向是很敬仰的。”孫祖壽是抗清大將，在邊關多立功勳，于清兵入侵時隨袁崇煥捍衛京師。袁崇煥下獄後，孫祖壽憤而出戰，在北京永定門外和大將滿桂同時戰死，名揚天下。孫仲壽文武全才，向為兄長的左右手，在此役中力戰得脫，憤恨崇禎冤殺忠臣，和袁崇煥的舊部散在江湖，撫育幼主，密謀復仇。他精明多智，隱為袁党的首領。孫祖壽慷慨重義，忠勇廉洁，《明史》上記載了兩個故事：孫祖壽鎮守固關抗清時，出戰受傷，瀕于不起。他妻子張氏割下手臂上的肉，煮了湯給他喝，同時絕食七日七夜，祈禱上天，愿以身代。後來孫祖壽痊愈而張氏卻死了。孫祖壽感念妻恩，終身不近婦人。

　　他身為大將時，有一名部將路過他昌平故鄉，送了五百兩銀子到他家里。在當時原是十分尋常之事，但他兒子堅決不受。後來他兒子來到軍中，他大為嘉獎，請兒子喝酒，說：“不受贈金，深得我心。倘苦你受了，這一次非軍法從事不可。”《明史》稱贊他“其秉義執節如此。”

　　孫仲壽為人處事頗有兄風，是以為眾所欽佩。

　　注：明成祖應浡泥國蘇丹之請，封其山為“長宁鎮國山”，親制碑文，并題詩一首，譯意如下：“在熱帶的海上，是浡泥國所處的地方。人民親近仁義，只有歸順，沒有違逆。賢王勤懇謹慎，仰慕中華教化。大明管理外國的官員加以指導，就到中國來朝拜了，帶了你的妃子、世子、兄弟、陪臣，來到大明宮殿階下磕頭，陳奏道：‘皇上就象是天一樣，將溫暖和愉樂普賜天下，對任何人都一樣眷顧，沒有偏愛，沒有歧視。’但我自己反省，德行不夠，沒有你所說的這樣偉大。你冒著風浪，遠涉重洋，乘船來到，實在是很辛苦。查考歷來遠邦的臣屬，歸順的時候就來朝拜，不服的時候就不來了，自己前來都不容易，何況還帶了家室？你國王秉志貞誠，象

　　金石一樣堅固。西南各國的蕃邦君主，哪一位能及得上你？你國內有一座巍峨的高山，鎮宁邦國。現在在石碑上刻了文字，以發揚你國王的美德。但愿你國王美德光大，國秦民安，今後千秋萬歲，都歸附我大明。”

## 第二回　　恩仇同患難 死生見交情

　　眾人正要敘話，劉芳亮的黑臉從人忽然從後座上直縱出去，站在門口。眾人出其不意，不知發生甚麼事，都站了起來。只見那黑臉少年指著人群中兩個中年漢子喝道：“你們是曹太監的手下人，到這里來干甚麼？”

　　此言一出，眾人都大吃一驚，均知崇禎皇帝誅滅魏忠賢和客氏之後，宮中朝中逆党雖然一掃而空，然而皇帝生性多疑，又秉承自太祖、成祖以來的習氣，對大臣多所猜忌，所任用的仍是從他信王府帶來的太監，其中最得寵的則是曹化淳。此人統率皇帝的御用偵探和衛士，即所謂“廠衛”，刺探朝中大臣和各地將帥的隱私，文武大臣往往不明不白的為皇帝下旨誅殺，或是任意逮捕，關入天牢，所謂“下詔獄”，都是由于曹化淳的密報。曹太監的名頭，當時一提起來，可說是人人談虎色變。那兩人一個滿腮黃須，四十上下年紀，另一個卻面白無須，矮矮胖胖。那矮胖子面色倏變，隨即鎮定，笑道：“你是說我嗎？開甚麼玩笑？”黑臉少年道：“哼，開玩笑！你們兩個鬼鬼祟祟在客店里商量，要混進山宗來，又說已稟告了曹太監，要派兵來一网打盡，這些話都給我聽見啦！”

　　黃須人拔出鋼刀，作勢便要扑上廝拚。那白臉胖子卻哈哈一笑，說道：“李闖想收并山宗的朋友，居心險惡，哪一個不知道了？你想來造謠生事，挑撥离間，那可不成。”他說話聲又細又尖，儼然太監聲口，可是這幾句話卻也生了效。袁党中便有多人側目斜視，對李自成的使者起了疑心。劉芳亮雖出身農家，但久經戰陣，百煉成鋼，見了袁党諸人的神色，知道此人的言語已打動眾心，便即喝道：“閣下是誰？是山宗的朋友麼？”這句話問中了要害，那人登時語塞，只是冷笑。孫仲壽喝道：“朋友是袁督師舊部麼？我怎地沒見過？你是哪一位總兵手下？”那白臉人知道事敗，向黃須人使個眼色，兩人陡地躍起，雙雙落在門口。黃須人揮刀向黑臉少年砍去。那白臉人看似半男半女，行動卻甚是迅捷，腕底一翻，已抽出判官雙筆，向黑臉少年胸口點到。黑臉少年因是前來拜祭，為示尊崇，又免對方起疑，上山來身上不帶兵刃。眾人見他雙手空空，驟遭夾擊，便有七八人要搶上救援。不料那少年武功甚是了得，左手如風，施展擒拿手法，便抓黃須客的手腕，同時右手駢起食中兩指，搶先點向白臉人的雙目。這兩招遲發先至，立時逼得兩名敵人都退開了兩步。袁党眾人見他只一招之間便反守為攻，暗暗喝采，俱各止步。那兩人見沖不出門去，知道身處虎穴，情勢凶險之極，剛退得兩步，便又搶上。黑臉少年使開雙掌，在單刀雙筆之間穿梭來去，攻多守少。那兩人幾次搶到門邊，都被他逼了回來。白臉人心中焦躁，筆法一變，雙筆橫打豎點，招招指向對方要穴。黃須客施展山西武胜門刀法，矮下身子，疾砍黑臉少年下盤。眾人眼見危急，都想伸手相助，但一瞥眼間，見劉芳亮神色鎮定，反而坐下來觀戰，均想，他自己人尚且不急，定是有恃無恐，且看一下動靜再說。

　　三人在大殿中騰挪來去，斗到酣處，黃須人突然驚叫一聲，單刀脫手向人叢中飛去。朱安國躍起伸手一抄，接在手中。就在此時，黑臉少年踏進一步，左腿起處，一腳把黃須人踢倒。他左腿尚未收回，右腿乘勢又起，白臉人吃了一驚，只想逼開敵人，奪門逃走下山，當下奮起平生之力，雙筆一先一後反點敵人胸口，黑臉少年右手陡出，抓住左筆筆端，使力一扭，已把一只判官筆搶過。這時對方右筆跟著點到，他順手將筆梢砸了過去。雙筆相交，當的一聲，火星交迸，白臉人虎口震裂，右筆跟著脫手。

　　黑臉少年一聲長笑，右手抓住他胸口，一把提起，左手扯住他的褲腰，雙手一分，只聽得嗤的一聲，白臉人一條褲子已被扯下來，裸出下身。眾人愕然之下，黑臉少年笑道：“你是不是太監，大家瞧瞧！”眾人目光全都集到那白臉人的下身，果見他是淨了身的。哄笑聲中，眾人圍了攏來，眼見這黑臉少年出手奇快，武功高明之極，心下都甚敬佩。這時早有人擁上去把白臉人和黃須人按住。孫仲壽喝問：“曹太監派你們來干甚麼？還有多少同党？怎麼能混進來的？”兩人默不作聲。孫仲壽一使眼色，羅參將提起單刀，呼呼兩刀把兩人首級割下，放在神像前的供桌上。

　　孫仲壽拱手向劉芳亮道：“若不是三位發現奸賊，我們大禍臨頭還不知道。”劉芳亮道：“那也是碰巧，我們在道上遇見這兩個家伙，見他們神色古怪，身手又很靈便，晚上便到客店去查探，僥幸發覺了他們的底細。”

　　孫仲壽向劉芳亮的兩位從人道：“請教兩位尊姓大名。”兩人報了姓名，膚色白淨的叫田見秀，黑臉少年名叫崔秋山。朱安國過去拉住崔秋山的手，說了許多贊佩的話。劉芳亮和孫仲壽及袁党中幾個首腦人物到後堂密談。劉芳亮說道，李將軍盼望大家攜手造反，共同結盟。袁党的人均感躊躇。眾人雖然憎恨崇禎皇帝，決意暗中行刺，殺官誅奸之事也已作了不少，但人人本來都是大明命官，要他們造反，卻是不愿，只求刺死崇禎後，另立宗室明君。何況李自成總是“流寇”，雖然名頭極大，但打家劫舍，流竄擄掠，干的是強盜勾當，大家心中一直也不大瞧得起。袁党眾人离軍之後，為了生計，有時也難免做幾樁沒本錢買賣，卻從來不公然自居盜賊。雙方身分不同，議論良久難決。最後孫仲壽道：“咱們的事已給曹太監知道，如不和李將軍合盟以舉大事，不但刺殺崇禎給袁督師報仇之事難以成功，只怕曹太監還要派人到處截殺。咱們勢孤力弱，難免一一遭了毒手。劉兄，咱們這樣說定成不成？我們山宗幫李將軍打官兵，李將軍事成之後，須得竭力滅了滿洲韃子。咱們話又說明在先，日後李將軍要做皇帝，我們山宗朋友卻不贊成，須得由太祖皇帝的子孫姓朱的來做。”

　　劉芳亮道：“李將軍只是給官府逼不過，這才造反，自己是決計不做皇帝的，這件事兄弟拍胸擔保。人家叫我們流寇，其實我們只是種田的莊稼漢，只求有口飯吃，頭上這顆腦袋保得牢，也就是了。我們東奔西逃，那是無可奈何。憑我們這樣的料子，也做不來皇帝大官。至于打建州韃子嘛，李將軍的心意跟各位一模一樣，平時說起，李將軍對韃子實是恨到骨頭里去。”孫仲壽道：“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袁党眾人更無异言，于是結盟之議便成定局。里面在商議結盟大計，殿上朱安國和倪浩拉著崔秋山的手，走到一個僻靜的角落里。

　　朱安國道：“崔大哥，咱們雖是初會，可是一見如故，你別當我們是外人。”崔秋山道：“兩位大哥從前打韃子、保江山，兄弟一向是很欽佩的。今日能見到山宗這許多英雄朋友，兄弟實是高興得很。”倪浩道：“我冒昧請問，崔大哥的師承是哪一位前輩英雄？”崔秋山道：“兄弟的受業恩師，是山西大同府一聲雷白野白老爺子。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朱安國和倪浩互望了一眼，均感疑惑。倪浩說道：“一聲雷白老前輩的大名，我們是久仰的了。不過有一句話崔大哥請勿見怪。白老前輩武功雖高，但似乎還不及崔大哥。”崔秋山默然不語。朱安國道：“雖然青出于藍，徒弟高過師父的事也是常見，但剛才我看崔大哥打倒兩個奸細的身法手法，卻似另有真傳。”崔秋山微一遲疑，道：“兩位是好朋友，本來不敢相瞞。我師父逝世之後，我機緣巧合，遇著一位世外高人。他老人家點撥了我一點武藝，要我立誓不許說他名號，所以要請兩位大哥原諒。”

　　倪朱兩人見他說得誠懇，忙道：“崔大哥快別這麼說，我們有一事相求，因此才大膽相問。”崔秋山道：“兩位有甚麼事，便請直言。大家是自己人，何必客氣？”朱安國道：“崔大哥請等一等，我們去找兩位朋友商量幾句。”朱倪二人把那姓應和姓羅的拉在一邊。朱安國道：“這個崔兄弟武藝高強，咱們這里沒一個及得上。聽他說話，性格也甚是豪爽。”倪浩道：“就是說到師承時有點吞吞吐吐。”于是把崔秋山的話復述了一遍。

　　那姓應的名叫應松，是袁崇煥帳下的謀士，當年宁遠筑城，曾出了不少力量。姓羅的名大千，是著名的炮手，宁遠一戰，他點燃紅夷大炮，轟死清兵無數，因功升到參將。應松道：“咱們不妨直言相求，瞧他怎麼說？”朱安國道：“這事當先問過孫相公。”應松道：“不錯。”

　　轉到後殿，見孫仲壽和劉芳亮正談得十分投契，于是把孫仲壽請出來商量。這些武將所擅長的是行軍打仗，沖鋒陷陣，說到長槍硬弩，十蕩十決，那是勇不可當，但武學中的拳腳器械功夫，卻均自知不及崔秋山。

　　孫仲壽道：“應師爺，這件事關系幼主的終身，你先探探那姓崔的口氣。”應松點頭答應，與朱安國、倪浩、羅大千三人同去見崔秋山。應松道：“我們有一件事，只有崔大哥幫這個忙，所以……”崔秋山見他們欲言又止，一副好生為難的神氣，便道：“兄弟是粗人，各位有甚麼吩咐，只要兄弟做得到的，無不從命。”

　　應松道：“崔兄很爽快，那麼我們直說了。袁督師被害之後，留下一位公子，那時還只有七歲。我們跟昏君派來逮捕督師家屬的錦衣衛打了一場，死了七個兄弟，才保全袁督師這點骨血。”崔秋山嗯了一聲。應松道：“這位幼主名叫袁承志，由我們四人教他識字練武。他聰明得很，一教就會，這幾年來，我們的本領差不多都已傳授給他了。雖然他年紀小，功夫還不到家，但再跟著我們，練下去進境一定不大。”崔秋山已明白他們的意思，說：“各位要他跟我學武？”朱安國道：“剛才見崔大哥出手殺賊，武功胜過我們十倍，要是崔大哥肯收這個徒弟，栽培他成材，袁督師在天之靈，定也感激不盡。”說罷四人都作下揖去。

　　崔秋山連忙還禮，沉吟道：“承各位瞧得起，兄弟本來不該推辭，不過兄弟現下是在李將軍軍中，來去無定，有時跟官軍接仗，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要袁公子跟我在隊伍里，則怕我沒空教他，二則實在也太危險。”應松等均想這确是實情，心中好生失望。崔秋山忽道：“有一人功夫胜我不知多少倍，如果他肯收袁公子，那真是袁公子的造化了。”忽又連連搖頭，自言自語：“不成，不成。”應松與朱安國忙問：“那是誰？”崔秋山道：“便是我先前說的那位奇人。這位前輩的功夫實在深不可測，他教了我兩個多月，兄弟只學到一點兒皮毛。”朱安國大喜，問道：“這位奇人是誰？”崔秋山道：“他老人家脾氣很是奇特，雖然教我武藝，可是不肯讓我叫他師父，也不准我向人泄露他姓名。求他老人家收袁公子為徒，只怕無法辦到。”倪浩問道：“這位奇人住在哪里？”崔秋山道：“他行蹤無定，到甚麼地方，也從來不和我說。”應松等四人眼見此事無望，只得作罷。應松把袁承志叫了過來，和崔秋山見面。崔秋山見他靈動活潑，面貌黝黑，全無半分富貴公子嬌生慣養的情狀，很是喜歡。問他所學的武藝，袁承志答了，問道：“崔叔叔，你剛才抓住那兩個奸細，使得甚麼功夫？”崔秋山道：“那叫做伏虎掌法。”袁承志道：“這樣快，我看都看不清楚。”崔秋山笑道：“你想不想學？”袁承志一聽這話，忙道：“崔叔叔，請你教我。”崔秋山向應松笑道：“我跟劉將軍說，在這里耽幾天，就把這路掌法傳給他吧！”袁承志和應朱倪三人俱各大喜，連聲稱謝。次日一早，孫仲壽和張朝唐、楊鵬舉等三人告別，說道：“咱們相逢一場，總算有緣。這里的事只要泄漏半句，後果如何，也不必兄弟多說。”張楊兩人喏喏連聲。孫仲壽每人贈了五十兩銀子的盤費，還派了兩位兄弟送下山去。張朝唐和楊鵬舉徑赴廣州，途中更無他故，楊鵬舉遭此挫折，心灰意懶，知道江湖上山外有山，人上有人，自己憑這點微末功夫，居然能挨到今日，算得是僥幸之極，此番若非袁承志這小小孩童一言相救，已變成沒眼睛的廢人，想想暗自心驚，當即向鏢局辭了工，便欲回家務農。張朝唐感他救命之恩，見他心情郁郁，便邀他同去浡泥國游覽散心。楊鵬舉眼見左右無事，自己又無家累，當即答允。三人在廣州雇了海舶，前往浡泥。楊鵬舉住了月余，見當地太平安樂，真如世外桃源一般，竟然不興歸意，便在張朝唐之父張信的那督府中擔任了一個小小職司。每日當差一兩個時辰，余下來便是喝酒賭錢，甚是逍遙快樂。劉芳亮和孫仲壽等說妥結盟之事，眾人在袁崇煥神像前立下重誓，決不相負。劉芳亮正要和袁党著意結納，聽說崔秋山要教袁承志武藝，甚是歡喜，當下和田見秀先下山去。袁党各路好漢，有的去投李自成；有的各歸故鄉，籌備舉事；也有的言明不愿造反作亂，只是決不泄露機密，也不和眾兄弟作對為敵。人各有志，旁人也不勉強。孫仲壽、朱安國、倪浩、應松等留在山上，詳商袁承志日後的出處。袁承志自崔秋山答應教他伏虎掌後，歡喜得一夜沒睡好覺。翌日大家忙著結盟，沒功夫理會這事。下午眾人紛紛下山，臨行時每人都和幼主作別，又忙碌了半天。到得晚上，孫仲壽和應松命人點了紅燭，設了交椅，請崔秋山坐在上面，要袁承志行拜師之禮。崔秋山道：“袁家小兄弟我一見就很喜歡，他愛我這套伏虎掌，我就破費幾天功夫，傳授一個大概。但他能不能在這幾天之內學會，學了之後能不能用，可得瞧他的悟性和以後的練習了。這只是朋友之間的切磋，師徒的名份是無論如何談不上的。”應松道：“只要教得一招兩式，就是終身為師。崔大哥何必太謙？”崔秋山一定不肯，大家也只得罷了。

　　眾人知道武林中的規矩，傳藝時別人不便旁觀，道了勞後，便告辭出來。

　　崔秋山等眾人出去，正色說道：“承志，這套伏虎掌法，是一位前輩高人傳給我的。我不能盡數領會其中的精奧，功夫也著實還差得遠，但在江湖上對付尋常敵人，也已足夠。他老人家傳授這套掌法之時，曾叫我立誓，學會之後，決不能用來欺壓良善，傷害無辜。”

　　袁承志一聽，已明其意，當即跪下，說道：“弟子袁承志，學會了伏虎掌法之後，決不敢欺壓良善，傷害無辜，否則，否則……”他不知立誓的規矩，道：“否則就給崔叔叔打死。”崔秋山一笑，道：“很好。”忽然身子一晃，人已不見。袁承志急轉身時，崔秋山已繞到他的身後，在他肩頭一拍，笑道：“你抓住我。”袁承志經過朱安國和倪浩、羅大千三位師父的指點，武功也已稍有根基，立即矮身，左手虛晃，右手圈轉，竟不回身，聽風辨形，便向崔秋山腿上抓去。

　　崔秋山喜道：“這招不錯！”話聲方畢，手掌輕輕在他肩頭一拍，人影又已不見。袁承志凝神靜氣，一對小掌伸了開來，居然也護住了身上各處要害，眼見崔秋山身法奇快，再也抓他不住，當下不再跟他兜圈子捉迷藏，一步一步退向牆壁，突然轉身，靠著牆壁，笑道：“崔叔叔，我見到你啦！”崔秋山不能再繞到他身後，停住腳步，笑道：“好，好，你很聰明，伏虎掌一定學得成。”于是一招一式的從頭教他。這路掌法共一百單八式，每式各有三項變化，奇正相生相克，共三百三十四變。袁承志默默記憶，學了幾遍，已把招式記得大致無誤。崔秋山連比帶說，再把每一招每一變的用法細加傳授。袁承志武功本有根柢，悟性又強，崔秋山一說，便能領會。一個教得起勁，一個學得用心，直至深夜。第二天一早，崔秋山在山邊散步，見袁承志正在練拳，施展伏虎掌一百單八招的變化，于那勾、撇、捺，劈、撕、打、崩、吐八大要決，居然也能明其大旨，知其精要。崔秋山很是喜歡，當他練到入神之時突然一躍而前，抬腿向他背心踢去。袁承志忽聽背後風聲響動。側身避過，回手便拉敵人的右腿，一眼瞥見是崔秋山，急忙縮手，驚叫：“崔叔叔！”崔秋山笑道：“別停手，打下去。”劈面一掌。

　　袁承志知他是和自己拆招，當下踏上一步，小拳攢擊崔秋山腰胯，正是伏虎掌第八十九招“深入虎穴”。崔秋山贊道：“不錯，就是這樣。”口中指點，手下不停，和他對拆起來，見袁承志出招有誤，便立即糾正。兩人拳來足往，把伏虎掌一百單八式、三百二十四變翻來覆去的拆解。袁承志見這套掌法變化多端，崔秋山運用時愈出愈奇，歡喜無已，用心記憶。拆解良久，崔秋山見他頭上出汗，知道累了，便停住手，要他坐下休息，一面比划講解。講了一個多時辰，又叫他站起來過招。兩人自清晨直至深夜，除了吃飯之外，不停的拆練掌法。如此練了七日，到了第八天晚上，崔秋山道：“我所會的已全部傳了給你，日後是否有成，全憑你自己練習了。臨敵之際，局面千變萬化，七分靠功夫，三分靠機靈，一味蠻打，決難取胜。”袁承志點頭受教。

　　崔秋山道：“明天我就要回到李將軍那里，今後盼你好好用功。傳我掌法的那位高人曾說，武學高低的關鍵，是在頭腦之中而不在手腳之上，是以多想比多練更加要緊。可惜我的腦筋實在不大靈光，難有甚麼進境，盼你日後練得能胜過了我。”袁承志和崔秋山相處雖只有八九天，但他把伏虎掌傾囊相授，教之勤，顯見愛之深，聽說明天就要分手，不覺眼眶紅了，便要掉下淚來。崔秋山見他對自己甚是依戀，也不由得感動，輕輕撫摸他頭，說道：“象你這樣聰明資質，武林中實在少見，可惜我們沒機緣長久相聚。”袁承志道：“崔叔叔，我跟你到李將軍那里。”崔秋山笑道：“你這樣小，那怎麼成？我們跟著李將軍，時時刻刻都在拚命，飽一頓饑一頓的，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正說話間，忽聽得屋外有野獸一聲怪叫，袁承志奇道：“那是甚麼？不是老虎，也不是狼。”崔秋山道：“是豹子。”晃機一動，道：“咱們去把豹子捉來，我有用處。”袁承志大為興奮，忙問：“甚麼用處？”崔秋山笑而不答，匆匆走了出去。袁承志忙跟出去，見他不帶兵刃，又問：“崔叔叔，你用甚麼兵器打豹子？”崔秋山不從正門出去，走到內進孫仲壽房外，叫道：“朱大哥、倪大哥都在麼？”朱安國等在房內聚談，聽得叫聲，開門出來。崔秋山笑道：“請各位幫一下手，把外面那頭豹子逼進屋來，我有用處。”倪浩是殺虎能手，連說：“好，好。”拿了獵虎叉，搶先出門。崔秋山叫道：“倪大哥，別傷那畜生。”倪浩遙遙答應，不一會，呼喝聲已起。崔秋山和朱安國、羅大千三人也縱出門去。袁承志拿了短鐵槍想跟出去。孫仲壽道：“承志，別出去，咱們在這里看。”袁承志無奈，只得和孫仲壽、應松三人憑在窗口觀望。

　　只見三人拿了火把，分站東西北三方。倪浩使開獵虎叉，在山邊和一頭軀體巨大的金錢豹正自翻翻滾滾的拚斗。他一柄叉護住全身，不讓豹子扑近，卻也不出叉戳刺。豹子見到火光，驚恐想逃，卻被朱、崔、羅三人阻住了去路。豹子見崔秋山手中沒兵器，大吼著向他扑來。崔秋山閃身避開利爪，右掌在豹子額頭一擊，豹子登時翻了個筋斗。轉身向南。南面房門大開，豹子不肯進屋，東西亂竄，但給眾人逼住了，無路可走。崔秋山縱身而上，在豹子後臀上猛力一腳。豹子負痛，吼叫一聲，直竄進屋去。

　　那時應松已把各處門戶緊閉，僅留出西邊偏殿的門戶。豹子見兩人手持火把追來，東爬西搔，胡胡吼叫，奔進西殿。羅大千隨後把門關上，一頭大豹已關在殿內。

　　眾人都很高興，望著崔秋山，不知他要豹何用。崔秋山笑道：“承志，你進去打豹！”此言一出，眾人都吃了一驚。孫仲壽道：“這怕不大妥當吧？”崔秋山道：“我在旁邊瞧著，這畜生傷不了他。”袁承志道：“好！”挺了短槍，就去開門。崔秋山道：“放下槍，空手進去！”

　　袁承志一怔，隨即會意是要他以剛學會的伏虎掌打豹，不禁膽怯。崔秋山道：“你害怕了麼？”袁承志更不遲疑，拔開殿門上的插頭，推門進去，只聽“胡”的一聲巨吼，一團黑影迎面扑來。他右腳一挫，讓開來勢，反手出掌，打在豹子耳上，使的正是伏虎掌法中的“羅漢傳經”。這掌雖然打中，可是手小無力，豹子不以為意，回頭便咬，袁承志竄到豹子背後，拉住豹尾一扯。

　　這時崔秋山已站在一旁衛護，惟恐豹子猛惡，袁承志制它不住，但見他一路伏虎掌已使得頗為純熟，豹子三扑三抓，始終沒碰到他一點衣角，反中了他一掌一腳，心下暗暗歡喜。孫仲壽等見袁承志空手斗豹，雖說崔秋山在一旁照料，畢竟關心，各人拿了火把，站在殿角旁觀。朱安國和倪浩手扣暗器，以便緊急時射豹救人。火光中袁承志騰挪起伏，身法靈活，初時還東逃四竄，不敢和豹子接近，後來見所學掌法施展開來妙用甚多，閃避攻擊，得心應手，不由得越打越有精神。他見手掌打上豹身毫無用處。突然變招，改打為拉，每一掌擊到，回手便扯下一把毛來。豹子受痛，吼叫連連，對他的小掌也有了忌憚，見他手掌伸過來時，不住吼叫退避，露齒抵抗。但袁承志手法極快，豹子總是閃避不及，一時殿中豹毛四處飛揚，一頭好好的金錢豹子，被他東一塊西一塊的扯去了不少錦毛。眾人都笑了起來。

　　豹毛雖被抓去，但空手終究制它不住，酣斗中他突使一招“菩薩低眉”，矮身正面向豹子沖去。豹子受驚，退了一步，隨即飛身扑來，一剎那間，袁承志已在豹子腹下。倪浩大驚，雙鏢飛出。那豹伸右腳撥落雙鏢。這時袁承志卻已不見。眾人凝目看時，只見他躲在豹子腹底，一雙腿勾住了豹背，腦袋頂住了豹子的下頦，叫它咬不著抓不到。豹子猛跳猛竄，在地下打滾，袁承志始終不放。他知時間一久，自己力氣不足，只要一松手腳，不免傷在豹子爪下，忙叫：“崔叔叔，快來！”崔秋山道：“取它眼睛！”一言提醒，袁承志右臂穿出，兩根手指插向豹子右眼，豹子痛得狂叫，竄跳更猛。崔秋山踏上一步，蓬蓬連環兩掌，把豹子打得頭昏腦脹，翻倒在地，隨即一把抱起袁承志，笑道：“不壞，不壞，真難為你了。”孫仲壽等人俱已驚得滿頭大汗，均想：“崔秋山為人雖然不錯，但在李闖手下，整日價干的盡是亡命生涯，大膽妄為。他不知袁公子這條命可有多尊貴。”又想：“袁公子經他教了八天，武藝果然大有長進。”崔秋山打開殿門，在豹子後臀上踢了一腳，笑道：“放你走吧！”那豹子直竄出去，忽然外面有人驚叫起來。眾人只道豹子奔到外面傷了人，忙出去看時，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滿山都是點點火光，火光照耀下刀槍閃閃發亮，原來官兵大集，圍攻聖峰嶂來了。看這聲勢，要脫逃實非容易。在山下守望的党人想來均已被害，是以事前毫無警報，而敵兵突然來臨。孫仲壽等都是身經百戰，雖然心驚，卻不慌亂，均想：“可惜山上的弟兄都已散去了，否則當年在宁遠大戰，十幾萬韃子精兵，也給我們打得落荒而逃，又怎怕你們這些廣東官兵？”其時遼東兵精，甲于天下，袁崇煥的舊部向來不把南方官兵放在眼里。孫仲壽當即發令：“羅將軍，你率領煮飯、打掃、守祠的眾兄弟到東邊山頭放火吶喊，作為疑兵。”羅大千應令去了。孫仲壽又道：“朱將軍、倪將軍，你們兩位到前山去，每人各射十箭，教官兵不敢過份逼近，射後立刻回來。”朱倪二人應令去了。孫仲壽道：“崔大哥，有一件重任要交托給你。”崔秋山道：“要我保護承志？”孫仲壽道：“正是。”說著和應松兩人拜了下去。崔秋山吃了一驚，連忙還禮，說道：“兩位有何吩咐，自當遵從，快休如此。”

　　只聽得喊聲大作，又隱隱有金鼓之聲，聽聲音是山上發出，原來羅大千已把祠中的大鼓大鐘抬出來狂敲猛打，擾亂敵兵。孫仲壽道：“袁督師只有這點骨血，請崔大哥護送他脫險。”崔秋山道：“我必盡力。”

　　這時朱安國和倪浩已射完箭回來。孫仲壽道：“我和朱將軍一路，會齊羅將軍後，從東邊沖下，應先生和倪將軍一路，從兩邊沖下。我們先沖，把敵兵主力引住。崔大哥和承志再從後山沖下，大家日後在李闖將軍那里會齊。”眾人齊聲答應。袁承志得應松等數載教養，這時分別，心下難過，跪下去拜了幾拜，說道：“孫叔叔、應叔叔、朱叔叔、倪叔叔、我，我……”喉中哽住了說不下去。孫仲壽道：“你跟著崔叔叔去，要好好聽他的話。”袁承志點頭答應。

　　只聽得山腰里官兵發喊，向山上沖來，應松道：“我們走吧。崔大哥，你稍待片刻再走。”眾人各舉兵刃，向下沖去。倪浩見崔秋山沒帶兵器，把虎叉向他擲去，說道：“崔大哥，接住。”崔秋山道：“還是倪兄自己用吧！”接住虎叉想擲還給他。倪浩已去得遠了，于是右手持叉，左手拉著袁承志向山後走去。只見後山山坡上也滿是火把，密密層層的不知有多少官兵。山下箭如飛蝗，亂射上來，崔秋山于是退回祠中，跑到廚下，揭了兩個鍋蓋，一大一小，自己拿了大的，把小鍋蓋遞給袁承志，說道：“這是盾牌，走吧！”兩人展開輕身功夫，向黑暗中竄去。不一會，官兵已發現兩人蹤跡，吶喊聲中追了過來，數十支箭同時射到。崔秋山擋在袁承志身後，揮動鍋蓋，一一擋開來箭，只聽得登登登之聲不絕，許多箭枝都射在鍋蓋之上。兩人直闖下山去。眾官兵上來攔阻，崔秋山使開獵虎叉，叉刺杆打，霎時間傷了十多名官兵，袁承志的短鐵槍雖然難以傷人，卻也盡可護身。官兵見是個幼童，也不怎麼理會他。片刻間兩人已奔到山腰。剛喘得一口氣，忽然喊聲大作，一股官兵斜刺里沖到，當先一名千戶手持大刀，惡狠狠的砍來。崔秋山舉叉一架，覺他膂力頗大，一叉“毒龍出洞”，直刺過去。那千戶舉刀格開，叫道：“弟兄們上啊！”崔秋山不愿戀戰，舉起鍋蓋向那千戶面前一晃。那千戶向右閃避，崔秋山大喝一聲，手起叉落，從他脅下插了進去，待拔出叉來，轉頭卻不見了袁承志，心中大驚，只見左邊一群人圍著吆喝。

　　他大踏步趕過去，挺叉亂戳，官兵紛紛閃避，奔到近處，果見袁承志給圍在垓心，手中短鐵槍已被打落，正展開伏虎掌法和三名官兵對敵，畢竟年幼力弱，掌法又是初學未熟，左支右絀，情勢危急。崔秋山更不打話，刷刷兩叉，刺倒兩名官兵，左手拉了袁承志便走。官兵大叫追來，崔秋山陡然回頭，刷刷兩叉，刺倒了追得最近的兩名官兵，再踏上一步，叉杆抄起，把一名官兵挑了起來，直摜在山石之上。那兵慘叫一聲，立時跌死。眾官兵見他如此勇悍，嚇得止步不追，崔秋山把袁承志挾在脅下，展開輕功提縱術，直向黑暗無人處竄去，不一會便和眾官兵离得遠了。崔秋山放下袁承起，問道：“沒受傷吧？”袁承志舉手往臉上抹汗，只覺粘膩膩的，月光下一看，滿手是血，看崔秋山時，臉上、手上、衣上，盡是血跡斑斑，說道：“崔叔叔，血……血……”崔秋山道：“不要緊，是敵人的血，你身上有哪里痛麼？”袁承志道：“沒有。”崔秋山道：“好，咱們再走！”兩人矮了身子，在樹叢中向下鑽行，走了小半個時辰，樹叢將完，崔秋山探頭一望，見山下火把明亮，數百名官兵守著，悄聲道：“不能下去，後退。”兩人回身走了數百步，見有一個山洞，洞前生著一排矮樹，便鑽進洞去。袁承志畢竟年幼，雖然身在險地，但疲累之余，躺下不久便睡著了。崔秋山把他輕輕抱起，倚在自己懷里，側耳靜聽。只聽呼喊之聲連續不斷，過了一會，眼見山頂黑煙冒起，紅光沖天，想是袁崇煥的祠堂已給官兵燒了。又過了半個多時辰，聽得山上吹起號角，崔秋山跟官兵大小打過數十仗，知是收隊下山的號令。不一會，大隊人馬聲經身旁過去，絡繹不絕，原來這山洞就在官兵下山道路之旁。

　　再過一會，忽聽外面樹叢中有人坐了下來，崔秋山右手提起鋼叉，左手放在袁承志嘴邊，防他在夢中發出聲響，凝神靜聽。只聽一人喝道：“那姓袁的逆賊留下一個兒子，到哪里去了？”這句話聲音很響，登時把袁承志吵醒。崔秋山左手輕輕按住他嘴。聽得那人喝道：“你說不說？不說我先砍斷你一條腿。”一個聲音罵道：“你砍就砍！我們在邊庭上一刀一槍打韃子，豈來怕你？”聽口音正是應松的聲音。袁承志悄聲道：“應叔叔！”那人又罵：“你真的不說？”應松呸的一聲，似乎一口唾沫吐向他的臉上，接著一聲慘叫，似乎已被他一刀砍傷。袁承志再也忍耐不住，用力一掙，掙脫了崔秋山拉住他的手，大叫一聲：“應叔叔！”直竄出去。火光中見一人正提刀向摔跌在地的應松砍落，他和身縱上，施展伏虎掌中的“左擊右擒”之法，一拳正中那人右眼。那人只覺眼中金星直冒，手腕一痛，一柄刀已被奪去。袁承志順手一刀，砍在他肩頭，雖然力弱，沒把一條肩膀卸下，也已痛得他怪聲大叫。眾官兵出其不意，都吃了一驚，登時逃散，待得看清楚只是一個幼童，當即回轉身來，刀槍齊下，眼見就要把他砍成碎塊。突然火光中一柄鋼叉飛出，各官兵只覺虎口劇震，兵刃紛紛离手。崔秋山一把抓住袁承志後心，直縱出去。眾官兵放箭時，兩人早已直奔下山。

　　崔秋山這一露形，奉太監曹化淳之命前來搜捕的東廠番子之中，便有四名好手跟蹤下來。但見他脅下挾著一個幼童，但仍是縱跳如飛，迅捷异常，一名番子取出一支甩手箭，使足手勁，擲了出去。崔秋山聽得腦後生風，立即矮身，那支箭從頭頂飛過去，就這麼停得一停，另一人已扣住三支鋼鏢，連珠發出。崔秋山把袁承志往地下一放，左手一抄，接住兩支鋼鏢，避開了第三支，正待發回，敵人的袖箭、飛蝗石已紛紛打來。崔秋山手接叉撥。閃避暗器。拉著袁承志向山下逃去。這時他們离官兵大隊已遠，可是四名番子始終緊追不舍。其中一人大叫道：“識相的。你撇下兵器，乖乖的跟老子回去，就讓你少吃些苦頭。”崔秋山暗暗把鋼鏢交到右手，待他追近，突然兩鏢一上一下，疾如閃電般射了出去。那人“啊喲”一聲，腿上一鏢早著，登時栽倒。其餘三人略一停頓，又分頭掩來。崔秋山見敵人追近，對袁承志說：“我去奪那人的刀來給你。”把虎叉往地下一插，反奔迎敵。那使雙刀的一招“云龍三現”，刷刷刷連壞三招，崔秋山竟搶不入去，另一個使鐵鞭的卻已欺近袁承志身旁。崔秋山見一時奪不下敵刃，而那邊袁承志卻已危急，驀地回身，滴溜溜一個旋身，已欺到那使鐵鞭的人背後，一招“金龍探爪”，五指向他後心抓去。那人鐵鞭正向袁承志後心掃去，忽覺身後來了敵人，單鞭一立，轉過身來。崔秋山以快打慢，出手迅捷异常，那人招架不住，只得連連倒退。袁承志忽地踏步上前，飛起一腿，踢中了他後臀。那人怒吼一聲，橫鞭反擊，突覺掌心一震，鞭梢已被崔秋山抓住。就在這時，那使雙刀的與使鬼頭刀的三件兵刃同時向崔秋山背後打來，這時腿上中鏢那人也已爬起，挺槍向袁承志左脅刺去。此時危機四伏，好個崔秋山，在這間不容發的緊急關頭，竟然于輕重緩急料得絲毫無誤，吭聲吐氣，嘿的一聲，右掌一招“降龍伏虎”，正打在那使鐵鞭的人胸口。這一招是伏虎掌中三大絕招之一，那人如何抵擋得住，全身騰空，向那腿上中鏢的人槍尖上仰跌下去。幸得那人急忙縮槍，這才騰的一聲，跌在地下，沒給槍尖穿個透明窟窿。崔秋山單鞭奪到，反掄過來，當的一聲，將三把刀同時架開，縱過去拉了袁承志向山下竄去。四名番子見崔秋山霎時之間奪鞭使掌，同時拆開了四人的進襲，武功精強，不敢再追，站定身子，紛紛發出暗器。崔秋山黑暗之中聽得嗖嗖之聲不絕，忙把袁承志拉在胸前，竄高躍低的閃避，但畢竟手中抱了人，縱跳不便，避開了右邊打來的三枚菩提子，只覺左腿一痛，已中了暗器。傷處剛剛痛過，立即發痒，心中大驚，知道箭上有毒，不敢停留，急向山下奔逃，但這一來，毒發更快，再跑得幾步，左腿一陣麻痹，一個踉蹌，跌倒在地。袁承志大驚，急叫：“崔叔叔。”四名番子見他跌倒，高呼大叫，隨後趕來。崔秋山道：“承志，快走，快走，我擋住他們。”袁承志雙掌一錯，躍到崔秋山身後，預備迎敵。崔秋山心想：“憑你這點功夫，居然想保護我。”但心中也自感動。轉眼之間，敵人已經追到，兩個使刀的奔在最前。使鬼頭刀的人想生擒活捉，翻轉刀背，向袁承志足踝上擊來。袁承志一躍避過。崔秋山撐起右腿，半跪在地，手中鐵鞭筆直的向使雙刀的擲去。那人待要避讓，已然不及，鐵鞭從他額頭上插了進去。使鬼頭刀的人一呆，崔秋山和身扑上，十指緊緊鉗住他喉嚨，那人探刀向崔秋山臂上砍來，崔秋山手上加勁，那人這一刀雖然砍中，卻已無力，片刻間便即氣絕而死，其餘兩人本已受傷，又見敵人如此凶悍，嚇得魂飛魄散，哪里還敢來追，連忙逃回。崔秋山臂上流血，幸好傷勢不重，但左腿已全無知覺。他咬緊牙關。抬起刀撐在地下，左手握住，站了起來。這時敵人雖已逃走，但不久定然召援再來，當地決不能多留，只得左腿虛懸，向山下走去。袁承志站在他右邊，讓他右手搭在自己肩上，一蹺一拐的向前趕路。

　　走了一陣，崔秋山左腿毒性向上延伸，牽動左手也漸漸無力，只得以右手支撐。袁承志只覺肩頭越來越重，但他一聲不哼，奮力扶持著崔秋山前行。

　　又走一陣，兩人實已筋疲力盡。袁承志忽見山邊有間農舍，說道：“崔叔叔，前面有人家，咱們進去躲一躲。你再熬一下吧！”崔秋山點點頭，勉力拖著半邊身子向前挨去，到得門邊，全身脫力，摔倒在地。

　　袁承志大驚，俯身連叫：“崔叔叔！”那農舍的門呀的一聲開了，出來一個中年婦人。袁承志道：“大娘，我們遇到官兵。我叔叔受了傷，求求你讓我們借宿一晚。”那農婦叫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來，命他幫著把崔秋山扶進去，拼起三條長凳，讓他躺下。崔秋山中毒甚深，虧得武功精湛，心智倒沒昏亂，叫袁承志把油燈移近左腿處察看。兩人都嚇了一跳，原來那左腿已腫大了幾乎一半，紫中帶黑，十分怕人。崔秋山請那農家少年裹好他臂上傷口，再用布條在他左腿腿根處用力纏緊，以防毒氣攻心，然後抓住箭羽，拔了出來，跟著流出來的都是黑血。崔秋山俯身要去吮吸毒血，但腿子腫大，嘴巴夠不到。袁承志俯下身去，把傷口中的黑血一口口的吸了出來，吐在地下，吸了三四十口之後，血色才漸漸變紅。崔秋山歎了一口氣道：“這毒藥總算還不是最厲害的那種。你快漱口。”那農婦在旁瞧著，不住念佛。次日午後，那少年報說官兵已經退盡。崔秋山腿腫漸消，但全身發燒，胡言亂語起來。袁承志沒了主意，只是急得要哭。那農婦道：“這位小官，我瞧你叔叔的毒氣還沒去盡，總得到鎮上請大夫瞧瞧才好。”袁承志道：“是，是，可是怎麼去？”那農婦心腸甚好，借了一輛牛車，命少年送了他們到鎮上。那少年把他們送入客店之後，徑自去了。崔袁兩人出來時身上都沒帶錢，袁承志不知如何是好，望著床上昏迷不醒的崔秋山發愁。店伙來問吃甚麼東西，袁承志答不上來，只好推說不餓，一個人坐著想哭。

　　過了良久，崔秋山終于醒來，袁承志忙問他怎麼辦。崔秋山道：“你身上帶著甚麼值錢的東西沒有？”袁承志道：“這項圈成嗎？”說著從衣內貼肉處除了下來。崔秋山一看，見項圈是金的，鑲著八顆小珍珠，項圈鎖片上刻著“富貴恒昌”四個大字，還有兩行小字，一行是“袁公子承志周歲之慶”，一行是“小將趙率教敬贈”，才知道是袁承志做周歲時，他父親部下大將趙率教所贈。趙率教和祖大壽、何可綱、滿桂三人是袁崇煥部下的四大名將。當年宁錦大捷，趙率教部殺傷清兵甚眾，官封左都督、平遼將軍。崇禎二年十月，清兵繞過山海關，由大安口入寇京師，袁崇煥率四將千里回援，反為崇禎見疑而下獄。趙率教和滿桂出戰。先後陣亡。祖大壽與何可綱憤而率部自行离去，後來袁崇煥在獄中寫信去勸，祖何二將才再歸朝。

　　趙率教是袁崇煥部下名將，天下知聞，但這時崔秋山迷迷糊糊，未能細想，便道：“叫店伙陪你到當舖去，把項圈當了吧，將來咱們再來贖回。”袁承志說：“好，我就去。”于是請店伙同去鎮上的當舖。當舖朝奉拿到項圈，一看之下，吃了一驚，問道：“小朋友，這項圈你從哪里來的？”袁承志道：“是我自己的。”那朝奉臉色登時變了，向袁承志上上下下打量良久，說道：“你等一下。”拿了項圈到里面去，半天不出來。袁承志和那店伙等的著急，又過了好一會。那朝奉才出來，說道：“當二十兩。”袁承志也不懂規矩，還是那店伙代他多爭了一兩銀子。袁承志拿了銀子和當票，順道要店伙陪去請了大夫，這才回店，哪知身後已暗暗跟了兩名公差。

　　袁承志回到店房，見崔秋山已沉沉睡熟，額上仍然火燙，大夫還沒到來。他心中焦急，走到店門外面張望，忽見七八名公差手持鐵鏈鐵尺，搶進店來。一人說道：“就是這孩子！”為首的公差喝道：“喂，孩子，你姓袁嗎？”

　　袁承志嚇了一跳，道：“我不是。”那公差哈哈一笑，從懷中掏出那個金項圈來，說道：“這項圈你從哪里偷來的？”袁承志急道：“不是偷來的，是我自己的。”那公差笑道：“袁崇煥是你甚麼人？”袁承志不敢回答，奔進店房，猛力去推崔秋山，只聽得外面公差喊了起來：“聖峰嶂的奸党躲在這里，莫讓逃了。”崔秋山霍地坐起，要待掙下地來，卻哪里能夠？腳剛著地，便即跌倒。這時眾公差已涌到店房門口，袁承志不及去扶崔秋山，縱出門來，雙掌一錯，擋在門口，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決不能讓他們捉了崔叔叔去。”

　　門外是個大院子，客店中伙計客人聽說捉拿犯人，都擁到院子里來瞧熱鬧，見七八名公差對著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發威，均覺奇怪。只見一名公差抖動鐵鏈，往袁承志頭上套去。袁承志退後一步，仍是攔在門外，不讓公差進門。那公差抖鐵鏈套人，本是吃了十多年衙門飯的拿手本事，豈知一個小小孩子居然身手敏捷，這一下竟沒套住，老羞成怒，伸右手來揪他頭上的小辮子。袁承志見這許多公差氣勢洶洶，本已嚇得要哭，但見對方伸手抓到，頭一偏，使出伏虎掌法中的“橫拖單鞭”，在他手腕上一拉。那公差一個踉蹌，險些跌倒，怒火更熾，飛腿猛踢，罵道：“小雜種，老子今日要你好看。”袁承志蹲下身來，雙手在他大腿和臀部一托，借力乘勢，向外推送，那公差肥肥一個身軀登時凌空飛了出去，砰的一聲，結結實實的跌在地下。袁承志本來也沒這麼大氣力，全是乘著那公差一踢之勢，斜引旁轉，把他狠狠摔了一交。這一招仍是伏虎掌法。旁觀眾人齊齊轟然叫好。他們本來憤恨大人欺侮小孩，何況官府公差橫行霸道，素為眾百姓所側目切齒，這時眼見公差反而落敗，而且敗得如此狼狽，不由得大聲喝采。其餘的公差也都一愣，暗想這孩子倒有點邪門，互使眼色，手舉單刀鐵尺，一涌而上。旁觀眾人見他們動了家伙，俱都害怕，紛紛退避。袁承志雖學了數年武藝，究竟年幼，又敵不過對方人多，無可奈何之中，只有奮力抵擋。不久肩頭便吃鐵尺重重打中了一下，忍不住便要哭出聲來。正在危急之際，忽然左邊廂房中奔出一條大漢，飛身縱起，落在袁承志面前，伸出雙手亂抓亂拿，也不知他用了甚麼手法，頃刻之間，已把眾公差的兵刃全部奪下。幾名公差退得稍遲，被他幾拳打得眼青口腫。這大漢啊啊大叫，聲音古怪。一名公差喝道：“我們捉拿要犯，你是甚麼人？快快滾開。”那大漢全不理會，身子一晃，已欺到他身前，右手抓住他胸口，往外擲出。那公差猶如斷線鳶子一般，悠悠晃晃的飛出牆外，砰蓬一聲，摔得半死。其餘的公差再也不敢停留，一哄出外。那大漢走到袁承志跟前，雙手比划。口中啞啞作聲，原來是個啞巴，似在問他來歷。袁承志不知如何告訴他才好，甚是焦急。那大漢忽然左掌向上，右掌向地，從伏虎掌的起手式開始，練了起來，打到第十招“避扑擊虛”就收了手。袁承志會意，從第十一招“橫踹虎腰”起始，接下去練了四招。那啞巴一笑，點點頭，伸臂將他抱起，神態甚是親熱。袁承志指指店房，示意里面有人。那啞巴抱著他進房，只見崔秋山坐在地下，臉色猶如死灰，吃了一驚，放下袁承志，走上前去。崔秋山卻認得他，做做手勢，指指自己的腿。那啞巴點點頭，左手牽著袁承志，右手抱起了崔秋山，大踏步走出客店。崔秋山是一百幾十斤重的一條大漢，但啞巴如抱小孩，毫不費力，步履如飛的出去。

　　兩名公差躲在一旁，見那啞巴向西走去，遠遠跟在後面，想是要知道他落腳之所，再邀人大舉拿捕。

　　這時崔秋山又昏了過去，人事不知。啞巴聽不到身後聲息，袁承志拉拉啞巴的手，嘴巴向後一努。啞巴回過頭來，瞧見了公差，卻似視而不見，繼續前行。

　　走出兩三里路，四下荒僻無人，啞巴忽地把崔秋山往地上一放，縱身躍到那兩名公差面前。兩公差轉身想逃，哪里來得及，早被他一手一個，揪住後心，直向山谷中摔了下去，兩聲慘叫，都跌得腦漿迸裂而死。

　　啞巴摔死公差，抱起崔秋山，健步如飛的向前疾走。這一來袁承志可跟不上了，他雖勉力對付，兩條小腿拚命搬動，但只跑了里許，已氣喘連連。啞巴一笑，俯身把他抱在手中，他雙手分抱兩人，反而跑得更快，跑了一會，折而向左，朝山上奔去。翻過兩個山頭，只見山腰中有三間茅屋，啞巴徑向茅屋跑去。快要到時，屋前一人迎了過來，走到臨近，原來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婦。她向啞巴點了點頭，見到崔袁兩人，似感訝异，和啞巴打了幾個手勢，領著他們進屋。那少婦叫道：“小慧，快拿茶壺茶碗來。”一個女孩的聲音在隔房應了一聲，提了一把粗茶壺和幾只碗過來，怔怔的望著崔袁兩人，一對圓圓的眼珠骨溜溜的轉動，甚是靈活。袁承志見那少婦粗衣布裙，但皮色白潤，面目姣好，那女孩也生得甚是靈秀。那少婦向袁承志道：“這孩子，你叫甚麼名字？怎麼遇上他的？”袁承志知她是啞巴的朋友，于是毫不隱瞞的簡略說了。那少婦聽得崔秋山中毒受傷，忙拿出藥箱，從瓶中倒出些白色和紅色的藥粉，混在一起，調了水給崔秋山喝了，又取出一把小刀，將他腿上腐肉刮去，敷上些黃色的藥末，過了一陣，用清水洗去，再敷藥末。這般敷洗了三次，崔秋山哼出聲來。那少婦向袁承志一笑，說道：“不妨事了。”打手勢叫啞巴把崔秋山抱入內堂休息。

　　那少婦收拾藥箱，對袁承志道：“我姓安，你叫我安嬸嬸好啦。這是我女兒，她叫小慧，你就耽在我這里。”袁承志點點頭。安大娘隨即下廚做面。袁承志吃過後，疲累了一天一夜，再也支持不住，便伏在桌上睡著了。

　　次晨醒來時發覺已睡在床上。小慧帶他去洗臉。袁承志道：“我去瞧瞧崔叔叔，他傷勢好些麼？”小慧道：“啞巴伯伯早背了他去啦！”袁承志驚道：“當真？”小慧點點頭。袁承志奔到內室，果然不見崔秋山和啞巴的蹤影。他茫然無主，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小慧忙道：“別哭，別哭！”袁承志哪里肯聽？小慧叫道：“媽媽，媽媽，你快來！”安大娘聞聲趕來。小慧道：“他見崔叔叔他們走了，哭起來啦！”

　　安大娘柔聲說道：“好孩子，你崔叔叔受了傷，很厲害，是不是？”袁承志點點頭。安大娘又道：“我只能暫行救他，讓他傷口的毒氣不行開來。不過時候隔得太久啦，只怕他腿要殘廢，因此啞巴伯伯背他去請另外一個人醫治。等他醫好之後，就會來瞧你的。”袁承志慢慢止了哭泣。安大娘道：“他就會好的。快洗臉，洗了臉咱們吃飯。”

　　吃過早飯後，安大娘要他把過去的事再詳詳細細說一遍，聽得不住歎息。就這樣，袁承志便在安大娘家中住了下來。安大娘叫他把所學武功練了一遍，看後點點頭說：“也真難為你了。”此後安大娘每日叫他自行練武，練得好不好，卻從不加指點，在他練的時候也極少在旁觀看。小慧本來常和他在一起，在他練武之時，卻總被媽媽叫了開去。袁承志從小沒了父母，應松、朱安國等人雖然對他照顧周到，但這些叱吒風云的大將，照料孩子總不如何在行。現下安大娘對他如慈母般照顧，親切周到，又有小慧作伴，這時候所過的，可說是他生平最溫馨的日子了。如此過了十多天，這一日安大娘到鎮上去買油鹽等物，還預備剪幾尺布來，給袁承志縫一套衫褲。那日他在聖峰嶂遇難，連滾帶爬，衣服已給山石樹枝撕得破爛。安大娘雖早給他縫補好了，但滿身補釘，總不好看。安大娘叮囑兩個孩子在家里玩，別去山里，怕遇上狼。兩個孩子答應了。安大娘走後，兩個孩子果然聽話不出，在屋里講了幾個故事，又捉了半天迷藏，後來拿些小碗小筷，假裝煮飯。小慧道：“你在這里殺雞，我去買肉。”所謂殺雞，是把蘿卜切成一塊一塊，而買肉則是在門口撿野栗子。

　　小慧去了一會，好久不見回來，袁承志大叫：“小慧，小慧。”不見答應，想起安大娘的話，怕真遇上了狼，忙在灶下拿了一根火叉，沖出門去。

　　剛走出大門，一驚非同小可，只見小慧被一條身穿武官服色的大漢挾在脅下，正要下山。袁承志大喊一聲，挺叉向那大漢背後刺去。大漢猝不及防，總算袁承志人矮，沒刺到背心，臀部卻已重重的吃了一叉，只是火叉頭鈍，刺不入肉。大漢大怒，放下小慧，拔出單刀，轉身刷的就是一刀。袁承志曾跟倪浩學過槍法，將一柄火叉照著“岳家神槍”槍法使了開來，竟然有攻有守，和那大漢對打起來。那大漢力大刀勁。袁承志仗著身法靈便，居然也對付著拆了十來招。那大漢見戰不下一個小孩，心中焦躁，雙腿一蹲，刀法忽變。那大漢起初出招，倒有一大半都砍空了，只因袁承志身矮，大漢砍向敵人上部的刀法，全都砍在空中，他覺察之後，便改使地堂刀法，只是覺得對付一個小小孩童，不必小題大做，是以并不躺下地來。

　　這一來袁承志登感吃力，正危急間，忽見安小慧拿了一柄長劍，一劍“仙人指路”，向大漢身上刺去。大漢罵道：“呸！你這小妞也來找死。”單刀橫砍過去。他不欲傷她，只想震去她手中長劍。哪知小慧身手靈活，長劍忽地圈轉，挽了個劍花，一招“三寶蓮台”，回刺大漢後胯，同時袁承志的火叉也是一招“毒龍出洞”刺將過去。那大漢一時之間竟給兩個小孩鬧了個手忙腳亂。袁承志起初見小慧過來幫手，擔心她受傷，但三招兩式之後，見她身手便捷，居然一手“達摩劍法”使得也頗純熟，他小孩好胜，不甘落後，一柄火叉使得更加緊了。那大漢見兩個小孩的槍法和劍法竟然都是頭頭是道，然而力氣太小，總歸無用，于是封緊門戶，又笑又罵的一味游斗。耗了一陣，兩個小孩果然支持不來了。

　　那大漢提起單刀，對准小慧長劍猛力劈去，小慧避讓不及，長劍和單刀一碰，拿捏不住，登時脫手向天空飛去。袁承志大駭，火叉“舉火撩天”，在大漢面前一晃。大漢舉刀架開，飛腳把小慧踢倒。袁承志不顧性命的舉叉力攻，但心中慌亂，火叉已使得不成章法。

　　大漢哈哈大笑，搶上一步，揮刀向他當頭砍下。袁承志橫叉招架，大漢左手已拉住叉頭，用力一扭。袁承志只覺虎口劇痛，火叉脫手。那大漢不去理他，隨手把火叉擲在地下，奔到小慧身旁，右手抄出，已抱住她腰，向前奔去。袁承志手上雖痛，但見小慧被擒，拾起火叉隨後趕來。大漢罵道：“你這小鬼，不要性命了？”左手抱住小慧，右手挺刀回身便砍，拆得五六招，袁承志左肩被單刀削去一片衣服，皮肉也已受傷，鮮血直冒。大漢笑道：“小鬼，你還敢來麼？”哪知袁承志竟不畏縮，叫道：“你放下小慧，我就不追你。”拿了火叉，仍是緊追不舍。那大漢怒從心起，惡念頓生，想道：“今日不結果這小鬼，看來他要糾纏不休。”大喝一聲，回身挺刀狠砍，數招拆過，腳下一勾，已把袁承志絆倒，再不容情，舉刀砍落。小慧大驚，雙手拉住大漢手臂，狠狠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大漢吃痛，哇哇怒吼，袁承志乘機滾了開去。大漢反手打了小慧一個耳括子，又舉刀向袁承志砍下。袁承志側身急避，被他刀尖在額上帶過，左眉上登時划了一道口子，鮮血直流。大漢料想他再也不敢追來，提了小慧就走。哪知袁承志猶如瘋了一般，緊緊抱住大漢左腳，百忙中還使出伏虎掌法，一個“倒扭金鐘”，將他左腳扭轉。要知袁崇煥是廣東東莞人，袁承志血中秉承著廣東人那股宁死不屈的倔強性子，雖然情勢危急，仍是不讓小慧給敵人擒去。

　　那大漢又痛又氣，右腿起處，把他踢了個筋斗，舉萬正要砍下，忽聽背後有人喝斥，跟著後腦上咚的一聲，一陣疼痛，後頸中跟著濕淋淋、粘膩膩地，不知是不是給人打得後腦勺子流血，心下驚惶，回過頭來，只見安大娘雙手揚起，站在數丈之外。那大漢知她厲害，舍了袁承志，抱住小慧要走。安大娘右手連揚，三枚雞蛋接連向他面門打去。大漢東躲西閃，避開了兩枚，第三權再也閃避不開，扑的一聲，正中鼻梁，滿臉子都是蛋黃蛋白。安大娘從籃中一掏，摸到最後一枚雞蛋，又是一下打在他左目之上。她手勁不弱，雖是一枚雞蛋，可也已打得他頭暈眼花。那大漢罵道：“他奶奶的，你不炒雞蛋請老子吃，卻用雞蛋打老子！”拋下小慧，左手在眼上抹了幾下，舉刀向安大娘殺來。安大娘手中沒兵刃，只得連連閃避。

　　袁承志見她危急，挺叉又向大漢後心刺去，這時他見來了幫手，精神大振，一柄火叉挑刺遮攔，“岳家神槍”的槍法使得似模似樣。安大娘緩出了手，靈機一動，把買來給袁承志做衣服的一匹布從籃中取了出來，迎風抖開，拋入身後的小溪，跟著撿起三塊石子向大漢打去。大漢既要閃避石子，又要招架袁承志的火叉，連退了三步。

　　安大娘拿起浸濕的布匹，喝道：“胡老三，你乘我不在家，上門來欺侮小孩子，算是哪一門子的好漢？”呼喝聲中，一匹布已向大漢迎面打去。她的內力雖還不足以當真“束濕成棍”，把一匹布當作棍子使，但長布浸水。揮出來卻也頗有力道。胡老三皺起眉頭，抬腿把袁承志踹倒，與安大娘斗了起來。安大娘的武功本就在胡老三之上，此時心中憤恨，一匹濕布揮出來更是有力。胡老三背上連被布端打中兩下。水珠四濺，只覺背心隱隱發痛，出手稍慢，單刀突被濕布裹住。安大娘用力回扯，胡老三單刀脫手。

　　他縱擊兩步，獰笑道：“我是受你丈夫之托，來接他女兒回去。陰魂不散，總有一天再找上你。小潑婦，我們錦衣衛的人你也敢得罪，當真不怕王法麼？”安大娘秀眉直豎，將濕布橫掃過去。胡老三早防到她這著，話剛說完，已轉身躍出，遠遠的戟指罵道：“他媽的，今天你請我吃生雞蛋，老子下次捉了你關入天牢，請你屁股吃筍炒肉，十根竹簽插進你的指甲縫，那時你才知道滋味！今日瞧在你老公份上，且饒你一遭。”罵了幾句，向山下疾奔而去。安大娘也不追趕，回頭來看小慧與袁承志。小慧并沒受傷，只是嚇得怔怔的傻了一般，隔了一會，才扑在母親懷里哭了出來。袁承志卻滿臉滿身都是鮮血。安大娘忙給他洗抹干淨，取出刀傷藥給他裹好，幸而兩處刀傷口子都不深，流血雖多，并無大礙。安大娘把他抱到床上睡了，小慧才一五一十地把他剛才舍命相救的情形說了。安大娘望著袁承志，心想：“瞧不出他小小年紀，居然如此俠義心腸。咱們在這里是不能耽了，倒要好好成全他一番。”對小慧道：“你也去睡，今天晚上咱們就得走。”

　　小慧隨著她母親東遷西搬慣了的，也不以為奇。安大娘收拾了一下隨身物件，打了兩個包裹。三人吃過晚飯後，秉燭而坐。她并不閂門，似乎另有所待。

　　袁承志見她秀眉緊蹙，支頤出神，一會兒眼眶紅了，便似要掉下淚來，心想：“那胡老三說，安嬸嬸的丈夫派他來接小慧回去，不知為了甚麼。她丈夫欺侮安嬸嬸，等我長大了，練好了武藝，定要打她丈夫一頓，給安嬸嬸出氣。只是小慧見我打她爹爹，不知會不會不高興。”又想：“那胡老三說他是錦衣衛的，哼，錦衣衛的人壞死了，我媽媽便是給他們捉去害死的。終有一天，我要大殺錦衣衛的人，給媽媽報仇。”袁崇煥被崇禎處死後，兄弟妻子都被皇帝下旨充軍三千里。錦衣衛到袁家拿人，袁崇煥的舊部先已得訊，趕去將袁承志救了出來，袁夫人卻未能救出。當年錦衣衛抄家拿人、如虎似狼的凶狠模樣，已深印在袁承志小小的腦海之中。二更時分，門外輕輕傳來一陣腳步聲，一人飄然進來，原來便是那個啞巴。他身材魁梧壯實，行路卻輕飄飄的，落地僅有微聲。袁承志見到啞巴，心中大喜，扑上去拉住了他，連問：“崔叔叔呢？他好麼？”竟忘了他是啞的。啞巴咧開了嘴只是傻笑，顯然再見到袁承志也很高興，過了一會，才向安大娘指手划腳的作了一陣手勢。

　　安大娘向袁承志道：“崔叔叔沒事，你放心。”和啞巴打了一陣手勢，啞巴不住點頭，雙手連連鼓掌，拍拍聲響。袁承志卻不知他對甚麼事如此衷心贊成。

## 第三回 　經年親劍鋏 長日對楸枰

　　安大娘拉著袁承志，走到內室，并排坐在床沿上，說道：“承志，我一見你就很喜歡，就當你是我的親兒子一般。今天你不顧性命救了小慧，我更加永遠忘不了你。今晚我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你跟著啞伯伯去。”袁承志道：“不，我和你一起去。”安大娘微笑道：“我也舍不得你啊。我要啞伯伯帶你到一個人那里。他是你崔叔叔的記名師父。你崔叔叔只跟他學了兩個月武藝，就這般了得。這位老前輩的武功天下無雙，我要你去跟他學。”袁承志聽得悠然神往。

　　安大娘道：“他平生只收過兩個真正的徒弟，那都是許多年前的事了，只怕他未必肯再收徒弟。不過你資質好，心地又善良，我想他一定喜歡。啞伯伯是他仆人，我請他帶你去求他。你好好去吧。要是他真的不肯收你，啞伯伯會把你送回到我這里。”袁承志點點頭。

　　安大娘又叮囑道：“這位老前輩脾氣很古怪，你不聽話，他固然不喜歡，太聽話了，他又嫌你太笨，沒骨氣，只好碰你的緣法吧。”從腕上脫下一只金絲鐲子來，給他戴在臂上，輕輕一捏，金絲鐲子已經收小，不再落下，笑道：“等你武功學好，成為大孩子時，別忘記安嬸嬸和小慧妹子！”袁承志道：“我永遠不會忘記。要是那位老前輩肯收我，安嬸嬸你有空時，就帶小慧妹妹來瞧瞧我。”安人娘眼圈一紅，說道：“好的，我會時時記著你。”

　　安大娘寫了一封信，交給啞巴轉呈他主人。四人出門，分道而別。袁承志與安大娘及小慧雖然相處并無多日，但母女二人待他極為親切，日間一戰，更是共經生死患難，分別時均感戀戀不舍。啞巴知道袁承志受了傷，流血甚多，身子衰弱，于是把他抱在手里，邁開大步，行走若飛。

　　這般曉行夜宿，不斷的向北行了一個多月。袁承志傷處也已好了，只是左眉上留下一個小小疤痕。每日傍晚，啞巴也不在客店投宿，隨便找個岩洞或是破廟歇了。在客店打尖時，都是袁承志出口要食物。啞巴對吃甚麼并無主見，拿來就吃，一頓至少要吃兩斤面。袁承志打手勢問他到甚麼地方，他總是向北而指。又行多日，深入群山，愈走愈高，到後來已無道路可循。啞巴手足并用，攀藤附葛，盡往高山上爬去。袁承志攬住了他頭頸，見山勢如此凶險，雙手拚命摟緊，唯恐一失便粉身碎骨。如此攀登了一天，上了一座高峰的絕頂，只見峰頂是塊大平地，四周古松聳立，穿過松林，眼前出現五六間舊屋。啞巴臉露笑容，似是久客在外、回歸故鄉一般。他拉著袁承志的手走進石屋，屋內塵封蛛結，顯是許久沒人住了。他拿了一把大掃帚，里里外外打掃干淨，然後燒水煮飯。在這險峰頂上，也不知糧食和用具是如何搬運上來的。過了三天，袁承志心急起來，做手勢問師父在甚麼地方。啞巴指指山下，袁承志示意要下去，啞巴卻搖頭不許。袁承志無奈，只得苦挨下去，與啞巴言語不通，險峰索居，頗苦寂寞，憶及與安大娘母女相處時的溫馨時日，恨不得能插翅飛了回去。一天晚上，睡夢中忽覺燈光刺眼，揉揉眼睛，坐起身來，只見一個老人手執蜡燭，站在床前。那老人須眉俱白，但紅光滿面，笑嘻嘻的打量著自己。

　　袁承志爬下炕來，恭恭敬敬的向他磕了四個頭，叫道：“師父，你老人家可來啦！”那老人呵呵大笑，說道：“你這娃兒，誰教你叫我師父的？你怎知我准肯收你為徒？”袁承志聽他語氣，知道他是肯收了，心中大喜，說道：“是安嬸嬸教我的。”那老人道：“她就是給我添麻煩。好吧，瞧你故世的父親份上，就收了你吧！”袁承志又要磕頭，那老人道：“夠了，夠了，明天再說。”

　　次日早晨天還沒亮，袁承志就起來了。啞巴知道老人答應收他，喜得把他拋向空中，隨手接住，連拋了四五次。那老人聽得袁承志嬉笑之聲，踱出房來，笑道：“好啊，你小小年紀，居然已知道行俠仗義，救人婦孺。那可了不起哪！你有甚麼本事，倒使出來給我瞧瞧。”袁承志給他說得面紅過耳，忸怩不安。那老人笑道：“不讓我瞧你的功夫，怎麼教你啊？”袁承志才知師父并非跟自己開玩笑，于是把崔秋山所傳的伏虎掌法從頭至尾練了起來。

　　那老人一面看一面微笑，待他練完，笑道：“秋山不住夸你聰明，我先還不信，他只教了你幾大，便有這般成就，确是不錯的了。”袁承志一聽到崔秋山的名字，便想問他安危，可是老人在說話，不敢打斷他的話頭，等他一停口，忙問：“崔叔叔在哪里？他好嗎？”那老人道：“他身子好了，回到李闖將軍那里打仗去啦。”袁承志聽了，很是歡喜。

　　啞巴擺了一張香案。那老人取出一幅畫，畫上繪的是一個中年書生，神態飄逸。那老人點了香燭，對著畫像恭恭敬敬的磕了頭，對袁承志道：“這是咱們華山派的開山祖師風祖師爺，你過來磕頭。”袁承志向畫中人瞧了兩眼，心道：“你可比我師父年輕得多啦，怎麼反而是祖師爺？”當下過去磕頭，不知該磕幾個頭，心想總是越多越好，直磕到那老人笑著叫他停止才罷。那老人笑吟吟的正要開口說話，袁承志又跪下磕頭，算是正式拜師。那老人微笑著受了，說道：“從今而後，你是我華山派的弟子了。我多年前收過兩個徒弟，此後一直沒再遇到聰穎肯學的孩子，這些年來沒再傳人。你是我的第三個弟子，也是我的關門徒弟。你可得好好的學，別給我丟人現眼。”袁承志連連點頭。那老人道：“我姓穆，叫做穆人清，江湖上朋友叫我做神劍仙猿。你記著點，下次別讓人家問住，你師父叫甚麼呀？啊喲，對不住，這個可不知道。”

　　袁承志哈得一聲，笑了出來，心想安大娘說他脾氣古怪，心里一直有點害怕，哪知其實他和藹可親，談吐很是詼諧。神劍仙猿穆人清武功之高，當世實已可算得第一人，在江湖上行俠仗義，近二十年來從未遇過對手，只因所作所為大半在暗中行事，不留姓名，別人往往不知是受了他的好處，是以名氣卻不甚響亮。他脾氣本很孤僻，這次見袁承志孤零零一個孩子很是可怜，加之敬他父親袁崇煥為國殺敵，冤屈而死，是個大大的忠臣，是以對他破例的青眼有加。穆人清無子無女，一劍獨行江湖，臨到老來，忽然見到一個聰明活潑的孩童，心中的喜歡，實在不下于袁承志的得遇明師，不由得竟大反常態，和他有說有笑起來。

　　穆人清又道：“你那兩個師兄都比你大上二三十歲。他們的徒弟都比你大得多啦。他們說不定會怪我，到這時還給他們添個娃娃師弟。嘿嘿，要是你不用功，將來給他們的徒子徒孫比下去，他們可更有道理來怪我這老胡塗啦。”袁承志道：“弟子一定用功。”又問：“崔叔叔也是你老人家的徒弟嗎？”穆人清道：“他要跟著闖王打仗，沒時候跟我好好兒學，我只傳了他一套伏虎掌法，不能算是徒弟。再說，憑他資質，也不能做我徒弟。”指指啞巴道：“象他，天天瞧著瞧著，也學了不少招兒去啦，不過和我兩個徒弟相比，可就天差地遠了。”袁承志見啞巴兩次手擲公差，出手似電，一直對他佩服得了不得，聽師父說自己兩位師兄比他本領還高得多，那麼只要自己用功，即使及不上師兄，至少也可趕到啞巴了，心中十分快慰。穆人清道：“咱們華山派有許多規條，甚麼戒淫、戒仕、戒保鏢，現下跟你說，你也不懂。我只囑咐你兩句話：要聽師父的話，不可做壞事。你可得記住了。”袁承志道：“我一定聽師父的話，也不敢做壞事。”

　　穆人清道：“好，現下咱們便來練功夫。你崔叔叔因時候匆促，把一套伏虎掌一古腦兒的傳給了你。這套掌法太過深奧繁復，你年紀太小，學了也不能好好的用。我先教你一套長拳十段錦。”袁承志道：“這個我會，倪叔叔以前教過的。”穆人清道：“你會？學得幾路勢子，就算會了嗎？差得遠呢！你要是真的懂了長拳十段錦的奧妙，江湖上胜得過你的人就不多了。”袁承志小臉兒脹得通紅，不敢再說。

　　穆人清拉開架式，將十段錦使了出來，式子拳路，便和倪浩所使的一模一樣。袁承志暗暗納罕，心想這有甚麼不同了？穆人清道：“你當師父騙你是不是？來來來，你來抓我衣服，只要碰得到我一片衣角，算你有本事。”袁承志不敢和師父賭氣，笑著不動。穆人清道：“快來，這是教你功夫啊！”袁承志聽說是教功夫，便搶上前去，伸手去摸師父長衫後襟，眼見便可摸到，衣襟忽然一縮，就只這麼差了兩三寸。袁承志手臂又前探數寸，正要向衣襟抓去，師父忽然不見，在他頭頸後面輕輕捏了一把，笑道：“我在這里。”袁承志一個“鷂子翻身”，雙手反抱，哪知師父人影又已不見，急忙轉身，見師父已在兩丈之外。他甚覺有趣，心想：“非抓住你不可。”縱上前去扯他袖子。穆人清大袖一拂，身子蕩了開去。袁承志嘻嘻哈哈的追趕，一轉身，忽見啞巴在打手勢，要他留神，袁承志心中一動，暗想：“師父使的果然都是十段錦身法，但他怎能如此快法？”當下一面追捉，一面注視師父身法，十段錦他練得本熟，然見師父進退趨避，靈便异常，同樣的一招一式，在他使出來，卻另有异常巧思。袁承志追趕之際，暗學訣竅，過不多時，在追趕之中竟也用上了一些師父的縱躍趨退之術，果然登時迅捷了許多。穆人清暗暗點頭，深喜孺子可教。這時袁承志趕得緊，穆人清也避得快，兩人急奔疾趨，廣場上只見兩條人影，飛來舞去。袁承志早忘了嬉笑，全神貫注的追捉師父。忽然穆人清哈哈大笑，一把將他抱了起來，笑道：“好徒弟，乖孩子！”袁承志見這一套十段錦中，竟有如許奧妙，不由得又驚又喜。穆人清道：“好啦，這些已夠你練啦。”把他放下地來，叫他復習幾遍，自行入內。

　　袁承志把這路拳法從頭至尾練了十多遍，除了牢記師父身法之外，又自行悟出了一些巧妙。只把他喜得抓耳撓腮，一夜沒好好睡，就是在夢中也是在練拳。

　　等到天一微亮，生怕忘了昨天所學，又到廣場上練了起來。越打越是起勁，忽聽得背後一聲咳嗽，忙轉過身來，見師父笑吟吟的站在身後，叫了一聲：“師父！”垂手站立。穆人清道：“你自己悟出這幾招都還不錯。但這一招快是快了，下盤露出了空隙。敵人如是好手，他的腳這樣一勾，你就糟糕，所以應該這樣。”連說帶比的教了起來。袁承志大是欽服，這一天又學了不少訣竅。

　　一晃三年，袁承志已十三歲了。這三年之中，穆人清又傳了他“破玉拳”和“混元掌”。“混元掌”雖是掌法，卻是修習內功之用。自來各家各派修練內功，都講究呼吸吐納，打坐練氣，華山派的內功卻別具蹊徑，自外而內，于掌法中修習內勁。這門功夫雖然費時甚久，見效極慢，但修習時既無走火入魔之虞，練成後又是威力奇大。蓋內外齊修，臨敵時一招一式之中，皆自然而有內勁相附，能于不著意間制胜克敵。待得“混元功”大成，那更是無往不利、無堅不摧了。袁承志練武時日尚淺，“混元功”自未有成，但身子已出落得壯健异常，百病不侵。穆人清有時下山，一去便是兩三月、三四月不等，回山後查考武功，見他用功勤奮，進境迅速，每次都是獎勉有加。這一年端午節，吃過雄黃酒，穆人清又請出祖師爺的畫像，自己磕了頭，又命袁承志磕頭。說道：“今天教你拜祖師，你知為了甚麼？”袁承志道：“請師父示知。”

　　穆人清從至內捧出一只長長的木匣，放在案上，木匣蓋一揭開，只見精光耀眼，匣中橫放著一柄明晃晃的三尺長劍。袁承志驚喜交集，心中突突亂跳，顫聲道：“師父，你是教我學劍。”穆人清點點頭，從匣中提起長劍，臉色一沉，說道：“你跪下，聽我說話。”袁承志依言下跪。穆人清道：“劍為百兵之祖，最是難學。本派劍法更是博大精深，加之自歷代祖師以降，每一代都有增益。別派武功，師父常常留一手看家本領，以致一代不如一代，越傳到後來精妙之著越少。本派卻非如此，選弟子之時極為嚴格，選中之後，卻是傾囊相授。單以劍法而論，每一代便都能青出于藍。你聰明勤奮，要學好劍術，不算難事，所期望于你的，是日後更要發揚光大。更須牢記：劍乃利器，以之行善，其善無窮，以之行惡，其惡亦無窮。今日我要你發一個重誓，一生之中，決不可妄殺一個無辜之人。”

　　袁承志道：“師父教了我劍法，要是以後我劍下傷了一個好人，一定也被人殺死。”穆人清道：“好，起來吧。”袁承志站了起來。穆人清道：“我也知你心地仁厚，決不會故意殺害好人。不過是非之間，有時甚難分辨，世情詭險，人心難料，好人或許是壞人，壞人說不定其實是好人。但只要你常存忠恕寬容之心，就不易誤傷了。”袁承志點頭答應。穆人清又道：“崇禎皇帝殺了你爹爹，在他心中，只道你爹爹是壞人，他殺得一點兒也不錯，哪知卻大大的錯了。崇禎皇帝這些年來殺了不少大臣大將，有的固是壞人，好人可也給他殺了不少。他不明是非，又無絲毫寬厚之心，他這麼亂殺一通，這大明江山，難免斷送在他手里。”袁承志黯然點頭，知道師父提出崇禎殺他父親的事來，是要他將“是非難辨、不可妄殺”的教訓深深記在心頭，再也不會忘記。

　　穆人清左手捏個劍訣，右手長劍挺出，劍走龍蛇，白光如虹，一套天下無雙的劍法展了開來。

　　日光下長劍閃爍生輝，舞到後來，但見一團白光滾來滾去。袁承志跟著師父練了三年拳法，眼光與以前已大不相同，饒是如此，師父的劍法、身法還是瞧不清楚，只覺凝重處如山幬≒牛𠵎崍櫬θ羥宸縹藜＃墪浠媚拟猓𡛕附菸蘼住Ｎ璧郊貝Γ𡚒氯飼宕蠛紉簧𤇢壠?劍忽地飛出，嗤的一聲，插入了山峰邊一株大松樹中，劍刃直沒至柄。

　　袁承志知道松樹質地致密，適才見師父舞劍之時，劍身不住顫動，可見劍刃剛中帶柔，哪知這一擲之下，一柄長劍的劍身全部沒入，不覺驚奇得張大了嘴，合不攏來。忽聽身後一人大叫一聲：“好！”

　　袁承志在山上三年，除了師父的聲音之外，從來沒聽見過第二個人的說話，雖然還有一個啞巴，可是啞巴不會說話。他急忙回頭，只見一個老道笑嘻嘻的走上峰來。那道人身穿黃色粗布道袍，一張臉黃瘦干枯，頭發稀稀落落，白多黑少，挽著個小小道髻，大聲說道：“老猴兒，這一招‘天外飛龍’，世間更無第二人使得出，老道今日大開眼界。十多年沒見你用劍，想不到更精進如此！”穆人清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甚麼風把你吹來的？一上華山，便送我一頂大大的高帽。承志，這位木桑道長，是師父的好友，快給道長磕頭。”

　　袁承志忙過來跪下磕頭。木桑道人笑道：“罷了！”伸手一扶，把他扯了起來。凡學武之人，遇到外力時不由自主的會運功抵御。木桑道人這麼一扯，袁承志這時“混元功”已有小成，雙臂順乎自然的輕輕一掙。木桑道人已試出了他功夫，對穆人清笑道：“老猴兒，這幾年見不到你，原來偷偷躲在這里調理小猴兒徒弟。你運氣不壞呀，一只腳已踏進了棺材，居然還找到這樣的一個好娃娃。”穆人清和他打趣慣了的，聽他稱贊自己的小徒兒，也不禁拈須微笑，怡然自得。木桑道人道：“啊喲，今天沒帶見面錢，可也不好生受你這幾個頭，怎麼辦呢？”穆人清聽他這麼一說，靈機一動，心想：“這老道武功有獨到之處，江湖上人稱“千變萬劫”。如肯傳點甚麼給承志，倒可令他得益不淺。只是這人素來不肯收徒，倒要想法子擠他一擠。”說道：“承志，道長答應給你好處，快磕頭道謝。”袁承志聽師父這麼說，當即又跪下磕頭。

　　木桑道人哈哈大笑，說道：“好好好，有其師必有其徒，師父不要臉，徒弟也沒出息。喂，娃兒，你聽我說，為人可要正正派派，別學你師父這麼厚臉皮，聽到人家說給東西，連忙敲釘轉腳，難道我老人家還騙你孩子不成？這樣吧，今兒乘我老人家高興，把這個給了你吧。”說著從背囊中掏出一團東西來交了給他。袁承志謝了，恭恭敬敬的雙手接過，站起身來，抖開一看，見是黑黝黝的一件背心，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非絲非革，不知是甚麼東西所制，正自疑惑，聽得穆人清道：“道兄，別開玩笑，這件寶物怎能給他？”

　　袁承志一聽，才知是件貴重寶物，雙手捧著忙即交還。木桑道人不接，說道：“呸！老道哪會像你師父這麼寒酸，送出了的東西怎能收回？乖乖的給我拿去吧！”

　　袁承志不敢收，望著師父聽他示下。穆人清道：“既是這樣，那麼多謝道長吧。”袁承志跪下叩謝。穆人清正色道：“這是道長當年花了無數心血，拚了九死一生才得來的防身至寶，你穿上了。”袁承志依言把背心穿上。

　　穆人清縱到松樹之前，食中兩只手指勾住劍柄，輕輕一提，已拔出長劍，說道：“這件背心是用烏金絲、頭發、和金絲猴毛混同織成，任何厲害的兵刃都傷他不得。”說著隨手一劍向袁承志胸口劍去。這一劍迅捷無比，袁承志哪來得及避讓，嚇了一跳，卻見劍尖碰到背心，便輕輕反彈出來，心中大喜，又跪下向木桑磕頭。木桑道人笑道：“你見過這件東西墨黑一團，毫不起眼，先前磕了頭，只怕心中很覺得有點兒冤，這一次才真是心甘情愿的了。”袁承志給他說得臉紅過耳，笑嘻嘻的不答。說了一陣話，穆人清問道：“那人近來有消息沒有？”木桑道人本來滿臉笑容，聽他提到“那人”，不由得歎了口氣，神色登時不愉，說道：“不瞞你說，這家伙不知在甚麼地方混了一段日子，最近卻又在山海關內外出沒。老道不想見他，說不得，只好避他一避。來到華山，老道是逃難來啦。”穆人清道：“道兄何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憑著道兄這身出神入化的功夫，難道會對付他不了？”

　　木桑搖了搖頭，神色甚是沮喪，道：“也不是對付他不了，只是老道狠不下這個心，這些年來，我曾和他兩次相斗。第一次我已占了上風，最後終于念著同門情誼，先師臨終時又叮囑我好好照顧他，老道教諭無方，致他誤入歧途，陷溺日深，老道心中有愧。最後這一擊便下不了手。第二次相斗，他不知在何處學來了一些邪派的厲害功夫，一劍刺在我心口，幸賴這件背心護身，劍尖刺不進去。他吃了一驚，只道我練成奇妙武功，這麼一疏神，又給我制住。我好好勸了他一場，他卻只是冷笑，臨別之時說道：“我想明白了，原來你只是仗著寶衣護身，下次動手。我刺你頭臉，你又如何防備？”

　　穆人清怒道：“這人如此狂妄。道兄念著同門情義，一再饒他性命，姓穆的跟他可沒甚麼瓜葛？道兄，你在敝處盤桓小住，我這就下山去找他。只要見到他仍在為非作歹，老穆提了他首級來見你。”木桑道：“多謝你的好意。但是我總盼他能自行悔悟，痛改前非。這幾年來，對他的邪門武功我曾細加揣摩，真要再動手，也未必胜他不了。我躲上華山來，求個眼不見為淨，耳不聞不煩，也就是了。他如得能悔改，那自是我師門之福，否則的話，讓他多行不義必自斃吧。”說著歎了口氣，又道：“他能悔改？唉，很難，很難！”

　　穆人清道：“聽說這人貪花好色，壞了不少良家婦女的名節，近來更是變本加厲。這種武林敗類，下次落在道兄手里，千萬不可再重舊情。道兄清理門戶，鏟除不肖，便是維護尊師的令名，報答尊師的恩德。”木桑點頭道：“穆兄說的是。唉！”說著歎了口長氣。袁承志聽著二人談話，似乎木桑道人有一個師兄弟品性十分不端，武功卻甚是高強，捧著那件背心，對木桑道：“道長，你要除那惡人，還是穿了這件背心穩當些。等你除去了他，再賜給弟子吧。弟子武功沒學好，不會去跟壞人動手，這件寶貝還用不著。”木桑拍拍他肩膊，道：“多謝你一番好心。但就算沒這件背心護身，諒他也殺不了我。這惡人的邪門功夫只能攻人無備，可一而不可再。小娃娃倒不用為我擔心。”穆人清見他郁郁不樂，知道天下只有一件事能令他萬事置諸腦後，說道：“這件事多說敗人清興。牛鼻子，你的棋藝……”木桑一聽到“棋藝”兩字，臉上肌肉一跳，登時容光煥發，陡然間宛如年輕了二十歲，只聽穆人清道：“……這些年來，可稍為長進了一些沒有？”他急忙說道：“甚麼？老道的武功向來不及你，下棋的本事卻大可做你師父。你若不信，咱們便……”穆人清笑道：“好，我來領教領教‘千變萬劫’的功夫，你的吃飯家伙帶來了嗎？”

　　木桑笑吟吟的從背囊中拿出一只圍棋盤、兩包棋子，笑道：“這家伙老道是片刻不离身的。你怕了我想避戰，推說華山上沒棋盤棋子，那可賴不掉，哈哈，哈哈！”啞巴搬出台椅，兩人就在樹蔭下對起局來。袁承志不懂圍棋，木桑一面下，一面給他解釋，同時不住口的吹噓自己這著如何高明，他師父如何遠遠不是敵手。穆人清只是微笑沉思，任由他自吹自擂。圍棋是易學難精之事，下法規矩，一點就會。袁承志看了一局，已明白其中大要。他見這棋盤是精鋼所鑄，黑棋子是黑鐵，白棋子卻是白銀。兩人落子之時，發出錚錚之聲，甚是動聽。這一局果然是木桑胜了兩子。老朋友倆從日中直下到天黑，一共下了三局，木桑兩胜一負，依他說還要再下，穆人清道：“我可沒精神陪你啦！”木桑這才戀戀不舍的去睡。一連三天，木桑總是纏著穆人清下棋。袁承志旁觀，倒也津津有味。到了第四天上，穆人清道：“今天咱們休息一日，待我先傳授徒弟劍法再說。”

　　木桑心想這是正事，不便阻撓，可是只等得心痒難搔，好容易穆人清傳完劍法，他馬上一把拉住，說道：“來來來，再殺三局。”穆人清教了半天劍，已微感疲乏，但知木桑棋癮極大，如不陪他，只怕他整晚睡不安樂，于是和他到樹下對局。袁承志練了一會新學的劍法，忽聽木桑喜叫：“承志，快來看！你師父大大的糟糕！”于是奔過去觀看。

　　穆人清棋力本來不如木桑，這時又是勉強奉陪，下得更加不順，不到中局，已是處處受制，眼見一塊白子形勢十分危急，即使勉強做眼求活，四隅要點都將被對方占盡。他拈了一粒棋子，沉吟不語，始終放不下去。

　　袁承志在一旁觀看，實在忍不住了，說道：“師父，你下在這里，木桑師伯定要去救。你再下這著，就可沖出去了。不知弟子說得對不對。”穆人清素來恬退，不似木桑那樣自負好胜，也就照著徒兒指點，下了這著，一大片白棋果然真沖了出來，反而把黑子困死了一小塊。這局棋穆人清本來大輸特輸，這麼一來一去，結果只輸了五子。木桑大贊袁承志心思靈巧，讓他九子，與他下了一局。袁承志雖然不懂前人之法，然而圍棋一道，最講究的是悟性，常言道：“二十歲不成國手，終身無望。”意思是說下圍棋之人如不在童年成名，將來再下苦功，也終是碌碌庸手。如蘇東坡如此聰明之人，經史文章、書畫詩詞，無一不通，無一不精，然而圍棋始終下不過尋常庸手。成為他生平一大憾事。他曾有一句詩道：“胜固欣然敗亦喜”，後人贊他胸襟寬博，不以胜負縈懷。豈知圍棋最重得失，一子一地之爭，必須計算清楚，毫不放松，才可得胜，如老是存著“胜固欣然敗亦喜”的心意下棋，作為陶情冶性，消遣暢懷。固無不可，不過定是“欣然”的時候少，而“辦喜”的時候多了。穆人清性情淡泊，木桑和他下棋覺得搏殺不烈，不大過癮，此刻與袁承志對局，竟然大不相同。袁承志與此道頗有天才，加以童心甚盛，千方百計的要戰胜這位師伯。這一局結果雖是木桑贏了，可是中間險象環生，并非一帆風順的取胜。次日一早，木桑又把承志拉去下棋，承志連胜三局，從讓九子改為讓八子。不到一月，他棋力大進，木桑只能讓他三子，這才互有胜敗。袁承志在圍棋上一用心，自然練武的時刻減少。穆人清礙于老友的情面，起初還不說甚麼，後來見這一老一小，終日廢寢忘食的在楸枰上打交道，實在太不成話，于是暗中囑咐袁承志，每日只可與木桑下一局棋，其餘的時候都要用來練武。袁承志經師父一提醒，心想這許多天的确荒疏了武功，暗暗慚愧，連忙趕練劍法。一連兩天，木桑叫他下棋，他總是說要練劍。木桑說道：“你來陪我下棋，下完之後，我教你一門功夫，你師父一定喜歡。”

　　袁承志道：“我去問過師父。”木桑道：“好，你去問吧。”袁承志奔進去把木桑的話對師父說了。穆人清一聽大喜。木桑道人外號“千變萬劫”。他年輕之時，因輕功卓絕，身法變幻無窮，江湖上送他個外號，叫做“千變萬化草上飛”。後來他耽于下棋。圍棋之道，講究“打劫”，無數變化俱從打劫而生。木桑武功甚高，自己倒以為平平無奇，棋藝不過中上，卻是自負得緊，竟自行改了外號，叫做“千變萬劫棋國手”。旁人礙于他的面子，不便對他自改的外號全不理會，可是又知他棋藝和“國手”之境實在相去太遠，于是折衷而簡化之，稱之為“千變萬劫”。這四字其實還是恭維他武功千變萬化，殺得敵人“萬劫不復”。但如有人當面如此解釋，木桑勢必大為生氣，定要對方承認這外號是指他棋藝而言，才肯罷休。穆人清一直佩服他武功上實有獨得之秘，但他從來不肯授徒，現下他竟答應傳授袁承志武功，那定是實在熬不過棋癮了，忙拉了袁承志的手走出來，向木桑一揖，說道：“你肯成全小徒，我這里先謝謝啦。”叫袁承志向木桑磕頭拜師。袁承志跪了下去。木桑縱身而起，雙手亂搖，說道：“我不收徒弟。他要我教功夫，得憑本事來贏。”穆人清道：“這小娃兒甚麼事能贏得了你？”

　　木桑道：“劍法拳術，你老穆天下無雙，我老道甘拜下風，這孩子只消能學到你功夫的兩三成，江湖上已難覓敵手。但說到輕功、暗器，只怕我老道也還有兩下子！”穆人清道：“誰不知道你‘千變萬劫’，花樣百出！”木桑笑道：“‘千變萬劫’是指老道棋藝天下無雙，跟武功決計沾不上邊，萬萬不可混為一談。只因你自居一派宗師，事事講究冠冕堂皇、氣派風度，于輕功暗器不肯多下功夫，才讓老道能在這兩門上出出風頭。這樣罷，你讓承志每天和我下兩盤棋，我讓他三子。我贏了，那就是陪師伯消遣，算他的孝心。要是他贏得一局，我就教他一招輕功，連贏兩局，輕功之外再教一招暗器。咱們下棋講究博彩，那便是彩頭了。你說這麼著公不公平？”

　　穆人清心想這老道當真滑稽，說道：“好，就是這麼辦。我本來怕承志下棋耽誤了功夫，現下既有如此大好處，你們每天下十局八局我也不管。”木桑和袁承志一聽大喜，一老一小又下棋去了。木桑這天一胜一負，棋局既終，對袁承志道：“今天教你一招輕身功夫，雖然只是一招，只要你用心去練，可也夠你終身受用無窮。仔細瞧著。”話剛說畢，也不見他彎腿作勢，忽然全身拔起，已竄到了大樹之巔，一個倒翻筋斗，又站在他面前。袁承志看得目瞪口呆，拍掌叫好。

　　木桑道人當下把這一招“攀云乘龍”的輕身功夫教了他，雖說只是一招，可見腰腿之勁，步法眼神，都有無數奧妙。袁承志用心學習，一時卻也不易領會。

　　第二天袁承志連輸兩局，一無所獲。第三天上，他突出奇兵，把邊角全部放棄，盡占中央腹地，居然兩局都胜。木桑不服氣，又下兩局，這次是一胜一負，結算下來，木桑該教他三招。木桑教了他兩招輕功，見他記住了，說道：“你知我對敵時使甚麼兵器？”袁承志搖搖頭。木桑道人抓起棋盤，笑道：“本來我也使劍，但近年卻已改用這家伙。”

　　袁承志早見這棋盤是精鋼所鑄，以為他喜愛奕道，隨身攜帶棋局，為怕棋盤損壞，是以特用鋼鑄，哪知竟是對敵的兵器。木桑又拈起一把棋子，笑道：“這是我的暗器！”隨手擲出，十幾顆棋子向天飛去。

　　待棋子落下，木桑舉起棋盤一接，只聽得當的一聲大響，十幾顆棋子同時落在棋盤之上。袁承志伸出了舌頭，半晌說不出話來。本來十幾顆棋子拋上天空，落下時定有先後，鐵棋子和銀棋子碰到鋼棋盤，必是叮叮當當的亂響一陣，哪知十幾顆棋子落下來竟是同時碰到棋盤，然則拋擲上去時手力的平勻，實是驚人。更奇的是，十幾顆棋子落在棋盤之上，竟無一顆彈開落地，但見他右手微微一沉，已消了棋子下落之勢，一顆顆棋子就似用手擺在棋盤上一般。

　　木桑笑道：“打暗器要先練力，再練准頭，發出去的輕重有了把握，再談得上准不准。”于是把投擲棋子用力使勁的心法傳授了他。木桑在華山絕頂一住就是大半年，天天與這位小友對弈，流連忘返，樂而忘倦，而一身輕身功夫和打棋子的心法，在這大半年中也毫不藏私的傳了給他。

　　這天正是盛暑，袁承志上午練了拳劍，下午和木桑在樹下對弈。這時他棋力早已高出木桑一先，可是木桑好胜，每次還是要讓他先行，那更是胜少敗多了。縱然“千變萬劫”，變來變去，也仍是不免落敗。敗得越多，傳授武功的次數也是越密。好在他棋藝上變化有限，武學卻實是廣博，輸棋雖多，盡有層出不窮的招數來還債。

　　這天教的仍是發暗器的“滿天花雨”手法，一手同時撒出七顆棋子，要顆顆打中敵人穴道。這項上乘武功自非朝夕之間所能學會，袁承志在這功夫上已下了兩個多月苦功，可是同時發出三四顆棋子，每次總只能有一二顆打中。木桑做了個木牌，牌上畫了人形，叫啞巴舉了木牌奔跑。木桑喊道：“天宗、肩貞、玉枕！”袁承志三顆棋子發出，打中了天宗、玉枕兩穴，肩貞一穴卻打偏了。木桑又喊：“關元、神封、中庭。”啞巴一邊跑，一邊把木牌亂晃。袁承志展開輕身功夫，追趕上去，手一揮，木桑已叫了起來：“關元穴沒中。”正要再喊，忽聽得袁承志驚叫一聲，搶上去將啞巴一把拉住，向後力扯。啞巴一呆，回過頭來，只見一頭大猩猩站在身後，神態猙獰，張牙舞爪，作勢欲扑。啞巴舉起木牌劈頭向猩猩打下，突然左臂一緊，已被木桑拉了回來。

　　木桑叫道：“承志，你對付它！”袁承志知是木桑師伯考查他功夫，答應了一聲，雙掌一錯，輕飄飄的縱到猩猩之前。猩猩見他來得快速，轉身想走，袁承志用重手拍的一聲，在它背上重重一掌。猩猩痛得哇哇怪叫，轉身揮長臂來抓。袁承志托地跳開，正要乘隙迎擊，忽覺身後生風，似有敵人來襲。他不及回頭，左腳一點，躍在空中，人未落地，已見襲擊他的原來是另一頭大猩猩。

　　他上山後練了這些年武功，只與師父拆解，卻從未與人當真動過手，兩頭猩猩雖然獰惡，他卻也不畏懼，展開伏虎掌法與兩獸斗了起來。此時的掌法勁力，與當年在聖峰嶂忠烈祠中斗豹之時，自己不可同日而語。

　　呼喝聲中，穆人清也奔了出來，見袁承志力斗兩獸，手掌所到之處，猩猩無不痛得呵呵大叫，心下也自欣喜：“這孩子不枉了我一番心血。”兩頭猩猩吃了苦頭，不敢迫近，只是竄來跳去，俟機進扑。

　　穆人清見袁承志掌法盡可制得住兩頭畜生，要再看看他的劍法，于是奔進去取出長劍，叫道：“接劍！”將劍擲向空中。袁承志縱起身來，右手一抄，接住劍柄，長劍在手，登時如虎添翼，人未落下，一招“穿針引線”，向一頭猩猩肩上刺了過去，那猩猩急忙後退。

　　袁承志一柄劍使了開來，登時把兩頭猩猩裹在劍光之中。木桑道：“承志，別傷它們性命。”袁承志答應一聲，長劍使得更加緊了，這時候他要刺殺猩猩，已是易如反掌。兩頭猩猩轉眼間臂上、肩上、腿上、頭上，劍創累累，他始終未下絕招，每手都是淺傷即止。

　　兩頭猩猩頗有靈性，起初還想奮力逃命，後來見微一縱開，劍鋒隨到，只要停步，對方就收招，知他有意不下殺手，忽然同時叫了幾聲，蹲在地下。雙手抱頭，不再進扑，四只眼珠骨碌碌的轉動，望著袁承志。露出哀求的神色。啞巴見袁承志制服了兩頭畜生，高興得拍手頓足，奔進去取出一捆麻繩來，將兩頭猩猩縛住。雙猩起初還露齒咆哮，但啞巴用力一捏，猩猩筋骨劇痛，不敢再行反抗，只得乖乖受縛，只是嘰嘰咕咕的叫個不休。

　　木桑與穆人清都贊袁承志近來功力大進，著實勉勵了幾句。袁承志很是高興，用金創藥敷上雙猩傷口，又采些果子給它們吃了。養了七八天，猩猩野性漸除，解去繩子後，居然也不逃走。袁承志大喜，給雄猩猩取名“大威”，雌猩猩叫做“小乖”。穆人清與木桑見雌猩猩如此毛茸茸的一頭龐然大物，竟取了這般小巧玲瓏的名字，都不禁失笑。

　　大威和小乖越養越馴，袁承志一發命令，雙猩立即遵行無違。這一天，兩頭猩猩攀到峰西絕壁上采摘果子，這絕壁一面較斜，尚可攀援，另一面卻如一大堵平牆，毫無可容手足之處。雙猩摘果嬉戲，小乖忽然失足，從樹上跌了下來，直向絕壁一面溜下。這絕壁离地四十多丈，一掉下去自是粉身碎骨。大威嚇得魂飛魄散，趕到山壁上看時，見小乖幸喜并未掉下，兩條長臂攀在山壁上一個洞里。這洞穴年深月久，本來被泥土封住，小乖掉下來時在山壁上亂抓亂爬，湊巧抓破封泥，手指勾住了洞穴。只是身子挂在半空，上不得，下不去，十分狼狽。大威無法可施，飛奔下山，來討救兵。袁承志正在練劍，見它滿身被荊棘刺得斑斑血跡，神態驚惶，不住跳躍，口中吱吱亂叫，知道小乖必定出了事，忙招呼了啞巴，一起跟大威出去。大威指著峭壁，亂跳亂叫。袁承志和啞巴奔近一看，見到小乖吊在半空。袁承志回到石屋取了幾條長繩，和啞巴、大威從斜坡爬上絕壁，將三條長繩接了起來，懸垂下去。小乖這時已累得筋疲力盡，一見繩子，雙手雙腳死命拉住。啞巴和大威一齊用力，將它拉了上來。小乖身上被山石擦傷了數處，受傷不重，但它吱吱而叫，把手掌直伸到袁承志面前。袁承志一看，只見它手掌上釘著兩枚奇形暗器，鑄成小蛇模樣，伸手一拔，竟拔不下來，小乖卻已痛得亂跳，知道暗器下面生有倒刺。

　　袁承志一驚，心想：“難道來了敵人？”忙打手勢問小乖，暗器是誰打來的？小乖指手划腳，示意說伸手到洞中時刺上的。袁承志很是奇怪，心想這絕壁上的洞穴素不露形，而且上距山頂、下离地面都是甚遠，怎會有暗器藏在其中？想了一會，難以索解，便去見師父和木桑道人。

　　兩人聽他說明情由，見了小乖掌上的暗器，也都稱奇。木桑道：“我從來愛打暗器，江湖上各家各門的暗器都見識過，這蛇形小錐今日卻是首次見到。老穆，這可把我考倒啦。”穆人清也暗暗納罕，說道：“把它起出來再說。”木桑回到房中，從藥囊里取出一把鋒利小刀，割開小乖掌上肌肉，將兩枚暗器挖了出來。小乖知是給它治傷，毫沒反抗。木桑給它敷上藥，用布扎好傷口。小乖經過這次大難，甚為委頓。大威給它搔痒捉虱，拚命討好，以示安慰。那兩枚暗器長約二寸八分，打成昂首吐舌的蛇形，蛇舌尖端分成雙叉，每一叉都是一個倒刺。蛇身黝黑，積滿了青苔穢土。木桑拿起來細細察看，用小刀挑去蛇身各處污泥，那蛇形錐漸漸燦爛生光，竟然是黃金所鑄。木桑道：“怪不得一件小暗器有這麼重，原來是金子打的。使這暗器的人好闊氣，一出手就是一兩多金子。”

　　穆人清突然一凜，說道：“這是金蛇郎君的。”木桑道：“金蛇郎君？你說是夏雪宜？聽說此人已死了十多年啦！”剛說了這句話，忽然叫道：“不錯，正是他。”小刀挑刮下，蛇錐的蛇腹上現出一個“雪”字。另一枚蛇錐上也刻著這字。

　　袁承志問道：“師父，金蛇郎君是誰？”穆人清道：“這事待會再說。道兄，你說他的暗器怎會藏在這洞里？”木桑沉思不語，呆呆出神。袁承志見師父和木桑師伯神色鄭重，便也不敢多問。晚飯過後，穆人清與木桑剪燭對談，說了許多話，袁承志都不大懂，聽他們說的都是仇殺、報復等事。

　　木桑忽道：“那麼你說金蛇郎君是為避仇而到這里？”穆人清道：“以他的武功機智，似不必遠從江南逃到此處，躲在這荒山之中。”木桑道：“難道這人還沒死？”穆人清道：“此人行事向來神出鬼沒，咱們在江湖中這些年，只聽到他的名頭，果然說得上是威名遠震，卻從來沒見過他面。聽人說他已死了，可是誰也不知道怎麼死的。”木桑歎道：“這人行事也真古怪，有時窮凶極惡，有時卻又行俠仗義，是好是壞，教人捉摸不定。我幾次想要找他，都沒能找到。”穆人清道：“咱們別瞎猜啦，明兒到山洞去睢瞧。”

　　次日一早，穆人清、木桑、袁承志、啞巴四人帶了繩索兵刃，爬上峭壁之頂。木桑道：“我下去。”穆人清點點頭，說道：“小心了。”將繩索縛在他腰里，與啞巴兩人緊緊拉住，慢慢將他縋下去。木桑一手持著精鋼棋盤，一手扣了三枚棋子，溜到洞口，向下一望只見腳下霧氣一團團的隨風飄過，卻不看見地，雖然他輕功卓絕，絕峰險岭，于他便如平地，這時卻也不由得心驚，轉頭向洞里張望，黑沉沉的看不清楚，只覺得洞穴很深。洞口甚小，那是鑽不進去的，于是用布包住了手，輕輕到洞里一探，碰到幾枚尖利之物，插在洞口，一摸之下就知是金蛇錐，輕輕拔了出來，一共拔了十四枚，就沒有了。再伸手進去，直到面頰抵住洞口，也再摸不到甚麼，縱聲叫道：“拉我上來。”穆人清緩緩收索，拉了上來，拉到离崖頂二丈多時，木桑右腳在峭壁上一點，竄了上來，棋盤中托了一大把金蛇錐，笑道：“老穆，咱哥兒們發財啦，這麼多金子。”穆人清臉色卻甚是沉重。雙眉微蹙，說道：“這怪人將這些東西放在這里，不知是甚麼意思。洞里還有甚麼？待我下去瞧瞧。”木桑道：“你下去也是白饒，洞口太小，鑽不進去。”穆人清滿腹心事，低頭不語。

　　袁承志忽道：“師伯，我成嗎？”木桑喜道：“你也許成，但這樣高，你敢下去嗎？”袁承志道：“我敢，師父，我下去好不好？”穆人清尋思：“這個江湖异人把他的防身至寶放在此地，必有用意，便在我居處之側，豈可不探查明白？但只怕洞內有險，讓這孩子孤身犯難，倒令人擔心。”說道：“只怕洞里有危險呢。”袁承志忙道：“師父，我小心著就是啦。”穆人清見他神色興奮，躍躍欲試，就點頭道：“好吧，你點一個火把，伸進洞去，倘若火熄，千萬不可進去。”袁承志答應了，右手執劍，左手拿著火把，縋繩下去。他遵照師父的吩咐，用火把先探進洞里。小乖弄破洞外泥封，山頂風勁，吹了一晚，已把洞中穢氣吹盡，火把并不熄滅。于是他慢慢爬了進去，見是一條狹窄的天生甬道，其實是山腹內的一條裂縫，爬了十多丈遠，甬道漸高，再前進丈余，已可站直。他挺一挺腰，向前走去，甬道忽然轉彎，他不敢大意。右手長劍當胸，走了兩三丈遠，前面豁然空闊，出現一個洞穴，便如是座石室。

　　舉起火把一照，登時吃了一驚，只見對面石壁上斜倚著一副骷髏骨，身上衣服已爛了七八成，那骷髏骨宛然尚可見到是個人形。他見到這副情形，一顆心崩崩亂跳，見石室中別無其他可怖事物，于是舉火把仔細照看。骷髏前面橫七豎八的放著十幾把金蛇錐，石壁上有幾百幅用利器刻成的簡陋人形，每個人形均不相同，舉手踢足，似在練武。他挨次看去，密密層層的都是圖形，心下不解，不知刻在這里有甚麼用意。圖形盡處，石壁上出現了幾行字，也是以利器所刻，湊過去一看，見刻的是十六個字：“重寶秘術，付與有緣，入我門來，遇禍莫怨。”這十六字之旁，有個劍柄凸出在石壁之上，似是一把劍插入了石壁，直至劍柄。

　　他好奇心起，握住劍柄向外一拔，卻是紋絲不動，竟似鑄在石里一般。正想再看，聽得洞口隱隱似有呼喚之聲，忙奔出去，轉了彎走到甬道口，聽得木桑在叫自己名字，忙高聲答應，爬了出去。原來木桑和穆人清在山頂見繩子越扯越長，等了很久不見出來，心中焦急，木桑也縋下去察看。他爬不進去，只得在洞口叫喊。袁承志爬了出來，對木桑道：“洞里有許多古怪東西。”扯動繩子，上面穆人清和啞巴忙把兩人拉上去。袁承志定了定神，才將洞中的情形說了出來。

　　穆人清道：“那骷髏定是金蛇郎君夏雪宜了。想不到一代怪傑，畢命于此。”木桑道：“他留的這十六字是甚麼意思？”穆人清沉吟道：“看樣子似乎他在洞中埋藏了甚麼寶物。石壁上所刻圖形，當是他的武功了。這十六字留言頗為詭奇，似說誰得到他的遺贈，就得算他門人，而且說不定會有禍患。”木桑道：“按字義推詳，該當如此，只不知這怪人還有甚麼奇特花樣。”穆人清歎了口氣，道：“咱們也不貪圖他的甚麼重寶秘術。承志，明兒你再進去，把這位前輩的遺骨葬了，點了香燭在他靈前叩拜一番，也對得起他了。”袁承志答應了。次日清晨，袁承志拿了一把鋤頭，和啞巴兩人爬上了峭壁。這次穆人清和木桑知道洞里沒有危險，沒再和他們同去。袁承志心想埋葬骸骨，費時不少，特地帶了三個火把，爬進洞後，用鋤頭在地下挖了個小洞，插入火把，用泥土護住，轉身瞧那骷髏。心想：聽師父說，這人生前是一位怪俠，不知何以落得命喪荒山，死在這隱秘的洞穴之中，骸骨無人殮埋，心下惻然，在骷髏面前跪下，叩了幾個頭，暗暗祝告：“弟子袁承志無意中得見遺體，今日給前輩落葬，你在地下長眠安息吧！”禱祝方罷，一陣冷風颼颼的刮進洞來，只覺寒氣逼人，不禁毛骨悚然。他不敢在洞中多耽，便用鋤頭在地下挖掘，心想地下都是堅硬的岩石，倘若挖不下去，只有把白骨撿到洞外去埋葬了。

　　哪知一鋤下去，地面應鋤而開，竟然甚是松軟，忙加勁挖掘，挖了一會，忽然叮的一聲，鋤頭碰到一件鐵器。移近火把一看，見底下有塊鐵板，再用鋤頭挖了幾下，撥開旁邊泥土，原來竟是一只兩尺見方的大鐵盒。

　　他把鐵盒捧了出來，見那盒子高約一尺，然而入手輕飄飄地，似乎盒里并沒藏著甚麼東西。打開盒蓋，那盒子竟淺得出奇，离底僅只一寸，他心下奇怪，一只尺來高的盒子，怎地盒里卻這般淺？料得必有夾層。

　　盒中有個信封，封皮上寫著八字：“得我盒者，開啟此柬。”拆開信封，里面有張白箋，年深日久，紙箋早已變黃。箋上寫道：“盒中之物，留贈有緣。惟得盒者，務須先葬我骸骨，方可啟盒，要緊要緊。”信封中又有兩個小封套，一個封套上寫著“啟盒之法”，一個封套上寫著“葬我骸骨之法”。袁承志舉起盒子一搖，里面果然有物，心想：“師父怜你暴骨荒山，才命我給你收葬，又不是貪得你的物事。”于是拆開寫著“葬我骸骨之法”的封套，見里面又有白箋，寫道：“君如誠心葬我骸骨，請在坑中再向下挖掘三尺，然後埋葬，使我深居地下，不受虫蟻之害。”

　　袁承志心想：“我好人做到底，索性照你的吩咐做吧。”于是又向地下挖掘，這次泥土較堅，時時出現山石，挖掘遠為費力。他此時武功頗有根底，但也累出了一身大汗，堪堪又將挖了三尺，忽然叮的一聲，鋤頭又碰到一物，撥開泥土，果然又是一只鐵盒，不過這只盒子小得多，只一尺見方，暗想：“這位怪俠當真古怪，不知這盒中又有甚麼東西。”打開盒蓋看時，只驚得一身冷汗。原來盒中一張箋上寫道：“君是忠厚仁者，葬我骸骨，當酬以重寶秘術。大鐵盒開啟時有毒箭射出，愈中書譜地圖均假，上有劇毒，以懲貪欲惡徒。真者在此小鐵盒內。”袁承志不敢多看，將兩只鐵盒放在一旁，把金蛇郎君的骸骨依次搬入穴中，蓋上泥土，點上了香燭，拜了幾拜，捧了鐵盒，回身走出。火光照耀下見洞口是用石塊砌成，想是金蛇郎君當日進洞之後，再用岩石封住。否則的話，從這具骷髏看來，他身材高大，又怎進得洞來？只是時日已久，洞外土積藤攀，又生滿了青苔，卻看不出來，只道洞口是天生這麼細小的。袁承志挖開石塊，開大洞口，以備師父與木桑道人進來查看。出洞後啞巴將他拉上。他拿了兩只鐵盒，去見師父。穆人清與木桑正在弈棋，見他過來，便停弈不下。袁承志把經過一說，兩人看了幾封書柬，都是暗暗心驚，又把大鐵盒中寫著“啟盒之法”的封套拆開，里面一張紙寫道：“鐵盒左右，各有機括，雙手捧盒同時力掀，鐵盒即開。”木桑向穆人清伸了伸舌頭，道：“承志這條小命，今日險些送在山洞之中，要是他稍有貪心，不先埋葬骸骨而即去開啟盒子，只怕難逃毒箭。”

　　叫啞巴搬了一只大木桶來，在木桶靠底處開了兩個孔，將鐵盒掃開了蓋放在桶內，再用木板蓋住桶口，然後用兩根小棒從孔中伸進桶內，與袁承志各持一根小棒，同時用力一抵，只聽得呀的一聲，想是鐵盒第二層蓋子開了，接著嗤嗤東東之聲不絕，木桶微微搖晃。

　　袁承志聽箭聲已止，正要揭板看時，木桑一把拉住，喝道：“等一會！”話聲未絕，果然又是嗤嗤數聲。隔了良久再無聲息。木桑揭開木板。果然板上桶內釘了數十支短箭，或斜飛，或直射，方向各不相同，支支深入木內。木桑拿了一把鉗子，輕輕拔了下來，放在一邊，不敢用手去碰，歎道：“這人實在也太工心計了，惟恐一次射出。給人避過，將毒箭分作兩次射。”

　　穆人清搖搖頭道：“若是好奇心起，先去瞧瞧鐵盒中有何物事，也是人情之常，未必就不葬他的骸骨。再說，就算不葬他的骸骨，也不至于就該死了。此人用心深刻，實非端士。承志本來小孩心性，這次竟忍得住手，不先開盒子來張上一張，可說天幸。”從木桶中取出鐵盒，見盒子第二層蓋下鋼絲糾結，都是放射毒箭的彈簧機括。木桑鉗去鋼絲，下面是一本書，上寫《金蛇秘笈》四字，用鉗子揭開數頁，見寫滿密密小字，又有許多圖畫。有的是地圖，有的是武術姿勢，更有些兵刃機關的圖樣。再打開小鐵盒時，里面也有一本書，形狀大小，字體裝訂，無不相同，略加對照，便見兩書內容卻是大异。穆人清道：“此人為了對付不肯葬他骸骨之人，不惜花費諾大功夫，造這樣一本偽書，安置這許多毒箭。其實人都死了，別人對你是好是壞，又何苦如此斤斤計較？”木桑道：“這人就是因為想不開，才落得如此下場。不過這偽書與鐵盒，卻多半是早就造好了，要用來對付敵人的。臨死之時，料來也無暇再干這些害人勾當。”

　　穆人清點頭歎息，命袁承志把兩只鐵盒收了，說道：“此人行為乖僻，他的書觀之無益。那本偽書上更有劇毒，碰也碰不得。”袁承志答應了。

　　此後練武弈棋，忽忽數年，木桑已把輕功和暗器的要訣傾囊以授。袁承志棋藝日進，木桑和他下棋，反要饒上二子，而袁承志故意相讓之跡，越來越難遮掩。木桑興味索然，自覺這“千變萬劫棋國手”的七字外號，早已居之有愧，明明覺得袁承志的棋藝也是平平，可是自己不知怎的，卻偏偏下他不過，只怕自己的棋藝并不如何高明，也是有的，但說自己棋藝不高，卻又決無是理。這一日大敗之余，推枰而起，竟飄然下山去了。這時已是崇禎十六年，袁承志也已二十歲了。這十年之間，袁承志所練華山本門的拳劍內功，與日俱深，天下事卻已千變萬化，眼下更是如沸如羹，百姓正遭逢無窮無盡的劫難。這些時日中，連年水災、旱災、蝗災相繼不斷，百姓饑寒交迫，流离遍道，甚至以人為食。朝廷卻反而加緊搜括，增收田賦、加派遼餉、練餉，名目不一而足，秦晉豫楚各地，群雄蜂起。崇禎八年正月，造反民軍十三家七十二營大會河南滎陽，李自成聲勢大振，次年即稱“闖王”，攻城掠地，連敗官軍。其間穆人清仍時時下山，回山後也和袁承志說起民生疾苦，勉他藝成之後，務當盡一己之力，扶難解困，又說所以要勤練武功，主旨正是在此。袁承志每次均肅然奉命。

　　袁承志兼修兩派上乘武功，已是武林中罕有的人物。不過十年來他一步沒有下山，江湖上自不知華山派已出了這樣一位少年高手。這天正是初春，袁承志正在練武，啞巴從屋內出來，向他做做手勢。袁承志知是師父召喚，走進屋內，見師父身旁站著兩名大漢。這華山絕頂之上除木桑之外，從沒來過外客，他見了兩人，很感詫异。穆人清道：“這位是王大哥，這位是高大哥，你過來見見。”袁承志見是師父朋友，過去拜倒，口稱：“王師叔，高師叔。”那兩人忙即跪下，連稱：“不敢，袁師叔請起。”袁承志聽他們反叫自己師叔，甚是奇怪。

　　穆人清呵呵大笑，說道：“大家起來。”袁承志站起身來，見兩人都是莊稼人打扮，神情卻是英武矯挺。穆人清對袁承志笑道：“你從來沒跟我下山，也不知道自己輩份多大，別客氣過頭啦！你們誰也別叫誰師叔，大家按年紀兄弟相稱吧。”原來這姓王與姓高的是師兄弟，他們的師父叫穆人清為師叔，但也不是真的有甚麼師門之誼，只不過這麼稱呼、尊他為長輩而已。如此算來，兩人還比袁承志小著一輩。穆人清道：“這兩位大哥從山西奉闖王之命前來，要我去商量一件事。我明天就要下山。”

　　袁承志道：“師父，這次我跟你去瞧瞧崔叔叔。”他在山上實在悶得膩了，好幾次想跟師父下山，都沒有得到准許，這次又求。

　　穆人清微微一笑。王高二人知道他們師徒有話要商量，告退了出去。穆人清道：“眼前義軍聲勢大張，秦晉兩省轉眼可得，這也正是你報父仇的良機。你曾幾次求我帶你去行刺崇禎皇帝，我始終沒准許，你可知是甚麼原因？”袁承志道：“定是弟子的功夫沒學好。”穆人清道：“這固然是原因，但另有更重要的關鍵。你坐下聽我說。”袁承志依言坐下。

　　穆人清道：“這幾年來，關外軍情緊急，滿洲人野心叵測，千方百計想入寇關內。崇禎這人雖然疑心重，做事三心兩意，但以抗御滿清而言，比之前朝萬歷、天啟那些昏君，總算還是竭力以赴的。要是你為了私仇，進宮把他刺死，繼位的太子年幼，權柄落在宦官奸臣手里，只怕咱們漢人的江山馬上就得斷送，你豈非成了天下罪人？你父親終身以抵御清兵、平定遼東為己志，他在天之靈知道了，一定也要怒你的不忠不孝吧？”袁承志聽師父一言提醒，不覺嚇出了一身冷汗。穆人清道：“國家事大，私仇事小。我不許你去行刺復仇，就是這個道理。但現下局面不同了，闖王節節胜利，一兩年內，便可進取北京。闖王英明神武，那時由他來主持大局，哪里還怕遼東滿洲人入寇？”袁承志聽得血脈賁張，興奮异常。穆人清道：“眼下你武功已經頗有根底，雖然武學永無止境，但我所知所能，已盡數傳你，以後就全憑你自己用功。明天我下山去，要跟高王二人去辦幾件事，你的混元功尚差了最後一關，少則十日，多則一月，才能圓熟如意，融會貫通。下山奔波，諸事分心，練功沒山上安靜。待得混元一氣游走全身，更無絲毫窒滯，你再下山，到闖王軍中來找我吧。一路之上，如見到不平之事，便須伸手。行俠仗義，乃我輩份所當為，縱是萬分艱難危險，也不可袖手不理。”袁承志答應了，聽師父准許他下山，甚是歡喜。穆人清平時早已把本門的門規，以及江湖上諸般禁忌規矩、幫會邪正、門派淵源、武功家數都說了給他聽，這時又擇要一提，最後說道：“你為人謹慎正直，我是放心得過的。只是你血氣方剛，于‘色’字一關可要加意小心。多少大英雄大豪傑只因在這事上失了足，弄得身敗名裂。你可要牢牢記住師父這句話。”袁承志凜然受教。

　　次日天亮，袁承志起身後，就如平時一般，幫啞巴燒水做飯，等一切弄好再到師父房里請安，卻見穆人清和兩位客人早已走了。袁承志望著師父的空床出了一會神，想到不久就可下山，打手勢告訴了啞巴。啞巴愀然不樂，轉身走出。袁承志和他相處十余年，早已親如兄弟，知他不舍得與自己分离，心下也感悵惘。

　　忽忽過了七八天，袁承志照常練習武功，想到不久便要离去，對山上一草一木不由得加意愛惜起來。這天用過晚飯，坐在床上又練一遍混元功，但覺內息游走全身經脈，極是順暢，心下甚喜。正要熄燈睡覺，啞巴走進房來，做手勢說山中似乎來了生人。袁承志要奔出去察看，啞巴示意已前後查過，卻未見蹤跡。袁承志不放心，帶了兩頭猩猩山前山後查看，果沒發現有何异狀，也就回來睡了。

　　睡到半夜，忽聽到外房中大威與小乖吱吱亂叫，袁承志翻身坐起，側耳細聽，忽然間一陣甜香扑鼻，暗叫：“不好！”閉氣縱出，哪知腳下陡然無力，一個踉蹌，險些跌倒。那是他從所未有之事，正自大感驚訝，室門砰的一聲被人踢開，一條黑影竄將出來，黑暗中刀風颯然，當頭砍到。袁承志只感到頭腦發暈，站立不定，危急中強自支持，身子向左一偏，右手反擊一掌。那人揮刀直劈下來，削他手臂。袁承志猝遇強敵，不容對方有緩手機會，黑暗中聽聲辨形，欺進一步，左掌噗的一聲，擊在那人肩頭，只是手臂酸軟，使出來的還不到平時一成功力，饒是如此，那人還是單刀脫手，身不由主的直摜出去。外面一人伸手拉住，問道：“點子爪子硬？”袁承志待要扑出追敵，突覺一陣迷糊，暈倒在地。也不知隔了多少時候，方才醒來，只感混身酸軟，手足一動，一驚非同小可，原來全身已被繩子縛住。只見室中燈火輝煌，兩個人正在翻箱倒篋的到處搜檢。

　　他知遭人暗算，心中自責無用，師父下山沒多天，就給人掩上山來擒住了，那還說甚麼闖江湖報父仇。這時兀自頭暈目眩，于是潛運內功，片刻間便即宁定。

　　當下假裝昏倒未醒，眼睜一線偷看，只見一人身材瘦削，四十多歲年紀，面容干枯，另一個頭頂光禿，身軀高大，瞧身形就是適才與自己交手之人。他想：“山上有甚麼貴重東西，值得他們來搶？這里就只有師父留下給我做盤纏的五十兩銀子。但這二人絕非尋常盜賊，這禿子武功不弱，想那瘦子也自了得。若說是來找師父報仇，為甚麼不殺我，卻到處搜尋東西？”暗運功力，想崩斷手上所縛繩索繩子。不料敵人知他武功精強，已在他雙手之間插了一支空竹，只要一用力，竹子先破，立發聲響。袁承志微微一掙，便即發覺，于是停手不動，尋思脫身之計。那禿子忽然高興得大叫起來：“在這里啦！”從床底下捧出一個大鐵盒來，正是金蛇郎君的遺物。瘦子臉露喜容，與禿子坐在桌邊，打開鐵盒，取出一本書來，見封面上寫著《金蛇秘笈》四字。禿子哈哈大笑，說道：“果然在這里，師哥，咱們這十八年功夫可沒白費。”揭開秘笈，見書頁上畫著許多圖形，寫滿小字，喜得晃頭搔耳，樂不可支。

　　瘦子忽叫：“咦，那人要逃！”說著向袁承志一指。袁承志吃了一驚。禿子回過頭來，那瘦子手腕翻處，波的一聲，一柄匕首插進了禿子背脊，直沒至柄，隨即躍開數尺，拔出長劍，護住門面。禿子驚愕异常，忽然慘笑，說道：“二十幾個師兄弟尋訪了十八年，今日我和你才得到這寶貝，你要獨吞，竟對我下這毒……手……哈哈……哈哈……你……你當然連石梁派也叛了。可是要瞞過五位老爺子，只怕沒這麼容易，我……瞧你有甚麼好下場……哈哈……”

　　靜夜中聽到這慘厲的笑聲，袁承志全身寒毛直豎。那禿子反手去拔背上匕首，卻總是夠不到，驀地里長聲慘呼，扑在地上，抽搐了幾下，就不動了。

　　瘦子怕他沒死，又過去在他背上刺了兩劍，哼了一聲，道：“我不殺你，怕你不會殺我麼？那又何必客氣？”隨即又在禿子的尸身上重重踢了一腳，說道：“你說我瞞不過那五個糟老頭子？你瞧我的！”他不知袁承志已醒，陰惻惻的笑了兩聲，彈去了蜡燭上的燈花，打開秘笈看了起來，他身子微微晃動，滿臉喜色。他翻了幾頁，有幾頁粘住了揭不開來，伸食指在口中一舐，蘸了些唾液又去翻閱，這般翻了幾張，袁承志突然想起，書本上附有劇毒，他如此翻閱，勢必中毒，不由得“呀”的一聲叫了出來。那瘦子聽到了，轉過頭來，見袁承志臉上盡是驚惶之色，便緩緩站起，從禿子背上拔出匕首，走上兩步，說道：“我跟你無怨無仇，可是今日卻不能饒你性命。”說著眼露凶光，舉起匕首，獰笑兩聲，說道：“此時殺你，只怕你到了陰間也不知原因。老實跟你說，我是浙江衢州石梁派的張春九。我們石梁派和金蛇郎君是死對頭，他奸淫了我們師妹，逃得不知去向。我們十多年來到處找他，哪知他的物事竟在你這小子手里。金蛇郎君在哪里？”說著向窗外一望，不由自主的臉露畏懼，似乎怕金蛇郎君突然出現。

　　袁承志若是稍有江湖經歷，自會出言恐嚇，縱不能將他驚走，也可使他心有顧忌，不敢隨便加害自己，但此時六神無主，哪想得到騙人？只道：“金蛇郎君早已死了，他……他的尸骨也是我葬的。”張春九大喜，又問一句：“金蛇郎君果然死了？”袁承志點點頭。張春九喝問：“他怎麼死的？”袁承志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張春九滿臉猙獰之色，惡狠狠的道：“你這小子住在華山之上，決非好人，料來跟金蛇郎君蛇鼠一窩，殺了你也不冤。你做了鬼要報仇，到衢州來找我張春九吧。哈哈，不過我今後衢州也永不回去了，只怕你變了鬼也找我不到……哈哈……”笑聲未畢，突然打了個踉蹌。

　　袁承志知道危機迫在目前，全身力道都運到了雙臂之上，猛喝一聲，繩索登時迸斷，揮掌正要打出，張春九忽然仰天便倒。袁承志怕他有詐，手持斷繩，在面前揮了兩下，呼呼生風。卻見他雙腳一登，便不動了，眼中、鼻中、耳中、口中，都流出黑血來，才知他已中毒而死，俯身解開自己腳下繩索，奔到外室，見啞巴也已被縛，雙目圓睜，動彈不得，忙給他解了縛。又見大威與小乖昏倒在地，心中一驚，去端了一盆冷水從頭上淋將下去，兩頭猩猩漸漸蘇醒。

　　袁承志打手勢把經過情形告訴啞巴。等天明後，兩人把兩具死尸抬到後山。袁承志想這大鐵盒是害人之物，便投在坑里，與兩具死尸一起埋葬，想起夜來情事，不由得暗暗心驚：“這二人所以綁住我與啞巴，不即一刀殺死，自是為了預備拷問金蛇郎君的下落。若非他們另有圖謀，這時葬在這坑中的，卻是我與啞巴的尸首了。”

## 第四回　　矯矯金蛇劍 翩翩美少年

　　袁承志在十三歲上無意中發現鐵盒，這些年來早把這件事忘得干干淨淨，眼看這張春九與禿子的神情，《金蛇秘笈》中定是藏有重大秘密，否則他們不會連續找上十八年之久，找到之後，又如此你搶我奪的性命相搏。“到底秘笈中寫著甚麼？”此念一動，再也不能克制，于是在床底角落中把那只塵封蛛結的小鐵盒找了出來。這只盒子小得多，張春九和禿頭一時沒發見。兩人一見到大鐵盒中的假秘笈，便欣喜若狂，再也不去找尋別物了。袁承志打開鐵盒，取出真本《金蛇秘笈》放在桌上。翻開閱讀，前面是些練功秘訣以及打暗器的心法，與他師父及木桑道人所授大同小异，約略看去，秘笈中所載，頗有不及自己所學的，但手法之陰毒狠辣，卻遠有過之。心想，這次險些中了敵人的卑鄙詭計，日後在江湖上行走，難保不再遇到陰惡的對手，這些人的手法自己雖然不屑使用，但知己知彼，為了克敵護身，卻不可不知，于是對秘笈中所述心法細加參研。一路讀將下去，不由得額頭冷汗涔涔而下，世上原來竟有這種種害人的毒法，當真是匪夷所思，相較之下，張春九和那禿子用悶藥迷人，可說是毫不足道了。

　　讀到第三日上，見秘笈所載武功已與自己過去所學全然不同，不但與華山派武功無絲毫共通之處，而且從來不曾聽師父說起過，那也并非僅是別有蹊徑而已，直是异想天開，往往與武學要旨背道而馳，卻也自具克敵制胜之妙。他一藝通百藝通，武學上既已有頗深造詣，再學旁門自是一點即會。秘笈中所載武功奇想怪著，紛至疊來，一學之下，再也不能自休，當下不由自主的照著秘笈一路練將下去。練到二十余日後卻遇上了難關，秘笈中要法關竅，記載詳明，但根基所在的姿勢卻無圖形，訣要甚是簡略，不知招式，只得略過不練。再翻下去是一套“金蛇劍法”，心想：此劍法以“金蛇”為名，金蛇郎君定是十分重視，必有獨到之處。照式練去，初時還不覺甚麼，到後來轉折起伏，刺打劈削之間，甚是不顧，有些招式更是絕無用處，連試幾次總感不對，突然想起，金蛇郎君埋骨的洞中壁上有許多圖形，莫非與此有關？一想到這事，再也忍耐不住，招了啞巴，帶了繩索火把，又去洞中。這時他身材已經高大，幸而當年曾將洞口拆大，于是鑽進洞內，舉起火把往壁上照去，對圖形一加琢磨，果是秘笈中要訣的圖解。他心下大喜，照圖試練，暗暗默記，花了幾個時辰，將圖形盡數記熟了，在金蛇郎君墓前又拜了兩拜，謝他遺書教授武功。正要走出，一瞥間見到洞壁上的那個劍柄，當日年幼力弱，未能拔出，此時緊緊握住劍柄，潛運內力，嗤的一聲響，拔了出來，劍柄下果然連有劍身。

　　突然之間，全身涼颼颼地只感寒氣逼人，只見那劍形狀甚是奇特，與先前所見的金蛇錐依稀相似，整柄劍就如是一條蛇盤曲而成，蛇尾勾成劍柄，蛇頭則是劍尖，蛇舌伸出分叉，是以劍尖竟有兩叉。那劍金光燦爛，握在手中甚是沉重，看來竟是黃金混和了其他五金所鑄，劍身上一道血痕，發出碧油油的暗光，極是詭异。

　　觀看良久，心中隱生懼意，尋思金蛇郎君武功如此高強，當年手持此劍橫行江湖，劍刃不知已飲了多少人血。這一道碧綠的血痕，不知是何人身上的鮮血所化？是仁人義士，還是大奸大惡？又還是千百人的頸血所凝聚？

　　持劍微一舞動，登時明白了“金蛇劍法”的怪异之處，原來劍尖兩叉既可攢刺，亦可勾鎖敵人兵刃，倒拖斜戳，皆可傷敵，比之尋常長劍增添了不少用法，先前覺得“金蛇劍法”中頗多招式甚不可解，原來用在這柄特异的金蛇劍上，盡成厲害招術。舞到酣處，無意中一劍削向洞壁，一塊岩石應手而落，這金蛇劍竟是鋒銳絕倫。他又驚又喜，轉念又想：“金蛇郎君并未留言贈我此劍，我見此寶劍，便欲据為己有，未免貪心，還是讓它在此伴著舊主吧。”提起劍來，奮力向石壁上插了下去。這一插使盡了全力，劍雖鋒銳，但劍身終究尚有尺許露在石外，未能及柄而止。劍刃微微搖晃，劍上碧綠的血痕映著火光，似一條活蛇不住扭動身子，拚命想鑽入石壁。再看石壁上那“重寶秘術，付與有緣，入我門來，遇禍莫怨”那十六個字，不由得怔怔的出了神，心想這位金蛇前輩不知相貌如何？不知生平做過多少驚世駭俗的奇事？到頭來又何以會死在這山洞之中？

　　他金蛇劍這麼一插，自知此時修為，比之這位怪俠尚頗有不及，對《金蛇秘笈》中所載的武功，更增向往，而不知不覺間，心中對這位怪俠又多了幾分親近之意。出得洞來，又花了二十多天功夫，將秘笈中所錄的武功盡數學會了，其中發金蛇錐的手法尤為奇妙，與木桑道人的暗器心法可說各有千秋。讀到最後三頁，只見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口訣，參照前面所載，有些地方變化精奧，頗增妙悟，但一大半卻全不可解。埋頭細讀這三頁口訣，苦思了兩天，總覺其中矛盾百出，必定另有關鍵，但把一本秘笈翻來覆去的細看，所有功訣法門實已全部熟讀領會，更無遺漏。他重入山洞，細看壁上圖形，仍是難以索解。這天晚上，他因參究不出其中道理，在床上翻來覆去，始終睡不安穩，只見窗外一輪明月射進室來，照得滿地銀光，忽想：“我混元功早已練成，為了這部金蛇秘笈，卻在山上多耽了兩個月功夫，只怕師父久等不至，為我擔心。師父曾說金蛇郎君為人怪僻，他的書觀之無益。我一時好奇心起，學了書上武功，師父說不定會大不高興。我又何必苦思焦慮，去探索這旁門功夫中的不解之處？”

　　但他武學修為既到如此境界，見到高深的武功秘奧而竟不探索到底，實所難能，心想：“眼不見為淨，我一把火將它燒了便是。”主意已定，下炕來點亮油燈，拿起秘笈放在燈上焚燒。但燒了良久，那書的封面只薰得一片烏黑，竟是不能著火。

　　他心中大奇，用力拉扯，那書居然紋絲不動。他此時混元功已成，雙手具極強內家勁力，這一扯力道非同小可，就是鐵片也要拉長，不料想這書居然不損，情知必有古怪，細加審視，原來封面是以烏金絲和不知甚麼細線織成，共有兩層。他拿小刀割斷釘書的絲線，拆下封面，再把秘笈在火上焚燒，這一下登時火光熊熊，把金蛇郎君平生絕學燒成了灰燼。再看那書封面，夾層之中似乎另有別物，細心挑開兩層之間連系的金絲，果然中間藏有兩張紙箋。

　　一張紙上寫著：“重寶之圖”四字，旁邊畫了一幅地圖，又有許多記號。圖後寫著兩行字：“得寶之人，務請赴浙江衢州石梁，尋訪女子溫儀，贈以黃金十萬兩。”心想：“這話口氣好大！”只見箋末又有兩行小字：“此時縱聚天下珍寶，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重財寶而輕別离，愚之極矣，悔甚恨甚！”凝思半晌，不明其意。另一張紙箋上寫的，卻密密的都是武功訣要，與秘笈中不解之處一加參照，登時豁然貫通，果然妙用無窮。他眼望天上明月，《金蛇秘笈》中種種武功秘奧，有如一道澄澈的小溪，緩緩在心中流過，清可見底，更先半分渣滓，直到紅日滿窗，這才醒覺。只是這些武功似乎過份繁復，花巧太多，想來那是金蛇郎君的天性使然，喜在平易處弄得峰回路轉，使人眼花撩亂。經此一晚苦思，不但通解了金蛇郎君的遺法，而對師父及木桑道人所授諸般上乘武功，也有更深一層體會。他望著兩頁白箋，一堆灰燼，呆呆出神，暗歎金蛇郎君工于心計，一至于斯，故意在秘笈中留下令人不解之處，誘使得到秘笈之人刻意探索，終于找到藏寶地圖。如果秘笈落入庸人之手，不去鑽研武功的精微，那麼多半也不會發現地圖。他把兩張紙箋仍然夾在兩片封面之間，再去山洞取出金蛇劍來，練熟了劍法，才將金蛇劍插還原處。又過兩日，袁承志收拾行裝，與啞巴告別。他在山上住了十年，忽然离去，心下難過。大威與小乖頗通靈性，拉住了吱吱亂叫，不放他走。袁承志更是難分難舍。啞巴帶了兩頭猩猩直送到山下，這才洒淚而別。

　　袁承志藝成下山，所聞所見，俱覺新奇，只見一路行來，見百姓人人衣服襤褸，餓得面黃饑瘦。行出百余里後，見數十名百姓在山間挖掘樹根而食。他身邊有些師父留下的銀兩，卻也無處可買食物，只得施展武功，捕捉鳥獸為食。又行數十里，只見倒斃的饑民不絕于途，甚感凄惻。行了數日，將到山西境內，竟見饑民在煮了餓死的死尸來吃，他不敢多看，疾行而過。

　　這一日來到一處市鎮，只見饑民大集，齊聲高唱，唱的是：“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朝求升，幕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家都歡悅。”一名軍官帶了十多名兵卒，大聲吆喝：“你們唱這種造反的歌兒，不怕殺頭嗎？”揮動鞭子，向眾百姓亂打。眾饑民叫道：“闖王不來，大家都是餓死，我們正是要造反！”一擁而上，抓住了官兵，有的打，有的咬，登時將十多名官兵活活打死了。袁承志見了這等情景，心想：“無怪闖王聲勢日盛。百姓饑不得食，也只好殺官造反了。”向一名饑民問道：“這位大哥，可知闖王是在哪里，我想前去相投。”那饑民說道：“聽說闖王大軍眼下在襄陵、聞喜一帶，不久就要過來。我們大伙也正要去投軍呢。”袁承志又問：“剛才聽得大家唱的歌兒甚好，此外還有沒有？”那饑民道：“還有好多呢。那都是闖王部下的李公子所作。”于是又唱了幾首，歌意都是勸人殺官造反，迎接闖王。袁承志沿途打聽，在黃河邊上遇到了小部闖軍。帶兵的首領聽說是來找闖王的，不敢怠慢，忙派人陪他到李自成軍中。闖王聽得是神劍仙猿穆人清的弟子到來，雖在軍務倥傯之際，仍然親自接見。袁承志見他氣度威猛，神色和藹，甚是敬佩。闖王說他師父去了江南，想是穆人清在言語中對自己這愛徒頗為獎許，是以闖王對他甚加器重，言下頗有招攬之意。袁承志聽得師父不在，登時忽忽不樂，再問起崔秋山，則是和穆人清同到江南蘇杭一帶籌措軍餉去了。袁承志說要去尋師，稟明師父之後，再來效力。闖王也不勉強，命制將軍李岩接待，又送了五十兩銀子作路費。袁承志謝過受了。那李岩雖是闖軍中帶兵的將官，但身穿書生服色，談吐儒雅。原來他是前兵部尚書李精白之子，本是舉人，因賑濟災民，得罪了縣官和富室，被誣陷入獄。有一位女俠仰慕他為人，率領災民攻破牢獄，救了他出來。那女俠愛穿紅衣，眾人叫她為紅娘子。李岩實逼處此，已非造反不可，便和紅娘子結成夫婦，投入闖王軍中，獻議均田免賦，善待百姓。闖王言聽計從，極為重用。闖軍本為饑民、叛卒所聚，造反只不過為求一飽，原無大志，所到之處，不免劫掠，因之人心不附，東西流竄，時胜時敗，始終難成氣候。自得李岩歸附，李自成整頓軍紀，嚴禁濫殺奸淫，登時軍勢大振。李岩治軍嚴整，又編了許多歌兒，令人教小兒傳唱，四處流播。百姓正自饑不得食，官府又來拷打逼糧，一聽說“闖王來時不納糧”，自是人人擁戴。因此闖軍未到，有些城池已不攻自破。李岩對袁崇煥向來敬仰，聽說袁督師的公子到來，相待盡禮，接入營中，請夫人紅娘子出見。那紅娘子英風爽朗，豪邁不讓須眉。三人言談投機，當真是一見如故。袁承志除武功一門之外，見識甚淺。李岩和紅娘子跟他縱談天下大勢，袁承志當真茅塞頓開。在李岩營中留了三日，直至闖軍要拔營北上，這才依依作別。袁承志初出茅廬，對李岩的風儀為人，暗生模仿之心，過得潼關，便去買了一套書生衣巾，學著也作書生打扮，徑來江南尋訪師父。江南地方富庶，雖然官吏一般的貪污虐民，但眾百姓尚堪溫飽，比之秦晉饑民的苦況，卻是如在天堂了。這日來到贛東玉山，吃過飯後，到碼頭去搭船東行，見江邊停了一艘大船，相問之下，說是上饒一個富商包了到浙江金華去辦貨的，袁承志便求附載。船老大貪著多得幾個船錢，和包船的富商龍德鄰商量。龍德鄰見他是個儒生，也就允了。船老大正要拔篙開航，忽然碼頭上匆匆奔來一個少年，叫道：“船老大，我有急事要去衢州，請你行個方便，多搭我一人。”袁承志聽這人聲音清脆悅耳，抬頭看時，不禁一呆，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美貌少年？”這人十八九歲年紀，穿一件石青色長衫，頭頂青巾上鑲著塊白玉，衣履精雅，背負包裹，皮色白膩，一張臉白里透紅，俊秀异常。龍德鄰也見這少年服飾華貴，人才出眾，心生好感，命船老大放下跳板，把他接上船來。那青衫少年一踏上船，那船便微微一沉，袁承志心下暗奇，瞧他身形瘦弱，不過百斤上下，但這船一沉之勢，卻似有兩百多斤重物壓上一般，他背上包裹不大，怎會如此沉重？那少年上船之後，船就開了。

　　那青衫少年走進中艙，與龍德鄰、袁承志見禮，自稱姓溫名青，因得知母親病重，是以趕著回去探望，他見了龍德鄰不以為意，一雙秀目，卻不住向袁承志打量，問道：“聽袁兄口音，好似不是本地人？”袁承志道：“小弟原籍廣東，從小在陝西居住，江南還是生平第一次來。”溫青問道：“袁兄去浙江有何貴干？”袁承志道：“我是去探訪一個朋友。”正說到這里，忽然兩艘小船運櫓如飛，從坐船兩旁搶了過去。溫青眼睛盯著小船，直望著兩船轉了一個彎，被前面的山崖擋住，這才不看。吃中飯時，龍德鄰很是好客，邀請兩人同吃。袁承志一餐要吃三人碗，雞魚蔬菜都吃了不少，溫青卻只吃一碗，甚是秀氣文雅。剛吃過飯，只聽得水聲響動，又是兩艘小船搶過船旁。一艘小船船頭站著一名大漢，望著大船狠狠的瞪了幾眼。溫青秀眉一豎，滿臉怒色。袁承志心感奇怪：“他為甚麼見了這兩艘小船生氣？”溫青似乎察覺到了，微微一笑，臉色登轉柔和，接過船伙泡上來的一杯茶，啜了一口，似嫌茶葉粗澀，皺了眉頭，把茶杯放在桌上。到了傍晚，船在一個市鎮邊停泊了。袁承志想上岸游覽，龍德鄰不肯离開貨物，邀溫青時，他嘴唇一扁，神態輕蔑，說道：“這種荒野地方，有甚麼可玩的？”似是譏他沒見過世面。袁承志覺這少年驕氣迫人，卻也不以為忤。他見江南山溫水軟，景色秀麗，與華山的雄奇險峻全然不同，一路上從不肯錯過了游覽的機緣，當下上岸四下閒逛，喝了幾杯酒，買了幾斤枇杷回船，想請龍德鄰和溫青吃時，見兩人都已睡了，便也解衣就寢。睡到中夜，睡夢中忽聽遠處隱隱有忽哨之聲，袁承志登時醒轉，想起師父所說江湖上的種種變故情狀，料知有事，悄悄在被中穿了衣服。不久櫓聲急響，下游有船上來。只見溫青突然坐起，原來他并未脫衣，又見他從被窩中取出一柄精光耀眼的長劍，躍到船頭。袁承志一驚，心想：“莫非他是水盜派來臥底的，要打劫這姓龍的商人？這事教我遇上了，可不能不管。”穆人清离山之時，曾說世間方亂，道路不靖，帶著長劍惹眼，不免多生事端，因此他遵師父之囑，隨身只帶了一柄匕首，那柄平日習練劍法的長劍留在華山，當下一摸身邊匕首，坐起身來。只聽得對面小船搖近，船頭上一個粗暴的聲音喝道：“姓溫的，你講不講江湖義氣？”溫青叱道：“講又怎樣，不講又怎樣？”那人叫道：“我們辛辛苦苦的從九江一路跟蹤下來，你倒好，半路里殺出來吃橫梁子！”

　　這時龍德鄰也已驚醒，探頭張望，見四艘小船上火把點得晃亮，船頭上站滿了人，個個手執兵刃，登時嚇得不住發抖。袁承志已聽出其間過節，安慰他道：“莫怕，沒你的事！”龍德鄰道：“他……他們不是來搶我貨物……貨物的強人麼？”溫青喝道：“天下的財天下人發得，難道這金子是你的？”那人道：“快把兩千兩金子拿出來，大家平分了。咱們雙方各得一千兩，就算便宜你。”溫青叫道：“呸，你想麼？”小船上兩名大漢怒道：“沙大哥，何必跟這橫蠻的東西多費口舌！他不要一千兩金子，那麼一個子兒也不給他。”手執兵刃，向大船上縱來。龍德鄰聽他們喝罵，本已全身發抖，這時見小船上兩人跳將過來，更是魂飛魄散，大叫道：“袁……袁相公，強人……強人來打劫……打劫啦。”袁承志將他拉到自己身後，低聲道：“別怕。”只見溫青身子一偏，左足飛起，扑通一聲，左邊一人踢下了江去，跟著右手長劍斬落。來人舉刀一擋，哪知他長劍忽地斜轉，避過了刀鋒，順勢削落，只聽得喀擦一聲響，那人連肩帶刀，都被削了下來，跌在船頭，暈死了過去。溫青冷笑一聲，叫道：“沙老大，別讓這些膿包來現世啦。”對面那大漢哼了一聲，道：“去抬老李回來。”小船上兩人空手縱將過來，溫青只是冷笑，并不理會，讓兩人將右膀被削之人抬了回去，不久跌在江中那人也濕淋淋的爬上小船。沙老大叫道：“我們龍游幫和你石梁派素來河水不犯井水。我們當家的沖著你五祖面子，不來跟你為難，可別當我們是好惹的。”袁承志聽他提到石梁派，心中一凜：“那天到華山來的張春九，不是自稱石梁派麼？”

　　溫青道：“你別向我賣好，打不過，想軟求麼？”沙老大怒道：“你到底按不按江湖上的規矩辦事？”溫青冷笑道：“我愛怎樣就怎樣，偏有這許多廢話？”沙老大道：“咱們話說在先，我們龍游幫已盡到了禮數，跟你好說好話，只盼雙方不傷了和氣。你五祖可不能再說我們以多欺少，以大欺小。”袁承志聽他口氣，似乎對溫青的一個甚麼五祖很是忌憚。溫青笑道：“憑你這點玩藝兒，就能欺得了我麼？”袁承志聽雙方越說越僵，知道定要動手，從兩邊言語中聽來，似是龍游幫想劫一批黃金，卻給溫青中間殺出來挾手奪了去，龍游幫不服氣，趕上來要分一半贓。溫青上船時身子如此沉重，想來包裹中就藏著這二千兩黃金了。心想兩邊都非正人，自己裝作不會武功，只袖手旁觀便是。沙老大大聲呼喝，手握一柄潑風大環刀，躍上船來，十多名大漢跟著紛紛躍過，站在他身後。沙老大一抱拳，說道：“你石梁派武功號稱獨步江南，今日姓沙的領教閣下高招！”溫青哼了一聲道：“是你一人和我打呢，還是你們大伙兒齊上？”沙老大怒道：“你也太瞧不起人啦！你船上還有甚麼朋友請他出來作個見證，別讓江湖上朋友說姓沙的不要臉。”他掉頭對著艙口，說道：“叫艙里的朋友出來吧！”兩名大漢走進艙去，對袁承志和龍德鄰道：“我們大哥要你們出去。”龍德鄰全身發抖，不敢作聲。袁承志道：“他們要打架，只不過叫咱們作個見證，沒甚麼要緊。出去吧。”拉著他手，走上船頭。溫青似乎等得不耐煩了，不讓沙老大再交待甚麼場面話，冷笑道：“你定要出丑，可莫怪我手辣，進招。”刷刷兩劍，分刺對方左肩右膀。沙老大身材魁梧，身法卻頗為靈動，潑風刀一招“鐵牛頂頸”，反轉刀背，向溫青砸來，這一招既避來劍，又攻敵人，可是手下留情，只以刀背砸打。溫青叱道：“有甚麼本事，一古腦兒的都抖出來吧，我可不領你情。”口中說著，手上長劍連攻數招。

　　沙老大微一疏神，嗤的一聲，肩頭衣服被刺破了一片，肩頭也割傷了一道口子，他嘰哩咕嚕的罵了幾句，一柄潑風刀施展開來，狠砍狠殺，招招狠毒。溫青劍走輕靈，盤旋來去，長劍青光閃爍，已把對方全身裹住。

　　袁承志看兩人拆了數招，已知溫青武功遠在沙老大之上。沙老大刀沉力勁，看來倒是十分威猛，但刀法失之呆滯。溫青以巧降力，時候稍長，沙老大額頭見汗，呼吸漸粗，身法已不如初戰時的矯捷。刀光劍彩中只聽得溫青一聲呼叱，沙老大腿上中劍。他臉色大變，縱出三步，右手一揚，三枚透骨釘打了過來。溫青揚劍打飛兩枚，另一枚側身避過。他打飛的兩枚透骨釘中，有一枚突向袁承志當胸飛去。

　　溫青驚呼一聲，心想這一次要錯傷旁人。哪知袁承志伸出左手，只用兩根手指，便輕輕巧巧的將那枚透骨釘拈住了。沙老大帶來的大漢中多人手執火把，將船頭照得明晃晃地有如白晝，溫青瞧得清楚，不禁一怔：“這手功夫可俊得很哪！原來他武功著實了得。”沙老大見溫青注視著袁承志，面露驚愕之色，乘他不備，又是三枚透骨釘射了過去。

　　袁承志急叫：“溫兄，留神！”

　　溫青急忙轉過頭來，只見三枚透骨釘距身已不過三尺，若不是得他及時呼叫，至多躲得過一枚，下面兩枚卻萬萬躲避不開，急忙側頭讓過了一枚，揮劍擊飛了另外兩枚，轉身向袁承志點頭示謝，挺起長劍，向沙老大直刺過去。沙老大一擊不中，早已有備，提起潑風刀一輪猛砍。溫青恨他歹毒，出手盡是殺著。拆了數招，沙老大右膀中劍，嗆啷啷一響，潑風刀跌落船板。溫青搶上一步，揮劍將他右腿砍下。沙老大長聲慘叫，暈了過去，他手下眾人大驚，擁上相救。溫青掌劈劍刺，登時打死了七八人。

　　袁承志看著不忍，說道：“溫大哥，饒了他們吧！”溫青毫不理會，繼續刺殺，又傷了兩人。余人見他凶悍，紛紛跳江逃命。溫青順手一劍，割下沙老大的首級，跟著兩腳，把他首級和尸身都踢入江中。

　　袁承志心下不快，暗想你既已得胜，何必如此心狠手辣，轉頭看龍德鄰時，他早已嚇得全身癱軟，動彈不得。跳入江中的龍游幫眾紛紛爬上小船，搖動船櫓，如飛般向下游逃去。袁承志道：“他們要搶你財物，既沒搶去，也就罷了，何苦多傷性命？”溫青白了他一眼，道：“你沒見他剛才的卑鄙惡毒麼？要是我落入他手里，只怕還有更慘的呢。你別以為救了我一次，就可隨便教訓人家，我才不理呢。”袁承志默然不語，心想這人實在不通情理。溫青拭干劍上血跡，還劍入鞘，向袁承志一揖，忽然甜甜的一笑，說道：“袁大哥，適才幸得你出聲示警，叫我避開暗器，謝謝你啦。”袁承志臉上一紅，還了一揖，心下發窘，無言可答，只覺這美少年有禮時溫若處子，凶惡時狠如狼虎，不知到底是甚麼性子。溫青叫船夫出來，吩咐洗淨船頭血跡，立即開船。船夫見了剛才的狠斗，哪敢違抗，提水洗了船板，拔錨揚帆，連夜開船。溫青又叫船夫取出龍德鄰的酒菜，喧賓奪主，自與袁承志在船頭賞月。他絕口不提剛才惡斗，也不談論武功，喝了幾杯酒，說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哼，青天只怕也管他不著呢。明月幾時愛出來，便出來，不愛出來便不出來。袁大哥，你說是不是？”袁承志聽他忽然掉文，只得隨口嗯了一聲。他小時跟應松念了幾年書，自從跟穆人清學武後，雖然晚間偶然翻閱一下書籍，但不當它正經功課，是以文字上甚是有限。溫青道：“袁兄，月白風高，如此良夜，咱們來聯句，好不好？”袁承志道：“聯句？甚麼叫聯句？我可不會。”溫青一笑不答，替袁承志斟了杯酒。忽見前面江上一葉小舟破浪而來，雖是逆水，但駛得甚快。溫青臉色一變，冷笑數聲，只管喝酒。座船順風順水，沖向下游，轉眼間兩船駛近。溫青擲下酒杯，突然飛身躍起，雙腳在船篷上點了幾點，落在後梢，從船老大手里搶過舵來，只一扳，座船船頭向左偏斜，對准了小船直撞過去。小船忙要避讓，哪里還來得及，只聽一聲巨響，兩船已然相撞。袁承志叫得一聲：“啊喲！”已見小船上躍起三個人影，先後落在大船船頭，身手均頗迅捷。這時小船一側，翻了過去，船底向天。袁承志老遠看出小船上原有五人，除這三人外，尚有兩人，一個掌舵，一個打槳。這兩人不及躍起，都落入水中，只叫得一聲“救命”便沉落江底。這一帶江面水急礁多，就算熟識水性，黑夜中跌入江心也是凶多吉少。袁承志暗罵溫青歹毒，無端端的又去傷人，等兩人從水中冒上，當即伸手扯斷帆索，咬在口中，雙足在船舷上一撐，飛身落向江中，一手一個，抓住落水的兩人頭發，借著牙齒咬住帆索之力，在江面打了個圈子，提著兩人回到座船，這一下既使上了“混元功”內勁，又用了木桑所授的輕身功夫。只聽四人齊聲喝采。一是溫青，他已從船梢躍回船頭，另外三個則是從小船跳上來的。

　　袁承志放下兩人，月光下看那三人時，見一個是五十多歲的枯瘦老者，留了疏疏的胡子，一個是中年大漢，身材粗壯，另一個則是三十歲左右的婦人。

　　那老者陰惻惻一笑，說道：“這位老弟好俊身手，請教尊姓大名，師承是哪一位？”

　　袁承志抱拳說道：“晚生姓袁，因見這兩位落水，怕有危險，這才拉了起來，并非膽敢在前輩面前賣弄粗淺功夫，請勿見怪。”那老者見他十分謙恭，頗出意料之外，只道他是怕了自己，冷笑一聲，對溫青道：“怪不得你這娃兒越來越大膽啦，原來有了這麼硬的一個幫手。他是你的相好麼？”溫青登時滿臉通紅，怒喝：“我尊稱你一聲長輩，你說話給我放尊重些！”袁承志心想：“看這些人神氣，全都不是正人，我可莫卷入是非漩渦之中。”于是朗聲說道：“在下與這位溫兄也是萍水相逢，談不上甚麼交情。我奉勸各位，有事好好商量，不必動刀動槍的傷了和氣。”

　　那老者還未接口，溫青狠狠瞪了袁承志一眼，怒道：“你要是害怕，那就上岸走你的吧！”袁承志心想：“這個人可當真蠻不講理。”當下默然不語。

　　那老者聽了袁承志口氣，知他不是溫青幫手，喜道：“袁朋友既跟這姓溫的沒有瓜葛，那好極啦，等我們事了之後，我再和袁朋友詳談，咱們很可以交交。”言下頗有結納之意。袁承志不便回答，作了一揖，退在溫青身後。

　　那老者對溫青道：“你小小年紀，做事這等心狠手辣。沙老大打不過你，你趕了他走，也就罷了，干麼要傷他性命？”溫青道：“我只一個人，你們這許多大漢子一擁而上，我不狠一些成麼？還說人家呢？也不怕旁人笑你們大欺小，多欺少。有本事哪，就把人家的金子給拾下來。等我撿了，又是陰魂不散的追著來要，想吃現成麼？也不知道要不要臉呢？”他語音清脆，咭咭呱呱的一頓搶白，那老者給他說得啞口無言。那婦人突然雙眉豎起，罵道：“你這小娃兒，你溫家大人把你寵得越來越沒規矩啦。我要問問你爺爺去，是誰教你這般目無尊長？”溫青道：“尊長也要有尊長的樣兒，想擺擺空架子，來撿便宜，那可不成。”

　　那老者大怒，右手噗的一掌，擊在船頭桌上，桌面登時碎裂。溫青道：“榮老爺子的功夫如何，我早就知道，左右也不過這點玩藝兒，又何必在小輩面前賣弄？你要顯功夫，去顯給我爺爺們看。”那老者道：“你別抬出你那幾個爺爺來壓人。你爺爺便怎樣？他們真有本事，也不會讓女兒給人糟蹋，也不會有你這小雜種來現世啦！”溫青慘然變色，伸手握住了劍柄，一只白玉般的手不住抖動，顯是氣惱已極。那大漢和婦人卻大笑起來。袁承志見溫青臉頰上流下兩道清淚，心中老大不忍，暗道：“他行事比我老練得多，怎麼給人一激就哭了起來？這老頭兒跟人吵嘴，怎地又去罵人家的父母？年紀一大把，卻不分說道理，亂七八糟的，盡說些難聽話來損人。”他本來決意兩不相助，但眼見溫青被人欺侮，卻動了鋤強扶弱之念。那老者陰森森的道：“哭有甚麼用？快把金子拿出來。我們自己也不貪，金子要拿去給沙老大的寡婦。再說，這位袁朋友也該分上一份。”袁承志忙搖手道：“我不要！”溫青氣得身子發顫，哭道：“我偏偏不給。”那大漢哼了一聲，見大船雖已收帆，但仍順水下流，舉起船頭的大鐵錨，在空中舞了一個圈，向岸上擲去。那鐵錨連上鐵鏈，不下兩百多斤，他擲得這麼遠，力氣确然非同小可。鐵錨一落在岸上，大船登時停了。那大漢叫道：“你到底拿不拿出來？”溫青舉起左袖，拭干了淚水，說道：“好，我拿給你們。”奔進船艙，過了一會，雙手捧著一個包裹出來，看模樣甚是沉重。那大漢正要伸手去接，溫青喝道：“呸，有這麼容易！”手上使勁，那包裹直飛出去，扑通一聲大響、落入江心，叫道：“你們有種就把我殺了，要想得金子嗎？別妄想啦！”那大漢氣得哇哇大叫，拔刀向他砍來。

　　溫青一擲出包裹，早已撥劍在手，刷刷兩劍，還刺大漢。那老者叫道：“住手！”大漢回架來劍，躍開兩步。那老者向溫青側目斜視，冷笑道：“果然龍生龍，鳳生鳳，烏龜原是王八種。有這樣的老子，就生這樣的小畜生。今日再讓你這小輩在老夫面前放肆，我就不姓榮啦。”也不見他身子晃動，突然拔了起來，落在溫青面前。溫青挺劍刺去，那老者空手進招，運掌成風，攻勢凌厲之極。溫青雖有長劍在手，卻被他逼得連連倒退。拆得十多招，溫青右腕忽被他手指點中，長劍當啷落地。那老者腳尖一挑，把劍踢了起來，左手握住劍柄，右手搭定劍尖，雙手里彎，拍的一聲，劍身登時折斷。溫青吃了一驚。老者喝道：“今日不在你身上留個記號，只怕你日後忘了老夫的厲害！”手持斷劍，向他臉上划去。溫青驚呼閃避，老者步步進逼，毫不放松，左手遞出，劍尖青光閃爍，眼見便要划到溫青臉上。

　　袁承志心想：“再不出手，他臉上非受重傷不可。”從囊中掏出一枚銅錢，向老者手中斷劍上投去。

　　當的一聲，老者只感手上一震，一枚暗器打在斷劍之上，撞擊之下，虎口一痛，斷劍竟自脫手。溫青本已嚇得面色大變，這時喜極而呼，縱到袁承志身後，拉著他的手臂，似乎求他保護。那老者姓榮名彩，是龍游幫的幫主，在浙南一帶，除了石梁派五祖、呂七先生等寥寥數人，武功數他為高。他十指練就大力魔爪功，比尋常刀劍還更厲害。哪知竟被對方一枚小小暗器將手中兵刃打落，真是生平未遇之奇恥大辱，登時面紅過耳，卻又不禁暗暗心驚：“這小伙子的手勁怎地如此了得？”那大漢和婦人也已看出袁承志武功驚人，心想反正金子已給丟入江中，今日有這硬手在這里，無論如何占不到便宜了，不如交待幾句場面話，就此退走。那婦人叫道：“老爺子，咱們走吧，沖著這位袁朋友，今日就饒了這娃兒。”溫青叫道：“見人家本領好，就想走啦，你們龍游幫就會欺軟怕硬，羞也不羞？”袁承志眉頭一皺，心想這人剛脫大難，隨即如此尖酸刻薄，不給人留絲毫余地。那婦人給他說得神情狼狽，動武又不是，不理又不是，滿臉怒容。榮彩也感難以下台，強笑道：“這位老弟功夫真俊，今日相逢，也是有緣，咱倆來玩一趟拳腳如何？”他在大力鷹爪手上下過二十余年苦功，頗具自信，心想你這小子暗器功夫雖好，在拳腳上卻決不能輸了給你。

　　袁承志尋思：“如和這老者一動手，就算是助定了溫青。這少年心胸狹隘，刁鑽狡猾，為了一些金子便胡亂殺人。決不能是益友。何必為他而無謂與人結怨。”于是拱手說道：“晚輩初涉江湖，不知天高地厚。一點微末小技，如何敢在老前輩面前獻丑？”榮彩微微一笑。心想：“這少年倒很會做人。”他乘此收篷，說道：“袁朋友太客氣了！”狠狠瞪了溫青一眼，說道：“終有一天，教你這娃兒知道老夫的厲害。”轉頭對那大漢與婦人道：“咱們走吧。”溫青道：“你有多大厲害，我早就知道啦。見到人家功夫好，就是不敢動手，巴不得想早早扯呼，趕回家去，先服幾包定驚散，再把頭鑽在被窩里發抖。”他嘴上絲毫不肯讓人，立意要挑撥他與袁承志過招。他看出袁承志武功高強，榮彩不是敵手。這一來不但榮彩尷尬萬分，連袁承志也自發惱。榮彩怒道：“這位袁朋友年紀雖輕，可是很講交情，來來來，咱們來玩一手，別讓無知小輩說我沒膽子。”袁承志道：“老前輩何必和他一般見識，他是說玩話。”榮彩道：“你放心，我決不和你當真。”溫青冷冷的道：“還說不怕呢，沒動手，先套交情，趕快還是別過招的好。我活了這麼大，還沒見過這樣，哼，哼，這算甚麼？我可說不上來啦。榮老爺子，你既怕得很了，何不請這位袁相公回去，請他來當龍游幫的幫主呢？”榮彩怒氣沖天，揮拳劈面向袁承志削去，掌緣將近他面門，倏地收回，叫道：“袁朋友，來來來，我請教請教你的高明招術。”到了這地步，袁承志已不能不出手，只得縱到船頭中間，說道：“老前輩掌下留情。”榮彩道：“好說，好說。你進招吧，大家初次見面。無冤無仇，點到即止便是。”溫青道：“是啊，袁兄，他在討饒呢，苦苦哀求你別打痛了他的老骨頭。”榮彩呸的一聲，一口濃痰向溫青吐了過去。溫青嘻嘻一笑，側身避過。袁承志知道若再謙遜，那就是瞧人不起，展開五行拳，發拳當胸打去。榮彩和旁觀三人本來都以為他武功有獨到之秘，哪知使出來的竟是武林中最尋常不過的五行拳。敵對三人登時意存輕視，溫青臉上不自禁露出失望的神色。

　　榮彩心中暗喜，雙拳如風，連搶三下攻勢，滿擬自己的大力魔爪手江南獨步，三四招之間就可破去對方五行拳，那知袁承志輕描淡寫的一一化解。再拆數招，榮彩暗暗吃驚，原來對方所使雖是極尋常的拳術，但每一招均是含勁不吐，意在拳先，舉手抬足之間隱含極渾厚的內力。五行拳本以猛攻為主，但他全不搶攻，只是展開架式，使榮彩雙手欺不近身。榮彩心中焦躁，心想他明明是在讓著自己，如被溫青一說穿，老臉可挂不住了，驀地拳招一變，改掌為抓，雙手手指盡是抓向對方要害，一招一式，越來越快。

　　袁承志心想：“此人魔爪功練到此地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得給他留下顏面，如不讓他一招，溫青免不得還要說嘴。”他自藝成下山，此刻是初次與人動手過招，決意遵照師父叮囑，容讓為先，眼見榮彩右手向自己肩頭抓來，故意并不退避。榮彩大喜，心中倒并不想傷他，只擬將他衣服撕破一塊，就算贏了一招，哪知一抓到他的肩頭，突覺他肌肉滑溜异常，竟像水中抓到一尾大魚那樣，一下子就被他滑了開去，正自一驚，袁承志已跳開兩步，說道：“我輸了！”榮彩拱手道：“承讓，承讓！”溫青道：“他是真的讓你，你自知之明倒還有的，知道了就好啦！”榮彩臉一板，正待發作，忽見岸上火光閃動，數十人手執兵刃火把，快步奔來。當先一人叫道：“榮老爺子，已把那小子抓到了吧？咱們把這小子剮了，給沙老大報仇！”溫青見對方大隊擁到，雖然膽大妄為，心中也不禁惴惴。榮彩叫道：“劉家兄弟，你們兩人過來！”岸上兩人應聲走到岸邊，見大船离岸甚遠，扑通兩聲跳入江內，迅速游到船邊，水性極是了得，單手在船舷上一搭，扑地跳了上來。榮彩道：“那包貨色給這小子丟到江心去啦，你哥兒倆去撿起來！”說著向江心一指。劉氏兄弟躍落江中，潛入水內。溫青一扯袁承志的袖子，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快救救我吧，他們要殺我呢！”袁承志回過頭來，月光下見他容色愁苦，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氣，便點了點頭。溫青拉住他的手道：“他們人多勢眾。你想法子斬斷鐵鏈，咱們開船逃走。”袁承志還未答應，只覺溫青的手又軟又膩，柔若無骨，甚感詫异：“這人的手掌像棉花一樣，當真希奇。”這時榮彩已留意到兩人在竊竊私議，回頭望來。溫青把袁承志的手捏了一把，突然猛力舉起船頭桌子，向榮彩等三人推去。那大漢與婦人正全神望著劉氏兄弟潛水取金，出其不意，背上被桌子一撞，驚叫一聲，一齊掉下水去。榮彩縱身躍起，伸掌抓出，五指嵌入桌面，用力一拉一掀，格格兩聲，溫青握著的桌腳已然折斷。榮彩知道那大漢與婦人不會水性，這時江流正急，劉氏兄弟相距甚遠，不及過來救援，忙把桌子拋入江中，讓二人攀住了不致沉下，隨即雙拳呼呼兩招，向溫青劈面打來。溫青提了兩條桌腿，護住面門，急叫：“快！你。”袁承志提起鐵鏈，“混元功”內勁到處，一提一拉，那只大鐵錨呼的一聲，离岸向船頭飛來。榮彩和溫青大驚，忙向兩側躍開，回頭看袁承志時，但見他手中托住鐵錨，緩緩放在船頭。鐵錨一起，大船登時向下游流去，與岸上眾人慢慢遠离。榮彩見他如此功力，料知若再逗留，決計討不了好去，雙足一頓，提氣向岸上躍去。袁承志看他的身法，知他躍不上岸，提起一塊船板，向江邊擲去。榮彩下落時見足底茫茫一片水光，正自驚惶，突見船板飛到，恰好落在腳下水面之上，當真大喜過望，左腳在船板上一借力。躍上了岸，暗暗感激他的好意，又不禁佩服他的功力，自己人先躍出，他飛擲船板，居然能及時趕到。溫青哼了一聲，道：“不分青紅皂白，便是愛做濫好人！到底你是幫我呢，還是幫這老頭兒？讓他在水里浸一下，喝幾口江水不好嗎？又不會淹死人。”

　　袁承志知道這人古怪，不愿再理，心想這種人以少加招惹為妙，自己救了他性命，他非但毫不感恩，反而如此無禮數說，當下也不接口，回到艙里睡了。

　　次日下午船到衢州，袁承志謝了龍德鄰，取出五錢銀子給船老大。龍德鄰定要代付，袁承志推辭不得，只得又作揖相謝。溫青對龍德鄰道：“我知你不肯替我給船錢，哼，你就是要給，我也不要你的。”從包裹中取出一只十兩重的銀元寶來，擲給船老大，道：“給你。”船老大見這麼大一只元寶，嚇得呆了，說道：“我找不出。”溫青道：“誰要你找？都給你。”船老大不敢相信，說道：“不用這許多。”溫青罵道：“囉嗦甚麼？我愛給這許多，就給這許多，你招得我惱起上來，把你船底上打幾個窟窿，教你這條船沉了！”船老大昨晚見他力殺數人，凶狠异常，不敢多說，連謝也不敢謝，忙把元寶收起。溫青在桌上打開包裹，一陣金光耀眼，包裹中累累皆是黃金，十兩一條的金條總有二百來條，他右拳在金條堆中切了下去，平分成兩份，將一份包在包裹，背在背上，雙手把另一堆金條推到袁承志面前，說道：“給你！”袁承志不解，問道：“甚麼？”溫青笑道：“你當我真的把金子拋到了江里嗎？傻死啦！讓他們去江底瞎摸，摸來摸去只是衣服包著的一塊壓艙石。”說著格格大笑，只笑得前仰後合，伏在桌子上身子發顫。袁承志也不禁佩服他的機智，心想這人年紀比自己還輕著一兩歲，連榮彩這樣的老手也給他瞞過，說道：“我不要，你都拿去，我幫你并非為了金子。”溫青道：“這是我送給你的，又不是你自己拿的，何必裝偽君子？”袁承志不住搖頭。龍德鄰雖是富商，但黃澄澄一大堆金子放在桌上，一個一定不要，一個硬要對方拿去，這樣的事情固然聞所未聞，此刻親眼目睹，兀自不信，只道袁承志嫌少。

　　溫青怒道：“不管你要不要，我總是給了你。”突然躍起，縱上岸去。袁承志出其不意，一呆之下，忙飛身追出，兩個起落，已搶在他面前，雙手一攔，說道：“別走，你把金子帶去！”溫青沖向右，他攔在右面，溫青沖向左，又被他搶先擋住。溫青幾次闖不過，發了脾氣，舉掌向他劈面打去。袁承志舉左掌輕輕一架，溫青已自抵受不住，向後連退三步，這才站住。他知道無法沖過，忽然往地下一坐，雙手掩面，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袁承志大奇，連問：“我震痛了你嗎？”溫青呸了一聲：“你才痛呢！”一笑躍起。袁承志不敢再追，目送他背影在江邊隱去。眼見他一身武功，殺人不眨眼，明明是個江湖豪客，哪知又哭又笑，竟如此刁鑽古怪，不由得搖搖頭回到船內，把金條包起，與龍德鄰拱手作別。

　　他在衢州城內大街上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心想：“這一千兩黃金如不歸還，心中如何能安？我不過見他可怜，才出手相助，豈能收他酬謝？好在他是本地石梁派的人，我何不找到他家里去？他如再撒賴，我放下金子就走。”翌日問明了石梁的途徑，負了金子，邁開大步走去。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腳步迅速，不消半個時辰就到了。石梁是個小鎮，附近便是爛柯山。相傳晉時樵夫王質入山采樵，觀看兩位仙人對弈，等到一局既終，回過頭來，自己的斧頭柄已經爛了，回到家來，人事全非，原來入山一去已經數十年。爛柯山上兩峰之間有一條巨大的石梁相連，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當地故老相傳是神仙以法力移來，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袁承志來到鎮上，迎面遇見一個農婦，問道：“大嫂，請問這里姓溫的住在哪里？”那農婦吃了一驚，說道：“不知道！”臉上一副嫌惡的神氣，掉頭便走。

　　袁承志走到一家店舖，向掌柜的請問。那掌柜淡淡的道：“老兄找溫家有甚麼事？”袁承志道：“我要去交還一些東西。”那掌柜冷笑道：“那麼你是溫家的朋友了，又來問我干甚麼？”袁承志討了個沒趣，心想這里的人怎地如此無禮，見街邊兩個小童在玩耍，摸出十個銅錢，塞在一個小童的手里，說道：“小兄弟，你帶我到溫家去。”那小童本已接過了錢，聽了他的話，把錢還他，氣忿忿的道：“溫家？那邊大屋子就是，這鬼地方我可不去。”袁承志這才明白，原來姓溫的在這里搞得天怒人怨，沒人肯和他家打交道，倒不是此地居民無禮。他依著小童的指點，向那座大屋子走去，遠遠只聽得人聲嘈雜。走到近處，見數百名農人拿了鋤頭鐵靶，圍在屋前，大叫大嚷：“你們把人打得重傷，眼見性命難保，就此罷了不成？姓溫的，快出來抵命！”人群中有七八個婦人，披散了頭發坐在地上哭嚷。袁承志走將過去，問一個農夫道：“大哥，你們在這里干麼？”那農夫道：“啊，你是過路的相公。這里姓溫的強凶霸道，昨天下鄉收租，程家老漢求他寬限幾天，他一下就把人推得撞向牆上，受了重傷。程老漢的兒子侄兒和他拚命，都被他打得全身是傷，只怕三個人都難活命。你說這樣的財主狠不狠？相公你倒評評這個理看。”

　　正說之間，眾農夫吵得更厲害了，有人舉起鐵耙往門上猛砸，更有人把石頭丟進牆去。

　　忽然大門呀的一聲開了，一條人影倏地沖出，眾人還沒看清楚，已有七八名農人給他飛擲出來，跌出兩三丈外，撞得頭破血流。袁承志心想：“這人好快身手！”定睛看時，見那人身材又瘦又長，黃澄澄一張面皮，雙眉斜飛，神色甚是剽悍。那人喝道：“你們這批豬狗不如的東西，膽敢到這里來撒野？活得不耐煩了？”眾人未及回答，那人搶上一步，又抓住數人亂擲出去。袁承志見他擲人如擲稻草，毫不用力，心想不知此人與溫青是甚麼干系，倘若前晚他與溫青在一起，那麼他抵敵榮彩等人綽綽有余，用不到自己出手了。

　　人群中三名農夫搶了出來，大聲道：“你們打傷了人，就這樣算了嗎？我們雖窮，可是窮人也是命哪！”那瘦子哈哈幾聲冷笑，說道：“不打死幾個，你們還不知道好歹。”身形一晃，已抓住一個中年農夫後心，隨手甩出，把他向東邊牆角摜去。就在這時，兩個青年農夫一齊舉起鋤頭向他當頭扒下。那瘦子左手一橫，兩柄鋤頭向天飛出，隨即抓住兩人胸口向門口旗杆石上擲去。袁承志見這人欺侮鄉民，本甚惱怒，但見他武功了得，若是糾纏上了，麻煩甚多，只想等他們事情一了，便求見溫青，交還黃金之後立即動身，哪知這瘦子竟然驟下殺手。眼見這三人撞向牆角堅石，不死也必重傷，不由得激動了俠義心腸，顧不得生事惹禍，飛身而前，左手抓住中年農夫右腿往後一拉，丟在地下，跟著一招“岳王神箭”，身子當真如箭离弦，急射而出，搶過去抓住兩個青年農夫背心，這才挺腰站直，將兩人輕輕放落。這招“岳王神箭”是木桑道人所傳的輕功絕技，身法之快，任何各派武功均所不及，他本不想輕易炫露，但事急救人，不得不用，心知這一來定招了那瘦子之恨，好在溫家地點已知，不如待晚上再來偷偷交還，于是一放下農夫，立即轉身就走，更不向瘦子多瞧一眼。

　　三個農夫死里逃生，呆在當場，做聲不得。那瘦子見他如此武功，驚訝异常，暗忖自己投擲這三人手法極為迅速，且是往不同方向擲去，此人居然後發先至，將三人一一救下，不知是何來頭。見他轉身而去，忙飛身追上，伸手向他肩頭拍去，說道：“朋友，慢走！”這一拍使的是大力千斤重手法。袁承志并不閃避，肩頭微微向下一沉，便把他的重手法化解了，卻也不運勁反擊，似乎毫不知情。那瘦子更是吃驚，說道：“閣下是這批家伙請來，和我們為難的麼？”袁承志拱手道：“實在對不起，兄弟只怕鬧出人命，大家麻煩，是以冒昧扶了他們一把。這可得罪了。老兄如此本領，何必跟這些鄉民一般見識？”

　　那瘦子聽他出言謙遜，登時敵意消了大半，問道：“閣下尊姓？到敝處來有何貴干？”袁承志道：“在下姓袁，有一位姓溫的少年朋友，不知是住在這里的麼？”那瘦子道：“我也姓溫，不知閣下找的是誰？”袁承志道：“在下要找溫青溫相公。”那瘦子點點頭，轉身對數十名尚未散去的鄉民喝道：“你們想死是不是？還不快滾？”

　　眾農民見袁承志和那瘦子攀起交情來，適才見了兩人功夫，不敢再行逗留，紛紛散去，走遠之後，便又大罵，行得越遠，罵得越響。鄉音佶屈，袁承志不懂他們罵些甚麼。

　　那瘦子也不理會，向袁承志道：“請到舍下奉茶。”袁承志隨他入內，只見里面是一座二開間的大廳，當中一塊大匾，寫著三個大字：“世德堂”。廳上中堂條幅，云板花瓶，陳設得甚是考究，一派豪紳大宅的氣派。

　　那瘦子請袁承志在上首坐了，仆人獻上茶來。那瘦子不住請問袁承志的師承出身，言語雖然客氣，但袁承志隱隱覺得他頗含敵意，當下說道：“請溫青相公出來一見，兄弟要交還他一件東西。”那瘦子道：“溫青就是舍弟，兄弟名叫溫正。舍弟現下出外去了，不久便歸，請老兄稍待。”袁承志本來不愿與這種行為不正、魚肉鄉鄰的人家多打交道，但溫青既然不在，只得等候。可是跟溫正實在沒甚麼話可說，兩人默然相對，均感無聊。等到中午，溫青仍然沒回，袁承志又不愿把大批黃金交與別人。溫正命仆人開出飯來，火腿腊肉，肥雞鮮魚，菜肴十分丰盛。等到下午日頭偏西，袁承志實在不耐煩了，心想反正這是溫青家里，把金子留下算了，于是將黃金包裹往桌上一放，說道：“這是令弟之物，就煩仁兄轉交。兄弟要告辭了。”正在此時，忽然門外傳來一陣笑語之聲，都是女子的聲音，其中卻夾著溫青的笑聲。溫正道：“舍弟回來啦。”搶了出去。袁承志要跟出去，溫正道：“袁兄請在此稍待。”袁承志見他神色詭秘，只得停步。

　　可是溫青竟不進來。溫正回廳說道：“舍弟要去換衣，一會就出來。”袁承志心想：“溫青這人實在女人氣得緊。見個客人又要換甚麼衣服？”又等良久，溫青才從內堂出來，只見他改穿了紫色長衫，加系了條鵝黃色腰絛，頭巾上鑲著一顆明珠，滿臉堆歡，說道：“袁兄大駕光臨，幸何如之。”袁承志道：“溫兄忘記了這包東西，特來送還。”溫青慍道：“你瞧我不起，是不是？”袁承志道：“兄弟絕無此意，只是不敢拜領厚賜。就此告辭。”站起來向溫正、溫青各自一揖。

　　溫青一把拉住他衣袖，說道：“不許你走。”袁承志不禁愕然。溫正也臉上變色。溫青笑道：“我正有一件要緊事須得請問袁大哥，你今日就在舍下歇吧。”袁承志道：“兄弟在衢州城里有事要辦，下次若有機緣，當再前來叨擾。”溫青只是不允。溫正道：“袁大哥既然有事，咱們就別耽擱他。”溫青道：“好，你一定要走，那你把這包東西帶走。你說甚麼也不肯在我家住，哼，我知道你瞧我不起。”袁承志遲疑了一下，見他留客意誠，便道：”既是溫兄厚意，兄弟就不客氣了。”

　　溫青大喜，忙叫廚房准備點心。溫正一臉的不樂意，然而卻不离開，一直陪著，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聊。溫青盡與袁承志談論書本上的事。袁承志對詩詞全不在行，史事兵法卻是從小研讀的，溫青探明了他的性之所近，便談起甚麼淝水之戰、官渡交兵之類史事來。袁承志暗暗欽佩，心想：“這人脾氣古怪，書倒是讀過不少，可不似我這假書生那麼草包。”溫正于文事卻一竅不通，聽得十分膩煩，卻又不肯走開。袁承志不好意思了，和他談了幾句武功。溫正正要接口，溫青卻又插嘴把話題帶了開去。

　　袁承志見這兩兄弟之間的情形很有點奇怪，溫正雖是兄長，對這弟弟卻顯然頗為敬畏，不敢絲毫得罪，言談之間常被他無禮搶白，反而賠笑，言語中總是討好于他。如溫青對他辭意略為和善，他就眉開眼笑，高興非凡。到得晚間，開上酒席，更是丰盛。用過酒飯，袁承志道：“小弟日間累了，想早些睡。”溫青道：“小弟局處鄉間，難得袁兄光臨，正想剪燭夜話，多所請益。袁兄既然倦了，那麼明日再談吧。”溫正道：“袁兄今晚到我房里睡吧。”溫青道：“你這房怎留得客人？自然到我房里睡。”溫正臉色一沉，道：“甚麼？”溫青道：“有甚麼不好？我去跟媽睡。”溫正大為不悅，也不道別，徑自入內。溫青道：“哼，沒規矩，也不怕人笑話。”袁承志見他兄弟為自己斗氣，很是不安，說道：“我在荒山野岭中住慣了的，溫兄不必費心。”溫青微微一笑，說道：“好吧，我不費心就是。”拿起燭台，引他進內。穿過兩個天井，直到第三進，從東邊上樓。溫青推開房門，袁承志眼前一耀，先聞到一陣幽幽的香氣，只見房中點了一支大紅燭，照得滿室生春，床上珠羅紗的帳子，白色緞被上繡著一只黃色的鳳凰，壁上挂著一幅工筆仕女圖。床前桌上放著一張雕花端硯，幾件碧玉玩物，筆筒中插了大大小小六七支筆，西首一張幾上供著一盆蘭花，架子上停著一只白鸚鵡。滿室錦繡。連椅披上也繡了花。袁承志來自深山，幾時見過這般富貴氣象，不覺呆了。溫青笑道：“這是兄弟的臥室，袁兄將就歇一晚吧。”不等他回答，便已掀帷出門。袁承志室內四下察看，見無异狀，正要解衣就寢，忽聽有人輕輕敲門。袁承志問道：“哪一位？”進來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鬟，手托朱漆木盤，說道：“袁少爺，請用點心。”把盤子放在桌上，盤中是一碗桂花炖燕窩。

　　袁承志雖是督師之子，但自幼窮鄉陋居，從來沒見過燕窩，不識得是甚麼東西。他成年以來，初次和少女談話，很有點害羞，紅著臉應了一聲。

　　那丫鬟笑道：“我叫小菊，是少爺……少爺，嘻嘻，吩咐我來服侍袁少爺的。袁少爺有甚麼事。差我做好啦。”袁承志道：“沒……沒甚麼事了。”小菊慢慢退出，忽然回頭咭咭一笑，說道：“那是我家少爺特地炖給袁少爺吃的。”袁承志愕然不知所對。小菊一笑出門，輕輕把門帶上了。袁承志將燕窩三口喝完，只覺甜甜滑滑，香香膩膩，也說不上好吃不好吃，解衣上床，抖開被頭，濃香更烈，中人欲醉，那床又軟又暖，生平從未睡過，迷迷糊糊便睡著了。

## 第五回　　山幽花寂寂 水秀草青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睡到中夜，窗外忽然有個清脆的聲音噗哧一笑，袁承志在這地方本來不敢沉睡，立即驚醒，只聽有人在窗格子上輕彈兩下，笑道：“月白風清，如此良夜。袁兄雅人，不怕辜負了大好時光嗎？”袁承志聽得是溫青的聲音，從帳中望出去，果見床前如水銀舖地，一片月光。窗外一人頭下腳上，“倒挂珠帘”，似在向房內窺探。袁承志道：“好，我穿衣就來。”心想這人行事實在令人捉摸不透，倒要看看他深更半夜之際，又有甚麼希奇古怪的花樣。穿好衣服，暗把匕首藏在腰里，推開窗戶，花香扑面，原來窗外是座花園。

　　溫青腳下使勁，人已翻起，落下地來，悄聲道：“跟我來。”提起了放在地下的一只竹籃。袁承志不知他搗甚麼鬼，跟著他越牆出外。兩人緩步向後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身周樹木蔥翠，四下里輕煙薄霧，出沒于枝葉之間。良夜寂寂，兩人足踏軟草，竟連腳步也是悄無聲息。將到山頂，轉了兩個彎，一陣清風，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滿坡盡是紅色、白色、黃色的玫瑰。

　　袁承志贊道：“真是神仙般的好地方。”溫青道：“這些花都是我親手種的，除了媽媽和小菊之外，誰也不許來。”溫青提了籃子，緩緩而行。袁承志在後跟隨，只覺心曠神怡，原來提防戒備之意，一時在花香月光中盡皆消除。又走了一段路，來到一個小小亭子，溫青要袁承志坐在石上，打開籃子，取出一把小酒壺，兩只酒杯，斟滿了酒，說道：“這里不許吃葷。”袁承志夾起酒菜，果然都是些香菇、木耳之類的素菜。溫青從籃里抽出一支洞簫，說道：“我吹一首曲子給你聽。”袁承志點點頭，溫青輕輕吹了起來。袁承志不懂音律，但覺簫聲纏綿，如怨如慕，一顆心似乎也隨著婉轉簫聲飛揚，飄飄蕩蕩地，如在仙境，非復人間。

　　溫青吹完一曲，笑道：“你愛甚麼曲子？我吹給你聽。”袁承志歎了一口氣道：“我甚麼曲子都不知道。你懂得真多，怎麼這樣聰明？”溫青下顎一揚，笑道：“是麼？”他拿起洞簫，又奏一曲，這次曲調更是柔媚，月色溶溶，花香幽幽，袁承志一生長于兵戈拳劍之間，從未領略過這般風雅韻事，不禁醺醺然有如中酒。溫青擱下洞簫，低聲道：“你覺得好聽麼？”袁承志道：“世界上竟有這般好聽的簫聲，以前我做夢也沒想到過。這曲子叫甚麼名字？”溫青臉上突然一紅，低聲道：“不跟你說。”過了一會，才道：“這曲子叫‘眼兒媚’。”眼波流動，微微一笑。

　　這時兩人坐得甚近，袁承志鼻中所聞，除了玫瑰清香，更有淡淡的脂粉之氣，心想這人實在太沒丈夫氣概，他相貌本就已太過俊俏，再這般涂脂抹粉，成甚麼樣子？幸虧自己不是口齒輕薄之人，否則豈不恥笑于他？又想：江南習氣奢華，莫非他富家子弟，盡皆如此，倒是我山野村夫，少見多怪了？正自思忖，聽得溫青問道：“你愛不愛聽我吹簫？”袁承志點點頭。溫青又把簫放到唇邊，吹了起來，漸漸的韻轉凄苦。袁承志聽得出神，突然簫聲驟歇，溫青雙手一拗，拍的一聲，把一支竹簫折成兩截。

　　袁承志一驚，問道：“怎麼？你……你不是吹得好好的麼？”溫青低下了頭，悄聲道：“我從來不吹給誰聽。他們就知道動刀動劍，也不愛聽這個。”袁承志急道：“我沒騙你，我真的愛聽呀，真的。”溫青道：“你明天要去啦，去了之後，你永遠不會再來，我還吹甚麼簫？”頓了一下，又道：“我脾氣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是我就管不了自己……我知道你討厭我，心里很瞧不起我。”袁承志一時不知說甚麼話好。溫青又道：“因此上你永遠不會再來了。我……我再也見你不著了。”聽他言中之意，念及今後不復相見，竟是說不出的惆悵難過，袁承志不禁感動，說道：“你一定瞧得出，我甚麼也不懂。我初入江湖，可不會說謊。你說我心里瞧不起你，覺得你討厭，老實說，那本來不錯，不過現下有些不同了。”溫青低聲道：“是麼？”袁承志道：“我猜你一定有甚麼心事，是以脾氣有點奇怪，那是甚麼事？能說給我聽麼？”溫青沉吟道：“我跟你說。就怕你會更加瞧我不起。”袁承志道：“一定不會。”溫青咬一咬牙道：“好吧，我說。我媽媽做姑娘的時候，受了人欺侮，生下我來。我五位爺爺打不過這人，後來約了十多個好手，才把那人打跑，所以我是沒爸爸的人，我是個私生……”說到這里，語音嗚咽，流下淚來。袁承志道：“這可怪不得你，也怪不得你媽媽，是那壞人不好。”溫青道：“他……他是我的爸爸啊。人家……人家背地里都罵我，罵我媽。”袁承志道：“有誰這麼卑鄙無聊，我幫你打他。現下我明白了原因，便不討厭你了。你如真當我是朋友，我一定再來看你。”溫青大喜，跳了起來。

　　袁承志見他喜動顏色，笑道：“我來看你，你很喜歡嗎？”溫青拉住他雙手輕輕搖晃，道：“喂，你說過的，一定要來。”袁承志道：“我決不騙你。”

　　忽然背後有聲微響，袁承志站起轉身，只聽一人冷冷道：“半夜三更的，在這里偷偷摸摸的干麼？”那人正是溫正。只見他滿臉怒氣，雙手叉腰，大有問罪之意。

　　溫青本來吃了一驚，見到是他，怒道：“你來干甚麼？”溫正道：“問你自己呀。”溫青道：“我和袁兄在這里賞月，誰請你來了？這里除了我媽媽之外，誰也不許來。三爺爺說過的，你敢不聽話？”溫正向袁承志一指道：“怎麼他又來了？”溫青道：“我請他來的，你管不著。”

　　袁承志見他兄弟為自己傷了和氣，很是不安，說道：“咱們賞月已經盡興，大家同去安息吧。”溫青道：“我偏不去，你坐著。”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來。

　　溫正呆在當地，悶悶不語，向袁承志側目斜睨，眼光中滿是憎惡之意。溫青怒道：“這些花是我親手栽的，我不許你看。”溫正道：“我看都看過了，你挖出我的眼珠子麼？我還要聞一下。”說著用鼻子嗅了幾下。溫青怒火大熾，忽地跳起身來，雙手一陣亂拔，拔起了二十幾叢玫瑰，隨拔隨拋，哭道：“你欺侮我！你欺侮我！拔掉了玫瑰，誰也看不成，這樣你才高興了吧？”溫正臉色鐵青，恨恨而去，走了幾步，回頭說道：“我對你一番心意，你卻如此待我，你自己想想，有沒有良心。這姓袁的廣東蠻子黑不溜秋的，你……你偏生……”溫青哭道：“誰要你對我好了？你瞧著我不順眼，你要爺爺們把我娘兒倆趕出去好啦。我和袁兄在這里，你去跟爺爺們說好了。你自己又生得好俊嗎？”溫正歎了一口氣，垂頭喪氣的走了。溫青回到亭中坐下。過了半晌，袁承志道：“你怎麼對你哥哥這樣子？”溫青道：“他又不是我真的哥哥。我媽媽才姓溫，這兒是我外公家。他是我媽媽堂兄的兒子，是我表哥。要是我有爸爸，有自己的家，也用不著住在別人家里，受別人的氣了。”說著又垂下淚來。袁承志道：“我瞧他對你倒是挺好的，反而你呀，對他很凶。”溫青忽然笑了出來，道：“我如不對他凶，他更要無法無天呢。”袁承志見他又哭又笑，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又想到自己的身世，不禁頓興同病相怜之感，說道：“我爸爸給人害死了，那時我還只七歲，我媽媽也是那年死的。”溫青道：“你報了仇沒有？”袁承志歎道：“說來慚愧，我真是不幸……”溫青道：“你報仇時我一定幫你，不管這仇人多麼厲害，我一定幫你。”袁承志好生感激，握住了他的手。

　　溫青的手微微一縮，隨即給他捏著不動，說道：“你本事比我強得多，但我瞧你對江湖上的事很生，我將來可以幫你出些主意。”袁承志道：“你真好。我沒一個年紀差不多的朋友，現今遇到了你……”溫青低頭道：“就是我脾氣不好，總有一天會得罪你。”袁承志道：“我既當你是朋友，知道你心地好，就算得罪了我，也不會介意。”溫青大喜，歎了一口氣道：“我就是這件事不放心。”

　　袁承志見他神態大變，溫柔斯文，與先前狠辣的神情大不相同，說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溫兄肯不肯聽？”溫青道：“這世上我就聽三個人的話，第一個是媽媽，第二個我親外公三爺爺，第三個就是你了。”

　　袁承志心中一震，說道：“承你這麼瞧得起我，其實，別人的話只要說得對，咱們都該聽。”溫青道：“哼，我才不聽呢。誰待我好，我……我心里也喜歡他，那麼不管他說得對不對，我都聽他的。要是我討厭的人哪，他說得再對，我偏偏不照他的話做。”袁承志笑道：“你真是孩子脾氣，你幾歲了？”溫青道：“我十八歲，你呢？”袁承志道：“我大你兩歲。”溫青低下了頭，忽然臉上一紅，悄聲道：“我沒親哥哥，咱們結拜為兄弟，好不好？”

　　袁承志自幼便遭身世大變，自然而然的諸事謹細，對溫青的身世實在毫不知情，雖見他對自己推心置腹，但提到結拜，那是終身禍福與共的大事，不由得遲疑。溫青見他沉吟不答，驀地里站起身來，奔出亭子。袁承志吃了一驚，連忙隨後追去，只見他向山頂直奔，心想這人性情激烈。別因自己不肯答應，羞辱了他，做出甚麼事來，忙展開輕功，幾個起落，已搶在他面前，叫道：“溫兄弟，你生我的氣麼？”溫青聽他口稱“兄弟”，心中大喜，登時住足，坐倒在地，說道：“你瞧我不起，怎麼又叫人家兄弟？”袁承志道：“我幾時瞧你不起？來來來，咱們就在這里結拜。”

　　于是兩人向著月亮跪倒，發了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的重誓。站起身來，溫青向袁承志一揖，低低叫了聲：“大哥！”袁承志回了一揖，說道：“我叫你二弟吧。現下不早啦，咱們回去睡吧。”兩人牽手回房。

　　袁承志道：“你別回去吵醒伯母了，咱們就在這兒同榻而睡吧。”溫青陡然滿臉紅暈，把手一摔，嗔道：“你……你……”隨即一笑，說道：“明天見。”飄然出房，把袁承志弄得愕然半晌，不知所云。次日一早，袁承志正坐在床上練功，小菊送來早點。袁承志跳下床來，向她道勞，正吃早點，溫青走進房來，道：“大哥，外面來了個女子，說是來討金子的，咱們出去瞧瞧。”袁承志道：“好。”心想奪人財物，終究不妥，如何勸得義弟還了人家才好。兩人來到廳口，便聽得廳中腳步聲急，風聲呼呼，有人在動手拚斗，一走進大廳，只見溫正快步游走，舞動單刀，正與一個使劍的年輕女子斗得甚緊。旁邊兩個老者坐在椅中觀戰。一個老人手拿拐杖，另一個則是空手。溫青走到拿拐杖的老者身旁，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那老者向袁承志仔細打量，點了點頭。

　　袁承志見那少女大約十八九歲年紀，雙頰暈紅，容貌娟秀，攻守之間，法度嚴謹。兩人拆了十余招，一時分不出高下。袁承志對她劍法卻越看越是疑心。

　　只見那少女欺進一步，長劍指向溫正肩頭，溫正反刀格擊，迅速之極，眼見那少女的長劍就要被他單刀砸飛。哪知溫正快，那少女更快，長劍圈轉，倏地向溫正頸中划來。溫正一驚，向後連縱三步。那少女乘勢直上，刷刷數劍，攻勢十分迅捷。袁承志已看明白她武功家數，雖不是華山派門人，但必受過本門中人的指點，否則依她功力，早已支持不住，仗著劍術精奇，才和溫正勉強打個平手，莫看她攻勢凌厲，其實溫正又穩又狠，後勁比她長得多。溫青也已瞧出那少女非溫正敵手，微微冷笑，說道：“憑這點子道行，也想上門來討東西。”再拆數十招，果然那少女攻勢已緩，溫正卻是一刀狠似一刀，再斗片刻，那少女更是左支右絀，連遇凶險。袁承志見情勢危急，忽地縱起，躍入兩人之間。兩人斗得正緊，兵刃哪里收得住勢？一刀一劍，齊奔他身上砍到。溫青驚呼一聲。那兩個老者一齊站起，只因出其不意，都來不及救援。卻見袁承志右手在溫正手腕上輕輕一推，左手反手在那少女手腕上微微一擋。兩人兵刃都是不由自主的向外蕩了開去，當即齊向後躍。兩個老者都是“咦”的一聲，顯然對袁承志這手功夫甚是驚詫，兩人對望了一眼。溫正只道袁承志記著昨夜之恨，此時出手跟自己為難。那少女卻見他與溫青同從內堂出來，自然以為他是對方一党，眼見不敵，仗劍就要躍出。袁承志叫道：“這位姑娘且慢，我有話說。”那少女怒道：“我打你們不贏，自有功夫比我高的人來討金子，你們要待怎樣？”袁承志拱手道：“姑娘勿怪，請教尊姓大名，令師是哪一位？”那少女“呸”了一聲，道：“誰來跟你囉唆？”陡然躍起，向門外縱去。袁承志左足一點，已擋在門外，低聲道：“莫走，我幫你。”那少女一呆，問道：“‘你是誰？”袁承志道：“我姓袁。”那少女一對烏溜溜的眼珠盯住他的臉，忽然叫了出來：“你識得安大娘麼？”袁承志全身一震，手心發熱，說道：“我是袁承志，你是小慧？”那少女高興得忘了形，拉住他手，叫道：“是啊，是啊！你是承志大哥。”驟然間想起男女有別，臉上一紅，放下了手。溫青見了這副情狀，臉上登時如同罩了一層嚴霜。溫正叫了起來：“我道袁兄是誰？原來是李自成派了來臥底的！”袁承志道：“我與闖王曾有一面之緣，倒也不錯，可說不上臥底。這位姑娘是我世交。不知兩位因何交手，兄弟斗膽，替兩位說和如何？”安小慧道：“承志大哥，他們既是你朋友，只要把金子交出，那就一切不提。”溫青冷冷的道：“有這麼容易？”袁承志道：“兄弟，我給你引見，這位是安小慧安姑娘，我們小時在一塊兒玩，已整整十年不見啦。”溫青冷冷的瞅了安小慧一眼，并不施禮，也不答話。

　　袁承志很感尷尬，問安小慧道：“你怎麼還認得我？”安小慧道：“你眉毛上的傷疤，我怎會忘記？小時候那個壞人來捉我，你拚命相救，給人家砍的，你忘記了麼？”袁承志笑道：“那一天我們還用小碗小鍋煮飯吃呢。”

　　溫青更是不悅，悻悻的道：“你們說你們的……青梅竹馬吧，我可要進去啦。”袁承志忙道：“等一下，小慧，你怎麼跟這位大哥打了起來？”安小慧道：“我和……和崔師兄……”袁承志搶著問：“崔師兄？是崔秋山叔叔吧？”安小慧道：“不，他是崔秋山叔叔的侄兒。我們護送闖王一筆軍餉到浙東來，哪知這人真壞，半路上來卻搶了去。”說著向溫青一指。

　　袁承志心下恍然，原來溫青所劫黃金是闖王的軍餉，別說闖王對自己禮遇，師父又正全力輔佐于他，便沖著崔秋山、安大娘、安小慧這三人的故人之情，也無論如何要設法幫他找回來。何況闖王千里迢迢的送黃金到江南來，必定有重大用途。他所興的是仁義之師，救民于水火之中，如何不伸手相助？當下心意已決，向溫青道：“兄弟，瞧在我的臉上，你把金子還了這位姑娘吧！”溫青哼了一聲，道：“你先見過我兩位爺爺再說。”袁承志聽說兩位老者是他爺爺，心想既已和他結拜，他們就是長輩，于是恭恭敬敬的走上前去，向著兩個老者磕下頭去。拿拐杖的老者道：“啊喲，不敢當，袁世兄請起。”把拐杖往椅子邊上一倚，雙手托住他肘底，往上一抬。袁承志突覺一股極大勁力向上托起，立時便要給他拋向空中，當下雙臂一沉，運勁穩住身子，仍向兩人磕足了四個頭才站起身來。那老者暗暗吃驚，心想：“這少年好渾厚的內力。”哈哈一笑，說道：“聽青兒說，袁世兄功夫俊得很，果然不錯。”溫青道：“這位是我三爺爺。”又指著空手的老者道：“這位是我五爺爺。”說了兩人名號，一個叫溫方山，一個叫溫方悟。袁承志心想：“這兩人想來便是石梁派五祖中的兩祖。那三爺爺的武功比溫正和青弟可高得多了。”于是也各叫了一聲：“三爺爺！五爺爺！”兩個老者齊道：“不敢當此稱呼。”臉上神色似乎頗為不愉。袁承志暗暗有氣，心想：“我爹爹是抗清名將、遼東督師。我和你們孫兒結拜，也不致辱沒了他。”轉頭向溫青道：“這位姑娘的金子，兄弟便還了她吧！”

　　溫青慍道：“你就是這位姑娘、那位姑娘的，可一點不把人家放在心上。”袁承志道：“兄弟，咱們學武的以義氣為重，這批金子既是闖王的，你取的時候不知，也就罷了。現下既知就里，若不交還，豈非對不起人？”

　　兩個老者本不知這批黃金有如此重大的牽連，只道是哪一個富商之物，此時聽安小慧、袁承志一說，心下也頗不安。他們知道闖王聲勢浩大，江湖豪傑聞風景從，這批黃金要是不還，來索討的好手勢必源源而至，實是後患無窮。溫方山微微一笑，說道：“沖著袁世兄的面子，咱們就還了吧。”溫青道：“三爺爺，那不成！”袁承志道：“你本來分給我一半，那麼我這一半先交還她再說。”溫青道：“你自己要，連我的通統給你。誰又還這樣小家氣，幾千兩金子就當寶貝了？不過是這位姑娘、那位姑娘來要，我就偏偏不給。”

　　安小慧走上一步，怒道：“你要怎樣才肯還？划下道兒來吧？”溫青對袁承志道：“你到底是幫她，還是幫我？”袁承志躊躇半刻，道：“我誰也不幫，我只聽師父的話。”溫青道：“師父？你師父是誰？”袁承志道：“我師父是闖王軍中的。”溫青怒道：“哼，說來說去，你還是幫她。好，金子是在這里，我費心機盜來，你也得費心機盜去。三天之內，你有本事就來取去，過得三天拿不去，我可不客氣了，希里嘩拉，一天就花個干淨。”袁承志道：“這麼多黃金，你一天怎花得完？”溫青慍道：“花不完，不會拋在大路上，讓旁人揀去幫著花麼？”袁承志拉拉他衣袖，道：“兄弟，跟我來。”兩人走到廳角。袁承志道：“昨晚你說聽我話的，怎麼隔不了半天就變了卦？”溫青道：“你待我好，我自然聽你話。”袁承志道：“我怎麼不待你好？這批金子真的拿不得啊。”溫青眼圈一紅道：“你見了從前的相好，全心全意就回護著她，哪里還把人家放在心上？闖王的金子我花了怎樣？大不了給他殺了，反正我一生一世沒人疼。”說著又要掉下淚來。

　　袁承志見他不可理喻，很不高興，說道：“你是我結義兄弟，她是我故人之女，我是一視同仁，不分厚薄。你怎麼這個樣子？”溫青嗔道：“我就是恨你一視同仁，不分厚薄。哼，不必多說，你三天內來盜吧！”袁承志拉住他的手欲待再勸，溫青手一甩，走進內堂。袁承志見話已說僵，只得與安小慧兩人告辭出去，找到一家農舍借宿，問起失金經過。原來安小慧等護送金子的共有三人，中途因事分手，致為溫青所乘。

　　安小慧說起別來情由，說她母親身子安健，也常牽記著他。袁承志從懷中摸出一只小金絲鐲來，說道：“這是你媽從前給我的。你瞧，我那時的手腕只有這麼粗。”安小慧嗤的一笑，瞧著他手臂，問道：“承志大哥，你這些年來在干甚麼？”袁承志道：“天天在練武，甚麼事也沒做。”安小慧道：“怪不得你武功這麼強，剛才你只把我的劍輕輕一推，我就一點勁也使不上來啦。”袁承志道：“你怎麼也會華山派劍法？誰教你的？”安小慧眼圈一紅，把頭轉了過去，過了一會才道：“就是那個崔師哥教的，他也是華山派的。”袁承志忙問：“他受了傷還是怎的？你為甚麼難過？”安小慧道：“他受甚麼傷啊？他不理人家，半路上先走了。”袁承志見其中似乎牽涉兒女私情，不便再問。等到二更時分，兩人往溫家奔去。袁承志輕輕躍上屋頂，只見大廳中燭光點得明晃晃地，溫方山、方悟兩兄弟坐在桌邊喝酒。溫正、溫青站在一旁伺候。袁承志不知黃金藏在何處，想偷聽他們說話，以便得到些線索。只聽溫青冷笑一聲，抬起頭來，向著屋頂道：“金子就在這里！有本領來拿好了。”安小慧一拉袁承志的衣裾，輕聲道：“他已知道咱們到了。”袁承志點點頭，只見溫青從桌底下取出兩個包裹，在桌上攤了開來，燭光下耀眼生輝，黃澄澄的全是一條條的金子。溫青和溫正也坐了下來，把刀劍往桌上一放，喝起酒來。袁承志心想：“他們就這般守著，除非是硬奪，否則怎能盜取？”等了半個時辰，下面四人毫無走動之意，知道今晚已無法動手，和安小慧回到住宿之處。

　　次日傍晚，兩人又去溫宅，見大廳中仍是四人看守，只是換了兩個老人，看來也是五兄弟中的，其餘三人多半是在暗中埋伏。袁承志對安小慧道：“他們有高手守在隱蔽的地方，可要小心。”安小慧點點頭，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忽然縱身下去。袁承志怕她落單，連忙跟下。只見她一路走到屋後，摸到廚房邊，火折一晃，把屋旁一堆柴草點燃了起來。過不多時，火光沖天而起。溫宅中登時人聲喧嘩，許多莊丁提水持竿，奔來扑救。

　　兩人搶到前廳，廳中燭光仍明，坐著的四人卻已不見。安小慧大喜，叫道：“他們救火去啦！”縱身翻下屋頂，從窗中穿進廳內。袁承志跟了進去。

　　兩人搶到桌旁，正要伸手去拿黃金，忽然足下一軟。袁承志暗叫不妙，陡然拔起身子，右手一挽想拉安小慧，卻沒拉著，原來腳底竟是個翻板機關。他身子騰起，左掌搭上廳中石柱，隨即溜下，右足踏在柱礎之上。這時翻板已經合攏，把安小慧關在底下。袁承志大驚，扑出窗外查看機關，要設法搭救。剛出窗子，一股勁風迎風扑到，當即右掌揮出，和擊來的一掌相抵，兩人一用力，袁承志借勢躍上屋頂，偷襲之人卻跌下地去。但此人身手快捷，著地後便即躍上屋頂。

　　袁承志立定身軀，四下一望，倒抽一口涼氣，只見高高矮矮、肥肥瘦瘦，屋頂上竟然站滿了人。被他掌力震下又躍上來的正是溫正。

　　袁承志身入重圍，不知對方心意如何，當下凝神屏氣，一言不發。只見人群中走出五個老人來，其中溫方山和溫方悟是拜見過的，另外兩個老人剛才曾坐在廳中看守黃金，余下一人身材魁梧，比眾人都高出半個頭。那人哈哈一笑，聲若洪鐘，說道：“我兄弟五人僻處鄉間，居然有闖王手下高人惠然光降，真是三生有幸、蓬蓽生輝了。哈哈，哈哈！”

　　袁承志上前打了一躬，道：“晚輩拜見。”他因四周都是敵人，只怕磕下頭去受人暗算，但禮數仍是不缺。溫青站了出來，說道：“這位是我大爺爺，那兩位是我二爺爺、四爺爺。”袁承志一一行禮。

　　石梁派五祖中的大哥溫方達、二哥溫方義、老四溫方施點點頭，卻不還禮，不住向他打量。溫方義怒聲喝道：“你小小年紀，膽子倒也不小，居然敢在我家放火。”袁承志道：“那是晚輩一個同伴的魯莽，晚輩十分過意不去，幸喜并未成災。晚輩明日再來向各位磕頭陪罪。”這時柴堆的火已被扑滅，并未燃燒開來。

　　溫正的祖父溫方施身形高瘦，容貌也和溫正頗為相似，發話道：“磕頭？磕幾個頭就能算了？小娃娃膽大妄為，竟到石梁溫家來撒野。你師父是誰？”溫氏五老雖對闖王的聲勢頗為忌憚，但五兄弟素來愛財，到手了的黃金卻也不肯就此輕易吐了出去；適才見袁承志一掌震落溫正，武功委實了得，要先查明他的師承門派，再定對策。

　　袁承志道：“家師眼下在闖王軍中，只求各位將闖王的金子發還，晚輩改日求家師寫信前來道謝。”溫方達道：“你師父是誰？”袁承志道：“他老人家素來少在江湖上行走，晚輩不敢提他名字。”溫方達哼了一聲，道：“你不說，難道就瞞得過我們？南揚，跟這小子過過招。”心想只消一動上手，非叫你立現原形不可。人群中一人應聲而出。這人四十多歲年紀，腮上一叢虯髯，是溫方義的第二個兒子，在石梁派第二輩中可說是一流好手。他縱身上來，劈面便是一拳。袁承志側頭讓過，溫南揚左手一拳跟著打到，拳勁頗為凌厲。

　　袁承志心下盤算：“這許多人聚在這里，一個個打下去，勢必給他們累死。如不速戰，只怕難以脫身。”等他左拳打到，右掌突然飛出，在他左拳上一擋，五指抓攏，已拿住他拳頭，順勢後扯。溫南揚收勢不住，踉踉蹌蹌的向前跌去，腳下踏碎了一大片瓦片，如不是他五叔溫方悟伸手拉住，已跌下房去，登時羞得滿臉通紅，回身扑來。

　　袁承志站著不動，待他扑到，轉身後仰，左腳輕輕一勾，溫南揚又向前俯跌下去。袁承志左足方勾，右掌同時伸出，料到他要向前俯跌，已一把抓住他的後心。溫南揚身子剛要撞到瓦面，驟然被人提起，哪里還敢交手，狠狠望了袁承志一眼，退了下去。溫方義喝道：“這小子倒果然還有兩下子，老夫來會會高人的弟子。”雙掌一錯，就要上前。溫青突然縱到他身旁，俯耳說道：“二爺爺，他和我結拜了，你老人家可別傷他。”溫方義罵了一聲：“小鬼頭兒！”溫青拉住他的手，說道：“二爺爺你答應了？”溫方義道：“走著瞧！”手一甩，溫青立足不穩，不由自主的退出數步。

　　溫方義穩穩實實的踏上兩步，說道：“你發招！”袁承志拱手道：“晚輩不敢。”溫方義道：“你不肯說師父名字，你發三招，瞧我知不知道？”袁承志見他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心中也道：“你走著瞧。”說道：“那麼晚輩放肆了，晚輩功夫有限，尚請手下留情。”溫方義喝道：“快動手，誰跟你囉里囉唆？溫老二手下是向來不留情的！”

　　袁承志深深一揖，衣袖剛抵瓦面，手一抖，袖子突然從橫里甩起，呼的一聲，向溫方義頭上擊去，勁道著實凌厲。溫方義低頭避過，伸手來抓袖子，卻見他輕飄飄的縱起，左袖兜了個圈子，右袖驀地從左袖圈中直沖出來，徑扑面門，來勢奇急。溫方義避讓不及，當即身子仰後，躲開了這招。袁承志不讓他有余裕還手，忽然回身，背向對方。溫方義一呆，只道他要逃跑，右掌剛要發出，忽覺一陣勁風襲到，但見他雙袖反手從下向上，猶如兩條長蛇般向自己腋下鑽來，這一招更是大出意料之外，忙伸雙手想抓，哪知袖子已拂到他腰上，啦啦兩聲，竟爾打中，只感到一陣發麻，對手已借勢竄了出去。

　　袁承志回過身來，笑吟吟的站住。溫青見他身手如此巧妙，一個“好”字險些脫口而出，急忙伸手按住了嘴，跟著伸了伸舌頭。溫方義又羞又惱，饒是他見多識廣，卻瞧不出這三招袖子功夫出于何門何派。他又怎知袁承志第一招使的是華山派嫡系武功伏虎掌法，第二招是從木桑道人的輕功中變化出來，第三招“雙蛇鑽腋”卻得自金蛇郎君的《金蛇秘笈》。袁承志怕對方識得，每一招均略加變化，兼之手掌藏在袖子之中，溫方義如何能識？溫方達等四兄弟面面相覷，都覺大奇。

　　溫方義老臉漲得通紅，須眉俱張，突然發掌擊出。月光下袁承志見他頭上冒出騰騰熱氣，腳步似乎遲鈍蹣跚，其實穩實异常，當下不敢再行戲弄，一矮身，避開兩招，卷起衣袖，見招拆招，凝神接戰，他生怕給對方叫破自己門派，使的是江湖上最尋常的五行拳。這路拳法幾乎凡是學武之人誰都練過，溫氏五祖自然難以從他招式中猜測他的師承門戶。溫方義雖然出手不快，但拳掌發出，挾有極大勁風，拆得八九招，袁承志忽覺對方掌風中微有熱氣，向他手掌看去，心頭微震，但見他掌心殷紅如血，慘淡月光映照之下，更覺可怖，心想，這人練的是朱砂掌，聽師父說，這門掌力著實了得，可別被他打到了，于是拳風一緊，招數仍是平庸，勁力卻漸漸增強。酣斗中溫方義突覺右腕一疼，疾忙跳開，低頭看時，只見腕上一道紅印腫起，原來已被他手指划過，但顯是手下留情。溫方義心頭雖怒，可是也不便再纏斗下去了。溫方山上前一步，說道：“這位袁兄弟年紀輕輕，拳腳居然甚是了得，那可不容易得很了。老夫領教領教你兵刃上的功夫。”袁承志道：“晚輩不敢身攜兵器來到寶莊。”溫方山哈哈一笑，說道：“你禮數倒也周全，這也算藝高人膽大了。好吧，咱們到練武廳去！”手一招，躍下地來。眾人紛紛跳下。袁承志只得隨著眾人進屋。

　　溫青走到他身邊，低聲說道：“拐杖里有暗器。”袁承志正待接嘴，溫青已轉身對溫正道：“黑不溜秋的廣東蠻子怎麼樣？現下可服了吧？”溫正道：“二爺爺是寵著你，才不跟他當真，有甚麼希奇了？”溫青冷笑一聲，不再理他。眾人走進練武廳，袁承志見是一座三開間的大廳，打通了成為一個大場子。家丁進來點起數十支巨燭，照得明如白晝。溫家男女大都均會武藝，聽得三老太爺要和前日來的客人比武，都擁到廳上來觀看，連小孩子也出來了。最後有個中年美婦和小菊一齊出來。溫青搶過去叫了一聲：“媽！”那美婦滿臉愁容，白了溫青一眼，顯得甚是不快。溫方山指著四周的刀槍架子，說道：“你使甚麼兵刃，自己挑吧！”袁承志尋思：今日之事眼見已不能善罷，可是又不能傷了結義兄弟的尊長，剛下山來就遇上這個難題，可不知如何應付才好。溫青見他皺眉不語，只道他心中害怕，說道：“我這位三爺爺最疼愛小輩的，決不能傷你。”這話一半也是說給溫方山聽的，要他不便痛下殺手。她母親道：“青青，別多話！”溫方山望了溫青一眼，說道：“那也得瞧各人的造化罷。袁世兄，你使甚麼兵刃？”袁承志游目四顧，見一個六七歲男孩站在一旁，手中拿著一柄玩具木劍，漆得花花綠綠地，劍長只有尋常長劍的一半。他心念一動，走過去說道：“小兄弟，你這把劍借給我用一下，好不好？”那小孩笑嘻嘻的將劍遞了給他。袁承志接了過來，對溫方山道：“晚輩不敢與老前輩動真刀真槍，就以這把木劍討教幾招。”這幾句話說來似乎謙遜，實則是竟沒把對方放在眼里。他想對方人多，不斷纏斗下去，不知何時方決，安小慧又已遭困，須得顯示上乘武功，將對方盡快盡數懾服，方能取金救人，既免稽遲生變，又不傷了對溫青的金蘭義氣。適才他在屋頂跟溫方義動手，于對方武功修為已了然于胸，倘若溫氏五老的武功均在伯仲之間，那麼以木劍迎敵，并不能算是犯險托大。溫方山聽了這話，氣得手足發抖，仰天打個哈哈，說道：“老夫行走江湖數十年，如此小覷老夫這柄龍頭鋼杖的，嘿嘿，今日倒還是初會。好吧，你有本事，用這木劍來削斷我的鋼杖吧。”話剛說完，拐杖橫轉，呼的一聲，朝袁承志腰中橫掃而來。風勢勁急，袁承志的身子似乎被鋼杖帶了起來，溫青“呀”了一聲，卻見他身未落地，木劍劍尖已直指對方面門。溫方山鋼杖倒轉，杖頭向他後心要穴點到。

　　袁承志心想：“原來這拐杖還可用來點穴，青弟又說杖中有暗器，須得小心。”身子一偏，拐杖點空，木劍一招“沾地飛絮”，貼著拐杖直削下去，去勢快極。

　　溫方山瞧他劍勢，知道雖是木劍，給削上了手指也要受傷，危急中右手一松，拐杖落下，剛要碰到地面，左手快如閃電，伸下去抓著杖尾，驀地一抖，一柄數十斤的鋼杖昂頭挺起，反擊對方。袁承志見他眼明手快，變招迅捷，也自佩服。兩人越斗越緊，溫方山的鋼杖使得呼呼風響，有時一杖擊空，打在地下，磚頭登時粉碎，聲勢著實驚人。袁承志在杖縫中如蝴蝶般穿來插去，木劍輕靈，招招不离敵人要害。

　　轉瞬拆了七八十招，溫方山焦躁起來，心想自己這柄龍頭鋼權威震江南，縱橫無敵，今日卻被這後生小輩以一件玩物打成平手，一生威名，豈非斷送？杖法突變，橫掃直砸，已將敵人全身裹住。旁觀眾人只覺杖風愈來愈大，慢慢退後，都把背脊靠住廳壁，以防被杖頭帶到，燭影下只見鋼杖舞成一個亮晃晃的大圈。溫方山的武功，比之那龍游幫幫主榮彩可高得多了。袁承志藝成下山，此時方始真正遇到武功高強的對手，只是不愿使出華山派正宗劍法來，以免給溫氏五老認出了自己門派，而對方鋼杖極具威勢，欺不近身去，手中木劍又不能與他鋼杖相碰，心想非出絕招，不易取胜，忽地身法稍滯，頓了一頓。溫方山大喜，橫杖掃來。袁承志左手運起“混元功”，硬生生一把抓住杖頭，運力下拗，右手木劍直進，嗤的一聲，溫方山肩頭衣服已被刺破，這還是他存心相讓，否則一劍刺在胸口，雖是木劍，但內勁凌厲，卻也是穿胸開膛之禍。溫方山大吃一驚，虎口劇痛，鋼杖已被挾手奪了過去。袁承志心想他是溫青的親外公，不能令他難堪，當下立即收回木劍，左手一送，已將鋼杖交還在他手中。這只是一瞬間之事，武功稍差的人渾沒看出鋼杖一奪一還，已轉過了一次手，料想令他如此下台，十分顧全了他老人家的顏面。哪知溫方山跟著便橫杖打出。袁承志心想：“已經輸了招，怎麼如此不講理，全沒武林中高人的身分？”當即向左避開，突然嗤嗤嗤三聲，杖頭龍口中飛出三枚鋼釘，分向上中下三路打到。杖頭和他身子相距不過一尺，暗器突發，哪里避讓得掉？溫青不由得“呀”的一聲叫了出來，眼見情勢危急，臉色大變。卻見袁承志木劍回轉，啪啪啪三聲，已將三枚鋼釘都打在地下。這招華山劍法，有個名目叫作“孔雀開屏”，取義于孔雀開屏，顧尾自怜。這招劍柄在外，劍尖向己，專在緊急關頭擋格敵人兵器。袁承志打落暗器，木劍反撩，橫過來在鋼杖的龍頭上一按。木劍雖輕，這一按卻按在杖腰的不當力處，正深得武學中“四兩撥千斤”的要旨。

　　溫方出只覺一股勁力將鋼杖向下捺落，忙運力反挺，卻已慢了一步，杖頭落地。袁承志左足一蹬，踏上杖頭。溫方山用力回扯，竟沒扯起，袁承志松足向後縱開丈余。溫方山收回鋼杖，只見廳上青磚深深凹下了半個龍頭，須牙宛然，竟是杖上龍頭被他蹬入磚中留下的印痕。四周眾人見了，盡皆駭然。溫方山臉色大變，雙手將鋼杖猛力往屋頂上擲去，只聽得忽啦一聲巨響，鋼杖穿破屋頂，飛了出去。他縱聲大叫：“這家伙輸給你的木劍，還要它干麼？”袁承志見這老頭子怒氣勃勃，呼呼喘氣，將一叢胡子都吹得飛了起來，心中暗笑：“這是你輸了給我，可不是鋼杖輸了給木劍！”屋頂磚瓦泥塵紛落之中，溫方施縱身而出，說道：“年輕人打暗器的功夫還不壞，來接接我的飛刀怎樣？”隨手解下腰中皮套，負在背上。

　　袁承志見他皮套中插著二十四柄明晃晃的飛刀，刃長尺許，心想大凡暗器，均是乘人不備，卒然施發，袖箭藏在袖中，金鏢、鐵蓮子之屬藏在衣囊，他的飛刀卻明擺在身上當眼之處，料想必有過人之長，知道這時謙遜退讓也已無用，點了點頭，說道：“老前輩手下容情！”將木劍還給小孩，轉過身來。溫家眾人知道四老爺的飛刀勢頭勁急，捷如電閃，倏然便至。這少年如全數接住，倒也罷了，要是他閃避退讓，飛刀不生眼睛，那可誰也受不住他一刀。當下除了四老之外，余人紛紛走出廳去，挨在門邊觀看。

　　溫方施叫道：“看刀！”手一揚，寒光閃處，一刀嗚嗚飛出。原來他的飛刀刀柄鑿空，在空中急飛而過之時，風穿空洞，發出嗚嗚之聲，如吹嗩吶，聲音凄厲。刀發有聲，似是先給敵人警告，顯得光明磊落，其實也是威懾恐嚇，擾人心神。袁承志見飛刀威猛，與一般暗器以輕靈或陰毒見胜者迥异，心想：“我如用手接刀，不顯功夫，難挫他驕氣，總要令他們輸得心悅誠服，才能叫他們放出小慧，交還黃金。”于是在懷中摸出兩枚銅錢，左手一枚，右手一枚，分向飛刀打去。左手一枚先到，只聽錚的一聲響，飛刀登時無聲，原來銅錢已把鏤空的刀柄打折。右手一枚銅錢再飛過去，與飛刀一撞，同時跌在地上。那飛刀重逾半斤，銅錢又輕又小，然而兩者相撞之後，居然一齊下墮，顯見他的手勁力道，比溫方施高出何止數倍。溫方施登時變色，兩刀同時發出。袁承志也照樣發出四枚銅錢，先將雙刀聲音打啞，跟著擊落在地。溫方施哼了一聲道：“好本事！好功夫！”口中說著，手下絲毫不緩，六把飛刀一連串的擲了出去。他這時已知勢難擊中對方，故意將六柄飛刀四散擲出，心想：“難道你還能一一把我飛刀打落？”卻聽得嗚錚、嗚錚接連六響，六柄飛刀竟然又被十二枚銅錢打啞碰跌。袁承志當日在華山絕頂，不知和木桑道人下了多少盤棋，打了多少千變萬化之劫，再加上無數晨夕的苦練，才學會這手世上罕見的暗器功夫。木桑若是在旁，說不定還要指摘他手法未純，但溫家諸人卻已盡皆心驚。溫方施大喝一聲：“好！”雙手齊施，六柄飛刀同時向對方要害處擲出，六刀剛出手，又是六刀齊飛，這是他平生絕技，功夫再好的人躲開了前面六刀，決再躲不開後面跟上的六刀。十二柄飛刀嗚嗚聲響，四面八方的齊向袁承志飛去。

　　溫方達眼見袁承志武功卓絕，必是高人弟子，突見四弟使出最厲害的刀法，心中一驚，叫道：“四弟，別傷他性命……”話聲未畢，只見袁承志雙手在空中一陣亂抓，右手六柄，左手六柄，十二柄飛刀盡數抓在手中，接著雙手對著兵器架連續揚了幾揚。刀槍架上本來明晃晃的插滿了刀槍矛戟，但見白光閃爍，槍頭矛梢，盡皆折斷，原來都被他用十二把飛刀斬斷了。飛刀余勢不衰，插入了牆壁。

　　突然之間，五老一齊站起，圈在他身周，目露凶光，同時喝道：“你是金蛇奸賊派來的嗎？”

　　袁承志空中抓刀的手法，确是得自《金蛇秘笈》，驀見五老神態凶惡，便似要同時扑上來咬噬一般，心下不禁驚慌，正要回答，一瞥之下，忽見廳外三個人走過，其中一人正是安小慧，被兩名大漢綁縛了押著，當是剛從翻板下面的地窖被擒了上來。他心急救人，一個“一鶴沖天”，縱出廳去。溫方達與溫方義各抽兵刃，隨後追到。

　　袁承志不顧追敵，直向安小慧沖去。兩名大漢刀劍齊揚，摟頭砍下。只聽得當當兩聲，兩名大漢手中的刀劍脫手飛出。這兩人一呆，見砸去他們兵刃的竟是大老爺和二老爺，嚇了一跳。溫方達與溫方義罵了聲：“膿包！”搶上追趕。原來袁承志身手快極，不架敵刃，嗖的一下，竟從刀劍下鑽了過去。那兩名大漢兵刃砍下來時，溫氏二老恰好趕到，一刀一劍，便同時向大老爺、二老爺的頭上招呼。袁承志雙手一扯，扯斷了縛住安小慧手上的繩索。安小慧大喜，連叫：“承志大哥！”這時那兩人的刀劍正從空中落下，袁承志甩出斷繩，纏住長劍，扯了回來，對安小慧道：“接著！”繩子一松，那劍劍柄在前，倒轉著向她飛去。安小慧伸手接住。這當兒當真是說時遲，那時快，長劍剛擲出，溫方達兩柄短戟已向袁承志胸前搠到。卻聽得“啊！哼！”兩聲叫喊，原來那兩名大漢擋在路口，溫方義嫌他們礙手礙腳，一個掃堂腿踢開了。袁承志腳步不動，上身向後一縮，陡然退開兩尺。溫方達雙戟遞空，正要再戳，勁未使出，倏覺雙戟自動向前，燭光映射下，只見對方手中一截斷繩已纏住雙戟，向前拉扯。溫方達借力打力，雙戟一招“涇渭同流”，乘勢戳了過去，戟頭鋒銳，閃閃生光。袁承志側過身子，用力一扯斷繩，隨即突然松手。溫方達出其不意，收勢不及，向前踉蹌了兩步，看袁承志時，已拉了安小慧搶進練武廳內。

　　溫方達本已沖沖大怒，這時更加滿臉殺氣，雙手一崩，已把戟上短繩崩斷，縱進廳來。溫家眾人也都回到廳內，站在五老身後。溫方達雙戟歸于左手，右手指著袁承志，惡狠狠的喝道：“那金蛇奸賊在哪里？快說。”

　　袁承志說道：“老前輩有話好說，不必動怒。”溫方義怒道：“金蛇郎君夏雪宜是你甚麼人？他在甚麼地方？你是他派來的麼？”袁承志道：“我從沒見過金蛇郎君的面，他怎會派我來？”溫方山道：“這話當真？”袁承志道：“我干麼騙你？晚輩在衢江之中，無意與這位溫兄弟相遇，承他瞧得起，結交為友，這跟金蛇銀蛇有甚麼干系？”

　　五老面色稍和，但仍十分懷疑。溫方達道：“你不把金蛇奸賊藏身之所說出來，今日莫想离開石梁。”

　　袁承志心想：“憑你們這點功夫想扣留我，只怕不能。”聽他們口口聲聲的把金蛇郎君叫作“金蛇奸賊”，更是說不出的氣惱，但面子仍很恭謹，說道：“晚輩與金蛇郎君無親無故，連面也沒有會過。不過他在哪里，我倒也知道，就只怕這里沒一個敢去見他。”溫氏五老怒火上沖，紛紛說道：“誰說不敢？”“這十多年來，我們哪一天不在找他？”“這奸賊早已是廢人一個，又有誰怕他了？”“他在哪里？”“快說，快說！”

　　袁承志淡淡一笑，道：“你們真的要去見他？”溫方達踏上一步，道：“不錯。”袁承志笑道：“見他有甚麼好？”溫方達怒道：“小朋友，誰跟你開玩笑？快給我說出來！”袁承志道：“各位身子壯健，總還得再隔好幾年，才能跟他會面。他已經死啦！”此言一出，各人盡皆愕然。只聽得溫青急叫：“媽媽，媽媽，你怎麼了？”袁承志回過頭來，見那中年美婦已暈倒在溫青懷中，臉色慘白，連嘴唇都毫無血色。

　　溫方山臉色大變，連罵：“冤孽。”溫方義對溫青道：“青青，快把你媽扶進去，別丟丑啦，讓人家笑話。”溫青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說道：“丟甚麼丑？媽媽聽到爸爸死了，自然要傷心。袁承志大吃一驚：“他媽媽是金蛇郎君的妻子？溫青是他的兒子？”溫方義聽得溫青出言沖撞，更在外人之前吐露了溫門這件奇恥大辱，牙齒咬得格格直響，對溫方山道：“三弟，你再寵這娃娃，我可要管了。”溫方山向溫青斥道：“誰是你爸爸？小孩子胡言亂語。還不快進去？”

　　溫青扶著母親，慢慢入內。那美婦悠悠醒轉，低聲道：“你請袁相公明晚來見我，我有話問他。”溫青點頭，回頭對袁承志道：“還有一天，明晚你再來盜吧。你就是幫著人家。你，你……發的誓都是騙人的！”恨恨的向安小慧望了一眼，扶著母親走了進去。袁承志對安小慧道：“走吧！”兩人向外走出。溫方悟站在門口，雙手一攔，厲聲說道：“慢走，還有話問你。”袁承志一拱手道：“今日已晚，明日晚輩再來奉訪。”溫方悟道：“那金蛇奸賊死在甚麼地方？他死時有誰見到了？”袁承志想起那晚張春九刺死他禿頭師弟的慘狀，心想：“你們石梁派好不奸詐凶險，那晚在華山之上，我便險些死在你們手中，又何必跟你們說真話？何況你們覬覦金蛇郎君的遺物，我更不能說。”便道：“我也是輾轉聽朋友說起的，金蛇郎君是死在廣東海外的一個荒島之上。”說到這里，童心忽起，說道：“貴派有一個瘦子，叫作張春九，還有一個禿頭，是不是？金蛇郎君的下落，他師兄弟倆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消叫他二人來一問，就什麼都明白了，用不著來問我。”溫氏五老面面相覷，透著十分詫异。溫方義道：“張春九和江禿頭？這兩個家伙不知死到哪里去了，他媽的，回來不剝他們的皮。”袁承志心道：“你們到廣東海外幾千個荒島上去細細的找吧！要不然，親自去問張春九和那禿頭也好。”向眾人抱拳道：“晚輩失陪。”溫方悟道：“忙甚麼？”他定要問個清楚，伸臂攔住。袁承志伸掌輕輕向他手臂推去。溫方悟手腕一勾，要施展擒拿手法拿他手腕。哪知袁承志不想再和人動手，這一招其實是虛招，對方手一動，左方露出空隙，他拉住安小慧的手，呼的一聲，恰好從空隙中穿了出去，連溫方悟的衣服也沒碰到。溫方悟大怒，右手在腰間一抖，已把一條牛皮軟鞭解了下來，一招“駿馬脫韁”，向他後心打到。武林中的軟鞭有的以精鋼所鑄，考究的更以金絲繞成，但溫方悟內功精湛，所用兵刃就只平平常常的一條皮鞭。皮鞭又韌又軟，在他手里使開來如臂使指，內勁到處，比之五金軟鞭有過之而無不及。袁承志聽得背後風聲，拉著安小慧向前直竄，皮鞭落空，聽得呼的一聲，勁道凌厲，知是一件厲害的軟兵器，他頭也不回，向牆頭縱去。溫方悟在這條軟鞭上下過數十年的功夫，被他這麼輕易避開，豈肯就此罷手？右手揮出，圈出一個鞭花，向安小慧腳上卷來。這一下避實就虛，知道這少女功力不高，這一招定然躲不開，如把她拉了下來，等于是截住了袁承志。袁承志聽得風聲，左手撩出，帶住鞭梢，他上躍之勢不停，左手使勁，竟將溫方悟提了起來。溫家眾人一見，無不大駭。溫方施要救五弟，右手急揚，兩柄飛刀嗚嗚發聲，向袁承志後心飛去。袁承志左手松開了皮鞭鞭梢，拉著安小慧向牆外躍出，聽得飛刀之聲，竟不回頭，腳心在飛刀刀身輕輕一擋，飛刀立時倒轉。溫方悟腳剛落地，兩柄飛刀已當頭射落。他不及起身，抖起皮鞭，想打開飛刀，哪知皮鞭忽然寸寸斷裂，原來剛才袁承志在半空中提起溫方悟，實已使上了混元功的上乘內勁，否則他在半空中無從借力，如何提得起一個一百幾十斤的大漢？這混元勁傳到皮鞭之上，竟然將鞭子扯斷了。溫方悟大驚，一個“懶驢打滾”，滾了開去，但一柄飛刀已把他衣襟刺破。他站起來時一身冷汗，半晌說不出話來。

　　溫方達不住搖頭。五老均是暗暗納罕。溫方義道：“這小子不過廿歲左右，就算在娘胎里起始練武，也不過廿年功力，怎地手下竟如此了得？”溫方山道：“金蛇奸賊這般厲害，也栽在咱們手里。這小子明晚再來，咱們好好的對付他。”袁承志和安小慧回到借宿的農家。安小慧把這位承志大哥滿口稱贊，佩服得了不得，說道：“崔師哥老是夸他師父怎麼了不起，我看他師父一定及不上你。”袁承志道：“崔師哥叫甚麼名字，他師父是哪一位？”安小慧道：“他叫崔希敏，外號叫甚麼伏虎金剛。他師父是華山派穆老祖師的徒弟，外號叫‘銅筆鐵算盤’。我聽了這外號就忍不住笑，也從來沒問崔師哥他師父叫甚麼名字。”

　　袁承志點點頭，心想：“原來是大師哥的徒弟，他還得叫我聲師叔呢。”也不與她說穿，兩人各自安寢。次日晚上，袁承志叫安小慧在農家等他，不要同去。安小慧知道自己功夫差，只有礙手礙腳，幫不上忙，反要他分心照顧，雖然不大愿意，還是答應了。

　　袁承志等到二更天時，又到溫家，只見到處黑沉沉的燈燭無光，正要飛身入內，忽聽得遠處輕輕傳來三聲簫聲，那洞簫一吹即停，過了片刻，又是三聲。袁承志心念一動，知是溫青以簫相呼，心想溫氏五老極凶惡，溫青卻對自己尚有結義之情，最好能勸得她交還黃金，不必再動手了，于是循著簫聲，往玫瑰山坡上奔去。

　　到得山坡，遠遠望去，見亭中坐著兩人，月光下只見云鬢霧鬟，兩個都是女子，當即停了腳步，心想：“青弟不在這里！”只見一個女子舉起洞簫吹奏，聽那曲調，便是溫青那天吹過的那首音調凄涼的曲子，忍不住走近幾步，想看清楚是誰。那手持洞簫的女子出亭相迎，低低叫了聲：“大哥！”袁承志大吃一驚，溶溶月色下一張俏麗面龐，竟然便是溫青。他登時呆了，隔了半晌，才道：“你……你……”溫青淺淺一笑，說道：“小妹其實是女子，一直瞞著大哥，還請勿怪！”說著深深一個萬福。袁承志還了一揖，以前許多疑慮之處，豁然頓解，心想：“我一直怪她脂粉氣太重，又過于小性兒，沒丈夫氣概，原來竟是女子。唉，我竟是莫名其妙的跟一個姑娘拜了把子，這可從哪里說起？”溫青道：“我叫溫青青，上次對你說時少了一個青字。”說著抿嘴一笑，又道：“其實呢，我該叫夏青青才是。”袁承志見她改穿女裝，秀眉鳳目，玉頰櫻唇，竟是一個美貌佳人，心中暗罵自己胡塗，這麼一個美人誰都看得出來，自己竟會如此老實，被她瞞了這許多天。要知他一生之中，除了嬰兒之時，只和安大娘和安小慧同處過數日，此後十多年在華山絕頂練武，從未見過女子。後來在闖王軍中見到李岩之妻紅娘子，這位女俠豪邁爽朗，與男子無异。因此于男女之別，他實是渾渾噩噩，認不出溫青青女扮男裝。溫青青道：“我媽在這里，她有話要問你。”袁承志走進亭去，作揖行禮，叫道：“伯母，小侄袁承志拜見。”那中年美婦站起身來回禮，連說：“不敢當。”

　　袁承志見她雙目紅腫，臉色憔悴，知她傷心難受，默默無言的坐了下來，尋思：“聽青青說，她母親是給人強奸才生下她來，那人自是金蛇郎君了。五老對金蛇郎君深惡痛絕，青青提一聲爸爸，就被她二爺爺喝斥怒罵。可是她媽媽聽得金蛇郎君逝世，立即暈倒，傷心成這個樣子，對他顯然情意很深，其中只怕另有別情。”

　　青青的母親呆了一陣，低聲問道：“他……他是真的死了？袁相公可親眼見到麼？”袁承志點點頭。她又道：“袁相公對我青青很好，我是知道的。我決不像我爹爹與叔伯們那樣，當你是仇人，請……請你把他死時的情形見告。是誰害死他的？他……他死得很苦嗎？”說到這里，聲音發顫，淚珠扑簌簌的流了下來。袁承志對金蛇郎君的心情，實在自己也不大明白，聽師父與木桑道人說，這人脾氣古怪，工于心計，為人介于正邪之間。他安排鐵盒弩箭、秘笈劇毒，确是用心險狠，實非正人端士。可是自從研習《金蛇秘笈》中的武功之後，對這位絕世的奇才不禁暗暗欽佩，在內心深處，不自覺的已把他當作師父之一。昨晚聽到溫氏五老怒斥金蛇郎君為“奸賊”，心中說不出的憤怒，事後想及，也覺奇怪。這時聽青青之母問起，便道：“金蛇郎君我沒見過面，不過說起來，這位前輩和我實有師徒之份，我許多武功是從他那里學的。這位前輩死後的情形，恕我不便對伯母說，只怕有壞人要去發掘他的骸骨。”青青之母身子一晃，向後便倒。青青連忙抱住，叫道：“媽媽，你別傷心。”過了一會，青青之母悠悠醒來，哭道：“我苦苦等了十八年，只盼他來接我們娘兒离開這地方，哪知他竟一個人先去了。青青連她爸爸一面也見不著。”

　　袁承志道：“伯母不必難過。夏老前輩現今安安穩穩的長眠地下。他的骸骨小侄已經好好安葬了。”又道：“夏前輩死時身子端坐，逝世之前又作了各種安排，顯非倉卒之間給人害死。”青青之母說道：“原來是袁相公葬的，大恩大德，真不知怎樣報答才好。”說著站起來施了一禮，又道：“青青，快給袁大哥磕頭。”青青拜倒在地，袁承志忙也跪下還禮。青青之母道：“不知他可有甚麼遺書給我們？”

　　袁承志想起秘笈封面夾層中的地圖和圖上字樣：“得寶之人，務請赴浙江衢州石梁，尋訪溫儀，贈以黃金十萬兩。”當時看了這張“重寶之圖”，因無貪圖之念，隨手在行囊中一塞，此後沒再加留意，曾想金蛇郎君以曠世武功，絕頂聰明，竟至喪身荒山，險些骸骨無人收殮，只怕還是受了這重寶之害。天下奇珍异寶，無不足招大禍，這話師父常常提起，因此對這張遺圖頗有些厭憎之感，這時經青青之母一問，這才記起，說道：“小侄無禮，斗膽請問，伯母的閨字，可是一個‘儀’字？”青青之母一驚，說道：“不錯，你怎知道？”隨即道：“那定是他……他……遺書上寫著的了，袁相公可……可有帶著？”神情中充滿盼望和焦慮。

　　袁承志正要回答，突然右足一點，從亭子欄干上斜刺躍出。溫儀母女吃了一驚，只聽一人“啊喲”一聲，袁承志已伸手從玫瑰叢中抓了一個人出來，走回亭子。那人已被他點中穴道，手足軟軟的垂下，動彈不得。

　　青青叫道：“是七伯伯。”溫儀歎了一口氣，道：“袁相公，請你放了他吧。溫家門中，沒一個當我們母女是親人了。”袁承志伸手在那人身上拍捏幾下，解開了他的穴道。原來那人是昨晚與他交過手的溫南揚。他是溫方義的兒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溫青青怒道：“七伯伯，我們在這里說話，你怎麼來偷聽？也沒點長輩樣子。”溫南揚一聽大怒，便欲發作，但剛才被袁承志擒住時全無抗御之能，昨晚又在他手底吃過苦頭，恨恨的望了三人一眼，轉頭就走，走出亭子數步，惡狠狠的道：“不要臉的女人，自己偷漢子不算，還教女兒也偷漢子。”

　　溫儀一陣氣苦，兩行珠淚挂了下來。青青哪里忍得他如此辱罵，追出去喝道：“喂，七伯伯，你嘴里不干不淨的說甚麼？”溫南揚轉身罵道：“你這賤丫頭要反了嗎？是爺爺們叫我來的，你敢怎樣？”溫青青罵道：“你要教訓我，大大方方的當面說便是，干麼來偷聽我們說話？”溫南揚冷笑道：“我們？也不知是哪里鑽出來的野男人，居然一起稱起我們來啦。溫家十八代祖宗的臉，都給你們丟干淨了！”青青氣得脹紅了臉，轉頭道：“媽，你聽他說這種話。”溫儀低聲道：“七哥，請你過來，我有話說。”溫南揚略一沉吟，大踏步走進亭子站定，和袁承志相距甚遠，防他突然出手。溫儀道：“我們娘兒身遭不幸，蒙五位爺爺和各位兄弟照顧，在溫家又耽了十多年。那姓夏的事，我從來沒跟青青說過，現下既然他已不在人世，也就不必再行隱瞞。這件事七哥頭尾知道得很清楚，請你對袁相公與青青說一說吧。”溫南揚怫然道：“我干麼要說？你的事你自己說好啦，只要你不怕丑。”溫儀輕輕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好吧，我只道他救過你性命，你還會有一些兒感激之心，哪知溫家的人，全是那麼忘……忘……唉！”溫南揚怒道：“他救過我性命，那不錯。可是他為甚麼要救我？好，我痛痛快快說出來，免得你自己說時，不知如何胡言亂語，盡說些謊話。”青青怒道：“我媽媽怎會說謊？”溫儀拉了她一把，道：“讓七伯伯說。”溫南揚坐了下來，說道：“姓袁的，青青，我怎樣識得那金蛇奸賊，現今原原本本的跟你們說，也好讓你們知道，那奸賊的用心是怎樣險毒。”青青道：“你說他壞話我不聽。”說著雙手掩住耳朵。溫儀道：“青青，你聽好啦。你過世的爸爸雖然不能說是好人，可是比溫家全家的好處還多上百倍。”溫南揚冷笑道：“你忘了自己也姓溫。”溫儀抬頭遠望天邊，輕聲道：“我……我……早已不姓溫了。”

## 第六回　　逾牆摟處子 結陣困郎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溫南揚說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二十六歲。爹爹叫我到揚州去給六叔做幫手。”袁承志心想：“原來石梁溫氏五祖本有六兄弟。”溫南揚續道：“我到了揚州，沒遇上六叔。一天晚上出去做案子，不小心失了手。”溫儀冷冷的道：“不知是做甚麼案子？”溫南揚怒道：“男子漢大丈夫，敢做難道不敢說？我是瞧見一家大姑娘長得好，夜里跳進牆去采花。她不從，我就一刀殺了。哪知她臨死時一聲大叫，給人聽見了。護院的武師中竟有幾名好手，一齊涌來，好漢敵不過人多，我就給他們擒住了。”袁承志聽他述說自己的惡行，竟然毫無羞愧之意，心想這人實是無恥已極。溫南揚又道：“他們打了我一頓，將我送到衙門里監了起來。我可也不怕。我這件案子不是小事，沸沸揚揚的早傳開了。我想六叔既在揚州，他武功何等了得，得知訊息後，自會來救我出獄。哪知等了十多天，六叔始終沒來。上官詳文下來，給我判了個斬立決。獄卒跟我一說，我才驚慌起來。”溫青青哼了一聲，道：“我還道你是不會怕的。”

　　溫南揚不去理她，續道：“過了三天，牢頭拿了一大碗酒、一盤肉來給我吃。我知道明天就要處決了，心想是人都要死，只不過老子年紀輕輕，還沒好好享夠了福，不免有點可惜，心一橫，把酒肉吃了個干淨，倒頭便睡。睡到半夜，忽然有人輕輕拍我肩頭。我翻身坐起，聽得有人低聲在我耳邊說道：‘別作聲，我救你出去！’接著嚓嚓幾聲響，我手腳的鐵鐐手銬，都被他一柄鋒利之極的兵刃削斷了。他拉著我的手，跳出獄去。那人輕功好極，手勁又大，拉著我手，我趕路省了一大半力氣。兩人來到城外一座破廟里，他點亮神案上的蜡燭，我才看清楚他是個長得很俊的年輕人，年紀還比我小著幾歲。他是個小白臉，哼！”

　　說到這里，向溫儀和青青狠狠的望了一眼，繼續說道：“我便向他行禮道謝。那人驕傲得很，也不還禮，說道：‘我姓夏，你是石梁派姓溫的了？’我點頭說是，這時見他腰間挂著那柄削斷我銬鐐的兵刃，彎彎曲曲的似乎是一柄劍，只是劍頭分叉，模樣很是古怪。”

　　袁承志心想：“那便是那柄金蛇劍了。”他不動聲色，聽溫南揚繼續說下去：“我問他姓名，他冷冷的道：‘你不必知道，反正以後你也不會感激我。’當時我很奇怪，心想他救我性命，我當然一輩子感激。那人道：‘我是為了你六叔溫方祿才救你的。跟我來！’我跟著他走到運河邊上，上了一艘船，他吩咐船老大向南駛去。那船离開了揚州十多里路，我才慢慢放心，知道官府不會再來追趕了。我問了幾句，他只是冷笑不答，忽然從衣囊里拿出一對蛾眉刺來。這是六叔的兵器，素來隨身不离，怎麼會落在這人手中，我心中很奇怪。那人道：‘你六叔是我的好朋友，哈哈！’怪笑了幾聲，臉上忽然露出一陣殺氣，我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他道：‘這口箱子，你帶回家去。’說著向船艙中一指，我見那箱子很大，用鐵釘釘得十分牢固，外面還用粗繩縛住。他道：‘你趕快回家，路上不可停留。這口箱子必須交你大伯伯親手打開。’我一一答應了。他又說：‘一個月之內，我到你家來拜訪，你家里的長輩們好好接待吧。’我聽他說話不倫不類，但也只得答應。他囑咐完畢，忽然提起船上的鐵錨，喀喇喀喇，把四只錨爪都拗了下來。”溫青青聽到這里，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好！”溫南揚呸的一聲，在地上吐了一口濃痰。青青性愛洁淨，見他如此糟蹋自己親手布置的玫瑰小亭，心中一陣難過。袁承志知她心意，伸腳把痰擦去。青青望了他一眼，眼光中甚有感激之意。溫南揚續道：“他向我顯示武功，也不知是何用意，只見他把斷錨往船艙中一擲，說道：‘你如不照我的吩咐，開箱偷看，私取寶物，一路上若是再做案子，這鐵錨便是你的榜樣！’從囊中拿出一錠銀子，擲在船板上，說道：‘你的路費！’拔起船頭上的兩支竹篙，雙手分別握定，左手竹篙插入河中，身子已躍了起來，右手竹篙隨即入河，同時拔起左手竹篙，又向前點去。這樣幾下子，就如一只長腿鷺茲般走到了岸上。他高聲叫道：‘接著！’語聲方畢，兩支竹篙如標槍般射了過來。我見來勢勁急，不敢去接，閃身躲開，扑扑兩聲，竹篙穿入船篷。但聽得他在岸上一聲長笑，身子已消失在黑影之中。”袁承志心想：“這位金蛇郎君大有豪氣。”他只心里想想，青青卻公然贊了起來：“這人真是英雄豪傑。好威風，好氣概！”溫南揚道：“英雄？呸！英他媽的雄。當時我只道他是我救命恩人，雖見他說話時眼露凶光，似乎對我十分憎厭，還道他脾氣古怪，也不怎麼在意。過江後，我另行雇船，回到家來。一路上搬運的人都說這口箱子好重，我想六叔這次定是發了橫財，箱子中盛滿了金銀財寶。我花了這麼多力氣運回家來，叔伯們定會多分我一份，因此心里很是高興。回家之後，爹爹和叔伯們很夸獎我能干，說第一次出道，居然干得不壞。”青青插口道：“的确不壞，殺了一個大閨女，帶來一口大箱子。”溫儀道：“青青，別多嘴，聽七伯伯說下去。”溫南揚道：“這天晚上，廳上點滿蜡燭，兩名家丁把箱子抬進來。爹爹和四位叔伯坐在中間。我親自動手，先割斷繩子，再把鐵釘一枚枚的起出來。我記得很清楚，大伯伯那時笑著說：‘老六又不知看中了哪家的娘兒，荒唐的不想回家，把這箱東西叫孩子先帶回來。來，咱們瞧瞧是甚麼寶貝！’我揭開箱蓋，見里面裝得滿滿的，上面舖著一層紙，紙上有一封信，信封上寫著‘溫氏兄弟同拆’幾個字。我見那幾個字似乎不是六叔的手筆，就把信交給大伯伯。他并不拆信，說道：‘下面是甚麼東西？’我把那層紙揭開，下面是方方的一個大包裹，包裹用線密密縫住。大伯伯道：‘六嫂，你拿剪刀來拆吧。六弟怎麼忽然細心起來啦？’六嬸拆開縫著的線，把包袱一揭開，突然之間，包裹嗖嗖嗖的射出七八支毒箭。”青青驚呼了一聲。袁承志心想：“這是金蛇郎君的慣技。”溫南揚道：“這件事現今想起來還是教人心驚膽戰，要是我性急去揭包袱，這條命還在嗎？這幾支毒箭哪，每一箭都射進了六嬸的肉里。那是見血封喉、劇毒無比的藥箭，六嬸登時全身發黑，哼也沒哼一聲就倒地死了。”

　　他說到這里，轉過頭厲聲對青青道：“那就是你老子干的好事。這一來，廳上眾人全都轟動。五叔疑心是我使奸，逼我打開包袱。我站得遠遠地，用一條長竿把包袱挑開，總算再沒箭射出來。你道包裹里是甚麼珍珠寶貝？”青青道：“甚麼？”溫南揚冷冷的道：“你六爺爺的尸首！給斬成了八塊！”青青吃了一驚，嚇得嘴唇都白了。溫儀伸手摟住了她。四人靜默了一陣。溫南揚道：“你說這人毒不毒？他殺了六叔也就罷了，卻把他尸首這般送回家來。”溫儀道：“他為甚麼這樣做，你可還沒說。”溫南揚道：“哼，你當然覺得挺應該哪。只要是你姘頭干的事，不論甚麼，你都說不錯。”溫儀望著天空的星星，出了一會神，緩緩的道：“他是我丈夫，雖然我們沒拜天地，可是在我心中，他是我的親丈夫。青青，那時我比你此刻還小兩歲，比你更加孩子氣，又不愛學武，甚麼也不懂。這些叔伯們在家里凶橫野蠻，無惡不作，我向來不喜歡他們，見六叔死了，老實說我心里也不難受。那時我只覺得奇怪，六叔這麼好的武功，怎麼會給人殺死。只聽得大伯伯拿起了那封信，大聲讀了起來。這件事過去有二十年了，可是那天晚上的情形，我還是記得清清楚楚。那封信里的話，我也記得清清楚楚。”

　　“大伯伯氣得臉色發白，讀信的聲音也發顫了，他這麼念：‘石梁派溫氏兄弟共鑒：送上令弟溫方祿尸首一具，務請笑納。此人當年污辱我親姊之後，又將其殺害，并將我父母兄長，一家五口盡數殺死。我孤身一人逃脫在外，現歸來報仇。血債十倍回報，方解我恨。我必殺你家五十人，污你家婦女十人。不足此數，誓不為人。金蛇郎君夏雪宜白。”

　　她背完那封信，吁了口氣，對溫南揚道：“七哥，六叔殺他全家，此事可是有的？”

　　溫南揚傲然道：“我們男子漢大丈夫，入了黑道，劫財劫色，殺人放火，那也稀松平常。六叔見他姊姊長得不錯，用強不從，拔刀殺了，又有甚麼了不起？本來也不用殺他滿門，定是六叔跟她家人朝了相，這才要殺人滅口。只可惜當時給這兔崽子漏了网，以致後患無窮。”溫儀歎道：“你們男人在外面作了這樣大的孽，我們女子在家里哪里知道。”溫南揚道：“大伯伯讀完了信，哈哈大笑，說道：‘這賊子找上門來最好，否則咱們去找他，還不知他躲在哪里呢？’他話雖這麼說，可十分謹慎，仔細盤問我這奸賊的相貌和武功，當晚大家嚴行戒備，又派人連夜去把七叔和八叔從金華和嚴州叫回來。”袁承志心中奇怪：“怎麼他們兄弟這麼多？”青青也問了起來：“媽，我們還有七爺爺、八爺爺，怎麼我不知道？”溫儀道：“那是你爺爺的堂兄弟，本來不住在這兒的。”溫南揚道：“七叔一向在金華住，八叔在嚴州住，雖是一家，外面知道的人不多，哪知這金蛇奸賊消息也真靈，七叔和八叔一動身，半路上就給他害死了。這奸賊神出鬼沒，不知在哪一天上，把我們家里收租米時計數用的竹籌偷去了一批。他殺死我們一個人，便在死人身上插一根竹籌，看來不插滿五十根，不肯收手。”

　　青青道：“咱們宅子里上上下下一百多人，怎會抵擋不住？他有多少人呢？”溫南揚道：“他只有一個。這奸賊從來不公然露面，平時也不知躲在甚麼地方，只等我們的人一落單，就出手加害。大伯伯邀了幾十位江湖好手來石梁，整天在宅子里吃喝，等這奸賊到來，宅子外面貼了大布告，邀他正大光明的前來決斗。但他并不理會，見我們人多，就絕跡不來。過了半年，這些江湖好手慢慢散去了，大房的三哥和五房的九弟忽然溺死在塘里，身上又插了竹籌。原來這奸賊也真有耐心，悄悄的等了半年，看准了時機方下手。接連十來天，宅子里天天有人斃命。石梁鎮上棺材店做棺材也來不及，只得到衢州城里去買。對外面說，只說宅子里撞了瘟神，鬧瘟疫。儀妹妹，這些可怕的日子你總記得吧？”

　　溫儀道：“那時候全鎮都人心惶惶。咱們宅子里日夜有人巡邏，爹爹和叔伯們輪班巡守。女人和孩子都聚集在中間屋里，不敢走出大門一步。”

　　溫南揚切齒道：“饒是這樣，四房里的兩個嫂嫂半夜里還是給他擄了去，當時咱們只道又被他害死了，哪知過了一個多月，兩個嫂嫂從揚州捎信來，說給這奸賊賣到了娼寮，被迫接了一個月客人。四叔氣得險險暈死過去，這兩個媳婦也不要了，派人去殺光了娼寮里的老鴇龜奴、妓女嫖客，連兩個嫂嫂也一起殺了，一把火連燒了揚州八家娼寮。”袁承志聽得毛骨悚然，心想：“這金蛇郎君雖然是報父母兄姊之仇，但把元凶首惡殺死也已經夠了，這樣做未免過份。”又想：“溫方施怎麼地遷怒于人，連自己的兩個媳婦也殺了？”不自禁的搖頭，很覺不以為然。

　　溫南揚道：“最氣人的是，每到端午、中秋、年關三節，他就送一封信來，開一張清單，說還欠人命幾條，婦女幾人。石梁派在江南縱橫數十年，卻被這奸賊一人累得如此之慘，大家處心積慮，要報此仇。但這奸賊身手實在太強，爹爹和叔伯們和他交了幾次手，都拾奪他不下。咱們防得緊了，他接連幾個月不來，只要稍稍一松，立刻出事。大家實在無計可施。兩年之間，咱們溫家被他大大小小一共殺死了三十八口。青青，你說，咱們該不該恨這惡賊？”青青道：“後來怎樣？”溫南揚道：“讓你媽說下去吧。”

　　溫儀對袁承志望了一眼，凄然道：“他的骸骨是袁相公埋葬的，那麼我甚麼事也不必瞞你，只求袁相公待會把他死時的情形，說給我們母女倆知道……那麼……”她說到這里，聲音又咽哽了，隔了一會，說道：“那時我不懂他為何這樣狠，其實也不想懂。爹爹不許我們走出大門一步，我好氣悶，每天只能在園子里玩玩，爹爹還說，沒哥哥們陪著，女孩子們就是大白天也不能到園子里去。這天是陽春三月，田里油菜花的香味一陣陣從窗里吹進來，我真想到山坡上去看看花，聞聞田野里那股風的氣息，可是這害死了人的金蛇郎君呀，在這樣好的天氣，把我關在屋子里。我真想獨自個溜出去一會兒，可是想起爹爹那股嚴厲的神氣，又不敢啦。這天下午，我和二房里的三姊姊、五房里的嫂嫂，還有南揚哥你和天霸哥，我們五個人在園子里玩，我在蕩秋千，越蕩越高。身子飄了起來，從牆頭上望出去，見到綠油油的楊柳，一株株開得十分茂盛的桃花，心里真是高興。忽然，天霸哥怪叫了一聲，仰天跌倒，我嚇了一大跳，後來才知他胸口中了那人一枚金蛇錐，當場就打死了。南揚哥你呢？我記得你馬上逃進了屋，把我們三個女人丟在外面。”溫南揚脹紅了臉，辯道：“我打不過他，不走豈不是白送性命，我是去叫救兵。”溫儀道：“我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只見牆頭一個人跳了下來，剛好站在我的秋千上。他用力一蕩，秋千飛了起來，他一把將我攔腰抱住，我只覺騰云駕霧般的飛了出去。我以為這一下兩人都要跌死了，哪知他左手抱著我，右手在牆外大樹枝上一扳，便又彈了起來，輕輕的落在數丈之外。這時我嚇胡塗了，舉起拳頭往他臉上亂打。他手指在我肩窩里一點，我登時全身癱軟，一動也不能動啦。只聽得後面很多人大聲叫嚷追趕，但後來聲音越來越遠。他挾著我奔了半天，到了一個懸崖峭壁上的山洞里。他解了我穴道，望著我獰笑。我忽然想起了那兩位嫂嫂，心想與其受辱，不如自己死了干淨，就一頭向山石上撞去。他在我後心一拉，我才沒撞死，留下了這個疤。”說著往自己額上一指。袁承志見那傷疤隱在頭發叢里，露在外面的有一寸來長，深入頭頂，看來當時受傷著實不輕。溫儀歎道：“倘若就這麼讓我撞死了，對他自己可好得多，誰知這一拉竟害苦了他。那時我昏了過去，等醒來時，見身上裹著一條毯子，我一驚又險險暈了過去，後來見自己身上衣服穿得好好地，才稍稍放了一點心，想是他見我尋死，強盜發了善心，便不再下手害我。我緊緊閉住了眼睛，一眼也不敢瞧他，連心里也不敢去想眼前的事。

　　“他怕我再尋死，那兩天之中，日夜都守著我。跟我說話，我自然不答。他煮了東西給我吃，我只是哭，甚麼也不吃。到第四天上，他見我餓得實在不成樣子了，于是熬了一大碗肉湯，輕聲輕氣的勸我喝。我不理不睬，他忽然抓住我，捏住我的鼻子，把肉湯往我口里灌，這樣強著我喝了大半碗湯。他手一松，我就將一口熱湯噴在他臉上。我是要激他生氣，干脆一刀殺了我，免得受他欺侮，再把我像二位嫂嫂那樣，賣到娼寮里去活受罪。哪知他并不發怒，只是笑笑，用袖子擦去了臉上湯水，呆呆望著我，不住歎氣。”

　　袁承志和青青對望了一眼，青青突然間紅暈滿臉。溫儀道：“那天晚上，他睡在洞口，對我說：‘我唱小曲兒給你聽好嗎？’我說：‘我不愛聽。’他高興得跳了起來，說道：‘我當作你是啞巴，原來會說話。’我罵道：‘誰是啞巴來著？見了壞人我就不說話。’他不再言語了，高高興興的唱起山歌來，唱了大半夜，直到月亮出來，他還在唱。我一直在大宅子里住著，哪里聽見過這種……這種山歌。”溫南揚喝道：“你又怕聽又想聽，是不是？誰耐煩來聽你這些不要臉的事？”大踏步便向亭外走去。青青道：“他定是去告訴爺爺們。”溫儀道：“由他說去，我早就甚麼都不在乎了。”青青道：“媽，你再說下去。”

　　溫儀道：“後來我朦朦朧朧的就睡著了。第二天早晨醒來卻不見了他，我想一個人逃回家來，可是這山洞是在一個山峰頂上，山峰很陡，無路可下，只有似他這樣輕功極高的人，才能上下。到中午時他回來了，給我帶來了許多首飾、脂粉。我不要，拿起來都拋到了山谷里。他可也不生氣，晚上又唱歌給我聽。“有一天，他帶了好多小雞、小貓、小烏龜上山峰來，他知道我不忍心把這些活東西丟下山去。他整天陪我逗貓兒玩，喂小烏龜吃東西，晚上唱歌給我聽。我在山洞里睡，他從來不踏進山洞一步。我見他不來侵犯我，放心了些，也肯吃東西了。可是一個多月中，我一直不跟他說話。他始終對我很溫柔很和氣，爹爹和媽媽都沒他待我這樣好。“又過得幾天，他忽然板起了臉，惡狠狠的瞧我，我很害怕，哭了起來。他歎了口氣，哄我別哭。那天晚上我聽得他在哭泣，哭得很是傷心。不久，天下起大雨來，他仍是不進洞來，我心中不忍，叫他進山洞來躲雨，他也不理。“我問他為甚麼哭，他粗聲粗氣說：‘明天是我爸爸、媽媽、哥哥、姊姊的忌辰。我一家全被你家的人在這天害死了。明天我說甚麼也得殺一個人來報仇。你家里現下防備很嚴，請了崆峒派的李拙道人和十方寺的清明禪師作幫手，哼，這兩人雖然厲害，我難道就此罷手不成？’他咬牙切齒的，冒著大雨就下峰去了。第二天到傍晚時，他還是沒回來，我倒有些記挂了，暗暗盼望他平安回來。”

　　聽到這里，青青偷偷望了袁承志一眼，瞧他是否有輕視之色，但見他端謹恭坐，留神傾聽，這才寬慰，緩緩的吁了口氣。溫儀道：“天快黑了，我幾次到山峰邊眺望。也不知去望了幾次，終于見到對面那座山峰上有四個人影在互相追逐，身法都快得不得了。我用心細看，最先一人果然是他，後面一個是道士，另一個是和尚，第四個卻是我爹爹。他手中拿的是那把金蛇劍，一個斗他們三個，邊打邊逃。斗了一會，那和尚一禪杖橫掃過去，眼見他無法避開，我心中著急，大聲叫了起來，哪知他金蛇劍回過來一格，竟把禪杖斬去了一截。爹爹聽見叫聲，回頭望見了我，不再爭斗，往我這山峰上奔來。“他很是焦急，兩劍把和尚與道人逼開，隨後追趕。這樣一來，變成我爹爹在前面，他在中間，僧道二人在後。四人不久就奔下山谷。他追上了我爹爹，攔住了不許他到我這邊山峰來。斗了幾回合，一僧一道趕到，我爹爹抽空跳出，自我這邊攀上來。這四個人邊斗邊奔，追到了我站著的山峰上。我很是高興，大叫：‘爹爹，快來！’這時他如發瘋般搶了過來，接連三劍，把爹爹逼得不住倒退。爹爹打他不過，眼見危急，僧道二人也到了。爹爹叫道：‘阿儀，你怎樣！’我說：‘我很好，爹，你放心。’爹爹道：‘好，咱們先料理了這奸賊再說。’三人又把他圍在中間。

　　“那道人道：‘金蛇郎君，我們崆峒派跟你無冤無仇，只不過見你干得太也過份，因此挺身出來作個和事佬。我誰也不幫，如你答應罷手，以後不再去溫家惹事，今日之事就此善罷。’他大聲叫道：‘父母兄姊之仇，豈能不報？’那和尚道：‘你已經殺了這許多人，也該夠了。勸你瞧在我們二人的臉上，就此停手吧！’他忽然一劍向和尚刺去，四人又惡斗起來。那道人的兵刃有點兒古怪，想來武功甚強，和尚的禪杖使開來，風聲呼呼猛響，也很厲害。他越打越不成了，滿頭大汗，忽然一個蹌踉，險險跌倒。“那和尚一杖打下去，被他側身躲過，他身子這樣一側，見到了我的臉。他後來說，他那時候本已筋疲力竭，但一見到我流露出對他十分關懷的神氣，突然間精神大振。他的劍使得越來越快，山谷中霧氣上升，煙霧中只見到金光閃耀。只聽得他叫道：‘溫姑娘，別怕，瞧我的！’那和尚大叫一聲，骨溜溜的滾下山去，腦門正中釘了一枚金蛇錐。我爹和那道人都吃了一驚。他挺劍向我爹刺去，那道人乘虛攻他後心。他突然大喝一聲，左手雙指向道人眼中截去。道人頭一低，他一劍揮過，將道人攔腰斬為兩截。”

　　青青呀的一聲叫了出來。溫儀道：“他回手一劍，便向我爹爹刺去。爹爹見他連殺兩個武功高手，早已嚇得面無人色，鋼杖使開來已不成家數。我忙從洞里奔出來，叫道：‘住手，住手！’他聽我一叫，就停了手。我道：‘這是我爹爹！’他向我爹爹狠狠望了一眼，說道：‘你走吧，饒你性命！’爹爹很感意外，回身要走。這時我因整天沒吃東西，加之剛才擔心受驚，見他饒了爹爹，心中一喜，突然跌倒。他忙搶過來扶我，我從他肩上望出去，只見爹爹目露凶光，忽然舉起鋼杖，猛力向他後心打去。“他一心只關注著我有沒受傷，全沒想到爹爹竟會偷襲。我忍不住呼叫：‘留心！’他一愣，要待避讓，已經不及，將頭一側，這一杖打中在他的背上。他夾手奪過鋼杖，擲入山谷，雙掌向爹爹打去。爹爹無法招架，閉目等死。哪知他回頭向我望了一眼，歎了口氣，對爹爹道：‘你快走。別讓我回心轉意，又不饒你了！’爹爹不再說話，奔下山去。他背上吃了爹爹這一杖，受傷著實沉重，爹爹剛走，他就一口鮮血，噴在我胸前衣上。青青哼了一聲道：“爺爺這麼不要臉，明里打不過人家，就來暗下毒手！”溫儀歎道：“按理說，他是我家的大仇人，連殺了我家幾十口人。可是見他受人圍攻暗算，我禁不住心里向著他，這也叫作前生的冤孽。“他搖搖晃晃的走進洞去，從囊中拿出傷藥來吃了，接連又噴了許多鮮血出來。我嚇得只是哭。他雖然受傷，神色卻很高興，問我：‘你干麼哭？’我哭道：‘你傷得這樣。’他笑問：‘你是為了我才哭？’我回答不出，只覺得很是傷心。“過了一會，他說：‘自從我全家的人給你六叔害死之後，從來沒一人關心過我。我今天殺了你的一個堂兄，前後一共已殺了四十人，本來還要再殺十人，看在你的眼淚份上，就此罷手不殺了。’我只是哭，不說話。他又道：‘你家的女人我也不害了，等我傷好之後，送你回家。’我心里是說不出的滋味，只覺得他答應不殺人了，那很好。以後幾天我燒湯煮飯，用心服侍他。可是他不停的嘔血，有時迷迷糊糊的老是叫‘媽媽’。“有一天他整天暈了過去，到了傍晚，眼見不成了。我哭得兩眼都腫了。他忽然睜開眼來，笑了一笑，說道：‘不要緊，不會死。’過了兩天，果然慢慢好了起來，一天晚上對我說，那天中了這一杖，本來活不成了，但想到他死之後，我在這高峰絕頂之上走不下去，我家的人又怕了他，不敢來找，那我非餓死不可。為了我，他無論如何要活著。”青青插嘴道：“媽，他待你很好啊，這人很有良心。”說著狠狠望了袁承志一眼。袁承志臉上一陣發熱，把頭轉了開去。溫儀又道：“以後他身子漸漸復元，跟我說起小時候的事情，他爸爸媽媽怎樣疼他，哥哥姊姊又怎樣愛護他。有一次他生病，他媽媽三天三夜沒睡覺的守在他床邊。哪知一天晚上，六叔竟把他全家殺了。那時我覺得這人雖然手段凶狠毒辣，但說到他親人的時候，卻顯得心腸很是良善柔和。他拿出一個繡花的紅肚兜來給我看，說是他周歲時他媽媽繡的。”她說到這里，從懷中取了一個小孩用的肚兜出來，攤在桌上。袁承志見這肚兜紅緞面子，白緞里子，繡著個光身的胖娃娃睡在一張大芭蕉葉子上。胖娃娃神情憨憨的很是可愛，繡工精致，想得到他媽媽刺繡時滿心是愛子之情。袁承志從小沒有爹娘，看到這肚兜，想到自己身世，不禁一陣心酸。溫儀續道：“他常常唱山歌給我聽。還用木頭削成小狗、小馬、小娃娃給我玩，說我是個不懂事的女娃娃。後來他傷勢完全好了，我見他越來越不開心，忍不住問他原因。他說他舍不得离開我。我說：‘那麼我就住在這里陪你好啦！’“他非常開心，大叫大嚷，在山峰上兩株大樹上跳上跳下，像猴子一樣翻筋斗。“他對我說：他得到了一張圖，知道了一個大寶藏的所在，其中金銀珠寶，多得難以估量。据說從前燕王篡位，從北京打到南京。建文皇帝倉皇出走，把內庫里的珍珠寶貝埋在南京一個秘密地方。燕王接位之後，搜遍了南京全城也找不到。他派三保太監幾次下西洋，一來是為了找尋建文皇帝的下落，二來則是為了探查這批珍寶。”

　　袁承志心道：“原來在《金蛇秘笈》中發現的，便是這張寶藏的地圖。”溫儀續道：“他說成祖皇帝一生沒找到這張地圖，但幾百年後，卻讓他無意之中得到了，眼下他大仇已報，就要去尋這批珍寶，尋到之後，便來接我，現下先把我送回家去。”她說到這里，輕聲道：“他舍不得我离開他，其實我心中也舍不得。可是……可是……我總不能就這樣跟了他去。我回家之後，大家卻瞧我不起，我很是惱怒，他們沒本事保護自己的女兒，我清清白白的回家，大家反而來羞辱我，我也就不理他們。不跟他們說話。”

　　青青接口道：“媽媽，你很對，你又做錯了甚麼？”溫儀道：“我在家里等了三個月，一天晚上，忽然聽得窗下有人唱歌，一聽聲音我就知道是他到了，忙打開窗子讓他進來。我們見了很是歡喜。這天我就和他好了，有了你這孩子。那是我自己愿意的，到如今我也一點不後悔。人家說他強迫我，不是的。青兒，你爸爸待你媽媽很好。我們之間一直很恩愛。他始終尊重我，從來沒強迫過我。”

　　袁承志暗暗欽佩她的勇氣，聽她說得一往情深，不禁凄然。青青忽然低聲唱了起來：

　　“從南來了一群雁，也有成雙也有孤單。成雙的歡天喜地聲嘹亮，孤單的落在後頭飛不上。不看成雙，只看孤單，細思量你的凄涼，和我是一般樣！細思量你的凄涼，和我是一般樣。”歌聲嬌柔婉轉，充滿了哀怨之情。

　　溫儀凄然道：“那就是她爸爸唱給我聽過的一支小曲。這孩子從小在我懷里聽這些歌兒，聽得多了。居然也記住了。”袁承志道：“夏前輩那時候想是已經找到了寶藏？”溫儀道：“他說還沒找到，不過已有了線索。他心中挂念著我，不愿再為了寶藏而耽擱時日。他說到寶藏的事，我也沒留心聽。我們商量著第二天一早就偷偷的溜走，心中十分歡喜，甚麼也沒防備，不料想說話卻給人偷聽去了。“第二日天還沒亮，我收拾好了衣服，留了一封信給爹爹，正想要走，忽然有人敲門，我當然很怕，他說不要緊，就是千軍萬馬也殺得出去。他提了金蛇劍，打開房門，進來的竟是我爹爹及大伯，二伯三人。他們都空著雙手，沒帶兵刃，穿了長袍馬褂，臉上居然都是笑嘻嘻地，絲毫沒有敵意。我們見他三人這副模樣，很是詫异。

　　“爹爹說：‘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了，這也是前生的冤孽。上次你不殺我，我也很承你的情。以後咱們結成親家，可不許再動刀動槍。’他以為爹爹怕他再殺人，說道：‘你放心，我早答應了你小姐，不再害你家的人！’爹爹說：‘私下走可不成，須得明媒正娶，好好拜堂。’他搖頭不信。我爹爹說：‘阿儀是我的獨生愛女，總不能讓她跟人私奔，一生一世抬不起頭來。’他想這話不錯。哪知他為了顧全我，卻上了爹爹的當。”袁承志道：“令尊是騙他的，不是真心？”溫儀點點頭，說道：“爹爹就留他在廂房里歇，辦起喜事來。他始終信不過，我家送給他吃的酒飯茶水，他先拿給狗吃。狗吃了一點沒事，但他仍不放心，毫不沾唇，晚上都拿去倒掉，自己在石梁鎮上買東西吃。

　　“一天晚上，媽媽拿了一碗蓮子羹來，對我說：‘你拿去給姑爺吃吧！’我不懂事，還道媽媽體惜他，高高興興的捧到房里。他見我親手捧去，喜歡得甚麼也沒防備，幾口吃了下去，正和我說話，忽然臉色大變，站起來叫道：‘阿儀，你心腸這樣狠！’我嚇慌了，問道：‘甚麼？’他道：‘你為甚麼下我的毒？’”“你為甚麼下我的毒？”這句話，雖在溫儀輕柔的語音中說來，還是充滿了森然可怖之意，想見當時金蛇郎君是如何憤怒，又是如何傷心。袁承志和青青聽了，不由得毛骨悚然。溫儀的眼淚一滴滴落在衣襟之上，再也說不下去。寂靜之中，忽聽得亭外磔磔怪笑。三人急忙回頭，只見溫氏五兄弟并肩走近，後面跟著二三十人，手中都拿著兵刃。溫方山喝道：“阿儀，你把自己的丑事說給外人聽，還要臉麼？”溫儀脹紅了臉，要待回答，隨即忍住，轉頭對袁承志道：“十九年來，我沒跟爹爹說過一句話，以後我也永不會和他說話。我本來早不該再住在溫家，可是我有了青青，又能去哪里？再說，我總盼望他沒有死，有一天會再來找我。我若是离開了這里，他又怎找得到我？他既然已經死了，我也沒甚麼顧忌了。我不怕他們，你怕不怕？”

　　袁承志還沒答話，青青已搶著道：“承志大哥不會怕的。”溫儀道：“好，我就說下去。”提高了聲音，繼續說道：“我急得哭了出來，不知道要怎樣說、怎樣做才好，突然之間，房門被人踢飛，許多人手執了刀槍涌了進來。”她向亭外一指，說道：“當時站在房門外的，就是這些人。他們……他們手里都拿著暗器。爹爹總算對我還有幾分父女之情，叫道：‘阿儀，出來！’我知道他們要等我出去之後，立刻向他發射暗器，房間只是這麼一點地方，他往哪里躲去？我叫道：‘我不出來，你們連我一起殺了吧！’我擋在他身前，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要保護他，不讓他給人傷害。

　　“他本來眉頭深鎖，坐在椅上，以為我和家里的人串通了下毒害他，十分傷心難受，也不想動手反抗，聽我這麼說，突然跳了起來，很開心的道：‘你不知蓮子羹里有毒？’我端起碗來，見碗里還剩了一些兒羹汁，一口喝下，說道：‘我跟你一起死！’他一掌把碗打落，但我已經喝了。他笑道：‘好，大家一起死！’轉頭向他們罵道：‘使這種卑鄙陰毒的手段，你們也不怕丑麼？’“大伯伯怒道：‘誰用毒了？下毒的不是英雄好漢。你自恃本領高，就出來斗斗！”他說：‘好！’就出去和他們五兄弟打了起來。他喝的蓮子羹里雖沒毒藥，但放著他們溫家秘制的‘醉仙蜜’，只要喝了，慢慢會全身無力，昏睡如死，要過一日一夜才能醒來。這些人哪，還舍不得用毒藥害死他，想把他迷倒，再慢慢來折磨他。他們……他們當真是英雄好漢！”說到這里，語氣中充滿怨毒，只是她生性溫柔，不會以惡語罵人。溫方施怒道：“這無恥賤人，早就該殺了，養她到今日，反而恩將仇報！”青青道：“我娘兒在溫家吃了十幾年飯，可是四爺爺，我這兩年來，給你們找了多少金銀財寶？就是一百個人，一輩子也吃不完吧？我娘兒倆欠你們溫家的債，早還清啦！”溫方達不愿在外人之前多提家門丑事，叫道：“喂，姓袁的，你敢不敢跟我們五兄弟一起斗斗？”

　　袁承志前兩日念在他們是青青的長輩，對之禮數周到，這時聽溫儀說了他們的陰險毒辣，不覺滿懷憤怒，叫道：“哼，別說五人，你們就是有十兄弟齊上，我又何懼？”溫儀冷笑道：“那天晚上，他們也是五兄弟打他一人。本來他能抵敵得住的，但他喝了‘醉仙蜜’之後，越打越是手足酸軟，他們五兄弟有個練好了的‘五行陣’，打起架來，五兄弟就如是一個人……”溫方山喝道：“阿儀，你吃里扒外，泄溫家的底？”溫儀不理父親的話，對袁承志道：“他急著想擊倒五人中的一人，就可破了這五行陣，但他搖搖晃晃的越來越不行。我叫道：‘你快走吧，我永不負你！’”她這一聲叫喚聲音凄厲，似乎就和那天晚是叫的一樣。青青嚇怕了，連叫：“媽媽！”袁承志說道：“伯母回房休息吧，我和令尊他們談一談，明兒再來瞧你。”溫儀拉住他的衣袖，叫道：“不，不，我在心中憋了十九年啦，今兒非說出來不可。袁相公，你聽我說呀！”袁承志聽她話中帶著哭聲，點頭道：“我在這里聽著呢。”溫儀仍然是緊緊扯住他衣袖不放，說道：“他們要他的命，可是更加要緊的，他們想發財。他再打一陣，身上受了傷，支持不住，跌在地下，終于……終于給他們擒住了，我扑到他身上，也不知是哪一位叔伯將我一腳踢開。他們逼著他交出藏寶的地圖來。他說：‘那圖不在我身上，誰有種就跟我去拿。他們細搜他身上，果然沒圖。這樣就為難啦，放了他吧，等藥性一過，可沒人再制得住他。殺了他吧，那大寶藏可永遠得不到手。最後還是我的爹爹主意兒高明，哈哈，好聰明，不是嗎？那時候他已經昏了過去，我也暈倒了。等我醒來，他們已經把他的腳筋和手筋都挑斷了，教他空有一身武功，永遠不能再使勁，然後逼著他去取圖尋寶。真聰明，是不是？哈哈，哈哈！”袁承志見她眼光散亂，呼吸急促，說話已有些神智失常。勸道：“伯母，你還是回房去歇歇。”溫儀道：“不，等你一走，他們就把我殺死了，我要說完了才能死……他們押著他走了。還有崆峒派的兩名好手同去。人家都想發這筆橫財。但不知怎樣，還是被他逃脫了。多半是他給了他們一張圖，他們一快活，防備就疏了。他們很聰明，我那郎君可也不蠢哪。他們七個人拿到這張藏寶圖，你搶我奪，五兄弟合謀，把崆峒派的兩人先給害死了。”溫方義厲聲罵道：“阿儀，你再胡說八道，可小心著！”溫儀笑道：“我干麼小心？你以為我還怕死麼？”轉頭對袁承志道：“哪知道這張圖卻是假的。他們五人在南京鑽來鑽去搞了大半年，花了幾千兩銀子本錢，一個小錢也沒找到，哈哈，真是再有趣也沒有啦。”

　　溫氏兄弟空自在亭外橫眉怒目，卻畏懼袁承志，不敢沖進亭來。溫儀說到這里，呆呆的出神，低聲緩緩的道：“他這一去，我就沒再得到他的音訊。他手腳上的筋都斷了，已成廢人。他是這樣的心高氣傲，不痛死也會氣死……”

　　溫方達又叫：“姓袁的，這小賤人說起我們溫氏的五行陣，你已聽到了，有種的就出來試試。”溫儀低聲道：“你走吧，別跟他們斗。”輕輕歎了口氣，說道：“金蛇郎君所遭冤屈，終于是有人知道了。”袁承志曾和溫氏五兄弟一一較量過。知道單打獨斗，沒一個是自己對手，不過他們五人齊上，再加上有甚麼操練純熟的五行陣，只怕确是不易擊破。初次較量時雙方并無冤仇，手下互相容情，現下自己已知他們隱私，而他們又認定自己與金蛇郎君頗有淵源，這種人甚麼陰狠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一不留神，慘禍立至，自己卻又不欲對他們痛下殺手，一時不禁頗為躊躇。溫方義叫道：“怎麼，不敢麼？乖乖的跟爺爺們叩三個響頭，就放你出去。”溫方施陰森森的道：“這時候叩頭也不成啦。”袁承志尋思：“須得靜下來好好想一想，籌思個善策。”他初出茅廬，閱歷甚淺，不似江湖上的老手，一遇難題，立生應變之計，于是朗聲道：“溫氏五行陣既是厲害無比，晚輩倒也想見識見識。不過我現下甚是疲累，讓我休息一個時辰，成嗎？”溫方義隨口道：“一個時辰就一個時辰，你再挨上十天半月也逃不了。”溫方山低聲道：“這小子別使甚麼詭計，咱們馬上給他干。”溫方達道：“二弟已經答應了他，就讓他多活一個時辰，也教他死而無怨。”

　　溫儀急道：“袁相公，你別上當，他們行事向來狠辣，哪有這麼好心，肯讓你多休息一個時辰？這些年來，他們念念不忘的就是那個寶藏。他們要想法子害你，要挑斷你的手筋腳筋，逼你去幫著尋寶。你快和青青一起走吧，走得越遠越好。”溫方達聽她說穿了自己用心，臉色更是鐵青，冷笑道：“你們三個還想走得越遠越好？哼，念頭倒轉的挺美。姓袁的，你到練武廳上休息去吧。待會動手，大家方便些。”袁承志道：“好吧！”站起身來。溫儀母女知道五行陣的厲害，心中焦急，但也沒法阻攔，只得跟在他身後，一齊出亭。到了練武廳中，溫方達命人點起數十支巨燭，說道：“蜡燭點到盡處，你總養足精神了吧？”袁承志點點頭，在中間一張椅上坐下。溫氏五老各自拿起椅子，排成一個圓圈，將他圍在中間，五人閉目靜坐。在五人之外，溫南揚、溫正等石梁派中十六名好手，又分坐十六張矮凳，圍成一個大圈。袁承志見這十六人按著八卦方位而坐，乃是作為五行陣的輔佐，心想：“五行陣外又有八卦陣，要破此陣，更是難上加難。”他端坐椅上，細思師門所授各項武功，反復思考，總覺在這二十一名好手的圍攻之下，最多只能自保，要想沖破陣勢脫身，只怕難以辦到，時候一長，精神力氣勢必不濟，終須落敗。就算以木桑道長所傳輕功逃出陣去，那批黃金又怎能奪回？留下溫儀母女，她二人難免殺身之禍，那可如何是好？正焦急間，忽然靈機一動，想到《金蛇秘笈》中最後的數頁。那幾頁上的武功當時揣摸不透，直到重入岩洞，看了石壁上的圖形，再參照秘笈封面夾層中的秘訣，方才領悟，但始終不明白這些武功何以竟要搞得如此繁復，有許多招數顯然頗有蛇足之嫌。接戰之際，敵人武功再高，人數再多，也決不能從四面八方同時進攻，不露絲毫空隙，而這套武功明明是為了應付多方同時進攻而創。此刻身處困境，終于省悟，原來金蛇郎君當日吃了大虧，脫逃之後，殫竭心智，創出這套武功來，卻是專為破這五行陣而用。他當然是想來石梁報仇，可惜手腳筋脈均被挑斷，使不出勁。袁承志心下盤算：自己無意中學到了這套武功，既可脫今日之難，又能替這位沒見過面的恩師一泄當日的怨毒，他在九泉之下，若是有知，也必欣慰，不枉了當年這一番苦心。想到這里，心中大喜，睜眼一望，只見桌上蜡燭已點剩不到一寸。

　　溫氏五老見他臉上忽憂忽喜，不知他在打甚麼主意，但自恃五行八卦陣威力無窮，也不在意，只是圓睜著十只眼睛，嚴加防備，怕他乘隙脫逃。

　　袁承志重又閉眼，將《金蛇秘笈》末章所載武功從頭至尾細想一遍，想到最後摧敵致胜的那一路“快刀斬亂麻”時，陡然一驚，全身登時冷汗直冒，暗叫：“不好了！”心想：“以後數十招都是要靠寶刀寶劍來使敵人不敢欺近，方能乘機打亂敵陣。我手頭卻無金蛇劍，這一時三刻之間，卻到哪里找寶刀寶劍去？”青青在旁邊一直注視著他，驀地里見他臉上大顯惶急，額頭見汗，心想還未交鋒，已自心怯氣餒，如何得了？不由得代他擔憂。袁承志見蜡燭已快燒到盡頭，燭焰吞吐顫動，將滅未滅，但破陣之法，仍未想出，更是憂急。就在這時，一名丫鬟捧了一碗茶走到跟前，說道：“相公請用碗糖茶！”他正在出神，隨手接過，放到唇邊張口要喝，突然間手上一震，茶杯被一支袖箭打落，當啷一聲響，在地下跌得粉碎。袁承志一晃眼間，見青青右手向後一縮，知道這箭是她所放，心中一驚，暗想：“好險？我怎麼如此胡塗，竟沒想到他們又會給我喝甚麼醉仙蜜。”溫方悟見詭計為青青揭破，怒不可遏，破口大罵：“這樣的娘，就生這樣的女兒！溫家祖宗不積德，盡出些向著外人的賤貨！”青青嘴頭毫不讓人，說道：“溫家祖宗積好大的德呀，修橋舖路，救濟窮人，甚麼好事都干。就是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溫方悟大怒，跳起來就要打人。溫方達道：“五弟，沉住氣，留神這小子。”原來袁承志這時又是一臉喜色，青青這一支袖箭触動了靈機：“用暗器！”只見燭火晃動，已有兩支蜡燭熄了，當下站起身來，說道：“好啦，請賜教吧！這次分了胜負之後怎樣？”溫方達道：“你胜了，金子由你帶去。你胜不了，那也不必多說。”袁承志知道自己若是落敗，當然性命不保，但如得胜，只怕他們還要抵賴，說道：“你們把金子拿出來，我破陣之後，拿了就走。”溫氏五老見他死到臨頭，還要嘴硬，心想以金蛇郎君如此高手，尚且為溫氏五行陣所擒，現下經過十多年潛心鑽研，又創了一個八卦陣來作輔佐，你如何能夠脫逃？這陣勢他們平素練得純熟异常，對付三四十名好手尚且綽綽有余，實是石梁派鎮派之寶，向來不肯輕用，以免被人窺見了虛實。這次實因袁承志武功太強，五兄弟個個身懷絕藝，卻均被他三招兩式之間就打得一敗涂地。五人一商議，只得拿出這門看家本領來，也顧不得被他說以眾欺寡了。溫方達吩咐家丁換上蜡燭，對青青道：“把金子拿出來。”

　　青青早在後悔，心想早知如此，把黃金都還給他也就算了，這時想再私下給他，也已來不及了，只得把一大包金條都捧到練武廳中，放在桌上。

　　溫方達左手在桌上橫掃過去，金包打開，啪啪啪一聲響，數十塊金條散滿了一地，燦然生光，冷笑道：“溫家雖窮，這幾千兩金子還沒瞧在眼里。姓袁的，你有本事破了我們這五行陣，盡管取去！”五老一聲呼喝，各執兵刃，已將袁承志圍住。袁承志心中一凜：“他們連屋上也布了人，這陣法可又如何破解？”卻聽得溫方施道：“屋上有人！”大聲喝道：“甚麼人？都給我滾下來！”只聽得屋頂上有人哈哈大笑，叫道：“溫家五位老爺子，姓榮的登門請罪來啦！”呼喝聲中，屋上躍下二十多個人來。當先一人正是龍游幫幫主榮彩。

　　袁承志登時大為寬懷，向青青望了一眼，見她臉色微變，咬住下唇。溫方達道：“老榮，你三更半夜光臨舍下，有甚麼指教？啊，方岩的呂七先生也來了。”說著向榮彩身後一個老頭子拱了拱手。那老者拱手還禮，說道：“老兄弟們都清健，這可有幾年不見了哪！”

　　榮彩笑道：“五位老爺子好福氣，生得一位武功既高、計謀又強的孫小姐，不但把我們的沙老大和十多個兄弟傷了，連我小老兒也吃了她虧。”溫氏兄弟不知青青和他們這層過節，平時石梁派與龍游幫頗有來往，這時強敵當前，不愿再旁生枝節。溫方達道：“老榮，我家小孩兒有甚麼對不起你的，我們決不護短，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好不好呀？”

　　榮彩一愣，心想：“這個素來橫蠻狂傲的老頭今日竟這麼好說話？難道他當真怕了呂七先生？”一瞥之間見到了袁承志，更是不解：“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硬手在此，呂七先生也未必能夠胜他。我還是見好收篷吧！”便道：“龍游幫跟貴派素來沒過節，沖著各位老爺子的金面，沙老大已死不能復生，總怨他學藝不精。不過這批金子……”眼光向著地下一塊塊的金條一掃，說道：“我們龍游幫跟了幾百里路程，費了不少心血，又有人為此送命，大家在江湖上混飯吃……”溫方達聽他說到這里，便住口不往下說了，知他意在錢財而非為了報仇，便道：“黃金都在這里，你要嘛，都拿去那也不妨。”榮彩聽他說得慷慨大方，只道是反語譏刺，但瞧他臉色，卻似并無惡意，道：“溫老爺子如肯賜給半數，作為敝幫幾名死傷兄弟的撫恤，兄弟感激不盡。”溫方山道：“你拿吧。”榮彩雙手一拱，說道：“那麼多謝了！”手一擺，他身後幾名大漢俯身去拾金條。那幾人手指剛要碰到金條。突然肩頭被人一推，只覺一股極大的力量涌來，站立不定，身不由己的躍出數步，抬起頭來，見袁承志已站在面前。

　　袁承志道：“榮老爺子，這批金子是闖王的軍餉，你要拿去，可不大穩便。”闖王的名頭在北方固然威聲遠震，但在江南，江湖人物卻不大理會。榮彩轉頭對呂七先生笑道：“他拿闖王的名頭來嚇咱們。”呂七先生手中拿著一根粗大异常的旱煙筒，吸了一口，噴一口煙，慢條斯理，側目向袁承志打量。袁承志見他神情無禮，心頭有氣，只是他一副氣派顯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倒也不敢輕慢，作了一揖，說道：“前輩可是姓呂？晚輩初來江南，恕我不識。”

　　呂七先生吐了一口煙，筆直向袁承志臉上噴去，又吸了一口，跟著兩道白蛇般的濃煙從鼻孔中射出，凝聚了片刻不散。袁承志還不怎的，青青瞧著卻已氣往上沖，便想開口說話。溫儀在她臂上輕輕一捏。青青回過頭來，見母親緩緩搖頭，才把一句罵人的話忍住了。只見呂七先生將旱煙袋在磚地上篤篤篤的敲了一陣，敲去煙灰，又裝上煙絲。這時連溫氏五老也有點耐不住了，但知他在武林中成名已久，据說當年以一套鶴形拳打敗過無數高手，手中的煙袋更是一件奇形兵器，擅能打穴，奪人兵刃，可是到底本領如何，誰也沒有見過。溫氏五老都盼他與袁承志說僵了動手，他能取胜固然最好，否則至少也可消去袁承志的一點力氣。只見呂先生從懷中摸出火石火紙，扑扑扑的敲擊，煙絲還未點著，忽然屋頂上有人大喝：“快還我們金子！”一個少女、一個粗壯少年雙雙躍下，隨後又溜下一個五十余歲的中年漢子，瞧打扮似是個商賈，左手拿著一個算盤，右手拿著一支筆，模樣很是古怪。他慢吞吞的從牆上溜下，也瞧不出他武功高低。袁承志見那少女正是安小慧，又喜又憂，喜的是來了幫手，但不知另外兩人武功如何。眼下敵人除了石梁派外，又多了龍游幫與呂七先生這批人。溫儀與青青母女和溫氏五老撕破了臉，已處于絕大危險之中，非將她們救走不可，要是新來的兩人本領都和安小慧差不多，自己反而要分神照顧，豈不糟糕？這時溫氏弟子中已有人搶上去攔阻喝問。那少年大聲叫道：“快把我們的金子還來！”見金條散在地下，說道：“啊哈，原來都在這里！”俯身就拾。袁承志眉頭一皺，心想這人行事甚為魯莽，只怕沒甚麼高明武功。

　　溫南揚見他俯身，飛足往他臂上踢去。安小慧急叫：“崔師哥當心！”那少年側身避開，隨即搶攻而前，雙掌疾劈過去。溫南揚不及退讓，也伸出雙掌相抵，啪的一聲大響，四掌相交，兩人各自退開數步。那少年又待上前，那商賈打扮的人叫道：“希敏，慢著。”袁承志記起安小慧的話，說有一個姓崔的師哥和她一起護送這筆金子，因兩人鬧了別扭，中途分手，至被青青出其不意的劫了去。那麼這少年便是崔秋山的侄兒崔希敏了，難道這個形貌滑稽的商人，竟是大師哥銅筆鐵算盤黃真？仔細一看，見他右手中那支筆杆閃閃發光，果是黃銅鑄成，左手中那算盤黑黝黝地，多半是鐵的，這一下喜出望外，忙縱身過去，跪下叩頭，說道：“小弟袁承志叩見大師哥。”那人正是黃真，雙手扶起，細細打量，歡然說道：“啊，師弟，你這麼年輕，真想不到在這里見到你。”袁承志道：“請問大師哥，恩師現今在哪里？他老人家身子安健？”黃真道：“恩師此刻在南京，他老人家很好。”

　　安小慧過來說道：“承志大哥，這就是我說的崔師哥。”袁承志向他點點頭。安小慧見袁承志背上粘了些枯草，伸手拈了下來。袁承志微微一笑，神色表示謝意。

　　崔希敏瞧著很不樂意。黃真喝道：“希敏，怎麼這樣沒規矩？快向師叔叩頭！”崔希敏見袁承志比自己還小著幾歲，心頭不服氣，慢吞吞的過來，作勢要跪。袁承志連說：“不敢當！”雙手攔住。崔希敏也就不跪下去了，作了一揖，叫了聲：“小師叔！”黃真又罵：“甚麼小師叔大師叔，就算你大過他，師叔總是長輩。我比你老，你又怎不叫我老師父？”袁承志向崔希敏笑道：“你叔叔可好，我惦記他得緊。”崔希敏道：“我叔叔好。”呂七先生見他們師兄弟、師侄叔見禮敘話，鬧個不完，將旁人視若無物，這時卻輪到他耐不住了，怪目一翻，抬頭望著屋頂，說道：“來的都是些甚麼人？”這一出聲，眾人都嚇了一跳。原來他這句話說得聲若怪梟，十分刺耳，沙嘎中夾雜著尖銳之音，難聽异常。

　　崔希敏踏上一步。說道：“這些金子是我們的，給你們偷了來，現今師父帶我們來拿回去。”呂七先生仍是眼望屋頂，口噴白煙。忽然嘿嘿冷笑兩聲。

　　崔希敏見他老氣橫秋、一副全不把人瞧在眼里的模樣，氣往上沖，說道：“到底金子還是不還，你明白說一句。要是你作不得主，便讓作得主的人出來說話。”呂七先生又是磔磔兩聲怪笑，轉頭向榮彩道：“你告訴這娃兒，我是甚麼人。”榮彩喝道：“這位是大名鼎鼎的呂七先生，可別把你嚇壞了。年紀輕輕，這麼無禮。”崔希敏不知呂七先生是甚麼人，自然也嚇不壞，叫道：“我管你是甚麼七先生八先生，我們是來拿金子的。”溫南揚剛才與他交了手，未分胜負，心中不耐，跳出來喝道：“要拿金子，那很容易，得瞧你有沒有本事。先贏了我再說。”不等對方答話，跳過來就是一拳。崔希敏猝不及防，這拳正中肩頭。他大怒之下，出手一拳，蓬的一聲，正打在溫南揚肚上。各人各自負痛跳開，互相瞪了一眼，重又打在一起。頃刻之間，只聽得砰蓬、砰蓬之聲大作，各人頭上身上都中了十余拳。兩人打法一般，都是疏于防御，勇于進攻。袁承志暗暗歎氣：“大師哥教的徒弟怎地如此不成話，要是遇到好手，身上中了一兩拳那還了得？難道崔叔叔也不好好點撥他一下？”他不知崔希敏為人贛直，性子頗為暴躁，學武時不能細心。好在他身子粗壯，挨幾下盡能挺得住。混戰中只見他右手虛晃一拳，溫南揚向右閃避，他左手一記鉤拳，結結實實的正中對手下顎，砰的一聲，溫南揚跌倒在地，暈了過去。崔希敏得意洋洋，向師父望了一眼，以為定得贊許，卻見師父一臉怒色，心下大是不解，暗想我打胜了，怎麼師父反而見怪。小慧見他嘴唇腫起，右耳鮮血淋漓，拿手帕給他抹血，低聲道：“你怎不閃避？一味蠻打！”崔希敏道：“避甚麼？一避就打不中他了。”

　　呂七先生怪聲說道：“打倒一個蠻漢，有甚麼好得意的？你要金子嗎？”突然拔起身子，站到了兩塊金條之上，右手中的旱煙袋點著另一塊金條，說道：“不論你拳打腳踢，只要把這三塊金條從我腳底下弄了開去，所有這些金條都是你的。”此言一出，眾人都覺得他過于狂妄。適才這場打斗，大家都看了出來，崔希敏武功雖然不高，膂力卻強。以一根煙管點住金條，料定他無法撥動，也不免太過小覷了人。崔希敏怒道：“你說話可不許反悔。”呂七先生仰天大笑，向榮彩道：“你聽，他怕我反悔。”榮彩只得跟著干笑一陣，心中卻也頗為疑惑。崔希敏道：“好，我來了！”縱上三步，看准了他煙管所點的金條，運力右足，一個掃堂腿橫踢過去。袁承志看得清楚，估計這一腿踢去，少說也有二三百斤力道，呂七先生功力再高，也決不能用一根煙管將金條點住不動，除非他有甚麼妖法魔術。

　　眼見崔希敏一腿將到，呂七先生煙管突然一晃，在他膝彎里一點。崔希敏一條腿登時麻木，踢到中途，便即軟垂，膝蓋一彎，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呂七先生連連拱手，一陣怪笑，說道：“不敢當！小兄弟何必多禮？”

　　安小慧大驚，搶上去把崔希敏扶起，扶到黃真面前，說道：“黃師伯，這老頭兒使奸，您去教訓教訓他。”崔希敏破口大罵：“你暗算傷人，老家伙，你不是英雄好漢！”黃真伸手給他在腰里一捏，大腿上一戳，解開了閉住的穴道，說道：“原來你小家伙中了人家暗算，才是英雄好漢，佩服啊佩服！”他見呂七先生手法如此迅捷，也自吃驚，心想在浙南偏僻之地，居然有這等打穴好手。黃真使的兵刃左手是把鐵算盤，專門鎖拿敵人的兵器，右手是一支銅筆，那自然也擅于打穴。他伸手在算盤上一撥，說道：“這筆帳記下了！咱們現銀交易，不放賒帳，呂七先生，你這就還帳吧！”銅筆一指，便要上前給徒弟找回這個場子。

　　袁承志心想：“我是師弟，該當先上！”說道：“大師哥，待小弟先來。我不成時，你再接上。”

　　黃真見他年紀甚輕，心想他即學全了本門武功，火候也必不足，諒來不是這呂七先生的對手。師父臨老收幼徒，對他一定甚是鍾愛，如有失閃，豈不是傷了師父之心。這可與讓崔希敏出陣不同，須知自己這個寶貝徒兒武功平平，魯莽自大，讓他多吃點苦頭，受些挫折，于他日後藝業大有好處，于是低聲道：“師弟，還是我來吧。”袁承志也放低了聲音道：“大師哥，他們好手很多，這五個老頭兒有一套很厲害的五行陣，待會還有惡斗。你是咱們主將，還是讓小弟先來。”黃真見他執意要上，心想初生犢兒不怕虎，不便拂了他少年人的興頭，便道：“那麼師弟小心了。”

　　袁承志點點頭，走上一步。向呂七先生道：“我也來踢一腳，好不好？”呂七先生與眾人都感愕然，心想剛才那粗豪少年明明吃了苦頭，怎地你還是不知死活。呂七先生見他比崔希敏還年輕，越發不放在心上，笑道：“好吧，咱們話說明在先，你給我行大禮可不敢當。”一邊說，一邊又伸煙管點住了金條。袁承志也和崔希敏一模一樣，走上三步，提起右足，橫掃過去。崔希敏看得著急，叫道：“小師叔，那不成，老家伙要點穴！”

　　溫氏五兄弟卻知袁承志雖然年輕，可是武功奇高，眼見他要重蹈崔希敏的覆轍，都感奇怪，難道他竟能閉住腿上穴道，不怕人點？眾人眼光都望著袁承志那條腿。黃真銅筆交在左手，准擬一見袁承志失利，立即出手，先救師弟，再攻敵人。只見袁承志右腿橫掃，將要踢到金條，呂七先生那支煙袋又是快如閃電般伸出，向他腿上點去，豈知他這一腳踢出卻是虛招，對方手臂剛動，早已收回。呂七先生一點不中，煙袋乘勢前送。袁承志右腿打了半個小圈。剛好避開煙袋，輕輕一挑，已將金條挑起，右足不停，繼續橫掃。呂七先生也即變招，煙管向他後心猛砸。袁承志弓身向右斜射，左手在挑起來的金條上一拍，那金條向右飛出，同時左足在呂七先生踏定的兩塊金條上掃去，金條登時飛起。呂七先生身子一晃，退步拿樁站定。袁承志雙手各抓住一塊金條，向內一合，啪的一聲，將第三塊金條夾住，笑道：“這些金條我可都要拿了，呂老前輩的話，總算數吧？”這幾下手法迅捷之極，眾人只覺一陣眼花繚亂，等到兩人分開，袁承志三塊金條已在手中，這一來，青青笑靨如花，黃真驚喜交集，安小慧和崔希敏拍手喝采，連石梁派的人也都不自禁的叫起好來。呂七先生老臉紅得發紫，更不打話，左掌嗖的一聲向袁承志劈來，掌剛發出，右足半轉，後跟反踢，踹向對方脛骨。這是鶴形拳中的怪招，雙掌便如仙鶴兩翼扑擊，雙腳伸縮，忽長忽短，就如白鶴相斗一般。他將煙管縮在右手袖中，手掌翻飛，甚是靈動。

　　袁承志從沒見過這路怪拳，一時不敢欺近，遠遠繞著他盤旋打轉，越奔越快。呂七先生見他不敢接近，心想這小子身手雖然敏捷，功力卻淺，登時起了輕視之心，哈哈一笑，從袖中掏出煙袋大吸一口，噴了口白煙。

　　袁承志轉了幾個圈子，已摸到他掌法的約略路子，見他吸煙輕敵，正合心意，忽然縱起，劈面一拳向他鼻梁打去。呂七先生一驚，舉起煙管擋架。袁承志拳已變掌，在煙管上一搭，反手抓住。呂七先生用力後扯。袁承志早料到此招，乘他一扯之際右脅露空，伸手戳去，正中他“天府穴”。呂七先生右邊身子一陣酸麻，煙管脫手。

　　袁承志一瞥之間，見青青笑吟吟的瞧著自己，心想索性再讓她開開心，倒轉煙袋，放到呂七先生胡子上。煙袋中的煙絲給他適才一口猛吸，燒得正旺，胡子登時燒焦，一陣青煙冒了上來。黃真叫道：“乖乖不得了！呂七先生拿胡子當煙絲抽。”袁承志張口在煙管上一吹，煙絲、煙灰、火星一齊飛出，粘得呂七先生滿臉都是。黃真哈哈大笑，縱身過去，推捏幾下，解開了呂七先生的穴道，挾手奪過煙管，塞在他的手里。呂七先生愣在當地，見眾人都似笑非笑的望著他，只氣得臉色發青，把煙管往地下一摔，轉身奔了出去。榮彩叫道：“呂七先生！”拾起煙管，追上去拉他的袖子，被他猛力一甩，打了個踉蹌。呂七先生腳不停步，早去得遠了。崔希敏問道：“師父，老家伙打了敗仗，怎地連煙管也不要了？”黃真一本正經的答道：“老家伙戒了煙啦！”崔希敏搔搔頭皮，可就不明白打了敗仗干麼得戒煙。他不敢再問師父，向安小慧望去，只見她兀自為呂七先生狼狽敗逃而格格嬌笑。

## 第七回 　破陣緣秘笈 藏珍有遺圖

　　石梁派諸人見過袁承志的武功，還不怎樣。龍游幫的党徒素來把呂七先生奉若天神，這時見一個年輕小伙子隨手將他打得大敗而走，都不禁聳然動容。

　　這些人中最感奇怪的卻是黃真。他見袁承志在呂七脅下這一戳，确是華山派絕技“鐵指訣”，然而他繞著對方游走、以及袖子兜接金條的身法，卻與自己所習迥然不同，除了反手抓奪煙管這一招之外，余下這幾下小巧變幻，又帶著三分詭秘之氣，決非華山派武功以渾厚精奇見長的家數，自不是師父晚年別創新招而傳授了這小師弟，一時也想不明白，當下在鐵算盤上一撥，說道：“剛才那位老爺子說過，只要動了三根金條，全部黃金奉還，兄弟在這里謝過。”雙手一拱，對崔希敏道：“都撿起來吧。”

　　崔希敏俯身又要去拾金條。榮彩眼見黃澄澄的許多金條便要落入別人手中，心下大急，明知有袁承志這等高手在側，憑自己功夫絕不能討得了好去，可是江湖上的規矩“見者有份”，龍游幫為這批黃金損折人命，奔波多日，就算分不到一半，也得分上三成，多多少少也得捧幾根金條回家，欺崔希敏武功平平，當即搶上前來，橫過左臂在他雙臂上一推。崔希敏退出數步，怒道：“怎麼？你也要見過輸贏是不是？”黃真眼看榮彩身法，知道徒兒不是他對手，喝道：“希敏，退下！”搶上來抱拳笑道：“恭喜發財！掌柜的寶號是甚麼字號？大老板一向做甚麼生意？想必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他是商賈出身，生性滑稽，臨敵時必定說番不倫不類的生意經。榮彩怒道：“誰跟你開玩笑？在下姓榮名彩，忝任龍游幫的幫主。還沒請教閣下的萬兒。”黃真道：“賤姓黃，便是‘黃金萬兩’之黃，彩頭甚好。草字單名一個真字，取其真不二價、貨真價實的意思。一兩銀子的東西，小號決不敢要一兩零一文，那真是老幼咸宜，童叟無欺。大老板有甚麼生意，請你幫襯幫襯。”榮彩聽他說個沒完，越聽越怒，眼見他形貌萎瑣，也不放在心上，喝道：“拿家伙來。”龍游幫的兄弟，當即遞過一杆大槍。榮彩接槍一送，一個斗大槍花，勢挾勁風，迎面刺出。黃真倒踩七星步，倏然拔起身子，向左跳開，叫道：“啊喲，咱們做生意的，金子可不能不要。”將算盤和銅筆往懷里一揣，俯身就去撿金條。溫氏五兄弟見他身法，知是勁敵，榮彩絕非對手。溫方義、溫方悟兩人同時扑上，叫道：“要拿金子，可沒那麼容易。”黃真見二人來勢猛惡，向右斜身避開，左手“敬德挂鞭”，呼的一聲，斜劈下來。溫方義、方悟兩人一出手走的就是五行陣路子，一招打出，兩人早已退開。溫方達、溫方山兄弟搶了上來。溫方山右手往上一擋，架開黃真一招，溫方施左拳已向他後心擊到。

　　黃真雖然說話詼諧，做事卻是小心謹慎，加之武功高強，一生與人對敵，極少落于下風，這時陡然陷入五行陣之中，數招一過，溫氏兄弟此去彼來，你擋我擊，五個人就如數十人般源源而上，不由得大吃一驚，心想這是甚麼陣法，怎地如此復雜迅捷，當下抱元守一，見招拆招，不敢再行進攻。榮彩見黃真陷入包圍，只見勉力招架，無法還手，心頭大喜，只道有便宜可撿，使開楊家槍法，一招“靈蛇博擊”，疾往黃真後心刺去。小慧吃了一驚，大叫：“黃師伯留神。”黃真是穆人清的開山大弟子，武功深得華山派真傳，溫氏五兄弟若非練就這獨門陣法，就是五人齊上，也不是他的敵手。區區榮彩，豈能奈何了他？耳聽得背後鐵槍風聲，黃真反手一撈，已抓住槍頭，這空手入白刃的手法，正與袁承志剛才抓住呂七煙管如出一轍，只是黃真以數十年的功力，更加迅捷厲害，順手將榮彩拉了過來，同時左掌“單掌開碑”，拍開溫方山打來的一拳，右腿踏上半步，讓去了溫方義從後面踹上來的一腳。只聽得“啊喲”一聲，大槍飛起，榮彩跟著從六人頭頂飛了出來，摔在地下。龍游幫的弟兄們忙搶上扶起。龍游幫副幫主、榮彩的大弟子、二弟子見幫主失手，當即一起搶入，不數招，三人接二連三的被黃真摔了出來。副幫主更是折斷了右臂，身受重傷。這樣一來，龍游幫無人再敢加入戰團。黃真叫道：“大老板、二老板，見者有份，人人有份摔上一交，決不落空！”他力斗溫氏五老，打到酣處，只見六條人影往來飛舞，有時黃真突出包圍，但五人如影隨形，立即裹上。黃真心里暗暗著急，大叫：“本小利大，黃老板一個人做五筆生意，可有點兒忙不過來啦！”溫氏兄弟也不胜駭异，心想瞧不出這土老兒模樣的家伙，居然門戶守得如此嚴密。

　　黃真見敵手越打越急，五個人如穿花蝴蝶般亂轉。有時一人作勢欲踢，豈知突然往旁讓開，他身後一人猛然發拳打到；有時一人雙手合抱，意欲肉搏，他往後面退避，後心有腳剛好踢到，湊得再合拍也沒有。眼見敵招變化無窮無盡，黃真竟是倏遇凶險，全仗武功精純，這才避過，于是長嘯一聲，從懷中取出銅筆鐵算盤，心想你們五個打我一個，已非公平交易，黃老板先使兵刃，算不得壞了童叟無欺的規矩。當下以攻為守，算盤旁敲側擊，銅筆橫掃斜點，兵刃所指之處，盡是五老的要穴。溫方達忽哨一聲，溫正和溫南揚等將五人兵刃拋了過來。五兄弟或挺雙戟，或使單刀，或舞軟鞭，或揮鋼杖，長短齊上，剛柔并濟，偶而還夾著幾柄飛刀。這番惡斗，比之剛才拳腳交加，又多了幾分凶險，黃老板這樁買賣，眼看是要大蝕而特蝕了。崔希敏見師父情勢危急，明知自己不濟，卻也管不得了，虎吼一聲，拔出單刀，直向五行陣中縱去。剛跨出兩步，忽見眼前人影一晃，有人舉掌向自己肩頭按來。崔希敏橫刀便砍。那人這一按快極，倏然間已搭上他肩頭。崔希敏身子登如萬斤之重，再也跨不出步去，大駭之下，只聽得那人說道：“崔大哥，你不能去。”才看清那人原來是袁承志。剛才袁承志點倒呂七先生，他還不怎麼佩服，心想不過是一時僥幸，可是此刻被他一掌輕輕搭在肩頭，自己半邊身體竟絲毫使不出勁，才知人家武功比自己高得太多，那就當真奇了。袁承志放開了手，說道：“你師父還可抵擋一陣，別著急。”他見六人又斗了一陣，忽然想起一個難題，眉頭微蹙，一時拿不定主意。安小慧走到他身前，說道：“承志大哥，你快去幫黃師伯啊。他們五個人打他一個，多不要臉。”袁承志不答，揮手叫她走開。小慧討了個沒趣，撅起了小嘴走開。青青看在眼里，芳心暗喜。只見六人越打越快，黃真每次用鐵算盤去鎖拿對方兵刃，五老總是迅速閃開，六人打得雖緊，卻絲毫不聞金鐵交并之聲，大廳中但聽得兵刃揮動和衣衫飛舞的呼呼風聲。袁承志忽地躍起，走到小慧跟前，說道：“小慧妹妹，你別怪我無禮。剛才我在想一件事出了神，現下可想通啦。”小慧忽道：“這當口還道甚麼歉啦，快去幫黃師伯呀。”袁承志笑道：“我想通了就不怕了。”小慧道：“你這人真是的，也不分個輕重緩急。有甚麼為難的事，打完了再想不成麼？”袁承志笑道：“我想的就是怎樣破這陣法。你有沒看出來，這五個老頭兒的兵器，從來沒跟師哥的銅筆鐵算盤碰過一下？”小慧道：“我也覺得奇怪。”崔希敏這時對袁承志已頗有點佩服，問道：“小師叔，那卻是甚麼道理？”袁承志道：“這陣勢圓轉渾成，不露絲毫破綻，雙方兵器一碰，稍有頓挫，就不免有空隙可尋。破陣之道，在于設法憂亂五人的腳步方位，只得引得五個老頭兒中有一人走錯腳步，或是慢得一慢，這陣就破了。”崔希敏搖頭道：“他們是熟練了的，包管閉了眼睛也不會走錯。”

　　袁承志點頭道：“他們練得當真熟極。”轉頭對小慧道：“你的發釵請借我一用。”小慧把插在頭發上的玉簪拔了下來遞給他。這玉簪清澄晶瑩，發出淡淡碧光，袁承志接了過來，突然高聲叫道：“大師哥，戊土生乙木，踏乾宮，走坎位。”黃真一怔，尚未明白，溫氏五老卻已暗暗駭异：“怎麼我們這五行陣的秘奧，給這小子瞧出來了？”袁承志又叫：“丙火克庚金，走霸宮，出离位！”

　　黃真纏斗良久，不論強攻巧誘，始終脫不出五老的包圍，他早想到，這陣勢既叫五行陣，必含五行生克變化之理，然五老穿梭般來去，攻勢凌厲，只得奮力抵御，毫無絲毫余暇去推敲陣法，忽聽袁承志叫喊，心想：“試一試也好。”立時走震宮，出离位，果然見到了一個空檔。

　　他閃身正要穿出，急聽袁承志大叫：“走乾位，走乾位！”但乾位上明明有溫方山、溫方施二人擋著，黃真知道機不可失，不及細想，猛向二人沖去，剛搶近身，兩人已分開從兩側包抄，而填補空檔的溫方達和溫方悟還沒補上，黃真身手快極，銅筆右點，鐵算盤左砸，已然直竄出來，站在袁承志身旁。溫氏五老見他脫出了五行陣，這是從所未有之事，不禁駭然，五人同時退開，排成一行。溫方達道：“你能逃出我們的五行陣，身手也自不凡。閣下是華山派的嗎？與穆人清老前輩怎樣稱呼？”黃真武功精純，不似袁承志的駁雜，五老只跟他拆得十余招，便早認出了他的門派。

　　黃真身脫重圍，登時又是嬉皮笑臉，說道：“穆老前輩是我恩師。怎麼，我這徒弟丟了他老人家的臉麼？”溫方達道：“‘神劍仙猿’及門弟子，自然高明。”黃真道：“不敢當！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咱們貨比貨比過了。姓黃的小老板沒能打倒溫家五位大老板，各位也沒能抓住區區在下。算是公平交易，半斤八兩。這批金子怎麼辦？”轉頭對榮彩道：“掌柜的，你的生意是蝕定啦，這批金子，沒你老人家的份兒。”榮彩自知功夫與人家差得太遠，可是眼睜睜的瞧著滿地黃金，實在心疼，只得說幾句門面話遮羞：“姓黃的你別張狂，總有一天數你落在我手里。”黃真笑道：“寶號有甚麼生意，盡管作成小號，吃虧便宜無所謂，大家老賓東，價錢可以特別商量。”榮彩明知斗他不過，那姓袁的又跟他是師兄弟，呂先生尚且鎩羽而去，何況自己？當下帶了徒弟幫眾，氣憤憤的走了。臨出門口，忍不住又向滿地黃金望了一眼，心中突然大悔：“剛才他們六人惡斗之時，我怎地沒偷偷在地上撿上一兩條，諒來也不會給人發見。”

　　溫方達也不去理會龍游幫人眾的來去，對黃真道：“閣下這一身武功，也算是當世豪傑。這樣吧，這批金子瞧在你老哥臉上，我們奉還一半。”他震于華山派的威名，不愿多結冤家，頗想善罷。黃真笑道：“這批金子倘使是兄弟自己的，雖然現今世界不太平，賺錢不大容易，不過朋友們當真要使，拿去也沒有關系。須知胜敗乃兵家常事，賺蝕乃商家常事。和氣生財，生意不成仁義在。可是老兄你要明白，這是闖王的軍餉呀。我這個不成材的徒兒負責運送，給老兄的手下撿了一半去，我怎麼交代呀？”溫方義道：“要全部交還，也不是不可以，但須得依我們兩件事。”黃真道：“有價錢開出盤來，就好商量。你不妨漫天討價，我可以著地還錢。請你開出價錢來，咱們慢慢來討價還價。”溫方義道：“這沒有價錢好講。第一，你須得拿禮物來換金子，禮物多少不論。這是我們的規矩，到了手的財物，決不能輕易退還。”黃真知道這句話不過是為了面子，看來對方已肯交還金子，既然如此，也不必多結冤家，當下收起嬉皮笑臉，正色道：“溫爺吩咐，兄弟無有不遵。明兒一早，兄弟自去衢州城里，采辦一份重禮送上，再預備筵席，邀請本地有面子的朋友作陪，向各位道謝。”溫方義聽他說話在理，哼了一聲，道：“這也罷了。第二件事，這姓袁的小子可得給我們留下。”

　　黃真一愣，心想你們既肯歸還金子，我也給了你們很大面子，又何必旁生枝節？有我在此，這個師弟豈容你們欺侮？他可不知袁承志和他們之間的牽涉甚多。他既得悉金蛇郎君與溫儀之間的隱事，五老已是必欲殺之而後甘心，而尤其要緊的，是要著落在他身上，找到金蛇郎君那張寶藏地圖。五老雖知他武功極強，但自信五行陣奧妙無窮，定可制他得住。黃真笑道：“我這師弟飯量很大。你們要留他，本是一件好事，只是一年半載吃下來，就怕各位虧蝕不起。”

　　溫方達冷笑道：“這位老弟剛才指點你走出陣勢，定是明白其中關訣。那就請他來試試如何？”

　　原來溫氏五行陣共有五套陣法，適才對付黃真，只用了乙木陣法，還有甚多奇妙的招術變化未用。溫方達心想適才你已左支右絀，雖然僥幸脫出包圍，卻未損得陣勢分毫，你這師弟旁觀者清，才瞧出了一些端倪，當真自身陷陣，也不免當局者迷了，是以他有恃無恐，向袁承志叫陣。黃真領略過這陣法的滋味，心想憑我數十年功力，尚且闖不出來，師弟雖然出言點撥了幾下，但顯是在旁靜心細觀，忽有所見，真要過手，五敵此去彼來，連綿不斷，他如何對付得了？便道：“你們陣法很厲害，在下已領教過了。我這個小師弟還沒有你們孫子的年紀大，老頭子何必跟他為難？要是真的瞧著他不順眼，你們隨便哪一位出來教訓教訓他就是啦。”這話似乎示弱，其實卻是擠兌五老，要他們單打獨斗，想來以師弟點倒呂七先生的身手，一對一的動手，還不致輸了。溫方山冷笑道：“華山派名氣不小，可是見了一個小小五行陣，立刻嚇得藏頭縮尾，從今而後，還是別在江湖上充字號了吧！”崔希敏大怒，從黃真身後搶出，叫道：“誰說我們華山派怕了你？”溫方山笑道：“你也是華山派的嗎！嘿嘿，厲害，厲害！那麼你來吧。”崔希敏只道他說自己厲害，縱出去就要動手。袁承志一把拉住，低聲道：“崔大哥，我先上，我不成的時候，你再來幫手。”崔希敏點頭道：“好！你要我幫忙時，叫一聲‘希敏’，我就上來，用不著甚麼崔大哥、崔二哥的客氣。”袁承志點點頭。小慧在旁突然噗哧一笑。崔希敏雙眼一瞪，問道：“你笑甚麼？”小慧笑道：“沒甚麼，我自己覺得好笑。”

　　崔希敏還待再問，袁承志已邁步向前，手拈玉簪，說道：“石梁派五行陣如此厲害，晚輩确是生平從所未見。”溫方義道：“你乳臭未干，諒來也沒見識過甚麼東西，別說我們的五行陣了。”袁承志點頭道：“正是，晚輩見識淺陋，老爺子們要把我留下，晚輩求之不得，正可乘此機會，向老爺子們討教一下五行陣的秘奧。”崔希敏急道：“小師叔，他們哪是好心留你？你別上當。”小慧又是噗哧一笑。袁承志向崔希敏道：“他們老人家不會欺侮咱們年輕人，崔大哥放心好啦。”轉頭對五老道：“晚輩學藝未精，華山派的武功只是粗知皮毛，請老爺子們手下容情。”眾人見他言語軟弱，大有怯意，但神色間卻是滿不在乎，都不知他打得是甚麼主意。黃真暗自著急，卻又不便阻攔師弟，心中只說：“唉，這筆生意做不過。”

　　溫氏五老試過他的功力，不敢輕忽，五人一打手勢，溫方義、溫方山向右跨步，溫方施、溫方悟向左轉身，陣勢布開，頃刻間已將他圍在垓心。

　　袁承志似乎茫然不覺，抱拳問道：“咱們這就練嗎？”溫方達冷冷的道：“你亮兵器吧！”

　　袁承志平伸右掌，將玉簪托在掌中，說道：“各位是長輩，晚輩哪敢無禮動刀動槍？便用這玉簪向老爺子們領教幾招！”此言一出，眾人又各一驚，都覺得這人實在狂妄大膽，這玉簪只怕一只甲虫也未必刺得死，一碰便斷。怎能經得起五老手中鋼杖、刀劍等物砸撞？如此胡鬧，豈不是自速其死？青青心中憂急，只是暗叫：‘那怎……怎生是好？”

　　黃真知道這時已難于勸阻，心想這小師弟定是給師父寵慣了，初涉江湖，不知天高地厚，只得緊緊抓住銅筆鐵算盤，一待他遇險，立即竄入相救，低聲囑咐崔希敏和小慧：“敵人太強，咱們寡不敵眾，非蝕本不可。待會我喝令你們走，你二人立即上屋向外沖出。我和袁師弟斷後，不論如何凶險，你們千萬不可回頭幫手。”崔希敏和小慧答應了。黃真思忖自己和袁承志要設法脫身，總還不是難事，只要崔安兩人不成為累贅，那就好辦得多。今日落荒而逃，暫忍一時之辱，他日約齊華山派五位高手，同時攻打五行陣，定可破了。那時才教這五個老頭兒知道華山派是否浪得虛名。他心中預計的五人，除自己外，是二師弟歸辛樹夫婦、自己的大弟子“八面威風”馮難敵，再加上師父穆人清親自主持，只須將溫氏五老分別纏住，令五人各自為敵，不能分進合擊，五行陣立即破去，論到單打獨斗，溫氏五老可不是自己對手。黃真面子上嬉皮笑臉，內里卻是深謀遠慮，未思胜，先慮敗，定下了眼前脫身之策，又籌划好了日後取胜之道。他破五行陣的人選中，還不把袁承志計算在內，料想小師弟功力尚淺，遠不及自己的得意門徒馮難敵。

　　只聽得袁承志道：“老爺子們既然誠心賜教，怎麼又留一手，使晚輩學不到全套？”

　　溫方達一怔道：“甚麼全套不全套？”袁承志道：“各位除了五行陣外，還有一個輔佐的八卦陣，何不一起擺了出來，讓晚輩開開眼界？”溫方義喝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可教你死而無怨。”轉頭對溫南揚道：“你們來吧！”

　　溫南揚手一揮，帶同十五人一齊縱出。溫南揚一聲吆喝，十六人便發足繞著五老奔跑，左旋右轉，穿梭來去。這十六人有的是溫家子侄，有的是五老的外姓徒弟。都是石梁派二代的好手，特地挑選出來練熟了這八卦陣的。黃真見了這般情勢，饒是見多識廣，也不禁駭然，心道：“袁師弟實在少不更事，給自己多添難題。單和五老相斗，當真遇險之時，我還可沖入相救，現下外圍又有十六人擋住，所有空隙全被填得密密實實，只怕雀鳥也飛不進去了。自己明明本錢短缺，怎地生意卻越做越大？頭寸轉不過來，豈不糟糕？”袁承志右手大拇指與中指拈了玉簪，左手輕揚，右足縮起，以左足為軸，身子突然轉了四五個圈子。他身形一動，溫氏五老立即推動陣勢，凝目注視他的動靜。但袁承志只是如一個陀螺般在原地滴溜溜的旋轉，并不移步出手。原來金蛇郎君當日與五老交手，中毒被擒，得人相救脫險之後，躲在華山絕頂反復思量昔日惡斗的情境，自忖其時縱使不服“醉仙蜜”，筋骨完好，內力無滯，終究也攻不破五行陣，只不過多支撐得一時三刻而已。

　　他將五老的身法招術逐一推究，終于發見這陣法的關竅，在于敵人入圍之後，不論如何硬闖巧閃，五老必能以厲害招術反擊，一人出手，其他四人立即綿綿而上，不到敵人或死或擒，永無休止。五老招數互為守御，步法相補空隙。臨敵之際，五人猶似一人。金蛇郎君于五老當日所使的招術，心中記得清清楚楚，越想越覺這陣勢實是不可摧破，窮年累月的苦思焦慮，各種各樣古怪的方法策略都想到了，但推究到終極，總覺難以收效。他自然也曾想到暗殺下毒，只須害死五老中的一人，五行陣便不成其為五行陣了。但他心高氣傲，自不屑行此無賴下策。何況他筋脈已斷，武功全失，縱使想出破陣之法，此陣也不能毀于自己親手。既說是破陣，就須堂堂正正，以真實本領將其攻破。一日早晨，他在山間閒步，忽見一條小青蛇在草叢游走，聽得人聲，立即蜷盤成圈，昂起了頭，略不動彈。他所以得了金蛇郎君這外號，固因他行事滑溜，狠毒凶險，卻也因他愛養毒蛇，擠取毒液來調制暗器藥箭。當年溫氏兄弟中溫方祿的妻子中他藥箭立時斃命，箭頭上所喂的便是蛇毒。他熟知蛇性，知道打圈昂首，便是等敵人先行動手進攻，然後趁虛而入，從敵人破綻中反擊，敵人若是不動，蛇類極少先攻。蛇身蜷盤成團，系隱藏己身所有弱處，昂首蓄勢，系以己身最強的毒牙伺機出擊。如果貿然竄出噬敵，蛇身極長，弱點甚多，不免為敵所乘。此乃蛇類自保的天性。這些行動，金蛇郎君往昔也不知見過幾百次了，從來不以為意，但此刻他正潛心思索攻破五行陣的訣竅，突然之間，腦海中靈光一閃，登時喜得大叫大跳，破五行陣的策略就此制定，那就是：“後發制人”四字。

　　武學中本來講究的是制敵機先，這“後發制人”卻是全然反其道而行。根本方略一定，其餘手段迎刃而解，不到一個月功夫，已將摧破五行陣的方法全部想定，詳詳細細的寫入了《金蛇秘笈》。他明知這秘笈未必能有人發現，即使有人見到，說不定也在千百年後，那時溫氏五老尸骨早已化為塵土。只是他心中一口怨氣不出，又想那五行陣總要流傳下來，要是始終無人能破，豈非讓石梁派稱霸于天下？他將殫心竭慮所想出來的破法寫在秘笈之中，因在他內心，破陣之法既已想出，五行陣便算已經破了。若真能以此法摧破五行陣，自然再好不過，可是那畢竟渺茫之極，他從來沒有想要收一個徒弟來為己完成心愿。袁承志當下持定“後發制人”的方略，轉了幾個圈子，已將五行陣與八卦陣全部帶動。

　　八卦陣法雖為五老後創，《金蛇秘笈》中未曾提及，但根本要旨，與五行陣全無二致。袁承志只看十六人轉得幾個圈子，已是了然于胸，心想：“敵人若是破不了五行陣，何必再加一個八卦陣？若是破了五行陣，八卦陣徒然自礙手腳。溫氏五老的天資見識，和金蛇郎君果然差得甚遠。看來這五行陣也是上代傳下來的，諒五老自己也創不出來。他們自行增添一個陣勢，反成累贅。金蛇郎君當年若知溫氏五老日後有此畫蛇添足之舉，許多苦心的籌謀反可省去了。”五老要等他出手，然後乘勢扑上，卻見他身子越轉越慢，殊無進攻之意，最後竟坐下地來，雙手放在膝上，臉露微笑。五老固是心下駭然，旁觀各人也都大惑不解，均想他大敵當前，怎麼如此頑皮。豈知這是袁承志慢軍之計，一來是誘敵來攻，二來要使五老心煩意亂，不能沉著。

　　溫方義見他坐下，果然忍耐不住，雙掌一錯，便要擊他後心。溫方悟忙道：“二哥，莫亂了陣法！”溫方義這才忍住。五老腳下加速，繼續變陣，只待他出手，立即擁上。須知不論大軍交鋒，還是兩人互傅，進攻者集中全力攻擊對方，己方必有大量弱點不加防御，只須攻勢凌厲，敵人忙于自守，無暇反擊，己方的弱點便不守而守。五行陣以一人來引致對方進攻，自顯弱點，其餘四人便針對敵人身上的弱點進襲，所謂相生相克，便是這個道理。現下袁承志全不動彈，那便是周身無一不備，五老一時倒是無法可施。

　　又過一會，袁承志忽然打個呵欠，躺臥在地，雙手疊起放在頭下當枕頭，顯得十分优閒舒適。外面八卦陣的十六名弟子游走良久，越奔越快，功力稍差的人已額角見汗，微微氣喘。五老也真耐得，仍不出手。

　　袁承志心想：“虧你們這批老家伙受得了這口氣。”忽地一個翻身，背脊向上，把臉埋在手里，呼呼打起鼾來。自來武林中打斗，千古以來，從未有過這項姿勢，後心向上而臥，豈非任人宰割？崔希敏、小慧、青青、溫儀等人又是好笑，又是代他擔心。黃真先見他坐下臥倒，已悟出了他對敵的方略，不禁佩服他聰明大膽，這時見他肆無忌憚的翻身而臥，暗叫不妙，覺得此舉未免過份，五老若向他背後突襲，卻又如何閃避？招徠生意，可不能用苦肉計。

　　溫方達眼見良機，大喜之下，左手向右急揮，往下一按，溫方施四柄飛刀快如閃電，已向袁承志背心插去。這下發難又快又准，旁觀眾人驚叫聲中，白光閃處，四把明晃晃的飛刀一齊斬在袁承志背上。溫儀、青青、和小慧都是神搖心悸，轉頭掩面。石梁派眾人歡聲雷動。八卦陣的十六弟子也有七八人停了腳步。

　　便在此時，袁承志忽地躍起，背上四把飛刀立時震落。他身動如箭，斜射而出，啪的一掌，正打在溫南揚後心。溫南揚一口鮮血尚未噴出。已被袁承志提起擲進五行陣中。眾人還沒看清楚他如何竄出五行陣來，只見陣外十六名弟子猶如渴馬奔泉，寒鴉赴水，紛紛向五行陣中心投去。袁承志這里一拳，那邊一腿，每一招下的都是重手，眾弟子不是給他制住要害，抓起擲了進去，就是被他用掌力揮進陣內。溫正等人功力較深，運拳抵抗，也是三招兩式，立被打倒。這麼一來，五行八卦陣登時大亂。陣中不見敵人，來來去去的盡是自己人。眾人萬料不到袁承志身穿木桑所賜的金絲背心，飛刀不能相傷，反而被他乘機進襲，舉手之間就把八卦陣攻破。溫氏五老連聲怪叫，手忙腳亂的接住飛進陣來的眾弟子。袁承志哪里還容得他們緩手重行布陣，搶上兩步，左手三指直戳溫方施的穴道。溫方施見飛刀傷他不得，本已大駭，見他攻來，又是四柄飛刀向他胸前擲去。袁承志不避不讓，手指直向他咽喉下二寸六分的“璇璣穴”點到，飛刀從他胸前震落，三指卻已伸到溫方施穴道上。溫方山鋼杖“潑風盤打”，勢挾勁風，猛向袁承志右胯打去。袁承志笑道：“拐杖上了屋頂，又撿回來了。”口中說話，手上絲毫不緩，順手一拉，將一名石梁派弟子拖過來向他杖頭擋去。溫方山大駭，這一杖雖沒盼能打中敵人，但估計當時情勢，他前後無法閃避，除了以兵器擋架之外，更無別法，然而他使的卻是一枚脆細的玉簪，只要鋼杖輕輕在玉簪上一擦，就把簪子震為粉碎。哪知他竟拖了一名本門弟子來擋，這一杖上去，豈不將他打得筋斷骨折？總算他武功高強，應變神速，危急中猛然踏上一步，左手在杖頭力扳，叫道：“大哥，留神！”鋼杖余勢極大，准頭偏過，猛向溫方達砸去。他知大哥盡可擋得住這一杖，果然溫方達雙戟一立，只聽得當的一聲大響，火星四濺，鋼杖和短戟各自震了回來。袁承志卻已乘機向溫方悟疾攻。他左掌猛劈，右手中的玉簪不住向他雙目刺去。溫方悟連連倒退，揮動皮鞭想封住門戶，但袁承志已欺到身前三尺之地，手中皮鞭只嫌太長，所謂“鞭長莫及”，此時卻另有含義了，霎時之間，被玉簪連攻了六七招。溫方悟見玉簪閃閃晃動，不离自己雙目，連續兩次都已刺到眼皮之上。嚇得魂飛天外，此時方知玉簪的厲害，最後一次實在躲不過了，丟開皮鞭，雙手蒙住眼睛，倒地接連打了幾個滾，這才避開，但後心已中了重重一腳，痛徹心肺。他當年以一條皮鞭在溫州擂台上連敗十二條好漢，威風遠震，數十年盛名不衰，哪知今日在這少年人手中的一枚碧玉簪下敗得如此狼狽，站起身來固是羞憤難當，旁觀眾人也皆駭然。黃真見小師弟如此了得，出手之怪，從所未見，驚喜之余，心想就是師父也不會這些功夫，“他這家寶號貨色繁多，五花八門，看來不是我華山派一家進的貨。他生意的路子可廣得很啊。”崔希敏狂叫喝采。小慧抿著嘴兒微笑。溫儀與青青心中竊喜。袁承志摧破堅陣，精神陡長，此時胜券在握，著著進逼，左手使的是華山派的伏虎掌法，右手玉簪使得卻是《金蛇秘笈》中的金蛇錐法。這身法便是神劍仙猿穆人清親臨，金蛇郎君夏雪宜復生，也只識得一半，溫氏五老如何懂得？他打退溫方悟後，轉向溫方義攻擊，也是連施險招，逼得他手忙腳亂。溫方達見情勢緊急，忽哨一聲，突然發掌把一名弟子推了出去。溫方山也手腳齊施，把陣中弟子或擲或踢，一一清除。練武廳中人數一少，五行陣又推動起來。但袁承志逼住了溫方義毫不放松，使五人無法連環邀擊。酣斗中溫方義左肩中掌，溫方山鋼杖一招“李廣射石”，筆直向袁承志後心搗去，同時溫方達雙戟向左攻到，溫方義左肩雖痛，仍按照陣法施為。這時八卦陣已破，五行陣也已打亂，但五老仍是按照陣法，并力抵御。溫儀瞧著袁承志在五老包圍中進退趨避，身形瀟洒，正是當年金蛇郎君在五行陣中的模樣，又看一會，只見自己朝思夜想的情郎，白衣飄飄，正在陣中酣戰，不由得心神激蕩，站起身來，叫道：“夏郎，夏郎，你……你終于來了。”邁步便向廳心走去。青青忙拉住她手臂，叫道：“媽，你別去。”溫儀眼睛一花，凝神看清楚陣中少年身形仿佛，面目卻非，登時身子一晃，倒在青青的懷中。便在此時，袁承志忽地躍起，右手將玉簪往頭上一插，左手已挽住了廳頂的橫梁，翻身而上。

　　五老斗得正緊，忽然不見了敵人，一怔之際，便覺頭頂風生，數十件暗器從空中撒將下來，知道不妙，待要閃避，溫方山與溫方施已被錢鏢分別打中穴道，跌倒在地。

　　溫方達俯身去救，袁承志又是一把銅錢撒了下來。溫方達雙戟“密云欲雨”，在頭頂一陣盤旋，只聽叮叮之聲不絕，砸飛了十多粒銅錢。當下舞動雙戟，化成一團白光護住頂門，忽然間手上一震，雙戟已被甚麼東西纏住，舞不開來。他吃了一驚。用力回奪，哪知就這麼上奪，雙戟突然脫手飛去。他不暇細思，于旁觀眾人驚呼聲中向旁躍開三步，伸掌護身，只見袁承志已自空躍下，站在廳側，手持雙戟，溫方施的皮鞭兀自纏在戟頭。袁承志喝道：“瞧著！”兩戟脫手飛出，激射而前，分別釘入廳上的兩根粗柱，戟刃直透柱身。兩根柱子一陣晃動，頭頂屋瓦亂響。站在門口的人紛紛逃出廳外，只怕大廳倒坍。當年穆人清初授袁承志劍術時，曾飛劍擲出，沒入樹干，木桑道人譽為天下無雙之劍法，袁承志今日顯這一手，便是從那一招變來。黃真見他以本門手法擲戟撼柱，威不可當，不禁大叫：“袁師弟，好一招‘飛天神龍’呀！”袁承志回頭一笑，說道：“不敢忘了師父的教導，還請大師哥指教。”溫方達四顧茫然，只見四個兄弟都已倒在地下。袁承志緩步走到黃真身邊，拔下頭上玉簪，還給了小慧。溫方達見本派這座天下無敵的五行八卦陣，竟被這小子在片刻之間，如摧枯拉朽般一番掃蕩，登時鬧了個全軍覆沒，一陣心酸，竟想在柱子上一頭碰死。但轉念一想：“我已垂暮之年，這仇多半難報。但只要留得一口氣在，總不能善罷干休！”雙手一擺，對黃真道：“金子都在這里，你們拿去吧。”崔希敏不待他再說第二句話，當即將地下金條盡行撿入皮袋之中，石梁派空有數十人站在一旁，卻眼睜睜的不敢阻攔。袁承志適才這一仗，已打得他們心驚膽戰，斗志全失。溫方達走到二弟方義身邊，但見他眼珠亂轉，身子不能動彈，知是給袁承志以錢鏢打中要穴，當即給他在“云台穴”推宮過血，但揉捏良久，溫方義始終癱瘓不動。又去察看另外三個兄弟，一眼就知各人被點中了穴道，然而依照所學的解穴法潛運內力施治，卻全無功效，心知袁承志的點穴法另有怪异之處，可是慘敗之余，以自己身分，實不愿低聲下氣的相求，轉頭瞧著青青，嘴唇一努。

　　青青知他要自己向袁承志求懇，故作不解，問道：“大爺爺，你叫我嗎？”溫方義暗罵：“你這刁鑽丫頭，這時來跟我為難，等此事過了，再瞧我來整治你們娘兒倆。”低聲道：“你要他給四位爺爺解開穴道。”

　　青青走到袁承志跟前，福了一福，高聲道：“我大爺爺說，請你給我四位爺爺解開穴道。這是我大爺爺求你的，可不是我求你啊！”袁承志道：“好。”上前正要俯身解治，黃真忽然在鐵算盤上一撥，說道：“袁師弟，你實在一點也不懂生意經。奇貨可居，怎不起價？你開出盤去。不怕價錢怎麼俏，人家總是要吃的。”袁承志知道大師兄對石梁派很有惡感，這時要乘機報復。他想師父常說：“得饒人處且饒人”，青青又已出言相求，金子既已取回，雖不愿再留難溫氏五老，但大師兄在此，自然一切由他主持，便道：“請大師哥吩咐。”

　　黃真道：“溫家在這里殘害鄉民，仗勢橫行，衢州四鄉怨聲載道，我這兩天已打聽得清清楚楚。我說師弟哪，你給人治病，那是要落本錢的，總得收點兒診費才不蝕本，這筆錢咱們自己倒也不用要了，若是去救濟給他溫家害苦了的莊稼人，這樁生意做得過吧？”

　　袁承志想起初來石梁之時，見到許多鄉民在溫家大屋前訴怨說理，給溫正打得落花流水，又想起石梁鎮上無一人不對溫家大屋恨之入骨，俠義之心頓起，道：“不錯，這里的莊稼漢真是給他們害苦啦。大師哥你說怎麼辦？”黃真在算盤上滴滴篤篤的撥上撥下，搖頭晃腦的念著珠算口訣，甚麼“六上一去五進一”、“三一三十一，二一添作五”說個不停，也不知算甚麼帳。

　　崔希敏和小慧見慣黃真如此裝模作樣。袁承志對大師兄很是恭敬，見他算帳算得希奇古怪，卻不敢嬉笑。石梁派眾人滿腔氣憤，哪里還笑得出？只有青青卻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黃真搖頭晃腦的道：“袁師弟，你的診費都給你算出來啦！救一條命是四百石白米。”袁承志道：“四百石？”黃真道：“不錯，四百石上等白米，不許攙一粒沙子秕谷，斤兩升斗，可不能有一點兒搗鬼。”也不問溫方達是否答允，已說起白米的細節來。袁承志道：“這里四位老爺子，那麼一共是一千六百石了？”黃真大拇指一豎，贊道：“師弟，你的心算真行，不用算盤，就算出一個人四百石，四個人就是一千六百石。”崔希敏想：“那有甚麼希奇？我不用算盤也算得出。”黃真對溫方達道：“明兒一早，你備齊一千六百石白米，分給四鄉貧民，每人一斗。你發滿了一千六百石，我師弟就給你救治這四位令弟。”

　　溫方達忍氣道：“一時三刻之間，我哪里來這許多白米？我家里搬空了米倉，只怕也不過七八十石罷了。”黃真道：“診金定價划一，折扣是不能打的。不過看在老朋友份上，分期發米，倒也不妨通融。你發滿四百石，就給你救一個人。等你發滿八百石，再給你救第二個。要是你手頭不便，那麼隔這麼十天半月、一年半載之後再發米，我師弟隨請隨到，就算是在遼東、云南，也會趕來救人，決不會有一點兒拖延推搪。”溫方達心想：“四個兄弟給點中了穴道，最多過得十二個時辰，穴道自解，只不過損耗些內力而已，不必受他如此敲詐勒索。”黃真已猜中了他心思，說道：“其實呢，你我都是行家，知道過得幾個時辰，穴道自解，這一千六百石白米，大可省之。只不過我們華山派的點穴功夫有點兒霸道，若不以本門功夫解救，給點了穴道之人日後未免手腳不大靈便，至于頭昏眼花，大便不通，小便閉塞，也是在所難免，內力大損，更是不在話下。好在四位年紀還輕，再練他五六十年，也就恢復原狀了。”溫方達知道此言非虛，咬了咬牙，說道：“好吧，明天我發米就是。”黃真笑道：“大老板做生意真是爽快不過，一點也不討價還價。下次再有生意，要請你時時光顧。”溫方達受他奚落了半天，一言不發，拂抽入內。

　　袁承志向溫儀和青青施了一禮，說道：“明天見。”他知石梁派現下有求于己，決不敢對她們母女為難。師兄弟等四人提了黃金，興高采烈的回到借宿的農民家里。

　　這時天才微明。小慧下廚弄了些面條，四人吃了，談起這場大胜，無不眉飛色舞。

　　黃真舉起面碗，說道：“袁師弟，當時我聽師父說收了一位年紀很輕的徒弟，曾對你二師哥歸辛樹夫婦講笑，說咱們自己的弟子有些年紀都已三十開外了，師父忽然給他們添上了一位小師叔，只怕大伙兒有點尷尬吧。哪知師弟你功夫竟這麼俊，別說我大師哥跟你差得遠，你二師哥外號神拳無敵，大江南北少有敵手，但我瞧來，只怕也未必胜得過你。咱們華山派將來發揚光大，都應在師弟你身上了。這里無酒，我敬你一碗面湯。”說罷舉起碗來，將面湯一飲而盡。袁承志忙站起身來，端湯喝了一口，說道：“小弟今日僥幸取胜，大師哥的稱贊實在愧不敢當。”

　　黃真笑道：“就憑你這份謙遜謹慎，武林中就極為難得，快坐下吃面。”他吃了幾筷，轉頭對崔希敏道：“你只要學到袁師叔功夫的一成，就夠你受用一世了。”

　　崔希敏在溫家眼見袁承志大展神威，舉手之間破了那厲害异常的五行陣，心里佩服之極，聽師父這麼說，突然跪倒，向袁承志磕了幾個頭，說道：“求小師叔教我點本事。”袁承志忙跪下還禮，連說：“不敢當，我大師哥的功夫，比我精純十倍。”黃真笑道：“我功夫不及你，可是要教這家伙，卻也綽綽有余，只是我實在沒有耐心。師弟若肯成全這小子，做師哥的感激不盡。”原來黃真因卻不過崔秋山的情面，收了崔希敏為徒。但這弟子資質魯鈍，聞十而不能知一，與黃真機變靈動的性格極不相投。黃真縱是在授藝之時，也是不斷的插科打諢，胡說八道。弟子越蠢，他譏刺越多。崔希敏怎能分辨師父的言語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黃真明明說的是諷刺反話，他還道是稱贊自己。如此學藝，自然難有成就。後來袁承志感念他叔叔崔秋山舍命相救之德，又見他是小慧的愛侶，果然詳加指點。崔希敏雖因天資所限，不能領會到多少，但比之過去，卻已大有進益了。次日一早，黃真和袁承志剛起身，外邊有人叫門，進來一名壯漢，拿了溫方達的名帖，邀請四人前去。黃真笑道：“你們消息也真靈通，我們落腳的地方居然打聽得清清楚楚。”四人來到溫家，只見鄉民云集，一擔擔白米從城里挑來，原來溫方達連夜命人到衢州城里采購，衢州城是浙東大城，甚是富饒，但驟然要采購一千六百石米，卻也不大容易，米價陡起，使溫家又多花了幾百兩銀子。溫方達當下請黃真過目點數，然後一斗斗的發給貧民。四鄉貧民紛紛議論，都說溫家怎麼忽然轉了性。黃真見溫方達認真發米，雖知出于無奈，但也不再加以譏誚，說道：“溫老爺子，你發米濟貧，乃是為子孫積德。有個新編的好歌，在下唱給你聽聽。”放開嗓子，唱了起來：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嚙禾苗歲不登，

　　米價升騰增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

　　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向哭；

　　釜甑塵飛爨絕煙，數日難求一餐粥。

　　官府征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

　　可怜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

　　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饑餓關。

　　能不教人數行淚，淚洒還成點血班？

　　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既。

　　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長臻。

　　助貧救生功勳大，德厚流光裕子孫。”

　　他嗓子雖然不佳，但歌詞感人，聞者盡皆動容。袁承志道：“師哥，你這首歌兒作得很好啊。”黃真道：“我哪有這麼大的才學？這是闖王手下大將李岩李公子作的歌兒。”袁承志點頭道：“原來又是李公子的大作。他念念不忘黎民疾苦，那才是真英雄、大豪傑。”

　　袁承志也不待一千六百石白米發完，便給溫氏四老解開穴道，推宮過血。四老委頓了半夜，均已有氣無力，臉色氣得鐵青。袁承志向五老作了一揖，說道：“多多得罪，晚輩萬分抱歉。”黃真笑道：“你們送了一千六百石米，不免有點肉痛，但石梁溫家的名聲卻好了不少。這樁生意你們其實是大有賺頭，不可不知。”五老一言不發，掉頭入內。

　　黃真見發米已畢，貧民散去，說道：“咱們走吧！”袁承志心想須得與青青告別，又想她母女和溫家已經破臉，只怕此處已不能居，正待和師哥商議，忽見青青抱著母親，哭叫：“承志大哥！”快步奔了出來。

　　袁承志一驚，忙問：“怎麼？”猛聽得颼颼風聲，知道不妙，忙急躍而前，伸手一抄，抓住了四柄射向青青背心的飛刀。只見人影閃動，溫方施避入了門後，跟著砰的一聲，大門合上，將六人關在門外。

　　青青哭道：“四爺爺下毒手殺……殺了我媽。”轉過手中母親的身子，只見溫儀背心上插了一柄飛刀，直沒至柄。袁承志驚怒交集，伸手要去拔刀。黃真把他手一擋，道：“拔不得，一拔立時就死！”眼見溫儀傷重難救，便點了她兩處穴道，使她稍減痛楚。溫儀臉露微笑，低聲道：“青兒，別難受。我……我去……去見你爸爸啦。在你爸爸身邊，沒人……沒人再欺侮我。”青青哭著連連點頭。溫儀對袁承志道：“有一件事，你可不能瞞我。”袁承志道：“伯母要知道甚麼事？晚輩決不隱瞞。”溫儀道：“他有沒有遺書？有沒提到我？”袁承志道：“夏前輩留下了些武功圖譜。昨天我破五行陣，就是用他遺法，總算替他報了大仇，出了怨氣。”溫儀道：“他沒留下給我的信麼？”袁承志不答，只緩緩搖了搖頭。溫儀好生失望，道：“他喝了那碗蓮子羹才沒力氣，這碗……這碗蓮子羹是我給他喝的。可是我真的……真的一點也不知道呀。”袁承志安慰她道：“夏前輩在天之靈，一定明白，決不會怪伯母的。”溫儀道：“他定是傷心死的，怪我暗中害他，現今就算明白，可是也已遲了。”青青泣道：“媽，爹爹早知道的。你也喝了蓮子羹，要陪爹爹一起死。他當時就明白了。”溫儀道：“他……他當真明白嗎？為甚麼一直不來接我？連……連遺書也不給我一封？”

　　袁承志見她臨死尚為這事耿耿于懷，一時之間，想不出甚麼話來安慰，但見她目光散亂，雙手慢慢垂了下來，忽然心念一動，想起了《金蛇秘笈》中那張“重寶之圖”，其中提到過溫儀的名字，忙從懷里取出來，道：“伯母，你請看！”溫儀雙目本已合攏，這時又慢慢睜開，一見圖上字跡，突然精神大振，叫道：“這是他的字，我認得的。”低聲念著那幾行字道：“得定之人……務請赴浙江衢州石梁……尋訪溫儀，……尋訪溫儀，那就是我呀……酬以黃金十萬兩。”又見到那兩行小字：“此時縱聚天下珍寶，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重財寶而輕別离，愚之極矣，悔甚恨甚。”她滿臉笑容，伸手拉住袁承志的衣袖，道：“他沒怪我，他心里仍然記著我，想著我……而今我是要去了，要去見他了……”說著慢慢閉上了眼。袁承志見此情景，不禁垂淚。溫儀忽然又睜開眼來，說道：“袁相公，我求你兩件事，你一定得答應。”袁承志道：“伯母請說，只要做得到的，無不應命。”溫儀道：“第一件，你把我葬在他身邊。第二件……第二件……”袁承志道：“第二件是甚麼？伯母請說。”溫儀道：“我……我世上親人，只有……只有這個女兒，你……你們……你們……”手指著青青，忽然一口氣接不上，雙眼一閉，垂頭不動，已停了呼吸。青青伏在母親身上大哭，袁承志輕拍她肩頭。黃真、安小慧、和崔希敏三人眼見袁承志對她極是關切，又見她母親慘遭殺害，均感惻然，只是于此中內情一無所悉，不知說甚麼話來安慰才好。青青忽地放下母親尸身，拔劍而起，奔到大門之前，舉劍亂剁大門，哭叫：“你們害死我爹爹，又害死我媽媽，我……我要殺光了你溫家全家。”縱身躍起，跳上了牆頭。

　　袁承志也躍上牆頭，輕輕握住她左臂，低聲道：“青弟，他們果然狠毒。不過，終究是你的外公。”

　　青青一陣氣苦，身子一晃，摔了下來。袁承志忙伸臂挽住她腰，卻見她已昏暈過去，大驚之下，連叫：“青弟，青弟！”黃真道：“不要緊，只是傷心過度。”取出一塊艾絨，用火折點著了，在青青鼻下熏得片刻，她打了一個噴嚏，悠悠醒來，呆呆瞧著母親尸身，一言不發。

　　袁承志問道：“青弟，你怎麼了？”她只是不答。袁承志垂淚道：“你跟我們去吧，這里不能住了。”青青呆呆的點了點頭。袁承志抱起溫儀尸身，五人一齊离了溫家大屋。袁承志走出數十步，回頭一望，但見屋前廣場上滿地白米，都是適才發米時掉下來的，數十頭麻雀跳躍啄食。此時紅日當空，濃蔭匝地，溫家大屋卻緊閉了大門，靜悄悄地沒半點聲息，屋內便如空無一人。

　　黃真對崔希敏道：“這五十兩銀子，拿去給咱們借宿的農家，叫他們連夜搬家。”崔希敏接了，瞪著眼問師父道：“干麼要連夜搬家呀？”黃真道：“石梁派的人對咱們無可奈何，自然會遷怒于別人，定會去向那家農家為難。你想那幾個莊稼人，能破得了五行陣嗎？”崔希敏點頭道：“那可破不了！”飛奔著去了。四人等他回來，繞小路离開石梁鎮，行了十多里，見路邊有座破廟。黃真道：“進去歇歇吧。廟破菩薩爛，旁人不會疑心咱們順手牽羊、偷雞摸狗。”崔希敏道：“那當然！”走進廟中，在殿上坐了。黃真道：“這位太太的遺體怎麼辦？是就地安葬呢，還是到城里入殮？”袁承志皺眉不語。黃真道：“如到城里找靈柩入殮，她是因刀傷致死，官府查問起來，咱們雖然不怕，總是麻煩。”言下意思是就在此葬了。青青哭道：“不成，媽媽說過的，她要和爸爸葬在一起。”黃真道：“令尊遺體葬在甚麼地方？”青青說不上來，望著袁承志。袁承志道：“在咱們華山！”四人聽了都感詫异。袁承志又道：“她父親便是金蛇郎君夏前輩。”黃真年紀與夏雪宜相仿，但夏雪宜少年成名，黃真初出道時，金蛇郎君的威名早已震動武林，一聽之下，登時肅然動容，微一沉吟，說道：“我有個主意，姑娘莫怪。”青青道：“老伯請說。”黃真指著袁承志道：“他是我師弟，你叫我老伯不敢當，還是稱大哥吧。”崔希敏向青青直瞪眼，心想：“這樣一來，我豈不是又得叫你這小妞兒作姑姑？”青青向袁承志望了一眼，竟然改了稱呼，道：“黃大哥的話，小妹自當遵依。”崔希敏暗暗叫苦：“糟糕，糟糕，這小妞居然老實不客氣的叫起黃大哥來。”黃真怎想得到這渾小子肚里在轉這許多念頭，對青青道：“令堂遺志是要與令尊合葬，咱們總要完成她這番心愿才好。但不說此處到華山千里迢迢，靈柩難運，就算靈柩到了華山腳下，也運不上去。”青青道：“怎麼？”袁承志道：“華山山峰險峻之極，武功稍差一些的就上不了。運靈柩上去是決計不成的。”黃真道：“另外有個法子，是將令尊的遺骨接下來合葬。不過令尊遺體已經安居吉穴，再去驚動，似乎也不很妥當。”

　　青青見他說得在理，十分著急，哭道：“那怎麼辦呢？”黃真道：“我意思是把令堂遺體在這里火化了，然後將骨灰送上峰去安葬。”說到這件事，他可一本正經，再不胡言亂語了。青青雖然下愿，但除此之外也無別法，只得含淚點頭。當下眾人收集柴草，把溫儀的尸體燒化了。青青自幼在溫家頗遭白眼，雖然溫正等幾個表兄見她美貌，討好于她，卻也全是心存歹念，只有母親一人才真心愛她，這時見至愛之人在火光中漸漸消失，不禁伏地大哭。

　　袁承志在破廟中找了一個瓦罐，等火熄尸銷，將骨灰撿入罐中，拜了兩拜，暗暗禱祝：“伯母在天之靈盡管放心，小侄定將伯母骨灰送到華山絕頂安葬，決不敢有負重托。”黃真見此事已畢，對袁承志道：“我們要將黃金送到江西九江去。闖王派了許多兄弟在江南浙贛一帶聯絡，以待中原大舉之時，南方也豎義旗響應，人多事繁，在在需錢。袁師弟奪還黃金，功勞真是不小。”

　　青青道：“小妹不知這批金子如此事關重大，要不是兩位大哥到來，可壞了闖王大事。”崔希敏道：“也要你知道才好。”青青在口頭上素不讓人，說道：“此後如不是黃大哥親自護送，多半路上還要出亂子。”崔希敏急道：“甚……甚麼？你又要來搶嗎？”黃真眼睛一橫，不許他多言，說道：“袁師弟與溫姑娘如沒甚麼事，大家同去九江如何？”袁承志道：“小弟想念師父，想到南京去拜見他老人家，還想見見崔叔叔。大師哥以為怎樣？”黃真點頭道：“師父身邊正感人手不足，他老人家也想念你得很。師弟，你這一次在石梁開張大發，賺了個滿堂紅。今後行俠仗義，為民除害，盼你諸事順遂，大吉大利，生意興隆，一本萬利。”袁承志肅然道：“還請大師哥多多教誨。”黃真笑道：“我不跟你來這套，咱們就此別過。夏姑娘，你以後順手發財，可得認明人家招牌字號呀。”站起來一拱手，轉頭就走。崔希敏也向師叔拜別。

　　小慧對袁承志道：“承志大哥，你多多保重。”袁承志點頭道：“見到安嬸嬸時，說我很記挂她。”小慧道：“媽知道你長得這樣高了，一定很喜歡。我去啦！”行禮告別，追上黃真和崔希敏，向西而去。她一面走，一面轉頭揮手。袁承志也不停揮手招呼，直至三人在山邊轉彎，不見背影，這才停手。

## 第八回　　易寒強敵膽 難解女兒心

　　青青哼了一聲，道：“干麼不追上去再揮手？”袁承志一怔，不知他這話是甚麼意思。青青怒道：“這般戀戀不舍，又怎不跟她一起去？”袁承志才明白她原來生的是這個氣，說道：“我小時候遇到危難，承她媽媽相救，我們從小就在一塊兒玩的。”青青更加氣了，拿了一塊石頭，在石階上亂砸，只打得火星直進，冷冷的道：“那就叫做青梅竹馬了。”又道：“你要破五行陣，干麼不用旁的兵刃，定要用她頭上的玉簪？難道我就沒簪子嗎？”說著拔下自己頭上玉簪，折成兩段，摔在地下，踹了幾腳。袁承志覺得她在無理取鬧，只好不作聲。青青怒道：“你和她這麼有說有笑的，見了我就悶悶不樂。”袁承志道：“我幾時悶悶不樂了？”青青道：“人家的媽媽好，在你小時候救你疼你，我可是個沒媽媽的人。”說到母親，又垂下淚來。袁承志急道：“你別盡發脾氣啦。咱們好好商量一下，以後怎樣？”青青聽到“以後怎樣”四字，蒼白的臉上微微一紅，道：“商量甚麼？你去追你那小慧妹妹去。我這苦命人，在天涯海角飄泊罷啦。”袁承志心中盤算，如何安置這位大姑娘，确是一件難事。青青見他不語，站起來捧了盛著母親骨灰的瓦耀，掉頭就走。袁承志忙問：“你去哪里？”青青道：“你理我呢？”徑向北行。袁承志無奈，只得緊跟在後面。一路上青青始終不跟他交談，袁承志逗她說話，總是不答。

　　到了金華，兩人入客店投宿。青青上街買了套男人衣巾，又改穿男裝。袁承志知她倉卒离家，身邊沒帶甚麼錢，乘她外出時在她衣囊中放了兩錠銀子。青青回來後，撅起了嘴，將銀子送回他房中。這天晚上她出去做案，在一家富戶盜了五百多兩銀子。第二天金華城里便轟傳起來。

　　袁承志料知是她干的事，不禁暗皺眉頭，真不懂得她為甚麼莫名其妙的忽然大發脾氣？如何對付實是一竅不通。軟言相求吧？實在放不下臉來；棄之不理吧？又覺讓她一個少女孤身獨闖江湖，未免心有不忍。想來想去，不知如何是好。這日兩人离了金華，向義烏行去。青青沉著臉在前，袁承志跟在後面。行了三十多里，忽然天邊烏云密布，兩人忙加緊腳步，行不到五里，大雨已傾盆而下。袁承志帶著雨傘，青青卻嫌雨傘累贅沒帶。她展開輕功向前急奔，附近卻沒人家，也無廟宇涼亭。袁承志腳下加快，搶到她前面，遞傘給她。青青伸手把傘一推。袁承志道：“青弟，咱們是結義兄弟，說是同生共死，禍福與共。怎麼你到這時候還在生哥哥的氣？”青青聽他這麼說，氣色稍和，道：“你要我不生氣，那也容易，只消依我一件事。”袁承志道：“你說吧，別說一件，十件也依了。”青青道：“好，你聽著。從今而後，你不能再見那個安姑娘和她母親。如你答允了，我馬上向你賠不是。”說著嫣然一笑。袁承志好生為難，心想安家母女對己有恩，將來終須設法報答，無緣無故的避不見面，那成甚麼話？這件事可不能輕易答允，不由得頗為躊躇。

　　青青俏臉一板，怒道：“我原知你舍不得你那小慧妹妹。”轉過身來，向前狂奔。袁承志大叫：“青弟，青弟！”青青充耳不聞，轉了幾個彎，見路中有座涼亭，便直竄進去。袁承志奔進涼亭，見她已然全身濕透。其時天氣正熱，衣衫單薄，雨水浸濕後甚是不雅，青青又羞又急，伏在涼亭欄杆上哭了出來，叫道：“你欺侮我，你欺侮我。”袁承志心想：“這倒奇了，我幾時欺侮過你了？”當下也不分辯，解下長衫，給她披在身上。他有傘遮雨，衣衫未濕。尋思：“到底她要甚麼？心里在想甚麼？我可一點也不懂。小慧妹妹又沒得罪她，為甚麼要我今後不可和她再見？難道為了小慧妹妹向她索討金子，因而害死她媽媽？這可也不能怪小慧啊。”他將呂七先生、溫氏五老這些強敵殺得大敗虧輸，心驚膽寒，也不算是何等難事，可是青青這位大姑娘忽喜忽嗔，忽哭忽笑，實令他搔頭摸腮，越想越是胡塗。青青想起母親慘死，索性放聲大哭起來，直哭得袁承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陣，雨漸漸停了，青青卻仍是哭個不休。她偷眼向袁承志一望，見他也正望著自己，忙轉過眼光，繼續大哭。袁承志也橫了心，心想：“看你有多少眼淚！”

　　正自僵持不決，忽聽得腳步聲響，一個青年農夫扶著一個老婦走進亭來。老婦身上有病，哼個不停。那農夫是他兒子，不住溫言安慰。青青見有人來，也就收淚不哭了。袁承志心念一動：“我試試這法兒看。”過不多時，這對農家母子出亭去了。青青見雨已停，正要上道，袁承志忽然“哎唷，哎唷”的叫了起來。

　　青青吃了一驚，回頭看時，見他捧住了肚子，蹲在地下，忙走過去看。袁承志運起混元功，額上登時黃豆般的汗珠直淌下來。青青慌了，連問：“怎麼了？肚子痛麼？”袁承志心想：“裝假索性裝到底！”運氣閉住了手上穴道。青青一摸他手，只覺一陣冰冷，更是慌了手腳，忙道：“你怎麼了？怎麼了？”袁承志大聲呻吟，只是不答。青青急得又哭了起來。袁承志呻吟道：“青弟，我……我這病是好不了的了，你莫理我。你你……自己去吧。”青青急道：“怎麼好端端的生起病來？”袁承志有氣無力的道：“我從小有一個病……受不得氣……要是人家發我脾氣，我心里一急，立刻會心痛肚痛，哎唷，哎唷，痛死啦！昨天跟你的五位爺爺相斗，又使力厲害了，我……我……”青青驚惶之下，雙手摟住了他，給他胸口揉搓。袁承志被她抱住，很是不好意思。青青哭道：“承志大哥，都是我不好，你別生氣啦。”袁承志心想：“我若不繼續裝假，不免給她當作了輕薄之人。”此時騎虎難下，只得垂下了頭，呻吟道：“我是活不成啦，我死之後，你給我葬了，去告訴我大師哥一聲。”他越裝越象，肚里卻在暗暗好笑。

　　青青哭道：“你不能死，你不知道，我生氣是假的，我是故意氣你的，我心里……心里很是喜歡你呀。你要是死了，我跟你一起死！”袁承志心頭一驚：“原來她是愛著我。”他生平第一次領略少女的溫柔，心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又是甜蜜，又是羞愧，怔怔的不語。青青只道他真的要死了，緊緊的抱住他，叫道：“大哥，大哥，你不能死呀。”袁承志只覺她吹氣如蘭，軟綿綿的身體偎依著自己，不禁一陣神魂顛倒。青青又道：“我生氣是假的，你別當真。”袁承志哈哈一笑，說道：“我生病也是假的呀，你別當真！”青青一呆，忽地跳起，劈臉重重一個耳光，啪的一聲大響，只打得他眼前金星亂冒。青青掩臉就走。袁承志愕然不解：“剛才還說很喜歡我，沒有我就活不成，怎麼忽然之間又翻臉打人？”他不解青青的心事，只得跟在後面。青青一番驚惶，一番喜慰，早將對安小慧的疑忌之心拋在一旁，見袁承志左邊臉上紅紅的印著自己五個手指印，不禁有些歉然，也不禁有些得意，想到終于泄露了自己心事，又感羞愧難當。兩人都是心中有愧，一路上再不說話，有時目光相触，均是臉上一紅，立即同時轉頭回避。心中卻均是甜甜的，這數十里路，便如是飄飄蕩蕩的在云端行走一般。這天傍晚到了義烏，青青找到一家客店投宿。袁承志跟著進店。青青橫他一眼，說道：“死皮賴活的跟著人家，真討厭。”袁承志摸著臉頰，笑道：“我肚痛是假，這里痛卻是真的。”青青一笑，道：“你要是氣不過，就打還我一記吧。”

　　兩人于是和好如初，晚飯後閒談一會，兩人分房睡了。青青見他于自己吐露真情之後，仍是溫文守禮，不再提起那事，倒免了自己尷尬狼狽，可是忍不住又想：“我說了喜歡他，他卻又怎地不跟我說？”這一晚翻來覆去，又怎睡得安穩？次日起身上道，青青問起他如何見到她爹爹的遺骨。袁承志于是詳細說了猩猩怎樣發現洞穴，他怎樣進洞見到骷髏、怎樣掘到鐵盒，怎樣發現圖譜等情，又講到張春九和那禿頭夜中前來偷襲、反而遭殃的事。

　　青青只聽得毛骨悚然，說道：“張春九是我四爺爺的徒弟，最是奸惡不過。那禿頭是二爺爺的徒弟。我五個爺爺每年正月十六，總是派了幾批子侄徒弟出去尋找甚麼。到底尋甚麼人，還是找甚麼東西，大家鬼鬼祟祟的，可從來不跟我說。不過每個人回來，全都垂頭喪氣的，定是甚麼也找不到。現下想來，自然是在找我爹爹的下落了。”過了一會，又道：“我爹爹死了之後還能用計殺敵，真是了不起。”言下贊歎不已，又道：“要是爹爹活著，見到你把溫家那些壞人打得這般狼狽，定是高興得很……喂，媽媽是親眼見到的，她定會告訴爹爹……你再把爹爹的筆跡給我瞧瞧。”袁承志取出那幅圖來，遞給她道：“這是你爹爹的東西，該當歸你。”青青瞧著父親的字跡，又是傷心，又是歡喜。

　　這天來到松江，青青忽道：“大哥，到了南京，見過你師父後，咱們就去把寶貝起出來。”袁承志奇道：“甚麼寶貝？”青青道：“爹爹這張圖不是叫做‘重寶之圖’麼？他說得寶之人要酬我媽媽黃金十萬兩，媽媽又說這是皇宮內庫中的物事，其中不知有多少金銀珠寶。”袁承志沉吟道：“話是不錯，可是咱們辦正事要緊。”他一心記挂的，只是會見師父之後去報父仇。青青道：“按圖尋寶，也不見得會耽擱多少時候。”袁承志神色不悅，說道：“咱倆拿到這許多金銀珠寶，又有甚麼用？青弟，我勸你總要規規矩矩的做人，別這麼貪財才好。”只說得青青撅起了小嘴，賭氣不吃晚飯。次日上路，青青道：“我不過拿了闖王二千兩黃金，他們就急得甚麼似的，要你大師兄親自出馬來取回去。闖王干麼這樣小家氣啊？”袁承志道：“闖王哪里小家氣了？我見過他的。他待人最是仗義疏財，他為天下老百姓解除疾苦，自己節儉得很，當真是一位大英雄大豪傑。這二千兩黃金他有正用，自然不能輕易失去。”青青道：“是呀，要是咱們給闖王獻上黃金二十萬兩，甚至二百萬兩、三百萬兩，你說這件事好不好呢？”這一言提醒，只喜得袁承志抓住了她手，道：“青弟，我真胡塗啦，多虧你說。”青青把手一甩。道：“我也不要你見情，以後少罵人家就是啦。”袁承志陪笑道：“要是我們找到這批金珠寶貝，獻給闖王，可不知能救得多少受苦百姓的性命。”兩人坐在路邊，取出圖來細看，見圖中心處有個紅圈，圈旁注著“魏國公府”四字。

　　兩人又細看了一會。袁承志道：“寶藏是在魏國公府的一間偏房底下。”青青道：“咱們到南京後，只消尋到魏國公府，就有法子。魏國公是大將軍徐達的封號，他是本朝第一大功臣，府第定然極大，易找得很。”

　　袁承志搖搖頭道：“大將軍的府第非同小可，防守定嚴，就算混得進去，要這麼大舉挖掘，實在也為難得緊。”青青道：“現下憑空猜測，也是無用，到了南京再相機行事吧。”路上數日，到了南京。那金陵石頭城是天下第一大城，乃太祖當年開國建都之地，千門萬戶，五方輻輳，朱雀橋畔簫鼓，烏衣巷口綺羅，雖逢亂世，卻是不減昔年侈靡。兩人投店後，袁承志便依著大師哥所說地址去見師父。一問之下，卻知穆人清往安慶府去了，至于到了安慶府何處，在南京聯絡傳訊之人也不知情。袁承志郁郁不樂，青青拉他出去游玩，也是全無心緒，只是坐在客店中發悶。青青把店伙叫來，詢問魏國公府的所在。那店伙茫然不知，說南京哪里有甚麼魏國公府。青青惱了，說道：“魏國公是本朝第一大功臣，怎會沒國公府？”店伙道：“要是有，相公自己去找吧。小人生在南京，長在南京，在南京住了四十多年，可就是沒聽見過。”青青怪他頂撞，伸手要打，給袁承志攔住。那店伙嘮嘮叨叨的去了。

　　兩人在南京尋訪了七八天，沒找到絲毫線索。袁承志便要去安慶府尋師，青青說既然到了南京，總得查個水落石出才罷。兩人又探問了五六日。有人說徐大將軍的後人在永樂皇帝時改封定國公，聽說現今是在北京。有人說：大將軍逝世後追贈中山王，南京鍾山有中山王墓，兩位要不要去瞧瞧？又有人說，南京守備國公爺倒是姓徐，但他住在守備府，卻不知魏國公府在哪里。兩人去守備府察看，卻見跟地圖上所繪全然不對。這一晚兩人雇了艘河船，在秦淮河中游河解悶。袁承志道：“你爹爹何等英雄，他得了這張地圖卻找不到寶藏，可見這回事本來是很渺茫的。”青青道：“我爹爹明明這樣寫著，哪會有錯？又不是一兩金子、二兩銀子的事，當然不會輕輕易易就能得到。”袁承志道：“再找一天，要是仍無端倪，咱們可得走了。”青青道：“再找三天！”袁承志笑道：“好，依你，三天就三天。你道我不想找到寶藏麼？”

　　河中笛歌處處，槳聲輕柔，燈影朦朧，似乎風中水里都有脂粉香氣，這般旖旎風光袁承志固是從所未歷，青青僻處浙東，卻也沒見過這等煙水風華的氣象。她喝了幾杯酒，臉上酡紅，聽得鄰船上傳來陣陣歌聲，盈盈笑語，不禁有微醺之意，笑道：“大哥，咱們叫兩個姐兒來唱曲陪酒好嗎？”袁承志登時滿臉通紅，說道：“你喝醉了麼？這麼胡鬧！”游船上的船夫接口道：“到秦淮河來玩的相公，哪一個不叫姐兒陪酒？兩位相公如有相熟的，小的就去叫來。”袁承志雙手亂搖，連叫：“不要，不要！”

　　青青笑問船夫：“河上哪幾位姑娘最出名呀？”船夫道：“講到名頭，像卞玉京啦，柳如是啦，董小宛啦，李香君啦，哪一位都是才貌雙全，又會做詩，又會唱曲的美貌姑娘。”青青道：“那麼你把甚麼柳如是、董小宛給我們叫兩個來吧。”船夫伸了舌頭，笑道：“你這位相公定是初來南京。”青青道：“怎麼？”船夫道：“這些出名的姑娘，相交的不是王孫公子，就是出名的讀書人。尋常做生意的，就是把金山銀山抬去，要見她們一面，也未必見得著呢，又怎隨便叫得來？”青青啐道：“一個妓女也有這麼大的勢派？”

　　船夫道：“秦淮河里有的是好姑娘，小的給兩位相公叫兩個來吧。”袁承志道：“咱們要回去啦，改天再說吧。”青青笑道：“我可還沒玩夠！”對船夫道：“你叫吧！”那船夫巴不得有這麼一句話，放開喉嚨喊了幾聲。不多一刻，一艘花舫從河邊轉出，兩名歌女從跳板上過來，向袁承志與青青福了兩福。袁承志起身回禮，神色尷尬。青青卻大模大樣的端坐不動，只微微點了點頭，見袁承志一副狼狽模樣，心中暗暗好笑，又想：“他原是個老實頭，就算心里對我好，料他也說不出口。”

　　那兩名歌女姿色平庸。一個拿起簫來，吹了個“折桂令”的牌子，倒也悠揚動聽。

　　另一個歌女對青青道：“相公，我兩人合唱個‘挂枝兒’給你聽，好不好？”青青笑道：“好啊。”那歌女彈起琵琶，唱的是男子腔調，唱道：“我教你叫我，你只是不應，不等我說就叫我才是真情。要你叫聲‘親哥哥’，推甚麼臉紅羞人？你口兒里不肯叫，想是心里兒不疼。你若疼我是真心也，為何開口難得緊？”袁承志聽到這里，想起自己平時常叫“青弟”，可是她從來就不叫自己一聲“哥哥”，只是叫“承志大哥”，要不然便叫“大哥”，不由得向青青瞧去。只見她臉上暈紅，也正向自己瞧來，兩人目光相触，都感不好意思，同時轉開了頭，只聽那歌女又唱道：“俏冤家，非是我好教你叫，你叫聲無福的也自難消。你心不順，怎肯便把我來叫？叫的這聲音兒嬌，聽的往心窩里燒。就是假意兒的殷勤也，比不叫到底好！”

　　另一個歌女以女子腔調接著唱道：“俏冤家，但見我就要我叫，一會兒不叫你，你就心焦。我疼你哪在乎叫與不叫。叫是口中歡，疼是心想著。我若疼你是真心也，就不叫也是好。”

　　歌聲嬌媚，袁承志和青青聽了，都不由得心神蕩漾。只聽那唱男腔的歌女唱道：

　　“我只盼，但見你就聽你叫，你卻是怕聽見的向旁人學。才待叫又不叫，只是低著頭兒笑，一面低低叫，一面把人瞧。叫得雖然艱難也，心意兒其實好。”

　　兩人最後合唱：“我若疼你是真心也，便不叫也是好！”琵琶玎玎，輕柔流蕩，一聲聲挑人心弦，襯著曲詞，當真如蜜糖里調油、胭脂中摻粉，又甜又膩，又香又嬌。袁承志一生與刀劍為伍，識得青青之前，結交的都是豪爽男兒，哪想得到單是叫這麼一聲，其中便有這許多講究，想到曲中纏綿之意，綢繆之情，不禁心中怦怦作跳。青青眼皮低垂，從那歌女手中接過簫來，拿手帕醮了酒，在吹口處擦干淨了，接嘴吐氣，吹了起來。袁承志當日在石梁玫瑰坡上曾聽她吹簫，這時河上波光月影，酒濃脂香，又是一番光景，簫聲婉轉清揚，吹的正是那“挂枝兒”曲調，想到“我若疼你是真心也，便不叫也是好”那兩句，燈下見到青青的麗色，不覺心神俱醉。

　　袁承志聽得出神，沒發覺一艘大花舫已靠到船邊，只聽得有人哈哈大笑，叫道：“好簫，好簫！”接著三個人跨上船來。青青見有人打擾，心頭恚怒，放下簫管，側目斜視。見上來三人中前面一人搖著折扇，滿身錦繡，三十來歲年紀，生得細眉細眼，皮肉比之那兩個歌女還白了三分。後面跟著兩個家丁，提著的燈籠上面寫著“總督府”三個紅字。袁承志站起來拱手相迎。兩名歌女叩下頭去。青青卻不理睬。那人一面大笑，一面走進船艙，說道：“打擾了，打擾了！”大刺刺的坐了下來。袁承志道：“請問尊姓大名。”那人還沒回答，一個歌女道：“這位是鳳陽總督府的馬公子。秦淮河上有名的闊少。”馬公子也不問袁承志姓名，一雙色迷迷的眼睛盡在青青的臉上溜來溜去，笑道：“你是哪個班子里的？倒吹得好簫，怎不來伺候我大爺啊？哈哈！”

　　青青聽他把自己當作优伶樂匠，柳眉一挺，當場便要發作。袁承志向她連使眼色，說道：“這位是我兄弟，我們是到南京來訪友的。”馬公子笑道：“訪甚麼友？今日遇見了我，交了你公子爺這個朋友，你們就吃著不盡了。”袁承志心中惱怒，淡淡問道：“閣下在總督府做甚麼官？”馬公子微微一笑，道：“總督馬大人，便是家叔。”

　　這時那邊花舫上又過來一人，那人穿著一身藕色熟羅長袍，身材矮小，留了兩撇小胡子，神情卻是一團和氣，向馬公子笑道：“公子爺，這兄弟的簫吹得不錯吧？”袁承志瞧他模樣，料想他是馬公子身邊的清客。馬公子道：“景亭，你跟他們說說。”那人自稱姓楊名景亭，當下喏喏連聲，對袁夏二人道：“馬公子是鳳陽總督馬大人的親侄兒，交朋友是最熱心不過的，一擲千金，毫無吝色。誰交到了這位朋友，那真是一交跌入青云里去啦。馬大人最寵愛這個侄兒，待他比親生兒子還好，這位兄弟要交朋友嘛，最好就搬到馬公子府里去住。”袁承志見他們出言不遜，生怕青青發怒，哪知青青卻笑逐顏開，說道：“那是再好不過，咱們這就上岸去吧。”馬公子大喜，伸手去拉她手。青青一縮，把一名歌女往他身上推去。袁承志大奇，當下默不作聲。

　　青青站起身來，對馬公子道：“這兩位姑娘和船家，小弟想每人打賞五兩銀子……”馬公子忙道：“當然是兄弟給，你們明兒到賬房來領賞！”青青笑道：“今兒賞了他們，豈不爽快？”馬公子道：“是，是！”手一擺，家丁已取出十五兩銀子放在桌上。船夫與兩名歌女謝了。馬公子目不轉睛的望著青青，眉開眼笑，心痒難搔，當真如同撿到了天上掉下來的奇珍异寶一般。不一會，船已攏岸。楊景亭道：“我去叫轎子！”青青忽道：“啊喲，我有一件要緊物事放在下處，這就要去拿。”馬公子道：“我差家人給你去取好啦，好兄弟，你住在哪里？”青青道：“我在太平門覆舟山的和尚廟里借住。這東西可不能讓別人去拿。”楊景亭在馬公子耳邊低聲道：“釘著他，別讓這孩子溜了？”馬公子眨眨眼道：“不錯，不錯！”轉頭對青青道：“那麼好兄弟，我和你一起去吧！”說著伸手去摟她肩膊。青青嗤的一笑。向旁一避，說道：“不，我不要你去！”馬公子神魂飄蕩，對楊景亭道：“景亭，這孩子若是穿上了女裝，金陵城里沒一個娘們能比得上。天下居然有這等絕色少年，今日卻叫我遇上了！真是祖宗積德。”青青道：“大哥，咱們去吧！”挽了袁承志的手便走。馬公子一使眼色，四人都跟在後面。他搶上幾步，和青青說笑。青青有一搭沒一搭的跟他閒談。

　　青青與袁承志為了尋訪魏國公府，十多天來南京城內城外、大街小巷都走遍了，于道路已很熟悉。袁承志見她盡往荒僻之地走去，知她已生殺機，心想：“這馬公子雖然無行，但看錯了人，卻是罪不致死。師父常說，學武之人不能濫殺無辜，我豈可不阻？”于是停步說道：“青弟，別跟馬公子開玩笑了，咱們回客店去吧。”青青笑道：“你一人先回去！”馬公子大喜，道：“對，對，你一個人回去。你要不要銀子使？”袁承志搖頭歎息，心道：“我說回客店，已點名并非在覆舟山和尚廟借住。這人死到臨頭，還是不悟！”

　　說話之間，到了一片墳場，馬公子已走得上氣不接下氣，問道：“快……快到了嗎？”青青一聲長笑，說道：“你們已經到啦！”馬公子一愣，心想到這墳堆中來干甚麼。那篾片楊景亭看出情形有些兒不對，但想我們共有四人，兩名家丁又是孔武有力，諒這兩個文弱少年也使不出甚麼奸來，說道：“小兄弟，別鬧著玩了，大伙兒去公子府里，熱烘烘的喝兩盅樂上一樂，你給大伙唱上幾支曲兒，豈不是好？”青青冷笑兩聲。袁承志喝道：“你們快走。做人規規矩矩的，便少碰些釘子。”楊景亭怒道：“你這人惹厭得很，還是自己規規矩矩的先回去吧！別招得馬公子生氣。”馬公子詐癲納福，說道：“好兄弟，我累啦，你扶我一把！”挨近青青身旁，伸右臂往她肩頭搭去。青青身子一側，向袁承志道：“大哥，那邊是甚麼？”伸手東指。袁承志轉過頭去一望，只聽得背後嗤得一聲響，急忙回頭，馬公子那顆胡塗腦袋已滾下地來，頸子中鮮血直噴。楊景亭和兩個家丁都驚呆了。青青上前一劍一個，全都刺死。袁承志心想既已殺了一個，形跡已露，索性斬草除根，以免後患，當下也不阻擋。青青在馬公子身上拭了劍上血跡，嘻嘻嬌笑。袁承志道：“這種人打他一頓，教訓教訓也就夠了，你也忒狠了一點。”青青眼一橫，道：“這髒氣我可受不下。咱兩個在河上吹簫聽曲，玩得多好，這家伙卻來掃興，你說他該不該死？”袁承志心想單是打擾掃興，自然說不上該死，但馬公子這種人仗勢橫行，傷天害理之事定是做了不少，殺了他也不能說濫殺無辜，于是正色道：“這樣的壞蛋，殺就殺了，可是你將來亂殺一個好人，咱們的交情就此完了。”青青吐了吐舌頭，笑道：“兄弟不敢！”兩人把尸首踢在草叢之中，正要回歸客店，袁承志忽然在青青衣袖上扯了一把，低聲道：“有人！”兩人當縮身躲在一座墳墓之後。只聽得遠處腳步聲響，東面和西面都有人過來。兩人從墳後探眼相望，見兩邊各有十多人，提著油紙燈籠。雙方漸行漸近，東面的人擊掌三下，停一停，又擊兩下。西邊的人也擊掌三下，跟著又擊兩下，走近聚在一起，圍坐在一座大墳之前。所坐之處，與兩人相距十多丈，說話聽不清楚。青青好奇之心大起，想挨近去聽。袁承志拉住她衣袖，低聲道：“等一下。”青青道：“等甚麼？”袁承志搖手示意。叫她別作聲。青青等得很不耐煩。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分，一陣疾風吹來，四下長草瑟瑟作聲，墳邊的松柏枝條飛舞。袁承志托著青青右臂，施展輕功，竟不長身，猶如腳不點地般奔出十多丈，到了那批人身後一座墳後伏下。這時風聲未息，那些人絲毫不覺，兩人一伏下，袁承志立即把手縮回，如避蛇蝎。青青心想：“他确是個志誠君子，只是也未免太古板了些。”

　　這時和眾人相距已不過三丈，只聽一個嗓子微沙的人道：“貴派各位大哥遠道而來，拔刀相助，兄弟實在萬分感激。”另一人道：“我師父說道，閔老師見招。本當親來，只是他老人家臥病已一個多月，起不了床，因此上請萬師叔帶領我們十二弟子，來供閔老師差遣。”那沙嗓子的人道：“尊師龍老爺子的貴恙，只盼及早痊愈。此間大事一了，兄弟當親去云南，向龍老爺子問安道謝。追風劍萬師兄劍法通神，威震天南，兄弟一見萬師兄駕到，心頭立即石頭落地了。”一人細聲細氣的道：“好說，好說，只怕我們點蒼派不能給閔老師出甚麼力。”袁承志心頭一震，想起師父談論天下劍法，曾說當世門派之中，峨嵋、昆侖、華山、點蒼，武林中稱為四大劍派。四派人材鼎盛，劍法中均有獨得之秘。其他少林、武當等派武學雖深，卻不專以劍術見稱。這姓萬的號稱追風劍，又是點蒼派的高手，劍術必是極精的了。他千里迢迢來到金陵，不知圖謀甚麼大事。只聽兩人客氣了幾句，遠處又有人擊掌之聲，這邊擊掌相應。過不多時，已先後來了三起人物，聽他們相見敘話，知道一起是山西五台山清涼寺的僧眾，由監寺十力大師率領；一起是浙閩沿海的海盜，由七十二島總盟主碧海長鯨鄭起云率領；第三起是陝西秦岭太白山太白派的三個盟兄弟，號稱太白三英的史秉光、史秉文、黎剛三人。

　　袁承志越聽越奇，心想這些都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人，怎麼忽然聚集到南京來？只聽那姓閔的不住稱謝，顯然這些人都是他邀來的了。青青早覺這伙人行跡詭秘，只想詢問袁承志，可是耳聽得眾人口氣皆非尋常之輩，自己只要稍發微聲，勢必立被察覺，因此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只聽得那姓閔的提高了嗓子說道：“承各位前輩、師兄、師弟千山萬水的趕來相助，義氣深重，在下閔子華實是感激萬分，請受我一拜！”聽聲音是跪下來叩頭。眾人忙謙謝扶起，都說：“閔二哥快別這樣！”“折殺小弟了，這哪里敢當？”“武林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是份所當為，閔兄不必客氣。”亂了一陣，閔子華又道：“這幾日內，昆侖派的張心一師兄，峨嵋派的幾位道長，華山派的幾位師兄也都可到了。”有人問道：“華山派也有人來嗎？那好極了，是誰的門下呀？”袁承志心想：“你問得倒好，我也正想問這句話。”閔子華道：“是神拳無敵門下的幾位師兄。”袁承志心道：“那是二師哥的門下了。”那人又問：“閔二哥跟歸二爺夫婦有交情麼？那好極啦，有他們夫婦撐腰，還怕那姓焦的奸賊甚麼？”閔子華道：“歸氏夫婦前輩高人，在下怎夠得上結交？他大徒弟梅劍和梅兄，卻跟在下有過命的交情。”另一人道：“梅劍和？那就是在山東道上一劍伏七雄的‘沒影子’了。”閔子華道：“不錯，正是他。”袁承志聽到這里，登時釋然，心想既有本門中人參預，那定是正事，我且不露面，如有機緣，不妨暗中相助。又聽閔子華道：“先兄當年遭害身亡，兄弟十多年來到處訪查，始終不知仇家是誰。現下幸蒙太白山史氏昆仲見告，才知害死先兄的竟是那姓焦的奸賊。此仇不報，誓不為人！”語氣悲憤，又聽當的一聲，想是用兵器在墓碑上重重一砍。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那鐵背金鰲焦公禮是江湖上有名的漢子，金龍幫名聲向來也并不壞，料不到竟做出這等事來。史氏昆仲不知哪里得來的訊息？”言下似乎頗有懷疑。閔子華不等史氏兄弟答腔，搶著說道：“史氏昆仲已將先兄在山東遭難的經過，詳細跟晚輩說了，那是有憑有据的事，十力大師倒不必多疑。”另一人道：“焦公禮在南京數十年，根深蒂固，金龍幫人多勢眾，雖然沒聽說有甚麼了不起的高手，畢竟是地頭蛇，咱們這次動他，可要小心了。”閔子華道：“正是如此。小弟自知獨力難支，是以斗膽遍邀各位好朋友的大駕。明天酉時正，兄弟在大功坊舍下擺幾席水酒，和各位洗塵接風，務請光臨。”眾人紛紛道謝，都說：“自己人不必客氣。”

　　閔子華道：“這次好朋友來的很多，難保對頭不會發覺。明日各位駕到，請對在門口接待的兄弟伸出右手中指、無名指、小指三個指頭作一下手勢，輕輕說一句：‘江湖義氣，拔刀相助’，以免給金龍幫派人混進來摸了底去。”眾人都說正該如此，助拳者來自四方，多數互不相識，以後對敵，都以這手勢和暗號為記。眾人說罷正事，又談了一會李自成、張獻忠等和官軍打仗的新聞，便陸續散了。待眾人去遠，袁承志和青青才躺下來休息。青青蹲著良久不動，這時腳都麻了，說道：“大哥，咱們明兒瞧瞧熱鬧去。”袁承志道：“瞧瞧倒也不妨。可是須得聽我的話，不許鬧事。”青青道：“誰說要鬧事了啊？要鬧事也只跟你鬧，不跟人家鬧。”次日中午，馬公子被殺的消息在南京城里傳得沸沸揚揚。袁承志和青青整天躲在客店不出。傍晚時分，兩人換了衣衫，改作尋常江湖漢子的打扮，踱到大功坊去。

　　只見一座大宅子前挂起了大燈籠，客人正絡繹不絕的進去。那宅第甚大，但牆坦殘舊、階石斷缺，門口略作修整粉刷，卻也是急就章，頗為草草。

　　袁承志和青青走到門口，伸出三指一揚，說道：“江湖義氣，拔刀相助。”一個身穿長袍的人連連拱手，旁邊一個壯漢陪他們進去，獻上茶來，請教姓名。袁承志和青青隨口胡謅兩個名字。那壯漢道：“久仰久仰，兄弟在江湖上久聞兩位大名。”青青肚里暗笑，心道：“這人名連我們自己也還是今日初次聽到，你倒久聞了。”不久客人越來越多，那壯漢見兩人年輕，料想必是哪一派中跟隨師長而來的弟子，也不如何看重，說了聲“失陪”，招呼別人去了。不一會開出席來，袁承志和青青在偏席上坐了，陪席的是仙都派的一個小徒弟，同席的都是些後輩門人，也沒人來理會他們。

　　酒過三巡，閔子華到各席敬酒，敬到這邊席上時，袁承志見他約莫三十歲左右年紀，手上青筋凸起，一臉剽悍之色，舉止步行之間，顯得武功不低。他雙目紅腫，料是想起兄長被害之仇，連日悲傷哀哭。袁承志心想：“此人篤于手足之情，甚是可敬。他大舉邀朋集友，想來那姓焦的仇人和甚麼金龍幫聲勢定是不小。”閔子華先向眾人作了三揖，連聲道謝，然後敬酒。席上眾人都是晚輩，全都离席還禮。

　　閔子華敬完酒歸座，剛坐定身，一名弟子匆匆走到他身邊，俯耳說了幾句。閔子華滿臉喜色，不多一會，恭恭敬敬的陪著三人進來，到首席上坐下。

　　袁承志見了閔子華的神氣，料知這三人來頭不小，仔細看了幾眼。見頭一人儒生打扮，背負長劍，雙眼微翻，滿臉傲色，大模大樣的昂首直入。第二人是個壯漢，形貌樸實。第三人卻是二十二三歲的高瘦女子，相貌甚美，秀眉微蹙，杏眼含威。閔子華大聲說道：“梅大哥及時趕到，兄弟實在感激之至。”那儒生道：“閔二哥的事，兄弟豈有不來之理？”袁承志心道：“原來這人便是二師哥的弟子梅劍和，怎地神態如此傲慢？”只聽梅劍和道：“我給你多事，代邀了兩個幫手。這是我三師弟劉培生，這是我五師妹孫仲君。”閔子華道：“久仰五丁手劉兄與孫女俠的威名，兄弟真是萬分有幸。”他沒說孫仲君的外號。原來這外號不大雅致，叫作“飛天魔女”。當下閔子華又給十力大師、太白三英、鄭起云、萬里風等眾人引見。各人互道仰慕，歡呼暢飲。

　　酒意漸酣，閔家一名家丁拿了一張大紅帖子進來，呈給主人。閔子華一看，臉色立變，干笑數聲，說道：“焦老兒果然神通廣大，咱們還沒找他，他倒先尋上門來啦。梅大哥，你們剛到，他竟也得到了消息。”

　　梅劍和接過帖子，見封面上寫著：“後學教弟焦公禮頓首百拜”幾個大字，翻了開來，里面寫著閔子華、十力大師、太白三英等人姓名，所有與宴的成名人物全都在內，連梅劍和等三人的名字也加在後面，墨跡未干，顯是臨時添上去的。帖中邀請諸人明日中午到焦宅赴宴。梅劍和將帖子往桌上一擲，說道：“焦老兒這地頭蛇也真有他的，訊息靈通之極。咱們夠不上做強龍，可是這地頭蛇也得斗上一斗。”

　　閔子華道：“送帖來的那位朋友呢？請他進來吧！”那家丁應聲出去。眾人停杯不飲，目光一齊望向門口。只見那家丁身後跟著一人，三十歲左右年紀，身穿長袍，緩步進來，向首席諸人躬身行禮，跟著抱拳作了四方揖，說道：“我師父聽說各位前輩駕臨南京，明天請各位過去敘敘，吩咐弟子邀請各位的大駕。”梅劍和冷笑道：“焦老兒擺下鴻門宴啦！”轉頭對送請帖的人道：“喂，你叫甚麼名字？”那人聽他言語無禮，但仍恭謹答道：“弟子羅立如。”梅劍和喝道：“焦公禮邀我們過去，有甚麼詭計？你知道麼？”羅立如道：“家師聽得各位前輩大駕到來，十分仰慕，想和各位見見，得以稍盡地主之誼。”梅劍和道：“哼，話倒說得漂亮。我問你，焦公禮當年害死閔老師的兄長閔大爺，你在不在場？”羅立如道：“家師說道，明日請各位過去，一則是向各位前輩表示景仰之意，二則是要向閔二爺陪話謝罪。盼閔二爺大人大量，揭過了這個梁子。”梅劍和喝道：“殺了人，陪話謝罪就成了麼？”羅立如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家師說實有難言之隱，牽涉到名門大派的聲名，因此……”孫仲君突然尖聲叫道：“你胡扯些甚麼？我師哥問你，當時你是不是在場？”羅立如道：“弟子那時候年紀還小，尚未拜入師門。但我師父為人正派，決不致濫殺無辜……”

　　孫仲君喝道：“好哇，你還強嘴！依你說來，閔大爺是死有余辜了？”喝叫聲中，她突然飛鳥般的縱了出來，右手中已握住了明晃晃的一柄長劍，左手出掌向羅立如胸口按到。羅立如大吃一驚，右臂一招“鐵門閂”，橫格她這一掌急按。袁承志低聲道：“糟了！他右臂不保……”話未說完，只聽得羅立如慘叫一聲，一條右臂果真已被一劍斬下。廳中各人齊聲驚呼，都站了起來。

　　羅立如臉色慘白，但居然并不暈倒，左手撕下衣襟，在右肩上一纏，俯身拾起斷臂，大踏步走了出去。眾人見他如此硬朗，不禁駭然，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孫仲君拭去劍上血跡，還劍入鞘，神色自若的歸座，舉起酒杯一飲而盡。這一劍干淨利落，出手快極，可是廳上數百人竟無一人喝采，均覺不論對方如何不是，卻也不該這般辣手對待前來邀客的使者。連閔子華于震驚之下，也忘了叫一聲好。孫仲君心下甚不樂意。

　　閔子華道：“這人如此凶悍，足見他師父更加奸惡。咱們明日去不去赴宴？”萬里風道：“那當然去啊。倘若不去。豈非讓他小覷了。”鄭起云道：“咱們今晚派人先去踩踩盤子，摸個底細，瞧那焦公禮邀了些甚麼幫手，金龍幫明天有甚麼鬼計，是否要在酒菜中下毒。有備無患，免得上當。”

　　閔子華道：“鄭島主所見極是。我想他們定然防備很緊，倒要請幾位兄長辛苦一趟才好。”萬里風道：“小弟來自告奮勇吧！”閔子華站起來斟了一杯酒，捧到他面前，說道：“兄弟先敬一杯，萬大哥馬到成功。”兩人對飲干杯。

　　筵席散後，各人紛紛辭出。袁承志一打手勢，和青青悄悄跟在萬里風之後。這時已是初更時分，只見他回客店換了短裝，向東而去。兩人遠遠跟著，見他轉彎抹角的穿過了七八條街道，繞到一所大宅第後面，徑自竄了進去。袁承志見他身法極快，心想：“倒也不枉了‘追風劍’三字。”兩人隨後跟進，見一間房中透著燈光，在窗縫中張去。見室中坐著三人，朝外一人五十多歲年紀，臉頰紅潤，額頭全是皺紋，眉頭緊鎖，憂形于色。

　　只聽那人歎了一口氣道：“立如怎樣了？”下首一人道：“羅師哥暈過去了幾次，現下血是止住了。”袁承志聽兩人口氣，料想這老者便是焦公禮，師徒們在談羅立如的傷勢。又聽另一人道：“師父，咱們最好派幾名兄弟在宅子四周巡查，只怕對頭有人來踩盤子。”

　　焦公禮歎道：“查不查都是一樣，我是認命啦！明天上午，你們送師娘、師妹和小師弟到徐州吳家去。”那徒弟道：“師父！對頭雖然厲害，你老人家也不必灰心。本幫單在南京城里就有兩千多兄弟，大伙兒一起跟他們拚個死活，怕他們怎的？”焦公禮歎道：“對頭邀的都是江湖上頂兒尖兒的好手，幫里這些兄弟跟他們對敵，只是白送性命……唉，我死之後，你們好好侍奉師娘。師弟和師妹，都要靠你們教養成人了。”說著不禁流下淚來。一個徒弟道：“師父快別這麼說，你老人家一身武功，威鎮江南，就算不胜，也決不致落敗。咱們二十五名師兄弟，除了羅師哥之外，還有二十四人。真的打不贏，你老交游遍天下，廣邀朋友，跟他們再拚過。他們有好朋友，難道咱們就沒有？”焦公禮道：“當年我血氣方剛，性子也是和你一般暴躁，以致惹了這場禍事。現下我讓他們殺了，還了這筆血債，也就算了。”袁承志和青青均感惻然，心想：這焦公禮似乎也非窮凶極惡之輩，當年做錯了事，現下卻已誠心悔過。過了一會，聽得一名徒弟叫了聲：“師父！”焦公禮道：“怎麼？”那人道：“師父既不愿跟他們對敵，那麼咱們連夜動身，暫且避他們一避。大丈夫能屈……”另一人急道：“那怎麼成？師父一世英名，難道怕了他們？”焦公禮道：“甚麼英名不英名，我也不在乎了，不過避是避不掉的。再說，金龍幫的幫主這麼縮頭一走，幫中數千兄弟，今後還能挺直腰背做人嗎？明天一早，你們大家都走。我一人留在這里對付他們。”兩個徒弟都急了起來，齊聲道：“我留著陪師父。”焦公禮怒道：“怎麼？我大難臨頭，你們還不聽我話嗎？”兩個徒弟不敢言語了。焦公禮道：“你們去幫師娘收拾收拾，瞧車子套好了沒有？也不用帶太多東西，該盡快上路要緊。”兩人嘴里答應，卻只是站著不動。焦公禮道：“也好，去叫大家進來！”兩人答應了，開門走出。袁承志和青青忙在牆角一縮，一瞥之下，見西邊牆角有兩人伏著，看身形一個是追風劍萬里風，另一個身材苗條，是個女子，正是孫仲君。袁承志惱她先前出手歹毒，要懲戒她一下，悄聲對青青道：“你在這里，可別動！”青青身子輕晃，低聲道：“我偏要動幾動。”袁承志微笑，伏低了身，見萬里風與孫仲君都在凝神向里張望，于是悄沒聲的從孫仲君身旁一掠而過，隨手已把她腰間佩劍抽在手中。這一下手法輕極快極，孫仲君全神貫注的瞧著焦公禮，竟未察覺。

　　袁承志回到青青身邊。青青見他偷了人家大姑娘的佩劍，頗為不悅。袁承志把劍遞了給她，低聲道：“你收著！”青青這才高興。兩人又從窗縫中向室內張望，只見陸續進來了二十多人，年長的已有四旬左右年紀，最年輕的卻只有十六七歲，想來都是焦公禮的徒弟了。眾徒弟向師父行了禮，垂手站立，人人臉上均有氣憤之色。焦公禮臉色慘然，說道：“我年輕時身在綠林，現時也不必對大家相瞞了。”袁承志見眾徒臉現詫异，心想原來他們均不知師父的身世經歷。焦公禮歎了口氣，說道：“眼下仇人找上門來，我要對大家說一說結仇的緣由。“那一年我在雙龍崗開山立柜，弟兄們報說，山東省東兗道丘道台卸任，帶同了家眷回籍，要從雙龍崗下經過，油水很多。咱們在綠林的，吃的是打家劫舍的飯，遇到貪官污吏，那是最好不過，一來貪官搜刮得多了，劫一個貪官，胜過劫一百個尋常客商。二來劫貪官不傷陰騭，他積的是不義之財，拿他的銀子咱們是心安理得。不過打聽得護送他的，卻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是山東濟南府會友鏢局的總鏢頭閔子葉，那就是因子華的兄長了……”

　　聽到這里，袁承志和青青已即恍然，心想：“雙方的梁子原來是這樣結的，焦公禮要劫財，閔子葉要保鏢，爭斗起來，閔子葉不敵被殺。”

　　袁承志一面傾聽室內焦公禮的說話，一面時時斜眼察看萬里風與孫仲君的動靜。這時只見孫仲君伸手到腰間一摸，突然跳起，發現佩劍被人抽去，忙與萬里風打了個招呼，兩人不敢再行逗留，越牆走了。

　　袁承志暗暗好笑，再聽焦公禮說下去：“……閔子葉在江湖上頗有名望，是仙都派的高手……”袁承志暗暗點頭，心道：“原來閔氏兄弟都是仙都派的。聽師父說，仙都是內家正宗，淵源于武當，可說是武當派的旁支。掌門人素愛結交，和各門各派廣通聲氣。怪不得閔子華一舉便邀集了這許多能人。”焦公禮道：“我一聽之後，倒不敢貿然動手了，于是親自去踩盤。那天晚上在客店中察看他們行蹤，卻聽到了一件氣炸人肚子的事。“原來閔子葉那人貪花好色，見丘道台的二小姐生得美貌，便定下了計謀。他暗中與飛虎寨的張寨主約好，叫他在飛虎寨左近下手，搶劫丘道台，閔子葉假裝奮力抵抗，終于寡不敵眾，由張寨主殺死丘道台全家，搶走財物，將二小姐擄去。閔子葉然後孤身犯險，將二小姐救出來。二小姐家破人亡，無依無靠，又是感恩圖報，自然會委身下嫁于他。張寨主要討好閔子葉，又貪圖財寶，答應一切遵命。兩人在密室中竊竊私議，都叫我聽見啦。我惱怒异常，回去招集弟兄，埋伏飛虎寨之旁，到了約定的時候，丘道台一行人果然到來……”這番言語實大出袁承志意料之外，只聽焦公禮又道：“那時我想咱們武林中人，雖然窮途落魄，陷身黑道，做這沒本錢買賣，但在色字關頭上總要光明磊落，才不失好漢子行徑。哪知這閔子葉如此無恥。他是名門正派的弟子，江湖上也算是頗有名望，身為總鏢頭，卻做這種勾當。我眼見張寨主率領了嘍羅前來搶劫，閔子葉卻裝腔作勢，大聲叱喝，揮劍亂七八糟的假打，不由得火氣直冒，就跳將出來跟他動手。閔子葉劍法果然了得，本來我不是他的對手，但我叫破了他的鬼計，把他的圖謀一五一十的都說了出來。他羞憤交加，沉不住氣，終于給我一刀砍死……”

　　一個徒弟叫了起來：“師父，這人本來該殺，咱們何必怕他們？等明日對頭來了，大家抖開來說個明白，就算他兄弟定要報仇，別的人也不見得都不明是非。”

　　袁承志心想：“不錯啊，要是這姓焦的果真是路見不平，殺了閔子葉，武林中自有公論，只怕他這番話未必可信，又或者另有隱情。”焦公禮歎了口氣，道：“我殺了那姓閔的之後，何嘗不知闖了大禍。他是仙都派中響當當的角色，他師父黃木道人決不能干休，若是率領門下眾弟子向我尋仇，我便有三頭六臂也抵擋不住。幸好我手下把那張寨主截住了，我逼著他寫了一張伏辯，將閔子葉的奸謀清清楚楚的寫在上面。“那丘道台自然對我十分感激，送了我二千兩銀子。我想本來是要搶光了你的，現下難得強盜發善心，做了一件行俠仗義之事，索性連一兩銀子也不收你的。丘道台千恩萬謝，寫了一封謝書，言明詳細經過，還叫會友鏢局隨同保鏢的兩個鏢頭畫押，作個見證。這兩個鏢頭本來并不知情，聽張寨主和飛虎寨其餘盜伙說得明白，大罵閔子葉無恥，說險些給他賣了，說不定性命也得送在這里，反而向我道勞，很套交情。“我做了這件事後，知道不能再在黑道中混了，于是和眾兄弟散了伙，拿了那兩封信，上仙都山龍虎觀去見黃木道人。“那時仙都派門人已得知訊息，不等我上山，中途攔住了我就和我為難，大家氣勢洶洶，也不容我分辯。幸虧一位江湖奇俠路過見到，拔劍相助，將我護送上山，和黃木道長三對六面的說了個清楚。那黃木道長很識大體，約束門人，永遠不得向我尋仇。但為了仙都派的聲名，要我別在外宣揚此事。我自然答應，下山之後，從此絕口不提，因此這事的原委，江湖上知道的人極少。那時閔子葉的兄弟閔子華年紀幼小，多半不知內因，仙都派的門人自然也不會跟他說。”一名門徒道：“師父，那兩封信你還收著麼？”焦公禮搖頭道：“這就要怪我瞎了眼珠、不識得人了。去年秋天，有朋友傳話給我，說閔子葉的兄弟在仙都派藝成下山，得知我是他殺兄仇人，要來報仇。後來我打探出來，太白三英跟閔子華交情不差。他們是我多年老友，雖然已有十幾年不見面，但大家年輕時在綠林道上是一起出死入生過的。于是我便去找三英中的史家兄弟……”

　　一名門徒插嘴道：“啊，師父去年腊月趕去陝西，連年也不在家里過，就為這事了？”

　　焦公禮道：“不錯。我到了陝西秦岭太白山史家兄弟家里，滿想寒天腊月，哥兒倆一定在家，哪知并不見人，卻原來上遼東去了，說是去做一筆大買賣。我在他們家等了十多天，史秉光、秉文兄弟才回來，老朋友會面，大家十分歡喜。我把跟閔家結仇的事一說，史老大當場即拍胸膛擔保沒事。我把丘道台的信與張寨主的伏辯都給了他。兩兄弟都說，只要拿去閔子華一看，閔老二哪里還有臉來找我報仇，只怕還要找人來賠話謝罪，求我別把他兄長的丑事宣揚出去呢。他兄弟對我殷勤招待，反正我沒甚麼要緊事，天天跟他們一起打獵、聽戲。他兄弟從遼東帶來了不少人參、貂皮，送了我一批。“有一天三人喝酒閒談，史老大忽說大明的氣數已完，咱哥兒們都是一副好身手，為甚麼不投效明主，做個開國功臣？我說去投闖王，干一番事業，倒也不錯。他哈哈大笑，說李自成是土匪流寇，成得甚麼氣候。眼見滿清兵勢無敵，指日入關，要是我肯投效，他兄弟可在九王爺面前力保。我一聽之下，登時大怒，罵他們忘了自己是甚麼人，怎麼好端端的大明豪傑，竟去投降胡奴？那豈不是去做不要臉的漢奸？死了之後也沒面目去見祖宗。”

　　袁承志暗暗點頭，心想焦公禮這人雖是盜賊出身，是非之際倒也看得明白，遇上了大事倒是挺不含糊的。焦公禮道：“當時我拍案大罵，三人吵了一場。第二日史家兄弟向我道歉，史老大說昨天喝我了酒，不知說了些甚麼胡塗話，要我不可介意。我們是十多年的老友，吵過了也就算了。他們一般的殷勤招待，再也不提此事。我在陝西又住了十多天，這才回到南京。

　　“哪知史家兄弟竟是狼心狗肺，非但不去向閔子華解釋，反而從中挑撥，大舉約人，整整籌划了半年。我可全給蒙在鼓里，半點也沒得到風聲，一心只道史家兄弟已跟閔子華說明真相，他自然不會再起尋仇之心。突然間晴天霹靂，這許多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到了南京。“那兩封信史家兄弟多半不會給閔子華瞧。事情隔了這麼多年，當時在場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散得不知去向，任憑我怎麼分說，閔子華也不會相信。只怕他怒氣更大，反而會說我瞎造謠言，誹謗他已去世的兄長……我就是不懂，我和史家兄弟素來交好，就算有過一次言語失和，也算不了甚麼。何必這般處心積慮、大舉而來？瞧這番布置，不是明明要把我趕盡殺絕麼？到底我有甚麼事得罪了他們，實在想不出來。”眾弟子聽了這番話，都氣惱异常，七嘴八舌，決意與史家兄弟以死相拚。焦公禮手一擺，道：“你們出去吧。今晚我說的話，不許漏出去一句。我曾在黃木道長面前起過誓，決不將閔子葉的事向外人泄漏。咱們是自己人，說一說還不打緊。宁可他們無義，我可不能言而無信。我死之後，誰都不許起心報仇，只須提到‘報仇’二字，便是對我不住，金龍幫上下，務須遵依。”歎了一口氣，道：“叫師弟、師妹來。”眾門徒人人臉現悲憤之色，退了出去。跟著門帷掀開，進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一個七八歲的男孩。那少女臉有淚痕，叫了一聲“爹！”扑到焦公禮懷里。焦公禮輕輕撫摸她的頭發，半晌不語，那少女只是抽抽噎噎的哭，那孩子睜大了眼睛，不知姊姊為甚麼傷心。焦公禮道：“媽媽東西都收拾好了嗎？”那少女點點頭。焦公禮道：“弟弟長大之後，你教他好好念書耕田，可是千萬別考試做官，也不要再學武了。”那少女哭道：“弟弟要學武的，學好了將來給爹爹報仇。”焦公禮怒喝：“胡說！你要把我先氣死嗎？‘報仇’兩字，提也休提。”過了一會，又柔聲道：“武林中怨怨相報，何時方了？不如做個安份守己的老百姓，得終天年。你弟弟資質不好，學武決計學不到我一半功夫。就算是我吧，今日也被人如此逼迫，不得善終……唉，只是沒見到你說好婆家，終是一樁心事未了……你跟大家說，我死之後，金龍幫的事，都聽副幫主高叔叔的吩咐。”那少女道：“我這就派人到鳳陽去找高叔叔來。”焦公禮道：“怎麼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思？把高叔叔找來，他是火爆霹靂的性子，豈容別人欺我？這樣一來，眼見就要大動刀槍，不知要死傷多少人命。就算我逃得一條性命，讓幾百兄弟為我而死，于心何忍？你去吧！”抱起兒子，在他臉上親了親，微微一笑，道：“乖兒子，今後可得聽姊姊的話。”那孩子道：“是，爹爹，你為甚麼哭了？”焦公禮強笑道：“我幾時哭了？”將孩子放下地來，摸摸他頭頂，臉上顯得愛怜橫溢，似乎生死永別，甚是不舍。

　　焦姑娘淚流滿面，牽了兄弟的手出去，走到門口，停步回頭，道：“爹，難道你除了死給他們看之外，真的沒第二條路了？”焦公禮道：“甚麼路子我都想過了，如能不死，難道不想麼？唉！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能救得我性命，可是這人多半已不在世了。”焦姑娘臉上露出光彩，忙走近兩步，道：“爹，那是誰？或許他沒有死呢？”焦公禮道：“這位恩公姓夏，外號叫做金蛇郎君。”袁承志和青青聽了，都大吃一驚。

　　焦公禮又道：“他是江湖上的一位奇俠，我殺閔子葉的原委，他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當年仙都派十一名大弟子跟我為難，全仗他獨力驅退，護送我上仙都山見黃木道人。現下黃木道人云游离山，多年來不知去向，料來早已逝世。聽說金蛇郎君十多年前遭人暗算，也已不在人世。我大恩不報，心中常覺不安。只要這人還活著……唉，你們去吧。”焦姑娘神色凄然，走了出來。袁承志向青青一作手勢，悄悄跟在兩人身後，來到一座花園，眼見四下無人，袁承志突然飛身搶上，叫道：“焦姑娘，你想不想救你爹爹？”焦姑娘一驚。拔劍在手，喝道：“你是誰？”袁承志道：“要救你爹爹，就跟我來！”陡然一個“一鶴沖天”，輕飄飄躍出牆外。青青連續三躍，翻過牆頭。焦姑娘想不到袁承志的輕身功夫竟能如此了得。實是從所未見，一怔之下，仗劍翻牆追出。她追了一段路，起了疑懼之心，突然停步不追，轉身想回。剛回過身來，身旁一陣風掠過，腰里的飄帶揚了起來，發覺手腕微麻，手指一松，長劍已被袁承志奪了過去。焦姑娘大驚，兵刃脫手，退路又被擋住，不知如何是好。袁承志道：“姑娘別怕，我要傷你，易如反掌。我是你家朋友。”說著將劍還給了她，焦姑娘接了劍，點了點頭。袁承志見她將信將疑，說道：“你爹爹眼下大難臨頭，你肯不肯冒險救父？”焦姑娘眼睛一紅道：“只要能救得爹爹，縱然粉身碎骨，也是甘心。”袁承志道：“你爹爹為人很好，宁可舍了自己的性命，也不愿大動干戈。我要幫他個忙。”焦姑娘聽他說得誠懇，何況危難之中，只要有一絲指望，也決不肯放過，雙膝一屈，就要跪下。

　　袁承志道：“姑娘且勿多禮，事情能否成功，我也沒十分把握。”焦姑娘只覺右臂被他輕輕一架，一股極大的力量托將上來，就此跪不下去，登時又對他多信了幾分。袁承志道：“請你領我去府上，我要寫個字條給你爹爹。”焦姑娘道：“兩位高姓大名？請兩位去勸勸我爹爹好麼？”袁承志道：“我姓名暫且不說，你爹爹見了我這字條，定會消了死志。事不宜遲，先辦了這事再說。”焦姑娘大喜，忙道：“兩位請跟我來！”三人越牆入內。焦姑娘引二人走進一間小書房中，拿出紙墨筆硯，磨好了墨，遠遠坐在旁邊，只見袁承志一揮而就，不知寫了些甚麼。青青在桌旁坐著，臉現詫异之色。袁承志把紙箋折了套入信封，用漿糊粘住了，交給焦姑娘，說道：“這封信給你爹爹，但須答應我一件事。”焦姑娘道：“尊駕吩咐，自當遵命。”袁承志道：“你千萬不能對你爹爹說到我的相貌年紀。”焦姑娘奇道：“為甚麼？”袁承志道：“你一說，我就不能幫你忙了。”焦姑娘道：“好，我答應。”袁承志道：“明日卯時正，請你到水西門興隆客棧黃字第三號房來。我跟你商議如何解除令尊的危難。但此事務須嚴守秘密。”焦姑娘點頭答應。袁承志一拉青青的手道：“好啦，咱們走吧！”焦姑娘見兩人越牆而出，心中又是驚疑，又是喜歡。忙奔回父親臥房，見房門緊閉，她拍了幾下門，大叫：“爹爹，開門！”半天沒有聲息，心中大急，忙繞到窗邊，揮掌打斷窗格，越窗進去，只見焦公禮神色慘然，手舉酒杯正要放到唇邊。焦姑娘叫道：“爹！你看這信！”焦公禮呆呆不語。焦姑娘拆開信封，抽出紙來，遞了過去。

　　焦公禮木然一瞥，見紙上畫著一柄長劍，不由得全身大震，手一松，當啷一聲，酒杯在地下跌得粉粹。焦姑娘嚇了一跳。焦公禮卻是滿臉喜色，雙手微微發抖，連問：“這是哪里來的？誰給你的？他……他來了麼？真的來了麼？”焦姑娘湊近看時，見紙上沒寫一字，只畫了一柄長劍。劍身曲折如蛇，劍尖卻是個蛇頭，蛇舌伸出，分成兩叉。她不知何以父親一見此劍，竟然如此喜出望外，問道：“爹，這是甚麼？”焦公禮道：“只要他一到，爹爹的老命就有救了，你見到了他麼？”焦姑娘道：“誰呀？”焦公禮道：“畫這柄劍的人。”焦姑娘點點頭，道：“他叫我明天再去找他。”焦公禮道：“有沒有要我也去？”焦姑娘道：“他沒說起。”焦公禮道：“這位奇俠脾氣古怪，咱們不可違背了他的吩咐。明天你一個人去吧！唉，你遲來一刻，爹爹就見你不到了。”焦姑娘心中一驚，這才明白原來剛才酒杯中盛的竟是毒藥，忙拿掃帚來掃去，服侍父親睡下。

　　焦夫人與眾弟子聽說到了救星，雖想不論他武功如何了得，以一人之力，終究難與對方這許多高手相抗，但焦公禮既然如此放心，必有道理，登時都是喜慰不已。焦公禮要他們四散避難，大家本來不愿，現下自然都不走了。袁承志和青青從焦家出來，青青問道：“你畫這柄劍是甚麼意思？”袁承志道：“焦公禮說世上只有你爹爹一到，才能救他性命。我畫的就是你爹爹用的金蛇劍。”

　　青青點頭不語，過了一會問道：“你為甚麼要救他？”袁承志奇道：“那焦公禮不是壞人，給朋友賣了，逼成這個樣子，難道咱們見死不救？何況他又是你爹爹的朋友。”青青笑道：“嗯，我還道你見他女兒生得美貌，想討好這個大姑娘。”袁承志怒道：“你當我是甚麼人？”青青笑道：“啊喲，別發脾氣，干麼你又約她到客店來找你？”袁承志笑道：“你這小心眼兒真是不可救藥，別囉唆啦，快跟我來。”青青嗤的一笑，跟著他向西而行。不多時來到大功坊閔子華的宅第。兩人越牆進內，躲在牆角，察看動靜，袁承志低聲道：“屋里不知住著多少高手，一給發覺，咱們的事就干不成啦。”青青低聲笑道：“你要幫那美貌姑娘，我可不許，偏偏要跟你搗蛋。我要大叫大嚷啦！”袁承志一笑。不去理她。過了一會，見無异狀，兩人悄悄前行，抓住一個男仆，問明了史氏兄弟住宿的所在。袁承志把他點了啞穴，拋在樹叢之中，來到史氏兄弟臥房窗外，悄沒聲息的捏斷窗格，躍了進去。史氏兄弟也甚了得，立即驚覺。正待喝問，雙雙已被點中了穴道。袁承志晃亮火折，點了蜡燭，和青青在枕頭下、抽屜中、包裹里到處搜檢，見到的卻只是些衣物銀兩、兵刃暗器。正要再查，忽聽房外腳步輕響，袁承志忙吹熄燭火，伸手在史氏兄弟衣袋中一摸，都是些紙片信札之類，心中大喜，盡數取出，放入懷里，悄聲道：“得手啦！”青青道：“走吧，外面好像有人。”袁承志道：“等一下。”拿起史氏兄弟的一把匕首，在桌面上划了“愚弟焦公禮頓首”七個大字。猛聽得門外有人喝問：“甚麼人？”兩人當即從窗中躍出，隨即翻過牆頭，只聽得擊掌之聲四下響動，此擊彼應，知道對方布置周密，高手內外遍伏，不敢貿然闖出，當下兩人蹲在牆腳邊不動，只聽得屋頂有人來去巡邏。

　　青青忽然低聲道：“這是甚麼？”拿住他手，牽引到牆腳邊。袁承志一摸，牆腳的青苔下似乎刻得有字，手指順著這字筆划中的凹處寫去，彎彎曲曲的是個篆文。他不識得篆字，悄聲問道：“甚麼字？”青青道：“是‘第’字，第一第二的‘第’字”。再向上摸去，又是一字，青青跟他說是個“賜”字。上面是個“公”字，再上是個“國”字，最後一字筆划極多，青青說是“魏”字。袁承志心中將這五字自上而下的連接起來，竟是“魏國公賜第”。

　　尋訪了十多天而毫無影蹤的魏國公府，豈知就是對方的大營所在，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這幾個字字跡斑剝，年代已久，定是徐大將軍後人將宅子出賣了，數代之後，輾轉易手，再也無人得知。

　　袁承志心中正喜，忽覺頭頸中痒痒的，原來是青青在呵氣，想是她找到了魏國公府，樂極忘形。袁承志頭一縮，低聲喝道：“別頑皮！”聽得西首掌聲漸向南移，說道：“走吧！”兩人從西首疾奔而出，回到客店。

　　其時已是四更時分，青青點亮蜡燭。袁承志取出信件，揀了兩通顏色黃舊的信來，抽出一看，果然是張寨主的伏辯與丘道台的謝函。青青笑道：“你這一下救了她爹爹性命，不知她拿甚麼來謝你？”袁承志愕然道：“甚麼她？”青青嘻嘻一笑，道：“焦公禮的大小姐哪！”袁承志向她扁扁嘴，不去理她，細細看了兩通書信，說道：“那焦公禮說的确是句句真話，要是他另有私弊，那我就袖手不管了，何必去得罪這許多江湖上的前輩？何況其中還有二師哥的弟子。”

　　青青似笑非笑的道：“那個飛天魔女倒很美啊。”袁承志道：“這女子心狠手辣，作事不當，毫沒來由把人家一條臂膀卸了下來。”沉吟道：“若不是怕二師哥見怪，我倒真要出手管上一管。我要焦姑娘到這里來找我，是怕露出了形跡。要是我們同門師兄弟之間有了嫌隙，那就對不起師父養育之恩了。”青青見他神色肅然，不敢再開玩笑。

　　袁承志又打開另外幾封信來一看，不覺大怒，叫道：“你看。”青青從來沒見過他如此憤怒，以往他即使在臨敵之際，也是雍容自若，這時忽見他滿臉脹得通紅，額頭上一條青筋猛凸起來，不禁嚇了一跳，忙接過來看。原來是滿清九王多爾袞的記室寫給史氏兄弟的密函，吩咐他們殺了焦公禮後，乘機奪過金龍幫來，先在江南樹立勢力，刺探消息，聯絡江湖好漢，待清兵大舉入關之時，便在南方起事作為內應。信末蓋了兩個大大的朱印，上面一個是“大清睿親王”五字隸文，下面是“多爾袞”三字的篆文。

　　青青一時呆住了說不出話，越想越怒，就要扯信。袁承志一把搶住，道：“扯不得！”青青登時醒悟，道：“不錯，這是天大的證据。”袁承志道：“你想史氏兄弟拿到焦公禮這兩封信後，干麼不馬上毀去？”青青道：“我知道啦，他們要用來挾制閔子華！”袁承志道：“定是這樣。我本想救了焦公禮後，就此袖手不管。哪知這中間另有這樣一個大奸謀。別說得罪二師哥，再大的來頭，我也不怕！”青青瞧著他，目光中流露仰慕的神色，說道：“咱們當然要管，就算二師哥告到你師父那里，他老人家也一定說是你對……咱們去請你那大師哥來，要他用鐵算盤來二一添作五的算一算，到底你有理，還是你二師哥有理。”袁承志笑道：“好啦，你快去睡吧。我得好好想一想，怎生來對付這批奸賊。”次日早晨，袁承志起身後坐在床上打坐，調勻呼吸，意守丹田，一股內息在全身百穴運行一遍，從小腹下直暖上來，自覺近來功力精進，頗為欣慰。

　　下得床來，見桌上放了兩碗豆漿，還有一碟大餅油條。忽聽青青嘻嘻一笑，從門後鑽了出來，笑道：“老和尚，打完了坐嗎？”袁承志笑道：“你倒起得早。”

　　兩人剛吃完早點，店小二引了一個人進來，口中嘮嘮叨叨的道：“是找這兩位吧？問你找姓甚麼的，又說不知道。”袁承志和青青一看，這人正是焦姑娘。她等店小二一出門，立時拜倒。袁承志連忙還禮。青青拉著她手，扯了起來。焦姑娘見這美貌少年拉住自己的手，不禁羞得滿臉通紅，但他們有救父之恩，不便掙脫，過了一會，才輕輕縮手。青青道：“焦姑娘，你叫甚麼名字？”焦姑娘道：“我叫宛兒。兩位貴姓？”青青向袁承志一指，笑道：“他凶得很，不許我說，你問他吧。”焦宛兒知是說笑，微微一笑，隨即斂容說道：“兩位救了我爹爹性命，大恩大德，粉身難報。”袁承志道：“令尊是江湖前輩，俠義高風，令人十分欽佩。晚輩稍效微勞，份所當為，何足挂齒？姑娘回去稟告令尊，請他今日中午照常宴客。這里有兩包東西，請你交給令尊。在緊急關頭當眾開啟，必有奇效。這兩包東西事關重大，須防有人半路劫奪。”焦宛兒見一個長長的包裹，份量沉重，似是包著兵刃，另一包卻是輕輕的一個小包，雙手接過，又再拜謝。等她走出店房，袁承志道：“咱們暗中隨後保護，別讓壞蛋奪回去。”帶上房門出去，只見焦宛兒坐在客廳之中。兩人疾忙縮身，微覺奇怪，不知她何以還在客店逗留。只聽焦宛兒朗聲說道：“叫掌柜的來。金龍探爪，焦雷震空！”袁承志奇道：“她說甚麼？”青青低聲道：“多半是他們幫里的切口。”那店小二本來盛氣凌人，聽得這話，呆了一呆，急忙躬身答應：“是，是。”掌柜過來，呵了腰恭恭敬敬的道：“姑娘有甚麼吩咐，小的馬上去辦。”焦宛兒道：“我是焦大姑娘。你到我家去，說我有要事，請師哥們都來。”那掌柜聽得是焦大姑娘，更加嚇了一跳，騎上快馬，親自馳去。只一頓飯功夫，店外涌進二十多名武師來，手中都拿了兵刃，擁著焦宛兒去了。袁承志道：“金龍幫在這里好大的聲勢。咱們不必跟去了，待會到焦家吃酒去吧。”兩人閒談一會，午時將到，慢慢踱到焦府，只見客人正在陸續進去。袁承志和青青隨眾入內。走到門口，焦公禮和兩人相互一揖，他只道這兩人是對方的門徒小輩，也不在意。等客人到齊，開出席來，一番勢派，與閔子華請客時又自不同。金龍幫財雄勢大，這次隆重宴客，桌椅都蒙了繡金紅披，席上細瓷牙筷，菜肴精致异常，作菜的是南京名廚，酒壺中斟出來的都是胭脂般的陳年紹酒。

　　閔子華和十力大師、鄭起云、昆侖派名宿張心一、梅劍和、萬里風、孫仲君等坐在首席，焦公札親自相陪，殷勤勸酒。梅劍和等卻不飲酒，只瞧著閔子華的臉色。閔子華突然提起酒杯，擲在地下，啪的一聲，登時粉碎，喝道：“姓焦的，今日武林中的好朋友們，都賞臉到這里來啦。我的殺兄之仇如何了結，你自己說吧。”

　　他開門見山的提了出來，焦公禮一時倒感難以回答。他大弟子吳平站了起來，說道：“閔二爺，你那兄長見色起意，敗壞武林中的規矩，我師父……”他話未說完，驀地里一股勁風射向面門，急忙低頭，登的一聲，一枚五寸長的三角鋼釘釘在桌面。吳平見這鋼釘是孫仲君所發，怒氣勃發，當即拔出單刀，叫道：“好哇，你暗算我羅師弟，傷了他的臂膀，你這婆娘還想害人！”扑上去就要和她廝殺。焦公禮急忙喝止，斥道：“貴賓面前，不得無禮。”轉頭向孫仲君笑道：“孫姑娘是華山派高手，何必跟小徒一般見識……”閔子華紅了眼，抓起一雙筷子，對准焦公禮眼中擲去，喝道：“今日跟你這老賊拚了。”焦公禮也伸出筷子，輕輕夾住迎面飛來的兩支筷子，放在桌上，說道：“閔二爺怎地偌大火氣，有話慢慢好說。來人哪，給閔二爺拿雙干淨筷子來。”閔二爺見他武功了得，暗暗吃驚，心道：“怪不得我哥哥命喪他手。”梅劍和見閔子華輸了一招，疾伸右手，去拉焦公禮手膀，說道：“焦幫主好本事，咱哥兒倆親近親近。”焦公禮見他手掌來得好快，身子略偏，竄了開去。梅劍和一把抓住椅背，喀喇一聲，椅背上橫木登時斷了。

　　焦公禮見對方越逼越緊，閔方諸人有的磨拳擦掌，有的抽出了兵器，自己這邊的幫眾門徒也都嚴行戒備，雙方群毆一触即發，而那金蛇郎君還沒有到來解圍，眼見情勢危急，雙方一動上手，那就不知要傷折多少人命了，于是向女兒使個眼色。焦宛兒捧著那兩個包裹，早已心急异常，見到父親眼色，立即打開長形包裹，只見包裹是一柄長劍，托過來放在父親面前。焦公禮見了那劍，不知是何用意，正自疑惑，孫仲君已見到是自己兵刃，不禁羞怒交集，搶過去一把抓起，罵道：“有本事的，大家明刀明槍的比拚一場。偷人東西，算甚麼英雄好漢？”焦公禮愕然不解，孫仲君跨上兩步，劍尖青光閃閃，向他胸口疾刺過去。袁承志讓焦公禮交還孫仲君的長劍，只道她體念昨晚自己手下留情，心中感激，今日必可從中出力調解息爭，哪知她竟是如此橫蠻，心下甚是惱怒。

　　焦公禮見對方劍招狠辣，疾退兩步，一名弟子把他的折鐵刀遞了上來。焦公禮接在手中，并不還招。但孫仲君出手甚快，一劍刺空，跟著一招“行云流水”，劍尖抖動，又刺向他咽喉。焦公禮再不招架，不免命喪劍底，只得掄折鐵刀使招“長空落雁”，對准她劍身砍落。孫仲君劍身一沉，似是避開他這一刀，哪知沉到下盤，突然迅如閃電的翻將上來，急刺對方小腹。這招快極准極，饒是焦公禮在這把折鐵刀上沉浸數十年，也已不及回力招架，急忙中縱身躍起，從旁人頭頂竄了出去，這才避過了長劍破腹之厄，但嗤的一聲，大腿旁的褲腳終于被劍尖划破。

　　他心中暗叫：“好險！”回頭瞧她是否繼續追來，一瞥之下，不由得大喜過望，但見女兒手中托著的，正是給太白三英騙去的那兩封信。這時他兩名徒弟已揮刀把孫仲君攔住。兩人深恨她壞了羅師哥的手膀，刀風虎虎，舍命相扑。孫仲君嘴角邊微微冷笑，左手叉在腰里，右手長劍隨手揮舞，登時便把這兩個大漢逼得手忙腳亂，團團亂轉。焦公禮接過信來，大叫：“住手，住手！我有話說。”兩名徒弟聽得師父喝叫，忙收刀退下。一個退得稍慢，砰的一聲，胸口被孫仲君踢了一腳，連退數步，大口鮮血噴了出來，臉色立轉慘白。

　　焦公禮向孫仲君瞧了一眼，強抑怒氣，叫道：“各位朋友，請聽我說一句話！”大廳中本已十分混亂，當下慢慢靜了下來。焦公禮道：“這位閔朋友怪我害了他的兄長，不錯，他兄長閔子葉是我殺的！”大廳中一時寂靜無聲。

　　閔子華嗚咽道：“欠債還錢，殺人抵命。”閔方武師紛紛起哄，七嘴八舌的叫道：“不錯，殺人抵命！十條命抵一條。”“焦公禮，你自己了斷吧！”

　　焦公禮待人聲稍靜，朗聲道：“這里有兩封信，要請幾位德高望重的前輩過目。要是這幾位前輩看信之後，說焦某該當抵命，焦某立即當場自刎，皺一下眉頭都不算好漢。”眾人好奇心起，紛紛要上來看信。焦公禮道：“慢來。請閔二爺推三位前輩先看。”閔子華不知信中寫的是甚麼，叫道：“好，那麼請十力大師、鄭島主、梅大哥三位看吧。”三人接過信來，一起湊在桌邊，低聲念了起來。太白三英鐵青著臉，在一旁竊竊私議。

　　十力大師第一個看完了信，說道：“依老衲之見，閔二爺還是捐棄前嫌，化敵為友吧！”他在武林中聲望極高，武功見識，眾人素來欽服，此言一出，大廳上盡皆愕然。閔子華接過信來，先看張寨主的伏辯，張寨主文理不通，別字連篇，看來還不大了然，再看丘道台的謝函，那卻是敘事明晰、文詞流暢之作，只看到一半，不禁又是羞愧，又是難過，呆在當地，做聲不得。突然之間，心頭許多一直大惑不解之事都冒出了答案：“太白三英來跟我說知，害死我哥哥的乃是金龍幫焦公禮。我邀眾位師哥助我報仇，大家卻都推三阻四。水云大師哥又說要等尋到師父，再由他老人家主持。眾師哥向來和我交好，怎地如此沒同門義氣？只有洞玄師弟一人，才陪我前來。我仙都派人多勢眾，遇上這等大事，本門的人卻不出頭，迫得我只好去邀外人相助，實在太不成話。原來我哥哥當年干下了這等見不得人面之事。眾位師哥定然知道真相，是以不肯相助，卻又怕掃了我臉面，就此往失蹤多年的師父頭上一推，只洞玄師弟年輕不知……”忽聽梅劍和叫道：“這是假造的，想騙誰呀？”伸手搶過兩信，扯得粉碎。焦公禮萬料不到他竟會在眾目睽睽之下扯碎了兩通書信，這一來，他倚為護身符之物重又消失，不由得又急又怒，臉皮紫脹，大喝：“姓梅的，你要臉不要？”

　　梅劍和冷冷的道：“也不知是誰不要臉？害了人家兄長，還假造幾封狗屁不通的書信來冤枉死人，明知死無對證，任由你撒個漫天大謊。這樣子的信哪，我關上了門，一天可以寫一百封。我馬上就寫給你看，你信不信？你要冤枉十力大師無惡不作，冤枉鄭島主殺了閔二哥的兄長，那樣的信我都會寫。”十力大師與鄭起云本覺閔子華理屈，聽梅劍和一說，又是躊躇起來，不知這兩封書信到底是真是假，兩人面面相覷，難以委決。吳平見師父如此受人欺辱，氣得滿臉通紅，扑地跳出，揮刀向梅劍和砍去。梅劍和身子微側，已拔劍在手。白光閃動，吳平狂叫一聲，單刀脫手，梅劍和的劍尖已指在他咽喉正中，喝道：“你跪下，梅大爺就饒你一條小命！”吳平連退三步，但敵人劍尖始終不离喉口。梅劍和笑道：“你再不跪，我可要刺了！”吳平道：“你刺吧，婆婆媽媽干甚麼？”

　　焦門弟子各執兵刃，搶到廳中。閔方武師中一些勇往直前之輩也紛紛抽出兵器，分別邀斗，登時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熱鬧。焦公禮躍上椅子，大聲叫道：“大家住手，瞧我的！”手腕一翻，折鐵刀橫在喉頭，叫道：“冤有頭，債有主！我今日給閔子葉抵命便了。徒兒們快給我退下。”

　　眾門徒依言退開，慘然望著師父。

　　焦宛兒急呼：“爹，且慢！那封信呢？他說會來救你的呀！”焦公禮取出信封，扯出一張白紙，向人群招了幾招。眾人見紙上畫著一柄怪劍，都不知是何用意，只聽他高聲叫道：“金蛇大俠，你來遲一步了！”舉刀就往脖子上抹去。

## 第九回　　雙姝拚巨賭 一使解深怨

　　只聽得當的一聲，有物撞向刀上，折鐵刀嗆啷啷跌在地下，焦公禮身旁已多了一人。眾人見這人濃眉大眼、膚色黝黑，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他如何過來，竟沒一人看清楚。這少年自然便是袁承志了。他在人群中觀看，本以為有了那兩封書信，焦公禮之事迎刃可解，自己不必露面，以免與二師哥的門人生了嫌隙，哪知梅劍和竟會耍了這一手，焦公禮無可奈何逼得要橫刀自刎，自己再不挺身而出，已不可得，于是發錢鏢打下折鐵刀，縱身而前，朗聲說道：“金蛇郎君是不能來了，由他公子和兄弟前來，給各位做個和事佬。”老一輩中，不少人都聽到過金蛇郎君的名頭，知他武功驚人，行事神出鬼沒，但近十年來，江湖上久已不見蹤跡。傳言都說已經去世，哪知這時突然遣人前來，各人心中都是凜然一驚。焦宛兒又驚又喜，低聲對父親道：“爹，就是他！”焦公禮心神稍定，側目打量，見是個後生小子，不禁滿腹狐疑，微微搖頭。孫仲君尖聲喝道：“你叫甚麼名字？誰叫你到這里來多事？”

　　袁承志心想：“我雖然年紀小過你，可比你長著一輩，待會說出來，瞧你還敢不敢無禮？”當下不動聲色，說道：“在下姓袁。承金蛇郎君夏大俠之命來見焦幫主。今日得有機緣拜見各位前輩英雄，甚是榮幸。”說著向眾人抱拳行禮。焦方眾人見他救了焦公禮性命，一齊恭謹行禮。閔方諸人卻只十力大師等幾個端嚴守禮的拱手答禮，余人見他年輕，均不理會。孫仲君不過二十多歲年紀，不知金蛇郎君當年的威名，她性子又躁，高聲罵道：“甚麼金蛇鐵蛇，快給我下去，別在這里礙手礙腳。”青青冷笑一聲，向她鼻子一聳，伸伸舌頭，做個鬼臉。孫仲君大怒，只道這油頭粉臉的少年見自己生得美貌，輕薄調戲，喝道：“小子無禮！”突然欺近，挺劍向她小腹刺去，劍勢勁急，正是華山劍術的險著之一，叫做“彗星飛墮”，乃神劍仙猿穆人清獨創的絕招，青青哪里躲避得開？袁承志識得此招，登即大怒，心想她與你初次見面，無怨無仇，你不問是非好歹，一上來就下殺手，要制她死命，實在狠辣太過，側身擋在青青之前，抬高左腳，一腳踹將去，已將孫仲君的長劍踏在地下。這是《金蛇秘笈》中的怪招，大廳上無人能識。人從中登時起了一陣哄聲，嘖嘖稱奇。孫仲君用力抽劍，紋絲不動，眼見對方左掌擊到，直扑面門，只得撒劍跳開。袁承志恨她歹毒，腳下運勁，喀喇一聲響，將長劍踏斷了。劉培生見師妹受挫，便要上前動手。梅劍和見袁承志招式怪异，當即伸手拉住劉培生，低聲道：“等一下，且聽他胡說些甚麼。”袁承志高聲道：“閔子華閔爺的兄長當年行為不端，焦幫主路見不平，拔刀殺死。這件事的前因後果，金蛇郎君知道得十分清楚。他說當年有兩封信言明此事，他曾和焦幫主同去拜見仙都派掌門師尊黃木道長，呈上兩信。黃木道長閱信之後，便不再追究此事。想來這兩封信多半就是了。”說著向地下的書信碎片一指，又道：“這位爺台將兩封信扯得粉碎，不知是何用意？”焦公禮聽他說得絲毫不錯，心頭大喜，這才信他真是金蛇郎君所使，緊緊握住了女兒的手，心中突突亂跳。梅劍和冷笑道：“這是捏造的假信，這姓焦的妄想借此騙人，不扯碎了留著干麼？”袁承志道：“我們來時，金蛇大俠曾提到書信內容。這兩封信雖已粉碎，這位大師與這位爺台是看過的。”轉頭向十力大師與碧海長鯨鄭起云拱手道：“只消讓在下和金蛇郎君夏大俠的後人把書信內容約略一說，是真是假，就可分辨了。”十力大師與鄭起云都道：“好，你說吧！”袁承志望著閔子華道：“閔爺，令兄已經過世，重提舊事，于令兄面上可不大光彩。到底要不要說？”閔子華早就在心虛，但給他這麼當眾擠逼住了，總不能求他不可吐露信中內容，一時張皇失措，額上青筋根根爆起，叫道：“我哥哥豈是那樣的人？這信定是假的。”袁承志對青青道：“青弟，那兩封信中的言語，都說出來吧！”青青當即朗聲背信。她在客店中看信之後，雖不能說過目不忘，但也記得清清楚楚。于是先把丘道台的謝函念了起來。她語音清爽，口齒伶俐，一字一句，人人聽得分明，念到要緊關節之處，她忍不住又自行加上幾句刻薄言語，把閔子葉狠狠的損了幾下。她只念得數十句，眾人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念到一半，閔子華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喝道：“住口！你這小子男不男、女不女的，是甚麼東西？”

　　青青還未回答，梅劍和冷冷的道：“這小子多半是姓焦的手下人，要麼是金龍幫邀來助拳的。他們自然是事先串通好了，那有甚麼希奇？”閔子華猛然醒悟，叫道：“你說是甚麼金蛇郎君派來的，誰知道是真是假，卻在這里胡說八道。”袁承志道：“你要怎樣才能相信？”閔子華長劍一擺，道：“江湖上多說金蛇郎君武功驚人，你如真是金蛇郎君後輩，定已得他真傳。你只要胜得我手中長劍，我就信了。”在他內心，早已有七八成相信書信是真，否則各位同門師兄決不會袖手不理，反有人功他不可魯莽操切，此時越辯越丑，不如動武，可操必胜之算，眼見袁承志年幼，心想就算你真是金蛇郎君傳人，學了些怪招，這幾歲年紀，又怎能練得甚麼深厚的功夫，只要一經比試，自可將你打得一敗涂地，狼狽萬狀，那麼那白臉少年所念的信就沒人信了；是否要殺焦公禮為兄長報仇，不約暫且擱在一邊，眼前大事，總是要維護已死兄長的聲名，否則連仙都派的清譽也要大受牽累。袁承志心下盤算：“金蛇郎君狂傲怪誕，眾所周知。我冒充是他使者，也須裝得驕傲狂放，怪模怪樣，方能使人入信。”于是哈哈大笑，坐了下來，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伸筷夾個肉丸吃了，笑道：“要贏你手中之劍，只須學得金蛇郎君的一點兒皮毛，也已綽綽有余。你受人利用，尚且不悟，可歎啊可歎。”閔子華怒道：“我受甚麼人利用？你這小子，敢比就比，若是不敢！快給我滾出去！”

　　只因袁承志適才足踹孫仲君長劍，露了一手怪招，閔方武師才對他心有所忌，否則早就有人上來攆他下去，哪容他如此肆無忌憚，旁若無人？

　　袁承志又喝了一口酒，道：“久聞仙都劍法精微奧妙，今日正好見識領教。不過咱們話說在前頭，要是我胜了，你跟焦幫主的過節只好從此不提。你再尋仇生事，這里武林中的諸位前輩，可都得說句公道話。”

　　閔子華怒道：“這個自然，這里十力大師、鄭島主等各位都可作證。要是你贏不了我呢？”袁承志道：“我向你叩頭賠罪。這里的事，我們自然也不配多管。”

　　閔子華道：“好，來吧！”長劍一振，劍身嗡嗡作響，閔方武師齊聲喝采。這一記抖劍果然功力不淺。他甚是得意，心想非給你身上留下幾個記號，顯不了我仙都派的威風。袁承志道：“金蛇大俠吩咐我說，仙都派靈寶拳、上清拳、上清劍，都是博大精深，武林絕藝，只不過這些拳術太過艱深，姓閔的多半領會不到，只有一路兩儀劍法，想來他是練熟了的。金蛇大俠說道：‘你這次去，要是姓閔的不聽好言相勸，動起手來，須得留神他們這一路劍法。’”閔子華斜眼睨視，心想：“這話倒是不錯，他又怎麼知道了？”原來閔子華的師父黃木道人性格剛強，于仙都派歷代相傳、以輕靈見長的靈寶拳、上清拳劍造詣不高，最得意的武功是自創的一路兩儀劍法，曾向金蛇郎君提及。《金蛇秘笈》“破敵篇”中敘述崆峒、仙都等門派的武功及破法，于兩儀劍法曾加譯論。袁承志料想其師既專精于此，閔子華于這路劍法也必擅長，說到此處，注視他的神情，心知果已說中，又道：“金蛇郎君說道：“其實這路劍法，在我眼中，也是不值一笑，現今教你幾招破法！’……”說到此處，人群中忽地縱出一名青年道人，怒道：“好哇！兩儀劍法不值一笑，我倒要瞧瞧金蛇郎君怎生破法？”刷的一劍，疾向袁承志臉上刺來。

　　袁承志向左避過，躍到大廳中心，左手拿著酒杯。右手筷子夾著一條雞腿，說道：“請教道長法號？”那道人叫道：“我叫洞玄，仙都派第十三代弟子，是閔師哥的師弟。”袁承志道：“那再好也沒有。金蛇大俠與尊師黃木道長當年在仙都山龍虎觀論劍，黃木道人自稱他獨創的兩儀劍法無敵于天下。金蛇大俠一笑了之，也不與他置辯。今日有幸，咱們後一輩的來考較考較。”洞玄道人大聲道：“兩儀劍法無敵于天下的話，我師父從來沒說過。我仙都派決計不敢如此狂妄自大。但要收拾你這乳臭未干的黑小子，卻也是輕而易舉。”向閔子華打個招呼，雙劍齊出，風聲勁急，向袁承志刺來。袁承志身形一晃，從雙劍夾縫中鑽了過去。洞玄與閔子華揮劍一攻一守，快捷异常。

　　青青忽然叫道：“三位住手，我有話說。”閔子華與洞玄道人收劍當胸，閔子華右手執劍，洞玄左手執劍，兩人已站成“兩儀劍法”中的起手式。青青道：“袁大哥只答應跟閔爺一人比，怎麼又多了一位道爺出來？”

　　洞玄雙眼一翻，說道：“你這位小哥不打自招，擺明了是冒牌。誰不知兩儀劍法是兩人同使？你不知道，難道金蛇郎君這麼大的威名，他也會不知麼？”

　　青青臉上一紅，難以回答，心想：“這回可糟了。給他拆穿了西洋鏡。”只得給他東拉西扯，說道：“原來仙都派跟人打架，定須兩個人齊上。倘若道爺落了單，豈不是非得快馬加鞭回到仙都山去，邀了一位同門師兄弟，再快馬加鞭的回來，這才兩個人打人家一個？人家若是不讓你走，定要單打獨斗，兩儀劍法又怎麼樣個無敵于天下？”

　　袁承志插口道：“兩儀劍法，陰陽生克，本領差的固須兩人同使，功夫到家的，當然是一個人使的了。難道尊師這麼高的武功，他也不會獨使麼？”

　　青青于兩儀劍法一無所知，眼見二人夾擊袁承志，關懷之下隨口質問，竟露出了馬腳。袁承志只得信口開河，給她圓謊。其實仙都派這兩儀劍法，向來是兩人合使的。閔子華與洞玄對望了一眼，均想：“師父可沒說過這劍法一個人可使，敢情這小子胡說八道？”卻也不肯承認師父不會獨使。青青聽袁承志說得天衣無縫，大是高興，心想：“他素來老實，今日卻滑頭起來。”笑嘻嘻的道：“既然你們兩位齊上，賭賽的利物又得加一些了。”閔子華道：“賭甚麼？”青青道：“要是你們輸了，除了永遠不得再找焦幫主生事之外，你在大功坊的那所大宅子，可也得輸給了袁大哥。”閔子華心想：“不妨甚麼都答應他們，反正頃刻之間，不是把他一劍刺死，也要教他身受重傷。”說道：“就是這樣！你要一起來兩對兩也成。別說我們以大壓小，以多胜少。”青青道：“你又怎知不是以小壓大，以少胜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仙都，仙都，牛皮吹得嘟嘟嘟！”閔子華怒火更熾，叫道：“姓袁的，要是你給我傷了，又輸些甚麼？”袁承志一時倒答不出話來。焦公禮道：“閔二哥，你這所宅子值多少錢？”閔子華怒道：“誰跟你稱兄道弟了？這宅了我還是上個月買來的，花了四千三百兩銀子。宅子雖舊，地方卻大。”焦公禮點頭道：“大功坊舊宅寬敞得緊哪，閔爺買得便宜了。三位請等一下。”轉頭向女兒囑咐了幾句。焦宛兒奔進內室，拿了一疊錢莊的莊票出來。焦公禮道：“這位袁爺為在下如此出力，兄弟感激不盡。這里是四千三百兩銀子，要是袁爺雙拳不敵四手，那麼請閔爺拿去便了。另外的事，閔爺再來找我，咱們冤有頭，債有主。好朋友仗義助拳，只須點到為止，還請大家手下留情。”他料想袁承志定然不敵，可不愿他為自己受到損傷。鄭起云性子豪爽，最愛賭博，登時賭性大發，叫道：“這話不錯，只比輸贏，不決生死。我看好閔二哥！”從身邊摸出兩只金元寶來，往桌上一擲，叫道：“咱們賭三對一，這里是三百兩金子，博誰的一千兩銀子？”他叫了幾聲，沒人答應。眾人見袁承志年紀輕輕，怎能是仙都派兩位高手之敵，雖然以一博三，甚占便宜，卻也都不投注。

　　焦宛兒挺身而出，說：“鄭伯伯，我跟你賭。”除下腕上的一只寶石鐲子，往桌上一放。眾人見這鐲上寶石在燭光下燦然耀眼，十分珍貴。鄭起云畢生為盜，多識珍寶，拿起寶鐲瞧了一下，說道：“你這只鐲子值得三千兩銀子，我不能欺小孩子。喂，給我加六千兩。”他手下人又捧上四只金元寶來。鄭起云笑道：“若是你贏，這筆錢作你的嫁妝吧！”青青聽到“嫁妝”兩字，向宛兒瞪了一眼。霎時之間，心中老大不自在起來。飛天魔女孫仲君忽把半截斷劍往桌上一丟，厲聲叫道：“我賭這劍！”她長劍先前給袁承志踏斷了，此劍是師娘所賜，因此當眾人口舌紛爭之時，已過去將兩截斷劍拾了起來。青青奇道：“你這半截劍，誰要呀？”旁人也均感奇怪。孫仲君厲聲道：“我也是三博一。要是這小子僥幸胜了，你用這半截劍在我身戳截三個窟窿。他輸了，我在你身上戳一個窟窿。臭小子，這可懂了麼？”

　　廳上一眾江湖豪傑生平也不知見識過多少凶殺，經歷過多少大賭，但這般以性命相博的賭賽，卻是從所未見，聽了孫仲君的話，都不禁暗暗咋舌。青青笑道：“你這樣一個美人兒，我怎舍得下手？”梅劍和喝道：“混帳小子，嘴里干淨些！”青青笑笑不語。孫仲君瞪眼瞧著焦方眾人，冷笑道：“我只道金龍幫在江南開山立柜，總有幾個響當當的腳色，哪知盡是些娘兒們也不如的膿包”焦宛兒叫道：“娘兒便怎樣？我跟你賭了。”焦門弟子中有四五人同時站出，叫道：“師妹，我跟她賭。”宛兒道：“不用，我來賭。”孫仲君冷笑道：“好，鄭島主，你作公證。”鄭起云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海盜，生性又最好賭，但對這項賭賽卻也有些不忍卒睹，勸道：“兩位大姑娘，要賭嘛，就賭些胭脂花粉兒甚麼的，何必這麼認真？”宛兒道：“她廢了我們羅師哥一條手臂，回頭我要把她兩個招子廢了。”鄭起云歎了口氣，不便再勸。梅劍和冷冷的道：“焦大姑娘對這位金蛇門人，倒也真是一往情深，宁愿陪他饒上一條性命。”焦宛兒臉一紅，說道：“你要不要賭？”青青聽了梅劍和的話，不禁一愣，十分惱怒，叫道：“我跟這個沒影子賭。”梅劍和道：“賭甚麼？”青青道：“我也是三博一跟你賭。他輸了，我當場叫你三聲爺爺。他贏了呢，你叫我一聲就夠了，算你便宜。”眾人不禁好笑，覺這少年實在頑皮得緊。梅劍和慍道：“誰跟你胡鬧？我這里等著，要是他胜了，我再來領教。”青青道：“如此說來，你單人獨劍，比仙都派兩人同使的兩儀劍法還要厲害？”梅劍和道：“我是華山派，他們是仙都派，各有各的絕招。你別挑撥离間。”洞玄道人聽他們說個不了，心頭焦躁，叫道：“別說啦，喂，小子，看招。”挺劍向袁承志刺去。閔子華跟著踏洪門，進偏鋒。只見仙都派一俗一道兩名弟子，一人左手劍，一人右手劍，按著易經八八六十四卦的卦象，雙劍縱橫。白光閃動，劍招生生滅滅，消消長長，隱隱有風雷之勢。金蛇郎君先時在仙都山和黃木道人論劍，即知兩儀劍法雖然變化繁復，凌厲狠辣，其實還不及仙都派原有的上清劍法，其中頗有不少破綻，隨口指出了兩處。但黃木道人甚為自負，說道：“我這劍法中就算尚有漏洞，只怕天下也已無人破得。”金蛇郎君也不再說。後來溫氏五老大舉邀人對抗金蛇郎君，所邀來的高手之中，有仙都派劍客在內。對敵時金蛇郎君成竹在胸，乘虛而入，數招間即把兩儀劍法破去。他後來在秘笈之中曾詳細敘明。是以袁承志有恃無恐，在兩人劍光中穿躍來去，瀟洒自如。

　　閔子華與洞玄道人雙劍如疾風，如閃電，始終刺不到他身上，旁觀眾人愈看愈奇。

　　鄭起云對十力大師道：“這少年輕身功夫的确了得，金蛇郎君當真名不虛傳。”十力大師點頭道：“後輩之中，如此人才也算十分難得了。”梅劍和與孫仲君卻都不禁暗暗有些擔心。孫仲君大聲道：“這小子就是逃來躲去不敢真打，那算甚麼比武了？”閔子華殺得性起，劍走中宮，筆直向袁承志胸前刺去。洞玄同時一招“左右開弓”，左刺一劍，右刺一劍。兩人夾攻，要教他無處可避。袁承志突然欺身直進，在劍底鑽過，左肩一挺，撞在閔子華左膀。他只使了三成力，閔子華一個踉蹌，險些跌倒。洞玄大驚，刷刷刷連環三劍，奮力擋住。閔子華這才站定，罵道：“小雜種，撞你爺爺嗎？”

　　袁承志這次出手，本來但求排解糾紛，不想得罪江湖上人物，更不愿結怨種仇，這時聽閔子華口吐污言，辱及自己先人，不禁大怒，心下盤算：今日如不露一兩手上乘武功，將這二人當場壓倒，這件事難以輕易了結，同時威風不顯，待會處置通敵賣國的太白三英之時，只怕旁人不服，勢須多費唇舌。最好是冒充金蛇門人到底，以免二師哥臉上不好看，只是須得狂傲古怪，與自己平日為人大不相同才成。于是躍到桌邊，伸手拿起酒杯，仰頭喝干，叫道：“快打，快打，我酒沒喝夠，飯沒吃飽呢。”閔子華見他對自己如此輕蔑，更是惱怒，長劍越刺越快。洞玄低聲道：“閔師哥，沉住氣，別中了激將之計。”閔子華立時醒悟。兩人左右盤旋，雙劍沉穩狠辣，又把袁承志裹在垓心。袁承志左手持杯，右手持筷，隨劍進退。兩人劍法雖狠，卻怎奈何得了他？劍光滾動中，袁承志忽地躍出圈子，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叫道：“青弟，給我斟酒。”青青道：“好！”袁承志左手提了一張椅子，站在桌邊，將兩人攻來劍招隨手擋開，待酒斟滿，伸筷夾了一條雞腿，放下椅子，拿了酒杯又躍入廳心，咬了一口雞腿，叫道：“兩儀劍法本來就有毛病，你們又使得不對，怎能傷我？你們這樁買賣，今日定要蝕本了。”青青見這個素來謹厚的大哥忽然大作狂態，卻始終放不開，不大像樣，要說幾句笑話，也只能拾他大師哥的牙慧，不禁暗暗好笑。要知袁承志生平并未見過真正疏狂瀟洒之人，這時想學金蛇郎君，其實三分像了大師哥黃真的滑稽突梯，另有三分，卻學了當日在溫家莊上所見呂七先生的傲慢自大。青青笑道：“大哥，有人陪你捉迷藏，你倒快活，可沒人陪我玩耍。我不如作一篇文章，也免得閒著無聊。”

　　袁承志笑道：“好啊，作甚麼文章呢？”洞玄喝道：“小子，看劍！”青青笑道：“有了，題目叫作‘金蛇使者劍戲兩傻記’。”袁承志笑道：“題目不錯，文章必是好的。”青青搖頭晃腦，拖長了聲音念道：“夫寶劍者，誠殺人之利器；而傻瓜者，乃蠢材之別號。一傻令人輾然解頤，二傻招人捧腹狂笑，而二傻手揮長劍欲圖殺人，乃使我噴酒垂涕，大呼糟糕！”袁承志叫道：“噴酒垂涕，可圈可點。”說著連避三記險招。青青又念道：“我乃金蛇使者，欣作仲連；君惟執迷不悟，頑抗滋擾。四方君子停杯觀斗，三名奸賊憂心如潮。劍法有兩儀之名，千招萬招，盡是低招；賭博以巨宅為注，一輸再輸，保不住了。仙都兩傻手忙腳亂，不覺破綻百出；金蛇使者無可奈何，惟有將之擊倒！”

　　袁承志聽青青念到這個“倒”字，突然轉身，筷上雞腿迎面往閔子華擲去，伸筷夾住洞玄刺來之劍，力透箸尖，猛喝：“撒劍！”只聽嗆啷啷一聲，洞玄拿持不穩，長劍落地。他右掌一立，左腿倏地掃出，欲圖敗中求胜。袁承志雙足一點，身子躍起，避開了這腿，手中酒杯同時飛出，正打中閔子華左手“曲尺穴”上。閔子華手臂一麻，劍已脫手。袁承志一招“寒鴉赴水”，扑了下去，搶起雙劍，手腕一振，叫道：“你們沒見過一人使的兩儀劍法，這就留神瞧著。”只見他雙劍舞了開來，左攻右守，右擊左拒，一招一式，果然與兩儀劍法毫無二致。劍招繁復，變化多端，洞玄和閔子華適才分別使出，人人都已親見，此時見他一人雙劍竟囊括仙都派二大弟子的劍招，盡皆相顧駭然。

　　袁承志舞到酣處，劍氣如虹，勢若雷霆，真有氣吞河岳之概，兩儀劍法六十四招使完，只聽他一聲斷喝，雙劍脫手飛出，插入屋頂巨梁，直沒劍柄。這一記“天外飛龍”，卻是華山派穆人清的絕招。袁承志絕技一顯，垂手退開，只聽廳中采聲四起，鼓掌如雷。

　　袁承志心中卻暗暗後悔：“啊喲不好，我使得興起，竟用上了本門的絕招，二師哥的門人怎會看不出來？”青青叫道：“哈哈，有人要叫我親爺爺啦！”梅劍和鐵青著臉，手按劍柄。鄭起云笑道：“焦姑娘，你贏啦，請收了吧！”隨手把金元寶一推。宛兒躬身道謝，說道：“鄭伯伯，我代你賞了人吧！”高聲叫道：“這里九千兩銀子，是鄭島主跟我鬧著玩打賭的彩金。各位遠道而來，金龍幫招待不周，很是慚愧，現今借花獻佛，眾位前輩叔伯、兄長姊姊帶來的仆從管事，每位奉送銀子一百兩。明天我差人送到各位寓所來。”眾人見不傷人命，解了這場怨仇，金龍幫處置得也很得當，都很快慰，只是閔子華與洞玄遭此大敗，未免臉上無光。焦公禮又道：“在下當年性子急躁，做事莽撞，以致失手傷了閔二爺的兄長，實在萬分抱愧。現下當著各位英雄，向閔二爺謝罪。宛兒，你向閔叔叔行禮。”一面說，一面向閔子華作揖。焦宛兒是晚輩，便磕下頭去。

　　閔子華有言在先，江湖上好漢說一是一，自己若要反悔，邀來的朋友未必肯再相助，這金蛇郎君的弟子武功如此高強，自己可萬萬不是敵手，而且看了那兩通書信後，心中也知曲在己方，不如乘此收篷，于是作揖還禮，但想起過世的兄長，不禁垂下淚來。焦公禮道：“閔二爺寬洪大量，不咎既往，兄弟感激不盡。至于賭宅子的話，想來這位爺台也是一句笑話，不必再提。兄弟明天馬上給兩位爺台另置一所宅第就是。”

　　青青下頦一昂，道：“那不成，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說出了的話怎能反悔不算？”

　　眾人都是一愣，心想焦公禮既然答應另置宅第，所買的房子比閔子華的住宅好上十倍，也不希奇，何必定要掃人顏面？這白臉小子委實太不會做人了。

　　焦公禮向青青作了一揖，道：“老弟台，你們兩位的恩情，我是永遠補報不過來的了。請老弟台再幫我一個忙。兄弟在南門有座園子，在南京也算是有名氣的，請兩位賞光收用，包兩位稱心滿意就是。”青青道：“這位閔爺剛才要殺你報仇，你說別殺我啦，我另外拿一個人給你殺，這個人在南京也算是有名氣的，請閔爺賞光殺了，包你殺得稱心滿意就是。他肯不肯呀？”焦公禮給她幾句搶白，訕訕的說不出話來，只有苦笑，轉頭對女兒道：“這位爺台既然喜歡閔二叔的宅子，你差人把四千三百兩銀子的屋價，回頭給閔二叔送過去。”閔子華道：“罷了，罷了，我還要甚麼銀子？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跟焦幫主的怨仇就此一筆帶過。兄弟明日回到鄉下，挑糞種田，再也沒臉在江湖上混了。這所宅子兩位取去便是。”團團向眾人作揖，道：“各位好朋友遠來相助，哪知兄弟不爭氣，學藝不精，沒能給過世的兄長報仇，累得各位白走一趟，兄弟只有將來再圖補報了。”袁承志見他說得爽快，自覺適才辱人太甚，不留余地，好生過意不去，說道：“閔二爺，你雖敗在我手下，其實我功夫跟你和洞玄道長差得很遠，請兩位不要介意。晚輩適才無禮，大是不該，謹向兩位謝過。”說著向二人一躬到地，跟著躍起身來，拔下梁上雙劍，橫托在手，還給了二人。”

　　眾人見他躍起取劍的輕功，又都喝采，均想：這黑臉少年武功奇高，又謙遜知禮，給人臉面，只是自謙功夫不如人家，卻是誰也不信。袁承志又道：“兩位并不是敗在我手里。而是敗在金蛇大俠手里。他料到了兩位的招術，吩咐晚輩故意輕狂，裝模作樣，激動兩位怒氣，以便乘機取胜。晚輩對兩位不敬，實非膽敢有意侮辱，乃是激將之計，好使兩位十成中的功夫，只使得出一成。金蛇大俠是當世高人，武功深不可測。晚輩也不能說真是他的傳人，只不過偶然相逢，奉命前來解圍說和而已。兩位敗在他手里，又何足為恥？晚輩要說句不中聽的話，別說是兩位，就是尊師黃木道長，當年對金蛇大俠也是很佩服的。”洞玄與閔子華對這番話雖然將信將疑，但也已大為心平氣和。洞玄說道：“施主為我們兄弟圓臉，貧道多謝了，請教施主高姓大名？”袁承志心想：“再不說自己真姓，對方必道我瞧他們不起。”于是向青青一指道：“這位是金蛇大俠的嫡嗣，姓夏。晚輩姓袁。”許多人都不知金蛇郎君的姓名，這時才知他姓夏。閔子華向焦公禮一揖，道：“多多吵擾，告辭了。”焦公禮道：“明日兄弟再到府上負荊請罪。”閔子華道：“不敢當。”群豪正要走出，青青忽然叫道：“半截劍的賭賽又怎麼了？”焦宛兒見父親脫卻大難，心下已然喜不自胜，哪愿再多生事端，忙道：“夏爺，請到內堂奉茶，這些事不必提了。”青青道：“還有一個小子還沒叫我親爺爺哪，這可不成。”她贏得魏國公賜第，本已心滿意足，但剛才梅劍和說焦宛兒對袁承志一往情深，這句話她卻耿耿于懷，不肯罷休。梅劍和本來見袁承志武功高強，身法怪异，雖不欲向他生事，但青青一再叫陣，再也忍耐不住，指著袁承志道：“你是甚麼人？你雙劍插梁，這一招‘天外飛龍’，是從哪里偷學來的？快說。”袁承志道：“偷學？我干麼要偷學？”孫仲君罵道：“呸，小賊，偷學了還想賴。”梅劍和冷冷的道：“那麼你是從哪里學來的？”袁承志道：“我是華山派門下。”孫仲君跨上一步，戟指罵道：“你這小子掮著甚麼金蛇銀蛇的招牌招搖，旁人不知你來歷，只好由得你胡說八道。好呀，現下又吹起華山派來啦！你可知你姑奶奶是甚麼門戶，嘿嘿，假李鬼遇上真李逵啦。老實對你說，我們三人正是華山派的。”袁承志道：“我早說過，我跟金蛇郎君沒甚麼干系，只不過是他這位賢郎的朋友。至于你們三位，我早知是華山派的，咱們正是一家人。”三人中劉培生較為持重，說道：“黃師伯的門人我全認得，可沒你老哥在內。孫師妹，你可聽說黃師伯新近收了甚麼徒弟嗎？”孫仲君道：“黃師伯眼界何等高，怎會收這等招搖撞騙之徒？”她因袁承志折斷了她長劍，惱怒异常，出言越來越是難聽。袁承志不動聲色，道：“不錯，銅筆鐵算盤黃師哥的眼界的确很高。”眾人聽他稱黃真為“黃師哥”，都吃了一驚。劉培生道：“你叫誰黃師哥？”

　　袁承志道：“我師父姓穆，名諱上‘人’下‘清’，江湖上尊稱他老人家為‘神劍仙猿’。銅筆鐵算盤是我大師兄。”梅劍和聽袁承志自稱是華山派門人，本有點將信將疑，以為他或許是帶藝投師，新近拜在黃真門下，這時聽他說竟是師祖的徒弟，那顯然是信口胡吹，心想師祖素來行蹤飄忽，自己也只見過他三面，師父神拳無敵歸辛樹已近五十歲了，這小子年紀輕輕，居然來冒充自己師叔，真是大膽狂妄之至，當下冷冷的道：“這樣說來，閣下是我師叔了？”袁承志道：“我可也真不敢認三位做師侄。”梅劍和聽他言中意存嘲諷，說道：“莫非我辱沒了華山派的門楣嗎？師叔大人，哈哈，你教訓教訓我們三個可怜的小師侄吧！”梅劍和年紀已有三十六七，這麼一說，閔方武師都轟然大笑起來。袁承志正色道：“歸師哥要是在這里，自會教訓你們。”梅劍和勃然而起，嗖的一聲，長劍出鞘，罵道：“渾小子，你還在胡說八道？”焦公禮見事情本已平息，這時為了些枝節小事，又起爭端，很是焦急，忙道：“這位袁爺開開玩笑，梅爺不必動怒。來來來，咱們大家來喝一杯和氣酒。”言下顯然不信袁承志是梅劍和的師叔。梅劍和朗聲道：“渾小子，你便是磕頭叫我三聲師叔，我沒影子還不屑答應呢。”這邊青青卻叫了起來：“喂，沒影子，你先叫我一聲親爺爺吧。賭輸了想賴賬，是不是？”袁承志轉頭向青青道：“青弟，別胡鬧。”又對梅劍和道：“歸師哥我還沒拜見過，你們三位又比我年長，按理我的确不配做師叔。不過你們三位這次行事，卻實在是太不該了。歸師哥知道了，只怕要大大生氣。”

　　梅劍和雙眉直豎，仰天大笑，心中憤怒已極，喝道：“你小子真教訓起人來啦。倒要請教，我們三人甚麼地方錯了？朋友有事，難道不該拔刀相助麼？”

　　袁承志森然道：“咱們華山派風祖師爺傳下十二大戒，門人弟子，務當凜遵。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十一條是甚麼？”梅劍和一怔，還未回答。孫仲君提起半截斷劍，猛向袁承志面門擲來，喝道：“使使你的華山派功夫吧！”青光閃爍，急飛而前。袁承志待斷劍飛到臨近，左掌平伸向上，右掌向下一拍，噗的一聲，把斷劍合在雙掌之中，說道：“這叫做‘橫拜觀音’，對不對？”梅劍和與劉培生又都一怔，心下嘀咕：“這确是本門掌法，不過這一招是用來拍擊敵人手掌的。他變化接劍，手法巧妙之極，師父可沒教過我們。”

　　劉培生搶上一步，說道：“閣下剛才所使，正是本門掌法，在下要想請教。”袁承志道：“劉大哥，你外號五丁手，五丁開山，想必拳力掌力甚是了得。本門的伏虎掌法與劈石、破玉兩路拳法，定是很有心得的了。”劉培生見了袁承志剛才這一招，已然十分佩服，便道：“在下不過學了師門所授的一點皮毛，也談不上甚麼心得。”袁承志道：“劉大哥不必過謙。你跟尊師喂招，他要是使出真功夫來，比如說使了抱元勁或者混天功，劉大哥可以接得幾招？”劉培生道：“我師父內力深厚，跟門人過招，從來不真使內勁，否則我們一招也擋不住。若是只拆拳法，那麼頭上十招，勉強還可對付。十招以後，就吃力得很了。”袁承志道：“尊師外號‘神拳無敵’，拳法定然精妙之極。劉大哥能接到十招以外，在江湖上自已少見，‘五丁手’三字，自可當之無愧。”劉培生道：“這是別人開玩笑說的，我功夫還差得很遠，實在愧不敢當。”

　　孫仲君聽他語氣，對這少年竟然越來越恭敬，頗有認他為師叔之意，怒道：“劉師哥，你怎麼了？憑人家胡吹幾句，就把你嚇倒了麼？”袁承志不去理她，問劉培生道：“要怎樣，你才信我是師叔？”劉培生道：“我想請你跟我過過招，閣下的本門拳法如确比我好……”袁承志見過梅劍和與孫仲君二人出手，料想劉培生的武功與他們相差不遠，便道：“你說你師父若是當真使出內勁，你只怕一招也接不住。我的功夫比之尊師自然大大不如。他使一招，我得使五招。你只要接得住我五招，那我就是假冒的，好不好？”

　　梅劍和本來擔心師弟未必能夠胜他，但聽他竟說只用五招，就能把同門中拳法第一的劉師弟打倒，心頭一寬，料想必是信口胡吹，插口道：“就這樣，我數著。”劉培生作了一揖，說道：“我功夫不到之處，請你手下留情。”袁承志緩緩走近，說道：“我第一招是‘石破天驚’，你接著吧！”劉培生道：“好！”心想：“動手過招，哪有先把招數說給人聽的？其中定當有詐，叫我留心上盤，卻出其不意的來攻我下盤。”于是右掌虛擋門面，左掌橫守丹田，只待袁承志向下盤攻到，立即沉拳下擊，只聽袁承志叫道：“第一招來了！”左掌虛撫，右拳嗖的一聲，從掌風中猛穿出來，果然便是華山派的絕招之一“石破天驚”。

　　劉培生疾伸右掌擋格，袁承志一拳將到他面門，忽地停住，叫道：“你怎不信我的話？單掌攔不住，雙手同時來。”劉培生見他拳勢，已知右掌無法阻擋，眼見這一拳便要打破自己鼻子，正自焦急，幸得他拳勢忽停，忙提起左拳，展指變掌，雙拳“鐵閂橫門”，口中“嘿”的一聲，運勁推了出去。袁承志這才一拳打落，和他雙掌一抵。劉培生只感掌上壓力沉重之極，雙臂格格有聲，心想：“他這拳在中途停止，又再跟著擊出，并非收拳再發，如何能有如此勁力？”袁承志收拳說道：“以後三招我接連發出，那是‘力劈三關’、‘拋磚引玉’、‘金剛掣尾’。你如何抵擋？”劉培生毫不思索，說道：“我用‘封閉手’、‘白云出岫’、‘傍花拂柳’接著。”袁承志道：“前兩招對了，後一招不對。要知‘傍花拂柳’守中帶攻，如跟功力悉敵的對手過招，那當然極好，但這一招要回手反擊，守御的力道減了一半，我這招‘金剛掣尾’你就接不住了。”劉培生道：“那麼我用‘千斤墮地’。”袁承志道：“不錯，接著！”只見他右掌一起，劉培生忙擺好勢子相擋，哪知他右掌懸在半空，左掌卻倏地劈了下來，說道：“武學之道，不可拘泥成法，師父教你‘力劈三關’是用右掌，但隨機應變，用左掌也無不可。”口中說著，拳勢不停，不等劉培生封閉，已搶住他手腕往前一拉。劉培生用“白云出岫”隨勢一送，招數中暗藏陰著，如對方不察，胸口穴道立被點中。但他這時不敢反擊，招解開，立即收勢，沉氣下盤，雙腿猶如釘在地上一般，這招“千斤墮地”果如有千斤之重。袁承志“金剛掣尾”使出，左掌伸到他的後心運力一推，劉培生還是立足不定，向前沖出兩步，滴溜溜打個旋子，轉了過來，臉上一紅，深深吸了口氣。袁承志道：“你不硬抗我這一招，那好得很。尊師調教的弟子，大是不凡。我這第五招是破玉拳的‘起手式’。”劉培生很是奇怪，沉吟不語。袁承志道：“你以為起手式只是客套禮數，臨敵時無用的麼？要知咱們祖師爺創下這套拳來，沒一招不能克敵制胜。你瞧著。”身子微微一弓，右拳左掌，合著一揖，身子隨著這一揖之勢，向前疾探，連拳連掌，正打在劉培生左胯之上。他再也站立不穩，身子飛起，摔了下來。

　　袁承志一躍而至，雙手穩穩接住，將他放在地下。劉培生扑翻在地，拜道：“晚輩不識師叔，剛才無禮冒犯。請師叔看在家師面上，多多擔待。”袁承志連忙還禮，說道：“劉大哥年紀比我長，咱們兄弟相稱吧。”劉培生道：“這個晚輩如何敢當？師叔拳法神妙莫測，適才這五招明說過招，其實是以本門拳法中的精義相授。晚輩感激不盡，回去一定細心體會。”袁承志微微一笑。劉培生從這五招之中學得了隨機應變的要旨，日後触類旁通，拳法果然大進，終身對袁承志恭敬萬分。要知他師父歸辛樹的拳法決不在袁承志之下，但生性嚴峻，授徒時不會循循善誘，徒兒一見他面心中就先害怕，拆招時墨守師傳手法，不敢有絲毫走樣，是以于華山派武功的精要之處往往領會不到。梅劍和與孫仲君這時哪里再有懷疑。只是梅劍和自恃劍法深得本門精髓，心想你拳腳上功夫雖高，劍術未必能夠胜我，正自沉吟，孫仲君叫了起來：“梅師哥，你試試他的劍法！”梅劍和道：“好！”向袁承志道：“我想在劍上向閣下領教幾招。”語氣雖已較前大為謙遜，臉上卻仍是一股傲氣。袁承志心想：“大概此人劍法确已得到本門真傳，在江湖之上未遇強敵，給人家你捧我拍，奉承得驕傲异常，以致行為狂悖。這人不比劉培生，須得好好挫折他一下，以後才不致使得華山派門盧貽羞。”便道：“比劍是可以的，不過決了胜敗之後，須得聽我幾句逆耳之言。”梅劍和傲然道：“此刻胜負未決，你說這話未免太早了些。”當下長劍橫胸，站在左首。劉培生叫道：“梅師哥，你站下首吧。”梅劍和不加理睬，只當沒聽見。原來各門派中的規矩，晚輩跟長輩試劍學武，必須站在下首，表示并非敢與對敵，不過是學習藝業、向尊長討教之意。梅劍和站在左首，那是平輩相待，不認他是師叔。他左掌抱住劍柄，拱手道：“閣下用劍吧。”

　　袁承志念頭一轉，對焦公禮道：“焦老伯，請你叫人取十柄劍來。”焦公禮忙道：“袁相公快別這樣稱呼，我萬萬不敢當。”焦宛兒手一揮，早有焦公禮的幾個門徒捧了十柄長劍出來。他們見袁承志為師門出力，自然選了最好的利器，十柄劍一列排在桌上。燭光照耀下。十劍光芒互激，閃爍不定。眾人目光在十柄利劍與袁承志之間來回，瞧他選用哪一柄。哪知袁承志撿起孫仲君剛才擲來的半截斷劍，笑道：“我用這斷劍吧！”此言一出，眾人又是一陣驚訝，心想這劍沒有劍柄，如何使法？只見他將半截劍夾在右手拇指與食指之間，說道：“進招吧！”梅劍和大怒，心想：“你對我如此輕視，死了可怨不得我。管你是真師叔，假師叔，如此狂妄自大，便是該死！”臂運內勁，劍身振蕩，只見寒光閃閃，接著是一陣嗡嗡之聲，叫道：“看招！”劍走偏鋒，向袁承志右腕刺來，心想你如此持劍，右手一定轉動不靈，我對准你這弱點攻擊，瞧你怎生應付。廳上數百道目光一齊隨著他劍尖光芒跟了過去。劍尖將要刺到，袁承志手腕微側，半截斷劍已然伸出。雙劍相交，只聽喀喇一聲，接著當啷一響，梅劍和手中長劍齊柄折斷，劍刃落地，手中只剩了個劍柄。

　　眾人异口同聲，“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袁承志向桌上一指道：“給你預備著十柄劍。換劍吧！”眾人才知他要十柄劍，原來是預先給對方備下的。梅劍和又驚又怒，搶了桌上一劍，向他下盤刺去。袁承志知是虛招，并不招架，果然他一劍刺出，立即回招，改刺小腹。袁承志伸斷劍一擋，喀喇一聲，梅劍和手中長劍又被震為兩截。梅劍和跟著連換三劍，三劍均被半截斷劍震折，不由得呆在當地，做聲不得。

　　孫仲君叫道：“說是比劍，怎麼卻使妖法，這還比甚麼？”袁承志拋去斷劍，微微一笑，從桌上拿起兩柄長劍，一柄拋給了梅劍和，轉頭對孫仲君道：“虧你還是本門中人，這手混元功也不知，說甚麼妖法？”

　　梅劍和乘他轉頭，突然出劍，快如閃電般刺向他後心，劍尖即將及身，口中才喝：“看劍！”這一劍實是偷襲，人人都看了出來。袁承志身子側過，也喝：“看劍！”梅劍和使的是一招“蒼鷹搏兔”，袁承志依式而為，使的也是一招“蒼鷹搏兔”。梅劍和跟著身子一側，想照樣讓開來劍，哪知袁承志一劍刺出，立即轉圈，等他身子側過，劍尖也跟著點到。梅劍和只覺劍尖已刺及後心，嚇出一身冷汗，使勁前扑，接著向上縱躍。豈料袁承志的劍始終點在他後心，如影隨形，任他閃避騰挪，劍尖總不离開，幸好袁承志手下容情，只是點著他的衣服，只要輕輕向前一送，他再多十條性命也都了帳了。梅劍和外號叫做“沒影子”，輕功自然甚高，心里又驚又怕，連使七八般身法，騰挪閃躍，極盡變化，要想擺脫背上劍尖，始終擺脫不了。袁承志見他已嚇得雙手發抖，心想他終究是自己師侄，也別迫得太緊，收劍撤招，笑道：“這是本門中的劍法呀，你沒學過麼？”梅劍和略一定神，低頭喘息道：“這叫‘附骨之蛆’。”袁承志笑道：“不錯，名字雖然不大好聽，劍法卻是極有用的。”那邊青青又叫了起來：“你叫沒影子，怎麼背後老是跟著人家一把劍呢？‘沒影子’的外號，還是改為‘劍影子’吧！”梅劍和沉住了氣不睬，他精研二十多年的劍法始終沒機會施展，總是心中不服，向袁承志道：“咱們好好的來比比劍。你的雜學太多，我可不會。”

　　袁承志道：“這些都是本門正宗武功，怎說是雜學？好，看劍！”挺劍當胸平刺。梅劍和舉劍擋開，還了一劍，袁承志回劍格過。梅劍和待要收劍再刺，不知怎樣，己劍已被粘在對方劍上，只見袁承志反手轉了兩個圈子，自己手臂不能跟著旋轉，只得撤手，一柄劍脫手飛去。袁承志道：“要不要再試？”梅劍和橫了心，搶了桌上一柄劍，劍走輕靈，斜刺對方左肩，這次他學了乖，再不和敵劍接触，一見袁承志伸劍來格，立即收招。哪知對方長劍乘隙直入，竟指自己前胸，如不抵擋，豈不給刺個透明窟窿？只得橫劍相格。雙劍劍刃一交，袁承志手臂一旋，梅劍和長劍又向空際飛出，啪的一聲，竟在半空斷為兩截。他搶著要再去取劍，袁承志喝道：“到這地步你還不服？”刷刷兩劍，梅劍和身子後仰避開，下盤空虛，被承志左腳輕輕一勾，仰天跪倒。袁承志劍尖指住他喉頭，問道：“你服了麼？”梅劍和自出道以來，從未受過這般折辱，一口氣轉不過來，竟自暈了過去。孫仲君見他雙目上翻，躺在地下不動，只道被袁承志打死了，縱身扑將上來，大叫：“連我一起殺了吧！”袁承志見梅劍和閉住了氣，不覺大驚，心想：“如失手打死了他，將來如何見得師父和二師哥之面？”忙俯身察看，一摸他的胸膛，覺到心髒還在緩緩跳動，這才放心，忙在他脅下和頸上穴道中拍了幾下。孫仲君雙拳此落彼起，在他背上如擂鼓般敲打，袁承志只是不理，忙著施救。青青和劉培生一齊躍到喝止。孫仲君坐倒在地，大哭起來。不久梅劍和悠悠醒來，低聲喝道：“你殺了我吧！”劉培生勸道：“梅師哥，咱們聽師叔教訓，別任性啦。”青青向孫仲君笑道：“他又沒死，你哭甚麼？你對他倒真一往情深！”孫仲君羞怒交加，忽地縱起，一拳向青青打去，她究是華山派好手，這一拳又快又狠，青青竟沒能避開，只打得她左肩一陣劇痛。青青待要還手，孫仲君忽然“哎唷，哎唷”大叫起來，彎下腰去。青青一呆，怒道：“打了人家，自己反來叫痛？”袁承志向她使個眼色，青青不知是何用意，也就不再言語了。但見孫仲君雙拳紅腫，提在面前，痛得眼淚直流。原來她剛才猛力在袁承志背上敲擊，袁承志運氣于背，每一下打擊之力，都被反彈出來回到她自己拳上。初時還不覺得，待得在青青肩頭打了一拳，突然間奇痛入骨，如千枚細針在肉里亂鑽亂刺。要知袁承志恨她出手毒辣，不由分說就砍去了那姓羅的一條臂膀，相較之下，梅劍和雖然狂妄，真正過惡倒沒有甚麼，是以存心要給她多吃點苦頭。旁人不知，還道青青既是金蛇郎君的兒子，武功只怕比袁承志還高，孫仲君不自量力，當然是自討苦吃了。十力大師、鄭起云、萬里風等卻知孫仲君是受了反彈之力，只要拿筋按摩，點解相應穴道，便可止痛消腫，只是自知非袁承志之敵，不敢貿然出手解救。

　　梅劍和自幼便在歸辛樹門下，見到嚴師，向來猶似耗子見貓一般，壓抑既久，獨自闖蕩江湖，竟加倍的狂傲自大起來。歸辛樹又生性沉默寡言，難得跟弟子們說些做人處世的道理，不免少了教誨。梅劍和自己受挫，那是宁死不屈，但見師妹痛楚難當，登時再也不敢倔強，站起身來，定了定神，向袁承志連作了三個揖，道：“袁師叔，晚輩不知你老駕到，多多冒犯，請你老給孫師妹解救吧。”

　　袁承志正色道：“你知錯了嗎？”梅劍和低頭道：“晚輩不該擅自撕毀焦幫主的信，又不該強行替閔二哥出頭。”袁承志道：“以後梅大哥做事，總要再加謹慎才好。”梅劍和道：“晚輩聽師叔教訓。”袁承志道：“閔二爺不知當年緣由，要為兄長報仇，本來并無不當。你和這里眾位英雄受邀助拳，也都是出于朋友義氣。現今既已明白此事緣由，大家罷手，化敵為友，足見高義。這一點我決不怪你。可是你做了一件萬分不對的事，只怕梅大哥還不明白呢。”梅劍和一愣，問道：“甚麼？”袁承志道：“咱們華山派十二大戒，第五條是甚麼？”梅劍和道：“適才師叔問弟子四條戒律，第三條，‘濫殺無辜’，孫師妹确是犯了過錯，只好待會向羅大哥鄭重謝罪，我們再賠他一點損失……”焦公禮的一名弟子在人叢中叫道：“誰要你的臭錢？斷了膀子，銀子補得上麼？”梅劍和自知理曲，默不作聲。袁承志轉頭向發話那人道：“我這師侄确是行為魯莽，兄弟十分抱愧。待羅大哥傷愈之後，兄弟想跟他切磋一路獨臂刀法。這功夫不是華山派的，兄弟不必先行稟明師尊。”眾人見過他的驚人武功，知他雖然謙稱“切磋刀法”，實則答允傳授一項絕藝。這樣一來，羅立如雖然少了一臂，但因禍得福，將來武功一定反而高出同門儕輩了。焦門弟子見他又把孫仲君的過失攬在自己身上，倒不便再說甚麼。

　　梅劍和又道：“第六條是‘不敬尊長’，這條弟子知罪。第十一條是‘不辨是非’，弟子也知罪了。只是第五條‘結交奸徒’，閔二哥為人正直，是位夠朋友的好漢子。”眾人大半不知華山派的十二大戒是甚麼，一聽梅劍和這話，閔子華第一個跳了起來，叫道：“甚麼？我是奸徒？”袁承志道：“閔二爺請勿誤會，我決不是說你。”閔子華怒道：“那麼你說誰？”袁承志正要回答，只見兩名焦門弟子把羅立如從後堂扶出，向袁承志拜了下去。袁承志連忙還禮。羅立如右袖空垂，臉無血色，但神氣仍很硬朗，說道：“袁大俠救了我師父，又答應授我武藝，弟子真是感激不盡。”袁承志連聲謙讓，說道：“朋友間切磋武藝，事屬尋常，羅大哥不必客氣。”等到羅立如進去，但見孫仲君額頭汗珠一滴一滴的落下，痛得全身顫抖，嘴唇發紫，袁承志見她已受苦不小，走近身去，便要伸手推穴施救。孫仲君怒道：“別碰我，痛死了也不要你救。”袁承志臉上一紅，想把解法說給梅劍和知曉，突然間砰砰兩響，兩扇板門被人掌力震落，飛進廳來。眾人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只見廳外緩步走進兩人。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穿一身莊稼人裝束，另一個是四十多歲的農婦，手里抱著個孩子，孫仲君大叫：“師父，師娘！”奔上前去。眾人一聽她稱呼，知道是神拳無敵歸辛樹夫婦到了。歸二娘把孩子遞給丈夫抱了，鐵青了臉，給孫仲君推宮過血。梅劍和與劉培生也忙上前參見。劉培生低聲說了袁承志的來歷。

　　袁承志見歸辛樹形貌質樸，二師嫂卻是英氣逼人，于是跟在梅劉兩人身後，也上前拜倒。歸辛樹伸手扶起，說句：“不敢當！”就不言語了。歸二娘給孫仲君一面按摩手臂，一面側了頭冷冷打量袁承志，連頭也不點一下。孫仲君腫痛漸消，哭訴道：“師娘，這人說是我的甚麼師叔，把我的手弄成這個樣子，還把你給我的劍也踩斷了。”袁承志一聽，心里暗叫糟糕，暗想：“早知這劍是二師嫂所賜，可無論如何不能踩斷了。”忙道：“小弟狂妄無知，請師哥師嫂恕罪。”歸二娘對丈夫道：“喂，二哥，聽說師父近來收了個小徒弟，就是他麼？怎麼這樣沒規矩？”歸辛樹道：“我沒見過。”歸二娘道：“要知學無止境，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學了一點功夫，就隨便欺侮人。哼！我的徒兒不好，自有我來責罰，不用師叔來代勞啊！”袁承志忙道：“是，是！是小弟莽撞。”歸二娘板起了臉道：“你弄斷我的劍，目中還有尊長麼？就算師父寵愛你，難道就可對師哥這般無禮？”

　　旁人聽她口氣越來越凶，顯然是強詞奪理，袁承志卻只是一味的低聲下氣。焦公禮一邊的人均是憤憤不平。閔子華和洞玄、萬里風等人都暗暗得意，心想：“剛才給你占足了上風，你師哥師嫂一到，還有你狠的嗎？”

　　孫仲君道：“師父師娘，他說有一個甚麼金蛇郎君給他撐腰，把梅師哥、劉師哥也都給打了，還胡說八道的教訓了我們半天，全不把你二位瞧在眼里。”

　　原來歸辛樹夫婦因獨子歸鐘身染重病，四出訪尋名醫。幾位醫道高明之士看了，都說歸二娘在懷孕之時和人動手，傷了胎氣，孩子在胎里就受了內傷，現下發作出來，這種胎傷千不一活，古方上說如有大補靈藥千年茯苓，再加上成了形的何首烏或可救治。要不然便是千年人參、靈芝仙草，那可更難得了。如無靈藥，至多再拖得一兩年，定會枯瘦而死。歸辛樹夫婦中年得子，對孩子愛逾性命，遍托武林同道訪藥。但千年茯苓已是萬分難得之物，再加成形何首烏，卻到哪里去尋？訪了年余，毫無結果。眼見孩子一天天的瘦下去，歸二娘只是偷偷垂淚。夫妻倆一商量，金陵是江南第一重鎮，奇珍异物必多，于是同來南京訪藥。向武林同道打聽，得知梅劍和等三名弟子都在此地。夫婦二人心想這三人都很能干，可以幫同尋藥，立即找來焦家，哪知竟見到孫仲君手掌受傷。歸二娘本來性子暴躁，加之兒子病重，心中焦急，聽了愛徒的一面之辭，當下沒頭沒腦的把袁承志責備了一頓，這時聽說他尚有外人撐腰，更是憤怒，側頭問丈夫道：“這金蛇怪物還活著？”歸辛樹道：“聽說是過世了，不過誰也不清楚。”青青聽她無理責罵袁承志，早已十分有氣，待得聽她又叫自己父親為怪物，更是惱怒，罵道：“你這潑婦！干麼亂罵人？”歸二娘怒道：“你是誰？”孫仲君道：“他就是金蛇怪物的兒子。”歸二娘手腕一抖，一縷寒星，疾向青青肩頭射去。袁承志暗叫不好，待欲躍起拍打，但歸二娘出手似電，哪里還來得及？只見青青身子一顫，暗器已中左肩。袁承志大驚，搶上去握住她手臂一看，見烏沉沉的是枚喪門釘。這時青青又驚又怒，已痛得面容失色。袁承志道：“別動！”左手食中雙指按在喪門釘兩旁，微一用勁，見鋼釘脫出了三四分，知道釘尖沒安倒鉤，這才力透兩指，一運內勁，那釘從肉里跳了出來，叮的一聲，跌落地下。焦宛兒早站在一旁相助，忙遞過兩塊干淨手帕。袁承志替青青包扎好了，低聲道：“青弟，你聽我話，別跟她吵。”青青怒道：“為甚麼？”袁承志道：“沖著我師哥，咱們只得忍讓。”青青委委屈屈的點了點頭。袁承志知她素性倔強，這次吃了虧居然肯聽自己的話，不予計較，比往昔溫柔和順得多，很是歡喜，向她微微一笑。

　　歸二娘等他們包扎好傷口，冷笑道：“我隨手發枚小釘，試試他的虛實，要是他父親金蛇郎君真有本領，怎麼他連一枚小釘也躲不開？可見甚麼金蛇銀蛇，只不過是欺世盜名、招搖撞騙之徒罷啦！”袁承志心想：“二師嫂這時誤會很深，如加分辯，只有更增她怒氣。”當下一聲不作。

　　歸二娘道：“這里外人眾多，咱們門戶之事不便多說。明晚三更，我們夫婦在紫金山雨花台邊相候，請袁爺過來，可要查個明白，到底你真是我們當家的師弟呢，還是嘿嘿……”說著冷笑幾聲。眾人一聽，這明明是叫陣動手了。焦公禮很是為難，說道：“賢伉儷威鎮江南，大伙兒聽到神拳無敵的大名，向來仰慕得緊，今日有幸光臨，那真是請也請不到的。”歸二娘哼了一聲，歸辛樹抱著兒子，心神不屬，便似沒有聽見。焦公禮又道：“這位袁爺見兄弟遇上了為難之事，仗義排解。梅大哥、劉大哥、孫姑娘三位也都說清楚了。明晚兄弟作東，給賢伉儷接風，同時慶賀三位師兄弟相逢……”

　　歸二娘不耐煩聽他說下去，轉頭對袁承志道：“怎樣？你不敢去麼？”袁承志道：“師哥師嫂住在哪里？小弟明日一早過來請兩位教訓。師哥師嫂要怎麼責罰，小弟一定不敢規避。”歸二娘哼了一聲，道：“誰知你是真是假，先別這樣稱呼。明晚試了你的功夫再說。走吧！”拉了孫仲君手臂，轉身走出。太白三英先見袁承志出頭干預，已知所謀難成，料想昨晚制住自己而盜去書函的，定也是此人無疑，只怕他隨時會取出多爾袞的函件，揭露通敵賣國之事，一直在想乘機溜走，恰好歸辛樹夫婦到來，爭鬧又起。三人暗暗欣喜，只盼事情鬧大，就可混水摸魚，待見他們約定明晚在雨花台比武，今晚已經無事，三人一打眼色，搶在歸氏夫婦頭里溜了出去。袁承志叫道：“喂，慢走！”飛身出去攔阻。歸二娘大怒，喝道：“小子無禮，你要攔我！”一掌往他頭頂直劈下去。袁承志縮身一偏，歸二娘的手掌從他肩旁掠過，掌風所及，微覺酸麻。歸二娘與丈夫在家之時，無日不對掌過招，勤練武功，掌法之凌厲狠辣，自負除了丈夫之外，武林中已少有敵手，但這一掌居然沒打到對方，那是近十年來所未有之事，心頭火起，手掌變劈為削，隨勢橫掃。袁承志雙足一點，身子陡然拔起，躍過了一張桌子。這一來，歸二娘不便再行追擊，狠狠瞪了他一眼，與歸辛樹、孫仲君、梅劍和、劉培生直出大門。太白三英見此良機，立即隨著奔出。袁承志生怕歸二娘又起誤會，不敢再行呼喝，縱身扑出，一把抓住走在最後的黎剛，隨手點了穴道，擲在地下。史氏兄弟卻終于逃了出去。

　　袁承志追出門外，深夜之中，四下黑沉沉地已不見影蹤，心想抓住一人，也可以追問口供了，當即轉身回入廳中。忽聽得身後一個蒼老的聲音笑道：“小朋友，多年不見，功夫可俊得很啦。”袁承志耳聽聲音熟識，心頭一震，疾忙回頭，只見廳外大踏步走進兩個人來。當先一人須眉皆白，背上負著一塊黑黝黝的方盤，竟是傳過他輕功暗器秘術的木桑道人。只見他一手提著史秉文，一手提著史秉光。袁承志這一下喜出望外，忙搶上拜倒在地，叫道：“道長，你老人家好！”

　　木桑道人笑道：“起來，起來！你瞧這人是誰。”袁承志起身看時，見他身旁站著一個中年漢子，兩鬢微霜，一臉風塵之色，再一細看，這才認出是當年舍命救過自己的崔秋山。木桑道人年紀已老，十余年來面貌沒甚麼改變，崔秋山在闖王軍中出死入生，從少年而至中年，久歷風霜，神情卻已大不相同。袁承志這一下又驚又喜，搶上去抱住了他，叫道：“崔叔叔，原來是你。”不禁淚水奪眶而出。崔秋山見他故人情重，真情流露，眼中也不禁濕潤。

　　忽聽閔子華叫了起來：“喂，你們干麼跟太白三英為難？怎地拿住了他們不放？”眾人素知史氏兄弟武功了得，可是給這老道抓在手中，如提嬰兒，絲毫沒有掙扎，顯被點中了穴道，均感驚奇。木桑哈哈一笑，將史氏兄弟擲在地下，笑道：“拿住了玩耍玩耍不可以麼？”

　　袁承志伸手向木桑道人身旁一擺，說道：“這位木桑道長，是鐵劍門的前輩高人。”又向崔秋山一擺，說道：“這位崔大叔以伏虎掌法名重武林，是兄弟學武時的開蒙師傅。”廳上老一輩的素聞“千變萬劫”木桑道人的大名，只是他行蹤神出鬼沒，十之八九都沒見他面，只有十力大師和昆侖派張心一是他舊識，但算來也是晚輩了，兩人忙過來廝見。眾人見十力大師和張心一以如此身分地位，尚且對他這般恭謹，無不肅然。木桑道人說道：“貧道除了吃飯，就愛下棋，羅里羅唆的事向來不理，否則的話，老道的棋術怎能如此出神入化？可是上個月忽然得到消息，說有人私通外國，要到南京來謀干一件大大的賣國勾當，貧道可就不能袖手了，因此一路跟了過來。”閔子華奇道：“誰是賣國奸賊？難道會是太白三英？”木桑道：“不錯，正是這三個大名鼎鼎的英雄豪傑，狗熊耗子！”閔子華道：“三位是好朋友，怎會做這種無恥勾當，你別冤枉好人。”木桑道：“老道跟這三個家伙從來沒見過面，無怨無仇，干麼要冤枉他們？他們和滿洲韃子偷偷摸摸搗鬼，我在關外親眼見到，親耳聽到，哪還能有錯？”閔子華道：“有甚麼證据？”木桑奇道：“證据？要甚麼證据？難道憑老道的一句話，還作不得數？”閔子華道：“這個誰相信呀？”木桑怒喝：“你是難？”袁承志道：“這位是仙都派閔子華閔二爺。”木桑怒道：“你師父黃木道人，當年對我的說話也不敢道半個不字。你這小子膽敢不信道爺的話？”眾人雖都敬他是武林前輩，但覺如此武斷，未免太過橫蠻無理，心中均感不服，卻也無人出言跟他爭辯。木桑捋著胡子直生氣。袁承志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交給閔子華道：“閔二爺，請你給大伙兒念一念。”閔子華接過信來，只看了幾句，就嚇了一跳。袁承志守在一旁，若見他也學梅劍和的樣，要想扯碎信箋，立即便點他穴道，奪過信來。卻見他雙手捧信，高聲朗誦出來。那信便是滿洲睿親王多爾袞寫給太白三英的，吩咐他們俟機奪取江南幫會的地盤，在武林人士中挑撥离間，引致眾人自相殘殺，同時設法擴充勢力，等清兵入關，就起事內應。信末蓋著睿親王的兩枚朱印。閔子華還沒念完，群豪早已大怒，紛紛喝罵。鄭起云拉起黎剛，解開他的穴道，喝道：“你們還有甚麼奸計？快招出來。”黎剛\*目不語。鄭起云啪啪兩記耳光，他兩邊臉頰登時腫了起來。

　　袁承志當下把如何得到密件的經過，原原本本說了出來。黎剛知道無法抵賴，叫道：“清兵不日就要入關，這里便是大清國的天下。你們現下投順，還不失為開國功臣，要是……”話未說完，鄭起云當胸一拳，把他打得暈了過去。史氏兄弟比黎剛陰鷙得多，聽他這麼說，心知要糟，要想飾辭分辯，卻苦于被點了穴道，做聲不得。鄭起云道：“道長，這種奸賊留著干麼？斃了算啦！”焦公禮道：“料想這些奸賊一定還有同党，咱們得查問明白。今日不早了，改日再請各位一齊商量。”眾人都說不錯，當下紛紛告辭，有的還向太白三英口吐唾涎，踢上幾腳。閔子華知道受了奸人利用，很是懊悔，極力向焦公禮告罪，又向袁承志道：“要不是袁相公出來排解，消弭了一場大禍，又揭破了奸人的陰謀毒計，兄弟真是罪不可赦。”十力大師、鄭起云、張心一等也均向袁承志致謝，然後辭出。木桑解下背上棋盤，摸出囊中棋子，對袁承志道：“這些年來我老是牽挂著你，別的倒沒甚麼，就是想你陪我下棋。”袁承志見他興致勃勃，微笑著坐了下來，拈起了棋子，心想：“道長待我恩重，難以報答。他一生惟好下棋，只有陪他下棋來稍盡我的孝心了。”木桑眉花眼笑，向余人道：“你們都去睡吧。老道棋藝高深，千變萬化，諒你們也看不懂。”焦公禮引崔秋山入內安睡。青青卻定要旁觀，不肯去睡。焦宛兒在一邊遞送酒菜水果。

　　青青不懂圍棋，看得氣悶，加之肩頭受傷，不免精神倦怠，看了一陣，竟伏在幾上睡著了。木桑對宛兒道：“焦大姑娘，扶她到你房里睡去吧。”宛兒臉一紅，只裝不聽見，心想：“這位道長怎地風言風語的？”木桑呵呵笑道：“她是女孩子啊，你怕甚麼羞？”宛兒問袁承志道：“袁相公，是麼？”袁承志笑道：“她女扮男裝，在外面走動方便些。”

　　宛兒年紀比青青小了一歲，但跟著父親歷練慣了，很是精明，青青女扮男裝，本來不會看不出來，只是這兩日她牽挂父親生死安危。心無旁騖，又見青青是個美貌少年，一見面就拉她的手，隱隱覺得此人甚不莊重，此後就不敢對她直視，這時聽袁承志說了，兀自不放心，輕輕除下青青的頭巾，露出一頭青絲秀發，頭發上還插了兩枚玉簪，于是扶她起身，仔細看時，但見青青細眉櫻口，肌膚白嫩，果然是個美貌女子，笑道：“姊姊，我扶你去睡。”青青迷迷糊糊的道：“我不困，我還要看。道長……道長輸了幾局啦？”

　　木桑笑道：“胡說！”宛兒微笑道：“好，好，休息一下，咱們再來看。”扶她到自己房里安睡。

　　袁承志好幾年沒下棋了，不免生疏，心中又盡想到明晚歸氏夫婦之約，心神不屬，連走了兩下錯著，白白的輸了一個劫，一定神，忽然想起，問道：“道長，你怎知她是女子？”木桑呵呵笑道：“我和你崔叔叔五天前就見到你啦。我要暗中察看你的功夫人品，一直沒跟你相見。小心，要吃你這一塊了，點眼！”說著下了一子，又道：“你武功大進，果然了得。或許還及不上你師父，老道可不是你對手啦。”袁承志起立遜謝，道：“那全蒙恩師與道長的教誨。這幾天道長若是有空，請你再指點弟子幾手。”

　　木桑笑道：“你陪我下棋，向來是不肯白費功夫的。不過我教你些甚麼呢？你武功早胜過我啦，還是你教我幾招吧。你若要我教幾路棋道上的變化，那倒可以。”他越下越是得意，又道：“武功好，當然不容易，但你人品端方，更是難得。少年人能夠不欺暗室，對同行少女規規矩矩的，我和你崔叔叔都贊不絕口呢。”袁承志暗叫慚愧，臉上一陣發燒，心想要是自己跟青青有甚麼親熱舉動，豈不是全讓他瞧了去？怎麼他從旁窺探，自己竟沒發覺？這位道長的輕身功夫，實在是高明之極了。又下數子，木桑在西邊角上忽落一子，那本是袁承志的白棋之地，黑棋孤子侵入，可說是干冒奇險。他道：“承志，我這一手是有名堂的。老道過得幾天，就要到西藏去。這一子深入重地，成敗禍福，大是難料。”袁承志奇道：“道長萬里迢迢的遠去西藏干甚麼？”木桑歎了口氣，說道：“去找一件東西。那是先師的遺物。這件物事找不到，本來也不打緊，但若給另一人得去了，那可大大的不妥。好比下棋，這是搶先手。老道若是失先，一盤棋就輸得干干淨淨。原來對方早已去了幾年，我這幾天才知，現下馬上趕去，也已落後。”袁承志見他臉有憂色，渾不是平時瀟洒自若的模樣，知他此行關系重大，說道：“弟子隨道長同去。咱們幾時動身？”木桑搖搖頭：“不行，不行，這事你可幫不上忙。”便在此時，忽聽廳外微有聲響，知道屋頂躍下了三個人來，袁承志見木桑不動聲色，也就不理，繼續下棋。木桑道：“你師嫂剛才的舉動我都見到了。你放心，明天我幫你對付他們。”袁承志道：“弟子不能跟師哥師嫂動手，只求道長設法排解。弟子自可認錯賠罪。”木桑道：“怕甚麼？動手打好啦，輸不了！你師父怪起上來，就說是我叫打的。”

　　說到這里，屋頂上又竄下四個人來，隨覺一陣勁風，四枚鋼鏢激射而至。木桑隨手接住，瞧也不瞧，放在桌上，只當沒這一會事。廳外七人一齊躍了進來，手中都拿著兵刃。木桑笑道：“你能不能一口氣吃掉七子？”袁承志會意，說道：“弟子試試。”這時七人中有兩人去扶起地上的太白三英，其餘五人各挺刀劍，沖將過來。

　　袁承志抓起一把棋子，撒了出去，只聽得篷篷聲響，七名敵人齊被打中穴道，嗆啷啷的一陣響，兵刃撒了一地。木桑點頭道：“大有長進，大有長進！”

　　宛兒剛服侍青青睡下，聽得響聲，忙奔出來，只見二人仍在凝神下棋，地下卻倒了七名大漢。她也不多問，召來家丁，命將七人和太白三英都綁縛了。

　　這時木桑侵入西隅的黑棋已受重重圍困，眼見已陷絕境，袁承志忽然想起：“道長把這塊棋比作他西藏之行，若是我將他這片棋子殺了，只怕于他此行不吉。”沉吟片刻，轉去東北角下了一子。木桑呵呵大笑，續在西隅下子，說道：“凶險之極！這著棋一下，那可活了。你殺我不了啦！”又過了半個時辰，雙方官著下完，袁承志輸了五子。木桑得意非凡，笑道：“這些年來，你武功是精進了，棋藝卻沒甚麼進展。”袁承志笑道：“那是道長妙著疊生，變化精奧，弟子抵擋不住。”木桑呵呵大笑，打從心里喜歡出來，自吹自擂了一會，才轉頭對宛兒道：“你叫人搜搜他們。”宛兒命眾家丁在十人身上搜查，除了暗器銀兩之外，搜出幾封書信、幾冊暗語切口的抄本。書信中有一封是滿清九王多爾袞寫信給北京皇官司禮太監曹化淳的，說道關口盤查嚴密，是以特地繞道，從海上派遣使者前來，機密大事，可與持信的使者洪胜海洽商云云。

　　木桑大怒，叫道：“奸賊越來越大膽啦，哼，連皇宮里的太監也串通了。”右腳一起，將一名奸細踢得腦漿迸裂。他伸腳又待再踢，袁承志道：“慢來，道長！且待弟子仔細盤問。”木桑怒氣不息，又要撕信，也給袁承志勸住。木桑道：“話就依你，明天可得陪我下三盤棋。”袁承志笑道：“只要道長有興，連下十盤，那也無妨。”木桑大喜，隨著家丁進內睡了。

　　袁承志看了書信和切口抄本等物，心中一動，暗想：“爹爹的大仇尚未得報，仗著這些密件，正好混進宮去行刺昏君，為爹爹報仇。”于是把一人穴道解了，問他誰是洪胜海。那人向一個三十多歲、白淨面皮的人一指。

　　袁承志將洪胜海穴道解開盤問。那洪胜海只是倔強不說。袁承志心想，看來他在同党面前，決不肯吐露一字半句，于是命家丁將他帶入書房之中，說道：“我問你話，你若是老老實實回答，或者還可給你一條生路，只要稍有隱瞞，我叫你分作幾天，慢慢受罪而死。”

　　洪胜海怒道：“你那妖道使邪法迷人，我雖死亦不心服。”袁承志道：“哼，你自以為武功精強，是不是？你是漢人，卻去做番邦奴才，這是罪有應得，死有余辜。你既不服，我就跟你比比。你若贏了，放你走路。你若輸了，一切可得從實說來。”洪胜海大喜，心想：“剛才也不知怎樣，突然穴道上一麻，就此跌倒，必是妖道行使妖法。那妖道既已不在，這後生少年如何是我對手？樂得一切答應。”答道：“好，只要你打敗我，不論你問甚麼，我都實說。”

　　袁承志走近身去，雙手執住綁在他身上的繩索，一拉一扯，繩索登時斷成數截。洪胜海一怔，他身上所縛，都是絲麻絞成的粗索，他穴道解開後，曾暗中用力掙扎，只掙得繩索越縛越緊，哪知這少年只隨手一扯，繩索立斷，本來小覷之心，都變成了畏懼之意，說道：“怎樣比法？咱們到外面去吧，是比兵刃還是比拳腳？”

　　袁承志笑道：“我用棋子打中你穴道，你竟以為是那道長使妖法，真是好笑。看你躍進廳來的身法，是少林派東支的內家功夫了。”洪胜海又是一驚，入廳時見兩人凝神下棋，眼皮也不抬一下，宛若不覺，哪知自己的行動全已清清楚楚落在他眼里，連門派家數也說得不錯，便點了點頭。

　　袁承志道：“也不用出去，就在這里推推手吧。”洪胜海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袁承志笑道：“等你胜了我，自然會對你說。”洪胜海雙手護胸，身子微弓，擺好了架子，等他站起身來。袁承志并不理會，磨墨拈毫，攤開一張白紙，說道：“我在這里寫字，寫甚麼呢？”洪胜海見他說要比武，卻寫起字來，很感詫异，又坐了下來。袁承志道：“你別坐！”伸出左掌，道：“你只要把我推得晃了一晃，我寫的字有一筆扭曲抖動，就算你贏了，立刻放你走路。要是我寫滿了一張紙，你還是推不動我，那怎麼說？”洪胜海哈哈大笑，說道：“那時我再不認輸，還要臉麼？”心想：“這小子初出道兒，不知天高地厚，自恃手上力道了得，竟然對我如此小看，啊，是了，他見我生得文秀，只道我沒有本事，且叫他試試。”說道：“這樣比不大公平吧？”袁承志笑道：“不相干。我寫了，你來吧。”右手握管，寫了“恢復之計”四字。洪胜海潛運內力，雙掌一招“排山倒海”，猛向袁承志左掌推去，只覺他左掌微側，已把自己的勁力滑了開去。洪胜海一擊不中，右掌下壓，左掌上抬，想把袁承志一條胳臂夾在中間，只要上下一用力，他臂膀非斷不可。袁承志右手寫字，說道：“你這招‘升天入地’，似乎是山東渤海派的招數。嗯，那是‘斬蛟拳’。渤海派出自少林東支，原來閣下是渤海派。”

　　洪胜海聽他將自己的武功來歷說得半點不錯，心下駭然，這時他雙掌已挾住對方臂膀，連運幾次勁力，對方一條臂膀便如生鐵鑄成，紋絲不動。袁承志幾句話一說完，臂膀一縮，如一尾游魚般從他兩掌間縮了出來，只聽啪的一聲，他左右雙掌收勢不及，自行打了一記。

　　洪胜海又驚又怒，展開本門絕學，雙掌飛舞，驚濤駭浪般攻出。袁承志坐在椅上右手書寫不停，左掌瀟洒自如，把對方來招一一化解。他左臂忽前忽後，對洪胜海始終沒瞧上一眼，偶爾還發出一兩下反擊，但左臂伸縮只到肩窩為止，上身穩穩不動，對方攻來時既不後仰，追擊對方時也不前俯。拆得良久，洪胜海一套“斬蛟拳”已使到盡頭。袁承志道：“你的‘斬蛟拳’還有九招，我這篇文章卻要寫完了。好，我等你一下，你發一招，我寫一個字！”

　　洪胜海心下更驚，暗想此人怎麼對我拳法如此熟悉，難道竟是本門中人不成？不過他的掌法我從未見過，要說是本門之人，那又決計不是。當下把“斬蛟拳”最後九招使了出來，凝聚功力，每一招都如刀劈斧削一般，凌厲异常，這時已不求打倒對方，只盼將他身子震得一震，右手寫的字有一筆涂污扭曲，也就可以借口脫身了。只聽袁承志誦道：“‘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最後還有一個‘告’字！”洪胜海使到最後兩招，仍然推他不動，突然低頭，雙肘彎過，臂膀放在頭前，猛力向他沖去，心想你武功再好，這椅子總會被我推動。哪知他這一使蠻勁，只發不收，犯了武家的大忌，只覺肘下不知從哪里來的一股大力，驀地向上托起，登時立足不穩，向後便仰，身不由主的在空中連翻了三個筋斗，騰的一聲，坐倒在地。過了好一會，才摸清自己原來已被對方打倒了，忙雙足一頓，站了起來。就在這時，焦宛兒拿了一把紫砂茶壺，走進書房，說道：“袁相公，這是新焙的獅峰龍井，你喝一杯吧。”說著把茶篩在杯里。袁承志接過茶杯，見茶水碧綠如翡翠，一股清香幽幽入鼻，喝了一口，贊道：“好茶！”拿起桌上的那張紙，說道：“焦姑娘，請你瞧瞧，紙上可有甚麼破筆涂污？”焦宛兒接了過來，輕輕念誦了起來：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异。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暇。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她于文中所指，不甚了了，見這一百多字書法甚是平平，結构章法，可說頗為拙劣，但一筆一划，力透紙背，并無絲毫扭曲涂污，說道：“清清楚楚，一筆不苟，這是一篇甚麼文章？”袁承志歎了口氣，道：“這是袁督師當年守遼之時，上給皇帝的奏章。”焦宛兒道：“袁相公文武全才，留心邊事，于這些奏章也爛熟于胸。”袁承志搖頭道：“我也只讀過這幾篇，那是我從小便背熟了的。”

　　原來袁崇煥當年守衛遼邊，抗御滿洲入侵，深知崇禎性格多疑，易聽小人之言，因此上了這篇奏章。後來崇禎果然中了滿洲皇太極的反間之計，又信了奸臣的言語，將袁崇煥殺了。袁崇煥所疑懼的事情，皆不幸而一一料中。袁承志年幼時，應松教他讀書習字，曾將他父親袁崇煥的諸篇奏章詳為講授。他除此之外，讀書無多，此刻要寫字，又想起滿洲圖謀日亟，邊將無人，隨手便寫了出來。

　　焦宛兒道：“袁相公這幅字，就給了我吧。”袁承志道：“我的字實在難看。剛才跟這朋友打賭，才好玩寫的。焦姑娘要，拿去不妨，可不能給有學問的人見到，讓人家笑話。”焦宛兒謝了收起，走出書房。

　　袁承志問洪胜海道：“滿洲九王派你去見曹化淳，商量些甚麼事？”洪胜海吞吞吐吐的不說。袁承志道：“咱們剛才不是打了賭麼？你有沒推動我？”洪胜海低頭道：“相公武功驚人，小人确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拜服之至。”袁承志道：“你左乳下第二根肋骨一帶，有甚麼知覺？”洪胜海伸手一摸，驚道：“那里完全麻木了，沒一點知覺。”袁承志道：“右邊腰眼里呢？”洪胜海一按，忽然“哎唷”一聲叫了出來，說道：“不摸倒不覺甚麼，一碰可痛得不得了。”袁承志笑道：“這就是了。”斟了杯茶，一面喝茶，一面翻開案頭一本書來看，不再理他。

　　洪胜海想走，卻又不敢。過了好一會，袁承志抬起頭來，說道：“你還沒走麼？”洪胜海言道：“相公放我走了？”袁承志道：“是你自己來的。我又沒請你。你要走，我也不會留客。”洪胜海喜出望外，跪下磕頭，站起來作了一揖，說道：“小人不敢忘了相公的恩德。”袁承志點點頭，又自看書。洪胜海走到書房門口，忽想出去怕有人攔阻，推開窗格，飛身而出，回頭一望，見袁承志仍在看書，并無追擊之狀，這才放心，躍上屋頂，疾奔而去。

　　焦宛兒自袁承志救她父親脫卻大難，衷心感激，心想他武功驚人，今後也無可報答他之處，只有乘著他留在自己家里這幾天盡心服侍。這時漏盡更殘，天將黎明，她在書房外來回數次，見門縫中仍是透出光亮，知他還沒睡，于是命婢女弄了幾色點心，親自捧向書房。在門上輕敲數下，然後推門進去，只見袁承志拿著一部《忠義水滸傳》正看得起勁。焦宛兒道：“袁相公，還不安息麼？請用一些點心，便安息了，好麼？”袁承志起身道謝，說道：“姑娘快請安睡，不必招呼我啦。我在這里等一個人……”正說到這里，窗格一動，一人跳了進來。焦宛兒吃了一驚，看清楚時，原來便是洪胜海。他在袁承志面前跪倒，說道：“袁大英雄，小人知錯了，求你救我一命。”袁承志伸手相扶，洪胜海跪著不肯起身，道：“從今以後，小人一定改過自新，求袁大英雄饒命。”焦宛兒在一旁睜大眼睛，愕然不解。

　　只見袁承志伸手一托，洪胜海又是身不由主的翻了一個筋斗，騰的一聲，坐在地下。他隨手一摸腋下，臉上登現喜色，再按胸間，卻又愁眉重鎖。袁承志道：“你懂了麼？”洪胜海一轉念間，已明袁承志之意，說道：“袁大英雄你要問甚麼，小人一定實說。”

　　焦宛兒知道他們說的是機密大事，當即退出。原來洪胜海离焦家後，疾奔回寓，解開衣服一看，只見胸前有銅錢大小一個紅塊，摸上去毫無知覺，腋下卻有三個蚕豆大小的黑點，触手劇痛，知道在推手時不知不覺間被對手打傷。當下盤膝坐在床上，運起內功療傷，豈知不運氣倒也罷了，一動內息，腋下奇痛徹心，連忙躺下，卻又無事。這麼一連三次，忽然想到武術中的高深武功，能將對方之力反擊過來，受者重傷難治，不由得越想越怕，只得又趕回來求救。袁承志道：“你身上受了兩處傷，一處有痛楚的，我已給你治好；另一處目前沒有知覺，三個月之後，麻木之處慢慢擴大，等到胸口心間發麻，那就是你的壽限到了。”洪胜海又噗的跪下，磕下頭去。袁承志正色道：“你投降番邦，去做漢奸，實是罪不容誅。我問你，你愿不愿將功折罪？”洪胜海垂淚道：“小人做這件事，有時中夜捫心自問，也覺對不起先人，辱沒上代祖宗。相公給小人一條自新之路，實是再生父母。小人也不是自甘墮落，只是當年為了一件事，迫得無路可走，這才出此下策。”袁承志見他說得誠懇，便道：“你起來，坐下慢慢說。是誰迫得你無路可走？”

　　洪胜海恨恨的道：“是華山派的歸二娘和孫仲君師徒。”這句話大出袁承志意料之外，忙問：“甚麼？是她們？”洪胜海臉色倏變，迫：“相公識得她們？”袁承志道：“剛才還和她們交了手。”洪胜海聽了一喜一憂，喜的是眼前這樣一個大本領的人是她們的對頭，憂的是這兩人竟在南京，只怕冤家路窄，狹路相逢，說道：“這兩個娘兒本領雖然不錯，但決不是相公的對手。只是她師徒倆心狠手辣，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相公可要小心。”袁承志哼了一聲，問道：“她們迫你，為了何事？”洪胜海微一沉吟，道：“不敢相瞞，小人本在山東海面上做些沒本錢的買賣。伙伴中有個義兄，看中了那孫仲君，向她求婚。她不答應也就罷了，哪知一言不發，突然用劍削去了他兩只耳朵。小人心頭不忿，約了幾十個人，去將她擄了來，本想迫她和我那義兄成親，不料她師娘歸二娘當晚便即趕到，將我義兄一劍殺死，其餘朋友也都給殺了。小人逃得快，總算走脫了一條性命。”袁承志道：“擄人迫婚，本來是你不好啊。”洪胜海道：“小人也知事情做得鹵莽，闖了大禍，逃脫後也不敢露面。哪知她們打聽得小人家鄉所在，趕去將我七十歲的老母、將我妻子和三個兒女，殺得一個不留。”袁承志見他說到這里時流下淚來，料想所言不虛，點了點頭。洪胜海又道：“我斗不過她們，可是此仇不報，難下得這一口氣……小人在中原無法存身，知道遲早會給這兩個潑辣婆娘殺了，一時意左，便到遼東去投了九王……”說到這里，又是氣憤，又是慚愧。袁承志道：“她們殺你母親妻兒，雖然未免太過，但起因總是你不好。而且這是私仇，你怎麼可以投降番邦，甘做漢奸？”洪胜海道：“只求袁大英雄給我報了此仇，你叫我作甚麼全成。”袁承志道：“報仇？你這生別作這打算了，歸二娘武功極高，她丈夫神拳無敵更是了得。我問你，九王叫你去見曹太監干麼？”洪胜海道：“九王爺吩咐小人，要曹太監將宮里朝中的大事都說給小人聽，然後去轉告九王爺。”袁承志問道：“曹化淳做到司禮太監，已是太監中的頂兒尖兒，他投降滿清，又圖的是甚麼？多爾袞許給他的好處，難道能比我大明皇帝給他的更多？”洪胜海道：“滿清九王爺只答應他一件事：將來攻破北京，不殺他的頭，讓他保有家產；他若不作內應，北京終究還是能破，那時便將他千刀萬剮。”袁承志這才恍然，說道：“曹太監肯做漢奸，只是怕死，為了舖一條後路。”洪胜海道：“正是！”袁承志歎了口氣，心想：“有些人甚麼都有了，便只怕死。為了怕死，便甚麼都肯干。”

　　他向洪胜海瞧去，心道：“這人也怕死，只求保住性命，甚麼都肯干。壞事固然肯做，好事何嘗不能？”問道：“你愿意改邪歸正，做個好人呢？還是宁可在三個月後死于非命？”洪胜海道：“袁英雄指點我一條明路，但有所命，小人不敢有違。”袁承志道：“好吧，你跟著我作個親隨吧。”洪胜海大喜，扑地跪倒，磕了三個響頭。

　　袁承志道：“以後你別叫我甚麼英雄不英雄了。”洪胜海道：“是，我叫你相公。”心中暗喜：“只要跟定了你，再也不怕歸二娘和孫仲君這兩個女賊來殺我了。三個月後傷勢發作，你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當下心安理得，胸懷大暢，以前做滿清奸細，時覺神明內疚，恍惚不安，此刻心頭宛如移去一塊大石，說不出的舒服。袁承志忙了一夜，這才入內安睡，命洪胜海和他同睡一室。他見袁承志對己十分信任，殊無提防之意，心中很是感激。其實袁承志用混元功傷他之後，知道他要靠自己解救，如敢暗中加害，那就是害了自身。

## 第十回　　不傳傳百變 無敵敵千招

　　袁承志睡到日上三竿，這才起身。焦宛兒親自捧了盥洗用具和早點進房，袁承志連忙遜謝。洪胜海便在旁服侍。剛洗好臉，木桑道人拿了棋盤，青青拿著棋子，兩人一齊進來。青青笑道：“貪睡貓，到這時候才起身，道長可等得急壞了，快下棋，快下棋。”袁承志向著她瞧了一眼，忽然一笑。青青笑道：“笑甚麼？”袁承志笑道：“道長給你甚麼好處？你這般出力給他找對手。”青青笑道：“道長教了我一套功夫。這功夫啊，可真妙啦。別人向你拳打腳踢，你卻只管跟他捉迷藏，東一溜，西一晃，他再也別想打到你。”袁承志心里一動，偷眼看木桑道人時，見他拿了兩顆白子、兩顆黑子，放在棋盤四角，手中拈著一顆黑子，輕輕敲擊棋盤，發出丁丁之聲，嘴角邊露出微笑。

　　袁承志心想：“今晚二師哥、二師嫂雨花台之約，那是非去不可的。瞧二師嫂的神氣，只怕不能不動手，我又不能跟他們真打。二師哥號稱神拳無敵，我全力施為，尚且未必能胜，如再相讓，非受重傷不可，真有差池，只怕連命也送了。道長傳授她武功，似乎別有深意。”便道：“要我下棋，倒也可以，可是你得把這套功夫轉教給我。”青青笑道：“好哇，這叫做見者有份，你跟我講起黑道上的規矩來啦。”兩人說笑了幾句，袁承志就陪木桑下棋。午飯後，袁承志和崔秋山談起別來情由。一個知道闖王勢力大張，不久就要大舉入京；另一個見舊時小友已英武如斯，藝成品立，均覺喜慰。談了一陣，又說到崔希敏和安小慧失金奪金之事。青青不住向袁承志打手勢，叫他出去。崔秋山笑道：“你小朋友叫你呢，快去吧！”袁承志臉一紅，不好意思便走。崔秋山笑著起身走出。青青奔了進來，笑道：“快來，我把道長教的功夫跟你說。他教的時候我壓根兒就不懂。他說：‘你硬記著，將來慢慢兒就懂了。’我怕再過一陣就全給忘了。”當下連比帶划，把木桑所授的一套絕頂輕功“神行百變”說了出來。木桑道人輕功與暗器之術天下獨步，這套“神行百變”更是精微奧妙，當年在華山之時，袁承志所學尚淺，無法領會修習，是以沒有傳他。青青武功雖不甚精，但記性極好，人又靈悟，知道木桑傳她是賓，傳袁承志是主，只是不明白為甚麼要自己轉言，當時生吞活剝的硬記了下來，這時把口訣、運氣、腳步、身法等項一一照說。只聽得袁承志心花怒放，喜不自胜。他習練木桑所傳的輕功已歷多年，這套“神行百變”只不過更加變化奧妙，須以更深內功作為根底，基本道理卻也與以前所學的輕功無別。此時他武學修為大進，一聞要訣，便即領悟。青青有幾處地方沒記清楚，袁承志一問，她答不上來，便又奔進去問木桑道人。等到二次指點，袁承志已盡行明白，當下在廳中按式練了一遍。

　　但覺這套輕功轉折滑溜，直似游魚一般，與人動手之際，若是但求趨避自保，敵人兵刃拳腳萬難及身，這才明白木桑的用意。然他知二師哥武功精絕，當年師父曾說：“你大師哥為人滑稽，不免有點浮躁。二師哥卻木訥深沉，用功尤為扎實。”由此可知，二師哥的功力多半在大師哥之上，這套功夫新練未熟，以之閃避抵擋，只怕未必能成。

　　他凝思良久，忽然想起師父初授武功之時曾教過一套十段錦，當時自己出盡本事，也摸不到師父一片衣角，其中确是妙用無窮。木桑道人的“神行百變”功夫雖然輕靈已極，但似嫌不夠沉厚，始終躲閃而不含反擊伏著，對方不免無所顧忌，如和本門輕功混合使用，豈非并兼兩家所長？他獨自在書房中閉目尋思，一招一式的默念。旁人也不去打擾。到得申牌時分，袁承志已全盤想通，但怕沒有把握，須得試練一番。于是請焦宛兒約了十多位師兄弟，各人提了一大桶水，在練武場四周圍住，自己站在中心，一擺手，各人便舀水向他亂潑，他竄高伏低，東躲西避，等到十桶水潑完，只有右手袖子與左腳上濕了一灘。各人紛紛上前道喜，賀他又練成一項絕技。木桑道人卻一直在房中呼呼大睡，全不理會。晚膳過後，袁承志便要去雨花台赴約。焦公禮、焦宛兒父女想同去解釋，青青要隨伴助陣，袁承志都婉言相卻。青青撅起了嘴很不高興。袁承志道：“他們是我師哥師嫂，今晚我只是挨打不還手，你瞧著一定生氣，豈不是壞了我的事？”青青道：“你讓他們三招也就是了，干麼老不還手？”袁承志道：“我要用你教我的功夫，瞧他們打不打得著我。”青青拍手笑道：“那我更要去瞧瞧，親眼看我乖徒兒大顯身手。你怕我得罪你師哥師嫂，我一句話不說就是。”袁承志笑道：“你肯裝啞巴？”青青點頭道：“好，就裝啞巴。”袁承志拗不過她，只得讓她同去。進去向木桑告辭，只見他向著里床而睡，叫了幾聲不醒，崔秋山卻已不知去向。兩人向焦家借了兩匹健馬，二更時分，已到了雨花台畔。見四下無人，便下馬相候，等了半個時辰，只見東邊兩人奔近，跟著輕輕兩聲擊掌。袁承志拍掌相應。

　　一人說道：“袁師叔到了麼？”聽聲音是劉培生。袁承志道：“我在這里等候師哥師嫂。”眼見劉培生和梅劍和走近，遠處一個女子聲音叫道：“好啊，果然來了！”

　　語聲剛畢，兩個人影便奔到跟前。青青一驚，心想這兩人來得好快。梅劉二人往外一分，那兩個人影倏地竄出，正是歸辛樹和歸二娘夫婦。遠處又有一個人奔來，袁承志見她身形，知是飛天魔女孫仲君。她功夫可就和師父師娘差得遠了，奔了好一陣才到跟前。她手中抱著一個小孩，是歸氏夫婦的孩子。歸二娘冷冷的道：“袁爺倒是信人，我夫婦還有要事，別耽擱辰光，這就進招吧。”袁承志躬身行禮，恭恭敬敬的道：“小弟今日是向師哥師嫂陪罪來的。小弟折斷師嫂的寶劍，實是事前未知。冒犯之處，還請師哥師嫂瞧在師父面上，大量包容。”歸二娘冷笑道：“你是不是我們師弟，誰也不知，先過了招再說。”袁承志只是推讓，不肯動手。

　　歸二娘見他一味退縮，心想若非假冒，何必如此膽怯氣餒？忽地左掌提起，斜劈下來。袁承志疾向後仰，掌鋒從鼻尖上急掠而過，心中暗驚：“瞧不出她女流之輩，掌法如此凌厲了得。”歸二娘一擊不中，右拳隨上，使的正是華山派的破玉拳。袁承志對這路拳法研習有素，成竹在胸，當下雙手下垂，緊貼大腿兩側，以示決不還手，身子晃動，使開融會了“神行百變”和十段錦的輕功，在歸二娘拳腳的空隙中穿來插去。歸二娘連發十余急招，勢如暴風驟雨，都被他側身避開。歸辛樹在旁瞧得凜然心驚，暗想這少年怎地如此了得，他的輕功有些确是本門身法，但大半卻又截然不同，莫非這少年是別派奸徒，不知如何，竟偷學了本門的上乘功夫去？當下全神注視，只怕妻子吃虧。

　　歸二娘見袁承志并不還手，心想你如此輕視于我，叫你知道歸二娘的厲害！雙拳如風，越打越快，她既知對方并不反擊，便把守御的招數盡數擱下，招招進襲。袁承志暗暗叫苦，想不到二師嫂將這路破玉拳使得如此勢道凌厲，加之只攻不守，威力更是倍增，心想當真抵擋不住之時，說不得，也只好伸手招架了。

　　孫仲君見袁承志雙手下垂，任憑師娘出手如何迅捷，始終打不中他一招，越看越惱，斜眼間見青青站在一旁，看得興高采烈，滿臉笑容，當即將小師弟往梅劍和手中一送，拔出長劍縱身而前，向青青胸口刺去。

　　青青吃了一驚，疾忙側身避開。她受袁承志之囑，此行不帶兵刃，被孫仲君刷刷數劍，逼得手忙腳亂。她武功本就不及，更何況赤手空拳，數招之後，立即危險萬狀。

　　袁承志聽她驚呼，便想過去救援，但被歸二娘緊緊纏住了無法脫身。歸辛樹向孫仲君喝道：“別傷人性命。”孫仲君道：“此人是金蛇郎君的兒子。這輕薄少年，正是罪魁禍首。”歸辛樹曾聽江南武林中人言道金蛇郎君心狠手辣，并非善良之輩，也就不言語了。孫仲君見師父已然默許，劍招加緊，白光閃閃，眼見青青便要命喪當地。袁承志見局勢緊迫，忽地雙腿齊飛，兩手仍是貼在胯側，但兩腿左一腳右一腳，連環六腳，都是快要踢到歸二娘身上時倏地收回，然而已將她逼得連退六步。袁承志就此擺脫，縱身躍起，空中轉身前扑，左手雙指點向孫仲君後心，要奪落她手中長劍，忽聽身旁一聲長嘯，一股勁風猛向腰間襲來。他不暇攻敵，先拆來招，右掌勾住來人手腕一帶，哪知來人絲毫不動，自己卻被他反力推了出去。袁承志自下山以來，從未遇到勁力如此深厚之人，知道必是二師兄出手，不由得一驚：“我原知二師哥武功非同小可，沒料到他身材瘦瘦小小，竟具如此神力。”他落下地後，身子便如木樁般猛然釘住，毫不搖晃。叫道：“二師哥，小弟得罪！”叫聲未歇，歸辛樹左掌已到身前。袁承志這次有了提防，左肩微側，來掌打空，正是今日學會的“神行百變”身法。歸辛樹適才跟他一帶一推，已察覺他內勁全是本門混元功，招式可以偷學，內力卻須親傳，只這一推之間，便知他确是師父新收的小徒弟。第二招出手如電，眼見一掌便可打到他肩頭，生怕打傷了他，師父臉上須不好看，手掌將到時潛力斜回，只使了三成力，哪知道對方滑溜异常，在間不容發之際竟爾躲開，不覺也是一驚，喝道：“好快的身法！”拳隨聲落，呼呼數招。他拳法與歸二娘一模一樣，但功力之純，收發之速，實已臻爐火純青之境，袁承志既驚且佩，心想怪不得二師哥享名如此之盛，他幾個徒兒出來，武林中一般好手都對之恭敬异常，原來他手下也當真了得。這時哪里還敢有絲毫怠忽？“神行百變”的身法初學乍練，尚頗生疏，對付歸二娘綽綽有余，用來與二師哥過招只怕躲不過他的十拳，于是也展開師門所授絕藝，以破玉拳法招架。

　　二人拳法相同，諸般變化均是了然于胸，越打越快，意到即收，未沾先止，可說是熟極而流。袁承志心想：“我在華山跟師父拆招，也不過如此。”但與師父拆招，明知并無凶險，二師哥卻是拳掌沉重，萬萬受不得他一招，雖知青青命在頃刻，竟無余暇去瞧她一眼，霎時之間，背上冷汗直淋。他急欲去救青青，出招竭盡全力，更不留情，心想：“青弟若是喪命，就算你是師哥，我也殺了你！”

　　這邊孫仲君見袁承志被師父絆住，心中大喜，劍法更見凌厲。劉培生與梅劍和同時叫道：“師妹不可傷人……”叫聲未歇，孫仲君挺劍猛向青青胸口刺到。青青難以閃避，急向後仰，打個滾逃開。孫仲君反劍橫削，青青一低頭，頭巾登被削落，長發四散，下垂披臉。孫仲君見她原來是個女子，一呆之下，挺劍又刺。忽聽得頭頂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好狠的女娃子！”樹頂一團黑影直扑下來，起腳將她長劍踢飛。孫仲君大吃一驚，退了兩步，月光下見那人道裝打扮，須眉俱白，擋在青青身前。她與梅、劉二人不知這老道是誰，歸二娘卻認得他是師父的好友木桑道人，便即過來見禮。木桑笑道：“別忙行禮，且瞧他哥兒倆練武。”歸二娘回頭看丈夫時，只見兩條人影夾著呼呼風聲，打得激烈异常。歸辛樹力大招沉，袁承志身手快捷。一個熟嫻本門武功，一個兼收三家之長，當真各擅胜場，難分高下。袁承志初時挂念青青的安危，甚是焦急，待見木桑道人到來相救，這才全神與師兄拆解，招數中形同拚命的狠辣之勁，卻也收了。兩人越斗越緊，本門的伏虎掌、劈石拳、破玉拳、混元掌等等上乘功夫全都使上了。袁承志畢竟功力較淺，修習沒歸辛樹之久，斗到近千招時，便漸落下風。歸二娘見丈夫越來越是攻多守少，心中暗喜，但見袁承志本門功夫如此純熟，也已毫不懷疑他确是師弟，于他拳術造詣之精，也不禁暗暗佩服。

　　又拆得數十招，袁承志突然拳法一變，身形便如水蛇般游走不定。這是金蛇郎君手創的“金蛇游身拳”，系從水蛇在水中游動的身法中所悟出。不過這套掌法中所有陰毒擊敵的招數，袁承志此時都舍棄不用，卻加上“神行百變”輕功。但見他倏進倏退，忽東忽西，旁觀各人眼都花了。歸辛樹拳法雖高，卻也看不明白他的身法，竟無下手之處，不由得心下焦躁，尋思：“我號稱神拳無敵，可是和這個小師弟已拆了一千招以上，兀自奈何他不得。我這個外號，可有點名不副實了。”袁承志橫趨斜行，正自急繞圈子，歸辛樹忽地跳開，叫道：“且住！”袁承志疾忙站定，說道：“是！”心想：“他打我不到，雙方就算平手。各人顧住面子，也就算了。”卻見歸辛樹向空中一揖，說道：“師父，你老人家也來啦。”袁承志吃了一驚，只見一株大樹上連續縱下四人，當先一人正是恩師穆人清。袁承志大喜，搶上拜倒，站起身來時，見師父身後是崔秋山和大師兄銅筆鐵算盤黃真，最後一人竟是啞巴。袁承志忽遇恩師故人，欣喜异常，和啞巴打了幾個手勢，心想自己終究閱歷太淺，只顧與二師哥過招，沒留神四下情勢，要是樹上躲著的不是師父而是敵人，豈不是中了他人的暗算？二師哥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江湖上的大行家畢竟不同，不由得心中欽佩。穆人清摸摸袁承志的頭頂，微笑道：“你大師哥說了你在浙江衢州的事，做得不錯。”隨即臉色一沉，道：“少年人為甚麼不敬尊長，跟師哥、師嫂動起手來？”袁承志低頭道：“是弟子不是，下次決計不敢啦。”走過去向歸辛樹夫婦連作了兩個揖，說道：“小弟向師哥師嫂賠罪。”

　　歸二娘性子直爽，對穆人清道：“師父，你倒不必怪師弟動手，那是我們夫婦逼他的。我們怪他用別派武功，來折辱我們這幾個不成器的徒弟。”說著向梅劍和等三人一指。穆人清道：“說到門戶之見，我倒看得很淡。喂，劍和，過來，我問你，你袁師叔跟師兄動手，是他不好。你們三人卻怎麼又跟師叔過招了？咱們門中的尊卑之分，大家都不管了麼？”梅劍和在師祖面前不敢隱瞞，便把閔子華尋仇的經過，原原本本說了，提到孫仲君斷人臂膀之事，只說“跟焦公禮的一名徒弟動了手”，就此輕描淡寫的一言帶過。他言語中所著重的，卻是袁承志踩斷了歸二娘賜給孫仲君的長劍。青青忍不住插口道：“這位飛天魔女孫仲君，好沒來由的，一劍就把人家一條臂膀削了下來。那個人只不過奉了師父之命送封信來，是個老老實實的好人。袁大哥說，他華山派門人不能濫傷無辜，他既見到了，若是不管，要給師父責罰的，無可奈何，只得出頭管上這樁事。他說無意中得罪了師哥、師嫂，心里難過得很，可又沒有法子。”她知道袁承志不擅言辭，一切都代他說了。穆人清臉如嚴霜，問道：“真的麼？”歸氏夫婦不知此事，望著孫仲君。梅劍和低聲道：“孫師妹當時認定他是壞人，是以手下沒有容情，而今已很是後悔，請師祖饒恕。”穆人清大怒，喝道：“咱們華山派最大的戒律是不可濫傷無辜。辛樹，你收這徒兒之時，有沒教訓過她？”歸辛樹從來沒見過師父氣得如此厲害，急忙跪倒，說道：“弟子失于教誨，是弟子不是。請師父息怒，弟子一定好好責罰她。”歸二娘、梅、劉、孫四人忙都跟著跪在歸辛樹之後。穆人清怒氣不息，罵袁承志道：“你見了這事，怎麼折斷了她的劍就算了事？怎麼不把她的臂膀也砍下來？咱們不正自己門風，豈不被江湖上的朋友們恥笑？”

　　袁承志跪下磕頭，說道：“是，是，弟子處置得不對。”穆人清道：“這女娃兒，”說著向青青一指，對孫仲君道：“又犯了甚麼十惡不赦的惡行，你卻連使九下狠招殺著，非取她性命不可？你過來。”孫仲君嚇得魂不附體，哪敢過去？伏在地下連連磕頭，說道：“徒孫只道她是男人，是個輕薄之徒……”

　　穆人清怒道：“你削下她帽子，已見到她是女子，卻仍下毒手。再說，是男人就可濫殺嗎？單憑你‘飛天魔女’這四字外號，就可想見你平素為人。你不過來嗎？”歸二娘知道師父要將她點成廢人，卸去全身武功，只得磕頭求道：“師父你老人家請息怒，弟子回去，一定將她重重責打。”穆人清道：“你砍下她的肩膀，明兒抬到焦家去求情賠罪。”歸二娘不敢作聲。袁承志道：“徒兒已向焦家賠過罪，又答應傳授一門武功給那人，因此焦家這邊是沒事了。”穆人清哼了聲，道：“木桑道兄幸虧不是外人，否則真叫他笑死啦。究竟是他聰明，吃了本門中不肖子弟的虧，一生不收徒弟，也免得丟臉嘔氣。都起來吧！”眾人都站了起來。

　　穆人清向孫仲君一瞪眼，孫仲君嚇得又跪了下來。穆人清道：“拿劍過來。”孫仲君心中怦怦亂跳，只得雙手捧劍過頂，獻了上來。穆人清抓住劍柄，微微一抖，孫仲君只覺左手一痛，鮮血直流，原來一根小指已被削落。穆人清再將劍一抖，長劍斷為兩截，喝道：“從今而後，不許你再用劍。”孫仲君忍痛答道：“是。徒孫知錯了。”她又羞又驚，流下淚來。歸二娘撕下衣角，給她包裹傷處，低聲道：“好啦，師祖不會再罰你啦。”梅劍和見師祖隨手一抖，長劍立斷，這才知袁承志接連震斷他手中長劍，确是本門功夫，心想原來本門武術如此精妙，我只學得一點兒皮毛，便在外面耀武揚威，想起過去的狂妄傲慢，甚是惶恐慚愧，又怕師祖見責，不禁汗流浹背。穆人清狠狠瞪了他一眼，卻不言語，轉頭對袁承志道：“你答允傳授人家功夫，可得好好的教。你教甚麼呀？”袁承志臉上一紅，道：“弟子未得師父允准，不敢將本門武功妄授別人，只想傳他一套獨臂刀法。那是弟子無意中學來的雜學。”穆人清道：“你的雜學也太多了一點呀，剛才見你和你二師哥過招，好似用上了木桑道長的‘神行百變’功夫。有這位棋友一力幫你，二師哥自然是奈何你不得了。”說罷呵呵大笑。木桑道人笑道：“承志，你敢不敢跟你師父撒謊？”袁承志道：“弟子不敢。”木桑道：“好，我問你，自從离開華山之後，我有沒有親手傳授過你武功？聽著，我有沒親手傳授？”袁承志這才會意，木桑所以要青青轉授，原來是怕師父及二師哥見怪，這位道長機靈多智，一切早在他意料之中，于是答道：“自下華山之後，道長沒親手教過我武功，這次見面，就只下過兩盤棋。”又想：“這話雖非謊言，畢竟用意在欺瞞師父，至少是存心取巧。但這時明言，二師哥必定會對道長見怪，待會背著二師哥，須得向師父稟明實情。”木桑笑道：“這就是了，你再跟師兄練過。我以前教過你的武功，一招都不許用。”袁承志道：“二師哥號稱無敵神拳，果然名不虛傳。弟子本已抵擋不住，只有躲閃避讓，正要認輸，請二師哥停手，哪知他已見到了師父。一過招，弟子就再沒能顧到旁的地方。”穆人清笑道：“好啦，好啦。道長既然要你們練，獻一下丑又怕怎的？”

　　袁承志無奈，只得整一下衣襟，走近去向歸辛樹一揖，道：“請二師哥指教。”歸辛樹拱手道：“好說。”轉頭對穆人清道：“我們錯了請師父指點。”兩人重又放對。

　　這一番比試，和剛才又不相同。歸辛樹在木桑道人、師父、大師兄及眾徒弟之前哪能丟臉？只見他攻時迅如雷霆，守時凝若山岳，名家身手，果真不凡。袁承志也是有攻有守，所使的全是師門絕技，拆了一百余招，兩人拳法中絲毫不見破綻。穆人清與木桑在一旁捻須微笑。木桑笑道：“真是明師門中出高徒，強將手下無弱兵。看了你這兩位賢徒，我老道又有點眼紅，後悔當年不好好教幾個徒兒了。”說話之間，兩人又拆了數十招。歸辛樹久斗不下，漸漸加重勁力，攻勢頓驟。袁承志尋思，打到這時，我該當讓他一招了。但歸辛村招招厲害异常，只要招架不用全力，立即身受重傷，要讓他一招，實是大大的難事，斗到分際，忽想：“聽師父剛才語氣，對我貪多務得，研習別派雜學，似乎不大贊可。先前我單使本門拳法，數百招後便居劣勢，直至用上了木桑道長與金蛇郎君的功夫，才稍微占了一點上風，現下又單使本門武功，仍只能以下風之勢打成平手，這豈不是說別派武功胜過本門功夫了？我得以別派武功輸了給他。道長不許我用他所傳的功夫，我便使金蛇郎君的武功。”當下拳招一變，使的是一套“金蛇擒鶴拳”。歸辛樹見招拆招，攻勢絲毫不緩。袁承志突然連續四記怪招，歸辛樹吃了一驚，回拳自保。袁承志緩了一口氣，運氣于背。歸辛村見他後心突然露出空隙，見虛即入，武家本性，當下毫不思索，一掌扑擊對方背心。袁承志早已有備，身子向前一扑，跌出四五步，回身說道：“小弟輸了。”歸辛樹一掌打出，便即懊悔，只怕師弟要受重傷，忙搶上去扶，哪知他茫然未覺，甚是驚疑。原來袁承志既已先運氣于背，乘勢前扑時再消去了對方大半掌力，又有木桑所賜的金絲背心保護，雖然背上一陣劇痛，卻未受傷。

　　袁承志回過身來，眾人見他長衣後心裂成碎片，一陣風過去，衣片隨風飛舞。青青極為關心，忙奔過來問道：“不礙事了嗎？”袁承志道：“你放心。”

　　穆人清向歸辛樹道：“你功夫确有精進，但這一招使得太狠，你知道麼？”歸辛樹道：“是，袁師弟武功了得，弟子很是佩服。”穆人清道：“他本門功力是不及你精純，還差著這麼一大截。”頓了一頓，說道：“前些時候曾聽人說，你們夫婦縱容徒弟，在外面招搖得很是厲害。我本來想你妻子雖然不大明白事理，你還不是那樣的人，但瞧你剛才這樣對付自己師弟，哼！”歸辛樹低下了頭，道：“弟子知錯了。”木桑道：“比武過招，下手誰也不能容情，反正承志又沒受傷，你這老兒還說甚麼的？”穆人清這才不言語了。

　　歸辛樹夫婦成名已久，隱然是江南武林領袖，這次被師父當眾責罵，雖因師恩深重，于師父并無怨懟之意，但對袁承志卻更是懷憤。穆人清道：“闖王今秋要大舉起事，你們招集門人，立即著手聯絡江南武林豪傑，一待闖王義旗南下，便即揭竿響應。”歸辛樹夫婦齊聲應道：“是。”穆人清眼望歸辛樹，臉色漸轉慈和，溫言道：“辛樹，你莫說我偏愛小徒弟。你年紀雖已不小，在我心中，你仍與當年初上華山時的小徒弟一般無异。”歸辛樹低下頭來，心中一陣溫暖，說道：“是，弟子心中也決沒說師父偏心。”穆人清道：“你性子向來梗直，三十年來專心練武，旁的事情更是甚麼也不愿多想。可是天下的事情，并非單憑武功高強便可辦得了的。遇上了大事，更須細思前因後果，不可輕信人言。”歸辛樹道：“是，弟子牢牢記住師父的教訓。”穆人清對袁承志道：“你和你這位小朋友動身去北京，打探朝廷動靜，但不得打草驚蛇，也不能傷害皇帝和朝中權要，若是訪到重大消息，就去陝西報信。”袁承志答應了。穆人清道：“我今晚要去見七十二島盟主鄭起云和清涼寺的十力大師。聽說十力大師剛接到五台山清涼寺住持法旨，派他接任河南南陽清涼下院的住持，一來向他道喜，二來要跟他商量商量河南武林中的事情。道兄，你要去哪里？”木桑笑道：“你們是仁人義士，憂國為民，整天忙得馬不停蹄。貧道卻是閒云野鶴，我想耽擱你小徒弟幾天功夫，成麼？”穆人清笑道：“反正他答應教人家武功，在南京總得還有幾天逗留。你們多下幾盤棋吧。你還有多少本事，索性一股腦兒傳了他吧。”木桑卻似意興闌珊，黯然道：“這次下了這幾局棋，也不知道以後是不是還有得下。”穆人清一愕，道：“道兄何出此言？眼下民怨如沸，闖王大事指日可成。將來四海宴安，天下太平，眾百姓安居樂業，咱們無事可為。別說承志，連我也可天天陪你下棋。”木桑搖頭道：“未必，未必！舊劫打完，新劫又生，局中既有白子黑子，這劫就循環不盡。”穆人清笑道：“多日不見，道兄悟道更深。我們俗人，這些玄機可就不懂了。”哈哈一笑，拱手道別。黃真和崔秋山都跟了過去。

　　那啞巴卻站住不動，大打手勢，要和袁承志在一起。穆人清點頭允可，笑道：“好吧，你記挂你的小朋友，就跟著他吧。”啞巴大喜，奔過來將袁承志抱起，將他擲向空中，待他落下，伸手接住，那是袁承志幼時他二人在華山常干的玩意。青青嚇了一跳，月光下見他臉有喜色，才知他并無惡意。啞巴跟著從背上包袱中抽出一柄劍來，交給袁承志，正是那柄金蛇劍。原來他上次隨袁承志進入山洞插回金蛇劍，此次离山，見穆人清示意要去和袁承志相會，心想山上無人，這把寶劍可別讓人偷了去，于是進洞去拔了出來，藏在包袱之中，卻連穆人清也不知道。袁承志心想：“此劍是青弟父親的遺物，我暫且收著使用，日後我傳她金蛇劍法，再將這劍還歸給她。”青青拿過劍來觀看，想到父親母親，心中一陣難過。袁承志與師父見面又要分手，很是戀戀不舍。穆人清笑道：“你很好，不枉大家教了你一場。”袍袖一拂，已隱沒在黑暗之中。歸辛樹夫婦拱手相送，待師父及大師兄走得不見，向木桑躬身一揖，一言不發，抱了孩子，帶領三個徒弟就走。木桑向袁承志道：“他們對你心中懷恨，這兩人功夫非同小可，日後遇上可要小心。”袁承志點點頭，無端端得罪了二師兄，心頭郁郁，回到焦家，倒頭便睡。

　　第二日剛起身，青青大叫大嚷的進來，捧著個木制的拜盒，笑道：“你猜是甚麼？”袁承志兀自提不起興致，道：“有客人來麼？”青青揭開盒蓋，滿臉笑容，如花盛開。只見盒中一張大紅帖子，寫著“愚教弟閔子華拜”幾個大字。青青象起帖子，下面是一張房契，一張屋里家具器物的清單。袁承志見閔子華遵守諾言，將宅子送了過來，很是過意不去，忙換了袍褂過去道謝。哪知閔宅中人已走得干干淨淨，只留下兩個下人在四處打掃。袁承志一問，說是閔二爺一早就帶同家人朋友走了，去甚麼地方卻不知道。袁承志和青青取出金蛇郎君遺圖與房子對看，見屋中通道房舍雖有不少更動，但大局間架，若合符節。兩人大喜，知道這座“魏國公賜第”果然便是圖中所指，按著圖上藏寶記號尋索，原來是在後花園的一間柴房之中。

　　這天下午，焦宛兒派了人來幫同打掃布置，還撥了兩名婢女服侍青青，其他廚子、門公、花匠、侍仆、更夫、馬夫一應俱全，洪胜海便做了總管。袁承志道：“這位焦姑娘年紀輕輕，想得倒真周到。”青青抿嘴笑道：“若能請得到她來這大宅子親主家務，那就一定周到之極啦！我可……我可……”臉上一紅，下面的話可不便說了。袁承志一怔，隨即明白，心想她甚麼都好，就是小心眼兒，一笑之下，不再接口。當晚二更過後，袁承志叫了啞巴，二人搬出柴房中柴草，拿了鐵鍬，挖掘下去。青青仗劍在柴房外把風。挖了半個時辰，只聽得錚的一聲，鐵鍬碰到了一塊大石，鏟去石上泥土，露出一塊大石板來。兩人合力將石板抬起，下面是個大洞。青青聽得袁承志喜叫，奔進來看。袁承志道：“在這里啦。”取了兩捆柴草，點燃了丟在洞里，待穢氣驅盡，打手勢叫啞巴守外面，與青青循石級走下去，火把光下只見十只大鐵箱排成一列。鐵箱都用巨鎖鎖住，鑰匙卻遍尋不見。袁承志再取圖細看，見藏寶之處左角邊畫著一條小小金龍，靈機一動，拿起鐵鍬依著方位挖下去，挖不了幾下，便找到一只鐵盒，盒子卻沒上鎖。他記起金蛇郎君的盒中毒箭，用繩縛住盒蓋上的鐵環，將鐵盒放得遠遠的，用繩拉起盒蓋，過了一會，見無异狀，移進火把看盒中時，見盒里放著一串鑰匙，還有兩張紙。取起上面一紙，見紙上寫道：“吾叔之叛，武臣無不降者。魏國公徐輝祖以功臣世勳，忠于社稷，殊可嘉也。內府重寶，倉皇不及攜，魏公為朕守之。他日重光宗廟社稷，以此為資。建文四年六月庚申御筆。”

　　袁承志看了不禁凜然，心想這果然是燕王篡位之時建文帝所遺下的重寶。原來明朝開國，大將軍徐達功居第一。他和明太祖朱元璋是布衣之交。朱元璋做了皇帝後，還是稱他為“徐兄”。徐達自然不敢再和皇帝稱兄道弟，始終恭敬謹慎。有一天，明太祖和他一起喝酒，飲酒中間，說道：“徐兄功勞很大，還沒安居的地方，我的舊邸賜了給你吧。”（《明史•徐達傳》原文是：“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賜以舊邸。”）所謂舊邸，是太祖做吳王時所居的府第，他登極為帝之後，自然另建宮殿了。徐達心想：太祖自吳王而登極，自己若是住到吳王舊邸之中，這個嫌疑可犯得大了。他深知太祖猜忌心極重，當下只是道謝，卻說甚麼也不肯接受。太祖決定再試他一試，過了幾天，邀了徐達同去舊邸喝酒，不住勸酒，把他灌醉了，命侍從將他抬到臥室之中，放在太祖從前所睡的床上，蓋上了被。徐達酒醒之後，一見情形，大為吃驚，急忙下階，俯伏下拜，連稱：“死罪！”侍從將情形回奏，太祖一聽大喜，心想此人忠字當頭，全無反意，當即下旨，在舊邸之前另起一座大宅賜他，親題“大功”兩字，作為這宅第所在的坊名。那便是南京“大功坊”和“魏國公賜第”的由來。据筆記中載稱，徐達雖然對皇帝恭順，太祖還是怕他造反。洪武十八年，徐達背上生疽。据說生背疽之人，吃蒸鵝立死。太祖派人慰問，附賜蒸鵝一只。徐達淚流滿面，當著使者把一只蒸鵝吃個干淨，當夜就毒發而死。生背疽而吃了蒸鵝，未必便死，但朱元璋賜這蒸鵝，便是賜死，徐達縱然吃了蒸鵝無事，也只好服毒自盡。此事正史不載，不知是否屬實。徐達有四子三女，三個女兒都作太祖兒子的王妃，長女是燕王王妃，後來便是成祖的皇後，次女是代王王妃，三女是安王王妃。燕王起兵造反，徐達的長子徐輝祖忠于建文帝，帶兵力抗燕軍。徐達的幼子徐增壽卻和姊夫燕王暗中勾結。燕王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召徐增壽來質問。徐增壽不答，建文帝親手揮劍斬了他。成祖篡位後，徐輝祖搬入了父親的祠堂居住，不肯朝見。成祖派官吏審問，徐輝祖寫了“我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十個大字回報。成祖見了大怒，但他初即帝位，要收拾人心，饒了他不殺。徐輝祖對建文帝忠心耿耿，始終在圖謀復辟。他後人世襲魏國公，一直統帶守衛南京的部隊，直至明亡。明朝南京守備府位尊權重，南京百姓只知“守備府徐公爺”，卻不知魏國公，是以袁承志和青青打聽不著。

　　成祖感念徐增壽為己而死，追封他為定國公。因此徐達的子孫共有魏國公和定國公兩個公爵。兩位公爵的後裔一居南京，一居北京。徐輝祖得罪了成祖，他子孫不敢再在大功坊的賜第居住，另行遷居。大功坊賜第數度易手，經過二百四十多年，後人再也不明這座舊宅的來歷。這中間的經過，袁承志和青青自然不知。袁承志看第二張紙時，見寫的是一首律詩，詩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發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云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筆跡與另一信一模一樣，只是更見蒼勁挺拔。原來此詩是建文帝在閩粵川滇各地漫游四十年後，重還金陵所作。他經歷永樂（成祖）、洪熙（仁宗）、宣德（宣宗）、正統（英宗）各朝之後，已是六十余歲，復位之想早已消盡，回來撫視故物，不禁感慨無已，從此飄然出世，不知所終。此中過節，袁承志和青青自然猜想不到。袁承志不懂詩中說些甚麼，青青更急欲察看箱中物事，對詩箋隨意一瞥，便放在一旁。袁承志取出鑰匙，將鐵箱打開，一揭箱蓋，只覺耀眼生花，一大箱滿滿的都是寶玉、珍珠，又開一箱，卻是瑪瑙、翡翠之屬，沒一件不是價值巨萬的珍物。青青低聲驚呼，不由得臉上變色，又驚又喜。抄到底下，卻見下半箱疊滿了金磚，十箱皆是如此。袁承志道：“這些寶物是明太祖當年在天下百姓身上搜刮而來，咱們用來干甚麼？”青青和他相處日久，明白他心意，知道只要稍生貪念，不免遭他輕視，便道：“咱們說過，尋到財物，要助闖王謀干大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袁承志大喜，握住她手，說道：“青弟，你真是我的知己。”袁承志自幼即知父親盡瘁國事，廢寢忘食，非但不貪錢財，連家庭中的天倫之樂、朋友間的交游之娛，也難以得享。當年應松教他讀書，曾教過袁崇煥自敘心境的一篇文章，其中說道：“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為子，妻孥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游不得以為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里一亡命之徒’可也。”當時年幼，還不能完全體會父親盡心竭力、守土御敵的精忠果毅，成長後每想到“大明國里一亡命之徒”那句話，不由得熱血沸騰，早就立志以父為榜樣。袁崇煥為人題字，愛寫“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兩句，袁承志所存父親遺物，也只有這一幅字而已。這時他見到無數金銀財寶，所想到的自然是如何學父親的言行好樣，如何將珍寶用于保國衛民。青青卻出身于大盜之家，向來見人逢財便取，管他有主無主，義與不義。何況這許多價值連城的珠寶，都是憑她父親遺圖而得，若不是她對袁承志鐘情已深，豈肯不据為己有？聽袁承志稱自己為“知己”，不由得感到一陣甜意，霎時間心頭浮起了兩句古詩：“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袁承志道：“有了這許多資財，咱們就可到北京去大干一番事業。明朝皇帝搜刮而來，咱們就用來相助闖王，推倒明朝皇帝。”青青笑道：“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袁承志笑道：“不錯。你掉書包的本事可了不起。”次日下午，袁承志命洪胜海到焦家去把羅立如叫來。他斷臂傷勢還很沉重，聽得袁承志見招，立即命人相扶，喜氣洋洋的到來，見面後便要行拜師之禮。

　　袁承志堅辭不受，叫他坐著，將一套獨臂刀法細細說了給他聽。羅立如武功本有根底，袁承志又一招一式的教得甚是仔細，連續教了五天，羅立如已牢牢記住，只待臂傷痊了，就可習練。袁承志這套刀法得自《金蛇秘笈》，與江湖上流傳的左臂刀法大不相同，招招險，刀刀快，實是厲害不過。羅立如雖斷一臂，卻換來了一套足以揚名江湖的絕技，可說是因禍得福，心里歡喜不盡。

　　袁承志了結這件心事後，雇了十多輛大車，預備上道赴京。焦公禮父女及眾門徒大擺筵席，殷勤相送。袁承志請焦公禮送信給閔子華，將大功坊宅第仍然交還。焦公禮應承辦理。太白三英等漢奸則送交官辦。

　　這日秋高氣爽，金風送暑，袁承志、青青、啞巴、洪胜海一行人別過木桑道人，將十只鐵箱裝上大車，向北進發。焦公禮父女及眾弟子同過長江，送出三十里外，方才作別。江北一帶仍是金龍幫的地盤，焦公禮事先早已派人送訊，每個碼頭都有人殷勤接送。行了十多日，來到山東界內。洪胜海道：“相公，這里已不是金龍幫的地界。從今日起，咱們得多留一點兒神啦。”青青道：“怎麼？有人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嗎？”洪胜海道：“方今天下盜賊如毛，山東強人尤多。最厲害的是兩幫。”青青道：“一幫是你們渤海派了。”洪胜海笑道：“渤海派專做海上買賣，陸上的東西，就算黃金寶貝丟在地下，我們也是不撿的。”青青笑道：“原來貴派不算，那麼是哪兩幫？”洪胜海道：“一幫是滄州千柳莊褚紅柳褚大爺的手下。”袁承志道：“我也曾聽師父說起過褚紅柳以朱砂掌馳名江湖。”洪胜海道：“正是。另一幫在惡虎溝開山立柜，大當家陰陽扇沙通天武功了得，手下人多勢眾。”袁承志點頭道：“咱們以後小心在意，每晚一人輪流守夜。”走了兩日，正當中午，迎面鸞鈴響處，兩匹快馬疾奔而來，從眾人身旁擦過。洪胜海說道：“那話兒來啦。”他想袁承志武功極高，自己也非庸手，幾個毛賊也不放在心上。過不一個時辰，那兩乘馬果然從後趕了上來，在騾車隊兩旁掠了過去。青青只是冷笑。洪胜海道：“不出十里，前面必有強人攔路。”哪知走了十多里地，竟然太平無事。當晚在雙石舖宿歇。洪胜海嘖嘖稱奇，道：“難道我這老江湖走了眼了。”次日又行，走不出五里，只見後面四騎馬遠遠跟著。洪胜海道：“是了，他們昨兒人手還沒調齊，今日必有事故。”中午打過尖後，又有兩騎馬趟下來看相摸底。洪胜海道：“這倒奇了，道上看風踩盤子，從來沒這麼多人的。”行半日，又見兩乘馬掠過騾隊。洪胜海皺眉思索，忽道：“是了。”對袁承志道：“相公，咱們今晚得趕上一個大市鎮投宿才好。”袁承志道：“怎麼？”洪胜海道：“跟著咱們的，不止一個山寨的人馬。”青青道：“是麼？有幾家寨主看中了這批貨色？”洪胜海道：“要是每一家派了兩個人，那麼前前後後已有五家。”青青笑道：“那倒熱鬧。”袁承志問道：“他們又怎知咱們攜了金銀財寶？倘若咱們這十只鐵箱中裝滿了沙子石頭，這五家大寨主豈不是白辛苦一場？”青青笑道：“這個你就不在行了。大車中裝了金銀，車輪印痕、行車聲響、揚起的塵土等等都不相同。別說十只大鐵箱易看得很，便是你小慧妹妹的二千兩黃金，當日也給我這小強人看了出來。常言道得好：‘隔行如隔山。’你自然不懂的。”袁承志笑道：“佩服，佩服！”洪胜海心想：“小姐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小姑娘，難道從前也是干我們這一行的？”說話之間，又是兩乘馬從車隊旁掠過，青青冷笑道：“想動手卻又不敢，騎了馬跑來跑去，就是瞎起忙頭。這般膿包，人再多也沒用！”洪胜海正色道：“小姐，好漢敵不過人多。咱們雖然不怕，但箱籠物件這麼許多，要一無錯失，倒也得費一番心力。”袁承志道：“你說得不錯，咱們今晚就在前面的石膠鎮住店，少走幾十里吧。”

　　到了石膠鎮上，揀了一家大店住下。袁承志吩咐把十只鐵箱都搬在自己房中，與啞巴兩人合睡一房。剛放好鐵箱，只見兩條大漢走進店來，向袁承志望了一眼，對店伙說要住店。店伙招呼兩人入內，前腳接後腳，又有兩名粗豪漢子進來。袁承志暗暗點頭，心下盤算已定，晚飯過後，各人回房睡覺。睡到半夜，只聽得屋頂微微響動，知道盜伙到了。他起身點亮了蜡燭，打開鐵箱，取出一把把明珠、寶石、翡翠、瑪瑙，在燈下把玩。奇珍异寶在燈下燦然生光，只見窗欞之邊、門縫之中，不知有多少只貪婪的眼睛在向里窺探。洪胜海聽得聲音，放心不下，過來察看，他一走近，十余名探子俱各隱身。洪胜海微微冷笑，在袁承志房門上輕敲數下。袁承志道：“進來吧！”

　　洪胜海一推門，房門呀的一聲開了，原來竟沒關上。他一進房，只見桌上珠光寶氣，耀眼生輝，不覺呆了，走近看時，但見有指頭大小的渾圓珍珠，有兩尺來長的朱紅珊瑚，有晶瑩碧綠的大塊祖母綠，此外貓兒眼、紅寶石、藍寶石、紫玉，沒一件不是無價之寶。

　　洪胜海本不知十只鐵箱中所藏何物，只道都是金銀，這才引起群盜的貪心，哪知竟有如許珍品。他在江湖多年，見多識廣，但這麼多、這麼貴重的寶物卻從未見過，袁相公卻從何處得來，倒真令人不解了。他走到袁承志身邊，低聲道：“相公，我來收起了好麼？外面有人偷看。”袁承志也低聲道：“正要讓他們瞧瞧。反正是這麼一回事。”拿起一串珍珠，大聲問道：“這串珠子拿到京里，你瞧賣得多少銀子？”洪胜海道：“三百兩銀子一顆，那是再也不能少了。這里共是二十四顆，少說也值得一萬五千兩銀子。”袁承志奇道：“怎麼是一萬五千兩？”洪胜海道：“單是這麼大、這麼圓、這麼光洁的一顆珠子，已經十分少見，難得的是二十四顆竟一般大小，全無瑕疵。一顆值三百兩銀子，那麼二十四顆至少值得一萬五千兩。”這番話只把房外群盜聽得心痒難搔，恨不得立時跳進去搶了過來。只是上面頭領有令，看中這批貨的山寨太多，大伙要商量好了再動，免傷同道和氣，誰也不許先行下手。眼見袁承志向洪胜海擺擺手，笑著睡了，燭火不熄，珠寶也不收拾，攤滿了一桌，只把群盜引得面紅耳赤，不住干咽唾涎。袁承志自發覺群盜大集，意欲劫奪，一路上便在盤算應付之策，正如洪胜海所說：“好漢敵不過人多。箱籠物件這麼許多，要一無錯夫，倒也得費一番心力。”自然而然的便想：“要是金蛇郎君遇上這件事，他便如何對付？”跟著想到：金蛇郎君為溫氏五老及崆峒派諸人所擒，以寶藏巨利引得雙方互相爭奪，溫氏五老出手殺了所邀來的崆峒派朋友，他由此而乘機逃脫；又想到：那晚石梁派的張春九和江禿頭偷襲華山，見到有毒的假秘笈，連師兄弟也都殺了；龍游幫和青青為了爭奪闖王黃金而相爭斗。足見大利所在，見利忘義之人非互相殘殺不可。“群盜人多，若是你殺我，我殺你，人便少了。”想明白了此節之後，便在客店中故意展示寶物，料想財寶越是眾多，群盜自相斫殺起來便越加的激烈。又行了兩日，已過濟南府地界，掇著車隊的盜寇愈來愈多。洪胜海本來有恃無恐，但見群盜遲遲不動手，不知安排下甚麼奸謀，不由得惴惴不安起來，力勸袁承志改步海道，說自己海上朋友很多，坐船到天津起岸，再去北京，雖然要繞個大彎，多費時日，但保險不出亂子。袁承志笑道：“我本要用這批珠寶來結交天下英雄好漢，就是散盡了也不打緊。錢財是身外之物，咱們講究的是仁義為先。”洪胜海聽他如此說，也就不便再勸。這天到了禹城，投了客店。青青便邀袁承志出去玩耍。但袁承志心想此刻不知有多少雙眼睛注視著這批珍寶，只要稍一托大，立即出事，便跟她說明原由，要她獨自去玩，自己與啞巴、洪胜海留在店中看守。

　　過了一個多時辰，青青喜孜孜的回來，手里提著兩只小竹籠，籠里各放著一只促織，嗤嗤嗤的叫個不停。她把一只送給袁承志，說道：“四文錢一只，你夜里挂在帳子里，才教好聽呢！”袁承志笑著接過，笑問：“你在街上遇到誰了？”青青一愣，道：“沒有呀？”袁承志笑道：“背上怎麼給人做了記號啦？”青青忙奔回自己房里，脫下外衣一看，果見後心畫著個白粉圈，想是買促織時高興得忘了別的，畫圈之人又很機靈，竟沒發覺。她又羞又惱，回來對袁承志道：“快去給我把那人抓來，打他一頓。”袁承志笑道：“卻到哪里找去？”青青道：“你也去街上逛逛，假裝傻里傻氣的不留神……”袁承志笑道：“就像你剛才那副模樣，自然有人來背上畫圈了，是不是？”青青笑道：“對啦，快去。”袁承志拗她不過，只得囑咐她與洪胜海小心在意，獨自出店。那禹城是個熱鬧所在，雖將入夜，做買賣的、趕車的、挑擔子的還是來去不絕。袁承志一出店房，行不數步，便察覺身後有人暗中跟隨，心想：“好哇，你們越來越猖狂啦，不但釘住了貨色，還瞧著我們每一個人。可是在青弟後心畫個白粉圈，又是甚麼用意？豈非打草驚蛇，讓我們有了提防？”當下不動聲色，徑往人多處行去，後面那人果然跟來。袁承志走到一家鐵舖面前，觀看鐵匠鑄刀，等那人走到臨近，突然反手伸出，扣住了他手腕脈門。那人麻了半邊身子，被袁承志輕輕一拉，身不由主的跟他走入了一條小巷。袁承志問道：“你是誰的手下？”那人早已痛得滿頭大汗，給袁承志手上微一用勁，更是難當，忙道：“相公快放手，別捏斷了我骨頭。”袁承志笑道：“你不說，我連你頭頸骨也扭斷了。”左手伸出，在他頸里一摸。那人忙道：“我說，我說。小人叫做黃二毛子，是惡虎溝沙寨主的手下。”袁承志道：“你想在我背上畫個圈，是不是？”黃二毛子道：“是沙寨主吩咐小人畫的，下……下次再也不敢了。”袁承志道：“干麼要畫個圈？”黃二毛子道：“沙寨主說，這是我們惡虎溝的貨色，先做上記號，叫別家不可動手。”

　　袁承志又好笑，又好氣，問道：“沙寨主呢？他在哪里？”黃二毛子東張西望的不敢說。袁承志指力稍重，黃二毛子腕骨登時格格作響，生怕給捏斷了，忙道：“沙寨主叫小人……叫小人今晚到城外三光寺去會齊。”袁承志道：“好，你帶路。”黃二毛子不敢不依，領著他來到三光寺。這時天色尚早，廟中無人。袁承志見那廟甚為破敗，也不見廟祝和尚，前前後後查了一遍，將黃二毛子點了啞穴，擲在神龕之中。等了一會，聽得廟外傳來說話之聲。

　　袁承志閃身躲在佛像之後，只聽得數十人走進廟來，在大殿中間團團坐下。一個尖細的聲音說道：“嚴老四、嚴老五，你哥兒倆帶領四名弟兄四下望風，屋上也派兩人。”那兩人應聲出去，不久便聽得屋上有腳步之聲。袁承志暗笑：“饒你仔細，我卻已先在這里恭候了。”過得一陣，廟外又陸續進來多人，大家鬧哄哄的稱兄道弟，客氣了一陣。袁承志聽眾人稱呼，原來是山東八大山寨的寨主在此聚會，倒也不敢大意，當下屏息靜聽。只聽那聲音尖細的人說道：“這筆貨色已探得明白，确是非同小可。押運的是兩個雛兒。保鏢的名叫洪胜海，是渤海派的，聽說手下還硬。可是他單槍匹馬，走這趟大鏢。當真狂妄自大之至。”群盜都轟笑起來。另一人道：“怎麼取鏢，不勞大伙兒費心，還不是手到貨來，開張發財？但怎麼分紅，大伙兒可先得商量好，別要壞了道上的義氣。”那沙寨主道：“小弟邀請各位兄長到這里聚會，就是為此。”一個聲音粗豪的人說道：“這筆貨是我們第一個看上的。我說嘛，貨色十股均分。惡虎溝占兩份，我們殺豹崗占兩份，其餘的一家一份。”袁承志心想：“好哇，你們已把別人的財寶，當作了自己囊中之物。聚在這里，原來是為分贓。”另一人道：“你殺豹崗憑甚麼分兩份？我說是八家平分。”群盜登時喧聲大作，紛爭不已。袁承志暗暗喜歡：“向來只有分贓不勻，這才打架。你們贓物還沒到手，卻已先分不勻了，不妨就在這里拚個你死我活。”

　　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這次咱們合伙做買賣，可不能傷了綠林中的義氣。大伙兒總要公公道道。惡虎溝有幾千兄弟，殺豹崗和亂石寨都只有三百來人，難道拿同樣的份兒？我說嘛，這樁買賣，當然請沙寨主領頭，他老人家多得十萬兩銀子的珠寶。殺豹崗最先看上這票貨色，他殺豹崗多得一萬兩。余下的平分九份，惡虎溝拿兩份，余下七寨各拿一份。”群盜一來不敢跟惡虎溝相爭，二來也覺此言有理，便都贊同了。沙寨主道：“既是如此，明兒就動手。咱們在張莊開扒，大伙兒率領兄弟去張莊吧！”眾人轟然答應，紛紛出廟。袁承志見他們倒分得公道，自己定下的計策似乎不管事，不免多了層憂心。尋思：“我想得到的事，這些老奸巨滑的強盜當然早想到了。青弟從前是他們的行家，她的主意定然比我的在行。”當下也不理會那黃二毛子，徑自回店，把探聽到的消息對青青說了，問她道：“盜賊勢大，打不完，殺不盡，那怎麼辦？”青青道：“事到臨頭之時，咱們先沉住氣，待得認出了盜魁，你一下子把他抓住，小嘍羅們就不敢動了。”袁承志大喜，笑道：“擒賊先擒王，這主意最好。”

　　次日上路，一路上群盜哨探來去不絕，明目張膽，全不把袁承志等放在眼里。洪胜海道：“相公，瞧這神氣，過不了今天啦。”袁承志道：“你只管照料車隊，別讓騾子受驚亂跑。強人由我們三人對付。”洪胜海應了。袁承志打手勢告訴啞巴，叫他看自己手勢才動手，專管捉人。啞巴點頭答應。行到申牌時分，將到張莊，眼前黑壓壓一大片樹林，忽聽得頭頂嗚嗚聲響，幾只響箭射過，鑼聲響處，林中鑽出數百名大漢，一個個都是青布包頭，黑衣黑褲，手執兵刃，默不作聲的攔在當路。眾車夫早知情形不對，拉住牲口，抱頭往地下一蹲。這是行腳的規矩，只要不亂逃亂闖，劫道的強人不傷車夫。又聽得忽哨連連，蹄聲雜沓，林中斜刺里沖出數十騎馬來，擋在車隊之後，攔住了退路，也都是肅靜無嘩。袁承志昨天在三光廟中沒見到群盜面目，這時仔細打量，只見前面八人一字排開。一個三十多歲的白臉漢子越眾而出，手中不拿兵刃，只搖著一柄折扇，細聲細氣的道：“袁相公請了！”袁承志一聽聲音，就知他是惡虎溝的沙寨主，見他腳步凝重，心想這人果然武功不弱，手持鐵骨折扇，多半擅于打穴，當下一拱手道：“沙寨主請了。”

　　沙寨主一驚，尋思：“他怎知我姓沙？”說道：“袁相公遠來辛苦。”

　　袁承志見他臉上神色，心想：“他一路派人跟蹤，自然早打聽到了我姓袁。但我叫他沙寨主，只怕他大惑不解了。索性給他裝蒜。”說道：“沙寨主你也辛苦。兄弟趕道倒沒甚麼，就是行李太笨重，帶著討厭。”

　　沙寨主笑道：“袁相公上京是去趕考麼？”袁承志道：“非也！小弟讀書不成，考來考去，始終落第，只好去納捐行賄，活動個功名，因此肚里墨水不多，手邊財物不少，哈哈，慚愧啊慚愧。”沙寨主笑道：“閣下倒很爽直，沒有讀書人的酸氣。”袁承志笑道：“昨天有位朋友跟我說，今兒有一位姓沙的沙寨主在道上等候，可須小心在意。還有殺豹崗、亂石寨等等，一共有八家寨主。兄弟歡喜得緊，心想這一來可挺熱鬧了。我一路之上沒敢疏忽，老是東張西望的等候沙寨主，就只怕錯過了，哪知果然在此相遇。今日一見，三生有幸。瞧閣下這副打扮，莫不是也上京麼？咱們結伴而行如何？一路上談談講講，飲酒玩樂，倒是頗不寂寞。”沙寨主心中一樂，暗想原來這人是個書呆子，笑道：“袁相公在家納福，豈不是好，何必出門奔波？要知江湖上險惡得很呢。”袁承志道：“在家時曾聽人說道，江湖上有甚麼騙子痞棍，強盜惡賊，哪知走了上千里路，一個也沒遇著。想來多半是欺人之談，當不是真的。這許多朋友們排在這里干甚麼？大伙兒玩操兵麼？倒也有趣。”

　　那七家寨主聽袁承志半痴半呆的嘮叨不休，早已忍耐不住，不停向沙寨主打眼色，要他快下令動手。沙寨主笑容忽斂，長嘯一聲，扇子倏地張開。只見白扇上畫著一個黑色骷髏頭，骷髏口中橫咬一柄刀子，模樣十分可怖。青青見了不覺心驚，輕聲低呼。袁承志雖然藝高膽大，卻也感到一陣陰森森的寒氣。沙寨主磔磔怪笑，扇子一招，數百名盜寇齊向騾隊扑來。袁承志正要縱身出去擒拿沙寨主，忽聽得林中傳出一陣口吹竹葉的尖厲哨聲。沙寨主一聽，臉色陡變，扇子又是一揮，群盜登時停步。只見林中馳出兩乘馬來，當先一人是個須眉皆白的老者，後面跟著一個垂髻青衣少女，一瞥之間，但見容色絕麗。兩個來到沙寨主與袁承志之間，勒住了馬。

　　沙寨主瞪眼道：“這里是山東地界。”那老者道：“誰說不是啊！”沙寨主道：“咱們當年在泰山大會，怎麼說來著？”老者道：“我們青竹幫不來山東做案，你們也別去北直隸動手。”沙寨主道：“照呀！今日甚麼好風把程老爺子吹來啦？”那老者道：“聽說有一批貨色要上北直隸來，東西好像不少，因此我們先來瞧瞧貨樣成色。”沙寨主變色道：“等貨色到了程老爺子境內，你老再瞧不遲吧？”那老者呵呵笑道：“怎麼不遲？那時貨色早到了惡虎溝你老弟寨里，老頭兒怎麼還好意思前來探頭探腦？那可不是太不講義氣了嗎？”

　　袁承志和青青、洪胜海三人對望了一跟，心想原來河北大盜也得到了消息，要來分一杯羹，且瞧他們怎麼打交道。只聽山東群盜紛紛起哄，七嘴八舌的大叫：“程青竹，你蠻不講理！”“他媽的，你若講義氣，就不該到山東地界來。”“你不守道上規矩，不要臉！”

　　那老者程青竹道：“大伙兒亂七八糟的說些甚麼？老頭兒年紀大了，耳朵不靈，聽不清楚。山東道上的列位朋友們，都在贊我老頭兒義薄云天嗎？”

　　沙寨主折扇一揮，群盜住口。沙寨主道：“咱們有約在先，程老爺子怎麼又來反悔？無信無義，豈不是見笑于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程青竹不答話，問身旁少女道：“阿九啊，我在家里跟你說甚麼了？”那少女道：“你老人家說，咱們閒著也是閒著，不如到山東逛逛，乘便就瞧瞧貨樣。”

　　青青聽她吐語如珠，聲音又是柔和又是清脆，動聽之極，向她細望了幾眼，見她神態天真，雙頰暈紅，年紀雖幼，卻是容色清麗，氣度高雅，當真比畫兒里摘下來的人還要好看，想不到盜伙之中，竟會有如此明珠美玉一般俊極無儔的人品。青青向來自負美貌，相形之下，自覺頗有不如，忍不住向袁承志斜瞥一眼。程青竹笑道：“咱們說過要伸手做案沒有？”阿九道：“沒有啊。你老人家說，咱們跟山東的朋友們說好了的，山東境內，就是有金山銀山堆在面前，青竹幫也不能拿一個大錢，這叫做言而有信。”程青竹轉頭對沙寨主道：“老弟，你聽見沒有？我幾時說過要在山東地界做案哪？”

　　沙寨主繃緊的臉登時松了，微微一笑，道：“好啊，這才夠義氣。程老爺子遠道而來，待會也分一份。”程青竹不理他，又向阿九道：“阿九啊，咱們在家又說甚麼來著？”阿九道：“你老人家說貨色不少，路上若是失落了甚麼，咱們可吃虧不起，要是讓人家順手牽了羊去，咱們的臉就丟大了。”程青竹道：“嗯，要是人家不給面子，定要拿呢？”阿九道：“你老人家說，咱們在北直隸黑道上發財，到了山東，轉行做做保鏢的，倒也新鮮。倘若有人要動手，咱們無可奈何，給人家逼上梁山，也只好出手保護了。”程青竹笑道：“年輕人記性真不壞，我記得确是這麼說過的。”轉頭對沙寨主道：“老弟可明白了吧？我們不能在山東做案，哪一點兒也沒錯，可是青竹幫要轉行干保鏢的。泰山大會中，我可沒答應不走鏢啊。”

　　沙寨主鐵青了臉，道：“你不許我們動手，等貨色進了北直隸地界，自己便來伸手，是不是？”程青竹道：“是啊！泰山大會上的約定，總是要守的，一回到北直隸，我們本鄉本土，做慣了強人，不好意思再干鏢行，阻了老鄉們的財路。”群盜聽他一番強辭奪理、轉彎抹角的說話，說穿了還不是想搶奪珍寶，無不大怒，欺他兩人一個老翁，一個幼女，當場就要一擁而前，亂刀分尸。

　　阿九將手中兩片竹葉放到唇邊，噓溜溜的一吹，林中突然擁出數百名大漢，衣服各色，頭上卻都插著一截五寸來長、帶著竹葉的青竹。沙寨主一驚：“原來這老兒早有布置。他這許多人馬來到山東，我們的哨探全是膿包，竟沒探到一點消息。”折扇一揮，七家寨主連同惡虎溝譚二寨主率領八寨人馬，列成陣勢，眼見就是一場群毆惡斗。人數是山東群盜居多，但青竹幫有備而來，挑選的都是精壯漢子，爭斗起來也未必處于下風。袁承志和青青相視而嘻。青青低聲笑道：“東西還沒到手，自伙里先爭了起來，真是好笑。”袁承志道：“咱們來個漁翁得利，倒也不壞。”只見山東群盜預備群毆，卻留下數十人監視車隊，以防乘亂逃走。袁承志向洪胜海招招手，待他走近，問道：“那青竹幫是甚麼路道？”洪胜海道：“北直隸地界全是青竹幫的勢力，那老頭程青竹就是幫主。別瞧他又瘦又老，功夫可著實厲害。”青青道：“那女孩子呢？是他孫女兒麼？”洪胜海道：“聽說程青竹脾氣怪得厲害，一生沒娶妻，該沒孫女兒。難道是干孫女兒？”青青點點頭不言語了，見阿九神色自若，并無懼怕之色，心想她大概也會武功，且看雙方誰胜誰敗。這時只聽得青竹幫里竹哨連吹，數百人列成四隊。程青竹和阿九勒馬回陣，站在四隊之前，手中仍是不拿兵刃。眼見雙方劍拔弩張，已成一触即發之勢。忽聽南方來路上鸞鈴響動，三騎馬急馳而來。當先一人高聲大叫：“大家是好朋友，瞧著兄弟的面子，可別動手！”袁承志心想：“和事佬來了，可有些不妙。”只見三騎馬越奔越近，當先一人是個五十來歲的胖子，身穿團花錦緞長袍，拿著一支粗大煙管，面團團的似乎是個土財主。後面跟著兩名粗壯大漢。那胖子馳到兩隊人馬中間，煙管一擺，朗聲笑道：“都是自家兄弟，有甚麼話不好說的，卻在這里動刀動槍，不怕江湖上朋友們笑話麼？”沙寨主道：“褚莊主，你倒來評評這個理看。”當下把青竹幫要越界做案的事簡略說了。程青竹只是冷笑，并不插嘴。洪胜海對袁承志道：“相公，那沙寨主沙天廣綽號陰陽扇，和這褚莊主褚紅柳，是山東省內的兩霸。”青青道：“喂，早先你說的就是這兩個人。”袁承志道：“怎麼他又是甚麼莊主？”洪胜海道：“沙天廣開山立柜，在線上開扒。那褚紅柳卻安安穩穩的做員外，造了一座莊子，前前後後共有千來株柳樹，稱為千柳莊。其實他是個獨腳大盜，出來做買賣常常獨來獨往，最多只帶兩三個幫手。”青青心道：“原來這人跟我石梁五個公公是同行，做的是一路生意。小妹從前也是你的行家，諒來你這大胖子就不知道了。”

　　只聽褚紅柳道：“程大哥，這件事說來是老哥的不對了。當年泰山大會，承各位瞧得起，也邀兄弟與會。大家說定不能越界做案呀！”程青竹道：“我們又不是來做案，青竹幫不過玩玩票，改行走一趟鏢。大明朝的王法，可沒不許人走鏢這一條啊。褚老哥，你訊息也真靈通，哪里有油水，你的煙袋兒就伸到了那里來。”褚紅柳呵呵大笑，向身後兩名漢子一指道：“這兩位是淮陰雙傑，前幾天巴巴的趕到我莊上來，說有一份財喜要奉送給我。兄弟身子胖了，又怕熱，本來懶得動，可是他哥兒倆十分熱心，兄弟卻不過好意，只得出來瞧瞧。哪知遇上了各位都在這里，真是熱鬧得緊。”

　　袁承志和青青對望了一眼，心中都道：“好哇，又多了三只夜貓子。”沙天廣心想：“這姓褚的武功高強，咱們破著分一份給他，不如跟他聯手，一起對付青竹幫。”說道：“褚莊主是山東地界上的人，要分一份，我們沒得說的。可是別省的人橫來插手，這次讓了，下次山東的兄弟還有飯吃麼？”褚紅柳道：“程大哥怎麼說？”程青竹道：“我們難得走一趟鏢，沙寨主一定不給面子，那有甚麼法子？大家爽爽快快，刀槍上見輸贏吧。”褚紅柳轉頭道：“沙老弟你說呢？”沙天廣道：“咱們山東好漢，不能讓人家上門欺侮。”這話明明是把褚紅柳給拉扯在一起了。程青竹道：“咱們大伙齊上呢，還是一對一的較量？沙寨主划下道兒來，在下無不從命。”沙天廣陰陽扇倏地張開，嘿嘿連聲，問褚紅柳道：“褚莊主你怎麼說？”

　　褚紅柳自得淮陰雙傑報信，本想獨吞珍寶，但得訊較遲，已然慢了一步，他人手單薄，這時只想厚厚的分得一份。他知青竹幫中好手不少，幫主程青竹享名多年，決非庸手，也不愿開罪于他，便道：“既然這樣，比划一下是免不了的啦。群毆多傷人命，大家本來無冤無仇，又何必傷了和氣？讓兄弟出個主意怎樣？”程青竹和沙天廣齊聲道：“褚莊主請說。”褚紅柳提起煙袋，向十輛大車一指，說道：“這里有十口箱子。咱們山東北直隸各派十個人，一共比試十場，點到為止，不可傷害人命。胜一場，取一口箱子，最是公平不過。咱們就算閒著無事，練練武功，印證觀摩。得到箱子，那是彩頭。得不著，反正不是自己東西，也不傷脾胃。兩位瞧著怎樣？”程青竹覺得此法甚佳，首先叫好。沙寨主心中對程青竹頗為忌憚，瞧了他青竹幫有備而來的聲勢，部勒嚴整，遠胜于山東群盜的烏合之眾，若是決戰，實無必胜把握，又想：“我叫每寨派人上陣，胜了是他們本事，那本是要分給他們的，敗了也跟本寨無關。我和譚老二出陣，那是決不會敗的，總可奪到兩箱。另一箱讓褚莊主自己去取。”當下也答允了。雙方收隊商量人選。褚紅柳命人在鐵箱上用黃土寫上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大字號碼。袁承志和青青由得群盜胡搞，毫不理會。程青竹見兩人并無畏懼之色，倒有些奇怪，不由得向他們望了幾眼。群盜圍成了一個大圈子，褚紅柳在中間作公證。第一陣山東群盜先派人出陣，雙方比拳。兩人都身材粗壯，膂力甚大，砰砰蓬蓬的打了好一陣。北直隸那人一不小心，腳下被對方一勾，扑地倒了，站起身來待要再打，褚紅柳搖手止住，在“甲”字號的鐵箱上寫了個“魯”字。山東胜了第一陣，群盜歡聲雷動。

　　第二陣北直隸派人出來。沙天廣識得他是鐵沙掌好手，但己方譚二寨主還胜他一籌，心想機不可失，忙叫譚二寨主上陣。兩人掌法家數相差不遠，譚二寨主功力較深，拆了數十招，一掌打在對方臂上，那人臂膀再也舉不起來，山東又胜了一陣。山東群盜正自得意，哪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陣全輸了，四只鐵箱上部寫了一個“直”字。第七陣比兵刃，殺豹崗寨主提了一柄潑風九環刀上陣，威風凜凜，果然一戰成功，把對方的手臂砍傷了。

　　褚紅柳心想眼前只剩下三只鐵箱，再不出馬，給雙方分完了，自己豈非落空？第八陣由青竹幫派人先出，自己便作為魯方人馬出戰，拿到一只鐵箱再說，于是對沙天廣道：“沙老弟，對方越來越厲害了，下一陣我給你接了吧。”沙天廣知他絕不能空手而歸，就道：“全仗褚莊主給咱們山東爭面子。”只見對方隊中出來一人，褚紅柳不覺一呆。

　　原來出來的竟是那少女阿九，她不過十五六歲年紀，手里也沒兵刃，只握著兩根細細的竹杆。褚紅柳心想我是武林大豪，豈能自失身分，去跟這小姑娘廝拚，本已跨出數步，當下又退了回來，對沙天廣道：“老弟，你另外派人吧。下一陣我接。”沙天廣知他不愿與這女孩兒交手，那是胜之不武，高聲叫道：“哪一位兄弟興致好，陪這小妞耍耍。”群盜中竄出一人，身高膀闊，面皮白淨，手提一對判官筆，正是山東八寨中黃石坡寨主秦棟。這人風流自賞，見那少女美貌絕倫，雖然年幼，但艷麗异常，不禁心痒艱搔，聽得沙天廣叫喚，忙應聲而出。沙天廣微微一笑，道：“咱們這些人中，也只有你老弟配得上。”

　　秦棟故意賣弄，陡然躍起，輕飄飄的落在阿九面前，他本想炫耀一下輕功，再交代幾句場面話，哪知足剛著地，突見青影一晃，一根青竹杆已刺向胸口要穴，杆來如風，迅捷之極。秦棟使判官筆，自然熟悉穴道，這一下大吃一驚，左筆一架，眼見對方左手竹杆又到，百忙中一個打滾，這才避開，但已滿頭灰土，一身冷汗。山東群盜見阿九小小年紀，武功竟如此了得，都感驚詫。袁承志和青青也大出意外，互相對望了幾眼。只見阿九手中竹杆使的是雙槍槍法，竹杆性柔，盤打挑點之中，又含著軟鞭與大杆子的招數，百忙中還找敵人穴道。秦棟心想連一個小小女娃子也拾奪不下，哪里還能在山東道上立足？心中焦躁，判官雙筆愈使愈緊。阿九突然左手杆在地下一撐，身子飛起，右手竹杆在地下一撐，又再躍起，左手杆居高臨下，俯擊敵人。秦棟不知如何抵御，不住倒退，一個疏神，被阿九一杆點在“肩貞穴”上，左臂一麻，判官筆落地，滿臉通紅，敗了下去。

　　阿九正要退下，褚紅柳大踏步出來，叫道：“姑娘神技，果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待我領教幾招如何？”阿九笑道：“我正玩得還沒夠，褚伯伯肯賜教，那是再好沒有。褚伯伯使甚麼兵刃？”褚紅柳笑道：“大人跟小孩兒玩耍，還能用兵刃嗎？就是空手接著。”原來他在一旁觀戰，心想這小女孩兒已如此厲害，下面兩陣，對方一定更有高手，夜長夢多，不如攔住她打一陣，先贏一只鐵箱再說。青竹幫眾人覺得阿九連斗兩陣，未免辛苦，早有三人躍出，均要接替。阿九年少好胜，說道：“我已答應褚伯伯啦。”那三人只得退下。

　　程青竹向阿九招招手，阿九縱身過去。程青竹在她耳邊囑咐了幾句。阿九點頭答應，回進場子，彎了彎腰行個禮，雙杆飛動，護住全身，卻不進擊。

　　褚紅柳腳步遲緩，一步一步的走近，突然左掌打出，攻她右肩。阿九雙杆一撐，飛身避開，手回杆出，右杆方發，左杆隨至，攻勢猶如狂風驟雨，一片青影中一杆已戳進褚紅柳肩胛骨下。青竹幫幫眾齊聲喝采。褚紅柳卻渾若不覺，臉上的朱砂之色直紅到脖子里，仍是一步一步的攻將過去。阿九身手輕靈，飄蕩來去，只要稍有空隙，便是一陣急攻。褚紅柳身子粗壯，只是護住要穴，四肢與肩背受了幾杆，竟漫不在意。袁承志對青青道：“這人年紀一大把，卻去欺侮小姑娘。瞧著，這就要下毒手啦。”青青急道：“我去救她。”袁承志笑道：“兩個都是要奪咱們財物的，救甚麼？”青青道：“這小姑娘怪討人喜歡的，救了再說。大哥，你出手吧。”袁承志一笑，點點頭。場中兩人越打越是激烈。褚紅柳通紅的臉上似乎要滴出血來，再過一陣，手臂上也慢慢紅了。袁承志道：“等他手掌一紅，那小姑娘就要糟了。”

　　這時褚紅柳身上又連中數杆，他一言不發，一掌一掌的緩緩發出，又穩又狠。阿九漸覺不妙，被對方掌風逼得嬌喘連連，身法已不如先前迅捷。

　　程青竹叫道：“阿九，回來。褚伯伯贏了。”阿九轉身要退，褚紅柳卻不讓她走了，喝道：“戳了我這許多杆，還想走嗎？”出手雖慢，阿九卻總是脫不出他掌風的籠罩之下。眼見他手掌越來越紅，程青竹從部屬手中接過兩條竹杆，縱身而前，在褚紅柳和阿九之間虛刺過去，從中一隔，叫道：“胜負已分。褚兄說過點到為止，還請掌下留情。”沙天廣叫道：“兩個打一個嗎？”提起鐵扇，欺身而進，徑點程青竹的穴道。程青竹揮杆格開。褚紅柳冷笑道：“點到為止，固然不錯，嘿嘿，可是還沒點到呢。”加緊催動掌力。程青竹想救阿九，但被沙天廣纏住了無法分身，只得凝神接戰。阿九滿頭大汗，左右支撐，眼見便要傷于褚紅柳掌底。

　　袁承志忽然大叫：“啊喲，啊喲，不得了。救命呀，救命呀！”騎著馬直沖進場中。

　　程青竹與沙天廣倏地往兩旁跳開。只見袁承志在馬上搖來晃去，雙手抱住馬頸，忽然翻到了馬肚之下，跟著又翻了上來，雙腳亂撐，狼狽之極。那馬直沖向阿九身旁，在她和褚紅柳之間站定了。袁承志氣喘喘的爬下馬來，一個踉蹌，又險險跌倒，大叫：“危乎險哉，真是死里逃生。畜生，畜生，你這不是要了大爺的命麼？”這麼一阻，阿九暗叫慚愧，抹了抹額頭汗水，收杆退回。褚紅柳心中雖然不甘，可也不敢追入對方隊伍之中。程青竹道：“沙寨主，老夫還要領教你的陰陽寶扇。”沙天廣道：“正是，最後這一箱，便由咱倆來決胜負吧。”兩人剛才交手十余招，未分高下，二次交鋒，各不容情，齊下殺手。程青竹雙杆甚長，招術精奇，沙天廣一柄鐵扇始終欺不近身。這時紅日西斜，歸鴉聲喧，一陣陣在空中飛過。再戰數十招，沙天廣漸落下風，腳步已見虛浮。褚紅柳叫道：“雙方勢均力敵，難分胜敗。這一箱平分了吧。”程青竹一聲長笑，竹杆著地橫掃。沙天廣忙躍起閃避。程青竹雙手急收急發，連戳數杆。沙天廣身子凌空，難以閃避，左腿窩里六杆早著，落下來站立不穩，扑地倒了。程青竹拱手道：“承讓！”收杆回頭。沙天廣一咬牙，一按扇上機括，向程青竹背後扇去，五枚鋼釘疾射而出。程青竹待得聽到風聲，已然不及避讓，五枚鋼釘一齊打在背心，只覺一陣酸麻，知道不妙，迸住氣一言不發，縱身躍近，兩杆疾出，點中了沙天廣小腹。這兩下含憤而發，使足了勁力，沙天廣登時暈了過去。山東群盜各挺兵刃扑上相救，尚未奔近，程青竹也已支持不住，仰天一交摔倒，五枚鋼釘在地下一碰，又刺進了一截。阿九急奔上前扶回。青竹幫幫眾見幫主生死不明，無不大憤，四隊人馬一齊扑上，與山東群盜混戰起來。這時已非比武，片刻間各有死傷，鮮血四濺。褚紅柳抓住惡虎溝譚二寨主的手臂，叫道：“快命弟兄們停手。”譚二寨主拿出號角，嘟嘟嘟的一吹，山東群盜退了下來。那邊竹哨聲響，青竹幫人眾也各後退。原來阿九見程青竹醒轉，知道混戰不是了局，見對方收隊，也就乘機約束幫眾。褚紅柳站在雙方之間，高聲叫道：“大家別傷了和氣，咱們把鐵箱分了，這層過節慢慢再算。”譚二寨主道：“最後一箱是我們的。”青竹幫的人叫道：“要不要臉哪？輸了施暗算，還逞甚麼好漢？”雙方洶洶叫罵，又要動手。

　　褚紅柳道：“這箱打開來平分吧。”雙方均見首領身受重傷，不敢拂逆褚紅柳之意，反正已得到不少珍寶，也已心滿意足，當下便派人來搬。阿九叫道：“第八箱是我贏的，我不要，留給那位客人。誰也不許動他的。”褚紅柳道：“干麼呀？”阿九道：“要不是他的馬發癲，我早傷在你老伯掌下了，留一箱酬謝他。”褚紅柳笑道：“小妞倒也恩怨分明。好吧，大伙兒搬吧。箱上寫著字，可別弄錯了。”群盜正要動手去搬鐵箱，袁承志忽道：“各位剛才是練武功嗎？倒也熱鬧好看，胜過了江湖上賣藝的。現下又要干甚麼了？”阿九噗哧一笑，道：“你不知道麼？我們要搬箱子。”袁承志道：“這個可不敢當，我已雇了大車。各位如此客氣，萍水相逢，怎好勞駕？”阿九笑道：“我們不是代你搬，是自己搬啊。”袁承志道：“咦，這倒奇了，這些箱子好像是我的啊。難道各位認錯了箱子？”山東盜幫中一人罵道：“這種公子哥兒就會吃飯拉屎，跟他多說干麼？這次留下了他的小命，算他祖上積德。”俯身就去抬箱。袁承志叫道：“啊喲，動不得的。”爬到箱上，一抬腿間，那大漢直跌了出去。袁承志爬在箱上，手足亂舞，連叫：“啊喲，救人哪！”阿九還道他真的摔跌，縱上去拉住他手臂提了起來，半嗔半笑，罵道：“你這人真是的！”群盜見他如此狼狽，以為他這一腳不過踢得湊巧，又要去搬箱子。

　　袁承志雙手連搖，叫道：“慢來，慢來，各位要把我箱子搬到哪里去？”阿九道：“咱們各回各的家呀。”袁承志道：“那麼我呢？”阿九笑道：“你這人呆頭呆腦的，還是乖乖的也趕快回家吧，別把小性命也在道上送了。”袁承志點頭道：“姑娘此言有理，我這就帶了箱子回家。”

　　剛才被踢了一交的那大漢心下惱怒，伸手向他肩頭猛力推去，喝道：“滾你媽的！”一聲未畢，後心已被袁承志抓住，一揚手處，那大漢當真是高飛遠走，在空中划了個弧形，落在七八丈外一株大樹頂上，拚死命抱住樹干，大叫大嚷。一群烏鴉從樹上驚飛起來，聒噪不已，在他頭頂亂兜圈子。這一來，群盜方知眼前這少年身懷絕藝，這一副公子哥兒般的酸相，全是裝出來開玩笑的，然而自恃人多勢眾，也沒將他放在心上。這時程青竹背上所中五枚鋼釘已由部屬拔出，自知受傷不輕，運氣護住傷口，只待分到贓物後立即退走，忽見袁承志露了這一手，實是高深已極的武功，眼前無一人是他敵手，不由得大驚，忙招手叫阿九過來，低聲道：“此人不可輕敵，務須小心。”阿九點頭答應，又驚又喜，料不到這樣一個秀才相公竟會是武學高手，又想到他適才縱馬解圍，并非無心碰巧，實是有心相救，不禁暗暗感激。

　　只聽袁承志高聲說道：“你們打了半天，又在我箱上寫甚麼甲乙丙丁，山東直隸，現下玩夠了吧？哈哈，我可要擦去啦！”隨手抓起身旁一條大漢，打橫提在手中，繞著鐵箱奔跑一周，便把他當抹布使，把箱上“甲乙丙丁”及“直魯”等字擦得干干淨淨，雙手一送，那大漢又飛到了樹頂之上。山東盜幫中十余人大聲吶喊，手執兵刃扑上。袁承志拳打足踢，但見空中兵刃和大漢齊飛，驚呼共鴉鳴交作，片刻之間，十余名大漢都被他先後抓起，摔上四周樹巔。山東群盜和青竹幫都是一陣大亂，到這時方始心驚。程青竹和沙天廣各受重傷，群盜齊望著褚紅柳待他作主。褚紅柳哼了一聲，朗聲說道：“閣下原來也是武林一脈，要請教閣下的萬兒，是何人的門下？”袁承志道：“晚生姓袁，我師父是嘰哩咕嘰老夫子。他老人家是經學大師，對《禮記》和《春秋》是最有心得的了。還有一位李老夫子，他是教我八股時文的，講究起承轉合……”

　　褚紅柳道：“這時候還裝甚麼蒜？你把武學師承說出來，要是我們有甚麼淵源，大家也不是不講交情義氣的人。”袁承志道：“那再好也沒有了。說到淵源，過去是沒有，今日一見，那不是有了見面之情麼？各位生意不成仁義在，雖然沒賺到，卻也沒蝕了本。天色不早啦，請請，在下要走啦。”殺豹崗侯寨主大罵“你奶奶的”聲中，提起潑風九環刀，一招“風掃敗葉”，向袁承志肩頭橫砍過去。袁承志身子稍側，九環刀從他身旁削過。侯寨主這一招用力極猛，大刀余勢不衰，直砍褚紅柳前胸。眾人驚呼聲中，褚紅柳伸出左手，食中兩指鉗住刀背，向後一拉，那刀才停住了。侯寨主只臊得滿臉通紅，低聲道：“褚莊主，對……對不住！”褚紅柳微微一笑，放開手指，對袁承志道：“憑這手功夫，得你一箱財物，還不算不配吧？”袁承志道：“這手甚麼功夫？”褚紅柳得意洋洋的道：“我這門‘蟹鉗功’，你要是也會，我就服了。”袁承志道：“甚麼蟹鉗、蝦鉗？我沒瞧見。”褚紅柳大怒，喝道：“我用兩根手指鉗住了他大刀，難道你瞎了眼？”袁承志道：“啊，原來是這個，那是你們兩個串通的，有甚麼稀奇？青弟，來，咱們也來練一招。”青青笑嘻嘻的從地下撿起一柄單刀，作勢向袁承志砍來，砍到臨近，放慢了勢頭，輕輕推將過去。袁承志雙手毛手毛腳抓住刀背。青青假意用力掙扎，亂跳一陣，始終沒能掙開，大叫：“啊喲，好厲害的蟹鉗功！”阿九見兩人作弄褚紅柳，不禁格格嬌笑。直魯群盜也忍不住放聲轟笑。褚紅柳縱橫山東，一向頤指氣使慣了的，哪容得兩個後生小輩戲侮于他？挾手奪過侯寨主的九環刀，橫托在手，對袁承志道：“你來劈我一刀試試。那總不是串通了吧！”他見袁承志手執群盜，武功甚高，若和他動拳腳比兵刃，未必能胜，自己這門“蟹鉗功”練了數十年，極有把握，這少年不識貨，正可憑此猛下毒手。

　　袁承志道：“劈死了人可不償命！你也不能報到官里去。要打官司，咱們就不干。”褚紅柳愈怒，已起殺心，黑起了臉道：“不論誰死，都不償命！”

　　袁承志叫道：“小心，刀來啦！”忽地反手橫劈一刀。褚紅柳萬料不到這一刀竟會從這方位劈來，大吃一驚，急忙低頭，帽子已被削了下來，群盜又是一陣轟笑。袁承志笑道：“你的蟹鉗呢？怎麼我好像沒瞧見啊！”話聲方歇，揮刀著地砍去。褚紅柳騰身急跳，鋼刀已把他一雙靴子的靴底切下。這一刀若是上得三寸，褚莊主便成為無腳莊莊主了。袁承志道：“是了：太高太低都不成，太快了你又不成，我慢慢的從中間砍來吧！”這一刀果然便與青青剛才那樣，慢慢推將過去。褚紅柳伸出左手來鉗，准擬一鉗鉗住對方兵刃，右掌毒招立發，非將他五官擊得稀爛不可。不料袁承志這一刀快要推近，突然一翻一划，刃鋒已在他兩根手指上各划了一道口子，登時鮮血淋漓。這三刀高下快慢，變化莫測，似是游戲之作，實則包含了極高深的武功。

　　褚紅柳大怒，喝：“鼠輩，你我掌底見生死！”袁承志反手擲出大刀，攀在樹頂的那大漢正往下爬，這刀飛將過去，恰好割斷了他落腳的樹枝，一個倒栽蔥，跌了下來。眾人亂叫聲中，袁承志吸一口氣，已運起了混元功，提起十只鐵箱，隨手亂丟，一只接一只的疊了起來，幾達三丈，說道：“比就比！可是我不大放心。你們這些人賊頭賊腦的，別乘我打得起勁之時，偷了箱子去。”踊身一躍，跳上箱頂，大叫道：“上來比吧。”褚紅柳見他把一口口沉重的箱子越擲越高，已自驚駭于他的神力，待見他輕飄飄的一躍而上，輕功造詣尤其不凡，更是吃驚。他自知輕功不成，哪敢上高獻丑，喝道：“你有種就下來！”袁承志在上面高叫：“你有種就上來！”褚紅柳踏步上前，抱住下面幾只鐵箱一陣搖動，只見袁承志頭下腳上，倒栽下來。

　　群盜一陣歡呼，卻見袁承志跌到褚紅柳頭頂時，倏地一招“蒼鷹搏兔”，左掌凌空下擊。褚紅柳一驚，揮起右掌反擊。袁承志一伸手，已扣住他脈門，待得雙足著地，喝一聲：“起！”把褚紅柳一個肥肥的身軀揮了起來，剛落在一疊鐵箱之頂。十口箱子本就疊得東歪西斜，這樣一個大胖子加了上去，登時一陣搖晃。褚紅柳在上面雙手亂舞，十分狼狽，到後來情不自禁，俯下身來，抱住了箱蓋。群盜又是吃驚，又是好笑。青青叫道：“你有種就下來！”阿九想起褚紅柳剛才的說話，不禁抿嘴微笑。褚紅柳的武功深得“穩、狠、准、韌”四字訣中精要，適才與阿九比武，就十足顯示了這四字訣的長處。他身材肥胖，素不習練輕功，自來以穩補快，以狠代巧，掌法由拙見功，現下突然登高，正是犯了他的大忌，雖然一身武功，卻弄得手足無措。適才袁承志見他出手，看出了他的短處，故意布置這個陷阱來跟他為難。

　　群盜誰也不敢去移動鐵箱，只怕一動，上面箱子倒將下來，不但摔壞了褚紅柳，還會壓死多人。當下都站得遠遠地。僵持了一陣，沙天廣低聲道：“譚賢弟，圍攻那小子，先干掉他。”一言提醒了譚二寨主，當即吹動號角，山東群盜拔出兵刃，齊向袁承志沖來。

　　啞巴、青青、洪胜海一齊站到袁承志身邊。青青持劍，洪胜海用刀，舞動殺砍。袁承志和啞巴卻是空手，抓住了人亂丟亂擲。群盜出道以來，從未見過這樣的打法。二人所到之處，群盜紛紛走避。袁承志數躍之間，已奔到沙天廣身旁。他臥在地下，兩名盜首在旁照料，忽見袁承志沖來，一個舉刀砍擋，另一個背起沙天廣避讓。袁承志頭一低，從刀下鑽過，抓住前面盜首的頭一扭，那人痛得大叫，撒手把沙天廣丟下。袁承志伸手接住，縱身跳上一輛大車，叫道：“你們要不要他性命？”群盜見首領被擒，一時倒呆住了，不敢動手。袁承志向啞巴一打手勢，啞巴徑往青竹幫沖去。青竹幫幫眾本來袖手觀戰，忽見啞巴如猛虎般沖來，各舉兵刃攔阻。但啞巴追隨神劍仙猿穆人清多年，武功已非尋常武師所能敵，只見他頭頂刀槍亂飛，赤手空拳的沖到程青竹身旁。袁承志在高處相望，見啞巴即將得手，正自欣喜，忽見阿九撫著程青竹的身子，伏地大哭，這一下倒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倘若程青竹死了，要對付群龍無首的青竹幫就頗為不易，忙縱聲大叫：“胜海，快叫啞巴老兄回來。”洪胜海撇下對手，沖到啞巴跟前，打手勢叫他回來。啞巴回頭向站在大車頂上的袁承志一望。袁承志招招手，啞巴隨即退回。

　　袁承志把手中半死不活的沙天廣交給啞巴，縱身入圍，問道：“怎麼？”阿九哭著叫道：“我師父死啦！”袁承志俯身一探程青竹的鼻息，果然已無呼吸，再摸他胸膛，一顆心卻還在微微跳動，翻過他的身子，只見背上五個小孔，雖然血已止住，但五孔都在要穴，饒是程青竹武功精湛，也已抵受不住。袁承志運起混元功，在他的“天府穴”和足底“涌泉穴”各點一指。內力到處，程青竹血脈流轉，悠悠醒來，睜開了眼睛。阿九大喜，高叫：“師父，師父！”程青竹點了點頭。袁承志道：“放心！你師父的傷治得好。”阿九明艷的臉蛋上兀自挂著幾滴淚珠，清澈的大眼卻已充滿了喜色，說道：“嗯，多謝你啦。”

　　這時青青、啞巴、洪胜海三人挾著沙天廣，已退入青竹幫的圈子。山東群盜見首領被擒，要闖進來救人，青竹幫幫眾出手攔阻。雙方亂喝，混亂中交起手來，登時乒乒乓乓打得十分激烈，頃刻間雙方各有數十人死傷。

　　青青道：“再打半個時辰，雙方都死得差不多啦！”袁承志微笑。突然之間，站在鐵箱頂上的褚紅柳揚臂大呼：“不好啦，官兵來啦，總有幾千人，大家快退……不，有上萬人，扯呼，扯呼！”他站得高，是以首先瞧見。眾人都是一驚，刀槍齊停。只見三騎馬急奔而來。兩騎是山東盜幫放出的卡子，一騎是青竹幫的哨探，三人連連呼嘯。高聲大叫：“大隊官兵到啦！”褚紅柳再也顧不得危險，踊身從箱頂跳下，立足不穩，在地下打了三個滾，爬起身來，雙足腫痛异常，搶了一匹馬，率領山東群盜退卻。

　　袁承志將沙天廣擲了過去，群盜搶住放在馬背，紛紛涌入樹林。青竹幫中也是竹哨連聲，搶起地下死傷人眾，仍是分成四隊退了下去。霎時之間，一片空地上只剩下袁承志等一干人。

##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間關百戰時

　　袁承志跳上箱頂，把箱子逐只擲下，啞巴一一接住，放上大車。青青笑道：“他們傷了這許多人，只在鐵箱外面摸得幾下，你說是賺了還是蝕了，得請你大師哥用鐵算盤來算一下了。”只聽得遠處號角連聲，人喧馬嘶，果然有大隊人馬到來。袁承志道：“有這許多官兵，盜賊是不敢再來的了。咱們走吧。”檢視車輛伕役，幸無損傷。

　　正要啟行，只見數百名官兵分成兩隊，當先沖到。一名把總手舞長刀，喝道：“干甚麼的？”洪胜海道：“趕路的老百姓。”那把總道：“干麼這里有血跡，有兵器？”洪胜海道：“正有強人攔路打劫，幸得官兵到來，嚇退了強人。”這時已有數隊官兵前去追擊退走的群盜。那把總斜著眼打量大車上的鐵箱，冷冷的問道：“那些是甚麼東西？”洪胜海道：“是行李。”那把總道：“打開來瞧瞧。”洪胜海道：“是些隨身衣物，沒甚麼特別物事。”那把總道：“我說打開，就打開，囉唆甚麼？”青青道：“又沒帶違禁犯法的東西，瞧甚麼？”那把總罵道：“你這小子好橫！”倒提長刀，將刀杆夾頭夾腦砸過去。青青閃身避開。

　　那把總見十只鐵箱結結實實，料想定是裝著貴重財物，一見早就起了貪心，這時乘機叫道：“好小子，膽敢拒捕？喂，弟兄們，把贓物充公！”官兵搶奪百姓財物，那還用多說？一聽“充公”二字，早有十余官兵一涌而上，七手八腳來抬鐵箱。那把總存心狠毒，只怕事主告到上官，高聲叫道：“這些都是土匪流寇，竟敢抗拒官兵，一概格殺勿論！”當即提刀殺來。袁承志大怒，心想：“要是我們不會武藝，豈不給他殺了滅口。這人不知已害了多少良民？”待他鋼刀砍到，身子側過避開，一掌打在他背心。這人如何禁受得起這一掌？倒撞下馬，登時斃命。眾官兵驚叫起來：“強人攔路，搶劫漕運啦，搶劫漕運啦！”當先的官兵被青青、啞巴、洪胜海三人一沖，四散奔逃，但後面大隊人馬跟著涌到。袁承志拾起那把總的大刀，揮舞斷後。啞巴等三人率領車隊，退入林中。

　　只聽得金鐵交鳴，但見樹林中官兵正與山東群盜及青竹幫打得火熾。盜幫雖然都有武藝，但擋不住官兵人多勢眾，不多時已紛紛敗退。沙天廣和程青竹都受傷甚重，無人領頭，群盜各自為戰，被官兵一堆堆的圍住攻擊，慘呼聲此起彼伏。袁承志和青青等將車隊集在樹林一角。青青道：“怎麼辦？”袁承志道：“幫強盜，殺官兵！”青青道：“不錯！”袁承志道：“你在這里守住！”青青點頭答應，與啞巴、洪胜海三人守住一個小角，官兵過來立即格殺。眾官兵見三人凶狠，一時倒也不敢十分逼近。袁承志飛身上樹，察看四下形勢，只見阿九與幾名青竹幫的頭目正受數十名官兵圍攻，形勢甚是險惡，當即縱身下扑，左臂長出，震飛兩支刺向阿九的鐵槍，叫道：“退回西首山崗！”阿九一怔，一名軍官揮刀向她砍來。袁承志飛腳踢去鋼刀，當胸一拳，將那軍官打得口噴鮮血，仰面跌倒。阿九吹起竹哨，青竹幫的幫眾齊向西退，漸漸集攏。袁承志縱橫來去，命山東群盜也向西退，見有盜眾給官兵圍住無法脫身的，立即沖入解救。眾人一會齊，聲勢頓壯，在袁承志率領下且戰且退，上了山崗。袁承志又率領了數十名武功較高的幫眾盜伙，沖下去把青青等車隊接引上崗。眾官兵在崗下吶喊叫嚷，團團圍住。

　　袁承志命群盜發射暗器，守住山崗。群盜本已一敗涂地，人人性命難保，突然有人出來領他們暫脫險境，對他吩咐哪有不奉命唯謹之理？二百余名官兵向崗上沖來，被一陣暗器射回，死傷了數十人。官兵在得胜時勇往直前，一受挫折，大家怕死，誰肯舍命攻山？個個大聲吶喊，敷衍長官，殺聲倒是震天，卻是前仆有人，後繼無兵，再也不見有官兵沖近。袁承志安排防御，命譚二寨主、褚紅柳、洪胜海、阿九四人各率一隊守住一方，余下的救死扶傷，就地休息。他再替程青竹按摩了一番，又給沙天廣推宮過血。過了一會，兩人竟先後在山崗上睡著了。山東群盜和青竹幫幫眾見首領無恙，對袁承志更是敬服。袁承志對青青道：“官兵人多，不能力敵，只可智取。”青青道：“不錯，用甚麼計策才好？”袁承志向熟悉當地地形的盜伙問了一會，再跳上車頂，察看官兵隊形，只見官兵後隊有大批輜重車輛，心念一動，跳了下來，對青青道：“剛才官兵叫甚麼搶劫漕運？”

　　這時褚紅柳正由淮陰雙傑接替了下來休息，聽袁承志問起，說道：“這些官兵，定是運送漕銀去北京的。咱們剛好遇上，真是不巧。”袁承志道：“運送漕銀，怎地要大隊官兵？”褚紅柳道：“現今天下大亂，群雄并起，哪一處沒開山立柜的豪傑？朝廷全靠江南運去的漕米銀兩發餉發糧。崇禎既要防御遼東的滿洲兵，又要應付闖王和各路英雄，這漕銀是他命根子，若是出了岔子，他的龍廷也坐不穩了，自然要多派人馬護送。漕米銀兩本來都由運河水運，想是皇帝要錢要得急了，才由陸路趕運。”袁承志道：“這些官兵身上挑著這樣重的擔子，居然還來多管閒事，跟人為難。”褚紅柳笑道：“他們以為咱們轉眼個個就擒，只須給咱們安上幾個甚麼王、甚麼星的厲害匪號，奏報上去，豈不是大功一件？”又道：“我們本是土匪強人，倒也不是冤枉，只可惜累了相公。”袁承志歎道：“官逼民反，今日可教我親身遇上了。”沉吟片刻，說道：“此處向西北有個峽口，咱們從那邊沖出去吧。”

　　褚紅柳這時對他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哪會有何异議，便道：“請袁相公吩咐，大伙兒齊聽號令。”袁承志在地上畫了圖，計議突圍之策已定，便即分撥人手。一聲令下，群盜齊聲發喊。袁承志和啞巴當先開路，率領眾人沖下崗去。官兵本已怠懈疲倦，除了少數奉命守御，余人均已就地坐倒休息，忽見群盜驟然涌到，來勢凶猛，稍加抵擋，就被沖破一道口子。群盜向峽口直奔，官兵叫喊著隨後追來。追了一陣，殿後的數十名盜幫忽然回身邀斗，把官兵追勢擋了一擋。待得官兵大隊攻到，殿後的盜幫也已退入峽口。

　　那峽口兩旁都是高峰峭壁，形勢險惡，官兵一追入峽口，率隊長官下令暫停，以防中伏。忽然間前面大車中一只鐵箱滾了下來，箱蓋翻開，道上丟滿了珠寶珍物，閃閃發光。那統兵的總兵一見大喜，下令急追，要把十只寶箱全都搶了下來。追了一陣，只見群盜拋下衣甲兵器，亂竄亂奔，道旁丟滿了金磚銀錠。眾官兵你搶我奪，亂成一團。那總兵見群盜潰散，連兵器也隨地亂丟，不再存防備之念，一意要搶寶箱，下令前、中、後三隊齊趕。

　　有分教：抗外敵不妨落後，搶金銀務必爭先。這時袁承志已飛身躍上峭壁，手足并用，拉著石壁上的藤枝樹條，抄向官兵後路。走了一會，果見官兵隊中車輛一輛接著一輛，蜿蜒而來，不計其數，車輛都用黃布蒙住，車上插了旗幟，旗上寫的是“大明江南漕運”幾個紅字，從上面放眼望下去，車隊直如一條其長無比的黃龍。袁承志見此情勢，不覺又驚又喜，驚的是官兵勢大，不易對敵，喜的是如能劫下漕運，那真是對大仇人崇禎皇帝一個當頭猛擊，闖王義兵就更易成事，實是奇功一件。眼見坡下樹木茂密，當即穿林而下，要就近看清楚車隊。不一刻，靠近官兵隊伍，借著樹木遮掩，連官兵的說話都聽得清清楚楚。車輛連綿不斷，隆隆而過，過了好一陣，忽聽得車行轔轔之聲漸輕，車中所裝似乎已非銀子，從樹木空隙中向外望去，見是百余輛囚車。車中囚徒雙手反縛，盤膝而坐，每輛車上都插著一面白旗，寫著“候斬巨寇某某某”等字樣，又是甚麼“江洋大盜”、“流寇頭目”、“反叛逆首”、“淮南巨賊”等等，顯見都是反抗朝廷的饑民或山寨盜魁。袁承志心想：“這些人都須加以搭救，但如何下手才是？”正自尋思，忽見一輛車子過來，旗上寫著“候斬反逆孫仲壽一名”九字，袁承志大吃一驚，追了幾步細看，見車中所坐的果然便是孫仲壽。但見他兩鬢斑白，滿臉風霜之色，較之昔日在聖峰嶂上率領同袍祭奠故帥之時，已蒼老得多，但一副慷慨風致，雖在難中，仍是不減當年。袁承志驚訝未定，只見後面囚車中推來的又都是父親舊部，當時教導撫養自己的倪浩、朱安國、羅大千三人都在其內，只是不見應松。袁承志一陣心酸，隨又暗暗歡喜：“老天爺有眼，教我今日撞見眾位叔叔。”不久囚車過完，袁承志向上奔了數丈，疾向後追。官兵望見，鼓噪起來，有的便發箭射來。但袁承志身法快捷，箭枝到時，人早不見。他奔出數十丈，官兵隊伍已盡，最後一名軍官騎在馬上，手提大刀押隊。袁承志心想：“我拿住這軍官，先搗亂一陣，然後乘機相救孫叔叔、朱叔叔他們。”正要飛身躍下，忽然望見遠處塵土飛揚，幾騎馬奔馳而來，心想：“原來後面還有接應，等他們過來看個明白再說。”不一刻五騎馬奔到，當先一人是個女子，卻是飛天魔女孫仲君，後面四人正是二師兄歸辛樹夫婦以及梅劍和、劉培生。袁承志一見大喜，叫道：“二師哥！”飛身落下，落在歸辛樹夫婦馬前。歸氏夫婦一起勒馬，見到是他，歸二娘點了點頭，說道：“嗯！是你，有甚麼貴干？”袁承志道：“小弟有件急事，求師哥師嫂幾位伸手相助。”歸二娘道：“我們自己也有要事，沒空！”和歸辛樹二人一提韁，雙騎從他兩側擦過，向前沖了過去。梅劍和拱手叫聲：“師叔！”跟著師父師娘去了。劉培生跳下馬來，說道：“師父師娘正有一件要緊事。弟子辦了之後，立刻過來聽師叔差遣。”袁承志道：“那不必了，我借坐一下劉大哥的牲口。”劉培生道：“師叔請用。”將韁繩遞將過去。袁承志道：“咱倆合騎，追上前面官兵就行了。”說著飛身上馬。劉培生也跳上馬來。袁承志雙腿一夾，那馬發足奔馳。劉培生問道：“師叔追官兵干甚麼？”袁承志道：“救人！”劉培生喜道：“那好極啦，我們也正要尋官兵的晦氣。”袁承志一聽大喜，催馬急行，不一會已望見押隊軍官的背影。但不見歸辛樹等人，想已搶過了頭。袁承志縱馬向前急沖。押隊的游擊聽得身後馬蹄聲疾，回頭望時，只見一個人影從馬背躍起，扑將過來。他大吃一驚，揮起大刀往空中橫掃，滿擬將這人一刀斬為兩截，豈知袁承志右手前伸，搶住刀柄，身子已落在他馬上，左手早點中他後心穴道。那游擊只覺背心酸麻，要待掙扎，卻已動彈不得。袁承志問道：“要死還是要活？”那游擊顫聲道：“大……大王爺饒命。”袁承志道：“快下令，叫後隊囚車都停下來。”那游擊只得依言下令。突然之間，歸辛樹夫婦從樹林中沖出，師徒五人抽出兵刃，往官兵隊里殺去。隊伍登時大亂。袁承志本擬迫那游擊指揮隊伍，讓眾官兵混亂中自相殘殺，哪知歸辛樹等忽來動手，官兵後隊一亂，這計策卻行不得了。

　　袁承志搶了兩柄短斧，奔到孫仲壽囚車邊，劈開車子，大叫：“孫叔叔，我是袁承志。”孫仲壽如在夢中，一陣迷惘。袁承志又已把朱安國、倪浩、羅大千等人救了出來。

　　這些人都是身經百戰的武將，現今雖已年老，但英風猶存，搶了兵器，有的亂殺官兵，有的劈開囚車救人，不一刻，百余輛囚車齊都劈爛，放出百余條好漢來。其中三數十人是袁崇煥部屬的“山宗”舊侶，聽說趕來相救的是督師公子，無不大為振奮，當下一陣砍殺，將官兵後隊殺得七零八落，向前逃竄。這時官兵前隊也已發現前面巨石攔路，不能通行，登時兩頭大亂。袁承志見官兵雖然勢亂，但人數眾多，逼得緊了，當真拚起命來，卻是無法抵擋，當下撇了雙斧，展開輕功，連奔帶躍，在一長列漕運車輛頂上跑將過去。行出里許，見領隊的總兵官頭戴鐵盔，正手舞長刀，指揮作戰。袁承志疾奔而前，將兩名上前攔阻的親兵推入了山坑，躍上那總兵坐騎的馬臀。那總兵回刀來砍，袁承志挾手便奪，哪知這總兵一個筋斗從馬背上翻了下去，竟沒能抓住他的手腕。袁承志心道：“沒料想官軍之中還有如此好手。”左手一揚，三枚銅錢發了出去。使的是木桑所授發圍棋子的手法。那總兵一一用長刀格開。袁承志道：“好本事！你再格格看。”雙手連揮，三九二十七枚銅錢分上中下三路同時打到。就算武林高手，這一來也不易抵擋，那總兵武藝雖然高強，卻哪里躲得開這“滿天花雨”的手法？當啷一聲，先是長刀脫手，接著膝彎、腰脅、背心、足脛各處都中了銅錢，竟朝著袁承志迎面跪下。袁承志笑道：“不必多禮！”伸手挽住他左臂。那總兵當胸一拳，勢急力勁。袁承志笑道：“就讓你打一拳出氣。”這一拳明明打在他胸前，卻如打中一團棉花，無聲無息，全無著力處。袁承志運起內力，提起那總兵往上拋出。只見他就如斷線風箏般往上直飛，全官兵高聲大叫起來。那總兵自分這一下必死，閉住了雙眼，哪知落下時被人雙手托住，睜開眼來，仍是那個書生打扮的少年。他知此人武功比己高出十倍，既然落入他手，無可抗拒，生死只好置之度外。何況就算硬要置之度內，卻也無從置起。

　　袁承志道：“你下令全體官兵拋下兵刃，饒你們不死。”那總兵心想：“這漕運何等要緊，給盜賊劫了去，反正也是死罪。”于是頸項一挺，朗然說道：“你們要殺便殺，何必多言。”袁承志一笑，手一使勁，又將他身軀拋向空中，落下來時接著再拋，連拋了三次，那總兵已頭暈腦脹，不知身在何處。袁承志道：“你若不下令，你死了，部下也都活不成。不如降了吧。”那總兵一想，眼下只有這條是活路，只得點了點頭。袁承志問道：“你貴姓？”那總兵道：“小將姓水。”他定一定神，命親兵把手下的副將、參將、游擊、都司等都叫了來，眾將聽得要投降盜賊，嚇得面面相覷。一員都司罵了起來：“你食君之祿，不忠不……”話未說完，袁承志已抓住他往地下一摔，登時暈去。余下眾將顫聲齊道：“標下奉……奉總座將令。”水總兵道：“下令停戰！”袁承志也傳下號令，命山東群盜不再廝殺，又吩咐水總兵命官兵拋下兵刃。水總兵無奈，只得依言。火把照耀下只見雙方兵戈齊息。忽見五個人在車隊中奔馳來去，亂翻亂找，打開了許多箱籠，見是銀子糧食，便踢在一旁。眾官兵見五人勢惡，敗降之余，不敢阻攔。奔到臨近，原來是歸辛樹夫婦師徒五人。袁承志叫道：“二師哥，你們找甚麼？我叫他們拿出來。”歸辛樹見統兵將官都集在袁承志身旁，三個起落，已奔到水總兵身邊，一把揪住他胸脯，提了起來。水總兵驚魂未定，哪想突然又遇到一個武功極高之人，給他抓住了，任憑如何猛力掙扎，總歸無用。歸辛樹喝道：“馬上英進貢的茯苓首烏丸，藏在哪里？”水總兵道：“馬督撫嫌我們車多走得慢，另行派人送到京里去了。”歸辛樹道：“此話當真？”水總兵道：“我身家性命都在你們手里，何必說謊？”

　　歸辛樹心想看來此言不假，把他往地下一拋，喝道：“要是查到你胡言騙人，回來取你狗命。”轉頭對歸二娘道：“往前追。”歸二娘抱著孩子，心頭煩躁，單掌起處，把擋在面前的官兵打得東倒西歪，鼻青目腫，帶著三個徒弟，跟丈夫走了。袁承志知道二師兄夫婦對自己心存芥蒂，只有默然不語。待五人去後，問水總兵道：“他們找甚麼藥丸？”水總兵被擒降敵，心亂意煩，神不守舍，一時想到家中是否會給皇帝下旨滿門抄斬，一時又想自己功名前程，從此付與流水。袁承志接連詢問，他答非所問，不知所云，說了半天，袁承志才明白了個大概。原來最近黃山深谷里找到了一塊大茯苓，估計已在千年以上，湊巧浙東又有人掘到一個人形何首烏。這兩樣都是千載難逢的寶物。鳳陽總督馬士英得到訊息，差幕客一半強取、一半價購的買了來，命高手藥師制成了八十顆茯苓首烏丸，還配上了老山人參、珍珠粉末等珍貴藥材，單是藥材本錢就花了兩三萬銀子。這件事轟動了江南官場和醫行藥業。据古方所載，這藥丸實有起死回生的神效，體質虛弱的人，只服一丸便立刻見功。馬士英自己留下四十顆，以備此後四十年中每年服食一顆，余下四十顆便去進貢，盼崇禎再做四十年皇帝，年年升自己的官。袁承志好容易聽得明白，心道：“那就是了，二師哥愛子有病，久治不愈，急著要這些藥丸。”

　　水總兵又道：“馬總督本想差我一并將寶藥送去北京，但後來嫌我們車多行得慢，又押著死囚不吉利，因此另差金陵永胜鏢局的董鏢頭護送赴京，獻給皇上。”至于馬總督自己留下四十顆之事，那是天大機密，連對他最得寵的姬妾也都不說，水總兵自然更不會知道。

　　袁承志一心盼望二師哥能奪到藥丸，救得孩子之命，忙問：“那鏢師走了幾天啦？”水總兵道：“啟程是在同一天，不過鏢局子只有十來個人，行道快得多，算來搶在我們之前，總有五六天路程了。”這時孫仲壽、朱安國、倪浩、羅大千等袁部舊將紛紛過來相見。各人得脫大難，又見袁承志長大成人，一身武藝，今日這一戰雖是小試牛刀，亦已略有乃父當日雄風，無不驚喜交集。袁承志問起被捕緣由，孫仲壽約略說了。原來當日“山宗”舊友在聖峰嶂聚會，明兵突施襲擊，幸而大部人眾早已散走，只應松終于被害，孫仲壽等都告脫險，後來重又聚集。眾人在淮北魯南一帶會聚豪傑，預備大舉，哪知事機不密，上個月被鳳陽總督馬士英所破，首要人物一鼓成擒，械系赴京問斬。差幸天緣巧合，竟會在此處與袁承志相遇。

　　孫仲壽聽說袁承志和闖王頗有聯絡，說道：“公子，這里又有盜幫，又有投降的大批官兵，他們對你都很敬服，正是難遇的良機。何不暫緩赴京，把這批人手好好整頓一下。”袁承志喜道：“孫叔叔說得是，這一帶英雄豪傑很多，咱們索性大干一場，找個地方會集群雄。”孫仲壽一拍大腿，道：“好極了，何不就在泰山？”袁承志道：“泰山相去不遠，再好也沒有了。”當下收拾好鐵箱中散開的寶物，把漕運銀子取出二十萬兩，\*分給青竹幫與山東各寨群盜。褚紅柳也得了五千兩。再取出二十萬兩賞給投降的官兵，一時峽谷前後，歡聲如雷。投降的軍官本來都是心情郁郁，分得大批銀兩，才精神為之一振。只見青竹幫的兩名幫眾抬著一個擔架，將幫主程青竹抬將過來。袁承志見他臉上已現血色，喜道：“程幫主的傷勢好得很快啊，足見內功深厚。”程青竹道：“多謝公子，在下得知公子是袁督師的骨肉，實是歡喜之極。”說到這里，聲音中竟微帶嗚咽。袁承志道：“程幫主當年識得先父嗎？”程青竹搖了搖頭，吩咐隨從在一只布囊中取出一卷手稿，交給袁承志，說道：“公子看了這個，便知端的。”

　　袁承志接過，只見封面上寫著“漩聲記”三個大字，又有“程本直撰”四字，右上角題著一副對聯：“一對痴心人，兩條潑膽漢。”心中不解，問道：“這位程本直程先生，跟程幫主是……”程青竹道：“那是先兄。”

　　袁承志點點頭，翻開手稿，只見文中寫道：“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袁承志心中一凜，問道：“書中說的是先父之事？”程青竹道：“正是。令尊督師大人，是先兄生平最佩服之人。”袁承志當下雙手捧住手稿，恭恭敬敬的讀下去：“……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辟之也；一堡之壘，一城之堞，崇煥手筑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于數百里而逃？棄城于數十里而遁？敢于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反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袁承志閱了這一段文字，眼眶不由得濕了，翻過一頁，又讀了下去：“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宁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袁承志再看下去，下面寫道：“今日灤之復、遵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蒞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否也？”

　　袁承志隨手又翻了一頁，讀道：

　　“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漢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于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為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禮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袁承志讀到此處，再也忍耐不住，淚水涔涔而下，滴上紙頁，淚眼模糊之中，看到下面一行字道：“予則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里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袁承志掩了手稿，流淚道：“令兄真是先父的知己，如此稱譽，在下實在感激不盡。”

　　程青竹歎道：“先兄與令尊本來素不相識。他是個布衣百姓，曾三次求見，都因令尊事忙，未曾見著。先兄心終不死，便投入督師部下，出力辦事，終于得蒙督師見重，收為門生。令尊蒙冤下獄，又遭凌遲毒刑。先兄向朝廷上書，為令尊鳴冤，只因言辭切直，昏君大為惱怒，竟把先兄也處死了。”袁承志“啊喲”一聲，怒道：“這昏君！”

　　程青竹道：“先兄遺言道，為袁公而死，死也不枉，只愿日後能葬于袁公墓旁，碑上題字‘一對痴心人，兩條潑膽漢’，那麼他死也瞑目了。”袁承志道：“卻不知這事可辦了麼？”程青竹長長歎了口氣，說道：“令尊身遭奇冤，昏君奸臣都說他通敵，勾結滿清，一般無知百姓卻也不辨忠奸是非，信了這話。令尊被綁上法場後，愚民一擁而上，將他身子咬得粉碎，說道……說道要吃盡賣國奸賊的血肉……”袁承志聽到這里，不由得放聲大哭，問孫仲壽道：“孫叔叔，這……這是真的麼？”孫仲壽垂淚點頭，道：“真是如此。當年你年紀幼小，我們不跟你說，免你傷心。”袁承志怒道：“昏君奸臣為非作歹，那也罷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卻也如此可惡！”孫仲壽道：“老百姓不明真相，只道皇帝的聖旨，是再也不會錯的。清兵在北京城外燒殺擄掠，害死的人成千成萬，因此百姓對勾結敵兵的漢奸痛恨入骨。”程青竹道：“在下不忿兄長被害，設法投身皇宮，當了個侍衛，想俟機行刺昏君，為先兄和袁督師報仇。只恨武藝低微，行刺不成，反為御前侍衛所擒，幸得有人相救，逃出皇宮。這些年來在黑道上干些沒本錢買賣，沒料到有眼無珠，竟看上了公子的財物。”袁承志道：“大家說來深有淵源，若非如此，也不得跟幫主認識。”青青忽道：“咦，那個小姑娘呢？她沒事吧？”程青竹道：“多謝關懷。小徒已自行去了。”青青道：“我正想找她說話，怎麼她走了？”言下不禁惘然。

　　眾人休息了一日。袁承志派遣青竹幫、山東群盜及“山宗”所部得力人員，分赴各地送信，約定端午節在泰山頂上取齊；又請孫仲壽、朱安國等人，會同水總兵帶領投降的官兵，在荒僻險峻之地起造山寨。

　　這一役馬士英部下六千名官兵全軍覆沒，二百余萬兩漕銀沒留下半星一點，京師山東，無不震動。等到馬士英再調大軍前來追剿，盜幫早已影蹤全無，哪里還追尋得著。眼見榴花吐艷，端午將屆。泰山各處寺廟道觀之中，陸陸續續到了千余位各幫各派的英雄豪傑。

　　五月初五清晨絕早，群雄在石經谷會聚。谷中一片平廣，數畝石場，光洁异常，相傳是古代高僧講經之所。山石上刻有八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筆力雄勁。

　　這天到會的除袁承志、青青、啞巴、洪胜海等人外，有袁部舊將孫仲壽、朱安國、倪浩、羅大千等人；有江蘇金龍幫焦公禮、焦宛兒、吳平、羅立如等人；有河北青竹幫程青竹等人；有山東群盜沙天廣、褚紅柳、譚文理等人；有浙江龍游幫的榮彩等人；有河南南陽清涼寺下院方丈十力大師、海外七十二島盟主鄭起云等人；有從囚車獲救的淮南飛虎峪寨主聶天風、贛北鄱陽幫幫主梁銀龍等人；有投降過來的明總兵水鑒等人。此外尚有無數江湖好漢，武林名家。一時泰山頂上群豪聚會，英賢畢至。

　　這時山谷間忽吐白云一縷，扶搖直升，良久，東邊一片黑暗中隱隱朱霞炫晃，顏色變幻不定，或白或橙，緩緩的血線四映，一噴一耀，轉瞬間太陽如一個大赤盤踊躍而出。下面云彩被日光一照，奇麗變幻，白虹蜿蜒。群豪盡皆喝彩。觀日升已畢，群豪席地坐下。陰陽扇沙天廣是山東當地的地主，這時他傷勢已愈，站起身來朗聲說道：“各位前輩大哥賞臉，來到敝省，兄弟招待不周，請多多包涵。”說著團團作了一個四方揖。群豪齊聲謙謝。沙天廣又道：“兄弟是粗人，不明事理，現下請程青竹前輩說話。”這兩人以前互不相下，那天出生入死的廝拚了一次之後，各自欽佩對方武功，反而結成了好友。程青竹站起身來，說道：“我們江湖上的朋友，以前在泰山也聚過會，不過人數從來沒這麼多。不怕各位笑話，以前我們到這里干甚麼？不過是划地盤、分贓銀罷啦。”群豪一陣轟笑。程青竹道：“這次這許多英雄朋友大駕光臨，咱們可不能再沒出息啦。眼前天下大亂，老百姓活不下去，昏君無道，朝中全是貪官污吏，關外滿奴又時時犯界擄掠，當真人命賤似螞蟻，過得了今天，也不知還有沒有明天？咱們總要好好商議，做一番事業出來。”

　　眾人聽得血脈奮張，齊聲喝彩。

　　程青竹又道：“今日到會的都是好朋友，咱們歃血為盟，以後患難相助，共圖大事。如有貪圖富貴，出賣朋友，或是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大家一齊干他奶奶的。”眾人又是一陣喝彩。沙天廣道：“會盟不可無盟主。咱們推舉一位大家佩服的英雄大哥出來，以後齊都聽他的號令。不管是誰當盟主，兄弟必定追隨到底，決無异言。”十力大師站起身來，說道：“群龍無首，決不能成大事。推舉盟主，老衲是一力贊成的。不過這位盟主必須智勇雙全，有仁有義，方能服眾。”鄭起云道：“那是當然的了，我瞧你大師就很不錯。”十力大師笑道：“老衲風燭殘年，哪能擔當重任？鄭島主別取笑了。”眾人交頭接耳，紛紛議論，都覺盟主應該推舉，以便號令一致，好使散處各地、互不統屬的英雄豪傑聯成一起。那時相互之間固然不會殘殺爭斗，連官府也不敢輕易搜剿。只是群雄向來各霸一方，誰也不肯服誰，別要為了爭做盟主，反而毆殺一場，那就弄巧成拙了。

　　程青竹待眾人議論了一會，高聲說道：“各位如無异議，現下就來推舉如何？”只見人群中站起一條身高七尺的魁梧大漢，聲若洪鐘，大聲說道：“蓋孟嘗孟老爺子在武林無人不敬，無人不服。今日他老人家雖然不在此地，但盟主一席自然非他莫屬，兄弟以為不必另推了。”他話一說畢，群雄中登時便有許多人隨聲附和。袁承志問洪胜海道：“蓋孟嘗是甚麼人？”洪胜海略感奇怪，問道：“相公不知此人嗎？”袁承志道：“我江湖上的朋友識得很少。”洪胜海道：“孟伯飛孟老爺子人稱蓋孟嘗，端的是仗義疏財，最愛朋友，武林中人緣極好。他獨創的孟家神拳、快活三十掌，變幻莫測，投拜在他門下的弟子數也數不清，說得上桃李滿天下。北方學武的人提到蓋孟嘗，那是沒有人不佩服的。這大漢是他大弟子，叫做丁甲神丁游。”袁承志道：“嗯，原來如此，那麼推孟老爺子做盟主倒也很好。”心想：“這位孟老爺子多半人緣極好，武功卻不如何了得，否則師父不會不跟我說起。作武林盟主的人，原本人緣比武功要緊得多。”七十二島盟主鄭起云道：“孟老爺子威名遠震，兄弟雖然亡命海外，卻也是久仰的了，推他做盟主，論德望，論見識，那是再好也沒有。不過兄弟有一點顧慮，不知該不該說。”丁游道：“鄭島主但說不妨。”鄭起云道：“孟老爺子在保定府這些年，身家財產，非同小可。咱們大家所干的，卻是嘯聚山林、殺官造反的勾當，要是孟老爺子給咱們帶頭，必定有事連累于他，大家心里不安。”群雄一聽這話倒也有理，各人靜默了一會。金龍幫幫主焦公禮站起來說道：“兄弟推舉一位武功蓋世、仁義包天的英雄。這位英雄雖然年紀還輕，武林中許多朋友大都不識，但兄弟斬釘截鐵的說一句，只要這位英雄肯出來帶頭，做事一定公正，管教威風大震，官府不敢小覷了咱們。”沙天廣說道：“兄弟心里，也有一位年輕的英雄，只怕不見得比焦幫主所說的那位差。”他聲音尖細，提高了嗓子，更是刺耳。焦公禮道：“兄弟年紀不敢說長，也已虛活了五十多歲；見識不敢說廣，也會過了天下無數成名的豪傑。可是像我所說的那位英雄，讓兄弟佩服得五體投地的，當世卻也只有一人而已。”程青竹冷冷的道：“沙天廣沙寨主的脾氣我是知道的，他陰陽寶扇打穴的功夫，當今武林中雖然說不上獨一無二，也總是頂兒尖兒的了。他口服心服的人，一定不會錯，我們青竹幫一齊贊成沙寨主的話。”焦公禮脹紅了臉道：“盟主到底是怎樣選法？我們金龍幫雖然無用，人數卻比青竹幫多些。”眼見兩人就要爭吵起來。

　　十力大師道：“焦幫主且莫心急，你說的那位英雄是誰，老衲猜個九成兒不會錯。請問沙寨主，你說的朋友是誰？兩家都說出來，請在場的朋友們秉公評定就是。也說不定大家對這位英雄都不心服呢？”

　　沙天廣向袁承志一指，道：“我說的是這位袁相公。各位莫瞧他年紀輕輕，武功行事卻是高人一等。我聲明在先，兄弟與袁相公還是最近相識，跟他既非同門，又非舊交，純因佩服英雄，這才一力推荐。”這番話一說，山東各寨群盜與青竹幫眾人齊聲歡呼，聲勢極壯。

　　袁承志聽他說到自己，事先全沒想到，站起身來雙手亂搖，連說：“不行！”焦公禮待人聲稍靜，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好一陣不絕。沙天廣怒道：“焦幫主，我倒要請教，你干麼譏笑兄弟？”程青竹也怒道：“焦幫主，在下素來佩服你是一條好漢子，可是對沙寨主這等無禮，在下卻易瞧不過眼。”焦公禮拱手笑道：“兄弟哪敢譏笑？沙寨主、程幫主，你兩位可知兄弟要推舉的是哪一位？”沙天廣慍道：“我當然不知。”焦公禮道：“除了這位袁相公還有何人？”程青竹、沙天廣轉怒為喜，也是仰天大笑。眾人聽三人爭了半天，說的原來同是一人，都不禁轟笑起來。袁承志很是著急，忙道：“兄弟年輕識淺，今日得能參與泰山大會，已感榮幸，只盼追隨各位前輩之後，稍效微勞，豈敢擔當大任？還請另選賢能。”

　　孫仲壽道：“袁公子是我們袁督師的獨生親子，我們‘山宗’舊友內舉不避親，以為請他擔當盟主，最是合適不過。”鄭起云道：“哪一位袁督師？”孫仲壽道：“就是在遼東力抗清兵、無辜被昏君害死的袁崇煥袁督師。”

　　袁崇煥抗敵御侮，有大功于國，當時只有北京城中之人才以為他當真通敵，實因強敵兵臨城下，君臣百姓盡皆張皇失措，以致不明是非。但袁崇煥慘遭殺害，各地聞知，卻極是憤慨。群雄聽了這話，歎聲四起，本來無可無不可的人也一致贊成。袁承志極力推辭，卻哪里推辭得掉？加之投降過來的水總兵、由袁承志從囚車上救出來的聶天風、梁銀龍等人也極力附和，盟主一席勢成定局。

　　龍游幫幫主榮彩本跟袁承志有點過節，但一則見眾望所歸，小小一個龍游幫不能力排眾議，再則想到他當日在衢江中不為已甚，擲板相救，使自己不致落水出丑，也算受過他的恩惠，心想索性錦上添花，說幾句好話，便站起來說道：“這位袁相公武功精湛，在場許多朋友都知道的了。兄弟就曾栽過在他手里。”眾人不覺一愣，榮彩又道：“可是他很給兄弟留余地，兄弟雖然栽了，卻也心下感激。現下選他做盟主，兄弟一力贊成。”眾人見曾經與他敵對過的人也這樣說，都歡呼起來。只有青青低聲罵道：“老滑頭！”

　　丁甲神丁游走別袁承志身邊，向他細細打量，見他身材不高，面目黝黑，貌不驚人，年紀又輕，何以群雄對他如此擁戴？心想這麼一來，他聲威一下子便蓋過了自己師父，很不服氣，說道：“恭喜你啦，袁相公。”伸手出去，拉著他手，顯得甚是親熱。袁承志道：“兄弟實在難以……”話未說完，突覺手上一緊。原來丁游使出了“霸王扛鼎”的師傳絕藝，用力一扯，想摔袁承志一交，讓這位“盟主”在眾人面前出個大丑，雖然這樣一來，不免得罪了無數英雄好漢，說不定當場給眾人打成一團肉醬，但他是個莽撞之徒，氣憤之下，也顧不到這麼許多了。袁承志不動聲色，暗中使出“千斤墜”功。丁游連扯三扯，胳臂上肌肉高高賁起，出盡了平生之力，但對方就如生根在石山上一般，只聽他繼續說道：“……擔當大任。丁兄令師孟老爺子名滿天下，定比兄弟適當得多。”丁游再是用力一扯，自己右臂上格的一聲，險些扯脫了骱，疾忙放手，見袁承志卻似毫無所覺，知道對方武功比自己不知要高出多少，適才若是乘勢反擊，自己早給丟下山谷之中，但他顧全自己面子，令旁人絲毫瞧不出來，不禁頓生感激之意，大聲說道：“好，你做盟主很好！”說著拜了下去。袁承志連忙還禮，心頭也喜歡這大漢莽得可愛。

　　程青竹道：“咱們既然會盟，就要有個盟規，現下請盟主宣布，大伙兒共同商酌。”

　　袁承志還待推辭，孫仲壽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公子，你謙辭不就，倘若盟主一席不幸落入奸人之手，禍害不小。要是你能領袖群雄，督師的血海深仇就可得報了。督師一生做事，向來就是當仁不讓，不避艱危。”袁承志聽他責以大義，更提到先公的“好樣”，不覺凜然心驚，站起身團團一揖，說道：“既然各位美意，兄弟恭敬不如從命。只是兄弟識見淺薄，還望各位前輩以大事為重，隨時指教，兄弟必定遵從，不敢狂妄自大。”群雄聽他允任盟主，泰山頂上登時歡聲雷動，山谷鳴響，四下里都是鼓掌和歡呼的回音，似乎腳底的千峰萬壑也一齊在鼓掌喝彩一般。群雄當下點起香燭，一齊拜天禱祝。

　　袁承志向孫仲壽道：“盟約就請孫叔叔起草了。”孫仲壽也不推辭，回進廟里草擬。他知群雄以信義為先，不重文采，當下言簡意深的寫了百余字。袁承志當眾宣讀了。群雄歃血宣誓，決不背盟。一個轟動沿海各省武林的泰山大會，至此告成。袁承志出道不到半年，仗著武功絕頂，至誠待人，再加之機緣巧合，以及父親的威名，竟爾成為南北直隸、魯、豫、浙、閩、贛七省草莽群豪的大首領。

　　當晚群雄席地歡宴，斗酒轟飲，喧鬧歡笑之聲，布滿峰谷。

　　正熱鬧間，突見一個流星直沖上天，這是山下有警訊號，群雄登時停杯不飲。袁承志和孫仲壽等人，立時便想起當年聚會聖嶂峰而官兵來襲的情景，莫非官府得知漕銀被劫、因而調兵來攻麼？過不多時，兩名在山坡上哨守的漢子奔上山來，向袁承志稟報：“啟稟盟主，山下哨探急報，清兵大軍已攻下青州，正向泰安進軍，离此處已不過二百余里，請盟主定奪。”袁承志驚道：“清兵來得這麼快！”他雖曾聽說清兵于去年入關，攻到山東，但一直只在登州、萊州一帶騷擾，搶劫焚殺，想不到竟會一舉破了青州。

　　孫仲壽道：“清兵去年十月翻過牆子岭，直打到兗州，在山東各地燒殺劫掠。聽說帶兵的頭子是奉命大將軍阿巴泰。這人是努爾哈赤的第七子，還是韃子皇帝的哥哥，他善能用兵，曾和滿清睿親王多爾袞打來過山東，對山東的情形是很熟悉的。”袁承志問道：“多爾袞打來過山東？”他潛心武學，于世事所知實甚有限。孫仲壽歎道：“那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時盟主在華山學武，因此不知道。”見群雄正紛紛互相詢問，人心浮動，便站起身來，登上高處一塊大石，大聲道：“山下兄弟急報，清兵攻破青州，正向泰安而來。各位請繼續喝酒，盟主自有主張。”群雄中有人叫道：“大伙兒沖下山去，殺他媽的韃子兵。”又有人叫道：“韃子兵可欺侮得咱們狠了，這回非跟他拚個你死我活不可。”滿山轟叫，群情憤激。

　　孫仲壽回到袁承志身邊，說道：“盟主，眾兄弟都要去打韃子兵，你瞧怎樣？“袁承志道：“我爹爹一生盡忠報國，為的就是殺韃子。眼下韃子欺上門來，正好眾兄弟在此聚會，咱們就此下山去打。只是我于行軍打仗一道，全然不懂，還是請孫叔叔發令。”孫仲壽沉吟片刻，派了十幾個人出去查探清兵虛實，然後說道：“自從督師袁公被害，朝中無人，再也無力抗御清兵了。崇禎九年六月，滿清頭子皇太極派了阿齊格、阿巴泰等大將攻進長城，直打到北直隸腹地。十一年，九王多爾袞率領阿巴泰等人又打到北直隸，忠臣盧象\*和孫承宗先後殉國。多爾袞那年還攻破了濟南，俘虜了我四十多萬百姓去。這一次又是阿巴泰這韃子將軍來。”袁承志道：“清兵怎地又不攻北京，只是攻打河北、山東各處？”孫仲壽道：“皇太極是很會用兵的。他派兵來河北、山東，其志不在占地，而是搶奪財物，殺人放火，摧破我中國的精華，要令得大明精疲力盡，然後再一舉而攻北京。當年他進攻北京，在袁督師手下吃了個敗仗，此後就不敢再攻京師。”

　　袁承志忽想：“闖王和各路義軍四下流竄，豈不是幫了韃子兵的大忙？”這句話卻不便出口，只心中隱隱覺得不安。孫仲壽道：“這些年來，韃子兵幾次三番的打來河北、山東，一路上勢如破竹，明兵從來沒打過一場胜仗，韃子兵將一定不把明兵放在眼里。常言道驕兵必敗，咱們正好乘機殺殺他們的威風。從青州來泰安，錦陽關是必經之地。那里地勢險要，咱們可在錦陽關設伏，狠狠的打一仗。”袁承志大喜，站起來說道：“眾位兄弟，咱們這就殺韃子兵去，今晚好好安睡，明日清晨下山。”群雄大聲吶喊：“殺韃子兵，殺韃子兵！”

　　次日清晨，袁承志和孫仲壽商議後，分遣群雄先後出發。約定四方埋伏，見到盟主中軍的黃色大旗高高豎起，便一齊向清兵沖殺。命水總兵帶同兩千名本部兵馬，打頭陣迎敵，生怕水總兵下山後變卦，派了焦公禮率同金龍幫的手下監視。要水總兵只許敗，不許胜，引誘清兵過來。水總兵所部兵甲器仗一應俱全，盡是明軍服色，實無半分破綻，至于打敗仗乃明兵家常便飯，更能盡展所長。

　　那錦陽關兩側雙峰夾道，只中間一條小徑。到第四日傍晚，耳聽得喊聲大作，眾明兵甩甲曳兵，從小徑奔來。水總兵跨下戰馬，手執大刀，親自斷後。過不多時，便見一群辮子兵蜂涌而來。袁承志伏在左峰的岩石之後，初次見到清兵，想起父親連年與韃子兵血戰，不由得全身熱血如沸，高舉金蛇劍，說道：“孫叔叔，咱們沖下去！”孫仲壽道：“等一會，待韃子兵大隊過來。那時咱們再豎起黃旗，四面伏兵齊起，清兵便走不脫了。”只聽得號角聲響起，大隊清軍騎兵沖到，數十多落後的明兵登時被刀砍槍刺，尸橫就地。袁承志心下不忍，說道：“快沖下去接應！”孫仲壽道：“還得等一會。”青青急道：“再不下去，我們的人要給他們殺光了。”孫仲壽道：“再等一會！”青青急得只是頓足。突然之間，右峰上喊聲大作，沙天廣率領山東各寨群盜，從山坡上殺將下來。孫仲壽叫道：“啊喲，不好！”袁承志道：“怎麼？”孫仲壽道：“清兵來的只是先鋒，這一來，就抓不到他們的元帥了。怎麼不見旗號，便自行動手了？”只見山東群盜一鼓作氣的殺入清兵陣中，跟著青竹幫、金龍幫，以及各處埋伏的群豪一時盡起，水總兵也帶同明兵回頭截殺。孫仲壽連聲歎氣，說道：“當年袁公帶兵，部下若是這般不聽號令，自行殺敵，所有的大將一個個都非給袁公請出尚方寶劍斬了不可。”袁承志心下歉然，道：“都是我事先沒嚴申號令的不是。”孫仲壽安慰他道：“咱們這些英雄好漢，每個人武功都強，但直是一群烏合之眾，怎比得袁公當年在宁遠所練的精兵？盟主你也是無法可施的。唉，黃旗還沒豎起，大伙兒就亂糟糟的沖殺出去了，這哪里是打仗，簡直是胡鬧！”不住的唉聲歎氣，想起當年袁崇煥在宁錦帶兵時的號令嚴峻，十余萬兵將無不肅然奉命，懊惱之中，又感心酸。青青道：“事已如此，歎氣也無用了。承志哥哥，咱們動手吧！”袁承志早已心痒難搔，叫道：“好，大伙兒殺啊！”手執金蛇劍，沖下峰去。孫仲壽驚叫：“盟主，盟主！你是主帥，須當坐鎮中軍，不可親臨前敵……”叫聲未畢，袁承志展開輕功，早去得遠了，但見他疾沖入陣，金蛇劍揮動，削去了兩名清兵的腦袋。千余名清兵擠在山道之中，難以結陣為戰。敵人沖到身前，弓箭也用不上了，被群雄四面八方的圍上攻打，不到一個時辰，已盡數就殲。清軍統帥阿巴泰得報前鋒在錦陽關中伏覆沒，當即率兵退回青州。

　　這一役雖然沒殺了阿巴泰，但聚殲清軍一千余人，實是十余年來從所未有的大胜。群雄在錦陽關前大叫大跳，歡呼若狂。袁承志瞧著金蛇劍上的點點血跡，心想：“此劍今日殺了不少韃子兵，才不枉了這劍身上的隱隱碧血！”

　　當晚袁承志、孫仲壽與朱安國、倪浩、羅大千等談到今日一場大捷，實可慰袁督師的在天之靈，都是不禁熱淚盈眶。孫仲壽以殺不了清軍元帥阿巴泰，兀自恨恨不已。袁承志道：“孫叔叔，咱們這批人，當真要打大仗是不成的。明日我北上，這些明軍官兵和別的弟兄們請你與朱叔叔、倪叔叔、羅叔叔各位好好操練，日後再碰上韃子兵，可不會再像今日這般亂殺一陣了。”孫仲壽等俱各奉命。

　　袁承志與青青并肩漫步，眼見群雄東一堆、西一堆的圍著談論，人人神情激昂，說的自都是日間的大胜。袁承志道：“咱們今日還只一戰，要滅了滿清韃子，尚須血戰百場，當真是：‘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青青道：“你這兩句詩做得真好。”袁承志微笑道：“我怎會做詩？這是爹爹的遺作。”青青嗯了一聲。袁承志歎道：“我甚麼都及不上爹爹，他會做詩，會用兵打仗，我可全不會。”青青道：“你的武功卻一定比你爹爹強。”袁承志道：“我爹爹進士出身，沒練過武。但武功強只能辦些小事，可辦不了大事。”青青道：“也不見得，武功強，當然有用的。”袁承志突然拔出金蛇劍來，虛劈兩下，虎虎生風，說道：“對，青弟，我去刺殺韃子皇帝皇太極，再去刺殺崇禎皇帝，為我爹爹報仇。”

##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藥 頭陀席上珍

　　袁承志和青青、啞巴、洪胜海三人押著鐵箱首途赴京。程青竹與沙天廣豪興勃發，要隨盟主到京師去逛逛。袁承志見多有兩個得力幫手隨行，自是欣然同意。又見洪胜海一路忠心耿耿，再無反叛之意，便給他治好了身上傷勢，洪胜海更是感激。一行六人揚鞭馳馬，在一望無際的山東平原上北行。這一帶都是沙天廣的屬下，進入北直隸後是青竹幫的地界，自有沿途各地頭目隆重迎送。青青見意中人如此得人推崇，心中得意非凡，本來愛鬧鬧小脾氣的，這時也大為收斂了。這天來到河間府，當地青竹幫的頭目大張筵席，為盟主慶賀，作陪的都是河間府武林有名之士。酒過三巡，眾人縱談江湖軼聞，武林掌故。忽有一人向程青竹道：“程幫主，再過四天，就是孟伯飛孟老爺子的六十大壽，你不去了吧？”程青竹道：“我要隨盟主上京，祝壽是不能去了。我是禮到人不到，已備了一份禮，叫人送去保定府。”沙天廣也道：“兄弟的禮也早已送去。孟老爺子知道我們不到，必是身有要事，決不能見怪。”袁承志心中一動：“這蓋孟嘗在北五省大大有名，既是他壽辰在即，何不乘機結交一番？”說道：“孟老爺子兄弟是久仰了，原來日內就是他老人家六十大慶，兄弟想前去祝賀，各位以為怎樣？”眾人鼓掌叫好，都說：“盟主給他這麼大的面子，孟老爺子一定樂極。”次日眾人改道西行，這天來到高陽，离保定府已不過一日路程。眾人到大街上悅來客店投宿，安頓好鐵箱行李，到大堂里飲酒用飯。只見東面桌邊坐著個胖大頭陀，頭上一個銅箍，箍住了長發，相貌甚是威猛，桌上已放了七八把空酒壺。店小二送酒到來，他揭開酒壺蓋，將酒倒在一只大碗里，骨都骨都一口氣喝干，雙手左上右落，抓起盤中牛肉，片刻間吃得干干淨淨，一疊連聲大嚷：“添酒添肉，快快！”這時幾個店小二正忙著招呼袁承志等人，不及理會。那頭陀大怒，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酒壺、杯盤都跳了起來，連他鄰桌客人的酒杯都震翻了，酒水流了一桌。

　　那客人“啊喲”一聲，跳了起來，卻是個身材瘦小的漢子，上唇留了兩撇鼠須，眸子一翻，精光逼人，叫道：“大師父，你要喝酒，別人也要喝啊。”那頭陀正沒好氣，又是重重一掌拍在桌上，猛喝：“我自叫店小二，干你屁事？”那漢子道：“從來沒見過這般凶狠的出家人。”那頭陀喝道：“今日叫你見見。”青青瞧得不服氣，對袁承志道：“我去管管。”袁承志道：“等著瞧，別看那漢子矮小，只怕也不是個好惹的。”青青正想瞧兩人打架，不料那漢子好似怕了頭陀的威勢，說道：“好，好，算我錯，成不成？”頭陀見他認錯，正好店小二又送上酒來，也就不再理會，自行喝酒。那漢子走了開去，過了一會，才又回來。袁承志等見沒熱鬧好瞧，自顧飲酒吃飯。突然一陣風過去，一股臭氣扑鼻而來，青青摸出手帕掩住鼻子。袁承志一轉頭，只見頭陀桌上端端正正的放著一把便壺，那頭陀竟未察覺，這一下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向青青使個眼色，嘴角向頭陀一努。青青一見之下，笑得彎下腰來。大堂中許多吃飯的人還未發覺，都說：“好臭，好臭！”那瘦小漢子卻高聲叫道：“香啊，香啊！”青青悄聲叫道：“這定是那漢子拿來的了。他手腳好快，不知他怎麼放的。”這時頭陀也覺臭氣触鼻，伸手去拿酒壺，提在手里一看不對，赫然是把便壺，而且重甸甸的，顯然裝滿了尿，不由得怒不可遏，反手一掌，把身旁的店小二打得跌出丈余，翻了一個筋斗。只聽那瘦小漢子還在大贊：“好酒，好酒！香啊，香啊。”才知是他作怪，劈臉將便壺向他擲去。那漢子早有提防，他身法滑溜异常，矮身便從桌底鑽了過去，已躲在頭陀身後。那便壺在桌上碰得粉碎，尿水四濺。眾人大呼小叫，紛紛起立閃避。那頭陀怒氣更盛，伸出兩只大掌回身就抓。那漢子又從桌底下鑽過。那頭陀一腿踢翻桌子。大堂中亂成一片。眾人早都退在兩旁。只見那漢子東逃西竄，頭陀拳打足踢，始終碰不到他身子。過不多時，大堂中桌凳都已被兩人推倒。碗筷酒壺掉了一地。那漢子拾起酒壺等物，不住向頭陀擲去。頭陀吼叫連天，接過回擲。兩人身法快捷，居然都是一身好武功。打到後來，大堂中已清出一塊空地。那漢子不再退避，拳來還拳，足來還足，施展小巧功夫和頭陀對打起來。頭陀身雄力壯，使的是滄州大洪拳，拳勢虎虎生風。那漢子的拳法卻自成一家，時時雙手兩邊划動，矮身蹣跚而走，模樣十分古怪，偏又身法靈動。青青笑道：“這樣子真難看，那又是甚麼武功了？”袁承志也沒見過，只覺他手腳矯捷，模樣雖丑，卻自成章法，盡能抵敵得住。程青竹見多識廣，說道：“這叫做鴨形拳，江湖上會的人不多。”青青聽了這名稱更覺好笑，見那漢子身形步法果然活脫像是只鴨子。那頭陀久斗不下，焦躁起來，突然跌跌撞撞，使出一套魯智深醉打山門拳，東歪西倒，宛然是個醉漢，有時雙足一挫，在地上打一個滾，等敵人攻到，倏地躍起猛擊。他又滾又翻，身上沾了不少酒飯殘羹，連便壺中倒出的尿水，也有不少沾在衣上。斗到分際，頭陀忽地搶上一步，左拳一記虛招，右掌“排山倒海”，直劈敵人胸口。那瘦小漢子知道厲害，運起內力，雙掌橫胸，喝一聲：“好！”三張手掌已抵在一起。頭陀的手掌肥大，漢子的手掌又特別瘦小，雙掌抵在頭陀一掌之中，恰恰正好。兩人各運全力，向前猛推。頭陀左手雖然空著，但全身之力已運在右掌，左臂就如廢了一般，全然無力出招。雙方勢均力敵，登時僵持不動，進既不能，退亦不得，均知誰先收力退縮，不免立斃于對方掌下，但如此拚斗下去，勢不免內力耗竭，兩敗俱傷。兩人均感懊悔，心想與對方本無怨仇，只不過一時忿爭，如此拚了性命，實在無謂。再過一陣，兩人額頭都冒出黃豆般的汗珠來。

　　沙天廣道：“程老兄，你拿叫化棒兒去拆解一下吧，再遲一會，兩個都要糟糕。”程青竹道：“我一人沒這本事，還是咱哥倆兒齊上。”沙天廣道：“好，不過這兩個胡鬧家伙性命雖然可保，重傷終究難免。”正要上前拆解，袁承志笑道：“我來吧。”緩步走近，雙手分在兩人臂彎里一格。頭陀與漢子的手掌倏地滑開，收勢不住，噗的一聲，三掌同時打在袁承志胸上。程沙兩人大叫：“不好！”同時搶上相救，卻見他神色自若，并未受傷。原來袁承志知道倘若用力拆解或是反推，這兩人正在全力施為，一股內力逼回去反打自身，必受重傷，因此運氣于胸，接了這三掌，仗著內功神妙，輕輕易易的把掌力承受了。頭陀和那漢子這時力已使盡，軟綿綿的癱瘓在地。程青竹和沙天廣扶起兩人，命店小二進來收拾。袁承志摸出十兩銀子，遞給掌柜的道：“打壞了的東西都歸我賠。許多客人還沒吃完飯，你照原樣重新開過，都算在我帳上。”那掌柜的接了銀子，不住稱謝，叫齊伙計，收拾了打爛的東西，再開酒席。過得一會，頭陀和那漢子力氣漸復，一齊過來向袁承志拜謝救命之恩。袁承志笑道：“不必客氣。請教兩位高姓大名。兩位如此武功，必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漢了。”那頭陀道：“我法名義生，但旁人都叫我鐵羅漢。”那漢子道：“在下姓胡名桂南。請教高姓大名，這兩位是誰？”

　　袁承志尚未回答，沙天廣已接口道：“原來是聖手神偷胡大哥。”胡桂南見他知道自己姓名和外號，很是喜歡，忙道：“不敢，請教兄長尊姓大名。”

　　程青竹把沙天廣手中的扇子接過一抖。胡桂南見扇上畫著個骷髏頭，模樣可怖，便道：“原來是陰陽扇沙寨主，久慕寨主之名，當真幸會。”跟著又見到倚在桌邊的一根青竹，他知道青竹幫中的人所持青竹以竹節多少分地位高下，這枝青竹竟有十三節，那是幫中最高的首領了，就向程青竹一揖，說道：“這位是程老幫主吧？”程青竹呵呵笑道：“聖手神偷眼光厲害，果然名不虛傳。兩位不打不相識。來來來，大家同干一杯。”眾人一齊就坐，胡桂南與鐵羅漢各敬了一杯酒，道聲：“莽撞！”鐵羅漢笑道：“也不知從哪里偷了這把臭便壺來，真是古怪！”眾人一齊大笑起來。

　　胡桂南知道程、沙二人分別是北直肅和山東江湖豪傑首領，但見二人對袁承志神態恭敬，此人剛才出手相救，內功深湛，必是非同小可之人，只是未通姓名，也不敢貿然再問。他本來生性滑稽，愛開玩笑，這時卻規規矩矩的不敢放肆。程青竹道：“兩位到此有何貴干？胡老弟可是看中了甚麼大戶，要一顯身手麼？”胡桂南笑道：“兄弟在程老前輩的地方不敢胡來。我是去給孟伯飛孟老爺子拜壽去的。”鐵羅漢一拍桌子，叫道：“何不早說？我也是拜壽去的。早知道，就打不起來了，只不過你在孟大爺的酒筵之上，可別又端一把臭便壺出來。”眾人又是一陣大笑。程青竹笑道：“那好極啦，我們也是要去給孟老爺子祝壽，明日正好結伴同行。兩位跟孟老爺子是好朋友吧？”

　　鐵羅漢道：“好朋友是高攀不上，但說來也有二十多年交情了。只是近年來我多在湖廣一帶，少到北方。倒有八九年不見啦。”胡桂南笑道：“那麼羅漢大哥還得給我引見引見。”鐵羅漢奇道：“怎麼？你不識孟大爺麼？那又給他去拜甚麼壽？”胡桂南道：“兄弟對蓋孟嘗孟大爺一向仰慕得緊，只是沒緣拜見。這次無意中得到了一件寶物，便想借花獻佛，作為壽禮，好得會一會這位江湖聞名的豪傑。”鐵羅漢道：“那就是了。別說你有壽禮，就是沒有，孟大爺還不是一樣接待。誰叫他外號蓋孟嘗呢？哈哈！”程青竹卻留了心，問道：“胡老弟，你得了甚麼寶物啊？給我們開開眼界成不成？”沙天廣也道：“尋常物事哪會在聖手神偷的眼里？這麼夸贊，那定是價值連城了。”胡桂南很是得意，從懷里掏出一只鑲珠嵌玉、手工精致的黃金盒子，說道：“這里耳目眾多，請各位到兄弟房里觀看吧。”眾人見盒子已是價值不貲，料想內藏之物必更珍貴。胡桂南待眾人進房後，掩上房門，打開盒子，露出兩只死白蟾蜍來。這對蟾蜍通體雪白，眼珠卻血也般紅，模樣甚是可愛，卻也不見有何珍异之處。胡桂南向鐵羅漢笑道：“剛才我和老兄對掌，要是一齊嗚呼哀哉，那也是大難臨頭，無法可施了。但如只是身受重傷，我卻有解救之方。”指著白蟾蜍道：“這是產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睛冰蟾，任他多厲害的內傷、刀傷，只要當場不死，一服冰蟾，藥到傷愈，真是靈丹妙藥，無比神奇。要是中了劇毒，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程青竹問道：“如此寶物，胡大哥卻哪里得來？”胡桂南道：“上個月我在河南客店里遇到一個采藥老道，病得快死了，見他可怜，幫了他幾十兩銀子，還給他延醫服藥。但他年壽已到，藥石無靈，終于活不了。他臨死時把這對冰蟾給了我，說是報答我看顧他的情意。”鐵羅漢道：“這盒子倒也好看。”胡桂南道：“那老道本來放在一只鐵盒里，可是拿去送禮，豈能不裝得好看一點……”沙天廣笑道：“于是你妙手空空，到一家富戶去取了這只金盒。”胡桂南笑道：“沙寨主料事如神，佩服，佩服！那本是開封府劉大財主的小姐裝首飾用的。”眾人一齊大笑。胡桂南道：“剛才我兩人險些兒攜手齊赴鬼門關，拚斗之時我心中在想，我和鐵羅漢大哥若得僥幸不死，我就自服一只冰蟾，再拿一只救他性命。我兩人又無怨仇，何必為了一把臭便壺，搞出人命大事？”鐵羅漢笑道：“那倒生受你了。”眾人又都大笑。胡桂南道：“總而言之，這兩只冰蟾，已不是我的了。”雙手舉起金盒，送到袁承志面前道：“不敢說是報答，只是稍表敬意。請相公賞臉收下了。”

　　袁承志愕然道：“那怎麼可以？這是胡兄要送給孟老爺子的。”胡桂南道：“若不是相公仗義相救，兄弟非死即傷，這對冰蟾總之是到不了孟老爺子手中啦。至于壽禮嘛，不是兄弟夸口，手到拿來，隨處即是，用不著操心。”袁承志只是推謝。胡桂南有些不高興了，說道：“這位相公既不肯見告姓名，又不肯受這冰蟾，難道疑心是兄弟偷來的，嫌髒不要麼？”袁承志道：“胡兄說哪里話來？適才匆忙，未及通名。小弟姓袁名承志。”鐵羅漢和胡桂南同時“啊”的一聲驚呼。胡桂南道：“原來是七省盟主袁大爺，怪不得如此好身手。袁大爺率領群雄，在錦陽關大破韃子兵，天下無不景仰。”鐵羅漢道：“我先幾日聽到這消息，不由得伸手大打我自己耳光。”眾人愕然不解。青青道：“為甚麼打自己耳光？”鐵羅漢道：“我惱恨自己運氣不好，沒能趕上打這一場大仗，連一名韃子兵也沒殺到。”眾人又都被他逗得笑了起來。

　　袁承志道：“胡大哥既然定要見賜，兄弟卻之不恭，只好受了，多謝多謝。”雙手接了過去，放在懷里。胡桂南喜形于色。袁承志回到自己房里，過了一會，捧著一株朱紅的珊瑚樹過來。那珊瑚樹有兩尺來高，遍體晶瑩，難得的是無一處破損，無一粒沙石混雜在內，放在桌上，登覺滿室生輝，奇麗無比。胡桂南吃了一驚，說道：“兄弟豪富之家到過不少，卻從未見過如此長大完美的珊瑚樹。只怕只有皇宮內院，才有這般珍物。這是袁相公家傳至寶吧？真令人大開眼界了。”袁承志笑道：“這也是無意中得來的。這件東西請胡兄收著，明兒到了保定府，作為賀禮如何？”胡桂南驚道：“那太貴重了。”袁承志道：“這些賞玩之物，雖然貴重，卻無用處，不比冰蟾可以救人活命。胡兄快收了吧。”胡桂南只得謝了收起。他和鐵羅議見袁承志出手豪闊，心下都暗暗稱奇。次日傍晚到了保定府，眾人先在客店歇了，第二天一早到孟府送禮賀壽。孟伯飛見了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廣三人的名帖，忙親自迎接出來。他早知袁承志年輕，還道必有過人之處，此刻相會，見他只是個黝黑少年，形貌平庸，不覺一愣，老大不悅，心想：“七省的英雄好漢怎地顛三倒四，推舉這麼個毛頭小伙子做盟主？”但眾人遠道前來拜壽，自然是給自己極大面子，于是和大兒子孟錚，二兒子孟鑄連聲道謝，迎了進去，互道仰慕。袁承志見孟伯飛身材魁梧，須發如銀，雖以六旬之年，仍是聲若洪鐘，步履之間更是穩健异常，想是武功深厚。兩個兒子均在壯年，也都英氣勃勃。

　　說話之間，孟伯飛對泰山大會似乎頗不以為然，程青竹談到泰山之會，他都故作不聞，并不接口。過了一會，又有賀客到來，孟伯飛說聲：“失陪！”出廳迎賓去了。青青心道：“這人號稱蓋孟嘗，怎麼對好朋友如此冷淡？原來是浪得虛名。早知他這麼老氣橫秋的，就不來給他拜甚麼壽了。老家伙我還見得不夠多麼？”家丁獻過點心後，孟鑄陪著袁承志等人到後堂去看壽禮。這時孟伯飛正和許多客人圍著一張桌子，贊歎不絕。見袁承志等進來，孟伯飛忙搶上來謝道：“袁兄、夏兄送這樣厚禮，兄弟如何克當？”袁承志道：“老前輩華誕，一點兒敬意，太過微薄。”眾人走近桌邊，只見桌上光彩奪目，擺滿了禮品，其中袁承志送的白玉八駿馬，青青送的翡翠玉西瓜，尤其名貴。胡桂南送的珊瑚寶樹也很搶眼。

　　孟伯飛對袁承志被推為七省盟主一事，本來頗為不快，但見他說話謙和，口口聲聲老前輩，送的又是這般珍貴非凡的异寶，足見對自己十分尊重，覺得這人年紀雖輕，行事果然不同，不覺生了一份好感，說話之間也客氣得多了。各路賀客拜過壽後，晚上壽翁大宴賓朋。蓋孟嘗富甲保定，素來愛好交友，這天六十大壽，各處來的賀客竟有三千多人。孟伯飛掀須大樂，向各路英豪不停口的招呼道謝。大廳中開了七八十席。位望不高、輩份較低的賓客則在後廳入席。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廣三人都給讓在居中第一席上，孟伯飛在主位相陪。在第一席入座的還有老英雄鴛鴦膽張若谷、統兵駐防保定府的馮同知、永胜鏢局的總鏢頭董開山，此外也都是武林中的領袖人物。群豪向壽翁敬過酒後，猜拳斗酒，甚是熱鬧。飯酒正酣，一名家丁匆匆進來，捧著一個拜盒，走到孟錚身邊，輕輕說了幾句。孟錚正陪客人飲酒，一聽家丁說話，忙站起來，走到孟伯飛身旁，說道：“爹，你老人家真好大面子，神拳無敵歸二爺夫婦，帶了徒弟給您拜壽來啦。”孟伯飛一愣，道：“我跟歸老二素來沒交情啊！”揭開拜盒，見大紅帖子上寫著：“眷弟歸辛樹率門人敬賀”幾個大字，另有小字注著“菲儀黃金十兩”，帖子旁邊放著一只十兩重的金元寶。孟伯飛心下甚喜，向席上眾賓說聲：“失陪。”帶了兩個兒子出去迎客。不多時，只見他滿面春風，陪著歸辛樹夫婦、梅劍和、劉培生、孫仲君五人進來。歸二娘手中抱著那個皮包骨頭、奄奄一息的孩子歸鐘。袁承志早站在一旁，作了一揖，道：“二師哥、二師嫂，您兩位好。”歸辛樹點點頭道：“嗯，你也在這里。”歸二娘哼了一聲，卻不理睬。袁承志道：“師哥師嫂請上座，我與劍和他們一起坐好啦。”孟伯飛聽袁承志這般稱呼，笑道：“好哇，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師哥撐腰，別說七省盟主，就是十四省盟主，也好當呀！”言下之意，似是說袁承志少年得意，當上七省盟主，全是仰仗師兄的大力。袁承志微微一笑，也不言語。歸辛樹這些日子忙于為愛子覓藥，尚不知泰山大會之事，愕然道：“甚麼盟主？”孟伯飛笑道：“我是隨便說笑，歸二哥不必介意。”當下請歸氏夫婦在鴛鴦膽張老英雄下首坐了。眾賀客均是豪傑之上，男女雜坐，并不分席。袁承志自與梅劍和等坐在一桌。程青竹和沙天廣卻去和啞巴、青青同席。歸辛樹與孟伯飛等互相敬酒。各人喝了三杯後，永胜鏢局總鏢頭董開山站起身來，說道：“兄弟酒量不行，各位寬坐。兄弟到後面歇一下。”歸辛樹冷然道：“我們到處找董鏢頭不到，心想定在這里，果然不錯。”董開山神色尷尬，說道：“兄弟跟歸二爺往日無怨，近日無仇，歸二爺何必苦苦找我？”眾人一聽此言，都停杯不飲，望著二人。

　　孟伯飛笑道：“兩位有甚麼過節，瞧兄弟這個小面子，讓兄弟來排解排解。”說到排難解紛，于他實是生平至樂。董開山道：“在下久仰歸二爺大名，一向是很敬重的，只是素不相識，不知何故一路追蹤兄弟。”

　　孟伯飛一聽，心中雪亮：“好啊，你們兩人都不是誠心給老夫拜壽來著。原來一個是避難，一個是追人。這姓董的既然瞧得我起，到了我屋里，總不能讓他吃虧丟人。”于是對歸辛樹道：“歸二爺有甚麼事，咱們過了今天慢慢再談。大家是好朋友，總說得開。”歸辛樹不善言辭，歸二娘一指手中孩子，說道：“這是我們二爺三房獨祧單傳的兒子，眼見病得快死啦。想求董鏢頭開恩，賜幾粒藥丸，救了這孩子一條小命。我們夫婦永感大德。”孟伯飛道：“那是應該的。”轉頭對董開山道：“董爺，救人一命，胜造七級浮屠。何況是歸二爺這樣的大英雄求你。甚麼藥丸，快拿出來吧！你瞧這孩子确是病重。”董開山道：“這茯苓首烏丸倘若是兄弟自己的，只須歸二爺一句話，兄弟早就雙手奉上了。不過這是鳳陽總督馬大人進貢的貢品，著落永胜鏢局送到京師。若有失閃，兄弟不能再在江湖上混飯吃，那也罷了，可是不免連身家性命也都難保，只好請歸二爺高抬貴手。”眾人聽了這話，都覺事在兩難。馮同知一聽是貢物，忙道：“貢物就是聖上的東西，哪一個大膽敢動？”歸二娘道：“哼，就算是玉皇大帝的，這一次也只得動上一動了。”馮同知喝道：“好哇，你這女人想造反麼？”歸二娘大怒，伸筷在碗中夾起一個魚圓，乘馮同知嘴還沒閉，噗的一聲，擲入了他的口中。馮同知一驚，哪知又是兩個魚圓接連而來，把他的嘴塞得滿滿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登時狼狽不堪。老英雄張若谷一見大怒，心想今天是孟兄弟的壽辰，這般搞法豈不是存心搗蛋，隨手拿起桌上一只元寶形的筷架，用力一拍，筷架整整齊齊的嵌入了桌面之中。

　　歸辛樹手肘靠桌，潛運混元功內力向下一抵，全身并未動彈分毫，嵌在桌面里的筷架突然跳出，撞向張若谷臉上。張若谷急忙閃避，雖未撞中，卻已顯得手忙腳亂。他滿臉通紅，霍地站起，反手一掌，將桌面打下一塊，轉身對孟伯飛道：“孟老弟，老哥哥在你府上丟了臉了。”說著大踏步向外就走。職司招待的兩名孟門弟子上前說道：“張老爺子不忙，請到後堂用杯茶吧。”張若谷鐵青著臉，雙臂一張，兩名弟子踉蹌跌開。孟伯飛怫然不悅，心想好好一堂壽筵，卻給歸辛樹這惡客趕到鬧局，以致老朋友不歡而去，正要發話，馮同知十指齊施，已將兩個魚圓從口中挖了出來，另外一個卻終于咽了下去，哇哇大叫：“反了，反了，這還有王法嗎？來人哪！”兩名親隨還不知老爺為何發怒，忙奔過來。馮同知叫道：“抬我大關刀來！”原來這馮同知靠著祖蔭得官，武藝低微，卻偏偏愛出風頭，要鐵匠打了一柄刃長背厚、鍍金垂纓、薄鐵皮的空心大關刀，自己騎在馬上，叫兩名親兵抬了跟著走，務須口中杭育、杭育，叫聲不絕，裝作十分沉默、不胜負荷的模樣，他只要隨手一提，卻是輕松隨便。旁人看了，自然佩服同知老爺神力驚人。他把“抬我大關刀來”這句話說順了口，這時脾氣發作，又喊了出來。兩名親隨一愣，這次前來拜壽，并未抬這累贅之物，一名親隨當即解下腰間佩刀，遞了上去。孟伯飛知他底細，見他裝模作樣，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連叫：“使不得。”馮同知草菅人命慣了的，也不知歸辛樹是多大的來頭，眼見他是個鄉農模樣，哪放在心上？接過佩刀，揮刀摟頭向歸二娘砍去。歸二娘右手抱著孩子，左手一伸，彎著食中兩指鉗住了刀背，問道：“大老爺，你要怎樣？”

　　馮同知用力一拉，哪知這把刀就如給人用鐵鉗鉗住了，一拉之下，竟是紋絲不動。他雙手握住刀柄，用力往後拉奪，霎時間一張臉脹得通紅，手中雖無大關刀，但臉如重棗，倒也宛若關公，所差者也不過關公的丹鳳眼變成了馮公的斗雞眼而已。歸二娘突然放手。馮同知仰天一交，跌得結結實實，刀背砸在額頭之上，登時腫起了圓圓一塊，有似適才他吞下肚去的魚圓鑽上了額頭。兩名親隨忙搶上扶起。馮同知不敢再多說一句，手按額頭，三腳兩步的走了。只聽他出了廳門，一路大聲喝罵親隨：“混帳王八蛋！就是怕重偷懶，不抬老爺用慣了的大關刀來。否則的話，還不是一刀便將這潑婦劈成兩半。”董開山趁亂想溜。歸辛樹道：“董鏢頭，你留下丸藥，我決不難為你。”董開山受逼不過，站到廳心，叫道：“姓董的明知不是你神拳無敵的對手。性命是在這里，你要，就來拿去吧。”歸二娘道：“誰要你性命？把丸藥拿出來！”孟伯飛的大兒子孟錚再也忍耐不住，叫道：“歸二爺，我們孟家可沒得罪了你，你們有過節，請到外面去鬧。”歸辛樹道：“好，董鏢頭，咱們出去吧。”董開山卻不肯走。歸辛樹不耐煩了，伸手往他臂上抓去。董開山向後一退，歸辛樹手掌跟著伸前。董開山既做到鏢局子的總鏢頭，武功自然也非泛泛，眼見歸辛樹掌到，疾忙縮肩，出手相格，卻哪碰得到對方手掌？但聽得嗤的一聲，肩頭衣服已被撕下了一塊。孟錚搶上前去，擋在董開山身前，說道：“董鏢頭是來賀壽的客人，不容他在舍下受人欺侮。”歸二娘道：“那怎樣？我們當家的不是叫他出去嗎？”孟錚道：“你們有事找董鏢頭，不會到永胜鏢局去找？干麼到這里攪局？”言下越來越不客氣。歸二娘厲聲道：“就算攪了局，又怎麼樣？”這些日子來她心煩意亂，為了兒子病重難愈，自己的命也不想要了，否則以孟伯飛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她決不能如此上門胡來。孟伯飛氣得臉上變色，站了起來，道：“好哇，歸二爺瞧得起，老夫就來領教領教。”孟錚道：“爹爹，今兒是您老人家好日子。兒子來。”當下命家丁在廳中搬開桌椅，露出了一片空地，叫道：“你們要攪局，索性大攪一場。歸二爺，這就請顯顯你的神拳無敵。”歸二娘冷笑道：“你要跟我們當家動手，再練二十年，還不知成不成？”孟錚武功已盡得孟伯飛快活三十掌的真傳，方當壯年，生平少逢敵手，雖然久聞神拳無敵的大名，但當著數千賓朋，這口氣哪里咽得下去？喝道：“歸老二，你強凶霸道，到這里來撒野！孟少爺拳頭上只要輸給了你，任憑你找董鏢頭算帳，我們孟家自認沒能耐管這件事。要是胜了你，卻又怎樣？”歸辛樹不愛多言，低聲道：“你接得了我三招，歸老二跟你磕頭。”旁人沒聽見，紛紛互相詢問。孟錚怒極而笑，大聲說道：“各位瞧這人狂不狂？他說只要我接得他三招，他就向我磕頭。哈哈，是不是啊，歸二爺？”

　　歸辛樹道：“不錯，接招吧！”呼的一聲，右拳“泰山壓頂”，猛擊下來。這時青青已站到袁承志身邊，說道：“你的師哥學了你的法子。”袁承志道：“怎麼？”青青道：“你跟他徒弟比拳，不也是限了招數來讓他接麼？”袁承志道：“這姓孟的不識好歹，他哪知我師哥神拳的厲害。”

　　孟錚見對方拳到，硬接硬架，右臂用力一擋，左手隨即打出一拳。兩人雙臂一交，歸辛樹心道：“此人狂妄，果然有點功夫。”乘他左拳打來，左掌啪的一聲，打在他左肘之上，發力往外一送。哪知孟錚的功夫最講究馬步堅實，這一送竟只將他推得身子晃了幾晃。袁承志低聲道：“糟糕，這一招沒打倒了他，姓孟的要受重傷。”但見歸辛樹又是一掌打出，孟錚雙臂奮力抵出，猛覺一股勁風逼來，登時神智胡塗，仰天跌倒，昏了過去。眾人大聲驚呼。孟伯飛和孟鑄搶上相扶，只見孟錚慢慢醒轉，口中連噴鮮血，一口氣漸漸接不上來。歸辛樹剛才一送沒推動他，只道他武功果高，第三掌便出了全力。孟錚拚命架得兩招，力氣已盡，這第三招就算是輕輕一指，也就倒了，這股掌力排山倒海而來，哪里禁受得住？歸辛樹萬想不到他已經全然無力抵御，眼見他受傷必死，倒也頗為後悔。丁甲神丁游和孟鑄兩人氣得眼中冒火，齊向歸辛樹扑擊。孟伯飛給兒子推宮過血，眼見他氣若游絲，不禁老淚泉涌，突然轉身，向歸辛樹打來。歸辛樹見正點子董開山乘機想溜，身子一挫，從丁游與孟鑄拳下鑽了過去，伸指在董開山脅下一點。董開山登時呆住，一足在前，一足在後，一副向外急奔的神氣，卻是移動不得半步，嘴里兀自在叫：“歸老二，老子……老子跟你拚了！”這時孟伯飛已與歸二娘交上了手，兩人功力相當，歸二娘吃虧在抱了孩子，被他勢如瘋虎般的一輪急攻，迭遇險招。梅劍和、劉培生、孫仲君三人也已和孟門弟子打得十分激烈。程青竹對袁承志道：“袁相公，咱們快勸，別弄出大事來。”袁承志道：“我師哥師嫂跟我很有嫌隙，我若出頭相勸，事情只有更糟，且看一陣再說。”

　　這時歸辛樹上前助戰，不數招已點中了孟伯飛的穴道。只見他在大廳中東一晃，西一閃，片刻之間，已將孟家數十名弟子親屬全都點中了穴道。這些人有的伸拳，有的踢足，有的彎腰，有的扭頭，姿勢各不相同，然而個個動彈不得，只是眼珠骨碌碌的轉動。賀客中雖有不少武林高手，但見神拳無敵如此厲害，哪個還敢出頭？

　　歸二娘對梅劍和道：“搜那姓董的。”梅劍和解下董開山背上包裹，在他身上里里外外搜了一遍，卻哪里有茯苓首烏丸的蹤影？歸辛樹解開他穴道，問道：“丸藥放在哪里？”董開山道：“哼，想得丸藥，跟我到這里來干甚麼？虧你是老江湖了，連這金蟬脫殼之計也不懂。”歸二娘怒道：“甚麼？”董開山道：“丸藥早到了北京啦。”歸二娘又驚又怒，喝道：“當真？”董開山道：“我仰慕孟老爺子是好朋友，專誠前來拜壽。難道明知你們想搶丸藥，還會把這東西帶上門來連累他老人家？”聖手神偷胡桂南走到袁承志身邊，低聲道：“袁相公，這鏢頭扯謊。”袁承志道：“怎麼？”胡桂南道：“他的丸藥藏在這里。”說著向“壽”字大錦軸下的一盤壽桃一指。袁承志很是奇怪，低聲問道：“你怎知道？”胡桂南笑道：“這些江湖上偷偷摸摸的勾當，別想逃過我的眼睛。”青青在一旁聽著，笑道：“旁人想在神偷老祖宗面前搞鬼，當真是魯班門前弄大斧了。”胡桂南笑道：“姓胡的別的能為是沒有，說到偷偷摸摸甚麼的勾當，卻輸不了給人。這姓董的好刁滑，他料到歸二爺定會追來，因此把丸藥放在壽桃之中，等對頭走了，再悄悄去取出來。”袁承志點點頭，從人叢中出來，走到孟伯飛身邊，伸掌在他“璇璣”、“神庭”兩穴上按捏推拿幾下，內力到處，孟伯飛身子登時活動。歸二娘厲聲道：“怎麼？你又要來多管閒事？”把孩子往孫仲君手里一送，伸手往袁承志肩頭抓來。袁承志往左一偏，避開了她一抓，叫道：“師嫂，且聽我說話。”孟伯飛筋骨活動之後，左掌“瓜棚拂扇”，右掌“古道揚鞭”，連續兩掌，向歸二娘拍來。他這快活三十掌馳譽武林，自有獨得之秘，遇到歸辛樹時棋差一著，縛手縛腳，但與歸二娘卻不相上下。兩人拳來掌往，迅即交了十多招。歸辛樹道：“你讓開。”歸二娘往左閃開。孟伯飛右掌飛上。歸辛樹側拳而出，不數招又已點中了他的穴道。袁承志若再過去解他穴道，勢必跟師哥動手，當下只有皺眉不動。歸二娘脾氣本來暴躁，這時愛子心切，行事更增了幾分乖張，叫道：“姓董的，你不拿藥出來，我把你兩條臂膀折了。”左手拿住董開山手腕，將他手臂扭轉，右拳起在空中，只要往下一落，一拳打在肘關節上，手臂立時折斷。董開山咬緊牙關，低聲道：“藥不在我這里，折磨我也沒用。”賀客中有些人瞧不過眼，挺身出來叫陣。

　　袁承志眼見局面大亂，叫道：“大家住手！”叫了幾聲，無人理睬，心想：再過得片刻，若是殺傷了人命，那就難以挽救，非快刀斬亂麻不可，突然縱起，落在孫仲君身旁，左手一招“雙龍搶珠”，食中二指往她眼中挖去。孫仲君大驚，疾忙伸右臂擋架。豈知他這一招只是聲東擊西，乘她忙亂中回護眼珠，右掌在她肩頭輕輕一推，孫仲君退開三步，孩子已被他搶了過去。孫仲君大驚，高叫：“師父，師娘！快，快，他……”歸辛樹夫婦回過頭來，袁承志已抱著孩子，跳上一張桌子，叫道：“青弟，劍！”青青擲過劍去，袁承志伸左手接住了，叫道：“大家別動手，聽我說話。”

　　歸二娘紅了眼睛，嘶聲叫道：“小雜種，你敢傷我孩子，我……我跟你拚了！”說著要扑上去拚命。歸辛樹一把拉住，低聲道：“孩子在他手里，別忙。”袁承志道：“二師哥，請你把孟老爺子的穴道解開了。”歸辛樹哼了一聲，依言將孟伯飛穴道拍開。袁承志叫道：“各位前輩，眾家朋友。我師哥孩子有病，要借貪官馬士英的丸藥救命，可是這位董鏢頭甘心給贓官賣命，我師哥才跟他過不去。孟老爺子是好朋友，今日是他老人家千秋大喜之日，我們決不會有意前來打擾。”眾人一聽，都覺奇怪，明明見他們師兄弟互斗，怎麼他卻幫師兄說起話來了。歸氏夫婦更加驚异。歸二娘又叫：“快還我孩子！”袁承志高聲道：“孟老爺子，請你把這盤壽桃掰開來瞧瞧，中間可有點兒古怪。”董開山一聽，登時變色。孟伯飛不知他葫蘆里賣甚麼藥，依言掰開一個壽桃，只見棗泥餡子之內露出一顆白色蜡丸，不禁一呆，一時不明白這是甚麼東西。袁承志高聲說道：“這董鏢頭要是真有能耐給贓官賣命，那也罷了，可是他心腸狠毒，前來挑撥离間，要咱們壞了武林同道的義氣。孟老爺子，這幾盤壽桃是董鏢頭送的，是不是？”孟伯飛點點頭。袁承志又道：“他把丸藥藏在壽桃之內，明知壽桃一時不會吃，等壽筵過了，我師哥跟孟老爺子傷了和氣，他再偷偷取出，送到京里，豈不是奇功一件？”他一面說，一面走近桌邊。青青也過來相助。兩人把壽桃都掰了開來，將餡里所藏的四十顆丸藥盡數取出。袁承志捏破一顆蜡丸，一陣芳香扑鼻，露出龍眼大一枚朱紅丸藥來。他叫青青取來一杯清水，將丸藥調了，喂入孩子口中。那孩子早已氣若游絲，也不哭鬧，一口口的都咽入了肚里。歸二娘雙目含淚，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心想今天若不是小師弟識破機關，不但救不了兒子的命，還得罪了不少英雄豪傑，累了丈夫一世英名。袁承志等孩子服過藥後，雙手抱著交過。歸二娘接了過去，低聲道：“師弟，我們夫婦真是感激不盡。”歸辛樹只道：“師弟，你很好，很好。”青青把丸藥都遞給了歸二娘，笑道：“孩子再生幾場重病，也夠吃的了。”歸二娘心中正自歡喜不盡，也不理會她話中含刺，謝著接過。

　　歸辛樹忙著給點中穴道的人解穴，解一個，說一句：“對不住！”孟伯飛默然，心想：“你兒子是救活了，我兒子卻給你打死了。定當邀約能人，報此大仇。”

　　袁承志見孟門弟子抬了垂死的孟錚正要走入內堂，叫道：“請等一下。”孟鑄怒道：“我哥哥已死定啦，還要怎樣？”袁承志道：“我師哥素來仰慕孟老爺子的威名，親近還來不及，哪會真的傷害孟大哥性命？這一掌雖然使力大了一點，但孟大哥性命無礙，盡可不必擔心。”眾人一聽，都想：“眼見他受傷這般沉重，你這話騙誰？”

　　袁承志道：“我師哥并未存心傷他，只要給孟大哥服一劑藥，調養一段時候，就沒事了。”說著從懷中取出金盒，揭開盒蓋，拿了一只朱睛冰蟾出來，用手捏碎，在碗中沖酒調合，給孟錚喝了下去。不一刻，孟錚果然臉上見紅，呻吟呼痛。孟伯飛喜出望外，忍不住淚水從臉頰上直流下來，顫聲道：“袁相公，袁盟主，你真是我兒子的救命恩人。”袁承志連聲遜謝。當下孟鑄指揮家人，將兄長抬到內房休息。廳上重整杯盤，開懷暢飲。歸二娘向孟伯飛道：“孟老爺子，我們實在鹵莽，千萬請你原諒。”一拉丈夫，與三個徒弟一齊拜了下去。孟伯飛呵呵笑道：“兒子要死，誰都心慌，老夫也是一般，這也怪不得賢孟梁。”歸氏夫婦又去向適才動過手的人分別道歉。群雄暢飲了一會。孟伯飛終是不放心，進去看兒子傷勢如何，只見他沉沉睡熟，呼吸勻淨，料已無事。

　　孟伯飛心無挂礙，出來與敬酒的賀客們酒到杯干，直飲到八九分。他更叫拿大碗來，滿滿斟了兩碗，端到袁承志面前，朗聲說道：“袁盟主，泰山大會上眾英雄推你為尊，老實不客氣說，在下本來是心里不服的。但今日你的所作所為，在下不但感激，且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來，敬你一碗。”端起大碗，骨都都一口氣將酒喝了。袁承志酒量本不甚高，但見他一番美意，也只得把碗中酒干了。群雄轟然叫好。孟伯飛大拇指一翹，說道：“袁盟主此後但有甚麼差遣，在下力量雖小，要錢，十萬八萬銀子還對付得了。要人，在下父子師徒，自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要再邀三四百位英雄好漢，在下也還有這點小面子。”

　　袁承志見他說得豪爽，又想一場大風波終于順利化解，師兄弟間原來的嫌隙也煙消云散，心里很是暢快。這一晚眾人盡醉而散，那董鏢頭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崇禎皇帝既得不到靈藥，難以延年益壽，他董總鏢頭自己如何延年益壽，這大事自須盡早安排。袁承志等人在孟家莊盤桓數日，幾次要行，孟伯飛總是苦留不放。孟錚受的是外傷，這幾日中好得甚快。歸辛樹的兒子歸鐘服了茯苓首烏丸後，果然也是一日好于一日。歸辛樹夫婦心中的歡喜，那也不用說了。

　　到第七日上，蓋孟嘗雖然好客，也知不能再留，只得大張筵席，替歸辛樹與袁承志等送行。席間程青竹說道：“孟老哥，永胜鏢局那姓董的不是好東西，他失卻貢品交代不了，又找不上歸二爺，只怕要推在老哥身上，須得提防一二。”孟伯飛道：“這小子要是真來惹我，可不再給他客氣。”歸二娘道：“孟老哥，這全是我們惹的事，要是有甚麼麻煩，可千萬得給我們送信。”孟伯飛道：“好！這小子我不怕他。”沙天廣道：“就是防他勾結官府。”孟伯飛哈哈笑道：“要是混不了，我就學你老弟，占山為主。”群雄在笑聲中各自上馬而別。歸辛樹夫婦抱了孩子，帶著三個徒弟欣然南歸。袁承志、青青、程青竹、沙天廣、啞巴、鐵羅漢、胡桂南、洪胜海等八人押著鐵箱，連騎北上。這日來到高碑店，天色將暮，因行李笨重，也就不貪趕路程，當下在鎮西的“燕趙居”客棧歇宿。眾人行了一天路，都已倦了，正要安睡，忽然門外車聲隆隆，人語喧嘩，吵得雞飛狗走。除了啞巴充耳不聞之外，各人都覺得十分奇怪。只聽得聲音嘈雜，客店中涌進一批人來，聽他們嘰哩咕嚕，說的話半句也不懂。眾人出房一看，只見廳上或坐或站，竟是數十名外國兵，手中拿著奇形怪狀的兵器，亂哄哄在說話。袁承志等從沒見過這等綠眼珠、高鼻子的外國人，都感驚奇，注目打量。忽聽得一個中國人向掌柜大聲呼喝，要他立即騰出十幾間上房來。掌柜道：“大人，實在對不住啦，小店幾間上房都已住了客人。”那人不問情由，順手就是一記耳光。那掌柜左手按住面頰，又氣又急，說道：“你……你……”那人喝道：“不讓出上房來，放火把你的店子燒了。”掌柜無法，只得來向洪胜海哀求，打躬作揖，請他們挪兩間房出來。沙天廣道：“好哇，也有個先來後到。這人是甚麼東西？”掌柜忙道：“達官爺，別跟這吃洋飯的一般見識。”沙天廣奇道：“他吃甚麼洋飯？吃了洋飯就威風些麼？”掌柜的悄聲道：“這些外國兵，是運送紅夷大炮到京里去的。這人會說洋話，是外國大人的通譯。”袁承志等這才明白，原來這人狐假虎威，仗著外國兵的勢作威作福。

　　沙天廣鐵扇一展，道：“我去教訓教訓這小子。”袁承志一把拉住，說道：“慢來！”把眾人邀入房里，說道：“先父當年鎮守關遼，宁遠兩仗大捷，得力于西洋國的紅夷大炮甚多。滿清虜首努爾哈赤就是給紅夷大炮轟死的。現下滿清兵勢猖獗，這些外國兵既是運炮去助戰的，咱們就讓一讓吧。”沙天廣道：“難道就由得這小子發威？”袁承志道：“這種賤男子，何必跟他一般見識。”眾人聽他如此說，就騰了兩間上房出來。

　　那通譯姓錢名通四，見有了兩間上房，雖然仍是呶呶責罵，也不再叫掌柜多讓房間了。他出去了一會，領了兩名外國軍官進店。這兩個外國軍官一個四十余歲，另一個三十來歲。兩人嘰哩咕嚕說了一會話，那年長軍官出去陪著一個西洋女子進來。這女子年紀甚輕，青青等也估不定她有多大年紀，料想是二十歲左右，一頭黑發，襯著雪白的肌膚，眼珠卻是碧綠，全身珠光寶氣，在燈下燦然閃耀。

　　袁承志從來沒見過外國女人，不免多看了幾眼。青青卻不高興了，低聲問：“你說這女子好看麼？”袁承志道：“外國女人原來這麼愛打扮！”青青哼了一聲，就不言語了。次日清晨起來，大伙在大廳上吃面點。兩個外國軍官和那女人坐在一桌。通譯錢通四不住過去諂媚，卑躬屈膝，滿臉賠笑，等回過頭來，卻向店伙大聲呼喝，要這要那，稍不如意，就是一記巴掌。程青竹實在看不過眼了，對沙天廣道：“沙兄，瞧我變個小小戲法！”當下也不回身，順手向後一揚，手中的一雙竹筷飛了出去，噗的一聲，正插入了錢通四口里，把他上下門牙撞得險些兒掉將下來。要知程青竹所用暗器就是一枝枝細竹，這門青竹鏢絕技，二十步內打人穴道，百發百中，勁力不輸鋼鏢。也是他聽了袁承志的話這才手下留情，否則這雙筷子稍高數寸，錢通四的一雙眼珠就別想保住了。錢通四痛得哇哇大叫，可還不知竹筷是哪里飛來的。兩個外國軍官叫他過去查問。錢通四說了，那女子笑得花枝招展，耳環搖晃。

　　年長的軍官向袁承志這一桌人望了幾眼，心想多半是這批人作怪，拿起桌上兩只酒杯，忽往空中擲去，雙手已各握了一支短槍，一槍一響，把兩只酒杯打得粉碎。袁承志等聽得巨響，都嚇了一跳，心想這火器果然厲害，而他放槍的准頭也自不凡。年長軍官面有得色，從火藥筒中取出火藥鉛丸，裝入短槍，對年輕軍官道：“彼得，你也試試麼？”彼得道：“我的槍法怎及得上咱們葡萄牙國第一神槍手？”那西洋女人微笑道：“雷蒙是第一神槍手麼？”彼得道：“若不是世界第一，至少也是歐洲第一。”雷蒙笑道：“歐洲第一，難道不是世界第一麼？”彼得道：“東方人很古怪，他們有許多本領，比歐洲人厲害得多，所以我不敢說。若克琳，你說是麼？”若克琳笑道：“我想你說得對。”袁承志等聽三人嘰哩咕嚕的說話，自是半句不懂。雷蒙見若克琳對彼得神態親熱，頗有妒意，說道：“東方人古怪麼？”又是兩槍連發，這一次卻是瞄准了青青的頭巾。火光一閃，青青的頭巾打落在桌，露出了一頭女子的長發。袁承志等齊吃一驚。雷蒙與另桌上的許多外國兵都大笑起來。青青大怒站起，嗖的一聲，長劍出鞘。袁承志心想：“如一動手，對方火器厲害，雙方必有死傷。這些外國兵是去教官兵放炮打滿清韃子的，殺了他們于國家有損，還是忍一下吧。”對青青道：“青弟，算了吧。”青青向三個外國人怒目橫視，又坐了下來。若克琳笑道：“原來是個姑娘，怪不得這樣美貌。”雷蒙笑道：“好呀，你早在留心人家小伙子美不美啦。”彼得道：“她還會使劍呢，好像想來跟我們打一架。”雷蒙道：“她來時誰去抵敵？彼得，咱倆的劍法誰好些？”彼得道：“我希望永遠沒人知道。”雷蒙臉有怒色，問道：“為甚麼？”若克琳道：“喂，你們別為這個吵嘴。”抿嘴笑道：“東方人很神秘，只怕你們誰也打不贏這個漂亮大姑娘呢。”

　　雷蒙叫道：“通四錢，你過來！”錢通四連忙過去，道：“上校有甚麼吩咐？”雷蒙道：“你去問那個大姑娘，是不是要跟我比劍？快去問。”錢通四道：“是，是！”雷蒙從袋里抓出十多塊金洋，拋在桌上，笑道：“她要比，就過來。只要贏了我，這些金洋都是她的。她輸了，我可要親一個嘴！你快去說，快去說。”錢通四大模大樣的走了過去，照實對青青說了，說到最後一句“親一個嘴”時，青青反手一掌，啪的一聲，正中他右頰。這一掌勁力好大，錢通四“哇”的一聲，吐出了滿口鮮血，四枚大牙，半邊臉頰登時腫了起來，從此嘴里四通八達，當真不枉了通四之名。

　　雷蒙哈哈大笑，說道：“這女孩子果然有點力氣！”拔出劍來，在空中呼呼呼的虛劈了幾下，走到大廳中間，叫道：“來，來，來！”青青不知他說些甚麼，但瞧他神氣，顯然便是要和自己比劍，當即拔劍出座。袁承志道：“青弟，你過來。”青青以為他要攔阻，身子一扭，道：“我不來！”袁承志道：“我教你怎樣胜他。”青青適才眼見那外國人火器厲害無比，只怕劍法也是如此威力驚人，又或是劍上會放出些甚麼霹靂聲響的物事來，本有些害怕，一聽大喜，忙走過來。袁承志道：“瞧他剛才砍劈這幾下，出手敏捷，勁道也足。他這劍柔中帶韌，要防他直刺，不怕他砍削。”青青道：“那麼我可設法震去他劍！”袁承志喜道：“不錯，正是這樣，可是別傷了他。”

　　雷蒙見兩人談論不休，心中焦躁，叫道：“快來，快來！”青青反身躍出，回手突然一劍，向他肩頭削去。雷蒙萬想不到她出手如此快捷，總算他是葡萄牙的劍術高手，又受過法國與意大利名師的指點，危急中滾倒在地，舉劍一擋，錚的一聲，火花四濺，站起身來，已嚇出了一身冷汗。若克琳在一旁拍手叫好。兩人展開劍術，攻守刺拒，斗了起來。

　　袁承志細看雷蒙的劍法，見他回擋進刺，甚是快速。斗到酣處，青青劍法忽變，全是虛招，劍尖即將點到，立即收回，這是石梁派的“雷震劍法”，六六三十六招，竟無一招實招，那是雷震之前的閃電，把敵人弄得頭暈眼花之後，跟著而上的便是雷轟霹靂的猛攻。

　　雷蒙劍法雖然高明，但這樣的劍術卻從來沒有見過，只見對方劍尖亂閃，似乎劍劍要刺向自己要害，待得舉劍抵擋，對方卻又不攻過來。西方劍術之中原也有佯攻偽擊的花招，但最多一二招而已，決無數十招都是佯攻的，心想這種花巧只圖好看，有何用處？正要笑罵，青青突然揮劍猛劈。雷蒙舉劍擋架，虎口大震，竟自把握不住，長劍脫手飛出。青青乘勢直上，劍尖指住他的胸膛。雷蒙只得舉起雙手，作投降服輸之狀。青青嘻嘻一笑，收劍回座。雷蒙滿臉羞慚，想不到自己在歐陸縱橫無敵，竟會到中國來敗在一個少女手里。若克琳笑吟吟的拿起桌上那疊金幣，走過來交給青青。青青搖手不要。若克琳一面笑，一面咭咭咯咯的大說葡語，定要給她。程青竹伸手接過，將十多塊金洋疊成一疊，雙掌用力在兩端抵住，運起內力，過了一陣，將金幣還給若克琳。若克琳接了過來，想再交給青青，一拿上手，不覺大吃一驚，原來十多枚金幣已互相粘住，結成一條圓柱，竟然拉不開來，不禁睜大了圓圓的眼睛，喃喃說道：“東方人真是神秘，真是神秘！”回去把金柱給兩個軍官看。雷蒙道：“這些人有魔術！”彼得道：“別惹他們啦！走吧！”兩人傳下號令，不一會只聽得門外車聲隆隆，拖動大炮而去。雷蒙和彼得也站起身來，走出店去。若克琳走過青青身邊時，向她嫣然一笑，帶著一陣濃郁的香風，環珮叮噹，出店去了。

　　鐵羅漢道：“紅夷大炮到底是怎麼樣子？我從來沒見過。”胡桂南道：“咱們去瞧瞧。”沙天廣笑道：“胡兄，要是你能妙手空空，偷一尊大炮來，那我就佩服你了。”胡桂南笑道：“大炮這笨家伙倒真沒偷過。咱們要不要打個賭？”沙天廣笑道：“大炮是拿去打滿清韃子的，可偷不得，否則我真要跟你賭上一賭。”眾人在笑語聲中出店。不一刻，已追過押運大炮的軍隊。見大炮共有十尊，果是龐然大物，單觀其形，已是威風凜凜，每尊炮用八匹馬拖拉，後面又有夫役推送，炮車過去，路上壓出了兩條深溝。

　　群雄馳出二十余里，忽聽前面鸞鈴響處，十多騎迎面奔來。待到臨近，見馬上乘者負弓持箭，馬上挂滿獐兔之類的野味，卻是出來打獵的。這些人衣飾華貴，都是緞袍皮靴，氣派甚大，環擁著一個韶齡少女。

　　那少女見了袁承志等人，拍馬迎上，叫道：“師父，師父！”程青竹笑道：“好哇，你也來啦！”原來那少女便是他的女徒阿九。眾人在劫鐵箱時曾和她會過。她上次穿一件青布衣衫，似個鄉下姑娘，這時卻打扮得明艷無倫，左耳上戴著一粒拇指大的珍珠，衣襟上一顆大紅寶石，閃閃生光。阿九見了袁承志，嫣然一笑，道：“你跟我師父在一起？”袁承志笑著點點頭。阿九向沙天廣道：“沙寨主，咱們不打不成相識！”程青竹叫她見過了胡桂南、鐵羅漢等人，問道：“你到哪里去？”阿九道：“出來打獵，瞧我走得遠不遠？”程青竹道：“我們正要上京，你跟我們一起去吧！”阿九很是歡喜，說道：“好！”傍在師父身邊，并馬而行。袁承志和青青見她雖然幼小，但自有一股頤指氣使的勢派，舉止之間，氣度高華，心中不禁納悶，當日山東道上初遇，本以為她是程青竹的孫女，後來才知是徒弟。這時看來，竟是一位豪門巨室的嬌女，出來打獵，竟帶了這許多從人，也不知如何會拜程青竹為師，又混在青竹幫中，倒真奇了。

　　當晚在飲馬集投店。袁承志和青青見阿九的從人說話都帶官腔，除了對阿九十分恭謹之外，對旁人誰也不理，神態倨傲，單獨看來，一個個竟是官宦，哪里像是從仆，心下更奇。青青問阿九道：“九妹妹，那日咱們大殺官兵，打得好痛快，後來忽然不見了你。我老是牽記，你到哪里去了啊？”阿九臉一紅，唔了一聲，道：“青姊，你要是打扮起來，那才美呢！”竟是顧左右而言他。青青待要追問，程青竹忽在對面連使眼色。青青微微一笑，道：“在道上走，滿頭滿臉的灰土，打扮給誰看啊？”各人閒談了一會，分別安寢。袁承志正要上床，程青竹走進房來，說道：“袁相公，有一件事想跟你說。”袁承志道：“好，請坐！”程青竹低聲道：“還是到外面空曠之地說的好。”袁承志知是機密之事，于是重行穿上長衣，出了客店，來到鎮外一個小山崗上。程青竹見四下無人，說道：“袁相公，我這女徒弟阿九來歷很是奇特。她于我曾有大恩，拜師之時，我曾答應過，決不泄露她的身份。”袁承志道：“我也瞧她并不尋常。你既答應過她，就不用對我說了。”程青竹道：“她手下所帶的都是官府中人，因此咱們的圖謀，決不可在他們面前漏了口風。”袁承志點頭道：“原來果然是官府中人。”程青竹道：“料想這女徒是決不致賣我的，但她年紀小，世事終究難料。”袁承志道：“咱們在她跟前特別留神就是了。”兩人三言兩語就說完了，下崗回店。來到客店門口，只見一個漢子從東邊大街上過來，手里提著一盞燈籠，閃身進店。微光之下，袁承志見那漢子有些眼熟，可是一時想不起在哪里見過。睡在床上，一路往回推溯，細想在孟家莊壽筵、在泰山大會、在南京、在衢州石梁、在闖王軍中，都沒見過這人，然而以前一定會過，此人到底是誰？正自思索，忽然門上有輕輕剝啄之聲，便披衣下床，問道：“誰呀？”門外青青笑道：“要不要吃東西？”袁承志點燈開門，見她托著一只盤子，裝著兩只碗，每碗各有三個雞蛋，想是剛才下廚做的。袁承志笑道：“多謝了，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青青低聲道：“我想著那阿九很古怪，睡不著。知道你也在想她，也一定睡不著。”說著淺淺一笑。袁承志笑道：“我想她干麼？”青青笑道：“想她很美啊，你說她美不美？”袁承志知她很小性兒，如說阿九美，定要不高興，說阿九不美吧，又是明明撒謊，她也不信，拿匙羹抄了個雞蛋，咬了一口，突然把匙羹一擲，叫道：“對了，原來是他。”青青嚇了一跳，問道：“甚麼是他？”袁承志道：“回頭再說，快跟我出去。”青青見他不吃雞蛋，便有些著惱，道：“到哪里去？”袁承志從洪胜海身旁拿了一柄劍，交給她道：“拿著。”青青接住，才知是要去會敵。

　　原來袁承志一吃到雞蛋，忽然想起當年在安大娘家里，錦衣衛胡老三來搶小慧，他拚命抵抗，幸得安大娘及時趕回，用雞蛋擊打胡老三，才將他趕跑。剛才見到的就是那個胡老三了，不知他鬼鬼祟祟的來干甚麼，可須得探個明白。兩人矮著身子，到每間店房下側耳傾聽，來到一間大房後面，果然聽到有人在談論。

　　只聽一人道：“這里怎麼走得開？要是出了點兒亂子，哥兒們還有命麼？”另一人道：“安大人這件事也很要緊啊。眼前擺著一件奇功，白白放過了，豈不可惜？”眾人沉吟了一會。一個聲音粗沉的人道：“這樣吧，咱們一半人留在這里，分一半人去聽安大人調派。要是立了功勞，卻是大家有份。”第一個人手掌在大腿上一拍，大聲道：“好，咱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要是出了事，也是大伙兒一齊頂。”又一人道：“大家來拈鬮，誰去誰留，自己拈的沒話說。”眾人齊聲附和。

　　袁承志心想：“他們在這里有甚麼大事走不開？又有甚麼安大人和奇功，這倒怪了。”

　　過了一陣，聽到刀劍輕輕碰撞之聲，想是拈鬮已畢，便要出來。袁承志在青青耳邊低語：“你叫沙天廣他們防備，我跟著去瞧瞧。”青青點點頭，低聲道：“小心了。”房門呀的一聲打開，房中燭光從門口照射出來。袁承志和青青躲在暗處，見第一個出來的正是胡老三，後面跟著八名手持兵刃之人，燭光下看得明白，卻都是阿九的從人。九人一一越牆而出。青青低聲道：“啊，是他們！我早知這女娃子不是好人。”袁承志也感奇怪，心想且慢定論，跟著去看個明白再說，當下越牆出店，悄悄跟在九人之後。那九人全不知有人跟蹤，出市鎮行得里許，便走向一座大屋。胡老三一叫門，大門隨即打開，把九人放了進去。袁承志繞到後門，越牆入內，走向窗中透出燈光的一間廂房，躍上屋頂，輕輕揭開瓦片，望將下去，只見房中坐著一個年近五十的漢子，身材高大。胡老三與阿九的八名從人魚貫入房，向那人行禮參見。只聽胡老三道：“小的在鎮上撞見王副指揮，知道他們湊巧在這里，因此上邀了這幾位來做幫手。”那人道：“好極了，好極了！王副指揮怎麼說？”一人道：“王副指揮說，既然安大人有事，當得效勞！”那安大人道：“這次要是得手，大伙兒這件功勞可不小啊，哈哈！”一人道：“全憑大人栽培。”安大人道：“咱們哥兒可別分誰是內廷侍衛，誰是錦衣衛的，大伙兒都是為皇上出力！”眾人道：“安大人說得是，全憑您老吩咐。”安大人道：“好啊！走吧。”袁承志更是驚奇，心想：“胡老三和安大人一伙是錦衣衛，阿九那些隨從竟是內廷侍衛。阿九這小姑娘到底干甚麼的，怎地帶了一批內廷侍衛到處亂走？”

　　過不多時，安大人率領眾人走出。袁承志伏在屋頂點數，見共有一十六人，知道安大人自己帶著六人，等眾人走遠，又悄悄跟在後面。這批人越走越荒僻，走了七八里路，有人輕輕低語了幾聲，大伙兒忽然散開，圍住了一所孤零零的房子，各人矮了身子，悄沒聲的逼近。袁承志學他們的樣，也這般俯身走將過去。有人黑暗中見到他人影，只道是同伙，也不在意。安大人見包圍之勢已成，揮手命眾人伏低，伸手敲門。過了一會，屋中一個女人聲音問道：“誰啊？”安大人一呆，問道：“你是誰？”女人聲音驚道：“啊，是……是……是你，深更半夜來干麼？”安大人叫道：“真叫做不是冤家不聚頭了。原來你在這里，快開門吧！”聲音中顯得又驚又喜。那女人道：“我說過不再見你，又來干甚麼了？”安大人笑道：“你不要見我，我卻想念我的娘子呢！”那女人怒道：“誰是你的娘子？咱們早已一刀兩斷！你要是放不過我，放火把這屋燒了吧，我宁死也不愿見你這喪心病狂、沒良心的人。”袁承志越聽越覺聲音好熟，終于驚覺：“是安大娘！原來這安大人是她丈人、是小慧的父親。”

## 第十三回　　揮椎師博浪 毀炮挫哥舒

　　只聽得安大人賊忒嘻嘻的笑道：“我找得你好苦，舍得燒你嗎？咱們來敘敘舊情吧！”說著發足踢門，只兩腳，門閂喀喇一聲斷了。袁承志聽踢門之聲，知他武功頗為了得。黑暗中刀光閃動，安大娘一刀直劈出來。安大人笑道：“好啊，謀殺親夫！”怕屋內另有別人，不敢竄進，站在門外空手和安大娘廝斗。袁承志慢慢爬近，睜大眼睛觀戰。那安大人武功果然不凡，在黑暗中聽著刀風閃躲進招，口中卻是不斷風言風語的調笑。安大娘卻十分憤怒，邊打邊罵。斗了一陣，安大人突然伸手在她身上摸了一把。安大娘更怒，揮刀當頭疾砍，安大人正是要誘她這一招，偏身搶進一步，扭住了她手腕，用力一擰，安大娘單刀落地。安大人將她雙手捏住，右腿架在她雙腿膝上，安大娘登時動彈不得。袁承志心想：“聽這姓安的口氣，一時不致傷害于她，我且多探聽一會，再出手相救。”乘那安大人哈哈狂笑、安大娘破口大罵之際，身子一縮，從門角邊鑽了進去，輕輕摸到牆壁，施展“壁虎游牆功”直上，攀在梁上。

　　只聽安大人叫道：“胡老三，進去點火！”胡老三在門外亮了火折子，拔刀護身，先把火折往門里一探，又俯身撿了塊石子投進屋里，過了一會見無動靜，才入內在桌上找到燭台，點亮蜡燭。安大人將安大娘抱進屋去，使個眼色，胡老三從身邊拿出繩索，將安大娘手腳都縛住了。安大人笑道：“你說再也不要見我，這可不見了麼？瞧瞧我，白頭發多了幾根吧？”安大娘閉目不答。

　　袁承志從梁上望下來，安大人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見他雖然已過中年，但面目仍很英俊，想來年輕時必是個美貌少年，與安大娘倒是一對璧人。

　　安大人伸手摸摸安大娘的臉，笑道：“好啊，十多年不見，臉蛋兒倒還是雪白粉嫩。”側頭對胡三道：“出去！”胡老三笑著答應，出去時帶上了門。

　　兩人相對默然。過了一會，安大人歎氣道：“小慧呢？我這些年來天天想念她。”安大娘仍是不理。安大人道：“你我少年夫妻，大家火氣大，一時反目，分別了這許多年，現今總該和好如初了。”過了一會，又道：“你瞧我十多年來，并沒另娶，何曾有一時一刻忘記你？難道你連一點夫妻之情也沒有麼？”安大娘厲聲道：“我爹爹和哥哥是怎麼死的，你忘記了嗎？”安大人歎道：“我岳父和大舅子是錦衣衛害死的，那不錯。可是也不能一竹篙打盡一船人，錦衣衛中有好人也有壞人。我為皇上出力，這也是光宗耀祖的體面事……”話沒說完，安大娘已“呸，呸，呸”的不住往地下唾吐。隔了一會，安大人換了話題：“我思念小慧，叫人來接她。干麼你東躲西逃，始終不讓她跟我見面？”安大娘道：“我跟她說，她的好爸爸早就死啦！她爸爸多有本事，多有志氣，就可惜壽命短些！”語氣中充滿了怨憤。安大人道：“你何苦騙她？又何苦咒我？”安大娘道：“她爸爸從前倒真是個有志氣的好人，我家里的人不許我嫁他，我偷偷跟著他走了，哪知道……”說到這里，聲音哽咽起來，跟著又恨恨的道：“你害死了我的好丈夫，我恨不得殺了你。”安大人道：“咦，這倒奇了，我就是你的丈夫，怎說我害死了你丈夫？”安大娘道：“我丈夫本來是個有血性的好男子，不知怎的利祿熏心，妻子不要了，女兒也不要了。他只想做大官，發大財……我從前的好丈夫早死了，我再也見不到他啦！”袁承志聽到這里，不禁心下惻然。安大娘道：“我丈夫名叫安劍清，本是個江湖好漢，不是給你這錦衣衛長官安大人害死了麼？我丈夫有位恩師楚大刀楚老拳師，是安大人貪圖利祿而害死他的。楚老拳師的夫人、女兒，都給這安大大逼死了……”安劍清怒喝：“不許再說！”安大娘道：“你這狼心狗肺的人，自己想想吧。”安劍清道：“官府要楚大刀去問話，又不一定難為他。他干麼動刀殺我？他妻子女兒是自殺的，又怪得了誰？”安大娘道：“是啊，楚大刀瞎了眼哪，誰教他收了這樣一位好徒弟？這徒弟又凍又餓快死啦，楚大刀教他武藝，養大他，又給他娶媳婦……”她越說越是怨毒。安劍清猛力在桌上一拍，喝道：“今天你我夫妻相見，是何等的歡喜之事，盡提那死人干麼？”安大娘叫道：“你要殺便殺，我偏偏要提！”

　　袁承志從兩人話中琢磨出來當時情形，安劍清是楚大刀一手扶養長大的，後來他貪圖富貴，害死師父一家。安劍清在錦衣衛當差，而安大娘的父親兄長卻均為錦衣衛害死。安大娘氣忿不過，終于跟丈夫決裂分手。從前胡老三來搶小慧，安大娘東奔西避，都是為了這心腸狠毒的丈夫安劍清安大人了。袁承志心想：“想來當日害死他恩師一家之時，情形一定很慘。這人死有余辜。但不知安大娘對他是否尚有夫妻之情，倒不可魯莽了。”想再多聽一些說話，以便決定是否該出手殺他，哪知兩人都住了口，默不出聲。

　　過了一會，遠處忽然隱隱有馬蹄之聲。安劍清拔出佩刀，低聲喝道：“等人來時，你如叫喊示警，我可顧不得夫妻之情！”安大娘哼了一聲，道：“又想害人了。”

　　安劍清知道妻子脾氣，揮刀割下一塊布帳，塞在她口里。這時馬蹄聲愈近，安劍清將安大娘放在床上，垂下帳子，仗刀躲在門後。袁承志知他是想偷施毒手，雖不知來者是誰，但總是安大娘一面的好人，在梁上抹了些灰塵，加點唾沫，捏成一個小小泥團子，對准燭火擲去，嗤的一聲，燭火登時熄了。安劍清喃喃咒罵。袁承志乘他去摸火折，輕輕溜下地來，繞到屋外，見屋角邊一名錦衣衛執刀伏地，全神貫注的望著屋中動靜，便俟近他身邊，低聲道：“人來啦！”那錦衣衛也低聲道：“嗯，快伏下。”袁承志伸手點了他穴道，脫下他外衣，罩在自己身上，再在他里衣上扯下一塊布，蒙在面上，撕開了兩個眼孔，然後抱了那人，爬向門邊。

　　黑暗中蹄聲更響，五騎馬奔到屋前。乘者跳下馬來，輕拍三掌。安劍清在屋里也回拍了三掌，點亮燈火，縮在門後，只聽門聲一響，一個人探進頭來。

　　他舉刀猛力砍下，一個人頭骨碌碌的滾在一邊，頸口鮮血直噴。在燭光下向人頭瞥了一眼，不覺大驚，砍死的竟是自己一名伙伴。正要張口狂叫，門外竄進一個蒙臉怪客，伸指點了他穴道，反手一掌，打在他頸後“大椎穴”上，那是人身手足三陽、督脈之會，哪里還能動彈？袁承志順手接過他手中佩刀，輕輕放在地下，以防門外余人聽見，縱到床前扶起安大娘，扯斷綁在她手腳上的繩索，低聲叫道：“安嬸嬸，我救你來啦！”安大娘見他穿著錦衣衛服色，臉上又蒙了布，不覺疑慮不定，剛問得一聲：“尊駕是誰？”外面奔進五個人來，當先一人與安大娘招呼了一聲，見到屋中情狀，愕然怔住。門外錦衣衛見進來人多，怕安劍清一人有失，早有兩人搶進門來，舉刀欲砍，袁承志出掌砍劈，兩名錦衣衛頸骨齊斷。門外敵人陸續進來，袁承志劈打抓拿，提起來一個個都擲了出去，有的剛奔進來就被一腿踢出，片刻之間，打得十二名錦衣衛和內廷侍衛昏天黑地，飛也似的逃走了。袁承志撕下布條，塞入安劍清耳中，又從死人身上扯下兩件衣服，在他頭上包了幾層，教他聽不見半點聲息，瞧不見一點光亮，然後扯去蒙在自己臉上蒙著的破布，向五人當中一人笑道：“大哥，你好。闖王好麼？”那人一呆，隨即哈哈大笑，拉著他手連連搖晃。原來這人正是李闖王手下大將、袁承志跟他結為兄弟的李岩。袁承志無意中連救兩位故人，十分喜歡，轉頭對安大娘道：“安嬸嬸，你還記得我麼？”這時是崇順十六年六月，离袁承志在安大娘家避難時已有十年，他從一個小小孩童長大成人，安大娘哪里還認得出？

　　袁承志從內衣袋里摸出當日安大娘所贈的金絲小鐲，說道：“我天天帶在身邊。”安大娘猛然想起，拉他湊近燭光一看，果見他左眉上淡淡的有個刀疤，又驚又喜，道：“啊，孩子，你長得這麼高啦，又學了這一身俊功夫。”袁承志道：“我在浙江見到小慧妹妹，她也長高啦！”安大娘道：“不知不覺，孩子們都大了，過得真快。”向躺在地下的丈夫瞧了一眼，歎了口氣，喟然道：“想不到還是你這孩子來救我。”李岩不知他們曾有一段故舊之情，聽安大娘滿口叫他“孩子，孩子”的，只道兩人是親戚，笑道：“今日之事好險。我奉闖王之命，到河北來約幾個人相見。錦衣衛的消息也真靈，不知怎樣竟會得到風聲，在這里埋伏。”袁承志道：“大哥，你的朋友快來了嗎？”

　　李岩尚未回答，遠處已聞蹄聲，笑道：“這不是麼？”從人開門出去，不久迎了三個人進來。這三人一個是劉芳亮，一個是田見秀，都是當年在聖峰嶂會上見過的。他二人已不識袁承志，袁承志卻還記得他們相貌。另一個姓侯，卻曾在泰山大會中見過。三人與李岩招呼後，那姓侯的向袁承志恭敬行禮，說道：“盟主，你好！”

　　李岩與安大娘都道：“你們本來相識？”姓侯的道：“袁盟主是七省總盟主，眾兄弟齊奉號令。”李岩喜道：“啊，我忙著在河南辦事，東路的訊息竟都隔絕了。原來出了這樣一件大事，可喜可賀。”袁承志道：“這還是上個月的事，承好朋友們瞧得起，給了這樣一個稱呼，其實兄弟哪里擔當得起？”姓侯的道：“盟主武功好，見識高，那是不必說了，單是這份仁義，武林中哪一個不佩服？”

　　李岩喜道：“那好極了。”當下傳達了闖王的號令。原來李自成在河南汝州大破兵部尚書孫傳庭所統官兵十余萬，進迫潼關，命李岩秘密前來河北，聯絡群豪響應。姓侯的道：“盟主你說怎麼辦？”袁承志道：“闖王義舉，天下豪傑自然聞風齊起。小弟立即發出訊去。咱們七省好漢，轟轟烈烈的大干一場！”六人談得慷慨激昂，眉飛色舞。李岩道：“官軍腐敗已極，義兵一到，那是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只是眼前卻有一個難題。”袁承志道：“甚麼？”李岩道：“剛才接到急報，說有十尊西洋的紅夷大炮，要運到潼關去給孫傳庭。孫老兒大敗之余，士無斗志，已然不足為患。只不過紅夷大炮威力非同小可，一炮轟將出來，立時殺傷數百人，倒是一件隱憂。”袁承志道：“這十尊大炮小弟在道上見過，确是神態可畏，想來威力非常，難道不是運去山海關打滿清的麼？”李岩道：“這些大炮萬里迢迢的運來，聽說本是要去山海關防備清兵的。但闖王節節得胜，朝廷便改變了主意，十尊大炮已折而南下，首途赴潼關去了。”

　　袁承志皺眉道：“皇帝防范百姓，重于抵御外敵。大哥，你說怎麼辦？”李岩道：“大炮一到潼關，咱們攻關之時，勢必以血肉之軀抵擋火炮利器，雖然不一定落敗，但損折必多……”袁承志道：“因此咱們要先在半路上截他下來。”李岩拊掌大喜，說道：“這可要偏勞兄弟，立此大功。”袁承志沉吟道：“洋兵火器很是厲害，兄弟已見識了一些，要奪大炮，須得另出計謀，能否成事，實在難說。不過這件事有關天下氣運，小弟必當盡力而為，若能仰仗闖王神威，一舉成功，那是萬民之福。”

　　眾人又談了一會軍旅之事，袁承志問起李岩的夫人。李岩道：“她在河南，平時也常常說起你。”安大娘插口道：“李將軍的夫人真是女中英豪。喂，孩子，你有了意中人嗎？”袁承志想起青青，臉上一紅，微笑不答。安大娘歎道：“似你這般的人才，不知誰家姑娘有福氣，唉！”忽然想起了小慧：“小慧跟他小時是患難舊侶。他如能做我女婿，小慧真是終身有托。但她偏偏和那傻里傻氣的崔希敏好，那也叫做各有各的緣法了。”劉、田、侯三人聽他們談到私事，插不進口去，就站起來告辭。姓侯的侯飛文道：“盟主，明兒一早，我帶領手下兄弟前來聽令。”袁承志道：“好！”三人辭了出去。李岩與袁承志剪燭長談天下大勢，越說越是情投意合。袁承志于國事興衰，世局變幻，所知甚是膚淺，聽著李岩的談論，每一句話都令他有茅塞頓開之感。直到東方大白，金雞三唱，兩人興猶未已。回顧安大娘，只見她以手支頭，兀自瞧著躺在地下的丈夫默默出神。

　　李岩低聲叫道：“安大娘！”安大娘抬起了頭。李岩道：“這人怎麼處置？”安大娘心亂如麻，搖頭不答。李岩知她難以決斷，也就不再理會，對袁承志道：“兄弟，你我就此別過。”袁承志道：“我送大哥一程。”

　　兩人和安大娘別過，攜手出屋，并肩而行。李岩的從人遠遠跟隨在後。兩人一路說話，走出了七八里路。李岩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兄弟，你回去吧。”袁承志和他意氣相投，戀戀不舍。李岩道：“兄弟，闖王大事告成之後，我和你隱居山林，飲酒為樂，今後的日子長著呢。”袁承志喜道：“若能如此，實慰生平之愿。”當下二人洒淚而別。袁承志眼望義兄上馬絕塵而去，這才回歸客店。只見侯飛文已帶了數十名精壯漢子在店中等候，把大廳和幾個院子都擠得滿滿的。青青、啞巴、洪胜海等人卻已不見。阿九和一眾從人見了這許多粗豪大漢，竟然不動聲色，耽在房中，并不出來。袁承志對侯飛文道：“侯大哥，你帶領幾位弟兄向南查探，看那隊西洋兵帶的大炮是向北來呢，還是折向南方。查明之後，請趕速回報。”侯飛文聽了，挑了三名同伴，上馬出店而去。侯飛文剛走，沙天廣和程青竹兩人奔進店來，見了袁承志，喜道：“啊，袁相公回來了。”袁承志未及答話，又見青青、啞巴、洪胜海闖進廳來。青青一頭秀發被風吹得散亂，臉頰暈紅，見了袁承志，不由得喜上眉梢，道：“怎麼這時候才回來？”袁承志才知大家不放心，分頭出去接應自己，當下說了昨晚之事。青青低下了頭，一語不發。袁承志見她神色不對，把她拉在一旁，輕聲道：“是我教你擔心了。”青青一扭身子，別開了頭。袁承志知她生氣，搭訕道：“可惜你沒有見到我那位李大哥。青弟，他也算是你哥哥啊。”青青雖是女子，但袁承志叫順了口，一直仍叫她青弟。青青道：“哥哥沒良心，要哥哥來做甚麼？”袁承志道：“真是對不起，下次一定不再讓你擔心啦。”青青道：“下次自有別人來給你擔心，要我擔心干麼？”袁承志奇道：“咦，誰啊？”青青一頓足，回到自己房里去了。等到中午，不見她出來吃飯，袁承志叫店伙把飯菜送到她房里去，心想不知為甚麼生這麼大的氣，等吃過飯後，再去賠罪就是，適才見她慌亂憂急之狀，此時回想，心下著實感動。哪知店伙把飯菜捧了回來，說道：“姑娘不在屋里！”袁承志一驚，忙撇下筷子，奔到青青房里，只見人固不在，連兵刃衣囊也都帶走了。他心中著急，尋思：“這一負氣而去，卻到哪里去了？她常常惹事闖禍，好教人放心不下。只是現下大事在身，不能親自去尋。”于是派洪胜海出去探訪，吩咐若是見到了，好歹要勸姑娘回來。

　　等到傍晚，侯飛文騎著快馬回來了，一進門就道：“洋兵隊伍果然折而向南，咱們快追。”袁承志當即站起，命啞巴在店中留守鐵箱，自己率領程、沙、胡、鐵四人以及侯飛文等河北群豪，連夜從來路趕去，估量巨炮移動緩慢，必可追上。到第三日清晨，袁承志等穿過一個小鎮，只見十尊大炮排在一家酒樓之外，每尊炮旁有六名洋兵執槍守衛。眾人大喜，相視而笑。鐵羅漢叫道：“肚子餓啦，肚子餓啦！”袁承志道：“好，我們再去會會那兩個洋官。”

　　眾人直上酒樓，鐵羅漢走在頭里，一上樓就驚叫一聲。只見幾名洋兵手持洋槍，對准了青青，手指扳住槍機。一旁坐著那兩個西洋軍官彼得、雷蒙和那西洋女子若克琳。雷蒙見眾人上來，嘰咦咕嚕的叫了幾聲，又有幾名洋兵舉起了槍對著他們，大聲呼喝。

　　袁承志急中生智，提起一張桌子，猛向眾洋兵擲去，跟著飛身而前，在青青肩頭一按，兩人蹲低身子，一陣煙霧過去，眾槍齊發，鉛子都打在桌面上。

　　袁承志怕火器厲害，叫道：“大家下樓。”拉著青青，與眾人都從窗口跳下樓去。雷蒙大怒，掏出短槍向下轟擊。鐵羅漢“哎喲”一聲，屁股上給槍彈打中，摔倒在地。沙天廣連忙扶起。各人上馬向南奔馳。那時西洋火器使用不便，放了一槍，須得再上火藥鉛子，眾洋兵一槍不中，再上火藥追擊時，眾人早去得遠了。袁承志和青青同乘一騎，一面奔馳，一面問道：“干麼跟洋兵吵了起來？”青青道：“誰知道啊？”袁承志見她神色忸怩，料知別有隱情，微微一笑，也就不問了。這三日來日夜記挂，此刻重逢，心中歡喜無限。

　　馳出二十余里，到了一處市鎮，眾人下馬打尖。胡桂南用小刀把鐵羅漢肉里的鉛子剜了出來。鐵羅漢痛得亂叫亂罵。青青把袁承志拉到西首一張桌旁坐了，低聲道：“誰叫她打扮得妖里妖氣的，手臂也露了出來，真不怕丑！”袁承志摸不著頭腦，問道：“誰啊？”青青道：“那個西洋國女人。”袁承志道：“這又礙你事了？”青青笑道：“我看不慣，用兩枚銅錢把她的耳環打爛了。”袁承志不覺好笑，道：“唉，你真是胡鬧，後來怎樣？”青青笑道：“那個比劍輸了給我的洋官就叫洋兵用槍對著我。我不懂他話，料想又要和我比劍呢，心想比就比吧，難道還怕了你？正在這時候，你們就來啦！”袁承志道：“你又為甚麼獨自走了？”

　　青青本來言笑晏晏，一聽這話，俏臉一沉，說道：“哼，你還要問我呢，自己做的事不知道？”袁承志道：“真的不知道啊，到底甚麼事得罪你了？”青青別開頭不理。袁承志知她脾氣，倘若繼續追問，她總不肯答，不如裝作毫不在乎，她忍不住了，反會自己說出來，于是換了話題，說道：“洋兵火器厲害，你看用甚麼法子，才能搶劫他們的大炮到手？”青青嗔道：“誰跟你說這個。”袁承志道：“好，我跟沙天廣他們商量去。”站起身要走，青青一把抓住他的衣角，道：“不許你走，話沒說完呢。”

　　袁承志笑笑，又坐了下來。隔了良久，青青道：“你那小慧妹妹呢？”袁承志道：“那天分手後還沒見過，不知道她在哪里？”青青道：“你跟她媽說了一夜話，舍不得分開，定是不住口的講她了。”袁承志恍然大悟，原來她生氣為的是這個，于是誠誠懇懇的道：“青弟，我對你的心，難道你還不明白嗎？”青青雙頰暈紅，轉過了頭。

　　袁承志又道：“我以後永遠不會离開你的，你放心好啦！”青青低聲道：“怎麼你……跟你那小慧妹妹……又這樣好？”袁承志道：“我幼小之時，她媽媽待我很好，就當我是她兒子一般，我自然感激。再說，你不見她跟我那個師侄很要好麼？”青青嘴一扁，道：“你說那個姓崔的小子？他又傻又沒本事，生得又難看，她為甚麼喜歡？”袁承志笑道：“青菜蘿卜，各人所愛。我這姓袁的小子又傻又沒本事，生得又難看，你怎麼卻喜歡我呢？”青青嗤的一聲笑，啐道：“呸，不害臊，誰喜歡你呀？”經過這一場小小風波，兩人言歸于好，情意卻又深了一層。袁承志道：“吃飯去吧！”青青道：“我還問你一句話，你說阿九那小姑娘美不美？”袁承志道：“她美不美，跟我有甚麼相干？這人行蹤詭秘，咱們倒要小心著。”青青點點頭。兩人重又到眾人的桌邊入座，和沙天廣、程青竹等商議如何劫奪大炮。胡桂南道：“今晚讓小弟去探探，乘機偷幾支槍來。今天拿幾支，明天拿幾支，慢慢的把洋槍偷完，就不怕他們了。”袁承志道：“此計大妙，我跟你同去瞧瞧。”沙天廣道：“盟主何必親自出馬？待小弟去好了。”

　　袁承志道：“我想瞧明白火器的用法，火槍偷到手，就可用洋槍來打洋兵。”眾人點頭稱是。青青笑道：“他還想偷瞧一下那個西洋美人兒。”眾人哈哈大笑。

　　當日下午，袁承志與胡桂南乘馬折回，遠遠跟著洋兵大隊，眼見他們在客店中投宿，候到三更時分，越牆進了客店。一下屋，就聽得兵刃撞擊之聲，鏘鏘不絕，從一間房中傳出來。兩人伏在窗外，從窗縫中向內張望，只見那兩個西洋軍官各挺長劍，正在激斗。袁承志萬想不到這兩人竟會同室操戈，甚覺奇怪，當下靜伏觀戰。看了數十招，見雷蒙攻勢凌厲，劍法鋒銳，彼得卻冷靜异常，雖然一味招架退守，但只要一出手還擊，那便招招狠辣。袁承志知道時間一久，那年長軍官定將落敗。果然斗到分際，彼得回劍向左擊刺，乘對方劍身晃動，突然反劍直刺。雷蒙忙收劍回擋，劍身歪了。彼得自下向上猛力一撩，雷蒙長劍登時脫手。彼得搶上踏住敵劍，手中劍尖指著對方胸膛，嘰嘰咕咕的說了幾句話。雷蒙氣得身子發顫，喃喃咒罵。彼得把地下長劍拾起，放在桌上，轉身開門出去。雷蒙提劍在室中橫砍直劈，不住的罵人，忽然停手，臉有喜色，開門出去拿了一柄鐵鏟，在地下挖掘起來。袁承志和胡桂南本想离開，這時倒想看個究竟，看他要埋藏甚麼東西，只見他掘了好一陣，挖了個徑長兩尺的洞穴，挖出來的泥土都擲到了床下，挖了兩尺來深時，就住手不挖了，撕下一塊被單，罩在洞上，先在四周用泥土按實，然後在被單上舖了薄薄一層泥土。他冷笑幾聲，開門出室。袁承志和胡桂南心中老大納悶，不知他在使甚麼西洋妖法。過了一會，雷蒙又進室來，彼得跟在後面。只見雷蒙聲色俱厲的說話，彼得卻只是搖頭。突然間啪的一聲，雷蒙伸手打了他一記耳光。彼得大怒，拔劍出鞘，兩人又斗了起來。雷蒙不住移動腳步，慢慢把彼得引向坑邊。

　　袁承志這才恍然，原來此人明打不贏，便暗設陷阱，他既如此處心積慮，那是非殺對方不可了。袁承志對這兩人本無好惡，但見雷蒙使奸，不覺激動了俠義之心。只見雷蒙數劍直刺，都被彼得架住。彼得反攻一劍，雷蒙退了兩步。彼得右腳搶進，已踏在陷阱之上，“啊”的一聲大叫，向前摔跌。雷蒙回劍直刺他背心，眼見這一劍要從後背直通到前心，袁承志早已有備，急推窗格，飛身躍進，金蛇劍遞出，劍頭蛇舌鉤住雷蒙的劍身向後一拉。彼得得脫大難，立即躍起，右腳卻已扭脫了臼。雷蒙功敗垂成，又驚又怒，挺劍向袁承志刺來。袁承志一聲冷笑，金蛇寶劍左右晃動，只聽錚錚錚之聲不絕，雷蒙的劍身被金蛇劍半寸半寸的削下，片刻之間，已削剩短短一截。雷蒙正自發呆，袁承志搶上去拿住他手腕，一把提起，頭下腳上，擲入了他自己所掘的陷坑之中，哈哈大笑，躍出窗去。胡桂南從後跟來，笑道：“袁相公，你瞧。”雙手提起，拿著三把短槍。袁承志奇道：“哪里來的？”胡桂南向窗里指指。原來袁承志出手救人之時，胡桂南跟著進來，忙亂之中，乘時將兩個西洋軍官的三把短槍都偷了來。袁承志笑道：“真不愧聖手神偷之名。”兩人趕回和眾人相會。青青拿著一把短槍玩弄，無意中在槍扣上一扳，只聽得轟的一聲，煙霧彌漫。沙天廣坐在她的對面，幸而身手敏捷，急忙縮頭，一頂頭巾打了下來，炙得滿臉都是火藥灰。青青大驚失色，連連道歉。沙天廣伸了伸舌頭，說道：“好厲害！”

　　眾人把另外兩把短槍拿來細看，見槍膛中裝著火藥鉛丸。程青竹道：“火藥本是中國物事。咱們用來打獵做鞭炮，西洋人學到之後卻拿來殺人。這隊洋兵有一百多人，一百多支槍放將起來，可不是玩的。”各人均覺火器厲害，不能以武功與之對敵，一時默然無語，沉思對策。

　　胡桂南道：“袁相公，我有個上不得台盤的詭計，不知行不行？”鐵羅漢笑道：“諒你也不會有甚麼正經主意。”袁承志道：“胡大哥且說來聽聽。”胡桂南笑著說了。青青首先拍手贊好。沙天廣等也都說妙計。袁承志仔細一想，頗覺此計可行，于是下令分頭布置。那西洋女子若克琳的父親本是澳門葡萄牙國軍官，已于年前逝世。她這次要搭乘運送大炮的海船回歸本國，因此隨同送炮軍隊北上，再赴天津上船。彼得是她父親的部屬，與若克琳相愛已久。雷蒙來自葡國本土，一見之下，便想橫刀奪愛。他雖官階較高，自負風流，卻無從插手，惱羞成怒之余，便向情敵挑戰，比劍時操之過急，反致失手，而行使詭計，又被袁承志突來闖破。彼得見他是上司，不敢怎樣，只有加緊提防。這日來到一處大村莊萬公村，在村中“萬氏宗祠”歇宿。睡到半夜，忽聽得人聲喧嘩，放哨的洋兵奔進來說村中失火。雷蒙與彼得急忙起來，見火頭已燒得甚近，忙命眾兵將火藥桶搬出祠堂，放于空地。忙亂中見眾鄉民提了水桶救火，數十名大漢闖進祠堂，到處潑水。雷蒙喝問原因。眾鄉民對傳譯錢通四道：“這是我們祖先的祠堂，先潑上水，免得火頭延燒過來。”雷蒙覺得有理，也就不加干涉。哪知眾鄉民信手亂潑，一桶桶水盡往火藥上倒去。洋兵拿起槍杆趕打，趕開一個又來一個，不到一頓飯功夫，祠堂內外一片汪洋，火藥桶和大炮、槍支，無一不是淋得濕透，火勢卻漸漸熄了。亂到黎明，雷蒙和彼得見鄉民舉動有异，火藥又都淋濕，心想這地方有點邪門，還是及早离去為妙，正要下令開拔，一名小軍官來報，拖炮拉車的牲口昨晚在混亂中竟然盡數逃光了。雷蒙舉起馬鞭亂打，罵他不小心，命錢通四帶領洋兵到村中征集。不料村子雖大，卻是一頭牲口也沒有，想是早已得到風聲，把牲口都藏了起來。

　　這一來就無法起行，雷蒙命彼得帶了錢通四，到前面市鎮去調集牲口。雷蒙督率士兵，打開火藥桶，把火藥倒出來晒。晒到傍晚，火藥已干，眾兵正要收入桶中，突然民房中拋出數十根火把，投入火藥堆中，登時烈焰沖天。眾洋兵嚇得魂飛天外，紛紛奔逃，亂成一團。雷蒙連聲下令，約束士兵，往民房放射排槍。煙霧彌漫中只見數十名大漢竄入林中不見了。雷蒙檢點火藥，已燒去了十之八九，十分懊喪。等到第三日下午，彼得才征了數十匹騾馬來拖拉大炮。

　　在路上行了四五日，這天來到一條山峽險道，眼見是極陡的下山路，雷蒙與彼得指揮士兵，每一尊大炮由十名士兵用巨索在後拖住，以防山路過陡，大炮墮跌。山路越走越險，眾人正自提心吊膽，全力拖住大炮，突然山凹里嗖嗖之聲大作，數十支箭射了出來。十多名洋兵立時中箭，另有十多支箭射在騾馬身上。牲口受痛，向下急奔，眾洋兵哪里拉扯得住？十尊大炮每一尊都是數千斤之重，這一股下墮之勢真是非同小可。加之路上又突然出現陷坑，許多騾馬都跌入了坑里。只聽見轟隆之聲大作，最後兩尊大炮忽然倒轉，一路筋斗翻了下去。數名洋兵被壓成了肉醬。前面的八尊大炮立時均被帶動。眾兵顧不得抵擋來襲敵人，忙向兩旁亂竄。有的無路可走，見大炮滾下來的聲勢險惡，踊身一跳，跌入了深谷。十尊大炮翻翻滾滾，向下直沖，越來越快。騾馬在前疾馳，不久就被大炮趕上，壓得血肉橫飛。過了一陣，巨響震耳欲聾，十尊大炮都跌入深谷去了。

　　雷蒙和彼得驚魂甫定，回顧若克琳時，見她已嚇得暈了過去。兩人救起了她，指揮士兵伏下抵敵。敵人早在坡上挖了深坑，用山泥筑成擋壁，火槍射去，傷不到一根毫毛，羽箭卻不住嗖嗖射來。戰了兩個多時辰，洋兵始終不能突圍。雷蒙道：“咱們火藥不夠用了，只得硬沖。”彼得道：“叫錢通四去問問，這些土匪到底要甚麼。”雷蒙怒道：“跟土匪有甚麼說的？你不敢去，我來沖。”彼得道：“土匪弓箭厲害，何必逞無謂的勇敢？”雷蒙望了若克琳一眼，惡狠狠的吐了口唾沫，罵道：“懦夫，懦夫！”彼得氣得面色蒼白，低聲道：“等打退了土匪，叫你知道無禮的代價。”

　　雷蒙一躍而起，叫道：“是好漢跟我來！”彼得叫道：“雷蒙上校，你想尋死麼？”眾洋兵知道出去就是送死，誰肯跟他亂沖？雷蒙仗劍大呼，奔不數步，一箭射來，穿胸而死。彼得與眾洋兵縮在山溝里，仗著火器銳利，敵人不敢逼近，僵持了一日一夜，只盼官兵來救，但其時官場腐敗异常，若是調兵遣將，公文來往，又要請示，又要商議，不過十天半月，官兵哪里能來？守到第二日傍晚，眾兵餓得頭昏眼花，只得豎起了白旗。錢通四高聲大叫：“我們投降了，洋大人說投降了！”山坡上一人叫道：“把火槍都拋出來。”彼得道：“不能繳槍。”敵人并不理會，也不再攻，過了一會，忽然一陣肉香酒香，隨風飄了過來。眾洋兵已一日兩夜沒吃東西，這時哪里還抵受得住？紛紛把火槍向上拋去，奔出溝來。彼得見大勢已去，只得下令棄械投降。眾兵把火槍堆在一起，大叫大嚷要吃東西。只聽得兩邊山坡上號角聲響，土坑中站起數百名大漢，彎弓搭箭，對住了眾洋兵。幾個人緩步過來，走到臨近，彼得看得清楚，當先一人便是那晚救了自己性命的少年。他身旁那人正是曾被雷蒙擊落頭巾的少女。若克琳叫道：“啊，就是這批有魔法的人！”彼得拔出佩劍，走上幾步，雙手橫捧，交給袁承志，意示投降，心想輸在這人手下也還值得。袁承志先是一愣，隨即領悟這是服輸投降之意，于是搖了搖手，對錢通四道：“你對他說，他們洋兵帶大炮來，如是幫助中國守衛國土，抵抗外敵，那麼我們很是感謝，當他們是好朋友。”錢通四照他的話譯了。彼得連連點頭，伸出手來和袁承志拉了拉。袁承志又道：“但你們到潼關去，是幫皇帝殺我們百姓，這個我們就不許了。”彼得道：“是去打中國百姓麼？我完全不知道。”袁承志見他臉色誠懇，相信不是假話，又道：“全中國的百姓很苦，沒有飯吃，只盼望有人領他們打掉皇帝，脫离苦海。皇帝怕了，叫你們用大炮去轟死百姓。”彼得道：“我也是窮人出身，知道窮人的苦處。我這就回本國去了。”袁承志道：“那很好，你把兵都帶走吧。”

　　彼得下令集隊。袁承志命部下拿出酒肉，讓洋兵飽餐了一頓。彼得向袁承志舉手致敬，領隊上坡。袁承志叫道：“干麼不把火槍帶走？”錢通四譯了。彼得奇道：“那是你的戰利品。你放我們走，不要我們用錢來贖身，我們已很感謝你的寬洪大量了。”袁承志笑道：“你已失了大炮，再不把槍帶走，只怕回去長官責罰更重。拿去吧。”彼得道：“你不怕我們開槍打你們麼？”袁承志哈哈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們中國人講究肝膽相照，既當你是好漢子，哪有疑心？”彼得連聲道謝，命士兵取了火槍，列隊而去。他一路上坡，越想越是感佩，命眾兵坐下休息，和錢通四兩人又馳回來，從懷里取出一個布包，對袁承志道：“閣下如此豪傑，我有一件東西相贈。”袁承志打開布包一看，見是一張折疊著的厚紙，攤了開來，原來是一幅地圖，圖中所繪的似是大海中的一座島嶼，圖上注了許多彎彎曲曲的文字。

　　彼得道：“這是南方海上的一座大島，离開海岸有一千多里。島上氣候溫暖，物產丰富，真如天堂一樣。我航海時到過那里。”袁承志問道：“你給我這圖是甚麼意思？”彼得道：“你們在這里很是辛苦，不如帶了中國沒飯吃的受苦百姓，都到那島上去。”袁承志暗暗好笑，心道：“你這外國人心地倒好，只不過我們中國有多大，億萬之眾，憑你再大的島也居住不下。”問道：“這島上沒人住麼？”彼得道：“有時有西班牙的海盜，有時沒有。你們這樣的英雄好漢，也不會怕那些該死的西班牙海盜。”袁承志見他一片誠意，就道了謝，收起地圖。彼得作別而去。錢通四轉過身子，正要隨同上山，青青忽地伸手，扯住他的耳朵，喝道：“下次再見你作威作福，欺侮同胞，小心你的狗命！”錢通四耳上劇痛，連說：“小人不敢！”他口中少了許多牙齒，說話漏風，倒似說：“小人頗敢！”袁承志指揮眾人，爬到深谷底下去察看大炮，見十尊巨炮互相碰撞，都已毀得不成模樣，無法再用，于是掘土蓋上。袁承志見大功告成，與侯飛文等群豪歡聚半日，痛飲一場，這才分手。次日會齊了啞巴、洪胜海等人，向北京進發。這一役胡桂南厥功最偉，弄濕火藥、掘坑陷炮等巧計都是他想出來的。眾人一路上對他稱揚備至。再也不敢輕視他是小偷出身。此去一路之上，但見焦土殘垣，野犬食尸，盡是清兵燒殺劫掠的遺跡，群雄無不看得心頭火起。沙天廣道：“可惜那日沒殺了韃子兵的元帥阿巴泰。盟主，咱們趕上去刺殺他如何？”青青首先便鼓掌叫好。袁承志沉吟不答。青青道：“去殺了韃子兵元帥有甚麼不好？也免得孫仲壽叔叔老是埋怨。”袁承志道：“要刺殺韃子的頭子，殺得越大越好，咱們索性便去刺殺滿清的皇帝皇太極。”眾人一怔，隨即齊聲歡呼。袁承志詳細詢問洪胜海，滿清的京城如何防衛，如何方能混入皇宮。洪胜海道：“滿清的京城在沈陽，現今叫作盛京，那盛京規模簡陋，可萬萬及不上北京了。小人先前在睿親王多爾袞手下當差，有塊腰牌，可以直進睿親王府，皇宮卻沒進去過。”袁承志道：“咱們這就去盛京，到了之後相機行事。”一行人先到北京，將鐵箱安頓好了，派青竹幫的幾名得力頭目留守，當即出京，向北進發，不一日到了盛京。眾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了，商議混進宮中之策。洪胜海道：“相公，依小人之見，請你委屈一下，扮作小人的伙伴，先去見多爾袞。他是韃子皇帝的親弟弟，在各位王爺中最得寵信，權力最大。咱們或能憑著他帶進宮去。”袁承志道：“多爾袞派你送信給司禮太監曹化淳，你又怎地回報？”洪胜海道：“小人只說曹化淳還沒能見到，但在北京打探到了機密軍情，因此先行回報。”袁承志道：“甚麼機密軍情？”洪胜海道：“小人胡說八道一番，說是明朝皇帝已向西洋國借兵，借來幾百門大炮，數千洋槍隊，日內就來攻打滿清。”袁承志喜道：“此計大妙，多爾袞一聽，定要去稟報韃子皇帝。”于是向青青要了那支洋槍，對洪胜海道：“你說我是西洋兵的通譯錢通四，因此得悉內情。”

　　青青大笑，說道：“承志哥哥，你甚麼人不扮，卻去扮那個狗通譯錢通四，我打掉你滿嘴牙齒再說！”說著舉起右手，假意向袁承志嘴上打去。袁承志張口便咬，青青忙縮手不迭。袁承志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冒充西洋話，眾人盡皆大笑。當日午後，袁承志隨同洪胜海，去睿親王府求見王爺。多爾袞隨即傳見。袁承志見那多爾袞三十一二歲年紀，身形高瘦，一臉精悍之氣。洪胜海跟他說了一陣滿洲話，多爾袞果然神色大變，隨即以漢語詢問袁承志。袁承志取出洋槍，放在桌上，將先前與洪胜海商量好的言語說了。多爾袞沉吟良久，說道：“你們報訊有功，我有重賞。這就下去吧。明日再來伺候，聽取吩咐。”兩人無奈，只得磕頭退出。袁承志無緣無故的向韃子王爺磕了幾個頭，卻見不到皇太極，回到客店，心下老大發悶。尋思一會，要洪胜海帶到皇宮外去察看了一番，決意晚間徑行入宮行刺。他想此舉不論成敗，次日城中必定大索，捉拿刺客，于是要各人先行出城，約定明日午間在城南二十里處一座破廟中相會。各人自知武功與他相差太遠，多一人非但幫不了忙，反而成為累贅，單是他一人，脫身便容易得多，俱各遵命，叮嚀他務須小心。青青出門時向袁承志凝望片刻，低聲道：“承志哥哥，韃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刺不到也就罷了，你自己可千萬要保重。你知道，在我心中，一百個韃子皇帝也及不上你一根頭發，我若是從此再也見不到你……”說到這里，眼圈兒登時紅了。袁承志要讓她寬懷，伸手拔下頭上一根頭發，笑道：“我送一百個韃子皇帝給你。”說時將頭發遞將過去。青青噗哧一笑，眼淚卻掉了下來。袁承志等到初更時分，攜了金蛇劍與金蛇錐，來到宮牆之外。眼見宮外守衛嚴密，悄步繞到一株大樹後躲起，待衛士巡過，輕輕躍入宮牆。眼見殿閣處處，卻不知皇太極居于何處，一時大費躊躇，心想只有抓到一名衛士或是太監來逼問。他放輕腳步，走了小半個時辰，不見絲毫端倪，心道：“這件事艱難萬分，怎比得當日大功坊中夜探？務須沉住了氣，今晚不成，明晚再來，縱然須花一兩個月時光，那也不妨。”這麼一想，走得更加慢了，繞過一條回廊，忽見花叢中燈光閃動，忙縮身在假山之後，過不多時，只見四名太監提了宮燈，引著三名官員過來。他眼見人多，若是搶出擒人，勢必驚動，只要一聲張，皇帝有備，便行刺不成了，當下躡足在後跟隨，只見那七人走向一座大殿，進殿去了。見殿外匾額寫著“崇政殿”三字，旁邊有行彎彎曲曲的滿文。袁承志繞到殿後，伏身在地，只見殿周四五十名衛士執刀守御，心中一喜：“此處守衛森嚴，莫非韃子皇帝便在殿中？”在地下慢慢爬近，拾起一塊石子，投入花叢。四名衛士聞聲過去查看。袁承志展開輕功，已搶到牆邊，使出“壁虎游牆功”沿牆而上，頃刻間到了殿頂，伏在屋脊之上，傾聽四下無聲，自己蹤跡未被發見，于是輕輕推開殿頂的幾塊琉璃瓦，從縫隙中凝目往下瞧去。只見滿殿燈燭輝煌，那三名官員正跪在地下，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禮，袁承志大喜：“果然是在參見皇帝。”只聽得最前的一名花白胡子的老官說道：“臣范文程見駕。”其次一名身材魁梧的官員道：“臣宁完我見駕。”最後一名官員臉容尖削，說道：“臣鮑承先見駕。”袁承志心道：“這三個官兒都是漢人，卻投降了韃子，都是漢奸，待會順手一個一劍。”又想：“他們跟韃子皇帝怎地又都說漢話？”緩緩移身向南，從縫隙中向北瞧去，只見龍座上一人方面大耳，雙目炯炯有神，約莫五十來歲年紀，那便是父親當年的大敵皇太極了。尋思：“從此發射金蛇錐，當可取他性命，只是隔得遠了，并無十足把握，倘若侍衛之中有高手在內，別要給擋格開去，還是跳下去一劍割了他首級的為是。”只聽皇太極道：“南朝軍情這幾天怎樣？今日接到阿巴泰的急報，說在山東青州、泰安之間中伏，打了個大敗仗，難道明軍居然還這麼能打？你們可知青州、泰安這一帶的統兵官是誰？”袁承志心想：“原來他們正在說我們打的這場胜仗，倒要聽聽他們說些甚麼？”

　　宁完我道：“啟稟皇上，臣已詳細查過。明軍帶兵的總兵姓水，名叫水鑒，武藝甚是了得。”皇太極“哦”了一聲，道：“你們去仔細查明，能不能設法要他降我大清，瞧他是貪財呢，還是愛美色。倘若他倔強不服，便叫曹化淳在明朝皇帝跟前說他的壞話，罷他的官，殺他的頭。但首先要設法令這人為我大清所用。此人能打敗阿巴泰，那是人才，咱們決不能輕易放過了。”三名官員齊聲道：“皇上聖明英斷，那水鑒若肯降順，是他的福氣。”皇太極歎了口氣，說道：“咱們當年使反間計殺了袁崇煥，朕事後想來，常覺可惜……”袁承志聽他提到自己父親的名字，耳中登時嗡的一聲，全身發熱，心道：“他們使反間計，使反間計！我爹爹果然是他害的。”只聽皇太極續道：“倘若袁崇煥能為朕用，南朝的江山這時候多半早已是大清的了。”袁承志暗暗呸的一聲，心中罵道：“狗韃子打的好如意算盤！我爹爹忠肝義膽，豈能降你？”

　　皇太極又道：“只是袁崇煥為人愚忠，不識大勢，諒來也是不肯降的。”又歎了口氣，問道：“洪承疇近來怎樣？”袁承志知道洪承疇本是明朝的薊遼總督，崇禎皇帝委以兵馬大權，兵敗被擒，降了滿清。洪承疇失陷之初，崇禎還道他已殉國，曾親自隆重祭祀。後來得知降清，天下都笑崇禎無知人之明。范文程道：“啟奏皇上，洪承疇已將南朝的實情甚麼都說了。他說崇禎剛愎自用，舉措失當，信用奸佞，殺害忠良，四方流寇大起。我大清大軍正可乘機進關，解民倒懸。”皇太極搖頭道：“崇禎的性子，他說得一點兒也不錯。但我兵進關卻還不是時候。總須讓明兵再跟流寇打下去，雙方精疲力盡，兩敗俱傷，大清便可收那漁翁之利，一舉而得天下。你們漢人叫做卞莊刺虎之計，是不是？”三臣齊道：“是，是，皇上聖明。”袁承志暗暗心驚：“這韃子皇帝當真厲害，崇禎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就算闖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隱隱覺得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只不知心中何以會生出這樣的念頭來。又想：“這皇帝的漢語可也說得流利得很。他還讀過中國書，居然知道卞莊刺虎的典故。”

　　只聽皇太極道：“那洪承疇還說些甚麼？”范文程道：“洪承疇向臣露了幾次口風，盼望皇上恩典，賞他個差使，他得以為皇上效犬馬之勞，仰報天恩。”皇太極哈哈大笑，道：“這差使嗎？慢慢再說。”鮑承先道：“皇上，臣愚魯之極，心中有一事不明白，盼望皇上指明。”皇太極點點頭。鮑承先道：“洪承疇先前不肯歸順，皇上大賜恩寵，親自解下身上的貂裘，披在他身上，又連日大張筵席請他，連我大清的開國功臣也從來沒這般殊榮。眾臣工都不明白。皇上開導說：咱們這些年來辛辛苦苦、連年征戰，為的是甚麼？眾臣工啟奏道：為的是打南朝江山。皇上諭道：是啊，可是咱們不明南朝內情，好比都是瞎子，洪承疇一歸順，咱們都睜開了眼啦，那還不喜歡麼？眾臣工都拜服皇上聖明。這些日子來，那洪承疇于南朝各地的城守職官、民情風俗，果然說得詳詳細細，盡在皇上算中。但皇上卻不賞他官職封爵，眾臣工可都又不明白了。”皇太極微微一笑，說道：“老鮑性子直爽，想問甚麼，倒也直言無忌。你們三個，雖然都是漢人，但早就跟先皇和朕辦事，忠心耿耿，洪承疇怎能跟你們相比？”范文程等三人忙爬下磕頭，咚咚有聲，顯是心中感激之極。袁承志暗罵：“無恥，無恥。”只聽皇太極道：“洪承疇這人，本事是有的，可是骨氣就說不上了。先前我已待他太好，若再賜他高官厚祿，這人還肯出力辦事嗎？哼，崇禎封他的官難道還不夠大，那時他做的是甚麼官？”鮑承先道：“啟奏皇上：那時他在南朝官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軍務，麾下統率八名總兵官，實是官大權大。”皇太極道：“照啊。我封他的官再大，也大不過崇禎封他的。要他盡心竭力辦事，便不能給他官做。”三臣齊聲道：“皇上聖明。”袁承志越想越有道理，覺得他這駕馭人才的法門實是高明之極，此刻聽到這番話，宛似當年在華山絕頂初見《金蛇秘笈》，其中所述法門無不匪夷所思，雖然絕非正道，卻令人不由得不服。他呆了一陣，卻聽得皇太極在和范文程等商議，日後取得明朝天下之後如何治理，此時如何先為之備，倒似大明的江山已是他掌中之物一般。袁承志心下憤怒，輕輕又揭開了兩張琉璃瓦，看准了殿中落腳之處，卻聽得皇太極道：“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只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袁承志心下一凜：“這話對極！”范文程等頌揚了幾句。皇太極道：“要老百姓有飯吃，你們說有甚麼法子？范先生，你先說說看。”他似對范文程頗為客氣，稱他“先生”，不像對鮑承先那樣呼之為“老鮑”。范文程道：“皇上未得江山，先就念念不忘于百姓，這番心意，必得上天眷顧。以臣愚見，要天下百姓都有飯吃，第一須得輕徭薄賦，決不可如崇禎那樣，不斷的加餉搜刮。”皇太極連連點頭，說道：“咱們進關之後，須得定下規矩，世世代代，不得加賦，只要庫中有余，就得下旨免百姓錢糧。”范文程道：“皇上如此存心，實是萬民之福，臣得以投效明主，為皇上粉身碎骨，也所……也所甘愿。”說到後來，語音竟然嗚咽了。

　　袁承志心想：“這個大漢奸，倒似确有愛民之心，不知是做戲呢，還是真心。”皇太極道：“很好，很好。你們漢人罵你們是漢奸，日後你們好好為朕辦事，也就是為天下百姓辦事，總得狠狠的掙一口氣，讓千千萬萬百姓瞧瞧，到底是你們這些人為漢人做了好事呢，還是崇禎手下那些只知升官發財、搜刮百姓的真漢奸做了好事。老宁，你有甚麼條陳？”宁完我道：“啟奏皇上：我大清的滿洲人少，漢人眾多。皇上得了天下之後，以臣愚見，須得視天下滿人漢人俱是皇上子民，不可像元朝蒙古人那樣，強分天下百姓為四等。只消我大清對眾百姓一視同仁，漢人之中縱有倔強之徒，也成不了大事。”皇太極點頭道：“此言有理。元人弓馬，天下無敵，可是他們在中國的江山卻坐不穩，就是為了虐待漢人。這是前車甚麼的？”鮑承先道：“前車覆轍。”皇太極微笑道：“對了，老鮑，我讀漢人的書，始終不易有甚麼長進。”鮑承先道：“皇上日理萬機，這些漢人書中的典故，也不必太放在心上。”皇太極歎道：“漢人的學問，不少是很好的。只不過作主子的，讀書當學書里頭的本事策略，不必學漢人的秀才進士那樣，學甚麼吟詩作對……”

　　袁承志聽了這些話，只覺句句入耳動心，渾忘了此來是要刺死此人，內心隱隱似盼多聽一會，但聽他四人商議如何整飭軍紀、清兵入關之後，決計不可殘殺百姓，務須嚴禁劫掠。只見兩名侍衛走上前來，換去御座前桌上的巨燭，燭光一明一暗之際，袁承志心想：“再不動手，更待何時？”左掌提起，猛力擊落，喀喇喇一聲響，殿頂已斷了兩根椽子，他隨著瓦片泥塵，躍下殿來，右足踏上龍案，金蛇劍疾向皇太極胸口刺去。皇太極兩側搶上四名衛士，不及拔刀，已同時擋在皇太極身前。嗤嗤兩響，兩名衛士已身中金蛇劍而死。皇太極身手甚是敏捷，從龍椅中急躍而起，退開兩步。這時又有五六名衛士搶上攔截，宁完我與鮑承先扑向袁承志身後，各伸雙手去抱。袁承志左腳反踢，砰砰兩聲，將宁鮑兩人踢得直摜出去。便這麼緩得一緩，皇太極又退開了兩步。袁承志大急，心想今日莫要給這韃子皇帝逃了出去，再要行刺，可就更加不易了，連發兩枚金蛇錐，卻都給衛士沖上擋去，作了替死鬼。袁承志金蛇劍連刺，更不理會眾衛士來攻，疾向皇太極沖去。眼見距他已不過丈許，驀地里帷幕後搶出八名武士，都是空手，同時扑到。袁承志右足一彈，摜的一響，踢飛了一名，左足鴛鴦連環，跟著飛出，一名武士正在此時自左側扑到。袁承志左腳踢中了他胸口，他雙手卻已牢牢抓住了袁承志小腿。這武士口中鮮血狂噴，雙手卻死命抓住不放。這八名武士在滿洲語中稱為“布庫”，擅于摔交擒拿，平時宮中或貝勒王公盛宴，例有角斗娛賓。皇太極接見臣下之後，臨睡之前常要先看一場角斗。這八名布庫武士此刻正在殿旁伺候，聽得有刺客，紛紛搶上來護駕。袁承志左足力甩，卻甩不脫這武士，金蛇劍揮出，削去了他半邊腦袋，但那武士雙手兀自緊緊抓住袁承志小腿。忽聽得身後有人喝道：“好大膽，竟敢行刺皇上？”說的是漢語。袁承志全不理會，左腳帶著那名死武士，跨步上前去追皇太極，只跨一步，頭頂風聲颯然，一件兵刃襲到，勁風掠頸，有如利刃。袁承志吃了一驚，知道敵人武功高強之極，危急中滾倒在地，一個筋斗翻出，舞劍護頂，左手扯脫腳上的死武士，這才站起。燭光照映下，只見眼前站著一個中年道人，眉清目秀，臉如冠玉，右手執著一柄拂塵，冷笑道：“大膽刺客，還不拋下兵器受縛？”袁承志眼光只向他一瞥，又轉去瞧皇太極，只見已有十余名衛士擋在他身前。袁承志斗然躍起，急向皇太極扑去，身在半空，驀見那道士也躍起身子，拂塵迎面拂來。袁承志金蛇劍連刺兩下，快速無倫。那道士側頭避了一劍，拂塵擋開一劍，跟著千百根拂塵絲急速揮來。袁承志伸左手去抓拂塵，右手劍刺他咽喉。刷的一聲響，塵尾打中了他左手，手背上登時鮮血淋漓，原來他拂塵之絲系以金絲銀絲所制，雖然柔軟，運上了內勁，卻是一件致命的厲害兵刃。就在這時，金蛇劍劍尖上的蛇舌也已鉤中那道人肩頭。兩人在空中交手三招，各受輕傷，落下地來時已交叉易位，心下均是驚疑不定：“這人是誰？武功恁地了得，實是我生平所僅見。”

## 第十四回　　劍光崇政殿 燭影昭陽宮

　　袁承志回身又待去刺皇太極時，那道人的拂塵已向他腦後拂來，拂絲為內勁所激，筆直戳至，猶似杆棒。袁承志無奈，只得回劍擋開。兩人這一搭上手，登時以快打快，瞬息間拆了二十余招。袁承志竭盡平生之力，竟是絲毫占不到上風，越斗越是心驚，突然間風聲過去，右頰又被拂塵掃了一下，料想臉頰上已是多了數十條血痕，驀地里青青的話在腦海中一閃：“承志哥哥，韃子皇帝刺得到果然好，刺不到也就罷了，你自己可千萬要保重。”眼見敵人如此厲害，只得先謀脫身，他一邊斗，一邊移動腳步，漸漸移向殿口。那道人冷笑道：“在我玉真子手下也想逃命？痴心妄想！”說著拂塵連進三招，盡是從意料不到的方位襲來。袁承志一時不知如何招架才是，腳下自然而然的使出木桑所授“神行百變”步法，東竄西斜，避了開去。不料這玉真子如影隨形，竟于他的“神行百變”步法了然于胸，袁承志閃到東，他跟到東，竄到西，他追到西。袁承志雖讓開了那三招，卻擺脫不了他源源而來的攻擊。這一來，兩人都是大奇。

　　玉真子叫道：“你叫甚麼名字？是木桑道人的弟子嗎？”袁承志道：“不是。”玉真子問道：“你怎地會鐵劍門的步法？”袁承志反問道：“你是漢人，怎地反幫韃子？”玉真子怒道：“倔強小子，死到臨頭，還在胡說。”刷刷兩招。袁承志眼見對方了得，稍有疏神，不免性命難保，當即凝神致志，使開本門華山派劍法接招。玉真子看了數招，叫道：“啊，你是華山派穆老猴兒門下的小猴兒，是不是？”袁承志不肯隱瞞師門，喝道：“是便怎樣？”一招“蒼松迎客”，長劍斜出，內力從劍身上嗤嗤發出，姿式端凝，招迅勁足。玉真子贊道：“好劍法，小猴兒不壞！”

　　袁承志罵道：“你倚老賣老甚麼？”玉真子笑道：“老猴兒也不是我對手，你小猴兒更加不用想。”袁承志不再說話，全神貫注的出劍拆招。玉真子微一疏神，左臂竟被金蛇劍划了淺淺一道口子。這一來，他再也不敢托大，舞動拂塵疾攻。兩人翻翻滾滾的斗了二百余招，兀自難分高下，都是暗暗駭异。袁承志不敢亂使金蛇劍法和木桑所授的功夫，前者究未十分純熟，後者對方似所深知，招招使的盡是華山派本門劍法。金蛇劍本來鋒銳絕倫，無堅不摧，但玉真子的拂塵塵絲柔軟，毫不受力，竟是削它不斷。金蛇劍與拂塵招術變幻，勁風鼓蕩，崇政殿四周巨燭忽明忽暗。

　　又拆數十招，驀聽得皇太極以滿洲語呼喝幾句，六名布庫武士分從三面扑上。袁承志料想今日已刺不到韃子皇帝，急揮長劍疾攻兩招，轉身向殿門奔出。玉真子拂塵揮出，塵絲已卷住了金蛇劍的尖鉤。兩人同時拉扯，片刻間相持不下。便在這時，兩名武士已同時抓住了袁承志雙臂。袁承志大喝一聲，松手撤劍，雙掌在兩名武士背上一拍，運起混元功內勁，兩名武士身不由主的向玉真子撞去，玉真子無奈，只得也撤手松開拂塵之柄，出掌推開兩名武士，嗆啷啷一響，拂塵與金蛇劍同時掉落在地。便在這時，兩名武士已抱住了袁承志雙腿。玉真子右掌向袁承志胸口拍到。袁承志雙足凝立，還掌拍出。兩名武士拚命拉扯，要將他扳倒，卻哪里扳得動？玉真子掌來如風，瞬息之間連出一十二掌。袁承志一一解開，突然頸中一緊，一名武士扑在他背上，伸臂扼住了他咽喉。袁承志左肘向後撞出，正中他胸腹之間。那武士狂噴鮮血，都噴在袁承志後頸，熱血汩汩從他衣領中流向背心，扼住他咽喉的手臂漸松。袁承志正待運勁擺脫，一名武士扑上來扭住了他右臂。玉真子乘機出指疾點，袁承志伸左手擋格。他雖只剩下一只左臂可用，仍是擋住了玉真子點來的七指連點。玉真子右指再點，左掌拍向袁承志面門。袁承志急忙側頭相避，左臂卻又被一名武士抱住了。玉真子噗噗噗連點三下，點了他胸口三處大穴，笑道：“放開吧，他動不了啦。”四名抱住袁承志雙手雙腿的武士卻說甚麼也不放手。皇太極的侍衛隊長拿過鐵鏈，在袁承志身上和手足上繞了數轉，眾武士這才放手，將伸臂扼在袁承志頸中的武士扶下來時，只見他凸睛伸舌，早已氣絕而死。

　　皇太極道：“玉真總教頭和眾武士、眾侍衛護駕有功，重重有賞。老鮑、老宁，你們受傷了嗎？”鮑承先和宁完我已由眾侍衛扶起，哼哼唧唧的都說不出話來。

　　皇太極回入龍椅坐下，笑吟吟的道：“喂，你這年輕人武功強得很哪，你叫甚麼名字？”袁承志昂然道：“我行刺不成，快把我殺了，多問些甚麼？”皇太極道：“是誰指使你來刺我？”袁承志心想：“我便照實而言，也好讓韃子知道袁督師有子。”大聲道：“我是前薊遼督師袁公的兒子，名叫袁承志。你韃子侵犯我大明江山，我千萬漢人，恨不得食你之肉。我今日來行刺，是為我爹爹報仇，為我成千成萬死在你手下的漢人報仇。”皇太極一凜，道：“你是袁崇煥的兒子？”袁承志道：“正是。我名叫袁承志，便是要繼承我爹爹遺志，抗御你韃子入侵。”眾侍衛連聲呼喝：“跪下！”袁承志全不理睬。皇太極揮手命眾侍衛不必再喝，溫言道：“袁崇煥原來有後，那好得很啊。你還有兄弟沒有？”袁承志一怔，心想：“他問這個干麼？”說道：“沒有！”皇太極問道：“你受了傷沒有？”袁承志叫道：“快將我殺了，不用你假惺惺。”

　　皇太極歎道：“你爹爹袁公，我是很佩服的。可惜崇禎皇帝不明是非，殺害了忠良。當年你爹爹跟我曾有和議，明清兩國罷兵休民，永為世好。只可惜和議不成，崇禎反而說這是你爹爹的大罪，我聽到後很是痛心。崇禎殺你爹爹，你可知是哪兩條罪名？”袁承志默然。他早知崇禎殺他爹爹，有兩條罪名，一是與清酋議和，勾結外敵，二是擅殺皮島總兵毛文龍。孫仲壽、應松等說得明白，當日袁督師和皇太極議和，只是一時權宜之計，清兵勢大，明兵力所不敵，只有練成了精兵之後，方有破敵的把握，議和是為了練兵與完繕城守。至于毛文龍貪贓跋扈，劫掠百姓，不殺他無以整肅軍紀。

　　皇太極道：“你爹爹是崇禎害死的，我卻是你爹爹的朋友。你怎地不分好歹，不去殺崇禎，卻來向我行刺？”袁承志道：“我爹爹是你敵人，怎會是你朋友？你使下反間計，騙信崇禎，害死我爹爹。崇禎要殺，你也要殺。”皇太極搖搖頭，道：“你年輕不懂事，甚麼也不明白。”轉頭向范文程道：“范先生，你開導開導他。”袁承志大聲道：“你想要我學洪承疇麼？哼，袁督師的兒子，會投降滿清嗎？”

　　這時崇政殿外已聚集了不少文武官員，都是聽說有刺客犯駕、夤夜趕來護駕的。皇太極道：“祖大壽在這里嗎？”階下一名武將道：“臣在！”走到殿上，跪下磕頭。袁承志心中一凜，祖大壽是父親當年麾下的第一大將，父親被崇禎下旨擒拿時，他心中不服，帶兵反出北京，後來父親在獄中修書相勸，他才重受崇禎令旨。他與清兵血戰前後數十場，但崇禎對他疑忌，每次都不予增援，致在大凌河為皇太極重重圍困，不得已而投降；此後降了又反，在錦州數場血戰，後援不繼，被擒又降。心想：“他對我爹爹雖然不錯，但投降韃子總是大大不該。”忍不住高聲斥道：“祖大壽，你這無恥漢奸！”祖大壽站起身來，轉頭瞧著他。袁承志見他剃了額前頭發，拖根辮子，頭發已然花白，容色憔悴，全無統兵大將的半分英氣，喝道：“祖大壽，你還有臉見我嗎？你死了之後，有臉去見我爹爹嗎？”祖大壽在階下時已聽到皇太極和袁承志對答的後半截話，突然眼淚從雙頰上流了下來，顫聲道：“袁公子，你……你長得這麼大了，你……你三歲的時候，我……我抱過你的。”袁承志怒道：“呸，給你這漢奸抱過，算我倒霉。”祖大壽全身一顫，張開雙臂，踏上兩步，似乎又想去抱他，但終于停步，張嘴要待說話，聲音卻啞了，只“啊，啊，啊”幾聲。皇太極道：“祖大壽，這姓袁的交由你帶去，好好勸他歸順。當真不降，咱們把他千刀萬剮。哼，這小子膽子倒大，居然來向朕行刺，嘿嘿，嘿嘿。”祖大壽跪下連連磕頭，說道：“皇上天恩浩蕩，臣自當盡力相勸。”皇太極點頭道：“好，你帶他去吧！”祖大壽走到袁承志身邊，伸手欲扶。袁承志退後兩步，手腳上鐵鏈當啷啷直響，喝道：“別來碰我！”祖大壽縮開了手，躬身退出殿去。兩名侍衛攜著袁承志，跟在他身後。袁承志回過頭來，向皇太極瞧去，只見他眼光也正向他瞧來，神色間卻顯得甚是和藹。袁承志茫然不解，心道：“不知這韃子皇帝肚子里在打甚麼鬼主意。”到得宮外，祖大壽命親隨將袁承志扶上自己的坐騎，自己另行騎了匹馬，同到自己府中。祖大壽命親隨將袁承志扶入書房，說道：“你們出去！”四名親隨躬身出房。祖大壽掩上了房門，一言不發，便去解袁承志身上的鐵鏈。袁承志自在宮內之時，便已緩緩運氣，胸口所封穴道已解了大半，見他竟來解自己身上鐵鏈，心想：“你只道我穴道被點，兀自動彈不得，哼哼，這可太也托大了！”祖大壽緩緩將鐵鏈一圈圈的從袁承志身上繞脫，始終一言不發。袁承志暗暗運氣，覺膻中穴處氣息仍頗窒滯，心想：“那道人的手勁當真了得。我穿著木桑道長所賜的金絲背心，受了他這三指，兀自如此。若無這背心護體，哪還了得？”又想：“祖大壽要勸我投降韃子，我且假裝聽他的，拖延時刻。一待胸間氣息順暢，便發掌擊死了這漢奸，穿窗逃走。”卻聽祖大壽低沉著嗓子道：“袁公子，你這就去吧。”袁承志大吃一驚，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問道：“你……你說甚麼？”祖大壽道：“要刺殺大清皇帝，實在難得很。你還是去吧。”袁承志道：“你放我走？”祖大壽道：“是，你有沒有受傷？”袁承志道：“沒有。”祖大壽道：“你騎我的馬，天一亮立即出城。”袁承志道：“你為甚麼放我走？”祖大壽黯然道：“你是袁督師的親骨血，祖大壽身受督師厚恩，無以為報。”袁承志道：“你放了我，明天韃子皇帝查問起來，你定有死罪。”祖大壽道：“那走著瞧吧。大清皇帝說過，不會殺我的。”袁承志道：“你私放刺客，罪名太大，皇帝說不定還會疑心你是行刺的主使。我不能自己貪生，卻害了你一命。”

　　祖大壽苦笑道：“我的性命，還值得甚麼？在大凌河城破之日，我早該死了。錦州城破之日，更該當死了。袁公子，你不用管我，自己去吧。”袁承志道：“那麼你跟我一起逃走。”祖大壽搖搖頭道：“我老母妻兒、兄弟子侄，一家八十余口全在盛京，我是不能逃的。”袁承志心神激蕩，突然胸口內息逆了，忍不住連連咳嗽起來。

　　心下尋思：“他投降韃子，就是漢奸，我原該一掌打死了他，想不到他竟會放我走。我一走，韃子皇帝非殺了他不可。是我殺他，還是韃子殺他，本來毫無分別。但是我難道眼睜睜的讓他代我而死？我若不走，自然是給韃子殺了，我以有為之身，尚有多少大事未了，怎能輕易送命？我當然不想死，為了一個漢奸而死，更加不值之至。可是……可是……”越是委決不下，越是咳得厲害，面紅耳赤，險些氣也喘不過來。祖大壽輕輕拍他背脊，說道：“袁公子，你剛才激斗脫力，躺下來歇一會兒。”袁承志點點頭，盤膝而坐，心中再不思量，只是凝神運氣。那玉真子的點穴功夫當真厲害，初時還以為給封閉了的穴道已然解開，但一運氣間，便覺胸口終究不甚順暢，心知坐著不動，那也罷了，若是與人動手，或是施展輕功跳躍奔跑，勢必會閉氣暈厥。于是按照師父所授的調理內息法門，緩緩將一股真氣在各處經脈中運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覺真氣暢行無阻，更無窒滯，慢慢睜開眼來，卻見陽光從窗中射進，竟已天明。他微吃一驚，只見祖大壽坐在一旁，雙手擱膝，似在呆呆出神。袁承志站起身來，說道：“你陪了我半夜？”祖大壽臉上微現喜色，道：“公子好些了？”袁承志道：“全好了！那玉真子道人是甚麼來歷？武功這麼厲害。”祖大壽道：“他是新近從西藏來的，上個月宮中布庫大校技，這道人打敗二十三名一等布庫武士，後來四五名武士聯手跟他較量，也都被他打敗了。皇帝十分喜歡，封了他一個甚麼‘護國真人’的頭銜，要他作布庫總教頭。公子，你喝了這碗雞湯，吃幾張餅，咱們這就走吧。”說著走到桌邊，雙手捧過一碗湯來。袁承志心想：“我專心行功，有人送吃的東西進來也不知道。他本來就可殺我，也不用下毒。”接過湯碗，喝了幾口，微有苦澀之味。祖大壽道：“這是遼東老山人參炖的，最能補氣提神。”袁承志吃了兩張餅，說道：“你帶我去見韃子皇帝，我投降了。”祖大壽大吃一驚，雙目瞪視著他，隨即明白，他是不愿自己為他送命，先行假意投降，然後再謀脫身，沉吟片刻，道：“好！”帶著他出了府門，兩人上了馬。祖大壽也不帶隨從，當先縱馬而行，袁承志跟隨其後。

　　行了幾條街，袁承志見他催馬走向城門，見城門上寫著三個大字“德盛門”，旁邊有一行彎彎曲曲的滿洲文，知道這是盛京南門，昨天便是從這城門中進來的，心覺詫异，問道：“咱們怎地出城？”祖大壽道：“皇帝在城南哈爾撒山圍獵。”袁承志不再言語了。兩人出城行了約莫十里。祖大壽勒馬停步，說道：“公子，咱們這就別過了。”袁承志驚道：“怎麼？咱們不是去見韃子皇帝麼？”祖大壽搖頭苦笑，道：“袁督師忠義包天，他的公子怎能如我這般無恥，投降韃子？”解下腰間佩劍，連鞘向他擲去，袁承志只得接住。祖大壽突然圈轉馬頭，猛抽兩鞭，坐騎循著回城的來路疾馳而去。

　　袁承志叫道：“祖叔叔，祖叔叔。”一時拿不定主意，該追他回來，還是和他一起回城，就這麼微一遲疑，祖大壽催馬去得遠了，只聽他遠遠叫道：“多謝你叫我兩聲叔叔！”袁承志坐在馬上，茫然若失，過了良久，才縱馬南行。又行了約莫十里，遠遠望見青青、洪胜海、沙天廣等人已等在約定的破廟之外。青青大聲歡呼，快步奔來，扑入他的懷里，叫道：“你回來啦！你回來啦！”袁承志見她臉上大有倦容，料想她焦慮挂懷，多半一夜未睡。

　　青青見他殊無興奮之色，猜到行刺沒有成功，說道：“找不到韃子皇帝？”袁承志搖搖頭：“人是找到了，刺不到。”于是簡略說了經過。眾人聽得都張大了口，合不攏來。青青拍拍胸口，吁了口長氣，說道：“謝天謝地！”袁承志想到祖大壽要為自己送命，心下總是不安，說道：“今晚我還要入城，倘若祖叔叔給韃子皇帝抓了起來，我要救他。”青青道：“大伙兒一起去！我可再也不讓你獨個兒去冒險了。”申牌時分，一行人又到了盛京城內，生怕昨天已露了行跡，另投一家客店借宿。洪胜海去祖大壽府前察看，回報說，沒聽到祖大壽給韃子皇帝鎖拿的訊息，府門外全沒動靜。袁承志心想：“韃子皇帝多半還不知他已放走了我，只道他正在勸我投降。”吩咐洪胜海再去打探。鐵羅漢道：“我也去。”青青道：“你不要去，別又跟人打架，誤了大事。”鐵羅漢撅起了嘴，道：“我也不一定非打架不可。”胡桂南道：“我跟羅漢大哥同去，他要鬧事，我拉住他便了。”袁承志道：“既是如此，一切小心在意。”傍晚時分，三人回到客店。鐵羅漢極是氣惱，說道：“若不是夏姑娘先說了我，否則我真得扭下那幾個小子的腦袋。”眾人問起原因，洪胜海說了。

　　原來他們仍沒聽到有拿捕祖大壽的訊息，昨晚宮里鬧刺客，卻也沒聽到街頭巷尾有人談論。三人于是去酒樓喝酒，見到有八名布庫武士在大吃大喝，說得都是滿洲話。洪胜海悄悄跟兩人說了。鐵羅漢和胡桂南才知他們在吹噓總教頭如何英勇無敵，昨晚又得了一柄怪劍，劍頭有鉤，劍身彎曲，鋒銳無比，當真吹毛斷發，削鐵如泥。這不是袁承志的金蛇劍是甚麼？鐵羅漢站起身來，便要過去教訓教訓他們，胡桂南急忙拉住。待八名武士食畢下樓，三人悄悄跟去，查明了他們住宿的所在。袁承志失手被擒，兵刃給人奪去，實是生平從所未有的奇恥，但那玉真子的武功絕不在自己之下；這把劍非奪回不可，卻又如何從這絕頂高手之中奪回來？一時沉吟不語。胡桂南笑道：“盟主，我今晚去‘妙手’它回來。那玉真子總要睡覺，憑他武功再高，睡著了總打我不過吧？”眾人都笑起來。袁承志道：“好，這就偏勞胡大哥了，可千萬輕忽不得。胡大哥只須盜劍，不必殺他。將他在睡夢中不明不白的殺了，非英雄好漢所為。”胡桂南道：“是，日後盟主跟他一對一的較量，那時才教他死得心服。”袁承志微微一笑，說道：“就算單打獨斗，我也未必能胜。”他要胡桂南不可行刺，卻是為了此事太過凶險，玉真子縱在睡夢之中，若是白刃加身，也必能立時驚覺反擊，就算受了致命重傷，他在臨死之前的一擊，也非要了胡桂南的性命不可。

　　用過晚飯後，胡桂南換上黑衣，興沖沖的出去。袁承志終是放心不下，道：“胡大哥，我去給你把風。”兩人相偕出店。青青知道此行并不如行刺韃子皇帝那麼要干冒奇險，又素知胡桂南妙手空空，天下無雙，倒不擔心。胡桂南在前領路，行了三里多路，來到布庫武士的宿地。只見居中是一座極大的牛皮大帳，四周都是一座座小屋。胡桂南低聲道：“那八名武士都住在北首的小屋中，只不知那牛鼻子是不是也住在這里。”袁承志道：“咱們抓一名武士來問。只可惜咱們都不會說滿洲話。”胡桂南道：“待我打手勢要他帶路便是……”話未說完，只見兩名武士哼著小曲，施施然而來。袁承志待兩人走到臨近，突然躍出，伸指在兩人背心穴道上各點一指，勁透要穴，兩人登時動彈不得。他出手時分了輕重，一名武士立即昏暈，另一名卻神智不失。他將暈倒的武士拖入矮樹叢中，胡桂南左手將尖刀抵在另一名武士喉頭，右手大打手勢，在自己頭頂作個道髻模樣，問他這道人住在何處。那武士道：“你作甚麼？我不明白。”不料他竟會說漢語。原來盛京本名沈陽，向是大明所屬，為滿清所占後，于天啟五年建為京都，至此時還不足二十年。城中居民十九都是漢人。這些布庫武士除了練武摔交，每日里便在酒樓賭館廝混，泰半會說漢語。胡桂南大喜，問道：“你們的總教頭，那個道士，住在哪里？”那武士給尖刀抵住咽喉，正自驚懼，一聽之下，心想：“你要去找我們總教頭送死，那真是妙極了。”嘴巴向著東邊遠處一座房子一努，說道：“我們總教頭護國真人，便住在那座屋子里。”那屋子离其餘小屋有四五十丈，构筑也高大得多。袁承志料知不假，在他脅下再補上一指，教他暈厥後非過三四個時辰不醒。胡桂南將他拖入了樹叢。

　　兩人悄悄走近那座大屋，只見到處黑沉沉地，窗戶中并無燈燭之光。胡桂南低聲道：“牛鼻子睡了，倒不用咱們等。”兩人繞到後門，胡桂南貼身牆上，悄沒聲息的爬上。跟著又沿牆爬下。袁承志見他爬牆的姿式甚是不雅，四肢伸開，縮頭聳肩，行動又慢，倒似是一只烏龜一般，但半點聲息也無。卻非自己所及，心想：“聖手神偷，果然了得。”他怕進屋時若是稍有聲息，定讓玉真子發覺，當下守在牆邊，凝神傾聽。過了一會，聽得牆內樹上有只夜梟叫了幾聲，跟著便又一片靜寂。突然之間，隱隱聽得有女子的嬉笑之聲。接著有個男子哈哈大笑，說了幾句話，相隔遠了，卻聽不清楚，依稀便是玉真子。袁承志心道：“他還沒睡，胡大哥可下不了手。”生怕胡桂南遇險，于是躍牆而入，只聽得男女嬉笑之聲不絕，循聲走去，忽聽得玉真子笑道：“你身上哪一處地方最滑？”那女子笑道：“我不知道。”玉真子笑道：“我來摸摸看。”袁承志登時面紅耳赤，站定了腳步，心想：“這賊道在干那勾當，幸虧青弟沒同來。”聽著那女子放肆的笑聲，心中也是禁不住一蕩，當即又悄悄出牆，坐在草叢之中。又過了一會，一陣風吹來，微感寒意。這日是八月初旬，北國天時已和江南隆冬一般。突然之間，只聽得玉真子厲聲大喝：“甚麼人？”袁承志一驚站起，暗叫：“糟糕，給他發覺了！”躍上牆頭，只見一個黑影飛步奔來，正是胡桂南，奔到臨近，卻見他手中累累贅贅的抱著不少物事，心念一閃：“胡大哥偷兒的脾氣難除，不知又偷了他甚麼東西，這麼一大堆的。”當下不及細想，躍下去將他一把抓起，飛身上牆，躍下地來，便聽得玉真子喝道：“鼠輩，你活得不耐煩了。”身子已在牆頭。胡桂南叫道：“得手了！快走！”袁承志大喜，回頭一望，不由得大奇，星光熹微下只見玉真子全身赤裸，下體卻臃臃腫腫的圍著一張厚棉被，雙手抓著被子。袁承志忍不住失笑。胡桂南笑道：“牛鼻子正在干那調調兒，我將他的衣服都偷來了。”說著雙手一舉，原來抱的是一堆衣服，轉身道：“盟主，你的寶劍！”那把金蛇劍正插在他的後腰。

　　袁承志拔過劍來，順手插入腰帶，又奔出幾步。玉真子已連人帶被，扑將下來，喝道：“小賊！”伸右掌向胡桂南劈去。袁承志出掌斜擊他肩頭，喝道：“你我再斗一場。”玉真子只感這掌來勢凌厲之極，急忙回掌擋格。雙掌相交，兩人都倒退了三步。玉真子大吃一驚，看清楚了對手，心下更驚，叫道：“啊！你這小子逃出來了。”他初時只道小偷盜劍，便赤身露體的追了出來，哪料得竟有袁承志這大高手躲在牆外。袁承志一退之後，又即上前。玉真子左手拉住棉被，惟恐滑脫，只得以右掌迎敵。但這條大棉被何等累贅，只拆得兩招，腳下一絆，一個踉蹌，袁承志順勢一拳，重重擊在他肩頭。玉真子又急又怒，他正在濃情暢懷之際，給胡桂南乘機偷去了寶劍衣服，本已大吃一驚，這時再遇勁敵，肩頭中了袁承志破玉拳中的一招，整條右臂都酸麻了。他自八歲之後，從未在人前赤裸過身子，這時狼狽萬狀，全想不到若是拋去棉被，赤身露體的跟袁承志動手又有何妨？時當夜晚，又無多人在旁，就算給人瞧見了，他本是個風流好色的男子，也沒甚麼大不了。但穿衣的習俗在心中已然根深蒂固，手忙腳亂的只顧抵擋來招，左手卻始終緊緊抓著棉被不放。再拆兩招，背心上又被袁承志一掌擊中。這一掌蓄著混元功內勁，玉真子再也抵受不住，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袁承志住手不再追擊，笑道：“此時殺你，諒你死了也不心服，下次待你穿上了衣服再打過。”胡桂南急道：“盟主，饒他不得，只怕于祖大壽性命有礙。”袁承志心中一凜：“不錯，他去稟告韃子皇帝，又加重了祖叔叔的罪名，非殺他滅口不可。”縱身上前，雙拳往他太陽穴擊去。玉真子見來招狠辣，自然而然的舉起雙手擋格，雖將對方來拳擋開，但棉被已溜到腳下，“啊”的一聲驚呼，胸口已結結實實的被袁承志飛腳踢中。玉真子大駭，再也顧不得身上一絲不挂，拔足便奔。袁承志和胡桂南隨後追去。這道人武功也當真了得，身上連中三招，受傷極重，居然還是奔行如飛，輕功之佳，實是當世罕有。袁承志急步追趕，眼見他竄入了那座牛皮大帳，當即追進。剛奔到帳口，只見帳內燭火照耀如同白晝，帳內站滿了人，當即止步，閃向一旁，只聽得帳內眾人齊聲驚呼。這時胡桂南也已趕到，一扯袁承志手臂，繞到帳後。兩人伏低身子，掀開帳腳，向內瞧去。只見玉真子仰面朝天，摔在地下，全身一絲不挂，瞧不出他一個大男人，全身肌膚居然雪白粉嫩，胸口卻滿是鮮血，這模樣既可怪之極，又可笑無比。帳中一聲驚呼之後，便即寂然無聲。只聽得一個威嚴的聲音大聲說起滿洲話來。袁承志吃了一驚，說話之人竟然便是滿清皇帝皇太極。見帳內站滿的都是布庫武士，不下一二百人，心道：“啊，是了，這韃子皇帝愛看人比武，今晚又來瞧來啦。算他眼福不淺，見到了武士總教頭這等怪模樣。”他昨晚領略過這些布庫武士的功夫，武功雖然平平，但纏上了死命不放，著實難斗，帳中武士人數如此眾多，要行刺皇帝是萬萬不能，當下靜觀其變。只見一名武士首領模樣之人上前躬身稟報，皇太極又說了幾句話，便站起身來，似是掃興已極，不再瞧比武了。他走向帳口，數十名侍衛前後擁衛，出帳上馬。袁承志心想：“這當真是天賜良機，我在路上出其不意的下手，比去宮中行刺可方便得多了。”低聲對胡桂南道：“這是韃子皇帝，你先回去，我乘機在半路上動手。”胡桂南又驚又喜，道：“盟主小心！”袁承志跟在皇太極一行人之後，只見眾侍衛高舉火把，向西而行，心想：“待他走得遠些再干，免得動起手來，這些布庫武士又趕來糾纏。”跟不到一里，便見眾侍衛擁著皇太極走向一所大屋，竟進了屋子。袁承志好生奇怪：“他不回宮，到這屋里又干甚麼了？”當下繞到屋後，躍進牆去，見是好大一座花園，南首一間屋子窗中透出燈光，他伏身走近，從窗縫中向內張去，但見房中錦繡燦爛，大紅緞帳上金線繡著一對大鳳凰。迎面一張殷紅的帷子掀開，皇太極正走進房來。袁承志大喜，暗叫：“天助我也！”只見一名滿洲女子起身相迎。這女子衣飾華貴，帽子後面也鑲了珍珠寶石。皇太極進房後，那女子回過身來，袁承志見她約莫二十八九歲年紀，容貌甚是端麗，全身珠光寶氣，心想：“這女子不是皇後，便是貴妃了。啊，是了，皇太極去瞧武士比武，這娘娘不愛看比武，便在這里等著，這是皇帝的行宮。”皇太極伸手摸摸她的臉蛋，說了幾句話。那女子一笑，答了幾句。皇太極坐到床上，正要躺下休息，突然坐起，臉上滿是懷疑之色，在房中東張西望，驀地見到床邊一對放得歪歪斜斜的男人鞋子，厲聲喝問。那女子花容慘白，掩面哭了起來。皇太極一把抓住她胸口，舉手欲打，那女子雙膝一曲，跪倒在地。皇太極放開了她，俯身到床底下去看。袁承志大奇，心想：“瞧這模樣，定是皇後娘娘乘皇帝去瞧比武之時，和情人在此幽會，想不到護國真人突然演出這麼一出好戲，皇帝提前回來，以致瞧出了破綻。難道皇後娘娘也偷人，未免太不成話了吧？她情人若是尚在房中，這回可逃不走了。”便在此時，皇太極身後的櫥門突然打開，櫥中躍出一人，刀光閃耀，一柄短刀向皇太極後心插去。那女子“啊”的一聲驚呼，燭光晃動了幾下，便即熄滅。過了好一會，燭火重又點燃，只見皇太極俯身倒在地下，更不動彈，背心上鮮血染紅了黃袍。袁承志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看那人時，正是昨天見過的睿親王多爾袞。那女子扑入他懷里。多爾袞摟住了，低聲安慰。袁承志眼見到這驚心動魄的情景，心中怦怦亂跳，尋思：“想不到這多爾袞膽大包天，竟敢弒了哥哥。事情馬上便要鬧大，快些脫身為妙。”當即躍出牆外，回到客店。青青見他神色驚疑不定，安慰他道：“想是韃子皇帝福命大，刺他不到，也就算了。”

　　袁承志搖頭道：“韃子皇帝死了，不是我殺的。”眾人料想韃子皇帝被刺，京城必定大亂，次日一早，便即离盛京南下。不一日，進山海關到了北京，才聽說滿清皇帝皇太極在八月庚午夜里“無疾而終”，滿清立了皇太極的小兒子福臨做皇帝。小皇帝年方六歲，由睿親王多爾袞輔政。袁承志道：“這多爾袞也當真厲害，他親手殺了皇帝，居然一點沒事，不知是怎生隱瞞的。”洪胜海道：“睿親王向來極得皇太極的寵信，手掌兵權，滿清的王公親貴個個都怕他。他說皇太極無疾而終，誰也不敢多口。”袁承志道：“怎麼他自己又不做皇帝？”洪胜海道：“這個就不知道了。或許他怕人不服，殺害皇太極的事反而暴露了出來。福臨那小孩子是莊妃生的，相公那晚所見的貴妃，定然就是莊妃了。”袁承志此番遠赴遼東，為的是行刺滿清巨酋皇太極，以報父仇，結果親眼見到皇太極斃命，雖非自己所殺，此人終究是死了，可是內心卻殊無歡愉之意，不再思忖：“他為甚麼將我交給祖叔叔？以他知人之明，自然料得到祖叔叔定會私自將我釋放。他是不是要收服祖叔叔之心，好為他死心塌地的打仗辦事？”又想：“祖叔叔投降韃子，自然是漢奸了。只因他救了我性命，我便沖口而出的叫他叔叔，那豈不是只念小惠，不顧大義？到底該是不該？”想到皇太極臨死的情狀，當時似乎忍不住便想沖進房去救他性命，要是多爾袞下手稍緩，自己是否會出手相救，此時回思，兀自難說。再想到玉真子武功之強，滿洲武士之勇，多爾袞手段的狠辣，范文程等人的深謀遠慮，只覺世事多艱，來日大難，心中一片片空蕩蕩地，竟無著落處。

　　袁承志取出銀兩，命洪胜海在禁城附近的正條子胡同買了一所大宅第，此次來京要結交王公巨卿、文武官員，以作闖軍內應，須得排場豪闊。

　　這日青青在宅中指揮童仆，粉刷布置。袁承志獨自在城內大街閒逛。走到一處，見有數十名戶部庫丁手執兵刃，戒備森嚴。聽途人說，是南方解來漕銀入庫。他想這是崇禎皇帝的根本，得仔細看看，當下站得遠遠的，察看附近的形勢，突見兩條黑影從庫房屋頂上躍起，身法甚是迅速，一轉眼間，已在東方隱沒。袁承志大奇，心想光天化日之下，難道竟有大盜劫庫，倒要見識一下是何等的英雄好漢，腳下加勁，奔到東北角上，人影已然不見，但這邊只有一條道路，于是提氣向前疾追，這一提氣，真是疾逾奔馬，追不多時，果見兩人在向前急奔。他放輕腳步，防那兩人發覺，但勢頭絲毫不緩，片刻間相距已近。但見那兩人身穿紅衣，頭上伸出兩條小辮子，看背後模樣，竟是十五六歲的童子。兩人肩頭各負一個包裹，從身形腳步瞧來，包裹份量著實不輕，想來便是庫銀了，小小年紀，負了重物居然還能如此奔躍迅捷，實是難得。奔不多時，兩個紅衣童子已到城邊。袁承志心想：“不知他們如何出城？”哪知二童竟不停步，直沖而出。

　　守在城門口的軍士眼前一花，兩團火樣的東西已從身旁擦過，正自驚詫，突然一個灰影又是一晃出城，比那兩團紅云更加迅速，等到望見是兩個穿紅、一個穿灰之人的背影時，三人早已去得遠了。袁承志尾隨雙童，兩名童子始終沒有發覺。出城後奔行七八里路，眼前盡是田野。兩童來到一座大宅之前，從身邊取出帶鉤繩索，拋將上去，抓住牆頭，攀援而上，跳了進去。袁承志走近，見那宅第周圍一匝黑色圍牆，牆高兩丈，居然沒一道門戶。圍牆涂得黑漆漆的，甚是陰森可怖，這已十分奇怪，而屋子竟沒門戶，更是天下少有的怪事。他好奇心起，縱身躍入，里面地基离牆卻有兩丈三尺高，如不是身負絕頂武功，多半會出于不意，摔跌一交。里面又有一道圍牆，全是白色，仍是無門。他這時一不做二不休，躍上牆頭。這堵牆比外面圍牆已高了三尺，但因地基低陷三尺，在外面卻看不出來。他躍進白牆，發覺地基又低三尺，前面一重圍牆全作藍色，牆垣更比白牆高了三尺。躍進一重又是一重，第四重是黃牆，第五重是紅牆，那時牆高已達三丈三尺，他輕功再高，也已不能躍上牆頭，當下施展“壁虎游牆功”，手足并用，提氣直上。尋思：“難道出入此屋，都是要用繩索攀援？必定另有密門。”左手攀上牆頭，一提勁，翻身而起，坐上牆頭，只見里面是五開間三進瓦屋，靜悄悄的似乎闃無一人。

　　他高聲叫道：“晚輩冒昧，擅進寶莊。賢主人可能賜見麼？”說話一停，只聽五道高牆上撞回來的回聲先後交織，組成一片煩雜之聲，屋中始終沒有回答。

　　他等了片刻，又叫一遍，突然第三進中扑出十余條巨犬，張牙舞爪，高聲狂吠，模樣甚是凶惡。他本見兩個童子武藝高強，心想屋主人必是英俠一流，頗想結識，這時見屋里放出猛犬，知道主人厭惡外客，不便自討沒趣，于是躍出牆外，回到居所。進屋時，只見青青正在雇匠購物，整花木，修門窗，換地板，刷牆壁，忙得不可開交。袁承志暗喜，心想青弟助我甚多，當日衢江江上那股殺人不眨眼的凶狠氣質，不到一年，竟然逐漸改變。晚飯後，他把剛才所遇說了。大家嘖嘖稱奇，都猜不透怪屋中所居是何等樣人。次日清晨，眾人聚在花廳里吃早飯。庭中積雪盈寸，原來昨晚竟下了半夜大雪。院子里兩樹梅花含苞吐艷，清香浮動，在雪中開得越加精神。

　　一名家丁匆匆進來，對青青道：“小姐，外面有人送禮來。”另一名家丁捧進禮物，原來是一個宋瓷花瓶，一座沈石田繪的小屏風。袁承志道：“這兩件禮物倒也雅致，誰送的呀？”禮物中卻無名帖。青青封了一兩銀子，命家丁拿出去打賞，問清楚是誰家送的禮，過了一會，家丁回來稟道：“送禮的人已走了，追他不著。”眾人都笑那送禮人冒失，白受了他的禮，卻不見他情。洪胜海道：“袁相公名滿天下，這次來京，江湖上多有傳聞，總是慕名的朋友向你表示敬意的。”眾人都道必是如此。中午時分，有人挑了整席精雅的酒肴來，乃是北京著名的全聚興菜館做的名菜。一問廚師，說是有人付了銀子讓送來的。眾人起了疑心，把酒肴讓貓狗試吃，并無异狀。下午又陸續有人送東西來，或是桌椅，或是花木，都是宅第中合用之物。青青只說得一句：“這里須得挂一盞大燈才是。”過不了一個時辰，就有人送來一盞精致華貴的大宮燈。再過片刻，又有人送來綢緞絲絨、鞋帽衣巾，連青青用的胭脂花粉，也都是特選上等的送來。鐵羅漢一把抓住那送衣服的人，喝道：“你怎知這里有個頭陀？連我穿的袈裟也送來了？”那衣店伙計給他一抓，嚇了一跳，說道：“不知道啊！今兒一早，有人到小店里來，多出銀子吩咐趕做的。”這時人人奇怪不已，紛紛猜測。青青故意道：“這送禮的人要是真知我心思，給我弄一串珍珠來就好啦。”隔了片刻，只見一個仆人走出廳去。青青向洪胜海道：“快瞧他到哪里去？”不多時那仆人又回來侍候。洪胜海卻隔了一個時辰才回。他剛跨進門，珠寶店里已送了兩串珠子來。

　　青青接了珠子，直向內室，袁承志和洪胜海都跟了進去。洪胜海道：“那仆人走到門外，對一個乞丐說了幾句話，就回進來。我就跟著那乞丐。見他走過了一條街，就有衙門的一個公差迎上來。兩人說了幾句話，那乞丐又回到我們門前。”青青道：“那你就盯著那鷹爪？”洪胜海道：“正是。那鷹爪卻不上衙門，走到一條胡同的一座大院子里。我見四下無人，上屋去偷偷一張。原來里面聚了十多名公差，中間一個老頭兒，瞎了一只眼睛，大家叫他單老師，似是他們的頭子。我怕他們發覺，就溜回來了。”青青道：“好啊！官府耳目倒也真靈，咱們一到北京，鷹爪就得了消息。哼，要動咱們的手，只怕也沒這麼容易呢！”袁承志道：“可是奇在干麼要送東西來，不是明著讓咱們知道麼？京里吃公事飯，必定精明強干，決不會做傻事。不知是甚麼意思？”命洪胜海把程青竹、沙天廣、胡桂南等人請來，談了一會，都是猜想不透。

　　青青道：“公差的髒東西，咱們不要！”當晚她與啞巴、鐵羅漢、胡桂南、洪胜海等搬了送來各物，都放在公差聚會的那個大院子里。次日青青把傳遞消息的仆人打發走了，卻也沒難為他。那仆人恭恭敬敬的接了工錢，一再稱謝，磕了幾個頭去了，絲毫沒露出不愉的神色。袁承志等嚴密戒備，靜以待變，那天果然沒再有人送東西來。這天晚上又是下了一晚大雪。次日一早，洪胜海滿臉驚詫之色，進來稟報：“屋子前面的積雪，不知是誰給打掃得干干淨淨，這真奇了。”袁承志道：“這批鷹爪似乎暗中在拚命討好咱們。”青青笑道：“啊，我知道了。”眾人忙問：“怎麼？”青青道：“他們怕咱們在京里做出大案來，對付不了，因此先來打個招呼，交個朋友。”沙天廣笑道：“說來倒有點像。可是我做了這麼多年強盜，從來沒聽見過這種事。”程青竹忽道：“我想起啦，那獨眼捕快名叫獨眼神龍單鐵生。不過他退隱已久，這才一時想他不起。”

　　又過數日，眾人見再無异事，也漸漸不把這事放在心上。這天正是冬至，眾人在大廳上飲酒閒談，家丁送上個大紅名帖，寫著“晚生單鐵生請安”的字樣，并有八色禮盤。袁承志道：“快請。”家丁道：“這位單爺也真怪，他說給袁相公請安，轉頭走了，讓他坐，卻不肯進來。”洪胜海奉了袁承志之命，拿了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廣三人的名帖回拜，并把禮物都退了回去。

　　接連三天，單鐵生總是一早就來投送名帖請安。程青竹道：“獨眼神龍在北方武林中也不是無名之輩，怎麼鬼鬼祟祟的盡搞這一套，明兒待我找上門去問問。”胡桂南道：“這些招數可透著全無惡意，真是邪門。”

　　鐵羅漢忽然大聲道：“我知道他干甚麼。”眾人見他平時傻愣愣的，這時居然有獨得之見，都感詫异，齊問：“干甚麼啊？”鐵羅漢道：“他見袁相公武功既高，名氣又大，因此想招他做女婿。”此言一出，眾人無不大笑。沙天廣正喝了一口茶，一下子忍不住，全噴在胡桂南身上。胡桂南一面揩身，一面笑道：“獨眼龍的女兒也是獨眼龍，袁相公怎麼會要？”鐵羅漢瞪眼道：“你怎知道？”胡桂南笑道：“那你怎知道他有女兒？”眾人開了一陣玩笑。青青口里不說甚麼，心中卻老大的不樂意，暗想那獨眼龍可惡，別真的要招大哥做女婿。這天晚上，取來七張白紙，都畫了個獨眼龍老公差的圖形，寫上“獨眼神龍單鐵生盜”的字樣，夜里飛身躍入七家豪門大戶，每家盜了些首飾銀兩，再給放上一張獨眼龍肖像。次日清晨，洪胜海在她房門上敲了幾聲，說道：“小姐，獨眼龍來啦。袁相公陪他在廳上說話。”青青換上男裝，走到廳上，果見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廣陪著一個瘦削矮小的老頭在喝茶。袁承志給她引見了。青青見這單鐵生已有六十上下年紀，須眉皆白，一只左眼炯炯發光，顯得十分精明干練。只聽他道：“小老兒做這等事，當真十分冒昧。不過實是有件大事，想懇請袁相公跟各位鼎力相助，小老兒和各位又不相識，只得出此下策。不想招惱了各位，小老兒謹此謝過。”說著跪下來磕頭。袁承志連忙扶起，正要問他何事相求，青青忽道：“令愛好吧？怎不跟你同來？”單鐵生一愣，道：“小老兒光身一人，連老伴也沒有，別說子女啦！”青青又問：“那你有孫女兒沒有？有干女兒沒有？”單鐵生道：“都沒有。”青青嫣然一笑，返身入房，捧了盜來的首飾銀兩，都還了給他，笑道：“在下跟你開個玩笑，請別見怪。不過若非如此，也請不到你大駕光臨。”單鐵生謝了，心想：“這玩笑險些害了我的老命。”又想：“這個女扮男裝的姑娘怎地老是問我有沒女兒？總不是想拜我為干爹吧？”眾人都覺奇怪，正要相詢，忽然外面匆匆進來一名捕快，向眾人行了禮，對單鐵生道：“單老師，又失了二千兩庫銀。”單鐵生倏然變色，站起身來作了個揖，道：“小老兒有件急事要查勘，待會再來跟各位請安。”收了青青交還的物事，隨著那捕快急急去了。到得下午，鵝毛般的大雪漫天而下。青青約了袁承志，到城外西郊飲酒賞雪。兩人沒單獨共游已久，這時偷得半日清閒，甚是暢快。這一帶四下里都是蘆葦。青青帶著食盒，盛了酒菜。兩人喝酒閒談，賞玩風景。當地平時就已荒涼，這時天寒大雪，更是不見有人。

　　袁承志問起交還了甚麼東西給單鐵生，青青笑著把昨晚的事說了。袁承志道：“唉，我剛贊你變得乖了，哪知仍是這般頑皮。”青青道：“你幾時贊過我呀？”袁承志道：“我心里贊你，你自然不知道。”青青很是高興，笑道：“誰教他不肯露面，暗中搗鬼？”袁承志道：“不知他想求咱們甚麼事？”青青道：“這種人哪，哼，不管他求甚麼，都別答應。”兩人喝了一會酒，說到在衢州石梁中夜喝酒賞花之事。青青想起故鄉和亡母，不覺凄然欲泣。袁承志忙說笑話岔開。

　　坐了半日，眼見天色將晚，兩人收拾了食盒回家。經過一座涼亭，只見一個乞丐臥在一張草席上，只穿了一條犢鼻褲，上身赤裸。青青道：“可怜，可怜！”拿出一錠銀子，放在席上，柔聲道：“快去買衣服，別凍壞了。”剛走出亭子，只聽那乞丐咕噥道：“給我銀子干甚麼？再冷些也凍不死老子。有酒卻不請人喝，真不夠朋友。”

　　青青大怒，回頭要罵。袁承志見這乞丐赤裸了身子。在嚴寒中毫無戰瑟畏凍之態，本已奇怪，聽了這幾句話，一拉青青的手，轉頭說道：“酒倒還有，只是殘菜冷酒，頗為不恭，不敢相邀。”那乞丐坐起身子，伸手道：“做叫化的，吃殘菜、喝冷酒，那正合適。”袁承志從食盒中拿出一壺吃剩的酒菜，遞了過去。那乞丐接了，仰脖子骨嘟嘟的猛喝。

　　這乞丐四十歲左右年紀，滿臉胡須，兩條臂膀上點點斑斑，全是傷疤。他把一壺酒喝干，贊道：“好酒！這是二十年的女兒紅陳紹。”青青笑道：“你倒識貨，上口便知。”那乞丐道：“可惜酒少了，喝得不過癮。”袁承志道：“明日我們再攜酒來，請閣下一醉如何？”乞丐道：“好呀，你這位相公倒很慷慨，讀書人有這樣的胸襟，也算難得。”袁承志聽他談吐不俗，更知他不是尋常乞丐，兩人一笑轉身。走出亭去。

　　走了數步，青青好奇回頭再望，只見那乞丐彎了身子，全神貫注的凝視著左方甚麼東西。青青拉拉袁承志的手道：“他在瞧甚麼？”袁承志看了一眼道：“似乎是甚麼虫豸。”但見那乞丐神情緊迫，雙手箕張，似乎作勢便欲扑上。兩人走近去看，那乞丐連連揮手，臉色極是嚴重。

　　兩人不再上前，隨著他眼光向雪地里一看，原來是條小蛇，長僅半尺，但通體金色，在白雪中燦然生光。

　　注：清太宗皇太極死因不明。《清史稿•太宗本紀》：“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時無疾崩，年五十有二。”當天他還在處理政事，一無异狀，突然在半夜里“無疾崩”，後人頗有疑為多爾袞所謀殺，但絕無佐證。順治六年，“皇父攝政王”多爾袞据說和皇太極的妃子莊妃、即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太后正式結婚。張煌言詩有云：“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事普遍流傳，但無明文記載。近人孟森認為不确，胡適則對孟森之考證以為不夠令人信服。北方游牧漁獵民族之習俗和中原漢人大异，兄終弟及，原屬常事。清太后下嫁多爾袞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回目中“燭影”用宋太宗弒兄宋太祖“燭影搖紅”故事。“昭陽”用趙合德居昭陽殿故事。趙合德為皇後趙飛燕之妹，封昭儀，與人私通，後致漢成帝于死。清莊妃為太宗孝端皇後之侄女，民間傳說稱之為“大玉兒”、“小玉兒”者也。漢、宋、清三朝宮闈秘事，未盡可信，牽扯為一，或近于誣。小說家言，史家不必深究也。

## 第十五回　　纖纖出鐵手 矯矯舞金蛇

　　只見那金色小蛇慢慢在雪地中游走，那乞丐屏息凝氣，緊緊跟隨。小蛇游出十余丈，來到一個徑長丈許的圓圈。四圍都是白雪，圈中卻片雪全無。眼見雪花飄入圈子便即消融，變成水氣，似乎泥土底下藏著個火爐一般。小蛇游到圈邊，并不進去，圍著圈子繞了幾周。那乞丐向袁承志和青青搖手示意，叫他們不可走近。兩人心想化子捉蛇，有甚麼大不了，見他煞有介事，就靜靜站在一旁觀看。只見那小蛇向著圈子中間一個大孔不住噓氣，過了一盞茶時分，只聽嗤的一聲響，小蛇猝然退倒，洞里竄出一條大蛇來。青青嚇了一跳，失聲驚呼。那乞丐怒目橫視，如不是他心情緊張，只怕早已大聲斥罵了。大蛇身長丈余，粗如人臂，全身斑斕五色，一顆頭作三角形，比人的拳頭還大。袁承志曾聽木桑道人說起，凡蛇頭作三角形的必具奇毒，尋常大蛇無毒，此蛇如此巨大，卻是毒蛇，實在罕見。蛇虫之物冬天必定蟄伏土中，極少出外，這大蛇似是被小蛇激引出來，血紅的舌頭總有半尺來長，一伸一縮，形狀可怖。這時小蛇繞圈游走，迅速已極。大蛇身軀比小蛇粗大何逾五六十倍，但不知怎樣，見了小蛇竟似頗為忌憚，身子緊緊盤成一團，昂起蛇頭，雙目緊緊盯住小蛇，不敢絲毫怠忽。小蛇越游越急，大蛇轉頭也隨著加快。青青這時不再害怕，只覺很是有趣，一回頭，卻見那乞丐手舞足蹈，正在大忙特忙，不住從一只破布袋里摸出一塊塊黃色之物，塞入口中亂嚼，嚼了一陣，拿出來捏成細條，圍在圈外，慢慢的布成了一個黃圈。藥物氣息辛辣，雖然相隔不近，卻仍是刺鼻難聞。那小蛇突然躍起，向大蛇頭頂扑去，大蛇口中噴出一陣紅霧。小蛇在空中翻了幾個筋斗，又落在地下游走，看來紅霧極毒，小蛇不敢接近。袁承志突然想起，《金蛇秘笈》中記載有一套拳法，路子有些像“八卦游身掌”，但變化遠為繁復。此時見到大小兩蛇相拒互攻，忽想這拳法和蛇斗頗為相似，金蛇郎君當年創下這路拳法，莫非是山觀蛇斗而触機麼？又想：這條小蛇也是金色，倒也巧合。那乞丐仍是不住嚼爛藥物，在第一道黃線圈外又敷了兩道圈子，每道圈子相距尺許。他布置已畢，這才臉露笑容，俯身靜觀兩蛇爭斗，那小蛇連扑數次，都被大蛇噴紅霧擊退。袁承志心想：“小蛇數次進攻，身法各不相同，大蛇的紅霧卻越噴越稀。再斗下去，大蛇必敗。”卻見大蛇突然反擊，張開大口，露出獠牙疾向小蛇咬去。小蛇東閃西避，常常間不容發，有時甚至在大蛇口中橫穿而過，大蛇卻始終傷它不到。這般穿了數次，大蛇似乎明白了敵人的招數，伸口向左虛咬一口，待小蛇躍起，忽然間身子暴長，如箭离弦，一口向小蛇尾上咬去。那小蛇在空中竟會打轉，彎腰一撞，登時一頭把大蛇的左眼撞瞎。袁承志看得心搖神馳，真覺是生平未見之奇，情不自禁，大叫一聲：“好呀！”大蛇受創，嗤的一聲，鑽入了洞中。它出來得快，回得更快，霎時之間，丈余的身子沒得無影無蹤。小蛇對著洞口又不住噓氣。青青突然感到一陣頭暈，“啊喲”一聲，拉住袁承志手臂。袁承志吃了一驚，知她貪看蛇斗，站得太近，大蛇噴出來的紅霧是劇毒之物，彌散開來，以致中了蛇毒。想起胡桂南所贈的朱睛冰蟾是解毒靈物，幸好帶在身邊，忙摸出來放在她口邊。青青對著冰蟾吸了幾口氣，覺得一陣清涼，沁入心脾，頭暈頓止。那乞丐望見了朱睛冰蟾，不眨眼的凝視，滿臉艷羡之色。袁承志接過冰蟾，放入囊中，拉青青退開了數步，心想：“你這捉蛇化子倒有眼力，知道這是珍物，你天大與毒物為伍，這朱睛冰蟾倒是件防身至寶呢。”

　　只見蛇洞中漸漸冒出紅霧，想是那大蛇抵受不住小蛇噓氣，又要出斗，果然紅霧漸濃，大蛇又嗤的一聲鑽了出來。這時大蛇少了一只眼睛，靈活大減，不多時右眼又被撞瞎。大蛇對准洞口猛竄，哪知小蛇正守在洞口。兩蛇相對，大蛇一口把小蛇吞進了肚里。這一下袁承志和青青都大出意料之外，眼見小蛇已經大胜，怎麼忽然反被敵人吞去？只見大蛇翻翻滾滾，顯得十分痛楚，突然一個翻身，小蛇咬破大蛇肚子，鑽了出來。青青歎道：“唉，這小家伙真是又凶又狡猾。”大蛇仍是翻騰不已，良久方死。那小蛇昂起身子，筆直豎起，只有尾巴短短的一截著地，似乎耀武揚威，自鳴得意，繞著大蛇尸身游行一周後，蜿蜒向外，那乞丐神色登時嚴重。小蛇游到黃圈之旁，突然翻了個筋斗，退進圈心。青青問道：“這些黃色的東西是甚麼？”袁承志道：“想是雄黃、硫磺之類克制蛇虫的藥物。”青青道：“這條小蛇很有趣，我幫蛇兒，盼望這化子捉它不到。”她也早想到了父親的外號，先前那乞丐神態無禮，她倒盼望他給小蛇撞瞎一只眼睛。只見小蛇疾兜圈子，忽然身子一昂，尾部使力，躍了起來，從空中穿過了黃線，落在第二道圈內。乞丐神色更見緊張，小蛇又是急速游走，一彈之下，又躍過了一層圈子。乞丐口中喃喃自語，取出一把藥物，嚼爛了涂在手上臂上。小蛇在圈中游走，乞丐跟著繞圈疾行。青青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但不久見乞丐全身淌汗，汗水一滴一滴落在雪地之中，不覺收了笑容，呆呆怔住，心想這小小一條蛇兒，何苦跟它費那麼大的勁？袁承志低聲道：“這乞丐武功很好，看來跟沙天廣、程青竹他們不相上下。”青青道：“我看他身法手勁，也不見有甚麼特別。”袁承志道：“你瞧他胸腹不動，屏住呼吸，竟支持了這麼久。”青青道：“為甚麼不呼吸？啊，我知道啦。他怕蛇的毒氣，不敢喘氣。”這時一人一蛇都越走越快，小蛇突然躍起向圈外竄出，乞丐剛巧趕上，迎頭一口氣吹了過去。小蛇啪的一聲，落在地上，繼續游走。如此竄了三次，都被乞丐吹回。那小蛇忽然不住改變方向，有時向左，有時向右，這麼一來，乞丐便跟它不上了。那小蛇東邊一竄，西邊一闖，終于找出空隙，躍出圈子。袁承志和青青不禁失聲驚呼。青青跟著拍手叫好。乞丐見小蛇躍出黃圈，立即凝立不動，說也奇怪，那小蛇并不逃走，反而昂首對著乞丐，蓄勢進攻。這一來攻守易勢，乞丐神態慌張，想逃不能，想攻不得。袁承志手中扣住三粒銅錢，只待乞丐遇險，立即殺蛇救人。小蛇竄了數次，那乞丐都避開了，但已顯得十分狼狽。袁承志見他危急，正想施放暗器，乞丐忽然急中生智，等小蛇再竄上來時，伸出左手大拇指一晃，小蛇快似閃電，一口已咬住拇指。乞丐右手食中兩指突然伸出，也已鉗住小蛇的頭頸，兩指用力，小蛇只得松口。他忙從破布囊里取出一個鐵管，把小蛇放入，用木塞塞牢，隨手把鐵管在地上一丟，轉頭對袁承志厲聲道：“快拿冰蟾來救命。”青青見小蛇終于被擒，已是老大不快，聽他說話如此無禮，更是有氣，說道：“偏不給！”袁承志見他一身武功，心中愛惜，又見他左掌已成黑色，腫得大了幾乎一倍，而黑色還是向上蔓延，這小蛇竟具如此劇毒，不禁心驚，于是取出朱睛冰蟾，遞給了他。乞丐大喜，忙把冰蟾之口對准左手拇指，不到片刻，傷口中的黑血汩汩流下，都滴在雪上，有如潑墨一般。掌上黑氣漸退，腫脹已消，再過一陣，黑血變成紅血。乞丐哈哈大笑，在褲上撕塊破布扎住傷口，把冰蟾放入了自己布囊。青青伸出手道：“冰蟾還來。”乞丐雙眉豎起，滿臉凶相，喝道：“甚麼冰蟾？”青青向他身後一指，驚叫起來：“啊，那邊又有一條小金蛇！”乞丐吃了一驚，回頭去看。青青俯身拾起地下鐵管，對准乞丐的背心，喝道：“我拔塞子啦。”

　　乞丐知道中計，這塞子一拔開，小蛇必定猛竄而出，咬他背心，自己上身赤裸，如被咬中要害，縱使身有冰蟾，也未必救治得了，只得哈哈大笑，摸出冰蟾來還給袁承志，笑道：“我是跟你們開玩笑的，這小姑娘真聰明。”青青待袁承志接過冰蟾，把小鐵管還擲地下。袁承志本來頗想和那乞丐結交，然見他非但不謝救命之恩，反而覬覦自己至寶，人品十分卑下，拱手說了聲：“後會有期。”就和青青攜手走了。那乞丐目露凶光，喝道：“喂，你們兩個慢走！”青青怒道：“干甚麼？”乞丐道：“把冰蟾留下，就放你們走路。你們兩個小家伙想不想活命？”青青見他如此蠻不講理，正要反唇相譏，袁承志搶著道：“閣下是誰？”那乞丐目光炯炯，雙手一伸一縮，作勢便要扑來傷人。袁承志心想：“這惡丐自討苦吃。”那乞丐正要出擊，突聽遠處兵刃叮當相交，幾個人呼斥奔逐，踏雪而來。前面奔逃的是兩個紅衣童子，肩頭都負著一個大包袱，邊逃邊打，後面追趕的是四五名公差，為首一人，袁承志和青青認得正是獨眼神龍單鐵生。他手持一杆鐵尺，敲打截戳，居然都是上乘的點穴功夫。這件公門中差役所用的尋常武器，在高手手里竟也極具威力。那兩個童子招架不住，直向乞丐奔來，叫道：“齊師叔，齊師叔！”一面把肩頭的包袱拋了過來。那乞丐雙手各接一包，放在地下。他見二童拋去重物後身手登時便捷，返身雙戰單鐵生，打得難解難分，其餘幾名公差武功都是平平，心中記著冰蟾至寶，轉身扑向袁承志，伸手便去抓他肩頭。袁承志不愿顯示武功，回頭就跑，躲到了單鐵生身後。

　　單鐵生初見袁承志、青青和那乞丐站在一起，早就暗自心驚，忽見乞丐與袁承志為敵，登時精神大振，左掌夾著鐵尺，連連進襲，只聽“啊”的一聲，一名童子“肩貞穴”被鐵尺點中。另一名童子一驚，單鐵生乘勢一腳，將他踢了出去。那乞丐斗然站住，粗聲粗氣的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單老師！”單鐵生道：“閣下尊姓大名？在下求你賞我們一口飯吃。”那乞丐道：“我一個臭叫化子，有甚麼名字？”俯身解開紅衣童子被點的穴道。這時兩名公差已把地下的包裹撿起，那乞丐忽然呼哨一聲，兩名童子搶將上去，一掌一個，打倒兩名公差，搶了包袱便走。單鐵生提起鐵尺，發足追去，喝道：“大膽小賊，還不給我放下。”兩名童子毫不理會，只是狂奔。單鐵生幾個起落，舉鐵尺向後面那童子背心點去，突然風聲響處，那乞丐斜刺里躍到，夾手就來奪他鐵尺。單鐵生雖只獨眼，武功卻著實了得，鐵尺倒豎，尾端向敵人腕上砸去，那乞丐手腕一沉，左掌反擊對方背心。單鐵生左臂橫格，想試試敵人的功力。那乞丐猝然收招，反身一個筋斗，躍出丈余，隨著兩名紅衣童子去了。單鐵生見他身手如此敏捷，不覺吃驚，心想己方雖然人眾，但除自己外都是庸手，孤身追去，勢所不敵，只得住足不追，向袁承志長揖到地，連稱：“小人該死，小人該死！”袁承志愕然不解，說道：“單頭兒不必客氣，那乞丐是甚麼門道？”單鐵生道：“請兩位到亭中寬坐，小人慢慢稟告。”三人在亭中坐定，單鐵生把這事的前因後果說了出來。

　　原來上個月戶部大庫接連三次失盜，被劫去數千兩庫銀。天子腳底下干出這等大事來，立時九城震動。皇帝過不兩天就知道了，把戶部傅尚書和五城兵馬周指揮使狠狠訓斥了一頓，諭示：一個月內若不破案，戶部和兵馬指揮司衙門大小官員一律革職嚴辦。北京的眾公差給上司追逼得叫苦連天，連公差的家屬也都收了監。不料衙門中越是追查得緊，庫銀卻接連一次又一次的失盜。眾公差無法可施，只得上門磕頭，苦苦哀求，把久已退休的老公差獨眼神龍單鐵生請了出來。單鐵生在大庫前後內外仔細查勘，知道盜銀子的必非尋常盜賊，而是武林好手，一打聽，知道新近來京的好手只有袁承志等一批人。青青聽到這里，呸了一聲，道：“原來你是疑心我們作賊！”單鐵生道：“小人該死，小人當時确是這麼想，後來再詳加打聽，才知袁相公在南京義救鐵背金鰲焦公禮，在山東結交沙寨主、程幫主，江湖群雄推為七省盟主，真是大大的英雄豪傑。”青青聽他這樣的贊捧袁承志，不由得心下甚喜，臉色頓和。單鐵生又道：“小人當時心想，以袁相公如此英雄，如此身份，怎能來盜取庫銀？就算是他手下人干的，他老人家得知後也必嚴令禁止。後來再加以琢磨，是了，是袁相公要我們好看來著。這麼一位大英雄來到京城，我們竟沒來迎接，實在是難怪袁相公生氣。咳，誰教小人瞎了眼珠呢。”青青向他那只白多黑少的獨眼望了一望，不由得噗哧一笑。單鐵生續道：“因此我們連忙補過，天天到府上來請安謝罪。”青青笑道：“你不說，誰知道你的心眼兒啊！”單鐵生道：“可是這件事又怎麼能說？我們只盼袁相公息怒，賞還庫銀，救救京城里數百名公差的全家老小，哪知袁相公退回我們送去的東西，還查知了小人的名字和匪號，大撒名帖，把小人懲戒了一番。”青青只當沒聽見，絲毫不動聲色。

　　單鐵生又道：“這一來，大家就犯了愁。小人今日埋伏在庫里，只等袁相公再派人來，就跟他拚命，哪知來的卻是這兩個紅衣童子。我們追這兩個小鬼來到這里，又遇見這怪叫化。袁相公，總得請你指點一條明路。”說著跪了下去，連連磕頭。袁承志忙即扶起，尋思：“那乞丐和紅衣童子雖然似乎不是善類，但他們既與官府為難，我又何必相助這等腌公差？何況搶了朝廷庫銀，那也是幫闖王的忙。”當下把如何見到怪叫化、如何看他捉蛇、那乞丐如何想搶他冰蟾的事說了。單鐵生求他幫同拿訪。袁承志笑道：“拿贓是公差老哥們干的事。兄弟雖然不成器，還不致做這種事。”單鐵生聽他語氣，不敢再說，只得相揖而別，和眾公差怏怏的走了。歸途之中，青青大罵那惡丐無禮，說下次若再撞見，定要叫他吃點苦頭。正走之間，只見迎面走來一批錦衣衛衙門的兵丁，押著一大群犯人。群犯有的是滿頭白發的老人，有的卻是還在懷抱的嬰兒，都是老弱婦孺。眾兵丁如狼似虎，吆喝斥罵。一名少婦求道：“總爺你行行好，大家都是吃公門飯的。我們又沒犯甚麼事，只不過京城出了飛賊，累得大家這樣慘。”一個兵士在她臉蛋上摸了一把，笑道：“不是這飛賊，咱們會有緣份見面麼？”袁承志和青青瞧得甚是惱怒，知道犯人都是京城捕快的家屬。公差捕快殘害良民，作孽多端，受些追逼，也冤不了他們，但無辜婦孺橫遭累害，心中卻感不忍。又走一陣，忽見一群捕快用鐵鏈拖了十多人在街上經過，口里大叫：“捉到飛賊啦，捉到飛賊啦！”許多百姓在街旁瞧著，個個搖頭歎息。袁承志和青青擠近去一看，所謂飛賊，原來都是些蓬頭垢面的窮人，想是捕快為了塞責，胡亂捉來頂替，不由得大怒。回到寓所，洪胜海正在屋外探頭探腦，見了兩人，大喜道：“好啦，回來啦！”袁承志忙問：“怎麼？”洪胜海道：“程老夫子給人打傷了，專等相公回來施救。”

　　袁承志吃了一驚，心想程青竹武功了得，怎會給人打傷？忙隨洪胜海走到程青竹房中，只見他躺在床上，臉上灰扑扑的一層黑氣。沙天廣、胡桂南、鐵羅漢等都坐在床邊，個個憂形于色。眾人見到袁承志，滿臉愁容之中，登時透出了喜色。袁承志見程青竹雙目緊閉，呼吸細微，心下也自惶急，忙問：“程老夫子傷在哪里？”沙天廣把程青竹輕輕扶起，解開上衣。袁承志大吃一驚，只見他右邊整個肩膀已全成黑色，便似用濃墨涂過一般，黑氣向上蔓延，蓋滿了整張臉孔，直到發心，向下延到腰間。肩頭黑色最濃處有五個爪痕深入肉里。袁承志問道：“甚麼毒物傷的？”沙廣天道：“程老夫子勉強支持著回來，已說不出話了。也不知是中了甚麼毒。”袁承志道：“幸好有朱睛冰蟾在此。”取出冰蟾，將蟾嘴對准傷口。伸手按于蟾背，潛運內力，吸收毒氣，只見通體雪白的冰蟾漸漸由白而灰、由灰而黑。胡桂南道：“把冰蟾浸在燒酒里，毒汁就可浸出。”青青忙去倒了一大碗燒酒，將冰蟾放入酒中，果然縷縷黑水從蟾口中吐出，待得一碗燒酒變得墨汁相似，冰蟾卻又純淨雪白。這般吸毒浸毒，直浸了四碗燒酒，程青竹身上黑氣方始褪盡。程青竹睡了一晚，袁承志次日去看望時，他已能坐起身來道謝。袁承志搖手命他不要說話，請了一位北京城里的名醫來，開幾帖解毒清血的藥吃了。調養到第三日上，程青竹已有力氣說話，才詳述中毒的經過。

　　他道：“那天傍晚，我從禁宮門前經過，忽聽人聲喧嘩，似乎有人吵罵打架。走近去看，見地下潑了一大灘豆花，一個大漢抓住了個小個子，不住發拳毆打。一問旁人，才知那個小個子是賣豆花的，不小心撞了那大漢，弄髒了他衣服。我見那小個子可怜，上前相勸。那大漢不可理喻，定要小個子賠錢。一問也不過一兩銀子，我就伸手到袋里拿錢，心想代他出了這兩銀子算啦。唉，哪知一時好事，意中了奸人的圈套。我右手剛伸入袋，那兩人突然一人一邊，拉住了我的手臂………”青青聽到這里，不禁“啊”的一聲。程青竹道：“我立知不妙，雙膀一沉，想甩脫二人再問情由，哪知右肩斗然間奇痛入骨。這一下來得好不突兀，我事先毫沒防到，當下奮力反手扣住那大漢脈門，舉起他身子，往小個子的頭頂碰去，同時猛力往前直竄，回過身來，才看清在背後偷襲我的是個黑衣老乞婆。這乞婆的形相丑惡可怕之極，滿臉都是凹凹凸凸的傷疤，雙眼上翻，赫赫冷笑，舉起十只尖利的爪子，又向我猛扑過來。”程青竹說到這里，心有余悸，臉上不禁露出驚恐的神色。青青呀的一聲驚叫，連沙天廣、胡桂南等也都“噫”了一聲。程青竹道：“那時我又驚又怒，退後一步，待要發掌反擊，不料右臂竟已動彈不得，全然不聽使喚。這老乞婆磔磔怪笑，直逼過來。我急中生智，左手提起一桶豆花，向她臉上潑了過去。她雙手在臉上亂抹，我乘機發了兩支青竹鏢，打中了她胸口，總也教她受個好的。這時我再也支持不住，回頭往家里狂奔，後來的事便不知道了。”

　　沙天廣道：“這老乞婆跟你有梁子麼？”程青竹道：“我從來沒見過她。我們青竹幫跟江南江北的丐幫，素來河水不犯井水。”青青道：“難道她看錯了人？”程青竹道：“照說不會。她第一次傷我之後，我回過頭來，她已看清楚了我面貌，仍要再下毒手。”胡桂南道：“她手爪上不知道喂了甚麼毒藥，毒性這般厲害？”沙天廣道：“她手爪上定是戴了鋼套子，否則這般厲害的毒藥，自己又怎受得了？”

　　眾人議論紛紛，猜不透那乞婆的來路。程青竹更是氣憤，不住口的咒罵。沙天廣道：“程兄你安心休養，我們去給你探訪，有了消息之後，包你出這口惡氣。”當下沙天廣、胡桂南、鐵羅漢、洪胜海等人在北京城里四下訪查。一連三天，猶如石沉大海，哪里查得到半點端倪？這天早晨，獨眼神龍單鐵生又來拜訪，由沙天廣接見。單鐵生憂容滿臉，說起戶部庫銀又失了三千兩。沙天廣唯唯否否，後來隨口說起那老乞婆的事，單鐵生卻留上了心。次日一早，單鐵生興沖沖的跑來，對沙天廣道：“沙爺，那老乞婆的行蹤，兄弟已訪到了一點消息，最好請袁相公一起出來，大家商酌。”沙天廣進去說了。青青道：“哼，他是賣好，還是要脅？”袁承志道：“兩者都是，這就去見見他。”眾人一齊出來。單鐵生道：“兄弟聽說那乞婆中了程爺的青竹鏢，心想她定要用大批地骨皮、川烏顏、蛇藏子、鯪魚甲這幾味藥解傷，于是派人在各家大藥材店守著，有人來買這些藥，就悄悄跟去。只見這老乞婆受傷多日，倘若藥材已經買足，這條計策就不靈了。總算運氣不錯，做公的盤問各處藥材店，得到了線索。這件事實在古怪！”程青竹道：“甚麼古怪？”單鐵生道：“她藏身的所在，你道是在哪里？原來是誠王爺的別府！誠王爺是當今皇上的叔父，宗室貴胄，怎會跟這些江湖人物打交道？因此兄弟也不敢确定。”眾人一聽，都大為驚詫。袁承志道：“你帶我們到這別府去瞧瞧再說。”單鐵生答應了。程青竹未曾痊愈，右臂提不起來，聽從袁承志勸告，在屋里候訊。袁承志怕敵人乘機前來尋仇，命洪胜海留守保護。出城七八里，遠遠望見一列黑色圍牆。單鐵生道：“那就是了。”袁承志疑心大起，暗想：“這明明是紅衣童子進去的所在。莫非單鐵生查到了大盜落腳的地方，故意引我們來，好做他幫手？要真是王公的別府，哪有起造得如此古怪的？”尋思這幾日來盡遇到詭秘怪异之事，倒要小心在意。這時沙天廣也想起了袁承志日前所說的無門大宅，問單鐵生道：“這座宅子沒門，不知人怎樣進去？”單鐵生道：“總是另有秘門吧。王爺的別府，旁人也不敢多問。”袁承志決心靜以待變，不出主意，且看單鐵生怎樣，仰頭觀賞天上變幻不定的白云。

　　忽聽得雞聲咯咯，兩只大公雞振翅從牆內飛了出來。跟著躍出兩名藍衫童子，身手甚是便捷，數扑之下，便捉住了公雞，向袁承志等望了幾眼，又躍入圍牆。

　　青青道：“這樣大的公雞倒也少見，每只怕有八九斤吧？”胡桂南道：“公雞再大，也飛不到那麼高，有人從牆里擲出來的。那兩個童兒假裝捉雞，其實是在察看咱們的動靜。”沙天廣道：“嗯，那兩個童兒武功也已很有根底，這地方真有點兒邪門……”話未說完，突然軋軋聲響，圍牆上露出洞門，一個人走了出來。這人穿一件天藍色錦緞皮袍，十分光鮮，袍上卻用雜色綢緞打了許多補釘，就如戲台上化子所穿的全新百衲衣一般。待得走近，袁承志、青青和單鐵生都是一驚，原來就是那日在雪地捉蛇的乞丐。

　　這人怪眼一翻，向袁承志道：“日前相公賜我美酒，尚未回報。今日難得大駕光臨，請到里面，讓我作個東道如何？”袁承志道：“好極，好極，只是騷擾不當！”那人也不答話，左手一伸，肅客入內。袁承志當先進去，見那圍牆用厚厚的青石砌成，鐵門厚達數寸，外面漆得與圍牆同色，鐵門與圍牆交界處造得細致嚴密，是以便如沒門一般。眾人每走進一層圍牆，鐵門就在身後悄無聲息的關上。走入紅牆後，那人請眾人到花廳坐下，家丁端出菜肴，篩上酒來。

　　眾人見菜肴丰盛，然而每一盤中皆是大紅大綠之物，色彩鮮明，形狀特异，似乎都是些蛇虫之類，哪里敢下箸去？那人哈哈大笑，說道：“請，請！”伸筷從碗中夾起一條東西，只見紅頭黑身，赫然是條蜈蚣。眾人盡皆大驚。那人仰頭張口，把一條大蜈蚣津津有味的吃了下去。青青一陣惡心，險些嘔了出來，忙掉頭不看。那人見把對方嚇倒，得意之極，對單鐵生道：“你是衙門的鷹爪孫，想是要庫銀來著。哼，你可知我是誰？”單鐵生道：“恕小人眼拙，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那人哈哈大笑，喝一口酒，又吃了一條不知甚麼虫，笑道：“在下姓齊名云\*，無名小卒，老兄也不會知道。”單鐵生吃了一驚，站起身來，說道：“啊，原來閣下是錦衣毒丐。在下久聞大名。”袁承志從沒聽過錦衣毒丐的名字，見單鐵生如此震動，想必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然而日前見他斗蛇，也不見得有甚麼了不起。又聽單鐵生恭恭敬敬的說道：“貴教向在兩廣云貴行道，一直無緣拜見。”齊云\*道：“是啊，我們到京師來，也不過幾個月。”單鐵生道：“在下久已不吃公門飯，這次齊英雄們來到京城，弟兄們消息不靈，禮貌不周，在下這里謝過。”說著連連作揖。齊云\*自顧飲酒吃菜，并不回禮。袁承志心想：“公門捕快欺壓百姓之時，如狼似虎，見了硬手，卻如此低聲下氣。且看這事如何了結。”

　　單鐵生道：“弟兄們胡塗得緊，得罪了齊英雄還一直不知道。只要齊英雄吩咐下來，我們做得到的，無有不遵。”齊云\*道：“到今天為止，我們一共取了庫銀四萬五千兩，這數目實在太小，實在太小！預計取足十萬兩，也可以罷手啦！”單鐵生道：“戶部傅尚書跟五城兵馬周指揮使知道之後，定會來向誠王爺賠罪。我們做下人的只好請老哥賞口飯吃！”齊云\*怪眼一翻，森然道：“你既知銀子是在誠王爺別府，難道還想活著走出去嗎？”

　　此言一出，人人為之色變。忽然間廳外傳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聲音慘厲難聽之極，各人都不覺打個寒噤，寒毛直豎。青青握住袁承志的手，驚道：“那是甚麼？”齊云\*立即站起，叫道：“教主升座。大家去聽憑發落，瞧各人的造化吧！”單鐵生驚道：“貴教教主也到了北京？”齊云\*冷笑一聲，也不答話，徑自入內。

　　單鐵生道：“情勢緊逼，咱們快走！要是五毒教教主真的到了，大家死了連骨頭也剩不下一根。”袁承志還想看個究竟，但覺青青的手微微發抖，周圍情勢又确是陰森森的十分可怖，說道：“好，大伙兒先退出去再說。”眾人剛要轉身，突然砰的一聲，背後一塊不知是鐵板還是大石落了下來，花廳中登時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

　　眾人大吃一驚，又聽得一陣慘厲的怪響，似是惡鳥齊鳴，又如毒虫合啼，眾人聽了，當真是不寒而栗。突然間眼前一亮，對面射來一道耀眼光芒。白光中兩名黑衣童子走進廳來，微微躬身，說道：“教主宣召！”

　　袁承志心想，不知有甚麼古怪，前去看個明白再說，當下挽了青青的手，跟著黑衣童子首先走了出去，眾人跟隨在後。轉彎抹角的走了好一陣，經過一條極長的甬道，來到一座殿堂。殿上居中設了一張大椅，椅上罩了朱紅色的錦披，兩旁各站著四個童子。黑衣童子上殿分站兩旁，每一邊都是分穿紅、黃、藍、白、黑五色錦衣的五名童子，那兩名身穿紅衣的就是目前盜庫銀的童子，這時那兩童垂首低眉，見到眾人毫不理會。只聽殿後鐘聲當當，走出一群人來，高高矮矮，有男有女，分站椅子兩旁，每邊八人，共是一十六取。錦衣毒丐站在左首第二。右手第二人鉤鼻深目，滿臉傷疤，赫然是個相貌凶惡的老乞婆。袁承志心想：“這必是傷害程老夫子的乞婆子。”低聲問單鐵生：“他們在搗甚麼鬼？”單鐵生臉色蒼白，聲音發顫，低聲道：“那是云南五毒教啊，這一回咱們死定了。”袁承志道：“五毒教是甚麼東西？”單鐵生急道：“啊喲，袁相公，五毒教是殺人不眨眼的邪教，教主何鐵手，你沒聽見過嗎？”袁承志搖搖頭。單鐵生道：“乘他們教主還沒出來，咱們快逃吧。”袁承志道：“瞧一下再說！”單鐵生心中怕極，決定單獨逃走，突然叫道：“在下失陪了！”話未說完，已拔起身子，向牆頭竄去。站在左手第三的高個子身形一晃，追了過去，躍起身來，伸手抓住單鐵生左踝。單鐵生身子一弓，右掌往他頭上直劈下去。那高個子舉手一擋，啦的一聲，兩人都震下地來。高個子冷笑一聲，回班站立。單鐵生只覺左腳和右掌均為兵刃所傷，劇痛刺心，舉手一看，掌上五個小孔中不住流出黑血，不由得大驚失色，再提左腳看時，也有五個小孔，心里一嚇，倒在地下。原來那高個子十根手指都戴了裝有尖刺的指環，刺上喂著極厲害的毒藥。沙天廣上前把單鐵生拉起。

　　只見十名童子各從袋里取出哨子吹了幾下，二十多人一齊躬身。殿後緩步走出兩個少女，往椅旁一站，嬌聲叫道：“教主升座！”只聽得一陣金鐵相撞的錚錚之聲，其音清越，如奏樂器，跟著風送异香，殿後走出一個身穿粉紅色紗衣的女郎。只見她鳳眼含春，長眉入鬢，嘴角含著笑意，約莫二十二三歲年紀，甚是美貌。她赤著雙足，每個足踝與手臂上各套著兩枚黃金圓環，行動時金環互擊，錚錚有聲。膚色白膩异常，遠遠望去，脂光如玉，頭上長發垂肩，也以金環束住。她走到椅中坐下，後面又有兩個少女跟著出來，分持羽扇拂塵。那女子一笑，說道：“啊喲，這麼多客人，快拿椅子來，請坐！”眾童子忙入內堂，搬出幾張椅子，給袁承志等坐下。袁承志等心中疑云重重：“五毒教教眾都如此奇形怪狀，橫蠻狠毒，教主本人當更是凶惡無倫，難道把單鐵生嚇得魂不附體的五毒教教主何鐵手，便是這個年輕姑娘麼？”那女子嬌滴滴的說道：“請教尊客貴姓？”袁承志道：“在下姓袁。這幾位都是在下的朋友，請問姑娘高姓？”那女子道：“我姓何。”袁承志心中一震，暗想：“那麼她真的是五毒教教主了。”那女子問道：“閣下是來要庫銀的麼？”袁承志道：“不是。這位單朋友是吃公門飯的。我們卻是平民老百姓，跟這位單朋友也是初交。官家的事嘛，我們不敢過問。”那女子道：“好啊，那麼你們到這里干甚麼來著？”袁承志道：“我有一個姓程的朋友，不知甚麼地方開罪了貴教的朋友，受了重傷，因此過來請問一下。我那姓程的朋友說，他跟貴教的朋友素不相識，只怕是誤會。”那女子笑笑道：“啊，原來是程幫主的朋友，那又不同啦，我還道袁相公是鷹爪一伙呢，來啊，獻茶！”眾童子搬出茶兒，獻上茶來。眾人見茶水綠幽幽地，也不見茶葉，雖然清香扑鼻，卻不敢喝。

　　那女子道：“聽齊師兄說，袁相公慷慨好客，身懷冰蟾至寶，原想不會是鷹爪一流。”袁承志心想她若是教主，怎會又稱座下弟子為師兄，真是弄他們不懂，當下含糊答應。那女子道：“袁相公冰蟾的妙用，可能讓我一開眼界麼？”袁承志心想如將冰蟾交到她手里，只怕她撒賴不還，當下取出冰蟾，在單鐵生的傷口上吸毒。五毒教人眾見傷口中黑血片刻間便即去盡，都是臉現欣羡之色。

　　那女子好胜心起，說道：“當真是劇毒之物，只怕這冰蟾也治不了。”袁承志心想：“他們是五毒教，我這冰蟾克制毒物，正是他們大忌，還是謙抑些為是。”說道：“那當然啦，天下厲害毒物甚多，這小小冰蟾，有甚麼用？何況又是死物。”青青卻不服氣了，插口道：“那也不見得。”

　　那女子聽了袁承志的話本很高興，聽青青插口，哼了一聲，道：“取五聖來！”五名童子入內，捧了五只鐵盒出來。另外五名童子捧了一只圓桌面大小的沙盤，放在殿中。十名童子圍著沙盤站定，紅衣童子捧紅盒，黃衣童子捧黃盒，五名錦衣童子各捧與衣同色的鐵盒。袁承志心想：“這些人行動頗有妖氣。但瞧他們如此排列，按著金木水火土五行，倒也不是胡亂唬人的。”又見左首第三個夷族打扮的壯漢走到沙盤之旁，從懷里取出一面小青旗，輕輕一揮。五名童子打開盒子。青青不禁失聲驚呼，只見每只盒中，各跳出一樣毒物。哪五樣？青蛇、蜈蚣、蝎子、蜘蛛、蟾蜍。那夷人又是一揮青旗，十名童子一齊退開。眾弟子中走出四人，分据沙盤四周，喃喃傘咒，從衣袋中取出藥物，咬嚼一陣，噴入沙盤。袁承志尋思：“這些驅使毒物的怪法，我可一竅不通，莫要著了他們道兒。”再看盤中，青蛇長近尺許，未見有何特异，其餘四種毒物，卻均比平常所見的要長大得多。五種毒物在盤中游走一陣之後，各自屈身蓄勢，張牙舞爪，便欲互斗。毒蜘蛛不住吐絲，在沙盤一角結起网來。蝎子沉不住氣，向网上一沖，弄斷了許多蛛絲，隨即退開。蜘蛛瞪眼向蝎子望了幾眼，又吐絲結网，网未布妥，蝎子又是一沖。這般結网沖网，幾次之後，蝎子身上已粘滿蛛絲，行動大為遲緩，兩只腳被蛛絲粘纏在一起，無法掙脫。蜘蛛乘機反攻，大吐柔絲，在蝎子身旁厚厚的結了幾層网，悄悄走到蝎子身前，伸足撩撥。蝎子突然翻過毒尾，啪的一聲擊打。蜘蛛快如閃電，早已退開。這般挑逗數次，蝎子怒火大熾，一擊不中，向前猛追過去，不提防正墮入蜘蛛布置的陷阱之中。蝎子在网上拚命掙扎，眼見在蜘蛛网中弄破一個大洞。蜘蛛忙又吐絲糾纏，蝎子漸漸無力掙扎。蜘蛛扑上，張口一咬，蝎子痛得吱吱亂叫。蜘蛛正在享受美味，突然一陣蟾沙噴到，毒蟾蜍破陣直入，長舌一翻，把蝎子從蜘蛛网中卷了出來，一口吞入了肚里。蜘蛛大怒，向蟾蜍沖去。蟾蜍長舌翻出，要卷蜘蛛，蜘蛛張口向蟾蜍舌頭上咬去。蟾蜍長舌倏的縮回。蜘蛛慢慢爬到蟾蜍左邊，吐出一條粗絲，粘在盤上，忽地躍起，牽著那根絲，從空中飛了過去，掠過蟾蜍時在它背上狠狠咬了一口。青青歎道：“這小東西竟然也會用智。”蟾蜍急忙轉身，蜘蛛早已飛過。片刻之間，蟾蜍身上蛛毒發作，仰面朝天，露出了一個大白肚子，死在盤中。

　　毒蜘蛛扑上身去，張口咬嚼。這邊那青蛇正被蜈蚣趕得繞盤急逃，游過蟾蜍身邊時，忽地昂首，張口把毒蜘蛛吞入肚內，跟著咬住了蟾蜍。蜈蚣從側搶上，口中一對毒鉗牢牢鉗住蟾蜍，雙方再力拉扯。拉了一陣，青蛇力漸不敵，被蜈蚣一路扯了過去。青蛇想要撇下蟾蜍逃生，哪知它口內生的都是倒牙，鉤子向內，既咬住了食物，只能向內吞進，說甚麼也吐不出來，想逃不得，登時狼狽萬分。

　　沙盤周圍的五弟子見胜負已分，各歸原位。不一刻，蜈蚣將青蛇咬死，在青蛇和蟾蜍身上吸毒，然後游行一周，昂然自得。何鐵手道：“這蜈蚣吸了四毒的毒質，已成大聖，尋常毒物再多，也不是它敵手了。”見袁承志有不信之色，對藍衣童子道：“取些青兒來。”那童子入內，捉了七條青蛇出來，放在盤內。那蜈蚣吱吱吱的輕叫數聲，扑上去要咬。七條青蛇聯成一圈，七個頭向外抵御外敵，身子卻疊在一起，蜈蚣一時倒也攻不進去。這般來回攻守幾個回合，一條青蛇被蜈蚣鉗住頭頸，扯了出來，群蛇一齊悲鳴。蜈蚣咬死青蛇，又向群蛇攻擊。錦衣毒丐齊云\*忽從班中出來，在何鐵手面前屈下一膝跪倒，說道：“教主，金兒動個不休，不放出來只怕不妥。”何鐵手秀眉一皺道：“它就愛多事，好吧！”齊云\*從懷里取出鐵管，拔開塞子，把目前在雪地里捉來的金蛇放入沙盤。金蛇一出鐵管，忽地躍起，擋在群蛇面前。蜈蚣立即後退。群蛇見來了救星，縮成一團。金蛇身軀雖小，卻是靈活异常。袁承志和青青見過金蛇的本領，知道蜈蚣遠非其敵，果然斗不多時，蜈蚣便被一口咬死。群蛇圍住了金蛇，身子不住挨擦，似乎感謝救命之恩。

　　袁承志笑道：“想不到虫豸之中也有俠士！”青青在袁承志耳低聲道：“我要這條金蛇！”袁承志道：“孩子話，人家怎肯給你？”青青低聲道：“我爹爹外號叫甚麼？”袁承志心中一凜，道：“金蛇郎君！難道他當真與這金蛇有甚麼牽連？”“金蛇郎君”四字說得大聲了些，那老乞婆本來一直目不轉睛的望著青青，一聽到這四字，突從班中跳了出來，伸出雙手，抓向她肩頭，喝道：“金蛇郎君是你甚麼人？”她相貌奇丑，聲音卻是清脆動聽。青青吃了一驚，跳開一步，喝道：“你干甚麼？”陡然間衣襟帶風，教主何鐵手身旁兩人一躍而前，站在老乞婆兩側，同聲叫道：“那姓夏的小子在哪里？”袁承志見這兩人的身形微晃，便倏然上前半丈，武功甚高。這兩人一個又高又瘦，另一個中等身材，面容黝黑，似是個尋常鄉下人。兩人都是五十歲左右年紀。

　　青青以前因身世不明，常引以為恥，但自聽母親說了當年的經過之後，對父親佩服得了不得，當下昂然道：“金蛇郎君是我爹爹，你們問他干麼？”

　　老乞婆仰頭長笑，聲音凄厲，令人不寒而栗，叫道：“他居然沒死，還留下了你這孽種！”那瘦長子喝道：“他在哪里？”青青下巴一揚道：“為甚麼要對你們說？”

　　老乞婆雙眉豎起，兩手猛向青青臉上抓來。這一下發難事起倉卒，青青不及躲避，眼見老乞婆套著明晃晃鋼套的尖尖十指，便要触到青青雪白粉嫩的臉頰，袁承志右手衣袖向下一揮，噗的一聲，擊中老乞婆雙臂中間，乘勢一卷一送。老乞婆身不由主，向後翻了個筋斗，騰的一聲，坐在地下。這一來五毒教眾人相顧駭然，老乞婆何紅藥是教中的高手，比教主何鐵手還高著一輩，怎麼這個貌不驚人的少年一出手，就如此輕易的將她摔了個筋斗？

　　瘦長子潘秀達和那個鄉下人般的岑其斯是五毒教的左右護法，兩人相顧，點一點頭。潘秀達道：“我來領教。”雙掌一擺，緩步上前。沙天廣道：“袁相公，我接他的。”袁承志道：“沙兄，用扇子。他手指上有尖環，這也算是兵器！”沙天廣展開陰陽扇，便與潘秀達斗在一起。這邊啞巴與岑其斯默不作聲的拳打足踢，早已斗得火熾。五毒教眾人一擁而上。胡桂南、鐵羅漢、青青各出兵刃接戰。老乞婆何紅藥勢如瘋虎，直往青青身邊奔來。袁承志知道此人下手毒辣，不可讓她接近青青，等她奔近，忽然躍出，伸手抓住她後心，提起來摜了出去。

　　何鐵手粉臉一沉，伸出右手食指，放在手中噓溜溜的一吹。五毒教教眾立即同時退開。眾人扑上時勢道極猛，退下去也真迅捷，突然之間，人人又都在教主身旁整整齊齊的排成兩列。何鐵手臉露微笑，對袁承志道：“袁相公模樣斯文，卻原來身負絕技，讓我領教幾招。”袁承志道：“貴教各位朋友我們素不相識，不知甚麼地方開罪各位，還請明言。”何鐵手臉上一紅，柔聲道：“我們的事本來只跟官府有關，袁相公不明中間的道理，也就罷了。這時忽然有金蛇郎君牽涉在內，請問金蛇郎君眼下是在哪里？”

　　青青一拉袁承志的手，低聲道：“別對她說。”袁承志道：“教主跟金蛇郎君相識麼？”何鐵手道：“他跟敝教很有淵源，家父就是因他而歸天的。敝教教眾萬余人，沒一個不想找他。”袁承志和青青一驚，均想金蛇郎君行事不可以常理測度，到處樹敵，五毒教恨他入骨，也非奇事。袁承志道：“金蛇郎君离此萬里，只怕各位永遠找他不著。”

　　何鐵手道：“那麼把他公子留下來，先祭了先父再說。”她說話時輕顰淺笑，神態靦腆，便是個羞人答答的少女一般，可是說出話來卻是狠毒之極。

　　袁承志道：“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當。各位既跟金蛇郎君有梁子，還是去找他本人為是。”何鐵手道：“先父過世之時，小妹還只三歲。二十年來，哪里找得著這位前輩？若是把他公子扣在這里，他老人家自然會尋找前來。咱們過去的事，就可從頭算一算了。”青青叫道：“哼，你也想？我爹爹若是到來，管教把你們一個個都殺了。”何鐵手轉頭問何紅藥道：“像他爹爹嗎？”何紅藥道：“相貌很像，驕傲的神氣也差不多。”何鐵手細聲細氣的道：“袁相公，各位請便吧。我們只留下這位夏公子。”袁承志心中尋思：“他們只跟青弟一人過不去。此處情勢險惡，我先把她送出去再說，別人縱使暫時不能脫險，也無大礙。”于是作了一揖，說道：“再見了。”語聲方畢，左手已攔腰抱住青青，奔到牆邊。牆垣甚高，他抱了青青後，更加不能一躍而上，托住她身子向上拋去，叫道：“青弟，留神！”五毒教眾人齊聲怒喊，暗器紛射。袁承志衣袖飛舞，叮叮當當一陣亂響，暗器都被打落。青青雙手已抓住牆頭，正要踊身外躍，何鐵手倏地离座，左掌猛地向袁承志面門擊到。袁承志見她身形甫動，一股疾風便已扑至鼻端，快速之極，以如此嬌弱女兒而有這般身手，不禁驚佩，喝道：“好！”上身向後斗縮半尺，卻見擊到面前的竟是黑沉沉的一只鐵鉤，更是吃驚。何鐵手右手微揮，一只金環离腕飛上牆頭，喝道：“下來！”青青頓覺左腿劇痛，手一松，跌下牆來。何紅藥怪聲長笑，五枚鋼套忽离指尖，向她身上射去。這頃刻之間，袁承志已和何鐵手拆了五招。兩人攻守都是迅疾之至。他百忙中見青青勢危，一把銅錢擲出，錚錚錚響聲過去，何紅藥的五枚鋼套都被打落在地。何鐵手嬌喝一聲：“好俊功夫！”左手連進兩鉤。袁承志看清楚她右手白膩如脂，五枚尖尖的指甲上還搽著粉紅的鳳仙花汁，一掌劈來，掌風中帶著一陣濃香，但左手手掌卻已割去，腕上裝了一只鐵鉤。這鐵鉤鑄作纖纖女手之形，五爪尖利，使動時鎖、打、拉、戳，虎虎生風，靈活絕不在肉掌之下。袁承志叫道：“沙兄，你們快奪路出去。”此時五毒教教眾早已纏住沙天廣等人拚斗，重圍之下，卻哪里搶得出去？袁承志乍遇勁敵，精神陡長，伏虎掌法施展開來，威不可當。何鐵手武功別具一格，雖然也是拳打足踢，掌劈鉤刺，但拳打多虛而掌按俱實，有時卻又一掌輕輕的捺來，全無勁道。袁承志只道她掌下留情，不使殺著，于是發掌之時也稍留余地，酣斗中時時回顧青青，見她坐在地下，始終站不起來，當下搶攻數招，把何鐵手逼退數步，縱過去扶她站起。猛聽得啪的一聲巨響，鐵羅漢和岑其斯四掌相對，各自震開。鐵羅漢大叫一聲，上前再攻，拆不數招，手掌漸腫。他又氣又急，大聲嚷道：“這些家伙掌上有毒，別著了道兒。”袁承志這才省悟，原來五毒教眾練就了毒掌，只要手掌沾體，便即中毒，何鐵手掌法輕柔，其實是在誘自己上當，用心陰毒，決非有意容讓，眼見情勢越來越緊，心想如不立時沖出，自己雖可脫身，余人只怕都要葬身在這毒窟之中。何鐵手見他扶起青青，不容他再去救鐵羅漢，身法快捷，如一陣風般欺近身來。袁承志叫道：“何教主，在下跟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何以如此苦苦相逼？你不放我們走，莫怪無禮。”何鐵手一笑，臉上露出兩個酒渦，說道：“我們只留夏公子，尊駕就請便吧。”

　　袁承志左足橫掃，右掌呼的一聲迎面劈去，何鐵手伸右手擋架，猛見袁承志這一掌來勢奇勁，若是雙掌相交，即使對方中毒，自己的手掌也非折斷不可。瞬息間手掌變指，微微向上一抬，徑點袁承志右臂“曲池穴”。這一指變得快，點得准，的是高招。

　　袁承志叫道：“好指法！”左掌斜削敵頸。他知何鐵手雖然掌上有毒，卻害怕自己掌力，當下拳法一變，使出師門絕藝“破玉拳”來。這路拳法招招力大勢勁，劉培生號稱“五丁手”，尚且擋不住他五招。何鐵手武功雖高，究是女流，見他一拳拳打來，猶如鐵錘擊岩、巨斧開山一般，哪敢硬接？她本來臉露笑容，待見對方拳勢如此威猛，不禁凜然生懼，展開騰挪小巧之技，一味游斗。

　　袁承志乘她退開半步之際，左掌向上一抬，右拳猛的“石破天驚”，向身旁錦衣毒丐齊云\*身上打去。齊云\*叫道：“來得好！”張手向他拳上拿去，只要手指稍沾他拳頭，劇毒便傳了過去。袁承志哪容他手指碰到，身子一蹲，左手反拿住他的衣袖，右足往他腳上一鉤，左足一腿已踹在他右足膝蓋下三寸處，喀喇一聲，齊云\*膝蓋登時脫臼，委頓在地。胡桂南本在與齊云\*激斗，登時援出手來，奔去救援被三敵圍在垓心的沙天廣。袁承志叫道：“退到牆邊，我來救人！”胡桂南依言反身，將青青、鐵羅漢、單鐵生三個傷者扶到牆邊。袁承志游目四顧，見沙天廣與啞巴均是以一敵三，沙天廣尤其危急，當下雙腿左一腳右一腳，踢飛了兩名五毒教弟子，縱入人叢，喀喀喀三聲，圍著沙天廣的三人均已關節受損，或肩頭脫榫，或頭頸扭曲，或手腕拗折。他不欲多傷人眾，又不敢與對方毒掌接触，是以每次均是迅如閃電般搶近身去，隔衣拿住對方關節，一扭之下，敵人不是痛暈倒地，便是動彈不得。他救了沙天廣後，再搶到啞巴身旁。啞巴拳法頗得華山派的精要，力敵三名高手，雖然脫身不得，一時也還不致落敗。何鐵手一聲呼哨，五毒教人眾齊向兩人圍來。袁承志東一竄，西一晃，纏住啞巴的兩人一個下顎脫落，一個臂上脫臼，另一個一呆，被啞巴劈面一拳打在鼻梁之上，鮮血直流。啞巴打發了性，還要追打，袁承志拉住他手臂，拖到牆邊，叫道：“大家快走，我來應付。”胡桂南當即游上高牆，將一行人眾接應上去。袁承志在牆下來回游走，又打倒了十多個敵人，向何鐵手拱手道：“教主姑娘，再見了！”哈哈長笑，背脊貼在牆上，倏忽間游到牆頂。老乞婆何紅藥大叫一聲，五枚鋼套向他上中下三路打去，心想他身在牆上，必然難于閃避。袁承志左袖一揮，五枚鋼套倒轉，反向五毒教教眾打來。何紅藥見了這一手反揮暗器的功夫，大叫：“你是金蛇郎君的弟子麼？”語音中竟似要哭出來一般。袁承志一怔，心想：“她跟金蛇郎君必有極深淵源。”念頭轉得快，身法更快，未及張口回答，早已翻出牆外。這時啞巴等人已奔到第四層黃牆之下，只聽得紅牆上軋軋聲響，露出數尺空隙，袁承志身子如箭离弦，直扑到門口，雙拳揮出，將首先沖出的兩名教徒錘進門內。兩人幾個筋斗，直跌進去。余人一時不敢再行攻出。潘秀達一聲號令，四名教眾舉起噴筒，四股毒汁猛向袁承志臉上噴來。袁承志只感腥臭扑鼻，暗叫不妙，一提氣，倒退丈余，毒汁發射不遠，濺在地下，猶如墨潑煙熏一般。那黃牆比紅牆已低了三尺，袁承志縱身高躍，手攀牆頭，在空中打了一個圈子，翻過牆頭去了，姿勢美妙之極。何鐵手望見，不禁喝了一聲彩。外面三道牆一重低過一重，已可一縱而過。片刻間眾人到了最後一重黑牆之外。袁承志見靜悄悄的無人追出，卻也不敢停留，把青青負在背上，和眾人疾奔進城。將到住宅時，袁承志忽覺頭頸中痒痒的一陣吹著熱氣，回頭一望，青青噗哧一笑。袁承志知她并無大礙，心下寬慰，進宅後忙取出冰蟾，給鐵羅漢治傷。余人雖未中毒，但激斗之下，都吸入了毒氣，均感頭暈胸塞，也分別以冰蟾驅毒。青青足上被何鐵手打了一環，雪白的皮膚全成淤黑，高高腫起。折騰了半日，袁承志才向單鐵生問起五毒教的來歷。單鐵生道：“五毒教教徒足跡不出云貴兩廣，從來不到北方，不過惡名遠播，武林中人提到五毒教時，無不談虎色變，從來不敢招惹。他們怎麼會住在誠王爺的別府里，當真令人猜想不透。”程青竹一旁在靜聽他們剛才惡斗的經過，皺眉不語，這時忽然插口道：“袁相公，仙都派的黃木道人，聽說就是死在五毒教的手里的？”袁承志道：“有人見到麼？”程青竹道：“要是有人見到，只怕這人也已難逃五毒教的毒手。江湖上許多人都說，黃木道人死得很慘。仙都派後來大舉到云南去尋仇，卻又一無結果，也真是古怪得緊。”

　　沙天廣道：“程兄，那老乞婆果然狠毒，只可惜我們雖然見到了，卻不能為你報仇雪恨。”程青竹道：“我跟五毒教從無瓜葛，不知他何以找上了我，真是莫名其妙。”各人紛紛猜測。忽然一名家丁進來稟報：“有一位姓焦的姑娘要見袁相公。”青青秀眉一蹙，說道：“她來干甚麼？”袁承志道：“請她進來吧！”家丁答應著出去，過不多時，領著焦宛兒進來。

　　她一走進廳，跪在袁承志面前拜倒，伏地大哭。袁承志見她一身縞素，心知不妙，忙跪下還禮，道：“焦姑娘快請起，令尊他老人家好麼？”焦宛兒哭道：“爹爹……給……給閔子華那奸賊害死啦。”袁承志吃了一驚，站起身來，問道：“他……他老人家怎會遭難？”

　　焦宛兒從身上拿出一個布包，放在桌上，打了開來，露出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刃身上還殘留著烏黑的血跡。袁承志連著布包捧起匕首，見刀柄上用金絲鑲著“仙都門下子字輩弟子閔子華收執”幾個字，顯是仙都派師尊賜給弟子的利器。焦宛兒哭道：“那天在泰山聚會之後，我跟著爹爹一起回家，在徐州府客店里住宿。第二日爹爹睡到辰時過了，還不起來，我去叫他，哪知……哪知……他胸口插了這把刀……袁相公，請你作主！”說罷嚎啕大哭。

　　青青本來對她頗有疑忌之意，這時見她哭得猶如梨花帶雨，嬌楚可怜，心中難過，把她拉在身邊，摸出手帕給她拭淚，對袁承志道：“大哥，那姓閔的已答應揭過這個梁子，怎麼又卑鄙行刺？咱們可不能善罷干休！”

　　袁承志胸中酸楚難言，想起焦公禮的慷慨重義，不禁流下淚來，隔了一陣，問道：“焦姑娘，後來你見過那姓閔的麼？”焦宛兒哽咽道：“我……我……見過他兩次，我們一路追趕，昨天晚上追到了北京。”青青叫道：“好啊，他在北京，咱們這就去找他。妹妹你放心，大伙兒一定給你報仇。”程青竹、沙天廣等早已得知袁承志在南京為焦閔兩家解仇的經過，這時聽得閔子華如此不守江湖道義，都是憤慨异常。沙天廣道：“閔子華是甚麼東西，沙某倒要斗他一斗。”

　　焦宛兒向眾人盈盈拜了下去，凄然道：“要請眾位伯伯叔叔主持公道。”程青竹一拍桌子，喝道：“閔子華在哪里？仙都派雖然人多勢眾，老程可不怕他。”

　　焦宛兒道：“爹爹逝世後，我跟幾位師哥給他老人家收殮，靈柩寄存在徐州廣武鏢局。一面搜尋閔子華的下落。總是爹爹英靈佑護，沒幾天河南的朋友就傳來訊息，說有人見到那姓閔的奸賊從河南北上。金龍幫內外香堂眾香主、各路水陸碼頭的舵主，一路路分批兜截，曾交過兩次手，都給他滑溜逃脫了。侄女兒不中用，還給那奸賊刺了一劍。”袁承志見她左肩微高，知道衣里包著繃帶，想來她為父報仇，必定奮不顧身，可是說到武功，自是不及仙都好手閔子華了。焦宛兒又道：“昨天我們追到北京，已查明了那奸賊的落腳所在。”青青急道：“在哪里？咱們快去，莫給他溜了。”焦宛兒道：“他住在西城傅家胡同，我們幫里已有一百多人守在附近。”袁承志微微點頭，心想：“她年紀雖小，卻是精明干練。這次金龍幫傾巢而出，那是非殺閔子華不可的了。”焦宛兒又道：“剛才我在大街上，遇著一位泰山大會中見過面的朋友，才知袁相公跟各位住在這里。”

　　沙天廣大拇指一翹，說道：“焦姑娘，你做事周到，閔子華已在你們掌握之中，你還是來請盟主主持公道，好讓江湖上朋友們都說一句‘閔子華該殺’，好！”

　　袁承志問道：“預備幾時動手？”焦宛兒道：“今晚二更。”她把匕首包回布包。青青道：“妹子，待會你還是用這匕首刺死他？”焦宛兒點了點頭。

　　袁承志想起焦公禮一生仗義，到頭來卻死于非命，自己雖已盡力，終究還是不能救得他性命，為德不卒，心下頗為歉咎，又想仙都派與金龍幫此後勢必怨怨相報，糾纏不清，不知如何了結？閔子華暗中傷人，理應遭報，但這事要做得讓仙都派口服心服，方無後患。

　　各人用過晚飯，休息一陣，袁承志帶同程青竹、沙天廣、啞巴、胡桂南、洪胜海五人，隨著焦宛兒往傅家胡同而去。青青、鐵羅漢兩人受傷，不能同行，單鐵生自行回家養傷。青青連連歎氣，咒罵何鐵手這妖女害得她動彈不得。

　　注：袁崇煥有一個朋友鄺湛若，廣東名士，曾游瑤山，為瑤女掌兵權者云氏作記室，作有《赤雅》一書，其中“僮婦畜蠱”一節云：“五月五日，聚虫豸之毒者，并置器內，自相吞食，最後獨存者曰蠱。有蛇蠱、蜥蜴蠱、蜣螂蠱。”

## 第十六回　　石岡凝冷月 鐵手拂曉風

　　眾人來到胡同外十余丈處，焦公禮的幾名弟子已迎了上來，說閔子華和他師弟洞玄道人在屋里說話。眾人見袁承志出手相助，欣慰已極，精神大振。

　　焦宛兒問袁承志道：“袁相公，可以動手了麼？”袁承志道：“叫大伙守在外面，咱們幾個人先去一探。”焦宛兒道：“好！”低聲對眾幫友吩咐幾句，和袁承志等躍進牆去。焦宛兒輕功較差，落地時腳下微微一響，屋中燈火忽地熄滅。焦宛兒知道仇人已經發覺，不能再探到甚麼，輕輕一聲呼哨，突然四周屋頂到處都探出頭來。焦宛兒叫道：“姓閔的，出來瞧瞧，是誰來啦！”屋中人默不作聲。焦宛兒道：“點了火把進去！”金龍幫四名幫友取出火折，點著帶來的火把，昂首而入，旁邊四名幫友執刀衛護。突然啪啪啪數聲，四根火把打滅了三根，兩條黑影從眾人頭頂飛了出來。金龍幫幫眾一涌而上，乒乒乓乓的打了起來。各人四下圍住，火把越點越多，將一個大院子照耀得如同白晝。

　　閔子華和洞玄道人知道已落重圍，兩人背靠背的拚力死戰，轉瞬間把金龍幫幫眾刺傷了六七人。傷者一退下，立即有人補上。再斗一陣，閔子華和洞玄又傷了三四人，但洞玄左臂也已受傷。他劍交右手，猛扑力戰。兩儀劍法本是他使左手劍，閔子華使右手劍，兩人左右呼應，回環攻守。現下兩柄都是右手劍，威力立減。片刻之間，洞玄與閔子華身上又各受了幾處傷。袁承志在旁觀戰，心想：“一命還一命，殺閔子華一人已經夠了，不必讓洞玄也陪在這里。”眼見兩人便要喪命當地，踊身跳入圈子，登時金光閃動，嗆啷啷一陣亂響，不但洞玄與閔子華手中長劍被金蛇劍削斷，金龍幫諸人的兵刃也有七八柄斷頭折身。眾人出其不意，都是大吃一驚，向後躍開。袁承志自得金蛇劍以來，除了以之削斷西洋軍官雷蒙的長劍之外，從未仗劍與人正式交手，不意此劍竟有如斯威力，連自己也是一呆，心想這都是各人趁手的兵器，自己不過要雙方罷手停斗，不料竟削壞了多件兵刃，心下好生不安。這時閔子華和洞玄全身血跡斑斑，見袁承志到來，更知無幸。洞玄把斷劍往地下一擲，慘笑道：“我師兄弟不知何事得罪了閣下，如此苦苦相逼？”翻手從腰間摸出一柄匕首，猛往自己胸膛上插去。袁承志左掌如風，在他胸前輕輕一推，右手已拿住他手腕，夾手奪過匕首，火光下一看，見匕首和閔子華刺死焦公禮那一柄全然相同，柄上刻著“仙都門下子字輩弟子洞玄收執”一行字。

　　洞玄鐵青了臉，喝道：“好漢子可殺不可辱。我學藝不精，不是你對手，死給你看便了。快把匕首還我！”袁承志怕他又要自殺，將匕首往腰里一插，正色道：“待得一切料理清楚，自然還你。”洞玄大怒，叫道：“你要殺就殺，不能如此欺人！”說著劈面一拳。袁承志退後一步避開，愕然道：“在下何敢相欺？”洞玄凜然道：“這把匕首是本派師尊所賜，宁教性命不在，也不能落入旁人手中。”袁承志一楞，疑云大起，心想這匕首既然如此要緊，閔子華怎能于刺殺焦公禮後仍留在他身上，卻不取回？當下將匕首雙手奉還，說道：“在下有一事不明，要請教道長。”洞玄接過匕首，聽他說得客氣，便道：“請說。”袁承志轉過身來，對焦宛兒道：“焦姑娘，那布包給我。”焦宛兒遞過布包，手握雙刀，緊緊監視閔子華。袁承志打開布包，露出匕首。閔子華和洞玄齊聲驚呼。金龍幫幫眾眼見凶器，想起老幫主慘死，目眥欲裂，各人逼近數步。閔子華顫聲道：“這……這……這是我的匕首呀？你從哪里得來？”伸手來取。袁承志手一縮。焦宛兒單刀揮出，往閔子華手臂砍落。閔子華疾忙縮手，這刀便沒砍中。焦宛兒待要追擊，袁承志伸手攔住，說道：“先問清楚了。”焦宛兒停刀不砍，流下兩行淚來。閔子華怒道：“當日我們在南京言明，雙方解仇釋怨。金龍幫為甚麼不顧信義，接連幾次前來傷我？你叫焦公禮出來。咱們三對六面，說個明白。姓閔的到底哪一點上道理虧了……”他話未說完，金龍幫幫眾早已紛紛怒喝：“我們幫主給你害死了，你這奸賊還來假撇清！”閔子華和洞玄都大吃一驚，齊聲道：“甚麼？焦公禮死了？”

　　袁承志見二人驚訝神色，不似作偽，心想：“或許內中另有別情。”問道：“你真的不知？”閔子華道：“我把房子輸了給你，沒面目再在江湖上混，便上開封府去，要跟掌門大師兄水云道長商量，哪知師兄沒會到，途中卻不明不白的跟金龍幫打了兩場。焦公禮好端端的，又怎麼會死？”焦宛兒聽他這麼說，也瞧出情形有點不對，硬咽道：“我爹爹……是給……給人用這把匕首害死的……就算不是你，也總是你的朋友。”閔子華恍然大悟，道：“嗯，嗯，這就是了。”焦宛兒喝道：“甚麼這就是了？”閔子華要待分辯，一時拙于言辭，卻又說不明白。金龍幫眾人只道他心虛，聲勢洶洶的又要操刀上前。洞玄道人接過閔子華手中半截斷劍，擲在地下，凜然道：“各位既然要讓焦幫主的大仇永遠不能得報，讓真凶奸人在一旁暗中冷笑，我師兄弟饒上這兩條性命，又算甚麼？”挺起胸膛，束手就戮。眾人見他如此，面面相覷，一時倒拿不定主意。袁承志道：“這樣說來，焦幫主不是閔兄殺的？”閔子華道：“姓閔的出于仙都門下，也還知道江湖上信義為先。我既已輸給你，又知有奸人從中挑撥，怎會再到南京尋仇？”袁承志道：“焦幫主不是在南京被害的。”閔子華奇道：“在哪里？”袁承志道：“徐州。”洞玄道：“我師兄弟有十多年沒到徐州啦。除非我們會放飛劍，千里外取人首級。”袁承志道：“此話當真？”洞玄伸手一拍自己項頸，說道：“殺頭也不怕，何必說假話？”焦宛兒道：“那麼這柄匕首從何而來？”洞玄道：“我這時說出真相，只怕各位還不相信。現下我帶你去一個地方，一看就知。”閔子華急道：“師弟，那不能去。”洞玄道：“口說無憑，須有實据。焦幫主為奸人殺害，此事非同小可，務須查個水落石出。袁相公和焦姑娘兩位是何等樣人，決不能壞咱們的事。”閔子華才不言語了。

　　焦宛兒道：“去哪里？”洞玄道：“我只能帶領袁相公和你兩位同去。人多了不行。”

　　金龍幫中有人叫了起來：“他要使奸，莫給他們走了。”焦宛兒問袁承志道：“袁相公，你說怎樣？”袁承志心想：“看來這兩人确是別有隱情，還是一同前往查明真相為妥。要是他們想使詭計，諒來也逃不脫我手掌。”說道：“那麼咱們就同去瞧瞧。”焦宛兒對金龍幫眾人道：“有袁相公在，料想他們也不敢怎樣。”自焦公禮逝世，焦宛兒已隱然為一幫之主。她率領幫眾大舉尋仇，眾人對她無不言聽計從，大家又知袁承志為人仁義，武功高強，有這麼一位高手從中護持，真是求之不得，當下也就沒有异言。袁承志和焦宛兒隨著閔子華師兄弟一路向北。來到城牆邊，洞玄取出鉤索，甩上去鉤住城牆，讓焦宛兒先爬了上去，第二袁承志上，然後他師兄弟先後爬上城頭。四人縱出城牆，續向北行。這時方當子夜，月色如水，道路越走越是崎嶇。再行四五里，上了個亂石山崗，袁承志和焦宛兒都感訝异，不知這兩人來此荒僻之處，有何用意。焦宛兒尋思：“莫非這兩人在此伏下大批幫手？但有袁相公在此，對方縱有千軍萬馬，他也必能帶我脫險。”上崗又走了二三里，才到崗頂，只見怪石嵯峨，峻險夾兀，月光下似魔似怪，陰森森的寒意逼人。洞玄和閔子華走向一塊大岩石之後，袁承志和焦宛兒跟著過去，只見岩邊赫然停著一具棺木。焦宛兒于黑夜荒山乍見此物，心中一股涼氣直冒上來。洞玄撿起一塊石子，在棺材頭上輕擊三下，稍停一會，又擊兩下，然後再擊三下，雙手托住棺蓋往上一掀，克勒一聲響，棺材中坐起一具僵尸。焦宛兒“啊”的一聲大叫，雙手抓住了袁承志左手，不由自主的靠在他身上。只聽那僵尸道：“怎麼？帶了外人來？”洞玄道：“兩位是朋友。這位袁相公，是金蛇郎君夏大俠的弟子。這位焦姑娘，是金龍幫焦幫主的千金。”那僵尸向袁焦二人道：“兩位莫怪。貧道身上有傷，不能起身。”洞玄道：“這是敝派掌門師兄水云道人。在這里避仇養傷。”袁承志和焦宛兒才知原來不是僵尸，當即施禮。水云道人拱手答禮。

　　看那水云道人時，只見他臉如白紙，沒半絲血色，額角正中從腦門直到鼻梁卻是一條殷燈色的粗大傷疤，疤痕猶新，想是受創不久，被那慘白的臉色一加映托，更是可怖。水云道人說道：“我師父跟尊師夏老師交好。夏老師來仙都山時，貧道曾侍奉過他。他老人家可好？”袁承志心想這時不必再瞞，答道：“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了。”水云道人長歎一聲，慘然不語，過了良久，才低聲道：“剛才聽洞玄師弟說道，閣下是金蛇弟子，我心中十分喜歡，心想只要金蛇前輩出手，我師父的大仇或能得報。唉！哪知他老人家竟也已歸道山，老成凋謝，只怕要讓奸人橫行一世了。”

　　焦宛兒心道：“我是為報父仇而來此地，哪知又引出一樁師仇來。”袁承志卻想：“不知他的對頭是甚麼厲害腳色，天下除了金蛇郎君，便無人對付得了？”

　　洞玄低聲把金龍幫尋仇的事說了一遍，求大師兄向焦宛兒解釋。水云道人“咦”了一聲，越聽越怒，突然手掌一翻，在身旁棺上猛擊一掌，噗的一聲，棺木登時塌了一塊。袁承志心想：“這道人的武功比他兩個師弟可高明得多。他身懷絕技，怎麼會怕得這樣厲害，竟要偷偷躲在這里裝死人？”水云道人說道：“焦姑娘，我們仙都弟子，每人滿師藝成、下山行道之時，師父必定賜他一柄匕首。貧道忝在本派掌門，雖然本領不濟，忍辱在這里養傷，但還不敢對朋友打一句誑語。焦姑娘，你道這柄匕首是做甚麼用的？”焦宛兒恨恨的道：“不知道！”水云道人抬頭望著月亮，喟然道：“敝派第十四代掌門祖師菊潭道長當年劍術天下無雙，只可惜性子剛傲，殺了不少人，結仇太多，終于各派劍客大會恒山，以車輪戰法斗他一人。菊潭道長雖然劍下傷了對頭十八人，但最後筋疲力盡，身受重傷，于是拔出匕首自殺而死。本派因此元氣大傷，又得罪了天下英雄，此後定下一條規矩，每名學藝完畢的弟子都授一柄匕首。洞玄師弟，你到那邊去。”洞玄不明他用意，但還是朝他手指所指，向西行去。水云等他走出數百步，高聲叫道：“行了。”洞玄停步。

　　水云低聲問閔子華道：“閔師弟，這把匕首，叫作甚麼？”閔子華道：“這是仙都戒殺刀。”水云又問：“師父授你戒殺刀時，有四句甚麼訓示？你低聲說來。”閔子華肅然道：“嚴戒擅殺，善視珍藏，義所不敵，舉以自戕。”

　　水云點點頭，向東邊一指，道：“你到那邊去。”待閔子華走遠，把洞玄叫回來，問道：“洞玄師弟，這把匕首，叫作甚麼？”洞玄道：“仙都戒殺刀。”水云又問：“師父授你此刀之時，有何訓示？”洞玄肅然道：“嚴戒擅殺，善視珍藏，義所不敵，舉以自戕。”水云把閔子華叫回，對袁承志和焦宛兒道：“現今兩位可以相信，敝派确是有此訓示。敝派子弟犯戒殺人，也是有的，可是憑他如何不肖，無論如何不敢用這戒殺刀殺人。”袁承志問道：“這匕首為甚麼叫‘戒殺刀’？”水云道：“敝派鑒于菊潭祖師的覆轍，從第十五代祖師起便定下一條門規，嚴禁妄殺無辜，否則到每兩年一次在仙都山大會，便得在師長兄弟之前，以這戒殺刀自行了斷。閔師弟要殺焦幫主，雖然當年閔子葉師兄行為不端，有取死之道，但為兄報仇，本來也不算是妄殺，可是後來既知受奸人挑撥，再去加害，那是犯了重大門規，諒他也是不敢。”他歎了一口氣，說道：“這戒殺刀是自殺用的，要是仙都弟子遇敵之時，武功不如，而對方又苦苦相逼，脫身不得，那麼便須以此匕首自殺，免損仙都威名。閔師弟就算敢犯師門嚴規，天下武器正多，怎會用戒殺刀去殺人？而且刺殺之後，怎麼又不把刀帶走？”袁承志和焦宛兒聽到這里，都不住點頭。

　　水云又道：“焦姑娘，我給你瞧一封信。”說著從棺材角里取出一個布包，打了開來，里面是一堆文件雜物。他從中撿出一信，遞給焦宛兒。

　　焦宛兒眼望袁承志。袁承志點點頭。焦宛兒接過信來，月光下見封皮上寫著“急送水云大師兄親啟，閔緘”幾個字，知是閔子華寫給水云的信，抽出信箋，見紙箋上端印著‘蚌埠通商大客棧用箋”的紅字，信上的字歪歪扭扭，文理也不甚通，寫道：“水云大師兄：你好。焦公禮之事，小弟已明白受人欺騙，報仇甚麼的就此拉倒不干了。但昨晚夜里，小弟的戒殺刀忽然給萬惡狗賊偷去，真是慚愧之至。如果尋不回來，我再沒面目見大師兄了，千萬千萬。小弟閔子華拜上。”焦宛兒讀完此信，更無懷疑，身子顫抖，盈盈向閔子華拜了下去，說道：“閔叔叔，侄女兒錯怪好人，冒犯你老人家啦。”拜罷又向洞玄賠禮。兩人連忙還禮。

　　閔子華道：“不知是哪個狗賊偷了這把刀去，害死了焦幫主。他留刀尸上，就是要你疑心我呀。”焦宛兒道：“侄女真是鹵莽，沒想到這一著，只道閔叔叔害了爹爹後，還要逞英雄好漢，留刀示威。”閔子華道：“我失了戒殺刀，和洞玄師兄到處找尋，沒一點眉目，後來接到大師兄飛帖，召我們到京師來，這才動身。路上你們沒頭沒腦的殺來，我也只好沒頭沒腦的跟你們亂打一陣。幸虧袁相公趕到，才弄明白這回事。”水云道：“等我們的事了結之後，要是貧道僥幸留得性命，定要幫焦姑娘找到這偷刀殺人的奸賊。這件事仙都派終究也脫不了牽連。”焦宛兒又襝衽拜謝，將匕首還給閔子華。袁承志心想，他們師兄弟只怕另有秘事商酌，外人不便參與，便拱手道：“兄弟就此別過。”兩人和水云等作別，走出數十步，正要下崗，洞玄忽然大叫：“兩位請留步。”袁承志和焦宛兒一齊停步。洞玄道人奔將過來，說道：“袁相公，焦姑娘，貧道有一件事想說，請兩位別怪。”袁承志道：“道長但說不妨。”洞玄道：“這里的事，要請兩位千萬不可泄漏。本來不須貧道多嘴，實因與敝師兄性命攸關，不得不冒昧相求。”按照江湖道上規矩，別幫別派任何詭秘怪异之事，旁人瞧在眼里，決不能傳言談論，否則凶殺災禍立至，此事人所共知，但洞玄竟如此不放心，不惜冒犯叮囑，自是大非尋常。袁承志心中一動，雖然事不干己，但剛才見水云道人無意中顯露了一手武功，不禁生了惺惺相惜之意，對洞玄道：“不知令師兄遇到了甚麼危難之事，兄弟或可相助一臂。”洞玄和袁承志交過手，知他武功卓絕，不但高出自己十倍，也遠在仙都第一高手水云師兄之上，聽他這麼說，心頭一喜，忙道：“袁相公仗義相助，真是求之不得，待貧道稟過大師兄。”匆匆回去，低聲和水云、閔子華商量。三人談了良久，似乎難以決定。袁承志想道：“既然他們大有為難，不愿外人插手，那麼也不必多事了。”高聲叫道：“兩位道長、閔兄，兄弟先走一步，後會有期！”一拱手就要下崗。

　　水云道人叫道：“袁相公，請過來說幾句話。”袁承志轉身走近。水云道：“袁相公肯拔刀相助，我們師兄弟實是感激不盡。不過這是本門的私事，情勢凶險萬分，實在不敢要袁相公無故犯險。還請別怪貧道不識好歹。”說著拱手行禮。袁承志知他是一片好意，心想這人倒也頗具英雄氣概，說道：“道長說哪里話來？既是如此，就此告辭。道長如有需用之處，兄弟自當盡力，隨時送個信到正條子胡同就是。”水云低頭不語，忽然長歎一聲，說道：“袁相公如此義氣，我們的事雖然說來羞人，如再相瞞，可就不夠朋友了。兩位請坐。洞玄師弟，你對兩位說罷。”

　　洞玄等兩人在石上坐好，自己也坐下說道：“我們恩師黃木道人生性好動，素喜到處云游，除了兩年一次的仙都大會之外，平日少在山上。五年前的中秋，又是大會之期，恩師竟然并不回山主持，也不帶信回來，這是從來沒有的事，眾弟子又是奇怪，又是擔憂。恩師這次是到南方云游采藥，大伙兒忙分批到云貴兩廣查訪，各路都沒消息。我和閔師哥卻在客店之中，得到點蒼派追風劍萬里風的傳訊，說有急事邀我們前往。我們兩人趕到云南大理萬大哥家中，見他身受重傷，躺在床上。一問之下，原來是為了我們恩師才受的傷。”袁承志想起程青竹曾說黃木道人是死于五毒教之手，暗暗點頭，聽洞玄又道：“追風劍萬大哥說道，那天他到大理城外訪友，見到我們恩師受人圍攻。點蒼派跟仙都派素有淵源，他當即仗劍相助。豈知對方個個都是高手，兩人寡不敵眾，萬大哥先遭毒手，昏倒在地，後來由人救回，恩師卻是生死不明。萬大哥肩頭和脅下都為鋼爪所傷，爪上喂了劇毒。看這情形，必是五毒教所為。他後來千辛萬苦的求到名醫，這才死里逃生。于是我們仙都三十二弟子同下云南尋師，要找五毒教報仇。可是四年來音訊全無，恩師自是凶多吉少。五毒教又隱秘异常，踏遍了云南全省，始終沒半點線索，大家束手無策，才离云南。後來北方傳來消息，說五毒教教主何鐵手到了北京……”袁承志“啊”了一聲。洞玄道：“袁相公識得她麼？”袁承志道：“我有幾位朋友昨天剛給她毒手所傷。”洞玄道：“令友不礙事麼？”袁承志道：“眼下已然無妨。”

　　洞玄道：“嗯，那真是天幸。我們一得訊，大師兄便傳下急令，仙都弟子齊集京師。我們在來京途中遇到焦姑娘，那不必說了。大師兄比我們先到，他與何鐵手狹路相逢。那賤婢竟然出言譏刺，十分無禮。大師兄跟她動起手來，這賤婢手腳滑溜，大師兄一不留神，額上為她左手鐵鉤所中，下盤又中了她五枚暗器。她只道這暗器喂有劇毒，大師兄一定活不了，冷笑幾聲便走了。好在大師兄內功精湛，又知對頭周身帶毒，在比武之前已先服了不少解藥，身邊又帶了諸般外用解毒膏丹，這才沒有遭難。”

　　水云歎道：“貧道怕她知我不死，再來趕盡殺絕，是以不敢在寓所養傷，只得找了這樣古怪的一個地方靜養，再過三個月，毒氣可以慢慢拔盡。師父多半已喪在賤婢手下，這仇非報不可。只是對頭手段太辣，毒物厲害，是以貧道不敢拖累朋友。”閔子華問道：“袁相公怎麼也跟五毒教結了仇？”袁承志于是將如何遇到錦衣毒丐齊云\*、程青竹如何被老丐婆抓傷的事簡略說了。水云道：“袁相公既跟他們并無深仇，吃了一點小虧，也就算了。你千金之體，犯不著跟這種毒如蛇蝎之人相拚。”袁承志心想自己有父仇在身，又要輔佐闖王和義兄李岩圖謀大事，這種江湖上的小怨，原不能過于當真，否則糾纏起來，永無了局，于是點頭說道：“道長說得是。我有一只朱睛冰蟾，可給道長吸毒。”當下用冰蟾替他吸了一次毒，亂石崗上無酒浸出蟾中毒液，于是把冰蟾借給洞玄，教了用法，要他替水云吸盡毒氣送回。水云、閔子華、洞玄不住道謝。袁承志和焦宛兒緩緩下崗，走到一半，焦宛兒忽往石上一坐，輕輕啜泣。袁承志問道：“怎麼？焦姑娘，你不舒服麼？”焦宛兒搖搖頭，拭干淚痕，若無其事的站了起來。袁承志心想：“這一來，她金龍幫和仙都派雖然化敵為友，但她報殺父大仇之事，卻更是渺茫了。也難為這樣一個年輕姑娘，居然這般硬朗。”兩人回進城里，天將微明，袁承志把焦宛兒送回金龍幫寓所，自回正條子胡同。他在長街一排民房屋頂上展開輕身功夫，倏然之間，已過了幾條街，一時奔得興發，使出“神行百變”絕技，真如飛燕掠波、流星橫空一般，耳旁風動，足底無聲，正奔得高興，忽聽身旁低喝一聲：“好功夫！”袁承志斗然住足，白影微晃，一人從身旁掠過，笑道：“追得上我嗎？”語聲方畢，已竄在七八丈外。袁承志見這人身法奇快，心中一驚：“此人是誰？輕身功夫是如此了得？”他少年人既好奇，又好胜，提氣疾追。那人毫不回顧，如飛奔跑。時候一長，袁承志的輕身功夫終于高出一籌，腳下加勁，片刻間追過了頭，趕在那人面前數丈，回轉身來。那人格格嬌笑，說道：“袁相公，今日我才當真服你啦！”只見她長袖掩口，身如花枝顫裊，正是五毒教教主何鐵手。她全身白衣如雪，給足底黑瓦一襯，更是黑的愈黑，白的愈白。武林中人所穿夜行衣非黑即灰，好得夜中不易為人發覺，敵人發射暗器不能取得准頭，她竟然穿一身白衣，若非自恃武藝高強，決不能如此肆無忌憚。袁承志拱手說道：“何教主有何見教？”何鐵手笑道：“袁相公前日枉駕，有許多礙手礙腳之人在場，大家分了心，不能好好見個高下。小妹今日專誠前來，討教幾招。”邊說邊笑，聲音嬌媚。

　　袁承志道：“教主這般身手，就在男子中也是難得一見。兄弟是十分佩服的。”何鐵手笑道：“袁相公前日試拳，掌風凌厲之極。小妹力氣不夠，不敢接招。今日比比兵刃如何？”也不等袁承志回答，呼的一聲，已將腰間一條軟鞭抖了出來，微光中但見鞭上全是細刺倒鉤，只要給它掃中一下，皮肉定會給扯下一大塊來。何鐵手嬌滴滴的道：“袁相公，這叫做蝎尾鞭，刺上是有毒的，你要加意小心，好麼？”袁承志聽她說話，不覺打了個寒戰。她語氣溫柔，關切體貼，含意卻十分狠毒，兩者渾不相稱。袁承志不欲跟她毫沒來由的比武，抱拳說道：“失陪了！”何鐵手不等他退開，手腕一抖，蝎尾鞭勢挾勁風，徑扑前胸。袁承志微微一笑，上身向後一仰，避開了這招，不等蝎尾鞭第二招再到，已竄出數丈。何鐵手知道追他不上，朗聲叫道：“金蛇郎君的弟子如此膿包，敗壞了師尊一世威名，嘻嘻！”袁承志一愣停步，心想：“我幾次相讓，他們五毒教驕縱慣了，還道我當真怕她。”心念微動之際，白影閃處，蝎尾鞭又帶著一股腥風扑到。袁承志眉頭一皺，暗想：“這等喂毒兵器縱然厲害，終究為正人君子所不取。她好好一個女子，卻身在邪教，以致行事不端。”料想蝎尾鞭全鞭有毒，不能白手搶奪，索性雙手攏入袖中，身隨意轉，的溜溜的東閃西避。何鐵手鞭法雖快，哪里帶得到他的一片衣角？轉瞬間拆了二十余招，何鐵手嬌喝：“你一味閃避，算甚麼好漢？”袁承志笑道：“你想激我奪你鞭子？又有何難。”身子一彎，雙手已在屋頂分別撿起一片瓦爿，凝視鞭影，看得親切，叫道：“撤鞭！”兩塊瓦片一上一下，已將蝎尾鞭夾在中間，順手往里一奪，右足晃動，瞬息間連踢三腳。何鐵手剛想運勁奪鞭，對方足尖已將及身，只得撤鞭倒退，不想踏了一個空，跌下屋去。袁承志搶住鞭柄，笑道：“金蛇郎君的弟子怎麼樣？”忽聽何鐵手柔媚的聲音叫道：“很好！”她身法好快，剛一著地，立即又竄了上來，饒是袁承志身有絕頂輕功，也不禁佩服。何鐵手右手叉在腰間，身子微晃，腰肢款擺，似乎軟綿綿地站立不定，笑道：“還要領教袁相公的暗器功夫，我們五毒教有一種毒蟾砂……”袁承志聽她嬌聲軟語的說著話，也不見她身轉手揚，突然間眼前金光閃動，大吃一驚，知道不妙，百忙中一飛沖天，躍起尋丈，只聽得一陣細微的錚錚之聲，數十枚暗器都打在屋瓦之上。

　　原來這毒蟾砂是無數極細的鋼針，機括裝在胸前，發射時不必先取准頭，只須身子對正敵人，伸手在腰旁一按，一陣鋼針就由強力彈簧激射而出。真是神不知，鬼不覺，何況鋼針既細，為數又多，一枚沾身，便中劇毒。武林中任何暗器，不論是金鏢、袖箭、彈丸、鐵蓮子，發射時總得動臂揚手，對方如是高手，一見早有防備。但這毒蟾砂之來，事先絕無征兆，實是天下第一陰毒暗器，教外人知者極少，等到見著，十之八九非死即傷，而傷者不久也必送命。他們本教之人稱之為“含沙射影”功夫，端的武林獨步，世上無雙。袁承志身子未落，三枚銅錢已向她要穴打去，怒喝：“我跟你無怨無仇，為甚麼下此毒手？”何鐵手側身避開兩枚銅錢，右手翻轉，接住了第三枚，輕叫一聲：“啊喲，好大的勁兒，人家手也給你碰痛啦。”看准袁承志落下的方位，還擲過來。聽聲辨形，這枚銅錢擲來的力道也不弱，袁承志剛想伸手去接，突然心里一動：“這人手上有毒，別上她當。”長袖一拂，又把銅錢拂了回去。這一下勁力就沒手擲的大，何鐵手伸出兩指，輕輕拈住，放入衣囊，笑道：“多謝！可是只給我一文錢，不太小氣了些嗎？”手掌伸出來時迎風一抖，十多條非金非絲的繩索向他頭上罩來。

　　袁承志惱她適才偷放毒蟾砂手段陰毒之極，當下再不客氣，揚起蝎尾鞭，往她繩上纏去。何鐵手斗然收索，笑道：“蝎尾鞭是我的呀。你使我兵器，害不害臊呀？”說的是一口云南土音，又糯又脆，手下卻毫不停留。

　　袁承志把蝎尾鞭遠遠向後擲出，叫道：“我再奪下你這幾根繩索兒，你們五毒教從此不能再來糾纏，行不行？”何鐵手道：“這不叫繩索兒，這是軟紅蛛索。你愛奪，倒試試看。”說著蛛索橫掃，攔腰卷來。這蛛索細長多絲，一招既出，四面八方同時打到。袁承志側身閃避，想搶攻對手空隙，哪知她十多根蛛索有的攻敵，有的防身，攻出去的剛收回守御，原來縮回的又反擊而出，攻守連環，毫無破綻。

　　拆了十余招後，袁承志已看出蛛索的奧妙，心想：“這蛛索功夫是從蜘蛛网中變化出來的。”乘她一招使老，進攻的索子尚未收回、而守御的索子已蓄勢發出之際，身形一斜，陡然欺近她背心，伸手向她脅下點去。這招快極險極，何鐵手萬難避開，忽然間身子一側。袁承志見這一下如點實了，手指非碰到她胸部不可，臉上發熱，凝指不發。何鐵手乘勢左手一鉤。袁承志疾忙縮手，嗤的一聲，袖口已被鉤子划了一條縫。何鐵手道：“啊喲，糟糕，把袁相公袖子割破啦。您把長衫除下來吧，我拿回去給你補好。”袁承志見她狡計百出，心中愈怒，乘勢一拉，扯下了右臂破袖，使得呼呼風響，不數招，袖子已與蛛索纏住，用力一揮，破袖與蛛索雙雙脫手，都掉到地下去了。袁承志道：“怎麼樣？”何鐵手格格笑道：“不怎麼樣。你的兵刃不也脫手了麼？還不是打了個平手？”反手在背上一抽，右手中多了一柄金光閃閃的鉤子。

　　袁承志見她周身法寶，武器層出不窮，也不禁大為頭痛，說道：“我說過奪下你蛛索之後，你們可不能再來糾纏。”何鐵手笑道：“你說你的，我幾時答允過啊？”袁承志一想，果然不錯，她确是沒答允過，但這般一件一件的比下去，到何時方了？當下哼了一聲，說道：“瞧你還有多少兵器？”心想把她每一件兵器都奪下來，她總要知難而退了。何鐵手道：“這叫做金蜈鉤。”左手一伸，露出手上鐵鉤，說道：“這是鐵蜈鉤，為了練這勞甚子，爹爹割斷了我一只手。他說兵器拿在手里，總不如干脆裝在手上靈便。我練了十三年啦，還不大成。袁相公，這鉤上可有毒藥，你別用手來奪呀！”只見她連笑帶說，慢慢走近，袁承志外表雖然淡然自若，內心實深戒懼，只怕她又使甚麼奸謀，正自嚴加提防，忽聽遠處隱隱有呼哨之聲，猛然間想起一事，暗叫：“不好！莫非此人絆住了我，卻命她党羽去加害青青他們？”也不等她話說完，回身就走。何鐵手哈哈大笑，叫道：“這時再去，已經遲了！”金鉤一點，鐵鉤疾伸，猛向他後心遞到。袁承志側過身子，橫掃一腿。何鐵手縱身避過，雙鉤反擊。這時曙光初現，只見一道黑氣，一片黃光，在他身邊縱橫盤旋。這女子兵刃上功夫之凌厲，僅比在盛京所遇的玉真子稍遜而已。他挂念青青等人，不欲戀戰，數次欺近要奪她金鉤，總是被她回鉤反擊，或以鐵鉤護住。這鐵鉤裝在手上，運用之際的是靈動非凡，宛如活手一般。袁承志拆到三十余招，兀是打她不退，心中焦躁，探手腰間，金光一閃，拔出了金蛇寶劍。何鐵手一見，笑容立斂，喝道：“好！這金蛇劍竟落在你手！”袁承志道：“是便怎樣？”刷刷數劍。何鐵手武功雖高，哪里抵擋得住？當的一聲，金鉤已被金蛇劍削去半截。袁承志喝道：“再來糾纏，把你的鐵手也削斷了。”她一聽之下，臉上微現懼色，果然不敢逼近身來。袁承志收劍入鞘，疾奔回家，剛到胡同口，便見洪胜海躺在地下，頸中流血，忙上前扶起，幸喜尚有氣息。洪胜海咽喉受傷，不能說話，伸手向著宅子連指。袁承志抱他入內，只見宅子中到處桌翻椅折，門破窗爛，顯是經過一番劇戰。袁承志越看越是心驚，撕下衣袖替洪胜海扎住了咽喉傷口，直奔內堂，里面也是處外破損，胡桂南與程青竹躺在地下呻吟。袁承志忙問：“怎麼？”胡桂南道：“青姑娘，青姑娘……給……五毒教擄去啦。”袁承志大驚，問道：“沙天廣他們呢？”胡桂南伸手指向屋頂。袁承志不及多問，急躍上屋，只見沙天廣和啞巴躺在瓦面，沙天廣滿臉烏云，中毒甚深，啞巴也受創傷。雖然幸喜無人死亡，但滿屋伙伴，個個重傷，真是一敗涂地，青青更不知去向。袁承志咬牙切齒，憤怒自責：“我怎地如此胡塗，竟讓這女子纏住了也沒發覺。”宅中童仆在惡斗時盡皆逃散，這時天色大明，敵人已去，才慢慢回來。袁承志把啞巴和沙天廣抱下地來，寫了一張字條，命仆人急速送去金龍幫寓所，請焦宛兒取回朱睛冰蟾，前來救人。他替沙天廣、胡桂南等包扎傷口，一面詢問敵人來襲情形。鐵羅漢上次受傷臥床未起，幸得未遭毒手，說道：“三更時分，胡桂南首先發覺了敵蹤，把啞巴老兄扯上屋去。兩人一上屋，立被十多名敵人圍住了。我在窗口中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全身無力，動彈不得，只有干著急的份兒。眼見啞巴老兄、沙老兄和程老夫子都傷了好幾名敵人，但對方實在人多。大家邊打邊退，在每一間屋里都拚了好一陣，最後個個受傷，青姑娘也給他們擄了去。袁相公……我們實在對你不起……”袁承志道：“敵人好不狠毒，怎怪得你們？眼下救人要緊。”他到馬廄牽了匹馬，向城外馳去，將到怪屋時下了馬，將馬縛在樹上，走到屋前，飛身越牆直入，大叫：“何教主，請出來，我有話說。”一陣回音過去，黃牆上鐵門開處，一陣狺狺狂吠，扑出十多頭凶猛巨大，後面跟著數十人。他想：“這次可不能再對他們客氣了！”左手連揮，十多枚金蛇錐激射而出，金光閃閃，每只巨獒腦門中了一枚，只只倒斃在地。他繞著眾犬轉了一個圈子，雙手將金蛇錐一一收入囊中。五毒教人眾本待乘他與巨獒纏斗，乘隙噴射毒汁，哪知他殺斃眾犬竟如此神速，不由得都驚呆了，待他收回暗器，先頭一人發一聲喊，轉身便走。余人一擁進內，待要關門，哪里還來得及？袁承志已從各人頭頂一躍而過，搶在頭里。他深入敵人腹地之後，反而神定氣閒，叫道：“何教主再不出來，莫怪我無禮了。”

　　只聽噓溜溜的一陣口哨，五毒教眾人排成兩列，中間屋里出來十多人。當先一人是何紅藥，後面跟著左右護法潘秀達、岑其斯，以及錦衣毒丐齊云等一批教中高手。袁承志道：“在下跟各位素不相識，既無宿怨，也無新仇，各位卻來到舍下，將我朋友個個打得重傷，還將我兄弟擄來，那是甚麼緣由，要向何教主請教。”

　　何紅藥道：“你家里旁人跟我們沒有冤仇，那也不錯，因此手下留情，沒當場要了他們性命。你既有朱睛冰蟾，小小傷勢也很易治好。至于那姓夏的小子呢，哼，我們要慢慢的痛加折磨。”袁承志道：“她年紀輕輕，甚麼事情對你們不住了？”何紅藥冷笑道：“誰教他是金蛇郎君的兒子？哼，這也罷了，誰教他是那個賤貨生的？”袁承志一怔，心想她跟青青的母親又有甚麼仇嫌了？何紅藥見他沉吟不語，陰森森的道：“你來胡鬧些甚麼？”袁承志道：“你們如跟金蛇郎君有梁子，干甚麼不自去找他報仇？”何紅藥道：“老子要殺，兒子也要殺！你既跟他有瓜葛，連你也要殺！”

　　袁承志不愿再與她囉唆不清，高聲叫道：“何教主，你到底出不出來？放不放人？”屋中寂然無聲，過了一陣，陣陣回聲從五堵高牆上撞了回來。袁承志挂念青青，身形一斜，猛從何紅藥身旁穿過，直向廳門沖去。兩名教徒來擋，袁承志雙掌起處，將兩人直摜出去。他沖入廳內，見空空蕩蕩的沒有人影，轉身直奔東廂房，踢開房門，只見兩名教眾臥在床上，卻是日前被他扭傷了關節之人，見他入來，嚇得跳了起來。袁承志東奔西竄，四下找尋，五毒教眾亂成一團，處處兜截。過不多時，袁承志已把每一間房子都找遍了，不但沒有見到青青，連何鐵手也不在屋里。他焦躁异常，把缸瓮箱籠亂翻亂踢，里面飼養著的蛇虫毒物都爬了出來。五毒教眾大驚，忙分人捕捉毒物。潘秀達叫道：“是好漢到外面來決個胜負。”袁承志知他在教中頗有地位，決意擒住他逼問青青的下落，叫道：“好，我領教閣下的毒掌功夫！”施展神行百變輕身功夫，雙足一躪，已躍到他面前。潘秀達見他說到便到，大吃一驚，呼呼兩掌劈到。袁承志道：“別人怕你毒掌，我偏不怕！”潘秀達叫道：“好，你就試試。”袁承志右掌一起，往他掌上抵去。潘秀達大喜，心想：“你竟來和我毒掌相碰，這可是自尋死路，怨我不得。”當下雙掌運力，猛向前推，眼見要和袁承志手掌相碰，相距不到一寸，突見對方手掌急縮，腦後風聲微動，知道不妙，待要縮身回掌，只覺頸中一緊，身子已被提起。五毒教眾齊聲吶喊，奔來相救。袁承志抓起潘秀達揮了個圈子。眾人怕傷了護法，不敢逼近。

　　袁承志喝道：“你們擄來的人在哪里？快說。”潘秀達閉目不理。袁承志潛運混元功，伸手在他脊骨旁穴道一指戳去。潘秀達登時背心劇痛，有如一根鋼條在身體內絞來攪去。袁承志松手把他摔在地下。潘秀達痛得死去活來，在地下滾來滾去，卻不說一個字。袁承志道：“好，你不說，旁人呢？”靈機一動：“我的點穴除了本門中人，天下無人能救。且都給他們點上了，諒來何鐵手便不敢加害青弟。”當下身形晃動，在眾人身旁穿來插去。教徒中武功高強之人還抵擋得了三招兩式，其餘都是還沒看清敵人身法，穴道已被閉住。片刻之間，院子中躺下了二三十人。本來穴道被閉，盡管點穴手法別具一功，旁人難以解開，但過得幾個時辰，氣血流轉，穴道終于會慢慢自行通解。但袁承志這次點穴時使上了混元功，真力直透經脈，穴道數日不解，此後縱然解開，也要酸痛難當，十天半月不愈。那日他在衢州石梁點倒溫氏四老，使的便是這門手法。何紅藥見勢頭不對，呼嘯一聲，奪門而出。余眾跟著擁出，不一刻，一座大屋中空蕩蕩的走得干干淨淨，只剩下地上動彈不得的幾十人，有的呻吟低呼，有的怒目而視。袁承志大叫：“青弟，青弟，你在哪里？”除了陣陣回聲之外，毫無聲息。他仍不死心，又到每個房間查看一遍，終于廢然退出；提起幾名教眾逼問，各人均是閉目不答。袁承志無法可施，只得回到正條子胡同。見焦宛兒已取得冰蟾，率領了金龍幫的幾名大弟子來到，將沙天廣等身上毒氣吸淨、傷口包好。袁承志見各人性命無礙，但青青落入敵手，不禁愁腸百結。焦宛兒軟語寬慰，派出幫友四處打聽消息。過了大半個時辰，忽然蓬的一聲，屋頂上擲下一個大包裹來。眾人吃了一驚。袁承志焦急异常，雙手一扯，拉斷包上繩索，還未打開，已聞到一陣血腥氣，心中怦怦亂跳，雙手出汗，一揭開包袱，赫然是一堆被切成八塊的尸首，首級面色已成烏黑，但白須白發宛然可辨。袁承志一定神，才看清楚這尸首原來是獨眼神龍單鐵生。

　　他躍上屋頂，四下張望，只見西南角上遠處有一條黑影向前疾奔，知道必是送尸首來之人，當下提氣急追，趕出里許，只見他奔入一座林子中去了。

　　袁承志直跟了進去。只見那人走到樹林深處，數十名五毒教教眾圍著一堆火，正在高談闊論。一人偶然回頭，突見袁承志掩來，驚叫道：“克星來啦！”四散奔逃。袁承志先追逃得最遠最快的，舉手踢足，把各人穴道一一點了，回過身來，近者手點肘撞，遠者銅錢擲打，只聽得林中呼嘯奔逐，驚叫斥罵之聲大作。過了一盞茶時分，林中聲息俱寂，袁承志垂手走出，拍了拍身上的灰塵。這一役把岑其斯、齊云\*等五毒教中高手一鼓作氣的盡數點倒，只是何鐵手和何紅藥兩人不在其內。袁承志心中稍定，尋思：“只要青弟此時還不遭毒手，他們便有再大仇恨，也不敢加害于她。”

　　回到住宅，焦心等候，傍晚時分，出去打探的人都回報說沒有線索。天交二更，袁承志吩咐吳平與羅立如，將單鐵生的尸首送往順天府尹衙門去，公門中人見到他的模樣，自知是五毒教下的毒手。焦宛兒領著幾名幫友，留在宅里看護傷者，防備敵人。袁承志焦慮挂懷，哪里睡得著？盤膝坐在床上，籌思明日繼續找尋青青之策。約莫坐了一個更次，四下無聲，只聽得遠處深巷中有一兩聲犬吠，打更的竹柝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他思潮起伏，自恨這一次失算中計，遭到下山以來的首次大敗，靜寂中忽聽得圍牆頂上輕輕一響，心想：“如是吳羅二人回來，輕身功夫無此高明，必是來了敵人。”當下安坐床上，靜以待變。只聽窗外如一葉落地，接著一人格格嬌笑，柔聲道：“袁相公，客人來啦。”袁承志道：“有勞何教主枉駕，請進來吧！”取出火折點亮蜡燭，開門迎客。

　　何鐵手飄然而入，見袁承志室中陳設簡陋，除了一床一桌之外，四壁蕭然，笑道：“袁相公好清高呀。”袁承志哼了一聲。何鐵手道：“我這番來意，袁相公定是知道的了。”袁承志道：“要請何教主示下。”何鐵手道：“你有求于我，我也有求于你，咱們這個回合仍是沒有輸贏。”袁承志道：“我想不必再較量了。何教主有智有勇，兄弟十分佩服。”何鐵手笑道：“這是第一個回合，除非你把我們五毒教一下子滅了，否則還有得讓你頭疼的呢。”袁承志一凜，心想他們糾纏不休，确是不易抵擋，說道：“何教主既與我那兄弟的父親有仇，還是徑去找他本人為是，何必跟年輕人為難？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何鐵手嫣然一笑，說道：“這個將來再說。客人到來，你酒也不請人喝一杯麼？”袁承志心想此人真怪，于是命童仆端整酒菜。焦宛兒不放心，換上了書童的裝束，親端酒菜，送進房來。何鐵手笑道：“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袁相公的書童，生得也這般俊。”袁承志斟了兩杯酒。何鐵手舉杯飲干，接著又連飲兩杯，笑道：“袁相公不肯賞臉喝我們的酒，小妹卻生來鹵莽大膽。”焦宛兒接口道：“我們的酒沒毒。”何鐵手笑道：“好，好，真是一位伶牙利齒的小管家。干杯！”

　　袁承志和她對飲了一杯，燭光下見她星眼流波，桃腮欲暈，暗忖：“所識女子之中，論相貌之美，自以阿九為第一。小慧誠懇真摯。宛兒豪邁精細。青弟雖愛使小性兒，但對我一片真情。哪知還有何鐵手這般艷若桃李、毒如蛇蝎的人物，真是天下之大，奇人异士，所在都有。”何鐵手見他出神，也不言語，只淡淡而笑，過了一會，低聲道：“袁相公的武功，小妹心折之極。似乎尊師金蛇郎君也不會這點穴手段，這門功夫，袁相公是另有師承的了。”袁承志道：“不錯，我是華山派門下弟子。”何鐵手道：“袁相公武功集諸家所長，難怪神乎其技。小妹今晚是求師來啦。”

　　袁承志奇道：“這話我可不明白了。”何鐵手笑道：“袁相公若是不嫌小妹資質愚魯，就請收歸門下。”袁承志道：“何教主一教之長，武功出神入化，卻來開這玩笑。”何鐵手道：“你如不傳我解穴之法，難道我們教中幾十個人，就眼睜睜讓他們送命不成？”袁承志道：“只要你把我朋友送回，再答應以後永遠不來糾纏，我當然會給他們解救。”何鐵手道：“這麼說來，袁相公是不肯收我這個徒弟了？”

　　袁承志道：“兄弟學藝未精，求師還來不及，哪敢教人？咱們好言善罷，既往不咎，你道怎樣？”何鐵手笑道：“我把你朋友送還，你把我的部屬治好。以後的事，走著瞧吧。”袁承志見她始終不肯答應罷手言和，怒氣漸生，暗想：“五毒教雖然橫行天南，但我們七省英雄豪傑，也不見得就怕了你們。”當下默不作聲。

　　何鐵手盈盈站起，笑道：“啊喲，咱們的袁大盟主生氣啦。”襝衽萬福，笑道：“好啦，好啦，我給你賠不是。”袁承志還了一揖，心下怫然不悅。何鐵手道：“明兒我把你朋友送回來。便請你大駕光臨，救治我的朋友。”袁承志道：“一言為定。”何鐵手微微躬身，轉身走出。她并不上屋，徑往大門走去。袁承志只得跟著送出，童仆點燭開門。

　　焦宛兒跟在袁承志身後，暗想：“這女子行動詭秘，別在大門外伏有徒党，誘袁相公出去襲擊，我先去瞧瞧。”于是慢慢落後，身上藏好蛾眉鋼刺，越牆而出，躲在牆角邊向外望去，只見大門口停了一乘暖轎，四名轎夫站在轎前，此外卻無別人。焦宛兒矮了身子，悄悄走到轎後，雙手把轎子輕輕一托，知道轎內無人，這才放心，正要走回，大門開處，童仆手執燈籠，袁承志把何鐵手送了出來。

　　焦宛兒靈機一動：“她既不肯罷手，此後麻煩正多。我要找到她的落腳所在，他們再來糾纏，好讓袁相公上門攻她個出其不意。”她存了報恩之心，也不怕前途艱險，縮身鑽入轎底，手腳攀住了轎底木架。那暖轎四周用厚呢圍住，又在黑夜，竟無一人發覺。只聽得何鐵手一陣輕笑，踏入轎中。四名轎夫抬起轎子，快步而去。

　　只覺四名轎夫健步如飛，原來抬轎的人也都身有武功，她不禁害怕起來。這時正當隆冬，寒風徹骨，暖轎底下都結了冰，被她口中熱氣一呵，化成了冷水一滴滴的落下。焦宛兒只得任由冷水落在臉上，不敢拂拭，只怕身子一動，立給何鐵手發覺。走了約莫半個時辰，忽聽一聲呼叱，轎子停住。一個男人聲音喝道：“姓何的賤婢，快出來領死。”焦宛兒心中奇怪：“這聲音好熟，那是誰啊？”又聽另一個聲音叫道：“五毒教橫行一世，想不到也有今天。”焦宛兒一驚：“那是閔子華！嗯，第一個說話的是他師弟洞玄道人。”

　　只聽得四周腳步聲響，許多人圍了上來。轎夫放下轎子，抽出兵刃。焦宛兒拉開轎障一角向外張望，見東邊站著四五人，都是身穿道袍、手執長劍的道士，心想：“西、北、南三邊必都有人，仙都派大舉報仇來了。”只覺轎身微微一晃，何鐵手已躍出轎外，嬌聲喝道：“水云賊道死了沒有？你們膽子也真大，想干甚麼？”一名長須道人喝道：“我們師父黃木道長到底在哪里，快說出來，免你多受折磨。”

　　何鐵手格格嬌笑，柔聲道：“你們師父又不是三歲娃娃，迷了路走失了，卻來問我要人。你們把師父交給我照管了，是不是呢？好吧，大家武林一脈，我幫你們找找吧，免得他可怜見兒的，流落在外，沒人照顧。也不知是給人拐去了呢，還是給人賣到了番邦。”焦宛兒心道：“原來這女人說話，總是這麼嬌聲媚氣的，我先前還道她故意向袁相公發嗲。”那長須道人怒道：“五毒教逞凶橫行，今日教你知道惡有惡報！”何鐵手笑道：“仙都派在江湖上本來也算是有點兒小名氣的，可是平時不敢正大光明的來找我，現今知道我們教里多人受傷，就鬼鬼祟祟的躲在這里。哈哈，呵呵，嘻嘻，嘿嘿！”片刻之間，換了幾種笑聲，她笑聲未畢，只聽西北角上一人“啊”的一聲慘叫，想是中了她毒手，一時只聽得呼叱怒罵、兵刃碰撞之聲大作。

　　這次仙都派傾巢而出，來的都是高手，饒是何鐵手武功高強，卻始終闖不出去。斗不到一盞茶時分，四名轎夫先後中劍，或死或傷。焦宛兒在轎下不敢動彈，眼見仙都門人劍法迅捷狠辣，果有獨得之秘，心想當日袁相公一舉而破兩儀劍法，那是他們遇上了特強高手，才受克制，尋常劍客卻決非仙都門人對手。她怕黑夜之中貿然露面，給仙都門徒誤會是五毒教眾，不免枉死于劍下，只得屏息不動。這時二十多柄長劍把何鐵手圍在垓心，青光霍霍，冷氣森森，只看得她驚心動魄。何鐵手在數十名好手圍攻下沉著應戰。一個少年道人躁進猛攻，被她鐵鉤橫划，帶著肩頭，登時痛暈在地，當下由同伴救了下去。再拆數十招，何鐵手力漸不支。閔子華長劍削來，疾攻項頸，她側頭避過，旁邊又有雙劍攻到。只聽錚的一聲，一件細物滾到轎下。焦宛兒拾起一看，原來是半枚女人戴的耳環。她心中又喜又急，喜的是何鐵手這一役難逃性命，可給袁相公除了個大對頭；急的是她若喪命，青青不知落在何處，她手下教眾肯不肯交還，實在難說。

　　又斗數十招，何鐵手頭發散亂，已無還手之力。長須道人一聲號令，數十柄長劍忽地回收，組成一張爛銀也似的劍网，圍在她四周。長須道人喝道：“我師父他老人家在哪里？他是生是死，快說。”何鐵手把金鉤夾在脅下，慢慢伸手理好散發，忽然一陣輕笑，鐵鉤迅如閃電，傷了一名道人。眾人大怒，長劍齊施，這一次下手再不容情，眼見何鐵手形勢危急萬分，突然遠處傳來噓溜溜一聲呼哨。何鐵手百忙中笑道：“我幫手來啦，你們還是快走的好，否則要吃虧的呀。”焦宛兒心想：“如不知他們是在拚死惡斗，聽了她這幾句又溫柔又關切的叮囑，還以為她是在跟情郎談情說愛哩！”那長須道人叫道：“料理了這賤婢再說！”各人攻得更緊。轉眼間何鐵手腿上連受兩處劍傷，但她還是滿臉笑容。一名年輕道人心中煩躁，不忍見這麼一個千嬌百媚、笑靨迎人的姑娘給亂劍分尸，喝道：“你別笑啦，成不成？”何鐵手笑道：“你這位道長說甚麼？”那道人一呆，正待回答，眼前忽然金光一閃。閔子華急呼：“留神！”但哪里還來得及，波的一聲，金鉤已刺中他背心。酣斗中遠處哨聲更急，仙都派分出八人迎上去阻攔。只聽金鐵交鳴，不久八人敗了下來，仙都門人又分人上去增援。這邊何鐵手立時一松，但仙都派余人仍是力攻，她想沖過去與來援之人會合，卻也不能。

　　雙方勢均力敵，高呼鏖戰。打了一盞茶時分，閔子華高叫：“好，好！太白三英，你們三個賣國賊也來啦。”一人粗聲粗氣的道：“怎麼樣！你知道爺爺厲害，快給我滾。”焦宛兒心下驚疑：“太白三英挑撥离間，想害我爹爹，明明已給袁相公他們擒住。爹爹後來將三人送上南京衙門，怎麼又出來了？是越獄？還是貪官賣放？”

　　這時何鐵手的幫手來者愈多，仙都派眼見抵擋不住，長須道人發出號令，眾人登時收劍後退。仙都門人對群戰習練有素，誰當先，誰斷後，陣勢井然。何鐵手身上受傷，又見敵人雖敗不亂，倒也不敢追趕，嬌聲笑道：“暇著再來玩兒，小妹不送啦。”仙都派眾人來得突然，去得也快，霎時之間，刀劍無聲，只剩下朔風虎虎，吹卷殘雪。

　　焦宛兒從轎障孔中悄悄張望，見場上東一堆西一堆的站了幾十個人。一個老乞婆打扮的女人道：“他們消息也真靈通，知道咱們今兒受傷的人多，就來掩襲。教主，你的傷不礙事吧？”何鐵手道：“還好。幸虧姑姑援兵來得快，否則要打跑這群雜毛，倒還不大容易呢。”一個白須老人道：“仙都派跟華山派有勾結嗎？”一個嗓音嘶啞的人道：“金龍幫跟那個姓袁的小子攪在一起。咱兄弟已使了借刀殺人的离間之計，料想姓袁的必會去跟仙都派為難。”那白須老人道：“好吧，讓他們自相殘殺最好。”焦宛兒在轎下聽到“借刀殺人的离間之計”這幾個字，耳中嗡的一響，一身冷汗，心道：“是了，是了，害死我爹爹的，原來是這三個奸賊。”她想再聽下去，卻聽何鐵手道：“大伙兒進宮去吧，轎子可不能坐啦。”眾人一擁而去。焦宛兒等他們走出數十步遠，悄悄從轎底鑽了出來。不覺吃了一驚，原來當地竟是在禁城之前，眼見一伙人進宮去了。仙都派圍攻何鐵手，拚斗時刻不短，居然并無宮門侍衛前來查問干預。她不敢多耽，忙回到正條子胡同，將適才所見細細對袁承志說了。袁承志大拇指一豎，說道：“焦姑娘，好膽略，好見識！”焦宛兒臉上微微一紅，隨即拜了下去。袁承志側身避過，慨然道：“令尊的血海深仇，自當著落在我身上。焦姑娘再行大禮，那可是瞧不起我了。”沉吟片刻，說道：“事不宜遲，我這就進宮去找他們。”焦宛兒道：“這些奸賊不知怎樣，竟混入了皇宮。看來必有內應。宮里禁衛森嚴，袁相公貿然進去，只怕不便。”袁承志道：“不妨，我有一件好東西。本來早就要用，哪知一到京師之後，怪事層出不窮，竟沒空去。”說著取出一封書信，便是滿清睿親王多爾袞寫給宮里司禮太監曹化淳的密函，本是要洪胜海送去的。袁承志知道這信必有後用，一直留在身邊。焦宛兒喜道：“那好極了，我隨袁相公去，扮作你的書童。”袁承志知她要手刃仇人，那是一片孝心，勸阻不得，點頭允了。焦宛兒在轎下躲了半夜，弄得滿身泥污，忙入內洗臉換衣，裝扮已畢，又是個俊俏的小書童。袁承志笑道：“可不能再叫你焦姑娘啦！”焦宛兒道：“你就叫我宛兒吧，別人還當是甚麼杯兒碗兒呢。”正要出門，吳平與羅立如匆匆進來，說順天府尹衙門戒備很嚴，等了兩個多時辰，直到捕快換班，才把單鐵生的尸首丟了下去。袁承志點頭道：“好！”焦宛兒說起要隨袁承志入宮尋奸，為父報仇。羅立如忽道：“袁相公，師妹，我跟你們一起去，好麼？”焦宛兒眼望袁承志，聽他示下。袁承志心想：“這次深入禁宮，本已危機四伏，加之尚有不少高手在內。要保護焦姑娘周全已甚不易，多一人更礙手腳。”正要出口推辭，忽見吳平伸手暗扯羅立如衣角，連使眼色，說道：“羅師弟，你傷臂之後身子還沒完全復原，還是讓袁相公帶師妹去吧。”袁承志心中一動：“他似乎有意要我跟焦姑娘單獨相處。昨晚我和她去見水云道人，青年男女深夜出外，只怕已引起旁人疑心。雖然大丈夫光明磊落，但還是避一下嫌疑的好。”于是對羅立如道：“羅大哥同去，我多一個幫手，那再好沒有。委屈你一下，請也換上童仆打扮。”羅立如大喜，入內更衣。吳平跟著進去，笑道：“羅師弟，你這次做了傻事啦！”羅立如愕然道：“甚麼？”吳平道：“袁相公對咱們金龍幫恩德如山，師妹對他顯然又傾心之至……”羅立如顫聲道：“你說讓師妹配……配給袁相公？”吳平道：“恩師在天有靈，定也必十分喜歡。你跟了去干甚麼？”羅立如道：“大師哥說得對，那我不去啦！”吳平道：“現今不去，又太著痕跡。你相機行事，如能撮成這段姻緣，那是再好不過。”羅立如點頭答應，心中卻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原來他對這小師妹暗寄相思已有數年，只是見她品貌既美，又不苟言笑，協助焦公禮處理幫中事務頗具威嚴，是以一番深情從不敢吐露半點；斷臂後更是自慚形穢，連話也不敢和她多說一句，這時聽吳平一說，不禁悵惘，但隨即轉念：“袁相公如此英雄，和師妹正是一對。她終身有托，我自當代她歡喜。”

##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筆畫中人

　　袁承志從鐵箱中取出許多珍寶，包了一大包，要羅立如捧在手里。三人來到宮門。袁承志將暗語一說，守門的禁軍早得到曹太監囑咐，當即分人引了進去。來到一座殿前，禁軍退出，另有小太監接引入內，一路連換了三名太監。袁承志默記道路，心想這曹太監也真工于心計，生怕密謀敗露，連帶路人也不斷掉換。最後沿著御花園右側小路，彎彎曲曲走了一陣，來到一座小屋子前。小太監請三人入內，端上清茶點心。等了一個多時辰，曹太監始終不來，三人也不談話，坐著枯候。直到午間，才進來一名三十歲左右的太監，向袁承志問了幾句暗語。袁承志照著洪胜海所言答了，那太監點頭而出。又過了好一會，那太監引了一名肥肥白白的中年太監入來。袁承志見他身穿錦繡，氣派極大，心想這多半是宮中除了皇帝之外、第一有權有勢的司禮太監曹化淳了，果然那先前進來的太監說道：“這位是曹公公。”袁承志和羅立如、焦宛兒三人跪下磕頭。曹化淳笑道：“別多禮啦，請坐，睿王爺安好？”袁承志道：“王爺福體安好。王爺命小人問公公好。”曹化淳呵呵笑道：“我這幾根老骨頭，卻也多承王爺惦記。洪老哥遠道而來，不知王爺有甚麼囑咐。”袁承志道：“王爺要請問公公，大事籌划得怎樣了？”

　　曹化淳歎道：“我們皇上的性子，真是固執得要命。我進言了好幾次，皇上總說借兵滅寇，後患太多，只求兩國罷兵，等大明滅了流寇，重重酬謝睿王爺。”

　　袁承志不知多爾袞與曹化淳有何密謀。洪胜海在多爾袞屬下地位甚低，不能預聞機密，只不過是傳遞消息的信使而已。洪胜海不知，袁承志自然也不知了。這時聽了曹化淳之言，不由得心里怦怦亂跳，耳中只是響著“借兵滅寇”四字，心想：“皇帝不肯借兵，滿洲人卻心急要借，顯是不懷好意了。”他雖鎮靜，但這個大消息突如其來，不免臉有异狀。曹化淳會錯了意，還道他因此事不成，心下不滿，忙道：“兄弟，你別急，一計不成，另有一計呀！”袁承志道：“是，是。曹公公足智多謀，我們王爺贊不絕口，常說有曹公公在宮中主持，何愁大事不成。”曹化淳笑而不言。袁承志道：“王爺有幾件薄禮，命小人帶來，請公公笑納。”說著向羅立如一指。焦宛兒接下他背著的包裹，放在桌上，解了開來。包裹一解開，登時珠光寶氣，滿室生輝。曹化淳久在大內，珍异寶物不知見過多少，尋常珠寶還真不在他眼里，但這陣寶氣迥然有异，走近一看，不覺驚得呆了。原來包袱中珍寶無數，單是一串一百顆大珠串成的朝珠，顆顆精圓，便已世所罕見。另有一對翡翠獅子，前腳盤弄著一個火紅的紅寶石圓球，這般晶瑩碧綠的成塊大的翡翠固然從未見過，而紅寶石之瑰麗燦爛，更是難得。曹化淳看一件，贊一件，轉身對袁承志道：“王爺怎麼賞了我這許多好東西？”袁承志要探聽他的圖謀，接口道：“王爺也知皇上精明，借兵滅寇之事很不好辦，總是要仰仗公公的大力。”曹化淳給他這樣一捧，十分得意，笑吟吟的一揮手，對羅立如和焦宛兒道：“你們到外面去休息吧。”袁承志向二人點點頭，便有小太監來陪了出去。曹化淳親自關上了門，握住袁承志的手，低聲道：“你可知王爺出兵，有甚麼條款？”

　　袁承志心想：“那晚李岩大哥說到處事應變之道，曾說要騙出旁人的機密，須得先說些機密給他聽。我信口胡謅些便了。”說道：“公公是自己人，跟你說當然不妨，不過這事可機密之至，除了王爺，連小人在內，也不過兩三個人知道。”曹化淳眼睛一亮。袁承志挨近身去說道：“小人心想，王爺雖然瞧得起小人，但總是番邦外國，要是曹公公恩加栽培，使個人得以光祖耀宗……”曹化淳心中了然，知他要討官職，呵呵笑道：“洪老弟要功名富貴，那包在老夫身上。”袁承志心想：“要裝假就假到底。”忙跪下去磕頭道謝。曹化淳笑道：“事成之後，委你一個副將如何？包你派在油水丰足的地方。”袁承志滿臉喜色，忙又道謝，道：“公公大恩大德，小人甚麼事也不能再瞞公公。王爺的意思是……”左右一張，悄聲道：“公公可千萬不能泄露，否則小人性命難保。”曹化淳道：“你放心，我怎會說出去？”袁承志低聲道：“滿洲兵進關之後，闖賊是一定可以蕩平的。王爺的心意，是要朝廷割讓北直隸和山東一帶的地方相謝。兩國以黃河為界，永為兄弟之邦。”

　　袁承志信口胡謅。曹化淳卻毫不懷疑，一則有多爾袞親函及所約定的暗號，二則有如此重禮，三來滿洲人居心叵測，他又豈有不知？他微微沉吟，點頭說道：“眼前天下大亂，今早傳來軍訊，潼關已給闖賊攻破，兵部尚書孫傳庭殉難。大明還有甚麼將軍能用？大清再不出兵，眼見闖賊旦夕之間就兵臨城下。北京一破，甚麼都完蛋了。”

　　袁承志聽說闖王已破潼關，殺了眼下惟一手握重兵的督師孫傳庭，不禁大喜，他怕流露心中歡悅之情，忙低下了頭，眼望地下。曹化淳道：“我今晚再向皇上進言，如他仍是固執不化，咱們以國家社稷為重，只好……”說到這里，沉吟不語，皺起了眉頭，似乎心中有極大疑難。袁承志心中怦怦亂跳，反激一句：“今上英明剛毅，公公可得一切小心。”曹化淳道：“哼，剛是剛了，毅就不見得。英明兩字，可差得太遠。大明江山亡在他手里不打緊，難道咱們也陪著他一起送死？”這幾句話可說得上“大逆不道”，若是泄漏出去，已是滅族的罪名，他竟毫不顧忌的說了出來，可見對袁承志全無忌憚之意。袁承志道：“不知公公有何良策，好教小人放心。”曹化淳道：“嗯，就算以黃河為界，也胜過整座江山都斷送在流寇手里。皇上不肯，難道……”說到這里，突然住口，呵呵笑道：“洪老弟，三日之內，必有好音報給王爺。你在這里等著吧。”雙掌一擊，進來幾名小太監，捧起袁承志所贈的珠寶，擁著曹化淳出去了。

　　過不多時，四名小太監領著袁承志、焦宛兒、羅立如三人到左近屋中宿歇。晚間開上膳食，甚是丰盛，用過飯後，天色已黑，小太監道了安，退出房去。

　　袁承志低聲道：“那曹太監正在籌划一個大奸謀，事情非同小可，我要出去打探一下。”焦宛兒道：“我跟你同去。”袁承志道：“不，你跟羅大哥留在這里，說不定那曹太監不放心，又會差人來瞧。”羅立如道：“我一個人留著好了，袁相公多一個幫手好些。”袁承志見焦宛兒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情，不便阻她意興，點了點頭，走到鄰室，雙手一伸，已點了兩名小太監的啞穴。另外兩名太監從床上跳起，睜大了眼睛，不明所以。焦宛兒拔出蛾眉鋼刺，指在兩人胸前，低聲喝道：“出一句聲，教你們見魏忠賢去！”說著鋼刺微微前伸，刺破兩人衣服，刺尖抵入了胸前肉里。袁承志暗笑，心想這當口她還說笑話。要知魏忠賢是熹宗時的奸惡太監，敗壞天下，這時早已伏誅。他把兩名太監的衣服剝了下來，自己換上了。焦宛兒吹滅蜡燭，摸索著也換上了太監服色。袁承志把一名太監也點上了啞穴，左手捏住另一人的脈門，拉出門來，喝道：“領我們去曹公公那里。”那太監半身酥麻，不敢多說，便即領路，轉彎抹角的行了里許，來到一座大樓之前。那小太監道：“曹公公……住……住在這里。”袁承志不等他說第二句話，手肘輕輕撞出，已閉住他胸口穴道，將他丟在花木深處。兩人伏下身子，奔到樓邊。袁承志正要拉著焦宛兒躍上，忽聽身後腳步聲響，一人遠遠問道：“曹公公在樓上麼？”袁承志答道：“我也剛來，是在樓上吧。”回頭看時，見來者共有五人，前面一人提著一盞紅紗燈，燈光掩映下見都是太監。那提燈的太監笑罵：“小猴兒崽子，說話就是怕擔干系。”說著慢慢走近。袁承志和焦宛兒低下了頭，不讓他們看清楚面貌。五名太監進門時，燈光射上門上明晃晃的朱漆，有如鏡子，照出了五人的相貌。袁承志吃了一驚，輕扯焦宛兒衣袖，等五人上了樓，低聲道：“是太白三英！”焦宛兒大驚，低聲道：“殺我爸爸的奸賊？他們做了太監？”

　　袁承志道：“跟咱們一樣，喬裝改扮的，上去！”兩人緊跟在太白三英之後，一路上樓，守衛的太監只道他們是一路，也不查問。到得樓上，前面兩名太監領著太白三英走進一間房里去了。袁承志與焦宛兒不便再跟，候在門外，隱隱約約只聽得那提燈的太監說道：“請在這里……曹公公馬上……”其餘的話聽不清楚。兩名太監隨即退了出來，下樓去了。袁承志一拉焦宛兒的手，走進房去，只見四壁圖書，原來是間書房。太白三英坐在一旁椅子，見進來兩名太監，也不在意。袁承志和焦宛兒徑自向前。焦宛兒冷笑道：“史叔叔，黎叔叔，我爹爹請三位去吃飯。”太白三英陡然見到焦宛兒，這一驚非同小可。黎剛立即跳了起來，叫道：“你……你爹爹不是死了麼？”焦宛兒道：“不錯，他請三位叔叔去吃飯！”史秉文眉頭一皺，擦的一聲，長刀出鞘。袁承志一躍而出，雙手疾伸，一手一個，抓住史氏兄弟的後領提了起來，同時左腳飛出。踢在黎剛後心胛骨下三寸“鳳尾穴”上。史秉光反手一拳，袁承志毫不理會，任他打在自己胸口，雙手輕輕一合，史氏兄弟兩頭相碰，都撞暈了過去。焦宛兒還沒看清楚怎的，太白三英都已人事不知。她拔出蛾眉鋼刺，猛向史秉光胸口戳去。袁承志伸手拿住她的手腕，低聲道：“有人。”

　　只聽樓梯上腳步聲響，袁承志提起史氏兄弟，放在書架之後，再轉身提了黎剛，和焦宛兒都躲在書架背後，剛剛藏好，幾個人走進室來。一人說道：“請各位在這里等一下，曹公公馬上就來。”一個嬌媚的女子聲音道：“辛苦你啦！”袁承志和焦宛兒聽出是五毒教主何鐵手的聲音，雙手互相一捏。過了片刻，又進來幾人，與何鐵手等互道寒暄。袁承志尋思：“衢州石梁派的溫氏四老也來了。原來宛兒昨晚瞧見的四個老頭子，竟便是他們，怪不得仙都派抵擋不住。他們來干甚麼？”眾人客套未畢，曹化淳和幾名武林好手已走進室來。只聽曹化淳給各人引見，竟有方岩的呂七先生在內。袁承志心想：“溫方施害死青弟的母親，給我打中穴道，無人相救，多半已成廢人，溫氏的五行陣是施展不出了。但加上五毒教的高手和其他人眾，我一人萬萬抵敵不過。”

　　只聽曹化淳道：“太白三英呢？”一名太監答道：“史爺他們已來過啦，不知到哪里去了。”曹化淳派人出去找尋，幾批太監找了好久回來，都說不見三人影蹤。余人悄悄議論，顯然都不耐煩了。曹化淳道：“咱們不等了，他們自己棄了立功良機，也怨不得旁人。”只聽眾人挪動椅子之聲，想是大家坐近了聽他說話。只聽他道：“闖賊攻破潼關，兵部尚書孫傳庭殉難。”眾人噫哦連聲，甚是震動。曹化淳道：“咱們如不快想法子，賊兵指日迫近京師。要是皇上再不借兵滅寇，大明數百年的基業，都要斷送在他手里。咱們以國家為重，只得另立明君，維持社稷。”

　　何鐵手道：“那就立誠王爺了。”曹化淳道：“不錯，今日要借重各位，為新君效勞。一切大事，有兄弟承當。立了大功，卻是大家的。”見眾人并無异議，當下分派職司。只聽他說道：“再過一個時辰，溫家四位老先生帶領得力弟兄，在皇上寢宮外四周埋伏，阻攔旁人入內。何教主的手下伏在書房外面，由誠王爺入內進諫。”

　　呂七先生道：“周大將軍統率京營兵馬，他是忠于今上的吧？要不要先除了去，以免不測？”曹化淳笑道：“周大將軍跟傅尚書那兩個家伙，早給我略施小計除去了。何教主，你說給他聽吧。”何鐵手笑道：“曹公公要擁誠王登基，早知周大將軍跟傅尚書是兩個大患，因此命小妹連日派人去戶部偷盜庫銀。皇帝愛斤斤計較，最受不了這些小事。今日下午已下旨把周傅二人革職拿問了。”眾人壓低了嗓子，一陣嘻笑，都稱贊曹化淳神機妙算。袁承志這時方才明白，原來那些紅衣童子偷盜庫銀，不是為了錢財，實是一個通敵禍國的大陰謀，可歎崇禎自以為精明，落入圈套之中尚自不覺。

　　曹化淳道：“各位且去休息一會兒，待會兄弟再來奉請。”呂七先生與溫氏四老等告辭了出去。何鐵手留在最後，將到門口時，忽道：“太白三英為甚麼不來？莫非是去向皇帝告密？”曹化淳道：“究竟何教主心思周密。這件事咱們索性瞞過了他們。不過太白三英是滿清九王的心腹，最近還立了一件大功，要說背叛九王，那倒決不至于。”何鐵手道：“甚麼大功？”曹化淳道：“他們盜了仙都派一個姓閔的一柄匕首，去刺殺了金龍幫的幫主，這麼一來，武林人物勢必大相殘殺。咱們將來避去金陵，那就舒服得多啦。”

　　焦宛兒早有九成料定是太白三英害她父親，這時更無懷疑。袁承志怕她傷痛氣惱之際發出聲響，何鐵手耳目靈敏，一點兒細微動靜都瞞她不過，忙伸手輕輕按住焦宛兒的嘴。只聽何鐵手笑道：“公公在宮廷之內，對江湖上的事情卻這般清楚，真是難得。”曹化淳干笑了兩聲，道：“朝廷里的事我見得多了，哪一個不是貪圖功名利祿，反復無常？哪一個講甚麼仁義道德？還是江湖上的朋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兄弟這次圖謀大事，不敢跟朝廷大臣商議，卻來禮聘各位拔刀相助，便是這個道理……”兩人說著話走出了書房。袁承志知道事在緊急，可是該當怎麼辦卻打不定主意，一時國難家仇，百感交集。焦宛兒低聲問道：“這三個奸賊怎樣處置？小妹可要殺了。”袁承志道：“好，但不要見血，以免給人發覺。”捧起史秉光的腦袋，指著他兩邊“太陽穴”道：“你會使‘鐘鼓齊鳴’這一招麼？”焦宛兒點點頭。袁承志道：“拇指節骨向外，這樣握拳，對啦，發招！”焦宛兒應聲出拳、噗的一聲，雙拳同時擊在史秉光兩邊“太陽穴”上。史秉光一聲沒哼，登時氣絕。她如法施為，又將史秉文和黎剛兩人打死，這時大仇得報，想起父親，不禁伏在袁承志肩頭吞聲哭泣。袁承志低聲道：“咱們快出去，瞧那何鐵手到哪里去。”焦宛兒拿得起放得下，立時收淚，隨著袁承志走出書房。

　　只見曹化淳和何鐵手在前面岔道上已經分路，兩名太監手提紗燈，引著何鐵手一行人向西走去。袁承志和焦宛兒身穿太監服色，就是遇到人也自無妨，于是遠遠跟著何鐵手，穿過幾處庭院，望著她走進一座屋子里去了。

　　兩人跟著進去，一進門，便聽得東廂房中有人大叫：“何鐵手你這毒丫頭，你還不放我出去？”聲音清脆，卻不是青青是誰？袁承志一聽之下，驚喜交集，再也顧不得別的，直闖進去，只見青青臥在床上，兩名小太監在旁煎藥添香。袁承志伸手點了兩名太監的穴道。青青方才認出，心中大喜，顫聲叫道：“大哥！”袁承志走到床邊，問道：“你的傷怎樣？”青青道：“還好！”見焦宛兒站在袁承志後面，問道：“你也來了？”焦宛兒道：“嗯，夏姑娘原來也在這里，那真好極了。袁相公急得甚麼似的。”青青哼了一聲沒回答，忽道：“那何鐵手就會過來啦，大哥，你給我好好打她一頓。”

　　袁承志心想：“他們另有奸謀，我還是暫不露面為妙。”急道：“青弟，眼下暫時不能跟她動手。你引她說話，問明白她劫你到宮里來干甚麼？”青青奇道：“甚麼宮里？”袁承志心想：“原來你還不知道這是皇宮。”只聽房外腳步聲近，不及細說，提起兩名太監塞入櫥中，見四下再無藏身之所，門外的人便要進來，只得拉了焦宛兒鑽入了床底。青青一怔之間，何鐵手與何紅藥已跨進門來。何鐵手笑道：“夏公子，你好些了嗎？咦，服侍你的人哪里去啦，這些家伙就知道偷懶。”青青道：“是我叫他們滾出去的，誰要他們服侍？”何鐵手不以為忤，笑道：“真是孩子脾氣。”走近藥罐，說道：“啊，藥煎好啦！”拿起一塊絲棉蒙在一只銀碗上，然後把藥倒在碗里，藥渣都被絲棉濾去。何鐵手笑道：“這藥治傷，最是靈驗不過。你放心，藥里要是有毒，銀碗就會變黑。”青青起初見到袁承志，本是滿懷歡悅，但隨即見到焦宛兒，已很有些不快，後來見兩人手拉手的躲入床底，神態似乎頗為親密，一時滿心憤怒，罵道：“你們鬼鬼祟祟的，當我不知道麼？”何鐵手笑道：“鬼鬼祟祟甚麼啊？”青青叫道：“你們欺侮我，欺侮我這沒爹沒娘的苦命人！沒良心的短命鬼！”袁承志一怔：“她在罵誰呀？”焦宛兒女孩兒心思細密，早已瞧出青青有疑己之意，這時聽她指桑罵槐，不由得十分氣苦，不覺身子發顫。袁承志隨即懂得了她的心意，苦于無從解釋，只得輕拍她肩膀，示意安慰。

　　何鐵手哪知其中曲折，笑道：“別發脾氣啦，待會我就送你回家。”青青怒道：“誰要你送，難道我自己就認不得路？”何鐵手只是嬌笑。老乞婆何紅藥忽然陰森森地道：“小子，你既落入我們手里，哪能再讓你好好回去？你爹爹在哪里，生你出來的那個賤貨在哪里？”青青本就在大發脾氣，聽她侮辱自己的母親，哪里還忍耐得住，伸手拿起床頭小幾上的那碗藥，劈臉向她擲去。何紅藥側身一躲，當的一聲，藥碗撞在牆上，但臉上還是熱辣辣的濺上了許多藥汁。她怒聲喝道：“渾小子，你不要命了！”袁承志在床底下凝神察看，見何紅藥雙足一登，作勢要躍起扑向青青，也在床底蓄勢待發，只待何紅藥躍近施展毒手，立即先攻她下盤。忽地白影一晃，何鐵手的雙足已攔在何紅藥與臥床之間。只聽何鐵手說道：“姑姑，我答應了那姓袁的，要送這小子回去，不能失信于人。”何紅藥冷笑道：“為甚麼？”何鐵手道：“咱們這許多人給點了穴，非那姓袁的施救不可。”何紅藥一沉吟，說道：“好，不弄死這小子便是，但總得讓他先吃點苦頭。喂，姓夏的小子，你瞧我美不美？”青青忽地“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聲中滿含驚怖，想是何紅藥丑惡的臉上更做出可怕的神情，直伸到她面前。何鐵手道：“姑姑，你又何必嚇他？”語音中頗有不悅之意。何紅藥哼了一聲道：“是了，這小子生得俊，你護著他了。”何鐵手怒道：“你說甚麼話？”何紅藥道：“年輕姑娘的心事，當我不知道麼？我自己也年輕過的。你瞧，你瞧，這是從前的我！”只聽一陣之聲，似是從衣袋里取出了甚麼東西。何鐵手與青青都輕輕驚呼一聲：“啊！”又是詫异，又是贊歎。何紅藥苦笑道：“你們很奇怪，是不是？哈哈，哈哈，從前我也美過來的呀！”用力一擲，一件東西丟在地下，原來是一幅畫在粗蚕絲絹上的肖像。袁承志從床底下望出來，見那肖像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雙頰暈紅，穿著擺夷人花花綠綠的裝束，頭纏白布，相貌俊美，但說這便是何紅藥那丑老婆子當年的傳神寫照，可就難以令人相信了。只聽何紅藥道：“我為甚麼弄得這樣丑八怪似的？為甚麼？為甚麼？……都是為了你那喪盡了良心的爹爹哪。”青青道：“咦，我爹爹跟你有甚麼干系？他是好人，決不會做對不起別人的事！”何紅藥怒道：“你這小子那時還沒出世，怎會知道？要是他有良心，沒對我不起，我怎會弄成這個樣子？怎會有你這小鬼生到世界上來？”

　　青青道：“你越說越希奇古怪啦！你們五毒教在云南，我爹爹媽媽是在浙江結的親，道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跟你又怎麼拉扯得上了？”何紅藥大怒，揮拳向她臉上打去。何鐵手伸手格開，勸道：“姑姑別發脾氣，有話慢慢說。”何紅藥喝道：“你爹爹就是給金蛇郎君活活氣死的，現在反而出力回護這小子，羞也不羞？”何鐵手怒道：“誰回護他了？你若傷了他，便是害了咱們教里四十多人的性命。我見你是長輩，讓你三分。但如你犯了教規，我可也不能容情。”

　　何紅藥見她擺出教主的身份，氣焰頓煞，頹然坐在椅上，兩手捧頭，過了良久，低聲問青青道：“你媽媽呢？你媽媽定是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狐狸精，這才將你爹迷住了，是不是？”她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做過許多許多夢，夢到你的媽媽，可是她相貌總是模模糊糊的，瞧不清楚……我真想見見她……”青青歎道：“我媽死了。”何紅藥一驚，道：“死了？”青青道：“死了！怎麼樣？你很開心，是不是？”何紅藥聲音凄厲，尖聲道：“我逼問他你媽媽住在甚麼地方，不管怎樣，他總是不肯說，原來已經死了。當真是老天爺沒眼，我這仇是不能報的了。這次放你回去，你這小子總有再落到我手里的時候……你媽媽是不是很像你呀？”青青惱她出言無禮，翻了個身，臉向里床，不再理會。

　　何紅藥道：“教主，要讓那姓袁的先治好咱們的人，再放這小子。”何鐵手道：“那還用說？”何紅藥忽然俯下身來，袁承志和焦宛兒都吃了一驚，然見她并不往床底下瞧，只伸指在床前地板上畫了幾個字。袁承志一看，見是：“下一年毒蛛蠱”六字。何鐵手隨即伸腳在地板上一拖，擦去了灰塵中的字跡，道：“好吧，就是這樣。”

　　袁承志尋思：“那是甚麼意思？…嗯，是了，她們在釋放青弟之前，先給她服下毒蛛蠱，毒性在一年之後方才發作，那時無藥可解，她們就算報了仇。哼，好狠毒的人，天幸教我暗中瞧見。要是我不在床底……”想到這里，不禁冷汗直冒。何紅藥站起身來向門外走去。袁承志見她雙足正要跨出門限，忽然遲疑了一下，回身說道：“你是不是真的聽我話？”何鐵手道：“當然，不過……不過咱們不能失信于人啊。”何紅藥怒道：“我早知你看中了他，壓根兒就沒存心給你爹爹報仇。”氣沖沖的回轉，坐在椅上，室中登時寂靜無聲。袁承志和焦宛兒更是不敢喘一口大氣。

　　青青忽在床上猛捶一記，叫道：“你們還不出來麼，干甚麼呀？”焦宛兒大驚，便要竄出，袁承志忙拉住她手臂，只聽何鐵手柔聲安慰道：“你安心睡一會兒，天亮了就送你回去。”青青哼了一聲，握拳在床板上蓬蓬亂敲，灰塵紛紛落下。袁承志險些打出噴嚏，努力調勻呼吸，這才忍住。青青心想：“那何鐵手和老乞婆又打你不過，何必躲著？你二人在床底下到底在干甚麼？”她哪知袁承志得悉弒帝另立的奸謀，這事關系到國家的存亡，實是非同小可，因此堅忍不出。何紅藥對何鐵手道：“你是教主，教里大事自是由你執掌。教祖的金鉤既然傳了給你，你便有生殺大權。可是我遇到的慘事，還不能教你驚心麼？”何鐵手笑道：“姑姑遇到了一個負心漢子，就當天下男人個個是薄幸郎。”何紅藥道：“哼，男人之中，有甚麼好人了？何況這人是金蛇郎君的兒子啊！你瞧他這模樣兒，跟那個家伙真沒甚麼分別，誰說他的心又會跟老子不同。”何鐵手道：“他爹爹跟他一樣俊秀麼？怪不得姑姑這般傾心。”袁承志聽何鐵手的語氣，顯然對青青頗為鐘情，這人絕頂武功，又是一教之主，竟然不辨男女，倒也好笑。何紅藥長歎一聲，道：“你是執迷不悟的了。我把我的事源源本本說給你聽。是福是禍，由你自決吧！”何鐵手道：“好，我最愛聽姑姑說故事。給他聽去了不妨麼？”何紅藥道：“讓他知道了他老子的壞事，死了也好瞑目。”青青叫道：“你瞎造謠言！我爹爹是大英雄大豪傑，怎會做甚麼壞事？我不聽！我不聽！”何鐵手笑道：“姑姑，他不愛聽，怎麼辦？”何紅藥道：“我是說給你聽。他愛不愛聽，理他呢。”青青用被蒙住了頭，可是終于禁不住好奇心起，拉開被子一角，聽何紅藥敘述金蛇郎君當年的故事。只聽她說道：“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還沒你現今年紀大。你爹爹剛接任做教主，他派我做萬妙山莊的莊主，經管那邊的蛇窟。這天閒著無事，我一個人到後山去捉鳥兒玩。”何鐵手插口道：“姑姑，你做了莊主，還捉鳥兒玩嗎？”何紅藥哼了一聲，道：“我說過了，那時候我還年輕得很，差不多是個小孩子。我捉到兩只翠鳥，心里很是高興。回來的時候，經過蛇窟旁邊，忽聽得樹叢里嗖嗖聲響，知道有蛇逃走了，忙遁聲追過去。果見一條五花在向外游走。我很奇怪，咱們蛇窟里的蛇養得很馴，從來不逃，這條五花到外面去干甚麼？我也不去捉拿，一路跟著。只見那五花到了樹叢後面，徑向一個人游過去，我抬頭一看，不覺吃了一驚。”何鐵手道：“干甚麼？”何紅藥咬牙切齒的道：“那便是前生的冤孽了。他是我命里的魔頭。”何鐵手道：“是那金蛇郎君麼？”何紅藥道：“那時我也不如他是誰，只見他眉清目秀，是個長得很俊的少年。手里拿著一束點著火的引蛇香艾。原來五花是聞到香氣，給他引出來的。他見了我，向我笑了笑。”何鐵手笑道：“姑姑那時候長得很美，他一定著了迷。”何紅藥呸了一聲，道：“我和你說正經的，誰跟你鬧著玩？我當時見他是生人，怕他給蛇咬了，忙道：‘喂，這蛇有毒。你別動，我來捉！’他又笑了笑，從背上拿下一只木箱，放在地下，箱子角兒上有根細繩縛著一只活蛤蟆，一跳一跳的。那五花當然想去吃蛤蟆啦，慢慢的游上了木箱，正想伸頭去咬，那少年一拉繩子，箱子蓋翻了下去。五花一滑，想穩住身子，那少年左手一探，兩根手指已鉗住了五花的頭頸。我見他手法雖跟咱們不同，但手指所鉗的部位不差分毫，五花服服帖帖的動彈不得，這一來，知道他是行家，就放了心。”

　　何鐵手笑道：“嘖嘖嘖，姑姑剛見了人家的面，就這樣關心。”青青插口道：“喂，你別打岔成不成？聽她說呀。”何鐵手笑道：“你說不愛聽呀！”青青道：“我忽然愛聽了，可不可以？”何鐵手笑道：“好吧，我不打岔啦！”

　　何紅藥橫了她一眼，說道：“那時我又起了疑心，這人是誰呢？怎敢這生大膽？到這里來捉我們的蛇？難道不知五毒教的威名嗎？又見他右手拿出一根短短的鐵棒，伸到五花口邊。五花便一口咬住。我走近細看，原來鐵棒中間是空的，五花口里的毒液不住流出來，都給鐵管子盛住了。我這才知道，哼，原來他是偷蛇毒來著。怪不得這幾天來，蛇窟里許多蛇兒不吃東西，又瘦又懶。我叫了起來：‘喂，快放下！’同時取出伏蛇管來，噓溜溜的一吹。他聽得聲音古怪，抬頭一看，那五花頭頸一扭，就在他手指上咬了一口。他忙把五花丟開，想打開木箱拿解藥。我說：‘你好大膽子！’，搶上前去。哪知他武功好得出奇，只輕輕一帶，我就摔了一交……”青青插嘴道：“當然啦，你怎能是他對手？”

　　何紅藥白眼一翻，道：“可是我們的五花毒性何等厲害，他來不及取解藥，便已傷口毒發，昏了過去。我走近去看，忽然心里不忍起來，心想這般年紀輕輕的便送了性命，太可惜了，而且又是這麼一身武功。”何鐵手道：“于是你就將他救了回去，把他偷偷的藏著，拿藥給他解了毒，等他傷好，你就愛上他了？”何紅藥歎道：“不等他傷好，我已經把心許給他了。那時教里的師兄弟們個個對我好，但不知怎的，我都沒把他們瞧在眼里，對這人卻是神魂顛倒，不由自主。過了三天，那人身上的毒退了，我問他到這里來干甚麼。他說我救了他性命，甚麼事也不能瞞我。他說他姓夏，身上負了血海深仇，對頭功夫既強，又是人多勢眾，報仇沒把握，聽說五毒教精研毒藥，天下首屈一指，因此趕到云南來，想求教五毒教的功夫……”她說到這里，袁承志和青青方才明白，原來金蛇郎君和五毒教是如此這般才打起交道來的，而他所以要取毒藥，自然旨在對付石梁溫家。只聽何紅藥又道：“他說，他暗里窺探了許久，學到了些煉制毒藥的門道，便來偷我們蛇窟里毒蛇的毒液，要煉在暗器上去對付仇人。又過了兩天，他傷勢慢慢好了，謝了我要走。我心里很舍不得，拿了兩大瓶毒蛇的毒液給他。他就給我畫了這幅肖像。我問他報仇的事還有甚麼為難，要不要我幫他。他笑笑，說我功夫還差得遠，幫不了忙。我叫他報了仇之後再來看我，他點頭答應了。我問他甚麼時候來。他說那就難說了，他要報大仇，還少了一件利刃，聽說峨嵋派有一柄鎮山之寶的寶劍，須得先到四川峨嵋山去盜劍。但不知是否真有此劍，就算有，甚麼時候能盜到，也說不上來。”袁承志聽到這里，心想：“金蛇郎君做事當真不顧一切，為了報仇，甚麼事都干。”

　　何紅藥歎道：“那時候我迷迷糊糊的，只想要他多陪我些日子。我好似發了瘋，甚麼事都不怕，明知是最不該的事，卻忍不住要去做。我覺得為了他而去冒險，越是危險，心里越快活，就是為他死了，也是情愿的。唉，那時候我真像給鬼迷住了一樣。我對他說，我知道有一柄寶劍，鋒利無比，甚麼兵器碰到了立刻就斷。他歡喜得跳起來，忙問在甚麼地方。我說，那就是我們五毒教代代相傳的金蛇劍！”袁承志聽到這里，心頭一震，不由得伸手一摸貼身藏著的金蛇劍，心想：“難道這劍竟是五毒教的？”何紅藥續道：“我對他說，這劍是我們教里的三寶之一，藏在大理縣靈蛇山的毒龍洞里，那是我教五大分舵之一的所在，洞外把守得甚是嚴密。他求我領他去偷出來。他說只借用一下，報了大仇之後一定歸還。他不斷的相求，我心腸軟了，于是去偷了哥哥的令牌，帶他到毒龍洞去。看守的人見到令牌，又見我帶著他，便放我們進去。”

　　何鐵手道：“姑姑，你難道敢穿了衣服進毒龍洞？”何紅藥道：“我自然不敢……”青青插口問道：“為甚麼不敢穿了衣服進那個……那個毒龍洞？”

　　何紅藥哼了一聲不答。何鐵手道：“夏公子，那毒龍洞里養著成千成萬條鶴頂毒蛇，進洞之人只要身上有一處蛇藥不抹到，給鶴頂蛇咬上一口，如何得了？這些毒蛇异種异質，咬上了三步斃命，最是厲害不過。因此進洞之人必須脫去衣衫，全身抹上蛇藥。”青青道：“哦，你們五毒教的事當真……當真……”何紅藥道：“當真甚麼？若不是這樣，又怎進得毒龍洞？于是我脫去衣服，全身抹上蛇藥，叫他也搽蛇藥。他背上擦不到處，我幫他搽抹。唉，兩個少年男女，身上沒了衣服，在山洞中你幫我搽藥，我幫你搽藥，最後還有甚麼好事做出來？何況我早已對他傾心，就這麼胡里胡塗的把身子交了給他。”

　　青青聽得雙頰如火，忽地想起床底下的二人，當即手腳在床板上亂捶亂打。何鐵手笑道：“夏公子，你干甚麼？”青青怒道：“我恨他們好不怕丑。”

　　何紅藥幽幽歎道：“你說我不怕丑，那也不錯，我們夷家女子，本來沒你們漢人這許多臭規矩。唉，後來我就推開內洞石門，帶了他進去。這金蛇劍和其餘兩寶放在石龍的口里，他飛身躍上石龍，就拿到了那把劍。哪知他存心不良，把其餘兩寶都拿了下來。那便是二十四枚金蛇錐和那張藏寶地圖了。”她說到這里，閉目沉思往事，停了片刻，輕輕歎了口氣，說道：“我見他把三寶都拿了下來，就知事情不妙，定要他把金蛇錐和地圖放回龍口。”

　　青青早知那便是建文皇帝的藏寶之圖，故意問道：“甚麼地圖？我爹爹一心只想報仇，要你們五毒教的舊地圖來有甚麼用？”何紅藥道：“我也不知是甚麼地圖。這是本教幾十年來傳下來的寶物。哼，這人就是不存好心。他也不答我的話，只是望著我笑，忽然過來抱住了我。後來，我也就不問他甚麼了。他說報仇之後，一定歸還三寶。他去了之後，我天天想念著他，兩年來竟沒半點訊息。後來忽然江湖上傳言，說江南出了一個怪俠，使一把怪劍，善用金錐傷人，得了個綽號叫作‘金蛇郎君’。我知道定然是他，心里挂著他不知報了大仇沒有。過不多久，教主起了疑心，終于查到三寶失落，要我自己了斷，終于落成了這個樣子。”

　　青青道：“為甚麼是這個樣子？”何紅藥含怒不答。何鐵手低聲道：“那時我爹爹當教主，雖是自己親妹子犯了這事，可也無法回護。姑姑依著教里的規矩，身入蛇窟，受萬蛇咬嚙之災。她臉上變成這個樣子，那是給蛇咬的。”青青不禁打了個寒戰，心中對這個老乞婆頓感歉仄。說道：“這……這可真對你不住了。我先前實在不知道……”何紅藥橫了她一眼，哼了一聲。何鐵手又道：“她養好傷後，便出外求乞，依我們教規，犯了重罪之人，三十年之內必須乞討活命，不許偷盜一文一飯，也不許收受武林同道的周濟。”

　　青青低聲對何紅藥道：“要是我爹爹真的這般害了你，那确是他不好。”何紅藥鼻中一哼，說道：“我給成千成萬條蛇咬成這個樣子，被罰討飯三十年，那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那日我帶他去毒龍洞，這結果早就想到了，也不能說是他害我的。他對我不起，卻是他對我負心薄幸。那時我還真一往情深，一路乞討，到江南去找他，到了浙江境內，就聽到他在衢州殺人報仇的事。我想跟他會面，但他神出鬼沒，始終沒能會著。等到在金華見到他時，他已給人抓住了。你知道抓他的人是誰？”何鐵手道：“是衢州的仇家麼？”何紅藥道：“正是。就是剛才你見到的溫家那幾個老頭子。”何鐵手和青青同時“啊”的一聲。何鐵手是想不到溫氏四老竟與此事會有牽連，青青是聽到外公們來到北京而感驚詫。

　　何紅藥道：“我幾次想下毒害死敵人。但這些人早就在防他下毒，茶水飲食，甚麼都要他先試過，這一來我就沒法下手。他們押著他一路往北，後來才知是要逼他交出那張地圖來。有一次，我終于找到機會，跟他說了幾句話。他說身上的筋脈都給敵人挑斷了，已成廢人，對頭武功高強，憑我一人決計抵敵不了，眼下只有一線生機，他正騙他們上華山去。”何鐵手道：“他到華山去干甚麼？”何紅藥道：“他說天下只有一人能夠救他，那便是華山派掌門人神劍仙猿穆人清。”袁承志在床底聽著這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心里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對金蛇郎君的所作所為，不知是痛恨、是惋惜、還是怜憫？這時聽到師父的名字，更是凝神傾聽。青青聽何紅藥提到了袁承志的師父，也更留上了神，只聽她接著道：“我問他穆人清是甚麼人，他說那是天下拳劍無雙的一位高人俠士。他雖從未見過，但素知這人正直仗義，若是見到他如此受人折磨，定會出手相救。他說溫氏五老的五行陣法厲害，又有崆峒派道人相助，除了這姓穆的，別人也打他們不退。他叫我快去華山，向穆大俠哭訴相求。我答允了，心中打定主意，要是穆大俠袖手不理，我就在他面前橫劍自刎，宁可自己死了，也總要救他出來。敵人轉眼便回，不能跟他多說話，我抱住了他，想親親他的臉便走了。哪知一挨近身，忽然聞到他胸口微有女人香氣，伸手到他衣內一摸，掏出來一只繡得很精致的香荷包，里面放著一束女人的頭發，一枚小小的金釵，我氣得全身顫抖，問他是誰給的。他不肯說。我說要是不說，我就不去求穆大俠。他閉嘴不理，神氣很是高傲。你瞧，你瞧，這小子的神氣，就跟他老子當年一模一樣。”她說到這里，聲音忽轉慘厲，一手指著青青，停了一陣，又道：“我還想逼他，看守他的人卻回來了。我實在氣苦之極。我為他受了這般苦楚，他卻撇下了我，另外有了情人。“等那一伙人上了華山，我也不去找甚麼穆大俠，暗中給看守他的人下毒，心想就算連那負心漢一起毒死，也不理會了，終于弄死了兩個道士。那幾個姓溫的全沒想到暗里有人算計，一疏神，我就將他救了出來，連金蛇劍、金蛇錐都一起盜到了手。我將他藏在一個山洞里。溫家幾兄弟遍找不見，互相疑心，自伙兒吵了一陣，再大舉搜山。這可就得罪了穆大俠。他暗中施展絕技，將他們都嚇下了華山，自己跟著也下山去了。“這天晚上，我要那負心漢說出他情人的姓名來。他知道一經吐露，我定會去害死他的心上人。他武功已失，又不能趕去保護，因此始終閉口不答。我恨極了，一連三天，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用刺荊狠狠鞭他一頓……”青青叫了起來：“你這惡婆娘，這般折磨我爹爹！”何紅藥冷笑道：“這是他自作自受。我越打得厲害，他笑得越響。他說倒也不因為我的臉給蛇咬壞了，這才不愛我。他從來就沒真心喜歡我過，毒龍洞中的事，在他不過逢場作戲，他生平不知玩過多少女人，可是真正放在心坎兒里的，只是他未婚妻一個。他說他未婚妻又美貌又溫柔，又天真，比我可好上一百倍了，他說一句，我抽他一鞭；我抽一鞭，他就夸那個賤女人一句。打到後來，他全身沒一塊完整皮肉了，還是笑著夸個不停。“到第三天上，我們兩人都餓得沒力氣了。我出去采果子吃，回來時他卻守在洞口，說道只要我踏進洞門一步，就是一劍。他雖失了武功，但有金蛇寶劍在手，我也不敢進去。我對他說，只要他說出那女子的姓名住所，我就饒了他對我的負心薄幸，他雖是個廢人，我還是會好好的服侍他一生。他哈哈大笑，說他愛那女子胜過愛自己的性命。好吧，我們兩人就這麼耗著。我有東西吃，他卻挨餓硬挺。”何鐵手黯然道：“姑姑，你就這樣弄死了他？”何紅藥道：“哼，才沒這麼容易讓他死呢。過了幾天，他餓得全身脫力，我走進洞去，將他雙足打折了。”

　　青青驚叫一聲，跳起來要打，卻被何鐵手伸手輕輕按住了肩頭，動彈不得。何鐵手勸道：“別生氣，聽姑姑說完吧。”何紅藥道：“這華山絕頂險峻异常，他雙足壞了之後，必定不能下去，我就下山去打聽他情人的訊息。我要抓住這賤人，把她的臉弄得比我還要丑，然後帶去給他瞧瞧，看他還能不能再夸她贊她。“我尋訪了半年多，沒得到一點訊息，擔心那姓穆的回山撞見了他，那可要糟。那天我見那姓穆的暗中顯功，驅逐石梁派的人，本領真是深不可測，要是那負心賊求他相助，我再上華山，可就討不了便宜。待得我回到華山，哪知他已不知去向。我在山頂到處找遍了，沒一點蹤跡，不知是那姓穆的救了他呢，還是去了別的地方。十多年來，江湖上不再聽到他的信息。我走遍天南地北，也不知這沒良心的壞蛋是死是活。”袁承志聽她滿腔怨毒的說到這里，方才恍然大悟：金蛇郎君所以自行封閉在這山洞之中，定是知道冤家魔頭必會重來，他武功全失，無法抵敵，想到負人不義，又恥于向人求救，于是入洞自殺。

　　忽聽得何紅藥厲聲對青青道：“哼，原來他還留下了你這孽種。你媽媽呢？她姓甚麼？叫甚麼？住在哪里？你不說出來，我先剜去你的眼睛。”

　　青青笑道：“哈哈，你凶，你凶！我爹爹說得不錯，我媽媽比你好一百倍也不止，好一千倍，一萬倍……”何紅藥怒不可遏，雙手一探，十爪向青青臉上抓來。

　　青青急往被里一縮，將被子蒙住了頭。何鐵手忙伸手擋住何紅藥。何紅藥怒道：“你要他說出他父母的所在，我就饒了他。”何鐵手道：“姑姑，咱們有大事在身，你卻總是為了私怨，到處招惹。仙都派的事，不也是你搞的麼？”

　　何紅藥道：“哼，那黃木賊道跟人瞎吹，說他認得金蛇郎君，偏巧讓我聽見了，當然要逼問他那負心賊的下落。”何鐵手道：“你關了黃木這些年，給他上了這許多毒刑，他始終不說，多半是真的不知。多結仇家也是無用。”袁承志和焦宛兒暗暗點頭，心想仙都派跟五毒教的梁子原來由此而結，那麼黃木道人并沒有死，只不過給他們扣住了。何紅藥叫道：“那姓袁的小子拿著咱們的金蛇劍，又用金蛇錐打咱們的狗子，那地圖想必也落入了他手里。你身為教主，怎地不想法子？”何鐵手道：“好啦，我知道了。姑姑，你出去休息一會兒吧。”何紅藥站起身來，厲聲說道：“我一切全跟你說了。用不用我的計策，給不給我出氣。全憑你吧！”何鐵手笑了笑，并不答話。何紅藥道：“你出來，我還有話跟你說。”何鐵手道：“在這里說也一樣。”何紅藥道：“不，咱們出去。”袁承志見兩人走出房去，步聲漸遠，忙鑽了出來，低聲道：“青弟，咱們走吧。”青青怒目望著焦宛兒，見她頭發蓬松，臉上又沾了不少灰塵，哼了一聲道：“你們兩人躲著干甚麼？”焦宛兒一呆，雙頰飛紅，說不出話來。袁承志道：“快起身。她們不安好心，要想法兒害你呀。”青青道：“害死了最好，我不走。”袁承志急道：“有甚麼事，回去慢慢兒再說不好麼？怎麼這個時候瞎搗亂。”青青怒道：“我偏偏要搗亂。”袁承志心想這人不可理喻，情勢已急，稍再耽擱，不是無法脫身，便是皇帝身邊發生大事，忙道：“青弟，你怎麼啦？”一面說，一面伸手去拉她。

　　青青一瞥眼間，見到焦宛兒忸怩靦腆的神色，想像適才她和袁承志在床底下躲了這麼久，不知是如何親熱，又想自己不在袁承志身邊之時，兩人又不知如何卿卿我我，越想越惱，左手握住他手，右手狠狠抓了一把。袁承志全沒提防，手背上登時給抓出四條血痕，忙掙脫了手，愕然道：“你胡鬧甚麼？”青青道：“我就是要胡鬧！”說著把棉被在頭上一兜。袁承志又氣又急，只是跺腳。

　　焦宛兒急道：“袁相公，你守著夏姑娘，我出去一下就回來。”袁承志奇道：“這時候你又去哪里？”焦宛兒不答，推開窗戶，躍了出去。袁承志坐在床邊，隔被輕推青青的身子。青青翻了個身，臉孔朝里。這一來，可真把他鬧得無法可施，又不敢走開，只怕何鐵手她們回來下蠱放毒。正待好言相勸，突然門口腳步聲響，他縱身上梁，橫臥在屋頂梁上。只見何鐵手重又進來，關上門閂，慢慢走到床邊。

　　袁承志扣住兩枚金蛇錐。只要她有加害之意，立即發錐救人。何鐵手凝望著青青的背影，低聲道：“夏相公，我有句話要跟你說。”青青回過頭來。

　　何鐵手道：“我姑姑對你爹爹如此一往情深，你說她是下賤之人麼？”青青萬萬想不到她問的是這一句話，呆了一呆，道：“一往情深，怎麼會是下賤？”提高了聲音道：“負心薄幸，那才下賤。”何鐵手不知她這話是故意說給袁承志聽的，心中大喜，登時容光煥發，輕聲說道：“你爹爹跟我姑姑無緣，那也怪他不得。他宁死也不肯說出你媽媽的所在，拚著性命來保護她，實是情深義重。”青青道：“可惜世上像我爹爹那樣的人很少。”何鐵手道：“要是有這樣的人，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也要維護你，你又怎樣？”青青道：“我可沒這般福氣。”何鐵手道：“我從前不懂，姑姑為甚麼會如此情痴，見了一個男子就這般顛倒……我……我……好吧，我不要你甚麼，你記得我也好，忘了我也好。”掉頭便走出門去。青青坐在床上怔怔發呆，不明白她是甚麼意思。袁承志飄然下地，笑道：“傻姑娘，她愛上你啦。”青青道：“甚麼？”袁承志笑道：“她當你是男人呢。”青青回想何鐵手這幾日對自己的神情說話，果然是含情脈脈的模樣。原來她一見傾心，神智胡塗了。那何紅藥則是滿腔怨毒，怒氣沖天。這兩個女子本來都見多識廣，但一個鐘情，一個懷恨，竟都似瞎了眼一般，再也沒留神自己是女扮男裝，不覺好笑，問道：“怎麼辦呢？”袁承志笑道：“你娶了這位五毒夫人算啦！”青青正待回答，窗格一響，焦宛兒躍了進來，後面跟著羅立如，青青臉色一沉，笑容頓斂。焦宛兒向袁承志道：“袁相公，承蒙你鼎力相助，我大仇已報，明兒一早，我就回金陵去啦。我爹爹在日，對你十分欽佩。你又傳了羅師哥獨臂刀法，就如是他師父一般。我們倆有一件事求你。”袁承志道：“那不忙，咱們先出宮去再說。”

　　焦宛兒道：“不。我要請你作主，將我許配給羅師哥。”她此言一出，袁承志和青青固然吃了一驚，羅立如更是驚愕异常，結結巴巴的道：“師……師妹，你……你說甚麼？”焦宛兒道：“你不喜歡我麼？”羅立如滿臉脹得通紅，只是說：“我……我……”青青心花怒放，疑忌盡消，笑道：“好呀，恭喜兩位啦。”袁承志知道焦宛兒是為了表明與自己清白無他，才不惜提出要下嫁這個獨臂師哥，那全是要去青青疑心、以報自己恩德之意，不禁好生感激。青青這時也已明白了她的用意，頗為內愧，拉著焦宛兒的手道：“妹子，我對你無禮，你別見怪。”焦宛兒道：“我哪里會怪姊姊？”想起剛才所受的委屈，不覺凄然下淚。青青也陪著她哭了起來。

　　忽然門外腳步聲又起，這次有七八個人。袁承志一打手勢，羅立如縱過去推開了窗格。

　　只聽何鐵手在門外喝道：“到底誰是教主？”何紅藥道：“你不依教規行事，咱們拜過教祖，只有另立教主。”一個男人聲音說道：“那小子是本教大仇人，教主你何必盡護著他？讓那姓袁的先救治了咱們兄弟，咱們再還他一個姓夏的死小子。你只答應還人，可沒說死的活的。”何鐵手笑道：“我就是不許你們進去，誰敢過來？”另一個男子聲音說道：“咱們先料理了那小子，再來算自己的帳。”腳步聲響，奔向門邊。忽聽得慘叫一聲，一人倒在地下，想是被何鐵手傷了。袁承志揮手要三人趕快出宮。羅立如當先躍出窗去。焦宛兒和青青也跟著躍出。這時門外兵刃相交，五毒教的教眾竟自內叛，和教主斗了起來。斗不多時，蓬的一聲，有人踢開房門，搶了進來。袁承志身形一晃，已竄出窗外。那人只見到袁承志的背影，叫道：“快來，快來！那小子跑啦！”何鐵手也是一驚，當即罷手不斗，奔進房來，只見窗戶大開，床上已空，當即跟著出窗，只見一個人影竄入了前面樹叢，忙跟蹤過去。她想追上去護送青青出宮，以免遭到自己手下的毒手，又或是為宮中侍衛所傷。五毒教眾跟著追來。眾人追得雖緊，但均默不作聲，生怕禁宮之內，驚動了旁人。

　　袁承志見何鐵手等緊追不舍，心想青青等這時尚未遠去，于是不即不离的引著眾人追逐自己，在御花園中兜了幾個圈子，算來估計青青等三人已經出宮，眼見前面有座宮殿，當下直竄入內。一踏進門，便覺陣陣花香，順手推開了一扇門，躲在門後。他定神瞧這屋子時，不由得耳根一熱。原來房里錦幃繡被，珠帘軟帳，鵝黃色的地氈上織著大朵紅色玫瑰，窗邊桌上放著女子用的梳妝物品，到處是精巧的擺設，看來是皇帝一名嬪妃的寢宮，心想在這里可不大妥當，正要退出，忽聽門外腳步細碎，傳來幾個少女的笑語之聲。尋思：如這時闖出，正好遇上，聲張起來，宮中大亂，曹化淳的奸謀勢必延擱，不免另有花樣，當下閃身隱在一座畫著美人牡丹圖的屏風之後。房門開處，聽聲音是四名宮女引著一名女子進來。一名宮女道：“殿下是安息呢，還是再瞧一會書？”袁承志心道：“原來是公主的寢宮。這就快點兒睡吧，別瞧甚麼勞甚子的書啦！”那公主嗯了一聲，坐在榻上，聲音中透著十分嬌慵。一名宮女道：“燒上些兒香吧？”公主又嗯了一聲。過不多時，青煙細細，甜香幽幽，袁承志只覺眼餳骨倦，頗有困意。那公主道：“把我的畫筆拿出來，你們都出去吧。”袁承志微覺訝异：“怎麼這聲音好熟？”暗暗著急，心想她畫起畫來，誰知要畫上多少時候。

　　眾宮女擺好丹青畫具，向公主道了晚安，行禮退出房去。這時房中寂靜無聲，只是偶有香爐中檀香輕輕的拆裂之音，袁承志更加不敢動彈。只聽那公主長歎一聲，低聲吟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宁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袁承志聽她聲音嬌柔宛轉，自是一個年紀極輕的少女，他雖不懂這首古詩的原意，但聽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那一句，也知是相思之詞，同時越加覺得她語音熟悉，尋思半晌，不覺好笑：“我是江湖草莽，生平沒進過京師，又怎會見過金枝玉葉的公主？總是她口音跟我相識之人有些近似罷啦！”這時那公主已走近案邊，只聽紙聲，調朱研青，作起畫來。袁承志老大納悶，細看房中，房門斜對公主，已經掩上，窗前珠帘低垂，除了硬闖，決計走不出去。過了良久，只聽公主伸了個懶腰，低聲自言自語：“再畫兩三天，這畫就可完工啦。我天天這般神魂顛倒的想著你，你也有一時片刻的挂念著我麼？”說著站了起來，把畫放在椅上，把椅子搬到床前，輕聲道：“你在這里陪著我！”寬衣解帶，上床安睡。袁承志好奇心起，想瞧瞧公主的意中人是怎生模樣，探頭一望，不由得大吃一驚。

　　原來畫中肖像竟然似足了他自己，再定神細看，只見畫中人身穿沔陽青長衫，系一條小缸青腰帶，凝目微笑，濃眉大眼，下巴尖削，可不是自己是誰？只不過畫中人卻比自己俊美了幾分，自己原來的江湖草莽之氣，竟給改成了玉面朱唇的俊朗風采，但容貌畢竟無异，腰間所懸的彎身蛇劍，金光燦然，更是天下只此一劍，更無第二口。他萬料不到公主所畫之像便是自己，不由得驚詫百端，不禁輕輕“咦”了一聲。那公主聽得身後有人，伸手拔下頭上玉簪，也不回身，順手往聲音來處擲出。袁承志只聽一聲勁風，玉簪已到面門，當即伸手捏住。那公主轉過身來。兩人一朝相，都驚得呆了。原來公主非別，竟然便是程青竹的小徒阿九。那日袁承志雖發覺她有皇宮侍衛隨從保護，料知必非常人，卻哪想到竟是公主？阿九乍見袁承志，霎時間臉上全無血色，身子顫動，伸手扶住椅背，似欲暈倒，隨即一陣紅云，罩上雙頰，定了定神，道：“袁相公，你……你……你怎麼在這里？”袁承志行了一禮道：“小人罪該萬死，闖入公主殿下寢宮。”阿九臉上又是一紅，道：“請坐下說話。”忽地驚覺長衣已經脫下，忙拉過披上。門外宮女輕輕彈門，說道：“殿下叫人嗎？”阿九忙道：“沒……沒有，我看書呢。你們都去睡吧，不用在這里侍候！”宮女道：“是。公主請早安息吧。”

　　阿九向袁承志打個手勢，嫣然一笑，見他目不轉瞬的望著畫像，不禁大羞，忙搶過去把椅子推在一旁。一時之間，兩人誰也說不出甚麼話來，四目交投，阿九低下頭去。過了一會，袁承志低聲道：“你識得五毒教的人麼？”阿九點頭道：“曹公公說，李闖派了許多刺客來京師擾亂，因此他請了一批武林好手，進宮護駕，五毒教也在其內。聽說他們的教主何鐵手武功甚是了得。”袁承志道：“您師父程老夫子給他們打傷了，殿下可知道麼？”阿九面色一變，道：“甚麼？他們為甚麼傷我師父？他受的傷厲害麼？”袁承志道：“大致不礙事了。”站起身來，道：“夜深不便多談，我們住在正條子胡同，明兒殿下能不能駕臨，來瞧瞧您師父？”阿九道：“好的。”微一沉吟，臉上又是紅了，說道：“你冒險進宮來瞧我，我……我是很感激的……”神情靦腆，聲音越說越低：“你既然見到我畫你的肖像，我的……心事……你……你自然也明白了……”說到最後這句時，聲細如蚊，已幾不可聞。袁承志心想：“糟糕，她畫我肖像，看來對我生了愛慕之意，這時更誤會我入宮來是瞧她，這可得分說明白。”只聽她又道：“自從那日在山東道上見面，你阻擋褚紅柳，令他不能傷我，我就常常念著你的恩德……你瞧這肖像畫得還像麼？”袁承志點頭道：“殿下，我進宮來是……”阿九攔住他的話頭，柔聲道：“你別叫我殿下，我也不叫你袁相公。你初次識得我時，我是阿九，那麼我永遠就是阿九。我聽青姊姊叫你大哥，心里常想，哪一天我也能叫你大哥，那才好呢。我一生下來，欽天監正給我算命，說我要是在皇宮里嬌生慣養，必定夭折，因此父皇才許我到外面亂闖。”

　　袁承志道：“怪不得你跟著程老夫子學功夫，又隨著他在江湖上行走。”阿九道：“我在外面見識多了，知道老百姓實在苦得很。我雖常把宮里的金銀拿出去施舍，又哪里救得了這許多。”袁承志聽她體念民間疾苦，說道：“那你該勸勸皇上，請他多行仁政。老百姓衣暖食足，天下自然太平了。”阿九歎道：“父皇肯聽人家話，早就好啦。他就是給奸臣蒙蔽，還自以為是。他老是說文武百官不肯出力，流寇殺得太少。我跟他說：流寇就是百姓，只要有飯吃，日子過得下去，流寇就變成了好百姓，否則好百姓也給逼成了流寇。我說：‘父皇，你總不能把天下百姓盡數殺了！’他聽我這麼說，登時大發脾氣，說：‘人人都反我，連我的親生女兒也反我！’我便不敢再說了，唉！”袁承志道：“你見得事多，見識反比皇上明白……”尋思：“要不要把曹化淳的奸謀對她說？”

　　阿九忽問：“程老夫子說過我的事麼？”袁承志道：“沒有，他說曾立過重誓，不能泄漏你的身世。我當時只道牽連到江湖上的恩怨隱秘，說甚麼也想不到你竟是公主。”阿九道：“程師父本是父皇的侍衛。我小時候貪玩，曾跟他學武。他不知怎的犯了罪，父皇叫人綁了要殺，我半夜里悄悄去放了他。後來我出宮打獵，又跟他相遇，那時他已做了青竹幫的幫主。”袁承志點點頭，心想：“那日程老夫子說他行刺皇帝被擒，得人相救。原來是她救的。”阿九問道：“不知他怎麼又跟五毒教的人結仇？”袁承志正想說：“五毒教想害你爹爹，必是探知了程老夫子跟你的淵源，怕他壞了大事，因此要先除了他。”猛抬頭見紅燭短了一大截，心想時機急迫，怎地跟她說了這許多話，忙站起身來，說道：“別的話，明天再說吧。”

　　阿九臉一紅，低下頭來緩緩點了一點。

　　正在這時，忽然有人急速拍門，幾個人同聲叫道：“殿下請開門。”

## 第十八回　　朱顏罹寶劍 黑甲入名都

　　阿九吃了一驚，顫聲問道：“甚麼事？”一名宮女叫道：“殿下，你沒事麼？”阿九道：“我睡啦，有甚麼事？”那宮女道：“有人見到刺客混進了咱們寢宮來。”阿九道：“胡說八道，甚麼刺客？”另一個女子聲音說道：“殿下，讓奴婢們進來瞧瞧吧！”袁承志在阿九耳邊低聲道：“何鐵手！”阿九高聲道：“若有刺客，我還能這麼安安穩穩的麼？快走，別在這里胡鬧！”門外眾人聽公主發了脾氣，不敢再說。

　　袁承志輕輕走到窗邊，揭開窗帘一角，便想竄出房去，手一動，一陣火光耀眼，窗外竟守著十多名手執火把的太監。袁承志心想：“我要闖出，有誰能擋？但這一來可污了公主的名聲，萬萬使不得。”當即退回來輕聲對阿九說了。阿九秀眉一蹙，低聲道：“不怕，在這里多待一會兒好啦。”袁承志只得又坐了下來。過不多時，又有人拍門。阿九厲聲道：“干甚麼？”這次回答的竟是曹化淳的聲音，說道：“皇上聽說有刺客進宮，很不放心，命奴婢來向殿下問安。”阿九道：“不敢勞動曹公公。你請回吧，我這里沒事。”曹化淳道：“殿下是萬金之體，還是讓奴婢進來查察一下為是。”阿九知道袁承志進來時定然給人瞧見了，是以他們堅要查看，恨極了曹化淳多管閒事，卻哪想得到他今晚竟要舉事加害皇帝。曹化淳知道公主身有武功，又結識江湖人物，聽何鐵手報知有人逃入公主寢宮，生怕是公主約來的幫手，因此非查究個明白不可。曹化淳在宮中極有權勢，公主也違抗他不得，當下微一沉吟，向袁承志打了個手勢，命他上床鑽入被中。袁承志無奈，只得除下鞋子，揣入懷中，上床臥倒，拉了繡被蓋在身上，只覺一陣甜香，直鑽入鼻端。

　　房外曹化淳又在不斷催促。阿九道：“好啦，你們來瞧吧！”除下外衣，走過去拔開門閂，隨即一個箭步跳上床去，搶起被子蓋在身上。袁承志突覺阿九睡在身旁，衣服貼著衣服，腳下肌膚一碰，只覺一陣溫軟柔膩，心中一陣蕩漾，但知曹化淳與何鐵手等已然進房，不敢動彈，只感到阿九的身子微微發顫。阿九裝著睡眼惺忪，打個哈欠，說道：“曹公公，多謝你費心。”曹化淳在房中四下打量，不見有何异狀。何鐵手假作不小心，把手帕掉在地下，俯身去拾，往床底一張。阿九笑道：“床底下也查過了，我沒藏著刺客吧？”何鐵手笑道：“殿下明鑒，曹公公是怕殿下受了驚嚇。”她轉頭見到袁承志的肖像，心中一怔，忙轉過頭來，兩道眼光凝視著阿九一張明艷的臉蛋，目光中盡是不懷好意的嘲弄嬉笑。阿九本就滿臉紅暈，給她瞧得不敢抬起頭來。

　　曹化淳道：“殿下這里平安無事，皇上就放心了。我們到別的地方查查去。”對四名宮女道：“在這里陪伴殿下，不許片刻离開。就是殿下有命，也不可偷懶出去，知道麼？”四名宮女俯身道：“聽公公吩咐。”曹化淳與何鐵手及其餘宮女行禮請安，辭出寢宮。阿九道：“放下帳子，我要睡啦！”兩名宮女過來輕輕放下紗帳，在爐中加了些檀香，剔亮紅燭，互相偎依著坐在房角。阿九又是喜悅，又是害羞，不意之間，竟與日夕相思的意中人同床合衾，不由得如痴如迷，眼見幾縷檀香的青煙在紗帳外裊裊飄過，她一顆心便也如青煙一般在空中飄蕩不定。她不敢轉動身軀，心中只是說：“這是真的嗎？還是我又做夢了？”過了良久，只聽袁承志低聲道：“怎麼辦？我得想法出去！”阿九嗯了一聲，聞到他身上男子的氣息，不覺一股喜意，直甜入心中，輕輕往他身邊靠去，驀地左臂與左腿上碰到一件冰涼之物，吃了一驚，伸手摸去，竟是一柄脫鞘的寶劍橫放在兩人之間，忙低聲問道：“這是甚麼？”

　　袁承志道：“我說了你別見怪。”阿九道：“誰來怪你？”袁承志道：“我無意中闖進你的寢宮，又被逼得同衾合枕，實是為勢所迫，我可不是輕薄無禮之人。”阿九道：“誰怪你了呀！把劍拿開，別割著我。”袁承志道：“我雖以禮自持，可是跟你這樣的美貌姑娘同臥一床，只怕把持不住……”阿九低聲笑道：“因此你用劍隔在中間……傻……傻大哥！”兩人生怕被帳外宮女聽見，都把頭鑽在被中悄聲說話。袁承志只覺阿九吹氣如蘭，她幾絲柔發掠在自己臉上，心中一蕩，暗暗自警：“青弟對你如此情意，怎可別有邪念？趕快得找些正經大事來說。”忙問：“誠王爺是甚麼人？”阿九道：“是我叔父。”袁承志道：“那就是了。他們要擁他登基，你知不知道？”阿九驚道：“甚麼？誰？”袁承志道：“曹化淳跟滿洲的睿親王私通，想借清兵來打闖軍。”阿九怒道：“有這等事？滿清人有甚麼好？還不是想咱們大明江山。”袁承志道：“是啊，皇上不答允，曹化淳他們就想擁誠王登位……”阿九道：“不錯，誠王爺昏庸胡塗，定會答允借兵除賊。”袁承志道：“只怕他們今晚就要舉事。”阿九吃了一驚，說道：“今晚？那可危急得很了。咱們快去稟告父皇。”

　　袁承志閉目不語，心下躊躇。崇禎是他殺父仇人，十多年來，無一日不在想親手殺了，以報血海沉冤，這時皇宮忽起內變，自己不費舉手之勞，便可眼見仇人畢命，本是大快心懷之事；但如曹化淳等奸謀成功，借清兵入關，闖王義舉勢必大受挫折。要是清兵長驅直入，闖王抵擋不住，豈非神州沉淪，黃帝子孫都陷于胡虜之手？

　　阿九在他肩頭輕輕推了一把，說道：“你想甚麼呀？咱們可得搶在頭里，扑滅奸人逆謀。”袁承志仍是沉吟未決。阿九悄聲道：“只要你不忘記我，我……我總是……你的……咱們將來……還有這樣的時候。”說著慢慢將頭靠過去，左頰碰到了他右頰。袁承志凜然一震，心想：“原來她疑我貪戀溫柔，不肯起來。好吧，先去瞧瞧情勢再說。”悄聲道：“你把宮女點了穴道，用被子蒙住她們的眼，咱們好出去。”阿九道：“點在哪里呀？我不會。”袁承志無奈，只得拉住她的右手，引著她摸到自己胸前第十一根肋骨之端，拿著她的手時，只覺滑膩溫軟，猶如無骨，說道：“這是章門穴，你用指節在這部位敲擊一下，她們就不能動了。可別太使勁，免得傷了性命。”

　　阿九挂念父皇身處危境，疾忙揭帳下床。四名宮女站了起來，說道：“殿下要甚麼？”阿九走到錦帷之後，把宮女一個個分別叫過去，依袁承志所授之法，打中了各人穴道。最後一個敲擊部位不准，竟呀的一聲叫了出來。阿九一手蒙住她口，摸准了穴道再打下去，這才將她點暈。她從錦帷後面出來，袁承志已穿上鞋子下床。兩人揭開窗帘，見窗外無人，一齊躍出。阿九道：“你跟我來！”領著袁承志徑往乾清宮。將近宮門時，遙見前面影影綽綽，約有數百人聚集。阿九驚道：“逆賊已圍了父皇寢宮，快去！”兩人發足急奔。

　　跑出十余丈，一名太監迎了上來，見是長平公主，吃了一驚，但見她只帶著一名隨從，也不在意，躬身道：“殿下還不安息麼？”袁承志和阿九見乾清宮前後站滿了太監侍衛，個個手執兵刃，知道事已危急。阿九喝道：“讓開！”右手一振，推開那名太監，直闖過去。守在宮門外的幾名侍衛待要阻攔，都被袁承志推開。眾監衛不敢動武，急忙報知曹化淳。曹化淳策划擁立誠王，自己卻不敢出面，只偷偷在外指揮，聽說長平公主進了乾清宮，心想諒她一個少女也礙不了大事，傳令眾侍衛加緊防守。

　　阿九帶著袁承志，徑奔崇禎平時批閱奏章的書房。來到房外，只見房門口圍著十多名太監侍衛，滿地鮮血，躺著七八具尸首，想是忠于皇帝的侍衛被格殺而死。眾人見到公主，一呆之下，阿九已拉著袁承志的手奔入書房。一名侍衛喝道：“停步！”舉刀向袁承志右臂砍去。袁承志側身略避，揮掌拍在他胸口，那侍衛直跌出去，袁承志已帶上書房房門。只見室中燭光明亮，十多人站著。阿九叫了一聲：“父皇！”向一個身穿黃袍、頭戴黑緞軟帽的人奔去。袁承志打量這人，見他約莫三十五六歲年紀，面目清秀，臉上神色驚怒交集，心想：“這便是我的殺父仇人崇禎皇帝了。”

　　阿九尚未奔近皇帝身邊，已有兩名錦衣衛衛士揮刀攔住。崇禎忽見女兒到來，說道：“你來干甚麼？快出去。”一個三十來歲、滿臉濃須的胖子說道：“賊兵已破潼關，指日就到京師。你到這時候還是不肯借兵滅寇，是何居心？你定要將我大明天下雙手奉送給闖賊，是不是？”阿九怒道：“叔叔，你膽敢對皇上無禮！”袁承志心知這就是圖謀篡位的誠王了。只聽那胖子笑道：“無禮？他要斷送太祖皇帝傳下來的江山，咱們姓朱的個個容他不得。”嚓的一聲，將佩劍抽出一半，怒目挺眉，厲聲喝道：“到底怎樣？一言而決！”崇禎歎了口氣道：“朕無德無能，致使天下大亂。賊兵來京固然社稷傾覆，借兵胡虜，也勢必危害國家。朕一死以謝國人，原不足惜，只是祖宗的江山基業，就此拱手讓人了……”

　　誠王拔劍出鞘，逼近一步，喝道：“那麼你立刻下詔，禪位讓賢罷！”崇禎身子發顫，喝道：“你要弒君篡位麼？”誠王一使眼色，一名錦衣衛衛士拔出長刀，叫道：“昏君無道，人人得而誅之！”袁承志聽了他口音，心中一凜，燭下看得明白，原來這人正是安大娘的丈夫安劍清。

　　阿九怒叱一聲，搶起椅子，擋在父皇身前，接連架過安劍清砍來的三刀。誠王帶來的眾侍衛紛紛擁上。袁承志見阿九支持不住，搶入人圈，左臂起處，將兩名侍衛震出丈余，右手將金蛇劍遞給阿九，自己站在崇禎身旁保護。十多名錦衣衛搶上來要殺皇帝，都被他揮拳踢足，打得筋折骨斷。阿九寶劍在手，精神一振，數招間已削斷安劍清的長刀。誠王眼見大事已成，哪知長平公主忽然到來，還帶來一個如此武藝高強之人護駕，大叫：“外面的人，快來！”何鐵手、何紅藥、呂七先生及溫氏四老應聲而入，突然見到袁承志，無不大驚失色。溫方達眼中如要噴火，高聲叫道：“先料理這小子！”四兄弟圍了上去。

　　阿九退到父親身邊，仗著寶劍犀利，敵刃當者立斷，誠王手下人眾一時倒也不敢攻近。但她見敵人愈來愈多。袁承志被對方五六名好手絆住，緩不出手來相助，情勢十分危急，正心慌間，忽見一個面容丑惡、乞婆裝束的老婦目露凶光，舉起雙手，露出尖利的十爪，喝道：“把金蛇劍還來！”袁承志這時已打定主意，事有輕重緩急，眼前無論如何要先救皇帝，使得勾引清兵入關的陰謀不能得逞，待闖王進京之後，再來手刃崇禎以報父仇，這是先國後家、先公後私的大義。但溫氏四老武功本已十分高強，再加上呂七先生與何鐵手，登時自顧不暇，百忙中見阿九頭發散亂，寶劍狂舞，漸漸抵擋不住何紅藥的狠攻，突然靈機一動，閃得幾閃，避開了呂七先生當頭砸下的煙袋和溫方山橫掃過來的鋼杖，竄到何鐵手跟前。何鐵手笑道：“我們以多攻少，對不住啦！”說著順手一鉤。袁承志側頭避過，喝道：“你幾十個教徒不要命了麼？”何鐵手一怔，躍出圈子，袁承志跟著上前。

　　溫方達雙戟疾刺他後心。袁承志對何鐵手道：“你給我擋住他們！”何鐵手道：“甚麼？”袁承志閃避溫氏四老與呂七先生的兵刃，叫道：“你想不想見我那姓夏的兄弟？”何鐵手自從見了青青那俊美的模樣，已然情痴顛倒，難以自已，忽然間聽到這句話，心中怦怦亂跳，緊急中不暇細想，回身轉臂，左手鐵鉤猛向溫方悟划去。

　　溫方悟怎料得到她會陡然倒戈，大驚之下，皮鞭倒卷，來擋她鐵鉤。但何鐵手出招何等狠辣，又是攻其無備，只一鉤，已在溫方悟左臂上划了一道口子。鉤上喂有劇毒，片刻之間，溫方悟臉色慘白，左臂麻痹，身子搖搖欲墜，右手不住揉搓雙眼，大叫：“我瞧不見啦……我……我中了毒！”溫氏三老手足關心，不暇攻敵，疾忙搶上去扶持。

　　袁承志登時緩出手來，見何鐵手鉤上之毒如此厲害，也不覺心驚，一轉頭見阿九氣喘連連，拚命抵擋何紅藥和安劍清的夾攻，眼見難支，當下斜飛而前，捉住何紅藥的背心，將她直摜了出去。安劍清一呆，被阿九一劍刺中左腿，跌倒在地。

　　那邊何鐵手已和呂七先生交上了手，呂七先生見到溫方悟中毒的慘狀，越打越是氣餒，提起煙管猛揮三下，躍出圈子，叫道：“老夫失陪了！”何鐵手笑道：“呂七先生，再會，再會！”這時溫方悟毒發，已昏了過去。溫氏三老不由得心驚肉跳，一聲暗號，溫方義抱起五弟，溫方達、溫方山一個開路，一個斷後，沖出書房。何鐵手追了出去，從懷里取出一包東西，叫道：“這是解藥，接著。”溫方山轉身接住。何鐵手一笑回入。這一來攻守登時异勢。袁承志和阿九把錦衣衛打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殿門開處，曹化淳突然領了一批京營親兵沖了進來。袁承志見敵人勢眾，叫道：“阿九、何教主，咱們保護皇帝沖出去。”阿九與何鐵手答應了。三人往崇禎身周一站，正待向前奪路，曹化淳忽然叫道：“大膽奸賊，竟敢驚動御駕，快給我殺！”眾親兵即與錦衣衛交起手來。誠王驚得呆了，叫道：“曹公公……你……你不是和我……”一言未畢，曹化淳一劍已在他胸口對穿而過。這一來不但眾錦衣衛大驚失色，袁承志、何鐵手、阿九三人更是奇怪，只有崇禎在心中暗贊曹化淳忠義。原來曹化淳在外探聽消息，知道大勢已去，弒君奸謀不成，情急智生，便去率領京營的守備親兵，進乾清宮來救駕。錦衣衛見曹化淳變計，都拋下了兵器。曹化淳連叫：“拿下去，拿下去！”眾親兵將錦衣衛拿下。一出殿門，曹化淳叫道：“砍了！”霎時之間，參與逆謀的人都被殺得干干淨淨，那正是他殺人滅口的毒計。何鐵手見局勢已定，笑道：“袁相公，明日我在宣武門外大樹下等你！”說著攜了何紅藥的手，轉身而出。崇禎叫道：“你……你……”他想酬謝護駕之功，何鐵手哪里理會，徑自出宮去了。

　　崇禎回過頭來，見女兒身上濺滿了鮮血，卻笑吟吟的望著袁承志，這才驚魂略定，坐回椅中，問阿九道：“他是誰？功勞不小，朕……朕必有重賞。”他料想袁承志必定會跪下磕頭，哪知袁承志昂然不理。阿九扯扯他的衣裾，低聲道：“快謝恩！”袁承志望著崇禎，想起父親舍命衛國，立下大功，卻被這皇帝凌遲而死，心中悲憤痛恨之極，細看這殺父仇人時，只見他兩邊臉頰都凹陷進去，須邊已有不少白發，眼中滿是紅絲，神色甚是憔悴。此時奪位的奸謀已然平定，首惡已除，但崇禎臉上只是顯得煩躁不安，殊無歡愉之色。袁承志心想：“他做皇帝只是受罪，心里一點也不快活！”

　　崇禎卻哪里知道袁承志心中這許多念頭，溫言道：“你叫甚麼名字？在哪里當差？”他見袁承志穿著太監服色，還道他是一名小監。袁承志定了定神，凜然道：“我姓袁，是故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之子！”崇禎一呆，似乎沒聽清楚他的話，問道：“甚麼？”袁承志道：“先父有大功于國，卻被皇上處死。”崇禎默然半晌，歎道：“現今我也頗為後悔了。”隔了片刻道：“你要甚麼賞賜？”阿九大喜，輕輕扯一扯袁承志的衣裾，示意要他乘機向皇上求為駙馬。袁承志憤然道：“我是為了國家而救你，要甚麼賞賜？嗯，是了，皇上既已後悔，求皇上下詔，洗雪先父的大冤。”崇禎性子剛愎，要他公然認錯，可比甚麼都難，聽了這話，沉吟不語。這時曹化淳又進來恭問聖安，奏稱所有叛逆已全部處斬，已派人去捉拿逆首誠王的家屬。崇禎點點頭道：“好，究竟是你忠心。”曹化淳見了袁承志，心中鶻突：“這人明明是滿清九王的使者，怎地反來壞我大事？”

　　袁承志待要揭穿曹化淳的逆謀，轉念一想，闖王義軍日內就到京師，任由這奸惡小人在宮中當權，對義軍正是大吉大利，當下也不理會皇帝，向阿九道：“這劍還給我吧。我要去了！”阿九大急，顧不得父皇與曹化淳都在身邊，沖口而出道：“你幾時再來瞧我？”袁承志道：“殿下保重。”伸出手要去拿劍。阿九手一縮，道：“這劍暫且放在我這里，下次見面再還你。”說著凝視著袁承志的臉，眼光中的含意甚是明顯：“你要早些來，我日日夜夜在盼望著。”

　　袁承志見崇禎與曹化淳都臉露詫异之色，不便多說，點了點頭，轉身出去。阿九追到殿門之外，低聲道：“你放心，我永不負你。”袁承志心想眼下不是解釋之時，也非細談之地，說道：“天下將有大變，身居深宮，不如遠涉江湖，你要記得我這句話。”他知闖王即將進京，兵荒馬亂之際，皇宮實是最危險的地方，是以要她出宮避禍。哪知阿九深情款款，會錯了他的意思，低下了頭，柔聲道：“不錯，我宁愿隨你在江湖上四處為家，遠胜在宮里享福。你下次來時，咱們……咱們仔細商量吧！”

　　袁承志輕歎一聲，不再多說，揮手道別，越牆出宮。只見到處火把照耀，號令傳呼，正在大捕逆党從屬。他挂念青青，急奔回到正條子胡同，見青青、焦宛兒、羅立如三人已安然回來，這才放心。他一晚勞頓，回房倒頭便睡。醒來時已是巳牌時分，出得廳來，見水云、閔子華率領著十六名仙都弟子在廳上相候。原來他們得悉袁承志府上遭五毒教偷襲，是以過來相助。袁承志道了勞，告知黃木道人多半尚在人間。仙都眾人大喜。

　　袁承志請他們在宅中守護著傷者，徑出宣武門來，行不多時，遠遠望見何鐵手站在樹下。

　　她笑盈盈的迎上來，說道：“袁相公，我昨晚玉成你的美事，夠不夠朋友？”袁承志道：“昨晚形勢極是危急，幸得何教主仗義相助，這才沒鬧成大亂子。兄弟實是感激不盡。”何鐵手笑道：“袁相公真是艷福不淺，有這樣一位花容月貌的公主垂青相愛，將來封了駙馬爺，還認得我們這種江湖朋友麼？”袁承志正色道：“何教主別開玩笑。”何鐵手笑道：“啊喲，還賴哩！她這樣含情脈脈的望著你，誰瞧不出來呢？再說，你要是不愛她，怎會把金蛇劍給她？又這麼拚命的去救她父皇？”袁承志道：“那是為了國家大義。”

　　何鐵手抿嘴笑道：“是啊，跟人家同床合被，你怜我愛，那也是為了國家大義。嘻嘻！”袁承志登時滿臉通紅，手足失措，道：“甚……甚麼？你怎麼……”何鐵手笑道：“公主被子里明明藏著一人，我們這些江湖上混的人，難道會瞎了眼麼？嘻嘻，我正想抖了出來，幸好眼睛一晃，見到袁相公的肖像。這個交情，豈可不放？”袁承志心想原來是那幅肖像沒收好，以致給她瞧了出來；轉念之間，又暗叫慚愧，若不是那幅肖像，何鐵手揭開被來，那是更加糟糕了。何鐵手見他臉上一直紅到了耳根子里，知他面嫩，換過話題，問道：“夏相公已平安回去了吧？”袁承志點了點頭，道：“這就去給貴教的朋友們解穴吧。”

　　何鐵手在前領路，繼續向西，一路上稱贊阿九美麗絕倫，生平從所未見，又說瞧不出一位金枝玉葉的妙齡公主，竟然是一身武功，那定然是袁承志親手教的了，明師手下出高徒，當然如此，何況這位明師對高徒又是加意的另眼相看。袁承志任她嘻嘻哈哈的囉唆不休，并不置答。行了五里多路，來到一座古剎華嚴寺前。寺外有五毒教的教眾守衛，見到袁承志時都怒目而視。袁承志也不理會，進寺後見大雄寶殿上舖了草席，被他打傷的教徒一排排的躺著。袁承志逐一給各人解開穴道，朗聲說道：“兄弟與各位本無冤仇，由于小小誤會，以致得罪。這里向各位賠罪了。”說著團團作了一揖。眾人掉頭不理，既不還禮，亦不答話。袁承志心想禮數已到，也不多說，轉身出來，一回頭，忽見一雙毒眼惡狠狠的凝視著何鐵手。這人隱身殿隅暗處，身形一時瞧不清楚，只見到雙眼碧油油的放光。袁承志一驚，心想這眼光中充滿了怨毒憤激，此人是誰？凝目再瞧，那人已閃身入內，身形一動，立即認出原來是老乞婆何紅藥。何鐵手相送出寺。袁承志見她臉色有异，與適才言笑晏晏的神情大不相同，頗為疑惑。兩人在寺門外行禮而別。袁承志從來路回去，走出里許，越想疑心越甚，尋思莫非他們另有奸計？只怕各人穴道解開之後，死心不息，再來騷擾，不如先探到對方圖謀，以便先有防備。當下折向南行，遠遠走到華嚴寺之後，四望無人，從後牆躍了進去，忽聽得噓溜溜哨聲大作。他知道這是五毒教聚眾集會的訊號，于是在一株大樹後隱匿片刻，估量教眾都已會集，然後悄悄掩到大雄寶殿之後，只聽得殿里傳出一陣激烈的爭辯之聲。

　　他貼耳在門縫上傾聽，何紅藥聲音尖銳，齊云\*嗓門粗大，兩人你唱我和，數說何鐵手的罪愆。一個說她貪戀情欲，忘了教中深仇，反與本教為敵；另一個說她與敵聯手，壞了擁立新君、乘機光大本教的大事。

　　何鐵手微微冷笑，聽二人說了一會，說道：“你們要待怎樣？”眾人登時默不作聲。

　　隔了好一會，何紅藥忽道：“另立教主！”何鐵手凜然道：“咱們數百年來教規，只有老教主過世之後，才能另立新教主。那麼你是要我死了？”眾人沉默不語。何鐵手道：“誰想當新教主？”她連問三聲，教眾無人回答。何鐵手冷笑道：“哪一個自量胜得了我的，出來搶教主罷！”袁承志右目貼到門縫上往里張望，見何鐵手一人坐在椅上，數十名教眾都站得遠遠地，顯是對她頗為忌憚。袁承志心想：“五毒教這些人，我每個都交過手，沒一人及得上她一半本事。但單憑武力壓人，只怕這教主也做不長久。”眼見五毒教內哄，并非圖謀向他與青青尋仇，也就不必理會，正待抽身出寺，忽了開來，果然猶如剪刀模樣，只是剪刃內彎，更像一把鉗子。何鐵手微微冷笑，坐在椅中不動。何紅藥縱身上前，吞吞兩聲，剪子已連夾兩下。她忌憚何鐵手武功厲害，一擊不中，立即躍開。何鐵手端坐椅中，只在何紅藥攻上來時略加閃避，卻不還擊。袁承志正感奇怪，目光一斜，見數十名教眾各執兵刃，漸漸逼攏，才知何鐵手守緊門戶，防范眾人圍攻。他因門縫狹窄，只見得到殿中的一條地方，想來教眾已在四面八方圍住了她。眾人僵持片刻，誰也不敢躁進。何紅藥叫道：“沒用的東西，怕甚麼？大伙兒上呀！”她巨剪一揮，眾人吶喊上前。何鐵手倏地躍起，只聽得乒乓聲響，坐椅已被數件兵刃擊得粉碎。兩名教眾接連慘叫，中鉤受傷。大殿上塵土飛揚，何鐵手一個白影在人群中縱橫來去，登時斗得猛惡已極。袁承志察看殿中眾人相斗情狀，諸教眾除何紅藥之外都曾被他點了穴道，委頓多時，這時穴道甫解，個個經脈未暢，行動窒滯。何鐵手若要脫身而出，該當并不為難，然而她竟不沖出，似想以武力壓服教眾，懲治叛首。

　　再拆數十招，忽見人群中一人行動詭异。這人雖也隨眾攻打，但腳步遲緩，手中捧著一件甚麼東西，慢慢向何鐵手逼近。袁承志看仔細時，原來此人正是錦衣毒丐齊云\*。驀地里只聽他大叫一聲，雙手一送，一縷黃光向何鐵手擲去。何鐵手側身閃開，哪知這件暗器古怪之極，竟能在空中轉彎追逐。其時數件兵刃又同時攻到，何鐵手尖叫一聲，已為暗器所中。這時袁承志也已看得清楚，這件活暗器便是那條小金蛇。何鐵手身子一晃，疾忙伸手扯脫咬住肩頭的金蛇，摔在地下，狠狠兩鉤，殺了兩名教眾。何紅藥大叫：“這賤婢給金蛇咬中啦。大伙兒絆住她，毒性就要發作啦！”何鐵手跌跌撞撞，沖向後殿。她雖中毒，威勢猶在，教眾一時都不敢冒險阻攔。何紅藥縱身上前，雙剪如風，徑往她腦後夾去。何鐵手一低頭，還了一鉤。潘秀達與岑其斯已攔住她去路。何鐵手右肘在腰旁輕按，“含沙射影”的毒針激射而出。潘秀達閃避不遑，未及叫喊，已然斃命。何鐵手肩上毒發，神智昏迷，鐵鉤亂舞，使出來已不成家數。袁承志眼見她轉瞬之間，便要死于這批陰狠毒辣的教眾之手，心想昨晚在宮中問她要不要見青弟，實是有意相欺，雖說事急行權，畢竟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徑，不免心有歉意，她眼下所以眾叛親离，實因我昨晚那句話而起，此時親眼見到，豈可袖手不理？忽地躍出，大叫：“大家住手！”教眾見他突然出現，無不大驚，一齊退開。何鐵手這時已更加胡塗，揮鉤向袁承志迎面划來。袁承志一側身，左手伸出，反拿她手腕。哪知她武功深湛，進退趨避之際已成自然，雖然眼前金星亂舞，但手腕一碰到袁承志的手指，左臂立沉，鐵鉤倒豎，一招“黃蜂刺”向上疾刺，仍是既狠且准。袁承志一拿不中，叫道：“我來救你！”何鐵手倘若不聞，雙鉤如狂風驟雨般攻來。袁承志解拆數招，右腳在她小腿一勾，何鐵手扑地倒下，突然睜眼，驚叫道：“袁相公，我死了麼？”袁承志道：“咱們出去！”拉住她手臂提了起來。諸教眾本在旁觀兩人相斗，見袁承志扶著她急奔而出，發一聲喊，紛紛擁上。袁承志轉身叫道：“誰敢上來！”教眾個個是驚弓之鳥，不知誰先發喊，忽地一窩蜂的轉身逃入殿內，砰的一聲，關上了殿門。袁承志見他們對自己怕成這個樣子，不覺好笑，俯身看何鐵手時，見她左肩高腫，雪白的面頰上已罩上了一層黑氣，知她中毒已深，但想她日夕與毒物為伍，抗力甚強，總還能支持一會，于是抱起她奔回寓所。

　　眾人見他忽然擒了何鐵手而來，都感驚奇。青青嗔道：“你抱著她干麼？還不放手。”袁承志道：“快拿冰蟾救她。”焦宛兒扶著何鐵手走進內室施救。水云等卻甚是氣惱，亦覺不解。袁承志把前因後果說了，并道：“令師黃木道人的事，等她醒轉後，自當查問明白。”仙都弟子一齊拜謝。過了一頓飯時分，焦宛兒出來說道：“她毒氣慢慢退了，但仍是昏迷不醒。”袁承志道：“你給她服些解毒藥，讓她睡一會兒吧。”焦宛兒應了，正要進去，羅立如從外面匆匆奔進，叫道：“袁相公，大喜大喜！”青青笑道：“你才大喜呀！”羅立如道：“闖王大軍打下了宁武關。”眾人一齊歡呼起來。袁承志問道：“訊息是否确實？”羅立如道：“我們幫里的張兄弟本來奉命去追尋……尋這位閔二爺的，恰好遇上闖軍攻關，攻守雙方打得甚是慘烈，走不過去。後來他眼見明軍大敗，守城的總兵周遇吉也給殺了。”袁承志道：“那好極啦，義軍不日就來京師，咱們給他來個里應外合。”此後數日之中，袁承志自朝至晚，十分忙碌，會見京中各路豪傑，分派部署，只待義軍兵臨城下，舉事響應。這天出外議事回來，焦宛兒說道：“袁相公，那何教主仍是昏迷不醒。”袁承志吃了一驚，道：“已經有許多天啦，怎麼還不好？”忙隨著焦宛兒入內探望，只見何鐵手面色憔悴，臉無血色，已是奄奄一息。

　　袁承志沉思片刻，忽地叫道：“啊喲！”焦宛兒道：“怎麼？”袁承志道：“常人中毒之後，毒氣退盡，自然慢慢康復。但她從小玩弄毒物，平時多半又服用甚麼古怪藥料，尋常毒物傷她不得，然而一旦中毒，卻最是厲害不過。我連日忙碌，竟沒想到這層。”焦宛兒道：“那怎麼辦？”袁承志躊躇道：“除非把那冰蟾給她服了，或許還可有救……不過我們靠此至寶解毒，要是再受五毒教的傷害，只有束手待斃了。”焦宛兒也感好生為難。袁承志一拍大腿，說道：“此人雖然跟咱們無親無故，但如此眼睜睜的見她送命，終是不忍，給她服了再說。”焦宛兒覺得此事甚險，頗為不安，但袁承志既如此吩咐，自當遵從，于是研碎冰蟾，用酒調了，給她服下去。過不到一頓飯時分，何鐵手臉色由青轉白，呼吸也已不再氣若游絲，慢慢粗重起來。袁承志知道她這條命是救回來了，退了出去。洪胜海正在找他，一見到，忙道：“袁相公，五毒教找上門來啦！”袁承志眉頭一皺，問道：“有多少人？”洪胜海道：“有一個人已到了門外，不知後面還有多少。”

　　袁承志尋思：“五毒教中除何教主一人之外，余下的武功均不如何高強，只是陰狠毒辣，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本來見了我就望風而逃，現下居然找上門來，定是有恃無恐。那冰蟾至寶又給何鐵手服了，要是有誰再中了毒，那是無可救治的了。”對洪胜海道：“你去叫大伙兒都聚集大廳，不得我號令，誰也不許出戰。”洪胜海應聲去了。

　　袁承志快步出堂，搶出門去，只見一個人赤了上身，下身穿著一條破褲，雙手按地，頭下腳上的倒立在門口。袁承志見過五毒教教眾的許多怪模樣，這時也不以為异，眼光往下望時，見是錦衣毒丐齊云\*。只見他肩頭、背上、雙臂一共插了九柄明晃晃的尺來長尖刀，每把刀都深入肉里，卻無鮮血流出。這時錦衣毒丐卻成了爛褲毒丐了。”袁承志嚴加防范，不知他使何妖法，喝問：“你來干甚麼？”齊云\*不答，大聲念道：“九刀穿洞，為奴盡忠！”袁承志道：“我跟貴教以後各走各路。你們別來糾纏，我也不與你們為難。你快走吧！”齊云\*猶如中邪著魔一般，不住的念：“九刀穿洞，為奴盡忠！”袁承志仔細再看，見每把刀的刀柄上都縛著一件毒物，有的是蝎子，有的是蜈蚣，都在蠕蠕而動。這時洪胜海已邀集眾人，聚在廳中，他獨自出來察看。袁承志使了個眼色，洪胜海會意，聽清楚了齊云\*的話，返奔入內，與焦宛兒一同來到何鐵手室中，問道：“何教主，‘九刀穿洞，為奴盡忠’，那是甚麼意思？”

　　何鐵手服了冰蟾之後，神智漸復，聽得洪胜海的話，忙即坐起，問道：“誰來了？”洪胜海道：“一個上身不穿衣服的叫化子。”何鐵手道：“好。你這位姑娘，請你扶我出去。”焦宛兒見她重病初有起色，不宜便即起床，正想勸阻，何鐵手擺擺手命洪胜海出房，坐起身來，慢慢穿上長衣。焦宛兒道：“你不能出去。”何鐵手道：“你扶我一把。”焦宛兒伸手相扶。何鐵手右手一翻，已拿住了她手腕。焦宛兒吃了一驚，手上登如套了一只鋼箍，身不由主的隨她走到門口，不由得又是害怕，又是欽佩。何鐵手跨出大門，喝道：“你瞧瞧，我不是好好活著麼？”齊云\*臉現喜色，雙手一挺，在空中翻了個筋斗，仍然頭下腳上的倒立。何鐵手道：“你又為甚麼來了？你若不是走投無路，也決不會後悔。”齊云\*道：“教主明鑒，小的罪該萬死，傷了教主尊體，多蒙三祖七子保佑，教主無恙。”

　　何鐵手喝道：“你只道用金蛇傷了我，我勢必喪命，按本教規矩，你便是教主了，是不是？”齊云\*道：“小的該受萬蛇噬身大罪，只求教主開恩寬赦。”

　　何鐵手道：“好啦，你去吧！”齊云\*雙臂一屈一伸，額角不住碰在地上行禮，砰砰有聲。何鐵手道：“你為甚麼來謝罪？”齊云\*道：“小的不敢相瞞教主。照教中規矩，原該由小的繼任教主，但那老乞婆與小的相爭，小的敵他不過……”何鐵手道：“我早知道你不安好心，現今既已對我歸服盡忠，便饒你一命。”說著俯身在他肩頭拔起一刀。齊云\*大喜，行了一禮，翻身直立，大踏步去了。

　　何鐵手扶著焦宛兒回到廳中，眾人都對剛才的怪事不明所以。何鐵手笑道：“他給逼到了窮途末路，在教里已容身不得，才來求我。”青青道：“這些刀子干甚麼呀？”何鐵手把刀上縛著的一只蝎子取了下來，拿手帕包了幾重，放入懷中，笑道：“這是我們的邪法，各位不要見笑。九柄刀上都有虫豸的劇毒，每一條虫毒性不同，以毒攻毒，只有用原來虫豸的毒汁，再和上別的藥材，方能治好。我每天給他拔一柄刀，刀上毒虫就由我收了起來，以後每年端午，他體內毒發，我就給他服一劑解藥。”青青點頭道：“這樣他永遠做你的奴仆，不敢起反叛之心。”何鐵手笑道：“夏相公料得不錯。”青青又問：“那麼他自己把刀拔下來不成麼？”何鐵手道：“那些刀是他自己插上去的。他來求我拔，就是向我歸順。他曾用金蛇傷我，如不用這九刀大法，知道我決不能饒赦。”青青道：“干麼不一次給他拔下來？他身上還有八柄刀，豈不是還得痛上八天？”何鐵手笑道：“這人可惡，就是要他多吃點苦頭！”頓了一頓，微笑道：“要是夏相公饒了他，明兒我就一齊拔了。”青青道：“由得你吧。我也不可怜這種惡人！”水云待她們談得告了一個段落，站起身來，舉手為禮，說道：“何教主，我們師父的事，請您瞧在袁相公份上，明白賜告。”此言一出，仙都眾弟子都站起身來。

　　何鐵手冷笑道：“袁相公于我有恩，跟你們仙都派可沒干系。我身子還沒復原，你們是不是要乘人之危？我何鐵手也不在乎。”她如此橫蠻無禮，可大出眾人意料之外。袁承志向水云等一使眼色，說道：“何教主身子不適，咱們慢慢再談。”何鐵手哼了一聲，扶著焦宛兒進房去了。仙都諸弟子氣勢洶洶，七嘴八舌的議論。袁承志道：“這事交在兄弟身上。黃木道長的下落，我負責打探出來便是。”仙都諸人這才平息。次日齊云\*又來，何鐵手給他拔了一刀，接連數日都是如此。這數日中，闖軍捷報猶如流水價報來：明軍總兵姜瑋投降，闖軍克大同；總兵王承胤、監軍太監杜勳投降，闖軍克宣府；總兵唐通、監軍太監杜之秩投降，闖軍克居庸。那大同、宣府、居庸，都是京師外圍要塞，向來駐有重兵防守。每一名總兵均統帶精兵數萬。崇禎不信武將，每軍都派有親信太監監軍，權力在總兵之上。但闖軍一到，監軍太監和總兵官一齊投降。重鎮要地，闖軍都是不費一兵一卒而下。數日之間，明軍土崩瓦解，北京城中，亂成一片。這一日訊息傳來，闖軍已克昌平，北京城外京營三大營一齊潰散，眼見闖軍已可唾手而取北京。

　　又過數天，齊云\*身上只余下一柄毒刀未拔，中午時分，來到門外。洪胜海稟報進去。這時何鐵手已毒清痊愈，眾人想看齊云\*身上毒刀拔除之後，何鐵手如何對他，都跟她走出大門。何鐵手轉頭對青青笑道：“夏相公，這人雖然本性惡劣，但武功卻強，我送給你做奴仆好不好？你有解藥在手，他終身不敢違背你半句話。”

　　青青慍道：“我一個女孩兒家，要這臭男人跟在身旁干甚麼？”何鐵手大吃一驚，自識青青以來，見她始終穿著男裝，越瞧越是心愛，竟沒瞧出她是女子所扮。旁人明知何鐵手誤會，但都怕她狠毒厲害，誰也不敢稍露口風。袁承志連日忙于迎接闖軍的大事，全沒想到此節。以致何鐵手一直蒙在鼓里，這時聽青青一說，呆了半晌，問道：“甚……甚麼？”青青道：“我不要。”何鐵手顫聲道：“你說甚麼女孩兒家？”焦宛兒退開兩步，低聲道：“何教主，這位是夏姑娘啊。她從小愛穿男裝，別說你認不出來，我們大家初次見到，也總當是一位相公。”何鐵手眼前一花，頭腦中一陣暈眩，定神細看，見青青面色白膩，雙眉彎彎，确是一個美貌女子，不禁又氣又恨，心想：“我怎麼如此胡塗，竟為一個女子而叛教？弄得身敗名裂，我……我也不要活了。”她性子剛硬，心中越氣，臉上越是露出笑容，小嘴一張，左頰露出一個酒窩，說道：“我真是胡塗啦！”走下階石，俯身去拔齊云\*背上最後一柄毒刀。但饒是她要強好胜，終究倏遭大變，心神不定，不由得雙足發軟，身子一下搖晃。焦宛兒正要上前相扶，突然路旁一聲厲叫，一人驀地竄將出來，縱到齊云\*身後，一彎腰，又縱了開去。只聽齊云\*狂喊一聲，俯伏在地，背後那柄尺來長的毒刀已深入背心，直沒至刀柄。這一下猶如晴空霹靂，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雖有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廣、啞巴等許多高手在旁，但沒一個來得及施救。眾人齊聲驚呼，看那突施毒手的人時，正是老乞婆何紅藥。卻見她啊啊怪叫，左手揮舞，雙足亂跳，卻總是摔不開咬在她手背上的一條小金蛇。齊云\*抬頭叫道：“好，好！”身子一陣扭動，垂首而死。眾人瞧著何紅藥，只見她臉上盡是怖懼之色，一張本就滿是傷疤的臉，更加令人不忍多瞧一眼。她右手幾番伸出，想去拉扯金蛇，剛要碰到時又即縮回，似乎一碰金蛇的身子便有大禍臨頭一般。

　　何鐵手只是嘻嘻而笑，袖手不語。何紅藥白眼一翻，忽地從懷里摸出一柄利刃，刀光一閃，嚓一聲，已把自己左手砍下，急速撕下衣襟包住傷口，狂奔而去。

　　眾人見到這驚心動魄的一幕，都呆住了說不出話來。何鐵手彎下腰去，在齊云\*身上摸出一個鐵筒，罩在金蛇身上，左手鐵鉤在何紅藥的斷手上一划，切下金蛇咬住的手背肉，連肉和蛇倒在筒里，蓋上塞子。

　　袁承志問道：“這金蛇是哪里來的？”何鐵手微微一笑，說道：“這姓齊的雖然求我收留，但總不放心，怕我見害，因此在第九柄刀旁暗藏金蛇。倘若我給他拔刀，那就罷了，如有加害之意，他便以金蛇反擊。哼哼，哪知姑姑卻放他不過。總算她心狠得下，切下了自己的手，再遲片刻，就不可救了。”青青道：“你的左手，也是這樣割斷的麼？”何鐵手橫了她一眼，并不回答，忽地掩面奔入。青青碰了一個釘子，氣道：“這人也真怪。”焦宛兒臉現憂色，低聲道：“我去陪陪她，別出甚麼亂子。”入內片刻，隨即匆匆出來，說道：“袁相公，何教主關在房里，我叫她總是不理。”袁承志道：“讓她休息一會吧。”焦宛兒道：“不，我瞧情形不對。”袁承志道：“好，瞧瞧她去。”

　　三人來到何鐵手房外，焦宛兒伸手拍門，里面寂無回音。焦宛兒繞到窗口，往里一張，突然大叫：“不好啦，袁相公，快來！”她語聲甫畢，雙掌已推開木窗，飛身入去。袁承志和青青跟著躍進。只見何鐵手解開衣襟，跪在一尊小小的木雕像面前，右手拿住金蛇，正要放到自己喉頭。袁承志右手疾揮，嗤的一聲，一枚銅錢破空而去，打入金蛇口中。何鐵手一驚，放下金蛇，伏在桌上大哭起來。

　　青青搶過鐵管，把金蛇收入，柔聲道：“干麼要自尋短見？你教中那些家伙不聽你話，你跟我們在一起不好麼？”何鐵手只是哭泣。袁承志勸道：“何教主，五毒教本是害人邪教。你棄邪歸正，跟五毒教一刀兩斷，那是何等美事，又何必傷心？”這時程青竹等聞聲，也都過來勸慰。

　　何鐵手愧恨難當，本想一死了之，但在生命關頭突然得人相救，這求死的念頭便即消了，雙眸仰視，精光四射，笑道：“袁相公，你如肯答應一件事，我就不死啦。”青青心想：“這人片刻之前正要自殺，哭了一場，忽然又笑，她要大哥甚麼呢？啊喲不對，莫非是看中了他！”忙問：“你要他答應甚麼？”何鐵手道：“袁相公你先說肯不肯。”袁承志道：“不知何教主要兄弟辦甚麼事。”他也起了疑心，不即答應。何鐵手向青青、焦宛兒一笑，忽地在袁承志面前跪下，連連磕頭。袁承志大驚，忙作揖還禮，說道：“快別這樣。”何鐵手道：“你不收我做徒弟，我就賴著不起來啦。”青青心頭大寬，笑道：“何教主這麼厲害的功夫，誰能做你師父啊？”何鐵手道：“師父，你不收我這徒弟，我在這里跪一輩子。”袁承志道：“我出師門不到一年，怎能授徒？何教主如不嫌我本領低微，咱們可以互相切蹉，研討武藝。拜師之說，再也休提。”何鐵手直挺挺的跪著，只是不肯起身。袁承志伸手相扶。何鐵手手肘一縮，笑道：“我手上有毒！”烏光一閃，鐵鉤往他手掌上鉤去。

　　袁承志雙手并不退避，反而前伸，在間不容發之際，已搶在頭里，在她手肘上一托，何鐵手身不由自主的騰空而起。但她武功也真了得，在空中含胸縮腰，陡然間身子向後退開兩尺，落下地來，仍是跪著。旁觀眾人見兩人各自露了一手上乘武功，不自禁的齊聲喝彩。

　　袁承志道：“何教主休息一會兒吧，我要出去會客。”說著轉身出門。何鐵手大急，叫道：“你當真不肯收我為徒？”袁承志道：“兄弟不敢當。”何鐵手道：“好！夏姑娘，我講個故事給你聽，有人半夜里把圖畫放在床邊。”她一知青青是女子，立時察覺她對袁承志鐘情甚深，而袁承志對青青的神態也是非同尋常，便想到床邊肖像之事大是奇貨可居。青青愕然不解。袁承志卻已滿臉通紅，心想這何鐵手無法無天，甚麼事都做得出，自己與阿九的事本來問心無愧，但青年男女深夜同睡一床，這事給她傳揚開來，不但青青生氣，也敗壞了自己和阿九的名聲，不由得心中大急，連連搓手。何鐵手笑道：“師父，還是答應了的好。”袁承志無奈，支吾道：“唔，唔。”何鐵手大喜，說道：“好呀，你答應了。”雙膝一挺，身子輕輕落在他面前，盈盈拜倒，行起大禮來。袁承志為勢所迫，只得還了半禮。眾人紛紛過來道賀。青青滿腹疑竇，問何鐵手道：“你講甚麼故事？”何鐵手笑道：“我們教里有門邪法，只要畫了一個人的肖像放在床邊，向著肖像磕頭，行起法來，那人就會心痛頭痛，一連三個月不會好。先前師父不肯收我，我就嚇他要行此法。”青青覺此話難信，卻也無可相駁。袁承志聽何鐵手撒謊，這才放心，心想：“天下拜師也沒這般要脅的。如她心術不改，決不傳她武藝。”當下正色道：“其實我并無本領收徒傳藝，既然你一番誠意，咱們暫且挂了這個名，等我稟明師父，他老人家答允之後，我才能傳你華山派本門武功。”何鐵手眉花眼笑，沒口子的答應。青青道：“何教主……”何鐵手道：“你不能再叫我作教主啦。師父，請您給我改個名兒。”袁承志想了一下，說道：“我讀書不多，想不出甚麼好名字。就叫‘惕守’如何？惕是警惕著別做壞事，守是嚴守規矩、正正派派的意思。”何鐵手喜道：“好好，夏師叔，你就叫我惕守吧。”青青道：“你年紀比我大，本領又比我高，怎麼叫我師叔？”何惕守在她耳邊悄聲道：“現下叫你師叔，過些日子叫你師母呢！”青青雙頰暈紅，芳心竊喜，正要啐她，忽聽得水云與閔子華兩人來到房外。眾人走了出去。袁承志道：“黃木道長的下落，你對兩位說了吧。”何惕守微微一笑，道：“他是在云南大……”一句話沒說完，猛聽得轟天價一聲巨響，只震得門窗齊動。眾人只覺腳下地面也都搖動，無不驚訝，但聽得響聲接連不斷，卻又不是焦雷霹靂。程青竹道：“那是炮聲。”眾人涌到廳上。洪胜海從大門口直沖進來，叫道：“闖王大軍到啦！”只聽炮聲不絕，遙望城外火光燭天，殺聲大震，闖王義軍已攻到了北京城外。

　　袁承志對水云道：“道長，她已拜我為師。尊師的事，咱們慢一步再說……”，何惕守道：“黃木道長被我姑姑關在云南大理靈蛇山毒龍洞里。你們拿這個去放他出來吧。”說著拿出一個烏黑的蛇形鐵哨來。水云與閔子華聽說師父無恙，大喜過望，連忙謝過，接了哨子。何惕守道：“這是我的令符。你們馬上趕去，只要搶在頭里，云南教眾還不知我已叛教，見了這個令符，自會放尊師出來。”水云與閔子華匆匆去了。兩人走了不久，北京城里各路豪傑齊來聽袁承志號令。袁承志事先早有布置，誰放火，誰接應，已分派得井井有條。闖軍如何攻城，明軍如何守御，各處探子不住報來。過得一會，一名漢子送了一封信來，是李岩命人混進城來遞送的，原來他統軍已到城外。袁承志大喜，當即派人四出行事。黃昏間，各人已將歌謠到處傳播，只聽西城眾閒人與小兒們唱了起來：“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又聽東城的閒漢們唱道：“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城中官兵早已大亂，各自打算如何逃命，又有誰去理會？聽著這些歌謠，更是人心惶惶。次日是三月十八，袁承志與青青、何惕守、程青竹、沙天廣等化裝明兵，齊到城頭眺望，只見義軍都穿黑衣黑甲，數十萬人猶如烏云蔽野，不見盡處。炮火羽箭，不住往城上射來。守軍陣勢早亂，哪里抵敵得住？

　　忽然間大風陡起，黃沙蔽天，日色昏暗，雷聲震動，大雨夾著冰雹傾盆而下。城上城下，眾兵將衣履盡濕。青青等見到這般天地大變的情狀，不禁心中均感栗栗。袁承志等回下城來，指揮人眾，在城中四下里放火，截殺官兵。各處街巷中的流氓棍徒便乘機劫掠，哭聲叫聲，此起彼落。群雄正自大呼酣斗，忽見一隊官兵擁著一個錦衣太監，呼喝而來。袁承志于火光中遠遠望見正是曹化淳，心頭一喜，叫道：“跟我來，拿下這奸賊。”鐵羅漢與何惕守當先開路，直沖過去，官兵哪里阻攔得住？曹化淳見勢頭不對，撥轉馬頭想逃。袁承志一躍而前，扯住他的腳一拉，提下馬來，喝道：“到哪里去？”曹化淳道：“皇……皇上……命個人督……督戰彰義門。”袁承志道：“好，到彰義門去。”

　　群雄擁著曹化淳直上城頭，遙遙望見城外一面大旗迎風飄揚，旗下一人頭戴氈笠，跨著烏駁馬往來馳騁指揮，威風凜凜，正是闖王李自成。袁承志叫道：“快開城門，迎接闖王！”說著手上一用勁，曹化淳痛得險些暈了過去。他命懸人手，哪敢違抗？何況眼見大勢已去，反想迎接新主，重圖富貴，當即傳下令來，彰義門大開。城外闖軍歡聲雷動，直沖進來。成千成萬身披黑甲的兵將涌入城門。袁承志站在城頭向下望去，見闖軍便如一條大黑龍蜿蜒而進北京，威不可當。

　　袁承志率領眾人，隨著敗兵退進了內城。內城守兵尚眾，加上從外城潰退進來的敗兵，重重疊疊，擠滿了城頭。這時天色已晚，外城闖軍鳴金休息。袁承志等在亂軍中也退回居所。城邊鉦鼓聲、吶喊聲亂成一片。統兵的將官有的逃跑，有的在城頭督戰，誰也顧不到他們這一伙人。

　　群雄退回正條子胡同，換下身上血衣，飽餐已畢，站在屋頂\*望，只見城內處處火光。

　　袁承志喜道：“內城明日清晨必破。闖王治國，大公無私，從此天下百姓，可以過吃飽著暖的太平日子。今晚是我手刃仇人的時候了。”眾人知他要去刺殺崇禎為父報仇，都愿隨同入宮。袁承志道：“各位辛苦了一日，今晚好好休息，明晨尚有許多大事要辦。兵荒馬亂之際，皇宮戒備必疏，刺殺昏君只是一舉手之勞，還是兄弟一個去辦罷。”各人心想他絕世武功，現下皇帝的侍衛只怕都已逃光，要去刺殺這個孤家寡人，實是不費吹灰之力，俱都遵從。袁承志要青青點起香燭，寫了“先君故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的靈牌，安排了靈位，只待割了崇禎的頭來祭了父親，然後把首級拿到城頭，登高一呼，內城守軍自然潰敗。他帶了一個革囊，以備盛放崇禎的首級，腰間藏了一柄尺來長的尖刀，徑向皇宮奔去。一路火光燭天，潰兵敗將，到處在乘亂搶掠。袁承志正行之間，只見七八名官兵拖了幾名大哭大叫的婦女走過，想起阿九孤身一個少女，不知如何自處，又想到她對自己的一番情意，誠摯深切，令人心感，但此生卻已無可報答，突然之間，內心涌起一陣惆悵，一陣酸楚。他直入宮門，守門的衛兵宮監早已逃得不知去向。眼見皇宮中冷清清的一片，不覺一驚：“崇禎要是藏匿起來，不知去向，那可功虧一簣了。”當下直奔乾清宮。

　　來到門外，只聽得一個女人聲音哭泣甚哀。袁承志閃在門邊，往里一張，心頭大喜，原來崇禎正坐在椅上。一個穿皇後裝束的女人站著，一面哭，一面說道：“十六年來，陛下不肯聽臣妾一句話。今日到此田地，得與陛下同死社稷，亦無所憾。”崇禎俯首垂淚。皇後哭了一陣，掩面奔出。袁承志正要搶進去動手，忽然殿旁人影一閃，一個少女提劍躍到崇禎面前，叫道：“父皇，時勢緊迫，趕快出宮吧。”正是長平公主阿九。她轉頭對一名太監道：“王公公，你好好服侍陛下。”那太監名叫王承恩，垂淚道：“是，公主殿下一起走吧。”阿九道：“不，我還要在宮里耽一會兒。”王承恩道：“內城轉眼就破，殿下留在宮里很是危險。”阿九道：“我要等一個人。”崇禎變色道：“你要等袁崇煥的兒子？”阿九臉上一紅，低聲道：“是，兒臣今日和陛下告別了。”崇禎道：“你等他干甚麼？”阿九道：“他答應過我，一定會來的。”崇禎道：“把劍給我。”接過阿九手中那柄金蛇寶劍，長歎一聲，說道：“孩兒，你為甚麼生在我家里……”忽地手起劍落，烏光一閃，寶劍向她頭頂直劈下去。阿九驚叫一聲，身子一晃。袁承志大吃一驚，萬想不到崇禎竟會對親生女兒忽下毒手。他與兩人隔得尚遠，陡見形勢危急，忙飛身扑上相救，躍到半路，阿九已經跌倒。崇禎提劍正待再砍，袁承志已然搶到，左手探出，在他右腕上力拍，崇禎哪里還握得住劍，金蛇劍直飛上去。袁承志左手翻轉，已抓住崇禎手腕，右手接住落下來的寶劍，回頭看阿九時，只見她昏倒在血泊之中，左臂已被砍斷。

　　袁承志大怒，喝道：“你這狠心毒辣的昏君，竟是甚麼人都殺，既害我父親，又殺你自己女兒。我今日取你性命！”崇禎見到是他，歎道：“你動手吧！”說罷閉目待死。兩名內監搶上來想救，被袁承志一腳一個，踢得直飛出去。袁承志舉起劍來，正要往崇禎頭上砍落。阿九恰好睜開眼睛，當即奮力躍起，擋到崇禎身前，叫道：“你別殺我父皇，求你……”臉上滿是哀懇的臉色，望著袁承志，一語未畢，又已暈了過去。袁承志見她斷臂處血如泉涌，大為不忍，左手一推，崇禎仰天一交直跌出去。他俯身扶起阿九，點了她左肩和背心各處通血脈的穴道，血流稍緩，從懷里掏出金創藥敷在傷口，撕下衣裾扎住。阿九慢慢醒轉。

　　王承恩等數名太監扶起崇禎，下殿趨出。袁承志喝道：“哪里走！”放下阿九。要待追趕。阿九右手摟住他脖子，哭叫：“別傷我父皇！”袁承志轉念一想，城破在即，料來崇禎也逃不了性命，雖非親自手刃，父仇總是報了，也免得傷阿九之心，當下點頭道：“好！”阿九心頭一寬，又暈了過去。

　　袁承志見各處大亂，心想她身受重傷，無人照料，勢必喪命，只有將她救回自己住處再說。當下抱起了她，出宮時已交三更，抬頭見火光照得半天通紅，到處是哭聲喊聲。到得正條子胡同，眾人正坐著等候。青青見他又抱了一個女子回來，先已不悅，走近一看，竟是阿九，板起臉問道：“皇帝的首級呢？”袁承志道：“我沒殺他。焦姑娘，請你費心照料她。”焦宛兒答應了，把阿九抱進內室。

　　青青又問：“干麼不殺？”袁承志略一遲疑，向內一指，道：“她求我不殺！”青青怒道：“她，她是誰？你干麼這樣聽她話？”袁承志尚未回答，何惕守道：“唉，可惜，可惜！這位美公主怎會斷了一條手臂？師父，她畫的那幅肖像呢？有沒帶出來？”袁承志連使眼色，何惕守還想說下去，見袁承志與青青兩人臉色都很嚴重，便住口不說了。

　　青青問道：“甚麼公主？甚麼肖像？”何惕守笑道：“這位公主會畫畫，我見過她畫的自己一幅小照，畫得真好。”青青橫了她一眼道：“是麼？”轉身入內去了。何惕守對袁承志道：“師父，我幫你救公主去。”說著奔了進去。

　　注：曹化淳欲立誠王為帝，并非史實，純系小說作者之杜撰穿插，《明史》中亦無誠王其人。其他與崇禎有關之敘述，則大致根据史書所載。

## 第十九回　　嗟乎興聖主 亦復苦生民

　　袁承志回房假寐片刻。天將明時，洪胜海匆匆走進房來，叫道：“相公，沙寨主拿住了太監王相堯，已率人打開了宣武門！”袁承志一躍而起，問道：“義軍進城了麼？”洪胜海道：“劉宗敏將軍已帶隊進來了。”袁承志道：“好極了，咱們快去迎接。”兩人走到廳上。何惕守道：“師父，你放心，我會照顧她們。”袁承志點了點頭。這時程青竹、沙天廣與鐵羅漢出外未歸，袁承志帶領啞巴、胡桂南、洪胜海，四人往大明門來。只見陰云四合，白雪微飄，街道上潰兵敗卒，四散奔逃。有人大呼而過：“正陽門，齊化門，東直門都打開啦！”走了一陣，敗兵漸少。眾百姓在門上貼了“永昌元年大順王萬萬歲”的黃紙，門口擺了香案，有的還在門口放了酒漿勞軍。袁承志對胡桂南道：“人心如此，闖王哪得不成大事？”

　　又走一陣，前面號角齊鳴，數百人快步過來，當先正是沙天廣與鐵羅漢。兩人率領北京城內的豪傑截殺明兵，見了袁承志都大聲歡呼起來。鐵羅漢叫道：“闖王就要來啦！”一言方畢，前面數騎急奔而至。一名大漢舉著一面大旗，上面寫著“大順制將軍李”六個大字。李岩身穿青衫，縱馬馳來。袁承志大喜，叫道：“大哥！”躍到馬前。

　　李岩一怔，當即翻身下馬，喜道：“兄弟，你破城之功，甚是不小！”袁承志道：“闖王大軍到處，明兵望風而降，小弟有何功勞？”兩人執手說了幾句話，以前在聖峰嶂見過的劉芳亮、田見秀等人一時俱到。眾人執手言歡。突然號角聲響，眾軍大呼：“大王到啦，大王到啦！”袁承志等閃在一旁，只見精騎百余前導，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疾馳而來。李岩過去低語幾句。李自成笑道：“好極了！袁兄弟過來。”李岩招招手，袁承志走到兩人馬前。李自成笑道：“袁兄弟，你立了大功！你沒馬麼？”說著一躍下地，把坐騎的馬韁交給了他。袁承志連忙拜謝。李自成走上城頭，眼望城外，但見成千成萬部將士卒正從各處城門入城，當此之時，不由得志得意滿。闖軍見到大王，四下里歡聲雷動。李自成從箭袋里取出三支箭來，扳下了箭簇，彎弓搭箭，將三箭射下城去，大聲說道：“眾將官兵士聽著，入城之後，有人妄自殺傷百姓、奸淫擄掠的，一概斬首，決不寬容！”城下十余萬兵將齊聲大呼：“遵奉大王號令！大王萬歲、萬歲、萬萬歲！”袁承志仰望李自成神威凜凜的模樣，心下欽佩之極，忍不住也高聲大叫：“大王萬歲、萬歲、萬萬歲！”李自成下得城頭，換了一匹馬，在眾人擁衛下走向承天門。他轉頭對袁承志笑道：“你是承父之志，我是承天！”彎弓搭箭，嗖的一聲，羽箭飛出，正中“天”字之下。他膂力強勁，這一箭直插入城牆，眾人又是一陣歡呼。來到德胜門時，太監王德化率領了三百余名內監伏地迎接。李自成投鞭大笑，對袁承志道：“你去年在陝西見到我時，可想到會有今日？”袁承志道：“大王克成大業，天下百姓早都知道了。只是萬想不到會如此之快。”李自成拊掌大笑。忽有一人疾奔而來，向李自成報道：“大王，有一個太監說，見到崇禎逃到煤山那邊去了。”李自成轉頭對袁承志道：“你快帶人去拿來！”袁承志道：“是！”手一擺，率領了胡桂南等人馳向煤山。那煤山只是個小丘，眾人上得山來，不禁一驚。只見大樹下吊著兩人，隨風搖晃。一人披發遮面，身穿白夾短藍衣，玄色鑲邊，白綿綢背心，白\*褲，左腳赤裸，右腳著了綾襪與紅色方頭鞋。袁承志披開他頭發一看，竟然便是崇禎皇帝。他衣前用血寫著幾行字道：

　　“朕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袁承志拿了這張血詔，頗感悵惘，二十年來大仇今日得報，本是喜事，但見仇人如此凄慘下場，不禁惻然久之，心想：“你話倒說得漂亮，甚麼勿傷百姓一人。要是你早知愛惜百姓，不是逼得天下饑民無路可走，又怎會到今日這步田地。”洪胜海道：“袁相公，那邊吊死的是個太監。”袁承志道：“這皇帝死時只有一個太監相陪，真叫做眾叛親离了。把尸首抬了去，別讓人侵侮。”洪胜海應了。袁承志馳回稟報。

　　這時李自成已進皇宮。守門的闖軍認得袁承志，引他進宮。只見李自成坐在龍椅之上，身旁站著十幾名部將從官，一個衣冠不整的少年站在殿下。

　　李自成見袁承志進來，叫道：“好！皇帝呢，帶他上來吧。”袁承志道：“崇禎自縊死了。”李自成一呆，接過崇禎的遺詔觀看。旁立的少年忽然伏地大哭，幾乎昏厥了過去。李自成道：“那是太子！”袁承志扶了他起來。李自成問道：“你家為甚麼會失天下，你知道麼？”太子哭道：“只因誤用奸臣溫體仁、周延儒等人。”李自成笑道：“原來小小孩童，倒也明白。”隨即正色道：“我跟你說，你父皇又胡塗又忍心，害得天下百姓好苦。你父皇今日吊死，固然很慘，但他在位一十七年，天下百姓被逼得吊死的又不知有幾千幾萬，那可更慘得多了。”太子俯首不語，過了一會道：“那你快殺我吧。”袁承志見他倔強，不禁為他擔心。李自成道：“你還是孩子，并沒犯罪，我哪會亂殺人。”太子道：“那麼我求你幾件事。”李自成道：“你說來聽聽。”太子道：“求你不要驚動我祖宗陵墓，好好葬我父皇母後。”李自成道：“當然，那何必要你求我？”太子道：“還求你別殺百姓。”李自成呵呵大笑，道：“孩子不懂事。我就是老百姓！是我們百姓攻破你的京城，你懂了麼？”

　　太子道：“那麼你是不殺百姓的了？”李自成倏地解開自己上身衣服，只見他胸前肩頭斑斑駁駁，都是鞭笞的傷痕，眾人不禁駭然。李自成道：“我本是好好的百姓，給貪官污吏這一頓打，才忍無可忍，起來造反。哼，你父子倆假仁假義，說甚麼愛惜百姓。我軍中上上下下，哪一個不吃過你們的苦頭？”太子默然低頭。李自成穿回衣服，道：“你下去吧。念你是先皇的太子，我封你一個王，讓你知道我們老百姓不念舊惡。封你甚麼王？嗯，你父親把江山送在我手里，就封你為宋王吧。”太監曹化淳站在一旁，說道：“快向陛下磕頭謝恩。”太子怒目而視，忽地回手一掌，啪地一聲，曹化淳面頰上登時起了五個手指印。李自成哈哈大笑，道：“好，這種不忠不義的奸賊，打得好。來呀，帶下去砍了！”曹化淳嚇得臉如土色，咕咚一聲，跪在地下連磕響頭，額角上血都碰了出來。李自成一腳把他踢了個筋斗，喝道：“滾出去，以後你再敢見我的面，把你剮了！”太子隨後昂首走出。

　　李自成對袁承志道：“這小子倒倔強。我喜歡有骨氣的孩子。”袁承志道：“是。”丞相牛金星道：“主上大事已定。明朝人心盡失，但死灰復燃，卻也不可不防。這孩子十分倔強，決計不肯歸順聖朝，只怕有人會借用他的名頭作亂。不如除了，以免後患。”李自成躊躇道：“這也說得是。這件事你去辦了吧。”轉頭對身後的矮子軍師宋獻策道：“聽說皇帝還有個公主，卻不知在哪里。”袁承志接口道：“皇帝把她砍去了一條臂膀，是我接了公主在家里養傷。待她傷愈，再帶她來叩見大王。”李自成笑道：“好好！你功勞不小，我正想不出該賞你甚麼，這公主就賞了你吧。”袁承志窘道：“不，不，那……倒是那個太子，還求大王饒了他性命。”牛金星笑道：“袁兄弟，害甚麼臊？究竟是英雄出在少年。劉將軍他們功勞雖大，大王也只賞他們幾名宮娥呢。你駙馬爺還沒做，倒愛惜起小舅子來啦。”袁承志聽他話中有刺，頗為不快，心想：“太子這小小孩童，何必殺他？”李自成道：“袁兄弟，我部下武官，分為九品。劉宗敏是一品權將軍，你義兄李岩是二品制將軍。我封你為三品果毅將軍吧。”袁承志躬身道：“多謝大王。袁承志誓死為大王效力，不愿為官。”牛金星微笑道：“袁兄弟是七省武林盟主，是不是嫌這三品將軍職位太低了呢？大王一統天下，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甚麼七省盟主、八省盟主這些私相授受的名號，自今而後，都是要嚴加禁止的了。”李自成聽他言語太重，拍拍袁承志的肩頭，微笑道：“你還年輕得很，功勞雖是不小，終究隨我時日還短，以後升遷，還怕沒機會嗎？”袁承志道：“屬下決非為了職位高低，實因草莽匹夫，做不來官。”李自成呵呵大笑，朗聲道：“我難道不是草莽匹夫了？連皇帝都要做呢。”袁承志不便再說，辭了出去。當下回正條子胡同來，一進胡同，就聽得兵刃相交、呼喝斥罵之聲，隨見數十名闖軍手執兵刃，急奔出來。袁承志心想：“這許多闖軍在這里干甚麼？”加快腳步，走到門口，只見何惕守揮鉤亂殺，把十多名困在屋里逃不出來的闖軍打得東奔西竄。袁承志叫道：“住手，住手！都是自己人！”何惕守叫了聲：“師父。”閃在一旁。

　　眾闖軍忽見有路可逃，蜂涌而出。一名軍官奔到袁承志跟前，一呆之下，說道：“你……你不也是我們大王手下的嗎？”袁承志道：“正是。大家誤會，老兄莫怪。”那軍官憤憤的道：“誤會！哼，你瞧，你徒兒殺了我們這許多弟兄。”說著一指地下的七八具尸首。鐵羅漢奔了出來，罵道：“入你娘的！你們一進屋來，伸手就搶東西，又說不交金銀，就放火燒屋子。見到何姑娘美貌，登時動手動腳，說她是奸細，要帶了走。混帳王八蛋，你們跟明朝的官兵有甚麼分別了？”說著一拳揮出，砰的一聲，把那軍官打得直飛出去。袁承志走進廳中。程青竹、胡桂南等人都氣憤憤的述說市上所見，說道闖軍入城之後，占住民房，奸淫擄掠，無所不為。袁承志心下吃驚，說道：“如此做法，民心大失。我親眼見到大王在城頭射了三箭，嚴禁殺人擄掠，定是大王尚不知情。我這就去稟報，請他下令禁止。”程青竹勸道：“盟主，闖王部下有許多本是盜賊出身，來到這帝王之都，花花世界，哪有不放肆一番的？且過得幾天，再向大王進言吧。”袁承志道：“不成，過得幾天，北京城里老百姓都給他們害苦了。救民如救火，怎能等得？”正說話間，忽然外面喊聲大震。袁承志等吃了一驚，奔到門外，只見無數人馬擁在正條子胡同出口。先前給鐵羅漢打走的那軍官騎在馬上，手執大刀，叫道：“袁承志，權將軍叫你去說話。”袁承志道：“當真是權將軍吩咐嗎？”另一名軍官取出一支令箭，道：“有權將軍的令箭在此。”袁承志心想：“我若不去，傷了兄弟間的和氣。見到權將軍，正可勸他約束部屬，不可胡作非為。”便點頭道：“好！我同你去便是。”那軍官喝道：“綁了！”便有七八名士兵擁上前來，取出繩索要綁。袁承志微微一笑，也不抵拒，反手在背後，任由綁縛。鐵羅漢、沙天廣等齊聲呼喝：“誰敢動手？”沖上去便要打人。袁承志叫道：“大家不可動粗，我見了權將軍自有分辯。”那軍官指著何惕守道：“這人是崇禎皇帝的公主，斷了一只手的。權將軍指明要這人，把她帶了去。”眾軍士便向何惕守奔來。何惕守金鉤一划，阻住眾軍士近前，笑問：“權將軍要我去干甚麼？”那軍官道：“打破北京，權將軍功勞第一。崇禎的公主，自然歸權將軍所有。快乖乖的來吧，以後一生富貴，包你享用不盡。”何惕守笑道：“那倒妙得很。要是我不肯跟你去呢？”那軍官喝道：“哪有這麼多囉唆的？帶了去！”何惕守叫道：“師父，那個權將軍要搶我去做小老婆呢。你說我去是不去？”袁承志倒是難以回答。但見幾名士卒擁上去向何惕守便拉。何惕守只是格格嬌笑，并不動手，突然之間，拉她的士卒仰天便倒，稍一扭動，便均斃命。原來何惕守衣衫之上，盡是劇毒。那軍官大驚之下，叫道：“反了，反了。前明余孽，抗拒義軍，殺啊！”刀槍紛舉，向鐵羅漢等人頭上砍落。群雄到此地步，豈有束手待斃之理？搶過刀槍，反殺過去，一陣格斗，闖軍官兵亂成一團，擁在胡同中進退不得。袁承志叫道：“你們去回報權將軍，大家同到大王跟前，分辯是非曲直。”雙臂一振，綁在他手腕上的繩索登時斷了，縱身而起，雙手抓住兩名軍官，扯下馬來，叫道：“當官的留著，士兵都回營去。”眾兵見長官被擒，不敢再斗，推推擁擁的走了。袁承志長歎一聲，搖了搖頭，命胡桂南和洪胜海押了兩名軍官，去見李自成。進得宮來，只見殿上設了盛宴，李自成正在大宴諸將，絲竹盈耳，酒肉流水價送將上來。李自成已喝得微醺，見到袁承志，喜道：“好，袁承志，你也過來喝一杯！”袁承志躬身道：“是！”走近去接過李自成手中酒杯，一飲而盡。坐在李自成左側的一名將軍霍地站起身來，喝道：“袁承志，你好大的膽子，仗了誰的勢力，敢殺我部屬？”袁承志見這人滿臉濃髯，神態粗豪，想來便是權將軍劉宗敏了，說道：“這位是權將軍麼？”那人道：“正是。大王不過封了你一個小小果毅將軍，你就不把我權將軍瞧在眼里了，竟敢殺我部下！”說著伸手抓住刀柄，將刀拔出一半，啪地一聲，又送刀入鞘。霎時之間，殿上數百人寂靜無聲。

　　袁承志道：“大王入城之時曾有號令，有誰殺傷百姓，奸淫擄掠，一概斬首。在下見到本軍兄弟正在虐殺百姓，這才出手阻止，實非有意得罪，還請權將軍見諒。”劉宗敏冷笑道：“這天下是大王的天下，是我們老兄弟出死入生、從刀山槍林里打出來的天下。我們會打江山，難道不會坐江山麼？你來討好百姓，收羅人心，到底是甚麼居心？”袁承志道：“大王剛才說過，他自己也就是百姓。”劉宗敏哈哈大笑，說道：“大王打江山的時候是百姓。今日得了天下，坐了龍廷，便是真命天子了，難道還是老百姓嗎？你這小子胡說八道。”袁承志默然不語。

　　李自成笑道：“好啦，好啦！大家自己兄弟，別為這些小事傷了和氣。來來來，你們兩個干一杯。宗敏，我知你只因袁承志得了公主，為此吃醋。皇宮里美女要多少有多少，待會你自己去揀便是。”劉宗敏道：“大王，崇禎的公主卻只有一個。”李自成向袁承志笑道：“他定要你的公主，你就瞧在我面上，讓了給他罷。你們一殿為臣，和氣要緊。”袁承志一聽，不由得愕然，心中茫然若失，手一松，酒杯掉在地下，登成碎片。李自成怒道：“你就算不肯，也不用向我發脾氣。”袁承志一驚，忙躬身道：“屬下不敢。”忽聽得絲竹聲響，幾名軍官擁著一個女子走上殿來。那女子向李自成盈盈拜倒，拜畢站起，燭光映到她臉上，眾人都不約而同的“哦”了一聲。

　　袁承志自練了混元功後，精神極是把持得定，雖與阿九同衾共枕，亦無非禮之行，但此刻一見這女子，不由得心中一動：“天下竟有這等美貌的女子！”

　　那女子目光流轉，從眾人臉上掠過，每個人和她眼波一触，都如全身浸在暖洋洋的溫水中一般，說不出的舒服受用。只聽她鶯聲嚦嚦的說道：“賤妾陳圓圓拜見大王，愿大王萬歲、萬歲、萬萬歲。”李自成哈哈大笑，道：“好美貌的娘兒！”劉宗敏道：“大王，那崇禎的公主，小將也不要了。你把這娘兒賜了給我罷。”牛金星道：“劉將軍，這陳圓圓是鎮守山海關總兵官吳三桂的愛妾，號稱天下第一美人。大王特地召來的，怎能給你？”劉宗敏聽得是李自成自己要，不敢再說，目不轉睛的瞪視著陳圓圓，骨都一聲，吞了一大口饞涎。

　　皇極殿上一時寂靜無聲，忽然間當啷一聲，有人手中酒杯落地，接著又是當啷、當啷兩響，又有人酒杯落地。適才袁承志的酒杯掉在地下，李自成甚是惱怒，此刻人人瞧著陳圓圓的麗容媚態，竟是誰也沒留神到別的。

　　忽然間坐在下首的一名小將口中發出呵呵低聲，爬在地下，便去抱陳圓圓的腿。陳圓圓一聲尖叫，避了開去。那邊一名將軍叫道：“好熱，好熱！”嗤的一聲，撕開了自己衣衫。又有一名將官叫道：“美人兒，你喝了我手里這杯酒，我就死也甘心！”舉著酒杯，湊到陳圓圓唇邊。

　　一時人心浮動，滿殿身經百戰的悍將都為陳圓圓的美色所迷。袁承志只看得暗暗搖頭，便欲出殿，忽聽得李岩大聲喝道：“大王駕前，眾兄弟不得無禮。”一名將軍哈哈大笑，說道：“我伸一個小指頭兒，摸一摸美人兒的雪白臉蛋，那也不打緊吧！”說著伸出手指，一步一步的向陳圓圓走去。李自成喝道：“把美人兒送到後宮去。宋獻策，你帶兵看守。”宋獻策答應了，領著陳圓圓入內。

　　數十名軍官一齊蜂涌過去，爭著要多看一眼，直到陳圓圓的後影也瞧不見了，才戀戀不舍的慢慢歸座。一人舉鼻狂嗅，說道：“美人兒的香氣，聞一聞也是前世修來的。”一人說道：“這不是人，是狐狸精變的，大王不可收用。”另一人道：“就算是吃人妖魔，我只要抱她一抱，立刻給她吃了，那也快活得很。”

　　李自成一口一口喝酒，臉上神色顯是樂不可支，對眾將官的丑態全沒放在心上。李岩走上幾步，說道：“大王，吳三桂擁兵山海關，有精兵四萬，又有遼民八萬，都是精悍善戰。大王既已派人招降，他的小妾，還是放還他府中，以安其心為是。”劉宗敏冷笑道：“吳三桂四萬兵馬，有個屁用？北京城里崇禎十多萬官兵，遇上了咱們，還不是希哩花啦的一古腦兒都垮了。”李自成點頭道：“吳三桂小事一樁，不用放在心上。他若投降，那是識好歹的，否則的活，還不是手到擒來？吳三桂難道比孫傳庭、周遇吉還厲害麼？”李岩道：“大王雖已得了北京，但江南未定……”李自成揮手道：“大家喝酒，大家喝酒！此刻不是說國家大事的時候。”李岩只得道：“是。”退了下去，坐在袁承志身邊，低聲道：“一切小心，須防權將軍對你不利。”袁承志點點頭。只見李自成喝了幾杯酒，大聲道：“大伙兒散了罷，哈哈，哈哈！”飛起一腳，踢翻了桌子，轉身而入。眾將一哄而散。袁承志隨著李岩出殿，在宮門外遇到胡桂南和洪胜海，吩咐將兩名軍官放了。四人剛轉過一條街，便見數十名闖軍正在一所大宅中擄掠，拖了兩名年輕婦女出來。兩名女子只是哭叫，掙扎著不肯走。李岩大怒，喝令部屬上前拿問。眾闖軍見是制將軍到來，發一聲喊，拋下婦女財物便逃走了。

　　一路行去，只聽得到處都是軍士呼喝嬉笑、百姓哭喊哀呼之聲。大街小巷，闖軍士卒奔馳來去，有的背負財物，有的抱了婦女公然而行。李岩見禁不胜禁，拿不胜拿，只有浩歎。袁承志本來一心想望李自成得了天下之後，從此喜見升平，百姓安居樂業，但眼見今日李自成和劉宗敏的言行，又見到滿城士卒大掠的慘況，比之崇禎在位，又好得了甚麼？滿腔熱望，登時化為烏有。再走得幾步，只見地下躺著幾具尸首，兩具女尸全身赤裸。眾尸身上傷口中兀自流血未止。袁承志這時再也忍耐不住，握住李岩的手，說道：“大哥，你說闖王為民伸冤，為……為百姓出氣，就是這樣麼？”說著突然坐倒在地，放聲大哭。李岩也是悲憤不已，說道：“我這就去求見大王，請他非立即下令禁止擄掠不可。”拉起袁承志，回到皇宮，向衛士說有急事求見闖王。”衛士稟報進去，過了一會，出來說道：“制將軍，大王已經睡了，誰也不敢驚動。請將軍明天來吧。”李岩道：“我跟隨大王多年，有事求見，大王深更半夜也必接見。你再去稟報罷。”那衛士又進去半晌，出來時滿臉驚惶之色，顫聲道：“大王大發脾氣，說小人若是再去囉唆，立刻砍了我的腦袋。”李岩道：“好，我便在這里等著，等大王醒了之後再見。”對袁承志道：“兄弟，你先回去休息吧。”袁承志道：“我在這里陪伴大哥。”要胡桂南、洪胜海二人先回，以免青青等挂念。兩人等到天色大明，才見一名衛士從內宮出來，說道：“大王召見。”兩人跟著他來到一間房中，那衛士便出去了。直等了兩個多時辰，眼見午時已過，李自成始終不出來。兩人你瞧著我，我瞧著你，都是十分焦急。

　　眼見日頭偏西，已到未時，忽見宋獻策推門進來，說道：“李將軍，袁將軍，兩位怎麼在這里？”李岩道：“我們求見大王，衛士說道大王召見。可是從清早直等到這時候，大王始終沒出來。”宋獻策歎了口氣，低聲道：“今日上午，大王召集諸將集議，卻讓兩位在這里苦等。”李岩驚道：“卻是如何？”宋獻策道：“牛金星那廝不斷在大王跟前說你的壞話，也說我的壞話。”李岩怒道：“你我二人行得正，坐得正，有甚麼壞話好說？”宋獻策道：“大王在河南之時，人心不附，那時我想了個計議出來，造了一句讖語，說是‘十八孩兒主神器’，叫人到處傳播。十八孩兒，拚起來是個‘李’字，便是說大王應有天下。愚夫愚婦聽到了，以為大王天命攸歸，大家都來歸附，咱們的聲勢登時大了起來。李將軍可還記得麼？”李岩道：“怎不記得？我作兒歌，你作讖語，動搖明朝的人心，可也有些功勞啊。”宋獻策搖頭道：“牛金星對大王進讒，說那句‘十八孩兒主神器’，不是指大王，而是指你李將軍！”李岩心頭大震，當即站起。他知自來帝皇最忌之事，莫過于有人覬覦他的寶座。歷朝開國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漢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將殺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們謀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這句話，那可糟了，不由得顫聲道：“這……這……這……宋獻策道：“大王英明，未必就信了，制將軍也不用擔心。不過今日諸將大會，會中劉將軍、張將軍、谷將軍、羅將軍他們，眾口一辭的都說制將軍自鳴清高，瞧不起友軍，說他們部屬借住民房，跟老百姓借幾兩銀子，跟大娘閨女們說幾句話，制將軍的部下就去呼喝干涉。牛金星卻道，制將軍這不是自鳴清高，而是收羅人心，胸懷大志。”

　　李岩氣得說不出話來，臉色發白，騰的一聲，重重坐在椅中。宋獻策道：“我為制將軍分辯得幾句，眾將就大罵我宋矮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最會胡說八道。我氣不過，就出來了，聽宮門口衛士說，兩位將軍在此，因此過來瞧瞧。大王此刻心中不快，兩位不必等候了。”

　　李岩拱手道：“多承宋軍師見愛，兄弟感激不盡。”宋獻策歎道：“咱們雖然打下了北京，可是江南未平，吳三桂未降，滿洲韃子虎視眈眈，更是一大隱憂。但今日諸將大會，除了編排制將軍的不是之外，就是商量如何拷掠明朝投降的大官富戶，要他們獻出金銀財寶。唉，成大事的人，眼界也未免太小了啊。”三人相對歎息，出宮而別。

　　袁承志聽了宋獻策一番話，見他雖然身高不滿三尺，形若\*猴，容貌丑陋，說話卻是極有見識，說道：“大哥，這位宋軍師實是個人才。”李岩道：“他足智多謀，很了不起。只是大王愛聽牛金星的話，不肯重用宋軍師。其實大王許多攻城掠地的方略，都是出于宋軍師的主意。”

　　兩人默默無言的攜手同行，走了數百步。李岩道：“兄弟，大王雖已有疑我之意，但為臣盡忠，為友盡義。我終不能眼見大王大業敗壞，閉口不言。你卻不用在朝中受氣了。”袁承志道：“正是。兄弟是做不來官的。大哥當日曾說，大功告成之後，你我隱居山林，飲酒長談為樂。何不就此辭官告退，也免得成了旁人眼中之釘？”李岩道：“大王眼前尚有許多大事要辦，總須平了江南，一統天下之後，我才能歸隱。大王昔年待我甚厚，眼見他前途危難重重，正是我盡心竭力、以死相報之時。小人流言，我也不放在心上。”兩人又攜手走了一陣，只見西北角上火光沖天而起，料是闖軍又在焚燒民居。李岩與袁承志這幾天來見得多了，相對搖頭歎息。暮靄蒼茫之中，忽聽得前面小巷中有人咿咿呀呀的拉著胡琴，一個蒼老嘶啞的聲音唱了起來，聽他唱道：“無官方是一身輕，伴君伴虎自古云。歸家便是三生幸，鳥盡弓藏走狗烹……”只見巷子中走出一個年老盲者，緩步而行，自拉自唱，接著唱道：“子胥功高吳王忌，文種滅吳身首分。可惜了淮陰命，空留下武穆名。大功誰及徐將軍？神機妙算劉伯溫，算不到：大明天子坐龍廷，文武功臣命歸陰。因此上，急回頭死里逃生；因此上，急回頭死里逃生……”

　　李岩聽到這里，大有感触，尋思：“明朝開國功臣，徐達、劉基等人盡為太祖害死。這瞎子也知已經改朝換代，否則怎敢唱這曲子？”瞧這盲人衣衫襤褸，是個賣唱的，但當此人人難以自保之際，哪一個有心緒來出錢聽曲？只聽他接著唱道：“君王下旨拿功臣，劍擁兵圍，繩纏索綁，肉顫心驚。恨不能，得便處投河跳井；悔不及，起初時詐死埋名。今日的一縷英魂，昨日的萬里長城。……”

　　他一面唱，一面漫步走過李岩與袁承志身邊，轉入了另一條小巷之中，歌聲漸漸遠去，說不盡的凄惶蒼涼。

　　袁承志心情郁郁，回到住處，只見大廳中坐著一人。那人一見袁承志，便奔到廳口，叫道：“小師叔，你回來啦。”那人粗衣草履，背插長刀，正是崔秋山之侄崔希敏。袁承志喜道：“你也來了。有甚麼事？”崔希敏從身邊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袁承志見封皮上寫著“字諭諸弟子”字樣，認得是師父筆跡，先作了一揖，然後恭恭敬敬的接過來，抽出信紙，見信上寫道：“吾華山派歷來門規，不得在朝居官任職。今闖王大業克就，吾派弟子功成身退，其于四月月圓之夕，齊集華山之巔。”下面簽著個“清”字。袁承志道：“啊，距會期已不到一月，咱們就得動身。”崔希敏道：“正是，我叔叔、安大娘、小慧也都要去呢。”袁承志入內對眾人說了，卻不見青青，問焦宛兒道：“夏姑娘呢？”焦宛兒道：“好一會沒見她啦，我去瞧瞧！”袁承志道：“我去叫她。”走到青青房外，在門上用手指彈了幾下，說道：“青弟，是我。”房內并無聲息，候了片刻，又輕輕拍門，仍無回音。袁承志把門一推，房門并未上閂，往里張望，只見房內空無所有，進得房去，不禁一呆，原來她衣囊、長劍等物都已不見，連她母親的骨灰罐也帶走了，看來似已遠行。袁承志大急，在各處翻尋，在她枕下找到一張字條，上面寫道：“既有金枝玉葉，何必要我尋常百姓？”

　　袁承志望著字條呆呆的出了一會神，心中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是好，自思：“我待她一片真心誠意，她總是小心眼兒，處處疑我。男子漢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但求心之所安。我們每日在刀山槍林中出死入生，又怎能顧得到種種嫌疑？青弟，青弟，你實在太不知我的心了。”想到這里，不禁一陣心酸，又想：“她上次負氣出走，險些兒失閃在洋兵手里，這時候兵荒馬亂，卻又不知到了哪里？”

　　他呆呆坐在床上，大為沮喪。焦宛兒輕輕走進房來，見他猶如失魂落魄一般，不覺吃驚。眾人得知訊息後，都涌進房來，七嘴八舌，有的勸慰，有的出主意。

　　焦宛兒年紀雖小，對事情卻最把持得定，當下說道：“袁相公，你急也無用。夏姑娘一身武藝，有誰敢欺侮她？這樣罷，你會期已近，還是和啞巴叔叔、何姊姊等一起上華山去。程伯伯和我留在這里看護阿九妹子。沙叔叔、鐵老師、胡叔叔和我們金龍幫的，大伙兒出去找夏姑娘，再傳出江湖令牌，命七省豪傑幫同尋訪。找到之後，立即陪她上華山來相會。”袁承志連連點頭，道：“焦姑娘的主意很高，就這麼辦。程老夫子和焦姑娘最好陪同公主出京遠避，留在京中可不大穩便。惕守還沒正式入我門中，待我稟明師父之後再說。這一次不必同上華山了。”何惕守眼睛一溜，正想求懇，忽想青青也曾有疑己之意，和袁承志同行只怕不甚妥當，當下微微一笑，也就不言語了，尋思：“你不讓我去華山，我偏偏自己來。”她做慣了邪教教主，近來雖已大為收斂，畢竟野性未除，也不理袁承志的吩咐，只管籌划自行上華山拜見祖師的事。袁承志安排已畢，次日向闖王與義兄李岩辭別。李自成眼見留他不住，便賞賜了許多大內珍寶。袁承志要待推辭，李岩連使眼色，袁承志只得謝過受了。

　　李岩送出宮門，歎道：“兄弟，你功成身退，那是最好不過……”說著神色黯然。袁承志道：“大哥你多多保重。如有危難，小弟雖在萬里之外，一得訊息，也必星夜趕來。”兩人洒淚而別。當日下午，袁承志與啞巴、崔秋山、崔希敏、安大娘、安小慧、洪胜海六人取道向西，往華山進發。各人乘坐的都是駿馬，腳程極快，不多時已到了宛平。

　　眾人進飯店打尖，用完飯正要上馬，洪胜海瞥眼間忽見牆角里有一只蝎子、一條蜈蚣，都用鐵釘釘在牆腳。他微覺奇怪，輕扯袁承志的衣服。袁承志凝眼一看，點了點頭，心想這必與五毒教有關，可惜何惕守沒同來，不知這兩個記號是甚麼意思。洪胜海借故與店小二攀談了幾句，淡淡的道：“那牆腳下的兩件毒物，倒有些古怪。”店小二笑道：“要不是我收了銀子，真要把這兩樣鬼東西丟了。煩死人！”他一面說一面扳手指，笑道：“兩天不到，問起這勞甚子的，連你達官爺不知是第十幾位了。”洪胜海忙問：“是誰釘的？”店小二道：“便是那個老乞婆啊！”洪胜海向袁承志望了一眼，問道：“是哪些人問過呢？”說著拿了塊碎銀子塞在店小二手里。店小二口中推辭，伸手接了銀子，笑道：“不是叫化丐頭，就是光棍混混兒，哪知道你達官爺也問這個……嘿嘿，可叫你老人家破費啦。”袁承志插口道：“那老乞婆釘毒物之時，還有誰在一旁嗎？”店小二道：“那天的事也真透著希奇，先是一個青年標致相公獨個兒來喝酒……”袁承志急問：“多大年紀？怎等打扮？”店小二道：“瞧模樣兒比你相公還小著幾歲，生得這麼俊，我還道是唱小旦的戲子兒呢，後來見他腰里帶著把寶劍，那可就不知是甚麼路數了。他好似家里死了人似的，愁眉苦臉，喝喝酒，眼圈兒就紅了，真叫人瞧著心里直疼……”眾人知道這必是青青無疑。崔希敏怒道：“你別口里不干不淨的。”店小二嚇了一跳，抹了抹桌子，道：“爺們要上道了麼？”袁承志道：“後來怎樣？”店小二望了崔希敏一眼，說道：“那青年相公喝了一會酒，忽然樓梯上腳步響，上來了一位老爺子，別瞧他頭發胡子白得銀子一般，可真透著精神，手里提著一根龍頭拐杖，騰的一聲，往地下一登，桌上的碗兒盞兒便都跳了起來。”袁承志心中大急：“溫方山那老兒和她遇上了，青弟怎能逃出他的毒手？”

　　店小二又道：“那老爺子坐了下來，要了酒菜。他剛坐定，又上來一位老爺子。那真叫古怪，前前後後一共來了四個，都是白頭發、白胡子、紅臉孔，倒像是一個模子里澆出來的一般，要找這四個一模一樣的老爺子，那真是不容易得緊了。這四人有的拿著一對短戟，有的拿著一根皮鞭。他們誰也不望誰，各自開了一張桌子，四個老兒把那位年輕相公圍在中間。我越瞧越透著邪門，再過一會兒，那老乞婆就來啦。掌柜的要趕她出去，哪知當地一聲，嘿，你道甚麼？”崔希敏忙問：“甚麼？”店小二道：“這叫做財神爺爺著爛衫，人不可以貌相。當的一聲，她拋了一大錠銀子在柜上，向著那四個老頭和那相公一指，叫道：‘這幾位吃的，都算在我帳上！’你老，你可見過這樣闊綽的叫化婆麼？”

　　袁承志越聽越急，心想：“溫氏四老已經難敵，再遇上何紅藥，可如何得了？”店小二越說興致越好，口沫橫飛的道：“哪知他們理也不理，自顧自的飲酒。那老乞婆惱了，叫了一聲，一張手，一道白光，直往那拿拐杖的老兒射去。”崔希敏道：“你別瞎扯啦，難道她還真會放飛劍不成？”店小二急道：“我干麼瞎扯？雖然不是飛劍，可也是幾成兒不离。只見那老兒伸出筷子，叮叮當當一陣響，筷子上套了明晃晃的一串。我偷偷蹩過去一張，嘿，你道是甚麼？”崔希敏道：“甚麼？”店小二道：“原來是一串指甲套子，都教那老兒用筷子套住啦。我剛喝得一聲彩，只聽得波的一聲，你道是甚麼？”崔希敏道：“甚麼？”店小二拉著他走到一張桌子旁，道：“你瞧。”只見那桌子有個小孔，店小二拿起一根筷子插入小孔，剛剛合式，說道：“那老兒提起筷子，就插進了桌面。這手功夫可不含糊吧？我是不會，可不知你老人家會不會。”崔希敏道：“我不會。”店小二道：“原來你老人家也不會，那也不要緊。老乞婆知道敵他不過，一聲不吭，怪眼一翻，就奔了出去。後來那青年相公跟著四個老頭子一起走了。原來他們是一路，擺好了陣勢對付那叫化婆的。”

　　袁承志問道：“他們向哪里去的？”店小二道：“向西南，去良鄉。五個人走了不多會兒，叫化婆又回轉來，在牆邊釘了這兩件怪東西，給了我一塊銀子，叫我好好侍候這兩只毒虫，別讓人動了。這幾日四下大亂，我們掌柜的說要收舖幾日，別做生意。老板娘一定不肯，這才開市，倒讓我賺了一筆外快……”他還在嘮嘮叨叨地說下去，袁承志已搶出門去，躍上馬背，叫道：“快追！”

　　青青自見袁承志把阿九抱回家里，越想越是不對，阿九容貌美麗，己所不及，何況她是公主，自己卻是個來歷不明的私生女，跟她天差地遠，袁承志自是非移情別愛不可。若不是愛上了她，怎會緊緊地抱住了她，回到了家里，在眾人之前兀自舍不得放手？後來又聽人說道，李自成將阿九賜了給袁承志，權將軍劉宗敏喝醋，兩個人險些兒便在金殿上爭風打架，說到動武打架，又有誰打得過他？自然是他爭贏了。崇禎是他的殺父大仇，他念念不忘的要報仇，可是阿九只說得一句要他別殺她爹爹，他立刻就乖乖的聽話。“我的言語，他幾時這麼聽從了？只有他來罵我，那才是常事。”思前想後，終于硬起心腸离京，心里傷痛异常，決意把母親骨灰帶到華山之巔與父親骸骨合葬，然後在父母尸骨之旁圖個自盡，想到孑然一身，個郎薄幸，落得如此下場，不禁自傷自怜。這日在宛平打尖，竟不意與溫氏四老及何紅藥相遇。溫方山露了一手內功，何紅藥自知不敵，徑自退開。青青已抱必死之心，倒也并不驚懼，怕的是四老當場把她處死，那麼母親的遺志就不能奉行了，當下念頭一轉，計謀已生，走到溫方達跟前，施了一禮，叫聲：“大爺爺！”然後逐一向其餘三老見禮。溫氏四老見她坦然不懼，倒也頗出意外。青青笑問：“四位爺爺去哪里？”溫方達道：“你去哪里？”青青道：“我跟那姓袁的朋友約好了，在這里會面，哪知他到這時候還沒來。”四老聽得袁承志要來，人人都是心頭大震，哪敢再有片刻停留？溫方義喝道：“跟我們去。”青青假意道：“我要等人呢。”溫方義手一伸，已隔衣叩住她手腕，拉出店門，兩人共乘一騎。四老盡往荒僻無人之處馳去，眼見离城已遠，這才跳下馬來。溫方義把青青一摔，推在地下，罵道：“無恥小賤人，今日教你撞在我們手里。”青青哭道：“四位爺爺，我做錯了甚麼？你們饒了我，我以後都聽你們的話。”溫方義罵道：“你還想活命？”擦的一聲，拔出一柄匕首。青青哭道：“二爺爺，你要殺我麼？”溫方悟道：“你這叫是該死！”青青道：“三爺爺，我媽是你親生女兒，我求你一件事。”溫方山鐵青著臉，說道：“要活命那是休想！”青青哭道：“我死之後，求你送個信給我那姓袁的朋友，叫他獨個兒去找寶貝吧，別等我了。”

　　四老一聽到“找寶貝”三字，心中一震，齊聲問道：“甚麼？”青青哭道：“我反正是死，這秘密是不能說的。我只求你們送這封信去。”說著從衫上撕下一塊衣角，又從懷里針線包內取出一根針來，刺破手指，點了鮮血，在衣角上寫起來。四老不住問她找甚麼寶貝，她只是不理，寫好之後，交給溫方山道：“三爺爺，你也不用見他，托人捎去宛平城里剛才咱們相會的那處酒樓，這就得啦！”她雖是做作，但想起袁承志無良心，又不禁流下淚來。

　　四老見了她傷心欲絕的神情，确非作偽，一齊圍觀，只見衣角上寫道：“今生不能再見，我父重寶，均贈予你，請自往挖取，不必等我。青妹泣白。”

　　溫方義喝道：“甚麼寶貝？難道你真知道藏寶的所在？”青青哭道：“我甚麼都不知道，反正我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溫方悟道：“呸，壓根兒就沒甚麼寶貝。你那死鬼父親騙了我們一場，現在你又想來搞鬼。”

　　青青垂頭不語，暗暗伸手入懷，解開了一對玉蝶的絲絛。這本是鐵箱中之物，當售寶變錢之時，她見這對玉蝶精致靈動，就取來系在身上，那是紀念她與袁承志共同得寶之意，十箱珍寶不計其數，也不少了這對小小玉蝶。她突然站起身來，叫道：“這信送不送也由你們了，這就殺了我吧！”只聽叮叮兩聲清脆之音，一對玉蝶落在地下。青青俯身要拾，溫方悟已搶先撿了起來。四老數十年為盜，豈有不識寶貨之理？見玉蝶如此珍貴，眼都紅了。四人心中突突亂跳，齊聲喝道：“這是哪里來的？”青青只是不語。溫方山道：“你好好說出來，或者就饒了你一條小命。”青青道：“就是那批珍寶里的。我和袁大哥照著爹爹留下來的那張地圖，挖到了十只鐵箱，里面都是珍奇寶物。東西實在太多，帶不了，我只撿了這對玉蝶來玩。我們說好，這次要去全都挖了出來，哪知你們……”說著又哭了起來。四老走到一旁，低聲商議。溫方達道：“看來寶藏之事倒是不假。”溫方義道：“逼她領路去取。”三老都點了點頭。溫方山道：“先騙她說饒命不殺，等找到寶貝，再來好好整治這小賤人。”溫方悟道：“我有個主意：咱們掘出了珍寶，就把這小賤人埋在寶窟之中，等那姓袁的小畜生來掘寶，一掘掘到這個死寶貝，豈不是好？”三老同聲大笑，都說：“五弟這主意最高。”四人商議已畢，興高采烈的回來威逼青青。青青起先假意不肯，後來裝作實在受逼不過，只得說出藏寶之地是在華山之巔。她是要四老帶她去華山，找到父親埋骨的所在，趁他們在荒山中亂挖亂掘之時，自己便可把母親骨灰和父親的骸骨合葬一起，然後橫劍自刎。哪知她這句謊話一說，四老卻更深信不疑。當年溫氏五老擒住金蛇郎君，他也是將他們帶上華山。寶貝雖沒找到，金蛇郎君又突然失蹤，但他們腦海之中，卻已深印了寶物必在華山的念頭。當日張春九和那禿頭所以上華山來搜索，也是因此。

　　當下四老帶了青青，連日馬不停蹄的趕路，只怕袁承志追到，那時非但寶物得不到手，連四條老命也還難保。這天來到山西界內，五人奔馳了一日，已是頗為疲累，在一家客店中歇了。溫方義人最粗壯，食量最大，一疊聲的急叫：“炒菜、篩酒，趕面條兒！”等店伙端了飯菜上來，他就和往常一般，搶先稀里呼嚕的吃了起來。三老和青青正要跟著動筷，溫方義忽從面湯中挑起一物，驚叫一聲，登時直僵僵的不動了。四人大驚，看他所挑起的，赫然是一只極大的黑色蜘蛛。溫方達一摸兄弟的手，已無脈搏，臉色發黑，鼻孔里也沒氣了。溫方悟驚怒交集，抓起店小二往地下猛力一摔，喀喇兩聲，店小二腿骨立斷，暈死了過去。溫方山搶出去，一把抓住掌柜的胸口，用筷子挾起蜘蛛，喝道：“好大的膽子，竟敢謀財害命，這是甚麼？”那掌柜嚇得魂飛天外，連聲道：“小店……小店是七十多年的老店，廚房又是干淨不過，怎……怎麼有這……這東西……”溫方山左手在他面頰上一捏，那掌柜下頦跌下，再也合不攏口。溫方山手一伸，把蜘蛛塞入了他的口里，片刻之間，那掌柜便即斃命。這時店中已經大亂，溫方達右手拿住青青手腕，防她逃走，左手抱起兄弟尸身。方山、方悟兩人乒乒乓乓一陣亂打，不分青紅皂白，把住客和店伙打死了七八個，隨即在客店中放起火來。旁人見他們逞凶，哪敢過來？三老將溫方義的尸身帶到野外葬了，又是悲痛，又是忿怒，猜不透一只蜘蛛怎會如此劇毒。青青見過五毒教的伎倆，尋思：“原來那老乞婆暗中躡上我們啦。”

　　次日四人在客店吃飯，逼著店伙先嘗幾口，等他無事，這才放膽吃喝。行了數日，一晚客店中忽然人聲嘈雜，有人大呼偷馬。溫方悟起身查看，將到馬廄時，黑暗中忽然嗤的一聲，一股水箭迎面射來。他急縮身閃避，已然不及，登時噴得滿臉都是，只覺奇腥刺鼻，知道不妙。他眼睛已經睜不開來，聽聲辨形，長鞭揮出，把偷施暗襲之人打得背脊折斷。另一人喝道：“老兒還要逞凶！”舉斧劈來。溫方悟長鞭倒轉，將那人連人帶斧卷起，用力一揮，那人一頭撞在牆上，腦漿迸裂。溫方達、溫方山以為區區幾個毛賊，兄弟必可料理得了，待得聽見溫方悟吼叫連連，忙搶出去看時，只見他雙手在自己臉上亂抓亂挖，才知不妙。溫方達一把將他抱住。溫方山縱身出外查看敵蹤，一無所見，回進店房時，見兄長抱住了五弟的身體大哭，原來溫方悟已然氣絕而亡，須眉臉頰，俱已中毒潰爛。溫方達泣道：“二十年前，那金蛇惡賊從我們手里逃了出去，那時他筋脈已斷，成為廢人，身邊毒藥也早給我們搜出，可是崆峒派的兩位道兄卻身中劇毒而亡，莫非當時就是五毒教救了他……”溫方山道：“不錯，原來五毒教暗中在跟咱們作對。這次大家同受曹化淳之聘，圖謀大事，眼見已然成功，那五毒教教主何鐵手突然反臉，以致功敗垂成。直到現在，我仍不知是甚麼緣故。”溫方達沉思片刻，忽地跳了起來，叫道：“金蛇惡賊所用毒藥如此厲害，看來他就是五毒教的？”溫方山恍然大悟，說道：“必是如此。”

　　兩人想到當年金蛇郎君來石梁報仇的狠毒，不覺栗栗危懼，當下把溫方悟的尸身埋葬了，商量了半天，決心先上華山，掘到寶藏之後，再找五毒教報仇，只是害怕他們暗中加害，不但飲食特別小心，晚上連客店也不敢住了。這天兩兄弟帶了青青，宿在一座古廟的破殿之中。溫方達年紀雖老，仍具神力，搬了兩只大石臼，一只撐住前門，一只撐住後門，方才安心睡覺。睡到中夜，佛像之後忽然悉悉數聲，兩人登時醒覺，只當是老鼠，也不以為意。溫方山朦朧間正要再睡，忽然鼻管中鑽入一縷异香，頓覺身心舒泰，快美异常，全身飄飄蕩蕩的似乎神游太虛，置身極樂。他心神一蕩，立即醒悟，大叫一聲，跳了起來。溫方達雖然事起倉卒，但究是數十年的老江湖，見機極快，拉住青青的手，提著她躍上了供桌。星光熹微下，只見溫方山手舞鋼杖，使得呼呼風響，驀地里震天價一聲巨響，佛像被鋼杖打去了一截。佛像後面躍出兩名黃衣童子，一人使刀向溫方山攻去，另一人手執噴筒，又要噴射毒霧。溫方達手一揚，波波兩聲，兩支袖箭當場把兩名童子穿胸釘死。溫方山并不住手，仍在亂舞亂打。

　　溫方達叫道：“三弟，沒敵人啦！”溫方山竟是充耳不聞，他神智已為毒霧所迷，鋼杖越使越急。溫方達瞧出不對，搶上去要奪他兵刃。溫方山把鋼杖舞成一團銀光，急切間哪里搶得入去？突然間溫方山大叫一聲，杖柄倒轉，杖頂龍頭撞在自己胸前，鮮血直噴，雙腳一挺，眼見活不了。青青見三位爺爺數日之內都被五毒教害死，溫方山是她親外公，向來待她比別的四位爺爺都好些，這時不禁洒了幾點眼淚。溫方達一聲不響，把溫方山的尸身抱出去葬了，在墳前拜了幾拜，對青青道：“走吧！”青青不敢違拗，只得陪著他連夜趕路。溫方達一路防備更加周密。入陝西境後，曾有一名紅衣童子挨近他身邊，被他手起一掌，登時震破了天靈蓋。青青見了他鐵青了臉，越來越是乖戾，連話也不敢多說一句。這日快到華山腳下，兩人趕了半天路，很是口渴，在一座涼亭中歇足飲水，讓馬匹涼一涼汗。只見一名鄉農走進亭來，打著陝西土腔問道：“這位是溫老爺子吧？”溫方達喝道：“你要干甚麼？”那鄉農道：“剛才有人給了我兩吊錢，叫我送信來給你。”溫方達道：“那人呢？”鄉農道：“他已騎馬走了。”溫方達怕有詭計，命青青取信拆開，見無异狀，才接過信箋，只見共有三頁，第一頁上寫道：“溫老大：你三個兄弟因何而死，欲知詳情，可看下頁。”溫方達罵道：“他奶奶的！”忙展第二頁觀看，幾頁信紙急切間卻揭不開來。他伸手入嘴，沾了些唾液，翻開第二頁來，見箋上寫道：“你死期也已到了，如果不信，再看第三頁。”溫方達愈怒，隨手又在嘴中一濕，揭開第三頁，只見箋上畫了一條大蜈蚣，一個骷髏頭，再無字跡。氣惱中把紙箋往地下一擲，忽覺右手食指與舌頭上似乎微微麻木，定神一想，不覺冷汗直冒。

　　原來三張紙箋上均浸了劇毒汁液，紙箋稍稍粘住，箋上寫了激人憤怒的言辭，使人狂怒之際不加提防，以手指沾濕唾液，就此把劇毒帶入口中。這是五毒教下毒的三十六大法之一。金蛇郎君當年從何紅藥處學得，用在假秘笈之上，張春九即因此而中毒斃命。溫方達驚惶中抬起頭來，見那鄉農已奔出數十步。他惱怒已極，趕出亭來，只覺頭腦一陣暈眩，情知不妙，待要鎮懾心神，更是頭痛欲裂，當下奮起神威，飛戟直往那鄉農後心擲去。那人正是五毒教徒，只道已然得手，哪知短戟擲來，如風似電，狂叫一聲，鐵戟穿胸而過，身子竟被釘在地下。溫方達慘笑數聲，往後便倒。

　　青青叫道：“大爺爺，你怎麼啦！”俯身去看。溫方達左手一伸，忽地挺戟往她胸口刺到。青青萬想不到他臨死時還要下此毒手，只覺眼前銀光閃耀，戟尖已刺到胸口，這時退避已經不及，只有閉目待死。忽聽當的一聲，腳背上一陣劇痛，睜眼看時，短戟已被人打落在地，戟柄撞中了自己腳背。她轉身要看是誰出手相救，突覺背心已被人牢牢揪住，動彈不得。那人取出皮索，將她雙手反背縛住，這才轉到她的面前，正是五毒教的老乞婆何紅藥。

　　青青一股涼氣從丹田中直冒上來，心想落入這惡人手里，死得不知將如何慘酷，倒是給大爺爺一戟刺死痛快得多了。何紅藥陰惻惻的笑道：“你要我一刀殺了你呢，還是喜歡給一千條無毒小蛇來咬你七七四十九天才死？”青青閉目不答。何紅藥道：“你帶我去找你那負心的父親，就不讓你零碎受苦。”青青心想：“反正我是要去找爹爹的埋骨之地，就讓她帶我去好了。”說道：“我也正要去尋爹爹，你和我一同去吧。”何紅藥見她答應得爽快，不禁起了疑心，但想金蛇郎君已成廢人，武功全失，也不怕他怎的，冷笑道：“好，你帶路。”青青道：“放開我，讓我先葬了大爺爺。”何紅藥道：“放開你？哼！”拾起溫方達的短戟，在路旁掘了個大坑，把溫方達和那名五毒教徒兩人的尸身都投在坑里，蓋上了泥土，一面掩埋，一面喃喃咒罵：“你父親雖是壞蛋，可是我不許別人折辱他。這四個老頭兒弄得他死不死、活不活的，我早就要找他們的晦氣了。直到今日，方泄了心頭之恨。怎麼你又叫他們做爺爺？”

　　青青不答，心想：“我一說，你又要罵我媽媽。”這天兩人走了四五十里，在半山腰里歇了。何紅藥晚上用皮索把青青雙足牢牢縛住，防她逃走。次日一早，天剛微明，何紅藥解開青青腳上皮索，兩人又再上山。山路愈來愈陡，到後來須得手足并用，攀藤附葛，方能上去。何紅藥左手已斷，無法拉扯青青，于是解去她手上皮索，要她走在前頭，自己在後監視。青青從未來過華山，反須何紅藥指點路徑。當晚兩人在一棵大樹下歇宿。青青身處荒山，命懸敵手，眼見明月在天，耳聽猿啼于谷，思潮起伏，又悲又怕，哪里還睡得著？次晨又行，直至第三天傍晚，才上華山絕頂。青青聽袁承志詳細說過父親埋骨之所四周的景物，這時抬頭望見峭壁，見石壁旁孤松怪石，流泉飛瀑，正和袁承志所說的一模一樣，不禁一陣心酸，流下淚來。

　　何紅藥厲聲道：“他躲在哪里？”青青向峭壁一指道：“那石壁上有一個洞，爹爹就住在這里面。”何紅藥側頭想了一會，記得當年金蛇郎君藏身之處确是在此左近，咬牙切齒地說道：“好，咱們上去見他。”青青見她神色甚是可怖，雖然自己死志已決，卻也不禁打了個寒噤。

　　兩人繞道盤向峭壁頂上，走出數十步，忽聽得轉角處傳來笑語之聲。何紅藥拉著青青往草叢里一縮，右手五根帶著鋼套的指甲抵住她咽喉，低聲喝道：“不許作聲！”從草叢中望出去，只見一個老道和一個中年人談笑而來。

　　青青認得是木桑道人和袁承志的大師兄銅筆鐵算盤黃真，這兩人武功都遠胜何紅藥，但自己只要一動，五枚毒指甲不免立時嵌入喉頭，只聽黃真笑道：“師父他老人家這幾天就快上山啦。小師弟總也是日內便到。道長不愁沒下棋的對手。”木桑笑道：“要不是貪下棋，你們華山派聚會，我老道巴巴的趕來干麼呀？湊熱鬧麼？”兩人一路說笑，逐漸遠去。何紅藥深知華山派的厲害，聽說他們要在此聚會，心想險地不可多耽，當下伏低身子，慢慢爬到峭壁之側，從背囊里取出繩索，一端縛住了一棵老樹，另一端縛著自己和青青，緩緩縋下。青青忽然見到峭壁上的洞穴，叫道：“是這里了！”何紅藥心中突突亂跳，數十年來，長日凝思，深宵夢回，無一刻不是想到與這負心人重行會面的情景，或許，要狠狠折磨他一番，再將他打死，又或許，竟會硬不起心腸而饒了他，內心深處，實盼他能回心轉意，又和自己重圓舊夢，即使他要狠狠的鞭打自己一頓出氣，那也由得他，這時相見在即，只覺身子發顫，手心里都是冷汗。

　　她右手亂挖亂撬，把洞穴周圍的磚石青草撥開。何紅藥命青青先進洞去，掌心中扣了劇毒鋼套，謹防金蛇郎君突襲。青青進洞之後，早已淚如雨下，越向內走，越是哭得抽抽噎噎。進不數步，洞內已是一團漆黑。何紅藥打亮火折，點燃了繩索，命青青拿在手里，照亮路徑。青青一呆，心想：“燒了繩索，怎生回上去？我反正是死在這里陪爹爹媽媽的了，難道她也不回去？”何紅藥愈向內走，愈覺山洞不是有人居住的模樣，疑心大盛，突然一把叉住青青的脖子，喝道：“你對老娘搗鬼，可教你不得好死！”驀地里寒風颯然襲體，火光顫動，來到了空廓之處，有如一間石室。何紅藥心中一震，舉起繩索四下照看，只見四壁刻著無數武功圖形，一行字寫道：“重寶秘術，付與有緣，入我門來，遇禍莫怨。”金蛇郎君和她雖然相處時日不多，但給她繪過肖像，題過字，他的筆跡早已深印心里，這四行字果然是他手筆，只是文字在壁，人卻不見，不覺心痛如絞，高聲叫道：“雪宜，你出來！我決不傷你。”這一聲叫喊，只震得泥塵四下扑疏疏的亂落。

　　她回頭厲聲問青青道：“他哪里去了？”青青哭著往地下一指，道：“他在這里！”何紅藥眼前一黑，伸手抓住青青手腕，險些兒暈倒，嘶啞了嗓子問道：“甚麼？”青青道：“爹爹葬在這里。”何紅藥道：“哦……原來……他……他已經死了。”這時再也支持不住，騰的一聲，跌坐在金蛇郎君平昔打坐的那塊岩石上，右手撫住了頭，心中悲苦之極，數十年蘊積的怨毒一時盡解，舊時的柔情蜜意陡然間又回到了心頭，低聲道：“你出去吧，我饒了你啦！”青青見她如此悲苦，不覺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想起爹爹對她不起，袁承志也是這般負心，兩人實是同病相怜，忽然扑過去抱住了她，放聲痛哭起來。

　　何紅藥道：“快出去，繩子再燒一陣，你永遠回不上去了。”青青道：“你呢？”何紅藥道：“我在這里陪你爹爹！”青青道：“我也不上去了。”何紅藥陷入沉思，對青青不再理會，忽然伸手在地下如痴如狂般挖了起來。

　　青青驚道：“你干甚麼？”何紅藥凄然道：“我想了他二十年，人見不到，見見他的骨頭也是好的。”青青見她神色大變，心中又驚又怕。何紅藥一只右掌猶如一把鐵鍬，不住在泥土中掏挖，挖了好一陣，坑中已露出一堆骨殖，正是袁承志當年所葬的金蛇郎君骸骨。青青扑在父親的遺骨上，縱聲痛哭。何紅藥再挖一陣，倏地在土坑中捧起一個骷髏頭來，抱在懷里，又哭又親，叫道：“夏郎，夏郎，我來瞧你啦！”一會又低低的唱歌，唱的是擺夷小曲，青青一句不懂。何紅藥鬧了一陣，把骷髏湊到嘴邊狂吻；突然驚呼，只覺面頰上被尖利之物刺了一下。她把骷髏往外一挪，在火光下細看時，只見骷髏的牙齒中牢牢咬著一根小小金釵。金釵極短，初時竟沒瞧見。何紅藥伸手去拔，竟拔不下來，想是金蛇郎君臨死時用力咬住，直到肌肉爛完，金釵仍然咬在嘴里。何紅藥伸指插到骷髏口中用力扳動，骷髏牙齒脫落，金釵跌在地下。她撿了起來，拭去塵土，不由得臉色大變，厲聲問道：“你媽媽名叫‘溫儀’？”青青點了點頭。何紅藥悲怒交集，咬牙切齒的道：“好，好，你臨死還是記著那個賤婢，把她的釵子咬在口里！”望著金釵上刻著的“溫儀”兩字，眼中如要噴出火來，突然把釵子放入口里，亂咬亂嚼，只刺得滿口都是鮮血。

　　青青見她如瘋似狂，神智已亂，心想兩人畢命之期便在眼前，從背囊中取出母親的骨灰壇，解開壇上縛著的牛皮，倒轉壇子，把骨灰緩緩傾入坑中。何紅藥呆了一呆，喝道：“你干甚麼？”青青不答，倒完骨灰後，把泥土扒著掩上，心中默默禱祝：“爹娘在天之靈有知，女兒已完成了你們合葬的心愿。”何紅藥奪過灰壇一瞧，恍然而悟，叫道：“這是你母親的骨灰？”青青緩緩點了點頭。何紅藥反手一掌，青青身子一縮，沒能避開，這一掌正打在她肩頭之上，一個踉蹌，險些兒跌倒。何紅藥狂叫：“不許你們合葬，不許你們合葬！”用手亂扒，但骨灰已與泥土混合在一起，再也分拆不開。她妒念如熾，把骸骨從坑中撿了出來，叫道：“我把你燒成灰，燒成灰，撒在華山腳下，教你四散飛揚，四散飛揚！永遠不能跟那賤婢相聚！”

　　青青大急，搶上爭奪，拆不數招，便給打倒在地。何紅藥脫下外衣舖在地下，把骸骨堆在衣上，用火點燃衣服。她左肘抵住青青，不讓她動彈，右掌撥火使旺，片刻之間，骸骨已經燃著，石洞中濃煙彌漫。

　　何紅藥哈哈大笑，忽然鼻孔中鑽進一股异味，驚愕之下，登時省悟，大叫：“夏郎，你好毒呀！”

　　青青也覺一股异香猛扑鼻端，正詫异間，突覺頭腦一陣暈眩，只見何紅藥扑在燃著的骸骨堆上，猛力吸氣，亂叫：“好，好，我本來要跟你死在一起。那最好，好極了！”陡然抬起頭來，凝望青青，臉色恐怖之極。

　　青青大叫一聲，往外逃出，奔出數丈，神智逐漸胡塗，腿腳酸軟，跌倒在地。袁承志在飯店中見到何紅藥釘在牆角的記號，知她召集教眾，大舉追擊，同時青青又落在溫氏四老手里，不論哪一邊得胜，青青都是無幸，焦急萬分，立即縱騎疾馳，沿路尋訪。不久查知溫氏四老中已有三人中毒而死，這一來更是挂慮，當真是日里食不甘味，晚間睡不安枕，幸喜這一批人的蹤跡是向華山而去，倒也不致因追蹤而誤了會期。趕到華山腳下時，洪胜海在涼亭邊發現有一片泥土頗有异狀，用兵刃撬土，挖出來的赫然是溫方達和另一人的尸首。袁承志道：“青弟必已落入五毒教手里，咱們快上山。”安大娘安慰他道：“這時正是華山派的會期，穆老師父就算還沒到，只要黃師兄、歸師兄哪一位到了，定會出手相救。”袁承志道：“五毒教膽敢闖上華山，必是有備而來，可別讓師侄們遭了毒手。”崔希敏道：“連祖師爺也到了，怕他們怎的？大家快上山啊！”眾人把馬匹寄存在鄉人家里，急趕上山。快到山頂時，忽聽得嗤嗤嗤一陣響，數粒暗器划過天空。袁承志喜道：“木桑道長在上面，他在招呼咱們了。”當即從衣囊里摸出三枚銅錢，向天猛擲，只見三顆黃點消失在云氣之中，悠然而逝，隔了好一陣方才落下。崔希敏贊道：“小師叔，這一下勁道好足！”袁承志正要躍出去接還銅錢，突然山腰中擲出一個黑黝黝的算盤，飛將上去兜住了三枚銅錢，這才落下。一人從樹後竄出，接住算盤，乞擦乞擦的搖晃，大笑而來，正是銅筆鐵算盤黃真，笑道：“師弟，你好闊氣，銅錢銀子也隨手亂擲，這可不是揮金如土嗎？我們生意人瞧著可著實肉痛。做生意的錢一入手，可不能還你了。”

　　崔希敏大叫：“師父，你老人家先到啦！”搶上去咚咚咚的磕了三個響頭。他也不理會是甚麼地方，心中高興，這幾個頭磕得加倍用力，站起來時，額角已給岩石撞腫了高高一塊。安小慧又是怜惜，又是氣惱，不住低聲埋怨。崔希敏只是傻笑。袁承志等也都上去見了禮。各人互道別來情事。袁承志懸念青青，正想詢問大師哥有沒見到她蹤跡，忽然間樹叢里扑出兩頭猩猩，一齊緊緊摟住了袁承志。崔希敏大吃一驚，叫道：“啊喲，不好！”伸拳便打。袁承志笑道：“大威，小乖，你們好！”伸手輕輕格開崔希敏打來的一拳。兩頭猩猩突然吱吱亂叫，放開了袁承志，猛往山壁上竄去。崔希敏道：“是小師叔養的嗎？糟糕，猩猩生氣了！”眼見兩頭猩猩越爬越高，身形漸小。袁承志心道：“大威、小乖定是藏著甚麼好東西，見我回來，要取出來給我。”望了一陣，忽見峭壁上冒出陣陣煙來，那處所正是埋葬金蛇郎君的洞穴，不覺一驚，又見兩頭猩猩在高處指手划腳，大打手勢，似在招呼自己過去。安小慧也看了出來，說道：“承志大哥，兩頭猩猩在叫你呢！”袁承志道：“不錯！”向啞巴打了幾下手勢，啞巴點頭會意，奔向石室取了火把長索，與眾人繞道上了峭壁之頂。袁承志道：“洞里的路徑只有我熟。我一個人進去吧。”在衣上撕下兩片小布，塞住鼻孔，點燃火把，縋繩下去。兩頭猩猩在峭壁上亂叫亂跳，搔頭挖耳，似乎十分焦急。袁承志剛到洞口，便見一陣濃煙冒出，當下屏除呼吸，直沖進去，奔至狹道，只見一人橫臥在地，湊近一看，竟是青青。這一下驚喜交集，忙摸她口鼻，呼吸已甚為微弱。眼見內洞微有火光，尚有一人躺在那里，正是何紅藥，還想入去相救，突然間一個踉蹌，胸口作惡，頭腦暈眩，登時便要昏倒，知道煙霧中含有劇毒，忙彎身抱起青青，奔出洞來，抓住繩子。啞巴和洪胜海一齊用力，把兩人吊將上來。袁承志見四周已無毒煙，才深深吸了兩口氣，忽覺肚里難受之極，再也忍耐不住，在半空中大嘔起來。

　　眾人在峭壁上甚是擔憂，只怕他中了瘴氣毒霧，一個失手，兩人都跌入深谷之中。啞巴和洪胜海戰戰兢兢的向上提拉，崔秋山、崔希敏叔侄在旁護持。

　　眼見拉著兩人將到山頂，突然峭壁洞穴內震天價一陣巨響，煙霧瀰漫，山石橫飛。眾人都大吃一驚。洪胜海一嚇之下，雙手松了繩索。幸得啞巴耳聾，并未聽見，兼之神力驚人，雙手交互拉扯，將二人提了上來。

　　袁承志腳一著地，立足不穩，登時軟倒。木桑忙給兩人推宮過氣。這時峭壁中爆炸聲一陣接著一陣，不知山洞之中怎會藏著這許多火藥，又不知誰在內中搗鬼，各人面面相覷，茫然不解。過了一會，袁承志悠然醒來，調勻呼吸，只覺倦乏萬分，連說：“好險！”又過一陣，青青也醒來了，見了袁承志，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眾人見兩人醒轉，這才放心。過了良久，爆炸聲全然停息，崔希敏自告奮勇，要下去查看。崔秋山把繩索牢牢系在他腰上，緩緩縋了下去。崔希敏見洞口已被炸出來的碎石巨岩封住，再也無法入洞，只得回上。青青神智漸復，斷斷續續的把洞中情由說了。”木桑歎道：“當年我見金蛇郎君在鐵匣中藏箭，已驚詫他心計之工，哪知還遠不止此。這炸藥如此威猛，相較之下，鐵匣藏箭可說是微不足道了。”

　　黃真道：“他竟會在自己骸骨之中種下毒藥，這又有誰能想得到？”崔希敏睜大了一雙圓圓的眼睛，問道：“師父，他在骸骨中種毒？他人已死了，變成了枯骨，怎麼還能在自己骨頭中下毒？”黃真笑罵：“好，等你老人家升天歸位之後，你倒在自己的傻骨頭里，放點兒毒藥瞧瞧！”眾人都哄笑起來。崔希敏撅起了嘴唇；道：“人家不知道才問呢。”袁承志道：“金蛇郎君夏老師是個極精干計算之人，他自知一生結仇太多，死後說不定會有人損毀他的遺體。他善于用毒，臨終之時，必定服了一種深入骨髓的劇毒藥劑。”崔希敏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叫道：“我知道啦，要是有人燒他遺骨，燒出來的毒煙就能害死人。”過了一會，又道：“那麼洞里怎麼又會爆炸？難道他還吃了炸藥，讓炸藥鑽入骸骨？”安小慧怕人笑他，忙道：“炸藥必是預先埋在炕中的。”袁承志黯然點頭，歎道：“青弟的母親遺命要和丈夫合葬，現在兩人雖然尸骨化灰，但終于合葬在一起了。”崔希敏伸出了舌頭，不住驚歎：“這人好厲害，死了幾十年之後，還能對付去害他的人。活著之時，那還了得？那五毒教的惡婆也是死有應得。”袁承志道：“她雖然怨毒太過，但一往情深，也是個苦命之人。”安小慧撫摸著兩頭猩猩頭頂，說道：“要不是大威和小乖發現得早，再慢一步，不但青姊姊救不出來，只怕承志大哥也會給炸在山洞之中。”眾人都說的确好險，幸虧畜生的知覺靈敏，遠遠的就察覺有异。眾人一路談論適才的險事，一路上山。安大娘和安小慧扶青青走進石室，給她洗臉換衣，扶上床去休息。青青中毒甚深，木桑道人雖給她服了解毒靈丹，但因金蛇郎君所用的毒藥得自五毒教秘方，尋常解藥見不了功。她睡了一晚之後，次日臉上布滿黑氣，病勢更見沉重，有時神智胡塗起來，又哭又鬧，昏迷中只罵袁承志負心無義，喜新棄舊。眾人見袁承志一副尷尬模樣，又是好笑，又是擔心，怕他為難，都悄悄退了出去。袁承志柔聲安慰，堅稱矢志靡他，決不移愛旁人。青青臉上一陣紅一陣黑，不住嘔吐黑水。袁承志到了這個地步，也是束手無策，只有在臥榻旁垂淚的份兒。眾人在外面紛紛議論，有的說金蛇郎君用心狠毒，自受其報，反而害了自己的女兒；有的說青青這樣一個好姑娘，雖然愛使小性子，心地卻好，若是就此不治，實在教人難過。眾人唉聲歎氣，愀然不樂。將到黃昏，兩頭猩猩先叫了起來，外面一陣人聲喧擾，原來是歸辛樹夫婦領著梅劍和、劉培生、孫仲君等六名弟子到了。歸二娘抱著兒子歸鐘，小孩兒笑得傻里傻氣的，身子可大好了。她聽說青青中毒，忙把兒子未服完的茯苓首烏丸拿出來給她服下。青青安靜了一陣，沉沉睡去。天黑後，黃真的大弟子領著八名師弟、兩個兒子到了山上。他先向木桑道人行禮，然後叩見師父、二師叔、二師娘。他見袁承志年紀甚輕，自己大兒子還大過他，要跪下向他磕頭，實在有點不愿，叫了一聲“師叔！”不禁有點遲疑。袁承志見這師侄四十多歲年紀，虎背熊腰，筋骨似鐵，站著幾乎高過自己一個頭，先暗暗喝了一聲彩，心想大師哥如此英雄，确要這樣威風的人物才能做他掌門弟子，崔希敏人既莽撞，武功又差，和這位師侄可差得遠了，見他作勢要跪，忙伸手攔住，向黃真其餘八名弟子擺了擺手，說道：“大家別多禮啦！”崔希敏在一旁介紹，說道：“我這位大師兄姓馮名難敵，江湖上人稱八面威風。”袁承志道：“馮兄定是得著大師哥真傳了。”黃真眼見馮難敵不肯對小師叔下跪，心想他已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也就不加勉強。他向來滑稽玩世，于這些禮數也并不考究，當下笑道：“師父算盤精，教出來的徒兒也就愛占便宜，向小師叔磕幾個頭，可就太吃虧了。”馮難敵給師父說得不好意思，便要向袁承志跪倒。袁承志急忙攔住。馮難敵當下命大兒子馮不破、二兒子馮不摧向木桑道人與歸、袁兩位師叔祖、以及梅劍和等師叔依次拜見了。馮不破今年二十三歲，馮不摧二十一歲，兩人在甘涼一帶仗著父親的名頭，武林中個個讓他哥兒倆三分。他二人手下也确有點真功夫，這時候見袁承志不過二十歲左右，居然長著自己兩輩，心中好不服氣，又見他紅腫了雙眼，出來見客時淚痕未干，心想此人不知甚麼事吃了虧，這般哭哭啼啼的，膿包之極，英雄好漢打落了牙齒和血吞，哪有受了人欺侮便哭的？對他更加瞧不在眼里。他二人和歸辛樹門下的弟子個個交好，知道就中孫仲君最是心傲好胜，武功也強。當晚哥兒倆偷偷商議，要挑撥孫師姑去和這小師叔祖比試一場，叫他出一個丑，萬一給父親或師祖知道了，也怪不到兄弟倆頭上。第二天兩兄弟一早起來，溜到外面去找孫仲君，迎面撞見八師叔石駿。他也是個年少好事之人，武功和馮氏兄弟在伯仲之間，喝道：“喂，你們哥兒倆探頭探腦的找甚麼？”馮不摧笑道：“我們在找孫師姑呢，聽說她在山東干掉了不少渤海派的人，要請她說來聽聽。”石駿喜道：“好啊，剛才我見她在山那邊，正跟梅師哥練武呢。”

　　三人興沖沖的趕往山後。馮氏兄弟心中盤算，用甚麼話來挑動孫仲君去找那袁小師叔祖比武。馮不摧悄聲道：“要是孫師姑還在練劍，咱們就說是那姓袁的說的，這一路、那一路都使得不對。”馮不破笑著點頭。

　　剛轉到山後，忽聽得孫仲君正在厲聲叫罵，這一下大出三人意外，忙拔足趕去，只見孫仲君挺著單鉤，正在追逐一人。

　　注：李自成攻破北京事跡，當時文士筆錄見聞而流傳後世者甚多。諸書作者對李自成無不極為仇視，文中自多夸張及誣蔑，未可盡信。但闖軍初時紀律嚴明，進北京後便即腐敗，當屬事實，否則不致成功後便即一敗涂地。以下所錄為《明季北略》一書中若干記載：（文中所謂“賊”指闖軍而言，可見作者極有偏見。）○昧爽，陰云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霧迷，俄微雪，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出迎賊。賊將劉宗敏整軍入，軍中甚肅。……太監曹化淳同兵部尚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已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俱粘“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望高門大第，即入据之。劉宗敏据田宏第，李牟据周奎第。○掌書宮人杜氏、陳氏、竇氏為自成所取，而竇氏尤寵，號竇妃。又有張氏，亦嬖之。自成集宮女分賜隨

　　來諸賊，每賊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四月初一日，宋獻策云：“天象慘列，日色無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庭院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余皆雜流武弁及效勞辦事人。釋千余人，然死者過半矣。○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大肆殺戮……賊兵滿路，手攜麻索，見面稍魁肥，即疑有財，系頸征賄。有中途借貸而釋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揀擇而後釋者。若縛至劉宗敏偽府便無生理。

　　○賊初入城時，先假張殺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間者，立行凌遲。假將犯罪之寇殺死四人，分為五段，据稱以淫殺之故也。民間誤信，遂安心開店市，嘻嘻自若……四五日後恣行殺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十家同斬。十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沒，其中下之家，聽各賊分掠。又民間馬騾銅器，俱責令輸營，于是滿城百姓，家家傾竭。○賊兵初入人家，曰借鍋爨。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愛則置樓馬上。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摟一人而余馬挾帶二三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眾嬲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為樂，而士兵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為名，沿門淫掠。稍違者，兵加其頸。門衛甚嚴，即欲脫免，不

　　可得也。不顧青天白日，恣行淫戲。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党扮作往來客商，四處傳布，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奸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官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即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縣。”……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間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

　　○賊兵入城者四十余萬，各肆擄掠。自成或禁止，輒嘩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不讓我輩耶？”

## 第二十回　　空負安邦志 遂吟去國行

　　那人是個三十余歲的男子，神色憤激，一面“賊婆娘，惡賤人”的破口亂罵，一面持刀狠斗。這人武功不及孫仲君，打一陣，逃一陣，可是并不奔逃下山，只要稍見空隙，又回身拚命猛砍狠殺。馮不摧道：“咱們上去截住這小子，別讓他跑了！”石駿道：“孫師姊不愛別人幫手，這小子她對付得了。”只聽那人狂叫：“你殺了我妻子和三個兒女，那也罷了，怎麼連我七十多歲的老娘也都害了？”孫仲君臉上猶如罩了一層嚴霜，喝道：“你這種無恥狂徒，家里人再多些，也一起殺了！”兩人愈斗愈烈。馮不破忽道：“孫師姑怎麼不用劍？這單鉤使來好像很不順手。”石駿也見到她兵刃甚不合用，倒轉自己長劍，柄前刃內叫道：“孫師姊，接劍！”長劍向孫仲君擲去。忽地一人從旁邊樹叢中躍出，伸手在半路上將劍接了過去。三人吃了一驚，見那人輕身功夫迅速美妙，站定身子後，看清楚原來是歸氏門下的沒影子梅劍和。石駿叫了聲：“梅師哥！”梅劍和點了點頭，將劍擲還給他，說道：“孫師妹另練兵刃，她不用劍！”石駿“哦”了一聲，他不知孫仲君因濫傷無辜，已被穆老祖禁止用劍。

　　石駿再看相斗的兩人時，那男子雖然情急拚命，畢竟武功遜了一籌，漸漸刀法散亂。斗到酣處，孫仲君飛起左足，正中他右手手腕，他手中單刀直飛起來。孫仲君鉤尖已抵在他胸前，待要向前刺出，梅劍和急叫：“住手！”孫仲君一怔，那人急向旁閃，向山下逃去。梅劍和笑道：“饒了他吧，好讓師祖夸獎你一番。”孫仲君微微一笑。

　　不料那人逃出數十步，指著孫仲君又是“賊婆娘，臭賤人”的毒罵起來。這一來，連梅劍和、石駿等人都動了怒。馮不摧喝道：“甚麼東西，到華山來撒野！”提起鐵鞭追了下去。孫仲君更是怒火大熾，叫道：“不殺這畜生誓不為人，宁可再給師祖削掉一根指頭！”挺釣又追。梅劍和怕她再又殺人受責，心想先抓住那家伙飽打一頓，讓師妹出了這口惡氣，也就是了，當下斜刺里兜截出去。他輕身功夫遠胜諸人，片刻之間，已抄在那人頭里。那人見勢頭不對，忽地折向左邊岔路。石駿與馮氏兄弟暗器紛紛出手。馮不破一枚飛蝗石向他後心擲去。那人身手也甚矯健，聽風辨器，往右避讓，但嗤的一聲，後胯上終于中了石駿的袖箭，一個踉蹌，跌倒在地。

　　梅劍和搶上前去，伸手按下，突然間身旁風聲響處，那人忽地騰身飛出。梅劍和大吃一驚，急忙身子一縮，這才看明白，原來那人是被人用數十條繩索纏住，扯了過去。這時孫仲君等人也已趕到，只見出手相救的竟是個美貌女子。但見她一身雪白衣衫，長發垂肩，赤著雙足，手腕上足踝上都戴了黃金鐲子，打扮非漢非夷，笑吟吟的站著，右手皎白如雪，握著一束非絲非革的數十條繩索。身後站著一個妙齡少女，全身裹在一襲白狐裘之中，頭上也戴了白狐皮帽子。雖是眉目如畫，清麗絕倫，但容色甚是憔悴。這兩人正是何惕守和阿九。

　　袁承志等离京次日，胡桂南便即查訪到宛平飯店中溫氏四老和何紅藥、青青等人之事，回來向大家說起。何惕守知道在牆角釘以毒物，是五毒教召集人眾應援的訊號，只怕青青遭了毒手，須得立即趕去相救，何況袁承志曾囑咐要攜同阿九离京避難，只是她不愿和程青竹等人偕行，和阿九一商量，阿九愿意隨她前去救人。當晚兩人留了封信，悄然出京。何惕守想雇輛騾車給阿九乘坐，但兵荒馬亂之際，再也沒車夫做這生意。何惕守見到有人乘車出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乘客趕下車來，強迫車夫駕車西行。阿九雖然身受重傷，但何惕守是江湖大行家，出得門來處處都占便宜，一路上卻也未受風霜之苦。何惕守頗識醫藥，更當她是小妹子般呵護服侍，阿九的臂傷在途中逐漸痊可。健騾輕車，到了華山腳下。何惕守將阿九負在背上，展開輕功，走得又快又穩。上得山來，正逢洪胜海被暗器打倒，何惕守便揮出軟紅蛛索相救。梅劍和與孫仲君等不知洪胜海已跟隨袁承志，更不知何惕守是何等樣人，眼見她怪模怪樣，顯是妖邪一流，忽上華山來放肆搗亂，都是甚為惱怒。孫仲君喝道：“你們是甚麼路道？都是渤海派的麼？”何惕守笑道：“姊姊高姓大名？不知這位朋友甚麼地方得罪了姊姊，小妹給兩位說和成麼？”孫仲君聽她說話嬌聲嗲氣，顯非端人，罵道：“你是甚麼邪教妖人？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何惕守笑笑不答。

　　洪胜海道：“何姑娘，這賊婆最是狠毒，叫做飛天魔女。我老婆和三個兒女，還有七十多歲的老娘，都是給她下毒手殺死的！”說時咬牙切齒，眼中如要噴出火來。梅劍和自從那次在袁承志手下受了一次重大教訓之後，傲慢之性已大為收斂，且知師祖今日必到，不愿多惹事端，朗聲說道：“你們快下山去吧，別在這里羅唆。”馮不摧叫道：“我師叔的話你們聽見了麼？快走快走！”搶到阿九的身旁，作勢要趕。阿九右手拄著一根青竹杖，向他森然一望。她出身帝皇之家，自幼兒頤指氣使慣了的，神色間自然而然有一股尊貴氣度。馮不摧不禁一凜，隨即大怒，喝道：“你們來作死！”伸手便向阿九推去。阿九受程青竹的點撥教導，武功已頗有根底，當即青竹杖一划一勾。馮不摧全沒防備，哪想到這個弱不禁風的小姑娘出手如此之快，一個立足不穩，扑地倒了。他武功本也不弱于阿九，只是出其不意，才著了道兒，背脊剛一著地，立即挺身跳起，少年人最是要強好胜，這一下臉上如何挂得住？鐵鞭一舉，扑上去就要廝拚。

　　何惕守笑道：“各位是華山派的吧？咱們都是自己人呀！”馮不破喝道：“誰跟你這妖女是自己人了？”

　　梅劍和在江湖上閱歷久了，見多識廣，見何惕守剛才揮索相救洪胜海，手法不俗，決非沒來歷之人，當下向馮氏兄弟使個眼色，問何惕守道：“尊師是哪一位？”何惕守笑道：“我師父姓袁，名叫袁承志，好像是華山派門下。也不知是真的，還是冒充的。”梅劍和與孫仲君對望了一眼，將信將疑。石駿笑道：“袁師叔自己還是個小孩子，本門功夫不知已學會了三套沒有，怎麼會收徒弟？”何惕守道：“是麼？那可真的有點兒希奇古怪了，也說不定我那小師父是個冒牌貨，嘻嘻！對啦！我瞧你這位小兄弟的武功，就比我那小師父高得多了。”

　　孫仲君在袁承志手里吃過大虧，後來被師祖責罰，削去手指，推本溯源，可說都因他而起，一想到這個小師叔就恨得牙痒痒地，只是一來他本領高強，輩份又尊，二來他救過師父愛子的性命，師父師母提到他時總是感激萬分，自己只好心里惱恨而已，這時聽何惕守自稱是袁承志的徒弟，不覺怒火直冒上來，叫道：“你如是華山派弟子，怎麼跟這種無恥狂徒在一起？”何惕守微笑道：“他是我師父的長隨，不見得有甚麼無恥啊。胜海，你怎麼對這位姑娘無恥了？當真無恥得很麼？唉，我可不知道你這麼不怕難為情。”說著抿嘴而笑。孫仲君更是大怒，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幾人在山後爭斗口角，聲音傳了出去，不久馮難敵、劉培生等諸弟子都陸續趕到。

　　馮不破道：“爹，這個女人說她是姓袁的小……小師叔祖的弟子。”馮難敵哼了一聲，問道：“他們在吵甚麼？”馮不摧搶著把剛才的事說了。華山派第三代弟子之中，馮難敵年紀最大，入門最早，江湖上威名又盛，隱然是諸弟子的領袖，聽了兒子的話後，轉頭問孫仲君道：“孫師妹，這人怎麼得罪你了？”孫仲君臉上微微一紅，梅劍和道：“這狂徒有個把兄，也不自己照照鏡子，居然不識好歹，老了臉皮來向孫師妹求親，給孫師妹罵回去了……”洪胜海插口道：“答不答允在她，可是干麼把我義兄兩只耳朵都削了去……”馮難敵雙眼一瞪，喝道：“誰問你了？”梅劍和指著洪胜海道：“哪知這狂徒約了許多幫手，乘孫師妹落了單，竟把她綁架了去，幸好我師娘連夜趕到，才把她救出來。”馮難敵眸子一翻，精光四射，喝道：“好大的膽子，你還想糾纏不清？”洪胜海凜然不懼，說道：“她殺了我義兄，還不夠麼？”何惕守道：“擄人逼親，确是他們不好。不過這位孫姊姊既已將他義兄殺死，也已出了氣，何況又沒拜堂成親，沒短了甚麼啊。再說，人家瞧中你孫姊姊，是說你美得天仙一般，怎麼人家偏偏又瞧不中我呢？孫姊姊以怨報德，找上他家里去，殺了他一家五口，這不是辣手了點兒嗎？殺人雖然好玩，總得揀有武功的人來殺。他的七十歲老母好像沒甚麼武功，也沒犯甚麼罪，最多不過是生了個兒子有點兒無恥。他的妻子和三個小兒女，更不知是犯了甚麼彌天大罪？殺這些人，不知是不是華山派的規矩？”

　　眾人一聽，覺得孫仲君濫傷無辜，已犯了本派大戒，都不禁皺起了眉頭。馮難敵對洪胜海道：“起因總是你自己不好！現今人已殺了，又待怎樣？”

　　何惕守道：“我本來也挺愛濫殺好人的，自從拜了袁承志這個小師父之後，他說了一大堆羅里羅唆的華山派門規，說甚麼千萬不可濫殺無辜。可是我瞧孫姊姊胡亂殺人，不也半點沒事麼？我這可有點胡塗了。待我見過小孩子師父，請他示下吧。”

　　劉培生道：“袁師叔他們正忙著，怕沒空。”梅劍和道：“師父呢？”劉培生道：“師父、師娘、師伯、師叔四位，還有木桑老道長，正在商量救治那個姑娘。”馮難敵道：“既然這樣，先把這人捆起來，待會兒再向師父、師叔請示。”馮不破、馮不摧齊聲答應，上前就要拿人。

　　何惕守見這一干人毫不將自己放在眼里，她是獨霸一方、做慣了教主的，這如何忍得？笑吟吟道：“要縛人嗎？我這里有繩子！”提起一束軟紅蛛索，伸出手去。馮不摧橫她一眼道：“誰要你的！”徑自走向洪胜海身邊。

　　兩兄弟剛要動手，忽聽身旁噗哧一笑，腳上同時一緊，身子突然臨空而起，猶如騰云駕霧般直飛出去。兩人嚇得魂飛天外，身在半空，恍惚聽得何惕守嬌媚的聲音笑道：“啊喲，對不住啦！快使‘鯉魚翻身’！”馮不破依言一招“鯉魚翻身”，雙腳落地，怔怔的站著。馮不摧年幼倔強，偏不依言，想使一招“飛瀑流泉”，斜刺里躍出去站住，露個姿勢美妙的身段，哪知下墮之勢快捷异常，腰間剛使出力量，已然騰的一聲，坐在地下，不由得又羞又疼，一張臉直紅到了脖子里去。馮難敵見愛子受欺，心中大怒，喝道：“你這妖女，先前自稱是本門弟子，我們還信了你三分。可是你這手下賤功夫，怎會是本門中的？你過來！”他不暇解開衣扣，左手在衣襟上一拉，噗噗噗數聲，一排衣扣登時扯斷，一件長衣甩了下來，露出青布緊身衣褲，神態威壯，猶如一座鐵塔。何惕守笑道：“您這位師兄要跟小妹過幾招，是不是？那好呀，同門師兄妹比划比划，倒也不錯，且看我那小孩子師父教的玩藝兒成不成。咱們打甚麼賭啊？”

　　馮難敵雖見她剛才出手迅捷，但自恃深得師門絕藝真傳，威鎮西涼，哪把這少女放在心上，但見她一副嬌怯怯的模樣，怒氣漸息，善念頓生，朗聲道：“我們這些人還好說話，待會歸二娘出來，她嫉惡如仇，見了你這種妖人一定放不過。還是快快走吧！”何惕守笑道：“你又不是我的小孩子師父，憑甚麼叫我走？”馮不摧剛才胡里胡塗連摔兩交，羞恨難當，和哥哥一使眼色，叫道：“咱們來真的，別使詭計弄鬼！”兩兄弟各舉鐵鞭，又扑上來。何惕守笑道：“好，我就站著不動，也不還手，怎麼樣？”把軟紅蛛索往腰間一纏，雙手攏在袖里。馮氏兄弟雙鞭齊下，見她不閃不避，鐵鞭將及她頂門時，不約而同的倏地收回。兩人幼受庭訓，雖然年少鹵莽，卻從來不敢無故傷人。馮不摧道：“快取兵刃出來！”何惕守道：“我是你哥兒倆的師姑，跟你們怎能動兵刃？你們要商量于我，這就上罷！只要我有一只腳挪動半步，或者我的手伸出了袖子，都算我輸了，好不好呢？”馮不破道：“我兄弟失手傷你，那可怨怪不得！”何惕守笑道：“進招吧，小伙子羅里羅唆的不爽快。”馮不破臉上一紅，一鞭“敬德卸甲”，斜砸下來，何惕守身子微側，鐵鞭砸空。馮不摧恨她摔了自己一交，更是使足全力，鐵鞭向她肩頭掃去，哪知鞭梢剛到，對手早已避過。何惕守雙足牢牢釘在地上，身子卻東側西避，在鐵鞭影里猶如花枝亂顫。馮氏兄弟雙鞭越使越急，何惕守仍然嬉笑自若，雙鞭始終打不到她衣襟一角。華山派眾人面面相覷，不知這個女子是何路道，她自稱是本門弟子，但身法武功，哪有半點華山派的影子，武功卻又如此精強。三人再拆數十招，馮氏兄弟一聲呼哨，雙鞭著地掃去，均想你腳步如真不移，那又如何抵擋？何惕守笑道：“小心啦！”身子一彎，左肘在馮不破身上一推，右肘在馮不摧背上一撞。兩兄弟只感全身一陣酸麻，雙鞭落地，踉踉蹌蹌的跌了開去。馮難敵低聲道：“梅師弟，這女人古怪，我先上去試試！”梅劍和點點頭。馮難敵縱身躍出，叫道：“我來領教。”何惕守見他腳步凝重，知他武功造詣甚深，臉上仍然笑眯眯的露出一個酒渦，心中卻嚴加戒備，笑道：“我接不住時，你可別笑話。”馮難敵道：“好說，賜招吧！”身子微微一弓，右拳左掌，合著一揖，拳風凌厲，正是“破玉拳”的起手式。何惕守襝衽萬福，還了一禮，輕輕把這一招擋回去。馮難敵心中暗叫：“好本事！”正要跟著進招，忽聽得山腰里傳來一陣呼喝叫喊之聲，有人爭斗追逐，便向何惕守望了一眼。何惕守笑道：“你疑心我帶了幫手麼？咱們先瞧個清楚再比划，你說好麼？”馮難敵聽呼喝聲越來越近，中間夾著一個女子的急怒叫罵，點點頭道：“也好。”眾人奔到崖邊，向下看時，只見一個身穿紅衣的女子正在向山上急奔，四條大漢手執兵刃在後追趕。那女子見山頂有人，精神一振，急速奔上，遠遠望見馮難敵魁偉的身軀，叫道：“八面威風，快救我！”馮難敵吃了一驚，道：“啊，是紅娘子！”奔上相迎。紅娘子臉上全是鮮血。這時再也支持不住，暈倒在地。跟著四人趕上山來，也不理會眾人，惡狠狠的就要搶上擒拿。馮難敵左臂一伸，伸掌往為首一人推去，喝道：“朋友，放明白些！這是甚麼地方？”那人伸掌相抵，雙掌相交，啪的一聲，各自震開數步，那人的武功倒也頗為了得。兩人互相打量一眼，均有驚疑之意。那人喝道：“奉大順皇帝座下權將軍號令，捉拿叛逆李岩之妻，你何敢阻攔？”

　　何惕守知道李岩是師父的義兄，心想這紅衣女子既是李岩之妻，我如何不救，挺身而出，笑道：“李岩將軍是大大的英雄豪傑，天下誰不知聞？各位別難為這位娘子吧！”那人神色倨傲，自恃武藝高強，在劉宗敏手下頗有權勢，哪去理會何惕守一個小小女子，當下也不答話，左手一擺，命三名助手上來捆人。何惕守笑道：“好，你們不要命啦！”右手在腰間機括上一按，“含沙射影”的毒針激射而出。那三人武功雖非尋常，卻怎能防這門神不知鬼不覺的暗器，當先一人登時臉上被七八枚毒針打了進去，叫也不叫一聲，立時斃命。其餘三人臉色慘變，齊聲喝問：“你是誰？”何惕守左手鐵鉤本來縮在長袖之內，與馮氏兄弟動手時一直隱藏不露，這時長袖輕揮，露出鐵鉤，為首那人嚇得臉白如紙，顫聲道：“你……你……是五……五……何……何……”何惕守微微一笑，右手金鉤又是一晃。三人魂不附體，回頭就逃。一人過于害怕，在崖邊一個失足，骨碌碌的直滾下去。

　　馮難敵等都是十分驚奇，心想這三條大漢怎會對她怕得這樣厲害，她適才殺了那人，又不知使的是甚麼古怪法門。馮難敵扶起了紅娘子，正要詢問，突見山崖邊轉出一個身材高瘦的道人，高聲喝道：“華山派的人，都在這里麼？”這一喝聲如洪鐘，只震得山谷鳴響。

　　眾人見這道人身上道袍葛中夾絲，燦爛華貴，道冠上鑲著一塊晶瑩白玉，光華四射，背負長劍，飄飄然有出塵之概，約莫四五十歲年紀，一身清氣，顯是一位得道高人。馮難敵上前抱拳行禮，說道：“請教道長法號，可是敝派祖師的朋友麼？”那道人并不還禮，右手拂塵一揮，向眾人打量了幾眼，問道：“是華山派的？”馮難敵道：“正是。道長有何見教？”那道人道：“嗯，穆人清來了麼？”馮難敵聽他隨口呼叫祖師名諱，似是極熟的朋友，更加不敢怠慢，說道：“祖師還未駕臨。”那道人微微一笑，拂塵向孫仲君、何惕守、阿九三人一指，說道：“穆老猴兒倒收了不少美貌女徒，艷福不淺。喂，你們三人過來給我瞧瞧！”眾人聽他出言不遜，都吃了一驚。孫仲君怒道：“你是甚麼人？”那道人笑道：“好吧，你跟道爺回去，我慢慢說給你知道。”孫仲君見他神態輕薄，登時大怒，走上一步，喝道：“甚麼東西，敢在這里撒野！”那道人笑嘻嘻的在她臉上摸了一把，拿回來在鼻端上嗅了一下，笑道：“好香！”他左手這麼一伸一縮，似乎并不如何迅速，孫仲君竟沒能避開。她心中怒極，順手挺鉤刺去。那道人右手輕擋，反過手來已抓住她手腕。

　　孫仲君脈門被他扣住，登覺全身酸軟，使不出半點力氣。那道人一把將她摟在懷里，又在臉頰上親了一下，贊道：“這女娃子不壞！”

　　馮難敵、梅劍和、劉培生等個個驚怒失色，一齊沖上。那道人拔起身子，斗然退開數步。眾人見他左手仍然摟住孫仲君不放，但一躍一落，比尋常單獨一人還要靈便瀟洒，不由得盡皆駭然，但見孫仲君被他抱住了動彈不得，明知不敵，也不能袖手不理，各人拔出兵刃，扑了上去。那道人微微一笑，右手翻到肩頭，突然間青光耀眼，背上的長劍已拔在手里。梅劍和對孫仲君最為關心，首先仗劍疾攻。他見了那道人長劍的模樣，知是一柄利器，不敢正面相碰，刷刷刷連刺三劍，都是尋瑕抵隙而入。去年他在南京和袁承志比劍，一連幾柄劍盡被震斷，才知本門武功精奧异常，自己只是得了一點皮毛而已，不由得狂傲之氣頓減，再向師父討教劍法，半年中足不出戶，苦心研習，果然劍法大進，適才這三劍是他生平絕學，迅捷悍狠，已得華山派劍法的精要。那道人贊道：“不壞！”語聲未畢，當的一聲，已將梅劍和的長劍削為兩截。梅劍和嚇了一跳，依照武學慣例，立即要將斷劍向敵人擲去，以防對方乘勢猛攻，然後避開，再籌御敵之策，但他怕誤傷師妹，不敢擲劍，劍斷即退，饒是他輕身功夫异常了得，嗤的一聲，頭頂束發的布帶已被割斷。這數招只是一剎那之間的事，梅劍和心驚膽戰之際，馮難敵、劉培生、石駿、馮不破、馮不摧，以及黃真的四弟子、六弟子一齊攻上，刀槍劍戟，同時并舉，只劉培生是空手使拳。

　　那道人長劍使了開來，只聽得叮叮當當一陣亂響，有的兵刃被截，有的連人帶刀給他一腳踢飛，只剩下馮難敵與劉培生兩個武功最高的勉力支撐。梅劍和從地下撿起一柄劍搶上夾攻。那道人左手仍是摟著孫仲君，右手長劍敵住二人，笑嘻嘻地渾不在意，抽空還在孫仲君臉頰一吻，只把孫仲君氣得幾欲暈去。拆了數招，那道人忽地將長劍拋向空中。劉培生一怔，不知他使甚麼奇特招數。梅劍和急叫：“小心！”只聽蓬的一聲，劉培生胸口已中了一拳，退出數步，坐倒在地。那道人笑道：“你自以為拳法了得，我用兵器傷你，諒你不服！”順手接住空中落下來的寶劍，當啷一響，又把梅劍和的劍削斷，彎過手臂右肘推出，正撞在馮難敵的左脅之上。馮難敵只覺奇痛入骨，眼前金星亂冒，騰騰騰連退數步。

　　那道人將華山眾弟子打得一敗涂地，無人敢再上來，昂然四顧，哈哈大笑，說道：“老穆自夸拳劍天下無雙，教出來的弟子卻這般不成器！你們師祖問起，就說玉真子來拜訪過了，見他徒弟教得不好，帶了三個女徒兒去代他教導。三年之後，我教厭了，自會送還！”順手向後一揮，眼珠也沒轉上一轉，便已將長劍插入了背上的劍鞘，單是這手功夫，便已說得上驚世駭俗。他仍是摟著孫仲君，走向何惕守，笑道：“你也跟我去！”何惕守自知抵敵不過，對洪胜海道：“快去請師父。”等洪胜海轉身走開，那道人也已走到跟前。何惕守笑道：“道長，你功夫真俊。您道號是甚麼呀？”

　　那道人見她笑吟吟的毫不畏懼，倒大出意料之外，見她容貌嬌媚，雙足如雪，言笑之間尤其動人心魄，不由得骨頭也酥了，又走上一步，笑道：“我叫玉真子，你這孩子叫甚麼名字？你說我功夫好，那麼跟我回去，我慢慢教你好不好？”何惕守笑道：“你不騙人？咱們說過了的話，可不許不算。”玉真子笑道：“誰來騙你，走吧！”伸手便來拉她的手。何惕守退了一步，笑道：“慢著，等我師父來了，先問問他行不行。”玉真子道：“哼，跟著你師父，就算學得本領跟他一樣，又有甚麼用？這樣的飯桶師父，還是別理會了吧，哈哈！”何惕守道：“我師父本領大得很呢，要是知道我跟你走了，他要不依的。”馮難敵等見孫仲君給那道人摟在懷里動彈不得，那妖女卻跟他眉花眼笑的打情罵悄，個個氣得怒火填膺。梅劍和叫道：“好賊道，跟你拚了。”提劍又上。

　　玉真子頭也不回，對何惕守道：“我再露一手功夫給你瞧瞧。看是你師父高明呢，還是我厲害。”一面說，一面閃避梅劍和的來劍，說道：“像他這般的劍法，在你們華山派里總也算是少有的高手了，然而碰到了我，哼哼！你數著，從一數到十，我一只空手就把他劍奪下來。”梅劍和見他如此輕視自己，更是氣惱，一柄劍越加使得凌厲迅捷。

　　何惕守笑道：“從一數到十麼？好，一，二，三，四，五……”突然一口氣不停，快速异常的數下去。玉真子笑道：“小妮子真壞，瞧真了！”梅劍和挺劍刺出，突見敵人身子略側，長臂直伸，雙指已指及自己兩眼，相距不過數寸，不由得大驚，左手疾忙上格。玉真子手臂早已縮回，手肘順勢在他腕上一撞。梅劍和手指一麻，長劍脫手，已被玉真子快如閃電般奪了過去，那時何惕守還只數到“九”字。玉真子哈哈大笑，左手持劍，右手食中兩指夾住劍尖，向下一扳，喀的一聲，劍尖登時拗了下來。只聽得喀喀喀響聲不絕，一柄長劍已被拗成一寸寸的廢鐵。

　　玉真子把剩下的數寸劍柄往地下一擲，一聲長嘯，伸手來又拉何惕守的手腕。何惕守一直以緩兵之計跟他拖延，但袁承志始終不到，這時無可再拖，左手輕抬，讓他握住。玉真子滿擬抓到一只溫香軟玉的纖纖柔荑，突覺握到一件堅硬冰冷之物，吃了一驚，疾忙放手，眼前金光閃動，金鉤的鉤尖已划向眉心。何惕守這一下發難又快又准，玉真子縱然武功卓絕，也險些中鉤，危急中腦袋向後疾挺，風聲颯然，鉤尖從鼻端擦了過去，只覺一股腥氣直沖鼻孔，原來鉤上喂了劇毒。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嬌滴滴的姑娘出手竟會如此毒辣，而華山派門人兵器上又竟會喂毒，不禁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微微一怔，對方鐵鉤又到，瞬息之間，鐵鉤連進四招。

　　玉真子手中沒有兵器，左臂又抱著人，一時被她攻得手忙腳亂，發勁把孫仲君向前一推，縱開三步，拔出長劍，哈哈笑道：“瞧你不出，居然還有兩下子。好好好，咱們再來。”何惕守適才出敵不意，攻其無備，才占了上風，要講真打，原也不是他的對手，但實逼處此，不能不挺身相斗，當下笑道：“你可不能跟我當真的，咱們鬧著玩兒。”

　　玉真子已知這女子外貌嬌媚，言語可喜，出手卻是毫不容情，但自恃武功天下無敵，也不在意，說道：“你輸了可得跟我回去。”何惕守笑道：“你輸了呢？我可不要你跟著。”雙鉤霍霍，疾攻而上。玉真子不敢大意，見招拆招，當即斗在一起。

　　梅劍和搶上去扶起孫仲君。眾人先前見何惕守打倒馮氏兄弟，還道兩個少年學藝未精，這時見她力敵惡道，身法輕靈，招法怪异，雙鉤化成了一道黃光，一條黑氣，奮力抵住玉真子的長劍，都不禁暗暗咋舌。各人待要上前相助，但見二人斗得如此激烈，進退趨避，兵刃劈風，迅捷無倫，自忖武藝遠遠不及，都不敢插手。

　　兩人斗到酣處，招術越來越快，突然間叮的一聲，金鉤被玉真子寶劍削去了一截。何惕守袖子一揮，袖口中飛出一枚暗器，波的一響，在玉真子面前散開，化成一團粉紅色的煙霧。這時晨曦初上，照射之下，更是美艷無比。玉真子斜刺里躍開，厲聲喝道：“你是五毒邪教的麼？怎地混在這里？”一陣風來，石駿和馮不摧兩人站在下風，頓覺頭腦暈眩，昏倒在地。何惕守笑道：“我現今改邪歸正啦，入了華山派的門牆。你也改邪歸正，拜我為師，好不好呢？我說小道士啊，你還是快磕頭罷！”玉真子運掌成風，呼呼兩聲，掌風推開面前絳霧，跟著一掌，排山倒海般打了過來。何惕守見他劍法精妙，豈知掌力同樣厲害，腕底一翻，已將蝎尾鞭拿在手中，側身避開掌力，鞭梢往他手腕上卷去。

　　玉真子心想，今日上得山來，原是要以孤身單劍挑了華山派，哪知正主兒未見，便讓這女孩子接了這許多招去，這次再不容她拆上三招之外，看准鞭梢來勢，倏地伸出左手，食中兩指已將蝎尾鞭牢牢鉗住。他指上戴有鋼套，不怕鞭上毒刺。

　　何惕守一帶沒帶動，對方長劍已遞了過來，疾忙撤鞭，笑道：“我輸了，這就拜你為師罷！”說著盈盈拜倒。玉真子呵呵大笑，把蝎尾鞭往地下一擲，突然眼前青光閃耀，心知不妙，袍袖急拂，倏地躍起，一陣細微的鋼針，嗤嗤嗤的都打進了草里。何惕守在拜倒時潛發“含沙射影”的暗器，這一下變起俄頃，事先毫無半點征兆，本來非中不可，哪知玉真子武技過人，在間不容發之際竟爾避了開去，只是生死也只相差一線。他驚怒交集，身在半空，便即前扑，如蒼鷹般向何惕守扑擊下來。阿九在旁觀戰，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為何惕守擔心，苦于自己臂傷未愈，武功又太差，不能出手相助，眼見玉真子來勢猛惡，當即一揚手，兩支青竹鏢向他激射過去，叫道：“接著！”把金蛇劍向何惕守擲去。玉真子長袖一拂，反帶竹鏢射向何惕守。何惕守避掌、接劍、砸鏢、進招，四件事一氣呵成，轉瞬間又與敵人交上了手。這時她手中拿的是一把砍金斷玉的寶劍，右手劍，左手鉤，兵刃上大占便宜。

　　玉真子久戰不下，心中焦躁，當即左手拔出拂塵助攻，這一來兵刃中有剛有柔，威勢大振。何惕守用劍本不擅長，左手鐵鉤尚可勉強支撐，右手的金蛇劍卻逐漸被他克制住了。眾人見形勢危急，不約而同的都擁上相助。只聽拂塵刷的一聲，劉培生肩頭劇痛入骨。原來他拂塵絲中夾有金線，再加上渾厚內力，要是換了武功稍差之人，這一下當場就得給他掃倒。梅劍和向孫仲君道：“快去請師父、師娘、師伯、師叔來。”他見玉真子武功之高，生平罕見，只怕要數名高手合力，才制得住他。孫仲君應聲轉身，忽然大喜叫道：“道長，快來，快來。”眾人斗得正緊，不暇回頭，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好呀，是你來啦！”玉真子刷刷數劍，把眾人逼開，跳出圈子，冷然道：“師哥，您好呀。”眾人這才回過身來，只見木桑道人握了一只棋盤，兩囊棋子，站在後面。眾弟子知道木桑道人是師祖的好友，武功與師祖在伯仲之間，有他出手，多厲害的對頭也討不了好去，但聽玉真子竟叫他做師哥，又都十分驚奇。

　　木桑鐵青了臉，森然問道：“你到這里來干甚麼？”玉真子笑道：“我來找人，要跟華山派一個姓袁的少年算一筆帳，乘便還要收三個女徒弟。”

　　木桑皺了眉頭道：“十多年來，脾氣竟是一點不改麼？快快下山去吧。”玉真子哼了一聲道：“當年師父也不管我，倒要師哥費起心來啦！”木桑道：“你自己想想，這些年來做了多少傷天害理之事。我早就想到西藏來找你……”玉真子笑道：“那好呀，咱哥兒倆很久沒見面了。”木桑道：“今日我最後勸你一次，你再怙惡不悛，可莫怪做師兄的無情。”玉真子冷笑道：“我一人一劍橫行天下，從來沒人對我有半句無禮之言。”木桑道：“華山派跟你河水不犯井水，你把他們門下弟子傷成這樣。穆師兄回來，教我如何交代？”玉真子嘿嘿一陣冷笑，說道：“這些年來，誰不知我跟你早已情斷義絕。穆人清浪得虛名，旁人怕他，我玉真子既有膽子上得華山，就沒把這神劍鬼劍的老猴兒放在心上。誰說華山派跟我河水不犯井水了？我又沒得罪穆老猴兒，他干麼派人到盛京去跟我搗蛋？”

　　木桑不知袁承志跟他在沈陽曾交過一番手，當下也不多問，歎了一口氣，提起棋盤，說道：“咱兩人終于又要動手，這一次你可別指望我再饒你了。上吧！”玉真子微微一笑，道：“你要跟我動手，哼，這是甚麼？”伸手入懷，摸出一柄小小鐵劍，高舉過頭。木桑向鐵劍凝視半晌，臉上登時變色，顫聲道：“好好，不枉你在西藏這些年，果然得到了。”玉真子厲聲喝道：“木桑道人，見了師門鐵劍還不下跪？”

　　木桑放下棋盤棋子，恭恭敬敬的向玉真子拜倒磕頭。眾弟子本擬木桑到來之後收伏惡道，哪知反而向他磕頭禮拜，個個驚訝失望。玉真子冷笑道：“你數次折辱于我。先前我還當你是師兄，每次讓你。如今卻又如何？”木桑俯首不答。玉真子左掌一起，呼的一聲，帶著一股勁風直劈下來。木桑既不還手，亦不閃避，運氣于背，拚力抵拒，蓬的一聲，只打得衣衫破裂，片片飛舞。他身子一晃，仍然跪著。玉真子鐵青了臉，又是一掌，打在木桑肩頭，這一掌卻無半點聲息，衣衫也未破裂，豈知這一掌內勁奇大，更不好受。木桑身子向前一俯，一大口鮮血噴射在山石之上。玉真子全然無動于中，提起手掌，徑向他頭頂拍下。眾人暗叫不好，這一掌下去，木桑必然喪命，各人暗器紛紛出手，齊往玉真子打去。玉真子手掌猶如一把鐵扇，連連揮動，將暗器一一撥落，隨即又提起掌來。阿九和木桑站得最近，見他須發如銀，卻如此受欺，激動了俠義心腸，和身縱上，右臂抱住了木桑頭頸，以自己身子護住他頂門。玉真子一呆，凝掌不落，突然身後一聲咳嗽，轉出一個儒裝打扮的老人來。何惕守見這人神不知鬼不覺的忽然在阿九身旁出現，身法之快，從所罕見，只道敵人又來了高手，生怕阿九受害，躍起身子，右掌往那老人打去，喝道：“滾開！”那老人左臂一振，何惕守只覺一股巨大之極的力道涌到，再也立足不定，接連退出數步，這才凝力站定，驚懼交集之際，待要發射暗器，卻見華山派弟子個個拜倒行禮，齊叫：“師祖”。原來竟是神劍仙猿穆人清到了。何惕守又驚又羞，暗叫“糟糕”，這一下對師祖如此無禮，只怕再也入不了華山派之門，一時不知是否也該跪倒。

　　這時木桑已站起退開，左手扶在阿九肩頭，努力調勻呼吸，但仍是不住噴血。穆人清向玉真子道：“這位定是玉真道長了，對自己師兄也能下如此毒手。好好好，我這幾根老骨頭陪道長過招吧！”玉真子笑道：“這些年來，人家常問我：‘玉真道長，穆人清自稱天下拳劍無雙，跟你相比，到底誰高誰低？’我總是說：‘不知道，幾時有空，得跟穆人清比划比划。’自今而後，到底當世誰是武功第一，那就分出來了。”

　　眾弟子見師祖親自要和惡道動手，個個又驚又喜，他們大都從未見過師祖的武功，心想這真是生平難遇的良機。劉培生卻想師祖年邁，武學修為雖高，只怕精神氣力不如這正當盛年的惡道，忙奔回去請師父師娘。一進石屋，只見袁承志淚痕滿面，站在床前，師伯、師父、師娘，以及洪胜海、啞巴等都是臉色慘然，師娘更不斷的在流淚。劉培生吃了一驚，走近看時，見青青雙目深陷，臉色黝黑，出氣多進氣少，眼見是不成的了。外面鬧得天翻地覆，他們卻始終留在屋內，原來是青青病危，不能分出身來察看。劉培生低聲道：“師父，那惡道厲害得緊，師祖親自下場了。”歸辛樹見劉培生神態嚴重，知道對手大是勁敵，心中懸念師父，當即奔出。黃真對歸二娘和袁承志道：“咱們都去。”袁承志俯身抱起青青，和眾人一齊快步出來。眾人來到後山，只見穆人清手持長劍，玉真子右手寶劍，左手拂塵，遠遠的相向而立，正要交手。袁承志一見此人，正是去年秋天在盛京兩度交手的玉真子，第一次自己給他點中了三指，第二次自己打了他一拳一掌，踢了他一腳，但兩次較量均是情景特异，不能說分了胜敗，當即大叫：“師父，弟子來對付他！”穆人清和玉真子都知對方是武林大高手，這一戰只要稍有疏虞，一世英名固然付于流水，連性命也難于保全，這時都是全神貫注，對袁承志的喊聲竟如未聞。

　　袁承志把青青往何惕守手里一放，剛說得一聲：“你瞧著她。”只見玉真子拂塵一擺，倏地往穆人清左肩揮來。他知道這兩個高手一交上了手，就絕難拆解得開，自古道有事弟子服其勞，豈可讓師父親自對敵？雙足一登，如巨鷲般向玉真子扑去。他是這副心思，黃真和歸辛樹也是這麼想，三人不約而同，齊向玉真子攻到。

　　玉真子拂塵收轉，倒退兩步，只聽得風聲颯然，一人從頭頂躍過。他頭頸一縮，突感頂心生涼，頭頂道冠竟被人抓了去。他心中大怒，長劍一招“龍卷暴伸”，疾向敵人左臂削去。這一招毒極險極，袁承志在空中閃避不及，手臂急縮，嗤的一聲，一只袖子已被劍割下，衣袖是柔軟之物，在空中毫不受力，但竟被寶劍割斷，可見他這柄劍不但利到極處，而且內勁功力也著實驚人。袁承志一落下地，師兄弟三人并列在師父身前。眾人見兩人剛才交了這一招，當時迅速之極，兔起鶻落，一閃已過，待得回想適才情景，無不捏了一把冷汗。玉真子只要避得慢了一瞬，頭蓋已被袁承志掌力震破，而袁承志的手臂如不是退縮如電，也已被利刃切斷。

　　玉真子仗著師傳絕藝，在西藏又得异遇，近年來武功大進，自信天下無人能敵，縱然師兄木桑道人，也已不及自己，雖然素知穆人清威名，但想他年邁力衰，只要守緊門戶，與他久戰對耗，時候一長，必可占他上風，哪知突然間竟遇高手偷襲，定神一瞧，見對方正是去年在盛京將自己打得重傷的袁承志，那日害得自己一絲不挂、仰天翻倒在皇太極與數百名布庫武士之前，出丑之甚，無逾于此，當晚皇太極“無疾而終”，九王爺竟說是自己怪模怪樣，氣死了皇上，還要拿他治罪，當時重傷之下無力抵抗，只得設法逃走，這時仇人相見，不由得怒氣不可抑制，大叫：“袁承志，我今日正來找你，快過來納命。”袁承志笑道：“你此刻倒已穿上了衣衫，咱們好好的來打一架。”何惕守把金蛇劍交給阿九，說道：“你去給他。”阿九提劍走到袁承志面前。袁承志斗然見到了她，不覺一怔。阿九低聲道：“你……你……”語音哽咽，說不下去了。袁承志接過寶劍，阿九倏地退開。這時濃霧初散，紅日滿山。眾人團團圍了一個大圈子。穆人清在一旁給木桑推拿治傷。黃真和歸辛樹一個拿著銅筆鐵算盤，一個提著點穴鋼抓，站在內圈掠陣。

　　玉真子咬牙切齒的問道：“那個小偷兒呢？教他一塊出來領死。”袁承志笑道：“他偷人的衣衫去啦！”烏光閃處，金蛇劍已點向他面門。玉真子佛塵一擋，左手劍將要遞出，驀見對方兵刃已如閃電般收回，劍尖已罩住了自己胸口五處大穴，只要自己長劍刺出，敵劍立即乘虛而入。他身子一晃，向左急閃。袁承志知道他這一下守中帶攻，只待金蛇劍刺出，他就會疾攻自己右側，當下橫過寶劍，先護自身。他知對方極強，務當遵照師訓，先立于不敗之地，以求敵之可胜。高手比劍，情勢又自不同，兩人任何部位一動，對方便知用意所在。旁觀眾人中武功較淺的，見兩人雙目互視，身法呆滯，出招似乎十分松懈，豈知胜負決于瞬息，生命懸于一發，比之狂呼酣戰，實又凶險得多。

　　孫仲君恨極玉真子剛才侮辱自己，氣憤難當，見兩人凝神相斗，挺起單鉤，想搶上去刺這惡道一鉤。梅劍和見她舉鉤上前，嚇了一跳，忙伸手拉住，低聲道：“你要命麼？干甚麼？”孫仲君怒道：“別管我。我跟賊道拚了。”梅劍和道：“賊道已知小師叔的厲害，正用最上乘劍法護住了全身，你上去是白送性命。”孫仲君用力甩脫他手，叫道：“我不管，我去幫師叔。”她以前惱恨袁承志，從來不提“師叔”兩字，這時見他與惡道為敵，竟然于頃刻間宿怨盡消。梅劍和道：“那你發一件暗器試試！”孫仲君取出金鏢，運勁往玉真子背後擲去。玉真子全神凝視袁承志的劍尖，金鏢飛來，猶如未覺。孫仲君正喜得手，突聽當的一聲，梅劍和失聲大叫：“不好！”抱住她身子往下便倒。孫仲君剛扑下地，只見剛才發出的金鏢鏢尖已射向自己胸前，全沒看清那惡道如何會把鏢激打回來，其時已不及閃避抵擋，只有睜目待死，便在這一剎那間，白影一晃，一只纖纖素手忽地伸了過來，雙指夾住鏢後紅布，拉住了金鏢。梅劍和與孫仲君心中卜卜亂跳，跳起身來，才知救她性命的原來是何惕守，不禁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同時點頭示謝。這時袁承志和玉真子劍法忽變，兩人都是以快打快，全力搶攻。但見袁承志將一柄金蛇劍使將開來，八成是華山正宗劍法，偶爾夾著一兩下詭异招式，于堂堂之陣中奇兵突出，連穆人清竟然也覺眼界大開，只看得不住點頭。木桑臉露微笑，喃喃道：“好棋，好棋，妙著橫生！”黃真、歸辛樹、歸二娘心下欽佩。其餘華山派弟子自馮難敵以下無不眼花繚亂，撟舌不下。斗到分際，兩人都使出“神行百變”功夫來。玉真子在盛京見袁承志會這門輕功，自必是木桑的傳人，他雖是華山門下，但自也算是鐵劍門門人，此番來到華山，原是想恃鐵劍而取他性命，以雪去年的奇恥大辱。兩人環繞轉折，斗了數十合，玉真子忽地跳開，取出小鐵劍一揚，喝道：“你既是鐵劍門弟子，見了鐵劍還不跪下？”

　　袁承志道：“我是華山派門下。”玉真子喝道：“你如不是木桑的弟子，怎會懂得神行百變功夫？你是他弟子，自然是鐵劍門中人了。鐵劍在我手中，快跪下聽由處分。”袁承志笑道：“你快跪下，聽我處分！”玉真子轉頭問木桑道：“他的神行百變輕功，難道不是你傳授的麼？”木桑搖了搖頭，說道：“不是我親授的。”玉真子知道師兄從來不打誑語，心中大奇，微一沉吟，進身出招，兩人又斗在一起。

　　袁承志攻守進拒，心中琢磨他剛才的幾句話，忽然想起：“木桑道長從前傳我技藝，只當是在圍棋上輸了而給的彩頭，決不許我叫他師父。後來這神行百變輕功又命青弟轉授。原來其中另有深意，倒并非全是滑稽古怪。”

　　他想到青青，情切關心，不由得轉頭向她一望，只見她倚在一塊大石之旁，口中含了一塊朱紅色的藥餅，何惕守正在割破她手腕放血解毒。這一下當真是喜從天降，心想：“她中了五毒教的劇毒，惕守自然知道解法，這一來可有救了。”但高手比武，哪容得心有旁騖？他突然大喜，心神不專，左肩側動微慢，玉真子好容易得到這個空隙，立即乘機直上，刷的一劍，正刺在他左脅。眾人齊聲驚呼，豈知玉真子一驚更甚，原來這一劍竟然刺不進去，被他身子反彈了出來。玉真子當年跟木桑動手，也曾忽使怪招，一劍刺中了師兄，卻被刀劍不入的金絲背心反彈出來，以致反為所制。木桑瞧在同門情誼，這才饒了他。此刻舊事重演，玉真子急怒交進，情知又是木桑搗鬼，暗想這少年武功奇高，不在我下，現下我刺他不傷，豈不成了有敗無胜的局面，想到此處，不覺出了一身冷汗。

　　青青神智初復，忽見袁承志中劍，怒道：“你刺我大哥！”從懷里掏出鐵管，拔去塞子，奮力向玉真子一抖。小金蛇激射而出，張嘴往玉真子咬去。

　　玉真子急忙低頭閃避，哪知小金蛇具有靈性，在空中往下一沖，又往他頭上咬來。要是換了旁人，小金蛇這一沖一咬絕難避過，但玉真子何等功夫，拂塵一抖，已卷住金蛇，心知如再運勁擲出金蛇，對手定會乘虛攻進，百忙中連拂塵帶蛇往地下一拋，縱出數步。

　　袁承志久戰不下，正想不出用何種劍法胜他，這時忽見金蛇，心念一動，想起當日蛇丐雪地相斗，那小蛇靈動巧妙的身法，跟金蛇郎君所傳的一套劍法頗有暗合之處，當下不及細想，身隨劍走，綿綿而上。

　　玉真子見他身法奇詭，已全非鐵劍門的“神行百變”功夫，大驚之下，拚力抵拒，但對方劍招身法，生平從所未見，怪招如剝茧抽絲，永無止歇，驚惶中只得連連倒退。袁承志見他步法微亂，大喝一聲，猛攻數招，金蛇劍使出一招“金蛇萬道”，這招劍法雖是一招，其中便如有千百招同時發出一般。玉真子瞧不清敵招來路，只得疾退閃避。袁承志乘勢而上，金蛇劍自左而右的掠去。玉真子大駭，急忙低頭相避，嗤的一聲輕響，頭發已被削去了一截。袁承志左掌隨出，結結實實的打在他胸前。

　　這一掌卻是華山派本門嫡傳的混元掌功夫。玉真子口噴鮮血，向後便跌，突覺頸上一痛，卻是被他摔在地下的小金蛇牢牢咬住了。他內功深厚，受了袁承志這掌只是重傷，尚不致命，但金蛇奇毒，又咬住後頸的“天柱穴”要穴，片刻之間，全身發黑而死。眾弟子見袁承志打敗勁敵，無不欽佩萬分。馮難敵上前拜倒，說道：“袁師叔，請恕弟子昨日無禮。”袁承志已累得全身大汗淋漓，急忙扶起，卻將汗水滴了馮難敵滿頭。孫仲君拾起幾塊大石，砸在玉真子尸身之上，轉頭說道：“多謝袁師叔給我出氣。”木桑連連歎息，命啞巴將玉真子收殮安葬，手撫鐵劍，說出一段往事。原來玉真子和他當年同門學藝，他們這一派稱為鐵劍門，開山祖師所用的鐵劍代代相傳，稱為“掌門之寶”。有一年他們師父在西藏逝世，鐵劍從此不知下落。

　　玉真子初時勤于學武，為人正派，不料師父一死，沒人管束，結交損友，竟如完全變了一個人。他自幼出家，不近女色，這時卻奸盜濫殺，無惡不作。他武藝又高，竟沒人奈何得了他。木桑和他鬧了一場，斗了兩次，師兄師弟划地絕交。玉真子斗不過師兄，遠去西藏，一面勤練武功，一面尋訪鐵劍，後來終于被他找到。按照他們門中規矩，見鐵劍如見祖師，掌執鐵劍的就是本門掌門人，只要是本門中人，誰都得聽他號令處分。木桑在南京與袁承志相見之時，已聽得訊息，說玉真子已在西藏找到了鐵劍，知道此事為禍不少，決意趕去，設法暗中奪將過來。哪知他西行不久，便在黃山遇上一個圍棋好手，一弈之下，木桑全軍盡沒。他越輸越是不服，纏上了連奕數月，那高棋之人無可奈何，只得假意輸了兩局，木桑才放他脫身。這麼一來，便將這件大事給耽擱了。

　　穆人清聽了這番話，不禁喟然而歎，轉頭問紅娘子道：“他們干麼追你啊？”紅娘子扑地跪倒，哭道：“請穆老爺子救我丈夫性命。”袁承志聽了這話，大吃一驚，忙伸手扶起，說道：“嫂嫂請起。大哥怎麼了？”紅娘子道：“吳三桂勾結滿清韃子，攻進了山海關。闖王接戰不利，帶隊退出北京，現今是在西安。不料丞相牛金星和權將軍劉宗敏向闖王挑撥是非，誣陷李將軍圖謀自立，闖王便要逮拿李將軍治罪。我逃出來求救，那劉宗敏一路派人追我……”眾人聽說清兵進關，北京失陷，都如突然間晴天打了一個霹靂。袁承志心中大急，叫道：“咱們快去救，遲一步只怕來不及了！”但轉念一想，這次師父召集門人聚會華山，必有要事相商，這如何是好？望著師父，不由得心亂如麻。他年紀輕，閱歷少，原無多大應變之能，乍逢難事，一時間徬徨失措。穆人清道：“各人已經到齊，咱們便盡快把事情辦了罷！”說著請出風師祖遺容，擺了香案，點上香燭。眾弟子一一跪下。何惕守縮在一角，偷眼望著袁承志。

　　穆人清微微一笑，說道：“你堅要入我門中，其實以你武功，早已夠得縱橫江湖了。適才我在樹後瞧你跟玉真子相斗。若不是你，我這些徒孫個個非倒大霉不可。你叫我滾蛋，哈哈，我偏偏不滾，這一推手，你只跌出四步，便即站穩。我門中除了三個親傳弟子，還沒第四人有這功力呢。好好好，你也跪下吧！”何惕守大喜，跟在袁承志之後，向風師祖遺容磕頭，心想：“這位祖師爺說話有趣，倒很慈和。”行禮已畢，穆人清站在正中，朗聲說道：“我年事已高，不能再理世事俗務。華山派門戶事宜，從今日起由大弟子黃真執掌。”黃真悚然一驚，忙道：“弟子武功遠不及二師弟、三師弟……”穆人清道：“掌握門戶，但求督責諸弟子嚴守戒律，行俠仗義。你好好做吧！”黃真不敢再辭，重行磕拜祖師和師父，受了掌門的符印。本門弟子參見掌門。

　　袁承志見大事已了，懸念義兄，便欲要下山，對青青道：“青弟，你在這里休養，我救義兄後即來瞧你。”青青不答，只是瞧著阿九，心中氣憤，眼圈一紅，流下淚來。阿九突然走到她跟前，黯然說道：“青姊姊，你不再恨我了吧？”伸手拉下皮帽，露出一個光頭。原來她父喪國亡，又從何惕守口中得知了袁承志對青青的一片情意，心灰意懶，在半路上悄悄自行削發，出家為尼。眾人見她如此，都大感意外。青青更是心中慚愧。袁承志心神大亂，不知如何是好，待要說幾句話相慰，卻又有甚麼話好說？

　　木桑忽道：“老道以師門多故，心有顧忌，因此一生未收門人。現下我門戶已清，這位姑娘適才救我性命，如不嫌棄，授你幾手功夫如何？”阿九臉露喜色，過去盈盈拜倒。後來她盡得木桑絕藝，成為清初一代大俠，日後康熙初年的奇人韋小寶（見《鹿鼎記》）、雍正年間的著名英俠甘鳳池、白泰官、呂四娘等人都出自她的門下。

　　袁承志向師父和掌門大師兄稟告要去相救李岩。穆人清沉吟道：“李將軍為奸人中傷，致闖王有相疑之意，這事若是處理不善，不但得罪了闖王，傷了咱們多年相交的義氣，而且引起闖軍內部不和，有誤大業。吳三桂引滿清兵入關，闖王正處逆境。你和李將軍雖然交情極好，諸事須當以大局為重。”黃真道：“師弟萬事保重。咱們做生意……”，說別這里，突然住口，想起已做了掌門人，不能隨口再說笑話，一時頗覺不慣。袁承志躬身應命，于是陪同紅娘子，率領何惕守、啞巴、洪胜海三人告辭。青青堅欲同去，說道在道養傷，過得幾天，也就好了。何惕守知她兀自不放心，一力攛掇，說她余毒未清，只有自己繼續治療，方能痊愈。袁承志也只得允了。崔秋山、崔希敏叔侄，安大娘、安小慧母女也求偕行。袁承志走到阿九面前，說道：“阿九妹子，你……你一切保重。”阿九垂下了頭不語，過了良久，輕輕的道：“我是出家人了，法名叫作‘九難’。”過了一會，又輕輕的道：“你也一切保重！”袁承志一行十人离了華山，疾趨西安。各人為救李岩，日夜不停，加急趕路。這一日將到渭南，忽聽得吆喝喧嘩，千余名闖軍趕了一大隊民夫，正向西行。民夫個個挑了重擔，走得氣喘吁吁。眾軍士手持皮鞭，不住喝罵催趕，便如趕牲口相似。一名年老民夫腳步蹣跚，扑地倒了，擔子散開，滾出許多金銀器皿、婦女飾物。一名小軍官大怒，狠狠一腳，踢得那民夫口噴鮮血。青青看得極是氣憤，說道：“這麼欺侮老百姓，還算是義軍？”何惕守道：“這些金銀財寶，還不是從百姓家里搶來的。”她說得聲音較響，幾名闖軍聽見了，惡狠狠的回頭喝罵。一名軍士道：“這些人是奸細，都拿下了。”十余名軍士大聲歡呼，便來拉扯青青、何惕守、安大娘、安小慧、紅娘子五個女子。紅娘子正滿腔悲憤，拔刀便砍翻了兩名軍士。袁承志叫道：“大伙兒快走罷！”在馬上俯身提起眾軍士亂擲，帶領眾人走了。闖軍不肯舍了金銀來追，只是在後高聲叫罵。紅娘子氣忿忿的道：“咱們的軍隊一進了北京，軍紀大壞，只顧得擄劫財物，強搶民女。比之明朝，又好得了甚麼？”崔秋山搖頭道：“闖王怎不管管，也真奇怪。”紅娘子冷笑道：“他自己便搶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上梁不正下梁歪，又怎管得了部下？吳三桂本來已經投降，大事已定，聽得愛妾給闖王搶了去，這才一怒而勾引韃子兵入關。韃子兵和吳三桂聯軍打進來。闖王帶兵出去交鋒，兩軍在一片石大戰。我軍比敵兵多了好幾倍，可是大家記挂著搶來的財寶婦女，不肯拚命，這一仗若是不輸，那真是沒天理了。”

　　行不多時，只見路旁有個老婦人在放聲痛哭，身旁有四具尸首，一男一女，還有兩個小孩，身上傷口中兀自流血不止，顯是被殺不久。只聽那老婦哭叫：“李公子，你這大騙子，你說甚麼‘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我們一家開門拜闖王，闖王手下的土匪賊強盜，卻來強奸我媳婦，殺了我兒子孫兒！我一家大小都在這里，李公子，你來瞧瞧，是不是大小都歡悅啊！我拜了六十年菩薩。觀音菩薩，你保佑我老太婆好得很啊！觀音菩薩，你不肯保佑人，你跟闖王的土匪賊強盜是一伙！”袁承志等不忍多聽，料想前面大路上慘事尚多，當下繞小道而行。

　　趕了一會路，眼見离渭南已經不遠，忽聽得兵刃撞擊，有人交鋒。眾人拍馬上前，只見二十余名闖軍圍住了三人砍殺。三人中只有一人會武，左支右絀，甚是狼狽。眾闖軍大叫：“殺奸細啊，奸細身上金銀甚多，哪一個先立功的，多分一份。”崔希敏怒道：“甚麼多分一份？這不是強盜惡賊麼？”疾沖而前，拔刀向闖軍砍去。啞巴、洪胜海、崔秋山三人跟著上前，將二十余名闖軍都趕開了。只見三人都已帶傷，那會武的投刀于地，躬身拜謝，突然向崔秋山凝視片刻，說道：“尊駕可是姓崔麼？”崔秋山道：“正是。尊兄高姓，不知如何識得在下？”那人道：“小人楊鵬舉，這位是張朝唐張公子。十多年前，我們三人曾在廣東聖峰嶂祭奠袁督師，曾見崔大俠大獻身手，擒獲奸細。雖然事隔多年，但崔大俠的拳法掌法，小人看了之後，牢牢不忘。”崔秋山喜道：“原來是‘山宗’的朋友，你們快來見過袁公子吧。”張朝唐和楊鵬舉上前拜見袁承志，說起自己并非袁督師的舊部，只是曾隨孫仲壽、應松等人上過聖峰嶂。袁承志道：“啊，是了。那日張公子為先父寫過一篇祭文。‘黃龍未搗，武穆蒙冤；漢祚待復，諸葛星殞’，這十六字贊語，先父九泉之下，也感光寵。”張朝唐想不到自己當日情急之下所寫的這十六個字，袁承志居然還記在心中，也自喜歡。袁承志問起為闖軍圍攻的情由。張朝唐道：“小人遠在海外渤泥國，一個多月前，聽得海客說起，闖王李自成義軍聲勢大振，所到之處，勢如破竹，指日攻克北京，中華從此太平。小人不胜雀躍，稟明家父，隨同這位楊兄，攜了一名從仆，啟程重來故國，要見見太平盛世的風光。唉，哪知來到北直隸境內，卻聽說闖王得了北京之後，登位稱帝，又給滿清兵打了出來，逃到了西安，滿清兵一路追來。我們三人也只得西上避難。哪想到今日在這里遇見闖軍，竟說我們是奸細，要搜查全身。我們也任由搜查，這些軍士見到我們攜帶的路費，便即眼紅，不由分說，舉刀便砍。若不是眾位相救，我們三人早已成為刀下之鬼了。唉，太平盛世，太平盛世！”說著苦笑搖頭。袁承志心下不安，說道：“此去一路之上，只怕仍然不大太平。三位且隨我們同往西安，再定行止如何？”張朝唐和楊鵬舉齊聲稱謝。那童兒張康此刻已然成人，負起了包裹，說道：“十多年前，我們第一次回到中國，官兵說我們是強盜，要謀財害命。這一次再來中國，義軍說我們是奸細，仍是要謀財害命。我說公子爺，下一次我們可別再來了罷。”張朝唐道：“中國還是好人多，咱們可又不是逢凶化吉了嗎？”次日眾人縱馬疾馳，趕到西安城東的壩橋。只見一隊隊闖軍排好了陣勢，與對面大隊闖軍對峙，雙方彎弓搭箭，戰事一触即發。袁承志大驚，心想：“怎麼自己人打了起來？”只聽得一名軍官大聲叫道：“萬歲爺有旨，只拿叛逆李岩一人，余人無干，快快散去，若是違抗旨意，一概格殺不論。”袁承志心中一喜：“大哥未遭毒手。咱們可沒來遲了。”忙揮手命眾人轉身，繞過兩軍，從側翼遠遠兜了兩個圈子，走向李岩所屬的部隊。統帶前哨的軍官見到李夫人到來，忙引導眾人去中軍大帳。來到帳外，只聽得一陣陣絲竹聲傳了出來，眾人都感奇怪。紅娘子與袁承志并肩進帳，卻見帳中大張筵席，數百名軍官席地而坐，李岩獨自坐在居中一席，正自舉杯飲酒。他忽見妻子和袁承志到來，又驚又喜，搶步上前，左手拉住妻子，右手攜了袁承志的手，笑道：“你們來得正好，老天畢竟待我不薄。”讓二人分坐左右，又命部屬另開一席，接待崔秋山、安大娘、青青、何惕守等人就坐。袁承志見李岩好整以暇，不由得大為放心，數日來的擔憂，登時一掃而空，向紅娘子望了一眼，微微而笑，心道：“你可嚇得我好厲害！”李岩站起身來，朗聲說道：“各位都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這些年來咱們出死入生，甘苦與共，只盼從今而後，大業告成，天下太平。哪知道萬歲爺聽信了奸人的讒言。說甚麼‘十八孩兒主神器’那句話，是我李某人要做皇帝。剛才萬歲爺下了旨意，賜李某人的死，哈哈，這件事真不知從何說起？”眾將站起身來，紛紛道：“這是奸人假傳聖旨。萬歲爺素來信任將軍。將軍不必理會。咱們齊去西安城里，面見萬歲爺分辯是非便了。”各人神色憤慨，有的說李將軍立下大功，對皇上忠心耿耿，哪有造反之理；有的說本軍紀律嚴明，愛民如子，引起了友軍的嫉忌；更有的說萬歲爺若是不聽分辯，大伙兒帶隊去自己干自己的，反正現下闖軍胡作非為，大失民心，跟著萬歲爺也沒甚麼好結果了。

　　李岩取出一張黃紙來，微笑道：“這是萬歲爺的親筆，寫著：‘制將軍李岩造反，要自立為帝，大逆不道。著即正法，速速不誤。’這不是旁人假傳聖旨，就算見了萬歲爺，也分辯不出的。”眾將奮臂大呼：“愿隨將軍，決一死戰！”一名將官說道：“萬歲爺已派了左營、前營、後營，把咱們三面圍住了，那不是要殺李將軍一人，是要殺咱們全軍。”眾將叫道：“萬歲逼咱們造反，那就真的反了罷！”

　　李岩叫道：“大家坐下，我自有主張，萬歲爺待我不薄，‘造反’二字，萬萬不可提起。來，喝酒！”眾將素知他足智多謀，見他如此鎮定，料想必有奇策應變，于是逐一坐下，交頭接耳，低聲議論。李岩斟了一杯酒，笑道：“人生數十年，宛如春夢一場。”將酒一干而盡，左手拍桌，忽然大聲唱起歌來：“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管教大小都……”那正是他當年所作的歌謠，流傳天下，大助李自成取得民心歸順。只聽他唱到那“都”字時，突然無聲，身子緩緩俯在桌上，再也不動了。紅娘子和袁承志吃了一驚，忙去相扶，卻見李岩已然氣絕。原來他左手暗藏匕首，已一刀刺在自己心窩之中。紅娘子笑道：“好，好！”拔出腰刀，自刎而死。袁承志近在身旁，若要阻攔，原可救得，只是他悲痛交集，一時自己也想一死了之，竟無相救之意。霎時之間，耳邊似乎響起了當日在北京城中與李岩一同聽到的那老盲人的歌聲：“今日的一縷英魂，昨日的萬里長城……”眾將見主帥夫婦齊死，營中登時大亂，須臾之間，數萬官兵散得干干淨淨。袁承志心中悲痛，意興蕭索。這日張朝唐和他談起渤泥國民風淳樸，安靜太平，說道：“中原大亂，公子心緒不佳，何不到渤泥國去散散心？”袁承志心想寄人篱下，也無意趣，忽然想起那西洋軍官所贈的一張海島圖，于是取了出來，詢問此是何地。張朝唐道：“那是在渤泥國左近的一座大島嶼，眼下為紅毛國海盜盤踞，騷擾海客。”

　　袁承志一聽之下，神游海外，壯志頓興，不禁拍案長嘯，說道：“咱們就去將紅毛海盜驅走，到這海島上去做化外之民罷。”當下率領青青、何惕守、啞巴、崔希敏等人，再召集孫仲壽等“山宗”舊人、孟伯飛父子、羅立如、焦宛兒、程青竹、沙天廣、胡桂南、鐵羅漢等豪傑，得了張朝唐、楊鵬舉等人之助，遠征异域，終于在海外開辟了一個新天地。正是：

　　萬里霜煙回綠鬢十年兵甲誤蒼生

　　（全書完）

## 袁崇煥評傳

　　每一節文末的注釋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實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說。對歷史研究沒有興趣的讀者們大可略過注釋不讀。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區之中，過去三百多年內出了兩位與中國歷史有重大關系的人物。最重要的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廣東東莞縣的袁崇煥。

　　我在閱讀袁崇煥所寫的奏章、所作的詩句、以及與他有關的史料之時，時時覺得似乎是在讀古希腊劇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劇。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腊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沖天的干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

　　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煥”，是火光，是明亮顯赫、光彩輝煌；“素”是直率的質樸，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揮洒自如的作風，的确是人如其名。這樣的性格，和他所生長的那不幸的時代构成了強烈的矛盾沖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掙扎奮斗，終于敵不過命運的力量而垮了下來。打擊袁崇煥的不是命運，而是時勢。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時勢也就是命運。像希腊史詩與悲劇中那些英雄們一樣，他轟轟烈烈的戰斗了，但每一場戰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希腊史詩《伊里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這一段中，描寫眾天神拿了天平來秤這兩個英雄的命運，小時候我讀到赫克托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們決定他必須戰敗而死，感到非常難過，“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過了許多歲月，當我讀到滿清的皇太極怎樣設反間計、崇禎和他的大臣們怎樣商量要不要殺死袁崇煥，同樣有劇烈的凄愴之感。歷史家評論袁崇煥，著眼點在于他的功業、他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在明清兩個朝代覆亡與興起之際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報上的社評，因此對歷史、政治與小說是同樣的感到興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煥的一生之時，他強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業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以為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為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對于滿洲人入主中國一事，近代的評價與前人也頗有改變。所以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彩。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正如當年七國紛爭的是非成敗，在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了，但荊軻、屈原、藺相如、廉頗、信陵君等等這些人物的生命，卻超越了歷史與政治。

　　《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個平凡人物。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比小說中虛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儔的寶劍。當清和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于寸寸斷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個君主在臨死之時，都深深感到了失敗的屈辱：崇禎、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如果他不是被人謀殺的，那麼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領林丹汗、朝鮮國王李佑；始終是死路一條的將軍和大臣（奮勇抗敵的將軍與降敵做漢奸的將軍，忠鯁正直的大臣與奸佞無恥的大臣，命運都沒甚麼分別，但在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奸臣卻常常能得善終，例如秦檜）；憤怒不平的知識份子，領不到糧餉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饑餓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與勇氣的英雄人物：楊漣、熊廷弼、孫承宗、李自成、袁崇煥。

　　在那個時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無法想象的苦難。在山東的大饑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體，母親吃了兒子的尸體。那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會比英雄們輕。不過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們卻勇敢地奮戰了一場，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英雄的尊嚴與偉烈，經過了無數時日之後，仍在後人心中激起波瀾。

　　一

　　這個不幸的時代，是數十年腐敗達于極點的政治措施所累積而成的。

　　我書架上有一部英國歷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三卷注釋本１。書脊上繪著羅馬式建筑的兩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頭上有些殘缺破損，第二卷的柱子殘損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這象征一個帝國的衰敗和滅亡，如何一步步的發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這樣。

　　明朝的覆滅，開始于神宗２。

　　神宗年號萬歷，是明朝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為他做皇帝的時候實在太久，所以對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禍害也特別大。他死時五十八歲，本來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後來更抽上了鴉片。鴉片沒有縮短他的壽命，卻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懶惰，一定是出于鴉片的影響。

　　然而萬歷初年，卻是中國歷史上最光彩輝煌的時期之一。近代中西學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藝品，有這樣一個共通的意見：在中國國力最興盛的時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萬歷年間的瓷器和琺琅器燦爛華美，精巧雅致，洵為罕見的傑作。因為萬歷最初十年，張居正當國，他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時只有十歲，一切聽母親的話。兩宮太后很信任張居正，政治上權力極大的司禮太監馮保又給張居正籠絡得很好，這些有利的條件加在一起，張居正便能放手辦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張居正是大學士，名義是首輔，等于是宰相。

　　從萬歷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燦然可觀。他重用名將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進行和平貿易。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給他派人平定。國家富強，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余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歲出。交通郵傳辦得井井有條。清丈全國田畝面積，使得稅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樣由窮人負擔過分的錢糧而官僚豪強卻不交稅。他全力支持工部尚書潘季馴，將泛濫成災的黃河與淮河治好，將水退後的荒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欣慕向往。他們佩服中國的文治教化、中國的考試與文官制度，佩服中國的道路四通八達３，佩服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歐洲貧民好得多。萬歷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過三十八年，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號”到達美洲；再過六十一年，五歲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國的王座。那時莎士比亞只有十六歲，還在英國的樹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後，倫敦還由于太污穢、太不衛生，爆發了恐怖的大瘟疫。在萬歷初年，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就像萬歷彩瓷那樣華美的大城市，在外國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樣。

　　中國的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手工業和技術非常先進。在十五世紀時，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棉區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間開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種，農田加辟，米產大增，尤其是廣東一帶。因為推廣種植水稻，水田中大量養魚，瘧蚊大減４，岭南向來稱為瘴癘的瘧疾已不像過去那樣可怕，所以兩廣的經濟文化也開始迅速發展。

　　可是君主集權的絕對專制制度，再加上連續四個昏庸腐敗的皇帝，將這富于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了痛苦的深淵。

　　張居正于萬歷十年逝世，二十歲的青年皇帝自己來執政了。皇帝追奪張居正的官爵，將他家產充公，家屬充軍，將他長子逼得自殺。

　　神宗是相當聰明的。中國歷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聰明，隋煬帝、宋徽宗、李後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聰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議的懶惰，不可思議的貪婪。皇帝懶惰本來并不是太嚴重的毛病，他只須任用一兩個能干的大臣，甚麼事情都交給他們去辦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軌道些，中國歷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懶惰之外還加上要抓權，幾十年中自己不辦事，也絕對不讓大臣辦事。這在世界歷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絕後。

　　做了皇帝，要甚麼有甚麼，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對他最無用處的金錢。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們有的陰狠毒辣，有的胡鬧荒唐，但沒有一個是這樣難以形容的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歷史學者推想，他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遺傳。他母親是一個小農的女兒５。

　　皇帝貪錢，最方便有效的法子當然是加稅。神宗所加的稅不收入國庫，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庫房，稱為“內庫”。他加緊征收商稅，那是本來有的，除了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他另外又發明了一種“礦稅”。大批沒有受過教育、因殘廢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監，作為皇帝的私人征稅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礦稅。只要“礦稅使”認為甚麼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產的所有人交礦稅。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隨帶太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６。結果天下騷動，激起了數不盡的民變。這些御用征稅的太監權力既大，自然就強橫不法，往往擅殺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個太監高淮奉旨去遼東征礦稅、商稅，搜括了士民的財物數十萬兩，逮捕了不肯繳稅的秀才數十人，打死指揮，誣陷總兵官犯法。神宗很懶，甚麼奏章都不理會，但只要是和礦稅有關的，御用稅監呈報上來，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規模之大實是駭人聽聞。在萬歷初年張居正當國之時，全年歲入是四百萬兩左右７，皇宮的費用每年有定額一百二十萬兩，已幾占歲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單在萬歷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這還是繳入皇帝內庫的數目，太監和隨從吞沒的錢財，又比這數字大得多。据當時吏部尚書李戴的估計，繳入內庫的只十分之一、太監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隨從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機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貪婪并駕齊驅的是他的懶。

　　在他二十八歲那年，大學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說：一年之間，臣只見到天顏兩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議，也和別的官員的奏章一樣，皇上完全不理。

　　這種情形越來越惡化，到萬歷四十二年，首輔葉向高奏稱：六部尚書中，現在只剩下一部有尚書了，全國的巡撫、巡按御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寫得十分激昂，說現在已經中外离心，京城里怨聲載道，大禍已在眼前，皇上還自以為不見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來的聖帝明王都沒有這樣妙法吧８。神宗抽飽了鴉片，已經火氣全無。這樣的奏章，如果落在開國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葉向高非殺頭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錢可括，給大臣譏諷幾句、甚至罵上一頓，都無所謂。

　　萬歷年間的眾大臣說得上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人上奏，說皇上這樣搞法，勢必民窮財盡，天下大亂９；有人說陛下是放了籠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說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滿屋子都是金銀珠寶，又有誰來給你看守BD？有的指責說，皇上欺騙百姓，不免類似桀紂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無忌憚之人，去干沒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責備他說話毫無信用BG。臣子居然膽敢這樣公然上奏痛罵皇帝，不是一兩個不怕死的忠臣罵，而是大家都罵，那也是空前絕後、令人難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神宗對這些批評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記載，往往說“疏入，上怒，留中不報”。留中，就是不批復。或許他懶得連罰人也不想罰了，因為罰人也總得下一道聖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風絲毫不改。同時為了對滿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賦。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庫房（內庫），政府的公家庫房（外庫）卻總是不夠，結果是內庫太實，外庫太虛BH。

　　在這樣窮凶極惡的壓榨下，百姓的生活當然是痛苦達于極點。

　　神宗除了專心搜括之外，對其他政務始終是絕對的置之度外。萬歷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鳳羽中的奏章中說：皇上不見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１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２這是後世論者的共同意見。《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趙翼《廿二史?凹恰□蚶𦒍鋅笏爸撐Α罰骸奧壅呶矯髦𣁾觶㕡煌鯰誄珈醵熖鯰諭蚶\*云。”清高宗題明長陵神功聖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３十六世紀後期來到中國游歷的歐洲人，如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Ｇ．ｄａＧｒｕｚ，Ｍ．ｄｅＲａｄｅ等人著書盛贊中國。他們拿中國的道路、城市、土地、衛生、貧民生活等和歐洲比較，認為中國好得多。見Ａ．Ｐ．Ｎｅｗｔｏｎ，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等書。直到一七九八年，馬爾塞斯在《人口論第一篇》中還說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萬歷年間來到中國的天主教教士利馬竇等人更盛贊中國的文治制度，認為舉世出無其右。參閱Ｌ．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Ｓ．Ｊ．ｔ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４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９．

　　５朱東潤《張居正大傳》：“從明太祖到神宗這一個血脈里，充滿偏執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親是山西一個小農底女兒。小農有那一股貪利務得的氣息，在一升麥種下土以後，他長日巴巴地在那里計算要長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麥。成日的精神，集中在這一點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許只可這樣地解釋。”（三一七頁）但說小農嗜利，似乎不大妥當。小農種麥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資料，不能說是嗜利。

　　６礦稅的稅率是胡亂指定的，在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中，說萬歷時的礦稅是礦產價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礦場已經停閉，礦主每年仍須按舊稅率繳稅。ｐ．１９９．

　　７据張居正奏疏《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萬歷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余兩，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余兩。

　　８葉向高奏：“中外离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９二十七年，吏部侍郎馮琦奏：“自礦稅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离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內，搜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

　　BC工科給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饜群黎，逸圈內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憤無處得伸，郁結無時可解。”

　　BD鳳陽巡撫李三才奏：“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

　　BE給事中田大益奏：“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用，反致缺損。……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奮自賢，沉迷不返，以豪党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即令逢干剖心，皋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

　　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哉？”

　　BF吏部尚書李戴奏：“今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群，兼以晝劫；道s跋嗤繧壜蹇瘴捫獺！峯㫞拱儺兆濓澟讛潰坃菁穩萄裕渴拱儺詹豢獻濓澟讛潰\*又何忍言？……此時賦稅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查稽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

　　BG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BH萬歷四十四年，給事中熊明遇疏：“內庫太實，外庫太虛。”（以上８至BH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見《明史》或《明通鑒》。）

　　二

　　就在這時候，滿清開始崛起。萬歷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兵攻明，次年攻占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余兵將全軍覆沒，舉朝震駭。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滿清的世仇）兵二萬，朝鮮（中國的屬國）兵二萬，兵分四路，大舉攻清。清兵八旗兵約六萬人，集中兵力，專攻西路一路。西路軍的總兵官杜松是明軍的勇將，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脫去衣衫，將滿身的累累刀槍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時，他脫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這一仗，稱為“薩爾滸之役”，明軍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但杜松有勇無謀，他是統兵六萬的兵團司令，卻打了赤膊，露出全身傷疤，一馬當先的沖鋒。大概他是《三國演義》的讀者，很羡慕“虎痴”許褚的勇猛。在“許褚裸衣斗馬超”這回書中，描寫許褚“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果然威風得緊。但不知他記不記得許褚這場狠斗，結果是“操兵大亂，許褚背中兩箭”？有趣的是，小說的評注者評道：“誰叫汝赤膊？”明清兩軍列陣交鋒之時，突然天昏地暗，數尺之外就甚麼也瞧不見了。杜松又犯了一個大錯誤，下令眾軍點起火把。這一來，明軍在光而清軍在暗，明軍照亮了自身，成為清兵的箭靶子。努爾哈赤統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兒子代善和皇太極各統一旗在右翼側攻。結果杜松的遭遇比許褚慘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當真是“誰叫汝赤膊？”總兵官陣亡，明軍大亂，六萬兵全軍覆沒。

　　努爾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個擊破”的正确戰略，一個戰役、一個戰役的分開來打。明軍北路總兵官馬林、東路總兵官劉紝都大敗陣亡，朝鮮都元帥率眾降清。

　　劉紝是當時明朝第一大驍將，打過緬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鮮對抗日本入侵，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他所用的鑌鐵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為“劉大刀”。他的大刀比關羽的八十一斤青龍偃月刀還重了三十九斤。据說他能單手舉起一張擺滿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廳中繞行三圈。連杜松、劉紝這樣的驍將都被清兵打死，明軍將士心理上受到的打擊自然沉重之極，提到滿清“辮子兵”時不免談虎色變。

　　這場大戰是明清兩朝興亡的大關鍵，而胜敗的關鍵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帥楊鎬是文官，完全不懂軍事。第二、明朝政事腐敗已達極點，連帶的軍政也廢弛不堪，軍隊久無訓練，完全沒有必要的軍事准備１。

　　楊鎬全軍覆沒，朝廷派熊廷弼去守遼東。

　　萬歷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剛出山海關，鐵岭已經失陷，沈陽及附近諸城堡的軍民紛紛逃竄。熊廷弼兼程進入遼陽。經過神宗數十年來的百事不理，軍隊紀律蕩然，士無斗志，騎兵故意將馬匹弄死，以避免出戰，只要聽到敵軍來攻，滿營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臨的局面實在困難已極２。軍餉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還是拚命拖欠，不肯發餉３。

　　神宗見邊關上追餉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終不肯掏自己腰包，結果想出了一個對策：再加田賦百分之二。連同以前兩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賦，未必就拿來發軍餉，皇帝的基本興趣是將銀子藏之于內庫。

　　邊界上的警報不斷傳來，群臣日日請求皇帝臨朝，會商戰守方略。皇帝總是派太監出來傳諭：“皇上有病。”吏部尚書趙煥實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說：“將來敵人鐵騎來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宮中推說有病，就此令敵人退兵嗎？”４神宗看了這道諷刺辛辣、實已近乎謾罵的奏章，只是心中懷恨，卻說甚麼也不肯召開一次國防會議。

　　神宗搜括的銀錠堆積在內庫，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５，就是不肯拿出來用。但他終于死了，千千萬萬的銀兩，一兩也帶不去６。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經得很！

　　１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啟在《庖言》中說：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里。

　　在當時那便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兵工廠組合了。

　　因此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面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制，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但明兵盔甲卻十分簡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餘部分全無保護。滿洲兵沖到近處，專射明兵的臉及脅，中箭必死。又据當時明人程令名說，努爾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

　　２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書朝廷，陳述遼東明軍情況：“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余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弦，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信息，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

　　３萬歷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為“一”字）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豈軍到今日尚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日尚下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雜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他說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是客氣的說法，漠然不動一念的，當然是皇帝自己。

　　４“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拱深宮，稱疾卻之乎？”

　　５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蓋為不用朽蠹之象。”

　　６大陸考古工作者發掘帝皇墳墓，偏偏揀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為博物館，稱為“地下宮殿”。

　　三

　　神宗死後，兒子光宗只做了一個月皇帝就因誤服藥物而死。光宗的兒子朱由校接位，歷史上稱為熹宗，年號天啟。光宗做皇帝的時間極短，留下的麻煩卻極大，明末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關。眾大臣分成兩派，紛爭不已。紛爭牽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對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論是對是錯，總是拿來激烈攻擊一番。

　　熹宗接位時虛歲十六歲，其實不滿十五歲，還是個小孩子，他對乳母客氏很依戀。這個客氏很喜歡弄權，在宮里和太監魏忠賢有點古怪的性關系。宮里太監和宮女很多，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戀愛，然而太監是閹割了性機能的陰陽人，所以這既不是异性戀愛，又不是同性戀，當時稱為“對食”，意思說不能同床，只不過相對吃飯，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賢做了客氏的對食，漸漸掌握了大權。

　　熹宗是個天生的木匠，最喜歡做的事，莫過于鋸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藝高明得很。魏忠賢總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貫注之時，拿重要奏章去請他批閱。熹宗怎肯放下心愛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揮，說道：“別來打擾，你瞧著辦去吧。”于是魏忠賢就去瞧著辦了，越來越無法無天。

　　朝里自有一批諂諛無恥之徒去奉承他，到後來，魏忠賢成了實際上的皇帝。熹宗是“萬歲”，有些官員見了魏忠賢叫“九千歲”，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點兒。到後來，個人崇拜更是大張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國各地為魏忠賢建生祠。本來，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歲”老人家活著的時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裝身，派武官守祠，百官進祠要對他神像跪拜，那是貨真價實的個人崇拜。

　　魏忠賢本來是個無賴流氓，年輕時和人賭錢，大輸特輸，欠了賭帳還不出，給人侮辱追討，實在吃不消了，憤而自己閹割，進宮做了太監。他不識字，但記性很好，是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賭棍。當世第一大國的軍政大權卻落在這樣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遼東練兵守城，招撫難民，整肅軍紀，修治器械，把局面穩定下來。他所接手的那個爛攤子，給他整頓得有些像樣了。滿清見對方有了准備，就不敢貿然來攻。但朝里敵對一派的大臣卻來跟他過不去，不斷上奏章攻擊，說他膽小，不敢出戰；說他無能，不能盡復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職，聽候查辦，改用袁應泰做統帥。

　　袁應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濟災民，大有功勞。他性格寬仁，辦事勤勉，打仗卻完全不會。滿清努爾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職，大喜過望，便領兵來攻。袁應泰率軍應戰，七萬兵大潰。清兵占領沈陽，又擊破了明軍的兩路援軍，再攻遼陽。明兵又大敗，滿兵取得軍事要塞遼陽。

　　軍事局勢糟糕之極，朝廷束手無策，只好再去請熊廷弼出來，懲罰了一批上次攻擊他的官員，算是給他平氣。可是兵部尚書張鶴鳴和熊廷弼意見不合，只喜歡馬屁大王巡撫王化貞，囑咐王化貞不必服從熊廷弼指揮。

　　王化貞向朝廷吹牛，只須六萬兵就可將滿清一舉蕩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極力認為准備不足，不可進攻。兵部尚書卻一味袒護王化貞。于是王化貞領兵十四萬出戰，一交鋒全軍潰沒。清兵攻占堅城廣宁。總算熊廷弼領了五千兵殿後，保護難民和敗兵數十萬退入山海關。朝廷不分青紅皂白，將王化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張鶴鳴免職。

　　到這時為止，明清交鋒，已打了三場大仗。每一仗明軍都是大敗。

　　明兵的戰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個大戰役，總兵官都陣亡，副將、參將也大都陣亡。明兵人數都超過清兵數倍，武器更先進得多，有火器。三個大戰役的失敗，主因都是在于軍隊沒有准備、缺乏訓練，以及主帥戰略不當，指揮錯誤。軍務廢弛，士氣低落，當然也是由于統帥失責。

　　以中國之大，為甚麼經常缺乏有才能的統帥？根本症結是在明朝一個絕對荒謬的制度：由文官指揮戰役。

　　這個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將，怕他們手里有了武力，就會搶奪皇帝的寶座，先是派文官去軍中監視，後來索性叫文官做總指揮，到後來連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監作監軍。太監既是皇帝的心腹親信，另有一樣好處，太監沒有兒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傳于子孫，做皇帝的興趣就大打折扣了。明朝御史的權力很大，有權監察各行政部門。大學士代皇帝擬的聖旨、六部尚書所下的決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評，而且批評經常發生效力。皇帝派去監察武將的“總督”、“巡撫”，後來就變成了總司令、總指揮。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進士不可。要中進士，必須讀熟四書五經，書法漂亮，會做起承轉合的八股文。明朝讀書人如何廢寢忘食的學八股文、考進士，讀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帶兵、指揮大軍，和清軍猛將銳卒對抗的，卻都是這批熟讀詩云子曰、八股文做得很好的進士。明末抗清有三個名將，功勳卓著：熊廷弼是萬歷二十五年的解元（唐伯虎一類身分），萬歷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是萬歷三十二年的進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煥是萬歷四十七年進士。他們三個是文官，幸虧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來明末皇帝的運氣不壞，做八股文考中進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現了三個軍事專家。然而文官會帶兵，那就是危險人物。明朝皇帝罷斥了其中一個，殺死了另外兩個。

　　別的奉命統兵抗清的八股文專家們可就沒有軍事才能了。楊鎬，萬歷八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袁應泰，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王化貞，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

　　袁崇煥是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軍事背景之下，去應付遼東艱巨的局面。當然，更艱巨的，是應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後是昏憒胡塗的皇帝、屈殺忠良的權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饑餓羸弱的兵卒和馬匹，將官不全，兵器殘缺，領不到糧，領不到餉，所面對的敵人，卻是自成吉思汗以來，四百多年中全世界從未出現過的軍事天才努爾哈赤。這個用兵如神的統帥，傳下了嚴密的軍事制度和紀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戰士，此後兩百年間在全世界所向無敵。鐵騎奔馳于北?蝕竽𣾷□轄𡎎灰峯□┤鐐蚶錚𡈼牡娜啡肥峭𨯿芯煮穎婣鶘逅牧淞\*

　　努爾哈赤以祖宗遺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帶領了數百名族人東征西討，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國（元朝的蒙古帝國橫跨歐亞，不能說中華帝國的領土竟有這麼大。蒙古大帝國的中國部分，遠比清朝的疆域為小）。清朝的疆域比漢朝、唐朝全盛時代都大得多，宋明兩朝更不能與之相比。當時外蒙古、朝鮮、越南、琉球、今日蘇聯東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國的領土或屬地。清朝全盛時期的領土，比現在的中國大得多了。

　　滿洲戰士後來打敗了俄羅斯帝國的騎兵，打敗了尼泊爾的?士Ρ媑壜虯芰嗣晒瘧媑壜\*敗了朝鮮兵，打敗了越南兵，間接打敗荷蘭兵（鄭成功先打敗荷蘭兵，攻占台灣，滿洲兵再打敗鄭成功的孫子），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兩百年中，無敵于天下。

　　至于當時和明帝國交戰，已接連三次殺得明軍全軍覆沒，每一個戰役都是以少胜多。努爾哈赤興兵以來，迄此時為止，百戰百胜，從未吃過一個敗仗。

　　努爾哈赤幼時在明朝大將李成梁家中為奴，識得漢語漢文，喜讀《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當是從這兩部小說中得來的。

　　努爾哈赤自己固然智勇雙全，他還有一大批精明驍勇的子侄１，剽悍凶猛的將領，部勒嚴整的戰士。

　　當時有一句諺語說：“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因為女真人熟習弓馬，強悍善戰，漢人向來不是他們的敵手。這時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萬之眾了。

　　袁崇煥所面對的是這樣了不起的大敵，而他卻是個書生。他會做詩，字寫得很好，文章有氣勢２，既然中了進士，八股文當然也做得不錯，詩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會射箭，宁遠第二次大戰時，他自稱只是在城頭大聲吶喊３。

　　努爾哈赤與袁崇煥正面交鋒之時，滿清的兵勢正處于巔峰狀態，而明朝的政治與軍事也正處于腐敗絕頂的狀態。以這樣一個文弱書生，在這樣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個縱橫無敵的大英雄對抗，居然把努爾哈赤打死了，打三場大戰，胜了三場，袁崇煥的英雄氣概，在整個人類歷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１努爾哈赤有十六個兒子，個個是有名的勇將。兩個侄兒阿敏與濟爾哈朗也十分厲害。

　　２康有為《袁督師遺集序》盛稱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遺文雖寥落，而奮揚蹈厲，鶴立虹布，猶想見魯陽揮戈、崆峒倚劍之神采焉。”

　　３《明史》說熊廷弼左右手都會射箭，但沒有提到袁崇煥會武。

　　四

　　袁崇煥，廣東東莞人，祖上原籍廣西梧州藤縣。生于哪一年無法查考。

　　他為人慷慨，富于膽略，喜歡和人談論軍事，遇到年老退伍的軍官士卒，總是向他們請問邊疆上的軍事情況，在年輕時候就有志于去辦理邊疆事務１。

　　他少年時便以“豪士”自許２，喜歡旅行。他中了舉人後再考進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應試，總是乘機游歷，幾乎踏遍了半個中國３。最喜歡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談天說地，談話的內容往往涉及兵戈戰陣之事４。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進士，會試在二月初九開始，十五結束。三月初一廷試。袁崇煥于萬歷四十七年在北京參加廷試而中進士。楊鎬于該年二月誓師遼陽，三月間四路喪師。新中進士和大戰潰敗這兩件事在同一個時候發生，袁崇煥這個向來關心邊防的新進士一喜一憂，心情一定很復雜。他那時在京城，當然聽到不少遼東戰事的消息。

　　他中進士後，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縣。

　　天啟二年，他到北京來報告職務。他平日是很喜歡高談闊論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談話時，發表了一些對遼東軍事的見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親）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軍事才能，于是獲升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縣升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國防部去辦事。

　　明朝官制，兵部（國防部）尚書（部長）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長）各一人，下面分設四個司：武選（武官人事）、職方（軍政、軍令）、車駕（警備、通訊、馬匹）、武庫（後勤、訓練）。職方司等于現代的總參謀部，職方司有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當于總參謀部中的文職中校副處長。

　　袁崇煥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貞大軍在廣宁覆沒，滿朝驚惶失措。

　　清兵勢如破竹，銳不可當，自萬歷四十六年到那時，四年多的時間內，覆沒了明軍數十萬，攻占撫順、開原、鐵岭、沈陽、遼陽，直逼山海關。明軍打一仗，敗一仗，山海關是不是守得住，誰都不敢說。山海關一失，清兵就長驅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嚴，進入緊急狀態。

　　可是關外的局勢到底怎樣，傳到北京的說法多得很，局勢越是利，謠言越多，這是人類社會的通例。謠言滿天飛，誰也無法辨別真假。就在這京師中人心惶惶的時候，袁崇煥騎了一匹馬，孤身一人出關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見了袁主事，大家十分驚訝，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詳細報告關上形勢，宣稱：“只要給我兵馬糧餉，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關。”

　　這件事充分表現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膽識，敢作敢為而腳踏實地，但狂氣也是十足。若在平時，他上司多半要斥責他擅离職守，罷他的官，但這時朝廷正在憂急彷徨之際，聽他說得頭頭是道，便升他為兵備僉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當于現代文職的上校政治主任之類，派他去助守山海關。袁崇煥終于得到了他夢想已久的機會，雄心勃勃的到國防前線去效力。

　　他的豪語一定使朝中大官們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從他家鄉招募了一批兵員去５。當時守山海關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廣東水兵，在袁崇煥之後到達。袁崇煥認為廣東步兵勇捷善戰，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負責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煥平生所結納的死士謝尚政、洪安瀾等人。他又認為廣西狼兵雄于天下，沖鋒陷陣，恬不畏死，申請于田州、泗城州、龍英州各調二千名，由他至戚慷慨知名、且善武藝的林翔鳳帶領。朝廷一一批准６。

　　他到山海關後，作為遼東經略（東北軍區總司令）王在晉的下屬，初時在關內辦事。王在晉見他任事干練，很是倚重，派他出關到前屯衛去收撫流离失所的難民。袁崇煥奉命之後，當夜出發，在荊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時到達。前屯城中將士無不佩服。袁崇煥本是書生，這一來，兵將都服了他了。

　　王在晉奏請正式任他為宁前兵備僉事。袁崇煥本來是沒有專責的散官，現在有了駐地，相當于宁遠、前屯衛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員，身當山海關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線。宁遠在最前線，前屯衛稍後。不過他雖負責防守宁遠、前屯衛，第一線的宁遠卻沒有城牆，沒有防御工事，根本無城可守。他只得駐守在前屯衛。

　　至于明軍一切守御設施，都集中在山海關。山海關是“天下第一關”，防守京師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沒有外圍陣地。清兵若是來攻，立刻就沖到關門之前。

　　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立刻會看出來，單是守御山海關，未免太過危險，沒有絲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敗，這個大要塞就失守，敵軍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戰略形勢上，必須將防線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關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袁崇煥一再向上司提出這個關鍵問題。王在晉是萬歷二十年進士，江蘇太倉人的文弱書生，根本不懂軍事，眼光短淺，膽子又小，聽袁崇煥說要在關外守關，想想道理倒也是對的，便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的八里舖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關太遠，逃不回來，那怎麼得了？袁崇煥認為只守八里的土地沒有用，外圍陣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關的作用，和王在晉爭論，王不采納他的意見。于是袁崇煥去向首輔葉向高申請，葉也不理。

　　袁崇煥的主張雖然正确，然而和頂頭上司爭論了一場之後，意見不蒙采納，竟徑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長投訴。越級呈報是官場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卻大大不對了。這又是他蠻勁的表現之一。

　　這時宁遠之北的十三山有敗卒難民十余萬人，給清兵困住了不能出來。朝廷叫大學士孫承宗設法解救。袁崇煥申請由自己帶兵五千進駐宁遠作聲援。另派驍將到十三山去救回潰散了的部隊和難民。王在晉覺得這個軍事行動太冒險，不加采納。結果十余萬敗卒難民都被清兵俘虜，只有六千人逃回。

　　滿清這時在經濟上實行奴隸制度，女真人當兵打仗，以搶劫財物為主要工作，認為男子漢耕田種地是恥辱，所以俘虜了漢人和朝鮮人來耕種。漢人、朝鮮人的奴隸是可以買賣的，當時價格是每個精壯漢人約為十八兩銀子，或換耕牛一頭７。十三山的十多萬漢人被俘虜了去，都成為奴隸，固然受苦不堪，同時更大大增加了滿清的經濟力量。

　　那時袁崇煥仍是極力主張筑城宁遠。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對，認為宁遠太遠，守不住。大學士孫承宗是個有見識之人，親自出關巡視，了解具體情況，接受了袁崇煥的看法。

　　不久孫承宗代王在晉作遼東主帥。天啟二年九月，孫承宗派袁崇煥與副將滿桂帶兵駐守宁遠，這是袁崇煥領軍的開始。

　　滿桂是蒙古人，驍勇善戰。從那時起，他和袁崇煥的命運就永遠結合在一起，再也分不開了。一個蒙古武將，一個廣東統帥，都是十分剛硬、十分倔強的脾氣。兩人一起經歷了多次生死患難，也有過不知多少次激烈的爭吵。一直到死，兩人仍是在爭吵。但在兩人的內心，卻又一定是互相欽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敵之時，非仰仗對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組織才能和正确的戰略決策是必要的，親臨前敵、殊死決戰的剛勇也是必要的。

　　宁遠在山海關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戰略形勢當然大有區別。

　　宁遠現在叫作興城，有鐵路經過，是錦州與山海關之間的中間站。地濱連山灣，與葫蘆島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將來總有一日能到興城去住幾天，好好的看看這個地方。

　　天啟三年九月，袁崇煥到達宁遠。

　　本來，孫承宗已派游擊祖大壽在宁遠筑城，但祖大壽料想明軍一定守不住的，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煥到後，當即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的進行筑城，立了規格：城牆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牆牆址廣三丈，派祖大壽等督工。袁崇煥與將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當他們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時人人盡力。次年完工，城高牆厚，成為關外的重鎮。這座城牆是袁崇煥一生功業的基礎。這座城牆把滿清重兵擋在山海關外達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吳三桂把清兵引進關來，不知道還要阻擋多少年。

　　關外終于有了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些年來，遼東遼西的漢人流离失所，若是給滿洲人擄去，便成了奴隸，于是關外的漢人紛紛涌到，遠近視為樂土，人口大增。宁遠城一筑成，明朝的國防前線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煥同時開始整飭軍紀，他發現一名校官虛報兵額，吞沒糧餉，蠻子脾氣發作，當即將他殺了。但按照規定，他是無權擅自處斬軍官的。孫承宗大怒，罵他越權。袁崇煥叩頭謝罪。孫承宗也就算了。他後來擅殺毛文龍，在這時可說已伏下了因子。

　　孫承宗也是個積極進取型的人物，這時向朝廷請餉二十四萬兩，准備對清軍發動進攻。孫承宗是教天啟皇帝讀書的老師，天啟對老師很不錯，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書與工部尚書互相商議說：“軍餉一足，此人就要妄動了。”所以決定不讓他“餉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辦法，使孫承宗的戰略無法進行。孫承宗于是進行屯田政策，由軍士自耕自食，卻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啟四年，袁崇煥與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等率領一萬二千名騎兵步兵東巡廣宁。廣宁即今北鎮縣，在錦州之北，离滿清重鎮沈陽已不遠了。袁崇煥還沒有和清兵交過手，這次已含有主動挑戰的意味。但清兵沒有應戰。袁崇煥一軍經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從海道還宁遠。這時清兵已退出十三山。袁崇煥這次陸海出巡，寫了一首詩，題目是《偕諸將游海島》，不說“率諸將”而說“偕諸將”，不說“巡海島”而說“游海島”，頗有儒將的雅量高致。詩中很清楚的抒寫了他的心情：是戰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牽制，不能自由，見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憂愁。對榮華富貴我早已看得極淡，滿腔忠憤，卻只怕別人要說是杞人憂天。外敵的侵犯最後總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爭權奪利的斗爭卻實是大患，不知幾時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親逝世，傷心得腸也要斷了８。

　　短短三四年之間，從京師戒嚴到東巡廣宁，軍事從守勢轉為攻勢，這主要是孫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煥也貢獻了很多方略。

　　孫承宗很賞識他，盡力加以提拔。袁崇煥因功升為兵備副使，再升右參政。孫承宗對他言聽計從，委任甚專。

　　天啟五年夏，一切准備就緒，孫承宗根据袁崇煥的策划，派遣諸將分屯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諸要塞，又向北推進了二百里，幾乎完全收復了遼河以西的舊地，這時宁遠又變成內地了。

　　清兵見敵人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推進，四年之中也不敢來犯。然而進攻的准備工作卻做得十分積極，努爾哈赤將京城從太子河右岸的東京城移到了沈陽，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擊姿態。

　　孫承宗有才識，有擔當，有氣魄，袁崇煥對他既欽佩，又有知遇的感激，這樣的上司是極難遇到的。眼見他和孫承宗的共同計划正在一步步的實現，按部就班的收復失地，這幾年袁崇煥一定過得十分快樂。他和手下將領滿桂、左輔、朱梅、祖大壽、何可綱、趙率教、孫祖壽等人的戰斗友誼，也在這些日子中不斷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時局漸漸變壞。天啟皇帝熹宗越來越喜歡做木工。魏忠賢的權力越來越大，盡量發揮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無賴、無知、無恥、以及無法無天。

　　天啟五年，魏忠賢大舉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將彈劾他二十四條大罪的楊漣下獄。同時下獄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誣陷的罪名是貪污。百姓大憤，數萬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賢不敢正式審訊，命獄卒在監獄中打死了這些大臣。楊漣死得最慘，土囊壓身，鐵釘貫耳。不久，魏忠賢又殺熊廷弼。

　　熊廷弼在遼東立有大功，蒙冤入獄，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間流傳一部繡像演義小說《遼東傳》，描寫熊廷弼守遼東的英勇事跡。魏忠賢的徒党中有一個名叫馮銓的，他父親當年在遼東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竄南逃。《遼東傳》第四十八回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描寫馮銓父子棄職而逃的狼狽丑態，可說是當時的“新聞體小說”。

　　馮銓對這事深為懷恨，又要討好魏忠賢，于是買了一部《遼東傳》放在衣袖里，見到熹宗後，把小說拿出來，誣告說：“這部演義小說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噓自己的功勞，想要免罪。”熹宗信以為真，登時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說中的繡像將熊廷弼畫得威風凜凜，而文字中或許對皇帝還頗有諷刺，于是即刻下旨將熊廷弼斬首，還將他的首級送到各處邊界上去給守軍觀看，那就叫做“傳首九邊”，說他犯了不戰的大罪。然而真正應當負責的王化貞反而不殺。

　　文字獄也開始發展。江蘇太倉的兩個文人作詩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誹謗”罪名而處斬。

　　魏忠賢喜歡文官武將送他賄賂，越多越好。孫承宗帶兵十多萬，糧餉很多，應當大量克扣下來轉奉給他“九千歲”才是。孫承宗不肯這樣辦，魏忠賢自然不喜歡，于是派了個吹牛拍馬的小人高第去代孫承宗作遼東經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說關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關外各城的守御，將部隊全部撤入山海關。

　　這戰略之胡塗，真是不可理喻。那時清兵又沒有來攻，完全沒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來攻，非敗不可，還是先行撤兵比較安全。

　　袁崇煥當然極力反對，對高第說：“兵法有進無退。諸城既已收復，怎可隨便撤退？錦州、右屯衛一動搖，宁前就震驚，山海關也失了保障。這些外衛城池只要派良將守御，一定不會有危險的。”高第不聽，下令宁遠、前屯衛也撤兵。袁崇煥倔強得很，抗命不聽，說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責，與城共存亡，決計不撤。”

　　高第是膽小的書生，袁崇煥雖是他部屬，但見他蠻勁發作，聲色俱厲的不服從命令，也就不敢對他怎樣，只是下令將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棄了糧食十余萬石。撤退毫無秩序，軍民死亡載道，哭聲震野，百姓和將士都是氣憤難當。

　　袁崇煥的父親早一年死了，按照規矩，兒子必須回家守喪。當時朝廷以軍事緊急，下旨不許他回家，命他在職守制，稱為“奪情”。這時袁崇煥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為了慰撫他，升他為按察使。但這樣一來，數年辛辛苦苦的經營毀于一朝。雖然升官，也決不會開心。

　　可以想象得到，袁崇煥在這段時期中，“×他媽”的廣東三字經不知罵了幾千百句。他是進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這種事情，不罵三字經何以泄心中之憤？或許高第不敢見他的面，否則被他飽以老拳、毆打上司的事都可能發生。高第，字登之，萬歷十七年進士。他考試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軍統帥，卻是“要地棄之”。

　　軍事上這樣荒謬的決策，大概只有當代南越阮文紹主動放棄順化、峴港，棄軍四十萬，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潰敗一事，可以與之“媲美”。

　　１關于袁崇煥的事跡，如未注明出處，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煥傳》所載。

　　２袁崇煥考舉人時，有“秋闈賞月”詩，有句：“竹葉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頭。”

　　３袁崇煥《募修羅浮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車，強半在外，足跡幾遍宇內。”《下第》詩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從東莞到北京，約八千里。

　　４他到浙江嵊縣游覽時，與好友秦六郎中宵長談，有《話別秦六郎》詩：“海鱷波鯨夜不啾，故人談劍剡溪頭。言深夜半猶疑晝，酒冷涼生始覺秋。水國芙蓉低睡月，江湄楊柳軟維舟。自怜作賦非王粲，戛玉鳴金有少游。”

　　５袁崇煥在《天啟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員的要求，宣稱：“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于行軍之前，以為輕事者戒。”最後說：“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

　　他上任後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謀定而戰”的四字要訣，同時也自豪而自信的說：“臣有微長也。”

　　６招募和調集三千名廣東兵、六千名廣西兵，一共大約花了二十萬兩銀子。据袁崇煥所申請的預算，廣東兵要安家、行糧、衣甲、器械等費，每人二十余兩。廣西狼兵本來就是兵，所以不發安家、兵甲費用，只需從廣西到關外的行糧每人六兩銀子。

　　７詳見王鐘翰《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皇太極時代滿族向封建制的過渡》。

　　８原詩是：“戰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邊釁久開終是定，室戈方操幾時休？片云孤月應腸斷，樁樹凋零又一秋。”

　　五

　　滿清看出了明朝的虛實，知道高經略無用，袁崇煥無人支持，于天啟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攻宁遠，兵十三萬（在這幾年中，清軍的實力已擴充了一倍），號稱二十萬。二十三日攻抵宁遠。

　　大敵終于攻來了。

　　朝廷荒唐，主帥荒謬，援軍是一定不會有的。那怎麼辦？棄城而退是服從主帥命令；守城罷，宁遠一城孤軍，怎能擋滿清的傾國之師？

　　在這緊急關頭，袁崇煥奮發了英雄之氣，決意抗敵。

　　他和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城。袁崇煥刺出自己鮮血，寫成文告，讓將士傳閱，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義。全軍上下在他的激勵下人人熱血沸騰，決心死戰。

　　他又下令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關守將楊麒，凡是宁遠有兵將逃回來，一概抓住斬首。山海關有他的上司遼東經略高第鎮守，袁崇煥的職權本來只能管到宁遠和前屯，山海關總兵楊麒他是管不著的。但這時還管他甚麼上司不上司，職權不職權，“×他媽，頂硬上，幾大就幾大！”（淞滬之戰時，十九路軍廣東兵守上海，抗御日軍侵略，當時“×他媽，頂硬上”的廣東三字經，在江南一帶贏得了人民的熱烈崇敬。因為大家都說：廣東兵一罵“×他媽！”就挺槍沖鋒，向日軍殺去了。）

　　他母親和妻子這時也在遼西，大概住在山海關或前屯衛後方。他將母親和妻子都搬到宁遠城中來住。全家和宁遠共存亡的決心，表現得再清楚也沒有了１。

　　二十四日，清兵到達城下。袁崇煥初次見到“辮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辮子，在那時，漢人只要聽到“辮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膽戰心驚，直到十余年後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健卒，席卷而東，攻破北京，在山海關前的一片石和吳三桂部大戰時，絲毫不落下風。但清兵突然出現，李自成軍中響起“辮子兵來了！辮子兵來了！”的驚呼，二十萬大軍就此全軍大潰，一敗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竄，“大順”朝終于覆滅。在那時候，“辮子兵”就是“無敵雄師”的代名詞。

　　袁崇煥并不是比李自成更會打仗，他部下的兵將也并不更為勇猛。但他更加鎮定，更加堅決，他沒有個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樣想做皇帝。真所謂“無欲則剛”，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剛強。

　　他是“×他媽，頂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將不是廣東人，主要是遼河兩岸的關外健兒，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為主帥有“頂硬上”的英銳之氣，部屬也都跟著他“頂硬上”了。

　　這時宁遠守兵約一萬，而清兵有十三萬。向來明清交戰，總是明兵多而清兵少，這次卻眾寡易勢，大軍都在經略高第手中。高第全軍据守山海關，果然并不派兵來救。

　　努爾哈赤先分遣部隊繞過宁遠，在城南五里處切斷了通向山海關的大路，然後放幾名俘虜來的漢人去宁遠向袁崇煥傳話：“我這次帶了二十萬大軍來攻，宁遠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為大官。”袁崇煥回答說：“你突然領兵來攻，那是甚麼道理？錦州與宁遠兩城，你本來已經占領，又再放棄。我修筑好了來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說有二十萬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約是十三萬，我倒也不以為來兵太少了。”２

　　努爾哈赤于是大舉攻城。

　　當時朝鮮使者帶同翻譯官韓瑗去北京朝見皇帝，剛到達宁遠。袁崇煥很高興的招待使節及其隨從。朝鮮使節見守軍甚是鎮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煥和三數幕僚閒談，及報清兵攻到，袁崇煥乘轎至戰樓，又與韓瑗等談古論今，泰然自若，全無憂色。過了不久，忽聽得一聲大炮，聲動天地。韓瑗大驚，只嚇得低下了頭抬不起來。袁崇煥笑道：“賊兵來了！”打開城頭敵樓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見清兵蔽野而來。城中卻聲息全無。

　　成千成萬的辮子兵沖到了城邊，突然之間，城頭舉起千千萬萬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戰事越來越激烈，明軍忽然從城頭的每一個石堞間推出一個又長又大的木柜，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內，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將大本柜拉進來，再裝矢石出去投擲。跟著地雷爆發，土石飛揚，無數清兵和馬匹被震上半空３。攻城清兵的先鋒部隊是鐵甲軍，每人身上都披兩層鐵甲，稱為“鐵頭子”。清兵以堅車攻城，車頂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傷。城內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門，在城頭輪流轟擊，每一炮打出去，破壞殺傷及于數里４。

　　清兵奮勇迫近，推了鐵裹車猛撞城牆，聲音轟隆轟隆，勢道驚人，撞擊了很久，城牆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樣的裹鐵高車來撞擊城牆高處。隨後又把裹鐵車推到城牆邊，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擋城頭投下的矢石，車里藏了兵士，用鐵鍬挖掘城牆牆腳。清兵攻進了城牆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們不到。在這危急之時，守軍想到了計策，抬了屋子前的長條大階沿石從城上投下去。階石十分沉重，鐵車上的木板擋不住，壓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時候經歷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個個凹龕，清兵躲在城牆洞內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這時宁遠四周十余里的城牆牆腳已被挖得千孔百瘡，眼看城破在即，滿城百姓驚惶得很，都抱怨說：“袁爺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們滿城百姓。”

　　大家正在跋徨無策之時，通判金啟?埃ㄕ憬𠇁耍╞偈畢氤雋思訃𨯿率轎淦鰨够𨪛鷚┤\*在蘆花褥子和被單上，紛紛投到城下去。他將這件新式武器取名為“萬人敵”。當時是正月，氣候酷寒，攻城清兵見到被褥，就都來搶奪，城上將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萬人敵”立即燃燒，燒死了無數清兵。另有一種“萬人敵”是將火藥放在空心的大泥團中，外面圍以木框，點燃了藥引投下城去，泥團不斷旋轉噴火，燒死敵兵。那位通判在趕制“萬人敵”之時，火藥碰到火星，不幸被燒死了５。

　　這時城牆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煥不能再泰然自若了，親自搬石來堵塞缺口，連受了兩次傷。部將勸他保重。他厲聲道：“宁遠雖只區區一城，但與中國的存亡有關。宁遠要是不守，數年之後，咱們的父母兄弟都成為韃子的奴隸了。我若膽小怕死，就算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麼樂趣？”撕下戰袍來裹了左臂的傷口又戰。將士在他的榜樣之下，人人奮勇，終于堵上了缺口６。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煥督將士死戰。清太祖努爾哈赤也受了傷。血戰三日，清兵損失慘重，終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殺死了清軍中著錦衣的軍官十余人，即滿洲人稱為“牛錄額真”的。清兵退去後，守軍將五十名敢死隊用長繩縋到城下，拾到了十余萬支箭。城牆上給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個。這時點查火藥庫，火藥也用盡了，局面真是危險得很。

　　敵軍解圍而去之後，百姓感到安全了，滿城大哭，紛紛去拜謝袁崇煥與滿桂的救命之恩。為甚麼要“滿城大哭”？想來是既感激又慚愧，又是說不出的欣喜罷？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隊人馬擁聚在城外大平原一邊。袁崇煥派遣一名使者，備了禮物去送給努爾哈赤，對他說：“老將橫行天下為時已久，今日敗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爾哈赤已受重傷，于是回送禮物及名馬，約期再戰。

　　所謂“約期再戰”，只是掩飾面子的話。努爾哈赤不敢再攻宁遠，轉而去攻覺華島泄憤。

　　袁崇煥招募來的兩廣子弟兵，在宁遠之戰中似乎并未發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極可能是袁崇煥派了廣東水師守覺華島。覺華島現在叫做菊花島，在宁遠海外，當時是關外屯聚糧草的重地，因為關外軍糧靠海運接濟，在覺華島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際，海面結了厚冰，變成了陸地，廣東兵所擅長的水戰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車輛排起來當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陸戰，結果全軍覆沒，島上十余萬石糧食盡被焚毀。這幾千名廣東海軍，大概多數在這一役中犧牲了７。努爾哈赤對諸貝勒說：“我自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胜，攻無不克。為甚麼單是宁遠一城就打不下來？”心中十分惱怒。此後傷勢一直未愈，七月間到清河溫泉療養，派人去召大福晉（正妃）來，同回沈陽，在离沈陽四十里處的…□Ρ\*逝世，年六十八歲。

　　努爾哈赤一生只打了這一個大敗仗。清人從此對袁崇煥十分敬畏８。

　　袁崇煥指揮這個戰役很有儒將風度，坐轎子在城頭敵樓中督戰，打了胜仗之後，派使者送禮物給努爾哈赤，頗有《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與周瑜羽扇綸巾、談笑用兵的氣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將韋睿臨陣時輕袍緩帶，乘輿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揮軍隊。韋睿身子瘦弱，但戰無不胜，敵軍畏之如虎，稱為“韋虎”。不過到了當真危急之時，袁崇煥也不能再扮儒將了，只得以“蠻子”姿態來死拚。

　　１見李光濤《清入關前之真象》。但此節不見于其他記載，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２《清太祖實錄》卷十。

　　３据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鮮使者當時在宁遠城頭的目睹記。

　　４据《臚天頌筆》。

　　５据計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遠圍城時在鼓樓前開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６据梁啟超《袁崇煥傳》。該傳中敘述清兵敗退後，“崇煥復開壘襲擊，追北三十余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與其他資料不符，今不取。

　　７袁崇煥《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慨自戰守乖方，屢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調南北水陸舟師，謂爾乘船如馬，遂調之來為進取也。据爾等間關遠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航而金復歸，再航而黃龍掃哉？奈未盡其用而敵即來。冱寒之月，冰結舟膠，窘爾之所長，烏得不及于難？說者謂謀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勢，以十八萬而臨數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爾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略無芥蒂，視當年之棄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略爾罪而嘉乃忠，請命于天子，諒為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靈之所栖蕩也，望故鄉以何日？即轉劫而無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結為厲，殲仇泄憤？在生之志，借死以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爾其勉之。不腆之奠，涕與俱之。尚饗。”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廣州府部•祠廟考》中，記載東莞縣有一座敕建忠愍祠，“天啟七年，奉敕建，為遼將死事陣策，在教場尾。”陳策不知怎樣在遼西犧牲，相信他是袁崇煥從故鄉帶去的子弟兵之一。天啟七年的冬天，袁崇煥已回東莞，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請，由皇帝下敕建造，以紀念他在關外殉國的舊部。

　　８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煥傳》中說：“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六

　　當朝中得到清兵大舉來攻的訊息時，百官驚惶之極。兵部尚書王之光與廷臣商議，人人束手無策，以為這一次宁遠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關是否能保得住。後來得到捷報，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謝天謝地。

　　高第因不援宁遠而免職，以王之臣代。袁崇煥升為右僉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復設遼東巡撫，由袁崇煥升任。但魏忠賢見他地位重要了起來，開始對他提防，派了兩名親信太監劉應坤與紀用去宁遠監軍。皇帝派特務監視部隊長官，是歷代政治腐敗時常常出現的情形。特務干預軍事，後果一定極差，所以袁崇煥上疏反對，但抗議無效，特務太監非來不可。朝廷為了安撫他，加他一個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當于國防部第二副部長）的頭銜，并賞銀幣，子孫世襲錦衣千戶。

　　在這時候，袁崇煥與大將滿桂之間，發生了激烈沖突，沖突的原因在于另一個大將趙率教。

　　滿桂和趙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將領，但性格很不同１。滿桂是蒙古人，非常的戇直，簡直有些傻里傻氣。趙率教卻十分的機靈精乖，相信他一定很會討好上司，所以每一個遼東統帥自袁應泰、王在晉、孫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煥，個個都很喜歡他（在《碧血劍》小說里，當袁承志周歲時送金項圈的就是他）。

　　滿桂和他本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當清兵大舉來攻宁遠時，趙率教在前屯衛鎮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備帶兵來援。當時大敵壓境，趙率教自己不來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難，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遲，滿桂大大不高興，不許援兵進城，後來因袁崇煥的命令才放他們進來。等到宁遠解圍，趙率教想分功。滿桂不許，又罵他為甚麼自己不來救援，太沒有義氣。兩人為此大吵。大概滿桂的態度十分粗魯，蒙古三字經罵之不已，說不定還想出拳打人，袁崇煥便袒護趙率教。沖突轉移到了袁、滿二人之間，或許滿桂對上司不夠尊敬，于是袁崇煥要求將滿桂調走２。

　　朝廷群臣都知道滿桂打仗的本事，但將帥不和總是不對，便依從了。可是經略王之臣極力認為滿桂決不可去。朝廷召還滿桂的命令已頒下了，于是聽了王之臣的主張，再命滿桂鎮守山海關。袁崇煥堅決不接受。朝廷無法，只得將滿桂調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國防機构辦事。

　　這件事情顯然是袁崇煥的蠻子脾氣發作，沖動起來，作出了違反理智的決定。由于王之臣袒護滿桂，袁崇煥又去和王之臣吵鬧。朝廷怕王之臣與袁崇煥不斷沖突，壞了大事，于是將指揮權划分為二：關內的部隊由遼東經略王之臣指揮，關外部隊則由遼東巡撫袁崇煥指揮。經略的官比巡撫大，但這時袁崇煥已不屬遼東經略管了。

　　袁崇煥畢竟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靜下來之後，知道是自己的不對，于是上奏請再用滿桂。朝廷當然批准，派滿桂兼統關內外兵馬，賜尚方劍。王之臣和袁崇煥是文官，等于現在的政委；滿桂是武將，是部隊司令。武將受文官指揮。幸虧袁崇煥不堅持錯誤，否則二次宁遠大戰，就不能得到滿桂這樣的大將來主持城防。

　　在這時候，袁崇煥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遼的基本戰略，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張：一、用遼人守遼土；二、屯田，以遼土養軍隊；三、以守為主，等待機會再出擊。他最擔心的事，是立了功勞之後，敵人必定要使反間計，散播謠言，而本國必定有人妒忌毀謗３。

　　他深知明軍的戰斗力不如清軍，野戰不利，只有用己之長，所以提出了戰術的基本原則：“兵不利野戰，只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

　　所統帶的部隊無力打野戰，作為主帥，自然深感棘手。但訓練一支善打野戰的勁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無可奈何的；而對于勢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傷，更是無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們能加以照顧了。

　　袁崇煥也不是一味的蠻干，有時也有他機靈的一面。他對魏忠賢派去監視他的兩名特務太監敷衍得很好。當年冬天，他帶同趙率教以及兩名特務太監劉應坤、紀用，興辦防御工事及屯田，漸漸又再收復了高第所放棄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將這兩名太監的功勞吹噓了一番，所以魏忠賢和劉應坤、紀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賞。劉、紀二人似乎也不是壞太監，并沒有對袁崇煥掣肘阻撓，後來宁錦大戰，劉應坤在宁遠上城督戰，紀用在錦州上城督戰，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為袁崇煥的忠勇所感召，也變得忠勇起來。可見也不是所有的太監都是壞人，主要還在領導者如何領導。

　　１《明史•滿桂傳》：“桂椎魯甚，然忠勇絕倫，不好聲色，與士卒同甘苦。”《明史•趙率教傳》：“率教為將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勞而不懈，與滿桂并稱良將。二人既歿，益無能辦東事者。”

　　２袁崇煥奏章中說滿桂“意氣驕矜，謾罵僚屬，恐壞封疆大計，乞移之別鎮，以關外事權歸率教。”

　　３《明史•袁崇煥傳》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筑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擊瑕以為用。戰雖不足，守則有余。守既有余，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仇，奮迅立功，眾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自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

　　七

　　努爾哈赤死後，第八子皇太極接位。

　　皇太極的智謀武略，實是中國歷代帝皇中不可多見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見識，不在劉邦、劉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國歷史家大概因他是滿清皇帝，由于種族偏見，向來沒有給他以應得的極高評價。其實以他的知人善任、豁達大度、高瞻遠矚、明斷果決，自唐太宗以後，中國歷朝帝皇沒有幾個能及得上１。

　　努爾哈赤是罕有的軍事天才，這個老將終于死了，繼承人是一個同樣厲害的人物。皇太極的軍事天才雖不及父親，政治才能卻猶有過之。袁崇煥所受到的壓力一點也沒有減輕。皇太極接位之時，滿洲正遭逢極大的困難。努爾哈赤新死，滿洲內部人心動蕩。努爾哈赤遺命是四大貝勒同時執政，行的是集體領導制，皇太極的權位很不鞏固。在經濟上，因為與明朝開戰，人參、貂皮等特產失去了傳統市場。滿洲當時在生產上是奴隸制，擄掠了大批漢人來農耕，生產力相當低。但軍隊大加擴充，這時已達十五萬人，軍需補給發生很大問題，偏偏又遇上嚴重的天災，遼東發生饑荒２。如向關內侵略，卻又打不破袁崇煥這一關。

　　在這時候，皇太極定下了正确的戰略：侵略朝鮮。

　　朝鮮物產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奪對象。在外交上，朝鮮采取的是“事大（對明）交鄰（對日本、滿清）”政策。明清交戰時，朝鮮出兵助明，又供給明軍皮島總兵官毛文龍糧食，成為滿清後方的一個牽制。皇太極進攻朝鮮，可以解決經濟上、戰略上的雙重困難，同時在必定可以得到的軍事胜利之中樹立威望，鞏固權位。

　　明朝方面的困難也相當不小。

　　訓練一支既能守，又能戰，再能進一步收復失地的精銳野戰軍，需要相當時間。

　　袁崇煥任宁前道僉事時，山海關外四城，縱深約二百里，廣約四十里，屯兵六萬余人，糧餉全靠關內支給。後來在孫承宗、袁崇煥主持下，恢復錦州、中屯、大凌河諸城，國防前線向北推展，屯田數千頃，兵士足食。高第代孫承宗為經略，盡棄錦州諸城，宁遠沒有了外衛，也沒有了糧源。靠朝廷接濟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對于拖欠糧餉向來興趣濃厚。袁崇煥做遼東巡撫，首要目標是修復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備，然後屯田耕種。但筑城工程費時甚久，又不能受到敵人干擾，在和滿清處于戰爭狀態之時無法進行。

　　所以明清雙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戰的時期，以便進行自己的計划。明方是練兵、筑城、屯田，清方是進攻朝鮮，鞏固統治。在這樣的局勢下，具備了議和的條件。

　　明方的議和是攻勢的，最後目標是消滅滿清，收復全部遼東失地。清方的議和主要是守勢，目的在鞏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認雙方的現有疆界，雙方和平共處，進行貿易。因為明清雙方的國力實在太過懸殊。明方那時的人口，官方的紀錄是六千多萬，實際上遠不止此數，當時男丁要被政府征去義務勞動，不參加的要繳錢代替，所以百姓盡可能的瞞報人口。外國學者們的估計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計認為那時中國人口是一億五千萬人。我相信決不會少于一億人３。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萬人４。人口的對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滿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遼宁、黑龍江的一部份，與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極遠。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擋。

　　清方的長處，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敗”，以及清軍戰斗力強勁和統帥部高明的軍事才能。只要袁崇煥鎮守宁遠，清方的長處就發揮不出了。持久的纏斗下去，滿清勢必難以支持。

　　袁崇煥宁遠大捷，在軍事上并無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并沒有摧毀清軍的主力，甚至沒有削弱清軍的戰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對士氣與民心卻有非常巨大的振奮作用，這使中國軍民知道清軍也不是不會打敗仗的。經此一役之後，本來投降了滿清的許多漢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來了。宁遠城頭的大炮，轟碎了“女真滿萬不可敵”的神話５。

　　清方從來沒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祖宗，長期來做明朝所封的邊疆小官。努爾哈赤幼時住在明朝大將李成梁家里，類似童仆奴隸。所以他們對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遠之戰，使他們下意識中隱伏著的自卑感又開始抬頭。

　　明朝是自己覆滅的，并非給滿清所打垮。

　　滿清與明軍交戰，始終強調“七大恨”，滿清認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們忍無可忍，才起兵反抗６。滿清一直沒有自居能與明朝處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為最高統治者，卻在努爾哈赤與敵對部族發生爭執時袒護對方，沒有公平處理，那是下級對上級的申訴。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葉赫部的一個王公本來答應把他十四歲的妹妹送給努爾哈赤為妾，但二十年後，這個三十六歲的“老女”改嫁給蒙古王子，努爾哈赤認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為上級而不秉公斷事。

　　差不多在每個戰役之後，清方總是建議談和。因為他們對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來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認他們所占的土地，讓他們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滿意足了。但明朝從來置之不理，認為對方根本沒有談和的資格。明朝的態度是這樣：“你們是朝廷的部屬，只能服從命令，怎麼能要求談判和平？”這種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終沒有能爭取到一段喘息的時間來整頓軍備、鞏固防御。袁崇煥充分了解到爭取暫時和平的必要。努爾哈赤的逝世正是一個好機會。這時剛好有一個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來到宁遠。滿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煥就請李喇嘛作居間的使者，派了兩名都司和隨從等三十三人，于天啟六年十月去沈陽吊祭努爾哈赤之喪，作初步的和平試探。但他知道朝廷絕不喜歡提“議和”兩字，所以報告朝廷時，只說是派人去窺探虛實，以決定對之征討呢，還是招安７。這種夸大的說法，目的自在滿足皇帝和大臣的虛榮心。

　　明清雙方統帥都熟知《三國演義》中的故事，袁崇煥這出“柴桑口臥龍吊喪”，皇太極如何會不省得？他將計就計，于十一月派了兩名使者，與李喇嘛一起來到宁遠，致書袁崇煥，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說：“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來吊喪，并賀新君登位。你既以禮來，我也當以禮往，所以派官來道謝。至于和議一事，我父親上次來宁遠時，曾有文書給明朝朝廷，請你轉呈，但迄今沒有答復。你的君主如果答應前書，愿意和平，應當以誠信為先。”

　　書信中將金國（當時滿清的正式國號是“金”，後來才改為“大清”。８）與中國平頭并列。袁崇煥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對于文書的體例十分看重，如將來信轉呈，必定要碰大釘子，同時見到信中語氣也不大客氣，便告知使者說，此信格式不合，礙難入奏，將原信交給使者退回。皇太極改寫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煥認為仍然不對，又再退回。皇太極第三次改寫，自處于較低地位，袁崇煥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貫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國是天聰元年），皇太極再遣前使，致書袁崇煥求和，信中說：“兩國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遼東的官員認為中國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壓弱小部族，我們忍無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舉七大恨，然後提議講和。講和要送禮，要求最初締結和約時中國送給金國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布千萬匹。締約後兩國每年交換禮物，金國送禮：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中國送禮：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匹。兩國締結和約後，就對天發誓，永遠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經濟性的，可見當時滿清深感財政困難，對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煥要奏報朝廷，等候批復，所以隔了兩個月金國使者才回去，隨同明方使者，帶去袁崇煥及李喇嘛的書信各一；猜想朝廷對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絕，所以袁崇煥無法作出任何讓步，他的回信內容雄辯，文采煥發，說道：過去的糾紛，都是因雙方邊境小民口舌爭競而起，這些人都已受到了應得的懲罰，再要追究是非，也已無法到陰世地府去細查，只盼雙方都忘記了吧。你十年苦戰，既然為的只是這七件事，現在你的仇敵葉赫等等都早給你滅了。為了你們用兵，遼河兩岸死者豈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遼沈界內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還說甚麼財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滿。只不過這些極慘極痛之事，我們明朝難以忍受罷了。今後若要修好，那麼請問：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還俘虜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而作出決定了。你所要求的財物，以中國物資的丰富，本來不會小氣，只是過去沒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還是請你重行斟酌罷。和談正在進行，你為甚麼又對朝鮮用兵？我們文武官屬不免懷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證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說：袁巡撫是活佛出世，對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這樣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與各王子一切都放開了吧，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皇太極回信給袁崇煥說：過去的怨仇，當然是算了，否則又何必議和修好？你們的土地人民歸我之後，都已安定，這是天意，如果重行歸還，那既違反天意，又對不起人民。金國所以要出兵朝鮮，完全是由于朝鮮不對，現在已講和了。說到“言不由衷”，為甚麼你一面說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來我方偵察，收納我方逃亡，部隊逼近我邊界，修筑城堡？其實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國將帥對你也大有懷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禮”，金銀等可以減半，緞布只要原來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東珠、人參、狐皮、貂皮等物還贈，表示雙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後，雙方互贈仍如前議。如果同意，希望辦得越快越好。

　　關于來往書信的格式，皇太極提議：“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國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諸臣低金國汗一字。

　　他答復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對他的書信從來不加理睬；又說：你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話很對，但為甚麼只勸我而不去勸明朝皇帝？如果雙方都回頭修好，豈不甚善？

　　後來皇太極又致書袁崇煥，抗議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認為是缺乏和平誠意，并提議划定疆界。平心而論，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國，于對方來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對方通信，金國也難免氣憤。金國的經濟要求，雖說是雙方互贈，實質上當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應贈送的東珠、人參、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過綢緞布匹的價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萬兩黃金、十萬兩銀子，等于是無償贈與。那時一兩黃金約等于十兩銀子（明初等于四兩，後來金貴銀賤），明朝每年以二十萬兩銀子買得一年和平，代價低廉之至。熊廷弼守遼之時，單是他一軍每個月的餉銀就需十多萬兩銀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編軍隊，再出兵挑戰，主動與被動的形勢就轉過來了。

　　皇太極對于緞布的要求一下子就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議以適當禮物還報，希望和議盡快辦理，可見對于締結和平的确具有極大誠意。他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９。此後每發生一次戰爭，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當時議和的障礙，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與金人議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國的和議，人人都怕做秦檜。大家抱著同樣的心理：贊成和金人議和，就是大漢奸秦檜。這是當時讀書人心中的“條件反射”。

　　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為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議和等于是放棄收復失地。但在明朝天啟年間，金人只占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甚小。

　　南宋之時，岳飛、韓世忠、劉鑉、張俊、吳璘、吳玠等大將，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形勢上利于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復的良機。明末軍隊的戰斗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只有西洋大炮。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運動戰。

　　對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面進貢金帛，并非雙方互贈。宋朝皇帝對金稱臣BC。然而皇太極卻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級，只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等就滿足了BD。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態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BE。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論。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號，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BF。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歷史上之大不韙。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將“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系在一起。當軍事上准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于：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准備而終于大舉反攻、得到最後胜利？議和停戰只是策略，決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于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是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袁崇煥精明正确的戰略見解，朝廷中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眾議，對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將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為重BG。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較起來，死守宁遠、抗拒大敵，在他并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負擔“歷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歷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跡，如張巡睢陽死守，顏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并不困難。對于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宁遠易而主和議難。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歷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沖動的熱情的豪傑，是“宁為直折劍、猶胜曲全鉤”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于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連袁崇煥自己在內，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异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歷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終于因主和而為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將是多麼嚴重的事。

　　他對金人的和談并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并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將來終于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頭上。

　　在袁崇煥死後十三年的崇禎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洪承疇于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松山、錦州失守。崇禎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民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划對滿清講和。崇禎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甚麼？崇禎每次親筆寫手詔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泄漏而讓群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盡快設法和滿清議和。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幾上而去。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据，登時嘩然，立刻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詔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甚麼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于皇上的聖意。崇禎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面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群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面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消息泄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連崇禎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袁崇煥卻膽敢進行議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說“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對，雖有千萬人反對，我還是干了”那種浩然之氣BH。

　　諸葛亮出師北伐，天下皆稱其忠。岳飛苦戰抗敵，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煥的功業或許比不上諸葛亮和岳飛，雖然，那也是很難真正比較的，然而他身處嫌疑之地而行舉世嫌疑之事，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負擔，諸葛亮和岳飛卻幸而不必經受。袁崇煥有一句詩：“心苦後人知”。當真是英雄寂寞，壯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當時的諒解，只盼望自己這番苦心孤詣能為後人所知。當我寫到這一段文字時，想到他的耿耿之懷，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劇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壯美，深刻的凄愴意。

　　正确的戰略決策無法執行，朝政越來越腐敗，在魏忠賢籠罩一切的邪惡勢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關外酷寒的天氣，生長于亞熱帶的廣東人實在感到很難抵受。在這期間，袁崇煥從廣東招募來的人員中有人要回故鄉去了，臨別時問他：你留在這里繼續擔當艱危呢，還是回鄉以求平安？

　　他寫了一首詩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內心你還不明白嗎？又何必問安危去留？我在這里奮不顧身，本來不是為了富貴。故鄉的親友們如果問起，請你轉告：邊界還沒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慚愧，當然要繼續干下去BI。

　　袁崇煥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燦當他在關外時在故鄉逝世。三弟崇煜隨著他在軍中辦事，後來也告辭回鄉。袁崇煥從宁遠送他到山海關而分手，寫了兩首詩給他，說：邊疆需要人守御，升平還沒有得到，我早已決心報國，安危去留的問題不必提了BJ。

　　１皇太極在西方人的書中寫作Ａｂａｈａｉ，法國學者格奧賽（ＲｅｎeＧｒｏｕｓｓｅｔ）在《中華帝國的興起與輝煌》一書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變”一章，其中說：“皇太極是蠻人中的一個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軍事才能，和對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結合起來。”

　　２清《太宗實錄卷三》：天聰元年，“時國中大饑，斗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國中銀兩雖多，無外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良馬，銀三百兩。牛一，銀百兩。蟒緞一，銀百五十兩。布匹一，銀九兩。盜賊繁興，偷竊牛馬，或行劫殺。于是諸臣入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上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致民不得已而為盜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下令，是歲讞獄，姑從寬典。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他寬待因饑餓而為盜的百姓，與崇禎督促部將“限期破賊、殺賊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３何柄棣：ＴｈｅＬａｄｄｅｒ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６８—１９１１一書中，認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萬，到明末時已漲了一倍以上。

　　４王鐘翰：《滿族在努爾哈赤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一文中，根据朝鮮《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的資料，認為一六二一年時，努爾哈赤的兵數二十萬，再加上婦女老少，“全人數當在四、五十萬左右。”

　　５《天聰實錄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鸞曰：我國宜與明朝講和。若不講和，則我國人民死散殆盡。”《明清史料》甲編，天聰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于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東華錄》載天聰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謀倡逃”。《明清史料》乙編載，崇禎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煥塘報：“一日之內，降者竟前後接踵而至。”

　　６“七大恨”：一、明朝殺害金人的二祖；二、袒護金人的仇敵哈達；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葉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約殺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來殺死，以資報復；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搶奪金國的人參、貂皮；七、聽信葉赫，寫信來辱罵侮慢。

　　７“觀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討撫定之計。”見《兩朝從信錄》。

　　８當時滿清的正式國號是“金”，史書上稱為“後金”，以與宋朝時的“金”有所分別。到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才改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滿清，其實都應稱“金”。“滿洲”的名稱，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國號之後才出現，以前稱“建州”或“女真”。多數學者認為，“滿洲”是文殊菩薩的“文殊、曼殊”的音轉。為了便于讀者，本文中不將“金、清”“建洲、滿洲”等稱呼根据歷史年代而作分別。

　　９《太宗實錄稿》：天聰七年十月，皇太極責罵主張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數之兵，若稍虧損，何以前圖？”

　　BC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殺岳飛。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議達成，高宗趙构向金國上表稱臣，表中說：“臣构言：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BD《太宗實錄》卷十二，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致書大同守將求和，信中說：“和事既成，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視我居察哈爾之上可也。”

　　BE皇太極來信的開頭是（根据原信）：“汗致書袁老先生大人”。（後來乾隆時修訂《太宗實錄》覺得語氣太卑，才改為《皇帝致書袁巡撫》，但當時皇太極未稱帝，決不可能有“皇帝”的稱呼。）袁崇煥書信的開頭是：“遼東提督部院，致書于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欲恭順天朝，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無量也。”

　　BF後來皇太極在寫給祖大壽的信中（那時袁崇煥已死），曾說：“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為鑒，亦無一言復我。然爾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一時，此一時，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爾大國豈無智慧之時流，何不能因時制宜乎？”其實努爾哈赤、皇太極等一直自認是金的子孫，他為了求和，連祖宗也不認了。

　　BG他後來在寫給崇禎的奏章中說：“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說：“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漢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于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所謂“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與金人議和。

　　BH《孟子•公孫丑》：“昔者曾子謂子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BI袁崇煥《邊中送別》：“五載离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BJ袁崇煥《山海關送季弟南還》：“公車猶記昔年情，萬里從我塞上征。牧圉此時猶捍御，馳驅何日慰升平？由來友愛鐘吾輩，肯把須眉負此生？去住安危俱莫問，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關情，此日臨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才堪逐電三驅捷，身上飛鵬一羽輕。行矣鄉邦重努力，莫耽疏懶墮時名。”其中“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兩句，寫出了他兩兄弟豪邁的性格，就詩而論，也是豪邁的好詩。

　　八

　　在這段時期中，皇太極進攻朝鮮，打了幾個胜仗後，朝鮮投降，訂立了對滿清十分有利的和約，每年從朝鮮得到糧食、金錢和物品的供應。皇太極本來提出三個條件：割地、擒毛文龍、派兵一萬助攻中國。朝鮮對這三個條件無法接納，但在經濟上盡量滿足滿清的要求。同時在此後的明清戰爭中，朝鮮改守中立，使滿清去了後顧之憂。

　　在皇太極對朝鮮用兵之時，袁崇煥加緊修筑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師去支援皮島的毛文龍，另派趙率教、朱梅等九員將領率兵九千，進兵三岔河，牽制清軍，作朝鮮的聲援。但朝鮮不久就和滿清訂了城下之盟，趙率教等領兵而回，并未和清軍接触。

　　皇太極無法和明朝達成和議，卻見袁崇煥修筑城堡的工作進行得十分積極，時間越久，今後進攻會更加困難，于是決定“以戰求和”，對宁遠發動攻擊。

　　天啟七年五月，皇太極親率兩黃旗、兩白旗精兵，進攻遼西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兩個要塞，隨即進攻宁遠的外圍要塞錦州。

　　五月十一，皇太極所率大軍攻抵錦州，四面合圍。這時守錦州的是趙率教，他和監軍太監紀用守城，派人去與皇太極議和，那自是緩兵之計，以待救兵。皇太極不中計，攻城愈急。

　　袁崇煥派遣祖大壽和尤世祿帶了四千精兵，繞到清軍後路去包抄，又派水師去攻東路作為牽制。這時天熱，海上不結冰，水師用得著了。

　　趙率教是陝西人，這人的人品本來是相當不高的。努爾哈赤攻遼陽時，趙率教是主帥袁應泰的中軍（參謀長）。袁應泰是不懂軍事的文官，趙率教卻沒有盡他做參謀長的責任，這個戰役指揮得一塌胡塗。清軍攻破遼陽，袁應泰殉難，趙率教卻偷偷逃走了，論法當斬，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來是賄賂了上官。後來王化貞大敗，關外各城都成為無人管的地方，趙率教申請戴罪立功，帶領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衛，但到達時發覺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進。努爾哈赤攻宁遠，趙率教在前屯衛，距离很近，自己不親去赴援，後來宁遠大捷，他卻想分功，以致給滿桂痛罵，釀成了很大風波。

　　和滿桂沖突時，袁崇煥相當支持他。趙率教感恩圖報，又得袁崇煥時時勉以忠義，到錦州大戰時，他突然之間似乎變了一個人。他和前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率兵奮勇死戰，和皇太極部下的精兵大戰三場，胜了三場，小戰二十五場，也是每戰都胜。從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無日不戰，戰況的激烈，不下于當年宁遠大戰。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極增兵猛攻。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彈和矢石，清兵受創極重。攻到天明時，皇太極見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營，等候各路兵馬集中整編。

　　趙率教轉怯為勇，自見敵潛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縮不前到激戰二十四日，到後來更在保衛北京之役中血戰陣亡，終于在歷史上與滿桂齊名，成為當時的兩大良將。他這個重大轉變，非常突出的證明了袁崇煥的領導才能。

　　皇太極整理好了部隊，轉而去攻宁遠。

　　清軍上次在宁遠吃過敗仗，兵將心中對袁崇煥都是很忌憚的。大貝勒代善見城中有備，就勒兵不攻。皇太極對諸將說：“先汗攻宁遠不克，這次我攻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遠，我可要聲名掃地了。”于是下令總攻，擊破城下明軍騎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遠之戰，袁崇煥部的戰斗力已有增強，敢于到城外決戰了。上次要清軍退後，才派五十名敢死隊縋到城下拾箭枝，可見不敢開城門。

　　滿桂率領明軍在城南二里列陣，城牆下環列槍炮。皇太極佯敗，想引明軍來攻，然後伏兵齊起。但明軍沒有上當，守壘不追。皇太極于是回軍再戰。

　　袁崇煥親上城頭督戰，大聲呼叫。滿桂戰于城外。祖大壽、尤世祿回師攻擊清兵後路。雙方死傷均重，滿桂身中數箭。明軍野戰終于打不過清軍，于是退入城中据守。這場大戰打得十分慘烈，城壕中填滿了兩方軍士的死尸。

　　守軍又以葡萄牙大炮轟擊，擊碎清方大營帳一座及皇太極的白龍旗，殺傷清兵不少。明方的報告說，皇太極長子召力兔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蕩宁古貝勒在陣上被明軍射殺，又殺固山（領七千五百人）四人、牛錄（領三百人）三十余名。這報告失之夸大，事實上并無皇太極的兒子在此役中陣亡。但清方紀錄中也說：濟爾哈朗貝勒、薩哈廉貝勒、大將瓦克達、阿格等均受傷。

　　皇太極見部隊損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錦州南面，亦不能拔，將士又遭到不少傷亡，將領覺多拜山、巴希等陣亡。七月，清兵敗回沈陽。

　　這一役明朝稱為“宁錦大捷”，是明軍對清軍第二次血戰胜利。

　　袁崇煥在報功的奏章中，力稱功勞最大的是滿桂１。他和滿桂向來頗有意見沖突，但在奏章中力稱宁遠大捷以滿桂之功居多，可見光明磊落，大公無私。

　　第一次宁遠大捷是天啟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個月。在這短短的十六個月之間，袁崇煥加強了明軍的戰斗力，搶筑了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軍的後路，使皇太極有後顧之憂，不敢久攻宁遠。同時清軍先攻錦州不克，再攻宁遠，氣勢已挫。可見袁崇煥這十六個月中的准備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時期，局面當然更有改進。

　　這一仗大捷，軍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還是靠了葡萄牙的紅衣大炮。明朝這時本來已驅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傳教士。傳教士波爾、米克耳兩人見到明清交兵，有機可乘，便發動澳門的葡人，向明朝提供軍費和炮手。明朝于是召還已驅逐了的教士。本來秘密傳教變成了公開，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進入中國２。後來中國在外國教士和技師指導之下自行鑄炮。所鑄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稱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將軍”，還派官祭炮，請將軍發威破敵。金人要直到數年之後，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開始鑄造大炮。

　　袁崇煥在政治上屬于魏忠賢的敵對派系。他中進士的主考官韓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東林党的巨頭。袁崇煥當然不肯克扣軍餉去孝敬魏忠賢。但為了大目標是守御錦州、宁遠，他也相當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撫都為魏忠賢建生祠，袁崇煥如果不附和，立刻就會罷官，守御國土的大志無法得伸，因此當時也只得在薊遼為魏忠賢建生祠。

　　但魏忠賢仍是不滿意。所以雖有宁錦大捷，袁崇煥卻得不到甚麼重賞，只升官一級。奉承魏忠賢的官員卻有數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連魏忠賢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嬰兒從孫，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賢是太監，沒有兒子，只好大封他侄兒，封他侄兒的兒子。

　　魏忠賢這時更叫一名言官彈頦袁崇煥，說他沒有去救錦州為“暮氣”。袁崇煥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只得自稱有病，請求辭職。魏忠賢立刻批准，派兵部尚書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極聽到這個消息，當然是大喜若狂，而聽到加給袁崇煥的罪名與評語竟是“暮氣”兩字，恐怕大喜之余，卻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煥這樣的人竟算“暮氣沉沉”，卻不知誰才是“朝氣蓬勃”？

　　袁崇煥离開宁遠時，心中感慨萬千，可想而知。那時他還只四十歲左右，方當壯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負的時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屬將士既感詫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寫了一首詩給一個部將，詩中說：我們慷慨同仇，間關百戰，功勞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卻只有後人知道了。建功立業固然很好，回家休養也是不錯。對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罷。這首詩顯得很有氣度３。不過他對于天啟皇帝，還是十分感激的。他本來是一個七品知縣，自天啟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間，幾乎年年升官，中間還跳級，直升到“巡撫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實在算是飛黃騰達。他自覺升官太快，曾上疏辭謝。他說在諸同年中，官職最高之人和他也差著好幾級，為了要做部屬武將的榜樣，請皇帝收回升賞的成命。皇帝批復說：你接連三次謙辭，品德很好，但你功勞大，升官是應該的４。

　　他在回廣東故鄉途中，經過大庾岭時寫了一首詩，感念天啟對他的知遇之恩５。他心中明白，天啟是個昏君，可是對待自己實在很好。

　　他到了廣州，去光孝寺游覽，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殺人甚多，和環境大不調和６，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調和而已。英雄豪傑，一往無悔，卻也無須對菩薩低頭，不必對殺了該殺之人有甚麼遺憾。

　　１袁崇煥的奏章中說：“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合馬交鋒，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槍，下而拚命，不顧夷之凶狠剽悍。臣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誓一戰以挫此賊。此皆將軍滿桂之功居多。”

　　２馬耳丁的《韃靼戰記》中大吹葡萄牙傳教的功勞，又說：“上帝對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國皇帝對韃靼人（指滿清）作戰大胜。”其實天啟皇帝信仰的是魯班先師，并沒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馮承鈞譯、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羅馬教廷耶穌會士卜彌格傳》：崇禎三年，澳門葡人隊長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廣州巨商恐失壟斷中西貿易之利，厚賂朝臣，加以阻撓。後葡軍隊長公沙的西勞陣亡于登萊。《碧血劍》小說略取其意。

　　３袁崇煥《南還別陳翼所總戎》：“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麋鹿還山便，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這一句，不免含有苦澀的意味。天啟決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結果卻得了這樣的“眷”，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４袁崇煥《天啟六年六月初十日謝升蔭疏》中說：“且武人奔競，少豎立便欲厚遷，稍不合輒思激去，要挾朝廷，開釁同類，今邊疆始終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處于恬，何以消諸將之競？況臣原無富貴之心，又皇上所鑒也。”對這個辭賞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聖旨：袁崇煥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為過；乃三疏控辭，愈征克讓。還著遵旨祇承。該部知道。”

　　５袁崇煥《歸庾岭》：“功名勞十載，心跡漸依違。忍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數卷封章外，渾然舊日歸。”

　　６袁崇煥《遇訶林寺口占》：“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

　　九

　　天啟皇帝熹宗捉了幾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時，愛和小太監捉迷藏），做了幾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啟七年八月，在二十三歲上死了。

　　天啟的兒子都已夭折，有些後妃懷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賢設法弄得流產，所以沒有兒子。由他親弟弟信王由檢接位，年號崇禎。

　　朱由檢當時虛歲是十八歲。他生于萬歷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實只十六歲另八個月。這個十七歲的少年皇帝不動聲色的對付魏忠賢，先將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後逼得他自殺。這場權力斗爭處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賢死後，附和他的無恥大臣被稱為“逆党”，或殺頭，或充軍，或免職，人心大快，在“宁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賢逆党排擠罷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們都主張召回袁崇煥。天啟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煥為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再升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兵部尚書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轄的軍區，名義上也擴大到北直隸（河北）北部和山東北部沿海，成為抗清總司令。不過薊州、天津、登萊各地另有巡撫專責，所以袁崇煥所管的實際還是山海關及關外錦宁的防務。

　　明末軍制，在外帶兵的文臣，頭銜最高的是督師，通常以木學士兼任，宰相出外帶兵，才稱督師；其次是總督或經略，由兵部尚書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撫；巡撫之下才是武將中最高的總兵官。袁崇煥不是大學士，卻有了大學士方能得到的軍事最高官銜。以前遼東歷任軍事長官都只是經略或巡撫。那時距他做知縣之時還只六年。

　　袁崇煥在廣東家居這幾個月中，與一般文人詩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陳子壯。

　　陳子壯是廣東南海人，和袁同科中進士，陳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時出題目諷刺魏忠賢，因而被罷官。袁陳兩人同鄉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尋常。陳子壯在崇禎時起復，做到禮部侍郎，後來在廣東九江起兵抗清，戰敗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廣東著名的民族英雄。當時與袁時常在一起聚會的，還有幾個會做詩的和尚。

　　袁崇煥應崇禎的征召上北京時，他在廣東的朋友們替他餞行。畫家趙藹夫畫了一幅畫，圖中一帆遠行，岸上有婦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陳子壯在圖上題了四個大字：“膚公雅奏”，“膚公”即“膚功”，祝賀他“克奏膚功”的意思。圖後有許多人的題詩，第一個題的就是陳子壯。這幅畫本來有上款，後來袁崇煥被處死，上款給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轉，到光緒年間才由王鵬運考明真相。一群廣東文人後來將圖與詩影印成一本冊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圖目前是在香港。

　　“膚公雅奏圖”上的題詩，大都是稱譽袁崇煥的抗清功績，預料此去定可掃平胡塵、燕然勒石，麟閣題名等等。好幾人詩句中都提到袁崇煥的“談鋒”、“高談”、“笑談”１。喜與朋友們高談闊論，一定是他個性中很顯著的特點。

　　在這幅畫上題詩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幾個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個人在十處地方提到了黃石公、赤松子、圯上、素書的典故，這決不會是偶然現象。這典故是說張良立了大功之後，隨即退隱，才避免給猜忌殘忍的劉邦所殺。在這次餞別宴中，袁崇煥的朋友們一定強調必須“功成身退”，大家對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詩中一再警戒２。

　　七月，袁崇煥到達北京，崇禎３召見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門４。

　　崇禎見到袁崇煥後，先大加慰勞，然後說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國土淪陷，遼民涂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

　　袁崇煥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寫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請給我放手去干的權力，預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以恢復。”

　　崇禎道：“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袁崇煥謝恩歸班。崇禎暫退少憩。

　　給事許譽卿就去問袁崇煥，用甚麼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內平遼。袁崇煥道：“我這樣說，是想要寬慰皇上。”許譽卿已服侍崇禎將近一年，明白皇帝的個性，袁崇煥卻是第一次見到皇帝。許譽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豈可隨便奏對？到五年期滿，那時你還沒有平遼，那怎麼得了？”袁崇煥一聽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剛才的話說得有些夸張了。他答應崇禎五年之內可以平定滿清、恢復全遼，實在是一時沖動的口不擇言，事實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煥和崇禎第一次見面，就犯了一個大錯誤。大概他見這位十七歲半的少年皇帝很著急，就隨口安慰。

　　過了一會，皇帝又出來。袁崇煥于是又奏道：“建州已處心積慮的准備了四十年，這局面原是很不易處理的。但皇上注意邊疆事務，日夜憂心，臣又怎敢說難？這五年之中，必須事事應手，首先是錢糧。”崇禎立即諭知代理戶部尚書的右侍郎王家楨，必須著力措辦，不可令得關遼軍中錢糧不足。袁崇煥又請器械，說：“建州准備充分，器械犀利，馬匹壯健，久經訓練。今後解到邊疆去的弓甲等項，也須精利。”崇禎即諭代理工部尚書的左侍郎張維樞：“今後解去關遼的器械，必須鑄明監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辦。”

　　袁崇煥又奏：“五年之中，變化很大。必須吏部與兵部與臣充分合作。應當選用的人員便即任命，不應當任用的，不可隨便派下來。”崇禎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將袁崇煥的要求諭知。袁崇煥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遼是有余的，但要平息眾人的紛紛議論，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與皇上就隔得很遠，忌功妒能的人一定會有的。這些人即使敬懼皇上的法度，不敢亂用權力來搗亂臣的事務，但不免會大發議論，擾亂臣的方略。”崇禎站起身來，傾聽他的說話，聽了很久，說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條，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于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回，以統一事權。崇禎認為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事後，賜袁崇煥酒饌。

　　袁崇煥辭出之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基本戰略的三個原則５：

　　“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往。因此守遼的部隊來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首先對守御關遼不大關心，戰斗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時期，便遣回家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認為必須用遼兵，他們為了保護家鄉，抗敵勇敢，又習于寒冷氣候。訓練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長期熏陶不為功，不能今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換。他主張在關外筑城屯田，逐步擴大防守地域，既省糧餉，又可不斷的收復失地。

　　“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明兵打野戰的戰斗力不及習于騎射的清兵，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內扭轉過來，但大炮的威力卻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長，守堅城而用大炮，立于不敗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之時，才和清兵打野戰。為了爭取時間來訓練軍隊、加強城防，有時還須在適當時機中與敵方議和，這是輔助性的戰略。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執行上述方策之時，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須穩扎穩打，腳踏實地，慢慢的推進。絕對不可冒險輕進，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這三個基本戰略，是他總結了明清之間數次大戰役而得出來的結論。明軍三次大敗，都敗于野戰，以致全軍覆沒；宁遠兩次大捷，都在于守堅城、用大炮。

　　這基本戰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轉形勢，轉守為攻。但他擔心兩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离間，散布謠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對此特別強調。他聲明在先，軍隊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蠻勁，干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面面俱圓，那可不行。總而言之：“我不顧自己性命，給皇上辦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請皇上不必理會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立功勳，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辭謝了。

　　崇禎這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任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料中，終于被處極刑。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岳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切無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滿江紅”，其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後來何酷。

　　其間的分別是，岳飛當時對自己後來的命運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煥卻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將來難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敵人的离間之計，卻還是要去擔任艱危，這番舍身赴難的心情，更令後人深深歎息。

　　１陳子壯：“曾聞緩帶高談日，黃石兵籌在握奇。”梁國棟：“笑倚戎車克壯猷，關前氛怠胝趟㫞眨啃每椿歴棧卮喝眨媫偕閒現蓴□踔蕁！備滌諏粒骸疤焐階暈羝救𧬺衞𡘾\*左而今仗一夫。秉鉞紛紛論制胜，笑談尊俎似君無？”鄧楨：“冠加荐角峨應甚，賜有龍文許自專（指尚方劍）。借箸獨當天下計，折沖隨運掌中權。”鄺瑞露：“行矣莫忘黃石語，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帳夜懸南海月，談鋒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誰是眼中人？”鄺瑞露即鄺湛若，廣東名士，南海人，後助守廣州，清兵破城時不屈而死。

　　２近人葉恭綽題袁崇煥墓有句云：“游仙黃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師，諸友餞別詩多以黃石、赤松為言，疑有所諷，惜袁不悟。”其實不是袁崇煥不悟；張良是功成身退而從赤松子游，袁崇煥根本沒有機會“功成”，自然談不上“身退”。不過以他的熱血熱腸，即使是功成了，多半還是不肯身退的，勢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３對崇禎本應稱朱由檢、思宗、莊烈帝、懷宗、毅宗，或崇禎皇帝。本文以他年號稱呼，是習慣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稱清聖祖為康熙、清高宗為乾隆。

　　４崇禎召見袁崇煥的情形與對話，根据李遜之所著《三朝野記》與文秉所著《烈皇小識》兩書，其後周延儒對袁崇煥的中傷，也根据這兩書所載。李遜之的父親李應癗是反對魏忠賢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孫，他父親文震孟在崇禎時任大學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啟年間上奏，直指皇帝諸事不理，猶如“傀儡登場”，朝政全由魏忠賢擺布。魏忠賢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戲，到宮中演給熹宗看，熹宗看得大樂。魏忠賢便說：“文震孟說皇上是傀儡登場，那就是這樣子了。”熹宗當然大怒，將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遜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他們記載朝中大事，應該相當可靠。

　　５《明史•袁崇煥傳》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异。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十

　　袁崇煥還沒有到任，宁遠已發生了兵變。

　　兵變是因欠餉四個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與湖南、湖北的湖廣兵。兵卒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等縛在譙樓上。兵備副使把官衙庫房中所有的二萬兩銀子都拿出來發餉，相差還是很多，又向宁遠商民借了五萬兩，兵士才不吵了。畢自肅自覺治軍不嚴有罪，上吊自殺。兵士的糧餉本就很少，拖欠四個月，叫他們如何過日子？這根本是中央政府財政部的事。連宁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餉都達四個月之久，可見當時政治的腐敗。畢自肅在二次宁遠大戰時是兵備副使，守城有功，因兵變而自殺，實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煥于八月初到達，懲罰了幾名軍官，其中之一是後來大大有名的左良玉，當時是都司；又殺了知道兵變預謀而不報的中軍，將兵變平定了。

　　但京里的餉銀仍是不發來，錦州與薊鎮的兵士又嘩變。如果這時清軍來攻，宁遠與錦州怎麼守得住？局勢實在危險之至。袁崇煥有甚麼法子？只有不斷的上奏章，向北京請餉。崇禎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遺傳。他一方面接受財政部長的提議，增加賦稅，另一方面對于伸手來要錢之人大大的不高興。

　　袁崇煥屢次上疏請餉，崇禎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又說：“關兵動輒鼓噪，吝邊效尤，如何得了？”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為了少餉，一定另有隱情。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現在各處兵卒為甚麼動輒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禎道：“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哪里又會到這地步呢？”“羅雀掘鼠”這四字崇禎聽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這四個字，向著首輔的位子邁進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蘇宜興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歲連中會元狀元，這個江南才子小白臉，真是小說與戲劇中的標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傳》。本來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惡，他後來做首輔，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過他事事迎合崇禎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禎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惡”當然也就是奸。這個人和袁崇煥恰是兩個極端。袁崇煥考進士考了許多次才取，相貌相當不漂亮１，性格則是十分的鯁直剛強。“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苦守日久，軍中無食，只得張网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饑，但仍是死守不屈。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法子，受到敵人包圍，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時都有這種精神？

　　周延儒乘機中傷，崇禎在這時已開始對袁崇煥信心動搖。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為己任”，似乎對他的“清”也有了懷疑。崇禎心中似乎這樣想：“他自稱是清官，為甚麼卻不斷的向我要錢？”

　　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餉。十月初二，崇禎在文華殿集群臣商議，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噪，求發內帑’，為甚麼與前疏這樣矛盾？卿等奏來。”

　　“內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因為戶部答復袁崇煥說，國庫里實在沒有錢，所以袁崇煥請皇帝掏私人腰包來發欠餉。再加上說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隱含威脅，崇禎自然更加生氣。

　　哪知百官眾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內帑。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只有陸續籌措發給。崇禎說：“將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羅雀掘鼠”和“家人父子”這兩句話，充分表現了崇禎完全不顧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個月領不到糧餉，吵了起來。崇禎不怪自己不發餉，卻怪帶兵的將帥對待士兵的態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認為，主帥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沒有糧餉，士兵餓死也是不會吵的。俗語都說：“皇帝不差餓兵。”崇禎卻認為餓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禎心意，又乘機中傷，說道：“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內帑。現在安危在呼吸之間，急則治標，只好發給他。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崇禎大為贊成：“此說良是。若是動不動就來請發內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內帑豈有不干涸的？”崇禎越說越怒，又是憂形于色，所有大臣個個嚇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２。袁崇煥請發內帑，其實正是他不愛惜自己、不怕開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來，他只須申請發餉，至于錢從何處來，根本不是他的責任。國庫無錢，自有別的大臣會提出請發內帑，崇禎憎恨的對象就會是那個請發內帑之人。以袁崇煥的才智，決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關鍵，但他愛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說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餉銀就始終發不下來，那麼就由我開口好了。

　　當袁崇煥罷官家居之時，皇太極見勁敵既去，立刻肆無忌憚，不再稱汗而改稱皇帝。

　　袁崇煥回任之後，宁遠、錦州、薊州都因欠餉而發生兵變，當時自然不能與清兵開仗，于是與皇太極又開始了和談，用以拖延時間。皇太極對和談向來極有興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應。袁崇煥提出的先決條件，是要他先除去帝號，恢復稱“汗”。皇太極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賜一顆印給他，表示正式承認他“汗”的地位。這是自居為明朝藩邦，原是對明朝極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計形勢，不研究雙方力量的對比，堅持非消滅滿清不可，當即拒絕了這個要求３。皇太極一直到死，始終千方百計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寫信給明朝邊界上的官員，又托朝鮮居間斡旋，要蒙古王公上書明朝提出勸告。每一個戰役的基本目標，都是“以戰求和”４。他清楚的認識到，滿清決計不是明朝的敵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軌道，滿清就非亡國滅種不可。滿族的經濟力量很是薄弱，不會紡織，主要的收入是靠搶劫５。皇太極寫給崇禎的信，可說謙卑到了極點６。

　　然而崇禎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啟更厲害得多，對滿清始終堅持“不承認政策”，不承認它有獨立自主的資格，決不與它打任何交道７。

　　為了與滿清作戰，萬歷末年已加重了對民間的搜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禎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余萬兩，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萬歷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于崩潰。明末民變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負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８。

　　敵人提出和平建議，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論。我以為應當根据這樣的原則來加以考慮：敵人的和議不過是一種陰謀手段，目的在整個滅亡我們？還是敵人因經濟、政治、軍事、或社會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誠意？

　　必須假定締結和約只是暫時休戰，雙方隨時可以破壞和平而重啟戰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對我方比較有利？還是休戰一段時期再打比較有利？

　　締結和約或進行和平談判，會削弱本國的士氣民心、造成社會混亂、損害作戰努力、破壞聯盟關系、影響政府聲譽？還是并無重大不良後果？

　　和約條款是片面對敵人有利？還是雙方平等，或利害參半，甚至對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當然應當斷然拒絕；若是後者，就可考慮接受，必要時甚至還須努力爭取。在當時的局勢下，成立和議顯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論從政略、戰略、經濟、人民生活哪一方面來考慮，都應與滿清議和。

　　拒絕和滿清議和，是崇禎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時清除魏忠賢逆党，處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為“英主”。他從此就飄飄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認為“英主”決不能和叛逆的“建州衛”妥協。在明朝君臣的觀念中，“建州衛”始終是中國皇帝屬下一個小官的領地，皇帝決不能跟小官談和。至于使得全國億萬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嚴不能有絲毫損害。

　　他可以和察哈爾蒙古人談和，付給金銀以換取和平。因為明朝的江山是從蒙古人手里奪來的，明朝承認蒙古是敵國。堅持政治原則，本來不錯。然而政治原則是要以正确的策略來貫徹的。完全忽視實際情形，把國家與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顧，和“英主”兩字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

　　袁崇煥和皇太極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極自動除去了帝號，本來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禎卻認為是和“叛徒”私自議和，有辱國體，心中極不滿意，當時對袁崇煥倚賴很重，隱忍不發，後來卻終于成為殺他的主要罪狀。

　　１《明史•錢龍錫傳》：“龍錫奏辯，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錢龍錫這話也是胡說八道，怎能見人家相貌難看，便說他不能擔當大事？

　　２《烈皇小識》：“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聖眷矣。”

　　３關于這場交涉，因皇太極稱帝之後再自動除去，又向明朝要求發印而不得，在滿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書中都無記載，或有記載而後來都刪去了。但清內閣檔案中還留存皇太極天聰四年頒示的一道木刊諭文，其中公開承認這件事：“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無奈天啟、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為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

　　４《明清史料》丙編，皇太極諭諸將士：“爾諸將士臨陣，各自奮勇前往，何必爭取衣物？縱得些破壞衣物，尚不能資一年之用。爾將士如果奮勇直前，敵人力不能支，非與我國講和，必是敗于我們。那時穿吃自然長遠，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豈不美哉？”

　　５《天聰實錄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鮮國王信：“貴國斷市，不過以我國無衣，因欲困我。我與貴國未市之前，豈曾赤身裸體耶？即飛禽走獸，亦自各有羽毛……滿洲、蒙古固以搶掠為生，貴國固以自守為素。”

　　６《天聰實錄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禎皇帝信：“滿洲國汗謹奏大明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邊官作踐太甚，小國惱恨，又不得上達……今欲將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為小國不解舊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小國下情，皇上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為申奏。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時，得些財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謹奏。”最後這句話甚是質樸動人。

　　７崇禎五年，宣府巡撫沈?□頹寰𦹂□薊□磺址福壠珈醣惆馴𩅰可惺樾□饔齦鎦安\*辦，沈?□掠芳４撕笏𦅚𦹃輪幾䄄乇叩墓僭保𦲁魏穩瞬壞糜□㙎逵釁㛦街蛔值慕煌□\*

　　８《明史•食貨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乎？”

　　十一

　　崇禎對袁崇煥的猜忌，從“請發內帑事件”開始。帶兵的統帥追討欠餉，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債戶對于債主追討欠款，不論債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債戶自然而然的會對他十分憎恨，如果債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幾歲的少年債戶除了憎恨之外還會恐懼。崇禎又不敢懲罰袁崇煥和皇太極談和。這“不敢”兩字之中，自然隱伏了“將來和你算帳”的心理因素。

　　該年閏四月，加袁崇煥太子太保的頭銜，那是從一品，比兵部尚書又高了一級。到了下個月，便發生了殺毛文龍事件，這又增加了崇禎內心對他的不滿和恐懼。

　　毛文龍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煥殺毛文龍在崇禎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樣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鄉杭州人于謙為明朝立了安邦定國的大功。那一年發生土木堡之變，皇帝被蒙古人擄去，于謙擊退外敵，安定了國家。于謙和袁崇煥都是兵部尚書，于做總督，袁做督師，地位相等１。兩人後來都被皇帝處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雖然有“杭鐵頭”之稱，然而那是與性格柔和的蘇州人“蘇空頭”相對而言，很少去當兵打仗的。戚繼光率領來平定倭寇、守御北邊，後來在戚死後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東義烏一帶的人。

　　毛文龍所以投軍，主要由于他有個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龍喜歡下圍棋，常通宵下棋，愛說：“殺得北斗歸南。”捧他場的人，說他的棋友中有一個道人，從圍棋中傳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毛文龍的棋力一定相當低，因為他的兵法實在并不高明。又有一個傳說：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廟（于謙的廟，在杭州與岳廟并稱）里祈夢，夢到于謙寫了十六個字給他：“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這十六個字後來果然“應驗”了：韓信二十七歲為大將，毛文龍為大將時五十二歲；田橫在島上自殺時，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龍在島上被殺，死的只他一人。這當然是好事之徒事後捏造出來的。于謙見識何等超卓，又怎會將他這個無聊同鄉去和韓信、田橫相比？

　　毛文龍到北京後，得他舅舅推荐，到遼東去投效總兵李成梁，後來在袁應泰、王化貞兩人手下，升到了大約相當于團長的職位。他的功績主要是造火藥超額完成任務和練兵，可見此人是一個能干的後勤人員。遼東失陷後，他帶了一批部隊，在沿海各島和遼東、朝鮮邊區混來混去，打打游擊。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鮮，招納遼東潰散下來的中國敗兵和難民，勢力漸漸擴充，終于找到了一個機會，帶領了九十八人，渡鴨綠江襲擊鎮江城２，俘虜了清軍守將。這是明軍打敗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貞大為高興，極力推荐，升他的官，駐在鎮江城。但不久清兵大軍反攻，鎮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龍將根据地遷到朝鮮的皮島，自己仍在遼東朝鮮邊區打游擊。

　　皮島在鴨綠江口，與朝鮮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過相當于過一條長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鮮的宣川、鐵山３。當時朝鮮的義州、安州、鐵山一帶，因為鄰近中國，從遼東逃出來的漢人難民和敗兵紛紛涌到，喧賓奪主，漢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鮮人只十分之三。皮島橫約八十里，逃到島上的漢人為數不少。毛文龍作為根据地後，再招納漢人，聲勢漸盛。明朝特別為他設立一個軍區，叫作東江鎮，升毛文龍為總兵。

　　那時袁崇煥剛出山海關，還未建功。明朝唯一能與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龍一軍，所以他名氣相當大。當時董其昌曾上奏說：國家只要有兩個毛文龍，努爾哈赤可擒，遼地可復。他這道奏章，當然只有書法上的價值，但由此也可見到一般朝臣對毛文龍的觀感。毛文龍不斷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將軍印，賜尚方劍。天啟皇帝提到他時稱為“毛帥”，不叫名字。

　　天啟四年五月，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攻入滿清東部，被守將擊敗，全軍覆沒；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兩次派兵襲擊滿清城寨，兩次都喪師敗歸。毛文龍打仗是不行的，可是連年襲擊滿清腹地，不失為有牽制作用。那時候明軍一見清兵就望風而遁，毛文龍膽敢主動出擊，應當說勇氣可嘉。

　　天啟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因為毛文龍不斷在後方騷擾，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駐守的鐵山。毛文龍大敗，逃上了皮島。

　　他在中朝邊區打游擊時，雖然屢戰屢敗，卻也能屢敗屢戰。上了皮島之後，有了大海的阻隔，清軍沒有水師，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紀，很快就腐化起來４。

　　他開始發揮後勤才能，在皮島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稅，那便是海上買路錢，派人去遼東和朝鮮挖人參。一方面向朝廷要糧要餉，又向朝鮮要糧食，理由是幫朝鮮抵抗清兵，要收保護費。朝鮮也只得時時運糧給他。他升官發財之後，對打仗更加沒有興趣了。當時皮島駐軍有二萬八千，戰馬三千余匹，皮島之東的身彌島駐兵千余，作為皮島的外圍，宁錦大戰之時，毛文龍手擁重兵在旁，竟不發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擊清兵後方作牽制。袁崇煥當然極不滿意，但因管他不著，無可奈何。天啟年間，毛文龍不斷以大量賄賂送給魏忠賢和其他太監、大臣，對朝中當權派的公共關系做得極好。天啟五年，御史麥之令彈劾毛文龍，認為他無用，遼東軍務不能依靠他。魏忠賢極力袒毛，說麥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將他殺了。這樣一來，所有反對魏忠賢的東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龍。

　　崇禎接位後，毛文龍作風不改。朝廷覺得皮島耗費糧餉太多，要派人去核數查帳。毛文龍多方推托，總之是不歡迎御用會計師駕臨。

　　袁崇煥的新任命，理論上是有權管到皮島東江鎮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議皮島的糧餉經由宁遠轉運，意思是交由袁崇煥控制。甚至有人主張撤退皮島守軍，全部調去宁遠。這些主張，都遭到毛文龍的抗拒，而兵部又對毛相當支持。

　　袁崇煥寫信給首輔錢龍錫商量，要殺毛文龍。錢回信勸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時，也曾和錢龍錫商議過殺毛的事，當時袁對錢龍錫說，要恢復遼東，必須從整肅東江鎮的軍紀開始。

　　袁崇煥決心要解決這件事。崇禎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煥离宁遠，去和毛文龍會談，約定了在旅順附近的一個小島上相會，這小島叫做島山５。從宁遠經渤海到旅順，和從皮島經黃海到旅順，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順是一個中間地點，也可說是中立地帶。那時毛文龍對袁崇煥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遠相會，他是不肯來的。袁崇煥如去皮島，卻又是身入險地。

　　袁崇煥除座船外，帶船三十八艘，出發前先試放西洋大炮，射程遠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二十六日到雙島，登州的軍官帶了兵船四十八艘來會。二十七日到島山停泊，旅順的軍官前來參見。袁崇煥帶眾將上山，到龍王廟去拜龍王，對眾將訓話：“本朝開國，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諸君起初在鄱陽湖、采石磯大戰，後來一直打到漠北，水戰固然胜，馬步戰也胜，才能驅逐胡元，統一中國。現在你們的水師只能以紅船在水上自守，滿清韃子不下海，難道能趕他們入海打水戰麼？所以水師必須也能陸戰。”他的抱負是要將水師訓練成為海軍陸戰隊。

　　六月初一，毛文龍率領將士到達島山，與袁互相交拜。毛文龍呈上禮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過，袁崇煥和他談話，說道：“遼東海外，只有我和貴鎮二人，務必同心共濟，方能成功。我歷險來此，旨在商議進取。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我有一個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這一帖藥。”當晚兩人直談到二更。初二袁崇煥上島，犒賞毛的部屬，和毛又密談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談，袁崇煥要求皮島設文官監軍，糧餉由宁遠轉發，改編部隊，連談三日三夜，毛文龍始終不同意，到這時談判終于破裂。袁崇煥給他最後一個機會，勸他辭職回鄉。毛文龍說：“辭職回鄉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過我對遼東事務很熟悉，解決了滿洲之後，可順勢襲取朝鮮了。”袁崇煥聽他大言不慚，更是不滿６。酒散後，袁傳副將汪翥上船密議，五更方畢。通宵部署，要殺毛文龍了。初四日，袁崇煥犒賞毛部兵將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軍官每名三五兩不等，兵每名數錢，又將帶來的餉銀十萬兩交卸。同時和毛划分職權，此後旅順以東由毛指揮，旅順以西由袁指揮。毛文龍收到大筆銀子，對指揮權的區划又十分滿意，減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煥邀毛文龍一起檢閱將士比賽射箭。相見後，袁崇煥說：“我明天要回宁遠了。貴鎮身當國家海外重寄，請受我一拜。”說著下拜，毛文龍跪下還禮。大家上山後，袁的親信參將謝尚政指揮各營士兵布成一個大圍。毛文龍和隨從官員百余名在圍內，將毛部兵丁都隔在圍外。

　　袁崇煥問起毛文龍手下將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數姓毛。袁崇煥覺得奇怪。毛文龍說：“他們都是我的義孫。”７袁崇煥笑了起來，跟著對毛部眾將說道：“你們在海外辛苦，兵士每個月只有五斗米的糧，甚至家中幾口人都分食此糧，想起來令人痛心。請大家受我一拜，感謝你們為國家盡力，以後大家不必擔心沒有糧餉。”當即下拜。眾將磕頭答禮，甚是感動。

　　袁崇煥隨即提出幾件事來責問毛文龍，毛文龍抗辯。袁崇煥不客氣了，斥責道：“本部院披肝瀝膽，與你說了三日，只道你回頭是岸，也還不遲。哪曉得你狼子野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你目中沒有本部院，那也罷了。方今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綁了起來。毛文龍的態度仍是十分倔強，自稱無罪有功。

　　袁崇煥厲聲道：“你道本部院是個書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卻是能管將官之人。你說沒有罪麼？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數給你聽：

　　“一、明朝的制度，大將在外，必由文臣監督，你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肯受核。二、殺戮降人難民，謊報冒功，說殺的是清兵。三、宣稱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猶如反掌。四、每歲餉銀數十萬，但發給兵士的糧餉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盜軍糧。五、在皮島開馬市，擅自與外國貿易。六、部將數千名都冒稱姓毛，擅自封官。七、敗退時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強搶良家婦女，部下效尤。九、驅策難民到遼東去偷挖人參，不肯去的就不發糧食，讓他們大批在島上餓死。十、將大量金銀送去京師賄賂，拜魏忠賢為義父，在島上替魏忠賢塑像。十一、鐵山一仗，大敗喪師，卻報稱有功。十二、設立軍區已達八年，不能恢復寸土，觀望養敵。”

　　這十二條罪狀數了出來，毛文龍魂不附體，只有叩頭求饒。

　　袁崇煥問毛的部將：“毛文龍該斬麼？”諸將都嚇得不敢作聲。有人說毛文龍這些年來雖無功勞，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煥叱道：“毛文龍本來只不過是個尋常百姓，現今官居極品，滿門封蔭，已足夠酬答他的辛勞了，為甚麼他還這樣悖逆？”于是向著北京叩頭，宣稱：“臣今天誅毛文龍以整肅軍紀，諸將中若有行為如毛文龍的，也一概處決。臣如不能成功，請皇上也像誅毛文龍一樣的處決臣！”請出尚方劍來，命旗牌官將毛文龍在帳前斬決，向毛文龍部屬諭示：“只誅毛文龍一人，其餘各人一概無罪。”毛文龍麾下將士無一敢動。袁崇煥命人收殮毛文龍，次日開吊拜奠，說：“昨日斬你，是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為了僚友私情。”

　　隨即將毛部分為四隊，派毛文龍的兒子毛承祿、副將陳繼盛等四人分領，犒賞軍士，盡除皮島毛文龍的虐政。回宁遠後上奏稟報，最後說：毛文龍是大將，不是臣有權可以擅自誅殺的。臣犯了死罪，謹候皇上懲處。

　　崇禎得訊，大吃一驚，非常不以為然。但想毛文龍已經死了，目前又正倚賴袁崇煥盡力，只得下旨嘉獎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龍的罪狀，逮捕毛文龍的駐京辦事處主任，以安袁崇煥之心。

　　袁崇煥擔心毛文龍的部下生變，奏請增加餉銀。但查核部隊實數，兵員比毛文龍虛報時少得多了。崇禎見兵員少了，餉銀反增，頗為懷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禎這樣剛強的性格，這時迫于形勢而不敢得罪袁崇煥，實已深深伏下了殺機。毛文龍在皮島，儼然是獨立為王的模樣，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監察核數、濫殺難民冒功、侵吞軍糧、軍紀不肅，的确有罪。但袁崇煥以尚方劍斬他的方式，卻也未免太戲劇化了些。明朝賜尚方劍給主帥，用意是給主帥以絕對權威，部將如不聽指揮，立即可以誅殺。然而毛文龍的罪行都非緊急，也不是反叛作亂。何況毛文龍也是受賜尚方劍的。

　　毛文龍在皮島，畢竟曾屢次出兵，騷擾滿清後方，是當時海上惟一的一支機動游擊隊，滿清對他也一直頗為重視忌憚。

　　這十二條罪狀中，有幾條平心而論并不能成立。毛文龍說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過一時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國買馬，當是軍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權的，部將喜歡姓毛，旨在拍主帥的馬屁，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不能恢復寸土，只能說他無能，卻非有罪，要打敗清兵，恢復失地，談何容易？在島上為魏忠賢塑像，更難以加他罪名。天啟年間，魏忠賢權勢熏天，各省督撫都為魏忠賢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當時袁崇煥在宁遠也建了魏忠賢的生祠。時勢所然，人人難免。

　　毛文龍死後，部將心中不服，頗有逐漸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將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這三人投降滿清，為清朝出了很大力氣，後來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吳三桂外，其餘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龍的舊部。不過這也不能說是袁崇煥的過失８。

　　對于“殺毛事件”，當時輿論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認為，毛文龍即使有罪，他是一個大軍區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誅殺。皇帝的統治手段，主要只是賞與罰。袁崇煥擅殺大將，是嚴重的侵犯了君權。

　　我也覺得袁崇煥這件事做得不對，過分的橫蠻。將毛文龍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處置，才是合理的方式。當時小說盛行，有人做了小說來稱譽毛文龍。一部是四十回的《遼海丹忠錄》，是杭州人陸云龍所作，大捧向鄉毛帥。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鐵冠圖》（不是講李自成事跡的那一部），以毛文龍為主角。

　　當時大名士陳眉公對“殺毛事件”抨擊甚烈。另一個大名士錢謙益是毛文龍的朋友，對朝野輿論當然也有影響。《明季北略》甚至說：袁崇煥捏造十二條罪名來害死了毛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道金牌來害死了岳飛完全一樣。卻又是過分的批評了。

　　推測袁崇煥所以用這樣的斷然手段殺毛，首先是出于他剛強果決的性格。其次，文人帶兵，一定熟讀孫子兵法，對于孫子殺吳王愛姬二人、因而使得宮中美女盡皆凜遵軍法的故事，對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軍法觀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時候宁遠、錦州、薊州各處軍事要地都曾發生兵變，如不整飭軍紀，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煥明知這樣做不對，還是忍不住要殺毛，推想起來，也有自恃崇禎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後，毛文龍接近魏忠賢，袁崇煥接近東林清流，其中也難免有些党派成見。

　　１督師本來比總督略高，但在于謙的時候還沒有設督師當時總督是地位最高的帶兵文官。見吳□：《明代的軍兵》。

　　２即今遼宁省安東之北的九連城，與朝鮮的義州隔鴨綠江相對。

　　３皮島在朝鮮寫作椴島。這個“椴”字，漢文音“駕”，但朝鮮人讀作Ｐｉ音，所以中國人就簡稱為皮島。有一本相當流行的講清史的通俗著作說皮島即海洋島，地理弄錯了。海洋島在皮島和大連之間，离皮島約一百海里。皮島是朝鮮地方，海洋島是中國地方。

　　４据朝鮮派去皮島的使者記載：毛文龍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寵妾八九人，珠翠滿身，侍女甚多。

　　５一般書籍（包括《明史》）上記載，都說袁毛的會晤地是在雙島。《荊駝逸史》中輯有《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記》一文，采用的是日記體，從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煥出發到六月十一日回宁遠，逐日記錄海程、所經島嶼、風勢、船只、兵員、官員姓名等等，十分詳盡，作者顯然是袁崇煥隨行的幕僚或部屬。

　　他寫作態度异常忠實，對于袁毛密談三日三夜，只記兩人“二更後方散”、“密語三更方散”，記錄兩人密談後的神色，卻不記密語內容，全天憑空推測的言辭，合于現代要求最嚴格的報導體。該書記載袁毛相會的地點是在島山，离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雙島有半日水程，中間隔了松木島、豬島、蛇島、蝦蟆島等許多島嶼。我比較各種資料，覺得島山的說法更為可信。

　　６《始末記》記載當時情形說：“酒敘至終，（袁）方有傲狀，毛帥有不悅意態。”

　　７後來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龍的義孫，那時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８梁啟超在《袁崇煥傳》中說：“吾以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謟為諸降王長？”意思說，毛文龍如果不死，說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這也是揣測之辭了。

　　十二

　　這時候朝廷又欠餉不發了。袁崇煥再上奏章，深深憂慮又會發生兵變，更憂慮兵卒嘩變後不再接受安撫，從此變為“大盜”。他說一定要發生一次兵變，才發一次欠餉，而發了欠餉之後，又一定將負責官員捉去殺了一批，這樣下去，永遠是“欠餉——兵變——發餉——殺官——欠餉”的循環１。這道奏章，當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禎對他的憎恨。

　　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首當其沖的，正是剛剛發生過索餉兵變的遵化。

　　明朝初年為了防備蒙古人，對北方邊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長城，設立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統偏頭、宁武、雁門三關）、陝西、延綏、宁夏、甘肅九大邊防軍區，那便是所謂“九邊”。東起鴨綠江，西至酒泉，綿延數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駐守。但後來注意力集中于遼東，其他八鎮的防務就廢弛了。

　　明太祖本來建都南京，成祖因為在北京起家，將都城遷了過去。在中國整個地形上，北京偏于東北，和財賦來源的東南相距甚遠。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國防第一線的長城只有一百多里，敵軍一攻破長城，快馬奔馳半天，就兵臨北京城下。金元兩朝以北京為首都，因為它們是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變，可以立刻轉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況卻根本不同。成祖對蒙古采取攻勢，建都北京便于進攻，後來兵力衰弱，北京地勢上的弱點立刻暴露無遺２。本來，兩個互相敵對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期對峙的，僵持一段時期之後，終究是非進則退３。明朝既堅決不肯和滿清議和，形勢上又無力進攻，再將京城暴露在敵人大兵團朝發夕至的極近距离之內，根本戰略完全錯誤。以漢人為主的中華民族所以偉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戰本非所長４，如果基本戰略一錯，局勢就難以收拾了。

　　這次進軍皇太極親自帶兵，集兵十余萬，知道袁崇煥守在東路，攻打不進，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導，繞道西路進攻。出發前對王公大臣說：“明朝若是肯和，我們采參開礦，與他們交易，換來布匹，大家共享太平，豈不極好？但我幾次三番的求和，明朝總是不允，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達喀喇沁的青城。這條路很遠，行軍不便，諸將見到了前途的艱難，不少人便主張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爾泰兩大貝勒主張最力，認為：深入敵境，勞師襲遠，如果糧匱馬疲，又怎麼回得去？縱使攻進了長城，明人勢必聚集各路兵馬圍攻，我們便眾寡不敵，要是後路遭到堵截，恐無歸路。金人的根本是在遼宁、吉林一帶。從山海關進攻北京，那是安全的進軍路線，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現在遠遠的繞道蒙古，當時運輸工具簡陋，糧草很容易接濟不上。那時代善四十九歲，是皇太極的二哥，莽古爾泰四十三歲，是皇太極的五哥，兩人比較老成持重。

　　少壯派大將岳托與濟爾哈朗等人則支持皇太極（當時三十八歲，排行第八）的進軍主張。岳托是代善的兒子，當時年齡不詳，相信最多三十歲，濟爾哈朗是皇太極的堂弟，三十四歲，都是勇氣十足。那日開軍事會議密商，直開到深夜，在皇太極的堅持下決定繼續進攻。但皇太極也知道此行極險，第二日早晨重申軍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時必須眾人同行，不可落單，充分顯露了戰戰兢兢的心情。皇太極愛讀《三國演義》，這次出師，很有鄧艾伐蜀、深入險地的意味５。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極命岳托、濟爾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他自己親率中軍攻洪山口。三路先後攻克，進入長城，進迫遵化。袁崇煥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訊，立即兵分兩路，北路派鎮守山海關的趙率教帶騎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壽、何可綱等大將從南路西去保衛北京。沿途所經撫宁、永平、遷安、丰潤、玉田諸地，都留兵布防，准備截斷清兵的歸路。崇禎正在惶急萬狀之際，聽得袁崇煥來援，自然是喜從天降，大大嘉獎，發內帑勞軍（這次是心甘情愿了），發表袁崇煥作各路援軍總司令６。

　　袁崇煥部十一月初趕到薊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與清兵在馬升橋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軍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軍卻遭到了重大挫敗。趙率教急馳西援，到達三屯營時，總兵朱國彥竟緊閉城門，不讓他部隊進城。趙率教無奈，只得領兵向西迎敵，在遵化城外大戰，被清軍阿濟格所部的左路軍包圍殲滅，趙率教中箭陣亡。遵化陷落，巡撫王元雅自殺。

　　清軍越三河，略順義，至通州，渡河，進軍牧馬廠，兵勢如風，攻向北京。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中途堵截，都被擊潰。滿、侯兩部兵馬退保北京。

　　袁崇煥得到趙率教陣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傷心愛將之死，又知局面嚴重，于是兩日兩夜急行軍三百余里，比清軍早到了二天，駐軍于北京廣渠門外。

　　袁崇煥一到，崇禎立即召見，大加慰勞，要他奏明對付清兵的方略，賜御饌和貂裘。同時召見的還有滿桂。他解去衣服，將全身累累傷疤給皇帝看，崇禎大為贊歎。袁崇煥以士馬疲勞，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禎心中頗有疑忌，不許他部隊入城。袁崇煥要求屯兵外城，崇禎也不准，一定要他們在城外野戰。

　　清兵東攻，一路上勢如破竹，在高密店偵知袁軍已到，都是大驚失色，萬萬想不到袁崇煥會來得這樣快。

　　二十日，兩軍在廣渠門外大戰。袁崇煥這時候不能再輕袍緩帶、談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親自上陣督戰。從上午八時打到下午四時，惡斗八小時，胜負不決。

　　滿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門。當時北京軍民在城頭觀戰，但見清兵沖突而西，從城上望下來，如黑云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一場激戰，滿桂受傷，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驚膽裂。北京城頭守軍放大炮支援滿桂，但炮術奇差，炮彈打入滿桂軍中，殺傷了不少士卒。

　　主戰場是在廣渠門。袁崇煥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頭守軍沒有放炮支援袁軍），清兵終于不支敗退，退了十余里。袁軍直追殺到運河邊上。這場血戰，清軍勁旅阿巴泰、阿濟格、思格爾三部都被擊潰。袁崇煥也中箭受傷７。

　　這一役之後，清兵眾貝勒開會檢討。皇太極的七哥阿巴泰按軍律要削爵。皇太極說：“阿巴泰在戰陣和他兩個兒子相失，為了救兒子，才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划作戰，然而并不是膽怯。我怎麼可以定我親哥哥的罪？”便寬宥了他８。可見這一仗清軍敗得很狼狽。

　　皇太極與諸貝勒都說：“十五年來，從未遇到過袁崇煥這樣的勁敵。”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駐兵在海子、采囿之間。袁崇煥來援北京時，因十萬火急，只帶了馬軍五千作先頭部隊，其後又到了騎兵四千，廣渠們這場大戰，是以九千兵當十余萬大軍，其實是胜得十分僥幸的。當時一來袁軍一鼓作氣，奮勇抗敵，二來清軍突然遇到袁軍，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堅。

　　袁崇煥知道這一仗僥幸獲胜，在軍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貪圖僥幸。他對部屬說：“按照兵法，僥幸得胜，比打敗仗還要不好。”因為碰運氣而打胜，也可因運氣不好而敗，一敗就不可收拾。但如謀定而後戰，事先籌划好第二個步驟，即使敗了一仗，也無大患。可是崇禎見清兵沒有遠退，不斷的催促袁崇煥出戰。袁崇煥說，估計關宁步兵全軍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軍到達，就可和清兵決戰。

　　這時清軍中的大將見到袁崇煥兵少，主張立刻攻城。皇太極終是忌憚袁崇煥，不肯攻城，推托說是怕損失良將。其實即使在袁崇煥步軍大隊開到之後，還是不應和清兵決戰。明軍的戰斗力遠不如清兵，雙方人數如約略相等，明軍胜少敗多。在京城外決戰，在明方是太過冒險，萬一（其實不是萬一，而是極有可能）袁軍潰敗，甚至全軍覆沒，北京立刻失陷，崇禎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決不能拿京師和皇帝來孤注一擲，作為賭注。但多過得一天，明軍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勤王之師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將才也看得到：應當大軍在城外堅守不戰，派游軍去截斷清兵的糧道，焚燒清兵糧草，再派兵去占領長城各處要隘，使清兵完全沒有退路，然後與清兵持久對抗。簡單說來，就是“堅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須設法立于不敗之地。在京城抗敵，更是絕對要立于不敗之地。除非先將皇帝與統帥部先行撤出京城。

　　時間一久，清軍身在險地，軍心必然動搖，困在北京郊外，進是進不得，退又退不了，變成了瓮中之鱉。這時袁崇煥兵權統一，只待援軍云集，就可對清軍四面重重圍困。兩軍交戰，胜敗之分全在乎一股氣勢。明軍戰斗力雖然不行，但眼見必胜，兵將都想立功，自然不會一触即潰。三個月、四個月的打下來，清兵非覆沒不可。

　　在這其間，明軍應當再派兵進攻遼陽、沈陽。清兵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虛。明軍要攻占遼沈決非難事。取得遼沈後，將一些清軍的家屬送去清軍營中，清兵哪里還有斗志？事實上當然不能這樣順利。皇太極和眾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會全軍急退，沖出長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軍尚未合圍，相信袁崇煥攔他們不住。但西路沿途追擊，東路另出大軍去攻遼沈而作牽制，清兵大軍雖能退回本部，卻非輸得一敗涂地不可。

　　皇太極這次偷襲實在十分冒險。孫子兵法的重要原則是：設法引敵人進入于我有利的陣地；讓敵人辛辛苦苦的遠道來攻，我以逸待勞；敵人初來時兵勢鋒銳，應當持重不戰，待得敵人困頓怠懈而想退兵之時，便乘機進擊９。這些求之不得的良機，突然之間都出現了。袁崇煥熟讀孫子兵法，以他的大才，當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舉而滅了滿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來進犯。

　　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猛攻斯大林格勒。蘇軍一面扼守堅城，一面另遣大軍抄德軍後路，終于聚殲德軍三十三萬人。經此役後，德軍就此一蹶不振。蘇軍元帥朱可夫的戰略，基本原則也不過是“守堅城，抄後路，聚殲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禎是個十分急躁、毫無韌力的青年，那時還沒滿十九歲，一見袁崇煥按兵不動，登時便不耐煩起來，不住的催他出戰。袁崇煥一再說，要等步兵全軍到達才可進攻，現在只有九千騎兵，和敵兵十余萬決戰，難求必胜。料想崇禎就懷疑起來了：“你不肯出戰，到底是甚麼居心？想篡位麼？想脅迫我答應議和麼？你從前不斷和皇太極書信往來，到底有甚麼密謀？你為甚麼一早就料到金兵要從西路來攻北京？”他的性格本來就十分多疑，敵軍兵臨城下，又驚又怕之際，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

　　這時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達，另有侯世祿部一軍，兩路部隊人數不多，戰斗力也不強，如派去和清兵交鋒，一戰即潰，反而擾亂全軍軍心，影響京師城防。袁崇煥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來歷代皇帝的陵寢所在，如果給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墳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祿部去守三河，以作薊州的後應，目的是牽制清軍，乘機可截斷清兵歸路。北京的衛戍部隊本來有所謂“京營”，在明太祖時是全國諸軍之冠，精銳之極，可是這時久未訓練，早已無用BC，所以袁崇煥派滿桂和自己所帶的九千騎兵守北京。崇禎見他并不將所有援兵都調來守北京，更加憂慮重重。總之，他見清兵來攻，已嚇得魂飛魄散，只盼望所有援軍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衛他皇上萬歲一個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隊如果派出去攻擊敵軍後路，所發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潰敗之後，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舉燒殺出氣。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樣的，顧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聽信了謠言，說袁崇煥不肯出戰，別有用心。許多人說清兵是他引來的，目的在“脅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張的和議。于是有人在城頭向城下的袁部騎兵拋擲石頭，罵他們是“漢奸兵”。石頭砸死了幾名兵士。

　　這種盲目的群眾心理，實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眾心理學書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遠大戰，清兵猛攻，眼見城破在即，百姓就大罵袁崇煥害人，清兵退後，便即大哭拜謝。据動物學家的調查報告，合群的動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難時，往往會撕殺同類，或許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這時候，清兵捉到了兩名明官派在城外負責養馬的太監，一個叫楊春，一個叫王成德。皇太極心生一計，派了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宁完我、巴克甚、達海等人監守。俘虜了兩名小小太監，何必要派五名將領來監守？其中當然有計。高、鮑、宁三人是投降滿清的漢人。到得晚上，鮑承先與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極所授的密計，大聲“耳語”，互相說道：“這次撤兵，并不是我們打了敗仗，那是皇上的妙計。你不見到麼？皇上單獨騎了馬逼近敵人，敵人軍中有兩名軍官過來，參見皇上，商量了好久，那兩名軍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師已有密約，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這兩名太監睡在旁邊，將兩人的話都聽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極命守者假意疏忽，讓楊春逃回北京。楊春將聽到的話一五一十的稟報了崇禎BD。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禎召袁崇煥和祖太壽進宮，問不了幾句，就喝令將袁崇煥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壽眼見之下，嚇得手足無措，出北京城後等了三天，見袁崇煥始終沒有獲釋。崇禎派太監向城外袁部宣讀聖旨，說袁崇煥謀叛，只罪一人，與眾將士無涉。眾兵將在城下大哭。祖大壽與何可綱驚怒交集，立即帶了部隊回錦州去了BE。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隊，在途中得悉主帥無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說他們是“漢奸兵”，當然也就掉頭而回。中國歷史上甚麼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敵軍兵臨城下而將城防總司令下獄，卻是第一次發生。

　　崇禎見祖大壽帶領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務，這一下可急起來了，忙派了內閣全體大學士與九卿到獄中，要袁崇煥寫信招祖大壽回來。袁崇煥心中不服，不肯寫，說道：“皇上如有詔書，要我寫信，我當然奉旨。再說，我本來是督師，祖大壽聽我命令。現今我是監獄里的犯人，就算寫了信，祖大壽也不會重視。”但崇禎不肯低頭，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寫信，只是不斷派太監出來催促。後來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勸袁崇煥說：“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終須以國家為重。”袁崇煥想到了“以國家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強脾氣，寫了一封極誠懇的信，要祖大壽回兵防守北京。

　　這時候祖大壽已沖出山海關北去，崇禎派人飛騎追去送信。追到軍前，祖大壽軍中喝令放箭，這時袁部將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禎當敵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師之命，送信來給祖總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壽騎在馬上，等他過來。使者遞過信去。祖大壽讀了信後，下馬捧信大哭，一軍都大哭。祖大壽對母親很孝順，他母親又很勇敢，兒子行軍打仗，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常常跟著部隊。這時她勸兒子說：“本來以為督師已經死了，咱們才反出關來，謝天謝地，原來督師并沒有死。你打幾個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軍，皇上就會答允。現今這樣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師的罪名。”祖大壽覺得母親的話很對，當即回師入關，和清兵接戰，收復了永平、遵化一帶。也即是切斷了清兵的兩條重要退路BF。

　　如果這時崇禎立刻悔悟，放袁崇煥出來重行帶兵，仍然大有擊破清兵的機會。但崇禎只是一味急躁求戰，下旨分設文武兩經略。這又是事權不統一的大錯誤，大概他以為文武分權，總不能兩個經略一起造反。文經略是兵部尚書梁廷棟，武經略是滿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鄉，得到袁崇煥下獄的消息，皇太極大喜，立即自良鄉回軍，至蘆溝橋，擊破明副總兵申甫的車營，迫近北京永定門。

　　申甫的所謂“車營”，是崇禎在惶急中所做的許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來是個和尚，异想天開的“發明”了許多新式武器，包括獨輪火車、獸車、木制西式槍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禎信以為真，立即升他為副總兵，發錢給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數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戰車部隊。大學士成基命去檢閱新軍，認為決不可用，崇禎不聽。皇太極回師攻來時，這個戰車部隊出城交鋒，一触即潰，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發明家陣亡。

　　滿桂身經百戰，深知應當持重，不可冒險求戰，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戰，勢必與袁崇煥一樣，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與總兵孫祖壽、麻登云、黑云龍等集騎兵、步兵四萬列陣。皇太極令部屬冒穿明兵服裝，拿了明軍旗幟，黎明時分突然攻近。明軍不分友敵，登時大亂，滿桂、孫祖壽都戰死，黑云龍、麻登云被擒。京師大震。

　　這時祖大壽、何可綱等得到袁崇煥獄中手書，又還兵來救。皇太極對袁部終是忌憚，感到後路所受到的威脅嚴重，于是并不進攻北京，寫了兩封議和的信，放在安定門和德胜門城門口，取道冷口而還遼東。

　　當清兵圍城時，崇禎的張皇失措，不單表現在將袁崇煥下獄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還有不少。他認為兵部尚書王洽處置不善，下獄。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當時是很出名的。崇禎用他做兵部尚書，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說他像個“門神”。當時北京人私下說，門神一年一換，這個王門神的兵部尚書一定做不長久。果然不到過年，門神就除下來了。圍城時一切混亂，監獄中的囚犯乘機大舉越獄，于是刑部尚書和侍郎下獄。崇禎又“發覺”北京的城牆不大堅固，似乎擋不住清兵猛攻，其實，那時城牆就算堅固之極，他也會覺得還不夠堅固，于是將工部尚書和工部幾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獄。三個郎中兩個年老、一個體弱，都在殿上當場活活打死了。至于那個薊遼總督劉策，他負責的長城防線被清兵攻破，崇禎將他處死，更是不在話下。

　　當時各地來北京勤王的部隊著實不少，本來由袁崇煥統一指揮，大可發揮威力。袁崇煥一下獄，各路兵馬軍心大亂，再加上欠餉和指揮混亂，山西和陝西的兩路援軍都潰散回鄉，成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來都是饑民，只會搶糧，不會打仗，這些潰兵一加入，有了軍事上的領導，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為明朝的威脅，就從那時開始。

　　１《明清史料》甲編，崇禎二年五月，袁崇煥奏：“今各邊兵餉，歷過未給二百余萬。凡請餉之疏，俱未蒙溫諭，而索餉兵嘩，則重處任事之臣。一番共嘩，一番發給，一番逮治。嘩則餉，不嘩則不得餉。去年之宁遠，今年之遵化，謂嘩不由餉乎？近各鎮多以嘩矣。嘩不胜嘩，誅不胜誅，外防虜訌，內防兵潰。如秦之大盜，嘩兵為倡，可鑒也。”

　　２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于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

　　Ｃ．Ｐ．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Ｃｈｉｎａ，ＡＳｈｏ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國文化簡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點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該書對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詳細分析，見Ｐ．４６３－４６４。３ＡｒｎｏｌｄＴｏｙｎｂｅ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歷史研究）的引論中說：“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與一個比較落後的社會之間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會就此平衡穩定，時間過去，發展會傾向于對比較落後的社會有利。”

　　４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中國問題）：“中華帝國所以能夠一直持續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軍事技術；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資源來說，在大多數時間中，它在戰爭中的表現都是衰弱無能的。”

　　５皇太極在回軍的諭示中說，此行是“渡陳倉、陰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計。”

　　６《崇禎長編》，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東州縣，風鶴相驚，人無固志。自督師提兵入援，分派駐防，遂屹然無恙。”得旨：“諭兵部：袁崇煥入關赴援，駐師丰潤，與薊軍東西猗角，朕甚嘉慰。即傳諭崇煥，多方籌划，計出萬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賞。”又諭：“各路援兵，全聽督師袁崇煥調度。”崇禎這道上諭中，“計出萬全”與“速建奇功”兩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７朝鮮對明清戰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鮮方面的記載也很有參考價值。据朝鮮《仁祖實錄》卷二十二：“（袁）軍門領諸將及一萬四千兵……由間路馳進北京，與賊對陣于皇城齊化門。賊直到沙窩門。袁軍門、祖總兵等，自午至酉，魔戰十數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賊退兵三十里。賊之得不攻陷京城者，蓋因兩將力戰之功也。”

　　８《清史稿•阿巴泰傳》。

　　９《孫子》：“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遠，以佚待勞。”“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BC《崇禎長編》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書張風翔親至城頭，與臣同閱火器，見城樓所積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詢之將領，皆各茫然，問之士卒，百無一識。有其器而不能用，與無器同；無其器以乘城，與無城同。臣等能不為之心寒乎？”明軍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將士連火器都不會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殺傷滿桂部隊可知。如果沒有袁崇煥來援，北京非給清兵攻陷不可。

　　BD据王氏《東華錄》天聰三年所載。又据《崇禎長編》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駐南海子，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大清兵將楊春等帶至德胜門鮑姓等人看守。”BE崇禎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壽疏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擊，本欲拚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忽東奔……”祖大壽此疏當然有卸免自己責任的用意，但當時士卒憤慨萬分，自動東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BF袁崇煥獄中寫信、祖大壽接信後回師等情狀見余大成《剖肝錄》。永平即今盧龍縣，當時為府治。

　　十三

　　袁崇煥蒙冤下獄，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內閣大學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書王來光都上疏解救。總兵祖大壽上書，愿削職為民，為皇帝死戰盡力，以官階贈蔭請贖袁崇煥之“罪”。袁崇煥的部屬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宮外申請，愿意全家入獄，代替袁崇煥出來。崇禎一概不准。崇禎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單憑楊太監從清軍那里聽來的幾句話，就此判定袁崇煥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況這“群英會蔣干中計”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臉曹操，太也可羞。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細劉文瑞等七人，自稱奉袁崇煥之命通敵，送信去給清軍。這七名奸細交給錦衣衛押管。崇禎命諸大臣會審，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諸大臣會齊審訊，錦衣衛報稱：七名奸細都逃走了。眾大臣相顧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決心要殺袁崇煥。錦衣衛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這七名“奸細”，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來，那御史曹永祚本來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細來誣陷袁崇煥，但不知如何，部署無法周密，預料眾大臣會審一定會露出馬腳。崇禎就吩咐錦衣衛將七名奸細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殺了滅口。

　　對于這件事，負責監察查核軍務的兵科給事中錢家修向皇帝指出了嚴重責問。崇禎難以辯駁，只得敷衍他說，待將袁崇煥審問明白後，便即派去邊疆辦事立功，還准備升他的官。崇禎這個答復，其實已等于承認袁崇煥無罪１。

　　兵部職方司主管軍令、軍政，對軍務內情知道得最清楚。職方司郎中（司長）余大成極力為袁崇煥辯白，與兵部尚書梁廷棟幾乎日日為此事爭執。當時朝廷加在袁崇煥頭上的罪名有兩條，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議”。所謂叛逆，惟一的證据是擅殺毛文龍，去敵所忌。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手續上固有錯誤，可是毛死之後，崇禎明令公布毛文龍的罪狀，又公開嘉獎袁崇煥殺得對，就算當真殺錯，責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為袁崇煥的罪名２。

　　嘉靖年間，曾有過一個類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階的主持下，終于扳倒了大奸臣嚴嵩、嚴世蕃父子。嚴世蕃十分工于心計，在獄中設法放出空氣，說別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說我害死沈煉、楊繼盛，我父子就難逃一死。三法司聽到了，果然中計，便以此定為他的主要罪名。徐階看了審案的定稿之後，說道：“這道奏章一上去，嚴公子就無罪釋放了。”三法司忙問原因。徐階解釋理由：殺沈楊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們說沈楊二人殺錯了，那就是指責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認錯？結果當然釋放嚴世蕃，以證明皇帝永遠正确。三法司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亂加了一個“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殺了嚴世蕃。

　　但崇禎對于這樣性質相同的簡單推論，竟是完全不顧。

　　至于“擅主和議”，也不過是進行和平試探而已，并非“擅締和約”。袁崇煥提出締和建議而給朝廷否決，崇禎如果認為他“擅主和議”是過失，當時就應加以懲處，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銜，自二品官升為從一品，又賜給他蟒袍、玉帶和銀幣。又升又賞，“擅主和議”這件事當然就不算罪行了。這時關外的將吏士民不斷到總督孫承宗的衙門去號哭，為袁崇煥呼冤，愿以身代。孫承宗深信袁崇煥是無罪的，極力安撫祖大壽，勸他立功，同時上書崇禎，盼望以祖大壽之功來贖袁崇煥之“過”。崇禎不予理睬。

　　有一個沒有任何功名職位的布衣程本直，在這時候顯示了罕有的俠義精神。這樣的事，縱然在輕生重義的戰國時代，也足以轟傳天下。

　　程本直與袁崇煥素無淵源，曾三次求見都見不著，到後來終于見到了，他對袁欽佩已極，便投在袁部下辦事，拜袁為老師。袁被捕後，程本直上書皇帝，列舉種種事實，為袁崇煥辯白，請求釋放，讓他帶兵衛國。這道白冤疏寫得怨氣沖天，最後申請為袁崇煥而死３。崇禎大怒，將他下獄，後來終于將他殺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學士韓p是袁崇煥考中進士的主考官，是袁名義上的老師，因此而被迫辭職。御史羅萬爵申辯袁崇煥并非叛逆，因而削職下獄。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煥詳細討論過五年平遼的可能性，因此而罷官充軍。

　　當時朝臣之中，大約七成同情袁崇煥，其餘三成則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張殺袁崇煥最力的是首輔溫體仁和兵部尚書梁廷棟。

　　溫體仁是浙江烏程（吳興）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傳》。他和毛文龍是大同鄉，一心要為毛報仇。梁廷棟和袁崇煥是同年，同是萬歷四十七年的進士，又曾在遼東共事。當時袁崇煥是他上司，得罪過他。他心中記恨，既想報仇，又要討好皇帝。

　　崇禎身邊掌權的太監，大都在北京城郊有莊園店舖私產，清兵攻到，焚燒劫掠，眾太監損失很大，大家都說袁崇煥引敵兵進來。毛文龍在皮島當東江鎮總兵之時，每年餉金數十萬，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運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給了皇帝身邊的用事太監。毛文龍一死，眾太監這些大收入都斷絕了。此外還有幾名御史高捷、袁弘勳、史范土等人，也主張殺袁崇煥，他們卻另有私心。當袁崇煥下獄之時，首輔是錢龍錫，他雖曾批評袁崇煥相貌不佳，但一向對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啟朝附和魏忠賢。懲辦魏忠賢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𥐰等案中有名，只不過罪名不重，還是有官做。錢龍錫是辦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煥這案子搞成一個“新逆案”，把錢龍錫攀進在內。因為袁崇煥曾與錢龍錫商量過殺毛文龍的事，錢并不反對，只勸他慎重處理。“新逆案”一成，把許多大官誣攀在內，老逆案的臭氣就可沖淡了。結果新逆案沒有搞成，但錢龍錫也丟官下獄，定了死罪，後來減為充軍。

　　滿桂部隊最初敗退到北京時，軍紀不佳，在城外擾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紅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煥頭上。

　　個人的私怨、妒忌、党派沖突、謠言，交織成了一張誣陷的羅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煥親信謝尚政的叛賣。謝尚政是東莞人，武舉，袁崇煥第一次到山海關、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說是自己平生所結的“死士”，可見是袁崇煥年輕時就結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參將。袁殺毛文龍，就是這個謝參將帶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圍外。兵部尚書梁廷棟總覺得要殺袁沒有甚麼充分理由，便授意謝尚政誣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後可以升他為福建總兵。謝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頭誣告這個平生待他恩義最深的主帥。以袁崇煥知人之明，畢竟還是看錯了謝尚政。要了解一個人，那是多麼的困難！袁崇煥對崇禎的胡塗與奸臣的誣陷，或許并不痛恨，因為崇禎與眾奸臣本來就是那樣的人，但對于謝尚政的忘恩負義，一定是耿耿于懷吧？或許，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飛，也被部下大將王貴所誣告，因而构成了風波亭之獄。只是王貴誣告，是由于秦檜、張俊的威迫，謝尚政卻是受了利誘，比較起來，謝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謝尚政枉作小人，他的總兵夢并沒有做成，不久梁廷棟以貪污罪垮台，查到謝尚政是賄賂者之一，謝也因此革職。

　　袁崇煥的罪名終于确定了，是胡里胡塗的所謂“謀叛”。崇禎始終沒有叫楊太監出來作證。擅殺毛文龍和擅主和議兩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禎無論如何難以自圓其說，終于也不提了。本來定的處刑是“夷三族”，要將袁崇煥全家、母親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滿門抄斬。余大成去威嚇主理這個案子的兵部尚書梁廷棟：“袁崇煥并非真的有罪，只不過清兵圍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換了六位尚書，親眼見到沒一個尚書有好下場。你做兵部尚書，怎能保得定今後清兵不再來犯？今日誅滅袁崇煥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來，梁尚書，你顧一下自己的三族罷。”

　　梁廷棟給這番話嚇怕了，于是和溫體仁商議設法減輕處刑，改為袁崇煥凌遲，七十幾歲的母親、弟弟、妻子，幾歲的小女兒充軍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牽累了４。

　　“凌遲”規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將人殺死，否則劊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謂“千刀萬剮”。所以罵人“殺千刀”是最惡毒的咒罵。

　　袁崇煥被綁上刑場，劊子手還沒有動手，北京的眾百姓就扑上去搶著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內髒。劊子手依照規定，一刀刀的將他身上肌肉割下來。眾百姓圍在旁邊，紛紛叫罵，出錢買他的肉，一錢銀子只能買到一片，買到後咬一口，罵一聲：“漢奸！”５

　　因為北京城的百姓認定，去年清兵圍城是他故意引來的。很難說這樣的謠言從何而來，是痛恨袁崇煥的大臣與太監們散播出去的？還是一般群眾天生的喜歡聽信謠言？又或許，受到了重大驚恐和損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個發泄的對象？

　　從長遠來說，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當他們受到欺蒙之時，盲目而沖動的群眾，可以和暴君一樣的胡塗，一樣的殘酷。但隔得遠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財產并不受到直接的影響時，人們就可以冷靜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騙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煥是冤枉的，連朝鮮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６。

　　袁崇煥死後，骸骨棄在地下，無人敢去收葬。他有一個姓余的仆人，順德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廣渠門內的廣東義園。隔一道城牆，廣渠門外的一片廣場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個半月之前袁崇煥率領將士大呼酣戰的地方。他拚了性命擊退來犯的十倍敵軍，保衛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則將他割成了碎塊。

　　那姓余的義仆終身守墓不去，死後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孫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煥墓旁看守。直到民國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孫，他們說是為了遵守祖宗的遺訓７。

　　程本直、余仆的行為表現了人性中高貴的一面。謝尚政的行為表現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煥的死法，卻又顯示了群眾在受到宣傳的愚弄、失卻了理性之後，會變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煥是一團火一樣的人，在他周圍，燃燒的是高貴的火焰、邪惡的火焰、狂暴的火焰。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靈魂中的火焰那樣，都是猛烈地閃亮的。

　　袁崇煥死後，舊部祖大壽、何可綱率軍駐守錦州、宁遠、大凌河要塞，清軍始終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禎四年八月，皇太極以傾國之師，在大凌河將祖大壽緊緊包圍，十月間祖大壽不支投降。副將何可綱不降，被殺。祖大壽騙皇太極說可為滿清去取錦州，但一到錦州，立即就守城，此後皇太極派大將幾次進攻都打不下來。皇太極兩次御駕親征，攻錦州、攻宁遠，都無功而退。直到崇禎十四年三月，清兵大軍再圍錦州，整整圍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擊潰了洪承疇十四萬大軍，祖大壽糧盡援絕，又再投降。祖大壽到順治十三年才死，始終不曾為滿清打過一仗，大概是學了《三國演義》中“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宗旨，滿清也沒有封他甚麼官。比之滿桂、趙率教、何可綱、孫祖壽等人，祖大壽有所不如，但比之其餘的降清大將卻又遠胜了。

　　吳三桂是祖大壽的外甥。吳的父親吳襄曾做宁遠總兵，和祖大壽是關遼軍中同袍，都是袁崇煥的部屬。當明清之際，漢人的統兵大將十之七八是關遼一系的部隊。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詔、曹變蛟、黃得功、劉澤清等都是。這些人有的投降滿清，有的為明朝戰死，都是極有將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煥若是不死而統率這一批精兵猛將，軍事局面當然完全不同了。吳三桂如是袁崇煥的部將，最多不過是“抱頭痛哭為紅顏”而已，根本沒有機會讓他“沖冠一怒”，為了陳圓圓而引清兵入關。

　　袁崇煥無罪被殺，對于明朝整個軍隊士氣打擊非常沉重。從那時開始，明朝才有整個部隊向滿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帶了西洋大炮過去，滿清開始自行鑄炮。遼東將士都說：“袁督師這樣忠勇，還不能免，我們在這里又干甚麼？”８降清的將士寫信給明將，總是指責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９。

　　袁崇煥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嚴格的軍事觀點來看，他也不是韓信、岳飛、徐達那樣善于用兵的大軍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點，然而他憑著永不衰竭的熱誠，一往無前的豪情，激勵了所有的將士，將他的英雄氣概帶到了每一個部屬身上。他是一團熊熊烈火，把部屬身上的血都燒熱了，將一群萎靡不振的殘兵敗將，燒煉成了一支死戰不屈的精銳之師。他的知己程本直稱他是“痴心人”，是“潑膽漢”，全國惟一肯擔當責任的好漢BC。袁崇煥卻自稱是大明國里的一個亡命徒BD。亡命徒是沒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過的卻是亡命徒生涯，只因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斷的猛烈燃燒。司馬遷在《留侯世家》中說，本來以為張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偉，但見到他的圖形，容貌卻如美女一般。我們看到袁崇煥的遺像時，恐怕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圖像中的袁崇煥雖不怎樣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人竟會如此剛強俠烈。

　　１錢家修《白冤疏》：“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故不惜互為陷阱。”其中又說：“方天啟年間，諸陽失衛，山海孤寒。當此時誰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八閩小吏，報效而東，履歷風霜，備嘗險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煥獨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難，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禎批答：“批覽卿奏，具見忠愛。袁崇煥鞫問明白，即著前去邊塞立功，另議擢用。”

　　２袁崇煥下獄後，毛文龍的朋友乘機要求為毛翻案，請求賜言盒撫恤。崇禎不准，說毛之死是“罪有應得”，不准以袁崇煥為借口而翻案。見程本直：《漩聲》。

　　３程本直《白冤疏》中說：“總之，崇煥恃恩太過，任事太煩，而抱心太熱，平日任勞任怨，既所不辭，今日來謗來疑，宜其自取。獨念崇煥就執，將士驚惶，徹夜號啼，莫知所處，而城頭炮石，亂打多兵，罵詈之言，駭人聽聞，遂以萬余精銳，一潰而散。”最後說：“臣于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崇煥冤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于獄，俾與崇煥駢斬于市。崇煥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為義氣綱常士，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冤地下，含笑有余榮矣。”

　　４朝廷抄袁崇煥的家，家里窮得很，沒有絲毫多余的財產。他在遼西的家屬充軍到浙江，後來改充軍到貴州，在廣東東莞的充軍到福建。《明史》說袁崇煥沒有子孫。近人葉恭綽則說：“袁後裔不知以何緣入黑龍江漢軍旗籍。”當時滿清擄掠大量漢人至遼東為奴，我猜想袁崇煥的子孫多半是給滿清擄掠了去，到黑龍江苦寒之地作農奴，因而編入漢軍旗籍。袁崇煥的冤獄，到清朝乾隆年間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煥傳》中，根据清方的檔案紀錄，直言皇太極如何用反間計的經過。乾隆皇帝隔了幾十年，才讀到《明史》中關于袁崇煥的記載，對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煥有無子孫，結果查到只有旁系的遠房子孫，乾隆便封了他們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５見《明季北略》。

　　６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煥傳》說：“遂磔崇煥于市……天下冤之。”朝鮮《仁祖實錄》八年二月丁丑載：朝鮮的使者樸蘭英到沈陽，滿清的王公當著他面互相“耳語”，說袁經略果然和我們同心，只可惜事情敗露而被逮捕。這樣的國家機密，怎會當著外國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語，故意讓他聽到？樸蘭英明白他們的用意，只不過想借他而傳言到明朝去，以便盡快殺了袁崇煥，所以他在給朝鮮國王的奏章中說：“此必行間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後，朝鮮的君臣們在討論明朝覆亡的原因時，還說主要原因是殺袁崇煥（見朝鮮《英宗實錄》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７民國五年，東莞人張伯楨的兒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煥，將兒子葬在袁墓的旁邊。當時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孫，叫做余淇。張伯楨為袁崇煥的義仆也立了碑。

　　８楊士聰《五堂薈記》卷二：“袁既被執，遼東兵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明史•袁崇煥傳》：“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９《明清史料》丙編，遼將自稱“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滿清，其中有人致書旅順明將：“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

　　BC程本直《漩聲》：“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里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

　　BD程本直《漩聲》中引袁崇煥的話說：“子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為子，妻孥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游不得以為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十四

　　崇禎所以殺袁崇煥，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那麼簡單。如果是出于一時誤信，可說他只是愚蠢。《三國演義》寫曹操誤中周瑜反間計，聽信蔣干的密報，立刻就殺了水軍都督蔡瑁、張允，等到兩人的首級獻到帳下，曹操登時就省悟了，自言自語：“我中計了！”那只是片刻之間的事。然而崇禎于十二月初一將袁崇煥下獄，到明年八月十六才處死，中間有八個半月時間深思熟慮。他曾幾次想放了袁崇煥，要他再去守遼，因此有“守遼非蠻子不可”的話，從宮中傳到外朝來１。既然有這樣的話，當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極的反間計。他稱袁崇煥為“蠻子”，那是既討厭他的倔強，卻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勁和才能。

　　然而為甚麼終于殺了他？顯然，崇禎不肯認錯，不肯承認當時誤中反間計的愚蠢。殺袁崇煥，并不是心中真的懷疑他叛逆，只不過要隱瞞自己的愚蠢。以永遠的卑鄙來掩飾一時的愚蠢！

　　為甚麼隔了這麼久才殺他？因為清兵一直占領著冀東永平等要地，威脅北京，直到六月間才全部退出長城，在此以前，崇禎不敢得罪關遼部隊。要等到京師的安全絕對沒有了問題才動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殺，而是不敢殺。

　　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相當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個兵部尚書（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書，像袁崇煥這樣加兵部尚書銜的不算）。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十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個兵部尚書中，王洽下獄死，張鳳翼、梁廷棟服毒死，楊嗣昌自縊死，陳新甲斬首，傅宗龍、張國維革職下獄，王在晉、熊明遇革職查辦。可見處死大臣，在他原不當是一件大事。這些兵部尚書中，有些昏憒胡塗，有些卻也忠耿干練，例如傅宗龍，只因為向崇禎奏稟天下民窮財盡的慘狀，崇禎就大為生氣，責備他道：“你是兵部尚書，只須管軍事好了，這些陳腔濫調，說它干甚麼？”後來便將他關入獄中，關了兩年。崇禎傳下來的筆跡，我只見到一個用在敕書上的花押，以及“九思”兩個大字。“九思”出于《論語》。孔子說：君子有九種考慮：看的時候，考慮看明白了沒有；聽的時候，考慮聽清楚了沒有；考慮自己的表情溫和麼？態度莊重麼？說話誠懇老實麼？工作嚴肅認真麼？遇到疑難，考慮怎樣去向人家請教；要發怒了，考慮有沒有後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時候，考慮是不是該得。這就是所謂“九思”２。此人大書“九思”，但自己顯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後，得了個“思宗”的謚法，總算有了一思。

　　我九歲那一年的舊歷五月二十，在故鄉海宁看龍王戲。看到一個戲子悲愴凄涼的演出，他披頭散發的上吊而死，臨死時把靴子甩脫了，直甩到了戲台竹棚的頂上。我從木牌子上寫的戲名中，知道這出戲叫作《明末遺恨》。哥哥對我說，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當時我只覺得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時候，曾去了崇禎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宮金黃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艷陽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禎在吊死之前的一剎那曾站在這個地方，一定也向皇宮的屋頂凝視過了，盡管這人卑鄙狠毒，卻也不免對他有一些悲憫之情。

　　他孤獨得很，身邊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因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見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議，君臣相對而泣，束手無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寫了“文臣個個可殺”六個字，給身邊的近侍太監看了，當即抹去。他在自殺之前，用血寫了一道詔書，留在宮中，對李自成說，這一切都是群臣誤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體，可以將我的文武百官盡數殺死３。可見他始終以為一切過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為他辦事的人。他哥哥天啟從做木工中得到極大樂趣，依戀乳娘，相信魏忠賢一切都是對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禎卻只是煩躁、憂慮、疑惑、跋徨，做十七年皇帝，過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辦好國家大事，卻完全不知道怎麼辦才是。

　　皇帝是不能辭職的！

　　他沒有一個真正親信的人，他連魏忠賢都沒有。他沒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聽了徐光啟的勸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愛子悼靈王生病，天主沒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對天主失卻了信心。他沒有真正的愛好。他不好色，連陳圓圓這樣的美女送進宮去，他都不感興趣而遣出宮來。

　　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君主被敵人俘虜或殺死的很多，在政變中被殺的更多，但臨危自殺的卻只有崇禎一人。由于他的自殺，後人對他的評價便比他實際應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後人就以為他本身是個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說他并不真的十分胡塗，只不過受到欺蒙，一切壞事都是群臣干的４。只因他遺詔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殺死一個百姓，後人便以為他真的愛百姓（難道他十七年中所殺的百姓還少了？），只因他說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後人便以為明朝所以亡，責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實他說這樣的話，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國之君。他擁有絕對的權力，卻將中興之臣、治國平天下之臣殺的殺、罷的罷，將一批亡國之臣走馬燈般換來換去，那便构成了亡國之君的條件。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最腐敗、統治者最殘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為中國數千年中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明朝當然應該亡，對于中國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煥抗拒滿清入侵，卻不能說是錯了。當時滿清對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國，清兵將漢人數十萬、數十萬的俘虜去，都是作為奴隸或農奴。清兵占領了中國的土地城市，總是燒殺劫掠、極殘酷的虐待漢人。不能由于後代滿清統治胜過了明朝，現在滿族又成為中華民族中一個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煥當時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義。正如將來世界大同之後，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國保持獨立和領土主權完整的主張。清朝比明朝好，只不過中國人運氣好，碰到了幾個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煥當時是不會知道的。只要專制獨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運氣。袁崇煥和億萬中國人民運氣不好，遇上了崇禎。崇禎運氣不好，做上了皇帝。他倉皇出宮那一晚，提起劍來向女兒長平公主斬落時，凄然說道：“你為甚麼生在我家？”正是說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齡，都不配做掌握全國軍政大權的皇帝。歸根結底，是專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下，萬歷可以成為一個精明的商人，最後被送入戒毒所。天啟是一個精巧的木匠。崇禎做甚麼好呢？他殘忍嗜殺，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強烈的犯罪傾向，在現代社會中極可能成為一個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適當的教育與訓練，可以在屠宰場中做屠夫（我當然并不是說屠夫有犯罪傾向），那也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他不能做獵人，因為完全缺乏耐心。

　　後世的評論者大都認為，袁崇煥如果不死，滿清不能征服中國５。我以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只要崇禎是皇帝，袁崇煥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變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殺了崇禎而自己來做皇帝，這當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專制獨裁的制度之下，權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煥死後二百三十六年，那時清朝也已腐爛得不可收拾了，在离開袁崇煥家鄉不遠的地方，誕生了孫中山先生。他向中國人指明：必須由見識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權力的腐化，變成專橫獨斷、欺壓人民時，人民立刻就須撤換他。袁崇煥和崇禎的悲劇，明末中國億萬人民的悲劇，不會發生于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把決定千千萬萬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交在一個人手里，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一切災難的基本根源。過去我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災難，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聖主賢君，這愿望經常落空。那是歷史條件的限制，是中國人的不幸。孫中山先生不但說明了這個道理，更畢生為了鏟除這個災禍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煥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抗敵入侵，保衛人民；在孫中山先生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反抗專制，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總見到一些高貴的勇敢的人，為了人群而獻出自己的一生，他們的功業有大有小，孫中山先生的功業極大，袁崇煥當然小得多，然而他們都是奮不顧身，盡力而為。時代不斷在變遷，道德觀念、歷史觀點、功過的評價也不斷改變，然而從高貴的人性中閃耀出來的瑰麗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之中，也照亮了人類歷史的道路。

　　歷史上有許多人為人群立了大功業，令我們感謝；有許多人建立了大帝國和長久的皇朝，令我們驚歎。然而袁崇煥“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極度悲慘的遭遇，這個生死以之的“痴心人”，這個無法無天的“潑膽漢”，卻更加強烈的激蕩了我們的心。

　　崇禎和袁崇煥兩人的性格，使得這悲劇不可能有別的結局。兩人第一次平台相見，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的諾言，殺機就已經伏下了。以後他請內帑、主和議、殺毛文龍，悲劇一步步的展開，殺機一層層的加深，到清軍兵臨北京城下而到達高潮。在這悲劇的高潮中，崇禎不許袁部入城是第一個波浪；袁部苦戰得胜，崇禎催逼他去追擊十倍兵力的清軍，是第二個波浪；北京城里毀謗袁崇煥的謠諑紛傳是第三個波浪；終于，皇太極使反間計而崇禎中計。至于後來的凌遲，已是戲劇結构上的蕩漾余波６了。

　　即使沒有皇太極的反間計，崇禎終于還是會因別的事件、用別的借口來殺了他的。

　　我們想象崇禎二年腊月中國北方的情形：在永平、灤州、遷安、遵化一帶的城內和郊外，清兵的長刀正在砍向每一個漢人身上，滿城都是鮮血，滿地都是尸首７……

　　在通向長城關口的大道上，數十萬漢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騎在馬上的清兵揮舞鞭子在驅趕。清兵不斷的歡呼大叫，這些漢人是他們俘虜來的奴隸，男的押去遼東為他們做苦工，女的分給兵將淫樂８……

　　在陝西，災荒正在大流行。樹皮草根都吃完了，饑餓的父母養不活兒女，只好將他們拋在城角的空場上，這些孩子有的在哭號，呼叫：“爸爸，媽媽！”有的拾起了糞便在吃。到第二天，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來拋棄。做母親的看著滿地死兒，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拋下來嗎？但如帶回家去，難道眼看他活活的餓死９……流离在道路上的饑民不知道怪誰才好，只有怪天。他們向來對老天爺又敬又怕，這時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獄中上刀山、下油鍋也不管了，他們破口大罵老天爺，有氣無力的咒罵，終于倒在地下，再也起不來BC……在北京城的深宮里，十八歲的少年皇帝在拍著桌子發脾氣。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斷的問太監：“袁蠻子寫了信沒有？怎麼還不寫好？這家伙跟我過不去，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你們再去催，叫他快寫信給祖大壽！”他憔悴蒼白的臉上泛起了潮紅，眼中布滿了紅絲，不斷的說：“殺了他！殺了他！”……

　　在陰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煥提筆在寫信給祖大壽，硯台里會結冰吧？他的手會凍得僵硬嗎？會因憤怒而顫抖嗎？他的信里寫的是些甚麼句子？淚水一定滴上了信箋罷？

　　皇帝的信使快馬馳出山海關外，將這封信交在祖大壽的手里。祖大壽讀信之後，伏地大哭。訊息傳了開去：“督師有信來！”

　　遼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數萬名間關百戰、滿身累累槍傷箭疤的關東大漢，伏在地下向著北京號啕痛哭，因為他們的督師快要被皇帝殺死了。戰馬悲嘶，朔風呼嘯，綿延數里的雪地里盡是伏著憤怒傷心的豪士，白雪不斷的落在他們的鐵盔上、鐵甲上……

　　１見余大成《剖肝錄》。

　　２《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崇禎死後，因為沒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沒有确定的謚法，有毅宗、莊烈帝、懷帝、愍帝、思宗等謚。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謚，《逸周書》的謚法解中說：“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即“眚”，災害的意思）兆民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外內思索曰思。”

　　漢朝的王逸作過一篇楚辭，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憫上、遭厄、悼亂、傷時、哀歲、守志。所說的悼亂傷時，疾世哀歲，逢尤遭厄，和袁崇煥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禎寫這《九思》二字時，所想到的當然不會是王逸的《九思》。

　　３崇禎遺詔：“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任爾分裂朕尸，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這道遺詔，和相傳留在他身上的遺書文字稍有不同。

　　４“君非甚閛e，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党而公忠絕少。”

　　５梁啟超在《袁崇煥傳》的題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詞，傳中說：廣東崎嶇岭表，數千年來與中原的關系很淺薄，歷史上影響到全中國的人物極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禪宗，明朝陳白沙在哲學上倡明唯心論，成為王陽明的先驅，而“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系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煥一人。（其實，他即使不提到孫中山先生，也應當提洪秀全。）又說：“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于中國。”康有為在《袁督師遺集序》中說：“若吾粵袁督師之喪于讒間也，天下震動，鬼神號泣，明社遂屋，余禍烈烈，波蕩至今。嗚呼，天下才臣名將多矣，讒死亦至伙，而惻惻于人心，震惕于敵國，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則豈惟杜郵、鐘室、涼風、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間不行而能盡其才，明或不亡。”他認為白起、韓信、斛律光、岳飛四人被讒而死，雖令人感歎，但于國家存亡無關，不及袁崇煥事件影響深遠。

　　李濟深《重修明督師袁崇煥詞墓碑》：“論明清間事者，僉以為督師不死，滿清不能入主中原。”葉恭綽謁袁崇煥墓詩：“史筆只今重論定，好申正氣息群紛。”注云：“近日史學家鉤稽事實，證明袁如不死，滿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關之重，有同岳飛于宋。文天祥輩尚非其比也。”

　　６戲劇結构上高潮過後的余波（ａｎｔｉ－ｃｌｉｍａｘ），通常譯作“反高潮”，似不甚貼切。

　　７《清史列傳》卷三：“岳托（滿清大將，代善之子，皇太極的侄兒）曰：遼東以久不降，故誅之。殺永平人，乃貝勒阿敏所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遼東、廣宁，漢人拒命者誅之，復屠永平、灤州漢人。”

　　８滿清每次出兵，都俘虜大量漢人去做生產工具。這次進攻北京之役俘虜的實數無記錄，但知阿巴泰攻掠山東之役（《碧血劍》中提到的那一次）“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相信崇禎二年一役中俘虜漢人也必達數十萬，《太宗實錄》卷六：“上因問達海（奉命監守明宮太監而使反間計的五將之一）等：‘是役俘獲視前二次如何？’對曰：‘此行俘獲人口，較前甚多！’上曰：‘金銀幣帛，雖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為可喜耳！’”

　　９《陝西通志》，崇禎二年馬懋才《備陳災變疏》：“殆年終而樹皮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者。”

　　BC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禎間有民謠曰：‘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為非作歹的享盡榮華，持齋行善的活活餓煞。老天爺，你年紀大。你不會作天，你塌了罷！’此種時日曷喪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極者，宁忍出此？”

## 後記

　　《碧血劍》是我的第二部小說，作于一九五六年。

　　《碧血劍》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其次是金蛇郎君，兩個在書中沒有正式出場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鮮明。不過袁崇煥也沒有寫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間又寫了一篇《袁崇煥評傳》作為補充。

　　《碧血劍》曾作了兩次頗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修訂的心力，在這部書上付出最多。

　　《袁崇煥評傳》是我一個新的嘗試，目標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別人的話而寫歷史文字，同時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觀的地位。這篇“評傳”的主要創見，是認為崇禎所以殺袁崇煥，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間計，而是在于這兩個人性格的沖突。這一點，前人從未指出過。

　　這篇文字并無多大學術上的價值，所參考的書籍都是我手頭所有的，數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實錄》、《崇禎長編》等書的若干資料都是間接引述，未能核對原來的出處，或許會有謬誤。這篇文字如果有甚麼意義，恐怕是在于它的“可讀性”。我以相當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歷史文字中的艱深晦澀。現在的面目，比之在《明報》上所發表的初稿《廣東英雄袁蠻子》，文字上要順暢了些。

　　一九七五．六

# 鹿鼎記

## 第一回　縱橫鉤党清流禍　峭茜風期月旦評

　　北風如刀，滿地冰霜。

　　江南近海濱的一條大路上，一隊清兵手執刀槍，押著七輛囚車，沖風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輛囚車中分別監禁的是三個男子，都作書生打扮，一個是白發老者，兩個是中年人。後面四輛囚車中坐的是女子，最後一輛囚車中是個少婦，懷中抱著個女嬰，女嬰啼哭不休。她母親溫言相呵，女嬰只是大哭。囚車旁一清兵惱了，伸腿在車上踢了一腳，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嬰一驚，哭得更加響了。

　　离開道路數十丈處有座大屋，屋檐下站著一個中年文士，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那文士見到這等情景，不禁長歎一聲，眼眶也紅了，說道：“可怜，可怜！”

　　農小孩問道：“爹爹，他們犯了什麼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麼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幾人，都是我們浙江有名的讀書人，個個都是無辜株連。”他說到“無辜株連”四子，聲音壓得甚低，生怕給押囚車的官兵聽見了。那小孩道：“哪個小女孩還在吃奶，難道也犯了罪麼？真沒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沒道理，真是好孩子。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為鼎鍋，我為麋鹿！”

　　那小孩道：“爹，你前幾天教過我。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就是給人家斬割屠殺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鐵板，我們就是魚和肉。“人為鼎鍋，我為麋鹿”這兩句話，意思也差不多麼？”那文士道：“正是！”眼見官兵和囚車已經去遠，拉著小孩的手道：“外面風大，我們回屋里去。”當下父子二人走進書房。

　　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只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凶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給人家吃力。”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只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只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凶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給人家吃力。”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只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點頭道：“我明白了。小說書上說“逐鹿中原”，就是大家爭著要作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歡，點了點頭，在紙上畫了一只鼎的圖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頭鍋子，用這樣三只腳的鼎，下面燒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來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殘忍，心里不喜歡誰，就說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記》中記載藺相如對秦王說：“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也，臣請就鼎鍋。”就是說：“我該死，將我在鼎里燒死了罷！”

　　那小孩道：“小說書上又常說‘問鼎中原’，這跟‘逐鹿中原’好象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錯。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鑄了九大鼎。當時的所謂“金”其實是銅。每一口鼎上鑄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圖形，後世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傳》上說：“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只是楚國的諸侯，他問鼎的輕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問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誰手，就是不知那一個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後來，問鼎，逐鹿，這四個字，也可借用于別處，但原來的出典，是專指做皇帝而言。“說道這里，歎了口氣，道：“咱們做百姓的，總是死路一條。'未知鹿死誰手'，只不過未知是誰來殺了這頭鹿，這頭鹿，卻是死定了的。”

　　他說著走到窗邊，向窗外望去。只見天色沉沉地。似要下雪，歎道：“老天爺何其不仁，數百個無辜之人。在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來，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見南邊大道上兩個人戴著斗笠，并肩而來，走到近處，認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黃伯伯，顧伯伯來了！”

　　快步迎將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那一陣好風，吹得二位光臨？”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額下一部黑須，姓黃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士。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顧名炎武，字亭林，江蘇昆山人士。黃顧兩人都是當世大儒，明亡之後，心傷國變，隱居不仕，這日連袂來到崇德。顧炎武走上幾步，說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緊的事，特來和你商議。”

　　這文士辛呂名留良，號晚村，世居浙江府崇德縣，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極有名的隱士他眼見黃顧二人臉色凝重，又知顧炎武向來極富機變，臨事鎮定，即說是要緊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兩位請進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氣。”當下請二人進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說，黃伯伯，顧伯伯到了，先切兩盤羊膏來下酒。”

　　不多時，那小孩女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書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呂留良待三人退出，關上了書房門，說道：“黃兄，顧兄，先喝三杯！”

　　黃宗羲神色慘淡，搖了搖頭。顧炎武卻自斟自飲，一口氣連干了六七杯。

　　呂留良道：“二位此來，可是和《明史》一案有關嗎？”黃宗羲道：“正是。”顧炎武提起酒杯，高聲呤道：“'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晚村兄，你這兩句詩，真是絕唱！我每逢飲酒，必誦此詩，必浮大白。”

　　呂留良心懷故國，不肯在清朝做官。當地大吏仰慕他聲名，保荐他為“山林隱士”，應徵赴朝為官，呂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在逼。後來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為“博學鴻儒”，呂留良眼見若再相拒，顯是輕辱朝廷，不免有殺身之禍，于是削發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員見他意堅，從此不再勸他出山。“清風，明月”兩句，意在諷刺清廷，懷念前明，雖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輩之間傳誦已遍，此刻顧炎武又讀了出來。黃宗羲道：“真是好詩！”舉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呂留良道：“兩位謬贊了。”

　　顧炎武一抬頭，見到壁上挂著一幅高約五尺，寬約丈許的大畫，繪的是一大片山水，筆勢縱橫，氣象雄偉，不禁喝了聲采，畫上只題了四個大字：“如此江山”，說道：“看這筆路，當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先生姓查，名士標，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畫家，也和顧黃呂諸人交好。黃宗羲道：“這等好畫，如何卻無題跋？”呂留良歎道：“二瞻先生此畫，頗有深意。只是他為人穩重謹慎，即不落款，亦無題跋。他上個月在舍間盤亙，一時興到，畫送了我，兩位便題上幾句如何？”

　　顧黃二人站起身來，走到畫前仔細觀看，只見大江浩浩東流，兩岸峰巒無數，點綴著奇樹怪石，只是畫中云氣彌漫，山川雖美，卻令人一見之下，胸臆間頓生郁積之氣。

　　顧炎武道：“如此江山，淪于夷狄。我輩忍氣吞聲。偷生其間，實令人悲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提詩一首。將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呂留良道：“好！”當即取下畫來，平舖于桌。黃宗羲研起了墨。呂留良提筆沉吟半晌，便在畫上振筆直書。頃刻詩成，詩云：“其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恥。其為崖山以後耶？如此江山不忍視。吾今始悟作畫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視昔昔猶今，吞聲不用枚銜嘴。畫將皋羽西台淚，研入丹青提筆呲。所以有畫無詩文，詩文盡在四字里。嘗謂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開霽故壁完，何處登臨不狂喜？”

　　書完，擲筆于地，不禁淚下。

　　顧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絕妙好辭。”呂留良道：“這詩殊無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將二瞻先生之原意寫了出來，好教觀畫之人得知。”黃宗羲道：“何日故國重光，那時'山川開霽故壁完'，縱然窮山惡水，也令人觀之大暢胸懷，真所謂'何處登臨不狂喜'了！”顧炎武道：“此詩結得甚妙！終有一日驅除胡虜，還我大漢河山，比之徒抒悲憤，更加令人氣壯。”

　　黃宗羲慢慢將畫卷了起來，說道：“這畫是挂不得了，晚村兄得須妥為收藏才是。倘若給吳之榮之類的奸人見到，官府查究起來，晚村兄固然麻煩，還牽連了二瞻先生。”

　　顧炎武拍桌罵道：“吳之榮這狗賊，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呂留良道：“二位枉顧說道有件要緊事。我輩書生積習，作詩題畫，卻擱下了正事。不知究竟如何？”黃宗羲道：我二人來止，乃是為了二瞻先生的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顧兄前日得到訊息，原來這場‘明史’大案，竟將伊璜先生也牽連在內。”呂留良道：“伊璜兄也受了牽連？”

　　黃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趕到海宁袁華鎮，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說是出外訪友去了。炎武兄眼見事勢緊急，忙矚伊璜先生家人連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來探訪。”呂留良道：“他……他卻沒有來。不知到了何處。”顧炎武道：“他如在府上，這會兒自己出來相見。我已在他的書房的牆壁上提詩一首，他若歸家，自然明白，知所趨避，怕的是不知音訊，在外露面，給公人拿了，那可糟了。”

　　黃宗羲道：“這‘明史’一案，令我浙江名士幾乎盡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惡，晚村兄名頭太大，亭林兄和小弟之意，要勸晚村兄离家遠游，避一避風頭。”

　　呂留良氣憤道：“清廷皇帝倘若將我捉到北京，拼著千刀萬剮，好歹也要痛罵他一場，出了胸中這口惡氣，才痛痛快快的就死。”

　　顧炎武道：“惡臭兄豪氣干云，令人好生敬佩。怕的是見不到清廷皇帝，卻死于一般的下賤的奴才手里。再說，清廷皇帝只是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懂，朝政大權，盡操縱于權臣鰲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這次‘名士’一案所以如此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當是鰲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氣。”

　　呂留良道：“兩位所見甚是。清兵入關以來，在江北橫行無阻，一到江南，卻處處遇到反抗，尤其讀書人知道華夷之防，不斷根他們搗亂。鰲拜乘此機會，對我江南士子大加鎮壓。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除非他把咱們江南讀書人殺得干干淨淨。”

　　黃宗羲道：“是啊，因此咱們要留著有用之身，和清廷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時血氣之勇，反是墮入他們的算中了。”

　　呂留良登時省悟，黃顧二人冒寒枉顧，一來固是尋覓查伊璜，二來是勸自己一時按奈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實深感激，說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那敢不尊？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顧黃二人大喜，齊聲道：“自該如此。”

　　呂留良沉呤道：“卻不知避向何處才好？“只覺天涯茫茫，到處是敵人的天下，真無一片干淨土地，沉呤道：“桃源何處，可避暴秦？桃源何處，可避暴秦？“顧炎武道：“當今之世，便真有桃源樂土，咱們也不能獨善其身，去躲了起來……“呂留良不等他辭畢，拍案而起，大聲道：“亭林兄此言責備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暫時避禍則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遙自在，忍令億萬百姓在清兵鐵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顧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跡江湖，著實結交了不少好朋友。大江南北，見聞所及，不但讀書人反對清廷，而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處有熱血滿腔的豪傑。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結伴同去揚州，兄弟給你引見幾位同道中人如何？”呂留良大喜，道：“妙極~，妙極！咱們明日便去揚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荊，讓她收拾收拾。”說著匆匆入內。不多時呂留良回到書房，說道：“‘明史’一案，外間雖傳說紛紛，但一來傳聞未必确實，二來說話之人顧忌甚多，不敢盡言。兄弟獨處蝸居，未知其詳，到底是何起因？”

　　顧炎武歎了口氣，道：“這部明史，咱們大家都是看過的了，其中對清廷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書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國楨相國之手，說到關外建洲衛之事，又如何會對他們客氣？”呂留良點頭道：“聽說湖洲莊家花了幾千兩銀子，從朱相國後人手中將明史原稿買了來，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釀此大禍。”

　　浙西杭州，嘉興，湖洲三府，處于太湖之濱，地勢平坦，土質肥沃，盛產稻米蚕絲。湖洲府的首縣今日稱為吳興縣，清時分為烏程，歸安二縣。自來文風甚盛，歷代才士輩出，梁時將漢字分為平上去入四深的沈約，元代書畫皆至極品的趙孟業，都是湖洲人氏。當地又以產筆著名，湖洲之筆，徽洲之墨，宣城之紙，肇怯謁溪之硯，文房四寶，天下馳名。

　　湖洲府有一南潯鎮，雖是一個鎮，卻比尋常州縣還大，鎮上富負極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莊。其實莊家的富戶名叫莊允城，生有數子，長子名叫廷瓏，自幼愛好詩書~，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結交。到得順治年間，莊廷瓏因讀書過于勤，忽然眼盲，尋遍名醫，無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歡。忽有一日，鄰里有一朱姓少年攜來一部手稿，說是祖父朱相國的遺稿，向莊家抵押，求借數百兩銀子。莊家素來慷慨，對朱相國的後人一直照顧著，既來求借，當即允若，也不要他用什麼遺稿抵押。但那朱姓少年說道借得銀子之後，要出門遠游，這部祖先的遺稿帶在身邊，恐有遺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莊家。莊允城便達因了。那朱姓少年去後，莊允城為替兒子解悶，叫家中清客讀給他聽。朱國楨這部明史稿，大部份已經刊行，流傳于世，這次他孫子攜來向莊家抵押的，是最後的許多篇列傳。莊廷瓏聽清客讀了數日，很感興味，忽然想起：“昔時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卻因一部史書《左傳》得享大名于千載之後。我今日眼盲，閒居無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書出來，流傳後世？”

　　大富之家，辦事容易，他即興了此念，當即聘請了好幾位士人，將那部明史稿從頭至尾的他認為何處當增，何處當刪，便口述出來，由賓客筆錄。

　　但想自己眼盲，無法博覽群籍，這部明史修撰出來，如內容謬誤甚多，不但大名難享，反而被人譏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銀兩，延請許多通士文儒，再加修訂，務求盡美。有些大有學問之人非錢財所能請到，便輾轉托人，埤辭相邀。太湖之濱向來文士甚多，受到莊家邀請的，一來怜其眼盲，感其意誠，二來又覺得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大都到莊家來作客十天半月，對稿本或修正其誤，或加潤飾，或撰寫一兩篇文字。因此這部明史确是集了不少大手筆之力。書成不久，莊廷瓏便去世。

　　莊允城心傷愛子之逝，即行刊書。清代刊印一部書，著實不易，要招請工匠，雕成一塊塊木版，這才印刷成書。這部明史卷軼浩繁，雕工印工，費用甚巨。好在莊家有的是錢，撥出幾件大屋作為工場，多請工匠，數年間便將書刊成了，書名叫作《明書輯略》，撰書人列名為莊廷瓏，請名士李令皙作序。所有曾經襄助其事的學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銘，吳之銘，吳之蓉，李祁濤，茅次萊，吳楚，唐元樓，嚴云起，蔣麟徽，韋金佑，韋一園，張契，董二西，吳炎，潘聖章等，共十八人。書中又提到此書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刪而成，不過朱國楨是明朝相國，名頭太大，不便直書其名，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說是“朱氏原稿”。“明書輯略”經過這許多文人學士撰改修訂，是以體例精備，敘述詳明，文字又華瞻雅致，書出後大獲士林贊譽。莊家又是志在揚名，書價取得極廉。原稿中涉及滿洲之時，本有不少攻柜指責的言語，修史諸人早已一一刪去，但贊揚明朝的文字卻也在所不免。當時明亡未久，讀書人心懷故國，書一刊行，立刻就大大暢銷。莊廷瓏之名噪江北江南。莊允城雖有喪子之痛，但見兒子成名于身後，自是老懷彌慰。

　　也是亂世之時，該當小人得志，君子遭禍。湖洲歸安縣的知縣姓吳名之榮，在任貪贓枉法，百姓恨之切齒，終于為人告發，朝廷下令革職。吳之榮做了一任歸安縣知縣，雖然搜刮了上萬兩銀子，但革職的廷令一下，他東賄西賂，到處打點，才免得抄家查辦的處分，這上萬兩贓款卻也已蕩然無存，連隨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財兩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處處去打秋風，說道為官清苦，此番丟官，連回家也沒有盤纏，無法成行。有些富人為免麻煩~，便送他十量八兩銀子。待得來到富室朱家，主人朱佑明卻是個嫉惡如仇的正人君子，非但不送儀程，反而狠狠譏諷，說道擱下在湖洲做官，百姓給你害得好苦，我朱某就算有錢，也宁可去周濟給擱下害苦了的貧民。吳之榮雖然惱怒，卻也無法可施，他即已被革職，無權無勢~，有怎能奈何得了富家巨室？當下又來拜訪莊允城。

　　莊允城平素結交清流名士，對這贓官很瞧不起，見他到來求索，冷笑一聲，封了一兩銀子給他，說道：“依擱下的為人，這兩銀子本是不該送的，只是湖洲百姓盼望閣下早去一刻也好，多一兩銀子，能早去片刻也是好的。”

　　吳之榮心下怒極，一瞥眼見到大廳桌上放得有一部《明書輯略》，心想：“這姓莊的愛聽奉承，人家只要一贊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白花花的銀子雙手捧給人家，再也不皺一皺眉頭。”便笑道：“莊翁厚賜之，卻不恭。兄弟今日离別湖洲，最遺憾的便是無法將‘湖洲之寶’帶一部回家，好讓敝鄉孤陋寡聞之輩大開眼界。”

　　莊允城問道：“什麼叫著‘湖洲之寶’？”吳之榮笑道：“莊翁這可太謙了。士林之中，紛紛都說，令郎廷瓏公子親筆所撰的那部《明書輯略》，史才，史識，史筆，無一不是曠古罕有，左馬班莊，乃是古今良史四大家。這‘湖洲之寶’，自然便是令郎親筆所撰的明史了。~”

　　吳之榮前一句“令郎所撰”，後一句“令郎親筆所撰”把莊允城聽的心花怒放。他明知此書并非兒子所作，內心不免遺憾，吳之榮如此說，正好大投所好，心想：“人家都說此人貪贓，是個齷齪小人，但他畢竟是個讀書人，眼光到是有的。原來外間說瓏兒此書是‘湖洲之寶’，這話倒是第一次聽見。”不由得笑容滿面，說道：“榮翁說什麼左馬班莊，古今四大良史，兄弟可不大明白，還請指教。”吳之榮見他臉色頓和，知道馬屁已經拍上，心下暗

　　暗歡喜，說道：“莊翁未免太謙了。左丘明作《左傳》，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都是傳誦千載的名作。自班固而後，大史家就沒有了。歐陽修作《五代史》，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文章雖佳，才識終究差了。直到我大清盛世，令郎親筆所撰這部煌煌巨作《明史輯略》出來，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三位前輩齊驅，‘四大良史，左馬班莊’，這句話便是由此而生。”

　　莊允城笑容滿面，連連拱手，說道：“謬贊，謬贊！不過‘湖洲之寶’這句話，畢竟當不起。”吳之榮正色道：“怎麼當不起？外間大家都說：‘湖洲之寶史絲筆，還是莊史居第一'！”蚕絲和毛筆是湖洲兩大名產，吳之榮品格卑下，卻有三分才情，出口成章，將“莊史”和湖洲絲，湖筆并稱。莊允城聽得更是喜歡。吳之榮又道：“兄弟來到貴處做官，兩袖清風，一無所得。今日老著臉皮，要向莊翁求一部明史，作為我家傳家之寶。日後我吳家子孫日夕誦讀，自必才思大進，光宗耀祖，全仗莊文之賜了。”莊允城笑道：“自當奉贈。”吳之榮又談了幾句，不見莊允城有何舉動，當下又將這部明史大大恭維了一陣，其實這部書他一頁也未讀過，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史識又如何如何超卓，不著邊際的瞎說。莊允城道：“榮翁且請寬坐。”回進內堂。

　　過了良久，一名家丁捧了一個包裹出來，放在桌上。吳之榮見莊允城尚未出來，幔將包裹掂了掂，那包裹雖大，卻是清飄飄地，內中顯然并無銀兩，心下好生失望。過得片刻，莊允城回到廳上，捧起包裹，笑道：“榮翁瞧得起敝處的土產，謹以相贈。”

　　吳之榮謝了，告辭出來，沒回到客店，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陣掏摸，摸到的竟是一部書，一束蚕絲，幾十管毛筆。他費了許多唇舌，本想莊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另有幾百兩銀子相贈，可是贈送的是他信口胡謅的‘湖洲三寶’心下暗罵：“他媽的，南潯這些財主，都如此小氣！也是我說錯了話，倘若我說‘湖州三寶’乃是金子和銀子和明史，豈不是大有所獲？”

　　氣憤憤的回到客店，將包裹往桌上一丟，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天已大黑，客店中吃飯的時候已過，他又舍不得令叫飯菜，愁腸饑火，兩相煎熬，再也睡不著覺，當下解開包裹，翻開那部《明史》閱看。看得幾頁，眼前金光一閃，赫然出現一張金葉。吳之榮一顆心怦怦亂跳，揉了揉眼細看，卻不是金葉是什麼？當下一陣亂抖，從書中抖了十張金葉出來，每一張少說也有五錢，十張金葉便有五兩黃金，五兩黃金抵得四百兩銀子。

　　吳之榮喜不自胜，尋思：“這姓莊的果然狡猾，他怕我討得這部書去，隨手拋棄，翻也不翻，因此將金葉子夾在書中，看是誰讀他兒子的這部書，誰便有福氣得此金葉。是了，我便多讀幾篇，明天再上門去，一面謝他贈金之惠，一面將書中文章背誦幾段，大贊而特贊。他心中一喜，說不定另有幾兩黃金相送。”

　　當下剔亮油燈，翻書誦讀，讀到明萬歷四十四年，後金太祖努兒哈赤即位，國號金，建元“天命”突然間心中一凜：“我太祖于丙辰建元，從這年起，就不該用明朝萬歷年號，該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一路翻閱下去，只見丁卯年後金太宗即位，書中仍用“明天啟七年”，不作“大金天聰元年”。丙子年後金改國號為清，改元崇德，這部書仍作“崇禎九年”，不書“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書作“崇禎十七年”不書“清順治元年”。又看入關之後，書中于乙西年書作“隆武元年”，丁亥年書作“永歷永歷”，那隆武，永歷，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號，作書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不將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這還了得！”

　　一拍之下，桌子震動，油燈登時跌翻，濺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燈油。黑暗之中，突然間靈機一動，不由得大喜若狂：“這不是老天爺賜給我的一注橫才？生官發財，皆由于此。”想到開心處，不由得大聲叫喚起來。忽然聽得店伴拍門叫道：“客官，客官，什麼事？”

　　吳之榮笑道：“沒什麼！”點燃油燈，重新翻閱。這一晚直看到雄雞啼鳴，這才和衣上床，卻又在書中找了七八十出忌諱犯禁的文字出來，便在睡夢中，也是不住的嬉笑。

　　換朝改代之際，當政者于這年號正朔，最是著意。最犯忌這，莫過于文字言語之中，引人思念前朝。《明書輯略》記敘的是明代之事，以明代年號紀年，原無不合，擔當文字禁网極密之際，卻是極大的禍端。參與修史的學者文士，大都只助修數卷，未能通閱全書，而修撰最後數卷之人，偏是對前朝痛恨入骨，決不肯在書中用大清年號。莊廷瓏是富室公子，雙眼有盲，未免粗疏，終予小人可乘之隙。

　　次日中午，吳之榮便即乘船東行，到了杭州，在客店中寫了一張稟帖，連同這部明史，送入將軍松魁府中。他料想松魁收到稟帖後，便會召見。其時滿清于檢舉叛逆，賞賜極厚，自己立此大功，開復原官顧是意料之事，說不定還會連升三級。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一連等上大半年，日日道將軍府去打探消息，卻如石沉大海一般，後來那門房竟厲聲斥責，不許他再上門羅皂。吳之榮心焦已極，莊允城所贈金葉兌換的銀子即將用盡，這場告發卻沒半點結果，又是煩惱，又是詫异。這日在杭州城中閒逛，走過文通堂書局門口，踱進去想看看白書，以消永日，只見書架上陳列著三部《明書輯略》，心想：“難道我所找出的岔子，還不足以告倒莊允城？且再找幾處大逆不道的文字出來，明日再寫一張稟帖，遞進將軍府去。~”浙江巡撫是漢人，將軍則是滿洲人，他生怕巡撫不肯行此文字大獄，是以定要向滿洲將軍告發。

　　他打開書來，只看得幾頁，不由得嚇了一跳，全身猶如墮入冰窟，一時宛如漲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只見書中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無蹤，自大清太祖開國以後，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號紀年，至于功旰建州衛都督，以及大書隆武，永歷等年號的文字，更是一字不見。但文字前後貫串，書頁上干干淨淨，更無絲毫涂改痕跡，這戲法如何變來，實是奇哉怪也~。

　　他雙手捧書，在書舖中呆呆出神，過得半響，大叫一聲：“是了！”眼見此書書頁封函，洁白嶄新，向店倌一問之下，果然是湖洲販書客人新近送來，送貨還不過七八天。他心道：這莊允城好厲害！”當真是錢可通神收回舊書，重新鐫版，另刊新書，將原書中所有干犯禁忌之處，盡行刪削干淨。哼，難道就此罷了不成？”

　　吳之榮所料果然不錯。原來杭州將軍松魁不識漢字，幕府師爺見到吳之榮的稟帖，登時全身嚇出了一身冷汗，知道此事牽連重大之極，拿著稟帖的雙手竟不由自主的顫抖不已。

　　這幕客姓程，名維藩，浙江紹興人氏。明清兩朝，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紹興人，所以“師爺”二字之上，往往冠以“紹興”，稱為“紹興”師爺“。這些師爺先跟同鄉先輩學到一套秘訣，此後辦理刑名錢谷，處事便十分老到。官府中所有公文，鈞由師爺手擬”大家既是同鄉，下級官員的公文呈到上級衙門去，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駁。所以大小新官上任，最要緊的便是重金聘請一位紹興師爺。明清兩朝，紹興人做大官的人并不多，卻操縱了中國庶政大數百年之久，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項奇跡。那程維藩宅心忠厚，信奉“公門之中好修行”這句名言。那是說官府手操百姓生殺大權，師爺擬稿之中略重，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稍加開脫，便可使之死里逃生，因之在公門中救人，比之在寺廟中修行效力更大。他見明史一案倘若釀成大獄，蘇南浙西不知將有多少人喪生破家，當即向將軍告幾天假，星夜坐船，來到湖洲南潯鎮上，將此事告訴莊允城。

　　莊允城陡然大禍臨頭，自是魂飛天外，登時嚇得全身癱軟，口誕直流，不知如何是好，過了良久，這才站起身來，雙膝跪地，向程維藩叩謝大恩，然後現他問計。

　　程維藩從杭州坐船到南潯之時，反覆推考，已思得良策，心想這部《明書輯略》流傳已久，隱瞞是瞞不了的，唯有施一個釜底抽薪之計，一面派人前赴各地書舖，將這部書盡數收購回來銷毀，一面趕開夜工，另鐫新版，刪除所有諱忌之處，重印新書，行銷于外。官府追究之時，將新版明史拿來一查，發覺吳之榮所告不實，便可消一場橫禍了。成維藩又教了他不少關節，某某官府處應送禮若干，某某衙門處應如何疏通，莊允城一一受教。

　　程維藩回到杭州，隔了半個多月，才將原書及吳之榮的稟帖移送浙江巡撫朱昌柞，輕描淡寫的批了幾個字，說道投稟者是因贓已革知縣，似有挾怨吹求之嫌，請府台大人詳查。

　　吳之榮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時，莊允城的銀子卻如流水價將出去。其時莊允城的重賄，已經送到將軍衙門，巡撫衙門和學政衙門。朱昌柞接到公事，這等刊書之事，屬學政該管，壓了十多天後，才移牒學政胡尚衡。學政衙門的師爺先擱上大半個月，又告了一個月的病假，這才慢吞吞的擬稿發文，將公事送到湖洲府去。湖洲府學官又耽擱了二十幾天，才移文歸安縣和烏程縣的學官，要他二人申覆。那兩個學官也早得到莊允城的大筆賄賂，其時新版明史也已印就，二人將二部新版書繳了上去，回說道：“該書平庸粗疏，無裨世道人心，然細查全書，尚無諱禁犯例之處。”層層申覆，就此不了了之。

　　吳之榮直到在書舖中發現了新版明史，方知就里，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才能重揭此案。杭州各家書舖之中，原版書早給莊家買清，當下前赴浙東偏僻洲縣收購，豈知仍是一部也覓不到。他窮鄉潦倒，只好廢然還鄉。也是事有湊巧，旅途之中，卻在一家客店中見到店主人正在搖頭晃腦的讀書，一看之下，所讀的便是這部《明書輯略》，借來一翻，竟是原版。這一下大喜過望，心想若向店主人求購，一來他未必肯售，二來自己也無銀子，買不起，只好偷。深夜之中悄悄起床，偷了書便即溜出店門，心想浙江全省有關官員都已受了莊允城之賄，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告倒北京城去。

　　吳之榮來到北京，便寫了稟帖，告倒禮部，都察院，通政司三處衙門，說明莊家如何賄賂官員，改鐫新版。

　　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個月，三處衙門先後駁覆下來，都稱細查莊廷瓏所著《明書輯略》一書，無違禁犯例，該革職知縣吳之榮所告，并非實情，顯系挾嫌誣告，至于賄賂官員云云，更系扑風捉影之通政司的批駁更是嚴厲，說道：“該吳之榮以貪墨被革，遂以天下清官，皆如彼之貪。”原來莊允城受了教，早將新版明史送到了禮部，都察院，通政司三處衙門，有關官吏師爺，也早送了厚禮打點。吳之榮又碰了一鼻子灰，眼見回家已無盤纏，勢將流落异鄉。其時清廷對待漢人文士極為嚴峻，稍有犯禁，便即處死，吳之榮所告的若是尋常文人，早已得手，偏生遇著的對手是富豪之家，這才阻難即無退路，心想拼著坐牢，也要將這件案子干到底，當下又寫了四張稟帖，分呈四位顧命大臣，同時又中寫了數百張招紙，揭露其事，在北京城中到處張貼。他這一著卻大是行險，倘若官府追究起來，說他危言聳聽，擾亂人心，不免有殺頭的重罪。

　　那四個顧命大臣，名叫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均是滿洲的開國功臣。順治皇帝逝世之時，遺詔命這四大臣舖政。其中鰲拜最為凶橫，朝中党羽極眾，清廷大權，幾乎盡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生怕敵党他不利，是以派出無數探子，在京城內外打探動靜。這日得到密報，說道北京城中出現許多招貼，揭發浙江姓莊百姓著書謀叛，大逆不道，浙江官員受賄，置之不理等情。

　　鰲拜得悉之下，立即查究，登時雷厲風行的辦了起來。便在此時，吳之榮的稟帖也已遞入鰲拜府中。他當即召見吳之榮，詳問其事，再命手下漢人細閱吳之榮所呈繳的那部原版明史，所言果是實情。

　　鰲拜以軍功而封公爵，做大官，向來歧視漢人和讀書人，掌握大權後便想辦幾件大案，鎮懾人心，不但使漢人不敢興反叛之念，也令朝中敵党不敢有甚矣詔，當即派出欽差，赴浙江查究。這一來，莊家全家固然逮入京中，連杭州將軍松魁，浙江巡撫朱昌柞以下所有大小官員，也都革職查辦。在明史上列名的文學之士，無一不鋃鐺入獄。

　　顧炎武，黃宗羲二人在呂流落家中，將此案的來龍去脈，詳細道來，呂來龍聽得只是歎惜。當晚三人聯榻長談。議論世事，說道明末魏忠賢等太監陷害忠良，把持朝政，種種倒行逆施眾至明室覆亡，入清後漢人慘遭屠戮，禍難方深，無不扼腕切齒。

　　次日一早，呂來龍全家和顧黃二人登舟東行。江南中常以上人家，家中都自備有船，江南水鄉，河道四通八達，密如蛛网，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所謂“北人乘馬，南人乘舟”，自古已然。

　　到得杭州以後，自運河折而向北，這晚在杭州聽到消息，清廷已因此案處決了不少百姓官員，莊廷瓏已死，開棺戳尸，莊允城在獄中不堪虐待而死，莊家全家數十口，十五歲以上的盡數處斬，妻女發配沈陽，給滿洲騎兵為奴。前禮部侍郎李令皙為該書作序，凌遲處死，四子處斬。李令皙的幼子剛十六歲，法司見殺得人多，心腸軟了，命他減供一歲，按照清律，十五歲以下者得免死充軍。那少年道：“我爹爹哥哥都死了，我也不愿獨生。”終于不肯易供，一并處斬。松魁，朱昌柞入獄候審，幕客程維藩凌遲棄市。歸安，烏程的兩名學官處斬。因此案牽連，冤枉而死的人亦死不計其數。湖洲知府譚希閔到任還只半月，朝廷說他知情不報，受賄隱匿，和推官李煥，訓導王兆禎同處絞刑。

　　吳之榮對南潯富人朱佑明心下懷恨最深，那日去打秋風，給他搶白了一場，逐出門來，當下向辦理此案的法司聲稱，該書注明依据“朱氏原稿增刪潤飾而成”，這朱氏便是朱佑明了，又說他的名字”朱佑明“，顯是心存前明，詛咒本朝。這樣一來，朱佑明和他的五個兒子同處斬首，朱家的十余萬財產，清廷下令都賞給吳之榮。

　　最慚的是，所有雕版的刻工，印書的印工，裝訂的釘工，以及書賈，書舖的主人，賣書的店員，買書的讀者，查明後盡皆處斬。据史書記載，其時蘇州滸墅關有一個榷貨主事李尚白，喜讀史書，聽說蘇州閶門書坊中有一部新刊的明史，內容很好，派一個工役去買。工役到時，書店主人外出，那工役便在書舖隔壁一家姓朱的老者家中坐著等候，等到店主回來，將書買回。李尚白讀了幾卷，也不以為意。過了幾個月，案子發作，一直查究到各處販書買書之人。其時李尚白在北京公干，以購逆書之罪，在北京立即斬決。書店主人和奉命買書的工役斬首。連那隔壁姓朱老者也受牽連，說他即知那人來購逆書，何以不即舉報，還讓他在家中閒坐？本因斬首，姑念年逾七十，免死，和妻子充軍邊遠之處。

　　至于江南名士，因莊廷瓏慕其大名，在書中列名參校者，同日凌遲處死，計有茅元錫等十四人。所謂凌遲處死，乃是一刀一刀，將其全身肢體肌肉慢慢切割下來，直到犯人受盡痛苦，方才處死。因這一部書而家破人亡的，當真難以計數。

　　呂留良等三人得到消息，憤恨難當，切齒痛罵。黃宗羲道：“伊璜先生列名參校，這一會也怕難逃此劫。”

　　他三人和查伊璜向來交好，都十分挂念。

　　這一日舟至嘉興，顧炎武在城中買了一份邸報，上面詳列明史一案中獲罪諸人的姓名。卻見上諭中有一句說：“查繼佐，范驤，陸坼三人，雖列名參校，然事先未見其書，免罪不究。”顧炎武將邸報拿到舟中，和黃宗羲，呂留良三人同閱，嘖嘖稱奇。

　　黃宗羲道：“此事必是大力將軍所為。“呂留良道：“大力將軍是誰？到要請教。“黃宗羲道：“兩年之前，兄弟到伊璜先生家中作客，但見他府第煥然一新，庭院寬大，陳設富麗，與先前大不相同。府中更養了一班昆曲戲班子，聲色曲藝，江南少見。兄弟和伊璜先生向來交好，說得上互托肝膽，便問起情由。伊璜先生說出一段話來，确是風塵中的奇遇，“當下便將這段故事轉述了出來。

　　查繼佐，字伊璜。這一天家居歲暮，命酒獨酌，不久下起雪來，約下越大。查伊璜獨飲無聊，走到門外觀賞雪景，見有個乞丐站在屋檐下避雪，這丐者身形魁梧，骨格雄奇，只穿一件破單衫，在寒風中卻絲毫不以為意，只是臉上頗有郁怒悲憤之色。查伊璜心下奇怪，便道：“這雪非是一時能止。進來喝一杯如何？“那乞丐道：“甚好查伊璜便邀請他進屋，命書僮取出杯筷，斟了杯酒，說道：“請！”那乞丐舉杯便干，贊得：“好酒！”

　　查伊璜給他連斟了三杯，那丐者飲得極是爽快。查伊璜最喜的是爽快人，心下喜歡，說道：“兄台酒量極好，不知能飲多少？”那丐者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這兩句雖是熟套語，但在一個乞丐口中說出來，卻令查伊璜暗暗稱奇，當即命書僮捧出一大壇紹興女兒紅來，笑道：“在下酒量有限，適才又已飲過，不能陪兄暢飲。老兄喝一大碗，我陪一小杯如何？”那丐者道：“這也使得。”

　　當下書僮將酒燙熱，分斟在碗中杯內。查伊璜喝一杯，那乞丐便喝一大碗。待那乞丐喝到二十余碗時，臉上日無酒意，查伊璜卻已頹然醉倒。要知那紹興女兒紅酒入口溫和，酒性卻頗厲害。紹興人家生下兒子女兒，便釀數壇至數十壇不等，埋入地下，待女兒長大嫁人，將酒取出宴客，那酒其時作琥珀色，稱為女兒紅。想那酒埋藏十七八年以至二十余年，自然醇厚之極。至于生兒子人家所藏之酒，稱為“狀元紅”，盼望兒子日後中狀元時取出宴客。狀元非人人可中，多半是在兒子娶媳婦時用以饗客了。酒坊中釀酒用以販賣的，也襲用了狀元紅，女兒紅之名。

　　書僮將查伊璜扶入內堂安睡，那乞丐自行又到屋檐之下。次晨查伊璜醒轉，忙去瞧那乞丐時，只見他負手而立，正在欣賞雪景。一陣北風吹來，查伊璜只覺寒入骨髓，那乞丐卻是泰然自若。查伊璜道：“天寒地凍，兄台衣衫未免過于單薄，”當即解下身上的羊疲袍子，披在他肩頭，又取了十兩銀子，雙手捧上，說道：“這些買酒之資，兄台勿卻。何時有興，請再來喝酒。昨晚兄弟醉倒，未能掃塌留賓，簡慢勿怪。”那乞丐接過了銀子，說道：“好說。”也不道謝，揚長而去。

　　第二年春天，查伊璜到杭州游玩，一日在一座破廟之中，見到有口極大的古鐘，少說也有四百來斤，他正在鑒賞鐘上所刻的文字花紋，忽有一名乞丐大踏步走進佛殿，左手抓住鐘鈕，向上一提，一口大鐘竟然离地數尺。那乞丐在鐘下取出一大完肉，一大缽酒來，放在一旁，再將古鐘置于原處。查伊璜見他如此神力，不禁赫然，仔細看時，竟然便是去冬一起喝酒的那乞丐，笑問：“兄台還認得我嗎？”那乞丐向他望了一眼，笑道：“啊，原來是你。今日我來作東，大家再喝個痛快，來來來，喝酒。”說著將土缽遞了過去。

　　查伊璜接過土缽，喝了一大口，笑道：“這酒挺不錯啊。”那乞丐從破碗中抓起一大塊肉，道：“這是狗肉，吃不吃？”查伊璜雖覺肮髒，但想：“我即當他是酒友，倘若推辭，未免瞧他不起了。”道謝伸手接過，咬了一口，咀嚼之下，倒也甘美可口。兩人便在破廟中席地而坐，將土缽遞來遞去，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吃肉時便伸手到碗中去抓，不多時酒肉俱盡。那乞丐哈哈大笑，說道：“只可惜酒少了，醉不到孝廉公。”

　　查伊璜道：“去年冬天在敝處邂逅，今日又再無意中相遇，實是有緣。兄台神力驚人，原來是一位海內男子，得能結交你這位朋友，小弟好生喜歡，兄台有興，咱們到酒樓去再飲如何？”那乞丐道：“甚妙！甚妙！”兩人到西湖邊的樓外樓，呼酒又飲，不久查伊璜又即醉倒。待得酒醒，那乞丐已不知去向。

　　那是明朝崇禎末年之事，過得數年，清兵入關，明朝覆亡。查伊璜絕意進取，只在家中閒居，一日忽有一名軍官，領兵四名，來到查府。

　　查伊璜吃了一驚，只道是禍事上門，豈知那軍官執禮甚恭，說道：“奉廣東吳軍門之命，有薄禮奉贈。”查伊璜道：“我和貴上素不相識，只怕是弄錯了。”那軍官取出拜盒，拿出一張大紅泥金名帖，上寫“拜上查先生伊璜，諱繼佐”，下面寫的是“眷晚生吳六奇頓首百拜”。查伊璜心想：“我連吳六奇的名字也沒聽見過，為何送禮于我？”當下沉呤不語。那軍官道：“敝上說道，這些薄禮，請查先生不要見笑。”說著將兩只朱漆燙金的圓盒放在桌上，俯身請安，便即別去。

　　查圓伊璜打開禮盒，赫然是五十兩黃金，另一盒卻是六瓶洋酒，酒瓶上綴以明珠翡翠，華貴非凡。查伊璜一驚更甚，追出去要那軍官收回禮品，武人步快，早已去得遠了。

　　查伊璜心下納悶，尋思：“飛來橫財，非禍是福，莫非有人陷害于我？”當下將兩只禮盒用封條封起，藏于密室。查氏家境小康，黃金倒也不必動用，只是久聞洋酒之名，不敢開瓶品嘗，未免心痒。

　　過了數月，亦無他异。這一日，卻有一名身穿華貴的貴介公子到來。那公子不過十七八歲，精神飽滿，氣宇軒昂，帶著八名從人，一見查一盒，便即跪下磕頭，口稱：“查世伯，侄子吳寶宇拜見。”查伊璜忙即扶起，道：“世伯之稱，可不敢當，不知尊大人是誰？”那吳寶宇道：“家嚴名諱，上六下奇，現居廣東通省水陸提督之職，特命小侄造府，恭請世伯到廣東盤亙數月。”

　　查伊璜道：“前承令尊大人厚賜，心下好生不安，說來慚愧，兄弟生性蔬闊，記不起何時和令尊大人相識，兄弟一介書生，素來不結交貴官。公子請少坐。”說著走進內室，將那兩只禮盒捧了出來，道：“還請公子攜回，實在不敢受此厚禮。”他心想惡吳六奇在廣東做提督，必是慕己之名，欲以重金聘去做幕客。這人官居高位，為滿洲人做鷹犬，欺壓漢人，倘若受了他金銀，污了自己的清白，當下臉色之間頗為不豫。

　　吳寶宇道：“家嚴吩咐，務必請到世伯。世伯若是忘了家嚴，有一件信物在此，世伯請看。”在從人手中接過一個包裹，打了開來，卻是一件十分敝舊的羊皮袍子。

　　查伊璜見到袍子，記得是昔年贈給雪中奇丐的，這才恍然，原來這吳六奇將軍，便是當年共醉的酒友，心中一動：“清兵占我天下，若有手握兵符之人先建義旗，四方嫌詔，說不定便能將清兵逐出關外。這奇丐居然還記得我昔日一飯一袍之惠，不是沒有良心之人，我若動以大義，未始沒有指望。男兒建功報國，正在此時，至不濟他將我殺了，卻又如何？”

　　當下欣然就道，來到廣州。吳六奇將軍接入府中，神態極是恭謹，說道：“六奇流落江南，得蒙查先生不棄，當我是個朋友。請我喝酒，送我皮袍，倒是小事，在那破廟中肯和我同缽喝酒，手抓狗肉，那才是真正瞧得起我了。六奇其時窮途潦倒，到處遭人冷眼，查先生如此熱腸相待，登時令六奇大為振奮。得有今日，都是出于查先生之賜。”查一盒淡淡的道：“在晚生看來，今日的吳將軍，也不見得就比當年的雪中奇丐高明了。”

　　吳六奇一怔，也不再問，只道：“是，是！”當晚大開筵席，遍邀廣州城中的文武官員與宴，推查伊璜坐了首席，自己在下首相陪。

　　廣東省自巡撫以下的文武百官，見提督大人對查伊璜如此恭敬，無不暗暗稱异。那巡撫還道查伊璜是皇帝派出來微服查訪的欽差大臣，否則吳六奇平素對人十分倨傲，何以對這個江南書生卻這等必恭必敬？酒散之後，那巡撫悄悄向吳六奇探問，這位貴客是否朝中紅員。吳六奇微微一笑，說道：“老兄當真聰明，鑒貌辨色，十有九中。“這句話本來意存譏諷，說他這第十次卻猜錯了。豈知那巡撫竟會錯了意，只道查伊璜真是欽差，心想這位查大人在吳提督府中居住，已給他巴結上了，吳提督向來和自己不甚投機，倘若欽差大人回京之後。奏本中對我不利，那可糟糕，回去後備了一份重禮，次日清晨，便送到提督府來。

　　吳六奇出來見客，說道查先生昨晚大醉未醒，府台的禮物一定代為交到，一切放心，不必多所挂懷。巡撫一聽大喜，連連稱謝而去。消息傳出，眾官員都知巡撫大人送了份厚禮給查先生。這位查先生是何來頭，不得而知，但連巡撫都送厚禮，自己豈可不送？數日之間，提督府中禮物有如山積。吳六奇命帳房一一照收，卻不令查先生得知。他每日除了赴軍府辦理公事外，總是陪著查伊璜喝酒。

　　這一日傍晚時分，兩人又在華亭涼台中對坐飲酒。酒過數巡，查伊璜道：“在府上叨擾多日，已感盛情，晚生明日便要北歸了。“吳六奇道：“先生說那里話來？先生南來不易，若不住上一年半載，決計不放先生回去。明日陪先生到五層樓去玩玩。廣東風景名胜甚眾，幾個月內，游覽不盡。”

　　查伊璜乘著酒意，大膽說道：“山河雖好，已淪夷狄之手，觀之徒增傷心。”吳六奇臉色微變，道：“先生醉理，早些休息罷。”查伊璜道：“初遇之時，我敬你是個風塵豪傑，足堪為友，豈知竟是失眼了。”吳六奇問道：“如何失眼？”查伊璜朗聲道：“你具大好身手~，不為國民出力，卻助紂為虐，作朝廷的鷹犬，欺壓我大漢的百姓，此刻兀自洋洋得意，不以為恥。查某未免羞以為友。“說著霍地站起身來。

　　吳六奇道：“先生噤聲，這等話給人聽見了，可是一場大禍。“查伊璜道：“我今日還當你是朋友，有一番良言相勸。你如不聽，不妨便將我殺了。查某手縛雞之力，反正難以相抗。“吳六奇道：“在下洗耳恭聽。“查伊璜道：“將軍手綰廣東全省兵符，正事起義反正的良機。登高一呼，天下響應，縱然大事不成，也教清廷破膽，轟轟烈烈的干它一場，才不負你天生神勇，大好頭顱。”

　　吳六奇斟酒于碗，一口干了，說道：“先生說得好痛快！”雙手一伸，嗤的一聲響，撕破了自己袍子衣襟，露出黑髦髦的胸膛，撥開胸毛，卻見肌膚上刺著八個小字：“天地父母，反清復明。”

　　查伊璜又驚又喜，問道：“這……這是什麼？”吳六奇掩好衣襟，說得：“適才聽得先生一番宏論，可敬可佩。先生不顧殞身滅族的大禍，披肝瀝膽，向在下指點，在下何干再行隱瞞。在下本在丐幫，此刻是天地會的洪順堂紅旗香主，誓以滿腔熱血，反清復明。”查伊璜見了吳六奇的胸口刺字，更無懷疑，說得：“來將軍身在曹營心在漢，適才言語冒犯，多有得罪。”六奇大喜，心想這“身在曹營心在漢”，那是將自己比作關云長了，道：“這等比喻，可不敢當。”查伊璜道：“不知何謂丐幫，何謂天地會，倒要請教。”

　　吳六奇道：“生請再喝一杯，待在下慢慢說來。”當下二人各飲了一杯。

　　吳六奇道：“由來已久，自宋朝以來，便是江湖上的一個大幫。幫中兄弟均是以行乞為生，就算是家財豪富之人，入了丐幫，也須散盡家資，過叫化子的生活。幫中幫主以下是四大長老，其下是前後左右中五方護法。在左護法，在幫中算是八袋弟子，位份已頗不低。後來因和一位姓孫的長老不和，打起架來，在下其時酒醉，失手將重傷。不敬尊長已是大犯幫規，毆傷長老更是大罪，幫主和四長老集議之後，將在下斥革出幫。那日在府上相遇，先生請我飲酒，其時在下初遭斥逐，心中好生郁悶，承蒙先生不棄，胸懷登時舒暢了不少。”查伊璜道：“原來如此。”

　　吳六奇道：“第二年春，在西湖邊上再度相逢，先生折節下交，譽我是海內奇男子。在下苦思數日，心想我不容于丐幫，江湖上朋友都瞧我不起，每日里爛醉如泥，自暴自棄，眼見數年之間，就會醉死。這位查先生卻說我是位奇男子，難道就此一蹶不振，再無出頭之日？過不多時，清兵南下，我心下憤怒，不明是非，竟去投效清軍，立了不少軍功，殘殺同胞，思之好生慚愧。”。查伊璜正色道：“這就不對了。兄台不容于丐幫，獨來獨往也好，自樹門戶也好，何苦出此下策，前去投效清軍？“吳六奇道：“在下愚魯，當時未得先生教誨，干了不少錯事，當真該死之極。“查伊璜點頭道：“將軍既然知錯，將功贖罪，也還不遲。”

　　吳六奇道：“後來清兵席卷南北，我也官封提督。兩年之前，半夜里忽然有人闖入我臥室行刺。這刺客武功不是我的對手，給我拿住了，點燈一看，竟然便是昔年給我打傷的那位丐幫孫長老。他破口大罵，說我卑鄙無恥，甘為异族鷹犬。他越罵越凶，每一句話都打中了我心坎。這些話有時我也想到了，明知自己的所作所為很是不對，深夜捫心自問，好生慚愧，只是自己所想，遠不如他所罵得那麼痛快明白。我歎了口氣，解開他被我封住的穴道，說道：‘孫長老，你罵得很對，你這就去罷！'他頗為詫异，便即越窗而去。”

　　查伊璜道：“這件事做對了！”

　　吳六奇道：“其時提督衙門的牢獄之中，關得有不少反清的好漢子。第二天的清早，我尋些藉口，一個個將他們放了，有的說是捉錯了人，有的說不是主犯，從輕發落。過了一個多月，那位孫長老半夜又來見我，開門見山的問我，是否已有了悔悟之心，原意反清立功。我拔出刀來，一刀斬去左手兩根手指，說：“吳六奇決心痛改前非，今後聽從孫長老號令。'伸出左手，果然無名指和小指已然不見，只剩三根手指。

　　查伊璜大拇指一豎，贊道：“好漢子！”

　　吳六奇繼續說道：“孫長老見我意誠，又知我雖然生性魯莽，說過的話倒是從未失言，便道：“很好，待我回覆幫主，請幫主的示下。“十天之後，孫長老又來見我，說幫主和四長老會商，決定收我回幫，重新由一袋弟子做起。又說丐幫已和天地會結盟，同心協力，反清復明。那天地會是台灣國姓爺鄭大帥手下謀主陳永華陳先生所創，近年來在福建，浙江。廣東一帶，好生興旺。孫長老替我引見會中廣東洪順堂香主，投入天地會。天地會查了我一年，交我辦了幾件要事，見我确是忠心不貳，最近陳先生從台灣傳訊來，封我為洪順堂香主之職。”

　　查伊璜索然不明白天地會的來歷，但台灣國姓爺延平郡王鄭成功孤軍抗清，精忠英勇，天下無不知聞。這天地會既是他手下謀主陳永華所創，自然是同道中人，當下不住點頭。吳六奇又道：“國姓爺昔年率領大軍，圍攻金陵，可惜寡不敵眾，退回台灣，但留在江浙閩三省不及退回的舊部官兵卻著實不少。陳先生暗中聯絡老兄弟，組成了這個天地會，會里的口號是‘天地父母，反清復明’，那便是在下胸口所刺的八個字。尋常會中兄弟，身上也不刺字，在下所以自行刺字，是學一學當年岳武穆'盡忠報國'的意思。”

　　查伊璜心下甚喜，連喝理兩杯酒，說道：“兄台如此行為，才真正不愧為海內奇男子之稱了吳六奇道：“‘海內奇男子’，在下愧不敢當，只要查先生認我是個朋友，姓吳的已快活不已了。我們天地會總舵主陳永華陳先生，又有一個名字叫作陳近南，那才著實響當當的英雄好漢，江湖上說起來無人不敬，有兩句話說的好：‘平生不識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在下尚未見過陳總舵主之面，算不了什麼人物。”查伊璜想象陳近南的英雄氣概，不禁神往。斟了兩杯酒，說道：“來，咱們為陳總舵主干一杯！”

　　兩人一口飲干。查伊璜道：“查某一介書生，于國于民，全無裨益。只須將軍那一日乘機而動，奮起抗清，查某必當投效軍前，稍盡微勞。”

　　自這日起，查伊璜在吳六奇府中，與他日夜密談，商討抗清的策略。吳六奇說道：“天地會的勢力已逐步擴展到北方諸省，各個大省之中都已開了香堂。查伊璜在吳六奇幕中直耽了六七月之久，這才回鄉。回到家里，卻大吃一驚，舊宅旁竟起了好大一片新屋，原來吳六奇派人攜了廣東大小官員所送的禮金，來到浙江查伊璜府上大興土木，營建樓台。

　　查伊璜素知黃宗羲和顧炎武志切興復，奔走四方，聚合天下英雄豪傑，共圖反清，因此將這件事毫不隱瞞的跟他說了。

　　黃宗羲在舟中將這件事源源本本的告知了呂留良，說道：“此事若有泄漏，給清廷先下手為強，伊璜先生和吳將軍固是滅族之禍，而反清的大業是折了一條棟梁。“呂留良道：“除了你我三人之外，此事自是決不能吐露只字，縱然見到伊璜先生，也絕不能提到廣東吳將軍的名字。“黃宗羲道：“伊璜先生和吳將軍有這樣一段淵源，朝中大臣對吳將軍倚畀正殷，吳將軍出面給伊璜先生說項疏通，朝廷非賣他這個面子不可。”呂留良道：“黃兄所見甚是，只不知陸，范二人，如何也和伊璜先生一般，說是'未見其書，免罪不究'？難道他二人也有朝中有力者代為疏通嗎？”黃宗羲道：“吳將軍替伊璜先生疏通，倘若單提一人，只怕惹起疑心，拉上兩個人來陪襯一下，也未可知。”呂留良笑道：“這等說來，范陸二人只怕直到此刻，還不知這條命是如何拾來的。”顧炎武點頭道：“江南名士能多保全一位，也就多保留一份元氣。”

　　他三人所談，乃當世最隱秘之事，其時身在運河舟中，後艙中只有呂室母子三人，黃宗羲又壓低了嗓子而說，自不虞為旁人竊聽，舟既無牆，也不怕隔牆有耳了。不料顧炎武一句話剛說完，忽聽得頭頂喋喋一聲怪笑。三人大吃一驚，齊喝：“什麼人？”卻更無半點聲息。三人面面相覷，均想：“難道真有鬼怪不成？”

　　三人中顧炎武最為大膽，也學過一點粗淺的防身武藝，一凝神間，伸手入懷，摸出一把匕首，推開窗門，走向船頭，凝目向船篷頂瞧去，突然船篷竄起一條非黑影，扑將下來。顧炎武喝道：“是誰？”舉匕首向那黑影刺去。但覺手腕一痛，已給人抓住，跟著後心酸麻，已給人點中了穴道，匕首脫手，人也給推進船艙之中。黃走向和呂留良見顧炎武給人推進艙來，後面站著一個黑衣漢子，心中大驚，見那漢子身材魁梧，滿面獰笑。呂留良道：“閣下黑夜之中擅自闖入，是何用意？”

　　那人冷笑道：“多謝你們三個挑老子發財哪。吳六奇要造反，查運河要造反，鰲少保得知密報，還不重重有賞？嘿嘿，三位這就跟我上北京去作個見證。”

　　呂顧黃三人暗暗心驚，均深自悔恨：“我們深宵在舟中私語，還是給他聽見了，我們行事魯莽，死不足惜，這一下累了吳將軍，可壞了大事。”

　　呂留良道：“閣下說什麼話，我們可半點不懂。你要誣陷好人，盡管自己去干，要想拉扯上旁人，那可不行。”他決意以死相拼，如給他殺了，那便死無對證。

　　那大漢冷笑一聲，突然欺身向前，在呂留良和黃宗羲胸口各點一點，呂黃二人登時也動彈不得。那大漢哈哈一聲，說道：“眾位兄弟，都進艙來罷，這一次咱們前鋒營立的功勞可大著啦。”後梢幾個人齊聲答應，進來了四人，都是船家打扮，一齊哈哈大笑。

　　顧黃呂三人面面相覷，知道前鋒營是皇帝的親兵，不知如何，這幾人竟會早跟上自己，扮著船夫，一直在船篷外竊聽。黃宗羲發呂留良也還罷了，顧炎武這十幾年來足跡遍神州，到處結識英雄豪傑，眼光可謂不弱，對這幾名船夫竟沒留神。

　　只聽一名親兵叫道：“船家調過船頭，回杭州去，有什麼古怪，小心你的狗命。”後梢上那掌舵的梢公應道：“是！”

　　掌舵梢公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兒，顧炎武雇船時曾跟他說過話，這梢公滿臉皺紋，彎腰如弓，确是年長搖櫓拉纖的模樣，當時見了便毫不起疑。沒想到這老梢公雖是貨真價實，他手下的船夫都掉了包，自是眾親兵威逼之下，無可奈何，只怪自己但顧得和黃呂二人高談闊論，陷身危局而不自知。

　　那黑衣大漢笑道：“顧先生，黃先生，呂先生，你們三位名頭太大，連京里大老爺們也知道了，否則我們也不會跟上了你們，哈哈！”轉頭向四位屬下道：“咱們得了廣東吳提督謀反的真憑實据，這就趕緊去海宁把那姓查的抓了去來。這三個反賊倔強的緊，逃是逃不了的，得提防他們服毒跳河。你們一個釘住一個，有什麼岔子，干系可不小。”那四人應道：“是，謹遵瓜管帶吩咐。”瓜管帶道：“回京後見了鰲少保，人人不愁生官發財。”一名親兵笑道：“那都是瓜管帶提拔栽培，單憑我們四個，那有這等福分？”

　　船頭忽然有人嘿嘿一笑，說道：“憑你們四人，原也沒這等福分。”

　　船艙門呼的一聲，向兩旁飛開，一個三十來歲的書生現身艙口，負手背後，臉露微笑。瓜管帶道：“官老爺們在這里辦案，你是誰？”那書生微笑不答，邁步踏進船艙。刀光閃動，兩柄單刀分從左右劈落。那書生閃身避過，隨即欺向瓜管帶，揮掌拍向他頭頂。瓜管帶忙伸左臂擋格，右手成拳，猛力擊出。那書生左腳反踢，踹中了一名親兵胸口，那親兵大叫一聲，登時鮮血狂噴。另外三名親兵舉刀或削或剁。船艙中地形狹窄，那書生施展擒拿功夫，劈擊勾打，咯的一聲響，一名親兵給他掌緣劈斷了頸骨。瓜管帶右掌拍出，擊向那書生的後腦。那書生反過左掌，砰的一聲，雙掌相交，瓜管帶背心重重撞上船艙，船艙登時塌了一片。那書生連出兩掌，拍在余下兩名親兵的胸口，咯咯聲響，二人肋骨齊斷。

　　瓜管帶縱身從船艙缺口中跳將出去。那書生喝到：“那里走？”左掌急拍而出，眼見便將擊到他背心，不料瓜管帶正在此時左腳反踢，這一掌恰好擊在他的足底，一股掌力反而推著他向前飛去。瓜管帶急躍竄出，見岸邊有一株垂柳挂向河中，當即抓住柳枝，一個倒翻筋斗，飛過了柳樹。

　　那書生奔到船頭，提起竹篙，揮手擲出。

　　月光之下，竹篙猶似飛蛇，急射而前。但聽得瓜管帶“啊“的一聲長叫，斥革已插入他後心，將他釘在地上，篙身兀自不住晃動。

　　那書生走進船艙，解開顧黃呂三人的穴道，將四名親兵的尸體拋入運河，重點燈燭。顧黃呂三人不住道謝，問起姓名。

　　那書生笑道：“賤名適才承蒙黃先生齒及，在下姓陳，草字近南。

## 第二回　絕世奇事傳聞里　最好交情見面初

　　揚州城自古為繁華胜地，唐時杜牧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古人云人生樂事，莫過于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自隋煬帝開鑿運河，揚州地居運河之中，為蘇浙漕運必經之地。明清之季，又為鹽商大賈所聚集，殷富甲于天下。

　　清朝康熙初年，揚州瘦西湖畔的鳴玉坊乃青樓名妓匯集之所。這日正是暮春天氣，華燈初上，鳴玉坊各家院子中傳出一片絲竹和歡笑之聲，中間又夾著猜枚行令，唱曲鬧酒，當真是笙歌處處，一片升平景象。

　　忽然之間，坊南坊北同時有五六人齊聲吆喝：“各家院子生意上的朋友，姑娘們，來花銀玩兒的朋友們，大伙兒聽著：我們來找一個人，跟旁人并不相干，誰都不許亂叫亂動。不聽吩咐的，可別怪我們不客氣！”一陣吆喝之後，鳴玉坊中立即靜了片刻，跟著各處院子中喧聲四起，女子驚呼聲，男子叫囔聲，亂成一團。

　　麗春院中正在大排筵席，十余名大鹽商坐了三桌，每人身邊都坐著一名妓女，一聽到這呼聲，人人臉色大變。齊問：“什麼事？”“是誰？”“是官府來查案嗎？”突然間大門上擂鼓也似的打門聲響了起來，龜奴嚇得沒了主意，不知是否該去開門。

　　砰的一聲，大門撞開，涌進十七八名大漢。

　　這些大漢短裝結束，白布包頭，青帶纏腰手中拿著明晃晃的鋼刀，或是鐵尺鐵棍。眾鹽商一見，便認出是販私鹽的鹽梟。當時鹽稅甚重，倘若逃漏鹽稅，販賣私鹽，獲利頗丰。揚州一帶是江北淮鹽的集散之地，一般亡命之徒成群結隊，逃稅販鹽，這些鹽梟極是凶悍，遇到大隊官兵是一哄而散，逢上小隊官兵，一言不合，抽出兵刃，便與對壘。是以官府往往眼開眼閉，不加干預。眾鹽商知道鹽梟向來只是販賣私鹽，并不搶劫行商或做其他歹事，平時與百姓買賣私鹽，也公平誠實，并不仗勢欺人，今日忽然這般強凶霸道的闖進鳴玉坊來無不又是驚慌，又是詫异。

　　鹽梟中有一個五十余歲的老者說道：“各位朋友，打擾模怪，在下賠禮。”說著抱拳自左至右，又自右至左的拱了拱手，跟著朗聲道：“天地會姓賈的朋友。賈老六賈老兄，在不在這里？”說著眼光向眾鹽商臉上逐一掃去。

　　眾鹽商遇上他的眼光，都是神色惶恐，連連搖頭，心下卻也坦然：“他們江湖上幫會自各里鬧市尋仇，跟旁人可不相干。”

　　那鹽梟老者提高聲音叫道：“賈老六，今兒下午，你在瘦西湖旁酒館中胡說八道，說什麼揚州販私鹽的人沒種，不敢殺官造反，就只會走私販鹽，做些沒膽子的小生意。你喝飽了黃湯，大叫大囔，說道揚州販私鹽的倘若不服，盡管到鳴玉坊來找你便是。我們這可不是來了嗎？賈老六，你是天地會的好漢子，怎地做了縮頭烏龜啦？”

　　其餘十幾名鹽梟跟著叫囔：“天地會的好漢子，怎麼做了縮頭烏龜？辣塊媽媽，你們到底是天地會，還是縮頭會哪？”

　　那老者道：“這是賈老六一個人胡說八道，可別牽扯上天地會旁的好朋友。咱們販私鹽的，原只掙一口苦飯吃，那及得上天地會的英雄好漢？可是咱們縮頭烏龜倒是不做的."1等了好一會，始終不聽得那天地會的賈老六搭腔。那老者喝到：“各處屋子都去瞧瞧，見到那姓賈的縮頭烏龜，便把他請出來。這人臉上有個大刀疤。好認得很。”眾鹽梟轟然答應，便一間間屋子去搜查。

　　忽然東邊廂房中有個粗豪的聲音說道：“是誰在這里大呼小叫，打擾老子尋快活？”

　　眾鹽梟紛紛吆喝：“賈老六在這里了！”“賈老六，快滾出來！”“他媽的，這狗賊好大膽子！”

　　東廂房那人哈哈大笑，說道：“老子不姓賈，只是你們這幫家伙胡罵天地會，老子可聽著不大順耳。老子不是天地會的，卻知道天地會的朋友們個個是英雄好漢。你們這些販私鹽的，跟他們提鞋兒，抹屁股也不配。”眾鹽梟氣得哇哇大叫，三名漢子手執鋼刀，向動廂房扑了進去。卻聽得“哎喲”，“哎喲”連聲，三人一個接一個的倒飛了出來，摔在地下。一名大漢手中鋼刀反撞自己額頭，鮮血長流，登時暈去。跟著又有六名鹽梟先後搶進房去，但聽得連聲呼叫，那六人一個個都給摔了出來。這些人兀自喝罵不休，卻已無人再搶進房去。

　　那老者走上幾步，向內張去，朦朧中見一名虯髯大漢坐在床上，頭上包了白布，臉上并無刀疤，果然不是賈老六。那老者大聲問道：“閣下好身手，請問尊姓大名？”

　　房內那人罵道：“你爹爹姓什麼叫什麼，老子自然姓什麼叫什麼。好小子，連你爺爺的姓名也忘記了。”

　　站在一旁的眾妓女之中，突然有個三十來歲的中年妓女“咯咯”一聲，笑了出來。一名私鹽販子搶上一步，拍拍兩記耳光，打得那妓女眼淚鼻涕齊流。那鹽梟罵道：“他媽的臭婊子，有什麼好笑？”那妓女嚇得不敢再說。

　　驀地里大堂旁鑽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大聲罵道：“你敢大我媽！你這死烏龜，爛王八。你出門便給天打雷劈，你手背上掌上馬上便生爛疔瘡，爛穿你手，爛穿舌頭，膿血吞下肚去，爛斷你肚腸。”

　　那鹽梟大怒，伸手去抓那孩子，那孩子一閃，躲到了一名鹽商身後，那鹽梟左手將那鹽商一推，將他推得摔了一交，右手一拳，往那孩子背心重重捶了下去。那中年妓女大驚，叫道：“大爺饒命！”那孩子甚是滑溜，一矮身，便從那鹽梟胯下鑽了過去，伸手抓出，正好抓住他的陰囊，使勁猛捏，只痛得那大漢哇哇怪叫。那孩子卻已逃了開去。

　　那鹽梟氣無可泄，砰的一拳，打在那中年妓女臉上。那妓女立時暈了過去。那孩子扑到她身上，叫道：“媽，媽！”那鹽梟抓住孩子後領，將他提了起來，正要伸拳打去，那老者喝到：“別胡吵！放下小娃子。”那鹽梟放下孩子，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將他踢得幾個斤斗翻將出去，砰的一聲，撞在牆上。

　　那老者向那鹽梟橫了一眼，對著房門說道：“我們是青幫兄弟，只因天地會一位姓賈的朋友公然辱罵青幫，又說在鳴玉坊中等候我們來評理，因此前來找人，閣下既然不是天地會的，又跟敝幫井水不犯河水，如何便出口傷人？請閣下留下姓名，幫主他們查問起來，也好有個交代。”

　　房里那人笑道：“你們要尋天地會的朋友算帳，跟我什麼相干？我自在這里風流快活，大家既然井水不犯河水，那便別來打擾老子興頭。不過我勸老兄一句，天地會的人，老兄是惹不起的，給人家罵了，也還是白鐃，不如夾起尾巴，乖乖的去販私鹽，賺銀子罷。”那老者怒道：“江湖之上，倒沒見過你這等不講理的人。”房里那人冷冷的道：“我講不講理，跟你有甚相干？莫非你現招郎進舍，要叫我姐夫？”

　　便在此時，門外悄悄閃進三個人來，也都是鹽販子的打扮。一個手拿鏈子槍的瘦子低聲問道：“點子是什麼來頭？”那老者搖頭道：“他不肯說但口口聲聲的給天地會吹大氣，說不定那姓賈的便躲在他房里。”那瘦子一擺鏈子槍，頭一撇，那老者從腰間取出兩柄尺來長的短劍。忽然之間，四人一齊沖進房中。

　　只聽得房中兵刃相交之聲大作。那麗春院乃鳴玉坊四大院子之一，沒間房都擺設得極為考究，犁木桌椅，紅木床榻，乒乓咯喇之聲不絕，顯是房中用具一件件碎裂。老鴇臉上肥肉直抖，口中念佛，心痛無已，那四名鹽梟不斷吆喝呼叫，那房中客人卻默不作聲。廳堂上眾人都站得遠遠地，唯恐遭上魚池之殃。但聽得兵刃碰撞之聲越來越快，忽然有人長聲殘呼，猜想是一名鹽梟頭目受了傷。

　　那踢倒了孩子的大漢陰囊兀自痛得厲害，見那孩子從牆邊爬起身來，惱怒之下，揮拳又向他打去。那孩子側身閃避，那大漢反手一記耳光，打得那孩子轉了兩個圈子。眾烏奴，鹽商眼見這鹽梟如此凶狠，再打下去勢必要將那孩子活活打死，可是誰也不敢出言相勸。那大漢右拳舉起，又往孩子頭頂擊落。那孩子向前一沖，無地可避，便即推開廂房房門，奔了進去。廳上眾人都是“啊”的一聲。那大漢一怔，卻不敢追入房中追打。

　　那孩子奔進廂房，一時瞧不清楚，突然間兵刃相交，口當的一聲，迸出幾星火花，只見床上坐著一人，滿頭纏著白布繃帶，形狀可怖。他只嚇得“啊”的一聲大叫。火星閃過，房中又黑，廳上燈燭之光從房門中照映進來，漸漸看清，那頭纏繃帶之人手握單刀，揮舞格斗。四名鹽梟頭目已只剩兩名，兩名瘦子都躺在地下，只有手握雙短劍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漢子仍在相斗。那孩子心想：“這人頭上受了重傷，站都站不起來，打不過這些私鹽販子的。老子得趕快逃走。但不知媽媽怎麼樣了？”

　　他想起母親被人毆辱。氣往上沖，隔著廂房們大罵：“賊王八，你奶奶的雄，我操你十八代祖宗的臭鹽皮……你私鹽販子家里鹽多，奶奶，老娘，老婆死了，都用鹽腌了起來，拿到街上當母豬肉賣，一文錢三斤，可沒人賣這臭咸肉……”廳上那鹽梟聽他罵得惡毒陰損，心下大怒，想沖進房去抓來幾拳打死，卻又不敢進房。

　　房中那人突然間單刀一側，刷的一聲響，砍入那魁梧大漢的左肩，連肩骨都砍斷了。那大漢驚逃詔地般大聲呼叫，搖搖欲倒。那老者雙劍齊出，刺向那人胸口。那人舉刀格開便在此時，拍的一聲悶響，那大漢一鞭擊中他右肩，單刀當啷落地。那老者一聲吆喝，雙劍急刺。那人左掌翻出，呵喇喇幾聲響，那老者肋骨紛斷，直飛出房，狂噴鮮血，暈倒在地。那大漢雖然左肩受傷，仍然勇悍之極，舉起鋼鞭，向那人頭頂擊落。那人卻不閃避，竟似精疲力盡，已然動彈不得。那大漢的力氣也所余無幾，鋼鞭擊落之勢甚緩。

　　那孩子眼見危急，起了敵愾同仇之心，疾沖而前，報住那大漢的雙腿，猛力向後拉扯。這大漢少說也有二百來斤，那孩子瘦瘦小小，平時休想動他半毫，但此刻他重傷之下，全仗一口氣支持，突然給那孩子一拉，一交摔倒，躺在血泊中動也不動了。

　　床上那人喘了口氣，一聲笑道：“有種的進來打！”那孩子連連搖手，要他不可再向外人挑戰。當那老者飛出房外之時，撞得廂房門忽開忽合，此刻房門兀自晃動，廳上燭光射進房來，照在那人虯髯如草，滿染血污的臉上，說不出的猙獰可畏。

　　廳上眾鹽梟瞧不清房中情形，駭然相顧，只聽得房中那人又喝到：“王八蛋，你們不敢進來，老子就出來一個個殺了。”眾鹽梟一聲喊，抬起地下傷者，紛紛奪門而去。那人哈哈一笑，低聲道：“孩子，你……你去將們閂上了。”那孩子心想這門是非閂上不可的，忙應道：“是！”將房門閂上，慢慢走到床前，黑暗中只聞到一陣陣的血腥氣。那人道：“你……你……”一句話未說完，忽然身子一側，似是暈了過去，身子搖晃，便欲掉下床來。那孩子忙搶上扶住，這人身子極重，奮力將他扶正，將他腦袋放在枕上。那人呼呼喘氣，隔了一會，低聲道：“那些販鹽的轉眼又來，我力氣未復，可得避……避他媽的一避。”伸手撐起身子，似是又碰到了痛處，大哼了一聲。

　　那孩子過去扶他，那人道：“拾起刀，遞給我！”那孩子拾起地下單刀，遞入他右手，那人緩緩從床上下來，身子不住搖晃。那孩子走將過去，將右肩承在他左腋之下。那人道：“我要出去了，你別扶我。否則給那些販鹽的見到，連你也殺了。：那孩子道：“他媽的，殺就殺，我可不怕，咱們好朋友講義氣，非扶你不可。”那人哈哈大笑，笑聲中夾著連連咳嗽，笑道：“你跟我講義氣？”那小孩道：“干麼不講？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揚州市上茶館中頗多說書之人，講述三國志，水滸傳，大明英烈傳等等英雄故事。這小孩日夜在妓院，賭場，茶館，酒樓中鑽進鑽出，替人跑腿買物，揩點油水，討幾個賞錢，一有空閒，便蹲在茶桌旁聽白書。他對茶館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後的叫得口甜，茶博士也就不趕他走。他聽書聽得多了，對故事中英雄好漢極是心醉，眼見此人重傷之余，仍能連傷不少鹽梟頭目，心下仰慕，書中英雄常說的語句便即脫口而出。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這兩句話說得好。老子在江湖上聽人說過了幾千遍，有福共享的家伙見得多了，有難同當的人卻碰不到幾個。咱們走罷！”

　　那小孩以右肩承著那人左臂，打開房門，走到廳上。眾人一見，都是駭然失色，四散避開。那小孩的母親叫道：“小寶，小寶，你到那里去？”那小孩道：“我送送這位朋友出門去，就回來的。”那人笑道：“這位朋友！哈哈，我成了你的朋友啦！”小孩的母親叫道：“不要去，你坑阢起來。”那孩子笑了笑，邁著大步走出大廳。

　　兩人走出麗春院，巷中靜悄悄的竟然無人，想必眾鹽梟遇上勁敵，回頭搬救兵去了。

　　那人轉出巷子，來到小街之上，抬頭看了看天上星辰，道：“咱們向西走！走出數丈，迎面趕來一輛驢車。那人喝到：“雇車！”趕車的停了下來，眼見二人滿身血污，臉有訝异疑忌之色。那人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約有四五兩重，道：“銀子先拿去！”那趕車的見銀錠不小，當即停車，放下踏板。

　　那人慢慢將身子移到車上，從懷中摸出一只十兩重的元寶，交給那小孩，說道：“小朋友，我走了，這只元寶給你。”

　　那小孩見到這只大元寶，不禁咕嘟一聲，吞了口饞涎，暗暗叫道：“好家伙！”但他聽過不少俠義故事，知道英雄好漢只交朋友，不愛金錢，今日好容易有機會做上英雄好漢，說什麼也要做到底，可不能膿包貪錢，大聲道：“咱們只講義氣，不講錢財。你送元寶給我，便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傷，我送你一程。”

　　那人一怔，仰天狂笑，說道：“好極！好極！有點意思！”將元寶收入懷中。那小孩爬上驢車，坐在他身旁。

　　車夫問道：“客官，去那里？”那人道：“到城西，得胜山！”車夫一怔，道：“得胜山？這深更半夜去城西嗎？”那人道：“不錯！”手中單刀在車轅上輕輕一拍。車夫心中害怕，忙道：“是，是！”放下車帷，趕驢出城。那人閉目養神，呼吸急促，有時咳嗽幾聲。

　　得胜山在揚州城西北三十里的大儀鄉，南宋紹興年間，韓世忠曾在此處大破金兵，因此山名“得胜”。

　　車夫趕驢甚急，只一個多時辰，便到山下，說道：“客官，得胜山到了！”那人見那山只有七八丈高，不過是個小丘，呸的一聲，問道：“這便是他媽的得胜山嗎？”車夫道：“正是！”那小孩道：“這确是得胜山。我媽和姐妹們去英烈夫人廟燒香，我跟著來，曾在這里玩過。再過去一點子路，便是英烈夫人廟了。”那英烈夫人廟供奉的是韓世忠夫人梁紅玉，揚州人又稱之為“异娼廟”。梁紅玉年輕時做過妓女，風塵中識得韓世忠。揚州妓女每年必到英烈夫人廟燒香許愿，祈禱這位宋朝的安國夫人有靈，照顧後代的同行姐妹。

　　那人道：“你即知道，就不會錯。下去罷。”那小孩跳下車來，扶著那人下車。眼見四周黑沉沉地，心想：“是了，此地甚是荒涼，躲在這里，那些販鹽的賊坯一定找不到。”

　　趕車的生怕這滿身是血之人又要他載往別處，拉轉驢頭，揚鞭欲行。那人道：“且慢，你將這個小朋友帶回城去。”車夫道：“是！”那小孩道：“我便多陪你一會。明兒一早，我好給你去買饅頭吃。”那人道：“你真的要陪我？”那小孩道：“沒人服侍你，可不大對頭。”那人又是哈哈大笑，對車夫道：“那你回去罷！”車夫忙不迭的趕車便行。

　　那人走到一塊岩石上坐下，眼見驢車走遠，四下里更無聲息，突然喝到：“柳樹後面的兩個烏龜王八蛋，給老子滾出來。”

　　那小孩嚇了一跳，心道：“這里有人？”果見柳樹後面兩人慢慢走了出來，兩人白布纏頭，青帶系腰，自是鹽梟一伙了。兩人手中所握鋼刀一閃一閃，走了兩步，便即站住。那人喝到：“烏龜兒子王八蛋，從窯子你一直釘著老子到這里，卻不上來送死，干什麼了！1那小孩心道：“是了，他們要查明這人到了那里，好搬救兵來殺他。那兩人低聲商議了幾句，轉身便奔。那人急躍而起待要追趕，“噯“的一聲，復又坐倒，他重傷之余，已無力追人。

　　那小孩心道：“驢車已去，我們兩人沒法走遠，這兩人去通風報訊，大隊人馬殺來，那可糟糕。”突然間放聲大哭，叫道：“啊喲，你怎麼死了？死不得啊？你不能死啊！”0

　　二名鹽梟正自狂奔，忽聽得小孩哭叫，一怔之下，立時停步轉身，只聽得他大聲哭叫：那怎麼死了？”不由得又驚又喜。一人道：“這惡賊死了？”另一人道：“他受傷很重，挨不住了。這小鬼如此哭法，自然是死了。”遠遠望去，只見那人蜷成一團，臥在地上。先一人道：“就算沒死，也不用怕他。咱們割了他腦袋回去，豈不是大功一件？”另一人道：“妙極！”兩人挺著單刀，慢慢走近。只聽那小孩兀自在捶胸頓足，放聲號啕，一面叫道：“老兄，你怎麼忽然死了？那些販私鹽的追來，我怎抵擋得了？”

　　那二人大喜，奔躍而前。一人喝到：“惡賊，死得正好！”抓住了那小孩的背心，另一人便舉刀往那人頸中砍去……忽然間刀光一閃，一人腦袋飛去，抓住小孩之人自胸至腹，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那人哈哈大笑，撐起身來。

　　那小孩哭道：“啊喲，這位販私鹽的朋友怎麼沒了腦袋？你兩位老人家去見了閻王，又有誰回去通風報訊哪？這可不是糟了嗎？”說道最後，忍不住大笑。

　　那人笑道：“你這小鬼當真聰明的緊，哭得也真像。若不是這麼一哭，這兩個王八蛋還真不會過來。”那小孩笑道：“要裝假哭，還不容易？我媽要打我，鞭子還沒上身，我已哭得死去活來，她下鞭時自然不會重了。“那人道：“你娘干麼打你？“那小孩道：“那不一定，有時是我偷了她的錢，有時是為了我捉弄院中的閔婆，尤叔。”

　　那人歎了口氣，說道：“這兩個探子倘若不殺，可當真有些不妙。喂，你剛才假哭時，怎地你不叫我老爺，大叔，卻叫我老兄？”那小孩道：“你是我朋友。自然叫你朋友。你是他媽的什麼老爺了？你如要我叫你老爺，鬼才理你？”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很好！，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那小孩道：“你問我尊姓大名嗎？我叫小寶。”那人笑道：“你大名叫小寶，那麼尊姓呢？”那小孩皺了皺眉，說道：“我……我尊姓韋。”

　　這小孩生于妓院中，母親叫著韋春花，父親是誰，連她母親也不知道，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寶，也從來無人問他姓氏。此刻那人忽然問起，他就將母親的姓搬了出來。這韋小寶生于妓院，長于妓院，從沒讀過書。他自稱“尊姓大名”倒不是說笑，只是聽說書的常常提到“尊姓大名”四個子，不知乃是向別人說話是的尊敬稱呼，用在自己身上，可不合適。

　　他跟著問道：“那你尊姓大名叫什麼？”那人微微一笑，說道：“你即當我是朋友，我便不能瞞你，我姓茅，茅草的茅，不是毛虫之虫，排行第十八。茅十八便是我了。”

　　韋小寶“啊”了一聲，跳了起來，說道：“我聽人說過的，官府……官府不是正在捉拿你嗎？說你是什麼江洋大盜。”茅十八嘿的一聲，道：“不錯，你怕不怕我？”韋小寶笑道：“怕什麼？江洋大盜又打什麼緊？水滸傳上林沖，武松那些英雄好漢，也都是大強盜。”茅十八甚是高興，說道：“你拿我和林沖，武松那些大英雄相比，那可好得很。官府要捉拿我，你是聽誰說的？”

　　韋小寶道：“揚州城里貼滿了榜文，說是捉拿江洋大盜茅十八，又是什麼格殺不論，只要有人殺了你，賞銀二千兩，倘若有人通風報信，因而捉到你，那就少賞些，賞銀一千兩。昨天我還在茶館聽大家談論，說道你這樣大的本事，要捉住的，殺了你，那是不用想了，最好是知道你的下落，向官府通風報信，領得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倒是一注橫財。”

　　茅十八側著頭看作他，嘿的一聲。

　　韋小寶心中閃過一個念頭：“我如得了這一千兩賞銀，我和媽娘兒倆可有的化了，雞鴨魚肉，賭錢玩樂，幾年也化不光。”見茅十八乃是側著頭瞧自己，臉上神氣頗有些古怪，韋小寶怒道：“你心里在想什麼？你猜我會去通風報信，領這賞銀？”茅十八道：“是啊，白花花的銀子，誰又不愛？”韋小寶怒罵：“操你奶奶，還講什麼江湖義氣？”茅十八道：“那也只好由你。”

　　韋小寶道：“你既信我不過，為什麼說了真名字出來？你頭上臉上纏了這許多布條，和榜文上的圖形全然不同了。你不說你是茅十八，誰又認得你？”茅十八道：“你說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倘若連自己的姓名身份也瞞了你，那還算什麼他媽巴羔子的好朋友？”

　　韋小寶大喜，說道：“對極！就算有一萬兩，十萬兩銀子的賞金，老子也決不會去通風報信。”心中卻想：“倘若真有一萬兩，十萬兩銀子的賞格，出賣朋友的事要不要做？”頗有點打不定主意。

　　茅十八道：“好，咱們便睡一會，明日午時，有兩個朋友要來找我。我們約好在揚州城西得胜山相會，死約會，不見不散。”

　　韋小寶亂了一日，草已神困眼倦。聽他這麼一說，靠在樹干上便即睡著了。

　　次日醒來，只見茅十八雙手按胸，笑道：“你也醒了，你把這兩個死人拖到樹後面去，將三把刀子磨一磨。”

　　韋小寶依言拖開死人，其時朝陽初開，這才看清楚茅十八約莫四十來歲年紀，手臂上肌肉盤虯，目閃精光，神情威猛，當下將三柄鋼刀拿到溪水之旁，蘸了水，在一塊石頭上磨了起來。心想：“對付鹽販子，有一把刀也夠了，倘若這茅老兄給人殺了，余下兩柄道又磨來干什麼？難道讓人用來殺我韋小寶嗎？”他向來懶惰，裝模作樣的磨了一會道，道：“我去買些油條饅頭來吃。”

　　茅十八道：“那里有油條饅頭賣？”韋小寶道：“過去那邊沒多遠，有個小市鎮，茅大哥，你身邊銀子，借幾兩來使使？”茅十八一笑，又取出那只元寶，說道：“哥兒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拿去使便了，說什麼借不借的？”

　　韋小寶大喜，心想：“這好漢真拿我當朋友看待，便有一萬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能去報官。十萬兩呢？這倒有點兒傷腦筋。呸，憑他這副德性，值得這麼多銀子？我也不用傷腦筋啦。”接過銀子，問道：“要不要給你買些傷藥？”茅十八道：“不用了，我自己有傷藥。”韋小寶道：“好，我去了。茅大哥，你放心，倘若公差捉住了我，就算殺了我腦袋，我也決不說你就是茅十八。”茅十八見他說的真誠，點了點頭。

　　韋小寶自言自語：“你還有兩個朋友來，最好再買一壺酒，來幾斤熟牛肉。”茅十八喜道：“有酒肉最好，快去快回，吃飽了好廝殺。”韋小寶驚道道：“鹽販子知道你在這里？就要追來？”茅十八道：“不是，我約了別的人到得胜山來打架，否則巴巴的趕來干什麼？”韋小寶吁了口氣，道：“你身上有傷，怎麼能再打架？這場架嗎，等傷好了再打不遲，只不過……只不過就怕人家不肯。”

　　茅十八道：“呸，人家是有名的英雄好漢，怎能不肯？是我不肯。今天是三月二十九，是不是，半年之前，這場架便約好了。後來我給官府捉了關在牢里，牽記著這場約會，非來不可，只好越獄趕來，越獄時殺了幾個鷹爪孫，揚州城里才這麼鬧得亂糟糟的，懸下他媽的賞格捉拿老子。他奶奶的，偏生前天又遇上好幾個功夫很硬的鷹爪子，殺了他們三個，自己竟還受了點傷，也真算倒足了大霉。”

　　韋小寶道：“好，我趕去買些吃的，等你吃飽了好打架。”當即拔足快奔，轉過山坡，奔了六七里路，便是一個小市鎮，心下盤算：“茅大哥傷得路也走不動，怎能跟人家打架？他說對方是有名的英雄好漢，武功定然了得，我怎的幫他個忙才好？”手里捧著銀子，心痒難搔，一生之中，手里從未拿過這許多銀子，須得怎生大華一場，這才痛快，走到熟肉舖中，買了兩斤熟牛肉，一只醬鴨，再去買了兩瓶黃酒，剩下的一只乃是不少，又買了十來個饅頭，八根油條，只多用了二十幾文，忽想：“我瞧去買些繩索，在地下結成了絆馬索。打架之時，對方不小心在繩索上一絆，摔倒在地，茅大哥就可一刀將他殺死。”

　　他想起說書先生說故事，大將上陣交鋒，馬足被絆，摔將下來，敵將手起刀落，將之砍為兩段，當下興沖沖的去買繩索。來到一家雜貨舖前，只見舖中一排放著四只大缸，一缸白米，一缸黃豆，一缸鹽，另一缸是碎石灰。立時想起：“去年仙女橋邊私鹽幫跟人打架，給人家用石灰撒在眼里，登時反敗為胜。我怎麼不想到這個主意？”繩索也不買了，買了一袋石灰，回到茅十八身邊。

　　茅十八躺在樹邊睡覺，聽到他腳步聲，便即醒了，打開酒瓶，喝了兩口，大聲贊好，說道：“那喝不喝？”韋小寶從來不喝酒，這時有充英雄好漢，接過酒瓶便喝了一大口，只覺一股熱氣涌入肚中，登時大咳起來。茅十八哈哈大笑，說道：“小英雄喝酒的功夫還沒學會。”忽聽得遠處有人朗聲道：“十八兄，別來好啊？”

　　茅十八道：“吳兄，王兄，你兩位也很清健啊！”韋小寶心中突突亂跳，抬頭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大路兩個人快步走來，頃刻間便到了面前。

　　一人是老頭子，一部白胡須直垂至胸，但面皮紅潤泛光，沒半點皺紋。另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矮矮胖胖，是個禿子，後腦拖著條小辮子，前腦如剝殼雞蛋。

　　茅十八拱手道：“兄弟腿上不方便，不能起立行禮了。”那禿頭眉頭微微一皺。那老者笑道：“何必客氣？”韋小寶心想：“茅大哥為人太過老實，自己腿上有傷，怎能說給人家聽？”茅十八道：“這里有酒有肉，兩位吃一點嗎？”那老人道：“叨擾了！”坐在茅十八身側，接過酒瓶。韋小寶大喜：“原來這兩人是茅大哥的朋友，不是跟他來打架的，那可妙得緊。待會敵人到來，這兩人也可幫忙打架。”

　　那老者將酒瓶湊到口邊，那禿頭說道：“吳大哥，這酒不喝也罷！”那老者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說道：“十八兄是鐵錚錚的好漢子，酒中難道還會有毒？”咕嘟，咕嘟喝了兩口，將酒瓶遞給禿頭，道：“不喝酒，那可瞧不起好朋友了。”那禿頭神色有些猶豫，但對老者之言似是不便違拗，接過酒瓶，剛放到口邊，茅十八夾手奪過，說道：“酒不夠了！王兄又不愛喝酒，省幾口給我。”仰頭合了兩大口。那禿頭臉上一紅，坐下來抓起牛肉便吃。

　　茅十八道：“我給兩位引見一位好朋友。”指著老者道：“這位吳老爺子，大號叫作大鵬，江湖上人稱'摩云手'，拳腳功夫，武林中大大有名。”那老者笑道：“茅兄給我臉上貼金了。”說著左右顧視，不見另有旁人，不禁頗為詫异。茅十八指著那禿子道：“這位王師傅單名一個'潭'字，外號'雙筆開山'一對判官筆使將出來，當真出神入化。”那禿頭道：“茅兄取笑了，在下是你的手下敗將，慚愧的緊。”

　　茅十八道：“不敢當。”指著韋小寶道：“這位小朋友是我新交的好兄弟……”他說到這里，吳王二人愕然相顧，跟著一齊凝視韋小寶，實在看不出這個又干又瘦的十而三歲的小孩子是什麼來頭，只聽茅十八續道：“這位小朋友姓韋，名小寶，江湖上人稱……人稱，嗯，他的外號，叫作……叫作……”頓了一頓，才道：“叫作'小白龍'。水上功夫，最是了得，在水上游上三日三夜，生食魚蝦，面不改色。”

　　他要給這個新交的小朋友爭臉，不能讓他在外人面前顯得泄氣，有心要吹噓幾句，可是韋小寶全無武功，吳王二人都是行家，一聲手便知端地，難以瞞騙，一凝思間便說他水上功夫十分厲害，吳王二人是北地豪傑，不會水性，那便無法得知真假。他接著說道：“你們三位都是好朋友，多親近親近。”吳王二人抱拳道：“久仰久仰！”

　　韋小寶依樣學樣，也抱拳道：“久仰久仰！”又驚又喜：“茅大哥給我吹牛，其時我是什麼江湖好漢了？這西洋鏡卻拆穿不得。”

　　四人過不多時，便將酒肉饅頭吃的干干淨淨。這禿頭王潭食量甚豪，初時有些顧忌，到後來放量大嚼，他獨個兒所吃的牛肉，饅頭和油條，比三人加起來還多。

　　茅十八伸衣袖抹了抹嘴，說道：“吳老爺子，這位小朋友水性固是極好，陸上功夫卻還沒學，在下只好一對二，這可不是瞧不起二位。”吳大鵬道：“咱們這個約會，我看還是推遲半年罷。”茅十八道：“那為什麼？”吳大鵬道：“茅兄身上有傷，顯不出真功夫。老朽打贏了固然沒什麼光采，打輸了更是沒臉見人。”

　　茅十八哈哈大笑，說道：“有傷沒傷，沒多大分別，再等半年，豈不牽腸挂肚？”左手扶著樹干，慢慢站起身來，右手已握單刀，說道：“吳老爺子向來赤手空拳，王兄便亮兵刃罷！”王潭道：“好！”雙手入懷，倉啷一聲輕響，摸出一對判官筆了。

　　吳大鵬道：“既然如此，王賢弟，你替愚兄掠陣。愚兄要是不成，你再上不遲。”王潭應道：“是！”退開三步。吳大鵬左掌上翻，右手兜了個圈子，輕飄飄向茅十八拍來。

　　茅十八單刀斜劈，輕砍他左臂。吳大鵬一低頭，自他刀鋒搶進，左手向他誘逼肘下拍去。茅十八一側身轉在樹旁，拍的一聲響，吳大鵬那掌擊在樹干上，這顆大樹高五六丈，樹身粗壯，給吳大鵬這麼一拍，樹上黃葉便是雨點般下來。茅十八叫道：“好掌力！”單刀攔腰揮去。吳大鵬突然縱起身子，從半空中扑將下來，白須飄飄，甚是好看。茅十八一招“西風倒卷”。單刀之下拖上。吳大鵬在半空中一個倒翻斤斗，躍了出去。茅十八這一刀和他小腹相距不到半尺。刀勢固然勁急，吳大鵬的閃避卻也迅速靈動之極。

　　韋小寶一生之中，打架是見得極多了，但都是市井流氓抱腿拉辮，箍頸撞頭的爛打，除了昨日麗春院中茅十八惡斗鹽梟之外，從未見過高手如此凶險的比武。但見吳大鵬忽進忽退，雙掌翻飛，茅十八將單刀舞得幻成一片銀光，擋在身前。吳大鵬幾次搶上，都被刀光逼了出來。

　　正斗到酣處，忽聽得蹄聲嫌詔，十育人騎馬奔來，都是清廷官兵的打扮。十余騎奔到近處，散將開來，將四人圍在核心，為首的軍官喝到：“且住！咱們奉命捉拿江洋大盜茅十八，跟旁人并不相干，都退開了！”

　　吳大鵬一聽，住手越開。茅十八道：“吳老爺子，鷹爪子又找上來拉！他們沖著我來，你不用理會，再上啊！”吳大鵬向眾官兵道：“這位兄台是安分良民，怎的是江洋大盜？你們認錯了人罷？”為首的軍官冷笑道：“他是安分良民，天下的安分良民未免太多了。茅朋友，你在揚州城里做下你天大的案子，好漢一人做事一人當，乖乖的跟我們走罷！”

　　茅十八道：“你們且等一等，且瞧我跟這兩位朋友分了胜敗再說。”轉頭向吳大鵬和王潭道：“吳老爺子，王兄，咱們今日非分胜敗不可，再等上半年，也不知我姓茅的還有沒有性命。爽爽快快，兩位一起上罷！”

　　那軍官喝道：“你們兩個若不是和茅十八一伙，快快离開這是非之地，別惹事上身。”

　　茅十八道：“你奶奶的，大呼小叫干什麼？”

　　那軍官道：“茅十八，你越獄殺人，那是揚州地方官的事，本來用不著我們理會。不過聽說你在妓院里大叫大囔，說道天地會作亂造反的叛賊都是英雄好漢，這話可是有的？”

　　茅十八大聲道：“天地會的朋友們當然是英雄好漢，難道倒是你這種給朝廷舔卵蛋的漢奸，反而是英雄好漢？”

　　那軍官眼露凶光，說道：“鰲少保派我們從北京到南方來，為的就是捉拿天地會反賊。茅十八，你跟我們走。”說著轉頭向吳大鵬和王潭道：“兩位正在跟這逆賊相斗，想來不是一路的，兩位這就請便罷。”

　　吳大鵬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那軍官在腰間一條黑黝黝的軟鞭上一拍，說道：“在下'黑龍鞭'史松，奉了鰲少保將令，擒拿天地會反賊。”

　　吳大鵬點了點頭，向茅十八道：“茅兄，天父地母！”

　　茅十八睜大了雙眼問道：“你說什麼？”

　　吳大鵬微微一笑，道：“沒什麼，茅兄，你好象并不是天地會中的兄弟，卻干麼要大說天地會的好話？”茅十八道：“天地會保百姓，殺賊子，做的是英雄好漢的勾當，自然是英雄好漢了。江湖上有言道：‘為人不近陳近南，就是英雄也枉然。'陳近南陳總舵主，便是天地會的頭腦。天地會的朋友們，都是陳總舵主的手下，豈有不是英雄好漢之理”。吳大鵬道：“茅兄可識得陳總舵主麼？”茅十八怒道：“什麼？你是譏笑我不是英雄好漢嗎？”他為此發怒，自然是不識陳近南了。吳大鵬微笑道：“不敢，”茅十八又道：“難道你又識得陳總舵主了？”吳大鵬搖了搖頭。

　　史松向吳王二人問道：“你們兩個識得天地會的人嗎？要是又什麼訊息，說了出來，我們拿到了天地會的頭目，好比哪個陳近南什麼的，鰲少保必定重重有賞。”

　　吳大鵬和王潭尚未回答，茅十八仰天大笑，識得：“發你媽的清秋大夢，憑你這塊料，也想去拿天地會的陳總舵主？你開口閉口的鰲少保，這鰲少保自稱是滿洲第一勇士，武功到底怎樣？”史松道：“鰲少保天生神勇，武功蓋世，曾在北京街上一拳打死一頭瘋牛，你這反賊也知道嗎？”茅十八罵道：“他奶奶的，我就不信鰲拜有這等厲害，我正要上北京去斗他一斗。”史松冷笑道：“憑你也配和鰲少保動手？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頭，就將你捺死人。姓茅的，閒話別多說了，跟我們走罷！”

　　茅十八道：“那有這般容易？你們這里一共十三人，；老子以一敵十三，明知打不過，也得打一打。”

　　吳大鵬笑道：“茅兄怎的如此見外？咱們是以三敵十三，一個打四個，未必便輸，”

　　史松和茅十八都是大吃一驚。史松道：“兩位別轉錯了念頭，造反助逆，可不是好玩的。”

　　吳大鵬笑道：“助逆那也罷了，造反卻是不敢。”史松道：“助逆既是造反！你們兩個想清楚些，是不是幫定了這反賊？”吳大鵬道：“半年之前，茅兄和這位微笑約定了，今日在這里以武會友，并將在下牽扯在內。想不到官府不識趣，將茅兄關在獄里。他是言而有信的好漢子，今日若不踐約，此後在江湖上如何做人？他越獄殺人，都是給官府逼出來的。這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史大人，你如賣老漢的面子，那就收隊回去，待老兄和茅兄較量一下手低下的功夫，明日你捉不捉他，老漢和王兄弟就不管了！”史松道：“不成。”

　　軍官隊中忽有一人喝到：“老家伙，那有這麼多說的？”說著拔刀出鞘，雙腿一夾，縱馬沖將過來，高舉單刀，便向吳大鵬頭頂砍落。吳大鵬斜身一閃，避過了他這一刀，右臂探出，身子縱起，抓住了他背心，順手一甩，將他摔了出去。

　　眾軍官大叫：“反了！反了！”紛紛躍下馬來，向吳大鵬等三人圍了上去。

　　茅十八大腿受傷，倚樹而立，手起刀落，便劈死了一名軍官，鋼刀橫削，又一名軍官被他攔腰斬死。余人見他悍勇，一時不敢逼近。史松雙手叉腰，騎在馬上掠陣。

　　韋小寶本給軍官圍在核心，當史松和茅十八，吳大鵬說話之際，他一步一步的退出圈子。眾軍官也不知道這干瘦小孩在這里干什麼，誰也不加理會。待得眾人動上手，他已躲在數丈外的一株樹後，心想：“我快快逃走呢，還是在這里瞧著？茅大哥他們只有三個，定會給這些官兵殺了，這些軍爺會不會又來殺我？”轉念又想：“茅大哥當我是好朋友，說過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我若悄悄逃走，可太也不講義氣。”

　　吳大鵬揮掌劈倒了一名軍官。王潭使開雙筆，和三名軍官相斗，這時茅十八又將一名軍官右腿砍斷。這軍官倒在血泊之中，大聲呼叫喝罵，聲音凄厲，

　　史松長嘯一聲，黑龍鞭出手，跟著縱身下馬。他雙足尚未落地，鞭梢已向茅十八卷去。茅十八使開“五虎斷門刀”刀法，見招拆招，史松的軟鞭一連七八招厲害招數，都給他單刀擋了回來。但聽得吳大鵬大聲吆喝，一人飛了出去，拍嗒一聲，掉在地下，軍官中又少了一人。

　　這邊王潭以一敵三，卻漸漸落了下風，左腿上被鋸齒刀拉了一條口子，鮮血急噴。他一跛一拐，浴血苦斗。和吳大鵬急斗的三人武功均頗不弱，雙刀一劍，在他身邊轉來轉去，吳大鵬的摩云掌一時擊不到他們身上。

　　史松的軟鞭越使越快，始終奈何不了茅十八，突然間一招“白蛇吐信”鞭梢向茅十八右肩點去。茅十八舉刀豎擋，不料史松這一招乃是虛招，手腕抖動，先變“聲東擊西”，再變“玉帶圍腰”，黑龍鞭□地揮向左方，隨即圈轉，自左至右，遠遠向茅十八腰間圍來。

　　茅十八雙腿難以行走，全仗身後大樹支撐。史松這一招“玉帶圍腰”卷將過來，本來只須向前竄出，或是往後縱躍，即能避過，但此刻卻非硬接硬架不可，當下單刀對准黑龍鞭的鞭梢拍落。史松抖然放手。松脫鞭柄，那軟鞭一沉，忽而兜轉，迅疾無倫的卷將過來，將茅十八繞在樹上，一共繞了三匝，噗的一聲，鞭梢擊中他的右胸。史松要將茅十八生擒，以便逼問天地會的訊息，眼見吳大鵬和王潭還未降服，急欲取下黑龍鞭使用，當即俯身拾起地下丟棄的一柄單刀，要砍下茅十八的一條右臂。

　　他拾刀在手，剛抬起身，募地白影晃動，無數粉末沖進眼里，鼻里，口里，一時氣為之窒，跟著雙眼劇痛，猶似萬枚鋼針同時刺一般，待欲張口大叫，滿嘴粉末，連喉頭嗌住了，再也叫不出聲來，這一下變故突兀之極，饒是他老于江湖，卻也心慌意亂，手一松，單刀跌落，雙手去揉擦眼睛，擦得一擦，這才恍然：“啊喲，敵人將石灰撒入了我眼睛。”生石灰遇水即沸，立即將他雙眼燒爛，便在此時，肚腹上一陣冰涼，一柄單刀已插入了肚中。

　　茅十八為軟鞭繞身，眼見無悻，陡然間白粉飛揚，史松單刀脫手，雙手去揉擦眼睛，正詫异間，只見韋小寶拾起單刀，一刀插入雙手肚中，隨即轉身躲在樹後。

　　雙手搖搖晃晃，轉了幾轉，翻身摔倒。幾名軍官大驚，齊叫：“史大哥，史大哥！”吳大鵬左掌一招“鐵樹開花”，掌力吐出，一名軍官身子飛出數丈，口中鮮血狂噴，余下五人眼見不敵，再也無心戀戰，轉身便走，連坐騎也不要了。

　　吳大鵬回頭說道：“茅兄當真了得，這黑龍鞭史松武功高強，今日命喪你手！”他眼見史松肚腹中刀而死，想來自是茅十八所殺。

　　茅十八搖頭道：“慚愧！是韋小兄弟殺的。”吳王二人大為詫异，齊聲道：“是這小孩所殺？”他二人適才忙于對付敵人，沒見到韋小寶撒石灰。地下滿是死尸鮮血，傷者身上滾得滿身是泥，雖有石灰粉末撒在地上，他二人也沒留意。

　　茅十八左手抓住黑龍鞭鞭梢，抖開軟鞭，呼的一聲，抽在史松頭上。史松肚腹中刀，一時未死，給這一鞭擊正在天靈蓋上，立時斃命，茅十八叫道：“韋兄弟，你好功夫啊！”

　　韋小寶從樹後轉出，想到自己竟然殺了一名官老爺，心中有一份得意，倒有九份害怕。吳王二人將信將疑上上下下的向韋小寶打量，但見他臉色蒼白，全身發抖，雙目含淚，搖搖晃晃的立足不定，只象隨時隨刻要放聲大哭，又或是大叫：“我的媽啊！”說什麼也不象是殺了黑龍鞭史松之人。吳大鵬道：“小兄弟，你使什麼招式殺了此人？”韋小寶顫聲道：“我……我……是殺了這……官……官老爺嗎？不，不是我殺的，不……不是我……”他知道殺官之罪極大，心慌意亂之下，唯有拼命抵賴。

　　茅十八皺起眉頭，搖了搖頭，說道：“吳老爺子，王兄，承你二位拔刀相助，救了兄弟的性命。咱們還打不打？”吳大鵬道：“救命之話，修得提起。王兄弟，我看這場架是不必打了？”王潭道：“不打了！我和茅兄弟沒什麼深仇大怨，大家交上了朋友，豈不是好？茅兄弟武功高強，有膽量，有見識，兄弟是十分佩服的。”吳大鵬道：“茅兄，咱們就此別過，山長水遠，後會有期，茅兄弟十分敬佩天地會的陳總舵主，這一句話，兄弟當設法帶給陳總舵主他老人家知曉。”

　　茅十八大喜，搶上一步，說道：“你……你……識得陳總舵主？”

　　吳大鵬笑道：“我和這位王兄弟，都是天地會洪化堂屬下的小腳色。承茅大哥對敝會如此瞧得起，別說大伙兒本來沒什麼過節，就算真有梁子，那也是一筆勾銷了。”茅十八又驚又喜，說道：“原來……原來你果然識得陳近南。”吳大鵬道：“敝會兄弟眾多，陳總舵主行蹤無定，在下在會中職司低下，的确沒見過陳總舵主的面，剛才并不是有意相欺。”茅十八道：“原來如此。”

　　吳大鵬一拱手，轉身便行，雙掌連楊，拍拍之聲不絕，在每個躺在地上的軍官身上補了一掌，不論那軍官是死是活，再中了他的摩云掌力，死者筋折骨裂，活著的也即氣絕。

　　茅十八低聲喝采：“好掌力！”眼見二人去得遠了，喃喃的道：“原來他二人倒是天地會的。”隔了一會。向韋小寶道：“去牽匹馬過來！”

　　韋小寶從未牽過馬，見馬匹身軀高大，心中害怕，從馬匹身後慢慢挨近。茅十八喝到：“向著馬頭走過去，你從馬屁股過去，馬兒非腿踢你不可。”韋小寶繞到馬前，伸手去拉韁繩，那馬倒是馴良，跟著他便走。

　　茅十八撕下衣襟，裹了右臂的傷口，左手在馬鞍上一按，躍上馬背，說道：“那回家罷！”韋小寶道問道：“你到那里去？”茅十八道：“你問來干麼？”韋小寶道：“咱們既是朋友，我自然要問問。“茅十八臉一沉，罵道：“你奶奶的，誰是你朋友？”韋小寶退了一步，小臉兒漲得通紅，淚水在眼中滾來滾去，不明白他為什麼好端端突然大發脾氣。

　　茅十八道：“你為什麼用石灰撒在那史松的眼里？”聲音嚴厲，神態更是凶惡。

　　韋小寶甚是害怕，退了一步，顫聲道：“我……我見他要殺你。”茅十八問道：“石灰那里來的？”韋小寶道：“我……我買的。”茅十八道：“買石灰來干什麼？”韋小寶道：“你說要跟人打架，我見你身上有傷，所以……所以買了石灰粉幫你，”茅十八大怒，罵道：“小雜種，你奶奶的，這法子那里學來的？”

　　韋小寶的母親是娼妓，不知生父是誰，最恨的就是人家罵他小雜種，不由得怒火上沖，也罵道：“你奶奶的老雜種，我操年茅家十七八代老祖宗，烏龜王八蛋，你管我從那里學來的？你這臭王八，死不透的老甲魚……”一面罵，一面躲到樹後。

　　茅十八雙腿一夾，縱馬過來，長臂伸處，便將他後頸抓住，提了起來，喝到：“小鬼，你還罵不罵？”韋小寶雙足亂踢，叫道：“你這賊王八，臭烏龜，路倒尸，給人斬上一千刀的豬玀……”他生于妓院之中，南腔北調的罵人語言，學了不計其數，這時怒火上沖，滿口的污言穢語。

　　茅十八更是惱怒，啪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韋小寶放聲大哭，罵得更響了，突然之間，張口在茅十八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茅十八手背一痛，脫手將他摔在地上。韋小寶發足便奔，口中兀自罵聲不絕。茅十八縱馬自後緩緩跟來。

　　韋小寶雖然跑的不慢，但他人小步短，那里撇得下馬匹的跟蹤？奔得十幾丈，便已氣喘力竭，回頭一看，茅十八的坐騎和他不過相距丈許，心中一慌，失足跌倒，索性便在地上打滾，大哭小叫。他平日在妓院當中，街巷之間，時時和人爭鬧，打不過時便耍這無賴手段，對手都是大人，只好搖頭退開。

　　茅十八道：“你起來，我有話要跟你說。”韋小寶哭叫：“我偏不起來，死在這里也不去來！”茅十八道：“好！我放馬過來，踹死了你！”

　　韋小寶最不受人恐嚇，人家說：“我一拳打死你，我一腳踢死你”這等言語，他幾乎每逃詡會聽到一兩次，根本就沒放在心上，當即大聲哭叫：“打死人啦，大人欺負小孩哪！烏龜王八蛋騎了馬要踏死我啦！”茅十八一提馬韁，坐騎前足騰空，人立起來。韋小寶一個打滾，滾了開去。茅十八笑罵：“小鬼，你畢竟害怕。”韋小寶叫道：“我怕了你這狗入的，不是英雄好漢！”

　　茅十八見他如此憊賴，倒也無法可施，笑道：“憑你也算英雄好漢？好啦，你起來，我不打你了。我走啦！”韋小寶站起身來，滿臉都是眼淚鼻涕，道：“你打我不要緊，可不能罵我小雜種。”茅十八笑道：“你罵我的話，還多了十倍，更難聽十倍，大家扯直，就此算了。”韋小寶伸手抹了抹，當即破涕為笑，說道：“你打我耳光，我咬了你一口，大家扯直，就此算了。你去那里？”

　　茅十八道：“我上北京。”韋小寶奇道：“上北京？人家要捉你，怎麼反而自己送上門去？”茅十八道：“我老是聽人說，那鰲拜是滿洲第一勇士，他媽的，還有人說他是天下第一勇士，我可不服氣，要上北京跟他比划比划。”

　　韋小寶聽他說要去跟滿洲第一勇士比武，這熱鬧不可不看，平時在茶館中，聽茶客說起天子腳下北京的種種情狀，心下早就羡慕，又想到自己殺了史松，官老爺查究起來可不是玩的，雖然大可賴在茅十八身上，但萬一拆穿西洋鏡，那可乖乖不得了，還是溜之大吉為妙，說道：“茅大哥，我求你一件事，成不成？這件事不大易辦，只怕你不敢答應。”

　　茅十八最恨人說他膽小，登時氣往上沖，罵道：“你奶奶的，小……”他本想罵“小雜種”，總算及時收口，道：“什麼敢不敢的？你說出來，我一定答應。”又想自己的性命是他所救，天大的難事，也得幫他。

　　韋小寶道：“大丈夫一言既出，什麼馬難追，你說過的話，可不許反悔。”茅十八道：“自然不反悔。”韋小寶道：“好！你帶我上北京去。”茅十八奇道：“你也要上北京？干什麼？”韋小寶道：“我要看你跟那個鰲拜比武。”

　　茅十八連連搖頭，道：“從揚州到北京，路隔千里，官府又在懸賞捉我，一路上甚是凶險，我怎能帶你？”韋小寶道：“我早知道啦，你答應了的事定要反悔。你帶著我，官府容易捉到你，你自然不敢了。”茅十八大怒，喝到：“我有什麼不敢？”韋小寶道：“那你就帶我去。”茅十八道：“帶著你累贅得緊，你又沒跟你媽說過，她豈不挂念？”韋小寶道：“我常常幾天不回家，媽從來夜來挂念。”

　　茅十八一提馬韁，縱馬便行，說道：“你這小鬼頭花樣真多。”

　　韋小寶大聲叫道：“那不敢帶我去，因為你打不過鰲拜，怕我見到了丟臉！”茅十八怒火沖天，兜轉馬頭，喝到：“誰說我打不過鰲拜？”韋小寶道：“你不敢帶我去，自然因為怕我見到你輸了的丑樣。你給人家打得爬在地上，大叫：‘鰲拜老爺饒命，求求鰲拜大人饒了小人茅十八的狗命'，給我聽到，羞也羞死了！”

　　茅十八氣得哇哇大叫，縱馬沖將過來，一伸手，將韋小寶提將起來，橫放鞍頭，怒道：“我就帶你去，且看是誰大叫饒命。”韋小寶大喜，道：“我若不是親眼目睹，猜想起來，大叫饒命的定然是你，不是鰲拜。”

　　茅十八提起左掌，在他屁股上重重的打了一記，喝到：“我先要你大叫饒命！”韋小寶痛得“啊”的一聲大叫，笑道：“狗爪子打人，倒是不輕。”

　　茅十八哈哈大笑，說道：“小鬼頭，當真拿你沒法子。”韋小寶半點也不肯吃虧，道：“老鬼頭，我也當真拿你沒法子。”茅十八笑道：“我便帶你上北京，可是一路上你須得聽我言語，不可胡鬧。”韋小寶道：“誰胡鬧了？你入監牢，出監牢，殺鹽販子，殺軍官，還不算是胡鬧？”茅十八笑道：“我說不過你，認輸便是。”將韋小寶放在身前鞍上，縱馬過去，又牽了一匹馬，辨明方向，朝北而行。

　　韋小寶從未騎過馬，初時有些害怕，騎了五六里後，膽子大了，說道：“我騎那匹馬，行不行？”茅十八道：“你會騎便騎，不會騎乘草別試，小心摔斷了你的腿。”

　　韋小寶好強要胜，吹牛道：“我騎過好幾十次馬，怎會不會騎？”從馬背上跳了下來，走到另一匹馬左側，一抬右足，踏上了馬鐙，腳上使勁，翻身上了馬背。不料上馬須得先以左足蹋鐙，他以右足上鐙，這一上馬背，竟是臉孔朝著馬屁股。

　　茅十八哈哈大笑，脫手放開了韋小寶坐騎的韁繩，揮鞭往那馬後退上打去，那馬放蹄便奔。韋小寶嚇得魂不附體，險些掉下馬來，雙手牢牢抓住馬尾，兩只腳夾住了馬鞍，身子伏在馬背之上，但覺耳旁生風，身子不住倒退。幸好他人小體輕，抓住馬尾後竟沒掉下馬來，口中自是大叫大囔：“乖乖我的媽啊。辣塊媽媽不得了，茅十八，你再不拉住馬頭，老子操你十八代的臭祖宗，啊喲，啊喲，啊喲……”

　　這馬在官道上直奔了三里有余，勢道絲毫未緩，轉了個彎，前面右首岔道上一輛騾車緩緩行來，車後跟著一匹白馬，馬上騎著個二十七八的漢子。這一車一馬走上大道，也向北行。韋小寶的坐騎無人指揮，受驚之下，向那一車一馬直沖過去，相距越來越近。趕車的車夫大叫：“是匹瘋馬！”忙要將騾車拉到一旁相避。那乘馬漢子調轉馬頭，韋小寶的坐騎也已沖到了跟前。那漢子一伸手，扣住了馬頭。那馬奔得正急，這漢臂力甚大，一扣之下，那馬立時站住，鼻中大噴白氣，卻不能再向前奔。

　　車中一個女子聲音問道：“白大哥，什麼事？”那漢子道：“一匹馬溜了韁，馬上有個小孩，也不知是死是活。”

　　韋小寶翻身坐起，轉頭說道：“自然是活的，怎麼會死？”只見這漢子一張長臉，雙目炯炯有神，穿一件青稠長袍，帽子上鑲了塊白玉，衣飾打扮顯是個富家子弟，韋小寶出身微賤，最憎有錢人家的子弟，在地上重重的吐了口唾沫，說道：“他媽的，老子倒騎千里馬，騎得正快活，卻碰到攔路尸，阻住了，阻住了老子……”一口氣喘不過來，伏在馬屁股上大咳。那馬屁股一聳，左後退倒踢一腳。韋小寶“啊喲”一聲，滑下馬來，大叫：“哎喲喂，啊喲喂！”

　　那漢子先前聽得韋小寶出口傷人，正欲發作，便見他狼狽萬分的摔下馬來，微微一笑，轉過馬頭，隨著騾車自行去了。茅十八騎馬趕將上來，大叫：“小鬼頭，你沒摔死麼？”韋小寶道：“摔倒沒摔死，老子倒騎馬兒玩，卻給個臭小子攔住路頭，氣得半死。啊喲喂……”哼哼唧唧的爬起身來，膝頭一痛，便即跪倒。茅十八縱馬近前，拉住他後領，提上馬去。

　　韋小寶吃了這苦頭，不敢再說要自己乘馬了。兩人共騎，馳出三十余里，見太陽已到頭頂，到了一座小市鎮上。茅十八慢慢溜下馬背，再抱了韋小寶下馬，到一家飯店去打尖。

　　韋小寶在妓院中吃飯，向來只是坐在廚房門檻上，捧只青花大碗，白米飯上堆滿嫖客吃剩下來的雞鴨魚肉。菜肴雖是不少，去從來不會跟人并排坐在桌邊好好吃過一頓飯。這時見茅十八當他是平起平坐的朋友，眼前雖只幾碗粗面條，一盤炒雞蛋，心中卻也大樂。

　　他吃了半碗面，只聽得門外馬嘶人喧，涌進十七八個人來，瞧模樣是官面上的。韋小寶暗暗吃驚，低聲道：“是官兵，怕是來捉你的。咱們快逃！”茅十八哼了一聲，放下筷子，伸手按住刀柄。卻見這群人對他并不理會，一疊連聲的只催店小二快做飯做菜。

　　小鎮上的小飯店中無甚菜肴，便只醬肉，熏魚，鹵水豆腐干，炒雞蛋。那群人中為首的吩咐取出自己帶來的火腿，鳳雞佐膳。一人說道：“咱們在云南一向聽說，江南是好地方，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我瞧啊，但講吃的，就未必比得上咱們昆明。”另一人道：“你老哥在平西王府享福慣了，吃的喝的，自是大不相同。那可不是江南及不上云南，要知道，世上及得上平西王府的，可就很少了。”眾人齊聲稱是。

　　茅十八臉上變色，尋思：“這批狗腿子是吳三桂這大漢奸的部下？”

　　只聽一個焦黃臉皮的漢子問道：“黃大人，你這倘上京，能不能見到皇上啊？”一個白白胖胖的人道：“依我官職來說，本來是見不著皇上的，不過憑著咱們王爺的面子，說不定能見罷！朝廷里的大老們，對咱們'西選'的官員總是另眼相看幾分。”另一人道：“這個當然，當世除了皇上，就數咱們王爺為大了。”

　　茅十八大聲道：“喂，小寶，你可知道世上最不要臉的是誰？”韋小寶道：“我自然知道，那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他其實不知道，這句話等于沒說。茅十八在桌子上重重的一拍，說道：“不錯！烏龜兒子王八蛋是誰？”韋小寶道：“他媽的，這烏龜兒子王八蛋，他媽的不是好東西，”說著也在桌子上重重一拍。茅十八道：“我教你個乖，這烏龜兒子王八蛋，是個認賊作父的大漢奸，將咱們大好江山，花花世界，雙手送了給清兵……”

　　他說道這里，那十余名官府中人都瞪目瞧著他，有的已是滿臉怒色。

　　茅十八道：“這大漢奸姓吳，他媽的，一只烏龜是一龜，兩只烏龜是吳二龜，三只烏龜呢？”韋小寶大聲道：“吳三龜！”茅十八大笑，說道：“正是吳三桂這大……”

　　突然之間，倉啷啷聲響，七八人手持兵刃，齊向茅十八打來。韋小寶忙往桌低一縮。之聽得乒乓乒乓，兵刃碰撞聲不絕，茅十八手揮單刀，已跟人斗了起來。韋小寶見他坐在長凳上不動，知他大腿受傷，行走不便，心中暗暗著急。過了一會，當的一聲，一柄單刀掉早地下，跟著有人長聲殘呼，摔了出去。但對方人多，韋小寶見桌子四周一條條腿不住移動，這些腿的腳上或穿布鞋，或穿皮靴，自然都是敵人，茅十八穿的是草鞋。只聽得茅十八便打便罵：“吳三桂是大漢奸，你們這批小漢奸，老子不將你們殺得干干淨淨……啊喲！”大叫一聲，想是身上受了傷，跟著只見一人仰天到下，胸口泊泊冒血。

　　韋小寶伸出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一柄鋼刀，對准一只穿布鞋的腳，一刀向腳背上剁了下去，擦的一聲，那人半只腳掌登時斬落。那人“啊”的一聲大叫，向後便倒。

　　桌子低下黑蒙蒙的，眾人又斗得亂成一團，誰也不知那人因何受傷，只道是給茅十八打傷的。韋小寶見此計大妙，提起單刀，又將一人的腳掌斬斷。

　　那人卻不摔倒，痛楚之下，大叫：“桌子底……底下……”彎腰查看，卻給茅十八一刀背打上後腦，登時昏暈。便在此時，韋小寶又是一刀斬在一人的小腿之上。

　　那人大叫一聲，左手一掀桌子，一張板桌連著碗筷湯面，飛將起來。那人隨即舉刀向韋小寶當頭砍去。茅十八揮刀格開，韋小寶連爬帶滾，從人叢中鑽了出來。那小腿被斬之人怒極，挺刀追殺過來。韋小寶大叫：“辣塊媽媽！”又鑽入了一張桌子底下。那人叫道：“小鬼，你出來！”韋小寶道：“老鬼，你進來！”

　　那人怒極，伸左手又去掀桌子。突然之間，砰的一聲響，胸口中拳，身子飛了出去，确是坐在桌旁的一人打了他一拳。

　　出拳之人隨即從佐膳筷筒中拿起一把筷子，一根根的擲將出去。只聽得“哎喲。哎喲！”殘呼聲不絕，圍攻忙往得標諸人紛紛被筷子插中，或中眼睛，或中臉頰，都是傷在要緊之處。一人大聲叫道：“強盜厲害，大伙兒走罷！”扶起傷者，奪門而出。跟著聽得馬蹄聲響，一行人上馬急奔而去。

　　韋小寶哈哈大笑，從椅子底下鑽出來，手中兀自握著那柄帶血的鋼刀。茅十八一蹺一拐的走過去，抱拳向坐在桌邊之人說道：“多謝尊駕出手相助，否則茅十八寡不敵眾，今日的事可不好辦。”韋小寶回頭看去，微微一怔，原來坐著的那人，便是先前在道上拉住了他坐騎的漢子，自己曾罵過他幾句的。

　　那漢子站起身來還禮，說道：“茅兄身上早負了傷，仍是激于義憤，痛斥漢奸，令人好生相敬。”茅十八笑道：“我平生第一痛恨之人，便是大漢奸吳三桂，只可惜這惡賊遠在云南，沒法找他晦氣，今日打了他手下的小漢奸，當真痛快。請教閣下尊姓大名。”那漢子道：“此處人多，說來不便。茅兄，咱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說著轉身去扶桌邊的一個女客，那女客始終低下了頭，瞧不見她的臉容。

　　茅十八怫然道：“你連姓名也不肯說，太也瞧不起人了。”那人并不答理，扶著那女客走了出去，經過茅十八身畔時，輕輕說了一句話。

　　茅十八全身一震，立時臉現恭謹之色，躬身說道：“是，是。茅十八今日見到英雄，實是……實是三生有幸。”

　　那人竟不答話，扶著那女客出了店門，上馬乘車而去。

　　韋小寶見茅十八神情前倨後恭，甚覺詫异，問道：“這小子是什麼來頭，瞧你嚇得這個樣子。”茅十八道：“什麼小子不小子的？你嘴里放干淨些。”眼見飯店中的老板與店伙探頭探腦，店堂中一塌糊涂，滿地鮮血，說道：“走罷！”扶著桌子走到門邊，拿起一根門閂撐地，走到店門外，從店外馬柱子上解開馬韁，說道：“那扳住了馬鞍，左腳先踏馬鐙子，然後上馬……對了，就是這樣。”韋小寶道：“我本來會騎馬的，好久不騎，這就忘了。那有什麼稀奇？”

　　茅十八一笑，躍上另一匹馬，左手牽著韋小寶坐騎的韁繩，縱馬北行，說道：“我身上有傷，遇上了鷹爪對付不了。咱們不能再走官道，須得找個隱蔽所在，養好了傷坐騎說。”

　　韋小寶道：“剛才那人武功倒也了得，一根根竹筷擲了出去，便將人打走。茅大哥，我瞧你是及不上他了。”茅十八道：“那自然。他是云南沐王府中的英雄，豈有不了得的？”韋小寶道：“他是云南沐王府的嗎？我還道是天地會中哪個陳總舵主呢，瞧你嚇得這副德性。”茅十八道怒道：“我嚇什麼了？小鬼頭胡說八道。我是尊敬沐王府，對他自當客氣三分。”韋小寶道：“人家可沒對你客氣哪！你問他尊姓大名，他理也不理，只說'咱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茅十八道：“他後來不是跟我說了嗎？否則的話，我怎知他是沐王府的？”韋小寶問道：“他在你耳邊說了句什麼話？”茅十八道：“他說：‘在下是云南沐王府的，姓白。'”韋小寶道：“嗯，姓白，原來是個吃白食的。”茅十八道：“小孩子別胡說八道。”

　　韋小寶道：“你見了沐王府的人便嚇得魂不附體，老子可不放在心上。茅大哥，你不怕鰲拜，不怕大漢奸吳三桂，卻去怕什麼云南沐王府，他們當真有三頭六臂不成？啊！我知道拉，你怕他用兩根筷子戳瞎了你一對眼睛，茅十八成了茅瞎子。”

　　茅十八道：“我也不是怕他們，只不過江湖上的好漢倘若得罪了云南沐王府，丟了性命不打緊，卻惹得萬人唾罵，給人瞧不起。”韋小寶道：“遇難沐王府到底是什麼腳色，又這等厲害？”茅十八道：“他媽的，好神氣嗎？我壓根兒就不稀罕。”

　　茅十八道：“咱們在江湖上行走，要見到云南沐王府的人，本來已挺不容易，要和他們結交，那更是千難萬難。今天剛好碰上來自跟吳三桂的手下人動手，沐王府跟吳三桂是死對頭，他們自然要幫我。偏偏你這小子不學好，竟使些下三爛的手段，連帶老子也給人家瞧不起了。”說著不由得滿臉怒色。

　　韋小寶道：“啊喲，嘖嘖嘖，人家擺臭架子，不肯跟你交朋友，怎麼又怪起我來啦？”

　　茅十八怒道：“你鑽在桌子底下，用刀子去剁人家腳背，他媽的，這又是什麼武功了？人家英雄好漢瞧在眼里，怎麼還能當怎麼是朋友？”韋小寶道：“你奶奶的。若不是來自剁下幾只腳底板，只怕你的性命早沒了，這時候卻又怪起我來。”

　　茅十八想到給云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越想越怒，說道：“我叫你不要跟著我，你偏要跟來。你用石灰撒人眼睛，這等下三爛的行經，江湖上最給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藥，燒悶香，品格還低三等。我宁可給那黑龍鞭史松殺了，也不愿你用這等卑鄙無恥的下流手段來救了性命。他媽的，你這小鬼，我越瞧越生氣。”

　　韋小寶這才明白，原來用石灰撒人眼睛，在江湖上是極其下流之事，自己竟犯了武林中的大忌，而鑽在桌子底下剁人腳板，顯然也不是什麼光彩武功，但給他罵得惱羞成怒，惡狠狠的道：“用刀殺人是殺，用石灰殺人也是殺，又有什麼上流下流了？要不是我這小鬼用這下流手段救你，你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你的大腿可不是受了傷麼？人家用刀子剁你大腿，我用刀子剁人家腳板，大腿跟腳板，都是下身的東西，又有什麼分別？你不愿我跟你上北京，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以後大家各不相識便是。”

　　茅十八見他身上又是塵土，又是血跡，心想這小孩所以受傷，全是因己而起，此地离揚州已遠，將這小孩撇在荒野之中，畢竟太也說不過去，何況這小孩于自己兩番救命之德，豈能忘恩負義？便道：“好，我帶你上北京是可以的，不過你須得依我三件事。”

　　韋小寶大喜，說道：“依你三件事，那有什麼打緊？大丈夫一言即出，什麼馬難追！”他曾聽說書先生說過“駟馬難追”，但這個“駟”字總是記不起來。

　　茅十八道：“第一件事不許惹事生非，污言罵人，口中放得干淨些。”韋小寶道：“那還不容易？不罵就怒罵。可是倘若有人家惹到我頭上來呢？”茅十八道：“好端端地，人家為什麼會來惹你？第二件，倘若跟人家打架，不許張口咬人，更不許撒石灰壞人眼睛，至于之地上打滾，躲在桌子底下剁人腳板，鑽人褲襠，捏人陰囊，打輸了大哭大叫，躺著裝死這種種勾當，一件也不許做。這都是給人家瞧不起的行經，不是英雄好漢之所為。”

　　韋小寶道：“我打不過人家，難道盡挨揍不還手？”茅十八道：“還手要憑真功夫，似你這等無賴流氓手段，可別讓人笑歪了嘴巴。你在妓院中鬼混，那也不打緊，跟著我行走江湖，乘草別干這一套。”韋小寶心想：“你說打架要憑真實武功，我一個小孩子，有什麼真實武功？這也不許，那也不許。還不是挨揍不還手？”

　　茅十八又道：“武功都是學的，誰又從娘肚子里把武功帶出來了？你年紀還小，這時候起始練武，正來得及。你磕頭拜我為師，我就收了你這個徒弟。我一生浪蕩江湖，從沒幾天安靜下來，好好收個徒弟。算你造化，只要你聽話，勤學苦練，將來未始不能練成一身好武藝。”說著凝視韋小寶，頗有期許之意。

　　韋小寶搖頭道：“不成，我跟你是平輩朋友，要是拜你為師，豈不是矮了一輩？你奶奶的，你不懷好意，想討我便宜。”

　　茅十八大怒，江湖之上，不知有多少人曾想拜他為師，學他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五虎斷門刀法”，只是這些人若非心術不正，便是資質不佳，又或是機緣不巧，自己身有要是，無暇收徒傳藝，今日感念韋小寶救過自己性命，想授他武藝，那知他竟一口拒絕，大怒之下，便欲一掌大將過去，手已提起，終于忍住不發，說道：“我跟你說，此刻我心血來潮，才肯收你為徒，日後你便磕一白個響頭求我，我也不收啦。”

　　韋小寶道：“那有什麼稀罕？日後你便是磕三白個響頭求我，哀求我拜你為師，我也還是不肯。做了你徒弟，什麼事都得聽你吩咐，那有什麼味道？我不要學你的武功。”

　　茅十八氣憤憤的道：“好，不學便不學，將來你給人拿住了，死不得，活不成，可別後悔。”韋小寶道：“又有什麼後悔了？就算學成跟你一般的武功，又有什麼好？你給黑龍鞭纏住了。動也動不得，見到云南沐家一個吃白食的家伙，恭恭敬敬的只想拍馬屁，跟人家結交，人家卻偏偏不睬你。我武功雖不及你，卻……”

　　茅十八越聽越怒，再也忍耐不住，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嘴巴。韋小寶料知他要打，竟然不哭，反而哈哈大笑，說道：“你給我說中了心事，這才大發脾氣。我問你，是不是你想跟人家交朋友，人家不睬你，你就把氣出在老子頭上？”

　　茅十八拿這小孩真沒辦法，打也不是，罵也不是，撇下他不理又不是，他本是霹靂火爆的脾氣，這時只好強自忍耐，哼了一聲，鼓起了腮幫子生氣，松手放開了韁繩，叫道：“馬兒，馬兒，快來個老虎跳，把這小鬼頭摔個半死。”他本來要韋小寶依他三件事，但第二件便說不攏，第三件事也想不起來了。

　　韋小寶自行拉韁，那坐騎到乖乖的行走，并不跟他為難。韋小寶心下大樂，心道：“你不教我騎馬，老子可不是自己會了嗎？”又想：“今後我跟著你行走江湖，總會見你和人家動手打架。你不教我，難道我沒生眼珠，不會瞧麼？我不但學會你的武功，連你的對頭的武功也一起學了。幾個人的武功加在一起，自然就比你強了。呸，他媽的，好稀罕嗎？那吃白食的小子擲筷子的本事倒挺管用，倘若他向老子磕頭，求我學他這門功夫，老子倒不妨答應了他。他媽的，他為什麼要向我磕頭，求我學他這門功夫？”想到這里，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茅十八回　頭問道：“什麼事好笑？”韋小寶道：“我想沐王府這吃白食的小子……”茅十八道：“什麼吃白食的小子？”韋小寶道：“他可不是姓白嗎？”茅十八道：“姓白管姓白，怎麼姓白的就吃白食？他們姓白的，在云南沐王府中可大大的了不起哪。劉，白。方。蘇，書云南沐王府地四大家將。”韋小寶又道：“什麼三大家將，四大家將？沐王府又是什麼鬼東西？”茅十八道：“你口里干淨些成不成？江湖之上，提起沐王府，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什麼鬼不鬼的？”韋小寶嗯了一聲。

　　茅十八道：“當年明太祖起兵反元，沐王爺沐英立有大功，平服云南，太祖封他沐家永鎮云南，死後封為什麼王，子孫代代，世襲什麼國公。”韋小寶一拍馬鞍，大聲道：“原來云南沐王府什麼的，是沐英沐王爺家里。你老說云南沐王府，說得不清不楚，要是早說沐英沐王爺，我哪還有不知道的？沐王爺早死了幾千年啦。你也不用這門害怕。”

　　茅十八道：“什麼幾千年？胡說八道。咱們江湖上漢子敬重沐王府，倒不是為了沐英沐王爺，而是為了他的子孫木天波。明朝末代皇帝桂王逃到云南，黔國公沐天波，對了，記起來啦，是黔國公，他忠心耿耿，保駕護主。吳三桂這奸賊打到云南，黔國公保了桂王逃到緬甸。緬甸的壞人要殺桂王，沐天波代主而死。這等忠義雙全的英雄豪傑，當真古今少有。”

　　韋小寶道：“啊，這位沐天波沐老爺，原來就是《英烈傳》中沐英的子孫。沐王爺勇不可當，是太祖皇帝的愛將，這個我知道得不想再知道啦。“他曾聽說書先生說《英烈傳》，徐達，常遇春，胡大海，沐英這些大將的名字，他聽得極熟，又問：“你怎麼不早說？我如早知沐王府便是沐英沐王爺家中，對那吃白食的朋友也客氣三分了。劉，白，方，蘇四大家將，又是什麼人？”

　　茅十八道：“劉白方蘇四家，向來是沐王府的家將，祖先隨著沐王爺平服云南。天波公護駕到緬甸，這四大家將的後人也都力戰而死。只有年幼的子弟逃了出來。我見了那位姓白的英雄所以這樣客氣，一來他幫我打退大漢奸的鷹爪……”韋小寶道：“我也幫你打退大漢奸的鷹爪，你對我怎麼又不客氣？”茅十八登了他一眼，說道：“二來他還是忠良之後，江湖上人人敬重。倘若得罪了云南沐家之人，豈不為天下萬人唾罵？”韋小寶道：“原來如此。見到忠良之後，自然是要客氣些。”

　　茅十八又道：“識得你以來，第一次聽到你說一句有道理的話。”韋小寶道：“我可不知要等到幾時，才聽到你說一句有道理的話。沐王爺銅角渡江，火箭射象，這樣的大英雄，誰不敬重？又何必要你說個屁？”茅十八問道：“什麼叫銅角渡江，火箭射象？”

　　韋小寶哈哈一笑，說道：“你只知道拍云南沐王府的馬屁，原來不知道沐王爺是多大的英雄。你可知道沐王爺是太祖皇帝的什麼人？”茅十八道：“沐王爺是太祖皇帝手下大將，誰不知道？”韋小寶道：“呸。大將？大將自然是大將，難道是無名小卒？哪，太祖手下，共有六王，徐達徐王爺，常遇春常王爺，你自然知道啦，還有四王是誰？”

　　茅十八是草莽英雄，于明朝開國的史實一竅不通，徐達，常遇春的名字當然聽見過，卻不知他們是什麼六王，也不知此外還有四個什麼王。韋小寶卻在揚州茶坊之中將這部《英烈傳》聽得滾瓜爛熟。其時明亡未久，人心思舊，卻又不敢公然談論反清復明之事，茶坊中說書先生講述明朝故事，聽客最愛聽的便是這部敷演明朝開國，驅逐韃子的《英烈傳》。明太祖開國，最艱巨之役是和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但聽客聽來興致最高的，卻是如何將蒙古兵趕出塞外，如何打得敵人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聽，是明太祖打蒙古兵，心中所想，打的卻變成了清兵。漢人大胜而敵人大敗，自然志得意滿。是以明朝開國諸功臣中，尤以徐達，常遇春，沐英三人最為聽眾所崇拜。說書先生說到三人如何殺敵之時，添油加醋，如火如荼，聽眾也便眉飛色舞，如醉如痴。

　　韋小寶見茅十八答不上來，甚是得意，說道：“還有四王，便是李文忠，鄧愈，湯和，以及沐英沐王爺。這四位王爺封的是什麼王，跟你說了，料你也記不到，是不是？”其實他自己也跟本記不起這六王封的是什麼王。茅十八點了點頭。

　　韋小寶又道：“湯和是明太祖的老朋友，年紀大過太祖，鄧愈也是很早就結識了太祖，一直跟他打江山的。李文忠是太祖的外甥。沐王爺是太祖的義子，跟太祖姓朱，叫作朱英，後來立功大了，太祖叫他復姓，才叫做沐英。”茅十八道：“原來如此，那麼銅角射象什麼的，又是怎麼一回　事？”

　　韋小寶道：“是銅角渡江，不是銅角射象。太祖打平天下，最後只有云南，貴州的梁王未曾降服。那梁王嘰哩咕嚕花，是元代末代皇帝的侄兒，守住了云南，貴州，不肯投降。”那梁王本名匝刺瓦爾密，韋小寶記不住他的名字，隨口胡謅。茅十八雖覺奇怪，也不敢反駁，只聽韋小寶續道：“太祖皇帝龍心大怒，便點兵三十萬軍馬，命沐王爺帶領前去攻打，來到云南邊界，遇到元兵。元兵的元帥叫做達里麻，此人身高十丈，頭如巴斗……”

　　茅十八道：“那有身高十丈之人？”韋小寶知道說溜了嘴，辯道：“蒙古人自然生得比咱們漢人高大些。那達里麻身披鐵甲，手執長槍，在江邊哇啦啦大聲一叫，便如半空中連打三個霹靂，只聽得扑通，扑通，扑通，聲聲不斷，水花四濺。你道是什麼事？”茅十八道：“不知道，是什麼事？”韋小寶道：“原來達里麻哇哇大叫，響音傳過江去，登時有十名明兵給他嚇破膽子，摔下馬來，掉進江中。沐王爺一見不對，心想再給他叫幾聲，我軍紛紛墮江，大事不好，于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韋小寶平時說話，出口便是粗話，“他媽的”三字片刻不离口，但講到沐英平云南的故事，學的是說書先生的口吻，粗話固然一句沒有，偶爾還來幾句或通或不通的成語。

　　他繼續說道：“沐王爺眼見得這達里麻張開血盆大口，又要大叫，于是彎弓搭箭，颼的一箭，便向達里麻口中射去。沐王爺的箭法白步穿楊，千步穿口，這一箭呼呼風響，橫過了江面，直達達里麻的大嘴射到。馬達里麻也是英雄好漢，眼見這箭來得勢道好凶，急忙低頭，避了開去。只聽得後軍齊聲吶喊：‘不好了！'達里麻回頭一看，只見這一箭連穿十名將軍，從第一名將軍胸口射進，背後出來，又射入第二名將軍胸口，一共穿了十人。”

　　茅十八搖頭道：“那有此事？沐王爺就算天生神力，一箭終究也射穿不了十個人。”韋小寶道：“沐王爺是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派他來保太祖皇帝駕的，豈同凡人？你道是你茅十八嗎？這一箭一穿十，有個明堂，叫做'穿云箭'。”

　　茅十八將信將疑，問道：“後來怎樣？”

　　韋小寶道：“達里麻一見大怒，心想你會射箭，難道我就不會？提起硬弓，也是一箭向沐王爺射將過來。沐王爺叫道：‘來得好！'左手兩根手指伸出，輕輕便將箭挾住了。正在此時，天空中一群大雁飛過，啼聲嘹亮，沐王爺心生一計，叫道：“我要射中第三雙雁兒的左眼！'颼的一箭，向那雁兒射去。達里麻心想：‘你要射第三只雁兒，已不容易，怎的還分左眼右眼？'抬頭看去。便在此時，沐王爺連珠箭發，三箭齊向達里麻射到。”

　　茅十八道：“妙極！這時聲東擊西的法子。”

　　韋小寶道：“也算達里麻命不該絕，第一箭正中他的左眼，仰後便倒，第二箭，第三箭又接連射死了他的八明大將。元兵身上毛多，明軍叫他們毛兵毛將。沐王爺連射三箭，射死了十八名毛將，這叫做'沐王爺隔江大戰，三箭射死毛十八！”

　　茅十八一怔，道：“什麼？”韋小寶道：“沐王爺隔江射死毛十八！”說到這里，忍不住格格格笑了出來。茅十八這才明白，他果然是饒著彎兒在罵自己，罵道：“他媽的，胡說八道！沐王爺隔江大戰，三箭射死韋小寶！”韋小寶笑道：“那時我還沒有生，沐王爺又怎射得死我？”茅十八道：“你休得亂說。達里麻左眼中箭，卻又如何？”

　　韋小寶道：“元兵見元帥中箭，倒下馬來，登時大亂。沐王爺正要下令大軍渡江，忽然聽得隔江號響，元兵已有援兵開到，對岸亂箭齊發，只遮得逃詡黑了。沐王爺又生一計，派了手下四員大將，悄悄領兵到下游渡江，繞到元兵陣後，大吹銅角。”

　　茅十八道：“這四員大將，想必便是劉白方蘇四人了？”韋小寶也不知是與不是，卻不愿被茅十八猜中，說到：“不對，那四員大將，乃是趙錢孫李。劉白方蘇四將，隨在沐王爺身邊。”茅十八點頭道：“原來如此。”

　　韋小寶道：“沐王爺傳下號令，叫劉白方蘇四將手下士兵，齊聲吶喊，同時將小船，木排推下江中，派出一千明兵，裝腔作勢，假作渡江。元兵眼見明兵要渡過江來，更是沒命的放箭。沐王爺當即收兵，過不到半個時辰，又派兵裝模作樣的假渡江，元兵又再放箭。江中也不知射死了多少魚鱉蝦蟹。”

　　茅十八道：“這個我又不信了。射死魚兒，那也罷了。蝦兒極細，螃蟹甲魚身上有甲，又怎射得他死？”韋小寶道：“你若不信，那就到前面市鎮上買一只甲魚，買一只螃蟹，再買一只蝦兒，用繩子穿了，挂將起來，再放箭射過去，且看射得死呢還是射不死。”茅十八心想：“咱們趕路要緊，那有這等功夫胡鬧。”他聽得入神，生怕韋小寶放刁不說，便道：“好，你說射得死便射得死，後來怎樣？”韋小寶道：“後來沐王爺手下的士兵，從江中拾起十八只給射死了的，身上有毛的老甲魚，煮了來吃，便沒事了。”

　　茅十八笑罵：“小鬼頭，偏愛饒著彎兒罵人。你說沐王爺怎生渡江。”

　　韋小寶道：“沐王爺一見元兵放箭，便吩咐擂鼓吶喊，作勢渡江，卻并不真的渡江。只聽得元兵身後銅角之聲大作，知道趙錢孫李四將已從下游渡江，繞到元兵陣後，這才下令殺將過去。眾兵將豎起盾牌，擋在身前，撐動小船筏子，渡江進攻。元兵放了大半天箭，這箭已差不多用完啦，聽得陣後敵人殺來，主將又中箭重傷，不由得軍心大亂。沐王爺一馬當先，沖將過去。元兵東奔西逃，亂成一團。沐王爺眼見元兵陣中有一大將橫臥馬上，許多元兵前後保護，知道必是達里麻，當即拍馬追上，厲聲喝到：‘達里麻，還不下馬投降？'達里麻道：‘我……我不是達里麻！我是茅……'沐王爺見他左眼之中插著一根羽箭，箭梢上有個金字，正是一個'沐'字，卻不是自己的箭羽是什麼？那里還肯客氣，輕伸猿臂，一把抓將過來，往地下一擲，喝到：‘綁起來！'早有劉白方蘇四將過來，揪住達里麻，綁得結結實實。這一仗元兵大敗，溺死在江中的不計其數。江中的王八吃了不少長毛元兵的尸首，從此身上有毛，這種王八叫做毛王八，那是別處沒有的。”

　　茅十八覺得韋小寶又在罵自己，哼了一聲，卻也并不敢确定，或許云南江中真的有毛王八亦未可知。

　　韋小寶道：“沐王爺大獲全胜，當即進兵梁王的京城。來到城外，只見城中無聲無息，沐王爺下令擂鼓討戰，只見城頭挑起一塊木牌，寫著'免戰'二字1茅十八道：“原來梁王知道打不過，挂起免戰牌。”韋小寶道：“沐王爺仁慈為懷，心想這梁王高挂免戰牌，多半是要投降，我如下令功城，城破之後，百姓死傷必多，不如免戰三日，讓他投降，免得殺傷百姓。”茅十八一拍大腿，大聲道：“是啊！沐王爺一家永鎮云南，與明朝同始同終，便因沐王爺愛惜百姓，一片仁心，所以上天保佑。”

　　韋小寶道：“當晚沐王爺坐在軍營之中，挑燈夜看春秋。”茅十八道：“關王爺才看春秋，難道沐王爺也看春秋嗎？”韋小寶道：“大家都是王爺，自然都看春秋，不看春秋，難道看夏冬嗎？那夏冬是張飛看的書，莽張飛有勇無謀。沐王爺是天上武曲星轉世，和關王爺一般，只看春秋，不看夏冬。”茅十八也不知道春秋和夏冬是什麼東西，點頭稱是。

　　韋小寶道：“沐王爺看了一會兒，忽然要小便，站起身來，拿起太祖皇帝御賜的金夜壺，正要小便，忽聽得城中傳來幾聲大吼，聲音極響，既不是虎嘯，亦不是馬嘶。沐王爺一聽，暗叫不好……”茅十八道：“那是什麼叫聲？”韋小寶道：“你倒猜猜看。”茅十八道：“定是又有幾個元將，好象達里麻一般，在城中大聲吼叫。”韋小寶搖頭道：“不是！沐王爺一聽之下，登時也不小便了，將金夜壺恭恭敬敬的往桌上一放……”茅十八道：“怎的將便壺放在桌上？”

　　韋小寶道：“這時太祖皇帝御賜的金夜壺，你道是尋常的便壺嗎？所以沐王爺放的時候，定要恭恭敬敬。他放下便壺，立即擊鼓升帳，召集眾將官，取過一枝金批令箭，說道：“劉將官聽著：命你帶領三千士兵，連夜去捕捉田鼠，捕多者有賞，捉不到者軍法從事。'劉將官道：‘得令！'接了令箭，邊區捕捉田鼠。”

　　茅十八大奇，問道：“捕捉田鼠又干什麼？”韋小寶道：“沐王爺用兵如神，軍機豈可泄漏？元帥有令，照辦就是。接令的將官倘若多問一句，沐王爺一怒之下，立即推出帳外斬首。你要是做沐王爺手下的將官，老是這樣問長問短，便是有十八顆腦袋瓜子，他媽的也都教沐王爺給砍了。”茅十八道：“我倘若做了將官，自然不問。你又不是沐王爺，難道就問不得罵？”

　　韋小寶搖手道：“問不得，問不得！沐王爺取過第二枝金批令箭，叫白將官聽令，說道：‘命你帶兩萬官兵，在五里之外掘下一條長坑，長二里，寬二丈，深三丈，連夜趕掘，不得有誤。'白將官領命而去。沐王爺隨即下令退兵，拔營而去，退到离城六里扎營。”

　　茅十八愈聽愈奇，道：“那當真奇怪，我可半點也猜不到了。”

　　韋小寶道：“哼！沐王爺用兵之法倘若給你猜到，沐王爺變成茅十八，茅十八變成沐王爺了。第二日清早，劉白兒將回報：田鼠已捉到一萬多只，長坑也已掘成。沐王爺點頭道：'好！'命探子到城邊探看動靜。午牌時分，忽聽得城中金鼓雷鳴，齊聲吶喊，探子飛馬回報：‘啟稟元帥，大事不好！'沐王爺一拍桌子，喝到：‘他媽的，何事驚慌？'探子說道：‘啟稟元帥：元軍大開北門，城中涌出幾百只長鼻子牛妖，正向我軍沖鋒而來！'沐王爺哈哈大笑，說道：‘什麼長鼻子牛妖！再探。'探子得令而去。”茅十八奇道：“長鼻子牛妖是什麼家伙？”韋小寶正色道：“我早料到你也是不識的了。這些家伙繩子比牛還大，皮粗肉厚，鼻子老長，兩根尖牙向前突出，一雙大耳朵幌啊幌的，模樣兒凶猛無比，可不是長鼻子牛妖嗎？”茅十八“嗯”了一聲，點點頭，凝思自然長鼻子牛妖的模樣。韋小寶道：“沐王爺自言自語：‘這探子是個糊涂蛋，少見多怪，見到駱駝說是馬背腫，見到大象說是長鼻子牛妖！”

　　茅十八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說道：“這探子果然糊涂，竟管大象叫作長鼻子牛妖。不過他是北方人，從來沒見過大象，倒也怪不得。”

　　揚州城中說書先生說到“長鼻子牛妖”這一節書時，茶館中必定笑聲大作，此刻韋小寶依樣葫蘆的說來，果然也引得茅十八放懷大笑。韋小寶繼續說道：“沐王爺擺開陣仗，遠遠望去，但見塵頭大起，幾百頭大象頭上都縛了尖刀，狂奔沖來，象尾上都是火光。原來云南地近緬甸，那梁王向緬甸買了幾百頭大象，擺下了一個火象陣，用松枝縛在大象尾上，點著了火。大象受驚，便向明軍沖來。大象皮堅肉厚，弩箭射它不倒，明軍只消一亂，元兵便可跟在象後，掩殺過來。明軍都是北方人，從未見過大象，一見之下，不由得心頭發慌，暗暗叫道：‘牛魔王尾巴會噴火，今日大事不好了！'”

　　茅十八臉色憂色，沉呤道：“這火象陣果然厲害。”

　　韋小寶道：“沐王爺不動聲色，只是微微冷笑，使得大象沖到十丈之外，喝到：‘放田鼠！'那一萬多只田鼠放了出來，霎時之間，滿地都是老鼠，東奔西竄。壓知道大象不怕獅熊虎豹，最怕的卻是老鼠。老鼠如果鑽入了大象的耳朵，吃它腦髓，大象半點奈何不得。眾大象一見老鼠，嚇得魂飛天外，掉頭便逃，沖進元兵陣中，只踏得元軍將官兵卒頭破腿斷。有些大象不辨東西南北，向明軍沖將過來，便一一掉入陷坑之中。沐王爺叫道：‘放火箭！'他老人家這一聲令下，只見天空中千朵萬朵火花，好看煞人。”

　　茅十八問道：“怎麼箭上會發火？”

　　韋小寶道：“你道這火箭是有火的箭麼？錯了！火箭便是煙花炮仗。明軍之中，有放炮放銃用的硝磺火藥，沐王爺早一晚已傳下號令，命軍士用火藥做成煙花炮仗，射出去時，火花滿天，砰砰彭彭的響成一片。那些大象更加怕了，沒命價的奔跑，元軍的陣勢被大象沖了個稀巴爛，稀里呼嚕，一塌里糊涂。沐王爺下令擂鼓進攻，眾將兵大聲吶喊，跟著大象沖進城去。梁王帶了妃子正在城頭喝酒，等候明軍大敗的消息，卻見幾百頭大象沖進城來。梁王大叫：“咕嚕阿布吐，嗚里嗚！咕嚕阿布吐，嗚里嗚！'”

　　茅十八奇道：“他嗚里嗚的，叫些什麼？”

　　韋小寶道：“他是蒙古人，叫的自然是蒙古話，他說：‘啊喲不好了，大象起義了！'奔下城頭，看見一口井，便跳將下去，想要自殺。不料那梁王太過肥胖，肚子極大，跳下了一半，肚子塞在井口，上不上，下不下，大叫：“喲不好了！孤王半天吊！'”

　　茅十八道：“麼他這次不叫蒙古話了？”

　　韋小寶道：“他叫的還是蒙古話，反正你又不懂，我便改成了咱們的話。沐王爺一馬當先，沖進城來，看見一個老家伙身穿黃袍，頭帶金冠，知道必是梁王，見他一個大肚皮塞在井口，不由得哈哈大笑，抓住他頭發，一把提了起來，只聞得臭氣沖天，卻原來梁王慌得很了，屎尿直流！”

　　茅十八哈哈大笑，說道：“小寶，你說的故事當真好聽。原來沐王爺平云南，全仗智勇雙全。倘若他不擺老鼠陣，梁王那火象陣沖將過來，明軍非大敗不可。”韋小寶道：“那還用說？沐王爺打仗用老鼠，咱們打仗用石灰，哥兒倆半斤八兩。”茅十八搖頭道：“不對！常言道兵不厭詐，打仗用計策是可以的。諸葛亮可不是會擺空城計嗎？咱們一刀一槍，行走江湖，卻得光明磊落，打仗和打架全然不同。”韋小寶道：“我看也差不多。”

　　兩人一路上談談說說，倒也頗不寂寞。茅十八將江湖手拿德國種種規矩禁忌，一件件說給韋小寶聽，最後說道：“你不會武功，人家知道你不識會家子，就不會辣手對付，千萬不可冒充，反而吃虧。”韋小寶道：“我'小白龍'韋小寶只會水底功夫，伏在水底，生吃魚蝦，這陸上功夫嘛，卻不怎麼考究。”茅十八哈哈大笑。

　　當晚兩人在一家農家借住。茅十八取出幾兩銀子給那農家，將養了十來日，身上各處傷勢大好，這才雇了大車上道。

## 第三回　符來袖里圍方解　椎脫囊中事竟成

　　不一日到了北京，進城之時，已是午後。茅十八叫韋小寶說話行動，須得小心，京城之地，公差耳目眾多，可別露出了破綻。韋小寶道：“我有什麼破綻？你自己小心別露出破綻才是。你不是要找鰲拜比武嗎？上門去找便是。”

　　茅十八苦笑不答，當日說要找鰲拜比武，只是心情激蕩之際的一句壯語，他雖然魯莽粗豪，畢竟已在江湖上混了二十來年，豈不知鰲拜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官，怎肯來跟他這麼個江湖漢子比武？之際武功不過是二三流腳色，鰲拜倘若真是滿洲第一勇士，多半打他不過。不過既已在韋小寶面前夸下海口，可不能不上北京，心想帶著這小孩在北京城里逛得十天半月，瞧瞧京城的景色，大吃大喝個痛快，送他回揚州便是。鰲拜是一定不肯跟之際比武的，然而是他不肯，可不是之際不敢，韋小寶也不能譏笑我沒種。萬一鰲拜當真肯比，那麼茅十八拼了這條老命也就是了。

　　兩人來到西城一家小酒店中，茅十八要了酒菜，正飲之間，忽見酒店外走進兩個人來，一老一少。那老的約莫六十來歲，小的只十一二歲。兩人穿的服色都甚古怪，韋小寶不知他們是何等樣人，茅十八卻知他們是皇宮中的太監。

　　那老太監面色蜡黃，弓腰曲背，不住咳嗽，似是身患重病。小太監扶住了他，慢慢走到桌旁坐下。老太監尖聲尖氣的道：“拿酒來！”酒保諾諾連聲，忙取過酒來。

　　老太監從身邊摸出一個紙包，打了開來，小心翼翼的用小指甲挑了少許，溶在酒里，把藥包放回懷中，端起酒杯，慢慢喝下。過得片刻，突然全身痙攣，抖個不住。那酒保慌了，忙問：“怎麼？怎麼？”那小太監喝到：“走開，羅里羅嗦干什麼？”那酒保哈腰賠笑，走了開去，卻不住打量二人。；太監雙手扶桌，牙關格格相擊，越抖越厲害，再過得片刻，連桌子也不住搖晃起來，桌上筷子根根掉在地上。

　　小太監慌了，說道：“公公，再服一劑好不好？”伸手到他懷中摸出了藥包，便要打開。老太監尖聲叫道：“不……不……不要……！”臉上神色甚是緊迫。小太監握著藥包，不敢打開。

　　就在此時，店門口腳步聲響，走進七名大漢來。都是光著上身，穿了牛皮褲子，辮子盤在頭頂，全身油膩不堪，晶光發亮，似是用油脂至頂至腿都涂滿了。七人個個肌肉虯結，胸口生著髭髭黑毛，伸出手來，無不掌巨指粗。七人分坐兩張桌子，大聲叫囔：“快拿酒來，牛肉肥雞，越快越好！”

　　腳步應道：“是！是！”擺上筷子，問道：“客官，吃什麼菜？”一名大漢怒道：“你是聾子嗎？”另一名大漢突然伸手，抓住了酒保後腰，轉臂一挺，將他舉了去來。腳步手足亂舞，嚇得哇哇大叫。七名大漢哈哈大笑。那大漢一甩手，將酒保摔了到店外，砰的一聲，掉在地下。酒保大叫：“啊喲！我的媽啊！”眾大漢又是齊聲大笑。

　　茅十八低聲道：“這時玩摔跤的。他們抓起了人，定要遠遠摔出，免得對手落在身邊，立即反攻。”韋小寶道：“你會不會摔跤『”茅十八道：“我沒學過。這種硬功夫遇上了武功好手，便沒多大用處。”韋小寶道：“那你是打得過他們了？”茅十八笑道：“跟這種莽夫有什麼好打？”韋小寶道：“你一個打他們七個，一定要輸。”茅十八道：“他們不是我對手。”

　　韋小寶突然大聲道：“喂，大個兒們，我這個朋友說，他一個人能打贏你們七個。”茅十八忙喝：“別惹事生非。”但韋小寶最愛的偏偏就是惹事生非，眼見那七名大漢無緣無故的將酒保摔得死去活來，心頭有氣，聽茅十八說一人能打贏他們七個，便從中挑撥，好叫茅十八教訓教訓他們。

　　他們大漢齊向茅韋二人瞧來。一人問道：“小娃娃，你說什麼？”韋小寶道：“我這朋友說，你們欺負酒保，不算英雄好漢，有種的就跟他斗斗。”一名大漢怒目圓睜，對著茅十八道：“王八蛋，是你說的嗎？”

　　茅十八知道這七人都是玩摔跤的滿洲人，本來不想鬧事，但他一見滿洲人便心中有氣，又聽那大漢開口罵人，提起酒壺，劈面便飛了出去。那大漢伸手一格，豈知茅十八在這一擲之中使上了內勁，呵喇一聲，酒壺撞上了他手臂，那大漢手臂劇痛，“啊喲”一聲，叫了出來。另一名大漢扑將過來，茅十八飛腳向他踢去。滿洲人摔跤極少用腿，這一腿閃避不了，正中小腹，登時直飛出去。

　　其餘五名大漢“混帳王八蛋”的亂罵，紛紛扑來。茅十八身形靈便，使開擒拿手法，肘撞掌劈，頃刻間打倒了四個，另一個斜身以肩頭受了茅十八一掌，伸手抓住他後腰，舉將起來，隨即將他繩子倒轉，要將他頭頂往階石上搗去。茅十八雙腿連環，噗噗兩聲，都踢在他胸口。那大漢口一張，鮮血狂噴，雙手立時松開。

　　茅十八順著他大漢仰面跌倒之勢，雙足已踹上他胸口，雙掌一招“回風拂柳”斜劈而出，正中第一名被酒壺擲中的大漢後心，呵喇一聲響，那大漢斷了幾根肋骨，爬在桌上。茅十八一手拉住韋小寶，道：“小鬼頭，就是會闖禍，快走！”兩人發足往酒店門口奔去。

　　只跨出兩步，卻見那老太監彎著腰，正站在門口，茅十八伸手往他右臂輕輕一推，想要把他推開。不料手掌剛和他肩頭相触，只覺全身劇震，不由自主的一個踉蹌，向旁跌出數步，右腰撞在桌上，那張桌登時倒塌，這一退之勢，帶得韋小寶也摔了出去。韋小寶大叫：“啊喲喂，我的媽啊，痛死人啦。”茅十八猛拿樁子，這才站住，只覺得全身發滾，便如火燒一般。他心下大駭，看那老太監時，只見他弓腰曲背，不住咳嗽，于適才之事似乎渾然不知。

　　茅十八知道今日遇上了高人，對方多半身懷邪術，否則武功縱比自己為高，也決不能將自己輕輕一推之力，化為若大力道。武功中雖有“借力反打”之術。“四兩拔千斤”之法，但都是對方有多大力量打來，便有多大力量反擊出去，決無將小力化為大力之理。他急忙轉身，提起兀自在大呼小叫的韋小寶，向後堂奔去。

　　只奔出三步，只聽得一聲咳嗽，那老太監已站在面前。茅十八一驚，足底使勁，上身向前一扑，似是向對方扑擊，身子卻已向後翻出。他雙足尚未落地，忽覺背心上有股輕柔的力量撞到，急忙左手反掌出擊，卻擊了個空，身子向前扑出，摔在兩名大漢身上。

　　這一交摔得極重，幸好那兩名大漢又肥又壯，做了厚厚的肉墊子，才沒受傷。那兩名大漢腿骨折斷，站不起來，手臂卻是無恙，當即施展摔跤手法，將他牢牢抓住。茅十八欲待抗拒，手腳上竟使不出半點力道，原來背心穴道已給人封了。

　　他背脊向天，看不見背後情景，但聽得那老太監不住咳嗽，有氣無力的在責備小太監：“你又要給我服藥，那不是存心害死我嗎？這藥只多服得半分，便要了我的老命，咳……咳……咳……咳，你這孩子，真是胡鬧。”小太監道：“孩兒實在不知道，以後不敢了。”老太監道：“還有以後？唉，也不知道活得幾天，咳……咳……咳……。咳”小太監道：“公公，這家伙是什麼來頭？只怕是個反賊。”

　　老太監道：“你們這幾位朋友，是那里的布庫？”一名大漢道：“回公公的話，我們都是鄭王爺府里的。今天若不是公公出手，擒住了這反賊，我們的臉可丟大了。”老太監哼了一聲，道：“那……那也是碰巧罷了。咳……咳咳……你們也別驚動旁人，就將這漢子和那孩子，都送到大內尚膳監來，說是海老公要的人。”幾名大漢齊聲答應。

　　老太監道：“還不去叫轎子？你瞧我這等模樣，還走得動嗎？”小太監答應一聲，飛奔出去。老太監伏在桌上，不停的咳嗽。

　　韋小寶見茅十八被擒，想起說書先生曾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須得腳底抹油，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他沿著牆壁，悄悄溜向後堂，眼見誰也沒留意到他，正自暗暗歡喜，那老公公伸指一彈，一根筷子飛將出來，戳在他右腿的腿彎之中。韋小寶右腿麻軟，摔倒在地，再也動彈不得，張口便罵：“癆病成精老烏龜……”轉眼見到一名大漢惡狠狠的模樣，心中一嚇，此後十來句惡毒的言語都縮入了肚里。

　　過不多時，門外抬來一乘轎子。小太監走了進來，說道：“公公轎子到啦！”老太監咳嗽連聲，在小太監扶持之下，坐進轎子，兩名轎夫抬著去了。小太監跟隨在後。

　　七名大漢中四人受傷甚輕，當下將茅十八和韋小寶用繩索牢牢綁起。綁縛之時，不住向茅十八拳打腳踢。韋小寶忍不住口中不干不淨，但兩個重重的耳括子一打，也只好乖乖的不敢做聲。眾大漢又叫了兩頂轎子來，又在二人口中塞了塊布，用黑布蒙了眼，放入轎中抬走。韋小寶只在七歲時曾跟母親燒香時坐過轎子，此刻只好自己心下安慰：“他媽的，老子好久沒坐轎了，今日孝順兒子服侍老子坐轎，真是乖兒子，乖孫子！”但想到不知會不會陪著茅十八一起殺頭，卻也不禁害怕發抖。

　　他在轎中昏天黑地，但覺老是走不完。有時轎子停了下來，有人盤問，剔亮轎外的大漢總是回答：“尚膳監海老公公叫給送的。”韋小寶不知尚膳監是什麼東西，但那海老公似乎頗有權勢，只一提他的名頭，轎子便通行無阻。有一次盤問之人揭開轎帷來張了張，說道：“是個小娃娃！”韋小寶想說：“是你祖宗！”苦于口中被塞了布塊，說不出話來。

　　一路行去，他迷迷糊糊幾乎要睡著了，忽然轎子停住，有人說道：“海公公要的人送到啦。”一個小孩聲音道：“是了，海公公在休息，將人放在這里便是。”韋小寶聽他聲音，便是酒店中遇到的那小孩。只聽先前那人道：“咱們回去稟告鄭王爺，王爺必定派人來謝海老公。”那小孩道：“是了，你說海老公向王爺請安。”那人道：‘不敢當。“跟著便有人？”茅十八和韋小寶從轎子拖了出來，提入屋中放下。

　　耳聽得眾人腳步聲遠去，卻聽得海老公的幾下咳嗽之聲。韋小寶聞到一股極濃的藥味，心想：“這老鬼病得快死了，偏偏不早死幾日，看來還要我和茅大哥，替他到閻王跟前打個先鋒。“四周靜悄悄地，除了海老公偶爾咳嗽之外，更無別般聲息。韋小寶手足被綁，手指腳趾都已發麻，說不出的難受，偏偏海老公似乎將他二人忘了，渾沒理會。

　　過了良久良久，才聽得海老公輕輕叫了一聲：“小桂子！“那小孩應道：“是！“韋小寶心想：“原來你這臭小子叫作小桂子，跟你爺爺的名字有個'小'字相同。”只聽海老公道：“將他二人松了綁，我有話問他們。”小桂子應道：“是！”

　　韋小寶聽得咯咯之聲，想是小桂子用刀子在割茅十八手腳上的繩索，過了一會，自己手腳上的繩子也割斷了，跟著眼上黑布揭開。韋小寶睜眼看來，見置身之所是一間大房，房中物事稀少，只一張桌子，一張椅子，桌上放著茶壺茶碗。海老公坐在椅中，半坐半躺，雙頰深陷，眼睛也是半開半閉。此時天色已黑，牆壁上安著兩座銅燭台，各點著一根蜡燭，火光在海老公蜡黃的臉上忽明忽暗的搖晃。

　　小桂子取出茅十八口中所塞的布塊。海老公道：“這小孩子嘴里不干淨，讓他多塞一會。”韋小寶雙手本來已得自由，去不敢自行挖出口中布塊，心中所罵的污言穢語，只怕比之海老公所能想得到的遠胜十倍。

　　海老公道：“拿張椅子來，給他坐下。”小桂子到隔壁房里搬了張椅子來，放在茅十八身邊，茅十八便即坐下。韋小寶見自己沒有座位，老實不客氣便往地下一坐。

　　海老公向茅十八道：“老兄尊姓大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閣下擒拿手法不錯，似乎不是我們北方的武功。”茅十八道：“我姓茅，叫茅十八，是江北泰州五虎斷門刀門下。”海老公點點頭，說道：“茅十八茅老兄，我也曾聽到過你的名頭。聽說老兄在揚州一帶，打家劫舍，殺官越獄，著實做了不少大事。”茅十八道：“不錯。”他對這癆病鬼老太監的驚人武功不由得不服，也就不敢出言挺撞。海老公道：“閣下來到京師，想干什麼事，能跟我說說嗎？”

　　茅十八道：“既落你手，要殺要剮，悉聽尊便，姓茅的是江湖漢子，不會皺一皺眉頭。你想逼供，那可看錯人了。”海老公微微一笑，說道：“誰不知茅十八是鐵錚錚的好漢子，逼供可不敢。聽說閣下是云南平西王的心腹親信……”

　　他一句話沒說完，茅十八大怒而起，喝到：“誰跟吳三桂這大漢奸有什麼干系了？你這麼說，沒的污了我茅十八豪傑的名頭。”海老公咳嗽幾聲，微微一笑，說道：“平西王有大功于大清，主子對他甚是倚重，閣下倘若是平西王的親信，咱們瞧在平西王的面子，小小過犯，也不必計較了。”茅十八大聲道：“不是，不是！茅十八跟吳三桂這臭賊粘不上半點邊兒，姓茅的決不叨這漢奸的光，你要殺便殺，若說我是吳賊的什麼心腹親信，姓茅的祖宗都倒足了大霉。”

　　吳三桂帶清兵入關，以至明室淪亡，韋小寶在市井之間，聽人提起吳三桂來，總是加上幾個“漢奸”，“臭賊”，“直娘賊”的字眼，心想：“聽這老烏龜的口氣，只要茅大哥認是吳三桂的心腹，便可放了我們。偏偏茅大哥骨頭硬，不肯冒充。但骨頭硬，皮肉就得受苦了。常言道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吃眼前虧的自然不是英雄好漢。咱們不妨胡說八道一番，說道吳三桂對咱們哥兒如何如何看重，等到溜之大吉之後，再罵吳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遲。”他手腳上血脈漸和，悄悄以袖子遮口，將嘴里塞著的布塊挖了出來。

　　海老公正注視茅十八的臉色，沒見到韋小寶在暗中搗鬼，他見茅十八聲色俱厲，微笑道：“我還道閣下是平西王派來京師的，原來猜錯了。”

　　茅十八心想：“這一次在北京被擒，皇帝腳下的事，再要脫身是萬萬不能的了，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茅十八一死不打緊，做人可不能含糊。”眼見韋小寶眼睜睜的正瞧著自己，便大聲道：“老實跟你說，我在南方聽得江湖上說道，那鰲拜是滿洲第一勇士，什麼掌斃瘋牛，腳踢虎豹，說得天花亂墜。姓茅的不服，特地上北京來，要跟他比划比划。”

　　海老公歎了口氣，說道：“你想跟鰲少保比武？鰲少保官居極品，北京城里除了皇上，皇太后，便數鰲少保了，老兄在北京等上十年八年，也未必見得著，怎能跟他比武？”

　　茅十八初時還當海老公使邪術，後來背心穴道被封，直到此刻才緩緩解開，已知這時極上乘的內功武術。瞧這老太監的神情口音，自是滿人，自己連一個滿洲老病夫都打不過，還說什麼跟滿洲第一勇士比武？他在揚州得胜山下惡戰史松等人之時，雖情勢危急，卻毫不起餒，此刻對著這個癆病鬼太監，竟不由得豪氣盡消，終于歎了口長氣。

　　海老公聞到：“閣下還想跟鰲少保比武嗎？”茅十八道：“請問那鰲拜的武功，及得上尊駕幾成？”海老公微微一笑，說道：“鰲少保是出將入相的顧命大臣，榮華無比。我是個苦命的下賤人。跟鰲少保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怎能想比？”他說的是二人地位，于武功一節竟避而不提。茅十八道：“那埃大敗武功倘若有你的一半，我就已萬萬不是對手。”海老公微笑道：“老兄說得太謙了。以老兄看來，在下的粗淺武功，若和陳近南想比，卻又如何？”

　　茅十八一跳而起，聞到：“你……你……你說什麼？”海老公道：“我問的是貴會總舵主陳近南。聽說陳總舵主練有'凝血神爪'，內功之高，人所難測，只可惜緣慳一面，我這下賤人，沒福拜見陳總舵主。”茅十八道：“我不是天地會的，也沒福見過陳總舵主。剔亮陳總舵主武功極高，到底怎樣高法，可就不知道了。”

　　海老公歎了口氣，道：“茅兄，我早知你是條好漢子，以你這等好身手，卻為什麼不跟皇家效力？將來做提督，舉將，也不是難事。跟著天地會作亂造反，唉……”搖了搖頭，又道：“那總是沒有好下場。我良言相勸，你不如懸崖勒馬，退出了天地會罷。”

　　茅十八道：“我……我……我不是天地會。”突然放大喉嚨，說道：“我這可不是抵賴不認。姓茅的只盼加入天地會，只是一直沒人接引。江湖上有句話道：‘為人不識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海老公，這話想來你也聽見過。姓茅的是堂堂漢人，雖然沒入天地會，然而決意反清復明，那有反投清廷去做漢奸的道理？你快快把我殺了罷！姓茅的殺人放火，犯下的事太大，早就該死了，只是沒見過陳近南，死了有點不閉眼。”

　　海老公道：“你們漢人不服滿人得了天下，原也沒什麼不對。我敬你是一條好漢子，今日便不殺你，讓你去見了陳近南之後，死得閉眼。盼你越早見到他越好，見到之時說海老公很想見見他，要領教領教他的'凝血神爪'功夫，到底是怎樣厲害，盼望他早日駕臨京師。唉，老頭兒沒幾天命了，陳總舵主再不倒北京來，我便見他不到了。嘿嘿，'為人不識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陳近南又到底如何英雄了得。江湖上竟有偌大名頭？”

　　茅十八聽他說竟然就這麼放自己走，大出意料之外，站了起來卻不就走。海老公道：“你還等什麼？還不走嗎？”茅十八道：“是！”轉身去拉了韋小寶的手，想要說幾句話交代，卻不知說什麼才好。

　　海老公又歎了口氣道：“虧你也是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的人，這一點規矩也不懂。你不留點什麼東西，就想一走了之？”

　　茅十八咬了咬牙道：“不錯，是我姓茅的粗心大意。小兄弟，借這刀子一用，我斷了左手給你。”說著向小太監小桂子身旁的匕首指了指。這匕首長約八寸，是小桂子適才用來割他手腳上繩索的。

　　海老公道：“一只左手，卻還不夠。”茅十八鐵青著臉道：“你要我再割下右手？”海老公點頭道：“不錯，兩只手。本來嘛，我還得要你一對招子，咳……咳……可是你想見見陳近南，沒了招子，便見不到人啦。這麼著，你自己廢了左眼，留下右眼！”

　　茅十八退了兩步，放開拉著韋小寶的手，左掌上揚，右掌斜按，擺了個“犀牛望月”的招式，心想：“你要我廢了左眼，再斷雙手，這麼個殘廢人活著干什麼？不如跟你一拼，死在你的掌底，也就是了。”

　　海老公眼睛望也不來望他，不住咳嗽，越咳越厲害，到後來簡直氣也喘不過來，本來蜡黃的臉忽然漲得通紅。小桂子道：“公公，再服一劑好麼？”海老公不住搖頭，但咳嗽仍是不止，咳到後來，忍不住站起身來，以左手叉住自己頭頸，神情痛苦已極。

　　茅十八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一縱身，拉住了韋小寶的手，便往門外竄去。

　　海老公右手拇指和食指兩根手指往桌邊一捏，登時在桌邊捏下一小塊木塊，嗤的一聲響，彈了出去。茅十八正自一大步跨將出去，那木片撞在他右腿“伏兔穴”上，登時右腳酸軟，跪倒在地。跟著嗤的一聲響，又是一小塊木片彈出，茅十八左腿穴道又被擊中，在海老公咳嗽聲中，和韋小寶一齊滾倒。

　　小桂子道：“再服半濟，多半不打緊。”海老公道：“好，好，只……只要一點兒，多了危……危險的很。”小桂子應道：“是！”伸手到他懷中取出藥包，轉身回入內室，取了一杯酒來，打開藥包，伸出小指，用指甲挑了一點粉末。海老公道：“太……太多……”小桂子道：“是！”將指甲中一些粉末放回藥包，眼望海老公。海老公點了點頭，彎腰又大聲咳嗽起來，突然間身子向前一扑，爬在地上，不住扭動。

　　小桂子大驚，搶扶過去，叫道：“公公，公公，怎麼啦？”海老公喘息道：“好……好熱……扶……扶我……去水……水缸……水缸里浸……浸……”小桂子道：“是！”用力扶了他起來。兩人踉踉蹌蹌的搶入內室，接著便聽見扑通一響的濺水之聲。

　　這一切韋小寶都瞧在眼里，當即悄悄站起，躡足走到桌邊，伸出小指，連挑了三指甲藥粉，傾入酒中，生怕不夠，又挑了兩指甲，再將藥包摺攏，重新打開，泯去藥粉中指甲挑動過的痕跡。只聽得小桂子在內室道：“公公，好些了嗎？別浸得太久了。”海老公道：“好熱……好……熱得火燒一般。”韋小寶見那柄匕首放在桌上，當即拿在手中，回到茅十八身邊，伏在地下。

　　過不多時，水聲嫌詔，海老公全身濕淋淋地，由小桂子扶著，從內房中出來，仍是不住咳嗽。小桂子拿起酒杯，喂到他口邊。海老公咳嗽不止，并不便喝。韋小寶一顆行幾乎要從心窩中跳將出來。海老公道：“能夠不吃……最好不……不吃這藥……”小桂子道：“是！”將酒杯放在桌上，將藥包包好，放入海老公懷中。可是海老公跟著又大咳起來，向酒杯指了指。小桂子拿起酒杯，送到他嘴邊，這一次海老公一口喝干。

　　茅十八沉不住氣，不禁“啊”的一聲。海老公道：“你……你如想……活著出去……”突然間呵喇一聲響，椅子倒塌。他身子向桌子伏去，這一伏力道奇大，呵喇，呵喇兩聲，桌子又塌，連人帶桌，向前倒了下來。

　　小桂子大驚，大叫：“公公，公公！”搶上去扶，背心正對著茅十八和韋小寶二人。韋小寶輕輕躍起，提起匕首，向他背心猛戳了下去。小桂子低哼一聲，便即斃命。海老公卻兀自在地下扭動。

　　韋小寶提起匕首，對准了海老公背心，又待戳下。便在此時，海老公抬起頭來，說道：“小……小桂子，這藥不對啊。”韋小寶只嚇得魂飛天外，匕首那里還敢戳下去？海老公轉過身來，一伸手，抓住韋小寶左腕，道：“小桂子，剛才的藥沒弄錯？”

　　韋小寶含含糊糊的道：“沒……沒弄錯……”只覺左腕便如給一道鐵箍箍住了，奇痛入骨，只嚇得抓著匕首的右手縮轉了寸許。

　　海老公顫聲道：“快……快點蜡燭，黑漆漆一團，什麼……什麼也瞧不見。”

　　韋小寶大奇，蜡燭明明點著，他為什麼說黑漆漆一團？“莫非他眼睛瞎了？”便道：“蜡燭沒熄，公公，你……你沒瞧見麼？”他和小桂子都是孩子口音，但小桂子說的是旗人官腔，一時怎學得會，只好說得含含糊糊，只盼海老公不致發覺。

　　海老公叫道：“我……我瞧不見，誰說點了蜡燭？快去點起來！”說著便放開了韋小寶的手腕。韋小寶道：“是！是！”急忙走開，快步走到安在牆壁上的燭台之側，伸手撥動燭台的銅圈，發出叮當之聲，說道：“點著了！”

　　海老公道：“胡說？胡說八道！為什麼不點亮了蜡……”一句話沒說完，身子一陣扭動，仰天摔倒。

　　韋小寶向茅十八急打手勢，叫他快逃。茅十八向他招手，要他同逃。韋小寶轉身走向門口，卻聽海老公呻呤道：“小……小桂子，小……桂子……你……”韋小寶應道：“是！我在這兒！”左手連揮，叫茅十八先逃出去再說，自己須得設法穩住海老公。

　　茅十八掙扎著想要站起來，但雙腿穴道被封，伸手自行推拿腰間和腿上穴道，勁力使去，竟沒半點動靜，心想：“我雙腿無法動彈，只好爬了出去。這孩子鬼精靈，一個小孩家，旁人也不會留神，他要脫身不難，倘若跟我在一起，一遇上敵人，反而牽連了他。”當下向韋小寶揮了揮手，雙手据地，悄悄爬了出去。

　　海老公的呻呤一陣輕，一陣響。韋小寶不敢便走，生怕他發覺小桂子已死，聲張起來，他手下出動圍捕，自己和茅十八定然難以逃脫，心想：“這次禍事，都是我惹出來的。茅大哥雙腿不能行走，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能逃遠。我在這里多挨一刻好一刻。只要海老龜不發覺我是冒牌貨，那便沒事。這老烏龜病得神智不清，等他昏過去之時，我一刀殺了他，就可逃走了。”

　　過得片刻，忽聽得遠處傳來的篤的篤鐺，的篤的篤鐺的打更之聲，卻是已交初更。韋小寶見燭光閃耀，突然一亮，左首的蜡燭點到盡頭，跟著便熄了，眼見小桂子的尸首卷曲成一團，很是害怕：“這人是我殺的，他變成了鬼，會不會找我索命？”又想：“等到天一亮，那就難以脫身了，須得半夜乘黑逃走。”

　　可是海老公呻呤之聲不絕，始終不再昏迷，他仰逃邙臥，韋小寶膽子再大，也不敢提起匕首往他胸口或小腹上插將下去，知道這老人武功厲害之極，只要刀尖碰到他的肌膚，他立時知覺，一掌打來，自己非腦漿迸裂不可。又過了一會兒，另一枝蜡燭也熄了。

　　黑暗之中，韋小寶想到小桂子的尸首触手可及，害怕之極，只盼盡早逃出去，但只要他身子一動，海老公便叫道：“小……小桂子，你……在這里麼？”韋小寶只好答應：“我在這里！”

　　過了大半個時辰，他躡手躡腳的走到門邊。海老公又叫：“小桂子，你上那里去？”韋小寶道：“我……我去小便。”海老公問“為……為什麼不在屋里小便？”韋小寶應道：“是，是。”

　　他走到內室，那時他從未到過的地方，剛進門，只走得兩步，便砰的一聲，膝頭撞在桌子腳上。海老公在外邊問道：“小……桂子，你……你干什麼？”韋小寶道：“沒……沒什麼！”伸手去摸索，在桌子上摸到了火刀火石，忙打著了火，點燃紙媒，見桌子上放著幾十根蜡燭，當即點燃一根，插上燭台。

　　見房中放著一張大床，一張小床，料想是海老公和小桂子所睡。房中有幾只箱子，一桌一柜，此外無甚物件。東首放著一只大水缸，顯得十分突兀，地下濺得濕了一大片。他正察看是否可從窗子逃出去，海老公又在外面叫了起來：“你干什麼還不小便？”

　　韋小寶一驚：“他怎地一停不歇的叫我？莫非他聽我的聲音不對，起了疑心？否則我小便不小便，管他屁事？”當即應道：“是！”從小床底下摸到便壺，一面小便，一面打量窗子，見窗子關得甚實，每一道窗酚詡用綿紙糊住，想是海老公咳得厲害，生怕受寒，連一絲冷風也不讓進來。倘若用力打開窗子，海老公定然聽到，多半還沒逃出窗外，便給擒住了。

　　他在房中到處打量，想找尋脫身的所在，但房中連狗洞，貓洞也沒一個，倘若從外房逃走，定然會給海老公發覺，一瞥眼見，見到小桂子床腳邊放著一襲新衣，心念一動，忙脫下身上衣服，將新衣披在身上。

　　海老公又在外面叫道：“小桂子，你……你在干什麼？”韋小寶道：“來啦，來啦！”一面結扣子，一面走了出去，拾起小桂子的帽子，戴在頭上，說道：“蜡燭熄了，我去點一枝。”回到內室，取了兩根蜡燭，點著了出來。

　　海老公歎了口長氣，低聲道：“你當真已點著了蜡燭？”韋小寶道：“是啊，難道你沒瞧見？”海老公半晌不語，咳嗽幾聲，才道：“我明知這藥不能多吃，只是咳嗽實在……實在……太苦，唉，雖然每次只吃一點點，可是日積月累下來，毒性太重，終于……終于眼睛出了毛病。”韋小寶心中一寬：“老家伙不知是我在他酒中加了藥粉，還道是服藥多日，積了下來，這才發作。”

　　只聽海老公又道：“小桂子，公公平日待你怎樣？”韋小寶半點也不知道海老公平日待小桂子怎樣，忙道：“好的很啊。”海老公道：“唔，公公現下……眼睛瞎了，這世上就只有你一人照顧我，你會不會离開公公，不……不理我了？”韋小寶道：“我……當然不會。”海老公道：“這話半點不假啊？”

　　韋小寶忙道：“自然半點不假。”回答得毫不猶豫，而且語氣誠懇，勢要海老公非大為感動不可。他又道：“公公，你沒人相陪，如果我不陪你，誰來陪你？我瞧你的眼病過幾天就會好的，那也不用擔心。”

　　海老公歎了口氣，道：“好不了啦，好不了啦！”過了一會，問道：“那姓茅的已逃走了？”韋小寶道：“是！”海老公道：“他帶來的哪個小孩給你殺了？”韋小寶心中砰砰亂跳，答道：“是！他……他這尸首怎麼辦？”

　　海老公微一沉呤，道：“咱們屋中殺了人，給人知道了，查問起來，羅嗦得很。你……你去將我的藥箱拿來。”韋小寶道：“是！”走進內室，不見藥箱，拉開柜子的抽斗，一只只的尋找。

　　海老公突然怒道：“你在干什麼？誰……誰叫你亂開抽斗？”韋小寶嚇了一跳，心道：“我找藥箱呢。不知放在那里去了。”海老公怒道：“胡說八道，藥箱放在那里都不知道。”

　　韋小寶道：“我……我殺了人，心……心里害怕得緊。你……你公公……又瞎了眼睛，我……我完全糊涂了。”說到後來，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他不知道藥箱的所在，只怕單是這件事便露出馬腳，說哭便哭，卻也半點不難。海老公道：“唉，這孩子，殺個人又什麼打緊了？藥箱是在第一口箱子里。”

　　韋小寶抽抽噎噎的道：“是……是……我……我怕得很。”見兩口箱子都用銅鎖鎖著，又不知鑰匙在什麼地方，伸手在鎖扣上一推，那鎖應手而開，原來并未上鎖，暗叫：“運氣真好！這鎖中的古怪我如又不知道，老烏龜定要大起疑心。”除下了鎖，打開箱子，見箱中大都是衣服，左邊有只走方郎中所用的藥箱，當即取了，走到外房。

　　海老公道：“挑些'化尸粉'，把尸首化了。”韋小寶應道：“是。”拉出藥箱的一只只小抽斗，但見抽斗中盡是形狀顏色各不相同的瓷瓶，也不知那一瓶是化尸粉，問道：“是那一只瓶子？”海老公道：“這孩子，怎麼今天什麼都糊涂了，當真是嚇昏了頭嗎？”韋小寶道：“我……我怕得很，公公，你的眼睛……會……會好嗎？”語氣中對他眼病的關切之情，著實熱切無比。

　　海老公似乎頗為感動，伸手輕輕摸了摸他的頭，說道：“那個三角形的，青色有白點的瓶子便是了。這藥粉挺珍貴，只消挑一丁點便夠了。”

　　韋小寶應道：“是！是！”拿起那青色白點的三角瓶子，打開瓶塞，從藥箱中取了一張白紙，倒了少許藥末出來，便即撒在小桂子的尸身之上。

　　可是過了半天，并無動靜。海老公道：“怎麼了？”韋小寶道：“沒見什麼。”海老公道：“是不是撒在他血里的？”韋小寶道：“啊，我忘了！”又倒了些藥末，撒在尸身傷口之中。海老公道：“你今天真有些古里古怪，連說話聲音也大大不同了。”

　　便在此時，只聽得小桂子尸身的傷口中嗤嗤發聲，升起淡淡煙霧，跟著傷口中不住流出黃水，煙霧漸濃，黃水也越流越多，發出又酸又焦灼臭氣，眼見尸身的傷口越爛越大。尸身肌肉遇到黃水，便即發出煙霧，慢慢的也化為水，連衣服也是如此。

　　韋小寶只看得抬舌不下，取過自己換下來的長衫，丟在尸身上，又見自己腳下一對鞋子已然踢破了頭，忙除下小桂子的鞋子，換在自己腳上，將破鞋投入黃水。

　　約莫一個多時辰，小桂子的尸身連著衣服鞋襪，盡數化去，只剩下一灘黃水。韋小寶心想：“老烏龜倘若這時昏倒，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我將他推入毒水之中，片刻之間也教他化得尸骨無存。”

　　可是海老公不斷咳嗽，不斷唉聲歎氣，卻總是不肯昏倒。

　　眼見窗紙漸明，天已破曉，韋小寶心想：“我已換上了這身衣服，便堂而皇之的出去，也沒人認得我，那倒不用發愁。”

　　海老公忽道：“小桂子，天快亮了，是不是？”韋小寶道：“是啊。”海老公道：“你掏水把底下沖沖干淨，這氣味不大好聞。”韋小寶應了，回入內室，用水瓢從水缸中掏了幾瓢水，將底下換上沖去。

　　海老公又道：“待會吃過早飯，便跟他們賭錢去。”韋小寶大事奇怪，料想這是反話，便道：“賭錢？我才不去呢！你眼睛不好，我怎能自己去玩？”海老公怒道：“誰說是玩了？我教你幾個月，幾百兩銀子已輸掉了，為來為去，便是為了這件大事，你不聽我吩咐麼？”

　　韋小寶不明白他的用意，只得含糊其辭的答道：“不……不識不聽你吩咐，不過你身子不好，咳得又凶，我去干……干這件事，沒人照顧你。”海老公道：“你給我辦妥了這件事，比什麼都強。你再擲一把試試。”韋小寶道：“擲一把，擲……擲那一把？”海老公怒道：“快拿骰子來，推三推四的。就是不肯下苦功去練，練了這許久，老是沒長進。”

　　韋小寶聽說是擲骰子，精神為之一振，他在揚州，除了聽說書，大多數時候便在跟人擲骰子，年紀雖小，在揚州街巷之間，已算得是一把好手，只是不知骰子放在什麼地方，說道：“這一天搞得頭昏腦脹，那幾顆骰子也不知放在什麼地方了。”

　　海老公罵道：“不中用的東西，聽說擲骰子便嚇破了膽，輸錢又不是輸你的。那骰子不是好端端放在箱中中嗎？”

　　韋小寶道：“也不知是不是。”進內室打開箱子，翻得幾翻，在一只錦緞盒子中果然見到有只小瓷碗，碗里放著六粒骰子。當真是他鄉遇故知，忍不住一聲歡呼，待得拿起六粒骰子，又是一聲歡呼。原來遇到的不但是老朋友，而且是最最親密的老朋友，這六粒骰子一入手，便知是灌了水銀的騙局骰子。

　　他將瓷碗和骰子拿到海老公身邊，說道：“你當真定要我去賭錢？你一個人在這里，沒人服侍，成嗎？”

　　海老公道：“你少給我羅嗦，限你十把之中，擲一只'天'出來。”

　　當時擲骰子賭錢，骰子或用四粒，或用六粒，如果六粒，者須擲成四粒相同，余下兩粒便成一只骨牌，兩粒六粒點是'天'，兩粒一點是'地'，以此而比大小。韋小寶心想：“這骰子是灌水銀的，要我十八才擲成一只'天'，太也小覷老子了。”但用灌水銀骰子作弊，比之灌鉛骰子可難得多了，他連擲四五把，都擲不出點子，擲到第六把上，兩粒六點，三粒三點，一粒四點，倘若這四點的骰子是三點，這只'天'便擲出來了，他小指頭輕輕一撥，將這四粒的點子撥成了三點，拍手叫道：“好，好，這可不是一只'天'嗎？”

　　海老公道：“別欺我瞧不見，拿過來給我摸摸。”伸手道瓷碗中一摸，果然六粒骰子之中四粒三點，兩粒六點。海老公道：“今天運氣倒好，給我擲個'梅花'出來。”

　　韋小寶提起骰子，正要擲下去，心念一動『“聽他口氣，小桂子這小烏龜擲骰子的本事極差，我要是擲什麼有什麼，定會引起這老烏龜的疑心。”手勁一轉，連擲了七八把都是不對，再擲一把之後歎了口氣。

　　海老公道：“擲成了什麼？”韋小寶道：“是……是……”海老公哼了一聲，伸手入碗去摸，摸到是四粒兩點，一粒四點，一粒五點，是個“九點”。海老公道：“手勁差了這麼一點兒，梅花變成了九點。不過九點也不小了你再試試。”

　　韋小寶試了十七八次，擲出了一只“長三”，那比梅花只差一級。海老公摸清楚後，頗為高興，說道：“有些長進啦，去試試手氣罷。今天帶五十兩銀子去。”

　　韋小寶適才在翻尋骰子之時，已見到十來只元寶。說到賭錢，原是他平生最喜愛之事，只是一來沒本錢，二來太愛作假，揚州市井之間，人人均知他是小騙子，除了外來的羊牯，誰也不上他的當。此刻驚魂略定，忽然能去賭錢，何況賭本竟有五十兩之多，那是連做夢也難得夢到的豪賭，更何況有騙局骰子攜去，當真是莆出地獄，便上天堂，就算賭完要殺頭，也不肯就此逃走了，只是不知對手是誰，上那里去賭，倘若一一詢問，立時便露出了馬腳，那可是個大大多大難題。

　　他開箱子取了兩只元寶，每只都是二十五兩，正自凝思，須得想個什麼法子，才能騙出海老公的話來，忽聽得門外有人嘎聲叫道：“小桂子，小桂子！”

　　韋小寶走到外堂，答應了一聲。海老公低聲道：“來叫你啦，這就去罷。”韋小寶欣然正要出門，猛然間肚子里叫一聲苦，不知高低：“那些賭鬼可不是瞎子，他們一眼便知我不是小桂子，那便如何是好？”只聽門外那人又叫：“小桂子，你出來，有話跟你說。”

　　韋小寶道：“來啦！”當即回到內室，取了塊白布，纏在頭上臉上，只露出眼睛與嘴巴，向海老公道：“我去啦！”快步走出房門，只見門外一名三十來歲的漢子，低聲問道：“你怎麼啦？”

　　韋小寶道：“輸了錢，給公公打得眼青鼻腫。”那人嘻的一笑，更無懷疑，低聲問道：“敢不敢再去翻本？”韋小寶拉著他衣袖，走開幾步，低聲道：“別給公公聽見。當然要翻本啦。”那人大拇指一豎，道：“好小子，有種，這就走！”

　　韋小寶和他并肩而行，見這人頭小額尖，臉色青白，走出數丈後，那人道：“溫家哥兒倆，平威他們都已先去。今日你手氣得好些才行。”韋小寶道：“今日再不贏，那……那可糟了！”

　　一路上走的都是回廊，穿過一處處庭院花園。韋小寶心想：“他媽的，這財主真有錢，起這麼大的屋子。”眼見飛檐繪彩，棟梁雕花，他一生之中那里見過這等富麗豪華的大屋？心想：“咱麗春院在揚州，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這里可又差得遠啦。乖乖弄的東，在這里開座院子，嫖客們可有得樂的了。不過這麼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滿百來個姑娘，卻也不象樣。”

　　韋小寶跟著那人走了好一會，走進一間偏屋，穿過了兩間房間，那人伸手敲門，篤篤篤三下，篤篤兩下，又是篤篤篤三下。那門呀的一生開了，只聽得玎玲玲，玎玲玲骰子落碗之聲，說不出的悅耳動聽。房里已聚著五六個人，都是一般的打扮，正在聚精會神的擲骰子。

　　一個二十來歲的漢子問道：“小桂子干麼啦？”帶他進來的那人笑道：“輸了錢，給海老公打啦。”那人嘿嘿一笑，口中嘖嘖的數聲。韋小寶站在數人之後，見各人正在下注，有的一兩，有的五錢，都是竹簽籌碼。

　　一人說道：“小桂子，今日偷了多少錢出來輸？”韋小寶道：“呸！什麼偷不偷，輸不輸的？難聽得緊！”他本要烏龜兒子王八蛋的亂罵一起，只是發覺自己說話的腔調跟他們太也不象，罵人更易露出馬腳，心想少開口為妙，一面留神學他們的說話。

　　帶他進來的那漢子拿著籌碼，神色有些遲疑。旁邊一人道：“老吳，這會兒霉莊，多押些。”老吳道：“好！”押了二兩銀子，說道：“小桂子，怎麼樣？”韋小寶心想：“最好別讓人家留心自己，不要贏多，不要輸多，押也不要押得大。”于是押了五錢銀子。旁人誰也不來理會他。

　　那坐莊是個肥胖漢子，這些人都叫他平大哥，韋小寶記得老吳說過賭客中有一人叫平威，這平大哥自是平威了。只見他拿起骰子，在手掌中一陣抖動，喝到：“通殺！”進骰子擲入碗中。韋小寶留神他的手勢，登時放心：‘此人是個羊牯！“在他心中，凡是不會行騙的賭客，便是羊牯。平威擲了六把骰子，擲出個”牛頭“，那是短牌中的大點子。

　　余人順次一個個擲下去，有的賠了，有的吃了。老吳擲了個”八點“，給吃了。

　　韋小寶每見到一人擲骰，心中便叫一生：“羊牯！“他連叫了七聲”羊牯“，登時大為放心。

　　他懷中帶著海老公的水銀骰子，原擬玩到半途，換了進去，贏了一筆錢後，再設法換出來。擲假骰子的手法顧為極為難練，而將骰子換入換出，也須眼明手快，便如變戲法一般，先得引開旁人的注意，例如突然踢倒一只凳子，翻倒一碗茶之類，眾人眼光都去瞧凳瞧茶碗時，真假骰子便調了包。但若是好手，自也不必出踢凳翻茶的下等手法，通常是手腕間暗藏六粒骰子，手指上抓六粒骰子，一把擲下，落入碗中的是腕間的骰子，而手指當中六粒骰子一合手便轉入左掌，神不知，鬼不覺的揣入懷中，這門本事韋小寶卻沒學會。

　　有道是：“骰子灌鉛，贏錢不難，灌了水銀，點鐵成金。”水銀和鉛均極沉重，骰子一邊青，一邊重，能依己意指揮。只是鉛乃重物，水銀卻不住流動，是以擲灌鉛骰子甚易而擲甚易骰子極難。骰子灌鉛易為人發覺，同時你即能擲出大點，對方亦能擲出大點，但若灌的是水銀，眼什麼點子，非有上乘手法不可，非尋常騙徒之所能韋小寶擲灌鉛骰子有六七成把握，對付水銀骰子，把握便只有一成二成，雖只一成二成，但十把中只須多贏得一兩把，幾個時辰下來，自然大占贏面。至于真正的一流高手，則能任意投擲尋常投擲，要小腹幾點便是幾點，絲毫不爽，決不需借住于灌鉛灌水銀的投擲，這等功夫萬中無一，韋小寶也未曾遇上過，就算遇上了，他也看不出來。

　　他見入局的對手全是羊牯，心想投擲換入換出全無危險，且不忙換投擲，他入局時有二十五兩的元寶，一只換了籌碼，當下將另外一只放在左手邊，以作掉換投擲的張本，又想：“小桂子既然常常輸錢，我也得先輸後贏，免得引人疑心。“擲了幾把，擲出一只麼六來，自然是給吃了。

　　如此輸一注，贏一注，拉來拉去，輸了五兩銀子。賭了半天，各人下注漸漸大了，韋小寶仍下五錢。莊家平威將他的竹籌一推，說道：“至少一兩，五錢不收。“韋小寶當即添了一根籌碼。莊家擲出來是張”人“牌，一注注吃了下來。韋小寶惱他不收自己的五錢賭注，這一次決意贏他，心道：“你不肯輸五錢，定要輸上一兩，好小子，有種，算盤挺精。我若用天牌贏你，不算好漢。”他左手抓了骰子，左手手肘一挺，一只大元寶掉下地去，托的一聲，正好掉在他左腳腳面。他大叫一聲：“啊喲，好痛！”跳了幾下。同賭的人都笑了起來，瞧著他彎下腰去拾元寶。韋小寶輕輕易易的便換過了骰子，一手擲下去，四粒三點，兩粒一點，是張“地”牌，剛好比“人”牌大了一級。平威罵道：“他媽的，小鬼今天手氣倒？”謾！？”

　　韋小寶心中一驚：“不對，我這般贏法，別人一留神，便瞧出我不是小桂子了。”下一次擲時，他便輸了一兩。眼見各人紛紛加注，有的三兩，有的二兩，他便下注二兩，贏了二兩，下一次卻輸一兩。

　　賭到中午時分，韋小寶已贏二十幾兩，只是每一注進出甚小，誰也沒加留神。老吳卻已將帶來的三十兩銀子輸得精光，神情甚是懊喪，雙手一攤，說道：“今兒手氣不好，不賭了！”

　　韋小寶賭錢之時，十次倒有九次要作弊騙人，但對賭友卻極為豪爽。他平時給人辱罵毆打，無人瞧他得起，但若有人輸光了，他必借錢給此人，那人自然十分感激，對他另眼相看。韋小寶平生偶爾有機會充一次好漢，也只在借賭本給人之時。那人就算借了不還，他也并不在乎，反正這錢也決不是他自己掏腰包的。這時見老吳輸光了要走，當即抓起一把籌碼，約有十七八兩，塞在他手里，說道：“你拿去翻本，贏了再還我！”

　　老吳喜出望外。這些人賭錢，從來不肯借錢與人，一來怕借了不還，二來覺得錢從己手而出，彩頭不好，本來贏的會變成輸家。他見韋小寶如此慷慨，大為高興，連連拍他的肩頭，贊道：“好兄弟，真有你的。”

　　莊家平威氣勢正旺，最怕人輸干了散局，對韋小寶的“義舉”也是十分贊許，說道：“哈，小桂子轉了性，今天不怎麼小氣拉！”

　　再賭下去，韋小寶又贏了六七兩，忽然有人說道：“開飯啦，明兒再來玩過。”眾人一聽到“開飯啦”三字，立即住手，匆匆將籌碼換成了銀子。韋小寶來不及換回水銀骰子，心想反正這些羊牯也瞧不出來，倒也沒放在心上。

　　韋小寶跟著老吳出來，心想：“不知到那里吃飯去？”老吳將借來的十幾兩銀子又輸得差不多了，說道：“小兄弟，只好明天還你。”韋小寶道：“自己兄弟，打什麼緊？”老吳笑道：“嘿嘿，這才是好兄弟，你快回去，海老公等你吃飯呢。”

　　韋小寶道：“是。”心想：“原來是回去跟老烏龜一起吃飯，此刻再不逃之夭夭，更待何時？”眼見老吳穿入一處廳堂，尋思：“這里又是大廳，有是花園，又是走廊，不知大門在什麼地方。”只好亂闖亂走，時時撞到和他一般服色之人，可不敢問人大門所在。

　　他越走越遠，心下漸漸慌了：“不如先回到海老烏龜那里再說。”可是此刻連如何回到海老公處，也已迷失了路徑，所行之處都是沒到過的，時時見到廳上，門上懸有匾額，反正不識，也沒去看。

　　再走一會，連人也不大碰到了，肚中已餓得咕咕直響。他穿過一處月洞門，見左側有間屋子，門兒虛掩，走過門邊，突然一陣食物香氣透了出來，不由得饞欲滴，輕輕推門，探？”芬徽擰？”

　　只見桌上放著十來碟點心糕餅，眼見室內無人，便即躡手躡腳的走了進去，拿起一塊千層糕，放入口中。只嚼得幾嚼，不由得暗暗叫好。這千層糕是一層面粉一層蜜糖豬油，更有桂花香氣，既松且甜。維揚細點天下聞名，妓院中款待嫖客，點心也做得十分考究。韋小寶往往先嫖客之嘗而嘗，盡管老鴇烏奴打罵，他還是偷吃不誤。此刻所吃的這塊糕，顯然比妓院中的細點更精致得多，心道：“這千層糕做得真好，我瞧這兒多半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大妓院。”

　　他吃了一塊千層糕，不聽得有人走近，又去取了一只小燒麥放入口中。他偷食的經驗極丰，知道一碗一碟之中不能多取，這才不易為人發覺。吃了一只燒麥後，又吃了一塊豌豆黃，將碟中糕點略加搬動，不露偷食之跡。

　　正吃得興起，忽聽得門外靴聲響，有人走近，忙拿了一個肉末燒餅，但見屋中空空洞洞，牆壁邊倚著幾個牛皮的人形，梁上垂下來幾只大布袋，里面似乎裝作米麥或是沙土，此外便只眼前這張桌子，桌前挂著塊桌帷，當下更不細想，便即鑽入了桌底。

## 第四回　無跡可尋羚挂角　忘機相對鶴梳翎

　　靴聲響到門口，那人走了進來。韋小寶從桌底下瞧出去，見那靴子不大，來人當時個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男孩，當即放心，將燒餅放入口中，卻也不敢咀嚼，只是用唾液去慢慢浸濕燒餅，待浸軟了吞咽。

　　只聽得咀嚼之聲發自桌邊，那男孩在取糕點而食，韋小寶心想：“也是個偷食的，我大叫一聲沖出去，這小鬼定會嚇得逃走，我便可大嚼一頓了。”又想：“剛才真笨，該當罷幾碟點心倒在袋里便走。這里又不是麗春院，難道短了什麼，就定是把帳算在我頭上？”

　　忽聽得砰砰聲響，那男孩在敲擊什麼東西，韋小寶好奇心起，探頭張望，只見那男孩約莫十四五歲年紀，身穿短打，伸拳擊打梁上垂下來的一只布袋。他打了一會，又去擊打牆邊的皮人。那男孩一拳打在皮人胸口，隨即雙臂伸出，抱住了皮人的腰，將之按倒在地，所用手法，便似昨日在酒館中所見到那些摔跤的滿人一般。韋小寶哈哈一笑，從桌底鑽了出來，說道：“皮人是死的，有什麼好玩？我來跟你玩。”

　　那男孩見他突然現身，臉上又纏了白布，微微一驚，但聽他說來陪自己玩，登時臉現喜色，道：“好，你上來！”

　　韋小寶扑將過去，便去扭男孩的手臂。那男孩一側身，右足一勾，韋小寶站立不住，立時倒了。那男孩道：“呸，你不會摔跤。”韋小寶道：“誰說不會？”躍起身來，去抱他左腿。那男孩伸手抓他後心，韋小寶一閃，那男孩便抓了一個空。韋小寶記得茅十八在酒館中與七名大漢相斗的手法，突然左手出拳，擊中那男孩下顎，砰的一聲，正好打中。

　　那男孩一怔，眼中露出怒色。韋小寶笑道：“呸，你不會摔跤！”那男孩一言不發，左手虛幌，韋小寶斜身避讓，那男孩手肘驟出，正撞在他的腰里。韋小寶大叫一聲，痛得蹲了下來。那男孩雙手從他背後腋下穿上，十指互握，扣住了他後頸，將他身上越壓越低。韋小寶左足反踢。那男孩雙手猛推，將韋小寶身子送出，拍的一聲，跌了個狗吃屎。韋小寶大怒，翻滾過去，用力抱住了男孩的雙腿，使勁拖拉，那男孩站立不住，倒了下來，正好壓在韋小寶身上。這男孩身材比韋小寶高大，立即以手肘逼住韋小寶後頸。韋小寶呼吸不暢，拼命伸足力撐，翻了幾下，終于翻到了上面，反壓在那男孩身上。只是他人小身輕，壓不住對方，又給那男孩翻了上來壓住。

　　韋小寶極是溜滑，放開男孩雙腿，鑽到他身後，大力一腳踢中他屁股。那男孩反手抓住他右腿使勁一扯，韋小寶仰面便倒。那男孩扑上去叉住他頭頸，喝到：“投不投降？”

　　韋小寶左足勾轉，在那溜滑腰間擦了幾下，那溜滑怕痒，嘻的一笑，手勁便松了。韋小寶乘機躍起，抱住他頭頸。那溜滑使出摔跤手法，抓住了韋小寶後領，把他重重往地下一摔。韋小寶一陣暈眩，動彈不得。那溜滑哈哈大笑，說道：“服了麼？”

　　韋小寶猛地躍起，一個頭錘，正中對方小腹。那溜滑哼了一聲，倒退幾步。韋小寶沖將上去，那溜滑身子微斜，橫腳鉤掃。韋小寶摔將下來，很命抱住了他大腿。兩人同時跌倒。一時那男孩翻在上面，一時韋小寶翻在上面，翻了十七八個滾，終于兩人互相扭住，呼呼喘氣，突然之間，兩人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都覺如此扭打十分好玩，慢慢放開了手。

　　那男孩一伸手，扯開了韋小寶臉上的白布，笑道：“包住了頭干什麼？”

　　韋小寶吃了一驚，便欲伸手去奪，但想多方既已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再加掩飾也是無用，笑道：“包住了臉，免得進來偷食時給人認了出來。”那男孩站起身來，笑道：“好啊，原來你時時到這里偷食。”韋小寶道：“時時倒不見得。”說著也站了起來，見那男孩眉清目秀，神情軒昂，對他頗有好感。

　　那男孩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韋小寶道：“小桂子，你呢？”那男孩略一遲疑，道：“我叫……叫小玄子。你是那個公公手下的？”韋小寶道：“我跟海老公。”小玄子點了點頭，就用韋小寶那塊白布抹了抹額頭汗水，拿起一塊點心便吃。韋小寶不肯服輸，心想你大膽偷食，我的膽子也不小子你，當即拿起一塊千層糕，肆無忌憚的放入口中。

　　小玄子笑了笑，道：“你沒學過摔將，可是手腳挺靈活，我居然壓你不住，再打幾個回合，你便輸了。”韋小寶道：“那也不見得，咱們再打一會試試。”小玄子道：“很好！”兩人又扭打起來。

　　小玄子似乎會一些手腳之技，年紀和力氣都大過韋小寶，不過韋小寶在揚州市井間身經百戰，與大流氓，小無賴也不知大過多少場架，扭打的經驗遠比小玄子丰富。總算他記得茅十八的教訓，而與小玄子的扭打只是游戲，并非拼命，什麼拗手指，拉辮子，咬咽喉，抓眼珠，扯耳朵，捏陰囊等等拿手的成名絕技，倒也一項沒使。這麼一來，那就難以取胜，扭打了幾個回合，韋小寶終于給他騎在背上再也翻不了身。小玄子笑道：“投不投降？”韋小寶道：‘死也不降。“小玄子哈哈一笑，跳了下來。

　　韋小寶扑上去又欲再打。小玄子搖手笑道：“今天不打了，明天再來。不過你不是我對手，再打也沒用。“韋小寶不服氣，摸出一錠銀子，約有三兩上下，說道：“明天再打，不過要賭錢，你也拿三兩銀子出來。“小玄子一怔，道：“好，咱們打個彩頭。明天我帶一怔來，中午時分，在這里再打過。“韋小寶道：“死約會不見不散，大丈夫一言既出，……馬難追。“這”駟馬難追“的駟”他總是記不住，只得隨口含糊帶過。小玄子哈哈大笑，說道：“不錯，大丈夫一言既出，……馬難追。”說著出屋而去。

　　韋小寶抓了一大把點心，放在懷里，走出屋去，想起茅十八與人訂約比武，雖在獄中，也要越獄赴約，雖然身受重傷，仍是誓守信約，在得胜山下等候兩位高手，這等氣概，當真令人佩服。他聽說書先生說英雄故事，聽得多了，時時幻想自己也是個大英雄，大豪傑，即與人訂下比武之約，豈可不到？心想明日要來，今晚須得回到海老公處，于是順著原路，慢慢覓到適才賭錢之處。先前向著右首走，以至越走越遠，這次折而向左，走過兩道回廊，依稀記得庭院中的花木曾經見過，一路尋將過去，終于回到海老公的住所。

　　他走到門口，便聽到海老公的咳嗽之聲，問道：“公公，你好些了嗎？”海老公沉聲道：“好你個屁！快進來！”

　　韋小寶走近屋去，只見海老公坐在椅上，那張倒塌了桌子已換過了一張。海老公問道：“贏了多少？”韋小寶道：“贏了十幾兩銀子，不過……不過……”海老公道：“不過怎麼？”韋小寶道：“不過借給了老吳。”其實他贏了二十幾兩，除了借給老吳之外，還有八九兩剩下，生怕海老公要他交出來，不免報帳時不盡不實。

　　海老公臉一沉，說道：“借給老吳這小子有什麼用？他又不是上書房的。怎麼不借給溫家哥兒倆？”韋小寶不明緣故，道：“溫家哥兒沒向我借。”海老公道：“沒向你借，你不會想法子借給他嗎？我吩咐你的話，難道都忘了？”韋小寶道：“我……我昨晚殺了這小孩，嚇得什麼都忘了。要借給溫家哥兒，不錯，不錯，你老人家卻是吩咐過的。”

　　海老公哼了一聲，道：“殺個把人，有什麼了不起啦？不過你年紀小，沒殺過人，那也難怪。那部書，你沒有忘記？”韋小寶道：“那部書……書……我……我……”海老公又哼了一聲，道：“當真什麼都忘記了？”韋小寶道：“公公，我……我頭痛得很，怕……怕得厲害，你又咳得這樣，我真擔心，什……什麼都糊涂了。”

　　海老公道：“好，你過來！”韋小寶道：“是！”走近了幾步。海老公道：“我再說一遍，你倘若再不記得，我殺了你。”韋小寶道：“是，是。”心想：“你只要說一遍，我便過一百年也不會忘記。”

　　海老公道：“你去贏溫家哥兒倆的銀子，他們輸了，便借給他們，借得越多越好。過得幾日，你便要他們帶你到上書房去。他們欠了你錢，不敢不依，如果推三推四，你就說我會去跟上書房總管烏老公算帳。溫家兄弟還不出錢來，自會乘皇上不在……”韋小寶道：‘皇上？“海老公道：‘怎麼？”韋小寶道：“沒……沒什麼。”海老公道：‘他們會問你，到上書房干什麼，你就說人往高處走，盼望見到皇上，能夠在上書房當差。溫家兄弟不會讓你見到皇上的，帶你過去時，皇上一定不在上書房里，你就得設法偷一部書出來。”

　　韋小寶聽他接連提到皇上，心念一動：“難道這里是皇宮？不識北京城里的大妓院？啊喲喂，是了，是了，若不是皇宮，那有這等富麗堂皇的？這些人定是服侍皇帝的太監。”韋小寶雖然聽人說過皇帝，皇後，太子，公主，以及宮女，太監，但只知道皇帝必穿龍袍，余人如何模樣就不知道了。他在揚州看白戲倒也看得多了，不過戲台上的那些太監，服色打扮跟海老公，老吳他們完全不同，手中老是拿著一柄拂塵揮來揮去，唱的戲文沒一句好聽。他和海老公相處一日，又和老吳，溫氏兄弟賭了半天錢，可不知他們便是太監，此刻聽到海老公這麼說，這才漸漸省悟，心道：‘啊喲，這麼一來，我豈不變成了太監？”

　　海老公厲聲道：“你聽明白了沒有？“韋小寶道：“是，是，明白了，要到皇……皇帝的書房去。”海老公道：“到皇上的書房去干什麼『去玩嗎？”韋小寶道：“是去偷一部書出來。”海老公道：“偷什麼書？”韋小寶道：“這個……這個……什麼書……我……我記不起來了。”海老公道：“我再說一遍，你好好記住了。那是一部佛經，叫做“四十二章　經』，這部書的模樣挺舊的，一共有好幾本，你要一起拿來給我。記住了嗎？叫什麼？”韋小寶喜道：“叫做‘四十二章經’。”海老公聽出他言語中的喜悅之意，問道：“有什麼開心？”韋小寶道：“你一提，我便記起了，所以高興。”

　　原來他聽海老公要他到上書房去“偷書”，“偷”是絕對不困難，“書”卻難倒了人。他西瓜大的字識不了一擔，要分辨什麼書，可真殺了頭也辦不到，待得聽說書叫做“四十二章經”，不由得心花怒放，“章經”是什麼不得而知，“四十二”三字卻是識得的，五個字中居然識得三個，不禁大為得意。

　　海老公又道：“在上書房偷書，手腳可得干淨利落，假如讓人瞧見了，你便有一百條性命也不在了。”韋小寶道：“這個我理會得，偷東西給人抓住了，還有好戲唱嗎？”靈機一動，說道：“不過我決不會招出你公公出來。“海老公道：“招不招我出來，也沒什麼相干了。”咳了一陣，說道：“今天你干得不錯，居然贏到了錢。他們沒起疑心罷？”韋小寶笑道：“嘿嘿，沒有，沒有，那怎麼會？“想要自稱自贊一番，終于忍住。海老公道：“別躲懶，左右閒著沒事，便多練練。”

　　韋小寶聽了，走進房中，只見桌上放著碗筷，四菜一湯，沒人動過，忙道：“公公，你不吃飯？我裝飯給你。”海老公道：“不餓，不吃，你自己吃好了。”

　　韋小寶大喜，來不及裝飯，挾起一塊紅燒肉便吃，雖然菜肴早已冷了，吞入饑腸，卻是說不出的美味，心想：“這些飯菜不知是誰送來的。這種小事別問，睜大眼睛瞧著，慢慢的自會知道。”又想：“倘若這里真是皇宮，那麼老吳，溫家哥兒，還有那個小玄子對付太監那是。卻不知皇帝老兒和皇後娘娘是怎麼一副模樣，總得瞧個明白才是。回到揚揚州嘿嘿，老子說起來可就神氣啦。茅大哥不知能不能逃出皇宮去？賭錢時沒聽到他們說起拿住了人，多半是逃出去啦。”

　　吃完飯後，只怕海老公起疑，便拿起六顆骰子，在碗里玎玲玲的擲個不休，擲了一會，只覺眼皮漸重，昨晚一夜沒睡，這時實在疲倦得很了，不多時便即睡著了。

　　這一覺直睡到傍晚時分，跟著便有一名粗工太監送飯菜來。

　　韋小寶服侍海老公吃了一碗飯，又服侍他上床睡覺，自己睡在小床上，心想：“明日最要緊的是和小玄子比武，要打得贏他才好。”閉上眼睛，回想茅十八在酒館中跟滿洲武士打架的手法，卻模模糊糊的記不明白，不禁有些懊悔：“茅大哥要教我武功，我偏不肯學，這一路上倘若學了來，小玄子力氣雖比我的，又怎能是我對手？明天要是再給他騎住了翻不過來，輸了銀子不打緊，這般面子大失，我在'小白龍'韋小寶在江湖上可也不用混啦。”

　　突然心想：“滿洲武士打不過茅大哥，茅大哥又不是老烏龜的對手，何不騙得老烏龜教我些本事？”當即說道：“公公，你要我去上書房拿幾本書，這中間卻有一樁難處。”

　　海老公道：“什麼難處？”韋小寶道：“今兒我賭了錢回來，遇到一個小……小太監，攔住了我，要我分錢給他，我不肯，他就跟我比武，說道我胜得過他，才放我走。我跟他斗了半天，所以連飯也趕不及回來吃。”海老公道：“你輸了，是不是？”韋小寶道：“他又高又壯，力氣可比我大得多了。他說天天要跟我比武，那一日我贏了他，他才不來纏我。”海老公道：“這小娃娃叫什麼名字？那一房的？”韋小寶道：“他叫小玄子，可不知是那一房的。”

　　海老公道：“定是你贏了錢，神氣活現的惹人討厭，否則別人也不會找上你。”韋小寶道：“我不服氣，明兒再分他斗過，就不知能不能贏。”海老公哼了一聲，道：“你又在想求我教武功了。我說過不教，便是不教，你再繞彎兒也沒用。”

　　韋小寶心中暗罵：“這老烏龜倒聰明，不上這當。”說道：“這小玄子又不會武功，我要贏他，也不用學什麼武藝，誰要你來教了？今兒我已明明騎在他身上，只不過他力氣大，翻了過來。明天我出力揪住他，這家伙未必就能烏龜翻身。”他這一天已然小心收斂，不說一句粗話，這時終于忍不住說了一句。

　　海老公道：“你想他翻不過來，那也容易。”韋小寶道：“我想也沒什麼難處，我明天一定牢牢揪住他肩頭。”海老公道：“哼，揪住肩頭有什麼用？能不能翻身，全仗腰間的力道，你須用膝蓋抵住他後腰穴道。你過來，我指給你看。”

　　韋小寶一骨碌從床上躍下，走到他床前，海老公摸到他後腰一處所在，輕輕一按，韋小寶便覺全身酸軟無力。海老公道：“記住了嗎？”韋小寶道：“是，明兒我便去試試，也不知成不成？”海老公怒道：“什麼成不成？那是百發百中，萬試萬靈。”又伸手在他頭頸兩側輕輕一按，韋小寶“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只覺胸口一陣窒息，氣也透不過來。海老公道：“你如出力拿他這兩處穴道，他就沒力氣和你斗。”

　　韋小寶大喜，道：“成了，明兒我准能贏他。”這個“准”字，是日間賭錢時學的。回到床上睡倒，想起明天'小白龍'打得小玄子大叫“投降”，十分得意。

　　次日老吳又來叫他去賭錢。那溫家兄弟一個叫溫有道，一個叫溫有方，輪到兩兄弟坐莊時，韋小寶使出手段，贏了他們二十幾兩銀子。他兄弟倆手氣又壞，不到半個時辰，五十兩本錢已輸干了。韋小寶借了二十兩給他們，到停賭時，溫家兄弟又將二十兩銀子輸了。

　　韋小寶心中記著的只是和小玄子比武之事，賭局一散，便奔到那間屋去。只見桌子上仍是放著許多碟點心，他取了幾塊吃了，聽得靴子聲響，只怕來的不識小玄子，小心先鑽入桌底再說，卻聽得小玄子在門外叫道：“小桂子，小桂子！”

　　韋小寶躍到門口，笑道：“死約會，不見不散。”小玄子也笑道：“哈哈，死約會，不見不散。”走進屋子。韋小寶見他一身新衣，甚是華麗，不禁頗有妒意，尋思：“待會我扯破你的新衣，叫你神氣不得！”一聲大叫，便向他扑了過去。

　　小玄子喝到：“來得好。”扭住他雙臂，左腿橫掃過去。韋小寶站立不定，幌了幾下，一交跌倒，拉著小玄子也倒了下來。

　　韋小寶一個打滾，翻身壓在小玄子背上，記著海老公所教，便伸手去拿他後腰穴道，可是他沒練過打穴拿穴的功夫，這穴道豈能一拿便著？拿的部位稍偏。小玄子已然翻了身，抓住他左臂，用力向後拗轉。韋小寶叫道：“啊喲，你不要臉，拗人手臂麼？”小玄子笑道：“學摔跤就是學拗人手臂，什麼不要臉了？”韋小寶乘他說話之時口氣浮了，全身用力向他後腰撞去，將背心撞在他頭上，右手從他臂腋穿了過來，用勁向上甩出。小玄子的身子從他頭頂飛過，拍的一聲，掉在地下。

　　小玄子翻身跳起，道：“原來你也會這招“羚羊挂角”。”韋小寶不知“羚羊挂角”是什麼手法，誤打誤撞的胜了一招，大為得意，說道：“這'羚羊挂角“算得了什麼，我還有許多厲害的手法沒使出來呢。”小玄子喜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咱們再來比划。”

　　韋小寶心道：“原來你學過武功，怪不得打你不過。可是你使一招，我學一招，最多給你多摔幾交，你的法子我總能學了來。”眼見小玄子又扑將過來，便也猛力扑去。不料小玄子這一扑卻是假的，待韋小寶扑到，他早已收勢，側身讓開，伸手在他背上一推。韋小寶扑了個空，本已收腳不住，再給他順力推出，登時砰的一聲，重重摔倒。

　　小玄子大聲歡呼，跳過來騎在他背上，叫道：“投不投降？”

　　韋小寶道：“不降！”欲待挺腰翻身，驀地里腰間一陣酸麻，後腰兩處穴道已被小玄子屈指抵住，那正是海老公昨晚所教的手法，自己雖然學會了，卻給對方搶先用出。韋小寶掙了幾下，始終難以掙脫，只得叫道：“好，降你一次！”

　　小玄子哈哈大笑，放了他起身。韋小寶突然伸足絆去，小玄子斜身欲跌，韋小寶順手出拳，正中他腰眼。小玄子痛哼一聲，彎下腰來，韋小寶自後扑上，雙手箍住他頭頸兩側。小玄子一陣暈眩，伏到在地。韋小寶大喜，雙手緊箍不放，問道：“投不投降？”

　　小玄子哼了一聲，突然間雙肘向後力撞。韋小寶胸口肋骨痛得便欲折斷，大叫一聲，仰天倒下。小玄子翻身坐在他胸口，這一會合又是胜了，只是氣喘吁吁，也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問道：“服……服……服了沒有？”韋小寶道：“服個屁！不……不……服，一百個……一……一萬個不服。你不過碰巧贏了。”小玄子道：“你不服，便起來打過。”韋小寶雙手撐地，只想使勁彈起來，但胸口要害處給對手按住了，酸麻力氣都使不出來，僵持良久，只得又投降一次。

　　小玄子站起身來，只覺雙臂酸軟。韋小寶勉力站起，身子搖搖擺擺，說道：“明兒……明兒再來打過，非……非叫你投降不可。”小玄子笑道：“再打一百次，你也……也……也是個輸，你有膽子，明天就再來打。”韋小寶道：“只怕你沒膽子呢，我為什麼沒膽子？死約會，不見不散。”小玄子道：“好，死約會，不見不散。”

　　兩人打得興起，都不提賭銀子的事。小玄子既然不提，韋小寶樂得假裝忘記，倘若是他贏了，銀子自然非要不可。

　　韋小寶回到屋中，向海老公道：“公公，你的法子不管用，太也稀松平常。”海老公哼了一聲，說道：“沒出息，又打輸了。”韋小寶道：“如果用我自己的法子，雖然不一定准贏，也不見得准輸。可是你的法子太也膿包，人家也都會的，有什麼稀奇？”海老公奇道：“他也知道這法子？你試給我瞧瞧。”

　　韋小寶心想：“你眼睛瞎了，試給你看看，難倒你看得見嗎？”突然心念一動：“不知他是真瞎還是假瞎，可得試他一試。”當即雙肘向後一撞，道：“他這麼一撞，只撞得我全身三千根骨頭，根根都痛。”海老公歎了口氣，道：“你說這麼一撞，我又怎瞧得見？'顫巍巍的站起身來，道：“你試著學他的樣。“韋小寶心下暗喜：“老烏龜是真的瞎了。“背心向著他，挺肘緩緩向後撞去，道：“他用手肘這樣撞我『“待得手肘碰到了海老公胸口，便不再使力。

　　海老公嗯了一聲，說道：“這是'腋底錘'，那也算不了什麼。“韋小寶道：‘還有這樣。”他拉住海老公左手，放在自己右肩，說道：“他用力一甩，我身子便從他頭頂飛了過去。”這一招其實是他甩倒小玄子的得意之作，故意倒轉來說，要考一考海老公。海老公道：“這時'羚羊挂角'。”韋小寶道：“原來你早知道了。”跟著拉住他手臂，慢慢向後拗轉。海老公道：“嗯，這時'倒折梅'中的第三手。還有什麼？”

　　韋小寶道：“原來小玄子這些手法都有名堂，我跟他亂打亂扭，那些手段可也得有幾個好聽的名堂才成啊。我向他扑過去，這小子向旁閃開，卻在我背上順勢一推，我就……”海老公不等他說完，便問：“他推在你那里？”韋小寶道：“他一推我便摔得七暈八素，怎還記得推在那里。”海老公道：“你記記看，是推在這里麼？'說著伸手按在他左肩背後。韋小寶道：‘不是。”海老公道：“是這里麼？”韋小寶仍道：“不是。”海老公連按了七八個部位，韋小寶都說不是。海老公伸掌按在他右腰肋骨之下，問道：“是這里麼？”說著輕輕一推。韋小寶一個踉蹌，跌出幾步，立時記起小玄子推他的正是這個所在，大聲道：“是了，一點不錯，正是這里。根根，你怎知道？”

　　海老公不答，凝思半響，道：“我教年的兩個法子，你說他居然也會，這話不假罷？”韋小寶道：“自然不假。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這小子不但會按我後腰，還掀住了我胸口這個地方，我登時氣也透不過來，只好暫且投一次降。這叫做……”

　　海老公不理會他叫做什麼，伸出手來，手段：“他按在你胸口什麼地方？”韋小寶拉過他手來，按在自己胸口，正是小玄子適才制住他的所在，道：“這里。”海老公歎了口氣，道：“這時'紫宮穴'，這孩子的師傅，可是位高人哪。”

　　韋小寶道：“了也沒什麼，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沒燒柴，我……我韋……我小桂子今日輸了一仗，明日去贏他回來，也非難事。”

　　海老公回坐椅中，右手屈了又伸，伸了又屈。閉目沉思，過了好一會兒，說道：“他會'小擒拿手'，那倒沒什麼，可是他那一掌推在你右腰'意舍穴'上，這時武當派的'綿掌'手法。後來他按你'筋縮穴'，再按你'紫宮穴'，更是武當派的打穴手法。原來咱們宮中暗藏著一位武當高手。嗯，很好，很好！你說那小……小玄子有多大年紀？”

　　韋小寶道：“比我大得多了。”海老公道：“大幾歲？”韋小寶道：“好幾歲。”海老公怒道：“什麼好幾歲？大一兩歲是幾歲，八九歲也是幾歲。他要是大了你八九歲，你還跟他打個什麼？”韋小寶道：“好，算他只大我一兩歲罷，可是他比我高大得多。”好在對手年紀大，身材高，打輸了也不算太過丟臉，若不是要海老公傳授武藝，比武敗陣之事那是決計不說的，回來勢必天花亂墜，說得自己是大胜而歸。

　　海老公沉呤道：“這小子十四五歲年紀，嗯，你跟他打了多少時候才輸？”韋小寶道：“少說也有兩三跟時辰。”海老公臉一沉，喝到：“別吹牛！到底多少時候？”韋小寶道：“就算沒一個時辰，也有大半個時辰。”海老公哼了一聲，道：“我問你，你便好好說。這人學過武功，你沒學過，打輸了又不丟臉。跟人打架，輸十次八次不要緊，就算是輸了一百次，二百次，你年紀還小，又怕什麼了？只要最後一次贏了，贏得對手再也不敢跟你打，那才是英雄好漢。”韋小寶道：“對！當年漢高祖百戰百敗，最後一次卻把楚霸王打得烏江上吊……”海老公道：“什麼烏江上吊，是烏江自刎。”韋小寶道：“上吊也罷，自刎也罷，都是輸得自殺。”

　　海老公道：“你總有得說的。我問你，今兒跟小玄子打，一共輸了幾次？”韋小寶道：“也不過一兩次，兩三次。”海老公道：“是四次，是不是？”韋小寶道：“真正輸的，也不過兩次，另外兩次他賴皮，我不算輸。”

　　海老公道：“每一次打多少時候？”韋小寶道：“2算不准時候，有時象大便，有時象小便。”海老公道：“胡說八道℃什麼有時象大便，有時象小便？”韋小寶道：“拉屎便慢一些，撒一泡尿就用不了多少時候。”

　　海老公微微一笑，說得：‘這小子比喻雖然粗俗，說得到很明白。“尋思半響，道：“你沒學過武功，這小玄子須得跟你纏上一會，才將你打倒，他這'小擒拿手'功夫是新學的，你不用怕。我教你一路“大擒拿手”，你好好記住了，明天去跟他打過。”韋小寶大喜，道：“他使的是小擒拿手，咱們使大擒拿手，以大壓小，自然必胜。”海老公道：“那也不一定。大小擒拿手各有所長，還要瞧誰練得好。老是他練得好過了你，小擒拿手便胜過大擒拿手了。這大擒拿手共有一十八手，沒一手各有七八種變化，一時之間你也記不全，先學一兩手再說。”當下站起身來，擺開架式，演了一遍，說道：“這一招叫做'仙鶴梳翎'。你先練熟了，跟我拆解。”

　　韋小寶看了一遍便已記得，練了七八次，自以為十分純熟，說道：“練熟了。”

　　海老公坐在椅中，左臂一探，便往他肩頭抓去，韋小寶伸手擋格，卻慢了一步，已被他抓住肩頭。海老公道：“熟什麼？再練。”

　　韋小寶又練了幾次，再和海老公拆招。海老公左臂一探，姿勢和招數仍和先前一模一樣。韋小寶早就有備，只見他手一動便伸手去格，豈知仍是慢了少許，還是給他抓住了肩頭。海老公哼了一聲，罵道：“小笨蛋！”韋小寶心中罵道：“老烏龜！”不住練那格架的姿勢，到得第三次拆解，仍是給他抓住，不禁心下迷惘，不知是什麼緣故。

　　海老公道：“我這一抓，你便是再練三年，也避不開的。我跟你說，你不能避，我來抓你肩頭，你就須得用手掌切我手腕，這叫以攻為守。”

　　韋小寶大喜，說道：“原來如此，那容易的很！你如早說，我早就會了。”待得海老公左手抓來，韋小寶右掌發出，去切他手腕，不料海老公并不縮手，手掌微偏，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韋小寶大怒，也是一記耳光打過去，海老公左掌翻轉，抓住了他手腕，順勢一甩，將他身子摔了出去，笑道：“小笨蛋，記住了嗎？”韋小寶這一下摔倒，肩頭撞上牆腳，幸好海老公出手甚輕，否則只怕肩骨都得撞斷。

　　韋小寶大怒之下，一句“老烏龜”剛到口邊，總算及時收住，隨即心想：“這兩下好的很啊，明天我跟小玄子比武，便用他媽的一下，包管小玄子抵擋不了。”當即爬起身來，將海老公這兩下手法想了一下，記在心里，跟著又再去試演。

　　試到十余次後，海老公神秘莫測的手法，瞧在眼里已不覺太過奇怪，終于練到肩頭已不會給他抓中，但那一記耳光，卻始終避不開，只不過海老公出手時已不如第一次時使勁，手指輕輕在他臉上一拂，便算一記耳光，這一拂雖然不痛，但每次總是給拂中了。韋小寶既不回打，海老公也不抓他摔出。

　　韋小寶心下沮喪，問道：“公公，你這一記怎樣才能避得開？“海老公微微一笑，說道：“我要打你，你便再練十年也躲不開的，小玄子卻也打你不到。咱們練第二招罷。“站起身來，將第二招大擒拿手'猿猴摘果”試演了一遍，又和他照式拆解。

　　韋小寶天性甚懶，本來決不肯用心學功夫，但要強好胜行極盛，一心要學得幾下巧妙手法，逼得小玄子大叫投降，便用心學招。海老公居然也并不厭煩。這天午後直到傍晚，兩人不停的拆解手法。海老公坐在椅上，手臂便如能夠任意伸縮一般，只要隨意一動，韋小寶身上便中了一記，總算他下手甚輕，每一招都未使力。但饒是如此，當晚韋小寶睡在床上，只覺自頭自腿，周身無處不痛，這大半天中，少說也挨了四五百下。他躺在床上，只是暗罵：“老烏龜，打了老子這麼多下。明日老子打贏了小玄子，老烏龜，你就向我磕三百個響頭，老子也決不跟你學功夫了。”

　　次日上午，韋小寶賭完錢後，便去跟小玄子比武，眼見他又換了件新衣，心道：“你這小子，天天穿新衣，你上院子嫖姑娘嗎？”妒意大盛，上手便撕他衣服，嗤的一聲響，將他衣服撕了一條大縫，這一來，可忘了新學的手法，給小玄子一拳打在腰里，痛得哇哇大叫。小玄子乘機伸指戳出，戳在他左腿。韋小寶左腿酸麻，跪了下來，給小玄子在後一推，立時伏到。小玄子縱身騎在他背上，又制住了他'意舍穴'，韋小寶只得投降。

　　他站起身來，凝了凝神，待得小玄子扑將過來，便即使出那招'仙鶴梳翎'，去切對方手腕，小玄子急忙縮手，伸拳欲打，這一招已給韋小寶料到，一把抓住他手腕，扭了過來，跟著以左肘在他背心急撞，小玄子大叫一聲，痛得無力反抗，這一回　卻是韋小寶胜了。

　　兩人比武以來，韋小寶首次得胜，心中喜悅不可言喻。他雖在揚州得胜山下殺過一名軍官，在宮中又殺過小桂子，但兩次均是使詐。他平生和人打架，除了欺負八九歲的小孩子戰無不胜之外，和大人打架，向來必輸，偶然占一兩次上風，也必是出到用口咬，撒泥沙等等卑鄙手段。至于在小飯店桌子底下用刀剁人腳板，其無甚光彩之處，也不待人言而後知。以真本事獲胜，這一役實是生平第一次。他一得意，不免心浮氣粗，第三回合卻又輸了。

　　第四回合上韋小寶留了神，使出那招'猿猴摘果'，和對方扭打了良久，竟然僵持不下，到後來兩人都沒了力氣，摟住了一團，不停喘氣，只得罷斗。

　　小玄子甚喜，笑道：“你今天……今天的本事長進了，跟你比武有點味道，是誰……誰教你了？”韋小寶也氣喘吁吁的道：“這本事我早就有的，不過前兩天沒使出來，明兒我還有更……更厲害的手段，你敢不敢領教？”小玄子哈哈大笑，說道：“自然要領教的可別是大叫投降的手段。”韋小寶道：“呸，明逃訕要你大叫投降。”

　　韋小寶回到屋中，得意洋洋的道：“公公，你的大擒拿手果然死得，我扭住了那小子的手腕，再有手肘在他背心這麼一撞，這小子只好認輸。”

　　海老公問道：“今日你和他打了幾個回合？”韋小寶道：“打了四場，各贏兩場。本來我可以贏足三場，第三場不太小心。”海老公道：“你說話七折八扣，倘若打了四場，你最多只贏一場。”韋小寶笑了笑，說道：“第一場我沒贏，第二場卻的的确确是我贏了，若有虛言，天誅地滅。第三場他不算輸。第四場大家打得沒了力氣，約定明天再打過。”海老公道：“你老老實實說給我聽，一招一式，細細比來。”

　　韋小寶記心雖好，但畢竟于武術所知太少，這四場一招一式如何打法，卻說不完全，他只記得第三場取胜的那一招得意之作。可是海老公偏要細問他如何落敗。韋小寶只想含糊其辭的混了過去，最後總是給海老公逼問到真相。小玄子用以取胜的招式，海老公一一舉出，便如親見一般，比之韋小寶還說得詳盡十倍。他這麼一提，韋小寶便記得果是如此。

　　韋小寶道：“公公，你定有千里眼，否則小玄子那些手法，你怎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海老公低頭沉思，喃喃道：“果真是武當高手，果真是武當高手。”韋小寶又驚又喜，道：“你說小玄子這小子是武當派高手？我能跟這高手斗得不分上下，哈哈……”海老公呸的一聲，道：“別臭美啦！誰說是他了，我是說教他拳腳的師傅。”韋小寶道：“那麼你是什麼派的？咱們這一派的武功天下無敵，自然比武當派厲害得多，那也不用說啦。”他還不知海老公是何門派，便先大肆吹噓。

　　海老公道：“我是少林派。”韋小寶大喜，道：“那好極了，武當派的武功一遇上咱們少林派，那是落花流水，夾著尾巴便逃。”海老公很的一聲，說道：“我又沒收你做弟子，你怎麼能算少林派？”韋小寶訕訕的道：“我又不說我是少林派，我學的是少林派武功，那總不錯罷？”海老公道：“小玄子使的既是武當派正宗擒拿手，怎麼便須以少林派正宗擒拿手手法對付，否則就敵他不過。”韋小寶道：“是啊，我打輸了事小，連累了咱們少林派的威名，卻大大的不值得了。”少林派的威名到底有多大，他全然不知，但如自己跟少林派拉扯上一些干系，總不會是蝕本生意。

　　海老公道：“昨天我傳你這兩手大擒拿手，本意只想打得那小子知難而退，不再糾纏不清，你便可以去上書房拿書。可是眼前局面有點兒不同了，這小子果然是武當派嫡系，這一十八路大擒拿手，便須一招一式的從頭教起。你會不會弓箭步？”韋小寶道：“弓箭步嗎？那當然是彎弓射箭時的姿勢了。“海老公臉一沉，說道：“要學功夫，便得虛心，不會的就說不會。學武的人，最忌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前腿屈膝，其形如弓，稱為'弓足'，後退斜挺，其形如箭，稱為'箭足'，兩者合稱，就叫做'弓箭步'。”說著擺了個“弓箭步”的姿勢。韋小寶依樣照做，說道：“這有什麼難哪？我一天擺他個百兒八十的。”

　　海老公道：“我不要你擺百兒八十的，就只要你擺一個。你這麼擺著，我不叫站起來，你可不許動。”說著摸他雙腿姿勢，要他前腿更曲，後退更直。

　　韋小寶道：“那也挺容易呀。”可是這麼擺著姿勢不動，不到半注香時分，雙腿已酸麻之極，叫道：“這可行了罷？”海老公道：“還差得遠呢。”韋小寶道：“我練這怪模樣，又管什麼用？難倒還能將小玄子打倒麼？”海老公道：“這”弓箭步“練得穩了，人家就推你不倒，用處大著呢。”韋小寶強辯：“就算人家推倒了我，我翻個身便站起來，又不吃虧。”海老公緩緩點頭，不去理他。

　　韋小寶見他點頭，便挺直身子，拍了拍酸麻的雙腿。海老公喝到：“誰叫你站直了，快擺“弓箭步”！”韋小寶道：“我要拉屎！”海老公道：“不准！”韋小寶道：“我要拉屎！”海老公道：“不准！”韋小寶道：“這可當真要拉出來啦！”海老公歎了口氣，只得任由他上茅房，松散雙腿。

　　韋小寶雖然人聰明，但要他循規蹈矩，一板一眼的練功，卻說什麼也不干。海老公倒也不再勉強，只傳了他幾下擒拿扭打的手法。拆解之時，須得彎腰轉身，蹲倒伏低，海老公卻不跟他來這一套，只是出聲指點，伸手一摸，便知他姿勢手法是否有誤。

　　次日韋小寶又去和小玄子比武，自忖昨天四場比賽，輸了兩場，贏了一場，今日學了許多功夫，自非四場全胜不可。那知一動手，幾招新手法用到小玄子身上之時，竟然并不管用，或是給他以特异手法化解開去，一上來連輸兩場。韋小寶又驚又怒，在第三場中小心翼翼，才拗住了小玄子的左掌向後力扳，小玄子翻不過來，只得認輸。

　　韋小寶得意洋洋，第四場便又輸了，給小玄子騎在頭頸之中，雙腿挾住了項頸，險些窒息。他投降自後，站起身來，罵道：“他媽的，你……”

　　小玄子臉一沉，喝到：“你說什麼？”神色間登時有股凜然之威。韋小寶大驚，尋思：“不對，這里是皇宮，可不能說粗話。茅大哥說，倒了北京，不能露出破綻，我說他媽的粗話，便露出他媽的破綻，拆穿了西洋鏡。”忙道：“我說我這一招'他媽的'式打你不過，只好投降。”小玄子臉露笑容。問道：“你這招手法叫做'他媽的'？那是什麼意思？”

　　韋小寶心道：“還好，還好！這小烏龜整天在皇宮之中，不懂外邊罵人的言語。”便胡謅道：“這式'蹋馬蹄'本來是學馬失前蹄，蹋了下去，教你不防，我就翻身上來壓住你。那知你不上當，這'蹋馬蹄'式便用不出了。”

　　小玄子哈哈大笑，道：“什麼蹋馬蹄，就是蹋牛蹄也贏不了我。明天還敢不敢再打？”韋小寶道：“那還用說，自然要打。喂，小玄子，我問你一句話，你可得老老實實，不能瞞我。”小玄子道：“什麼話？”韋小寶道：“教年功夫的師傅，是武當派的高手，是不是？”小玄子奇道：“咦，你怎麼知道？”韋小寶道：“我從你的手法之中看了出來。”小玄子道：“你懂得我的功夫？那叫什麼名堂？”韋小寶道：“那還有不知道的？這是武當派嫡傳正宗的'小擒拿手'，在江湖上也算是第一流的武功了，只不過遇到我少林派嫡傳正宗的'大擒拿手'，年終于差了一級。”

　　小玄子哈哈大笑，說道：“大吹牛皮，也不害羞！今天比武，是你贏了還是我贏了？”韋小寶道：“胜敗仍兵家常事，不以輸贏論英雄。”小玄子笑道：“不以成敗論英雄。”韋小寶道：“輸贏就是成敗。”他曾聽說書先生說過“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只是成敗二字太難，一時想不起來。卻給小玄子說來出來，不一定微感佩服：“你也不過比我的得一兩歲，知道的事倒多。”

　　他回到屋中，歎了口氣，道：“公公，我在學功夫，人家也在學，不過人家的師傅本事大，教的法子好。”他不說自己不成，卻賴海老公教法不佳。

　　海老公道：“今逃訕是四場全輸了！渾小子不怪自己不中用，卻來埋怨旁人。”韋小寶道：“呸！那怎麼會四場全輸？多少也得贏他這麼一兩場，兩三場。我今天問過了，人家的師傅的的确确是武當派嫡傳正宗。”海老公道：“他認了嗎？”語調中顯得頗為興奮。韋小寶道：“我問他'教年功夫的師傅，是武當派的高手，是不是？'他說：‘咦，你怎麼知道？'那不是認了？”

　　海老公喃喃的道：“所料不錯，果然是武當派的。”隨即呆呆出神，似在思索一件疑難之事，過了良久，道：“咱們來學幾招勾腳的法子。”

　　如此韋小寶每天向海老公學招，跟小玄子比武。學招之時，凡是遇上難些的，韋小寶便敷衍含糊過去。海老公卻也由他，撇開了扎根基的功夫，只是教他躲閃，逃避，以及諸般取巧，占便宜的法門。可是與小玄子相斗之時，他招式增加，小玄子的招式也相應增加，打來打去，十次中仍有七八次是韋小寶輸了。

　　這些日子中，每日上午，韋小寶總是去和老吳，平威，溫有道，溫有方等太監賭錢。起初幾日他用白布蒙臉，後來漸漸越來越少。眾人雖見他和小桂子相貌完全不同，但以來賭得興起，小桂子以前到底是怎生模樣，心中也模模糊糊，二來他不住借錢于人，人人都愛交他這個朋友，三來他逐日少蒙白布，旁人慢慢習以為常，居然無人相詢。賭局散罷，他便去和小玄子比武，午飯後學習武功。

　　擒拿法越來越難，韋小寶已懶得記憶，更懶得練習，好在海老公倒也不如何逼迫督促，只是順其自然。

　　時日匆匆，韋小寶來到皇宮不覺已有兩個月，他每日里有錢賭，日子過得雖不逍遙自在，卻也快樂。只可惜不能污言穢語，肆意謾罵，又不敢在宮內偷雞摸狗，撒賴使潑。未免美中不足。有時也想該當逃出宮去，但北京城中一人不識，想想有些膽怯，便在宮中一天又一天的耽了下來。韋小寶和小玄子兩個月斗了下來，日日見面，交情越來越好。韋小寶輸得習慣了，反正“不以輸贏論英雄”，賭場上得意武場上輸，倒也不放在心上。他和小玄子二人都覺得，只消有一日不打架比武，便渾身不得勁。韋小寶的武功進展緩慢，小玄子卻也平平，韋小寶雖然輸多贏少，卻也決不是只輸不贏。

　　這兩個月賭了下來，溫氏兄弟已欠了韋小寶二百多兩銀子。這一日還沒賭完，兩兄弟互相使個眼色，溫有道向韋小寶道：“桂兄弟，咱們有件事商量，借一步說話。”韋小寶道：“好，要銀子使嗎？拿去不妨。”溫有方道：“多謝了！”兩兄弟走出門去，韋小寶跟著出去，三人到了隔壁的廂房。

　　溫有道說道：“桂兄弟，你年紀輕輕，為人慷慨大方，當真難得。”韋小寶給他這麼一奉承，登時心花怒放，說道：“那里！那里！自己哥兒們，你借我的，我借你的，那打什麼緊！有借有還，上等之人。”這兩個月下來，他已學了一口京片子，雖然偶爾還露出幾句揚州土話，在旁人聽來，卻也已不覺得如何刺耳。

　　溫有道說道：“我哥兒倆這兩個月來手氣不好，欠下年的銀子著實不少，你兄弟雖然不在乎，我二人心中卻十分不安。”溫有方道：“現下銀子越欠越多，你兄弟的手氣更越來越旺，我哥兒卻越來越霉，這樣下去，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還你。這麼一筆債背在身上，做人也沒味兒。”韋小寶笑道：“欠債不還，那是理所當然之事，兩位以後提也修提。”

　　溫有方歎了口氣，道：“小兄弟的為人，那是沒得說的了，老實不客氣說，咱哥兒的債倘若是欠你小兄弟的，便欠一百年也不打緊，是不是？”韋小寶笑道：‘正是，正是，便欠二百年，三百年卻又如何？”

　　溫有方道：‘二三百年嗎？大伙兒都沒這個命了。”說到這里，轉頭向兄長望去。溫有道點了點頭。溫有方繼續道：“可是咱哥兒知道，你小兄弟的那位主兒，卻厲害的很。”韋小寶道：“你說海老公？”溫有方道：“可不是嗎？你小兄弟不追，海老公總有一天不能放過咱兄弟。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溫家老大，老二便吃不了兜著走啦。因此咱們得想個法子，怎生還這筆銀子才好？”

　　韋小寶心道：“來了，來了，海老公這老烏龜果然是料事如神。這些日子來我只記得練拳，跟小玄子比武，可把去上書房偷書的事給忘了。我且不提，聽他們有何話說。”當下嗯了一聲，不置可否。

　　溫有方道：“我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法子，求你小兄弟大度包容，免了我們這筆債，別向海老公提起。以後咱哥兒贏了回來，自然如數奉還，不會拖欠分文。”

　　韋小寶心中暗罵：“你奶奶的，你兩只臭烏龜當我韋小寶是大羊牯？憑你這兩只王八蛋的本事，跟老子賭錢還有贏回來的日子？'當下面有難色，說道：“可是我已經向海公公說了。他老人家說，這筆銀子嘛，還總是要還的，遲些日子倒不妨。”

　　溫氏兄弟對望了一眼，神色甚是尷尬，他二人顯然對海老公十分忌憚。溫有道道：“那麼小兄弟可不可以幫這麼一個忙？以後你贏了錢，拿去交給海老公，便說……便說是我們還你的。”韋小寶心中又再暗罵：“越說越不成話了，真當我是三歲小孩麼？”說道：“這樣雖然也不是不行，不過我……我可未免太吃虧了些。”

　　溫氏兄弟聽他口氣松動，登時滿面堆歡，一齊拱手，道：“承情，承情，多多幫忙。”溫有方道：“小兄弟的好處。我哥兒倆今生今世，永不敢忘。”韋小寶道：‘倘若這麼辦，我要二位大哥辦一件事，不知成不成？“二人沒口子的答應：“成，成，什麼事都成。”

　　韋小寶道：‘我在宮里這許多日子，可連皇上的臉也沒見過。你二位在上書房服侍皇上，我想1請二位帶我去見見皇上。”

　　溫氏兄弟登時面面相覷，大有難色。溫有道練練搔頭。溫有方說道：“唉，這個，這個，這個……”連說了七八個這個。

　　韋小寶道：“我又不想多皇上奏什麼事，只不過到上書房耽上一會兒，能見到皇上的金面，那是咱們奴才的福氣，要是沒福見到，也不能怪你二位啊。”

　　溫有道忙道：“這個倒辦得到。今日申牌時分，我到你那兒來，便帶你去上書房。那個時候，皇上總是在書房里作詩寫字，你多半能見到。別的時候皇上在殿上辦事，那便不易見著了。”說著斜頭向溫有方霎了霎眼。

　　韋小寶瞧在眼里，心中有是“臭烏龜，賊王八”的亂罵一陣，尋思：“這兩只烏龜聽說我要見皇帝，臉色就難看的很。他們說申牌時分皇帝一定在上書房，其實是一定不在上書房。他們不敢讓我見皇帝，我幾時又想見了？他奶奶的，皇帝倘若問我什麼話，老子又怎回答的出？一露馬腳，那還不滿門抄斬？說不定連老子的媽也要從揚州給拉來殺頭。海老烏龜教我武功，也不知教的對不對，為什麼打來打去，總是打不過小玄子？我去把那部不知是“三十二章　經”還是‘四十二章經’從上書房偷了出來，給了海老烏龜，他心里一喜歡，說不定便有真功夫教我了。”當下便向溫氏兄弟拱手道謝，道：“咱們做奴才的，連萬歲爺的金面也見不著，死了定給閻王老子大罵烏龜王八蛋。”

　　他去和小玄子比武之後，回到屋里，只和海老公說些比武的情形，溫氏兄弟答允帶他去上書房卻一句不提，心想待我將那部經書偷來，好教海老烏龜大大驚喜一場。

　　未牌過後，溫氏兄弟果然到來。溫有方輕輕吹了聲口哨，韋小寶比溜了出去。溫氏兄弟打了個手勢，也不說話，向西便行。韋小寶跟在後面，有了上次的經驗，他一路上留心穿廊過戶時房舍的形狀，以免回來時迷失道路。

　　從他住屋去上書房，比之去賭錢的所在更遠，幾乎走了一盞茶時分。溫有道才輕聲道：“上書房到了，一切小心些！”韋小寶道：“我理會得。”

　　兩人帶著他繞到後院，從旁邊一扇小門中挨身而進，再穿過兩座小小的花園，走進一間大房中。

　　但見房中一排排都是書架，架上都擺滿了書，也不知有幾千幾萬本書。韋小寶倒抽了口涼氣，暗叫：“辣塊媽媽不開花，開花養了小娃娃！他奶奶的，皇帝屋里擺了這許多書，整天見的都是書，朝也書，晚也書，還能賭錢麼？海老公要的這幾本書，我可到那里找去？”他生長市井，一生之中從來沒見過書房是什麼樣子，只道房中放得七八本書，就是書房了。從七八本書中，檢一本寫有“三十二”或“四十二”幾個字的書，想必不難，此刻眼前突然出現千卷萬卷書籍，登時眼花繚亂，不一定手足無措，便想轉身逃走。

　　溫有道低聲道：“再過一會兒，皇上便進書房來了，坐在這張桌邊讀書寫字。”韋小寶見那張紫檀木的書桌極大，桌面金鑲玉嵌，心想：“桌上鑲的黃金白玉，一定不是假貨，挖下來拿去珠寶店，倒有不少銀子好賣。”見桌上攤著一本書，左首放著的硯台筆筒也都雕刻精致。椅子上披了錦緞，繡著一條金龍。韋小寶見了這等氣派，心中不禁砰砰亂跳，尋思：“他奶奶的，這烏龜皇帝倒會享福！”書桌右首是一只青銅古鼎，燒著檀香，鼎蓋的獸頭口中裊裊吐出一樓樓青煙。

　　武當道：“你躲在書架後面，悄悄見一見皇上，那就是了。皇上讀書寫字的時候，不許旁人出聲，你可不得咳嗽打噴嚏。否則皇上一怒，說不定便叫侍衛將你拖出去斬首。”韋小寶道：“我自然知道，不能咳嗽打噴嚏，更加不得放響屁。”溫有道臉一沉，道：“小兄弟，上書房不比別的地方，可不能說不恭不敬的胡話。”韋小寶伸了伸舌頭，不敢說了。

　　只見他兩兄弟一個拿起拂塵，一個拿了塊抹布，到處拂掃抹拭。書房中本就清洁异常，一塵不染，但他二人還是細心收拾。溫氏兄弟抹了灰塵後，各人從一只柜子中取出一塊雪白的白布，再在各處揩抹一會，拿起白布來瞧瞧，看白布上有無黑跡，真比抹鏡子還要細心，直抹了大半天，這才歇手。

　　溫有道說道：“小兄弟，還是這會兒還不來上書房，今兒是不來啦。耽會侍衛大人便要來巡查，見到年這張生面孔，定要查究，大伙兒可吃罪不起。”韋小寶道：“你們先去，我再等一會兒就走。”溫氏兄弟齊聲道：“那不成！”溫有道說道：“宮里的規矩，你也不是不知道，皇上所到的地方，該當由誰伺候，半分也亂不得。宮里太監宮女幾千人，倘若那一個想見皇上，便自行走到皇上跟前，那還成體統嗎？”溫有方道：“好兄弟，不是咱哥兒不肯幫忙，咱二人能夠進上書房，每天也只有這半個時辰，打掃揩抹過後，立刻便須出去。不瞞你說，別說你不能在上書房里多耽，便是咱哥兒倆，過了時不出去，給侍衛大人們查到了，那也是重則抄家殺頭，輕則坐牢打板子。”

　　韋小寶伸了伸舌頭，道：“那有這麼厲害？”溫有方頓足道：“皇上身邊的事，也開得玩笑麼？好兄弟，你想見皇上，咱們明日這時再來碰碰運氣。”韋小寶道：“好，那麼咱們就走罷。”溫氏兄弟如釋重負，一個挽住他左手臂，一個挽住他右臂，唯恐他不走，挾了他出去。韋小寶突然道：“其實你們兩個，也從來沒見過皇上，是不是？”

　　溫有方一怔，道：“你……你……怎麼……”他顯是要說“你怎麼知道？“溫有方忙道：“我們怎麼沒見過？皇上在上書房里讀書寫字，那是常見到的。”韋小寶心想：“每天這時候，你們進上書房里來揩抹灰塵，這時候皇上自然不會來，難道你兩個王八蛋東摸西摸灰塵的孫子德性，皇帝愛瞧的很麼？”溫有道又道：“小兄弟答允還銀子給海公公，我兄弟倆日後必有補報。要見皇上嘛，那是一個人的福命，是前世修下來的福報，造橋舖路，得積無數陰德，命中如果注定沒有這個福氣，可也勉強不來。”

　　說話之間，三個人已從側門中出去。韋小寶道：“既是如此，過幾天你們再帶我來碰碰運氣罷！”二人連說：“好極，好極！”三人就此分手。

　　韋小寶快步回去，穿過了兩條走廊，便在一扇門後一躲，過得一會，料想他二人已經遠去，悄悄從後門出來，循原路回去上書房，去推那側門時，不料里面已經上了閂，他一怔，心想：“只這麼一會兒，里面上了閂，看來溫家兄弟的話不假，侍衛當真來巡查過了。不知他們走了沒有？”

　　附耳在門上一聽，不聞有何聲息，又湊眼從門縫中向內張去，庭院中并無一人，他想了想，從靴中摸出一把薄薄的匕首。這匕首便是當日用來刺死小桂子的，他潛身皇宮，自知危機四伏，打從那日起，這匕首始終沒离過身。當下將匕首刃身從門縫中插了進去，輕輕撥得幾撥，門閂向上抬起。他將門推開兩寸，從門縫中伸手進去先抓住了門閂，不讓落地出聲，這才推門，閃身入內，反身關上了門，上了門閂，傾聽房中并無聲息，一步步的挨過去，探頭在書房中一張，幸喜無人，等了片刻，這才進去。

　　他走到書桌之前，看到那張披了繡龍錦緞的椅子，忽然有個難以抑制的沖動：“他媽的，這龍椅皇帝坐得，老子便坐不得？”斜跨一步，當即坐入了椅中。

　　他初坐下時心中砰砰亂跳，坐了一會，心道：“這椅子也不怎麼舒服，做皇帝也沒什麼了不起。”畢竟不敢久坐，便去書架上找那部‘四十二章經’。可是書架上幾千部書一部疊著一部。那些書名一百本中難得有一兩個字識得。他拼命去找“四”字，“四”字倒也找到了好幾次，可是下面卻沒有“十”字“二”字。原來他找到的全是“四書”，什麼“四書集注”，“四書正義”之類。找了一會，看到了一部“十三經注梳”，識得了“十三”二字，歡喜了片刻，但知道那終究不是‘四十二章經’。

　　正自茫無頭緒之際，忽聽得書房彼端門外靴聲囊囊，跟著兩扇門呀的一聲開了，原來那邊一座大屏風之後另行有門，有人走了進來。韋小寶大吃一驚：“老子今日要滿門抄斬。”要去開閂從進門溜出，無論如何來不及了，急忙貼牆而立，縮在一排書架後面。只聽得兩個人走進書房，揮拂塵四下里拂拭。

　　過不多時，又走進一個人來，先前兩人退出了書房。另外那人卻在書房中慢慢的來回踱步。韋小寶暗叫：“糟糕，定是侍衛們在房中巡視了，莫非我從後門進來，給他們發現了蹤跡？”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

　　那人踱步良久，忽然門外有人朗聲說道：“回拂拭，鰲少保有急事要叩見拂拭，在外候旨。”書房內那人嗯了一聲。韋小寶又驚又喜：“原來這人便是皇帝。那鰲少保便是茅大哥要跟他比武之人了。此人算是什麼滿洲第一勇士，卻不知是如何威武的模樣，非得偷瞧一下不可。下次見到茅大哥，可有得我說的了。”

　　只聽得門外腳步之聲甚是沉重，一人走進書房，說道：“奴才鰲拜叩見拂拭！”說著跪下磕頭。韋小寶忙探頭張去，只見一個魁梧大漢爬在地上磕頭。他不敢多看，只怕鰲拜一抬頭便見到自己，忙將頭縮回，但身子稍稍移出，斜對鰲拜，心道：“你又向皇帝磕頭，又向老子磕頭。什麼滿洲第一勇士，第二勇士，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向我韋小寶磕頭？”

　　只聽皇帝說道：“罷了！”鰲拜站起身來，說道：“回皇上：蘇克薩哈蓄有异心，他的奏章大逆不道，非處極刑不可。”皇帝嗯了一聲，不置可否。鰲拜又道：“皇上剛剛親政，蘇克薩哈這廝便上奏章，說什麼'茲遇躬親大政，伏祈睿鑒，令臣往守先皇陵寢，如線余息，得以生存。'那不是明明貌似皇上嗎？皇上不親大政，他就要死了。這是說皇上對奴才們殘暴得很。”皇帝仍是嗯了一聲。

　　鰲拜道：“奴才和王公貝勒大臣會議，都說蘇克薩哈共有二十四項大罪，懷抱奸詐，存蓄异心，欺貌幼主，不愿歸政，實是大逆不道。按本朝“大逆律”，應與其長子內大臣察克旦一共凌遲處死，養子六人，孫一人，兄弟之子二人，皆斬決。其族人前鋒營統領白爾赫，侍衛額圖等也都斬決。”皇帝道：“如此處罪，只怕太重了罷？”

　　韋小寶心道：“這皇帝說話聲音象個孩童，倒和小玄子很是相似，當真好笑。”

　　鰲拜道：“回皇上：皇上年紀還小，于朝政大事恐怕還不十分明白。這蘇克薩哈奉先皇遺民，與奴才等共同輔政，聽得皇上親政，該當歡喜才是。他卻上這道奏章，訕謗皇上，顯是包藏禍心，請皇上准臣下之議，力加重刑。皇上親政之初，應該立威，使臣下心生畏懼。倘若寬縱了蘇克薩哈這大逆不道之罪，日後眾臣下都欺皇上年幼，出言不敬，行事無禮，皇上的事就不好辦了。”

　　韋小寶聽他說話的語氣很是驕傲，心道：“年這老烏龜自己就先出言不敬，行事無禮。你說皇帝年幼，難道皇帝是個小孩子嗎？這倒有趣了，怪不得他說話聲音有些象小玄子。”

　　只聽皇帝道：“蘇克薩哈雖然不對，不過他是輔政大臣，跟你一樣，都是先帝很看重的。倘若朕親政之初，就……就殺了先帝眷顧的重臣，先帝在天之靈，只怕不喜。”

　　鰲拜哈哈一笑，說道：“很是，你這幾句可是小孩子的話了。先帝命蘇克薩哈輔政，是主戶他好好侍奉很是，用心辦事。他如體念先帝的厚恩，該當盡力竭力，赴湯蹈火，為很是效犬馬之勞，那才是做奴才的道理。可是這蘇克薩哈心存怨望，又公然訕謗很是，說什麼致休乞命，這倒是自己的性命要緊，很是的朝政大事不要緊了。那是這廝對不起先帝，可不是很是對不起這廝，哈哈，哈哈！”

　　皇帝道：“鰲少保有什麼好笑？”鰲拜一怔，忙道：“是，是，不，不是。”猜想起來，鰲拜此時臉上的神色定然十分尷尬。

　　皇帝默不作聲，過了好一會才道：“就算不是朕對不起蘇克薩哈，但如此刻殺了他，未免有傷先帝之明。天下百姓若不是說我殺錯了人，就會說先帝無知人之能。朝廷將蘇克薩哈二十四條大罪布于天下，人人心中都想，原來蘇克薩哈這廝如此罪大惡極，這樣的壞蛋，先帝居然會用做輔政大臣，壞蛋你鰲少保并列，這，這……豈不是太沒見識了麼？”

　　韋小寶心道：“這小孩子壞蛋的話說得很有道理。”

　　鰲拜道：“皇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下百姓愛怎麼想，讓他們胡思亂想好了，諒他們也不敢隨便說出口來。有誰敢編排先帝的不是，瞧他們有幾顆腦袋？”皇帝道：“古書上說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味殺頭，不許老百姓說出心里的話來，那終究不好。”鰲拜道：“漢人書生的話，是最聽不得的，倘若漢人這些讀書人的話對，怎麼漢人的江山，又會落入咱們滿洲人手里呢？所以奴才奉勸皇上，漢人這許多書，還是少讀為妙，只有越讀腦子越糊涂了，”皇帝并不答話。

　　鰲拜又道：“奴才當年跟隨太宗皇帝和先帝爺東征西討，從關外打到關內，立下無數漢馬功勞，漢字不識一個，一樣殺了不少南蠻。這打天下，保天下嘛，還是得用咱們滿洲人的法子。”皇帝道：“鰲少保的功勞當然極大，否則先帝也不會這樣重用少保了。”鰲拜道：“奴才就只知道赤膽忠心，給還是辦事。打從太宗皇帝起，到世祖皇帝，再到還是都是一樣的。還是，咱們滿洲人辦事，講究有賞有罰，忠心的有賞，不忠的處罰。這蘇克薩哈是個大大的奸臣，非處以重刑不可。”

　　韋小寶心道：“辣塊媽媽，我單聽你的聲音，就知你是個大大的奸臣。”

　　皇帝道：“你一定要殺蘇克薩哈，到底自己有什麼原因？”

　　鰲拜道：“我有什麼原因？難道皇上以為奴才有什麼私心？”越說聲音越響，語氣也越來越凌厲，頓了一頓，又厲聲道：“奴才為的是咱們滿洲人的天下。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辛辛苦苦創下的基業，可不能讓子孫給誤了。皇上這樣問奴才，奴才可當真不明白皇上是什麼意思！”

　　韋小寶聽他說得這樣凶狠，吃了一驚，忍不住探頭望去，只見一條大漢滿臉橫肉，雙眉倒豎，凶神惡煞般的走上前來，雙手握緊了拳頭。

　　一個少年“啊”的一聲驚呼，從椅子中跳了起來，這少年一側頭間，韋小寶情不自禁，也是“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這少年皇帝不是別人，正是天天跟他比武打架的小玄子。

## 第五回　金戈運啟驅除會　玉匣書留想象間

　　韋小寶見到皇帝，縱然他面目如同妖魔鬼怪，也決不會呼喊出聲，但一見到居然是小玄子，這一下驚詫真是非同小可，呼聲出口，知道大事要糟，當即轉身，便欲出房逃命，但心念電轉：“小玄子武功比我高，這鰲拜更是厲害，我說什麼也逃不出去。”靈機一動，心道：“咱們這一寶押下了！通殺通賠，就是這一把骰子。”縱身而出，擋在皇帝身前，向鰲拜喝道：“鰲拜，你干什麼？你膽敢對皇上無禮麼？你要打人殺人，須先過我這一關。”

　　鰲拜身經百戰，功大權重，對康熙這少年皇帝原不怎麼瞧在眼里。康熙（按：康熙本是年號，但通俗小說習慣，不稱他本名玄燁而稱之為康熙）譏刺他要殺蘇克薩哈是出于私心，正揭破了他的痛瘡。這人原是個沖鋒陷陣的武人，盛怒之下，便握拳上前和康熙理論，倒也并無犯上作亂之心，突然間見書架後面沖出一個小太監，擋在皇帝的面前，叱責自己，不由得吃了一驚，這才想起做臣子的如何可以握拳威脅皇帝，急忙倒退數步，喝道：“你胡說什麼？我有事奏稟皇上，誰敢對皇上無禮了？”說著又倒退了兩步，垂手而立。

　　每天和韋小寶比武的小玄子，正是當今大清康熙皇帝。他本名玄燁，眼見韋小寶不識得自己，問自己叫什麼名字，童心一起，隨口就說是“小玄子”。他秉承滿洲人習性，喜愛角抵之戲，只是練習摔角這門功夫，必須扭打跌扑，扳頸拗腰。侍衛們雖教了他摔角之法，卻又有誰敢對皇帝如此粗魯無禮？有誰敢去用力扳他的龍頭，扼他的御頸？被逼不過之時，只好裝模作樣，皇帝御腿掃來，扑地便倒，御手扭來，跪下投降，勉強要還擊一招半式，也是碰到衣衫邊緣，便即住手。康熙一再叮囑，必須真打，眾侍衛可沒一個有此膽子，最多不過扮演得象了一些而已。和皇帝下棋，尚可假意出力廝拚，殺得難解難分，直到最後關頭方輸（据說清末慈禧太后與某太監下象棋，那太監吃了慈禧的馬，說道：“奴才殺了老佛爺的一只馬。”慈禧怒他說話無禮，立時命人將他拖了出去，亂棒打死），這摔角之戲，卻萬難裝假，就算最後必輸，中間廝打之時，有誰敢抓起皇帝來摔他一交？

　　康熙對摔角之技興味極濃，眼見眾侍衛互相比拚時精采百出，一到做自己的對手，便戰戰兢兢，死樣活氣，心下極不痛快，後來換了太監做對手，人人也均如挨打不還手的死人一般。做皇帝要什麼有什麼，但要找一個真正的比武對手，卻萬難辦到，有時真想微服出宮，去找個老百姓打上一架，且看自己的武功到底如何，但這樣做畢竟太過危險，終究不過是少年皇帝心中偶爾興起的异想天開而已。

　　這天與韋小寶相遇，比拚一場，韋小寶出盡全力而仍然落敗。康熙不胜之喜，生平以這一架打得最是開心。韋小寶約他次日再比，正是投其所好。從此兩人日日比武，康熙始終不揭破自己身份，比武之時，也從不許別的太監走近，以免泄露了秘密，這小太監只要一知道對手是皇帝，動起手來便毫無興味了。

　　宮中太監逾千，從來沒見過皇帝的本來亦復不少，但淨身入宮，首先必當學習宮中種種規矩、品級服色等高下分別，見到康熙身穿皇帝服色而居然不識，也只有韋小寶這冒牌貨一人了。就康熙而言，這個胡塗小太監萬金難買，實是難得而可貴之至。

　　此後康熙的武功漸有長進，韋小寶居然也能跟得上，兩人打來打去，始終旗鼓相當，而韋小寶卻又稍遜一籌，這樣一來，康熙便須努力練功，才不致落敗。他是個十分要強好胜之人，練功越有進步，興味越濃，對韋小寶的好感也是大增。

　　這日鰲拜到上書房來啟奏要殺蘇克薩哈，康熙早已知道，鰲拜為了鑲黃旗和正白旗換地之爭，與蘇克薩哈有仇，今日一意要殺蘇克薩哈，乃是出于私怨，因此遲遲不肯准奏。那知鰲拜囂張跋扈，盛怒之下顯出武人習氣，捋袖握拳，便似要上來動手。鰲拜身形魁梧，模樣猙獰，康熙見他氣勢洶洶的上來，不免吃驚，一眾侍衛又都候在上書房外，呼喚不及，何況眾侍衛大都是鰲拜心腹，殊不可靠，正沒做理會處，恰好韋小寶躍了出來。康熙大喜，尋思：“我和小桂子合力，便可和鰲拜這廝斗上一斗了。”待見鰲拜退下，更是寬心。

　　韋小寶情不自禁的出聲驚呼，泄露了行藏，只得鋌而走險，賭上一賭，沖出來向鰲拜呼喝，不料一喝之下，鰲拜竟然退下，不由大樂，大聲道：“殺不殺蘇克薩哈，自然由皇上拿主意。你對皇上無禮，想拔拳頭打人，不怕殺頭抄家嗎？”

　　這句話正說到了鰲拜心中，他登時背上出了一陣冷汗，知道適才行事實在太過魯莽，當即向康熙道：“皇上不可聽這小太監的胡言亂語，奴才是個大大的忠臣。”

　　康熙初親大政，對鰲拜原是十分忌憚，眼見他已有退讓之意，心想此刻不能跟他破臉，便道：“小桂子，你退在一旁。”韋小寶躬身道：“是！”退到書桌之旁。

　　康熙道：“鰲少保，我知道你是個大大的忠臣。你沖鋒陷陣慣了的，原不如讀書人那樣斯文，我也不來怪你。”鰲拜大喜，忙道：“是，是。”康熙道：“蘇克薩哈之事，便依你辦就是。你是大忠臣，他是大奸臣，朕自然賞忠罰奸。”鰲拜更是喜歡，說道：“皇上這才明白道理了。奴才今後總是忠心耿耿的給皇上辦事。”康熙道：“很好，很好。朕稟明皇太后，明日上朝，重重有賞。”鰲拜喜道：“多謝皇上。”康熙道：“還有什麼事沒有？”鰲拜道：“沒有了，奴才告退。”

　　康熙點點頭，鰲拜笑容滿臉，退了出去。

　　康熙等他出房，立刻從椅中跳了出來，笑道：“小桂子，這秘密可給你發現了。”

　　韋小寶道：“皇上，我這……這可當真該死，一直不知道你是皇帝，跟你動手動腳，大膽得很。”

　　康熙歎了口氣，道：“唉，你知道之後，再也不敢跟我真打，那就乏味極了。”韋小寶笑道：“只要你不見怪，我以後仍是跟你真打，那也不妨。”康熙大喜，道：“好，一言為定，若不真打，不是好漢。”說著伸手出來。韋小寶一來不知宮廷中的規矩，二來本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憊懶人物，當即伸手和他相握，笑道：“今後若不真打，不是好漢。”兩人緊握著手，哈哈大笑。

　　皇太子自出娘胎，便注定了將來要做皇帝，自幼的撫養教誨，就與常人全然不同，一哭一笑，一舉一動，無不是眾目所視，當真是沒半分自由。囚犯關在牢中，還可隨便說話，在牢房之中，總還可任意行動，皇太子所受的拘束卻比囚犯還厲害百倍。負責教讀的師保、服侍起居的太監宮女，生怕太子身上出了什麼亂子，整日價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太子的言行只要有半分隨便，師傅便諄諄勸告，唯恐惹怒了皇上。太子想少穿一件衣服，宮女太監便如大禍臨頭，唯恐太子著涼感冒。一個人自幼至長，日日夜夜受到如此嚴密看管，實在殊乏人生樂趣。歷朝頗多昏君暴君，原因之一，實由皇帝一得行動自由之後，當即大大發泄歷年所積的悶氣，種種行徑令人覺得匪夷所思，泰半也不過是發泄過份而已。

　　康熙自幼也受到嚴密看管，直到親政，才得時時吩咐宮女太監离得遠遠地，不必跟隨左右。但在母親和眾大臣眼前，還是循規蹈矩，裝作少年老成模樣，見了一眾宮女太監，也始終擺出皇帝架子，不敢隨便，一生之中，連縱情大笑的時候也沒幾次。

　　可是少年人愛玩愛鬧，乃人之天性，皇帝乞丐，均無分別。在尋常百姓人家，任何童子天天可與游伴亂叫亂跳，亂打亂鬧，這位少年皇帝卻要事機湊合，方得有此“福緣”。他只有和韋小寶在一起時，才得無拘無束，拋下皇帝架子，縱情扭打，實是生平從所未有之樂，這些時日中，往往睡夢之中也在和韋小寶扭打嬉戲。

　　他拉住韋小寶的手，說道：“在有人的時候，你叫我皇上，沒人的時候，咱們仍和從前一樣。”韋小寶笑道：“那再好沒有了。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是皇帝。我還道皇帝是個白胡子老公公呢。”

　　康熙心想：“父皇崩駕之時，不過二十四歲，也不是甚麼白胡子老公公，你這小家伙怎地什麼也不知道？”問道：“難道海老公沒跟你說起過我麼？”韋小寶搖頭道：“沒有。他便是教我練功夫。皇上，你的功夫是誰教的？”康熙笑道：“咱們說過沒人的時候，還是和從前一樣，怎麼叫我皇上了？”韋小寶笑道：“對，我心里有點慌。”

　　康熙歎了口氣，說道：“我早料到，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後，再也不會象從前那樣跟我比武了。”韋小寶微笑道：“我一定跟以前一樣打，就只怕不容易。喂，小玄子，你的武功到底是誰教的？”康熙道：“我可不能跟你說。你問來干什麼？”韋小寶道：“鰲拜這家伙自以為武功了得，對你磨拳擦掌的，倒象想要打人。我想你師父武功很高，咱們請你師父來對付他。”康熙微微一笑，搖頭道：“不成的，我師父怎能做這種事？”

　　韋小寶道：“可惜我師父海老公瞎了眼睛，否則請他來打鰲拜，多半也贏得了他。啊，有了，明兒咱二人聯手，跟他打上一架，你看如何？這鰲拜雖說是滿洲第一勇士，但咱二人并肩子上，就未必會輸給他。”康熙大喜。叫道：“妙極，妙極！”但隨即知道此事決計難行，搖了搖頭，歎道：“皇帝跟大臣打架，那太也不成話了。”韋小寶道：“你不是皇帝就好了！”

　　康熙點了點頭，一霎時間，頗有些羡慕韋小寶這小太監，愛干什麼便干什麼，雖在皇宮之中，倒也逍遙自在。又想起適才鰲拜橫眉怒目，氣勢洶洶，大踏步走上來的神態，不禁猶有余悸，尋思：“這人對我如此無禮，他要殺誰，便非殺誰不可，半點也不將我瞧在眼里。到底他做皇帝，還是我做皇帝哪？只是朝中宮里的侍衛總管都由他統率，八旗兵將也歸他調動，我如下旨殺他，他作起亂來，只怕先將我殺了。我須得先換侍衛總管，再撤他的兵權，然後再罷他輔政大臣的職位，最後才將他推出午門，斬首示眾，方泄我心頭之恨。”

　　但轉念又想，此計也是不妥，只要一換侍衛總管，鰲拜便知是要對付他了，此人大權在握，如果給他先下手為強，自己可要遭殃，只有暫且不動聲色，待想到妥善的法子再說。

　　他不愿在韋小寶面前顯得沒有主意，說道：“你這就回海老公那里去罷，好好用心學本事，明日咱們仍在那邊比武。”韋小寶應道：“是。”康熙又道：“你見到我和鰲拜的事，可不許跟誰提起。”韋小寶道：“是。這里沒有旁人，我要走便走，不跟你請安磕頭了。”康熙哈哈一笑，擺手道：“不用了。明兒仍是死約會，不見不散。”

　　韋小寶雖然沒偷到《四十二章經》，但發現日日與他比武之人竟然便是皇帝，實是興奮萬分。幸好海老公雙眼盲了，瞧不出他的神情有异，只是覺得他今日言語特多，不知遇上了什麼高興事情，試探了幾句。韋小寶卻十分機警，不露半點口風。

　　次日韋小寶去和康熙比武，他心中頗想和平日一般打法，但既知他是皇帝，自衛時盡管守得嚴密，反擊的招數卻自然而然的疲弱無力。康熙明白他心意，進攻時也不出全力，心想對方既有顧忌，自己使勁攻擊，未免胜之不武。只打得片刻，韋小寶已輸了兩個回合。

　　康熙歎了口氣，問道：“小桂子，昨兒你到我書房去干什麼？”韋小寶道：“溫有道昨天發燒，起不了身，他兄弟叫我到上書房去幫著打掃收拾。我沒做慣，手腳慢了些，不想遇到了你。”他說得煞有介事，不但面不改色，幾乎連自己也相信确是如此。

　　康熙道：“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後，咱們再也不能真打了。”頗感意興索然。韋小寶道：“我也覺得今天打來沒什麼勁道。”康熙忽然想起，說道：“我倒有個法兒。咱們既然不能再打，我只好瞧你跟別人打，過過癮也是好的。來，你跟我去換衣服，咱們到布庫房去。”韋小寶道：“布庫房是什麼地方？放布匹的庫房嗎？”康熙笑道：“不是的。布庫房是武士練武摔跤的地方。”韋小寶拍手笑道：“那好極了！”

　　康熙回去更衣，韋小寶跟有後面。康熙一換了袍服，十六名太監前呼後擁，到布庫房去瞧武士摔跤，那就神色莊嚴，再也不跟韋小寶說笑了。

　　眾武士見皇上駕到，無不出力相搏。康熙看了一會，叫一名胖大武士過來，說道：“我身邊有個小太監，也學過一點摔跤，你教他幾手。”轉頭向韋小寶道：“你跟他學學。”說著左眼睞了一睞。他二人均已見到，這武士雖然身材魁梧，卻是笨手笨腳，看來不是韋小寶的對手。

　　兩人下場之後，扭打幾轉，韋小寶使出一招“順水推舟”要將那武士推出去。不料那武士身子太重，說什麼也推不倒。武士首領背轉身子，連使眼色。那胖大武士會意，假裝腳下踉蹌，扑地倒了，好一會爬不起來。眾武士和太監齊聲喝采。

　　康熙甚是喜歡，命近侍太監賞了一錠銀子給韋小寶，暗想：“這小桂子武功不及我，他能推倒這胖大家伙，我自己也能。”心痒難搔，躍躍欲試，但礙于萬乘之尊，總不能下場動手，歎了口氣，向近侍太監道：“你去選三十名小太監來，都要十四五歲的，叫他們天天到這里來練功夫，那一個學得快的，象這小桂子那樣，我就有賞賜。”那太監含笑答應，心想皇帝是小孩心性，要搞些新玩意。

　　韋小寶回到屋中，海老公問起今日和小玄子比武的經過。韋小寶說得有聲有色，似乎一番大戰，雙方打得激烈非凡。但海老公細問之下，立刻發覺了破綻，沉著臉問道：“小玄子怎麼啦？今日生了病嗎？”韋小寶道：“沒有啊，不過他精神不大好。”海老公哼了一聲，道：“你從頭到尾，一招一式的說給我聽。”韋小寶情知瞞他不過，只得照實細細說了。

　　海老公抬起了頭，緩緩道：“這一招你明明可以將他腦袋扳向左方，你卻想把他身子抱起，以致落敗。你不是不會，而是故意在讓他，那是什麼緣故？”

　　韋小寶笑道：“我也沒故意讓他。只不過他打得客氣，我也就手下留情。我和他做了好朋友，自然不能打得太過份了。”想到自己和皇帝是“好朋友”，不自禁的十分得意。

　　海老公道：“你和他成了好朋友？哼，不過你的打法不是手下留情，而是不敢碰他。你終于……你終于知道了？”

　　韋小寶心中一驚，顫聲道：“知……知道什麼？”海老公道：“是他自己說的，還是你猜到了的？”韋小寶道：“說什麼啊？我這可不懂了。”海老公厲聲道：“你給我老老實實說來！咳咳……咳咳……你怎麼知道小玄子身份的？”一伸手，抓住了他左腕。

　　韋小寶登時痛入骨髓，手骨格格作響，似乎即便欲折斷，叫道：“投降，投降！”海老公道：“你怎麼知道的？”手上反而加勁。韋小寶叫道：“喂，喂，你……你……懂不懂規矩？我已叫了投降，你還不放手？”海老公道：“我問你話，你就好好的答。”

　　韋小寶道：“好，你如早已知道小玄子是誰，我就跟你說其中的原因。否則的話，你就捏死了我，我也不說。”

　　海老公道：“那有什麼希奇？小玄子就是皇上，我起始教你‘大擒拿手’之時，就已知道了。”說著放開了手。

　　韋小寶喜道：“原來你早知道了，可瞞得我好苦。那麼跟你說了也不打緊。”于是將昨天在上書房中撞見康熙和鰲拜的事說了，講到今天在布庫房中打倒一名胖大武士，又是眉飛色舞起來。海老公聽得甚是仔細，不住插口查問。

　　韋小寶說完後，又道：“皇上吩咐我不許跟你說的，你如泄漏了出去，我兩個人都要殺頭。”海老公冷冷道：“皇上跟你是好朋友，不會殺你，只會殺我。”韋小寶得意洋洋的道：“你知道就好啦。”

　　海老公沉思半晌，道：“皇上要三十名小太監一起練武，那是干什麼來著？多半他是技痒，跟你打得不過癮，要找些小太監來挨他的揍。”站起身，在屋中繞了十來個圈子，說道：“小桂子，你想不想討好皇上？”

　　韋小寶道：“他是我好朋友，讓他開心，那也是做朋友的道理啊。”

　　海老公厲聲道：“我有一句話，你好好記在心里。今後皇上再說跟你是朋友什麼的，你無論如何不可應承。你是什麼東西，真的能跟皇上做朋友？他今日還是個小孩子，說著高興高興，這豈能當真？你再胡說八道，小心脖子上的腦袋。”

　　韋小寶原也想到這種話不能隨口亂講，經海老公這麼疾言厲色的一點醒，伸了伸舌頭，說道：“以後殺我的頭也不說了。不過人頭落地之後，是不是還能張嘴說話，這中間只怕大大兒的有些講究。”

　　海老公哼了一聲，道：“你想不想學上乘武功？”

　　韋小寶喜道：“你肯教我上乘武功，那真是求之不得了。公公，你這樣一身好武藝，不收一個徒兒傳了下來，豈不可惜？”海老公道：“世人陰險奸詐的多，忠厚老實的少。收了個壞徒兒，讓他來謀害師父，卻又何苦？”

　　韋小寶心中一動：“我弄瞎了他眼睛，他心中是不是也有點因頭？這件事性命交關，非查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但見他神色木然，并無惱怒之意，便道：“是啊，既要你信得過，又對你忠心，原也不大易找，這世上只怕也只我小桂子一人了。公公，你道我到上書房去干什麼？我是冒了殺頭的危險，想去將那部《四十二章經》偷出來給你。只不過皇上書房里的書成千成萬，我又不大識字……”

　　海老公插嘴道：“嗯，你又不大識字！”

　　韋小寶心中突的一跳：“啊喲，不好！不知小桂子識字多不多。倘若他識得很多字，我這麼說，可露出馬腳了。”忙道：“我找來找去，也尋不著那部《四十二章經》。不過不要緊，以後我時時能到上書房去，總能教這部書成為順手牽羊之羊，葉底偷桃之桃。”

　　海老公道：“你沒忘了就好。”韋小寶道：“我怎麼會忘？你公公待我真是沒得說的，我如不想法子好好報答你，這一生一世當真枉自為人了。”海老公喃喃的道：“嗯，我如不想法子好好報答你，這一生一世當真枉自為人了。”這兩句話說得冷冰冰地，韋小寶聽在耳里，不由得背上一陣發毛，偷眼瞧他臉色，卻無絲毫端倪可尋，心想：“老烏龜厲害得很，他早知小玄子就是皇上，卻不露半點口風。我可須得小心，他如知道他這對眼珠子是我弄瞎的，我韋小寶這對眼珠子倘若能保得住，那定是老天爺沒了眼珠子啦。”

　　兩人默默相對。韋小寶半步半步的移向門邊，只要瞧出海老公神色稍有不善，立即飛奔出外，決意逃出宮去，從此不再回來。

　　卻聽得海老公道：“你以後再也不能用大擒拿手跟皇上扭打了。這門功夫再學下去，都是分筋錯骨之法，脫人關節，斷人筋骨，怎能用在皇上身上？”韋小寶道：“是！”海老公道：“我從今天起教你一門功夫，叫做‘大慈大悲千葉手’。”韋小寶道：“這名字倒怪，我只聽過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海老公道：“你見過千手觀音沒有？”韋小寶道：“千手觀音？我見過的，觀音菩薩身上生了許許多多手。每只手里拿的東西都不同，有的是個水瓶，有的是根樹枝，還有籃子、鈴子，好玩得緊。”海老公道：“你是在揚州廟里見到的麼？”

　　韋小寶道：“揚州廟里？”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一個箭步竄到門邊，便欲奪門而出。

　　海老公道：“千手觀音嗎，天下就只揚州的廟里有，你沒去過揚州廟里，怎能見到千手觀音？”韋小寶輕吁一口長氣，心道：“原來只揚州的廟里才有千手觀音，險些給你嚇得拉尿。”忙道：“我怎會去過揚州？揚州在什麼地方？千手觀音什麼的，是聽人家說的，我可沒見過。想在你老人家面前吹幾句牛，神氣神氣，那知道你見多識廣，一下子就戳破了我的牛皮。”海老公歎道：“要戳破你這小滑頭的牛皮，可實在不容易得很。”韋小寶道：“容易，容易。我撒一句謊，不到半個時辰，就給你老人家戳穿了西洋鏡。”

　　海老公嗯了一聲，問道：“你冷嗎？怎不多穿件衣服？”韋小寶道：“我不冷。”海老公道：“怎麼你說話聲音有點發抖？”韋小寶道：“剛才給吹了陣冷風，現下好了。”海老公道：“門邊風大，別站在門口。”韋小寶道：“是，是！”走近幾步，卻總是不敢走到海老公身邊。

　　海老公道：“這‘大慈大悲千葉手’是佛門功夫，動起手來能制住對方，卻不會殺人傷人，乃是天下最仁善的武功。”韋小寶喜道：“這門功夫不會殺人傷人，跟皇上動手過招，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海老公道：“不過這功夫十分難學，招式挺多，可不大容易記得周全。”韋小寶笑道：“既然招式挺多，記不全就不要緊，忘了一大半，剩下來的還是不少。”海老公道：“哼，懶小子，還沒學功夫，就已在打偷懶的主意。你這一輩子，可別想學好上乘武功。”韋小寶道：“是，是。要學到人你老人家那樣厲害的武功，我這一輩子自然是老貓鼻子上挂咸魚，嗅鯗啊嗅鯗（休想）。”心想：“就算武功練得跟你一模一樣，到頭來還是給人弄瞎了眼睛，你老烏龜挺開心嗎？”

　　海老公道：“你走過來。”韋小寶道：“是！”走近了幾步，离開海老公仍有數尺。海老公道：“你怕我吃了你嗎？”韋小寶笑道：“我的肉是酸的，不大好吃。”

　　海老公左手揚起，突然拍出。韋小寶吃了一驚，向右一避，忽然背上拍拍兩聲，已被海老公打中，登時跪倒在地動彈不得，心下大駭：“這一下糟了，他……他要取我性命。”海老公道：“這是‘大慈大悲千葉手’的第一手，叫做‘南海禮佛’。你背上已給打中了兩處穴道，不過打穴功夫十分難練，要以上乘內功作根基，跟皇上過招，又難道真能打他穴道，叫他跪在你面前？你只須記住了手法，裝模作樣的比比架式，也就是了。”說著伸手在他背心兩處穴道上按了按，韋小寶手足登時得能動彈，心神略定，慢慢站起身來，心道：“原來老烏龜是教我功夫，可嚇得我魂靈出竅，這會兒也不知歸了竅沒有。”

　　這一日海老公只教了三招，道：“第一天特別難些，以後你用心，便可多學幾招。”

　　韋小寶第二天也不去賭錢了，中午時分，自行到比武的小室中去等候康熙，知道桌上糕點是為皇帝而設，也就不敢再拿來吃。等了大半個時辰，康熙始終不來。韋小寶心道：“是了，他跟我比武沒味道，不來玩了。”于是逕去上書房。書房門外守衛的侍衛昨天見康熙帶同韋小寶去布庫房，神色甚和，知道他是皇上跟前得寵的小太監，也不加阻攔。

　　韋小寶走進書房，只見康熙伸足在踢一只皮凳，踢了一腳又是一腳，神色氣惱，不住吆喝：“踢死你，踢死你！”韋小寶心想：“他在練踢腿功夫麼？”不敢上前打擾，靜靜的垂手站在一旁。

　　康熙踢了一會，抬頭見到韋小寶，露出笑容，道：“我悶得很，你來陪我玩玩。”

　　韋小寶道：“是。海老公教了我一門新功夫，叫做什麼‘大慈大悲千葉手’，比之先前所教的大擒拿手，那可厲害得多了。他說我學會之後，你一定斗我不過了。”

　　康熙道：“那是什麼功夫，你使給我瞧瞧。”

　　韋小寶道：“好！我這可要打你啦！”拉開招式，雙掌飛揚，“南海禮佛”、“金玉瓦礫”、“人命呼吸”，一共三招，出手迅捷，在康熙背心、肩頭、左胸、右腿、咽喉五處都用手指輕輕一拍。這“大慈大悲千葉手”變化奇特，和“大擒拿手”大不相同。康熙猝不及防，連一下也沒能躲過。韋小寶出手甚輕，自然沒打痛他。其實韋小寶內力固然全無，膂力也微弱之極，就算當真相斗，給他打中幾下也是無關痛痒。但這麼連中五下，畢竟是從所未有之事。康熙“咦”的一聲，喜道：“這門功夫妙得很啊。你明天再來，我也去請師父教上乘武功，跟你比過。”韋小寶道：“好極，好極！”

　　他回到住處，將康熙的話說了。海老公道：“不知他師父教的是什麼功夫，今日你再學幾招千葉手。”這一日韋小寶又學了六招，乃是“鏡里觀影”、“水中捉月”、“浮云去來”、“水泡出沒”、“夢里明明”、“覺後空空”。這六招都是若隱若現、變幻莫測的招數，虛式多而實式少，海老公只是要韋小寶硬記招式，至于招式中的奧妙之處卻毫不講解，甚至姿式是否正确無誤，出招部位是否恰到好處，海老公一來看不見，二來毫不理會。韋小寶見他教得隨便，心下暗暗喜歡，心道：“你馬馬虎虎的教，我就含含糊糊的學，哥兒倆胡里胡塗的混過便算。倘若你要頂真，老子可沒閒功夫陪你玩了。”

　　次日韋小寶來到御書房外，只見門外換了四名待衛，正遲疑間，一名待衛笑道：“你是桂公公嗎？皇上命你即刻進去。”韋小寶一怔，心道：“什麼桂公公？”但隨即明白：“桂公公就是老子了，這侍衛知道我是皇帝親信，對我加意客氣。“當即笑著點了點頭，說道：“幸會，幸會，你四位貴姓啊？”四名侍衛跟他通了姓名。韋小寶客氣了幾句。那姓張的侍衛笑道：“你這可快進去罷，皇上已問了你幾次呢。”

　　韋小寶走進書房。康熙從椅中一躍而起，笑道：“你昨天這三招，我師父已教了破法，咱們這便試試去。”韋小寶道：“你師父既說破得，自然破得了，也不用試啦。”康熙道：“非試不可！你先悄悄到咱們的比武廳去，別讓人知道了，我隨後就來。”韋小寶答應了，逕去那間小房。

　　康熙初學新招，甚是性急，片刻間就來了。兩人一動上手，康熙果然以巧妙手法，將韋小寶第一天所學的三招都拆解了，還在韋小寶後肩上拍了一掌。

　　韋小寶見他所出招數甚為高明，心下也是佩服，問道：“你這套功夫叫什麼名堂？”康熙道：“這是‘八卦游龍掌’。我師父說，你的‘大慈大悲千葉手’招式太多，記起來挺麻煩。我們的‘八卦游龍掌’只有八八六十四式，但反覆變化，盡可敵得住你的千葉手。”韋小寶道：“那麼那一門功夫厲害些？”康熙道：“我也問過了。師父說道，這兩門都是上乘掌法，說不上那一門功夫厲害。誰的功力深，用得巧妙，誰就胜了。”

　　韋小寶道：“我昨天又學了六招，你倒試試。”當下將昨天那六招使出來，雖然第二、三招全然忘記，第五招根本用得不對，康熙還是一連給他拍中了七八下，點頭道：“你這六招妙得很，我這就去學拆解之法。”

　　韋小寶回到住處，將康熙學練“八卦游龍掌”的事說了給海老公聽。海老公點了點頭，道：“我少林派的千葉手，原只武當派這路八卦游龍掌敵得住。他師父的話不錯。兩路掌法各有各的妙處，誰學得好，誰就厲害。”韋小寶道：“他是皇帝，我怎麼能蓋過了他去？自然該當讓他學得好些。”他不肯刻苦練功，先安排好落場勢再說。

　　海老公道：“你如太也差勁，皇上就沒興致跟你練了。”韋小寶道：“常言道：明師必出高徒，強將手下無弱兵。你是明師，又是強將，教出來的人也不會太差勁的。你老望安，放一百二十個心好啦！”海老公搖了搖頭，說道：“別胡吹大氣啦，桌上的飯菜快冷了，你先去喝那碗湯罷！”

　　韋小寶道：“我服侍你老人家喝湯。”海老公道：“我不喝湯，喝了湯要咳嗽。”韋小寶道：“是。”自行過去喝湯，心道：“我老人家喝湯，倒不咳嗽。”

　　此後幾個月中，康熙和韋小寶各學招式，日日比試。兩人并不真打，沒了各出全力以爭胜負之心，拚斗時的樂趣不免大減，總算兩人所學的招式頗為繁復，以之拆解，倒也變化多端，只是如此文比，更似下棋，決不象打架。康熙明知韋小寶決不敢向自己屁股狠狠踢上一腳，就也不好意思向他腦袋重重捶上一拳。

　　韋小寶學武只是為了陪皇帝過招，自己全不用心，學了後面，忘了前面的。康熙的師父顯然教得也頗馬虎。兩人進步甚慢，比武的興致也是大減。到後來康熙隔得數日，才和韋小寶拆一次招。

　　這些時日中，康熙除了和韋小寶比武外，也常帶他到書房伴讀。皇宮中侍衛太監，都知尚膳監的小太監小桂子眼下是皇上跟前第一個紅人，大家見到他時都不敢直呼“小桂子”，都是桂公公長，桂公公短的，叫得又恭敬又親熱。

　　韋小寶要討好海老公，每日出入上書房，總想將那部《四十二章經》偷出來給他，可是尋來尋去，始終不見。

　　這日康熙和韋小寶練過武後，臉色鄭重，低聲道：“小桂子，咱們明天要辦一件大事，你早些到書房來等我。”韋小寶應道：“是。”他知道皇帝不愛多說話，他不說是什麼事，自己就不能多問。

　　次日一早，他便到上書房侍候。康熙低聲道：“我要你辦一件事，你有沒有膽子？”韋小寶道：“你叫我辦事，我還怕什麼？”康熙道：“這件事非同小可，辦得不妥，你我俱有性命之憂。”韋小寶微微一驚，說道：“最多我有性命之憂。你是皇帝，誰敢害你？再說，你照看著我，我說什麼也不能有性命之憂。”心想須得把話說在前頭，我韋小寶如有性命之憂，唯你皇帝是問，你可不能置之不理。

　　康熙道：“鰲拜這廝橫蠻無禮，心有异謀，今日咱們要拿了他，你敢不敢？”

　　韋小寶在宮中已久，除了練武和陪伴康熙之外，極少玩耍，近幾個月來海老公不許自己再去跟溫氏兄弟他們賭錢，只有偶爾偷偷去賭上一手，而跟康熙比武，更是越來越沒勁，正感氣悶，聽得要拿鰲拜，不由得大喜，忙道：“妙極，妙極！我早說咱二人合力斗他一斗。就算他是滿洲第一勇士，你我武功都練得差不多了，決不怕他。”

　　康熙搖頭道：“我是皇帝，不能親自動手。鰲拜這廝身兼領內侍衛大臣，宮中侍衛都是他的親信心腹。他一知我要拿他，多半就要造反。眾侍衛同時動手，你我固然性命不保，連太皇太后、皇太后也會遭難。因此這件事當真危險得緊。”

　　韋小寶一拍胸膛，說道：“那麼我到宮外等他，乘他不備，一刀刺死了他。要是刺他不死，他也不知是你的意思。”

　　康熙道：“這人武功十分了得，你年紀還小，不是他的對手。何況在宮門之外，他衛士眾多，你難以近身，就算真的刺死了他，只怕你也會給他的衛士們殺了。我倒另有個計較。”韋小寶道：“是。”康熙道：“待會他要到我這里來奏事，我先傳些小太監來在這里等著。你見我手中的茶盞跌落，便扑上去扭住他。十幾名小太監同時擁上，拉手拉腳，讓他施展不出武功。倘若你還是不成，我只好上來幫忙。”

　　韋小寶喜道：“此計妙極，你有刀子沒有？這件事可不能弄糟，要是拿他不住，我便一刀將他殺了。”他在殺了小桂子之初，靴筒中帶得有匕首，後來得知小玄子便是皇帝，和康熙對拆掌法，時常縱躍竄跳，生怕匕首從靴中跌了出來，除了當值的帶刀侍衛，在宮中帶刀那可是殺頭的罪名，就此不敢隨身再帶了。

　　康熙點了點頭，拉開書桌抽屜，取出兩把黃金為柄的匕首，一把交了給韋小寶，一把插入自己靴筒。韋小寶也將匕首放入靴筒，只覺血脈賁張，全身皆熱，呼呼喘氣，說道：“好家伙，咱們干他的！”

　　康熙道：“你去傳十二名小太監來。”韋小寶答應了，出去傳呼。這些小太監在布庫房中練習扑擊已有數月，雖然沒什麼武功，但拉手扳腳的本事都已不差。康熙向十二名小太監道：“你們練了好幾個月，也不知有沒有長進。待會有個大官兒進來，這人是咱們朝里的扑擊好手，我讓他試試你們的功夫。你們一見我將茶盞摔在地下，便即一擁而上，冷不防的十二個打他一個。要是能將他按倒在地，令他動彈不得，我重重有賞。”說著拉開書桌的抽屜，取出十二只五十兩的元寶，道：“贏得了他，每人一只元寶，倘若輸了，十二人一齊斬首。這等懶惰無用的家伙，留著干什麼？”最後這兩句說得聲色俱厲。

　　十二名小太監一齊跪下，說道：“奴才們自當奮力為皇上辦事。”

　　康熙笑道：“那又是什麼辦事了？我只是考考你們，且瞧瞧誰學得用心，誰在貪懶。”

　　韋小寶暗暗佩服：“他在小太監面前也不露半點口風，以防這些小鬼沉不住氣，在鰲拜面前露出了馬腳。”

　　眾小太監起身後，康熙從桌上拿起一本書，翻開來看。韋小寶聽他低聲吟哦，居然聲不顫，手不抖，面臨大事，鎮定如恒，自己手心中卻是一陣冷汗，又是一陣發熱，心下暗罵：“韋小寶你這小王八蛋，這一下你可給小玄子比下去啦。你武功不及他，定力也不及他。”轉念又想：“他是皇帝，自然膽子比我大些。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倘若我做皇帝，當然胜過他了。”但內心隱隱又覺得未免難以自圓其說。

　　過了好半晌，門外靴聲響起，一名侍衛叫道：“鰲少保見駕，皇上萬福金安。”康熙道：“鰲少保進來罷！”鰲拜掀起門帷，走了進來，跪下磕頭。

　　康熙笑道：“鰲少保，你來得正好，我這十幾名小太監在練摔跤。聽說你是我滿洲勇士中武功第一，你來指點他們幾招如何？”鰲拜微笑道：“皇上有興，臣自當效力。”

　　康熙笑道：“小桂子，你吩咐外面侍衛們下去休息，不聽傳呼，不用進來伺候。”說著笑了笑，向鰲拜扮個鬼臉，鰲拜哈哈一笑。韋小寶走出去吩咐。

　　康熙低聲道：“鰲少保，你勸我別讀漢人的書，我想你的話很對，咱們還是在書房里摔跤玩兒的好，不過別讓人聽到了。要是給皇太后知道了，可又要逼我讀書啦。”鰲拜大喜，連聲道：“對，對，對！皇上這主意挺高明，漢人的書本兒，讀了有什麼用？”

　　韋小寶回進書房，道：“侍衛們多謝皇上恩典，都退下去啦。”

　　康熙笑道：“好，咱們玩咱們的。小太監們，十二個人分成六對，打來瞧瞧。”

　　十二名小太監卷袖束帶，分成六對，扑擊起來。

　　鰲拜笑吟吟的觀看，見這些小太監功夫平平，笑著搖了搖頭。康熙拿起茶盞喝了一口，笑道：“鰲少保，小孩兒們本事還使得嗎？”鰲拜笑道：“將就著瞧瞧，也過得去！”康熙笑道：“跟你鰲少保比，那自然不成！”身子微側，手一松，嗆啷一聲，茶盞掉在地下，呼叫出聲：“啊喲！”

　　鰲拜一怔，說道：“皇上……”兩個字剛出口，身後十二名小太監已一齊扑了上來，扳手攀臂，抱腰扯腿，同時進攻。康熙哈哈大笑，說道：“鰲少保留神。”鰲拜只道少年皇帝指使小太監試他功夫，微微一笑，雙臂分掠，四名小太監跌了出去。他還不敢使力太過，生怕傷了眾小監，左腿輕掃，又掃倒了兩名，隨即哈哈大笑。余下眾小監記著皇上“若是輸了，十二個人一齊斬首”的話，出盡了吃奶的力氣，牢牢抱住他腰腿。

　　韋小寶早已閃在他身後，看准了太陽穴，狠命一拳。鰲拜只感頭腦一陣暈眩，心下微感惱怒：“這些小太監兒好生無禮。”左臂倏地掃出，將三個小太監猛推出去，轉過身來，胸口又吃了韋小寶一拳。韋小寶這兩下偷襲，手法算得甚快，但他全無力道，打中的雖然是鰲拜的要害之處，卻無效用。鰲拜見偷襲自己之人竟是皇帝貼身的小太監，隱隱覺得有些不妙，但畢竟不信皇帝是要這些小孩兒來擒拿自己，左掌一伸，往韋小寶右肩按了下去。

　　韋小寶使一招“覺後空空”，左掌在鰲拜面前幌了兩下。鰲拜一低頭，砰的一聲，胸口已吃了一腿。韋小寶卻“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原來這一腿踢在他胸口，便如踢中了一堵牆壁一般，自己腳上反是一陣劇痛。鰲拜見他連使殺著，又驚又怒，揮詵之際，也不及去想皇帝是何用意，只想推開眾小監的糾纏，先將韋小寶收拾了下來。可是眾小監抱腰的抱腰，拉腿的拉腿，摔脫了幾名，余下的又扑將上來。

　　康熙拍手笑道：“鰲少保，只怕你要輸了。”

　　鰲拜奮拳正要往韋小寶頭頂打落，聽得康熙這麼說，心道：“原是跟我鬧著玩的，怎能跟小孩子們一般見識？”手臂一偏，勁力稍收，拍的一聲響，這拳打在韋小寶右肩，只使了一成力。但他力大無窮，當年戰陣中與明軍交鋒，雙手抓起明軍官兵四下亂擲，來去如風，當者披靡。韋小寶只馬馬虎虎的學過幾個月武功，又是個小孩，雖有眾小監相助，卻如何奈得了他？這一拳打將下來，韋小寶一個踉蹌，向前摔倒，順勢左肘撞出，正撞在鰲拜腰眼之中。鰲拜笑罵：“你這小娃娃，倒狡猾得很！”右手在韋小寶背上輕輕一推。韋小寶扑地倒了，站起身來，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猱身向鰲拜扑去。

　　鰲拜驀地見到他手中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刀子，呆了一呆，叫道：“你……你干什麼？”韋小寶笑道：“我用刀子，你空手，咱們斗斗！”鰲拜喝道：“快快放下刀子，皇上跟前，不得動凶器。”韋小寶笑道：“好，放下就放下！”俯身將匕首往靴筒中插去。這時仍有七八個小太監扭住了鰲拜，韋小寶突然向前一跌，似乎立足不住，身子撞向鰲拜，挺刀戳出，想戳他肚子，不料鰲拜應變敏捷，迅速异常的一縮，這一刀刺中了他大腿。鰲拜一聲怒吼，雙手甩脫三名小太監，掐住了韋小寶的脖子。

　　康熙見韋小寶與眾小太監拾奪不下鰲拜，勢道不對，繞到鰲拜背後，拔出匕首，一刀插入了他背心。

　　鰲拜猛覺背心上微痛，立即背肌一收，康熙這一刀便刺得偏了，未中要害。鰲拜順手擲開韋小寶，猶如旋風般轉過身來，眼前一個少年，正是皇帝。

　　鰲拜一呆，康熙躍開兩步。鰲拜大叫一聲，終于明白皇帝要取自己性命，揮拳便向康熙打來。康熙側身避過。鰲拜抓住兩名小太監，將他們腦袋對腦袋的一撞，二人登時頭骨破裂。他跟著左手一拳，直打進一名小監的胸膛，右腳連踢，將四名小監踢得撞上牆壁，一個個筋折骨斷，哼也沒哼一聲，便已死去，接著左足踹在一名抱住他右腿的小監肚上，那小監立時肚破腸裂。他霎時之間連殺八人，余下四名小監都嚇得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韋小寶手挺匕首，向他扑去。鰲拜左拳直擊而出。韋小寶只感一股勁風扑面而至，氣也喘不過來，揮匕首向他手臂插落。鰲拜手臂微斜，避過匕首，隨即揮拳擊出，打中韋小寶左肩。韋小寶身子飛出，掠過書桌，一交摔在香爐上，登時爐灰飛揚。

　　康熙始終十分沉著，使開“八卦游龍掌”和鰲拜游斗，但康熙在這路掌法上的造詣頗為有限，更遇到了鰲拜這等天生神勇的猛將，實在并無多大用處。鰲拜被他打中兩掌，毫不在乎，左腳踢出，正中康熙右腿。康熙站立不定，向前伏倒。鰲拜吼聲如雷，大呼：“大夥兒一起死了罷！”雙拳往他頭頂擂落。康熙和韋小寶扭打日久，斗室中應變的身法甚是熟練迅捷，眼見鰲拜拳到，當即一個打滾，滾到了書桌底下。

　　鰲拜左腿飛起，踢開書桌，右腿連環，又待往康熙身上踢去，突然間塵灰飛揚，雙眼中都是細灰。鰲拜哇哇大叫，雙手往眼中亂揉，右腿在身前飛快踢出，生恐敵人乘機來攻。

　　原來韋小寶見事勢緊急，從香爐中抓起兩把爐灰，向鰲拜撒去。香爐甚細，一落入鰲拜雙眼，立時散開。鰲拜驀地里左臂上一痛，卻是韋小寶投擲匕首，刺不中他胸口要害，卻插入了他手臂。這時書房中桌翻凳倒，亂成一團，韋小寶見鰲拜背後有張椅子，正是皇帝平時所坐的龍椅，當即奮力端起青銅香爐，跳上龍椅，對准了鰲拜後腦，奮力砸落。

　　這香爐是唐代之物，少說也有三十來斤重，鰲拜目不見物，難以閃避，砰的一聲響，正中頭頂。鰲拜身子一幌，摔倒在地，暈了過去。香爐破裂，鰲拜居然頭骨不碎。

　　康熙大喜，叫道：“小桂子，真有你的。”他早已備下牛筋和繩索，忙在倒翻了的書桌抽屜中取將出來，和韋小寶兩人合力，把鰲拜手足都綁住了。韋小寶已嚇得全身都是冷汗，手足發抖，抽繩索也使不出力氣，和康熙兩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是喜悅不胜。

　　鰲拜不多時便即醒轉，大叫：“我是忠臣，我無罪！這般陰謀害我，我死也不服。”

　　韋小寶喝道：“你造反！帶了刀子來到上書房，罪該萬死。”鰲拜叫道：“我沒帶刀子！”韋小寶喝道：“你身上明明不是帶著兩把刀子？背上一把，手臂上一把，還敢說沒帶刀？”韋小寶強辭奪理，鰲拜怎辯得他過？何況鰲拜頭頂給銅香爐重重一砸，背上和臂上分別插了一刀，雖非致命，卻也受傷不輕，情急之下，只是氣急敗壞的大叫大嚷。

　　康熙見十二名小太監中死剩四人，說道：“你們都親眼瞧見了，鰲拜這廝犯上作亂，竟想殺我。”四個小太監驚魂未定，臉如土色。有一人連稱：“是，是！”其餘三人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康熙道：“你們出去，宣我旨意，召康親王傑書和索額圖二人進來。剛才的事，一句話也不許提起，若有泄漏風聲，小心你們的腦袋。”四名小太監答應了出去。

　　鰲拜兀自大叫：“冤枉，冤枉！皇上親手殺我顧命大臣，先帝得知，必不饒你！”

　　康熙臉色沉了下來，道：“想個法兒，叫他不能胡說！”

　　韋小寶應道：“是！”走過去伸出左手，捏住了鰲拜的鼻子。鰲拜張口透氣，韋小寶右手拔下他臂上的匕首，往他口中亂刺數下，在地下抓起兩把香灰，硬塞在他嘴里。鰲拜喉頭荷荷幾聲，幾乎呼吸停閉，那里還說得出話來？韋小寶又拔下他背上的匕首，將一雙匕首并排插在書桌上，自己守在鰲拜身旁，倘若見他稍有矣詔，立即便拔匕首戳他幾刀。

　　康熙眼見大事已定，心下甚喜，見到鰲拜雄壯的身軀和滿臉血污的猙獰神情，不由得暗自驚懼，又覺得適才之舉實在太過魯莽，只道自己和小桂子學了這許久武藝，兩人合力，再加上十二名練過摔角的小太監，定可收拾得了鰲拜，那知道遇上真正的勇士，幾名小孩子毫無用處，而自己和小桂子的武藝，只怕也并不怎麼高明，若不是小桂子使計，此刻自己已被鰲拜殺了。這廝一不做、二不休，多半還會去加害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朝中大臣和宮中侍衛都是他的親信，這廝倘若另立幼君，無人敢問他的罪。想到此處，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等了好一會，四名小監宣召康親王和索額圖進來。二人一進上書房，眼見死尸狼藉，遍地血污，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立即跪下連連磕頭，齊聲道：“皇上萬福金安。”

　　康熙道：“鰲拜大逆不道，攜刀入宮，膽敢向朕行凶。幸好祖宗保佑，尚膳監小監小桂子會同眾監，力拒凶逆，將其擒住。如何善後，你們瞧著辦罷。”

　　康親王和索額圖向來和鰲拜不睦，受其排擠已久，陡見宮中生此大變，又驚又喜，再向皇帝請安，自陳疏于防范，罪過重大，幸得皇帝洪福齊天，百神呵護，鰲拜凶謀得以不逞。

　　康熙道：“行刺之事，你們不必向外人提起，以免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受驚，傳了出去，反惹漢官和百姓們笑話。鰲拜這廝罪大惡極，就無今日之事，也早已罪不容誅。”

　　康親王和索額圖都磕頭道：“是，是！”心下都暗暗懷疑：“鰲拜這廝天生神勇，是我滿洲第一勇士，真要行刺皇上，怎能為幾名小太監所擒？這中間定然另有別情。”好在二人巴不得重重處分鰲拜，有什麼內情不必多問，何況皇帝這麼說，又有誰膽敢多問一句？

　　康親王道：“啟奏皇上：鰲拜這廝党羽甚多，須得一网成擒，以防另有他變。讓索大人在這里護駕，不可有半步离開聖駕。奴才去下傳旨意，將鰲拜的党羽都抓了起來。聖意以為如何？”康熙點頭道：“很好！”康親王退了出去。

　　索額圖細細打量小桂子，說道：“小公公，你今日護駕之功，可當真不小啊。”

　　小桂子道：“那是皇上的福氣，咱們做奴才的有什麼功勞？”

　　康熙見韋小寶并不居功，對適才這番激斗更只字不提，甚感喜歡，暗想自己親自出手，在鰲拜背上插了一刀，此事如果傳了出去，頗失為人君的風度。又想：“小桂子今天的功勞大得無以復加，可說是救了我的性命。可惜他是個太監，不論我怎樣提拔，也總是個太監。祖宗定下嚴規，不許太監干政，看來只有多賞他些銀子了。”

　　康親王辦事十分迅速，過不多時，已領了幾名親信的王公大臣齊來請安，回稟說鰲拜的羽党已大部成擒，宮中原有侍衛均已奉旨出宮，不留一人，請皇上另派內侍衛大臣，另選親信侍衛護駕。康熙甚喜，說道：“辦得很妥當！”

　　幾名親王、貝勒、文武大臣見到上書房中八名小太監被鰲拜打得腦蓋碎裂、腸穿骨斷的慘狀，無不驚駭，齊聲痛罵鰲拜大逆不道。當下刑部尚書親自將鰲拜押了下去收禁。王公大臣們說了許多恭頌聖安的話，便要退出去商議，如何定鰲拜之罪。

　　康親王傑書稟承康熙之意，囑咐眾人道：“皇上仁孝，不欲殺戮太眾，驚動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因此鰲拜大逆不道之事，不必暴之于朝，只須將他平素把持政事、橫蠻不法的罪狀，一樁樁的列出來便是。王公大臣齊聲稱頌聖德。

　　行刺皇帝，非同小可，鰲拜固然要凌遲處死，連他全族老幼婦孺，以及同党的家人、族人，無一能夠幸免，這一件大案辦下來，牽累一廣，少說也要死數千之眾。康熙雖恨鰲拜跋扈，卻也不愿亂加罪名于他頭上，更不愿累及無辜。

　　康熙親政時日已經不短，但一切大小政務，向來都由鰲拜處決，朝中官員一直只聽鰲拜的話辦事，今日拿了鰲拜，見王公大臣的神色忽然不同，對自己恭順敬畏得多。康熙直到此刻，方知為君之樂，又向韋小寶瞧了一眼，見他縮在一角，一言不發，心想：“這小子不多說話，乖覺得很。”

　　眾大臣退出去後，索額圖道：“皇上，上書房須得好好打掃，是否請皇上移駕，到寢宮休息？”康熙點點頭，由康親王和索額圖伴向寢宮。韋小寶不知是否該當跟去，正躊躇間，康熙向他點了點頭，道：“你跟我來。”

　　康親王和索額圖在寢宮外數百步處便已告辭。皇宮的內院，除了後妃公主、太監宮女外，外臣向來不得涉足。

　　韋小寶跟著康熙進內，本來料想皇帝的寢宮定是金碧輝煌，到處鑲滿了翡翠白玉，牆壁上的夜明珠少說也有二三千顆，晚上不用點燈。那知進了寢宮，也不過是一間尋常屋子，只被褥枕頭之物都是黃綢所制，繡以龍鳳花紋而已，一見之下，大失所望，心想：“比我們揚州春院中的房間，可也神氣不了多少。”

　　康熙喝了宮女端上來的一碗參湯，吁了口長氣，說道：“小桂子，跟我去見皇太后。”

　　其時康熙尚未大婚，寢宮和皇太后所居慈宁宮相距不遠。到得皇太后的寢宮，康熙自行入內，命韋小寶在門外相候。

　　韋小寶等了良久，無聊起來，心想：“我學了海老公教的‘大慈大悲千葉手’，皇上學了‘八卦游龍掌’，可是今兒跟鰲拜打架，什麼千葉手。游龍掌全不管用，還是靠我小白龍韋小寶出到撒香灰，砸香爐的下三濫手段，這才大功告成。那些武功再學下去也沒什麼好玩了，在皇宮中老是假裝太監，向小玄子磕頭，也氣悶得很。鰲拜已經拿了，小玄子也沒什麼要我幫忙了。明日我就溜出宮去，再也不回來啦。”

　　他正在思量如何出宮，一名太監走了出來，笑道：“桂兄弟，皇太后命你進去磕頭。”韋小寶肚中暗罵：“他奶奶的，又要磕頭！你辣塊媽媽的皇太后干麼不向老子磕頭？”恭恭敬敬的答應：“是！”跟著那太監走了進去。

　　穿過兩重院子後，那太監隔著門帷道：“回太后，小桂子見駕。”輕輕掀開門帷，將嘴努了努。

　　韋小寶走進門去，迎面又是一道帘子。這帘子全是珍珠穿成，發出柔和的光芒。一名宮女拉開珠帘。韋小寶低頭進去，微抬眼皮，只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貴婦坐在椅中，康熙靠在她的身旁，自然便是皇太后了，當即跪下磕頭。

　　皇太后微笑點了點頭，道：“起來！”待韋小寶站起，說道：“聽皇帝說，今日擒拿叛臣鰲拜，你立了好大的功勞。”

　　韋小寶道：“回太后：奴才只知道赤膽忠心，保護主子。皇上吩咐怎麼辦，奴才便奉旨辦事。奴才年紀小，什麼都不懂的。”他皇宮中只幾個月，但賭錢時聽得眾太監說起宮里和朝廷的規矩，一一記在心里，知道做主子最忌奴才居功，你功勞越大，越是要裝得沒半點功勞，主子這才喜歡，假使稍有驕矜之色，說不定便有殺身之禍，至于惹得主子憎厭，不加寵幸，自是不在話下。

　　他這樣回答，皇太后果然很是喜歡，說道：“你小小年紀，倒也懂事，比那做了少保、封了一等超武公的鰲拜還強。孩兒，你說咱們賞他些什麼？”康熙道：“請太后吩咐罷。”皇太后沉吟道：“你在尚膳監，還沒品級罷？海天富海監是五品，賞你個六品的品級，升為首領太監，就在皇上身邊侍候好了！”

　　韋小寶心想：“辣塊媽媽的六品七品，就是給我做一品太監，老子也不做。”臉上卻堆滿笑容，跪下磕頭，道：“謝皇太后恩典，謝皇上恩典。”

　　清宮定例，宮中總管太監共十四人，副總管八人，首領太監一百八十九人，太監則無定額，清初千余人，自後增至二千余人。有職司的太監最高四品，最低八品，普通太監則無品級。韋小寶從無品級的太監一躍而升為六品，在宮中算得是少有的殊榮了。

　　皇太后點了點頭，道：“好好的盡心辦事。”韋小寶連聲稱：“是，是！”站起身來，倒退出去。宮女掀起珠帘時，韋小寶偷偷向皇太后瞧了一眼，只見她臉色極白，目光炯炯，但眉頭微蹙，似乎頗有愁色，又好象在想什麼心事，尋思：“她身為皇太后，還有什麼不開心的？啊，是了，她死了老公。就算是皇太后，死了老公，總不會開心。”

　　他回到住處，將這一天的事都跟海老公說了。海老公竟然沒半分驚詫之意，淡淡的道：“算來也該在這兩逃詔手的了。皇上的耐心，可比先帝好得多。”韋小寶大奇，問道：“公公，你早知道了？”海老公道：“我怎會知道？我是早在猜想。皇上學摔角，還說是小孩子好玩，但要三十名小太監也都學摔跤，學來干什麼？皇上自己又用心學那‘八卦游龍掌’，自然另有用意了。‘大慈大悲千葉手’和‘八卦游龍掌’這兩路武功，倘若十年八年的下來，當真學到了家，兩人合力，或許能對付得了鰲拜。可是這麼半吊子的學上兩三個月，又有什麼用？唉，少年人膽子大，不知天高地厚，今日的事情，可凶險得很哪。”

　　韋小寶側頭瞧著海老公，心中充滿了驚佩：“這老烏龜瞎了一雙眼睛，卻什麼事情都預先見到了。”

　　海老公問道：“皇上帶你去見了皇太后罷？”韋小寶道：“是！”心想：“你又知道了。”海老公道：“皇太后賞了你些什麼？”韋小寶道：“也沒賞什麼，只是給了我個六品的銜頭，升作了首領太監。”海老公笑了笑，道：“好啊，只比我低了一級。我從小太監升到首領太監，足足熬了十三年時光。”

　　韋小寶心想：“這幾日我就要走啦。你教了我不少武功，我卻毒瞎了你一雙眼睛，未免有點對你不住，本該將那幾部經書偷了來給你，偏偏又偷不到。”海老公道：“你今日立了這場大功，此後出入上書房更加容易……”韋小寶道：“是啊，要借那《四十二章經》是更加容易了。公公，你眼睛不大方便，卻要這部經書有甚麼用？”海老公幽幽的道：“是啊，我眼睛瞎了，看不到經書，你……你卻可讀給我聽啊，你一輩子陪著我，就……就一輩子讀這《四十二章經》給我聽……”說著突然劇烈的咳嗽起來。

　　韋小寶見了他彎腰大咳的模樣，不由得起了怜憫之意：“這老……老頭兒真是古怪。”本來在心里一直叫他“老烏龜”的，這時卻有些不忍。

　　這一晚海老始終咳嗽不停，韋小寶便在睡夢之中，也不時聽到他的咳聲。

　　次日韋小寶到上書房去侍候，只見書房外的守衛全已換了新人。

　　康熙來到書房，康親王傑書和索額圖進來啟奏，說道會同王公大臣，已查明鰲拜大罪一共三十款。康熙頗感意外，道：“三十款？有這麼多？”康親王道：“鰲拜罪孽深重，原不止這三十款，只是奴才們秉承皇上聖意，從寬究治。”康熙道：“這就是了，那三十款？”

　　康親王取出一張白紙，念道：“鰲拜欺君擅權，罪一。引用奸党，罪二。結党議政，罪三。聚貨養奸，罪四。巧飾供詞，罪五。擅起馬爾賽等先帝不用之人，罪六。擅殺蘇克薩哈等，罪七。擅殺蘇納海等，罪八。偏護本旗，將地更換，罪九。輕慢聖母，罪十。”他一條條的讀下去，直讀到第三十條大罪是：“以人之墳墓，有礙伊家風水，勒令遷移。”

　　康熙道：“原來鰲拜這廝做下了這許多壞事，你們擬了什麼刑罰？”康親王道：“鰲拜罪大惡極，本當凌遲處死，臣等體念皇上聖意寬仁，擬革職斬決。其同党必隆、班布爾善、阿思哈等一體斬決。”康熙沉吟道：“鰲拜雖然罪重，但他是顧命大臣，效力年久，可免其一死，革職拘禁，永不釋放，抄沒他的家產。所有同党，可照你們所議，一體斬決。”

　　康親王和索額圖跪下磕頭，說道：“聖上寬仁，古之明君也所不及。”

　　（注：据《清史稿•聖祖本紀》：康熙八年，“上久悉鰲拜專橫亂政，特慮其多力難制，乃選侍衛拜唐阿年少有力者，為扑擊之戲。是日鰲拜入見，即令侍衛等掊而系之，于是有善扑營之制，以近臣領之。庚申，王大臣議鰲拜獄上，列陳大罪三十，請族誅。詔曰：‘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沒，拘禁。’”）

　　這日眾大臣在康熙跟前，忙的便是處置鰲拜及其同党之事。眾大臣向康熙詳奏鑲黃旗和正白旗如何爭執，韋小寶也聽不大懂，只約略知道鰲拜是鑲黃旗的旗主，蘇克薩哈是正白旗的旗主，兩旗為了爭奪良田美地，勢成水火。蘇克薩哈給鰲拜害死後，正白旗所屬的很多財產田地為鑲黃旗所并，現下正白旗眾大臣求皇帝發還原主。

　　康熙道：“你們自去秉公議定，交來給我看。鑲黃旗是上三旗之一，鰲拜雖然有罪，不能讓全旗受到牽累。咱們什麼事都得公公道道。”眾大臣磕頭道：“皇上聖明，鑲黃旗全旗人眾均沐聖恩。”康熙點了點頭，道：“下去罷，索額圖留下，我另有吩咐。”

　　待眾大臣退出，康熙對索額圖道：“蘇克薩哈給鰲拜害死之後，他家產都給鰲拜占去了罷？”索額圖道：“蘇克薩哈的田地財產，是沒入了內庫的。不過鰲拜當時曾親自領人到蘇克薩哈家里搜查，金銀珠寶等物，都飽入了鰲拜私囊。”康熙道：“我也料到如此。你到鰲拜家中瞧瞧，查明家產，本來是蘇克薩哈的財物，都發還給他子孫。”

　　索額圖道：“皇上聖恩浩蕩。”他見康熙沒再說什麼話，便慢慢退向書房門口。

　　康熙道：“皇太后吩咐，她老人家愛念佛經，聽說正白旗和鑲黃旗兩旗旗主手中，都有一部《四十二章經》……”韋小寶聽到《四十二章經》五字，不由得全身為之一震。只聽康熙續道：“這兩部佛經，都是用綢套子套著的，正白旗的用白綢套子，鑲黃旗的是黃綢鑲紅邊套子。太后她老人家說，要瞧瞧這兩部書，是不是跟宮里的佛經相同，你到鰲拜家中清查財物，順便就查一查。”

　　索額圖道：“是，是，奴才這就去辦。”他知皇上年幼，對太后又極孝順，朝政大事，只要太后吩咐一句，皇上無有不聽，皇太后交下來的事，比皇上自己要辦的更為重要，查兩部佛經，那是輕而易舉，自當給辦得又妥又當又迅速。

　　康熙道：“小桂子，你跟著前去。查到了佛經，兩人一起拿回來。”

　　韋小寶大喜，忙答應了，心想海老公要自己偷《四十二章經》，說了大半年，到底是怎麼樣的經書，連影子的邊兒也沒見過，這次是奉聖旨取經，自然手到拿來，最好鰲拜家里共有三部，混水摸魚的吞沒一部，拿了去給海老公，好讓他大大的高興一場。

　　索額圖眼見小桂子是皇上跟前十分得寵的小太監，這次救駕擒奸，立有大功，心想取兩部佛經，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用不著派遣此人。心念一轉，便已明白：“是了，皇上要給他些好處。鰲拜當權多年，家中的金銀財寶自是不計其數。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那是最大的肥缺。這件事我毫無功勞，為什麼要挑我發財？皇上叫小桂子陪我去，取佛經為名，監視是實。抄鰲拜的家，這小太監是正使，我索某人是副使。這中間的過節倘若弄錯了，那就有大大不便。”

　　索額圖的父親索尼，是康熙初立時的四名顧命大臣之首。索尼死後，索額圖升為吏部侍郎，其時鰲拜專橫，索額圖不敢與抗，辭去吏部侍郎之職，改充一等侍衛。康熙知他和鰲拜素來不洽，因此這次特加重用。

　　兩人來到宮門外，索額圖的隨從牽了馬侍候著。索額圖道：“桂公公，你先上馬罷！”心想這小太監只怕不會騎馬，倒要照料著他些，別摔壞了他。那知韋小寶在宮中學了幾個月武功，雖然并無多大真正長進，手腳卻已十分輕捷，又幸好當年茅十八教過他上馬之法，這次便不致再來一個“張果老倒騎驢，韋小寶倒騎馬”，輕輕縱上馬背，竟然騎得甚穩。

　　兩人到得鰲拜府中，鰲拜家中上下人眾早已盡數逮去，府門前後軍士嚴密把守。索額圖對韋小寶道：“桂公公，你瞧著什麼好玩的物事，盡管拿好了。皇上派你來取佛經，乃是酬你大功，不管拿什麼，皇上都不會問的。”

　　韋小寶見鰲拜府中到處盡是珠寶珍玩，直瞧得眼也花了，只覺每件東西都是好的，揚州麗春院中那些器玩陳設與之相比，那可天差地遠了。初時什麼東西都想拿，但瞧瞧這件很好玩，那件也挺有趣，不知拿那一件才是，又想過幾日就要出宮溜走，東西拿得多了，攜帶不便，只有揀幾件特別寶貴的物事才是道理。

　　索額圖的屬吏開始查點物品，一件件的記在單上。韋小寶拿起一件珠寶一看，寫單的書吏便在單上將這件珠寶一筆划去，表示鰲拜府中從無此物。待韋小寶搖了搖頭，放下珠寶，那書吏才又添入清單之中。

　　二人一路查點進去，忽有一名官員快步走了出來，向索額圖和韋小寶請了個安，說道：“啟稟二位大人，在鰲拜臥房中發現了一個藏寶庫，卑職不敢擅開，請二位移駕查點。”

　　索額圖喜道：“有藏寶庫嗎？那定是有些古怪物事。”又問：“那兩部經書查到了沒有？”那官吏道：“屋里一本書也沒有，只有幾十本帳簿。卑職等正在用心搜查。”

　　索額圖攜著韋小寶的手，走進鰲拜臥室。只見地下舖著虎皮豹皮，牆上挂滿弓矢刀劍，不脫滿洲武士的粗獷本色。那藏寶庫是地下所挖的一個大洞。上用鐵扳掩蓋，鐵扳之上又蓋以虎皮，這時虎皮和鐵扳都已掀開，兩名衛士守在洞旁，索額圖道：“都搬出來瞧瞧。”

　　兩名衛士跳下洞去，將洞里所藏的物件遞上來。兩名書吏接住了，小心翼翼的放在旁邊一張豹皮上。

　　索額圖笑道：“鰲拜最好的寶物，一定都藏在這洞里。桂公公，你便在這里挑心愛的物事。包管錯不了。”

　　韋小寶笑道：“不用客氣，你自己也挑罷。”剛說完了這句話，突然“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只見一名衛士遞上一只白玉大匣，匣上刻有五個大字，填了朱砂，前面三字正是“四十二”。韋小寶急忙接過，打開玉匣蓋子，里面是薄薄一本書，書函是白色綢子，封皮上寫著同樣的五字，問道：“索大人，這便是《四十二章經》罷？我識得‘四十二’，卻不識‘章經’。”索額圖喜道：“是，是。是《四十二章經》。”韋小寶道：“這‘章經’兩字，難認得很。其實也不必花心思去記，只消五個字在一起，上面三個是‘四十二’，下面兩字非‘章經’不可。”索額圖心道：“那也未必。”含笑道：“正是。”

　　接著那侍衛又遞上一只玉匣，匣里有書，書函果是黃綢所制，鑲以紅綢邊。兩部書函都已甚為陳舊。但寶庫里已無第三只玉匣，韋小寶心下微感失望。

　　索額圖喜道：“桂公公，咱哥兒倆辦妥了這件事，皇太后一喜歡，定有重賞。”韋小寶道：“那是什麼佛經，倒要見識見識。”說著便去開那書函。索額圖心中一動，笑道：“桂公公，我說一句話，你可別生氣。”

　　韋小寶自幼在妓院之中給人呼來喝去，“小畜生，小烏龜”的罵不停口。自從得到康熙的眷顧，宮中不論什麼人見到他，都是恭謹异常。他以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平生那里受過這樣的尊敬？眼見索額圖在鰲拜府中威風八面，文武官員見到了，盡皆戰戰兢兢，可是這人對自己卻如此客氣，不由得大為受用，對他更是十分好感，說道：“索大人有什麼吩咐，盡管說好了。”

　　索額圖笑道：“吩咐是不敢當，不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桂公公，這兩部經書，是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的，鰲拜又放在藏寶庫中，可見非同尋常。到底為什麼這樣要緊，咱們可不明白了。我也真想打開來瞧瞧，就只怕其中記著什麼重大干系的文字，皇太后不喜歡咱們做奴才的見到，這個……這個……嘻嘻……”

　　韋小寶經他一提，立時省悟，暗吃一驚，忙將經書放還桌上，說道：“是極，是極！索大人，多承你指點。我不懂這中間的道理，險些惹了大禍。”

　　索額圖笑道：“桂公公說那里話來？皇上差咱哥兒倆一起辦事，你的事就是我的，那里還分什麼彼此？我如不當桂公公是自己人，這番話也不敢隨便出口了。”

　　韋小寶道：“你是朝中大官，我……我只是個小……小太監，怎麼能跟你當自己人？”

　　索額圖向屋中眾官揮了揮手，道：“你們到外邊侍候。”眾官員躬身道：“是，是！”都退了出去。

　　索額圖拉著韋小寶的手，說道：“桂公公，千萬別說這樣的話，你如瞧得起我索某，咱二人今日就拜了把子，結為兄弟如何？”這兩句話說得甚是懇切。

　　韋小寶吃了一驚，道：“我……我跟你結拜？怎……怎配得上啊？”

　　索額圖道：“桂兄弟，你再說這種話，那分明是損我了。不知什麼緣故，我跟你一見就十分投緣。咱哥兒倆就到佛堂之中去結拜了，以後就當真猶如親兄弟一般，你和我誰也別說出去，只要不讓別人知道，又打什麼緊了？”緊緊握著韋小寶的手，眼光中滿是熱切之色。

　　原來索額圖極是熱中，眼見鰲拜已倒，朝中掌權大臣要盡行更換，這次皇上對自己神態甚善，看來指日就能高升。在朝中為官，若要得寵，自須明白皇帝的脾氣心情，這小太監朝夕和皇帝在一起，只要他能在御前替自己說幾句好話，便已受益無窮。就算不說好話，只要將皇帝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想干什麼事，平時多多透露，自己辦起事來自然事半功倍，正中皇帝的下懷。他生長于官宦之家，父親索尼是顧命大臣之首，素知“揣摩上意”是做大官的唯一訣竅，而最難的也就是這一件。眼前正有一個良機，只要能將這個小太監好好籠絡住了，日後飛黃騰達，封候拜相，均非難事，是以靈機一動，要和他結拜。

　　韋小寶雖然機伶，畢竟于朝政官場中這一套半點不懂，只道這個大官當真是喜歡自己，不由暗自得意，說道：“這個……這個，我可真是想不到。”索額圖拉著他手，道：“來，來，來！咱哥兒倆到佛堂去。”

　　滿洲人崇信佛教，文武大臣府中均有佛堂。兩人來到佛堂之中。索額圖點著了香，拉韋小寶一同在佛像前跪下，拜了幾拜，說道：“弟子索額圖，今日與……與……與……”轉頭道：“桂兄弟，你大號叫什麼？一直沒請教，真是荒唐。”韋小寶道：“我叫小桂子。”索額圖微笑道：“你尊姓是桂，是不是？大號不知怎麼稱呼？”韋小寶道：“我……我……我叫桂小寶。”索額圖笑道：“好名字，好名字。你原是人中之寶！”韋小寶心想：“在揚州時，人家都叫我‘小寶這小烏龜’，小寶這名字，又有甚麼好了？”

　　只聽索額圖道：“弟子索額圖，今日和桂小寶桂兄弟義結金蘭，此後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弟子倘若不顧義氣，天誅地滅，永世無出頭之日。”說著又磕下頭去，拜罷，說道：“兄弟，你也拜佛立誓罷！”

　　韋小寶心道：“你年紀比我大得多了，如果我當真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可也太吃虧了。”一轉念間，已有了主意，心想：“我反正不是桂小寶，胡說一通，怕什麼了？”于是在佛像前磕了頭，朗聲道：“弟子桂小寶，一向來是在皇帝宮里做小太監的，人人都叫小桂子，和索額圖大人索老哥結為兄弟，有福共亨，有難同當。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月同月同日死。如果小桂子不顧義氣，小桂子天誅地滅，小桂子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給牛頭馬面捉住了，一千年、一萬年不得超生。”

　　他將一切災禍全都要小桂子去承受，又接連說了兩個“同月”，將“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說成了“但愿同月同月同日死”，順口說得極快，索額圖也沒聽出其中的花樣。韋小寶心想：“跟你同月同日死，那也不打緊。你如是三月初三死的，我在一百年之後三月初三歸天，也不吃虧了。”至于他說小桂子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千萬年不得超生，卻是他心中真愿，小桂子是他所殺，鬼魂若來報仇，可不是玩的，如在地獄中給牛頭馬面緊緊捉住，他韋小寶在陽世自然就太平得很。

　　索額圖聽他說完，兩人對拜了八拜，一同站起身來，哈哈大笑。索額圖笑道：“兄弟，你我已是拜把子的弟兄，那比親兄弟還要親熱十倍。今後要哥哥幫你做什麼事，盡管開口，不用客氣。”韋小寶笑道：“那還用說？我自出娘肚子以來，就不懂‘客氣’二字是什麼意思。大哥，什麼叫做‘客氣’？”兩人又相對大笑。

　　索額圖道：“兄弟，咱二人拜把子這回事，可不能跟旁人說，免得旁人防著咱們。照朝廷規矩，我們做外臣的，可不能跟你兄弟做內官的太過親熱。咱們只要自己心里有數，也就是了。”韋小寶道：“對，對！啞子吃餛飩，心里有數。”

　　索額圖見他精乖伶俐，點頭知尾，更是歡喜，說道：“兄弟，在旁人面前，我還是叫你桂公公，你就叫我索大人。過幾天你到我家里來，做哥哥的陪你喝酒聽戲，咱兄弟倆好好的樂一下子。”

　　韋小寶大喜，他酒是不大會喝，“聽戲”兩字一入耳中，可比什麼都喜歡，拍手笑道：“妙極，妙極！我最愛聽戲。你說是那一天？”揚州鹽商起居豪奢，每逢娶婦嫁女、生子做壽，往往連做幾日戲。韋小寶碰到這些日子，自然是在戲台前鑽進鑽出的趕熱鬧、看白戲。人家是喜慶好日子，也不會認真對付他這等小無賴，往往還請他吃一碗飯，飯上高高的堆上幾塊大肉。至于迎神賽會，更有許多不同班子唱戲。一提到“聽戲”兩字，當真心花怒放。

　　索額圖道：“兄弟既然喜歡，我時時請你。只要那一天兄弟有空，你盡管吩咐好了。”韋小寶道：“就是明天怎樣？”索額圖道：“好極！明天酉時，我在宮門外等你。”韋小寶道：“我出宮來不打緊嗎？”索額圖道：“當然不打緊。白天你侍候皇上，一到傍晚，誰也管不著你了。你已升為首領太監，在皇上跟前大紅大紫，又有誰敢來管你？”

　　韋小寶笑逐顏開，本想明天就溜出皇宮，再也不回宮去了，但聽索額圖這麼說，自己身份不同，可以自由出入皇宮，倒也不忙便溜，笑道：“好，一言為定，咱哥兒倆有福共享，有戲同聽。”索額圖拉著他手，道：“咱們這就到鰲拜房中挑寶貝去。”

　　兩人回到鰲拜房中，索額圖仔細察看地洞中取出來的諸般物事，問道：“兄弟，你愛那一些？”韋小寶道：“什麼東西最貴重，我可不懂了，你給我挑挑。”索額圖道：“好！”拿起兩串明珠，一只翡翠雕成的玉馬，道：“這兩件珠寶值錢得很。兄弟要了罷。”

　　韋小寶道：“好！”將明珠和玉馬揣入了懷里，順手拿起一柄匕首，只覺極是沉重，那匕首連柄不過一尺二寸，套在鯊魚皮的套子之中，份量竟和尋常的長刀長劍無异。韋小寶左手握住劍柄，拔了出來，只覺一股寒氣扑面而至，鼻中一酸，“阿乞”一聲，打了個噴嚏，再看那匕首時，劍身如墨，半點光澤也沒有。他本來以為鰲拜既將這匕首珍而重之的放在藏寶庫中，定是一柄寶刃，那知模樣竟如此難看，便和木刀相似。他微感失望，隨手往旁邊一拋，卻聽得嗤的一聲輕響，匕首插入地板，直沒至柄。

　　韋小寶和索額圖都“咦”的一聲，頗為驚异。韋小寶隨手這麼一拋，絲毫沒使勁力，料不到匕首竟會自行插入地板，而刃鋒之利更是匪夷所思，竟如是插入爛泥一般。韋小寶俯身拔起匕首，說道：“這把短劍倒有些奇怪。”

　　索額圖見多識廣，道：“看來這是柄寶劍，咱們來試試。”從牆壁上摘下一柄馬刀，拔出鞘來，橫持手中，說道：“兄弟，你用短劍往這馬刀上砍一下。”

　　韋小寶提起匕首，往馬刀上斬落，擦的一聲，那馬刀應手斷為兩截。

　　兩人不約而同的叫道：“好！”這匕首是世所罕見的寶劍，自無疑義，奇的是斬斷馬刀竟如砍削木材，全無金屬碰撞的鏗鏘聲音。

　　索額圖笑道：“恭賀兄弟，得了這樣一柄寶劍，鰲拜家中的寶物，自以此劍為首。”韋小寶甚是喜歡，道：“大哥，你如果要，讓給你好了。”索額圖連連搖手，道：“你哥哥出身是武官，以後做文官，不做武官啦。這柄寶劍，還是兄弟拿著去玩兒的好。”

　　韋小寶將匕首插回劍鞘，系在衣帶之上。索額圖笑道：“兄弟，這劍很短，還是放在靴筒子里好啦，免得入宮時給人看見。”清宮的規矩，若非當值的帶刀侍衛，入宮時不許攜帶武器。韋小寶道：“是！”將匕首收入靴中。以他這等大紅人，出入宮門，侍衛自也不會再搜他身上有無攜帶違禁物事。

　　韋小寶得了這柄匕首，其他寶物再也不放在眼里，過了一會，忍不住又拔出匕首，在牆壁上取下一根鐵矛，擦的一聲，將鐵矛斬為兩截。他順手揮割，室中諸般堅牢物品無不應手而破。他用匕首尖在檀木桌面上畫了只烏龜，剛剛畫完，拍的一聲響，一只檀木烏龜從桌面上掉了下來，桌子正中卻空了一個烏龜形的空洞。韋小寶叫道：“鰲拜老兄，您老人家好，哈哈！”

　　索額圖卻用心點藏寶庫中的其他物事。只見珍寶堆中有件黑黝黝的背心，提了起來，入手甚輕，衣質柔軟异常，非絲非毛，不知是什麼質料。他一意要討好韋小寶，說道：“兄弟，這件背心穿在身上一定很暖，你除下外衣，穿了去罷。”韋小寶道：“這又是什麼寶貝了？”索額圖道：“我也識他不得，你穿上罷！”韋小寶道：“我穿著太大。”索額圖道：“衣服軟得很，稍為大一些，打一個褶，就可以了。”

　　韋小寶接了過來，入手甚是輕軟，想起去年求母親做件絲棉襖，母親張羅幾天，沒籌到錢，終于沒做成，這件背心似乎不比絲棉襖差了，就只顏色太不光鮮，心想：“好，將來我穿回揚州，去給娘瞧瞧。”于是除下外衫，將背心穿了，再將外衣罩在上面，那背心尺寸大了些，好在又軟又薄，也沒什麼不便。

　　索額圖清理了鰲拜的寶藏，命手下人進來，看了鰲拜家財的初步清單，不由得伸了舌頭，說道：“鰲拜這廝倒真會搜刮，他家財比我所料想的多了一倍還不止。”

　　他揮手命下屬出去，對韋小寶道：“兄弟，他們漢人有句話說：‘千里為官只為財。’這次皇恩浩蕩，皇上派了咱哥兒倆這個差使，原是挑咱們發一筆橫財來著。這張清單嗎，待會我得去修改修改。二百多萬兩銀子，你說該報多少才是？”

　　韋小寶道：“那我可不懂了，一切憑大哥作主便是。”

　　索額圖笑了笑，道：“單子上開列的，一共是二百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兩。那個零頭仍是舊，咱們給抹去個‘一’字，戲法一變，變成一百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兩。那個‘一’字呢，咱哥兒倆就二一添作五如何？”韋小寶吃了一驚，道：“你……你說……”索額圖笑道：“兄弟嫌不夠麼？”韋小寶道：“不，不！我……是不大明白。”索額圖道：“我說把那一百萬兩銀子，咱哥兒倆拿來平分了，每人五十萬兩。兄弟要是嫌少，咱們再計議計議。”

　　韋小寶臉色都變了，他在揚州妓院中之時，手邊只須有一二兩銀子，便如是發了橫財一般，在皇宮之中和人賭錢，進出大了，那也只是幾十兩以至一二百兩銀子的事，突然聽到一分便分到五十萬兩，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索額圖適才不住將珍寶塞在他的手里，原是要堵住他的嘴，要他在皇帝面前不提鰲拜財產的真相。否則的話，只要他在皇上跟前稍露口風，不但自己吞下的贓款要盡數吐出，斷送了一生前程，勢必還落個大大的罪名。他見韋小寶臉色有异，忙道：“兄弟要怎麼辦，我都聽你的主意便是。”

　　韋小寶舒了口氣，說道：“我說過一切憑大哥作主的。只是分給我五十萬……五十萬兩銀子，未免……未免那個……太……太多了。”

　　索額圖如釋重負，哈哈大笑，道：“不多，不多，一點兒也不多。這樣罷，這里所有辦事的人，大家都得些好處，做哥哥的五十萬兩銀子之中，拿五萬兩出來，給底下人大家分分。兄弟也拿五萬兩出來，宮里的妃子、管事太監他們面上，每個人都有點甜頭。這樣一來，就誰也沒閒話說了。”韋小寶愁道：“好是好。我可不知怎麼分法。”索額圖道：“這些事情，由做哥哥的一手包辦便是，包管你面面俱到，誰也得罪不了，從都會說桂公公年紀輕輕，辦事可真夠朋友。錢是拿來使的，你我今後一帆風順，依靠旁人的地方可多著呢。”韋小寶道：“是，是！”

　　索額圖又道：“這一百萬兩銀子呢，鰲拜家里也沒這麼多現錢，咱們得盡快變賣他的產業，一切做得干手淨腳，別讓人拿住了把柄。兄弟你在宮里，這許多金元寶、銀元寶也沒地方存放，是不是？”

　　韋小寶陡然間發了四十五萬兩銀子橫財，一時頭暈腦脹，不知如何是好，不論索額圖說什麼，都只有回答：“是，是！”

　　索額圖笑道：“過得幾天，我叫幾家金舖打了金票銀票，都是一百兩一張、五十兩一張的。兄弟放在身邊，什麼時候要使，到金舖去兌成金銀便是，又方便，又穩妥。除非有人來摸你的口袋，否則誰也不知你兄弟小小年紀，竟是咱們北京城里的一位大財主呢，哈哈，哈哈！”

　　韋小寶跟著打了幾個哈哈，心想：“真的我有四十五萬兩銀子？真的四十五萬兩？”

　　又想：“我有了四十五萬兩銀子，怎樣花法？他媽的天天吃蹄膀、紅燒全雞，一生一世也吃不完這四十五萬兩銀子。辣塊媽媽的，老子到揚州去開十家妓院，家家比麗春院漂亮十倍。”他自幼“心懷大志”，將來發達之後，要開一家比麗春院更大更豪華的妓院，揚眉吐氣，莫此為甚。他和麗春院的老鴇吵架，往往便說：“辣塊媽媽的，你開一家麗春院有什麼了不起？老子過得幾年發了財，在你對面開家麗夏院，左邊開家麗秋院，右邊開家麗冬院，搶光你的生意。嫖客一個也不上門，教你喝西北風。”想到妓院一開便是十家，手面之闊，揚州人士無不刮目相看，不由得心花怒放。

　　索額圖那猜得到他心中的大計，說道：“兄弟，皇上吩咐了，蘇克薩哈的家產，給鰲拜霸占了的，要清查出來還給蘇克薩哈的子孫。咱們就檢六七萬兩銀子，去賞給蘇家。這是皇上的恩典，蘇家只有感激涕零，又怎敢爭多嫌少了？再說，要是給蘇家銀子太多，倒顯得蘇克薩哈生前是個贓官，他子孫的臉面也不光采，是不是？”韋小寶道：“是，是。”心道：“你我哥兒倆可都不是清官罷？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光采哪？”

　　索額圖道：“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這兩部佛經，這是頭等大事，咱們這就先給送了去。鰲拜的財產，慢慢清點不遲。”韋小寶點頭稱是。索額圖當下取過兩塊錦鍛，將兩只玉匣包好了，兩人分別捧了，來到皇宮去見康熙。

　　康熙見他們辦妥了太后交下來的差事，甚感欣喜，便叫韋小寶捧了跟在身後，親自送到太后宮中。索額圖不能入宮，告退後又去清理鰲拜的家產。

　　康熙在路上問道：“鰲拜這廝家里有多少財產？”

　　韋小寶道：“索大人初步查點，他說一共有一百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兩銀子。”他將這數字說成是索額圖點出來的，將來萬一給皇帝查明真相，也好有個推諉抵賴的余地。

　　這等營私舞弊、偷雞摸狗的勾當，韋小寶算得是天賦奇才。他五歲那一年上，一個妓女給他五文錢，叫他到街上買幾個桃子，他落下一文買糖吃了，用四文錢買了桃子交給那個妓女，那妓女居然并未發覺，還賞了他一個桃子。在韋小寶看來，銀錢過手而沾些油水，原是天經地義之事，只不過如果給人查到，卻總得有些理由來胡賴一番。這是他頭上挨了不少爆栗、屁股上給人踢過無數大腳，因而得來的寶貴經驗。

　　康熙哼了一聲，道：“這混蛋！搜刮了這許多民脂民膏！一百三十幾萬兩，嘿嘿，可了不起。”韋小寶心下暗喜：“還有個‘一’字，已給二一添作五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太后的慈宁宮。

　　太后聽說兩部經書均已取到，甚是歡喜，伸手從康熙手中接了過來，打開錦緞玉匣，見到書函後更是笑容滿面，說道：“小桂子，你辦事可能干得很哪！”

　　韋小寶跪下請安，道：“那是托賴太后和皇上的洪福。”

　　太后向著身邊一個小宮女道：“蕊初，你帶小桂子到後邊屋里，拿些蜜餞果子，賞給他吃。”那名叫蕊初的小宮女約莫十三四歲年紀，容貌秀麗，微笑應道：“是！”

　　韋小寶又請安道：“謝太后賞，謝皇上賞。”康熙道：“小桂子，你吃完果子，自行回去罷，我在這里陪太后用膳，不用你侍候啦。”

　　韋小寶答應了，跟著蕊初走進內堂，來到一間小小廂房。

　　蕊初打開一具紗櫥，櫥中放著幾十種糕餅糖果，笑道：“你叫小桂子，先吃些桂花松子糖罷。”說著取出一盒松子糖來，松子香和桂花香混在一起，聞著極是受用。

　　韋小寶笑道：“姊姊也吃些。”蕊初道：“太后賞給你吃的，又沒賞給我吃，咱們做奴才的怎能偷吃？”韋小寶笑道：“悄悄吃些，又沒人瞧見，打什麼緊？”蕊初臉上一紅，搖了搖頭，微笑道：“我不吃。”

　　韋小寶道：“我一個人吃，你站在旁邊瞧著，可不成話。”蕊初微笑道：“這是你的福氣。我是服侍太后的，連皇上也不服侍，今日卻來服侍你吃糖果糕餅。”韋小寶見她巧笑嫣然，也笑道：“我是服侍皇上的，也來服侍你吃些糖果糕餅，那就兩不吃虧。”蕊初格的一笑，隨即伸手按住了嘴巴，微笑道：“快些吃罷，太后要是知道我跟你在這里說笑話，可要生氣呢。”

　　韋小寶在揚州之時，麗春院中鶯鶯燕燕，見來見去的都是女人，進了皇宮之後，今日還是第一次和一個跟他年紀差不多的小姑娘作伴，甚感快慰，靈機一動，道：“這樣罷！我把糖果糕餅拿了回去，你服侍完太后之後，便出來和我一起吃。”蕊初臉上又是微微一紅，道：“不成的，等我服侍完太后，已是深夜了。”韋小寶道：“深夜有什麼打緊？你在那里等我？”

　　蕊初在太后身畔服侍，其餘宮女都比她年紀大，平時說話并不投機，見韋小寶定要伴她吃糖果，其意甚誠，不禁有些心動。韋小寶道：“在外邊的花園里好不好？半夜三更的，沒人知道。”蕊初猶豫著點了點頭。

　　韋小寶大喜，道：“好，一言為定。快給我蜜餞果兒，你揀自己愛吃的就多拿些。”蕊初微笑道：“又不是我一個兒吃，你自己愛吃什麼？”韋小寶道：“姊姊愛吃什麼，我都愛吃。”蕊初聽他嘴甜，十分歡喜，當下揀了十幾種蜜餞果子、糖果糕餅，裝在一只紙盒里。韋小寶低聲道：“今晚三更，在花園的亭子里等你。”蕊初點了點頭，低聲道：“可要小心了。”韋小寶道：“你也小心。”

　　他拿了紙盒，興沖沖的回到住處。他本來和假裝小玄子的皇帝玩得極為有興，真相揭露之後，再也不能跟他玩了。這幾日在皇宮之中，人人對他大為奉承，雖覺得意，卻無玩耍之樂。此刻約了一個小宮女半夜中相會，好玩之中帶著三分危險，覺得最是有趣不過。他畢竟年紀尚小，雖然從小在妓院中長大，于男女情愛之事，只見得極多，自己卻似懂非懂。

## 第六回　可知今日怜才意　即是當時種樹心

　　海老公問了今日做了什麼事，韋小寶說了到鰲拜家中抄家，至于吞沒珍寶、金銀、匕首等事，自然絕不提，最後道：“太后命我到鰲拜家里拿兩部‘四十二章經’……”海老公突然站起，問道：“鰲拜家有兩部‘四十二章經’？”韋小寶道：“是啊。是太后和皇上吩咐去取的，否則的話，我拿來給了你，別人也不必知道。”

　　海老公臉色陰沉，哼了一聲，冷冷的道：“落入了太后的手里啦，很好，很好！”

　　待會廚房中送了飯來，海老公只吃了小半碗便不吃了，翻著一雙無神的白眼，仰塌頭只是想心事。

　　韋小寶吃完飯，心想我先睡一會，到三更時分再去和那小宮女說話玩兒，見海老公呆呆的坐著不動，便和衣上床而睡。

　　他迷迷糊糊的睡了一會，悄悄起身，把那盒蜜餞糕餅揣在懷里，生怕驚醒海老公，慢慢一步步的躡足而出，走到門邊，輕輕拔開了門閂，再輕輕找開了一扇門，突然聽得海老公問道：“小桂子，你去哪里？”

　　韋小寶一驚，說道：“我……我小便去。”海老公道：“干麼不在屋里小便？”韋小寶道：“我睡不著，到花園里走走。”生怕海老公阻攔，也不多說，拔步往外便走，左足剛踏出一步，只覺後領一緊，已給海老公抓住，提了回來。

　　韋小寶“啊”的一聲，尖叫了出來，當下便有個念頭：“糟糕，糟糕，老烏龜知道我要去見那小宮女，不許我去。”念頭還未轉完，已給海老公摔在床上。

　　韋小寶笑道：“公公，你試我武功麼？好幾天沒教我功無了，這一抓是什麼招式？”

　　海老公哼了一聲，道：“這叫做‘瓮中抓鱉’，手到擒來。鱉便是甲魚，捉你這只小甲魚。”韋小寶心道：“老甲魚抓小甲魚！”可是畢竟不敢說出口，眼珠骨溜溜亂轉，尋思脫身之計。

　　海老公坐在床沿上，輕輕的道：“你膽大心細，聰明伶俐，學武雖然不肯踏實，但如果由我來好好琢磨琢磨，也可以算得是可造之材，可惜啊可惜。”

　　韋小寶問道：“公公，可惜什麼？”

　　海老公不答，只歎了口氣，過了半晌，說道：“你的京片子學得也差不多了。幾個月之前，倘若就會說這樣的話，不帶絲毫揚州腔調，倒也不容易發覺。”

　　韋小寶大吃一驚，霎時之間全身寒毛直豎，忍不住身子發抖，牙關輕輕相擊，強笑道：“公公，你……你今兒晚上的說話，真是……嘻嘻……真是奇怪。”

　　海老公又歎了口氣，問道：“孩子，你今年幾歲啦？”韋小寶聽他語氣甚和，驚懼之情慚減，道：“我……我是十四歲罷。”海老公道：“十三歲就十三歲，十四歲就十四歲，為什麼是‘十四歲罷’？”韋小寶道：“我媽媽也記不大清楚，我自己可不知道。”這一句倒是真話，他媽媽胡里胡塗，小寶到底幾歲，向來說不大准。

　　海老公點了點頭，咳嗽了幾聲，道：“前幾年練功夫，練得走了火，惹上了這咳嗽的毛病，越咳越厲害，近年來自己知道是不大成的了。”韋小寶道：“我……我覺得你近來……近來咳得好了些。”海老公搖頭道：“好什麼？一點也沒好。我胸口痛得好厲害，你又怎知道？”韋小寶道：“現下怎樣？要不要我拿些藥給你吃？”海老公歎道：“眼睛瞧不見，藥是不能亂服的了。”韋小寶大氣也不敢透，不知他說這些話是什麼用意。

　　海老公又道：“你機緣挺好，巴結上了皇上，本來嘛，也可以有一番大大的作為。你沒淨身，我給你淨了也不打緊，只不過，唉，遲了，遲了。”

　　韋小寶不懂“淨身”是什麼意思，只覺他今晚話說的語氣說不出的古怪，輕聲道：“公公，很晚了，你這就睡罷。”海老公道：“睡罷，睡罷！唉，睡覺的時候以後可多著呢，朝也睡，晚也睡，睡著了永遠不醒。孩子，一個老是睡覺，不用起身，不會心口痛，不會咳嗽得難過，那不是挺美麼？”韋小寶嚇得不敢作聲。

　　海老公道：“孩子，你家里還有些什麼人？”

　　這平平淡淡的一句問話，韋小寶卻難以回答。他可不知那死了小桂子家中有些什麼人，胡亂回答，多半立時便露出馬腳，但又不能不答，只盼海老公本來不知小桂子家中底細，才這樣問，便道：“我家里只有個老娘，其餘的人，這些年來，唉，那也不用提了。”話中拖上這樣個尾巴，倘若小桂子還有父史姊弟，就不妨用“那也不用提了”這六字來推搪。

　　海老公道：“只有個老娘，你們福建話，叫娘是叫什麼的？”

　　韋小寶又是一驚：“什麼福建話？莫非小桂子是福建人？他說我以前的說話中有揚州腔調，恐怕……恐怕……那麼他眼睛給我弄瞎這回事，他知不知道？”剎那之間，心中轉過無數念頭，含含糊糊的道：“這個……這個……你問這個干什麼？”

　　海老公歎了口氣，說道：“你年紀小小，就這樣壞，嘿，到底是像你爹呢，還是像你媽？”韋小寶嘻嘻一笑，說道：“我是誰也不像。好是不大好，壞也不算挺壞。”

　　海老公咳了幾聲，道：“我是成年之後，才淨身做太監的……”韋小寶暗暗叫苦：“原來做太監要淨身，那就是割去小便的東西。他知道我沒淨身，要是來給我淨身，那可乖乖龍的東……”只聽海老公續道：“我本來有個兒子，只可惜在八歲那年就死了。倘若活到今日，我的孫兒也該有你這般大了。那個姓茅的茅十八不是你爹爹罷？”

　　韋小寶顫聲道：“不……不是！辣塊媽媽的，當……當然不是。”心中一急，揚州話沖口而出。海老公道：“我也想不是的。倘若你是我兒子，失陷在皇宮之中，就算有天大危險，我也會來救你出去。”

　　韋小寶苦笑道：“可惜我沒你這個好爹爹。”

　　海老公道：“我教過你兩套武功，第一套‘大擒拿’，第二套‘大慈大翡千葉手’，這兩套功夫，我都沒學全，你自然也沒學會，只學了這麼一成半成，嘿嘿，嘿嘿。”韋小寶道：“是啊，你老人家最好將這兩套功夫教得我學全了。你這樣天下第一的武功，總算有個人傳了下來，給你老人家揚名，那才成話。”

　　海老公搖頭道：“‘天下第一’四個字，哪里敢當？世上武功高強的，可不知有多少。我這兩套功夫，我這一生一世也來不及學得全了。”他頓了一頓，說道：“你吸一口氣，摸到左邊小腹，离開肚臍眼三寸之處，用力掀一掀，且看怎樣？”韋小寶依言摸以他所說之處，用力一掀，登時痛澈心肝，不由得“啊”的一聲，大叫出來，霎時間滿頭大汗，不住喘氣。近半個多月來，左邊小腹偶然也隱隱作痛，只道吃壞了肚子，何況只痛得片刻，便即上歇，從來沒放在心上，不料對准了一點用力掀落，竟會痛得這等厲害。

　　海老公陰惻惻的道：“很有趣罷？”

　　韋小寶肚中大罵：“死老烏龜，臭老烏龜！”說道：“有一點點痛，也沒什麼有趣。”

　　海老公道：“你每天早上去賭錢，又去跟皇上練武，你還沒回來，飯菜就送來了。我覺得這湯可不夠鮮，每天從藥箱之中，取了一瓶藥出來，給你在湯里加上些料。只加這麼一點兒，加得多了，毒性太重，對你身子不大妥當。你這人是很細心的，可是我從來不喝湯，你一點也不疑心嗎？”韋小寶毛骨悚然，道：“我……我以為你不愛喝湯。你……你又說喝了湯，會……會……咳……咳嗽……”海老公道：“我本來很愛喝湯的，不過湯里有了毒藥，雖然份量極輕，可是天天喝下去，時日久了，總有點危險，是不是？”

　　韋小寶憤然道：“是極，是極！公公，你當真厲害。”

　　海老公歎了口氣，道：“也不見得。本來我想讓你再服三個月毒藥，我才放你出宮，那時你就慢慢肚痛了。先是每天痛半個時辰，痛得也不很凶，以後越痛越厲害，痛的時刻也越來越長，大概到一年以後，那便日夜不停的大痛，要痛到你將自己腦袋到牆上去狠狠的撞，痛得將自己手上、腿上的肉，一塊塊咬下來。”說到這里，歎道：“可惜我身子越來越不成了，恐怕不能再等。你身上中的毒，旁人沒解藥，我終究是有的。小娃娃，你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想這計策來弄瞎我眼睛？你老實說了出來，我立刻給你解藥。”

　　韋小寶年紀雖小，也知道就算自己說了指使之人出來，他也決不能饒了自己性命，何況根本就無人指使，說道：“指使之人自然有的，說出來只怕嚇你一大跳。原來你早知道我不是小桂子，想了這個法子來折磨我，哈哈，哈哈，你這可上了我的大當啦！哈哈，哈哈！”縱聲大笑，身子跟著亂動，右腿一曲，右手已抓住了匕首柄，極慢極慢的從劍鞘中拔出，不發出絲毫聲息，就算有了些微聲，也教笑聲給遮掩住了。

　　海老公道：“我上了你什麼大當啦？”

　　韋小寶胡說八道，原是要教他分心，心想索性再胡說八道一番，說道：“湯里有毒藥，第一天我就嘗了出來。我跟小玄子商量，他說他在下毒害我……”

　　海老公一驚，道：“皇上早知道了？”

　　韋小寶道：“怎麼會不知道？只不過那時我可還不知他是皇上，小玄子叫我不動聲色，留神提防，喝湯之時只喝入口中，隨後都吐在碗里，反正你也瞧不見。”一面說，一面將匕首半寸半寸的提起，劍尖緩緩對准海老公心口，心想若不是一下子便將他刺死，縱然刺中了，他一掌擊下來，自己還是沒命。

　　海老公將信將疑，冷笑道：“你如沒喝湯，干麼一按左邊肚子，又會痛得厲害？”

　　韋小寶歎道：“想是我雖將湯吐了出來，差著沒嗽口，毒藥還是吃進了肚里。”說著又將匕首移近數寸。只聽海老公道：“那也很好啊。反正這毒藥解不了的。你中毒淺些，發作得慢些，吃了苦頭只有更大。”韋小寶哈哈大笑，長笑聲中，全身力道集于右臂，猛力戳出，直指海老公心口，只待一刀，便即滾向床角，從床腳邊竄出逃走。

　　海老公陡覺一陣寒氣扑面，微感詫异，只知對方已然動手，更不及多想他是如何出手，左手揮出，便往戳來兵刃上格去，右掌隨出，砰的一聲，將韋小寶打得飛身而起，撞破窗格，直摔入窗外花園，跟著只覺左手劇痛，四根手指已被匕首切斷。

　　若不是韋小寶匕首上寒氣太盛，他事先沒有警兆，這一下非戳中心口不可。但如是尋常刀劍，二人功力相差太遠，雖然戳中心口，也不過皮肉之傷，他內勁到處，掌緣如鐵，擊在刀劍之上，震飛刀劍，也不會傷到自己手掌。但這匕首實在太過鋒銳，海老公苦練數十年的內勁，竟然不能將之震飛脫手，反而無聲息的切斷了四根手指。可是他右手一掌結結實實的打在韋小寶胸口，這一掌開碑裂石，非同小可，料得定韋小寶早已髒俱碎，人在飛出窗外之前便已死了。

　　他冷笑一聲，自言自語：“死得這般容易，可便宜了這小鬼。”定一定神，到藥箱中取出金創藥敷上傷口，撕下床單，包扎了左掌，喃喃的道：“這小鬼用的是什麼兵刃，怎地如此厲害？”強忍手上劇痛，躍出窗去，伸手往韋小寶跌落處摸去，要找那柄自己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寶刀利刃。哪知摸索良久，竟什麼也沒摸到。

　　他于眼睛未瞎之時，窗外的花園早看得熟了，何處有花，何處有石，無不了然于胸。明明聽得韋小寶是落在一株芍藥花旁，這小鬼手中的寶劍或許已震得遠遠飛出，可是他的尸體息會突然不見？

　　韋小寶中了這掌，當時氣為之窒，胸口劇痛，四肢百骸似乎都已寸寸碎裂，一摔下地，險些便即暈去。他知此刻生死系于一線，既然沒能將海老公刺死，老烏龜定會出來追擊，當即歷力爬起，只走得兩步，腳下一軟，又即摔倒，骨碌碌的從一道斜坡上直滾下來。

　　海老公倘若手指沒給割斷，韋小寶滾下斜坡之聲自然逃不過他耳朵，只是他重傷之余，心煩意亂，加之做夢也想不到這小鬼中了自己一掌竟會不死，雖然聽到聲音，卻全沒想到其中緣由。

　　這條斜坡好長，韋小寶直滾出十余丈，這才停住。他掙扎著站起，慢慢走遠，周身筋骨痛楚不堪，幸好匕首還是握在手中，暗自慶幸：“剛才老烏龜將我打出窗外，我居然沒將匕首插入自己身體，當真遠氣好極。”

　　將匕首插入靴筒，心想：“西洋鏡已經拆穿，老烏龜既知我是冒牌貨，宮中是不能再住了。只可惜四十五萬兩銀子變成了一場空歡喜。他奶奶的，一個人哪有這樣好遠氣，橫財一發便是四十五萬兩？總而言之，老子有過四十五萬兩銀子的身家，只不過老子手段闊綽，一晚之間就花了個精光。你說夠厲害了罷？”肚里吹牛，不禁得意起來。

　　又想：“那小宮還巴巴的在等我，反正三更半夜也不能出宮，我這就瞧瞧她去，啊喲……”一摸懷中那紙盒，早已壓得一塌胡塗，心道：“我還是拿去給她看看，免她等得心焦。就說我摔了一交，將蜜餞糖果壓得稀爛，變成一堆牛糞，不過這堆牛糞又甜又香，滋味挺美。哈哈，辣塊媽媽，又甜又香的牛糞你吃過沒有？老子吃過了。”

　　他想想覺得好玩，加快腳步，步向太后所住的慈宁宮，只走快幾步，胸口隨即劇痛，只得又放慢了步子。

　　來到了慈宁宮外，見宮門緊閉，心想：“糟糕，可沒想到這門會關著，那怎麼進去？”

　　正沒做理會處，宮門忽然無聲無息的推了開來，一個小姑娘的頭探出來，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蕊初。只見她微笑著招手，韋小寶大喜，輕輕閃身過門。蕊初又將門掩上了，在他耳畔低聲道：“我怕你進不來，已在這里等了許久。”韋小寶低聲道：“我來遲啦。我在路上絆到了一只又臭又硬的老烏龜，摔了一交。”蕊初道：“花園里有大海龜嗎？我倒沒見過。你……你可摔痛了沒有？”

　　韋小寶一鼓作氣的走來，身上的疼痛倒也可以耐得，給蕊初這麼一問，只覺得全身筋骨無處不痛，忍不住哼了一聲。蕊初拉住他手，低聲問：“摔痛了哪里？”

　　韋小寶正要回答，忽見地下有個黑影掠過，一抬頭，但見一只碩大無朋的大鷹從牆頭盡了進來，輕輕落地。他大吃一驚，險些駭呼出聲，月光下只見那大鷹人立起來，原來不是大鷹，卻是一人。這人身材瘦削，彎腰曲背，卻不是海老公是誰？

　　蕊初本來面向著他，沒見到海老公進來，但見韋小寶轉過了頭，瞪目而視，臉上滿是驚駭之色，也轉過身來。

　　韋小寶左手一探，已按住了她的嘴唇，出力奇重，竟不讓她發出半點聲音，跟著右手急搖，示竟不可作聲。蕊初點了點頭。韋小玉這才慢慢放開了左手，目不轉睛的瞧著海老公。

　　只見海老公僵立當地，似在傾聽動靜，過了一會，才慢慢向前走去。韋小寶見他不是向自己走來，暗暗舒了口氣，心道：“老烏龜好厲害，眼睛雖然瞎了，居然能追到這里。”又想：“只要我和這小宮女不發出半點聲音，老烏龜就找不到我。”

　　海老公向前走了幾步，突然躍起，落在韋小寶跟前，左手一探，叉住了蕊初的脖子。蕊初“啊”的一聲叫，但咽喉被卡，這一聲叫得又低又悶。

　　韋小寶心念電轉：“老烏龜找的是我，又不是找這小宮女，不會殺死她的。”此時和海老公相距不過兩尺，嚇得幾乎要撒尿，卻一動也不動，知道只要動上一根手指，就會給他聽了出來。

　　海老公低聲道：“別作聲！不聽話就死你。輕輕的回答我的話。你是誰？”蕊初低聲道：“我……我……”海老公伸出右手，摸了摸她頭頂，又摸了摸她臉蛋，道：“你是個不宮女，是不是？”蕊初道：“是，是！”海老公道“三更半夜的，在這里干什麼？”蕊初道：“我……我在這里玩兒。”

　　海老公臉上露出一絲微笑，在慘淡的月光下看來，反顯得更加陰森可怖，問道：“還有誰在這時？”側過了頭傾聽。

　　適才蕊初不知屏息凝氣，驚恐之下呼吸粗重，給海老公聽出了她站立之處。韋小寶和他相距雖近，呼吸極微，他一時便未察覺。韋小寶想要打手勢叫她別說，卻又不敢移動手臂。幸好蕊初乖覺，發覺他雙眼已盲，說道：“沒……沒有了。”

　　海老公道：“皇太后住在哪里？你帶我去見她。”蕊初驚道：“公公，你……你別跟皇太后說，下次……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她只知道這老太監捉住自己，要去稟報太后。海老公道：“你求也沒用。不帶我去，立刻便叉死你。”手上微一使勁，蕊初氣為之窒，一張小臉登時脹得通紅。

　　韋小寶驚惶之下，終于撒出尿來，從褲襠里一滴一滴的往下直流，幸好海老公沒留神，就算聽到了，也道是蕊初嚇撒尿。

　　海老公慢慢松開左手，低聲道：“快帶我去。”蕊初無奈，只得道：“好！”側頭向韋小寶瞧了一眼，臉上神色示意他快走，自己決不供他出來，低聲道：“太后寢宮在那邊！”慢慢移動腳步。海老公的左手仍是抓住她咽喉，和她并肩而行。韋小寶尋思：“老烏龜定是去跟皇太后說，我是冒充的小太監，小桂子是給我殺死的，他自己的眼睛是給我弄瞎的，要太后立刻下令捉拿。他為甚麼不去稟報皇上？是了，他知道皇上對我好，告狀多半告不進。那……那便如何是好？我須得立即逃出宮去。啊喲，不好，這時候宮門早閉，又怎逃得出去？只要過得片刻，太后傳下命令，更是插翅難飛了。

　　韋小寶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前面房中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外邊是誰？“這聲音陰森森地，韋小寶聽得明白，正是皇太后的話聲，他一驚之下，便想拔腳就逃。卻聽得海老公道：“奴才海天富，給你老人家請安啦。“這聲音也是陰森森地，殊無恭謹之意。韋小寶大奇：“老烏龜是什麼東西，膽敢對太后這等無禮？“念頭一轉，尋思：“老烏龜說話不討人喜歡，多半太后向來很討厭他，我何不乘機跟他胡辯一番？反正要逃不出去的了。“這一著雖然行險，但想自己新近立了大功，皇上和太后都很喜歡，殺個把小桂子，弄瞎幾只海老烏龜的狗眼珠，也算不了什麼大罪，當真要緊之時，還可請把兄弟索額圖出頭說情。自己如果拍腿一走，什麼話都讓老烏龜說去了，自己既然逃跑，自然作賊心虛，本來無罪反而變得有罪了。又想：“太后倘若問我為什麼要殺小桂子？我說……我說嗯，我說聽到小桂子和海老烏龜說太后和皇上的壞話，說了許許多多，難聽之極的言論，我實在氣不過，忍無可忍，因此將小桂子一刀殺了，又乘機弄瞎了海老烏龜的眼睛。至于說什麼壞話，那大可捏造一番。比賽打架，我打不過海老烏龜。比賽撒謊吹牛，老烏龜哪里是老子的對手？”想想得意起來，登時膽為之壯，便不想逃了。他最怕的是海老公辯不過，跳上來一掌將自己打死，那可死得冤枉，因此待會在太后跟前辯白之時，務須站在一個安全之所，讓老烏龜捉不到、打不著。只聽太后道：“你要請安，怎麼白天不來？半夜三更的到來，成什麼體統？”海老公道：“奴才有件機密大事要啟稟太后，白天從多耳雜，給人聽到了，可不大穩便。”

　　韋小寶心道：“來了，來了！老烏龜告狀了。且聽他先說，待他說了一大半，我再插嘴不遲。我躲在哪里好？”看了看周遭形勢，選中了個所在，一步步挨到金魚池的假山之後，心想：“老烏龜如搶過來打我，扑通一聲，必先跌入金魚池中，我就立即搶入太后的房中，老烏龜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追進太后房中來打人。”

　　只聽太后哼了一聲，道：“有什麼機密大事，你這就可以說了。”海老公道：“太后身邊，沒旁人嗎？老奴才的話，可機密的很哪！”太后道：“你要不要進來查查？你武功了得，我身邊有沒有人，難道也聽不出來？”海老公道：“奴才不敢進太后屋子，可否勞動太后的聖駕，走出屋來，奴才有事啟稟。”太后哼了一聲，道：“你可越來大膽了，這會兒又仗了誰的勢啦？膽敢這等放肆！”韋小寶聽到此處，心中大樂，暗暗罵道：“老烏龜，你可越來越大膽了，這會兒又仗了誰的勢啦？膽敢這等放肆！”

　　海老公道：“奴才不敢！”太后又哼了一聲，說道：“你……你早就沒將我瞧在眼里，今晚忽然摸了來，可不知搗什麼鬼。”韋小寶更是開心，忍不住想大聲幫太后斥罵海老公幾句，心道：“老烏龜啊老烏龜，你告狀還沒告成，先就碰了個大釘子，惹了一鼻子灰。看來用不著老子親自出馬，單是太后，就會將你一頓臭罵轟走了。”

　　只聽海老公道：“太后既然不想知道那人消息，那也沒有什麼，奴才去了！”

　　韋小寶大喜，心道：“去得好，去得妙，去得刮刮叫。快快滾你媽的王八蛋！太后怎麼會想知道我的消息？”

　　卻聽得太后問道：“你有什麼消息？”海老公道：“五台山上的消息！”太后道：“五台山？你……你說什麼？”語音有些發顫。月光下只見海老公伸手一戳，蕊初應手而倒。韋小寶一驚，心下有些難過，又想：“老烏龜害死了這小姑娘，待會我說了出來，太后一定更加動怒。老烏龜再要告我的狀，那可是千難萬難。”只聽得太后又問：“你……你傷了什麼人？”海老公道：“是太后身邊的一個小宮女，奴才可沒敢傷她，只不過點了她的穴道，好教她聽不到咱們的說話。”

　　韋小寶放寬了心：“原來老烏龜沒殺她！”內心深處，隱隱又有點失望，海老公不殺這小宮女，自己的處境就不算十分有利。

　　太后又問：“五台山？你為什麼說五台山？”海老公道：“太后如想知道詳情，只好請你移一移聖駕。三更半夜的，奴才不能進太后屋子，在這里大聲嚷嚷的，這等機密大事，給宮女太監們聽到了，可不是好玩的。”太后猶豫片刻，道：“好！”只聽得開門之聲，她腳步輕盈的走了出來。

　　韋小寶縮在假山之後，心想：“海老烏龜瞧不見我，太后可不是瞎子。”他不敢探頭張望，太后出來之時，一瞥眼間見到她身材不高，有點兒矮胖。他見過太后兩次，但兩次見到她時都是坐著。

　　只聽太后說道：“你剛才說，他到了五台山上，那……那可是真的？”海老公道：“奴才沒說有誰到了五台山上。奴才只說，五台山上，有一個人恐怕是太后很關心的。”太后頓了一頓，道：“好，就算你是這樣說。他……他……那個人……在五台山干什麼？是在廟里麼？”她本來說話極是鎮靜，但自從聽得海老公說到五台山上有一個人之後，就氣急敗壞，似乎心神大亂。海老公道：“那人是在五台山的清涼寺中。”太后舒了口氣，說道：“謝天謝地，我終于……終于知道了他……他的下落……他……他……他……”連說了三個“他”字，再也接不下口去，聲音顫抖得十分厲害。

　　韋小寶好生奇怪：“那個人是誰？為什麼太后對他這樣關心？”不禁又擔憂起來：“難道是太后的父親、兄弟，又或是她的老姘頭？對了，一定是老姘頭，如果是父親、兄弟，那也不是什麼機密大事了，何必怕別人聽見？老烏龜抓住了怒的把柄，倘若定要她殺我，太后怕了老烏龜，說不定只她聽他的，這可有點兒不大妙。幸虧老子在這里聽到了，老婊子如果膽敢殺我，老子就一五一十的都抖了出來，我去跟皇上說，大伙兒鬧個一拍兩散。我怕了你的不算英雄好漢。”自盤古開天辟地以來，膽敢罵皇太后為“老婊子”的，諒必寥寥無幾，就算只在肚里暗罵，也不會很多。韋小寶無所忌憚，就算是他自己母親，打得他狠了，也會“爛婊子，臭婊子”的亂叫亂罵。好在他母親本來就是婊子，妓院中人人污言穢語，翌以為常，聽了也不如何生氣，只不過打在他小屁股上的掌力加重了三分，而口中也是“小雜種、小王八蛋”的對罵一場而已。只聽皇太后喘氣很急，隔了半晌，問道：“他……他……他……在清涼寺干什麼？”海老公道：“太后真的想知道？”皇太后道：“那還用多問？我自然想知道。”海老公說道：“主子是出家做了和尚。”太后“啊”的聲，氣息更加急了，問道：“他……他真的出了家？你……你沒騙我？”海老公道：“奴才不敢欺騙太后，也不用欺騙太后。”太后“哼”的一聲，道：“他就這樣忍心，一心一意，只……只是想念那……那狐媚子，把國家社稷、祖宗百戰而創的基業……都拋到了腦後，我們母子，他……他更不放在心上了。”韋小寶越聽越奇，心想：“什麼國家社稷、祖宗的基業？老烏龜又叫那人作‘主子’，那麼這人……這人難道不是太后的老姘頭？”

　　海老公冷冷的道：“主子瞧破了世情，已然徹大悟．萬里江山，兒女親情，主子說都已如過眼浮云，全都不再挂懷。”

　　太后怒道：“他為什麼早不出家，遲不出家，卻等那……那狐媚子死了，他才出家？國家朝廷，祖宗妻兒，一古腦兒加起來，在他心中，也還不及上那狐媚子，這才突然出走。哼，他既然走了，何必又要叫你來通知我？”她越說越怒，聲音尖銳，漸漸響起來。韋小寶說不出的害怕，隱隱覺得，他二人所說的那個人和那件事，實是非同小可。

　　海老公道：“主子千叮萬囑，命奴才說什麼也不可匯漏風聲，千萬不能讓太后和皇上得知。主子說道：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四海無事，他也放心了。”

　　太后厲聲道：“那為什麼你又跟我說？我本來就不想知道，不要知道。他心中就只牽記那狐媚子一個，他兒子登基不登基，天下太平不太平，他有什麼放心不放心了？”韋小寶聽到此處，心下大奇：“他們所說的難道是皇帝的爸爸？小皇帝的爸爸順治皇帝早已一命嗚呼了，小皇帝這才有皇帝做，莫非皇帝另外還有個爸爸？”他于朝廷和宮中之事所知本來極少，除了知道小皇帝的爸爸順治皇帝之外，其餘一無所知，就算太后和海老公說再明白十倍，他也猜不到其中的真實情形。

　　海老公道：“主子既然出了家，奴才本當在清涼寺中也出家為僧，服侍主子。可是主子吩咐，他還有一件事放心不下，要奴才回京來查查。”太后道：“那又是什麼事？”海老公道：“主子說，董鄂妃雖然……”太后怒道：“在我跟前，不許提這狐媚子的名字！”韋小寶心道：“原來那狐狸精叫做董鄂妃，那定是宮里的妃子了。太后的老姘頭只愛這只騷狐狸，不愛太后，因此太后大吃其醋。”

　　海老公道：“是，太后不許提，奴才就不提。”太后道：“他說那狐媚子又怎麼樣了？”海老公道：“奴才不明白太后說的是誰。主子從來沒提過‘狐媚子’三字。”

　　太后怒道：“他自然不提這三個字，在他心中，那是‘端敬皇後’哪。這狐媚子死了之後，他……他追封她為皇後，拍馬屁的奴才們恭上謚法，叫什麼‘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皇後，這稱號中沒‘天聖’二字，他可還大發脾氣呢。又叫胡光龍、王熙這兩個奴才學士，編纂什麼《端敬後語錄》，頒行天下，也不怕丑。”海老公道：“太后說得是，董鄂妃歸天之後，奴才原該稱她為‘端敬皇後’了。那《端敬後語錄》，奴才身邊經常帶得一冊，太后要不要看？”

　　太后怒喝：“你……你……你……”走上一步，呼呼喘氣，忽然似乎明白了什麼，嘿嘿一笑，說道：“當時天下趨炎附勢之徒，個個都讀《端敬後語錄》，把胡、王兩個奴才捏造的一番胡說八道，當成是天經地義，倒比《論語》、《孟子》還更要緊。可是現下又怎樣呢？除了你身邊還有一冊，你主子身邊還有幾冊之外，哪里還見得到這鬼話篇的“語錄”？”海老公道：“太后密旨禁毀《端敬後語錄》，又有誰敢收藏？至于主子身邊，就算沒有，但端敬皇後當年說過的一字一句，他牢牢記在心頭，胜過身邊藏一冊“語錄”了！”

　　太后道：“他……他叫你回北京查什麼事？”海老公道：“主子本來吩咐查兩件事，但奴才查明之後，發覺兩件事原來是一件事。”太后道：“什麼兩件事、一件事？”海老公道：“第一件事，要查榮王是怎麼死的？”太后道：“你……你說那狐媚子的兒子？”海老公道：“奴才說的，是端敬皇公所後的皇子，和硯榮親王。”太后哼了一聲，道：“小孩子生下來不滿四個月，養不大，又有什麼希奇了？”海老公道：“但主子說，當時榮親王突患急病，召御醫來診視，說道榮王足陽陰胃經、足少陰心經、足太陰脾經俱斷，髒腑破裂，死得甚奇。”太后哼了一聲，道：“什麼御醫有這樣好本事？多半是你說的。”海老公不置可否，又道：“端敬皇後逝世，人人都道她是心傷榮王之死，但究其實，卻是不然。她是給人用截手法截斷了陰維、陰橋兩處經脈而死。”太后冷冷的道：“他居然會相信你异想天開的胡說。”海老公道：“主子本來也不相信，後來奴才便試給他看，那還是端敬皇後去世之後不久的事。一個月之中，奴才接連在五個宮女身上，截斷了她們的陰維、陰橋兩處經脈。這五個宮女死時的症狀、模樣、和端敬皇後臨終之時一般模樣。單是一個宮女，還說是巧合，五個宮女都是如此這般，主子就确信不疑了。”太后道：“嘿，可了不起！咱們宮中，居然有你這樣的大行家。”海老公道：“多謝太后稱贊。奴才的手法，跟那個凶手不同。不過道理一樣的。”兩人默默相對，良久不語。海老公輕輕咳了幾聲，隔了好一會，才道：“主子命奴才回京查明，害死榮親王和端敬皇後的是誰？”太后冷笑道：“那又何必再查？咱們宮中除你之外，又有誰能有這等手？”海老公道：“那還是有的。端敬皇後一向待奴才很好，奴才只盼她多福多壽，如果早知有人要加暗算，奴才便是拚了老命，也要護衛她周全。”太后道：“你倒挺忠心哪。他用了你這樣的好奴才，也是他的福氣。”海老公歎了口氣，說道：“可惜奴才太也沒用，護衛不了端敬皇後。”

　　太后冷冷的道：“他朝拜佛，晚念經，保佑你的揣敬皇後從十八層地獄中早得超生，早升西方極樂世界，也就是了。”語氣之中，卻充滿了幸災樂禍之意。海老公道：“拜佛念經未必有用，不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話，總是對的。”頓了一頓，慢吞吞的道：“若是不報，時辰未到。”太后哼了一聲。海老公道：“啟稟太后得知，主子吩咐奴才查兩件事，奴才查明兩件事是一件。哪知無意之中，另外又查到了兩件事。”太后道：“你查到的事兒也真多，那又是什麼事了？”海老公道：“第一件事跟貞妃有關。”太后冷笑道：“狐媚子的妹子是小狐媚子，你提她干什麼？”

　　海老公道：“主子离宮出走，留書說道永不回來。太皇太后跟太后你兩位聖上的主意，說道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于是宣告天下說主子崩駕。當世知道這個大秘密的，只有六人，那是你兩位聖上，主子本人，跟主子剃度的玉林大師，以及服侍主子的兩個奴才。這兩個奴才一個是侍衛總管赫巴察，這時候跟著主子在五台山出了家，另一個便是奴才海天富了。”韋小寶聽到這里，方始恍然，原來太后口中的“他”，海老公所說的“主子”，竟然便是順治皇帝。天下知道他已經崩駕，其實卻因心愛的妃子死了，傷心之極，到五台清涼寺去做了和尚。這妃子所以會死，聽海老公的語氣，倒似是是太后派遣武功高手將她害死的。他不禁頗為得意，心想：“老烏龜說這大秘密天下只六個人知道，哪知道還得加上我韋小寶，天下可有七個知道了。”但得意不了片刻，跟著便害怕起來，本來頗有點兒有恃無恐，料想在太后跟前海老公斗口，未必輸給了老烏龜，此刻卻知大事不妙，若給他二人發覺自己在這時偷聽，就算海老公不殺自己，太后也決計不肯放過。只聽得喀喀兩聲輕響，竟是自己牙關相擊，急忙使力咬住。幸好海老公恰在這時連聲咳嗽，靜夜之中，便只聽到他的氣喘和咳嗽之聲。過了一會，海老公道：“當時貞妃自鐐殉主，朝中都稱贊得不得了。但也不許多人悄悄的說，貞妃的給太后逼著殉葬的，自殺并非本意。”太后道：“這些無君無上的逆臣，早晚容他們不得。”海老公道：“不過他們的話倒也沒全錯，貞妃并不是甘心情愿自殺的。”太后道：“你也說貞妃是給我逼殺的？”海老公道：“這個‘逼’字，倒可以省去。”太后道：“你說什麼？”海老公道：“貞妃是給我殺死的，不是逼得自殺。奴才曾詳細細問過殯殮貞妃的仵工，得知貞妃大殮之時，全身骨骼寸斷，連頭蓋骨也都成為碎片。這門殺人的功夫，好像叫做‘化骨綿掌’，請問太后是不是？”太后道：“我怎知道？”海老公道：“奴才聽說，世間有這樣一門‘化骨綿掌’，打中人後，那人全身沒半點异狀，要過得一年半載之後，尸體的骨骼才慢慢的折斷碎裂。但出手殺貞妃之人，顯然功夫練得沒到家。那仵作起初給貞妃的尸體整容收拾，也沒什麼特异，到傍晚入殮，忽然尸體變得如同沒有骨頭了一般，全身綿軟。他嚇得什麼似的，只道是尸變，當時一句話也沒敢說。奴才威逼利誘，用上了不少苦刑，他才吐露真相。太后，憑你聖斷，這門‘化骨綿掌’的功力，打中人後，兩三天內骨骼便斷，只怕還不算十分深厚，是不是？”太后陰禁禁道：“雖不算絕頂深厚，但也有些作處了。”

　　海老公道：“自然有用，咳……咳……自然有用！殺得了貞妃，也殺得了孝康皇後。”

　　韋小寶心想：“他奶奶的，這老皇帝的皇後真多，又有一個什麼孝康皇後。他的皇後，只怕比咱們麗春院的小娘們還多。”皇太后顫聲道：“你……你又提孝康皇後干什麼？”韋小寶不知孝康皇後是康熙的生母，聽得皇太后語音大變，只感詫异，不明其中原由。

　　只聽海老公道：“殮葬孝康皇後的，就是殮葬董鄂貞妃的那個仵作。”皇太后道：“那個該死的仵作，又胡說八道什麼了？這人誣指宮事，罪該族誅。”海老公道：“皇太后要殺他，這時候卻已遲了。”皇太后道：“你已先殺了他？”海老公道：“不是，兩年多以前，奴才就命他到五台山清涼寺，將這番情景由稟告主子知道，然後叫他遠走蠻荒，隱姓埋名，以免殺身大禍。”皇太后顫聲道：“你……你……好毒辣的手段！”海老公道：“手段毒辣的另有其人，奴才自愧不如。”皇太后默然半晌，問道：“你今晚來見我，有什麼用意？”

　　海老公道：“奴才是來請問太后一件事，好回去稟告主子。端敬皇後、孝康皇後、貞妃、榮親王四人，都是死于非命的，主子也因此而棄位出家。下這毒手之人，是宮中的一位武功好手。奴才冒死來請問太后：這位武功高手是誰？奴才處紀老了，瞎了眼睛，又患了不治之症，便如風中殘燭一般，但如不查明這件事，未免死不瞑目。”

　　太后冷冷的道：“你一又眼珠子早已瞎了，瞑不瞑目，也沒什麼相干。”海老公說道：“奴才雖然眼睛盲了，心中倒是雪亮的。”太后道：“你既心中雪亮，又何必來問我？”

　　海老公道：“還是問一問明白的好，免得冤枉了好人。這幾個月來，奴才用心查察，要知道潛伏在宮中的這位武學高手是誰。本來是極難查到的，可是機緣巧合，無意中竟知道皇上身上有武功。”

　　皇太后冷笑道：“皇上身有武功，那又怎地？難道是他害死了自己母親？”

　　海老公道：“罪過，罪過。這種忤逆之事是說不得的，倘是奴才說了，死後要入拔舌地獄，就是心中想一想，死後也不免進洗腦地獄去受苦。”他咳了幾聲，續道：“奴才身邊有個小太監，叫做小桂子……”韋小寶心頭一凜：“老烏龜說到我了。”

　　只聽海老公續道：“……他年紀只比皇上小著一兩歲，皇上很喜歡他，天天跟他比武摔交，習練武藝。這小桂子的功夫，是奴才教的，雖然算不上怎麼樣，但在他這樣年紀的小孩子中間，也算不容易了。”

　　韋小寶聽他稱贊自己，不由得大是得意。

　　太后道：“名師出高徒，強將手下無弱兵。”

　　海老公道：“多謝太后金口。可是這小桂子跟皇上過招，十次中倒有九次是輸的。不論奴才教他什麼武功，皇上的功夫總是胜了他一籌。看來教皇上武功的師你，比奴才是行得多了。奴才想來想去，宮里的武學高手，也只有這一位大行家了。只要尋到了這位大行家，那麼害死兩位皇後，一位皇妃，一位皇子的凶手，也不難追查得到。”太后道：“原來如此，你遠兜圈子，便是要跟我說這番話。”

　　海老公道：“太后說道：名師必出高徒，這句話反過來也是一樣，高徒必有名師。皇上會使八八六十四式‘八卦游龍掌’，教他這掌法之人，就多半會使‘化骨綿掌’。”太后問道：“你找到了我位武功高手沒有？”海老公道：“已經找到了。”太后冷笑道：“你好深心計。你教小桂子跟皇止練武，我半年多來，便是在找尋皇上的師父。”海老公歎道：“那沒法子啊。韋小寶是個陰毒的小壞蛋，奴才的一雙眼珠子，便是給他用毒藥毒瞎的。若不是為了要將這件大事查得千真萬确，決計不容得這小壞蛋活到今朝。”

　　太后哈哈一笑，道：“小桂子這孩子真乖，毒瞎了你的眼睛，好得很，妙得很，明天我得好好賞他。”海老公道：“多謝太后。太如如果下旨將他厚葬，小桂子在陰世也必感戴太后的洪恩。”太后問道：“你已殺了他？”海老公道：“奴才已忍耐了很久很久，此後已用他不著了。”韋小寶又驚又怒，尋思：“這老烏龜早就知道我不是小桂子，也早知他的一雙眼睛是給我毒瞎的，原來他一直在利用老子，這才遲遲不下毒手。他教我功夫，全是為了要察看皇上的武功，他奶奶的，早知這樣，我真不該將皇上的武功詳詳細細的跟他說。你奶奶的，老烏龜以為我死了，可是老子偏偏就沒死，待會我來扮鬼，嚇你個屁滾尿流。”

　　海老公歎了口氣，說道：“主了的性子向來很急，要做什麼事，非辦到不可。只可惜他雖貴為天子，心愛的人給人家害死，卻也救她不活了。主子出了家，對董鄂妃卻還是念念不忘。奴才离清涼寺回宮之前，主子親筆寫了個上諭交給奴才，命奴才查明是誰害死董鄂妃，不，端敬皇後，再命奴才將這凶手就地正法。”太后哼了一聲，說道：“他做了和尚，還能寫什麼上諭？出家人念念不忘殺人害人，也不大像樣罷？”

　　海老公道：“因果報應，佛家也是挺講究的。害了人的人，終究不會有好下場。不過奴才練功岔了經脈，鬧得咳嗽氣喘，周身是病，再加上眼睛瞎了，更加沒指望啦。”

　　太后道：“是啊，你周身是病，眼又瞎了，就算奉有他的密旨，那也辦不了事啦！”

　　海老公歎了口氣，說道：“不成啦，不成啦！奴才告辭太后，這就去了。”說著轉過身來，慢慢向外走去。韋小寶心頭登時如放了一塊石頭，暗想：“老烏龜這一去，我就沒事了，他只道我已死了，再也不會來找我。老子明兒一早溜出宮門，老烏龜如果再找得著我，老子服了你，跟你姓，我叫海小寶。”

　　太后卻道：“且慢！海天富，你上哪里去？”海老公道：“奴才已將一切都稟明了太后，那就回去等死。”太后道：“他交給你的事，你也不辦了？”海老公道：“奴才心有余而力不足，況且也沒這天大的膽子，作亂犯上。”太后嘿嘿一笑，道：“你倒很識時務，也不枉了侍候我們這幾年。”海老公道：“是，是！多謝太后的恩典。這些冤沉海底之事，也只有等皇上年紀大了，再來昭雪。”他咳嗽兩聲，說道：“持上拿辦鰲拜，手段英明得很。皇上親生之母為人所害，這件事也用不了多少時候，皇上定會辦理，只可惜……只可惜奴才活不到那時候，等不到啦。”太后走上幾步，喝道：“海天富，你轉來。”海老公道：“是，太后有甚麼吩咐？”太后厲聲道：“你剛才跟我胡說八道，這些……這些荒謬不堪的言語，已……已都跟皇上說過了？”語音發顫，顯得極是激動。海老公道：“奴才明日一早，就去稟告皇上，但是……但是今晚迫不及待，先來稟告太后。”太后道：“很好，很好！”

　　突然間一聲勁風響起，跟著篷篷兩聲巨響。韋小寶吃了一驚，忍不住探頭張望，只見太后正繞著海老公的溜溜轉動，身法奇快，一掌又一掌往他身上擊去。海老公端然凝立，還掌抵御。韋小寶這一驚是非同小可：“怎麼太后跟老烏龜打了起來？原來太后也會武功。”

　　太后每一掌擊出，便是呼的一聲響，足見掌上勁力極地厲害。海老公雙足不動，隨掌迎擊，拍出的掌力無聲無響。相斗良久，太后始終奈他不得。突然間太后身子飛起，雙掌從半空中壓擊下來。海老公左掌翻轉，向上迎擊，右掌卻向太后後腹上拍去。拍的一聲響，掌力相交，太后向後直飛出去。海老公一個踉蹌，身子晃了幾下，終于拿樁站住。太后厲聲喝道：“好奴才，你……你……裝神弄鬼，以少林……少林……少林武功教小桂子，原來自己是崆峒派的。”

　　海老公喘息道：“不敢，大家彼此彼此！太后以武當派武功教給皇上，想誘奴才上當。不過……不過那‘化骨綿掌’是蛇島的功夫，奴才幾年前就知道了。”

　　韋小寶略一凝思，已然明白，心道：“他奶奶的，老烏龜奸猾得緊，他教我什麼‘大擒拿手’，什麼‘大慈大悲千葉手’，都是少林派武功，好讓太后以為他是少林派的，其實卻是辣塊媽媽的崆峒派。只可惜太后的假武當派‘八卦游龍掌’，卻瞞不了老烏龜。”又想：“原來皇上的武功，都是太后教的。”突然間背上出了一陣冷汗，心道：“啊喲，不好！太后會使‘化骨綿掌’，難道……難道那四個人都是太后害的？啊喲！別的倒也罷了，皇帝的親生母親也是為她所也是為她所殺，海老公去跟皇帝一說，豈不是一場滔天大禍！皇上如果殺不了太后，太后非殺皇上不可，那……那怎麼辦？”唯一的念頭便是拔腿就跑，盡快离開這是非之地，然後去通知皇帝，叫他千萬小心。可是他嚇得全身酸軟，拚命想逃，一雙腳恰好似釘住了在地下，半分動彈不得。只聽得太后說道：“事已如此，難道你還想活過今晚麼？”海老公道：“太后盡管去召喚侍衛一到來。來的人越多越好，奴才便可將種種情由，說給眾人聽聽，總有一個人會將真相傳入皇上耳中。”太后冷笑道：“哼，你倒打的如意算盤。”她說話聲音甚是緩慢，不住調勻呼吸。海老公道：“太后保重聖體，別岔了經脈。”太后道：“你倒好心！”

　　海老公的武功本來高過太后，雙眼既盲之後，便非敵手了。但他于數年之前，已從仵作口中查知，殺害董鄂妃和貞妃之人使的是“化骨綿掌”，這是遼東海外蛇島主獨門秘傳的陰毒功夫。其時他不知凶手是誰，便即干冒奇險，暗練一項專門對付“化骨綿掌”的武功，雖然大傷身體，功夫卻已練成。後來韋小寶和康熙皇帝練武，海老公推測，教皇帝武功之人便是殺害董鄂妃、孝康皇後諸人的凶手，日後勢將有一場大戰。他明知韋小寶害死了小桂子，又毒瞎了自己雙目，卻冒充小桂子來陪伴自己，心想這小孩子小小年紀，與自己素不相識，必是受人指使而來，多方以言語誘騙，想知道主使之人是誰，主使者自然多半便是凶手。可是韋小寶本來無人指使，并無底細可露，否則他再精乖十倍，畢竟年輕識淺，如何不給海老公套問出來？海老公查問雖無結果，卻就此將計就計，教他武功，所教的武功卻又錯漏百出，好讓對方認定自己是少林派的，武功卻是平平。此刻動上了手，太后果然吃了大虧。

　　太后在半年之前，便料定海老公是少林派，海老公卻知她武當派武功是假裝的。兩人眼睛一明一盲，于對方武學派別的判斷，卻剛相反，海老公料敵甚明，太后卻一起始就料錯了。那也不是太后見識較差，只是海老公從仵作口中探知了真相，太后卻自始自終給蒙在鼓里。再者，海天富心中，早以“教皇帝武功之人”為死敵，太后卻直至此刻，才知海天富要致自己死命，否則的話，早就下旨令侍衛將他處死，也用不著自己動手。海老公心想自己眼睛盲了，務須激得對方出手攻擊，方能以逸待勞，于數招之間便即取胜，適才說了半天，太后一直不露口風，不知害死董鄂妃、孝康皇後等人的到底是誰。“化骨綿掌”是陰邪狠毒的旁門功夫，按常理想來，若不是二十年左右的若功不能練成。太后博爾濟特氏是科爾沁貝勒綽爾濟之女，家世親貴無比，數世為後，累代大官，她在做閨女之時，便要出府門一步，也是千難萬難，從小不知有多少奶媽丫鬟侍候，如何能去偏僻凶險的蛇島，學這等旁門功夫？她就算要學武功，也必是學些八段錦、五禽戲之類增強體魄的粗淺功夫，說什麼也不會學會這“化骨綿掌”。多半她身畔親信的太監、宮女之中，有這麼一個武功好手，只盼太后吩咐此人出手。哪知道自己一提到去稟報皇帝，太后心中發急，不及細思，登時出手相敵。這一來，太后不但招認殺害四人乃自己下手，而三掌一對，便已受了極重的內傷。海老公苦心孤指的籌划數年，一旦見功，不由得心下大慰。太后受傷不輕，幾次調勻呼吸，都不濟事，緩緩的道：“海天富，你愛瞎造謠言，盡管胡說去。皇上年紀雖小，頭腦可清醒得很，瞧他是聽你的，還是聽我的話。”

　　海老公道：“皇上初時自然不信奴才，多半還會下旨立時將奴才殺了。可是過得幾年，他會細細想的，他會越想越明白。太后，你這一族世代尊榮，太宗和主子的皇後，都出自你府上。就可惜這一場榮華富貴，在康熙這一朝中便完結了。”太后哼了一聲，冷冷的道：“好得很，好得很！”

　　海老公又道：“主子吩咐奴才，一查到凶手，不管他是什麼人，立時就殺了。可惜奴才武功低微，不是太后對手，只好出此下策，去啟奏皇上。”說著向外緩緩走去。

　　太后暗暗運氣，正待飛身進擊，突然間微風閃動，海老公陡然間欺身而近，又掌猛拍過來。

　　海老公奉了順治之命，要將害死董鄂妃的凶手處死，他決意要辦成這件大事，什麼啟奏皇上云云，只不過意在擾亂太后的神智，讓她心意煩燥，難以屏息凝氣，便可施展雷霆萬鈞的一擊。這一掌雖無聲無息，卻是畢生功力之所聚。適才他傾聽太后說話，已將她站立的方位拿捏得不差數寸，一掌拍出，直取太后胸口要穴。

　　太后沒防到他來得如此之快，閃身欲避，只要以快步移動身形數次，這惡監是個瞎子，便無法得知自己處身所在，其時只有自己可以出手相攻，他除了隨掌抵御之外，更無反擊之能。哪知道身形甫動，海老公的掌力中宮直進，逼得她自己幾乎氣也喘不過來，只得右掌運力拍出，她原擬交了這掌之後，立即移步，但海老公掌力上有股極大粘力，竟然無法移身，只得右掌加催掌力，和他比拚內勁。海老公發覺對方內力源源送來，心下暗喜，自己瞎了雙目，倘若與對方游斗，那里處于極不利之境，但比拚內力卻和眼明眼盲無關。太后一上來便受了傷，氣息已岔，非一時三刻之間能夠復元，這等比拚內力，定要教她精力耗竭，軟癱而死。當下右掌陰力，右掌陽力，拚得片刻，陰陽之力漸漸倒轉，變成左掌陽力，右掌陰力。

　　在韋小寶看來，不過是太后一只手掌和海老公兩只手掌相抵，并無絲毫凶險。哪知海老公的掌力便如是一座石磨，緩緩轉動，猶如磨粉，正在將太后的內力一點一滴的磨去。韋小寶躲在假山之後，怕給太后發覺，偶然探頭偷看一眼，立即縮頭回去，驀地眼前白光一閃，忙又探頭出去，只見二人仍是三掌相抵，太后左手中卻已多了一柄短兵刀，正在向海老公腹上刺去，登時大喜，暗暗喝彩：“妙極，妙極！老烏龜這一下子，非他媽的歸天不可。”

　　原來太后察覺到對方掌力怪异，左手輕輕從懷中摸出一柄白之點鋼蛾眉刺，極慢極慢的向外遞出，刺尖漸漸向海老公小腹上戳去。可是蛾眉刺遞到相距對方小腹尺許之處，便再也遞不過去。卻是海老公雙掌所發的“陰陽磨”勁力越催越快，太后的單掌已然抵敵不住，只覺得右掌漸漸酸軟無力，忍不住便要伸左掌相助。她本想將蛾眉刺緩緩刺出，不帶起半點風聲，敵人就無法察覺，但此刻右掌一掌之力萬難以支持，再也顧不得海老公是否察覺，左手運勁，只盼將蛾眉刺倏地刺將過去。哪知便這麼瞬息俄延，右手竟然已無法前送半寸。靜夜之中，只聽得嗒嗒輕響，卻是海老公左手四指斷截處鮮血不斷流出，掉在地下。海老公越是使輕催逼內力，鮮血涌出越多。

　　韋小寶見蛾眉刺上閃出的月光不住晃動，有時直掠到他臉上，足見太后的左手正在不停顫動，白光越閃越快，蛾眉刺即始終戳不到海老公的小腹。過得片刻，只見太后手中的蛾眉刺竟然慢慢的縮將回來。韋小寶大驚：“啊喲，不好，太后打不過老烏龜！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慢慢轉過身來，一步一步向外走去，每走一步，便知离開險境遠了一步，放心了一分，腳步也便快了一些，待走到門邊，伸手摸了門環，突然間聽得身後傳來太后“啊”的一聲長叫。

　　韋小寶心道：“糟糕，太后給老烏龜害死了。”卻聽得海老公冷冷道：“太后，你漸漸油盡燈枯，再過得一炷香時分，你便精力耗竭而死。除非這時候突然間有人過來，向我背心下手，我難以抵御，才會給他害死。”韋小寶正要開門飛奔而逃，突然聽得海老公的話，心道：“原來太后并沒死！老烏龜的話不錯，他雙手和太后拚上了，我如去刺他背心，老烏龜怎能分手抵御？這是他自己說的，可怨不得旁人。”眼前正是打落水狗的大好良機，這現成便宜不揀，枉自為人了。韋小寶性喜賭博，輸贏各半，尚且要賭，如暗中作弊弄鬼，贏面占了九成十成，這樣原賭機會便要了他命也決計不肯放過。要他冒險去救太后，那時無論如何不干的，但耳聽海老公自暴弱點，正是束手待縛，引頸就戳之勢，一塊肥肉放在口邊，豈可不吞？

　　他一伸手，便從靴筒中摸出匕首，快步向海老公背後直沖過去，喝道：“老烏龜，休得傷太后！”提起匕首，對准了他背心猛刺。

　　海老公一聲長笑，叫道：“小鬼，你上了當啦！”左足向後踹出，砰的一聲，踹在韋小寶胸口，登時將他踹得飛出數丈。

　　原來海老公和太后比拚內力，已操胜券，忽聽得有人從假山後走了出來，腳步聲正是平時聽得熟了的韋小寶，這小鬼中了自己一掌，居然不死，心下頗為詫异，生怕他出去召喚侍衛前來，救了太后，那當真是功虧一簣，靈機一動，便出聲指點，誘他來攻擊自己背心。韋小寶臨敵應變的經驗不丰，果然便上了當。海老公這一腳正踹在他胸口。韋小寶騰云駕霧般身在半空，一口鮮血嘔了出來。海老公左足反踢，早料到太后定會乘著自己勁力後發的一瞬空隙，左掌擊向自己小腹，是以踢中韋小寶後，想也不想，右掌便向前拍出，護住了小腹，突然間手掌心一涼，跟著小腹上一陣劇痛。太后那柄白金點鋼蛾眉刺已穿破他手掌，插入了他小腹。他畢竟吃虧在雙目不能視物，縱然料到太后定會乘隙攻擊，卻料不到攻擊過來的并非掌力，而是一柄鋒銳之極的利器。他小腹被蛾眉刺插入，左掌勁力大盛，將太后震出數步。

　　太后左足落地，立即又向後躍出丈余，只覺胸口氣血翻涌，幾欲暈去，生怕海老公乘機來攻，慢慢又退了數步，倚牆而立。海老公縱聲而笑，叫道：“你運氣好！你運氣好！”呼呼呼連接推出三掌，一面出擊，一面身子向前直沖。

　　太后向右躍出閃避，雙腿酸軟，摔到在地，只聽得豁啦啦一聲響，一排花架給海老公的掌力推到了半邊。太后筋疲力竭，再也動彈不得，驚惶之下，卻見海老公伏在倒塌的花架之上，動也不動了。

　　太后支撐著想要站起，但四肢便如是棉花一般，全身癱軟，正想叫一名宮女出來相扶，隱隱聽得遠處傳來人聲，心想：“我和這惡監說話搏斗，一直沒發高聲，可是他臨死時大叫大嚷，推倒花架，已然驚動了宮監侍衛。這些人頃刻便至，見到我躺在這里，旁邊死了一老一小兩名太監，成何體統？”勉力想要運氣，起身入，這一口氣始終提不上來。只聽得人聲漸近，正著急間，忽然一人走了過來，說道：“太后，你老人家安好罷？我扶你起身。”正是那小太監小桂子。太后又驚又喜，道：“你……你……沒給這惡人……踢死麼？”

　　韋小寶道：“他踢我不死的。”剛才他被海老公踢入花叢之中，吐了不少鮮血，定一定神，便站起身來，見海老公伏在花架上不動，忙躲在一棵樹後，拾起塊石子向海老公投去，噗的一聲，正中後腦，海老公全不動彈。韋小寶大喜：“老烏龜死了！”但畢竟害怕，不敢上前察看，一時拿不定主意，該當奔逃出處，還是去扶太后，耳聽得人聲喧嘩，多人蜂涌而來，倘若逃了出去，定會撞上，便即走到太后跟前，伸手將她扶起。太后喜道：“好孩子，你快扶我進去休息。”韋小寶道：“是！”半拖半抱，踉蹌的將她扶入房中，放上了床，自己又足酸軟，倒在厚厚的地毯上，呼呼喘氣。太后道：“你便躺在這里，待會有人來，不可出聲。”韋小寶道：“是！”

　　過了一會，但聽得腳步聲雜沓，許多人奔到屋外。燈籠火把的火光從窗格中照進來。有人說道：“啊喲，有個太監死在這里！”另一人道：“是尚膳監的海老公。”一人提高聲音說道：“啟奏太后：園中出了此事情，太后萬福金安。”這樣說，意在詢問太后的平安。太后問道：“出了什麼事？”

　　她一出聲，外邊一眾侍衛和太監都吁了口大氣，只要太后安好，慈宁宮中雖然出出，也不會有太大的罪名。為首的侍衛道：“好似是太監們打架，沒什麼大事。請太后安歇，奴才們明日查明了詳奏。”太后道：“是了。”

　　只聽那侍衛首領壓住嗓子，悄聲吩咐手下將海老公的尸體抬出去。有一人低聲道：“這里還有個小宮女的尸體。啊！這小宮女沒死，只不過昏了過去。”侍衛首領低聲道：“一并帶出去，待她醒傳後查問原因。”太后道：“有個小宮女嗎？抱進我房來。”她生怕蕊初醒轉之後，向人泄漏了風聲。

　　外面有人答應，一名太監將小宮女蕊初抱進房來，輕輕入地地下，向太后嗑了頭，退了出去。

　　這時太生身畔的眾宮女都已驚醒，個個站在房外侍候，只是不得太后召喚，不敢擅自進內。太后聽得一眾侍衛太監漸漸遠去，說道：“你們都去睡好了，不用侍候。”眾宮女答應了，便即荼去。太后身有武功，此事極為隱秘，縱使是貼身宮女，也不知曉。她朝晚都要練功，任何太監宮女，若非奉召，不得踏入房門一步，連伸手碰一碰門帷，也屬嚴禁。太后調勻了一會氣息。韋小寶也力氣漸復，坐了起來，過得片刻，支撐著站起。太后眼見他胸口中了海老公力道極其沉重的一腳，可是這小太監居然行動自如，還能將自己扶進房來，不知他練過什麼功夫，便問：“除了跟這海天富外，你還跟誰練過功夫？”

　　韋小寶道：“奴才就跟這惡老頭兒練過幾個月武功。他教的武功大半是假的。這人壞得很，每逃詡在想殺我。”

　　太后嗯了一聲，道：“他的一又眼睛，是你毒瞎的？”韋小寶道：“我老頭日日夜夜，都在背後詛咒太后，辱罵皇上，奴才聽了實在氣不過，又沒本事殺他，只好……只好……”太后道：“他怎樣罵我罵皇上？”韋小寶道：“說的都是無法無天的話，奴才一句也不敢記在心里，一聽過即刻就忘記了。早已忘得干干淨淨，再也想不起來了。”太后點了點頭道：“你這孩子倒乖得很，今天晚上，你到這里來干什麼？”

　　韋小寶道：“奴才睡在床上，聽見這惡老頭開門出外，只怕他要出什麼法子害我，于是悄悄跟在他後面，一直跟到了這里。”

　　太后緩緩的道：“他向我胡說八道的那番話，你都聽見了。”韋小寶道：“這惡老頭的說話，奴才向來句句當他是放屁，太……太后你別見怪，奴才口出粗言，我可恨極了他。他每天罵人小烏龜，罵我祖宗，我知道他說的從來沒一句真話。”太后冷冷的道：“我是問你，海天富跟我說的話，你都聽見了沒有。你老老實實的回答。”韋小寶道：“奴才遠遠的躲在門外，不敢走近，這惡老頭耳朵屢得很，我一走近他便發覺了。我只見他在和太后說話，想偷聽幾句，可是离得太遠，聽來聽去聽不到。後來見到他膽敢冒犯太后，太也大逆不道，奴才便拚著性命來救駕。他到底向太后說了些什麼話，奴才不知道，他……他一定在訴說奴才的不是，說我毒瞎了他眼睛，這雖然不假，其餘的話，太后千千萬萬不可相信。大概太后不信他的話，這奴才竟敢冒犯太后。”

　　太后道：“哼！你機靈得很，乖覺得很。海天富說的話，你真的沒聽見也好，假的沒聽見也好。只要將來有半句風言風語傳入了我耳中，你知道有什麼結果。”韋小寶道：“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如果有哪一個大膽惡徒敢在背後說太后和皇上的壞話，奴才非跟他拚命不可。”太后道：“你能這樣，我就喜歡了。我過去也沒待你什麼好。”韋小寶道：“從前皇上跟奴才摔交練武，奴才不識得萬歲爺，言語舉動亂七八糟，太后和皇上一點也沒怪罪，這就是恩重如山了，否則的話，奴才便有一百個腦袋，也都該砍了。這惡老頭天天想殺奴才，幸好太后救了我的性命，奴才當真是感激得不得了。”

　　太后緩緩的道：“你知道感恩，那就很好。你點了桌上的蜡燭。”韋小寶道：“是！”打著了火，點亮了蜡燭。太后房中的蜡燭，燭身甚粗，特別光亮。

　　太后道：“你過來，讓我瞧瞧你。”

　　韋小寶道：“是！”慢慢走到太后床前，只見她臉色雪白，更無半點血色，雙眉微豎，目光閃爍，韋小寶心跳加劇，尋思：“她……她會不會殺了我滅口？這時候我拔足飛奔，她定然追不上我，但如給她一把抓住，那可糟了！”他心中想立刻發步便奔，一時卻下不了決心，只微一猶豫間，太后已伸出左手，握住了他右手。

　　韋小寶大吃一驚，全身一震，“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太后道：“你怕什麼？”韋小寶道：“我……我沒怕，只不過……只不過……”太后道：“只不過什麼？”韋小寶道：“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奴才受什麼驚什麼的？”他聽人說過“受寵若驚”的成語，可是四個字中只記得二字。太生不知他說些什麼，問道：“你為什麼全身發抖？”韋小寶道：“我……我沒有……沒有……”

　　太后如在此刻一掌劈死了他，日後更不必擔心他泄漏機密，可是一口真氣說什麼也提不上來，委實是筋疲力竭，雖握住了韋小寶的手，其實手指間一點力氣也無，韋小寶只須微微一掙，便能脫身，當下微笑道：“你今晚立了大功，我重重有賞。”

　　韋小寶道：“是那惡老頭要殺奴才，幸得太后搭救性命，奴才可半點功勞也沒有。”

　　太后道：“你知道好歹，我將來不會虧待你的，這就去罷！”輕輕放脫了他手。

　　韋小寶大喜，忙爬下磕了幾個頭，退了出去。太后見他衣襟上鮮血淋漓，顯是吐過不血，可是跪拜之際，行動仍是頗為伶俐，不由得暗暗納罕。

　　韋小寶出房之時，向躺在地下的蕊初看了一眼，見好胸口緩緩起伏，呼吸甚勻，便是如睡熟了一般，臉色紅潤，絕無异狀，心想：“過幾天我去找些糕餅果子來給你吃。”快步回到自己屋中，閂上了門，舒了口長氣，登時如釋重負。

　　這些日子來和海老公同處一室，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現下老烏龜死了，再也不用怕有人來害我了。”突然間，想起了燭光下的太后的臉色，猛地里打了個寒噤，心想：“在這皇宮里不大太平，老子還是……還是……哈哈，還是拿到四十五萬兩銀子，回揚州去見媽媽為妙。”想到自己性命尚在，四十五萬兩銀子失而復得，忍不住手舞足蹈起來。

　　高興了好一會，漸感疲倦，身子一橫，躺在床上便睡熟了。

## 第七回　古來成敗原關數　天下英雄大可知

　　韋小寶次日起身，胸口隱隱作痛，又覺周身乏力，自知是昨晚給海老公打了一掌，踢了一腳之故，支撐著站起身來，但見胸口一大片血污，便除下長袍，浸到水缸中搓了幾搓，突然間，袍上碎布片片脫落。他吃了一驚，將袍子提出水缸，只見胸口衣襟上有兩個大洞，一個是手掌之形，一個是腳底之形。他大為驚奇：“這……搞的是什麼鬼？”一想到“鬼”字，登時全身寒毛直豎。第一個念頭便是：“老烏龜的鬼魂出現，在我袍子上弄了這兩個洞。”又想：“老烏龜的鬼不知是瞎眼的，還是瞧得見人的？”盲人死了之後，變成的鬼是否仍然眼盲，這念頭在他心中一閃即過，沒再想下去，提著那件袍子怔怔出神，突然間恍然大悟：“不是鬼！昨晚老烏龜在我胸口打了一掌，踢了一腳，這兩個洞是給他打出來的。哈哈，老子的武功倒也不錯，只吐了幾口血，也沒什麼大事。唉，不知可受了內傷沒有？老烏龜有只藥箱，看有什麼傷藥，還是吃一些為妙。”

　　海老公既死，他所有的物品，韋小寶自然老實不可客氣的都据為已有，大模大樣的咳嗽一聲，將那口箱子打了開來，取出藥箱。藥箱中一瓶瓶，一包包丸散甚多，瓶子上紙包上也寫處有字，可是他識不了幾個字，又怎分辨得出哪一包是傷藥，哪一瓶是毒藥？其中有一瓶黃色藥粉，卻是触目驚心，認得是當日化去小桂子尸體的“化尸粉”，只須在尸體傷口中彈上一些，過不多時，整具尸體連著衣服鞋襪，都化為一灘黃水，這瓶藥粉自然碰也不敢碰。再想起只因自己加了藥粉的份量，海老公就此雙目失明，說什麼也不敢隨便服藥，好在胸口也不甚疼痛，自言自語：“他媽的，老子武功了得，不服藥還不是很好？”當下合上藥箱，再看箱子其餘物件，都是些舊衣舊書之類，此外有二百多兩銀子，這些銀子他自己毫不重視，別說索額圖答應了要給他四十五萬兩銀子，就是去跟溫有道他們擲擲骰子，幾百兩銀子也就輕而易舉地贏了來。他在小桂子的衣箱中取出另一件長袍來披上，看到身上那件輕軟的黑色背心，不覺一怔：“老烏龜在我袍上打出兩個大洞，這件衣服怎地半點也沒破？這是鰲拜寶庫中尋出來的，如果不是寶衣，鰲拜怎會放在藏寶庫中？”轉念一想：“老烏龜打我不死，踢我不爛，說不定不是韋小寶武功了得，而是靠了鰲拜的寶衣救命。索大哥當日勸我穿上，倒大有先見之明，而我穿上之後不除下來，先見之明，倒也不小。”正在自嗚得意，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道：“桂公公，大喜，大喜！快開門。”韋小寶一面扣衣鈕，一面開門，問道：“什麼喜事？”

　　門外站著四名太監，一齊向韋小寶躬身請安，齊聲道：“恭喜桂公公。”韋小寶知道：“大清早的，這麼客氣干什麼啊？”一名四十來歲的太監笑道：“剛才太后頒下懿旨去內務府，因海天富海公公得病身亡，尚膳司副總管太監的職司，就由桂公公升任。”另一名太監笑道：“我們沒等內務府大臣轉達恩旨，就巴巴的趕來向你道喜，今後桂公公統理膳司，那真是太好了！”韋小寶做太監升級，也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但想：“太后升我的級，是叫我對昨晚的事不可泄露半點風聲。其實就是不升我，老子可也不敢多口，腦袋搬了家，嘴巴也沒有了，還能多口嗎？不過太后既然提拔我，總不會殺我了，倒大可放心。”想到此節登時眉開眼笑，取出銀票，每人送了五十兩報信費。

　　一名太監道：“咱們宮里可從來沒一位副總管像你桂公公這般年輕的。宮里總管太監十四位，副總管太監八位，頂兒尖兒的人物，一古腦兒就只二十二位。本來連三十歲以下的也沒有。桂公公今天一升，明兒就和張總管、王總管他們平起平坐，可真了不起！”另一人道：“大伙兒就只知桂公公在皇上跟著大紅大紫，想不到太后對你也這般看重，只怕不到半年，便升做總管了。以後可得對兄弟們多多提拔！”韋小寶哈哈大笑，道：“都是自己人、好兄弟，還說什麼提拔不提拔？那是太后和皇上恩典，老……老……我桂小寶又有什麼功勞？”他硬生生將“老子”二字咽入口中了，好不辛苦，又道：“來來來，大伙兒到屋中坐坐，喝一杯茶！”那中年太監道：“太后的恩旨，內務府總得下午才能傳來。大伙兒公請桂公公去喝上一杯，慶賀公公飛黃騰達，連升二級。桂公公，你現下是五品的官兒，那可不小啊。”其餘三人跟著起哄，定要拉韋小寶去喝酒。韋小寶雖然近日受人奉承已慣，但馬屁之來，畢竟聽著受用，當即鎖上了門，笑嘻嘻的跟著四人去喝酒。四人之中，兩個是太后身邊的近侍，奉太后之命去內務府傳旨，最先得到消息。其餘二人是尚膳監的太監，一個管采辦糧食，一個管選購菜肴，最是宮中的肥缺。二人一早聽到海天富死消息，立即守在內務府門外，寸步不离，要知道何人接替海天富的遺缺，立即趕去打點，以便保全職位。四人將韋小寶精到御房中，恭恭敬敬的請他坐在中間首席。御廚知道這個小孩兒打從明天起便是自己的頂頭上司，自是打起全副精神，烹調精美菜肴，只怕便是太后和皇帝，平時也吃不到這般好菜。韋小寶不會喝酒，順口跟他們胡說八道。一名太監歎道：“海公公為人挺好，可惜身子總是不成，又瞎了眼睛，這幾年來雖說管尚膳監的事，但一個月之中，難得有一兩天到御房來。”另一外太監道：“幸得大伙兒忠心辦事，倒也沒出什麼岔子。”又一名太監道：“海老公是先帝爺喜歡的老臣子，倘桔不是靠了老主子的舊恩典，尚膳監的差使早派了別人啦。桂公公得皇上和太后寵幸，那可大不相同啦。咱們大樹底下好遮蔭，辦起事來可就方便得多了。”先一人道：“聽說海公公昨天是咳嗽死的。”韋小寶道：“是啊，海公公咳嗽起來，常常氣也喘不過來。”

　　服侍太后的太監道：“今天清早，御醫李太醫奏報太后，說海公公患的是癆病入骨，風濕入心，多年老病發作，再也治不好了。生怕癆病傳給人，一早就將他尸體火化了。太后歎了好一會兒氣，連說：‘可惜，可惜，海天富這人，倒也挺老實的！’”

　　韋小寶又驚又喜，知道侍衛、御醫、太監們都怕擔代干系，將海公公被殺身亡之事隱瞞不報，正好迎合了太后心意。韋小寶心想：“什麼癆痛入骨，風濕入心？老烏龜尖刀入腹，利劍穿心，那才是真的。”

　　喝了一會酒，尚膳監兩名太監漸漸提到，做太監的生活清苦，全仗撈些油水，請韋小寶不可像海老公那麼固執，一切事情要辦得圓通些。韋小寶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只是唯唯否否，吃完酒後，兩名太監將一個小包塞在他懷里，回房打開一看，原來是兩張銀票，每張一千兩。這“一千兩”三字，他倒是認得的，心想：“還沒上任，先收二千，油水倒挺不錯啊！”

　　申牌時分，康熙派人來傳他到上書房去笑容滿面的道：“小桂子，太后說你昨晚又立了大功，要升你的級。”

　　韋小寶心想：“我早知道啦！”立即裝出驚喜交集之狀，跪下磕頭，說道：“奴才也沒什麼功勞，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康熙道：“太后說，昨晚有幾名太監在花園中打架，驚吵太后，你過去趕開了，處理得很得當。你小小年紀，倒識大體。”韋小寶站起身來，說道：“識大體嗎，也不見得。不過我知道，有些事情聽了該當牢牢記住，有些事情，應該立刻忘得干干淨淨，永遠不可提起。太監們打架，說的話挺難聽，自然誰也不可多提。”

　　康熙點點頭，笑吟吟的道：“小桂子，咱二人年紀雖然不大，可得做幾件大事出來，別讓大臣們瞧小了，說咱們不懂事。”韋小寶道：“正是。只要皇上定下計策，有什麼事，交給奴才去辦便是。”康熙道：“很好！鰲拜那廝，作亂犯上。我雖饒了他不殺，可是這人党羽眾多，只怕死灰復燃，造起反來，那可大大的不妙。”韋小寶道：“正是！”康熙道：“我早知鰲拜這廝倔強，因此沒叫送入邢部天牢囚禁，免得他胡言亂語，一直關在康親王府里。剛才康親王來奏，說那廝整日大叫大嚷，口出不遜的言語。”說到這里，放低了聲音，道：“這廝說我用小刀子在他背心上戳了一刀。”韋小寶道：“哪有此事？對付這廝，何必皇上親自動手？這一刀是奴才戳的，奴才去跟康親王說明白好了。”

　　康熙親自動手暗算鰲拜，此事傳聞開來，頗失為君的體統，他正為此發愁，聽韋小寶這般說，心下甚喜，點頭道：“這事由你認了最好。”沉吟片刻，說道：“你康親王家里瞧瞧，看那廝幾時才死。”韋小寶道：“是！”康熙道：“我只道他中了一刀轉眼便死，因此饒了他性命，沒料到這廝如此硬朗，居然能夠挺著，還在那里亂說亂話，煽惑人心，早知如此……”言下頗有悔意。韋小寶揣摸康熙之意，是要自己悄悄將他殺了，便道：“我看他多半挨不過今天。”

　　康熙傳來四名侍衛，命他們護送韋小寶去康親王府公干。

　　韋小寶先回自己住處，取了應用物事，騎了一匹高頭大馬，在四名侍衛前後擁衛之下，向康親王府行去，在街上左顧右盼，得意洋洋。忽聽得街邊有個漢子道：“聽說擒住大奸臣鰲拜的，是一位十來歲的小公公？”另一人道：“是啊，少年皇帝，身邊得寵的公公，也都是少年。”先一人道：“是不是就是這位小公公？”另一人道：“那我可不知道了。”

　　一名侍衛要討好韋小寶，大聲道：“擒拿奸臣鰲拜，便是這位桂公公立的大功。”

　　鰲拜嗜殺漢人，殘暴貪賄，眾百姓恨之入骨，一旦被拿，辦罪抄家，北京城內城外，歡聲雷動。小皇帝下旨擒拿之時，鰲拜恃勇拒捕，終于為一批小太監打倒，這事也已傳得滿城皆知。眾百姓加油添醬，繪聲繪影，各處茶館中的茶客個個說得口沫橫飛，什麼鰲拜飛腿踢皇帝，什麼幾名小太監個個武功了得，怎樣用“枯藤盤根”式將鰲拜摔倒，鰲拜怎樣“鯉魚打挺”，小太監怎樣“黑虎偷心”，一招一式，倒似人人親眼目睹一般。

　　這幾天中，只要有個太監來到市上，立即有一群閒人圍上來，打聽擒拿鰲拜的情形。此刻聽得那侍衛說道，這個小太監便是擒拿鰲拜的大功臣，街市之間立即哄動，無數百姓鼓掌喝彩。韋小寶一生之中，哪里受到過這樣的榮耀，不由得心花怒入，自己當真如是大英雄一般。一眾閒人只是礙著兩名手按腰刀的侍衛在前開路，心有所忌，否則已擁上來圍住韋小寶看個仔細，問個不休了。五人來到康親府。康親王聽得皇上派來內使，忙大開中門，迎了出來，擺下香案，准備迎接聖旨。

　　韋小寶笑道：“王爺，皇上命小人來瞧瞧鰲拜，別的也沒什麼大事。”

　　康親王道：“是，是！”他在上書房見到韋小寶一直陪在康熙身邊，又知他擒拿鰲拜出過大力，忙笑嘻嘻的挽住他手，說道：“桂公公，你難得光臨，咱們先喝兩懷，再去瞧鰲拜那廝。”當即設下筵席。四名侍衛另坐一座，由王府中的武官相陪。康親王自和韋小寶在花園中對酌，問起韋小寶的嗜好。韋小寶心想：“我如果喜歡賭錢，王爺就會陪我玩骰子，他還一定故意輸給我。贏他的錢，這叫做胜之不武。”便道：“我也沒什麼喜歡的。”

　　康親王尋思：“老年人愛錢，中年少年人好色，太監可就不會好色了。這小太監喜歡什麼，倒難猜得很。這孩子會武功，如果送他寶刀寶劍，在宮中說不定惹出禍來，倒得擔上好大干系。啊，有了！”笑道：“桂公公，咱們一見如故。我廄中養得幾匹好馬，請你去挑選幾匹，算是小王送給你一個小禮如何？”

　　韋小寶大喜，道：“怎敢領受王爺賞賜？”

　　康親王道：“自己兄弟，什麼賞不賞的？來來來，咱們先看了馬，回來再喝酒。”攜著他手同去馬廄。康親王吩咐馬夫，牽幾匹最好的小馬出來。韋小寶心頭不悅：“為什麼叫我挑小馬？你當我是只會騎小馬的孩子嗎？”見馬夫牽了五六匹小駒出來，笑道：“王爺，我身材不高，便愛騎大馬，好顯得不太矮小。”

　　康親王立時會意，拍腿笑道：“是我胡塗，是我胡塗。”吩咐馬夫：“牽我那匹玉花驄出來，請桂公公瞧瞧。”

　　那馬夫到內廄之中，牽出來一匹高頭大馬，全身白毛，雜著一塊塊淡紅色斑點，昂道揚鬣，當真神駿非凡，貢金轡頭，黃金跳鐙，馬鞍邊上用銀子鑲的寶石，單是這副馬身上的配具，便不知要值多少銀子，若不是王公親貴，便再有錢的達官富商，可也不敢用這等華貴的鞍韉。韋小寶不懂馬匹优劣，見這馬模樣俊美，忍不住喝彩：“好漂亮的馬兒！”康親王笑道：“這匹馬是西域送來的，乃是有名大宛馬，別瞧它身子高大，年紀可還小得很，只兩歲零幾個月。漂亮的馬兒該當由漂亮的人來騎。桂兄弟，你就選了這匹玉花驄怎樣？”韋小寶道：“這……這是王爺的坐騎，小人如何敢要？王爺厚賜，可沒的折煞了小人。”康親王道：“桂兄弟，你這等見外，那是太瞧不起兄弟了。難道你不肯結交我這個朋友？”韋小寶道：“唉，小人在宮中是個……是個低賤之人，怎敢跟王爺交朋友？”康親王道：“咱們滿洲人爽快爽快，你當我是好朋友，就將我這匹馬騎了去，以後大伙兒不分彼此。否則的話，兄弟心中可大大的生氣啦！”說著胡子一翹，一副氣呼呼的模樣。

　　韋小寶大喜，便道：“王爺，你……你待小的這樣好，真不知如何報答才是？”

　　康親王道：“說什麼報答不報答的？你肯要這匹馬，算是我有面子。”走過去在馬臀上輕拍數下，道：“玉花，玉花，以後你跟了這位公公去，可得乖乖的。”向韋小寶道：“兄弟，你試著騎騎看。”韋小寶笑應：“是！”在馬鞍上一拍，飛身而起，上了馬背。他這幾個月武功學下來，拳腳上的真實功夫沒學到什麼，縱躍之際，畢竟身手矯捷。

　　康親王贊道：“好功夫！”牽著馬的馬夫松了手，那玉花驄便在馬廄外的沙地上繞圈小跑。韋小寶騎在馬背之上，只覺又快又穩。他絲毫不懂控馬之術，生怕出丑，兜了幾個圈子便即躍下馬背，那馬便自行站住子。

　　韋小寶道：“王爺，可真多謝你的厚賜了！小人這就去瞧瞧鰲拜，回來再來陪你。”康親王道：“正是，這是奉旨差遣的大事。小兄弟，請你稟報皇上，說我們看守得很緊，這廝就算身上長了翅膀，也逃不了。”韋小寶道：“這個自然。”康親王道：“要不要我陪你去？”韋小寶道：“不敢勞動王爺大駕。”康親王每次見到鰲拜，總給他罵得狗血淋頭，原不想見他，當即派了本府八名衛士，陪同韋小寶查察欽犯。

　　八名衛士引著韋小寶走向後花園，來到一座孤零零的石屋之前，屋外十六名衛士手執鋼刀把守，另有兩名衛士首領繞著石屋巡視，确是防守得十分嚴密。衛士首領得知皇上派內使來巡查，率領眾衛士躬身行禮，打開鐵門上的大鎖，推開鐵門，請韋小寶入內。

　　石屋內甚是陰暗，走廊之側塔了一座行灶，一名老仆正在煮飯。那衛士首領道：“這鐵門平時輕易不開，欽犯販飲食就由這人在屋里煮了，送時囚房。”韋小寶點頭道：“很好！你們王爺想得甚是周到。鐵門不開，這欽犯想逃難得很了。”衛士首領道：“王爺吩咐過的，欽犯倘若要逃，格殺勿論。”衛士首領引著韋小寶進內，走進一座小堂，便聽得鰲拜的聲音從里面傳了出來，正在大罵皇帝：“你奶奶的，老子出生入死，立了無數汗馬功勞，給你爺爺、父親打下座花花江山。你這沒出息的小鬼年紀輕輕，便不安好心，在背後通我一刀子，暗算老子。老子做了厲鬼，也不饒你。”

　　衛士首領皺眉道：“這廝說話無法無天，真該殺頭才是。”

　　韋小寶循聲走到一間小房的鐵窗之前，探頭向內張去，只見鰲拜蓬頭散發，手上腳上都戴了銬鐐，在室中走來走去，鐵鏈在地下拖動，發出鏗鏘之聲。

　　鰲拜斗然見到韋小寶，叫道：“你……你……你這罪該萬死、沒卵子的小鬼，你進來，你進來，老子叉死了你！”雙目圓睜，眼光中如要噴出火來，突然發足向韋小寶疾沖，砰的一聲，身子重重撞在牆上。

　　雖然明知隔著一座厚牆，韋小寶還是吃了一驚，退了兩步，見到他猙獰的形相，不禁甚是害怕。

　　衛士首領安慰道：“公公別怕，這廝沖不出來。”韋小寶定了定神，見鐵窗上的鐵條極粗，石牆極厚，而鰲拜身上所戴的腳鐐手銬又極沉重，不由得精神大振，說道：“又怕他什麼？你們幾位在外邊等我，皇上吩咐了，有幾句話要我問他。”眾衛士齊聲答應退出。鰲拜兀自在厲聲怒罵。韋小寶笑道：“鰲少保，皇上吩咐我來瞧瞧你老人家身子好不好。你罵起人來，倒也中氣十足，身子硬朗得很哪，皇上知道了，必定喜歡得緊。”

　　鰲拜舉起雙手，將鐵銬在鐵窗上撞得當當猛響，怒道：“你奶奶的，你這狗娘養的小雜種。你去跟皇帝說，用不著他這麼假心假意，要殺便殺，鰲拜還怕不成？”韋小寶見他將鐵窗上粗大的鐵格打得直晃，真怕他破窗而出，又退了一步，笑道：“皇上可沒這麼容易就殺了你。要你在這里安安靜靜的住上二三十年，等到心中真的懊悔了，爬著出去向皇上磕上幾百個響頭，皇上念著你從前的功勞，說不定饒了你，放了你出去。不過大官是沒得做了。”

　　鰲拜厲聲道：“你叫他快別做這清秋大夢，要殺鰲拜容易得很，要鰲拜磕頭，卻是千難萬難。”

　　韋小寶笑道：“咱們走著瞧罷，過得三年五載，皇上忽然記起你的時候，又會派我來瞧瞧你。鰲大人，你身子保重，可千萬別有什麼傷風咳嗽，頭痛肚痛。”鰲拜大罵：“痛你媽的王八羔子。小皇帝本來好好地，都是給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漢人教壞了。老皇爺倘若早聽了我的話，朝廷里一個漢官也不用，宮里一只漢狗也不許進來，那會像今日這般亂七八糟？”

　　韋小寶不去理他，退到郎下行灶旁，見鍋中冒出蒸氣，揭開鍋蓋一看，煮的是一鍋豬肉白菜，說道：“好香！”那老仆道：“給犯我吃的，沒什麼好東西。”韋小寶道：“皇上吩咐我來欽察犯人的飲食，可不許餓壞了他。”那老仆道：“好教公公放心，餓不了的。王爺叮囑了，第天要給他吃一斤肉。”韋小寶道：“你舀一碗給我嘗嘗，倘若待虧了欽犯，我請王爺打你的板子。”老仆惶恐道：“是，是！小人不敢虧待了欽犯。”忙取過碗來，盛了一碗豬肉白菜，雙手恭恭敬敬的遞上，又遞上一雙筷子。韋小寶接過碗來，喝了一口湯，不置可否，向筷子瞧了瞧，說道：“這筷子太髒，你給我好好的擦洗干淨。”那老仆忙道：“是，是！”接過筷子，到院子中水缸邊去用力擦洗。

　　韋小寶轉過身子，取出懷中的一包藥末，倒在那一大碗豬肉白菜之中，隨即將紙包放回懷里，將菜碗晃動幾下，藥末都溶入了湯里。他知道康熙要殺鰲拜，卻要做得絲毫不露痕跡，從上書房中出來時便有了主意，回到住處，從海老公的藥箱中取出十來種藥末，也不管不毒無毒，胡亂混在一起，包了一包，心想這十幾種藥種之中，心有兩三種是毒藥，給他服了下去，定然死多活少。那老仆擦完筷子，恭恭敬敬的遞過。韋小寶接過筷子，在鰲拜那碗豬肉中不住攪拌，說道：“嗯，豬肉倒也不少。平時都這麼多嗎？我瞧你很會偷食！”那老仆道：“第餐都有不少豬肉，小人不敢偷食的。”心下詫异：“這位小公公怎麼知道我偷犯人的肉吃，可有點希奇！”韋小寶道：“好，你送去給犯人吃。”那老仆道：“是，是！”又裝了三大碗白飯，連同那大碗白菜豬肉，裝在盤里，捧去給鰲拜。韋小寶提著筷子在鍋邊輕輕敲擊，心下甚是得意，尋思：“鰲拜這廝吃了我這碗加料大補的豬肉白菜，若不七孔流血，也得……也得八孔流血而死。”他本傑想另說一句成語，但肚中實在有限，只好在“七孔流血”之下再加一孔。

　　他放下碗筷，踱出門去，和守門的衛士們閒談了片刻，心想這當兒鰲拜多半已將一碗豬肉吃了個碗底朝天，向衛士首領道：“咱們再進去瞧瞧！”衛士首領應道：“是！”

　　兩人剛走進門，忽聽得門外兩人齊聲吆喝：“什麼人？站住了！”跟著颼颼兩響射箭之聲。那衛士首領吃了一驚，忙道：“公公，我去瞧一下。”急奔出門。韋小寶跟著出去，只聽錚錚之聲大作，十來名青衣漢子手執兵刃，已和眾衛士動上了手。韋小寶大驚：“啊喲，鰲拜的手下之人來救他了。”那衛士首領拔劍指揮，只吆喝得數聲，一男一女分從左右夾擊而上。護送韋小寶的四名御前侍衛便在左近，聞聲來援，加入戰團。那些青衣漢子武功甚強，霎時之間已有兩名王府衛士尸橫就地。

　　韋小寶縮身進了石屋，忙將門關上，正要取門閂支撐，突然迎面一股大幾涌到，將他推得向後跌出丈余，四名青衣漢子沖進石屋，大叫：“鰲拜在哪里？鰲拜在哪里？”一名長須老者一把抓起韋小寶，問道：“鰲拜在哪里？”韋小寶向外一指，說道：“關在外邊的地牢里。”兩名青衣人便向外奔出。外邊又有四名青衣人奔了進來，疾向後院竄去，突然有人叫道：“在這里了！”長須老者大怒，舉刀向韋小寶砍落。韋小寶急閃避開。旁邊一名青衣人提腿在他屁股上一腳，只踢得韋小寶飛出丈許，摔入後院。六名青衣人齊去撞擊囚室的鐵門。但鐵門甚是牢固，頃刻間卻哪里撞得開？只聽得外面鑼聲鏜鏜鏜急響，王府中已發出警號。一名青衣人叫道：“須得趕快！”長須老者道：“廢話，誰不知道要快？”一名青衣漢子見一進撞不開鐵懼。這時又有三名青衣漢子奔了進來。囚室外地形狹窄，九個人擠在一起，施展不開手腳。韋小寶悄悄在地下爬出去，沒爬得必步，便給人發覺，挺劍向他背心上刺到，。韋小寶向左閃讓，那人長劍橫掠，嗤的一聲，在他背心長袍上拉了條口子。韋小寶幸得有寶衣護身，這一劍沒傷到皮肉，驚惶下躍起身來，斜刺沖出。另一個青衣漢子罵道：“小鬼！”舉刀便砍。韋小寶一躍而起，抓住了囚室窗上的鐵條子，身子臨空懸挂。使鋼鞭的青衣漢子正在撬挖鐵條，見韋小寶陰在窗口，揮鞭擊落。

　　韋小寶無路可退，又腳穿入兩條鐵條之間。兩根鐵條已給插得彎了，他身子瘦小，竟從空隙間穿過，一松手，已鑽入了囚室。當的一聲響，鋼鞭擊在鐵條之上。外邊的青衣漢子紛紛呼喝：“我來鑽，我來鑽。”那使鋼鞭的漢子探頭欲把空隙中鑽進去。可是十三四歲的韋小寶鑽得過，這漢子身材肥壯，卻哪里進得去？

　　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暗叫：“救兵快來，救兵快來！”耳聽得外面銅鑼聲，呼喝聲，兵刃擊聲響成一團。突然間呼的一聲，一股勁風當頭壓落。韋小寶一個打滾，滾出數尺。但聽得嗆啷啷一聲大響，臉上泥沙濺得發痛，他不暇回顧，急躍而起。只見鰲拜雙手舞動鐵鏈，荷荷大叫，亂縱亂躍，這時那便鋼鞭的青衣漢子正從窗格中鑽進來，鰲拜連手銬帶鐵鏈往他頭上猛力擊下，這青衣漢子登時腦漿迸裂而死．韋小寶驚奇不已：“他怎麼將來救他的人打死了？”隨即明白：“啊喲，他吃了我的加料藥粉，雖然中毒，可不是翹辮子見閻羅皇，卻是發了瘋！”

　　窗外眾漢子大聲呼喝，鰲拜舉起手銬鐵鏈，往鐵窗上猛擊。韋小寶心想：“他如回過身來打我，老子可得要歸天！”急急之下，不及細想，提起匕首，猛力向鰲拜後心戳去。

　　鰲拜服藥後神知已失，渾不知背後有人來襲，韋小寶匕首戳去，他竟不知閃避，波的一聲，匕首直刺入背。鰲拜張口狂呼，雙手連著手銬亂舞。韋小寶順勢往下一拖，那匕首削鐵如泥，直切了下去，鰲拜的背脊一剖為二，立即摔到。窗外一眾青衣人霎時之間都怔住了，似乎見到了世上最希奇古怪之事。三四人同時叫了出來：“這小孩子殺了鰲拜！這小孩殺了鰲拜！”

　　那長須人道：“撬開鐵窗，進去瞧個明白，是否真的鰲拜！”當下便有二人拾起鋼鞭，用力扳撬窗上鐵條。兩名王府衛士沖進室來，長須人揮動彎刀，一一砍死。一名青衣漢子提起短槍，隔窗向韋小寶不住虛刺，令他無法走進窗格傷人。

　　過不多進，鐵條的空隙擴大，一個青衣瘦子說道：“待我進去！”從鐵條空隙間跳進囚室。韋小寶舉匕首向他刺去。那瘦子舉刀一擋，嗤的一聲響，單刀斷為兩截。那瘦子一驚，手中斷刀向韋小寶擲出。韋小寶低頭閃避，雙手手腕已被那瘦子抓住，順勢反到背後。另一個青衣漢子舉刀架在他頸中，喝道：“不許動！”窗上的鐵條又撬開了兩根，長須人和一名身穿青衣的禿子鑽進囚室，抓住鰲拜的辮子，提起頭來一看，齊聲道：“果是鰲拜！”長須人想將尸首推出窗外，但銬鐐上的鐵鏈牢牢釘在石牆之中，一進無法弄斷。那瘦子拿起韋小寶的匕首，嗤嗤四聲響，將連在鰲拜尸身上的鐵鏈割斷了。長須人贊道：“好刀！”將尸身從窗格中推出，外邊的肯衣漢子拉了出去。那瘦子將韋小寶推出，余下三人也都鑽出囚室。長須人發令：“帶了這孩子走！大伙兒退兵！”眾人齊聲答應，向外沖出。一名青衣大漢將韋小寶挾在肋下，沖出石屋。只得颼颼聲響，箭如飛蝗般射來。王府中二十余名衛士不住放箭，康親王提刀親自督戰。

　　眾青衣人為箭所阻，沖不出去。抱著鰲拜尸首的是個道士，叫道：“跟我來！”舉起尸身擋在身前。康親王見到鰲拜，不知他已死，又見韋小寶被刺客拿住，大叫：“停箭！別傷了桂公公！”韋小寶心想：“康親王倒有良心，老子會記得你的！”王府弓箭手登時停箭。那些青衣漢子高聲吶喊，沖出石屋。那長須人手一揮，四名漢子疾向康親王沖去。眾衛士大驚，顧不得追敵，都赤保護王爺，豈知這是那長須人聲東擊西之計，余人乘隙躍上圍牆，逃出王府。攻擊康親王的四名漢子輕功甚佳，并不與眾衛士交手，東一竄，西一縱，似乎伺機要取康親王性命，待得同伴盡數出了王府，四人幾聲呼嘯，躍上圍牆，連連揮手，十余件暗器份向康親王射去。眾衛士又是連聲驚呼，揮兵刃砸暗器，但還是有一枝鋼鏢打中了康親王左臂。這麼一陣亂，四名青衣漢子又都出了王府。

　　韋小寶被一條大漢挾在肋下飛奔，但聽得街道上蹄聲如雷，有人大叫：“康親王府中有刺客！”正是大隊官軍到來增援。一眾青衣漢子奔入王府旁的一間民房，閂上了大門，又從後門奔出，顯然這些人干事之前，早就把地形察看明白，預備了退路。在小巷在奔行一程，又進了一間民房，仍是從後門奔出，轉了幾個彎，奔入一座大宅之中。

　　各人立刻除下身上青衣，迅速換上各式衣衫，頃刻間都扮成了鄉家模樣，挑柴的挑柴，挑菜的挑菜。一名漢子將韋小寶用麻繩牢牢綁住。兩名漢子推過一輛木車，車上有兩只大木桶，將鰲拜的尸體和韋小寶分別裝入桶中。韋小寶心中只罵得一句：“他媽的！”頭上便有無數棗子倒下來，將他蓋沒，桶蓋蓋上，什麼也瞧不見了。跟著身子晃動，料想木車推出大門。棗子之間雖有空隙，不致窒息，卻也呼吸困難。韋小寶驚魂略定，心想：“這些鰲拜的家將部屬把老子拿了去，勢必要挖出老子的心肝來祭鰲拜。最好是途中遇上官兵，老子用力一滾，木桶翻倒，那便露出了馬腳。”可是四肢被緊緊綁住，哪里動得分毫？木桶外隱隱傳來轔轔車聲，身子顛簸不已，行了良久，又哪里遇到官兵了？韋小寶咒罵一陣，害怕一陣，忽然張口咬了一枚棗子來吃，倒也肥大香甜，吃得幾枚，驚懼之余，極其疲倦，過不多時，竟爾沉沉睡去。一覺醒來，車子仍是在動，只覺全身酸痛，想要轉動一下身子，仍半分動彈不得，心想：“老子這次定然逃不過難關了，待會只好大罵一場，出一口心中的惡氣，再過二十年，又是一條大漢。”又想：“幸虧我已將鰲拜殺了，否則這廝被這批狗賊救了出去，老子又被他們拿住，一樣的難以活命，死得可不夠本。鰲拜是朝廷大官，韋小寶只不過是麗春院的一個小鬼，一命拚一命，老子便宜之極，哈哈，大大便宜！”既然無法逃命，只好自己如此寬解，雖說便宜之級，心中卻也沒半點高興。過了一會，便又睡著了，這一覺睡得甚久，醒來時發覺車子所行的地面甚為平滑，行得一會，車子停住，卻沒有人放他出來，讓他留在棗子桶中。過了大半天，韋小寶氣悶之極，又要朦朧睡去，忽聽得豁啦一響，桶蓋打開，有人在捧出他頭頂的棗子。韋小寶深深吸了口氣，大感舒暢，睜開眼來，只見黑沉沉地，頭頂略有微光。有人雙手入桶，將他提了起來，橫抱在手臂之中，旁邊有人提著一盞燈籠，原來已是夜晚。韋小寶抱著他的是個老者，神色肅穆，處身所在一是一個極大的院子。

　　那老者抱著韋小寶走向後堂，提著燈籠的漢子推開長窗。韋小寶暗叫一聲：“苦也！”不知高低，但見一座極大的大廳之中，黑壓壓的站滿了人，少說也有二百多人。這些人一色青衣，頭纏白布，腰系白帶，都是戴了喪，臉含悲憤哀痛之色。大廳正中設著靈堂，桌上點燃著八根極粗的藍色蜡燭。靈堂旁挂著幾條白布挽聯，豎著招魂幡子。韋小寶在揚州之時，每逢大戶人家有喪事，總是去湊熱鬧，討賞錢，乘人忙亂不覺，就順手牽羊，拿些器皿藏入懷中，到市上賣了，便去賭錢，因此，靈堂的陳設看得慣了，一見便知。他在棗桶中時，早料到會被剖心開膛，去祭鰲拜，此刻事到臨頭，還是嚇得全身皆酥，牙齒打戰，格格作響。那老者將他放下，左手抓住他肩頭，右手割斷綁住他手足的麻繩。韋小寶雙足酸軟，無法站定。那老者伸手到他右肋之下扶住。韋小寶見廳上這些人顯然都有武功，自己只怕一個也打不過，要逃走那是千難萬難，但左右是個死，好在綁縛已解，總得試試，最不濟逃不了，給抓了回來，一樣的開心剖膛，難道還能多開一次，多剖一回？眼前切要之事，第一要那老頭子的手不在自己肋下托住，以免身子一動便給他抓住；第二要設法弄熄燈籠燭火，黑暗一團，便有脫身之機。

　　他偷眼瞧廳上眾人，只見各人身上都挂插刀劍兵刃。一名中年漢子走到靈座之側，說道：“今日大……大仇得報，大……大可你可以眼閉……眼閉了。”一句話沒說完，已泣不成聲。他一翻身，扑倒在靈前，放聲大哭。廳上眾人跟著都號啕大哭。韋小寶心道：“辣塊媽媽，老子來罵幾句。”但立即轉念：“我開口一罵，這些烏龜王八蛋向老子動手，可逃不了啦。”斜眼見托著自己的老者正自伸衣袖拭淚，便想轉身就逃，但身後站滿了人，只須逃出一步，立時便給人抓住，心想時機未到，不可鹵莽。

　　人叢中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上祭！”一名上身赤裸，頭纏白布的雄壯大漢大踏步走上前來，手托木盤，高舉過頂，盤中舖著一塊細布，細布上赫然放著一個血肉模糊的人頭。韋小寶險些兒暈去，心想：“辣塊媽媽，這些王八蛋要來割老子的頭了。”又想：“這是誰的頭？是康親王嗎？還是索額圖的？不會是小皇帝的罷？”木盤高舉得甚高，看不見首級面容。那大漢將木盤放在供桌上，扑地拜倒。大廳上哭聲又振，眾人紛紛跪拜。韋小寶心道：“他媽的，此時不走，便待何時？”轉身正欲奔跑，那老者拉拉他家袖，腿上沒半點力氣，給他一推之下，立即跪倒，見眾人都在磕頭，只好跟著磕頭，心中大罵：“賊鰲拜，烏龜鰲拜。老子一刀戳死了你，到得陰間，老子又再來戳你幾刀！”

　　有些漢子拜畢站起身來，有些兀自伏地大哭。韋小寶心想：“男子漢大丈夫，這般大哭也不怕羞，鰲拜這王八蛋有什麼好，死了又有什麼可惜？又用得著你們這般大流馬尿？”眾人哭了一陣，一個高高瘦瘦的老者走到靈座之側，朗聲說道：“各位兄弟，咱們尹香主的大仇已報，鰲拜這廝終于殺頭，實是咱們天地會青木堂的天大喜事……”

　　韋小寶聽到“鰲拜這廝終于殺頭”八個字，耳中嗡的一聲，又驚又喜，一個念頭閃電似的鑽入腦中：“他們不是鰲拜的部屬，反是鰲拜的仇人？”那高瘦老者下面的十幾句話，韋小寶全然聽而不聞，過了好一會，定下神來，才慢慢將他說話聽入心中，但中間已然漏了一大段，只聽他說道：“……今日咱們大鬧康親王府，殺了鰲拜，全師而歸，韃子勢必喪膽，于本會反清復明的大業，實有大大好處。本會各堂的兄弟們知道了，一定佩服咱們青木堂有智有勇，敢作敢為。”眾漢子紛紛說道：“正是，正是！”“咱們青木堂這次可大大的露了臉。”“蓮花堂、赤火堂他們老是自吹自擂，可哪有青木堂這次干得驚逃詔地！”“這件事傳遍天下，只怕到處茶館中都要編成了故事來唱。將來把韃子逐出關外，天地會青木堂名垂不朽！”“什麼把韃子逐出關外？要將眾韃子斬盡殺絕，個個死無葬身之地。”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精神大振，適才的悲戚之情，頃刻間一掃而空。

　　韋小寶聽到這里，更無懷疑，知道這批人是反對朝廷的志士。他在遇到茅十八之前，在揚州街坊市井之間，便已常聽人說起天地會反清的種種俠義事跡。當年清兵攻入揚州，大肆屠殺，奸淫擄掠，無惡不作，所謂：“揚州一日，嘉定三屠”，實是慘不堪言。揚州城中幾乎每一家人家，都有人在這場大屠殺中遭難。因之對于反清義士的欽佩，揚州人比之別地人氏，無形中又多了幾分。其時离“揚州十日”的慘事不過二十幾年，韋小寶從小便聽人不斷說起清軍的惡行，又聽人說史閣部如何抗敵殉難，某人又如何和敵兵同歸于盡。這次茅十八和眾鹽梟在麗春院中打架，便是為了強行替天地會出頭而起，一路上聽他說了不少天地會的英雄事跡，又有什麼“為人不見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等等言語，心中早已萬分向往仰慕，這時親眼見到這一大群以殺韃子為已任的英雄豪傑，不由得大為興奮，一時意忘了自己是韃子朝廷中“小太監”身份。那高瘦老者待人稍靜，續道：“咱青木堂這兩年中，時時刻刻記著尹香主尹大哥的大仇，人人在萬云龍大哥的靈前瀝血為誓，定要殺了鰲拜這廝為尹大哥報仇。尹香主當時慷慨就義，江湖上人人欽仰，今日他在天之靈，見到了鰲拜這個狗頭，一定會仰天大笑。”眾人都道：“正是，正是！”

　　人叢中一個雄壯的聲音道：“兩年前大伙兒立誓，倘若殺不得鰲拜，我青木堂人人都是狗熊灰孫子，再也沒臉面在江湖上行走。今日終于雪了這場奇恥大辱。我姓樊的這兩年飯也吃不飽，覺也睡不好，日思夜想，就是打算給尹香主報仇，為青木堂雪恥，大伙兒終于心愿得償，哈哈，哈哈！”許多人跟著他都狂笑起來。

　　那高瘦老者說道：“好，我青木堂重振雄風，大伙揚眉吐氣，重新抬起頭來做人。這兩年來，青木堂兄弟們個個都似無主孤魂一般，在天地會中聚會，別堂的兄弟只消瞧我一眼，冷笑一聲，我就慚愧得無地自容，對會中的大事小右，不敢插嘴說一句話。雖然總舵主幾次傳了話來，開導咱們，說道為尹香主報仇，是天是會全體兄弟們的事，決不是青木堂一堂的事。可是別堂兄弟們冷言冷語，卻不這麼想啊。自今而後，那可是大不相同了。”另一人道：“對，對，李大哥說得對，咱們乘此機會，一鼓作氣，轟轟烈烈的再干他幾件大事出來。鰲拜這惡賊號稱‘滿洲第一勇士’，今日死在咱們手下，那些滿洲第二勇士，第三勇士，第四勇士，那是個個怕得要死了！”

　　眾人一聽，又都轟然大笑起來。韋小寶心想：“你們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倒像小孩兒一般。”

　　人叢中忽然有個冷冷的聲音說：“是我們青木堂殺了鰲拜麼？”

　　眾人一聽此言，立時靜了下來，大廳中聚著二百來人，片刻之間鴉雀無聲。

　　過了良久，一人說道：“殺死鰲拜的，雖是另有其人，但那也是咱們青木堂攻入康親王府之後，那人乘著混亂，才將鰲拜殺死。”

　　先前那人又冷冷的道：“原來如此。”

　　那聲音粗壯之人大聲道：“祁老三，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祁老三仍是冷言冷語：“我又有什麼意思？沒有意思，一點也沒有意思！只不過別堂中兄弟如果說道：‘這番青木堂可當真威風啦！但不知殺死鰲拜的，卻是貴堂中哪一位兄弟？’這一句話問了出來，只怕有些兒難以對答。大家不妨想想，這句話人家會不會問？只怕一千個人中，倒有九百九十九個要問罷！大伙兒自吹自擂，盡往自己臉上貼金，未免……未免有點……嘿嘿，大伙兒肚里明白！”眾人盡皆默然，都覺他說話刺耳，聽來極不受用，但這番話卻确是實情，難以辯駁。

　　過了好一會，那高瘦老者道：“這個清宮中的小太監陰錯陽差，殺了鰲拜，那自是尹香主在天之靈暗中佑護，假手于一個小孩子，除此大奸。大家都是鐵錚錚的男子漢，也不能昧著良心說假話。”眾人面面相虐覷，有的不禁搖頭，本來興高采烈，但想到殺死鰲拜的并非青木堂的兄弟，登時都感大為掃興。那高瘦老者道：“這兩年來，本堂無主，大伙兒推兄弟暫代執掌香主的職司，。現下尹香主的大仇已報，兄弟將令牌交在尹香主靈前，請眾兄弟另選賢能。”說著在靈座前跪倒，雙手拿著一塊木牌，拜了幾拜，站起身來，將令牌放在靈位之前。一人說道：“李大哥，這兩年之中，你將會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我香主之位，除了你之處，又有誰能配當？你也不用客氣啦，乘早將令牌收起來罷！”眾人默然半晌。另一人道：“這香主之位，可并不是憑著咱們自己的意思，要誰來當就由誰當。那是總舵主委派下來的。”

　　先一人道：“規矩雖是如此，但歷來慣例，每一堂商定之後報了上去，上頭從來沒駁回過，所謂委派，也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

　　另一人道：“据兄弟所知，各堂的新香主，向來都由舊堂主推荐。舊香主或者年老，或者有病，又或是臨終之時留下遺言，從本堂兄弟之中挑出一人接替，可就從來沒有自行推選的規矩。”

　　先一人道：“尹香主不幸為鰲拜所害，哪有什麼遺言留下？賈老六，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又干麼在這時挑眼了？我明白你的用意，你反對李大哥當本堂香主，乃是心懷不軌，另有圖謀。”韋小寶聽到“賈老六”三字，心下一凜，記得揚州眾鹽梟所要找的就是此人，轉頭向他瞧去，果見他頭頂頭禿禿地，一根小辮子上沒剩下幾根頭發，臉上有個大刀疤。

　　那賈老六怒道：“我又心懷什麼不軌，另有什麼圖謀？崔瞎子，你話說得清楚些，可別含血噴人。”

　　那姓崔之人少了一只左目，大聲道：“哼，打開天窗說亮話，青木堂中，又有誰不知道你想捧你姊夫關夫子做香主。關夫子做了香主，你便是國舅老爺，那還不是大權在手，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嗎？”賈老六大聲道：“關夫子是不是我姊無，那是另一回　事。這次攻入康王府，是關夫子率領的，終于大功告成，奏凱而歸，憑著我姊無的才干，他不能當香主嗎？李大哥資格老，人緣好，我并不是反對他。不過講到本事，畢竟還是關夫子行得多。”

　　崔瞎子突然縱聲大笑，笑聲中充滿了輕蔑之意。賈老六怒道：“你笑什麼？難道我的話說錯了？”崔瞎子笑道：“沒有錯，咱們賈六哥的話怎麼會錯？我只是覺得關無子的本事太也厲害了些。五關是過了，六將卻沒有斬。事到臨頭，卻將一個大仇人鰲拜，讓人家小孩兒一刀殺了。”突然人叢中走出一人，滿臉怒容在靈座前一站，韋小寶認得他便是率領眾人攻入康親王府的那個長須人。見他一部長須飄在胸前，模樣甚是威嚴。原來此人姓關，名叫安基，因胡子生得神氣，又是姓關，大家便都叫他關夫子。他雙目瞪著崔瞎子，粗聲說道：“崔兄弟，你跟賈老六斗口，說什麼都可以，我姓關的可沒的罪你。大家好兄弟，在萬云龍大哥靈前賭過咒，發過誓來，說什麼同生共死，我這般損我，是什麼意思？”

　　崔瞎子心下有些害怕，退了一步，說道：“我……我可沒敢損你。”頓了一頓，又道：“關二哥，你……你如贊成推舉李大哥作本堂香主，那麼……那麼做兄弟的給你磕頭賠罪，算是我說錯了話。”關安基鐵青著臉，說道：“磕頭賠罪，那怎麼敢當？本堂香主由誰來當，姓生的可不配說這一句話。崔兄弟，你也還沒當上天地會的總舵主，青木堂的香主是誰，還輪不到你來說話。”

　　崔瞎子又退了一步，大聲道：“關二哥，你這話也不明擺著損人嗎？我崔瞎子是什麼腳色，便是再投十八次胎，也挨不上當天地會的部舵主。我只是說，李力世李大哥德高望重，本堂之中，再也沒哪一位像李大哥那樣，教人打從心窩里佩服出來。本堂的香主倘若不是請李大哥當，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們都會不服。”人叢中有一人道：“崔瞎子，你又不是本堂十之八九的兄弟，怎知道十之八九的兄弟們心中不服？我看啊，李大哥人是挺好的，大伙兒跟他老人家喝喝酒，晒晒太陽，那是再好不過的。可是說到做本堂香主，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們心中大大的不以為然。”

　　又一人道：“我說呢，張兄弟的話對得不能再對。德高望重又怎麼樣？咱們天地會是反清復明，又不是學孔夫子，講什麼仁義道德。德高望重，就能將韃子嚇跑嗎？要找德高望重之人，私塾中整天‘詩云子曰’的老秀才可多得很。”眾人一聽，都笑了起來。

　　一名道人道：“依你之見，該當由誰來當本堂香主？”那人道：“第一，咱們天地會干的是反清復明大事。第二，咱們青木堂要在天地會各堂之中出人頭地，干得有聲有色。眾兄弟中哪一個最有才干，最有本事，大伙兒便推他為香主。”那道人道：“最有才干，最有本事，依貧道看來，還是以李大哥為第一。”

　　人叢中數十人都大聲叫嚷起來：“我們推關夫子！李大哥的本事怎及得上關夫子？”

　　那道人道：“關夫子做事有股沖勁，這是大家佩服的……”許多人叫了起來：“是啊，那還有什麼說的？”那道人雙手亂搖，叫道：“且慢，且慢，聽我說完。不過關夫子的脾氣十分暴躁，動不動就發火罵人。他眼下在本堂中不過是一個尋常兄弟，大伙兒見到他，心中已先怕他三分。他一做香主，只怕誰也沒一天安穩的日子過．”一人道：“關夫子脾氣近來好得多了。他一做香主，只會更好。”那道士搖頭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關夫子的脾氣，是幾十年後成的，就算按捺得住一時，又怎能按捺得一年半載？青木堂香主是終身大事，不可由于一個人的脾氣不好，鬧得弟兄們失和，大家人心渙散，不免誤了大事。”

　　那道人道號玄貞，聽他這麼說，哈哈一笑，說道：“正是各人之事自家知，貧道脾氣不好，得罪人多，所以盡量少開口。不過推選香主，乃是本堂大事，貧道忍不住要說幾句了。貧道脾氣不好，不做香主，并不礙事。哪一位兄弟瞧著不順眼，不來跟我說話，也就罷了，遠而避之，也就是了。但貧道做了香主，豈能不理不睬，遠而避之？”

　　賈老六道：“又沒人推你做香主，為什麼要你出來東拉西扯？”

　　玄貞勃然大怒，厲聲道：“賈老六，江湖上朋友見到貧道之時，多尊稱一聲道長，便是總舵主，也是客客氣氣。哪有似你這般無禮的。你……你狗仗人勢，想欺侮到我玄貞頭上，可沒那麼容易！我明明白白跟你說，關夫子要當本堂香主，我玄貞第一個不贊成！他要當這香主，第一就須辦到一件事。這件事要是辦到了，貧道說不定就不反對。”賈老六本來聽他說“狗仗人勢”，心下已十分生氣，只是一來玄貞道人武功高強，他當真動了怒，可也真不敢和他頂撞；二來這道人在江湖上名頭甚響，總舵主對他客氣，确也不假。自己要擁姊無做本堂香主，此人如一力作梗，實是一個極大障礙，聽他說只要姊無辦到一件事，便不反對他做香主，心下一喜，問道：“那是什麼事，你倒說來聽聽。”

　　玄貞道人道：“關夫子第一件要辦的大事，便須和‘十足真金’賈金刀离婚！”

　　此言一出，眾人登時哄堂大笑，原來玄貞道人所說的“十足真金”賈金刀，便便是關夫子的妻室，賈老六的嫡親姊姊。她手使兩把金刀，人家和她說笑，常故意詢問：“關嫂子，你這兩口金刀，到底是真金還是假金？”她一定鄭重其事的道：“十足真金，十足真金！哪有假的？”因此上得到個“十足真金”的外號。玄貞道人要關夫子和妻子离婚，豈不是擺明了要賈老六的好看？其實“十足真金”賈金刀為人心直口快，倒是個好人。好兄弟賈老六也不壞，只是把姊無抬得太高，關夫子又脾氣暴躁，得罪人多，大家背後不免閒話甚多。

　　關安基手一伸，砰的一聲，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玄貞道長，你說什麼話來？我當不當香主，有什麼相干，你干什麼提到我老婆？”玄貞道人還未答話，人叢中一人冷冷的道：“關夫子，尹香主可沒得罪你，你拍他靈座干什麼？”原來關安基適才一拍，卻是靈座之上。

　　關安基心中一驚，他人雖暴躁，倒是機靈得很，大聲道：“是兄弟錯了！”在靈位之前跪倒，拜了幾拜，說道：“尹大哥，做兄弟的盛怒之下，在你靈台上拍了一掌，實在是兄弟的不是，請你老人家在天之靈，不可見怪。”說著砰砰砰的叩了幾個響頭。余人見他如此，也就不再追究。

　　崔瞎子道：“大家瞧！關夫子光明磊落，人是條漢子，就是脾氣暴躁，沉不住氣。他做錯了事，即刻認錯，那當然很好。可是倘若當了香主，一件事做錯了，往往干系極大，就算認錯，又有什麼用？”關安基本來聲勢洶洶，質問玄貞道人為何提及他妻子“十足真金”賈金刀，但盛怒之下，在尹香主靈台上拍了一掌，為人所責，雖然立即向尹香主靈位磕頭，眾兄弟不再追究，氣勢終于餒了，一時不便再和玄貞道人理論。玄貞也就乘面收篷，笑道：“關夫子，你我自己兄弟，一同出生入死，共過無數患難，犯不著為了一時大舌之爭，失了兄弟間的和氣。剛才貧道說的笑話，你包涵包涵，回家別跟賈金刀嫂子說起。否則她來揪貧道的須子，可不是玩的。”眾人又都笑了起來。關安基對這道人本有三分忌憚，只好付之一笑。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有的說李大哥好，有的說關夫子好，始終難以定議。

　　忽有一個放聲大哭，一面哭，一面說道：“尹香主啊尹香主，你在世之是，我青木堂中何等和睦，眾兄弟真如至親骨肉一般，同心協力，干那反清復明的大事。不幸你為鰲拜這奸賊所害，我青木堂中，再沒第二個人能如你這般，既有人緣，又有本事。尹香主啊，除非你死而復生，否則我青木堂只怕要互相紛爭不休，成為一盤散沙，再也不能如你在世之時那般興旺了。”眾人聽到他這等說，許多人忍不住又都流起淚來。有一人道：“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處，關夫子有關夫子的好處，兩位都是自己好兄弟，可不能為了推舉香主之事，大伙兒不和。依我之見，不如請尹香主在天之靈決定。咱們寫了李大哥和關夫子和名字，大伙兒向尹香主的靈位磕頭，然後拈鬮決定，最是公平不過。”許多人隨聲附和。

　　賈老六大聲道：“這法兒不好。”有人道：“怎麼不好？”賈老六道：“拈鬮由誰來拈？”那人道：“大伙兒推舉一位兄弟來拈便是了。”賈老六道：“只怕人有私心，發生弊端。”崔瞎子怒道：“在尹香主靈前，誰有這樣大的膽子，敢作弊欺瞞尹香主在天之靈？”賈老六道：“人心難測，不可不防。”崔瞎子罵道：“操你奶奶的，除非是你想作弊。”賈老六怒道：“你這小子罵誰？”崔瞎子怒道：“是我罵了你這小子，卻又怎麼？”賈老六道：“我忍耐已久，你罵我奶奶，那可無論如何不能忍了。”刷的一聲，拔出了鋼刀，左手指著他喝道：“崔瞎子，咱哥兒到外面院子中去比划比划。”崔瞎子慢慢拔出了刀，道：“這是你叫陣，我被迫應戰。關夫子，你親耳聽到的。”關安基道：“大家兄弟，不可為這件事動刀子。崔兄弟，你罵我舅子，那是你的不對。”崔瞎子道：“我早知你要分派我的不是。你還沒做香主，已是這樣，若是做了，那還了得？”關安基怒道：“難道你罵人祖宗，那就對了？你操我小舅子的奶奶，我算是你什麼人？”眾人忍不住大笑，一時大堂之中，亂成一團。賈老六見姊夫為他出頭，更是氣盛，便要往庭中闖去，卻有人伸手攔住，勸道：“賈老六，你想你姊夫當香主，可不能得罪人太多，遇到了事，須得讓人一步。”崔瞎子慢慢收刀入鞘，說道：“我也不是怕了你，只不過大家義氣為重，自己兄弟，不能動刀子拚命。總而言之，關夫子要當香主，我姓崔的說什麼也不贊成。關夫子的氣還好受，賈老六的氣卻受不了。閻王好見，小鬼難當。”韋小寶站在一旁，聽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爭執不休，有的人粗口詈罵，又有人要動刀子打架，冷眼旁觀，頗覺有趣。初時他以為這些人是鰲拜的部屬，不免要殺了自己祭奠鰲拜，待知這些人恨極了鰲拜，心中登如一塊大石落地，可是聽得他們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反清復明”，又擔心起來：“他們自然認定我是清宮里的小太監，不論如何辯白，他們定然不信。待得香主選定之後，第一件事就會來殺了我。那不是反清復明嗎？眼前的‘清人’，除了老子之外，哪里不旁人？再說，我在這里，把他們的什麼秘密都聽了去，就算不殺我滅口，也必將我關了起來，永世不得超生。老子這還溜之大吉為妙。”慢慢一步一步的退到門外，只盼廳中情勢再亂，便逃了出去。只聽得一個說道：“拈鬮之事，太也玄了，有點兒近乎兒戲。我說呢，還是請李大哥和關夫子以武功以決胜敗，拳腳也好，兵刃也好，點到為止，不可傷人。大伙兒站在旁邊睜大了眼瞧著，誰胜誰敗，清清楚楚，誰也沒有异言。”

　　賈老六首先贊成，大聲道：“好！就是比武決胜敗，倘若李大哥胜了，我賈老六就擁李大哥為香主。”

　　他這一句話一出口，韋小寶立時心想：“你贊成比武，那定是你姊夫的武功胜了李大哥，還比什麼？”連韋小寶都這麼想，旁人自然是一般的想法，擁李派登時紛紛反對，有的說：“做香主是要使全堂兄弟和衷共濟，跟武功好不好沒多大關系。”“真的要比武決定誰做香主，如果本堂兄弟之中，有人武功胜過了關夫子，是不是又讓他來當香主呢？”“這不是推香主，那是擺擂台了。關夫子不妨擺下擂台，讓天下英雄好漢都來打擂台。”“倘若鰲拜這奸賊不死，他是‘滿洲第一勇士’，關夫子的武功未必便胜得過他，打了擂台之後，難道便請鰲拜做做咱們香主？”眾人一聽，忍不住都笑了出來。正紛亂間，忽有人冷冷的道：“尹香主啊尹香主，你一死之後，大家都瞧你不起了。在你靈前說過的話，立過的誓，都變成放他媽的狗屁了。”韋小寶認得這人的聲音，知道是專愛冷言冷語的祁老三。眾立時靜了下來，跟著幾個人同時問道：“祁老三，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祁老三冷笑道：“哼，我姓祁的當年在萬云龍大哥和尹利主靈前磕過頭，在手指上刺過血，還立下重誓，決意為尹香主報仇，親口說過：‘哪一個兄弟殺了鰲拜，為尹香主報得大仇，我祁彪清便奉他為本堂香主，忠心遵奉他號令，決不有違！’這一句話，這祁老三是說過的。姓祁的說過話算數，決不是放狗屁！”霎時之間，大廳中一片寂靜，更無半點聲息。原來這一句話，大廳上每個人都說過的。

　　隔了一會，還是賈老六第一個沉不住氣，說道：“祁三哥，你這話是沒錯，這幾句話大家都說過，連我賈老六在內，說過的話，自然不能含糊。可是……可是……你知，我知，大家都知，殺死鰲拜的，乃是這個……這個……”他轉身尋覓韋小寶，突然看見韋小寶一只腳已跨出了廳門，正要向外逃循，大叫：“抓住他，別讓他走了！”

　　韋小寶拔足欲奔，剎那之間，六七個人扑了上去，十幾只手同時抓在他的身上，將他硬生生的拖了回來。韋小寶高聲大叫：“喂，喂，烏龜王八蛋，你們拖老子干什麼？”他想這次反正活不成了，不如罵個痛快再說。人叢中走出一個身穿秀才衣巾的人來，說道：“小兄弟，且莫罵人。”韋小寶認得他的聲音，道：“你是祁老三？”那人正是祁老三祁彪清，愕然道：“你認得我？”韋小寶道：“我認得你媽！”祁彪清有三分書呆子脾氣，不知他這是罵人的言語，更加奇怪了，問道：“你怎麼會認得我媽？”韋小寶道：“我跟你媽是老相好，老姘頭。”眾人哈哈大笑，都道：“我小太監油嘴滑舌！”祁彪清臉上一紅，道：“取笑了。”隨即正色道：“小兄弟，你干麼要殺鰲拜？”韋小寶靈機一動，大聲道：“鰲拜這奸賊做了不少壞事，害死了咱們漢人的無數英雄好漢，我韋小寶跟他誓不兩立。我……我好端端的一個人，卻給他捉進皇宮，做了太監。我恨不得將他斬成肉醬，丟在池塘里喂王八。”他知道越是說的慷慨激昂，活命的機會越大。

　　大廳上眾人你瞧我，我瞧你，都感驚异。

　　祁彪清問道：“你做太監做了多久？”韋小寶道：“什麼多久？半年也還不到。我原是揚州人，卻給他捉到北京來了。辣塊媽媽的，臭鰲拜死了也要上刀山，下油鍋，滾釘板，穿骨頭的賊鰲拜。”一連串揚州罵人的言語沖口而出。一個中年漢子點頭道：“他倒真是揚州人。”他說的也是揚州口音。

　　韋小寶道：“阿叔，咱們揚州人，給滿韃子殺得可慘了，一連殺了十天，從朝到晚不停，我爺爺、奶奶、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沒一個不給韃子殺了。滿州鬼從東門殺到西門，從南門殺到北門，都是這鰲拜下的命令。我……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記起聽人所說“揚州十日”大屠殺的慘事，越說越真。眾人聽得聳然動容，連連點頭。

　　關安基道：“怪不得，怪不得！”韋小寶道：“不但我爺爺、奶奶，連我爹爹也讓鰲拜給一起殺了。”祁彪清道：“可怜，可怜。”崔瞎子問道：“你今年幾歲啦？”韋小寶道：“十三四歲。”崔瞎子道：“揚州大屠殺，已有二十多年，怎麼你爹爹也會給鰲拜殺了？”韋小寶一想不對，撒謊說溜了嘴，隨口道：“我怎麼知道？那時我又沒生出來，那是我媽說的。”崔瞎子道：“就算是遺腹子，那也不成啊。”祁彪清道：“崔兄弟，你這話可不對了。這小兄弟只說他爹爹給鰲拜殺了，并沒說是‘揚州十日’那一役中殺的。鰲拜做大官，一直做到現在，哪一年不殺人？咱們尹香墳給鰲拜害死，也不過是兩年多前的事。”崔瞎子點前道：“是，是！”賈老六忽問：“小……朋友，你說鰲拜殺了無數英雄好漢，又關你什麼事？”韋小寶道：“怎麼不關我事？我有一個好朋友，就給鰲拜捉到清宮之中害死了。我和他是一起給捉進去的。”眾人齊問：“是誰，是誰？”韋小寶道：“這人江湖上大大有名，那便是茅十八！”十幾個人一齊“哦”的一聲。賈老六道：“茅十八是你朋友？可他沒有死啊。”韋小寶喜道：“他沒有死？那當真好！賈老六，你在揚州罵鹽梟，茅十八為了你跟人打架，我還幫著他打呢。”賈老六搔了搔頭，道：“可真有這回事。”關安基道：“很好！這個小朋友到底是敵是友，事關重大。老六，你帶幾位兄弟，去將茅十八請來，認一認人。”賈老六應道：“是！”轉身出廳。祁彪清拉過一張椅子，道：“小兄弟，請坐！”韋小寶老實不客氣，就坐下來。跟著有人送上一碗面，一杯茶。韋小寶原是餓得狠了，吃了個干淨。關安基、祁彪清，還有那個人人叫他“李大哥”的李力世陪著他閒談，言語中頗為客氣，其實在盤問他的身世和經過遭遇。韋小寶也不隱瞞，偶然吹幾句牛，罵幾句鰲拜，還是將如何幫著康熙皇帝擒拿鰲拜等一一說了，只是跟海老公學武、康熙親自出刀子動手等事卻不提及。關安基等原已聽說，鰲拜是為小皇帝及一群小太監所擒，聽韋小寶說來活龍活現，多半不假。關安基歎道：“鰲拜號稱滿洲第一勇士，不但為你所殺，而且也曾為你所擒，那也真是天數了。”閒談了半個時辰，關安基、李力世、祁彪清等人都是閱歷極富的老江湖，雖覺韋小寶言語有些浮滑，但大關節處卻毫不含糊。忽聽得腳步聲響，廳門推開，兩條大漢抬了一個擔架進來，賈老六跟在後面說道：“姊夫，茅十八請來啦！”

　　韋小寶跳起身來，只見茅十八躺在擔架之上，雙頰瘦削，眼眶深陷，容色十分憔悴，問道：“你……你生病嗎？”

　　茅十八給賈老六抬了來，只知天地會青木堂有大事相商，不知何事，陡然間見到了韋小寶，大喜若狂，叫道：“小寶……你……你也逃出來啦，那可好極了。我……我這些時候老是想著你，只盼傷愈之後，到皇宮救你出去。這……這真好！”他這幾句話一說，眾人心中本來還存著三分疑慮的，霎時之間一掃而空。這小太監果然是茅十八的朋友，一起被擄入清宮之中。茅十八雖然并非天地會的會友，但在江湖上也頗有名聲，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近年來又為清廷緝捕，乃是眾所周知之事。韋小寶既是他的朋友，自然不會真是清宮中的太監，又見茅十八說話之時，真情流露，顯然與小孩子交情極好。

　　韋小寶道：“茅大哥，你……你受了傷？”茅十八歎了口氣，道：“唉，那晚從宮中逃出來，將到宮門之外，終于遇上了侍衛，我以一敵五，殺了二人，自己也給砍了兩刀，拚命的逃出宮門。宮中又有侍衛追出，本來是逃不了的，幸好天地會的朋友援手，才救了我性命。你也是天地會好朋友們救出來的嗎？”關安基等登時神色尷尬，覺得這件事實在做得不大漂亮。哪知韋小寶道：“正是，那老太監逼著我做小太監，直到今日，才逃出來，幸好碰上了天地會的這些……這些爺們。”

　　天地會群豪都暗暗吁了口氣，覺得韋小寶如此說法，顧全了他們臉面，心中暗暗感激，這人年紀雖小，卻很夠朋友。當下賈老六招呼茅十八和韋小寶二人到廂房休息，青木堂群雄自在廳上繼續會商大事。茅十八傷得極重，雖然已養了好幾個月傷，仍是身子極弱，剛才抬來時途中又顛簸了一會，傷口疼痛，精神疲乏，想要說話，卻無力氣。

　　韋小寶心想：“不管怎樣，他們總不會殺我了。”心情一寬，蜷縮在一張太師椅中便睡著了。睡到後來，覺得有人將他抱起，放到床上，蓋上了被子。

　　次晨醒轉，有一名漢子送上洗臉水，清茶，一大碗大肉面。韋小寶心想：“招呼老子越來越好，居然拿我當大老爺看待了。”但見廂房外站著兩個漢子，窗外也站著兩名漢子，雖然假裝晃來晃去，無所事事，但顯然是奉命監視，生怕自己逃了。韋小寶又有點擔心起來，尋思：“要是真當我大客人相待，為什麼又派這四名漢子守住我？”童心忽起：“哼，要守住韋小寶，恐怕也不這麼容易，我偏偏溜出去逛逛，瞧你這四個蠢才怎奈何得了我？”看明周遭情勢，已有了計較，當即伸手手用力推開向東的一扇窗。窗聲一響，四名漢子同時向窗子望去，他一引開四人視線，猛力將廂房門向內一拉，立即一骨碌鑽入床底。

　　四名漢子聽到門聲，立即回頭，只見兩扇門已經打開，兀自不住晃動，都大吃一驚。這四人正是奉命監視韋小福的，突見房門已開，第一個念頭便是他已經逃了，四個人齊叫：“啊喲！”沖入廂房，但見茅十八在床上睡得甚熟，韋小寶果然已不知去向。一人叫道：“這孩子逃去不遠，快分頭追截，我去稟告上頭。”其餘三人應道：“是！”急沖出房，其中二人躍上了屋頂。

　　韋小寶咳嗽了一聲，從床底下大模大樣的走了出來，便向外走去，來到大廳之中。

　　一推開門，只見關安基和李力世并排而坐，我名奉命監視他的漢子正在氣急敗壞的稟報：“這……這小孩兒忽然逃……逃走了，不知到……到了哪里……”話未說完，突然見到韋小寶出現，那人“啊”的一聲，瞪大了雙眼，奇怪行說不出話來。

　　韋小寶伸了個懶腰，說道：“李大哥，關夫子，你二位好！”關安基和李力世對望了一眼，向那人道：“下去！沒半點用！”隨即向韋小寶笑道：“請坐，昨晚睡得好罷？”韋小寶笑嘻嘻的坐了下來，道：“很好，很好！”

　　大廳長窗突然推開，兩人沖了進來，一人叫道：“關夫子，那……那小孩不知逃到什麼地……”忽然見到韋小寶坐著，驚道：“咦！他……他……”韋小寶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你們這四條漢子，太也沒用，連個小孩子也看不住。我如想逃走，早就逃了。”另一人傻頭傻腦，問道：“你怎麼走出來的？怎麼我眼睛一花，人影也沒瞧見，你就已經逃了。”韋小寶笑道：“我會隱身法，這法兒可以能傳你。”關安基皺眉揮手，向那兩人道：“下去罷！”那傻頭傻腦之人兀自在問：“當真有隱身法？怪不得，怪不得。”李力世道：“小兄弟年紀輕輕，聰明機警，令人好生佩服。”

　　忽聽得遠處蹄聲隱隱，有一大群人騎馬奔來，關安基和李力世同時站起。李力世低聲道：“韃子官兵？”關安基點點頭，伸指入口，噓噓噓吹了三聲，五個人奔入廳來。關安基道：“大伙兒預備！叫賈老六領人保護茅十八爺。韃子官兵如是大隊到來，不可接戰，便照以前的法子分頭退卻。”五人答應了，出去傳令，四下里天地會眾人齊起。關安基道：“小兄弟，你跟著我好了。”

　　忽有一人疾沖進廳，大聲道：“總舵主駕到！”關安基和李力世齊聲道：“什麼？”那人道：“總舵主率同五堂香主，騎了馬正往這兒來。”關李二人大喜，齊聲問道：“你怎知道？”那人道：“屬下在道上遇到總舵主親口吩咐，命屬下先來通知。”

　　關安基見他跑得氣喘吁吁，點頭道：“好，你下去歇歇。”又吹口哨傳人進來，吩咐道：“不是韃子官兵，是總舵主駕臨！大伙兒一齊出門迎接。”

　　消息一傳出，滿屋子都轟動起來。關安基拉著韋小寶的手，道：“小兄弟，本會總舵主駕到，咱們一齊去迎接！”

## 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約　盛名長恐見無因

　　韋小寶隨著關安基，李力世等群豪來到大門外，只見二三百人八字排開，臉上均現興奮之色。過了一會，兩名大漢抬著擔架，抬了茅十八出來。李力世道：“茅十八，你是客人，不用這麼客氣。”茅十八道：“久仰陳總舵主大名，當真如雷貫耳，今日得能拜見，就算……就算即刻便死，那……那也是不枉了。”他說話仍是有氣沒力，但臉泛紅光，極是高興。

　　耳聽得馬蹄聲漸近，尖頭起處，十騎馬奔了過來。當先三騎馬上乘客，沒等奔近便翻身下馬。李力世等迎將上去，與那三人拉手說話，十分親熱。韋小寶聽得其中一人說道：“總舵主在前面相候，請李大哥、關夫子幾位過去……”幾個人站著商量了幾句，李力世、關安基、祁彪清、玄貞道人等六人便即上馬，和來人飛馳而去。

　　茅十八好生失望，問道：“陳總舵不來了嗎？”對他這句問話，沒一人回答得出，各人見不總舵主，個個垂頭喪氣。韋小寶心道：“人家欠了你們一萬兩銀子不還嗎？還是賭錢輸掉了老婆褲子？你奶奶的，臉色這等難看！”

　　過了良久，有一人騎馬馳來傳令，點了十三個人名字，要他們前去會見總舵主。那十三人大喜，飛身上馬，向前疾奔。

　　韋小寶問茅十八道：“茅大哥，陳總舵主年紀很老了罷？”茅十八道：“我……我便沒……沒見過。江湖之上，人人都仰慕陳總舵主，但要見上他……他老人家一面，可當真艱難得很。”韋小寶嘿了一聲，心中卻道：“哼，他媽的，好大架子，有什麼希罕？老子才不想見呢。”

　　群豪見這情勢，總舵主多半是不會來了，但還是抱著萬一希望，站在大門外相候，有的站得久了，便坐了下來。有人勸茅十八道：“茅爺，你還是到屋里歇歇。我們總舵主倘若到了，盡快來請茅爺相見。”茅十余搖道：“不！我還是在這里等著。陳總舵主大駕光臨，在下不在門外相候，那……那可太也不恭敬了。唉，也不知我茅十八這一生一世，有沒福份見他老人家一面。”

　　韋小寶跟著茅十八從揚州來到北京，一路之上，聽他言談之中，對武林中人物都不大瞧在眼內，但對這個陳總舵主卻一直十分敬重，不知不覺的受了感染，心中也不敢再罵人了。

　　忽聽得蹄聲嫌詔，又有人馳來，坐在地下的會眾都躍起身來，大家伸長脖子張望，均盼總舵主又召人前去相會，這次有自己的份兒。果然來的又是四名使者，為首一人下馬抱拳，說道：“總舵主相請茅十八茅爺、韋小寶韋爺兩位，勞駕前去相會。”茅十八一聲歡呼，從擔架中跳起身來，但“哎唷”一聲，又跌在擔架之中，叫道：“快去，快去！”韋小寶也是十分高興，心想：“大家叫我『公公』的叫得多了，倒沒什麼人叫我『韋爺』，哈哈，老子是韋小寶韋爺。”

　　兩名使者在馬上接過擔架，雙騎相并，緩緩而行。另一名使者將坐騎讓給了韋小寶，自己另乘一馬，跟隨在後。六人沿著大路行不到三里，便轉入右邊的一條小路。一路上都有三三兩兩的漢子，或坐或行，巡視把守。為首的使者伸出中指、無名指、小指三根手指往地下一指，把守二人點點頭，也伸手做個暗號。韋小寶見這些人所發暗號各各不同，也不知是何用意。又行了十二三里，來到一座莊院之前。守在門口的一名漢子大聲叫道：“客人到！”跟著大門打開，李力世、關安基，還有兩名沒見過面的漢子出來，抱拳說道：“茅爺、韋爺，大駕光臨，敝會總舵主有請。”韋小寶大樂，心想：“我這個『韋爺』畢竟走不了啦！”茅十八掙扎著想起來，說道：“我這麼去見陳總舵主，實在，實在……哎唷……”終于支撐不住，又躺倒在擔架上。李力世道：“茅爺身上有傷，不必多禮。”讓著二人進了大廳。一名漢子向韋小寶道：“韋爺請到這里喝杯茶，總舵主想先茅爺談談。”當下將茅十八抬了進去。韋小寶喝得一碗茶，仆役拿上四碟點心，韋小寶吃了一塊，心相：“這點心比皇宮里的，可差得太遠了，還及不上麗春院的。”對這個總舵主的身份，不免不了一點瞧不起。但肚中正餓，還是將這些瞧不在眼里的點心吃了不少。

　　過了一頓飯時分，李力世等四人又一起出來，其中一個花白胡子老者道：“總舵主有請韋爺。”韋小寶忙將口中正咀嚼的點心用力吞落了肚，雙手在衣襟上擦了擦，跟著四人入內，來到一問廂房之外。那老者掀起門帷，說道：“『小白龍』韋小寶韋爺到！”

　　韋小寶又驚又喜，心想：“他居然知道我這個杜撰的外號，定然是茅大哥說的。”房中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書生站起身來，笑容滿臉，說道：“請進來！”韋小寶走進房去，兩只眼睛骨碌碌的亂轉。關安基道：“這位是敝會陳總舵主。”

　　韋小寶微微仰頭向他瞧去，見這人神色和藹，但目光如電，直射過來，不由得吃了一驚，雙膝一曲，便即拜倒。

　　那書生俯身扶起，笑道：“不用多禮。”韋小寶雙臂被他一托，突然間全身一熱，打了個顫，便拜不下去。那書生笑道：“這位小兄弟擒殺滿洲第一勇士鰲拜，為我無數死在鰲拜手里的漢人同胞報仇雪恨，數日之間，名震天下。成名如此之早，當真古今罕有。”

　　韋小寶本來臉皮甚厚，倘若旁人如此稱贊，便即跟著自吹自擂一番，但在這位不怒自威的總舵主面前，竟然訥訥的不能出口。

　　總舵主指著一張椅子，微笑道：“請坐！”自己先坐了，韋小寶便也坐下。李力世等四人卻垂手站立。總舵主微笑道：“聽茅十八爺說道，小兄弟在揚州得胜山下，曾用計殺了一名清軍軍官黑龍鞭史松，初出茅廬第一功，便已不凡。但不知小兄弟如何擒拿鰲拜。”

　　韋小寶抬起頭來，和他目光一触，一顆心不由得突突亂跳，滿腹大吹法螺的胡說八道霎時間忘得干干淨淨，一開口便是真話，將如何得到康熙寵幸，鰲拜如何無禮，自己如何和小皇帝合力擒他之事說了。只是顧全對康熙的義氣，不提小皇帝的在鰲拜背後出刀子之事。但這樣一來，自己撒香爐灰迷眼，舉銅香爐砸頭，明知不是下三濫，便是下二濫的手段，卻也無法再行隱瞞了。

　　總舵主一言不發的聽完，點頭道：“原來如此。小兄弟的武功和茅爺不是一路，不知尊師是哪一位？”韋小寶道：“我學過一些功夫，可算不得有什麼尊師。老烏龜不是真的教我武功，他教我的都是假功夫。”

　　總舵主縱然博知廣聞，“老烏龜”是誰，卻也不知，問道：“老烏龜？”

　　韋小寶哈哈大笑，道：“老烏龜便是海老公了，他名字叫作海天富。茅十八大哥和我，就是給他擒進宮里去的……”說到這里，突然驚覺不對，自己曾對天地會的人說，茅十八和自己是給鰲拜擒去的，這會兒卻說給海老擒進宮去，豈不前言不對後語？好在他撒謊圓謊的本領著實不小，跟著道：“這老兒奉了鰲拜之命，將我二人擒去，想那鰲拜是個極大的大官，自然不能輕易出手。”

　　總舵主沉吟道：“海天富？海天富？韃子宮內的太監之中，有這樣一號人物？小兄弟，他教你的武功，你演給我瞧瞧。”

　　韋小寶臉皮厚，也知自己的武功實在太不高明，說道：“老烏龜教我的都是假功夫。他恨我毒瞎了他眼睛，因此想盡辦法來害我。這些功夫是見不得人的。”

　　總舵主點了點頭，左手一揮，關安基等四人都退了出房去，反手帶上了門。總舵主問道：“你怎樣毒瞎了他眼睛？”

　　在這位英氣逼人的總舵主面前，韋上寶只覺說謊十分辛苦，還是說真話舒服得多，這種情形那可是從所未前，當下便將如何毒瞎海老公，如何殺死小桂子，如何冒充他做小太監等情形說了。

　　總舵主又是吃驚，又是好笑，左手在他胯下一拂，發覺他旭具和睾丸都在，并未淨身，的的确确不是太監，不由得吁了口長氣，微笑道：“好極，好極！我心中正有個難題，好久拿不定主意，原來小兄弟果然不是給淨了身，做了太監！”左手在桌上輕輕拍道：“定當如此！尹兄弟後繼有有，青木堂有主兒了。”

　　韋小寶不明白他說些什麼，只是見他神色歡愉，确是解開了心中一件極為難的事，也不禁代他高興。

　　總舵主負著雙手，在室內走來走去，自言自語：“我天地會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前人從所未行的事。萬事開創在我，駭人聽聞，物議沸然，又何足論？”他文縐縐的說話，韋小寶更加聽不懂了。

　　總舵主道：“這時只有你我二人，不用怕難為情。那海天富教你的武功，不論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你試演給我瞧瞧。”

　　韋小寶這才明白，他命關安基等四人出去，是為了免得自己怕丑，眼見無可推托，說道：“是老烏龜教的，可不關我事，如果太也可笑，你罵他好了。”

　　總舵主微笑道：“放手練好了，不用擔心！”

　　韋小寶于是拉開架式，將海老公所教的小半套“大慈大悲千葉手”使了一遍，其中有些忘了，有些也還記得。總舵主凝神觀看，待韋小寶使完後，點了點頭，道：“從你出手中看來，似乎你還學過少林寺的一些擒拿手，是不是？”

　　韋上寶學“大擒拿手”在先，自然知道這門功夫更加不行，原想藏拙，但總舵主似乎什麼都知道，只得道：“老烏龜還教過我一些擒拿法，是用來和小皇帝打架的。”于是將“大擒拿手”中一些招式也演了一遍。總舵主微微而笑，說道：“不錯！”韋小寶道：“我早知你見了要笑。”

　　總舵主微笑道：“不是笑你！我見了心中喜歡，覺得你記性、悟性都不錯，是個可造之材。那一招『白馬翻蹄』，海天富故意教錯了，但你轉到『鯉魚托鰓』之時，能自行略加變化，并不拘泥于死招。那好得很！”

　　韋小寶靈機一動，尋思：“總舵主的武功似乎比老烏龜又高得多，如果他肯教我武功，我韋小寶定能成為一個真英雄，不再是冒牌貨的英雄。”斜頭向他瞧去，便在這時，總舵主一雙冷電似的目光也正射了過來。韋小寶向來憊懶，縱然皇太后如此威嚴，他也敢對之正視，但在這位總舵主跟前，卻半點不敢放肆，目光和他一触，立即收了回來。

　　總舵主緩緩的道：“你可知我們天地會是干什麼的？”韋小寶道：“天地會反清復明，幫漢人，殺韃子。”總舵主點頭道：“正是！你愿不愿意入我天地會做兄弟？”

　　韋小寶喜道：“那可好極了。”在他心目中，天地會會眾個個是真正英雄好漢，想不到自己也能成為會中兄弟，又想：“連茅大哥也不是天地會的兄弟，我難道比他還行？”說道：“就怕……就怕我夠不上格。”霎時間眼中放光，滿心盡是患得患失之情，只覺這筆天外飛來的橫財，多半不是真的，不過總舵主跟自己開開玩笑而已。

　　總舵主道：“你要入會，倒也可以。只是我們干的是反清復明的可事，以漢人的江山為重，自己的身家性命為輕。再者，會里規知嚴得很，如果犯了，處罰很重，你須得好好想一想。”韋小寶道：“不用想，你有什麼規矩，我守著便是。總舵主，你如許我入會，我可快活死啦。”總舵主收起了笑容，正色道：“這是極要緊的大事，生死攸關，可不是小孩子們的玩意。”韋小寶道：“我當然知道。我聽人說，天地會行俠仗義，做得都是驚逃詔地的大事，怎麼會是小孩子的玩意？”

　　總舵主微笑道：“知道了就好，本會入會時有誓詞三十六條，又有禁十刑的嚴規。”說到這里，臉色沉了下來，道：“這些規矩，你眼前年紀還小，還用不上，不過其中有一條：『凡我兄弟，須當信實為本，不得謊言詐騙。』這一條，你能辦到麼？”

　　韋小寶微微一怔，道：“對你總舵主，我自然不敢說謊。可是對其餘兄弟，難道什麼事也都要說真話？”總舵主道：“小事不論，只論大事。”韋小寶道：“是了。好比和會中兄弟們賭錢，出手段騙可不不可以？”

　　總舵主沒想到他會問及此事，微微一笑，道：“賭錢雖不是好事，會規倒也不禁。可是你騙了他們，他們知道了要打你，會規也不禁止，你豈不挨打吃虧？”

　　韋小寶笑道：“他們不會知道的，其實我不用欺騙，贏錢也是十拿九穩。”

　　天地會的會眾是江湖豪傑，賭錢酗酒，乃是天性，向來不以為非，總舵主也就不再理會，向他凝視片刻，道：“你愿不愿拜我為師？”

　　韋小寶大喜，立即扑翻在地，連連嗑頭，口稱，口稱：“師父！”總舵主這次不再相扶，由他磕了十幾個頭，道：“夠了！”韋小寶喜孜孜的站起身來。

　　總舵主道：“我姓陳，名近南。這『陳近南』三字，是江湖上所用。你今日既拜我為師，須得知道為師的真名。我真名叫作陳永華，永遠的永，中華之華。”說到自己真名時，壓低了聲音。

　　韋小寶道：“是徒弟牢牢記在心中，不敢泄漏。”

　　陳近南又向他端相半晌，緩緩說道：“你我既為師徒，相互間什麼都不隱瞞。我老實跟你說，你油腔滑調，狡猾多詐，跟為師的性格十分不合，我實在并不喜歡，所以收你為徒，其實是為了本會的大事著想。”韋小寶道：“徒兒以後好好的改。”

　　陳近南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改是改不了多少的。你年紀還小，性子浮動些，也沒做什麼壞事。以後須當時時記住我的話。我對徒兒管教極嚴，你如犯了本會的規矩，心術不正，為非作歹，為師的要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也決不會怜惜。”說著左手一探，擦的一聲響，將桌子角兒抓了一塊下來，雙手搓了幾搓，木屑紛紛而下。

　　韋上寶伸出了舌頭，半天縮不進去，隨即喜歡得心□難搔，笑道：“我一定不做壞事。一做壞事，師父你就在我頭上這麼一抓，這麼一搓。再說，只消做得幾件壞事，師父你這手功夫便不能傳授徒兒了。”

　　陳近南道：“不用幾件，只是一件壞事，你我便無師徒之份。”韋小寶道：“兩件成不成？”陳近南臉一板，道：“你給我正正經經的，少油嘴滑舌。一件便是一件，這種事也有討價還價的？”韋小寶應道：“是！”心中卻說道：“我做半件壞事，卻又如何？”

　　陳近南道：“你是我的第四個徒兒，說不定便是我的關門北子，天地會事務繁重，我沒功夫再收弟子。你的三個師兄，兩個在韃子交戰陣亡，一個死于國姓光復台灣之役，都是為國捐軀的大好男兒。為師的在武林中位份不低，名聲不惡，你可別替我丟臉。”

　　韋小寶道：“是！不過……不過……”陳近南道：“不過什麼？”韋小寶道：“有時我并不想丟臉，不過真要丟臉，也沒有法子。好比打不過人家，給人捉住了，關在棗子桶里，當貨物一般給搬來搬去，師父你可別見怪。”

　　陳近南皺起眉頭，又好氣，又好笑，歎了口長氣，說道：“收你為徒，只怕是我生平所作的一件大錯事。但以天下大事為重，只好冒一冒險。小寶，待會另有要務，你一切聽我吩咐行事，少胡說八道，那就不錯。”韋小寶道：“是！”

　　陳近南又見他欲言又止，問道：“你還想說什麼？”韋小寶道：“徒兒說話，總是自以為有理才說。我并不想胡說八道，你卻說我胡說八道，那豈不冤枉麼？”陳近南不愿跟他多所糾纏，說道：“那你少說幾句好了。”心想：“天下不知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漢，以我面前都是恭恭敬敬，大氣也不敢透一聲，這個刁蠻古怪的頑童，偏有這許多廢語。”站起身來，走向門口，道：“你跟我來。”

　　韋小寶搶著開門，掀開門帷，讓陳近南出去，跟著他來到大廳。

　　廳上本來坐著二十來人，一見總舵主進來，登時肅立。陳近南點了點頭，走到上首的第二張椅上坐下。韋小寶見居中中張椅子空著，在師父之上還空著一張椅子，心下納罕：“難道總舵主還不是最大？怎地在師父之上還有兩個人？”

　　陳近南道：“眾位兄弟，今日我收了個小徒。”向韋小寶一指，道：“就是他！”

　　眾人一齊上前，抱拳躬身，說道：“恭喜總舵主。”又向韋小寶拱手，紛紛道喜。各人臉色有的顯得十分歡喜，有的則大為詫异，有的則似乎不敢相信。

　　陳近南吩咐韋小寶：“見過了眾位伯伯、叔叔。”韋小寶向眾人磕頭見禮。李力世在旁介紹：“這位是蓮花堂香主蔡德忠蔡伯伯。”“這位是洪順堂香主方大洪方伯伯。”“這位是家後堂香主馬超興馬伯伯。”韋小寶在這些香主面前逐一磕頭，一共引見了九堂的香主，以後引見的便是位份和職司較次的人。

　　那九堂香主都還了半禮。連稱：“不敢，小兄弟請起。”其餘各人竟不受他磕頭，他剛要跪下，便給對方伸手攔住。韋小寶身手敏捷，有時跪得快了，對方不及阻攔，忙也跪下還禮，不敢自居為長輩。廳上二十余人，韋小寶一時也記不清眾人的姓名和會中職司，只知個個是天地會中首腦人物，心想：“我一拜總舵主為師，大家都當我是自己人，便將身分姓名都說了出來。”心下好生喜歡。

　　陳近南待韋小寶和眾人相見已畢，說道：“眾位兄弟，我收了這小徒後，想要他入我天地會。”眾人齊聲道：“那再好也沒有了。”

　　蓮花堂香主蔡德忠是個白發白須的老者，說道：“自來名師必出高徒。總舵主的弟子，必是一位智勇兼全的小俠，在我會中，必將建立大功。”家後堂香主馬超興又矮又胖，笑容可掬，說道：“今日和韋家小兄弟相見，也沒什麼見面禮。姓馬的向來就會精打細算，這樣罷，這和蔡香主二個，便做了小兄弟入會的接引人，就算是見面禮了。蔡兄以為如何？”蔡德忠哈哈大笑，說道：“老馬打的算盤，不用說，定然是響的。這一份不用花錢的見面禮，算我一個。”

　　眾人嘻笑聲中，陳近南道：“兩位伯伯天大的面子，當你的接引人，快謝過了。”

　　韋小寶道：“是！”上前磕頭道謝。

　　陳近南道：“本會的規矩，入會兄弟的言行好歹，和接引人有很大干系。我這小徒是很機警的，就怕他靈活過了頭，做事不守規矩。蔡馬二位香主既做他接引人，以後也得幫我擔些干系，如見到他有什麼行止不端，立即出手管教，千萬不可客氣。”蔡德忠道：“總舵主太謙了。總舵主門下，豈有不端之士？”陳近南正色道：“我并非太謙。對這個小孩兒，我委實好生放心不下。大伙兒幫著我管教，也幫著我分擔一些心事。”馬超興笑道：“管教是不敢當的。小兄弟年紀小，若有什麼事不明白，大家是自己兄弟，自然是開誠布公，知無不盡。”陳近南點頭道：“我這里先多謝了。”韋小寶心想：“我又沒做壞事，師父便老擔心我做壞事。是了，他聽了我對付老烏龜的手段，怕我老病發作，對他也會如此這般。老烏龜想害死我，又不是我師父，我才毒瞎了他眼睛。你真是我師父，教我真功夫，我怎會來作弄你？你卻把話說在前頭，這里許多人個個都管教管教，我動不能動了。”

　　只聽陳近南道：“李兄弟，便請你去安排香堂，咱們今日開香堂，讓韋小寶入會。”李力世答應了出去安排。

　　陳近南道：“照往日規矩，有人要入本會，經人接引之後，須得查察的身世和為人，少則半年，多則一年兩年，查明無誤，方得開香堂入會。但韋小寶在清宮之中擔任職司，是韃子小皇帝身邊十分親近之人，于本會辦事大有方便，咱們只得從權。可不是我為了自己弟子而特別破例。”

　　眾人都道：“弟兄們都理會得。”

　　洪順堂香主方大洪身材魁梧，一黑須又長又亮，郎聲說道：“咱們能這麼一位親信兄弟，在韃子皇帝身邊辦事，當真上天賜福，合該韃子氣數將盡，我大明江山興復有望。這叫做知已知彼，百戰百胜。哪一個不明白總舵主的用心？”

　　韋小寶心想：“你們待我這麼好，原來要我在皇上那邊做奸細。我到底做是不做？”想起康熙對自己甚好，不禁頗感躊躇。

　　蔡德忠當下將天地會的歷史和規矩簡略給韋小寶說知，說道：“本會的創始祖師，便是國姓爺，原姓鄭，大名上成下功。當初國姓爺率領義師，進攻江南，圍困江宁，功敗垂成，在退回台灣之前，接納總舵主的創議，設立了這個天地會。那時咱們的總舵主，便是國姓爺的軍師。我和方兄弟、馬兄弟、胡兄弟、李兄弟，以及青木堂的尹香主等等，都是國姓爺軍中校尉士卒。”

　　韋小寶知道“國姓爺”便是鄭成功，當年得明朝皇帝賜姓為朱，因此人們尊稱他為“國姓爺”。鄭成功在江浙閩粵一帶聲名極響，他于康熙元年去世，其時逝世未久，人人提到他進，語氣之間還是十分恭敬。茅十八也曾跟他說起過的。

　　蔡德忠又道：“咱們大軍留在江南的甚多，無法都退回台灣，有些退到廈門，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總舵主奉國姓爺之命，留在中土，成立天地會，聯絡國姓爺的舊部。凡是曾隨國姓爺攻打江浙的兵將，自然都成為會中兄弟，不必由人接引，也不須察看。但若外人要入會，就得查察明白，以防有奸細混入。”

　　他說到這里，頓了一頓，臉上忽然現出异樣神采，繼續說道：“想當年咱們大軍從台灣出發，一共是一十七萬人馬，五萬水軍，五萬騎兵，五萬步兵，一萬人游擊策應，又有一萬『鐵人兵』，個個身披鐵甲，手持長矛，專斫韃子兵的馬足，兵刃羽箭傷他不得。鎮江揚篷山那一戰，總舵主領兵二千，大破韃子兵一萬八千人，當真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我是總舵主麾下第八鎮的統兵官，帶兵沖殺過去，只聽得韃子兵人人大叫：『馬魯，馬魯！契胡，契胡！”

　　韋小寶只聽得眉飛色舞，問道：“那是什麼？”蔡德忠道：“『馬魯，馬魯』是韃子話『媽啊，媽啊』的意思，『契胡，契胡』便是『逃啊，逃啊！』”眾人都笑了起來。

　　馬超興笑道：“蔡香主一說起當年攻克鎮江、大殺韃子兵的事，便興高采烈，三日三夜也說不完。你接引人給韋兄弟說會中規矩，這般說來，說到韋兄弟的須子跟你一般長了，還是說不完……”話到此處，突然想起韋小寶是個小太監，怎麼有胡子？偷眼向韋小寶瞧了一眼，見他不以為意，才放了心。

　　這時李力世進來回報，香堂已經設好。陳近南引著眾人來到後堂。韋小寶見一張板桌上供著兩個靈牌，中間一個寫著“大明天子之位”，側邊一個寫著“大明延平郡主、抬討大將軍鄭之位”，板桌上供著一個豬頭，一個羊頭，一只雞，一尾魚，插著七枝香。眾人一齊跪下，向靈位拜了。蔡德忠在供桌上取過一張白紙，朗聲讀道：

　　“天地萬有，回復大明，滅絕胡虜。吾人當同生同死，仿桃園故事，約為兄弟，姓洪名金蘭，合為一家。拜天為父，拜地為母，日為兄，月為姊妹，復拜五祖及始祖萬云龍為洪家之全神靈。吾人以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時為生時。凡昔二京十三省，當一心同胡虜剿滅之天兆。吾人當行陳近南之命令，歷五湖四海，以求英雄豪傑。焚香設誓，順天行道，恢復明朝，報仇雪恥。歃血誓盟，神明降鑒。”

　　蔡德忠念罷演詞，解釋道：“韋兄弟這番話中所說桃園結義的故事，你知道嗎？”韋小寶道：“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蔡德忠道：“對了，你入了天地會，大家便都是兄弟了。我們和總舵主是兄弟，你拜了他老人家為師，大家是你的伯伯叔叔，因此你見了我們要磕頭。但從今而後，大家都是兄弟，你就不用再向我們磕頭子。”韋小寶應道：“是。”心想：“那好得很。”

　　蔡德忠道：“我們天地會，又稱為洪門，洪就是明太祖的年號洪武。姓洪名金蘭，就是洪門兄弟的意思。我洪門尊萬云龍為始祖，那萬云龍，就是國姓爺了。一來國姓爺真姓真名，兄弟們不敢隨便亂叫；二來如果韃子的鷹爪們聽了諸多不便，所以兄弟之間，稱國姓爺為萬云龍。『萬』便是千千萬萬人，『云龍』是云從龍。千千萬萬人保定大明天子，恢復我錦繡江山。韋兄弟，這是本會的秘密，可不能跟會外的朋友說起，就算茅十八爺是你的好朋友、好兄弟，也是不能跟他說的。”韋小寶點頭道：“我知道了。茅大哥挺想入咱們天地會，咱們能讓他入會嗎？”蔡德忠道：“日後韋兄弟可以做他的接引人，會中再派人詳細查察之後，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蔡德忠又道：“七月二十五日丑時，是本會創立的日子時辰。本會五祖，乃是這軍在江宁殉難的五位大將，第一位姓甘名輝。想當年我大軍攻打江宁，我統率鎮兵，奉了總舵主軍師之命，埋伏在江宁西城門外，韃子兵……”他一說到當年攻打江宁府，指手划腳，不由得越說越遠。

　　馬超光微笑插嘴：“蔡香主，攻打江宁府之事，咱們慢慢再說不遲。”

　　蔡德忠一笑，伸手輕輕一彈自己額頭，道：“對，對，一說起舊事，就是沒了沒完。現下我讀『三點革命詩』，我讀一句，你跟著念一句。”當下讀詩道：“三點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門莫通風。養成銳勢從仇日，誓滅清朝一掃空。”韋小寶跟著念了。

　　蔡德道：“我這洪門的洪字，其實就是我們漢人的『漢』字，我漢人的江山給韃子占了，沒了土地，『漢』字中去了個『土』字，便是『洪』字了。”當下將會中的三十六條誓詞，十禁十刑，二十一條守則，都向韋小寶解釋明白，大抵是忠心義氣，孝順父母，和睦鄉党，兄弟一家，患難相助等等。若有泄漏機密，扳連兄弟，投降官府，奸淫擄掠，欺侮孤弱，言而無信，吞沒公款等情由，輕則割耳、責打，重則大解八塊，斷首分□。

　　韋小寶一一凜遵，發誓不敢有違。他這次是真心誠意，發誓時并不搗鬼。

　　馬超興取過一大碗酒來，用針在左手中指上一刺，將血滴入酒中。陳近南等人了都刺了血，最後韋小寶刺血入酒，各人喝了一口血酒，入會儀典告成。眾人和他拉手相抱，甚是親熱。韋小寶全身熱呼呼地，只覺從今而後，在這世上再也不是無依無靠。

　　陳近南道：“本會共有十堂，前五房五堂，後五房五堂。前五房蓮堂，洪順堂、家後堂、參太堂、宏化堂。後五房青木堂、赤火堂、西金堂、玄水堂、黃土堂。九堂的香主，都已聚集在此，只有青木堂尹香主，前年為所殺，至今未有香主。青木堂中兄弟，昔日曾在萬云龍大哥屢位和尹香主靈位前立誓，哪一個殺了鰲拜，為尹香主報仇，大伙兒便奉他為本堂香主。這件事可是有的？”眾人都道：“正是，确是這事。”

　　陳近南銳利的目光，從左至右，在各人臉上掃了過過去，緩緩說道：“聽說青木堂中的好兄弟們，為了繼立香主之事，曾發生一些爭執，雖然大家顧全大局，仁義為重，并沒傷了和氣，但此事如無妥善了斷，青木堂之內，總伏下一個極大的隱憂。青木堂是我天地會中極重要的堂口，統管江南、江北各府州縣，近年來更漸漸擴展到了山東、河北，這一次更攻進了北京城里。青木堂香主是否得人，與本會的興衰，反清大業的成敗有極大干系。如果堂中眾兄弟意見不合，不能同心協力，這大事就干不成了。”頓了一頓，問道：“鰲拜那奸賊，乃韋小寶所殺，這是青木堂眾兄弟都親眼目睹的，是不是？”李力世和關安基同聲道：“正是。”李力世跟著道：“大伙兒在萬云龍大哥靈位之前發過誓，決不能說了不算。如果這樣的立誓等如放屁，以後還能在萬云龍大哥的靈位之前立什麼誓，許什麼愿？韋小寶兄弟年紀雖小，我李力世愿擁他為本堂香主。”關安基被他搶了頭，心下又想：“這小孩是總舵主的徒兒，身份已非比尋常。聽總舵主說這番話，顯是要他這個小徒當本堂香主。李老兒一味和我爭香主當，眼著誰也不服誰，索性一拍兩散。他已先出口向總舵主討好，我可不能輸給了他，反面顯得自己存了私心。”便道：“李大哥的話甚是。韋兄弟機警過人，在總舵主調教之下，他日定是一位威震江湖的少年英俠。關安基愿擁韋小寶兄弟為青木堂香主。”韋小寶嚇了一跳，雙手亂搖，叫道：“不成，不成！這……這個什麼香主、臭主，我可做不來！”

　　陳近南雙眼一瞪，喝道：“你胡說什麼？”韋小寶不敢再說。

　　陳近南道：“這小孩手刃鰲拜，那是不能改變的事實，我們遵守在萬云龍大哥靈位前所立的誓言，只得讓他來當青木堂得主。我是為了要讓他當香主，才收他為徒；可不是收了他為弟子之後，才想到要他當香主。這小孩氣質不佳，以後不知要讓我頭痛幾百次。”

　　方大洪道：“總舵主苦心，兄弟們都理會得。總舵主跟韋兄弟非親非故，今日才第一次見面。總舵主破例垂青，自然是為了本會的大事著想。不過……不過……總舵主也不必擔心。本會兄弟弟們在江湖上混，讀書的人少，哪一個不口出粗言俗語？韋兄弟年紀小，李大哥和關夫子都愿全力輔佐，決不會出什麼亂子。”陳近南點頭道：“咱們所以讓韋小寶當青木堂香主，是為了在萬云龍大哥靈位之前立過誓，決不能不算。但只要他做了一天香主，也算是做過了。明天倘若他胡作非為，擾亂青木堂事務，有礙本會反清復明大業，咱們立即開香堂將他廢了，決不有半分姑息。李大哥、關二哥，我拜托你們兩位用心幫他。如這小孩行事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務須一一向我稟報，不得隱瞞。”李力世和關安基躬身答應。陳近南轉過身來，在靈位前跪下，從香爐中拿起三枝香來，雙手捧住，朗聲道：“屬下陳近南，在萬云龍大哥靈位前立誓：屬下韋小寶倘若違犯會規，又或是才德不足以服眾，屬下立即廢了他青木堂香主的職司，決不敢有半分偏私。我們封他為香主，是遵守誓言，他日如果廢他，也是遵守誓言。屬下陳近南倘若不遵守此誓，萬大哥在天之靈，教我天雷轟頂，五馬分□，死于韃子鷹爪之下。”說著舉著香拜了幾拜，將香插回香爐，磕下頭去。

　　眾人齊聲稱贊：“總舵主如此處事，大公無私，沒一個心中不服。”韋小寶心道：“好啊！我還道你們真要我當什麼香主臭主，卻原來將我當作一座木板橋來過河，過了河便拆橋。今日封我為香主，你們就不算背誓。明日找個岔頭，將我廢了，又不算背誓。那時李大哥也好，關夫子也好，再來當香主，便順理成章了。”大聲說道：“師父，我不當香主！”

　　陳近南一愕，問道：“什麼？”韋小寶道：“我不會當，也不想當。”陳近南道：“不會當，慢慢學啊。我會教你，李關二位又答應了幫你。香主的職位，在天地會中位份甚高，你為什麼不想當？”

　　韋小寶搖頭道：“今天當了，明天又給你廢了，反而丟臉。我不當香主，什麼事都馬馬虎虎；一當上了，人人都來雞蛋來尋骨頭，不用半天，馬上完蛋大吉。”陳近南道：“雞蛋里沒骨頭，人家要尋也尋不著。”韋小寶道：“雞蛋要變小雞，就有骨頭了。就算沒骨頭，人家來尋的時候，先把我蛋殼打破了再說，搞得蛋黃蛋白，一塌胡塗。”眾人忍不住都笑了起來。

　　陳近南道：“咱們天地會做事，難道是小孩子兒戲嗎？你只要不做壞事，人人敬你是青木堂香主，哪一個會得罪你？就算不敬重你，也得敬你是我的弟子。”

　　韋小寶想了一想，道：“好，咱們話說明在先。你們將來不要我當香主，我不當就是。可不能亂加罪名，又打又罵，什麼割耳斬頭，大解八塊。”陳近南皺眉道：“你就愛討價還價。你不做壞事，誰來殺你？韃子倘若打你殺你，大伙兒給你報仇。”頓了一頓，誠誠懇懇的道：“小寶，大丈夫敢作敢為，當仁不讓，既入了我天地會，就當奮勇爭先，為民除害。老是為自己打算，豈是英雄豪傑的行徑？”

　　韋小寶一聽到“英雄豪傑”四字，便想到說書先生所說的那些大英雄，胸中豪氣登生，說道：“對，師父教訓得很是。最多砍了頭，碗大的疤。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是江湖漢子給綁上法場時常說的話，韋小寶用了出來，雖然不大得體，倒博得廳上眾人一陣掌聲。

　　陳近南微笑道：“做香主是件大喜事，又不是綁上法場斬首。這里九位香主，人人做得歡歡喜喜，你該當學他們的樣才是。”

　　關安基走到韋小寶跟前，抱拳躬身，說道：“屬下關安基，參見本堂香主。”韋小寶轉頭向陳近南道：“我怎麼辦？”陳近南道：“你就當還禮。”韋小寶抱拳還禮，道：“關夫子你好。”陳近南微笑道：“『關夫子』三字，是兄弟們平時叫的外號。日常無事，可以叫他『關夫子』，正式見禮之時，便叫他關二哥。”韋小寶改口道：“關二哥你好。”李力世這一次關安基占了先，當下跟著上前見禮。

　　其餘九位香主逐一重行和韋小寶敘禮。眾人回到大廳，總舵主和十堂主留下議事。

　　青木堂是後五堂之長，在天地會十堂之中，排列第六。韋小寶的座位排在右首第一位，赤火堂等堂香主有白須垂胸，反而坐在他的下首。李力世、關安基等身退在廳外，廳上便只陳近南等十一人，乃天地會中第一級首腦。

　　陳近南指著居中的一張空椅，道：“這是朱三太子的繼位。”指著其側身一張空椅，道：“這是台灣鄭王爺的座位。鄭王爺便是國姓爺的公子，現今襲爵為延平郡王。咱們天地會集議，朱三太子和鄭王爺倘若不到，總是空了座位。”這幾句話自是解釋給韋小寶聽的。他繼續說道：“眾位兄弟，請先說說各省的情形。”

　　那前五房中，長房蓮花堂該管福建，二房洪順堂該管廣東，三房房家後堂該管廣西，四房參太堂該管湖南、湖北，五房宏化堂該管浙江。後五房中，長房青木堂該管江蘇，二房赤火堂該管貴州，三房西金堂該管四川，四房玄水堂該管云南，五房黃土堂該管中州河南。天地會為鄭成功舊部所組成，主力在福建，因此蓮花堂為長房，實力最強，其次為兩廣、兩湖，更其次為浙江、江蘇。

　　當下蔡德忠首先敘述福建的天地會會務，跟著方大洪述說廣東會務。韋小寶聽了一會，一來不懂，二來絲毫不感興趣，到後來聽而不聞，心中自行想賭錢玩耍之事。

　　輪到青木堂香主述說時，陳近南說道：“青木堂本來是在江南江宁、蘇州一帶跟韃子周旋，後來尹兄弟把香堂稱到了江北徐州，逐步進入山東、直隸，一直伸展到韃子的京城，只可惜尹兄弟命喪鰲拜之手，青木堂元氣大傷。”他頓了一頓，又道：“日前眾兄弟奮勇攻入康親王府，機緣巧合，小寶手刃鰲拜，為尹兄弟報了大仇，青木堂這件事，干得轟轟烈烈，可叫韃子心驚肉跳。只不過這麼一來，韃子自然加緊提防，咱們今後行事，可也得加倍小心才是。”眾人齊聲稱是。

　　此後赤火堂、西金堂兩堂香主分別述說貴州、四川兩省情狀，韋小寶聽得忍不住要打呵欠，急忙伸手掩住了嘴巴。

　　待得玄水堂香主林永超說起云南會務時，他神情激昂，不斷咒罵，韋小寶才留上了神，只聽他道：“吳三桂那大漢奸處處跟咱們作對，從去年到今年，還沒滿十個月，會中兄弟前前後後已有七十九個死在這王八蛋手里。他媽巴羔子的，老子跟他這狗嵌賊不共戴天。屬下數次去行刺，可是這漢奸身邊能人甚多，接連行刺三次，都失了手……”他指指自己挂在頭頸中的左臂，說道：“上個月這一次，他奶奶的，老子還折斷了一條手臂，這大漢奸作惡多端，終有一日，要全家給咱們天地會斬成肉醬。”

　　一說到吳三桂，人人氣憤填膺。韋小寶在揚州之時，也早聽人說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奪了漢人的天下。韃子兵在揚州奸淫燒殺，最大的罪魁禍首便是吳三桂。這人幫滿清打天下，官封平西王，永鎮云南，韋小寶聽人提到吳三桂三字之時，無不咬牙切齒，恨之入骨。這林香主如此破口大罵，韋小寶倒也不以為奇。林永超一罵開了頭，其餘八位香主跟著也罵了起來。他們本來都是軍人，近年來混跡江湖，粗口原是說慣了，只不過在總舵主面前，大家盡力收斂而已，此時一罵上了，誰也不客氣。韋小寶大喜，一聽到這些污言穢語，登時如魚得水，忍不住插口也罵。說到罵人，韋小寶和這九位香主相比，頗有精粗之別，他一句句轉彎抹角，狠毒刻薄，九位香主只不過胡罵一氣，相形之下，不免見絀。

　　陳近南搖手道：“夠了，夠了！天下千千萬萬人在罵吳三桂，可是這□還是好好做他的平西王。罵是罵他不死了，行刺也不是辦法。”

　　宏化堂香主李式開矮小瘦削，說話很輕，罵人也不多，這時說道：“依屬下之見，就算咱們大舉入滇，將吳三桂殺了，于大局也無多大好處。韃子另派總督，巡撫，云南老百姓一般的翻不了身。吳三桂這漢奸罪孽深重，若是一刀殺了，未免太也便宜了他。”陳近南點頭道：“此言甚是有理，卻不知李兄弟有何高見？”李式開道：“這件事甚為重大，大伙兒須從長計議。屬下也想不出什麼好法子。不審聽從總舵主的指點。”

　　陳近南道：“『此事重大，須當從長計議。』李兄弟這一句話，便是高見了。常言道得好：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咱們十個人，不，十一個人，靜下來細細想想，主意兒就更加多了。咱們殺吳三桂，不但為天地會被他害死的眾位兄弟報仇，也是為天下千千萬萬漢人同胞報仇。此事我籌思已久，吳三桂那□在云南根深蒂固，勢力龐大，單是天地會一會之力，只怕扳他不倒。”

　　林永超大聲道：“拚著千刀萬剮，也要扳他一扳。”蔡德忠道：“你早已扳過了，吳三桂沒扳倒，卻扳斷了自己一只手。”林永超怒道：“你恥笑我不成？”蔡德忠自知失言，陪笑道：“我是講笑話，林兄弟別生氣。”

　　陳近南見林永超兀自憤憤不平，溫言慰道：“林賢弟，誅殺吳三桂，乃是普天下英雄好漢人人夢寐以求的大事，怎能要林賢弟與玄水堂單獨挑起這副重擔？就算天地會數萬兄弟齊心合力，也未必能動得了他手。”林永超道：“總舵主說得是。”這才平了氣。

　　陳近南道：“我看要辦成這件大事，咱們須得聯絡江湖上各領各派，各幫各會，共謀大舉。吳三桂這□在云南有幾萬精兵，麾下雄兵猛將，非同小可。單是要殺他一人，未必十分為難，但要誅他全家，殺盡他手下助紂為虐的一眾大小漢奸惡賊，卻非我天地會一會之力能夠辦到。”

　　林永超拍腿大叫：“是極，是極！我天地會兄弟已給吳三桂殺了這許多，單殺這賊子一人，如何抵得了命？”

　　眾人想到誅滅吳三桂全家及手下眾惡，都是十分興奮，但過不多時，大家面面相覷，心中均想：“這件事當真甚難。”

　　蔡德忠道：“少林、武當兩派人多勢眾，武功又高，那是一定要聯絡的。”

　　黃土堂香主姚必達躊躇道：“少林寺方丈晦聰大師，在武林中聲望自是極高，不過他向來十分老成持重，不肯得罪官府。這幾年來，更定下條規矩，連俗家子弟也不許輕易出寺下山，生怕惹禍生事。要聯絡少林派，這中間恐怕有很多難處。”

　　該管湖廣地面的參太堂香主胡德第點頭道：“武當派也差不多。真武觀觀主云雁道人和師兄云鶴道人失和已久，兩人盡是勾心斗角，互相找門下弟子的岔兒。殺吳三桂這等冒險勾當，就怕……就怕……”他沒再說下去，但誰都明白，多半云雁、云鶴二人都不會愿干。

　　林永超道：“倘若約不到少林、武當，咱們只好自己來干了。”陳近南道：“那不用性急，武林之中，也并非只不少林、武當兩派。”各個紛紛議論，有的說峨嵋或許愿干，有的說丐幫中有不少好手加入天地會，必愿與天地會聯手，去誅殺這大漢奸。

　　陳近南聽各人說了良久，道：“若不是十拿九穩，咱們可千萬不能向人家提出。”方大洪道：“這個自然，沒的人家不愿干，碰一鼻子灰不算，也傷了我天地會的臉面。”陳近南道：“失面子還不緊，風聲泄漏出去，給吳三桂那□加意提防，可更棘手了。”李式開道：“為了穩重起見，若要向哪一個門派幫會提出，須得先經總舵主點頭，別的人可不能隨便拿主意。”眾人都道：“正該如此。”

　　各人商議了一會。陳近南道：“此刻還不能擬下确定的方策。三個月後，大家在湖南長沙再聚。小寶，你仍回到宮中，青木堂的事務，暫且由李力世、關安基兩位代理。長沙之會，你不用來了。”

　　韋小寶應道：“是。”心道：“這不是擺明了過河拆橋麼？”

　　眾香主散後，陳近南拉了韋小寶的手，回到廂房之中，說道：“北京天橋上有一個賣膏藥的老頭兒，姓徐。別人賣膏藥的旗子上，膏藥都是黑色的，這徐老兒的膏藥卻是一半紅、一半青。你要有可跟我聯絡，到天橋去找徐老兒便是。你問他：『有沒有清惡毒、便盲眼復明的清毒復明膏藥？』他說：『有是有，價錢太貴，要三兩黃金，三兩白銀。』你說：『五兩黃金，五兩白銀賣不賣？』他便知道你是誰了。”

　　韋小寶大感有趣，笑道：“人家貨價三兩，你卻還價五兩，天下哪有這樣的事？”

　　陳近南微笑道：“這是唯恐誤打誤撞，真有人向他去買『清毒復明膏藥』。他一聽你還價黃金五兩，白銀五兩，便問：『為什麼價錢這樣貴？』你說：『不貴，不貴，只要當真復得了明，便給你做牛做馬，也是不貴。』他便說：『地振高岡，一派溪山千古秀。』你說：『門朝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流。』他又問：『紅花亭畔哪一堂？』你說：『青木堂。』他問：『堂上燒幾柱香？』你說：『五柱香。』燒五柱香便是香主。他是本會青木堂的兄弟，屬你該管。你有什麼事，可以交他辦。”

　　韋小寶一一記在心中。陳近南又將那副對子說了兩遍，和韋小寶演習一遍，一字無訛。陳近南又道：“這徐老頭雖歸你管，武功卻甚了得，你對他不可無禮。”韋小寶答應了。

　　陳近南道：“小寶，咱們大鬧康親王府，韃子一定偵騎四出，咱們在這里不能久留。今日你就回宮去，跟人說是給一幫強人擄了去，你夜里用計殺了看守了強人，逃回宮來。如有人要你領兵來捉拿，你可以帶兵到這里來，我們把鰲拜的□身和首級埋在後面菜園里，你領人來掘了去，就沒人懷疑。”韋小寶道：“大伙當然都不在這里了，是不是？”陳近南道：“你一走之後，大伙兒便散，不用擔心。三天之後，我到北京城里來傳你武功。你到東城甜水井胡同來，胡同口有兄弟們等著，自會帶你進來見我。”韋小寶應道：“是。”

　　陳近南輕輕撫摸他頭，溫言道：“你這就去罷！”

　　韋小寶當下進去和茅十八道別。茅十八不知他已入了天地會，做了香主，問長問短，極是關心。韋小寶也不說穿。這時他被奪去的匕首等物早已取回。陳近南命人替他備了坐騎，親自送出門外。李力世、關安基、玄貞道人等青木堂中兄弟，更直送到三里之外。

　　韋小寶問明路徑，催馬馳回北京城，進宮時已是傍晚，即去叩見皇帝。

　　康熙早已得知鰲拜在康親王府囚室中為韋小寶所殺的訊息，心想他為鰲拜的党徒所擄，定然凶多吉少。事情一發，清廷便立即四下緝捕鰲拜的余党拷問，人是捉了不少，卻查不出端倪。康熙正自老大煩惱，忽聽得韋小寶回來，又驚又喜，急忙傳見，一見他走進書房，忙問：“小桂子，你……你怎麼逃了出來？”

　　韋小寶一路之上，早已想好了一大片謊話，如何給強人捉去，如何給裝在棗子箱子運去等情倒不必撒謊，跟著說眾奸党如何設了靈位祭奠，為了等一個首腦人物，卻暫不殺他，將他綁在一間黑房之中，他又如何在半夜里磨斷手上所綁繩索，殺了看守的人，逃了出來，如何在草叢中躲避追騎，如何偷得馬匹，繞道而歸，說得繪聲繪影，生動之至。

　　康熙聽得津津有味，連連拍他肩頭，贊道：“小桂子，真有你的。”又道：“這番可真辛苦了。”

　　韋小寶道：“皇上，鰲拜這些奸党，勢力也真不小。奴才逃出來時，記明了路徑，咱們馬上帶兵去捉，好不好？”

　　康熙喜道：“妙極！你快去叫索額圖帶領三千兵馬，隨你去捉拿。”

　　韋小寶退了出來，命人去通知索額圖。索額圖聽說小桂子給鰲拜手下人捉去，心想宮中少了個大援，正在發愁，雖說能吞沒四十五萬兩銀子，畢竟是所失者大，所得者小，突然得悉小桂子逃歸，登時精神大振，忙帶領人馬，和韋小寶捕拿餘党。行到半路，康熙差人將韋小寶的玉花驄趕著送來。韋小寶騎上名駒，左顧右盼，得意非凡。

　　到得天地會聚會之所，自然早已人影不見。索額圖下令搜索，不久便在菜園中將鰲拜的首級和□身掘了出來，又找到一塊“大清少保一等超武公鰲拜大人之靈位”的靈牌，幾幅吊唁鰲拜的挽聯，自然都是陳近南故意留下的。

　　韋小寶和索額圖回到北京，將靈牌、挽聯等物呈上康熙，韋小寶神色間倒頗似立了一件大功。康熙獎勉幾句，吩咐葬了鰲拜的□身，命兩人繼續小心查察。

　　韋小寶嘴里連聲答應，臉上忠誠勤奮，肚中暗暗好笑。

## 第九回　琢磨頗望成全壁　激烈何須到碎琴

　　過了三天，韋小寶稟明康熙，要出去訪查鰲拜余党，徑自到東城甜水井胡同來。

　　离胡同口十來丈處停著一副餛飩擔子，賣餛飩的見到韋小寶，拿起下餛飩的長竹筷，在盛錢的竹筒上托托的敲了三下，停了一停，敲了兩下，又敲了三下。隔著數丈處，有人挑了擔子在賣青蘿卜，那人用削蘿卜的刀子在扁擔上也這般敲擊。韋小寶料想是無地會傳訊之法，隨著一個賣冰糖葫蘆的小販進了胡同，來到漆黑大門的一座屋子前。門口蹲著三人，正用石灰粉刷牆壁，見到韋小寶後點了點頭，石灰刀在牆上敲擊數下，大門便即開了。

　　韋小寶走進院子，進了大廳，見陳近南已坐在廳中，立即上前磕頭。陳近南甚是喜歡，說道：“你來得早，再好也沒有了。我本來想多耽幾天，傳你功夫，但昨天接到訊息，福建有件大事要我趕到料理。這次我只能停留一天。”韋小寶心中一喜：“你沒空多傳我功夫，將來我練得不好，那是你的事，可不能怪我。”臉上卻盡是失望之色。

　　陳近南從懷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冊子來，說道：“這是本門修習的內功的基本法門，你每日自行用功。”打開冊子，每一頁上都繪有人像，當下將修習內功的法門和口訣傳授了。

　　韋小寶一時之間也未能全盤領悟，只是用心記憶。

　　陳近南花了兩個多時辰，將這套內功授完，說道：“本門功夫以正心誠意為先。你這人心猿意馬，和本門功夫格格不入，練起來加倍艱難，須得特別用功才是。你牢牢記住，倘若練得心意煩躁，頭暈眼花，便不可再練，須待靜了下來，收拾雜念，再從頭練起，否則會有重大危險。”韋小寶答應了，雙手接過冊子，放入懷中。

　　陳近南又細問海天富所授武功的詳情，待韋小寶連說帶比的一一說完，陳近南沉吟道：“這些功夫，你也早知道是假的，當真遇到敵人，半點也不管用。我只是奇怪，怎地韃子皇太后傳授給韃子小皇帝的武功，卻也是假的。”韋小寶道：“老婊子不是小皇帝的親娘，而且……而且老婊子不是好人，是個大大的壞人。”心想老婊子害死小皇帝的母親等等情由，牽連太過重大，對師父也不能說，何況此事跟師父毫不相干。

　　陳近南點點頭，跟著查問海天富的為人和行事，只覺這老太監的所作所為之中，充滿了詭秘。韋小寶說了一些，突然間“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陳近南溫言問道：“小寶，怎麼啦？”韋小寶抽抽噎噎的將海天富在湯中暗下毒藥的事說了，最後泣道：“師父，我這毒是解不了啦。我死了之後，青木堂的兄弟們可不能再用老法子。”陳近南問道：“什麼老法子？”韋小寶道：“鰲拜害死尹香主，我殺了鰲拜，大伙兒就叫我做青木堂香主。海老烏龜害死韋香主，老婊子殺了海老烏龜。大伙兒可不能請老婊子來做青木堂香主。”

　　陳近南哈哈一笑，細心搭他脈搏，又詳詢他小腹疼痛的情狀，伸指在他小腹四周穴道上或輕或重的按捺，沉吟半晌，說道：“不用怕！海天富的毒藥，或許世上當真無藥可解，但我可用內力將毒逼了出來。”韋小寶大喜，連說：“多謝師父！”

　　陳近南領他到臥室之中，命他躺在床上，左手按他胸口“膻中穴”，右手按住他背脊“大椎穴”。過得片刻，韋小寶只覺兩股熱氣緩緩向下游走，全身說不出的舒服，迷迷糊糊的就睡著了。睡夢之中，突覺腹中說不出的疼痛，“啊喲”一聲，醒了過來，叫道：“師父，我……我要拉屎！”陳近南帶他到茅房門口。韋小寶剛解開褲子，稀屎便已直噴，但覺腥臭難當，口中跟著大嘔。

　　韋小寶回到臥室，雙腿酸軟，幾難站直。陳近南微笑道：“好啦，你中的毒已去了十之八九，余下來的已不打緊。我這里有十二粒解毒靈丹，你分十二天服下，余毒就可驅除干淨。”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瓷瓶，交給韋小寶。韋小寶接了，好生感激，說道：“師父，這藥丸你自己還有沒有？你都給了我，要是你自己中毒……”陳近南微微一笑，說道：“人家想下我的毒，也沒這麼容易。”

　　眼見天色已晚，陳近南命人開飯來，和韋小寶同食。韋小寶見只有四碗尋常菜肴，心想：“師父是大英雄，卻吃得這等馬虎。”他既知身上劇毒已解，心懷大暢，吃飯和替師父裝飯之時，臉上笑咪咪地，甚是歡喜。

　　飯罷，韋小寶又替師父斟了茶。陳近南喝了幾口，說道：“小寶，盼你做個好孩子。我一有空閒，便到京城來傳你武藝。”韋小寶應道：“是。”陳近南道：“好，你這就回皇宮去罷。韃子狡猾得很，你雖也聰明，畢竟年紀小，要事事小心。”

　　韋小寶道：“師父，我在宮里很氣悶，什麼時候才可以跟你行走江湖？”

　　陳近南凝視他臉，道：“你且忍耐幾年，為本會立幾件大功。等得……等得再過幾年，你聲音變了，胡子也長出來時，不能再冒充太監，那時再出宮來。”

　　韋小寶心想：“我在宮里做好事還是壞事，你們誰也不知，想廢去我的香主，可沒有那麼容易。將來我年紀大了，武功練好了，或許你們便不廢了。”想到此處，便開心起來，說道：“是，是。師父，我去啦。”陳近南站起身來，拉著他手，說道：“小寶，韃子氣候已成，這反清復明的大事，是艱難得很的。你在皇宮之中，時時刻刻會遇到凶險，你年紀這樣小，又沒學到什麼真實本領，我實在好生放心不下。不過咱們既入了天地會，這身子就不是自己的了，只要于反清復明大業有利，就算明知是坑，也只好跳下去。只可惜……只可惜你不能時時在我身邊，我可好好教你。但盼將來你能多跟我一些時候。現下會中兄弟們敬重于你，只不過瞧在我的份上，但我總不能照應你一輩子。將來人家敬重你，還是瞧你不起，一切全憑你自己。”

　　韋小寶道：“是。我丟自己的臉不打緊，師父的臉可丟不起。”陳近南搖頭道：“你自己丟臉，那也不成啊。”韋小寶應道：“是，是。我丟小桂子的臉好了。小桂子是韃子太監，咱們丟小桂子的臉，就是丟韃子的臉，那就是反清復明。”陳近南長漢一聲，實不知如何教導下是。

　　韋小寶進宮回到自己屋里，將索額圖交來的幾十張，一共四十六萬六千五百兩銀票反復細看，心下大樂。原來索額圖為了討好他，本來答應四十五萬兩銀子，後來變賣鰲拜家產，得價較預計為多，又加了一萬多兩。他看了多時，收起銀票，取出陳近南的那本武功冊子，照著所傳秘訣，盤膝而坐，練了起來。他點收銀票，看到票子上銀號、票號的朱印時神采奕奕，一翻到武功圖譜，登時興味索然，何況書中的注解一百個字中也識不上一個，練不到半個時辰，便覺神昏眼倦，倒在床上便睡著了。

　　次日醒來後，在書房中侍候完了皇帝，回到屋里，又再練功，過不多時又竟入睡。原來陳近南這一門功夫極是不易，非有極大毅力，難以打通第一關。韋小寶聰明機警，卻便是少了這一份毅力，第一個坐式一練，便覺艱難無比，昏昏欲睡。一覺醒轉，已是半夜，心想：“師父叫我練功，可是他的功夫乏味之極。但如偷懶不練罷，下次見到師父，他一查之下，我功夫半點也沒長進，一定老大不高興。說不定便將我的青木堂香主給廢了。”起身再拿起那冊子來看，依法打坐修習，過不多時雙眼又是沉重之極，忍不住要睡，心想：“他們打定了主意，要過河拆橋，我這座橋是青石板大橋也罷，是爛木頭獨木橋也罷，他們總是要拆的，我練不練功夫，也不相干。”既找到了不練功夫的借口，心下大寬，倒頭呼呼大睡。

　　他既不須再練武功，此後的日子便過得甚是逍遙自在，十二粒藥丸服完，小腹上的疼痛已無影無蹤。日間只在上書房侍候康熙幾個時辰，空下來便跟溫氏兄弟等擲骰子賭錢。他此刻是身有數十萬兩銀子家財的大富豪，擲骰子原已不用再作弊行騙，但羊牯當前，不騙幾下，心中可有說不出的不痛快，溫氏兄弟、平威、老吳等人欠他賭債自然越積越多。好在韋小寶不討債，而海天富又已不在人世，溫氏兄弟等雖債台高筑，卻也不怎樣擔心。

　　至于尚膳的事務，自有手下太監料理，每逢初二、十六，管事太監便送四百兩銀子到韋小寶屋子里來。這時索額圖早已替他將幾萬兩銀子送宮中嬪妃和有權勢的太監、侍衛，韋小寶嘴頭上既來得，康熙又正對他十分寵幸，這幾個月中，在宮中眾中交譽，人人見了他都笑顏相迎。

　　秋盡冬來，天氣日冷一日，這天韋小寶從上書房中下來，忽然想起：“師父吩咐，倘若有事，便去天橋找賣膏藥的徐老頭聯絡。雖然沒什麼事，也不妨去跟他對答一下，什麼‘地振高岡，一派溪山千古秀。門朝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流’，倒也有趣。喂，你這張膏藥要三兩黃金，三兩白銀，太貴啦！五兩黃金，五兩白銀賣不賣，哈哈，哈哈！”他走出宮門，在大街上轉了幾轉，見一家茶館中有個說書先生在說書，便踱進去泡了壺茶坐下。說書先生說的正是“英烈傳”，說到朱元璋和陳友瓊在鄱陽湖大戰，如何周顛抱了朱元璋換船，如何陳友瓊戰船上一炮轟來，將朱元璋原來的坐船轟得粉碎。這些情節韋小寶早已聽得爛熟，那說書的穿插也不甚佳，但他一坐下來，便聽了大半個時辰，東逛西逛，直到天黑，這天竟沒到天橋去。

　　第二天、第三天也始終沒去。每晚臨睡，心里總說，明天該去瞧瞧那徐老頭兒了，可是第二天不是去擲骰子賭錢，便是去聽說書，要不然到街市之中亂花銀子。這些日子在皇宮里逍遙快樂，做太監比做天地會的什麼香主，臭主要適意得多，自知這念頭十分沒出息，也不敢多想。偶爾念及，便自己安慰：“反正我又沒事，去找徐老頭兒干麼？泄漏了機密，送了我小命不打緊，反而連累了天地會的大事。”

　　如此又過了月余，韋小寶這一日又在茶館中聽“英烈傳”。茶博士見他中宮中太監，給的賞錢又多，總是給他留下最好的座頭，泡的是上好香茶。韋小寶這些日子來給人奉承慣了，對茶博士的恭謹巴結雖不怎麼稀罕，聽在耳里卻也著實受用。壇上說書說的是大將軍徐達挂帥出征，將韃子兵趕往蒙古。京師之地，茶館里聽書的旗人甚多，說書先生不敢公然提“韃子”二字，只是說是元兵元將，但也說得口沫橫飛，精神十足。

　　韋小寶正聽得出神，忽有一人說道：“借光！”在他的茶桌邊坐上。韋小寶眉頭一皺，有些不耐煩。那人輕聲說道：“小人有張上好膏藥，想賣與公公，公公請看。”韋小寶一轉頭，只見桌上放著一張膏藥，一半青，一半紅，他心中一動，問道：“這是什麼膏藥？”

　　那人道：“這是除惡毒，令雙目復明的膏藥。”壓低了聲音，道：“有個名目，叫作‘去清復明膏藥’。”韋小寶看那人時，見他三十來年紀，英氣勃勃，并不是師父所說的那個徐老頭，心下起疑，問道：“這張膏藥要賣多少銀子？”那人道：“三兩白銀，三兩黃金。”韋小寶道：“五兩白銀，五兩黃金賣不賣？”那人說道：“那不是太貴了嗎？”韋小寶道：“不貴，不貴，只要當真去得清毒，復得了明，便給你做牛做馬，也是不貴。”那人將膏藥向韋小寶身前一推，低聲道：“公公，請借一步說話。”說著站起身來，走出茶館。韋小寶將二百文錢丟在桌上，取了膏藥，走了出去。那人候在茶館之外，向東便走，轉入一條胡同，站定了腳，說道：“地振高岡，一派溪水千古秀。”韋小寶道：“門朝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流。”不等他問，先行問道：“閣下在紅花亭畔住哪一堂？”那人道：“兄弟是青木堂。”韋小寶道：“堂上燒幾炷香？”那人道：“三炷香！”韋小寶點了點頭，心想：“你比我的職位可低了兩級。”那人叉手躬身，低聲道：“哥哥是青木堂燒五炷香的韋香主？”韋小寶道：“正是。”心想：“你年紀比我大得多，卻叫我哥哥，當真要叫得好聽，怎麼又不叫爺爺，叔叔？”

　　那人道：“兄弟姓高，名叫彥超，是韋香主的下屬，久仰香主的英名，今日得見，實是大幸。”韋小寶心中一喜，笑道：“高大哥好說，大家是自己人，何必客氣。”

　　高彥超道：“本堂有一位姓徐的大哥，向在天橋賣藥，今日給人打得重傷，特來報知韋香主。”韋小寶吃了一驚，說道：“我連日宮中有事，沒去找他。他怎麼受了傷，是給誰打的？”高彥超道：“此處不便詳告，請韋香主跟我來。”韋小寶點了點頭。

　　過了七八條街，來到一條小街，高彥超走進一家藥店。韋小寶見招牌寫著五個字，自然一個也不識，也不用細看，料想是藥店的名字，便跟著進去。

　　柜台內坐著一個肥肥胖胖的掌柜，高彥超走上前去，在他耳畔低聲說了幾句。那胖掌柜連聲應道：“是，是！”站起身來，向韋小寶點了點頭，道：“客官要買上好藥材，請進來罷！”引著韋小寶和高彥超走進內室，反手帶上了門，俯身掀開一塊地板，露出個洞來，有石級通將下去。

　　韋小寶見地道中黑黝黝地，心下驚疑不定：“這兩人真是天地會的兄弟嗎？只怕有點兒靠不住。下面若是宰殺韋小寶的屠房，豈不糟糕？”但高彥超跟在身後，其勢已無可退縮，只得跟著那掌柜走入地道。

　　幸好地道極短，只走得十來步，那掌柜便推開了一扇板門，門中透出燈光。韋小寶走進門內，見是一間十來尺見方的小室，室中卻坐了五人，另有一人躺在一格矮榻之上。待得再加上三人，幾乎已無轉身余地。幸好那胖掌柜隨即退出。

　　高彥超道：“眾位兄弟，韋香主駕到！”

　　室中五人齊聲歡呼，站起來躬身行禮，地窖太小，各人擠成一團。韋小寶抱拳還禮。見其中一人是個道人，那是曾經會過的，道號玄貞，記得他曾開過玩笑，叫關安基跟他妻子“十足真金”离婚，另有一個姓樊，也是見過的。韋小寶見到熟人，當即寬心。高彥超指著臥在矮榻上那人，說道：“徐大哥身受重傷，不能起來見禮。”

　　韋小寶道：“好說，好說！”走近身去，只見榻上那人一張滿是皺紋的臉上，已無半點血色，雙目緊閉，呼吸徽弱，白須上點點斑都是血漬，問道：“不知是誰打傷了徐大哥？是……是韃子的鷹爪嗎？”

　　高彥超搖頭道：“不是，是云南沐王府的人。”

　　韋小寶一驚，道：“云南沐王府？他們……他們跟咱們是一路的，是不是？”

　　高彥超緩緩搖頭，說道：“啟稟香主大哥：徐大哥今朝支撐著回到這里回春藥店來，斷斷續續的說道：下手打傷他的，是沐王府的兩個年輕人，都是姓白……”韋小寶道：“姓白？那不是沐王府四大家將的後人嗎？”高彥超道：“多半是的。大概就是白寒松、白寒楓兄弟，叫做什麼‘白氏雙木’的。”韋小寶喃喃道：“兩根爛木頭，有什麼了不起啦。”高彥超道：“聽徐大哥說，他們為了爭執擁唐擁桂，越說越僵，終于動起手來．。徐大哥雙拳難敵四手，身受重傷。”韋小寶道：“兩個打一個，不是英雄好漢。什麼糖啊桂的，莫非……莫非……”心想什麼“擁桂”莫非為了擁護我小桂子，但覺得不大像，縮住了不說。

　　高彥超道：“沐王府是桂王手下，咱們天地會是當年唐王天子手下。徐大哥定是跟他們爭名份，以致言語失和。”韋小寶還是不懂，問道：“什麼桂王手下，唐王手下？”高彥超道：“那桂王不是真命天子，咱們唐王才是真命天子。”

　　玄貞道人明白韋小寶的底細，知他肚中的料子有限，插口道：“韋香主，當年李闖攻入北京，逼死了祟禎天子。吳三桂帶領清兵入關，占我花花江山。各地的忠臣義士，紛紛推戴太祖皇帝的子孫為王。先是福王在南京做天子。後來福王給韃子害了，咱們唐王在福建做天子，那是國姓爺鄭家一伙人擁戴的，自然是真命天子。哪知道另一批人在廣西、云南推戴桂王做天子，又有一批人在浙江推戴魯王做天子，那都是假的真命天子。”韋小寶點頭道：“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既有唐王做了天子，桂王，魯王就不能做天子了。”

　　高彥超道：“是啊，韋香主說得對極！”

　　玄貞道人道：“可是廣西、浙江那些人為了貪圖富貴，爭著說道，他們擁立的才是真命天子，大家自伙里爭得厲害。”歎了口氣，續道：“後來唐王、魯王、桂王，先後都遭了難。這些年來，江湖上豪傑不忘明室，分別找了三王的後人，奉以為主，干反清復明的大業。桂王的手下擁戴桂王的子孫，魯王的手下擁戴魯王的子孫，那是桂派和魯派，他們又稱咱們天地會為唐派。唐、桂、魯三派，都是反清復明的。不過只有咱們天地會才是正統，桂派、魯派卻是篡位。”韋小寶點頭道：“我明白了。沐王府那些人地桂派，是不是？”玄貞道人道：“正是。這三派人十幾年來相爭不休。”

　　韋小寶想起那日蘇北道上遇到沐王府的人物，甚是傲慢無禮，那人也是姓白的，不知是不是這兩根爛木頭之一，當時見茅十八對他怕得厲害，早就不忿，便道：“唐王既是真命天子，他們就不該再爭。聽說沐公爺是很好的，只怕他老人家歸天之後，他手下那些人有點兒亂七八糟。”地窖中眾人齊聲道：“韋香主的話，一點不錯。”

　　玄貞道人道：“江湖上好漢瞧在沐天波沐公爺盡忠死節的份上，遇上了沐王府的人物，都是容讓三分。這樣一來，沐王府中連阿貓阿狗也都狂妄自大起來。我們這位徐大哥人是再好也沒有的，他從前服侍過唐王天子，當真是忠心耿耿，提到先帝時便流眼淚。定是沐王府的人說話不三不四，言語中輕侮了先帝，否則的話，徐老哥怎能跟沐王府的人動手？”

　　高彥超道：“徐大哥在午前清醒了一會兒，要眾兄弟給他出這口氣。在直隸境內，眼下本會只韋香主一位香主，按照本會規矩，遇上這等大事，須得稟明韋香主而行。倘若對付韃子的鷹爪，那也罷了，殺了韃子和鷹爪固然很好，弟兄們為本會殉難，也是份所當為。可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名聲很響，說來總也是自己人，去跟他們交涉，說不定會大動干戈，後果怎樣，就很難料。”韋小寶嗯了一聲。

　　高彥超又道：“徐大哥說，他一直在等候韋香主駕到，已等了好幾個月了，有時見到韋香主在街市采購物品，有時在茶館里聽書。”韋小寶臉上微微一紅，說道：“原來他早見到我了。”高彥超道：“徐大哥說，總舵吩咐過的，韋香主倘若有事，自會去找他，因此徐大哥雖然見到韋香主，卻不敢上前相認。”

　　韋小寶點了點頭，向榻上的老頭瞧了一眼，心想：“原來這老狐狸暗中早就跟上了我。我在街上買了東西亂吃，胡花銀子，早就落入他眼中。他媽的，日後他見了我師父，定會搬弄是非，最好是這只老狐狸傷勢好不了，嗚呼哀哉！”

　　玄貞道人道：“咱們一商量，迫不得已，只好請韋香主到來主持大局。”

　　韋小寶心想：“我一個小孩子，能主持什麼大局？”但見這些人對自己十分恭謹，心下也不禁得意。他初入天地會時，除了師父之外，九位香主都比自己年長資深，此刻這些人中卻以自己地位最高，輕飄飄之感登時油然而興。

　　一名中年的粗壯漢子氣憤憤的道：“大伙兒見到沐王府的人退讓三分，那是敬重沐公爺為人忠義，為主殉難，說到所做事業的驚逃詔地，咱們國姓爺比之沐王爺可胜過了十倍。”那姓樊的樊綱道：“我敬你五尺，你就該當敬我一丈。怎地我們客氣，他們反而是運氣？這件事若不分說清楚，以後天地會給沐王府壓得頭也抬不起來，大伙兒還混個什麼？”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都十分氣惱。

　　玄貞道人道：“這件事如何辦理，大伙兒都聽韋香主的指示。”

　　要韋小寶想法子去偷雞摸狗，混蒙拐騙，他還能拿些主意，現下面臨這種大事，要他拿個主意出來，當真是要他的好看，擺明了叫他當場出乖露丑。可是他不折不扣，确是陳近南的弟子，天地會十大香主之一，直隸全省之中，天地會眾兄弟以他為首，這姓徐的老頭和別的幾人，又都是他青木堂的嫡系下屬，眼見人人的目光都注視在他臉上，不由得大是發窘，心中直罵：“辣塊媽媽，這……這如何是好？”

　　他心中發窘，一個個人瞧將過去，盼望尋一點線索，可以想個好主意，看到那粗壯漢子時，忽見他嘴角邊微有笑容，眼光中流露出狡猾的神色。此人剛才還在大叫大嚷，滿腔子都是怒火，怎地突然間高興起來？一凝神間，猛地想起：“啊喲，辣塊媽媽，這批王八蛋不懷好意，要我來掮爛木梢。他們想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卻生怕我師父將來責怪，于是找了我來，要我出頭。”他越想越對，尋思：“我只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雖說是香主，難道還真會有胜過他們的主意？他們是要拿我來作擋箭牌，日後沒事，那就罷了，有什麼不妥，都往我頭上一推，說道：‘青木堂韋小主率領大伙兒干的。香主有令，咱們不敢不從。’哼，他們本就要雞蛋里找骨頭，廢了我這香主，我領頭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不論是輸是贏，總之是大大的一塊骨頭。好啊，辣愉媽媽，老子可不上這個當。”

　　他假裝低頭沉思，過了一會兒，說道：“眾位兄長，小弟雖然當了香主，只不過碰巧殺了鰲拜，本事是一點也沒有的，計策更加沒有。我看還是請玄貞道長出個主意，一定比我高明得多。”他這一招叫作“順水推舟”，將一根爛木梢向玄貞道人肩頭推去。

　　玄貞道人笑了一笑，向樊綱道：“樊三哥的腦筋可比我行得多，你瞧怎麼辦？”

　　樊綱是個直性漢子，說道：“我看也沒第二條路好走，咱們就找到姓白的家里，他們要是向徐大哥磕頭賠罪，那就萬事全休。否則的話，哼哼，說不得，只好先禮後兵。”

　　人人心中想的，其實都是這一句話，只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威名甚盛，又是反清復明的同道，誰也不愿首先將這句話說出口來。樊綱這麼一說，幾個人都附和道：“對，對樊三哥的話對極！能夠不動武自然最好，否則咱們天地會可也不是好欺的，給人家打成這副樣子，難道便罷了不成？”

　　韋小寶向玄貞道人和另一個漢子道：“你二位以為怎樣？”

　　那漢子道：“這叫作逼上梁上，沒有法子，咱們确是給趕得絕了。”

　　玄貞卻微笑著點了點頭，不置可否。

　　韋小寶心想：“你不說話，將來想賴，我偏偏叫你賴不成。”問道：“玄貞道長，你以為樊三哥的主意不大妥當，是不是？”

　　玄貞道：“也不是不妥當，不過大家須得十分鄭重，倘若跟沐王府的人動手，第一是敗不得，第二是殺不得人。倘若打死了人，那可是一件大事。”樊綱道：“話是這麼說，但如徐大哥傷重不治，卻又怎樣？”玄貞又點了點頭。

　　韋小寶道：“請大家商量個法子出來。各位哥哥見識多，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米還多，走過的橋比我走過的路還多，想的主意也一定比我好得多。”玄貞向他瞧一眼，淡淡的道：“韋香主很了不起哪！”韋小寶笑道：“道長你也了不起。”

　　眾人商量了一會，還是依照樊綱的法子，請韋小寶率同眾人，去向沐王府的人興問罪之師，各人身上暗帶兵刃，但須盡量忍讓，要占住地步，最好是沐王府的人先動了手打了人，這才還手。

　　玄貞道：“咱們不妨再約北京城里幾位成名的武師一同前去，請創作作個見證，免得傳了開來，說咱們天地會上門欺人。日後是非不明，只怕總舵主見罪。”

　　韋小寶喜道：“好極，要請有本事的，越多越好。”在蘇北道上的飯店之中，沐王府那姓白的一根根筷子擲出去，只打得吳三桂手下一個個摔倒在地。這情景此刻猶似便在眼前。他們要是再搞什麼銅角渡江，火箭射象的玩意兒，就算北京城里擺不出大象陣，單是擺上個把老鼠陣，青木堂韋香主吃不了就得兜著走，本想推托不去，又有點說不出口，聽玄貞道人說要約同北京城里著名武師前去，正中下懷。

　　玄貞微微一笑，說道：“咱們只約有聲望名氣的，倒不是請他們去助拳，武功好不好卻在其次。”高彥超道：“名氣大的，武功多半就高。”他是在幫韋小寶說話。玄貞點了點頭。樊綱道：“咱們去請哪幾位武師？”當下眾人商議請誰同去，邀請的人要在武林中頗有名望，與官面上并無來往，而與天地會多少有些交情。

　　商議定當後，正要分頭請人，那徐老頭忽然呻吟道：“不……不……不能請外人。”樊綱問道：“徐大哥，你說不能請外人？”徐老頭道：“韋香主，他……他在宮里當差，這……這件事可不能泄漏出去，那……那是性命交關……交關的大事。”

　　眾人一聽，都覺有理，韋小寶在宮中做太監，自然是奉了總舵主之命，暗中必有重大圖謀，一有外人知道，難保不走漏風聲。樊綱道：“韋香主倒也不必親自出馬。咱們去跟那兩個姓沐的理論，結果怎樣，回來稟報韋香主知道便是。”

　　韋小寶本來對沐王府頗為忌憚，但既邀武林中一批大有名望之人同去，那就篤定泰山，有胜無敗，這好比用灌鉛骰子跟羊牯賭錢，怎可置身局外？說道：“我如不去，那就不好玩了。我的姓名身份，你們別跟外人說就是。”

　　玄貞道人道：“倘若韋香主刮喬裝改扮了，那就沒人知道他在宮里辦事……”

　　韋小寶沒聽他說完，當時即拍手叫好，連稱：“妙極，妙極！”這主意正投其所好，上門生事，本已是十分有趣，改裝之後去生事，更是妙上加妙。

　　眾人本來都覺得若非韋香主率領，各人擔的干系太人，見他如此熱心，爭著要去，自無异議。徐老頭道：“大伙兒……大伙兒千萬要小心。韋香主份……扮作什麼人？”眾人望著韋小寶，聽他示下。

　　韋小寶心想：“我扮個富家公子呢，還是扮個小叫他？”他在妓院之中，見到來嫖院的王孫公子衣飾華貴，向本甚是羡慕，一直沒機會穿著，微一沉吟，從懷中摸出三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來，道：“這里是一千五百兩銀子，相煩哪一位大哥給我買些衣服。”

　　眾人都是微微一驚，幾個人齊聲道：“哪得著這許多銀子？”韋小寶道：“我銀子有的是，衣衫買得越貴越好，再買些珠寶戴了起來，誰也不知我是宮里的小……小太監了。”玄貞道人道：“韋香主說得是。高兄弟，你去買韋香主的衣衫。”

　　韋小寶又取出一千兩銀子的銀票，道：“多花些銀好了，不打緊。”旁人見這小小孩童身邊銀票極多，都暗暗稱异，說什麼也料想不到他屋里的銀子竟有四十幾萬兩之多。按照韋小寶本來牌氣，身邊便有二三兩銀子，也要花光了才舒服，可是四十幾萬兩銀子如何花用得掉？能夠買些華貴衣服來穿戴穿戴，出出風頭，當真機會難得，心里快活之極，見眾人目瞪口呆，便又伸手入懷。

　　他手伸出來時，掌中已有三千五百兩銀子的銀票，交給玄貞道人，道：“兄弟跟各位大哥今日初見，沒什麼孝敬。這些銀子，是韃子那里拿來的，都是不義……不義的銀，請大伙兒幫著花用花用。”天地會規矩嚴明，不得胡亂取人財物，樊綱、高彥超待早已穿得久了，突見韋香主取出這許多銀票，又言明是取自韃子的不義之財，他既在清宮中當差，此言自然不假，各人情不自禁的都歡呼起來。

　　玄貞道：“咱們要分頭請人，今日是來不及了。韋香主，大伙兒在這里恭候大駕，不知你什麼時刻能到？”韋小寶道：“上午我要當差，午後准到。”玄貞道：“很好。明日午後，咱們在這里會齊，然後同去跟那兩個姓白的算帳。”

　　當晚韋小寶便心痒難搔，在屋里跳上跳下，指手划腳。次日從上書房下來，便匆匆去珠寶店買了一只大翡翠戒指，又叫店中師傅在一頂緞帽上釘上一大塊白玉，四顆渾圓明珠，這一來便花了四千多兩銀子。珠寶店見這位貴客是宮中太監，絲毫不以為奇，既是內宮來采購珠寶，眾人再多十倍也是常事。

　　韋小寶趕到回春堂藥店，眾人已在地窖中等候，說道已請了北京四位知名武師，同去作見證，每人送了二百兩銀子謝禮。韋小寶心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這四位武師非幫我們不可。只是二百兩銀子謝禮太少，最好送五百兩。四位武師太少，最好請十六位。”

　　高彥超取出衣服鞋襪給韋小寶換上，每件衣物都十分華貴，外面一件長袍是火狐皮的里子，在領口和衣袖外翻出油光滑亮的毛皮。高彥超道：“皮袍是叫他們連夜改小的，多給了三兩六錢銀子的工錢。”韋小寶連說：“不貴，不貴。”一件天青緞子的馬褂，十粒扣子都是黃金打的，饒是如此，他給的銀子還是一半也用不了。韋小寶在宮中住了將近一年，居移氣，養移體，食用既好，見識又多，這半年來做了尚膳監的首腦，百余名太監給他差來差去，做首領早做得慣了。這時周身再一打扮，雖然頗有些暴發戶的俗氣，卻也顯得款式非凡，派頭十足，與樊綱、高彥超等草莽豪傑大不相同。眾人已安排了一乘轎子，等在門外，請韋小寶上轎，以防他改裝之後在城里行走，撞見宮中太監或朝廷官員。

　　一行人先到東城武胜鏢局，和四位武師會齊。那四位武師第一位是北京潭腿門掌門人老武師馬博仁，那是清真教門的；第二位跌要名醫姚春，徐老頭受了傷，便由他醫治，此人既是名醫，擒拿短打也是一絕；第三位是外號“虎面霸王”的雷一嘯，鐵布衫功夫大大有名，；第四位便是武胜鏢局的總鏢頭金槍王武通。

　　馬博仁等四人早已得知天地會領頭的韋香主年紀甚輕，一見之下，竟是這樣一個豪富少年，都是十分詫异，但各人久仰陳近南的大名，心想天地會總舵主的弟子，年紀雖小，也必有驚人藝業，都不敢小覷了他。眾人在鏢局中喝茶，便同去楊柳胡同那姓白的二人駐足之處。韋小寶和馬博仁、姚春三人坐轎，雷一嘯與王武通騎馬，余人步行相陪。玄貞道人、樊綱等都是成名人物，王武通要相借坐騎，但玄貞怕惹人注目，堅決不要。一行人來到楊柳胡同一座朱漆大門的宅第之外，高彥超正要上前打門，忽聽門內傳出隱隱哭聲。眾人一怔，只見大門外挂著兩盞白色燈籠，卻是家有喪事。高彥超輕叩門環，過了一會，大門打開，出來一名老管家。高彥超呈上備就的五張名帖，說道：“武胜鏢局、潭腿門、天地會的幾位朋友，前來拜會白大俠、白二俠。”那老管家聽得“天地會”三字，又眉一豎，滿臉怒容，向眾人瞪了一眼，接過拜帖，一言不發的便走了進去。

　　馬博仁看書雖老，火氣卻是極大，登時忍不住生氣，道：“這奴才好生無禮。”

　　韋小寶道：“馬老爺子的話一點不錯。”他對沐王府的人畢竟甚是忌憚，只盼馬博仁、王武通等人站定在自己一邊，待會倘若動手，便可多有幾個得力的幫手。

　　隔了好一會，一名二十六七歲的漢子走了出來，身材甚高，披麻帶孝，滿身喪服，雙眼紅腫，兀自淚痕未干，抱拳說道：“韋香主、馬老爺子、王總鏢頭，眾位大駕光臨，有失遠迎。白寒楓有禮。”眾人抱拳還禮。白寒楓讓眾人進廳。馬博仁最是性急，問道：“白二俠身上有服，不知府上是哪一位過世了？”白寒楓道：“是家兄寒松不幸亡故。”馬博跌足道：“可惜，可惜！白氏雙子乃沐王府的英雄虎將，武林中大大有名，白俠正當英年，不知是得了什麼疾病？”

　　眾人剛到廳中，還未坐定，白寒楓聽了此言，陡是轉過身來，雙眼中如欲射出火光，厲聲道：“馬老爺子，在下敬你是武林前輩，以禮相待。你這般明知故問，是譏嘲于我嗎？”

　　他陡然發怒，韋小寶出其不意，不由得吃了一驚，退了一步。馬博仁摸著白須，說道：“這可希奇了！老夫不知，這才相問，什麼叫做明知故問？白二俠死了兄長，就算心中悲痛，也不能向我老頭子發脾氣啊！”白寒楓哼了一聲，道：“請坐！”馬博仁喃喃自語：“坐就坐罷！難道還怕了不成！”向韋小寶道：“韋香主，你請上座。”韋小寶道：“不，還是馬老爺子上座！”

　　白寒楓看了拜帖，知道來客之中有天地會的青木堂香主韋香主，萬料不到這少年便是韋香主，心下又奇又怒，一伸手，便抓住韋小寶的左腕，喝道：“你便是天地會的韋香主？”

　　這一抓之力勁道奇大，韋小寶奇痛徹骨，“啊”的一聲，大叫出來，兩道眼淚自然而然流下腮來。玄貞道人道：“上讓是客，白二俠太也欺人！”伸指便往白寒楓脅下點去。

　　白寒楓左手一擋，放開韋小寶手腕，退開一步，說道：“得罪了。”

　　韋小寶愁眉苦臉，伸袖擦干了眼淚。白寒楓固是大出意料之外，馬博仁、王武通，以及天地會中眾人也都驚詫不置，眼見白寒楓這一抓手雖然手法凌厲，卻也不是無可擋避。這韋香主身為陳近南的弟子，不但閃避不了，大叫之余兼且流淚，實是武林中的一大奇事。玄貞、樊綱、高彥超等人都面紅過耳，甚感羞慚。白寒楓道：“對不住了！家兄不幸為天地會下毒手害死，在下心中悲痛……”

　　他話未說完，眾人紛道：“什麼？”“什麼白大俠為天地會害死？”哪有此事？“決無此事。”

　　白寒楓霍地站起，大聲道：“你們說決無此事，難道我哥哥沒有死嗎？你們來，大家親眼瞧瞧。”一伸手，又向韋小寶左臂抓去。

　　這一次玄貞道人和樊綱都有了預備，白寒楓右臂甫動，二人一襲前胸，一襲後背，同時出手。白寒楓當即斜身拗步，又掌左右打出。玄貞左掌一抬，右掌以擊了出去，樊綱卻已和白寒楓交了一掌。白寒楓變招反點玄貞咽喉，玄貞側身閃開。白寒楓厲聲道：“我大哥已死在你們手里，我也不想活了。天地會的狗畜牲，一起上來便是。”

　　跌打名醫姚春雙手一攔，說道：“且慢動手，這中間恐有誤會。白二俠口口聲聲說道，白大俠為天地會害死，到底實情如何，且請說個明白。”

　　白寒楓道：“你們來！”大踏步向內堂走去。

　　眾人心想已方人多，也不怕他有何陰謀詭計，都跟了進去。

　　剛到天井之中，眾人便都站定了，只見後廳是個靈堂，靈幔之後是口棺材，死人躺在棺材之上，露出半個頭，一雙腳。白寒楓掀起靈幔，大聲叫道：“哥哥你死了沒眼閉，兄弟好歹要殺幾個天地會的狗畜牲，給你報仇。”他聲音嘶啞，顯是哭泣已久。韋小寶一見到死人面容，大吃一驚，那正是在蘇北道上小飯店中見過的，那人以筷子擊中吳三桂部屬，武功高強，想不到竟會死在這里，隨即想到對方少了一個厲害角色，驚奇之余，暗自寬心。

　　馬博仁、姚春、雷一嘯、王武通四人走近前去。王武通和白寒楓有過一面之緣，歎道：“白大俠果真逝世，可惜！”姚春特別仔細，伸手去搭了搭死了腕脈。

　　白寒楓冷笑道：“你若治得我哥哥還陽，我……我給你嗑一萬二千個響頭。”

　　姚春歎了口氣，道：“白二俠，人死不能復生，還請節哀。傷害白大俠的，果然是天地會的人？白二俠沒弄錯嗎？”白寒楓叫道：“我……我弄錯？我會弄錯？”

　　眾人見他哀毀逾恒，足見手足之情極篤，都不禁為他難過，樊綱怒氣也自平了，尋思：“他死了兄長，也難怪出手不知輕重。”

　　白寒楓雙手叉腰，在靈堂一站，大聲道：“害死我哥哥的，是那平日在天橋上賣藥的姓徐老嵌賊。這老嵌賊名叫徐天川，有個匪號叫作‘八臂猿猴’，乃是天地會青木堂有職司的人，是也不是？你們還能賴？”

　　樊綱和玄貞等幾人面面相覷，他們這伙人到楊柳胡同來，本是要向白氏兄弟問罪，質問他們為什麼傷人，不料白氏兄弟中的大哥白寒松竟已死在徐天川手底。樊綱歎了口氣，說道：“白老二，徐天川徐大哥是我們天地會的兄弟，原是不假，不過他……他……”白寒松厲聲道：“他怎樣？”樊綱道：“他已給你們打得重傷，奄奄一息，也不知這會兒是死是活。不瞞你說，我們今日到來，原是要來請問你們兄弟，干麼將我們徐大哥打成這等模樣，哪知道……想不到……唉……”

　　白寒楓怒道：“別說這姓徐的老賊沒死，就算他死了，這豬狗不如的老賊，也不配抵我哥哥的命。”樊綱也怒道：“你說話不干不淨，像什麼武林中好漢？依你說便要怎樣？”

　　白寒楓叫道：“我……我不知道！我要將你們天地會這批狗賊，一個個都宰成肉醬。我陪你們一起死，大伙兒都死了干淨。”一轉身，從死人身側抽出一口鋼刀，隨即身子躍起，直如瘋虎一般，揮刀虛劈，呼呼有聲。

　　天地會樊綱、玄貞等紛紛抽出所攜兵刃，以備迎敵。韋小寶忙縮在高彥超身後。

　　猛地里聽得一聲大吼：“不可動手！”聲音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響，只見“虎面霸王”雷一嘯舉起雙手，擋在天地會眾人之前，大聲道：“白二俠，你要殺人，殺我好了！”這人姓得好，名字也取得好，這麼幾聲大喝，确有雷震之威。白寒楓心傷乃兄亡故，已有些神智失常，給他這麼一喝，頭腦略為清醒，說道：“我殺你干什麼？我哥哥又不是給你殺的？”雷一嘯道：“這些天地會的朋友，可也不是殺你哥哥之人。再說，普天下天地會的會眾，少說也有二三十萬，你殺行完麼？”

　　白寒楓一怔，大叫：“殺得一個是一個，殺得一雙是一雙！”

　　突然之間，門外隱隱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似有十余騎馬向這邊馳來。姚春道：“只怕是官兵，大伙兒收起兵刃！”樊綱、玄貞等眼見雷一嘯擋在身前，白寒楓不易扑過來揮刀傷人，便都收起了兵刃。白寒楓大聲道：“便是天王老子到來，我也不怕。”

　　馬蹄聲越來越近，奔入胡同，來到門口戛然而止，跟著便響起了門環擊門之聲。門外有人叫道：“白二弟，是我！”人影一晃，一人越牆而入，沖了進去。這人四十來歲年紀，神態威武，面色卻是大變，顫聲道：“果然……果然是白大弟……白大弟……”

　　白寒楓拋下手中鋼刀，迎了上去，叫道：“蘇四哥，我哥哥……我哥哥……”一口氣說不下去，放聲大哭。

　　馬博仁、樊綱、玄貞等均想：“這人莫非是沐王府中的‘聖手居士’蘇岡？”這時大門已開，涌進十幾個人來，男女都有，沖到尸首之前，幾個女子便呼天搶地的大哭起來。一個青年婦人是白寒松之妻，另一個是白寒楓之妻。

　　樊綱、玄貞等都感尷尬，眼見這些人哭得死去活來。若再不走，待他們哭完，就算不動手，也免不了給臭罵一頓。韋小寶先前給白寒楓重重抓住手腕，此刻兀自疼痛，本來仗著人多，打定主意要叫玄貞，樊綱待人抓住了他，好歹也得在他屁股上踢他媽的七八腳，為料對方人手越來越多，打起架來已占不到便宜，心中怦怦亂跳，見玄貞道我連使眼色，顯是要腳底抹油，溜之大吉，此舉正合心意，當即轉身便走，說道：“大伙兒去買些元寶蜡燭，再來向死人磕頭罷！”

　　白寒楓叫道：“想逃嗎？可沒這麼容易。”沖上前去猛揮右掌向樊綱後心拍去。樊綱怒道：“誰逃了？”回身舉左臂擋開，卻不還擊。玄貞等眾人便都站住了。

　　韋小寶卻已逃到門口，一只腳先跨出門檻再說。

　　那姓蘇的男子問道：“白二弟，這幾位是誰？恕在下眼生。”白寒楓道：“他們地天地會的狗東西，我哥哥……哥哥便是給他們害死的。”此言一出口，本來伏著大哭的人都躍起身來，嗆嘟啷響聲不絕，兵刃耀眼，登時將來客都圍住了，連馬博仁，姚春，雷一嘯，王武通等四個都給圍在垓心。

　　王武通哈哈大笑，說道：“馬大哥，雷兄弟，姚大夫，咱們幾時入了天地會哪？憑咱們幾個的德行，只怕給天地會的朋友們提鞋子也還不配哪。”

　　那姓蘇的中年漢子抱拳說道：“這幾位不是天地會的嗎？這位姚大夫，想來名諱是個春字。在下蘇岡，得悉白家大兄弟不幸身亡的訊息，從宛平趕來，傷痛之下，未得請教，多有失禮。”說道，向眾人作揖為禮。

　　王武通抱拳笑道：“好說，好說。聖手居士，名不虛傳，果然是位有見識，有氣度的英雄。”當下給各人一一引見，第一個便指著韋小寶，道：“這位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韋香主。”

　　蘇岡知道天地會共分十堂，每一堂香主都是身負絕藝的英雄豪傑，但這韋香主卻顯然是個乳臭未干的富家少年，不由得心下詫异，但臉上不動聲色，抱拳道：“久仰，久仰。”韋小寶呲的一聲笑，抱拳還禮，從門邊走了回來，問道：“你久仰我什麼？”蘇岡一怔，道：“在下久仰天地會十香主，個個都是英雄好漢。”韋小寶點點頭，笑道：“原來如此。”蘇岡見他神情油腔滑調，心下更是嘀咕。

　　當下王武通給余人都引見了。蘇岡給他同來這伙人引見，其中兩個是他師弟，三人是白氏兄弟的師兄弟，還有幾個是蘇岡的徒弟。白寒松的夫人伏在丈夫尸首上痛哭，白寒枘的夫人一邊哭，一邊勸，幾個女子都不過來相見。

　　姚春道：“白二俠，到底白大俠為了什麼事和天地會生起爭競，請白二俠說來聽聽。”咳嗽一聲，又道：“云南沐王府在武林中人所共仰，天地會的會規向來極嚴，都是蠻不講理之人。天下原抬不過一個‘理’了，今日之事，也不是單憑打架動武就能了結的。這里馬老師，雷兄弟，王總鏢頭，以及區區在下，跟雙方就算沒有交情，也都是慕名。白二俠，請你沖著咱們一點薄面，說一說這中間的由如何？”王武通道：“不瞞眾位說，天地會的朋友們，的的确确不知白大俠已經身故，否則的話，他們還會上門來自付沒趣麼？”

　　蘇岡道：“然則韋香主和眾位朋友來到敝處，又為了什麼？”王武通道：“咱們真不面前不說假話。天地會的朋友說道他們徐天川徐大哥給沐王府的朋友打得身受重傷，已說不出話，他們只限邀了我們幾個老朽，伴同來到貴處，想問一問緣由。”蘇岡森然道：“如此說來，各位是上門問罪來著？”王武通道：“這可不敢當。我們幾個在江湖上混口飯吃，全仗朋友們給面子。是非曲直，自有公論，誰也不能昧著良心說瞎話。”

　　蘇岡點了點頭，道：“王總鏢頭說得對，請各位到廳上說話。”鋼刀總是不肯放下。蘇岡讓眾人坐下，說道：“白二弟，當時實情如何，你給大家說說。”

　　王武通、樊綱等都知道，沐王府世鎮云南。蘇岡、白寒楓等都生長于云南，在北京城里聽到鄉音，自會關注。白寒楓續道：“我哥哥聽了一會，隔壁接了幾句。那官員聽得我們也是云南人，便邀我們過去坐。我和哥哥离家已久，很想打聽故鄉的情形，見這位官員似是從云南來，便移座過去。一談之下，這官員自稱叫做盧一峰，原來是奉了吳三桂的委派，去做曲靖縣知縣的。他是云南大理人。照規矩，云南人本來不能在本省做地方官。不過這盧一峰說道，他是平西王委派的官，可不用理會這一套！”

　　樊綱忍不住罵道：“他奶奶的，大漢奸吳三桂委派的狗官，有什麼神氣的？”白寒楓向他瞧了一眼，點了點頭，道：“這位樊……樊兄說得不錯，當時我也這麼想。可是我哥哥為了探聽故鄉情形，反而奉承了他幾句。這狗官更加得意了，說是吳三桂所派的官，叫做‘西選’，意思說是平西王選的。云南全省的大小官員，固然都是吳三桂所派，就是四川、廣西、貴州三省，‘西選’的官兒也比皇帝所派的官吃香。”蘇岡聽他說得有些氣喘，接口解釋：“倘若有一個缺，朝廷派了，吳三桂也派了，誰先到任，誰就是正印。云貴川桂四省的官員，哪一個先出缺，自然是昆明知道得早，從昆明派人去快得多。因此朝廷的官兒，總是沒‘西選’的腳快。”

　　白寒楓歎了一聲，說道：“前天下午，……”只說了四個字，不由得氣往上沖，手中鋼刀揮了一揮。韋小寶吃了一驚，身子向後一縮。白寒楓覺得此舉太過粗魯，鋼刀用力往地下一擲，嗆啷一聲，擊碎了兩塊方磚，呼了口氣，道：“前天下午，我和哥哥在天橋的一家酒樓上喝酒，忽然上來一個官員，帶了四名家丁。那四個家丁神氣厭得很，要酒要菜，說的卻是云南話。”蘇岡“哦”了一聲。白寒楓道：“我和哥哥一聽他們口音，就留上神。”王武通、樊綱等都知道，沐王府世鎮云南。蘇岡、白寒楓等都生長于云南，在北京城里聽到鄉音，自會關注。

　　白寒楓續道：“我哥哥聽了一會，隔壁接了幾句。那官員聽得我們也是云南人，便邀我們過去坐。我和哥哥离家已久，很想打聽故鄉的情形，見這位官員似是從云南來，便移座過去。一談之下，這官員自稱叫做盧一峰，原來是奉了吳三桂的委派，去做曲靖縣知縣的。他是云南大理人。照規矩，云南人本來不能在本省做地方官。不過這盧一峰說道，他是平西王委派的官，可不用理會這一套！”

　　樊綱忍不住罵道：“他奶奶的，大漢奸吳三桂委派的狗官，有什麼神氣的？”白寒楓向他瞧了一眼，點了點頭，道：“這位樊……樊兄說得不錯，當時我也這麼想。可是我哥哥為了探聽故鄉情形，反而奉承了他幾句。這狗官更加得意了，說是吳三桂所派的官，叫做‘西選’，意思說是平西王選的。云南全省的大小官員，固然都是吳三桂所派，就是四川、廣西、貴州三省，‘西選’的官兒也比皇帝所派的官吃香。”蘇岡聽他說得有些氣喘，接口解釋：“倘若有一個缺，朝廷派了，吳三桂也派了，誰先到任，誰就是正印。云貴川桂四省的官員，哪一個先出缺，自然是昆明知道得早，從昆明派人去快得多。因此朝廷的官兒，總是沒‘西選’的腳快。”白寒楓吁了口氣，接著說：“那官兒說，平西王為朝廷立下了大功，滿清能得江山，全仗平西王的功勞，因此朝廷對他特別給面子。吳三桂啟奏什麼事，從來就沒有駁回的。”

　　王武通道：“這官兒的話倒是實情。兄弟在西南各省鏢，親眼見到，云貴一帶大家就知道吳三桂，不知道皇帝。”

　　白寒楓道：“這盧一峰說，照朝廷規矩，凡是做知縣的，都先要到京城來朝見皇帝，由皇帝親自封官。他到北京來，就是等著來見皇帝的。他說平西王既然封了他官，到京城來朝見皇帝，也不過是倒例行公事而已。我哥哥說：‘盧大人到曲靖做官，本省人做自然。’突然之間，隔座有人插嘴，這老……這老賊……我和他仇深……”說著霍地站起，滿臉脹得通紅。蘇岡道：“是‘八臂猿猴’徐天川說話麼？”

　　白寒楓點了點頭，道：“正……正……”急憤之下，喉頭哽住了，說不出話來，隔了一會，才道：“正是這老賊，他坐在窗口一張小桌旁喝酒，插嘴說：‘本省人做本省的官，刮起地皮來更加方便些。這老賊，我們自官說話，誰要他來多口！”

　　玄貞冷冷的道：“白二俠，徐三哥這句話，可沒說錯。”白寒楓哼了一聲，頓了一頓，說道：“這句話是沒說錯，我又沒說他這句話錯了。可是……可是……誰要他多官閒事？他倘若不插句嘴，怎會生出以後許多事來？”玄貞見他氣急，也就不再說下去。白寒楓續道：“盧一峰聽了這句話，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轉過頭來，見這老賊是個彎腰曲背的老頭兒，容貌猥瑣，桌上放著一只藥箱，椅子旁插著一面膏藥旗，是個賣藥的老頭兒。喝道：‘你這個老不死的，胡說些什麼？’他手下的四名家丁早就搶了上去，在老賊的桌上拍桌大罵，一名家丁抓住了他衣領。也是我瞎了眼，瞧不出這老賊武功了得，還道他激于一時義憤，出言譏刺，怕他吃虧，便走上去假意相勸，將這四名家丁都推開了。”玄貞贊道：“白二俠仁義為懷，果然是英雄行徑。”心想白寒松已死，徐天川受傷雖然不輕，多半不會死，已方終究已占了便宜，許多事雙方只好言和，口頭上捧白寒楓幾句，且讓他平平氣。

　　哪知白寒楓不受他這一套，瞪了他一眼，說道：“什麼英雄？我是狗熊！生了眼睛不識人，瞧不出這老賊陰險毒辣，還道他是好人。那盧一峰打起官腔，破口大罵，大叫：反了，反了，說京城里刁民真多，須得重辦。”

　　樊綱插嘴道：“這官兒狗仗人勢，在云南欺侮百姓不夠，還到北京城來欺人。”白寒楓道：“要欺侮人，也沒這麼容易。這官兒連聲吆喝，叫家丁將這姓徐的老賊綁起來送官，打他四十大板，戴枷示眾。那老賊笑嘻嘻的道：‘大老爺，你這麼大聲嚷嚷，不吃力嗎？我送張膏藥賣給你貼貼。”他從藥箱里取了張膏藥出來，雙掌夾住，跟著便那張本來折攏的膏藥拉平了。我初見那老賊對這凶神惡煞的家丁并不害怕，心下已自起疑，待見他拉膏藥的手勢，和哥哥對望了一眼，已然明白。膏藥中間的藥膏硬結在一塊，總得點火烘多時，才拉得開。可是他只是雙掌間夾得片刻，便以內力烘軟藥膏，這份功力可真了不起。他將藥膏拉平之後，藥膏熱氣騰騰。那盧一峰卻兀片不悟，一疊連聲催促家丁上前拿人。我便不再攔陰那官兒的走狗，由得他們去自討苦吃。一名家丁見我讓開，當即向那老賊沖去。那老賊笑道：‘你要膏藥？’將他張膏藥放在家丁手中。那家丁罵道：‘老狗，你干什麼？’那老賊在他手臂一推，那家丁移過身去，拍的一聲響，那張熱烘烘的膏藥，正好貼在盧一峰那狗官的嘴上……”韋小寶聽到這里，再也忍耐不住，哈的一聲笑了出來，拍手叫好。白寒楓哼了一聲，惡狠狠的瞪視著他。韋小寶心中害怕，便不敢再笑。蘇岡問道：“後來怎麼樣？”

　　白寒楓道：“那狗官的嘴巴被膏藥封住，忙伸手去拉扯。那老賊推動四名家丁，說道：‘去幫大老爺！’只聽得拍拍拍聲響不停，四名家丁你一掌，我一掌，都向那狗官打去。原來那老賊推撥四名家丁的手臂，運上了巧勁，以這四人的手掌去打狗官。片刻之間，那狗官的兩邊面皮給打得又紅又腫。”

　　韋小寶又是哈哈大笑，轉過了頭，不敢向白寒楓多看一眼。

　　蘇岡點頭道：“這位徐兄諢名叫作‘八臂猿猴’，聽說擒拿小巧功夫，算得是武林一絕，果然名不虛傳。”他想白寒楓死在他手下，這老兒的武功自然甚高，抬高了他武功，也是為白氏雙雄留了地步。白寒楓道：“我和哥哥只是好笑，眼見狗官已給打得兩邊面皮鮮血淋漓，酒樓上不少閒人站著瞧熱鬧。那老賊大聲叫嚷：‘打不得，打不得，大老爺是打不得的！你們這些大膽奴才，以下犯上，怎麼打起大老爺來？’在四名家丁身後跳來跳去。活脫像是一只大猴子，伸手推動家丁的手臂，反似是在躲閃，那些閒人都瞧不出他在搞鬼。直打得那狗官暈倒在地，他才住手，回歸原座。這四名家丁還道是撞邪遇鬼，說什麼也不明白怎麼會伸手去打大老爺，可是自己手掌都是鮮血，卻又不假。四人呆了一陣，便扶著那狗官去了。”

　　樊綱道：“痛快，痛快！吳三桂手下的走狗，原該如此整治。徐三哥痛打狗官，正是給天下百姓出一口胸中惡氣。白二俠，你當時怎麼不幫著打幾拳？”白寒楓登時怒氣又涌了上來，大聲道：“老賊在顯本事打人，我為什麼要幫他？是他在打人，又不是他在挨打！”

　　玄貞道：“白二俠說的是，先前他不知徐三哥身有武功，可不是見義勇為，出手阻止狗官的家丁行凶嗎？”

　　白寒楓哼了一聲，續道：“那狗官和家丁去後，我哥哥叫酒樓的掌柜來，說道一應打壞的桌椅器皿，都由他賠，那老賊的酒錢也算在我們帳上。那老賊笑道道謝。我哥哥邀他過來一同喝酒。那老賊低聲道：‘久慕松楓賢喬梓的英名，幸會，幸會。’我和哥哥都是一驚，心想原來他早知道了我們的來歷，我們卻不知他是誰。我哥哥道：‘慚愧得緊，請問老爺子尊姓大名。’那老賊笑道：‘在下徐天川，一時沉不住氣，在賢喬梓跟前班門弄斧，可真見笑了。’那是我們還不知道徐天川是什麼來頭，但想他毆打狗官，自然跟我們是同一條路上的。這狗官倘若不挨這頓飽打，我兄弟倆一樣也要痛打他一頓。我們三人喝酒閒談，倒也十分相投，酒樓之中不便深談，便邀他到這里來吃飯。”樊綱“哦”了一聲，道：“原來徐三哥到了這里，是在府上動起手來了？”白寒楓道：“誰說在這里動手了？在我們家里，怎能跟客人過招，那不是欺侮人麼？”玄貞點頭道：“白氏兄弟英風俠骨，這種事是決計不做的。”

　　白寒楓聽他接連稱贊自己，終于向他點點頭，以示謝意，說道：“我兄弟將老賊請到這里，恭請相待，問起他怎麼認得我兄弟。他也不再隱瞞，說道自己是天地會的，我兄弟來北京之時，他天地會已得到訊息，原是想跟我兄弟交朋友。他在酒樓上毆打狗官，一來是痛恨吳三硅，二來是為了要和我兄弟結交。這老賊能說會道，哄得我兄弟還當他個好人。後來說到反清復明之時，三個人，不兩個人一只狗，越說越投機……”韋小寶接口道：“兩個人和一只狗越說越投機，倒也希奇。”

　　眾人忍不住好笑，只是礙著白寒楓的面子，不敢笑出聲來。

　　白寒楓大怒，喝道：“你這小鬼，胡說八道！”樊綱道：“白二俠，這位韋香主年紀雖輕，卻是敝會青木堂的香主，敝會上下，對他都是十分尊敬的。”白寒楓道：“香主便怎麼樣？”蘇岡岔開話頭，說道：“我白兄弟心傷兄長亡故，說話有些氣急，各位請勿介意。韋香主，你包涵些。”他想天地會的香主身份非同小可，白寒楓直斥為“小鬼”，終究理虧。

　　白寒楓也非蠢人，一點便透，眼光不再與韋小寶相触，說道：“後來我們三個……”韋小寶道：“不，兩個人，一只狗。”白寒楓怒喝：“你……你……”終于忍住了，吁了口大氣，續道：“大家說到反清復明之事，說道日後將韃子殺光了，撫保洪武皇帝的子孫重登龍庭。我哥哥說：‘皇上在緬甸宴駕賓天，只留下一位小太子，倒是位聰明睿智的英主，目下在深山中隱居。’那老賊卻道：‘真命天子好端端是在台灣。’”白寒楓一引述徐天川這句話，蘇岡、姚春、王武通等人便知原來雙方爭執是由擁桂、擁唐而起。祟禎皇帝吊死煤山，清兵進關，明朝的宗室福王、唐王、魯王、桂王分別在各地稱帝，當時便有紛爭，各王死後，手下的孤臣遺老仍是互相心存嫌隙。白寒楓續道：“那時我聽了老賊這句話，便問：‘我們小皇帝幾時到台灣去了？’那老賊道：‘我說的是隆武天子的小皇帝，不是桂王的子孫。’我哥哥道：‘徐老爺子，你是英雄豪傑，我兄弟倆是很佩服的，只不過于天下大事，您老人家見識卻差了。祟禎天子崩駕，福王自立．福王為清兵所俘，唐王不幸殉國，我永歷天子為天下之王。永歷天子殉國之後，自然是他聖上的子孫繼位了。’”隆武的唐王的年號，永歷是桂王的年號，他們是唐王、桂王的舊臣，對主子都以年號相稱。樊綱聽里這里，插口道：“白二俠，請你別見怪。隆武天子殉國之後，兄終弟及，由聖上的親兄弟紹武天子在廣州接應。桂王卻派兵來攻打紹武天子，大家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孫，不打滿清韃子，自己打了起來，豈不是大錯而特錯？”

　　白寒楓怒道：“那老賊的口吻，便跟你一模一樣！可是這到底是誰起的釁？我永歷天子好好派了使臣到廣州來，命唐王除去尊號。唐王非但不奉旨，反面興兵抗拒天命。唐王這等行為明明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可說是罪魁禍首。”

　　樊綱冷笑道：“三水那一戰，區區在下也在其內，卻不知道是誰全軍覆沒？”白寒楓大怒，站起身來，厲聲道：“你還在算這舊帳麼？”韋小寶聽了樊綱的話，便知三水這一仗是唐王胜而桂王敗，忙問：“樊大哥，三水一仗是怎麼打的？”樊綱道：“桂王聽了手下奸臣的教唆，□了一名叫林桂鼎的，帶兵來打廣州……”蘇岡插口道：“樊大哥，這話與事實不符。那是唐王先派去攻啟肇慶，我永歷天子才不得已起而應戰。”雙方你一言，我一語，說的多是舊事，漸漸的劍拔駑張，便要動起手來。

　　姚春連連搖手，大聲道：“多年前的舊事，還提起他干麼？不論誰胜誰敗，都不是什麼光彩之事，最後還不是都教韃子給滅了。”眾人一聽，登時住口，均有慚愧之意。蘇岡道：“白二弟，大義之所在，原是非誓死力爭不可的，後來怎樣？”

　　白寒楓道：“那老賊所說的話，便和這……這位姓樊的師傅一模一樣，我兄弟自然要跟他剖析明白。雙方越說越大聲，誰也不讓。我哥哥盛怒之下，一掌將一張茶几拍得粉碎。那老賊冷笑道‘你道理說不過人，便想動武麼？沐王府白氏雙木威名遠震，我天地會的一個無名小卒，卻也不懼。’他這句話顯然是說，他是天地會的一個無名小卒，還胜似沐王府的成名人物。我哥哥道：‘我自拍我家里的茶几，關你什麼事了？你出言輕侮沐王府，仗的是什麼勢道？’雙方越說越僵，終于約定，當晚子時，在天壇較量。”蘇岡歎了口氣，黯然道：“原來這場紛爭，由此而起。”

　　白寒楓道：“當晚我們到天壇赴約，沒說幾句，便和這老賊動起手來……”韋小寶道：“想必是二對一了，但不知是白大俠先上，還是白二俠先上？”白寒楓臉上一紅，大聲道：“我兩兄弟向來聯手，對付一個是二人齊上，對付一百個也是二人齊上。”

　　韋小寶點頭道：“原來如此。倘若跟我這小孩動手，你兩兄弟也是齊上了。”白寒楓怒吼一聲，揮掌便向韋小寶頭頂擊落。蘇岡左手伸出，抓住白寒楓手腕，說道：“白二弟，不可！”白寒楓叫道：“這……這小鬼譏刺我死了的哥哥。”韋小寶貪圖大舌之便，沒想到連已死的白寒松也說是其內，眼見他猶如發瘋一般，心下害怕，便不敢再說。蘇岡道：“白二弟，冤有頭，債有主，是那姓徐的害死了白大哥，咱們只能找那姓徐的算帳。”白寒楓狠狠的向韋小寶道：“終有一日，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韋小寶向他伸伸舌頭，料想蘇岡在旁，白寒楓不能對自己怎樣，真要抽筋剝皮，總也不是今日的事。

　　樊綱道：“蘇四哥，你說白大俠給我們徐大哥害死，這個‘害’字，恐怕還得斟酌。白二俠說道，雙方在天壇比武較量，徐大哥以一敵二，既不是使什麼陰謀毒計，又不是恃多為胜，乃是光明正大的動手過招，怎說得上一個‘害’字？”白寒楓怒道：“我哥哥自然是給老賊害死的。我兄弟倆去天壇赴約之前曾經商量過。我哥哥說道，這老兒雖然頭腦胡塗，不明白天命所歸，終究是反清復明的同道，比武之果，須當瞧在天地會的份上，只可點到為止，不能當真傷了他。我兩兄弟手下留情，哪料到這老賊心腸好毒，竟下殺手，害死了我哥哥。”

　　蘇岡問道：“那姓徐的怎生害死了白大弟？”

　　白寒楓道：“我們動上手，拆了四十幾招，也沒分出什麼輸贏。那老賊跳出圈子，拱手道：‘佩服，佩服！今日不分胜敗，不用再比了。沐王府武功馳名天下，果然高明。’”樊綱道：“那很好啊，大家就不用再打了，免傷和氣，豈不甚好？”

　　白寒楓怒道：“你又沒瞧見那老賊說話的神氣，你還道你真是好心嗎？他嘴角邊微微冷笑，顯然是說，沐王府的白氏雙木以二敵一，也胜不了他一個老頭兒，什麼‘武功馳名天下’，只不過是吹牛而已。我當然心下有氣，便道：‘不分胜敗，便打到分出胜敗為止。’這老頭雖然靈活，長力卻不及我兄弟，斗久了非輸不可，他想不打，不過想乘機溜去。于是我們又打了起來，打了好一會，我使一招‘龍騰虎躍’，從半空中扑擊下來。那老賊果然上當，側身斜避。這一招我兩兄弟是練熟了的，我哥哥便使‘橫掃千軍’，左腿向右橫掃，右臂向左橫擊，叫他避無可避。”他說到這里，將“橫掃千軍”那招比了出來。玄貞道人點頭：“這一招左右夾擊，令人左躲不是，右躲也不是，果然厲害。”白寒楓道：“這老賊身子一縮，忽然向我哥哥懷中撞到。我哥哥雙掌一翻，按在他胸膛之上，笑道：‘哈哈，輸……’就是這時，噗的一聲響，那老賊卻好不毒辣，竟然使出重手。我眼見勢道不對一招‘高山流水’，雙掌先後擊在那老賊的背心。那老賊身子一晃，退了開去。我哥哥已口噴鮮血，坐倒在地。我好生焦急，忙去扶起哥哥，那老賊干笑了幾聲，一跛一拐的走了。我本可追上前去，補上幾拳，立時將他打死，但顧念著哥哥的傷勢，沒空去理會那老賊。抱起哥哥回到家來，他在途中只說了四個字：‘給我報仇。’便咽了氣，蘇四哥……咱此仇不報，枉自為人！”說到這里，淚如泉涌。玄貞道人轉頭向一人道：“風二弟，白二俠剛才的所說的那幾招，咱們來比划比划。”這姓風的叫風際中，模樣貌不驚人，土里土氣。昨日在回春堂藥店地窖中引見之後，從未開口說過話，韋小寶也沒對他留意。他點點頭站起，發掌輕飄飄的向玄貞拍出。玄貞左掌架開，身子一縮，雙手五指都拿成爪子，活脫是只猴子一般，顯是模仿“八臂猿猴”徐天川的架式。風際中左足一點，身子躍起，從半空中扑擊下來。姚春叫道：“好一招‘龍騰虎躍’！”叫聲未畢，玄貞已斜身閃開。便在此時，風際中倏地搶到玄貞身前，左腿向右橫掃，右臂向左橫掠，正是白寒楓適才比划過的那一招“橫招千軍”。風際中一身化而為二，剛使完白寒楓的一招“龍騰虎躍”，跟著便移形換位，搶到玄貞道人身前，使出白寒楓那招“橫掃千軍”，身法之快，實是匪夷所思。眾人喝彩聲中，玄貞縮攏身子，直撞入對方懷中。風際中雙掌急推，按在玄貞胸口，說道：“哈哈，你輸……”便在此時，玄貞右拳擊在風際中胸口，左掌拍中他小腹。兩人拳掌都放在對方身上，凝住不動。玄貞道：“白二俠，當時情景，是不是這樣？”白寒楓尚未回答，風際中身子一晃，閃到了玄貞背後，雙掌從自己臉面右側直劈下來，虛擬玄貞的背心，說道：“高山流水！”這兩掌并沒碰到玄貞身子，眾人眼前一花，他又已站在玄貞面前，雙掌按住他胸口，讓玄貞的拳掌按住自己腹部，回復先前的姿式。

　　這兩下倏去倏來，直如鬼魅，這些人除了韋小寶外，昀是見多識廣之人，但風際中這等迅速無倫的身手，卻是見所未見。眾人駭佩之余，都已明白了他的用意，當時徐天川以一敵二，情勢凶險無比，倘若對白寒松手稍有留情，只怕難逃背後白寒楓“高山流水”這一擊。玄貞又道：“白二俠，當時情景，是不是這樣？”白寒楓臉如死灰，緩緩點了點頭。風際中身法免起鶻落，固然令人目眩神馳，而他模仿自己兩兄弟這幾下招式，竟也部位手法絲毫無誤，宛然便是自己師父教出來的一般。“龍騰虎躍”、“高山流水”和“橫掃千軍”三招，都是“沐家拳”中的著名招式，流傳天下，識者甚多，風際中會使，倒也不奇，但以一人而使這三招拳腳，前後易位，身法之快，實所罕見，加之每一招都是清清楚楚，中規中式，法度嚴整，自己兄弟畢生練的都是“沐家拳”，卻也遠所不及。風際中收掌站立，說道：“道長，請除下道袍，得罪了！”

　　玄貞一怔，不明他的用意，但依言除下道袍，略一抖動，忽然兩塊布片從道袍上飄了下來，卻是兩只手掌之形，道袍胸口處赫然是兩個掌印的空洞。原來適才風際中已用掌力震爛了他道袍。玄貞不禁臉上變色，情不自禁的伸手按住胸口，心想風際中的掌力既將柔軟道袍震爛，自己決無不受內傷之理，一摸之下，胸口卻也不覺有何异狀。風際中道：“白大俠掌上陰力，遠胜在下。徐大哥胸口早已受了極重內傷，再加上背心受了‘高山流水’的雙掌之力，只怕性命難保。”

　　眾人見風際中以陰柔掌力，割出玄貞道袍上兩個掌印，這等功力，比之適才一身化二，前後夾攻的功力，更是驚人，無不駭然，連喝彩也都忘了。韋小寶心想：“海老烏龜當日在我袍子胸口上割下一個掌印，只怕用的也是這種手段。”

　　蘇岡和白寒楓對望了一眼，均是神色沮喪，眼見風際中如此武功，已方任誰都和他相去甚遠，又給他這等一試演一番，顯得徐天川雖然下重手殺了人，卻也是迫于無奈，在白氏兄弟厲害殺手前後夾擊之下，奮力自保，算不得如何理虧。蘇岡站起身來，說道：“這位風爺武功高強，好教在下今日大開眼界。倘若我白大弟真有風爺的武功，也決不會給那姓徐的害死了。”

　　韋小寶道：“白大俠的武功是極高的，江湖上眾所周知，蘇四哥也不必客氣了。”白寒楓狠狠瞪了他一眼。可又不能說自己兄弟武功不行。韋小寶又道：“白二俠的武功也是挺高的，江湖上眾所周知。”

　　樊綱生怕他更說出無聊的話來，多生枝節，向蘇岡和白寒楓拱手道：“今日多有打擾，這就別過。”玄貞道：“且慢！大伙兒到白大俠屢前去磕幾個頭。這件事……，唉，說來大家心里難受，可別傷了沐王府跟天地會的和氣。”說著邁步便往後堂走去。白寒楓雙手一攔，厲聲道：“我哥哥死不瞑目，不用你們假惺惺了。”玄貞道：“白二俠，別說這是比武失手，誤傷了白大俠，就算真是我們徐大哥的不是，你也不能恨上了天地會全體。我們到靈前一拜，乃武林中同道的義氣。”蘇岡道：“道長說的是。白二弟，咱們不可失了禮數。”

　　當下韋小寶，玄貞，樊綱，風際中，姚春，馬博仁等一干人齊到白寒松的靈前磕頭。

　　韋小寶一面磕頭，一面口中念念有詞，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白寒楓厲聲道：“你剛才說些什麼？”韋小寶道：“我暗暗禱祝，向白大俠在天之靈說話，關你什麼事？”白寒楓道：“你嘴里不清不楚，禱祝些什麼？”韋小寶道：“我說：‘白大俠，你先走一步，也沒什麼。在下韋小寶，給你的好兄弟打得遍體鱗傷，命不長久，過幾天就來陰世，跟你老人家相會了。’”白寒楓道：“我幾時打過你了？”韋小寶拉起衣袖，露出右腕，只見手腕上腫起了又黑又紫的一圈，指痕宛然，正是剛才給白寒楓捏傷的，說道：“這不是你打的麼？”蘇岡向白寒楓瞧了一眼，見他不加否認，臉上就微有責備之意，轉頭向韋小寶道：“韋香主，這件事一言難盡。咱們日後慢慢再說。”韋小寶道：“只怕我傷重不治，一命嗚呼，日後也沒什麼可說的了。”蘇岡見他說話流利，毫無受傷之相，知他是耍無賴，心想：“天地會怎地叫這樣一個小流氓做香主？”說道：“韋香主長命百歲，大伙兒都死光了，你還活上幾十歲呢。”韋小寶道：“我此刻腹痛如絞，五髒六腑，全都倒轉，也不知能活到明天。風二哥，玄貞道長，我倘若死了，你們不必找白二俠報仇。江湖上義氣為重，咱們可不能傷了沐王府跟天地會的和氣。”蘇岡皺起眉頭，將眾人送出門外。

　　玄貞向馬博仁、姚春、雷一嘯、王武通四人道了謝，抱拳作別。

　　天地會一行人回到回春堂藥店。剛到店門口，就見情形不對，柜台倒坍，藥店中百余只小抽屜和藥材散了一地。眾人搶進店去，叫了幾聲，不聽得有人答應，到得內堂，只見那胖掌柜和兩名伙計都已死在地下。這藥店地處偏僻，一時倒無人聚觀。

　　玄貞吩咐高彥超：“上了門板，別讓閒人進來。咱們快去看徐大哥。”拉開地板上的掩蓋，奔進地窖，叫道：“徐大哥，徐大哥！”地窖中空空如也，徐天川已不知去向。

　　樊綱憤怒大叫：“他奶奶的，咱們去跟沭王府那些賊子拚個你死我活。”玄貞道：“快去請王總鏢頭他們來作個證。”玄貞道：“他們若要害死徐大哥，已在這里下手，既將他擄去，不會即行加害。”當下派人去，將王武通、姚春等四人請來。

　　王武通等見到胖掌柜的死狀，都感憤怒，齊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到楊柳胡同去要人。”一行人又到了楊柳胡同。

　　白寒楓開門出來，冷冷的道：“眾位又來干什麼了？”樊綱大聲道：“白二俠何必明知故問？這等行徑，太也給沐王府丟臉。”白寒楓怒道：“丟什麼臉？什麼行徑”樊綱道：“我們徐大哥在哪里？快送他出來。你們乘人不備，殺死了我們回春堂的三個伙計，當真卑鄙下流。”白寒楓大聲道：“胡說八道！什麼回春堂，回秋堂，什麼三個伙計？”蘇岡聞聲出來，問道：“眾位去而復回，有什麼見教？”

　　雷一嘯道：“蘇四俠，這一件事，那可是你們的不是了。是非難逃公論，你們就算要報仇，也不能任意殺害無辜啊。京城之中做了這等事出來，牽累可不小。”

　　蘇岡問白寒楓：“他們說什麼？”白寒楓道：“誰知道呢，真是莫名其妙。”

　　王武通道：“蘇四俠、白二俠，天地會落腳之處，有三個伙計給人殺了，徐天川師傅也給人擄去了。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大家慢慢再說，請你們瞧著我們幾個的薄面，先放了徐師傅。”蘇岡奇道：“徐天川給人擄了麼？那可奇了！各位定然疑心是我們干的了。可是各位一直跟我們在一起，難道誰還有分身術不成？”樊綱道：“你們當然另行派人下手，那又是什麼難事？”蘇岡道：“各位不信，那也沒法。你們要進來搜查，盡管請便。”白寒楓大聲道：“‘聖手居士’蘇岡蘇四哥說話向來一是一，二是二，幾時有過半句虛言？老實跟你說，那姓徐的老賊倘若落在我們手里，立時就一刀兩段，誰還耐煩捉了來耗米飯養他？”蘇岡沉吟道：“這中間只怕另有別情。在下冒昧，想到貴會駐馬之處去瞧上一瞧，不知道成不成？”玄貞等見他二人神情不似作偽，一時倒拿不定主意。樊綱道：“蘇四俠，大伙兒請你拿一句話出來，到底我們徐天川徐大哥，是不是在你們手上。”蘇岡搖頭道：“沒有．我要擔保，我們白二弟跟這件事也絲毫沒有干系。”蘇岡在武林中名聲甚響，眾人都知他是個正直的好漢子，他既說沒拿到徐天川，應該不假。

　　玄貞道：“既是如此，請兩位同到敝處瞧瞧。韋香主，你說怎樣？”

　　韋小寶心道：“你先邀人家去瞧瞧，再問我‘你說怎樣’。”說道：“道長說怎樣，就是怎樣了。反正我們三個人都給人家打死了，請他們兩位去磕幾個頭賠罪，也道理啊。”蘇岡、白寒楓都向他瞪了一眼，均想：“你這小鬼，一口就此咬定，是我們打死了你們三個人。”

　　一行人來到回春堂中，蘇岡、白寒楓細看那胖掌柜與兩名藥店伙計的死狀，都是身受毆擊斃命，胸口肋骨崩斷，手法甚是尋常，瞧不出使的是什麼武功家數。白寒楓道：“這件事大伙兒須得查個水落石出，否則我們可蒙了不白之冤。”蘇岡道：“蒙止不白之冤，那也不打緊，日後總會水落石出。只是徐大哥落入了敵人手中，可是盡快想法子救人。”

　　眾人在藥店前前後後查察，又到地窖中細看，尋不到半點端倪。眼見天色已晚，蘇岡、白寒楓、王武通等人告辭回家，約定分頭在北京城中探訪，樊綱道：“蘇四俠、白二俠，你們瞧明白了沒有？今晚半夜，我們可要放人燒屋，毀尸滅跡了。”蘇岡點頭道：“都瞧明白了。好在鄰近無人，將店舖燒了也好，免得官府查問。”蘇岡和白寒楓去後，青木堂眾人紛紛議論，都說徐天川定是給沐王府擄去的，否則哪有遲不遲，早不早，剛打死了對方的人，徐天川便失了蹤？最多是蘇岡、白寒楓二人并不知情而已。眾人跟著商議如何放火燒屋。

　　韋小寶一聽得要放人燒屋，登時大為興奮。玄貞道：“韋香主，天色已晚，你得趕快回皇宮去。咱們放人燒屋，并不是什麼大事，韋香主不在這兒主持大局，想來也不會出什麼岔子。”韋小寶笑道：“道長，自己兄弟，你也不用捧我啦。韋小寶雖然充了他媽的香主，武功見識，哪里及得上各位武林好手？我要留在這里，不過想瞧瞧熱鬧罷了。”眾人面上對他客氣，但見他年幼，在白家又出了個大丑，實在頗有點瞧不起他，聽他這麼說，卻高興起來。你這幾句話說得人人心中舒暢。大家對這個小香主敬意雖是不加，親近之心卻陡然多了幾分。

　　玄貞笑道：“咱們放火燒屋，也得半夜里才動手，還得打斷火路，以免火勢蔓延，波及鄰居。韋香主一夜不回宮，恐怕不大方便。”韋小寶心想此言倒也不理，天一黑宮門便閉，再也無人能入，自己得小皇帝寵幸，宮中人人注目，違禁外宿，罪名可是不小，只得歎了口氣，道：“可惜，可惜！這把火如果讓我來點，那可興頭得緊了。”高彥超低聲道：“日後咱們要去白天燒人家的屋，一定恭請韋香主來點火。”韋小寶大喜，握住他手道：“高大哥，大丈夫一言既出，你……你可不能忘了。”高彥超微笑道：“韋香主吩咐過的事，屬下怎敢不遵？”韋小寶道：“咱們明天就去楊柳胡同，放火燒了白家的屋可好？”高彥超嚇了一跳，忙道：“這可須得從長計議。總舵主知道了，多半要大大怪罪。”韋小寶登時意興索然，便去換了小太監的服色。高彥超將他換下來的新置衣服鞋帽做一包，拿在手里。眾人四下查勘，并無沐王府的人窺伺，這才將韋小寶夾在中間，送到橫街之上，雇了一乘小轎，送他回宮。

　　韋小寶向眾兄弟點點頭，上轎坐好。高彥超將衣帽包好放入轎中。一個會中兄弟走到轎前，鑽頭入轎，低聲道：“韋香主，明兒一早，最好請你到尚膳監的廚房去瞧瞧。”韋小寶道：“瞧什麼？”那人道：“也沒什麼。”說著便退了開去。韋小寶想不起他叫什麼名字，這人留著兩撇鼠須，鬼頭鬼腦，市井之中最多這等小商販，到楊柳胡同時他也沒跟著同去，自己一直認為他是藥店中的伙計，心想他叫我明天到廚房去瞧瞧，不知有什麼用意？

　　反正巡視廚房正是他的職責，第二天早晨便去。頂頭上司一到，廚房中的承值太監以下，人人大忙特忙，名茶細點，流水價捧將上來。韋小寶吃了幾塊點心，說道：“你們這里的點心，做得也挺不錯了，不過最好再跟揚州的廚子學學。”承值太監忙道：“是，是。若不是韋公公指點，我們可還真不懂。”

　　韋小寶見廚房中也無异狀，正待回去，見采辦太監從市上回來，後面跟著一人，手中拿著一杆大秤，笑嘻嘻的連連點頭，說道：“是是，是是，公公怎麼說，便怎麼辦，包管錯不了。”韋小寶見此人，吃了一驚，那正是昨天要他到廚房來瞧瞧之人。采辦太監忙搶到韋小寶面前，請安問好。韋小寶指著那人，問道：“這人是誰？”采辦太監笑道：“這人是北城錢興隆肉莊的錢老板，今兒特別巴結，親自押了十幾口肉豬送到宮里來。”轉頭向錢老板道：“老錢哪，今兒你可真交上大運啦。這位桂公公，是我們尚膳總管，當今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紅人。我們在宮里當差的，等閒也見不著他老人家一面。你定是前生三世敲穿了木魚，恰好碰上了桂公公。”那錢老板跪下地來，向韋小寶磕了幾個響頭，說道：“這位公公是小號的衣食父母，今日才有緣拜見，真是姓錢的祖宗積了德。”韋小寶說道：“不用多禮。”尋思：“他混進宮來，想干什麼？怎地事先不跟我說？”

　　那錢老板站起身來，滿臉堆笑，說道：“宮里公公們作成小號生意，小號的價錢特別克已，可說沒什麼賺頭，不過替皇上、公主、貝勒們宰豬，那是天大的面子，別人聽說連皇上都吃上小號供奉的肉，小號的豬肉自然天下第一，再沒別家比得上了。因此上錢興隆供奉宮時肉食也只一年多，生意可著實長了好幾倍，這都是仰仗公公們栽培。”說著又連連請安。韋小寶點點頭，笑道：“那你一定挺發財啦！”那人道：“托賴公公們的洪福。”從懷中掏出兩張銀票來，笑嘻嘻道：“一點點小意思，不成敬意，請公公留著賞人罷！”說著雙手送到韋小寶手里。

　　韋小寶接過來一看，銀票每張五百兩，共是一千兩銀子，正是自己前天分給高彥超他們的，微微一怔，只見錢老板嘴巴向著那采辦一努，韋小寶已明其意，笑道：“錢老板好客氣啦！”將兩張銀票交了給承值太監，笑道：“錢老板的敬意哥兒們去分了罷，不用分給我。”眾太監見是一千兩銀子的銀票，無不大喜過望。供奉宮中豬養牛肉，雞魚蔬菜的商人，平時都給回扣，向有定例，逢年過節雖有年禮節禮，也不過是四五百兩，這其中尚膳房的太兒太監又先分去了一半。此刻見銀子既多，韋小寶又說不要，各人攤分起來，豈不是小小一注橫財？那承值太監卻想，桂公公口說不要，只不過在外人面前擺擺架子，他是頭兒，豈能當真省得了的，待會攤分之時，自須仍將最大的份兒給他留著。錢老板道：“桂公公，你這樣體恤辦事的公公們，可真難得。你不肯收禮，小人心中難安。這樣罷，小號養得不兩口茯苓花雕豬，算得名貴無比，待會去宰了，一口孝敬太后和皇上，另一口抬到桂公公房中，請公公細細品嘗。”韋小寶道：“什麼茯苓花雕豬？名頭古怪，可沒聽過。”錢老板道：“這是小號祖傳的秘法，選了良種肉豬，斷乳之後，就喂茯苓、党參、杞子等補藥，飼料除了補藥之處，便只雞蛋一味，喝了便給喝花雕酒……”他話沒說完，眾太監都已笑了起來，都說：“哪有這樣的喂豬法？喂肥一口豬，豈不是要幾百兩銀子？”錢老板道：“本錢自然不小，最難的還是這番心血和功夫。”

　　韋小寶道：“好，這等奇豬，倒不可不嘗。”錢老板道：“不知桂公公今日午後什麼時候有空，小人准時送來。”韋小寶心想從上書房下來，已將午時，便道：“巳未午初，你送來罷！”錢老板連稱：“是，是！”又請了幾個安出去。承值太監陪笑道：“桂公公，待會見了皇上，倒不可提起這回事。”韋小寶問道：“為什麼？”承值太監又道：“皇上年少好奇，聽到有這等希奇古怪的茯芩花雕豬，倘若吩咐取來嘗嘗，咱們做奴才的干系太大。再說，這種千辛萬苦喂起來的肉豬，又不是常常都有的，要是皇上吃得對了胃口，下了聖旨，命御廚房天天供奉，大家可只有上吊的份兒了。”

　　韋小寶哈哈大笑，道：“你倒想得周到。”

　　承值太監道：“這是尚膳房歷來相傳的規矩罷了。太后和皇上的菜肴，一切時鮮果菜，都是不能供奉的。”韋小寶奇道：“時鮮菜蔬不能供奉，難道反而只供奉過時的，隔宿的果菜？”他雖當了幾個月尚膳的頭兒，對御房的事卻一直不曾留心。承值太監笑道：“供奉過時隔宿的菜蔬，那是萬萬不敢。不過有些一年之中只有一兩月才有的果菜，咱們就不能供奉了。倘若皇上吃得入味，夏天要冬筍，冬天要新鮮蚕豆，大伙兒又只好上吊了。”韋小寶笑道：“皇太后，皇上都是萬分聖明的，哪有這等事？”承值太監一凜，忙道：“是，是。太后和皇上聖明，那是決計不會的。聽說那是打從前明宮傳下來的規矩。到了我大清，皇上通情達理，咱們奴才們辦起事來，就容易得多啦。”心下暗暗吃驚對先前這幾句話好生後悔。

## 第十回　盡有狂言容數子　每從高會廁諸公

　　韋小寶從上書房侍候了康熙下來，又到御膳房來。過不多時，錢老板帶著四名伙計，抬了兩口洗得干干淨淨的大肥豬到來，每口淨肉便有三百來斤，向韋小寶道：“桂公公，你老人家一早起身，吃這茯芩花雕豬最有補益，最好是現割現烤。小人將一口豬送到你老人家房中，明兒一早，你老人家就可割來烤了吃，吃不完，再命廚房做成咸肉。”韋小寶知他必有深意，便道：“你倒想得周到。那就跟我來。”錢老板將一口光豬留在廚房，另一口抬到韋小寶屋中。尚膳監管事太監的住處和御廚相近，那肥豬抬入房中之後，韋小寶命小太監帶領抬豬的伙計到廚房中等候，待三人走後，便掩上了門。錢老板低聲道：“韋香主，屋中沒旁人嗎？”韋小寶搖了搖頭。錢老板俯身輕輕將光豬翻了過來，只見豬肚上開膛之處，橫貼著幾條豬皮，封住了割縫。韋小寶心想：“這肥豬肚中定是藏著什麼古怪物事，莫非是兵器之類，天地會想在皇宮中殺人大鬧？”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果見錢老板撕下豬皮，雙手拉開豬肚，輕輕抱了一團物事出來。韋小寶“咦”的一聲驚呼，見他抱出來的竟是一個人。錢老板將那人橫入在地下。只見這人身體瘦小，一頭長發，卻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女，身上穿了薄薄的單衫，又目緊閉，一動也不動，只是胸口微微起伏。

　　韋小寶大奇，低聲問道：“這小姑娘是誰？你帶她來干什麼？”錢老板道：“這是沐王府的郡主。”韋小寶更是驚奇，睜大了眼睛，道：“沐王府的郡主？”錢老板道：“正是。沐王府小公爺的嫡親妹子。他們擄了徐三哥去，我們就捉了這位郡主娘娘來抵押，教他們不敢動徐三哥一根寒毛。”韋小寶又驚又喜，說道：“妙計，妙計！怎是捉來的？”

　　錢老板道：“昨天徐天川徐三哥給人綁了去，韋香主帶同眾位哥哥，二次去楊柳胡同評理，屬下便出去打探消息，想知道沐王府那些人，除了楊柳胡同之外，是不是還是別的落腳所在，徐三哥是不是給他們囚禁在那里；想知道他們在京城里還有哪些人，當真要動手，咱們心里可也得先有個底子。這一打探，嘿，沐王府來得人可還當真不少，沐家小公爺帶頭，率領了王府的大批好手。”韋小寶皺起了眉頭，說道：“他媽的！咱們青木堂在京里有多少兄弟？能不能十個打他們一個？”錢老板道：“韋香主不用擔心。沐王府這次來北京，不是為了跟咱們天地會打架。原來大漢奸吳三桂的大兒子吳應熊，來到了京城。”韋小寶點頭道：“沐王府要行刺這姓吳的小漢奸？”錢老板道：“是啊。韋香主料事如神。大漢奸、小漢奸在云南，動不了他們的手，一离云南，便有機可乘了。但這小漢奸自然防備周密，身邊有不少武功高手保護，要殺他可也不是易事。沐王府那些人果然另有住處，屬下過去查看，那些人都不在家，屋里卻也沒徐三哥的蹤跡，只有這小丫頭和兩個服侍她的女人留在屋里，那可是難得的良機……”

　　韋小寶道：“于是你就順手牽羊，反手牽豬，將她捉了來？”錢老板微笑道：“正是。這小姑娘年紀雖小，沐王府卻當她是鳳凰一般，只要這小郡主在咱們手里，徐三哥便穩如泰山，不怕他們不好好服侍。”韋小寶道：“錢大哥這件功勞倒大得緊呢。”錢老板道：“多謝韋香主夸獎。”韋小寶道：“咱們拿到了小郡主，卻又怎樣？”說著向躺在地下的那少女瞧了幾眼，心道：“這小娘皮長得可挺美啊。”錢老板道：“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要聽韋香主的意思辦理。”

　　韋小寶沉吟道：“你說怎麼辦？”他跟天地會的人相處的時候雖暫，卻已摸到了他們的脾氣。這些人嘴里尊稱自己是香主，滿口什麼靜候香主吩咐云云，其實各人肚里早就有了主意，只盼得到自己贊同，于是一切便推在韋香主頭上，日後他們就不會擔當重大干系。他對付的法子是反問一句：“你說怎麼辦？”錢老板道：“眼下只有將這小郡主藏在一個穩妥所在，讓沐王府的人找不到。這次沐家來到京城的著實不少，雖說是為了殺小漢奸吳應熊，但咱們殺了他們的人。徐大哥又給他們拿了去，這會兒咱們天地會每一處落腳之處，一定能給他們釘得緊緊的。我們便拉一泡尿，放一個屁，只怕沐王府的人也都知道了。”

　　韋小寶嗤的一笑，覺得這錢老板談吐可喜，很合自己脾胃，笑道：“錢大哥，咱們坐下來慢慢商量。”錢老板道：“是，是，多謝香主。”在一張椅上坐了，續道：“屬下將小郡主藏在豬肚里帶進宮來，一來是為瞞過宮門侍衛的重重搜檢，二來是瞞過沐王府眾人的耳目。他奶奶的，沐公爺手下，只怕真有幾個厲害人物，不可不防。小郡主若不是藏在宮里，難保不給他們搶了回去。”

　　韋小寶道：“你說要將小郡主藏在宮里？”

　　錢老板道：“屬下可不敢這麼說，一切全憑韋香主作主。藏在宮里，當然是普天下最穩妥的所在。沐王爺的高手再多，總敵不過大內侍衛。小郡主竟會在皇宮之中，別說他們決計想不到，查不出，就算知道了，又怎有能耐沖進皇宮來救人？他們如能進宮來將小郡主救出去，那麼連韃子皇帝也能綁架去了。天下決沒這個道理。不過屬下膽大妄為，事先沒向韋香主請示，擅自將小郡主帶進宮來，給韋香主增添不少危險，不少麻煩，實在該死之極。”韋小寶心道：“你將人帶都帶進來了，自己說該死，卻也沒死。把小郡主藏在宮里，果然是好計，沐王府的人一來想不到，二來救不出。你膽大妄為，難道我膽子就小了？”笑道：“你這計策很好，我將小郡主藏在這里好了。”

　　錢老板道：“是，是，韋香主說這件事行得，那定然行得。屬下又想，將來事情了結之後，小郡主總是要放還給他們的。他們得知郡主娘娘這些日子是住在宮里，也不辱沒了她身份，倘若老是關在小號屠房中地窖之中，聞那牛血豬血的腥氣，未免太對不起人。”韋小寶笑道：“每天喂她吃些茯苓、党參、花雕、雞蛋，也就是了。”

　　錢老板嘿嘿一笑，說道：“再說，小郡主年紀雖然幼小，總是女子，跟我們這些臭男人住在一起，于名聲未免有礙，跟韋香主在一起，就不要緊了。”韋小寶一怔，問道：“為什麼？”錢老板道：“韋香主年紀也輕，何況又是……又是在宮里辦事的，自然……自然沒什麼。”言語吞吞吐吐，有些不便出口。

　　韋小寶見他神色忸怩，想了一想，這才明白：“原來你說我是太監，因此小郡主交我看管，于她聲名無礙。你可不知我這太監是冒牌貨。”只因他并不是真的太監，這才要想了一想，一想之後方能明白，否則錢老板第一句話他就懂了。錢老板問道：“韋香主的臥室在里進罷？”韋小寶點點頭。錢老板俯身抱起小郡主，走到後進，放在床上。房中本來有大床、小床各一，海天富死後，韋小寶已叫人將小床抬了出去。他隱秘之事甚多，沒要小太監住在屋里服侍。錢老板道：“屬下帶小郡主進宮來時，已點了她背心上的神堂穴，陽綱穴，還點了她後頸的天柱穴，讓她不能動彈，說不出話。韋香主要放她吃飯，就可解開她穴道，不過最好先點她腿上環跳穴，免得她逃跑。沐王府的人武功甚高，這小姑娘倒不會多少武功，卻也不可不防。”韋小寶想問他什麼叫神堂穴、環跳穴，如何點穴、解穴，但轉念一想，自己是青木堂香主，又是總舵主的弟子，連點穴、解穴也不會，豈不是讓下屬們太也瞧不起？反正對付一個小姑娘總不是什麼難事，點頭道：“知道了”

　　錢老板道：“請韋香主借一把刀使。”韋小寶心想：“你要刀干什麼？”從靴桶中取出匕首，遞了給他。錢老板接了過來，在豬背上一划，沒料到這匕首鋒利無匹，割豬肉如切豆腐，一劍下去，直沒至柄。錢老板吃了一驚，贊道：“好劍！”割下兩片脊肉，兩只前腿，道：“韋香主留著燒烤來吃，余下的吩咐小公公們抬回廚房去罷。屬下這就告辭，會時原事情，屬下隨時來向韋香主稟告。”韋小寶接過匕首，說道：“好！”向臥在床上的小郡主瞧了一眼，道：“這小娘皮睡得倒挺安穩。”他本來想說：“這小姑娘在宮里耽得得久了，太過危險，倘若給人發覺，那可糟糕之極。”但想天地會的英雄好漢豈怕危險的？這等話說出口來，不免給人小覷了。

　　待錢老板回去廚房，韋小寶閂上了門，又查看了窗戶，一無縫隙，這才坐到床邊，去看那小郡主，只見她正睜著圓圓的眼睛，望著床頂，見韋小寶過來，忙閉上眼睛。韋小寶笑道：“你不會說話，不會動彈，安安靜靜的躺在這里，最乖不過。”見她身上衣衫也不污穢，想是錢老板將那口豬有肚里洗得干干淨淨，干留絲毫血漬，于是拉過被來，蓋在她身上。只見她臉頰雪白，沒半分血色，長長的睫毛不住顫動，想是心中十分害怕，笑道：“你不用怕，我不會殺了你的，過得幾天，就放你出去。”小郡主睜開眼來，瞧了他一眼，忙又閉上眼睛。

　　韋小寶尋思：“你沐王府在江湖上好大威風，那日蘇北道上，你家那白寒松好大架子，絲毫沒將老子瞧在眼里，這當兒還不是讓我手下人的打死了。他奶奶的……”想到此處，伸起手來，見手腕上黑黑一圈烏青兀自未退，隱隱還感疼痛，心道：“那白寒楓死了哥哥，沒處出氣，捏得老子骨頭也險些斷了。想不到沐王府的郡主娘娘卻落在我手里，老子要打便打，要罵使罵，你半分動彈不得，哈哈！”想到得意處，不禁笑出聲來。小郡主聽到笑聲睜開眼來，要看他為什麼發笑。韋小寶笑道：“你是郡主娘娘，很了不起，是不是？你奶奶的，老子才不將你放在眼里呢！”走上前去，抓住她右耳，提了三下，又捏住她鼻子，扭了兩下，哈哈大笑。小郡主閉著的雙眼中流出眼淚，兩行珠淚從肋邊滾了下來。韋小寶喝道：“不許哭！老子叫你不許哭，就不許哭！”小郡主的眼淚卻流得更加多了。韋小寶罵道：“辣塊媽媽，臭小娘皮，你還倔強！睜開眼睛來，瞧著我！”小郡主雙眼閉得更緊．韋小寶道：“哈，你還道這時里是沐王府，你媽媽的，你家里劉白方蘇四大家將，有他媽的什麼了不起，終有一日撞在老子手里，一個個都斬成了肉醬。”大聲吆喝：“你睜不睜眼？”小郡主又用力閉了閉眼睛。韋小寶道：“好，你不肯睜眼，要這一對臭眼珠子有什麼用？不如挖了出來，讓老子下酒。”提起匕首，平放刃鋒，在她眼皮上拖了幾拖。小郡主全身打了個冷戰，仍不睜開眼睛。韋小寶倒拿她沒有法子，說道：“你不睜眼，我偏偏要你睜眼，咱哥兒倆耗上了，倒要瞧瞧你郡主娘娘厲害，還是我這小流氓，小叫子厲害。我暫且不來挖你的眼珠，挖了眼珠，倒算是你贏了，永遠不能瞧我。我要在你臉蛋上用尖刀子雕些花樣，左邊臉上刻只小烏龜，右邊臉上刻一堆牛糞。等到將來結了疤，你到街上去之時，成千上萬的人圍攏來瞧西樣鏡，大家都說：『美啊，美啊，來看沐王府的小美人兒，左邊臉上一只王八，右邊臉上一堆牛糞，。』你到底睜不睜眼？”

　　小郡主全身難動，只有睜眼能自拿主意，聽得韋小寶這麼一說，眼睛越閉越緊。韋小寶自言自語：“原來這臭花娘嫌自己臉蛋兒不美，想要我在臉上裝扮裝扮，好，我先刻一只烏龜！”打開桌上硯台，磨了墨，用筆醮了墨。這些筆墨硯台都是海老公之物，韋小寶一生從未抓過筆□，這時拿筆如拿筷子，提筆在小郡主左臉畫了一只烏龜。小郡主的淚水直流下來，在烏龜的筆划上流出了一道墨痕。

　　韋小寶道：“我先用筆打個樣子，然後用刀子來刻，就好像人家刻圖章。對，對郡主娘娘，咱們刻好之後，我牽了你去長安門大街，大叫：『哪一位客官要印烏龜？三文錢一張！』我用黑墨涂了你臉，有人給錢，就用張白紙在你臉上一印，便是一只烏龜，快得很！一天准能印上一百張。三百文銅錢，夠花了。”他一面胡扯，一面偷看小郡主的臉色，見她睫毛不住顫動，顯然又是憤怒，又是害怕。他甚是得意，說道：“嗯，右臉刻一堆牛糞，可沒人出錢來買牛糞，不如刻只豬，又肥又蠢，生意一定好。”提起筆來，在她右邊臉頰上干划一通，畫的東西有四只腳，一條尾巴就是了，也不知像貓還是像狗。他放下毛筆，取過一把剪銀子的剪刀，將剪刀輕輕放在小郡主左頰，喝道：“你再不睜眼，我要刻花了！我先刻烏龜，肥豬可不忙刻。”

　　小郡主淚如泉涌，偏偏就是不肯睜眼。韋小寶無可奈何，不肯認輸，便將剪尖在她臉上輕輕划來划去。這剪尖其實甚鈍，小郡主肌膚雖嫩，卻也沒傷到她絲毫，可是她驚惶之下，只道這小惡人真的用刀子在自己臉上雕花，一陣氣急，便暈了過去。

　　韋小寶見她神色有异，生怕是給自己嚇死了，倒吃了一驚，忙伸手去探鼻息，幸好尚有呼吸，便道：“臭小娘裝死！”尋思：“你死也不肯睜眼，難道我便輸了給你？”拿了塊濕布來，抹去她兩頰上黑墨，直抹了三把，才抹得干淨。但見她眉淡睫長，嘴小鼻挺，容顏著實秀麗，自言自語：“你是郡主娘娘，心中一定瞧不起我這小太監，我也瞧不起你，大家還不是扯直？”過了一會，小郡主慢慢醒轉，一睜開眼，只見韋小寶一雙眼睛和她雙目相距不過一尺，正狠狠的瞪著她，不由得吃了一驚，急忙閉眼。

　　韋小寶哈哈大笑，道：“你終于睜開眼開，瞧見我了，是老子贏了，是不是？”他自覺得胜，心下高興，只是小郡主不會說話，未免有些掃興，要想去解她穴道，卻不知其法，說道：“你給人點了穴道，倘若解不開，不能吃飯，豈不餓死了？我本想給你解開，不過解穴的法門，從前學過，現下可忘了。你會不會？你如不會，那就躺著做僵□，一動也別動，要是會的，眼睛眨三下。”他目不轉睛的望著小郡主，只見她眼睛一動不動，過了好一會，突然雙眼緩緩的連眨三下。

　　韋小寶大喜，道：“我只道沐王府的人既姓沐，一定個個是木頭，呆頭呆腦，什麼都不會，原來你這小木頭還會解穴。”將她抱起，坐在椅上，說道：“你瞧著，我在你身上各個部位指點，倘若指得對的，你就眨三下眼睛，指得不對，眼睛睜得大大的，一動也不能動。我找到解穴的部位，就給你解開穴道，懂不懂？懂的就眨眼。”小郡主眨了三下眼睛。

　　韋小寶點頭道：“很好！我來指點。”韋小寶一伸手，便指住她右邊胸部，道：“是不是這里？”小郡主登時滿臉通紅，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哪敢眨之一眨？韋小寶又指她左邊胸部，道：“是不是這里？”小郡主臉上更加紅了，眼睛睜得久了，忍不住霎了霎眼。韋小寶大聲道：“啊，是這里了！”小郡主急忙大睜眼睛，又羞又急，窘不可言，這二人都是十四五歲年紀，于男女之事似懂非懂，但女孩子早識人事，韋小寶又是在妓院中長大的，平時多見嫖客和妓女的猥猥褻舉止，雖然不明其意，總之知道這類行動極不妥當。韋小寶見她發窘，得意洋洋，只覺昨日楊柳胡同中的一番窘辱此刻都出了氣，報了仇。他在小郡主身上東指西指。小郡主拚命撐住眼睛，不敢稍瞬，唯恐不小心眨了眼睛，那就大事去矣，過了不多時，鼻尖上已有一滴滴細微汗滲了出來。幸好韋小寶這時手指指向她左腋下，那正是解開穴道的所在，急忙連眨了三下眼睛，心中一寬，舒了口長氣。韋小寶道：“哈哈，果然在這里，老子也不是不知道，只是記怕不好，一時之間忽然忘了。”心想：“解開她穴道之後，不知她武功如何，這小丫頭倘若出手打人，倒也麻煩。”轉過身來，拿過兩根腰帶，先將她雙腳牢牢綁住，又將她雙手反縛到椅子背後綁好。

　　小郡主不知他要如何大加折磨，臉上不禁流露出驚恐之極的神色。韋小寶笑道：“你怕了我，是不是？你既然怕了，老子就解開你的穴道。”伸手到左腋下輕輕搔了幾搔。小郡主奇□難當，偏行無法動彈，一張小臉脹得通紅。

　　韋小寶道：“點穴解穴，我原是拿手好戲，只不過老子近來事情太忙，這種小事，也沒放在心上，倒有些兒忘了。是不是這樣解的？”說道在她腋下揉了幾下。

　　小郡主又是一陣奇□，臉上微現怒色。

　　韋小寶道：“這是我最上乘高深的解穴手法。上乘手法，用在上等人身上，這才管用。你這小丫頭不是上等之人，第一流的手法用在你身上，竟半點動靜也沒有。好，我用第二流手法試試。”伸手指在她腋下戳了幾下。小郡主又痛又□，淚水以眼眶中滾來滾去。

　　韋小寶道：“咦，第二流的手法也不行，難道你是第二等的小丫頭？沒有法子，只是用第三流的手法出來了。”伸掌在她腋下拍打了一陣，仍然不見功效。

　　點穴是武學中的上乘功夫。武功極有根柢之人，經明師指點，尚須數年勤學苦練，方始有成。解穴和點穴是一事之兩面，會點穴方會解穴，認穴既須准确，手指上又須有剛柔并濟的內勁，方能封人穴道，解人穴道。韋小寶既無內功，點穴解穴之法又從未練過，這麼亂搞一通，又怎解得開小郡主的穴道？

　　拍打不成，便改而為抓，抓亦不行，只得改而為扭。小郡主又氣又急，忍不住淚水流了下來。韋小寶這時倒不是有意要折磨她，但忙了半天，解不開她穴道，自己額頭出汗，不免有些老羞成怒，說道：“我連第八流的手法也用出來了，卻像是耗子拉王八，半點也不管用，難道你是第九流的小丫頭？老子是大有身份，大有來歷之人，第九流武功是決計不肯使的。看來你沐王府的人，都是他媽的爛木頭，木頭木腦，木知木覺。我跟你說，我現在不顧自己身份，用第九流的武功，再在你這第九流的小娘皮身上試試。”當下彎起中指，用拇指扳住，用力彈出，彈在小郡主腋下，說道：“這是彈棉花。”唱起兒歌：“拍拍拍，彈棉花。棉花臭，炒黑豆．黑豆焦，拌胡椒。胡椒辣，起寶塔。寶塔尖，沖破天，天落雨，地滑塌，滑倒你沐家木頭木腦，狗頭狗腦，十八代祖宗的老阿大！”他說一句，彈一下，連彈了十幾下，說到一個“太”字時，小郡主突然“噢”的一聲，哭了出來。

　　韋小寶大喜，縱身躍起，跳上跳下，笑道：“我說呢，原來沐王府的小丫頭果然是第九流的小東西，非用第九流武功對付不可。”

　　小郡主哭道：“你……你才是第第第……第九流。”聲音清脆嬌嫩，帶著柔軟的云南口音，當真說不出的好聽。韋小寶逼緊了喉嚨，學她說話：“你……你才是第第第……第九流。”說著哈哈大笑。

　　原來他伸指亂彈，都彈在小郡主腋下“腋淵穴”上。腋淵穴屬足少陽膽經，在腋下三寸之處。人身頭部諸穴，如絲空竹、陽白、臨泣等穴道均屬此經脈。他在腋淵穴上又抓大扭，又打又彈，手勁雖然不足，但搞得久了，小郡主頭諸穴齊活，說話便無窒滯。韋小寶見居然能解開小郡主的穴道，不胜喜歡，說話對沐王府的仇恨之心登時消去了大半，說道：“我肚子餓了，想你也不飽，我先給你些東西吃。”他原是饞嘴之人，既為尚膳監的頭兒，屬下眾監拍他馬屁，每日吩咐廚房送來各種各樣的新鮮細點。他每天在街上閒游，街市中諸般餅餌糖食，也是見到就買，因此在屋里瓶兒、罐兒、盒兒、小竹簍兒不計其數，裝的都是零星食物。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手頭有幾十萬兩銀子，生來又是個胡亂花錢之人，豈不大買零食之理？他將糕點拿了出來，說道：“這玫瑰綠豆糕，你吃一塊試試。”小郡主搖了搖頭。韋小寶拿起另一只盒子，打開盒蓋，說道：“這是北京城里出名的點心豌豆黃，你們云南一定沒有的，吃一塊罷！”小郡主又搖了搖頭。韋小寶要賣弄家當，將諸般糕餅糖果堆滿在桌上，道：“你瞧，我好吃的東西多不多？就算你是王府的郡主，多半也從來沒吃過這麼多點心。你如不愛吃甜食，就試試我們廚房的蔥油薄脆，世上少有。連皇上都愛吃，你試了一塊，包你愛吃。”小郡主又搖了搖頭。韋小寶接連拿了最好的七八種糕餌出來，小郡主總是搖頭。

　　這一來韋小寶可氣往上沖，罵道：“臭花娘，你嘴巴這樣刁，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到底要吃什麼？”小郡主道：“我……我什麼都不吃……”只說了這句話，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來。韋小寶給她一哭，心腸倒有些軟了，道：“你不吃東西，豈不餓死了？”小郡主道：“我……我宁可餓死。”韋小寶道：“我才不信你宁可餓死。”正在這時，外面有人輕輕敲門。韋小寶知道是小太監送飯來，生怕小郡主叫喊起來，驚動了旁人，取出一塊毛巾，綁住了她嘴，這才去開門，吩咐小太監道：“我今日想吃些云南菜，你吩咐廚房即刻做了送來。”小太監應了自去。

　　韋小寶將飯菜端到房中，將小郡主嘴上的毛巾解邢，坐在她對面，笑道：“你不吃，我可要吃了。嗯，這是醬爆牛肉，這是糟溜魚片，這是蒜泥白切肉，還有鎮江肴肉，清炒蝦仁，這一碗口磨雞腳湯，當真鮮美無比。鮮啊，鮮啊！”他舀湯來喝，故意嗒嗒有聲，偷眼去看小郡主時，只見她淚水一滴滴的流下來，沒半分饞意。這一來韋小寶可有些興意索然，悻悻的道：“原來第九流的小丫頭只愛吃第九流的臭魚，臭肉，臭鴨蛋，我這些好菜好點心，原是第一流上等人吃的。待會我叫人去拿些臭魚，臭肉，臭鴨蛋，臭豆腐來給你吃。”小郡主道：“我不吃臭鴨蛋，臭豆腐。”志小寶點頭道：“嗯，原來你只吃臭魚，臭肉。”小郡主道：“你就愛瞎說。我也不吃臭魚臭肉。”

　　韋小寶吃了幾筷子蝦仁，吃了一塊肴肉，大贊：“味道真好！”見小郡主始終無動于中，便放下筷子，心下盤算，如何才能使她向自己討吃。

　　過了好一會，小太監又送飯菜過來，道：“桂公公，廚子叫小人稟告公公，這過橋火線的湯極燙，看來沒一絲熱氣，其實是挺熱的．這宣威火腳是用蜜餞蓮子煮的，煮得急了，或許不很軟，請公公包涵。這是云南的黑色大頭菜。這一碟是大理洱海的工魚干，雖然不是鮮魚，仍是十分名貴，用云南紅花油炒的。壺里泡的是云南普洱茶。廚子說，云南的名菜汽鍋雞要兩個多時辰才煮得好，只好晚上再給桂公公你老人家送來。”韋小寶點點頭，待小太監去後，將菜肴搬入房中。

　　御廚房在頃刻之間，便辦了四樣道地的云南菜，也算得功力十分到家了。原來吳三桂在云南做平西王，雖然跋扈，但逢年過節，對皇室的進貢，對諸王公大臣的節敬，卻是丰厚無比，遠胜他省十倍，因此朝廷里替他說好話的人也著實不少。吳三桂進貢給皇帝的，除了金銀珠寶、象牙犀角等等珍貴物品外，云南的諸般土產也是應有盡有。正因如此，御廚房要在頃刻之間煮幾味云南菜，并不為難。小郡主本就餓了，見到這幾味道地的家鄉菜，忍不住心動，只是她給韋小寶實在欺侮得狠了，不愿就此屈服，拿定了主意：不管這小惡人如何誘我，我總是不吃。

　　韋小寶用筷子挾了一片鮮紅噴香的宣威火腿，湊到小郡主口邊，笑道：“張開嘴來！”小郡主牙齒咬實，緊緊閉嘴。韋小寶將火腿在她嘴唇上擦來擦去，擦得滿子詡是油，笑道：“你乖乖吃了這片火腿，我就解開你的穴道。”小郡主閉著嘴搖了搖頭。韋小寶放下火腿，端丐那碗熱湯，惡狠狠的道：“這碗湯燙得要命，你如肯喝，我就等冷了些，一匙一匙的慢慢喂你。你不喝呢？哼！”左手伸出，捏住他鼻子。小郡主氣為之窒，只得張開口來。韋小寶右手拿起一只匙羹，塞在她口里，說道：“這碗熱湯我就這樣倒將下來，把你的肚腸也燙得熟了！”讓小郡主喘了幾口氣，才將匙羹從她嘴里取出放開左手。

　　小郡主知道過橋米線的湯一半倒是油，比尋常的羹湯熱過數倍，如此倒入□喉，只怕真的給他燙死了，哭道：“你划花了我的臉，我……我不要活了，這樣丑怪……”韋小寶心道：“原來你以為我真的在你臉上刻了一只烏龜。”微笑道：“你的臉雖然划花，但這只小烏龜畫得挺美，你走到街上，擔保人人喝彩叫好！”小郡主哭道：“難看死了，我……我宁可死了。”韋小寶道：“唉，這樣漂亮的小烏龜，你居然不要，早知如此，我也不必花那麼多心思，在你臉上雕花了。”

　　小郡主道：“雕什麼花？我……我又不是木頭。”韋小寶道：“你明明姓沐，怎麼不是木頭？”小郡主道：“我家這沐字，是三點水的木，又不是木頭的木。”韋小寶也分不出沐木二字有何不同，說道：“木頭浸在水里，不過是一塊爛木頭罷了。”小郡主又哭了起來。韋小寶道：“哪又用得著哭個不休的？你叫我三聲『好哥哥』，我就把你臉蛋兒補好，把小烏龜刮去，一點痕跡不留。”小郡主臉上一紅，道：“怎麼刮得去？再這麼一刮，我的臉還成什麼模樣？”韋小寶道：“我有靈丹妙藥，第一流的英雄好漢，那是難修補些。你是第九流的小丫頭，修補你的臉蛋兒，可真容易不過了。”小郡主道：“我不信。你就是愛說話損人。”韋小寶道：“你叫不叫？”小郡主紅著臉搖了搖頭。韋小寶見她嬌羞的模樣，不禁有些心動，說道：“小烏龜新刻不久，修補是很容易的。時間挨得久了，再要修補，如果留下一條烏龜尾巴修不去，只怕你將來懊悔。”小郡主雖然對他的話將信將疑，總是企盼一試，倘若真如他所說，將來臉上留下一條烏龜尾巴，那可仍是難看之極，當下脹紅了臉，囁囁道：“你……你可不是騙我？”韋小寶道：“你騙你干什麼？你越叫得早，我越早動手，你的臉蛋兒越修補得好，乖乖的快叫罷！”

　　小郡主道：“倘若我……我叫了之後，你補得不好呢？”韋小寶道：“那我加倍賠還，連叫你六聲『好妹妹』！”小郡主又是紅暈滿臉，說道：“你這人很壞，我不來！”韋小寶道：“好啦！你既然不放心。咱們分開來叫。你先叫我一聲『好哥哥』，待我補好之後，你叫第二聲。我用鏡子給你照過，果然是一點疤痕也沒有，你十分滿意了，再叫第三聲。說不定你開心得很，一連叫上十聲。”小郡主急道：“不，不，你說叫三聲，怎麼又加？”韋小寶微笑道：“好，三聲就三聲，那你快叫罷！”小郡主嘴唇動了幾下，總是叫不出口。韋小寶道：“叫一句『好哥哥』，有什麼了不起？又不是要你叫『好老公』，叫『親親老公』。你再不叫，我的價錢也可越開越高啦。”小郡主倒真怕他逼自己叫什麼老公、老公的，結結巴巴的道：“我先叫一個字，等你真的治好了，我再叫下面……下面兩個字。”韋小寶歎了一口氣，道：“唉，你真會討價還價，先給錢後給錢都是一樣。那你叫罷。”小郡主閉上眼睛，輕輕叫道：“好……”這個“好”字，當真細若蚊鳴，耳音稍稍差著半點，可再也聽不出來，饒是如此，她臉上已羞得通紅。

　　韋小寶咕噥道：“這樣叫法，可真差勁得很，七折八扣下來，還有得剩的麼？也不知你心中在這個『好』字下面接上些什麼，好王八蛋是好，好小賊也是好。”小郡主急道：“不是的，我心中想的就……就是那兩個字，我不騙你，真的不騙你。”韋小寶道：“那兩個什麼字？是烏龜麼？是小賊麼？”小郡主道：“不，不！是哥……”說了一個“哥”字，急忙住口。

　　韋小寶笑道：“很好，算你有良心，那我給你修補臉蛋之時，便得用最好手段。請泥水匠修狗洞，出上第一流的價錢，泥水匠便用第一流的手段，倘若價錢太低，泥水匠用幾塊爛磚頭塞滿了事，石灰也不粉刷一下，豈不是難看之極？”

　　小郡主道：“人家叫也叫過了，你還是在笑我狗洞，爛磚頭。”

　　韋小寶哈哈一笑，道：“我這是比方。”打開海老公的箱子，取出藥箱，將箱中的幾十個藥瓶都放在桌上，每一瓶藥都倒了些粉末，像煞有其事的凝神思索，調配藥粉。小郡主本來只信得三分，眼見藥瓶如此之多，不免又多信了兩分。

　　韋小寶將藥粉放進藥□，拿到外房，卻倒在紙中包了起來，藏在懷里，另外拿了一塊綠豆糕，一塊豌豆黃，再從一個廣東月餅中挖了一塊蓮蓉，將藥□洗干淨，不留半點藥粉，才將蓮蓉，綠豆糕，豌豆黃在藥□舂爛，又加上兩匙羹蜜糖，心念一動，再吐上兩大口唾沫，調得勻了，拿進房中，說道：“這是生肌靈膏，其中有無數靈丹妙藥。”想了一想，又道：“你的臉是我刻花了的，就算回復原狀，也不過和從前一般，你也不見我的好。”拿起昨日在珠寶□中所鑲有帽子，將帽上四顆明珠都拉了下來，放在左手掌之中，問小郡主道：“這珠子怎樣？”

　　小郡主祖上世代封王襲爵，雖然出世時沐家已破，但世家貴女，見識畢竟大非尋常，見這四顆珠子有指頭大小，的溜溜地在他掌在滾動，發出柔和珠光，渾圓無瑕，贊道：“這珠子好得很，四顆一樣大小，很是難得！”

　　韋小寶大是得意，說道：“這是我昨天花了二千九百兩銀子買來的，很貴，是不是？”這四顆珠子雖然珍貴，卻也不值得二千九百兩，其實是九百兩，他加上了二千兩的虛頭。當下取過一只藥□，將珠子放入□中，轉了幾轉，珠子和藥□相碰，互相撞擊，發出清脆的聲音。韋小寶拿起石杵，一杵錘將下去。小郡主“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問道：“你干什麼？”

　　韋小寶見她神情嚴重，一張小臉上滿是詫异之色，更是意氣風發。他賣弄豪闊，原是要換來這副驚詫，當下連舂得幾舂，將四顆珠子舂得粉碎，然後不住轉動石杵，將珠子磨成了細粉，說道：“我倘若只將你臉蛋回復原狀，不顯我韋……顯不出我小桂子公公的本事，定要將你臉蛋兒變得比原來美上十倍，你這十聲『好哥哥』才叫得心甘情愿，沒半點勉強。”小郡主道：“三聲！怎麼又變成十聲了？”

　　韋小寶微微一笑，將珍珠粉調在綠豆糕，豌豆黃，蓮蓉，蜜糖加唾沫的漿糊之中，用藥杵拌得均勻。小郡主眼睛睜得大大的，不知他搞什麼，眼見他將四顆明珠研細，這藥膏之珠貴可想而知。

　　韋小寶道：“四顆珠子雖貴，比起其他無價之寶的藥粉來，卻又算得什麼了。你的相貌本來不錯，但不能說是天下第一流的，等搽了我這藥膏之後，多半會變成一位天下無雙，羞月閉花……”小郡主道：“羞花閉月。”她聽韋小寶說錯了，隨口改正，但話一出口，不由得很不好意思。韋小寶用錯成語，乃家常便飯，絲毫不以為意，道：“不錯，變成一個閉花羞月的小美人兒，那才好呢。”說著便抓起豆泥蓮蓉珠珠糊，往她臉上涂去。小郡主一聲不響，由得他亂涂，片刻之間，一張臉除了眼耳口鼻之外，都給她涂得滿滿地，只覺這藥膏甜香甚濃，并無刺鼻藥味，渾不覺得難受。

　　韋小寶見她上當，拚命忍住了笑，心道：“這藥膏中我不拉上一泡尿，算是我客氣，那是瞧在你祖宗沐英沐王爺的份上。他是開國功臣，韋小寶讓了他三分。”

　　韋小寶涂完藥膏，洗干淨了手，說道：“等藥膏干了，我再用奇妙藥粉給你洗去。三涂三洗，那你非羞月……非羞花閉月不可。”

　　小郡主心想：“什麼，『非羞花閉月不可』，這句話好不別扭。”問道：“為什麼要涂三次？”韋小寶道：“三次還算是少的，人家做醬油要九蒸九晒呢。就算是煮狗肉，也要連滾三滾。”小郡主抱怨道：“你又罵我是醬油狗肉。”

　　韋小寶笑道：“沒有『醬油狗肉』這句話，醬油煮狗肉，那就是紅燒狗肉。不用醬油，是清炖狗肉。”拿筷子挾起一片火腿，送到她嘴邊，道：“吃罷！”

　　小郡主一來也真餓了，二來不敢得罪了他，怕他手腳不清，在自己臉上留下一條烏龜尾巴，三來見他研啐珍珠，毫不可惜，不免承他的情，微一遲疑，便張口將火腿吃了。韋小寶大喜，贊道：“好妹子，這才乖。”小郡主道：“我不……不是你好妹子。”韋小寶道：“那麼是好姐姐。”小郡主道：“也不是。”韋小寶道：“那麼是我好媽媽。”

　　小郡主噗哧一笑，道：“我……我怎麼會是……”

　　韋小寶自見到她以來，直到此刻，才聽到她的笑聲。只是她臉上涂滿了蓮蓉豆泥，難見如花笑靨，但單是聽著她銀鈴般的笑聲，亦足已暢懷怡神。韋小寶說她“是我她媽媽”，其實便是罵他“小婊子”，因為他自己母親是個妓女，但聽她笑得又歡暢又溫柔，不禁微覺後悔，又想：“做婊子也沒什麼不好，我媽媽在麗春院里賺錢，未必便賤過他媽的木頭木腦沐王府中的郡主。”又挾了幾片火腿喂她吃了，說道：“你如答應不逃走，我就將你手上穴道也解了。”小郡主道：“我干麼逃走？臉上刻了只小烏龜，逃出去丑也丑死了。”

　　韋小寶心想：“待你得知臉上其實沒有小烏龜，定然是要逃走了。那錢老板也不說幾時來接她出去。宮里關著這樣一個小姑娘，給人發覺了可干系不小，那便如何是好？”

　　正凝思間，忽聽得屋外有人叫道：“桂公公，小人是康親王府里的伴當，有事求見。”韋小寶道：“好！”低聲道：“有人來了，你可別出聲。這里是什麼地方，你知不知道？”小郡主搖了搖頭。韋小寶道：“說出來可嚇你一大跳。那些人個個都要害你。只有我瞧著你可怜，暫且收留了你。如果給人知道你在這里？哼哼，哼哼……”心想：“說些什麼重話嚇她最好！她最怕什麼？”轉念間，說道：“這些惡人定要剝光你的衣衫，打你屁股，打得痛得不得了。”小郡主臉上一紅，眼光中果然露出恐懼之色。韋小寶見恐不效，便出去開門，門外是個三十來歲的內監。

　　那人向韋小寶請安，恭恭敬敬的道：“人小是康親王府里的。我們王爺說，好久不見公公，很是挂念，今日叫了戲班，請公公去王府喝酒聽戲。”韋小寶聽說聽戲，精神一振，但自己屋中藏著一個小郡主，既怕給人撞見，又怕她聲張起來，諸多不便，一時頗為躊躇。那內監道：“王爺吩咐，務必要請公公光臨。今日王府中可熱鬧著呢，擲骰子，賭牌九，什麼都有。”韋小寶聽到聽戲，不過精神一振，聽到賭錢，那可是精神大振了。他自從發了大財之後，跟溫氏兄弟、平威他們賭錢，早已無甚趣味，擲擲骰子，只是聊胜于無，康親王府中既有賭局，自民豪賭，那還理會什麼小郡主，大郡主？當即欣然道：“好，你等一會兒，我就跟你去。”他回入房中，將小郡主松了綁，放在床上，又將她手腳綁住，拉過被子蓋在她身上，低聲道：“我有事出去，過一會兒就回來。”見她眼光中露出疑慮之意，說道：“珍珠還不夠，我去珠寶□買些，研碎了給你搽臉，那才十全十美。”小郡主道：“你……你不要去。珍珠又貴。”韋小寶道：“不打緊，你好哥哥有的是錢，要叫你羞花閉月，多花幾千兩銀子算得什麼。”小郡主道：“我……我在這里很怕。”

　　韋小寶見她可怜楚楚，略有不忍之意，但要他不去賭錢，小郡主便再可怜十倍也沒用，挾了一塊工魚給她吃了，拿過四塊八珍糕，疊起來放在她嘴上，道：“你一張嘴，便有一塊糕入口中。可得小心，糕兒一跌到枕頭上，便吃不到了。”小郡主道：“你……你別去。”嘴上有糕，說話聲音細微幾不可聞。

　　韋小寶假裝沒聽見，從箱中取出一疊銀票，塞在袋里，開門出去，把門反鎖，興匆匆的跟著內監到康親王府去。

　　一到康親王府門口，只見大門外站立著兩排侍衛，都是一身鮮明錦衣，腰佩刀劍，氣概軒昂，比之韋小寶第一次來時戒備森嚴得多了，那自是懲于“鰲拜党徒”攻入王府之失，加強了守備。

　　韋小寶剛進大門，康親王便搶著迎了出來，身子半蹲，抱住韋小寶的腰，笑道：“桂兄弟，多日不見，你可長得越來越高，越來越俊了。”韋小寶笑道：“王爺你好。”康親王笑道：“好什麼？你也不多到我家里來玩兒。我多見你就好，少見你就不好。”韋小寶笑道：“王爺吩咐我多來，那可求之不得。”康親王道：“你說過的話可得算數。幾時我向皇上討個請，准你的假，咱們喝酒聽戲，大鬧他十天八天。就只怕皇上一天也少不得你。”攜了韋小寶的手，并肩走進。眾侍衛一齊躬身行禮。

　　韋小寶大樂。他在宮中雖然得人奉承，畢竟只是個太監，哪有此刻和王爺攜手而行的風光？到得中門，兩個滿洲大官迎了出來，一個是新任領內侍衛大臣多隆，通常稱之為侍衛總管的，另一個便是他的結拜哥哥索額圖。索額圖一躍而前，抱住了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聽說王爺今日請你，我便自告奮勇要來，咱哥兒倆熱鬧熱鬧。”侍衛總管多隆也上來著實巴結。四人一踏進大廳廊下的吹打手便奏起樂來。韋小寶從未受人如此隆重的接待，自是眉飛色舞，差一點便手舞足蹈起來。到得二廳，廳中二十幾名官員都已站在天井中迎接，都是尚書、侍郎、將軍、御營親軍統領等大官。索額圖一一給他引見。

　　一名內監匆匆走進，打了個千，稟道：“王爺，平西王世子駕到。”康親王笑道：“很好！桂兄弟，你且寬坐，我去迎客。”轉身出去。

　　韋小寶心想：“平西王世子？那不是吳三桂的兒子嗎？他來這里干什麼？”

　　索額圖挨到他耳邊，低笑道：“好兄弟，恭喜你今天又要發財啦。”韋小寶笑道：“那得看手氣怎樣？”索額圖笑道：“手氣自然是好的。除了賭錢發財，還有一注逃不了的大財氣。”韋小寶道：“那是什麼？”索額圖在他耳邊輕聲道：“吳三桂差兒子來進貢，朝中大官，個個都不落空。”韋小寶道：“哦，吳三桂是差兒子來進貢。我可不是朝在大官。”索額圖道：“你是宮里的大官，那比朝中大官可威風得多了。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精明能干，懂事得很。”低聲道：“待會吳應熊不論送你什麼重禮，你都不可露出喜歡的模樣，只淡淡的說：『世子來北京，一路上可辛苦了。』他如見你喜歡，那便沒了下文。你神色冷淡，他定然當你嫌禮物輕了，明天又會重重的補上一份。”

　　韋小寶哈哈大笑，低聲道：“原來這是敲竹□的法子。”索額圖低聲道：“云南竹□，不砰砰的敲他一頓，那就笨了。他老子坐了云貴兩省，不知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咱哥兒如不幫他花花，一來對不起他老子，二來可對不起云南、貴州的老百姓啊！”韋小寶笑道：“正是！”說話之間，康親王陪了吳應熊進來。這平西王世子二十四五歲年紀，相貌甚是英俊，步履矯捷，确是將門之子的風范。康親王第一個便拉了韋小定過來，說道：“小王爺，這位桂公公，是萬歲爺跟前最得力的公公。上書房力擒鰲拜，便是這位桂公公的大功。”

　　吳三桂派在北京城里的耳目眾多，京城中有何大小動靜，每逃詡有急足持信前往昆明稟反。康熙擒拿鰲拜，是這幾年來的頭等大事，吳應熊自然早知詳情。吳三桂曾和他商議，覺得皇帝鏟除權要于不動聲色之間，年紀雖幼，英氣已露，日後做臣子的日子，只怕不大好過。吳應熊這次奉父命來京朝覲天子，大攜財物，賄賂大臣，最大的用意，是在察看康熙的性格為人，以及他手下重用的親信大臣是何等人物。今日來康親王府中赴宴，沒料想竟會遇上康熙手下最得寵的太監，不由得大喜，忙伸出雙手，握住韋小寶的右手連連搖晃，說道：“桂公公，我……在下……在云南之時，便聽到公公大名。父王跟大家談起來，都稱頌皇上英明果斷，确是聖明天子，還說聖天子在位，連公公這樣小小年紀，也能立此大功，令人好生爺慕。父王吩咐，命在下備了禮物，向公公表示敬意。只是大清規矩，外臣不便結交內官，在下空有此心，卻不敢貿然求見。今日康王爺賜此良機，當真是不胜之喜。”他口齒便捷，一番話說得十分動聽。韋小寶聽得連吳三桂這樣的大人物，在萬里之外竟也知道自己名字，不由得骨頭大松，好在這些奉承的話也聽得多了，早知如何應付，只淡淡的道：“咱們做奴才的，只是奉皇上的對聖旨辦事，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已，有什麼功勞好說？小王爺的話可太夸獎了。”心想：“索額圖哥哥料事如神，這小漢奸果然一見面就提到『禮物』二字。”

　　吳應熊是遠客，又是平西王的世子，康親王推他坐了首席，請韋小寶坐次席。席上大官甚多，尚書將軍，個個爵高位尊，韋小寶雖然狂妄，這次席卻也不敢坐，連聲推辭。康親王笑道：“桂兄弟，你是皇上身邊之人，大家敬重你，那也是愛戴皇上的一番忠心，你不用再客氣了。”說道將他按入椅中。索額圖這時已升了國史館大學士，官位在諸人之首，便坐在韋小寶身邊，其餘文武大官按品級，官職高下，依次而坐。韋小寶忽想：“他媽的！從前麗春院嫖客擺花酒，媽媽坐在嫖客背後，順手拿幾件糕餅給我，王八們還常常把我趕開，那時只想，幾時老子發了達，也到麗春院來擺一台花酒，叫老鴇，王八，小娘們都來陪酒。哪知道今日居然有親王，王子，尚書，將軍們相陪，只可惜麗春院的老鴇，王八們見不到老子這般神氣的模樣。”眾人坐下喝酒。吳應熊帶來的十六名隨人站在長窗之側，對席上眾人敬酒，挾菜，以及仆役傳送酒菜的一舉一動，均是目不轉睛的注視。

　　韋小寶略一思索，已明其理：“是了，這是平西王府中的武功高手，跟隨來保護吳應熊的，生怕有人行刺下毒。沐王府的人只怕早已守在外面。待會最好雙方狠狠打上一架，且看是沐王府的人贏了，還是吳三桂的手下厲害。”他一肚子的幸災樂禍，只盼雙方打得熱鬧非凡，斗個兩敗俱傷。這情形康親王自己瞧在眼里，他身為主人，也不好說什麼。那侍衛總管多隆武功了得，性子又直，喝得幾杯酒，便道：“小王爺，你帶來的這十幾個隨從，一定都是千中挑，挑中選的武功高手了。”

　　吳應熊笑道：“他們有什麼武功？只不過是父王府里的親兵，一向跟著兄弟，知道兄弟的脾氣，出門之時，貪圖個使喚方便而已。”

　　多隆笑道：“小王爺這可說得太謙了。你瞧這兩位太陽穴高高鼓起，內功已到了九成火候。那兩位臉上、頸中肌肉結實，一身上佳的橫練功夫。還有那幾位滿臉油光，背上垂的大辮子，多半是假發打的，你如教他們摘下帽子來，定是禿頂無疑。”吳應熊微笑不答。索額圖笑道：“我只知多總管武功高強，沒想到你還有一項會看相的本事。”

　　多隆笑道：“索大人有所不知。平西王當年駐兵遼東，麾下很多錦州金頂門的武官。金頂門的弟子，頭上功夫十分厲害。凡是功夫練夫練到高深之時，滿臉油光，頭頂卻是一根頭發也沒有的。”康親王笑道：“可否請世子吩咐這幾位尊價，將帽子搞摘下來，讓大家瞧瞧多總管的推測到底准不准？”吳應熊道：“多總管目光如炬，豈有不准的？這幾名親兵，的确練過金頂門的功夫，但功夫沒練到家，頭上頭發還是不少，摘下帽子，免令他們當眾出丑，望眾位大人包涵。”眾人哈哈一陣大笑，既見吳應熊不愿，也就不便勉強。韋小寶目不轉睛的細看這幾個人，心□難搔：“不知那大個兒頭兒有多少頭發？那瘦子功夫差些，想來頭發一定很多。”忽然想起一事，忍不住哈的一聲，笑了出來。

　　康親王笑問：“桂兄弟，你有什麼事好笑，說出來大家聽聽。”韋小寶笑道：“我想金頂門的師傅們大家一定很和氣，既少和人家動手，自伙里更加不會打架。”康親王道：“何以見得？”韋小寶笑道：“大家要是氣了，瞪一瞪眼睛，各人將帽兒摘了下來，你數我頭發，我數數你頭發，誰的頭發少，誰出本事強，頭發多的人只好認輸。”眾人哈哈大笑，都說韋小寶的想法十分有趣。韋小寶又道：“金頂門的師傅們，想必隨身都帶一把算盤，否則算起頭發來可不大方便。”眾人又是一陣大笑。一位尚書正喝了口酒，還沒□下喉去，一聽此言，滿口酒水噴了出來，生怕噴在桌上失禮，一低頭，都噴在自己衣襟之上，不住咳嗽。

　　神照喝道：“且慢！貧僧定欲試尊駕的功夫，雙拳『鐘鼓齊鳴』，要打尊駕兩邊太陽穴，請還手罷！”那人搖了搖頭。神照大喝一聲，大紅袈裟內僧袍的衣袖突然脹了起來，已然鼓足了勁風，雙臂外掠，疾向內彎，兩個碗口大的拳頭便向那人兩邊太陽穴撞去。眾人適才見他掌碎青磚的勁力，都忍不住“咦”的一聲叫了出來，心想此人閃避已然不及，若不出手招架，這顆腦袋豈不便如那青磚一般，登時便給擊得粉碎？

　　豈知那人竟然一動不動，手不抬，足不提，頭不閃，目不瞬，便如是泥塑木雕一般。神照上人出手之際，原只想逼得他還手，并無傷他性命之意，雙拳將到他太陽穴上，卻見他呆呆的不動，心中一驚：“我這雙拳擊出，幾有千斤之力。平西王世子是康親王的貴賓，倘若魯莽打死了他的隨從，可大大不妥。”便在雙拳將碰上他肌膚之際，急忙向上一提，呼的一聲響，從他兩邊太陽穴畔擦過，僧袍拂在他面上。那人微微一笑，說道：“太師好拳法！”廳上眾人都瞧得呆了，心想此人定力之強，委實大非尋常，倘若神照上人這兩拳不是中途轉向，而是擊在他太陽穴上，此刻哪里還有命在？這人以自己性命當兒戲，簡直瘋了。

　　神照拳勁急轉，震得雙臂一酸，不由得向他瞪視半晌，不知眼前此人到底是個狂人，還是白痴，倘若就此歸座，未免下不了台，說道：“尊駕定不給面子，貧僧無法可想，只好得罪。下一拳『黑虎偷心』，要打向尊駕胸口。”“鐘鼓齊鳴”、“黑虎偷心”這些招數，原是最粗淺的拳招，尋常學過幾個月武功的人都曾練過，他又在發拳之前先叫了出來，本竟只要以勁力取胜，而使用最粗淺的功夫，也頗有瞧不起對手之意。那人微微一笑，并不答話。神照心下有氣，尋思：“我這一拳將你打成內傷，并立斃于當場，卻叫你三四天後才死，那就不算掃了平西王的臉面。”坐個馬步，大聲吆喝，右拳呼的一聲打了出去，拍的一聲，正中他胸口。那人身子一晃，退了一步，笑道：“大師贏了，我已退了一步。”神照這一拳雖未用力，卻也是勁道甚厲，不料這人渾如不覺，這兩句話說來輕描淡寫，顯然全沒受傷。文官們不懂其中道理，但學武之人，個個都知他是有意容讓。韋小寶不文不武，也就在似懂非懂之間。神照自負在武林中頗具聲望，怎肯就此算贏？他臉面涌上一層隱隱黑氣，說道：“那麼再吃我一拳。”呼的一拳，仍向他胸口擊去，這一次用上了七成勁力，縱然將他打得口噴鮮血，那是他自討苦吃，那也是無可奈何了。

　　神照這一拳將抵那人衣襟，那人胸部突然一縮，身子向後飄出半丈，似乎給拳力震了出去，其實是乘勢避開他的拳勁。神照這一拳又打了個空，愈益惱怒。搶上兩步，大喝一聲，右腿飛起，向他小腹猛踢過去。那人叫道：“啊喲！”眼見這一腿子非踢中不可。

　　眾人不約而同的都站了起來，只見那人身子向後，雙足恰如釘在地上一般，身子齊著膝蓋折屈，自大腳以至腦袋，大半個身子便如是一根木頭橫空而架，离地尺許。神照這一腿踢了個空，在他雙腿之上上數寸凌空踢過。神照一不做，二不休，鴛鴦連環，左腿“烏龍掃地”，掠地橫掃，踢他雙腿脛骨。那人姿勢不變，仍是擺著“鐵板橋”勢，雙足一蹬，全身向上搬了一尺。神照的左腿在他腳底掃過。那人穩穩落下，身子仍不站直。

　　廳上眾人彩聲如雷。神照到此地步，已知自己功夫和他差著好一大截，對方倘若還手，自己勢力輸得一塌胡塗，只得合十說道：“好功夫，佩服，佩服！”那人站直身子，躬身還禮，說道：“大師拳腳勁道厲害之極，在下不敢招架，只有閃避。”康親王道：“兩人武功都是極高。世子殿下，尊價客氣得很，一定不肯還手，比武是比不成了。來啊，兩人都領兩只大元寶去。”那人躬身道：“無功不受祿。”神照見他不肯去拿元寶，自己也不便上前具領。康親王轉頭向侍從道：“給兩位送去。”那人這才謝了賞錢，神照也訕訕收了。

　　康親王明知剛才這一場雖非正式比武，其實是已方輸了，也賞兩錠大銀給神照，不過既替他遮羞，也為自己掩飾，表示不分胜敗。他心有不甘，又看得太不過癮，心想：“這高個兒的功夫固然不錯，但吳應熊帶來的其餘隨從，定然及不上他。我手下眾武師卻各有驚人絕藝，單是那齊元凱的功夫，比之神照和尚恐怕就只高不低。”他本來稱神照為上人，適才一顯武功之後，心中對他打了折扣，“上人”登時變成了“和尚”，郎聲道：“剛才比武沒比成，不免有點……有點那個美中不足。齊師傅，請你邀十五位武師，大家拿兵刃，十六個對十六個，跟平西王世子帶來的十六位隨從過過招。小王爺，你吩咐他們亮兵刃罷！”吳應熊道：“來到王爺府上作客，怎敢攜帶兵刃？”康親王笑道：“世子可客氣了。令尊和小王都是武將，一生在刀槍劍戟之間討生活，可不用這些婆婆媽媽的忌諱。來啊，把十八般兵器都拿幾件來，讓平西王府的高手們挑選。”康親王本是戰將，從關外直打到中原，府中兵刃一應俱全。一聲呼喚，眾侍從登時去搬了一大堆兵器出來，長長短短，都放在那十六名侍從面前。

　　齊元凱邀集了十四名武師，卻要神照率領。神照要要掙回面子，只客氣幾句，便不再推辭，心想：“好歹也要砍傷幾個南蠻子，出一口胸中惡氣。”什麼平西王是客，須得顧全他的臉面等等，早已全然置之腦後。這時神照，齊元凱等人兵刃，也已由手下拿到了廳上。神照雙掌之間倒挾兩柄青鋼戒刀，向康親王一席合十行禮。康親王等微微欠身，頷首還禮。

　　韋小寶心下得意：“他媽的，這些人個個武藝高強，是江湖上大有來頭的人物，卻要向老子行禮。老子大模大樣的坐著，點一點頭就算了事，可比他們威風十倍了。”

　　神照轉過身來，大聲道：“云南來有朋友，挑兵刃罷！”先前接過他五招的高身材漢子說道：“我們奉平西王將令，在北京城里，決不和人動手。”神照道：“別人鋼刀吹到頭上，難道也不還手？別人要砍你們的腦袋，你們中是伸長脖子？還是將腦袋縮進了脖子去？”此言一出，平西王府的眾隨從均有怒色。說他們將腦袋縮進脖子，自是罵他們為烏龜了。那為首的長身漢子卻仍淡淡的道：“平西王軍令如山。我們犯了將令，回到云南，一樣也要砍頭。”神照道：“好，咱們就試試。”他招了招手，將十五名武師召在大廳一角，低聲商議。神照悄聲道：“咱們將兵刃盡往他們身上要害招呼，瞧他們還不還手？”齊元凱道：“當真傷了人，那可不妥。咱們只是逼他們還手。”另一人道：“大家手下留神些。”神照喝道：“好，動手罷！”一聲長嘯，舞支戒刀，白光閃閃，搶先向平西王鋼鞭，或舉銅錘，十六般兵刃紛紛使動。

　　那十六名隨從竟然挺立不動，雙臂垂下，手掌平貼大腿外側，目光向前平視，對康王府十六武師的進襲恍若不見。那十六名武師眼見對方不動，都要在康親王的眾賓之前賣弄手段，各人施展兵刃上最精熟巧妙的招數，斜劈直刺，橫砍倒打，兵刃反映燭光，十六般兵器舞了開來，呼呼風聲中，組成一張光幕，將十六名隨從圍在垓心。

　　眾文官不住說：“小心，小心！”武學之士見這些兵刃每一招都是遞向對方要害，往往只數寸之差，不要多用上半分力氣，立時便送了對方性命，盡皆心驚。

　　那十六名隨從向前瞪視，將生死置之度外，對方倘若真要下手，也只好將性命送了。神照等人的兵刃越使越快，偶爾兵刃互相撞擊，便火花四濺，叮當作聲，這一來更增危險。他們雖然無意殺傷平西王的手下，但刀劍鞭錘互相碰撞，勁力既大，相距又如此之近，反彈出去傷到了人，卻不由自主。

　　果然拍的一聲，一柄鐵和另一人的銅錘相撞，□了出去，打中一名平西王府隨從的肩頭。跟道有人揮刀斜劈，在一名隨從右臉旁數寸處掠過，旁邊長劍削來，刀劍相交，鋼刀回轉，砍在那隨從臉上，立時鮮血直長流。兩名隨從受傷不輕，仍是一聲不哼，直立不動。

　　康親王知道再搞下去，受傷的更多，又見比武不成，有些掃興，叫道：“好武功！好武功！大家收手罷！”神照一聲大叫，兩柄戒刀橫掠過去。將一名隨從的帽子劈了下來。余人跟著學樣，刀槍劍戟，紛紛將眾隨從的帽子擊落。十六名哈哈大笑，收起兵刃，向後躍開。

　　韋小寶見那些隨從之中果然有七個是禿頂，頭上亮得發光，不禁拍手大笑，說道：“多總管，你眼光真准，果然是一大批禿……”一句話沒說完，一瞥眼間，只見平西王府的十六名隨從仍是挺立不動，但上惱怒之極，眼中如欲噴出火來。

　　韋小寶自幼在市井中□混，自然而然的深通光棍之道，覺得神照這批人做事太不漂亮，沒給人留半分面子。市井間流氓無賴盡管偷搶拐騙，什麼不要臉的事都干，但與爭競，總是留下三分余地，大江南北，到處皆然。妓院中遇上痴迷的嫖客，將攜來的成萬兩銀子在窯姐身上散光，老鴇還是給他幾十兩銀子的盤纏，以免他流落异鄉，若非鋌而走險，便是上吊投河。那也不是這些流氓無賴良心真好，而是免得事情鬧大，後患可慮。韋小寶與人賭錢，使手法騙干了對方的銀錢，倘若贏他一兩，最後便讓他贏回一二錢；倘若贏了他一百文，最後總給他翻一贏回一二十文。一來以便下回還有生意，二來教對方不起疑心，又免得他老羞成怒，拔出老拳來打架。他見到平西王府隨從的神情，心下老大過意不去，便即离座走到眾人身前，俯身拾起那長身漢子的帽子，說道：“老兄當真了不起。”雙手捧了，給他戴在頭上。那人躬身道：“多謝！”韋小寶跟著將十五頂帽子一頂頂揀起，笑道：“他們這樣干，豈不是得罪了朋友嗎？”他分不清楚哪一頂帽子是誰的，捧在手里，讓各人取來戴上。

　　這些隨從眼見韋小寶坐于本府世子身側，是康親王這次宴請的大貴客，是擒拿鰲拜的桂公公，見他替自己拾帽子，忙請安行禮，連說：“不敢當，折殺小人了！”

　　韋小寶對平西王府之人本來毫無好感，原盼吳三桂的手下倒個大霉，但神照等人一再進逼，這些人始終容忍，激發了他鋤強扶弱之意，見他們感激之情十分真誠，心下更喜，轉頭向康親王道：“王爺，向你借幾兩銀子使使。”康親王笑道：“桂兄弟盡管拿去使，五萬兩夠了嗎？”韋小寶笑道：“哪用得著這許多？”向王府的一名侍從道：“快去買十六頂最好的帽子來，越快越好！”那侍從答應著去了。吳應熊拱手道：“桂公公愛屋及烏？在下感激不盡。”韋小寶拱手還禮，心道：“什麼愛屋及烏？及什麼烏，及你這只小烏龜嗎？”康親五見神照等人削落平西王府眾隨從的帽子，心中也早覺未免過分，生怕得罪了吳應熊，但如出口道歉，又覺不妥。韋小寶這麼一來，深得其心，說道：“來人哪！吳世子的手下，每人賞五十兩銀子。”又想：“單賞對方，豈不教人手下的眾武師失了面子？”又道：“咱們府里的十六武師，每人也是五十兩銀子！”大廳之上，歡聲大作。索額圖站起身來，給席上眾人都斟了酒，說道：“小王爺，令尊用兵如神，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令尊軍令森嚴，總屬人人效死，無怪戰無不胜，攻無不克。來來來，大伙兒遙敬平西王一杯！”

　　吳應熊急忙站起，舉杯道：“晚生謹代家嚴飲酒，多謝各位厚意。”眾人都舉杯飲干。吳應熊又道：“家嚴鎮守南疆，邊陲平靖，那是賴聖上洪福，再加朝中王公大臣措置得宜，指導有方。家嚴只是盡忠皇上效力，秉承朝中各位五公大臣的訓示，不敢偷懶而已。實不敢說有什麼功勞。”酒過數巡，王府侍從已將十六頂帽子買來，雙手捧上，送到韋小寶面前。韋小寶向康親王笑道：“王爺，你府中的師傅們失手打落了人家的帽子，你該賠還一頂新帽子罷。”康親王笑道：“當得，當得，還是桂兄弟想得周到。”吩咐侍從，將帽子給吳應熊的隨從送去。眾隨從接過了，躬身道：“謝王爺，謝桂公公！”將帽子折好放在懷內，頭上仍是戴舊帽。康親王和索額圖對望了一眼，知道這些人不換新帽，乃是尊重吳應熊的意思。又飲了一會，王府戲班出來獻技。康親王要吳應熊點戲。吳應熊點了出“滿床笏”，那是郭子儀做壽，七子八婿上壽的熱鬧戲。郭子儀大富貴亦壽考，以功名令終，君臣十分相得。吳應熊點這出戲，既可說祝賀康親王，也是為他爹爹吳三桂自況，頗為得體。

　　康親王待他點罷，將戲牌子遞給韋小寶，道：“桂兄弟，你也點一出。”韋小寶不識得戲牌上的字，笑道：“我可不會點了，王爺，你代我點一出，要打得結棍的武戲。”康親王笑道：“小兄弟愛看武勁，嗯，咱們來一出少年英雄打敗大人的戲，就像小兄弟擒住鰲拜一樣。是了，咱們演『白水灘』，小英雄十一郎，只打得青面虎落花流水。”“滿床笏”和“白小灘”演罷，第三出是“游園驚夢”。兩上旦角啊啊的唱個不休，韋小寶聽得不知所云，不耐煩起來，便走下席去，見邊廳中有幾張桌子旁子有人在賭錢，有的是牌必，有的是骰子。骰子桌上做莊的是一名軍官，是康親王的部屬，面前已贏了一大堆銀子，見韋小寶走近，笑道：“桂公公，您也來玩幾手？”

　　韋小寶笑道：“好！”瞥眼間見吳應熊手下那高個子站在一旁，心中對此人頗有好感，便向他招了招手。那人搶上一步，道：“桂公公有什麼吩咐？”韋小寶笑道：“賭台上沒父子，你不用客氣，老哥貴姓，大號怎麼稱呼？”剛才神照問他，他不肯答復，但韋小寶在眾賓客之前很給了他們面子，問得又客氣，便道：“小人姓楊，叫楊溢之。”韋小寶不知“溢之”兩字是什麼意思，隨口道：“好名字，好名字！楊家英雄最多，楊老令公，楊六郎，楊宗保，楊文廣，楊家將個個是英雄好漢。楊大哥，咱哥兒來合伙賭一賭！”楊溢之聽他稱贊楊家祖宗，心中甚喜，微笑道：“小人不大會賭。”韋小寶道：“怕什麼？我來教你！你那兩只大元寶拿出來。”楊溢之便將康親王所賞的那兩只元寶拿了出來。韋小寶從懷里摸出一張銀票，往桌上一放，笑道：“我和這位楊兄合伙，押一百兩！”莊家笑道：“好，越多越好！”他們賭的是兩粒骰子，一擲定輸贏。莊家骰子擲下來，湊成張和牌，韋小寶擲了個七點，給吃了一百兩銀子。韋小寶道：“再押一百兩！”這次卻贏了。擲得十六七手後，來來去去，老沒輸贏。韋小寶焦躁起來：“我輸幾百兩銀子不打緊，累得這姓楊的輸了那兩只元寶，可對不住人。”一手擲出一個六點，已輸了九成，為料莊家擲了個五點。韋小寶哈哈大笑，此後連贏幾□，一百變兩百兩，二百兩變四百兩，三把骰子，已贏了四百兩銀子。做莊的那軍官笑道：“桂公公好手氣。”韋小寶笑道：“你說我好手氣嗎？咱們再試兩把！”將四百兩銀子往前一推，一把骰子擲下去，出來一只四六。莊家擲成個長三，又是輸了。韋小寶轉頭道：“楊大哥，我們再押不押？”楊溢之道：“但憑桂公公的主意。”

　　韋小寶原來的四百兩銀子再加賠來的四百兩，一共八百兩銀子，向前一推，笑道：“索性賭得爽快些。”喝一聲：“賠來！”

　　骰子擲下去，骨溜溜的亂轉，過得片刻，一粒骰子已轉成了六點，另一粒卻兀自不住滾動。韋小寶手上使了暗勁，要這粒骰子也成六點，成為一張天牌，但骰子不是自己帶來的，他擲骰的本事畢竟沒練到爐火純青，那粒骰子定將下來，卻是兩點，八點，是輸多贏少的了。韋小寶大罵：“直你娘的臭骰子，這麼不幫忙。”莊家哈哈一笑，說道：“桂公公這次只怕要吃你的了。”一把擲下去，一粒骰子擲出來五點，另一粒轉個不休。韋小寶叫道：“二，二二！”這粒骰子擲出來倘若是一點，五點湊成梅花，六點湊成牛頭，都比他的八點大，只有擲出個兩點，莊家才輸了。韋小寶不住吆喝，說也湊巧，骰子連翻幾個身，在碗中定下來，果然是兩點。

　　韋小寶大喜，笑道：“將軍，你今天手氣不大好。”那軍官笑道：“霉莊，霉莊。桂公公正當時得令，什麼事都得心應手，自然賭你不過。”賠了三張二百兩銀票，再加上兩只一百兩的元寶。韋小寶手中捏了把汗，笑道：“叨光，叨光！”向楊溢之道：“楊大哥，咱們沒出息摘青果子，可不賭啦。”將八百兩銀子往他手中一塞。

　　楊溢之平白無端發了一注財，心下甚喜，道：“桂公公，這位將軍是什麼官名？”韋小寶一怔，低聲道：“倒沒問起。”轉頭向那軍官道：“大將軍，你尊姓大名啊？”那軍官笑逐顏開，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道：“小將江百胜，記名總兵，一直在康親王爺麾下辦事的。”韋小寶笑道：“江將軍，你打仗是百戰百胜，賭錢可不大成。”江百胜笑道：“小將和旁人賭，差不多也說得上是百戰百胜。只不過強中還有強中手，今天遇上公公，江百胜變成江百敗了。”韋小寶哈哈大笑，走了開去，忽然心想：“那姓楊的為什麼要我問莊家名字？”一沉吟間，遠遠側眼瞧那江百胜擲骰子的手法，只見他提骰，轉腕，彎指，發骰，手法極是熟練，正是江湖上賭錢的一等一好手，適才賭得興起，沒加留神，登時恍然大悟：“原來這家伙是故意輸給我的。怪不得我連贏五記，哪有當真這麼運氣好的？他媽的，老子錢多，不在乎輸贏，否則的話，一下場就知道了。這云南姓楊的懂得竅門，他也不是羊牯，是殺著羊的。”又想：“為什麼連一個素不相識的記名總兵，也要故意輸錢給我？自然因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大家盼我為他們說好話。就算不說好話，至少也不搗他們的蛋，操你奶奶的，他花一千四百兩銀子，討得老子的歡心，可便宜的緊哪！”

　　他既知人家在故意輸錢，胜之不武，也就不再去賭，又回到席上，吃菜聽戲。這時唱的是一出“思凡”，一個尼姑又做又唱，旁邊的人又不住叫好，韋小寶不知她在搗什麼鬼，大感氣悶，又站起身來。

　　康親王笑道：“小兄弟想玩些什麼？不用客氣，盡管吩咐好了。”康親王道：“我自己找樂子，你不用客氣。”眼見廊下眾人呼吆喝六，賭得甚是熱鬧，心下又有些□□地，心想：“眼不見為淨，今日是不賭的了。”他上次來過康親王府，依稀識得就中房舍大概，順步向後堂走去。

　　府中到處燈燭輝煌，王府中眾人一見到他，便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韋小寶信步而行，忽然便急，想要小解，他也懶得問人廁所的所在，見左首是個小花園，推開長窗，到了黑暗角落里，拉開褲子，正要小便，忽聽得隔著花叢有人低聲說話。

　　一人說道：“銀子先拿來，我才帶你去。”另一人道：“你帶我去，找到了那東西，銀子自然不會少給你的。”先一人道：“先銀後貨。你拿到東蚊瘁，要是不給銀子，我又到哪里找你去？”另一人道：“好，這里是一千兩銀子，先付一成。”韋小寶心中一動：“一千兩銀子只是一成，那是什麼要緊物事？”當即忍住小便，側耳傾聽。只聽那人道：“先付一半，否則這件事作罷。這是搬腦袋的大事，你當好玩嗎？”另一人微一沉吟，道：“好，五千兩銀票，你先收下了。”那人道：“多謝。”跟著發出悉索之聲，當是在數銀票，接著道：“跟我來！”

　　韋小寶好奇心起，尋思：“什麼搬腦袋的大事，倒不可不跟去瞧瞧。”聽得二人腳步聲向西走去，便從花叢中溜了出來，遠遠跟在後面。眼見兩人背影在花叢樹木間躲躲閃閃，走得數丈，便停步左右察看，生怕給人發見。韋小寶心想：“鬼鬼祟祟，干的定然不是好事。康親王待我極好，今晚給他拿兩個賊骨頭，也顯得我桂公公的手段。”第一摸，摸一摸靴桶子那柄削鐵如泥的匕首；第二摸，摸一摸身上那件刀槍不入的寶貝背心，膽子又大了些。只見兩人穿過花園，走進了一間精致的小屋。韋小寶躡著腳步走近，見雕花的窗格中透出燈光，繞到窗後，伸手指醮了唾液，濕了窗紙，就一只眼向內張去。里面是座佛堂，供著一尊如來佛像，神座前點著油燈。一個仆役打扮的人低聲道：“我花了一年多時光，才查到這件物事的所在，你這一萬兩銀子，可不是好賺的。”另一人背向韋小寶，問道：“在哪里？”那仆役道：“拿來！”那人轉過身來，問道：“拿什麼？”這人臉孔瘦削，正是適才在大廳上阻止那姓郎武師出去的齊元凱。那仆役笑道：“齊師傅明知故問了，自然是那膩千兩啦。”齊元凱道：“你倒厲害得很。”從懷中取一疊銀票出來。那仆役在燈光下一張張的查看。

　　韋小寶心中害怕，知道這齊元凱武功甚高，而他們所干的定是一件干系重大的勾當，倘若給知覺，立刻便會殺了自己滅口，心中一急，一泡尿就撒了出來，索怕順其自然，讓尿水順著大腿流下，倒沒半點聲息。那仆役數完了銀票，笑道：“不錯。”壓低了聲音，在齊元凱耳邊說了幾句話，齊元凱連連點頭，韋小寶卻一句也沒聽見。

　　只見齊元凱突然縱起，躍上供桌，回頭看了看，便伸手到佛像的左耳中去摸索。

　　他掏了一會，取了一件小小物事出來，躍下地來，舉手在燭光下一看，卻是一枚鑰匙，金光閃閃，似是黃金所鑄。但這鑰匙不過小指頭長短，還不足一兩黃金。齊元凱笑容滿面，低下頭來數磚頭，橫數了十幾塊，又直數了十幾塊，俯下身來，從靴桶中取出一柄短刀，將一塊方磚撬起，低低的歡呼了一聲。那仆役道：“貨真價實，沒騙你罷！”齊元凱不答，將金鑰匙輕輕往下插去，想是方磚之下有個鎖孔。喀的一聲，鎖已打開。齊元凱一呆，說道：“怎麼拉不開，恐怕不對。”那仆人道：“怎麼會拉不開？王爺親自開鎖，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的。”說著，俯下身去，拉住了什麼東西，向上一提。

　　驀聽得颼的一聲，一枝機弩從下面躬了出來，正中那仆人胸口，那仆人“啊”的一聲慘叫，向後便倒，手中提著的那塊鐵蓋也脫手飛出。齊元凱斜身探手，接住鐵蓋，免得掉在地下，發出巨聲。他蹲在那仆人身後，左手按住他嘴，防他呻吟呼叫，驚動旁人，左手握著仆人的左腕，又伸到地洞中掏摸。韋小定看得目瞪口呆，心想：“原來地洞中另有機關，這姓齊的可厲害得很。”

　　這一次不再有機弩射出。齊元凱自己伸手進去，摸出了一包物事，卻是個包袱。他右手一甩，將那仆人推在地下，長身站起，右足一抬，已踏在那仆人口上，不讓他出聲，側身將包袱放在神座的供桌，打了開來。

　　韋小寶深深吸了口氣，只見包袱中是一部經書。世上本何止萬千，他識得書名的，卻只有《四十二章經》一部，而這一部卻正便是《四十二章經》。經書形狀，和鰲拜府中抄出來的一模一樣，只是書函用紅綢子制成。齊元凱迅速將經書仍用包袱包好，提起左足，在那弩箭尾上用力一，扑的一聲輕響，弩箭沒入了那仆役胸中。那仆役本已重傷，這一來自然立時斃命，嘴巴又被他右腳踏著，只一聲悶哼，身上扭了幾下，便不動了。

　　韋小寶嚇得心中怦怦亂跳，小便本已撒完，這時禁不住又撒了許多在褲襠之中。

　　只見齊元凱俯身到仆役懷中取回銀票，放入自己懷里，冷笑道：“你這可發財哪！”微一沉吟，將金鑰匙放入那仆役□首的右掌心，卷起死□的手指拿住鑰匙，這才快步縱出。韋小寶心想：“他這就要逃，我要不要聲張？”突然人影一晃，齊元凱已上了屋頂。韋小寶縮成一團，不敢有絲毫動彈，卻聽得屋頂有搬動瓦片之聲，過得片刻，齊元凱又躍了下來，大模大樣的走了。

　　韋小寶心想：“是了，他將經書藏在瓦下，回頭再來拿，哼，可沒這麼便宜。”候了一會，等齊元凱去遠，他可沒能耐一下子便躍上屋頂，沿著廊下柱子爬上，攀住屋檐，這才翻身上了屋頂，回想適才瓦片嫌詔的所在，翻得十幾張瓦片，夜色朦朧中已見到包袱的一角。

　　他將包袱取出，仍將瓦片蓋好，尋思：“這部《四十二章經》到底為什麼這樣值錢？老烏龜，皇太后，這姓齊的，還有鰲拜、康親王，個個都當它是無價之寶。我韋小寶若不順手牽羊，發這注橫財，這韋字可是白姓了。”解開包袱，將經書平平塞在腰間，收緊腰帶。他袍子本來寬大，竟一點也看不出來，將包袱擲入花叢，又回去大廳。大廳上仍和他离去時一模一樣，賭錢的賭錢，聽曲的聽曲，飾尼姑的旦角兀自在扭扭捏捏的唱個不休。韋小寶問索額圖：“這女子裝模作樣，搞什麼鬼？”

　　索額圖笑道：“這小尼姑在庵里想男人，要逃下山嫁人，你瞧她臉上春意□漾，媚眼一個一個甩過來……”突然想起韋小寶是太監，不能跟他多講男女之事，以免惹他煩惱，說道：“這出戲沒什麼好玩。桂公公，我給你另點一出，嗯，咱們來一出『雅觀樓』，李存孝打虎，少年英雄，非同小可。然後再來一出『鐘馗嫁妹』，鐘馗手下那五個小鬼，武打功夫熱鬧之極。”韋小寶拍手叫好，說道：“只是我趕著回宮，怕來不及瞧。”

　　一斜眼間，見齊元凱正在和一名武師豁拳，“五經魁首”，“八仙過海”，叫得甚是起勁。他豁了一會拳，大聲問道：“神照上人，那姓郎的家伙呢？”席上眾武師都道：“好久沒見他了，只怕溜了。”神照冷笑道：“這人不識抬舉，諒他也沒臉在王府里再耽下去。”齊元凱道：“多半是溜了，這人鬼鬼祟祟，別偷了什麼東西走才好。”一名武師道：“那可難說得很。”

　　韋小寶心道：“這姓齊的做事周到之極，先讓那姓郎的丟個大臉，逼得他非悄悄溜走不可。待得王府中發見死了人，丟了東西，自然誰都會疑心到姓郎的身上。很好，這一個乖須得學學，干事之前，先得找好替死鬼。”

　　眼見天色已晚，侍衛總管多隆起身告辭，說要入宮值班。韋小寶跟著告辭。康親王不敢多留，笑嘻嘻的送兩人出去。吳應熊、索額圖等人都直送到大門口。

　　韋小寶剛入轎坐定，楊溢之走上前來，雙手托住一個包袱，說道：“我們世子送給公公一點微禮，還望公公不嫌非薄。”韋小寶笑道：“多謝了。”雙手接過，笑道：“楊大哥，咱們一見如故，我當你是好朋友，倘若給你錢什麼，那是瞧你不起了。改天有空，我請你喝酒。”楊溢之大喜，笑道：“公公已賞了七百兩銀子，難道還不夠麼？”韋小寶大笑，說道：“這是人家代掏腰包，作不得數。”轎子行出巷子不遠，韋小寶性急，命轎夫停轎，提燈籠在轎外照著，便打開包袱看禮物，見是三只錦盒，一只盒中裝的是一對翡翠雞，一公母，雕工極是精細；另一盒裝著兩串明珠，每一串都是一百粒，雖沒他研碎了給小郡主涂的珍珠那麼大，難得是兩百顆一般大小，渾圓無瑕，他心中一喜：“我騙小郡主說去買珍珠，吳應熊剛好給我圓謊。”第三只錦盒中裝的卻是金票，每張黃金十兩，一共四十張，乃是四百兩黃金。韋小寶心道：“下次見吳應熊這小漢奸，我只冷淡淡的隨謝他一聲，顯得嫌他禮物太差勁，他非再大大補一筆不可。這是索大哥所教的妙法。這小漢奸要是假裝不懂，老子就挑他的眼：『喂，小王爺，你送了我一對小小綠雞兒，倒也挺有趣的，就只不怎麼像雞。』小漢奸要一定要問：『桂公公，怎地不像雞哪？』老子就說：『世上的公雞母雞，哪有這麼小的？麻雀兒也還大得多。再說，綠色鸚鵡，孔雀倒見得多了，綠雞就是沒見過，不知你們云南有沒有？』小漢奸只有苦笑。老子又說：『就算有綠雞，公雞的雞冠總該是紅的罷？話又說回來，母雞老是不下蛋，那算是什麼寶貝了？』哈哈，哈哈！”韋小寶回到皇宮，匆匆來到自己屋里，閂上了門，點亮蜡燭，揭開帳子，笑道：“等得好氣悶嗎？”只見小郡主一動不動的躺著，雙眼睜的大大地，嘴上仍是疊著那幾塊糕餅，竟一塊沒吃。他取出那兩串珍珠，笑道：“你瞧我給你買了這兩串珍珠，研成了末給你一搽上，你若不是天下第一的小美人兒，我不姓……不姓桂！你餓不餓？怎麼不吃糕？我扶你起來吃罷！”伸手去扶她坐起，突然間脅下一麻，跟著胸口又是一陣疼痛。

　　韋小寶“啊”的一聲驚呼，雙膝一軟，坐倒在地，全身酸軟，動彈不得。

## 第十一回　春辭小院离离影　夜受輕衫漠漠香

　　小郡主格的一笑，掀被下床，笑道：“我穴道早解開了，等了你好久，你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韋小寶奇道：“誰給你解開穴道的？”小郡主道：“給點了穴道，過得六七個時辰，不用解也自然通了。我扶你上床，我可得走了。”韋小寶大急，叫道：“不行，不行。你臉上傷痕沒好。須得再給你搽藥，才好得全。”小郡主嘻嘻一笑，說道：“你這人真壞，說話老騙人。你幾時在我臉上刻花了？倒害得我擔心了半天。”韋小寶問道：“你怎麼知道？”小郡主道：“我早下床來照過鏡子，臉上什麼也沒有。”

　　韋小寶見她臉上光洁白膩，涂著的豆泥、蓮蓉等物早洗了個干淨，好生後悔：“我這麼莽撞，也沒先瞧她的臉，倘若見到她洗過了臉，說什麼也不會著了她道兒。”

　　說道：“你搽了我的靈丹妙藥，自然好了。否則我為什麼巴巴的又去給你買珍珠？我直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珠寶店，才給你買到這兩串好珍珠。我還買了一對挺好看的玩意兒給你。”

　　小郡主忙問：“是什麼玩意兒？”韋小寶道：“你解開我穴道，我就拿給你。”小郡主道：“好！”正要伸手去給他解開穴道，忽見他眼珠轉個不停，心念一動，笑道：“險些兒又上了你的當。解開你穴道，你又不許我走啦。”韋小寶忙道：“不會的，不會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那個馬難追。”小郡主道：“駟馬難追！什麼叫那個馬難追？”韋小寶道：“那個馬比駟馬跑得還要快，那個馬都追不上，駟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

　　小郡主不知“那個馬”是什麼馬，將信將疑，道：“那個馬難追，倒是第一次聽見。”韋小寶道：“那你就學了這個乖。這玩意兒有趣的緊呢，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小郡主問道：“是小白兔嗎？”韋小寶搖頭道：“不是，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小郡主道：“是金魚嗎？”韋小寶大搖其頭，道：“金魚有什麼好玩？這比金魚要好玩一百倍。

　　”小郡主又猜了幾樣玩物，都沒猜中，道：“快拿出來！到底是什麼東西？”

　　韋小寶要誘她解開穴道，說道：“你一解開我穴道，我即刻便拿給你看。

　　”小郡主搖頭道：“不行。我即刻得走，哥哥不見了我，一定心焦得很呢。”韋小寶道：“你穴道早解開了，為什麼不走，卻要等我回來？”小郡主道：“你好心給我買珍珠，我總得謝謝你，向你告別一聲。不聲不響的走了，不是太對不起人嗎？”

　　韋小寶肚里暗笑：“原來這小娘是個小傻瓜，沐王府的人木頭木腦，果然沒姓錯了這個姓。”說道：“是啊，我擔心你一個人在這里害怕，在街上拼命的跑，只想早些買了珍珠，可是一家一家珠寶店瞧過去，就是沒合意的，心中一急，連摔了幾個跟頭。”

　　小郡主輕呼一聲：“啊喲！可摔痛了沒有？”韋小寶愁眉苦臉的道：“這一摔下去，剛好胸口撞在一塊大石頭上，痛得我死去活來。”小郡主道：“現下好些沒有？”韋小寶哼哼唧唧的道：“這上撞傷勢不輕，越來越痛了。你……你……你點了我穴道，不肯解開，我這……這……這一口氣……提……提……不上來……我……我……”越說聲音越低，突然雙眼上翻，眼中露出來的全是眼白，便如暈去了一般，跟著凝住呼吸。

　　小郡主伸手一探他鼻息，果然沒了氣，大吃一驚，“啊”的一聲，全身發抖，顫聲問道：“你怎麼會死了？”韋小寶斷斷續續的道：“你……點錯……點錯了我的穴道……點了我……我的……死……死穴。”

　　小郡主急道：“不會的，不會的。師父教的點穴法子，決不會錯。我明明點了你的‘靈墟’與‘步廊’兩穴，還有‘天池穴’。”韋小寶：“你……你慌慌張張的，點……點錯了。啊喲，我全身氣血翻涌，經脈倒轉，天下大亂，走……走火入……入……”

　　小郡主道：“是走火入魔罷？”韋小寶道：“正是，走火入魔。啊喲，你怎麼這樣胡塗？點穴功夫沒練得到家，就在我身上亂七八糟的瞎點？你點的不是什麼‘天池’，什麼‘步廊’，都點了死穴，死得十拿九穩的死穴！”他不懂穴道名稱，否則早就舉了幾個死穴出來。

　　小郡主年紀幼小，功夫自然沒練得到家。點穴功夫原本艱難繁復，人身大穴數百，相去只是數分，慌慌忙忙之中點錯了也屬尋常，但她曾得明師指點，這三下認穴極准，勁力雖然不足，穴位卻絲毫無錯，可是新學乍用，究竟沒多大自信，韋小寶又愁眉苦臉，裝得極象，她以為真的點錯了死穴，急道：“莫非……莫非我點了你的‘膻中穴’麼？”

　　韋小寶道：“正是，正是‘膻中穴’，你也不用難過，你……你……不是故意的，我死之後，決不怪你。閻……閻羅王問起，我決不說是你點死我的……我說我自己不小心，手指頭在自己身上一點，就點死了。”

　　小郡主聽他答允在閻羅王面前為自己隱瞞，又是感激，又是過意不去，忙道：“快……快把穴道解了再說，或許還有救。”忙伸手在他胸口、腋下推拿。她點穴的勁力不強，只推拿得幾下，韋小寶已能活動。他呻吟了幾下，說道：“唉，已點了死穴，救不活了！”

　　小郡主急道：“或許救得活的。我不小心點錯了，真……真對不起。”

　　韋小寶道：“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死之後，在陰世里保佑你，從早到晚，鬼魂總是跟在你身旁。”

　　小郡主尖叫一聲，問道：“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韋小寶道：“你別害怕，我的鬼魂不會害你的。不過有個規矩，誰殺死了我，我的鬼魂就總是跟著誰。”

　　小郡主越想越驚，說道：“我不是故意要殺死你的。”

　　韋小寶歎了口氣，問道：“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啊？”小郡主退了一步，道：“你問來干什麼？”臉上滿是驚异之色，又道：“你要到陰世里告我，是不是？我不跟你說。

　　”韋小寶搖頭道：“我不會告你的。”小郡主道：“那你問我名字干什麼？”

　　韋小寶道：“我知道了你名字，好在陰世保佑你啊。陰間鬼朋鬼友很多，我叫大家齊心合力的來保佑你，你不論走到那里，幾千幾百個鬼魂都跟著你。”

　　小郡主嚇得大叫一聲，忙道：“不，不要！別跟著我。”韋小寶道：“那麼就單是我一個人的鬼魂跟著你行不行？”小郡主遲疑片刻，道：“你……你如不嚇我，那麼……那麼還不要緊。”韋小寶道：“我當然不嚇你。你白天坐著，我的鬼魂給你趕蒼蠅，晚上睡著，我的鬼魂給你趕蚊子。你悶得慌，我的鬼魂托夢給你，講很好聽很好聽的故事給你聽。”

　　小郡主道：“你為什麼待我這麼好？”幽幽歎了口氣，道：“你不死就好了。”

　　韋小寶道：“有一件你答應過我的事，你沒辦到，唉，我死不瞑目。”小郡主道：“什麼事？我答應過你什麼？”韋小寶道：“你答應過叫我三聲好哥哥，我在臨死之前聽到你叫了，那就死得眼閉了。”

　　小郡主出生于世襲黔國公的王府，父母兄長都對她十分寵愛，雖然她出世之時已然國破家亡，但世臣家將、奴婢仆役，還是對這位金枝玉葉的郡主愛護得無微不至，一生之中，從未有人騙過她、嚇過她。出世以來所聽到的言語，可說沒半句假話，因此對韋小寶的胡說八道，初時也都信以為真，待見他越說越精神，說到要叫他三聲好哥哥時，眼中閃爍著狡獪的光芒。她只不過天真良善，畢竟不是傻子，知道韋小寶在逗弄自己，退了一步，說道：“你騙人，你不會死的。”

　　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就算暫且不死，過幾天總要死的。”小郡主道：“過幾天也不會死。”韋小寶道：“就算過幾天不死，將來總是要死的。你不叫我這三聲好哥哥，我的鬼魂就天天跟著你，不住的叫：‘好──妹──妹，好──妹──妹！’”他緊逼了喉嚨，聲音拖得長長的，當真陰風慘慘，十分可怖，又伸長舌頭，裝作吊死鬼模樣。

　　小郡主“啊”的一聲，回身便沖出房去。

　　韋小寶追將出來，見她伸手去拔門閂，忙攔腰一把抱住，說道：“走不得，外面惡鬼很多。”小郡主急道：“放開手，我要回家去。”韋小寶道：“走不出去的。”

　　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斬他右腕。

　　韋小寶手掌翻轉，反拿她小臂。小郡主手肘後撤，左手握拳往韋小寶頭頂擊下。韋小寶身子後縮，避過了這一拳，卻已抱住了她小腿。小郡主一招“虎尾剪”，左掌斜削下去，韋小寶沒能避開，拍的一聲，打中他肩頭，他用力拉扯，小郡主站立不定，摔倒在地。

　　韋小寶趕上去要將她揪住，小郡主“鴛鴦連環腿”飛出，直踢面門。韋小寶一個打滾，又已扭住了她左臂。小郡主拳腳功夫曾得明師傳授，遠比韋小寶所學為精，兩人倘若當真比武，韋小寶決不是她對手。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一個想逃，一個扭住她不放。

　　這等扭扑摔交的功夫，韋小寶卻經過長期習練，和康熙比武較量，幾達一年。海老公傳他的武功雖然半真半假，他又練得馬虎，這近身搏擊的擒拿，他畢竟還有幾下子。幾個回合下來，韋小寶胸口雖吃了兩拳，卻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拗了轉來，笑問：“投不投降？”

　　小郡主道：“不投降！”韋小寶抬起右膝，跪在她背上，又問：“投不投降？”小郡主仍道：“不投降！”韋小寶手上加勁，將她反在背後的手臂一抬。小郡主“啊”的一聲，哭了出來。

　　韋小寶和康熙比武摔交，兩人不論痛得如何厲害，從不示弱，更無哭泣之事，只不過一到給對方制住，無法反抗，便叫“投降”，算是輸了一個回合，重新比過。不料小郡主的作風與康熙全然不同，一輸便哭。韋小寶道：“呸！沒用的小丫頭！”放開了她。

　　便在此時，忽聽得窗格上喀的一聲響，韋小寶低聲道：“啊喲！有鬼！”

　　小郡主大吃一驚，反手過來，抱住了他。

　　只聽得窗格上又是一響，窗子軋軋軋的推開，這一來，連韋小寶也是大吃一驚，顫聲道：“真的有鬼！”小郡主向前一扑，鑽入了床上的被窩中，全身發抖。

　　窗子緩緩推開，有人陰森森的叫道：“小桂子，小桂子！”

　　韋小寶初時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來索命，但聽這呼聲是女子口音，顫聲道：“是個女鬼！”連退幾步，雙腿酸軟，坐倒在床沿上。

　　突然一陣勁風吹了進來，房中燭火便熄，眼前一花，房中已多了一人。那女鬼陰森森的又叫：“小桂子，小桂子！閻王爺叫我去。閻王爺說你害死了海老公！”韋小寶只嚇得魂飛魄散，想說：“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但張口結舌，那里說得出話來？只聽那女鬼又尖聲叫道：“閻王爺要捉你去，上刀山，下油鍋！小桂子，今天你逃不了啦！”

　　韋小寶聽了這幾句話，猛地發覺：“是太后，不是女鬼！”但心中的害怕絲毫不滅，心道：“若是女鬼，或許還捉我不去，太后卻非殺了我滅口不可。”自從他得知太后的機密，起初常擔心她會殺了自己滅口，但一直沒動靜，時日一久，這番擔心也就漸漸淡了，只道太后信了自己，以為自己果真沒聽到海天富那番話；又或許以為自己即使聽到了，也決計不敢泄漏，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自己感激之下，一切太平無事。

　　他那里知道，太后之所以遲遲不下手，只因那日與海老公動手，內傷受得極重，又見海老公重重一腳竟然踢不死韋小寶，只道這小孩內功修為也頗了得，自己若不全愈，功力不復，便不敢貿然行事。這等殺人滅口之事，不能假手于旁人，必須親自下手。否則的話，這小孩臨死之際說了幾句話出來，豈非壞了大事？這件事牽涉太大，別說韋小寶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太監。縱然是後妃太子、將軍大臣，只要可能與聞這件大秘密的，有一百個便殺一百，一千個便殺一千。

　　她已等待甚久，其時功力猶未復原，但想多耽擱一日，便多一分泄漏的危險，到這一晚實在不愿再等，決定下手，來到韋小寶屋外，推開窗子時聽得韋小寶說“有鬼”，便索性假裝是鬼。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慢慢凝聚勁力，提起右手，一步步走向床前。

　　韋小寶知難抗拒，身子一縮，鑽入被窩。太后揮掌拍下，波的一聲響，同時擊中了韋小寶與小郡主，幸好隔著厚厚一層棉被，勁力已消去了大半。

　　太后提起手掌，第二掌又再擊下，這次運力更強，手掌剛與棉被相触，猛覺掌心中一陣劇痛，已為利器所傷，大叫一聲，向後躍開。

　　只聽得窗外有三四人齊聲大呼：“有刺客，有刺客！”太后大吃一驚：“怎地有人知道了？”她親手來殺一個小太監，決不能讓人見到，手掌又痛得厲害，不暇察看韋小寶是否已死，雙足一點，從窗中倒縱躍出。尚未落地，背後已有人雙雙襲到，太后雙掌向後揮出，使一招“後顧無憂”，左掌右掌同時擊中二人胸口。那二人直摔了出去。

　　只聽得鑼聲鏜鏜響起，片刻間四下里都響起鑼聲。遠處有人叫道：“右衛第一隊、第二隊保護皇上，右衛第三隊保衛太后。”跟著東首假山後有人叫道：“這邊有刺客！”

　　太后知道這些都是宮中侍衛，當下縮身躲在花叢之側，掌心的疼痛一陣陣更加厲害了，只見影影綽綽的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廝殺，兵刃不斷碰撞，心想：“原來宮中當真來了刺客，是海老公的朋友，還是鰲拜的舊部？”但聽得遠處傳令之聲不絕，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燈上的燈火之光，四面八方也聚將攏來。太后眼見如再不走，稍遲片刻，便難以脫身，矮著身子從花叢後躍出，急往慈宁宮奔去。

　　只奔得數丈，迎面一人扑到，手中一對鋼錐向太后面門疾刺，喝道：“大膽反賊，竟敢到宮中搗亂。”太后微微斜身，右掌虛引，左掌向他肩頭拍出。那人沉肩避開，左手鋼錐反挑。太后向左一閃，右掌反拍，霎時之間，二人已拆了數招。那人口中吆喝：“好反賊，原來是個婆娘。”太后見個侍衛武藝不低，自己雖可收拾得下，但總得再拆上十來招，只怕其餘侍衛趕來，情急之下，叫道：“我是太后。”那侍衛一驚，住手問道：“什麼？”太后道：“大膽奴才，你敢冒犯太后？”那人微一遲疑，太后雙掌齊出，砰的一聲，正擊在他胸口。那侍衛立時斃命。太后提氣躍出，閃入了花叢。

　　韋小寶鑽入被窩，給太后一掌擊在腰間，登時幾乎窒息，危急間拔出靴桶中的匕首，在被窩中豎立而向上，被窩便高了起來。太后第二掌向被窩隆起處擊落，那匕首鋒銳無比，太后這一掌勁道又是極度大，匕首之尖立時穿過棉被，刺入掌心，直通手背。

　　待得太后從窗子中躍出，韋小寶掀起棉被一角，只聽得屋外人聲雜亂，他當時第一個念頭是：“太后派人來捉拿我了。”從床上一躍下地，掀開棉被，說道：“咱們快逃！”

　　小郡主哭道：“痛……痛死我啦！”原來太后第一掌的掌力既打中了韋小寶後腰，又打中了小郡主的左腿，小郡主受力較多，左腿小腿骨竟被擊斷。

　　韋小寶道：“怎麼啦！”一把抓住她頸口衣服，道：“快逃，快逃！”將她拉下床來。小郡主右足先落地，只覺左腿劇痛難當，身子一側，滾倒在地，哭道：“我的……我的腿斷啦。”韋小寶情急之下，罵了出來：“小娘皮，遲不斷，早不斷……”心想老子自己逃命要緊，別說你一條腿斷了，就是四條腿、八條腿都斷成十七八段，老子也不放在心上，轉身搶到窗口，向外張望，只盼外面沒人就此躍出。

　　一望之下，只見太后雙掌向後揮出，跟著兩人飛了起來，重重摔在地下，一人正好摔在他窗下，朦朦朧朧間見到這人穿著侍衛的服色，心下大奇：“太后為甚麼打宮中侍衛？”見太后閃身躲向花叢，又見數丈之外有六七人叫道：“拿刺客，拿刺客！”韋小寶又驚又喜：“原來真的來了刺客，卻不是來拿我。”凝目望去，見太后又在和一名侍衛相斗。那侍衛使一對鋼錐，雖和他窗口相距已遠，仍可見到鋼錐上白光閃動。斗得一會，太后又將那侍衛打死，飛身在黑暗中隱沒。

　　韋小寶回頭向小郡主瞧去，見她坐在地下，輕聲呻吟，他既知自己并無危險，心情立時大佳，走到她身前，低聲道：“痛得很厲害嗎？外邊有人要來捉你，快別作聲。”

　　小郡主嚇得不敢再響，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道：“黑腳狗牙齒厲害，上點蒼山罷！”

　　小郡主“咦”的一聲，道：“是我們的人。”韋小寶奇道：“是你的朋友？你怎麼知道？”

　　小郡主道：“他們說是地我們沐王府的暗語，快……快……扶我去瞧瞧。”韋小寶道：“他們來皇宮救你，是不是？”小郡主道：“我不知道，這里是皇宮嗎？”韋小寶不答，心想：“他們如知道小丫頭在這里，沖進來救人，老子雙拳難敵四手。”一伸手，牢牢按住她嘴巴，低聲恐嚇：“千萬不可出聲，給人一發覺，連你另一條腿也打斷了，我可舍不得！”

　　只聽外面有人“啊啊”大叫，又有人歡呼道：“殺了兩個刺客！”有人叫道：“刺客向東逃了，大夥兒快追！”人聲漸漸遠去。韋小寶放開了手，道：“你的朋友逃走啦！”

　　小郡主道：“不是逃走！他們說上‘點蒼上’，暫時退一退的意思。”韋小寶道：“黑腳狗是什麼東西？”小郡主道：“黑腳狗就是宮里的武士。”

　　遠處人聲隱隱，傳令之聲不絕，顯然宮中正在圍捕刺客。

　　忽聽得窗下有人呻吟了兩聲，卻是女子的聲音。韋小寶道：“有個刺客還沒死，我去戳她兩刀！”宮中侍衛均是男子，這呻吟的自然是刺客了。

　　小郡主道：“不……不要殺，或許是我們府里的。”扶著韋小寶的肩頭，站了起來，右足單腳著地，幾下跳躍，到了窗口，只見窗下有兩個人，問道：“是天南地北的……”

　　韋小寶一伸手，又按住了她嘴，窗下一個女子道：“孔雀明王座下，你……你是小郡主？”

　　韋小寶心想這女子已發現了小郡主的蹤跡，禍事不小，提起匕首，便欲擲下，突然間右腕一緊，已被小郡主握住，跟著脅下一痛，按住她嘴巴的手也不由自主的松開了。

　　小郡主問道：“是師姊麼？”窗下那女子道：“是我。你……你在這里干什麼？”

　　韋小寶接口道：“你奶奶的，你在這里干什麼？”小郡主道：“你……你別罵她，她是我師姊。師姊，你受了傷嗎？你……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師姊。師姊待我最好的。”她這幾句話分別對二人而說。窗下那女子呻吟了一聲，道：“我不要這小子救。諒他也沒救我的本事。”

　　韋小寶用力一掙，小郡主便松了手。韋小寶罵道：“臭小娘！你說我沒救你的本事？你這種第九流武功的小丫頭，哼，老子只要伸一根小指頭兒，隨手便救你媽的二三十個、七八十個。”這時遠處又響起了“捉刺客、捉刺客”的聲音。小郡主大急，忙道：“你快救我師姊，我……我叫你三聲好……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這三個字，本來她說什麼也不肯叫，這時為了求他救人，竟爾連叫三聲。

　　韋小寶大樂，說道：“好妹子，你要好哥哥做什麼？”小郡主滿臉羞得通紅，低聲道：“求你救救我師姊。”窗下那女子的語氣卻十分倔強，道：“別求他，這小子自身難保，連自己也救不了自己。”韋小寶道：“哼，瞧在我好妹子份上，我偏要救你。好妹子，咱們說過了話，不許抵賴，你要我救你師姊，以後可不得改口，永遠得叫我好哥哥。

　　”小郡主道：“叫你什麼都成。好叔叔、好伯伯、好公公！”韋小寶道：“我只做好哥哥。叫我‘公公’的人，還怕少了。”小郡主道：“是了，我永遠……永遠叫你好……好……”

　　韋小寶道：“好什麼？”小郡主道：“好……好哥哥！”說著在他背上輕輕一推。

　　韋小寶跳出窗去，只見一個身穿黑衣的女子蜷著身子斜倚于地，說道：“宮里侍衛就來捉你去了，將你斬成肉醬，做肉包子吃。”那女子道：“希罕嗎？自有人給我報仇。”

　　韋小寶道：“你這小丫頭倒嘴硬。侍衛們先不殺你，把你衣服脫光了，大家……大家拿你來做老婆。”那女子大怒道：“你快一刀將姑娘殺了。”韋小寶笑道：“我為什麼殺你？我也要將你衣服脫光了，拿你做老婆。”說著俯身去抱。那女子大急，揮掌打了他個耳光，但她重傷之余，手上毫無勁力，打在臉上，便如是輕輕一拂。

　　韋小寶笑道：“你還沒做我老婆，先給老公搔痒。”抱起她身子，從窗口送進房去。

　　小郡主大喜，上前將那女子接住，慢慢將她放到床上。

　　韋小寶正要跟著躍進房去，忽聽得腳邊有人低聲說道：“桂……桂公公，這女子……這女子是反賊……刺客，救……救她不得。”韋小寶大吃一驚，問道：“你……你是誰？”那人道：“我……我是宮中……侍……衛……”韋小寶登時明白，他是適才給太后一掌打中的侍衛，竟然未死，他躺在地下，動彈不得，說話又斷斷續續，受傷定然極重，心想：“我若將這黑衣女子交了出去，自是一件功勞，但小郡主又怎麼辦？這件事敗露出來，那可是大禍一樁。”提起匕首，嗤的一刀，插入他胸口。那侍衛哼也沒哼，立時斃命。

　　韋小寶道：“這可對不住了，倘若你剛才不開口，就不會送了性命，只不過我桂公公的腦袋，在這脖子上就坐得不這麼安穩了。”

　　又想：“左近只怕還有受傷的，說不得，只好一個個都殺了滅口。”他在周遭花叢假山尋了一遍，地下共有五具尸首，三個是宮中侍衛，兩個是外來刺客，都已氣絕身死。韋小寶抱起一個刺客的尸首，放在窗格上，頭里腳外，跟著在尸首背後用匕首戳了幾下。

　　小郡主驚道：“他……他是我們沐王府的人，死都死了，你怎麼又殺他。

　　”

　　韋小寶哼了一聲，道：“他死都死了，我就不能再殺他了。你倒殺死個死人給我瞧瞧！要救你的臭小娘師姊，只好這樣了。”

　　那女子躺在床上，說道：“你才臭！”韋小寶道：“你又沒聞過，怎知我臭？”那女子道：“這屋子里就有一股臭氣。”韋小寶道：“本來很香，你進來之後才臭。

　　”

　　小郡主急道：“你兩個又不相識，一見面就吵嘴，快別吵了。師姊，你怎麼到這里來？是……是來救我麼？”那女子道：“我們不知道你在這里，大夥兒不見了你，到處找尋，找不到……”說到這里，已是上氣不接下氣。韋小寶道：“沒力氣說話，就少說幾句。”

　　那女子道：“我偏要說，你怎麼樣？”韋小寶道：“你有本事就說下去。人家小郡主多麼溫柔斯文，那似你這般潑辣。”

　　小郡主忙道：“不，不，你不知道。我師姊是最好不過的。你別罵她，她就不會生你氣了。師姊，你什麼地方受了傷？傷得重不重？”韋小寶道：“她武功不行，不自量力，到宮里來現世，自然傷得極度重，我看活不了三個時辰，等不到天亮就會歸天。”

　　小郡主道：“不會的。好……好哥……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師姊。”那女子怒道：“我宁可死了，也不要他救。小郡主，這小子油腔滑調，人為什麼叫他……叫他這個？”韋小寶道：“叫我什麼？”

　　那女子卻不上當，道：“叫你小猴兒。”韋小寶道：“我是公猴兒，你就是母猴兒。”跟女人拌嘴吵架，他在麗春院中久經習練，什麼大陣大仗都經歷過來的。那里會輸給人了？那女子聽他出言粗俗無賴，便不再睬他，只是喘氣。

　　韋小寶提起桌上燭台，說道：“咱們先瞧瞧她傷在那里。”那女子叫道：“別瞧我，別瞧我！”韋小寶喝道：“別大聲嚷嚷，你想人家捉了你去做老婆嗎？拿近燭台一照，只見這女子半邊臉染滿了鮮血，約莫十七八歲年紀，一張瓜子臉，容貌甚美，忍不住贊道：“原來臭小娘是個美人兒。”小郡主道：“你別罵我師姊，她……她本來是個美人。

　　”

　　韋小寶道：“好！我更加蜚拿她做老婆不可。”好女子一驚，想掙扎起來打人，但身子微微一抬，便“啊”的一聲，摔在床上。

　　韋小寶于男女之事，在妓院中自然聽得多了，渾不當作一回　事，但說“拿她做老婆”云云，他年紀幼小，倒也從來沒起過心，動過念，只是他生來惡作劇，見那女子聽得自己一說到要拿她做老婆，便大大著急，不禁甚是得意，笑道：“你不用性急，還沒拜堂，怎能做得夫妻？你當這里是麗春院麼？說做夫妻做做。啊喲！你傷口流血，可弄髒了我床。”只見她衣衫上鮮血不住滲出，傷勢著實不輕。

　　忽聽得一群人快步走近，有人叫道：“桂公公，桂公公，你沒事嗎？”

　　宮中侍衛擊退刺客，派人保護了皇上、太后，和位份較高的嬪妃，便來保護有職司、有權力的太監。韋小寶是皇帝跟前的紅人，便有十幾名侍衛搶著來討好。

　　韋小寶低聲向小郡主道：“上床去。”拉過被來將二人都蓋住了，放下了帳子，叫道：“你們快來，這里有刺客！”那女子大驚，但重傷之下，那里掙扎得起？小郡主急道：“你別嚷，別叫人來捉我師姊。”韋小寶道：“她不肯做我老婆，那有什麼客氣？”

　　說話之間，十幾名侍衛已奔到了窗前。一人叫道：“啊喲，這里有刺客。

　　”韋小寶笑道：“這家伙想爬進我房來，給老子幾刀料理了。”眾侍衛舉起火把，果見那人背上有幾個傷口，衣上、窗上、地下都是血跡。一人道：“桂公公受驚了。”另一個道：“桂公公受什麼驚？桂公公武功了得，一舉手便將刺客殺死，便再多來幾個，一樣的殺了。”

　　眾侍衛跟著討好，大贊韋小寶了得，今晚又立了大功。

　　韋小寶笑道：“功勞也沒什麼，料理一兩個刺客，也不費多大勁兒。要擒住‘滿洲第一勇士’鰲拜，就比較難些了。”眾侍衛自然諛詞如潮。

　　一名侍衛道：“施老六和熊老二殉職身亡，這批刺客當真凶惡之至。若不是桂公公，又怎對付得了？”韋小寶道：“大家還是去保護皇上要緊，我這里沒事。”一人道：“多總管率領了二百多名兄弟，親自守在皇上寢宮之前。刺客逃的逃，殺的殺，宮里已清靜了。

　　”

　　韋小寶道：“殉職的侍衛，我明兒求皇上多賞賜些撫恤，大夥兒都辛苦了，皇上必有重賞。”眾人大喜一齊請安道謝。韋小寶心道：“又不用我花銀子賞人，干麼不多做做好人？”說道：“眾位的姓名，我記不大清楚了，請各位自報一遍。皇上倘若問起今晚奮勇出力、立了大功之人，兄弟也好提上一提。”

　　眾侍衛更是喜歡，心慌報上姓名。韋小寶記心極好，將十余人的姓名覆述了一遍，絲毫沒錯，說道：“大夥兒再到各處巡巡，說不定黑暗隱僻的所在，還有刺客躲著，要是捉到了活口，男的重重拷打，女的便剝光了衣衫做老婆。”眾侍衛哈哈大笑，連稱：“是，是！”

　　韋小寶道：“把尸首抬了去罷？”眾侍衛答應了，搶著搬抬尸首，請安而去。

　　韋小寶關上窗子，轉過身來，揭開棉被。小郡主笑道：“你這人真壞，可嚇了我們一大跳……啊喲……”只見被褥上都是鮮血，她師姊臉色慘白，呼吸微弱。韋小寶道：“她傷在那里？快給她止血。”那女子道：“你……你走開，小郡主，我……我傷在胸口。”韋小寶見她血流得極多，怕她傷重而死，不敢再逗，轉過了頭，說道：“傷口流血，有什麼好看？你道是西洋鏡、萬花筒麼？小郡主，你有沒有傷藥？”小郡主道：“我沒有啊。”韋小寶道：“臭小娘身邊有沒有？”那女子道：“沒有！你……你才是臭小娘。”

　　只聽得衣衫簌簌之聲，小郡主解開那女子衣衫，忽然驚叫：“啊喲！怎……怎麼辦？”韋小寶回過頭來，見那女子右乳之下有個兩寸來長的傷口，鮮血兀自流個不住。小郡主手足無措，哭道：“你……你……快救我師姊……”那女子又驚又羞，顫聲道：“別……別讓他看。”韋小寶道：“呸！我才不希罕看。”眼見她血流不止，也不禁驚慌，四顧室中，要找些棉花布片給她塞住傷口，一瞥眼，見到藥缽中大半缽“蓮蓉豆泥蜜糖珍珠糊”，喜道：“我這靈丹妙藥，很能止血。”撈起一大把，抹在她傷口上。

　　這蜜糊黏性甚重，黏住了傷口，血便止了。韋小寶將缽中的蜜糊都敷上了她傷口，自己手指上也都是蜜糊，見她椒乳顫動，這小頑童惡作劇之念難以克制，順手反手，便都抹在她乳房上。那女子又羞又怒，叫道：“小……小郡主，快……快給我殺了他。”

　　小郡主解釋：“師姊，他給你治傷呢！”

　　那女子氣得險些暈去，苦于動彈不得。韋小寶道：“你快點了她的穴道，不許她亂說亂動，否則流血不止，性命交關。”小郡主應道：“是！”點了那女子小腹、脅下、腿上幾處穴道，說道：“師姊，你別亂動！”這時她自己斷腿處也是痛得不可開交，眼眶中淚水不住滾來滾去。韋小寶道：“你也躺著別動。”記得幼時在揚州與小流氓打架，有人跌斷手臂，跌打醫生用夾板將斷臂夾住，敷以草藥，當下拔出匕首，割下兩條凳腳，夾在她斷腿之側，牢牢用繩子縛緊，心想：“這傷藥卻到那里找去？”

　　一凝思間，已有了主意，向小郡主道：“你們躺在床上，千萬不可出聲。

　　”放下帳子，吹熄了燭火，拔閂出門。小郡主驚問：“你……你到那里去？”韋小寶道：“去拿藥治你的腿。”小郡主道：“你快些回來。”韋小寶道：“是了。”聽小郡主說話的語氣，竟將自己當作了大靠山，不禁大是得意。他反手帶上了門，一想不妥，又推門進去，上了門閂，從窗中躍出，關上了窗子。這樣一來，宮中除了太后、皇上，誰也不敢擅自進他屋子。

　　他走得十幾步，只覺後腰隱隱作痛，心想：“皇太后這老婊子下毒手打我，在宮中再耽下去，老子遲早老命難保，還是盡早溜之大吉的為妙。”

　　他向有火光處走去，卻是幾名侍衛正在巡邏，一見到他，搶著迎了上來。

　　韋小寶問道：“宮里侍衛兄弟們有多少人受傷？”一人道：“回公公：有七八人重傷，十四五人輕傷。”韋小寶道：“在那里治傷，帶我去瞧瞧。”眾侍衛齊道：“公公關心侍衛兄弟，大夥兒沒一個不感激。”便有兩名侍衛領路，帶著韋小寶到眾侍衛駐守的宿衛值班房。

　　二十來名受傷的侍衛躺在廳上，四名太醫正忙著給眾人治傷。

　　韋小寶上前慰問，不住夸獎眾人，為了保護皇上，奮不顧身，英勇殺敵，一一詢問傷者姓名。眾侍衛登時精神大振，似乎傷口也不怎麼痛了。韋小寶問道：“這些反賊到底是那一路的？是鰲拜那廝的手下嗎？”一名侍衛道：“似乎是漢人。卻不知捉到了活口沒有？”

　　韋小寶詢問眾侍衛和刺客格斗的情形，眼中留神觀看太醫用藥。眾侍衛有的受了刀槍外傷，有的受了拳掌內傷，又或是斷骨挫傷。韋小寶道：“這些傷藥，我身邊都得備上一些，倘若宮中侍衛兄弟們受了傷，來不及召請太醫，我好先給大夥兒治治。哼，這些刺客窮凶極惡，天大的膽子，今天沒一网打盡，難保以後不會再來。”

　　幾名侍衛都道：“桂公公體恤侍衛兄弟，真想得周到。”

　　韋小寶說道：“剛才我受三名刺客圍攻，我殺了一名，另外兩個家伙逃走了，可是我後腰也給刺客重重打了一掌，這時兀自疼痛。”心道：“老婊子來行刺老子，難道不是刺客？老子這一次可沒說謊。”四名太醫一聽，忙放下眾侍衛，一齊過來，解開他袍子察看，果見後腰有老大一塊烏青，忙調藥給他外敷內服。

　　韋小寶叫太醫將各種傷藥都包了一大包，揣在懷里，問明了外敷內服的用法，再取了兩塊敷傷用的夾板，又夸獎一陣，慰問一陣，這才离去。

　　他見識幼稚，說的話亂七八糟，殊不得體，夸獎慰問之中，夾著不少市井粗口。從侍衛雖然出身宗室貴族，但大都是粗魯武人，對于“奶奶，十八代祖宗”原就不如何看重，本來給刺客打傷，自覺藝不如人，待見皇上最寵幸的桂公公也因與刺客格斗而受傷，沮喪之余，忽蒙桂公公夸獎，那等于皇上傳旨嘉勉，就算給他大罵一頓，心中也著實受用，何況是贊得天花亂墜？這一番當真心花怒放，恨不得身上傷口再加長加闊幾寸。

　　韋小寶回到自己屋子，先在窗外側耳頃聽，房中并無聲息，低聲道：“小郡主，是我回來了。”他生怕貿然爬進窗去，給那女子砍上一刀，刺上一劍，懷中那幾大包傷藥可得自己先用了。小郡主喜道：“嗯，我等了你好久啦。”韋小寶爬入房中，關上窗，點亮蜡燭，揭開帳子，見兩個少女并頭而臥。那女子與他目光一触，立即閉上了眼，小郡主卻睜著一雙明亮澄澈的眼睛，目光中露出欣慰之意。

　　韋小寶道：“小郡主，我給你敷傷藥。”小郡主道：“不，先治我師姊。

　　請你將傷藥給我，我替她敷。”韋小寶道：“什麼你啊我的，叫也不叫一聲。”小郡主澀然一笑，問道：“你到底叫什麼名字？我聽他們叫你桂公公。”韋小寶道：“桂公公，是他們叫的，你叫我什麼？”小郡主微微閉眼，低聲道：“我心里……心里可以叫你好……好哥哥，嘴上老是叫著，這可不……不……好。”韋小寶道：“好，咱們通融一下，有人在旁的時候，我叫你郡主，你叫我桂大哥。沒胡人時，我叫你好妹子，你叫我好哥哥。”

　　小郡主還沒答應，那女子睜眼道：“小郡主，肉麻死啦，他討你便宜，別聽他的。

　　”

　　韋小寶道：“哼，又不是要你叫，你多管什麼閒事？你就叫我好哥哥，我還不要呢。”小郡主問道：“那你要她叫你什麼？”韋小寶道：“除非要她叫我好老公，親親老公。

　　”那女子臉上一紅，隨即現出鄙夷之色，說道：“你想做人家老公，來世投胎啦。

　　”小郡主道：“好啦，好啦，你丙個又不是前世冤家，怎地見面就吵？桂大哥，請你給我傷藥。”韋小寶道：“我先給你敷藥。”揭開被子，卷起小郡主褲管，拆開用作夾板的凳腳，將跌打傷藥敷在小腿折骨之處，然後將取來的夾板夾住傷腿，緊緊縛住。小郡主連聲道謝，甚是誠懇。

　　韋小寶道：“我老婆叫什麼名字？”小郡主一怔，道：“你老婆？”見韋小寶向那女子一呶嘴，微笑道：“你就愛說笑，我師姊姓方，名叫……”那女子急道：“別跟他說。

　　”韋小寶聽到她姓方，登時想起沐王府中的“劉白方蘇”四大家將來，便道：“她姓方，我當然知道。什麼聖手居士蘇岡，白氏雙木白寒松、白寒楓，都是我的親戚。”

　　小郡主和那女子聽得他說到蘇岡與白氏兄弟的名字，都大為驚奇。小郡主道：“怎……怎麼他們都是你的親戚？”韋小寶道：“劉白方蘇，四大家將，咱們自然是親戚。”小郡主更加詫异，道：“真想不到。”那女子道：“小郡主，別信他胡說。這小孩兒壞得很。

　　他不是我親戚，有了這種親戚才倒霉呢。”

　　韋小寶哈哈大笑，將傷藥交給小郡主，俯嘴在她耳邊低聲道：“好妹子，你悄悄的跟我說，她叫什麼名字。”但兩個少女并枕而臥，韋小寶說得雖輕，還是給那女子聽見了，她急道：“別說。”韋小寶笑道：“不說也可以，那我就要親你一個嘴。先在這邊臉上香一香，再在那邊香一香，然後親一個嘴。你到底愛親嘴呢，還是愛說名字？我猜你一定愛親嘴。”燭光下見那女子容色艷麗，衣衫單薄，鼻中聞到淡淡的一陣陣女兒體香，心中大樂，說道：“原來你果然是香的，這可要好好的香上和香了。”

　　那女子無法動彈，給這憊懶小子氣得鼻孔生煙，幸好他年紀幼小，適才聽了眾侍衛的言語，又知他是個太監，只不過口頭上頑皮胡鬧，不會有什麼真正非禮之行，倒也并不如何驚惶，見他將嘴巴湊過來真要親嘴，忙道：“好，好，說給這小鬼聽罷！”

　　小郡主笑了笑，說道：“我師姊姓方，單名一個‘怡’字，‘心’字旁一個‘台’字的‘怡’。”韋小寶根本不知道“怡”字怎生寫法，點了點頭，道：“嗯，這名字馬馬虎虎，也不算很好，小郡主，你又叫什麼名字？”小郡主道：“我叫沐劍屏，是屏風的屏，不是浮萍的萍。”韋小寶自不知這兩個字有什麼區別，說道：“這名字比較好些，不過也不是第一流的。”方怡道：“你的名字一定是第一流的了，尊姓大名，卻又不知如何好法？”

　　韋小寶一怔，心想：“我的真姓名不能說，小桂子這名字似乎也沒什麼精采。”便道：“我姓吾，在宮里做太監，大家叫我‘吾老公’。”方怡冷笑道：“吾老公，吾老公，這名字倒挺……”說到這里，登時醒覺，原來上了他的大當，呸的一聲，道：“瞎說！”

　　小郡主沐劍屏道：“你又騙人，我聽得他們叫你桂公公，不是姓吾。”韋小寶道：“男人就叫我桂公公，女人都叫我吾老公。”方怡道：“我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韋小寶微微一驚，問道：“你怎麼知道？”方怡道：“我知道你姓胡，名說，字八道！”

　　韋小寶哈哈一笑，見方怡說一這一會子話，呼吸又急促起來，便道：“好妹子，你給她敷藥罷，別痛死了她。我吾老公就只這麼一個老婆，這個老婆一死，第二個可娶不起了。”

　　沐劍屏道：“師姊說你胡說八道，果然不錯。”放下帳子，揭開被給方怡敷藥，問道：“桂大哥，你先前敷的止血藥怎麼辦？”韋小寶道：“血止住了沒有？”沐劍屏道：“止住了。”原來蜜糖一物頗具止血之效，黏性又強，黏住了傷口，竟然不再流血，至于蓮蓉、豆泥等物雖無藥效，但堆在傷口之上，也有阻血外流之功。

　　韋小寶大喜，道：“我這靈丹妙藥，靈得胜過菩薩的仙丹，你這可相信了罷。其中許多珍珠粉末，涂在她的胸口，將來傷愈之後，她胸脯好看得不得了，有羞花閉月之貌，只可惜只有我兒子才瞧得見。”沐劍屏嗤的一笑，道：“你真說得有趣。怎麼只有你兒子才……”韋小寶道：“她喂我兒子吃奶，我兒子自然瞧見了。”方怡呸的一聲。

　　沐劍屏睜著圓圓的雙眼，卻不明白，方師姊為什麼會喂他的兒子吃奶。

　　韋小寶道：“把這些止血靈藥輕輕抹下，再敷上傷藥。”沐劍屏答應道：“嗷！”

　　便在此時，忽聽得門外有人走近，一人朗聲說道：“桂公公，你睡了沒有？”韋小寶道：“睡了，是那一位？有事明天再說罷！”門外那人道：“下官瑞棟。”

　　韋小寶吃了一驚，道：“啊！是瑞副總管駕到，不知有……有什麼事？”

　　瑞棟是御前侍衛的副總管，韋小寶平時和眾侍衛閒談，各人都贊這位瑞副總管武功甚是了得，僅次于御前侍衛總管多隆，是侍衛隊中一位極了不起的人物。他近年來常在外公干，韋小寶卻沒見過。

　　瑞棟道：“下官有件急事，想跟公公商議。驚吵了桂公公安睡。”韋小寶沉思：“他半夜三更的，來干什麼？定是知道我屋里藏了刺客，前來搜查，那可如何是好？我如不開門，看來他會硬闖。這兩個小娘又都受了傷，逃也來不及了。只好隨機應變，騙了他出去。

　　”瑞棟又道：“這件事干系重大，否則也不敢來打擾公公的清夢了。”

　　韋小寶道：“好，我來開門。”鑽頭入帳，低聲道：“千萬別作聲。”

　　走到外房，帶上了門，硬起頭皮打開大門。只見門外站著一條大漢，身材魁梧，自己頭頂還不及到他項頸。瑞棟拱手道：“打擾了，公公勿怪。”

　　韋小寶道：“好說，好說。”仰頭看他的臉色。只見他臉上既無笑容，亦無怒色，不知他心意如何，問道：“瑞副總管有什麼要緊事？”卻不請他進屋。瑞棟道：“適才奉太后懿旨，說今晚有刺客闖宮犯駕，大逆不道，命我向桂公公查問明白。”

　　韋小寶一聽到“太后懿旨”四字，便知大事不妙，說道：“是啊，我也正要向你查問個明白呢。剛才我去向皇上請安，皇上說道：‘瑞棟這奴才可大膽得很了，他一回　到宮中，哼哼……’”

　　瑞棟大吃一驚，忙問：“皇上還說什麼？”

　　韋小寶和他胡言亂語，原是拖延時刻，想法脫身逃走，見一句話便誘得他上鉤，便道：“皇上吩咐我天明之後，立刻向眾侍衛打聽，到底瑞棟這奴才勾引刺客入宮，是受了誰的指使，有什麼陰謀，同党還有那些人？”

　　瑞棟更是吃驚，顫聲說道：“皇……皇上怎麼說……說是我勾引刺客入宮？是那個奸徒向皇上瞎說？這……這不是天大的冤枉麼？”

　　韋小寶道：“皇上吩咐我悄悄查明，又說：‘這事如被瑞棟這奴才聽到了風聲，必定會來殺你，你可得小心了。’我說‘皇上望安，諒瑞棟這奴才便有天大的膽子，也決不敢在宮中行凶，殺人。’皇上道：‘哼，那可未必。這奴才既敢勾引刺客入宮，要不利于我，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

　　瑞棟急道：“你……你胡說！我沒勾引刺客入宮，皇上……皇上不會胡亂冤枉好人。今晚我親手打死了三名刺客，許多侍衛兄弟都親眼見到的。皇上盡可叫他們去查問。”說著額頭突起了青筋，雙手緊緊握住了拳頭。

　　韋小寶心想：“先嚇他一個魂不附體，手足無措，挨到天明，老子便逃了出宮。那小郡主和方怡又怎麼辦？哼，老子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逃得性命再說，管他什麼小郡主、老郡主，方怡、圓怡？老子假太監不扮了，青木堂香主也不干了，拿著四五十萬兩銀子，到揚州開麗夏院、麗秋院、麗冬院去。”說道：“這麼說來，那些刺客不是你勾引入宮的了？”瑞棟道：“自然不是。太后親口說道，是你勾引入宮的。太后吩咐我別聽你的花言巧語，一掌斃了便是。”韋小寶道：“這恐怕你我二人都受了奸人的誣告。瑞棟總管，你不用擔心，我去向皇上跟你分辯分辯。只要真的不是你勾引刺客，皇上年紀雖小，卻十分英明，對我又十分信任，這件事自能水落石出。”

　　瑞棟道：“好，多謝你啦！你這就跟我見太后去。”

　　韋小寶道：“深更半夜，見太后去干什麼？我還是乘早去見皇上的好，只怕這會兒已有人奉旨來捉拿你了。瑞副總管，我跟你說，侍衛們來拿你，你千萬不可抵抗，倘若拒捕，罪名就不易洗脫了。”

　　瑞棟臉上肌肉不住顫動，怒道：“太后說你最愛胡說八道，果然不錯。我沒犯罪，為什麼要拒捕？你跟我見太后罷！”韋小寶身子一側，低聲道：“你瞧，捉你的人來啦！”

　　瑞棟臉色大變，轉頭去看。韋小寶一轉身，便搶進了房中。

　　瑞棟轉頭見身後無人，知道上當，急追入房，縱身伸手，往韋小寶背上抓去。

　　其實韋小寶一番恐嚇，瑞棟心下十分驚惶，倘若韋小寶堅持要去見皇帝，瑞棟多半不敢強行阻攔。但韋小寶房中藏著兩個女子，其中一人确是時宮來犯駕的刺客，只道事已改露，適才太后又曾親自來取他性命，那里敢去見皇帝分辨？騙得瑞棟一回　頭，立即便奔入房中，只盼能穿窗逃走。他想御花園中到處是假山花叢，黑夜里躲將起來，卻也不易捉到。不料瑞棟身手敏捷，韋小寶剛踏進房門，便追了進來。

　　韋小寶竄入房中，縱身躍起，踏上了窗檻，正欲躍也，瑞棟右掌拍出，一股勁風，扑向他背心。韋小寶腿彎了軟，摔了下來。瑞棟左手探出，抓向他後腰。韋小寶施展擒拿手法，雙掌奮力格開，但人小力弱，身子一幌，扑通一聲，摔入了大水缸中。這水缸原是海老公治傷之用，海老公死後，韋小寶也沒叫人取出。

　　瑞棟哈哈大笑，伸手入缸，一把卻抓了個空，原來韋小寶已縮成一團。但這水缸能有多大，再抓一次，終于抓住他後領，濕淋淋的提將上來。

　　韋小寶一張嘴，一口水噴向瑞棟眼中，跟著身子前縱，扑入他懷中，左手摟住他頭頸，瑞棟大叫一聲，身子抖了幾下，抓住韋小寶後領的右手慢慢松了，他滿臉滿眼是水，眼睛卻睜得大大的，臉上盡是迷惘驚惶，喉頭咯咯數聲，想要說話，卻說不出話來，只聽得嗤的一聲輕響，一把短劍從他胸口直划而下，直至小腹，剖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瑞棟睜眼瞧著這把短劍，可不知此劍從何而來，他自胸至腹，鮮血狂迸，突然之間，身子向後倒下，直至身亡，仍不知韋小寶用什麼法子殺了自己。

　　韋小寶嘿的一聲，左手接過匕首，右手從自己長袍中伸了出來。原來他摔入水缸，一縮身間，已抽出匕首，藏入長袍，刀口向外。他一口水噴得瑞棟雙目難睜，跟著縱身向前，抱住了他，這把削鐵如泥的匕首已刺入他心口。倘若當真相斗，十個韋小寶也未必是他對手，但倉卒之間奇變橫生，赫赫有名的瑞副總管竟爾中了暗算。

　　韋小寶和瑞棟二人如何搶入房中，韋小寶如何摔入水缸，方怡和沐劍屏隔著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但瑞棟將韋小寶從水缸中抓了出來，隨即被殺，韋小寶使的是什麼手法，方沐二女卻都莫名其妙。

　　韋小寶想吹幾句牛，說道：“我……我……這……這……”只聽得自己聲音嘶啞，竟說不出話來，適才死里逃生，可也已嚇得六神無主。

　　沐劍屏道：“謝天謝地，你……你居然殺了這家伙。”方怡道：“這瑞棟外號‘鐵掌無敵’，今晚打死了我沐王府的三個兄弟。你為我們報了仇，很好，很好！”

　　韋小寶心神略定，說道：“他是‘鐵掌無敵’，就是敵不過我韋……桂公公、吾老公。我是第一流的武學高手，畢竟不同。”伸手到瑞棟懷中去掏摸，摸出一本寫滿了小字的小冊子，又有幾件公文。

　　韋小寶也不識得，順後放在一旁，忽然触到他後腰硬硬的藏著什麼物件，用匕首割開袍子，見是一個油布包袱，說道：“那是什麼寶貝了，藏得這麼好？”割斷包上的絲條，打開包袱，原來包著一部書，書函上赫然寫著‘四十二章經’五字，這經書的大小厚薄，與以前所見的全然一樣，只不過封皮是紅綢子鑲以白邊。

　　韋小寶叫道：“啊喲！”急忙伸手入懷，取出從康親王府盜來的那部《四十二章經》，幸好他躍入水缸之後，立即為瑞棟抓起，只濕了書函外皮，并未濕到書頁。兩部經書放在桌上，除了封皮一是紅綢、一是紅綢鑲白邊之外，全然一模一樣。到此為止，他已看到四部《四十二章經》，眼下兩部在太后手中，自己則有兩部，心想：“這經書之中，定有不少古怪，可惜我不識字，如請小郡主和方姑娘瞧瞧，定會明白。但這樣一來，她們就瞧不起我了。”拉開抽屜，將兩部經書放入。

　　尋思：“剛才太后自己來殺我，她是怕我得知了她的秘密，泄漏出去，後來又派這瑞棟來殺我，卻胡亂安了我一個罪名，說我勾引刺客入宮。她等了一回　，不見瑞棟回報，又會再派人來。這可得先下手為強，立即去向皇上告狀，挨到天明，老子逃出了宮去，再也不回來啦。”向方怡道：“我須得出去瞎造謠，說這瑞棟跟你們沐王府勾結，好老……好老……方姑娘（他本來想叫一聲“好老婆”，但局勢緊急，不能多開玩笑，以致誤了大事，便改口叫她“方姑娘”），你們今晚到皇宮來，到底要干什麼？想行刺皇帝嗎？我勸告你們別行刺小皇帝，太后這老婊子不是好東西，你們專門去刺她好了。”

　　方怡道：“你既是自己人，跟你說了也不打緊。咱們假冒是吳三桂兒子吳應熊的手下，到皇宮來行刺皇帝。能夠得手固然甚好，否則的話，也可讓皇帝一怒之下，將吳三桂殺了。”

　　韋小寶吁了口氣，說道：“妙計，妙計！你們用什麼法子去攀吳三桂？”

　　方怡道：“我們內衣上故意留下記號，是平西王府中的部屬，有些兵器暗器，也刻上了平西王府的字樣。有幾件舊兵器，就刻上‘大明山海關總兵府’的字樣。”韋小寶問道：“那干什麼？”方怡道：“吳三桂這廝投降清廷之前，在我大明做山海關總兵。

　　”韋小寶點頭道：“這計策十分厲害。”

　　方怡道：“我們此番入宮，想必有人戰死殉國，那麼衣服上的記號，便會給侍衛們發覺。倘若被擒，起初不供，等到給他們拷打得死去活來之後，才供出是受了平西王的指使，前來行刺皇帝。我們一進宮，便在各處丟下刻字的兵器，就算大夥兒僥幸得能全軍退回，也已留下了證据。”她說得興奮，喘氣漸急，臉頰上出現了紅潮。

　　韋小寶道：“那麼你們進宮來，并不是為了來救小郡主？”

　　方怡道：“自然不是。我們又不是神仙，怎知小郡主竟會在皇宮之中？”

　　韋小寶點點頭，問道：“你身邊可有刻字的兵刃？”方怡道：“有！”從被窩中摸出一把長劍，但手臂無力，無法將劍舉高。韋小寶笑道：“幸虧我沒睡到你身邊，否則便給一劍殺了。”方怡臉上一紅，瞪了他一眼。

　　韋小寶接過劍來，藏在瑞棟的尸體腰間，道：“我去告狀，說這瑞棟是刺客一夥，這不是證据麼？”方怡搖了搖頭，道：“那是‘大明山海關總兵府’作字，這瑞棟是滿洲人，不會在大明山海關總兵部下當過差的。”

　　韋小列宁主義“嗯”了一聲，取回長劍，放在床上，道：“得在他身上安些什麼贓物才好？”一轉念間，說道：“好極了！”將吳應熊所贈的那兩串明珠，一對翡翠雞，還有那疊金票，都去塞在瑞棟懷里。他知道金票是北京城中的金舖所發，吳應熊派人去買來，只須一查金舖店號，便知來源，這一番栽贓，津天衣無縫，心道：“吳世子啊吳世子，老子逃命要緊，只好對你不住了。”

　　他抱起瑞棟的尸體，要移到花園之中，只走一步，忽聽得屋外有幾人走近。他輕輕將尸身放下，只聽得一人說道：“皇上有命，吩咐小桂子前往侍候。”

　　韋小寶大喜，心想：“我正擔心今晚見不到皇上，又出亂子。現下皇上來叫我去，那再好沒有了。這瑞棟的尸身，可搬不出去了。這瑞棟的尸身，可搬不出去啦。”

　　應道：“是，待奴才穿衣，即刻出來。”將瑞棟的尸身輕輕推入床底，向小郡主和方怡打幾個手勢，叫她們安臥別動，匆匆除下濕衣，換上一套衣衫，那件黑絲棉背心雖然也濕了，卻不除下。

　　正要出門，心念一動：“這姓方的小娘不大靠得住，可別偷我東西。”將兩部《四十二章經》和大疊銀票都揣在懷里，這才熄燭出房，卻記了攜帶師父所給的武功圖本。

## 第十二回　語帶滑稽吾是戲　弊清摘發爾如神

　　韋小寶走出大門，見門外站著四名太監，卻都不是熟人。為首的太監道：“桂公公，皇上半夜三更里都要傳你去，嘖嘖嘖，皇上待你，那真是沒的說的。瑞副總管呢？皇上傳他，跟桂公公同去見駕。”韋小寶心中一凜，說道：“瑞副總管回宮了嗎？我可從來沒見過。”那太監道：“是嗎？咱們這就趕快先去罷。”說著轉身過來，在前領路。

　　韋小寶暗暗納罕：“他為什麼問我瑞副總管？皇上怎麼知道瑞副總管跟我在一起？”又想：“我是副首領太監，職位比你高得多，你怎麼走在我前面？你年紀不小了，難道還不懂宮里規矩。”問道：“公公貴姓？咱們往日倒少見面。”那太監道：“我們這些閒雜小監，桂公公自然不認得。”韋小寶道：“皇上派你來傳我，那也不是閒雜小監了。”說話之間，見他轉而向西，皇帝的寢宮卻是在東北面，韋小寶道：“你走錯了罷？”那太監道：“沒錯，皇上在向太后請安，剛才鬧刺客，怕驚了慈駕。咱們去慈宁宮。”

　　韋小寶一聽去見太后，吃了一驚，便停了腳步。

　　走在他後面的三名太監之中，有二人突然向旁一分，分站左右，四人將他挾在中間。

　　韋小寶一驚更甚，暗叫：“糟糕，糟糕！那里是皇上來叫我去，分明是太后前來捉拿我的。”雖不知這四人是否會武，但以一敵四，總之打不贏，一鬧將起來，眾侍衛聞風趕至，那里還逃得脫？他心中怦怦亂跳，笑嘻嘻的道：“是去慈宁宮嗎？那倒好的很，太后每次見到我，不是金銀，便是糖果糕餅，定有賞賜。皇太后待奴才們最好的了，她說我小孩子家貪嘴，總是賞不少吃的。”說著便走上了通向太后寢宮的回廊。

　　三名太監見他依言去慈宁宮，便恢復了一前三後的位置。

　　韋小寶道：“上次見到太后，運氣當真好極。太后說我拿了鰲拜，功勞不小，一賞就賞了我五千兩金子，二萬兩銀子。我力氣太小，可那里搬得動？太后說：“搬不動，慢慢搬。小桂子啊，你這錢怎麼個用法？”我說：“回太后：奴才最喜歡結交朋友，身邊有了金子銀子，太監之中那個跟奴才說得來的，奴才就送給他們些，有錢大家花啊！'”他信口胡扯，腦中念頭急轉，籌思脫身之計。

　　他身後那太監道：“那有賞這麼？”韋小寶道：“哈，不信嗎？瞧我的！”從懷中摸出一大疊銀票，有的是五百兩一張，有的一千兩，也有兩千兩的。

　　燈籠的火光照映之下，看來依稀不假，四名太監只瞧的氣也透不過來，都停住了腳步。

　　韋小寶抽了四張銀票，笑道：“皇上和太后不斷賞錢，我怎麼花的光？這里四張銀票，有的二千兩，有的一千兩，四位兄弟碰碰運氣，每個人抽一張去。”

　　四名太監都是不信，世上那有將幾千兩銀子隨手送人的？都不伸手去抽。

　　韋小寶道：“身邊銀子太多，沒地方花用，有時也不大快活。眼下我去見太后和皇上，又不知要賞多少銀子給我了。”說著將銀票高高揚起，在風中抖動，斜眼查看周遭地形。

　　一名太監笑道：“桂公公，你真的將銀票給我們，可不是開玩笑罷？”韋小寶道：“有什麼玩笑好開？我們尚膳監里的兄弟們，那一個不得過我千兒八百的？來來來，碰碰手氣，那一位兄弟先來抽？”那太監笑嘻嘻的道：“我先來抽。”韋小寶道：“等一會兒，你們看清楚了。”將四張銀票湊到燈籠火光之下。四名太監看得分明，果然都是一千兩、二千兩的銀票，都不由得臉上變色。太監不能娶妻生子，又不能當兵作官，于金銀財物比之常人便加倍的喜歡。這四人雖在宮中當差已久，但一千兩、二千兩銀子的銀票，卻也從沒見過。韋小寶揚起手~來，將銀票在風中舞了幾下，笑道：“好，這位大哥先來抽！”

　　那太監伸手去抽，手指還沒碰到銀票，韋小寶一松手，四張銀票被風吹得飛了出去，飄飄蕩蕩，飛上花叢。韋小寶叫道：“啊喲，你怎麼不抓牢？快搶，快搶，那一個搶到，銀票便是他的。”四名太監拔步便追。

　　韋小寶叫道：“快抓，別飛走了！”身子一矮，鑽入了早就瞧准了的假山洞中。他知御花園這一帶假山極多，山洞連環曲折，鑽進去之後，一時可還真不容易找到。

　　四名太監趕著去搶銀票，兩個人各拾到一張，一人拾到了兩張，卻有一人落空，兩人登時爭執起來。一個說：“桂公公說的，誰拾到便是誰的，兩張都是我的。”一個說：“說好一個人一張，快分一張來。我只要那張一千兩的，也就是了。”那人道：“什麼一千兩的？說的好輕松自在，一兩的也沒有。”沒拾到銀票的一把抓住他的胸脯，道：“你給不給？咱們請桂公公評評這個理。”一轉身，韋小寶已然不知去向。四人大吃一驚，齊聲大叫，四下找尋。沒拾到銀票的太監兀自不肯罷休，抓住了拾到兩張之人的衣襟，定要他分一張過來。

　　韋小寶早已躲在十余丈外的山洞之中，聽二人大聲爭鬧，暗暗好笑，尋思：“我躲到天明，從側門溜出宮去，那是再也不回來了。”只聽一名太監道：“太后吩咐的，說什麼也要將桂公公和瑞副總管立即傳去，他……他……可躲到那里去了？”另一名太監道：“他在宮里，也躲不到那里去。只是他給銀票的事，可不能說出來。郝兄弟，你兩張銀票，就分一張給小勞，否則他一定會抖出來，大家發不成財，還得糟糕。”

　　忽聽得腳步聲響，西首有幾人走近，一人說道：“今晚宮中鬧刺客，只怕大夥兒明兒都要受處分。”韋小寶一聽，便知是宮中的侍衛。另一人道：“桂公公年紀雖小，為人可真夠交情，實在難得。”

　　韋小寶大喜，從山洞中鑽了出來，低聲道：“眾位兄弟，快別作聲。”當先兩個侍衛提著燈籠，輕聲叫道：“桂公公。”韋小寶見這群侍衛共有十五六人，正是剛才到自己窗口來過的那批人。他記得這些人的名字，說道：“張大哥，趙大哥，那邊四名太監勾結刺客，大夥兒快去拿住了，功勞不小。”跟著又叫了幾人的名字，說道：“赫大哥，鄂大哥，先點了這四人的啞穴，要不然便打落他們下巴，別讓他們大聲嚷嚷，驚動了皇上。”

　　從侍衛聽說是四名太監，卻也不放在心上，作個手勢，吹熄了燈籠，伏低身子，慢慢掩將過去。那四名太監兩個在山洞中找韋小寶，兩個在爭銀票，都是全神貫注。眾侍衛合圍之勢一成，一聲低哨，四面八方的涌將出來，三四人服侍一個，將四名太監掀翻在地。這些侍衛武功并不甚高，誰也不會點穴，或使拎拿手法。或以掌擊，打落了四人下巴。

　　四名太監張大了嘴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明所以，驚惶已極。韋小寶指著旁邊一間屋子，喝道：“拉進去拷問！”眾侍衛將四名太監橫拖倒拽，拉進廂廳，有人點起燈籠，高高舉起。韋小寶居中一坐，眾侍衛拉四名太監跪下。

　　四人奉了太后之命來捉人，如何肯跪？眾侍衛拳打足踢，強行按倒。

　　韋小寶道：“你們四人剛才鬼鬼祟祟的，在爭什麼東西？說什麼一千兩是你的，二千兩是我的？又說什麼外面來的朋友這趟運氣不好，給狗侍衛們害死了不少。‘外面的朋友’是什麼朋友？為什麼叫侍衛大人‘狗侍衛’？”

　　從侍衛大怒，一腳腳往四人背上踢去。四名太監肚中大叫“冤枉”，卻那里說得出口？

　　韋小寶又道：“我跟在你們背後，聽到一個說：‘是我帶路的，那兩張銀票，是他給我的，怎可分給你？’”說著向那抓到兩張銀票的太監一指，又指著那個沒搶到銀票的太監道：“你說：‘大家一起干這件大事，殺頭抄家，罪名都是一般，為什麼不分給我？不行，一定要分。’指著另一名太監道：“你說：‘郝兄弟，你兩張銀票，就分一張給小勞，否則他一定會抖出來，大家發不成財，還得殺頭抄家。’這句話是你說的，是不是？你們一起干了什麼大事？為什麼有殺頭抄家的罪名？又分什麼銀票不銀票的。”

　　從侍衛道：“他們給刺客帶路，自然犯的是殺頭抄家的大罪。分什麼銀票，搜搜他們身上就是了。”一搜之下，立時便搜了那四張銀票出來，眾侍衛見這四張銀票數額如此巨大，都大聲叫了起來。一名尋常太監的月份銀子，不過四兩、六兩，忽然身上各懷巨款，那里還有假的？

　　那姓趙的侍衛問那身上有兩張銀票的太監：“你姓郝？”那太監點了點頭。那姓趙侍衛又問身上沒有銀票的太監：“你姓勞？”那太監面無人色，也點了點頭。一名侍衛道：“好啊，刺客給了你們這許多銀子，你們就給刺客帶路，叫他們‘外面的朋友’，叫我們‘狗侍衛’？你奶奶的！”一腳用力踢去，那姓郝太監眼珠突出，口中荷荷連聲。

　　那姓趙的侍衛道：“不可莽撞，得好好盤問。”俯身伸手，在那姓勞太監的下巴骨上一托，給他接上了下巴。韋小寶喝道：“你們干這件大事，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這等大膽，快快招來！”那太監道：“冤枉，冤枉！是太后吩咐我們……”

　　韋小寶一躍而前，左手按住了他的嘴巴，胡說八道！這種話也說得的？你再多口，立時便殺了你。“右手拔出匕首，倒轉劍柄，在他天靈蓋上重擊兩下，將他擊得暈了過去，轉頭向眾侍衛道：“他說這是太后指使，這……這……這可是大禍臨頭了。”

　　眾侍衛一齊臉上變色，說道：“太后吩咐他們將刺客引進宮來？”他們都知皇上并非太后的親生兒子，太后向來精明果斷，難道皇上得罪了太后，因而……因而……宮闈之中勾心斗角，什麼可怕的事情都有，自己竟然牽涉于其中，委實性命交關。

　　韋小寶問另一名太監：“你們當真是太后派來辦事的？這件事干系重大，可胡說不得。當真是太后差遣的？”那太監說不出話，只是連連點頭。韋小寶道：“這幾張銀票，也是太后給的？”三名太監一齊搖頭。韋小寶道：“好！你們是奉命辦事，并不是自己的主意，是不是？”三名太監連連點頭。韋小寶道：“你們要死還是要活？”這句話可不易用點頭來表示，三名太監一人點頭，一人搖頭，另一人先點頭後搖頭，想想不對，又大點其頭。韋小寶問道：“你們要死？”三人搖頭。韋小寶問：“要活？”三人點頭點得快極。

　　韋小寶一拉兩名為首的侍衛，三人走到屋外。韋小寶低聲道：“張大哥，趙大哥，咱們的吃飯家伙，這一趟只怕要搬的搬家了。”那姓張的名叫張康年，姓趙的叫趙齊賢，都是漢軍旗的，早已給嚇得神魂不定，齊道：“那……那怎麼辦？”韋小寶道：“我是半點主意也沒有，張大哥、趙大哥瞧著該怎麼辦？”張康年道：“倘若張揚出來，也不知會鬧到什麼地步，如果能夠遮掩，那是最好不過。”趙齊賢道：“是啊，不如將這四名太監放了，大家裝作沒這回事就是。”張康年道：“就只怕人無害虎意，虎不傷人心。”韋小寶道：“放了他們，本來極好，不過要他們不可去稟明太后。否則的話，太后一怒之下，要殺人來滅口，這四個太監固然活不成，咱們這里一十七個兄弟，多半要分成了三十四截。”

　　張趙二人同時打個寒戰。張康年舉起右掌，虛劈一掌。韋小寶向趙齊賢瞧去，趙齊賢點點頭，問道：“他們身邊那四張銀票？”韋小寶道：“這六千兩銀子，眾位大哥分了就是。我是嚇得魂飛魄散，只求這件事不惹上身來，銀子是不要的了。”

　　張趙二人聽得有六千兩銀子好分，每人可分得三百多兩，更無遲疑，轉身入來，在四名親信耳邊說了幾句話。

　　那四人點了點頭，拉起四名太監，說道：“你們既是太后身邊的人，這就回去罷！”

　　四名太監大喜，走出屋去，四名侍衛跟了出去。只聽得外面“荷荷荷荷”幾聲慘叫，跟著外面一名侍衛叫道：“有刺客，有刺客！”另一人叫道：“啊喲，不好，刺客殺死了四個太監。”四名侍衛走進屋來，向韋小寶道：“桂公公，外邊又有刺客，害死了四位公公。”

　　韋小寶長歎一聲，道：“可惜，可惜！刺客逃走了，追不上了？”一名侍衛道：“就沒見到刺客的影子。”韋小寶道：“嗯，那是誰也沒法子了。四位公公給刺客刺殺之事，你們這就去稟明多總管罷！”眾侍衛強忍笑容，齊聲應道：“是！”韋小寶再也忍耐不住，哈哈大笑。眾侍衛也都大笑不止。韋小寶笑道：“眾位大哥，恭喜發財，明兒見。”

　　韋小寶興匆匆回到住處，將到門口，忽聽得花叢中有人冷冷的道：“小桂子，你好！”

　　韋小寶一聽是太后的聲音，大吃一驚，轉身便逃，奔出五六步，只覺一只手搭上了左肩肩頭，全身酸麻，便如有幾百斤大石壓在身上，再也難以移步。他急忙彎腰，伸手去拔匕首，手指剛碰到劍柄，右手臂已吃了一掌，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只聽得太后沉聲道：“小桂子，你年紀輕輕，真好本事啊。不動聲色，殺了我四名太監，還會插贓嫁嫁禍，連我都敢誣陷，哼，哼……”

　　韋小寶心中只連珠價叫苦，情急之下，料想太后對自己恨之入骨，什麼哀求都是無用，只有豁出性命，狠狠嚇她一嚇，挨得過一時三刻，再想法子逃命，說道：“太后，你此刻殺我，已經遲了，可惜啊，可惜。”太后冷冷的道：“可惜什麼？”韋小寶道：“你想殺我滅口，只可惜遲了一步。剛才那些侍衛們說些什麼話，想來……想來你都聽到了。”太后陰森森的道：“你說我派這四名沒用的太監，勾引刺客入宮。哼，我又為的是什麼？”

　　韋小寶道：“我怎知道你為的是什麼，皇上就多半知道。”反正這條性命十成中已死了九成九，索性給她無賴到底。

　　太后怒極，冷笑道：“我掌力一吐，立時叫你斃命，那未免太便宜了你這小賊。”韋小寶道：“是啊，你掌上使勁，就殺了小桂子，明日宮里~人人都知道了。‘小桂子怎麼死了？’‘自然是太后殺的。’‘太后干麼殺他？’‘因為小桂子撞破了太后的秘密。’‘什麼秘密啊？’‘這件事說來話長。來來來，你到我屋子里來，我仔仔細細的說給你聽。你千萬不能跟旁人說啊，這件事委實非同……非同小可。’”

　　太后氣得搭在他肩上的手不住發抖，緩了一口氣，才道：“大不了也只那十幾名侍衛知道，我殺了你之後，立刻命瑞棟將這十幾個家伙都抓了起來，立刻處死，還有什麼後患？”

　　韋小寶哈哈大笑。太后道：“死在臨頭，還虧你笑得出。”韋小道：“太后，你說要瑞棟殺人？他……他……哈哈……”太后問道：“他怎麼樣？”韋小寶道：“他早已給我……”本想說“他早已給我一刀斃了”，突然間靈機一動，又“哈哈”了幾聲。太后又問：“早已給你怎麼樣？”韋小寶道：“他早已給我收得貼貼服服，再也不聽你的話啦。”

　　太后冷笑一聲，道：“憑你這小鬼能有多大本事，能叫瑞副總管不聽我的話。”

　　韋小寶道：“我是個小太監，他自然不怕。瑞副總管怕是卻是另一位。”太后顫聲道：“他……他怕的是後上？”韋小寶道：“我們做奴才的，自然怕皇上，那也怪他不得啊，是不是？”太后道：“你跟瑞棟說了些什麼？”韋小寶道：“什麼都說了。”

　　太后喃喃的道：“什麼都說了。”沉默半晌，道：“他……他人呢？”

　　韋小寶道：“他去得遠了，很遠很遠，再也不回來了。太后，你要見他，當然挺好，大大的好，就只怕不怎麼容易。”太后驚問：“他出宮去了？”韋小寶順水推舟，說道：“不錯。他說他既怕皇上，又怕了你，夾在中間難做人，只怕有什麼性命的憂愁，又有什麼殺身的大禍，不如高走遠飛。”太后道：“高飛遠走。”韋小寶道：“對，對！太后，你怎麼知道？你聽到他說這句話麼？他是高飛遠走了！”

　　太后哼了一聲，說道：“他連官也不要做了？逃到哪里去啦？”韋小寶道：“他……他是到……”心念一動，道：“他說到什麼台山，什麼六台、七台、八台山去啦。”太后道：“五台山！”韋小寶道：“對，對！是五台山。太后，你什麼都知道。”

　　太后問道：“他還說什麼？”韋小寶道：“也沒說什麼。只不過……只不過說，我托他的事，他無論如何會辦到的。他賭了咒，立下了重誓，什麼千刀萬剮、絕子絕孫的。”太后道：“你托他辦什麼事？”韋小寶道：“也沒什麼。瑞副總管本來說，他不做官也不打緊，就是出門沒盤纏，那又不是一年半載的事。我就送了他兩萬兩銀子的銀票。”太后道：“你倒發財的緊哪，那里來的這麼許多銀子？”韋小寶道：“那也是旁人送的，康親王送些，索額圖大人送些，吳三桂的兒子也送了些。”太后道：“你出手這樣豪爽，瑞棟自然要感恩圖報了，你到底要他辦什麼事？”韋小寶道：“奴才不敢說。”太后厲聲道：“你說不說？”搭在他肩頭的手掌壓落。韋小寶“哎唷”一聲。太后放松掌力，喝道：“快說！”

　　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瑞副總管答應我，奴才在宮里倘若給人害死，他就將這中間的原因，詳詳細細稟明皇上。他說他要去寫一個奏摺，放在身邊。他跟奴才約定，每隔兩個月，奴才……奴才就……”太后聲音發顫，問道：“怎麼樣？”韋小寶道：“每隔兩個月，奴才到天橋去找一個賣……賣冰糖葫蘆的漢子，問他：‘有翠翡瑪瑙的冰糖葫蘆沒有？’他就說：‘有啊，一百兩銀子一串。’我說：‘這樣貴啊？二百兩銀子一串賣不賣？’他說：‘不賣不賣。你還沒歸天嗎？’我說：‘你去跟老頭子說罷！’他就去通知瑞副總管了。“危急之際，編不出什麼新鮮故事，只好將陳近南要他和徐天川聯絡的對答稍加變化。

　　太后哼的一聲，說道：“這等江湖上武人聯絡的法門，料你這小賊也想不出來，是瑞棟這膽小家伙教你的，是不是？”韋小寶假作驚廳，說道：“咦！你怎麼知道是瑞副總管教我的？是了，他跟我說的時候，你都聽到了。”只覺太后按在自己肩頭的手不住顫動，過了好一會，聽得她問：“你到時候如不去找那賣冰糖葫蘆的，那怎麼樣？”

　　韋小寶道：“瑞副總管說，他會再等十天，我如仍然不去，那自然是奴才的小命不保，他……他就想法子來稟明皇上。那時候奴才死都死了，本來也沒什麼好處，不過奴才對皇上一片忠心，要請皇上千萬小心，有怨報怨，有仇報仇，別要受人暗算。那也是奴才和瑞副總管忠心為主罷啦。”

　　太后喃喃的道：“有怨報怨，有仇報仇，那好得很哪。”韋小寶道：“這些日子來，奴才天天服侍皇上，可半點口風也沒露。只要奴才好好活著，在皇上身邊侍候，這種事情就永遠別讓皇上知道的好，又何必讓皇上操心呢？”太后吁了口氣，說道：“你倒是個大大的好人哪。”韋小寶道：“皇上待奴才很好，太后待奴才可也不壞啊。奴才對太后忠心，說不定太后心中一喜歡，又賞賜些什麼，那不是大家都挺美麼？”

　　太后嘿嘿嘿的冷笑幾聲，說道：“你還盼我賞賜你什麼，臉皮當真厚得可以。”冷笑聲中竟有幾分歡愉之意，語氣也大為寬慰。

　　韋小寶聽得她語氣已變，情勢大為緩和，忙道：“奴才有什麼貪圖？只要太后和皇上平平安安的，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咱們做奴才的就是天大的福氣了。太后你老人家萬福金安，奴才明兒這就到天橋去，找到那個漢子，叫他盡快去通知瑞副總管，要他守口如瓶。奴才……再要他帶三千兩銀子去，說是太后賞他的。”太后哼了一聲，說道：“這種人辦事不力，棄職潛逃，我不砍他腦袋是他運氣，還賞他銀子？”韋小寶道：“是，是！這三千兩銀子，自然是奴才出的。太后怎能再賞他銀子？”

　　太后慢慢松開了搭在他肩頭的手，緩緩地道：“小桂子，你當真對我忠心麼？”

　　韋小寶跪下地來，連連磕頭，說道：“奴才對太后忠心，有千萬般好處，若不忠心，腦袋瓜子搬家。小桂子雖然糊涂，這顆腦袋，倒也看得挺要緊的。”

　　太后點點頭，說道：“很好，很好，很好！”說一聲“很好”，在他背上後一掌，連說三聲，連拍了三掌。韋小寶登時頭暈目眩，立時便欲嘔吐，喉間“呃呃呃”的不住作聲。

　　太后道：“小桂子，那天晚上，海天富那老賊說道：世間有一門叫做什麼‘化骨綿掌’的功夫，倘若練精了，打在身上，可以叫人全身骨骼俱斷。這門功夫是很難練的。我自然也不會，不過覺得你這小孩很乖，很伶俐，在你背上打三掌試試，也挺有趣的。”

　　韋小寶胸腹間氣血翻涌，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聲，又是鮮血，大是清水，大口吐了出來，心道：“老婊子不信我的話，還是下了毒手。”

　　太后道：“你不用害怕，我不會打死你的，你如死了，誰去天橋找那賣冰糖葫蘆的呢？只不過讓你帶點兒傷，干起事來就不怎麼伶俐了。”韋小寶道：“多謝太后恩典。”慢慢站起，身子一幌坐倒，又嘔了幾口血水。太后哈哈一笑，轉身沒入了花叢。

　　韋小寶掙扎著站起，慢慢繞到屋後窗邊，伏在窗檻上喘了一會子氣，這才爬進窗去。

　　小郡主沐劍屏低聲問道：“桂大哥，是你嗎？”韋小寶正沒好氣，罵道：“去你媽的，不是我。”方怡接口道：“小郡主好好問你，你為什麼罵人？”韋小寶剛爬到窗口，說道：“我……”一口氣接不上來，砰的一聲，摔進窗來，躺在地上，再也站不起身來。

　　方怡與沐劍屏齊聲“啊喲”，驚問：“怎……怎麼啦？你受了傷？”

　　韋小寶這一交摔得著實不輕，但聽得兩女的語氣中大有關切之意，心情登時大好，哈哈一笑，喘了幾口氣，又想：“老婊子這幾掌，也不知是不是‘化骨綿掌’，說不定她練得不到家，老子穿著寶貝背心，骨心又硬，她化來化去，化老子不掉……”說道：“好妹子和好老婆都受了傷，我如不也傷上一些，那叫什麼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呢？”

　　沐劍屏道：“桂大哥，你傷在哪里？痛不痛？”韋小寶道：“好妹子有良心，問我痛不痛。痛本來是很痛的，可是給你問了一聲，忽然就不痛了。你說奇不奇怪？”沐劍屏笑道：“你又來騙人了。”

　　韋小寶手扶桌子，氣喘吁吁的站起，心想：“我這條老命現下還在，全靠瑞副總管夠交情，肯撐腰，只要老婊子一知瑞副總管已死，韋小寶的老命再也挨不過半個時辰。”從藥箱里拿出那只三角形青底白點的藥瓶。海老公藥箱中藥粉、藥丸甚多，他卻只認得這一瓶“化尸粉”。將瑞棟的尸體從床底下拉出來，取回塞在他懷中的金票和珍玩。

　　沐劍屏道：“你一直沒回來，這死人躺在我們床底下，可把我們兩個嚇死了。”韋小寶道：“把你們兩個都嚇死了，這死人豈不是多了兩個羞花閉月的女伴？”方怡道：“呸，小郡主，別跟他我說。”

　　韋小寶道：“我變個戲法，你們要不要看？”方怡道：“不看。”韋小寶道：“不看的就閉上眼睛。”方怡當即閉上眼睛。沐劍屏跟著也閉上了眼，但隨即又睜開了。

　　韋小寶從藥箱中取出一只小銀匙，拔開藥瓶木塞，用小銀匙取了少許“化尸粉”，倒在瑞棟尸體的傷口之中，過不多時，傷口中便冒出煙霧，跟著發出一股強烈的臭味，再過一會，傷口中流出許多黃水，傷口越爛越大。沐劍屏“咦”的一聲。方怡好奇心起，睜開眼睛，一見到這情景，一雙眼睜得大大的，再也閉不攏了。

　　尸體遇到黃水，便即腐爛，黃水越多，尸體爛得越快。

　　韋小寶見她二人都有驚駭之色，說道：“你們那一個不聽我話，我將這寶粉洒一點在你們臉上，立刻就爛成這般樣子。”沐劍屏道：“你……你別嚇人。”方怡怒目瞪了他一眼，驚恐之意，卻是難以自掩。韋小寶笑嘻嘻的走上一步，拿著藥瓶向她幌了兩下，收入懷中。

　　不多時瑞棟的尸體便爛成兩截。韋小寶提起椅子，用椅腳將兩截尸身都推在黃水之中，過不了大半時辰，盡數化為黃水。他吁了一口長氣，心想：“老婊子就是差一百萬兵到五台山去，也捉不到瑞棟了。”他到水缸中去掏水沖地，洗去尸首中流出來的黃水，沒沖得幾瓢水，身子一歪，倒在床上，困倦已極，就此睡去。

　　醒來時天已大亮，但覺得胸口一陣煩惡，作了一陣嘔，卻嘔不出什麼。只聽得沐劍屏關心的聲音問道：“桂大哥，好些了嗎？”韋小寶坐起身來，才知自己在方沐二人腳邊睡了半夜，眼見天色不早，忙跳下床來，說道：“我趕著見皇帝去，你們躺著別動。”想從窗中爬出去，但腰背痛得厲害，只得開門出去，反鎖了門。

　　韋小寶到上書房候不了半個時辰，康熙退朝下來，笑道：“小桂子，聽說你昨晚殺了個刺客。”韋小寶請了個安，說道：“皇上聖體安康。”康熙笑道：“你運氣好，跟刺客交上了手，我可連刺客的影兒也沒見著。你殺的那人武功怎樣？你用什麼招數殺的？”

　　韋小寶并沒跟刺客動手過招，皇帝武功不弱，可不能隨口亂說，靈機一動，想起那日在楊柳胡同白家，風際中和白寒楓動手過招的情景，便道：“黑暗之中，我只跟他瞎纏爛打，忽然間他左腿向右橫掃，右臂向左，橫掠……“一面說，一面手腳同時比划。

　　康熙拍手道：“對極，對極！正是這一招！”韋小寶一怔，問道：“皇上，你知道這一招？”康熙笑道：“你知道這一招叫作什麼？”韋小寶早知叫做“橫掃千軍”，卻道：“奴才不知。”康熙笑道：“我來教你罷，這叫作‘橫掃千軍’！”韋小定甚是驚訝，道：“這名字倒好聽！”他驚的不是這一招的名稱，而是康熙竟然也知道了。

　　康熙道：“他使這招打你，你又怎麼應付？”韋小寶道：“一時之間，我心慌意亂，眼看對付不了，忽然間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時，使過一記極妙的招數，將我摔得從你頭頂飛了過去，好象你說過的，是武當派的武功‘仙鶴梳翎’。”康熙大喜，叫道：“你用我的武功破他這招‘橫掃千軍’？”韋小寶道：“正是。我學的武功，本來不十高明，幸好咱倆比武打架，打得多了，你使的手法我也記得大半。我記得你又這麼一打，這麼一拗……”康熙喜道：“對，對，這是‘紫云手’與‘折梅手’。

　　韋小寶心想：“我拍馬屁，可須拍個十足十！”說道：“我便學你樣，忙去抓他的手，抓是抓了，就只力氣不夠，抓的部位又不太對頭，給他左手用力一抖，就掙脫了。”

　　康熙道：“可惜，可惜。我教你，應當抓住這里‘會宗’與‘外關’兩穴之間他就無論如何掙不脫。”說著伸手抓住韋小寶的手腕穴道。韋小寶使勁掙了幾下，果然無法掙脫，道：“你早教了我，那也就沒有後來的凶險了。”康熙放開了他手，笑問：“後來怎樣？”

　　韋小寶道：“他一掙脫，身子一轉，已轉在我的背後，雙掌擊我背心……”康熙叫道：“高山流水！”韋小寶道：“這一招叫作‘高山流水’？當時我可給他嚇得落花流水了，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又用上了你的招數。”

　　康熙笑道：“沒出息！怎地跟人打架，不用師父教的功夫，老是用我的招數？”韋小寶道：“師父教的功夫，練起來倒也頭頭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那知道全不管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數，突然之間打心底里冒了上來。皇上，那時候他手掌邊緣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又怎能去細想用什麼招數！我身子借勢向前一扑，從右邊轉了過去。”康熙道：“很好！那是‘回風步’！”韋小寶道：“是嗎？我躲過了他這一招，乘勢拔出匕首，反手一劍，大叫一聲：‘小桂子，投不投降？’”

　　康熙哈哈大笑，問道：“怎麼叫起小桂子來？”

　　韋小寶道：“奴才危急之中不知怎地，竟把你的招數學了個十足。這反手一劍，本來是你反手一掌，打在我背心，大叫：‘小桂子，投不投降？’我想也不想的使了出來，嘴里卻也這麼大叫。他哼了一聲，還沒來得及叫‘投降’，就已死了。”

　　康熙笑道：“妙極，妙極！我這反手一掌，叫作‘孤云出岫’，沒想到你化作劍法，一擊成功。”康熙練了武功之後，只與韋小寶假打，總不及真的跟敵人性命相拚那麼過癮，此刻聽到韋小寶手刃敵人，所用招數全是從自己這里學去的，自是興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出手，定比韋小寶更精采十倍，說道：“這些刺客膽子不小，武功卻也稀松平常。”

　　韋小寶道：“皇上，刺客的武功倒也不怎麼差勁。咱們宮里的侍衛，就有好幾個傷在他們手里。總算小桂子命大，曾伺候皇上練了這麼久武功，偷得了你的三招兩式。否則的話，皇上，你今兒可得下道聖旨，撫恤殉職忠臣小太監小桂子紋銀一千兩。”

　　康熙笑道：“一千兩那里夠？至少是一萬兩。”兩人同時哈哈大笑。

　　康熙道：“小桂子，你可知道這些刺客是什麼人？”韋小寶道：“我就是不知道。皇上明白他們武功家數，多半早料到了。”康熙道：“本來還不能拿得穩，你剛才這一比划，又多了一層證明。”雙手一拍，吩咐在上書房侍候的太監：“傳索額圖、多隆二人進來。”

　　那兩人本在書房外等候，一聽皇帝傳呼，便進來磕頭。

　　多隆是滿洲正白旗的軍官，進關之時曾立下不少戰功，武功也甚了得，但一直受鰲拜的排擠，在官場中很不得意，最近鰲拜倒了下來，才給康熙提升為御前侍衛總管，掌管乾清門、中和殿、太和殿各處宿衛。領內侍衛大臣共有六人，正黃、正白、鑲黃三旗每旗兩人，其中真正有實權的，只有掌管宮中宿衛的御前侍衛正副總管。多隆新任要職，宮里突然出現刺客，已一晚沒睡，心下惴惴，不知皇帝與皇太后是否會怪罪。

　　康熙見他雙眼都是紅絲，問道：“拎到的刺客都審明了沒有？”多隆道：“回皇上：拎到的活口叛賊共有三人，奴才分別審問，起初他們抵死不說，後來熬刑不過，這才招認，果然……果然是平西王……平西王吳三桂的手下。”康熙點點頭，“嗯”了一聲。多隆又道：“叛賊遺下的兵器，上面刻得有‘平西王府’的字樣。格斃了的叛賊所穿內衣，也都有平西王的標記。昨晚入宮來侵擾的叛賊，證据确鑿，用是吳三桂的手下。就算不是吳三桂所派，他……他也脫不了干系。”

　　康熙問索額圖：“你也查過了？”索額圖道：“叛賊的兵器、內衣，奴才都查核過了，多總管所錄的叛賊口供，确是如此招認。”康熙道：“那些兵器、內衣，拿來給我瞧瞧。”

　　多隆應道：“是。”他知道皇帝年紀雖小，卻十分精明，這件事又干系重大，早就將諸種證物包妥命手下親信侍衛捧著在上書房外等候，當下出去拿了進來，解開包袱，放在案上，立即退了幾步。清朝以百戰而得天下，開國諸帝均通武功，原是不避兵刃，但在書房之中，臣子在皇帝面前露出兵刃，畢竟是頗為忌諱之事。多隆小心謹慎，先行退開。

　　康熙走過去拿起刀劍審視，見一把單刀的柄上刻著“大明山海關總兵府”的字樣，微微一笑，道：“欲蓋彌彰，固然不對，但弄巧成絀，故意弄鬼做得過了火，卻也引人生疑。”向索額圖道：“吳三桂如果派人來宮中行刺犯上，自然是深謀遠慮，籌划周詳，什麼刀劍不能用，干麼要攜帶刻了字的兵器，怎會想不到這些刀劍會失落宮中？”

　　索額圖道：“是，是，對上明見，奴才拜服之至。”

　　康熙轉頭問韋小寶：“小桂子，你所殺的那名叛賊，使了什麼招數？”韋小寶道：“他使了一招‘橫掃千軍’，又使一招‘高山流水’。”康熙問多隆：“那是什麼功夫？”多隆雖是滿洲貴臣，于各家各派武功倒也所知甚博~，這“橫掃千軍”與“高山流水”兩招，又不是生僻的招數，答道：“回皇上：“那似乎是云南前明沐王府的武功。”

　　康熙雙手一拍，說道：“不錯，不錯。多隆，你的見聞倒也廣博。”

　　多隆登感受寵若驚，臉上露出一絲笑容，跪下磕頭，道：“謝皇上稱贊。”

　　康熙道：“你們仔細想想，吳三桂倘若派人入宮行刺，決不會揀著他兒子正在北京的時候。刺客什麼日子都好來，難道定要揀著他兒子來朝見的當口？這是可疑者之一。吳三桂善于用兵，辦事周密，派這些叛賊進宮干事，人數既少，武功也不甚高，明知難以成功，有什麼用處？這跟吳三桂的性格不合，這是可疑者之二。再說，就算他派人刺死了我，于他又有什麼好處，難道他想起兵造反嗎？他如要造反，干麼派他兒子到北京來，豈不是存心將兒子送來給我們殺頭？這是可疑者之三。”

　　韋小寶先前聽方怡說到陷害吳三桂的計策，覺得大是妙計，此刻經康熙一加分剖，登覺處處露著破綻，不由得佩服之極，連連點頭。

　　索額圖道：“皇上聖明，所見非奴才們所及。”

　　康熙道：“你們再想想，倘若刺客不是吳三桂所派，卻攜帶了平西王府的兵器，那有什麼用意？自然想陷害他了。吳三桂幫我大清打平天下，功勞甚大恨他忌他的人著實不少。到底這批叛賊是由何人指使，須得好好再加審問。”

　　索額圖和多隆齊聲稱是。多隆道：“皇上聖明。若不是後上詳加指點開導，奴才們胡里胡塗的上了當，不免冤枉了好人。”康熙道：“冤枉了好人嗎？嘿嘿！”

　　索額圖和多隆見皇帝不再吩咐什麼，便叩頭辭出。

　　康熙道：“小桂子，那‘橫掃千軍’與‘高山流水’這兩招，你猜我怎麼知道的？”韋小寶心中怦怦跳了兩下，說道：“我正在奇怪，皇上怎麼知道？”康熙道：“今日一早，我已傳了許多侍衛來，問他們昨晚與刺客格斗的情形，一查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數，有好幾招竟是前明沐家的。你想，沐家本來世鎮云南，我大清龍興之後，將云南封了給吳三桂，沐家豈有不著惱的？何況沐家最後一個黔國公沐天波，便是死在吳三桂手下。我叫人將沐家最厲害的招數演將出來，其中便有這‘橫掃千軍’與‘高山流水’兩招。”

　　韋小寶道：“皇上上當真料事如神。”不禁擔憂：“我屋里藏著沐家的兩個女子，不知他知不知道？”

　　康熙笑問：“小桂子，你想不想發財？”韋小寶聽到“發財”兩字，登時精神一振，憂心盡去，笑嘻嘻的道：“皇上不叫我發，我不敢發。皇上叫我發財，小桂子可不敢不發。”康熙笑道：“好，我叫你發財！你將這些刀劍，從刺客身上剝下的內衣、刺客的口供，都拿去交給一個人，就有大大一筆財好發。”韋小寶一怔，登時省悟，叫道：“吳應熊！”康熙笑道：“你很聰明，這就去~罷。”

　　韋小寶道：“吳應熊這小子，這一次運道真高，他全家性命，都是皇上給賞的。”康熙道：“你跟他去說什麼？”韋小寶道：“我說：姓吳的，咱們皇上明見萬里，你爺兒倆在云南干什麼事，皇上沒一件不知道。你們不造反，皇上清清楚楚，若是，嘿嘿，有什麼三心兩意，兩面三刀，皇上一樣的明明白白。他媽的，你爺兒倆還是給我乖乖的罷！”

　　康熙哈哈大笑，說道：“你人挺乖巧，就是不讀書，說出話來粗里粗氣，倒也合我的意思。‘他媽的，你爺兒倆給我乖乖的罷’，哈哈，哈哈！”

　　韋小寶聽得皇帝居然學會了一句“他媽的”，不禁心花怒放，哈哈大笑，捧了刀劍等物走出書房，回到自己屋中。

　　他剛要開鎖，突然間背上一陣劇痛，心頭煩惡，便欲嘔吐，勉強開鎖進房，坐在椅上，不住喘氣。

　　沐劍屏道：“你……你身子不舒服麼？”韋小寶道：“見了你的羞花閉月之貌，身子就舒服了。”沐劍屏笑道：“我師姊才是羞花閉月之貌，我臉上有只小烏龜，丑也丑死了。”

　　韋小寶聽她說笑，心情立時轉侍，笑道：“你臉上怎麼會有只小烏龜？啊，我知道啦，好妹子，你臉蛋兒又光又滑，又白又亮，便如是一面鏡子，因此會有一只小烏龜。”沐劍屏不解，問道：“為什麼？”韋小寶道：“你跟誰睡在一起？你的臉蛋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那人的相貌，臉上自然就有只小烏龜了。”方怡道：“呸，你自己過來瞧瞧，小郡主臉上才有只小烏龜。”韋小寶道：“我如過來瞧瞧，好妹子臉上便出現一個又漂亮、又神氣的大老爺。”方沐二人都笑了起來。方怡笑道：“小烏龜大老爺，那是什麼大老爺？”

　　三人低笑了一陣。方怡道：“喂，咱們怎麼逃出宮去，你得給想個法子。”

　　韋小寶這些日子來到處受人奉承，但一回　到自己屋里，便感十分孤寂無聊，忽然有方沐兩個年輕姑娘相陪，雖然每一刻都有給人撞見的危險，可實在不舍得她們就此离去，說道：“這可得慢慢想法子。你們身上有傷，只要踏出這房門一步，立時便給人拿了。”

　　方怡輕輕歎了口氣，問道：“我們昨晚進宮來的同伴，不知有幾人死了，幾人給拿了？遭難的人叫什麼名字，你可知道麼？”韋小寶搖頭道：“不知道。你既然關心，我可以給你去打聽打聽。”方怡低聲道：“多謝你啦。”

　　韋小寶自從和她相逢以來，從示聽她說話如此客氣，心下略感詫异。

　　沐劍屏道：“尤其要問問，有一個姓劉的，可平安脫險了沒有。”韋小寶問道：“姓劉的？劉什麼名字？”沐劍屏道：“那是我們劉師哥。叫作劉一舟。他……他是我師姊的心上人，那可……那可……”突然嗤的一聲笑，原來方怡在她肢窩中呵痒，不話她說下去。韋小寶“啊”的一聲，道：“劉一舟，嗯~，這……這可不妙。”方怡情不自禁，忙問“怎麼啦？”韋小寶道：“那不是一個身材高高，臉孔白白，大約二十幾歲的漂亮年輕人？這人武功可著實了得，是不是？他自然并不知道劉一舟是何等樣人，但想此人既是方怡的意中人，諒必是個漂亮的年輕人，既是她們師哥，說他武功很高也不會錯。

　　果然沐劍屏道：“對了，對了，就是他。方師姊說，昨晚她受傷之時，見到劉師哥給三名侍衛打倒了，一名侍衛按住了他，多半是給擒住了。不知現今怎樣？”

　　韋小寶歎道：“唉，這位劉師傅，原來是方姑娘的心上人……”不住搖頭歎氣。

　　方怡滿臉憂色，問道：“桂大哥，那劉……劉師哥怎樣了？”

　　韋小寶心想：“臭小娘，跟我說話時一直沒好聲氣，提到了你劉師哥，卻叫我桂大哥起來。我且嚇她一嚇。”又長歎一聲，搖了搖頭，道：“可惜，可惜！”

　　方怡驚問：“怎麼啦？他……他……他是受了傷，還是……還是死了？”

　　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什麼劉一舟、劉兩屁，老子從來沒見過。他是死了活了，我怎麼知道？你叫我三聲‘好老公’，我就給你查查去。”

　　方怡先前見他搖頭歎氣，連稱“可惜”，只道劉一舟定然凶多吉少，忽然聽他這麼說，心下大喜，啐道：“說話沒半點正經，到底那一句話是真，那一句話是假？”

　　韋小寶道：“這個劉一舟倘若落在我手里，哼哼，我先綁住了他，狠狠拷打他一頓，打得他屁股變成四爿，問他用什麼花言巧語，騙取了我老婆的芳心。然後我提起刀子，一刀砍將下去，這麼擦的一聲……”沐劍屏道：“你殺了他？”韋小寶道：“不是！我割了他的卵蛋，叫他變成個太監。”沐劍屏不懂他說些什麼。方怡卻是明白的，滿臉飛紅，罵道：“小滑頭，就愛胡說八道！”韋小寶道：“你那劉師哥多半已給擒住了，要不要他做太監，我桂公公說出話來，倒有不少人肯聽。方姑娘，你求我不求？”

　　方怡臉上又是一陣紅暈，囁嚅不語。沐劍屏蔽道：“桂大哥，你肯幫人，用不到人家開言相求，那才是俠義英雄。”韋小寶搖手道：“不對，不對！我就最愛聽人家求我。越是‘好老公、親老公’的叫得親熱，我給人家辦起來來越有精神。”

　　方怡遲疑半晌，道：“桂大哥，好大哥，我求你啦。”韋小寶板起了臉，道：“要叫老公！”沐劍屏道：“你這話不對了。我師姊將來是要嫁劉師哥的，劉師哥才是她老公，她怎麼肯叫你老公？”韋小寶道：“不行，她嫁劉一舟，老子要喝醋，大大的喝醋。”沐劍屏道：“劉師哥人是很好的。”

　　韋小寶道：“他越好，我越喝醋，越喝越多。啊喲，酸死了，酸死了！喝得醋太多，哈哈，哈哈！”大笑聲中，捧了那個包裹，走出屋去，反鎖了屋門，帶了四名隨從太監，騎馬去西長安街吳應熊在北京的寓所。

　　他在馬背之上，不住右手虛擊，呼叫：“梆梆梆，梆梆梆！”從隨從都不明其意，又怎想得到，桂公公這次是奉聖旨去發財，自然要將云南竹杠“梆梆梆”的敲得直響。

　　吳應熊聽說欽使到來，忙出來磕頭迎接，將韋小寶接進大廳。

　　韋小寶道：“皇上吩咐我，拿點東西來給你瞧瞧。小王爺，你膽子大不大？”吳應熊道：“卑職的膽子是最小的，受不起驚嚇。”韋小寶一怔，笑道：“你受不起驚嚇？干起事來，可大膽的很哪！”吳應熊道：“公公的意思，卑職不大明白，還請明示。”昨晚在康親王府中，他自稱“在下”，今日韋小寶用奉旨而來，眼見他趾高氣揚，隱隱覺得勢頭不好，連聲自稱“卑職”。韋小寶道：“昨晚你一共派了多少刺客進宮去？皇上叫我來問問。”

　　昨晚宮里鬧刺客，吳應熊已聽到了些消息，突然聽得韋小寶這麼問，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雙膝跪倒，向著天進連連磕頭，說道：“皇上待微臣父子恩重如山，微臣父子就是做牛做馬，也報答不了皇上的恩典。幾天臣吳三桂、吳應熊父子甘為皇上效死，決無貳心。”

　　韋小寶笑道：“起來，起來，慢慢磕頭不遲。小王爺，我給你瞧些物事。”說著解開包袱，攤在桌上。

　　吳應熊站起身來，看到包袱中的兵器衣服，不由得雙手發抖，顫聲道：“這……這……這……”拿起那張口供，見上面寫得明明白白，刺客是奉了平西王吳三桂差遣，入宮行刺，決意殺死清遷皇帝，立吳三桂為主云云。饒是吳應熊機變多智，卻也不禁嚇得魂不附體，雙膝一軟，又即跪倒，這一次是跪在韋小寶面前，說道：“桂……公……公……公，這……這決不是真的，微臣父子受了奸人……陷害，萬望公公奏明聖上，奏……奏明……”

　　韋小寶道：“這些兵器，都是反賊攜入宮中的，圖謀不軌，大逆不道。兵器上卻都刻了貴府的招牌老字號。”吳應熊道：“微臣父子仇家甚多，必是仇家的奸計。”韋小寶沉吟道：“你這話，本來也有三分道理，就不知皇上信不信。”吳應熊道：“公公大恩大德，給卑職父子分剖明白。卑職父子的身家性命，都出于公公所賜。

　　韋小寶道：“小王爺，你且起來。你昨晚已先送了我一份禮，倒象早料到有這件事似的，嘿嘿，嘿嘿。”吳應熊本待站起，聽他這句話說得重了，忙又跪倒，說道：“只要公公向皇上給卑職父子剖白幾句，皇上聖明，必定信公公的說話。”

　　韋小寶道：“這件事早鬧了開來啦，索額圖索大人，侍衛頭兒多隆多大人，都已見過皇上，回稟了刺客的供狀。你知道啦，這等造反的大事，誰有天大的膽子，敢按了下來？給你在皇上面前剖白幾句，也不是不可以。我還想到了一個妙計雖不是十拿九穩，卻多半可以洗脫你父子的罪名，只不過太也費事罷了。”吳應熊大喜道：“全仗公公搭救。”

　　韋小寶道：“請起來好說話。”吳應熊站起身來，連連請安。

　　韋小寶道：“這些刺客當真不是你派去的？”吳應熊道：“決計不是！卑職怎能做這等十惡不赦、罪該萬死之事？”韋小寶道：“好，我交了你這個朋友，就信了你這次。倘若刺客是你派去的，日後查了出來，那可坑死了我，我非陪著你給滿門抄斬不可。”

　　吳應熊道：“公公萬安，放一百個心，決無此事。”

　　韋小寶道：“那麼依你看，這些反賊是誰派去的？”吳應熊沉吟道：“微臣父子仇家甚多，一時之間，實在難以确定。”韋小寶道：“你要我在皇上面前剖白，總得找個仇家出來認頭，皇上才能信啊。”吳應熊道：“是，是！家嚴為大清打天下，剿滅的叛逆著實不少，這些叛逆的余党，都是十分痛恨家嚴的。好比李闖的余逆啦，前明唐王、桂王的余党啦，云南沐家的余党啦，他們心中懷恨，什麼作亂犯上的事都做得出來。”

　　韋小寶點頭道：“什麼李闖余逆啦，云南沐家的余党啦，這些人武功家數是怎樣的？你教我幾招，我去演給皇上看，說道昨晚我親眼見到，刺客使的是這種招數，貨真價實，決計錯不了。”吳應熊大喜，忙道：“公公此計大妙。卑職于武功一道，所懂的實在有限，要去問一問手下人。公公，你請坐一會兒，卑職立刻就來。”說著請了個安，匆匆入內。

　　過得片刻，他帶了一人進來，正是手下隨從的首領楊溢之，昨晚韋小寶曾幫他贏過七百兩銀子的。楊溢之上前向韋小寶請安，臉上深有憂色，吳應熊自然已對他說了原因。

　　韋小寶道：“楊大哥，你不用擔心，昨晚你在康親王府里練武，大出風頭，不少文武大臣都是樣眼所見，決不能說你入宮行刺。我也可以給你作證。”楊溢之道：“是，是！多謝公公。就只怕奸人陷害，反說世子帶我們去康王府中，好叫眾位大臣作個證見，暗中卻另行差人，做那大逆不道之事。”韋小寶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可不防。”楊溢之道：“世子說道，公公肯主持公道，在皇上跟前替我們剖白，真是我們的大恩人。平西王仇家極多，各人的武功家數甚雜，只有沐王府武功自成一家，很容易認得出來。”

　　韋小寶道：“嗯，可惜一時找不到沐王府的人，否則就可讓他演他幾個招式來瞧瞧。”楊溢之道：“沐家拳、沐家劍在云南流傳已久，小人倒也記得一些，我演幾套請公公指點。刺客入宮，攜有刀劍，小人演一套沐家‘回風劍’如何？”韋小寶喜道：“你會沐家武功，那再好也沒有了。劍法我是一竅不通，一時也學不會，還是跟你學幾招‘沐家拳’罷。”

　　楊溢之道：“不改。公公力擒鰲拜，四海揚名，拳腳功夫定是極度高的。小人使得不到之處，請公公點撥。“說著站到廳中，拉開架式，慢慢的一招一式使將出來。

　　這咱沐家拳自沐英手上傳下來，到這時已逾三百年，歷代均有高手傳人，說得上是千錘百煉之作，在云南知者甚眾，楊溢之雖于這套拳法并不擅長，但他武功甚高，見聞廣博，一招招演將出來，氣度凝重，招式精妙。韋小寶看到那招“橫掃千軍”時，贊道：“這一招極好！”後來又見到他使“高山流水”，又贊：“這招也了不起！”待他將一套沐家拳使完，說道：“很好，很好！楊大哥，你武功當真了得康親王府中那些武師，便十個打你一個，也不是你對手。一時之間，我也學不了許多，只能學得一兩招，去皇上面前演一下。皇上傳了宮中武功好手來認，你想認不認得出這武功的來歷？”說著指手划腳，將“橫掃千軍”與“高山流水”兩招依樣使出。

　　楊溢之喜道：“公公使這‘橫掃千軍’與‘高山流水’兩招，深得精要，會家子一見，便知是沐家的拳法。公公聰敏過人，一見便會，我們吳家可有救了。”

　　吳應熊連連作揖，道：“吳家滿門百口，全仗公公援手救命。”

　　韋小寶心想：“吳三桂家里有的是金山銀山，我也不用跟他講價錢。”當下作揖還禮，說道：“大家是好朋友。小王爺，你再說什麼恩德、什麼救命的話，可太也見外了。再說，我是盡力而為，也不知管不管用。”吳應熊連稱：“是，是！”韋小寶將包袱包起，挾在脅下，心想：“這包東西可不忙給他。”忽然想起一事，說道：“小王爺，皇上叫我問你一件事，你們云南有個來京的官兒，叫作什麼盧一峰的，可有這一號人物？”

　　吳應熊一怔，心想：“盧一峰只是個芝麻綠豆般的小官，來京陛見，還沒見著皇上，皇上怎麼已知道了？”說道：“盧一峰是新委的云南曲靖縣知縣，現下是在京中，等候叩見聖上。”韋小寶道：“皇上叫我問你，那盧一峰前幾天在酒樓上欺壓良民，縱容惡仆打人，不知這脾氣近來改好了些沒有？”那盧一峰所以能得吳三桂委為曲靖縣知縣，是使了四萬多兩銀子賄賂得來的，吳應熊曾從中抽了三千多兩，此刻聽韋小寶這麼說，大吃一驚，忙道：“卑職定當好好教訓他。”轉頭向楊溢之道：“即刻去叫那盧一峰來，先打他五十大板再說。”向韋小寶請了個安，道：“公公，請你啟奏皇上，說道：微臣吳三桂知人不明，荐人不當，請皇上降罪。這盧一峰立即革職，永不敘用，請吏部大人另委賢能。”韋小寶道：“也不用罰得這麼重罷？”吳應熊道：“盧一峰這廝膽大妄為，上達天聽，當真罪不容誅。溢之，你給我狠狠的揍他。”楊溢之應道：“是！”韋小寶心想：“這姓盧的官兒只怕性命不保。”說道：“兄弟這就回宮見皇上去，這兩招‘橫掃千軍’和‘高山流水’，可須使得似模似樣才好。”說著告辭出門。吳應熊從衣袖中取出一個大封袋來，雙後呈上，說道：“桂公公，你的大恩大德，不是輕易報答得了的。不過多總管、索大人，以及眾位御前侍衛面前，總得稍表敬意。這里一點小小意思，相煩桂公公代卑職分派轉交。皇上問起來，大伙兒都幫幾句口，微臣父子的冤枉就得洗雪了。”韋小寶接了過來，笑道：“要我代你做人情麼？這樁差事不難辦啊！”他在宮中一年有余，已將太監們的說話腔調學了個十足，貧嘴貧辭去的京片子中，已沒半分揚州口音，倘若此時起始冒充小桂子，瞎了眼的海老公恐怕也不易發覺了。吳應熊和楊溢之恭恭敬敬的送出府門。韋小寶在轎中拆開封袋一看，竟是十萬兩銀票，心想：“他奶奶的，老子先來個二一添作五。”將其中五萬兩銀票揣入懷里，余下五萬兩仍放在大封袋中。韋小寶先去上書房見康熙，回稟已然辦妥，說吳應熊得悉皇上聖明，辨明了他父子的冤枉，感激得難以形容。康熙笑道：“這也可嚇了他一大跳。”韋小寶笑道：“只嚇得他屁滾尿流，奴才好好的叮囑了他一番，說道這種事情，多半以後還會有的，叫他轉告吳三桂，務須忠心耿耿，報效皇上。”康熙不住點頭。韋小寶道：“我等嚇得他也夠了，這才跟他說，皇上明見萬里，一查刺客的武功，便料是云南沐家的反賊所為。那吳應熊又驚又喜，打從屁股眼里都笑了出來，不住口的頌贊皇上聖明。”康熙微微一笑。韋小寶從懷中摸出封袋，說道：“他感激得不得了，拿了許多銀票出來，一共五萬兩，說送我一萬兩，另外四萬兩，要我分給宮中昨晚出力的從位侍衛，皇上，你瞧，咱們這可發了大財哪。”那些銀票都是五百兩一張，一百張已是厚厚的一疊。康熙笑道：“你小小孩子，一萬兩銀子一輩子也使不完了。余下的銀子，你就分了給從侍衛罷。”韋小寶心想：“皇上雖然聖明，卻料不到我韋小寶已有數十萬銀子的身家。”說道：“皇上，我跟著你，什麼東西沒有？要這銀子有什麼用？奴才一輩子忠心侍候你，你自會照管我。這五萬兩銀子，都賞給侍衛們好了。我只說是皇上的賞賜，何必讓吳應熊收買人心。”康熙本來不想冒名發賞，但聽到“收買人心”四字，不禁心中一動。韋小寶見康熙沉吟不語，又道：“皇上，吳三桂派他兒子來京，帶來的金子銀子可真不少，見人就送錢，未必安著什麼好心。天下的地方百姓、金銀珠寶，本來一古腦兒都是你皇上的，可是吳三桂這老小子橫得很倒象云南是他吳家的。”康熙點頭道：“你說得是。這些銀子，就說是我賞的好了。”韋小寶來到上書房外的侍衛房，向御前侍衛總管多隆說道：“多總管，皇上吩咐，昨晚眾侍衛護駕有功，欽賜白銀五萬兩。”多隆大喜，忙跪下謝賞。韋小寶笑道：“皇上現下很高興，你自己進去謝賞罷。”說著將那五萬兩銀票交了給他。多隆隨著韋小寶走進書房，向康熙跪下磕頭，說道：“皇上賞賜銀子，奴才多隆和眾侍衛謝賞。”康熙笑著點了點頭。韋小寶道：“皇上吩咐：這五萬兩銀子嘛，你瞧著分派，殺賊有功的，奮勇受傷的就多分一些。”多隆道：“是，是。奴才遵旨。”康熙心想：“小桂子又忠心，又不貪財，很是難得，他竟將這五萬兩銀子的，真的盡數賞了侍了，自己一個錢也不要。”韋小寶和多隆一齊退出。多隆點出一疊一萬兩銀票，笑道：“桂公公，這算是我們眾侍衛的一番孝心，請公公賞收，去賞給小公公們。”韋小寶道：“啊哈，多總管，你這麼說，可不夠朋友了。我小桂子平生最敬重的，就是武功高強的朋友。這五萬兩銀子，皇上倘若賞了給文官嘛，我小桂子不分他一萬也得分上八千。是賞給你多總管的，你便分一兩銀子給我，我也不能收。我當你好朋友，你也得當我好朋友才是。”多隆笑道：“侍衛兄弟們都說，宮里這許多有職司的公公們，桂公公年紀最小，卻最夠朋友，果然名不虛傳。”韋小寶道：“多總管，請你給查查，昨晚擒來的反賊之中，可有一個叫作劉一舟的。倘若有這樣一個人，咱們便可著落在他身上，查明反賊的來龍去脈。”多隆應道：“是，是！反賊報的自然都是假名，我去查，仔細查一查。”

　　韋小寶回到下處，將到門口，見御膳屋的一名小太監在路旁等候。那小太監迎將上來，低聲道：“桂公公，那個錢老板又送了一口豬來，這次叫作什麼‘燕窩人參豬’，說是孝敬公公的，正在御膳房中候公公的示下。”

　　韋小寶眉頭一皺，心想：“那口‘花雕茯苓豬’還沒搞妥當，又送一口‘燕窩人參豬來’，你當我們這里皇宮是豬欄嗎？”但這人既已來了，不得不想法子打發。

　　當下來到御廚房中，見錢老板滿臉堆歡，說道：“桂公公，小人那口‘花雕茯苓豬’當真是大補非凡，桂公公吃了之後，你瞧神清氣爽，滿臉紅光。小人感激公公照顧，又送了一口“燕窩人參豬”來。”說著向身旁一指。

　　這口豬卻是活豬，全身白毛，模樣甚是漂亮，在竹籠之中不住打圈子。韋小寶不知他鬧什麼玄虛，點了點頭。那錢老板挨近身來，拉著韋小寶的手，道：“嘖，嘖，嘖！桂公公吃了‘花雕茯苓豬’的豬肉，脈搏旺勱，果然大不相同。”韋小寶覺得手中多了一張紙條，御廚房中耳目眾多，也不便多問。錢老板道：“這口‘燕窩人參豬’吃法另有不同，請公公吩咐下屬，在這里用上好酒糟喂上十天。十天之後，小人再來親手整治，請公公享用。”韋小寶皺眉道：“那口~‘花雕茯苓豬’已搞得我虛火上升，麻煩不堪，什麼人參豬，燕窩豬，錢老板你自己触祭罷，我可吃不消了。”錢老板哈哈一笑，說道：“這是小人一點孝心，以後可再也不敢麻煩公公了。”說著請了幾個安，退了出去。

　　韋小寶心想這紙條上一定寫得有字，自己西瓜大的字認不上一擔，當下吩咐廚房中執事雜役好好飼養那口豬，自行回屋，尋思：“錢老板這人當真聰明的緊，第一次在一口死豬中藏了個活人進宮，第二次倘若再送死豬進宮，不免引人懷疑，索性送一口活豬進來，讓它在御膳房中喂著，佬花樣也沒有。就算本來有人懷疑，那也疑心盡去了。對，要使乖騙人，不但事先要想得周到，事後一有機會，再得補補漏洞。”

　　又想：“這字條只好請小郡主瞧瞧，他媽的，有話不好明講嗎？寫他媽的什麼字條？”

　　進得屋來，沐劍屏道：“桂大哥，有人來到門外，好象是送飯菜來的，定是見到門上上了鎖，沒打門就走了。”韋小寶：“你怎知是送飯菜來的？嘿，你們聞飯菜的香氣，可餓得很了，是不是？怎麼不吃糕餅點心？”沐劍屏吃吃而笑，說道：“老實不客氣，早吃過啦。”

　　方怡道：“桂……桂大哥，你可……”說到這里，有些結結巴巴。

　　韋小寶道：“你劉師哥的事，我還沒查到。宮里侍衛們說，沒抓到姓劉的人。”方怡低聲道：“多謝你啦。卻不知是不是給他們殺了。再說，劉師哥即使給捉到了，也不會說是姓劉，大伙兒說好的，他冒充姓夏。吳三桂的女婿姓夏。劉師哥會招供說，那個姓夏的是他叔父。”韋小寶笑道：“那你豈不成了吳三桂的親戚？”小郡主忙道：“那是假的。”韋小寶歎道：“不過方姑娘想做吳三桂的侄孫媳婦什麼的。可也做不成啦。你那劉師哥就算逃出了宮去，他在外面想你，你在宮里想他，一輩子你想我、我想你的。一對情哥情姐兒見不到面，豈不難熬的很？”方怡臉上又是一紅，道：“我怎會在宮里待一輩子？”

　　韋小寶道：“姑娘們一進了皇宮，自私還有出去的日子？象你這樣羞花閉月的姐兒，我小桂子一見就想娶了做老婆。倘若給皇帝瞧見了，非封你為皇後娘娘不可，方姑娘，我勸你還是做了皇後娘娘罷！”

　　方怡急道：“我不跟你多說。你每一句話總是嘔我生氣，逗我著急。”

　　韋小寶一笑，將手中字條交給沐劍屏，道：“小郡主，你念一念這字條。”

　　沐劍屏接了過來，念道：“‘高升茶館說英烈傳。’那是什麼啊？”韋小寶已明其中道理：“天地會的人有事要見我，請我去茶館相會。”笑道：“你枉為沐家後人，連《英烈傳》也不知道。”沐劍屏道：“《英烈傳》我自然知道，那是太祖皇帝龍興開國的故事。”

　　韋小寶道：“有一回　書，叫做‘沐王爺三箭定云南，桂公公雙手抱佳人’，你也聽過沒有？”沐劍屏啐道：“我們黔宁王爺爺平定云南，《英烈傳》中自然有的。可那有什麼桂公公雙手……雙手的？”

　　韋小寶正色道：“你說桂公公雙手抱佳人，沒這回事？”沐劍屏道：“自然沒有，是你杜撰出來的。”韋小寶道：“咱們打一個賭，如果有怎樣？沒有又怎樣？”沐劍屏道：“《英烈傳》的故事我可聽得熟了，自然沒有，賭什麼都可以。方師姊，沒有他說的事，是不是？”方怡還沒回答，韋小寶已一躍上床，連鞋鑽入被窩，睡在二人之間，左手摟住了方怡的頭頸，右手抱住了沐劍屏的腰，說道：“我說有，就是有！”

　　方怡和沐劍屏同時“啊”的一聲驚呼，不及閃避，已給他牢牢抱住。沐劍屏伸出右手，將他用力一推，韋小寶乘勢側過頭去，伸嘴在方怡嘴上吻了一下，贊道：“好香！”

　　方怡待要掙扎，身子微微一動，胸口肋骨斷絕處劇痛，左手翻了過來，拍的一聲，打了他一記耳光。韋小寶笑道：“謀殺親夫哪，謀殺親夫哪！”一骨碌從被窩里跳出來，抱住沐劍屏也親了個嘴，贊道：“一般的香！”哈哈大笑，隨手取了衣包，奔也屋子，反鎖了門。

## 第十三回　翻覆兩家天假手　興衰一劫局更新

　　韋小寶的住處是在乾清門西、南庫之南的御膳房側，往北繞過養心殿，折而向西，過西三所、養華門、壽安門，往北過壽安宮、英華殿之側，轉東過西鐵門，向北出了神武門。那神武門是紫禁城的後門，一出神武門，便是出了皇宮，當下逕往高升茶館來。

　　一坐定，茶博士泡上茶來，便見高彥超慢慢走近，向他使個眼色。韋小寶點了點頭，見高彥超出了茶館，于是喝了幾口茶，在桌上拋下一錢銀子，說道：“今兒這回書，沒什麼聽頭。”慢慢踱將出去，果見高彥超等在街角，走得幾步，便是兩頂轎子。

　　高彥超讓韋小寶坐了一頂，自己跟了一段路，四下打量見無人跟隨，坐上了另一頂。

　　轎夫健步如飛，行了一頓飯時分，停了下來。韋小寶見轎子所停處是座小小的四合院，跟著高彥超入內。一進大門，便見天地會的眾兄弟迎了上來，躬身行禮。這時李力世、關安基、祁彪清等人也都已從天津、保定等地趕到，此外樊綱、風際中、玄貞道人，以及那錢老板都在其內。

　　韋小寶笑問：“錢老板，你到底尊姓大名哪？”錢老板道：“不敢，屬下真的是姓錢，名字叫做老本，本來的本，不是老板的板。意思是做生意蝕了老本。”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你精明得很，倘若真是做生意，人家的老本可都給你賺了過來啦。”錢老本微笑道：“韋香主，您夸獎啦！”

　　眾人將韋小寶讓到上房中坐定。關安基心急，說道：“韋香主，你請看。”說著遞過一張大紅泥金帖子來，上面濃濃的黑墨寫著幾行字。韋小寶不接，說道：“這些字嘛，他們認得我，我可跟他們沒什麼交情，哥兒倆這是初次相會，不認識。”

　　錢老本道：“韋香主，是張請帖，請咱們吃飯去的。”韋小寶道：“那好得很哪，誰這麼賞臉？”錢老本道：“帖子上寫的名字是沐劍聲。”

　　韋小寶一怔，道：“沐劍聲？”錢老本道：“那便是沐王府的小公爺。”韋小寶點頭道：“‘花雕茯苓豬’的哥哥。”錢老本道：“正是！”韋小寶問道：“他請咱們大伙兒都去？”錢老本道：“他帖子上寫得倒很客氣，請天地會青木堂韋香主，率同天地會眾位英雄同去赴宴，就是今晚，是在朝陽門內南豆芽胡同。”韋小寶道：“這次不在楊柳胡同了？”錢老本道：“是啊，在京城里干事，落腳的地方得時時掉換才是。”

　　韋小寶道：“你想他是什麼意思？在酒飯里下他媽的蒙汗藥？”李力世道：“按理說，云南沐王府在江湖上這麼大的名頭，沐劍聲又是小公爺的身份，是跟咱們總舵主平起平坐的大人物，決不能使這等下三濫的勾當。不過會無好會，宴無好宴，韋香主所慮，卻也不可不防。”韋上寶道：“咱們去不去吃這頓飯？哼哼，宣威火腿，過橋米線，云南汽鍋雞，那是有得触祭的了。”

　　眾人面面相覷，都不作聲。過了好一會，關安基道：“大伙兒要請韋香主示下。”

　　韋小寶笑道：“一頓好酒好飯，今晚大伙兒總是有得下肚的。要太太平平呢，就讓我作東道，咱們吃館子去，吃過飯後，再來推牌九賭錢，叫花姑娘也可以，都是兄弟會鈔。你們如想給我省錢呢，大伙兒就去擾那姓沐的。”這番話說得慷慨大方，其實卻十分滑頭，去不去赴宴，自己不拿主意。

　　關安基道：“韋香主請眾兄弟吃喝玩樂，那是最開心不過的。不過這姓沐的邀請咱們，要是不去，不免墮了天地會的威風。”韋小寶道：“你說該去？”眼光轉到李力世、樊綱、祁彪清、玄貞、風際中、錢老本、高彥超等人臉上，見各人都緩緩點了點頭。

　　韋小寶道：“大伙兒都說去，咱們就去吃他的，喝他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茶來伸手，飯來張口。毒藥來呢？咱們咕嚕一聲，也他媽的吞入了肚里。這叫做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

　　李力世道：“大家小心在意，總瞧得出一些端倪。大伙兒商量好了，有的喝茶，有的不喝，有的飲酒，有的不飲，有的不吃肉，有的不吃魚。就算他們下毒，也不能讓他們一网打盡。但如大家什麼都不吃，可又惹他們笑話了。”

　　眾人商量定當，閒談一會。挨到申牌時分，韋小寶除下了太監服色，又打扮成個公子哥兒的模樣。他仍坐了轎子，在眾人簇擁之下，往南豆芽胡同而去。韋小寶心想：“在宮里日日夜夜提心吊膽，只怕老婊子來殺我，那有這般做青木堂香主的逍遙快樂？只是師父吩咐過，要我在宮里打探消息，倘若自行出來，只怕香主固然做不成，這條小命能不能保，咱們也得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南豆芽胡同約在兩里之外。轎子剛停下，便聽得鼓樂絲竹之聲。韋小寶從轎中出來，耳邊聽得一陣嗩吶吹奏，心道：“娶媳婦兒嗎？這般熱鬧。”

　　只見一座大宅院大門中開，十余人衣冠齊楚，站在門外迎接。當先一人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身材高瘦，英氣勃勃”說道：“在下沐劍聲，恭迎韋香主大駕。”

　　韋小寶這些日子來結交親貴官宦，對方這等執禮甚恭的局面見得慣了。常言道：“居移氣，養移體”，他每日里和皇帝相伴，什麼親王、貝勒、尚書、將軍，時時見面，也不當什麼一會子事，因此年紀雖小，已自然而然有股威嚴氣象。沐劍聲名氣雖大，卻也大不過康親王、吳應熊這些人，當下拱了拱手，說道：“小公爺多禮，在下可不敢當。”打量他相貌見他面容微黑，眉目之間，和小郡主沐劍屏依稀有些相似。

　　沐劍聲早知天地會在北京的首領韋香主是個小孩，又聽白寒楓說這孩子武藝低微，油嘴滑舌，是個小潑皮，料想他不過倚仗師父陳近南的靠山，才做得香主，此刻見他神氣鎮定，一副漫不在乎的模樣，心想：“這孩子只怕也有點兒門道。”當下讓進門去。

　　廳中椅上上了河諦套子，放著錦墊，各人分賓主就座。“聖手居士”蘇岡、白寒楓和其餘十多人都垂手站在沐劍聲之後。

　　沐劍聲與李力世、關安基等人一一通問姓名，說了許多久仰大名等等客套話。李力世等均想：“這位沐家小公爺倒沒架子，說話依足了江湖上的規矩。”

　　仆役送上香茶，廳口的鼓樂手又吹奏起來，用是歡迎貴賓的隆重禮數。鼓樂聲中，沐劍聲吩咐：“開席！”引著眾人走進內廳。手下人關上了廳門。

　　廳上居中一張八仙桌，披著繡花桌圍，下首左右各有一桌，桌上器皿陳設雖無康親王府的豪闊，卻也頗為精致。沐劍聲微微躬身，說道：“請韋香主上座。”韋小寶看這局面，這首席當是自己坐了，說道：“這個，咱們只好不客氣啦。”沐劍聲在下首主位相陪。

　　各人坐定後，沐劍聲道：“有請師父。”

　　蘇岡和白寒楓走進內室，陪了一個老人出來。沐劍聲站著相迎，說道：“師父，天地會青木堂韋香主今日大駕光臨，可給足了我們面子。”轉頭向韋小寶道：“韋香主，這位柳老師傅，是在下的受業恩師。”

　　韋小寶站起身來，拱手道：“久仰。”見這老人身材高大，滿臉紅光，白須稀稀落落，足有七十來歲年紀，精神飽滿，雙目炯炯有神。

　　那老人目光在韋小寶身上一轉，笑道：“天地會近來好大的名頭……”他話聲極響，這幾句話隨口說來，卻和常人放大了嗓子叫嚷一般，接著道：“……果然是英才輩出，韋香主如此少年，真是武林中少見的奇才。”

　　韋小寶笑道：“是少年，倒也不錯，只不過既不是英才，更不是奇才，其實是個蠢才。那日給白師傅扭住了手，動彈不得，險些兒連‘我的媽啊’也叫了出來。在下的武功當真稀松平常之至。哈哈，可笑！可笑，哈哈！”

　　眾人一聽，都愕然失色。白寒楓的臉色更十分古怪。

　　那老人哈哈哈的笑了一陣，說道：“韋香主性子爽直，果然是英雄本色。老夫可有三分佩服了。”韋小寶笑道：“三分佩服，未免太多，有他媽的一分半分，不將在下當作沒出息的小叫化、小把戲、小猴兒，也就是了。”那老人又哈哈大笑，道：“韋香主說笑了。”

　　玄貞道人道：“老前輩可是威震天南、武林中人稱‘鐵背蒼龍’的柳老英雄嗎？”那老人笑道：“不錯，玄貞道長倒還知道老夫的賤名。”玄貞心中一懍：“我還沒通名，他已知道我名字，沐家這次可打點得十分周到。“鐵背蒼龍”柳大洪成名已久，聽說當年沐天波對他也好生敬重。清軍打平云南，柳大洪出全力救護沐氏遺孤，沐劍聲便是他的親傳弟子，乃是沐王府中除了沐劍聲之外的第一號人物。”躬身說道：“柳老英雄當年怒江誅三霸，騰沖殺清兵，俠名播于天下。江湖上後生小子說起老英雄來，無不敬仰。”

　　柳大洪道：“嘿嘿，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還說他作甚？”臉色顯得十分喜歡。

　　沐劍聲道：“師父，你老人家陪韋香主坐。”柳大洪道：“好！”便在韋小寶身旁坐下。這張八仙桌向外一邊空著，上首是韋小寶、柳大洪，左首是李力世、關安基，右首下座是沐劍聲、上座虛位以待。天地會群豪均想：“你沐王府又要請一個什麼厲害人物出來？”只聽沐劍聲道：“扶徐師傅出來坐坐，讓眾位好朋友見了，也好放心。”

　　蘇岡道：“是！”入內扶了一個人出來。

　　李力世等人一見，都是又驚又喜，齊叫：“徐三哥！”這人弓腰曲背，正是“八臂猿猴”徐天川。他臉色蜡黃，傷勢未愈，但性命顯然已經無礙。天地會群豪一齊圍了上去，紛紛問好，不胜之喜。

　　沐劍聲指著自己上首的坐位，說道：“徐師傅請這邊坐。”

　　徐天川走上一步，向韋小寶躬身行禮道：“韋香主，你好。”韋小寶抱拳還禮道：“徐三哥你好，近來膏藥生意不大發財罷？”徐天川歎了口氣，道：“簡直沒生意。屬下給吳三桂手下的走狗擄了去，險些送了老命，幸蒙沐家小公爺和柳老英雄相救脫險。”

　　天地會群豪都是一怔。樊綱道：“徐三哥，原來那日的事，是吳三桂手下那批漢奸做的手腳。”徐天川道：“正是。這批漢奸闖進回春堂來，捉了我去，那盧……盧一峰這狗賊臭罵了我一頓，將一張膏藥貼在我嘴上，說要餓死我這只老猴兒。”

　　眾人聽得盧一峰在內，那是決計不會錯的了。樊綱、玄貞等齊向蘇岡、白寒楓道：“那日多有冒犯。眾位英雄義氣深重，我天地會感激不盡。”蘇岡道：“不敢。我們只是奉小公爺之命辦事，不敢居功。”白寒楓哼了一聲，顯然搭救徐天川之事大違他的意愿。關安基道：“徐三哥給人擄去後，我們到處查察，尋不到線索，心下這份焦急，那也不用說了。貴府居然救出了徐三哥，令人好生佩服。”蘇岡道：“吳三桂手下的云南狗官，都是沐家死對頭，我們自然釘得他們很緊。這狗官冒犯徐三哥，給我們發覺了，也沒什麼希奇。”

　　韋小寶心想：“這小公爺倒精明的很，他妹子給我扣著，他先去救了徐老兒出來，好求我放他妹子。我且裝作不知，卻聽他有何話說。”向徐天川道：“徐三哥，你給白二俠打得重傷，他手上的勁道可厲害得很哪，你活得了嗎？不會就此歸天罷？”

　　徐天川道：“白二俠當日手下容情，屬下將養了這幾日，已好得多啦。”

　　白寒楓向韋小寶怒目而視。韋小寶卻笑吟吟地，似乎全然沒瞧見。

　　眾仆斟酒上菜，菜肴甚是丰盛。天地會群豪一來見徐天川是他們所救，二來又有“鐵背蒼龍”柳大洪這等大名鼎鼎的老英雄在座，料想決計不致放毒，盡皆去了疑慮之心，酒到杯干，放懷吃喝。

　　柳大洪喝了三杯酒，一捋胡子，說道：“眾位老弟，貴會在京城直隸，以那一位老弟為首？”李力世道：“在京城直隸一帶，敝會之中，職位最尊的是韋香主。”柳大洪點頭道：“很好，很好！”喝了一杯酒，問道：“但不知這位小老弟，于貴我雙方的糾葛，能有所擔當麼？”

　　韋小寶道：“老伯伯，你有什麼吩咐，不妨說出來聽聽。我韋小寶人小肩膀窄，小事還能擔當這麼一分半分，大事可就把我壓垮了。”

　　天地會與沐王府群豪都不由微微皺眉，均想：“這孩子說話流氓氣十足，一開口就耍無賴，不是英雄好漢的氣概。”

　　柳大洪道：“你不能擔當，這件事可也不能罷休。那只好請小老弟傳話去給尊師，請陳總舵主趕來處理了。”韋小寶道：“老伯伯有什麼事要跟我師父說，你寫一封信，我們給你送去便是。”柳大洪嘿嘿一笑，道：“這件事嗎，是白寒松白兄弟死在徐三爺手下，不知如何了結，要請陳總舵主拿一句話出來。”

　　徐天川霍的站起，昂然說道：“沐小公爺、柳老英雄，你們把我從漢奸手下救了出來，免遭惡徒折辱，在下感激不盡。白大俠是在下失手所傷，在下一命抵一命，這條老命賠了他便是，又何必讓陳總舵主和韋香主為難？樊兄弟，借你佩刀一用。”說著伸出右手，向著樊綱，意思非常明白，他是要當場自刎，了結這場公案。

　　韋小寶道：“慢來，慢來！徐三哥，你且坐下，不用這麼性急。你年紀一大把，怎地火氣這麼大？我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不是？你不聽我吩咐，可也太不給我面子了。”天地會中“不遵號令”的罪名十分重大，徐天川忙躬身道：“徐天川知罪，敬奉韋香主號令。”

　　韋小寶點點頭，說道：“這才像話。白大俠死也死了，就算要徐三哥抵命，人也活不轉啦，做來做去總是賠本生意，可不是生意經。”

　　眾人的目光都瞪視在他臉上，不知他接下去要胡說八道什麼。天地會群豪尤其擔心，均想：“本會在武林中的聲名，可別給這什麼也不懂的小香主給敗壞了。倘若他說出一番不三不四的言語來，傳到江湖之上，我們日後可沒臉見人。”

　　只聽韋小寶接著道：“小公爺，你這次從云南來到北京，身邊就帶了這幾位朋友麼？好像少了一點罷？”

　　沐劍聲哼了一聲，問道：“韋香主這話是什麼用意？”韋小寶道：“那也沒什麼用意。小公爺這樣尊貴，跟我韋小寶大不相同，來到京城，不多帶一些人保駕，一個不小心，給清廷走狗拿了去，豈不是大大的犯不著？”沐劍聲長眉一軒，道：“清廷走狗想要拿我，可也沒這麼容易。”韋小寶笑道：“小公爺武藝驚人，打遍天下……嘿嘿……這個對手很少，官府自然捉你不去了。不過……不過沐王府中其他的朋友，未必個個都似小公爺這般了得，倘若給他們順手牽羊，反手牽牛，這麼希里呼嚕的請去了幾位，似乎也不怎麼有趣了。”

　　沐劍聲一直沉著臉聽他嬉皮笑臉的說話，等他說完，說道：“韋香主此言，可是譏刺在下麼？”說到這句話時，臉上神色更加難看。

　　韋小寶道：“不是，不是。我這人一生一世，只有給人家欺侮，決不會去欺侮人家的。人家抓住了我的手，你瞧，烏青也還沒退，痛得我死去活來，這位白二俠，嘿嘿，手勁真不含糊，那兩招‘橫掃千軍’、‘高山流水’，可了不起，去搭救你們給官府拿了去的朋友，必定管用，說什麼也是旗開得胜，馬到成功。”

　　白寒楓臉色鐵青，待要說話，終于強行忍住。柳大洪向沐劍聲望了一眼，說道：“小兄弟，你的話有些高深莫測，你們不大明白。”韋小寶笑道：“老爺子太客氣了。我的話低淺莫測是有的，‘高深莫測’四字，那可不敢當了。低淺之至，低淺之至。”

　　柳大洪道：“小兄弟說道：我們沐王府中有人給官府拿了去，不知這話是什麼意思？”

　　韋小寶道：“一點意思也沒有。小王爺，柳老爺子，我酒量也是低淺莫測，多半是我喝醉了酒，胡說八道，他媽的作不得數。”

　　沐劍聲哼了一聲，強抑怒氣，說道：“原來韋香主是消遣人來著。”韋小寶道：“小公爺，你想消遣嗎？你在北京城里逛過沒有？”沐劍聲氣勢洶洶的道：“怎麼樣？”韋小寶道：“北京城可大得很哪，你們云南的昆明，那是沒北京城大的了，是不是？”沐劍聲愈益惱怒，大聲道：“那怎麼樣？”

　　關安基聽韋小寶東拉西扯，越來越不成話，插口道：“北京城花花世界，就可惜給清廷占了去，咱們稍有血性之人，無不惱恨。”

　　韋小寶不去理他，繼續說道：“小公爺，你今天請我喝酒，在下沒什麼報答，幾時你有空，我帶你到北京城各處逛逛。有個熟人帶路，就不會走錯了。否則的話，倘若亂闖亂走，一不小心，走進了清廷的皇宮，小公爺武功雖高，可也不大方便。”

　　柳大洪道：“小兄弟言外有意，你如當我是朋友，可不可以請你說得更明白些？”

　　韋小寶道：“我的話再明白沒有了。沐王府的朋友們，武功都是極高的，什麼‘橫掃千軍’、‘高山流水’，使得再厲害也沒有了，就可惜在北京城里人生路不熟，在街上逛逛，三更半夜里又瞧不大清楚，胡里胡塗的，說不定就逛進了紫禁城去。”

　　柳大洪又向沐劍聲望了一眼，問韋小寶道：“那又怎樣？”

　　韋小寶道：“聽說紫禁城中一道道門戶很多，一間間宮殿很多，胡亂走了進去，如果沒有皇帝、皇太后帶路，很容易迷路，一輩子走不出來，也是有的。在下沒見過世面，不知道皇帝、皇太后有沒有空，白天黑夜給人帶路。或許沐王府小公爺面子大，你們手下眾位朋友們抬了小公爺的字號出來，把小皇帝、皇太后這老婊子嚇倒了，也難說得很。”

　　眾人聽他管皇太后叫作“老婊子”，都覺頗為新鮮。關安基、祁彪清等人忍不住笑了出來。韋小寶在肚里常常罵太后為“老婊子”，此刻竟能在大庭廣眾之間大聲罵了出口，心中的痛快當真難以形容。

　　柳大洪道：“小公爺的手下行事小心謹慎，決計不會闖進皇宮去的。聽說吳三桂那大漢奸的兒子吳應熊也在北京，他派人去皇宮干些勾當，也未可知。”

　　韋小寶點頭道：“柳老爺子說得不錯。在下有個賭骰子的小朋友，是在皇宮里服侍御前侍衛的。他說昨晚宮里捉到了幾名刺客，招認出來是沐王府小公爺的手下……”

　　沐劍聲失驚道：“什麼？”右手一顫，手里的酒杯掉了下來，當的一聲，碎成幾片。

　　韋小寶道：“我本來倒也相信，心想沐家是大明的大大忠臣，派人去行刺清廷皇帝，那是……那是這個大大的英雄好漢。此刻聽柳老爺子說了，才知原來是漢奸吳三桂的手下，那可饒他們不得了。我馬上去跟那朋友說，叫他想法子好好整治一下這些刺客。他媽的，大漢奸的手下，有什麼好東西了？非叫他們多吃些苦頭不可。”

　　柳大洪道：“小兄弟，你那位朋友尊姓大名？在清廷宮里擔任什麼職司？”

　　韋小寶搖頭道：“他是給御前侍衛掃地、沖茶、倒便壺的小廝，說出來丟臉的很，人家叫他癩痢頭小三子，有什麼尊姓大名了？那些刺客給綁著，我本來叫癩痢頭小三子偷偷拿些好東西給他們吃。柳老爺子既說他們是大漢奸的手下，我可要叫他拿刀子在他們大腿上多戳上幾刀，免得給那些烏龜王八蛋逃了。”

　　柳大洪道：“我也只是揣測之辭，作不得准。他們既然膽敢到宮中行刺，那也是了不起的好漢子。韋香主如能托貴友照看一二，也是出于江湖上的義氣。”

　　韋小寶道：“這癩痢頭小三子，跟我最好不過，他賭錢輸了，我總十兩八兩的給他，從來不要他還。小公爺和柳老爺子有什麼吩咐，我叫小三子去干，他可不敢推托。”

　　柳大洪吁了一口氣，說道：“如此甚好。不知宮里擒到的刺客共有幾人，叫什麼名字。這些刺客膽子不小，我們是很佩服的，眼下不知是否很吃了苦頭，貴友如能代為打聽，在下很承韋香主的情。”

　　韋小寶一拍胸脯，說道：“這個容易。可惜刺客不是小公爺手下的兄弟，否則的話，我設法救他一個出來。交了給小公爺，一命換一命，那麼徐大哥失手傷了白大俠之事，也就算一筆勾銷了。”

　　柳大洪向著沐劍聲瞧去，緩緩點頭。沐劍聲道：“我們不知這些刺客是誰，但既去行刺清廷皇帝，總是仁人義士，是咱們反清復明的同道。韋香主，你如能設法相救，不論成與不成，沐劍聲永感大德。徐三爺和白大哥的事，自然再也休提。”

　　韋小寶轉頭向白寒楓瞧去，說道：“小公爺不提，就怕白二俠不肯罷休，下次見面又來抓住我的手，捏得我大哭大叫，這味道可差勁的很。”

　　白寒楓霍地站起，朗聲說道：“韋香主如能救得我們……我們……能救得那些失陷了的俠客義士，姓白的這只手得罪了韋香主，自當斷此一手，向韋香主陪罪。”

　　韋小寶笑道：“不用，不用，你割一只手給我，我要來干什麼？再說，我那癩痢頭兄弟有沒本事去皇宮救人，那也難說得很。這些人行刺皇帝，那是多大的罪名，身上不知上了幾道腳鐐手銬，又不知有多少人看守。我說去救人，也不過吹吹牛，大家說著消遣罷了。”

　　沐劍聲道：“要到皇宮中救人，自然千難萬難，我們也不敢指望成功。但只要韋香主肯從中盡力，不管救得出、救不出，大伙兒一般的同感大德。”頓了一頓，又道：“還有一件事，舍妹日前忽然失蹤，在下著急得很。天地會眾位朋友在京城交游廣闊，眼線眾多，如能代為打聽，設法相救，在下感激不盡。”

　　韋小寶道：“這件事容易辦。小公爺放一百二十個心。好，咱們酒也喝夠了，我這就去找那癩痢頭小三子商量商量。他媽的玩他兩手，倒也快活。”一伸手，從懷中摸了些物事出來，往八仙桌上一摔，赫然是四粒骰子，滾了幾滾，四粒盡是紅色的四點朝天，韋小寶拍手道：“滿堂紅，滿堂紅，上上大吉！唉，可不要人人殺頭，殺個滿堂紅才好。”

　　眾人相顧失色，盡皆愕然。

　　韋小寶收起骰子，拱手道：“叨擾了，這就告辭。徐三哥跟我們回去，成不成？”

　　沐劍聲道：“韋香主太客氣了。在下恭送韋香主、徐三爺和天地會眾位朋友的大駕。”

　　當下韋小寶和徐天川、李力世、關安基等人离席出門。沐劍聲、柳大洪等直送至大門之外，眼看韋小寶上了轎，這才回進屋去。

　　群豪回到那四合院中。關安基最是性急，問道：“韋香主，宮里昨晚鬧刺客麼？瞧他們神情，多半是沐王府派去的。”韋小寶笑道：“正是。宮里昨晚來了刺客，這事誰也不敢泄漏，外間沒一人得知，他們卻絲毫不覺奇怪，自然是他們干的。”玄貞道：“他們膽敢去行刺清廷皇帝，算得膽大包天，倒也令人好生欽佩。韋香主，他們給擒住了的人，你說能救得出麼？只怕這件事極難。”

　　韋小寶在席上與沐劍聲、柳大洪對答之時，早已打好了主意，要搭救被擒的刺客，那是決無可能，但自己屋里床上，卻好端端的躺著一個小郡主、一個方怡。小郡主不是刺客，是天地會捉進宮去的，放了也算不得數，那方怡卻是闖進宮去的刺客，想法子讓她混出宮來，卻不是難事。他聽玄貞這麼問，微笑道：“多了不行，救個把人出來，多半還辦得到。徐三哥只殺了白寒松一個，咱們弄一個人出來還他們，一命抵一命，他們也不吃虧了。何況他們連本帶利，還有利錢，連錢老板弄來的那個小姑娘，一并也還了他們，還有什麼說的？錢老板，明天一早，你再抬兩口死豬到御膳房去，再到我屋里裝了人，我在廚房里大發脾氣，罵得你狗血淋頭，說這兩口豬不好，逼你立刻抬出宮去。”

　　錢老板拍掌笑道：“韋香主此計大妙。裝小姑娘的那口死豬，倒也罷了，另一口可得挑選特大號的。”

　　韋小寶向徐天川慰問了幾句，說道：“徐三哥，你別煩惱。盧一峰這狗賊得罪了你，我叫吳應熊打斷他的狗腿。”徐天川應道：“是，是。多謝韋香主。”心中半點不信：“這小孩子家胡言亂語，吳應熊是平西王的世子，多大的氣焰，怎會來聽你的話？”韋小寶答允替他解開誤殺白寒松的死結，雖然好生感激，卻也不信他真能辦成這件大事。

　　韋小寶剛回皇宮，一進神武門，便見兩名太監迎了上來，齊聲道：“桂公公，快去，快去，皇上傳你。”韋小寶道：“有什麼要緊事了？”一名太監道：“皇上已催了幾次，像是有急事。皇上在上書房。”

　　韋小寶快步趕到上書房。康熙正在房中踱來踱去，見他進來，臉有喜色，罵道：“他媽的，你死到那里去啦？”

　　韋小寶道：“回皇上：奴才心想刺客膽大妄為，如不一网打盡，恐怕不大妙，說不定還會鬧事，可叫皇上操心，須得找到暗中主持的那個正主兒才好。因此剛才換了便服，到各處大街小巷走走，想探聽一下，到底刺客的頭兒是誰，是不是在京城之中。”

　　康熙道：“很好，可探到了什麼消息？”韋小寶心想：“若說一探便探到消息，未免太巧。”說道：“走了半天，沒見到什麼惹眼之人，明天想再去查察。”

　　康熙道：“你亂走瞎闖，未必有用。我倒有個主意。”

　　韋小寶喜道：“皇上的主意必是好的。”康熙道：“適才多隆稟告，擒到的三個刺客口風很緊，不論怎麼拷打誘騙，始終咬實是吳三桂所遣，看來便再拷問，也問不出一句真話。我想不如放了他們。”韋小寶道：“放了？這……這太便宜他們了。”

　　康熙道：“這些刺客是奉命差遣，雖然叛逆犯上，殺不殺無關大局，最要緊的是找到主謀，一网打盡，方無後患。”說到這里，微笑道：“放了小狼，小狼該去找母狼罷？”

　　韋小寶大喜，拍掌笑道：“妙極，妙極！咱們放了刺客，卻暗中盯著，他們自會去跟反賊的頭子會面。皇上神機妙算，當真胜過三個諸葛亮。”

　　康熙笑道：“什麼胜過三個諸葛亮？你這馬屁未免拍得太過。只是如何盯著刺客，不讓他們發覺，倒不大易辦。小桂子，我給你一件差使，你假裝好人，將他們救出宮去，那些刺客當你是同道，自然帶你去了。”韋小寶沉吟道：“這個……”康熙道：“這件事自然頗為危險，倘若給他們察覺了，非立時要了你的小命不可，只可惜我是皇帝，否則的話，我真想自己去干一下子。這滋味可妙得很哪。”

　　韋小寶道：“皇上叫我去干，自然遵命，再危險的事也不怕。”

　　康熙大喜，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我早知你又聰明，又勇敢，很肯替我辦事。你是小孩子，刺客不會起疑。我本想派兩個武功好的侍衛去干，可是刺客不是笨人，未必會上當。一次試了不靈，第二次就不能再試了。小桂子，你去辦這件事，就好象我親身去辦一樣。”

　　康熙學武功之後，躍躍欲試。一直想干幾件危險之事，但身為皇帝，畢竟不便涉險，派韋小寶去干，就拿他當作自已替身，就算這件事由侍衛去辦可能更好，他也宁可差韋小寶去。他想小桂子年紀和我相若，武功不及我，聰明不及我，他辦得成，我自然也辦得成，差他去辦，和自己親手去干，也已差不了多少，雖然不能親歷其境，但也可想象得之。

　　康熙又道：“你要裝得越像越好，最好能當著刺客之面，殺死一兩名看守的侍衛，讓這些刺客對你毫不懷疑。我再吩咐多隆，叫他放松盤查，讓你帶著他們出宮。”

　　韋小寶應道：“是！不過侍衛的武功好，只怕我殺他們不了。”康熙道：“你隨機應變好了，但可得小心，別讓侍衛先將你殺了。”韋小寶伸了舌頭，道：“倘若給侍衛殺了，那可死得不明不白，小桂子反而成為反賊的同党。”

　　康熙雙手連搓，很是興奮，說道：“小桂子，你干成了這件事，要我賞你些什麼？”韋小寶道：“這件事倘若辦成功，皇上一定開心。只要皇上開心，那可比什麼賞賜都強。皇上下次再想到什麼既有趣、又危險的玩意兒，仍然派我去辦，那就好得很了。”康熙大喜，道：“一定，一定！唉，小桂子，可惜你是太監，否則我一定賞你個大官做做。”

　　韋小寶心念一動，道：“多謝皇上。”心想：“總有一天，你會發覺我是冒牌太監，那時候可不知要如何生氣了。”說道：“皇上，我求你一個恩典。”康熙微笑道：“想做大官麼？”韋小寶道：“不是！我替皇上赤膽忠心辦事，倘若闖出了禍，惹皇上生氣，你可得饒我性命，別殺我頭。”

　　康熙道：“你只要真的對我忠心，你這顆腦袋瓜子，在脖子上就擺得穩穩的。”說著哈哈大笑。

　　韋小寶從上書房出來，尋思：“我本想放了小郡主和方姑娘給沐王府，但憑著皇上剛才那番話，變成了奉旨放刺客，那兩個小姑娘倒不忙就放出去了。刺客的真正頭兒，剛才老子就同他們一塊兒喝酒，要不要奏知皇上，將沐劍聲小烏龜和柳大洪老家伙抓了起來？可是師父如知道我干這件事，定然不饒。他媽的，我到底還做不做天地會的香主哪？”

　　他在宮里人人奉承，康熙又對他十分寵信，一時之間，真想在宮里就當他一輩子的太監了，但一想到皇太后，不由得心是一寒：“這老婊子說什麼也要尋我晦氣，老子在宮里可耽不長久。”

　　當下來到乾清宮之西的侍衛房。當班的頭兒正是趙齊賢。他昨晚既分得了銀子，今日又從侍衛總管多隆處得了賞賜，得知是韋小寶在皇上面前說了好話，一見他到來，喜歡得什麼似的，一躍而起，迎了上來，笑道：“桂公公，什麼好風兒吹得你大駕光臨？”

　　韋小寶笑道：“我來瞧瞧那幾個大膽的反賊。”湊在他耳邊低聲道：“皇上差我來幫著套套口供，要查到主使他們的正主兒到底是誰。”趙齊賢點頭道：“是。”低聲道：“三個反賊嘴緊得很，已抽斷了兩根皮鞭子，總是一口咬定，是吳三桂派他們來的。”韋小寶道：“讓我去問問。”

　　走進西廳，見木柱上綁著三條漢子，光著上身，已給打得血肉模糊。一個是虯髯大漢，另外兩個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一個皮色甚白，另一個身上刺滿了花，胸口刺著個猙獰的虎頭。韋小寶尋思：“不知這二人之中，有沒那劉一舟在內？”轉頭向趙齊賢道：“趙大哥，恐怕你們捉錯了人，你且出去一會。”趙齊賢道：“是。”轉身出去，帶上了門。

　　韋小寶道：“三位尊姓大名？”那虯髯漢子怒目圓睜，罵道：“狗太監，憑你也配來問老子的名字。”韋小寶低聲道：“我受人之托，來救一個名叫劉一舟的朋友……”

　　他此話一出，三個人臉上都有驚异之色，互相望了一眼。那虯髯漢子問道：“你受誰的托？”韋小寶道：“你們中間有沒劉一舟這個人，有呢，我有話說，沒有嘛，那就算了。”三人又是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有遲疑之色，生怕上當。那虯髯漢子又問：“你是誰？”韋小寶道：“托我那兩位朋友，一位姓沐，一位姓柳。‘鐵背蒼龍’，你們認不認識？”

　　那虯髯漢子大聲道：“‘鐵背蒼龍’柳大洪在云南四川一帶，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沐劍聲是沐天波的兒子，流落江湖，此刻也不知是死是活。”一面說，一面連連搖頭。

　　韋小寶點頭道：“三位既然不認得沐家小公爺和柳老爺子，那麼定然不是他的朋友了，想來這些招式也不識得。”說著拉開架子，使了兩招沐家拳，自然是“橫掃千軍”與“高山流水”。

　　那胸口刺有虎頭的年輕人“咦”了一聲。韋小寶停手問道：“怎麼？”那人道：“沒什麼。”虯髯漢子問道：“這些招式是誰教的？”韋小寶笑道：“我老婆教的。”虯髯漢子呸了一聲，道：“太監有什麼老婆？”說著不住搖頭。他本來罵韋小寶為“狗太監”，後來聽他言語有异，行動奇特，免去了這個“狗”字。

　　韋小寶道：“太監為什麼不能有老婆？人家愿嫁，你管得著麼？我老婆姓方，單名一個怡字……”

　　那皮肉白淨的年輕人突然大吼一聲，喝道：“胡說！”

　　韋小寶見他額頭青筋暴起，眼中要噴出火來，情急之狀已達極點，料想這人便是劉一舟了，見他一張長方臉，相貌頗為英俊，只是暴怒之下，神情未免有些可怖，當下笑道：“什麼胡說？我老婆是沐王府中劉白方蘇四大家將姓方的後人。跟我做媒人的姓蘇，名叫蘇岡，有個外號叫作‘聖手居士’。還有個媒人姓白，他兄長白寒松最近給人打死了，那白寒楓窮極無聊，就給人做媒人騙錢，收殮他死了的兄長……”

　　那年輕人越聽越怒，大吼：“你……你……你……”

　　那虯髯漢子搖頭道：“兄弟，且別作聲。”向韋小寶道：“沐王府中的事兒，你倒知道得挺多。”

　　韋小寶道：“我是沐王府的女婿，丈人老頭家里的事，怎麼不知道？那方怡方姑娘本來不肯嫁我的，說跟她師哥劉一舟已有婚姻之約。但聽說這姓劉的不長進，投到了大漢奸吳三桂的部下，進皇宮來行刺。你想……吳三桂這大漢奸……”說到這里，壓低了嗓子道：“勾結外敵，將我大明天子的花花江山竟然雙手奉送給了清廷。吳三桂這家伙，凡是我漢人，沒一個不想剝他的皮，吃他的肉。劉一舟這小子，什麼主子不好投靠，干麼去投了吳三桂？方姑娘自然面目無光，再也不肯嫁他了。”

　　那年輕人急道：“我……我……我……”

　　那虯髯漢子搖頭道：“人各有志，閣下在清宮里當太監，也不是什麼光彩事情。”

　　韋小寶道：“對，對！當然沒什麼光彩。我老婆記挂著舊情人，定要我查問清楚，那劉一舟到底死了沒有，如果真的死了，她嫁給我更加心安理得，從此沒了牽挂。不過要給她的劉師哥安個靈位，燒些紙錢。三位朋友，你們這里沒有劉一舟這人，是不是？那我去回復方姑娘，今晚就同我拜堂成親了。”說著轉身出外。

　　那年輕人道：“我就是……”那虯髯漢子大喝：“別上當！”那年輕人用力掙了幾下，怒道：“他……他……”突然間一口唾沫向韋小寶吐了過來。

　　韋小寶閃身避開，見這三人的手腳都用粗牛筋給牢牢綁在柱上，決計難以掙脫，心想：“這人明明是劉一舟，他本就要認了，卻給這大胡子阻住。”一沉吟間，已有了計較，說道：“你們在這里等著，我再去問問我老婆。”

　　回到外間，向趙齊賢道：“我已問到了些端倪，別再拷打了，待會兒我再來。”

　　其時天已昏黑，韋小寶心想方怡和沐劍屏已餓得很了，不即回房，先去吩咐御膳房中手下太監，開一桌丰盛筵席來到屋中，說道昨晚眾侍衛擒賊有功，今日要設宴慶賀，席上商談擒拿刺客的機密大事，不必由小太監服侍。

　　他開鎖入房，輕輕推開內室房門。沐劍屏低呼一聲，坐了起來，輕聲道：“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韋小寶笑道：“等得你心焦死了，是不是？我可打聽到了好消息。”

　　方怡從枕上抬起頭來，問道：“什麼好消息？”

　　韋小寶點亮了桌上蜡燭，見方怡雙眼紅紅地，顯是哭泣過了，歎了口氣，說道：“這消息在你是大好，對我卻是糟透糟透，一個剛到手的好老婆憑空飛了。唉，劉一舟這家伙居然沒死。”

　　方怡“啊”的一聲呼叫，聲音中掩飾不住喜悅之情。

　　沐劍屏喜道：“我們劉師哥平安沒事？”

　　韋小寶道：“死是還沒死，要活恐怕也不大容易。他給宮里侍衛擒住了，咬定說是大漢奸吳三桂派到宮里來行刺的，死罪固然難逃，傳了出去，江湖上英雄好漢都說他給吳三桂做走狗，殺了頭之後，這聲名也就臭得很。”

　　方怡上身抬起，說道：“我們來到皇宮之前，早就已想到此節，但求扳倒了吳三桂這奸賊，為先帝與沐公爺報得深仇大恨，自己的性命和死後聲名，早已置之度外。”

　　韋小寶大拇指一翹，道：“好，有骨氣！吾老公佩服得很。方姑娘，咱們有一件大事，得商量商量。如果我能救得你的劉師哥活命，那你就怎樣？”

　　方怡眼中精光閃動，雙頰微紅，說道：“你當真救得我劉師哥，你不論差我去做什麼艱難危險之事，方怡決不能皺一皺眉頭。”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十分干脆。

　　韋小寶道：“咱們訂一個約，好不好？小郡主作個見證。如果我將你劉師哥救了出去，交了給小公爺沐劍聲和‘鐵背蒼龍’柳大洪柳老爺子……”沐劍屏接口道：“你知道我哥哥和我師父？”韋小寶道：“沐家小公爺和‘鐵背蒼龍’大名鼎鼎，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沐劍屏道：“你是好人，如果能救得劉師哥，大伙兒都感激你的恩情。”

　　韋小寶搖頭道：“我不是好人，我只做買賣。劉一舟這人非同小可，乃是行刺皇帝的欽犯。我要救他，那是冒了自己性命的大險，是不是？官府一查到，不但我人頭落地，連我家里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三個哥哥、四個妹子，還有姨丈、姨母、姑丈、姑母、舅舅、舅母、外公、外婆、表哥、表弟、表姊、表妹，一古腦兒都得砍頭，是不是？這叫做滿門抄斬。我家里的金子、銀子、屋子、鍋子、褲子、鞋子，一古腦兒都得給沒入官，是不是？”

　　他問一句“是不是”，沐劍屏點了點頭。

　　方怡道：“正是，這件事牽累太大，可不能請你辦。反正我……我……師哥死了，我也不能活著，大家認命罷啦。”說著淚珠扑簌簌的流了下來。

　　韋小寶道：“不忙傷心，不忙哭。你這樣羞花閉月的美人兒，淚珠兒一流下來，我心腸就軟了。方姑娘，為了你，我什麼事都干。我定須將你的劉師哥去救出來。咱們一言為定，救不出你劉師哥，我一輩子給你做牛做馬做奴才。救出了你劉師哥，你一輩子做我老婆。大丈夫一言既出。什麼馬難追，就是這一句話。”

　　方怡怔怔的瞧著他，臉上紅暈漸漸退了，現出一片蒼白，說道：“桂大哥，為了救劉師哥性命，什麼事……什麼我都肯，倘若你真能救得他平安周全，要我一輩子……一輩子服侍你，也無不可。只不過……只不過……”

　　剛說到這里，屋外腳步聲響，有人說道：“桂公公，送酒菜來啦！”方怡立即住口。

　　韋小寶道：“好！”走出房去，帶上了房門，打開屋門。四名太監挑了飯菜碗盞，走進屋來，在堂上擺了起來，十二大碗菜肴，另有一鍋云南汽鍋雞。四名太監安了八副杯筷，恭恭敬敬的道：“桂公公，還短了什麼沒有？”韋小寶道：“行了，你們回去罷。”每人賞了一兩銀子，四名太監歡天喜地的去了。

　　韋小寶將房門上了閂，把菜肴端到房中，將桌子推到床前，斟了三杯酒，盛了三碗飯，問道：“方姑娘，你剛才說‘只不過，只不過’，到底只不過什麼？”

　　這時方怡已由沐劍屏扶著坐起身來，臉上一紅，低下頭去，隔了半晌，低聲道：“我本來想說，你是宮中的執事，怎能娶妻？但不管怎樣，只要你能救得我劉師哥性命，我一輩子陪著你就是了。”

　　她容色晶瑩如玉，映照于紅紅燭光之下，嬌艷不可方物。韋小寶年紀雖小，卻也瞧得有點魂不守舍，笑道：“原來你說我是太監，娶不得老婆。娶得娶不得老婆，是我的事，你不用擔心。我只問你，肯不肯做我老婆？”

　　方怡秀眉微蹙，臉上薄含怒色，隔了半晌，心意已決，道：“別說做你妻子，就是你將我賣到窯子里做娼妓，我也甘愿。”

　　這句話倘若別的男子聽到，定然大不高興，但韋小寶本就是妓院中出身，也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笑吟吟的道：“好，就是這麼辦。好老婆，好妹子，咱三個來喝一杯。”

　　方怡本來沒將眼前這小太監當作一回　事，待見他手刃御前侍衛副總管瑞棟，用奇藥化去他尸體，而宮中眾侍衛和旁的太監又都對他十分恭敬，才信他确是大非尋常。劉一舟是她傾心相戀的意中人，雖無正式婚姻之約，二人早已心心相印，一個非君不嫁，一個非卿不娶。昨晚二人一同入宮干此大事，方怡眼見劉一舟失手為侍衛所擒，苦于自己受傷，相救不得，料想情郎必然殉難，豈知這小太監竟說他非但未死，還能設法相救，心想：“但教劉郎得能脫險，我縱然一生受苦，也感謝上蒼待我不薄。這小太監又怎能娶我為妻？他只不過喜歡油嘴滑舌，討些口頭上的便宜，我且就著他些便了。”想明白了這節，便即微微一笑，端起酒杯，說道：“這杯酒就跟你喝了，可是你如救不得我劉師哥，難免做我劍下之鬼。”

　　韋小寶見她笑靨如花，心中大樂，也端起酒杯，說道：“咱們說話可得敲釘轉腳，不得抵賴。倘若我救了你劉師哥，你卻反悔，又要去嫁他，那便如何？你們兩個夾手夾腳，我可不是對手，他一刀橫砍，你一劍直劈，我桂公公登時分為四塊，這種事不可不防。”

　　方怡收起笑容，肅然道：“皇天在上，後土在下，桂公公若能相救劉一舟平安脫險，小女子方怡便嫁桂公公為妻，一生對丈夫忠貞不貳。就算桂公公不能當真娶我，我也死心塌地的服侍他一輩子。若有二心，教我萬劫不得超生。”說著將一杯酒潑在地下，又道：“小郡主便是見證。”

　　韋小寶大喜，問沐劍屏道：“好妹子，你可有什麼心上人，要我去救沒有？”沐劍屏道：“沒有！我怎麼會有什麼心上人了？”韋小寶道：“可惜，可惜！”沐劍屏道：“可惜什麼？”韋小寶道：“如果你也有個心上人，我也去救了他出來，你不是也就嫁了我做好老婆麼？”沐劍屏道：“呸！有了一個老婆還不夠，得隴望蜀！”

　　韋小寶笑道：“癩蛤蟆想吃逃陟肉！喂，好妹子，跟你劉師哥一塊兒被擒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絡腮胡子……”沐劍屏道：“那是吳師叔。”韋小寶道：“還有一個身上刺滿了花，胸口有個老虎頭的。”沐劍屏道：“那是青毛虎敖彪，是吳師叔的徒弟。”韋小寶問道：“那吳師叔叫什麼名字？”沐劍屏道：“吳師叔名叫吳立身，外號叫作‘搖頭獅子’。”韋小寶笑道：“這外號取得好，人家不論說什麼，他總是搖頭。”

　　沐劍屏道：“桂大哥，你既去救劉師哥，不妨順便將吳師叔和敖師哥也救了出來。”韋小寶道：“那吳師叔和敖彪，有沒有羞花閉月的女相好？”沐劍屏道：“不知道，你問來干什麼？”韋小寶道：“我得先去問問他們的女相好，肯不肯讓我占些便宜，否則我拼命去救人，豈不是白辛苦一場？”

　　驀地里眼前黑影一晃，一樣物事劈面飛來，韋小寶急忙低頭，已然不及，拍的一聲，正中額角。那物事撞得粉碎，卻是一只酒杯。韋小寶和沐劍屏同聲驚呼：“啊喲！”韋小寶躍開三步，連椅子也帶倒了，額上鮮血涔涔而下，眼中酒水模糊，瞧出來白茫茫一片。

　　只聽方怡喝道：“你立即去把劉一舟殺了，姑娘也不想活啦，免得整日受你這等沒來由的欺侮！”原來這只酒杯正是方怡所擲，幸好她重傷之余，手上勁力已失。韋小寶額頭給酒杯擊中，只划損了些皮肉。

　　沐劍屏道：“桂大哥，你過來，我給你瞧瞧傷口，別讓碎瓷片留在肉里。”

　　韋小寶道：“我不過來，我老婆要謀殺親夫。”

　　沐劍屏道：“誰叫你瞎說，又要去占別的女人便宜？連我聽了也生氣。”

　　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啊，我明白啦，原來你們兩個是喝醋，聽說我要去占別的女人便宜，我的大老婆、小老婆便大大喝醋了。”

　　沐劍屏拿起酒杯，道：“你叫我什麼？瞧我不也用酒杯投你！”

　　韋小寶伸袖子抹眼睛，見沐劍屏佯嗔詐怒，眉梢眼角間卻微微含笑，又見方怡神色間頗有歉意，自己額頭雖然疼痛，心中卻是甚樂，說道：“大老婆投了我一只酒杯，小老婆如果不投，太不公平。”走上一步，說道：“小老婆也投罷！”

　　沐劍屏道：“好！”手一揚，酒杯中的半杯酒向他臉上潑到。韋小寶竟不閃避，半杯酒都潑在他臉上。他伸出舌頭，將臉上的鮮血和酒水舐入口中，嘖嘖稱賞，說道：“好吃，好吃！大老婆打出的血，再加小老婆潑過來的酒，啊喲，鮮死我了，鮮死我了！”

　　沐劍屏先笑了出來，方怡噗哧一聲，忍不住也笑了，罵道：“無賴！”從懷中取出一塊手帕，交給沐劍屏，道：“你給他抹抹。”沐劍屏笑道：“你打傷了人家，干麼要我抹？”方怡掩口道：“你不是他的小老婆麼？”沐劍屏啐道：“呸！你剛才親口許了他的，我可沒許過。”方怡笑道：“誰說沒許過？他說：‘小老婆也投罷！’你就把酒潑他，那不是自己答應做他小老婆了？”

　　韋小寶笑道：“對，對！我大老婆也疼，小老婆也疼。你兩個放心，我再也不去勾搭別的女人了。”

　　方怡叫韋小寶過來，檢視他額頭傷口中并無碎瓷，給他抹干了血。

　　三人不會喝酒，肚中卻都餓了，吃了不少菜肴。說說笑笑，一室皆春。

　　飯罷，韋小寶打了個呵欠，道：“今晚我跟大老婆睡呢，還是跟小老婆睡？”

　　方怡臉一沉，正色道：“你說笑可得有個譜，你再鑽上床來，我……我一劍殺了你。”

　　韋小寶伸了伸舌頭，道：“總有一天，我這條老命要送在你手里。”將飯菜搬到外堂，取過一張席子舖在地下，和衣而睡。這時實在疲倦已極，片刻間便即睡熟。

　　次日一早醒來，覺得身上暖烘烘地，睜眼一看，身上已蓋了一條棉被，又覺腦袋下有個枕頭，坐起身來，見床上紗帳低垂。隔著帳子，隱隱約約見到方怡和沐劍屏共枕而睡。

　　他悄悄站起，揭開帳子，但見方怡嬌艷，沐劍屏秀雅，兩個小美人的俏臉相互輝映，如明珠，如美玉，說不出的明麗動人。韋小寶忍不住便想每個人都去親一個嘴，卻怕驚醒了她們，心道：“他媽的，這兩個小娘倘若當真做了我大老婆、小老婆，老子可快活得緊。麗春院中那里有這等俊俏的小娘。”

　　他輕手輕腳去開門。門樞嘰的一響，方怡便即醒了，微笑道：“桂……桂……你早。”韋小寶道：“桂什麼？好老公也不叫一聲。”方怡道：“你又還沒將人救出來。”韋小寶道：“你放心，我這就去救人。”

　　沐劍屏也醒了過來，問道：“大清早你兩個在說什麼？”

　　韋小寶道：“我們一直沒睡，兩個兒說了一夜情話。”打了呵欠，拍嘴說道：“好困，好困！我這可要睡了。”又伸了個懶腰。

　　方怡臉上一紅，道：“跟你有什麼話好說？怎說得上一夜？”

　　韋小寶一笑，道：“好老婆，咱們說正經的。你寫一封信，我拿去給你的劉師哥，他才肯信我，跟我混出宮去。否則他咬定是吳三桂的女婿……”沐劍屏道：“他冒充吳三桂女婿的侄兒。”韋小寶道：“方姑娘做了我大老婆，劉一舟只好去做吳三桂的女婿了。”方怡道：“你別胡扯！不過要寫封信，倒也不錯。可是……可是寫什麼好呢？”

　　韋小寶道：“寫什麼都好，就說我是你的老公，天下第一的大好人，最有義氣，受了你的囑托，前來相救，貨真價實，十足真金。”找齊了海天富的筆硯紙張，磨起了墨，將一張白紙放在小桌上，推到床前。方怡坐起身來，接過了筆，忽然眼淚扑簌簌的滾了下來，哽咽道：“我寫什麼好？”

　　韋小寶見她楚楚可怜的模樣，心腸忽然軟了，說道：“你寫什麼都好，反正我不識字。你別說嫁了我做老婆，否則你劉師哥一生氣，就不要我救了。”方怡道：“你不識字？你騙我。”韋小寶道：“我如識字，我是烏龜王八蛋，不是你老公，是你兒子，是你灰孫子。”

　　方怡提筆沉吟，只感難以落筆，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來。

　　韋小寶滿腔豪氣，難以抑制，大聲道：“好啦，好啦！我救了劉一舟出來之後，你嫁給他便是，我不跟他爭了。反正你跟了我之後，還是要去和他軋姘頭，與其將來戴綠帽，做烏龜，還是讓你快快活活的，去嫁給他媽的這劉一舟。你愛寫什麼便寫什麼，他媽的，老子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了。”

　　方怡一對含著淚水的大眼向他瞧了一眼，低下頭來，眼光中既有歡喜之意，亦有感激之情，在紙上寫了幾行字，將紙折成一個方胜，說道：“請……請你交給他。”

　　韋小寶心中暗罵：“他媽的，你啊你的，大哥也不叫一聲，過河拆橋，放完了焰口不要和尚。”但他既已逞了英雄好漢，裝出一股豪氣干云的模樣，便不能再逼著方怡做老婆，接過方胜，往懷中一揣，頭也不回的出門去了，心想：“要做英雄，就得自己吃虧。好好一個老婆，又雙手送了給人。”

　　乾清宮側侍衛房值班的頭兒這時已換了張康年。他早已得了多隆的囑咐，要相助桂公公將刺客救出宮去，卻不可露出絲毫形跡，讓刺客起疑，見韋小寶到來，忙迎將上去，使個眼色，和他一同走到假山之側，低聲問道：“桂公公，你要怎麼救人？”

　　韋小寶見他神態親熱，心想：“皇上命我殺個把侍衛救人，好讓劉一舟他們不起疑心。這張老哥對我甚好，倒有些不忍殺他。好在有臭小娘一封書信，這姓劉的殺胚是千信萬信的了。”沉吟道：“我再去審審這三個龜兒子，隨機應變便了。”

　　張康年笑著請了個安，道：“多謝桂公公。”韋小寶道：“又謝什麼了？”張康年道：“小人跟著桂公公辦事，以後公公一定不斷提拔。小人升官發財，那是走也走不掉的了。”韋小寶微笑道：“你赤膽忠心給皇上當差，將來只怕一件事。”張康年一驚，問道：“怕什麼？”韋小寶道：“就只怕你家的倉庫太小，裝不下這許多銀子。”張康年哈哈大笑，跟著收起笑聲，低聲道：“公公，我們十幾個侍衛暗中都商量好了，大家盡力給公公辦事，說什麼也要保公公做到宮里的太監總首領。”

　　韋小寶微笑道：“那可妙得很了，等我大得幾歲再說罷。”跟著想起錢老本送活豬補漏洞的事來，問道：“瑞副總管那里去了？多總管跟你們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怎地一直不見瑞副總管？”張康年道：“多半是太后差他出宮辦事去了。”韋小寶點點頭，道：“你見到瑞副總管時，請他到我屋里來一趟，皇上吩咐了，有幾句話要問他。”張康年答應了。

　　韋小寶走進侍衛房，來到綁縛劉一舟等三人的廳中。一晚不見，三人的精神又委頓了許多，雖然未再受拷打，但兩日兩晚未進飲食，便鐵打的漢子也頂不住了。廳中看守的七八名侍衛齊向韋小寶請安，神態十分恭敬。

　　韋小寶大聲道：“皇上有旨，這三個反賊大逆不道，立即斬首示眾。快去拿些酒肉飯菜來，讓他們吃得飽飽地，免得死了做餓鬼。”眾侍衛齊聲答應。

　　那虯髯漢子吳立身大聲道：“我們為平西王盡忠而死，流芳百世，胜于你們這些給韃子做奴才的畜生萬倍。

　　一名侍衛提起鞭子，刷的一鞭打去，罵道：“吳三桂這反賊，叫他轉眼就滿門抄斬。”

　　劉一舟神情激動，雙眼向天，口唇輕輕顫動，不知在說些什麼。

　　眾侍衛拿了三大碗飯、三大碗酒進來。韋小寶道：“這三個反賊聽得要殺頭，嚇得全身發抖，只怕酒也喝不下，飯也吃不落啦。三位兄弟辛苦些，喂他們每人喝兩口酒，可不能多喝。這一大飯嘛，就喂他們吃了。要是喝得醉了，殺起頭來不知道頸子痛，可太便宜了他們，去到陰世，閻羅王見到三個酒鬼，大大生氣，每個酒鬼先打三百軍棍，那可又害苦了他們。”眾侍衛都笑了起來，喂三人喝酒吃飯。

　　吳立身大口喝酒，大口吃飯，神色自若，敖彪吃一口飯罵一句：“狗奴才！”劉一舟臉色慘白，食不下咽，吃不到小半碗，就搖頭不吃了。

　　韋小寶道：“好啦，大伙兒出去。皇上叫我問他們幾句話，問了之後再殺頭。”

　　張康年躬身道：“是！”領著眾侍衛出去，帶上了門。

　　韋小寶聽得眾人腳步聲走遠，咳嗽一聲，側頭向吳立身等三人打量，臉上露出詭秘的笑容。吳立身罵道：“狗太監，有什麼好笑？”韋小寶笑道：“我自笑我的，關你什麼事？”

　　劉一舟突然說道：“公公，我……我就是劉一舟！”

　　韋小寶一怔，還未答話。吳立身和敖彪已同時喝了起來：“你胡說什麼？”劉一舟道：“公公，求求你救我一救，救……救我們一救。”吳立身喝道，“貪生怕死，算什麼英雄好漢，何必開口求人？”劉一舟道：“他……他說小公爺和我師父，托……托他來救……救我們的。”吳立身搖頭道：“他這等騙人的言語，也信得的？”

　　韋小寶笑道：“‘搖頭獅子’吳老爺子，你就瞧在我臉上，少搖幾次頭罷。”吳立身一驚，道：“你……你……”韋小寶笑道：“這一位青毛虎敖彪敖大哥，是你的得意弟子，是不是？名師必出高徒，佩服，佩服。”吳立身和敖彪臉上變色，驚疑不定。

　　韋小寶從懷中取出方怡所折的那個方胜，打了開來，放在劉一舟面前，笑道：“你瞧這是誰寫的字？”

　　劉一舟一看，大喜過望，顫聲道：“這真是方師妹的筆跡。吳師叔，方師妹說這……這位公公是來救我們的，叫我一切都聽他的話。”

　　吳立身道：“給我瞧瞧。”韋小寶將那張紙拿到吳立身眼前，心想：“這上面不知寫了些什麼情話。我這大老婆不要臉，一心想偷漢子，什麼肉麻的話都寫得出。”只聽吳立身讀道：“‘劉師哥：桂公公是自己人，義薄云天，干冒奇險，前來相救，務須聽桂公公指示，求脫虎口。妹怡手啟。’嗯，這上面畫了我們沐王府的記認花押，倒是不假。”

　　韋小寶聽方怡在信中稱贊自己“義薄云天”，不明白“義薄云天”是什麼意思，心想義氣總是越厚越好，“薄”得飛上了天，還有什麼剩下的？但以前曾經好幾次聽人說過，知道确是一句大大的好話，又聽她信中并沒對劉一舟說什麼肉麻情話，更是歡喜，說道：“那還有假的？”

　　劉一舟問道：“公公，我那方師妹在那里？”韋小寶心道：“在我床上。”口中說道：“她此刻躲在一個安穩的所在，我救了你們出去之後，再設法救她，和你相會。”

　　劉一舟眼淚奪眶而出，哽咽道：“公公的大恩大德，真不知何以為報。”他適才聽韋小寶說，吃過酒飯後便提出去殺頭，他本來膽大，可是突然間面臨生死關頭，恐懼之情再也難以克制，忍不住聲稱自己便是劉一舟，只盼在千鈞一發之際留得性命，待見方怡的書信，得知活命有望，這一番歡喜當真難以形容。

　　吳立身卻臨危不懼，仍要查究清楚，問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何以肯加援手？”

　　韋小寶道：“索性對你們說明白了。我的朋友都叫我癩痢頭小三子，你們別奇怪，我從前是癩痢，現今不癩了。我有個好朋友，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名叫韋小寶。他說天地會中有個老頭兒，叫做八臂猿猴徐天川，為了爭執擁唐、擁桂什麼的，打死了你們沐王府的白寒松。沐家小公爺和白寒楓不肯干休。但人死了活不轉來，沒有法子，那韋小寶就來托我救你們三位出去，賠還給沐王府，以便顧全雙方義氣。”

　　跟天地會的糾葛，吳立身知道得很明白，當下更無懷疑，不住的搖頭，又點頭，說道：“這就是了。在下適才言語冒犯，多有得罪。”

　　韋小寶笑道：“好說，好說！只不過如何逃出宮去，可得想個妙法。”

　　劉一舟道：“桂公公想的法子，必是妙的，我們都聽從你的吩咐便了。”韋小寶心道：“我可還沒想出什麼主意呢。”問吳立身道：“吳老爺子可有什麼計策？”吳立身道：“皇宮里狗侍衛極多，白天是闖不出去的。等到晚間，你來設法割斷我們手腳上的牛筋，讓我們乘黑沖殺出去便是。”

　　韋小寶道：“此計極妙，就怕不是十拿九穩。”在廳上走來走去，籌思計策。

　　敖彪道：“沖得出去最好，沖不出去，至不濟也不過是個死。”劉一舟道：“敖師哥，別打斷桂公公的思路。”敖彪怒目向他瞪視。

　　韋小寶心想：“最好是有什麼迷藥，將侍衛迷倒，便可不傷人命。”走到外室，向張康年道：“張大哥，我要用些迷藥，你能不能立刻給我弄些來。”張康年笑道：“行，行。趙二哥那里現成有的是蒙汗藥，我馬上去拿。”韋小寶笑問：“趙二哥身邊有蒙汗藥？作什麼用的？”張康年低聲道：“不瞞公公說，前日瑞副總管差我們去拿一個人，吩咐了要悄悄的干，不能張揚。這人武功了得，我們只怕明刀明槍的動手多傷人命，而且不能活捉。趙二哥就去弄了一批蒙汗藥來，做了手腳。”韋小寶心道：“你們打不過人家，就攪鬼計。”問道：“結果大功告成？”張康年笑道：“手到擒來。”

　　韋小寶聽說是瑞棟要他們去辦的事，就得多問幾句：“捉的是什麼人？犯了什麼事？”張康年道：“是宗人府的鑲紅旗統領和察博，聽說是得罪了太后。瑞副總管把他捉來後，逼他繳了一部經書出來，後來在他嘴上、鼻上貼了桑皮紙，就這麼活生生的悶死了他。”

　　韋小寶聽得暗暗心驚：“原來老婊子為的又是那部《四十二章經》。瑞棟取到經書後，干麼不立即去交給老婊子，卻藏在自己身上？這不是想自行吞沒嗎？”隨即想到瑞棟決不敢吞沒經書：“嗯，是了，老婊子一見到瑞棟，來不及問經書的事，立即便派他來殺我。瑞棟是想先殺老子，再繳經書，卻變成了戲文‘長板坡’中那個夏候什麼的小花臉，先送性命，再送寶劍。老子這可不成了七進七出的常山趙子龍嗎？”隨口問道：“那是什麼經書？這樣要緊。”張康年道：“那可不知道了。我這就取蒙汗藥去。”

　　韋小寶道：“煩你再帶個訊，叫膳房送兩桌上等酒席來，是我相請眾位哥兒的。”

　　張康年喜道：“公公又賞酒喝。只要跟著公公，吃的喝的，一輩子不用愁短得了。”

　　過不多時，張康年取了蒙汗藥回來，好大的一包，怕不有半斤多重，低聲笑道：“這一大包藥，足夠迷倒幾百人。點子倘若只有一人，用手指甲挑這麼一點兒，和在茶里酒里，那就夠了。”跟著吩咐眾侍衛搬桌擺凳，說道桂公公賞酒。眾侍衛大喜，忙著張羅。

　　韋小寶道：“把酒席擺在犯人廳里，咱們樂咱們的，讓他媽的這三個刺客瞧得眼紅，饞涎滴滴流。”

　　酒席設好，御膳房的管事太監已率同小太監和蘇拉（按：清宮中低級雜役，滿洲語稱為“蘇拉”），挑了食盒前來，將菜肴酒壺放在桌上。

　　韋小寶笑道：“你們三個反賊，干這大逆不道之事，死到臨頭，還在嘴硬，現下瞧著老爺們喝酒吃菜，倘若饞得熬不過，扮一聲狗叫，老爺就賞你一塊肉吃。”眾侍衛哈哈大笑。

　　吳立身罵道：“狗侍衛、臭太監，我們平西王爺指日就從云南起兵，一路打到北京來，將你們這些侍衛、太監一古腦兒捉了，都丟到河里喂王八。”

　　韋小寶右手伸手入懷里，手掌里抓了半把蒙汗藥，左手拿起酒壺，走到吳立身面前，提高酒壺，笑道：“反賊，你想不想喝酒？”吳立身不明他的用意，大聲道：“喝也罷，不喝也罷！平西王大兵一到，你這小太監也是性命難逃。”

　　韋小寶冷笑道：“那也未必！”高高提起酒壺，仰起了頭，將酒從空中倒將下來，張嘴接住了，一口吞將下去，贊道：“好酒。”左手平放胸前，用食指撥開壺蓋，將右掌中的蒙汗藥都撒入壺中，跟著撥上了壺蓋，左手提高酒壺，在半空中不住搖晃，笑道：“好反賊，死到臨頭，還在胡說八道：“他放蒙汗藥之時，身子遮住酒壺，除吳立身一人之外，誰也沒見，這一搖晃，將蒙汗藥與酒盡數混和。

　　吳立身瞧在眼里，登時領悟，暗暗歡喜，大聲道：“大丈夫死就死了，出言求饒，不是好漢。你這壺酒，痛痛快快的就讓老子喝了。”

　　韋小寶笑道：“你想喝酒，偏不給你喝，哈哈，哈哈！”轉身回到席上，給眾侍衛都滿滿斟了一杯酒。

　　張康年等都一齊站起，說道：“不敢當，怎敢要公公斟酒？”

　　韋小寶道：“大家自己兄弟，何必客氣？”舉起杯來，說道：“請，請！”

　　眾侍衛正要飲酒，門外忽然有人大聲道：“太后傳小桂子。小桂子在這兒麼？”

　　韋小寶吃了一驚，說道：“在這兒！”放下酒杯，心道：“老婊子又來找我干什麼？”迎將出去，見是四名太監，為首的一人挺胸凸肚，來勢頗為不善，當即跪下，道：“奴才小桂子接旨。”那太監道：“皇太后有要緊事，命你即刻去慈宁宮。”

　　韋小寶道：“是，是。”站起身來，心想：“迷藥酒都已斟下了，我一离開，眾侍衛自然立即喝酒，西洋鏡馬上拆穿，那也罷了。慈宁宮可萬萬去不得。你慈宁宮是麗春院嗎？你老婊子差人上門來請財主大少？”這時身旁侍衛眾多，心中倒也并不惶恐，笑問：“公公貴姓，以前咱們怎地沒見過？”

　　那太監哼了一聲，說道：“我叫董金魁，這就快去罷，太后等著呢。已到處找了你大半天啦！”

　　韋小寶一把拉住他手腕，道：“董公公，快來瞧瞧一件有趣事兒。”拉著他向內走去。

　　董金魁聽說是有趣事兒，便跟著走進內廳，眼見開著兩桌酒席，便大聲道：“好啊，你們可享福得很哪。小桂子，太后派你經管御膳房，你卻假公濟私，拿了太后和皇上的銀子胡花。”

　　韋小寶笑道：“眾位侍衛兄弟擒賊有功，皇上命我犒賞三軍。來來來，董公公，還有這三位公公，大家坐下來喝一杯。”董金魁搖頭道：“我不喝！太后傳你，還不快去？”韋小寶笑道：“眾位侍衛大人都是好朋友，你一杯也不跟人家喝，那可太也瞧不起人了。”董金魁道：“我不喝酒。”

　　韋小寶向張康年使個眼色，道：“張大哥，這位董公公架子不小，不肯跟咱們喝酒。”

　　張康年拿起一杯酒來，送到董金魁手中，笑道：“董公公，大家湊個趣兒。”董金魁無奈，只得干了一杯。韋小寶帶笑道：“這才夠朋友，那三位公公也喝一杯。”那三名太監從侍衛手中接過酒杯，也都喝了。韋小寶道：“好！大伙兒都奉陪一杯。”在四只空酒杯中又斟滿了酒。眾侍衛一齊舉杯喝了。

　　韋小寶舉杯時以左手袖子遮住了酒杯，酒杯一側，將一杯藥酒都倒入了袖子。他生恐一杯酒力不夠，又要替眾人斟酒。一名侍衛接過酒壺，道：“我來斟！”

　　董金魁皺眉道：“桂公公，咱們一聽太后宣召，誰都立刻拔腳飛奔而去，你這麼自顧自的喝酒，那可是大不敬哪！”

　　韋小寶笑道：“這中間有個緣故，來來來，大家喝了這一杯，我就說個明白。”張康年舉起杯來，道：“董公公請。”董金魁道：“我可沒功夫喝酒。”說著身子微微一晃。

　　韋小寶知他肚中蒙汗藥即將發作，突然彎腰，叫道：“啊喲，肚子痛。”眾侍衛都感一陣頭暈，有人便道：“怎麼？這酒不對！”韋小寶大聲怒道：“董公公，你奉太后之命，賜毒酒給我們喝，是不是？為什麼你在酒里下毒？”

　　董金魁大驚，顫聲道：“那……那有此事？”

　　韋小寶道：“你好狠的手段，竟敢在酒里下毒？眾位兄弟，大伙兒跟他拚了。”

　　眾侍衛頭暈腦脹，茫然失措，只聽得砰砰兩聲響，兩名太監挨不住藥力，先行摔倒，跟著董金魁、張康年、眾侍衛和余下一名太監先後摔倒，跌得桌翻椅倒，亂成一團。韋小寶搶上前去，在董金魁身上踢了一腳。董金魁唔的一聲，手足微微一動，雙眼已難睜開。

　　韋小寶大喜，先奔過去掩上了廳門，拔出匕首，在董金魁和三名太監胸口一人一劍。劉一舟“啊”的一聲，大為驚訝。韋小寶再用匕首將吳立身、劉一舟、敖彪手足上綁縛的牛筋盡數割斷。他這匕首削鐵如泥，割牛筋如割粉絲麥條。

　　吳立身等三人武功均頗不弱，吳立身尤其了得，三人雖受拷打，但都是皮肉之傷，并未損到筋骨。劉一舟道：“桂公公，咱……咱們怎生逃出去？”韋小寶道：“吳老爺子，敖師兄，你們兩位找兩個身材差不多的侍衛，跟他們換了衣衫。劉師兄，你沒胡子，可以假扮太監，跟這姓董的換了衣衫。”劉一舟道：“我也扮侍衛罷？”韋小寶道：“不行！你假扮太監。”劉一舟不敢違拗，點了點頭。三人迅即改換了裝束。

　　韋小寶道：“你們跟我來，不論有誰跟你們說話，只管扮啞巴，不可答話。”從懷中取出化尸藥粉，拉開董金魁的尸體，放在廳角，用匕首在他上身、下身到處戳上幾個洞，每個洞中都彈上些藥粉，讓尸體消毀得加倍迅速，這才開了廳門，領著三人出去。

　　一出侍衛房，反手帶上了房門，徑向御膳房而去。

　　御膳房在乾清宮之東，與侍衛房相距甚近，片刻間便到了。只見錢老板早已恭恭敬敬的站著等候，手下幾名漢子抬來了兩口洗剝干淨的大光豬。

　　韋小寶臉色一沉，喝道：“老錢，你這太也不成話了！我吩咐你抬幾口好豬來，卻用這般又瘦又干、生過十七八胎的老母豬來敷衍老子，你……你……他媽的，你這碗飯還想吃不吃哪？”他罵一句，錢老板惶惶恐恐的躬身應一聲：“是！”

　　御膳房眾太監見錢老板所抬來的，實在是兩口肥壯大豬，但挑剔送來的貨物不妥，原是御膳房管事太監撈油水的不二法門，任你送來的牛羊雞鴨絕頂上等，在管事太監口中，也變成了連施舍叫化子也沒人要的臭貨賤貨。只有送貨人銀子一包包的遞上來，臭賤之物才搖身一變，變成了可入皇帝、皇後之口的精品。眾太監聽韋小寶這等說，心下雪亮，跟著連聲吆喝：“攆出去！這兩口發臭的爛豬，只好丟在菜地里當肥料。”

　　韋小寶愈加惱怒，手一揮，向吳立身等三人道：“兩位侍衛大哥，還有這位公公，你們三個押了這家伙出去，攆到宮門外，再也不許他們進來。”

　　錢老板不知韋小寶是何用意，愁眉苦臉道：“公公原諒了這遭，小……小人回頭去換更大更肥的肉豬來，另有薄禮……薄禮孝敬眾位公公，這一次……這一次請公公多多包涵。”韋小寶道：“我要肉豬，自會差人來叫你。快去，快去！”錢老板欠腰道：“是，是！”

　　御膳房眾太監相視而笑，均想：“你有禮物孝敬，桂公公自然不會轟走你了。”

　　吳立身、劉一舟、敖彪三人跟在錢老板身後，又推又拉，將他攆出廚房。

　　韋小寶跟在後面，來到走廊之中，四顧無人，低聲說道：“錢老兄，這三位是沐王府的英雄，第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搖頭獅子’吳老爺子。”錢老本“啊”的一聲，喜道：“久仰，久仰。在下不回頭招呼，三位莫怪。”吳立身聽得他是韋小寶的同伴，心中大喜，忙道：“身在險地，理當如此。”韋小寶道：“錢老哥，你跟貴會韋香主說，癩痢頭小三子幫他辦成了。你領這三位好朋友去見沐小公爺和柳老爺子。這三位朋友一走，宮里立時便會追拿刺客，你可再也不能進宮來了。”錢老板道：“是，是。敝會上下，都感謝公公的大德。”吳立身問道：“這位錢朋友是天地會的？”錢老板道：“正是！”

　　五人快步來到神武門。守衛宮門的侍衛見到韋小寶，都恭恭敬敬問好：“桂公公好！”韋小寶道：“大伙兒都好。”這些侍衛雖見吳立身等三人面生，但見韋小寶挽著吳立身的右臂，自是誰也不敢多問一句。

　　五人出得神武門，又走了數十步。韋小寶道：“在下要回宮去了，後會有期，大家不必多禮。”吳立身道：“救命之恩，不敢望報。此後天地會如有驅策，吳某敖某師徒，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韋小寶道：“不敢當。”只見劉一舟大步走在前面，回頭相望，自是怪吳立身何不快走，此處离宮門不遠，尚未脫險。

　　韋小寶微微一笑，回神武門來，向守門的侍衛道：“那公公是皇太后的親信，說道奉了太后慈旨，命我親自送這幾人出宮。他媽的，可不知是什麼路道！”守衛的侍衛道：“好大的架子！怎能勞動桂公公的大駕？莫非是親王貝勒不成？”另一名侍衛道：“就算是親王貝勒，也不能要桂公公親自相送啊。”韋小寶搖頭道：“太后的差使，可教人莫名其妙。我心里可著實犯疑，只是那太監拿了太后的親筆慈旨來，咱們做奴才的可不敢不辦，是不是？”幾名侍衛道：“是，是！那又有什麼法子？”

　　韋小寶回到侍衛房中，見眾人昏迷在地，兀自未醒，當下掏了一盆冷水，潑在張康年頭上。張康年悠悠醒轉，微笑道：“桂公公，我怎地就這麼容易的醉了？”老大不好意思的坐起，見到廳上情景，大吃一驚，顫聲道：“怎……怎……那些刺客……已經走了？”

　　韋小寶道：“太后派了那姓董的太監來，使蒙汗藥迷倒了咱們，將三名刺客救去了。”

　　那蒙汗藥分明是張康年親自拿來交給韋小寶的，聽他這麼說，心下全然不信，但藥力初退，腦子兀自胡里胡塗的，不知如何置答。

　　韋小寶道：“張大哥，多總管命你暗中放了刺客，是不是？”張康年點頭道：“多總管說，這是皇上的密旨，放了刺客，好追查主使的反賊頭兒是誰。”韋小寶笑道：“是了。可是宮里走脫了刺客，負責看守的人有沒有罪？”

　　張康年一驚，道：“那……自然有罪，不過……不過這是多總管吩咐過的，我們做下屬的，不過奉命行事罷了。”韋小寶道：“多總管有手令給你沒有？”張康年更加驚了，道：“沒……沒有。他親口說了，用……用不著什麼手令。多總管說道，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辦事。”韋小寶問道：“多總管拿了皇上親筆的聖旨給你看了？”張康年顫聲道：“沒……沒有。難道……難道多總管的話是假的？”全身發抖，牙齒上下相擊，格格做聲。

　　韋小寶道：“假是不假。我就怕多總管不認帳，事到臨頭，往你身上一推，可有些不大妙。張大哥，皇上為什麼要放刺客出去？”張康年道：“多總管說，要從這三名刺客身上，引出背後主使的人來。”韋小寶道：“事情倒确是這樣。只不過宮中放走刺客，若不追究，連刺客也不會相信。這背後主使之人，就未必查得出。說不定皇上會殺幾個人，張揚一下，好讓刺客不起疑心。”

　　這幾句話韋小寶倒沒冤枉了皇帝，康熙确會命他殺幾名侍衛，以堅被釋的刺客之信。

　　張康年驚惶之下，雙膝跪倒，叫道：“公公救命！”說著連連磕頭。

　　韋小寶道：“張大哥何必多禮。”伸手扶起，笑道：“眼前有現成的朋友頂缸，咱們往這四名太監頭上一推，說他們下蒙汗藥迷倒了眾人，放走刺客，可不跟你沒干系了？皇上聽說這四名太監是太后派來的，自然不會追究。皇上也不是真的要殺你，只要有人頂缸，將放走刺客之事遮掩了過去，皇上多半還有賞賜給你呢。”

　　張康年大喜，叫道：“妙計，妙計！多謝公公救命之恩。”

　　韋小寶心道：“這件事我雖沒救你性命，但適才你昏迷不醒之時，沒一劍將你殺了，卻也是手下留情。皇上金口吩咐，叫我殺幾名侍衛的。”說道：“咱們快救醒眾兄弟，咬定是這四名太監來放了刺客。”

　　張康年應道：“是，是！”但想不知是否真能脫卻干系，兀自心慌意亂，手足發軟，當下掏了冷水，將眾侍衛一一救醒。

　　眾人聽說是太監董金魁將自己迷倒，殺了三名太監，救了三名刺客，無不破口大罵。大家心中起疑：“太后為什麼要放走刺客？莫非這些刺客是太后招來的？”但既牽涉到太后，人人都只在心中想想，誰也不敢宣之于口。這時董金魁的尸身衣服均已化盡，都道他已帶領刺客逃出宮了。

　　韋小寶回到自己住處，走進內房。沐劍屏忙問：“桂大哥，有什麼消息？”韋小寶道：“桂大哥沒消息，好哥哥倒有一些。”

　　沐劍屏微笑道：“這消息我不著急，自有著急的人，來叫你好哥哥。”方怡臉上一陣暈紅，低聲道：“好兄弟！你年紀比我小，我叫你好兄弟，那可行了罷？”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好老婆變成了好兄弟，眼睛一霎，老母雞變鴨。行了，救出去啦！”

　　方怡猛地坐起，顫聲道：“你……你說我劉師哥已救出去了？”韋小寶道：“大丈夫一言既出，什麼馬難追。我答應你去救，自然救了。”方怡道：“怎……怎麼救的？”韋小寶笑道：“山人自有妙計。下次你見你師哥，他自會說給你聽。”

　　方怡吁了口長氣，抬頭望著屋頂，道：“謝天謝地，當真是菩薩保佑。”

　　韋小寶見到方怡這般歡喜到心坎里去的神情，心下著惱，輕輕哼了一聲，也不說話。

　　沐劍屏道：“師姊，你謝天謝地謝菩薩，怎不謝謝你那個好兄弟？”

　　方怡道：“好兄弟的大恩大德，不是說一聲‘謝謝’就能報答得了的。”

　　韋小寶聽她這麼說，又高興起來，說道：“那也不用怎麼報答。”

　　方怡道：“好兄弟，劉師哥說了些什麼話？”韋小寶道：“也沒說什麼，他只求我救他出去。”方怡“嗯”了一聲，又問：“他問到我們沒有？”韋小寶側頭想了想，說道：“沒有。我跟他說，你是在一個安穩所在，不用擔心，不久我就會送你去和他相會。”

　　方怡點頭道：“是！”突然之間，兩行眼淚從面頰上流了下來。

　　沐劍屏問道：“師姊，你怎麼哭了？”

　　方怡喉頭哽咽，說道：“我……我心中歡喜。”

　　韋小寶心道：“他媽的，你為了劉一舟這小白臉，歡喜得這個樣子。這浪勁兒老子可不愛多瞧。小皇帝叫我查究主使刺客的頭兒，我得出去鬼混一番，然後回報。”

　　當下出得宮去，信步來到天橋一帶閒逛。

## 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國恨　歲時猶動楚人哀

　　北京天橋左近，都是賣雜貨、變把戲、江湖閒雜人等聚居的所在。韋小寶還沒走近，只見二十名差役蜂擁而來，兩名捕快帶頭，手拖鐵鏈，鎖拿著五個衣衫襤褸的小販，。差役手中舉著七八小麥杆軋成的草把，草把上插滿了冰糖葫蘆。這五個小販顯然都是賣冰糖葫蘆的。

　　韋小寶心中一動，閃在一旁，眼見眾差役鎖著五名小販而去，只聽得人叢中有個老者歎道：“這年頭兒，連賣冰糖葫蘆也犯了天條啦。”韋小寶正待詢問，忽聽得咳嗽一聲，有個人挨進身來，弓腰曲背，滿頭白發，正是“八臂猿猴”徐天川。他向韋小寶使個眼色，轉身便走。韋小寶跟在他後面。

　　來到僻靜處，徐天川道：“韋香主，天大的喜事。”韋小寶微微一笑，心想：“我將吳立身他們救出去的事，你已經知道了。”說道：“那也沒什麼。”徐天川瞪眼道：“沒什麼？總舵主到了！”

　　韋小寶一驚，道：“我……我師父到了？”徐天川道：“正是，是昨晚到的，要我設法通知韋香主，即刻去和他老人家相會。”韋小寶道：“是，是！”跟師父分別了大半年，功夫一點也沒練，師父一見到，立刻便會查究練功的進境，只有繳一份白卷，那便如何是好？支吾道：“皇帝差我出來辦事，立刻就須回報。我辦完了事，再去見師父罷。”徐天川道：“總舵主吩咐，他在北京不能多耽，請韋香主無論如何馬上去見他老人家。”韋小寶見無可推托，只得硬著頭皮，跟著徐天川來到天地會聚會的下處，心想：“早知這樣，這幾天我賴在宮里不出來啦。師父總不能到宮里來揪我出去。”還沒進胡同，便見天地會兄弟們散在街邊巷口，給總舵主把風。進屋之後，一道道門也都有人把守。

　　來到後廳，只見陳近南居中而坐，正和李力世、關安基、樊綱、玄貞道人、祁彪清待人說話。韋小寶搶上前去，拜伏在地，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來啦，可想煞弟子了。”陳近南笑道：“好，好，好孩子，大家都很夸獎你呢。”韋小寶站起身來，見師父臉色甚和，放下了一半心，說道：“師父身子安好？”陳近南微笑道：“我很好。你功夫練得怎樣了？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沒有？”

　　韋小寶早地尋思，師父考查武功時拿什麼話來推搪，師父十分精明，可不容易騙過，只有隨機應變，說道：“不明白的地方多著呢。好容易盼到師父來了，正要請師父指點。”

　　陳近南微笑道：“很好，這一次我要為你多耽幾日，好好點撥你一下。”正說到這里，守門的一名弟兄匆匆進來，躬身道：“啟稟總舵主：有人拜山，說是云南沐王府的沐劍聲和柳大洪。”陳近南大喜，站起身來，說道：“咱們快去迎接。”韋小寶道：“弟子沒換過裝束，不便跟他們相見。”陳近南道：“是，你在後邊等我罷。”

　　天地會一行人出去迎客，韋小寶轉到廳後，搬了張椅子坐著。

　　過不多時，便聽到柳大洪爽朗的笑聲，說道：“在下生平有個志愿，要見一見天下聞名的陳總舵主，今日得如所愿，當真喜歡得緊。”陳近南道：“承蒙柳老英雄抬愛，在下愧不敢當。”眾人說著話，走進廳來，分賓主坐下。沐劍聲道：“貴會韋香主不在這里嗎？在下要親口向他道謝。韋香主大恩大德，敝處上下，無不感激。”陳近南還不知原因，奇道：“韋小寶小小孩子，小公爺如此謙光，太抬舉小孩子們了。”只聽一人大聲道：“在下師徒和這劉師侄的性命，都是韋香主救的。韋香主義薄云天，在下曾向貴會錢師傅說過，貴會如有驅策，姓吳的師徒隨時奉命。”說話的正是“搖頭獅子”吳立身。陳近南不明這里，問道：“錢兄弟，那是怎麼一回　事？”

　　錢老本陪著吳立身等三人同去沐劍聲住處，當下便被留住了酒肉款待。然後沐劍聲、柳大洪親自率同眾人，請錢老本帶路，到天地會的下處來道謝，沒料到總舵主駕到，這時聽陳近南問起，便簡略說了經過，說道韋香主有個好朋友在清宮做太監，受了韋香主之托，不顧危險，將失陷在宮里的吳立身等三人救了出來。陳近南一聽，便知什麼韋香主的好朋友云云，就是韋小寶自己，心下甚喜，笑道：“小公爺，柳老爺子，吳大哥，三位可太客氣了。敝會和沐王府同氣連枝，自己人有難，出手相援，那是理所當然，說得上什麼感恩報德？那韋小寶是在下的小徒，年幼不懂事，只是于這‘義氣’二字，倒還瞧得極重……”說到這里，心下沉吟：“小寶混在清宮之中，本來十分隱秘，只盼他能刺探到宮中重要機密，以利反清復明大業。既然做了這等大事出來，江湖上遲早都會知道，倘若再向沐王府隱瞞，便顯得不夠朋友了。”吳立身道：“我們很想見一見韋香主，親口向他道謝。”

　　陳近南笑道：“大家是好朋友，這事雖然干系不小，卻也不能相瞞。混在宮里當小太監的，就是我那小徒韋小寶自己。小寶，你出來見過眾位前輩。”

　　韋小寶在廳壁後應道：“是！”轉身出來，向眾人抱拳行禮。

　　沐劍聲，柳大洪，吳立身等一齊站起，為大驚訝。沐劍聲沒想到韋香主就是小太監；吳立身，敖彪，劉一舟三人沒想到救他們性命的小太監，竟然便是天地會的韋香主。韋小寶笑嘻嘻的向吳立身道：“吳老爺子，剛才在皇宮之中，晚輩跟你說的是假名字，你老可別見怪。”吳立身道：“身處險地，自當如此。我先前便曾跟敖彪說，這位小英雄辦事干淨利落，有擔當，有氣概，實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韃子宮中，怎會有如此人才？我們都奇怪。原來是天地會的香主，那……嘿嘿，怪不得，怪不得！”說著翹起了大拇指，不住搖頭，滿臉贊歎欽佩之色。

　　“搖頭獅子”吳立身是柳大洪的師弟，在江湖上也頗有名聲。陳近南聽他這等稱贊自己徒弟，心中大喜，笑道：“吳兄可別太夸獎了，寵壞了小孩子。”柳大洪仰起頭來，哈哈大笑，說道：“陳總舵主，你一人可占盡了武林中的便宜。武功這等了得，聲名如此響亮，手創的天地會這般興旺，連收的徒兒，也是這麼給你增光。”陳近南拱手道：“柳老爺子這話，可連我也寵壞了。”柳大洪道：“陳總舵主，姓柳的生平佩服之人，沒有幾個。你的丰采為人，教我打從心底里佩服出來。日後趕跑了韃子，咱們朱五太子登了龍庭，這宰相嘛，非請你來當不可。”

　　陳近南微微一笑道：“在下無德無能，怎敢居這高位？”祁彪清插口道：“柳老爺，將來趕跑了韃子，朱三太子登極為帝，中興大明，這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職位，大伙兒一定請你老人家來當的。”柳大洪圓睜雙眼，道：“你……你說什麼？什麼朱三太子？”祁彪清道：“隆武天子殉國，留下的朱三太子，行宮眼下設在台灣。他日還我河山，朱三太子自然正位為君。”

　　柳大洪霍地站起，厲聲道：“天地會這次救了我師弟和徒弟，我們很承你們的情，可是大明天子的正統，卻半點也錯忽不得。祁老弟，真命天子明明是朱五太子。永歷天子乃是大明正統，天下皆知，你可不得胡說。”

　　陳近南道：“柳老爺子請勿努怒，咱們眼前大事，乃是聯絡湖湖豪傑，共反滿清，至于將來到底是朱三太子還是朱五太子做皇帝，說來還早得很，不用先務了自己人的和氣。大明帝系的正統誰屬，自然是大事，可也不是咱們做臣子的一時三刻所能爭得明白。來來來，擺上酒來，大伙兒先喝個痛快。只要大家齊心協力，將韃子殺光了，什麼事不能慢慢商量？”沐劍聲搖頭道：“陳總舵主這話可不對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們保朱五太子，決不是貪圖什麼榮華富貴。陳總舵主只要明白天命所歸，向朱五太子盡忠，我們沐王府上下，盡歸陳總舵主驅策，不敢有違。”陳近南微笑搖頭，說道：“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朱三太子好端端在台灣。台灣數十萬軍民，天地會十數弟兄，早已向朱三太子效忠。”

　　柳大洪雙眼一瞪，大聲道：“陳總舵主說什麼數十萬軍民，十數萬弟兄，難道想倚多為胜嗎？可是天下千千萬萬百姓，都知道永歷天子在緬甸殉國，是大明最後的一位皇帝。咱們不立永歷天子的子孫，又怎對得起這位受盡了千辛萬苦，終于死于非命的大明天子？”他本來聲若洪鐘，這一大聲說話，更是震耳欲聾，但說到後來，心頭酸楚，話聲竟然嘶啞。

　　陳近南這次來到北京，原是得悉徐天川為了唐王、桂王正統誰屬之事，與沐王府白氏兄弟起了爭執，以致失手打死白寒松。他一心以反清復明大業為重，倘若韃子尚未打跑，自己伙里先爭斗個為亦樂乎，反清大事必定障礙重重。是以他得訊之後，星夜從河南趕到京城，只盼能以極度忍讓，取得沐王府的原宥。到北京後一問，局面遠比所預料的為佳，天地會在京人眾由韋小寶率領，已和沐王府的首腦會過面，雙方并未破臉，頗有轉圜余地，待知韋小寶又救了吳立身三人，則徐天川誤殺白寒松之事定可揭過無疑。不料祁彪清和柳大洪提到唐桂之爭，情勢又漸趨劍拔弩張。眼見柳大洪說到永歷帝殉國之事，老淚涔涔而下，不由得心中一酸，說道：“永歷陛下殉國，天人共憤。古人言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何況我漢人多過韃子百倍？韃子勢力雖大，我大漢子只須萬眾一心，何愁不能驅除胡虜，還我河山。沐小公爺，柳老爺子，咱們大仇未報，豈可自己先起爭執？今日之計，咱們須當同心合力，殺了吳三桂那廝，為永歷陛下報仇，為沐老公爺報仇。”

　　沐劍聲，柳大洪，吳立身等一齊站起，齊聲道：“對極，對極！”有的人淚流滿面，有的人全身發抖，都是激動無比。

　　陳近南道：“到底正統在隆武，還是永歷，此刻也不忙細辯。沐小公爺，柳老爺子，天下英雄，只要是誰殺了吳三桂，大家都奉他號令！”沐劍聲之父沐天波為吳三桂所殺，他日日夜夜所想，就是如何殺了吳三桂，聽陳近南這麼說，首先叫了出來：“正是，哪一個殺了吳三桂，天下英雄都奉他號令。”

　　陳近南道：“沐小公爺，敝會就跟貴府立這麼一個誓約，是貴府的英雄殺了吳三桂，天地會上下都奉沐王府的號令……”沐劍聲接著道：“是天地會的英雄殺了吳三桂，云南沐家自沐劍聲以次，個個都奉天地會陳總舵主號令！”兩人伸來手來，拍的一聲，擊了一掌。

　　江湖之上，倘若三擊掌立誓，那就決計不可再有反悔。

　　二人又待擊第二掌，忽聽得屋頂有人一聲長笑，說道：“要是我殺了吳三桂呢？”東西屋角上都有人喝問：“什麼人？”天地會守在屋上的人搶近查問。接著拍的一聲輕響，一人從屋面躍入天井，廳上長窗無風自開，一個青影迅捷無倫的閃將進來。

　　東邊關安基，徐天川，西邊柳大洪，吳立身同時出掌張臂相攔。那人輕輕一縱，從四人頭頂躍過，已站在陳近南和沐劍聲身前。

　　關徐柳吳四人合力，居然沒能將此人攔住。此人一足剛落地，四人的手指都已抓在他身上，關安基抓住他右肩，徐天川抓住他右脅，柳大洪捏住了他左臂，吳立身則是雙手齊施，抓住了他後腰。四人所使的全是上乘的擒拿手法。那人并不反抗，笑道：“天地會和沐王府是這樣對付好朋友麼？”

　　眾人見這人一身青衣長袍，約莫二十三四歲，身形高瘦，瞧模樣是個文弱書生。

　　陳近南抱拳道：“足下尊姓大名？是好朋友麼？”

　　那書生笑道：“不是好朋友，也不來了。”突然間身子急縮，似乎成為一個肉團。關安基等四人手中陡然松了，都抓了個空。嗤嗤裂帛聲中，一團青影向上拔起。

　　陳近南一聲長笑，右手疾抓。那書生脫卻四人掌握，猛感左足踝上陡緊，猶如鐵箍一般箍住。他右足疾出，徑踢陳近南面門。這一腳勁力奇大，陳近南順手提起身旁茶几一擋，拍的一聲，一張紅木茶几登時粉碎。陳近南右手甩出，將他往地下擲去。那書生臀部著地，身子卻如在水面滑行，在青磚上直溜了出去，溜出數丈，腰一挺，靠牆站起。關安基，徐天川，柳大洪，吳立身四人手中，各自抓住一塊布片，卻是將那書生身上青布長袍各自拉了一大片下來。這幾下兔起鶻落，動作迅捷無比。六人出手干淨利落，旁觀眾人看得清楚，忍不住大聲喝彩。這中間喝彩聲最響，還是那“鐵背蒼龍”柳大洪。吳立身連連搖頭，臉上卻是又慚愧，又佩服的神情。陳近南微笑道：“閣下既是好朋友，何不請坐喝茶？”那書生拱手道：“這杯茶原是要叨擾的。”踱著方步走近，向眾人團團一揖，在最末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各人若不是親眼見他顯示身手，真難相信這樣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竟會身負如此上乘武功。

　　陳近南笑道：“閣下何必太謙？請上座！”

　　那書生搖手道：“不敢，不敢！在下得與眾位英雄并坐，已是生平最大幸事，又怎敢上座？陳總舵主，你剛才問我姓名，未及即答，好生失敬。在下姓李，草字西華。”陳近南，柳大洪等聽他自報姓名，均想：“武林之中，沒聽到有李西華這一號人物，那多半假名了。但少年英雄之中，也沒聽到有哪一位身具如此武功。”陳近南道：“在下孤陋寡聞，江湖上出了閣下這樣一位英雄，竟未得知，好生慚愧。”李西華哈哈一笑，道：“人道天地會陳總舵主待人誠懇，果然名不虛傳。你聽了賤名，倘若說道：‘久仰，久仰’，在下心中，不免有三分瞧你不起了。在下初出茅廬，江湖上沒半點名頭，連我自己也不久仰自己，何況別人？哈哈哈哈！”

　　陳近南微笑道：“今日一會，李兄大名播于江湖，此後任誰見到李兄，都要說一聲‘久仰，’了”這句話實是極高的稱譽，人人都聽得出來。天地會，沐王府的四大高手居然攔他不住，抓他不牢，陳近南和他對了兩招，也不過略占上風，如此身手，不數日間自然遐邇知聞。李西華搖手道：“不然，在下適才所使的，都不過是小巧功夫，不免有些旁門左道。這位老爺子使招‘云中現爪’，抓得我手臂險些斷折。這位愛搖頭的大胡子朋友雙手抓住我後腰，想必是一招‘搏兔手’，抓得我哭又不是，笑又不是。這位白胡子老公公這招‘白猿取桃’，真把我脅下這塊肉作蟠桃兒一般，牢牢拿住，再不肯放。這位長胡子朋友使的這一手……嗯，嗯。招數巧妙，是不是‘城隍扳小鬼’啊？”關安基左手大拇指一翹，承認他說得不錯。其實這一招本名‘小鬼扳城隍’，他倒轉來說，乃是自謙之詞。關安基等四人同時出手，抓住他身子，到他躍起掙脫，不過片刻之間，他竟能將四人所使招數說得絲毫無誤，這份見況，似乎在武功之上。

　　柳大洪道：“李兄，你這身手了得，眼光更是了得。”

　　李西華搖手道：“老爺子夸獎了。四位剛才使在兄弟身上的，不論哪一招，都能取人性命。但四位點到即止，沒傷到在下半分，四位前輩手底留情，在下甚是感激。”

　　柳大洪等心下大悅，這“云中現爪”，“搏兔手”，“白猿取桃”，“小鬼板城隆”四招，每一招确然都能化成極厲害的殺手，只須加上一把勁便是。李西華指出這節，大增他四人臉光彩。陳近南道：“李兄光降，不知有何見教？”李西華道：“這里先得告一個罪。在下對陳總舵主向來仰慕，這次無意之中，得悉陳總舵主來到北京，說什麼要來瞻仰丰采。只是沒人引見，只好冒昧做個不速之客，在屋頂之上，偷聽到了幾位的說話。在下恨吳三桂這奸賊入骨，恨不得將他碎尸萬段，忍不住多口，眾位恕罪。”說著站起身來，躬身行禮。

　　眾人一齊站起還禮。天地會和沐王府幾位首腦自行通了姓名。韋小寶雖是天地會首腦，此刻在北京名位僅次于陳近南，但見李西華的眼光始終不轉到自己臉眄，便不說話。沐劍聲道：“閣下既是吳賊的仇人，咱們敵愾同仇，乃是同道，不妨結盟攜手，其謀誅此大奸。”李西華道：“正是，正是。適才小公爺和陳總舵主正在三擊掌立誓，卻給在下冒冒失失的打斷了。兩位三擊掌之後，在下也來拍三掌可好？”柳大洪道：“閣下是說，倘若閣下殺了吳三桂，天地會和沐王府群豪，都得聽奉閣下號令？”李西華道：“那可萬萬不敢。在下是後生小子，得能追隨眾位英雄，已是心滿意足，哪敢說號令英雄？”

　　柳大洪點了點頭道：“那麼閣下心目之中，認為隆武，永歷，哪一位先帝才是大明的正統？”當年柳大洪跟隨永歷皇帝和沐天波轉戰西南，自滇入緬，經歷無盡艱險，結果永歷皇帝還是給吳三桂害死，他立下血誓，要扶助永歷後人重登皇位。陳近南顧全大體，不愿為此而生爭執，但這位熱血滿腔的老英雄卻念念不忘于斯。李西華說道：“在下有一句不入耳的言語，眾位莫怪。”柳大洪臉上微微變色，搶著問道：“閣下是魯王舊部？”當年明朝崇禎皇帝死後，在各地自立抗清的，先有福王，其後有唐王，魯王和桂王。柳大洪一言出口，馬上知道這話說錯了，瞧這李西華的年紀，說不定還是生于清兵入關之後，決不能是魯王的舊部，又問：“閣下祖先是是魯王舊部？”李西華不答他的詢問，說道：“將來驅除了韃子，崇禎，福王，唐王，魯王，桂王的子孫，誰都可做皇帝。其實只要是漢人，哪一個不可做皇帝？沐小公爺，柳老爺子何嘗不可？台灣的鄭王爺，陳總舵主自己，也不見得不可以啊。大明太祖皇帝趕走蒙古皇帝，并沒去再請宋朝趙家的子孫，來做皇帝，自己身登大寶，人人心悅誠服。”

　　他這番話人人聞所未聞，無不臉上變色。

　　柳大洪右手在茶几上一拍，厲聲道：“你這幾句話當真大逆不道。咱們都是大明遺民，孤臣孽子，只求興復明朝，豈可存這等狼子野心？”李西華并不生氣，微微一笑，道：“柳老爺子，晚輩有一事不明，卻要請教。那便是適才提及過的。大宋末年，蒙古韃子占了我漢人的花花江山，我大明洪武帝龍興鳳陽，趕走韃子，為什麼不立趙氏子孫為帝？”柳大洪哼了一聲，道：“趙氏子孫氣數已盡，這江山是太祖皇帝血戰得來，自然不會拱手轉給趙氏？何況趙氏子孫于趕走韃子一事無尺寸之功，就算太祖皇帝肯送，天下百姓和諸將士卒也必不服。”

　　李西華道：“這就是了。將來朱氏子孫有沒有功勞，此刻誰也不知。倘若功勞大，人人推戴，這皇位旁人決計不搶不去；如果也無尺寸之功，就算登上了龍庭，只怕也坐不穩。柳老爺子，反清大業千頭萬緒，有的當急，有的可緩。殺吳三桂為急，立新皇帝可緩。”柳大洪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喃喃的道：“什麼可急可緩？我看一切都急，恨不得一古腦兒全都辦妥了才好。”

　　李西華道：“殺吳三桂當急者，因吳賊年歲已高，若不早殺，給他壽終正寢，豈不成為天下仁人義士的終身大恨？至于奉立新君，那是趕走韃子之後的事，咱們只愁打不挎韃子，至于要奉立一位有道明君，總是找得到的。”

　　陳近南聽他侃侃說來，入情入理，甚是佩服，說道：“李兄之言有理，但不知如何誅殺吳三桂那奸賊，要聽李兄宏論。”李西華道：“不敢當，晚輩正要向各位領教。”沐劍聲道：“陳總舵主有何高見？”陳近南道：“依在下之見，吳賊作孽太大，單在殺他一人，可萬萬抵不了罪，總須搞得他身敗名裂，滿門老幼，殺得寸草不存，連一切跟隨他為非作歹的兵將部屬，也都一网打盡，方消了我大漢千千萬萬百姓心頭之恨。”柳大洪拍桌大叫：“對極，對極！陳總舵主的話，可說到我心坎兒里去。老弟，我聽了你這話，心痒難搔，你有什麼妙計，能殺得吳賊合府滿門，雞犬不留？”一把抓住陳近南手臂，不住搖動，道：“快說，快說！”

　　陳近南微笑道：“這是大伙兒的盼望，在下哪有什麼奇謀妙策，能如此對付吳三桂。”柳大洪“哦”的一聲，放脫了陳近南的手腋，失望之情，見于顏色。

　　陳近南伸出手掌，向沐劍聲道：“咱們還有兩記沒擊。”

　　沐劍聲道：“正是！”伸手和他輕輕擊了兩掌。

　　陳近南轉頭向李西華道：“李兄，咱們也來擊三掌如何？”說著伸出了手掌。

　　李西華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道：“陳總舵主要是誅殺了吳賊，李某自當恭奉天地會號令，不敢有違。李某倘若僥幸，得能手刃這神奸巨惡，只求陳總舵主賞臉，與李某義結金蘭，讓在下奉你為兄，除此之外，不敢復有他求。”陳近南笑道：“李賢弟，你可太也瞧得起我了。好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韋小寶在一旁瞧著群雄慷慨的神情，忍不住百脈賁張，恨不得自己年紀立刻大了，武功立刻高了，也如這位李西華一般，在眾位英雄之前，大出風頭。聽得師父說到“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禁喃喃自語：“駟馬難追，駟馬難追。”心想：“他媽的，駟馬是匹什麼馬，跑得這麼快？”

　　陳近南吩咐屬下擺起筵席，和群雄飲宴。席間李西華談笑風生，見聞甚博，但始終不露自己的門派家數，出身來歷。

　　李力世和蘇岡向他引見群豪。李西華見韋小寶年紀幼小，居然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不禁大是詫异，待知他是陳近南的徒弟，心道：“原來如此。”他喝了幾杯酒，先行告辭。陳近南送到門邊，在他身邊低聲道：“李賢弟，適才愚兄不知你是友是敵，多有得罪，抓住你足踝之時使了暗勁。這勁力兩個時辰之後便發作。你不可絲毫動勁化解，在泥地掘出個洞穴，全身埋在其中，只露出口鼻呼吸，每日埋四個時辰，共須掩埋七天，便無後患。”

　　李西華一驚，大聲道：“我已中了你的‘凝血神抓’？”

　　陳近南道：“賢弟勿須驚恐，依此法化解，絕無大患。愚兄魯莽得罪，賢弟勿怪。”李西華臉上驚惶之色隨即隱去，笑道：“那是小弟自作自受。”歎了口所，道：“今日始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躬身行禮飄然而去。

　　柳大洪道：“陳總舵主，你在他身上施了‘凝血神抓’？聽說中此神抓之，三天後全身血液慢慢凝結，變成了漿糊一般，無藥可治，到底是否如此？”陳近南道：“這功夫太過陰毒，小弟素來不敢輕施，只是見他武功厲害，又竊聽了我們的機密，不明他是何居心，才暗算了他。這可不是光明磊落的行徑，說來慚愧。”沐劍聲道：“此人若是韃子鷹犬，或是吳三桂的部屬，陳總舵主如不將他制住，咱們的機密泄露出去，為禍不小。陳總舵主一舉手間便已制敵，令對方受損而不自知，這等神功，令人好生佩服。”陳近南又為白寒松之死向白寒楓深致歉意。白寒楓道：“陳總舵主，此事休得再提。先兄人死不能復生，韋香主救了吳師叔他們三人，在下好生感激。”

　　沐劍聲心中挂念著妹子下落，但聽天地會群雄不提，也不便多問，以免顯得有懷疑對方之意。又飲了幾巡酒，沐劍聲等起身告辭。韋小寶道：“小公爺，你們最好搬一搬家，早晚韃子便會派兵來跟你們搗亂。雖然你們不怕，但韃子兵越來越多，一時之間，恐怕也殺不了這許多。”柳大洪哈哈大笑，說道：“小兄弟說得好，多謝你關照。我們馬上搬家便是。”沐劍聲道：“陳總舵主，韋香主，眾位朋友，青山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

　　沐王府眾人辭出後，陳近南道：“小寶，跟我來，我瞧瞧你這幾個月來，功夫進境怎樣。”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臉上登時變色，應道：“是，是。”跟著師父走進東邊一間廂房，說道：“師父，皇帝派我查問宮中刺客的下落，弟子可得趕著回報。”

　　陳近南道：“什麼刺客下落？”他昨晚剛到，于宮中有刺客之事，只約略聽說。

　　韋小寶便將沐王府群豪入宮行刺，意圖嫁禍于吳三桂等情說了。陳近南吁了口氣，道：“有這等事？”他雖多歷風浪，但得悉此事也是頗為震動，說道：“沐家這些朋友膽氣粗豪，竟然大舉入宮。我還道他們三數人去行刺皇帝，因而被擒，原來還是為了對付吳三桂這奸賊。你救了吳立身他們三人，再回宮去，不怕危險嗎？”

　　韋小寶要逞英雄，自然不說釋放刺客是奉了皇帝命令，回宮去絕無危險，吹牛道：“弟子已拉了幾個替死鬼，將事情推在他們頭上，看來一時三刻，未必會疑心到弟子身上。師父叫我在宮里刺探消息，倘若為了救沐王府的人，從此不回宮，豈不誤了師父大事？”

　　陳近南甚喜，說道：“對，咱們已跟沐劍聲三擊掌立誓，按理說，沐王府剩下來的人已經不多，決不能是天地會的對手。我跟他們立這個約，一來免得爭執唐桂正統，傷了兩家和氣，韃子未滅，我們漢人的豪傑先行自相殘殺起來，大事如何可成？二來如能將沐王府收歸本會，也大大增強我天地會的力量。原來他們竟敢入宮大鬧，足見為了搞倒吳賊，無所不用其極。咱們也須盡力以赴，否則給他們搶了先，天地會須奉沐王府號令，大伙兒豈不臉上無光？”韋小寶道：“是啊，沐小公爺有什麼本事，只不過仗著有個好爸爸，如果我投胎在他娘肚里，一樣的是個沐小公爺。像師父這樣大英雄大豪傑，倘若不得不聽命于他，可把我氣死了。”陳近南一生之中，不知聽過了多少恭維諂諛的言語，但這幾句話出于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之口，覺得甚是真誠可喜，不由得微微一笑。他可不知韋小寶本性原已十分機伶，而妓院與皇宮兩處，更是天下最虛偽最奸詐的所在，韋小寶浸身子這兩地之中，其機巧獍獪早已遠胜于尋常大人。陳近南在天地會中，日常相處的均是肝膽相照的豪傑漢子，哪想得到這個小弟子言不由衷，十句話中恐怕有五六句就靠不住。他拍拍韋小寶肩頭，微笑道：“小孩子懂什麼？你怎知沐家小公爺沒什麼本事？”

　　韋小寶道：“他派人去皇宮行刺，徒然送了許多手下人的性命，對吳三桂卻絲毫無損，那便是沒本事，可說是大大的笨蛋。”陳近南道：“你怎知對吳三桂絲毫無損？”韋小寶道：“這沐家小公爺用的計策是極笨的。他叫進宮行刺的人，所穿的內衣上縫了‘平西王府’的字，所用兵刃上又刻了‘平西王府’或‘大明山海關總兵府’的字。韃子又不是笨蛋，自然會想到，如果真是吳三桂的手下，為什麼會用刻上了字的兵器？”陳近南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

　　韋小寶又道：“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正在北京，帶了大批珠寶財物向皇帝進貢。吳三桂真要行刺皇帝，不會在這時候。再說，他行刺皇帝干什麼？只不過是想起兵造反，自己做皇帝。他一起兵，韃子立刻抓住他兒子殺了。他為什麼好端的派兒子來北京送死？”陳近南又點頭道：“不錯。”其實韋小寶雖然機警，畢竟年紀尚幼，于軍國大事，人情世故所知極有限，這幾條理由，他是半條也想不出的，恰好康熙曾經跟他說過，便在師父面前裝作是自己見到的事理。

　　陳近南一聽之下，覺得這徒兒見事明白，天地會中武功好手不少，頭腦如此清楚之人卻沒幾個。當初他讓這孩子任青木堂香主，只為了免得青木堂中兩派紛爭，先應了眾人誓言，慢慢再選立賢能，韋小寶既是自己弟子，屆時命他退位讓賢便是。這時聽了他這番話，暗想：“這孩子有膽有識，此刻已頗為了不起，再磨練得幾年，便當真做青木堂香主，也未必便輸了給其餘九位香主。”問道：“韃子已知道了沒有？”韋小寶道：“此刻還不大明白，不過皇帝像已起疑心。他今早召集了侍衛，叫他們演習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數。有個侍衛演了這幾招，大家在紛紛議論。弟子在旁瞧著，記得了兩招。”當下將“高山流水”“橫掃千軍”這兩招使了出來。

　　陳近南歎道：“沐王府果然沒有人才。這明明是沐家拳，清宮侍衛中好手不少，哪有認不出來的？”韋小寶道：“弟子曾見風際中風大哥與玄貞道長演過，料想韃子侍衛們會認得出。只怕韃子要搜查拿人。因此剛才勸沐家小公爺早些出城躲避。”陳近南道：“很是，很是！你現下便回宮去打聽，明日再來，我再傳你武功。”

　　韋小寶聽得師父暫不查考自己武功，心中大喜，急忙行禮告辭，心想：“今晚臨急抱佛腳，請小郡主將師父那本武功秘訣上的話讀來聽聽，好歹記得一些，明兒師父問起，多少有點兒東西交代。師父只能怪我練得不對，可不能怪我貪懶不用功。誰要他沒時候教我呢？他要怪，只能怪自己。”

　　韋小寶回到宮里上書房，康熙正在批閱奏章，一見到他，便放下了筆，問道：“探到了什麼消息沒有？”韋小寶道：“皇上料事如神，半點兒不錯，造反的主兒，果然是云南沐家的。”康熙喜道：“當真如此？那好極了。瞧多隆的臉色，他現下還不肯信呢？你探到了什麼？”韋小寶道：“這三名刺客，本來一口咬定是吳三桂的部屬，多總管將他們打得死去活來，他們說什麼也不肯改口。”康熙道：“多隆武功不錯，卻是個莽夫。”韋小寶道：“奴才奉了皇上聖旨，用蒙汗藥將看守的侍衛迷倒，剛好皇太后派了四名太監來，說要立時動手將刺客處死。奴才大膽，就依照皇上安排下的計策，當著刺客之面，將四名太監殺了，將刺客領出宮去。這三個反賊果然半點也沒起疑。”康熙微笑道：“剛才多隆來報，說道太后手下的一名太監頭兒放走了刺客，我正奇怪，原來是你做的手腳。”

　　韋小寶道：“皇上可不能跟太后說，否則奴才小命不保。太后已罵過我一頓，說奴才只對皇上忠心，不對太后盡忠。其實太后和皇上又分什麼了？再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終究只有皇上的聖旨才算得數。太后沒問過皇上，就下旨將刺客殺了，于道理也不大合。”

　　康熙不去理他的挑撥离間，說道：“我自不會跟太后說。那三名刺客後來怎樣？”

　　韋小寶道：“我領他們出得宮去，他們三人自行告訴了我真姓名。原來那老的叫作‘搖頭獅子’吳立身，兩名小的，一個叫敖彪，一個叫劉一舟。他們向我千恩萬謝，終于給奴才騙倒，帶我去見他們主人。果然不出皇上所料，暗中主持的是個年輕人，這些反賊叫他作小公爺，真姓名叫做沐劍聲，是沐天波的兒子。他手下有個武功極高的老頭兒，叫什麼‘鐵背蒼龍’柳大洪，還有‘聖手居士’蘇岡哪，白氏雙俠中的白二俠白寒楓等等一干人。分別住在楊柳胡同和西坑子胡同兩處。”

　　康熙道：“你都見到了？”韋小寶道：“都見到了。他們說，天下老百姓道，皇上年紀雖然不大，卻是聖明無比，是幾千年來少有的好皇帝，他們便有大大的膽子，也不敢害皇上。前晚所以進宮來胡鬧，完全是想陷害吳三桂，以報復他害死沐天波的大仇。”這幾句馬屁拍得不免過了分，康熙親政未久，天下百姓不會便已歌功頌德，但“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康熙聽說百姓頌揚自已是幾千年來少有的好皇帝，不由得大悅，微笑道：“我也沒行過什麼惠民的仁政，‘聖明無比’云云，是你杜撰出來的罷？”

　　韋小寶道：“不，不！是他們親口說的。大家都說鰲拜這大奸臣殘害良民，老百姓們恨他恨到骨頭里。皇上一上來就把他殺了，那是大大的好事。他們恭維你是什麼鳥生，又是什麼魚湯。奴才也不大懂，想來總是好話，聽得可開心得緊。”康熙一怔，隨即明白，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堯舜禹湯，他媽的，什麼鳥生魚湯！”他想堯舜禹湯的恭維，韋小寶決計不會捏造出，自不會假。哪知道說書先生說“英烈傳”之時，曾說群臣不斷頌揚朱元璋是堯舜禹湯，韋小寶聽得熟了，雖不明其意，卻知“鳥生魚湯”乃是專拍皇帝馬屁的好話，朱元璋每次聽了，都是“龍顏大悅”。

　　韋小寶這時這句話用在小皇帝身，果然見康熙也是“龍顏大悅”，笑得極是歡暢，知道這馬屁拍對了，問道：“皇上，‘鳥生魚湯’到底是什麼東西？”康熙笑道：“還在鳥生魚湯？你這家伙可真沒半點學問。堯舜禹湯是古代的四位有道明君，大聖大智，有仁德于天下的好皇帝。”韋小寶道：“怪不得，怪不得！這些反賊倒也不是全然不明白事理。”康熙道：“雖是如此，也不能讓他們就逃走，快傳多隆來。”韋小寶應了，出去將御前侍衛總管多隆傳進上書房來。康熙吩咐多隆：“反賊果然是云南沐家的人，你帶領侍衛，立刻便去擒拿。小桂子，反賊一伙有些什麼腳色，你跟多總管說說。”韋小寶當下將沐劍聲，柳大洪等人的姓名說了。

　　多隆吃了一驚，說道：“原來是‘鐵背蒼龍’在暗中主持，這批賊子來頭可是不小。那‘搖頭獅子’吳立身，奴才也聽過他的名字，沒想到在宮里關了他一日一夜，卻查不到他的底細。奴才倘若聰明一點，見到他老是搖頭，早該就想到了。如不是聖上明斷，我們侍衛房里的人，都認定是吳三桂的人。”康熙微微一笑，說道：“就怕他們這時早已走了，這一次未必拿得到。”頓了一頓，又道：“既知道了正主兒，就算這次拿不到，也沒什麼大礙。就怕咱們蒙在鼓里，上了人家的當還不知道。”多隆道：“是，是，奴才們胡塗，幸好主子英明，否則可不得了。”磕頭告退，立刻點人去拿。康熙道：“小桂子，我慈宁宮請安，你跟我來。”韋小寶應道：“是！”想到要見太后，不由得膽戰心驚。康熙道：“你愁眉苦臉干什麼？我帶你去見太后，正為的是要保你頭上的腦袋。”韋小寶應道：“是，是！”

　　到了慈宁宮，康熙向太后請了安，稟明刺客來歷，說道是自己派小桂子故意放走了刺客，終于查明了真相。

　　太后微微一笑，說道：“小桂子，你可能干得很哪！”

　　韋小寶跪下又再磕頭，道：“那是皇上料事如神，一切早都算定了，奴才不過奉皇上差遣辦事而已。奴才所干的事，從頭至尾全是皇上吩咐的，奴才自己可沒拿半點主意。”太后向他望了一眼，哼了一聲，說道：“你頑皮胡鬧，可不是皇上吩咐辦的罷！小孩子家出得宮去，一定到處去玩耍了，可到天橋看把戲沒有？買了冰糖葫蘆沒有？”

　　韋小寶想到在天橋上見到官差捉拿賣冰糖葫蘆的小販，料來定是太后所遣，她怕那人將消息傳去五台山告知瑞棟，便不分青紅皂白，將天橋一帶所有賣冰糖葫蘆的小販都抓了，自然不分青紅皂白，盡數砍了，念及她手段的毒辣，忍不住打了個寒噤，說道：“是，是！”

　　太后微笑道：“我問你哪，你買了冰糖葫蘆來吃沒有？”

　　韋小寶道：“回太后的話：奴才在街上聽人說道：‘這幾日天橋不大平靜，必門提督府派人將販賣冰糖葫蘆有小販都捉去了，說道里面有不少歹人。因此本來賣冰糖葫蘆的，現下都改了行，有的賣涼糕兒，有的賣花生，還有改行賣酸棗，賣甜餅的，這些人奴才見得多，有些臉孔很熟，他們都說不賣冰糖葫蘆啦。還有一個真是好笑，說要到什麼五台山，六台山去，販些和尚們吃的素饅頭來賣。”

　　太后豎眉大怒，自然明白韋小寶這番話的用意，那是說這個傳訊之人沒給抓著，以後也別想抓他得到，隨即微微冷笑，說道：“很好，你很好，很能干。皇帝，我想要他在我身邊辦事，你瞧怎麼瞧？”

　　康熙這些日來差遣韋小寶辦事，甚是得力，倚同左右手一般，這次親來慈宁宮，便是要向太后解釋，韋小寶殺了太后所遣的四名太監，是奉自己之命，請太后不要怪責于他，突然聽得太后要人，不由得一怔。他事母甚孝，太后雖不是他親生母親，但他自細由太后撫養長大，實和親母無异，自是不敢違拗，微笑道：“小桂子，太后抬舉你，還不趕快謝恩？”

　　韋小寶聽得太后向皇帝要人，已然嚇得魂飛天外，一時心下胡塗，只想拔腿飛奔，就此逃出皇宮，再也不回來了，聽得康熙這麼說，忙應道：“是，是！”連連磕頭，說道：“多謝太后恩典，皇上恩典！”

　　太后冷笑道：“怎麼啦？你只愿服侍皇上，不愿服侍我，是不是？”韋小寶道：“服侍太后和皇上都是一樣，奴才一樣忠心耿耿，盡力辦事。”太后道：“那就好了。御御膳房的差使，你也不用當了，專門在慈宁宮便是。”韋小寶道：“是，多謝太后恩典。”康熙見太后要了韋小寶，怏怏不樂，說了幾句閒話，便辭了出來。韋小寶跟著出去。太后道：“小桂子，你留著，讓旁人跟皇上回去。我有件事交給你辦。”

　　韋小寶道：“是！”眼怔怔瞧著康熙的背影出了慈宁宮，心想：“你這一去，我可就糟了，不知以後還見不見得著你。”忍不住便想大哭。

　　太后慢慢喝茶，目不轉睛的打量韋小寶，只看得他心中發毛，過了良久，問道：“那到五台山去販賣素饅頭的，什麼時候再回北京？”韋小寶道：“奴才不知道。”太后道：“你什麼時候再去會他？”韋小寶隨口胡謅：“奴才跟他約好，一個月後相會，不過不地在天橋上了。”太后說：“在什麼地方？”韋小寶道：“他說到那時候，他自然會設法通知奴才。”

　　太后點了點頭，道：“那你就在慈宁宮里，等他的消息好了。”雙掌輕輕一拍，內室走了一名宮女出來。

　　這宮女已有三十五六歲年紀，體態極肥，腳步卻甚輕盈，臉如滿月，眼小嘴大，笑嘻嘻的向太后彎腰請安。

　　太后道：“這個小太監名叫小桂子，又大膽又胡鬧，我倒很喜歡他。”那宮女微笑道：“是，這個小兄弟果然挺靈巧的。小兄弟，我名叫柳燕，你叫我姊姊好了。”

　　韋小寶心道：“他媽的，你是肥豬！”笑道：“是柳燕姊姊，你這名字叫得真好，身材好似楊柳，走路輕快，就像一只小燕兒。”在太后跟前，旁的宮女哪敢說半句這等輕佻言語，但韋小寶明知無幸，這種話說了是這樣，不說也是這樣，那麼不說也是白饒。

　　柳燕嘻嘻一笑，說道：“小兄弟，你這張嘴可也真甜。”

　　太后道：“他子鄔甜，腳也也快。柳燕，你說有什麼法子，叫他不會東奔西跑，在宮里亂走亂闖？”柳燕道：“太后把他交給奴才，讓我好好看管著就是。”太后搖頭道：“這小猴兒滑溜得緊，你看他不住的。我派瑞棟去傳他，他卻花言巧語，將瑞棟這膽小鬼嚇跑了。我又派了四名太監去傳他，他串通侍衛，將這四人殺了。我再派四人，不知他做了什麼手腳，竟將董金魁他們四人又都害死了。”

　　柳燕嘖嘖連聲，笑道：“啊喲，小兄弟，你這可也太頑皮啦，那不是難對付得緊嗎？太后，看來只有將他一雙腿兒砍了，讓他乖乖的躺著，那不是安靜太平得多嗎？”

　　太后歎了口氣，道：“我看也只有這法兒了。”

　　韋小寶縱身而起，往門外便奔。

　　他左腳剛跨出門口，驀覺頭皮一緊，辮子已給人拉住，跟著腦袋向後一仰，身不由主的便一個筋斗，倒翻了過去，心口一痛，一只腳已踏有胸膛之上。只見那只腳肥肥大大，穿著一只紅色繡金花的緞鞋，自是給柳燕踏住了。韋小寶情急之下，沖口罵道：“臭婆娘，快松開你的臭腳！”柳燕腳上微一使勁，韋小寶胸口十幾根肋骨格格亂響，連氣也喘不過來。只聽柳燕笑道：“小兄弟，你一雙腳倒香得很，我挺想砍下來聞聞。”

　　韋小寶心想太后恨自己入骨，大可將自己一雙腳砍了，再派人抬著，去見瑞棟傳訊的人，還可暗中派遣高手，跟著那人上五台山去，將瑞棟殺了。但世上早已沒有瑞棟這一號人，西洋鏡終究要拆穿，眼前大事，是要保住這一雙腿，此刻恐嚇已然無用，只有出之于利誘，便冷冷的道：“太后，你砍了我的腿不打緊，就算砍了腦袋，小桂子也不過矮了截，沒有什麼，可惜那‘四十二章經’，嘿嘿，嘿嘿……”

　　太后一聽到‘四十二章經’五字，立時站起，問道：“你說什麼？”

　　韋小寶道：“我說那幾部‘四十二章經’未免有點兒可惜。”

　　太后向柳燕道：“放他起來。”柳燕左足一提，离開韋小寶的胸膛，腳板抄入他身底，在他背心一挑，將他身子挑得彈將起來，左手伸出，已抓住他後頸，提在半空，再往地下重重一頓。韋小寶給她放倒提起，毫無抗拒之能，便如嬰兒一般，本已到了口邊的一句“臭婆娘”，嚇得又吞入了肚里。

　　太后問道：“四十二章經”的話，你是聽誰說的？”韋小寶道：“反正我兩條腿就要給你砍了，我什麼也不說，大伙兒一拍兩散，我沒腿沒腦袋，你也沒‘四十二章經’。”柳燕道：“我勸你還是乖乖的回答太后的好。”韋小寶道：“回答了是死，不回答也是死，為什麼要回答？最多上些刑罰，我才不怕呢。”柳燕拿起他左手，笑道：“小兄弟，你的手指又尖又長，長得挺好看。”韋小寶道：“最多你把我的手指都斬斷了，又有什麼希罕……”一句話未畢，手指上劇痛連心，“啊”的一聲大叫了出來，卻原來柳燕兩根手指拿住他左手食指重重一挾，險些將他指骨也捏碎了。這肥女人笑臉迎人，和藹可親，下手卻如此狠辣，而指上的力道更十分驚人，一挾之下，有如鐵鉗。

　　韋小寶這一下苦頭可吃得大了，眼淚長流，叫道：“太后，你快快將我殺了，那幾部‘四十二章經’，那叫做老貓聞咸魚，嗅鯗啊嗅鯗（休想）！”太后道：“你將“四十二章　經”的事老實說出來，我就饒你性命。”韋小寶道：“我不用你饒命，經書的事，我也決計不說。”

　　太后眉頭微蹙，對這倔強小孩，一時倒感無法可施，隔了半晌。緩緩道：“柳燕，如他不說，你便將他的兩只眼珠挖了出來。”

　　柳燕笑道：“很好，我先挖他一只眼珠。小兄弟，你的眼珠子生得可真靈，又黑又圓，骨碌碌的轉動，挖了出來，可不大漂亮啊。”說著右手大拇指放上他右眼皮，微微使勁。

　　韋小寶只覺得眼珠奇痛，只好屈服，叫道：“投降，投降！你別挖我眼珠子，我說就是了。”柳燕放開了手，微笑道：“那才是乖孩子，你好好的話，太后疼你。”

　　韋小寶伸手揉了揉眼珠，將那只痛眼眨了幾眨，閉起另一只眼睛，側過了頭向柳燕瞧了一會，搖頭道：“不對，不對！”柳燕道：“什麼不對？別裝模作樣了，太后問你的話，快老實回答。”韋小寶道：“我這只眼珠子給你掀壞了，瞧出來的東西變了樣，我見到你是人的身子，脖子上卻生了個大肥豬的腦袋。”

　　柳燕也不生氣，笑嘻嘻的道：“那也挺好玩，我把你左邊那顆眼珠子也掀壞了罷。”

　　韋小寶退後一步，道：“免了罷，謝謝你啦。”閉起左眼向太后瞧去，搖了搖頭。

　　太后大怒，心想：“這小鬼用獨眼去瞧柳燕，說見到她脖子安著個豬腦袋，現下般瞧我，他口中不說，心里不知在如何罵我，定是說見到我脖子上安著什麼畜生腦袋。”冷冷的道：“柳燕，你把他這顆眼珠子挖了出來，免得他東瞧西瞧。”

　　韋小寶忙道：“沒了眼珠，怎麼去拿‘四十二章經’給你？”太后問道：“你有“四十二章　經”？哪里來的？”韋小寶道：“瑞棟交給我的，他叫我好好收著，放在一個最隱秘的所在。他說：‘小桂子兄弟啊，皇宮里面，想害你的人很多，倘若將來你有什麼三長兩短，短了兩只眼珠子或兩條腿子，這部經書就從此讓它不見天日好啦。害你的人，眼珠子雖然不瞎，看不到這部寶貝經書，也跟瞎了眼珠子的人沒什麼分別，這叫自作自受。’太后，那部經書是紅綢子封皮，鑲白邊兒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太后不信瑞棟說過這種話，但她差遣瑞棟去處死宗人府的鑲紅旗旗主和察博，取了他府中所藏的‘四十二章經’，卻确的事實。當日瑞棟回報之時，她正急于要殺韋小寶滅口，來不及詢問經書，此刻聽他這麼說，心下又怒又喜：怒的是瑞棟竟將經書交給了這小鬼，喜的是終于探得了下落，說道：“既是如此，柳燕，你就陪了這小鬼取那經書來給我。倘若經書不假，咱們饒了他性命，將他還皇帝算啦。咱們永世不許他再進慈宁宮來，免得我見了這小鬼生氣。”

　　柳燕拉住韋小寶右手，笑道：“兄弟，咱們去罷！”韋小寶將手一摔，道：“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拉拉扯扯的成什麼樣子。”柳燕只輕輕握住他手掌，哪知她手指上竟似有極如的黏力，牢牢粘住了他手掌，這一摔沒能摔脫她手。柳燕笑道：“你是太監，算什麼男人？就算男子漢，你這小鬼頭給我做兒子也還嫌小。”

　　韋小寶道：“是嗎？你想做我娘，我覺得你我娘當真一模一樣。”

　　柳燕哪知他是繞了彎子，在罵自己是婊子，呸了一聲，笑道：“姑娘是黃花閨女，你別胡說。”一扯他手，走出門外。

　　來到長廊，韋小寶心念亂轉，只盼能想個什麼妙法來擺脫她的掌握，那柄鋒利之極的匕首插在右腳筒里，如伸左手去拔，手一動便給她發覺了，這女人武功了得，就算雙手都有利器，也未必能跟她走上三招兩式，心下嘀咕：“他媽的，哪里忽然鑽了這樣一只大肥豬出來？錢老板什麼不好送，偏偏送肥豬，我早就覺得不吉利。老婊子跟老烏龜動手之時，這頭母豬一定還不在慈宁宮，否則她只要出來幫上一幫，老烏龜立時就死了。這頭母豬定是這兩天才到宮里來的，否則的話，前幾天老婊子就派她來殺我了，不用老婊子親自動手。”想到這里，突然心生一計，帶著她向東而行，徑往乾清宮側的上書房走去，眼前之計，只有去求康熙救命，這肥豬進宮不久，未必識得宮中的宮殿道路。

　　他只向東跨得一步，第二還沒跨出，後領一緊，已被柳燕一把抓住。她嘻嘻一笑，問道：“好兄弟，你上哪里去？”韋小寶道：“到我屋里去取經啊。”柳燕道：“那你怎麼去上書房？想要皇上救你嗎？”韋小寶忍不住破口大罵：“臭豬，你倒認得宮里的道路。”

　　柳燕道：“別的地方不認得，乾清宮，慈宁宮，和你小兄弟的住處，倒還不會認錯。”手勁向右一扭，將他身子扭得朝西，笑道：“乖乖的走路，別掉槍花。”她話聲柔和，這一扭勁力卻是極重。韋小寶勁骨格格聲響，痛得大叫，還道頭頸已被她扭斷。

　　前面兩名太監聽見聲音，轉過頭來。柳燕低聲道：“太后吩咐過的，你如想逃，又或是出聲呼叫，要我立刻殺了你。”韋小寶心想縱然大聲求救，驚動了皇帝，康熙也不會違背母後之命。皇帝對自己雖好，決不致為了一個小太監而惹母親生氣。最好能碰到幾名侍衛，挑拔他們殺了柳燕。突然腰里一痛，給她用力肘大力一撞，聽她說道：“想使什麼鬼計嗎？”

　　韋小寶無奈，只得向自己住處走去。心下盤算：“到了我房中，雖有兩個幫手，但方怡小郡主身上有傷，我們三個對一個，還是打不過大肥豬。給她發現了兩人蹤跡，枉自多送了兩人性命。”

　　到了門外，他取出鑰匙開鎖，故意將鑰匙和鎖相碰，弄得叮叮當當的直響，大聲說道：“臭婆娘，大肥豬，你這般折磨我，終有一日，我叫你不得好死。”

　　柳燕笑道：“你且顧住自己會不會好死，卻來多管別人的事。”韋小寶砰的一聲，將門推開，說道：“這經書給不給太后，你都會殺了我的。你當我是傻瓜，想僥幸活命嗎？”柳燕道：“太后既說過僥過，多半會饒你性命，最多挖了你一對眼珠，斬了一雙腿。”韋小寶罵道：“你以為太后侍你很好嗎？你殺了我之後，太后也必殺了你滅口。”這句話似乎說中柳燕的心事，她一呆，隨即用力在他背上一推。韋小寶立足不定，沖進屋里。他在門外說了這許多話，料想方怡和小郡主早已聽到，知道來了極凶惡的敵人，自是縮在被窩之中，連大氣也不敢透。

　　柳燕笑道：“我沒空等你，快些拿出來。”又在他背上重重一推，韋小寶一個踉蹌，幾步沖入了內房。柳燕跟了進去。韋小寶一瞥眼，見床前整整齊齊的并排放著兩對女鞋。其時天色已晚，房中并無燈燭，柳燕進房後未立即發現。

　　韋小寶暗叫：“不好！”乘勢又向前一沖，將兩雙鞋子推進了床下，跟著身子也鑽了進去，心想再來一次，以殺瑞棟之法宰了這頭肥豬；一鑽進床底，右足便想縮轉，右手去摸靴桶中的匕首，不料右足踝一緊，已被柳燕抓住，聽她喝問：“干什麼？”

　　韋小寶道：“我拿經書，這部書放在床底下。”柳燕道：“好！”諒他在床底下也逃不到哪里，便放脫了他的足踝。韋小寶身子一縮，蜷成一團，拔了匕首在手。柳燕喝道：“拿出來！”韋小寶道：“咦！好像有老鼠，啊喲，可不得了，怎地把經書咬得稀爛啦？”

　　柳燕道：“你在我面前弄鬼，半點用處也沒有！給我出來！”伸手去抓，卻抓了個空，原來韋小寶已縮在靠牆之處。柳燕向前爬了兩尺，上身已在床下，又伸指抓出。

　　韋小寶轉過身來，無聲無息的挺匕首刺出。刀尖剛在她手背相触，柳燕便即知覺，反迅捷之極，右手翻轉一探，抓住了韋小寶的手腕，指力一緊，韋小寶手上已全無勁力，只得松手放脫匕首。柳燕笑道：“你想殺我？先挖了你一顆眼珠子。”右手叉住他咽喉，左手便去挖他眼睛。韋小寶大叫：“有條毒蛇！”柳燕一驚，叫道：“什麼？”突然間“啊”的一聲大叫，叉住韋小寶喉嚨的手漸漸松了，身子扭了幾下，伏倒在地。

　　韋小寶驚又喜，忙從床底下爬出來，只聽沐劍屏道：“你……你沒沒受嗎？”韋小寶掀開帳子，見方怡坐在床上，雙手扶住劍柄，不住喘氣，那口長劍從褥子上插向床底，直沒至柄。原來她聽得韋小寶情勢緊急，從床上挺劍插落，長劍穿過褥子和棕繃，直刺入柳燕的背心。韋小寶在柳燕屁股上踢了一腳，見她一動不動，欣喜之極，說道：“好……好姊姊，是你救了我性命。”

　　憑著柳燕的武功，方怡雖在黑暗中向她偷襲，也必難以得手，但她見韋小寶開鎖入房，絲毫沒想到房中伏得有人，這一劍又是隔著床褥刺下，事先沒半點征兆，待得驚覺，長劍已然穿心而過。縱是武功再強十倍之人，也無法避過。只不過真正的高手自重身份，決不會像她這般鑽入床底去捉人而已。

　　韋小寶怕她沒死透，拔出劍來，隔著床褥又刺了兩劍。沐劍屏道：“惡女人是誰？她好凶，說要挖你的眼珠。”韋小寶道：“是老婊子太后的手下。”問方怡道：“你傷口痛嗎？”方怡皺眉道：“還好！”其實剛才這一劍使勁極大，牽動了傷口，痛得她幾欲暈去，額頭上汗水一滴滴的滲出。

　　韋小寶道：“過不多時，老婊子又會再派人來，咱們可得立即想法子逃走。嗯，你們兩個女扮男裝，裝成太監模樣，咱們混出宮去。好姊姊，你能行走嗎？”方怡道：“勉強可以罷。”韋小寶取出自己兩套衣衫，道：“你們換上穿了。”

　　將柳燕的尸身從床底下拖出來，拾起匕首收好，在尸身上彈了些化尸粉，趕忙將銀票，金銀珠寶，兩部‘四十二章經’，以及武功秘訣包了個包袱，那一大包蒙汗藥和化尸粉自然也非帶不可。

　　沐劍屏換好衣衫，先下床來。韋小寶贊道：“好個俊俏的小太監，我來給你打辮子。”過了一會，方怡也下床來。她身材比韋小寶略高，穿了他衣衫繃得緊緊的，很不合身，一照鏡子忍不住笑了出來。

　　沐劍屏笑道：“讓他給我打辮子，我給師姊打辮子。”韋小寶拿起沐劍屏長長的頭發，胡亂打了個大辮。沐劍屏照了照鏡子，說道：“啊喲，這樣難看，我來打過。”韋小寶道：“現下不忙便打過。此刻天已黑了，出不得宮。老婊孫見肥豬回報，又會派人來拿我。咱們先找個地方躲一躲，明兒一早混出宮去。”

　　方怡問道：“老……太后不會派人在各處宮門嚴查麼？”

　　韋小寶道：“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想起從前跟康熙比武摔交的那間屋子十分清靜，從沒第三人到來，當下扶著二人，出得屋來。

　　沐劍屏斷了腿，拿根門閂撐了當拐仗。方怡走一步，便胸口一痛。韋小寶右手攬住她腰間，半扶半抱，向前行去。好在天色已黑。他又盡揀僻靜的路走，撞到幾個不相干的太監，也沒難留意。到得屋內，三人都松了口氣。韋小寶轉身將門閂上，扶著方怡在椅子上坐了，低聲道：“咱們在這里別說話，外面便是走廊，可不像我住的屋子那麼僻靜。”

　　夜色漸濃，初時三人尚可互相見到五官，到後來只見到朦朧的身影。沐劍屏嫌韋小寶結的辮子不好看，自己解開了又再過。方怡拉過自己辮子在手中搓弄，忽然輕輕“啊”的一聲。韋小寶低聲問道：“怎麼？”方怡道：“沒什麼，我掉了根銀釵子。”沐劍屏道：“啊，是了，我解開你頭發時，將你那根銀釵放在桌子上，打好了辮子，卻忘記給你插回頭上。真糟糕，那是劉師哥給你的，是不是？”方怡道：“一根釵子，又打什麼緊？”

　　韋小寶聽她雖說并不打緊，語氣之中實是十分惋惜，心想：“好人做到底，我去悄悄給她取回來。”當下也不說話，過了一會，說道：“肚子餓得很了，只怕沒力氣走路。我去找些吃的。”沐劍屏道：“快回來啊。”

　　韋小寶道：“是了。”走近門邊，傾蝗外面無人，開門出去。

　　他快步回到自己住處，生怕太后已派人守候，繞到屋後聽了良久，确知屋子內外無人，這才推開窗子爬了進去。其時月光斜照，見桌上果然放著一根銀釵。這銀釵手工甚粗，最多值得一二錢銀子，心想：“劉一舟這窮小子，送這等寒蠢的禮物給方姑娘。”在銀釵上吐了口唾沫，放入衣袋，從錫罐、竹籃、抽屜、床上擱板等處胡亂打些糕點，放在紙盒里，揣入懷中。

　　正要從窗口爬出去，忽見床前赫然有一雙紅色金線繡鞋，鞋中竟然各有一只腳。

　　韋小寶嚇了一大跳，淡淡月光下，見一對斷腳穿著一雙鮮艷的紅鞋，甚是可怖。隨即明白：柳燕的尸身被化尸粉化去時，床前面地下不平，尸身化成的黃水流向床底，留下兩只腳沒化去。他轉過身來，待要將兩只斷腳踢入黃水入中，但黃水已干，化尸粉卻已包入包袱，留在方怡和沐劍屏身邊，心念一轉，童心忽起：“他媽的，老子這次出宮，再也見不到老婊子，子把這兩只腳丟入她屋中，嚇她個半死。”取過一件長衫，裹住一雙連鞋的斷腳，牢牢包住，爬出窗外，悄悄向慈宁宮行去。

　　离慈宁宮將近，便不敢再走正路，閃身花木之後，走一步，聽一聽，心想：“倘若一個不小心，給老婊子捉到了，那可是自投羅网。”又覺有趣，又是害怕，一步步的走近太后寢宮。手心中汗水斬多，尋思：“我把這對豬蹄放在門口的階石上，她明逃訕會瞧見。如果投入天井，畢竟太過危險。”

　　輕輕的又走前兩步，忽聽得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阿燕怎麼搞的，怎地這時候還沒回來？”韋小寶大奇：“屋中怎麼有男人？這人說話的聲音又不是太監，莫非老婊子有了姘頭？哈哈，老子要捉奸。”他心中雖說要“捉奸”，可是再給他十倍的膽子，卻也不敢，但好奇心大起，決不肯就此放下斷腳而走。

　　向著聲音來處躡手躡腳走了幾步，每一步都輕輕提起，極慢極慢的放下，以防踏到枯枝，發出聲響。只聽那男人哼了一聲，說道：“只怕事情有變。你既知這小鬼十分滑溜，怎地讓阿燕獨自帶他去？”韋小寶心道：“原來你是在說你老子。”

　　只聽太后道：“阿燕的武功高他十倍，人又機警，步步提防，哪會出事？多半那部經書放在遠處，阿燕押了小鬼去拿去了。”那男人道：“能夠拿到經書，自然很好，否則的話，哼哼！”這人語氣嚴峻，對太后如此說話，實是無禮已極。韋小寶越來越奇怪：“天下有誰能對她這般說話？難道老皇帝從五台山回來了？”想到順治皇帝回宮，大為興奮，心想定將有出好戲上演。奇怪的是，附近竟沒一名宮女太監，敢敢都給太后遣開了。

　　聽得太后說道：“你知道我已盡力而為。我這樣的身分，總不能親自押著個小太監，在宮里走來走去。我踏出慈宁宮一步，宮女太監就跟了一大串，還能辦什麼事？”那男人道：“你不能等到天黑再押他去嗎？你在這里，什麼形跡也不能露。”那男人冷笑道：“遇到這等大事，還管什麼？我知道，你不肯通知我，是怕我搶了你的功勞。”太后道：“有什麼好搶的？有功勞是這樣，沒功勞也是這樣。只求太平無事的多挨上一年罷了。”語氣中充滿怨懟。

　　韋小寶若不是清清楚楚認得太后的聲音，定會當作是個老宮女在給人責怪埋怨。那兩人的說話都壓低了嗓子，但相距既近，靜夜中別無其他聲音，決無聽錯之理，聽他二人說什麼“搶了功勞”，那麼這男子又不是順治皇帝了。

　　他的好奇再也無法抑制，慢慢爬到窗邊，從窗縫向內張去。這般站在窗外偷看，他在麗春院自幼練得熟了，心道：“從前我偷看瘟生嫖我媽媽，今晚偷看老婊子接客。”只見太后側身坐在椅上，一個宮女雙手負在身後，在房中踱步，此外更無旁人，心想：“那男人卻到哪里去了？”只見那宮女轉過身來，說道：“不等了，我去瞧瞧。”

　　她一開口，韋小寶嚇了一跳，原來這宮女一口男嗓，剛才就是她在說話。韋小寶在窗縫中只瞧得到她胸口，瞧不見她臉。

　　太后道：“我和你去。”那宮女冷笑道：“你就是不放心。”太后道：“那又有什麼不放心了？我疑心阿燕有什麼古怪，咱二人聯手，容易制她。”那宮女道：“嗯，那也不可不防，別在陰溝里翻船。這就去罷。”太后點點頭，走到床邊，掀開被褥，又揭起一塊木塊來，燭光下青光一閃，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將短劍插入劍銷，放在懷中。韋小寶心想：“原來老婊子床上還有這麼個機關。她是防人行刺，短劍不插在劍鞘之中，那是伸手一抓，拿劍就可殺人，用不著從鞘中拔出。萬分緊急的當兒，可差不起這麼霎一霎眼的時刻。”

　　只見太后和那宮女走出寢殿，虛掩殿門，出了慈宁宮，房中燭火也不吹熄，韋不寶心想：“我將這對豬蹄放在她床上那個機關之中，待會她還短劍，忽然摸到這對豬腳，管教她嚇得死去活來。”

　　只見這主意妙不可言，當即閃身進屋，掀開被褥，見床板上有個小銅環，伸指一拉，一塊闊約一尺，長約二尺的木板應手而起，下面是個長方形的暗格，赫然放著三部經書，正是他曾見過的‘四十二章經’。兩部他在鰲拜府中所抄得，原來放經書的玉匣已不在了。另有一部封皮是白綢子的，那晚聽海老公與太后說話，說順治皇帝送給董鄂妃一總經書，太后殺了董鄂妃後据為已有，料想就是這部了。韋小寶大喜，心想：“這些經書不知有什麼屁用，人人都這等看重。老子這就來個順手牽羊，把老婊子氣個半死。”當即取出三部經書，塞入懷里。將柳燕那雙腳從長袍中抖入暗格，蓋上木板，放好被褥，將長袍踢入床底，正要轉身出外，忽聽得外房門呀的一聲響，有人推門而進。

　　這一下當真嚇得魂飛天外，哪料到太后和那宮女回來得這樣快，想也想不及，一低頭便鑽入床底，心中只是叫苦，只盼太后忘記了什麼東西，回來拿了又去找自己，又盼她所忘記的東西并非放在被褥下的暗格之中。

　　只聽得腳步輕快，一個人竄了進來，卻是個女子，腳上穿的是又淡綠鞋子，褲子也是淡綠的，瞧褲子形狀是個宮女，心想：“原來是服侍太后的宮女，她身有武功，不會是蕊初。她如不馬上出去，可得將她殺了。最好她走到床前來。”輕輕拔出匕首，只待那宮女走到床前，一刀自下而上，刺她小腹，包管她莫名其妙的就此送命。

　　只聽得她開抽屜，開柜門，搬翻東西，在找尋什麼物事，卻始終不走到床前，跟著聽得嗤嗤幾聲響，用什麼利器划破了兩口箱子。韋小寶吃了一驚：“這人不是尋常宮女，是到太后房中偷盜來的，莫非是來盜‘四十二章經’？她手中既有刀劍，看來武功也不差過老子，我如出去，別說殺她，只怕先給她殺了。”聽得那女子在箱中一陣亂翻，又划破了西首的三口箱子找尋。韋小寶肚里不住咒罵：“你再不走，老婊子可要回來了。你送了性命不要緊，累得我韋小寶陪你歸天，你的面子未免太大了。”

　　那女子找不到東西，似乎十分焦急，在箱中翻得更快。

　　韋小寶就想投降：“不如將經書拋了出去給她，好讓她快快走路。”

　　便在此時，門外腳步聲響，只聽得太后低聲道：“我說定是柳燕這賤人拿到經書，自行去了。”那女子聽到人聲，已不及逃走，跨進衣柜，關上了柜門。那男子口間的宮女說道：“你當真差了柳燕拿經書？我怎知你說的不是假話？”太后怒道：“你說什麼？我沒派柳燕去拿經書？那麼要她干什麼去？”那宮女道：“我怎知你在搗什麼鬼？說不定你要除了柳燕這眼中釘，將她害死了。”

　　太后怒哼一聲，說道：“虧你做師兄的，竟說出這等沒腦子的話來。柳燕是我師妹，我有這樣大的膽子？”那宮女冷冷的道：“你素來膽大，心狠手辣，什麼事做不出來？”兩人話聲甚低，但靜夜中還是聽得清清楚楚。韋小寶聽太后叫那宮女為“師兄”，而柳燕卻又是她“師妹”，越聽越奇。她二人說話之間，已走進內室，一見到房中箱子划破，雜物散了一地，同時啊的一聲，驚叫出來。

　　太后叫道：“有人來盜經書。”奔到床邊，翻起被褥，拉開木板，見經書已然不在叫了聲：“啊喲！”跟著便見到柳燕的那一對斷腳，驚道：“那是什麼？”那宮女伸手拿起，說道：“是女人的腳。”太后驚道：“這是柳燕，她……她給人害死了。”那宮女冷笑道：“我的話沒錯罷？”太后又驚又怒，道：“什麼話沒錯？”那宮女道：“這藏書的秘密所在，天下只你自己一人知道。柳師妹倘若不是你害死的，她的斷腳怎會放在這里？”

　　太后怒道：“這會兒還在這里說瞎話？盜經之人該當离去不遠，咱們快追。”

　　那宮女道：“不錯。說不定這人還在慈宁宮中。你……你可不是自己弄鬼罷？”太后不答，轉過身來，望著衣柜，一步步走過去，似乎對這柜子已然起疑。韋小寶一顆心幾乎要從胸腔中跳了出來，燭光晃動，映得劍光一閃一閃，在地下掠過，料知太后左手拉開柜門，右手便挺劍刺進柜去，柜中那宮女勢必無可躲閃。

　　眼見太后又跨了一步，离衣柜已不過兩尺，突然間喀喇喇一聲響，那衣柜直倒下來，壓向太后。太后出其不意，急向後躍，柜中飛出好幾件花花綠綠的衣衫，纏在她頭上。太后忙伸手去抓，又有一團衣衫擲向她身前，只聽得她一聲慘叫，衣衫中一把血淋淋的短刀提了起來。原來那團衣衫之中竟裹著人。柜中宮女倒柜擲衣，令太后手足無措，一擊成功。

　　那男嗓宮女起初似乎瞧得呆了，待得聽到太后慘呼，這才發掌向那團衣服中擊落。韋小寶見那團衣服迅即滾開，那綠衣宮女從亂衣服中躍將出來，手提染血短刀，向那男嗓宮女扑去。那男嗓宮女發掌擊出，綠衣宮女斜身閃開，立即又向敵人扑上。

　　韋小寶身在床底，只見到兩人的四只腳。男嗓宮女穿的是灰色褲子，黑緞鞋子。穿綠鞋孤雙腳疾進疾退，穿黑鞋子的雙腳只偶父跨前一步，退後一步。兩人相斗甚劇，卻不聞兵刃相交之聲，顯然那男嗓宮女手中沒有兵刃。韋小寶斜眼向太后瞧去，只見她躺在地下，毫不動彈，顯已死了。

　　但聽得掌聲呼呼，斗了一會，突然眼前一暗，三座燭台中已有一只蜡燭給掌風扑熄。

　　韋小寶心道：“另外兩只蜡燭快快也都熄了，我就可乘黑逃走。”

　　呼的一聲掌風過去，又是一只蜡燭熄了。兩個宮女只是悶打，誰也不發出半點聲息，似乎都怕驚動了外人。慈宁宮本來太監宮女甚眾，鬧了這麼好一會，早該有人過來察看，但這些人顯然一向奉了太后的嚴令，不得呼召，誰也不敢過來窺探。

　　只聽得察察聲響，桌椅的碎片四散飛濺，韋小寶暗暗心驚：“這說話好似男人般的宮女武功恁地了得，掌風到處，將桌椅都擊得粉碎。”驀地一聲輕呼，白光閃爍，跟著噗的一聲，似是綠衣宮女兵刃脫手，飛上去釘在屋頂。跟著兩人倒在地下，扭成一團。

　　這一來韋小寶瞧得甚是清楚，但見兩人施展擒拿手法，在數尺方圓之內進攻防御，招招凶險之極。他別的武功所知甚為有限，于擒拿法卻練過不少時日，曾跟康熙日日拆解，見兩個宮女出招極快，出手狠辣凌厲，挖眼，搗胸，批頸，鎖喉，打穴，截脈，勾腕，撞肘，沒一招不是攻敵要害。韋小寶暗暗咋舌：“倘若換作了我，早就大叫投降了。”韋小一顆心隨著兩人的手掌跳動，只想：“那支蜡燭為什麼還為熄？”他明知二人斗得正緊，他就算堂而皇之的從床底爬出來，堂而皇之的走出門去，兩名宮女也只有驚愕的份兒，誰也緩不出手來阻攔，但就是鼓不起勇氣。

　　驀地里燭火一暗，一個女子聲音輕哼一聲，燭光又亮，只見那灰衣宮女已壓住了綠宮女，右手手肘橫架在她咽喉上。綠衣宮女左手給敵人掠在外門，難以攻敵，右手勾打拿戳，連連出招，都給對方左手化解了，咽喉給人壓住，喘息艱難，右手的招數漸緩，雙足向上亂踢，轉眼便會給敵人扼死。

　　韋小寶心想：“這灰衣宮女扼死對手之後。定會探頭到床底下來打經書，韋小寶可得變成韋死寶！”此時不容細思，立即從床底竄出，手起劍落，一匕首插入灰衣宮女的背心，乘勢向上一挑，切了一道長長的口子，隨即躍開。

　　灰衣宮女縱聲大叫，跳了起來，一扑而前，雙手抓住韋小寶頭頸，用力收緊。韋小寶給她扼得伸出舌頭，眼前陣陣發黑。綠衣宮女飛身躍起，右掌猛落，斬在灰衣宮女的左頸，跟著左手抓住她頭發向後力扯，突然手上一松，將她滿頭頭發都拉了下來，露出一個光頭，原來裝的是假發。就是這時，灰衣宮女雙手松開，放脫了韋小寶，頭頸扭了幾扭，倒地縮作一團，背上鮮血猶如泉涌，眼見不活了。

　　綠衣宮女喘息道：“多謝小公公，救了我性命。”韋小寶點了點頭，驚悸不定，伸手撫摸自己頭頸，左手指著那灰衣宮女的光頭，道：“她……她……”綠衣宮女道：“這人男扮女裝，混在宮里。”

　　忽聽得門口有人叫道：“來人啊，有刺客！”聲音半男半女，是個太監。

　　綠衣宮女右手攬住韋小寶，破窗而出，左手揮出，噗的一響，跟著“啊”的一聲慘叫，那太監身中暗器，扑倒了。

　　綠衣宮衣左手攬著韋小寶的腰，將他橫著提起，向北疾奔，過西三所，進了養華門。韋小寶這時比之初進宮時已高大了不少，也重了不少，這綠衣宮女跟他一般高矮，身子纖弱，但提了他快步而奔，如提嬰兒，毫不費力。韋小寶贊道：“好本事！”

　　那宮女提著他從小徑繞過雨花閣，保華殿，來到福建宮側的火場之畔，才將他放下。

　　這火場之近西鐵門，是焚燒宮中垃圾物的所在，晚間極為僻靜。

　　綠衣宮女問道：“小公公，你叫什麼名字？”韋小寶道：“我是小桂子！”她“啊”的一聲，說道：“原來是手擒鰲拜，皇上最得寵的小桂子公公。”韋小寶微笑道：“不敢！”他在太后寢殿中和這宮女匆匆朝相，當時無暇細年看，依稀覺得她已有四十來歲，說道：“姊姊，你又怎麼稱呼？”

　　那宮微一遲疑道：“你我禍福與共，那也不用瞞你。我姓陶，宮中便叫我陶宮娥。你在太后床下干什麼？”

　　韋小寶隨口胡謅：“我是奉皇帝聖旨，來捉太后的奸！”

　　陶宮娥微微一驚，問道：“皇上知道這宮女是男人？”韋小寶道：“皇上知道一點兒因頭，不過也不太确實。”陶宮娥道：“我……我殺死了太后，這件事轉眼便鬧得天翻地覆，閉了宮門大搜。我可得立即出宮。桂公公，咱們後會有期。”

　　韋小寶心想：“老婊子到了陰世去做婊子，我在宮里倒太平無事了。可是閉宮大搜，方沐兩個姑娘卻非糟糕不可，那便如何是好？”靈機一動，說道：“陶姊姊，我倒有個法子，我立即去稟告皇上，說道親眼看見太后是給那個假宮女殺死的，假宮女則是他後殺的，他兩人斗了個同歸于盡。反正太后已經死無對證，你也不用逃出宮去了。”

　　陶宮娥沉吟片刻，道：“這計策倒也使得，但那個太監卻是誰殺的？”韋小寶道：“我說也是那假宮女殺的。”陶宮娥道：“桂公公，這件事可十分危險，皇上雖然喜歡你，多半也要殺了你滅口。”韋小寶打個寒噤，問道：“皇上也要殺我，那為什麼？”

　　陶宮娥道：“他母親跟人有苟且之事，倘若泄漏了一點風聲出去，你叫皇上置身何地？就算你守口如瓶，皇上每次見到你，總不免心中有愧，遲早非殺了你不可。”韋小寶驚道：“他……他這樣毒辣？”覺得陶宮娥這話畢竟不錯，這些事可千萬不能跟皇帝說。

　　便在此時，南方傳來幾聲鑼響，跟著四面八方都響起鑼聲，那是宮中失火或是有警的緊急訊號，全宮侍衛，太監立即出動。

　　陶宮娥道：“咱們逃不出去了。你假裝去搜捕刺客，我自己回屋去睡覺。”伸出左臂，抱住他腰，又帶著他疾奔，向西奔到英華殿之側，將他放下，輕聲道：“小心！”一轉身便隱在牆角之後。

　　韋小寶記挂著方怡和沐劍屏，急忙向她二人藏身之所。耳聽得鑼聲越響越急，跟著人喧嘩，他沒命價奔進那間屋子，叫道：“是我！”

　　方沐二女早已嚇得臉無血色。沐劍屏道：“干麼打鑼？是來捉拿我們嗎？”韋小寶道：“不是，老婊子死了！括括叫，別別跳。還是回到我屋里比較穩當。”沐劍屏道：“回到你屋里，我們……我們殺了人……”韋小寶道：“不用怕，你們不知道的，快走！”俯身扶起方怡，左手提了包袱，向外沖出。

　　三人跌跌撞撞的奔了一會，只見斜刺里幾名侍衛奔來。為首侍衛高舉火把，喝問：“什麼人？”韋小寶道：“是我，我們趕快去保護皇上。是走了水嗎？”那人認得韋小寶，忙將火把交給旁人，雙手垂下，恭恭敬敬的道：“桂公公，聽說慈宁宮出事了。”韋小寶道：“好，你們先去，我隨後便來。”那侍衛躬身道：“是！”帶領眾人而去。

　　沐劍屏道：“他們似乎很怕你呢，剛才我還道要糟。”說道連拍胸口。

　　韋小寶想說句笑話，吹幾句牛，但挂念著太后被殺之事鬧了出來，不知將有何待後果，心慌意亂之下，什麼笑話也說不出口。路上又遇到了一批侍衛，這才回到自己住處，好在方怡和沐劍屏早已換成太監裝束，眾侍衛群相慌亂，誰也沒加留意。

　　韋小寶道：“你們便耽在這里，千萬別換裝束。”將包袱放入衣箱，出屋後，將門上了鎖，快步奔向乾清宮康熙的寢殿。

## 第十五回　關心風雨經聯榻　輕命江山博壯游

　　康熙聽到鑼聲，披衣起身，一名侍衛來報慈宁宮中出了事，什麼事卻說不清楚。他正自急，見韋小寶進來，忙問：“太后安好？出了什麼事？”

　　韋小寶道：“太后叫奴才今晚先回自己屋去睡，明天再搬進慈宁宮去，沒……沒想到宮里出了事。不知什麼，奴才這就去瞧瞧。”康熙道：“我去給太后請安，你跟著來。”韋小寶道：“是。”康熙對母後甚有孝心，不及穿戴，披了件長袍便搶出門去，快步而行，一面問道：“太后要你服侍，你怎麼又到我這里？”韋小寶道：“奴才聽得鑼聲，擔心又來了刺客，一心只挂念著皇上，忙不迭奔來，真……真是該死。”

　　康熙一出寢宮，左右太監，侍衛便跟了一大批，十幾盞燈籠在身周照著。他見韋小寶衣衫頭發極是紊亂，哪知道他是在太后床底鑽進鑽出，還道他忠心護主，一心一意的只挂念著皇帝，來不及穿好衣服，就趕來保護，頗感喜慰。

　　行出數丈，兩名侍衛奔過來稟告：“刺客擅闖慈宁宮，害死了一名太監，一名宮女。”康熙忙問：“可驚動了太后聖駕？”那侍衛道：“多總管已率人將慈宁宮團團圍住，嚴密保護太后。”康熙略感放心。

　　韋小寶心道：“他便是帶領十萬兵馬來保護慈宁宮，這會兒也已遲了。”

　　從乾清宮到慈宁宮相距不遠，繞過養心殿和太極殿便到。只見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數百名侍衛一排排的站著，別說刺客，只怕連一只老鼠出鑽不過去。眾侍衛見到皇帝，一齊跪下，康熙擺了擺手，快步進宮。

　　韋小寶掀起門帷。康熙走進門去，只見寢殿中箱籠雜物亂成一團，血流滿地，橫臥著兩具□首，只嚇得心中突突亂跳，叫道：“太后，太后！”

　　床上一人低聲道：“是皇帝麼？不用擔心，我沒事。”正是太后的聲音。

　　韋小寶這一驚非同小可，心想：“原來老婊子沒死。我做事當真胡塗，先前干麼不在她身上補上一劍？她沒死，我可得死了。”回過頭來，便想發足奔逃，卻見門外密密麻麻的站滿了侍衛，逃不了三步便會給人抓住，只嚇得雙足發軟，頭腦暈眩，便欲摔倒。康熙來到床前，說道：“太后，您老人家受驚了。孩兒保護不周，真是罪孽深重，那些飯桶侍衛，一個個得好好懲辦才是。”太后喘了口氣道：“沒……沒什麼。不一個太監和宮女爭鬧……互相毆斗而死，不干侍衛們的事。”康熙道：“太后身子安好？沒驚動到您老人家？”太后道：“沒有！只是我瞧著這些奴才生氣。皇帝，你去罷，叫大家散去。”

　　康熙道：“快傳太醫來給太后把脈。”韋小寶縮在他身後，不敢答應，只怕給太后瞧見，又怕一開口就給認了出來。太后道：“不，不用傳太醫，我睡一覺就好。這兩人……這兩個奴才□首……不用移動。我心里煩得很，怕吵，皇帝，你……你叫大家快走。”她說話聲音微弱，上氣不接下氣，顯是受傷著實不輕。

　　康熙很是擔心，卻又不敢違命，本想徹查這太監和宮女如何毆斗，惹得太后如此生氣，兩人雖已身死，卻犯了這樣的大罪，還得追究他們家屬，可是聽了太后的話，顯然不愿張揚，連□首也不許移動，只得向太后請了安，退出慈宁宮。

　　韋小寶死里逃生，雙腳兀自發軟，手扶牆壁而行。

　　康熙低頭沉思，覺得慈宁宮中今晚之事大是突兀，中間必不隱秘，但太后的意思明明擺著叫自己不可理會。他沉思低頭，走了好長一段，這才抬起頭來，見韋小寶跟在身後，問道：“太后要你服侍，怎地你又跟著來了？”

　　韋小寶心想反正天一亮便要出宮逃走，大可信口開河，說道：“先前太后說道心里煩得很，一見到太監便生氣。奴才見到太后聖體不大安適，還是別去惹太后煩惱為妙。”

　　康熙點了點頭，回到乾清宮寢殿，待服侍他的眾監都退了出去，說道：“小桂子，你留著！”韋小寶應了。

　　康熙從東到西，又從西到東的踱來踱去，踱了一會，問道：“你看那太監和宮女，為什麼斗毆而死？”韋小寶道：“這個我可猜不出。宮里很多宮女太監脾氣都很壞，動不動就吵嘴，有時不暗中打架，只是不敢讓太后和皇上知道罷了。”康熙點點頭道：“你去吩咐大家，你事不用再提，免得再惹太后生氣。”韋小寶道：“是！”康熙道：“你去罷！”

　　韋小寶請了安，轉身出去，心想：“我這一去，永遠見你不著了。”回頭瞧了一眼。康熙也正瞧著他，臉上露出笑容，道：“你過來。”韋小寶轉過身來。康熙揭開床頭的一只金盒，拿出兩塊點心，笑道：“累了半天，肚里可餓了罷！”將點心遞給他。

　　韋小寶雙手接過，想起太后為人凶險毒辣，寢宮里暗藏男人，終有一天會加害皇上。他一切蒙在鼓里，什麼都不知道。皇帝對待自己，真就如是朋友兄弟一般，若不能這事跟他說，他給太后害死，自己可太也沒有義氣。想到此處，眼前似乎出現了康熙全身筋骨俱斷，橫□就地的慘狀，心中一酸，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康熙微笑道：“怎麼啦？”伸手拍拍他肩頭，道：“你愿意跟我，是不是？那也容易，過幾天等太后好了，我再跟太后說老實說，我也舍不得你。”

　　韋小寶心情激動，尋思：“陶宮娥說，我如吐露真情，皇帝不免要殺我滅口。英雄好漢什麼都能做，就是不能不講義氣，大丈夫死就死好了。”將兩塊點心往桌上一放，握住了康熙的手，顫聲道：“小玄子，我再叫你一次小玄子，行嗎？”

　　康熙笑道：“當然可以。我早就說過了，沒人之處，咱們就跟從前一樣。你又想跟我比武，是不是？來來來，放馬過來。”說著雙手一翻，反握住了他雙手。

　　韋小寶道：“不忙比武。有一件機密大事，要跟我好朋友小玄子說，說是決不能跟我主子萬歲爺說。皇上聽了之後，就要吹我腦袋。小玄子當我是朋友，或者不要緊。”

　　康熙不知事關重大，少年心情，只覺得十分有趣，忙拉了他并肩坐在床沿上，說道：“快說，快說！”韋小寶道：“現下你是小玄子，不是皇帝？”康熙微笑道：“對，我現下是你的好朋友小玄子，不是皇帝。一天到晚做皇帝，沒個知心朋友，也沒什麼味道。”韋小寶道：“好，我說給你聽。你要砍我腦袋，也沒法子。”康熙微笑道：“我干麼要殺你？好朋友怎能殺好朋友？”

　　韋小寶長長吸了口氣，說道：“我不是真的小桂子，我不是太監，真的小桂子已給我殺了。”康熙大吃一驚，問道：“什麼？”

　　韋小寶便將自己出身來歷簡略說了，接著說到如何被擄入宮，如何毒瞎海天富雙眼，如何冒充小桂子，海天富如何教武等情，一一照實陳說。

　　康熙聽到這里，笑道：“他媽的，你先解開褲子給我瞧瞧。”

　　韋小寶知道皇帝精明，這等大事豈可不親眼驗明，當即褪下了褲子。

　　康熙見他果然并非淨了身的太監，哈哈大笑，說道：“原來你不是太監。殺了個小太監小桂子，也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你不能再在宮里住了。要不然，我就派你做御前侍衛的總管。多隆這□武功雖然不錯，辦事可胡塗得很。”

　　韋小寶系上褲子，說道：“這可多謝你啦，不過只怕不成。我聽到跟太后有關的幾件大秘密。”

　　康熙道：“跟太后有關？那是什麼？”問到這兩句話時，心中已隱隱覺得有些不對。

　　韋小寶咬了咬牙，便述說那晚在慈宁宮所聽到太后和海天富的對答。

　　康熙聽到父皇順治竟然并未崩駕，即是在五台山清涼寺出家，這一驚固然非同小可，這一喜尤其是如顛如狂。他全身發抖，握住了韋小寶雙手，顫聲道：“這……這當真不假？我父皇……父皇還在人世？”韋小寶道：“我聽到太后和海天富二人确是這麼說的。”

　　康熙站起身來，大聲叫道：“那……那好極了！好極了！小桂子，天一亮，咱們立即便往五台山去朝見父皇，請他老人家回宮。”

　　康熙君臨天下，事事隨心所欲，生平唯一大憾便是父母早亡。有時午夜夢回，想到父母之時，忍不住流淚哭泣。此刻聽得韋小寶這麼說，雖仍不免將信將疑，卻已然喜心翻倒。

　　韋小寶道：“就只怕太后不愿意。她一直瞞著你，這中間是有重大緣故的。”康熙道：“不錯，那是什麼緣故？”他一聽到父親未死，喜悅之情充塞胸臆，但稍一凝思，無數疑竇立即涌現。韋小寶道：“宮中大事，我什麼都不明白，只能將太后和海天富的對答据實說給你聽。”康熙道：“是，是，快說！快說！”

　　聽韋小寶說到端敬皇後和孝康皇後如何為人所害，康熙跳起身來，叫道：“你……你說孝康皇後，是……是給人害死的？”韋小寶見他神色大變，雙眼睜得大大的，臉上的肌肉不住牽動，不禁害怕，顫聲道：“我……我不知道。只聽海天富跟太后是這麼說的。”康熙道：“他們怎地說？你……你再說一遍。”

　　韋小寶記性甚好，重述那晚太后與海天富的對答，連二人的聲調語氣也都學得極像。

　　康熙呆了半晌，道：“我親娘……我親娘竟是給我害死的？”韋小寶道：“孝康皇後就是……是……是你母親？”康熙點了點頭，道：“你說下去，一句也不可遣遺漏。”心中一酸，淚水涔涔而下。

　　韋小寶接著述說凶手用“化骨綿掌”先害死端敬皇後的兒子榮親王，再害死端敬皇後和貞妃，順治出家後，太后又害死孝康皇後，殮葬端敬皇後和貞妃的仟作如何奉海天富之命赴五台稟告順治，順治如何派海天富回宮徹查，卻說他眼睛瞎了之後，敵不過太后，以致對掌身亡。

　　康熙定了定神，詳細盤問當晚情景，追查他所聽到的說話，反復細問，料定韋小寶決無可能捏造此事，抬起頭想了一會，問道：“你為什麼直到今天，才跟我說？”

　　韋小寶道：“這件事關涉太大，我哪敢亂說？可是明天我要逃出宮去，再也不回來了，想到你孤身在宮在極是危險，可不能再瞞。”康熙道：“你為什麼要出宮？怕太后害你？”韋小寶道：“我跟你說，今晚死在慈宁宮的那個宮女，是個男人，是太后的師兄。”太后宮中的宮女竟然是個男人，此事自然匪夷所思，但康熙這晚既聽到自己已死的父皇竟然未死，而母親又是為一向端莊慈愛的太后所暗殺，再聽到一個宮女是男人假扮，已絲毫不以為奇，何況眼前這個小太監也就是假扮的，問道：“你又怎麼知道？”

　　韋小寶道：“那晚我聽到了太后跟海天富的說話後，太后一直要殺我滅口。”當下將太后如何派遣瑞棟，柳燕，以及眾太監先後來加害自己等情一一說了，又說到在慈宁宮中聽到一個男子和太后對答，兩人爭鬧起來，那男子假扮的宮女為太后所殺，太后卻也受了傷。他這番話說話當然不盡不實，既不提起陶宮娥，也不說自己殺了瑞棟和柳燕，偷了幾部《四十二章　經》等情。

　　康熙沉吟道：“這人是太后的師兄？聽他口氣，似乎太后尚愛另一人的挾制，那會是什麼人？難道……難道這人知道太后寢殿在有個假宮女，因此……”韋小寶聽他言語涉及太后的“奸清”，不敢接口，只搖了搖頭，過了一會，才道：“我也想不出。”

　　康熙道：“傳多隆來。”

　　韋小答應了，心想：“皇帝要跟太后翻臉，叫多隆捉拿老婊子來殺頭？我到底是快快逃走好呢？還是留著再幫他？”

　　多隆正自憂心如焚，宮里接連出事，自己脖子上的腦袋就算不搬家，腦袋上的帽子、帽子之上的頂子，總是大大的不穩，聽得皇帝傳呼，忙趕進乾清宮來。康熙吩咐道：“慈宁宮沒什麼事，你立即撤去慈宁宮外所有侍衛。太后說聽到侍衛站在屋外，心里就煩得很。”多隆見皇上臉色雖然頗為古怪，卻沒半句責備的言語，心中大喜，忙磕了頭出去傳令。

　　康熙又將心中諸般疑團，細細詢問韋小寶，過了良久，料知眾侍衛已撤，說道：“小桂子，我和你夜探慈宁宮。”

　　韋小寶道：“你親自去探？”康熙道：“正是！”一來事關重大，不能單是聽了一個假冒小太監的一面之辭，便對撫養自己長大的母後心存懷疑；二來“犯險夜探”，是學武之人非做不可之事，有此機會，如何可以輕易放過？自己是皇帝，不能了宮一試身手，在宮里做一下“夜行人”，卻也是聊胜于無。只不過下旨先令慈宁宮守衛盡數撤走，自己再去“夜探”，未免不合“武林好手”的身分而已。

　　韋小寶道：“太后已將她師兄殺了，這會兒正在安睡養傷，只怕探不到什麼。”

　　康熙道：“沒有探過，怎知探不到什麼？”當即換上便裝，腳下穿了薄底快靴，便是當日跟韋小寶比武的那一身裝束，從床頭取過一柄腰刀，懸在腰間，從乾清宮側門走了出去。

　　眾侍衛，太監正在乾清宮外層層守衛，一見之下，慌忙跪下行禮。康熙喝令：“大家站住，誰也不許亂動。”這是皇帝聖旨，誰敢有違？二百余侍衛和太監就此直挺挺的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康熙帶著韋小寶，來到慈宁宮，見靜悄悄的已無一人。時之間，心中思涌如潮，又是悲若，又是煩躁，聽得太后的咳嗽聲音，既想沖進去摟著她痛哭一場，又想叉住她脖子厲聲質問，到底父皇和自己親生母後是怎樣了？他一時盼望小桂子所說的全是假話，又盼望他所說的絲毫不假。他不住發抖，寒毛直豎，涼意直透骨髓。

　　太后房中燭火未熄，忽明忽暗映著窗紙。過了一會兒，聽得一個宮女的聲音道：“太后，縫好了。”太后“嗯”了一聲，說道：“把這宮女……宮女的死□，裝……裝在被袋里。”那宮女道：“是。那太監的死□呢？”太后怒道：“我只叫你裝那宮女，你……你又管什麼太監？”那宮女忙道：“是！”接著便聽到物件在地下拖動之聲。

　　康熙忍耐不住，探頭去窗縫中張望，可是太后寢殿窗房的所有縫隙均用油灰塞滿，連一條細縫也沒有。他往日曾聽韋小寶說過江湖上夜行人的行事訣竅和禁忌，那都是轉述茅十八從揚州來到北京之時一路上所說的。此時窗戶無縫，正中下懷，當下伸指沾了唾液，輕輕濕了窗紙，指上微微用力，窗上便破了個小孔，卻無半點聲息。

　　他就眼張去，見太后床上錦帳低垂，一名年輕宮女正在將地下一具□首往一只大布袋中塞去，□首穿的是宮女裝束，可是頭頂光禿禿地一根頭發也無。那宮女將□首塞入袋中，拾起地下的一團假發，微一疑，也塞進了布袋，低聲道：“太后，裝……裝好啦！”

　　太后道：“外邊侍衛都撤完了？我好像聽到還有人聲？”那宮女走到門邊，向外一張，說道：“沒人了。”太后道：“你把口袋拖到荷花塘邊，在袋里放四塊大石頭，用……用繩子……將袋子扎住了……咳……咳……把袋子推落塘里。”那宮女道：“是。”聲音發抖，顯得很是害怕。太后道：“袋子推下池塘之後，多扒些泥土拋在上面，別讓人瞧見。”那宮女又應道：“是。”拖著袋子，出房走向花園。

　　康熙心想：“小桂子說這宮女是個男人，多半不錯。這中間若不是有天大隱情，太后何必要沉□入塘，滅去痕跡？”見韋小寶便站在身邊，不自禁的伸手去，握住了他手。兩人均覺對方手掌又濕又冷。

　　過了一會兒，聽得扑通一聲，那裝□首的布袋掉入了荷塘，跟著是扒土和投泥土入塘的聲音，又過了一會，那宮女回進寢殿。韋小寶早就認得她聲音，便是那小宮女蕊初。

　　太后問道：“都辦好了？”蕊初道：“是，都辦好了。”太后道：“這里本來有兩具□首，怎麼另一具不見了？明天有人問起，你怎麼說？”蕊初道：“奴才……奴才什麼也不知道。”太后道：“你在這里服侍我，怎會什麼也不知道？”蕊初道：“是，是！”太后怒道：“什麼『是，是』？”

　　蕊初顫聲道：“奴才見到那死了的宮女站起身來，原來她只是受傷，并沒有死。她慢慢的……慢慢的走出去。那時候……那時候太后正在安睡，奴才不敢驚動太后，眼見那宮女走出了慈宁宮，不知道……不知道到哪里去啦。”太后歎了口氣，說道：“原來這樣，阿彌陀佛，她沒死，自己走了，那倒好得很。”蕊初道：“正是，謝天謝地，原來她沒死。”

　　康熙和韋小寶又待了一會，聽太后沒再說話，似已入睡，于是悄悄一步步的离開，回到乾清宮。只見一眾侍衛監仍是直挺挺的站著不動。康熙笑道：“大家隨便走動罷！”他雖笑著說話，笑聲和話聲甚為干澀。

　　回入寢宮，他凝視韋小寶，良久不語，突然怔怔的掉下淚來，說道：“原來太后……太后……”韋小寶也不知說什麼話好。

　　康熙想了一會，雙手一拍，兩名侍衛走到寢殿門口。康熙低聲道：“有一件事情，差你二人去辦，可不能泄漏出去。慈宁宮花園的荷塘中，有一只大口袋，你二人去抬了來。太后正在安睡，你二人倘若發出半點響聲，吵醒了太后，那就自己割了腦袋罷。”兩人躬身答應而去。康熙坐在床上，默不作聲，反復思量。

　　隔了好半晌，終于兩名侍衛抬了一只濕淋淋的大布袋，來到寢殿門外。

　　康熙道：“可驚醒了太后沒有？”兩名侍衛齊道：“奴才們不敢。”康熙點了點頭，道：“拿進來！”兩名侍衛答應了，將布袋拿進屋來。康熙道：“出去罷！”

　　韋小寶等兩名侍衛退出寢殿，帶上了門，上了閂，便解開布袋上的繩索，將□首拖了出來。見□首臉上胡子雖剃得極光，須根隱約可見，喉頭有結，胸口平坦，自是個男子無疑。這人身上肌肉虯結，手指節骨凸起，純是一副久練武功的模樣。看來此人假扮宮女，潛伏宮中只是最近之事，否則以他這副形相，連做男人也是太丑了，如何能假扮宮女而不給發覺？

　　康熙拔出腰刀，割破此人的褲子，看了一眼之後，惱怒之極，連揮數刀，將他腰胯之間斬得稀爛。

　　韋小寶道：“太后……”康熙怒道：“什麼太后？這賤人逼走我父皇，害死我親娘，穢亂宮廷，多行不義。我……我要將她碎□萬段，滿門抄斬。”韋小寶吁了口長氣，登時放心：“皇上不再認她是太后，這老婊子不論做什麼壞事，給我知道了，他也不會殺我滅口。”

　　康熙提刀又在□首上剁上一陣，一時氣憤難禁，便欲傳呼侍衛，將太后看押起來審問，轉念一想：“父皇未死，卻在五台山出家，這是何等大事？一有泄漏，天下官民群相聳動，我可萬萬鹵莽不得。”說道：“小桂子，明兒一早，我便跟你去五台山查明真相。”

　　韋小寶應道：“是！”心中大喜，得和皇帝同行，到五台山去走一遭，比之悶在北京城里自是好玩得多了。

　　但康熙可遠比韋小寶見識明白，思慮周詳，隨即想到皇帝出巡，十分隆重，至少也得籌備布置好幾個月，沿途百官預備接駕保護，大費周章，決不能說走便走；又想自己年幼，親政未久，朝中王公大臣未附，倘若太后乘著自己出京之機奪政篡權，廢了自己，另立新君，是可慮；又如父皇其實已死，或者雖然尚在人世，卻不在五台山上，自己大張旗鼓的上山朝見，要是未能見到，不但為天下所笑，抑且是貽笑後世。

　　他想了一會，搖頭道：“不行，我不能隨便出京。小桂子，你給我走一遭罷。”韋小寶頗感失望，道：“我一個去？”康熙道：“你一個人去。侍得探查明白，父皇确是在五台山上，我在京里又布置好了對付那賤人的法子，咱二人再一同上山，以策萬全。”

　　韋小寶心想皇帝既決定對付太后，自己去五台山探訪，自是義不容辭，說道：“好，我就去五台山。”

　　康熙道：“我大清規矩，太監不能出京，除非是隨我同去。好在你本來不是太監。小桂子，你以後不做太監了，還是做侍衛罷。不過宮里朝里的人都已認得你，忽然不做太監，大家會十分奇怪。嗯，我可對人宣稱，為了擒拿鰲拜，你奉我之命，假扮太監，現下元凶已除，自然不能老是假扮下去。小桂子，將來你讀點書，我封你做個大官兒。”

　　韋小寶道：“好啊！只不過我一見書本子就頭痛。我少讀點書，你封我的官兒，也就小些好了。”

　　康熙坐在桌前，提起筆來，給父皇寫信，稟明自己不孝，直至此刻方知父皇尚在人世，民中歡喜逾恒，即日便上山來，恭迎聖駕回宮，重理萬機，而兒子亦得重接親顏，寫得幾行字，忽想：“這封信要是落入旁人手中，那可大大不妥。小桂子倘若給人擒獲或者殺死，這信就給人搜去了。”

　　他拿起了那頁寫了半張的信紙，在燭火上燒了，又提筆寫道：“敕令御前侍衛副總管欽賜黃馬褂韋小寶前赴五台山一帶公干，各省文武官員受命調遣，欽此。”

　　寫畢，蓋了御寶，交給韋小寶，笑道：“我封了你一個官兒，你瞧是什麼。”

　　韋小寶睜大了眼，只識得自己的名字，和“五、一、文”三個字，一共六個字，而“韋”字和“寶”字也跟“小”字上下相湊才識得，要是分開，就認不准了，搖頭道：“不識得是什麼官。是皇上親封的，總不會是小官罷？”

　　康熙笑著將那道敕令讀了一遍。韋小寶伸了伸舌頭，道：“是御前侍衛副總管，厲害，厲害，還賞穿黃馬褂呢。”康熙微笑道：“多隆雖是總管，可沒黃馬褂穿。你這事如能辦得妥當，回宮後再升你的官。只不過你年紀太小，官兒太大了不像樣，咱們慢慢來。”韋小寶道：“官大官小，我也不在乎，只要常常能跟你見面，那就很好了。”

　　康熙又喜又悲，說道：“你此去一切小心，行事務須萬分機密。這道敕令，如不是萬不得已，不可取出來讓人見到。這就去罷！”

　　韋小寶向康熙告別，見東方已現出魚肚白，回到屋里，輕輕開門進去。

　　方怡并沒睡著，道：“你回來了。”韋小寶道：“萬事大吉，咱們這就去宮罷。”沐劍屏迷迷糊糊的醒轉，道：“師姊很是擔心，怕你遇到危險。”韋小寶笑問：“你呢？”沐劍屏道：“我自然也擔心。你沒事罷？”韋小寶道：“沒事，沒事。”只聽得鐘聲嫌詔，宮門開啟，文武百官便將陸續進宮候朝。韋小寶點燃桌上蜡燭，察看二人裝束并無破綻，笑道：“你二人生得太美，在臉眄擦些泥沙灰土罷。”沐劍屏有些不愿意，但見方怡伸手在地下塵土往臉上搽去，也就依樣而為。韋小寶將從太后床底盜來的三部經書也包入包袱，摸出那枝銀釵，遞給方怡，說道：“是這根釵兒罷？”

　　方怡臉上一紅，慢慢伸手接過，說道：“你甘冒大險，原來……原來是去為我取這根釵兒。”心中一酸，眼眶兒紅了，將頭轉了過去。

　　韋小寶笑道：“也沒什麼危險。”心想：“這叫做好心有好報，不去取這根釵兒，撈不到一件黃馬褂。”他帶劣鄴人從禁宮城後門神武門出宮。其時天色尚未大亮，守門的侍衛見是桂公公帶同兩名小太監出宮，除了巴結討好，誰來多問一句？

　　方怡出得宮來，走出十余丈後，回頭向宮門望了一眼，百感交集，真似隔世為人。

　　韋小寶在街邊雇了三頂小轎，吩咐抬往西長安街，下轎另雇小轎，到天地會落腳處兩條胡同外下轎，說道：“你們沐王府的朋友，昨逃詡出城去了。我得跟朋友商議商議，且看送你們去哪里。”他做了欽賜黃馬褂的御前侍衛副總管，自覺已成了大人，加之有欽命在身，去查一件天大的大事，突然收起了油腔滑調，再者師父相距不遠，可也不敢放肆。方怡問道：“你……你今後要去哪里？”韋小寶道：“我不敢再在北京城多耽，走得越遠越好，要等到太后死了，事平之後，才敢回來。”方怡道：“我們在河北石家莊有個好朋友，你……你如不嫌棄，便同……便同去暫避一時可好？”沐劍屏道：“好啊，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大家是自己人。三個人一起趕路，也熱鬧些。”兩人凝望著他，均有企盼之意，沐劍屏顯得天真熱切，方怡則微含羞澀。韋小如不是身負要務，和這兩個俏佳人結伴同行，長途遨游，原是快活逍遙之極，此刻卻不得不設法推托，說道：“我還答應了朋友去辦一件要緊事，這時候不能就去石家莊。你們身上有傷，兩個姑娘兒家趕路不便，我得拜托一兩個靠得住的朋友，護送你們前去。咱們且歇一歇，吃飽了慢慢商量。”當下來到天地會的住處。守在胡同外的弟兄見到是他，忙引了進去。馬彥超迎了出來，見他帶了兩名小太監，甚是詫异。韋小寶在他耳邊低聲道：“是沐家小公爺的妹子，還有一個是好師姊，我從宮里救出來的。”

　　馬彥超請二女在廳上就坐，奉上茶來，將韋小寶拉在一邊，說道：“總舵主昨晚出京去了。”韋小寶大喜，他一來實在怕師父查問武功進境，二來又不知是否該將康熙所命告知，聽說已然离京，心頭登時如放下一塊大石，臉上卻裝作失望之極，頓足道：“這……這……這……唉，師父怎地這麼快就走了。”馬彥超道：“總舵主吩咐屬下轉告韋香主，說他老人家突然接到台灣的急報，非趕回去處理不可。總舵主要韋香主一切小心，相機行事，宮中如不便再住，可离京暫避，又說要韋香主勤練武功，韋香主身上的傷毒不知已全清了沒有，如果身子不妥，務須急報總舵主知道。”韋小寶道：“是。師父惦記我的傷勢武功，好教人心中感激。”他這兩句話倒是不假，聽得師父在匆忙之際還是記挂著自己身子，确是感念，又問：“台灣出了什麼事？”馬彥超道：“聽說是鄭氏母子不合，殺了大臣，好像生了內變。總舵主威望極重，有甚麼變亂，他老人家一到必能平息，韋香主不必憂慮。李大哥、關夫子、樊大哥、風大哥、玄貞道長他們都跟著總舵主去了。徐三哥和屬下留在京，聽韋香主差遣。”韋小寶點點頭，說道：“你叫人去請徐三哥來。”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武功既高，人又機警，而且是個老翁，護送二女去石家莊最好不過。又想：“台灣也是母子不和，殺人生事，倒跟北京的太后，皇帝一樣。”他回到廳上，和方沐二人同吃面點。沐劍屏吃得小半碗面，便忍不住問道：“你當真不能和我們同去石家莊嗎？”韋小寶向方怡瞧去，見她停箸不食，凝眸相看，目光中殊有殷切之意，不由得胸口一熱，便想要二女跟著自己去五台山，但隨即心想：“我去辦的是何等大事？帶著這兩個受傷的姑娘上道，礙手礙腳，受人注目，那是萬萬不可。”歎了口氣。道：“我事了之後，便到石家莊來探望。你們的朋友住在哪里？叫什麼名字？”方怡慢慢低下了頭，用筷子挾了一根面條，卻不放入口里，低聲道：“那位朋友在石家莊西市開了一家騾馬行，他叫『快馬』宋三。”韋小寶道：“『快馬』宋三，是了，我一定來探望你們。”臉上出現頑皮神色，輕聲道：“我又怎能不來？怎舍得這一對羞花閉月的大老婆，小老婆？”

　　沐劍屏笑道：“乖不了半天，又來貧嘴貧舌了。”方怡正色道：“你如真當我們是好朋友，我們……我們天天盼望你來。要是心存輕薄，不尊重人，那……那也不用來了。”韋小寶碰了個釘子，微覺無趣，道：“好啦，你不愛說笑，以後我不說就是。”

　　方怡有些歉然，柔聲道：“就是說笑，也有個分寸，也得瞧時候，瞧地方。你……你生氣啦？”

　　韋小寶又高興起來，忙道：“沒有，沒有。只要你不生氣就好。”方怡笑了笑，輕輕的道：“對你啊，誰也不會真的生氣。”

　　方怡這以嫣然一笑，縱然臉上塵土未除，卻也是俏麗難掩，韋小寶登時覺得身上一陣溫暖。他一口一口喝著面湯，一時想不出話來說。

　　忽聽得開井中腳步聲響，一個老兒走了進來，卻是徐天川到了。他走到韋小寶身前，躬身行禮，滿臉堆歡，恭恭敬敬的說道：“您老好。”他為人謹細，見有外人在座，便不稱呼“韋香主”。

　　韋小寶抱拳還禮，笑道：“徐三哥，我給你引見兩位朋友。這兩位都是『鐵背蒼龍』柳老爺子的高足，這一位方姑娘，這一位沐姑娘，是沐王府的小郡主。”向方沐二人道：“這位徐大哥，跟柳老爺子、你家小公爺都相識。”他生怕方沐二女懷恨記仇，加上一句：“本來有點兒小小過節，現下這梁子都已揭開了。”待三人見過禮後，說道：“徐三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徐天川聽得這兩個女扮男裝的小太監竟是沐王府的重要人物，心想沐劍聲等都已知道韋小寶來歷，這兩位姑娘自然也早得悉，便道：“韋香主有所差遣，屬下自當奉命。”

　　方怡和沐劍屏卻其實不知道韋小寶身份，聽徐天川叫他“韋香主”，都大為奇怪。

　　韋小寶微微一笑，說道：“兩位姑娘跟吳立身老爺子、劉一舟劉大哥他們一般，都是失陷在皇宮之中，此刻方才出來。沐家小公爺、劉一舟師兄他們都已离京了罷？”

　　徐天川道：“沐王府眾位英雄都平安离京。沐小公爺還托我打探小郡主的下落，我請他放心，包在天地會身上，必定找到小郡主。”說著臉露微笑。

　　沐劍屏道：“劉師哥跟我哥哥在一起？”她這話是代方怡問的。徐天川道：“在下送他們分批出城，劉師兄是跟柳老爺子在一起，向南去的。”方怡臉上一紅，低下頭來。

　　韋小寶心想：“你聽得心上人平安脫險，定然是心花怒放。”殊不知這一父猜錯了。方怡心中想的是：“我答應過他，他如救了劉師哥性命，我便得嫁他為妻，終身不渝。可是他是個太監，怎生嫁得？他小小年紀，花樣百出，卻又是什麼『韋香主』了？”韋小寶道：“這兩位姑娘力抗清宮侍衛，身上受了傷，現下要到石家莊一位朋友家去養傷。我相請徐三哥護送前去。”

　　徐天川歡然道：“理當效勞。韋香主派了一件好差使給我。屬下對不起沐王府的朋友，反蒙沐小公爺相救，心中既感且愧。得能陪兩位姑娘平安到達，也可稍稍補報于萬一。”

　　沐劍屏向徐天川瞧了一眼，見他身形瘦小，弓腰曲背，是個隨時隨刻便能一命嗚呼的糟老頭子，說什麼護送自己和師姊，只怕一路上還要照料他呢，何況韋小寶不去，早已好生失望，不悅之意忍不住便在臉上流露出來。方怡卻道：“煩勞徐老爺子大駕，可實不敢當，只須勞駕給雇一輛大車，我們自己上路好了。我們的傷也沒什麼大不了，實在不用費神。”

　　徐天川笑道：“方姑娘不用客氣。韋香主既有命令，我說什麼要奉陪到底。兩位姑娘武藝高強，原不用老頭兒在旁惹厭，『護送』兩字，老頭兒實在沒這個本領。但跑腿打雜，待候兩位姑娘住店，打尖，雇車，買物，那倒是拿手好戲。免得兩位姑娘一路之上多費口舌，對付騾夫，車夫，店小二這等人物。”方怡見再推辭，說道：“徐老爺子這番盛意，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徐天川哈哈大笑，道：“報什麼答？不瞞兩位姑娘說，我對咱們這位韋香主，心中佩服得了不得，別瞧他年紀輕輕，實在是神通廣大。他既救了我老命，昨天又給老頭子出了胸中一口惡氣，我心中正在嘀咕，怎生想法子好好給他辦幾件事才好，哪想他今天就交給了我這一件差使。兩位姑娘就算不許我陪著，老頭兒也只好不識相，一路之上做個先行官，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侍候兩位平安到達石家莊。別說從北京到石家莊只幾天路程，韋香主倘若吩咐老頭兒跟隨兩位上云南去，那也是說去便去，送到為止。”沐劍屏見他模樣雖然猥瑣，說話倒很風趣，問道：“他昨天給你出了什麼氣？他……他不是在皇宮里麼？”

　　徐天川笑道：“吳三桂那奸賊手下有個狗官，叫做盧一峰。他將老頭兒拿了去，拷打辱罵，還拿張膏藥封住我的嘴巴，幸得令兄派人救了我出來。韋香主答應我說，他定當叫人打斷這狗官的雙腿。我想吳三桂的狗兒子這次來京，手下帶的能人極多。盧一峰這□上次吃過我苦頭，學了乖，再也不敢獨自出來，咱們要報仇，可不這麼容易。哪知道昨天我在西城種德堂藥材□，見到一個做跌打醫生的朋友，說起平西王狗窩里派人抬了一個狗官，到處找跌打醫生。可情形也真奇怪，跌打醫生找了一個又一個，共找了二三十人，卻又不讓醫治，只是跟他們說，這狗官名叫盧一峰，胡塗混蛋，平西王的狗兒子親自拿棍子打斷了他的一雙狗腿，要他痛上七日七夜，不許醫治。”方怡和沐劍都十分奇怪，問韋小寶：“那是什麼道理？”韋小寶道：“這狗官得罪了徐三哥，自然要叫他多吃點兒苦頭。”沐劍屏道：“平西王狗窩里的人，卻干麼又將他抬來抬去，好讓眾人得知？”韋小寶道：“吳應熊這小子是要人傳給我聽，我叫他打斷這狗官的腿，他已辦妥了。”沐劍屏更是奇怪，問道：“他又為什麼要聽你的話？”韋小寶微笑道：“我胡說八道，騙他一番，他就信啦。”徐天川道：“我本想趕去將他斃了，但想這狗官給人抬著游街示眾，斷了兩條腿又不許醫治，如去殺了他，反倒便宜了這□。昨天下午這親眼見到了他，一條狗命十成中倒已去了九成，褲管卷了起來，露出兩條斷腿，又腫紫，痛得只叫媽。兩位姑娘，你說老頭兒心中可有多痛快？”

　　這時馬彥超已雇了三輛大車，在門外等候。他也是天地會中的得力人物，但會中規矩，大家干的是殺頭犯禁之事，如非必要，越少露相越好，是以也沒給方沐二人引見。韋小寶尋思：“我包袱之中一共已有五部《四十二章經》，這些書有什麼用，我一點也不知道，但這許多人拚了命偷盜搶奪，其中一定大有緣故，帶在身旁趕路，可別失落。”沉吟半晌，有了計較，向馬彥超悄悄的道：“馬大哥，我在宮里有個要好兄弟，給韃子侍衛們殺了，我帶了他骨灰出來，要好好給他安葬。請你即刻差人去買口棺木。”

　　馬彥超答應了，心想韋小寶的好友為韃子所殺，那必是反清義士，親自去選了一口上好的柳州木棺材。他知道這位韋香主手面甚闊，將他所給的三百兩銀子使得只剩下三十幾兩，除了棺木這外，其他壽衣，骨灰壇，石灰，綿紙，油布，靈牌，靈幡，紙錢等物一應俱全，盡是最佳之物，又替方沐二女買了改換男裝的衣衫鞋帽，中所用的干糧點心，還叫了一名仵作，一名漆匠。待得諸物抬到，韋小寶和二女已睡了兩個時辰。韋小寶先行換子常人裝束，心道：“我奉旨到五台山公干，這可有得忙了，怎麼還有時候練武功？師父這部武功秘訣，可別給人偷去。”當下將五部經書同師父所給的武功秘訣，用油布一層一層包裹完密，到灶下去捧了一大把柴灰，放在骨灰壇中，心想：“最好棺材之中放一具真的□首，那麼就算有人開棺查檢，也不會起疑只不過一時三刻，也找不到個壞人來殺了。”于是醮些清水，抹在眼中臉上，神情悲哀，雙手捧了油布和骨灰壇，走到後廳，將包裹和骨灰壇放入棺材，跪了下來，放聲大哭。徐天川，馬彥超，以及方沐二女都已候在廳上，見他跪倒痛哭，哪有疑心，只确是他好友的骨灰，也都跪倒行禮。韋小寶見過死者家人向吊祭者還禮的情形，搶到棺木之側，跪下向四人磕頭還禮。眼看仵作放好綿紙，石灰等物，釘上了棺蓋。漆匠便開始油漆。

　　馬彥超問道：“這位義士尊姓大名，好在棺木上漆書他的名號。”韋小寶道：“他……他……”抽抽噎噎的不住假哭，心下尋思，說道：“他叫海桂棟。”那是將海大富、小桂子、瑞棟三人的名字各湊一字，心道：“我殺了他們三人，現下向你們磕頭行禮，焚化紙錢給你們在陰世使用，你們三個冤鬼，總不該纏上我了罷？”沐劍屏見他哭得悲切，勸慰道：“滿清韃子殺死我們的好朋友，總有一日要將他們殺得干干淨淨，給好朋友報仇雪恨。”韋小寶哭道：“韃子自然要殺，這幾位好朋友的仇，卻是萬萬報不得的。”沐劍屏睜大了一雙秀目，怔怔的瞧著他，心想：“為什麼報不得？”

　　四人休息了一會，和馬彥超作別上道。韋小寶道：“我送你們一陣。”方沐二人臉上均有喜色。二女坐了一輛大車，韋小寶和徐天川各坐一輛。三輛大車先出東門，向東行了數里，這才折而向南。又行了七八里，來到一處鎮甸，徐天川吩咐停車，說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天色已經不早，咱們這晚杯茶，這就分手罷！”

　　走進路旁一間茶館，店伴泡上茶來，三名車夫坐了另一桌。

　　徐天川心想韋香主他們三人必有體已話要說，背負著雙手，出去見看風景。

　　沐劍屏道：“桂……桂大哥，你其實姓韋，是不是？怎麼又是什麼香主？”韋小寶笑道：“我姓韋，名叫小寶，是天地會青木堂香主。到這時候，可不能再瞞你們了。”沐劍屏歎道：“唉！”韋小寶問：“為什麼歎氣？”沐劍屏道：“你是天地會青木堂香主，怎地……怎地到皇宮中去做了太監，那不是……那不是……”方怡知道她要說“可惜之極”，一來此言說來不雅，二來不愿惹起韋小寶的愁思，插嘴道：“英雄豪傑為了國家大事，不惜屈辱自身，那是教人十分佩服的。”她料想韋小寶必是奉了天地會之命，自殘身體，入宮臥底，确然令人敬佩。

　　韋小寶微微一笑，心想：“要不要跟她們說不是太監？”忽聽徐天川喝道：“好朋友，到這時候還不露相嗎？”伸手向右首一名車夫的肩頭拍了下去。

　　徐天川的右掌剛要碰上那車夫肩頭，那人身子一側，徐天川右掌已然拍空，他左拳卻已向車夫右腰擊到，到車夫反手勾推，將這拳事到外門。徐天川右肘跟著又向他後頸壓落。那車夫右手反揚，向徐天川頂門虛擊，徐天川手肘如和他頭頸相触，便有如將自己頭頂送到他手掌之下，立即雙足使勁，向後躍開。他連使三招，掌拍，拳擊，肘壓，是都十分凌厲的手法，可是那車夫竟都輕描淡寫的一一化開。

　　徐天川又驚又怒，料想這人定是大內奸手，奉命前來拿人，當下左手連揮，示意韋小寶等三快逃，自己與敵人糾纏，讓他們三人有脫身之機。可是他們三人哪肯不顧義氣？方怡身上有傷，難以動手，韋小寶和沐劍屏都拔出兵刃，便要上前夾擊。那車夫轉過身來，笑道：“八臂猿猴好眼力！”聲音頗為尖銳。四人見他面目黃腫，衣衫污穢，形貌丑陋，一時間也瞧也不出多少年紀。徐天川聽他叫出自己外號，心下更驚，抱拳道：“尊駕是誰？干麼假扮車夫，戲弄在下？”

　　那車夫笑道：“戲弄是萬萬不敢的。在下與韋香主是好朋友，得知他出京，特地前來相送。”韋小寶搔了搔頭，道：“我……我可不認得你啊。”那車夫笑道：“我二人昨晚還聯手共抗強敵，你怎麼便忘了？”韋香主恍然大悟，說道：“啊，你……你是陶……陶……”將匕首插入靴筒，奔過去拉住她手，才知道轉夫是掏宮娥所喬裝改扮。陶宮娥臉上涂滿了牛油水粉，旁人已難知她喜怒，但見她眼光中露出喜悅之色，說道：“我怕韃子派人阻截，因此喬裝護送一程，不料徐老爺子好眼力，可瞞不過他的法眼。”

　　徐天川見韋香主的神情，知道此人是友非敵，又是歡喜，又感慚愧，拱手道：“尊駕武功高強，佩服，佩服！韋香主人緣真好，到處結交高人。”陶宮娥笑道：“不敢！請問徐大哥，我的改裝之中，什麼地方露了破綻？”徐天川道：“破綻是沒有。只不過一路之中，我見尊駕揮揮鞭趕騾，不似尋常車夫，。尊駕手腕不動，鞭子筆直伸了出去，手肘不抬，鞭子已縮了回來。這一份高明武功，北京趕大車的朋友之中，只怕還沒幾位。”四人都大笑起來。徐天川笑道：“在下倘若識相，見了尊駕這等功夫，原不該再伸手冒犯，只不過老頭子就是不知好歹，那也沒法子。”陶宮娥道：“徐大哥言重了，得罪了莫怪。”徐天川抱拳道：“不敢，請問尊姓大名？”

　　韋小寶道：“這位朋友姓陶，跟兄弟是……生死之交。”陶宮娥正色道：“不錯，正是生死之交。韋香主救過我的性命。”韋小寶忙道：“前輩說哪里話來，咱們只不過合力殺了個大壞蛋而已。”陶宮娥微微一笑，道：“韋兄弟，徐大哥，方沐二位，咱們就此別過。”一拱手，便躍上大車趕車的座位。韋小寶道：“陶大哥，你去哪里？”陶宮娥笑道：“我從哪里來，回哪里去。”韋小寶點頭道：“好，後會有期。”眼見她趕著大車徑自去了。

　　沐劍屏道：“徐老爺子，這人武功真的很高嗎？”徐天川道：“武功了得！她是個女子，更加了不起。”沐劍屏道：“她是女子？”徐天川道：“她躍上大車時扭動腰身，姿式固然好看，但不免扭扭捏捏，那自然是女子。”沐劍屏道：“她說話聲音很尖，也不大像男人。韋大哥，她……她本來的相貌好看麼？”韋小寶道：“四十年前或許好看。但你就算再過四十年，仍比現今的她好看得多。”沐劍屏笑道：“怎麼拿我跟她比了？原來她是個老婆婆。”韋小寶想到便要跟她們分手，不禁黯然，又想孤身上路，不由得又有些害怕。從揚州來到北京，是跟茅十八這江湖行家在一起，在皇宮之中雖迭經凶險，但人地均熟，每到緊急關頭，往往憑著一時機警而化險為夷，此去山西五台山，這條路固然從未走過，前途更是一人不識。他從未單身行過長路，畢竟還是個孩子，難免膽怯。一時想先回北京，叫馬彥超陪同前去五台山，卻想這件事有關小玄子的身世，如讓旁人知道了，可太也對不起好朋友。徐天川只道他仍回北京，說道：“韋香主，天色不早，你這就請回罷，再遲了只怕城門關了。”韋小寶道：“是。”方怡和劍屏都道：“盼你辦完事後，便到石家莊來相見。我們等著你。”韋小寶點點頭，心中甜甜地，酸酸地，說不出話來。

　　徐天川請二女上車，自己坐在車夫身旁，趕車向南。韋小寶眼見方沐五女從車中探頭出來，揮手相別。大車行出三十余丈，轉了個彎，便給一排紅柳樹擋住，再也不見了

　　韋小寶上了剩下的一輛大車，命車夫折而向西，不回北京城去。那車夫有些遲疑，韋小寶取出十兩銀子，說道：“十兩銀子雇你三天，總夠了罷？”車夫大喜，忙道：“十兩銀子雇一個月也夠了。小的好好服侍公子爺，公子爺要行便行，要停便停。”當晚停在北京西南廿余里一處小鎮，在一家小客店歇宿。韋小寶抹身洗腳，沒等等吃晚飯，便已倒在炕上睡著了。

　　次晨醒轉，只覺頭痛欲裂，雙眼沉重，半天睜不開來，四肢更酸軟無比，難以動彈，便如在夢魘中一般。他想張口呼叫，卻叫不出聲，一張眼，卻見地下躺著三人，他大吃驚，呆了半晌，定了定神，慢慢掙扎著坐起，只見炕前坐著一人，正笑吟吟的瞧著他。韋小寶“啊”的一聲。那人笑道：“這會兒才醒嗎？”正是陶宮娥。

　　韋小寶這才寬心，說道：“陶姊姊，陶姑姑，那是怎麼回事？”陶宮娥微笑道：“你瞧瞧這三個是誰？”韋小寶爬下炕來，腿間只一軟，便已跪倒，當即後仰坐地，伸手支撐這才站起，見地下三人早已死了，卻都不識，說道：“陶姑姑，是你救了我性命？”

　　陶宮娥笑道：“你到底叫我姊姊呢，還是叫姑姑？可別沒上沒下的亂叫。”韋小寶笑道：“你是姑姑，陶姑姑！”陶宮娥微笑道：“你一個行路，以手飲食可得小心些，若是跟那八只手的老猴兒在一起，決不能上了這當。”韋小寶道：“我昨晚給人下了蒙汗藥？”陶宮娥道：“差不多罷。”韋小寶想了想，說道：“多半茶里有古怪，喝上去有點酸味，又有些甜甜的。”心想：“我自己身上帶著一大包蒙汗藥，卻去吃人家的蒙汗藥。他媽的，我這次不嘗嘗蒙汗藥的滋味，又怎知是酸酸甜甜的？”問道：“這是黑店？”陶宮娥道：“這客店來來是白的，你進來之後，就變黑了。”韋小寶仍然頭痛欲裂，伸手按住額頭道：“這個我可不懂了。”

　　陶宮娥道：“你住店不久，就有人進來，綁住了店主夫婦跟店小二，將這間白店改了黑店。一名賊人剝下店小二的衣服穿上，在茶壺里撒上一把藥粉，送進來給你。我見你正在換衣衫抹身。等我過了一會再來看你，你早已倒了茶喝過了。幸虧這只是蒙汗藥，不是毒藥。”韋小寶登時滿臉通紅，昨晚自己抹身之時，曾想象如果方怡當真做了自己老婆，緊緊抱著她，那是怎麼一股滋味，當時情思□漾，情狀不堪。陶宮娥年紀雖不小，畢竟是女子，隔窗見到如此丑態，自然不能多看。

　　陶宮娥道：“昨日我跟你分手，回到宮里，但見內外平靜無事，并沒人太后發喪。我自是十分奇怪，匆匆改裝之後，到慈宁宮外察看，見一切如常，原來太后并沒死。這一下可不對了。我本想太后一死，咱二人仍可在宮在混下去，昨晚這一刀既然沒刺死她，那就非得立即出宮不可，還得趕來通知你，免得你撞進宮來，自己送死。”韋小寶假作驚异，大聲道：“啊，原來老婊子沒死，那可糟糕。”心下微感慚愧：“昨日匆忙之間，忘提起，我以為你早知道了。”陶宮娥道：“我剛轉身，見有三名侍衛從慈宁宮出來，形跡鬼鬼祟祟，心想多半是太后差他們去捉拿我的，但見他們并不是朝我的住處走去，當時也沒功夫理會，回到住處收拾收拾，又改了裝，從御膳房側門溜出宮來。”

　　韋小寶微笑道：“原來姑姑裝成了御膳房的蘇拉。”御膳房用的蘇拉雜役最多，劈柴，抬煤，殺雞，洗菜，燒火，洗鍋等雜務，均由蘇拉充當，這些人在御膳房畔出入，極少有人留意。陶宮娥道：“我一出宮，便見到那三名侍衛，已然改了裝束，背負包袱，名牽馬匹，顯然是有遠行。”韋小寶“啊”了一聲，伸左足向一具死□踢了一腳，道：“便是這三位開黑店的朋友了？”陶宮娥微笑道：“那可得多謝這三位朋友，若不是他們引路，我怎又找得到你？誰料得到你會繞著向西？他們出城西門，一路上打聽，可見到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單身上道，果然是奉太后之命拿你。傍晚時分，他們查到了這里，我也跟到了這里。”

　　韋小寶心下感激，道：“若不是姑姑相救，此刻我連閻羅五的問話也答不上來啦。他問：『韋小寶，你怎麼死的？』我只好說說：『回大王，胡里胡塗，莫名其妙！』”陶宮娥在深宮里住了數十年，平時極少和人說話，聽韋小寶說話有趣，笑道：“這孩子！閻羅王定道：『拉下去打！』”韋小寶笑道：“可不是麼？閻羅老爺胡子一翹，喝道：『活著胡里胡塗，莫名其妙，也就罷了，怎麼死了也胡里胡塗？我這里倘若都是胡塗鬼，我豈不變成胡塗閻王？』”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韋小寶問道：“姑姑，後來怎樣？”

　　陶宮娥道：“我聽他們在灶下低聲商議，一人說：『太后聖諭，我小鬼能活捉最好，否則就一刀殺了，可是他身上攜帶的東西，盡數得帶回去呈繳，一件也不許短少。』另一人道：『這小鬼膽敢偷盜太后日日念誦的佛經，當真活得不耐煩了，難怪太后生氣。太后吩咐，要緊的就是那幾部佛經。』小兄弟，你當真拿了太后的佛經麼？是你們總舵主叫你拿的，是不是？”說著目不轉睛的凝視著他。韋小寶突然明白：“是了，她在太后房中找尋的，正是這幾部《四十二章經》。”臉上裝作迷惘一片，說道：“什麼佛經？我們總舵主不拜菩薩。我從來沒見他念過什麼經。”

　　陶宮娥武功雖高，但自幼便在禁宮，于人情世故所知極少。兩人雖然同在皇宮，韋小寶日日和皇帝，太后，王公，太官，侍衛，太監見面，時時刻刻在陰謀奸詐之間打滾，練得機伶無比，周身是刀；陶宮娥卻只和兩名老宮女相伴，一年之間也難得說上幾十句話，此外什麼人也不見。兩人機智狡獪之間的相差，比之武功間的差距尤遠。她見韋小寶天真爛漫，心想：“我剛救了他性命，他心中對我感激之極，小孩子又會說什麼假話？何況我已親自查過他的包袱？”點了點頭，道：“我見他們打開你的包袱細查，見到許多珠寶，又有幾十萬兩銀子的銀票，好生眼紅，商量著如何分贓。我聽著生氣，便進來一起都料理了。”韋小寶罵道：“他媽的，原來太后這老婊子知道我有錢，派了侍衛來謀財害命。又下蒙汗藥，又開黑店，這老婊子淨干下三濫的勾當，真不是東西。”

　　陶宮娥道：“那倒不是的。太后要的只是佛經，不是珠寶銀子。那幾部佛經事關重大，我想會不會你交了給徐天川和那兩位姑娘，帶到石家莊去收藏？心想敵人已除，就讓你多休息一會。當下騎了馬向南趕去，在一家客店外找到了他們的大車，本想悄悄的查上一查，可是這位『八臂猿猴』機警之至，我一踏上屋頂，他就知道了，說不得，只好再動一次手。”

　　韋小寶道：“他不是你對手。”陶宮娥道：“我本不想得罪你們天地會，可是沒法子。我將他點倒後，說了許多道歉的話，請他別生氣。小兄弟，下次你見到他，再轉言幾句，說我實在是出于無奈。我在他三人的行李之中，查了一遍，連那輛大車也拆開來查過了，什麼也沒查到，便解開了他們穴道。趕著騎馬回來。”韋小寶道：“原來胡里胡塗，莫名其妙之時，你卻去辦了這許多事。陶姑姑，你怎麼知道我是天地會的？”陶宮娥微笑道：“我給你們趕了這半天車，怎會聽不到你們說話？你小小年紀便做了青木堂香主，這在天地會中是挺大的職份，是不是？”

　　韋小寶甚是得意，笑道：“也不算小了。”

　　陶宮娥沉吟半晌，問道：“你跟隨皇帝多時，可曾聽到他說起過甚麼佛經的事？”

　　韋小寶道：“說起過的。太后和皇上好像挺看重這些勞什子的佛經。其實他媽的有甚麼用？太后做人這樣壞，就算一天念一萬遍阿陀佛，菩薩也不會保佑……”陶宮娥不等他說完，忙問：“他們說些甚麼？”韋小寶道：“皇上派我跟索額圖大人到鰲拜府里查抄，叮囑我一定要抄到兩部四甚麼經，好像有個『二』字，又有個『十』字的。”

　　陶宮娥臉上露出十分興奮之情，道：“對，對！是《四十二章經》，你抄到了沒有？”韋小寶道：“我瞎字不識，知道他什麼《四十二章經》，五十三章　經？後來索大人到了，我拿去交給了太后。她歡喜得很，賞了我許多糖果糕餅，他媽的，老婊子真小氣，不給金子銀子，當我小孩子哄，只給我糖果糕餅。早知她這樣壞，那兩部經書我早丟在御膳房里，當柴燒了……”

　　陶宮娥忙道：“燒不得，燒不得！”韋小寶笑道：“我也知燒不得，皇上一問索大人，西洋鏡就拆穿了。”陶宮娥沉吟道：“這樣說來，太后手里至少有兩部《四十二章經》？”韋小寶道：“恐怕有四部。”陶宮娥道：“有四部？你……你怎麼知道？”韋小寶道：“前天晚上我躲在她床底下，聽她跟那個男扮子裝的宮女說起，她本來就有一部，從鰲拜家里抄去了兩部，她又差御前侍衛副總管瑞棟，在一個什麼旗主府中去取了一部來。”陶宮娥道：“正是，是從鑲藍旗旗主府里取來的。那麼她手里共有四部了，說不定有五部、六部。”站起來走了幾步，說道：“這些經書十分要緊，小兄弟，我真盼你能助我，將太后那幾部《四十二章　經》都盜了出來。”韋小寶沉吟道：“老婊子如果傷重，終于活不成，這幾部經書，恐怕會帶到棺材里去。”陶宮娥道：“不會的，決計不會。我卻擔心神龍教教主棋高一著，捷足先得，這就糟了。”“神龍教主”這五字，韋小寶卻是第一次聽見，問道：“那是什麼人？”

　　陶宮娥不答他的問話，在房中踱步兜了幾個圈子，見窗紙漸明，天色快亮，轉過身來，道：“這里說話不便，唯恐隔牆有耳，咱們走罷！”將三具□首提到客房門外，放入大車。暈三人都是給她用重手震死，并未流血，倒十分干淨，說道：“店主人和你的車夫都給他們綁著，讓他們自行掙扎罷。”和韋小寶并坐在車夫位上趕車向西。

　　行得七八里，天已大明，陶宮娥半三具□首丟在一個亂墳堆里，拿幾塊大石蓋住了，回到車上，說道：“咱們在車上一面趕路，一面說話，不怕給誰聽了。”韋小寶笑道：“也不知道車子底下有沒有人。”陶宮娥一驚，說道：“對，你比我想得周到。”一揮鞭子，馬鞭繞個彎兒，刷的一聲，擊到車底。她連擊三記，确知無人，笑道：“這些江湖上防人的行徑，我可一竅不通了。”韋小寶道：“那我更是關竅不通了。你總比我行些，否則昨兒晚救不了我。”

　　這時大車行在一條大路上，四野寂寂。陶宮娥緩緩的道：“你救過我的性命，我也救過你的性命，咱們算得是生死患難之交。小兄弟，按年紀說，我做得你娘，承你不棄，叫我一聲姑姑，你肯不肯真的拜我為姑母，算是我的侄兒。”韋小寶心想：“做侄兒又不蝕本，反下姑姑早已叫了。”忙道：“那好極了。不過有一件事說十分倒霉，你一知道之後，恐怕不要我這個侄兒了。”陶宮娥問道：“什麼事？”韋小寶道：“我沒爹爹，我娘是在窯子做婊子的。”

　　陶宮娥一怔，隨即滿臉堆歡，喜道：“好侄兒，英雄不怕出身低。咱們太祖皇帝做過和尚，做過無賴流氓，也沒什麼相干。你連這等事也不瞞我，足見你對姑姑一片真心，我自然是什麼都不瞞你。”

　　韋小寶心想：“我娘做婊子，茅十八大哥是知道的，終究瞞不了人。要騙出人家心里的話，總得自己最見不得人的事先抖了出來。”當即躍下地來，跪到磕頭，說道：“侄兒韋小寶，拜見我的親姑姑。”陶宮娥數十年寂居深宮，從無親人，連稍帶情誼的言語也沒聽過半句，忽聽韋小寶叫得如此親熱，不由得心頭一酸，忙下車扶起，笑道：“好侄兒，從此之後，我在這世上多了個親人……”說到這里，忍不住流下淚來，一面笑，一面拭淚，道：“你瞧，這是大喜事，你姑姑卻流起淚來。”

　　兩人回到車上，陶宮娥右手握□，左手拉住韋小寶的右手，讓騾子慢慢一步步走著，說道：“好侄兒，我姓陶，那是真姓，我閨名叫做紅英，打從十二歲上入宮，第二年就服侍公主。”韋小寶道：“公主？”陶紅英道：“是，公主，我大明祟禎皇帝陛下的長公主。”韋小寶道：“啊，原來姑姑還是大明祟禎皇帝時候進宮的。”

　　陶紅英道：“正是，祟禎皇帝出宮之時，揮劍斬斷了公主的臂膀。我聽公主遭難的訊息，奔去想救她，心慌意亂，重重摔了一交，額頭撞在階石上，暈了過去。等到醒轉，陛下和公主都已不見了，宮中亂成一團，誰也沒來理我。不久闖賊進了宮，後來滿清韃子趕跑了闖賊，又占了皇宮。唉，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韋小寶問道：“公主不是祟禎皇帝爺的親生女兒麼？為甚麼要砍死她。”陶紅英又歎了口乞，道：“公主是祟禎的親生女兒，她是最得皇上寵愛的。這時京城已破，賊兵已經進城，皇上決心殉難，他生怕公主為賊所辱，所以要先殺了公主。”韋小寶道：“原來是這樣。要殺死自己親生女兒，可還真不容易。聽說祟禎皇帝後是在煤山吊死的，是不是？”

　　陶紅英道：“我也是後來聽人說的。滿清韃子由吳三桂引進關來，打走了闖賊，霸占了我大明江山。宮里的太監宮女，十之八九都放了出去，說是怕靠不住。那時我年紀還小，那一摔受傷又重，躺在黑房里，也沒人來管。直到三年多之後，才遇到我師父。”韋小寶道：“姑姑，你武功這樣高，你師父他老人家的武功自然更加了不起啦。”陶紅英道：“我師父說，天下能人甚多，咱們的武功，也算不了甚麼。我師父是奉了我太師父之命，進宮來當宮女的。”揮鞭在空中虛擊一鞭，劈啪作響，續道：“我師父進宮來的用意，便是為了那八部《四十二章經》。”

　　韋小寶問道：“一共八部？”陶紅英道：“一共八部。滿洲八旗，黃白紅旗，正四旗，鑲四旗，每一旗的旗主各有一部，共有八部。”

　　韋小寶道：“這就是了。我見到鰲拜家里抄出來的那兩部經書，書套子的顏色不同，一部是黃套子鑲了紅邊兒，另一部是白套子的。”陶紅英道：“原來八部經書的套子，跟八旗的顏色相同，我可從來沒見過。”

　　韋小寶尋思：“我手里已有五部，那麼還缺三部。這八部經書到底有什麼古怪，姑發一定知道，得想法子套問出來。”他假作痴呆，說道：“原來你太師父他老人家出誠心拜菩薩。宮里的佛經，那自然特別貴重，有人說是用金子水寫的。”

　　陶紅英道：“那倒不是。好侄兒，我今天給你說了，你可說什麼也不能泄漏出去。你發一個誓來。”

　　發誓賭咒，于韋小寶原是稀松平常之極，上午說過的，下午就忘了，下午說過的，沒等睡覺就忘了，何況八部經書他已得其五，怎肯將其中秘密輕易告人？忙道：“皇天後土，韋小寶如將《四十二章經》中的秘密泄漏出去，日後糟糕之極，死得跟老婊子那人男扮女裝的王八蛋師兄一模一樣。”心想：“要我男扮女裝，跟老婊子去睡覺。這種事萬萬不會做。那就決不能跟這王八蛋師兄死得一模一樣。”發了誓日後要死，他倒是信的，因此賭咒發誓之時，總得留下後步。陶紅英一笑，說道：“這個誓倒挺新鮮古怪。我跟你說，滿清韃子進關之時，并沒想到竟能得到大明江山。滿洲人很少，兵也不多，他們只盼能長遠占住關外之地，便已心滿意足了，因此進關之後，八旗兵一見金銀珠寶，放手便搶。這些財寶，他們都到了關外，收藏起來。當時執掌大權的是順治皇帝的叔父攝政王，但是滿洲八旗，每一樸詡各有勢力。當時八旗旗主會議，將收藏財物的秘密所在，繪成地圖，由八旗旗各主各執一幅……”韋小寶站起身來，大聲道：“啊，我明白了！”喜有自胜。大車一動，他又坐倒，說道：“這八幅地圖，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經》中。”

　　陶紅英道：“好像也并非就是這樣。到底真相如何，只有當時這八旗旗主才明白，別說我們漢人中沒人知曉，連滿洲的王公大臣，恐怕也極少知道。我師父說，滿洲人藏寶的那座山，是他們龍脈的所在。韃子所以能占我大明江山，登基為皇，全伏這座山的龍脈。”韋小寶問道：“什麼龍脈？”

　　陶紅英道：“那是一處風水極好的地方，滿洲韃子的祖先葬在那山里，子孫大發，來到中國做皇帝。我師父說，咱們如能找到那座寶山，將龍脈截斷，再挖了墳，那麼滿洲韃子非但做不成皇帝，還得盡數死在關內。這座寶山如此要緊，因此我太師父和師父花盡心血，要找到山脈的所在。這個大秘密，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經》之中。”韋小寶道：“他們滿洲人的事，姑姑，你太師父又怎會知道？”

　　陶紅英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太師父原是錦州的漢人女子，給韃子擄了去。那韃子是鑲藍的旗主。我太師父說，韃子進關之後，見到我們中國地方這樣大，人這樣多，又是歡喜，又是害怕，八旗的旗主接連會議多日，在會中口角爭吵，拿不定主意。”韋小寶問道：“爭吵什麼？”陶紅英道：“有的旗主想占了整個中國。有的旗主卻說，漢人這樣多，倘若造起反來，一百個漢人打一個旗人，旗人哪里還有性命？不如大大的搶掠一番，退回關外，穩妥得多。最後還是攝政王拿了主意，他說，一面搶掠，將金銀珠寶運到關外收藏，一面在中國做皇帝，如果漢人起來造反，形勢危急，旗人便退出山海關。”韋小寶道：“原來當時滿清韃子，對我們漢人真害怕。”

　　陶紅英道：“怎麼不怕？他們現在也怕，只不過我們不齊心而已。好侄兒，韃子小皇帝很喜歡你，如果你能探到那八部經書的所在，咱們把經書盜了出來，去破了韃子的龍脈，那些金銀財寶，便可作為義軍的軍費。咱們只要一起兵，清兵便會嚇得逃出關去。”韋小寶對于破龍脈，起義兵，并不怎麼熱心，但想到那座山中藏有無數金銀財寶，不由得怦然心動，問道：“姑姑，這寶山的秘密，當真是在那八部經書之中？”陶紅英道：“我太師父對我師父說，那鑲藍旗旗主有一天喝醉了，向他小福晉說，他將來死後，要將一部經書傳給小福晉的兒子，不傳給大福晉的兒子。小福晉很不高興，說一部佛經有什麼希罕。那旗主說，這是咱們八旗的命根子，比什麼都要緊，約略說起這部佛經的來歷。太師父在窗外聽到了，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後來太師父練成了武功，我師父也已跟她老人家學多年，太師父便出手盜經，卻因此給人打成重傷，臨死之前，派我師父混進宮來做宮女，想法子盜經。鑲藍旗旗主府里有武功高手，只道到宮里盜經容易得手。卻因此給人打得重傷，臨死之前，派我師父混時宮來做宮女，想法子盜經。鑲藍旗旗主府里有武功高手，只道到宮里盜經容易得手。豈知師父進宮不勺，發覺宮禁森嚴，宮女決不能胡亂行走，要盜經書是千難萬難。她跟我挺說得來，又聽我說起大明公主的事，心懷舊主，便收了我做弟子。”韋小寶道：“怪不得老婊子千方百計的，要弄經書到手。她是滿洲人，不會去破龍脈，想來是要得寶山中的金銀財寶。不過她既是太后，要什麼有什麼，又何必要什麼財寶？”

　　又想：“那麼海老烏龜又干麼念念不忘的，總是要我到上書房偷經書？嗯，他不會當真想要經書的，或者是想誘我上當，招出是誰主使我毒瞎眼睛，或者是想由此查一害死端敬皇後的凶手來。他心里多半認定，主使者跟凶手就是同一人。要騙得海老烏龜吐露心事，現下我可沒這本事，閻羅王只怕也辦不了。”陶紅英哪猜得到韋小寶的心思轉到海天富身上？說道：“說不定那寶山之中，另有甚麼古怪，連太師父也不知道的。師父在宮里不久就生病死了。她老人家臨死之時，千叮萬囑，要我設法盜經，又說，盜經之事萬艱難，以我一人之力未必可成，要我在宮里收一個可靠的弟子，將經書的秘密流傳下來。這一代不成，下一代再干，可別讓這秘密給湮沒了。”

　　韋小寶道：“是，是！這個大秘密倘若失傳，那許許多多金銀財寶，未免太可惜了。”陶紅英道：“金銀財寶倒也不打緊，但如讓滿洲韃子世世代代占住我們漢人江山，那才是最大的恨事。”

　　韋小寶道：“姑姑說得不錯。”心中卻道：“這成千上萬的金銀財寶，倘若不拿出來大花一下，那才是最大的恨事。”他年紀幼小，滿洲兵屠殺漢人百姓的慘事，只從大人口中聽到，并未親歷。在宮中這些時候，滿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海天富雖曾陰謀加害，畢竟是自己害他的多，他害自己的少。其餘自皇帝以下，個個待他甚好，也不覺得滿洲人如何凶惡殘暴。他也知道，自己若不是得到皇帝寵愛，那些滿洲親貴大臣決不會對他如此親熱，如此奉承，但究竟是見到人和藹的多，凶暴的少，是以種族之仇，國家之恨，心中卻是頗淡。陶紅英道：“在宮中這些年來，我也沒收到弟子。我見到的宮女本已不多，所遇到的，不是蠢笨胡塗，便是妖媚小氣，天天只盼望如何能得皇帝臨幸，從宮女升為嬪妃。我們這個大秘密，又怎能跟這等我說？近幾年，來我常常擔心，這般耽誤下去，經書的所在固是絲毫得不到線索，連好弟子也收不到一個。將來我死之後，將這大秘密帶入了棺材，滿洲韃子坐穩江山，對不起太師父和師父那不用說了，更成為漢人的大罪人。好侄兒，我無意之中和你相遇，跟你說了這件大事，心里實在好生歡喜。”韋小寶道：“我也是好歡喜，不過經書什麼的，倒不放在心上。”陶紅英道：“那你為什麼歡喜？”韋小寶道：“我沒親人，媽媽是這樣，師父又難得見面，現下多了個親姑姑，好姑姑，自然歡喜得緊了。”

　　他嘴頭甜，哄得陶紅英十分高興。好微笑道：“我得了個好侄兒，也是歡喜得緊。”隔了一會，問道：“你師父是誰？”

　　韋小寶道：“我師父便是天地會的總舵主，姓陳，名諱上近下南。”

　　陶紅英連陳近南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是首次聽見，點了點頭，道：“你師父既是天地會總舵主，武功必定十分了得。”韋小寶道：“只不過我跟師父時候太短，學不到什麼功夫。好姑姑，你傳我一些好不好？”陶紅英躊躇道：“你如從來沒學過武功，我自然將我所知所學的，盡數傳你。只是你師父的武功，跟你這一派多半全然不同，學了只怕反而有害。依你看來，你師父跟我比較，誰的武功強些？”韋小寶說要她傳授武功，原不過信口討她歡心，倘若陶紅英當真答應傳授，他反而要另外尋些因由來推托了，一學武功，五台山一時便去不成，何況他性好游□玩耍，絕無耐心學武，聽她這樣問，乘機道：“姑姑，在你面前，我可能說謊。”陶紅英道：“小孩子自然是誠實的好。”韋小寶道：“我曾見師父跟一個武功很好的人動手，只是三招，便將他制住了，那人輸得服服貼貼。姑姑，恐怕你還不及我師父。”陶紅英微笑道：“是啊，我也相信遠遠不及。我跟那個假扮宮女的男人比拚，若不是你在他背上加了一劍，我早就完了。你師父哪會這樣不中用？”

　　韋小寶道：“不過那個假宮女可真厲害，我此刻想起來還是害怕。”

　　陶紅英臉上肌肉突然跳動幾下，目光中露出了恐懼的神色。雙眼前望，呆呆出神。韋小寶道：“姑姑，你不舒服麼？”陶紅英不答，似乎沒聽見。韋小寶又問了一次。陶紅英身子一顫，道：“沒……沒有！”突然啪的一聲，手中鞭子掉在地下。韋小躍下車來，拾起鞭子，飛身又躍上大車，身法甚是干淨利落。他正自得意，只盼陶紅英稱贊幾句，卻見她搖了搖頭，道：“孩子，你定了下來之後，該得痛下苦功才成。眼下功夫，在宮時當太監在太她，行走江湖卻是太差，還不及不會絲毫武功之人。”韋小寶滿臉通紅，應道：“是！”心道：“我武功雖然不成，怎麼還不及不會武功之人？”

　　陶紅英道：“你如不會絲毫武功，人家也不會輕易的就來殺你。你既有武功，對方防你反擊，一出手就不容情，豈不是反而糟糕？”韋小寶道：“倘若遇上開黑店，打悶棍的小賊呢？”陶紅英一呆，一時答不上來，過了一會，說道：“那也說得是，江湖上，小賊大概比武功好手更多。”她有些心神不定，指著右前面一株大樹，道：“我們去歇一歇再走，讓騾子吃些草。”趕車來到樹下，兩人跳下車來，并肩坐在樹根上。

　　陶紅英又出了一會神，忽然問道：“有沒有說話？他有沒有說話？”韋小寶不知她問的是誰，仰起了頭瞧著她，難以回答。兩人互相瞪視，一個待對方回答，不個不知對方其意何指。

　　過了片刻，陶紅英又問：“你有沒有聽到他說話？有沒有見到他嘴唇在動？”韋小見到她這副神氣，隱隱有些害怕：“姑姑是中了邪，還是見了鬼了？”問道：“姑姑，你見到誰了？”陶紅英道：“誰？那個……那個男扮女裝的假宮女！”韋小寶更加怕了，顫聲問道：“你見到了那個假宮女，在哪里？”

　　陶紅英恍如夢中覺醒，說道：“那晚在太后房中，當我跟那假宮女打斗之時，你沒有沒聽到他開口說話？”

　　韋小寶吁了一口氣，說道：“嗯，你問的是那晚的事。他說了話嗎？我沒聽見。”陶紅英又沉思片刻，搖頭道：“我跟他武功相差太遠，他也用不到念咒。”韋小寶全然摸不著頭腦，勸道：“姑姑，不用想他了，這人早給咱們殺了，活不轉啦。”陶紅英道：“這人給咱們殺了，活不轉啦。”這句話原是自行寬慰之言，但她說話的神情卻顯得內心十分驚懼。韋小寶心想：“這假宮女是我殺的，不是你殺的。你去殺老婊卻又殺了個半吊子，殺得她死一半，活一半，終究還是活了轉來，當真差勁。”陶紅英道：“他已死了，自然不要緊了，是不是？”韋小寶道：“是啊，就算變了鬼，也不用怕他。”

　　陶紅英道：“什麼鬼不鬼的？我但心他是神龍教教主座下的弟子，那……那就……嗯，太后叫他作師兄，不會的，決計不會。瞧他武功，也全然不像，是不是？你真的沒見到他出手時嘴唇在動，是嗎？”自言自語，聲音發顫，似乎企盼韋小寶能證實她猜測無誤。韋小又怎分辨得出為假宮女的武功家數，卻大聲道：“不用擔心，你說得對，那假宮女的武功不像。他出手時緊閉著嘴，一句話也沒說。姑姑，神龍教主是什麼家伙？”

　　陶紅英忙道：“神龍教洪教主神通廣大，武功深不可測，你怎麼稱他甚麼家伙？孩子，就算是在背後，言語中也不可得罪了他。洪大教主徒子徒孫甚眾，消息靈通之極，你只要說得一句半句不敬的話，傳入了他的耳里，你……這一輩子主就算完了。”一面說，一面東張西望，似乎唯恐身邊便有神龍教教主的部屬。韋小寶道：“神龍教教主這麼厲害？難道他比皇帝的權力還大？”陶紅英道：“他權力自然沒皇帝大。不過你得罪了皇帝，逃去躲藏起來，皇帝不一定捉得到你；得罪了神龍教教主，卻是海角天涯，再無容身之地。”韋小寶道：“這樣說來，神龍教比我們天地會還要人多勢眾？”陶紅英搖頭道：“不同的，不同的。你們天地會反清復明，行事光明正大，江湖上好漢人人敬重，神龍教卻大不相同。”韋小寶道：“你是說，江湖上好漢，人人對神龍教甚是害怕？”陶紅英想了一會，道：“江湖上的事情，我懂時很少很少，只曾聽師父說起過一些。我太師父如此武功，卻死在神龍教弟子的手下。”韋小寶破口罵道：“他媽的，這麼說來，神龍教是咱們的大仇人，那何必怕他？”

　　陶紅英搖搖頭，緩緩的道：“我師父說，神龍教所傳的武功千變萬化，固然厲害之極，更加難當的，是他們教里有許多咒語，臨敵之時念將起來，能令對方心驚膽戰，他們自己卻越戰越勇。太師父在鑲藍旗主府中盜經，和幾個神龍教弟子激戰，明明已占上風，其中一人口中念念不辭，太師父擊出去的拳風掌力便越來越弱，小腹中掌，身受重傷。我師父當時在旁，親眼得見。她說她奮勇要上前相助，但聽了咒語之後，全身酸軟，只想跪下來投降，竟然全無斗志。太師父逃走。她事後想起，又是羞慚，又是害怕，因此一再叮囑我，天下最險凶險的事，莫過于和神龍教教下的人動手。”韋小寶心想：“你師父是女流之輩，膽子小，眼見對方了得，便嚇得只想投降。”說道：“姑姑，那人念些甚麼咒，你聽見過麼？”

　　陶紅英道：“我……我沒聽見過。我擔心那假宮女是神龍教的弟子，因此一直問你，有沒有聽到他動手時說話，有沒有見到他嘴唇在動。”韋小寶道：“啊，原來如此！”回想當時在床底的所見所聞說道：“完全沒有，你可有聽見？”陶紅英道：“這假宮女武功比我高出很多，我全力應戰，對周遭一切，全無所聞。只是我跟他斗了一會，心中忽然害怕起來，只想逃走，事後想起，很是奇怪。”

　　韋小寶問道：“姑姑，你學武以來，跟幾個人動過手，殺過多少人？”陶紅英搖頭道：“從來沒跟人動過手，一個人也沒殺過。”韋小寶道：“這就是了，以後你多殺得幾個，再跟人動手就不會害怕了。”

　　陶紅英道：“或許你說得是。不過我不想跟人動手，更加不肯殺人，只要能太太平平的找到那八部《四十二章經》，破了滿清韃子的龍脈，那就心滿意足了。唉，不過，鑲藍旗旗主的那部《四十二章經》，十之八九落入了神龍教手中，再要從神龍教手中奪回，可難得很了。”她臉上已加化裝，見不到她臉色如何，但從眼神之中，仍可見到她內心的恐懼。韋小寶道：“姑姑，你入了我們的天地會可好？”心想：“你怕得這麼厲害！我天地會人多勢眾，可不怕神龍教。”陶紅英一怔，問道：“你為什麼要我入天地會？”韋小寶道：“天地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跟你太師父，師父是一般心思。”

　　陶紅英道：“那本來也很好，這件事將來再說罷。我現下要回皇宮，你去哪里？”

　　韋小寶奇道：“你又回皇宮去，不怕老婊子嗎？”陶紅英歎了口氣，道：“我從小在宮里長大，想來想去，只有在宮里過日子，才不害怕。外面世界上的事，我什麼也不懂。我本來怕心中這個大秘密隨著我帶進棺材，現下既已跟你說了，就算給太后殺了，也沒什麼。再說，皇宮地方大，我找個地方躲了起來，太后找不到我的。”韋小寶道：“好，你回宮去，日後我一定來看你。眼下師父有事差我去辦。”

　　陶紅英于天地會的事不便多問，說道：“將來你回宮之後，怎地和我相見？”韋小寶道：“我回到皇宮，在火場上堆一堆亂石，在石堆上插一根木條，木條上畫只雀兒，你便知道我回來了。當天晚上，我們便在火場上會面。”陶紅英點頭道：“很好，就是這麼辦。好孩子，江湖上風波險惡，你可得一切小心。”韋小寶點頭道：“是，姑姑，你自己也得小心，太后這老婊子心地狠毒，你千萬別上她當。”兩人驅車來到鎮上，韋小寶另雇一車，兩人分別向東西而別。韋小寶見陶紅英趕車向東，不住回頭相望，心想：“她雖不是我真姑姑，待我倒真好。”

## 第十六回　粉麝余香銜語燕　佩環新鬼泣啼烏

　　韋小寶在馬車中合眼睡了一覺。傍晚時分，忽聽得馬蹄聲響，一乘馬自後疾馳而來，奔到近處，聽得一個男人大聲喝道：“趕車的，車里坐的可是個小孩？”韋小寶認得是劉一舟的聲音，不等車夫回答，便從車中探頭出來，笑道：“劉大哥，你是找我嗎？”只見劉一舟滿頭大汗，臉上都是塵土。他一見韋小寶，叫道：“好，我終于趕到你啦！”縱馬繞到車前，喝道：“滾下來！”

　　韋小寶見他神色不善，吃了一驚，問道：“劉大哥，我什麼事得罪了你，惹你生氣？”

　　劉一舟手中馬鞭揮出，向大車前的騾子頭上用力抽去。騾子吃痛大叫，人立起來，大來後仰，車夫險些摔將下來。那車夫喝道：“青天白日的，見了鬼麼？干麼發橫？”劉一舟喝道：“老子就是要發橫！”馬鞭再揮，卷住了那車夫的鞭子，一拉之下，將他摔在地上，跟著揮鞭抽擊，抽一鞭，罵一聲：“老子就是要發橫！老子就是要發橫！”那車夫掙扎著爬不起來，不住口爺爺奶奶的亂叫亂罵。劉一舟的鞭子越打越重，一鞭子下去，鮮血就濺了開來。

　　韋小寶驚得呆了，心想：“這車夫跟他無冤無仇，他這般狠打，自是沖著我來了。老子不是他對手，待他打完車夫，多半也會這樣打我，那可大事不妙。”從靴筒中拔出匕首，在騾子屁股上。

　　騾子吃痛受驚，發足狂奔，拉著大車沿著大路急奔。劉一舟舍了車夫，拍馬趕來，叫道：“好小子，有種的就別走！”韋小寶從車中探頭出來，叫道：“好小子，有種的就別追！”劉一舟出力鞭馬，急馳趕來。騾子奔得雖然甚快，畢竟拖了一輛車，奔得一陣，劉一舟越追越近。韋小寶想將匕首向劉一舟擲去，但想多半擲不中，反而失了防身的利器。他胡亂吆喝，急催騾子快奔。突然間耳邊勁風過去，右臉上勢辣辣的一痛，已給打了一鞭。他急忙縮頭入車，從車帳縫里見到劉一舟的馬頭已挨到車旁，只消再奔得幾步，劉一舟便能躍上車來，情急智生，探手入懷，摸出一錠銀子，用力擲出，正中那馬左眼。那馬左眼鮮血迸流，眼珠碎裂，登時瞎了，斜刺里向山坡上奔去。劉一舟急忙勒□，那馬痛得厲害，幾個虎跳，將劉一舟顛下馬背。他一個打滾，隨即站起，那馬已穿入林中，嘶叫連聲，奔得遠了。韋小寶哈哈大笑，叫道：“劉大哥，你不會騎馬，我勸你去捉只烏龜來騎騎罷！”劉一舟大怒，提氣急奔，向大車追來。韋小寶嚇了一跳，急催騾子快奔，回頭瞧劉一舟時，見他雖與大車相距已有二三十丈，但邁開大步，不停的追來，要拋脫他倒也不易，當下匕首探出，在騾子臀上又是輕輕一戳。豈知這次卻不靈了，騾子跳了幾下，忽然轉過頭來，向劉一舟奔去。韋小大叫：“不對，不對！你這畜生吃里扒外，要老子的好看！”用力拉□但騾子發了性，卻哪里拉得住？韋小見情勢不妙，忙從車中躍出，奔入道旁林中。劉一舟一個箭步竄上，左手前探，已抓住他後領。韋小寶右手匕首向後刺出。劉一舟右手順著他手臂向下一勒，一招“行云流水”，已抓住了他手腕，隨即拗轉他手臂，匕首劍頭對住他□喉，喝道：“小賊，你還敢倔強？”左手啪啪兩下，打了他兩個耳光。韋小寶手腕奇痛，喉頭涼颼颼的，知道自己這柄匕首削鐵如泥，割喉嚨如切豆腐，忙嬉皮笑臉的道：“劉大哥，有話好說，大家是自己人，為什麼動粗？”

　　劉一舟一口唾味吐在他臉上，說道：“呸，誰認你是自己人？你……你……你這小賊，竟敢在皇宮里花言巧語，騙我方師妹，又……又跟她睡在一床，這……這……我……我……非殺了你不可……”額頭青筋凸起，眼中如要噴出火來，左手握拳，對准了韋小寶面門。韋小寶這才明白，他如此發火，原來是為了方怡，只不知他怎生得知？眼前局面千鈞一發，他火氣稍大，手上多使半分勁，自己□喉眄便多個窟窿，笑道：“方姑娘是你心上人，我如何敢對她無禮？方姑娘心中，就只有你一個。她從早到晚，只是想你。”劉一舟火氣立降，問道：“你怎麼知道？”將匕首縮後數寸。韋小寶道：“只因她求我救你，我才送你出宮，她一得知你脫險，可不知道有多喜歡。”劉一舟忽又發怒，咬牙說道：“你這小狗蛋，老子可不領你的情！你救我也好，不救我也好，為什麼騙得我方師妹答應嫁……嫁你做老婆？”匕首前挺數寸。

　　韋小寶道：“咦！哪有這種事？你聽誰說的？方姑娘這般羞花閉月的美兒，只有嫁我這等又英俊，又了得的英雄，這才相配哪！”

　　劉一舟火氣又降了三分，將匕首又縮後了數寸，說道：“你還想賴？方師妹答應嫁你做老婆，是不是？”韋小寶哈哈大笑。劉一舟道：“有什麼好笑？”韋小寶笑道：“劉大哥，我問你，做太監的人能不能娶老婆？”劉一舟憑著一股怒氣，急趕而來，一直沒去想韋小寶是個太監，而太監決不能娶妻，這一下經韋小寶一言提醒，登時心花怒放，忍不住也笑了出來，卻不放開他手腕，問道：“那你為什麼騙我方師妹，要她嫁你做老婆？”

　　韋小寶道：“這句話你從哪里聽來的？”劉一舟道：“我親耳聽到方師妹跟小郡主說的，難道有假？”韋小寶道：“是她們二人自已說呢，還是跟你說？”劉一舟微一遲疑，道：“是她們二人說的。”

　　原來徐天川同方怡沐劍屏二人前赴石家莊，行出不遠，便和吳立身，敖彪，劉一舟三人相遇。吳立身等三人在清宮中身受酷刑，雖未傷到筋骨，但全身給打得皮破肉綻，坐了大車，也要到石家莊去養傷，道上相逢，自有一番歡喜。

　　但方怡對待劉一舟的神情卻和往日大不相同，除了見面時叫一聲“劉師哥”，此後便十分冷淡，對他再也不瞅不睬。劉一舟幾次三番要拉她到一旁，說幾句知心話兒，方怡總是陪著沐劍屏不肯离開。劉一舟又急又惱，逼得緊了。方怡道：“劉師哥，從今以後，咱二人只是師兄妹的情份，除此之外，什麼也不用提，也不用想。”劉一舟一驚，問道：“那……那甚麼？”方怡冷冷的道：“不為什麼。”劉一舟拉住她手，急道：“師妹，你……”方怡用力一甩，掙脫了他手，喝道：“請尊重些！”

　　劉一舟討了個老大沒趣，這一晚在客店之中，翻來覆去的難以安枕，心情激□，悄悄爬起，來到方怡和沐劍屏所住的房的窗下，果然聽得二人在低聲說話：

　　沐劍屏道：“你這樣對待劉師哥，豈不令他好生傷心？”方怡道：“那有什麼法子？他早些傷心，早些忘了我，就早些不傷心了。”沐劍屏道：“你真的決意嫁……嫁給韋小寶這小孩子？他這麼小，你能做他老婆？”方怡道：“你自己想嫁給我小猴兒，因此勸我對師哥好，是不是？”沐劍屏急道：“不，不是的！那麼你快去嫁給韋大哥好了。”\_方怡歎了口氣，道：“我發過誓，賭過咒的，難道你忘記了？那天我說道：『皇天在上，後土在下，桂公公如能救劉一舟平安脫險，小女子方怡便嫁了公公為妻，一生對丈夫貞忠不貳，若有二心，教我萬劫不得超生。』我又說過：『小郡主便是見證。』我不會忘記，你也不會忘記。”

　　沐劍屏道：“這話當然說過的，不過我看那……看他只是鬧著玩，并不當真。”方怡道：“他當真也好，當假也好。可是咱們做女子的，既然親口將終身許了給他，那便決無反悔，自須從一而終，何況……何況……”沐劍屏道：“何況什麼？？”方怡道：“我仔細想過了，就算說過的話可以抵賴，可是他……他曾跟我們二人同床而臥，同被而眠……”沐劍屏咭的一聲笑，說道：“韋大哥當真頑皮得緊，他還說《英烈傳》上有這樣一回　書的，叫甚麼你哪，還香了你的臉呢！”方怡歎了口氣，不再說話。

　　劉一舟在窗外只聽得五內如焚，天旋地轉，立足不定。

　　只聽得方怡又道：“其實，他年紀雖小，說話油腔滑調，待咱們二人倒也當真不錯。這次分手之後，不知什麼時候能再相會。”沐劍屏又是咭的一聲笑，低聲道：“師姊，你在想念他啦！”方怡道：“想他便想他，又怎麼了？”沐劍屏道：“是啊，我也想著他。我幾次邀他，要他跟咱們同去石家莊，他總是說身有要事。師姊，你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方怡道：“在飯館中打尖之時，我曾聽得他跟車夫閒談，問起到山西的路程。看來他是要去山西。”沐劍屏道：“他年紀這樣小，一個人去山西，路上要遇到歹人，可怎麼辦？”方怡歎了口氣，道：“我本想跟徐老爺子說，不用護送我們，還是護送他的好，可是徐老爺子一定不會肯的。”沐劍屏道：“師姊。我……我想……”方怡道：“什麼？”沐劍屏歎了口氣，道：“沒什麼。”方怡道：“可惜咱們二人身上都是有傷，否則的話，便陪他一起去山西。現下跟吳師叔，劉師哥他們遇上，咱們便不能去找他了。”

　　劉一舟聽到這里，頭腦中一陣暈眩，砰的一聲，額頭撞在了窗格。

　　方怡和沐劍屏齊聲驚問：“什麼？”

　　劉一舟妒火中燒，便如發了狂一般，只想：“我去殺了這小子，我去殺了這小子！”搶到前院，牽了一匹馬，打開客店大門，上疾奔。他想韋小寶既去山西，便向西行。奔到天明，問明了去山西的路程，沿大道追將下來，每見到有單行的大車，便問：“車里坐的可是個小孩？”

　　韋小寶聽劉一舟說，此中情由是聽得小郡主跟方怡說話而知，料想必是偷聽得來，所知有限，笑道：“劉大哥，你可上了你師妹的大當啦。”劉一舟道：“上了什麼當？”韋小寶道：“方姑娘跟我說，她要好好的氣你一氣，因為她盡心竭力的救你，可是你半點也不將她放在心上。”劉一舟急道：“哪……哪有此事？我怎不將她放在心上？”

　　韋小寶道：“你送過她一根銀釵，是嗎？銀釵頭上有朵梅花的。”劉一舟道：“是，是啊！你怎麼知道？”韋小寶道：“她在宮中混戰之時，將銀釵掉了，急得什麼似的，說道這是他心上人給的東西，說什麼也不能掉了，就是拚了命不要，也要去找回來。”劉一舟一呆，沉吟道：“她……她待我這麼好？”韋小寶道：“當然啦，那難道還有假的？”劉一舟問：“後來怎樣？”

　　韋小寶道：“你這樣扭住我，我痛得要命，怎能說話？”

　　劉一舟道：“好罷！”他聽得方怡對待自己如此情深，怒火已消了大半，又想反正這孩子逃不掉自己掌心，松開了手，問道：“後來怎樣？”

　　韋小寶給他握得一條胳膊又痛又麻，慢慢將匕首插入靴筒，見手腕上紅紅的腫起了一圈手指印，說道：“沐王府的人就愛抓人手腕，你這樣，白寒楓也這樣。沐家拳中這一招『龜抓手』，倒也了得。”他將“龜抓手”的“龜”這說得甚是含糊，劉一舟沒聽明白，也不加理會，又問：“方師妹失了我給她的那根銀釵，後來怎樣？”

　　韋小寶道：“我給你的烏龜爪子抓得氣也喘不過來，須得歇一歇再能說話。總而言之，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這可有老大干系。”

　　這次劉一舟聽明白了“烏龜爪子”四字。但他惱怒的，只是韋小寶騙得方怡答應嫁他，至于口頭上給他占些便宜，卻也并不在乎，又聽得他說：“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這可有老大干系”，自是十分關心，問道：“你快說，別拖拖拉拉的了。”韋小寶道：“總得坐了下來，慢慢歇一會，才有力氣說話。”劉一舟無法，只得跟著他來到樹林邊的一株大樹下，見他在樹根上坐了，當即并肩坐在他身畔。

　　韋小寶歎了口氣，道：“可惜，可惜。”劉一舟當即擔心，忙問：“可惜甚麼？”韋小寶道：“可惜你師妹不在這里，否則她如能和你并肩而坐在這里，跟你談情說愛，打情罵俏，她心中才真的喜歡了。”劉一舟大樂，忍不住笑了出來，問道：“你怎麼知道？”

　　韋小寶道：“我聽她親口說過的。那天她掉了銀釵，冒著性命危險，沖過了清宮侍衛把守的三道關口，雖然身受重傷，還是殺了三名清宮侍衛，將這根銀釵找了回來。我說：『方姑娘啊，你忒也笨了，一根銀釵，值得幾錢？我送一千兩銀子給，這種釵子，咱們一口氣去打造它三四千只。你每天頭上插十只，天天不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插的還都是新釵子。』方姑娘說：『你這小孩子家懂得什麼。這是我那親親劉師哥送給我的，你送我一千只一萬只，就算是黃金釵兒，珍珠釵兒，又哪及得上我親親劉師哥給我的一只銀釵，銅釵，鐵釵？』劉大哥，你說這方姑娘可不是挺胡塗麼？”

　　劉一舟聽了這番話，只笑得口也合不攏來，問道：“怎麼……怎麼她半夜里小郡主說話，說的又是另一套？”

　　韋小寶道：“你半夜三更的，在她們房外偷聽說話，是不是？”劉一舟臉上微一紅，道：“也不是偷聽，我夜里起身小便，剛好聽見。”韋小寶道：“劉大哥，這可是你的不是了。你什麼地方不好小便，怎地到方姑娘窗下去小便，那可不臭氣沖天，熏壞了兩位羞花閉月的姑娘？”劉一舟道：“是，是！後來我方師妹怎麼說？”

　　韋小寶道：“我肚子餓得很，沒力氣說話，你快去買些東西給我吃。我吃得飽飽的，你方師妹那些教人聽了肉麻之極的話，我才說得出口。”他只盼把劉一舟騙出市鎮之上，就可在人叢中溜走脫身。

　　劉一舟道：“什麼教人聽了肉麻之極？方師妹正經得很，從來不說肉麻的話。”韋小寶道：“好罷，她正經得很，從來不說肉麻的話。她說：『我那親親劉師哥！』又說：『我那個又體貼，又漂亮的劉師哥』，他媽的，你聽了不肉麻，我可越聽越是難為情。哼，也不害臊，說這種話。”劉一舟心花怒放，卻道：“不會罷？方師妹怎會說這種話？”韋小寶道：“好，好！算是我錯了。劉大哥，我要去找東西吃，失陪了。”

　　劉一舟正聽得心□難搔，如何肯讓他走，忙在他肩頭輕輕一按，道：“韋兄弟，你別忙走！我這里帶得有幾件作干糧的薄餅，你先吃了，說完話後，到前面鎮上，我再好好請你喝酒吃面，還得跟你賠不是。”說著打開背上包裹，取了幾張薄餅出來。

　　韋小寶接了一攻薄餅，撕了一片，在口中嚼了幾下，說道：“這餅咸不咸，酸不酸的，算什麼玩意兒？你倒吃給我看看。”將那缺了一秀的薄餅給他。

　　劉一舟道：“這餅硬了，味道自然不大好，咱們對付著充充饑再說。”說道將餅撕下一片來吃了。

　　韋小寶道：“這幾張餅不知怎樣？”將幾張薄餅翻來翻去的挑選，翻了幾翻，說道：“他媽的尿急，小便了再來吃。”走到一棵大樹邊，轉過身子，拉開褲子撒尿。

　　劉一舟目不轉睛的瞧著他，怕他突然發足逃走。

　　韋小寶小便後，回過來坐在劉一舟身畔，又將幾張薄餅翻來翻去，終于挑了一張，撕開來吃。劉一舟追趕了大半天，肚子早已餓了，拿了一張薄餅也吃，一面吃，一面說道：“難道方師妹跟小郡主這麼說，是故意慪我來著？”

　　韋小寶道：“我又不是你方師妹肚子時原蛔虫，怎麼知道她的心思？你是她的親親好師哥，怎麼你不知道，反而問我？”劉一舟道：“好啦！剛才是我魯莽，得罪了你，你可別賣關子啦！”韋小寶既這麼說，我跟你說真心話罷。你方師妹十分美貌，我倘若不是太監，原想娶她做老婆的。不算就算不娶她，只怕也輪不到你。”劉一舟急問：“為什麼？為什麼？”韋小寶道：“不用性急，再吃一張薄餅，我慢跟你說。”

　　劉一舟道：“他媽的，你說話總是吞吞吐吐，吊人胃口……”說到這里，忽然身子晃了一晃。韋小寶道：“怎麼？不舒服麼？這餅子只怕不大干淨。”劉一舟道：“什麼？”站起身來，搖搖擺擺的轉了個圈子，突然摔倒在地。

　　韋小寶哈哈大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說道：“咦！你的薄餅里，怎麼會有蒙汗藥？這可真是奇怪之極了。”劉一舟唔了一聲，已是人事不知。

　　韋小寶又踢了兩腳，見他全然不動，于是解下他腰帶褲帶，將他雙足牢牢綁住，又把他雙手反綁了。見大對旁有塊石頭，用翻開，露出一洞，下面是一堆亂石，將亂石一塊塊搬出，挖了個四尺來深的山洞，笑道：“老子今日活埋了你。”將他拖到洞中，豎直站著，將石塊泥土扒入洞中，用勁踏實，泥土直埋到他上臂，只露出了頭和肩膀。

　　韋小寶甚是得意，走到溪水旁，解下長袍浸濕了，回到劉一舟身前，扭絞長袍，將溪水淋在他頭上。

　　劉一舟給冷水一激，慢慢醒轉，一時不明所以，欲待掙扎，卻是絲毫動彈不得。只見韋小寶抱膝坐在一旁，笑吟吟的瞧著自已，過了一陣，才明白著了他道兒，又掙了幾下，直是紋風不動，說道：“好兄弟，別開玩笑啦！”

　　韋小寶罵道：“直娘賊，老子有多少大事在身，跟你這臭賊開玩笑！”重重一腳踢去，踢得他右頰登時鮮血淋漓，又罵道：“方姑娘是我老婆，憑你也配想她？你這臭賊扭得老子好痛，又打我耳光，又用鞭子抽我，老子先割下你耳朵，再割你鼻子，一刀刀的炮制你。”說罷拔出匕首，俯下身子，用刃鋒在他臉上撇了兩撇。

　　劉一舟嚇得魂飛天外，叫道：“好兄……韋……韋兄弟，韋香主，請你瞧著沐王府的情份，高……高抬貴手。”韋小寶道：“我從皇宮里將你救出來，你卻恩將仇報，居然想殺我，哼哼，憑你這點道行，也想來太歲頭上動土？你叫我瞧著沐王府的情份，剛才你拿住我時，怎地又不瞧著天地會的情份了？”劉一舟道：“确實是我不是，是在下錯了！請……請……請你原諒。”

　　韋小寶道：“我要在你頭上割你媽的三百六十刀，方消我心頭之恨！”提起他辮子，一刀割去。那匕首鋒利無比，嗤的一聲便將辮子切斷，再在他頭頂來回推動，片刻之間，頭發紛落，已剃成個禿頭。韋小寶罵道：“死賊禿，老子一見和尚便生氣，非殺不可！”

　　劉一舟陪笑道：“韋香主，在下不是和尚。”韋小寶罵道：“你他媽的不是和尚，干麼剃光了頭，前來蒙騙老爺？”劉一舟心道：“明明是你剃光了我頭發，怎能怪我？”但性命在他掌握之中，不敢跟他爭論，只得陪笑道：“千錯萬錯，都是小人不是，韋香主大人大量，別放在心上。”

　　韋小寶道：“好，那麼我問你，方怡姑娘是誰的老婆？”

　　劉一舟道：“這個……這個……”

　　韋小寶大聲道：”什麼這個那個？快說！”提起匕首，在他臉上揮來揮去．劉一舟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小鬼是個太監，讓他占些口頭便宜便了，否則他真的一劍揮來，自己少了個鼻子或是耳朵，那可糟糕之極，忙道：“她……她自然是韋香主……是韋香主你的夫人。”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她，她是誰？你說得明白些。老子可聽不得和尚們含含糊糊的說話。”劉一舟道：“方怡方師妹，是你韋香主的夫人。”

　　韋小寶道：“咱們可得把話說明白了。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劉一舟聽他口氣松動，心中大喜，忙道：“小人本來不敢高攀。韋香主倘若肯將在下當作朋友，在下……在下自然是求之不得。”韋小寶道：“我把你當作朋友。江湖上朋友講義氣，是不是？”劉一舟忙道：“是，是。好朋友該當講義氣。”韋小寶道：“朋友妻，不可戲。以後你如再向我老婆賊頭賊腦，不三不四，那算什麼？你發下一個誓來！”劉一舟暗暗叫苦，心想又上了他的當。韋小寶道：“你不說也不打緊，我早知你鬼鬼祟祟，不懷好意，一心想去調戲勾搭我的老婆。”劉一舟見他又舞動匕首，眼前白光閃閃，忙道：“沒有，沒有。對韋香主的夫人，在下決計不敢心存歹意。”韋小寶道：“以後你如向方姑娘多瞧一眼，多說一句話，那便怎樣？”劉一膛道：“那……那便天誅地滅。”韋小寶道：“那你便是烏龜王八蛋！”劉一舟苦著臉道：“對，對！”韋小寶道：“甚麼對？對你甚麼個屁？”將匕首尖直指上他右眼皮。劉一舟道：“以後我如再向方師妹多瞧一眼，多說一句話，我……我便是烏龜王八蛋！”

　　韋小寶哈哈一笑，道：“既是這樣，便饒了你。先在你頭上淋一泡尿，這才放你。”說道將匕首插入靴筒，雙手去解褲帶。

　　突然之間，樹林中一個女子聲音喝道：“你……你怎可欺人太甚？”

　　韋小寶聽得是方怡的聲音，又驚又喜，轉過頭去，只見林中走出三個人來，當先一人正是方怡，其後是沐劍屏和徐天川。隔了一會，又走出兩人，卻是吳立身和敖彪。

　　他五人躲在林中已久，早將韋劉二人的對答聽得清清楚，眼見韋小寶要在劉一舟頭頂撒尿，結下永不可解的深怨，方怡忍不住出聲喝止。

　　韋小寶笑道：“原來你們早在這里了，瞧在吳老爺面眄，這泡尿免了罷。

　　徐天川急忙過去，雙手扒開劉一舟身畔的石塊泥土，將他抱起，解開綁在他手腳上的腰帶。劉一舟羞愧難當，低下頭，不敢和眾人目光相接。

　　吳立身鐵青了臉，說道：“劉賢侄，咱們的性命是韋香主救的，怎地你恩將仇報，以大欺小，對他又打又罵，又扭他手臂？你師父知道了，會怎麼說？”一面說，一面搖頭，語氣甚是不悅，又道：“咱們江湖上混，最講究的便是『義氣』兩字，怎麼可以爭風吃醋，對好朋友動武？忘恩負義，那是連豬狗也不如！”說著呸的一聲，在地下吐了口唾沫。他越說越氣，又道：“昨晚你半夜里這麼火爆霹靂的沖了出來，大伙兒就知道不對，一路上尋來，你將韋香主打得臉頰紅腫，又扭住他手臂，用劍尖指著他□喉，倘若一個失手，竟然傷了他性命，那怎麼辦？”

　　劉一舟氣憤憤的道：“一命抵一命，我還賠他一條性命使是。”

　　吳立身怒道：“嘿，你倒說得輕松自在，你是什麼英雄好漢了？憑你一條命，抵得過人家天地會十大香主之一的韋香主？再說，你這條命是哪來的？還不是韋香主救的？你不感恩圖報，人家已經要瞧你不起，居然膽敢向韋香主動手？”

　　劉一舟給韋小寶逼得發誓賭咒，當時命懸人手，不得不然，此刻身得自由，想到這些言語都已給方怡聽了去，實是羞憤難當，吳立身雖是師叔，但聽他嘮嘮叨叨的教訓個不休，不由得老羞成怒，把心一橫，惡狠狠的道：“吳師叔，事情是做下來了，人家姓韋的可沒傷到一根寒毛。你老人家瞧著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罷！”

　　吳立身跳了起來，指著他臉，叫道：“劉一舟，你對師付也這般沒上沒下。你要跟我動手，是不是？”劉一舟道：“我又不是你的對手。”吳立身更加惱怒，厲聲道：“倘若你武功胜得過我，那就要動手了，是不是？你在清宮貪生怕死，一聽到殺頭，忙不迭的大聲求饒，趕著自報姓名。我顧著柳師哥的臉面，這件事才絕口不提。哼，哼！你不是我弟子，算你運氣。”那顯然是說，你如是我弟子，早就一刀殺了。

　　劉一舟聽他揭破自己在清宮中膽怯求饒的丑態，低下了頭，臉色蒼白，默不作聲。

　　韋小寶見自己占足了上風，笑道：“好啦，好啦，吳老爺子，劉大哥跟我鬧著玩的，當不得真。我向你討個情，別跟柳老爺子說。”

　　吳立身道：“韋香主這麼吩咐，自當照辦。”轉頭向劉一舟道：“你瞧，人家韋香主畢竟是做大事的，度量何等寬大？”

　　韋小寶向方怡和沐劍屏笑道：“你們怎麼也到這里來啦？”方怡道：“你過來，我有句話跟你說。”韋小形容詞笑嘻嘻的走近。劉一舟見方怡當著眾人之前對韋小寶如此親熱，手按刀柄，忍不住要拔刀上前拚命。忽聽得啦的一聲響，韋小寶已吃了記熱辣辣的耳光。

　　韋小寶吃了一驚，跳開數步，手按面頰，怒道：“你……你干麼打人？”

　　方怡柳眉豎起，漲紅了臉，怒道：“你拿我當什麼人？你跟劉師哥說什麼了？背著人家，拿我這麼糟蹋輕賤？”韋小寶道：“我可沒說什麼不……不好的話。”方怡道：“還說沒有呢，我一句句都聽見了。你……你……你們兩個都不是好人。”又氣又急，流下淚來。

　　徐天川心想這是小兒女們胡鬧，算不得什麼大事，可別又傷了天地會和沐王府的和氣，當下哈哈大笑，說道：“韋香主和劉師兄都吃了點小虧，就算是扯了個直。徐老頭可餓得狠了，咱們快找飯店，吃喝個痛快。”

　　突然間一陣東北風吹過，半空中飄下一陣黃豆般的雨點來。徐天川抬頭看天，道：“十月天時，平白無端的下這陣頭雨，可真作怪。”眼見一團團烏云角涌將過來，又道：“這雨只怕不小，咱們得找個地方躲雨。”

　　七人沿著大道，向西行去。方怡，沐劍屏傷勢未愈，行走不快。那雨越下越大，偏生一路上連一間家舍，一座涼亭也無，過不多時，七人都已全身濕透。韋小寶笑道：“大伙兒慢慢走罷，走得快是落湯雞，走得慢也是落鴨，反正都差不多。”

　　七人又行了一會，聽得水聲，來到一條河邊，見溯河而上半里處有座小屋。七人大喜，加愉了腳步，行到近處，見那小屋是座東歪西倒的破廟，但總是個避雨處，雖然破敗，卻也聊胜于無。廟門早已爛了，到得廟中，触鼻盡是霉氣。

　　方怡行了這一會，胸口傷處早已十分疼痛，不由得眉頭緊蹙，咬住了牙關。徐天川抓了些破桌破椅，生起火來，讓各人烤干衣衫。但見天上黑云走聚越濃，雨下得越發大了。徐天川從包裹中取出干糧面餅，分給眾人。

　　劉一舟將辮根塞在帽子之中，勉強拖著一條辮子。韋小寶笑吟吟的對他左瞧右瞧。

　　沐劍屏笑道：“剛才你在劉師哥的薄餅之中，做了什麼手腳？”韋小寶瞪眼道：“沒有啊，我會做什麼手腳？”沐劍屏道：“哼，還不認呢？怎地劉師哥又會中蒙汗藥暈倒？”韋小寶道：“他中了蒙汗藥麼？什麼時候？我怎麼不知道？我瞧不會罷，他這不是好端端的坐著烤火？”沐劍屏呸了一聲，佯嗔道：“就會假痴假呆，不跟你說了。”

　　方怡在一旁坐著，也是滿心疑惑。先前劉一舟抓住韋小寶等情狀，他們只遠遠望見，看不真切，後來劉韋二人并排坐在樹下說話，他們已躡手躡腳的走近，躲在樹林里，眼見一張張薄餅都是劉一舟從包裹里取出，他又一直目不轉睛地盯著韋小寶，防他逃走，怎麼一轉眼間，就會昏迷暈倒？

　　韋小寶笑道：“說不定是劉師兄有羊吊病，突然發作，人事不知。”

　　劉一舟大怒，霍地站起，指著他喝道：“你……你這小……”

　　方怡瞪了韋小寶一眼，道：“你過來。”韋小寶道：“你又要打人，我才不過來呢。”方怡道：“你不可再說損劉師哥的話，小孩子家，也不修些口德。”韋小寶伸了伸靠舌頭，便不說話了。劉一舟見方怡兩次幫著自己，心下甚是受用，尋思：“這小鬼又陰又壞，方師妹畢竟還是對我好。”

　　天然漸漸黑了下來。七人圍著一團火坐地，破廟中到處漏水，極少干地。突然韋小寶頭頂漏水，水點一滴滴落向他肩頭。他向左讓了讓，但左邊也在漏水。方怡道：“你過來，這邊不漏水。”頓了頓，又道：“不用怕，我不打你。”韋小寶一笑，坐到她身側。

　　方怡湊嘴到沐劍屏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沐劍屏咭的一笑，點點頭，湊嘴到韋小寶耳邊，低聲道：“方師姊說，她跟你是自己人，這才打你管你，叫你別得罪了劉師哥，問你懂不懂她的意思？”韋小寶在她耳邊低聲道：“甚麼自己人？我可不懂。”沐劍屏將話傳了過去。方怡白了他一眼，向沐劍屏道：“我發過的誓，賭過的咒，永遠作數，叫他放心。”沐劍屏又將話傳過。

　　韋小寶在沐劍屏耳邊道：“方姑娘跟我是自己人，那麼你呢？”沐劍屏紅暈上臉，呸的一聲，伸手打他。韋小寶笑首側身避過，向方怡連連點頭。方怡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火光照映之下，說不盡的嬌美。韋小寶聞到二女身上淡淡的香氣，心下大樂。

　　劉一舟所坐處和他三人相距頗遠，伸長了脖子，隱隱約約的似乎聽到甚麼“劉師哥”，甚麼“自己人”，此外再也聽不到了。瞧他三人嘻嘻哈哈，神態親密，顯是將自己當做了外人，忍不住又是妒恨交作。

　　方怡又在沐劍屏耳邊低聲道：“你問他，到底使了什麼法兒，才將劉師哥迷倒。”韋小寶見方怡一臉好奇之色，終于悄悄對沐劍屏說了：“我小便之時，背轉了身子，左手中抓了一把蒙汗藥，回頭去翻薄餅，餅上自然涂了藥粉。我吃的那張餅，只用右手拿，右手全然不碰。這可懂了嗎？”沐劍屏道：“原來如此。”傳話之後，方怡又問：“你哪里來的蒙汗藥？”韋小寶道：“宮里侍衛給的，救你劉師哥，用的就是這些藥粉。“這時大雨傾盆，在屋里上打嘩啦啦急響，韋小寶的嘴唇直碰到沐劍屏耳朵，所說的話才能聽到。

　　劉一舟心下焦躁，霍地站起身來，背脊重重在柱子上一靠，突然喀喇喇幾聲響，頭頂掉下幾片瓦來。這座破廟早已朽爛，給大雨一浸，北風一吹，已然支撐不住，跟著一根根椽子和瓦片磚泥紛紛跌落。徐天川叫道：“不好，這廟要倒，大家快出去。”

　　七人奔出廟去，沒走得幾步，便聽得轟隆隆一聲巨響，廟頂塌了一大片，跟著又有半堵牆倒了下來。

　　便在此時，只聽得馬蹄聲響，十余乘馬自東南方疾馳而來，片刻間奔到近處，黑暗中影影綽綽，馬上都騎得有人。

　　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啊喲，這里本來有座小廟，可以躲雨，偏偏又倒了。”另一人大聲問道：“喂，老鄉，你們在這里干甚麼？”徐天川道：“我們在廟時躲雨，這廟臨時塌了下來，險些兒都給壓死了。”馬上一人罵道：“好媽的，落這樣大雨，老天爺可不是瘋了。”另一人道：“趙老三，除了這小廟，附近一間屋都沒有？有沒有山洞什麼的？”

　　那蒼老聲音道：“有……有是有的，不過也同沒有差不多。”一名漢子罵道：“你奶奶的，到底有是沒有？”那老頭道：“這里向西北，山坳中有一座鬼屋，是有惡鬼的，誰也不敢去，那不是跟沒有差不多？”

　　馬上眾人大聲笑罵起來：“老子才不怕鬼屋哩。不惡鬼最好，揪了出來當點心。”又有人喝道：“快領路！又不是洗澡，在這大雨里泡著，你道滋味好得很麼？”趙老三道：“各位爺們，老兒沒嫌命長，可不敢去了。我勸各位也別去罷。這里向北，再行三十里，便有市鎮。”馬上眾人都道：“這般大雨，哪里再挨得三十來里？快別羅嗦，咱們這許多人，還怕什麼鬼？”趙老三道：“好罷，大伙兒向西北，拐個彎兒，沿山路進坳，就只一條路，不會錯的……”眾人不等他說完，已縱馬向西北方馳去。趙老三騎的是頭驢子。微一遲疑，拉過驢頭，回頭向東南方來路而去。

　　徐天川道：“吳二哥，韋香主，咱們怎麼辦？”吳立身道：“我看……”隨即想起，該當由韋小寶出主意才是，跟著道：“請韋香主吩咐，該當如何？”韋小寶怕鬼，只是說不出口，道：“吳大叔說罷，我可沒什麼主意。”吳立身道：“惡鬼什麼，都是鄉下人胡說八道。就算真的有鬼，咱們也跟他拚上一拚。”韋小寶道：“有些鬼是瞧不見的，等瞧見，已經來不及了。”言下之意，顯然是怕鬼。

　　劉一舟大聲道：“怕什麼妖魔鬼怪？在雨中再淋得半個時辰，人人都非生病不可。”

　　韋小寶見沐劍屏不住發顫，确是難以支持，又不愿在方怡面前示弱，輸給劉一舟，便道：“好，大伙兒這就去罷！倘若見到惡鬼，可須小心！”

　　七人依著趙老三所說，向西北走進了山坳，黑暗中卻尋不到道路，但見樹林中白茫茫地，有一條小瀑布沖下來。韋小寶道：“尋不到路，叫做『鬼打牆』，這是惡鬼在迷人。”徐天川道：“這片瀑布便是路。”沿著瀑布走上坡去。余人跟隨而上，爬上山坡。”

　　聽得左首樹木中有馬嘶之聲，知道那十幾個乘馬漢子便在那邊。徐天川心想：“這批人不知是什麼來頭。”但想自己和吳立身聯手，尋常武師便有幾十人也不放在心上，當下踏水尋路，高一腳低一腳的向林中走去。

　　一到林中，更加黑了，只聽得前面敲門，果然有屋。韋小寶又驚又喜，忽覺有人伸手過來，拉住了他手，那手掌軟綿綿地，跟著耳邊有人柔聲道：“別怕！”正是方怡。

　　但聽敲門之聲不絕，經終沒有開門，七人走到近處，只見黑沉沉的一大片屋子。

　　一眾乘馬人大聲叫嚷：“開門，開門！避雨來的！”叫了好一會，屋內半點動靜也無。一人道：“沒人住的！”另一人道：“趙老三說是鬼屋，誰敢來住？跳進牆去罷！”白光閃動，兩人拔出兵刃，跳進牆去，開了大門，眾人一涌而進。

　　徐天川心想：“這些人果是武林中的，看來武功不也甚高。”七人跟著進去。

　　大門里面是個好大的天井，再進去是座大廳。有人從身邊取出油包，解開來取出火刀火石，打著了火，見廳中桌上有蜡燭，便去點燃了。眾人眼前突現光亮，都是一陣喜慰，見廳上陳設著紫檀木的桌椅花幾，竟是戶人家的氣派。

　　徐天川心下嘀咕：“桌椅上全無灰法，地下打掃得這等清洁，屋里怎會沒人？”

　　只聽一名漢子說道：“這廳上干干淨淨，屋里有人住的。”另一人大聲嚷道：“喂，喂，屋里有人嗎？屋里有人麼？”大廳又高又大，他大聲叫嚷，隱隱竟有回聲。

　　回聲一止，四下除了大雨之聲，竟無其他聲息。眾人面面相覷，都覺頗為古怪。

　　一名白發者問徐天川道：“你們幾位都是江湖上朋友麼？”徐天川道：“在下姓許，這幾個有的是家人，有的是親戚，是去山西探親，不想遇上了這場大雨。達官爺貴姓？”那老者點了點頭，見他們七人中有老頭，有小孩，又有女子，也不起疑心，卻不答他問，說道：“這屋子可有點兒古怪。”

　　又有一名漢子叫道：“屋里有人沒有？都死光了嗎？”停了片刻，仍是無人回答。

　　那老者坐在椅上，指著六個人道：“你們六個到後面瞧瞧去！”六名漢子拔兵刃在手，向後進走去。六人微微弓腰，走得甚慢，神情頗為戒懼。耳聽得踢門聲，喝問聲不斷傳來，并無异狀，聲音越去越遠，屋子極大，一進走不到盡頭。那老者指著另外四人道：“找些木柴來點幾個火把，跟著去瞧瞧。”那四人奉命而去。

　　韋小寶等七人坐在大廳長窗的門檻上，誰也不開口說話。徐天川見那群人中有十人走向後進，廳上尚有八人，穿的都是布袍，瞧橫樣似是什麼幫會的幫眾，又似是鏢局的鏢客，卻沒押鏢，一時摸不清他們路子。

　　韋小寶忍不住道：“姊姊，你說這屋里有沒有鬼？”方怡還沒回答，劉一舟搶著說話：“當然有鬼！什麼地方沒死過人？死過人就有鬼。”韋小寶打了個寒噤，身子一縮。

　　劉一舟道：“天下惡鬼都欺善怕惡，專管迷小孩子。大人陽氣盛，吊死鬼啦，大頭鬼啦，就不敢抬惹大人。”

　　方怡從衣襟底下伸手過去，握住了韋小寶左手，說道：“人怕鬼，鬼更怕人呢。一有火光，鬼就逃走了。”

　　只聽腳步聲響，先到後面察看的六名漢子回到廳上，臉上神氣透著十分古怪，七嘴八舌的說道：“一個人也沒有，可是到處打掃得干干淨淨的。”床上□著被褥，床底下有鞋子，都是娘兒們的。”“衣柜里放的都是女人衣衫，男人衣服卻一件也沒有！”

　　劉一舟大聲叫道：“女鬼！一屋子都是女鬼！”

　　眾人一齊轉頭瞧著他，一時之間，誰都沒用聲。

　　突然聽得後面四人怪聲大叫，那老者一躍而起，正要搶到後面去接應，那四人已奔入廳，手中火把都熄滅，叫道：“死人，死人真多！”臉上盡是驚惶之色。

　　那老者沉著臉道：“大驚小怪，我還道是遇上了敵人呢。死人有什麼可怕？”一名漢子道：“不是可怕，是……是希奇古怪。”那老者道：“什麼希奇古怪？”另一名漢子道：“東邊的一間屋子里都……都是死人靈堂，也不知共有多少。”那老者沉吟道：“有沒有死人和棺材？”兩名漢子對望了一眼，齊道：“沒……沒瞧清楚，好像沒有。”

　　那老者道：“多點幾根火把，大伙兒瞧瞧去。說不定是座祠堂，那孔平常得很。”他雖說得輕描淡寫，但語氣中也顯得大為猶豫，似乎明知祠堂并非如此。

　　他手下眾漢子便在大廳拆桌拆椅，點成火把，向後院涌去。

　　徐天川道：“我去瞧瞧，各位在這里待著。”跟著眾人之後走了進去。

　　敖彪問道：“師父，這些人是什麼路道？”吳立身搖頭道：“瞧不出，聽口音似乎是魯東，關東一帶的人，不像是六扇門的鷹爪。莫非是私梟？可又沒見帶貨。”

　　劉一舟道：“那一伙人也沒什麼大不了，倒是這屋中的大批女鬼，可厲害著呢！”說道向韋小寶伸了伸舌頭。韋小寶打了個寒噤，緊緊握住了方怡的手，自己掌心中盡是冷汗。沐劍屏顫聲道：“劉……劉師哥，你別老是嚇人，好不好？”劉一舟道：“小郡主，你不用擔心，你是金枝玉葉，什麼惡鬼見了你都遠遠避開，不敢侵犯。惡鬼最憎的就是不男不女的太監。”方怡柳眉一軒，臉有怒色，待要說話，卻又忍住了。

　　過了好一會，才聽得腳步聲響，眾人回到大廳。韋小寶吁了口長氣，心下略寬。徐天川低聲道：“七八間屋里，共有三十來座靈堂，每座靈堂都供了五六個．七八個牌位，看來每一座靈堂上供的是一家死人。”劉一舟道：“嘿嘿，這屋子里豈不是有幾百個惡鬼？”徐天川搖了搖頭，他見多識廣，可從未聽見過這等怪事，過了一會，緩緩的道：“最奇怪的是，靈堂前都點了蜡燭。”韋小寶，方怡，沐劍屏三人同時驚叫出來。

　　一名漢子道：“我們先前進去時，蜡燭明明沒點著。”那老者道：“你們沒記錯？”四名漢子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搖了搖頭。那老者道：“不是有鬼，咱們遇上了高人。頃刻之間，將三十幾座靈堂中的蜡燭都點燃了，這身手可也真敏捷得很。許老爺子你說是不是呢？”最後這句話是向著徐天川而說。徐天川假作痴呆，說道：“咱們恐怕沖撞了屋主，不……不妨到靈堂前磕……磕幾個頭。”

　　雨聲之中，東邊屋中忽然傳來了幾下女子啼哭，聲音甚是凄切，雖然大雨漸瀝，這幾下哭聲卻聽得清清楚楚。

　　韋小寶只嚇得張口舌，臉色大變。

　　眾人面面相覷，都是毛骨悚然。過了片刻，西邊屋中又傳出女子悲泣之聲。劉一舟，敖彪以及兩名漢子齊聲叫道：“鬼哭！”

　　那老者哼的一聲，突然大聲道：“咱們路經貴處，到此避雨，擅闖寶宅，特此謝過，賢主人可肯賜見麼？”這番話中氣充沛，遠遠送了出去。過了良久後面沒絲毫動靜。

　　那老者搖了搖頭，大聲道：“這里主人既然不愿接見俗客，咱們可不能擅自騷擾。便在廳上避一避雨，一等天明雨停，大伙兒盡坑詔身。”說道連打手勢，命眾人不可說話，側耳傾聽，過了良久，不再聽到啼哭之聲。

　　一名漢子低聲道：“章三爺，管他是人是鬼，一等天明，一把火，把這鬼屋燒成好媽的一片白地。”那老者搖手道：“咱們要緊事情還沒辦，不可另生枝節。坐下來歇歇罷！”眾人衣衫盡濕，便在廳上生起火來。有人取出個酒葫蘆，拔開塞，遞給那老者喝酒。

　　那老者喝了幾口酒，斜眼向徐天川瞧了半晌，說道：“許老爺子，你們幾個是一家人，怎地口音不同？你是京城里的，這幾位卻是云南人？”

　　徐天川笑道：“老爺子好耳音，果然是老江湖。我大妹子嫁在云南。這位是我妹夫。”說道向吳立身一指，又道：“我妹夫，外甥他們都是云南人。我二妹子可又嫁在山西。天南地北的，十幾年也難得見一次面。我們這次是上山西探我二妹去。”他說吳立身是他的妹夫，那是客氣話，當時北方風俗，叫人大舅子，小舅子便是罵人。

　　那老者點點頭，喝了口酒，眯著眼睛道：“幾位從北京來？”徐天川道：“正是。”那老者道：“在道上可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太監？”

　　此言一出，徐天川等心中都是一凜，幸好那老者只注視著他，而徐天川臉上神色不露，敖彪，沐劍屏臉上變色，旁人卻未曾留意。徐天川道：“你說太監？北京城里，老的小的，太監可多得很啊，一出門總撞到幾個。”那老者道：“我問你在道上可曾看到，不是說北京城里。”徐天川笑道：“老爺子，你這話可不在行啦。大清的規矩，太監一出應京城，就犯死罪。太監們可不像明朝那樣威風十足了。現下哪個太監敢出京城一步？”

　　那老者“哦”了一聲，道：“說不定他改裝了。”

　　徐天川連連搖頭，說道：“沒這個膽子，沒這個膽子！”頓了一頓，問道：“老爺子，你找的是怎麼個小太監？等我從山西探了親，回到京城，幫你打聽打聽。”

　　那老者道：“哼哼，多謝你啦，就不知有沒有那麼長的命。”說著閉目不語。

　　徐天川心想：“他打聽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太監，那不是沖著韋香主嗎？這批人既不是天地會，又不是沐王府的，十之八九，沒安著善意，可得查問個明白。他不惹過去，我們倒要惹他一惹。”說道：“老爺子，北京城里的小太監，只有一位大大的出名。他大名兒傳遍了天下，想來你也聽到過，那便是殺了奸臣鰲拜，立了大功的那一位。”那老者睜開眼睛，道：“嗯，你說的是小桂子公公？”徐天川道：“不是他還有誰呢？這人有膽有勇，武藝高強，實在了不起！”那老者道：“這人相貌怎樣？你見過他沒有？”

　　徐天川道：“哈，這桂公公天天地北京城里留達，北京人沒見過他的，只怕沒幾個。這桂公公又黑又胖，是個小胖子，少說也有十八九啦，說什麼也不信他只十五歲。”

　　方怡握著韋小寶的手掌緊了一緊，沐劍屏的手肘在他背心輕輕一撞，都是暗暗好笑。韋小寶本來一直在怕鬼，聽那老者問起了自己，心下盤算，將怕鬼的念頭便都忘了。

　　那老者道：“是麼？我聽人說的，卻是不同。聽說這桂公公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童，就是狡猾機伶，只怕跟你那個外甥倒有中分相像，哈哈！”說著向韋小寶瞧去。

　　劉一舟忽道：“聽說那小桂子卑鄙無恥，最會使蒙汗藥。他殺死鰲拜，便是先用藥迷倒的，否則這小賊又膽小又怕鬼，怎殺得了鰲拜？”向韋小寶笑吟吟的道：“表弟，你說是不是呢？”

　　吳立身大怒，反手一掌，向他臉上打去。劉一舟低頭避開，右足一彈，已站了起來。吳立身這反手一掌，乃是一招“碧雞展翅”，劉一舟閃避彈身，使的是招“金馬嘶風”，都是“沐家拳”招式。一個打得急，一個避得快，不知不覺間都使出了本門拳法。

　　那姓章老者霍地站起，笑道：“好啊，眾位喬裝改扮得好！”他這一站，手下十幾人跟著都跳起身來。那老者喝道：“都拿下了！一個都不能放走。”

　　吳立身從懷中抽出短刀，在頭向左一搖，砍翻了一名漢子，向右一搖，又一名漢子□喉中刀倒地。

　　那老者雙手在腰間摸出一對判官筆，雙筆互擦，發出滋滋之聲，雙筆左點吳立身□喉，右取徐天川的胸口，以一攻二，身手快捷。徐天川向右一沖，左手向一名大漢眼中抓去。那大漢後仰急避，手中單刀已被奪去，腰間一痛，自己的刀已斬入了自己肚子。那邊敖彪也已跟人動上手。劉一舟微一遲疑，解下軟鞭，上前□殺。對方雖然為多，但只那老者和吳立身斗了個旗鼓相當，徐下眾人都武功平平。

　　韋小寶看出便宜，心想：“只要不碰那老甲魚，其餘那些我也可對付對付。”握匕首在手，便欲沖上。方怡一把拉住，說道：“咱們們蠃定了，不用你幫手。”韋小寶心道：“我知道蠃定了，我才上前哪，倘若輸定，還不快逃？”

　　忽聽得滋滋連聲，那老者已跳在一旁，兩枝判官筆互相磨擦，他手下眾人齊往他身後擠去，迅速之極的排成一個方陣。這些人只幾個箭步，便各自站定了方位，十余人既不推擁，亦無碰撞，足見平日習練有素，在這件事上著實花過了不少功夫。

　　徐天川和吳立身都吃了一驚，退開幾步。敖彪奮勇上前，突然間方陣中四刀齊出，二斬其肩，二砍其足，配合得甚是巧妙，中間二槍則架開了他砍去一刀。敖彪“啊”的一聲叫，肩頭中刀。

　　吳立身急叫：“彪兒後退！”敖彪向後躍開。戰局在一瞬之間，胜負之勢突然逆轉。

　　徐天川站在韋小寶和二女前相護，察看對方這陣法如何運用。只見那老者右手舉起判官筆，高聲叫道：“洪教主萬年不老，永享仙福，壽與天齊！”那十余漢子一齊舉起兵刃，大呼：“洪教主壽與天齊，壽與天齊！”聲震屋瓦，狀若顛狂。

　　徐天川心下駭然，不知他們在搗什麼鬼。韋小寶聽了“洪教主”三字，驀地里記起陶紅英懼怕已極的神色與言語，脫口而出：“神龍教！他們是神龍教的！”

　　那老者臉上變色，說道：“你也知道神龍教的名頭！”高舉右手，又呼：“洪教主神通廣大，我教戰無不胜，攻無不克，無堅不摧，無敵不破。敵人望風披靡，逃之夭夭。”

　　徐天川等聽得他們每念一句，心中就是一凜，但覺這些人的行為希奇古怪，從所未有，臨敵之際，居然大聲念起書來。

　　韋小寶叫道：“這些人會念咒，別上了他們當！大伙上前殺啊。”

　　卻聽那老者和眾人越念越快，已不再是那老者念的一句，眾人跟一句，而是十余人齊聲念誦：“洪教主神通護佑，眾弟子勇氣百倍，以一當百，以百當萬，洪教主神目如電，燭照四方。我弟子殺敵護教，洪教主親加提拔，升任聖職。我教弟子護教而死，同升天堂！”突然間縱聲大呼，疾沖而出。

　　吳立身，徐天川等挺兵刃相迎，可是這些人在這頃刻間，竟然武功大進，鋼刀砍殺，短槍刺到，都比先前勁力加了數倍，如痴如狂，兵刃亂砍亂殺。不數合間，敖彪和劉一舟已被砍倒，跟立夏韋小寶，方怡，沐劍屏也都給一一打倒。方怡傷腿，沐劍屏傷臂。韋小寶背心上給戳了一槍，幸好有寶衣護身，這一槍沒戳入體內，但來勢太沉，立足不定，俯身跌倒。過不多時，吳立身和徐天川也先後受傷。那老者接連出指，點了各人身上受穴。

　　眾漢子齊呼：“洪教主神通廣大，壽與天齊，壽與天齊！”呼喊完畢，突然一齊坐倒，各人額頭汗水有如泉涌，呼呼喘氣，顯得疲累不堪。這一戰不到一盞茶時分便分胜敗，這些人卻如激斗了好幾個時辰一般。

　　韋小寶心中連珠價叫苦，尋思：“這些人原來都會妖法，無怪陶姑姑一提到神龍教，便嚇得什麼似的，果然是神能廣大。”

　　那老者坐在椅上閉目養神，過了好一會才站起身來，抹去了額頭汗水，在大廳上走來走去，又過了好一會，他手下眾人紛紛站起。

　　那老者向著徐天川等：“你們跟著我念！聽好了，我念一句，你們跟一句。洪教主神通廣大，壽與天齊！”

　　徐天川罵道：“邪魔歪道，裝神弄鬼，要老子跟著搗鬼，做你娘的清秋大夢！”那老者起判官筆，在他額頭一擊，冬的一聲，鮮血長流。徐天川罵道：“狗賊，妖人！”

　　那老者問吳立身道：“你念不念？”吳立身未答先搖頭。那老者提起判官筆，也在他額頭一擊，再問敖彪時，敖彪罵道：“你奶奶的壽與狗齊！”那老者大怒，判官筆擊下時用力甚重，敖彪立時暈去。吳立身喝道：“彪兒好漢子！你們這些只會搞妖法的家伙，他媽的，有種就把我們都殺了。”

　　那老者舉起判官筆，向劉一舟道：“你念不念？”劉一舟道：“我……我……我……”那老者道：“你說：洪教主神通廣大，壽與天齊！”劉一舟道：“洪教主……洪教主……”那老者將判官筆的尖端在他額頭輕輕一戳，喝道：“快念！”劉一舟道：“是，是，洪教主……洪教主壽與天齊！”

　　那老者哈哈大笑，說道：“畢竟識時務的便宜，你這小子少受了皮肉之苦。”走到韋小寶面前，喝道：“小鬼頭，你跟著我念。”韋小寶道：“用不著你念。”那老者怒道：“什麼？”舉起了判官筆。

　　韋小寶大聲念道：“韋教主神通廣大，壽與天齊，永享仙福。韋教主戰無不胜，胜無不戰，韋教主攻無不克，克無不攻。韋教主提拔你們大家，大家同升天堂……”他把韋教主這個“韋”字說得含含糊糊，只是鼻孔中這麼一哼，那老者卻哪知他弄鬼，只道他說的是“洪教主”，聽他這麼一連串的念了出來，哈哈大笑，贊道：“這小孩兒倒挺乖巧。”

　　他走到方怡身前，摸了摸他下巴，道：“唔，小妞兒相貌不錯，乖乖跟我念罷。”方怡將頭一扭，道：“不念！”那老者舉起判官筆欲待擊下，燭光下見到她嬌美的面龐，心有不忍，將筆尖對准了她面頰，大聲道：“你念不念？你再說一句『不念』，我便在你臉蛋上連划三筆。”方怡倔強不念，但“不念”二字，卻也不敢出口。老者道：“到底念不念？”

　　韋小寶道：“我代她念罷，包管比她自己念得還要好聽。”

　　那老者道：“誰要你代？”提起判官筆，在方怡肩頭一擊。方怡痛得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忽有一人笑道：“章三爺，這妞兒倘若不念，咱們便剝她衣衫。”余人齊叫：“妙極，妙極！這主意不錯。”

　　劉一舟忽道：“你們干麼欺侮這姑娘？你們要找的那小太監，我就知道在哪里。”那老者忙問：“你知道？在哪里？快說，快說！”劉一舟道：“你答應不再難為這姑娘，我便跟你說，否則你就殺了我，也不說。”方怡尖聲道：“師哥，不用你管我。”那老者笑道：“好，我答應你不難為這姑娘。”劉一舟道：“你說話可要算數。”那老者道：“我姓章的說過的話，自然算數。那小太監，就是擒殺鰲拜，皇帝十分寵幸的小桂子，你當真知道他在哪里？”

　　劉一舟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那老者跳起身來，指著韋小寶，道：“就……就……是他？”臉上一副驚喜交集之色。

　　方怡道：“憑他這樣個孩子，怎殺得了鰲拜，你莫聽他胡說八道。”

　　劉一舟道：“是啊，若不是使蒙汗藥，怎殺得了滿洲第一勇士鰲拜？”

　　那老者將信將疑，問韋小寶道：“鰲拜是不是你殺的？”韋小寶道：“是我殺的，便怎樣？不是我殺的，又怎樣？”那老者罵道：“你奶奶的，我瞧你這小鬼頭就是有點邪門。身上搜一搜再說。”

　　當下便有兩名漢子過來，解開韋小寶背上的包袱，將其中物事一件件放在桌上。

　　那老者見到珠翠金玉諸種寶物，說道：“這當然是皇宮里的物事，咦……這是什麼？”拿起一疊厚厚的銀票，見每張不是五百兩，便是一千兩，總共不下數十萬兩，不由得呆了，道：“果然不錯，果然不錯，你……你便是小桂子。帶他到那邊廂房細細查問。”

　　方怡急道：“你們……你們別難為他。”沐劍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一名漢子抓住韋小寶後領，兩人捧起桌上諸種物事，另一人持燭台前導，走進後院東邊廂心。那老者揮手道：“你們都出去！”四名漢子出房，帶上房門。

　　那老者喜形于色，不住搓手，在房中走來走去，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小桂子公公，今日跟你在這里相會，當真是三生有幸。”

　　韋小寶笑道：“在下跟你老爺子在這里相會，那是六生有幸，九生有幸。”他想東西都給他搜了出來，抵賴再也無用，只好隨機應變，且看混不混過去。

　　那老者一怔，說道：“什麼六生有幸，九生有幸？桂公公，你大駕這是去五台山清涼寺罷？”

　　韋小寶不由得一驚：“老王八什麼都知道了，那可不容易對付。”笑吟吟的道：“尊駕武功既高，念咒的本事又胜過了茅山道士。你們神龍教名揚天下，果然有些道理。在下聞名已久，今日親眼目睹，佩服之至。”隨口把話頭岔開，不去理會他的問話。那老者問道：“神龍教的名頭，你從哪里聽來的？”

　　韋小寶信口開河：“我是從平西王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那里聽來的。他奉了父親之命，到北京朝貢，他手下有個好漢，名叫楊溢之。又有許多遼東金頂門的高手。他們商量著要去剿滅神龍教，說道神龍道有位洪教主，神通廣大，手下能人極多。他教下有人在鑲藍旗旗主那里辦事，得了一部《四十二章經》，那可厲害得很了。”他精通說謊的訣竅，知道不用句句都是假，九句真話中夾一句假話，騙人就容易得多。

　　那老者越聽越奇，吳應熊，楊溢之這兩人的名頭，他是聽見過的。他教中一位重要人物在鑲藍旗旗主手下作任職，那是教中的機密大事，他自己也是直到一個多月之前，才在無意之間得知，隱隱約約又曾聽到過《四十二章經》這麼一部經書，但其中底細，卻全然不曉，忙問：“平西王府跟我們神龍教無怨無仇，干麼要來若事生非？說到『剿滅』二字，當真不知死活了。”

　　韋小寶道：“吳應熊他們說，平西王府跟神龍教自然無怨無仇，說到洪教主的本事，本家還是很佩服的。不過神龍教既然得了《四十二章經》，這是至寶奇書，卻非奪不可。貴教不是還有個胖胖的女子，叫做柳燕大姐的，到了皇宮中嗎？”

　　那老者奇道：“咦，你怎麼又知道了？”

　　韋小寶口中胡說八道，只要跟神龍教拉得上半點關系的，就都說了出來，心中卻是飛快轉著念頭，說道：“這位柳大姐，跟我交情可挺不錯。有一次她得罪了太后，太后要殺她，幸虧我出力相救，將她藏在床底下。太后在宮里到處找不到她。這位胖大姐感激我救命之恩，勸我加入神龍教，說道：“洪教主喜歡我這種小孩子，將來一事實上有大大的好處給我。”

　　那老者“嗯”了一聲，益發信了，又問：“太后為什麼要殺柳燕？她們……她們不是很好麼？”

　　韋小寶道：“是啊，她們倆本來是師姊師妹。太后為什麼要殺柳大姐呢？柳大姐說，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她跟我說了，我答應過她決不泄露的，所以這件事不能跟你說了。總而言之，太后的慈宁宮中，最近來了一個男扮女裝的假宮女，這人頭頂是禿的……”

　　那老者脫口而出：“鄧炳春？鄧大哥入宮之事，你也知道了？”

　　韋小寶原不知那假宮女叫做鄧炳春，但臉上神色，卻滿是一副無所不知的模樣，微微一笑，說道：“章三爺，這件事可機密得很，你千萬不能在人前泄露了，否則大禍臨頭，你跟我說倒不要緊，如有第三人在此，就算是你最親信的手下人，你也萬萬說不得。要是機關敗露，洪教主一生氣，只怕連你也要擔個大大的不是。”

　　他在皇宮中住得久了，知道泄露機密乃是朝廷中宮中的大忌，重則抄家殺頭，輕則永無進身的機會，因此人人都是神神密密，鬼鬼祟祟，顯得高深莫測，表面上卻裝得本人甚麼都知道，不過不便跟你說而已。他將這番伎倆用在那姓章老者身上，果然立竿見影，當場見效。江湖上幫會教派之中，上給統御部屬，所用方法與朝廷亦無二致，所分別者只不過在精粗隱顯。

　　這幾句話只聽得那老者暗暗驚懼，心想：“我怎地如此粗心，竟將這種事也對這小孩說了？這小孩可留他不得，大事一了，非殺了滅口不可。”不由得神色尷尬，勉強笑了笑，問道：“你跟我們鄧師兄說了些什麼？”

　　韋小寶道：“我跟鄧師兄的說話，還有他要我去稟告洪教主的話，日後見到教主之時，我自然詳細稟明。”

　　那老者道：“是，是！”給他這麼裝腔作勢的一嚇，可真不知眼前這小孩是什麼來頭，當下和顏悅色的道：“小兄弟，你去五台山，自然是去跟瑞棟副總管相會了？”

　　韋小寶心想：“他知道我去五台山，又知道瑞棟的事，這個訊息，定是老婊子那里傳出的。老婊子叫那禿頭假宮女作師兄，這禿頭是神龍教的重要人物，原來老婊子跟神龍教勾勾搭搭。老子落在他們手中，當真是九死一生，十八死半生。”臉上假作驚异道：“咦，章三爺，你消息倒真靈通，連瑞副總管的事也知道。”

　　那老者微笑道：“比瑞副總管來頭大上萬倍之人，我也知道。”韋小寶心下暗暗叫苦：“糟糕，糟糕！老婊子什麼事都說了出來，除了順治皇帝，還有哪一個比瑞棟的來頭大上萬倍？”那老者道：“小兄弟，你什麼也不用瞞我。你上五台山去，是奉命差遣呢，還是自己去的？”

　　韋小寶道：“我在宮里當太監，若不是奉命差遣，怎敢擅自离京？難道嫌命長麼？”那老者道：“如此說來，是皇上差你去的了？”韋小寶神色大為驚奇，道：“皇上？你說是皇上？哈哈，這一下你消息可不靈了。皇上怎麼知道五台山的事？”那老者道：“不是皇上，又是誰派你去的？”韋小寶道：“你倒猜猜看。”那老者道：“莫非是太后？”

　　韋小寶笑道：“章三爺果然了得，一猜便著。宮中知道五台山這件事的，只有兩個人，一個鬼。”那老者道：“兩個人，一個鬼？”韋小寶道：“正是。兩個人，一個是太后，一個是在下。那個鬼，便是海天富老公了。他是給太后的『化骨綿掌』殺死的。”

　　那老者臉上跳了幾跳，道：“化骨綿掌，化骨綿掌。原來是太后差你去的，太后差你去干什麼？”韋小形容詞微微一笑，道：“太后跟你是自己人，你不妨問她老人家去。”

　　這句話倘若一進房便說，那老者多半一個耳光就打了過去，但聽了韋小寶一番說話後，心下驚疑不定，自言自語：“嗯，太后差你上五台山去。”

　　韋小寶道：“太后說道：這件事情，已經派人稟告了洪教主，洪教主十分贊成。太后吩咐我好好的辦，事成之後，太后固有重賞，洪教主也會給我極大的好處。”他不住將“洪教主”三字搬出來，心想眼前這老頭對洪教主害怕之極，只消說洪教主得對自己十分看重，他便不敢加害。

　　他這麼虛張聲勢，那老者雖然將信將疑，卻也是宁可信其是，不敢信其非，問道：“外面那門個人，都是你的部屬隨從了？”韋小寶道：“他們都是宮里的，兩個姑娘是太后身邊的宮女，四個男的是御前侍衛，太后差他們出來跟我辦事。他們可不知道神龍教的名頭。這等機密大事，太后也不會跟他們說……”他說到這里，只見那老者臉露冷笑，心知不妙，問道：“怎麼啦，你不信麼？”那老者冷笑道：“云南沐家的人忠于前明，怎會到宮里做御前侍衛？你扯謊可也得有個譜兒。”

　　韋小寶哈哈大笑。那老者愕然道：“你笑什麼？”他哪知韋小寶說謊給人抓住，難以自圓其說之時，往往大笑一場，令對方覺得是自己的說話大錯特錯，十分幼稚可笑，心下先自虛了，那麼繼續圓謊之時對方便不敢過分追逼。韋小寶又笑了幾聲，說道：“沐王府的人最恨的，可不是太后和皇上。只怕你是不知道的了。”那老者道：“我怎麼不知？沐王府最恨的自然是吳三桂。”

　　韋小寶假作驚异說道：“了不起，章三爺，有你的，我跟你說，沐王府的人所以跟太后當差，為的是要搞得吳三桂滿門抄斬，平西王府雞犬不留。別說皇宮里有沐王府的人，連平西王府中，何嘗沒有？只不過這是十分機密之事，我跟你是自己人，說了不打緊了，你可不能泄露出去。”

　　那老者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但他心中畢竟還只信了三成，尋思：“我去問問外面幾人，且看他們的口供合不合。問那小姑娘最好，小孩子易說真話。”當下轉過身來，推門出外。

　　韋小寶大驚，叫道：“喂，喂，你到哪里去？這是鬼屋哪，你……你怎麼留著我一個人在這里？”那老者道：“我馬上回來。”反手關上了門，快步走向大廳。

　　韋小寶滿手都是冷汗。燭火一閃一晃，白牆上的影子不住顫動，似乎每一個影子都是個鬼怪，四下里更無半點聲息。突然間，外面傳來一個大聲呼叫：“你們都到哪里去了？”正是那老者的聲音。韋小寶聽他呼聲中充滿了驚惶，自己本已害怕之極，這一下嚇得幾欲暈去，叫道：“他……他們都……都不見了麼？”

　　只聽那老者又大聲叫道：“你們在哪里？你們去了哪里？”兩聲呼過，便寂然無聲。過了一會兒，聽得一人自前而後急速奔去，聽得一扇扇門被踢開之聲，又聽得那人奔將過來，沖進房中。韋小寶尖聲呼叫，只見那老者臉無人色，雙目睜得大大地，喘急道：“他……他們都不見了。”

　　韋小寶道：“給……給惡鬼捉去了。咱們……咱們快逃！”

　　那老者道：“哪有此事？”左手扶桌，那桌子格格顫動，可見他們中也中頗為驚惶。他轉身走到門口，張口又呼：“你們在哪里？你們在哪里？”呼罷側耳傾聽，靜夜之中又聽到幾下女子哭泣之聲。他一時沒了主意，在門口站立片刻，退了幾步，將門關了，隨手提起門閂，閂上了門，但見韋小寶一對圓圓的中眼中流露著恐情的神情。

　　韋小寶目不轉睛的瞧著他，見他咬牙齒，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大雨本已停了片刻，突然之間，又是一陣陣急雨洒到屋頂，刷刷作響。

　　那老者“啊”的一聲，跳了起來，過了片刻，才道：“是……下雨。”

　　忽然大廳中傳來一個女子細微的聲音：“章老三，你出來！”這女子聲音雖不蒼老，但亦也非妖嫩，決不是方怡或沐劍屏，聲音中還帶著三分凄厲。

　　韋小寶低聲道：“女鬼！”那老者大聲道：“誰在叫我？”外面無人回答，除了淅瀝雨聲之外，更無其他聲息。那老者和韋小寶面面相覷，兩人都是周身寒毛直豎。

　　過了好一會兒，那女人聲音又叫起來：“章老三，你出來！”

　　那老者鼓起勇氣，左足踢出，砰的一聲，踢得房門向外飛開，一根門閂兀自橫在門框之上。他右掌劈出，喀的一聲，門閂從中斷截，身子跟著竄出。韋小寶急道：“別出去！”那老者已奔向大廳。

　　那老者一奔出，就此無聲無息，既不聞叱罵打斗之聲，連腳步聲也聽不到了。一陣陣冷風從門外卷進，帶著不少急雨，都打在韋小寶身眄。他打個冷戰，想張口呼叫，卻又不敢。突然間砰的一聲，房門給風吹得合了轉來，隨即又向外彈出。

　　這座鬼屋之中，就只剩下了韋小寶一空，當然還有不少惡鬼，隨時隨刻都能進房來叉死他。幸他等了許久惡鬼始終沒進來。韋小寶自己安慰：“對了！惡鬼只害大人，決不害小孩。或許他們吃了許多人，已經吃飽了。一等天亮，那就好了！”

　　突然間又是一陣冷風吹進，燭火一暗而滅。韋小寶大叫一聲，覺得房中已多一鬼。

　　他知道那鬼便站在自己面前，雖然暗中瞧不見，可是清清楚楚的覺得那鬼便在那里。

　　韋小寶結結巴巴的道：“喂，喂，你不用害我，我……我也是鬼，咱們是自己人！不，不咱們大家都是鬼，都是自己鬼，你害我也沒用。”

　　那鬼冷冷的道：“你不必害怕，我不會害你。”是個女鬼的聲音。

　　韋小寶聽了這十個字，精神為之一振，道：“你說過不害我，就不能害我。大丈夫言出如山，再害我就不對了。”那鬼冷冷的道：“我不是鬼，也不是大丈夫。我問你，朝中做大官的鰲拜，真的是你殺的麼？”

　　韋小寶道：“你當真不鬼？你是鰲拜的仇人，還是朋友？”

　　他問了這句話後，對方一言不發。韋小寶一時拿不定主意，對方如是鰲拜的仇人或“仇鬼”，直認其事自然甚妙，但如是鰲拜的親人或“親鬼”，自己認了豈不糟糕之極？突然之間，賭徒性子發作，心想：“是大是小，總得押上一寶。押得對，她當我是大老爺。押得不對，連性命也輸光便是！”大聲說道：“他媽的，鰲拜是老子殺的，你要怎樣？老子一刀從他背心戳了進去，他就見閻王去了。你要報仇，盡管對手，老子皺一皺眉頭，不算英雄好漢。”

　　那女子冷冷的問道：“你為什麼要殺鰲拜？”

　　韋小寶心想：“你如是鰲拜的朋友，我就把事情推在皇帝身上，一般無用，你也決計不會饒我。我這一寶既然押了，老子輸要輸得干淨，贏也贏個十足。”大聲道：“鰲拜害死了天下無數好百姓，老子年紀雖小，卻也是氣在心里。偏巧他得罪皇帝，我就乘機把他殺了。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我跟你說，就算鰲拜這狗賊不得罪皇帝，我也要找機會暗中下手，給天下受苦受難的百姓報仇雪恨。”這句話從天地會青木堂那些人嘴里學來的。其實他殺鰲拜，只是奉了康熙之命，跟“為天下百姓報仇雪恨”云云，可沾不上半點邊兒。

　　他說了這番話，面前那女人默默不語，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可不知這一寶押對了還是錯了。過了一會兒，始覺微微風響，這女人還不知是女鬼已飄然出房。

　　韋小寶身子搖了幾下，但穴道被點，動彈不得，心道：“他媽的，骰子是搖了，卻不揭盅，可不是大大的吊胃口？”

　　先前他一時沖動，心想大賭一場，輸贏都不在乎，但此刻靜了下來，越想越覺得剛才跟自己說話的是鬼而不是人。她是女鬼，鰲拜是男鬼，兩個鬼多半有點兒不三不四，他們倆才是“自己鬼”，跟我韋小寶“對頭鬼”，這可大大的不對頭了。

　　兩扇門被風吹得砰砰作響，身上衣衫未干，冷風一陣陣刮來，忍不住發抖。

## 第十七回　法門猛叩無方便　疑网重開有譬如

　　忽然間遠處出現了一團亮光，緩緩移近，韋小寶大驚，心道：“鬼火，鬼火！”那團亮火越移越近，卻是一盞燈籠，提著燈籠的是個白衣女鬼。韋小寶忙閉住雙目。只聽得腳步之聲細碎，走到自己面前停住。

　　他嚇得氣不敢透，全身直抖，卻聽得一個少女的聲音笑道：“你為什麼閉著眼睛？”聲音嬌柔動聽。韋小寶道：“你別嚇我。我……我可不敢瞧你。”

　　那女鬼笑道：“你怕我七孔流血，舌頭伸出，是不是？你倒瞧一眼呢。”韋小寶顫聲道：“我才不上你當，你披頭散發，七孔流血，有甚麼……甚麼好看？”那女反格格一笑，向他面上吹上口氣。

　　這口氣吹上臉來，卻微有暖氣，帶著一點淡淡幽香。韋小寶左眼微睜一線，依稀見到一張雪白有臉龐，眉彎嘴小，笑靨如花，當即雙目都睜大些，但見眼前是張十分清秀的少女臉孔，大約十四五歲年紀，頭挽雙鬟，笑嘻嘻的望著自己。韋小寶心中大定，問道：“你真的不是鬼？”那少女微笑道：“我自然是鬼，是吊死鬼。”

　　韋小寶心中打了個突，驚疑不定。那少女笑道：“你殺惡人時這麼大膽，怎地見到了吊死鬼，卻又這麼膽小？”韋小寶吁了口氣，道：“我不怕人，只怕鬼。”

　　那少女又是格格一笑，問道：“你給人點中了什麼穴道？”韋小寶道：“你知道就好啦？”那少女在他肩膀後推拿幾下，又在他背上輕輕拍打三掌，韋小寶雙手登時能動。他能提起手臂，揮了兩下，笑道：“你會解穴，那可妙得很。”

　　那少女道：“我學會不久，今天才第一次在你身上試的。”又在他腋下，腰間推拿了幾下，韋小寶跳起身來，笑道：“不行，不行，我怕痒。”就是這樣，他雙腿被封的穴道也已解開。他伸出雙手，笑道：“你呵我痒，我得呵還你。”說道走前一步。

　　那少女伸出舌頭，扮個鬼臉。但這鬼臉只見其可愛，殊無半點可怖之意。韋小寶伸手去捏他舌頭。那少女轉頭避開，格格嬌笑，道：“你不怕吊死鬼了麼？”韋小寶道：“你不影子，又有熱氣，是人，不是鬼。”那少女又目一睜，正色道：“我是僵尸，不是鬼！”

　　韋小寶一怔，燈火下見她臉色又紅又白，笑道：“僵尸的腳不會彎的，也不會說話。”那少女又笑起來，道：“那我一定是狐狸精了。”韋小寶笑道：“我不怕狐狸精。”心中有些犯疑：“莫非她真是狐狸精。”轉到她身後瞧了瞧。那少女笑道：“我是千年狐狸精，道行很深，沒尾巴的。”韋小寶道：“像你這樣美貌的狐狸精，給你迷死了也不在乎。”那少女臉上微微一紅，伸手指刮臉羞他，說道：“也不怕羞，剛才還怕鬼怕得什麼似的，這會兒卻來說便宜話了。”

　　韋小寶第一怕僵尸，第二怕鬼，至于狐狸精倒不怎麼怕，眼見這少女和可親，比之方怡，沐劍屏，尚多了幾分令人親近之意，何況她說的是一口江南口音，比之方怡和沐劍屏的云南話又好聽得多，笑道：“姑娘，你叫什麼名字？”那少女道：“我叫雙兒，一雙的雙。”韋小寶笑道：“那很好哪，就不知是一雙香鞋，還是一雙臭襪。”

　　雙兒笑道：“臭襪也好，香鞋也好，由你說罷。桂相公，你身上濕淋淋的，一事實上很不舒服，請到那邊去換干衣服。就只一件事為難，你可別見怪。”韋小寶道：“甚麼事為難？”雙兒道：“我們這里沒男人衣服。”韋小寶心中打一個突，登時臉上變色，心想：“這屋中都是女鬼。”

　　雙兒提起燈籠，道：“請這邊來。”韋小寶遲疑不定，雙兒已走到門口，微笑道：“穿女人衣服，你怕不吉利，是不是？這樣罷，你睡在床上，我趕著燙干你衣服。”

　　韋小寶見她神色間溫柔體貼，難以拒絕，只得跟著她走出房門，問道：“我那些同伴都到哪里去了？”

　　雙兒落後兩步，和他并肩而行，低聲道：“三少奶吩咐了，什麼都不能對你多說，待會你用過點心後，三少奶自己會跟你說的。”

　　韋小寶早已餓厲害，聽得有點心吃，登時精神大振。

　　雙兒帶著韋小寶走過一條黑沉沉的走廊，來到一間房中，點亮了桌上蜡燭。那房中只一桌一床，陳設簡單，卻十分干淨，床上舖著被褥。雙兒將棉被揭開一角，放下了帳子，道：“桂相公，你在床上除下衣衫，拋出來給我。”韋小寶依言跳入床中，除下衣褲，鑽入被窩，將衣褲拋到帳外。雙兒接住了，走向門口，說道：“我去拿點心。你愛吃甜粽，還是咸粽？”韋小寶笑道：“肚里餓得咕咕叫，就是泥沙粽子，也吃他三只。”雙兒一笑出去。

　　韋小寶見她一走，房里靜悄悄的，瞧著燭火明滅，又害怕起來：“啊喲，不好，女鬼請人吃面吃餛飩，其實吃的都是蚯蚓毛虫，我可不能上當。”

　　過了一會，韋小寶聞到一陣肉香和糖香。雙兒雙手端了木盤，用手臂掠開帳子。韋小寶見碟子中放著四只剝開了粽子，心中大喜，實在餓得狠了，心想就算是蚯蚓毛虫，老子也吃了再說，提起筷子便吃，入口甘美，無與倫比。他兩口吃了半只，說道：“雙兒，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浙江湖州所產粽子米軟餡美，天下無雙。揚州湖州粽子店，麗春院中到了嫖客，常差韋小寶去買。粽子整只用粽箬裹住，韋小寶要偷吃原亦甚難，但他總在粽角之中擠些米粒出來，嘗上一嘗。自到北方後，這湖州粽子便吃不到了。

　　雙兒微感驚异，道：“你真識貨，吃得出這是湖州粽子？”韋小寶口中咀嚼，一面含糊糊的道：“這真是湖州粽子？這地方怎麼買得到湖州粽子？”雙兒笑道：“不是買的，是狐狸精……嘻嘻……狐狸精使法術變來的。”韋小寶贊道：“狐狸精神通廣大。”忽然想到章老三他們一伙人，加上一句“壽與天齊！”

　　雙兒笑道：“你慢慢吃。我去給你燙衣服。”走了一步，問道：“你怕不怕？”韋小寶心中恐懼早消去了大半，但畢竟還是有些怕，道：“你快點回來。”雙兒應道：“是。”

　　過不多時，韋小寶聽得嗤嗤聲響，卻是雙兒拿了一只入著紅炭的熨斗來，將創始的衣褲攤在桌上，一面熨衫，一面相陪。

　　四只粽子二咸二甜，韋小寶吃了三只，再也吃不下了，說道：“這粽子真好吃，是你裹的麼？”雙兒道：“是三少奶調味配料的，我幫著裹。”

　　韋小寶聽她說話是江南口音，心念一動，問道：“你們是湖州人嗎？”

　　雙兒遲疑不答，道：“衣服就快熨好了。桂相公見到三少奶時，自己問她，好不好？”這話軟語商量，說得甚是恭敬。

　　韋小寶道：“好，有什麼不好？”揭起帳子，瞧熨衣。雙兒抬起頭來，向他微微一笑，道：“你沒穿衣服，小心著涼。”韋小寶忽然頑皮起來，身子一聳，叫道：“我跳出來啦，不穿衣服，也不會著涼。”雙兒吃了一驚，卻見他一溜之下，全身鑽入被底，連腦袋也不外露，不由得吃吃笑了出來。

　　過了一頓飯時分，雙兒將熨干了的衣褲遞入帳中，韋小寶穿起了下床。雙兒幫著他扣衣鈕，又取出一只小木梳，替他梳了頭發，編結辮子。韋小寶聞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心下大樂，說道：“原來狐狸精是這樣的好人。”雙兒抿嘴笑道：“什麼狐狸精不狐狸精的，難聽死了，我不是狐狸精。”韋小寶道：“啊，我知道了，要說‘大仙’，不能說狐狸精。”雙兒笑道：“我也不是大仙，我是個小丫頭。”韋小寶道：“我是個小太監，你是小丫頭，咱倆都是服侍人的，倒是一對兒。”雙兒道：“你是服侍皇帝的，我怎麼跟你比？一個在天，一個在地。”說話之間，結好了辮子。

　　雙兒道：“我不會結爺兒們辮子，不知結得對不對？”韋小寶將辮子拿到胸前一看，道：“好極了。我最不愛結辮子，你天天能幫我結辮子就好了。”雙兒道：“我可沒這福氣。你是大英雄。我今天給你結一次辮子，已經前世修到的了。”韋小寶道：“啊喲，別客氣啦，你這樣一位俏佳人給我結辮子，我才是前世敲穿了十七八個大木魚呢。”

　　雙兒臉下紅，低聲道：“我說的是真心話，你卻拿人家取笑。”韋小寶道：“沒有，沒有，我說的也是真心話。”雙兒微微一笑，說道：“三少奶說，桂相公要是愿意，請你勞駕到後堂坐坐。”韋小寶道：“好，你三少爺不在家麼？”雙兒“嗯”了一聲，輕輕的道：“故世啦！”

　　韋小寶想到了許多間屋中的靈堂，心中一寒，不敢再問，跟著她來到後堂一間小小花廳之中，坐下來，雙兒送上一碗熱茶。韋小寶心中打鼓，不敢再跟她說笑。

　　過了一會兒，只聽得步聲輕緩，板壁後走出一個全身縞素的少婦，說道：“桂公公一路辛苦了。”說著深深萬福，禮數甚是恭敬。韋小寶急忙還禮，道：“不敢當。”那少婦道：“桂相公請上座。”

　　韋小寶見這少婦約莫二十六七歲年紀，不施脂粉，臉色蒼白，雙眼紅紅地，顯是剛哭泣過來，燈下見她赫然有影，雖然陰森森地，卻多半不是鬼魅，心下忐忑不安，應道：“是，是！”側身在椅上坐下，說道：“三少奶，多謝你的湖州粽子，真正好吃得很。”

　　那少婦道：“亡夫姓莊，三少奶的稱呼可不敢當。桂相公在宮里多年了？”韋小寶心想：“剛才黑暗之中，有個女人來問殺鰲拜之事，我認了是我殺的，他們就派了個小丫頭送粽子給我吃。看來這一寶是押對了。”說道：“也不過一年多些。”莊夫人道：“桂相公手刃奸相鰲拜的經過，能跟小女子一說嗎？”

　　韋小寶聽她把鰲拜叫作“奸相”，更是放心，好比手中已拿了一對至尊寶，不論別的兩張是什麼牌，翻了牌來，總之是有殺無賠，最多是和過。當下便將康熙如何下令擒拿，鰲拜如何反抗，眾小監如何一擁而上，卻給他殺死數人，自己如何用香爐灰迷了他眼這才擒住等情說了，只是康熙拔刀傷他，卻說作自己冷不防在鰲拜背上狠狠刺了一刀。

　　莊夫人不發一言，默默傾聽，聽到韋小寶如何撒香爐灰迷住鰲拜眼睛，刀刺其背，搬銅香爐砸頭而將他擒住，不由得輕輕吁了口氣。韋小寶聽慣了說書先生說書，何處當頓，何處當揚，關竅拿捏得恰到好處，何況這事他親身經歷，種種細微曲折之處，說得甚是詳盡，再加些添油加醋，聽他說這故事，只怕比他當時擒拿鰲拜，還多了幾分驚心動魄。

　　莊夫人道：“原來是這樣的。外這傳聞，那也不盡不實得很，說什麼桂相公武功了得，跟鰲拜大戰三百回合，使了絕招將他制伏。想那鰲拜號稱‘滿洲第一勇士’，桂相公武功再高，終究年紀還小。”

　　韋小寶笑道：“當真打架，就不一百個小桂子，也不是這奸賊的對手。”

　　莊夫人道：“後來鰲拜卻又是怎樣死的？”

　　韋小寶心想：“這三少奶十之八九不是女鬼，那麼必是武林中人。不必扯謊之時，就不可扯謊，以免幸辛苦贏來的錢，一舖牌又輸了出去。”于是据實將如何康熙派他去察看鰲拜，如何碰到天地會來攻打康親王府，自己如何錯認了來人是鰲拜部屬，如何奮身鑽入囚室，殺了鰲拜等情一一說了，最後說道：“這些人原來是鰲拜的對頭，是天地會青木堂的英雄好漢。他們見我殺了鰲拜，居然對我十分客氣，說替他們報了大仇。”

　　莊夫人點頭道：“桂相公所以得蒙陳總舵主收為弟子，又當了天地會青木堂香主，原來都由于此。”

　　韋小寶心想：“你都知道了，還問我干什麼？”說道：“我卻是胡里胡塗，甚麼也不懂。做天地會青木堂香主，那也是有名無實得緊。”他不知莊夫人與天地會是友是敵，先來個模棱兩可再說。

　　莊夫人沉思半晌，說道：“桂相公當時在囚室中殺死鰲拜，用的是用什麼招數，可以使給我看看嗎？”

　　韋小寶見她眼神炯炯有光，心想：“這女子邪門得緊，我如胡說八道，大吹牛皮，多半要拆穿西洋鏡，還是老老實實的為高。”當下站起身來，說道：“我又有什麼屁招數了？”雙手比划，說道：“當時我嚇得魂不附體，亂七八糟，就是這麼幾下。”

　　莊夫人點點頭，說道：“桂相公請寬坐。”說著站起身來，又道：“雙兒，咱們的桂花糖，怎麼不去拿些來請桂相公嘗嘗？”說著向韋小寶萬福為禮，走進內堂。

　　韋小寶心想：“她請我吃糖，自然沒有歹意了。”終究不些不放心：“這三少奶雖然看來不像女鬼，也說不定她道得高，鬼氣不露。”

　　雙兒走進內堂，捧了一只青花高腳瓷盤出來，盤中裝了許多桂花糖，松子糖，微笑道：“桂相公，請吃糖。”將瓷盤放在桌上，回進內堂。

　　韋小寶坐在花廳，吃了不少桂花糖，松子糖，只盼快些天亮。

　　過了良久，忽聽得衣衫簌簌之聲，門後，窗邊，屏風畔多了好多雙眼睛，在偷偷向他窺看，似乎都是女子眼睛，黑暗之中，難以分辨是人是鬼，只看得他心中發毛。

　　忽聽得一個花老的女子聲音在長窗外說道：“桂相公，你殺了奸賊鰲拜，為我們眾家報了血海深仇，大恩大德，不知何以報答。”長窗開處，窗外數十名白衣女子羅拜于地。

　　韋小寶吃了一驚，急忙答禮。只聽得眾女子在地下冬冬磕頭，他也磕下頭去，長窗忽地關了。那老婦說道：“恩公不必多禮，未亡人可不敢當。”但聽得長窗外眾女子嗚嗚哭泣之聲大作。

　　韋小寶毛骨悚然，過了一會，哭泣之聲漸漸遠去，這些女子便都散了。他如夢如幻，尋思：“到底是人還是鬼？看來……看來……”

　　過了一會，莊夫人從內堂出來，說道：“桂相公，請勿驚疑。這里所聚居的，都是鰲拜所害忠臣義士的遺屬，大家得知桂相公手鰲拜，手為我們得報大仇，無不感恩。”

　　韋小寶道：“那麼莊三爺也……也是為鰲拜所害了？”莊夫人低頭道：“正是。這里人人泣血痛心，日夜俟機復仇，想不到這奸賊惡貫滿盈如此之快，竟然死在桂相公的手下。”韋小寶道：“我又有什麼功勞，也不過是剛剛碰巧罷了。”

　　雙兒將他那個包袱捧了出來，放在桌上。莊夫人道：“桂相公，你的大恩大德，實難報答，本當好好款待，才是道理。只是孀居之人，頗有不便，大家商議，想些薄禮，聊表寸心，但桂相公行囊丰足，身攜巨款，我們鄉下地方，又有什麼東西是桂相公看得上眼的？至于武功什麼的，桂相公地天地會陳總舵主的及門弟子，遠胜于我們的一些淺薄功夫，這可委實叫人為難了。”

　　韋小寶聽她說得文縐縐的，說道：“不用客氣了。只是我想問問，我那幾個伙伴，都到哪里去了？”

　　莊夫人沉思半晌，道：“既承見問，本來不敢不答。但恩公知道之後，只怕有損無益。這幾位是恩公的朋友，我們自當竭盡所能，不能他們有所損傷便是。他們日後自可再和恩公相會。”

　　韋小寶料想再問也是無益，抬頭向窗子瞧了瞧，心想：“怎地天還不亮？”

　　莊夫人似乎明白他心意，問道：“恩公明日要去哪里？”韋小寶心想：“我和那個章老三的對答，她想必都聽到了，那也瞞她不過。”說道：“我要去山西五台山。”莊夫人道：“此去五台山，路程不近，只怕沿途尚有風波。我們想送恩公一件禮物，務請勿卻是幸。”韋小寶笑道：“人家好意送我東西，倒是從來沒有不收過。”莊夫人道：“那好極了。”指著雙兒道：“這小丫頭雙兒，跟隨我多年，做事也還妥當，我們就送了給恩公，請你帶去，此後服侍恩公。”

　　韋小寶又驚又喜，沒想到她說送自己一件禮物，竟然是一個人，適才服侍自己，熨衣結辮，省了不少力氣，如有這樣一個美貌，又乖巧的小丫頭伴在身邊，确是快活得很，但此去五台山，未必太平無事，須得隨機應變，帶著個小丫頭，卻是十分不便，說道：“莊夫人送我這件重禮，那真是多謝之極。只不過……”要推卻不要罷，一來人家送禮，豈可不收？二來這樣一個好丫頭，也真舍不得不要。只見雙兒低了頭，正在偷看自己，他射過去，她急忙轉過了頭，臉上一陣暈紅。

　　莊夫人道：“不知恩公有何難處？”韋小寶道：“我去五台山所辦的事多半很是……很是不容易，帶著這位姑娘，恐怕不方便。”莊夫人道：“那倒不用擔心，雙兒年紀雖小，身手卻也頗為靈便，不會成為恩公的累贅，盡管放心便是。”

　　韋小寶又向雙兒看了一眼，見她一雙點漆般的眼中流露出熱切的神色，笑問：“雙兒你原不愿意跟我去？”雙兒低下了頭，細聲道：“三少奶叫我服侍相公，自然……自然要聽三少奶的吩咐。”韋小寶道：“那你自己愿不愿呢？只怕會遇到危險的。”雙兒道：“我不怕危險。”

　　韋小寶微笑道：“你答了我第二句話，沒答第一句話。你不怕危險，只不過夫人將你送了給我，你心中卻是不愿意了。”雙兒道：“夫人待我恩重如山，相公對我莊家又有大恩，夫人叫我服侍相公，我一定盡力服侍公子，公子待我好，是我命好，待我不好，是我……是我命苦罷啦。”韋小寶哈哈一笑，道：“你命很好，不會命苦的。”雙兒嘴邊露出一絲淺笑。

　　莊夫人道：“雙兒，你拜過相公，以後你就是桂相公的人了。”

　　雙兒抬起頭來，忽然眼圈兒紅了，先跪向莊夫人磕頭，道：“三少奶，我……我……”說了兩“我”字，輕輕啜泣。莊夫人撫摸她頭發，溫言道：“桂相公少年英雄，年紀輕輕便已揚名天下，你好好服侍相公。他答應了待你好的。”雙兒應道：“是。”轉過身來，向韋小寶盈盈拜倒。

　　韋小寶道：“別客氣！”扶她起來，打開包袱，取出一串明珠，笑道：“這算是我的見面禮！”心想：“這串明珠，少說也值得三四千兩銀子，用來買丫鬟，幾十個都買到了。可是幾十個丫鬟加在一起，也及不上這雙兒可愛。”

　　雙兒雙手接過，道：“多謝相公。”挂在頸中，珠上寶光流動，映得她一張俏臉更增麗色。

　　莊夫夫道：“恩公去五台山，不知是打算查明，還是暗訪？”韋小寶道：“那自然是暗訪的了。”莊夫人道：“五台山各叢林廟分青黃，盡有臥虎藏龍之士，恩公務請小心。”韋小寶道：“是，多謝吩咐。不過你叫我恩公，可不敢當了。你叫我小寶好啦。”

　　莊夫人道：“那可不敢當。”站起身來，說道：“一路珍重，未亡人恕不遠送了。”向雙兒道：“雙兒，你出此門後，便不是莊家的人了。此後你說什麼話，做什麼事，一概和舊主無涉，你如在外面胡鬧，我莊家可不能庇護你。”說這句話，神色之間甚是鄭重。雙兒應了。莊夫人又向韋小寶行禮，走了進去。

　　眼見窗紙上透光，天漸漸亮了。雙兒進去拿了一個包袱出來，連韋小寶的包袱一起背在背上。韋小寶道：“咱們走罷！”雙兒道：“是！”低下了頭，神色凄然，不住向後堂望去，顯是和莊夫人分別，頗為戀戀不舍。她兩眼紅紅的，適才定是哭過了。

　　韋小寶走出大門，雙兒跟在身後。其時大雨已止，但山間溪水湍急，到處都是水聲。韋小寶走出數十步，回首向那大屋望去，但見水氣彌漫，籠罩在牆前屋角，再走出數十步，回頭白蒙蒙地，什麼都看不到了。

　　他歎了口氣，說道：“昨晚的事，真像是做夢一般。雙兒，夫人最後跟你說那幾句話，是什麼意思？”雙兒道：“三少奶說，我以後只服侍相公，不管說什麼，做什麼，都跟她莊家沒有干系。”韋小寶道：“那麼，我那些同伴到哪里去了，你可以跟我說啦！”

　　雙兒一怔，道：“是。相公那些同伴，本來都給我們救了出來，章老三跟他那些手下人也給我逮住了，但後來神龍教中來了厲害人物，卻一古腦兒的都搶了去。三少奶說，咱們都是女流之輩，不便跟那些野男人打斗動粗，再說，也未必斗得過，暫且由得他們，另行托人去救你那幾位同伴。神龍教的人見我們退讓，也就走了，臨走時說了幾句客氣話。”

　　韋小寶點點頭，對方怡和沐劍屏和處境頗為擔心。雙兒道：“三少奶曾對神龍教的首領說，決不能傷害你那幾位同伴的性命。那人親口答允了的。”韋小寶歎道：“神龍教這些家伙，只怕說話如同放屁，唉，可也沒有法子。”又問：“三少奶會武功麼？”雙兒道：“會的，不但會，而且很了得。”

　　韋小寶搖了搖頭，道：“她這麼風也吹得倒的人，怎麼武功會很了得？她要是真的武功了得，三少爺又怎會給鰲拜殺死？”雙兒道：“老太爺、三少爺他們遇害時，幾十家人沒一個會武功，那時男的都給鰲拜捉到北京去殺了，女的要充軍到宁古塔去，說什麼給披甲人為奴，幸虧在路上遇到救星，殺死了解差，把我們幾十家的女子救了出來，安頓在這里，又傳了三少奶她們本事。”韋小寶漸漸明白。

　　其時天已大亮，東方朝暾初上，一晚大雨，將山林間樹木洗得青翠欲滴，韋小寶直到此刻，才半點也不再疑心昨晚見到的是女鬼，問道：“你們屋子里放了這許多靈堂，那都是給鰲拜害死的眾位老爺、少爺？”

　　雙兒道：“正是。我們隱居在深山之中，從來不跟外邊來往。附近鄉下人有好奇的過來探頭探腦，我們總是裝神扮鬼，嚇走了他們。所在大家說這是間鬼屋，近一年來，誰也不敢過來了。想不到相公昨晚來。三少奶說，我們大仇未報，一切必須十分隱秘才好。靈堂牌位上寫得有遇難的老爺、少爺們的名字，要是外人見了，可大大的不便，相公昨晚問起，我不敢說。。”不過三少奶說道，從今以後，我只服侍相公，跟莊家沒了干系，自然是什麼都不能再瞞你了。”

　　韋小寶喜道：“是啊。我跟你說，我的真姓名叫做韋小寶，桂公公什麼的，卻是假名。你是我韋家的人，不是桂家的人。”雙兒甚喜，道：“相公連真名也跟我說了，我決不會泄露。”韋小寶笑道：“我這真名也不是什麼大秘密，天地會中的兄弟，就有許多人知道。”

　　雙兒道：“神龍教那些人跟你們一伙動手之時，三少奶她們在外邊看熱鬧。見到他們會念咒，嘴里嘰哩咕嚕的念咒……”韋小寶笑道：“‘洪教主神通廣大，壽與天齊。’這種咒語，我也會念。”雙兒道：“三少奶說，他們嘴里這麼念咒，暗底里一定還在使什麼別的法術，否則不會突然一念咒，手底的功夫就增長了幾倍。後來那個章老三跟你說話，三少奶在窗外聽，別的人就弄熄了大廳上的燈火，用漁网把一伙全都拿了。”

　　韋小寶一怕大腿，叫道：“妙極！用漁网來捉人麼？那好得很啊。”雙兒道：“三少奶說，那章老三的武功也沒什麼了不起，就是妖法厲害，因此沒跟他正面動手，一引他出來，就熄了燈火，漁网這樣一罩……”韋小寶道：“捉到了一只老王八。”

　　雙兒嘻嘻一笑，道：“山背後有個湖，我們夜間常去打漁。我們在湖州時，莊家大屋靠近太湖，那湖可就大了。那時候我們莊家漁船很多，租給漁人打魚。三少奶她們見過漁人撒网捉魚的法子。”

　　韋小寶道：“你們果然是湖州人，怪不得湖州粽子裹得這麼好吃。三少爺到底怎麼給鰲拜害死的？”

　　雙兒道：“三少奶說，那叫做‘文字獄’。”韋小寶奇道：“墳子肉？蚊子也有肉？”雙兒道：“不是蚊子，是文字，寫的字哪！我們大少爺是讀書人，學問好得很，他瞎了眼睛之後，做了一部書，書里有罵滿州人的話……”韋小寶道：“嘖嘖嘖，了不起，瞎了眼睛還會做書寫文章。我眼睛不瞎，見了別人寫的字還不識，我這可叫做‘亮眼瞎子’了！”雙兒道：“老太太常說，世道不對，還是不識字的好。我們住在一起的這幾家人家，每一位遭難的老爺、少爺個個都是學士才子，沒一個的文章不是天下聞名的，就因為做文章，這才做出禍事來啦。不過三少奶說，滿州韃子不許我們漢人讀書做文章，我們偏偏要讀，偏偏要做，才不讓韃子稱心如意呢。”

　　韋小寶道：“那你會不會做文章？”以兒嘻的一笑道：“相公真愛說笑話，小丫頭怎麼會做文章？三少奶教我讀書，也不過讀了七八本。”韋小寶“嘩”的一聲，說道：“你讀了七八本書！那比我行得多了。我只不過識得七八個字。”雙兒笑道：“相公不愛讀書，老太太一定喜歡你。她說一到清朝，敗家子才讀書。”

　　韋小寶道：“對！我瞧鰲拜那廝大字不識，定是拍馬屁的家伙說給他聽的。”雙兒道：“是啊。我們大少爺做的那部書，叫做什麼《明史》，書里頭有罵滿清人的話。有個壞人名叫吳之榮，拿了書去向鰲拜告發。事情一鬧大，害死了好幾百人，連賣書的書店老板，買來看的人，都給捉了去殺頭。相公，你在北京城里，可見過這個吳之榮麼？”

　　韋小寶道：“還沒見過，慢慢的找，總找得著。雙兒，我想拿你換一個人。”

　　雙兒吃了一驚，顫聲道：“你……你要拿我去送人？”韋小寶道：“不是送給別人，是換一個人。”雙兒眼圈兒早已紅了，急得要哭了出來，道：“什麼……什麼換一個人？”

　　韋小寶道：“你三少奶交替我送給了我，這樣一份大禮，可不容易報答。我得想法子將吳之榮那廝捉了來，去送你三少奶。那麼這份禮物也差不多了。”

　　雙兒破涕為笑，右手輕輕拍胸，說道：“你嚇了我一跳，我還道相公不要我啦。”

　　韋小寶大喜，道：“你怕我不要你，就急成這樣。你放心，人家就是把金山、銀山、珍珠山、寶石山堆在我面前，也換不了你去。”

　　說話之間，兩人已走到山腳下，但見晴空如洗，萬里無塵，韋小寶回想昨晚大雨之中走向“鬼屋”避雨的狼狽情景，當真大不相同。只是徐天川、方怡、沐劍屏他們失陷被擒，不知能否脫險，憑著自己的本事，無論如何救他們不得，多想既然無用，不如不想。

　　行出數里，來到一個市集，兩人找了家面店，進去打尖。韋小寶坐下後，雙兒站是一旁侍候。

　　韋小寶笑道：“這可別客氣啦，坐下來一起吃罷。”雙兒道：“不成，我怎麼能跟相公一桌吃飯？太沒規矩啦。”韋小寶道：“管他媽的什麼規矩不規矩。我說行，就行。等我吃完了你再吃，多耽誤時候。”雙兒道：“相公一吃完，咱們就走。我買些饅頭，一面走一面吃就行了，不會耽擱的。”韋小寶歎道：“我有個怪脾氣，一個人吃東西，肚子一定作怪，倘若沒人陪著一塊吃，待會兒肚子子疼起來，那可有得受了。”

　　雙兒嫣然一笑，只得拉張長凳，斜斜的坐在桌子角邊。

　　韋小寶一碗面還只吃得幾筷，只見三個西藏喇嘛走進店來，靠街坐了，一疊連聲道：“拿面來！拿面來！”一名喇嘛瞥眼見到雙兒頸中那串明珠，左肘撞了撞同伴，努嘴示意。另外兩人一見，登時喜容滿臉，目不轉睛的打量那串珠子。

　　韋小寶心道：“不好，這三個家伙想攔路打劫。”取出一塊碎銀子，叫面店中一名店伴去雇一輛大車，匆匆吃完面，上了大車，吩咐車夫向西快跑。

　　馳出數里，只聽得車後馬蹄聲響，韋小寶向後張去，果見那三名喇嘛騎馬追來，向雙兒道：“那三個惡人要搶你的珠子，給了他們算了，回頭我另買一串給你。”雙兒道：“是！也不用買過。”只聽得三名喇嘛叫道：“停車，停車！”車夫勒定騾子。

　　三名喇嘛縱馬上前，攔在車前。一人說道：“兩上娃娃，下車來罷！”

　　雙兒將頸中那串明珠除了下來，遞出車外，說道：“你們看中這串珠子，相公說給了你們，那就拿去罷。”一名胖大喇嘛伸出大手，卻不接珠子，更向前探，抓住了雙兒手腕，向外便拉。韋小寶急道：“要錢還有，不可動粗！”動見黃影閃動，那喇嘛飛身而起，躍入半空，向後縱了出去。

　　韋小寶暗叫：“好功夫！”見他身子急落，卻是頭下腳上，波的一聲響，一顆胖大腦袋沖向泥沼，直陷于胸，雙足亂舞。韋小寶又驚又喜，不知這喇嘛顯的一手是什麼功夫。

　　另外兩個喇嘛哇哇亂叫，搶過去抓住他身子，將他從爛泥中拔了出來。那喇嘛滿臉都是濕泥，狼狽無比，幸好昨晚一夜大雨，浸得路邊一片軟泥，這喇嘛才沒受傷。

　　韋小寶哈哈大笑，向車夫道：“還不快走！”

　　雙兒提著手中的珠子，問道：“相公，這珠子還給不給他們？”

　　韋小寶尚未回答，只見三名喇嘛各從腰間拔出鋼刀，惡狠狠地扑將上來。雙兒從車夫手中接過鞭子，向外甩出，卷住了一句喇嘛中手鋼刀，鞭子回縮，左手將刀接住，右手又將鞭子甩了出去，一卷之下，將第二名喇嘛手中鋼刀也奪了過來。第三名喇嘛叫聲：“啊喲！”一呆停步。雙兒手中鞭子又已甩出，這次卻卷住了他頭頸，順勢將他位到車前，隨著接過他手中鋼刀。那喇嘛喉頭被鞭子勒住，雙眼翻白，伸出舌頭，滿臉登時沒半點血色。余下兩名喇嘛分從左右向雙兒攻到，意欲相救同伴。雙兒躍起身來，左足站在轉轅，右足連踢，兩名喇嘛頭上穴道被點，暈倒在地。她揮手松開鞭子，那喇嘛已窒息良久，也即昏倒。

　　韋小寶喜歡之極，跳起身來，叫道：“雙兒，好雙兒，原來你功夫這樣了得。”

　　雙兒微微一笑，道：“那也沒什麼，是這三個惡人不中用。”

　　韋小寶道：“早知這樣，我也不用擔這半天心事了。”跳下車來，在一名喇嘛身止踢了一腳，問道：“你們干甚麼的？”那喇嘛兀自昏暈不醒。

　　雙兒在他腰間踢了一腳。那喇嘛一聲呻吟，醒了過來。雙兒道：“相公問你們是干甚麼的？”那喇嘛道：“姑娘……姑娘是會……會使仙法的麼？”雙兒微笑道：“快說！你們是干甚麼的？”那喇嘛道：“我們……我們是五台山菩薩頂……大文殊寺的喇嘛。”雙兒皺眉道：“甚麼喇嘛不喇嘛的，胡說八道，說這等粗話。”韋小寶道：“喇嘛是西藏的和尚。”雙兒道：“原來你們是和尚。”在他身上輕輕踢了一腳，道：“是和尚又不剃光頭？”

　　那喇嘛道：“我們是喇嘛，不是和尚。”雙兒道：“甚麼？你還嘴硬？相公說你是和尚，就是和尚！”在他腰間“天豁穴”上又踢一腳，那喇嘛直痛到骨髓里去，忍不住大聲呼叫，疼痛越來越厲害，叫聲也越來越響。另外兩名喇嘛悠悠轉醒，聽到他殺豬般大叫，無不駭然，齊用藏語相詢，那喇嘛說了，隨即用漢語叫道：“我是和尚，我是和尚，姑娘說……說我是甚麼……就是甚麼，求求你……快快給我解了穴道。”

　　雙兒笑道：“姑娘說的不算數，相公說的才算數。相公你說他是什麼？”

　　韋小寶笑道：“我說他是尼姑！”

　　那喇嘛實已忍耐不住，忙道：“我是尼姑！我是尼姑！”韋小寶和雙兒一齊大笑。雙兒左足在他頸下“氣戶穴”上輕輕一踢，那喇嘛劇痛立止，兀自不停的叫喚：“我是尼姑！我是尼姑！”

　　韋小寶忍住了笑，問道：“你們是出家人，為甚麼來搶我們財物？”那喇嘛道：“小人該死，下次再也不敢了！”韋小寶道：“你還想下次麼？”那喇嘛道：“我說過不敢，就是不敢，再過一百年也不敢了。”韋小寶道：“你們不在廟里念經，下山來干甚麼？”那喇嘛道：“是師父派我們下山來的。”韋小寶道：“你們師父派你們下山來搶金銀珠寶？”那喇嘛道：“不……不是。我們要去北京……”剛說到這里，另一名胖大喇嘛咳嗽一聲。

　　韋小寶斜眼瞧去，只見那喇嘛連使眼色，顯是示意同伴不可吐露實情。韋小寶本想這些喇嘛見財起意，恃強搶劫，也沒什麼大不了。滿洲人祟信喇嘛，皇宮中做法事，定是請喇嘛拜忏誦經。皇室如此，一般王公親貴更加不必說了，是以頗有不守清規的喇嘛在京里橫行不法。他本想作弄折磨他們一番，資為笑樂，就此將他們放了，但見這胖大喇嘛這等神情，似乎另有別情，說道：“這三個家伙搗鬼。雙兒，你在他們三人身上每人踢一腳，讓他們三人叫苦連天，咱們這就走罷！”

　　雙兒應道：“是！”她也瞧也那胖大喇嘛搗鬼，先在他“天豁穴”上踢了一腳。那喇嘛立時大聲呼叫。雙兒又走到先前那喇嘛身邊，提起腳來，作勢欲踢。

　　那喇嘛吃過苦頭，忙道：“別踢，我說就是。師父差我們上北京，送一封作。”韋小寶道：“信呢？”那喇嘛道：“這……這信是不能給你們看的，要是給人見到了，師……師父非殺我們不可。”韋小寶道：“拿出來！你不拿，我就踢你一腳。”說著走上一步。

　　那喇嘛可不知他功夫有限，這一腳踢在身上，無關痛痒，一見他提腳，忙道：“不……不在我這里。”韋小寶道：“你去拿來！”那喇嘛無奈，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藏話。那胖大喇嘛以藏語回答，他正在殺豬也似的大叫大嚷，再夾入斷斷續續的幾句藏語，更加難聽。韋小寶從他語氣與神情之中，料想他定是不許這喇嘛取信，當即走過去在他腦門上狠狠踢了一腳，那胖大喇嘛登時暈去。另一名喇嘛從他懷中取出一個油布小包，戰戰兢兢的雙手遞過。

　　韋小寶接了過來。雙兒從懷里也懷里取出一個小包，打了開來，拿出一把小小剪刀，剪開包衷，里面果是一封信，封皮上寫的是兩行藏文。

　　韋小寶問道：“這信送去給誰？”那喇嘛道：“給我們師伯的。”韋小寶伸手一扯，一扯開了封皮。兩個喇嘛連聲叫苦。，只見一道黃紙上寫了幾行彎彎曲曲的藏文，下面又用朱砂畫了一道符，希奇古怪，不知所云。這封信便是以漢文書寫，韋小寶也是不識，當即遞給雙兒，問道：“里面寫些什麼？”

　　雙兒也不識得，向那喇嘛道：“相公問你信里寫些什麼，快說！如有半句假話，我踢了你的穴道，永不給你解開。哼，至少也得隔上三天三晚，才給你解開。”

　　那喇嘛接過信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囁嚅道：“這個……這個……”韋小寶道：“甚麼這個那個的？快說！”那喇嘛道：“是，是！那信中說道，師兄所問那個人……”剛說到這里，另一個喇嘛咕嚕咕嚕的說起話來。雙兒盡身過去，在他“天豁穴”上一腳踢去，這喇嘛話聲立時變成呻吟和呼號。

　　第一個喇嘛臉大變，顫聲道：“那信中說……說道要打的那個人，我們找來找去找不到，一定……一定不在五台山上。”

　　韋小寶見他目光樂爍，說話吞吞吐吐，心想：“我雖不懂你們的雞鳴狗叫，可是瞧你神氣，定是在說假話，只不過你這家伙太笨，假話也說不像。”向雙兒道：“這喇嘛又在撒謊騙我了。”雙兒道：“他這樣壞，那可饒他不得。”伸足再在他“天豁穴”上一踢。

　　那喇嘛叫道：“你……殺了我罷。我師兄說……說的，倘若說了信中言語，我們……我們三個都活不成的……你……你快殺了我罷。”

　　韋小寶道：“別理他，咱們走罷！”和雙兒躍上大車。那車夫見他二人小小年紀，居然收拾得三個喇嘛死去活來，佩服得五體投地，贊不絕口。

　　韋小寶低聲道：“到得前面市鎮之上，你可得改裝，這串明珠也得收了起來。”雙兒道：“是。我改甚麼裝？”韋小寶微笑道：“你改了男裝罷。”

　　車行三十余里後，到了一座大市鎮。韋小寶遣去車夫，赴客店投宿，取出銀子，命雙兒去購買衣衫改裝。雙兒買了衣衫回店，穿著起來，扮作一個俊俏的小書僮。

　　這一改裝，路上再不引人注目。雙兒武功了得，人情世故卻全然不懂，一路上全由韋小寶拿主意，但他的主意也不大高明，往往有三分正經，卻有七分胡鬧。

　　不一日來到直晉兩省交界。自直隸省阜平縣往西，過長城岭，便到龍家關。那龍家關是五台山的東門，石徑崎嶇，峰巒峻峭，入五台山後第一座寺院是涌泉寺。

　　韋小寶問起清涼寺的所在，卻原來五台山極大，清涼寺在南台頂與中台頂之間，自涌泉寺前去，路程著實不近。

　　這晚韋小寶和雙兒在涌泉寺畔的盧家莊投宿，吃了一碗羊肉泡饃，再吃糖果，心想日間在涌泉寺問路，廟里的和尚見自己年紀，神情冷冷不大理睬，不答去清涼的路徑，反問：“道路又遠又不好走，你去清涼寺干什麼？”一副討厭模樣，倒有七分便似揚州禪那些勢利的賊禿，到清涼寺中去見順治皇帝，只怕挺不容易，須得想個法子才好。

　　他嘴里吃糖，心中尋思：“有錢能使鬼推磨，叫和尚推磨，多半也行罷。曾聽說書先生說《水滸傳》，魯智深在廟里亂鬧一通，又喝酒又吃狗肉，老和尚也不生氣。是了，我假裝要做法事，到廟里大撒銀子，再借些因頭，賴著不走，慢慢的找尋老皇帝，老和尚總不能趕我走。”

　　但入山之後，除了寺廟之外便沒大市鎮，一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也找兌不開，只得再出龍泉關，回到阜平，總換銀兩，和雙兒倆打扮得煥然一新，心想：“我要做法事，可是甚麼也不懂，只怕一下子便露出馬腳來，先試演一番。”

　　當下來到阜平縣城內一座廟宇吉祥寺，向佛像磕了幾個頭。知客和和尚取出緣簿筆硯。韋小寶揮手道：“布施便布施，寫什麼字？”取出一錠五十兩的元寶，送了過去。那和尚大驚，心想這位小施主樂善好施，世間少有，當下連聲稱謝，迎入齋房，奉上齋菜素面。

　　韋小寶吃面之時，方丈和尚坐在一旁相陪，大贊小檀越仁心虔敬，定蒙菩薩保佑，日後金榜題名，高中狀元，子孫滿堂，福澤無窮。韋小寶暗暗好笑，心想你拍我什麼馬屁都好，我瞎字不識，說我高中狀元，那不是當面罵人嗎？說道：“老和尚，我要到五台山去做一場大法事，只是我什麼也不懂，要請你指教。”

　　那方丈聽到“大法事”三字登時站起身來，說道：“施主，天下廟宇，供奉的佛祖，菩薩都是一般，你要做法事，就是小寺里辦好了，包你一切周到妥貼，卻不用辛苦的趕上五台山上去。”

　　韋小寶搖頭道：“不行，我這場法事，許下了心愿，一定要去五台山做的。”說著又取出五十兩銀子，說道：“這樣罷，你給我雇一個人，陪人上五台山去做幫手。五十兩銀子是給他的。”老和尚大喜道：“那容易，那容易！”他有個表弟，在廟里經管廟產，收租買物，全由他經手，卻不是和尚，當下去叫了他來，和韋小寶相見。

　　此人姓于，行八，一張嘴極是來得，卻有個外號叫做“小一划”，原來“于”字加上一划，變成個“王”字，于八便成王八了。三言兩語之間，韋小寶便和他十分投機。這等市井小人，韋小寶自幼便相處慣了的，這時忽然在阜平縣遇上一個，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韋小寶再向方丈請教做法事的諸般規矩，那方丈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韋小寶心想：“和尚們的規矩倒也真多！”又多布施了二十兩銀子。

　　韋小寶帶了于八回　客店，取出銀子，差他去購買一應物事。于八有銀子在手，辦事十分快捷，不多時諸般物品便已買章，自己也穿著一身光鮮，說道：“韋相公，你是大財主，我做你親隨，也該穿著得有個譜兒，是不是？這套衣服鞋帽，不過花了三兩五錢銀子。”韋小寶心想不錯，又叫他去衣舖替自己和雙兒多買幾套華貴衣衫。

　　三人興興頭頭的過龍泉關，後面跟著八個挑夫，挑了八擔齋僧禮佛之物，沿大路往南。

　　一入五台山，行不數里便是一座寺廟，過涌泉寺後，經台麓寺、石佛寺、普濟寺、古佛寺、金剛庫、白云寺、金燈寺而至靈境寺。當晚在靈境寺借宿一宵，次晨折回向北，到金閣寺後向西數里，便是清涼寺了。

　　那清涼寺在清涼山之巔，和沿途所見寺廟相比，也不見得如何宏偉，山門破舊，顯已年久失修。韋小寶微覺失望：“皇帝出家，一定揀一座最大的寺廟，只怕海老烏龜瞎說八道，老皇帝并不在這里做和尚。”

　　于八進入山門，向知客僧告知，北京城有一位韋大官人要來大做法事，齋僧供佛。知客僧見一行人衣飾華貴，又帶著八挑物事，當即請進廂房奉茶，入內向方丈稟報。

　　方丈澄光老和尚來到廂房，和韋小寶相見，問道：“不知施主要做甚麼法事？”

　　韋小寶見這澄光方丈身材甚高，但骨瘦如柴，雙目微閉，一副沒精打采的模樣，更是失望，說道：“弟子要請大和尚做七日七夜法事，超渡弟子亡父，還有幾們亡故的朋友。”

　　澄光道：“北京城里大廟甚多，五台山也是廟宇眾多，不知施主為甚麼路遠迢迢的，特地上五台山來，到小廟做法事？”

　　韋小寶早知有此一問，事先已和于八商量過，便道：“我母親上個月十五做了一夢，夢見我死去的爹，向她說道他生前罪業甚大，必須到五台山清涼寺，請方丈大師拜七日七夜經忏，才消得他的血光之災，免得我爹爹在地獄中受無窮苦惱。”他不知自己父親是誰，更不知他是死是活，說這番話時，忍不住暗暗好笑，又想：“他媽的，你生下了老子，就此撒手不管，下地獄也是該的。老子給你碰巧做七日七夜法事，是你的天大運氣。”

　　澄光方丈道：“原來如此。小施主，俗語說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夢幻大事，實在是當不得真的。”

　　韋小寶道：“大和尚，俗語說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認其無。就算我爹爹在言語未必是真，我們給他做一場法事超渡亡魂，那也是一件功德。如果我爹爹真有此言，我們卻不照他話做，他在陰世給牛頭馬面、無常小鬼欺負折磨，那……那……我總有點兒不大好意思罷？再說，這是奉了我母親之命。我母親說五台山清涼寺的老方丈跟她有緣紛，這場法事嘛，定是要在寶剎做的。”心想：“你跟我媽媽有緣份，這倒奇了，你到揚州麗春院去做過嫖客嗎？”

　　澄光方丈“嘿”的一聲，說道：“施主有所不知，敝寺乃是禪宗，這等經忏法事，是淨土宗的事，我們是不會做的。這五台山上，金閣寺，普濟寺，大佛寺，延慶寺等都是淨土宗，施主還是移步到那些寺廟做法事的為是。”

　　韋小寶心想是阜平縣時，那方丈搶著做法事，到了此處，這老和尚卻推三阻四，將送上門來的銀子雙手推將出去，其中必有古怪。他求之再三，澄光只是不允，跟著站起身來，向知客僧道：“你指點施主去金閣寺的道路，老衲少陪。”

　　韋小寶急了，忙道：“方丈既然執意不允，我帶來施舍寶剎的僧衣，僧帽，以及銀兩，總是要請寶剎諸位大和尚賞收。”

　　澄光合十道：“多謝了。”他眼見韋小寶帶來八挑禮物，竟然毫不起勁。

　　韋小寶道：“我母親說道，每一份禮物，要我親手交給寶剎每剎一位大和尚，就算是火工道人，種菜的園子，也都有份。帶來共有三百份禮物，倘若不夠，我們再去購買。”澄光道：“夠了，太多了。本寺只五十來人，請施主留下五十六份物品就是。”韋小寶道：“可否請方太太丈集合寺僧眾，由我親手施舍？這是我母親的心愿，無論如何是要辦到的。”

　　澄光抬起頭來，突然間目光如電，在韋小寶臉上一掃，說道：“好！我佛慈佛，就如施主所愿。”轉身進內。

　　瞧著他竹竿一般背影走了進去，韋小寶心頭說不出的別扭，訕訕的端起茶碗喝茶。

　　于八站在他背後，低聲道：“這等背時的老和尚，姓于的這一輩子可還真少見，怪不得諾大一座清涼寺，連菩薩金身也是破破爛爛的。”

　　只聽得廟里撞起鐘來，知客僧道：“請檀越到西殿布施。”韋小寶到得西殿，見僧眾絡繹進來，他將施物一份一份發放，凝神注視每一名和尚，心想：“順治皇帝我沒見過，但是小皇帝的爸爸，相貌總有些相像。只要見到是個大號小皇帝的和尚，那便是了。”可是五十多份施物發完，別說“大號小皇帝”沒見到，連跟小皇帝相貌有一二分似的和尚，也沒一個。

　　韋小寶好生失望，突然想起：“他是做過皇帝之人，那是何等的身份，怎會來領我一份施舍的衣帽！我這計策可笨得很。”問知客僧道：“寶剎所有的僧人，全都來的？”知客僧道：“個個都領了，多謝檀越布施。”韋小寶道：“第一個都領了？恐怕不見得，只怕還有人不肯來取。”知客僧道：“檀越說笑話了，哪有此事？”韋小寶道：“出家人不打誑話，你如騙我，你死後要下拔舌地獄。”知客僧一聽，登時變色。

　　韋小寶道：“既然尚有僧人未來領取，大和尚去請他來領罷！”

　　知客僧搖頭道：“只有方丈大師未領，我看也不必再要他老人家出來了。”

　　正在這時，一名僧人匆匆忙忙進來，說道：“師兄，外面有十幾名喇嘛要見方丈。”跟著低聲道：“他們身上都帶著兵器，磨拳擦掌的，來意不善。”知客僧皺眉道：“五台山青廟黃廟，自來河水不犯井水，他們來干什麼？你去稟報方丈，我出去瞧瞧。”說著向韋小寶說道：“少陪！”快步出去。

　　韋小寶笑道：“這些臭喇嘛，只怕是沖著我們來的。”他想雙兒武功高強，十幾名喇嘛也不放在心上，忽聽得山門外傳來一陣喧嘩之聲，一群人沖進了大雄寶殿。韋小寶道：“瞧瞧熱鬧去。”拉著雙兒的手，一齊出去。

　　到得大殿，只見十幾名黃衣喇嘛圍住了知客僧，七嘴八舌的亂嚷：“非搜不可，有人親眼見他來到清涼寺的。”“這是你們不對，干麼把人藏了起來？”“乖乖的把人交了出來便罷，否則的話，哼哼！”

　　韋小寶走到殿一邊，雙手叉腰，心道：“老子就在這里，你們放馬過來罷。”豈不知那些喇嘛對他全然不理睬，正眼也不向他瞧。

　　吵嚷聲中，澄光方丈走了出來，緩緩的道：“甚麼事？”知客僧道：“好教方丈得知，他們……”他“方丈”二字一出口，那些喇嘛便都圍到澄光身畔，叫道：“你是方丈？那好極了！”快把人交出來！要是不交，連你這寺院也，一把火燒個干淨。”“豈有此理，真正豈不此理！”“難道做了和尚，便可不講理麼？”

　　澄光道：“請問眾位師兄，是哪座廟里的？光臨敝寺，為了何事？”

　　一名黃衣上披著紅色袈裟的喇嘛道：“我們打從西藏來，奉了活佛之命，到中原公干，豈知有一名隨從的小喇嘛給一個賊和尚拐走了，在清涼寺中藏了起來。方丈和尚，你快快把我們這小喇嘛交出來，否則決計不能跟你甘休。”

　　澄光道：“這倒奇了。我們這里是禪宗青廟，跟西藏密宗素來沒有瓜葛。貴處走失了小喇嘛，何不到各處黃廟去問問？”那喇嘛怒道：“有人親眼見到，那小喇嘛是在清涼寺中，這才前來相問，否則我們吃飽了飯沒事干，來瞎鬧麼？你識趣的，快把小喇嘛交出來，我們也就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再追究了。”

　　澄光搖頭道：“倘若真有小喇嘛來到清涼寺，各位就算不問，老衲也不能讓他容身。”

　　幾名喇嘛齊聲叫：“那麼讓我們搜一搜！”澄光仍是搖頭，說道：“這是佛門清淨之地，哪能容人說搜就搜。”那為首的喇嘛道：“倘若不是做賊心虛，為什麼不讓我們搜？可見這小喇嘛千真萬确，定是在清涼寺中。”

　　澄光剛搖了搖頭，便有兩名喇嘛同時伸手，扯住他衣領，大聲喝道：“你讓不讓搜？”另一名喇嘛道：“大和尚廟里是不是窩藏了良家婦子，怕人知道？否則搜一搜打甚麼緊？”這時清涼寺中也有十余名和尚出來，卻給眾喇嘛攔住了，走不到方丈身旁。

　　雙兒低聲問道：“相公，要不要打發了他們？”

　　韋小寶道：“且慢！”心想：“這些喇嘛擺明了是無理取鬧，這廟里怎會窩藏什麼小喇嘛？莫非他們的用意和我相同，也是要見順治皇帝？”

　　只見白光一閃，兩名喇嘛已拔出尖刀在手，分抵澄光的前胸後心，厲聲道：“不讓搜就先殺了你。”澄光臉上毫無懼色，說道：“阿彌陀佛，大家是佛門弟子，怎地就動起粗來？”兩名喇嘛將尖刀微微向前一送，喝道：“大和尚，我們這可要得罪了。”澄光身子略側，就勢一帶，兩名喇嘛的尖刀都向對方胸口刺去。兩人急忙左手出掌相交，拍的一聲，各自退出數步。余人叫了起來：“清涼寺方丈行凶打人哪！打死人哪。”

　　叫喚聲中，大門口又搶進三四十人，有和尚、有喇嘛，還有幾名身穿長袍的俗家人。一名黃袍白須的老喇嘛大聲叫道：“清涼寺方丈行凶殺人了嗎？”

　　澄光合十道：“出家人慈悲為本，豈敢妄開殺戒？眾位師兄，施主，從何而來？”向一個五十多歲的和尚道：“原來佛光寺心溪方丈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得罪，得罪。”

　　佛光寺是五台山上最古老的大廟，建于元魏孝文帝之時，歷時悠久當地人有言：“先有佛光寺，後有五台山。”原來五台山原名清涼山，後來因發現五大高峰，才稱五台山，其時佛光寺已經建成。五台山的名稱，也至隋朝大業初才改。在佛教之中，佛光寺的地位遠比清涼寺為高，方丈心溪，隱然是五台山諸青廟的首腦。

　　這和尚生得肥頭胖耳，滿臉油光，笑嘻嘻的道：“澄光師兄，我給你引見兩位朋友。”指著那老喇嘛道：“這位是剛從西藏拉薩來的大喇嘛巴顏法師，是活佛座下最得寵信、最有勢力的大喇麻。”澄光合十道：“有緣拜見大喇嘛。“巴顏點了點頭，神氣甚是倨傲。

　　心溪指著一個身穿青布衫，三十來歲的文人，說道：“這位是川西大名士，皇甫客皇甫先生。”皇甫閣拱手道：“久仰澄光大和尚武學通神，今日得見，當真三生有幸。”

　　澄光合十道：“老僧年紀老了，小時候學過的一些微末功夫早已忘得干干淨淨。皇甫居士文武兼資，可喜可賀。”

　　韋小寶聽這些人文縐縐的說客氣話，心想這場架多半是打不成了，既沒熱鬧瞧，又少了個混水摸魚，找尋老皇帝的機會，心下暗暗失望。

　　巴顏道：“大和尚，我從西藏帶了個小徒兒出來，卻給你們廟里扣住了。你沖著活佛的金面，放了他罷，大伙兒都承你的情。”澄光微微一笑，說道：“這幾位師爺在敝寺吵鬧，老衲也不跟他們一般見識。大師在通情達理之人，如何也聽信人言？清涼寺開建以來，只怕今日才有喇嘛爺光臨。說我們收了貴座弟子，那是從何說起？”巴顏雙眼一翻，大聲喝道：“難道是冤枉你了？你不要……不要罰酒不吃……吃敬酒。”他漢語不大流暢，“敬酒不吃吃罰酒”這話，卻顛倒著說了。

　　心溪笑道：“兩位休得傷了和氣。依老衲之見，那小喇嘛是不是藏在清涼寺內，口說無憑，眼見是實。就是皇甫居士和貧僧做個見證，大伙兒在清涼寺各處隨喜一番，見佛拜佛，遇僧點頭，每一處地方，每一位和尚都見過了，倘若仍然找不到那小喇嘛，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說來說去，還是要在清涼寺中搜查。

　　澄光臉上閃過一陣不愉之色，說道：“這幾位喇嘛爺打從西藏來，不明白我們漢人的規矩，那也怪不得。心溪大師德高望重，怎地也說這等話？這個小喇嘛倘若真是在五台山上走失的，一座座寺院搜查過去，只怕得從佛光寺開頭。”

　　心溪嘻嘻一笑，說道：“在清涼寺瞧過之後，倘若仍然找不到人，這幾位大喇嘛愿意到佛光寺瞧瞧，那是歡迎之至，歡迎之至。”

　　巴顏道：“有人親眼見到，這小家伙确是在清涼寺之中，我們才來查問，否則的話，也不敢……也不敢如此……如此昧冒。”他將“冒昧”二字又顛倒著說。澄光道：“不知是何人見到？”巴顏向皇甫閣一指道：“是這位皇甫先生見到的，他是大大有名之人，決計不會說謊。”

　　韋小寶心想：“你們明明是一伙人，如何作得見證。”忍不住問道：“那個小喇嘛有多大年紀？”

　　巴顏、心溪、皇甫閣眾人一直沒理會站在一旁的這兩個小孩，忽聽他相問，眼光都向他望去，見他衣飾華貴，帽鑲美玉，襟釘明珠，是個富豪之家的公子，身畔那小小書僮也是穿綢著緞。心溪笑道：“那小喇嘛，跟公子年紀差不多年紀罷。”

　　韋小寶轉頭道：“那就是了，剛才我們不是明明見到這小喇嘛麼？他走進一座大廟。這廟前寫的有字，不錯，寫的是‘佛光寺’三個大字。這小喇嘛是進了佛光寺啦。”

　　他這麼一說，巴顏等人登時臉上變色，澄光卻暗暗歡喜。巴顏大聲道：“胡說八道！胡說八道！”他以為多上一道，那是更加荒謬了。韋小寶笑道：“胡說十道，胡說一十道，十二道，十三道！”

　　巴顏怒不可遏，伸手便往韋小寶胸口抓來。澄光右手微抬，大袖上一股勁風，向巴顏肘底扑去。巴顏左手探出，五指猶如雞爪，抓向他衣袖。澄光手臂回縮，衣袖倒卷，這一抓就沒抓到。巴顏叫道：“你窩藏了我們活佛座下小喇嘛，還想動手殺人嗎？反了，反了！”

　　皇甫閣朗聲道：“大家有話好說，不可動粗。”他這“粗”字方停，廟外忽有大群人齊聲叫道：“皇甫先生有令：大家有話好說，不可動粗。”聽這聲音，當有數百人之眾，竟是將清涼寺團團圍住了。這群人聽得皇甫閣這麼朗聲一說，就即齊聲呼應，顯是意示威懾。饒是澄光方丈養氣功夫甚深，乍聞這突如其來的一陣呼喝，方寸間也不由得大大一震。

　　皇甫閣笑吟吟的道：“澄光方丈，你是武林中人的前輩高人，在這里韜光養晦，大家都是很晾景仰的。這位巴顏大喇嘛要在寶剎各處隨喜，你就讓他瞧瞧罷。大和尚行得下，踏得正，光風霽月，清涼寺中又沒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大家何必失了武林中的和氣？”

　　澄光暗暗著急，他本人武功雖高，在清涼寺中卻只坐禪說法，并未傳授武功，清涼寺五十多僧人，極少有人是會武功的，剛才和巴顏交手這一招，察覺他左手這一抓的“雞爪功”著實厲害，再聽這皇甫閣適才朗說這一句話，內力深厚，也是非同小可，不用寺外數百人幫手，單是眼前這兩名高手，就已不易抵擋了。

　　皇甫閣見他沉吟不語，笑道：“就算清涼寺中真有幾位美貌娘子，讓大伙瞻仰瞻仰，那也是眼福不淺哪。”這兩句話極是輕薄，對澄光已不留半點情面。

　　心溪笑道：“方丈師兄，既是如此，就讓這位大喇嘛到處瞧瞧罷。”說時嘴巴一努。

　　巴顏當先大踏步向後殿走去。

　　澄光心想對方有備而來，就算阻得住巴顏和皇甫閣，也決阻不住他們帶來的那伙人，混戰一起，清涼寺要遭大劫，霎時間心亂如麻，長歎一聲，眼睜睜的瞧著巴顏等數十人走向後殿，只得跟在後面。

　　巴顏和心溪、皇甫閣三人低聲商議，他們手下數十人已一間間殿堂，僧房搜了下去。清涼寺眾僧見方未有號令，一個個只有怒目而視，并未阻攔。韋小寶和雙兒跟在方丈之後，見他僧袍大袖不住顫動，顯是心中惱怒已極。

　　忽聽得西邊僧房中有人大聲叫道：“是他嗎？”

　　皇甫閣搶步過去，兩名漢子已揪出一個中年僧人出來。這和尚四十歲左右年紀，相貌清懼，說道：“你抓住他干什麼？”皇甫閣搖了搖頭，那兩名漢子笑道：“得罪！”放開那名和尚。韋小寶心下雪亮，這些人是來找順治皇帝，那是更無疑問了。

　　澄光冷笑道：“本寺這和尚，是活佛座下的小喇嘛麼？”皇甫不答，見手下又揪了一個中年和尚出來，他細看此僧相貌，搖了搖頭。韋小寶心道：“原來你認得順治皇帝。”又想：“如此搜下去，定會將順治皇帝找出來，他是小皇帝的父親，我可得設法保護。”但對方人多勢眾，如何保護，卻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

　　數十人搜到東北方一座小僧院前，見院門緊閉，叫道：“開門，開門！”

　　澄光道：“這是本寺一位高僧坐關所，已歷七年，眾位不可壞了他的清修。”

　　心溪笑道：“這是外人入內，并不是坐關的和尚熬為住而自行開關，打什麼緊？”

　　一名身材高大的喇嘛叫道：“干麼不開門？多半是在這里了！”飛腳往門上踢去。

　　澄光身影微晃，已擋在他身前。那喇嘛收勢不及，右腳踢出，正中澄光小腹，喀喇一聲響，那喇嘛腿骨折斷，向後跌出。巴顏哇哇怪叫，左手上伸，右手反撈，都成雞爪之勢，向澄光抓來。澄光擋在門口，呼呼兩掌，將巴顏逼開。

　　皇甫閣叫道：“好‘般若掌’！”左手食指點出，一股勁風向澄光面門刺來，澄光向左閃開，拍的一聲，勁風撞上木門。澄光使開般若掌，凝神接戰。

　　巴顏和皇甫分從左右進擊。澄光招數甚慢，一掌一掌的拍出，似乎無甚力量，但風隱隱，顯然勁道又頗凌歷。巴顏和皇甫閣的手下數人吶喊吆喝，為二人助威。巴顏搶攻數次，都給澄光的掌力逼了回來。

　　巴顏焦躁起來，快速搶攻，突然間悶哼一聲，左手一揚，數十莖白須飄落，卻是抓下了澄光一把胡子，但他右肩受了一掌，初時還不覺怎樣，漸漸的右臂越來越重，右手難以提高。他猛地怒吼，向側閃開，四名喇嘛手提鋼刀，向澄光沖過去。

　　澄光飛腳踢翻二人，左掌拍出，印在第三名喇嘛胸口。那喇嘛“啊”的一聲大叫，向上跳起。便在這時，第四名喇嘛的鋼刀也已砍至。澄光衣袖拂起，卷向他手腕。雙見巴顏雙手一上一下，扑將過來。澄光向右避讓，突覺勁風襲體，暗叫：“不好！”順手一掌拍出，但覺右頰奇痛，已被皇甫閣戳中一指。這一掌雖擊中了皇甫閣下臂，卻未能擊斷他臂骨。

　　雙兒見澄光滿頰鮮血，低聲道：“要不要幫他？”

　　韋小寶道：“等一等。”他旨在見到順治皇帝，倘若雙手出手將眾人趕走，老皇帝還是見不到，何況對方人多勢眾，有刀有槍，雙兒一個小小女孩，又怎打得過這許多大漢？

　　清涼寺僧眾見方丈受困，紛紛拿起棍棒火叉，上來助戰。但這些和尚不會武功，一眄來便給打得頭破血流。澄光叫道：“大家不可動手！”

　　巴顏怒吼：“大家放手殺人好了！“眾喇嘛下手更不容情，頃刻間有四各清涼寺的和尚被砍笛身首异處。余下眾僧見敵人行凶殺人，都站得遠遠的叫喚，不敢過來。

　　澄光微一疏神，又中了皇甫閣的一指，這一指戳中他右胸。皇甫閣笑道：“少林派的般若掌也不過如此。大和尚還不投降麼？”澄光道：“阿彌托佛，施主罪業不小。”

　　驀地里兩名喇嘛揮刀著地滾來，斬他雙足。澄光提足踢出，胸口一陣劇痛，眼前發黑，這一腳踢到中途便踢不下去，迷迷糊糊間左掌向下抹，正好抹中兩名喇嘛頭頂，兩人登時昏暈過去。巴顏罵道：“死禿驢！”雙手疾挺，十根手指都抓上了澄光左腿。澄光再也支持不住，倒在地來。皇甫閣接連數指，點了澄光的穴道。

　　巴顏哈哈大笑，右足踢向木門，喀喇一聲，那門直飛進去。巴顏笑道：“快出來罷，讓大家瞧瞧是怎麼一副模樣。”

　　僧房中黑黝黝地，寂無聲息。

　　巴顏道：“把人給我揪出來。”兩名喇嘛齊聲答應，搶了進去。

## 第十八回　金剛寶杵衛帝釋　雕篆石碣敲頭陀

　　突然間門口金光一閃，僧房中伸出一根黃金大杵，波波兩聲，擊在兩喇嘛頭上，黃金杵隨即縮進，兩名喇嘛一聲也不出，腦漿迸裂，死在門口。

　　這一下變故大出眾人意料之外。巴顏在聲斥罵，又有三名喇嘛向門中搶去。這次三人都有有備，舞到鋼刀，護住頭頂。第一名喇嘛剛踏進門，那黃金杵擊將下來，連刀打落，金杵和鋼刀同時打中那喇嘛頭頂。第二名喇嘛全力挺刀上迎，可是金杵落下時似乎有千斤之力，鋼刀竟未阻得金杵絲毫，波的一聲，又打得頭骨粉碎。第三名喇嘛嚇得臉色蒼白，鋼刀落地，逃了回來。巴顏破口大罵，卻也不敢親自攻門。

　　皇甫閣叫道：“上屋去，揭瓦片往下打。”當下便有四名漢子跳上屋頂，揭了瓦片，從空洞中向屋內投去。皇甫閣又叫：“將沙石拋進屋去。”他手下漢子信言拾起地下沙石，從木門中拋進僧房。

　　從門中投進的沙石大部被屋內那人用金杵反激出來，從屋頂投落的瓦片，卻一片片的都掉了下去。這麼一來，屋內之人武功再高，也已無法容身。

　　忽聽一聲莽牛也似的怒吼，一個胖大和尚左手挽了一個僧人，右手搶動金杵，大踏步走出門來。我莽和尚比之常人少說也高了一個半頭，威風凜凜，直似天神一般，金杵晃動，黃光閃閃，大聲喝道：“都活得不耐煩了？”只紫醬以的臉膛，一堆亂茅草也似的短須，僧衣破爛，破也中露出虯結起伏的肌肉，膀闊腰粗，手大腳大。

　　皇甫閣、巴顏等見到他這般威勢，都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幾步。巴顏叫道：“這賊禿只一個人，怕他什麼？大伙兒齊上。”皇甫叫道：“大家小心，別傷了他身旁的那和尚。”

　　眾人向那僧人瞧去，只見他三十來歲年紀，身高體瘦，丰神俊朗，雙目低垂，對周遭情勢竟是不瞧半眼。

　　韋小寶心頭突地一跳，尋思：“這人定是小皇帝的爸爸，只是相貌不大像，他可比小皇帝好看得多。原來他這般年輕。”

　　便在此時，十余名喇嘛齊向莽和尚攻去。那莽和尚揮動金杵，波波波向聲不絕，每一響便有一名喇嘛中杵倒地而死。皇甫閣左手向腰間一探，解下一條軟鞭，巴顏從手下喇嘛手中接過兵刃，乃是一對短鐵錘。兩人分從左右夾攻而上。

　　皇甫閣軟鞭抖動，鞭梢橫卷，刷的一聲，在那莽和尚頸中抽了一記。那和尚哇哇大叫，揮杵向巴顏打去巴顏舉起雙錘硬擋，錚的一聲大響，手臂酸麻，雙錘脫手，那和尚卻又給軟鞭在肩頭擊中。眾人都看了出來，原來這和尚只是膂力奇大，武功卻是平平。

　　一名喇嘛欺近身去，抓住了那中年僧人的左臂。那僧人哼了一聲，并不掙扎。

　　韋小寶低聲道：“保護這和尚。”雙兒道：“是！”晃身而前，伸手便向那喇嘛腰間戳去，那喇嘛應指而倒。她轉身伸指向皇甫閣臉上虛點，皇甫向右閃開，她反手一指，點中了巴顏胸口。巴顏罵道：“媽……”仰天摔倒。雙兒東一轉，西一繞，纖手揚處，巴顏與皇甫帶著的十幾人紛紛摔倒。心溪叫道：“喂，喂，小施主……”雙兒笑道：“喂，喂，老和尚！”伸指點中他腰間。

　　皇甫閃動軟鞭，護住前後左右，鞭子呼呼風響，一丈多圓圈中，直似水潑不進。雙兒在鞭圈外盤旋游走。皇甫閣的軟鞭越使越快，幾次便要擊到雙兒身上，都給她迅捷避開，皇甫閣叫道：“好小子！”勁透鞭身，一條軟鞭宛似長槍，筆直的向雙兒胸口刺來。雙兒腳下一滑，向前摔出，伸指直點皇甫閣小腹。皇甫閣左掌豎立，擋住她點來的一指，跟著軟鞭的鞭梢突然回頭，徑點雙兒背心。雙兒著地滾開，情狀頗為狼狽。

　　韋小寶見雙兒勢落敗，心下大急，伸手在地下去抓泥沙，要撒向皇甫閣眼中，偏生地下掃得干干淨淨，全無泥沙可抓。雙兒尚未站起，皇甫的軟鞭已向她身上擊落，韋小寶大叫：“打不得！”

　　那莽和尚急揮金杵上，上前相救。

　　驀地進而雙兒右手抓住了軟鞭鞭梢，皇甫閣使勁兒上甩，將她全身帶將起來，甩向半空。韋小寶抻手入懷，也不管抓的是什麼東西，掏出來便向皇甫閣臉上摔去，只見白紙飛舞，數十張紙片擋在皇甫閣眼前。皇甫閣忙伸手去抹開紙張，右手的勁立時消了。此時莽得尚的金杵已擊向頭頂。皇甫大駭，忙坐倒相避。雙兒身在半空，不等落地，左足便即踢出，正中皇甫閣的太陽穴。他“啊喲”一聲，向後摔倒。砰的一聲，火星四濺，黃金杵擊在地下，离他腦袋不過半尺。

　　雙兒右足落地，跟著將軟鞭奪了過來。韋小寶大聲喝彩：“好功夫！”拔出匕首，搶上去對住皇甫閣左眼，喝道：“你叫手下人都出去，誰都不許進來！”

　　皇甫閣身不能動，臉上感到匕首的森森寒氣，心下大駭，叫道：“你們都出去，叫大伙兒誰都不許進來。”他手下數十人遲疑半晌，見韋小寶挺匕首作勢欲殺，當即奔出廟去。

　　那莽和尚圓睜環眼，向雙兒凝視半晌，嘿的一聲，贊道：“好娃兒！”左手倒提金杵，右手扶著那中年僧人，回進僧房。韋小寶搶上兩步，想跟那中年僧人說幾句話，竟已不及。

　　雙兒走到澄光身畔，解開他身上穴道，說道：“這些壞蛋強凶霸道，冒犯了大和尚。”澄光站起身來，合十道：“小施主身懷絕技，解救本寺大難。老衲老眼昏花，不識高人，先前多有失敬。”雙兒道：“沒有啊，你一直對我們公子客氣的很。”

　　韋小寶定下神來，這才發覺，自己先前摔向皇甫閣臉面，蒙了他雙眼的，竟是一大疊鈔票，哈哈大笑，說道：“見了銀票不投降的，天下可沒幾個。我用幾萬兩銀票打過來，你非大叫投降不可。”雙兒笑嘻嘻的拾起四下里飛散的銀票，交回韋小寶。

　　澄光問韋小寶：“韋公子，此間之事，如何是好？”

　　韋小寶笑道：“這三位朋友，吩咐你們的下人都散去了罷！”

　　皇甫閣當即提氣叫道：“你們都到山下去等我。”

　　只聽得外面數百個人齊聲答應。腳步聲沙沙而響，頃刻間走了個干淨。

　　澄光心中略安，伸手去解心溪的穴道。韋小寶道：“方丈，且慢，我有話跟你商量。”澄光道：“是！這幾位師兄給封了穴道，時間久了，手腳麻木，我先給他們解開了。”韋小寶道：“也不爭在這一時三刻，咱們到那邊廳上坐坐罷。”澄光點頭道：“是。”向心溪道：“師兄且莫心急，回頭跟你解穴。”帶著韋小寶到西側佛殿之中。

　　韋小寶道：“方丈，這一干人當真是來找小喇嘛的？”澄光張口結舌，無法回答。韋小寶湊嘴到到他耳邊，低聲道：“我倒知道，他們是為那位皇帝和尚而來。”

　　澄光身子一震，緩緩點頭，道：“原來小施主早知道了。”韋小寶低聲道：“我來到寶剎，拜忏做法事是假，乃是奉……奉命保護皇帝保尚。”澄光點頭道：“原來如此。老衲本就心疑小施主巴巴的趕來清涼寺做法事，樣子不大像。”

　　韋小寶道：“皇甫閣、巴顏他們雖然拿住了，可是捉老虎容易，放老虎難。倘若放了他們，過幾天又來糾纏不清，畢竟十分麻煩！”澄光道：“殺人是殺不得的。這寺里已傷了好幾殺人命。唉，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韋小寶道：“殺了他們也沒用。這樣罷。你叫人把這干人都綁了起來。咱們再仔細問問，他們來尋皇帝烽尚，到底是什麼用意？”

　　澄光有些為難，道：“這佛門清淨之地，我們出家人私自綁人審問，似乎于理不合。”韋小寶道：“什麼于理不合？他們想來殺光你廟里的和尚，難道于理就合得很了？我們如不審問明白，想法子對付，他們又來殺人，放火燒了你清涼寺，那怎麼辦？”

　　澄光想了一會，點頭道：“那也說得是，任憑施主吩咐。”拍拍手掌，召進一名和尚，吩咐道：“請那位皇甫閣先生過來，我們有話請教。”韋小寶道：“這皇甫閣甚是狡猾，只怕問不出什麼，咱們還是先問那個大喇嘛。”澄光道：“對，對，我怎麼想不到？”

　　兩名和尚挾持著巴顏進殿，惱他殺害寺中僧人，將他重重往地下一摔。澄光道：“唉，怎地對大喇嘛沒點禮鬼？”兩名僧人應道：“是！”退了出去。

　　韋小寶左手提起一只椅子，右手用匕首將椅子腳不住批削。那匕首鋒利無比，椅子腳一片片的削了焉，都不過一二分厚薄，便似削水果一般。澄光睜大了眼，不明他用意。韋小寶放下椅子，走到巴顏面前，左手摸了摸他腦袋，右手將匕首比了比，手勢便和適才批削椅腳時一模一樣。巴顏大叫：“不行！”澄光也叫：“使不得！”

　　韋小寶怒道：“什麼行不行的？我知道西藏的大喇嘛都練有一門鐵頭功，刀槍不入。我在北京之時，曾親自用這把短劍削一個大喇嘛的腦袋，削了半天，也削他不動。大喇嘛，你是貨真價實，還是冒牌貨？不試你一試，怎能知道？”

　　巴顏忙道：“這鐵頭功我沒練過，你一削我就死。”韋小寶道：“不一定死的，削去兩三寸，也不得就死。我只削你一層頭蓋，看到你的腦漿為止。一個人說真話，腦漿就不動，如果說謊騙人，腦漿就像煮開了的水一般滾個不休。我有話問你，不削你的腦袋，怎知你說的是真話假話？”巴顏道：“別削，別削，我說真話就是。”韋小寶摸了摸他頭皮，道：“是真是假，我怎麼知道？”巴顏道：“我如說謊，你再削頭皮不遲。

　　韋小寶沉吟片刻，道：“好，那麼我問你，是誰叫你到清涼寺來的？”巴顏道：“是菩薩頂真容院的大喇嘛，胜羅陀派我來的。”澄光道：“阿彌陀佛，五台山青廟黃廟，從無仇怨，菩薩頂的大喇嘛，怎麼會叫你來搗亂？”巴顏道：“我也不是來搗亂。胜羅陀師兄命我來找一個三十來歲的和尚，說他盜了我們拉薩活佛的寶經，到清涼寺中躲了起來，因此非揪他出來不可。”澄光道：“阿彌陀佛，哪有此事？”

　　韋小寶提起匕首，喝道：“你說謊，我削開你的頭皮瞧瞧。”巴顏叫道：“沒有，沒有說謊。你不信去問胜羅陀師兄好了。他說，我們要假裝走失了一個小喇嘛，其實是在找那中年和尚，又說那位皇甫先生認得這和尚，請他陪著來找人。胜羅陀師兄說，這和尚偷的是我們密宗的秘密藏經，『大毗盧遮那佛神變加持經』，非同小可，如果我拿到了這和尚，那是一件大功，回到拉薩，活佛一定，重重有賞。”

　　韋小寶見他臉色誠懇，似非作偽，料想他也是受人之愚，人家不讓他得知順治的真相，當下從懷中取出那封西藏文的書信，便是道上雙兒擒住三名喇嘛，逼著取來的，展了開來，說道：“你念給我聽，這信中寫著些什麼。”說著將匕首刃面平平的放在他頭頂。

　　巴顏道：“是，是！”嘰哩咕嚕的讀了起來。韋小寶點頭道：“不錯，你讀得很好，一個字也沒讀錯。這位方丈大師不懂藏文，你用漢語將信里的話說出來。”

　　巴顏道：“那那里說，這位大……大人物，的确是在五台山清涼寺中，最近得到消息，神……神龍教要將他請去，咱們可得先……先下手為強。”

　　韋小寶聽他連“神龍教”三字也說了出來，料想不假，問道：“信里還說些什麼？”

　　巴顏道：“信里說，到清涼寺去請這位大人物，倒也不難，就怕神龍教得知訊息，也來搶奪，因此胜羅陀師兄請北京的達和爾師兄急速多派高手，前來相助。如果……如果桑結大喇嘛已經到了北京，他老人家當世無敵，親來主持，那就……那就萬失無一……”

　　韋小寶笑罵：“他媽的！萬無一失，什麼『萬失無一』？”自己居然能糾正別人說成語的錯誤，那是千載難逢，萬中無一之事，甚覺得意。

　　巴顏道：“是，是，萬一無失……”韋小寶笑道：“你喇嘛奶奶的，還是說錯了。還有呢？”巴顏道：“沒有了，下面沒有了。”韋小寶罵道：“他媽的，什麼什麼沒有了？是我下面沒有了，還是你下面沒有了？”巴顏道：“大……大家下面沒有了。”韋小寶道：“什麼大家下面沒有了？”巴顏道：“下面沒有字了。”韋小寶哈哈一笑，問道：“那皇甫閣是什麼人？”巴顏道：“他是胜羅陀師兄請來的幫手，昨晚才到的。”

　　韋小寶點點頭，向澄光道：“方丈，我要審那個佛光寺的胖和尚了，你如不好意思，不妨在窗外聽著。”澄光忙道：“最好，最好。”命人將巴顏帶出，將心溪帶來，自己回去禪房，也不在窗外聽審。

　　心溪一進房就滿臉堆笑，說道：“兩位施主年紀輕輕，武功如此了得，老衲固然見所未見，而且是聞所未聞，少年英雄，真了不起，了不起！”韋小寶罵道：“操你奶奶的，誰要你拍馬屁。”向他屁股上一腳踢去。心溪雖痛，臉上笑容不減，說道：“是，是，凡是真正的英雄好漢，那是決計不愛聽馬屁的。不過老和尚說的是真心話，算不得拍馬屁。”

　　韋小寶道：“我問你，你到清涼寺來發瘋，是誰派你來的？”心溪道：“施主問起，老僧不敢隱瞞。菩薩頂真容大喇嘛胜羅陀，叫人送了二百兩銀子給我，請我陪他師弟巴顏，到清涼寺來找……找一個人。老僧無功不受祿，只得陪他走一遭。”韋小寶又一腳踢去，罵道：“胡說八道，你還想騙我？快說老實話。”心溪道：“是，是，不瞞施主，大喇嘛送了我三百兩銀子。”韋小寶道：“明明是一千兩。”心溪道：“實實在在是五百兩，再多一兩，老和尚不是人。”

　　韋小寶道：“那皇甫閣又是什麼東西？”心溪道：“這下流胚子不是好東西，是巴顏這鬼喇嘛帶來的。施主放了我之後，老僧立刻送他到五台山去，請知縣大人好好治罪。清涼寺是佛門清靜之地，怎容他來胡作非為？小施主，那幾條人命，連同死了的幾個喇嘛，咱們都推到他頭上。”韋小寶臉一沉，道：“明明都是你殺的，怎能推在旁人頭上？”心溪道：“好少爺，你饒了我罷。”

　　韋小寶叫人將他帶出，帶了皇甫閣來詢問。這人卻十分硬朗，一句話也不回答。對韋小寶匕首的威嚇固然不加理睬，而雙兒點他“天豁穴”，他疼痛難當，忍不住呻吟，對韋小寶的問話卻始終不答，只說：“你有種的就將爺爺一刀殺了，折磨人的不是好漢。”韋小寶倒敬他是殺好漢，道：“好，我不折磨你。”命雙兒解了他“天豁穴”的穴道。

　　他命人將皇甫閣帶出後，又去請澄光方丈來，道：“這件事如何了局，咱們得跟那位大人物商量商量。”澄光搖頭道：“他是決計不見外人的。”

　　韋小寶拂然道：“甚麼不見外為？剛才不是已經見過了？我們倘若拍手不管，他還不是給人捉了去？不出幾天，北京大喇嘛又派人來，有個什麼天下無敵的大高手，又還有甚麼神龍教、烏龜教的，就算我們肯幫忙，也抵擋不了這許多人。”澄光道：“也說得是。”

　　韋小寶道：“你去跟他說，事情緊急，非商量個辦法出來不可。”澄光搖頭道：“老衲答應過，寺中連老衲在內，都不跟他說話的。”韋小寶道：“好，我可不是你們寺里的和尚，我去跟他說話。”澄光道：“不行，不行。小施主一進僧房，他師弟那個莽和尚行顛，就會一杵打死了你。”韋小寶道：“他打不死我的。”

　　澄光向雙兒望了一眼，說道：“你就算差尊仆將行顛和尚點倒，行痴仍然不會和你說話的。”韋小寶道：“行痴？他法名叫做行痴？”澄光道：“是。原來施主不知。”

　　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既然如此，我也無法可施了。你既沒有『萬失無一』的好法子，可惜清涼寺好好一所古廟，卻在你方丈手里毀了。”

　　澄光愁眉苦臉，連連搓手，忽道：“我去問問玉林師兄，或者他有法子。”韋小寶道：“這位玉林大師是誰？”澄光道：“是行痴的傳法師父。”

　　韋小寶喜道：“好極，你帶我去見這位老和尚。”

　　當下澄光領著韋小寶和雙兒，從清涼寺後門出去，行了里許，來到一座小小舊廟，廟上也無匾額。澄光徑行入內，到了後面禪房，只見一位白須白眉的老僧坐在蒲團上，正自閉目入定，對三人進來，似乎全然不覺。

　　澄光打了個手勢，輕輕的在旁邊蒲團上坐下，低目雙垂，澄光竟也不動。韋小寶手麻腳酸，老大不耐煩，站起了又坐倒，坐倒又站起，心中對那老僧的十八代祖宗早已罵了數十遍。

　　又過了良久，那老僧吁了口氣，緩緩睜開眼來，見到面前的有人，也有感驚奇，只微微點了點頭。澄光道：“師兄，行痴塵緣未斷，有人打上寺來，要請師兄佛法化解。”那老僧玉林道：“境由心生，化解在已。”澄光道：“外魔極重，清涼寺有難。”便將心溪、巴顏、皇甫閣等人意欲劫持行痴，幸蒙韋小寶主仆出手相救等情說了，又說雙方都死了數人，看來對方不肯善罷甘休。玉林默默聽畢，一言不發，閉上雙目，又入定去了。

　　韋小寶大怒，霍地站起，破口大罵：“操……”只罵得一個字，澄光連打手勢，救他不可生氣，又救他坐下來等候。

　　這一回　玉林入定，又是小半個時辰。韋小寶心想：“天下強盜賊骨頭，潑婦大混蛋，也都沒這老和尚討厭。”好容易玉林又睜開眼來，問道：“韋施主從北京來？”

　　韋小寶道：“是。”玉林又問道：“韋施主在皇上身邊辦事？”韋小寶大吃一驚，跳起身來，道：“你……你……怎麼知道？”玉林道：“老衲只是猜想。”韋小寶心想：“這老和尚邪門，只怕真有些法力。”心中可不敢再罵他了，規規矩矩的坐了下來。

　　玉林道：“皇上差韋施主來見行痴，有什麼話說？”韋小寶心想：“這老和尚甚麼都知道，瞞他也是無用。”說道：“皇上得知老皇爺尚在人世，又喜又悲，派人我向老皇爺磕頭請安。如果……如果老皇爺肯返駕回宮，那是再好不過了。”康熙本說查明真相之後，自己上五台山來朝見父皇，這話韋小寶卻瞞住了不說。玉林道：“皇上施主帶來甚麼信物？”韋小寶從貼肉里衣袋中，取出康熙親筆所寫御札，雙手呈上，道：“大師請看。”

　　御札上寫的是：“敕訟御前侍衛副總管欽賜穿黃馬褂韋小寶前赴五台山一帶公干，各省文武官員受命調遣，欽此。”

　　玉林接過看了，還給韋小寶，道：“原來是御前侍衛副總管韋大人，多有失敬了。”

　　韋小寶心下得意：“你可不敢再小覷我了罷？”可是見玉林臉上神色，也沒甚麼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又淡了下來。

　　玉林道：“韋施主，以你之意，該當如何處置？”韋小寶道：“我要叩見老皇爺，聽老皇爺吩咐。”玉林道：“他以前富有四海，可是出家之後，塵緣早已斬斷，『老皇爺』三字，再也休得提起，以免駭人聽聞，擾了他的清修。”韋小寶默然不答。

　　玉林又道：“請回去啟奏皇上，行痴不愿見你，也不愿再見外人。”韋小寶道：“皇上是他兒子，可不是外人。”玉林道：“什麼叫出家？家已不是家，妻子兒女都是外人了。”

　　韋小寶心想：“看來都是你這老和尚在搗鬼，從中阻攔。老皇爺就算不肯回宮，也不至于連兒子也不見。”說道：“既然如此，我去調遣人馬，上五台山來保護守衛，不許閒雜人等進寺來羅皂滋擾。”

　　玉林微微一笑，說道：“這麼一來，清涼寺寺成了皇宮內院、官府衙門；韋大人這位御前侍衛副總管，變成在清涼寺當差了。那麼行痴還不如回北京皇宮去直截了當。”

　　韋小寶道：“原來大師另有保護老……他老人家的妙法，在下洗……洗耳恭聽。”

　　玉林微笑道：“韋施主小小年紀，果然是個厲害腳色，難怪十幾歲少年，便已做到這樣的大官。”頓了一頓，續道：“妙法是沒有，出家人與世無爭，逆來順受。多謝韋施主一番美意，清涼寺倘若真有禍殃，那也是在劫難逃。”說著合十行禮，閉上雙目，入定去了。

　　澄光站起身來，打個手勢，退了出去，走到門邊，向玉林躬身行禮。韋小寶向玉林扮個鬼臉，伸伸舌拇指按住自己鼻子，四指向玉林招了幾招，意思是說：“好臭，好臭！”玉林閉著眼睛，也瞧不見。

　　三人來到廟外，澄光道：“玉林大師是得道高僧，已有明示。老衲去將心溪方丈他們都放了，今日相見，也是有緣，這就別過。”說著雙手合十，鞠躬行禮，竟是不讓他再進清涼寺去。

　　韋小寶心頭火起，說道：“很好，你們自有萬失無一的妙計，倒是我多事了。”命雙兒去叫了于八等一干人，徑自下山，又回到靈境寺去借宿。

　　他昨晚在靈境寺曾布施了七十兩銀子。住持見大施主又再光降，殷勤相待。

　　在客房之中，韋小寶一手支頤，尋思：“老皇爺是見到了，原來他一點也不老，卻是危險得緊，西藏喇嘛要捉他，神龍教又要捉他。那玉林老賊禿裝模作樣，沒點屁本事，澄光方丈一個人又有甚麼用？只怕幾天之後，老皇爺便會給人捉了去。我又怎生向小玄子交代？”

　　一轉頭，見雙兒秀眉緊鎖，神色甚是不快，問道：“雙兒，什麼事不高興？”雙兒道：“沒什麼。”韋小寶道：“你一定在想心事，快跟我說。”雙兒道：“沒什麼。”韋小寶一轉念，道：“啊，知道啦。你怪我在朝廷里作官，一直沒跟你說。”雙兒眼眶兒紅了，道：“韃子皇帝是大壞人，相公你……怎麼做他們的官？而且還做了大官。”說著眼淚從雙頰上流了下來。

　　韋小寶一呆，道：“傻孩子，那又用得著哭的。”雙兒抽抽噎噎的道：“三少奶把我給了相公，吩咐我服侍你，聽你的話。可是……可是你在朝進而做大官，我爸爸媽媽，還有兩個哥哥，都是給惡官殺死的，你……你……”說著放聲哭了出來。

　　韋小寶一時手足無措，忙道：“好啦，好啦！現下什麼都不瞞你。老實跟你說，我做官是假的，我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天地父母，反清復明』，你懂嗎？我師父是天地會的總舵主，我早跟你三少奶說過了。我們天地會專跟朝廷作對。我師父派我混時皇宮里去做官，為的是打探韃子的消息。這件事十分秘密，倘若給人知道了，我可性命不保。”

　　雙兒伸手按住韋小寶嘴唇，低聲道：“那你快別說了。都是我不好，逼你說出來。”說著破涕為笑，又道：“相公是好人，當然不會去做壞事。我……我真是個笨丫頭。”

　　韋小韋笑道：“你是個乖丫頭。”拉著她手，讓她坐在炕沿上自己身邊，低聲將順治與康熙之間的情由說了，又道：“小皇帝還只十幾歲，他爹爹出家做了和尚，不要他了，你想可怜不可怜？今天來捉他的那些家伙，都是大大的壞人，虧得你救了他。”雙兒吁了口氣，道：“我總算做了一件好事。”韋小寶道：“不過送佛送上西天。那些人又給方丈放了。他們一定不肯甘心，回頭又要去捉那老皇帝，將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煮來吃了，豈不糟糕？”他知道雙兒心好，要激她勇于救人，故意將順治的處境說得十分悲慘。

　　雙兒身子一顫，道：“他們要吃他的肉，那為什麼？”韋小寶道：“唐僧和尚到西天取經，這故事你聽過麼？”雙兒道：“聽過的，還有孫悟空，豬八戒。”韋小寶道：“一路上有許多妖怪，都想吃唐僧肉，說他是聖僧，吃了他肉就成佛成仙。”雙兒道：“啊，我明白啦，這些壞人以為老皇帝和尚也是聖僧。”韋小寶道：“是啊，你真聰明。老皇帝和尚好比是唐僧，那些壞人是妖怪，我是孫猴兒孫行者，你就是……是……”說著雙掌入在自己耳旁，一招一晃，作扇風之狀。雙兒笑道：“你說我是豬八戒？”韋小寶道：“你相貌像觀音菩薩，不過做的是豬八戒的事。”

　　雙兒連忙搖手，道：“別說冒犯菩薩的話。相公，你做觀音菩薩身邊的那個善才童子紅孩兒，我就是……”說到這里，臉上一紅，下面的話□住不說了。韋小寶道：“不錯ˉ我做善才童子，你就是龍女。咱二人老是在一起，說什麼也不分開。”雙兒臉頰更加紅了，低聲道：“我自然永遠服侍你，除非……除非你不要我了，將我趕走。”

　　韋小寶伸掌在自己頭頸一斬，道：“就是殺了我頭，也不趕你走。除非你不要我了，自己偷偷的走了。”雙兒伸手在自己頸里一斬，道：“殺了我頭，也不會走。”兩人同時哈哈大笑。雙兒自跟著韋小寶之後，主仆分守得甚嚴，極少跟他說笑，這時聽韋小寶吐露真相，心中甚是歡暢。兩人這麼一笑，情誼又親密了幾分。

　　韋小寶道：“好，我們自己的事情說過了。可怎麼想了法兒，去救唐僧？”

　　雙兒笑道：“救唐僧和尚，總是齊天大聖出主意，豬八戒只是個跟屁虫。”韋小寶笑道：“豬八戒真有你這樣好看，唐僧也不出家做和尚了。”雙兒問道：“那為什麼？”韋小寶道：“唐僧自然娶了豬八戒做老婆了。”雙兒噗赤一笑，說道：“豬八戒是豬玀精，誰討他做老婆啊？”

　　韋小寶聽她說到娶豬精做老婆，忽然想起那口“花雕茯苓豬”沐劍屏來，不知她和方怡此刻身在何處，是否平安。

　　雙兒見韋小寶呆呆出神，不敢打斷他思路。過了一會，韋小寶道：“得想個法子，不讓壞人捉了老皇帝去。雙兒，譬如有一樣寶貝，很多賊骨頭都想去偷，咱們使什麼法兒，好教賊骨頭偷不到？”雙兒道：“見到賊骨頭來偷寶貝，便都捉了起來。”韋小寶搖頭道：“賊骨頭太多，捉不完的。我們自己去做賊骨頭，。”雙兒道：“我們做賊骨頭？”韋小寶道：“對！我們先下手為強，將寶貝偷到手，別的賊骨頭就偷不到了。”雙兒拍手笑道：“我懂啦，我們去把老皇帝和尚捉了來。”韋小寶道：“正是。事不宜遲，立刻就走。”

　　兩人來到清涼寺外，韋小寶道：“天還沒黑，偷東西偷和尚，都得等到天黑才干。”兩人躲在樹林之中，好容易等到滿山皆暗，萬籟無雹聲。韋小寶低聲道：“寺里只方丈一人會武功，好在他剛才受了傷，定在躺著休息。你去將那胖大和尚行顛點倒了，我們便可將老皇帝和尚偷出來。只是那行顛力氣極大，那根黃金杵打人可厲害得很，須當小心。”雙兒點頭稱是。

　　傾聽四下無人，兩人輕輕躍進圍牆，徑到順治坐禪的僧房之外，只見板門已然關上，但那門板日間給人踢壞了，一時未及修理，只這麼擱著擋風。雙兒貼著牆壁走進，將門板向左一拉，只見黃光閃動，呼的一聲響，黃金杵從空隙中擊了出來。雙兒待金杵上提，疾躍入內，伸指在行顛胸口要穴連點兩指，低聲道：“真對不住！”提起雙手，抱住了他手中金杵。行顛穴道被制，身子慢慢軟倒。這金杵重達百余斤，雙兒若不抱住，落將下來，非壓碎他腳趾不可。

　　韋小寶跟著閃進，拉上門板。僧房甚小，黑暗中隱約見到有人坐在蒲團之上，韋小寶料知便是法各行痴的順治皇帝，當即跪倒磕頭，就道：“奴才韋小寶，便是日里救駕的，請老皇爺不必驚謊，。”

　　行痴默不作聲。韋小寶又道：“老皇爺在此清修，本來很好，不過外面有許多壞人，想捉了老皇爺去，要對你不利，奴才為了保護老皇爺，想請你去另一個安穩所在，免得給壞人捉到。”行痴仍是不答。韋小寶道：“那麼就請老皇爺和奴才一同出去。”

　　隔了半晌，見他始終盤膝而坐，一動不動。這時韋小寶在黑暗中已有好一會，看得清楚些了，見行痴坐禪的姿勢，便和日間所見的玉林一模一樣，也不知他是真的入定，還是對自己不加理睬，說道：“老皇爺的身份已經泄漏，清涼寺中無人能夠保護。敵人去了一批，又來一批，老皇爺終究會給他們捉去。還是換一個清靜的地方修行罷。”行痴仍是不答。

　　行顛忽道：“你們兩小孩是好人，日里幸虧你們救人。我師兄坐禪，不跟人說話。你要他到哪里去？”他嗓音本來極響，拚命壓低，變成十分沙啞。

　　韋小寶轉起身來，說道：“隨便到哪里都好。你師兄愛去哪里，咱們便護送他去。只要那些壞家伙找他不到，你們兩們就可安安靜靜的修行念佛了。”行顛道：“我們是不念佛的。”韋小寶道：“好罷，不念佛就不念佛，你快將這位大師的穴道解開。”

　　雙兒伸手過去，在行顛背上和脅下推拿幾下，解了穴道，說道：“真正對不住。”

　　行顛向行痴恭敬的道：“師兄，這兩個小孩請我們出去暫且躲避。”

　　行痴道：“師父可沒叫我們离去清涼寺。”說話聲音甚是清朗。韋小寶直到此刻，才聽到他的話聲。

　　行顛道：“敵人如再大舉來攻，這兩個小孩抵擋不住。”

　　行痴道：“境自心生。要說凶險，天下處處皆凶險；心中平安，世間事事平安。日前你殺傷多人，大雜隈業，此後無論如何不可妄動無明。”

　　行顛呆了半晌，道：“師兄指點得是。”回頭向韋小寶道：“師兄不肯出去，你們都聽見了。”韋小寶皺眉道：“倘若敵人來捉你師兄，一刀刀將他身上的肉割下來，那便如何是好？”行顛道：“世人莫有不死，多活幾年，少活幾年，也沒什麼分別。”韋小寶道：“甚麼都沒分別，那麼死人活人沒分別，男人女人沒分別，和尚和烏龜豬玀也沒分別？”行顛道：“眾生平等，原是如此。”

　　韋小寶心想：“怪不得一個叫行痴，一個叫行顛，果然是痴的顛的。要勸他們走，那是不成功的。如將老皇帝點倒，硬架了出去，實在太過不敬，也難免給人瞧見。”一時束手無策，心下惱怒，按捺不住，便道：“什麼都沒分別，那麼皇後和端敬皇後也沒分別，又為什麼要出家？”

　　行痴突然站起，顫聲道：“你……你說什麼？”

　　韋小寶一言開口，便已後悔，當即跪倒，說道：“奴才胡說八道，老皇爺不可動怒。”行痴道：“從前之事，我早忘了，你何以又用這等稱呼？快請起來，我有話請問。”韋小寶道：“是。”站起身來，心想：“你給我激得開了口說話，總算有了點眉目。”

　　行痴問道：“兩位皇後之事，你從何處聽來？”韋小寶道：“是聽海天富跟皇太后說的。”行痴道：“你認得海天富？他怎麼了？”韋小寶道：“他給皇太后殺了。”行痴驚呼一聲，道：“他死了？”韋小寶道：“皇太后用『化骨綿掌』功夫殺死了他。”行痴顫聲道：“皇太后怎麼會……會武功？你怎知道？”韋小寶道：“海天富和皇太后在慈宁宮花園動手打斗我親眼瞧見的。”行痴道：“你是什麼人？”

　　韋小寶道：“奴才是御前侍衛副總管韋小寶。”隨即又加上一句：“當今皇上親封的，有御札在此。”說著將康熙的御札取出來呈上。

　　行痴呆了片刻，并不伸手去接，行顛道：“這里從來沒燈火。”行痴歎了口氣，問道：“小皇帝身子好不好？他……他做皇帝快不快活？”

　　韋小寶道：“小皇帝得知老皇爺健在，恨不行插翅飛上五台山來。他在宮里大哭大叫，又是悲傷，又是喜歡，說什麼要上山來。後來……後來恐怕誤了朝廷大事，才派奴才先來向老皇爺請安。奴才回奏之後，小皇帝便親自來了。”

　　行痴顫聲道：“他……他不用來了。他是好皇帝，先想到朝廷大事，可不像我……”說到這里，聲音已然哽□。黑暗之中，但聽到他眼淚一滴滴落上衣襟的聲音。

　　雙兒聽他流露父子親情，胸口一酸，淚珠兒也扑籟籟的流了下來。

　　韋小寶心想良機莫失，老皇爺此刻心情激動，易下說辭，便道：“海天富一切都查得清清楚楚了，皇太后先害死榮親王，又害死端敬皇後，再害死端敬皇後的妹子貞妃，後來又害死了小皇帝的媽媽。海天富什麼都查明白了。皇太后知道秘密已經泄漏，便親手打死了海天富，又派了大批人手，要上五台山來謀害老皇爺。”

　　榮親王、端敬皇後、貞妃三人系被武功好手害死，海天富早已查明，稟告了行痴，由此而回宮偵查凶手，但行痴說什麼也不信是皇後自己下手，歎道：“皇後是不會武功的。”

　　韋小寶道：“那晚皇太后跟海天富說的話，老皇爺聽了之後就知道了。”當下一一轉述那晚兩人對答的言語。他伶牙利齒，說得雖快，卻是清清楚楚。

　　行痴原是個至性至情之人，只因對董鄂妃一往情深，這才在她逝世之後，連皇帝也不大愿意做，甘棄萬乘之位，幽閉斗室之中。雖然參禪數年，但董鄂妃的影子在他心中何等深刻，一聽韋小寶提起，什麼禪理佛法，霎時之間都拋于腦後。海天富和皇太后的對答一句句在心中流過，悲憤交集，胸口一股氣塞住了，便欲炸將開來。

　　韋小寶說罷，又道：“皇太后這老……一不做，二不休，害中你老皇爺之後，要去害死小皇帝。她還要去挖端敬皇後的墳，又要下詔天下，燒毀《端敬皇後語錄》，說《語錄》中的話都是放屁，哪一家里藏一本，都要抄家殺頭！”

　　這幾句話卻是他捏造出來的，可正好触到行痴心中的創傷。他勃然大怒，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喝道：“這賤人，我……我早就該將她廢了，一時因循，致成大禍！”順治當年一心要廢皇後，立董鄂妃為後，只因為皇太后力阻，才擱下來。董鄂妃倘若不死，這皇後之位早晚是她的了。

　　韋小寶道：“老皇爺，你看破世情，死不死，都沒分別，小皇爺可死不得，端敬皇後的墳挖不得，《端敬皇後語錄》毀不得。”行痴道：“不錯。你說得很是。”韋小寶道：“所以咱們須得出去躲避，免得遭了皇太后的毒手。皇太后的手段是第一步殺你，第二步害小皇帝，第三步挖墳燒《語錄》。只要她第一步做不成功，第二步，第三步棋子便不敢下了。”

　　順治七歲登基，廿四歲出家，此時還不過三十幾歲。他原本性子躁，火性大，說到頭腦清楚，康熙雖然小小年紀，比父親已胜十倍。因此沐王府中人想嫁禍吳三桂，詭計立被康熙識破，韋小寶半真半假的捏造了許多言語，行痴卻盡數信以為真。不過皇太后所要行的這三步棋子，雖是韋小寶捏造出來，但他是市井之徒，想法和陰毒女人也差不多。

　　行痴大聲道：“幸虧得你點破，否則當真壞了大事。師弟，咱們快快出去。”行顛道：“右手提起金杵，左手推開門板。

　　門板開處，只見當門站著一人。黑暗中行顛看不見他面貌，喝道：“誰？”舉起金杵。

　　那人道：“你們要去哪里？”

　　行顛吃了一驚，拋下金杵，雙手合十，叫道：“師父！”行痴也叫了聲：“師父。”

　　原來這人正是玉林。他緩緩的道：“你們的說話，我都聽到了。”韋小寶心中暗叫：“他媽的，事情要糟！”

　　玉林沉聲道：“世間冤業，須當化解，一味躲避，終是不了。既有此因，便有此果，業既隨身。”行痴拜伏于地，道：“師父教訓得是，弟子明白了。”玉林道：“只怕未必便這麼明白了。你從前的妻子要找你，便讓她來找。我佛慈悲，普渡眾生，她怨你，恨你，要殺你而甘心，你反躬自省，總有令她怨，令她恨，使得她決心殺你的因。你避開她，業因仍在，倘若派人殺了她，惡業更加深重了。”行痴顫聲道：“是。”

　　韋小寶肚里大罵：“操你奶奶的老賊禿！我要罵你，打你，殺你，你給不給我打罵？給不給我割你的老禿頭？”

　　只聽玉林續聲道：“至于西藏喇嘛要捉你去，那是他們在雜隈業，竟欲以你為質，挾制當今皇帝，橫行不法，虐害百姓。咱們卻不能任由他們胡行。眼前這里是不能住了，你們且隨我到後面的小廟去。”他轉身出外，行痴、行顛跟了出去。

　　韋小寶心想：“小皇帝雖賞了黃馬褂，我可還沒在身上穿過一天。這件事沒辦妥，回京對小皇帝沒交代，他一怒之下，說不定反悔，黃馬褂就此不賞了。我也得跟去瞧瞧。”

　　他和雙兒兩人跟著到了玉林坐禪的小廟之中。玉林對他們兩人猶如沒瞧見一般，毫不理會，徑在蒲團上盤膝坐了。行痴在他身邊的蒲團坐下，行顛東張西望了一會，也在行痴的下首坐倒。玉林和行痴合十閉目，一動也不動，行顛卻睜了圓圓的環眼，向空瞪視，終于也閉上了眼睛，兩手按在膝上，過了一會，伸手去摸蒲團旁的金杵，唯恐失卻。

　　韋小寶向雙兒扮個鬼臉，裝模作樣的也在蒲團上坐下，雙兒挨著他身子而坐。韋小寶雖非孫司空，但性子之活潑好動，也真如猴兒一樣，要他在蒲團上安安靜靜的坐上一時三刻，可真要了他命。但眼見老皇爺便在身旁，就此出廟而去，那是說什麼也不肯的。他東一扭，西一歪，拉過雙兒的手來，在她手心中搔□。雙兒如忍笑容，左手向玉林和行痴指指。

　　這麼挨了半個時辰，韋小寶忽然心想：“老皇爺學做和尚，總不成連大小便也忍得住。待他去大小便之時，我便去花言巧語，騙他逃走。”想到了這計策，身子便定了一些。

　　一片寂靜之中，忽聽得遠處響起許多人的腳步聲，初時還聽不真切，後來腳步聲越響越近，一大群人奔向清涼寺來，行顛臉上肌肉動了幾下，伸手抓起金杵，睜開眼來，見玉林和行痴坐不動，遲疑了片刻，放下金杵，又閉上了眼。

　　只聽得這群人沖進了清涼寺中，叫嚷喧嘩，良久不絕。韋小寶心道：“他們在寺里找不到老皇爺，不會找上這里來麼？且看你這老賊禿如何抵擋？”

　　果然又隔了約莫半個時辰，大群人擁向後山，來到小廟外。有人叫道：“進去搜！”

　　行顛霍地站起，抓起金杵，擋在禪房門口。-韋小寶走到窗邊，向外張去，月光下但見黑壓壓的都是人頭，回頭看玉林和行痴時，兩人仍是坐著不動。雙作悄聲道：“怎麼辦？”韋小寶低聲道：“待會這些人沖進來，咱們救了老皇爺，從後門出去。”頓了一頓，又道：“倘若中途中失散，我們到靈境寺會齊。”雙兒點了點頭，道：“就怕我抱不起老……老皇爺。”韋小寶道：“只好拖著他逃走。”

　　驀地里外面眾人紛紛呼喝：“甚麼人在這里亂闖？”“抓起來！”“別讓他們進去！”“媽巴羔子的，拿下來！”

　　人影一晃，門中進來兩人，在行顛身邊掠時，向玉林合十躬身，便盤膝坐在地下，竟是兩名身穿灰衣的和尚。禪房房門本窄，行顛身軀粗大，當門而立，身側已無空隙，給這兩名和尚輕輕巧巧的竄了進來，似乎連行顛的衣衫也未碰到，實不知他們是怎生進房來的。

　　外面呼聲又起：“又有人來了！”“攔住他！”“抓了起來！”卻聽得砰蓬，砰蓬之聲大作，有人飛了出去，摔在地下，禪房中卻又進來兩名和尚，一言不發，坐在先前進來的兩僧下首。

　　如此一對對僧人不斷陸續進來。韋小寶大感有趣，心想不知還有多少和尚到來，再來幾對，禪房便無隙是可坐了。但來到第九對後便再無人來。

　　第九對中一人竟是清涼寺的方丈澄光。韋小寶又是奇怪，又是欣慰：“這十七個和尚武功，如果都跟澄光差不多，敵人再多，那也不怕。”

　　外面敵人喧嘩叫嚷，卻誰也不敢沖門。過了一會，一個蒼老的聲音朗聲說道：“少林寺硬要替清涼寺出頭，將事情攬到自己頭上嗎？”視禪房內眾人不答。隔了一會，外面那老者道：“好，今日就賣了少林寺十八羅漢的面子，咱們走！”外面呼嘯之聲此起彼伏，眾人都退了下去。

　　韋小寶打量那十八僧人，年老的已六七十歲，年少的不過三十左右，或高或矮，或俊或丑，僧袍內有的突出一物，似帶著兵刃，心想：“他們是少林寺十八羅漢，那麼澄光方丈也是十八羅漢之一了。玉林老賊有恃無恐，原來早約下了厲害的幫手保駕。這些和尚在這里坐禪入定，不知要搞到幾時，老子可不能跟他們耗下去，坐啊坐的，韋小寶坐得變成了韋老寶！”站起身來，走到行痴身前跪下，說道：“大和尚，有少林寺十八羅漢保駕，您大和尚是篤定泰山了。我這就要回去了，您老人家有什麼吩咐沒有？”

　　行痴睜開眼來，微微一笑，說道：“辛苦你啦。回去跟你主子說，不用上五台山來擾我清修。就算來了，我也一定不見。你跟他說，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賦』四字，務須牢牢緊記。他能做到這四字，便是對我好，我便心中歡喜。”

　　韋小寶應道：“是！”

　　行痴探手入懷，取了一個小小包裹出來，說道：“這一部經書，去交給你的主子。跟他說：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不可強求。能給中原蒼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那麼咱們從哪里來，就回那里去。”說著在小包上輕輕拍了一拍。

　　韋小寶記起陶紅英的話來，心道：“莫非這又是一部《四十二章經》？”見行痴將小包遞來，伸雙手接過。

　　行痴隔了半晌，道：“你去罷！”韋小寶道：“是。”爬下磕頭。行痴道：“不敢當，施主請起。”

　　韋小寶站起身來，走向房門，突然童心忽起，轉頭向玉林道：“老和尚，你坐了這麼久，不小便麼？”玉林恍若不聞。韋小寶嘻的一笑，一步跨出門檻。

　　行痴道：“跟你主子說，他母親再有不是，總是母親，不可失了禮數，也不可有怨恨之心。”韋小寶回過身來答應了，心說：“這句話我才不給你傳到呢。”行痴沉吟道：“要你主子一切小心。”韋小寶：“是。”

　　韋小寶回到靈境寺，關上房門，打開包裹，果然是一部《四十二章經》，只不過書函是用黃綢聽制。他琢磨行痴的言語，和陶紅英所說若合符節。行痴說：“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那麼咱們就從哪里來，就回去那里去。”滿洲人從關外到中原，要回去的話，自是回關外了，行痴在這小包上拍了一拍，當時說滿洲人回到關外，可以靠這小包而過日子。又想：“老皇爺命我將經書交給小玄子，我交是不交？我手中已有五部經書，再加上這一部，共有六部。八部中只差兩部了。倘若交給小玄子，只怕就有五部經書，也是無用。好在他說，就是小高強玄子上五台山來，他也不見，死無對證。這是送上門來的好東西，若不吞沒，對不起韋家祖宗。”但想小皇帝對自己十分信任，吞沒他的東西，未免愧對朋友，對朋友半吊子，就不是英雄好漢了，反正這經書自己也看不懂，還是去交給好朋友的為是。

　　次晨韋小寶帶同雙兒、于八等一干人下山。這番來五台山，見到了老皇爺，不負康熙所托，途中還得了雙兒這樣一個美貌溫柔，武功高強的小丫頭，心中甚是高興。

　　走出十余里，山道上迎面走來一個頭陀。這頭陀身材奇高，與那莽和尚行顛難分上下，只是瘦得出奇，澄光方丈已經極瘦，這頭陀少說也比他還瘦一半，臉上皮包骨頭，雙目深陷，當真便如僵□一般，這頭陀只怕要四個并成一個，才跟行顛差不多。他長發垂肩，頭頂一個銅箍束住了長發，身上穿一件布袍，寬寬□□，便如是挂地衣架上一般。

　　韋小寶見了他這等模樣，心下有些害怕，不敢多看，轉過了頭，閃身道旁，讓他過去。

　　那頭陀走到他身前，卻停了步，問道：“你是從清涼寺來的麼？”韋小寶道：“不是。我們從靈境寺來。”那頭陀左手一伸，已搭在他左肩，將他身子拗轉，跟他正面相對，問道：“你是皇宮里的太監小桂子？”這只大手在肩上一按，韋小寶登時全身皆軟，絲毫動彈不得，忙道：“胡說八道！你瞧我像太監麼？我是揚州韋公子。”雙兒喝道：“快放手！怎地對我家相公無禮。”那頭陀伸出保手，按向雙兒肩頭，道：“聽你聲音，也是個小太監。”雙兒右肩一沉避開，食指伸出，疾點他“天豁穴”，噗的一聲，點個正著。可是手指触處有如鐵板，只覺指尖奇痛，連手指也險些折斷，不禁“啊”的一聲呼叫，跟著肩頭一痛，已被那頭陀蒲扇般的大手抓住。

　　那頭陀嘿嘿的笑了三聲，道：“你這小太監武功很好，厲害，真正厲害。”雙兒飛起左腿，砰的一聲，踢在他胯下，這一下便如踢中了一塊大石頭，大叫一聲：“哎喲！”眼淚直流。那頭陀道：“小太監武功了得，當真厲害。”雙兒叫道：“我不是小太監！你才是小太監！哎喲！”那頭陀笑道：“你瞧我像不像太監？”雙兒叫道：“快放手，你再不放，我可要罵人啦。”那頭陀道：“你點我穴道，踢我大腿，我都不怕，還怕你罵人？你武功這樣高強，定是皇宮里派出來，我得搜搜。”

　　韋小寶道：“你武功更高，那麼你更是皇宮里派出來的。”

　　那頭陀道：“你這小太監纏夾不清。”左手提了韋小寶，右手提了雙兒，向山上飛步便奔。兩個少年大叫大嚷，那頭陀毫不理會，提著二人直如無物，腳下迅速之極。于八等人只瞧得目瞪口呆，哪敢作聲。

　　那頭陀沿山道走了數丈，突然向山坡上無路之處奔去，當真是上山如履平地。韋小寶只覺耳畔呼呼風響，心道：“這頭陀如此厲害，莫非是山神鬼怪？”

　　奔了一會，那頭陀將二人往地下一放，向上一指，道：“倘若不說實話，我提你們到這山峰上，擲了下來。”所指處是個極高的山峰，峰尖已沒入云霧之中。

　　韋小寶道：“好，我說實話。”那頭陀問道：“那就算你識相。你到底是什麼人？這小子是什麼人？”韋小寶道：“大師父，她不是小子……她是我的……我的……”那頭陀道：“是你什麼人？”韋小寶道：“是我的老婆！”

　　這“老婆”二字一出口，那頭陀和雙兒都大吃一驚。雙兒滿臉通紅。那頭陀奇道：“甚麼，甚麼老婆？”韋小寶道：“不瞞大師父說，我是北京城的富家公子，看中了隔壁鄰居的這位小姐，于是……我們私訂終身于後花園，她爹爹不答應，我就帶了她逃出來。你瞧，她是個姑娘，怎麼會是小太監，真是冤哉枉也。你如不信，除下她帽子瞧瞧。”

　　那頭陀摘下雙兒的帽子，露出一頭秀發，其時天下除了僧、道、頭陀、尼姑等出家人，都須剃去前半邊頭發，雙兒長發披將下來，直垂至肩，自是個女子無疑。

　　韋小寶道：“大師父，求求你，你如將我們送交官府，那我可沒命了。我給你一千兩銀子，你放了我們罷！”那頭陀道：“如此說來，你果然不是太監了。太監哪有拐帶人家閨女私逃的？哼哼，你小小年紀，膽子倒不小。”說著放開了他，又問：“你們上五台山來干甚麼？”韋小寶道：“我們上五台山來拜佛，求菩薩保佑，讓我落難公子中狀元，將來她……我這老婆，就能做一品夫人了。”什麼“私訂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云云，都是他在揚州時聽說書先生說的。

　　那頭陀想了片刻，點頭道：“那麼是我認錯人了，你們去罷！”韋小寶大喜，道：“多謝大師。我們以後拜菩薩之時，求菩薩保佑，保佑你大師將來也……也做個大菩薩，跟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平起平坐。”攜了雙兒的手，向山下走去。

　　只走得幾步，那頭陀道：“不對，回來！小姑娘，你武功很是了得，點我一指，踢我一腳。”說著摸了摸腰間“天豁穴”，問道：“你這武功是誰教的？是什麼家數？”

　　雙兒可不會說謊，漲紅了臉，搖了搖頭。韋小寶道：“她這是家傳的武功，是她媽媽教的。”那頭陀道：“小姑娘姓什麼？”韋小寶道：“這個，嘻嘻，說起來，有些不大方便。”那頭陀道：“什麼不方便，快說！”

　　雙兒道：“我們姓莊。”那頭陀搖頭道：“姓莊？不對，你姓莊的人中，沒有這樣武功高手，能教了這樣的女兒出來。”韋小寶道：“天下武功的人極多，你怎能都知道？”那頭陀怒道：“我在問小姑娘，你別打岔。”說著輕輕在他肩頭一推。

　　這一推使力極輕，生怕這小孩經受不起，手掌碰上韋小寶肩頭，只覺他順勢一帶一卸，雖無勁力，所用招式卻是一招“風行草偃”，移肩轉身，左掌護面，右掌伏擊，居然頗有點兒門道。那頭陀微覺訝异，抓住了他胸口。韋小寶右掌戳出，一招“靈蛇出洞”，也是使得分毫不錯，噗的一聲，戳在那頭陀頸下，手指如戳鐵板，“啊喲”一聲大叫。

　　雙兒雙掌飛舞，向頭陀攻去。那頭陀掌心發勃，已將韋小寶胸口穴道封住，回身相斗。雙兒竄高伏低，身法輕盈，但那頭陀七八招後，兩手已抓住她雙臂，左肘彎過一撞，封住了她穴道，轉身問韋小寶：“你說是富家公子，怎地會使遼東神龍島的擒拿功夫？”

　　韋小寶道：“我是富家公子，為什麼不能使遼東神龍島功夫？難道定是窮家小子，才能使麼？”口中敷衍，拖延時刻，心念電轉：“遼東神龍島功夫，那是什麼功夫？是了，海老烏龜說過，老婊子假冒武當派，跟神龍教的人勾勾搭搭，他們嫌『蛇』字不好聽，自稱為『神龍』。小玄子的功夫是老婊子教人的，我時時和小玄子拆招比武，不知不覺間學上了這幾下擒手法。”

　　那頭陀道：“胡說八道，你師父是誰？”

　　韋小寶心想：“如說這功夫是老婊子所教，等于招認自己是宮里的小太監。”當即說道：“是我叔叔的一個相好，一個胖姑娘柳燕姑姑教的。”那頭陀大奇，問道：“柳燕？柳姑娘是你叔叔的相好？你叔叔是什麼人？”韋小寶道：“我叔叔韋大寶，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風流公子，白花花的銀子一使便是一千兩，相貌像戲台止珠小生一樣。那胖姑娘一見就迷上他了。胖姑娘常常三更半夜到我家里來，花園圍牆跳進跳出。我纏住她教武功，她就教了我幾手。”那頭陀將信將疑，問道：“你叔叔會不會武功。”

　　韋小寶哈哈大笑，道：“他屁武功？他常常給柳燕姑娘抓住了頭頸，提來提去，半點動彈不得。我叔叔急了罵道：『兒子提老子。』柳燕姑姑笑道：『就是兒子提老子！孫子提爺爺也不打緊。』”

　　他繞著彎子罵人，那頭陀可絲毫不覺，追問柳燕的形狀相貌，韋小寶竟說得分毫不差，說道：“這個胖姑姑最愛穿紅繡鞋。大師父，我猜你愛上了她，是不是？幾時你見到她，就跟她一起睡覺，睡了永遠不起來好了。”

　　那頭陀哪知柳燕已死，這話似是風言風語，其實是毒語相咒，怒道：“小孩子家胡說八道！”但對他的話卻是信了，伸手在他腹上輕輕一拍，解他穴道。不料這一記正拍在他懷中那部《四十二章經》上，拍的穴道未解開。

　　那頭陀道：“甚麼東西？”韋小寶道：“是我從家里偷出來的一大疊銀票。”那老陀道：“吹牛！銀票哪有那麼多？”探手到他懷里一摸，拿了那包裹出來，解開來赫然一部經書。他一怔之下，登時滿臉堆歡，叫道：“《四十二章經》，《四十二章經》！”急忙包好，放入自己懷里，抓住韋小寶胸口，將他高高舉起，厲聲喝道：“哪里來的？”

　　這句話可不易答了，韋小寶笑道：“嘻嘻，你問這個麼？說來話長，一時之間，哪說得完。”他拖延時間，要想一番天衣無縫的言語，騙過那頭陀。要說經書從何而來，胡亂捏造個原由，自是容易之極，但經書已入他手，如何騙得回來，可就難了。

　　那頭陀大聲問道：“是誰給你的？”

　　韋小寶身在半空，突然見山坡上有七八個灰衣僧人向上走來，看模樣便是清涼寺後廟所見少林羅漢中的人物，轉頭一看，又見到了幾名，連同西首山坡上來的幾名，共是十七八名，心下大喜，暗道：“賊頭陀，你武功再強，也敵不過少林十八羅漢。”

　　那頭陀又道：“快說，快說！”眼見韋小寶東張西望，順著他日光瞧去，見山坡上東、北、西三面緩緩上來了十余名和尚，卻也不放在心上，問道：“那些和尚來干甚麼？”韋小寶道：“他們聽說大師父武功高強，十分佩服，前來拜你為師。”

　　那頭陀搖頭道：“我從來不收徒弟。”大聲喝道：“喂，你們快坑詡給我滾蛋，別來羅索！”這一聲呼喝，群山四應，威勢驚人。

　　那十八名僧人恍若不聞，一齊上了山坡。一名長眉毛的老僧合十說道：“大師是遼東胖尊者麼？”

　　韋小寶身在半空，聽了這句話，忍不住哈哈大笑。這頭陀身材之瘦，世間罕有，這老和尚問他是不是胖尊者，那多半是譏刺于他了。

　　不料那頭陀大聲道：“我正是胖頭陀！你們想拜我為師嗎？我不收徒弟！你們跟誰學過武功？”那老僧道：“老衲是少林圭澄心，忝掌達摩院，這里十七位師弟，都是少林寺達摩院的同侶。”

　　胖頭陀“啊”的一聲，緩緩將韋小寶放了下來，說道：“原來少林寺達摩院的十八羅漢通統到了。你們不是想拜我為師的。我一個人可打你們不過。”澄以合十道：“大家無冤無仇，都是佛門一派，怎地說到個『打』字？『羅漢』是佛門中聖人，我輩凡夫俗子，如何敢當此稱呼？武林中朋友胡亂以此尊稱，殊不敢當。遼東胖瘦二尊者，神功無敵，我們素來仰慕，今日有緣拜見，實是大幸。”說到這里，其餘十七名僧人一齊合十行禮。

　　胖頭陀躬身還禮，還沒挺直身子，便問：“你們到五台山來，有什麼事？”

　　澄心指著韋小寶道：“這位小施主，跟我們少林寺頗有些淵源，求大師高抬貴手，放了他下山。”胖頭陀略一遲疑，眼見對方人多勢眾，又知少林十八羅漢個個武功驚人，單打獨斗是毫不在乎，他十八人齊上就對付不了，便道：“好，看在大師面上，就放了他。”說著俯身在韋小寶腹上揉了幾下，解開了他的穴道。

　　韋小寶站起，便伸出右掌，說道：“那部經書，是這十八羅漢的朋友交給我的，命我送去……送去少林寺，交給住持方丈，你還給我罷？”胖頭陀怒道：“甚麼？這經書跟少林寺有甚麼相干？”韋小寶大聲道：“你奪了我的經書，那是老和尚叫我去交給人的，非同小可，快快還來！”

　　胖頭陀道：“胡說八道！”轉身便向北邊山坡下縱去。三名少林僧飛身而起，伸手往他臂上抓去。胖頭陀不悸和眾僧相斗，側身避開了三僧的抓掌，他身形奇高，行動卻是輕巧無比。少林三僧這一抓都是少林武功的絕頂，竟然沒碰到他衣衫。但胖頭陀這麼慢得瞬間，已有四名少林僧攔在他身後，八掌交錯，擋住了他去路。

　　胖頭陀鼓氣大喝，雙掌一招“五丁開山”推出，乘著這股威猛之極的勢道，回頭向南，疾沖而前。四名少林僧同時出掌，分擊左右。胖頭陀雙掌掌力和四僧相接，只覺左方擊來掌力甚是剛硬，右方二僧掌力中卻含有綿綿柔勁，不由得心中一驚，雙掌運力，將對方掌力卸去，便在此時，背後又有三只手抓將過來。

　　胖頭陀一瞥之間，見到左側又有二僧揮拳擊到，當即雙足一點，向上躍起，但見背後三僧伸出的手掌各各不同，分具“龍爪”“虎爪”“鷹爪”三形，心下登時怯了，大袖急轉，卷起一股旋風，左足落地，右手已將韋小寶抓起，叫道：“要他死，還是要他活？”

　　十八少林僧或進或退，結成兩個圓圈，分兩層團團將他圍住。澄心說道：“這位小施主那部經書，干系重大，請大師施還，結個善緣。我們感激不盡。”

　　胖頭陀右手將韋小寶高高提起，左掌按在他天靈蓋上，大踏步向南便走。

　　這情勢甚是分明，倘若少林僧出手阻攔，他左掌微一用力，韋小寶立時頭蓋破裂。擋住南方的幾名少林僧略一遲疑念聲“阿彌陀佛”，只得讓開。

　　胖頭陀提著韋小寶向南疾行，越走越快，少林寺十八羅漢展開輕功，緊緊跟隨。

　　這時雙兒被封閉的穴道已得少林僧解開，眼見韋小寶被擒，心下驚惶，提氣急追。她拳腳功夫因得高人傳授，頗為了得，可是畢竟年幼，內力修為和十八少林僧相差極遠，加上身矮步短，只趕出一二里，已遠遠落後，她心中一急，便哭了出來，一面哭，一面仍是急奔。眼見胖頭陀手中提了一人，奔勢絲毫不肢，少林僧竟然趕他不上。

　　再奔得一會，胖頭陀提著韋小寶，向正南一座高峰疾馳而上。十八少林僧排成一線，自後緊追。雙兒奔到峰腳，已是氣喘吁吁，仰頭見山峰甚高，心想這惡頭將相公捉到山峰頂上，萬一失足，摔將下來，惡頭陀未必會摔死，相公哪里還有命？正惶急間，忽聽得隆隆聲響，一塊塊大石從山道上滾了下來，十八少林僧左縱右躍，不住閃避。原來胖頭陀上峰之時，為斷踢動路邊□石，滾下阻敵。十八少林僧怎能讓□石砸傷？可是跟相相距，卻更加遠了。澄光方丈和皇甫閣動手時胸口受傷，內力有損，又落在十七僧之後。

　　雙兒提氣上峰，叫道：“方丈大師，方丈大師！”澄光回過頭來，站定了等她，見她奔得上氣不接下氣，神色驚惶，安慰她道：“別怕！他不會害你公子的。”怕她急奔受傷，拉住她手，緩緩上山。雙兒心中稍慰，問道：“方丈，他……他會不會傷害相公？”澄光道：“不會的。”他話是這麼說，可是眼見胖頭陀如此凶狠，又怎能斷定？

　　這山峰是五台山的南台，幸好山道曲折，轉了幾個彎，胖頭陀踢下的石塊便已砸不到人了。待得雙兒隨著澄光走上南台頂，只見十七名少林僧團團圍住了一座廟宇，胖頭陀和韋小寶自然是在廟內。

　　五台山共有五座高峰，峰頂名有一廟。五台山是佛教中文殊菩殊演教之場，峰頂每座廟中所供文殊名號不同，以文殊菩薩神通廣大，以不同世法現身。東台望海峰，建望海寺，供聰明文殊；北台業斗峰，建靈應寺，供無垢文殊；中台翠□峰，建演教寺，供儒童文殊；西台挂月峰，建法雷寺，供獅子文殊；南台錦繡峰，建普濟寺，供智慧文殊。眾人所登的山峰便是錦繡峰，那座廟便是普濟寺。

　　雙兒叫了幾聲：“相公，相公！”不聞應聲，拔足便奔進寺去。

　　雙兒直沖進殿，只見胖頭陀站在大雄寶殿滴水檐口，右手仍是抓著韋小寶。雙兒扑將過去，叫道：“相公，惡和尚沒傷了你嗎？”韋小寶道：“你別急，他不敢傷我的。”胖頭陀怒道：“我為什麼不敢簽署你？”韋小寶笑道：“你如動了我一根寒毛，少林十八羅漢捉住了你，將你回復原狀，再變成又矮又胖，那你可糟了。”

　　胖頭陀臉色大變，顫聲道：“什麼回復原狀？你……你……怎麼知道？”

　　其實韋小寶一無所知，只見他身形奇高極瘦，名字卻叫做“胖頭陀”，隨口亂說，不料誤打誤撞，竟似乎說中了他的心病。韋小寶鑒貌辨色，聽他語音中含有驚懼之情，當即嘿嘿冷笑，道：“我自然知道。”胖頭陀道：“諒他們也沒這本事。”

　　突然之間，胖頭陀右足飛，砰的一聲巨響，將階前一個石鼓踢了起來，直撞上照壁，石屑紛飛，問雙兒道：“你來作什麼？活得不耐煩了？”雙兒道：“我跟相公同生共死，你如傷了他半分，我跟你拚命。”胖頭陀怒道：“他媽的，這小鬼頭有甚麼好？你這女娃倒對他有情有義？”雙兒臉上一紅，答不出來，道：“相公是好人，你是壞人。”

　　只聽得外面十八名少林僧齊聲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胖尊者，請你把小施主放了，將經書還了他罷！你是武林中赫有名的英雄好漢，為難一個小孩子，豈不貽笑天下？”

　　胖頭陀怒吼：“你們再羅索不停，老子可要不客氣了。大家一拍兩散，老子殺了這小孩兒，毀了經書，瞧你們有什麼法子。”

　　澄心道：“胖尊者，你要怎樣才肯放人還經？”胖頭陀道：“放人倒也可以，經書可無論如何不能交還。”寺外眾僧寂靜無聲。”。

　　胖頭陀四顧殿中情狀，籌思脫身之計。突然間灰影閃動，十八名少林僧竄進殿來。五名少林僧貼著左壁繞到他身後，五名少林僧沿右臂繞到他身後，頃刻之間，又成包圍之勢。

　　胖頭陀怒道：“有種的就單打獨斗，一個個來試試老子手段，你們就是車輪大戰，老子也不放在心上。”

　　澄光合十道：“請恕老衲無禮，我們可要一擁齊上了。”

　　胖頭陀提起左足，輕輕踏在韋小寶頭上，嘿嘿冷笑。

　　韋小寶聞到他鞋底的爛泥氣息，又驚又怒，他這只臭腳在自己頭上一擱，腦子竟也似胡塗了，一進無計可施，眼珠亂轉，要在殿上找些什麼惹眼之物，胡說八道一番，引開胖頭陀的目光，只消他稍一疏神，少林僧便有相救之機。可是他腦袋給踏在他腳下，只看得到向外的一面，但見院子里有只大石龜，背上豎著一塊大石碣。

　　韋小寶道：“胖尊者，你爹爹老是爬在院子里，背上壓著幾萬斤的大石頭，那不太辛苦嗎？你也不救他一救，也真不孝。”胖頭陀怒道：“甚麼我爹爬在院子里，滿嘴胡說。”韋小寶道：“那《四十二章經》共有八部，你只拿得到一部，得不到其餘七部，單是一部經書，又有什麼用？”胖頭陀急問：“另外七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韋小寶道：“我自然知道。”胖頭陀道：“在哪里？快說，你哪不說，我一腳踏碎了你的腦袋。”韋小寶道：“我本來不知，剛才方知。”胖頭陀奇道：“剛才方知，那是什麼意思？”

　　韋小寶伸長脖子，瞧著石碣。那石碣上刻滿彎彎曲曲的篆文，韋小寶自然不識，他卻假裝誦讀碑文，緩緩的道：“《四十二章經》，共分八部，第一部藏在河南省什麼山什麼寺之中。那幾個字我不認識。”胖頭陀問道：“什麼字？”見他目光凝視院子中的石碣，奇道：“這塊石頭上刻明白了？”

　　韋小寶不理，作凝神讀碑之狀，道：“第二部藏在山西省什麼山的什麼尼姑庵中，胖老兄，這幾個字我不認得，字又刻得模糊，你文武全才，自己去瞧個明白。”

　　胖頭陀信以為真，俯身提起韋小寶，走到殿門口，細看石碣，碣上所刻的篆文，說是文字，自己可一字不識，但說不是文字，又刻在石碣上作甚？只聽韋小寶繼續念道：“第三部在四川什麼山？這字我又不識了。”胖頭陀早就聽人說過，《四十二章經》共有八部，必須八部齊得，方有莫大效用，至于藏在何處，他更一無所知，聽韋小寶這麼說，已無半分懷疑，當即松腳，拉了他起來，問道：“第四部藏在哪里？”

　　韋小寶眯著眼凝望石碣，腦袋先向左側，又向右側，搖了搖頭，道：“我看不清楚。”胖頭陀提起他身子，向石碣跨了三步，相距已近，滿臉都是詢問之色。韋小寶道：“我頭上□得很。”胖頭陀道：“什麼？”韋小寶道：“這廟進而有跳蚤，在我頭發里咬我，胖老兄，你給我捉了出來。頭皮□得厲害，眼睛就瞧不清楚。”胖頭陀除下他帽子，伸出一只巨掌，五根棒槌般的大手指在他發中搔了幾下，道：“好些了嗎？”韋小寶道：“不行，那跳蚤咬我左邊頭皮，你卻搔右邊，越搔越□。”胖頭陀便去搔他左邊頭皮，韋小寶道：“啊喲，跳蚤跳到我頭頸里，你瞧見麼？”

　　胖頭陀明知他是在作怪，仍是放松了他手腕，只左手輕輕按住他肩頭，防他逃脫，說道：“你自己搔罷！”韋小寶道：“啊喲，這他奶奶的跳蚤好厲害，定是三年沒吃人血了，本來矮矮胖胖的，現在餓得又瘦又癟，拚命來給老子為難。”說著左手伸入衣領，用力搔□。胖頭陀知他張繞彎兒，來罵自己是跳蚤，只裝作不知，問道：“第四部經書藏在哪里？”韋小寶道：“嗯，第四部經書藏于什麼山少……少林寺的達……達什麼院啊？”胖頭陀吃了一驚，道：“藏在少林寺的達摩院？”

　　韋小寶見他對少林十八僧十分忌憚，而這些少林僧又說是達摩院的，便故意出個難題，作弄他一下，料想他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到少林寺達摩院去盜經。

　　韋小寶說道：“這是『摩』字麼？我可不識得。胖老兄，你連這個難字都認得，又何必叫我讀？啊，是了，你是考考我。說來慚愧，每一行中，我倒有幾個字不識。”

　　胖頭陀斜眼察看少林眾僧，臉色怔忡不定，問道：“第五部藏在哪里？”

　　少林寺是武林中的大門派，韋小寶曾聽海天富說過，又聽他說皇太后冒充武當派，皇太后則說海天富是崆峒派，武當、崆峒，想也是兩個大門派了，于是第五部、第六部說分藏在武當、崆峒兩山之中。胖頭陀臉色越來越難看。韋小寶說第七部經書是云南沐王府中的人得了去，第八部則是在“云南什麼西王的王府”之中。白寒楓曾給他吃過苦頭，這麼說可以給沐王府找些麻煩；吳三桂平西王府中好手如云，連師父也甚為忌憚，胖頭陀如敢去惹事生非，定會吃個大大的苦頭。

　　不料胖頭陀臉色大變，問道：“你說第八部經書是在平西王府中？”韋小寶道：“這個字我不識，不知是不是平西王。”胖頭陀大怒，猛喝：“胡說八道！這塊石碑沒一千年，也有五百年。吳三桂有多大年紀？幾百年前的碑語言怎麼會寫上吳三桂的平西王？”

　　那石碣顏色烏黑，石釔和石碣上生滿青苔，所刻的文字斑駁殘缺，一望而知是數百年前的古物。韋小寶不明這個道理，信口開河，扯到了吳三桂身上。他心中暗叫：“糟糕，糟糕！”嘴頭兀自強辯：“我說過不識得這個字，是你說平西王的，說不定古時候云南有個狗西王，貓西王，烏龜西王呢。胖老兄，我跟你說，這些字彎彎曲曲，很是難認，你識得就識得，不識就不識，假裝識得，讀成了平西王吳三桂，這里眾位大和尚個個學問高深，你亂讀白字，豈不笑歪了他們的嘴巴？”

　　這番話倒也極有道理，說得胖頭陀一張瘦臉登時滿面通紅。他倒并不生氣，點了點頭，說道：“這些蝌蚪字，我是一字不識，原來不是平西王。下面寫著些什麼字？”

　　韋小寶尋思：“好險！搶白了他一頓，才遮掩過去。可得說幾句好聽的話，教他開心開心，他將『蛇島』說成是『神龍島又認得肥豬柳燕，多半是神龍教中的人物。”側頭看了半晌，道：“下面好像是』壽與天……天……天……『天什麼啊？”胖頭陀神色登時十分緊張，道：“你仔細看看，壽與天什麼？”韋小寶道：“好像是一個……一個……嗯……一個『齊』字，對了，是『壽與天齊』！”胖頭陀大喜，雙手連搓，道：“果然有這幾句話，當真難認，是了，那是一個『洪』字，是『洪教主』三字，又有『神龍』二字！你瞧，那是『神通廣大』四字。”

　　胖頭陀“嘩”的一聲大叫，跳了起來，說道：“當真洪教主有如此福份，壽與天齊？這千年石碑上早已寫上了？”

　　韋小寶道：“上面寫得有，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碑，派了秦叔寶，程咬金立的，碑上寫的明明白白，唐朝有個上知千年，下知千年的軍師，叫做徐茂功，他算到千年之後，大清朝有個神龍教洪教主，神能廣大，壽與天齊。”

　　揚州茶館中說書先生說隋唐故事，他是聽得多了，什麼程咬金，徐茂功的名字，爛熟于胸。其實徐茂功是唐朝開國大將徐績，即與李靖齊名的英國公李績，絕非捏指一算，便知過去未來的牛鼻子軍師，韋小寶卻哪里知道？他只求說得活龍活現，騙得胖頭陀暈頭轉向，十八少林僧例可乘機救他出去。至于“洪教主神通廣大，壽與天齊”云云，那是在莊家的大宅之中，聽得章老三等神龍教教眾說的。果然胖頭陀一聽之下，抓頭搔耳，喜悅無限，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韋小寶道：“這塊大石頭後面，不知還寫了些甚麼。”胖頭陀道：“是！”繞到石碣後去察看。韋小寶一個箭步，向後跳出。胖頭陀一驚，忙伸手去抓。兩邊四名少林僧同時揮掌拍出。胖頭陀只得揮拳抵擋。韋小寶已跳到少林僧的身後，頃刻間又有四名少林僧擁上。

　　八名少林僧足下未停，繞著胖頭陀急奔，手上不斷發招，也不管這一招是否擊中對方，一擊便走，此上彼落，十六條手臂分從八個方位打到，正是一個習練有素的陣法。

　　胖頭陀守勢甚是嚴密，但以一敵八，立時便感不支。只聽得啪啪兩得，一名少林僧和胖頭陀各中一掌。那少林僧跳出圈子，另有一名僧人補了進來。再斗一會，胖頭陀腿上被踢了一腳，他雙臂伸直，轉了一圈，將八名少林僧逼得各自退開兩步，叫道：“且住！”八僧又各退兩步。胖頭陀道：“今日寡不敵眾，經書就此讓你們罷！”伸手入懷，摸出了經書。

　　澄心左手一揮，八名少林僧踏上兩步，和胖頭陀相距不過三尺，各人提掌蓄勢。胖頭陀并不理會，伸手將經書交過。澄心丹田中內息數轉，周身布滿了暗勁，左手三指捏廖，攻守俱備之後，這才伸出右手，慢慢將經書接過。

　　不料胖頭全無异處，交還了經書，微微一笑，說道：“澄心大師，你們少林寺十八羅漢名滿天下，十八人打我一個，未免不大光彩罷。”

　　澄心將經書放入懷中，合十躬身，說道：“得罪了。少林僧單打獨斗，不是胖尊者的對手。”左手一揮，眾曾一齊退開，唯恐他又來捉韋小寶，五六名僧人都擋在他身前。

　　胖頭陀道：“韋施主，我有一事誠心奉懇，請你答允。”韋小寶道：“甚麼事？”胖頭陀道：“我想請你上神龍島去，做幾天客人。”韋小寶大吃一驚，道：“什麼？要我去神龍島？這種地方……”胖頭陀道：“小施主的經書已由澄心大師收去，轉呈少林方丈。小施主來到神龍島，我們合教上下，決以上賓之禮恭敬相待，見過洪教置瘁，定然送小施主平安离島。”他見韋小寶扁了扁嘴，顯是決不相信自己的話，便道：“澄心大師，請你作下見證。胖頭陀說過的話，可有不作數的？”

　　澄心知這頭陀行事邪妄，但亦無重大惡行，他胖瘦二頭陀言出必踐，倒是早有所聞，說道：“胖尊者言出有信，這是眾所周知的。只不過韋施主身有要事，恐怕未必有空去神龍島罷。”韋小寶道：“是啊，我忙死了，將來有空，再去神龍島會見胖尊者和洪教主就是。”

　　胖頭陀忙道：“該說洪教主和他老人家下屬的胖頭陀。第一，天下無人可排在他老人家之上，先說旁人名字，再提洪教主，那是大大不敬。”韋小寶問道：“那麼皇帝呢？”胖頭陀道：“自然是在洪教主在前，皇帝在後。第二在教主他老人家面前，不得提什麼『尊者』，什麼『真人』的稱呼。普天之下唯洪教主一人為尊。”

　　韋小寶一伸舌頭，道：“洪教主這麼厲害，我是更加不敢去見他了。”

　　胖頭陀道：“洪教主仁慈愛眾，恩澤被于天下，像小施主這等聰明伶俐的少年英雄，他老人家見了一定十分喜歡。小施主神龍島之行，一定滿載而歸。教主他老人家大有恩賜，那是不必說了，說不定他老人家一高興，傳你一招半式，從此小施主縱橫天下，終身受用不盡了。”他這番話說得極是誠懇，勢切之意，見于顏色。本來他對韋小寶完全不瞧在眼內，曾伸腳踏在他關上，但這時滿口“小施主”，又說甚麼“聰明伶俐的少年英雄”，生怕韋小寶聽不清楚，將一條竹篙的身子彎了下來，就著他說話。

　　韋小寶記起陶紅英的言語，在莊家看到章老三等一干人舉止，又想起皇太后和柳燕，男扮女裝假宮女的模樣，對神龍教實是說不出的厭惡，相較之下，所識的神龍教人物之中，倒是這個胖頭陀還有幾分英雄氣概，可是他恃強奪經，將自己提來提去，忽然間神態大變，邀自己去神龍島作客，定然不懷好意，莫瞧他這時說話客氣，那是因為打不過少林僧而已，只要少林僧一走，定然又是強凶霸道，又有誰能制得住他？當下搖頭說道：“我不去！”

　　胖頭陀一張瘦臉上滿是懊喪之色，慢慢站直身子，向身周的十八名少林僧看了一眼，緩緩的道：“小施主，我的武功跟他們十八位大和尚相比，那是如何？”韋小寶道：“各有所長。”胖頭陀怒道：“甚麼各有所長？如果一對一的比拚，難道他們能胜得過我？”韋小寶道：“一對一，說不定你贏。一對十八，那一定是你輸了，那麼你還長個屁！你不過是身材長些而已。”

　　胖頭陀微微一笑，道：“像我這樣武功高強的人，你見過沒有？”韋小寶道：“當然見過！你的武功也不過馬馬虎虎，比你高強十倍之人，我也見過不少。”胖頭陀大怒，跳上一步伸手向他抓去四名少林僧同時伸掌擋住，。胖頭陀道：“你說誰的武功比我更高。”

　　韋小寶一時之為語塞，倒想不起曾見過有誰比他武功更高，師父的武功是極高的，也未必胜得過他。胖頭陀得意起來，道：“你瞧，你說不出來了，是不是？”韋小寶說道：“甚麼說不出，我是不想說，只怕嚇壞了你。武功高出你甚多之人，第一位，是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我曾見他在北京城里跟人打架，雙手抓住四名頭陀，每個頭陀都有二百斤重，他雙足一點，便飛身跳過城牆，你跟他相比，可相差太遠了。”胖頭陀哼了一聲，他也素聞陳近南之名，但決不信他能手提四人，飛身跳過城牆，說道：“吹牛！”

　　韋小寶道：“第二位武功高強之人，是江南一位嬌滴滴的小腳少奶奶。”他說到這里，向雙兒瞧去。雙兒連連搖手，要他莫說。韋小寶續道：“這位少奶奶曾和三十六個武當派的道士打架，三十六個道士圍住了她，使出一種甚麼……甚麼陣法來……”胖頭陀問道：“武當派的陣法，空手還是使劍的？”韋小寶道：“是了，你胖大師多識廣，知道是真武劍陣，那時候三十六把寶劍圍住了那位少奶奶，劍光閃閃，水也潑不進去。那位少奶奶左手抱著孩子，右手是空手……”胖頭陀大奇，說道：“她左手抱著孩子跟武當派比武？”韋小寶道：“那有什麼希奇？她抱著的是一對雙生子，都是男孩兒，很胖的……”他有意夸張莊家少奶奶的武功，又將孩子的數目加上一倍，續道：“……她嘴里哄著孩兒：『兩個乖寶寶，別哭，你們瞧媽媽變把戲。』一面將三十六名道士手進而的寶劍都奪了下來，又將這些道士都點中了穴道，一個個站在那里，好似泥菩薩一般，動也不能動。那位少奶奶抱了孩子，讓他們去抓老道士的胡子。老道士干瞪眼看生氣，兩個孩子卻笑得很是開心。”

　　武當派跟少林派齊名，武功各有千秋，韋小寶是知道的。他見胖頭陀斗不過十八名少林僧，便說那少奶奶打敗了三十六名道士，武功誰強誰弱，那也不用多說。

　　胖頭陀聽得如痴如狂，歎了口氣道：“天下竟有這樣神奇的武功！”

　　韋小寶見居然騙信了他，甚是得意，道：“不瞞你說，這位少奶奶，就是我的干娘。”

　　雙兒初時聽他說江南有一個少奶奶，還道說的是莊家的三少奶，後來聽你說那位少奶奶有一對孿生兒子，又是他干娘，才知另有其人。

　　胖頭陀卻又是一驚，道：“是你干娘？她姓什麼？武林中有這樣厲害的人物，我怎地沒聽見過？”韋小寶笑道：“武要可厲害的人物多著呢。像我老婆。”說著向雙兒一指，道：“你瞧她小巧玲瓏，嬌滴滴的模樣，怎知他一身武功？”雙兒滿臉飛紅，道：“上公你別瞎說。”胖頭陀跟雙兒交過手，這樣小小一個姑娘，居然身手了得，若非親見，也真難以相信，點頭道：“說得是。小施主既然不肯赴神龍島，那也沒法了，眾位請罷！”

　　韋小寶道：“大師先行！”他似乎是客氣，其實是要胖頭陀先行，他若向東，自己便向西，他如往北，自己往南。胖頭陀搖搖頭，說道：“施主先請。我要將這石碑上的碑文拓了去。”韋小寶暗暗好笑，心想自己信口胡吹，居然騙得他信以為真。

## 第十九回　九州聚鐵鑄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

　　十八少林僧和韋小寶、雙兒二人下得錦繡峰來。澄心將經書還給韋小寶，問道：“施主是不是即回北京？”韋小寶道：“是。”澄心道：“我受玉林大師之囑，護送施主平安回京。”韋小寶喜道：“那好極啦。我正擔心這搜竹篙般的頭陀死心不息，又來羅索。可是眾位和我同行，行痴大師有人保護麼。”澄心道：“施主放心，玉林大師另有安安排。”韋小寶這時對玉林大師這老尚已十分佩服，他閉目打坐，似乎天塌下來也不理，可是不動聲色，暗中一切已布置得妥妥貼貼。

　　既有少林十八羅漢護送，一路上自是沒半點凶險，那身材高瘦的胖頭陀固然沒現身，連其餘武林中人物也沒撞見一個。

　　不一日來到北京城外，十八少林曾和韋小寶行禮作別。澄心道：“施主已抵京城，老僧等告辭回寺。”韋小寶道：“眾位大和尚，承你們不怕辛苦，一直送我到這里，我……我實在是感激不盡，請受我一拜。”說著跪下磕頭。澄心忙伸手扶起，說道：“施主一路之上，善加接待，我們從山西到北京，乃是游山玩水，何辛苦之有？”

　　原來韋小寶一下五台山，便雇了十九輛大車，自己與雙兒坐一輛，十八位少林僧各坐一輛，雙命于八快馬先行，早一日打前站，沿途定好客店，預備各茶、細點、素齋，無不極盡丰盛。每一處地方韋小寶大撒賞金，掌柜和店伙將十八位少林僧當作天神菩薩一般相待。少林僧清苦修持，原也不貪圖這些飲食之欲，但見他相敬之意甚誠，自不免頗為喜悅。

　　韋小寶雖然油腔滑調，言不由衷，但生性極愛朋友，和人結交，倒是一番真心。這一路和眾僧談談說說，很是相得，陡然說要分手，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淚來。

　　澄心道：“善哉，善哉！小施主何必難過？他日若有緣法，請一到少林寺來敘敘。”韋小寶哽咽道：“那是一定要來的。”澄心和眾僧作別而去。

　　進得北京城時，天色已晚，不便進宮。韋小寶來到西直門一家大客店“如歸客棧”，要了間上房，歇宿一宵後，明日去見康熙，奏明一切。

　　尋思：“那瘦得要命的胖頭陀拚命想奪我這部經書，說不定暗中還跟隨著我。十八位少林和尚既去，他再來下手搶奪，我和雙兒可抵擋不了。還是麻煩著一點兒，先將經書藏得好好的，明兒到宮里去帶領大隊侍衛來取，呈給小皇帝，這叫做‘萬失一無’！”

　　于是命于八備應用物事，遣出雙兒，閂上了門。關窗之前，先查明窗外并無胖頭陀窺探，這才用油布將那部《四十二章經》包好，拉開桌子，取出匕首，在桌子底下的磚牆割了一洞。那匕首削鐵如泥，剖泥自是毫不費力。半經書放入牆洞，堆好磚塊，取水化開大灰，糊上磚縫。石灰干後，若非故意去尋，決計不會發現。

　　次日一早，命于八去套車，要先帶雙兒去吃一餐丰盛早點，擺擺闊綽，讓這小丫頭大開眼界，然後去買套太監衣帽，再進宮去。市上買太監衣帽，倒著實為難，如果買不到手，索性便穿上侍衛服色，再趕做一件黃馬褂套上，那時候威風凜凜，大搖大擺的進宮，叫眾侍衛，眾太監瞧得目瞪口呆，豈不有趣？自己這御前侍衛副總管是皇上親封，又不是假的？心道：“就是這個主意，還做什麼勞什麼的太監？老子穿黃馬褂進宮便了。”

　　和雙兒上了騾車，彎了舌頭，滿口京腔，說道：“咱們先去西單老魁星館，那兒的炸羊尾，羊肉餃子，還對付著可以。”車夫恭薛敬敬的應道：“是！”于八挺直腰板，坐在車夫之側，說道：“嘿，應京城里連騾子也與眾不同，這麼大眼漆黑的叫騾，我們山西省就找不出一頭來。”韋小寶功成回京，心下說不同的得意。

　　那騾車行得一陣，忽然出了西直門。韋小寶道：“喂，是去西單哪，怎麼出了城？”車夫道：“是，對不起哪，大爺！小人這口騾子有股倔脾氣，走到了城門口，非得出城門去溜個圈兒不可。”韋小寶和雙兒都笑了起來。于八道：“嘿，京城里連騾子也有官架子。”

　　大車出城後徑往北行，走了一里余，仍不回頭，韋小寶心知事有蹊蹺，喝道：“趕車的，你搗什麼鬼？快回去！”車夫連聲答應，大叫：“回頭，得兒，呼，呼，得兒，轉回頭！”車夫鞭子劈拍亂揮，騾子卻一股勁的往北，越奔越快。車夫破口大罵：“他媽的臭騾子，我叫你回頭！得兒，停住，停住！你奶奶的王八蛋騾子！”他越叫越急，那騾子卻哪里肯停？

　　便在此時，馬蹄聲響，兩乘馬從旁搶了上來，貼到騾車之旁。馬上乘客是兩名身材魁梧的漢子。

　　韋小寶低聲道：“動手！”雙兒身子前探，伸指戳出，正中車夫後腰。他身子一晃，從車上摔了下去，大叫一聲，給車旁馬匹踹個正著。馬上漢子飛身而起，坐在車夫位上。雙兒又是伸指戳去。這人反手抓她手腕，雙兒手掌翻過，拍向他面門。那漢子左掌格開，右手抓她肩頭。兩人拆了八九招，騾子仍是發足急奔。左邊馬上乘客叫道：“怎麼啦？鬧什麼玩意兒？”砰的一聲響，車上漢子胸口被雙兒右掌擊中，飛身跌出。另一名漢子提鞭擊來。雙兒伸手抓住鞭子，順手纏在車上，騾車正向前奔，急拉之下，那漢子立時摔下馬來急忙撒手松鞭，哇哇大叫。

　　雙兒拿起騾子韁繩，她不會趕車，交在于八手里，說道：“你來趕車。”于八道：“我這個……這個不會。”韋小寶躍上車夫座位，接過僵繩，他也不會趕車，學著車夫“得兒，得兒”的叫了幾聲，左手松韁，右手緊韁，便如騎馬一般，那騾子果然轉過頭來，又哪里有什麼倔脾氣了？

　　只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十幾乘馬趕來，韋小寶大驚，拉騾子往斜跟上沖去。追騎撥轉馬頭，在後急跟。馬快車慢，不多時，十余騎便將騾車團團圍住。

　　韋小寶見馬上漢子各持兵刃，叫道：“青天白日，天子腳下，你們想攔路搶劫嗎？”一名漢子笑道：“我們是請客使者，不是打劫的強盜。韋公子，我家主人請你去喝杯酒！”韋小寶一怔，問道：“你們主人是誰？”

　　那漢子道：“公子見了，自然認得。我們主人如不是公子朋友，怎麼請你去喝酒？”韋小寶見這些人古里古怪，多半不懷好意，叫道：“哪有這樣請客的？勞駕，讓道罷！”另一名大漢笑道：“讓道便讓道！”手起一刀，將騾頭斬落，騾尸一歪，倒在地下，將騾車也帶倒了。韋小寶和雙兒急躍下地。雙兒出手如風，只是敵人騎在馬上，她身子又矮，打不到敵人，一指指接連戳去，不是戳瞎了馬眼，便是戳中敵人腿上的穴道。

　　一霎時這喧馬嘶，亂成一團。幾名漢子躍下馬來，揮刀上前。雙兒身手靈活之極，指東打西，打倒了七八名漢子。余下四五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大道上一輛小車疾馳而來，車中一個女子聲音叫道：“是自己人，別動手！”

　　韋小寶一聽到聲音，心花怒入，叫道：“啊哈！我老婆來了！”

　　雙兒和眾漢子當即停手罷斗。雙兒大為驚疑，她可全沒料到這位相公已娶了少奶奶。其時盛行早婚，男子十四五歲娶妻司空見慣，只是韋小寶從沒向她說過已有妻子。

　　小車馳到跟前，車中躍出一人，正是方怡。韋小寶滿臉堆歡，迎上去拉住她手，說道：“好姊姊，我想死你啦，你去了哪里？”方怡微笑道：“慢慢再說。怎麼你們打起架來？”眼見地下躺了多人，騾血洒了滿地，頗感驚詫。

　　一名漢子躬身道：“方姑娘，我們來邀請韋公子去喝酒，想是大伙兒禮數不周，得罪了公子。方姑娘親自來請，再好也沒有了。”方怡奇道：“這些人是你打倒的？你武功可大百了啊。”韋小寶道：“要長進也沒這麼快，是雙兒姑娘為了保護我，小顯身手。”

　　方怡眼見雙兒，見她不過十四五歲年紀，一副嬌怯怯的模樣，真不相信她武功如此高強，問道：“妹妹貴姓？“她在莊家之時，和雙兒并未朝相，是以二人互不相識。

　　雙兒上前跪下磕頭，說道：“婢子雙兒，叩見少奶奶。”韋小寶哈哈大笑。方怡羞得滿臉通紅，急忙閃身，道：“你……你叫我甚麼？我……我……不是的。”雙兒站起身來，道：“相公說你是他的夫人，婢子服侍相公，自然叫你少奶奶了。”方怡向韋小寶狠狠白了一眼，說道：“這人滿嘴胡說八道，莫信他的。你服侍他多久了？難道不知他脾氣麼？我是方姑娘。”雙兒微微一笑，道：“那麼現下暫且不叫，日後再叫好了。”方怡道：“日後再叫甚……”臉上又是一紅，將最後一個“麼”字縮了回去。

　　雙兒向韋小寶瞧去，見他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突然之間，她也是滿臉飛紅，卻是想起在五台山上，他曾對胖頭陀說自己是他老婆，原來他有個脾氣，愛管年紀輕的姑娘叫老婆。待聽他笑著又問：“我那小老婆呢？”雙兒也不以為异。

　　方怡又白了他一眼，道：“分別了這麼久，一見面也不說正經的，盡耍貧嘴。”當即吩咐眾漢子收拾動身。那些漢子給點了穴道：“動彈不得，由雙兒一一解開。

　　韋小寶笑道：“早知是你請你去喝酒，恨不得背上生兩只翅膀來，飛來啦。”方怡又白了他一眼，道：“你早忘了我，自然想不到是我請你。”韋小寶心中甜甜的，道：“我怎麼會有一刻忘了你？早知是你叫我啊，別說喝酒，就是喝馬尿，喝毒藥，那也是隨傳隨到，沒片刻停留。”方怡一雙妙目凝視著他，道：“別說得這麼好聽，要是我請你去天涯海角喝毒藥呢？”韋小寶見她說話時似笑非笑，朝日映照下艷麗難言，只覺全身暖洋洋地，道：“別說天涯海角，就是上刀山，下油鍋，我也去了。”方怡道：“好，大丈夫一言既出，甚麼馬難追。”韋小寶一拍胸膛，大聲道：“在丈夫一言既出，甚麼馬難追。”兩人同時大笑。

　　方怡命人牽一匹給韋小寶騎，讓雙兒坐了她的小車，自己乘馬和韋小寶并騎而行，迎朝陽緩緩馳去，眾漢言隨後跟來。方怡道：“你本事也真大，掉了什麼槍花，收了一個武功這等了得的小丫頭？”韋小寶笑道：“哪里掉什麼槍花了？是她心甘情愿跟我的。”

　　韋小寶跟著問起沐劍劍、徐天川等人行蹤，道：“在那鬼屋里，你給神龍教那些家伙擒住了，後來怎生脫險的？是莊家三少奶請人來救你們的嗎？”方怡問道：“誰是莊家三少奶？”韋小寶道：“便是那莊子的主人。”方怡搖頭，道：“莊子的主人？我們一直沒見到。神龍教要找的是你，他們對你也沒惡意，那章老三找你不到，就放了我們。小郡主他們就在前面，不久就會見到。”轉過頭來，微有嗔色，道：“你心中惦記的就只是小郡主，見面只這一會，已連問了七八次。”韋小寶笑道：“幾時問了七八次啊？真是冤枉。倘若我見到她，沒見到你，這時候我早問了七八十次啦。”方怡微笑道：“你就是生了十張嘴巴，這一會兒也來不及問七八十次。不過你啊，一張嘴巴比十張還要厲害。”

　　兩人談談說說，不多時已走了十余里，早繞過了北京城，一直是向東而行。韋小寶道：“快到了嗎？”方怡慍道：“還遠得很呢！你牽記小郡主，也不用這麼性急，早知這樣，讓她來接你好得多了，也免得你牽腸挂肚的。”韋小寶伸了伸舌頭，道：“以後我一句話也不問就是。”方怡道：“你嘴上不問，心里著急更加惹人生氣。”她似乎醋意甚濃，韋小寶越聽越高興，笑道：“倘若我心里有半分著急，我不是你老公，是你兒子”方怡噗哧一笑，道：“乖……”臉上一紅，下面“兒子”兩字沒說出口。

　　行到中午時分，在鎮上打了尖，一行人又向東行。韋小寶不敢再問要去何處，眼看离北京已遠，今日無法趕回宮去見康熙，心想：“反正小玄子又沒限我何時回報，就算我在五台山多耽擱了，又或者給胖子陀擒住不放，遲幾日回宮，卻有何妨？”

　　一路上方怡跟他盡說些不相干的閒話。當日在皇宮之中，兩人雖同處一室，但多了個沐劍屏，方怡頗為妗持，此刻并騎徐行，卻是笑語殷勤。余人甚是識趣，遠遠落在後面。韋小寶情竇初開，在皇宮中時叫她“老婆”，還是玩笑占了六成，輕薄討便宜占了三成，只有一成才不隱隱約約的男女之意。此日別後重逢，見方怡一時輕嗔薄怒，一時柔語淺笑，不收得動情，見她騎了大半日馬，雙頰紅暈，滲出細細的汗珠，說不出的嬌美可愛，呆呆的瞧著，不由得痴了。

　　方怡微笑問道：“你發什麼呆？”韋小寶道：“好姊姊，你……你真是好看。我想……我想……”方怡道：“你想舒適？”韋小寶道：“我說了你可別生氣。”方怡道：“正經的話，我不生氣，不正經的，自然生氣。你想生氣？”韋小寶道：“我想，你倘若真的做了我老婆，我不知可有多開心。”

　　方怡橫了他一眼，板起了臉，轉過頭去。韋小寶急道：“好姊姊，你生氣了麼？”方怡道：“自然生氣，生一百二十個氣。”韋小寶道：“這話再正經也沒有了，我……我是真心話。”方怡道：“在宮里時，我早發過誓，一輩子跟著你，服侍你，還有什麼真的假的？你說這話，就是自己想變心？”

　　韋小寶大喜，若不是兩人都騎在馬上，立時便一把將她抱住，親親她嬌艷欲滴的面龐，當下伸出右手，拉住她左手，道：“我怎麼會變心？一千年，一萬年也不變心。”方怡道：“你說這話便是假的，一個人怎會有一千年，一萬年好活，除非你是烏龜……”說到這“烏”字，嗤的一笑，轉過了頭，一只掌仍是讓他握著。

　　韋小寶握著她柔膩溫軟的手掌，心花怒放，笑道：“你待我這樣好，我永遠不會做小烏龜。”妻子偷漢，丈夫便做烏龜，這句自豪感方怡自也懂得。好俏臉一板，道：“沒三句好話，狗嘴里就長不出象牙。”韋小寶笑道：“你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一輩子想見你老公嘴里長出象牙來，那可難得緊了。”方怡伏鞍而笑，左手緊緊握住了他手掌。

　　兩人一路說笑，傍晚時分，在一處大市鎮的官店中宿了。次晨韋小寶命于八雇了一輛大車，和方怡并坐車中。兩人說到情濃處，韋小寶摟住她腰，吻她面頰，方怡也不抗拒，可是再有非份逾越，卻一概不准了。韋小寶于男女之事，原也似懂非懂，至此為止，已是大樂。只盼這輛大車如此不停行走，坐擁玉人，走到天涯海角，回過頭來，又到彼端的天涯海角，天下的道路永遠行走不完，就算走完了，走路再走幾遍何妨？天天行了又宿，宿後又行，只怕方怡說已到了。

　　身處柔鄉中，什麼皇帝的詔令，什麼《四十二章經》，什麼五台山老皇爺，盡數置之腦後，迷迷糊糊的不知時日之過。

　　一日傍晚，車馬到了大海之濱，方怡攜著他手，走到海邊，輕輕的道：“好弟弟，我和你駕船出洋，四海遨游，過神仙一般的日子，你說好不好？”說這話時，拉著他手，將頭靠在他肩頭，身子軟軟的，似已全無氣力。

　　韋小寶伸左手摟住她腰，防她摔倒，只覺她絲絲頭發擦著自己面頰，腰肢細軟，微微顫動，雖想坐船出海未免太過突兀，隱隱覺得有些大大不妥，但當時情景，這一個“不”字，又如何說得出口？

　　海邊停著一艘大船，船上水手見到方怡的下屬手揮青巾，便放了一艘小船過來，先將韋小寶和方怡接上大船，再將余人陸續接上。于八見要上船，說道自己暈船，說什麼也不肯出海。韋小寶也不勉強，賞了他一百兩銀子。于八千恩萬謝的回山西去了。

　　韋小寶進入船舵，只見艙內陳設富麗，腳下舖著厚厚的地氈，桌上擺滿茶果細點，便如王公大官之家的花廳一般，心想：“好姊姊待我這樣，總有會有意害我。”船上兩名仆人拿上熱手巾，讓二人擦臉，隨即送上兩碗面來。面上舖著一條條雞絲，入口鮮美，滋味與尋常又是不同。只覺船身晃動，已然揚帆出海。

　　舟中生涯，別有一番天地。方怡陪著他喝酒猜拳，言笑不禁，直到深夜，服侍他上床後，才到隔艙安睡，次日一早，又來幫他穿衣梳頭。韋小寶心想：“她此刻還不知我不是太監，只道我們做夫妻畢竟是假的，甚麼時候才跟她說穿。”

　　舟行數日，這日兩人依倚窗邊，同觀海上日出，眼見海面金蛇萬道，奇麗莫名。方怡歎道：“當日我去行刺韃子皇帝，只道定然命喪命宮中，哪知道老天爺保佑，竟會遇著了你，今日更同享此福。好弟弟，你的身世，我可一點也不明白，你怎麼進宮，怎樣學的武功？”

　　韋小寶笑道：“我正想跟你說，就只怕嚇你一跳，又怕你歡喜得暈了過去。”

　　方怡又向他靠緊了些，低聲道：“倘若我聽了歡喜，那是取好，就算是我不愛聽的，只要你說的是真話，那……那……我也是不在乎。”韋小寶道：“好姊姊，我就跟你說直話，我出生在揚州，媽媽是妓院里的。”方怡吃了一驚，顫聲問道：“你媽媽在妓院里做事？是給人洗衣，燒飯，還是……還是掃地，斟茶？”

　　韋小寶見她臉色大變，眼光中流露出恐懼之色，心只登時一片冰涼，知她對“妓院”十分鄙視，倘若直說自己母親是妓女，只怕這一生之中，她永不會再對自己有半分尊重和親熱了，當即哈哈一笑，說道：“我媽媽在妓院時不只六七歲，怎能給人洗衣燒飯？”

　　方怡臉色稍和，道：“還只六七歲？”韋小寶順口道：“韃子進關後，在揚州殺了不少人，你是知道的了？”延挨時刻，想法子給母親說得神氣些，。方怡道：“是啊。”韋小寶道：“我外公是明朝大官，在揚州做官，韃子攻破揚州，我外公抗敵而死。我媽媽那時是個小女孩，流落街頭，揚州妓院有個豪富嫖客，見她可怜，把她收去做小丫頭，一問之下，好生敬重我外公，便收了我媽媽做義女，帶回家去，又做了千金小姐，後來嫁了我爸爸，他是揚州有名的富家公子。”方怡將信將疑，道：“原來如此。先前嚇了我一跳，還道你媽淪落在妓院之中，給人做女佣，服侍那些不識羞恥，我盡可夫……壞女人。”

　　韋小寶自幼在妓院中長大，從來不覺得自己媽媽是個“不識羞恥的壞女人”，聽方怡這麼說，不由得心中有氣，暗道：“你沐王府的女人便很了不起嗎？他媽的，我瞧一般的是不識羞恥、人盡可什麼的。”他原想將自己身世坦然相告，可甚麼都說不出口了，索性信口胡吹，將揚州自己家中如何闊綽，說了個天花亂墜，但所說的廳堂方舍，家具擺設，不免還是麗春院中的格局。

　　方怡也沒留心去聽，道：“你說一件事，怕我聽了歡喜得暈了過去就是這些麼？”韋小寶她迎頭潑了盆冷水，又見她對自己的吹牛渾沒在意，不禁興味索然，自己不是太監的話也懶得說了，隨口道：“就是這些了，原來你聽了并不歡喜。”方怡淡淡的道：“我歡喜的。”這句話顯然言不由衷。

　　兩人默默無言的相對片刻，忽見東北方出現一片陸地。座船正在直駛過去。方怡奇道：“咦，這是什麼地方？”過了不了一個時辰，已然駛近，但見岸上樹木蒼翠，長長的海灘望不到盡頭，盡是雪白細少。方怡道：“坐了這幾日船，頭也昏了，我們上去瞧瞧好不好？”韋小寶喜道：“好啊，好象是個大海島，不知島上有甚麼好玩物事。”

　　方怡將梢公叫進艙來，問他這島叫甚麼名字，有甚麼特產。梢公道：“回姑娘話，這是東海中有名的神仙島，聽說島上生有仙果，吃了長生不老。只不過有福之人才吃得著。姑娘和韋相公不妨上去碰碰運乞。”

　　方怡點點頭，待梢公出艙，輕輕的道：“長生不老，也不想了，眼前這等日子，就比做神仙還快活。”韋小形容詞大喜，道：“我和你就在我島上住一輩子，仙果什麼的，也不打緊，只要你永遠陪著我，我就是神仙。”方怡等待靠在他身邊，柔聲道：“我也一樣。”

　　兩人坐小船上岸，腳下踏著海灘的細沙，鼻中聞到林中飄出來的陣陣花香，真覺是到了仙境。方怡道：“不知島上有沒有人住。”韋小寶笑道：“人是沒有，卻有個美貌無比的女仙，帶了個小廝，到島上來啦。”方怡嫣然一笑，道：“好弟弟，你是我的小廝，我是你的丫頭。”韋小寶聽到“丫頭”兩字，想起雙兒，回頭一望，不見她跟來，這些日來冷落了雙兒，心下微感歉疚，但想她如跟在身後，自己不便跟方怡太過親熱，還是不跟來的好。

　　兩人攜手入林，聞到花香濃郁异常。韋小寶道：“這花香得厲害，難道是仙花麼？”向前走得幾步，忽聽草中簌簌有聲，跟著眼前黃影閃動，七八條中間黑的毒蛇竄了出來。

　　韋小寶叫道：“啊喲！”拉了方怡轉身便走，只跨出一步，眼前又有七八條蛇擋路，全身血也似紅，長舌吞吐，嗤嗤發聲。這些蛇都是頭作三角，顯具劇毒。

　　方怡擋在韋小寶身前，拔刀揮舞，叫道：“你快逃，我來擋住毒蛇！”韋小寶哪肯如此不顧義氣，獨自逃命？忙拔出匕首，道：“從這邊走！”拉著方怡，斜刺奔出，跨得兩步，頭頸中一涼，一條毒蛇從樹上挂了下來，纏住他頭頸，只嚇得他魂飛天外，大聲驚叫。方怡忙伸手去拉蛇身。韋小寶叫道：“使不得！”那蛇轉頭來，一口咬住方怡手背，牢牢不放。韋小寶揮匕首，將蛇斬為兩段，。便在此時，兩人腿上腳上都已纏了毒蛇。韋小寶揮匕首去斬，只覺左腿一麻，已被毒蛇咬中。

　　方怡拋去單刀，抱住了他，哭道：“我夫妻今日死在這里了。”韋小寶仗著匕首鋒利，每一刀揮去，便斬斷一條毒蛇。但林中毒蛇愈來愈多，兩人掙扎著出林，身上已被咬傷了七八處。韋小寶只覺頭暈目眩，漸漸昏迷，遙望海中，那艘小船正向大船駛去，相距已遠。方怡叫了幾聲，船中水手卻哪里聽得到？

　　方怡卷起韋小寶褲腳，俯身去吸他腿上蛇毒。韋小寶驚道：“不……不行！”

　　忽聽得身後腳步聲響，有人說道：“你們來這里來干甚麼？不怕死麼？”韋小寶回過頭來，見是三名中年漢子，忙叫：“大叔救命，我們給蛇咬了。”一名漢子從懷中取出藥餅，拋入嘴中一陣咀嚼，敷在韋小寶身上蛇咬之處。韋小寶道：“你……你先給她治。”這時自己雙腿烏黑，已全無知覺。方怡接過藥來，自行敷上傷口。

　　韋小寶道：“好姊姊……”眼前一黑，咕呼一聲，向後摔倒。

　　待得醒轉，只覺唇燥舌干，胸口劇痛，忍不住張口呻吟。聽得有人說道：“好啦，我醒過來啦！”韋小寶緩緩睜眼，見有人拿了一碗藥，喂到他嘴邊。這藥腥臭异常，他毫不猶豫便都喝了下去，入口奇苦，喝完藥後，道：“多謝大叔救命，我……我那姊姊可沒事嗎？”那人道：“幸喜救得早，我們只須來遲得片刻，兩個人都沒命了。你們忒也大膽，怎地到這神仙島來？”韋小寶聽得方怡有救，心中大喜，沒口子的稱謝，這時才察覺自己睡在床上的被窩之中，全身衣服已然除去，雙腿兀自麻木。

　　那漢子相貌丑陋，滿臉疤痕，但在韋小寶眼中，當真便如救命菩薩一般。他吁了口氣，道：“船上水手說道，這島上有仙果，吃了長後不老。”

　　那漢子嘿的一笑，道：“倘若真有仙果，他們自己又不來采？”韋小寶叫道：“啊喲，這些水手不懷好意，船上我還有同伴，莫要……莫要著了歹人的道兒。大叔，請你想法子救她一救。”那丑漢道：“那船三天之前便已開了，卻哪里找去？”韋小寶不解，茫然道：“三天之前？”那丑漢道：“你已經昏迷了三日三夜，你多半不知道罷？”韋小寶想起雙兒，她雖武功極高，可是茫茫大海之中，孤身一人，如何得脫眾惡徒毒手，不由得大急。

　　那丑漢安慰道：“此時著急也已無用，你好好休息。這島上的毒蛇非同小可，至少要服藥七日，方能消毒。”他問了韋小寶姓名，自稱姓潘。

　　到得第三日上，韋小寶已可起身，扶著牆壁慢慢行走。那姓潘的丑漢帶了他去自方怡。原來她另有婦女照料，但她玉容憔悴，精神委頓。兩人相見，又是歡喜，又是難受，不收得抱著哭了起來。此後兩人日間共處一室，說起毒蛇厲害，都是毛發直豎。

　　到得第六日上，那姓潘的說道：“我們島上的大夫陸先生出海回來了，我已邀他來給韋兄弟看看。”韋小寶謝了。不多時進來一人，四十歲年紀，文士打扮，神情和藹可親，問起韋小寶被毒蛇所噬經過，說道：“島上居民身邊都帶有雄黃蛇藥，就是將毒蛇放在身上，那蛇也立即逃去，決不敢咬人。”韋小寶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潘大哥他們不怕。”陸先生給他看了傷，取出六顆藥丸，道：“你服三顆，另三顆給你的同伴，每日服一顆。”韋小寶深深致謝，取出二百兩銀票，道：“一點兒醫金，請先生別見笑。”

　　陸先生吃了一驚，道：“哪用得著這許多？公子給我二兩銀子，已多謝得很了。”韋小寶執意要給，陸先生謝了收下，笑道：“公子厚賜，卻之不恭。公子在這里恐怕住得也氣悶了，今晚和公子的女伴同去舍下喝一杯如何？”韋小寶大喜，一口答應。

　　傍晚時分，陸先生派了兩乘轎來接韋小寶和方怡。這竹轎其實只是一張竹椅子，兩邊穿了竹杠，前後有人相抬，島居簡陋，并沒真有轎子。

　　兩乘竹轎沿山溪而行，溪水淙淙，草木清新，頗感心曠神怡，只是韋方二人一見大樹長草，便栗栗危懼，唯恐有毒蛇竄將出來。轎行七八里，來到三間竹屋前停下。那屋子的牆壁頂均由碗口大小的粗竹所編，看來甚是堅實。江南河北，均未見過如此模樣的竹屋。

　　陸先生迎了出來，請二人入內。到得廳上，一個三十余歲的婦人出來迎客，是陸先生的妻子。那婦人拉著方怡的手，顯得十分親熱。陸先生邀韋小寶到書房去坐，書房中竹書架上放著不少圖書，四壁挂滿了字畫，看來陸先生是個風雅之士。

　　陸先生道：“在下僻處荒島，孤陋寡聞之極。韋小寶來自中原胜地，華族子弟，眼界既寬，鑒賞必精，你看這幾幅書畫，還可入方家法眼麼？”

　　他這幾句文縐縐的言語，韋小寶半句也不懂，但見他指著壁上字畫，抬頭看去，見圖畫中一張是山水，另一張畫上有只白鶴，有只烏龜，笑道：“這只老烏龜倒很好玩。‘

　　陸先生微微一怔，指著一幅立軸，道：“韋公子，你瞧我幅石鼓文寫得如何？”韋小寶見這些字彎彎曲曲，像是畫符一般，點頭道：“好，很好！”陸先生指著另一幅大字，道：“這一幅臨的是秦琅牙台刻石，韋公子以為如何？”

　　韋小寶心想一味說好，未免無味，搖頭道：“這一幅寫得不大好。”陸先生肅然起敬，道：“倒要請韋公子指點，這幅字的弱點敗筆，在于何處。”韋小寶道：“敗筆很多，胜筆甚少！”他想既有“敗筆”，自然也有“胜筆”了。

　　陸先生乍聞“胜筆”兩字，呆了一呆，道：“高明，高明。”指著西壁一幅草書，道：“這幅狂草，韋公子以為如何？”韋小寶側頭看了一會，搖頭道：“這幾個字墨干了，也不本領醮墨。㩗，這些細線拖來拖去，也不擦干淨了。”陸先生一聽，臉色大變。草書講究墨法燥濕，筆潤為濕，筆枯為燥，燥濕相間，濃淡有致，因燥顯濕，以濕襯燥，陰陽映帶，如云霞障天，方為妙書。至于筆畫相連的細線，畫家稱為“游絲”，或聯數筆，或聯數字，講究賓主合宜，斜角變幻，又有飄帶，折帶種種名色。韋小寶數言之間，便露了底。

　　陸先生又指著一幅字道：“這一幅全是甲骨文，兄弟學淺，一字不識，又請韋公子指點。”

　　韋小寶見紙上一個個字都如蝌蚪一般，宛如五台山錦繡峰普濟寺中石碣上所刻文字，心念一動，道：“這幾字我倒識得，那是‘神龍教洪教主萬年不老，永享仙福，神通廣大，壽與天齊！’”

　　陸先生滿臉喜容，說道：“謝天謝地，你果然識得此字！”

　　眼見他欣喜無限，說話時聲音也發抖了，韋小寶疑心登起：“我識得幾個字，他為甚麼如此高興？莫非他也是神龍教的？啊喲，不好！蛇……蛇……靈蛇……難道這里便是神龍島？”沖口而出：“胖頭陀在哪里？”

　　陸先生吃了一驚，退後數步，顫聲道：“你……你已經知道了？”韋小寶點了點頭，其實他甚麼也不知道。陸先生臉色鄭重，說道：“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也很好。”走到書桌邊，磨墨舖紙，說道：“請你將這些蝌蚪古文，一字一字譯將出來。哪一個是‘洪’字，哪一個是‘教’字。”提筆醮墨，招手要他過去。

　　要韋小寶提筆寫字，那真比要他性命還慘，韋小寶暗暗叫苦，但見陸先生神色難看，不敢違拗，硬著頭皮，走過去在書桌邊坐下，伸手握管，手掌成拳。他持筆若像吃飯拿筷，倒也有三分相似，可是這麼一握，有如操刀殺豬，又如持錘敲釘，天下卻哪有這等握管之狀？

　　陸先生怒容更盛，強自忍住，緩緩的道：“你先寫下自己的名字！”

　　韋小寶霍地站起，將筆往地下一擲，墨汁四濺，大聲說道：“老子狗屁不識，屁字都不會寫。什麼‘洪教主壽與天齊’，老子是信口胡吹，騙那惡頭陀的。你要老子寫字，等我投胎轉世再說，你要殺要剮，老子皺眉頭，不算好漢。”

　　陸先生冷冷的道：“你什麼字都不識？”

　　韋小寶道：“不識，不識你烏龜的‘龜’字，也不識你王八蛋的‘蛋’字。”他西洋鏡既給拆穿，不收得老羞成惱，反正身在蛇島，有死無生，求饒也是無用，不如先占些便宜。

　　陸先生沉吟半晌，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個蝌蚪文字，問道：“這是甚麼字？”

　　韋小寶大聲道：“去你媽的！我說過不識，就是不識。難道還有假的？”

　　陸先生點點頭，道：“好，原來胖頭陀上了你的大當，可是此事已稟報了教主，你這小賊！”突然一躍而前，叉住韋小寶的頭頸，雙手越收越緊，咬牙切齒的道：“你害得我們蒙騙了教主，人人給你累得死無葬身之地。大家一起死了干淨，也免得受那些無窮無盡的酷刑。”

　　韋小寶給他叉得透不過氣來，滿臉紫脹，伸出舌頭。陸先生眼見手上再一使勁，這小孩便得氣絕斃命，想到此事干系异常重大，心中一驚，便放開了手指，雙手一推，將他摔將在地下，恨恨出房。

　　過了良久，韋小寶才驚定起身，“死烏龜，直娘賊”也不知罵了幾百聲，心想身在這毒蛇島上，無處可逃，倘若逃入樹林草叢之中，只有死得更快。走出門邊，伸手推門，那竹門外面反扣住了，到窗外一望，下臨深谷，實是無路可走，轉頭看到壁眄的書畫，心道：“這些屁字屁畫，有什麼好？”拾起筆來，醮滿了墨，在一幅幅書畫眄便畫，大烏龜，小烏龜畫了不計其數。

　　畫了幾十只烏龜，手也倦了，擲筆于地，蜷縮在椅上，片刻間就睡著了。睡醒時天已全黑，竟然無人前來理會，肚中餓得咕咕直響，心想：“這只綠毛烏龜要餓死老子。”

　　過了好一會，忽聽門外腳聲響，門縫中透時燈光，竹門開處，陸先生持燭進房，側頭向他凝視。韋小寶見他臉上不示喜怒，心下倒也不些害怕。

　　陸先生將燭台放在桌上，一瞥眼間，見到壁上所懸書畫已盡數被他涂抹得不成模樣，忍不住怒發如狂，叫道：“你．……你……”舉手手來，便欲擊落，但手掌停在半空，終于忍住怒氣，說道：“你……你……”聲音在喉間憋住了，說不出話來。

　　韋小寶笑道：“怎麼樣？我畫得好不好？”

　　陸先生長歎一下，頹然坐倒，說道：“好，畫得好！”

　　他居然不打人，還說畫得好，韋小寶倒也不大出意

　　料之外，見他臉上神色凄然，顯是心痛之極，倒也有些過意不去，說道：“陸先生，對……對不起，我涂壞了你的畫。”

　　陸先生搖搖頭，說道：“沒……沒什麼。”雙手抱頭，伏在桌上，過了好一會，說道：“你想必餓了，吃了飯再說。”

　　客堂中桌上已擺了四菜一湯，有雞有魚，甚是丰盛。跟著方怡由陸夫人陪著出來，四人共膳。韋小寶大奇：“莫非我這十向只烏龜畫得好，陸先生一高興，就請我吃飯？”但他一點兒自知之明倒還有的，看情形總似乎不像。幾次開口想問，見陸先生臉上陰晴不定，深恐触怒了他，飯未吃飽，便被奪下飯碗，未免犯不著。當下一言不發，悶聲吃了個飽。

　　飯罷，陸先生帶他進書房。

　　陸先生從地下拾起筆來，在紙上寫了“韋小寶”三字，道：“這是你自己的名字，你會不會寫？”

　　韋小寶道：“他認得我，我可認不得他，怎麼會寫？”

　　陸先生嗯了一聲，眼望窗外，凝思半晌，左手拿了燭台，走到那幅蝌蚪文之前，仔細打量，指著一個個字，口中念念有辭，回到桌邊，取過一張白紙，振筆疾書，伸指數了數蝌蚪文字的字數，又數紙上字數，再在紙上一陣涂改，回頭又看那幅蝌蚪文字，喃喃自言自語：“那三個字相同，這兩個字又是一般，須得天衣無縫，才是道理！”沉思半天，又在紙上一陣涂改，喜道：“行了！”

　　韋小寶不知他搗什麼鬼，反正飯已吃飽，也就不去理會。只見陸先生取過一張白紙，仔仔細細的寫起字來。

　　這一次他寫得甚慢，寫完後搖頭晃腦的輕輕讀了一遍。韋小寶只聽到有什麼“神龍島”、“洪教主”、“壽與天齊”等語句，最後則是第一部在何地何山，第二部在何地何山。他心下恍然，這些話都是他在普濟寺中向胖頭陀信口胡吹的，哪知胖頭陀居然信以為真，回來大加傳揚。又想：“那日胖頭陀邀我上神龍島來見洪教主，我說什麼也不肯，不料鬼使神差，這船又會駛到了這里，眼下西洋鏡拆穿，洪教主又已知道了。他當然要大發脾氣，只怕要將好姊姊和我丟入蛇坑，給幾千幾萬條毒蛇吃得尸骨無存。”想到無窮無盡的毒蛇纏上身來，當真不寒而栗。

　　陸先生轉過身來，臉上神色十分得意，微笑道：“韋公子，你識得石碣上的蝌蚪文，委實可喜可賀。也是本教洪教主洪福齊天，才天降你這位神童，能讀蝌蚪文字。”

　　韋小寶哼了一聲，道：“你不用取笑。我又識得什麼蝌蚪文、青蛙文了？老子連癩哈蟆文也不識。我是瞎說一番，騙那瘦竹篙頭陀的。”

　　陸先生笑道：“韋公子何必過謙？這是所背誦的石碣遺文，我筆錄了下來，請公子指點，是否有誤。”說著讀道：

　　“維大唐貞觀二年十月甲子，特進衛國公李靖，右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光祿大夫兵部尚收曹公李績，徐州都督胡國公秦叔寶會于五台山錦繡峰，見東方紅耀天，斗大金字現于云際，文曰：‘千載之下，愛有大清。東方有島，神龍是名。教主洪某，得蒙逃鄺。威靈下濟，丕赫威能。降妖伏魔，如日之升。羽翼輔佐，吐故納新。萬瑞百祥，罔不丰登。仙福永享，普世祟敬。壽與天齊，文武仁聖。’須臾，天現青字，文曰：‘天賜洪某《四十二章　經》八部，一存河南伏牛山蕩魔寺，二存山西筆架山天心庵，三存四川青城山凌霄觀，四存河南嵩山少林寺，五存湖北武當山真武觀，六存川邊崆峒迦葉寺，七存云南昆明沐王府，八存云南昆明平西王府。’靖請薛錄天文，雕于石碣，以待來者。”

　　陸先生抑揚頓挫的讀畢，問道：“有沒讀錯？”韋小寶道：“這是唐朝的石碣，怎會知道後世有個平西王吳三桂？”陸先生道：“上帝聰明智慧，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既知後世有洪教主，自然也知道吳三桂了。”韋小寶暗暗好笑，點頭道：“那也說得是。”心想：“不知你在搗什麼鬼？”

　　陸先生道：“這石碑的文字，一字也讀錯不得。雖然韋公子天賦聰明，但依我之見，那也是聖靈感動，才識得這些蝌蚪文字，日後倉卒之際，或有認錯。最好韋公子將這篇碑文背得滾瓜爛熟，待洪救主召見之時，背誦如流，洪教主一喜歡，自然大有賞賜。”

　　韋小寶雙眼一翻，登時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說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料知胖頭陀和陸先生稟報洪教主，說有個小孩識得石碑上的文字，洪教主定要傳見考問。哪知道這件事全是假的，陸先生怕教主怪罪，只得假造碑文，來騙教主一騙。

　　陸先生道：“我現在讀一句，韋公子跟一句，總須記得一字不錯不止。‘維大唐貞觀二年十月甲子……’”

　　事到臨頭，韋小寶欲待不讀，也不可得，何況串通了去作弄洪教主，倒也十分有趣，便跟著育讀。他生性機伶，聽過一段過幾百字的言語，要再行復述，那是不費半點力氣，說到讀書，可就要他的命了，這篇短文雖只寥寥數百字，但所有句子都十分拗口，含義更是全不明白，什麼“丕赫威能”，“吐故納新”，渾然不知是甚麼意思，只得跟著陸先生一遍又一遍的讀下去。幸虧陸先生不怕厭煩的教導，但也讀了三十幾遍，這才背得一字無誤。

　　當晚他睡在陸先生家中，次晨又再背誦。陸先生聽他已盡數記住，甚是歡喜，于是取過筆紙，將一個個蝌蚪文字寫了出來，教他辨認，哪一個是“維”字，哪一個是“貞”字。這一來韋小寶不由得叫苦連天，這些蝌蚪文扭來扭去，形狀都差不多，要他一一分辨，又寫將出來，當真是難于登天，苦于殺頭。他片刻也坐不定，如何能靜下心來學蝌蚪文。

　　韋小寶固然愁眉苦臉，陸先生更加惴惴不安。陸先生這時早已知道，石碣上文字另有含義，他數了胖頭陀所拓拓片中的字數，另作一篇文字，硬生生的湊上去，只求字數相同，碣文能討得洪教主歡心，哪管原來碣文中寫些什麼。如此拚湊，自然破綻百出，“維大唐貞觀二年”這句中“二”字排在第六，但碣文中第六字的筆划共有十八筆之多，無論如何說不上是個“二”字，第五字只有三筆，與那“觀”字也極難拉扯得上。但顧得東來西又倒，陸先生才氣再大，倉卒之間也捏造不出篇天衣無縫的文章來。洪教主聰明之極，這篇假文章多半逃不過他眼去，可是大難臨頭，說不得只好暫且搪塞一時，日後的禍患，只好走著瞧了。

　　這天教韋小寶寫字，進展奇慢，直到中午只寫會了了四個蝌蚪文，幸好蝌蚪文本來奇形怪狀，在韋小寶筆下寫出來難看之極，倒也不覺如何刺眼，若是正楷，由一個從未學過寫字的孩子寫將出來，任誰一看，立知真偽。

　　下午學了三字，晚間又學了兩個字，這一天共學了九個字。韋小寶不住口大吵大嚷，幾次擲筆不學。陸先生又恐嚇，又是哄騙，囁後叫了方怡來坐在旁邊相陪，韋小寶這才勉強耐心學下去。陸先生一面教，一面暗暗擔心，只怕洪教主隨時來傳，倘若一篇文章尚未學全，便給教主叫了去，韋小寶這顆腦袋固然不保，自己全家難免陪著他送命。

　　可是這件事絲毫心急不得，越是盼他快些學會，韋小寶反而越學越慢，腦子中塞滿的這許多蝌蚪，便如真的在糾纏游動一般，實在是難以辨認。

　　學得數日，韋小寶身上的毒蛇所噬的傷口倒好全了，勉強認出的蝌蚪文還只二三十個，而且纏夾不清，十個字中往往弄錯了七八個。

　　陸先生正煩惱間，忽聽得胖頭陀的聲音說道：“陸先生，教主召見韋公子！”陸先生臉如土色，手一顫，一枝醮滿了墨的毛筆掉在衣襟之上。

　　一個極高極瘦的人走進書房，正是胖頭陀到了。韋小寶笑道：“胖尊者，你怎地今日才來見我？我等你好久了。”胖頭陀見到陸先生的神色，知道大事不妙，不答韋小寶的話，喃喃自語：“我早該知道這小鬼是在胡說八道，偏是痰迷了心竅，要想立什麼大功，以求自保，不料反而死得更加早些。”陸先生冷笑道：“你不過是光棍一條，姓陸的一家八口，卻盡數陪你送命。”胖頭陀一聲長歎，道：“大家命該如此，這叫做劫數難逃。就算沒這件事，教主也未必能容咱們多活得幾日。”

　　陸先生向韋小寶瞧了一眼，道：“是他們這種人當時得令，我們老了，該死了，那又有什麼法子？”語氣中充滿憤憤不平。胖頭陀歎道：“也是我見他年紀小，投其所好，就這麼不顧前，不顧後的稟報了上去，唉！”陸先生瞪了他一眼，道：“小也未免小得過了份。”胖頭陀道：“陸兄，事已至此，你我同生共死，大丈夫死就死了，又有何懼？”

　　韋小寶拍手道：“胖尊者這話說得是，是英雄好漢，怕甚麼了？我都不怕，你們更加不用怕。”

　　陸先生冷笑一聲，道：“無知小兒，不知天高地厚，等到你知道怕，已然遲了。”出神半晌，道：“胖尊者請銷待，我去向拙荊吩咐幾句。”

　　過了一會，陸先生回入書房，臉上猶有淚痕。胖頭陀道：“陸兄，你的升天丸，請給我一粒。”陸先生點點頭，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拔開瓶塞，倒出一粒紅色藥丸給他，說道：“這丸入口氣絕，非到最後關頭，不可輕舉妄動。”胖頭陀接過，苦笑道：“多謝了！胖頭陀對自己性命也還看得不輕，不想這麼怜惜就即升天。”

　　韋小寶在五台山上，見胖頭陀力敵少林寺十八羅漢，威風凜凜，此刻討這毒藥，顯是當洪教主怪罪之間便即自殺，才明白事態果真緊急，不由得害怕起來。

　　三人出門，韋小寶隱隱聽得內堂有哭泣之聲，問道：“方姑娘呢？她不去麼？”胖頭陀道：“哼，你小小年紀，倒是多情種子，五台山上有個雙兒，這里又有個方姑娘。”左手一把將他抱住，喝道：“走罷！”邁開大步，向東急行，頃放刻間疾逾奔馬。

　　陸先生跟在他身畔，仍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模樣。韋小寶見他顯得毫不費力，卻和胖頭陀并肩而行，竟不落後半步，才知這文弱書生原來也是身負上乘武功，說道：“胖尊者，陸先生，你們二位武功這樣高，又何必怕那洪教主？你們……”胖頭陀伸出右掌，一把按住他口，怒道：“在這神龍島上，你敢說這等大逆不道的話，可是活得不耐煩了？”韋小寶給他這麼一按，氣為之窒，改道：“他媽的，你怕洪教主怕成這樣，還自稱英雄呢，狗熊都不如。”

　　三人向北方一座山峰行去。行不多時，只見樹上、草上、路上，東一條，西一條，全是毒蛇，但說也奇怪，對他三人卻全不滋擾。轉過了兩個山坡，抬頭遙見峰頂建著幾座大竹屋。胖頭陀抱著韋小寶上峰頂。

　　這時山道狹窄，陸先生已不能與胖頭陀并肩而行，落後丈許。胖頭陀將嘴湊在韋小寶耳邊，低聲問道：“你那部《四十二章經》呢？”韋小寶道：“不在我身邊。”胖頭陀道：“那還用說？你身邊早已搜過幾遍。到哪里去啦？”韋小寶道：“少林寺十八羅漢拿了經書，自然交給他們方丈。”心想這搜竹篙頭陀打不過少林十八羅漢，聽得經書到了少林寺方丈手中，自然不敢去要，就算敢去要，也必給人家攆了出來。

　　那日胖頭陀親手將經書交給澄心和尚手中，對韋小寶這句話自無懷疑，低聲道：“待會見了教主，可千萬不能提到此事。否則教主逼你交出經書來，你交不出，教主他老人家非將你丟入毒蛇窠不可。”

　　韋小寶聽他語聲大有懼意，而且顯然怕給陸先生聽到，低聲道：“你明明已搶到經書，又還給少林寺和尚，教主知道了，非將你丟入毒蛇窠不可。哼哼，就算暫時不罰你，派你去少林寺奪還經書，也有得夠你受的了。”

　　胖頭陀身子一顫，默然不語。

　　韋小寶道：“咱哥兒倆做樁生意。有什麼事，你照應我，我也照應你。否則大家一拍兩散，同歸于盡。”

　　陸先生突然在身後接口問道：“一拍兩散，同歸于盡？”

　　韋小寶道：“咱三人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心想此刻處境之糟，已是一塌胡塗，能把這兩個好手牽累在內，多少有點依榜指望。

　　胖頭陀和陸先生都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兩人齊聲長歎。

　　又行了一頓飯時分，到了峰項。只見四名身穿青衣的少年挽臂而來，每人背上都負著一柄長劍。左首一人問道：“胖頭陀，這小孩子干什麼的？”

　　胖頭陀放下韋小寶，道：“教主旨令，傳他來的。”

　　西首三名紅衣少女嘻嘻哈哈的走來，背上也負著長劍，見到三人，迎了上來。一個少女笑道：“胖頭陀，這小孩是你的私生子麼？”說著在韋小寶頰上捏了一把。胖頭陀道：“姑娘取笑了。這小孩是教主他老人家特旨呼召，有要緊事情問他。”另一個圓臉少女捏了一下韋小寶右頰，笑道：“瞧這娃娃相貌，定是胖頭陀的私生兒，你賴也賴不掉的。”

　　韋小寶大怒，叫道：“我是你的私生兒子。你跟胖頭陀私通，生了我出來。”

　　一群少女少年一怔，隨即哈哈大笑起來。那圓臉少女臉上通紅，啐道：“小鬼，你作死啊！”伸手便打。韋小寶側頭避開。這時又有十幾名年輕男女聞聲趕到，都向那圓臉少女取笑。那少女又羞又惱，左足飛起，在韋小寶屁股上猛力一踢。韋小寶大叫：“媽，你干麼打兒子？”眾少年笑得更加響了。

　　突然間鐘聲當當當響起，眾人立即肅靜傾聽，二十多名年輕男女轉身向竹屋奔去。

　　胖頭陀道：“教主集眾致訓。”向韋小寶道：“待會見到教主之時，可千萬不能胡說八道。”韋小寶見他神色郁郁，這些年輕男女對他頗為無禮，心想他武功甚高，干麼怕這些十幾歲的娃娃，不由得對他有些可怜，便點了點頭。

　　只見四面八方有人走向竹屋，胖頭陀和陸先生帶著韋小寶走進屋去。過了一條長廊，眼前突然出現一座大廳。這廳碩大無比，足可容納千人之眾。韋小寶在北京皇宮中住得久了，再巨大的廳堂也不在眼中。可是這一座大廳卻實在巨大，一見之下，不由得肅然生敬。

　　但見一群群少年男女衣分五色，分站五個方位。青、白、黑、黃四色的都是少年，穿紅的則是少女，背上名負長劍，每一隊約有百人。大廳彼端居中并排放著兩張竹椅，舖了錦緞墊子。兩旁站著數十人，有男有女，年紀輕的三十來歲，老的已有六七十歲，身上均不帶兵刃。大廳中聚集著五六百人，竟無半點聲息，連咳嗽也沒一聲。

　　韋小寶心中暗罵：“他媽的，好大架子，皇帝上朝麼？”過了好一會，鐘聲連響九下，內堂腳步聲響。韋小寶心道：“鬼教主出來了。”

　　哪知出來的卻是十名漢子，都是三十歲左右年紀，衣分五色，分在兩張椅旁一站，每一邊五人。又過了好一會，鐘聲鏜的一聲大響，跟著數百只銀鈴齊奏。廳上眾人一齊跪倒，齊聲說道：“教主永享仙福，壽與天齊。”胖頭陀一扯韋小寶衣襟，令他跪下。

　　韋小寶只得也跪了下來，偷眼看時，見有一男一女從內堂出來，坐入椅中。鈴聲又響，眾人慢慢站起。

　　那男的年紀甚老，白鬢垂胸，臉上都是傷疤皺紋，丑陋已極，心想這人便是教主了。那女的卻是個美貌少婦，看模樣不過二十三四歲年紀，微微一笑，媚態橫生，艷麗無匹。韋小寶暗贊：“乖乖不得了！這女人比我那好姊姊還要美貌。皇宮和麗春院中，都還沒這等標致角色。”

　　左首一名青衣漢子踏上兩步，手捧青紙，高聲誦道：“恭讀慈恩普照，威臨四方洪教主寶訓：‘眾志齊心可成城，威震天下無比倫！’”

　　廳上眾人齊聲念道：“眾志齊心可成城，威震天下無比倫！”

　　韋小形容詞一雙眼珠正骨碌碌的瞧著那麗人，眾人這麼齊聲念了出來，將他嚇了一跳。

　　那青衣漢子繼續念道：“教主仙福齊天高，教眾忠字當頭照。教主駛穩萬年船，乘風破浪逞英豪！神龍飛天齊仰望，教主聲威蓋八方。個個生為教主生，人人死為教主死，教主令旨遵從，教主如同日月光！”

　　那漢子念一句，眾人跟著讀一句。韋小寶心道：“什麼洪教主訓？大吹牛皮。我天地會的切口詩比他好聽得多了。”

　　眾人念畢，齊聲叫道：“教主寶訓，時刻在心，建功克敵，無事不成！”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勁。洪教主一張丑臉神情漠然，他身旁那麗人卻笑吟吟地跟著念誦。

　　眾人念畢，大廳中更無半點聲息。

## 第二十回　殘碑日月看仍在　前輩風流許再攀

　　那麗人眼光自西而東的掃過來，臉上笑容不息，緩緩說道：“黑龍門掌門使，今日限期已至，請你將經書繳上來。”她語音又清脆，又嬌媚，動聽之極，伸出左手，攤開手掌。

　　韋小寶遠遠望去，見那手掌真似白玉雕成一般，心底立時涌起一個念頭：“這女人做這老婆倒也不錯。她如到麗春院去做生意，揚州的嫖客全要涌到，將麗春院大門也擠破了。”

　　左首一名黑衣老者邁上兩上，躬身說道：“啟稟夫人：北京傳來訊息，已查到了四部經書的下落，正在加緊出力，依据教主寶訓的教導，就算性命不要，也要取到，奉呈教主和夫人。”他語音微微發抖，顯是十分害怕。

　　韋小寶心道：“可惜，可惜，這個標致的女人，原來竟是洪教主的老婆，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月光光，照毛炕。”

　　那女人微微一笑，說道：“教主已將日子寬限了三次，黑龍使你總是推三推四，不肯出力，對教主未免太不忠心了罷？”

　　黑龍使鞠躬更低，說道：“屬下受教主和夫人的大恩，粉身碎骨，也難圖報。實在這事萬分棘手，屬下派到宮里的六人之中，已有鄧炳春，柳燕二人殉教身亡。還望教主和夫人恩准寬限。”

　　韋小寶心道：“那肥母豬和假宮女原來是你的下屬。只怕老婊子的職位也沒你大。”

　　那女子左手抬起，向韋小寶招了招手，笑道：“小弟弟，你過來。”韋小寶嚇了一跳，低聲道：“我？”那女子笑道：“對啦，是叫你。”韋小寶向身旁陸先生和胖頭陀二人各望一眼。陸先生道：“夫人傳呼，上前恭敬行禮。”韋小寶心道：“我偏不恭敬，又待怎地？”可是走上前去，還是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說道：“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壽與天齊。”

　　洪夫人笑道：“這小孩倒乖巧。誰教你在教主之下，加上了『和夫人』三個字？”

　　韋小寶不知神龍教中教眾向來只說“教主永享仙福，壽與天齊”，一入教後，便將這些話念得熟極而流，誰也不敢增多一字，減少半句。韋小寶眼見這位夫人容貌既美，又是極有權勢，反下拍馬屁不用本錢，隨口便加上了“和夫人”三字，聽她相詢，便道：“教主有夫人相伴，壽與天齊才有趣味，否則過得一兩百年，夫人歸天，教主豈不寂寞得緊？”

　　洪夫人一聽，笑得猶似花枝亂顫，洪教主也不禁莞爾，手捻長須，點頭微笑。

　　神龍教中上下人等，一見教主，無不心驚膽戰，誰敢如此信口胡言？先前聽得韋小寶如此說，都代他捏了一把汗，待見教主和夫人神色甚和，才放了心。

　　洪夫人笑道：“那麼三個字，是你自己想出來加上去的了？”

　　韋小寶道：“正是，那是非加不可的。那石碣彎彎曲曲的字中，也提到夫人的。”

　　此言一出，陸先生全身登時如墮入冰窖，自己花了無數心血，才將一篇碑文教了背熟，忽然間他別出心裁，加上夫人的名字，那如何湊得齊字數？這頑童信口開河，勢不免將碑文亂說一通，自己所作文字本已破綻甚多，這一來還不當場敗露？

　　洪夫人聽了也是一怔，道：“你說石碑上也刻了我的名字？”韋小寶道：“是啊！”他隨口說了“是啊”二字，這才暗叫：“糟糕！她若要背那碑文，其中卻沒說到夫人。”好在洪夫人并不細問，說道：“你姓韋，從北京來的，是不是？”韋小寶道：“是啊。”洪夫人道：“聽胖頭陀說，你在北京見過一個名叫柳燕的胖姑娘，她還教過你武功。”

　　韋小寶心想：“我跟胖頭陀說的話，除了那部經書之外，他都稟告了教主和夫人，眼下只好死挺到底，反正胖柳燕已經死了，這叫做死無對證。”便道：“正是，這個柳阿姨是我叔叔的好朋友，白天夜里，時時到我家里來的。”洪夫人笑吟吟的問道：“她來干什麼？”

　　韋小寶道：“跟我叔叔說笑話啊。有時他們還摟住了親嘴，以為我看不到，我可偷偷都瞧見了。”他知道越說得活靈活現，諸般細微曲折的地方都說到了，旁人越是相信。

　　洪夫人笑道：“你這孩子滑頭得緊。人家親嘴，你也偷看。”轉頭向黑龍使道：“你聽見嗎？小孩子總不會說謊罷？”

　　韋小寶順著她眼光瞧去，見黑龍使臉色大變，恐懼已達極點，身子發顫，雙膝一曲，跪倒在地，連連磕頭，道：“屬下……屬下……督導無方，罪該萬死，求教主和夫人网……网開一面，准屬下將功贖罪。”韋小寶大奇，心想：“我說那肥豬姑娘和我叔叔親嘴，跟這老頭兒又有什麼相干？為什麼要嚇成這個樣子？”

　　洪夫人微笑道：“將功贖罪？你有什麼功勞？我還道你派去的人，當真忠心了耿耿的在為教主辦事。哪知道在北京，卻在干這些風流勾當。”黑龍使又連連磕頭，額頭上鮮血涔涔而下。韋小寶心下不忍，想說幾句對他有利的言語，一時卻想不出來。

　　黑龍使膝行而前，叫道：“教主，我跟著你老人家出生入死，雖無功勞，也有苦勞。”洪夫人冷笑道：“你提從前的事干什麼？你年紀這樣大了，還能給教主壩□少事？黑龍使這職位，早些不干，豈不快活？”黑龍使抬起頭來，望著洪教主，哀聲道：“教主，你對老部下，老兄弟，真沒半點舊情嗎？”

　　洪教主臉色木然，淡淡的道：“咱們教里，老朽胡塗之人太多，也該好好整頓一下才是。”他聲音低沉，說來模糊不清。韋小寶自見他以來，首次聽他說話。

　　突然間數百名少男少女齊聲高呼：“教主寶訓，時刻在心，建功克敵，無事不成。”

　　黑龍使歎了口氣，顫巍巍的站起身來，說道：“吐故納新，我們老人，原該死了。”轉過身來，說道：“拿來罷！”

　　廳口四名黑衣使之前，手中各托一只木盤，盤上有黃銅圓罩罩住，走到黑龍使之前，將木盤放在地下，迅速轉身退回。廳上眾人不約而同的退了幾步。

　　黑龍使喃喃的道：“教主寶訓，時刻在心，建功克敵，無事不成，……嘿嘿，有一事不成，便是屬下并不忠心耿耿。”伸手握住銅蓋頂上的結子，向上一提。

　　盤中一物突然竄起，跟著白光一閃，斜刺里一柄飛刀激飛而至，將那物斬為兩截，掉在盤中，蠕蠕而動，卻是一條五彩斑讕的小蛇。

　　韋小寶一聲驚呼。廳上眾人也都叫了起來：“哪一個？”“什麼人犯上作亂？”“拿下了！”“哪一個叛徒，膽敢忤逆教主？”

　　洪夫人突然站起，雙手環抱，隨即連擺三下。只聽得刷刷刷，長劍出鞘之聲大作，數百名少男少女奔上廳來，將五六十名年長教眾團團圍住。這數百名少年青衣歸青衣，白衣歸白衣，毫不混雜，各人占著方位，或六七人，或八九人分別對付一人，長劍分指要害，那數十名年老的頃刻之間便被制住。胖頭陀和陸先生身周，也各有七八人以長劍相對。

　　一名五十來歲的黑須道人哈哈大笑，說道：“夫人，你操練這陣法，花了好幾個月功夫罷？要對付老兄弟，其實用不著這麼費勁。”站在他身周的是八名紅衣少女，兩名少女長劍前挺，劍尖挺住他心口，喝道：“不得對教主和夫人無禮。”那道人笑道：“夫人，那條五彩神龍，是我無根道人殺的。你要處罰，盡管動手，何必連累旁人？”

　　洪夫人坐回椅中，微笑道：“你自己認了，再好也沒有。道長，教主待你不薄吧？委你為赤龍門掌門使，那是教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職，你為什麼要反？”無根道人說道：“屬下沒有反。黑龍使張淡月有大功于本教，只因屬下有人辦事不利，夫人便要取他性命，屬下大膽向教主和夫人求情。”洪夫人笑道：“倘若我不答應呢？”

　　無根道人道：“神龍教雖是教主手創，可是數萬兄弟赴湯蹈火，人人都有功勞。當年起事，共有一千零二十三名老兄弟，到今日有命喪敵手，有的被教主誅戮，剩下來的已不到一百人。屬下求救主開恩，饒了我們幾十個老兄弟的性命，將我們盡數開革出教。教主和夫人見著我們老頭兒討厭，要起用新人，便叫我們老頭兒一起滾蛋罷。”

　　洪夫人冷笑道：“神龍教創教以來，從沒聽說有人活著出教的。無根道長這麼說，真是异想天開之至。”無根道人道：“這麼說，夫人是不答應了？”洪夫人道：“對不起，本教沒這個規矩。”無根道人哈哈一笑，道：“原來教主和夫人非將我們盡數誅戮不可。”

　　洪夫人微笑道：“那也不然。老人忠于教主，教主自然仍舊當他好兄弟，決不歧視。我們不問年少年長，只問他對教主是否忠心耿耿，哪一個忠于教主的，舉起手來。”

　　數百名少年男女一齊舉起左手，被圍的年長眾教也都舉手，連無根道人也都高舉左手，大家同聲道：“忠于教主，決無二心！”韋小寶見大家舉手，也舉起了手。

　　洪夫人點頭道：“那好得很啊，原來人人忠于教主，連這個新來的小弟弟，雖非本教中人，居然也忠于教主。”韋小寶心道：“我忠于烏龜王巴蛋。”洪夫人道：“大家都忠心，那麼我們這里一個反賊也沒有了。恐怕有點不對頭吧？得好好查問查問。眾位老兄弟只好暫且委屈一下，都綁了起來。”數百少年男女齊聲應道：“是！”

　　一名魁梧大漢叫道：“且慢！”洪夫人道：“白龍使，你又有什麼高見？”那大漢道：“高見是沒有，屬下覺得不公平。”洪夫人道：“嘖嘖嘖，你指摘我處事不公平。”那大漢道：“屬下不敢，屬下跟隨教主二十年，凡事勇往直前。我為本教拚命之時，這些小娃娃都還沒生在世上。為什麼他們才對教主忠心，反說我們老兄弟不忠心？”

　　洪夫人笑吟吟的道：“白龍使這麼說，那是在自己表功了。你是不是說，倘若沒有你白龍使鐘志靈，神龍教就無今日？”

　　那魁梧大漢鐘志靈道：“神龍教建教，是教主一人之功，大伙兒不過跟著他老人家打天下，有什麼功勞可言，不過……”

　　洪夫人道：“不過怎樣啊？”鐘志靈道：“不過我們沒有功勞，這些十幾歲的小娃娃更加沒功勞。”洪夫人道：“我不過二十幾歲，那也沒有功勞了？”鐘志靈遲疑半晌，道：“不錯，夫人也沒有功勞。創都教建業，是教主他老人家一人之功。”

　　洪夫人緩緩的道：“既然大家沒有功勞，殺了你也不算冤枉，是不是？”說到這里，眼中閃爍過一陣殺氣，臉上神氣仍是嬌媚萬狀。

　　鐘志靈怒叫：“殺我姓鐘的一人，自然不打緊。就只怕如此殺害忠良，誅戮功臣，神龍教的基業，要毀于夫人一人之手。”

　　洪夫人道：“很好，很好，唉，我倦得很。”這幾個字說得懶洋洋地，哪知道竟是下令殺人的暗號。站在鐘志靈身周的七名白衣少年一聽，長劍同時挺出，一齊刺入鐘志靈的身子。七劍拔出，他身上射出七股血箭，濺得七名白衣少年衣衫全是鮮血。鐘志靈叫道：“教主，你……好忍心！好……”倒地而死。七名少年退到廊下，行動極是整齊。

　　教中老兄弟都知白龍使鐘志靈武功甚高，但七劍齊至，竟無絲毫抗御之力，足見這七名少年為了今日在廳中刺這一劍，事先曾得教主指點，又已不知練了多少遍，實已至了熟極而流的地步，無不心下栗栗。

　　洪夫人打了個呵欠，左手輕輕按住了櫻桃小口，顯得嬌慵之極。洪教主仍是神色木然，對于鐘志靈被殺，宛如沒有瞧見。洪夫人輕輕的道：“青龍使、黃龍使，你們兩位，覺得白龍使謀叛造反，是不是罪有應得。”

　　一個細眼尖臉的老者躬身說道：“鐘志靈反叛教主和夫人，處心積慮，屬下十分痛恨，曾向夫人告發了好幾次，夫人總是說，瞧在老兄弟面上，讓他有個悔改的機會。教主和夫人寬宏大量，只盼他改過自新，哪知道這人惡毒無比，實是罪不可赦。如此輕易將他處死，那是萬分便宜了他。教中兄弟，無不感激教主和夫人的恩德。”

　　韋小寶心道：“這是個馬屁大王。”

　　洪夫人微微一笑，說道：“黃龍使倒還識得大體。青龍使，你以為怎樣？”

　　一個五十來歲的高瘦漢子向身旁八名青衣少年怒目而視，斥道：“滾開。教主要殺我，我不會自己動手嗎？”八名少年長劍向前微挺，劍尖碰到了他衣服，那漢子嘿嘿幾聲冷笑，慢慢提起雙手，抓住了自己胸前衣衫，說道：“教主、夫人，當年屬下和赤、白、黑、黃四門掌門使義結兄弟，決心為神龍教賣命，沒想到竟有今日。夫人要殺許某，并不希奇，奇在黃龍使殷大哥貪生怕死，竟說這等卑鄙齷齪的言語，來誣蔑自己好兄弟……”

　　猛聽得嗤的一聲急響，那漢子雙手向外疾分，已將身上長袍扯為兩半，手臂一振之間，兩片長袍橫卷而出，已將八名青衣少年的長劍□開，青光閃動，手掌中已多了兩柄尺半長的短劍。嗤嗤之聲連響，八名青衣少年胸口中劍，盡數倒地，傷口中鮮血直噴。八人□身倒在他身旁，圍成一圈，竟排得十分整齊。這幾下手法之快，直如迅雷掩耳。

　　洪夫人一驚，雙手連拍，二十余名青衣少年挺劍攔在青龍使身前，又團團將他圍住。

　　青龍使哈哈大笑，朗聲說道：“夫人，你教出來的這些娃娃，膿包之極。教主要靠這些小家伙來建功克敵，未免有些不大順手罷？”

　　七少年刺殺鐘志靈，洪教主猶如視而不見，青龍使刺殺八少年，他似乎無動于衷，穩穩坐在椅中，始終渾不理會。

　　洪夫人看了丈夫一眼，似乎有些漸愧，嫣然一笑，坐下身來，笑道：“青龍使，你劍法高明得很哪，今日……”

　　忽聽得嗆之聲大作，大廳中數百名少年男女手中長劍紛紛落地，眾人大奇之下，眼見眾少年一個個委頓在地，各人隨即只覺頭昏眼花，立足不定。功力稍差的先行摔倒，跟著余人也搖搖晃晃，倒了下來，頃刻之間，大廳中橫七豎八的倒了一地。

　　洪夫人驚呼：“為……為什麼……”身子一軟，從竹椅中滑了下來。

　　青龍使卻昂然挺立，獰笑道：“教主，你殘殺我兄弟，想不到也有今日罷？”兩柄短劍一擊，錚然作聲，踏著地下眾人身子，向洪教主走去。

　　洪教主哼了一聲，道：“那也未必！”伸手抓住竹椅的靠手，喀喇一聲，拗斷了靠手。

　　青龍使登時變色，退後兩步，說道：“教主，偌大一個神龍教，弄得支离破碎，到底是誰種下的禍胎，你老人家現在總該明白了罷？”

　　洪教主“嗯”的一聲，突然從椅上滑下，坐倒地下。青龍使大喜，搶上前去，驀地里呼的一聲，一物挾著一股猛烈之極的勁風，當胸飛來。青龍使右手短劍用力斬出，那物斷為兩截，原來便是洪教主從竹椅上拗下的靠手。他這一擲之勁非同小可，一段竹棍被斬斷，上半截余勢不衰，扑的一所，插入青龍使胸口，撞斷了五六條肋骨，直沒至肺。

　　青龍使一聲大叫，戛然而止，肺中氣息接不上來，登時啞了。身子晃了兩下，手中兩柄短劍落地，分別插入兩名少年身上。這兩名少年四肢麻軟，難以動彈，神智卻仍清醒，口中也能說話，短劍插身，痛得大叫起來。

　　數百名少年男女見教主大展神威，擊倒了青龍使，齊聲歡呼。只見洪教主右手撐地，掙扎著要站起身來，但右腿還沒站直，雙膝一軟，倒地滾了幾滾，摔得狼狽不堪。這一來，人人知道教主和自己一樣，也已中毒，盤軟肉酥。教主平素極其莊嚴，在教眾面前連話也不多說一句，笑也不多笑一聲，此刻竟摔得如此丟人，自是全身力道盡失。

　　大廳上數百人盡數倒地，卻只一人站直了身子。此人本來身材甚矮，可是在數百名臥地不起的人中，不免顯得鶴立雞群。

　　此人正是韋小寶。他鼻聞到一陣陣淡淡的幽香，只感心曠神怡，全身暖洋洋地，快美難以言宣，眼見一個個人都倒在地下，何以會有此變故，心中全然不解。他呆了一會，伸手去拉胖頭陀，問道：“胖尊者，大家干什麼？”

　　胖頭陀奇道：“你……你沒中毒？”韋小寶奇道：“中毒？我……我不知道。”他用力扶起胖頭陀，可是胖頭陀腿上沒半點力氣，又即坐倒。”

　　陸先生突然問道：“許大哥，你……你使得是什麼毒？”

　　那青龍使身子搖搖晃晃，猶似喝醉了一般，一手扶住柱子，不住咳嗽，說道：“可惜，可……惜功敗垂成，我……我是不中用了。”

　　陸先生道：“是『七虫軟筋散』？是『千里銷魂香』？是……是『化……化血……腐骨粉』？”連說了三種毒藥的名稱，說到“化血腐骨粉”時，聲音顫抖，顯得害怕已極。

　　青龍使右肺受傷，咳嗽甚劇，答不出話。陸先生道：“韋公子卻怎地沒有中毒？啊，是了！”他突然省悟，這“是了”二字，叫得極響，說道：“你短劍上搽了『百花腹蛇膏』，妙計，妙計。韋公子，請你聞一聞青龍使那柄短劍，是不是劍上有一陣花香？”

　　韋小寶心想：“劍上有毒，我才不去聞呢。”說道：“就在這里香得緊呢。”

　　陸先生臉現喜色，道：“是了，這『百花腹蛇膏』遇到鮮血，便生濃香，本是煉制香料的一門秘法，常人聞了，只有精神舒暢，可是……可是我們住在這靈蛇島上，人人都服慣了『雄黃藥酒』，以避毒蛇，這股香氣一碰到『雄黃藥酒』，那便使人筋骨酥軟，一十二個時辰不解。許大哥，真是妙計。這『百花腹蛇膏』在島上本是禁物，原來你暗中早已有備，你定有三四個月沒喝雄黃藥酒了。”

　　青龍使坐倒在地，正好坐在兩名少年身上，搖頭說道：“人算不如天算，到頭來還是中了洪安通的毒手。”

　　幾名少年喝道：“大膽狂徒，你膽敢呼喚教主的聖名。”

　　青龍使慢慢站起，拾起一柄長劍，一步步向洪教主走去，道：“洪安通的名字叫不得？咳咳……我殺了這惡賊之後……咳咳……這叫不叫得？”數百名少年男女都驚呼起來。

　　過了一會，只聽得黃龍使蒼老的聲音道：“許兄弟，你去殺了洪安通，大伙兒奉你為神龍教教主。大家快念：咱們奉許教主呈令，忠心不貳。”

　　大廳上沉默片刻，便有數十人念了起來：“咱們奉許教主號令，忠心不貳。”有些聲音堅決，有些顯得遲疑，頗為參差不齊。

　　青龍使走得兩步，咳嗽一聲，身子晃幾下，他受傷極重，但勉強掙扎，說什麼要先殺了洪教主。

　　洪夫人忽然格格一笑，說道：“青龍使，你沒力氣了，你腿上半點力氣也沒了，你胸口鮮血涌了出來，快流光啦。你不成啦。坐下罷，疲倦得很，坐下罷，對了坐下休息一會。你放下長劍，待會兒坐到我身邊來，讓我治好你的傷。對啦，坐倒罷，放下長劍。”越說聲音越是溫柔嬌媚。

　　青龍使又走得幾步，終于慢慢坐倒，錚的一聲，長劍脫手落地。

　　黃龍使眼見青龍使再也無力站起，大聲道：“許雪亭，你這奸賊痴心妄想，他媽的要做教主，你撒泡尿自己照照，這副德性像不像。”

　　赤龍使無根道人喝道：“殷錦，你這卑鄙無恥的小人，見風使舵，東搖西擺。老道手腳一活，第一個便宰了你。”

　　黃龍使殷錦道：“你狠什麼，我……我……”欲等還口，見青龍使許雪亭搖搖晃晃地又待站起，眼見這場爭斗不知鹿死誰手，又住了口。

　　一進廳上數百人的目光，都注視在許雪亭身上。

　　洪夫人柔聲道：“許大哥，你倦得很了，還是坐下來罷。你瞧著我，我唱個小曲給你聽。你好好歇一歇，以後我天天唱小曲兒給你聽。你瞧我生得好不好看？”

　　許雪亭唔唔連聲，說道：“你……你好看得很……不過我……我不敢多看……”說著又即坐倒，這一次再也站不起來，但心中雪亮，自己只要一坐不起，殺不了教主，數百人中以教主功力最深厚，身上所中之毒定是他最先解去，那麼一眾老人人人無幸，盡數遭他毒手，說道：“陸……陸先生，我動不了啦，你給想……想……想個法子。”

　　陸先生道：“韋公子，這教主十分狠毒，等會他身上所中的毒消解，便將大伙兒殺死，連你也活不成。你快去將教主和夫人殺了。”

　　這幾句話他就是不說，韋小寶也早明白，當下拾起一柄劍，慢慢向教主走去。

　　陸先生又道：“這洪夫人狐□精，盡會騙人，你別瞧她的臉，不可望她的眼睛。”

　　韋小寶道：“是！”挺劍走上幾步。

　　洪夫人柔聲道：“小兄弟，你說我生得美不美？”聲音中充滿了銷魂蝕骨之意。韋小寶心中一動，轉頭便欲向她瞧去。胖頭陀大喝一聲：“害人精，看不得！”韋小寶一凜，緊緊閉住了眼睛。洪夫人輕笑道：“小兄弟，你瞧啊，向著我，睜開了眼。你瞧，我眼珠子里有你的影子。”

　　韋小寶一睜眼，見到洪夫人眼波盈盈，全是笑意，不由得心中大□，隨即舉劍當胸，向著洪教主走去，心道：“你這樣的美人兒，我真舍不得殺，你的老公卻非殺不可。”

　　忽然左側有個清脆的聲音說道：“韋大哥，殺不得！”

　　這聲音極熟，韋小寶心頭一震，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一名紅衣少女躺在地下，秀眉俊目，正是小郡主沐劍屏。他大吃一驚，萬想不到竟會在此和她相遇，至于她身穿赤龍門少女的紅衣，反不覺如何驚奇了，忙俯身將她扶起，問道：“你怎麼會在這里？”

　　沐劍屏不答他的問話，只道：“你……你千萬殺不得教主。”韋小寶奇道：“你投了神龍教？怎……怎麼會？”沐劍屏全身軟得便如沒了骨頭，將頭靠在他肩頭，一張小口剛好湊在他耳邊，低聲道：“你如殺了教主和夫人，我就活不成了。那老頭子恨死了我們，非盡數殺了我們這些少年人不可。”韋小寶道：“我要他們不來害你們，他們會答允的。”沐劍屏急道：“不，不，教主給我們服了毒藥，旁人解不來的。”

　　韋小寶和她重逢，本已十分歡喜，何況懷中溫香軟玉，耳邊柔聲細語，自是難以拒卻，又想她又給教主逼服了毒藥，旁人解救不得，那麼殺了教主，便是害死懷中這個小美人兒，此事萬萬不可，只一件事為難，低聲道：“我如不殺教主，教主身上毒藥性去了之後，就要殺死我了。”他將沐劍屏緊緊抱住，這句話就在她耳邊而說。

　　沐劍屏道：“你救了教主和夫人，他們怎麼會殺了你？”

　　韋小寶心想不錯，洪夫人這樣千嬌百媚，無論如何是殺不下手的，眼前正是建立大功的機會，只是胖頭陀，陸先生，無根道人這幾個，不免要給教主殺了。那無根道人十分豪傑，殺了他未免可惜。最好是既不殺教主和夫人，也保全了胖頭陀等人性命，便道：“正是！好老婆。就算教主要殺我，我也非救你不可。”說著在她左頰上親了一吻。

　　沐劍屏大羞，滿臉通紅，眼光中露出喜色，低聲道：“你立了大功，又是小孩子，教主怎會殺你？”

　　韋小寶將沐劍屏輕輕放在地下，轉頭說道：“陸先生，教主是殺不得的，夫人也殺不得的。石碑上刻了字，說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壽與天齊，我怎敢害他們性命？他二位老人神通廣大，就是要害，也害不死的。”

　　陸先生大急，叫道：“碑文是假的，怎作得數？別胡思亂想了，快快將他二人殺了，否則大伙兒死無葬身之地。”

　　韋小寶連連搖頭，說道：“陸先生，你不可說這等犯上作亂的言語。你有沒有解藥？咱們快解了教主和夫人身上的毒。”

　　洪夫人柔聲說道：“對啦，小兄弟，你當真見識高超。上天派了你這樣一位少年英雄下凡，前來輔佐教主。神龍教有了你這樣一位少年英雄，真是大家的福氣。”這幾句說得似乎出自肺腑，充滿了驚奇贊歎之意。

　　韋小寶聽在耳里，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笑道：“夫人，我不是神龍教的人。”

　　洪夫人道：“那再容易也沒有了。你現下即刻入教，我就是你的接引人。教主，這位小兄弟為本教立了如此大功，咱們派他個什麼職司才是？”

　　教主道：“白龍門掌門使鐘志靈叛教伏法，咱們升這少年為白龍使。”

　　洪夫人笑道：“好極了。小兄弟，本教以教主為首，下面就是青、黃、赤、白、黑五龍使。像你這樣一入教就做五龍使，那真是從所未有之事。足見教主對你倚重之深。小兄弟，你姓韋，我們是知道的，你的大號叫做什麼？”

　　韋小寶道：“我叫韋小寶，江湖上有個外號，叫做『小白龍』。”他想起了茅十八給他杜撰了個外號，覺得若無外號，不夠威風，想不到竟與今日之事不謀而合。

　　洪夫人喜道：“你瞧，你瞧！這是老天爺的安排，否則哪有這樣巧法。教主金口，一言既出，決夫反悔。”

　　陸先生大急，說道：“韋公子，你別上他們的當。就算你當了白龍使，他們一不喜歡，若要殺你，還不是易如反掌？白龍使鐘志靈便是眼前的榜樣。你快去殺了教主和夫人，大家奉你為神龍教的教主便了。”

　　此言一出，眾人皆是一驚。胖頭陀、許雪亭、無根道人等都覺這話太過匪夷所思，但轉念一想，若不奉他為教主，教中再無比白龍使更高的職位，眼前情勢惡劣之極，眾人性命懸于其手，也只有這樣，才能誘得他去殺了教主和夫人，只消渡過難關，諒這小小孩童就算真的當了教主，也逃不過眾人的掌握。當下眾人齊道：“對，對，我們齊奉韋公子為神龍教教主，大伙兒對你忠心不貳。”

　　韋小寶心中一動，斜眼向洪夫人瞧去，只見她半坐半臥的靠在竹椅上，全身猶似沒了骨頭一般，胸口微微起伏，雙頰紅暈，眼波欲流，心想：“做教主沒什麼好玩，這個教主夫人可真美得要命。我如做了教主，你這教主夫人可還做不做哪？”

　　但這念頭只在腦海中一晃而過，隨即明白：“這些人個個武功高強，身毒性一解，我又怎管他們得了？這是過橋抽板。”過橋抽板的事，他在天地會青木堂中早已有過經歷，天地會的兄弟都是英雄好漢，過了橋之後不忙抽板，這些神龍教的家伙，豈有不大抽特抽、抽個不亦樂乎的？教主夫人雖美，畢竟自己的小命更美，當下伸了伸舌頭，笑道：“教主我是當不來的，你們說這種話，沒的折了我的福份，而且有點兒大逆不道。這樣罷，教主、夫人，大家言歸于好，今日的帳，雙方都不算。陸先生、青龍使他們冒犯了教主，請教主寬宏大量，不處他們的罪。陸先生，你取出解藥來，大家服了，和和氣氣，豈不是好？”

　　洪教主不等陸先生開口，立即說道：“好，就是這麼辦。白龍使勸我們和衷共濟，不咎既往，本座嘉納忠言，今日廳上一切犯上作亂之行，本座一概寬赫，不再追究。”

　　韋小寶喜道：“青龍使，教主答應了，那不是好得很嗎？”

　　陸先生眼見韋小寶無論如何是不去殺教主了，長歎一聲，說道：“既是如此，教主、夫人，你們兩位請立下一個誓來。”

　　洪夫人道：“我蘇荃決不追究今日之事，若違此言，教我身入龍潭，為萬蛇所噬。”

　　洪教主低沉著聲音道：“神龍教教主洪安通，日後如向各位老兄弟清算今日之事，洪某身入龍潭，為萬蛇所噬，□骨無存。”

　　“身入龍潭，為萬蛇所噬”，那是神龍教中最重的刑罰，教主和夫人當人立此重誓，雖為勢迫，卻也是決計不能反口的了。陸先生道：“青龍使，你意下如何？”許雪亭奄奄一息，道：“我……我反正活不成了。”陸先生又道：“無根道長，你以為怎樣？”

　　無根道人大聲道：“就是這樣。洪教主原是我們老兄弟，他文才武功，胜旁人十倍，大伙兒本來擁他為主，原無二心。自從他娶了這位夫人後，性格大變，只愛提拔少年男女，將我們兄弟一個個的殘殺。青龍使這番發難，只求保命，別無他意。教主和夫人既當眾立誓，決不追究今日之事，不再肆意殺害兄弟，大家又何反他？再說，神龍教原也少不得這位教主。”

　　一群少年男女縱聲高呼：“教主永享仙福，壽與天齊。”

　　陸先生道：“韋公子，你沒喝雄黃藥酒，不中百花腹蛇膏之毒，致成今日之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解此毒，甚是容易，你到外面去舀些冷水，喂了各人服下即可。”

　　韋小寶笑道：“這毒原來如此易解。”走到廳外，卻找不到冷水，繞到廳後，見一排放著二十余只七石缸，都裝滿了清水，原來是防竹廳失火之用，當下滿滿提一桶清水，回到廳中，先舀一瓢喂給教主喝下，其次喂給夫人。第三瓢卻喂給無根道人，說道：“道長，你是英雄好漢。”第四、第四瓢喂了胖頭陀和陸先生，第六瓢喂給沐劍屏。

　　各人飲了冷水，便即嘔吐，慢慢手腳可以移動。韋小寶又喂數人後，陸先生已可起立行走，過去扶起青龍使許雪亭，為他止血治傷。胖頭陀等分別去提冷水，灌救親厚的兄弟。不久沐劍屏救了向名紅衣少女。一時大廳上嘔吐狼藉，臭不可聞。

　　洪夫人道：“大家回去休息，明日再聚會。”

　　洪教主道：“本座既不究既往，眾兄弟自伙之間，也不得因今日之事，互相爭吵尋仇，違者重罰。五龍少年不得對掌門使不敬，掌門使也不可借故處置本門少年。

　　眾人齊聲奉令，但疑忌憂慮，畢竟難以盡去。

　　洪夫人柔聲道：“白龍使，你跟我來。“韋小寶還不知她在呼喚自己，見她招手，這才想起自己做了神龍教的白龍使，便跟了過去。

　　教主和夫人并肩而行，出了大廳，已可行動的教眾都躬身行禮，高聲叫道：“教主永享仙福，壽與天齊。”

　　教主和夫人沿著一條青石板路，向廳左行去，穿過一大片竹林，到了一個平台之上。台上□著幾間大屋，十余名分穿五色衣衫的少年男女持劍前後把守，見到教主，一齊躬身行禮。洪夫人領韋小寶進了竹屋，向一名白衣少年道：“這位韋公子，是你們白龍門新任的掌門使，請他在東廂房休息，你們好好服待。”說著向韋小寶一笑，進了內堂。

　　幾名白衣少年轉身向韋小寶道：“屬下少年參見座使。”韋小寶在皇宮中做慣了首領太監，在天地會中又做慣了香主，旁人對他恭敬，已毫不在乎，只點了點頭。

　　幾名白衣少年引他進了東廂房，獻上茶來。雖說是廂房，卻也十分寬敞，陳設雅洁，桌上架上擺滿了金玉古玩，壁上懸著字畫，床上被褥華美，居然有點皇宮中的派頭。

　　幾名白衣少年見洪夫人言語神情之中，顯然對韋小寶極為看重，而教主這“仙福居”更是從無外人在此過宿，白龍使享此殊榮，地位更在其他四位之上了。這些少年在此守衛，不知適才大廳中的變故，但見韋小寶位尊得寵，一個個過來大獻殷勤。

　　當日下午，韋小寶向幾名白衣少年問了五龍門的各種規矩。原來神龍教下分五門，每一名統率數十名老兄弟，一百名少年，數百名尋常教眾。掌門使本來都是教中立有大功的高手宿將，但教主近來全力提拔新秀，往往二十歲左右之人，便得出掌僅次于掌門使的要職，韋小寶年紀雖小，卻也無人有絲毫詫异。

　　次晨洪教主和夫人又在大廳中召集會眾。各上臉上都有惴惴不安之色，教主雖已立誓不再追究，但他城府極深，誰也料不到他會有什麼厲害手段使出來。

　　教主和夫人升座。韋小寶排在五龍使班次的第四位，反在胖頭陀和陸先生之上。

　　洪教主問道：“青龍使傷勢怎樣？”陸先生躬身道：“啟稟教主，青龍使傷勢不輕，性命是否能保，眼下還是難說。”教主從懷中取出一個醉紅小瓷瓶，道：“這是三顆天王保命丹，你拿去給他服了。”說著也不見他揚手，那瓷瓶便向陸先生身前緩緩飛來。

　　陸先生忙伸手接住，伏地說道：“謝教主大恩。”他知這天王保命丹十分難得，是教主派遣部屬采集無數珍奇藥材煉制而成，其中的三百年老山人參、白熊膽、雪蓮等物，尤其難得，是教主大費心力所煉成的，前後也不過十來顆而已。許雪亭一服這三顆靈丹，性命當可無礙。

　　其餘老兄弟都躬身道謝，均想：“青龍使昨日對教主如此沖撞，更立心要害他性命，今日教主反賜珍藥，那麼他的的确确的不咎既往了。”無不大感欣慰。大廳中本來人人嚴加戒備，這時臉上都現笑容，不少人大吁長氣。

　　洪夫人笑道：“白龍使，聽說你在五台上見到一塊石碣，碣上刻有蝌蚪文字？”

　　韋小寶躬身道：“是！”

　　胖頭陀道：“啟稟教主、夫人，屬下拓得這碣文在此。”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打了開來，取出一張極大的拓片，懸在東邊牆上，拓片黑底白字，文字希奇古怪，無人能識。

　　洪夫人道：“白龍使，你若識得這些文字，便讀給大家聽聽。”

　　韋小寶應道：“是。”眼望拓文，大聲背誦陸先生所撰的那篇文字：“維大唐貞觀二年十月甲子……”慢慢的一路背下去，偶爾遺忘，便問：“嗯，這是個什麼字，倒也難認，是了，是個『魔』字。”背到“仙福永享，普天祟敬。壽與天齊，文武仁聖”，那四句時，將之改了一改，說是“仙福永享，連同夫人。壽與天齊，文武仁聖。”

　　這“連同夫人”四字，實在頗為粗俗，若教陸先生撰寫，必另有雅訓字眼，但韋小寶不通文理，哪里作得出什麼好文章來？不將四字改成五字，已十分難能可貴了。

　　洪夫人一聽到這四字，眉花眼笑，說道：“教主，碣文中果真有我的名字，倒不是白龍使胡亂捏造的。”

　　洪教主也十分高興，點頭笑道：“好，好！我們上邀天眷，創下這個神龍教來，原來大唐貞觀年間，上天已有預示。”

　　廳上教眾齊聲高呼：“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無根道人等老兄弟也自駭然，均想：“教主與夫人上應天象，那可冒犯不得。”

　　韋小寶最後將八部《四十二章經》的所在也都一一念了。洪夫人歎道：“聖賢豪傑，惠民救世，固然上天早有安排，便連吳三桂這等人，也都在老天爺的算中。教主，這八部寶經，份中應屬本教所有，遲早都會到我神龍教來。”教主捻須微笑，道：“夫人說得是。”

　　眾人又大叫：“壽與天齊，壽與天齊！”

　　待人聲稍靜，洪教主道：“現在開香堂，封韋小寶為本教白龍門掌門使之職。”

　　神龍教開香堂，和天地會的儀節又自不同。韋小寶見香案上放著五只黃金盤子，每只盤子中都盛著一條小蛇，共分青、黃、赤、白、黑五色。五條小蛇昂起了頭，舌頭一伸一伸，身子卻盤著一動。

　　韋小寶拜過五色“神龍”，向教主和夫人磕頭，接受無根道人等人道賀。洪夫人斟了三杯雄黃酒讓他飲下，笑道：“飲了此酒，島上神龍使都知道你是自己人，以後再也不會來咬你了。”教主賜了一串雄黃珠子，命他貼肉挂著，百毒不侵。跟著白龍門本門的執事和少年齊來參見掌門使。教主吩咐：“青龍掌門使因病休養，胖頭陀拓文有功，青龍門事務，暫由胖頭陀代理。待青龍使病愈，再行接掌。”胖頭陀躬身奉命。

　　教主又道：“五龍使和陸高軒六人，齊到後廳議事。”當即和夫人走下座來。廳上眾人高呼恭送，無根道人、韋小寶、胖頭陀、陸先生等都跟隨其後。韋小寶這時才知，原來陸先生的名字叫陸高軒。

　　那後廳便在大廳之後，廳堂不大，居中兩張竹椅，教主和夫人就座。下面設了五張矮凳，三位掌門使分別坐下，胖頭陀也坐了一張，說道：“白龍使請坐。”

　　韋小寶見陸先生沒有座位，微感遲疑。陸先生微笑道：“白龍使請坐，『潛龍堂』中，沒有我這等閒職教眾的座位。”韋小寶料想規矩如此，胖頭陀不是代理青龍使，那也是沒有座位的了，便即坐下。陸先生站在黑龍便下首。

　　突然之間，殷錦等四人都站起來，韋小寶不明所以，跟著站起，只聽殷錦和陸先生等五人齊聲念道：“教主寶訓……”韋小寶當即跟著念下去：“……時刻在心。制胜克敵，無事不成。”他尖銳的童音，雙比那五人更大聲了些。洪教主點了點頭，五人這才坐下。

　　洪教主道：“碣文所示，這八部《四十二章經》散處四方，可是黑龍使報稱，其中四部在皇宮之內，卻是何故？”黑龍使道：“想來這四部經書本在少林寺、沐王府等處，後來給韃子搶入了宮中。”教主沉吟不語，黑龍使臉上懼意漸濃。

　　洪教主轉向胖頭陀，問道：“你師兄有消息回報沒有？”

　　胖頭陀恭恭敬敬的道：“啟稟教主，瘦頭陀以前曾說，在鑲藍旗旗王府中，曾查到一些端倪，可是後來卻再也查不到什麼了。”

　　韋小寶心中一動：“鑲藍旗旗主府中？那不是陶姑姑的師父去過的地方嗎？原來胖頭陀還有個師兄，叫做瘦頭陀。”只聽洪教主道：“你說我吩咐他盡快追查，不得懶散。”胖頭陀連聲答應。

　　過了一會，洪夫人微笑道：“黑龍使派人去皇宮取經，据他自己說，已經竭盡全力，可是至今一部經書也沒取來。這件事，咱們恐怕另得派一個福份大些的人去辦了。”

　　黃龍使殷錦忙道：“夫人高見。取經之事，想來和福份大小，干系極大。黑龍使也不是不努力，不肯替教主立功，可是始終阻難重重，多半是福氣不夠，因此寶經難以到手。”洪夫人微笑道：“依你之見，誰的福份夠呢？”殷錦道：“本教福氣最大的，自然是教主他老人家，其次是夫人。不過總不能勞動兩位大駕親自出馬。更其次福份最大的，首推白龍使。他識得碣文，又立下大功，印堂隱隱透出紅光，福份之大，教主屬下無人能出其右。”

　　教主捻須微笑，道：“但他小小孩童，能擔當這件大任麼？”

　　白龍使一職，在神龍教雖然甚尊，在韋小寶心里，卻半點份量也沒有，他既陷身島上，只好隨遇而安，瞧著閉月羞花的洪夫人，自是過癮之極，但瞧多了，如給教主發覺自己色迷迷的神色，難免有殺身之禍，還是盡速回北京為妙，聽教主這麼說，正是脫身的良機，便道：“教主，夫人，承蒙提拔，屬下十分感激，我本事是沒有的，但托了兩位大福氣，混時皇宮中去偷這四部經書，倒也有成功的指望。”

　　洪教主點了點頭。洪夫人喜道：“你肯自告奮勇，足見對教主忠心。我知你聰明伶俐，福份又大，恐怕正是上天派來給教主辦成這件大事的。”

　　洪教主緩緩道：“据黑龍使稟報，他派在皇宮中的部屬傳出消息，小皇帝手下有個小太監，叫做什麼小桂子的……”韋小寶大吃一驚：“拆穿西洋鏡，那可糟糕之極！”聽教主續道：“……小皇帝派了他去五台山，意欲不利于我教。我們接連派了幾批人手出去，要擒他來審問，章老三找他不到，胖頭陀也不成功，不料小桂子沒找到，卻遇上了你。”

　　殷錦聽教主語氣稍頓，說道：“那是教主洪福齊天！”

　　洪教主向他微微點了點頭，續道：“白龍使，你到得宮中，這小桂子的事，可得細細查一查，皇帝派他去五台山，到底有什麼圖謀。”

　　韋小寶已嚇出了一身冷汗忙道：“是，是。”心下十分歡喜，聽教主口氣，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宮了；向胖頭陀瞧了一眼，心道：“你不泄漏我的秘密，算你是好人。”

　　洪夫人道：“那八部《四十二章經》之人，据說藏有強身保命，延年益壽的大秘密。想我們教主既然上蒙天眷，許以永享仙福，壽與天齊，這八部經書，遲早自會落入教主手中。白龍使，你再去為教主立一大功，將這八部經書取來，教主自然另有封賞。”

　　韋小寶站了起來，躬身說道：“屬下粉身碎骨，也難報教主與夫人的大恩，自當盡忠報國，馬革裹□。”這“盡忠報國，馬革裹□”八個字，是他從說書先生那里學來的，每逢大將出征，君王勉勵，大將就慷慨激昂，說了這八個字出來，他依樣葫蘆，用在此處，未免有點不倫不類。

　　洪夫人一笑，說道：“你效忠教主，那就好得很了。你去北京，要哪幾個人相助，可隨便挑選。”韋小寶心想：“我自救脫身，教中有人跟了去，縛手縛腳。”說道：“人多了恐怕泄漏機密，啊，是了，赤龍使座下的少女，屬下想挑一兩人去，讓她們喬裝宮女，在宮里行事較為方便。”他想到了沐劍屏，要將她帶去。

　　無根道人道：“這些小姑娘只怕沒什麼用，只要教主和夫人允准，你隨便挑選就是。”韋小寶道：“多謝道長。”

　　陸高軒道：“啟稟教主、夫人，屬下昨日犯了重罪，深謝教主不殺之恩……”

　　洪教主揮一揮手，皺眉道：“昨日之事，大家不得記在心上，今後誰也不許再提。”

　　陸高軒道：“是，多謝教主。屬下想跟隨白龍使同去，托賴教主與夫人洪福，或能為教主立些微功，稍表屬下感激之誠。”洪教主點頭道：“陸高軒智謀深沉，武功高強，筆下更十分來得，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穩。很好，很好，你跟隨白龍使同去便了。”陸高軒尋思：“他說『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穩』，杜撰碣文之事，他早就心中雪亮。”

　　胖頭陀說道：“啟稟教主、夫人，屬下也愿隨同白龍使去北京為教主辦事。”教主點了點頭，見黃龍使也欲自告奮勇，說道：“人數多了，只怕泄漏行藏，就是你們兩個同去。一切行止，全聽白龍使的號令，不得有違。”陸高軒和胖頭陀躬身說道：“屬下遵命。”

　　洪夫人從懷中取出一條小龍，五色斑讕，是青銅、黃金、赤銅、白銀、黑鐵鑄成，說道：“白龍使，這是教主的五龍令，暫且交你執掌。教下數萬教眾，見此令如親見教主。為了干辦大事，付你生殺大權。立功之後，將令繳回。”

　　韋小寶應道：“是。”雙手恭恭敬敬的接過，心下發愁：“我只盼一回　北京，再也不去理他什麼神龍教、惡虎教。拿了他這個『五龍令』，從此麻煩可多得緊了。”

　　洪夫人道：“白龍使與陸高軒、胖頭陀暫留，余人退去。”

　　無根道人和黑龍使、黃龍使三人行禮退出。

　　洪教主從身邊取出一個黑色瓷瓶，倒了三顆朱紅色的藥丸出來，說道：“三人奮勇赴北京干事，本座甚是嘉許，各賜『豹胎易筋丸『一枚』。”

　　胖頭陀和陸高軒臉上登時現出又是喜歡、又是驚懼的神色，屈右膝謝賜，接過藥丸，吞入肚中。韋小寶依樣葫蘆，跟著照做，接過“豹胎易筋丸”，當即吞服，過不多時，便覺腹中有股熱烘烘的氣息升將上來，緩緩隨著血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說不出的舒服。

　　洪夫人道：“白龍使暫留，余人退去。”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退了出去。

　　洪夫人微笑道：“白龍使，你使什麼兵刃？”韋小寶道：“屬下武藝低微，沒學過什麼兵器，只有一把匕首防身。”洪夫人道：“給我瞧瞧。”韋小寶從靴中拔出匕首，倒轉劍柄，雙手呈上。洪夫人接過一看，贊道：“好匕首！”拔下一根頭發，放開了手，那根頭發緩緩落上刃鋒，斷為兩截。教主贊了聲：“好！”

　　韋小寶為人別的沒什麼長處，于錢財器物卻看得極輕，眼見洪夫人對這匕首十分歡喜，心想要拍馬屁，就須拍個十足，說道：“這柄匕首，屬下獻給夫人。常言道得好：胭脂、寶劍、都要……都要獻給佳人。天下的佳人，再也沒有佳過夫人的了。”他曾聽說書先生說過多次，什麼“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畢竟這兩句話太難，不易記得清楚。

　　洪夫人格格嬌笑，說道：“好孩子，你對我們忠心，可不是空口說白話，我沒什麼好東西給你，怎能要孩子的物事？你這番心意，我可多謝了。來，我傳你三招防身保命的招式，叫做『美人三招『，你記住了。”

　　她走下座來，取出一塊手帕，將匕首縛在自己右足小腿外側，笑道：“教主，勞你的大駕，演一下武功。”洪教主笑嘻嘻的緩步走近，突然左手一伸，抓住了夫人後領，將她身子提在半空。

　　這一下實在太快，韋小寶吃了一驚，“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洪夫人身子微曲，纖腰輕扭，右足反踢，向教主小腹去。教置瘁縮相避，洪夫人順勢反過身來，左手摟住教主的頭頸，右手竟已握住了匕首，劍尖對准了教置瘁心，笑道：“這是第一招，叫做『貴妃回眸』，你記住了。”

　　這幾下干淨利落，韋小寶看得心曠神怡，大聲喝彩，叫道：“妙極！”心想：“那日我給胖頭陀抓著提起，半點法子也沒有，倘若早學了這招，一劍已刺死了他。”

　　教主將夫人身子輕輕橫放在地。洪夫人又將匕首插入小腿之側，翻身臥倒。教主伸出右足，虛踏她後腰，手中假裝持刀架住她頭頸，笑道：“投不投降？”

　　韋小寶心想：“到這地步，又有什麼法子？自然大叫投降了。”

　　驀見夫人腦袋向著她自己胸口鑽落，敵人架頸中的一刀自然落空，她順勢在地下一個筋斗在教主胯下鑽過，握著匕首的右手成拳，輕輕一拳擊在教置瘁心，只是劍尖向上。倘若當真對敵，這一劍自然插入了敵人背心。韋小寶又大叫一聲：“好！”

　　教主待她插回匕首後，將她雙手剪，左手拿住她雙手手腕，右手虛執兵器，架在她的膚光白膩頭頸之中，笑道：“這一次你總逃不了啦。”夫人笑道：“看仔細了！”右足向前輕踢，白光閃動，那匕首割斷她縛住的手帕，脫了出來。她右足順勢一勾，在匕首柄上一點，那匕首陡向她□喉疾射過去。

　　韋小寶驚叫：“小心！”只見她身子向下一縮，那匕首急射教主胸口。教主放開她手，仰天一個鐵板橋，扑的一聲，匕首在他胸口掠過，直插入身後的竹牆，直沒至柄。

　　洪夫人勾腳倒踢匕首，韋小寶已然嚇了一跳，待見那匕首射向她□喉，她在間容發之際避開，匕首又射向教主胸口，這一下勢在必中，教主竟又避開。這幾下險到了極處的奇變，只瞧得他目瞪口呆，心驚膽戰，喉頭那一個“好”字，竟叫不出來。

　　洪夫人笑問：“怎樣？”

　　韋小寶伸手抓住椅背，似欲跌倒：“可嚇死我了。”

　　洪教主洪安通和夫人見他臉色蒼白，嚇得厲害，聽了他這句話，那比之一千句，一萬句頌揚更是歡喜。他二人武功高強，多一個孩子的稱贊亦不足喜，但他如此擔心，足見對二人之忠。洪夫人明知故問：“匕首又不是向你射來，怕什麼了？”韋小寶道：“我怕……怕傷了夫人和……教主。”洪夫人笑道：“傻孩子，哪有這麼容易便傷到教主了？這一招叫做『飛燕回翔』，挺不易練。教主神功蓋世，就算他事先不知，這一招也傷他不著。但世上除了教主之外，能夠躲得過這出其不意一擊的，恐怕也沒幾個。”

　　當下將這“美人三招”的練法細細說給他聽，雖說只是三招，可是全身四肢，無一處沒有關聯，如何拔劍，如何低頭，快慢部位，勁頭准頭，皆須拿捏得恰到好處。那第二招臥地轉身，叫做“小怜橫陳”。洪夫人又道：“這『美人三招』，用的都是古代美人的名字，男人學了，未免有些不雅，好在你是孩子，也不打緊。”

　　韋小寶一招一式的跟著學，洪夫人細心糾正，直教了一個多時辰，才算教會了，但真要能使，自非再要長期苦練不可，尤其第三招“飛燕回翔”，稍有錯失，便殺了自己。洪夫人教他去打造一柄鈍頭的鉛劍，大小重量須和匕首一模一樣，以作練習之用。

　　洪安通在教眾之前，威嚴端重，不苟言笑，但此時一直陪著夫人教招，笑嘻嘻的在旁瞧著，竟然極有耐心，待夫人教畢，說道：“夫人的『美人三招』自是十分厲害，只不過中者必死。我來教你『英雄三招』，旨在降服敵人，死活由已。”

　　韋小寶大喜，跪了下來，道：“叩謝教主。”

　　洪夫人笑道：“我可人沒聽說你有『英雄三招』，原來你留了教好你徒弟，卻不教我。”洪安通笑道：“這是剛才瞧了你的美人三招，臨時想出來的，現制現賣，也不知成不成。你給我指點指點。”洪夫人橫了他一眼，媚笑道：“啊喲，我們大教主取笑人啦。”洪安通道：“自來英雄難過美人關，英雄三招，當然敵不過美人三招。”洪夫人又是一陣媚笑，嬌聲道：“在孩子面前，也跟我說這此風話。”洪安能自覺有些失態，咳嗽一聲，莊容說道：“白龍使年紀小，與人動手，極易給人抓住後頸，一把提起。夫人，你就將我當作是白龍使好了。”洪夫人笑道：“你可不能弄痛人家。”洪安通道：“這個自然。”

　　洪夫人左手伸出，抓住他身子提了起來。洪安通身材魁梧，看來總有一百七八十斤。洪夫人嬌怯的模樣，居然毫不費力的一把便將他提起。

　　洪安通道：“看仔細了！”左手慢慢反轉，在夫人左腋底搔了一把。洪夫人格格一笑，身子軟了下來。洪安通左手拿住好腋下，右手慢慢回轉，抓住她領口，緩緩舉起好身子，過了自己頭頂，輕輕往外摔出。洪夫人身子一著地，便趟了出去，如在水面滑溜飄行。

　　洪夫人笑聲不停，身子停住後，仍斜臥地下，并不站起。適才洪安能搔她腋底，反手擒拿，拋擲過頂，每一下都使得極慢，韋小寶看得清清楚楚，見他姿式优美，說不出的好看，行動雖慢，仍是節拍爽利，指搔掌握，落點奇准，比之洪夫人的出手迅速，顯然又更難了幾倍。洪夫人笑道：“你胳肢人家，那是什麼英雄了。”說著慢慢站起。

　　洪安通微笑道：“這招在真正英雄好漢手中，自然不會來搔你□。可是白龍使倘若給敵人提起，定是頸下『大椎穴』給一把抓住，那是手足三陽督脈之會，全身使不出力道，只好去輕搔敵人腋底『極泉穴』，這穴屬手少陽心經，敵人非松手不可。白龍使有了力氣，便能甩敵過頂，一摔之際，同時拿閉了敵人肘後『小海穴』和腋下『極泉穴』，將他摔在地下。他已然動彈不得。”韋小寶拍手笑道：“這一招果然妙極。”洪安通道：“你熟練之後，出招自是越快越好。”

　　他跟著俯伏地下，洪夫人伸足重重踏住了他後腰，右手取過倚在門邊的門閂，架在他頸中，嬌聲笑道：“你投不投降？”洪安通笑道：“我早就投降了！我向你磕頭。”雙腿一縮，似欲跪拜，右臂卻慢慢橫掠而出，碰到門閂，喀喇一聲響，門閂竟爾斷折。

　　韋小寶嚇了一跳，他手臂倘若急速揮出，以他武功，擊斷門閂并不希奇，但如此緩緩的和門閂一碰，居然也將門閂震斷，卻大出意料之外。

　　洪安通道：“你縮腿假裝向人叩頭，乘勢取出匕首。你手上雖沒我的內力，但你的匕首鋒利异常，敵人任何兵器都可一削而斷。”他口解說，突然間一個筋斗向洪夫人胯下鑽去。

　　韋小寶一怔，以想他以教主之尊，怎地從女人胯下鑽過？雖然是他的妻子，似乎總有不妥。哪知洪安通并非真正的鑽過，只一作勢，左手抓住夫人右腳足踝，右手虛點她小腹，道：“這是削鐵如泥的匕首，敵人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掙扎。”說著慢慢站起。

　　洪夫人頭下腳上，給他倒提起來，笑道：“快放手，成什麼樣子。”

　　洪安通哈哈大笑，右手摟住她腰，放直她身子，說道：“白龍使，你身材矮小，不能倒提敵人，那麼抓住他足踝一拖，就算拖他不起，匕首指住他小腹，敵人也只好投降。那時你便得在他胸口『神藏』『神封』『步廊』等要穴踢上幾腳，防他反擊。”

　　韋小寶大喜，道：“是，是！這幾腳是非踢不可的。”

　　洪安通雙手反負背後，讓夫人拿住，洪夫人拿著半截門閂，架在他頸中。洪安通笑道：“敵人拿住我雙手，自然扣住我手腕脈門，教我手上無力，難以反擊，當此情景，本來只好用腳……”他話未說完，洪夫人“啊”的一聲，笑著放手，跳了開去，滿臉通紅，道：“不能教孩子使這種下流招數。”

　　洪安通笑道：“『撩陰腿』哪里是下流招數了？”正色說道：“下陰是人身要害，中者立斃，即使名門大派的拳腳之中，也往往有『撩陰腿』這一招，少林派有，武當派也有，不足為奇。不過敵人在你背後，你雙手被制，頸中架刀，只好使『反撩陰腿』。”說到這里，頓了頓，又道：“但敵人也必早防你這一著，見你腿動，多半一刀先將你小腦袋吹也下來。因此撩陰反踢這招便用不著。”

　　他這時雙臂反在背後，給洪夫人抓住了手腕，突然雙手十指彎起，各成半球之形，身子向後一撞，十指便抓向洪夫人胸部。

　　洪夫人向後急縮，放脫了他手腕，啐道：“這又是什麼英雄招式了？”

　　洪安通微微一笑，道：“人身胸口『乳中』『乳根』兩穴，不信論男女，都是致命大穴。白龍使，那人既能將你雙手反剪握住，武功自是不低，何況多半已拿住你手腕穴道，就算給你抓中了，本來也不要緊，但他一見你使出這等手勢，自然而然的會向後一縮，待得想起你手上使不出力道，已然遲了一步。夫人，你再來抓住我雙手。”

　　洪夫人走上兩步，輕輕在他反剪的手背上打了一記，然後伸左手握住他雙手手腕，上身後仰，不讓他手指碰到自己胸口。洪安通道：“看仔細了！”背脊後撞，十指向洪夫人胸口虛抓。洪夫人明知他這一抓是虛勢，還是縮身避讓。

　　洪安通突然一個倒翻筋斗，身子躍起，雙腿一分，已跨在她肩頭，同時雙手拇指按住她太陽穴，食指按眉，中指按眼，說道：“中指使力，戳瞎敵人眼睛，拇指使力，壓令敵人昏暈。但須防人反擊。”又是一個空筋斗倒翻出去，遠遠躍出丈余，右手在小腿邊一摸，裝作摸出匕首，匕尖向外，左掌斜舉，說道：“敵人的眼睛如給你這樣一下戳瞎了，再扑上來勢道定然厲害無比，須防他抱住了你牢牢不放。”

　　韋小寶見這一招甚為繁復，宛似馬戲班中小丑逗趣一般，可是閃避敵刃，制敵要害，的具顯效，歎道：“這一招真好，可就難練得緊了。”

　　洪夫人道：“教主，我這美人三招是師父所授，當年經過千錘百煉的改正。你這英雄三招卻是臨時興之所至，隨意創制，比之我的美人三招又更厲害得多。不是當面捧你，大宗師武學淵深，實在令人拜服。”

　　洪安通抱拳笑道：“夫人謬贊，可不敢當。”

　　昨日韋小寶在大廳之上，見他不言不笑，形若木偶，心下他很有點瞧不起，早就在想：“這樣一個呆木頭般的老家伙，大家何必對他怕成這個樣子？”此刻見到他的真實功夫，那才死心塌地的佩服，說道：“把教主師父功夫練的純熟，那不算希奇，教主心里要出什麼新招，就隨手使了出來，那才真是天下無敵了。”洪夫人問道：“為會麼天下無敵？”韋小寶道：“敵人本事再大，教主使幾下新招出去，他認也不認得，自然只好大叫投降。”

　　洪安通和夫人齊聲大笑，一個微微點頭，一個道：“說得不錯。”

　　洪夫人又道：“教主，我這美人三招有三個美人的名字，你這英雄三招如此厲害，也得有三位大英雄的名頭才是。”洪通微笑道：“好，我來想想，第一招是將敵人舉了起來，那是臨潼會伍子胥舉鼎，叫做『子胥舉鼎』。”洪夫人道：“好，伍子胥是大英雄。”洪安通道：“第二招將敵人倒提而起，那是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叫做『魯達拔柳』。”洪夫人道：“很好，魯智深是大英雄。你這第三招雖然巧妙，不過有點兒無賴浪子的味道，似乎不大英雄……“說到這里，格格嬌笑。”

　　洪安通笑道：“怎麼會不大英雄？叫個什麼招式好呢？嗯，我兩根食指扣住你眉毛，這叫做『張敞畫眉』。”洪夫人笑道：“張敞又不是英雄，給夫人畫眉，難道也算是英雄的一招？”洪安通笑道：“閨房之樂，有甚于畫眉者。你說給夫人畫眉不是英雄？”洪夫人紅暈雙頰，搖了搖頭。

　　韋小寶不知張敞是什麼古人，心想給老婆畫眉毛，非但不是英雄，簡直是個怕老婆的孱漢，他也不懂洪安通掉文，乃是在跟妻子調笑，說道：“教主，你這一招騎在敵人頭頸里，騎馬的英雄可多得很，關云長騎赤兔馬，秦叔寶騎黃驃馬。”

　　洪安通笑道：“對，不過關云長的赤兔馬本來是呂布的，秦瓊又將黃驃馬賣了，都不大貼切。有了，這一招是狄青降龍駒寶馬，叫做『狄青降龍』，他降服的那匹寶馬，本來是龍變的。”

　　洪夫人拍手笑道：“好極！狄青上陣戴個青銅鬼臉兒，只嚇得番邦兵將大呼小叫，落荒而逃，那自然是位大英雄。只不過咱們叫做神龍教……”洪教主微笑道：“不相干，就算是龍，也有給人收伏得服服帖帖的時候。”洪夫人“呸”的一聲，滿臉紅暈，眼中水汪汪地滿是媚態。

　　當下韋小寶又將“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一一試演，手法身法不對的，洪安通和夫人再加指點。這六招功夫甚是巧妙，韋小寶一時之間自難學會。洪教主說不用擔心，只消懂了練習的竅門，假以時日，自能純熟。等得教畢，已是中午時分了。

　　洪夫人堅決不收匕首，還了給韋小寶，說道：“你武功還沒練好，這次去為教主辦事，須得這等利器防身。”又道：“白龍使，本教之中，能得教主親自點拔功夫的，除我之外，便是你一個了。”韋小寶道：“那不知是屬下幾生修來的福氣。”洪夫人道：“你當忠心給教主辦事，以報答教主的恩德。”韋小寶道：“是。”洪夫人道：“你這就去罷，明天一早和胖頭陀，陸高軒他們乘船出發，不用再來告辭了。”

　　韋小寶答應了，向二人恭恭敬敬的行禮，轉身出門，走到門邊，回頭道：“夫人，如果我活到八十歲，那時教主和夫人再各教我三招，好不好？”

　　洪夫人微微一怔，隨即明白這里他善禱善頌，他現下不過十四五歲，到八十歲還有六十幾年，但教主和自己是壽與天齊，再活六十幾歲自是應有之義，嘻嘻一笑，說道：“我答應你了。你八十歲生日，教主和我再各傳你三招。等到你一百歲大壽，我們又各傳三招，叫做『老壽星三招』、『老婆婆三招』。”韋小寶道：“不，夫人那時仍跟今日一樣年輕美麗，多半你和教主更年輕了，傳我的是……是……『金童三招』，『玉女三招』。”

　　洪安通和夫人哈哈大笑。

　　胖頭陀和陸高軒兩人坐在廳外山石上等了甚久，始終不見韋小寶出廳，驚疑不定，不知有什麼變故，待見他笑容滿臉的出來，才放了心。兩人想問，又不敢問。

　　韋小寶道：“教主和夫人傳了我不少精妙的武功。”胖頭陀和陸高軒齊聲道：“恭喜白龍使。本教之中，除了夫人之外，從未有人得教主傳過一招半式。”韋小寶洋洋得意，道：“教主也這麼說。”陸高軒道：“白龍使得教主寵幸，實是本教創教以來，從所未有。”向胖頭它望了一眼，問韋小寶道：“教主和夫人可曾說起，何時賜給我們『豹胎易筋丸』的解藥。”韋小寶奇道：“這『豹胎易筋丸』還得有解藥嗎？難道……難道……這是毒藥？”陸高軒道：“也不能這麼說，咱們回家詳談。”向竹廳瞧了幾眼，臉上大有戒慎恐懼之色。

　　三人回到陸家，韋小寶見胖陸二人神色郁郁，心下起疑，問道：“這『豹胎易筋丸』是怎麼一回　事？到底是毒藥還是靈丹？”胖頭陀歎道：“是毒藥是靈丹，那也得走瞧呢！咱三人的性命，全在白龍使的掌握之中了。”韋小寶一驚，問道：“為什麼？”

　　胖頭陀向陸高軒瞧去，陸高軒點了點頭。胖頭陀道：“白龍使，人家客氣的，叫我胖尊者，不怎麼客氣的，叫我胖頭陀。可是我瘦得這般模樣，全然名不副實，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兒奇怪？”韋小寶道：“是啊。我早在奇怪，猜想人家跟著開玩笑，才這樣叫的，可是教主也叫你胖頭陀，他老人家可不會取笑你啊。”

　　胖頭陀歎了口長氣，道：“我服了豹胎易筋丸，這是第二次了，那真是死去活來，現在還常常做噩夢。我本來很矮很胖，胖頭陀三字，名不虛傳。”

　　韋小寶道：“啊，一服豹胎易筋丸，你就變得又高又瘦了？那好得很啊，你現在相貌堂堂，威武之極，從前是個矮胖子，一定不及現在神氣。”

　　胖頭陀苦笑，說道：“話是不錯，可是你想想，一個矮胖子，在三個月之內，身子忽然拉長了三尺，全身皮膚鮮血淋漓，這番滋味好不好受？若不是運氣好，終于回歸神龍島，教主又大發慈悲，給了解藥，我只怕還得再高兩尺。”

　　韋小寶不禁駭然，道：“咱們三人也服了這藥丸，我再高兩尺，還不打緊，你如再高兩尺，那……那可未免太高了。”

　　胖頭陀道：“這豹胎易筋丸藥效甚是靈奇，服下一年之內，能令人強身健體，但若一年滿期，不服解藥，其中猛烈之極的毒性發作出來。卻也不一定是拉高人的身子，我師哥瘦頭陀本來極高，卻忽然矮了下去，他本來極瘦，卻變得腫脹不堪，十足成了個大胖子。”

　　韋小寶笑道：“你胖尊者變瘦尊者，瘦尊者變胖尊者，兩人只消對掉名字，豈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胖頭陀臉上微有怒色，搖頭道：“不成的。”韋小寶道歉：“對不起，胖尊者，我說錯了，請勿見怪。”

　　胖頭陀道：“你執掌五龍令，我是下屬，就算打我罵我，我也不會反抗，何況這句話也不是有意損人。我和師兄二人脾氣性格，相貌聲音，全然大不相同，單是一胖一瘦換個名字，并不能讓胖尊才變瘦尊者，瘦尊者變胖尊者。”韋小寶點頭道：“原來如此。”

　　胖頭陀續道：“五年之前，教主派我和師哥去辦一件事。這件事十分棘手，等到辦成，已過期三天，立即上船回島，在船里藥性已經發作，苦楚難當。師哥脾氣暴躁，狂性大發，將船上桅□一腳踢斷了，這艘船例在大海中漂流，日子一天天過去，我越來越高，越來越瘦，他偏越來越矮，越來越胖。這豹胎易筋丸能將矮胖之人拉成瘦長，高瘦之人壓成矮胖，洪教主也當真神通廣大之至。這樣漂流了兩個多月，只道兩人再也難以活命。船上糧食吃完，我們將梢公水手一個個殺來吃，幸好僥天之幸，碰上了另一艘船，才得遇救，我們逼著那船立即駛來神龍島。教主見事情辦得妥當，我們又不是故意耽擱，便賜了解藥，我們這兩條性命才算撿了回來。”

　　韋小寶越聽越驚，轉頭向陸高軒瞧去，見他臉色鄭重，知道胖頭陀之言當非虛假，說道：“那麼我們在一年之內，定須取得八部《四十二章經》，回歸神龍島了？”

　　陸高軒道：“八部經書一齊取得，自是再好不過，但這談何容易？只要能取得一兩部，及時趕回，教主自然也會賜給解藥。”

　　韋小寶心想：“我手中已有六部，當真沒奈何時，便分一兩部給教主，又有何難？”當即放心，笑道：“這次倘若教主不賜解藥，說不定咱們小的變老，老的變小。我變成七八十歲的老公公，你們兩卻變成了小娃娃，那可有趣得緊。”

　　陸高軒身子一顫，道：“那……那也并非不能。”語氣之中，甚是恐懼，又道：“我潛心思索，這豹胎易筋丸半是以豹胎、鹿胎、紫河車、海狗腎等等大補大發的珍奇藥材制煉而成，藥性顯然是將原來身體上的特點反其道而行之。猜想教主當初制煉此藥，是為了返老還童，不過在別人身上一試，藥效卻不易隨心所欲，因此……因此……”

　　韋小寶道：“因此教主自己就不試服，卻用在屬下身上。”

　　陸高軒忙道：“這是我的猜想，決計作不得准。請白龍使今後千萬不可提起。”

　　韋小寶道：“兩位放心，包在我身上，教主定給解藥。兩位請坐，我去給方姑娘說幾句話。”他昨日見到了沐劍屏，急于要告知方怡。

　　陸高軒道：“洪夫人已傳了方姑娘去，說請白龍使放心，只要你盡心為教主辦事，方姑娘在島上只有好處。”韋小寶吃了一驚，道：“方……方姑娘不跟我們一起去？”陸高軒道：“洪夫人差人來傳了她去，有言留給內人，是這樣說的。還說赤龍門的那位沐劍屏沐姑娘也是一樣。”

　　韋小寶暗暗叫苦，他剛才跟無根道人說，要在赤龍門中挑選幾人同去，其意自然只在沐劍屏，哪知洪夫人早已料到，顫聲問道：“夫人……夫人是不放心我？”

　　陸高軒道：“這是本教的規矩，奉命出外替教主辦事，不能攜帶家眷。”韋小寶苦笑道：“這兩個姑娘不是我家眷。”陸高軒道：“那也差不多。”

　　韋小寶本來想到明日就可攜方沐二女离島，心下十分歡喜，霎時之間，不由得沒精打采，尋思：“教主和夫人果然厲害，豹胎易筋丸箍在我頭上還不夠，再加上我大小老婆的兩道箍子。”

　　次日清晨，韋小寶剛起身，只聽得號角聲響，不少人在門外叫道：“白龍門座下弟子，恭送掌門使出征，為教主忠心辦事。”跟著鼓樂絲竹響起。韋小形容詞搶出門去，只見門外排著三四百人，一色白衣，有老有少。眾人齊聲高呼：“掌門使旗開得胜，馬到成功！”其後有數十名青衣教衣，是來相送代掌門使胖頭陀的。

　　韋小寶自覺神氣，登時精神一振，帶同胖頭陀、陸高軒二人，便即上船。正在和前來適行的無根道人、張淡月、殷錦等人行禮作別，忽聽得馬蹄聲響，兩騎馬馳到船邊。馬上兩人都身穿白衣，竟是方怡和沐劍屏二女。韋小寶大喜，心中怦怦亂跳，尋思：“莫非夫人回心轉意，又放她們和我同去麼？”

　　方沐二人翻身下馬，走上幾步。方怡朗聲說道：“奉教主和夫人之命，前來相送白龍使出征。”韋小寶心一沉：“原來只是送行。”方怡又躬身道：“屬下方怡，沐劍屏，奉夫人之命自赤龍門調歸白龍門，齊奉白龍使號令。”

　　韋小寶一怔，隨即恍然大悟：“原來你……你早已日神龍教赤龍門的屬下，一路上裝腔作勢，只是奉教主之命，騙我上神龍島來。胖尊者硬請不成功，你就來軟請。”想到此節，只覺滿心不是味兒，本想和她二人說幾句親熱的話兒，卻也全無興致，忽然想起一事，對陸高軒道：“陸先生，服待我的那小丫頭雙兒，你去叫人放出來，我要帶同去。”陸高軒道：“這個……”韋小寶大怒喝道：“什麼這個那會的？快放？”

　　他厲聲一喝，陸高軒竟不敢違抗，應道：“是，是！”向船上隨從囑咐了幾句。那人一躍上岸，飛奔而去。

　　過不多時，便見兩乘馬迅速奔來，當先一匹馬上乘者身形纖小，正是雙兒。她不等勒定馬匹，叫道：“公子！”便從鞍上飛身而起，輕輕巧巧的落在船頭。在無根道人等大高手眼中，這手輕巧也不算如何了不起，只是見她年紀幼小，姿勢又甚美觀，都喝了聲彩。

　　初時韋小寶見坐船駛走，生怕雙兒落入奸人之手，常自擔心，她武功雖強，畢竟年紀幼小，人又溫柔斯文，不明世務，在海船上無處可走，必定吃虧，待見到方怡也是神龍教下弟子，猛然想起，自己坐到島上的那艘船自然也是教中之物。他見到雙兒，十分喜歡，拉住她手，但見她容色憔悴，雙眼紅腫，顯是哭過不少次數，忙問：“有人欺侮你嗎？”

　　雙兒道：“沒……沒有，我只是記挂著相公。他們……他們關了我起來。”韋小寶道：“好啦！咱們回去了。”雙兒道：“這里……毒蛇很多。”說著哇的一聲，又哭了出來。

　　韋小寶向方怡又望了一眼，想起她引自己走入林中，讓毒蛇咬噬，諸多做作，海船上種種甜言蜜語，全是假意，不由得甚是氣憤，向她狠狠白了一眼，道：“開船罷！”

　　船上水手拔錨起碇，岸上鞭炮聲大作，送行者齊聲說道：“恭祝白龍使旗開得胜，馬到成功，為教主立下大功！”

　　海船乘風揚帆，緩緩离島。岸上眾人大聲呼叫：“教主寶訓，時刻在心……”

　　韋小寶心想：“我若不知方姑娘已經入教，倒會時時刻刻記著她。這麼一來，倒也一無牽挂。”但想到方怡的柔情纏綿，心下不禁一片惆悵。又想：“她們兩個怎麼會入了神龍教，當真奇怪。是了，她們給章老三一伙人捉聞去，莊少奶說托人去救，定是救不出來，于是便給神龍救逼得入伙。小郡主服了教主的毒藥，方姑娘也當然也服了。嗯，方姑娘如不聽話，不來騙我上神龍島，她也得毒發身亡，那是無可奈何，倒也怪她不得。不過這小娘皮裝模作樣，騙老公不花本錢，不是好人！他媽的，神龍教到底是干什麼的？老子雖然作了白龍使，可就全然胡里胡塗。”想到這些事全因章老三而起，心道：“這老家伙不知是屬于什麼門，老子將來回到神龍島，將他調到白龍門來，每天打這老家伙三百板屁股。”又想：“章老三不知是不是在島上？他多半不敢稟報教主，說我就是小桂子，否則教主聽他說捉到了我這麼個大人物，轉手又即放了，非殺他的頭不可。他是老家伙，不是小白臉，教主和夫人本來就要殺了，犯了這樣的事，那還有不殺他媽的十七八次？對！胖頭陀不敢拆穿西洋鏡，章老三也不敢拆穿東洋鏡。只不過有一件事弄不明白，夫人喜歡小白臉，倒不奇怪，教主為什麼也喜歡？”

## 第二十一回　金剪無聲云委地　寶釵有夢燕依人

　　不一日，海船到達秦皇島，棄船登岸，到了北京。

　　韋小寶道：“我要想法子混進皇宮去，可不知哪一天方能得手，大伙兒須得找個安身之所。”當下陸高軒去租了一所住宅，是在宣武門頭發胡同，甚是清靜，一行人搬了進去。

　　安頓已畢，韋小寶獨自出來，到甜水井胡同天地會的落腳處去一看，見住客已換了個茶葉商，打著會中切口問了幾句，那人瞠目不知，顯是會中已搬了地址。再踱去天橋，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就算也給逼著入了神龍教，不在天橋，會中其餘兄弟高彥超、樊老本等或許可以撞上。哪知在天橋來回踱了幾轉，竟見不到一個。

　　當下來到西直門上次來京住過的客店，取出三兩銀子，拋在柜上，說要一間上房。掌柜見他出手闊綽，招呼得十分恭敬。韋小寶又取出五錢銀子，塞進店小二手里，仍要上次住的那間天字第三號上房，碰巧這房并無住客，店小二算是白賺了五錢銀子。韋小寶喝了杯茶，躺在炕上閉目關頭養神，聽得四下無聲，拔出匕首，撬開牆洞，順治皇帝交給他的那部經書好端端的便在洞里。他打開油布，檢視無誤，將磚塊塞回牆洞。胖頭陀已成自己下屬，不必再叫待衛來護送經書，于是把經書揣入懷中，徑向紫禁城走去。

　　走到宮外，守門侍衛見一個少年穿著平民服色，直向宮門走來，喝道：“小家伙，干什麼的？”韋小寶笑道：“你不認識我麼？我是宮里桂公公。”那侍衛向他仔細一看，認了出來，果真是皇上身邊的大紅人桂公公，忙滿臉堆笑，說道：“桂公公，你穿了這身衣服，嘻嘻。”韋小寶笑道：“皇上差我去辦一件緊事，趕著回話，來不及換衣服了。”那侍衛道：“是，是。桂公公紅光滿面，這趟差事定然順手得很，皇上定有大大賞賜。”

　　韋小寶回到自己住處，換了太監服色，將經書用塊舊布包了，徑到上書房來見皇帝。

　　康熙聽得小桂子求見，喜道：“快進來，快進來。”韋小寶快步走進，只見康熙站在內書房門口，喜孜孜的道：“他媽的，小桂子，快給我滾進來，怎麼去了這麼久？”這“他媽的”三字，他只在韋小寶面前才說，已憋得甚久。

　　韋小寶跪下磕頭，說道：“恭喜皇上，天大之喜！”

　　康熙一聽，便知父王果然尚在人間，心頭一陣激□，身子晃幾下，伸手扶住門框，說道：“進來慢慢的說。”胸口一酸，險此掉下淚來。

　　韋小寶走進內書房，回身將房門關上，上了門閂，在四周書架後巡視了一趟，不見另有侍候皇帝的太監，才低聲說道：“皇上，我在五台山上見到了老皇爺。”

　　康熙緊緊抓住他手，顫聲道：“父皇……果然在五台山出了家？他……他說什麼？”

　　韋小寶于是將在清涼寺中如何會見老皇爺，如何西藏的喇嘛意圖加害，自己如何奮勇救護，拚命保駕，如何幸得少林十八羅漢援手等情一一說了。這件事本已十分驚險，在他口中說來，另行加多了三分，自己的忠心英勇，那更是足尺加五。只聽得康熙手中捏了捏汗，連說：“好險，好險！”又道：“咱們即刻派一千名護衛上山，加意衛護。”

　　韋小寶搖頭道：“老皇爺多半不愿意。”于是又將順治的言語一一轉述。

　　康熙聽父親叫自己不用去五台山相會，又贊自己：“他是好皇帝，先想到朝廷大事，可不像我……”這幾句話，忍不住放聲哭了出來，說道：“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

　　韋小寶待他哭了一會，取出經書，雙手呈上，說道：“老皇爺要我對你說：『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不可強求，能給中原百姓造福，那是取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那麼咱們從哪里來，就回哪里去。』老皇爺又要我對你說：『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賦》四字，務須牢牢緊記。他能做到這四字，便是對我好，我便心中歡喜。”

　　康熙怔怔聽著，眼淚扑簌簌的流在包袱之上，雙手發抖，接了過去，打開所袱，見是一部《四十二章經》，翻了開來，第一頁寫著“永不加賦”四個大字，筆致圓柔，果是父親的手筆，嗚□道：“父皇訓示，孩兒決不敢忘。”

　　他定了定神，細細詢問順治身子是否安康，現下相貌如何，在清涼寺中是否清苦之極。韋小寶一一据實稟告。康熙一陣傷心，又大哭起來。

　　韋小寶靈機一動：“他媽的，我也陪他大哭一場，他給我的賞賜一定又多了許多，反正眼淚又不用錢買。”說哭便哭，抽噎了幾下，眼淚長流，嗚嗚□□的哭得凄慘之極。康熙雖然難忍，哭泣出聲，但自念不可太失身份，因此不住強自抑。韋小寶卻有意做作，竟然號啕大哭。這件本事，他當年在揚州之時，便已十分拿手，母親的毛竹板尚未打上屁股，他已哭的驚逃詔地，而且并非干號，而是貨真價實的淚水滾滾而下，旁人決計難辨偽。

　　康熙哭了一會，收淚問道：“我想念父皇，而哭泣，你卻比我哭得還傷心，那為什麼？”韋小寶道：“我見你哭得傷心，又想起老皇爺的溫和和慈愛，對我連聲稱贊，說我不顧性命的保駕，很喜歡我，心中更加難過了。”一面說，一面嗚□不止，又道：“若不是我知道你挂念，趕著回來向你稟報，真想留在五台山上服侍老皇爺，也免得擔心他給壞人欺侮。”

　　康熙道：“小桂子，你很好，我一定重重賞你。”

　　韋小寶眼淚還是不斷流下，抽抽噎噎的道：“皇上待我已經好得很，我也不要什麼賞賜了，只盼老皇爺平安，我們做奴才的就快活得很了。”他在神龍教走了這一遭，耳聽得人高呼“教主永享仙福，壽與天齊”，絲毫不以為恥，不免臉皮練得更厚，拍馬屁的功夫大有長進，但教討人歡喜，言語更夸張。

　　康熙信以為真，說道：“我也真擔心父皇沒人服待。你說那個行顛行尚莽莽撞撞，甚是粗笨，父皇身邊沒個得力的人，好教人放心不下。小桂子，難得父皇這樣喜歡你……”韋小寶聽到這里，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心里暗暗叫苦：“啊喲，啊喲！這次老子要倒大霉，老子吹牛吹得過了份。”只聽康熙續道：“……本來嘛，我身邊也少不了你。不過做兒子的孝順父親，手邊有什麼東西，總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年紀雖小，卻十分能干，對我父子忠盡耿耿……”韋小寶心中大叫：“乖乖龍的東，我的媽呀！你派老子去五台山陪老和尚，宁可叫我坐牢。”

　　果然聽得康熙說道：“這樣罷，你上五台山去，出家做了和尚，就在清涼寺中服侍我父皇……”韋小寶聽得局勢緊急，不但要陪老和尚，自己還得做小和尚，大事之不妙，無以復加，不等他說完，忙道：“服侍老皇爺是好得很，要我做和尚，這個……我可不干！”

　　康熙微微一笑，說道：“也不是要你永遠做和尚。只不過父皇既一心清修，你也做了和尚，服侍起來方便些。將來……將來……你要還俗，自也由得你。”言下之意，是說日後順治老，圓寂歸西，你不做和尚，誰也不會加以阻攔。

　　饒是韋小寶機變百出，這時卻也束手無策，他雖知小皇帝待自己甚好，但既出口差遣，倘若堅決不允，不但前功盡棄，說不定皇帝一翻臉，立即砍了自己腦袋，可不是好玩的，哭喪著臉，道：“我……我可又舍不得你……”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一次卻是半點不假，千真萬确，只不過并非為了忠君愛主之心，實在是不愿去當小和尚。

　　康熙大為感動，輕拍他的肩頭，溫言道：“這樣罷，你去做幾年和尚，服侍我父皇，然後我另行派人來，接替你回到我身邊，豈不是好？父皇不許我朝見，我卻是非出不可的。那時候你又可見到我了，也不用隔多久。小桂子，你乖乖的，聽我吩咐，將來我給你一個好官做。”眼見韋小寶哭個不住，安慰道：“你在廟里有空，說讀書識字，以便日後做官，做個大官。”

　　韋小寶心想：“將來做不做大官，管他媽的，眼前這個小和尚怕是做定了。”轉念一想：“我到得五台山上，胡說八道一番，哄得老皇你放我轉來，也非難事。只說小皇帝沒我服侍，吃不下飯，這次离開他一兩個月，便瘦了好幾斤，老皇爺愛惜兒子，定然命我回宮。”此計一生，便即慢慢收了哭聲，說道：“你差我去辦什麼事，原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別說去做和尚，就是烏龜王八蛋，那也做了。皇上放心，我一定盡心竭力，服侍老皇爺，讓他老人家身子康強，長命百歲……還有……永享仙福，壽與天齊。”

　　康熙大喜，笑道：“你出京幾個月，居然學問也長進了，成語用得不錯。怎地在五台山上耽了這麼久？不容易見到老皇爺，是不是？”

　　韋小寶心想神龍島之事，還是不說為妙，答道：“是啊，清涼寺的住持方丈，還有那位玉林法師，說什麼也不肯認廟里有老皇爺，我又不好點破，只得在山上一座座廟里轉來轉去的做法事，今天到顯靈寺去醮，明天又到佛光寺放□口。五台山幾千大和尚小和尚，我少說也識得了一千有零。若不是那些惡喇嘛羅皂老皇爺，只怕我今天還在布施僧衣齋飯呢。”康熙笑道：“你這下可破費不少哪！花了的銀子，都到內務府務領還罷。”他也不問數目，心想韋小寶立了大功，又肯去做小和尚，他愛開多少虛頭，盡可自便。

　　不料韋小寶道：“不瞞皇上說，上次你派我去抄鰲拜的家，奴才是很有點好處的。當時不好意思跟你稟報。這次去五台山，見到老皇爺，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訓，明白對皇上什麼壞事都不可做，于是把先前得的銀子，都布施在廟里了，也算是奴才幫皇上積些陰德，盼望菩薩保佑，老皇爺和皇上早日團圓。這筆錢本來是皇上的，不用再領了。”心想你父子早日團圓，我也可少做幾天小和尚；同時有了這番話，日後如果有人告發，說我抄鰲拜家時吞沒巨款，此刻也已有了伏筆：“我代你布施在五台山上啦，還追問什麼？”

　　康熙一聽，更是歡喜，連連點頭，問道：“五台山好不好玩？”

　　當下韋小寶說了些五台山上的風景。康熙聽得津津有味，說道：“小桂子，你先去，我不久就來。咱們總得想法子迎接父皇回宮，他老人家倘若一定不肯還俗復位，那麼在宮里清修，也是一樣。”韋小寶搖頭道：“那恐怕難得緊……”

　　忽聽得書房門外靴聲橐橐，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叫道：“皇帝哥哥，你怎麼還不來跟我比武？”說著砰砰幾聲，用力推門。康熙臉露微笑，道：“開了門。”

　　韋小寶心想：“這是誰？難道是建宁公主？”走到門邊，拔下門閂，打開房門。一個身穿大紅錦衣的少女一陣風般沖進來，說道：“皇帝哥哥，我等了你這麼久，你老是不來，怕了我啦，是不是？”韋小寶見這少女十五六歲年紀，一張瓜子臉兒，薄薄的嘴唇，眉目靈動，頗有英氣。

　　康熙笑道：“誰怕你啦？我看你連我徒兒也打不過，怎配跟我動手。”那少女奇道：“你收了徒兒，那是誰？”康熙左眼向韋小寶一眨，說道：“這是我的徒兒小桂子，他的武功是我一手所傳，快來參見師姑建宁公主。”

　　韋小寶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爺共生六女，五女夭殤，只有這位建宁公主長大，是皇太后親生。韋小寶極怕皇太后，平時極少行近慈宁宮，公主又不到皇帝的書房來，因此直至今日才得見到。他聽了康熙的話，知道是他兄弟鬧著玩，便即湊趣，笑嘻嘻的上前請安，說道：“師侄小桂子叩見師姑在人，師姑萬福金……”

　　建宁公主嘻嘻一笑，突然間飛起一腳，正中韋小寶下頦。這一腳踢來，事先竟沒半點征兆，韋小寶又屈了一腿，躬身在她足邊，卻哪里避得開？他一句話沒說完，下巴上突然給重重踢了一腳，下顎合上，登時咬住了舌頭，只痛得他“啊”的一聲，大叫來他，嘴巴開處，鮮血流了滿襟。

　　康熙驚道：“你……你……”建宁公主笑道：“皇帝哥哥，你的徒兒功夫膿包之極，我踢一腳試試他本事，他竟然避不開。我瞧你自己的武功，也不過如此了。”說著格格而笑。

　　韋小寶大怒，心中不知已罵了幾十句“臭小娘，爛小娘”，可是身在皇宮，公主究是主子，又怎敢罵出一個字來？

　　康熙慰問韋小寶：“怎麼？舌頭咬傷了？痛得厲害麼？”

　　韋小寶苦笑道：“還好，還好！”舌頭咬傷，話也說不清楚了。

　　建宁公主學著他口音，道：“還好，還好，性命丟了大半條！”又笑了起來，拉住康熙的手：“來，咱們比武去。”

　　先前皇太后教康熙武功，建宁公主看得有趣，纏著母親也教，皇太后點拔了一些。她見母親敷衍了事，遠不及教哥哥那樣用心，要強好胜，便去請宮在的侍衛教拳。東學幾招，西學幾式，練得兩三年下來，竟也小有成就。前幾日剛學了幾招擒拿手，和幾名侍衛試招，大家當然相讓，個個裝模作樣，給小公主摔得落花流水。她知眾侍衛哄她高興，反而不喜，便去約皇帝哥哥比武。康熙久不和韋小寶過招，手腳早已發□，御妹有約，正好打上一架。

　　兩人在小殿中動起手來。康熙半真半假，半讓半不讓，五場比試中贏了四場。建宁公主氣不過，又去要母親教招。皇太后重傷初愈，精神未復，將她攆了出來。她只得再找侍衛，又學了幾招擒拿手，約好了康熙這天再打。

　　不料韋小寶回宮，長談之下，康熙早將這場比武之約忘了。他得到父皇的确訊，悲喜交集，心神恍惚，哪里還有興致和妹子鬧玩，說道：“此刻我有要緊事情，沒空跟你玩，你再去練練罷，過幾天再比。”

　　建宁公主一雙彎彎的眉毛蹙了起來，說道：“咱們江湖上英雄比武，死約會不見不散，你不來赴約，豈不讓天下好漢恥笑于你？你不來比武，那就是認栽了。”這些江湖口吻，都是侍衛們教的。

　　康熙道：“好，算我栽了。建宁公主武功天下第一，拳打南山猛虎，足踢北海蛟龍。”

　　建宁公主笑道：“足踢北海毛虫！”飛起一腳，又向韋小寶踢來。

　　韋小寶側身閃避，她這一腳就踢了個空。她眼見皇帝今天是不肯跟自己比武了，侍衛們身材魁梧，倘若真打，自己定然打不過，這個小太監年紀高矮都和自己差不多，身手又甚靈活，正好拿來試試，說道：“好！你師父怕了我，不敢動手，你跟我來。”

　　康熙向來對這活潑伶俐的妹子很歡喜，不忍太掃她興，吩咐：“小桂子，你去陪公主玩玩，明日再來侍候。”

　　建宁公主突然叫道：“皇帝哥哥，看招！”握起兩個粉拳，“鐘鼓齊鳴”，向康熙雙太陽穴打去。康熙叫道：“來得好！”舉手一格，轉腕側身，變招“推窗望月”，在她背上輕輕一推。公主站立不定，向外跌了幾步。

　　韋小寶嗤的一聲笑。公主惱羞成怒，罵道：“死太監，笑什麼？”一伸手，抓住了他右耳，將他拖出書房。韋小寶若要抵擋閃避，公主原是抓他不住，但終究不敢無禮，只得任由她扭了出去。

　　建宁公主扭住他耳朵，直拉過一條長廊。書房外站著侍候的一大排侍衛，太監們見了，無不好笑，只是忌憚韋小寶的權勢，誰也不敢笑出聲來。

　　韋小寶道：“好啦，快放手，你要到哪里，我跟著你去便是。”

　　公主道：“你這橫行不法的大盜頭子，今日給我拿住了，豈可輕易放手？我先行點了你的穴道再說。”伸出食指，在他胸口和小腹重重戳了幾下。她不會點穴，這幾下自然是亂戳一氣。韋小寶大叫：“點中穴道啦！”一交坐倒，目瞪口呆，就此不動。

　　公主又驚又喜，輕輕踢了他一腳，韋小寶絲毫不動。公主喝道：“起來！”韋小寶仍是不動。公主還道自己誤打誤中，當真點中了他穴道：“我來給你解穴！”提足在他後腰一踢。韋小寶心道：“這臭小娘見解不開我的穴道，還要再踢。”當下“啊”的一聲，跳了起來，說道：“公主，你的點穴本領當真高明，只怕連皇上也不會。”公主道：“你這小太監奸滑得很，我幾時會點穴了？”但見他善伺人意，也自喜歡，說道：“跟我來！”

　　韋小寶跟隨著她，來到他和康熙昔日比武的那間屋子。公主道：“閂上了門，別讓人來偷拳學師。”韋小寶一笑，心道：“憑你這點微末功夫，有誰來偷拳學師了！”當即依言關門。公主拿起門閂，似是要遞給他，突然之間，韋小寶耳邊的一聲，頭頂一陣劇痛，就此人事不知了。

　　待得醒轉，睜眼只見公主笑吟吟的叉腰而立，說道：“窩囊廢的，學武之人，講究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我打你這一下，你怎麼不防備？還學什麼武功？”韋小寶道：“我……我……”只覺頭痛欲裂，忽然左眼中濕膩膩的，睜不開來，鼻中聞到一股血腥味，才知適才已給這一門閂打得頭破血流。

　　公主一擺門閂，喝道：“有種的，快起身再打。”呼的一聲，又是一閂打在他肩頭。

　　韋小寶“啊”的一聲，跳起身來。公主揮門閂橫掃，掠他腳骨。韋小寶側身閃避，伸手去奪門閂。公主叫道：“來得好！”門閂挑起，猛戳他胸口。韋小寶向左避讓，不料那門閂翻了過來，砰的一聲，重重的打中了他右頰。

　　韋小寶眼前金星亂冒，踉蹌幾步。公主叫道：“你這綠林大盜，非得趕盡殺絕不可。”門閂橫掃，韋小寶扑地倒了。

　　公主大喜，舉門閂往他後腦猛擊而下。韋小寶只聽得腦後風聲勁急，大駭之下，身子急滾，砰的一聲，門閂打在地下。公主大叫：“啊喲！”這一下使力太重，震得虎口劇痛，大怒之下，在他腰間重重一腳。韋小寶叫道：“投降，投降！不打了！”公主舉門閂擊落，這一下打在他小腹，拍的一聲，幸好打在他懷中所藏的五龍令上，韋小寶剛躍起，又摔了下來。公主一閂又是一閂，怒罵：“你這死太監，我要打你，你敢閃開？”

　　公主力氣雖不大，但出手毫不容情，竟似要把他當場打死。韋小寶驚怒交集，奮力轉身躍起。公主舉閂迎面打來，韋小寶左手擋路，喀喇一響，臂骨險斷。他心念急轉：“公主明明不是跟我鬧著玩，干麼要打死我？啊，是了，她受了皇太后囑咐，要取我性命！”

　　一想到此節，決不能再任由她毆打，右手食中兩根手指“雙龍搶珠”，疾往公主眼中戳去。公主“啊喲”一聲，退了一步。韋小寶左足橫掃，公主扑地倒，大叫：“死太監，你真打麼？”韋小寶夾手奪過門閂，便要往她頭頂擊落，只見她眼中露出又是恐懼，又是惱怒的神色，心中一驚：“這是皇宮內院，我這一門閂打下去，那是大逆不道之事，除非她殺了，用化□粉化去，否則後患無窮。”這麼一遲疑，手中高舉的門閂便打不下去。

　　公主罵道：“死太監，拉我起來。”韋小寶心想：“她真要殺我，可也不容易。”當即伸左手拉她起來。公主道：“你武功不及我，只不過我不小心絆了一交而已。剛才你已叫過投降，怎地又打？男子漢大丈夫，怎麼不守武林中的規矩？”

　　韋小寶額頭鮮血淋漓，迷住了眼睛，伸袖子去擦。公主笑道：“你打輸了，沒用東西。來，我給你擦擦血。”從懷中取出一塊雪白和帕，走近幾步。韋小寶退了一步，道：“奴才可不敢當。”公主道：“咱們江湖上的英雄好漢，須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用手帕去抹他臉上的血漬。韋小寶聞到她身上一陣幽香，心中微微一□，此時兩人相距甚近，見到她一張秀麗的面龐，皮色白膩，心想：“這小公主生得好俊！”

　　公主道：“轉過身來，我瞧瞧你後腦的傷怎樣。”韋小寶依言轉身，心想：“先前我可晚飯疑了，原來小公主真是鬧著玩的，只不過她好胜心強，出手不知輕重。”公主伸手輕輕撫摸他後腦的傷處，笑問：“痛得厲害麼？”韋小寶道：“還好……”

　　突然之間，韋小寶背心一陣劇痛，腳下被她一勾，俯跌在地。原來公主悄悄取出藏在小蠻靴中的短刀，冷不防的忽施偷襲，左足踏住他背脊，提刀在他左腿右腿各戳一刀，笑道：“痛得厲害麼？你說『還好』，那麼再多戳幾刀。”

　　韋小寶大駭，暗叫：“老子要歸位！”背上有寶衣護身，短刀戳不進去，腿上這兩刀也非重傷，卻已痛得他死去活來，想要施展洪夫人所教的第二招“小怜橫陳”脫身，一來先受傷，沒了氣力，一來這一招并未練熟，掙了一掙，想要從她跨下鑽到她背後，但行動太慢，身子甫動，屁股上又吃了一刀，只聽她格格笑道：“痛得厲害麼？”

　　韋小寶道：“厲害之極了。公主武功高強，奴才不是你老人家的對手。江湖上的……好漢，大英雄，捉住了人，一定饒他性命。”公主笑道：“死罪可恕，活罪難饒。”蹲身便坐在他屁股上，喝道：“你動一動，我便一刀殺了你。”韋小寶道：“奴才半動也不動。”可是公主剛好坐在他傷口上，痛得不住呻吟。

　　公主解下他腰帶，將他雙足縛住，用刀割下他衣襟，又將他雙手反剪縛住，笑道：“你是我的俘虜，咱們來練一招功夫，叫做……叫做『諸葛亮七擒孟獲』。”滿清皇族人人對三國故事十分熟悉，《三國演義》她已看過三遍。韋小寶看過這戲，忙道：“是，是，諸葛亮擒孟獲七擒七縱，建宁主公擒小桂子，只消一擒一縱。你一放我，我就不反了。你比諸葛亮還厲害七倍。”公主道：“不成！諸葛亮要火燒□甲兵。”

　　韋小寶嚇了一跳：“奴才不……不穿□甲。”公主笑道：“那麼燒你衣服也一樣。”韋小寶大叫：“不行，不行！”公主怒道：“什麼行不行的，諸葛亮要燒便燒，□甲兵不得多言。”見桌上燭台旁放著火刀火石，當即打燃了火，點了蜡燭。韋小寶叫道：“諸葛亮并沒有燒死孟獲。你燒死了我，你就不是諸葛亮，你是曹操！”公主拈起他衣服，正要湊燭火過去點火，忽然見到油光烏亮的辮子，心念一動，便用燭火去燒他辮尾。

　　頭發極易著火，一經點燃，立時使燒了上去，嗤嗤聲響，滿屋焦臭，。韋小玉嚇得魂飛天外，大叫：“救命，救命！曹操燒死諸葛亮啦！”

　　公主握著他辮根，不住搖晃，哈哈大笑，道：“這是一根火把，好玩得緊。”

　　轉眼之間，火頭燒近，公主放脫了手。韋小寶頃刻間滿頭是火，危急中力氣大增，挺頭往公主懷里撞去。公主“啊喲”一聲，退避不及，韋小寶已撞上她小腹，頭上火□竟然熄滅。公主雙手扑打衣衫上的焦灰斷發，史覺小腹疼痛，又驚又恐，提足在韋小寶頭上亂踢。踢得幾下，韋小寶暈了過去。

　　迷糊中忽覺全身傷口劇痛，醒了過來，發覺自己仰躺在地，胸口袒裸，衣衫，背心，內衣竟然都被解開了，公主左手抓著一把白色粉末，右手用短刀在胸口割了一道三四分深的傷口，將白粉撒入傷口。韋小寶大叫：“你干什麼？”

　　公主笑道：“侍衛說，他們捉到了強盜惡賊，賊人不招，便在他傷口里加上些鹽，痛得他大叫救命，那就非招不可。因此我隨身帶得有鹽，專為對付你這等江湖大賊。”韋小寶但覺傷口中陣陣抽痛，大叫：“救命，救命，我招啦！”公主嘻嘻一笑，說道：“你這膿包，這麼快便招，有什麼好玩？你要說：『老子今日落在你手里，要殺要剮，皺一皺眉頭的不是好漢。』我再割你幾道傷口，鹽放得多些，你再求饒，那才有趣哪。”韋小寶大怒，罵道：“他媽的，你這臭小娘……喂喂，我不是罵你，我……我不是好漢，我招啦，我招啦！”

　　公主歎了口氣，要將鹽末丟掉，轉念一想，卻將鹽末都撒在他傷口之中，正色道：“我是建派掌門人，武功天下第一，擒住了你這無惡不作的大盜……”韋小寶道：“好，好，我是江洋大盜，今日藝不如人，給武功天下第一的建掌派掌門人擒住，有死無生。江湖上道得好：殺不過頭點地。在下既服了，也就是了。”公主聽他滿口江湖漢子的言語，與張康年等侍衛說給她聽的相同，心中就樂了，贊道：“這才對啦，既然要玩，就該玩得像。”

　　韋小寶心中“臭小娘，爛小娘”的痛罵，全身傷口痛入了骨髓，一時捉摸不到她到底是奉太后之命來殺死自己，還是不過模擬江湖豪客行徑，心想這臭小娘下手如此毒辣，就算不過拿我玩耍，老子這條命還得送在她手里，忽然想起當日恐嚇沐劍屏這條計策頗有效驗，小姑娘們都怕鬼，當下強忍疼痛，說道：“老子忽然之間，又不服了。掌門老師，你如有種，就放了我，咱們再來比划比划。你要是怕老子武功高強，不敢動手，那就一刀將我殺了。我變了冤鬼，白天跟在你背後，晚上鑽在你被窩里，握住你脖子，吸你的血……”

　　公主“啊”的一聲大叫，顫聲道：“我殺你干什麼？”韋小寶道：“那麼快放了我！”公主道：“不放！死太監，你嚇我。”拿起燭台，用燭火去燒他的臉。

　　燭火燒在臉上，嗤的一聲，韋小寶吃痛，向後一仰，右肩奮力往她手臂撞去。公主手臂一動，燭台落地，燭火登時熄了。她大怒之下，提起門閂，又夾頭夾腦向他打去。韋小寶疼痛難當，害怕之極：“這次再也活不成了。”大叫一聲：“我死了。”假裝已死，再也不動。

　　公主怒道：“你裝死！快醒轉來，陪我玩！”韋小寶毫不動彈。公主輕輕踢了他一腳，見他絲毫不動，柔聲道：“好啦，我不打你了，你別死罷。”韋小寶心想：“我死都死了，怎能不死？狗屁不通。”

　　公主拔下頭發上的寶釵，在他臉上，頸中戳了幾下，韋小寶忍痛不動。

　　公主柔聲道：“求求你，你……你……別嚇我，我……我不是想打死你，我只是跟你比武打架，誰叫你……誰叫你這樣膿包，打不過我……”突然覺到韋小寶鼻中有輕微的呼吸之聲，她心中一喜，伸手去摸他心口，只覺一顆心兀自跳動，笑道：“死太監，原來你沒死。這一次饒了你，快睜開眼來。”

　　韋小寶仍然不動，公主卻不再上他當了，喝道：“我挖出你的眼珠，教你死後變成個瞎鬼，找不到我。”拿起短刀，將刀尖指到他右眼皮上。韋小寶大驚，一個打滾，立即滾開。

　　公主怒道：“球小鬼頭，你又來嚇我。我……我非刺瞎你的眼睛不可。”跳將過去，伸足猛力踏住他胸口，舉刀往他右眼疾戳下去。

　　這一下可不是假裝，她和身猛刺，刀勢勁急，不但要戳瞎他眼睛，勢必直刺入腦。韋小寶雙腿急曲，膝蓋向她胸口撞去，拍的一聲，公主身子一晃，軟軟摔倒。

　　韋小寶大喜，彎了身子，伸手拔出靴筒中匕首，先割開縛住雙腳的衣襟，一站起身，便在公主頭頂上重重踢了一腳，教她一時不得醒轉，這才將匕首插入桌腿，轉過身來，將縛住雙手的腰帶到刃鋒上去輕輕擦動，只擦得兩下，腰帶便即斷開了。

　　他舒了一口長氣，死里逃生，說不出的開心，身上到處是傷，痛得厲害，一時也不去理會，心想：“如何處置這臭小娘，倒是件天大的難事。聽她口氣，似乎當真是跟我玩耍，倘若是奉太后之命殺我，干麼見我裝死，反而害怕起來？可是小孩子玩耍，哪有玩得這麼凶的？是了，她是公主，壓根兒就沒把太監宮女當人，人家死了好，活也好，她只當是捏死一只螞蟻。”越想越氣，向她胸口又中一腳。

　　不料這一腳，卻踢得她閉住的氣息順了。公主一聲呻吟，醒了轉來，慢慢支撐著站起，罵道：“死太監，你……”韋小寶正自惱怒，伸手拍拍兩個耳光，當胸一拳，右足橫掃，公主又即跌倒。他跳將上去，倒騎在她背上，雙拳使如擂鼓，往好腿上、背上、屁股上用力打去，叫道：“死小娘，臭小娘，婊子生的鬼丫頭，老子打死了你。”公主大叫：“別打，別打！你沒規矩，我叫太后殺了你，叫皇帝殺了你，凌……凌遲處死。”

　　韋小寶心中一寒，便即住手，轉念又想：“打也打了，索性便打個痛快。”揮拳又打，罵道：“老子操你十八代祖宗，打死你這臭小娘！”

　　打得幾下，公主忽然嗤的一笑。韋小寶大奇：“我如此用力打她，怎麼她不哭反笑？”從桌腿上拔出匕首，指住好頸項，左手將她身子翻了過來，喝道：“笑什麼？”只見她眉眼如絲，滿臉笑意，似乎真的十分歡暢，并非做作，聽她柔聲說道：“別打得那麼重，可也別打得太輕了。”韋小寶摸不著頭腦，只怕她突施詭計，右足牢牢踏住她胸口，喝道：“你玩什麼花樣，老子才不上當呢。”

　　公主身子一掙，鼻中嗯嗯兩聲，似要跳起身來。韋小寶喝道：“不許動。”在她額上用力一推，公主又即倒下。韋小寶只覺傷口中一陣陣抽痛，怒火只熾，拍拍拍四下，左右開弓，連打她四個耳光。公主又是嗯嗯幾聲，胸口起伏，臉上神情卻是說不出的舒服，輕聲說道：“死太監，別打我臉。打傷了，太后問起來，只怕瞞不了。”韋小寶罵道：“臭小娘，你這犯賤貨，越是挨打越開心，是不是？”伸手在她左臂上重重扭了兩把，公主“哎唷，哎唷”的叫了幾聲，皺起眉頭，眼中卻孕著笑意。韋小寶道：“他媽的，舒不舒服？”

　　公主不答，緩緩閉上眼睛，突然間飛起一腳，踢中韋小寶大腿，正是一處刀傷的所在。韋小寶吃痛，扑上去按住她雙肩，在她臂上、肩頭、胸口、小腹使勁力扭。公主格格直笑，叫道：“死太監，小太監，好公公，好哥哥，饒了我罷，我……我……真吃不消啦。”

　　她這麼柔聲一叫，韋小寶心中突然一□，心想：“她這麼叫喚，倒像是方姑娘在海船中跟我說情話的模樣。”怒氣大減，然而她到底打什麼主意，實是難測，于是依樣畫葫蘆，解下她腰帶，將她雙手雙腳綁住。公主笑道：“死小鬼頭，你干什麼？”韋小寶道：“叫你別打壞主意害人。”站起身來，呼呼喘氣，全身疼痛，又欲暈去。

　　公主笑道：“小桂子，今天玩得真開心，你還打不打我？”韋小寶道：“你不打我，我又怎敢打你？”公主道：“我動不來啦，你就是再打我，我也沒法子。”韋小寶吐了一口唾沫，道：“你不是公主，你是賤貨。”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腳。

　　公；主“哎唷”一聲，道：“咱們再玩麼？”韋小寶道：“老子性命給你玩去了半條，還玩？我現在扮諸葛亮，也要火燒□甲兵，把你頭發和衣服都燒了。”公主急道：“頭發不能燒……”嘻嘻一笑，說道：“你燒我衣裳好了，全身都燒起泡，我也不怕。”

　　韋小寶道：“呸，你不怕死，老子可不陪你發顛。我得去治傷了，傷口里都是鹽，當真好玩麼？”這時才相信公主并無殺害自己之意，將她手上縛著的腰帶解開。

　　公主道：“真的不玩了？那麼明天再來，好不好？”語氣中滿是祈求之意。韋小寶道：“要是太后和皇上知道了，我還有命麼？”公主慢慢起身，道：“只要我不說，太后和皇上怎會知道？明天你別打我臉。身上傷痕再多也不打緊。”韋小寶搖頭道：“明天不能來。我給打得太厲害，一兩個月，養不好傷。”公主道：“哼，你明天不來？剛才你罵我什麼？說操我的十八代祖宗。我的十八代祖宗，就是皇帝哥哥的十代祖宗，是皇阿爸的十七代祖宗，太宗皇帝的十六代祖宗，太祖皇帝的十五代祖宗……”

　　韋小寶目瞪口呆，暗暗叫苦，突然靈機一動，說道：“你不是老皇帝後的，我罵你的祖宗，跟皇上、老皇爺、什麼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全不相干。”公主大怒，叫道：“我怎麼不是老皇爺生的？你這死太監胡說八道，明天午後我在這里等你，你這死太監倘若不來，我就去稟告太后，說你打我。”說著捋起衣袖，一條雪白粉嫩的手臂之上，青一塊，黑一聲，全是給你扭起的烏青。韋小寶暗暗心驚：“剛才怎麼下手如此之重。”

　　公主道：“哼，你明天不來，瞧你要命不要？”

　　至此情景，韋小寶欲不屈服，亦不可得，只好點頭道：“我明天來陪你玩便是，不過你不能再打我了。”公主大喜，說道：“你來就好，我再打你，你也打還我好了。咱們江湖上好漢，講究恩怨公明。”韋小寶苦笑道：“再給打一頓，我這條好漢變成惡鬼了。”

　　公主笑道：“你放心，我不會當真打死你的。”頓了一頓，又道：“最多打得你半死不活。”見他臉色有异，嫣然一笑，柔聲道：“小桂子，宮里這許多太監侍衛，我就只喜歡你一個。另外那些家伙太沒骨氣，就是給我打死了，也不敢罵我一句『臭小娘，賤貨……』”學著他罵人的腔調：“婊子生的鬼丫頭，從來沒人這樣罵過我。”

　　韋小寶又好氣，又好笑，道：“你愛挨罵？”公主笑道：“要像你這樣罵我才好。太后板起臉訓斥，要我守規矩，我可就不愛聽了。”韋小寶道：“那你最去麗春院。”心想：“你去做婊子，臭罵你的人可就多了。老鴇要打，嫖客發起火來，也會又打又罵。”

　　公主精神一振，問道：“麗春院是什麼地方？好不好玩？”韋小寶肚里暗笑，道：“好玩極了，不過是在江南，你不能去。你只要在麗春院里住上三個月，包你開心得要命，公主也不想做了。”公主歎了口氣，悠然神往，道：“等我年紀大了，一定要去。”

　　韋小寶正色道：“好，好！將來我一定帶你去。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馬難追。”他這句“駟馬難追”總記不住，“什麼馬難追”是不說了，卻說成“死馬難追”。

　　公主握住他手，說道：“我跟那些侍衛太監們打架，誰也故意讓我，半點也不好玩。只有昨天皇帝哥哥跟我比武，才有三分真打，不過他也不肯打痛，扭痛了我。好小桂子，只有你一個，才是真的打我。你放心，我決計不舍得殺你。”突然湊過嘴去，在他嘴唇上親了一親，臉上飛紅，飛奔出房。

　　韋小寶霎時間只覺天旋在轉，一交坐倒，心想：“這公主只怕是有些瘋了，我越打她罵她，她越開心。他媽的，這老婊子生的鬼丫頭，難道真的喜歡我這假太監？”想到她秀麗的面龐，心下迷迷糊糊，緩緩站起，支撐著回屋，筋疲力竭，一倒在床，便即睡著了。

　　這一覺直睡了五個多時辰，醒轉時天色已黑，只覺全身到處疼痛，忍不住呻吟，站起身來想洗去傷口中鹽末，哪知一解衣服，傷口鮮血凝結，都已牢牢粘在衣上，一扯之下，又是一陣劇痛，不免又再“臭小娘，爛小娘”的亂罵一頓，當下洗去鹽末，敷上金創藥。

　　次日去見小皇帝，康熙見他鼻青臉腫，頭發眉毛都給燒得七零八落，大吃一驚，登時料到是那寶貝御妹的傑作，問道：“是公主打的？受的傷不重嗎？”

　　韋小寶苦笑道：“還好。師父，徒兒丟了您老人家的臉，只好苦練三年，再去找回這場子，為你老人家爭光。”

　　康熙本來擔心他怒氣沖天，求自己給他出頭，不過御妹雖然理屈，做主子的毆打奴才，總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如不理，卻又怕他到了五台山上，服侍父皇不肯忠心，正感為難，聽他這麼說，竟對此事并不抱怨，只當作一場玩耍，不由得大喜，笑道：“小桂子，你真好！我非好好賞賜你不可。你想要什麼？”

　　韋小寶道：“師父不責弟子學藝不精，弟子已經感激萬分，什麼賞賜都不用了。”頓了一頓，說道：“師父傳授弟子幾招高招，以後遇險，不會再給人欺侮，也就是了。”

　　康熙哈哈大笑，道：“好，好！”當下將太后所傳武功，揀了幾個招精妙招數傳授給他。這幾招擒拿手法雖然也頗不凡，但比之洪教主夫婦所傳的六招卻差得遠了。韋小寶以前和他比武，這幾招也見他用過，此時一加點撥，不多時便學會了。

　　韋小寶心想：“以前和他摔交，便似朋友一般。但他是皇帝，我是奴才，這朋友總是做不長久。這次回北京來，眼見他人沒大了多少，也是拍馬屁得多了。『小玄子『三字再也叫不出口，不如改了稱呼，也是拍馬屁的妙法。”當下跪下，咚咚咚磕了八個響頭，說道：“師父在上，弟子韋小寶是你老人家的開山弟子。”

　　康熙一怔，登時明白了他的用意，一來覺得挺好玩，二來确也不喜他再以“小玄子”相稱，笑道：“君無戲言！我說過是師父，只好收了你做徒弟。”叫道：“來人哪！”

　　兩名太監，兩名侍衛走進書房。康熙道：“轉過身來。”四人應道：“是。”但規矩臣子不得以背向皇帝，否則極為不敬，四人不明康熙用意，只微微側身，不敢轉身。

　　康熙從書桌上拿起一把金剪刀，走到四人身後。四人又略略側身。康熙看了看四人的辮子，見其中一名太監的辮子最是油光烏亮，左手抓住了，喀的一聲，齊發根剪了下來。那太監只嚇得魂飛天外，當即跪倒，連連叩頭，道：“奴才該死，奴才該死！”康熙笑道：“不用怕，賞你十兩銀子。大家出去罷！”四人莫名奇妙，只覺天威難測，倒退了出去。

　　康熙將辮子交給韋小寶，笑道：“你就要去做和尚，公主燒了你頭發，看來也是天意。上天假公主之手，吩咐你去落發為僧。你先把這條假辮子結頭上，否則有失觀瞻。”

　　韋小跪下道：“是，師父愛惜徒弟，真是體貼之至。”康熙笑道：“你拜我為師，可不許跟旁人說起。我知你口緊，謹慎小心，這才答應。你若在外招搖，我掌門人立時便廢了你武功，將你逐出門牆。”韋小寶連稱：“是，是，弟子不敢。”康熙和他比武摔交，除了太后和海天富之外，宮中始終并無旁人得知，心想鬧著玩收他為徒，只要決不外傳，也不失皇帝的體面，但生性謹細，特意叮囑一番。

　　康熙坐了下來，心想：“太后陰險毒辣，教我武功也決不會當真盡心，否則她將人打得骨節寸斷的厲害功夫，怎地半招也不傳我？我雖做了師父，其實比之這小子也強不了多少，沒什麼高明武功傳他。少林寺的和尚武功極高，此番父皇有難，也是他們相救……”

　　想到此處，心中有了個主意，說道：“你去休息養傷，明天再來見我。”

　　韋小寶回到下處，命手下太監去請御醫來敷藥治傷。傷處雖痛，卻均是皮肉之傷，并未傷及筋骨，太醫說將養將十天半月，便即好了，不用擔心。

　　他吃過飯後，便去應公主之約，心頭七上八下，既怕她再打，卻又喜歡見她。

　　一推開門，公主一聲大叫，扑將上來。韋小寶早已有備，左臂擋格，右足一勾，右手已抓住了公置瘁領，將她按得俯身下彎。公主笑罵：“死太監，今天你怎麼厲害起來啦。”韋小寶抓住她左臂反扭，低聲道：“你不叫我好桂子、好哥哥，我把你這條手臂扭斷了。”

　　公主罵道：“呸，你這死奴才！”韋小寶將公主的手臂重重一扭，喝道：“你不叫，我將你這條手臂扭斷了。”公主笑道：“我偏偏不叫。”韋小寶心想：“小娘皮的确犯賤。我越打她，她越歡喜。”右手拍的一聲，在她臂上重重打了一拳。公主身子一跳，卻格格的笑了起來。韋小寶道：“他媽的，原來你愛挨打。”使勁連擊數拳。

　　公主痛得縮在地下，站不起來，韋小寶這才停手。公主喘氣道：“好啦，現下輪到我來打你。”韋小寶搖頭道：“不，我不給你打。”心想這小娘皮下手如此狠辣，給她打將起來，隨時隨刻有性命之憂。公主軟語求懇，韋小寶只是不肯。

　　公主大發脾氣，扑上來又打又咬，給韋小寶幾個耳光，推倒在地，揪住頭發，又打了一頓屁股，心想屁股也打了，也不用客氣啦，伸手在她全身到處亂扭。公主伏在他腳邊，抱住他兩腿，將臉龐挨在他小腿之間，輕輕磨擦，嬌媚柔順，膩聲道：“好桂子，好哥哥，你給我打一次罷，我不打痛便是。”韋小寶見她猶似小鳥依人一般，又聽她叫得親熱，心神□漾，便待答允。公主又道：“好哥哥，你身上出血，我見了比什麼都喜歡。”

　　韋小寶嚇了一跳，怒道：“不行！”提起左足，在她頭上踢了一腳，道：“放開了，我要去了。跟你磨在一起，總有一日死在你手里。”公主歎道：“你不跟我玩了？”韋小寶道：“太危險，時時刻刻會送了老命。”公主格格一笑，站起身來，道：“好！那麼你扶我回房去，我給你打得路也走不動了。”韋小寶道：“我不扶。”公主扶著牆壁，慢慢出去，道：“小桂子，明兒再來，好不好？”忽然左腿一屈，險些摔倒。韋小寶搶上去扶住。

　　公主道：“好桂子，勞你的駕，去叫兩名太監來扶我回去。”韋小寶心想一叫太監，只怕給太后知道，查究公主為什麼受傷，只要稍有泄漏，那可是殺頭的罪名，只得扶住了她，道：“我扶你回房就是。”公主笑道：“好桂子，多謝你。”靠在他肩頭，向西而行。

　　公主的住處在慈宁宮之西，壽康宮之側。兩人漸漸走近慈宁花園，韋小寶想起太的神氣，心下栗栗危懼。兩人行到長廊之下，公主忽然在他耳邊輕輕吹氣。韋小寶臉上一紅，道：“不……不是……”公主柔聲道：“為什麼？我又不是打你。”說著將他耳垂輕輕咬住，伸出舌頭，緩緩舐動。韋小寶只覺麻□難當，低聲道：“你如咬痛了我耳朵，我可永遠不來見你了。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馬難追。”公主本想突然間將他耳垂咬下一塊肉來，聽了這句話，不敢再咬，只膩聲而笑，直笑得韋小寶面河邡赤，全身酸軟。

　　到了公主寢宮，韋小寶轉向身便走。公主道：“你進來，我給你瞧一件玩意兒。”這時建宁宮中的四名太監，四名宮女在門外侍侯，韋小寶不敢放肆，只得跟了進去。公主拉著他手，直入自己臥室。兩名宮已跟了進來，只拿著熱毛巾給公主掙臉。公主拿起一塊手巾，遞給韋小寶。韋小寶接過，擦去臉上汗水。兩名宮女見公主對這小太監姑娘破格禮遇，連對太后皇上也沒這樣客氣，而這小太監竟也坦然接受，無禮之極，不由得都是呆了。

　　公主瞥了一眼，瞪眼道：“有什麼好看？”兩名宮女道：“是，是！”彎腰退出，哪里已經遲了，公主一伸手，向近身一名宮女眼中挖去。那宮女微微一讓，一聲慘呼，眼珠雖沒挖中，臉上卻是鮮血淋漓，自額頭直至下巴，登時出現四條爪痕。兩名宮女只嚇得魂飛天外，疾忙退出。

　　公主笑道：“你瞧，這些奴才就只會叫嚷求饒，有什麼好玩？”韋小寶見她出手殘忍，心想這小婊子太過凶惡，跟她母親老婊子差不多，還是及早脫身為是，說道：“公主，皇上差我有事去辦，我要去了。”公主道：“急什麼？”反手關上了門，上了門閂。

　　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不知她要干什麼怪事。公主笑道：“我做主子做了十五年，總是給人服侍，沒點味道，今兒咱們來換換班。你做主子，我做奴才。”韋小寶雙手亂搖：“不行，不行。我可沒這福氣。”公主俏臉一沉，說道：“你不答應吧？我要大叫了，我說你對我無禮，打得我全身腫痛。”突然縱聲叫道：“哎唷，好痛啊！”

　　韋小寶連連作揖，說道：“別嚷，別嚷，我聽你吩咐就是。”這是公主寢宮，外面有許多太監宮女站著侍候，她只消再叫得幾聲，立時便有人涌將進來，可不比那間比武的小屋，四下無人。公主微微一笑，說道：“賤骨頭！好好跟你說，偏偏不肯聽，定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韋小寶心道：“你才是賤骨頭，主子不做做奴才。”

　　公主屈下一膝，恭恭敬敬的向他請個安，說道：“桂貝勒，你要安息嗎？奴才侍侯你脫衣。”韋小寶哼了一聲，道：“我不睡，你給我輕輕的捶捶腿。”公主道：“是！”坐在地下，端起他右足，擱在自己腿上，輕輕捶了起來，細心熨貼，一點也不触痛他傷處，韋小寶贊道：“好奴才胚子，你服侍得我挺美啊。”伸手在她臉頰上輕輕扭了一把，公主大樂，低聲道：“主子夸獎了。”除下他靴子，在他腳上輕捏一會，換過他左足，捶了半晌，又脫下靴子按摩，道：“桂貝勒，你睡上床去，我給你捶背。”

　　韋小寶給她按摩得十分舒服，心想這賤骨頭如不過足奴才癮，決不能放我走，便上床橫臥，鼻中立時傳入幽香陣陣，心想：“這賤骨頭的床這等華麗，麗春院中的頭等婊子，也沒這般漂亮的被褥枕頭。”公主拉過一條薄被，蓋在他身上，在他背上輕輕拍打。

　　韋小寶迷迷糊糊，正在大充桂貝勒之際，忽聽得門外許多人齊聲道：“太后駕到！”這一驚非同小可，忙欲跳起。公主神色驚惶，顫聲道：“來不及逃啦！快別動，鑽在被窩里。”韋小寶頭一縮，鑽入了被中，隱隱聽得打門之聲，只嚇得險些暈去。

　　公主放下帳子，轉身拔開門閂，一開門，太后便跨了進來，說道：“青天白日的，關上了門干什麼？”公主笑道：“我倦得很，正想睡一忽兒。”太后坐了下來，問道：“又在搞什麼古怪玩意兒，怎麼臉上一點兒也沒血色？”公主道：“我說倦得很。”

　　太后一低頭，見到床前一對靴子，又見錦帳微動，心知有异，向眾太監宮女道：“你們都在外面侍候。”眾人出去，說道：“關上了門，上了閂。”公主笑道：“太后也搞什麼古怪玩意嗎？”依言關門，順著太后的目光瞧去，見到靴子，不由得臉色大變，強笑道：“我正想穿上男裝，扮個小太監給太后瞧瞧。你說我穿了男裝，模樣兒俊不俊？”

　　太后冷冷的道：“得瞧床上那小子模樣兒俊不俊？”陡地站起，走到床前。

　　公主大駭，拉住太后的手，叫道：“太后，我跟他鬧著玩的……”

　　太后手一甩，將她摔開幾步，捋起帳子，揭開被子，抓住韋小寶的衣領，提了起來。

　　韋小寶面向里床，不敢轉頭和她相對，早嚇得全身簌簌發抖。

　　公主叫道：“太后，這皇帝哥哥最喜歡的小太監……，你……你可別傷他。”

　　太后哼了一聲，心想女兒年紀漸大，情竇已開，床上藏個小太監，也不過做些假鳳虛凰的勾當，算不了什麼大事，右手一轉，將韋小寶的臉轉了過來，拍拍的記兩耳光，喝道：“滾你的，再教我見到你跟公主鬼混……”突然間看清楚了他面貌，驚道：“是你？”

　　韋小寶一轉頭，道：“不是我！”

　　這三字莫名其妙，可是當此心驚膽戰之際，又有什麼話可說？

　　太后牢牢抓住他後領，緩緩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你對公主無禮，今日可怨不得我。”公主急道：“太后，是我要他睡在這里的，不能怪他。”太后左掌在韋小寶腦門輕輕一拍，左臂提起，便卻運動使重手擊落，一掌便斃了他。

　　韋小寶于萬分危急之中，陡然想起洪教主所授的那招“狄青降龍”，雙手反伸，在太后胸前摸了一把。太后大吃一驚，胸口急縮，叱道：“你作死！”韋小寶雙足在床沿一登，一個倒翻筋斗，已騎在太后頸中，雙手食指按住她眼睛，拇指抵住她太陽穴，喝道：“你一動，我便挖了你的眼珠出來！”

　　他這一招并未熟練，本來難以施展，好在他在床上而太后站在地下，一高一低，倒騎容易，而挖眼本來該用中指，卻變成了食指，倒翻筋斗時足尖勾下帳子。這招使得拖泥帶水，狼狽不堪，洪教主倘若親見，非氣個半死不可。雖然手法不對，但招式實在巧妙，太后還是受制，變起倉卒，竟然難以抵擋。

　　公主哈哈大笑，叫道：“小桂子，你不得無禮，快放了太后。”

　　韋小寶右腿一提，右手拔出匕首，抵在太后後心，這才從她頸中滑下。忽然啪的一聲，一件五色燦爛的物事落在地下，正是神龍教的五龍令。

　　太后大吃一驚，道：“這……這……東西……怎麼來的？”

　　韋小寶想起太后和神龍教的假宮女鄧炳春、柳燕暗中勾結，說不定這五龍令可以逼她就范，說道：“什麼這東西那東西，這是本教的五龍令，你不認得嗎？好大的膽子！”

　　太后全身一顫，道：“是，是！”

　　韋小寶聽她言語恭順，不由得心花怒放，說道：“見五龍令如見教主親臨，洪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太后顫聲道：“洪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俯身拾起五龍令，高舉過頂。韋小寶伸手接過，問道：“你聽不聽我號令？”太后道：“是，謹遵吩咐。”

　　太后恭恭敬敬的念道：“教主寶訓，時刻在心，制胜克敵，無事不事。”

　　直到此刻，韋小寶才噓了口氣，放開匕首，大模大樣的在床沿坐了下來。

　　太后向公主道：“你到外面去，什麼話也別說，否則我殺了你。”

　　公主一驚，應道：“是。”向韋小寶看了一眼，滿心疑惑，道：“太后，是皇帝哥哥的聖旨麼？”康熙年紀漸大，威權漸重，太監宮女以及御前侍衛說到皇上時，畏敬之情與日俱增，公主也早知太后對皇帝頗為忌憚。太后點頭道：“是。他是皇帝的親信，有要緊事跟我說，可千萬不可泄漏，在皇帝跟前，更加不可提起。免得……免得皇帝惱你。”

　　公主道：“是，是。我可沒這麼笨。”說著走出房去，反手帶上了房門。

　　太后和韋小寶面面相對，心中均懷疑忌。過了一會，太后道：“隔牆有耳，此處非說話之外，請去慈宁宮詳談可好？”聽她用個“請”字，又是商量的口吻，不敢擅自主張，韋小寶更加心寬，隨即又想：“這老婊子心狠手毒，騙我到慈宁宮中，不要便什麼詭計，加害老子？”便點了點頭，低聲道：“我是本教新任白龍使，奉洪教主命令，出掌五龍令。”

　　太后登時肅然起敬，躬身道：“屬下參見白龍使。”

　　雖然韋小寶早已想到，太生既和黑龍門屬下教眾勾結，對洪教主必定十分尊敬，這五龍令對她多半有鎮懾之效，但萬萬想不到她自己竟然也是神龍教中的教眾，以她太后之尊，天下事何求不得，居然會去入了神龍教，而且地位遠比自己為低，委實匪夷所思，眼見她恭恭敬敬的行禮，不由得愕然失措。

　　太后見他默默不語，還道他記著先前之恨，甚是驚懼，低聲道：“屬下先前不知尊使身份，多有得罪，十分惶恐，還望尊使大度寬容。”但見他年紀幼小，竟在教中身居高位，終究難以盡信，隨即想到，近年來教主和夫人大舉提拔少年，教中老兄弟或被屠戳，或被疑忌，權勢漸失，這小孩新任白龍使，絕非奇事。又想：“就算他是真的白龍使，我此刻將他殺了，教中也無人知曉。這小鬼對我記恨極深，讓他活著，那可後患無究。”殺機既動，眼中不由自主的露出狠毒之色。

　　韋小寶登時驚覺，暗道：“不好，老婊子要殺我。”低聲道：“剛才我擒住你的手法，你可知是誰傳授的？”太后吃了一驚，回想這小鬼適才所使的手法，詭秘莫測，一招間便將自己制住，正是教主的手段，顫聲道：“莫非……莫非是教主的親傳？”韋小寶笑道：“教主傳我三十招殺手，洪夫人傳了我三十招擒拿手，比較起來，自然教主的手法厲害得多。不過他老人家的招教，一出手就取人性命，我不想殺你，因此只用了夫人所傳的一招『飛燕回翔』。”他吹牛不用本錢，招數一加便加了十倍。

　　太生卻毫不懷疑，知道洪夫人所使的許多招數，确是都安上個古代美人的名字，不由得出了身冷汗，尋思：“幸虧他只以洪夫人的招數對付我，倘若使出教主所傳，此刻我早已性命不在了。”此刻哪里還敢有回害之意？恭恭敬敬的道：“多謝尊使不殺之恩。”

　　韋小寶洋洋得意的道：“我沒挖出你眼珠，比之夫人所授，又放寬了三分了。”這話倒是不假，適才要挖太后眼珠，本來也可辦到，只是她重傷之余，全力反擊，也必取了他性命。

　　太后越想越怕，道：“多謝手下留情，屬下感激萬分，必當報答尊使的恩德。”

　　韋小寶本來一見太后便如耗子見貓，情不自禁的全身發抖，哪知此刻竟會將她制得貼貼服服，見她誠惶恐的站在面前，心中那份得意，當真難以言宣。他提起左腿，往右腿上一擱，晃了幾晃，低聲道：“這次隨本使從神龍教來京的，有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

　　太后道：“是，是。”心想胖陸二人是教中高手，居然為他副貳，適才幸而沒有魯莽，倘若將他打死了，別說教主日後追究，即是胖陸二人找了上來，那也是死路一條，眼見他雙頰上指痕宛然，正是自己所打的兩個耳光所留，顫聲道：“屬下過去種種，委實罪該萬死。尊使大人大量，後福無窮。”

　　韋小寶微微一笑，道：“白龍使鐘志靈背叛教主，教主和夫人已將他殺了，派我接掌白龍門。黑龍使張淡月辦事不力，教主和夫人很生氣，取經之事，現下歸我來辦。”

　　太后全身發抖，道：“是，是。”想起幾部經書得而復失，這些日子來日夜擔心，終于事發，顫聲道：“這件事說來話長，請尊使移駕慈宁宮，由屬下詳稟。”

　　韋小寶點頭道：“好。”心想此事之中不明白地方甚多，正要查問，便站起身來。太后轉身去拔了門閂，開了房門，側身一旁，讓他先行。韋小寶大聲道：“太后啟駕啦！”太后低聲道：“得罪了！”走出門去。韋小寶跟在後面。數十名太監宮女遠遠相隨。

　　兩人來到慈宁宮，太后引他走進臥室，遣去宮女，關上了門，親自斟了一碗參湯，雙手奉上。韋小寶接過喝了幾口，心想：“我今日的威風，只有當年順治爺可比。就算小皇帝，太后也不會對他如此恭敬。”心中又是一陣大樂。

　　太后打開盒子，取出一只錦盒，開盒拿出一只小玉瓶，說道：“啟稟尊使：瓶中三十顆『雪參玉蟾丸』，乃是朝鮮國王的貢品，珍貴無比，服後強身健體，百毒不侵。其中十二顆請尊使轉呈教主，十顆轉呈教主夫人，余下八顆請尊使自服，算是……算是屬下的一點兒微未心意。”韋小寶點頭道：“多謝你了。但不知這些藥丸跟『豹胎易筋丸』會不會沖撞？”太后道：“并夫沖撞。恭喜尊使得蒙教主恩賜『豹胎易筋丸』，不知……不知屬下今年的解藥，教主是否命尊使帶來？”

　　韋小寶一怔，道：“今年的解藥？”隨即明白，太后一定也服了“豹胎易筋丸”，教主每年頒賜解藥，卻又解得并不徹底，須得每年服食一次，藥性才不發作，否則她身處深宮，高手侍衛無數，教主本事再大，也不能遙制，笑道：“你我二人都服了豹胎丸，那解藥自不能由我帶來。”太后道：“是。不過尊使蒙教主恩寵，屬下如何能比？”

　　韋小寶心想：“她嚇得這麼厲害，可得安慰她幾句。”說道：“教主和夫人說道：只要你盡忠教主，不起异心，努力辦事，教主總不會虧待你的，一切放心好了。”

　　太后大喜，說道：“教主恩德如山，屬下萬死難報。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韋小寶心想：“你本來是皇後，現下是皇太后，除了皇帝，天下就是你最大。神龍教再厲害，也決不能和你相比，卻何以要入教，聽命于教主？那不是犯賤之至麼？是了，多半你與你女兒一樣，都是賤骨頭，要給人打罵作賤，這才快活。”他年紀太小，畢竟世事所知有限，一時也猜不透其中關竅所在。

　　太后見他沉吟，料想他便要問及取經之事，不如自行先提，說道：“那三部經書，屬下派鄧炳春和柳燕二人呈交教主，他老人家想已收到？”

　　韋小寶一怔，心想：“假宮女鄧炳春是陶姑姑所殺，柳燕死于方姑娘劍下，有什麼經呈交教主？”不明她用意所在，說道：“你說有三部經書呈給教主？這倒不曾聽說過。教主說黑龍使搞了這麼久，一無所得，很是惱怒，險些逼得他自殺。”太后臉現詫异之色，道：“這可奇了。屬下明明已差鄧炳春和柳燕二人，將三部經書專程送往神龍島。那自然是在柳燕為尊使處死之前的事。”韋小寶道：“哦，有這等事？鄧炳春？就是你那個禿頭師兄嗎？”太后道：“正是。尊使日後回到神龍島，傳他一問，便知分曉。”

　　韋小寶突然省悟，心道：“是了，鄧炳春為陶姑姑所殺，這老婊子只道我毫不知情。她失去了三部經書，生怕教主怪罪，將一切推在兩個死人頭上，這叫做死無對證，倒也聰明得緊。哪知道這三部經書卻在老子手中。這番話去騙別人，那是他媽的刮刮叫，別別跳，偏偏就騙不到老子。我暫時不揭穿你的西洋鏡。”說道：“你既然已取到三部經書，功勞也算不小，其餘五部，還得再加一把勁。”

　　太后道：“是，屬下從早到晚，就在想怎生將另外五部經書取來，報答教主的恩德。”

　　韋小寶道：“很好！其實你如此忠心，那豹胎易筋丸中的毒怕，便一次給你解了，也是不妨。不久我見到教主，一定給你多說幾句好話。”太后大喜，躬身請了個安，道：“尊使大恩，屬下永不敢忘。最好屬下能轉入白龍門，得由尊使教導指揮，更是大幸。”

　　韋小寶道：“那也容易辦到。不過你入教的一切經過，須得跟我詳說，毫不隱瞞。”

　　太后道：“是，屬下對本門座使，決不敢有半句不盡不實的言語……”

　　忽然門外腳步聲響，一名宮女咳嗽一聲，說道：“啟稟太后：皇上傳桂公公，說有要緊事，命他立刻便去。”韋小寶點點頭，低聲道：“你一要放心，以後再說。”太后低聲道：“多謝尊使。”朗聲道：“皇上傳你，這便去罷。”韋小寶道：“是，太后萬福金安。”

　　出得門來，只見八名侍衛守在慈宁宮外，微微一驚，心想道：“可出了什麼事？”快步來到上書房。

　　康熙喜道：“好，你沒事。我聽說你給老賤人帶了去，真有些擔心，生怕她害你。”

　　韋小寶道：“多謝師父挂懷，那老……老……她問這些日子去哪里？我想老皇爺的事千萬說不得，連山西和五台山也不能提，可是我又不大會說謊，給她問得緊了，我情急智生，便說皇上派奴才去江南，瞧瞧有什麼好玩意兒，便買些進宮。又說，皇上吩咐別讓太后知道，免得太后怪罪皇上當了皇帝，還是這般小孩子脾氣。”

　　康熙哈哈大笑，拍拍他肩頭，說道：“這樣說最好。讓老賤人當我還是小孩子貪玩，便不來防我。你不大會說謊嗎？可說得挺好啊。”

　　韋小寶道：“原來還說得挺好嗎？奴才一直擔心，生怕這麼說皇上不高興呢。”

　　康熙道：“很好，很好。我剛才怕老賤人害你，已派了八名侍衛去慈宁宮外守著，倘若老賤人不放你走，我便叫他們沖進去搶你出來，真要跟她立時破臉，也說不得了。”

　　韋小寶跪下磕頭道：“皇帝師父恩重如山，奴才弟子粉身難報。”

　　康熙道：“你好好服侍老皇爺，便是報我對你的恩遇。”韋小寶道：“是。”

　　康熙從書桌上拿起一個密封的黃紙大封套，說道：“這是賞少林寺眾僧的上諭，你挑選四十名御前侍衛，二千名驍騎營官兵，去少林寺宣旨辦事。辦什麼事，在上諭中寫著，到少林寺後拆讀，你遵旨而行就是。現下我升你的官，任你為驍騎營正黃旗副都統，那是正二品的大官了。你本是漢人，我賜你為滿洲人，咱們這叫作入滿洲抬旗。正黃旗是皇帝親將的旗兵，驍騎營更是皇帝的親兵。那御前侍衛副總管的官兒仍然兼著。”他知韋小寶不學無術，年紀又小，當真做官是做不來的，因此兩個職位都是副手。

　　韋小寶道：“只要能常在皇帝師父身邊，官大官小，奴才弟子倒不在乎。”說著大力磕頭謝恩，心想：“我好好是個漢人，現在搖身一變，變作滿洲韃子了。”又想：“皇帝師父叫我不忙去清涼寺去做小和尚，卻先帶兵去少林寺頒旨，封賞救駕有功的諸位大師，多半是讓我出出風頭。這叫做先甜後苦，先做老爺，後打屁股。”

　　康熙將驍騎營正黃樸詡統燦邴珠傳來，諭知他小桂子其實并非太監，而是御前侍衛副總管，真名韋小寶，為了要擒殺鰲拜，這才派他假扮太監，現已賜為旗人，屬正黃旗，升任驍騎營正黃旗副都統。

　　燦邴珠當鰲拜當權之時，大受傾軋，本已下在獄中，性命朝夕不保，幸得鰲拜事敗，我才獲釋，對擒殺鰲拜的韋小寶早已十分感激，聽得皇上命他為自己之副，心中大喜，當即向他道賀，說道：“韋兄弟，咱哥兒倆一起辦事，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你是少年英雄，咱們驍騎營這下可大大露臉哪。”韋小寶謙虛一番。燦邴珠打定了主意，這人大受皇帝寵幸，雖說是自己副手，其實自己該當做他副手，只要討得他歡心，日後飛黃騰達，不在話下。

　　康熙道：“我有事差韋小寶去辦，你們兩人下去，點齊人馬。韋小寶今晚就即出京，不用來辭別了。”將調動驍騎勞營兵馬的金牌令符交給了韋小寶。

　　韋小寶接過金牌，磕頭告別，心想：“老婊子干什麼要入神龍教，這事還沒查明，那也不打緊，多半是犯賤，下次回宮時再去問她。”又想：“昨晚給公主打了一頓，全身疼痛，一覺睡到大天光，沒能去見陶姑姑，不知她在宮中怎樣，下次回宮，得跟她會上一會。”

　　當下二人去御前侍衛總管多隆。韋小寶取出康熙先前所書那張任他為御前侍衛總管的上諭，給他看了，多隆又是連聲道賀：“韋小寶要挑那些侍衛，盡管挑選，只要皇上點頭，要我陪你一去一遭也成。”韋小寶笑道：“那可不敢當。保護皇上，責任重大，多總管想出京去逛逛，卻不大容易了。”多隆笑道：“下次我求皇上，咱哥兒倆換一換班，你做正的，我做副的，有什麼出京打秋風的好差使，讓做哥哥的走走去。”

　　韋小寶點了張康年，趙齊賢兩名侍衛，叫二人召約一批親近的侍衛。燦邴珠點齊二千驍騎營軍士。各參領、佐領參見副都統。皇帝賞給少林寺僧人的賜品，也即齊備，裝在幾十輛車上。皇帝要做什麼事，自是叱嗟立辦，只兩個時辰，一切預備得妥妥帖貼。

　　韋小寶本身該身穿驍騎營戎裝，可是這樣小碼的將軍戎服，一時之間卻不易措辦。燦邴珠想得周到，將自己一套戎裝送給了他，傳了四名巧手裁縫跟去，在大車之中趕著修改，吩咐他們晚上不能睡覺，趕好了衣衫才許回京，倘若偷懶，重責軍棍。

　　韋小寶抽空回到頭發胡同，對陸高二人道：“今日已混進了宮中，盜經之事也已略有眉目。”吩咐他二人在屋中靜候消息，不可輕易外出，以免泄漏機密。陸胖二人見他辦事順利，兩天之間便了有頭緒，均感欣慰，喏喏連聲的答應。

　　韋小命雙兒改穿男裝，扮作書僮，隨他同行。

## 第二十二回　老衲山中移漏處　佳人世外改妝時

　　韋小寶動身啟程，天色已晚，但聖旨要他即日离京，說什麼也非得出城不可。出永定門行了二十里，便即扎營住宿。驍騎營是衛護皇帝的親兵，都是滿洲的親貴子弟，服用飲食，無不高出尋常士兵十倍。大家在京中耽得久了，出京走走，無不興高采烈，何況又不是拚命打仗，到河南公干，那是朝廷出了錢請他們游出玩水，實是大大的优差。

　　韋小寶吃了酒飯，睡覺太早，于是召集張康年，趙齊賢等眾侍衛，驍騎營的參領佐領軍官，齊到中軍帳中。眾中均想：“皇上不知差韋副都統去干辦什麼大事，他傳我們去，定是要宣示特旨。”

　　名人參見畢，韋小寶笑道：“哥兒們閒著無事，他奶奶的，大家來賭錢，老子作莊。”

　　眾軍官一呆，還道他是開玩笑，卻見他從懷中摸出四粒骰子，往木幾上一擲，骰滴溜溜的滾動，眾人我才歡雷動。大凡當兵的無不好賭，只是行軍出征之時，卻嚴禁賭博，以免軍心學動，有誤大事。韋小寶又怎懂得這一套？驍騎營的參領佐領雖知軍律，但想這一次又是不打仗，何必阻了副都統的雅興？韋小寶又從懷中摸出一疊銀票，往幾下一放，足足有五六千兩銀子，說道：“哪個有本事的就來贏去？”眾軍官紛歸本帳去取銀子。

　　驍騎營的軍士有很多職位雖低，家財卻富，聽說韋副都統做莊開賭，都悄悄踅進帳來。

　　韋小寶叫道：“上場不分大小，只吃銀子元寶！英雄好漢，越輸越笑，王八羔子，贏了便跑！”在四粒骰子上吹了口氣，一把撒將下來。

　　他在揚州之時，好生羡慕賭場莊家的威風，做什麼副總管、副都統，都還罷了，今日統帶數千之眾，做莊大賭，那才是生平的大得意事。

　　眾軍官紛紛下注，有吃有賠。賭了一會，大家興起，賭注漸大，擠在後面的軍士也遞上銀子來下注。侍衛趙齊賢和一名滿洲佐領站在韋小寶身旁，宛然幫他收注賭錢。中軍帳中，但聞一片呼麼喝六、吃上賠下之聲，宛然便是個大賭場。賭了一個多時辰，賭台上已有二萬多兩銀子。有些輸光了的，回營去向不賭的同袍借錢來翻本。

　　韋小寶一把骰子擲下，四骰全紅，正是通吃。眾人甚是懊喪，有的咒罵，有的歎氣。趙齊賢伸出手去，正要將賭注盡數掃進，韋小寶叫道：“且慢！老今日第一天帶兵做莊，這一注送給了眾位朋友，不吃！”

　　眾兵將歡聲大作，齊叫：“韋副統當真英雄了得！”韋小寶道：“要加注的便加！”各人這一注死里逃生，都覺運氣甚好，紛紛加注，滿台堆滿了銀子。

　　忽然一人朗聲說道：“押天門！”將一件西瓜般的東西押在天門。眾人一看，登時驚得呆了。賭台上赫然是一顆血肉模糊的首級。那首級頭戴官帽，竟是一名御前侍衛。

　　趙齊賢驚道：“葛通！”原來這是御前侍衛葛通的腦袋。他輪值在帳外巡邏，卻被人割了頭。

　　眾人驚惶抬頭，只見中軍帳口站著十多個身穿藍衫之人，各人手持長劍。眾軍官人人全神貫注的賭錢，誰也不知這些人是幾時進來的。帳中眾軍官沒帶兵刃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賭台前站著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雙手空空，說道：“都統大人，受不受注？”

　　趙齊賢叫道：“拿下了！”登時便有四名御前侍衛向那青年扑去。那人雙臂一分，抓住兩人胸口，砰的一聲，將二人頭對頭一撞，二人便即昏暈。跟著白光閃動，兩柄長劍刺出，自另外兩名侍衛的背心直通到前胸。兩名侍衛慘聲長呼，倒地而死。使劍的藍衫人一是中年漢子，另一個是道人。兩人同時拔劍揮手，雙劍齊飛，扑扑兩聲，都插在賭台之上。中年人叫道：“押上門！”道人叫道：“押下門！”兩劍長劍果然分別插在上門下門。

　　那青年左手一揮，四個藍衫人搶了上來，四柄長劍分指韋小寶左右要害。

　　趙齊賢顫聲喝道：“你們是什麼人？好……好大有膽子。殺官闖營，不……不怕殺……殺頭麼？”

　　用劍指著韋小寶的四人之中，忽有一人嗤的一聲笑，說道；“我們不怕，你怕不怕？”卻是嬌嫩的女子聲音。韋小寶側頭看去，見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臉蛋微圓，相貌甚甜，一雙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帶著笑意。他本已嚇得魂不附體，但一見到了美貌女子，自然而然勇氣大增，笑道：“單只姑娘一人用劍指著我，我早就怕了。”

　　那少女長劍微挺，劍尖抵到了他肩頭，說道：“你既然怕，為什麼還笑？”韋小寶臉孔一板，道：“我最聽女人的話，姑娘說不許笑，我就不笑。”果然臉上更無絲毫笑容。那少女見他裝模作樣，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那帶頭的青年眉頭微蹙，冷笑道：“滿洲韃子也是氣數將盡，差了這麼一個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帶兵。喂，兩把寶劍，一顆腦袋已經押下了，你怎地不擲骰子？”

　　韋小寶身旁有美貌姑娘，又聽他說要擲骰子，驚魂稍定，問道：“我輸了賠什麼？”那青年道：“那還問？輸劍賠劍，輸頭賠頭！”料想這少年將軍定然討饒投降。哪知韋小寶打架比武，輸了便投降，在賭台上卻說什麼也不肯做狗熊，認膿包，何況身邊有個俊美姑娘，人生在世，豈能在美貌姑娘之前丟臉？又想：“你們四把劍已指住了我，若要殺我，輸也好，反正都是要殺，何必口頭上吃虧？”當即拿起骰子，說道：“好，受了！輸劍賠劍，輸頭賠頭，輸褲子就脫下？你先擲！”

　　那青年料不到這少年將軍居然有此膽識，倒是一怔。那中年漢子低聲道：“大軍在外，遲則有變！”要他不必無謂耽擱時光，只怕二千名滿洲兵一涌而入，倒是不易對付。那青年向韋小寶望了一眼，見他臉上并無懼色，說道：“我不跟你賭這一場，你死了也不服氣。”接過骰子一擲，是個六點。那道人和中年漢子也各擲了，都是八點。

　　韋小寶拿起骰子，伸掌到那少女面前，說道“姑娘，請你吹口氣！”那少女微笑道：“干什麼？”還是在骰子上吹了口氣。韋小寶道：“成了！美女吹氣，有殺無賠！”將骰子在掌心中搖了幾搖，正要擲下，起齊賢道：“且慢！韋都統，問……問他們到底要什麼？”他怕韋小寶這一記骰子擲下去，擲成了六點以下，不免有性命之憂，更怕韋小寶不賠自己之頭，而要割我趙齊賢的頭來賠，誰教我站在旁邊幫莊呢？

　　那青年冷笑道：“倘若怕了，那就跪下討饒。”

　　韋小寶道：“烏龜王八蛋才怕！”手上微玩花樣，只是心驚膽戰之際，手法不大靈光，四粒骰子擲去，骨碌碌的滾動，定了下來，擲不成一對天牌，卻是六點。韋小寶大喜，叫道：“六吃六，殺天門，賠上賠下。”將葛通那顆首級提了過來，放在自己面前，又道：“趙大哥，拿兩柄劍來，賠了上家下家。”趙齊賢應道：“是！”向帳門口走去。

　　一名藍衫漢子挺劍指住他前胸，喝道：“站住了！”韋小寶道：“不許拿劍？好，那也成，一把寶劍算一千兩銀子。”從面前一堆銀子中取了二千兩，平分了放在長劍之旁。

　　這群豪客闖進中軍帳來制住了主帥，眾軍官都束手無策，敵人武功既高，出手殺人，肆無忌憚，已方軍士雖多，卻均在帳外，未得訊息，待會混戰一起，帳中眾人赤手空拳，只怕不免要盡數喪命，栗栗危懼之際，見韋小寶和敵人擲骰賭頭，談笑自若，不禁都佩服他的膽氣。也有人心想：“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你道這批匪徒是跟你鬧著玩麼？”

　　那青年又是一聲冷笑，道：“憑我們這兩把寶劍，只贏你二千兩銀子？台上銀子一起拿了！”六七名藍衫漢子走上前來，將賭台上的銀子銀票一古腦兒都拿了。那青年接過一把長劍，指住韋小寶的咽喉，喝道：“小奴才，你是滿洲人還是漢人？叫什麼名字？”

　　韋小寶心想：“老子若要投降，你們一進來就降了，此時如再屈服，變成有頭無尾，前功盡棄，大丈夫要硬就硬到底。”哈哈一笑，說道：“老子是正黃旗副都統，名叫花差花差小寶的便是。你要殺便殺，要賭便賭！嘿嘿，以大欺小，不是好漢。”最後八個字，實在是討饒了，不過說得倒也頗有點英雄氣概。

　　那青年微微一笑，道：“以大欺小，不是好漢。這句話倒也不錯。小師妹，你年紀跟他也差不多，就跟他斗斗。”那少女笑道：“好！”提劍而出，笑道：“喂，花差花差小寶將軍，我領教你的高招。”韋小寶身旁三人長劍微挺，碰到了他衣衫，齊道：“出去動手！”

　　那青年一揮手，長劍飛起，插在韋小寶面前桌上。

　　韋小寶尋思：“我劍術半點兒也不會，一定打不過小姑娘。”說道：“以大欺小，不是好漢。我比小姑娘大，怎能欺她？”

　　那青年一把抓住他後領提起，喝道：“你不敢比劍，那就向我小師妹求饒。”

　　韋小寶笑道：“好，磕頭就磕頭。男兒膝下有黃金，最好天天跪女人！”雙膝一曲，向那少女跪了下去。眾藍衫人都哄笑起來。

　　突然之間，韋小寶身子一側，已轉在那青年背後，手中匕首指住他後心，笑道：“你投降不投降？”

　　這一下奇變橫生，那青年武功雖高，竟也猝不及防，後心要害已被他制住。原來韋小寶知道學自神龍島救命招數尚未練熟，只好嬉皮笑臉，插科打諢，大做小丑模樣，引得敵人都笑嘻嘻的瞧他出丑，跪下之際，伸手握住匕首之柄，驀地里使出那招“貴妃回眸”，竟然反敗為胜。倘若他是大人，對方心在提防，這招半生不熟，似是而非的招數定然無效。但一來這一招十分巧妙，使得雖未全對，卻仍具威力，二來那青年怎想到這小丑般的少年竟會出此巧招，就此著了道兒。

　　一眾藍衣人大驚之下，七八柄長劍皆指住他身子，齊喝：“快放開！”然見他匕首對准那青年後心，這七八柄每一劍固然都可將他刺死，但他匕首只須輕輕一送，那青年卻也不免喪命，是以劍尖尖刺到离他身邊尺許，不敢再進。

　　韋小寶笑道：“放開便放開，有什麼希奇？”揮動匕首划了個圈子，錚錚錚一陣響聲過去，七八柄長劍劍頭齊斷，匕首尖頭又對住那青年的後心。眾藍衣人一驚，都退了一步。

　　韋小寶道：“放下銀子，我就饒了你們的頭兒。”

　　手捧銀兩的幾名藍衣人毫不遲疑，便將銀子銀票放在桌上。

　　只聽得帳外數百人紛紛呼喝：“莫放了匪徒！”“快快投降！”原來適才一下混亂，帳中兩名軍官逃了出去，召集部屬，圍住了中軍帳。

　　那道人喝道：“先殺了小韃子！”拔起賭台上長劍，白光一閃，噗的一聲，已刺在韋小寶小定右胸。他一劍計算極精，橫斜切入，自前而後的擊刺，料定韋小定中劍之後，身子必定後仰，匕首尖便离開那青年的背心。

　　不料長劍一彎，拍的一聲，立時折斷。韋小寶叫道：“啊喲，刺不死我！”眾藍衣人見他居然刀槍不入，無不驚得呆了。那道人只覺劍尖著體柔軟，并非刺在鋼，甲背心之上，一時不明所以，他哪知韋小定內穿防身寶衣，利刃難傷。

　　這時中軍帳內已涌時數百名軍士，長槍大刀，密布四周，眾侍衛和軍官也已從部屬手中取得兵器。那十幾名藍衣人武功再高，也已難于殺出重圍，何況幾人長劍已斷，首領又被制住，本來大占上風，霎時之間形勢逆轉，一敗涂地。那青年高聲叫道：“大家別管我，自行沖殺出去！”眾侍衛和軍官涌上，每七八人圍住了一人。這些藍衣人只要稍有動彈，便是亂刀分尸之禍，只得拋下兵刃，束手就擒。

　　韋小寶心想：“這幾個人武功了得，又和朝廷作對，說不定跟天地會有些瓜葛，我怎生放了他們走路？”當即笑道：“老兄，剛才你本可殺我，沒有下手。倘若我此刻殺了你，不給你翻本的機會，未免不是英雄好漢，這叫做王八羔子，贏了就跑。這樣罷，咱們再來賭一賭腦袋。”這時已有七八般兵刃指住那青年。韋小寶收起匕首，笑吟吟的坐了下來。

　　那青年怒道：“你要殺便殺，別來消遣老子。”

　　韋小寶拿起四顆骰子，笑道：“我做莊，賭你們的腦袋，一個個來賭。哪一個贏了的，立刻便走，再拿一百兩盤纏。骰子擲輸了的，趙大哥，你拿一把快刀在旁侍候，一刀砍將下去，將腦袋砍了下來，給我們葛通葛大哥報仇。”

　　他一點對方人數，共是十九人，當下將一錠錠銀子分開，共分十九堆，每堆一百兩。

　　那些藍衣人自忖殺官作亂，既已被擒，自然個個殺頭，更無幸免之理，不料這少年將軍要充好漢，竟然放一條生路，倘若骰子擲輸了，那也是無可如何了。那道人道：“很好，大丈夫一言既出……”

　　韋小寶道：“死馬難追！我花差花差小寶做事，決不占人便宜。這位不知是小姊姊還是小妹妹，剛才幫我在骰子上吹了一口氣，保全了我的腦袋，你就不必賭了。你的小腦袋兒，算是我贏了之後分給你的紅錢。拿了這一百兩銀子，先出帳去罷。傳下號令，外面把守的人不得留難。”一名佐領大聲傳令：“副都統有令：中軍帳放出去的，一概由其自便，不得留難阻擋。”帳外守軍大聲答應。韋小寶將兩錠五十兩的元寶推到那少女面前。

　　那少女臉上一陣白，一陣紅，緩緩搖頭，低聲道：“我不要。我們……我們同門一十九人，同……同生共死。”

　　韋小寶道：“好，你很有義氣。既然同生共死，那也不用一個個分別賭了。小姑娘，你跟我賭一手。你贏了，一十九人一起拿了銀子走路，倘若輸了，一十九顆腦袋一齊砍下，爽不爽快？”那少女向青年望去，等候他示下。

　　那青年好生難以委決，倘若十九人分別和這小將軍賭，勢必有輸有贏，如果他當真言而有信，那麼十九人中當可有半數活命，日後尚可再去設法報仇。但如由小師妹擲骰，贏則全師而退，輸了全軍覆沒，未免太過凶險。他眼光向同門眾人緩緩望去。

　　一名藍衣大漢大聲道：“小師妹說得不錯，我們同生共死，請小師妹擲好了。否則就算是我贏了，也不能獨活。”七八人隨聲附和。

　　韋小寶笑道：“好！小姑娘，你先擲！”將骰盆向那少女面前一推。

　　那少女望著那青年，要瞧他眼色行事。那青年點頭道：“小師妹，生死有命，你大膽擲好了。反正大伙兒同生共死！”

　　那少女伸手到碗中抓起四粒骰子，長長的睫毛垂了下來，突然抬起頭來，向韋小寶看了一眼，拿著骰子的手微微發抖，一松手，四粒骰子跌下碟去，發出清脆的響聲。那少女閉上了眼，竟不敢看，只聽得耳邊響起一陣叫聲：“三！三！三點！”夾雜著眾侍衛官兵笑罵之所。那少女雖不懂骰子的賭法，但聽得敵人歡笑叫嚷，料想自己這一把擲得很差，緩緩睜眼，果見眾同門人人臉色慘白。

　　四粒骰子最大的可擲到至尊，其次逃讜、地對、人對、和對、梅花、長三、板凳、牛頭等等對子，即使不成對，也有必點以至四點都比三點為大。這三點一擲出來，十成中已輸了九成九，就算韋小寶也擲了三點，他是莊家，三點吃三點，還是能砍了十九人的腦袋。

　　一名藍衣漢子突然叫道：“我的腦袋，由我自己來賭，別人擲的不算。”那道人怒道：“男子漢大丈夫，豈能如此貪生怕死？墮了我王屋派的威名。”韋小寶道“眾位是王屋派的？”那道人道：“反正大伙是個死，跟你說了，也不打緊。”那藍衫漢子大聲道：“我是我爹娘生的，除了爹娘，誰也不能定我的生死。”那道人怒道：“你小師妹擲骰子之前，你又不說，待她擲了三點，這才開腔。我王屋派中，沒我這號不成材的人物。”那漢子性命要緊，大聲道：“五符師叔，我不做王屋派門下弟子，也沒什麼大不了。”另一名漢子冷冷笑道：“你只求活命，其餘的什麼都不在乎，是不是？”那漢子道：“這位少年將軍明明要我們一個個跟他賭。小師妹代擲骰子，你們答應了，我出聲答應了沒有？”

　　那藍衣青年森然道：“好，元師兄，從此刻起，你不是王屋派門下弟子。你自己和他賭罷。”那姓元的道：“不是就不是好了。”

　　韋小寶道：“你姓元，叫什麼名字？”那姓元的微一遲疑，眼見同門已成仇人，自己若說假名，必被揭穿，說道：“在下元義方。”那青年哼了一聲，道：“閣下不妨改個名字，叫作元方。”韋小寶道：“為什麼改名哪？嗯，元方，元方，少了個‘義’字，他是罵你沒有義氣。喂，王屋派的各位朋友，還有哪一位要自己賭的？”注目向眾藍衫人中望去，只見有兩人口唇微動，似欲自賭，但一遲疑間，終于不說。

　　韋小寶道：“很好，王屋派下，個個英雄豪傑，很有義氣。這位元兄，反正不是王屋派的，他有沒有義氣，跟王屋派并不相干。”那青年微微一笑，道：“多謝你了。”韋小寶道：“來人，斟上酒來！我跟這里十八位朋友喝上一杯，待會是輸是贏，總是生离死別。這十八位朋友義氣深重，不可不交。”手中軍士斟上十九杯酒，在韋小寶面前放了一杯，一十八個藍衫人各遞一杯。那些人見為首的青年接了，也都接過。

　　那青年朗聲道：“我們跟滿洲韃子是決不交朋友。只是你為人爽氣，對我王屋派又很看重，跟你喝這一杯也不打緊。”韋小寶道：“好，干了！”一飲而盡。那十八人也都喝了，紛紛將酒杯擲在地下。元義方鐵青著臉，轉過頭不看。

　　韋小寶喝道：“侍候十八柄快刀，我這一把骰子，只須擲到三點以上，便將這十八位好朋友的腦袋都割了下來。”眾軍官轟然答應，十八名軍官提起刀劍，站在那十八人身後。

　　韋小寶心想：“我這副骰子做了手腳的，要擲成一點兩點，本也不難。只是近來少有練習，手上功夫生疏了，剛才想擲天一對，卻擲成了個六點，要是稍有差池，不免害了這十八人的性命。這些臭男人也倒罷了，這花朵般的小姑娘死了，豈不可惜？”

　　他拿起四枚骰子，在手中搖了搖，自己吹了口氣，手指輕轉，一把擲下，隨即左掌掩住碗口。只聽得骰子滾了幾滾，定了下來，他沒有把握，手指离開一縫，湊眼望去，只見四枚骰子中兩枚兩點，一枚一點，一枚五點湊起來剛好是個別十。別十便是無點，小到無可再小。他本已打定主意，倘若手法不靈，擲成三點以上，隨口便說兩點一點，晃動骰碗，擾了骰子，從此死無對證，對方自是喜出望外，自己部屬最多只心中起疑，無人敢公然責難。現下作弊成功，大喜之下，罵道：“媽的，老子這只手該當砍掉了才是！”左手在自己右手背上重擊數下。

　　眾人看到了骰子，都大叫出聲：“別十，別十！”

　　那些藍衣人死里逃生，忍不住縱聲歡呼。那為首的藍衣青年望著韋小寶，心想：“滿洲韃子不講信義，不知他說過的話是否算數？”

　　韋小寶將賭台上的銀子一推，說道：“贏了銀子，拿了去啊。難道還想再賭？”

　　那青年道：“銀子是不敢領了。閣下言而有信，是位英雄。後會有期。”一拱手，轉身欲走。韋小寶道：“喂，你贏了錢不拿，豈不是瞧不起在下花差花差小寶？”那青年心想：“身在險地，不可多不耽擱。”說道：“那麼多謝了。”十八人都拿了銀子，轉身出帳。

　　韋小寶一雙眼睛一直盯在那少女臉上。她取了銀子後，忍不住向韋小寶瞧了一眼。四雙交投，那少女臉上一紅，微微一笑，低聲道：“謝謝你。”走了兩步，轉頭說道：“小將軍，你這四枚骰子，給了我成不成？”韋小寶笑道：“成啊，有什麼不可以。你拿去跟師兄們賭錢麼？”那少女微笑道：“不是的。我要好好留著，剛才真把我性命嚇丟了半條。”韋小寶抓起四枚骰子，放在她手里，乘勢在她手腕上輕輕一捏，這一下便宜，總是要討的。

　　那少女又道：“謝謝你。”快步出帳。

　　元義方見眾同門出帳，跟著便要出去。韋小寶道：“喂，你可沒跟賭過。”元義方臉上登時全無血色，心想：“這件事可真錯了，早知他會擲成別十，我又何必枉作小人。”說道：“將軍沒了骰子，我……我只道不賭了。”韋小寶道：“為什麼不賭？什麼都可以賭，豁拳可以賭，滾銅錢可以賭。”隨手抓起一疊銀票，道：“你猜猜，這里一共多少兩銀子。”元義方道：“那怎麼猜到？”韋小寶一拍桌子，喝道：“這匪徒，對本將軍無禮，拿出去砍了！”眾軍官齊聲答應。

　　元義方嚇得面如土色，雙膝一軟，跪倒在地，說道：“小……小人不敢，大將軍……大將軍饒命。”韋小寶大樂，心想：“這家伙叫我大將軍。”喝道：“我問你什麼，一句句從實招來，若有絲毫隱瞞，砍下你的腦袋。”元義方連聲道：“是，是！”

　　韋小寶命人取過足鐐手銬，將他銬上，吩咐輸了銀子的眾軍官取回賭本，退了出去，帳中只剩張康年、趙齊賢兩名侍衛，以及驍騎營參領富春。當下由張康年審訊，他問一句，元義方答一句，果然毫不隱瞞。

　　原來屋王派掌門人司徒伯雷，本是明朝的一名副將，隸屬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部下，抗拒滿洲入侵，驍勇善戰，頗立功勳。後來李自成打破北京，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司徒伯雷領兵與李自成部作戰，奮勇殺敵，攻回北京。當時他只道清兵入關，是為祟禎皇帝報仇，哪知清兵卻乘機占了漢人的江山，吳三桂做了大漢奸。司徒伯雷大怒之下，立即棄宮，到王屋山隱居。司徒伯雷武功本高，閒來以武功傳授舊部，時日既久自然而然的成了個王屋派。那是先有師徒，再有門徒，與別的門派頗不相同。說起司徒伯雷的名字，張康年等倒也曾有所聞。

　　元義方說道，那帶頭的青年是司徒伯雷的兒子司徒鶴，其餘的有些是同門師兄弟，有幾個年長的，他們以師叔相稱。那少女名叫曾柔，她父親是司徒伯雷的舊部，已于數年之前過世，臨終時命她拜在老上司門下。

　　他們最近得到訊息，吳三桂的獨生子吳應熊到了北京，司徒掌門便派他們來和他相見。路經此處，見到清兵軍營，司徒鶴少年好事，潛入窺探，卻是志在殺一殺滿洲兵的氣焰。

　　韋小寶問道：“你們去見吳三桂的獨生子，為了什麼？”元義方道：“師父吩咐，命我們想法子擒了他去王屋山，以此要挾吳三桂，迫他……迫他……”韋小寶道：“怎麼？迫他造反？”元義方道：“是師父說的，可與小人不相干。小人忠于大清，決不敢造反。小人今日和王屋派一刀兩斷，就是不肯附逆棄暗投明，陣前起義。”韋小寶一腳踢去，笑道：“他媽的，你還是個大大的義士啦。”元義方毫不閃避，挨了他這一腳，說道：“是，是！全仗將軍大人栽培。小人今後給將軍大人做奴做仆，忠心耿耿，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韋小寶心想對方這一下殺了三名御前侍衛，自己卻放了司徒鶴、曾柔一干人，只怕張康年等侍衛不服，至少也要怪老子擲骰子的運氣太差勁，眼前這件案子，總須給大家一些好處，才是做大莊家的面子，沉吟半晌，已有了主意，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你這大膽反賊，明明是去跟吳三桂勾結，造反作亂，卻說要綁架他兒子。你得了吳三桂多少好處，卻替他隱瞞？他媽的王八蛋，來人哪！給我重重的打！”

　　帳外走進七八名軍士，將元義方掀翻在地，一頓軍棍，只打得皮開肉綻。

　　韋小寶道：“你招了不招？你說要去綁架吳三桂的兒子，怎麼到我們軍營來殺害御前侍衛？御前侍衛和驍騎營，都是皇上最最親信之人，你們得罪了御前侍衛和驍騎勞營，就是不給皇上面子。”張康年、富春等一聽，心下大為受用，一齊出聲威嚇。

　　韋小寶道：“這家伙花言巧語，捏造了一片謊話來騙人。這等反賊，不打哪有真話？再給我打！”眾軍士一陣吆喝，軍棍亂下。元義方大叫：“別打，別打！小人愿招！”韋小寶問：“你們在王屋山上住的，共有多少人？”元義方道：“共有四百多人。”韋小寶又問：“連帶家人呢？”元義方道：“總有二千來罷！”韋小寶拍案罵道：“操你個奶奶雄，哪有這麼少的？給我打！”元義方叫道：“別打，別打！有……有……四千……五千多人！”

　　韋小寶大罵：“操你奶奶的十八代老祖宗，說話不爽爽快快的，九千就是九千，為什麼說四千、五千，分開來說？”元義方道：“是，是，有九千多人。”韋小寶道：“你們這等賊，哪有說真話的？說九千多人，至少有一萬九千。”砰的一聲，在桌上一拍，喝道：“在王屋山聚眾造反的，到底有多少人？”

　　元義方聽出他口氣，人數說得越多，小將軍越喜歡，便道：“聽說……聽說共有三萬來人。”韋小寶喜道：“是啊，這才差不多了。”轉頭向參領富春道：“這賊骨頭，不打不招。”富春道：“正是，還得狠狠的打。”

　　元義方叫道：“不用打了。將軍大人問什麼，小人招什麼。”早已打定了主意，總之是順著這小將軍的口風，以免皮肉受苦。

　　韋小寶道：“你們這三萬多人，個個都練武藝，是不是？剛才那小姑娘，只十五六歲年紀，也練武藝。你們都是吳三桂的舊部，有些年輕的，是他部下將領的子女，是不是？”元義方道：“是，是。大家都……都會武藝，都是吳三桂的舊部。”韋小寶道：“你們的首領司徒伯雷，以前是吳三桂的愛將，打仗是很厲害的，是不是？他說我們滿洲人都殺光了？”元義方道：“這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語，非常……非常之不對。”韋小寶道：“他派你們去北京見吳三桂的兒子，商量如何造反。為什麼不到云南去，跟吳三桂當面商量？”

　　元義方道：“這個……這個……恐怕……恐怕別有原因。”實則他們只是要綁架吳應熊，對韋小寶這句話倒不易回答。

　　韋小寶怒道：“混蛋！什麼別有原因？你們那司徒伯雷自己早去過云南，跟吳三桂一切都說好了，是不是？”元義方道：“好像……好像是的。”韋小寶罵道：“什麼好像不好像？他媽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元義方道：“是……是的，去……去過的。”

　　張康年、趙齊賢、富春三人聽得韋小寶一路指引，漸漸將一件造反謀叛的大逆案攀到平西王吳三桂頭上，不由得面面相覷，暗暗擔心，不知他是什麼用意。

　　韋小寶又問：“司徒伯雷是吳三桂的愛將，帶著這三萬精兵，為什麼不駐扎在云南？你奶奶的，王屋山在什麼地方？”心想：“倘若王屋山也在云南，這句話可不對了。”幸好元義方答道：“在河南省濟源縣。”但韋小寶可不知河南省濟源縣在什麼地方，說道：“那离北京很近，是不是？”元義方道：“也不太遠。”韋小寶罵道：“操你奶奶，很近就很近。什麼也不太遠。”元義方道：“是，是，很近，很近。“韋小寶道：“好啊，那离北京近得很哪！你們這些反賊，用意當真惡毒，在京城附近山里伏下了一枝精兵。吳三桂在云南一造反，你們立刻從山里殺將出來，直扑北京，將我們這些御前侍衛，驍騎營親兵，一個個砍瓜切菜，只殺得血流成河，尸積如山，沙塵滾滾，屁滾尿流，是不是？”元義方磕頭道：“這是吳三桂跟司徒伯雷兩個反賊大逆不道的陰謀，跟小人可不相干。”

　　韋小寶微微一笑，心道：“你這家伙倒乖巧得緊。”問道：“你們王屋派中，在吳三桂部下當過軍官兵卒，有哪些人，一一招來。”元義方道：“人數多得很。”當下說了許多人的姓名，那倒并非捏造。韋小寶道：“很好！你把這些人的姓名都寫了下來，他們以前在吳三桂部下當過什麼宮職，也都一一寫明。”元義方道：“有些……有些小人不大清楚。”韋小寶道：“你不清楚？拖下去再打三十棍，你就清楚了。”元義方忙道：“不……不用打，小人都……都記起來啦。”

　　軍士拿來紙筆，元義方便書寫名單。韋小寶見他寫了半天也沒寫完，心中不耐，對張康年道：“這人口供，叫師爺都錄了下來。”向元義方喝道：“你剛才說的口供，去跟師爺再說一遍，說得有半句不清楚的，砍了你的腦袋，帶了下去。”兩名軍官拉了他下去。

　　韋小寶笑嘻嘻的道：“三位老兄，咱們這次可真交上了運啦，破了這一件天大的造反案子，咱四人非大大升官不可。”張康年等三人驚喜交集。趙齊賢道：“這是都統大人的明見英斷，屬下有什麼功勞？”韋小寶道：“見者有份，人人都有功勞。”

　　張康年道：“說平西王造反，不知道夠不夠證据？”韋小寶道：“這批王屋山的反賊要造反，總不是假的罷？他們上北京去見吳三桂的兒子，能有什麼好事干出來？”張康年道：“這姓元的說，他們要綁架平西世子，逼迫平西王造反，那麼平西王事先恐怕未必跟他們有什麼聯絡。”韋小寶道：“張大哥跟平西王府的人很有來往，內情知道得很多，是不是？”倘若他們造反成功，平西王做了皇帝，嘿嘿。”

　　張康年聽他語不善，大吃一驚，忙道：“平西王府中的人，我一個也不識。都……統大人說……說得是，吳三桂那廝大……大逆不道，咱們立……立刻去向皇上告狀。”

　　韋小寶道：“請三位去跟師爺商量一下，怎麼寫這道奏章。”

　　張康年等三人和軍中文案師爺寫好了奏章，讀給韋小寶聽，內容一如元義方的招供，王屋山中吳三桂舊部諸人的名單，附于其後，奏折中加油添醬，敘述韋小寶日間內到反賊，夜里在營中假裝不備，引其來襲，反賊凶悍异常，韋小寶率領眾奮戰，身先士卒，生擒賊魁元逆義方，得悉逆謀。御前侍衛葛通等三人，忠勇殉國，求皇上恩典，對三人家屬厚加撫恤。

　　韋小寶聽了，說道：“把富參領和張趙兩位侍衛頭領的功勞也說上幾句。”富春等三人大喜道謝。韋小寶又道：“再加上幾句，說咱們把反賊一十九人都擒住了，反賊卻說什麼也不肯吐露逆謀，我便依据皇上先前所授方略，故意將一十八名反賊釋放，這才將全部逆謀查得明明白白。”三人齊道：“放走十八名反賊，原來是皇上所授方略？”

　　韋小寶道：“這個自然，我小小年紀，哪有這等聰明？若不是皇上有先見之明，這一樁大逆謀怎查得出？”

　　韋小寶說是的先前康熙命他放走吳立身、敖彪、劉一舟三人，以便查知刺客入宮為逆的真相。張康年等卻以為王屋派來襲之事，早為皇上所知，那麼誣攀吳三桂，也是皇上先有授意了，眼見一場大富貴平白無端的送到手中，無不大喜過望，向韋小寶千恩萬謝。

　　按照滿清規矩，將軍出征，若非奉有詔書，不得擅回，雖然韋小寶离北京不過二三十里，卻不能自行回宮向康熙親奏，當下命兩名佐領，十名御前侍衛，領了一個牛錄三百名兵士連夜押了元義方去奏知康熙。他心下得意：“這一下搞得吳三桂可夠慘的了。沐王府天地會比賽，要瞧是誰斗倒斗垮吳三桂。老子今日對兩們師父都立了大功，天地會的陳師父喜歡，皇帝師父也必喜歡。”

　　次日領軍緩緩南行，到得中午時分，兩名御前侍衛從京中快馬追來，說道：“皇上有密旨。”韋小寶大喜，當即召集眾侍衛，驍騎營眾軍官在中帳接旨。

　　那宣旨的侍衛站在中間，朗聲說道：“驍騎營正黃旗副都統兼御前侍衛副總管韋小寶聽者：朕叫你去少林寺辦事，誰叫你中途多管閒事？聽信小人胡說八道，誣陷功臣，這樣瞎搞，豈不令藩王寒心？那些亂七八糟的說話，從此不許再提，若有一言語泄漏了出去，大家提了腦袋回京來見朕罷。欽此。”

　　韋小寶一聽，只嚇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只得磕頭謝恩。中軍帳內人人面目無光，好生羞慚。富春、張康年等不敢多說，心想你這小孩兒胡鬧，皇上不降罪，總算待你很好的了，眼下你心情惡劣，沒的找釘子來碰，各人辭了出去。

　　那傳旨的侍衛走到韋小寶身旁，在他身邊低聲道：“皇上吩咐，叫你一切小心在意。”韋小寶道：“是，皇上恩典，奴才韋小寶感激萬分。”取出四百兩銀子，送了兩名侍衛。待兩人走後，甚是納悶：“難道皇帝知道我誣攀吳三桂？還是元義方那廝到了北京之後又翻口供，說我屈打成招？看來皇上對吳三桂好得很，若要扳倒他，倒是不易。”

　　傍晚時分，押解元義方的侍衛和驍騎營官兵趕了上來。韋小寶碰了這個大釘子，大家賭錢也沒興致了。一路無話，不一日，到了嵩山少林寺。

　　住持得報有聖旨到，率領僧眾，迎下山來，將韋小寶一行接入寺中。

　　韋小寶取出聖旨，拆開封套，由張康年宣讀，只聽他長篇大論的讀了不少，什麼“法師等深悟玄機，早識妙理，克建嘉猷，夾輔皇畿”，什麼“梵天宮殿，懸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煙云之氣色”，什麼“云繞嵩岳，鸞回少室，草垂仙露，林升佛日，倬焉梵眾，代有明哲”，跟著讀到封少林寺住持晦聰為“護國佑聖禪師”，所有五台山建功的十八名少林僧皆有封賞，最後讀道：“茲遣驍騎營正黃樸詡統，兼御前侍衛副總管，欽賜黃馬褂韋小寶為朕替身，在少林寺出家為僧，御賜度牒法器，著即剃度，欽此。”

　　前面那些文縐縐的駢四驪六，韋小寶聽了不知所云，後面這段主去是懂的，不由得臉上變色。康熙要他去五台山做和尚，他是答應了的，萬料不想竟會叫他在少木寺剃度。這道聖旨一直在他身邊，可是不到地頭，怎敢拆開偷著？何況就算看了，也不識其中寫些什麼。

　　晦聰禪師率僧眾謝恩。眾軍官取出賞物分發。韋小寶在旁看著，心下滿不是味兒。

　　晦聰禪師道：“韋大人代皇上出家，那是本寺的殊榮。”當即取出剃刀，說道：“韋大人是皇上替身，非同小可，即是老衲，也不敢做你師父。老衲替先師收你為弟子，你是老衲的師弟，法名晦明。少林合寺之中，晦字輩的，就是你和老衲二人。”

　　韋小寶到此地步，只得滿目含淚，跪下受剃。晦聰禪師先用剃刀在他頭頂剃三刀，便有剃度僧將他頭上本已燒得稀稀落落的頭發剃得精光。晦聰禪師偈道：“少林素壁，不以為礙。代帝出家，不以為泰。塵土榮華，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取過皇帝的御賜度牒，將“晦明”兩字填入牒中，引他跪拜如來，眾僧齊宣佛號。

　　韋小寶心中大罵：“你老賊禿十八代祖宗不積德，卻來剃老子的頭發。你念一聲啊彌陀佛，老子肚里罵一聲辣塊媽媽。”突然間悲從中來，放聲大哭。滿殿軍官盡皆驚得呆了。

　　晦聰禪師道：“師弟，本寺僧眾，眼下以‘大覺觀晦，澄淨華嚴’八字排行。本師觀證禪師，已于二十八年前圓寂，寺中澄字輩諸僧，都是你的師侄。”

　　當下群僧順次上前參見，其中澄心、澄光、澄通等都是跟他頗有交情的。

　　韋小寶見到一個個白須發銀的澄字輩老和尚都稱自己為師叔，淨字輩也不有少和尚年紀已老，竟稱自己為師叔祖，倒也有趣，即是華字輩的眾僧，也有三四十歲的，參拜之時竟然口稱太師叔祖，忍不住哈哈大笑。眾人見他臉上淚珠未擦，忽又大笑，無不營莞爾。

　　康熙派遣御前侍衛，驍騎營親兵來到少林寺，原來不過護送韋小寶前來剃度出家，但皇帝替身，豈同尋常，若非如此大張旗鼓，怎能在少林群僧心中目中顯得此事的隆重。

　　驍騎營參領富春，御前侍衛趙齊賢、張康年等向韋小寶告別。韋小寶取出三百兩銀子，要張康年在山下租賃民房，讓雙兒居住。少林寺向來不接待女施主入寺，雙兒雖已改穿了男裝，但達摩院十八羅漢都認得她是韋小寶的丫頭，是以她候在山下，只道傳過聖旨，封贈犒賞之後，韋小寶便即下山回京，哪料到他竟會在寺中出家。

　　韋小寶既是皇帝的替身，又是晦字輩的“高僧”，在寺中自是身份尊祟。方丈撥了一座大禪房給他。晦聰方丈道：“師弟在寺中一切自由，朝晚功課，亦可自便，除了殺生，偷盜，淫邪，妄語，飲酒五大戒之外，其餘小戒，可守可不守。”跟著解釋五戒是什麼意思。

　　韋小寶心想：“這五戒之中，妄語一戒，老子是說什麼也不守的了。”問道：“戒不戒賭？”晦聰方丈一怔，問道：“什麼賭？”韋小寶問道：“賭錢哪？”晦聰微微一笑，說道：“五大戒中，并無賭戒。旁人要守，師弟任便。”韋小寶心想：“他媽的，我一人不戒有什麼用？難道自己跟自己賭？”

　　在寺中住了數日，百無聊賴，尋思：“小玄子要我去服侍老皇爺，卻叫我先在少林寺出家，不知什麼時候才讓我去五台山？”這日信步走到羅漢堂外，只見澄通帶著六名弟子正在練武，眾僧見他到來，一齊躬身行禮。

　　韋小寶揮手道：“不必多禮，你們練自己的。”但見淨字輩六僧拳腳精嚴辭，出手狠捷，拆招之時，又是變化多端，比之自己這位師叔祖，實在是高明得太多了。聽得澄通出言指點，這一拳如何剛猛有余，韌勁不足，這一腳又是如何部位偏了，踢得太高，韋小寶全不明白，瞧得索然無味，轉身便走。

　　心想：“常聽人說，少林寺武功天下第一，我來到寺里做和尚，不學功夫豈不可惜？”突然間恍然大悟：“啊喲，是了！海天富這老烏龜教給我的狗屁少林派武功是假的，管不了用，小玄子叫我在少林寺出家，是要我學些少林派的真本事，好去保護老皇爺。可是我的師父在廿八年前早死了，誰來教我功夫？”沉吟半晌，又明白一事：“住持老和尚教我做他師弟，原來就是要讓我沒有師父，這老賊禿好生奸滑。嗯，是了，他是我是皇帝親信，乃是滿洲大官，決不肯把上乘功夫傳給我這小韃子。哼，你不教我，難道我不會自己瞧著學嗎？”

　　在傳授武功之時，若有人在旁觀看，原是任何門派的大忌，但這位晦明禪師乃本寺“前輩高僧”，本派徒子徒孫傳功練武，他要在旁瞧瞧，任誰都不能有何异議。他在寺中各院東張西望，見到有人練武習藝，便站定了看上一會。只可惜這位“高僧”的根柢實在太過淺薄，當日海天富所教的既非真實功夫，陳近南所傳的那本內功秘訣，他又沒練過幾天。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這樣隨便看看，豈能有所得益？何況他又沒耐心多看。

　　在少林寺中游蕩了月余，武功一點也沒學到。但他性子隨和，喜愛交朋友，在寺中是位份僅次于方丈的前輩，既肯和人下交，所有僧眾自是對他都十分親熱。

　　這一日春風和暢，韋小寶只覺全身曖洋洋地，耽在寺中與和尚為伴，實在不是滋味，于是出了寺門，信步下山，心想好久沒見雙兒，不知這小丫頭獨個兒過得怎樣，要去瞧瞧她，再者在寺里日日吃齋，青菜豆腐的祖宗早給他罵過幾千幾萬次，得要雙兒買些雞鴨魚肉，讓大和尚飽餐一頓。

　　行近寺外迎客亭，忽聽得一陣爭吵之聲，他心中一喜：“妙極，妙極！有人吵架。”快步上前，只聽得幾個男人的聲音之中，夾著女子清脆嗓音。

　　走到臨近，只見亭中兩個年輕女子，正在和本寺四名僧人爭鬧。四僧見韋小寶，齊道：“師叔祖來了，請他老人家評評這道理。”迎出亭來，向他合十躬身。這四僧都是淨字輩的，韋小寶知道他們職司接待施主外客，平日能言善語，和藹可親，不知何故竟地跟兩個年輕女子爭鬧起來。看這兩個女子時，一個二十歲左右，身穿藍衫，另一個年紀更小，不過十六七歲，身穿淡綠衣衫。

　　韋小寶一見這少女，不過十六七歲，胸口宛如被一個無形的鐵錘重重擊了一記，霎時之間唇燥舌干，目瞪口呆，心道：“我死了，我死了！哪里來的這樣的美女？這美女倘若給了我做老婆，小皇帝跟我換位也不干。韋小寶死皮賴活，上天下地，槍林箭雨，刀山油鍋，不管怎樣，非娶了這姑娘做老婆不可。”

　　兩個少女見四僧叫這小和尚為“師叔祖”，執禮甚恭，甚是奇怪，片刻之間，便見他雙目發呆，牢牢的盯住綠衣女郎。縱然是尋常男子，如此無禮也是十分不該，何況他是出家的僧人？那綠衣女郎臉上一紅，轉過了過去，那藍衫女郎已是滿臉怒色。

　　韋小寶兀自不覺，心想：“她為什麼轉了頭去？她臉上這麼微微一紅，麗春院中一百個小姑娘站在一起，也沒她一根眉毛好看。她每笑一笑，我就給她一萬麗銀子，那也抵得很。”又想：“方姑娘、小郡主、洪夫人、建宁公主、雙兒丫頭、還有那個擲骰子的曾姑娘，這許許多多人加起來，都沒眼前這位天仙的美貌。我韋小寶不要做皇帝，不做神龍教教主，不做天地會總舵主，什麼黃馬褂三眼花翎，一品二品的大官，更加不放在心上，我……我非做這小姑娘的老公不可。”頃刻之間，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立下了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大決心，臉上神色古怪之極。

　　四僧二女見他忽爾眉花眼笑，忽爾咬牙切齒，便似顛狂了一般。淨濟和淨清連叫數次：“師叔祖，師叔祖！”韋小寶只是不覺。過了好一會，才似從夢中醒來，舒了口長氣。

　　那藍衫女郎初時還道他好色輕薄，後來又見神色不像，看來這小和尚多半是個白痴，心下好笑，問道：“這小和尚是你們的師叔祖？”

　　淨濟忙道：“姑娘言語可得客氣些。這些高僧法名上晦下明，是本寺兩位晦字輩的高僧之一，乃是住持方丈的師弟。”兩個女郎都微微一驚，隨即更覺好笑，搖頭不信。那綠衣女郎笑道：“師姊，他騙人，我們才不上當呢。這個小……小法師，怎麼會是什麼高僧了？”

　　這幾句話清脆嬌媚，輕柔欲融，韋小寶只聽得魂飛魄散，忍不住學道：“這個小……小法師，怎麼地是什麼高僧了？”這句話一學，輕薄無賴之意，表露無遺。

　　兩個女郎立即沉下臉來，四名淨字輩的僧人也覺這位小師叔祖太也失態，甚感羞愧。

　　那藍女郎哼了一聲，問道：“你是少林寺的高僧？”韋小寶道：“僧就是僧，卻不是什麼高僧，你瞧我這麼矮，只不過是個矮僧。”藍衫女郎雙眉一軒，朗聲道：“我們聽人說道，少林寺天下武學的總匯，七十二門絕藝深不可測。我姊妹倆心中羡慕，特來瞻仰，不料武功固是平平，寺里和尚更加不守清規，油嘴滑舌，便如市井流氓一般，令人好生失望，咱們走罷！”說著轉身出亭。

　　淨清攔住她身後，說道：“女施主來到少林寺，行凶打人，就算要走，也得留下尊師名號。”

　　韋小寶聽到“行凶打人”四字，心想：“原來她們打過了人，怪不得淨清他們要不依爭吵。”只見淨清、淨濟二人左頰上都有個紅紅的掌印，顯是各吃了一巴掌。他和寺中僧眾閒談，早知這幾個知客僧的武功，在寺中屬于最未流，方丈便因他們口齒伶俐而武功極低，才派他們接待來寺隨喜的施主。少林寺在武林中享大名千余年，每月前來寺中領教的武人指不胜屈，知客僧武功低微，便不致跟人動手，否則的話，少林禪寺變成了動武打架的場子，既礙清修，更大違佛家慈悲無諍之義，兼且不成體統。

　　那藍衫女郎顯然不知其中緣由，只覺一出手便打了兩名少林僧，心下甚是得意，說道：“憑你們這一點功夫，也想要姑娘留下師父名號，哼，你們配不配？”

　　淨濟適才吃過她苦頭，知道憑著自己這里五人，無法截得住她們，這兩個少女下山去產一加宣揚，說來到少林寺中打了兩個和尚，揚長而去，對方連自己的來歷也不知道，少林寺的名頭往哪里擱去？便道：“我們四僧職司接待施主，武功低微之極，出家人和氣為本，豈可妄自跟人動手？兩位既要領教敝寺武功，還請少待，貧僧去請幾位師伯師叔來，讓兩位見見便了。”說著轉身往寺中奔去。

　　突然間藍影一晃，淨濟怒喝：“你……”拍的一聲，摔了一個筋斗卻是那藍衫女郎搶了過去，伸足勾了他一交。淨濟躍起身來，怒道：“女施主，你怎地……”那藍衫女郎哈哈一笑，右拳出擊，淨濟忙挺右臂擋格。藍衫女郎左手一帶，喀喇一聲，竟將右臂關節卸脫。只聽得喀喇、哎唷、格格之聲連響，她頃刻之間，又將余下三僧或斷腕骨，或脫臂臼。四僧退在一旁，已全無抵御之能。淨濟轉身便奔，回入寺中報信。

　　韋小寶嚇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間後領一緊，已被人抓住，這一抓連著他後頸中要穴一走拿住，登時全身酸軟，使不出力氣。

　　眼見藍衫女郎站在前面，那麼抓住他後領的，自然是綠衫女郎，他心中狂喜，大叫：“妙極，妙極！”既已給她這麼一抓，就不枉了在這人世走一遭，最好她再在自己身上踢幾腳，在頭項鑿幾拳，就算立即給打死了，那也是滋味無窮，艷福不淺。這時鼻中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便叫：“好香，好香！”

　　藍衫女郎怒道：“這小賊禿壞得很，妹子，你把他鼻子割了下來。”韋小寶只聽得身後一個嬌媚的聲音道：“好！我先挖了他一雙賊忒兮兮的眼睛。”便覺一根溫軟膩滑的手指尖按到他左眼皮上。韋小寶叫道：“你慢慢的挖，可別太快了。”那女郎奇道：“為什麼？”韋小寶道：“最好你這樣抓住我，抓一輩子，永遠不放。”那女郎怒道：“小和尚，你死在臨頭，還在跟我風言風語？”

　　韋小寶只覺右眼陡然劇痛，那女郎竟然真的要挖出他眼珠，大駭之下，彎腰低頭，滿腔風情登時丟到九霄云外，雙手反撩，只盼格開她抓住自己後領的那只手。那女郎一拳打在他後心。韋小寶大叫：“哎喲，媽呀！”雙手反過來亂抓亂舞，不知不覺的使上了洪教主所授的半招“狄青降龍”，突然之間，雙手手掌中軟綿綿地，竟然抓住了那女郎的胸口。

　　這一式本是要逼得背後的敵人縮身，然後倒翻筋斗，騎在敵人頸中，豈知那女郎并無臨敵經驗，不提防韋小寶抓住了胸部。招式的後果既大不相同，那“狄青降龍”的後半招便也使不出來。

　　那女郎驚羞交加，雙手自外向內拗入，兜住韋小寶的雙臂，喀喇一聲，已拗斷了他雙臂臂彎的關節，這招“乳燕歸巢”名目溫，卻是“分筋錯骨手”中的一記殺著，跟著飛腿將韋小寶踢出丈許。那女郎氣惱之極，拔出腰間柳葉刀，猛力向韋小寶背心斬落。

　　韋小寶忙一個打滾，滾到了亭心的石桌之下。那女郎一刀斬在地下，火星四濺，右足踢出，將韋小寶從桌子底下踢了出來。藍衫女郎叫道：“師妹，不可殺人！”綠衫女郎恍若不聞，又是一刀，重重砍在韋小寶背上。韋小寶又叫：“哎喲，我的媽啊！”綠衫女郎再砍了兩刀，只砍得韋小寶奇痛徹骨，幸有寶衣護身，卻未受傷。

　　綠衫女郎還等再砍，藍衫女郎抽出刀來，當的一聲，架住了她鋼刀，叫道：“這小和尚活不成啦，咱們快走！”她想在少林寺殺了廟中僧人，這禍可闖得不小。

　　綠衫女郎受了重大侮辱，又以為已將這小和尚殺死，驚羞交集，突然間淚水滾下雙頰，手臂一彎，揮刀往自己脖子抹去。藍衫女郎大驚，急忙伸刀去格，雖將她刀刃擋開，但刀尖還是划過頸中，鮮血直冒。藍衫女郎驚道：“師妹……你……你干什麼？”綠衫女郎眼前一黑，暈倒在地。

　　藍衫女郎拋下鋼刀，抱住了她，只是驚叫：“師妹，你……你……死不得。”

　　忽聽身後有人說道：“阿彌陀佛，快快救治。”藍衫女郎哭道：“救……救不了啦。”只見一只手從背後伸過來，手指連動，點了綠衫女郎頸中傷口周圍的穴道，說道：“救人要緊，姑娘莫怪。”嗤嗤聲響，那人撕下衣襟，包住綠衫女郎的頭頸，俯身將她抱起。藍衫女郎手足無措，站起身來，見那人是個白須垂胸的老僧，抱了綠衫女郎，快步向山上奔去。她惶惶之下，只得跟隨其後，見那老僧抑抱著師妹奔進了少林寺山門，當即跟了進去。

　　韋小寶從石桌下鑽出，雙臂早已不屬已有，軟軟的垂在身旁，心想：“這……這姑娘好狠，干麼自尋短見，倘若當真死了，那怎麼辦？我……我還是逃他媽的罷？”但一想到那少女的絕世容顏，心口一熱，打定主意：“逃是不能逃的，非得去瞧瞧她不可。”雙臂劇痛，額頭冷汗如黃豆般一滴滴洒將下來，支撐著上山。

　　只走得十余步，寺中已有十多名僧人奔出，將他和淨字輩三僧扶回房中。

　　他和四僧都是給御脫了關節，擒拿跌打原是少林寺武功之所長，當即有僧人過來替他們接上了臼。韋小寶迫不及等要去瞧瞧那姑娘，問知那兩個女客的所在，徑向東院禪房走去，剛繞過回廊，只見八名僧人手執戒刀，迎面走來。

　　那八僧都是戒律耽中的執事僧，為首一人躬身說道：“師叔祖，方丈大師有請。”韋小寶道：“是了。我得先去瞧瞧那個小姑娘，看她是死是活。”那僧人道：“方丈大師在戒律院中相候，請師叔祖即刻過去。”韋小寶怒道：“他媽的，我說去瞧那個美貌小姑娘，你沒聽到嗎？”他平時脾氣甚好，這時心中急了，在寺中竟也破口罵人。

　　八僧面面相覷，不敢阻攔，當下四僧在後跟隨，另四僧去傳淨濟等四名知客僧。

　　韋小寶來到東院禪房，問道：“小姑娘不會死嗎？”一名老僧道：“啟稟師叔，傷勢不重，小僧正在救治。”韋小寶當即放心。

　　那藍衫女站在站邊，指著韋小寶罵道：“都是這小和尚不好。”

　　韋小寶向她伸了伸舌頭，遲疑片刻，終于不敢進房去看，轉身走向戒律院來。只見院門大開，數十名僧人身披袈裟，兩旁站立，神情肅然。押著他過來的執刀四僧齊聲道：“啟稟方丈，晦明僧轉到。”韋小寶見了這等神情，心想：“你是大老爺審堂嗎？他奶奶的，搭什麼臭架子？”走進大堂。只見佛堂前點了數十枝蜡燭，方丈晦聰禪師站在左首，右首站著一位老僧，身材高大，不怒自威，乃是戒律院首座澄識禪師，淨清等四僧站在下首。

　　晦聰禪師道：“師弟，拜過了如來。”韋小寶跪下禮佛。晦聰待他拜過後站起，說道：“半山亭中之事，相煩師弟向戒律院首座說知。”韋小寶道：“我聽得他們在吵架，便過去瞧瞧。至于到底為什麼吵架，可不知道了。淨濟，你來說罷。”

　　淨濟道：“是。”轉身說道：“啟稟方丈和首座師叔：弟子四人在半山亭中迎客，那兩位女施主要到寺來隨喜，便婉言相告，本寺向來的規矩，不接待女施主。那位年紀較大的女施主說：‘聽說少林寺自稱是武學正宗，七十二項絕藝，每一項是當世無敵，我們便是要來見識識，到底是怎樣厲害法。’弟子道：‘敝寺決不敢自稱武林當世無敵，天下部門各派，武功各有長處，少林派如何敢狂妄自大？’”

　　晦聰方丈道：“那說得不錯，很是得體啊。”

　　淨濟道：“那女施主道：‘如此說來，少林派只不過浪得虛名，三腳貓的拳腳，不足一笑？’弟子說：‘請教兩位女施主是何門派，是哪一位武林前輩門下的高足。’”

　　晦聰道：“正是。這兩個年輕女子來本寺生事，瞧不起本派武功，必是大有來頭，該當問她們的門派來歷。”

　　淨濟道：“那女子說：‘你要知道我們的門派來歷嗎？那容易得很，一看就知道。’突然出手，將弟子和淨清師弟都打了一記巴掌。她出手極快，弟子事先又沒防備，慚愧得很，竟然沒能避過。淨清師弟說：‘兩位怎地動粗，出手打人？’那女子笑道：‘你們問我門派來歷，口說無憑，出手見功，你們一看，不就知道了嗎？’說到這里，晦明師叔祖就來了。”

　　澄識問道：“那位女施主出手打你。所使手法如何？”淨濟、淨清都低下頭去，說道：“弟子沒看清楚。”澄識問其餘二僧：“你們沒挨打，該看到那女施主的手法身法？”二僧道：“只聽得拍拍兩聲，兩位師兄就挨了打，那女子好像手也沒動，身子也沒動。”

　　澄識向方丈望去，候他示下。

　　晦聰凝思半刻，向執事僧道：“請達摩院、般若堂兩位首座過來。”過不多時，兩位首座先後到來。達摩院首座澄心，便是到五台山赴援的十八羅漢之首。般若堂的座首澄觀禪師是個八十來歲的老僧。二僧向方丈見了禮。晦聰說道：“有兩位女施主來本寺生事，不知是什麼門派，兩位博知多聞，請共同參詳。”當下說了經過。

　　澄心道：“四名師侄全沒看到她出手，可是兩人臉上已挨了一掌，這種武功，本派千葉手中是有的，武當派回風掌是有的，昆侖派落雁掌、崆峒派飛鳳手，也都有這等手法。”

　　晦聰道：“單憑這兩掌，瞧不出她的武功門派。師弟，你又怎地和他們動手？”

　　韋小寶道：“那藍衫姑娘先將四個……四個和尚都打斷了手……”晦聰詢問四僧的手腕手臂如何脫臼。四僧連比帶說，演了當時情景。澄心凝神看了，逐一細問那女郎的手法，最後問韋小寶道：“請問師叔，那姑娘又如何折斷你老人家的雙臂？”

　　韋小寶道：“我老人家後領給那美貌姑娘一把抓住，登時全身酸訂，她抓在這里。”說首一指後頸。澄心點頭道：“那是‘大椎穴’，最是人身要穴。”韋小寶道：“我反手想格開她手臂，卻給她在背心上打了一拳，痛得要命。我老人家急了，反過手去亂抓，在她胸口抓了一把。這小姑娘也急了，弄斷了我手臂，又將我摔在地下，提刀亂砍。他媽的，殺人不要本錢，她一心一意謀殺親夫，想做小寡婦。”

　　眾僧聽他滿口胡言，面面相覷。澄心站到他背後，伸手相比，見到他後心僧衣的三條刀痕，吃了一驚，道：“她砍了你三刀，師叔傷勢如何？”

　　韋小寶得意洋洋，道：“我有寶衣護身，并沒受傷。這三刀幸好沒砍在我的光頭上。這小妹子砍我不死，定是嚇得魂飛天外，以為我老人家武功深不可測，只好自己抹了脖子。其實我武功稀松平常，而她這等花容月貌，我老人家也決計不會跟她為難……”

　　晦聰怕他繼續胡說八道下去，插嘴道：“師弟，這就夠了。”

　　眾僧這時均已明白，那女郎所以自尋短見，是因胸口被抓，受了極大羞辱。韋小寶當時生死懸于一發，觀他衫上三條刀痕可知，急危中回手亂抓，碰到敵人身上任何部位，都不能說有什麼錯。他武功低微，給人擒住後拚命掙扎，出手豈能有甚麼規矩可循？

　　澄識臉色登時平和，說道：“師叔，先前聽那女施主口口聲聲罵你不守清規，只道你真的犯戒去調戲婦女，致有得罪。原來那是爭斗之際的無意之失，不能說是違犯戒律。師叔請坐。”親自端過一張椅子，放在晦聰下首，意思是說你不犯戒律，戒律院便管你不著，你是寺中尊長，自當對你禮敬。韋小寶嘻嘻一笑，坐了下來。澄識見他神態輕浮，說話無聊，忍不住道：“師叔雖不犯色戒，但見到女施主時，也不舉止莊重，貌相端嚴，才不失少林寺高僧的風度。”韋小寶怎麼樣道：“我這個高僧馬馬虎虎，隨便湊數，當不得真的。”

　　晦聰正要出言勸諭，般若堂首座澄觀忽道：“沒有門派。”澄心奇道：“師兄說這兩位女施主沒有門派？”澄觀道：“偷學的武功！她二人的分筋錯骨手中，包含了武當、昆侖、崆峒、點蒼的四派手法，在師叔背心上砍的這三刀，包含了峨嵋、青城、山西六合刀的三門刀法。如此雜駁不純，而且學得都并不到家，天下沒這一派武功。”

　　韋小寶大感詫异，說道：“咦，她們這些招式，你每一招都能知道來歷？”

　　他不知澄觀八歲便在少林寺出家，七十余年中潛心武學，從未出過寺門一步，博覽武學典籍，所知極為廣博。少林寺達摩院專研本派武功，般若堂卻專門精研天下各家各派武功。般若堂中數十位高僧，每一位都精通一派至數派功夫。

　　少林寺眾僧于隋末之時，曾助李世民削平王世充，其時武功便已威震天下，千余年來聲名不替，固因本派武功博大精深，但般若堂精研別派武功，亦是主因之一。通曉別派武功之後，一來截長補短，可補本派功夫之不足；二來若與別派高手較量，先已知道對方底細，自是大占上風。少林弟子行俠江湖，回寺參見方丈和本師之後，先去戒律院稟告有無過犯，再到般若堂稟告經歷見聞。別派武功中只要有一招一式可取，般若堂僧人便筆錄下來。如此積累千年，于天下各門派武功了若指掌。縱然寺中并無才智卓傑的人才，卻也能領袖群倫了。

　　澄觀潛心武學，世事一竅不能，為人有些痴痴呆呆，但于各家各派的武功卻分辨精到。文人讀書多而不化，成了“書呆子”，這澄觀禪師則是學武功了“武呆子”。他生平除了同門拆招之外，從未與外人動過一招半式，可是于武學所知之博，寺中群僧推為當世第一。

　　澄心道：“原來兩位女施主并無門派，事情便易辦了。只要治好了那位姑娘的傷，送她們出寺，便無後患。”澄識道：“她二人師姊妹相稱，似乎是有師父的。”澄心道：“就算有師父，也不會是名門大派中的高明人物。”澄識點了點頭。

　　晦聰方丈道：“兩位女施主年輕好事，這場爭斗咱們并沒做錯了什麼。雖然如此，還是不可失了禮數，對兩位女施主須得好好相待。這便散了罷。”說著站起身來。

　　澄心微笑道：“先前我還道武林中出了哪一位高手，調教了兩個年輕姑娘，有意來折辱本寺，有點兒擔心。少林寺享名千載，可別在咱們手里栽了筋斗”眾僧都微笑點頭。

　　韋小寶忽道：“依我看來，少林派武功名氣很大，其實也不過如此。”

　　晦聰正要出門，一聽愕然回頭。韋小寶道：“淨濟、淨清，你們已學了幾年功夫？”淨濟說學了十四年，淨清學了十二年，都自稱資質低劣，全無長進，慚愧之至。

　　晦聰方丈道：“咱們學佛，志在悟道解脫，武功高下乃是末節。”

　　韋小寶搖頭道：“我看這中間大有毛病。這兩個小妞兒，年紀大的也不過二十歲，只是東偷一招，西學一式，使些別門別派雜拌兒的三腳貓，就打得學了十幾年功夫的少林僧落荒而逃，屁滾尿流，毫無招架之功，死無葬身之地。如此看來，什麼武當派、昆侖派的一招半式，可比咱們少林派的正宗武功厲害得多了。”

　　晦聰、澄識、澄心等僧的臉色都十分尷尬，韋小寶這番話雖然極不及耳，一時卻也難以辯駁，只想：“淨濟等四人的功夫差勁之極，怎能說是少林派的正宗武功？”

　　澄觀卻點頭道：“師叔言之有理。”

　　澄識奇道：“怎地師兄也說有理？”澄觀道：“人家的雜拌兒打敗了咱們的正宗功夫，這不間總有點不大對頭。”晦聰道：“各人的資質天份不同。淨濟等原不以武功見長，他們忙于接待賓客，那于宏揚佛法是大有功德之事。淨濟、淨清、淨本、淨源，你們四人交卸了知客的職司，以後多練練武功罷。”淨濟等四僧躬身答應。

　　眾僧出得戒律院來。韋小寶搖了搖頭，澄觀皺眉思索半晌，也搖了搖頭。

　　晦聰和澄心對望了一眼，均想：“這一老一少，都大有呆氣，不必理會。”徑自走了。

　　澄觀望著院中一片公孫樹的葉子緩緩飄落，出了一會神，說道：“師叔，我要去瞧瞧這位女施主。”韋小寶大喜，道：“那再也沒有了。我也去。”

　　兩人來到東院禪房，替綠衫女郎治病的老僧迎了出來。韋小寶問道：“她會不會死？”那老僧道：“刀傷不深，不要緊，不會死的。”韋小寶喜道：“妙極，妙極。”走進禪房。

　　只見那綠衫女郎橫臥榻上，雙目緊閉，臉色蒼白得猶如透明一般，頭頸中用棉花和白布包住，右手放在被外，五根手指細長嬌嫩，真如用白玉雕成，手背上手指盡處，有五個小小的圓渦。韋小寶心中大動，忍不住要去摸摸這只美麗可愛已極的小手，說道：“她還有脈搏沒有？”伸手假意要去把脈。

　　那藍衫女郎站在床尾，見他進來，早已氣往上沖，喝道：“別碰我妹子！”見他并不縮手，左手一探，便抓他手腕。澄觀中指往她左手掌側“陽谷穴”上彈去，說道：“你這招是山西郝家的擒拿手。”藍衫女郎手一縮，手肘順勢撞出。澄觀伸指向她肘底“小海穴”。那女郎右手反打，澄觀中指又彈，逼得她收招，退了一步。那女郎又驚又怒，雙拳如風，霎時之間擊出了七八拳。澄觀不住點頭，手指彈了七八下，那女郎“哎唷”一聲，右臂“清冷淵”中指，手臂動彈不得，罵道：“死和尚！”

　　澄觀奇道：“我是活的，若是死和尚，怎能用手指彈你？”那女郎見他武功厲害，心下怯了，卻不肯輸口，罵道：“你今天活著，明天就死了。”澄觀一怔，問道：“女施主怎麼知道：難道你有先見之明？”

　　那女郎哼了一聲，道：“少林寺的和尚就會油嘴滑舌。”她只道澄觀跟自己說笑，卻不知這老和尚武功雖強，卻全然不通世務。他一生足不出寺，寺中僧侶嚴守妄言之戒，從來沒人跟他說過一句假話，他便道天下絕無說假話之事。他聽那女郎說少林寺和尚油嘴滑舌，心想：“難道今天齋菜之中，豆油放得多了？”伸袖抹了抹嘴唇，不見有油，舌頭在口中一卷，也不覺如何滑了。正自詫异，那藍衫女郎低聲喝道：“出去，別吵醒了我師妹！”

　　澄觀道：“是，是……師叔，咱們出去罷。”韋小寶呆望榻上女郎，早已神不守舍，應了一聲，卻不移步。藍衫女郎慢慢走到他身邊，突然出掌，猛力一推。韋小寶“啊”的一聲大叫，被她推得直飛出房去，砰的一聲，重重跌下，連聲“哎唷”，爬不起來。

　　澄觀道：“這一招‘江河日下’，本是勞山派的掌法，女施主使得不怎麼對。”口中嘮叨，出房扶起韋小寶，說道：“師叔，她這一掌推來，共有一十三種應付之法。倘若不愿和她爭斗那麼六種避法之中，任何一種都可使用。如要反擊呢，那麼勾腕、托肘、指彈、反點、拿臂、斜格，倒踢，七種方法，每一種都可將之化解了。”

　　韋小寶摔得背臂俱痛，正沒好氣，說道：“你現下再說，又有何用？”

　　澄觀道：“是，師叔教訓得是。都是做師侄的不是。倘若我事先說了，師？”寰退悴幌胛𠍇閹衞㛦灰𦴩笆埽姹膊恢掠謖庖喚弧！？”韋小寶心念一動：“這兩個姑娘凶得很，日後再見面，她們一上來就拳打腳踢，倒是難以抵擋。這老和尚對兩個小妞的武功知道得清清楚楚，手指這麼一彈，便逼得她就此不敢過來欺人。我要娶那妞兒做老婆，非騙得老和尚跟在身旁保駕不可。”轉念又想：“老和尚這樣老了，不知還有幾天好活，倘若他明天就鳴呼哀哉，豈不糟糕之至？”說道：“你剛才用手指彈了彈，那妞兒便服服帖帖，這是什麼功夫？”

　　澄觀道：“這是‘一指禪’功夫，師叔不會嗎？”韋小寶道：“我不會。不如你教了我罷。”澄觀道：“師叔有命，自當遵從。這‘一指禪’功夫，也不難學，只要認穴准确，指上勁透對方穴道，也就成了。”

　　韋小寶大喜，忙道：“那好極了，你快快教我。”心想學會了這門功夫，手指這麼彈得幾彈，那綠衣姑娘便即動彈不得，那時要她做老婆，還不容易？而“也不難學”四字，更是關鍵所在。天下功夫之妙，無過于此，霎時間眉花眼笑，心痒難搔。

　　澄觀道：“師叔的易筋內功，不知練到了第幾層，請你彈一指試試。”韋小寶道：“怎樣彈法？”澄觀屈指彈出，嗤的一聲，一股勁氣激射出去，地下一張落葉飄了起來。

　　韋小寶笑道：“那倒好玩。”學著他樣，也是右手拇指扣住中指，中指彈出去，這一下自然無聲無息，連灰塵也不濺起半點。

　　澄觀道：“原來師叔沒練過易筋經內功，要練這門內勁，須得先練般若掌。待我跟你拆拆般若掌，看了師叔掌力深淺，再傳授易筋經。”韋小寶道：“般若掌我也不會。”澄觀道：“那也不妨，咱們來拆拈花擒拿手。”韋小寶道：“什麼拈花擒拿手，可沒聽見過。”

　　澄觀臉上微有難色，道：“那麼咱們試拆再淺一些的，試金剛神掌好了。這個也不會？就從波羅蜜手試起好了。也不會？那要試散花掌。是了，師叔年紀小，還沒學到這路掌法，韋陀掌？伏虎掌？羅漢拳？少林長拳？”他說一路拳法，韋小寶便搖一搖頭。

　　澄觀見韋小寶什麼拳法都不會，也不生氣，說道：“咱們少林派武功循序漸進，入門之後先學少林長拳，熟習之後，再學羅漢拳，然後學伏虎拳，內功外功有相當根柢了，可以學韋陀掌。如果不學韋陀掌，那麼學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韋小寶口唇一動，便想說：“這大慈大悲千手式我倒會。”隨即忍住，知道海老公所教的這些什麼大慈大悲千手式，十招中只怕有九招半是假的，這個“會”字，無論如何說不上。只聽澄觀續道：“不論學韋陀掌或大慈大悲千手式，聰明勤力的，學七八年也差不多了。如果悟性高，可以跟著學散花掌。學到散花掌，武林中別派子弟，就不大敵得過了。是否能學波羅蜜手，要看各人性子不近于練武，進境慢些。再過十年，淨清或許可以練韋陀掌。淨濟學武不專心，我看還是專門念金剛經參禪的為是。”

　　韋小寶倒油了口涼氣，說道：“你說那一指禪并不難學，可是從少林長拳練起，一路路拳法練將下來，練成這一指禪，要幾年功夫？”

　　澄觀道：“這在般若堂的典籍中是有得記載的。五代後晉年間，本寺有一位法慧禪師，生有宿慧，入寺不過三十六年，就練成了一指禪，進展神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料想他前生一定是一位武學大宗師，許多功夫是前生帶來的。其次是南宋建炎年間，有一位靈興禪師，也不過花了三十九年時光。那都是天縱聰明、百年難遇的奇才，令人好生佩服。前輩典型，後人也只有神馳想像了。”

　　韋小寶道：“你開始學武，到練成一指禪，花了多少時候？”

　　澄觀微笑道：“師侄從十一歲上起始上少林長拳，總算運氣極好，拜晦智禪師座下，學得比同門師兄弟們快得多，到五十三歲，于這指法已略窺門徑。”

　　韋小寶道：“你從十一歲練起，到了五十三歲時略跪什麼門閂，那麼總共練了四十二年才練成？”澄觀甚是得意，道：“以四十二年而練成一指禪，本派千余年來，老衲名列第三。”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老衲的內力修力平平，若以指力而論，恐怕排名在七十名以下。”說到這里，又不禁沮喪。

　　韋小寶心想：“管你排第三也好，第七十三也好，老子前世不修，似乎沒從娘胎里帶來什麼武功，要花四十二年時光來練這指法，我和那小妞兒都是五六十歲老頭子，老太婆啦。老子還練個屁！”說道：“人家小姑娘只練得一兩年，你要練四五十年才胜得過她，實在差勁之至。”

　　澄觀早想到了此節，一直在心下盤算，說道：“是，是！咱們少林武功如此給人家比了下去，實在……實在不……不大好。”

　　韋小寶道：“什麼不大好，簡直糟糕之極。咱們少林派這一下子，可就抓不到武林中的牛耳朵，馬耳朵了。你是般若堂首座，不想個法子，怎對得起幾千幾萬年來少林寺的高僧？你死了以後，見到法什麼禪師、靈什麼禪師，還有我的師兄晦智禪師，大家責問你，說你只是吃飯拉屎，卻不管事，不想法子保全少林派的威名，豈不羞也羞死了？”

　　澄觀老臉通紅，十分惶恐，連連點頭，道：“師叔指點得是，待師侄回去，翻查般若堂中的武功典籍，看有什麼妙法，可以速成。”韋小寶喜道：“是啊，你倘若查不出來，咱們少林派也不用再在武林中混了。不如請這兩位小姑娘來，讓那大的做方丈，小的做般若堂首座。由她二人來傳授武功，比咱們那此笨頭笨腦的傻功夫，定是強得多了。”

　　澄觀一怔，問道：“她們兩位女施主，怎能做本寺的方丈，首座？”

　　韋小寶道：“誰教你想不出武功速成的法子？方丈丟臉，你自己丟臉，那也不用說了，少林派從此在武林中沒了立足之地，本寺幾千名和尚，都要去改拜兩個小姑娘為師了。大家都說，花了幾十年時光來學少林派武功，又有什麼用？兩個小姑娘只學得一年半載，便喀喇、喀喇，把少林寺和尚的手腳都折斷了。大家保全手腳要緊，不如恭請小姑娘來做般若堂首座罷。”

　　這番言語只把澄觀聽得額頭汗水涔涔而下，雙手不住發抖，顫聲道：“是，是！請兩位小姑娘來做本寺的方丈、座首，唉，那……那太丟人了。”韋小寶道：“可不是嗎？那時候咱們也不收少林派了。”澄觀問道：“那……那叫什麼派？”韋小寶道：“不如干脆叫少女派好啦，少林寺改成少女寺。只消將山門上的牌匾取下來，刮掉那個‘林’字，換上一個‘女’字，只改一個字，那也容易得緊。”澄觀臉如土色，忙道：“不成，不成！我……我這就去想法子。師叔，恕師侄不陪了。”合十行禮，轉身便走。

　　韋小寶道：“且慢！這件事須得嚴寒秘密。倘若寺中有人知道了，可大大的不妥。”澄觀問道：“為什麼？”韋小寶道：“大家信不過你，也不知你想不想得出法子。那兩個小姑娘還在寺中養傷，大家心驚膽戰之下，都去磕頭拜師，咱們偌大少林派，豈不就此散了？”

　　澄觀道：“師叔指點的是。此事有關本派興衰存亡，那是萬萬說不得的。”心中好生感激，心想這位師叔年紀雖小，卻眼光遠大，前輩師尊，果然了得，若非他靈台明澈，具卓識高見，少林派不免變了少女派，千年名派，萬動不復。

　　韋小寶見他匆匆而去，袍袖顫動，顯是十分驚懼，心想：“老和尚拚了老命去想法子，總會有些門道想出來。我這番話人人都知破綻百出，但只要他不和旁人商量，諒這笨和尚也不知我在騙他。”想起躺在榻上那小姑娘容顏如花，一陣心猿意馬，又想進房去看她幾眼。回頭走得幾步，門帷下突然見到藍裙一晃，想起那藍衫女郎出手狠辣，身邊沒了澄觀保駕，單身入房，非大吃苦頭不可，只得歎了口氣，回到自已禪房休息。

　　次日一早起來，便到東禪院去探望。治病的老僧合十道：“師叔早。”韋小寶道：“女施主的傷處好些了嗎？”那老僧道：“那位女施主半夜里醒轉，知道身在本寺，定要即刻离去，口出無禮言語，師侄好言相勸，她說決不死在小……小……小僧的廟里。”韋小寶聽他吞吞吐吐，知道這小姑娘不是罵自己為“小淫賊”，便是“小惡僧”，問道：“那便如何”？那老僧道：“師侄不敢阻攔，反正那女施主的傷也無大礙，只得讓她們去了，已將這事稟告了方丈。”

　　韋小寶點點頭，好生沒趣，暗想：“這小姑娘一去，不知到了哪里？她無名無姓，又怎查得到？”怪那老僧辦事不力，埋怨了幾句，轉念一想：“這兩個小妞容貌美麗，大大的與眾不同，出手時各家各派的功夫都有，終究會查得到。”于是踱到般若堂中。

　　只見澄觀坐在地下，周身堆滿了數百本簿籍，雙手抱頭，苦苦思索，眼中都是紅絲，多半是一晚不睡，瞧他模樣，自然是沒想出善法。他見到韋小寶進來，茫然相對，宛若不識，竟是潛心苦思，對身周一切視而不見。

　　韋小寶見他神情苦惱，想要安慰他幾句，跟他說兩個小姑娘已去，眼下不必著急，轉念一想：“他如不用心，如何想得出來？只怕我一說，這老和尚便從事偷懶了。”

　　倏忽月余，韋小寶常到般若堂行走，但見澄觀瘦骨伶仃，容色憔悴，不言不語，狀若痴呆，有時站起來拳打腳踢一番，跟著便搖頭坐倒。韋小寶只道這老和尚甚笨，苦思了一個多月，仍然一點法子也沒有，卻不知少林派武功每一門都講究根基扎實，宁緩不速。這等以求速成，正是少林派武功的大忌。澄觀雖于天下武學幾乎無所不知，但要他打破本派禁條，另創速成之法，卻與他畢生所學全然不合。

　　天所漸暖，韋小寶在寺中已有數月。這些日子來，每日里總有數十遍想起綠衫少女。

　　這一日悶得無聊，攜帶很兩，向西下了少室山，來到一座大鎮，叫作潭頭鎮人，去衣舖買了一套衣巾鞋補襪，到鎮外山洞中換上，將僧袍僧鞋雹入包袱，負在背上，臨著溪水一照，宛然是個富家子弟。回到鎮上，在一間酒樓中雞鴨魚肉的飽餐一頓，心想：“這便得去尋找賭場，大賭一番。”知道賭場必在小巷之中，當下穿街過巷，東張西望。

　　他每走進一條小巷，便傾聽有無呼麼喝六之聲，尋到第七條巷子時，終于聽到有人叫道：“天九王，通吃！”這幾個字鑽入耳中，當真說不出的舒服受用，比之少林寺中時時刻刻聽到的“南無阿彌陀佛”，實有西方極樂世界與十八層地獄之別。

　　他快步走近，伸手推門。一名四十來歲的漢子歪戴帽子，走了出來，斜眼看他，問道：“干什麼的？”韋小寶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在手中一拋，笑道：“手發痒，來輸幾兩銀子。”那漢子道：“這里不是賭場，是堂子。小兄弟，你要嫖姑娘，再過幾年來罷。”

　　韋小寶餓賭已久一聽到“天九王，通吃”那五個字後，便天土塌下來，也非賭上幾手不可，何況來到妓院就是回到了老家，怎肯再走？笑道：“你給我打幾個清倌人，打打茶圍，今日少爺要擺三桌花酒。”將那錠銀二兩重的銀子塞到他手上，笑道：“給你喝酒。”龜奴城喜，見是來了豪客，登時滿臉堆歡，道：“謝少爺賞！”長聲叫道：“有客！”恭恭敬敬的迎他入內。老鴇出來迎接，見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衣著甚是華貴，心想：“這孩子是偷了家里的錢來胡花，可重重敲他一筆。”笑嘻嘻的拉著他手，說道：“小少爺，你們這里規矩，有個開門利是。你要見姑娘，須得先給賞錢。”

　　韋小寶臉一板，說道：“你欺我沒嫖過雛兒嗎？咱們可是行家，老子家里就是開這個調調兒的。”摸出一疊銀票，約莫四百兩，往桌上一拍，說道：“打茶圍的五錢銀子一個姑娘，做花頭是三兩銀子，提大茶壺的給五錢，娘姨五錢。老子今日興致挺好，一律成雙加倍。”一連串妓院行話說了出來，竟沒半句外行，可把那老鴇聽得呆了，怔了半晌，這才笑道：“原來是同行的小少爺，我這可走了眼啦。不知小少爺府上開的是哪幾家院子？”

　　韋小寶道：“老子家里在揚州開的是麗春院、怡情院、在北京開的是賞心樓、暢春閣、在天津開的是柔情院、問菊院、六家聯號。”其實這六家都是揚州著名的妓院，否則一時之間，他也杜撰不出六家妓院的招牌。

　　那老鴇一聽，心想乖乖不得了，原來是六院聯號的大老板到了，他這生意可做得不小，笑問：“小少爺喜歡怎樣的姑娘陪著談心？”韋小寶道：“諒你們這等小地方，也沒蘇州姑娘。有沒有大同府的？”老鴇面有慚色，低聲道：“有是有一個，不過是冒牌貨，她是山西汾陽人，只能騙騙冤大頭，可不敢欺騙行家。”

　　韋小寶笑道：“你把院子里的姑娘通統叫來，少爺每個打賞三兩銀子。”老鴇大喜，傳話出來，霎時間鶯鶯燕燕，房中擠滿了姑娘。這小地方的妓院之中，自然是些粗手粗腳的庸脂俗粉，一個個拉手摟腰，竭力獻媚。韋小寶大樂，雖然眾妓或濃眉高顴，或血盆大口，比他自己還著實丑陋幾分，但他自幼立志要要妓院中豪闊一番，今日得償平生之愿，自是得意洋洋，拉過身過一個妓女，在她嘴上一吻，只覺一股蔥蒜臭氣直沖而來，幾欲作嘔。

　　突然間門帷掀開，兩個女子走了進來。韋小寶道：“好！兩個大妹子一起過來，先來親個子鄔……”一言未畢，已看清楚了兩女的面貌，不由得大吃一驚。

　　他大叫一聲，跳起身來，將摟住他的兩個妓子推倒在地。

　　原來進來的這兩個女子，正是日思夜想的那綠衫女郎和他師姊。

　　那藍衫衣郎冷笑道：“你一進鎮來，我們就跟上了你。瞧你來干什麼壞事。”韋小寶背上全是冷汗，強笑道：“是，是。這位姑娘，你……你頭頸里的傷……傷好……好了嗎？”綠衫女郎哼了一聲，并不理睬。藍衫姑娘怒道：“我們每日里候在少林寺外，要將你碎尸萬段，以報辱我師妹的深仇大恨。哼，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叫你這惡僧撞在我們手里。”

　　韋小寶暗暗叫苦：“老子今日非歸位不可。”陪笑道：“其實……其實我也沒怎樣得罪了……得罪了姑娘，只不過……只不過這麼抓了一把，那也不打緊，我看……我看……”

　　綠衫女郎紅暈上臉，目光中露出殺機。藍衫女郎冷冷的道：“剛才你又說什麼來？叫我們怎麼樣？”韋小寶道：“糟糕，這可又不巧得很了。我……我當做你們兩位也是……也是這窯子里的花姑娘。”

　　綠衫女郎低聲道：“師姊，跟我為非作歹的賊禿多說什麼？一刀殺了干淨。”刷的一聲響，白光一閃，韋小寶大叫縮頸，頭上帽子已被她柳葉刀削下，露出光頭。

　　眾妓女登時大亂，齊聲尖叫：“殺人哪，殺了人哪。”

　　韋小寶一矮身，躲在一名妓女身後，叫道：“喂，這里是窯子啊，進來的便是婊子，你們兩個還不快快出去，給人知道了那可……難聽……難聽得很哪……”二女刷刷數刀，但房中擠滿了十來個妓女，卻哪里砍得他著？刀鋒掠過，險些砍傷了兩名妓女。

　　韋小寶縱聲大叫：“老子在這里嫖院，有什麼好瞧的？我……我要脫衣服了，要脫褲子啦。”扯下身上衣衫，摔了出去。

　　二女怒極，但怕韋小寶當真要耍賴脫褲子，綠衫女郎轉身奔出，藍衫女郎一怔，也奔了出去，砰砰兩聲，將沖進來查看的老鴇，龜奴推得左右摔倒。

　　一時之間，妓院中呼聲震天，罵聲動地。

　　韋小寶暫免一刀之厄，但想這兩位姑娘定是守在門口，自己只要踏出妓院門口一步，立時便給她們殺了，叫道：“大家別亂動，每個人十兩銀子，人人都有，決不落空。”眾妓一聽，立時靜了下來。韋小寶取出二十兩銀子，交給龜奴，吩咐：“快去給我備一匹馬，等在巷口。”那龜奴接了銀子出去。

　　韋小寶指著一名妓女道：“給你二十兩銀子，快脫下衣服給我換上。”那妓女大喜，便即脫衣。余下七嘴八舌，紛紛詢問。韋小寶道：“這兩個是我的大老婆、小老婆，剃光了我頭，不許我嫖院，我逃了出去，她們便追來殺我。”

　　老鴇和眾妓一聽，都不禁樂了。嫖客的妻子到妓院來吵鬧打架，那是司空見慣，尋常之極，但提刀要殺，倒也少見，至于妻妾合力剃光丈夫的頭發，不許他嫖院，卻是首次聽聞。

　　韋小寶匆匆換上妓女的衣衫，用塊花布纏住了頭。眾妓知他要化妝逃脫，嘻嘻哈哈的幫他涂脂抹粉。在妓院中賭錢的嫖客聽得訊息，也擁來看熱鬧。不久龜奴回報馬已備好，得知情由之後，說道：“少爺這可得小心，你大夫人守在後門，小夫人守在前門。兩人都拿著刀子。”韋小寶大派銀子，罵道：“這兩個潑婦，管老公管得這麼緊，真是少有少見。”

　　那老鴇得了他三十兩銀子的賞錢，說道：“兩只雌老虎壞人衣食，天下女人都像你兩個老婆一樣，我們喝西北風嗎？二郎神保佑兩只雌老虎絕子絕孫。啊喲，小少爺，我可不是說你。你不如休了兩只雌老虎，天天到這里來玩個痛快。”

　　韋小寶笑道：“你主意倒挺高明。媽媽，你到前門去，痛罵那潑婦一頓，不過你可得躲在門後罵，防她使潑，用刀子傷你。眾位姊妹，大家從後門沖出去。我那兩個潑婆娘就捉不到我了。”當下拿出銀子分派。眾婊子無不雀躍。重賞之下，固有勇夫，只須重賞，勇婦也大不乏人。眾妓得了白花花的銀子，人人“忠”字當頭，盡皆戮力效命。

　　只聽得前門口那老鴇已在破口大罵：“小潑婦，大潑婦，要管住老公，該當聽他的話，討他歡心才是。你們自己沒本事，他才會到院子里來尋歡作樂。拿刀子嚇他，殺他，又有屁用？你們這位老公手段豪闊，乃是天下第一的大好人，兩只雌老虎半點也配他不上。老娘教你們個乖，趕快向他磕頭賠罪，再拜老娘為師，學點床上功夫，好好服侍他。否則的話，他決意把你們賣給老娘，在這里當婊子，咱們今天成交……啊喲……哎唷，痛死啦……”

　　韋小寶一聽，知道那藍衫女已忍不住出手打人，忙道：“大伙兒走啦！”

　　二十幾名妓女從後門一擁而出，韋小寶混在其中。那綠衫女郎手持柳葉刀守在門邊，陡然見到大批花花綠綠的女子沖了出來，睜大一雙妙目，渾然不明所以。

　　眾妓奔出巷，韋小寶一躍上馬，向少林寺疾馳而去。

　　那藍衫女郎見機也快，當即撇下老鴇，轉來來追。眾妓塞住了小巷，伸手拉扯，紛道：“雌老虎，你老公騎馬走啦，追不上啦！嘻嘻，哈哈。”那女郎怒得幾乎暈去，持刀威嚇，眾妓料她也不敢當真殺人，“賤潑婦，醋壇子，惡婆娘”的罵個不休。那女郎大急，縱聲高暇：“師妹，那賊子逃走了，快追！”但聽得蹄聲遠去，又哪里追得上？

　　韋小寶馳出市鎮，將身上女子衫褲一件件脫下拋去，包著僧袍的包袱，忙亂中卻失落在妓院中了，在袖子上吐些唾沫，抹去臉上脂粉，心想：“老子今年流年當真差勁之至，既做和尚，又扮婊子。唉，那綠衣姑娘要是真的做了我老婆，便殺我頭，也不去妓院了。”

　　一口氣回到少林寺，縱馬來到後山，躍下馬背，悄悄從側門躡手躡腳的進寺，立即掩面狂奔，回到自己禪房。他洗去臉上殘脂膩粉，穿上僧袍，這才心中大定，尋思：“這兩個大老婆、小老婆倘若來寺吵鬧，老子給她們一個死不認帳。”

　　次日午間，韋小寶斜躺在禪床之上，想著那綠衣女郎的動人體態，忍不住又想冒險，尋思：“我怎生想個妙法，再去見她一面？”忽然淨濟走進禪房，低聲道：“師叔祖，這幾天你可別出寺，事情有些不妙。”韋小寶一驚，忙問端詳。淨濟道：“香積廚的一個火工剛才跟我說，他到山邊砍柴，遇到兩個年輕姑娘，手里拿著刀子，問起了你。”韋小寶道：“問什麼？”淨濟道：“問他認不認得你，問你平時什麼時候出來，愛到什麼地方。師叔祖，這兩個姑娘不懷好意，守在寺外，想加害于你。你只要足不出寺，諒她們也不敢進來。”

　　韋小寶道：“咱們少林寺高僧怕了她們，不敢出寺，那還成什麼話？”

　　淨濟道：“師侄孫已稟服了方丈。他老人家拿人來稟告師叔祖，請你暫且讓她們一步，料想兩上小姑娘也不會有長性，等了幾天沒見到你，自然走了。方丈說道，武林中朋友只會說我們大人大量，決不能說堂堂少林寺，竟會怕了兩個無門派的小姑娘。”

　　韋小寶道：“無門無派的小姑娘。哼，可比我們有門有派的大和尚厲害得多啦。”

　　淨濟道：“誰說不是呢？”想到折臂之恨，忿忿不平，又道：“只不過方丈有命，說甚麼要息事宁人。”

　　韋小寶待他走後，心想：“得去瞧瞧澄觀老和尚，最好他已想出妙法。”來到般若堂，只見澄觀雙手抱頭，仰眼瞧著屋梁，在屋中不住的踱步兜圈子，口中念念有詞。

　　韋小寶不敢打斷他的思路，待了良久，見他已兜了幾個圈子，兀自沒停息的模樣，便咳嗽了幾聲。澄觀并不理會。韋小寶叫道：“老師侄，老師侄！”澄觀仍沒聽見。

　　韋小寶走上前去，伸手往他肩頭拍去，笑道：“老……”手掌剛碰到他肩頭，突然身子一震，登時飛了出去，砰的一聲，撞在牆上，氣息阻塞，張口大呼，卻全沒聲息。

　　澄觀大吃一驚，忙搶上跪倒，合十膜拜，說道：“師侄罪該萬死，沖撞了師叔，請師叔得重責罰。”韋小寶隔了半晌，才喘了口氣，苦笑道：“請起，請起，不必多禮，是我自己不好。”澄觀仍不住道歉。韋小寶扶牆站起，再扶澄觀起身，問道：“你這是什麼功夫？可真厲害得緊哪。”心想：“這功夫倘若不太難練，學會了倒也有用。”

　　澄觀臉有惶恐之色，說道：“真正對不住了。回師叔：這是般若掌的護體神功。”韋小寶點了點頭，心想要學這功夫，先得學什麼少林長拳，羅漢拳，伏虎拳，韋陀拳，散花手，波羅蜜手，金剛神掌，拈花擒拿手等等羅里羅索的一大套，自己可沒這功夫，就算有功夫，也沒精神去費心苦練，問道：“速成的法子，可想出來沒有？”

　　澄觀苦著臉搖了搖頭，說道：“師侄已想到不用一指禪，不用易筋內功，以般若掌來對付，也可破得兩位女施主的功夫，只不過……只不過……韋小寶道：“只不過練到般若掌，也得二三十年的時光，是不是？“澄觀囁嚅道：“二三十年，恐怕……恐怕……”韋小寶扁扁嘴，臉上鄙夷之色，道：“恐怕也不定夠了。”

　　澄觀十分慚愧，答道：“正是。”呆了一會，說道：“等師侄再想想，倘若用拈花擒拿手，不知是否管用。”

　　韋小寶心想這老和尚拘泥不化，做事定要順著次序，就算拈花擒拿手管用，至少也得花上十幾年時候來學。這老和尚骨力深厚，似乎不在洪教主之下，可是洪教主任意創制新招，隨機應變，何等瀟洒自如，這老和尚卻是呆木頭一個，非得點拔他一條明路不可，說道：“師侄，我看兩個小姑娘年紀輕輕，決不會練過多少年功夫。”

　　澄觀道：“是啊，所以這就奇怪了。”

　　韋小寶道：“人家既然決不會是一步步的學起，咱們也就不必一步步的死練了。她們哪有你這樣深厚的內功修為？我瞧哪，要對付這兩個小妞兒，壓根兒就不用練內功。”

　　澄觀大吃一驚，顫聲道：“練武不……扎好根基，那……那不是旁門左道嗎？”

　　韋小寶道：“她們不但是旁門左道，而且是沒有門道。對付沒門沒道的功夫，便得用沒門沒道的法子。”澄觀滿臉迷惘，喃喃道：“沒門沒道，沒門沒道？這個……這個，師侄可就不懂了。”韋小寶笑道：“你不懂，我來教你。”

　　澄觀恭恭敬敬的道：“請師叔指教。”他一生所見的每一位“晦”字輩的師伯、師叔，盡是武功卓絕的有德高僧，心想這位小師叔雖因年紀尚小，內力修為不足，但必然大有過人之處，否則又怎能做自己師叔？這些日子來苦思武功速成之法，始終摸不到門徑，看來再想十年，二十年，直到老死，也無法解得難題，既有這位晦字輩的小高僧來指點迷津，不由得驚喜交集，敬仰之心更是油然而生。

　　韋小寶道：“你說兩個小姑娘使的，是什麼昆侖派、峨嵋派中的一招，咱們少林派的武功，比之這些亂七八糟的門派”是誰強些？”

　　澄觀道：“只怕還是咱們少林派的強些，就算強不過，至少也不會弱于他們。”

　　韋小寶拍手道：“這就容易了。她們不用內功，使一招希里呼嚕門派的招式，咱們也不用內功，使一招少林派的招式，那就胜過她們了。管他是般若堂也好，金剛神拳也好，波羅密手也罷，阿彌托佛腳也罷，只消不練內功，那就易學得很，是不是？”

　　澄觀皺眉道：“阿彌托佛腳這門功夫，本派是沒有的，不知別派有沒有？不過倘若不練內功，本派的這些拳法掌法便毫無威力，遇上別派內力深厚的高手，一招之間，便會給打得筋折骨斷。”韋小寶哈哈一笑，道：“這兩個小姑娘，是內功深厚的高手麼？”澄觀道：“不是。”韋小寶道：“那你又何必擔心？”

　　當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澄觀吁了口長氣，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師侄一直想不到此節。”他呆了一呆，又道：“不過另有一樁難處，本派入門掌法十八路，內外器械三十六門，絕技七十二項。每一門功夫變化少的有數十種，多的在一千以上，要將這些招式盡數學全了，卻也不易。就算不習內功，只學招式，也得數十年功夫。”

　　韋小寶心想：“這老和尚笨得要命。”笑道：“那又何必都學全了？只消知道小姑娘會什麼招式，有道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小姑娘這一招打來，老和尚這一招破去，管教殺得她們落荒而逃，片甲不回。”

　　澄觀連連點頭，臉露喜色，大有茅塞頓開之感。

　　韋小寶道：“那個穿藍衣的姑娘用一招甚麼勞山派的‘江河日下’，你說有六種避法，又有七種反擊的法門，其實又何必這麼羅里羅索？只消有一種法子反擊，能夠將她打敗，其餘的十二種又學他干麼，豈不省事得多嗎？”

　　澄觀大喜，道：“是極，是極！兩位女施主折斷師叔的手臂，打傷淨濟師侄他們四人，所用的分筋錯骨手，包括了四派手法，用咱們少林寺的武功，原是化解得了的。”當下先將二女所用手法，逐一施演，跟著說了每一招的一種破法，和韋小寶試演。

　　澄觀的破解之法有時太過繁復難學，有時不知不覺的用上了內功，韋小寶便要他另想簡明法子。少林派武功固然博大宏富，澄觀老和尚又是腹笥奇廣，只要韋小寶覺得難學，搖了搖頭，他便另使一招，倘若不行，又再換招，直到韋小寶能毫不費力的學會為止。

　　澄觀見小師叔不到半個時辰，便將這些招式學會，苦思多日的難題一時豁然而解，只喜歡得扒耳摸腮，心痒難搔。突然之間，他又想起一事，說道：“可惜，可惜！”又搖頭道：“危險，危險！”

　　韋小寶忙問：“什麼可惜，什麼危險？”

## 第二十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與此圖皆可傳

　　澄觀道：“以要師叔你老人家和淨濟他們四個出去，和兩位女施主動手，讓她們折斷手足，。倘若折得厲害，難以治愈，從此殘廢，豈不可惜？又如兩位女施主下手狠辣，竟把你們五個殺了，豈不危險？”韋小寶奇道：“為什麼又要我們五人去動手？”澄觀道：“兩個女施主所學的招數，一定不止這些。師侄既不知她們另有什麼招數，自然不知拆解的法門。五位若不是關上去挨打試招，如何能夠查明？”

　　韋小寶哈哈大笑：“原來如此。那也有法子的，只要你出跟她們動手，就不會可惜，沒有危險了。”澄觀臉有難色，道：“出家人不生嗔怒，平白無端的去跟人家動手，那是大大不妥。”韋小寶道：“有了。咱二人就出寺走走，倘若兩位女施主已然遠去，那再好也沒有了。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她們便另有什麼招數，咱們也不必理會了。”澄觀道：“是極，是極！不過師侄從來不出寺門，一出便存心生事，立意似乎不善。我佛當年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傳的是四聖諦，八正道，這『正意』是八正道的一道……”韋小寶打斷他話頭，說道：“咱們也不必去遠，只在寺旁隨意走走，最好遇不著她們。”澄觀道：“正是，正是。師叔立心仁善，與人無爭無競，那便是『正意』了，師侄當引為模揩。”

　　韋小寶暗暗好笑，攜著他手，從側門走出少林寺來。澄觀連寺畔的樹林也沒見過，眼見一大片青松，不由得嘖嘖稱奇，贊道：“這許多松樹生在一起，大是奇觀。我們般若堂的庭院之中，只有兩棵……”

　　一言未畢，忽聽得身後一聲嬌叱：“小賊禿在這里！”白光閃動，一把鋼刀向韋小寶砍將過來。澄觀道：“這是五虎斷門刀中的『猛虎下山』。”伸手去抓使刀人的手腕，忽然想起，這一招是『拈花擒拿手』中的手法，未免太難，說道：“不行！”急忙縮手。

　　使刀的正是那藍衫女郎，她見澄觀縮手，柳葉刀疾翻，向他腰間橫掃。便在這時，綠衫女郎也從松林中竄出，揮刀向韋小寶砍去。韋小寶急忙躲到澄觀身後，綠衫女郎這一刀便砍向澄觀左肩。澄觀道：“這是太極刀的招數，倒不易用簡便的法子來化解……”一句話沒說完，二女雙刀揮舞，越砍越急。澄觀叫道：“師叔，不行，不行。兩位女施主出招太快，我可……我可來不及想。你……你快請兩位不必性急，慢慢的砍。”

　　藍衫女郎連使狠招，始終砍不著老和尚，幾次還險些給他將刀奪去，聽他大呼小叫，只道他有意譏諷，大怒之下，砍更更加急了。

　　韋小寶笑道：“喂，兩位姑娘，我師侄請你們不必性急，慢慢的發招。”

　　澄觀道：“正是，我腦子不大靈活，一時三刻之間，可想不出這許多破法？！？綠衫女郎恨極了韋小寶，幾刀砍中澄觀，又揮刀向韋小寶砍來。澄觀伸手擋住，說道：“這位女施主，我師叔沒學過你這路刀的破法，現下不必砍他，等他學會之後，識了抵擋之法，那時再砍他不遲。唉，我這些法子委實不行。師叔，你現下不忙記，我這些法子都是不管用的，回頭咱們再慢慢琢磨。”他口中不停，雙手忽抓手拿，忽點忽打，將二女纏得緊緊的，綠衫女郎去殺韋小寶，卻哪里能夠？

　　韋小寶眼見已無凶險，笑嘻嘻的倚樹觀戰，一雙眼不住在綠衫女郎臉上、身上、手上、腳手轉來轉去，飽餐秀色，樂也無窮。

　　綠衫女郎不見韋小寶，只道他已經逃走，回頭找尋，見他一雙眼正盯住自己，臉一紅，再也顧不澄觀，轉身舉刀，向他奔去。哪知澄觀正出指向她脅下點來，這一指故意點得甚慢，她原可避開，但一分心要去殺人，脅下立時中指，一聲嚶嚀，摔倒在地。澄觀忙道：“哎喲，對不住。老僧這招『笑指天南』，指力使得并不厲害，女施主只須用五虎斷門刀中的一招『惡虎攔路』，斜刀一封，便可擋開了。這一招女施主雖未使過，但那位穿藍衫的女施主卻使過的，老僧心想女施主一定也會使，哪知道……唉，得罪，得罪。”

　　藍衫女郎怒極，鋼刀橫砍直削，勢道凌厲，可是她武功和澄觀相差實在太遠，連他僧袍衣角也帶不上半點。澄觀嘴里羅唆不休，心中只記憶她的招數，他當場想不出簡易破法，只好記明了刀法招數，此後再一招招的細加參詳。

　　韋小寶走到綠衫女郎身前，贊道：“這樣美貌的小美人兒，普天下也只有你一個了，嘖嘖嘖！真是瞧得我魂飛天外。”伸出手去，在她臉上輕輕摸了一把。那女郎驚怒交迸，一口氣轉不過來，登時暈去。韋小寶一驚，倒也不敢再肆意輕薄，站直身子，叫道：“澄觀師侄，你把這位女施主也點倒了，請她把各種招數慢慢說將出來，免傷和氣。”

　　澄觀遲疑道：“這個不大好罷？”韋小寶道：“現下這樣動手動腳，太不雅觀，還是請她口說，較為斯文大方。”澄觀喜道：“師叔說得是。動手動腳，不是『正行』之道。”

　　藍衫女郎知道只要這老和尚全力施為，自己擋不住他一招半式，眼下師妹被擒，自己如也落入其手，無人去報訊求救，當即向後躍開，叫道：“你們要是傷我師妹一根毛發，把你們少林寺燒成白地。”

　　澄觀一怔，道：“我們怎敢傷了這位女施主？不過要是她自己落下一根頭發，難道你也要放火燒寺？”藍衫女郎奔出幾步，回頭罵道：“老賊禿油嘴滑舌，小賊禿……”她本想說“淫邪好色”，但這四字不便出口，一頓足，竄入林中。

　　韋小寶眼見綠衫女郎橫臥于地，綠茵上一張白玉般的嬌臉，一雙白玉手般的纖手，真似翡翠座上一尊白玉觀音的睡像一般，不由得看得疾了。

　　澄觀道：“女施主，你師姊走了。你也快快去罷，可別掉了一根頭發，你師姊來燒我們寺廟。”

　　韋小寶心想：“良機莫失。這小美人兒既落入我手，說什麼也不能放她走了。”合十說道：“我佛保佑，澄觀師侄，我佛要你光大少林武學，維護本派千余年威名，你真是本派的第一大功臣。”澄觀奇道：“師叔何出此言？”韋小寶道：“咱們正在煩惱，不知兩位女施主更有什麼招數。幸蒙我佛垂怜，派遣這位女施主光臨本寺，讓她一一施展。”說著俯身抱起那女郎，說道：“回去罷。”

　　澄觀愕然不解，只覺此事大大的不對，但錯在何處，卻又說不上來，過了一會，才道：“師叔，我們請這女施主入寺，好像不合規矩。”韋小寶道：“什麼不合規矩？她到過少林寺沒有？方丈和戒律院首座都說沒什麼不對，自然是合規矩了，是不是？”他問一句，澄觀點一下頭，只覺他每一句話都是無可辯駁。眼見小師叔脫下身上僧袍，罩在那女郎身上，抱了她從側門進寺，只得跟在後面，臉上一片迷惘，腦中一片混亂。

　　韋小寶心里卻是怦怦大跳，雖然這女郎自頭至足，都被僧袍罩住，沒絲毫顯露在外，但若給寺中僧侶見到，總是不免起疑。他溫香軟玉，抱個滿懷，內心卻只有害怕，幸好般若堂是後寺僻靜之處，他快步疾趨，沒撞到其他僧人。進堂之時，堂中執事僧見師叔駕到，首座隨在其後，都恭恭敬敬的讓在一邊。

　　進了澄觀的禪房，那女郎兀自未醒，韋小寶將她放在榻上，滿手都是冷汗，雙掌在腿側一擦，吁了口長氣，笑道：“行啦。”

　　澄觀問道：“咱們請這位……這位女施主住在這里？”韋小寶道：“是啊，她又不是第一次在本寺住。先前她傷了脖子，不是在東院住過嗎？”澄觀點頭道：“是。不過……不過那一次是為了治傷，性命攸關，不得不從權處置。”韋小寶道：“那容易得很。”從靴中拔出匕首，道：“只須狠狠割她一刀，讓她再有性命之憂，又可從權處置了。”說著走到她身前，作勢便要割落。

　　澄觀忙道：“不，不，那……那是不必了。”韋小寶道：“好，我便聽你的。除非你不讓別人知曉，待她將各種招數演畢，咱們悄悄送她出去，否則的話，我只好割傷她了。”澄觀道：“是，是。我不說便是。”只覺這位小師叔行事著實奇怪，但想他既是晦字輩的尊長，見識定比自己高超，聽他吩咐，決不岔差。

　　韋小寶道：“這女施主脾氣剛硬，她說定要搶了你般若堂的首座來做，我得好好勸她一勸。”澄觀道：“她一定要做，師侄讓了給她，也就是了。”

　　韋小寶一怔，沒料到這老和尚生性淡泊，全無競爭之心，說道：“她又不是本寺僧侶，搶了般若堂首座位子，咱們少林寺的臉面往哪里擱去？你若存此心，便是對不起少林派。”說著臉色一沉，只把澄觀嚇得連聲稱是。韋小寶板起了臉道：“是了。你且出去，在外面等著，我要勸她了。”澄觀躬身答應，走出禪房，帶上了門。

　　韋小寶揭開蓋在那女郎頭上的僧袍，那女郎正欲張口呼叫，突見一柄寒光閃閃的匕首指住自己鼻子，登時張大了嘴，不敢叫出聲來。韋小寶笑嘻嘻的道：“小姑娘，你只要乖乖的聽話，我不會傷你一根毫毛。否則的話，我只好割下你的鼻子，放了出寺。一個人少了個鼻子，只不過聞不過香氣鼻氣，也沒什麼大不了，是不是？”那女郎驚怒交集，臉上更無半點血色。韋小寶道：“你聽不聽話？”那女郎怒極，低聲道：“你快殺了我。”

　　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你這般花容月貌，我怎舍得殺你？不過放你走罷，從此我日夜都會想著你，非為你害相思病而死不可，那也不傷上天好生之德。”

　　那女郎臉上一陣，隨即又轉為蒼白。韋小寶道：“只有一個法子。我割了你的鼻子，你相貌就不怎麼美啦。那我就不會害相思病了。”

　　那女郎閉上了眼，兩粒清澈的淚珠從長長的睫毛下滲了出來，韋小寶心中一軟，安慰道：“別哭，別哭！只要你乖乖的聽話，我宁可割了自己的鼻子，也不割你的鼻子。你叫什麼名字？”那女郎搖了搖頭，眼淚更加流得多了。韋小寶笑道：“原來你名叫搖頭貓，這名字可不大好聽哪。”那女郎睜開眼來，嗚□道：“誰叫搖頭貓？你才是搖頭貓。”

　　韋小寶聽她答話，心中大樂，笑道：“好，我就是搖頭貓。那麼你叫什麼？”那女郎怒道：“不說！”韋小寶道：“你不肯說，只好給你起一個名字，叫做……叫做啞巴貓。”那女郎怒道：“胡說八道，我又不是啞巴。”

　　韋小寶坐在一疊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學典籍之上，架起二郎腿，輕輕搖晃，見她雖滿臉怒色，但秀麗絕綸，動人心魄，笑道：“那麼你尊姓大名哪？”

　　那女郎道：“我說過不說，就是不說。”韋小寶道：“我有話跟你商量，沒名沒姓的，說起來有多別扭。你既不肯說，我只她給你取個名字了。嗯，取個什麼名字呢？”那女郎連聲道：“不要，不要，不要！”韋小寶道：“有了，你叫做『韋門搖氏』”。那女郎一怔，道：“古里古怪的，我又不姓韋。”

　　韋小寶正色道：“皇天在上，後土在下，我這一生一世，便是上刀山，下油鍋，滿門抄斬，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男盜女娼，絕子絕孫，天打雷劈，滿身生上一千零一個大疔瘡，我也非娶你做老婆不可。”

　　那女郎聽他一口氣的發下許多毒誓，只聽得呆了，忽然聽到最後一句話，不由得滿臉通紅，呸的一聲。

　　韋小寶道：“我姓韋，因此你已經命中注定，總之是姓韋的了。我不知你姓什麼，你只是搖頭，所以叫你『韋門搖氏』。”

　　那女郎閉起了眼睛，怒道：“世上從來沒有像你這樣胡言亂語的和尚。你是出家人，娶什麼……娶什麼……也不怕菩薩降罰，死了入十八層地獄。”

　　韋小寶雙手合十，扑的一聲跪倒，那女郎聽到他跪地之聲，好奇心起，睜開眼來，只見他面向窗子，磕了幾個頭，說道：“我佛如來，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玉皇大帝，四大金剛，閻王叛官，無常小鬼，大家請一起聽了。我韋小寶非娶這個姑娘為妻不可。就算我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拔舌頭，鋸腦袋，萬劫不得超生，那也沒有什麼。我是活著什麼也不理，死後什麼也不怕，這個老婆總之是娶定了。”

　　那女郎見他說得斬釘截鐵，并無輕浮之態，不像是開玩笑，倒也害怕起來，求道：“別說了，別說了。”頓了一頓，恨恨的道：“你殺了我也好，天天打我也好，總之我是恨死了你，決計……決計不答應的。”

　　韋小寶站起身來，道：“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我今後八十年是跟你耗上了。就算你變了一百歲的老太婆，我若不娶你到手，仍然死不瞑目。”

　　那女郎惱道：“你如此辱我，總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我要先殺了你，這才自殺。”

　　韋小寶道：“你殺我是可以的，不過那是謀殺親夫。我如做不成你老公，不會就那麼死的。”說到這句話時，不由得聲音發顫。

　　那女郎見他咬牙切齒，額頭青筋暴起，心中害怕起來，又閉上了眼睛。

　　韋小寶向著她走近幾步，只覺全身發軟，手足顫動，忽然間只想向她跪下膜拜，虔誠哀求，再跨得一步，喉頭低低叫了一聲，似是受傷的野獸嘶嚎一般，又想就此扼死了她。

　　那女郎聽到怪聲，睜開眼來，見他眼露异光，尖聲叫了起來。

　　韋小寶一怔，退後幾步，頹然坐下，心想：“在皇宮之中，我曾叫方姑娘和小郡主做我大小老婆，那時嘻嘻哈哈，何等輕松自在？想摟抱便摟抱，要親嘴便親嘴。這小妞兒明明給老和尚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怎地我連摸一摸她的手也是不敢？”眼見她美麗的纖手從僧袍下露了出來，只想去輕輕握上一握，便是沒這股勇氣，忍不住罵道：“辣塊媽媽！”

　　那女郎不懂，凝視著他。韋小寶臉一紅，道：“我罵我自己膽小不中用，可不是罵你。”那女郎道：“你這般無法無天，還說膽小呢，你倘若膽小，可真要謝天謝地了。”

　　一聽此言，韋小寶豪氣頓生，站起身來，說道：“好，我要無法天天了。我要剝光你的衣衫。”那女郎大驚，險些暈了過去。

　　韋小寶走到她身前，見到她目光中充滿了怨毒之意，心道：“算了，算了，我韋小寶是烏龜兒子王八蛋，向你投降，不敢動手。”柔聲道：“我生來怕老婆，放你走罷。”

　　那女郎驚懼甫減，怒氣又生，說道：“你……你在鎮上，跟那些……那些壞女人胡說什麼？說我師姊和我是……是……你……什麼的，要捉你回去，你……你這惡人……”

　　韋小寶哈哈大笑，道：“那些壞女人懂得什麼？將來我娶你為妻之後，天下堂子的十萬個婊子，排隊站在我面前，韋小寶眼角兒也不瞟他們一瞟，從朝到晚，從晚到朝，一天十二個時辰，只瞧著我親親好老婆一個。”那女郎急道：“你再叫我一聲老……老……什麼的，我永遠不跟你說話。”韋小寶大喜，忙道：“好，好，我不叫，我只心里叫。”那女郎道：“心里也不許叫。”韋小寶微笑道：“我心里偷偷的叫，你也不會知道。”那女郎道：“哼，我怎會不知？瞧你臉上神氣古里古怪，你心里就在叫了。”

　　韋小寶道：“媽媽一生下我，我臉上的神氣就這樣古里古怪了。多半因為我一出娘胎，就知道將來要娶你為妻。”那女郎閉上眼，不再理他。韋小寶道：“喂，我又沒叫你老婆，你怎地不理我了？”那女郎道：“還說沒有？當面撒謊。你說娶我為……為什麼的，那就是了。”韋小寶笑道：“好，這個也不說，我只說將來做了你老公……”

　　那女郎怒極，用力閉住眼睛，此後任憑韋小寶如何東拉西扯，逗她說話，總是不答。

　　韋小寶無法可施，想說：“你再不睬我，我要香你面孔了。”可是這句話到了口邊，立即縮住，只覺如此脅迫這位天仙般的美女，實是褻瀆了她，歎道：“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跟我說了姓名，我就放你出去。”那女郎道：“你騙人。”韋小寶道：“普天下我人人都騙，只不騙你一個。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馬難追。小妻子一言不發，活馬好追。”

　　那女郎一怔，問道：“什麼死馬難追，活馬好追？”

　　韋小寶道：“這是我們少林派的話，總而言之，我不騙你就是。你想，我一心一意要讓你孫子叫我做爺爺，今天倘若騙了你，你兒子都不肯叫我爹爹，還說什麼孫子？”

　　那女郎先不懂他說什麼爺爺孫子的，一轉念間，明白他繞了彎子，又是在說那件事，輕輕說道：“我也不要你放，我受了你這般欺侮，早就不想活啦。你快一刀殺了我罷！”

　　韋小寶見到她頸中刀痕猶新，留著一條紅痕，好生歉疚，跪在地來，咚咚咚咚，向著她重重的磕了四個響頭，說道：“是我對姑娘不對！”左右開弓，在自己臉頰連打了十幾下，雙頰登時紅腫，說道：“姑娘別難過，韋小寶這混帳東西真正該打！”站起身來，過去開了房門，說道：“喂，老師侄，我要解開這位姑娘的穴道，該用什麼法子？”

　　澄觀一直站在禪房門口等候。他內力深厚，韋小寶和那女郎的對答，雖微細語，亦無不入耳，只覺這位師叔“勸說”女施主的言語，委實高深莫測，什麼老公、老婆、孫子、爺爺，似乎均與武功無關，小師叔的機鋒妙語也深奧，自己佛法修為不夠，未能領會。後來聽得小師叔跪下磕頭，自擊面頰，不由得更是感佩。禪宗傳法，弟子倘若不明師尊所傳的微言妙義，師父往往一棒打去，大喝一聲。以棒打人傳法，始于唐朝德山禪師，以大喝促人醒悟者，始于唐代道一禪師。“當頭棒喝”的成語，由此而來。澄觀心想當年高僧以棒打人而點化，小師叔以掌擊而點化這位女施主，舍已為人，慈悲心腸更胜前人，正自感佩贊歎，聽得他問起解穴之法，忙道：“這位女施主被封的是『大包穴』，乃屬足太陰脾經，師叔替她在腿上『箕門』、『血海』兩處穴道推血過宮，即可解開。”

　　韋小寶道：“『箕門』、『血海』兩穴，卻在何處？”澄觀捋起衣衫，指給他看膝蓋內側穴道所在，讓他試拿無誤，又教了推血過宮之法，說道：“師叔未習內功，解穴較慢。但推拿得半個時辰，必可解開。”韋小寶點了點頭，關上房門，回到榻畔。

　　那女郎于兩人對答都聽見了，驚叫：“不要你解穴，不許你碰我身子！”

　　韋小寶尋思：“在她膝彎內側推拿半個時辰，的确不大對頭。我誠心給她解穴，但她一定說有意輕薄。雖然老公輕薄老婆天公地道，何況良機莫失，失機者斬。不過小妞兒性子狠，我一解開她穴道，只怕她當即一頭在牆上撞死，韋小寶就要絕子絕孫了。”回頭大聲問道：“男女授受不親，咱們出家人更須講究，倘若不用推拿，可有什麼法子？”

　　澄觀道：“是。師叔持戒精嚴，師侄佩服之至。不触對方身體而解穴。是有法子的。袖角輕輕一拂，或以一指禪功夫臨空一指……啊喲，不對，小師叔未習內功，這些法子都用不上，待師侄好好想想。”其實只須他自己走進房來，袖角輕輕一拂，或以一指禪功夫臨空一指，都可立時解開那女郎的穴道，但師叔既然問起，自當設法回答。可是身無內功之人，不用手指推拿而要解穴，那是何等的難事？就算他想上一年半截，也未必想得出什麼法子。

　　韋小寶聽他良久不答，將房門推開一條縫，只見他仰起了頭呆呆出神，只怕就此三個時辰不言不動，也不出奇，于是又帶上了門，回過身來，想起當日在皇宮中給沐劍屏解穴，從第一流的法子用到第九流的，在她身上拿捏打戳，毫無顧怨，她雖是郡主之尊，自己可一點也沒瞧在眼里，但對眼前這無名女郎，卻為什麼這麼戰戰兢兢、敬若天神？

　　轉眼向那女郎瞧去，只見她秀眉緊蹙，神色愁苦，不由得怜惜之意大起，拿起了木魚的錘子，走到她身邊，說道：“韋小寶前世欠了你的債，今世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你小姑娘一人。現下我向你投降，我給你解穴，可不是存心占你便宜。”說著揭開僧袍，將木魚錘子在她左腿膝彎內側輕輕戳幾下。那女郎白了他一眼，緊閉小嘴。韋小寶又戳了幾下，問道：“覺得怎樣？”

　　那女郎道：“你……你就是會說流氓話，此外什麼也不會。”

　　澄觀內力深厚，輕輕一指，勁透穴道，韋小寶木魚錘所戳之處雖然部位很准，解不開被封的穴道。他聽那女郎出言諷刺，怒氣不可抑制，挺木魚重重戳了幾下。那女郎“啊”的一聲，韋小寶一驚，問道：“痛嗎？”那女郎怒道：“我……我……”

　　韋小寶又去戳她右腿膝彎，下手卻輕了，戳得數下，那女郎身子微微一顫，韋小寶喜道：“成了，少林派本來只有七十二門絕技，打從今天起，共有七十三門了。這一項新絕技是高僧晦明禪師手創，叫作……叫作『木魚錘解穴神功』，嘿嘿……”

　　正自得意突然腰眼間一痛，呆了一呆，那女郎翻身坐起，伸手搶過他匕首，一劍直插入他胸中。韋小寶叫道：“啊喲，謀殺親夫……”一交坐倒。

　　那女郎搶過放在一旁的柳葉刀，拉開房門，疾往外竄去。澄觀伸手攔住，驚道：“女施主，你……殺……殺……了我師叔……那……那……”那女郎左手柳葉刀交與右手，刷刷刷連劈三刀。澄觀袍袖拂出，那女郎雙腿酸麻，摔倒在地。

　　澄觀搶到韋小寶身邊，右手中指連彈，封了他傷口四周穴道，說道：“阿彌陀佛，我佛慈悲。”三根手指抓住匕首之柄，輕輕提了出來，傷口中鮮血跟著滲出。澄觀見出血不多，忙解開他衣衫，見傷口約有半寸來深，口子也不甚大，又念了幾聲：“阿彌陀佛。”

　　韋小寶身穿護身寶衣，若不是匕首鋒利無匹，本來絲毫傷他不得，匕首雖然透衣而過，卻已無甚力道，入肉甚淺。但他眼見胸口流血，傷處又甚疼痛，只道難以活命，喃喃的道：“謀殺親夫……咳咳，謀殺親夫……”

　　那女郎倒在地下，哭道：“是我殺了他，老和尚，你快快殺了我，給他……給他抵命便了。”澄觀道：“咳，我師叔點化于你，女施主執迷不悟，也就罷了，這般行凶……殺人，未免太過。”韋小寶道：“我……我要死了，咳，謀殺親……”

　　澄觀一怔，飛奔出房，取了金創藥來，敷在他傷口，說道：“師叔，你大慈大悲，點化凶頑，你福報未盡，不會就此圓寂的。再說，你傷勢不重，不打緊的。”

　　韋小寶聽他說傷勢不重，精神大振，果覺傷口其實也不如何疼痛，說道：“俯耳過來，啊喲，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澄觀彎腰將耳朵湊到他嘴邊。韋小寶低聲道：“你解開她穴道，可是不能讓她出房，等她全身武藝都施展完了，這才……這才……”澄觀道：“這才如何？”韋小寶道：“那時候……那時候才……”心想：“就算到了那時候，也不能放她。”說道：“就……就照我吩咐……快……快……我要死了，死得不能再死了。”

　　澄觀聽他催得緊迫，雖然不明其意，還是回過身來，彈指解開那女郎被封的穴道。

　　那女郎眼見韋小寶對澄觀說話之時鬼鬼祟祟，心想這小惡僧詭計多端，臨死之時，定是安排了毒計來整治我，否則干麼反而放我？當即躍起，但穴道初解，血行未暢，雙腿麻軟，又即摔倒。澄觀呆呆的瞧著她，不住念佛。那女郎驚懼更甚，叫道：“快快一掌打死了我，折磨人不是英雄好漢。”澄觀道：“小師叔說此刻不能放你，當然也不能害死你。”

　　那女郎大驚，臉上一紅，心想：“這小惡僧說過，他說什麼也要娶我為妻，否則死不瞑目，莫非……莫非他在斷氣之前，要……要娶我做……做什麼……什麼老婆？”側身拾起地下柳葉刀，猛力往自己額頭砍落。

　　澄觀袍袖拂出，卷住刀鋒，左手衣袖向她臉上拂去。那女郎但覺勁風刮面，只得松手撤刀，向後躍開。澄觀衣袖一彈，柳葉刀激射而出，噗的一聲，釘入屋頂梁上。那女郎見他仰頭望刀，左足一點，便從他左側竄出。澄觀伸手攔阻。那女郎右手五指往他眼中抓去。澄觀翻手拿她右肘，說道：“『云煙過眼』，這是江南蔣家的武功。”那女郎飛腿踢他小腹。澄觀微微彎腰，這一腿便踢了個空，說道：“這一招『空谷足音』，源出山西晉陽，乃是沙陀人的武功。不過沙陀人一定另有名稱，老衲孤陋寡聞，遍查不知，女施主可知道這一招的原名麼？”

　　那女郎哪來理他，拳打足踢，指戳肘撞，招數層出不窮。澄觀一一辨認，只是她出招甚快，已來不及口說，只得隨手拆解，一一記在心中。那女郎連出數十招，都被他毫不費力的破解，眼見難以脫身，惶急之下，一口氣轉不過來，晃了幾下，暈倒在地。

　　澄觀歎道：“女施主貪多務得，學了各門各派的精妙招數，身上卻無內力，久戰自然不濟。依老衲之見，還是從頭再練內力，方是正途。此刻打得脫了力，倘若救醒了你，勢必再斗不免要受內傷，還是躺著多休息一會，女施主以為如何？不過千萬不可誤會，以為老衲袖手旁觀，任你暈倒，置之不理。啊喲，老衲胡里胡塗，你早已暈昏，自然聽不到我說話，卻還在說個不休。”

　　走到榻邊一搭韋小寶脈搏，但覺平穩厚實，絕無險象，說道：“師叔不用擔心，你這傷一點不要緊的。”

　　韋小寶笑道：“這小姑娘所使的招數，你都記得麼？”澄觀道：“倒也記得，只是要以簡明易習的手法對付，卻是大大的不易。”韋小寶道：“只須記住她的招數就是。至于如何對付，慢慢再想不遲。”澄觀道：“是，是，師叔指點得是。”韋小寶道：“等她拳腳功夫使完之後，再讓她使刀，記住了招數。”澄觀道：“對，兵刃上的招數，也要記的。只不過有一件事為難，她的柳葉已釘在梁上了。只怕她跳不到那麼高，拿不到。”韋小寶問道：“你呢？你能跳上去取下來嗎？”澄觀一怔，哈哈一笑，道：“師侄真是胡塗之極。”

　　他這麼一笑，登時將那女郎驚醒。她雙手一撐，跳起身來，向門口沖出。

　　澄觀左袖斜拂，向那女郎側身推去。那女郎一個踉蹌，撞向牆壁，澄觀右袖跟著拂出，擋在牆前，將她身子輕輕一托，那女郎登時站穩。她一怔之際，知道自己武功和這老僧相差實在太遠，繼續爭斗徒然受他作弄，當即退了兩步，坐在椅中。澄觀奇道：“咦，你不打了？”那女郎氣道：“打不過你，還打什麼？”澄觀道：“你不出手，我怎知你會些什麼招式？怎能想法子來破你的武功？你快坑詔手罷？”

　　那女郎心想：“好啊，原來你誘我動手，是要明白我武功家數，我偏不讓你知道。”突然間躍起身來，雙拳直上直下，狂揮亂打，兩腳亂踢，一般的不成章法。

　　澄觀大奇，叫道：“咦，啊，古怪！希奇！哎！唷！不懂！奇哉！怪也！”但見她每一招都是見所未見，偶爾有數招與某些派中的招式相似，卻也是小同大异，似是而非，一時之間，頭腦中混亂不堪，只覺數十年勤修苦習的武學，突然全都變了樣子，一切奉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的規則，霎時間盡數破壞無遺。

　　他哪知道那女郎所使的，根本不是什麼武功招式，只是亂打亂踢。她知道不論自己如何出手，這老僧決計不會加害，最多也不過給他點中了穴道，躺在地上動彈不得而已，他若要制住自己，原不過舉手之勞，縱然自己使出最精妙的武功，結果也無分別，不如就此亂打亂踢。你要查知我武功的招式，我偏偏教你查不到。

　　澄觀熟知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竟想不到世上盡有成千成萬全然沒學過的武功之人，打起架來，出拳便打，發足便踢，懂什麼拳法腳法，招數正誤？但見那女郎各種奇招怪式，源源不絕，無一不是生平從所未見，向所未聞，不由得惶然失措。

　　他畢生長于少林寺中，自剃度以來，從未出過寺門一步。少林寺中有人施展拳腳，自然每一招都有根有据，有人講到各派武功，自然皆是精妙獨到之招，這些小孩子的胡打亂踢，人人都見得多了，偏偏就是這位少林寺般若堂首座，武功淵博的澄觀大師從來沒見過，也從來沒人聽說過。他再看得十余招，不由得目瞪口呆，連“奇哉怪也”的感歎之辭也說不出口了，眼前種種招式，紛至沓來：“這似乎是武當長拳的『倒騎龍』，可是收式不對。難道是從崆峒派『云起龍驤』這一招中化出來？咦？這一腳踢得更加怪了，這樣直踢出去，給人隨手一拿，便抓住了足踝。但武學之道，大巧不能胜至拙，其中必定藏有極厲害的後著變化。啊，這一招她雙手抓來，要抓我頭發，可是我明明沒有頭發，那麼這是虛招了。武術講究中有實，實中虛，為什麼要抓和尚頭發，其中深意，不可不細加參詳……”

　　那女郎出手越亂，澄觀越感學惘，漸漸由不解而起敬佩，由敬佩而生畏懼。

　　韋小寶眼見那女郎胡亂出手，澄觀卻一本正經地凝神鑽研，忍不住“哈”的一聲，笑了出來。這一笑牽動處，甚是疼痛，只是咬牙忍住，一時又痛又好笑，難當之極。

　　澄觀正自惶惑失措，忽然聽得韋小寶發笑，登時面紅過耳，心道：“師叔笑我不識得這女施主的奇妙招數，只怕要請她來當般若堂的首座。”一回　頭，見他神色痛苦，更感歉仄：“師叔心地仁厚，要我將首座之位讓了給這位女施主，這話一時卻說不出口。”但見那女郎拳腳越來越亂，心想：“古人說道，武功到于絕指，那便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聽說前朝有位獨孤敗大俠，又有位令狐沖大俠，以無招胜有招，當世無敵，難道……難道……”

　　他只須上前一試，隨便一拳一腳，便能把那女郎打倒。只是武學大師出手，必先看明對方招數，謀定後動，既對那女郎的亂打亂踢全然不識，便如黔虎初見驢子，惶恐無已。

　　那女郎卻也不敢向他攻擊。一個亂打亂踢，憤怒難抑；一個心驚膽戰，胡思亂想。那女郎亂打良久手足酸軟，想到終究難以脫困，心中一陣氣苦，突然一晃身子，坐倒在地。

　　澄觀大吃一驚，心道：“故老相傳，武功練到極高境界，坐在地下即可遙遙出手傷人，只怕……只怕……”腦中本已一片混亂，惶急之下，熱血上沖，登時暈了過去，慢慢坐倒。

　　那女郎又驚又喜，生怕他二人安排下什麼毒辣詭計，不敢上前去殺這老少二僧，起身便即沖出禪房。般若堂眾僧忽見一個少女向外疾奔，都是驚詫不已，未得尊長號令，誰也不敢上前阻攔。韋小寶臥在榻上，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兒。

　　過了良久，澄觀才悠悠醒轉，滿臉羞漸，說道：“師叔，我……我實在愧對本寺的列祖列宗。”韋小寶苦笑道：“你到底想到哪里去啦？”澄觀道：“這位女施主武功精妙，師侄一招也識他不得，孤陋寡聞，實在慚愧之至。”用心記憶那女郎的招式，可是她招數變幻無窮，全無脈絡可循，卻哪里記得住了？他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來，手扶牆壁，又欲暈倒。

　　韋小寶笑道：“你……你說她這樣亂打一氣，也是精妙武功？哈哈，呵呵，這……這可笑……笑死我了。”澄觀奇道：“師叔說這……這是亂打一氣，不……不是精妙武功？”韋小寶按住傷口，竭力忍笑，額頭汗珠一粒粒滲將出來，不住咳嗽，笑道：“這是天下每個小孩兒……小孩兒……都……都會的……哈哈……啊喲……笑死我了。”

　　澄觀吁了口氣，心下兀自將信將疑，臉卻上有了笑容，說道：“師叔，當真這是亂打一氣？怎地我從來沒見過？”韋小寶笑道：“少林寺中，自然從來沒這等功夫。”澄觀抬頭想了半天，一拍大腿，道：“是了。這位女施主這些拳腳雖然奇特，其實極易破解，只須用少林長拳最粗淺的招式，便可取胜。只是……只是師侄心想天下決無如此容易之事，大巧若拙，大智大愚，良賈深藏若虛，外表看來極淺易的招式之中，定然隱伏有高深武學精義。難道這些拳腳，真的并無高深之處？這倒奇了。這位女施主為什麼要在這里施展，那些招式似乎不登大雅之堂……那豈不是貽笑方家麼？”韋小寶笑道：“我看也沒什麼奇怪。她使不出什麼新招了，就只好胡亂出手。唉，哈哈，呵呵！”忍不住又大笑起來。

　　韋小寶所受刀傷甚輕，少林寺中的金創藥又極具靈效，養息得十多天，也就好了。他是當今皇帝的替身，在寺中地位尊祟，誰也不敢問他的事，此事既非從所周知，只要他自己不說，旁人也就不知。他養傷之時，澄觀將兩個女郎所施的各種招式一一錄明，想出了破解的法子，一等韋小寶傷愈，便一招一式的傳他。

　　澄觀所教雖雜，但大致以“拈花擒拿手”為主。“拈花擒拿手”是少林派的高深武學，純以渾厚內力為基，出手平淡沖雅，不雜絲毫霸氣。禪宗歷代相傳，當年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手拈金色波羅花示眾，眾皆默然，不解其意，獨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佛祖說道：“我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摩訶迦葉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稱為“頭陀第一”，禪宗奉之為初祖。少林寺屬于禪宗，注重心悟。想佛祖拈花，迦葉微笑，不著一言，妙悟于心，那是何等超妙的境界？後人以“拈花”兩字為這路擒拿之名，自然每一招都是姿式高雅，和尋常擒拿手的扳手攀腿，大异其趣。只是韋小寶全無內力根基，以如此斯文雅致的手法拿到高手身上，只要被對方輕輕一揮，勢必摔出幾個筋斗跌得鼻青臉腫，不免號啕大哭，微笑云云，那是全然說不上了，幸而那兩個女郎地是全無內力，以此對付，倒也用得上。澄觀心想對方是兩個少女，不能粗魯相待，因此教的著重于這路手法。

　　韋小寶當日向海天富學武功，由于有人監督，兼之即學即用，總算學到了一點兒，此後陳近南傳他武功圖譜，只學得幾次，便畏難不學了。至于洪教主洪夫人所授的救命六招，也只馬馬虎虎的學個大概，离神龍島後便不再練習了。可是這一次練武，為的是要捉那綠衫女郎來做老婆，自己做不成她老公便得上刀山，下油鍋，死後身入十八層地獄，此事非同小可，學招時居然十分用心，一招一式，和澄觀拆解試演。

　　學得幾天，又懶了起來，忽然想起到雙兒：“這小丫頭武功不弱，大可對付得了這兩個姑娘，我只須叫雙兒在身邊保駕便是，不用自己學武功了。”轉念又想：“我自己使本事拿住那綠衣姑娘，香香她的面孔，這才夠味。叫雙兒點了她穴道，我再去香面孔，太也沒種，這綠衣姑娘更加要瞧我不起。而且叫好雙兒做這等事，她縱然聽話，心里一定難過，我也不能太對她不住了。就算兩人的臉孔都香，公平交易，她二人也必都不喜歡。”終于強打精神，又學招式。

　　這天澄觀說道：“師叔，你用心學這種武功，其實……其實沒有什麼用處的。你這樣拿在我身上，倘若我內力不吐，你的手腕……你的手腕就這個……那個……”韋小寶笑道：“我的手腕就這個地個喀喇一響，斷之哀哉了。”澄觀道：“你老望安，我是決不會對你使上內勁的，師侄萬萬不敢。不過師侄之見，還是從頭自少林長拳學起，循序漸進，才是正途。”韋小寶道：“咱們練的招式為什麼不是正途？”澄觀道：“這些招式沒有內功根基。遇上了高手，不論變化多麼巧妙，總不免一敗涂地。只有對付那兩位女施主，才有用處。”

　　韋小寶笑道：“那好極了，我就是要學來對付這位女施。”

　　澄觀向著他迷惘瞪視，大惑不解，說道：“倘然今後師叔再不遇到那兩位女施女，這番功夫心血，豈不是費了？又耽誤了正經練功的時日。”

　　韋小寶搖頭道：“我倘若遇不到這位女施主，那是非死不可，練了正經功夫，又有什麼用？”澄觀說的是“那兩位女施主”，韋小寶說的卻是“這位女施女”。

　　澄觀更是奇怪，問道：“師叔是不是中了那女施的毒，因此非找到她來取解藥不可，否則的話，就會性命難保？”韋小寶心道：“我說的是男女風話，這老和尚卻夾纏到哪里去了？”正色道：“正是，正是。我中了她的毒，這毒鑽入五髒六腑，全身骨髓，非她本人不解。”澄觀“啊喲”一聲，道：“本寺澄照師弟善于解毒，我去請他來給師叔瞧瞧。”韋小寶忍笑道：“不用，不用，我所中的是慢性毒，只有她本人才是解藥，旁的人誰都不管用。澄照老和尚更加沒用。”澄觀點頭道：“原來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藥。”韋小寶說“只有他本人才是解藥”，澄觀誤作“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藥”，一字之差，意思大不相同。老和尚心下擔憂，喃喃自語：“唉，師叔中了這位施主的獨門奇毒，幸虧是慢性的……”

　　那女郎武功招式繁多，澄觀所擬的拆法也是變化不少，有些更頗為艱難，韋小寶武功全無根柢，一時又怎學得會？他每日里和澄觀過招試演，往往將這個白須皓然的老僧，當作了是那紅顏綠衫的女郎，有時竟然言語輕佻，出手溫柔，好在澄觀一概不懂，只道這位小師叔妙悟佛法，禪機深湛，自己蠢笨，難明精詣。

　　這一日兩人正在禪房中談論二女的刀法，般若堂的一名執事僧來到門外，說道：“方丈大師有請師叔祖和師伯，請到大殿敘話。”

　　兩人來到大雄寶殿，只見殿中有數十名外客，或坐或站，方丈晦聰禪師坐在下首相陪。上首坐著三人。第一人是身穿蒙古服色的貴人，二十來歲年紀；第二人是個中年喇嘛，身材干枯，矮瘦黝黑；第三人是個軍官，穿戴總兵服色，約莫四十來歲。站在這三人身後的數十人有的是武官，有的是喇嘛，另有數十人穿著平民服色，眼見個個形貌健悍，身負武功。

　　晦聰方丈見韋小寶進殿，便站起身來，說道：“師弟，貴客降臨本寺。這位是蒙古葛爾丹王子殿下，這位是西藏大喇嘛昌齊大法師。這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總兵馬寶馬大人。”轉身向三人道：“這位是老衲的師弟晦明禪明。”

　　眾人見韋小寶年紀幼小，神情賊忒嘻嘻，十足是個浮滑小兒，居然是少林寺中與方丈并肩的禪師，均感訝异。葛爾丹王子忍不住笑了出來，說道：“這位小高僧真是小得有趣，哈哈，古怪，古怪。”韋小寶合十道：“阿彌陀佛，這位大王子真是大得滑稽，嘻嘻，希奇，希奇！”葛爾丹怒道：“我有什麼滑稽希奇？”韋小寶道：“小僧有什麼有趣古怪，殿下便有什麼滑稽希奇了，難兄難弟，彼此彼此，請請。”說著便在晦聰方丈的下首坐下，澄觀站在他身後。

　　眾人聽了韋小寶說話，都覺莫測高深，心中暗暗稱奇。

　　晦聰方丈道：“三位貴人降臨本寺，不知有何見教？”昌齊喇嘛道：“我們三人在道中偶然相遇，言談之下，都說少林寺是中原武學泰山北斗，好生仰慕。我們三人都僻處邊地，見聞鄙陋，因此上一同前來寶寺瞻仰，得見高僧尊范，不胜榮幸。”他雖是西藏喇嘛，卻說得好一口北京官腔，清脆明亮，吐屬文雅。

　　晦聰道：“不敢當。蒙古、西藏、云南三地，素來佛法昌盛。三位久受佛法光照，自是智慧明澈，還盼多加指點。”昌齊喇嘛說的是武學，晦聰方丈說的卻是佛法。少林寺雖以武功聞名天下，但寺中高僧皆以勤修佛法為正途，向來以為武學只是護寺持佛法的末節。

　　葛爾丹道：“聽說少林寺歷代相傳，其有七十二門絕技，威震天下，少有匹敵。方丈大師可否請貴寺眾位高僧一一試演，好讓小等一開眼界？”晦聰道：“好教殿下得知，江湖上傳聞不足憑信。敝寺僧侶勤修參禪，以求正覺，雖然也有人閒來習練武功，也只是強身健體而已，區區小技，不足挂齒。”葛爾丹道：“方丈，你這可太也不光明磊落了。你試演一下這七十二項絕技，我們也不過是瞧瞧而已，又偷學不去的，何必小氣？”

　　少林寺名氣太大，上門來領教武功之人，千余年幾乎每月皆有，有的固是誠心求藝，有的卻是惡意尋釁，寺中僧侶總是好言推辭。就算來者十分狂妄，寺僧才迫不得已，出手反擊，總是教來人討不了好去。像葛爾丹王子這等言語，晦聰方丈早已不知聽了多少，當下微微一笑，說道：“三位若肯闡明禪理，講論佛法，老僧自當召集僧眾，恭聆教益。至于武功什麼的，本寺向有寺規，決計不敢妄自向外來的施主們班門弄斧。”

　　葛爾丹雙眉一挺，大聲道：“如此說來，少林寺乃是浪得虛名。寺中僧侶的武功狗屁不如，一錢不值。”晦聰微笑道：“人生在世，本是虛妄，本就狗屁不如，一錢不值。五蘊皆空，色身已是空的，名聲更是身外之物，殿下說敝寺浪得虛名，那也說得是。”

　　葛爾丹沒料得這老和尚竟沒半分火氣，不禁一怔，站起身來，哈哈大笑，指著韋小寶道：“小和尚，你也是狗屁不如，一錢不值之人麼？”

　　韋小寶嘻嘻一笑，說道：“大王子當然是胜過小和尚了。小和尚确是狗屁不如，一錢不值。大王子卻是有如狗屁，值得一錢，這叫做胜了一籌。”站著的眾人之中，登時有幾人笑了出來。葛爾丹大怒，忍不住便要离座動武，隨即心想：“這小和尚在少林寺中輩份甚高，只怕真有些古怪，也未可知。”呼呼喘氣，將滿腔怒火強行按捺。

　　韋小寶道：“殿下不必動怒，須知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而是人言。有些人說出話來，臭氣沖天，好比……好比……嘿嘿，那也不用多說了。至于一錢不值，還不是最賤，最賤的乃是欠了人家幾千萬、幾百萬兩銀子，抵賴不還/殿下有？蘅髑罰約盒睦鎘惺！？葛爾丹張口愕然，一時不知如何對答。

　　晦聰方丈說道：“師弟之言，禪機淵深，佩服，佩服。世事因果報應，有因必有果。做了惡事，必有惡果。一錢不值，也不過無善無惡，比之欠下無數孽債，卻又好得多了。”禪宗高僧，無時無刻不在探求禪理，韋小寶這幾句話，本來只是譏刺葛爾丹的尋常言語，可是聽在晦聰方丈耳里，只覺其中深藏機鋒。

　　澄觀聽方丈這麼一解，登時也明白了，不由得歡喜贊歎：“晦明師叔年少有德，妙悟至理。老衲跟著他老人家學了幾個月，近來參禪，腦筋似乎已開通了不少。”

　　一個小和尚胡言亂語，兩個老和尚隨聲附和，倒似是和葛爾丹有意的過不去。

　　葛爾丹滿臉通紅，突然急縱而起，向韋小寶扑來。賓主雙方相對而坐，相隔二丈有余，可是他身手矯捷，一扑即至，雙手成爪，一抓面門，一抓前胸，一股勁風已將他全身罩住。韋小寶便欲抵擋，已毫無施展余地，只有束手待斃。

　　晦聰方丈右手袖子輕輕拂出，擋在葛爾丹之前。葛爾丹一股猛勁和他衣袖一撞，只覺胸口氣血翻涌，便如撞在一堵棉花作面，鋼鐵為里的厚牆上一般，身不由主的急退三步，待欲使勁站住，竟然立不住足，又退了三步，其時撞來之力已然消失，可是霎時之間，自己全身道竟也無影無蹤，大駭之下，雙膝一軟，便即坐倒，心道：“糟糕，這次要大大出丑。”心念甫轉，只覺屁股碰到硬板，竟已回坐入自己原來的椅子。

　　晦聰方丈袍袖這一拂之力，輕柔渾和，絕無半分霸氣，于對方撞來的力道，頃刻間便估量得准确异常，剛好將他彈回原椅，力道用得稍重，葛爾丹勢必會裂木椅，向後摔跌，力道用得略輕，他未到椅子，便已坐倒，不免坐在地下。來人中武功高深的，眼見他這輕輕一拂之中，孕育了武學絕詣，有人忍不住便喝出彩來。

　　葛爾丹沒有當場出丑，心下稍慰，暗吸一口氣，內力潛生，并不給這老僧化去，又是一喜，隨即想到適才如此魯莽，似乎沒有出丑，其實已大大的出丑，登時滿臉通紅，聽得身後有人喝彩，料想不是稱贊自己給人家這麼一撞撞得好，更是惱怒。

　　韋小寶驚魂未定，晦聰轉過頭來，向他說道：“師弟，你定力當真高強，外逆橫來，不見不理。《大寶積經》云：『如人在荊棘林，不動即刺不傷，妄心不起，恒處寂滅之樂，一會妄心才動，即被諸有刺傷。』故經云：『有心皆苦，無心即樂。』師弟年紀輕輕，禪定修為，竟已達此『時時無心，刻刻不動』的極高境界，實是宿根深厚，大智大慧。”

　　他哪里知道韋小寶所以非但沒有還手招架，甚至連躲閃逃避之意也未顯出，只不過葛爾丹的扑擊實在來得太快，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并非不想掩耳，而是不及掩耳。晦聰方丈以明心見性為正宗功夫，平時孜孜兀兀所專注者，盡在如何修到無我的境界，是以一見韋小寶竟然不理會自己的生死安危，便不由得佩服之極，至于自己以“破衲功”衣袖一拂之力將葛爾丹震開，反覺渺不足道。

　　澄觀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贊道：“金剛經有云：『無我知，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晦明師叔已修到了這境界，他日自必得證阿扔□羅三藐三菩提。”

　　葛爾丹本已怒不可遏，聽這兩個老和尚又來大贊這小和尚，當即大叫：“哈里斯巴兒，尼馬哄，加奴比丁兒！”

　　他身後武士突然手臂急揚，黃光連閃，九枚金鏢分擊晦聰、澄觀、韋小寶三人胸口。

　　雙方相距既近，韋小寶等又不懂葛爾丹喝令發鏢的蒙古語，猝不及防之際，必鏢勢勁力急，已然及胸，晦聰和澄觀同時叫聲：“啊喲！”晦聰仍是使“破衲功”，袍袖一掩，已將三鏢卷起，澄觀雙掌一合，使一招“敬禮三寶”，將三枚金鏢都合在手掌中，射向韋小寶的三鏢噗的一聲響，卻都已打在他的胸口。

　　這九鏢陡發齊至，晦聰和澄觀待要救援，已然不及，都大吃一驚，卻聽得當當郎郎幾聲響，三枚金鏢落在地下，韋小寶身穿護身寶衣，金鏢傷他不得。

　　這一來，大殿上眾人無不聳動，眼見這小和尚年紀幼小，居然已練成少林派內功最高境界的“金剛護體神功”，委實不可思議，均想：“難怪這小和尚能身居少林派『晦』字輩，與少林寺住持，成名已垂數十年的晦聰方丈并肩。”其實晦聰和澄觀接鏢的手段也都高明之極，若非內外功俱臻化境，決難辦到，只是韋小寶所顯的“本事”太過神妙，人人對這兩位老僧便不加注意了。

　　眾人群相驚佩之際，昌齊喇嘛笑道：“小高僧的『金剛護體神功』練到了這等地步，也可說不為易，只不過這神功似乎尚有欠缺，還不能震開暗器，以致僧袍上給戳了三個小洞。”故老相傳，這“金剛護體神功”練到登峰造極之時，周身有一層無形罡氣，敵人襲來的兵刃暗器尚未及身，已給震開，可是那也只是武林中傳說而已，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人能夠練成。昌齊喇嘛如此說法，眾人都知不過是雞蛋里找骨頭，硬要貶低敵手身價。

　　韋小寶給三枚金鏢打得胸口劇痛，其中一枚撞在傷口之側，更是痛入骨髓，一口氣轉不過來，哪里說得出話？只好勉強一笑。

　　眾人都道他修為極高，不屑與昌齊這等無理取的鬧的言語爭辯。好幾個人心中都說：“你說他這路神功還沒練到家，那麼我射你三鏢，只怕你胸口要開三個大洞，卻不是衣服上戳破三個小洞。”只是眾人同路而來，不便出言譏刺。葛爾丹見韋小寶如此厲害，滿腔怒火登時化為烏有，心想：“少林派武功，果然大有門道。”

　　昌齊之道：“少林寺的武功，我們已見識到了，自然不是浪得虛名，狗屁不如。只不過聽說貴寺窩藏婦女，于這清規戒律，卻未免有虧。”晦聰臉色一沉，說道：“大喇嘛此言差矣！敝寺素不接待女施主進寺禮佛，窩藏婦女之事，從何說起？”昌齊笑道：“可是江湖上沸沸揚揚，卻是眾口一辭。”晦聰方丈微微一笑，說道：“江湖流言，何必多加理會？終須像晦明師弟一般，于外界橫逆之來，全不動心，這才是悟妙理，證正覺的功夫。”

　　昌齊喇嘛道：“聽說這位小高僧的禪房之中，便藏著一位絕色美女，而且是他強力綁架而來，難道晦明禪師對這位美女，也是全不動心麼？”

　　韋小寶這時已緩過氣來，大吃一驚：“他們怎麼知道了？”隨即明白：“是了，那穿藍衫的姑娘逃了出去，自然是去跟她們師長說了。看來這些人是她搬來的救兵，今日搭救我老婆來了。他說我房中有個美女，那麼我老婆逃了出去，還沒跟他們遇上。”當即微微一笑，說道：“我房中有沒有美女，一看便知，各位有興，不妨便去瞧瞧。”

　　葛爾丹大聲道：“好，我們便去搜查個水落石出。”說著站起身來，左手一揮，喝道：“搜寺！”他手下的從人便欲向殿後走去。

　　晦聰說道：“殿下要搜查本寺，不知是奉了誰的命令？”葛爾丹說道：“是我本人下令就行，何必再奉別人命令？”晦聰道：“這話不對了。殿下是蒙古王子，若在蒙古，自可下令任意施為。少林寺不在蒙古境內，卻不由殿下管轄。”葛爾丹指著馬總兵道：“那麼他是朝廷命官，由他下令搜寺，這總成了。”他眼見少林僧武功高強，人數眾多，倘若動武，已方數十人可不是對手，又道：“你們違抗朝廷命令，那便是造反。”

　　晦聰道：“違抗朝廷的命令，少林寺是不敢的。不過這一位是云南平西王麾下的武官，平西王權力再大，也管不到河南省來。”晦聰為人本來精明，只是一談到禪理，就不收得將世事全然置之度外，除此之外，卻是暢曉世務，與澄觀的一竅不通全然不同。

　　昌齊喇嘛笑道：“這位小高僧都答應了，方丈大師卻又何必借詞阻攔？難道這位美女不是在晦明禪師的房中，卻是在……是在……嘻嘻……在方丈大師的禪房之中麼？”

　　晦聰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大師何出此言？”

　　葛爾丹身後忽有一人嬌聲說道：“殿下，我妹子明明是給這小和尚捉去的，快叫他們交出人來，否則我們決不能罷休，一把火將少林寺燒了。”這幾句話全是女子聲音，但說話之人卻是個男人，臉色焦黃，滿臉濃髯。

　　韋小寶一聽，即知此人便是那藍衫女郎所喬扮改扮，不過臉上涂了黃蜡，粘了假須，不禁大喜：“這幾日我正愁，老婆的門派不知道，姓名不知道，她背夫私逃，卻上哪里找去？現今知道她們跟這蒙古王子是一伙，很好，很好，那便走不脫了。”

　　晦聰也認了出來，說道：“原來這位便是那日來到敝寺傷人的姑娘，另有一位姑娘，确曾在敝寺療傷，不是隨著姑娘一起去了嗎？”

　　那女郎怒道：“後來我師妹給這小和尚捉進你廟里來了，這個老和尚便是幫手，是他將我師打倒的的。”說著指著澄觀。

　　韋小寶大驚，心道：“啊喲，不好，澄觀老和尚不會撒謊，這件事可要穿了，那便如何是好？”一時無計。

　　那女郎手指澄觀，大聲道：“老和尚，你說，你說，有沒這回事？”

　　澄觀合十道：“令師妹女施主到了何處，還請賜告。我師叔中了她所下的劇毒，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藥。女施主大慈大悲，請你趕快去求求令師妹，賜予解藥。雖然晦明師叔智慧深湛，勘破生死，對這事漫不在乎，所謂生死即涅磐，涅磐即生死，不過……唉……”

　　他顛三倒四的說了一大串，旁人雖然不能盡曉，但也都知道那女郎不在寺中，而且韋小寶被她下毒，正要找他拿解藥解毒，否則性命難保。眾人見他形貌質樸，這番話說得極是誠懇，誰都相信不是假話，又想：“就算寺中當真窩藏婦女，而住持又讓人搜查，少林寺百房千舍，一時三刻卻哪里搜得出來？當真要搜，多半徒然自討沒趣。”

　　那女郎卻尖聲道：“我師妹明明是給你們擄進寺去的，只怕已給你們害死了。你們這些惡和尚傷天害理，毀□滅跡，自然搜不到了。”說到後來，又氣又急，聲音中已帶嗚□。

　　葛爾丹點頭道：“此話甚是。這個……這個小和尚不是好人。”

　　那女郎指著韋小寶罵道：“你這壞人，那天……那天在妓院里和那許多壞女人鬼混，又見到我師妹生得美貌，心里便轉歹主意，一定是我師妹不肯……不肯從你，你就將她殺了。你妓院都去，還有什麼壞事做不出來？”

　　晦聰一聽，微微一笑，心想哪有此事。澄觀更不知妓院是什麼東西，還道是類似少林寺戒律院、達摩院、菩提院的所在，心道：“師叔勇猛精進，勤行善法，這是六波羅蜜中的『精進波羅蜜『，在妓院中修行，那也很好啊！”

　　韋小寶心中卻是大急，生怕他一五一十，將自己在胡鬧都抖了出來。

　　忽然馬總兵身後走出一人，抱拳說道：“姑娘，小人知道這位小禪師戒律精嚴，絕無涉足妓院之事，只怕是傳聞所誤。”

　　韋小寶一見之下，登時大喜，原來此人便是在北京會過面的楊溢之。他當日衛護吳應熊前往北京，想來吳應熊已回云南，這一趟隨著馬總兵到河南，他一直低下了頭，站在旁人身後，是以沒認他出來。

　　那女郎怒道：“你又怎麼知道？難道你認得他嗎？”

　　楊溢之神態恭敬，說道：“小人認得這位小禪師，我們世子也認得他。這位小禪師于我王府有極大恩惠，他出家之前，本是皇宮中的一位公公。因此去妓院什麼的，又是什麼強逼令師妹，決非事實，請姑娘明鑒。”

　　眾人一聽，都“哦”的一聲，均想：“如果他本是太監，自然不會去嫖妓，更不會強搶女子，藏入寺中。”

　　那女郎見了眾人神色，知道大家已不信自己的話，更是惱怒，尖聲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太監？他如是太監，怎會說要娶……娶我師妹做……做老婆？但小和尚風言風語，這老和尚也是油嘴滑舌，愛計討人便宜。”說著手指澄觀。

　　眾人見澄觀年逾八旬，一副呆頭呆腦的模樣，適才聽他說話結結巴巴，辭不達意，普天下要找一個比他更不油嘴滑舌之人，只怕十分為難。這一來，對那女郎的話更加不信了，都覺今日貿然聽了她异想天開的一面之辭，來到少林寺出丑，頗為後悔。

　　楊溢之道：“姑娘，你不知這位小禪師出家之前，大大有名，乃是手誅大奸臣鰲拜的桂公公。我們王爺受奸人誣諂，險遭不白之冤，全仗這位小禪師在皇上面前一力分辯，大恩大德，至今未報。”

　　眾人都曾聽過殺鰲拜的小桂子之名，知他是康熙所寵的一個小太監，不由得“哦”了一聲，臉上顯露驚佩之色。

　　韋小寶笑道：“楊兄，多時不見，你們世子好？從前的一些小事，你老是挂在嘴上干什麼？”

　　楊溢之跟隨著馬總兵上少室山來，除了平西王諸人之外，葛爾丹和昌齊喇嘛那伙人都不知他姓名，聽得韋小寶稱他為“楊兄”，兩人自是素識無疑。只聽楊溢之道：“禪師慈悲為懷，與人為善，說道小事一件，我們王爺卻是感激無已。雖然皇上聖明，是非黑白，最終能辨明，可是若非禪師及早代為言明真相，這中間的波折，可也難說得很了。”

　　韋小寶笑道：“好說，好說。你們王爺太也客氣了。”心下卻想：“我恨不得扳倒了你們這個漢奸王爺，只是皇上聖明，自己查知了真相，我這個順水人情想不做也不可得。總算當日結下了善緣，今天居然是這人來給我解圍。”

　　葛爾丹上上下下的向他打量，說道：“原來你就是殺死鰲拜的小太監。我在蒙古，也曾聽到過你的名頭。鰲拜號稱滿洲第一勇士，那麼你的武功，并不是在少林寺中學的了。”

　　韋小寶笑道：“我的武功差勁之極，說來不值不笑。教過我武功的人倒是不少，這位楊大哥，就曾教過我一招『橫掃千軍』，一招『高山流水』。”說著站起身來，將這兩招隨手比划。他沒使半分內勁，旁人瞧不出高下，但招式确是『沐家拳』無疑。

　　楊溢之道：“全仗禪師將這兩招演給皇帝上看了，才辨明我們王爺為仇家誣諂的冤屈。”

　　那女郎臉色不如先前氣惱，道：“楊大哥，這小……這人當真本來是太監？當真于平西王府有恩？”楊溢之道：“正是。此事北京知道的人甚多。”

　　那女郎微一沉吟，問韋小寶道：“那麼你跟我們姊妹……這樣……這樣開玩笑，是不是另有用意？”韋小寶道：“玩笑是沒有開，用意當然是有的。”心道：“我的用意要娶你妹子做老婆，不過這里人多，說不出口。”那女郎問道：“什麼用意？”韋小寶微微一笑，并不答復。眾人均想：“他既別有用意，當然不便當眾揭露。”

　　昌齊站起身來，合十說道：“方丈大師，晦明禪師，我們來得魯莽，得罪莫怪，這就告辭了。”晦聰合十還禮，說道：“佳客遠來，請用了素齋去。不過這位女施主……”他想你喬裝男人，混時寺來，不加追究，也就是了，再你吃齋，未免不合寺規。昌齊笑道：“多謝，多謝！免得方丈師兄為難，這餐齋飯，大家都不吃了罷。”

　　當下眾人告辭出來，方丈和韋小寶、澄觀等送到山門口。

　　忽聽得馬蹄聲響，十余騎急馳而來。馳到近處，見馬上乘客穿的都是御前侍衛服色，共是一十六人。沒到寺前，十六人便都翻身下馬，列隊走近，當先二人正是張康年和趙齊賢。

　　張康年一見韋小寶，大聲道：“都……都……大人，你老人家好！”他本想叫“都統大人”，但見他身穿僧袍，這一句稱呼只好含糊過去。當下十六人齊向他拜了下去。

　　韋小寶大喜，說道：“各位請起，不必多禮。我天天在等你們。”

　　葛爾丹等見這十六人都是品級不低的御前侍衛，對韋小寶卻如此恭敬，均想：“這小和尚果然有些來歷。”清制總兵是正二品官，一等侍衛是正三品，二等侍衛正四品。張康年等官階雖較總兵為低，但他們是皇帝侍衛，對外省武官并不瞧在眼里，只對馬總兵微一點頭招呼，便向韋小寶大獻殷勤。

　　葛爾丹見這些御前侍衛著力奉承韋小寶，對旁人視若無睹，心中有氣，哼了一聲，道：“走罷，我可看不慣這等樣子。”一行人向晦聰放丈一拱手，下山而去。

　　韋小玉邀眾侍衛入寺。張康年和他并肩而行，低聲道：“皇上有蜜旨。”韋小寶點了點頭。

　　到得大雄寶殿，張康年取出聖旨宣讀，卻只是向句官樣文章，皇帝賜了五千兩銀子給少林寺，修建僧舍，重修佛像金身，又冊封韋小寶為“輔國奉聖禪師”。晦聰和韋小寶叩頭拜謝。張康年道：“皇上吩咐，要輔國奉聖禪師克日啟程，前往五台山。”這事早在韋小寶意料之中，躬身應道：“奴才遵旨。”

　　奉過茶後，韋小寶邀過張康年、趙齊賢二人到自己禪房中敘話。張康年從懷中取出一道密旨，雙手奉上，說道：“皇上另有旨意。”

　　韋小寶跪下磕頭，雙手接過，見是人漆印密封了的，尋思：“不知皇上有什麼吩咐。聖旨上寫的字，他認得我，我不認得他。既是密旨，可不能讓張趙他們得知，還是去請教方丈師兄為是。他決不能泄匯漏了機密。”

　　于是拿了密旨，來到晦聰的禪房，說道：“方丈師兄，皇上有一道密旨給我，要請你指點。”拆開密旨封套，見里面折著一大張宣紙，攤著開來，畫著四幅圖畫。

　　第一幅畫著五座山峰，韋小寶認得便是五台山。以南台頂之北畫著一座廟宇，寫著“清涼寺”三字。他曾在清涼寺多日，這三個字倒有點面熟，寫在別處，他是決計不識的，寫在廟上，便算是遇上了熟人了。

　　第二幅是一個小和尚走進廟宇，廟額上寫的也是“清涼寺”三字。小和尚身後跟著一群僧侶，眾僧頭頂寫著“少林寺和尚”五字。前面三字，韋小寶也識得，“和尚”兩字雖然不識，卻也猜得到。

　　第三幅畫的是大雄寶殿，一個小和尚居中而坐，嬉皮笑臉，面目宛然便是韋小寶，但身披大紅袈裟，穿了方丈的法衣，旁邊有許多僧人侍立。韋小寶瞧著畫中的小和尚和自己實在相像，越著越覺有趣，不覺笑了出來。

　　第四幅畫中這小和尚跪在地下，侍奉一個中年僧人。這僧人相貌清，正是出家後法名行痴的順治皇帝。

　　除了四幅圖畫處，密旨中更無其他文字。原來康熙雅擅丹青，知道韋小寶識字有限，便畫圖下旨。這四幅圖畫說得再也明白不過，是要他到清涼寺去做住持，侍奉老皇帝。

　　韋小寶先覺有趣，隨即喜悅之情消減，暗暗叫苦：“做做小和尚也還罷了，又要去做老和尚，那可糟糕之至了。”

　　晦聰微笑道：“恭喜師弟，皇上派你去住持清涼寺。清涼寺乃莊嚴古剎，建于北魏教文帝時，比少林寺尤早。師弟出主大寺，必可宏宣佛法，普渡眾生，昌大我教。”韋小寶搖頭苦笑，說道：“這住持我是做不來的，一定搞得笑話百出，一塌胡塗。”晦聰道：“聖旨中畫明要師弟帶領一群本寺僧侶，隨同前往。師弟可自行挑選。大家既是你相熟的晚輩，自當盡心輔佐，決無疏虞，師弟大可放心。”

　　韋小寶呆了半晌，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小皇帝思慮周詳，當時派自己來少林寺出家，早就安排下了今日之事。讓自己在少林寺住了半年有余，得與群僧相熟，以便挑選合意僧侶，同赴清冰寺。老皇帝既已出家，決不愿由侍衛官兵保衛，說不定竟然來個不別而行，從此再也找不到他。少林僧武功卓絕，由自己率領了保護皇帝，比之侍衛官兵是穩妥得多了。

　　何況此事乃天大機密，皇帝倘若派遣侍衛官兵，去保衛五台山的一個和尚，必定沸沸揚揚，傳得舉世皆知。眾侍衛中也必有識得老皇帝的。由一個少林僧入主清涼寺，卻十分尋常，以前清涼寺的住持澄光，本就是少林寺的十八羅漢之一。又想：“倘若小皇帝起初就命我去清涼寺出家，仍然太過引人注目，到少林寺來轉得一轉，就不會有人起疑心了。”想到此處，對康熙的布置不由得大地欽佩。

　　當下回去禪房，取出六千兩銀兩，命張康年待分賞給眾侍衛。張趙二人沒想到韋小寶做了和尚，還是這等慷慨，喜出望外，贊道：“自古以來，大和尚賞銀子給皇帝侍衛的，只有你韋大人一位，當真是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韋小寶笑道：“前無古僧，後來來僧。”

　　張康年低聲道：“韋大人，皇上派你辦什麼大事，我們不敢多問。你有什麼差遣，盡管吩咐好了。給你辦事就是給皇上辦事，大伙兒一樣的奮勇爭先。”趙齊賢道：“倘若韋大人要辦什麼事，一時不得其便，我們或許可以稍盡微力。比方……比方說，韋大人如果要少林寺中的武功秘本，我們就來放火燒寺，一場大亂，韋大人就可乘機動手。”張康年吃吃而笑，悄聲道：“是啊，這叫做乘火打劫，渾水摸魚。”

　　韋小寶一怔，隨即明白：“是了，他們一定在猜想皇上派我來少林寺做和尚，到底有什麼用意，這次交來的密旨之中，又說了些什麼。他們知道皇上好武，派我來少林寺出家，自然是盜取武功秘本了。”笑了一笑，也低聲道：“兩位放心！這個……我已經得手啦。”

　　張趙二人大喜，一齊躬身請安，道：“皇上洪福齊天，韋大人精明干煉，恭喜你立此大功。”趙齊賢道：“要不要讓我們給你帶出去？廟里和尚若有疑心，韋小寶盡可解衣給他們搜查。”韋小寶笑道：“那倒不用。你們去回奏皇上，就說奴才韋小寶謹奉聖旨，已將圖畫牢牢記住，用心辦事，請皇上放心。”兩位應道：“是。”

　　趙齊賢想了片刻，已明白其中道理，道：“原來這些武功秘訣都是圖譜，韋小寶看熟後已牢牢記住。”張康年也即省悟，贊道：“那是更加好，倘若將秘本盜去，廟里和尚自然會知道，終究……終究不如那個最好，看過後記住，卻是神不知鬼不覺。那也全仗韋大人天生的絕頂聰明，像我這等蠢才，就說什麼記不住。”韋小寶見二人誤會他所說的圖畫是少林寺武功圖譜，暗暗好笑，說道：“張兄不必太謙，在寺里慢慢的看，一天兩天不成，幾個月下來，終于記住了。”兩人齊聲稱是，心想你在寺在半年有余，少林派武學的圖譜一定記了不少。

　　兩人告辭出去。韋小寶想起一事，問道：“剛才在山門外遇見一批人，你們可知是什麼來歷？”張趙二人道：“不知。”韋小寶道：“你們快去查查。這群人來到少林寺，鬼鬼祟祟，看樣子也是想偷盜寺進而的武功秘本。尤其是那個總兵，不知是誰的部下，他身為朝廷命官，竟膽敢想壞皇上的大事，委實大逆不道，存心造反。你們查到是何人主使，倒是一件大大的功勞。”二人喜道：“這個容易，他們下山不久，一定追得上。那總兵有名有姓，一查便知。”韋小寶明知那馬總兵是吳三桂的部下，卻故意誣謅，假作不知他來歷，讓一眾御前侍衛查知，稟告皇上邀功，遠胜于自己去誣告。

　　韋小寶又道：“跟這伙人在一起的，有個女扮男裝白少女，她們正在找尋另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美貌姑娘。這兩個姑娘，跟這件逆謀大事牽涉極多。你們去設法詳細查明，兩個女子叫什麼名字，什麼出身來歷。查明之後，送封信來。”這番話自然是假公濟私了。他差皇上的侍衛去追查自己的心上人，他們貪圖賞金，定然落力辦事。御前侍衛要查什麼案子，普天下官府都奉命差遣，如此雷厲風行的追查，豈有找不到的線索之理？

　　張趙二人拍胸擔保，定當查個水落石出，以報韋大人提拔之恩，知遇之恩，眷顧之情，重賞之惠。

## 第二十四回　愛河縱涸須千劫　苦海難量為一慈

　　眾侍衛辭去後，韋小寶去見方丈，說道：“既有皇命，明日便須啟程，前赴清涼寺。

　　晦聰方丈道：“自當如此。師弟具宿慧，妙悟佛義，可惜相聚之日無多，又須分別，未能多有切磋，同參正法，想是緣盡于此。不知師弟要帶同哪些僧侶去？”韋小寶道：“般若堂首座澄觀師侄是要的，羅漢堂的十八羅漢師侄是要的。”此外又點了十多名和他說得來的僧侶，一共湊齊了三十六名。

　　晦聰并無异言，將這三十六名少林僧召來，說道晦明禪師要去住持五台山清涼寺，叮囑他們隨同前去，護法修持，所由晦明禪師吩咐差遣，不可有違。

　　次日一早，韋小寶帶同三十六僧，與方丈等告別。來到山下，他獨自去看雙兒。

　　雙兒在民家寄住，和他分別半年有余，乍看之下，驚喜交集，雖早聽張康年轉告，主人已在少林寺出家，也不知哭過多少場，這時親眼見他光頭僧袍，忍不住又哭了出來。

　　韋小寶笑道：“好雙兒，你為什麼哭？怪我這些日子沒來瞧你，是不是？”雙兒哭道：“不……不是的…。你……你……相公出了家……”韋小寶拉住她右手，提了起來，在她手背上輕輕一吻，笑道：“傻丫頭，相公做和尚是假的。”雙兒又喜又羞，連耳根子都紅了。

　　韋小寶細看她臉，見她容色憔悴，瘦了許多，身子卻長高了些，更見婀娜清秀，微笑道：“你為什麼瘦了？天天想著我，是不是？”雙兒紅著臉，想要搖頭，卻慢慢低下頭來。韋小寶道：“好了，你快換了男裝，跟我去罷。”雙兒大喜，也不多問，當即換上男裝，仍是扮作個書僮模樣。

　　一行人一路無話，不一日來到五台山下。剛要上山，只見四名僧人迎將上來，當先一名老僧合十問道：“眾位是少林寺來的師父嗎？”韋小寶點點頭。那老僧道：“這一位想必是法名上晦下明師父了。”韋小寶又點點頭。四僧一齊拜倒，說道：“得知禪師前來住持清涼，眾僧侶不胜之喜，已在山下等候多日了。”

　　自澄光回歸少林寺，清涼寺由老僧法胜住持。康熙另行差人頒了密旨給法胜，派他去長安慈云寺作住持，一等少林僧來，便即交接。長安慈云寺比清涼寺大行多，法胜甚是欣喜，派了四僧在五台山下迎接。

　　韋小寶等來到清涼寺中，與法胜行了交接之禮。眾僧俱來參見。玉林、行痴和行癲三僧卻不親至，只由玉林寫了個參見新住持的疏文。

　　法胜次日下山，西去長安，韋小寶便是清涼寺的一寺之主了。好在種種儀節規矩都有澄光等僧隨時指點，他小和尚做起方丈來，倒也似模似樣，并無差錯。

　　那日韋小寶與雙兒在清涼寺逐走來犯的敵人，救了合寺僧侶性命，眾僧都是親見，這時見他忽然落發出家，又來清涼寺作住持，無不奇怪，但他于本寺有恩，各僧盡皆感服。韋小寶命雙兒住在寺外的一間小屋之中，以便一呼即至。

　　來清涼寺作住持，首要大事是保護老皇爺的周全，他詢問執事僧，和知玉林、行痴、行癲三僧仍住在後山小廟，當下也不過去打擾，和澄心大師商議後，命人在小廟半里處的東西南北四方，各結一座茅廬，派八名少林僧輪流在茅廬當值。

　　諸事一定，便苦等張康年和趙齊賢送信來，好知道那綠衫女姓名來歷，可是等了數月，竟沒絲毫信息，寂寞之時，便和澄觀拆解招式，把老和尚當作了“那個施主”，偶爾溜到雙兒的小屋中，跟她說說笑話，摸摸她的小手。有時想及：“我服了洪教主的‘豹胎易筋丸’，倘若一年之內不送一部經書去神龍島，毒性發作起來，可不是玩的，算起來也沒剩幾個月了。我如變得又老又蠢，跟澄觀師侄一模一樣，我那綠衣老婆一見，便叫我‘油嘴滑舌的老和尚’，再在她綠裙上剪下一幅布來，做頂帽子給我戴戴，那可差勁之至了！”

　　這一日，他百無聊賴，獨自在五台山到處亂走，心中想的只是那綠衫女郎，行到一條山溪之畔，見一株垂柳在風中不住晃動，心想：“這株柳樹若是這那綠衣老婆，老子自然毫不客氣，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她一定不依，使一招昆侖派的‘千岩競秀’，接連向我拍下幾掌。那也沒什麼大不了，老子便使一招‘沿門托缽’，大大方方的化去。澄觀師侄說這一招要使得舉重若輕，方顯得名門正派武功的風范。老子舉輕若輕，舉重若重，管他媽的什麼名門旁門，正派邪派？這一招發出，跟著便是一招‘智珠在握’，左手抓住她左手，右手抓她右手，牢牢擒住，那是殺我的頭也不放開了……”

　　他想得高興，手上便一招一式的使出，噗噗兩聲，雙手各自抓住一根柳枝，將吃奶的力氣也用了出來，牢牢握住。忽聽得一人粗聲粗氣的道：“你瞧這小和尚在發顛！”

　　韋小寶吃了一驚，抬頭看時，見有三個紅衣喇嘛，正在向著他指指點點的說笑。韋小寶臉一紅，一時之間，只道自己心事給他們看穿了，堂堂清涼寺的大方丈，卻在荒山無人之處，想著要抓住一個美麗姑娘，實在也太丟臉，當即回頭便走。

　　轉過一條山道，迎面又過來幾個喇嘛。五台山上喇嘛廟甚多，韋小寶也不以為意，只是有了適才之事，不愿和他們正面相對，轉過了頭，假意觀賞風景，任由那幾名喇嘛從身後走過。只聽得一名喇嘛說道：“上頭法旨，要咱們無論如何在今日午時之前，趕上五台山，真是急如星火，可是上得山來，什麼玩意兒都沒有。那不是開玩笑麼？”另一名喇嘛道：“上頭這樣安排，總有道理的。你舍不得大同城里那小娘兒，是不是？”

　　韋小寶聽了也不在意，對他們反而心生好感，心道：“這些喇嘛喝酒逛窯子，倒不假正經。老子真要出家，宁可做喇嘛，不做和尚。”

　　回到清涼寺，只見澄通候在山門口，一見到他，立即迎了上來，低聲道：“師叔，我看情形有些不大對頭。”韋小寶見他臉色鄭重，忙問：“怎麼？”

　　澄通招招手，和他沿著石級，走上寺側的一個小峰。韋小寶一瞥眼間，只見南邊一團團的無數黃點，凝神看去，那些黃點原來都是身穿黃衣的喇嘛，沒有一千，也有九百，三五成群，分布于樹叢山石之間。韋小寶嚇了一跳，道：“這許多喇嘛，干什麼哪？”澄通向西一指，道：“那邊還有。”韋小寶轉眼向西，果然也是成千喇嘛，一堆堆的或坐或立。日光自東向西照來，白光閃爍，眾喇嘛身上都帶著兵刃韋小形容詞更是吃驚，道：“他們帶著兵刃，莫非……莫非……”眼望澄通。澄通緩緩點頭，說道：“師侄猜想，也是如此。”

　　韋小寶轉向北方，東方望去，每一邊都有數百名喇嘛，再細加觀看，但見喇嘛中有些披了深黃袈裟，自是一隊隊的首領了。韋小寶道：“他奶奶的，至少有四五千人。”澄通道：“一百二十五名首領，一共是三千二百零八十名喇嘛。”韋小寶贊道：“真有你的，數得這麼清清楚楚。”澄通道：“那怎麼辦？”

　　韋小寶無言可答。遇上面對面的難事，撒謊騙人，溜之大吉，自是拿手好戲，現今對方調集三千余眾，團團圍困，顯然一切籌划周詳，如何對付，那可半點主意也沒有了，聽澄通這麼問，也問：“那怎麼辦？”

　　澄通道：“瞧對方之意，自是想擄行痴大師，多半要等到晚間，四方合圍進攻。”韋小寶道：“干麼現下不進攻？”澄通道：“五台山上，喇嘛的黃廟和咱們中原釋氏青廟向來和好。各位青廟多僧多，台頂十大廟，台外十大廟。黃廟的喇嘛雖然霸道，卻也不敢欺壓。倘若日間明攻，勢必引起各青廟的聲援。”

　　韋小寶道：“那麼咱們立刻派人出去，通知各青廟的住持，請他們大派和尚，大伙兒跟眾喇嘛決一死戰，有分教：五台山和尚鏖兵，青廟僧大戰喇嘛。”

　　澄通搖頭道：“五台山各青廟的僧人，十之八九不會武功，就是會武的，功夫也都是平平，沒聽說有什麼好手。”韋小寶道：“那麼他們是不肯來援手了？”澄通道：“赴援的也不會沒有，只怕是徒然送了性命而已。”韋小寶道：“難道咱們就此投降？”他斗志向來不堅，打不過就想投降。澄通道：“咱們投降不打緊，行痴大師勢必給他們擄了去。”

　　韋小寶尋思：“行痴大師的身份，不知少林群僧是否知悉。”問道：“他們大舉前來擄劫行痴大師，到底是什麼用意？數月前就曾來過一次，幸得眾位好朋友將他們嚇退。這一次來的人數卻多得多了。”澄通沉吟道：“行痴大師定是大有來歷之人，不是牽涉到中原武林的興衰，便與青廟黃廟之爭有重大關連。此中原由，澄心師兄沒說起過。師叔既然不知，我們更加不知道了。”

　　韋小寶想起身上懷有皇帝親筆御札，可以調遣文武官員，說：“眼下事情緊急，我們少林僧武功雖高，可是寡不敵眾，三十七個和尚，怎敵得過他三千名喇嘛？我須得立刻下山求救。”澄通道：“只怕遠水救不著近火。”韋小寶道：“那麼咱們護送行痴大師，沖了出去。”澄通點頭道：“看來只有這個法子。咱們三十七名少林僧，再加上師叔的僮兒，要抵擋三千多名喇嘛，那是萬萬不能，但要從空隙中沖，卻也不是什麼難事。”韋小寶道：“就只怕行痴大師和他師父玉林大師不肯，他們說生死都是一般，逃不逃也沒什麼分別。”澄通皺眉道：“這就須請師叔勸上一勸。”

　　韋小寶搖頭道：“勸服行痴大師，還有法子，要勸那玉林老和尚，老子可是服輸啦，這叫做老鼠拉烏龜，沒下嘴的地方。”向下望去，只見一群群喇嘛散坐各處，似乎雜亂無章，卻又分布均勻，上山下山的通道更是人數眾多，眼見天色一黑，這三千喇嘛一涌而上，清涼寺中的和尚只有大叫“我佛慈悲”的份兒，心想：“他媽的，老子做什麼和尚，倘若做了喇嘛，這當兒豈不是得意洋洋，用不著擔半點心事？平時吃肉逛窯子，還不算在內。”

　　一想到“逛窯子”三字，腦海中靈光一閃，已有計較，當下不動聲色，道：“我回禪房睡他媽的一覺。”澄通愕然，瞪目而視。韋小寶不再理他，徑自下峰，回寺入房。

　　過不多時，澄心、澄觀、澄光、澄通四僧齊來求見。韋小寶讓四人入房，眼見各人臉有驚惶之色，他伸個懶腰，打個呵欠，懶洋尖的問道：“各位有什麼事？”

　　澄心道：“山下喇嘛聚集，顯將不利本寺，愿聞方丈師叔應付之策。”韋小寶道：“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什麼好主意，只好睡覺了。大伙兒在劫難逃，只好逆來順受，刀來頸受，人家一刀砍來，用脖子去頂他一頂，且看那刀子是否鋒利，砍不砍得進去。”

　　澄心等三僧知他是信口胡扯，澄觀卻信以為真，說道：“眾喇嘛這些刀子看來甚是鋒利，我們的脖子是抵不住的。師叔，出家人與世無爭，逆來順受，倒是不錯。但刀來頸受，未免過分。當年達摩祖師，也沒教人只挨刀子不反抗，否則的話，大家也不用學武了。”韋小寶點頭道：“依澄觀師侄之見，刀來頸受是不行的？”澄觀道：“不行。但如拳來胸受，腳來腹受，倒還可以。”他內功深湛，對方向他拳打足踢，也可不加抵擋，只須運起內功，自可將人拳腳反彈出去。

　　韋小寶道：“那些喇嘛都帶了戒刀禪杖，不知有什麼法子，能開導得他們不用兵刃？”澄觀一呆，道：“這些喇嘛只怕不可理喻，要他們放下屠刀，似乎非一朝一夕之功。”

　　韋小寶道：“這就難了，不知四位師侄，有什麼妙計？”澄心道：“為今之計，只有大伙兒保了玉林、行痴、行癲三位，乘隙沖出。他們旨在擄劫行痴大師，寺中其餘僧侶不會武功，諒這些喇嘛也不會加害。”韋小寶道：“好，咱們去跟那三位老和尚說去。”

　　當下率領了四僧，來到後山小廟。小沙彌通服進去，玉林等聽得住持到來，出門迎迓。一見之下，玉林、行痴、行癲都是大為錯愕。三僧只說新住持晦明禪師是少林寺晦聰方丈的師弟，是一個位年紀甚輕的高僧，不料竟然是他。

　　玉林和行痴登時便即明白，那是出于皇帝的安排，用意是在保護父親。釋家規矩甚嚴，住持是一廟之主，玉林等以禮參見。韋小寶恭敬還禮，一同進了禪房。

　　玉林請他在中間的蒲團坐下，余人兩旁侍立。韋小寶心中大樂：“老子中間安坐，老皇爺站在旁邊侍候，就是小皇帝也沒這般威風。”強忍笑容，說道：“玉林大師，行痴大師，兩位請坐。”玉林和行痴坐了。

　　玉林說道：“方丈大師住持清涼，小僧等未來參謁，有勞方丈大駕親降，甚是不安。”韋小寶道：“好說。小衲知道三位不喜旁人打擾，因此一直沒來看你們。若不是今日發生了一件大事，小衲還是不會來的。”他常聽老和尚自己謙稱“老衲”，心想自己年紀小，便自稱“小衲”。眾僧聽他异想天開，村撰了一個稱呼出來，不覺暗暗好笑。玉林道：“是。”卻不問是何大事。

　　韋小寶道：“澄光師侄，請給三位說說。”玉林知道新住持法名“晦明”，也知少林寺“晦”字輩比“澄”字輩高了一輩，但眼見這小和尚油頭滑腦，卻對這位本寺前任住持，莊嚴慈祥的有德老僧口稱“師侄”，還是心下一怔。

　　澄光恭恭敬敬的應了，便將寺周有數千喇嘛重重圍困等情說了。

　　玉林閉目沉思半晌，睜開眼來，說道：“請問方丈大師，如何應付。”

　　韋小寶道：“這些喇嘛僧在本寺周圍或坐或立，只是觀賞風景，別無他意。這里風景清雅，他們來游山玩水，也是有的。”行顛忍不住道：“倘若中觀賞風景，不會將本寺團團圍住，好幾個時辰不去。他們定是想來捉了行痴師兄去。”韋小寶道：“小衲心想天下青廟黃廟，都是我佛座下的釋氏弟子，他們如要請行痴大師去，也必是仰慕三位大師佛法深湛，請你們去喇嘛廟講經說法。說不定眾喇嘛仰慕我中土佛法，大家不做喇嘛，改做和尚，那也是極好的機緣。”行顛連連搖頭，不以為然，說道：“未必，未必。”

　　澄觀道：“方丈師叔，那麼他們為什麼都帶了兵器呢？”韋小寶合十道：“他們帶了禪杖戒刀，聲勢洶洶，或許真是想殺寺僧侶之頭。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自當馬來頸受，這叫做我不給人殺頭，誰給人殺頭？不生不死，不垢不淨。有生故有滅，有頭故有殺。佛有三德：大定、大智、大悲。眾喇嘛持刀而來，我們不聞不見，不觀不識，是為大定；他們舉刀欲砍，我們當他刀即是空，空即是刀，是為大智；一刀刀將咱們的光頭都砍將下來，大家鳴呼哀哉，是為大悲。”他在寺中日久聽了不少佛經中的言語，便信口胡扯一番。澄觀道：“方太師叔，這大悲的悲字，恐怕是慈悲的悲，不是悲哀的悲。”

　　韋小寶微笑道：“師侄也說得是，想我佛割肉喂鷹，舍身飼虎，實在大慈大悲之至。那些喇嘛雖然凶頑，比之惡鷹猛虎，總究會好些，那麼我們舍身以如惡喇嘛之愿，也是大慈大悲之心。”澄觀合十道：“師叔妙慧，令人敬服。”韋小寶道：“昔日玉林大師曾有言道：‘出家人與世無爭，逆來順受。清涼寺倘然真有禍殃，那也是在劫難逃。’我們一齊在惡喇嘛刀下圓寂，同赴西方極樂世界，一路甚是熱鬧，倒也有趣得緊。”

　　眾僧面面相覷，均想韋小寶的話雖也言之成理，畢竟太過迂腐，恐怕是錯解了佛法。澄心、澄通又覺這些言語與他平素為人全然不合，料想他說的是反話，多半是要激得玉林與行痴自行出言求救。只有澄觀一人信之不疑，歡喜贊歎。

　　眾僧默然半晌。行顛突然大聲道：“師父曾說，西藏喇嘛要捉了師兄去，乃是想虐害萬民，要占咱們這花花世界。咱們自己的生死不打緊，千千萬萬的百姓都要受他們欺侮壓迫，豈不是大大的罪業？師父曾道，咱們決不能任由他們如此胡作非為。”

　　韋小寶點頭道：“師兄這番話很是有理，比之小衲所見，又高了一層。只是眼下喇嘛勢大，咱們只怕寡不敵眾。”行顛道：“我們保護了師父師兄，沖將出去，料想惡喇嘛也擋不住。”韋小寶道：“就恐怕爭斗一起，不免要殺傷眾喇嘛的性命。阿彌陀佛，我佛有釋家諸戒，首戒殺生。這便如何是好？”行顛道：“是他們要來殺人，我們迫不得已，但求自保。能夠不殺人，當然最好，可也不能眼睜睜的束手待斃。”

　　忽然門外腳步聲響，少林僧澄覺快步進來，說道：“啟稟方丈師叔，山下眾喇嘛剛才一齊上山，又逼近了約莫一百丈，停了下來。”韋小寶道：“為什麼上了一段路，卻又停下？恐怕是忽受我佛感化，生了悔悟之心，明白了回頭是岸的道理。”

　　行顛大聲道：“不是的，不是的，他們只待天一黑，便一鼓作氣，沖進來了。”他昔年是正黃旗大將，進關時身經百戰，深知行軍打仗之法，後來才做順治的御前侍衛總管。

　　韋小寶道：“待他們一進本寺大雄寶殿，見到我佛如來的莊嚴寶相，忽然懸……懸什麼勒馬，也是有的。”行顛怒道：“你這位小方丈，實在胡……胡……唉，不會的。”他本想說“實在胡塗”，總算想到不可對方丈無禮，話到口邊，忽然懸崖勒馬。

　　玉林一直默不作聲，聽著眾人辯論，眼見行顛額頭青筋迸現，說話越來越大聲，微微一笑，說道：“行顛，你自己才實在胡塗。方丈大師早已智珠在握，成竹在胸，你又何必多所憂慮？”行顛一怔，道：“啊，原來方丈大師早有妙策。”

　　韋小寶愁眉苦臉，說道：“我妙策是沒有。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大家既然都說沖出去的好，那麼咱們就沖出去罷！只不過若非迫不得已，千萬不可多傷人命。”行顛和澄心一齊稱是。韋小寶道：“那麼大家收拾收拾，一等天黑，他們還沒動手，咱們先沖了下去。向東沖到阜平縣縣城，這些喇嘛再惡，總不敢公然來攻打縣城。”行顛等又都稱善。

　　行痴忽然說道：“我是不祥之身，上次已為我傷了不少性命。就算這次逃過了厄難，他們仍然死心不息。多造殺業，終無已時。”

　　行顛道：“師兄，這些惡喇嘛想將你綁架了去，殘害天下百姓。”行痴歎道：“我是世間禍胎，等得他們到來，我當眾自焚其身，讓他們從此死了這條心，也就是了。”行顛急道：“皇……皇……不，師兄，那是萬萬不可，我代你焚身便是。”行痴微微一笑，道：“你代我焚身，有何用處？他們只是要捉了我去，有所挾制而已。”

　　眾僧默然半晌。玉林道：“善哉，善哉！行痴已悟大道，這才是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真義。”韋小寶心中罵道：“臭和尚，他說的是真義，我說的便是假義了？”玉林又道：“待會眾喇嘛到來，老衲和行痴一同焚身，方丈大師和眾位師兄不可阻攔。”

　　韋小寶和眾僧面面相覷，盡皆駭然。

　　行痴緩緩道：“昔日攻城掠地，生靈涂炭，小僧早已百死莫贖。今日得為黎民舍身，亦不過以償當年罪業之萬一。倘若再因小僧而爭斗不息，多傷人命，那更增我的罪業了。我意已決，還請各位護持，成此因緣。若能由此而感化眾位喇嘛，去惡向善，更是一件好事。”說著站起身來，向韋小寶及少林五僧合十躬身。

　　澄心等見他神色，顯是心意甚堅，難以進言，只得辭出，回到文殊殿中。韋小寶招集三十六名少林僧，說知此事。眾僧都道，兩位大師要自焚消業，那是萬萬不可，事到臨頭，只好以武力阻止。

　　韋小寶道：“大家都要保護三位大師周全，是不是？”眾僧齊道：“是！”韋小寶道：“那也不難。大家聽我的話。你們三十六位，現下沖出寺去，齊攻東路，裝作向山下突圍，可是難以成功，又退回寺中，不過須得順手牽羊，擒拿四五十名喇嘛上來。”澄心道：‘方丈之意，是否將這些喇嘛作為人質，使得他們不敢輕舉妄動？若是如此，那麼所擒拿的位份越高越好。”

　　韋小寶道：“要擒拿大喇嘛恐怕不容易，不免多有殺傷，咱們只須捉來幾十個小喇嘛也就夠了。”眾僧不明他用意，但方丈有命，便都奉令出寺。

　　過不多時，只聽得山腰里喊聲大作，韋小寶站在鼓樓上觀看，見三十六名少林僧沖入喇嘛群中，刀光閃動，打了起來。

　　這三十六名僧人都是少林寺高手，尋常喇嘛自然不是敵手，沖出數十丈後，擋路的喇嘛愈聚愈多。澄心等拳打足踢，掌劈指戳，頃刻間打倒了數十人。澄心高聲叫道：“敵人勢大，沖不出去，暫且回寺，再作道理。”他內力深厚，這幾句呼聲遠遠傳了出去，山谷鳴響。澄通也縱聲叫道：“沖不出去，如何是好？”澄心叫道：“大家捉些喇嘛回去，教他們有所顧忌，不敢胡亂害人。”眾僧或雙手各抓一名喇嘛，或肩上扛了一名，轉身入寺。澄心與澄光斷後，又點倒數人。但聽得喇嘛陣後有人以藏語傳令。眾喇嘛吶喊叫罵，卻不追來。

　　韋小寶笑嘻嘻的在寺門前迎接，一點人數，擒來了四十七名喇嘛。回到文殊殿中，韋小寶道：“把這些家伙全身衣服剝光了，每人點上十八道穴，都去鎖在後園柴房之中。”

　　眾僧均覺方丈這道法諭高深莫測，當下將四十七喇嘛都剝得赤條條地，身上加點穴道，鎖入柴房。

　　韋小寶合十說道：“世間諸色相，皆空皆無，無我無人，無和尚無喇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和尚即喇嘛，喇嘛即和尚。諸位師侄，大家脫下袈裟，穿上喇嘛的袍子罷！”眾僧盡皆愕然，面面相覷。

　　韋小寶大聲叫道：“雙兒，你過來，幫我扮小喇嘛。”雙兒一直候在殿外，當即進殿，檢了一件最小的喇嘛袍子，助他換上。韋小寶身材矮小，穿了仍是太大，便拔出匕首，將袍子下和衣袖都割了一截，腰間束上衣帶，勉強將就，帶上喇嘛冠，宛然便是個小喇嘛，對雙兒道：“你也扮個小喇嘛。”

　　澄光問道：“師叔改穿喇嘛服色，不知是何用意？”澄觀道：“咱們向喇嘛投降，改歸黃教嗎？”韋小寶道：“非也！大家扮作喇嘛，涌到後邊小廟，將玉林、行痴、行顛三個和尚捉住，點了他們穴道，再將他們再上喇嘛衣衫……”

　　澄通聽到這里，鼓掌笑道：“妙計，妙計！咱們幾十個假喇嘛黑夜中向山下沖去，眾喇嘛難分真假，那就難以阻攔了。”眾僧一齊稱善，登時笑逐顏開。他們自然誰都不知，韋小寶這條妙計，不過是師法當日假扮妓女，得脫大難的故智。

　　澄心道：“如此沖將出去，不須多所殺傷，最是上策。”澄光躊躇道：“只不過冒犯了行痴大師他們三位，未免不敬。”韋小寶道：“阿彌陀佛，救了三命，胜造三七二十一級浮屠。小小冒犯，胜于烈火焚身。”澄光道：“師叔說得是。”當下眾僧一齊脫下僧袍，換上喇嘛衣衫。眾僧平生謹讀戒律，端嚴莊重，這時卻跟著韋小寶做此胡鬧之事，眼見穿上喇嘛衣衫之後形相古怪，人人忍不住好笑。

　　韋小寶道：“各人把僧袍包了，帶在身上，脫困後再行換過。沖下山後，倘若失散，齊到阜平縣吉祥寺會齊。”命雙兒收拾了銀兩物事，包作一包，負在背上。

　　堪堪等到天色將黑，韋小寶道：“大家在臉上涂些香灰塵土，每人手中提一桶水，這就動手罷！”眾僧聽了法諭，皆大歡喜，信受奉行，當下捧土抹臉，提了水桶兵刃齊向山後奔去。來到小廟之外，眾僧唏哩花拉，高聲吶喊，向廟中沖去。

　　玉林、行痴、行顛三人已決意自焚，在院子中堆了柴草，身上澆滿了香油，只待眾喇嘛攻到，向他們說明舍身自焚用意，便即點火，哪知眾喇嘛說來便來，事先竟沒半分征兆，待聽得“嗚嚕嗚嚕，花差花差”似藏語非藏語的怪聲大作，數十名喇嘛已沖進廟來。

　　玉林朗聲道：“眾位稍待，老衲有幾句話說……”驀地里當頭一桶冷水澆將下來，跟著數十桶冷水潑到三人身上。這一下迅雷不及掩耳，別說三人來不及點火自焚，就算已經點著了，也被立時澆熄。

　　雙兒縱身過去，先點了行顛穴道，行痴不會武功，玉林武功不弱，卻不愿出手抗御，混亂中都被點了穴道。眾僧七手八腳，脫下三人僧袍，將喇嘛袍服套在三人身上。韋小寶有心有說杜撰藏話，生怕給玉林聽出口音，只好忍住，向雙兒一努嘴，雙兒取過燭台，便將院中堆著的柴燒了起來。韋小寶見行顛黃金杵放在殿角，想取了帶走，為料金杵沉重，竟然提之不動，澄通伸手抓起。韋小寶一揮，眾僧將行痴等三僧擁在中間，向東沖下山來。

　　只奔出數十丈，小廟中黑煙與火光沖逃邙起，這大堆柴草上早已淋滿了香油，極易著火。山腰間眾喇嘛見到火起，大聲驚叫，登時四下大亂。領頭的喇嘛派人上來救火。火把光下見到韋小寶等眾僧，都道是自己人，混亂之中，又有誰來盤問阻擋？

　　眾僧來到山下，已將大隊喇嘛拋在路後，回頭向山上望去，但見火光燭天，那座小廟已燒穿了頂。澄通道：“這座小廟一燒，他們又找不到行痴大師，只道他已燒死在小廟之中，就此死了這條心，再也不來滋擾，倒是一件好事。”澄光點頭道：“師弟之言有理。”

　　韋小寶命澄觀瘵行痴等三人身上穴道解了，說道：“多有得罪，還請莫怪。”

　　行痴等剛才穴道被點，動彈不得，耳目卻是無礙，見到經過情形，早明白是少林僧設法相救。行顛大聲喝彩，說道：“妙計，妙計！大伙兒輕輕易輕便逃了出來。方丈大師，你是救我的性命，多謝你還來不及，誰來怪你？”行痴決意焚身消業，行顛忠心耿耿，只好陪著殉生，但心中畢竟是不愿就此便死，此時得脫大難，自是歡喜之極。行痴微笑道：“不傷一人而化解此事，的是難能可貴。”

　　忽聽得迎面山道上腳步聲響，大隊人群快步奔來。澄通道：“師叔，有大批喇嘛殺過來了。”韋小寶道：“咱們沖向前去，嘴巴嘰哩咕嚕一番，見到他們時臉上露出笑容，伸手向山上指去，總之不可與他們動手。”眾僧一齊遵命，連行痴和玉林也都點頭。

　　韋小寶心中大樂：“老皇爺聽我號令，老皇爺的師父也聽我號令。”

　　眾僧將行痴護在中間，沿大道奔去。

　　只見山坳沖出一股人來，手執燈籠火把，卻不是喇嘛，都是朝山進香的香客，頸中挂了黃布袋，袋上寫著“虔誠進香”等等大字。一眾少林僧奔到近處，均是一呆，澄通等早已住口，澄觀等頭腦不大靈敏，卻還在亂叫“杜撰藏語”。

　　香客中走出一名漢子，大聲喝道：“你們干什麼的？”這人身材魁梧，聲音洪亮。韋小寶一見大喜，認得他是御前侍衛總管多隆，當即奔上，叫道：“多大哥，你瞧小弟是誰？”

　　多隆一怔，從身旁一人手中接過燈籠，移到他面前一照。韋小寶向他擠眉弄眼，哈哈大笑。多隆驚喜交集道：“是……是韋兄弟，你……你怎麼在這里？又扮作個小喇嘛模樣？”韋小寶笑道：“你又怎麼到了這里？”

　　說話之間，多隆身後又有一群香客趕到，帶頭的香客卻是趙齊賢。韋小寶一看，這些香客都是御前侍衛所扮，其中倒有一大半相識，眾侍衛圍了上來，嘻嘻哈哈的十分親熱。

　　韋小寶低聲問多隆道：“皇上派你們來的？”多隆低聲道：“皇上和太后到五台山來了，現下在靈境寺中。”韋小寶驚喜交集，道：“皇上到五台山來了？那好極了！好極了！”心想：“那老婊子也來干什麼？老皇爺恨不得殺了她。”

　　不多時又到了一批驍騎營的軍官士兵，也都扮作香客。韋小寶問：“除了御前侍衛之外，驍騎營、前鋒營、護軍營也都隨駕來此。”韋小寶道：“那怕不有三四萬官兵？”多隆道：“一共是三萬四千多人。”韋小寶笑道：“護駕諸營的總管是誰？”多隆道：“是康親王。”韋小寶笑道：“那也是老朋友了。”向趙齊賢招手，等他走近，說道：“趙大哥，請你去稟報康親王，我要調動人馬，辦一件大事，事情緊急，來不及向他請示了。”趙齊賢應命而去。

　　跟著驍騎營正黃樸詡統燦邴珠也到了。韋小寶道：“多老哥，都統大人，有數千西藏喇嘛，定是得知皇上進香的訊息，刻下團團圍住清冰寺，造反作亂。你們兩位立即去把這干反賊拿下，這可一件大大的功勞。”兩人大喜，齊向韋小寶道謝。說道：“韋大人送功勞給我們，真是何以克當。”韋小寶道：“大家忠心為皇上辦事，分什麼彼此？這叫做有福同享，有難共當。”兩人當即傳下令去，把守四周山道，點齊猛將精兵，向山上殺去。

　　韋小寶大聲叫道：“聖上仁慈英明，有好生之德，你們只須擒拿反賊，不可多傷人命。因為對上鳥生魚湯，不是差勁的皇帝。”一眾侍衛，親兵齊聲答應。“堯舜禹湯”四字，康熙雖曾簡略解說過，韋小寶卻也難以明白，總之知道“鳥生魚湯”這碗湯是大大的好湯，卻是叫給老皇帝聽的，心想今日老小皇帝父子相會，多拍老皇帝馬屁，比之拍小皇帝馬屁更為靈驗有效。

　　他轉身走到行痴跟前，說道：“三位大師，咱們身上衣服不倫不類，且到前面金閣寺去換過衣衫，找個清靜的所在休息，免得這些閒人打擾了三位清修。”行痴點頭稱是。

　　一行人又行了數里，來到金閣寺中。韋小寶一進寺門，便取出一千兩銀票，交給住持，說道：“暫借寶剎休息，一切不可多問。問一句，扣十兩銀子。一句不問，這一千兩銀子都是香金。如果問了一百零一句，你倒找我十兩，不折不扣，童叟無欺。”

　　那住持乍得臣金，又驚又喜，當即諾諾連聲，問道：“師兄要……”話到口邊，突然一怔，忙改口道：“……要喝杯茶了。”匆匆入內端茶。他本來想問“師兄要不要喝茶？”總算尚有急智，臨時改口，省下十兩銀子。

　　韋小寶出寺暗傳號令，命百余名御前侍衛在金閣寺四周守衛，又差兩名侍衛去奏報皇上：“奴才韋小寶職責重大，不敢擅离，在金閣寺候駕。”

　　一名侍衛道：“啟稟韋副總管：咱們做臣子的，該當前去叩見皇帝才是，不能等皇上過來見你。”韋小寶雙手一攤，笑道：“沒法子。這一次只好壞一壞規矩了。”兩位侍衛答應了，轉過身來，都伸了伸舌頭，心道：“好大的膽子，連性命也不要了。”當即奔去奏報。

　　眾僧換過衣衫，坐下休息，只聽得山上殺聲大震，侍衛親兵已在圍捕喇嘛。擾攘良久，聲音漸歇。又過了半個多時辰，突然間萬籟俱寂，但聞數十人的腳步聲自遠而近，來到寺外而止。跟著靴聲橐橐，一群人走進寺來。

　　韋小寶心想：“小皇帝到了。”拔出匕首，執在手中，守在行痴的禪房之外，臉上自是擺出一副忠心護主，萬死不辭的模樣，單以外表而論，行顛的忠義勇烈，那是遠遠不如了。

　　腳步聲自外而內，十余名身穿便裝的侍衛快步過來，手提著燈籠，站在兩旁。一名侍衛低聲喝道：“快收起刀子。”韋小寶退了幾步，以背靠門，橫劍當胸，大有“一夫當關，萬無莫入”之概，喝道：“禪房里眾位大師正在休息，誰都不可過來羅皂。”只見一位身穿藍袍的少年走了過來，正是康熙。

　　韋小寶這才還劍入鞘，搶上叩頭，低聲道：“皇上大喜。老……老法師在里面。”

　　康熙顫聲道：“你給我……給我通報。”轉身揮手道：“你們都出去！”

　　待眾侍衛退出後，韋小寶在禪房門上輕擊兩下，說道：“晦明求見。”過了好一會兒，內無應聲。康熙忍不住搶上一步，在門上敲了兩下。韋小寶搖搖手，示意不可說話，康熙將已到口邊的“父皇”一聲叫喚強行忍住

　　又過良久，只聽得行顛說道：“方丈大師，我師兄精神困倦，恕不相見。他身入空門，塵緣已了，請你轉告外人，不要妨他清修。”韋小寶道：“是，是，請你開門，只見一觀便是。”行顛道：“我師兄之意，此處是金閣寺，大家是客，不奉方丈法旨，還盼莫怪。”

　　韋小寶轉頭向康熙瞧去，見他神色凄慘，心想：“你說我在這里不是方丈，不能叫你開門，那麼我去要本寺方丈來叫門，也容易得緊。”正想轉身去叫方丈，康熙已自忍耐不住，突然放聲大哭。

　　韋小寶心想：“若要本寺方丈來叫開了門，倒有逼迫老皇爺之意，倒還是軟求的好。”雙手在胸口猛捶數下，跟著也大哭起來，一面干號，一面叫道：“我在這世上是個沒爹沒娘的孤兒，孤苦人伶仃，沒人疼我。做人還有什麼樂趣？一如一頭撞死了倒還干淨。”假哭是他自幼熟習的拿手本事，叫得幾聲，眼淚便傾瀉而出，哭得悲切异常。

　　康熙聽得他大哭，初時不禁一愕，跟著又哭了起來。

　　只聽得呀的一聲，禪房門開了。行顛站在門口，說道：“請小施主進來。”

　　康熙悲喜交集，直沖進房，抱住行痴雙腳，放聲大哭。

　　行痴輕輕換摸他頭，說道：“痴兒，痴兒。”眼淚也滾滾而下。

　　玉林和行顛低頭走出禪房，反手帶上了門，對站在門外的韋小寶瞧也不瞧，徑行出外。行顛覺得太過無禮，心中又對他感激，走了十幾步後，回頭叫了聲：“方丈。”

　　韋小寶正在凝神傾聽禪房內行痴和康熙父子二人有何說話，對行顛也沒理會，只聽得康熙哭著叫道：“父皇，這可想死孩兒了。”行痴輕聲說了幾句，隔著房門使聽不清楚。其後康熙止了哭聲，兩人說話都是極輕，韋小寶一句也聽不見。他雖然好奇，卻也不敢將房門推開一線，側耳去聽，只得站在門外等候。

　　過了好一會兒，隱約聽到康熙提到“端敬皇後”四字，韋小寶心道：“上次老皇爺叫我轉告小皇爺，不可難為了老婊子，我捺下了這句話沒說，不知老皇爺現下是否回心轉意？”

　　再過了一會，聽得行痴說道：“今日你我一會，已是非份，誤我修為不小。此後可不能再來了。”康熙沒有作聲。行痴又道：“你派人侍奉我，雖是你的一番孝心，可是出家人歷練魔劫，乃是應有之義，侍奉我太過周到，也是不宜……”兩人又說了一會，只聽行痴道：“你這就去罷，好好保重身子，愛惜百姓，便是向我盡教了。”康熙似乎戀戀不舍，不肯便走。

　　終于聽到腳步聲響，走向門邊，韋小寶急忙退後幾步，眼望庭中。

　　呀的一聲，房門打開，行痴攜著康熙的手走出門外。父子兩人對望片刻，康熙牢牢握住父親的手。行痴道：“你很好，比我好得多。我很放心。你也放心！”輕輕掙脫了他手，退入房內，關上了門。又過了片刻，喀的一響，已上一閂。

　　康熙扑在門上，嗚咽不止。韋小寶站在旁邊，陪著他流淚。康熙哭了一會，料想父親再不會開門，卻也不肯就此便去，拉了韋小寶的手，和他并肩在庭前階石之上，取出手帕，試了眼淚，抬頭望著天上白云，出了一會神，說道：“小桂子，父皇說你很好，不過不要你服侍了。父皇說臣子們護持得太周倒，倒令他老人家不像是出家人了。”說到“出家人”三字，眼淚又流了下來。

　　韋小寶聽說老皇爺不再要他服侍，開心之極，臉上卻不敢露出絲毫喜色。也不敢顯得太過“忠”字當頭，奮不顧身，以免又生後患，說道：“想害老皇爺的人很多，皇上總得想個法子，暗中妥為保護才是。”

　　康熙道：“那是一定要的。那些惡喇嘛，哼，他奶奶，到底有什麼陰謀詭計？”他本來只會說一句“他媽的”，數月不見，卻多了一句“他奶奶的”。韋小寶道：“師父，你又多了一句罵人的話。”康熙臉上露出一絲微笑，道：“是我妹子侍衛們那里學來的。她和太后都跟著上了山……”臉色一沉，道：“父皇不想見她們。”韋小寶點了點頭。

　　康熙道：“那些喇嘛自然是想劫持父皇，企圖挾制于我，叫我事事聽他們的話。哼，哪有這麼容易？小桂子，你很好，這一次救了父皇，功勞不小。”

　　韋小寶道：“皇上神機妙算，早就料到，派奴才到這里做和尚，本來就是為了做這件事。奴才也沒什麼功勞，皇上不論差誰來辦，誰都能辦的。”

　　康熙道：“那也不然。父皇說你能體會他的意思，不傷一人而得脫危難。”韋小寶道：“奴才見老皇爺要點火自焚，說什麼舍身消業，可真把我嚇得魂靈出竅，屁滾尿流。”康熙驚道：“什麼點火自焚？舍身消業？”韋小寶加油添醋的說了經過，只把康熙聽得出了一身冷汗。韋小寶道：“只是奴才情急之下，將老皇爺淋了一身冷水，那可大大的不敬了。”康熙道：“你是護主心切，很好，很好。”

　　他沉默半晌，回頭向禪房門看了一眼，說道：“老皇爺吩咐我愛惜百姓，永不加賦。這句話你先前也傳過給我了，這一次老皇爺又親口叮囑，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韋小寶問道：“永不加賦是什麼東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賦就是賦稅。明朝那些皇帝窮奢極欲，用兵打仗，錢不夠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繳賦稅。明朝的官兒又貪污的厲害，皇帝要加賦一千萬兩，大小官兒至少多刮二千萬兩。百姓本來窮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賦，明年加稅，百姓哪里不家飯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麥子，都讓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餓死，只好起來造反。這叫做官逼民反。”

　　韋小寶點頭道：“我明白了，原來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嗎？明朝祟禎年間，普天下百姓都沒飯吃，所以東也反、西也反。殺平了河南的，陝西的又反；鎮壓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這些窮人東流西竄，也不過是為活命。明朝亡在這些窮人手里，他們漢人說是流冠作亂。其實什麼亂民流寇，都是給朝廷逼出來的。”韋小寶道：“原來如此。老皇爺要皇上永加賦，天下就沒有流寇了。皇上鳥生魚湯，鐵桶似的江山，萬歲萬歲萬萬歲。”康熙道：“堯舜禹湯，談何容易？不過我們滿洲人來做中國皇帝，總得要強過明朝那些無道昏君，才對得起天下百姓。”

　　韋小寶心想：“天地會、沐王府的人，說到滿清韃子占我漢人江山，沒一個不恨得牙痒痒的。小皇帝卻說明朝的皇帝不好，倒還是他韃子皇帝好。那也不希奇，一個人自稱自贊，總是有的。”

　　康熙又道：“父皇跟我說，這幾年來他靜修參禪，想到我們滿洲人昔年的所作所為，常常慚愧得汗流浹背。明朝祟禎是給流冠李自成逼死的，吳三桂來向我們大清借兵，打敗了李自成，給明朝皇帝報了大仇。可是漢人百姓非但不感激大清，反而拿咱們看作仇人，你說是什麼緣故？”韋小寶道：“想是他們胡塗。本來天下胡塗人多，聰明人少，又或者是他們忘恩負人。”康熙道：“那倒不然。漢人說我們胡虜，是外族人，占了他們花花的江山。清兵入關之後，到處殺人放火，害死了無數百姓，那也令他們恨咱們滿洲人入骨。”

　　韋小寶本是漢人，康熙賜他作了正黃旗滿洲人，跟他說起來，便“咱們、咱們”的，當他便是滿洲人一般。其實說到國家大事，韋小寶什麼都不懂。只是康熙甫與父親相會，心中激動，想到父皇的諄諄叮囑，便跟這個小親信講論起來。

　　韋小寶道：“奴才在揚州之時，也聽人說過從前清兵殺人的慘事。”

　　康熙歎了口氣，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人不計其數，那是我們大清所做下的大大惡事。我要下旨免了揚州和嘉定三年錢糧。”

　　韋小寶心想：“揚州人三年不用交錢糧，大家口袋里有錢，麗春院的生意，可要大大興旺了。怎生想個法子，叫小皇帝派我去揚州辦事？我叫媽媽不用做婊子了，自己開他三家妓院，老子做老板，再來做莊，大賭十日，也來個‘揚州十日’。然後帶了大批銀兩，去嘉定賭他媽的三次，這叫做‘嘉定三賭’。”又想：“老皇爺和皇上都說嘉定三賭殺人太多，是件大大的慘事，為什麼賭三次錢，便殺不少人？不知嘉定在什麼地方。這地方的人賭錢本事厲害，倒須小心在意。”

　　康熙問道：“小桂子，你說好不好？”韋小寶忙道：“好，好極了，這樣一來，大家有飯吃，有錢……誰也不會造反了。”話到口邊，硬生生把“有錢賭”的“賭”字縮住了。

　　康熙道：“雖然大家有飯吃，有錢使，卻也未必沒人造反。你出京之時，叫侍衛們送了一個人來，說是王屋山的逆賊，我已親自問過他幾次。”韋小寶心中一驚，忙站起身來，說道：“皇上吩咐奴才不可多管閒事，以後再也不敢了。”康熙道：“你坐下，這件事辦得很好，那也不是閒事，今後還得大大的多管。”韋小寶道：“是，是。”心下莫名其妙。

　　康熙低聲道：“我命侍衛傳旨斥你，乃是掩人耳目，別讓反賊有了防備。”

　　韋小寶大喜，縱身一跳，這才坐下，低聲道：“奴才明白了。原來皇上怕吳三桂這反賊驚覺。”康熙道：“吳三桂是否想造反，現下還拿不定，不過他早有不臣之心，欺我年幼，不把我放在眼里。”韋小寶道：“皇上使點兒小小手段出來，教他知道厲害。吳三桂他奶奶的，有什麼了不起？皇上伸個小指頭兒，就殺他一個橫掃千軍，高山流水。”

　　康熙微笑道：“這兩句成語用得不好，該說伸個小指頭兒，就橫掃千軍，殺他一個流花滾水。”韋小寶道：“是，是，是。奴才做了好幾個月和尚，學問半點也沒長進，以後常常服侍皇上，用起成語來就橫掃千軍，讓人家聽得落花流水。”

　　康熙忍不住哈哈一笑，郁抑稍減，低聲道：“吳三桂這廝善能用兵，手下猛將精兵，著實不少，倘若真的造反，和福建耿精忠、廣東尚可喜三藩連兵，倒也棘手得很。咱們只能慢慢來，須得謀定而後動，一動手就得叫他奶奶的吳三桂落花流水，屁滾尿流。”

　　康熙勤奮好學，每日躬親政務之余，由翰林學士侍講、侍讀經書詩文，只是詩云子曰讀得多了，突然說幾句“他奶奶的”，“屁滾尿流”，倒也頗有調劑之樂。他今日見到父親，本是又喜又悲，但親近不到半個時辰，便被摒諸門外，不知今後是否再能相見，深感凄傷，幸得韋小寶出言相趣，稍解愁懷，又談到了除逆定亂的大事，更激發了胸中雄心。

　　他站起身來，在庭中取了四塊石頭，排列在地，說道：“漢軍四王，東邊的、南邊的、西邊的，要分了開來，不能他們聯在一起。定南王孔有德這家伙幸好死了，只留下一個女兒，倒容易對付。”說著輕輕一腳，踢開石頭，說道：“耿精忠有勇無謀，不足為慮，只須不讓他和台灣鄭氏聯盟便是。”一腳又踢開一塊石頭，說道：“尚可喜父子不和，兩個兒子勢同水火，自相傾軋，料他無能為力。”將第三塊石頭也踢開了，只留下最大的一塊石頭，對住了怔怔出神。

　　韋小寶問道：“皇上，這是吳三桂？”康熙點點頭，韋小寶罵道：“這奸賊，自己老不死，卻累得我萬歲爺為你大傷腦筋。皇上，你在他身上拉一泡尿。”

　　康熙哈哈大笑，童心大起，當真拉開褲子，便在石頭上撒尿，笑道：“你也來。”韋小寶大笑，也在石頭上撒尿，笑道：“這一回　書，叫做‘萬歲爺高山流水，小桂子……小桂子……’”心想“橫掃千軍”這四字用在這里不妥，突然想起說書先生說三國故事，有一回　書叫作“關云長水淹七軍”，便道：“小桂子淹七軍。”

　　康熙更是好笑，縛好褲子，笑道：“哪一日咱們捉到這臭賊，便當真在他身上撒尿。”

　　康熙坐回階石，只聽得廟外腳步聲甚響，雖然無人喧嘩，顯是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外，韋小寶道：“看來他們已把那些惡喇嘛都捉了來。皇上真是洪福齊天，湊巧之極，剛好這時候趕到，把這些惡喇嘛一网打盡。”康熙道：“那倒不是湊巧，我得到你的密報，派人查察，得訊之後，急速趕來，卻已慢了一步，讓這些惡喇嘛驚動了聖駕。若不是你機靈，我可終身遺恨無窮，罪不可逭了。”韋小寶奇道：“奴才沒給給您什麼密報啊。”

　　康熙道：“我派侍衛到少林寺傳旨，他們說見到一個蒙古王子，幾個喇嘛，又有幾名武官。是不是？”韋小寶道：“是啊。”康熙道：“你吩咐他們暗中查察，這幾人辦事倒也得力，一查之下，便查到那蒙古王子叫作葛爾丹。那武官叫馬寶，是吳三桂那廝手的總兵。他們和喇嘛勾結謀叛，意欲不利于父皇。”

　　韋小寶一拍大腿，說道：“原來如此！奴才見他們鬼鬼祟祟，不是好人，倒不知竟是吳三桂的部下。”其實那些人的姓名來歷，他早已得知，要趙齊賢等查察，意在追尋那綠衣女郎的，順便誣陷吳三桂，想不到竟會引得小皇帝趕上五台山來。

　　康熙道：“這三伙人後來分了手。侍衛張康年跟蹤喇嘛，聽到他們大集人手，要到五台山來捉拿一位重要人物。他不知事情重大，又跟了好幾天，這才回京奏我。我一聽之下，豈不有急？當即火速啟程，只是皇帝出京，羅里羅索的儀式一大套，我雖下旨一切從簡，還是遲到了一天。”

　　韋小寶道：“吳三桂這反賊如此大膽，竟敢派遣數千喇嘛，前來得罪老皇爺，那……那不是公然造反麼？”康熙噓了一聲，道：“小聲！我只知他手下總兵和這些喇嘛結伴同行。他是否就此造反，現下還不能确知。”韋小寶道：“一定反！一定反！如果他是好人，怎會差遣手下大將，去和這些惡喇嘛暗害老皇爺？”

　　康熙道：“他自然不是好人。”心下沉吟，緩緩的道：“不過我年紀還小，行軍打仗，還不是他的對手，最好咱們再等幾年，等我再長大些，等他又老了些。那時再動手，就可操必胜。小桂子，你不必性急，多過一天，對咱們就多一分好處，對他便多一分壞處。”

　　韋小寶急道：“倘若他老得死了，豈不便宜了他？”康熙微笑道：“那是他的運氣。”頓了頓，說道：“父皇剛才叮囑我，能夠不用兵打仗，那是最好，一打上仗，不論胜敗，兵卒死傷，那是不用說了，天下百姓便不知要受多少苦楚。因此吳三桂如果乘早死了，等不到我去動手，雖然不大好玩……”他微微一頓，韋小寶接口道：“簡直大大的不好玩。”康熙一笑，道：“對于百姓兵卒，卻是一件大好事。小桂子，你想玩，幾時我帶你去遼東打黑熊，打老虎。”韋小寶大喜，叫道：“妙極，妙極！”

　　康熙望著禪房，輕輕的道：“我六歲那年，父皇就曾帶我去遼東打圍，現今……”慢慢的走到門邊，手撫木門，泫然欲涕。過了一地，跪倒在地，拜了幾拜，低聲道：“父皇保重，孩兒去了。”韋小寶跟著跪拜。

　　康熙走到大雄寶殿，康親王傑書帶著驍騎營都統燦邴珠、御前侍衛總管多隆，以及索額圖等隨駕大臣，前鋒營都統，護軍營都統都候在殿中，見皇帝出來，跪下參見。群臣站起，偷眼見小皇帝眼圈甚紅，均感詫异。皇帝年紀雖小，但識見卓越，處事明斷，朝中大臣都對他敬畏日增，不敢稍存輕他年幼之心。小皇帝居然會哭，倒是一件奇事。又見韋小寶臉上也有淚痕，均想：“定是韋小寶這小家伙逗得皇上哭了，兩個少年，不知搞些什麼玩意兒。”順治在五台山出家，康熙瞞得極緊，縱是至親的妹子建宁公主也不讓知道，群臣自然更加不知。

　　康親王上前奏道：“啟奏皇上：查得有數千名喇嘛，在清涼寺外羅里羅蘇爭鬧，不知何故，現下俱已擒獲在此，候旨發落。”康熙點點頭，道：“把為首的帶上來。”

　　燦邴珠押上三名老喇嘛，都帶上了足鐐手銬。三名喇嘛不知康熙是當今皇帝，神態倔強，嘰哩咕嚕的說個不休。康熙突然嘰哩咕嚕的也說了起來，群臣都吃了一驚，誰都不知皇上居然會說藏語。其實這些喇嘛是蒙古喇嘛，并非來自西藏，康熙和他們說的是蒙古話。說了一會，三名喇嘛俯首不語，似乎已經屈服。康熙道：“帶他們到旁邊房里去，朕要密審。”多隆道：“是。”將三人拉入殿旁一間經房。

　　康熙向韋小寶招招手，兩人走入經房。韋小寶反手帶上了房門，拔出匕首，在三名喇嘛眼睛、喉頭、鼻孔、耳朵各處不住比划。康熙用蒙古語大聲問了幾句，一名最老的喇嘛神態恭順，一一回　答。兩人一問一答，說了良久。韋小形容詞一聽康熙聲音大了起來，稍有怒色，便出匕首威嚇，若康熙神色溫和，他就笑嘻嘻的站在一旁，向喇嘛點頭鼓勵。

　　康熙盤問了大半個時辰，才命侍衛將三名喇嘛帶出，叫韋小寶關上了門，沉吟道：“這可奇怪了。”韋小寶不敢打斷他思路，站在一旁不語。

　　康熙又想了一會，問道：“小桂子，父皇在這里出家，這事有幾個人知道？”韋小寶道：“除了皇上和奴才之外，知道這事的有老皇爺的師父玉林大師，他師弟行顛大師。本來有個太監海天富，他已經死了。清涼寺原來的住持澄光大師似乎并不知道詳情，只知老皇爺是一位有來頭的人物。除此之外，只有老……老……那個太后了。”

　　康熙點頭道：“不錯，知道此事的，世上連父皇在內，再加我和你，也不過六人。可是我剛才盤問那蒙古喇嘛，他說是奉了西藏拉薩達賴活佛之命，到清涼寺來一位和尚去西藏。我細細盤問，清涼寺中那位和尚是何等人物。他最後說，好像這位大和尚懂得密宗的許多陀羅尼咒語，活佛要他去傳授密咒，好光大佛法。這自然是胡說八道，不過瞧他樣子，也不是說謊，多半人家這樣騙他，他就信以為真。”

　　韋小寶道：“是，那西藏活佛是否知道老皇爺的身份，現下難以明白，不過那個挑拔活佛，前來冒犯老皇爺的人，恐怕……恐怕多半知道內情。”康熙點了點頭。韋小寶突然害怕起來，說道：“皇上，奴才可的的确确守口如……如什麼的，知道事關重大，連做夢也沒泄漏過半句。”康熙道：“你不會說，我是信得過的。玉林和行顛兩位自然也不會說。少林寺晦聰方丈和澄光大師就算猜到了一些，他們是有德高僧，決不會向人吐露，算來算去，只有那……那老……老賤人了。”韋小寶道：“對！對！一定是這老……老……”

　　康熙沉吟道：“她在慈宁宮中，暗藏假扮宮女的男人，那是我親眼所見。她當然擔心事情敗露。她殺害端敬皇後，父皇恨之入骨，父皇雖然出了家，還是派遣海天富回宮去查察此事。你知道其中詳情，又在我身邊。哼，這老賤人哪里睡得著覺？她非下手害了父皇不可。只有謀害了父皇，謀害了我，再殺了你，她才得平安。”

　　韋小寶心想：“老婊子和神龍教早有勾結，她既知老皇爺未死，一定去稟服了洪教主。看來這些喇嘛來到五台山，還和洪教主有關。”只是自己做了神龍教的白龍使，這事可不能跟皇上提及。康熙見他臉色有异，問道：“怎麼？”韋小寶忙道：“奴才心想……心想……皇上的推想半點不錯，一定是這老……太后說出去的。除她之外，不能更有旁人。”

　　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咬牙切齒的道：“這賤人害死我親生母後，又害得父皇出了家，令我成為無父無母之人。我……我不將這賤人千刀萬剮，難消心頭之恨。可是……可是父皇偏偏要我不可跟她為難，這卻如何是好？”

　　韋小寶心想：“老皇爺不許你殺老婊子，可沒不許我殺。就算他不許我殺，老子是方丈，只能我向他下令，不必聽他號令。不過這件事說穿可就不靈了。”說道：“皇上不必煩心。這太后作惡多端，終究不會有好下場。皇上你睜開龍目，張開龍耳，等著就行了。”

　　康熙何等聰明，已明其意，向他凝視半晌，點一點頭，道：“不錯，這賤人作惡多端，終究不會有好下場。”他在經房中踱來踱去，說道：“眼前之計，須得不讓眾喇嘛再來冒犯父皇。最好咱們派一個可靠的人去做西藏活佛。普天下的喇嘛都歸他管，那時自是更無後患。只不過西藏活佛是投胎轉世的，皇帝派去的只怕不行，怎生想個法子……”

　　韋小寶聽到這里，只嚇得魂飛魄散，心道：“我今日假扮小喇嘛，別弄假成了真。皇上金口一出，那就難挽回，可得搶在頭里。”忙道：“皇上，這西藏活佛，奴才是萬萬不做的。”康熙哈哈大笑，說道：“你倒機靈，其實做西藏活佛有甚不好？他管的地方比吳三桂的云南還大，做活佛就是西藏王。”

　　韋小寶連連搖手，道：“我宁可在你身邊做侍衛，一做活佛，再也難以跟你在一起。西藏王也好，就算是地藏王，我也不做。”這幾句倒不是假話。他和康熙相處日久兩人年歲相若，言談設機，雖然一個是小皇帝，一個是小侍衛，已如好朋友一般。倘若遠遠分開，大家也真都舍不得。

　　康熙笑道：“地藏王菩薩的名字也亂說得的？”推開房門，走了出來，向燦邴珠和多隆道：“你二人辦事得力，朕有賞賜。”燦邴珠和多隆大喜，磕頭謝恩。康熙道：“聯祟信佛法，果然這幾年來上體天心，菩薩保佑，國家平安，萬民康樂。韋小玉在這里作朕替身，代我出家為僧，大大有功。”韋小寶也磕頭謝恩。

　　康熙道：“現今韋小寶作朕替身為期已滿，隨我回京，輪到察樂珠出家兩年，不過不是做和尚，而是做五台山大喇嘛。你挑選一千名驍騎營的得力軍官軍士，一起跟你做喇嘛。公駐山上十間大喇嘛寺。眾軍出家期間，餉銀加倍發給，另有恩賜。”燦邴珠一怔，雖然不大愿意，也只好謝恩。

　　康熙道：“為善若欲人知，便非真善。此事吩咐眾人守口如瓶，不得泄漏，否則軍法從事，不假寬貸。多隆將五台山的眾喇嘛都鎖拿了回京，圈禁起來。派人去告知達賴活佛，說道皇上請這些喇嘛去北京弘揚佛法，明宣教義。過得七八十年，待得佛法昌盛，便送他們回西藏。”他說一句，燦邴珠和多隆便應一句。

　　韋小寶大喜：“老子逃出生天，從此不必做和尚了。”又想：“這些喇嘛再過得七八十年，還有命回家麼？他們大膽冒犯老皇爺，皇上寬洪大量，不殺他們的頭。監禁一世，那是大大的便宜了。”

　　康熙又道：“韋小寶，升你為驍騎正黃樸詡統，仍兼御前侍衛副總管。燦邴珠，你大喇嘛做得好，回京之後，派你到外省去做提督。”兩人又都謝恩。

　　韋小寶也不怎樣，心想正都統，副都統反正都是這麼一回　事。燦邴珠卻十分喜歡，京中大官極多，驍騎營都統不過得皇帝親信，單是驍騎營一營，八旗各有一個都統，便有八個都統，見到親王貝勒，貝子公侯，都得屈膝請安，除了餉銀之外，又沒什麼油水，一放到外省去做提督，那可威風八面，財源廣進了。

　　其時天已黎明，康熙吩咐去清涼寺拜佛。來到寺外，只見刀槍拋了一地，草間石上濺滿了知漬，可見昨晚擒拿眾喇嘛時一場激戰，著實打得厲害。康熙入寺參拜如來和文殊菩薩，便後山順治參禪的小廟去察看，但見焦木殘磚，小廟早已焚毀一空，康熙暗暗心驚：“倘若父皇昨晚沒逃出，不免便燒在廟中，我……我……”一時不敢往下再想，吩咐索額圖布施白銀二千兩，重修小廟。他知父親不愿張大其事，因此銀子也不便多給。

　　回到大雄寶殿，眾少林僧都過來相見。他們見這位小施主隨從眾多，氣派極大，自必大有來頭，說不定還是親王貝勒之流。群僧雖不趨炎附勢，但他布施巨金，重修小廟，都合十稱謝。澄通等也都看不出，那些假扮香客的隨從之中，有不少人身具武功。

　　康熙來到父親出家之地，不愿便去。說道：“我想在寶剎借住三五天，不知使得麼？”韋小寶道：“大施主光降，求之不得……”

　　突然間砰的一聲巨響，泥沙紛紛而下，大雄寶殿頂上已穿了一洞，白影晃動，一團白色的物事直墮而下，卻是個身穿白衣的僧人，手持長劍，疾向康熙扑去，叫道：“今日為大明天子復仇！”

　　康熙急忙後退，多隆、燦邴珠、康親王等因在皇帝之旁，都未攜帶兵刃大驚之下，都向那人扑去。那人左手衣袖疾揮，一股強勁之極的厲風鼓蕩而出，多隆等七八人站立不穩，同時向後摔出。

　　澄心、澄光等齊叫：“不可傷人。”出手阻攔。那僧人又是袍袖一拂，少林寺澄字輩的僧人各施絕技化開，可是眾僧虎爪手、龍爪手、拈花擒拿手、擒龍功等等，卻也沒能抓住此人。眾僧驚詫之下，都是心念一閃：“天下竟有如此人物！”

　　那白衣僧更不停留，又挺劍向康熙刺來。康熙背靠佛座供桌，已無可再退。

　　韋小寶急躍而上，擋在康熙身前，噗的一聲，劍尖刺正他胸口，長劍一彎，竟沒刺入。韋小寶胸口劇痛，他早拔出匕首在手，回手揮去，將敵劍斬為兩截。

　　那白衣僧一呆。澄觀叫道：“不可傷我師叔！”左掌向他右肩拍落。白衣僧拋去斷劍，反掌擋架。澄觀只覺胸口熱血翻涌，眼前金星亂冒。

　　白衣僧贊道：“好功夫！”眼見四周高手甚眾，適才這一劍刺不進那小和尚身子，更是大為駭异，當下不敢戀戰，右手一長，已抓住韋小寶領口，突然間身子拔起，從殿頂的破洞竄了出去。這一下去得極快，殿上空有三十門名少林高手，竟沒一人來得及阻擋。

　　澄心、澄光等急從破洞中跟著竄上，但見後山白影晃動，竟已在十余丈處，這人輕勁之佳，實是匪夷所思。群僧眼見追趕不上，但本寺方丈被擒，追不上也得追，三十六僧大呼追去，只晃眼之間，那團白色人影已翻過了山坳。

## 第二十五回　烏飛白頭竄帝子　馬挾紅粉啼宮娥

　　韋小寶被提著疾行，猶似騰云駕霧一般，一棵棵大樹在身旁掠過，只覺越奔越高，心中說不出的害怕：“這賊禿一劍刺不死我，定然大大不服氣。他要改用別法，且看從萬丈高峰上擲下來，我這小賊禿會不會死？”果然不出所料，那白衣僧突然松手，將韋小寶擲下。

　　韋小寶大叫一聲，跟著背心著地，卻原來中是摔在地下。白衣僧冷冷的瞧著他，說道：“聽說少林派有一門護體神功，刀槍不入，想不到你這小和尚倒會。”韋小寶聽那人語音清亮，帶著三分嬌柔，微感詫异，看那人臉時，只見雪白一張瓜子臉，又眉彎彎，鳳目含愁，竟是個極美貌的女子，約莫三十來歲年紀，只是剃光了頭，頂有香疤，原來是個尼姑。

　　韋小寶心中一喜：“尼姑總比和尚好說話些。”忙欲坐起，只覺胸口劇痛，卻是適才給她刺了一劍，雖仗寶衣護身，未曾刺傷皮肉，但她內力太強，戳得他疼痛已極，“啊喲”一聲，又即翻倒。

　　那女尼冷冷的道：“我道少林神功有什麼了不起，原來也不過如此。”

　　韋小寶說：“不瞞師太說，清涼寺大雄寶殿中那三十六名少林僧，有的是達摩院首座，有的是般若堂首座……哎唷……哎唷……少林派大名鼎鼎的十八羅漢都在其內，個個都是少林派一等一的頭挑高手。他們三十六人敵不過你師太一個人……哎唷……”頓了一頓，又道：“早知如此，我也不入少林寺了，哎唷……拜了師太為師，那可高上百倍。”

　　白衣尼冷峻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在少林寺學藝幾年了？”

　　韋小寶思忖：“她行刺皇上，說要為大明天子報仇，自然是反清復明之至，只不積壓她跟天地會是友是敵，還是暫不吐露的為妙。”便道：“我是揚州窮人家的孤兒，爹爹給韃子兵殺死了，從小給送進了皇宮去當小太監，做小桂子。後來……”

　　白衣女尼沉吟道：“小太監小桂子？好像聽過你的名字。韃子朝廷有個大奸臣鰲拜，是給一個小太監殺死的，那是誰殺的？”韋小寶聽得“鰲拜”的名字上加了“大奸臣”三實際情況，忙道：“是……是……我殺的。”白衣尼將信將疑，道：“當真是你殺的？那鰲拜武功很高，號稱滿洲第一勇士，你怎麼殺他得了？”

　　韋小寶慢慢坐起，說了擒拿鰲拜的經過，如何小皇帝下令動手，如何自己冷不防向鰲拜刺了一刀，如何將香灰撒入他的眼中，後來又如何在囚室中刺他背脊。這件事他已說過幾遍，每多說一次，油鹽醬醋等等作料使加添一些。

　　白衣尼靜靜聽完，歎了口氣，自言自語：“倘若當真如此，莊家那些寡婦們可真要多謝你了。”韋小寶喜道：“你老人家說的是莊家三少奶奶她們？她早謝過我了，還送了一個丫頭給我，叫作雙兒，這時候她一定急死啦，她……”白衣尼問道：“你又怎地識得莊家的人了？”韋小寶据實而言，最後道：“你老人家倘若不信，可以去叫雙兒來問。”白衣尼道：“你知道三少奶和雙兒，那就是了。怎麼又去做了和尚？”

　　韋小寶心想老皇爺出家之事自當隱瞞，說道：“小皇帝派我作他替身，到少林寺出家，後來又派我去清涼寺。少林派的武功我學得很少，其實就是再學幾十年，把什麼韋陀掌、般若掌、拈花擒拿手等都學會了，在你老人家面前，那也毫無用處。”

　　白衣尼突然臉一沉，森然道：“你既是漢人，為什麼認賊作父，舍命去保護皇帝？真是生成的奴才胚子。”

　　韋小寶心中一寒，這句話實在不易回答，當時這白衣尼行刺康熙，他情急之下，挺身遮擋，可全沒想到要討好皇帝，只覺康熙是自己世上最親近的人，就像是親哥哥一樣，無論如何不能讓人殺了他。

　　白衣尼冷冷的道：“滿洲韃子來搶咱們大明天下，還不算最壞的壞人，最壞的是為虎作倀的漢人，只求自己榮華富貴，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說著眼光射到韋小寶臉上，緩緩的道：“我把你從這山峰上拋下去。你的護體神功還管不管用？”

　　韋小寶大聲道：“當然不管用。其實也不用將我拋下山去，只須輕輕在我頭頂一掌，我的腦袋立刻碎成十七八塊。”

　　白衣尼道：“那麼你討好韃子皇帝，還有什麼好處？”

　　韋小寶大聲道：“我不是討好他。小皇帝是我的朋友，他……他說過永不加賦，愛惜百姓。咱們江湖上漢子，義氣為重，要愛惜百姓。”其實他對康熙義氣倒确是有的，愛惜百姓什麼，卻做夢也沒想過，眼前性命交關，只好抬出這頂大帽子來抵擋一陣。

　　白衣尼臉上閃過一陣遲疑之色，問道：“他說過要永不加賦，愛惜百姓？”韋小寶忙道：“不錯，不錯。也不知說過幾百遍了。他說韃子皇帝進關之後大殺百姓，大大的不該，什麼揚州十日，嘉定三賭，簡直是禽獸畜生做的事。他心里不安，所以……所以要上五台山來燒香拜佛，還下旨免了揚州、嘉定三年錢糧。”白衣尼點了點頭。韋小寶道：“鰲拜這大奸臣害死了許多忠良，小皇帝不許他害，他偏偏不聽。小皇帝大怒。就叫我殺了他。好師太，你倘若殺了小皇帝，朝廷里大事就由太后做主了。這老婊子壞得不得了，她一拿權，又要搞什麼揚州十日、嘉定三賭。你要殺韃子，還是去殺了太后這老婊子的好。”

　　白衣尼瞪了他一眼，道：“在我面前，不可口出粗俗無禮的言語。”韋小寶道：“是，是！在你老人家跟前，以後七八十年之中，我再也不說半句粗俗的言語。”

　　白衣尼抬頭望著天上白云，不去理他，過了一會，問道：“太后有什麼不好？”韋小寶心想：“太后做的壞事，跟這師太全不相干，我相胡謅些罪名，回在她頭上。”說道：“太后說現下大清的天下，應當把大明十七八代皇帝的墳墓都掘了，看看墳里有什麼寶貝，又說天下姓朱的漢人都不大要得，應當家家滿門抄斬，免得他們來搶回大清的江山……”

　　白衣尼大怒，右手一掌拍在石上，登時石屑紛飛，厲聲道：“這女人好惡毒！”

　　韋小寶道：“可不是嗎？我勸小皇帝道，這等事萬萬做不得。”

　　白衣尼哼了一聲，道：“你有什麼學問，說得出什麼道理，勸得小皇帝信你的話？”

　　韋小寶道：“我的道理可大著哪。我說，皇上，一個人總是要死的。陽間固然是你們滿洲人掌權，你可知陰世的閻羅王是漢人還是滿人？那些判官、小鬼、牛頭、馬面、黑無常、白無常，是漢人還是滿人？他們個個是漢人。你在陽間欺壓漢人，就算你活到一百歲，總有一天，你要大大的糟糕。小皇帝說，小桂子，虧得你提醒。因此那些壞主意，小皇帝一句也不聽，反說要頒下銀兩，大修大明皇帝的墳，從洪武爺的修起，一直修到祟禎皇帝，對了，還有什麼福王、魯王、唐王、桂王。我也記不清那許多皇帝。”

　　白衣尼突然眼圈一紅，掉下淚來，一滴滴眼淚從衣衫上滾下，滴在草上，過了好一會，她伸衣袖一拭淚水，說道：“倘若真是如此，你不但無過，反而有極大功勞，要是我……要是我大明歷代皇帝的陵墓都叫這……這惡女人給掘了……”說到這里，聲音哽□，再也說不下去。她站起身來，走到一塊懸崖。

　　韋小寶大叫：“師太，你……你可千萬不可……不可自尋短見。”說道奔過去拉她左臂。在這片刻之間，他對這美貌尼姑已大有好感，只覺她清麗高雅，斯文慈和，生平所見女子中沒一個及得上。一拉之下，只拉到一只空袖，韋小寶一怔，才知她沒了左臂。

　　白衣尼回頭道：“胡鬧！我為什麼要尋短見？”韋小寶道：“我見你很傷心，怕你一時想不開。”白衣尼道：“我如自尋短見，你回到皇帝身這，從此大富大貴，豈不是好？”韋小寶道：“不，不！我做小太監，是迫不得已，韃子兵殺了我爸爸，我怎能認賊作……作那個爹？”白衣尼點點頭，道：“你倒也還有良心。”從身邊取出十幾兩銀子，伸手給他，說道：“給你作盤纏，你回揚州本鄉去罷。”

　　韋小寶心想：“我賞人銀子，不是二百兩，也有一百兩，怎希罕你這點兒錢？這師太心腸軟，我索性討好她的好。”不接銀子，突然伏在地下，抱住她腿，放聲大哭。

　　白衣尼皺眉道：“干什麼？起來，起來！”韋小寶道：“我……我不要銀子。”白衣尼道：“那你哭什麼？”韋小寶道：“我沒爹沒娘，從來沒人疼我，師太，你……你就像我娘一樣。我自個兒常常想，有……有個好好疼我的媽媽就好了。”白衣尼臉上一紅，輕聲啐道：“胡說八道！我是出家人……”韋小寶道：“是，是！”站起身來，淚痕滿臉，說哭便哭原是他的絕技之一。

　　白衣尼沉吟道：“我本要去北京，那麼帶你一起上路好了。不過你是個小和尚……”

　　韋小寶心想：回去北京，那當真再好不過，忙道：“我這小和尚是假的，下山後換過衣衫，便不是小和尚了。”白衣尼點點頭，更不說話同下峰來。遇到險峻難行之處，白衣尼提住她衣領，輕輕巧巧的一躍而過。韋小寶大贊不已，又說少林派武功天下聞名，可及不上她一點邊兒，那白衣尼便似聽而不聞。待韋小寶說到第七八遍，白衣尼道：“少林派武功自有獨到之處，小孩兒家井底之蛙，不可信口雌黃。單以你這刀槍不入的護體神功而言，我就不會。”

　　韋小寶一陣沖動，說道：“我這護體神功是假的。”解開外衣，露出背心，道：“這件背心是刀槍不入。”白衣尼伸手一扯，指上用勁，以她這一扯之力，連鋼絲也扯斷了，可是那背心竟絲毫不動。她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我本來奇怪，就算少林派內功當真了得，以你小不年紀，也決計練不到這火候。”解開了心中一個疑團，甚是高興，笑道：“你這孩子，說話倒也老實。”

　　韋小寶暗暗好笑，一生之中，居然有人贊他老實，當真希罕之至，說道：“你對別人也不怎麼老實，對師太卻句句說的是實話，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多半是我把你當作是我……我媽媽……”白衣尼道：“以後別再說這話，難聽得很。”

　　韋小寶道：“是，是。”心道：“你在我胸口戳了這一下，這時候還在痛。我已叫了你好幾聲媽媽，就算扯直了。”他叫人媽媽，就是罵人為婊子，得意之下，又向白衣尼瞧了一眼，見到她高華貴重的氣象，不自禁的心生尊敬，好生後悔叫了她幾聲“媽媽”。

　　他又向白衣尼望了一眼，卻見她淚水盈眶，泫然欲泣，心下奇怪。

　　他自然不知道，白衣尼心中正在想：“這件背心，我早該想到了。他……他……可不是也有這麼一件嗎？”

　　白衣尼和他自北邊下山，折而向東。到得一座市鎮，韋小寶便去購買衣衫，打扮成個少年公子模樣。他假扮喇嘛，護著順治离清涼寺幾，幾十萬兩銀票自然決不离身。一路之上吩咐店家供應精美素齋。服侍白衣尼十分周到。

　　白衣尼對菜肴美惡分辨甚精，便如出身于大富大貴之家一般，與那些少林僧全然不同。她雖不有意挑剔，但如菜肴精致，便多吃幾筷。韋小寶身上有的是銀子，只要市上買得到，什麼人參，燕窩、茯苓、銀耳、金錢菇，有多貴就買多貴。他掌管御廚房時，太后、皇帝第逢佛祖誕、觀音誕或是祈年大齋都要吃素，他點起素菜來自也十分在行。有時客店中的廚子不知如何烹飪，倒要他去廚房指點一番，煮出來倒也與御膳有七八分差相仿佛。

　　白衣尼沉默寡言，往往整日不說一句話。韋小寶對她既生敬意，便也不敢胡說八道。不一日到了北京，韋小寶去找了一家大客店，一進門便賞了十兩銀子。客店掌柜雖覺尼姑住店有些突兀，但這位貴公子出手豪闊，自是殷勤接待。白衣尼似乎一切視作當然，從來不問。

　　用過午膳後，白衣尼道：“我要去煤山瞧瞧。”韋小寶道：“去煤山嗎？那是祟禎皇上歸天的地方，咱們得去磕幾個頭。”

　　那煤山便在皇宮之側，片刻即到。來到山上，韋小寶指著一株大樹，說道：“祟禎皇上便是在這株樹上吊死的。”

　　白衣尼伸手撫樹，手臂不住顫動，淚水扑簌簌的滾了下來，忽然放聲大哭，伏倒在地。

　　韋小寶見她哭得傷心，尋思：“難道她認得祟禎皇帝？”心念一動：“莫非她就跟陶姑姑一樣，也是大明皇宮里的宮女，說不定還是祟禎皇帝的妃子。不，年紀可不對了，她好像比老婊子還年輕，不會是祟禎的妃子。”只聽她哭得哀切异常，一口氣幾乎轉不過來，忍不住也掉下淚來，跪倒在地，向那樹拜也幾拜。

　　白衣尼哀哭了良久，站起身來，抱住樹干，突然全身顫抖，昏暈了過去，身子慢慢軟垂下來。韋小寶吃了一驚，急忙扶住，叫道：“師太，師太，快醒來。”

　　過了一會，白衣尼悠悠醒轉，定了定神，說道：“咱們去皇宮瞧瞧。”韋小寶道：“好，咱們先回店。我去弄套太監的衣衫來，師太換上了，我帶你入宮。”白衣尼怒道：“我怎能穿韃子太監的衣衫？”韋小寶道：“是，是。那麼……那麼……有了，師太扮作個喇嘛，皇宮里經常有喇嘛進出的。”白衣尼道：“我也不扮喇嘛。就這樣沖進宮去，誰能阻擋？”韋小寶道：“是，諒那些侍衛也擋不住師太。只不過……這不免大開殺戒。師太只顧殺人，就不能靜靜的瞧東西了。”他可真不愿跟白衣尼就這樣硬闖皇宮。

　　白衣尼點點頭：“那也說得是，今天晚上趁黑闖宮便了。你在客店等著我，以免遭遇危險。”韋小寶道：“不，不，我跟你一起去。你一個人進宮，我不放心。皇宮里我可熟得到了家，地方熟，人也熟。你想瞧什麼地方，我帶你去便是。”白衣尼不語，呆呆出神。

　　到得二更天時，白衣尼和韋小寶出了客店，來到宮牆之外。韋小寶道：“咱們繞到東北角上，那邊宮牆較矮，里面是蘇拉雜役所住的所在，沒什麼侍衛巡。”白衣尼依著他指點，來到北十三排之側，抓住韋小寶後腰，輕輕躍進宮去。

　　韋小寶低聲道：“這邊過去是樂壽堂和養性殿，師太你想瞧什麼地方？”白衣尼沉吟道：“什麼地方都瞧瞧。”向西從樂壽堂和養性殿之間穿過，繞過一道長廊，經玄穹寶殿、景陽宮、鐘粹宮而到了御花園中。

　　白衣尼雖在黑暗之中，仍行走十分迅速，轉彎抹角，竟無絲毫遲疑，遇到侍衛和更夫巡查，便在屋角或樹林後一躲。韋小寶大奇：“她怎地對宮中情形如此熟悉？她以前定是在宮里住的。”跟著她過御花園，繼續向西，出坤宁門，來到坤宁宮外。白衣尼微一躊躇，問道：“皇後是不是住在這里？”韋小寶道：“皇上還沒大婚，沒有皇後。從前太后住在這里，現今搬到慈宁宮去了。眼下坤宁宮沒人住。”白衣尼道：“咱們去瞧瞧。”來到坤宁宮外，伸手按上窗格，微一使勁，窗閂嗤嗤輕響，已然斷了，拉開窗子，躍了進去。韋小寶跟著爬進。

　　坤宁宮是皇後的寢室，韋小寶從沒來過，這寢宮久無人住，触鼻一陣灰塵霉氣。月光從窗紙中映進一些微光，依稀見到白衣尼坐在床沿上，一動也不動。過了一會，聽得扑簌簌有聲，卻是她眼淚流上了衣襟。

　　韋小寶心道：“是了，她多半跟陶姑姑一樣，本來是宮里的宮女，服侍過前朝皇後。”只見她抬頭瞧著屋梁，低道道：“周皇後，就是……就是在這里自盡死的。”韋小寶應道：“是。”心下更無懷疑，低聲道：“師太，你要不要見我姑姑？”

　　白衣尼奇道：“你姑姑？她是什麼人？”韋小寶道：“我姑姑姓陶，叫作陶紅英……”白衣尼輕聲驚呼：“紅英？”韋小寶道：“是啊，說不定你認識她。我姑姑從前是服侍祟禎皇帝的長公主的。”

　　白衣尼道：“好，好。她在哪里？你快……快去叫她來見我。”她一直泰然自若，即就那日在清涼寺中行刺康熙，盡管行動迅速，仍不失鎮靜，可是此刻語音中竟顯得十分焦急。

　　韋小寶道：“今晚是叫不到了。”白衣尼連問：“為什麼？為什麼？”韋小寶道：“我姑姑忠于大明，曾行刺韃子太后，可惜刺她不死，只好在宮里躲躲藏藏。她要見我的暗號之後，明晚才能相見。”白衣尼道：“很好，紅英這丫頭有氣節。你做什麼暗號？”韋小寶道：“我跟姑姑約好的。我在火場上堆一個石堆，插一根木條，她便知道了。”

　　白衣尼道：“咱們就做暗號去。”躍出窗外，拉了韋小寶的手，出隆福門，過永壽宮、體元殿向北來到火場。韋小寶拾起一根炭條，在一塊木片上畫了只雀兒，用亂石堆成一堆，將木條插入石堆。白衣尼忽道：“有人來啦！”

　　火場是宮中焚燒廢物的所在，深夜忽然有人到來，事非尋常韋小寶一拉白衣尼的手，躲到一只大瓦缸之後，只聽得腳步聲細碎，一人奔將過去，站定身四下一看，見到了韋小寶所插的木條，微微一怔，便走過去拔起。這人一轉身，月光照到臉上，韋小寶見到正是陶紅英，心中大喜，叫道：“姑姑，我在這里。”從瓦缸後面走了出來。

　　陶紅英搶上前來，一把摟住了他，喜道：“好孩子，你終于來了。每天晚上，我都到這里來瞧瞧，只盼早日見到你的記號。”韋小寶道：“姑姑，有一人想見你。”陶紅英微感詫异，放開了他身子，問道：“是誰？”

　　白衣尼站直身子，低聲道：“紅英，你……你還認得我麼？”

　　陶紅英沒想到瓦缸後面另有別人，吃了一驚，退後三步，右手在腰間一摸，拔短劍在手，道：“是……是誰？”白衣尼歎了口秘，道：“原來你不認得我了。”陶紅英道：“我……我見不到你臉，你……你是……”

　　白衣尼身子微側，讓月光照在她半邊臉上，低聲道：“你相貌也變了很多啦。”

　　陶紅英顫聲道：“你是……你是……”突然間擲下短劍，叫道：“公主，是你？我……我……”扑過去抱住白衣尼的腿，伏在地下，嗚□道：“公主，今日能再見到你，我……我便即刻死了，也……也喜歡得緊。”

　　一聽得“公主”二字，韋小寶這一下驚詫自是非同小可，但隨即想起陶紅英先前說過的往事：她是先朝宮中的宮女，一直服侍長公主，李闖攻入北京後，祟禎提劍要殺長公主，砍斷了她手臂，陶紅英在混亂中暈了過去，醒轉來時，皇帝和公主都已不見了。韋小寶向白衣尼望了一眼，心想：“她少了一條手臂，對宮中情形這樣熟悉，又在坤宁宮中哭泣，我早該想到了。似她這等高貴模樣，怎能會是宮女？我到這時候才知，真在大大的蠢才。”

　　只聽白衣尼道：“這些日子來，你一直都在宮里？”陶紅英嗚□道：“是。”白衣尼道：“這孩子說，你曾行刺韃子皇太后，那很好。可……可也難為你了。”說到這里，淚水涔涔而下。陶紅英道：“公主是萬金之體，不可在這里耽擱。奴婢即刻送公主出宮。”白衣尼歎了口氣，道：“我早已不是公主了。”陶紅英道：“不，不，在奴婢心里，你永遠是公主，是我的長公主。”

　　白衣尼凄然一笑。月光之下，她臉頰上淚珠瑩然，這一笑更顯凄清。她緩緩的道：“宁壽宮這會兒有人住麼？我想去瞧瞧。”陶紅英道：“宁壽宮……現今是……韃子的建宁公主住著。不過這幾天韃子皇帝、太后和公主都不在宮里，不知上哪里去了。宁壽宮只余下幾個宮女太監。待奴婢去把他們殺了，請公主過去。”宁壽宮是公主的寢宮，正是這位大明長平公主的舊居。

　　白衣尼道：“那也不用殺人，我們過去瞧瞧便是。”陶紅英道：“是。”她不知長平公主已身負超凡入聖的武功，只道是韋小寶帶著她混進宮來的。她乍逢故主，滿心激動，別說公主不過是要去看看舊居，就是刀山油鍋，也毫不思索的搶先跳了。

　　當下三人向北出鐵門，折而向東，過順貞門，經北五所，茶庫，來到宁壽宮外。

　　陶紅英低聲道：“待奴婢進去驅除宮女太監。”白衣尼道：“不用。”伸手推門，門閂輕輕一響的斷了，宮門打開，白衣尼走了進去。雖然換了朝代，宮中規矩并無多大更改，宁壽宮是白衣尼的舊居，她熟知太監宮女住宿何處，不待眾人驚覺，已一一點了各人的暈穴，來到公主的寢殿。陶紅英又驚又喜：“公主，想不到你武功如此了得！”

　　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回思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自己曾在這里圖繪一人的肖像，又曾與此人同被共枕。現今天下都給韃子占了去，自己這一間臥室，也給韃子的公主占住了，那人更是遠在絕域萬里之外，今生今世，再也難以相見……

　　陶紅英和韋小寶侍立在旁，默不作聲。過了好一會，白衣尼輕聲歎息，幽幽的道：“點起燭火。”陶紅英道：“是。”點燃了蜡燭，只見牆壁上、桌椅上，都是刀劍皮鞭之類的兵器，便如是個武人的居室，哪里像是金枝玉葉的公主寢室。

　　白衣尼道：“原來這公主也生性好武。”

　　韋小寶道：“這韃子公主的脾氣很怪，不但喜歡打人，還喜歡人家打她，武功卻稀松平常，連我也不如。”他向床上瞧了一眼，想起那日躲在公主被中，給太后抓住，若不是那枚五龍令掉了出來，此刻早在陰世做小太監，服侍閻羅王的公主了。

　　白衣尼輕聲道：“我那些圖畫，書冊，都給她丟掉了？”陶紅英道：“是。這番邦女子只怕字也不認得幾個，懂得什麼丹青圖書？”

　　白衣尼左手一抬，袖子微揚，燭火登時滅了，說道：“你跟我出宮去罷。”

　　陶紅英道：“是。”又道：“公主，你身手這樣了得，如能抓到韃子太后，逼她將那幾部經書交了出來，便可破了韃子的龍脈。”

　　白衣尼道：“什麼經書？韃子的龍脈？”陶紅英當下簡述八部《四十二章經》的來歷。白衣尼默默的聽完，沉吟半晌，說道：“這八部經書之中，倘若當真藏著這麼個大秘密，能破得韃子的龍脈，自是再好不過。等韃子皇太后回宮，我們再來。”

　　三人出得宁壽宮，仍從北十三排之側城牆出宮，回到客店宿歇。陶紅英和白衣尼住在一房，事隔二十多年，今晚竟得再和故主同室而臥，喜不自胜，這晚哪里能再睡得著？”

　　韋小寶卻想：“五部經書在我手里，有一部在皇上那里，另外兩部卻不知在哪里。這位公主師太要逼老婊子交出經書，她是交不出的，正好三言兩語，攛掇公主師太殺了她，拔了皇上和我的眼中釘。”

　　此後數日，白衣尼和陶紅英在客店中足不出戶，韋小寶每日出去打聽，皇上是否已經回宮。到第七日上午，見康親王、索額圖、多隆等人率領大批御前侍衛，擁衛著幾輛大轎子入宮，知道皇上已回。果然過不多時，一群群親王貝勒、各部大臣陸續進宮，自是去恭叩聖安。韋小寶回到客店告知。

　　白衣尼道：“很好，今晚我進宮去。韃子皇帝已回，宮中守衛比上次嚴密數倍，你們二人在客店里等著我便是。”韋小寶道：“公主師太，我跟你去。”陶紅英也道：“奴婢想隨著公主。奴婢和這孩子熟知宮中地形，不會有危險的。”她既和故主重逢，說什麼也不肯再离她一步。白衣尼點頭允可。

　　當晚三人自原路入宮，來到太后所住的慈宁宮外。四下里靜悄悄地，白衣尼帶著三人繞到宮後，抓住韋小寶後腰越牆而入，落地無聲。陶紅英躍下之時，白衣尼左手衣袖在她腰間一托，她落地時便也一無聲息。韋小寶指著太后寢宮的側窗，打手勢示意太后住于該外，領著二人走入後院。那是慈宁宮宮女的住處。眼見只三間屋子的窗子透出淡淡黃光。白衣尼自一間屋子的窗逢中向內一張，見十余名宮女并排坐在凳上，每人低垂眉，猶似入定一般。她輕輕掀開帘子，徑自走進太后的寢殿。韋小寶和陶紅英跟了進去。

　　桌上明晃晃的點著四根紅燭，房中一人也無。陶紅英低聲道：“婢子曾划破三口箱子，抽屜也全找過了，還沒見到經書影子，韃子太后和那個假宮女就進來了……啊喲，有人來啦！”韋小寶一扯她衣袖，忙躲到床後。白衣尼點點頭，和陶紅英跟著躲在床後。

　　只聽房外一個女子聲音說道：“媽，我跟你辦成了這件事，你賞我什麼？”正是建宁公主。聽得太后道：“媽差你做些小事，也要討賞。真不成話！”兩人說著話，走進房來。

　　建宁公主道：“啊喲，這還是小事嗎？倘若皇帝哥哥查起來，知道是我拿的，非大大生氣不可。”太后坐了下來，道：“一部佛經，又有什麼大不了的？我們去五台山進香，為的是求菩薩保佑，回宮之後，仍要誦經念佛，菩薩這才喜歡哪。”公主道：“既然沒什麼大不了，那麼我就跟皇帝哥哥說去，說你差我拿了這部《四十二章經》，用來誦經念佛，求菩薩保佑他國泰平安，皇帝哥哥萬歲萬歲萬萬歲。”

　　韋小寶心中喜道：“妙極，原來你差公主去偷了經書來。”轉念一想，又覺運氣不好，倘若這次不是和白衣尼同來，這部經書大可落入自己手中，現下卻沒指望了。

　　太后道：“你去說好了。皇帝如來問我，我可不知道這回事。小孩兒家胡言亂語，也作得准的？”建宁公主叫道：“啊，媽，你想賴麼？經書是明明在這里。”太后嗤的一笑，道：“那也容易，我丟在爐子里燒了便是。”公主笑道：“算了，算了，我總說不過你。小氣的媽，你不肯賞我也罷了，卻來欺侮女兒。”太后道：“你什麼都有了，又要我賞什麼？”

　　公主道：“我什麼都有了，就是差了一件。”太后道：“差什麼？”公主道：“差了個陪我玩了小太監。”太后又一笑，說道：“小太監，宮里幾百個小太監，你愛差哪個陪你玩，就差哪一個，還嫌少了？”公主道：“不，那些小太監笨死啦，都不好玩。我要皇帝哥哥身邊的那個小桂子……”

　　韋小寶心中一震：“這死丫頭居然還記著我。陪她玩這件差可不容易當，一不小心，便送老子的一條老命。”只聽公主續道：“我問皇帝哥哥，他說差小桂子出京辦事去了。可是這麼久也不回來。媽，你去跟皇帝說，要他將小桂子給了我。”

　　韋小寶肚里暗罵：“鬼丫頭倒想得出，老子落入了你手里，全身若不是每天長上十七八個大傷口，老子就跟你姓。啊喲，公主姓什麼？公主跟小皇帝是一樣的姓，小皇帝卻又姓什麼？老子當真胡塗，這可不知道。”

　　太后道：“皇帝差小桂子去辦事，你可知去了哪里？去辦什麼事？”

　　建宁公主道：“這個我倒知道。聽侍衛們說，小桂子是在五台山上。”

　　太后“啊”的一聲，輕輕驚呼，道：“他……便在五台山上？這一次咱們怎地沒見到他？”公主道：“我也是回宮之後，才聽侍衛們說起的，可不知皇帝哥哥派他去五台山干什麼。聽侍衛們說，皇帝哥哥又升了他的官。”太后嗯了一聲，沉思半晌，道：“好，等他回宮，我跟皇帝說去。”語音冷淡，似乎心思不屬，又道：“不早了，你回去睡罷。”

　　公主道：“媽，我不回去，我要陪你睡。”太后道：“又不是小桂子啦，怎不回自己屋去？”公主道：“我屋里鬧鬼，我怕！”太后道：“胡說，什麼鬧鬼？”公主道：“媽，真的。我宮里的太監宮女們都說，前幾天夜里，每個人都讓鬼迷了，一覺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個個人都做惡夢。”太后道：“哪有這等事，別聽奴才們胡說。我們不在宮里，奴才們心里害怕，便疑神疑鬼的。快回去罷。”公主不敢再說，請了安退出。

　　太后坐在桌邊，一手支頤，望著燭光呆呆出神，過了良久，一轉頭間”突然見到牆上兩個人影，隨著燭□微微顫動。她還道是眼花，凝神一看，果然是兩個影子。一個是自己的，另一個影子和自己的影子并列。這一驚非同小可，想到自己過去害死了的人命，不由得全身寒毛直豎，饒是一身武功，竟然不敢回過頭來。

　　過了好一會，想起：“鬼是沒影子的，有影子的就不是鬼。”可是屏息傾聽，身畔竟無第二人的呼吸之聲，只嚇得全身手足酸軟，動彈不得，瞪視著牆上的兩個影子，幾欲暈去。突然之間，聽到床背後有輕輕的呼吸，心中一喜，轉過頭來。

　　只見一個白衣尼隔著桌子坐在對面，一又妙目凝望著自己，容貌清秀，神色木然，一時也看不出是人是鬼。太后顫後道：“你……你是誰？為什麼……為什麼在這里？”

　　白衣尼不答，過了片刻，冷冷的道：“你是誰？為什麼在這里？”

　　太后聽到她說話，驚懼稍減，說道：“這里是皇宮內院，你……你好大膽？”白衣尼冷冷的道：“不錯，這里是皇宮內院，你是什麼東西？大膽來到此處？”太后怒道：“我是皇太后，你是何方妖人？”

　　白衣尼伸出右手，按在太后後面前那部《四十二章經》上，慢慢拿過。太后喝道：“放手！”呼的一掌，向她面門擊去。白衣尼右手翻起，和她對了一掌。太后身子一晃，离椅而起，低聲喝道：“好啊，原來是個武林高手。”既知對方是人非鬼，懼意盡去，扑上來呼呼呼呼連擊四掌。白衣尼坐在椅上，并不起立，先將經書在懷中一揣，舉掌將她攻來的四招一一化解了。太后見她取去經書，驚怒交集，催動掌力，霎時間又連攻了七八招。白衣尼一一化解，始終不加還擊。太后伸手在右腿一摸，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短刀。

　　韋小寶疑神看去，見太后手中所握的是一柄白金點鋼蛾眉刺，當日殺海天富用的便是此物。她兵刃在手，氣勢一振，接連向白衣尼戳去，只聽得風聲呼呼，掌劈刺戳，寢宮中一條條白光急閃。韋小寶低聲道：“我出去喝住她，別傷了師太。”陶紅英一把拉住，低聲道：“不用！”

　　但見白衣尼仍穩坐椅上，右手食指指東一點，西一戳，將太后的凌厲的攻勢一一化解。太后倏進倏退，忽而躍起，忽而伏低，迅速之極，掌風將四枝蜡燭的火□逼得向後傾斜，突然間房中一暗，四枝燭火熄了兩枝，更拆數招，余下兩枝也都熄了。

　　黑暗中只聽得掌風之聲更響，夾著太后重濁的喘息之聲。忽聽白衣尼冷冷的道：“你身為皇太后，這些武功是哪里學來的？”太后不答，仍是竭力進攻，突然拍拍拍拍四下清脆之聲，顯是太后臉上給打中了四下耳光，跟著她“啊”的一聲叫，聲音中充滿著憤怒與驚懼，騰的一響，登時房中更無聲音。

　　黑暗中火光一閃，白衣尼手中已持著一條點燃的火折，太后卻直挺挺的跪在她身前，一動也不動。韋小寶大喜，心想：“今日非殺了老婊子不可。”

　　只見白衣尼將火折輕輕向上一擲，火飛起數尺，左手衣袖揮出，那火折為袖風所送，緩緩飛向燭火，竟將四枝燭火逐一點燃，便如有一只無形的手在空中拿住一般。白衣尼衣袖向前一招，一股吸力將火折吸了回來，伸右手接過，輕輕吹熄了，放入懷中。只將韋小寶瞧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

　　太后被點中穴道，跪在地下，一張臉忽而紫脹，忽而慘白，低聲怒道：“你快把我殺了，這等折磨人，不是高為所為。”白衣尼道：“你一身蛇島武功，這可奇了。一個深宮中的貴人，怎會和神龍教拉上了關系？”

　　韋小寶暗暗咋舌，心想：“這位師太無事不知，以後向她撒謊，可要加倍留神。”

　　太后道：“我不知神龍教是什麼。我這些微末功夫，是宮里一個太監教的。”白衣尼道：“太監？宮里的太監，怎會跟神龍教有關？他叫什麼名字？”太后道：“他叫海天富，早已死了。”韋小寶肚里大笑，心道：“老婊子胡說八道之至。倘若她知道我躲在這里，可不敢撒這漫天大謊了。”

　　白衣尼沉吟道：“海天富？沒聽見過這一號人物。你剛才向我連拍七掌，掌力陰沉，那是什麼掌法？”太后道：“我師父說，這是武當派功夫，叫作……叫作柔云掌。”白衣尼搖頭道：“不是，這是『化骨綿掌』。武當派名門正派，怎能有這等陰毒的功夫？”太后道：“師父說得是。那是我師父說我，我……我可不知道。”她見白衣尼武功精深，見聞廣博，心中越來越敬畏，言語中便也越加客氣。

　　白衣尼道：“你用這路掌法，傷過多少人？”太后道：“我……晚輩生長深宮，習武只是為了強身，從來沒傷過一個人。”韋小寶心想：“不要臉，大吹法螺，不用本錢。”只聽她又道：“師太明鑒，晚輩有人保護，一生之中，從來沒跟人動過手。今晚遇上師太，那是第一次。晚輩所學的武功，原來半點也沒有用。”白衣尼微微生笑，道：“你的武功，也算挺不差的了。”

　　太后道：“晚輩是井底之蛙，今日若不見師太的絕世神功，豈知天地之大。”白衣尼唔了一聲，問道：“那太監海天富幾時死的？是誰殺他的？”太后道：“他……他逝世多年，是年老病死的。”白衣尼道：“你自身雖未作惡，但你們滿洲韃子占我大明江山，逼死我大明天子。你是第一個韃子皇帝的妻子，第二個韃子皇帝的母親，卻也容你不得。”

　　太后大驚，顫聲道：“師……師太，當今皇帝并不是晚輩生的。他的親生母親是孝康皇後，早已死了。”白衣尼點頭道：“原來如此。可是你身為順治之妻，他殘殺我千千萬萬漢人百姓，何以你未有一言相勸？”太后道：“師太明鑒，先帝只寵那狐媚子董鄂妃，晚輩當年要見先帝一面也難，實是無從勸起。”白衣尼沉吟片刻，道：“你說的話也不無道理。今日我不來殺你……”太后道：“多謝師太不殺之恩，晚輩今後必定日日誦經念佛。那……那部佛經，請師太賜還了罷！”

　　白衣尼道：“這部《四十二章經》，你要來何用？”太后道：“晚輩虔心禮佛，今後有生之年，日日晚晚都要念經。”白衣尼道：“《四十二章經》是十分尋常的經書，不論哪一所廟宇寺院之中，都有十部八部，何以你非要這部不可？”太后道：“師太有所不知。這部經書是先帝當年日夕誦讀的，晚輩不忘舊情，對經如對先帝。”白衣尼道：“那就不是了。誦經禮佛之時，須當心中一片空明，不可有絲毫情緣牽纏。你一面念經，一面想著死去的丈夫，復有何用？”太后道：“多謝太師指點。只是……只是晚輩愚魯，解脫不開。”

　　白衣尼雙眼中突然神光一現，問道：“到底這部經書之中，有什麼古怪，你給我從實說來。”太后道：“實在……實在是晚輩一片痴心。先帝雖然待晚輩不好，可是我始終忘不了他，每日見到這部經書，也可稍慰思念之苦。”

　　白衣尼歎道：“你既執迷不悟，不肯實說，那也由得你。”左手衣袖揮動，袖尖在她身上一拂，被點的穴道登時解開了。太后道：“多謝師太慈悲！”磕了個頭，站起身來。

　　白衣尼道：“我也沒什麼慈悲。你那『化骨綿掌』打中在別人身上，那便如何？”

　　太后道：“那太監沒跟我說過，只說這路掌法很是了得，天下沒幾個人能抵擋得住。”

　　白衣尼道：“嗯，適才你向我拍了七掌，我也并沒抵擋，只是將你七掌『化骨綿掌』的掌力，盡數送了回去，從何處來，回何處去。這掌力自你身上而出，回到你的身上。這惡業是你自作，自作自受，須怪旁人不得。”

　　太后不由得魂飛天外。她自然深知這“化骨綿掌”的厲害，身中這掌力之後，全身骨骸酥化，寸寸斷絕，終于遍體如綿，欲抬一根小指頭也不可得。當年她以此掌力拍死董鄂妃姊妹，董鄂妃的獨生子榮親王，三人臨死時的慘狀，自己親眼目睹。這白衣尼武功如此了得，而將敵人掌力逼回敵身，亦為武學中所常有，此言自非虛假，這等如有人將七掌“化骨綿掌”拍在自己身上。適才出手，唯恐不狠，實是竭盡了平生之力，只一掌便已禁受不起，何況連拍七掌？霎時間驚到了極處，跪倒在地，叫道：“求師太救命。”

　　白衣尼歎了口氣道：“業由自作，須當自解，旁人可無能為力。”太后磕頭道：“還望師太慈悲，指點一條明路。”白衣尼道：“你事事隱瞞，不肯吐實。明路好端端的就擺在你眼前，自己偏不愿走，又怨得誰來？我縱有慈悲之心，也對我們漢人同胞施去。你是韃子滿奴，和我有深仇大恨，今日不親手取你性命，已是慈悲之極了。”說著站起身來。

　　太后知道時機稍縱即逝，此人一走，自己數日間便死得慘不堪言，董鄂妃姊妹臨死時痛楚萬狀，輾轉床第之的情景，霎時之間都現在眼前，不由得全身發顫，叫道：“師……師太，我不是韃子，我是，我是……”白衣尼問道：“你是什麼？”太后道：“我是，我是……漢人。”白衣尼冷笑道：“你是什麼？”太后道：“我是，我是……漢人。”白衣尼冷笑道：“到這當兒還在滿口胡言。韃子皇後哪有由漢人充任之理？”太后道：“我不是胡言。當今皇帝的親後母親佟桂氏，她父親佟圖賴中漢軍理的，就是漢人。”白衣尼道：“她母以子貴，聽說本來只是妃子，并不是皇後。她從來沒做過皇後，兒子做了皇帝之後，才追封她為皇太后。”

　　太后俯首道：“是。”見白衣尼舉步欲行，急道：“師太，我真的是漢人，我……我恨死了韃子。”白衣尼道：“那是什麼緣故？”太后道：“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我……我原是不該說的，不過不過……”白衣尼道：“既是不該說，也就不用說了。”

　　太后這當兒當真是火燒眉毛，只顧眼下，余下一切都顧不得了，一咬牙，說道：“我這太后是假的，我……我不是太后！”

　　此言一出，白衣尼固然一愕，躲在床後的韋小寶更是大吃一驚。

　　白衣尼緩緩坐入椅中，問道：“怎麼是假的？”太后道：“我父母為韃子所害，我恨死韃子，我被逼入宮做宮女，服侍皇後，後來……後來，我假冒了皇後。”

　　韋小寶越聽越奇，心道：“這老婊子撒謊的膽子當真不小，這等怪話也敢說，乖乖龍的東，老婊子還沒入我白龍門，已學會了掌門使小白龍的吹牛功夫。我入宮假冒小太監，難道她也是當真入宮假冒皇後？”

　　只聽太后又道：“真太后是滿洲人，姓博爾濟吉特，是科樂沁貝勒的女兒。晚輩的父親姓毛，是浙江杭州的漢人，便是大明大將軍毛文龍。晚輩名叫毛東珠。”白衣尼一怔，問道：“你是毛文龍的女兒？當年鎮守皮島的毛文龍？”太后道：“正是，我爹爹和韃子連年交戰，後來給袁祟煥大帥所殺。其實……其實那是由于韃子的反間計。”白衣尼哦了一聲，道：“這倒是一件奇聞了。你怎能冒充皇後，這許多年竟會不給發覺？”

　　太后道：“晚輩服侍皇後多年，她的說話聲調，舉止神態，給我學得維肖維妙。我這副面貌，也是假的。”說著走到妝台之側，拿起一塊綿帕，在金盒中浸濕了，在臉上用力擦洗數下，又在雙頰上撕下兩塊人皮一般的物事來，登時相貌大變，本來胖胖的一張圓臉，忽然變成了瘦削的瓜子臉，眼眶下面也凹了進去。

　　白衣尼“啊”的一聲，甚感驚异，說道：“你的相貌果然大大不同了。”沉吟片刻，道：“可是要假冒皇後，畢竟不是易事。難道你貼身的宮女會認不出？連你丈夫也認不出？”太后道：“我丈夫？先帝只寵愛狐媚子董鄂妃一人，這些年來，他從來沒在皇後這里住過一晚。真皇後他一眼都不瞧，假皇後他自然也不瞧。”這幾句話語氣甚是苦澀，又道：“別說我化裝得甚像，就算全然不像，他……他……哼，他也怎會知道？”

　　白衣尼微微點頭，又問：“那麼服侍皇後的太監宮女，難道也都認不出來？”太后道：“晚輩一制住皇後，便讓她在慈宁宮的太監宮女盡數換了新人，我極少出外，偶爾不得不出去，宮里規矩，太監宮女們也不敢正面瞧我，就算遠遠偷瞧一眼，又怎分辨得出真假？”

　　白衣尼忽然想起一事，說道：“不對。你說老皇帝從不睬你，可是……可是你卻生下了一個公主。”太后道：“這個女兒，不是皇帝生的。他父親是個漢人，有時偷偷來到宮里和我相會，便假扮了宮女。這人……他不久之前不幸……不幸病死了。”

　　陶紅英捏了捏韋小寶的手掌，兩人均想：“假扮宮女的男子倒确是有的，只不過不是病死而已。”韋小寶又想：“怪不得公主如此野蠻胡鬧，原來是那個假宮女生的雜種。老皇帝慈祥溫和，生的女兒決不會這個樣子。”

　　白衣尼心想：“你忽然懷孕生女，老皇帝倘若沒跟你同房，怎會不起疑心？”只是這種居室之私，她處女出家，問不出口，尋思：“這人既然處心積慮的假皇後，一覺懷孕總有法子遮掩，那也不必細查。”搖搖頭，說道：“你的話總是不盡不實。”

　　太后急道：“前輩，連這等十分可恥之事，我也照實說了，余事更加不敢隱瞞。”白衣尼道：“如此說來，那真太后是給殺了。你手上沾的血腥卻也不少。”太后道：“晚輩誦經拜佛，雖對韃子心懷深仇，卻不敢胡亂殺人。真太后還好端端的活著。”

　　這句話令床前床後三人都大出意料之外。白衣尼道：“她還活道？你不怕泄露秘密？”

　　太后走到一張大挂氈之前，拉動氈旁的羊毛衫子，挂氈慢慢卷了上去，露出兩扇柜門。太后從懷里摸出一枚黃金鑰匙，開了柜上暗鎖，打開柜門，只見柜內橫臥著一個女人，身上蓋著錦被。白衣尼輕輕一聲驚呼，問道：“她……她便是真皇後？”

　　太后道：“前輩請瞧她的相貌。”說著手持燭台，將燭光照在那女子的臉上。白衣尼見那女子容色十分憔悴，更無半點血色，但相貌确與太后除去臉上化裝之前甚為相似。

　　那女子微微將眼睜開，隨即閉住，低聲道：“我不說，你……你快快將我殺了。”

　　太后道：“我從來不殺人，怎會殺你？”說著關上柜門，放下挂氈。

　　白衣尼道：“你將她關在這里，已關了許多年？”太后道：“是。”白衣尼道：“你逼問他什麼事？只因她堅決不說，這才得以活到今日。她一說了出來，你立即便將她殺了？是不是？”太后道：“不，不。晚輩知道佛門首戒殺生，平時常常吃素，決不會傷害她性命。”

　　白衣尼哼了一聲，道：“你當我是三歲孩童，不明白你的心思？這人關在這里，時時刻刻都有危險，你不殺她，必有重大圖謀。倘若她在柜內叫嚷起來，豈不立時敗露機關？”

　　太后道：“她不敢叫的，我對她說，這事要敗露，我首先殺了老皇帝。後來老皇帝死了，我就說要殺小皇帝。這韃子女人對兩個皇帝忠心耿耿，決不肯讓他們受到傷害。”白衣尼道：“你到底逼問她什麼話？她不肯說，你干麼不以皇帝的性命相脅？”太后道：“她說我倘若害了皇帝，她立即絕食自盡。她所以不絕食，只因我答應不加害皇帝。”

　　白衣尼尋思：真假太后一個以絕食自盡相脅，一個以加害皇帝相脅，各有所忌，相持多年，形成僵局。按理說，真太后如此危險的人物，便一刻也留不得，殺了之後，尚須得將□骨化灰，不留半絲痕跡，居然仍讓她活在宮中，自是因為她尚有一件重要秘密，始終不肯吐露之故，而秘密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問道：“我問你的那句話，你總是東拉西扯，回避不答，你到底逼問她說什麼秘密？”

　　太后道：“是，是。這是關涉韃子氣運盛衰的一個大秘密。韃子龍興遼東，占了我大明天下，自是因為他們祖宗的風水奇佳。晚輩得知遼東長白山中，有道愛新覺羅氏的龍脈，只須將這道龍脈掘斷了，我們非但能光復漢家山河，韃子還盡數覆滅于關內。”

　　白衣尼點點頭，心想這話倒與陶紅英所說無甚差別，問道：“這道龍脈在哪里？”

　　太后道：“這就是那個大秘密了。先帝臨死之時，小皇帝還小，不懂事，先帝最寵愛的董鄂妃又先他而死，因此他將這個大秘密跟皇後說了，要她等小皇帝長大，才跟他說知。那時晚輩是服侍皇後的宮女，偷聽到先帝和皇後的說話，卻未能聽得全。我只想查明了這件大事，邀集一批有志之士，去長白山掘斷龍脈，我大明天下就可重光了。”

　　白衣尼沉吟道：“風水龍脈之事，事屬虛無縹緲，殊難入信。我大明失卻天下，是因歷朝施政不善，苛待百姓，以致官逼民反。這些道理，直到近年來我周游四方，這才明白。”

　　太后道：“是，師太洞明事理，自非晚輩所及。不過為了光復我漢家山河，那風水龍脈之事，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能掘了龍脈，最糟也不過對韃子一無所損，倘若此事當真靈驗，豈不是能拯救天下千千萬萬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

　　白衣尼矍然動容，點頭道：“你說得是。到底是否具有屢效，事不可知，就算無益，也是絕無所損。只須將此事宣示天下，韃子君臣是深信龍脈之事的，他們心中先自餒了，咱們圖謀復國，大伙兒又多了一層信心。你逼問這真太后的，就是這個秘密？”

　　太后道：“正是。但這賤人知道此事關連她子孫基業，宁死不肯吐露，不論晚輩如何軟騙硬嚇，這些年來出盡了法子，她始終宁死不說。”

　　白衣尼從懷中取出那部《四十二章經》，道：“你是要問她，其餘那幾部經書是在何處？”太后嚇了一跳，倒退兩步，顫聲道：“你……你已知道了？”白衣尼道：“那個大秘密，便藏在這經書之中，你已得了幾部？”太后道：“師太法力神通，無所不知，晚輩不敢隱瞞。本來我已得了三部，第一部是先帝賜給董鄂妃的，她死之後，就在晚輩這里了。另外兩部，是從奸臣鰲拜家里抄出來的。可是一天晚上有人入宮行刺，在我胸口刺了一刀，將這三部經書都盜去了。師太請看。”說著解開外衣，內衣和肚兜，露出胸口一個極大傷疤。

　　韋小寶一顆心怦怦大跳：“再查問下去，恐怕師太要疑心到我頭上來了。”

　　只聽白衣尼道：“我知道行刺你的是誰，可是這人并沒取去那三部經書。”她想這三部經書若為陶紅英取去，她決不會隱瞞不說。太后驚道：“這刺客沒盜經書？那麼三本經書是誰偷了去，這……這真奇了。”白衣尼道：“說與不說，也全由得你。”太后道：“師太恨韃子入骨，又是法力神通，這大秘密若能交在您手里，由您老人家主持大局，去掘了韃子的龍脈，正是求之不得，晚輩如何會再隱瞞？再說，須得八部經書一齊到手，方能找到龍脈所在，現下有一部已在師太手中，晚輩就算另有三部，也是一無用處。”

　　白衣尼冷冷的道：“到底你心中打什麼主意，我也不必費心猜測。你既然是皮島毛文龍之女，那麼跟神龍教定是淵源極深的了。”

　　太后顫聲道：“不，沒……沒有。晚輩……從來沒聽見過神龍教的名字。”

　　白衣尼向瞪視片刻，道：“我傳你一項散功的法子，每日朝午晚三次，依此法拍擊樹木，連拍九九八十一日，或許可將你體內中『化骨綿掌』的陰毒掌力散出。”太后大喜，又跪倒叩謝。白衣尼當即傳了口訣，說道：“自今以後，你只須一運內力，出手傷人，全身骨骼立即寸斷，誰也救你不得了。”太后低聲道：“是。”神色黯然。

　　韋小寶心花怒放：“此後見到老婊子，就算我沒五龍令，也不用再怕她了。”

　　白衣尼衣袖一拂，點了她暈穴，太后登時雙眼翻白，暈倒在地。

　　白衣尼低聲道：“出來罷。”韋小定和陶紅英從床後出來。韋小寶道：“師太，這女人說話三分真，七分假，想念不得。”白衣尼點頭道：“經書中所藏秘密，不單是關及韃子龍脈，其中的金錢財寶，她便故意不提。”

　　韋小寶道：“我再來抄抄看。”假裝東翻西尋，揭開被褥，見到了暗格蓋板上的銅環，低聲喜道：“經書在這里了！”拉起暗格蓋板，見暗格中藏著不少珠寶銀票，卻無經書，歎道：“沒有經書！珠寶有什麼用？”白衣尼道：“把珠寶都取了。日後起義興復，事事都須用錢。”陶紅英將珠寶銀票包入一塊綿緞之中，交給了白衣尼。

　　韋小寶心想：“老婊子這一下可大大破財了。”又想：“怎地上次暗格中沒珠寶銀票？是了，上次放了經書，放不下別的東西，可惜，可惜。”

　　白衣尼向陶紅英道：“這女人假冒太后，多半另有圖謀。你潛藏宮中，細加查探。好在她武功已失，不足為懼。”陶紅英答應了，與舊主重會不久又須分手，甚是戀戀不舍。

　　白衣尼帶了韋小寶越牆出宮，回到客店，取出經書察看。這部經書黃綢封面，正是順治皇帝皇韋小寶交給康熙的。白衣尼揭開書面，見第一頁上寫著：“永不加賦”四個大字，點了點頭，向韋小寶道：“你說韃子皇帝要永不加賦，這四個字果然寫在這里。”一頁頁的查閱下去。《四十二章經》的經文甚短，每一章　寥寥數行，只是字體極大，每一章　才占了一頁二頁不等。這些經文她早已熟習如流，從頭至尾的誦讀一遍，與原經無一字之差，再將書頁對准燭火映照，也不見有夾層字跡。

　　她沉思良久，見內文不過數十頁，上下封皮還比內文厚得多，忽然想想袁承志當年得到“金蛇秘笈”的經過，當下用清水浸濕封皮，輕輕揭開，只見里面包著兩層羊皮，四邊密密以絲線縫合，拆開絲線，兩層羊皮之間藏著百余皮剪碎的極薄羊皮。

　　韋小寶喜叫：“是了，是了！這就是那個大秘密。”

　　白衣尼將碎片□在桌上，只見每一片有大有小，有方有圓，或為三角，或作菱形，皮上繪有許多彎彎曲曲的朱線，另有黑墨寫著滿洲文字，只是圖文都已剪破，殘缺不全，百余片碎皮各不相接，難以拚湊。韋小寶道：“原來每一部經書中都藏了碎皮，要八部經書都得到了，才拼成一張地圖。”白衣尼道：“想必如此。”將碎皮放回原來的兩層羊皮之間，用錦緞包好，收入衣囊。

　　次日白衣尼帶了韋小寶，出京向西，來到昌平縣錦屏山思陵，那是安葬祟禎皇帝之所。陵前亂草叢生，甚是荒涼。白衣尼一路之上，不發一言，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伏在陵前大哭。韋小寶也跪下磕頭，忽覺身旁長草一動，轉過頭來，見到一條綠色裙子。

　　這條綠裙子，韋小寶日間不知已想過多少萬千次，夜里做夢也不知已夢到多少千百次，此時陡然見到，心中怦的一跳。只怕又是做夢，一時不敢去看。

　　只聽得一個嬌嫩的聲音輕輕叫了一聲什麼，說道：“終于等到了，我……我已在這里等了三天啦。”接著一聲歎息，又道：“可別太傷心了。”正是那綠衣女郎的聲音。

　　這一句溫柔的嬌音入耳，韋小寶腦中登時天旋地轉，喜歡得全身如欲炸裂，一片片盡如《本十二章　經》中的碎皮，有大有小，有方有圓，或為三角，或作菱形，說道：“是，是，你已等了我三天，多謝，多謝。我……我聽你的話，不傷心。”說著站起身來，一眼見到的，正是那綠衣女郎有美絕倫的可愛容顏，只是她溫柔的臉色突然轉為錯愕，立即又轉為氣惱。

　　韋小寶笑道：“我可也想得你她苦……”話未說完，小腹上一痛，身子飛起，向後摔出丈余，重重掉在地下，卻是給她踢了一交。但見那女郎提起柳葉刀，往他頭上砍落，急忙一個打滾，拍的一聲，一刀砍在地下。

　　那女郎還等再砍，白衣尼喝道：“住手！”那女郎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拋下刀子，扑在白衣尼懷里，叫道：“這壞人，他……他專門欺侮。師父，你快快把他殺了。”

　　韋小寶又驚又喜，又是沒趣，心道：“原來她是師太的徒北，剛才那兩句話卻不是向我說的。”哭喪臉慢慢坐起，尋思：“事到如今，我只有拚命裝好人，最好能騙得師太大發慈悲，作主將她配我為妻。”走上前去，向那女郎深深一揖，說道：“小人無意中得罪了姑娘，還請姑娘大量，不要見怪。姑娘要打，盡管下手便是，只盼姑娘饒了小人性命。”

　　那女郎雙手摟著白衣尼，并不轉身，飛腿倒踢一腳，足踝正踢中韋小寶下顎，他“啊”的一聲，又向後摔倒，哼哼唧唧，一時爬不起身。

　　白衣尼道：“阿坷，你怎地不問情由，一見面就踢人兩腳？”語氣中頗有見責之意。

　　韋小寶一聽大喜，心想：“原來你名叫阿坷，終于給我知道了。”他隨伴白衣尼多日，知她喜人恭謹謙讓，在她面前，越是吃虧，越有好處，忙道：“師太，姑娘這兩腳原是該踢的，寮在是我不對，真難怪姑娘生氣。她便再踢我一千一萬下，那也是小的該死。”爬起身來，雙手托住下顎，只痛得眼淚都流了下來。這倒不是做詐，實在那一腳踢得不輕。

　　阿珂抽抽噎噎的道“師父，這小和尚壞死了，他……他欺侮我。”白衣尼道：“他怎麼欺侮你？”阿珂臉一紅，道：“他……欺侮了我很多……很多次。”

　　韋小寶道：“師太，總而言之，是我胡塗，武功又差。那一日姑娘到少林寺去玩……”白衣尼道：“你去少林寺？女孩兒家怎麼能去少林寺？”韋小寶心中又是一喜：“她去少林寺，原來不是師太吩咐的，那更加好了。”說道：“那不是姑娘自己去的，是她的一位師姊要去，姑娘拗不過她，只好陪著。”白衣尼道：“你又怎地知道？”

　　韋小寶道：“那時我奉了韃子皇帝之命，做他替身，在少林寺出家為僧，見到另一位姑娘向少林寺來，姑娘跟在後面，顯然是不大愿意。”白衣尼轉頭問道：“是阿琪帶你去的？”阿珂道：“是。”白衣尼道：“那便怎樣？”阿珂道：“他們少林寺的和尚凶得狠，說他們寺里的規矩，不許女子入寺。”

　　韋小寶道：“是，是。這規矩實在要不得，為什麼施主不能入寺？觀世音菩薩就是女的。”白衣尼道：“那便怎樣？”韋小寶道：“姑娘說，既然人家不讓進寺，那就回去罷。可是少林寺的四個知客僧很沒禮貌，胡言亂語，得罪了兩位姑娘，偏偏武功又差勁得很。”

　　白衣尼問阿珂道：“你們跟人家動了手？”

　　韋小寶搶道：“那全是少林寺知客僧的不是，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他們伸手去推兩位姑娘。師太你想，兩位姑娘是千金之體，怎能讓四個和尚的髒手碰到身上？兩位姑娘自然要閃身躲避，四個和尚毛手毛腳，自己將手腳碰在山亭的柱子上，不免有點兒痛了。”

　　白衣尼哼了一聲，道：“少林寺武功領袖武林，豈有如此不的？阿珂，你出手之時，用的是哪幾招手法？”阿珂不敢隱瞞，低頭小聲說了。白衣尼道：“你們將四名少林僧都打倒了？”阿珂向韋小寶望了一眼，恨恨的道：“連他是五個。”

　　白衣尼道：“你們膽子倒真不小，上得少林寺去，將人家五位少林僧人的手足打脫了骱。”雙目如電，向她全身打量。阿珂嚇得臉孔更加白了。白衣尼見到她頸中一條紅痕，問道：“這一條刀傷，是寺中高手傷的？”

　　阿珂道：“不，不是。他……他……”抬頭向韋小寶白了一眼，突然又頰暈紅，眼中含淚道：“他……他好生羞辱我，弟子自己……自己揮刀勒了脖子，卻……卻沒有死。”

　　白衣尼先前聽到兩名弟子上少林寺胡鬧，甚是惱怒，但見她頸中刀痕甚長，登生怜惜之心，問道：“他怎地羞辱你？”阿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韋小寶道：“的的确确，是我大大的不該，我說話沒上沒下，沒有分寸，姑娘只不過抓住了我，嚇了我一跳，說要挖出我的眼珠，又不是真挖，偏偏我膽小沒用，嚇得魂飛天外，雙手反過來亂打亂抓，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身子，雖然不是有意，總也難怪姑娘生氣。”

　　阿珂一張俏臉羞得通紅，眼光中卻滿是惱怒氣苦。

　　白衣尼問了幾句當時動手的招數，已明就理，說道：“這是無心之赤，卻也不必太當真了。”輕輕拍了拍阿珂的肩頭，柔聲道：“他是個小小孩童，又是……又是個太監，沒什麼要緊，你既已用『乳燕歸巢』那一招折斷了他雙臂，已罰過他了。”

　　阿珂眼中淚水不住滾動，心道：“他哪里是個小孩童了？他曾到妓院去作壞事。”但這句話卻也不敢出口，生怕師父追問，查知自己跟著師姊去妓院打人，心中一急，又哭了出來。

　　韋小寶跪倒在地，連連磕頭，說道：“姑娘，你心中不痛快，再踢我幾腳出氣罷。”阿珂頓足哭道：“我偏偏不踢。”韋小寶提起手掌，劈劈拍拍，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幾個耳光，說道：“是我該死，是我該死。”

　　白衣尼微皺雙眉，說道：“這事也不算是你的錯。阿珂，咱們也不能太欺侮人了。”阿珂油油噎噎的道：“是他欺侮我，把我捉了去，關在廟里不放。”白衣尼一驚，道：“有這等事？”韋小寶道：“是，是。是我知道自己不對，想討好姑娘，因此請了她進寺。我心里想，這件事總是因姑娘想進少林寺逛逛而起，寺里和尚不讓她進寺，難怪她生氣，因此……這就大了膽子，請了姑娘去般若堂玩玩，叫一個老和尚陪著姑娘說話解悶。”

　　白衣尼道：“胡鬧，胡鬧，兩個孩子都胡鬧，什麼老和尚？”

　　韋小寶道：“是般若堂的首座澄觀大師，就是師太在清涼寺中跟他對過一掌的。”

　　白衣尼點點頭道：“這位大師武功很是了得。”又拍了拍阿珂的肩頭，道：“好啊，這位大師武功既高，年紀又老，小寶請他陪你，也不算委曲了你。這件事就不用多說了。”

　　阿珂心想：“這小惡人實在壞得不得了，只是有許多事，卻又不便說。否則師父追究起來，師姊和我都落得有許多不是。”說道：“師父，你不知道，他……他……”

　　白衣尼不再理他，瞧著祟禎的墳墓只呆呆出神。

　　韋小寶向阿珂伸伸舌頭，扮個鬼臉。阿珂大怒，向他狠狠白了一眼。韋小寶只覺她就算生氣之時，也是美不可言，心中大樂，坐在一旁，目不轉睛的欣賞她的神態，但見她從頭到腳，頭發眉毛，連一根小指頭也是美麗到了極處。

　　阿珂斜眼向他瞥了一眼，見他呆呆的瞧著自己，臉上一紅，扯了扯白衣尼的衣袖：“師父，他……他在看我。”

　　白衣尼嗯了一聲，心中正自想著當年在宮中的情景，這句話全沒聽時耳里。

　　這一坐直到太慢偏西，白衣尼還是不舍得离開父親的墳墓。韋小寶盼她這樣十天半月的一直坐下去，只要眼中望著阿珂，就算不吃飯也不打緊。阿珂卻給他瞧得周身她生不自在，雖然不去轉頭望他，卻知他一雙眼總是盯著自己身上，心里一陣害羞，一陣焦躁，又是一陣怒，心想：“這小惡人花言巧語，不知說了些什麼謊語，騙得師父老是護他。一等師父不在，我非殺了他不可，拚著給師父狠狠責罰一場，也不能容得他如此羞辱于我。”

　　又過了一個時辰，天色漸黑，白衣尼歎了口長氣，站起身來道：“咱們走罷。”

　　當晚三人在一家農家借宿。韋小寶知道白衣尼好洁，吃飯時先將她二人的碗筷用熱水洗過，將她二人所坐的板凳，吃飯的桌子抹得纖法不染，又去抹床掃地，將她二人所住的一間房打掃得干干淨淨。他向來懶惰，如此勤快，寮是生平從所未有。

　　白衣尼暗暗點頭，心想：“這孩子倒也勤快，出外行走，帶了他倒是方便得多。”她十五歲前長于深宮，自幼給宮女太監服侍慣了，身遭國變之後流落江湖，日常起居飲食自是大不相同。韋小寶做慣太監，又是盡心竭力的討好，意令她重享舊日做公主之樂。白衣尼出家修行，于昔時豪華，自早不放在心上，但每個人幼時如何過日子，一生深印腦中，再也磨滅不掉，她不求再做公主，韋小寶卻服侍得她猶如公主一般，自感愉悅。

　　晚飯過後，白衣尼問起阿琪的下落。阿珂道：“那日在少林寺外失散之後，就沒再見到師姊，只怕……只怕已給他害死了。”說著眼睛向韋小寶一橫。韋小寶忙道：“哪有此事？我見到阿琪姑娘跟蒙古的葛爾丹王子在一起，還有幾個喇嘛，吳三桂手下的一個總兵。”

　　白衣尼一聽到吳三桂的名字，登時神色憤怒之極，怒道：“阿琪她干什麼跟這些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韋小寶道：“那些人到少林寺來，大概剛好跟阿琪姑娘撞到。師太，你要找她，我陪你，那就很容易找到了。”白衣尼道：“為什麼？”韋小寶道：“那些蒙古人，喇嘛，還有云南的軍官，我都記得他們的相貌，只須遇上一個，就好辦了。”

　　白衣尼道：“好，那你就跟著我一起去找。”韋小寶大喜，忙道：“多謝師太。”白衣尼奇道：“你幫我去辦事，該當我謝你才是，你又謝我什麼了？”韋小寶道：“我每日跟著師太，再也快活不過，最好是永遠陪在師太身邊。就算不能，那也是多陪一天好一天。”白衣尼道：“是嗎？”她雖收了阿琪、阿珂兩人為徒，但平素對這兩個弟子一直都冷冰冰地。二女對她甚為敬畏，從來不敢吐露什麼心事，哪有如韋小寶這般花言巧語，甜嘴蜜舌？她雖性情嚴冷，這些話聽在耳中，畢竟甚是受用，不由得嘴角邊露出微笑。

　　阿珂道：“師父，他……他不是的……”她深知韋小寶熱心幫同去尋師姊，其實是為了要陪自己，什麼“我每日跟著師太，再也快活不過，最好是永遠陪在師太身邊”云云，其實他內心的真意，該當把“師太”兩字，換上了“阿珂”才是。

　　白衣尼向她瞪了眼，道：“為什麼不是？你又怎知人家的心事？我以前常跟你說，江湖上人心險詐，言語不可盡信。但這孩子跟隨我多日，并無虛假，那是可以信得過的。他小小孩童，豈能與江湖上的漢子一概而論？”

　　阿珂不敢再說，只得低頭應了聲：“是。”

　　韋小寶大喜，暗道：“阿珂好老婆，你老公自然與眾不同，豈能與江湖上的漢子一概而論？你聽師父的話，包你不吃虧。最多不過嫁了給我，難道我還舍得不要你嗎？放你一百二十個心。”

## 第二十六回　草木連天人骨白　關山滿眼夕陽紅

　　次日三人向南進發，沿路尋訪阿琪的下落。一路之上，韋小寶服侍二人十分周到，心中雖愛煞了阿珂，卻不敢露出輕狂之態，心想倘若白衣尼察覺，那就糟糕之極了。阿珂從嚴沒對他有一句好言好語，往往乘白衣尼不見，便打他一拳，踢他一腳出氣。韋小寶只要能陪伴著他，那就滿心喜樂不禁，偶爾挨上幾下，那也是拳來身受，腳來臀受，晚間在床上細細回味她踢打的情狀，但覺樂也無盡。

　　這一日將到滄州，三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息。次日清晨，韋小寶到街上買新鮮蔬菜，交給店伴給白衣尼做早飯。他興匆匆的提了兩斤白菜，半斤腐皮，二兩口磨從街上回來，見阿珂站在客店門口閒眺，當即笑吟吟的迎上去，從懷中掏出一包玫瑰松子糖，說道：“我在街上給你買了一包糖，想不到這小鎮上，也有這樣的好糖果。”阿珂不接，向他白了一眼，說道：“你買的糖是臭的，我不愛吃。”韋小寶道：“你吃一粒試試，滋味可真不差。”他冷眼旁觀，早知阿珂愛吃零食，只是白衣尼沒什麼錢給她零花，偶爾買一包糖豆，也吃得津津有味，因此買了一包糖討她歡喜。

　　阿珂接了過來，說道：“師父在房里打坐。我氣悶得緊。這里有什麼風景优雅，僻靜無人的所在，你陪我去玩玩。”韋小寶幾乎不想念自己的耳朵，登時全身熱血沸騰，一張臉脹得通紅，道：“你……你這不是冤我？”阿珂道：“我冤你什麼？你不肯陪我，我自己一個兒去好了。”說著向東邊一條小路走去。韋小寶道：“去，去，為什麼不去？姑娘就是叫我赴湯蹈火，我也不會皺一皺眉頭。”忙跟在她身後。

　　兩人出得小鎮，阿珂指著東南方數里外的一座小山，道：“到那邊去玩玩倒也不錯。”韋小寶心花怒放，忙道：“是，是。”兩人沿著山道，來到了山上。那小山上生滿了密密的松樹，确實僻靜無人，風景卻一無足觀。

　　但縱是天地間最丑最惡的山水，此刻在韋小寶眼中，也是胜景無極，何況景色好惡，他本來也不大分辨得出，當即大贊：“這里風景真是美妙無比。”阿珂道：“有什麼美？許多亂石樹木擠在一起，難看死啦。”韋小寶道：“是，是。風景本是沒什麼好看。”阿珂道：“那你怎麼說‘這里的風景真是美妙無比’？”韋小寶笑道：“原來的風景是不好看的，不過你的容貌一映上去，就美妙無比了。這山上沒花兒，你的相貌，卻比一萬朵鮮花還要美麗。山上沒有鳥雀，你的聲音，可比一千頭黃鶯一齊唱歌還好聽得多。”阿珂哼了一聲，說道：“我叫你到這里，不是來聽你胡言亂語，是叫你立刻給我走開，走得遠遠地，從今而後，再也不許見我的面。倘若再給我見到，定然挖出你的眼珠子。”韋小寶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哭喪著臉道：“姑娘，以後我再也不敢得罪你啦。請你饒了我罷。”阿珂道：“我确是饒了你啦，今日不取你性命，便是饒你。”說著刷的一聲，從腰間拔出柳葉刀來，又道：“你跟著我，心中老是存壞念頭，難道我不知道了？你如此羞辱于我，我……我宁可給師父責打一千次一萬次，也殺了你不可。”韋小寶見到刀光閃閃，想起她剛烈的性情，知道不是虛言，說道：“師太命我幫同找尋阿琪姑娘，找到之後，我就不再跟著你便是。”阿珂搖頭道：“不成！沒有你幫，我們也找得到。就算找不到，我師姊又不是三歲小孩，難道自己不會回來？”提刀在空中虛劈，呼呼生風，厲聲道：“你再不走，可休怪我無情！”韋小寶笑笑道：“你本來對我就很無情，那也沒什麼。”阿珂大怒，喝道：“到了此刻，你還膽敢向我風言風語？”縱身而前，舉刀向韋小寶頭頂砍落。韋小寶大駭，急忙躍開閃避。阿珂喝道：“你走不走？”韋小寶道：“你就算將我碎尸萬段，我變成了鬼，也是跟定了你。”阿珂怒極，提刀呼呼呼三刀。幸好這些招數，在少林寺般若堂中都已施展過，澄觀和尚一一想出了拆解之法。韋小寶受過指點，當下逐一避過。阿珂砍不中，更是氣惱，柳葉刀使得更加急了。再過數招，韋小寶已感難以躲閃，只得拔出匕首，當的一聲，將她柳葉刀削為兩截。阿珂驚怒交集，舞起半截斷刀，向他沒頭沒腦的剁去。韋小寶見她見短，不敢再用匕首招架，自己武藝平庸，一個拿捏不准，如此鋒利的匕首只消在她身上輕輕一帶，便送了她性命，避了幾下，只得發足奔逃下山。阿珂持著斷刀追下，叫道：“你給我滾的遠遠地，便不殺你。”卻見他向鎮上奔去，心下大急：“這小壞人去向師父哭訴，那可不妥。”忙提氣疾追，想將他迎頭截住。但白衣尼只傳了她一些武功招式，內功心法卻從未傳過，她內功修為和韋小寶只是半斤八兩，始終追他不上，眼見他奔進了客店，急得險些要哭，心想：“倘若師父責怪，只好將他從前調戲我的言語都說了出來。”收起斷刀，慢慢走進客店。一步踏入店房，突覺一股力道奇大的勁風，從房門中激扑出來，將她一撞，登時立足不定，騰騰騰倒退三步，一交坐倒。

　　阿珂只覺身下軟綿綿地，卻是坐在一人身上，忙想支撐著站起，右手反過去一撐，正按在那人臉上，狼狽之下，也不及細想，挺身站起，回過身來一看，見地下那人正是韋小寶。她吃了一驚，喝道：“你干什……”一言未畢，突覺雙膝一軟，再也站立一定，一交扑倒，向韋小寶摔將下來。這一次卻是俯身而扑，驚叫：“不，不……”已摔在他的懷里，四只眼睛相對，相距不及數寸。阿珂大急，生怕這小惡人乘機來吻自己，拚命想快快站起，不知如何，竟然全身沒了絲毫氣力，只得轉過了頭，急道：“快扶我起來。”韋小寶道：“我也沒了力氣，這可如何是好？”身上伏著這個千嬌百媚的美女，心中真快得使欲瘋了，暗道：“別說我沒力氣，這當兒就有一萬斤力氣，也不會扶你起來。是你自己扑在我身上的，又怎怪得我？”

　　阿珂急道：“師父正在受敵人圍攻，快想法子幫她。”原來剛才她一進門，只見白衣尼盤膝坐在地下，右手出掌，左手揮動衣袖，正在與敵人相抗。對方是些什麼人，卻沒看清，只知非止一人，待要細看，已被房中的內力勁風逼了出來。韋小寶比她先到一幾步，遭遇卻是一模一樣，也是一腳剛踏進門，立被勁內撞出，摔在地下，阿珂跟著趕到，便跌在他身上。雖然韋小寶既摔得屁股奇痛，阿珂從空中跌下，壓得他胸口肚腹又是一陣疼痛，心里卻欣喜無比，只盼這個小美人永遠伏在自己懷中，再也不能站起來，至于白衣尼跟什麼人相斗可全不放在心上，料想她功力神通，再厲害的敵人也奈何她不得。阿珂右手撐在韋小寶胸口，慢慢挺身，深深吸了口氣，終于站起，嗔道：“你干麼躺在這里，絆了我一交？”她明知韋小寶和自己遭際相同，身不由已，但剛才的情景實在太過羞人，忍不住發作幾句。韋小寶道：“是，是。早知你要摔在這地方，我該當向旁爬開三尺才是。不，三尺也還不夠，若只爬開三尺，和你并頭而臥，卻也不大雅相。”阿珂啐了一口，挂念著師父，張目往房中望去。只見白衣尼坐在地下，發掌揮袖，迎擊敵人。圍攻她的敵人一眼見到共有五人，都是身穿紅衣的喇嘛，每人迅速之極的出掌拍擊，但被白衣尼的掌力所逼，均是背脊緊緊貼著房中的板壁，難以欺近。阿珂走上一步，想看除了這五人外是否另有敵人，但只跨出一步，便覺勁風壓體，氣也喘不過來，只得倒退了兩步，踢了韋小寶一腳，道：“喂，還不站起來？你看敵人是什麼來路？”

　　韋小寶身扶身後的牆壁，站起身來，見到房中的情景，說道：“六個喇嘛都是壞人。”他站起身來，多見到了一名喇嘛。阿珂道：“廢話！自然是壞人，還用你說？”韋小寶笑道：“是不是壞人，也不一定的。好比我是好人，你偏偏說我是壞人。這六個喇嘛，膽敢向師太動手，可比我壞得多啦。”阿珂橫了他一眼，道：“哼，我瞧你們是一伙。這六個喇嘛是你引來的，想來害師父。”韋小寶道：“我敬重師太，好比敬重菩薩一樣；敬重姑娘，好比敬重仙女一樣，哪有加害之理？”阿珂凝神瞧著房中情景，突然一聲驚呼。韋小寶向房內望去，只見六個喇嘛均已手持戒刀，欲待上前砍殺，只是給白衣尼的袖力掌風逼住了，欺不近身。但白衣尼頭頂冒出絲絲白氣，看來已是出盡了全力。她只一條臂膀，獨力拚斗六個手執兵刃的喇嘛，再支持下去恐怕難以抵敵，韋小寶想上前相助，但自知武藝低微，連房門也走不進去，就算在地下爬了進去，白衣尼不免要分照顧，反而是幫她倒忙，焦急之下，忽見牆角落里倚著一柄掃帚，當即過去拿起，身子縮在門邊，伸出掃帚，向近門的一名喇嘛臉上亂拔，只盼他心神一亂，內力不純，就可給白衣尼的掌力震死。掃帚剛伸出，便聽一聲大喝，手中一輕，掃帚頭已被那喇嘛一刀斬斷，隨著房中鼓蕩的勁風直飛出來，擦過他臉畔，划出了幾殺血絲，好不疼痛。阿珂急道：“你這般胡鬧，那……那不成的。”

　　韋小寶身靠房門的板壁，只覺不住震動，似乎店房四周的板壁都要被刀風掌力震坍一般，心念一動，看清了六七名喇嘛所站的方位，走到那削斷他掃帚的喇嘛身後，拔出匕首，隔著板壁刺了進去。匕首鋒利無比，板壁不過一寸來厚，匕首刺去，如入豆腐，跟著插入了那喇嘛後心。哪喇嘛大叫一聲，身子軟垂，靠著板壁慢慢坐倒。韋小寶聽到叫聲，知已得手，走到第二個喇嘛後，又是一匕首刺出。轉眼之間，如此連殺了四人。匕首刃短，刺入後心之後并不從前胸穿出，每名喇嘛中劍坐倒，房中余人均不知他們如何身死。其餘兩名喇嘛大駭，奪門欲逃。白衣尼躍身發掌，擊在一名喇嘛後心，登時震得他狂噴鮮血而死，右手衣袖一拂，阻住了另一名喇嘛去路，右手出指如風，點了他身上五處穴道。那喇嘛軟癱在地，動彈不得。白衣尼踢轉四名喇嘛尸身，見到背上各有刀傷，又看到板壁上的洞孔，才明其理，向那喇嘛喝道：“你……你是何……”突然身子一晃坐倒，口中鮮血汩汩涌出。門名喇嘛都是好手，她以一敵六，內力幾已耗竭，最後這一擊一拂，更是全力施為，再也支持不住。阿珂和韋小寶大驚，搶上扶住。阿珂連叫：“師父，師父！”白衣尼呼吸細微，閉目不語。韋小寶和阿珂兩人將她抬到炕上，她又吐出許多血來。阿珂慌了手腳，只是流淚。客店中掌柜與店小二等見有人斗毆，早就躲得遠遠地，這時聽得聲音漸息，過來探頭探腦，見到滿地鮮血，死尸狼藉，嚇得都大叫起來。韋小寶雙手各提一柄戒刀，喝道：“叫什麼？快給我閉上了鳥嘴，否則一刀一個，都將你們殺了。”眾人見到明晃晃的戒刀，嚇得諾諾連聲。韋小寶取出三錠銀子，每錠都是五兩，交給店伙，喝道：“快去雇兩輛大車來。五兩銀子賞你的。”那店伙又驚又喜，飛奔而出，片刻間將大車雇到。韋小寶又取出四十兩銀子，交給掌柜，大聲道：“這六個惡喇嘛自己打架，你殺我，我殺你，你們都親眼瞧見了，是不是？”那掌柜如何敢說不是，只有點頭。韋小寶道：“這四十兩銀子，算是房飯錢。”和阿珂合力抬起白衣尼放入大車，取過炕上棉被，蓋在她身眄，再命店伙將那被點了穴道的喇嘛抬入另一輛在車。韋小寶向阿珂道：“你陪師父，我陪他。”兩人上了大車。韋小寶吩咐沿大路向南，心想：“師太身受重傷，再有喇嘛來攻，那可糟糕。得找個偏僻的地方，讓師太養傷才好。”生怕哪喇嘛解開了穴道，可不是他對手，取過一條繩子，將他手足牢牢縛住。行得十余里，阿珂忽然叫停，從車中躍出，奔到韋小寶車前，滿臉惶急，說道：“師父的氣息越來越弱，只怕……只怕……”韋小寶一驚，忙下車去看，見白衣尼氣若游絲。阿珂哭道：“有什麼靈效傷藥，那就好了。咱們快找大夫。只是這地方……”韋小寶忽然想起，太后曾給自己三十顆丸藥，叫什麼“雪參玉蟾丸”，是高麗國國王進貢來的，說道服後強身健體，解毒療傷，靈驗非凡，其中廿十顆請自己轉呈洪教主和夫人，當即從懷中取出那玉瓶，說道：“靈效傷藥，我這里倒有。”倒了兩顆出來，喂在白衣尼口中。阿珂取過水壺，喂著師父喝了兩口。韋小寶乘機坐在白衣尼車中，與阿珂相對，說道：“師父服藥之後，不知如何，我得時時刻刻守著她。”命兩輛大車又行。過了一盞茶時分，白衣尼忽然長長吸了口氣，緩緩睜眼。阿珂大喜，叫道：“師父，你好些了？”白衣尼點了點頭。韋小寶忙又取出兩顆丸藥，道：“師太，丸藥有效，你再服兩顆。”白衣尼微微搖關，低聲道：“今天……夠了……我得運氣化這藥力……停……停下車子。”韋小寶道：“是，是。”吩咐停車。白衣尼命阿珂扶起身子，盤膝而坐，閉目運功。阿珂目不轉睛的望著師父，韋小寶卻目不轉睛的瞧著阿珂。

　　但見阿珂初時臉上深有憂色，漸漸的秀眉轉舒，眼中露出光彩，又過了一會，小嘴邊露出了一絲笑意，韋小寶不用去看白衣尼，也知她運功療傷，大有進境。再過一會，見阿珂喜色更濃，韋小寶心想：“倘若車中沒有這師太，就只我和小美兒兩個，而她臉色也是這般歡喜，那可真是開心死我了。”突然間阿珂抬起頭來，見到他呆呆的瞧著自己，登時雙頰紅暈，便欲叱責，生怕驚動了師父行功，一句話到得口邊，又即忍住，狠狠的白了他一眼。韋小寶向她一笑，順著她眼光看白衣尼時，呼吸也已調勻。

　　白衣尼呼了口氣，睜開眼來，低聲道：“可以走了。”韋小寶道：“再歇一會，也不打緊。”白衣尼道：“不用了。”韋小寶又取出五兩銀子分賞車夫，命他們趕車啟程。當時雇一輛大車，一日只須一錢半銀子，兩名車夫見他出手豪闊，大喜過望，連聲稱謝。白衣尼緩緩的道：“小寶，你給我服的，是什麼藥？”韋小寶道：“那叫‘雪參玉蟾丸’，是朝鮮國國王進貢給小皇帝的。”白衣尼臉上閃過一絲喜色，說道：“雪參和玉蟾二物，都是療傷大補的聖藥，幾有起死回生之功，想不到竟教我碰上了，那也是命不該絕。”她重傷之余，這時說話竟然聲調平穩，已無中氣不足之象。阿珂喜道：“師父，你老人家好了？”白衣尼道：“死不了啦。”韋小寶道：“我這里還有二十八粒，請師太收用。”說著將玉瓶遞過。白衣尼不接，道：“最多再服兩三顆，也就夠了，用不著這許多。”韋小寶生性慷慨，心想：“三十顆丸藥就都給你吃了，又打什麼緊？老婊子那里一定還有。”說道：“師太，你身子要緊，這丸藥既然有用，下次我見到小皇帝，再向他討些就是了。”將玉瓶放在她手里。白衣尼點了點頭，但仍將玉瓶還了給他。

　　又行一程，白衣尼道：“有什麼僻靜所在，停下車來，問問那個喇嘛。”韋小寶應道：“是。”命大車駛入一處山坳，叫車夫將那喇嘛抬在地下，然後牽騾子到山後吃草，說道：“不聽我叫喚，不可過來。”兩名車夫答應了，牽了騾子走開。白衣尼道：“你問他。”韋小寶拔出匕首，嗤的一聲，割下一條樹枝，隨手批削，頃刻間將樹枝削成一條木棍，問道：“老兄，你想不想變成一條人棍？”那喇嘛見那匕首如此鋒利，早已心寒，顫聲道：“請問小爺，什麼叫做人棍？”韋小寶道：“把你兩條臂膀削去，耳朵、鼻子也都削了，全身凸出來的東西，通統削平，那就是一條人棍。很好玩的，你要不要試試？”說著將匕首在他鼻子上擦了幾擦。那喇嘛道：“不，不，小僧不要做人棍。”韋小寶道：“我不偏你，很好玩的，做一次也不妨。”那喇嘛道：“恐怕不好玩。”韋小寶道：“你又沒做過，怎知不好玩？咱們試試再說。”說著將匕首在他肩頭比了比。

　　韋小寶道：“好，我問一句，你答一句，只消有半句虛言，就叫你做一條人棍。我將你種在這里，加些肥料，淋上些水，過得十天半月，說不定你又會第出兩條臂膀和耳朵、鼻子來。”那喇嘛道：“不會的，不會的。小僧老實回答就是。”韋小寶道：“你叫什麼名字？為什麼來冒犯師太？”

　　那喇嘛道：“小僧名叫呼巴音，是西藏的喇嘛，奉了大師兄桑結之命，想要生……生擒這位師太。”韋小寶心想桑結之名，在五台山上倒也說過，問道：“這位師太好端端地，又沒得罪了你那個臭師兄，你為什麼這等在膽妄為？”呼巴音道：“大師兄說，我們活佛有八部寶經，給這位師太偷……不，不，不是偷，是借了去，要請師太賜還。”韋小寶道：“什麼寶經？”呼巴音道：“是差奄古吐烏經。”韋小寶道：“胡說八道，什麼嘰哩咕嚕烏經？”呼巴音道：“是，是。這是我們西藏話，漢語就是《四十二章經》？”呼巴音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韋小寶道“你不知道，留著舌頭何用？把舌頭伸出來。”說著把匕首一揚。呼巴音哪里肯伸？求道：“小僧真的不知道。”韋小寶道：“你臭師兄在西藏，哪有這麼快便派了你們出來？”呼巴音道：“大師兄和我們幾個，本來都是北京，一路從北京追出來的。”韋小寶點點頭，已明其理：“那自然是老婊子通了消息。”問道：“你們這一伙臭喇嘛，武功比你高的，跟你差不多的，還有幾個？”

　　呼巴音道：“我們同門師兄弟，一共是一十三人，給師太打死了五個，還有八個。”韋小寶暗暗心驚，喝道：“什麼八個？你還算是人麼？你早晚是一條人棍。”呼巴音道：“小爺答應過，不讓小僧變人棍的。”韋小寶道：“余下那七條人棍，現今到了哪里？”呼巴音道：“我們大師兄本領高強得很，不會變人棍的。”韋小寶在他腰眼里重重踢了一腳，罵道：“你這臭賊，死到臨頭，還在胡吹大氣。你那臭師兄本事再大，我也削成一條人棍給你瞧瞧。”呼巴音道：“是，是。”可是臉上神色，顯是頗以為然。

　　韋小寶反來復去的又盤問良久，再也問不出什麼，于是鑽進大車，放下了車帷，低聲將呼巴音的話說了，又道：“師太，還有七個喇嘛，如果一齊趕到，那可不容易對付。若在平日，師太自也不放在心上，此刻你身子不大舒服……”白衣尼搖頭道：“就算我安然無恙，以一敵六，也是難以取胜，何況再加上一個武功遠遠高出儕輩的大師兄。聽說那桑結是西藏密宗的第一高手，大手印神功已練到登峰造極的境界。”韋小寶道：“我倒有個計較，只是……只是太墮了師太的威風。”白衣尼歎道：“出農會有什麼威風可言？你有什麼計策？”韋小寶道：“我們去偏僻的所在，找家農家躲了起來。請師太換上鄉下女子的裝束，睡在床上養傷。阿珂和我換上鄉下姑娘和小子的衣衫，算是師太……師太的兒子女兒。”白衣尼搖了搖頭。阿珂道：“你這人壞，想出來的計策也就壞。師父是當世高人，這麼躲了起來，豈不是怕了人家？”白衣尼道：“計策可以行得。你兩個算是我的侄兒侄女。”韋小寶喜道：“是，是。”心道：“最好算是你的侄兒跟侄兒媳婦。”阿珂白了他一眼，聽得師父接納他的計策，頗不樂意。韋小寶道；“留下這喇嘛的活口，只怕他泄露了風聲，咱們將他活埋了就是，不露絲毫痕跡。”白衣尼道：“先前與人動手，是不得已，難以容情。這喇嘛已無抗拒之力，再要殺他，未免太過狠毒。只是……只是放了他卻也不行，咱們暫且帶著，再作打算。”韋小寶應了，叫過車夫，將呼巴音抬入車中，命車夫趕了大車又走。一路上卻不見有什麼農家，生怕桑結趕上，只待一見小路便轉道而行，只是沿途所見的岔道都太過窄小，行不得大車。

　　正行之間，忽聽得身後馬蹄聲響，有數十騎馬急馳追來。韋小寶暗暗叫苦：“糟了，糟了！臭喇嘛竟有數十名之多。”催大車快奔。兩名車夫口催鞭打，急趕騾子。但追騎越奔越近，不多時已到大車之後。韋小寶從車廂板壁縫中一張，當即放心，透了口氣，原來這數十騎都是身穿青衣的漢子，并非喇嘛。頃刻之間，數十乘馬都從車旁掠過，搶到車前。阿珂突然叫道：“鄭……鄭公子！”

　　馬上一名乘客立時勒住了馬，向旁一讓，待大車趕上時與車子并肩而馳，叫道：“是陳姑娘？”阿珂道：“是啊，是我。”聲音中充滿喜悅之意。馬上乘客大聲道：“想不到又再相見，你跟王姑娘在一起嗎？”阿珂道：“不是，師姊不在這里。”那乘客道：“你也去河間府？咱們正好一路同行。”阿珂道：“不，我們不去河間府。”那乘客道：“河間府很熱鬧的，你也去罷。”他二人說話之時，車馬仍繼續前馳。韋小寶見阿珂雙頰暈紅，眼中滿是光彩，又是高興，便如遇上了世上最親近之人一般，霎時之間，他胸口便如給大錘子重重捶了一下，心想：“難道是她的意中人到了？”低聲道：“咱們避難要緊，別跟不相干的人說話。”阿珂全沒聽見他說話，問道：“河間府有什麼熱鬧事？”

　　那人道：“你不知道麼？”車帷一掀，一張臉探了進來。

　　那人面目俊美，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滿臉歡容，說道：“河間府要開‘殺龜大會’，天下英雄好漢都去參與，好玩得很呢。”阿珂問道：“什麼‘殺龜大會’。殺大烏龜麼？那有什麼好玩？”那人笑道：“是殺大烏龜，不過不是真的烏龜，是個大壞人。他名字中有個‘龜’字的。”阿珂笑道：“哪有人名字中有個‘龜’字的？你騙人。”那人笑道：“不是烏龜的龜，聲音相同罷了，是桂花的桂，你倒猜猜看，是什麼人？”韋小寶嚇了一跳，心道：“名字中有個桂花的‘桂’，那不是要殺我小桂子麼？”

　　卻聽阿珂拍手笑道：“我知道啦，是大漢奸吳三桂。”那人笑道：“正是，你真聰明，一猜就著。”阿珂道：“你們把吳三桂捉到了麼？”那人道：“這可沒有，大伙兒商量怎麼去殺了這大漢奸。”韋小寶舒了口氣，心道：“這就是了。想我小桂子是個小小孩童，他們不會要殺我的，就算要殺，也用不著開什麼‘殺龜大會’。他媽的，老子假冒姓名，也算倒霉，冒得名字中有個‘桂’字。”只見那人笑吟吟的瞧著阿珂，蹄聲車聲一直不斷。這人騎在馬上，彎過身來瞧著車廂里，騎術極精。阿珂轉頭向白衣尼低聲道：“師父，咱們要不要去？”

　　白衣尼武功雖高，卻殊乏應變之才，武林豪傑共商誅殺吳三桂之策，自己亟愿與聞，但桑結等眾喇嘛不久就會追趕前來，情勢甚急，沉吟片刻，問韋小寶道：“你說呢？”韋小寶見到阿珂對待那青年神態語氣，心中說不出的厭憎，決不愿讓阿珂跟他在一起，忙道：“惡喇嘛一來，咱們對付了不，還是盡忙躲避的為是。”那青年道：“什麼惡喇嘛？”阿珂道：“鄭公子，這位是我師父。我們途中遇到一群惡喇嘛，要害我師父。她老人家身受重傷，後面還有七名喇嘛追來。”那青年道：“是！”轉頭出去，幾聲呼嘯，馬隊都停了下來，兩輛大車也即停住。

　　那青年躍下馬背，鄭起車帷，躬身說道：“晚輩鄭克爽拜見間輩。”白衣尼點了點頭。鄭克爽道：“諒七八名喇嘛，也不用挂心，晚輩找勞，打發了便是。”阿珂又驚又喜，又有些擔心，說道：“那些惡喇嘛很厲害的。”鄭克爽道：“我帶的那些伴當，武藝都很了得，諒可料理得了。咱們就算多胜少，一個對一個，也不怕他七八個喇嘛。”阿珂轉頭向師父，眼光中露出詢問之意，其實祈求之意更多于詢問。

　　韋小寶道：“不行，師太這等高深的武功，還受了傷，你二十幾個人，又有什麼用？”阿珂怒道：“又不是問你，要你多羅唆什麼？”韋小寶道：“我是關心師太的平安。”阿珂怒道：“你自己怕死，卻說關心師父。你這小惡人，就只會做壞事，還安著好心了？”韋小寶道：“這姓鄭的本事很大麼？比師太還強麼？”阿珂道：“他帶著二十幾人，個個武藝高強。難道二十幾個人還怕了七個喇嘛？”韋小寶道：“你怎知道二十幾人個個武藝高強？我看個個武藝低微。”阿珂道：“我自然知道，我見過他們出手，每個都抵得你一百個。”白衣尼沉吟不語，韋小寶要她扮作農婦，躲避喇嘛，事非得已，卻實大違所愿，若只兩個小孩知道，那也罷了，要她當著二三十個江湖豪客之前去喬裝避禍，那是宁死不為，緩緩的道：“這些喇嘛是沖著我一人而來，鄭公子，多謝你的好意，你們請上路罷。”鄭克爽道：“師太說哪里話來？路見不平，尚且拔刀相助，何況……何況師太是陳姑娘的師父，晚輩稍效微勞，那是義不容辭。”阿珂臉上一紅，低下頭去，卻顯得十分得意。白衣尼點了點頭，道：“好，那麼咱們一起去河間府瞧瞧，不過你不必對旁人說起我。我生必疏懶，不愿跟旁人相見。”鄭克爽喜道：“是，是！自當謹遵前輩吩咐。”白衣尼道：“鄭公子屬何門派？尊師是哪一位？”問他門派師承，那是在查考他的武功了。鄭克爽道：“晚輩承三位師父傳過武藝。啟蒙的業師姓施，是武夷派高手。第二位師父姓劉，是福建莆田少林寺的俗家高手。”白衣尼道：“嗯，這位劉師傅尊姓大名？”鄭克爽道：“他叫劉國軒。”白衣尼聽得他直呼師父的名字，并無恭敬之意，微覺奇怪，隨即想起一人，道：“那不地跟台灣的劉大將軍同名麼？”鄭克爽道：“那就是台灣延平王麾下中提督劉國軒在將軍。”白衣尼道：“鄭公主子是延平郡王一家人？”鄭克爽道：“晚輩是延平郡王次子。”白衣尼點了點頭，道：“原來是忠良後代。”

　　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奪得台灣。桂王封鄭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永歷十六年（即康熙元年）五月，鄭成功逝世，其時世子鄭經鎮守金門、廈門，鄭成功之弟鄭襲在台灣接位。鄭經率領大將周全斌，陳近南等回師台灣，攻破擁戴鄭襲的部隊，而接延平郡王之位。鄭經長子克臧，次子克爽，自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算起，鄭克爽已是鄭家的第四代了。其時延平郡王以一軍力抗滿清不屈，孤懸海外而奉大明正朔，天下仁人義士無不敬仰。鄭克爽說出自己身份，只道這尼姑定當肅然起敬，哪知白衣尼只點點頭，說了一句“原來是忠良後代”，更無其他表示。他不知白衣尼是祟禎皇帝的公主。他師父劉國軒是你們父親部屬，他對之便不如何恭敬，在白衣尼眼中，鄭經也不是一個忠良的臣子而已。韋小寶肚里已在罵個不休：“他媽的，好希罕麼？延平郡王有什麼了不起？”其實他知道橇瞬？”起的，他師父陳近南就是延平郡王的部下，心下越來越覺不妙。眼看鄭克爽的神情對阿珂大為有意，他是坐擁雄兵，据地開府的郡王的堂堂公子，比之流落江湖的沐王府，又不可同日而語，何況這人相貌比自己俊雄十倍，談吐高出百倍，年紀又比自己大得多。武功如何雖不知道，看來就算高不上十倍”七八倍總是有的。阿珂對他十分傾心，就是瞎子也瞧得出來。倘若師父知道自己跟鄭公子爭奪阿珂，不用鄭公子下令，只怕先一掌將自己打死了。師太又在贊他是忠良後代，自己是什麼後代了？只不過是婊子的後代而已。白衣尼眼望鄭克爽，緩緩的道：“那麼你第一個師父，就是投降滿清韃子的施琅麼？”

　　鄭克爽道：“是。這人無恥忘義，晚輩早已不認他是師父，他日疆場相見，必當親手殺了他。”言下甚是慷慨激昂。韋小寶尋思：“原來你的師父投降了朝廷。這個施琅，下次見了面倒要留心。”鄭克爽又道：“晚輩近十年來，一直跟馮師父學藝他是昆侖派的第一高手，外號叫作‘一劍無血’，師太想必知道這外號的來歷。”白衣尼道：“嗯，那是馮錫范馮師傅，只是不知他這外號的來歷。”鄭克爽道：“馮師父劍法固然極高，氣功尤其出神入化。他用利劍的劍尖點人死穴，被殺的人皮膚不傷，決不出血。”白衣尼“哦”的一聲，道：“氣功練到這般由利返鈍的境界，當世也沒幾人。馮師傅他有多大年紀了？”鄭克爽十分得意，道：“今年冬天，晚輩就要給師父辦五十壽筵。”白衣尼點了點頭，道：“還不過五十歲，內力已如此精純，很難得了。”頓了一頓，又道：“你帶的那些隨從，武功都還過得去罷？”鄭克爽道：“師太放心，那都是晚輩王府中精選的高手衛士。”韋小寶忽道：“師太，天下的高手怎地這麼多啊？這位鄭公子的第一個師父是武夷派高手，第二個師父是福建派高手，第三個師父是昆侖派高手，所帶的隨從又個個是高手，想來他自己也必是高手了。”鄭克爽聽他出言尖刻，登時大怒，只是不知這孩單童的來歷，但見他和白衣尼、阿珂同坐一車，想必跟她們極有淵源，當下強自忍耐。阿珂道：“常言道，名師必出高徒，鄭公子由三位名師調教出來，武功自然了得。”韋小寶道：“姑娘說得甚是。我沒見識過鄭公子的武功，因此隨口問問。姑娘和鄭公子相比，不知哪一位的武功強些？”阿珂向鄭克爽瞧了一眼，道：“自然是他比我強得多。”鄭克爽一笑，說道：“姑娘太謙了。”韋小寶點頭道：“原來如此。你說名師必出高徒，原來你的武功不高，只因為你師父是低手，是暗師，遠遠不及鄭公子的三位高手名師。”說到言辭便給，阿珂如何是他的對手，只一句便給他捉住了把柄。阿珂一張小臉脹得通紅，忙道：“我……我幾時說過師父是低手，是暗師了？你自己在這里胡說八道。”白衣尼微微一笑，道：“阿珂，你跟小寶斗嘴，是斗不過的。咱們走罷。”

　　大車放下帷幕。一行車馬折向西行。鄭克爽騎馬隨在大車之側。

　　白衣尼低聲問阿珂道：“這個鄭公子，你怎麼相況的？”阿珂臉一紅，道：“我和師姊在河南開封府見到他的。那時候我們……我們穿了男裝，他以為我們是男人，在酒樓上過來請我們喝酒。”白衣尼道：“你們膽子可不小哇，兩個大姑娘家，到酒樓上去喝酒。”阿珂低下頭來，道：“也不是真的喝酒，裝模作樣，好玩兒的。”韋小寶道：“阿珂姑娘，你相貌這樣美，就算穿了男裝，人人一看都知道你是個美貌姑娘。這鄭公子哪，我瞧是不懷好意。”阿珂怒道：“你才不懷好意！我們扮了男人，他一點都認不出來。後來師姊跟他說了，他還連聲道歉呢。人家是彬彬有禮的君子，哪像你……”一行人中午時分到了丰爾莊，那是冀西的一個大鎮。眾人到一家飯店中打尖。

　　韋小寶下得車來，但見那鄭克爽長身玉立，氣宇軒昂，至少要高出自己一個半頭，不由得更興自慚形穢之感，又見他衣飾華貴，腰間所懸向下佩劍的劍鞘上鑲了珠玉寶石，燦然生光。他手下二十余名隨從，有的身材魁梧，有的精悍挺拔，身負刀劍，看來個個神氣十足。來到飯店，阿珂扶著白衣尼在桌邊坐下，她和鄭克爽便打橫相陪。韋小寶正要在白衣尼對面坐下，阿珂白了他一眼，道：“那邊座位很多，你別坐在這里行不行？我見到了你吃不下飯。”韋小寶大怒，一張臉登時脹得通紅，心道：“這位鄭公子陪你，你就多吃幾碗，他媽的，脹死了你這小娘皮。”白衣尼道：“阿珂，你怎地對小寶如此無禮？”阿珂道：“他是個無惡不作的壞人。師父吩咐不許殺他，否則……”說著向韋小寶狠狠橫了一眼。韋小寶心中氣苦，自行走到廳角的一張桌旁坐下，心想：“你是一心一意，要嫁這他媽的臭賊鄭公子做老婆了，我韋小寶豈肯輕易罷休？你想殺我，可沒那麼容易。待老子用個計策，先殺了你心目中的老公，教你還沒嫁成，先做個寡婦，終究還是嫁老子不可。老子不算你是寡婦改嫁，便宜了你這小娘皮。”飯店中伙計送上飯菜，鄭家眾伴當即狼吞虎咽的吃了起來。韋小寶拿了七八個饅頭，去給縛在大車中的呼巴音吃了，只覺這呼巴音比之鄭家那些人倒還更親些，。他回入座位，隔著幾張桌子瞧去，只見阿珂容光煥發，和鄭克爽言笑晏晏，神情甚是親密，韋小寶氣得幾乎難以下咽，尋思，“要害死這鄭公子，倒不容易，可不能讓人瞧出半點痕跡，否則阿珂如知是我害的，定要謀殺親夫，為奸夫報仇。”

　　忽聽得一聲馬蹄聲響，幾個人乘馬沖進鎮來，下馬入店，卻是七個喇嘛。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但有些幸災樂禍，心想：“這鄭公子剛才胡吹大氣，什麼跟三個高手師父學了武功。且讓你們打場大架，老子袖手旁觀，倒是妙極！”

　　那七名喇訂一見白衣尼，登時臉色大變，咕嚕咕嚕說起話來。其中一名身材高瘦的喇嘛吩咐了幾句，七人在門口一桌邊坐下，叫了飯菜。各人目不轉睛的瞧著白衣尼，神色甚是憤怒。白衣尼只作不見，自管自的緩緩吃飯，過了一會，一名喇嘛站起身來，走到白衣尼桌前，大聲道：“兀那尼姑，我們的向個同伴，都是你害死的麼？”鄭克爽站起身來，朗聲道：“你們干什麼的？在這里大呼小叫，如此無禮？”那喇嘛怒道：“你是什麼東西？我們自跟這尼姑說話，關你什麼事？滾開！”只聽得呼呼幾聲，鄭克爽手下四名伴當躍了過來，齊向喇嘛抓去。那喇嘛右手一格，擋開了兩人，飛出一腿，將一名伴當踢得向飯店外摔了出去，跟著迎面一拳，正中另一名伴當的鼻梁，將他打得暈倒在地。其餘眾伴當在叫：“并肩上啊！”油出兵刃向那喇嘛去。那邊五名喇嘛也各抽戒刀，殺將過來，只那高瘦喇嘛坐著不動。頃刻之間，飯堂中乒乒乓乓，打得十分熱鬧。店伴和吃飯的閒人見有人打架，紛向店外逃出。鄭克爽和阿珂都拔出長劍，守在白衣尼身前，店堂中碗盞紛飛，桌椅亂擲，每一名喇嘛都抵擋四五名鄭府伴當。忽聽得呼一聲響，一柄單刀向上飛去，砍在屋梁之上，韋小寶抬頭看去，白光閃動，又有兩把刀飛了上來，砍在梁上。跟著又有三四柄長劍飛上，幾名鄭府伴當連連驚呼，空手躍開，呼呼聲接連不斷，一柄柄兵刃向上飛去，都是釘在橫梁或是椽之上，再不落下，。有些鋼鞭，鐵鑭等沉重的兵器，卻是穿破了屋頂，掉上瓦面。不到半炷香時分，鄭府二十余名伴當手中都沒了兵刃。韋小寶又驚又喜，喜歡卻比驚訝更多了幾分。

　　幾名喇嘛紛紛喝道：“快跪下投降，遲得一步，把你們腦袋瓜兒一個個都砍了下來。”鄭府眾伴當兵刃雖失，并無怯意，或空手使拳，或提起長凳，又向六喇嘛扑來。六名喇嘛一聲吆喝，揮刀擲出，扑的一聲響，六柄戒刀都插在那高瘦喇嘛所坐的桌上，整整齊齊的圍成了一個圓圈，跟著門人躍出人群，但聽得哎唷、啊喲，呼聲此起彼落，混雜著喀喇，喀嘛之聲不絕，片刻之間，二十余名伴當個個都被折斷了大腿骨，在店堂中摔滿了一地。韋小寶這時心中驚駭已遠遠胜過歡喜之情，只是叫苦，心道：“他們就要去為難師太和我的小美兒了，那可如何是好？”

　　六名喇嘛雙手合十，嘰哩咕嚕的似乎念了一會經，坐回桌旁，拔下桌上的戒刀，挂在身旁。那高高瘦瘦喇嘛叫道：“拿酒來，拿飯菜來！”喝了幾下，店伴遠遠瞧著，哪敢過來？一名喇嘛罵道：“他媽的，不拿酒飯來，咱們放火燒了這家黑店。”掌柜的一聽要燒店，忙道：“是，是！這就拿酒飯來，快快，快拿酒飯給眾位佛爺。”韋小寶眼望白衣尼，瞧她有何對策，但見她右手拿著茶杯緩緩啜茶，衣袖紋絲不動，臉上神色漠然。阿珂卻臉色慘白，眼不中滿是懼意。鄭克爽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手按劍柄，手臂不住顫動，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積壓是否該當上前廝殺。

　　那高瘦喇嘛一聲冷笑，起身走到鄭克爽面前。鄭克爽向旁躍開，劍尖指著那喇嘛，喝道：“你……你……你待怎地？”聲音又是嘶啞，又是發顫。那喇嘛道：“我們只找尼姑有事，跟旁人不相干。你是她的弟子？”鄭克爽道：“不是。”那喇嘛道：“好！識相的，快快滾罷。”鄭克爽道：“尊駕……尊駕是誰，請留下萬兒來，日後……日後也好……”那喇嘛仰頭長笑，韋小寶耳中嗡嗡作響，登時頭暈腦脹。阿珂站立不定，坐倒在凳，伏在桌上。那喇嘛笑道：“我法名桑結，是西藏達賴喇嘛活佛座下的大護法。你日後怎麼樣？想來找我報仇是不是？”鄭克爽硬起頭皮，顫聲道：“正……正是！”桑結哈哈一笑，左手衣袖往他臉上拂去。鄭克爽舉劍擋架。桑結右手中指彈出，錚的一聲響，長劍飛起，插到屋頂梁上，跟著左手一探，已抓住了他後頸，將他提了起來，重重往板凳一放，笑道：“坐下罷！”

　　鄭克爽給他抓住後頸“大椎穴”，那是手足三陽督脈之余，登時全身動彈不得。桑結嘿嘿冷笑，回去自己桌旁坐下。

　　韋小寶心想：“他們在等甚麼？怎地不向師太動手？難道還有幫手來麼？”四下一望，飯堂四邊都是磚牆，已不能故伎重施，用匕首隔著板壁刺敵，忽地想起大車中那個呼巴音，暗道：“糟糕，他們將呼巴音一救出，立時便知我跟師太是一伙，說不定還會知道那四個喇嘛是我殺的。那時候韋小寶不去陰世跟四個大喇嘛聚聚，只怕也難得了。最怕他們先將我削成一根人棍，這可是我的法子。”想到即以其人之匕首，還削其人為人棍，不禁全身寒毛直豎，轉頭向桑結瞧去，只見他神情肅然，臉上竟微有惴不安之意，登時明白：“是了，他不知師太已負重傷，忌憚師太武功了得，正自拿主意，不積壓如何出手才好。”這時店伙送上酒菜，一壺酒在每個喇嘛面前斟得半碗，便即空了。一個喇嘛拍桌罵道：“這一點兒酒，給佛爺獨個兒喝也還不夠。”店伴早就全身發抖，更加怕得厲害，轉身又去取酒。

　　韋小寶靈機一動，跟進廚房。他是個小小孩童，誰也沒加留意。只見那店伙拿了酒提，從壇中提了酒倒入壺中，雙手發顫，只濺得地下，桌上，壇邊，壺旁到處都是酒水。韋小寶取出一錠小銀，交給了他，說道：“不用怕。這是我的飯錢，多下的賞錢。我來幫你倒酒。”說著接過了酒提。那店伙大喜過望，想不到世上竟有這樣的好人。韋小寶道：“這些喇嘛凶得很，你去瞧瞧，他們在干什麼？”店伙應了，到廚房門口向店堂張望。韋小寶從懷中取出蒙汗藥，打開紙包，盡數抖入酒壺，又倒了幾提酒，用力晃動。那店伙轉身道：“他們在喝酒，沒……沒干什麼！”韋小寶將酒壺交給他，說道：“快拿去，他們發起脾氣來，別真的把店燒了。”那店伙謝不絕口，雙手捧了酒壺出去，口中兀自喃喃的說：“多謝，多謝，唉，真是好人，菩薩保佑。”眾喇嘛搶過酒壺，各人斟了半碗，喝道：“不夠，再去打酒。”

　　韋小寶見七名喇嘛毫不起疑心，將碗中藥酒喝得精光，心中大喜，暗道：“臭喇嘛枉自武功高強，連這一點粗淺之極的江湖之道兒，也不提防，當真可笑。”殊不知桑結等一干人眼見五個同門死于非命，其中一人更是被掌力震得全身前後肋骨齊斷，敵人武功之高，世所罕見，桑結自忖若和此人動手，只怕還是輸面居多。在飯店中見白衣尼怡終神色自若，的是大高手的風范，七人全神貫注，盡在注視她的動靜，又怎會提防一位武功已臻峰造極之境的大高手，竟會去使用蒙汗藥這等下三濫的勾當？他們口中喝酒，其實全然飲而不知其味，想到五名兄弟慘死的情狀，心中一直在栗栗自懼。倘若飯店中并無白衣尼安坐座頭，那麼這一壺下了大量蒙汗藥的藥酒飲入口中，未必就察覺不出。

　　一名胖胖的喇嘛是個好色之徒，見到阿珂容色艷麗，早就想上前摸手摸腳，只是忌憚白衣尼了得，不敢無禮，待得半碗酒一下肚，已自按捺不住，過得片刻，藥性發作，腦中昏昏沉沉，登時什麼都在乎了，站起身來，笑嘻嘻的道：“小姑娘，有了婆家沒有？”伸出大手，在阿珂臉蛋上摸了一把。阿珂嚇得全身發抖，道：“你……你……”揮刀砍去。那喇嘛伸手抓住她手腕，一扭之下，阿珂手中鋼刀落地。那喇嘛哈哈大笑，將她抱在懷中。阿珂高聲尖叫，拚命掙扎，但那喇嘛一雙粗的手臂猶如一個大鐵圈相似，緊緊箍住，卻哪里掙扎得脫？白衣尼本來鎮靜自若，這一來卻也臉上變色，心想：“這些惡喇嘛倘若出手殺了我，倒不打緊，如此當眾無禮，我便立時死了，也不閉眼。”鄭克爽雙手撐桌，站起身來，叫道：“你……你……”那胖大喇嘛左手一拳直挺，砰的一聲，將他打得在地上連翻了兩個滾。

　　韋小寶見心上人受辱，十分焦急：“怎地蒙汗藥還不發作，難道臭喇嘛另有古怪功夫，不怕迷藥？”眼見那喇嘛伸嘴去阿珂臉上亂吻亂嗅，再也顧不得凶險，袖中暗藏匕首，笑嘻嘻的走過去，笑道：“大和尚，你在干什麼？”右手碰到他左邊背心，手腕一翻，匕首從衣袖中戳了出來，插入那喇嘛心髒，笑道：“大和尚，你在玩什麼把戲？”急速向左一閃，防他反擊。匕首鋒銳無匹，入肉無聲，刺入時又時對准了心髒，這喇嘛心跳立停，就此僵立不動，但雙手仍抱住阿珂不放。阿珂不知他已死，嚇得只是尖聲大叫。韋小寶走上前去，板開那喇嘛手臂，在他胸口一撞，低聲道：“阿珂，快跟我走。”一手拉著她手，一手扶了白衣尼，向店堂外走出。那胖大喇嘛一离阿珂的身子，慢慢軟倒。余下幾名喇嘛大驚，紛紛搶上。韋小寶叫道：“站住！我師父神功奇妙，這喇嘛無禮，已把他治死了。誰要踏上一步，一個個叫他立刻便死。”眾喇嘛一呆之際，砰砰兩聲，兩人摔倒在地，過得一會，又有兩人摔倒。桑結內力深湛，蒙汗藥一時迷他不倒，卻也覺頭腦暈眩，身子搖搖晃晃，哪想得到是中了蒙汗藥？阿珂叫道：“鄭公子，快跟我們走。”鄭克爽道：“是。”爬起身來，搶先出外。韋小寶扶了白衣尼出店。桑結追得兩步，身子一晃，摔在一張桌上，喀喇一聲響，登時將桌子壓垮。韋小寶見車夫已不知逃到何處，不及等待，扶著白衣尼上車，見車中那呼巴音赫然在內，生怕桑結等喇嘛追出，見阿珂和鄭克爽都上了車，跳上車夫座位，揚鞭趕車。

　　一口氣奔出十余里，騾子腳程已疲，這才放慢了行走，便在此時，只聽得馬蹄聲隱隱響起，數乘馬追將上來。鄭克爽道：“唉，可惜沒馬，否則我們的駿馬奔跑迅速，惡喇嘛定然追趕不上。”韋小寶道：“師太怎麼能騎馬？我又沒請你上車。”說著口中吆喝，揮鞭趕騾。鄭克爽自知失言，他是王府公子，向來給人奉承慣了的，給搶白了兩句，登時滿臉怒色。

　　但聽得馬蹄聲越來越近，韋小寶道：“師太，我們下車躲一躲。”一眼望出去，并無房屋，只右首田中有幾個大麥草堆，說道：“好，我們去躲在麥草堆里。”說著勒定騾子。鄭克爽怒道：“藏身草堆之中，倘若給人知道，豈不墮了我延平王府的威風。”韋小寶道：“對！我們三個去躲在草堆里，請公子繼續趕車急奔，好將追兵引開。”當下扶著白衣尼下車。阿珂一時拿不定主意。白衣尼道：“阿珂，你來！”阿珂向鄭克爽招了招手，道：“你也躲起來罷。”鄭克爽見三人鑽入了麥草堆，略一遲疑，跟著鑽進草堆。

　　韋小寶忽然想起一事，忙從草堆中鑽出，走進大車，拔出匕首，將呼巴音一刀戳死，心念一動，將他右手齊腕割下，又在騾子臀上刺了一刀。騾子吃痛，拉著大車狂奔而去，。只聽得追騎漸近，忙又鑽入草堆。他將匕首插入靴筒，右手拿了那只死人手掌，想去嚇阿珂一嚇，左手摸出去，碰到的是一條辮子，知是鄭克爽，又伸手過去摸索，這次摸到一條纖細柔軟的腰肢，那自是阿珂國，心中大喜，用力捏了幾把，叫道：“鄭公子，你干什麼摸我屁股？”鄭克爽道：“我沒有。”韋小寶道：“哼，你以為我是阿珂姑娘，是不是？動手動腳，好生無禮。”鄭克爽罵道：“胡說。”韋小寶左手在阿珂胸口用力一捏，立即縮手，大叫：“喂，鄭公子，你還在多手！”跟著將呼巴音的手掌放在阿珂臉眄，來回撫摸，跟著向下去摸他胸脯。先前他摸阿珂的腰肢和胸口，口中大呼小叫，阿珂還道真是鄭克爽在草堆中乘機無禮，不禁又羞又急，接著又是一只冷冰冰的在手摸到自己臉上，心想韋小寶的手掌決沒這麼大，自然是鄭克爽無疑，待要叫嚷，又覺給師父和韋小寶聽到了不雅，忙轉頭相避，那只大手又摸到自己胸口，心想：“這鄭公子如此無賴。”不由得暗暗惱怒，身子向右一讓。韋小寶反過左手，拍的一聲，重重打了鄭克爽一個耳光，叫道：“阿珂姑娘，打得好，這鄭公子是個好色之徒，啊喲，鄭公子，你又來摸我，摸錯人了。”鄭克爽只道這一記耳光是阿珂打的，怒道：“是你去摸人，卻害我……害我……”阿珂心想：“這明明是只大手，決不會是小惡人。”韋小寶持著呼巴音的手掌，又去摸阿珂的後頸。

　　便在此時，馬蹄聲奔到近處。原來桑結見白衣尼等出店，待欲追趕，卻是全身無力。他內功深湛，飲了蒙汗藥酒，竟不昏倒，提了兩口氣，內息暢通無阻，只是頭暈眼花，登時明白，叫道：“取冷水來，快取冷水來！”店伙取了一碗冷水過來，桑結叫道：“倒在我頭上。”那店伙如何敢倒，遲疑不動。桑結還道這迷藥是這家飯店所下，雙手抬不起來，深深吸了口氣，將腦袋往那碗冷水撞去，一碗水都潑在他頭上，頭腦略覺清醒，叫道：“冷水，越多越好，快，快。”店伙又去倒了兩碗水，桑結倒在自己頭上，命店伙提了一大桶水來，救醒了眾喇嘛，那胖大喇嘛卻說什麼也不醒。待見他背心有血，檢視傷口，才知已死。六名喇嘛來不及放火燒店，騎上馬匹，大呼追來。

　　阿珂覺到那大手又摸到頸中，再也忍耐不住，叫道：“不要！”韋小寶反手一掌。鄭克爽身在草堆之中，眼不見物，難以閃避，又吃了一記耳光，叫道：“不是我！”這兩聲一叫，蹤跡立被發覺，桑結叫道：“在這里了！”一名喇嘛躍下馬來，奔到草堆旁見到鄭克爽的一只腳露在外面，抓住他雖踝，將他拉出草堆，怕他反擊，隨手一甩，將他摔出數丈之外。

　　那喇嘛又伸手入草堆掏摸。韋小寶蜷縮成一團，這時草堆已被那喇嘛掀開，但見一只大手伸進來亂抓，情急之下，將呼巴音的手掌塞入他手里。那喇嘛摸到一只手掌，當即使力向外一拉，只待將這人拉出草堆，跟著也是隨手一甩，哪料到這一拉竟拉了一個空。他使勁極大，只拉到一只斷手，登時一交坐倒。待看得清楚是一只死人手掌進，只覺胸口氣血翻涌，說不出的難受。他所使的這一股力道，本擬從草堆中拉出一個人來，用力甩了出去。鄭克爽有一百三十斤，那喇嘛預擬第二個人重量相若，這一拉之力少說也有二百余斤。何況這一次拉到的不足足踝，而是手掌，生怕使力不夠，反被對方拉入草堆，是以使勁力更是剛猛。哪知這一股大力竟用來拉一只只有幾兩重的手掌，自是盡數回到了自身，直和受了二百余斤的掌力重重一擊無异。

　　韋小寶見他坐倒，大喜之下，將一大捆麥草拋到他臉上，那喇嘛伸手掠開，突然間胸口一痛，身子扭曲幾下，便即不動了，卻是韋小寶乘著他目光為麥草所遮，急躍上前，挺匕首刺入他心口。他剛拔出匕首，只聽得身周有幾人以西藏話大聲呼喝，不禁暗暗叫苦，料想無路無逃，只得將匕首藏入衣袖，慢慢站起身來，一抬頭，便見桑結和余下四名喇嘛站在麥田之中，离開草堆卻有三丈之遙。那喇嘛尸首上堆滿了麥杆，如何死法，桑結等并不知道，料想又是又衣尼施展神功，將他擊死，當下都离得遠遠地，不敢過來。桑結叫道：“小尼姑，你連殺我八名師弟，我跟你仇深似海。躲在草堆之中不敢出來，算是什麼英雄？”

　　韋小寶心道：“怎麼已殺了他八名師弟？”一算果然是八個，其中只有一名是白衣尼殺的，眼見桑結說出了這句話後，又後後退了兩步，顯是頗有懼意，忍不住大聲道：“我師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更沒第二個比得上，不過她老人家慈悲為懷，有好生之德，不想再殺人了。你們五個喇嘛，她老人家說饒了性命，快快給我去罷。”

　　桑結道：“哪有這麼容易？小尼姑，你把那部《四十二章經》乖乖的交出來，佛爺放你們走路。否則便逃到天涯海角，佛爺也決不罷休。”韋小寶道：“你們要《四十二章經》？這經書到處寺廟里都有，有什麼稀罕？”桑結道：“我們便是要小尼姑身上的那一部。”

　　韋小寶一指鄭克爽，道：“這一部經收，我師父早就送了給他，你們問他要便是。”這時鄭克爽剛從地下爬起，還沒站穩，一名喇嘛扑過抓住他雙臂，另一名喇嘛便扯他衣衫，嗤嗤聲響，外衫骨衣立時撕破，衣袋中的金銀珠寶掉了一地，卻哪里有什麼經書？韋小寶叫道：“鄭公子，你這部經書藏到哪里去啦？跟他們說了罷，那又不是什麼貴重東西。”

　　鄭克爽怒極，大聲道：“我沒有！”一名喇嘛拍的一掌，打得他險些暈去，喝道：“你說不說？”跟著又是一掌。韋小寶見他兩邊臉登時腫起，心中說不出痛快，叫道：“鄭公子，這帶這幾位佛爺去拿經書罷。我見你在那邊客店中地下挖洞，是不是埋藏經書？”

　　桑結喜道：“是了，小孩子說的，必是真話，押他回店去取。”那喇嘛應道：“是！”又打了鄭克爽一個耳光。

　　阿珂再也忍不住，從草堆中鑽了出來，叫道：“這小孩子專門說謊，你們別信他的。這位公子從沒見過什麼經書。”

　　韋小寶回頭低聲道：“我是要救師太和你，讓鄭公子引開他們。”阿珂道：“我不要你救。你冤枉鄭公子，要害得他送了性命。”韋小寶道：“師太和你的性命，比鄭公子要緊萬倍。”

　　桑結向抓住鄭克爽的喇嘛叫道：“別打死了他。”轉頭道：“小尼姑，你出來，還有兩個娃娃，跟我們一起去取經書。”

　　阿珂怒道：“你自己怕死，卻說救師父。你有種，就去跟這些喇嘛打上一架。”韋小寶心頭熱血上涌，心想：“你這樣瞧不起我，我就給這些惡喇嘛打死了，又算得了什麼？”說道：“打就打。我死了也沒什麼，只是救不了你和師太。倘若我贏了呢？”阿珂道：“哼，你轉世投胎，也贏不了。你打得贏一個喇嘛，我永遠服了你。”韋小寶道：“什麼打得贏一個？我不是已殺了一個喇嘛？”阿珂道：“你使鬼計殺的，那不算。”韋小寶道：“我打贏一個喇嘛，你就嫁給我做老婆。”阿珂怒道：“胡說！你是小和尚，又是小太監，怎麼……怎麼……”韋小寶道：“小和尚可以還俗，小太監可以不做太監，總而言之，我非娶你做老婆不可。”阿珂急道：“師勻，你聽，在這當口，他還在不干不淨的瞎說。”

　　白衣尼歎了口氣，心想當真形勢危急，只好自絕脈而死，免得受喇嘛的凌辱，低聲道：“小寶，你伸手到草堆中來。”韋小寶道：“是。”左手反手伸入草堆，只覺手掌中多了一個小紙包，聽得白衣尼低聲道：“這是經書所藏的地圖，你不必管我，自行逃命。將來如能得到另外七部經書，我大漢山河說不定便有光復之望。那可比一人的生命要緊得多了。”

　　韋小寶見她如此看重，這件要物不交給徒兒，反而交給自己，登時精神一振，突然間心中有了主意，當下不及細想，便大聲道：“我師父是當世高人，不愿跟你們動手。你們派一人出來，先跟我比划比划，倘若打得贏我，我師姊才會出手。哼，哼！料你們也不悸，識相的，還是快快挾了尾巴逃走罷。”說著將那紙包揣入懷中。

　　五名喇嘛縱聲大笑。他們對白衣尼雖然頗為忌憚，這小孩子卻哪里放在心上？一名喇嘛笑道：“我只須一掌，便打得你翻出十七八個筋斗，比划個屁！”

　　韋小寶踏上一步，朗聲道：“好，就是你跟我來比。”回頭向阿珂道：“我打贏經後，你就是我老婆了，可不能抵賴。”阿珂道：“你打不贏的，說什麼也不會贏。”韋小寶道：“一夫拚命，萬夫莫當。為了要娶你做老婆，只好拚命了。”

　　那喇嘛走上幾步，笑道：“你真的要跟我比？”

　　韋小寶道：“那還有假的？咱二人一對一的比，你放心，我師父決不出手。你那四個師兄弟，會不會幫你？”

　　桑結哈哈大笑，說道：“我們自然不幫。”韋小寶道：“倘若我一拳打死了他，你們是否一擁而上，想倚多為胜？咱們話說在前頭，倘若你們一起來，我可敵不過，我師父也只好出手了。”桑結也真怕白衣尼出手，心想幾名師弟死得不明不白，不知這尼姑使的是什麼武功，讓一名師弟先和這小孩單打獨斗，看明白這尼姑的武功家數，實是大大有利，便道：“你們二人單打獨斗就是，雙方誰也不許相幫。”韋小寶道：“有人幫了，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桑結道：“不錯。有人想幫，便是烏龜女兒王八蛋。”

　　桑結武功既高，又十分機靈，眼見白衣尼和阿珂都是女子，是以將“烏龜兒子王八蛋”說成了“烏龜女兒王八蛋”，以免對方反正做不成烏龜兒子，就此出手相助。韋小寶笑道：“很好，你大喇嘛非常精明，在下佩服之至。”桑結道：“你再走上幾步。”他見韋小寶距草堆仍近，生怕白衣尼貼住他背心，暗傳功力，師弟便抵敵不住。

　　韋小寶道：“我們漢人光明正大，贏要贏得光彩。輸要輸得漂亮，豈有作弊之理？”白衣尼低聲道：“小寶，你贏不了的，假意比武，快搶了馬逃走罷。”韋小寶道：“是。”走上三步，距草堆已有丈許。桑結見白衣尼再也無法暗中相助，便點了點頭。

　　那喇嘛也走上數步，和他相對而立，笑問：“怎樣比法？”韋小寶道：“文也可以，武也可以。”那喇嘛笑道：“文比是怎樣？武比又是怎樣？”韋小寶道：“文比是我打你一拳，你又打我一拳。我再打你一拳，你又打我一拳。打上七八十拳，直到有人跌倒為止。你打我的時候，我不能躲閃退讓，也不能出手招架，只能直挺挺的站著，運起內勁，硬受你一拳。我打你的時候，你也一樣。如是武比，那麼比兵刃也罷，比拳腳也罷，自然可以閃避招架，奔跑跳躍。”

　　桑結心想：“這頑童身子靈便，倘若跳來跳去，只怕師弟一時打他不到。他有恃無恐，必有鬼計，多半他會跳到草堆之旁，引得師弟追過去，那尼姑便在草堆中突施暗算。如是文比，他這小小拳頭，就是師弟身上打上七八十拳，也只當搔痒。”用藏語叫道：“跟他文比，可別打傷了他。跟他打得越久越好，以便看明他的武功家數。”

　　韋小寶道：“你師兄害怕了，怕你打不過我，教你投降，是不是？”

　　那喇嘛笑道：“小鬼頭胡說八道。師哥見你可怜，叫我別一拳便打死了你。諒你小小年紀，兵刃拳腳的功夫有限，我也不占這個便宜，咱們便文比罷。”

　　韋小寶道：“好！”挺起胸膛，雙手負在背後，道：“你先打我一拳。我如躲閃招架，不算英雄好漢。”那喇嘛笑道：“你是小孩，自然是你先打。”說著學他的樣，也是雙手負在背後，挺出了胸膛。他比韋小寶雖足高了一個頭有余，臉上笑嘻嘻地，全不以這小頑童為意。韋小寶左手拳頭伸出，剛好及到他的小腹，比了一比。五名喇嘛見了他的小拳頭，都哈哈大笑起來。

　　韋小寶道：“好！我打了！”那喇嘛倒也不敢太過失意，生怕他得异人傳授，內力有獨到之處，當下將一股內力，都運上了小腹。韋小寶左手衣袖突然拂出，拳頭藏在袖中，無聲無息的在他左邊胸口打了一拳。桑結等見這一拳如此無力，又都大笑。

　　笑聲未歇，卻見那喇嘛身子晃了一晃，韋小寶道：“現下你打我了。”那喇嘛突然一交扑倒，伏在地下，就此不動。桑結等人大驚，一齊奔出。韋小寶退向草堆，叫道：“站住，誰過來就是烏龜喇嘛王八蛋。”四名喇嘛登時止步，只見那喇嘛仍是不動，不是閉氣重傷，便已死去。四人張大了嘴，驚駭無已，都說不出話來。韋小寶雙手拳頭高舉過頂，說道：“我師父教我的這門功夫，叫做‘隔山打牛神拳’，大牯牛也一拳打死了，何況一個小小喇嘛？哪一個不服，再來嘗嘗滋味！”低聲道：“阿珂老婆，你賴不了罷？”

　　阿珂見他這等輕描淡寫的一拳，居然便將這武功高強，身材魁梧的喇嘛打得伏地不起，不知死活，也是訝异之極，聽了他的話，竟然忘了斥責。韋小寶笑道：“哈哈，你答應了，乖老婆。”阿珂怒道：“沒有。”韋小寶道：“你又耍賴，不是英雄好漢。”阿珂道：“不是就不是，又怎樣了？”白衣尼卻看到韋小寶在那喇嘛心中打了一拳之後，那喇嘛胸前便滲出鮮血，搖晃幾下，便即伏倒，一凝思間，已知韋小寶袖中暗藏匕首，其實并不是打了一拳，而是對准了對方心髒戳了一劍。這匕首鋒利絕倫，別說戳在人身，便是鋼鐵，也戳了進去。韋小形容詞先有左手拳頭比一比，讓人瞧見他使用拳頭，使了匕首後立即藏起，雙拳高舉，旁人更是絕無懷疑。

　　桑結叫了那喇嘛幾聲，不聞回音，一時驚疑難決。一名身材瘦削的喇嘛拔出戒刀，叫道：“小鬼頭，就算你拳法高明，卻怎地？佛爺來你比刀法。”心想這小孩得到高明傳授，內功拳勁果然是非同小可，但跟他比兵刃相斗他的拳勁便無用處。

　　韋小寶道：“比刀法也可以，過來罷！”那喇嘛不敢走近，喝道：“有種的便過來。”韋小寶道：“你有種，你過來！”那喇嘛道：“一、二、三！大家走上三步。”韋小寶道：“好！一、二、三！”走上了三步。那喇嘛也走上三步，戒刀舞成一團白光，護住上盤，只怕他忽然使出“隔山打牛神拳”。韋小寶笑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使神拳打你便是。”那喇嘛哪里肯信，仍是將戒刀舞得呼呼風響，叫道：“快拔刀！”韋小寶笑道：“我練成了‘金剛門’的護頭神功，你在我頭頂砍一刀試試，包管你這柄大刀反彈轉來，砍了你自己的光頭。我先跟你說明白了，免得你上當。”那喇嘛將信將疑，眼見他隨手一拳便打死了師兄，武功果然深不可測，一時不敢貿然上前，更不敢舉刀往他頭上砍去。韋小寶道：“你武功太低，我決不還手就是。不過你只能砍我的頭，可有能斬我胸口。我年紀小，胸口的護體神功還沒練成，你一刀斬在我胸口，非條了我不可。”

　　那喇嘛斜眼看他，問道：“你的腦袋當真不怕刀砍？”韋小寶摘下帽子，道：“你瞧，我的辮子已經練斷了，頭發越練越短，頭頂和頭頸中的神功已練成。等到頭發練得一根都沒有，你就是砍在我胸口也不怕了。”他在少林寺，清涼寺出家，頭發剃得精光，這時長起還不過一寸多長。當時除了和尚和天生禿頭之外，男子人人都留辮子，似他這般頭上只長一寸頭發，确是世間所無。至于頭發越練越短，是他記起了當日在康親王府中，見到吳應熊那些“金頂門”隨從的情景。那喇嘛看了，更信了幾分，又知武功中确有個“金頂門”，鐵頭功夫十分厲害，說道：“我不信你腦袋經得起我刀砍。”韋小寶道：“我勸你還是別試的好，這一刀反彈過來，你的吃飯家伙就不保了。”那喇嘛道：“我不信！站著別動，我要砍你！”說著舉起了戒刀。

　　韋小寶見到刀光閃閃，實是說不出的害怕，心想倘若他當真一刀砍在自己頭上，別說腦袋一分為二，連身子也非給剖成兩爿不可。只是一來不能真的跟這喇嘛動手，除了使詐，別無脫身之法；二來他好賭成性，賭這喇嘛聽了自己一番恐嚇之後，不敢砍自己腦袋和項頸，這場賭，賭注是自己性命。這時自己的生死，只在喇嘛一念之間，然而是輸是贏，也不過和擲骰子一般無异，何況這一場大賭是非賭不可的，倘若不賭，這喇嘛提刀亂砍，自己和白衣尼、阿珂三人終究還是會給他砍死，更何況阿珂這小美人正在目不轉睛的瞧著自己，想到這里，忍不住向躺在地下的鄭克爽瞧了一眼，心道：“你是王府公子，跟我這婊子兒子相比，又是誰英雄些？他媽的，你敢不敢站在這里，讓人家在腦袋上砍一刀。

　　桑結用藏語叫道：“這小鬼甚是邪門，別砍他腦袋頸項。”

　　韋小寶道：“他說什麼？他叫你不可砍我的頭，是不是？你們陰險狡猾，說過了話不算數，那可不行。”那喇嘛道：“不是，不是！大師兄我別信你吹牛，一刀把你的腦袋吹成兩半。”這“半”字一出口，一刀從半空中砍半下來。

　　韋小寶只嚇得魂飛天外，滿腔英雄氣概，霎時間不知去向，急忙縮頭，暗叫：“我命體矣！”不料這一刀砍到离他頭頂三尺之處，已然變招，戒刀轉了半個圈子，化成一招“懷中抱月”，回刀自外向內，扑的一聲，砍在他背上。這一刀勁力極大，韋小寶背上劇痛，立足不定，跌入那喇嘛懷中，右手匕首立即在他胸口連戳三下，低頭在他胯下爬了出來，叫道：“啊喲，啊喲，你說話不算數！”那喇嘛口中荷荷而叫，戒刀反將過來，正好砍在自己臉上，蜷縮成一團，扭了幾下，便不動了。

　　韋小寶本盼他一刀砍在自己胸口，自己有寶衣護身，不會喪命，便可將四名喇嘛嚇得逃走，哪知他不砍胸而砍背，將自己推入他懷中，正好乘機用匕首戳他幾劍，只是在對方胯下爬出，未名太過狼狽，臨危逃命，也顧不得英雄還是狗熊了。他大叫大嚷：“師父，我背上的神功也練成啦，你瞧，咳，咳……這一刀反彈過去，殺死了他，妙極，妙極！”其實戒刀反彈，那喇嘛臉上受傷甚輕，匕首所戳的三下才是致命之傷。但桑結等三人哪知其中關竅，只道真是戒刀反彈殺人，只嚇得縱出數丈之外，高聲叫喚那喇嘛的名字。韋小寶有護身寶衣，白衣尼是知道的，阿珂曾兩次砍他不傷，這一次倒也不以為奇，但竟敢有腦袋試刀，不禁佩服他的膽氣。只是韋小寶剛才嚇得這一嚇只得尿水長流，褲襠中淋淋漓漓，除他自己之外，卻是夜班也不知道了。那喇嘛本刀勁力甚重，撞得他背上肋骨幾乎斷折，靠在草堆之上，忍不住呻吟。白衣尼道：“快給他服‘雪參玉蟾丸’。”阿珂向韋小寶道：“藥丸呢？”韋小寶道：“在我懷里，我可活不了啦。”阿珂從他懷中取出玉瓶，拔開塞子，取出一顆丸藥，塞上塞子，將玉瓶放回他懷中，說道：“快吃了罷！”韋小寶伸手去接，卻假裝提不起來。阿珂無奈，只得送入他嘴里。韋小寶見她雪白粉嫩的小手，藥丸一入口，立即伸嘴去吻。阿珂急忙縮手，卻已給他手背上吻了一下，“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韋小寶大聲道：“師父，這些喇嘛說話如同放狗屁。講好砍我的頭，卻砍我背心。現下還剩下三個，弟子就用‘隔山打牛神拳’，將他們都打死了罷！”桑結等聽了，又退了幾步。三喇嘛商議了幾句，取出火折，點燃幾束麥杆，向草堆擲將過來。起初三束草落在空中，桑結又點了一束，奔前數丈，使勁擲回，雙手虛拍護身，以防韋小寶使“神拳”襲擊，隨即飛身退回。草堆一遇著火，立即便燒了起來。韋小寶拉白衣尼從草堆中爬出，四下一望，見西首山石間似有一洞，當下不及細看，道：“阿珂，你快扶師父到那邊山洞去躲避，我擋住這些喇嘛。”向桑結走上兩步，叫道：“你們好大膽子，居然不怕小爺的‘隔山打牛神拳’，”護頭金頂神功’。桑結，你是頭腦，快上業吃小爺兩拳。”

　　桑結甚是持重，一時倒也真的不敢過來，但想到經書要緊，而十名師弟俱都喪命，倘若就此罷手，一世英名，更有何剩？眼見白衣尼步履緩慢，要那小姑娘扶著行走，若非受傷，便是患病，那正是良機，難道連眼前這一個小孩子也斗不過？只是他武功怪异，中人立斃，一時遲疑不決。韋小寶一轉頭，見白衣尼和阿珂已走近山洞，回過頭來，叫道：“你不敢跟你比武，老子要過來殺了人，你們還不逃走？”這句放話可露出馬腳，桑結心想：“你真有本事殺我，何不就此沖過來？叫我逃走，便是心中怕了我。”一陣獰笑，雙手伸出，全身骨骼格格作響，走上兩步。

　　韋小寶暗叫：“糟糕。這一次卻用什麼詭計殺他？”這時身後草堆已燒得極旺。即將燒到身上，尋思：“老子先躲到山洞之中，慢慢再想法子。”想到躲入山洞，心中便是一喜，山洞中倘若暗不見物，又好向阿珂動手動腳了。一彎腰，從死喇嘛手中將呼巴音的那只手掌拿了過來。放入懷中，見桑結又走上了幾步，便大聲叫道：“這里太熱，老子神功使不出，你有種的，就到那邊去比比。”說著轉身奔向山洞，鑽了進去。只見白衣尼和阿珂已坐在地下，這山洞其實只是山壁上凹進去的一塊，并無可資躲避之處，洞中也不黑暗，阿珂靠著白衣尼而坐，要想摸手摸腳，絕無可能，不由得微感失望。桑結和兩名喇嘛慢慢走到洞前，隔著三丈站定。桑結叫道：“你們已走上絕路，無路可逃。拿火把來。”兩名喇嘛撿起一束束麥杆，交在他手中。

　　韋小寶道：“很好，你快將火丟過來，且看燒不燒死我們。那部《四十二章經》燒起來倒只怕快得很。”桑結高舉火束，正要擲入洞，聽他這麼說，覺得此話不錯，要燒死三人，那部經書卻也毀了。便擲下火把，叫道：“快把經書交出來，佛爺慈悲為懷，放你們一條生路。”韋小寶道：“你向我師父磕十八個響頭，我師父慈悲為懷，放你們一條生路。”

　　桑結大怒，拾起火束，投到洞前。一陣濃煙隨風卷入洞中，韋小寶和阿珂都給薰得雙目流淚，大咳起來。白衣尼呼吸細微緩慢，卻不受嗆。另外兩名喇嘛紛紛投擲火束。

　　韋小寶道：“師太，那部經書已沒有用了，便了他們，先來緩……緩將之計。”阿珂道：“緩兵之計。”他們又不是兵。”阿珂連聲咳嗽，無法跟隊爭辯。白衣尼道：“也好。”將經書交了給他。

　　韋小寶大聲道：“經書這里倒有一部，我拋出來了。拋在火里燒了，可不關我事。”

　　桑結聽他答應交出經書，心中大喜，怕怕經書落在火中燒了，當即拾起幾塊大石，拋在火束上。他勁力既大，投擲又准，火束登時便給大石壓熄。

　　韋小寶見他擲大石的勁力，不由得吃驚，心想：“倘若他將大石向山洞中投來，我們三人都給他砸死了，經書卻砸不壞。這主意可不能讓他想到。”

　　桑結叫道：“快將經書拋出來。”

　　韋小寶道：“很好，很好！我師父說，你們想讀經書，是佛門的好弟子，吩咐我不可傷害你們……”一面說，一面抽出匕首，將呼音巴的手掌世成數塊，放在經書上，從懷中取出那瓶“化尸粉”在斷掌的血肉中撒下一些粉末。他身子遮住了白衣尼和阿珂的眼光，不讓她們見到，大聲道：“我師父說，這部《四十二章經》，是從北京皇宮取出來的，十分寶貴。聽說其中藏有重大秘密，參詳出來之後，便可昌盛佛教，使得普天下人人都信菩薩，男的都做和尚，女的都尼姑，小孩子便做小和尚，小尼姑，老頭兒……”他說話之時，斷掌漸漸化為黃水，滲入經書。桑結聽得這部經書果然從皇宮得來，其中又藏有重大秘密，登時心花怒放，知道“昌盛佛法”云云，顯非實情，生怕他不肯交出經書，口中便胡亂敷衍，說道：“昌盛佛法，光大本教，那好得很啊。”

　　韋小寶道：“我師父讀了以後，想不出其中秘密，現下把這經書給你，請你好好想想。倘若發見了其中的秘密，你務必要遍告普天下和尚廟、尼姑庵，可不許自麼，只興旺你們的喇嘛教。你答允不答允？”桑結笑道：“自然答允，請你師父放心好啦。”韋小寶道：“你如想不出，就交到少林寺去。少林寺的和尚想不出，請你們交到五台山清涼寺。清涼寺的和尚想不出，就交到揚州的禪智寺去。一個交一個，總之要找到經書的秘密為止。”桑結道：“好啦，我必定辦到。”心道：“這尼姑只道經書的秘密和佛法有關，幸虧她不明真相，否則怎肯輕易交出？哼，得了經書之後，再慢慢想法子治死你們/。”韋小寶又道：“我師父說，你念完這部《四十二章經》後，如果民慕佛法，還想再念，你可以再來找她老人家，我們還有金剛經，法華經，心經，大般若經，小般若經，長阿含經，短阿含經，不長不短中阿含經，老阿含經，少阿含經……”一連串說了十幾部佛經的名字，都是他在少林寺清涼寺出家時聽來的，其中自不免說錯了不少。桑結不耐煩起來，卻又不敢徑自過去強搶，既怕白衣尼的神拳，又怕他們將經書毀了，只得隨口敷衍，說道：“是了，我念完這部經後，再向你師父借就是了。”

　　韋小寶見斷掌血肉已然化盡，所化的黃水浸濕了經書內處，當即除下鞋套在手上，拿起經書拋了出去，叫道：“《四十二章經》來了。”桑結大喜，縱身而前，伸手欲取，忽然心想：“這經書十分寶貴，哪有如此輕易便得到了，莫非其中有詐？只怕他乘我去拿經書，便即發射暗器。”一遲疑間，兩名喇嘛將經書拾起，說道：“師兄，是不是這部經書？”桑結道：“到那邊細看，別要上當，弄到一部假經。”兩名喇嘛道：“是。師兄想得周到，可別讓他們蒙騙過去。”

　　三人退出數丈，忙不迭的打開書函，翻閱起來。桑結道：“經書濕了，慢慢的翻，別弄破了紙頁。瞧樣子倒不像是假。跟那人所說果然一模一樣。”一名喇嘛叫道：“是了，大師兄，正是這部經書。”

　　韋小寶聽他們大聲說話，雖然不懂藏語，但語氣中欣喜异常的心情，卻也聽得出來，叫道：“喂喂，你們臉上怎麼有蜈蚣？”兩名喇嘛一驚，伸手在臉上摸了幾下，沒有什麼蜈蚣昆虫，罵道：“小頑童就愛胡說。”桑結修為甚深，頗有定力，聽得韋小寶叫嚷時不覺臉上有早爬動，便不上他當，只是凝神翻閱經書。韋小寶又叫道：“啊喲，啊喲，十幾只蝎子鑽進他們衣領去了。”這一次兩名喇嘛再不上當。一人道：“這頑童見我們得到經書，心有不甘，說些怪話來騙人。這小賊殺了咱們兩個師弟，可不能此饒他性命。”另一人卻似頸中有些麻痒，伸手去搔了幾把，只搔得幾下，突覺十根手指都痒不可當，當下在手臂上擦了幾下。這時桑結和另一名喇嘛也覺手指發痒，一時也不在意，過得半晌，竟然痒得難以忍耐，提起一看，只見十根手指尖都在滲出黃水。三人齊聲叫道：“奇怪，那是什麼東西？”兩名喇嘛只覺臉上也大痒起來，當即伸指用力搔抓，越搔越痒，又過片刻，臉上也滲出黃水來。桑結突然省悟，叫道：“啊喲，不好，經書上有毒！”使力將經書拋在地下，只見自己手指上一粒粒黃水，猶如汗珠般滲將出來，大驚之下，忙在地下泥土擦了幾擦，但見兩名師弟使勁在臉上搔抓，一條條都是血痕。

　　韋小寶從海天富處得來的這瓶化尸粉最是厲害不過，倘若沾在完好肌膚之上，那是絕無害處，但只須碰到一滴血液，血液便化成黃水，腐蝕性極強，化爛血肉，又成為黃水毒水，越化越多，便似火石上爆出的一星火花，可以將一個大草料場燒成飛灰一般。這化尸粉遇血成毒，可說是天下第一毒藥，最初傳自西域，据傳為宋代武林怪傑西毒歐陽鋒所創，系十十余種毒蛇、毒虫的毒液合成。母毒既成，此後便不必再制，只須將血肉化成的黃色毒水晒干，便成化尸粉了。兩名喇嘛搔臉見血，頃刻間臉上黃水淋漓，登時大聲號叫，又痛又痒，摔倒在地，不住打滾。桑結幸沒在臉上搔一搔，但十根手指也是奇痒入骨，當即脫下外衣，裹起經書，挾在脅下，飛奔而去，急欲找水來洗去指上毒藥。兩名喇嘛痒得神智迷糊，舉頭在岩石上亂撞，撞得幾下，便雙雙暈去。

　　白衣尼和阿珂見了這等神情，都是驚訝無已。韋小寶只見過化尸粉能化去尸體，不知用在活人身上是否生效，危急之際，只好一試，居然一舉成功，也幸好有了呼巴音那只斷掌作為引子，倘若將化尸粉撒在經書之上，卻一無用處了。他本來只想拿斷掌再去撫摸阿珂，豈知竟成成此大功。他見桑結遠去，兩名喇嘛暈倒，忙從山洞中奔出，拔出匕首，想在每人身上戳上兩劍。奔到臨近，只見兩名喇嘛臉上已然腐爛見骨，不用自己動手，不多時便會化成兩灘黃水。當下走到鄭克爽身邊，笑道：“鄭公子，我這門妖法倒很靈驗，你要不要嘗嘗滋味？”

　　鄭克爽見到兩名喇嘛的可怖情狀，聽韋小寶這麼一說，大吃一驚，向後急縱，握拳護身，叫道：“你……你別過來！”阿珂從山洞中出來，對韋小寶怒道：“你……你想干什麼？”韋小寶笑道：“我嚇嚇他的，要你擔什麼心？”阿珂怒道：“不許你嚇人！”韋小寶道：“你握嚇壞了他麼？”阿珂道：“好端端的干什麼嚇人？”韋小寶招招手道：“你過來看。”阿珂道：“我不看。”嘴里這樣說，還是好奇心起，慢慢走近，低眼一看，不由得嚇了一跳，尖聲叫了出來，只見兩名喇嘛臉上肌肉、鼻子、嘴唇都已爛去，只剩下滿臉白骨，四個窟窿，但頭發、耳朵和項頸以下的肌肉卻尚未爛去。世上自有生人以來，只怕從未有過如此兩張可怖的臉孔。阿珂一陣暈眩，向後便倒。韋小寶忙伸手扶住，叫道：“別怕，別怕！”阿珂又是一陣尖叫，逃回了山洞，喘氣道：“師父，師父，他……他把兩個喇嘛弄成了……弄成了妖怪。”白衣尼緩緩站起，阿珂扶著她走到兩名喇嘛身旁，自己卻閉住眼不敢再看。白衣尼見到這兩個白骨骷髏，不禁打一個突，再見到遠處又有三名喇嘛的尸體，不禁長歎，抬起頭來。此刻太陽西沉，映得半邊天色血也似的紅，心想這夕陽所照之處，千關萬山，盡屬胡虜，若要復國，不知又將殺傷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該是不該？

## 第二十七回　滇海有人聞鬼哭　棘門此外盡兒嬉

　　白衣尼出神半晌，見韋小寶笑嘻嘻的走近，知他在經書上下了劇毒，歎道：“若不是你聰明機警，今日我難免命喪敵手，那也罷了，只恐尚須受辱。只是殺人情非得已，不用這般開心。”韋小寶收起笑臉，應了聲：“是。”白衣尼又道：“這等陰毒狠辣法子，非名門正派弟子所當為，危急之際用以對付奸人，事出無奈，今後可不得胡亂使用。”韋小寶又答應了，說道：“這些法子我今日都是第一次使。實在我武功也太差勁，不能跟他們光明正大的打一架，否則男子漢大丈夫，贏要贏得漂亮，豈能便這等胡鬧手段？”

　　白衣尼向他凝視半晌，問道：“你在少林寺，清涼寺這許多時間，難道寺中高僧師父，沒傳你武功麼？”韋小寶道：“功夫是學了一些的，可惜晚輩學而不得其法，只學了些招式皮毛，卻沒練內功。”白衣尼向阿珂瞧了一眼，問道：“那為什麼？”韋小寶道：“來不及練。”白衣尼道：“什麼來不及？”韋小寶道：“阿珂姑娘因為弟子昌犯了她，要殺我，時候緊迫，只好胡亂學幾招防身保命。”白衣尼點點頭，道：“剛才你跟那些喇嘛說話，不住口的叫我師父，那是什麼意思？”韋小寶臉上一紅。阿珂搶著道：“師父，他心中存著壞主意，想拜你為師。”白衣尼微微一笑，道：“想拜我為師，也不算什麼壞主意啊。”阿珂急道：“不是的。”她知道韋小寶拜白衣尼為師，真意只不過想整日纏著自己而已，但這話卻說不出口。白衣尼向韋小寶道：“你叫我師父，也不能讓你白叫了。”韋小寶大喜，當即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晌頭，大聲叫道：“師父，。”白衣尼微微一笑，道：“你入我門後，可得守規矩，不能胡鬧。”韋小寶道：“是。弟子只對壞人胡鬧，對好人是一向規規矩矩的。”阿珂向他扮個鬼臉，伸了伸舌頭，心中說不出的氣惱：“這小惡人拜了師父為師，從此再也不能殺他，老是纏在我身旁，趕不開，踢不走，當真頭痛之極了。”

　　白衣尼先前受六名喇嘛圍攻，若非韋小寶相救，已然無幸，此後桑結等七喇嘛追到，自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情勢更是凶險。她雖年逾四旬，相貌仍是極美，落入這些惡喇嘛手中，勢必遭受極大侮辱，天幸這小孩兒詭計多端，交將敵人一一除去，保全了自己清白之軀，心中的感激實是無可言喻，眼見韋小寶拜師之心切，當即便答允了他，心想小孩兒頑皮胡鬧，不足為患，受了自己薰陶調教，日後必可在江湖上立身揚名。按照武林中規矩，韋小寶既已入陳近南門下，若不得師父允可，絕不能另行拜師，但他于這些門規一概不知，就算知道，這時候也必置之不理。白衣尼既肯收他入門，就有時時和阿珂見面，就算康熙跟他調個皇帝來做，那也是不干的了。他學武之心甚懶，想到跟白衣尼學武，多半要下苦功，不免頭痛，然而只要能伴著阿珂，再苦的事也能甘之如飴，這八個頭磕過，不由得心花怒放，當真如天上掉下了寶貝來一般。白衣尼見他歡喜，還道他是為了得遇明師，從此能練成一身上乘武功，倘若知道了他的用心，只怕一腳踢他八個筋斗，剛剛收入門下，立即開革。

　　阿珂小嘴一扁，道：“師父，你看他高興成這個樣子，真是壞得到了家。”韋小寶道：“一位武功當世第一的高人收我為徒，我自然高興得不得了。”白衣尼微笑道：“我并非武功當世第一，不可胡說。你既入我門，為師的法名自須知曉。我法名九難，我們這門派叫做鐵劍門。你師祖是位道人，道號上木下桑，已經逝世。我雖是尼姑，武功卻是屬于道流。”韋小寶道：“弟子記住了。”白衣尼九難又道：“阿珂，你跟他年紀誰大些？”阿珂道：“自然是我大。”韋小寶道：“我大。”九難道：“好了，兩人別爭，先進師門為大，以後兩個別‘阿珂姑娘’，‘小惡人’的亂叫，一個是陳師姊，一個是韋師弟。”韋小寶大聲叫道：“陳師姊。”阿珂哼了一聲，礙得師父，不敢斥罵，卻狠狠白了他一眼。

　　九難道：“阿珂，過去的一些小事，不可老是放在心上。這次小寶相救你我二人有功，就算他曾得罪過你，那也是抵償有余了。”說到這里，輕輕歎了口氣，心想：“這孩子聰明伶俐，只可惜細遭不幸，是個太監。”又道：“小形容詞從前受人欺凌，被迫做了太監，你做師姊的當怜他孤苦，多照看著他些。這樣也好，彼此沒男女之分，以後在一起不須顧忌，方便得多。不過這件事可跟誰也不許說。”阿珂答應了，想到這小惡人是個太監，過去對自己無禮，也不大要緊，心中氣惱稍平，轉頭叫道：“鄭公子，你受了傷麼？”

　　鄭克爽一跛一拐的走近，說道：“還好，只腿上扭了筋。”想到先前把話說得滿了，自稱對付幾名喇嘛綽綽有余，事到臨頭，竟一敗涂地，全仗這小孩退敵，不由得滿臉羞慚。阿珂道：“師父，咱們怎麼辦？還去河間府嗎？”九難沉吟道：“去河間府瞧瞧也好，只是須防那桑結喇嘛去而復來，眼下我又行動不便。”韋小寶道：“師父，你們且在這里休息，我去找大車。”韋小寶大車沒找到，卻向農家買來一輛牛車，請九難等三人坐上，趕著牛車緩緩而行，幸喜桑結沒再出現。到得前面一個小市集，改雇兩輛大車。

　　路上韋小寶定要師父再多服幾粒“雪參玉蟾丸”。九難內力深厚，兼之得靈藥助力，內傷痊愈甚快。兩日之後的正午時分，到了河間府。投店後，鄭克爽便出去打探消息，過了一個多時辰，垂頭喪氣的回來，說道在城中到處探問“殺龜大會”之事，竟沒一人得知。

　　九難道：“‘殺龜大會’原來的訊息，公子從何處得來？”鄭克爽道：“兩河大俠馮不破，馮不催兄弟請天地會送信去台灣，請我父王派人主持‘殺龜大會’，說道大會定本月十五日在河間府舉行，今兒是十一，算來只差四天了。”九難點點頭，緩緩的道：“馮氏兄弟？那是華山派的。”抬頭望著窗外，想起了昔年之事。鄭克爽道：“父王命我前來主持大會，料想馮氏兄弟必定派人在此恭候迎迓，哪知……哼……”神色甚是氣惱。九難道：“說不定韃子得到訊息，有甚异功，以致馮氏兄弟改了日子地方。”鄭克爽悻悻的道：“就算如此，也該通知我啊。”

　　正說話間，店小二來到門外，說道：“鄭客官，外面有人求見。”鄭克爽大喜，急忙出去，過了好一會，興匆匆的進來，說道：“馮氏兄弟親自來過了，著實向我道歉。他們說知道我帶了二十幾人來，這幾天一直在城外等候迎接，哪知道我們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了城里。現下已擺設了大宴，為我們洗塵接風，請大家一起去罷。”九難搖頭道：“鄭公子一個兒去便是，也別提到我在這里。”鄭克爽有些掃興，道：“師太既不喜煩擾，那麼請陳姑娘和韋兄弟同去。”九難道：“他們也不用去了，到大會正日，大家齊去赴會便是。”這晚鄭克爽喝得醉醺醺的回來。到了半夜，他的二十多名伴當也尋到客店，只是每個人手足上都綁子木板繃帶，看來大是不雅。

　　次日一早，鄭克爽向九難、阿珂、韋小寶三人大講筵席中的情形，說道馮氏兄弟對他好生相敬，請他坐了首席，不住頌揚鄭氏在台灣獨豎義旗，抗拒滿清。九難問起有哪人前來赴會。鄭克爽道：“來的人已經很多，這幾天陸續還有得來，定了十五半夜，在城西十八里的槐樹坪集會。半夜集會，是防清廷的耳目。其實馮氏兄弟過于把細，有這許多英雄好漢在此，就是有大隊清兵來到，也殺他們個落花流水。”九難細問與會英豪的姓名，鄭克爽卻說不上來，只道：“一起吃酒的有好幾百人，為頭的幾十人一個個來向我為父王敬酒，他們自已報了門派姓名，一時之間，可也記不起那許多。”九難就不言語了，心想：“這位鄭公子徒然外表生得好看，卻沒什麼才干。”

　　在客店中又休養得幾日，九難傷勢已愈。她約束阿珂和小寶不得出外亂走，以免遇上武林人物，多生事端。鄭克爽卻一早外出，直到半夜始歸，每日均有江湖豪俠設宴相請。到得十五傍晚，九難穿起韋小寶買來的衣衫，扮成個中年婦人，頭上蒙以黑帕，臉上涂上黃粉，雙眉畫得斜斜下垂，再也認她不出本來面目。韋小寶和阿珂則是尋常少年少女的打扮。鄭克爽卻是一身錦袍，取去了假辮子，竟然穿了明朝王公的冠戴，神采卻奕奕。九難已不見故國衣冠，見了他的服色，又是歡喜，又是感慨。阿珂瞧他丰神如玉的模樣，更是心魂俱醉。只有韋小寶自慚形穢，肚里暗暗罵了十七八聲“繡花枕頭王八蛋”。

　　一更時分，延平王府侍從趕了大車，載著四人來到槐樹坪赴會。那槐樹坪群山環繞，中間好大一片平地，原是鄉人趕集，賽會，做社戲的所在。平地上已黑壓壓的坐滿了人。鄭克爽一到，四下里歡聲雷動，數十人迎將上來，將他擁入中間。九難自和阿珂、韋小寶遠遠坐在一株大槐樹下。這時東西南北陸續有人到來，草坪上聚集的人越來越多。韋小寶心想：“吳三桂這奸賊結下的怨家也真多。我們天地會和沐王府打賭，看是誰先釘子他。這王八蛋仇家千千萬萬，如有人先下手，天地會和沐王府都不免輸了。”眼見一輪明白漸漸移到頭頂，草坪中一個身材魁梧，白須飄動的老者站起身來，抱拳說道：“各位英雄好漢，在下馮難敵有禮。”群雄站起還禮，齊聲道：“馮老英雄好。”

　　九難低聲道：“他是馮氏兄弟的父親。”想想在華山之巔，曾和他有一面之緣，媾她以“阿九”之名和江湖豪俠相會，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女。其時馮難敵方當盛年，今日卻已垂垂老矣。他師祖穆人清，師父銅筆算盤黃真想來均已不在人世。至于他師叔袁承志呢？這人她當年對之刻骨相思，可是二十幾年來，從沒得過他一點訊息。她這些年來心如古井不波，今晚乍見故人，不由得千思萬緒，驀地里都涌上心來。韋小寶見她眼眶中淚水瑩然，心想：“師父見了這個馮老頭，為什麼忽然想哭，難道這老頭是她的舊情人麼？我不妨從中撮合，讓她和老情人破什麼重圓。不過師父年紀這樣輕，不會愛上這老頭兒罷。”

　　只聽得馮難敵聲音洪亮，朗朗說道：“眾位朋友，咱們今日在此相聚，大伙兒都知道是為了一件大事。我大明江山為韃子所占，罪魁禍首，乃是那十惡不赦，罪該萬死的……”四下群豪一齊叫道：“吳三桂！”眾人齊聲大叫，當真便如雷轟一般，聲震群山。跟著有的大叫：“大漢奸！”有的大叫：“龜兒子！”有的大叫：“王八蛋！”有的大叫：“我操他十八代祖宗！”眾人罵了一陣，聲音漸漸歇了下來，突然有個孩子聲音大聲叫道：“我操他十九代祖宗的奶奶！”群雄本來十分憤怒，突然聽到這句罵聲，忍不住都哈哈大笑。

　　這一聲叫罵，正是韋小寶所發。阿珂嗔道：“怎麼說般難聽的話？”韋小寶道：“大家都罵，我為甚麼罵不得？”阿珂道：“人家哪有罵得這麼難聽的？”韋小寶微微一笑，便不言語了，心想：“再難聽十倍的話，也還多得很呢。”馮難敵道：“大漢奸罪大惡極，人人切齒痛恨。那位小年紀雖幼，也知恨不得生食其肉，死寢其皮。今晚大伙兒聚集在此，便是要商議一條良策，如何去誅殺這奸賊。”

　　當下群雄紛紛獻計。有的說大伙兒一起去到云南，攻入平西王府，殺和吳三桂全家雞犬不留；有的說吳賊手下兵馬眾多，明攻難期必成，不如暗殺；有的說假如一刀殺了，未免太過便宜了他，不如剜了他眼睛，斷他雙手，令他痛苦難當；有的說還是用些厲害毒藥，毒得他全身腐爛。有個中年黑衣女子說道：最好將吳三桂全家老幼都殺了，只剩下他一人，讓他深受寂寞凄涼之苦。另一個中年男子道：他投降清朝，是為了愛妾陳圓圓為節闖所奪，不如去將陳圓圓擄了來，讓他心痛欲死。又有人道：吳賊雖然好色，但最愛的畢竟是權位富貴，最好是讓他功名富貴，妻子兒女都一無所有，淪落世上，卻偏偏不死。數百名豪傑大聲喝采，齊說：“如此懲罰，才算罰得到了家。”一條漢子說道：“滿清韃子對他十分寵幸，這賊子官封平西王，權勢薰天，殺他妻子兒女已然不易，要除去他的功名富貴，更是難如登天。”有個云南人站起身來，述說吳三桂如何在云南欺壓百姓，殺人如麻的種種慘事，只扣得群雄更是義憤填膺，熱血如沸。好幾人都道，讓吳三桂在云南多掌一天權，便多害死幾個無辜百姓。但如何鋤奸除害，卻是誰也沒真正的好主意。

　　這時馮難敵父子所預備下的牛肉，面餅，酒水，流水價送將上來，群豪歡聲大作，大吃大喝起來。這些豪士酒一入肚，說話更是肆無忌憚，异想天開。有人說道：將陳圓圓擄來，要開一家妓院，讓吳三桂真正做一只大烏龜。韋小寶一聽，大為贊成，叫道：“這家妓院，須得開在揚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這主意要得。那時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韋小寶正待要說“自然要去”，一瞥眼見到阿珂滿臉怒色，這句話便不敢出口了。九難道：“小寶，別說這些市井下流言語。”韋小寶應道：“是。”心中卻想：“要開妓院，只怕這里幾千人，沒一個及得老子在行。”

　　眾人吃喝了一會，馮難敵站起來說道：“咱們都是粗魯武人，一刀一槍的殺敵拚命，那是義不容辭，于天下大事卻見識淺陋，現下請顧亭林先生指教。顧先生是當世大儒，國破之後，他老人家奔波各地，聯絡賢豪，一心一意籌划規復，大伙兒都是十分仰慕的。”群豪中有不少識得顧亭林，他的名頭更十有八九都知，登時四下里掌聲雷動。人群中站起一個形貌清懼的老者，正是顧亭林。他拱手說：“馮大俠如此稱贊，實在愧不敢當，剛才聽了各位的說話，個個心懷忠義，決意誅此大奸，兄弟甚是佩服。古人道：‘眾去成城’，又有言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大伙兒齊心合力，決意對付這罪魁禍首，任他有天大的本事，咱們也終能成功。”群雄哄聲大叫：“對，對！一定能成功。”

　　顧亭林道：“眾位所提的計謀，每一條均有高見，只是要對付這奸賊，須得隨機應變，難以預擬确定的方策。依兄弟愚見，大伙兒分頭并進，相機行事。第一，當然是不可泄露風聲，令這奸賊加緊防范；第二是不可魯莽，事事要謀定而後動，免得枉自送了性命；第三，大家都是好兄弟，不要為了爭功搶先，自相爭斗，傷了義氣。”

　　群豪都道：“是，是，顧先生說得不錯。”

　　顧亭林道：“今日各派、各幫會英雄好漢聚會。此生如果各干各的，力量太過分散，結成一個大幫呢，為數實在太多，極易為韃子和吳賊知覺，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群豪沉默了一會。一人說道：“不知顧先生高見如何？”

　　顧亭林道：“以兄弟之見，這里天下十八省的英雄都有，咱們一省結成一盟，一共是一十八個殺龜同盟。唔，‘殺龜盟’聽來不雅，不如稱為‘鋤奸盟’如何？”群豪紛紛鼓掌叫好，說道：“讀書人說出來的話，畢竟和我們粗人大不相同。”

　　顧亭林來參與河間府“殺龜大會”之前，便已深思熟慮，覺得群豪齊心要誅殺吳三桂，大家一鼓作氣，勇往直前，要殺了他也不為難。但真正大事還不在殺這漢奸，而是要驅除滿虜，光復漢家江山。如為了誅殺一人而致傷亡重大，大損元氣，反而于光復大業有害。學武之入門戶派別之見極深，要這數千英豪統屬于一人之下，勢難辦到。大家為了爭奪“盟主”之位，不免明爭暗斗多生嫌隙。失敗之人倘若心胸狹隘，說不定還會去向清廷或吳三桂告密。但如分成一十八省，各舉盟主，既不會亂成一團，無所統轄，而每省推舉一俠盟主也容易得多。這十八省的“鋤奸盟”將來可逐步擴充，成為起義反清的骨干。他一倡此議，聽群豪立表贊成，甚為欣慰。馮難敵道：“顧先生此意極是高明。眾位既無异議，咱們便分成一十八省，各組‘鋤奸盟’，每一省推舉一位盟主。咱們分省立法，不依各人本身籍貫，而是瞧那門派幫會的根本之地在什麼省。例如少林寺的僧俗弟子，不論是遼東也好，云南也好，都屬河南省。華山派弟子都屬陝西省。眾位意下如何？”群豪均道：“自該如此。否則每一門派，幫會之中，各省之人都有，分屬各省，那是一團糟了。”

　　有一人站起來說道：“像我們天地會，在好幾省中都有分堂，總舵的所在地遷移無定。請問該當如何歸屬？”韋小寶見說話之人乃是錢老本，心想：“原來他也來了，不知我青木堂的兄弟們來了幾人。”馮難知朗聲道：“顧先生說，天地會廣東分堂的眾位英雄屬廣東，直隸分堂的屬直隸。咱們只是結盟共圖大事，并不是拆散了原來的門派幫會。‘鋤奸盟’的盟主的職責，只是聯絡本省英豪，以求群策群力。至于各門派、各幫各會的事務，自然一仍其舊，盟主無權干預。各省盟主，也不是高過了各門派的掌門人，各幫會的幫主。”群豪之中本來有人心有顧慮，生怕推舉了各省盟主出來，不免壓抵了自己，聽得馮難敵如此分剖明白，更無疑憂。當下一省省的分別聚集，自行推舉。

　　韋小寶道：“師父，咱們又算哪一省？”九難道：“哪一省也不算。我獨來獨往，不必加盟。”韋小寶道：“以您老人家的身份武功，原該做天下總盟主才是。”九難“嘿”的一聲，說道：“這些話以後不可再說，給人聽見了，沒的惹人恥笑。”在她心中，與會群豪之中，原無一人位望比她更尊。這在明江山，本來便是她朱家的。說到武學修為，她除了學得木桑道人所傳的鐵劍門武功之外，十余年前更得奇遇，百尺竿頭又進一步，與當年木桑道人相比，也已遠遠的青出于藍，環顧當世，除了那個不知所蹤的袁承志之外，只怕再無抗手了。

　　草坪上群雄分成一十八堆聚集。此處疏疏落落的站著七八十人。那都是和九難相類的奇人逸士，既不愿做盟主，也不愿奉人號令。顧亭林和馮難敵明白這些武林高人的脾性習性，也不勉強，心想他們既來赴會，遇上了事，自會暗中伸手相助。過不多時，好幾省的盟主先行推舉了出來。河南省是少林寺方丈晦禪師，湖北省是武當派掌門人云雁道人，陝西省是華山派掌人“八面威風”馮難敵，云南省是沐王府的沐劍聲公子，福建省是延平郡王的次公子鄭克爽，都是眾望所歸，一下子就毫無异議的推出。其他各省有些爭執了一會，有些爭持不閒情逸致，請顧先生過去秉分調解，終于也一一推了出來。其中三省由天地會的分堂香主擔任盟主，天地會可算得極有面子。當下各省盟主聚齊在一起，但一點人數，卻只一十三位，原來晦聰禪師、云雁道人等都沒有赴會，由其門人弟子代師參預。馮難敵朗聲說道：“現下一十八省盟主已經推出，兄弟不當眾宣布各位盟主的尊姓大名，以免泄露機密。”眾盟主商議了一會，馮難敵又道：“咱們恭請顧亭林先生與天地會陳總舵主兩位，為一十八省‘鋤奸盟’的總軍師。”群雄歡聲雷動。韋小寶聽師父如此得群豪推重，做“鋤奸盟”的軍師，甚是得意。當下各省豪傑分別商議如何誅殺吳三桂，東一堆，西一簇，談得甚是起勁。

　　九難帶了韋小寶、阿珂回到客店，次日清晨便雇車東行。九難知道群雄散歸各地，一路上定會遇上熟人，是以并不除去喬裝。韋小寶見鄭克爽不再跟隨，心下大喜，不住口的談論昨晚“殺龜大會”之事。阿珂聽他說了一會，白了他一眼，道：“我知道你為什麼這樣高興。”韋小寶道：“你真聰明，猜得很對。有這許多人要去殺吳三桂，哪有不成功之理？我自己開心得很了。”阿珂道：“哼，你才不為這個高興呢。你的心有這麼好？”韋小寶道：“這倒奇了，那我為什麼高興？”阿珂道：“只因為鄭公子……鄭公子……”韋小寶見她神色懊惱，故意激她一激，說道：“啊，是了。鄭公子确是好人，剛才我出去雇車，見到他帶著四個美貌的姑娘，有說有笑，見到我後，要我問候師父和你。”阿珂心中怦的一跳，道：“你……你怎麼不早說？他又說什麼？”韋小寶道：“他說，這幾位俠女要到台灣去玩玩，他就帶她們同去，說要盡什麼地主之……之什麼的。”阿珂咬牙道：“地主之誼。”韋小寶道：“對了，對了！原來師姊剛才跟在我後面，都聽見了。”阿珂怒道：“我才沒聽見呢。”說到這里，聲音有些哽咽。

　　行出十余里，身後馬蹄聲響，數十乘馬追了上來，阿珂臉上登現喜色。但這數十騎掠過大車，毫不停留的向東疾馳，阿珂臉色又暗了下來。韋小寶道：“可惜，可惜！不是！”阿珂道：“可惜什麼？”韋小寶道：“可惜不是鄭公子追上來。”阿珂道：“他……他追上來干什麼？”韋小寶道：“或許他也請你去台灣玩玩呢。”阿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九難知道女徒心事，斥道：“小寶，別老是使壞，激你師姊。”韋小寶心里大喜，口中答應：“是，是。”又道：“天下的王孫公子，三妻四妾，最是沒良心。那四位美貌女俠，一到台灣，我看很難回得出來。這位鄭公子到了浙江，福建，只怕還得再帶幾個美女……”九難喝道：“小寶！”韋小寶道：“是，是。”三人行到中午，在道這次一家小面店中小尖，忽聽馬蹄聲響，又有數騎自西而來。一行人來到面店之外，下馬來到店中，有人叫道：“殺雞，切牛肉，做面，快，快！”紛紛坐下。韋小寶一看，原來都是熟人，徐天川，錢老本，關安基，李力世，風際中，高彥超，玄貞道人，樊綱一干天地會青木堂的好手全在其內。他想：“昨晚我在會中雖說了幾句話，罵了幾句我，但這麼許多人，亂嘈嘈的，他們离得我又遠，黑夜之中一定沒認出，否則當時怎麼不過來招呼？此刻人如上前相認，各種各樣的事說個不休，又見我另拜的師父，多半要不開心，不如裝作不見為妙。”當下側身向內，眼光不和他們相對。

　　過了一會，徐天川等所要的酒菜陸續送了上來。眾人提起筷子，正要吃喝，忽然馬蹄聲響，又有一伙人來到店中。有人叫道：“殺雞，切牛肉，做面，快，快！”阿珂喜極而呼：“啊，鄭……鄭公子來了。”原來這一伙人是鄭克爽和他伴當。他聽得阿珂呼叫，轉頭見到了她，心中大喜，急忙走近，道：“陳姑娘，師太，你們在這里，我到處尋你們不見。”

　　那面店甚是窄小，天地會群雄分坐六桌，再加上阿珂等三人坐了一桌，已無空桌。鄭府一名伴向徐天川道：“喂，老頭兒，你們幾個擠一擠，讓幾張桌子出來。”昨晚“殺龜大會”之中，鄭克爽身穿明朝服色，人人注目，徐天川等都認得他，天地會是延平郡王的部屬，原有讓座之意，只是這伴當言語甚是無禮，眾人一聽，都心頭有氣。玄貞道人罵道：“他媽的，什麼東西？”李力世使個眼色，低聲道：“大家自己人，別跟他一般見識，讓個座位無妨。”當下徐天川，關安基，高彥超，樊綱四人站起身來，坐到風際中一桌上去，讓了一張桌子出來。

　　這時鄭克爽已在九難的桌旁坐下。阿珂向韋小寶瞪了一眼，說道：“當面撒謊！又說鄭公子帶了四個女俠……”韋小寶道：“鄭公子一到，你就不喜歡我坐在一起，又要見到我便吃不下面，那也不相干。”走到徐天川身旁坐下，低聲道：“大家別認我。”徐天川等一見，都是又驚又喜。這些人個個都是老江湖，機警十分，一聽他這麼說，立時會意，誰都不動聲色。韋小寶又低聲道：“咱們只當從未見過面，徐三哥，你去跟大家說說。”徐天川站起來來，走到李力世一席上，低聲道：“本堂韋香主駕到，要大伙兒裝作素不相識。”李力世等頭也不回，自顧喝酒吃菜，心下均自欣喜，片刻之間，每一桌都通知到了。那邊桌上鄭克爽興高采烈，大聲道：“師太，昨晚會中，眾家英雄推舉我做福建省的盟主。大家商議大事，直談到天亮。我到客店中一找，你們已經走了，一路追來，幸喜在這里遇上。”九難道：“恭喜公子。不過這等機密大事，別在大庭廣眾之間提起。”鄭克爽道：“是。好在這里也沒旁人，那些鄉下粗人，聽了也不懂的。”原來天地會群雄都作了鄉農打扮，一個個赤了雙足，有的還提著鋤頭釘耙。昨晚會中人多，鄭克爽卻不認得。韋小寶低頭吃面，低聲道：“這家伙囂張得很，這幾天在河間府到處吹牛，說咱們天地會是他台灣延平王府的下屬，說總舵主見了他，恭恭敬敬的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又說咱們什麼堂的香主蔡老哥，從前是他爺爺的馬夫，什麼堂的香主李老哥，又是給他爺爺提便壺的……”關安基怒道：“哪有這等事！蔡香主，李香主雖曾在國姓爺部下，都是上陣打仗的軍官……”徐天川低聲道：“關夫子，小聲些。”關安基點點頭。韋小寶又道：“他還說了好多陰損咱們青木堂尹香主的壞話。旁人說道尹香主早已歸天了。這小子說：‘是啊，這姓尹的武藝低微，為頭兒又次，我早知道是個短命鬼……”關安基怒極，舉掌往桌上重重拍落，徐天川手快，一把抓住他手腕。韋小寶知道群雄不肯得罪了延平王的人，何況這小子是王爺的兒子，若非大肆挑拔，難以激得他們動手，眼見眾人惱怒，心下暗暗喜歡，臉上卻深有憂色，說道：“這小子胡說八道，本來也不打緊。只是他一路上招搖，說了咱們會中的許多機密大事，逢人便說切口，什麼‘地振高岡，一派溪山千古秀’，自稱是坐在紅花亭頂上的，總舵主燒六柱香，他自己便燒七柱香。聽的人不懂，他就詳細解說……”群雄一齊搖頭，會中這等機密如此泄露出去，要是落入朝廷鷹瓜耳中，天地會兄弟人人有性命之憂，眼見鄭克爽神色輕浮，所帶所伴當飛揚跋扈，這哪里還有假的？何況剛才便聽到他在對一個婦人大談昨晚“殺龜大會”之事，得意洋洋的自稱當了福建省盟主。韋小寶道：“我看咱們非得殺殺他的氣勢不可，否則大事不妙。”群雄都緩緩點頭，韋小寶道：“請風大哥去揍他一頓，卻也別打得太厲害了，只是教訓教訓他。待會我出來抱打不平，請風大哥假意輸給我。”風際中微微點頭。韋小寶又道：“錢老本，昨晚你在會中說過話，只怕這小子認得你。”錢老本低聲道：“是，我先避開了。”

　　鄭府眾伴當中兀自多人沒座位，一人見天地會群雄桌上尚有空位，在徐天川背上輕輕一拍，道：“喂，那邊還有空位，你們再讓張桌子出來。”徐天川跳起身來，罵道：“讓了一張桌子還不夠？老子最看不慣有錢人家的公子兒子，仗勢欺人。”一聲咳嗽，一口濃痰呼的噴出，向鄭克爽吐去。

　　鄭克爽正和阿珂說話，全投提防，得得覺著風聲，濃痰已到頰邊，急忙一閃，還是落在頭頸之中，滑膩膩的，其為惡心。他忙掏出手帕擦去，大怒罵道：“幾乎個鄉下泥腿子這等無法無天，給我打！”一名伴當隨向徐天川便是一拳。徐天川叫道：“啊喲”，不等拳頭打到面門，身子已向後摔出去，假意跌得狼狽不堪，叫嚷：“打死人哪，打死人哪！”鄭克爽和阿珂哈哈大笑。風際中站起身來，指著鄭克爽喝道：“有什麼好笑？”鄭克爽怒道：“我偏要笑，你管得著麼？”風際中一伸手，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鄭克爽又驚怒，扑上去連擊兩拳。風際中左躲右閃，轉身逃出門外。鄭克爽追了出去，向風際中迎面一拳，風際中斜身避開。風際中明白韋小寶的用意，要盡量讓這鄭公子出丑，壓低他的氣焰，只東一拳，西一腳的跟他游斗。

　　徐天川叫道：“咱們河南伏牛山好漢的威風，可不能折在這小家伙手里。”群雄跟著吆喝，大家知道戲弄一下這少年雖然不妨，卻不能讓他認出眾人來歷，喝罵叫嚷的話也甚有分寸，沒半句辱及他家門。李力世喝道：“咱們伏牛山這次出來做案，還沒發市，正好撞上這穿金戴銀的小子，把他抓了去，叫他老子拿一百萬兩銀子來贖票。”鄭府眾伴當見公子一時戰不下這鄉下人，聽得眾人呼喝，原來是伏牛山的盜匪，當即取出兵刃，殺將過去。徐天川，樊綱，玄貞道人，高彥超，關安基，李力世等一齊出手，登時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熱鬧。鄭府那些伴當雖然都是延平王府精選的衛士，又怎及得上天地會群雄，兼之數日前被眾喇嘛折斷手足，個個身上負傷，不數合間便被一一制服。天地會群雄手下留情，只是奪去他們兵刃，將之圍成一圈，執刀監視，并不損傷他們身子。那邊鄭克爽斗得十余合，眼見風際中手腳笨拙，跌跌撞撞，似乎下盤極為不穩，當下抖擻精神，將生平絕技盡數施展出來。他有心要在阿珂之臆炫耀，以博美人青睞，揮拳生風，踢腿有聲，著著進逼。風際中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往往在千鈞一發之際避過。

　　阿珂瞧得心焦，不住低叫：“啊喲，可惜，又差了一點兒。”韋小寶走近前去，說道：“師父，你老人家身子未曾痊愈，這些大盜凶悍得緊，待會鄭公子如果落敗，你老人家別出手罷。”阿珂怒道：“你瞧他全然占了上風，怎會打輸？真是瞎三話四。”九難微笑道：“這些人似乎對鄭公子并無惡意，只是跟他開開玩笑。這一位對手，武功可比鄭公子強得太多了。”阿珂不信，問道：“師父，你說那強盜的武功高過鄭公子？”九難微笑道：“那還有說？這武功著實了得，只怕也未必是伏牛山的強盜。倘若他們真是強盜，嘴里就不會亂說亂嚷，說什麼要綁票做案。”韋小寶心想：“畢竟師父眼光高明。”說道：“那麼弟子去勸他們別打了罷？”阿珂白了他一眼，道：“你有什麼面子，什麼本事？能勸得他們動？”韋小寶道：“這強盜武功雖高，拳腳中卻有老大破綻。鄭公子斗他不過，我在十招之內，定可打得他落荒而逃。”

　　九難知他武功低微，但說不定又有什麼希奇古怪的法子，足以制胜，說道：“這伙人看來不是壞人，不可傷了他們性命。”頓了一頓，又道：“那些下三濫的下蒙汗藥，放毒之類手段，若不是面臨生死關頭，決不可使。你已是我鐵劍門的門下，可不能壞了本派名頭。”韋小寶道：“是，是。我聽師父的話，決不損傷他們便是。”九難歎了口氣，忽然想起當年華山之巔，鐵劍門掌門人玉真子來向木桑道人尋釁之事。玉真子奸淫擄掠，無惡不作。說到鐵劍六的名頭，一來門下人丁寥落，名聲不響，二來由于玉真子之故，實在也沒什麼光彩。這小弟子輕浮跳脫，如不走上正途，只握將來成了玉真子的嫡系傳人，那可大大不妥了。韋小寶見她忽有憂色，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道她瞧出天地會群武功不弱，她武功未復，深感難以應付，便道：“師父你盡管放心，我有法子救鄭公子的性命。”阿珂啐道：“又來胡說了。鄭公子轉眼便贏，要你救什麼性命？”

　　剛說這里，只聽得嗤的一聲響，鄭克爽的長袍已被拉下一片，鄭克爽大怒，出手更怜惜了，卻聽得嗤嗤嗤之聲不絕，風際中十根手指使如鷹爪一般，將他長袍，內衣，褲子一片片的撕將幾下，但用輕恰到好處，絲毫不傷他肌肉。鄭克爽眼見再撕得向下，身子便會全裸，驚惶之下，轉身欲逃。風際中雙臂一曲，兩手手肘已抵到他胸前。鄭克爽急忙後退，雙拳擊出，只覺手腕一緊，風際中左手已握住他右手，右手握住他左手，順勢一揮，將他身子擲出，叫道：“接住了！”這一擲竟有七八丈遠。玄貞道人展開輕功追去，抬頭道：“高兄弟，你來接班！”高彥超立即躍出。樊綱，徐天川，關安基等覺有趣，紛紛大呼奔去。玄貞道人接住了鄭克爽，便又擲出，落下時剛好高彥超趕到，接住後再擲給數丈外的徐天川。這些人膂務強弱，輕功有高低，擲人進或遠或近，奔躍時或快或慢，但鄭克爽在半空中飛出數丈以外，始終沒有落地。天地會群雄各展所長，這時方顯出真功夫來。關安基膂力奇大，先將鄭克爽向天擲上四五丈，待他落下時，雙掌在他背心一推，兩股道力并在一起，鄭克爽猶似騰云駕霧一般，這一下飛得更遠。

　　韋小寶看得高興之極，拍手大笑，突然後腦禿的一聲響，給阿珂用手指節重重的打了個爆栗。他一驚回頭。阿珂驚怒交集，急道：“他們綁了他去啦，你……你快去救人。”韋小寶道：“他們跟鄭公子又沒冤仇，師父說不過是開開玩笑，你何必著急？”阿珂道：“不，不是的，他們綁了他去，要勒索一百萬兩銀子。”韋小寶道：“鄭公子家銀子多得很，三百萬，四百萬也出得起，一百萬兩銀子打什麼緊？”阿珂右足在地下重重一頓，說道：“唉，你不生眼睛麼？他……他給強盜整得死去活來。”韋小寶在她耳邊輕聲道：“你要我救他，這也不難，你得答應做我老婆。”阿珂怒道：“胡說。”遠遠望去，見鄭克爽給人接住後不再拋擲。聽得有人叫道：“喂，你們快回去拿銀子，到伏牛山來贖人。我們不會傷害這小子的性命，每天只打他三百大板。銀子早到一天，他就少挨三百下，遲到十天，多吃三千大板。”阿珂拉住韋小寶的手，急道：“你聽，你聽，他們每天要打他三百大板，這里去台灣路途搖遠，一個月也不能來回。”韋小寶道：“每天三百板，就算兩個月罷，兩個月六十天，三六一十八，也不過一千八百板……”阿珂道：“唉，不是的，是一萬八千板，你這人真是……”韋小寶笑道：“我算數不行。這一萬八千板打下來，他的‘屁股功’可練得登造極了。”阿珂怒極，將他手掌一摔，道：“我再也不睬你了。”又氣又急，哭了出來。韋小寶道：“好，好，別哭。我來想法子。不過我剛才提的條件，你可不能賴。”阿珂道：“你快救了他再說。”韋小寶知道她只是隨口敷衍，真要她答應嫁給自己，那是無論如何不肯的，說道：“我為你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以後你可不得再欺侮我。”阿珂道：“是，是！快去，快去！”說這話時，眼光沒向他帶上一眼，只是瞧著遠處的鄭克爽，但見他雙手被反綁，給人抱上了馬背，轉眼便給帶走了，情急之下，伸手在韋小寶背上推了推。韋小寶心中罵道：“他奶奶的，老子遇到的美貌妞兒，總是求我救她的心上人。老子這冤大頭可做熟手之極，只怕‘冤大頭功’也練得登峰造極了。”他快步奔出，叫道：“喂，喂，伏牛山的大王，在下有話說。”

　　群雄早就在等他挺身而出，當下都轉過身來。高彥超道：“小兄弟，你有什麼話說？”韋小寶道：“你們干麼抓他？”高彥超道：“我們山寨兄弟眾多，缺了糧食，今日將他暫行扣押，要向他爹借一百萬兩銀子。”韋小寶道：“一百萬兩銀子，那是小事一件，我借你們便是。”高彥超哈哈大笑，道：“小兄弟尊姓大名？憑什麼說這等大話？”韋小寶道：“我名叫韋小寶。”高彥超“啊喲”一聲，抱拳行禮，躬身說道：“原來是小白龍韋英雄，你殺死滿洲第一勇士鰲拜，天下揚名，我們好生仰慕，今日拜見尊范，實是三生有幸。”樊綱等一齊恭謹行禮。韋小寶抱拳還禮，道：“不敢當。”高彥超道：“沖著韋英雄大大的面子，這小子我們放了。那一百萬兩銀子，也不敢要了。”徐天川從身邊取出兩只大元寶來，雙手恭恭敬敬的呈上，說道：“韋英雄，你路上倘若使費不足，這里一百兩銀子，請先收用。”韋小寶道：“多謝！”收下元寶，轉身交給阿珂。阿珂萬萬想不到這小惡人名頭竟如此響亮，這些凶神惡煞的大強盜一聽他自報姓名，竟如下屬見到了頂頭上司一般。她哪知這個“小惡人”，其烊正是這些“大強盜”的頂頭上司，這些“大強盜”為了湊趣，故意的加倍巴結，演出一出好戲。她又驚又喜，心想鄭公子終于脫卻了危難。卻見風際中一踏上一步，說道：“且慢。韋英雄，你殺死鰲拜，我們是萬分佩服的。只不過大家素不相識，怎知你是真的韋英雄，還是冒充他老人家的大名，出來招搖撞騙？”韋小寶道：“這話倒也有理，閣下要怎樣才能相信？”風際中道：“在下斗膽，想請韋英雄指點三招。滿洲第一勇士都死在你手下，尊駕武功自然非同小可，是真是假，一試就知。”韋小寶道：“好，咱們只試招式，點到即止。”風際中道：“正是，還請韋英雄手下留情，以免打得在下身受重傷。”韋小寶暗暗好笑，心想：“風大哥向來不愛說話，哪知起戲來，竟然似模似樣。”便道：“老兄不必客氣，說不定我不是你對手。”左手一指，右手輕飄飄拍了出去，只拍出半尺，手掌轉了一圈，斜拍反捺，正是澄觀試演過的“般右掌”中的一招“無色無相”。風際中見聞甚博，叫道：“妙極，這‘般若掌’的高招，叫做‘無色……’什麼的。伸手一接，向後一仰，險些摔倒。

　　韋小寶掌上原無半分內功，笑道：“閣下說得是，這是一招‘無色無相’。”跟著左手斜舉，自右上角揮向左下角，突然五指成抓，晃幾下。風際中大叫：“了不起，又是‘般若掌’神功，這是‘靈鷲聽經’。”擺起馬步，雙掌緩緩前推，掌心和韋小寶手指尖微微一触，立刻“啊”的一聲大叫，向後急翻三個筋斗。他翻筋斗之時，潛運內力，待得站定，滿臉已漲得血紅，便如喝了十七八碗烈酒一般，身子晃了幾晃，一交坐倒，搖手道：“不……不成……不比了，佩服之至！韋英雄，多謝你饒我性命。”韋小寶拱手道：“老兄承讓。”說話之時，連連向他霎眼。風際中卻做得甚像，臉上神色又是沮喪，感激，還帶著幾分衷心你欽佩之意。徐天川邁步而前，說道：“韋英雄武功驚人，果然名不虛傳，在下來領教向招。”韋小寶道：“好！”欺身而上，雙手交叉，一手扭在他左胸，一手拿他右脅，乃是少林派上乘武功“拈花擒拿手”中的一招。徐天川見他這一招擒拿手十分高明，不禁暗暗佩服：“韋香主聰明之極，一學武功便進步神速。”他卻不知韋小寶出手招式似模似樣，其實沒絲毫內力，縱然給他拿住了，也是一無所損。徐天川身材矮小，最擅長的武是巧打擒拿，當即施展看家本領，與韋小寶拆將起來。數招之後，兩人雙手扭住，徐天川“啊”的一聲，右手軟軟下垂，假裝被扭脫了關節，說道：“佩服之至！”退開兩步，左手托住了自己右手，一送一挺，裝上了關節。這一項自上關節的手法，原來是擒拿手中的上乘武功，他照做之時，一絲不苟，上得干淨利落。跟著樊綱，玄貞道人，李力世三人一一上前討戰。韋小寶所使的盡是澄觀所授的上乘招式，樊綱等三人都是或三四招，或七八招便敗了下去。高彥超朗聲道：“今日得見韋英雄高招，當真令人大開眼界，小人等佩服之至！他日韋英雄路過伏牛山，還請山不棄，上山來盤莫恒數日。”韋小寶道：“那自然是要叨擾的。”群雄躬身行禮，牽馬行開，一直走到鎮尾，這才上馬而去。他們竟然不敢在韋小寶面前上馬，實是恭敬之極。阿珂終于服了：“這小惡人原來武功高強，每次假裝打我不過，都是故意讓我的。”

　　到此地步，鄭克爽只得過來向韋小寶道謝。韋小寶笑道：“鄭公子不必客氣，我不過運氣好，誤打誤撞，胜了他們，講到真實武功，那是遠遠不及閣下了。”他這幾句話其實倒是真話，但鄭克爽聽來，卻覺得辛辣的譏刺，不由得滿臉通紅。當晚一行人南到獻縣，沒了客店。九難遣開阿珂，問韋小寶道：“白天跟你做戲的那些人，都是你的朋友，是不是？”九難眼光何等厲害，風際中、徐天川那些人的做作，瞞得過鄭克爽和阿珂，卻怎瞞得過這位武學高人？韋小寶知道西洋鏡已經拆穿，笑道：“也不算是什麼朋友。”九難道：“這些人武功個個頗為了得，怎肯陪著你如此鬧著玩？”韋小寶笑道：“他們多半看不慣鄭公子的驕傲模樣，想是借著弟子，挫折一下他的嬌氣。”九難心想此言倒也不理。說道：“你那幾招般若掌，拈花擒拿手法，便得可也不錯啊。”韋小寶笑道：“那是裝腔作勢唬人的，管了不了用。”

　　說話之間，只聽得人喧馬嘶，有一大幫人來投店。一人大聲道：“一間上房，定要最好的，其餘的將就此地就罷了。”韋小寶一聽，心中一喜，認得沐王府搖頭獅子吳立身。韋小寶問道：“師父，咱們是不是去殺吳三桂？”九難道：“我這次所受內傷著實不輕，雖然傷勢好了，內力未復，須得找個清靜所在將養些時日，再定行止。否則倘若再遇上敵人，我不能出手，老是由你去胡混瞎搞，咱們鐵門太不成話。”說著也不由得好笑。韋小寶道：“是，是。師父身子要緊。”從行囊中取出極品旗槍龍井茶葉，泡了一蓋碗茶，說道：“弟子日後學會了師父的武功，遇上敵人，就可正大光明的動手了。師佼，我去街上瞧瞧，看看有什麼新鮮的蔬菜。”走出房來，只見阿珂與鄭克爽正并肩走向店外，神情十分親熱，登時心底一股醋意直涌上來，便跟在二人身後。阿珂回頭道：“跟著我干麼？”韋小寶道：“我又不是跟你。我去給師父買菜。”阿珂道：“好！鄭公子，咱們向這邊走。”伸手向城西的一座小山一指。韋小寶妒火更熾，說道：“小心些，別碰上了山大王，我可不能來救你們。”阿珂白了他一眼，道：“誰要你救了？”鄭克爽知他是重提自己丑事，甚是惱怒，哼了一聲，快步而行。

　　韋小寶眼見二人慚慚去遠，忽聽得阿珂格格一笑，激怒之下伸手拔出匕首，便欲追上去將鄭克爽殺了，跨出兩步，心想：“當真要打，我可不是他二人對手了。”當下強忍怒氣，到街上去買了些口蘑，冬茹，木耳，粉絲，提著回到房中，見阿珂和鄭克爽尚未回來，想像他們二人在僻靜之處談情說愛，只氣得不住大罵。突然有人在他肩頭輕輕一拍，一把抱住，笑道：“韋兄弟，你在這里？”韋小寶轉頭一看，原來是御前待衛總管多隆，不由得大喜，笑道：“你怎麼來了？”只見他身後跟著十余人，都是御前侍衛，穿著卻是尋常小兵裝束。眾侍衛見了他，個個眉花眼笑，卻不上前參見招呼。多隆低聲道：“這里人雜，到我房里說話。”原來他們一干人便也住以這客房里。

　　到得房中，眾侍衛一一上前參見，韋小笑道：“罷了，罷了！”取出一千兩銀票，笑道：“眾位兄弟們去喝酒花用罷。”眾侍衛早知這位副總管出手豪闊，只要遇上了他，必有好處，當下歡然道謝。多隆低聲道：“韋兄弟，自從你在五台山遇險之後，皇上日常記挂在心，派我們出來尋找你的下落。”韋小寶心下感激，站起身來，說道：“多謝皇上恩德。卻怎敢勞動多大哥的大駕？”多隆笑道：“皇上本來也沒派我，只派了十五名侍衛兄弟，是我自告奮勇。一來做哥哥的也真牽記著你，二人也好乘機出京來玩玩，這是托了你兄弟的洪福。”眾人都笑了起來。多隆道：“這一下，我們幾個算立了大功，回京之後，皇上得知韋兄弟脫險，定是十分歡喜。我們一路上打聽，韋兄弟的訊息沒聽到，卻查到一伙叛賊密謀造反，在河間府大舉議事，我們就過來瞧瞧。”韋小寶道：“我也正為此事而來，聽說這次他們聚會，叫作什麼‘殺龜大會’。”多隆大拇指一翹，說道：“厲害，厲害，什麼事都逃不過韋兄弟的眼去。”韋小寶道：“你們探到了什麼消息？”多隆道：“這里兩個兄弟混入了大會之中，得知他們是要對付吳三桂，各省都推舉了盟主。好幾個盟主的名字也都查倒了。”韋小寶心念一動，問道：“是哪幾個？”多隆道：“云南是沐劍聲，福建是台逆鄭經的次子，叫做鄭克爽。”跟著又說了好幾個盟主的名字。韋小寶道：“那沐劍聲、鄭克爽等人的相貌，可認得出麼？”多隆道：“黑夜之中，這兩個兄弟看不清楚，也不敢走近細看。”韋小寶道：“多大哥，你回京之後，請你稟告皇上，便說奴才韋小寶也在查訪這件事，一等有了眉目，就回京面奏。”多隆道：“是，是。韋兄弟如此忠心辦事，這次立了大功，皇上必定又有封賞。”韋小寶道：“如有功勞，還不是咱們御前侍衛大伙兒的面子？眼前有一件事，要請各位辛苦一趟。”眾侍衛都道：“韋副總管差遣，自當效勞。”韋小寶道：“這件事說起來可氣人得緊。我有個相好的姑娘，此刻正在跟一個浮滑小子勾勾搭搭……”

　　他剛說到這里，眾侍衛已是氣憤填膺，個個破口大罵：“他媽的，哪一個小子如此大膽，敢來動韋副總管的人？咱們立刻去把這小子殺了。”韋小寶道：“殺倒不必。你們只須去打他一頓，給我出這一口惡氣，不過這小子是我朋友，卻也不可打得太過重了，尤其不可碰那們姑娘。”眾侍衛笑道：“這個自然理會得，韋副總管的相好姑娘，誰敢得罪了？”韋小寶道：“這二人向西去了。你們一動手，我假裝上來相救，將你們打跑。各位可得大大相讓，使得兄弟在心上人面前出出風頭。”眾侍衛齊聲大笑，都道：“韋副總管分派的這樁差事，最有趣不過。”

　　多隆笑道：“大伙兒這就去干，喂，個個須得小心在意，要是露了馬腳，韋副總管可不拿你們當好兄弟啦。”眾侍衛都笑道：“韋副總管的大事，大伙兒赴湯蹈火，豈敢退後？”一名侍衛道：“他媽的，這小子調戲韋副總管的相好，好比調戲我的親娘，老子還不跟他拚命？”眾人一齊大笑。韋小寶笑道：“輕聲些，別讓旁人聽到了。”眾侍衛磨拳擦掌，嘻嘻哈哈的一擁而上。

　　韋小寶提了蔬菜，交給廚房，賞了他五錢銀子，吩咐整治精致素菜，這才慢慢的向西城行走，走出一里多地，只聽叱喝叫罵之聲大作，遠遠望見數十人手執兵刃打得甚是熱鬧，心想：“這小子倒也了得，居然以寡敵眾，抵擋得住。”緩緩走近，不禁吃了一驚，只見眾待衛圍住了七八人狠斗，對方背靠城牆，負隅而戰，卻是沐劍聲，吳立身一干人。沐劍聲身旁有個年輕姑娘，手握雙刀，已打得頭發散亂，城頭攜手觀戰，正是阿珂和鄭克爽。韋小寶又好氣，又好笑，心道：“他媽的，打錯了人。定是他們先看了了沐公子，見他帶著個姑娘，不分青紅皂白，便即上前動手。”見多隆握一柄鬼頭刀，站在後面督戰，當即走到他身邊，低聲道：“打錯了，是城頭上那兩個。”說了這話，立即走開。

　　多隆喝道：“不對，喂，相好的，原來欠債的不是你們。好，大伙兒都退下，放他們走罷！”眾侍衛一聽，紛紛退開。沐劍聲，吳立身等人少，本已不敵，先前只道自己露了形跡，這些清兵是來捉拿的，幸虧他們退開，正是求之不得。吳立身一眼瞥見韋小寶，暗道：“暗愧，原來這次又是蒙韋恩公相救。否則殺了我不打緊，小公爺落入韃子手中，那可是萬死莫贖了。”其時不便和韋小寶相認，與沐劍聲等奔出城門，向北疾奔而去。

　　韋小寶走上城頭，問阿珂道：“師姊，他們為什麼打架？都是些什麼人？”阿珂小嘴一撇，說道：“誰知道呢？這些官兵是討債來的。”韋小寶道：“咱們回店去罷，別讓師父又記挂。”阿珂道：“你先回去，我隨後就來。”剛說到這里，眾侍衛已奔到城頭，一名侍衛指著鄭克爽，叫道：“是他，欠我銀子的是這小子。”韋小寶低聲道：“鄭公子，師姊，咱們快走。韃子官兵胡作非為，惹上了很是麻煩。”阿珂也有些害怕，道：“好，回去罷。”一名侍衛搶上前來，指著鄭克爽道：“前晚在河間府妓院里玩花姑娘，你欠下我一萬兩銀子，快快還來。”鄭克爽怒道：“胡說八道，誰在妓院里去啦，怎會欠了你銀子？”一名侍衛道：“還說不是呢？前天晚上，你膝頭坐了兩個粉頭，叫作什麼名字哪？”另一名侍衛道：“年紀大那個叫阿翠，小的那個叫紅寶。你左邊親一嘴，喝一口酒，右邊摸一摸人家臉蛋，又喝一口酒，好不風流快活，還想賴麼？”又一名侍衛道：“你摟著兩個粉頭，跟我們擲骰子，輸了二千兩銀子，要翻本，向我借了三千，向這位老兄借了二千，後來又向他借了一千五，向那位借了二千兩……”另一人道：“再向我借了一千五，一共是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五人一齊伸手，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快快還來！”阿珂想起當日在妓院中見到韋小寶跟著眾妓胡鬧的情景，又想起前幾日在草堆之中，鄭公子在自己身上亂摸亂捏，看來這事多半不假，再一算日子，前晚正是“殺龜大會”的前夕，鄭公子深夜不歸，次日清晨卻見他滿臉酒意，說是什麼英雄豪傑邀他去喝酒，喝酒不假，請他的卻不是英雄豪傑，而是妓院中的下賤女子，想到此處，不由得珠淚盈盈欲滴。

　　眾侍衛截住鄭克爽的後路，將他團團圍住，後面一人一伸手，抓住了他後頸。鄭克爽大怒，手肘後挺，重重撞在他胸口。那侍衛大叫一聲，痛得蹲下身去。余人一擁而上，拳腳紛施，這些人單打獨斗，都不是鄭克爽的對手，但七八人一齊動手，將他掀在地下。阿珂急叫：“有話好話，不可胡亂打人。”搶上前去相救。

　　多隆道：“喂，大姑娘，這事跟你不相干，可別趕這淌混水。”阿珂急道：“讓開！”伸手向他肩頭推去。多隆是大內高手，武功了得，左手輕輕一揮，震得她向後跌開數步。那邊眾侍衛向鄭克爽拳打腳踢，劈劈拍拍的一住打他耳光。阿珂急攻數招，卻被多隆笑吟吟的逼得鄭克爽越來越遠。多隆笑道：“大姑娘，這個花花公子吃喝嫖賭，樣樣俱全，今天早晨還在向我借五千兩銀子，說是娶那兩個粉頭回家去做小老婆，你何必回護于他？”阿珂退開幾步，急叫：“你們別打，有話……有話慢慢的說。”一名侍衛笑道：“你叫他還了我們銀子，自然不會打他。”說著又在鄭克爽面門砰的一拳，他鼻孔中登時鮮血長流。一名侍衛拔出刀來，叫道：“割下他兩只耳朵再說。”說著將單刀在空中虛劈兩刀。

　　阿珂拉住韋小寶的手，急得要哭了出來，道：“怎麼辦？怎麼辦？”韋小寶道：“一萬兩銀子我倒有，只是送給他還賭帳嫖帳，可不大愿意。”阿珂道：“他們要割他耳朵了，你就……你就借給我罷。”韋小寶道：“師姊要錯，別說一萬兩，就十萬兩也借了，不過日後你是我妻子，我筆帳不能算。你叫鄭公子向我借。”阿珂頓足道：“唉，你這人真是。”叫道：“喂，你們別打，還你們錢就是。”眾侍衛打得夠了，便即住手，但仍是按住鄭克爽不放。阿珂叫道：“鄭公子，我師弟有銀子，你向他借來還債罷。”鄭克爽氣得幾欲暈去，但見鋼刀在臉前晃來晃去，怕他們真的割了自己耳朵，心下也真害怕，眼望韋小寶，露出祈求之色。阿珂拉拉韋小寶的袖子，低聲道：“就借給他罷。”

　　一名侍衛冷笑道：“一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沒中沒保，怎能輕易借了給人？這小子最愛賴偵債，大伙兒可不是上了他當嗎？”另一人道：“除非這姑娘做中保，這小子倘若賴帳不還，就著落在這位姑娘身上償還。”那高舉鋼刀的侍衛大聲道：“人家大姑娘跟這臭小子沒親沒故，干麼要幫他作保？如果一萬兩銀子還不出，除了拿身子償還，嫁給這位小財主之外，還有什麼法子？”眾侍衛哄笑道：“對了，這主意十分高明。”韋小寶低聲道：“師姊，不成，你聽他們的話，那不是太委屈你了麼？”

　　拍的一聲響，一名侍衛又重重的打了鄭克爽一個耳光。他手腳全被拉住，絕無抗拒之力。一名侍衛喝道：“狠狠的打，打死了他，這一萬兩銀子，就算掉在水里。這叫做眼不見，心不煩。”劈劈拍拍，又打了起來。鄭克爽叫道：“別打！別打！韋兄弟，你手邊如有銀子，就請借給我一萬兩，我……我保證一定歸還。”韋小寶斜眼瞧著阿珂，道：“師姊，你說借不借？”

　　阿珂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哽咽道：“借……借好了！”一名侍衛在旁湊趣，大聲道：“大姑娘作的中保，日後大姑娘嫁小財主，這臭小子倒是媒人。”韋小寶從懷中摸出一疊銀票來，檢了一萬兩，便要去交換鄭克爽，一轉念間，交給了阿珂。阿珂接了，說道：“銀子有了，你們放開他啊。”眾侍衛均想，先前韋副總管說好是由他出手救人，現下變成了使銀子救人，不知是否合他心意，當下仍然抓住鄭克爽不放。

　　韋小寶道：“這一萬兩銀子，你們拿去分了罷，他媽的，總算是大伙兒辛苦一場。你們這些混賬王八蛋，快快給我放人！”眾侍一聽大喜，韋小寶言中意思，顯然是將一萬兩銀子賞給他們了，當下放開了鄭克爽。阿珂伸手將他扶起，將銀票交給他。鄭克爽怒極，隨手接過，看也不看，便交給身旁的一名侍衛。韋小寶罵道：“他們這批王八蛋，韃子官兵，將我朋友打成這個樣子，老子不和你們干休。”阿珂生怕多起糾紛，忙道：“別罵了，咱們回去。”韋小寶道：“這件可想想也教人生氣，欠債還錢，那已經還了。鄭公子這一頓打，可不是白挨了嗎？”

　　多隆哈哈大笑，說道：“這小子窮星剛脫，色心又起，他媽的，你老是挨著人家大姑娘干麼？”一伸手，抓住鄭克爽的後頸，提起他身子，在空中轉了兩個圈子，喝道：“我把你拋一城牆去，瞧你是死是活！”鄭克爽和阿珂齊聲大叫。多隆將鄭克爽重重在地下一頓，喝道：“以後你給我离得這位姑娘遠遠的，人家好好的姑娘，跟你這狂嫖濫賭，偷雞摸狗的小子在一起，沒的壞了名頭。我跟你說，以後我再見到你纏在這姑娘身旁，老子非扭斷你的狗頭不可。”說著左手握住他辮根。右手將他辮子在手掌繞了兩轉，深深吸了一口氣，胸口登時鼓了起來，手臂手背上肌肉凸起，一聲猛喝，雙臂用力向外一分，拍的一聲響，辮子從中斷絕。眾侍衛見他如此神力，登時采聲雷動。多隆膂力本強，又練了一身外家硬功。雙膀實有千斤之力。幸好他左手握住了辮根，否則，鄭克爽這根辮子是假的，輕輕一拉，便揭露了他不遵朝令，有不臣之心的大罪。多隆拋下半截辮子，五根鼓槌兒般的大手指叉在鄭克爽頸中，跟著左手叉住他的後頸，雙手漸漸收緊，鄭克爽的臉漸漸脹紅，到後來連舌頭也伸出來，眼見便要窒息而死。十余名侍衛各抽兵刃，團團圍在二人身周，不讓阿珂過來相救。

　　韋小寶叫道：“錢也還了，還想殺人嗎？”一沖而前，砰的一拳，打在一名侍衛小腹之上。那侍衛“啊”的一聲，一個筋斗摔出，大叫大嚷，手足亂伸，說什麼也爬不起來。韋小寶雙拳一招“雙龍搶珠”，向多隆打去。多隆兩只手正叉在鄭克爽頸中，難以招架，登時中拳。這招“雙龍搶珠”本是打向敵人太陽穴，但多隆身材高大，韋小寶卻生得矮小，兩個拳頭都打在他膂下。多隆假裝大怒，罵道：“死小鬼，老子叉死了你！”放開鄭克爽，和韋小寶斗了起來。韋小寶使開海天富與澄觀處學來的武功，身法靈活，一招一式，倒也巧妙美觀。多隆出拳有風，盡往他身旁數寸之處打去，突然斗得興發，飛腿猛踢，喀喇一聲，將韋小寶身旁一株棗樹踢斷了，眾侍衛大聲喝采。阿珂見多隆如此神威，生恐韋小寶給他打死了，叫道：“師弟，莫打了，咱們回去。”韋小寶大喜：“她關心起我來了，小娘皮倒也不是全沒良心。”多隆又是一腳，將地下一塊斗在石頭踢得飛了起來，掉下城頭。韋小寶出招越來越快，拍的一掌，正中對方肚皮，多隆“啊啊”大叫，雙腿一彎，坐倒在地，叫道：“老子不服，再來打來！”一躍而起，雙臂直上直下的急打過來。韋小寶側身閃避，多隆一拳打上城牆，登時打下三塊大青磚來。塵土飛揚之中，韋小寶飛起右腳，腳尖還沒碰到他身子，多隆大叫一聲，從城牆上溜了下去，掉在城牆腳下，動也不動。韋小寶大吃一驚，生怕真的摔死了他，俯首下望。多隆抬頭一笑，霎了霎眼，搖手示意不妨，隨即伏倒。韋小寶這才放心。眾侍衛都驚惶不已，紛紛奔下城頭。韋小寶一拉阿珂，低聲道：“快走，快走！”三人一溜煙的奔回客店。

　　回到客店之中，九難見阿珂神色有异，氣喘不已，問道：“遇上了什麼事？”阿珂道：“有十多個韃子官兵跟鄭公子為難，幸虧……幸虧師弟打倒了官兵的頭腦。”九難道：“給我在客店里安安靜靜的耽著，別到處亂走，惹事生非。”阿珂低頭答應，過了一會，總是記挂著鄭克爽的傷勢，到他房中中看望，只見眾伴當已給他敷上傷藥，已睡著了。韋小寶見她從鄭克爽房里出來，又是有氣，又有些懊惱：“剛才怎不叫他們當真割下了這小子的耳朵？”又想：“這妞兒一心一意，總是記挂著這臭小子。我就算把這小子耳朵割了，眼睛戳瞎了，看來她還是把他當作心肝寶貝。”饒是他機警多知，遇上了這等男女情愛之事，卻也是一籌莫展了。

## 第二十八回　未免情多絲宛轉　為誰辛苦竅玲瓏

　　韋小寶當晚睡到半夜，忽聽得窗上有聲輕敲，迷迷糊糊的坐起身來，只聽窗外有人低聲道：“韋恩公，是我。”他一凝神，辨明是吳立身的聲音，忙走近窗邊，低聲道：“是吳二叔麼？”吳立身道：“不敢，是我。”韋小寶輕輕打開窗子，吳立身躍入房內，抱住了他，甚是歡喜，低聲道：“恩公，我日日思念你，想不到能在這里相會。”轉身關上窗子，拉韋小寶并肩坐在炕上，說道：“在河間府大會里，我向貴會的朋友打聽你的消息，他們卻不肯說。”韋小寶笑道：“他們倒不是見外，有意不肯說。實在我來參加‘殺龜大會’，是喬裝改扮了的，會中兄弟也都不知。”吳立身這才釋然，道：“原來如此。今日撞到韃子官兵，又蒙恩公解圍，否則的話，只怕我們小公爺要遭測。小公爺要我多多拜上恩公，實是深感大德。”

　　韋小寶道：“大家是好朋友，何必客氣。吳二叔，你這麼恩公長、恩公短的，聽來著實別扭，倘若你當我是朋友，這稱呼今後還是免了。”

　　吳立身道：“好，我不叫你恩公，你也別叫我二叔。咱倆今後兄弟稱呼。我大著幾歲，就叫你一聲兄弟罷。”韋小寶笑道：“妙極，你那個劉一舟師倒，豈不是要叫我師叔了？”吳立身微覺尷尬，說道：“這家伙沒出息，咱們別理他。兄弟，你要上哪里去？”

　　韋小寶道：“這事說來話長。二哥，做兄弟的已對了一頭親事。”

　　吳立身道：“恭喜，恭喜，卻不知是誰家姑娘？”隨即想到：“莫非就是方怡？他找到了方姑娘和小郡主了？”滿臉都是喜色。

　　韋小寶道：“我這老婆姓，不過有一件事，好生慚愧。”吳立身問道：“怎麼？”韋小寶道：“我這老婆卻另有個相好，姓鄭，這小子人品極不規矩。想勾搭我的老婆，倒還是小事，他卻向韃子官兵告密。今日那些官兵來跟小公爺為難，就是他出的主意。”

　　吳立身大怒，道：“這小子活的不耐煩了，卻不知為了什麼？”

　　韋小寶道：“你道這小子是誰？他便是台灣延平郡王的第二兒子。他說延平郡王統領大軍，你們沐王府卻已敗落，無權無勢，什麼何足道哉？”吳立身怒道：“我們沐王爺是大明開國功臣，世鎮云南，怎是台灣鄭家新進之可比？”韋小寶道：“可不是嗎？這小可說道：是誰殺了吳三桂，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露臉；你們在云南是地頭蛇，要殺吳三桂，比他們台灣鄭家要方便百倍。他來跟我商量，說要把沐家的人先除去了。我說我們天地會跟沐王府早有賭賽，瞧誰先干掉吳三桂。英雄好漢，贏要贏的光彩，輸要輸得漂亮，哪有暗中算計對方之理？這小子不服氣，便另生詭計。幸虧韃子官兵不認得小公爺，我騙他們說認錯我了，你們才得脫身。”吳立身連叫：“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他媽的，這小子不是人。”

　　韋小寶道：“二哥，這小子非教訓他一頓不可。瞧在延平郡王的面上，我們也不能殺了他。最好你去打他一頓，兄弟便挺身而出來相勸，跟你動手。你故意讓我向招，假裝敗退，不知肯不肯？”吳立身道：“兄弟是為我們出氣，哪有不肯之理？如此最好，也免得跟台灣鄭家破面，多惹糾紛。”韋小寶道：“那個頭臉有傷，跟兄弟在一起的小子，便是他了。”吳立身道：“是。他鄭家又怎麼了？沐王府今天雖然落難，卻也不是好欺侮的。”

　　韋小寶道：“可不是嗎？”隨即問起那天在莊家大屋“見鬼”之事。他日間雖見到徐天川，但當時不便問，一直記挂著這件事。

　　吳立身臉有慚色，不住搖頭，說道：“兄弟，你今日叫我一聲二哥，我這做哥哥的實在好生慚愧。那日我們被那批裝神弄鬼的家伙使邪法制住了，豈知這批家伙給人引出屋致去，拿了起來。幾個女子剛過來放了我們，卻又有一批鬼家伙攻進屋來，把章老三他們救了出去。”韋小寶點點頭，心道：“那是神龍教的，莊三少奶她們抵敵不住。”

　　吳立身搖頭道：“那時我和徐老爺子穴道剛解開，手腳還不大靈便，黑暗之中胡里胡塗的亂斗一場，大伙兒都失散了。到第二天早上才聚在一起，可是兄弟你、小郡主、方姑娘三個，卻說什麼也找不到，我們又去那間鬼屋找尋。屋里只有一個老太婆，也不知是真聾不是假聾，纏了半天，問不出半點所以然來。徐老爺子和我都不死心，明探暗訪直搞了大半個月，唉，半點頭緒也沒有。好兄弟，今天見到你，真是開心。小郡主和方姑娘去了哪里？你可有點訊息嗎？我們小公爺記挂著妹子，老是不開心。”韋小寶含糊以應：“我也挺記挂著她兩個。方姑娘聰明伶俐，小郡主卻是個老實頭，早些跟他哥哥見面就好啦。”心想：“原來你們沒給神龍教捉去，沒給逼服了毒藥來做奸細，那好得很。”他知吳立身生性直爽，不會說謊，倘若這番話是劉一舟說的，就未必可信。吳立身道：“兄弟，你好好保重，做哥哥的去了。”說著站起，頗為依依不舍，拉著他手，又道：“兄弟，天下好姑娘有的是，你那夫人倘若對你不住，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韋小寶長歎一聲，黯然無語。這聲歎息倒是貨真價實。吳立身推開窗子，跳了出去。

　　次日韋小寶隨著九難和阿珂出城向北，鄭克爽帶了伴當，仍是同行。九難問他：“鄭公子，你要去哪里？”鄭克爽道：“我要回台灣，送師太一程，這就分手了。”行出二十余里，忽聽得馬蹄聲急，一行人從後趕了上來。奔到近處，只見來人是一群鄉農，手中拿了鋤頭，鐵扒之屬，當先一人叫道：“是這小子，就是他了。”韋小寶一看，這人正是吳立身。一伙人繞過大車，攔在當路。吳立身指著鄭克爽罵道：“賊小子，昨晚你在張家莊干了好事！貓兒偷了食，就想溜之大吉嗎？”鄭克爽怒道：“什麼張家莊、李家莊？你有沒生眼睛，胡說八道。”吳立身叫道：“好啊，李家莊的姑娘原來也給你騙的，你自己認招了。他媽的，賊小子！一晚上接連誘騙了兩個閨女，當真大膽無恥。”鄭府伴當齊聲喝道：“這位是我們公子爺，莫認錯了人，胡言亂語。”

　　吳立身拉過一個鄉下姑娘，指著鄭克爽道：“是不是他？你認清楚些。”韋小寶見這鄉下姑娘濃眉大眼，顴骨高聳，牙齒凸出，身上倒穿得花花綠綠，頭上包著塊花布，料想是吳立身花錢錢去雇來的，心下暗暗好笑。鄉下姑娘粗聲粗氣的道：“是他，是他，一點兒不錯。他昨天晚上到我屋子昊，一把抱住了我，嗚嗚，這……。可丑死人了，啊唷，嗚嗚，啊，媽啊……”說著號啕大哭。另一個鄉農大聲喝道：“你欺侮我妹子，叫老子做你的便宜大舅子。他媽的，老子跟你拚命。”正是吳立身的弟子敖彪。韋小寶細看沐王府人眾，有五六人曾會過，劉一舟不在其內，料來吳立身曾先行挑過，并無跟自己心有嫌隙之人在內，以免敗露了機關。阿珂見那鄉下姑娘如此丑陋，不信鄭克爽會跟他有何苟且之事，只是她力證其事，這些鄉下人又跟他冤無仇，想來也不會故意誣賴，不由得將信將疑。韋小寶皺眉道：“鄭公子也未免太風流了，去妓院中玩耍那也罷了，怎地去……去……去……唉，這鄉下姑娘這樣難看，師姊，我想他們一定認錯了人。”阿珂道：“對，准是認錯了。”吳立身對那鄉姑道：“快說，快說，怕什麼丑？他……小賊給了你什麼東西？”

　　那鄉姑從懷里取出一只一百兩的大銀元寶，說道：“他給我這個，叫我聽他的話。他說他是從台灣來的，他爹爹是什麼王爺，家里有金山銀山，還有……還有……”阿珂“啊”的一聲尖叫，心想這鄉下姑娘無知無識，怎會捏造，自然是鄭克爽真的說過了，不由得心下一陣氣苦。鄭府眾伴當也都信以為真，均想憑這鄉下姑娘，身邊不會有這大元寶，紛紛喝道：“讓開，讓開！你拿了元寶還吵些什麼？別攔了大爺們的道路。”敖彪叫道：“不成，我妹子給你強奸了，叫她以後如何嫁人，你非娶好不可。你快快跟我回去，和她拜堂成親，帶她回台灣，拜見你爹娘。我妹子是好人家的女兒，不是低三下四的賤人，難道是要了你銀子賣身嗎？他說這一百兩銀子是干什麼的？”最後這句話是對著對著那鄉姑而問。那鄉姑道：“他說……他說這是什麼聘禮，又說要叫人做媒，娶我做老婆，帶我回王府做什麼一品夫人。”敖彪道：“這就是了。妹夫啊，你不跟我妹子成親，想這樣一走了之，可沒那麼容易，快跟你大舅子回去。”鄭克爽怒極，心想這次來到不原，盡遇到不順遂之事，連這些鄉下人也莫名其妙的找上我來，提起馬鞭，拍的一聲，便向敖彪頭上擊落。敖彪大叫：“啊喲！”雙手抱頭，倒撞下馬，蜷縮成一團，抽搐了幾下，便不動了。眾鄉人大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那鄉姑跳下馬來，抱住敖彪身子，放聲大哭，哭聲既粗且啞，直似殺豬。

　　鄭克爽一驚，眼下身在异處，自己又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鬧出人命案子，那可大大的不便，當即喝道：“大伙兒沖！”一提馬韁，便欲縱馬奔逃。突然一個鄉下人縱身而起，從半空中向他扑將下來。鄭克爽左手反手一拳，向他胸膛打去。那人抓住他的手腕一扭，喀的一聲，手肘脫臼。那人落在他身後馬鞍上，右手伸到他脅下，扳住了他頭頸，正是擒拿手法中一招“斜批逆鱗”，那人手法干淨利落，嘴里大呼大叫：“阿三，阿狗，快來幫忙，我……我……我給他打得好痛，啊唷喂，這小子打死我啦！打死我啦！”鄭克爽全身酸麻，已然動彈不得。鄭府眾伴當拔刀兵刃，搶攻上來。沐王府這次出來為數雖然不多，卻個個身手不弱，舉起鋤頭鐵扒，一陣亂打，將本已受傷的眾伴當趕開。那鄉下人抱住鄭克爽，滾下馬來，大叫大嚷：“阿花哪，快來捉住你老公，別讓他逃走了。”那鄉下姑娘叫道：“他逃不了。”縱身而上，將鄭克爽牢牢抱住。韋小寶這時才看出來，這鄉下姑娘原來是男扮女裝，無怪如此丑陋不堪，那自然是沐王府中的人物，“她”一把抱住鄭克爽，使的也是擒拿手法。阿珂急叫：“師父，師父，他們捉住鄭公子啦，那怎麼辦？”

　　九難搖頭道：“這鄭公子行止不端，受此教訓，于他也非無益。這些鄉下人也不會傷他性命。”她躺在大車之中靜養，只聽到車外嘈鬧，卻沒見沐王府眾人動手的情形，否則以她的眼光，見到這些人的身手，自己便看破了。阿珂道：“這批鄉下人好像是會武功的。”韋小寶道：“武功是沒有，蠻力倒著實不小。”敖彪從地下爬了起來，叫道：“他媽的，險些打死了你老子。”一名鄉下人笑道：“是大舅子，怎麼會是老子？”敖彪道：“好，抓住這小子，大舅子既沒有死，也不用他抵命了。我的阿花妹子終身的托，抓他去拜堂成親罷。”眾鄉人歡呼大叫：“喝喜酒去，喝喜酒去！”將鄭府伴當的馬匹一齊牽了，擁著鄭克爽，上馬向來路而去。鄭府伴當大叫急追，眼見一伙人絕塵而去，徒步卻哪里追趕得上？

　　韋小寶笑道：“鄭公子在這里招親，那妙得很哪，原來這里的地名叫做高老莊。”阿珂驚怒交集，早就沒了主意，順口問道：“這里叫高老莊？”韋小寶道：“是啊。西游記中，不是有一回　叫‘豬八戒高老莊招親’麼？”阿珂怒道：“你才是豬八戒！”倚在路旁一株樹上，哭了起來。韋小寶道：“師姊，鄭公子娶媳婦，那是做喜事哪，怎麼你反而哭了？”阿珂又想罵他，轉念一想，這小鬼頭神通廣大，只有求他相助，才能救得鄭公子回來，哭道：“師弟，你怎生想個法子，去救了他脫險。”韋小寶睜大眼睛，裝作十分驚异，道：“你說救他脫險？他又沒打死人，不會要他抵命的。”阿珂道：“你沒聽見？那些人要逼他跟那鄉下姑娘拜堂成親。”韋小寶笑道：“拜堂成親，那好得很啊。”壓低了嗓了，悄聲道：“我就是想跟你拜堂成親，只可惜你不肯。”阿珂白了她一眼，道：“人家都急死了，你還在說這些無聊話，瞧我以後睬不睬你？”韋小寶道：“師父說道，鄭公子品行不好，讓他吃些苦頭，大有益處。何況拜堂成親又不是吃苦頭，鄭公子多半還開心得很呢。否則的話，昨天晚上他又怎會去找姑娘，跟她瞎七搭八，不三不四。”阿珂右足在地下一頓，怒道：“你才瞎七搭八，不三不四。”這一日阿珂一路上故意找事耽擱，打尖之時，在騾子手蹄上砍了一刀，騾子就此一跛一拐，行得極慢，只走了十多里路，便在一個市鎮上歇了。

　　韋小寶知她夜里定會趕去救鄭克爽，吃過晚飯，等客店中眾人入睡，便走到馬廄之中，在草堆上睡倒。果然不到初更時分，便聽得腳步之聲細碎，一個黑影走到馬廝來牽馬。韋小寶低聲叫道：“有人偷馬！”那人正是阿珂，一驚之下，轉向欲逃，隨即辨明是韋小寶的聲音，問道：“小寶，是你嗎？”韋小寶笑道：“自然是我。”阿珂道：“你在這時干什麼？”韋小寶道：“山人神機妙算，料到有人今夜要做偷馬賊，因此守在這里拿賊。”阿珂啐了一口，央求道：“小寶，你陪我一起去……去救他回來。”韋小寶聽得她軟語相求，不由得骨頭都酥了，笑道：“倘若救出了他，有什麼獎賞？”阿珂道：“你要什麼都……”本來想說你要什麼都依你，立即想到：“這小鬼頭是要我嫁他，那如何依得。”一句沒說完，便改口道：“你……你總是想法子來欺侮我，從嚴不肯真心幫我。”說到這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她哭泣倒不是假，只不過心中想到的，卻是鄭克爽的輕薄無行，以及他陷身險境，不知拜了堂，成了親沒有。韋小寶給她這麼一哭，心腸登時軟了，歎道：“好啦，好啦！我陪你去便是。”阿珂大喜，抽抽噎噎的道：“謝……謝謝你。”韋小寶道：“謝是不用謝，就是不知高老莊在哪里。”阿珂一怔，隨即明白，他說“高老莊”，還是繞著彎在罵鄭克爽，低聲道：“咱們一路尋過去就是了。”

　　兩人悄悄開了客店後門，牽馬出店，并騎而行，從來路馳回。韋小寶道：“鄭公子到底有什麼好，你這樣喜歡他？”阿珂道：“誰說喜歡他了？不過……不過大家相識一場，他遭到危難，自然要去相救。”韋小寶道：“倘若有人捉了我去拜堂成親，你救我不救？”阿珂噗哧一笑，道：“你好美嗎，誰會捉你去拜堂成親了？”韋小寶歎道：“你瞧我不順眼，說不定有哪一個姑娘，瞧著我挺俊、挺帥呢？”阿珂笑道：“那可謝天謝地了，省得你老是陰魂不散的纏著我。”韋小寶道：“好，你這樣沒良心。倘若有人捉你去拜堂成親，我可也不救你。”阿珂微微一驚，心想若真遇到這等事，那是非要他相救不可，幽幽的道：“你一定會來救我的。”韋小寶道：“為什麼？”阿珂道：“人家欺侮我，你決不會袖手旁觀，誰都你是我師弟呢？”這句話韋小寶聽在耳里，心中甜甜的甚是受用。

　　說話之間，已馳近日間和沐王府群雄相遇之處，只見路邊十余人坐在地上，手中提著燈籠，睛百鄭府的伴當。阿珂勒馬即問：“鄭公子呢？”眾伴當站了起來，一人哭喪鄭臉說道：“在那邊祠堂里。”說著西北角一指。阿珂問道：“祠堂，干什麼？”那伴當道：“這些鄉下人請了公子去，硬要他拜堂成親，公子不肯，他們就拳打足踢，凶狠得緊。”阿珂怒道：“你們……哼……你們都是高手，怎地連幾個鄉下人也打不過？”眾伴當甚是慚愧，都低下頭來。一人道：“這些鄉下人都是有武功的。”阿珂怒道：“人愛有武功，你們就連主子也不顧了？我們要去救人，你們帶路。”一名年老伴當道：“那些鄉下人說，我們如再去羅索，要把我們一個個都宰了。”阿珂道：“宰就宰了，怕什麼？郡王要你們保護公子，卻這待貪生怕死！”那伴當道：“是，是。最好……最好請姑娘別騎馬，以防他們驚覺。”阿珂哼了一聲，和韋小寶一齊跳下馬來，將馬系在路邊樹上。眾伴當當下燈籠，帶劣鄴人向西北走去。行出里許，穿過一座樹林，一片墳地，來到七八間大屋外，屋中傳來鑼鼓喧鬧之聲。阿珂心中焦急：“他真的在拜堂了？”一拉韋小寶衣袖，快步奔去，繞到屋側，見一扇門開著一半，望進去黑沉沉的無人。兩人閃將過去，循著鑼鼓聲來到大廳，蹲下身來，從窗縫中向內張去。一見廳中情景，阿珂登時大急，韋小寶卻開心之極。

　　只見鄭克爽頭上插了尖憮紅花，和一個頭披紅巾的女子相對而立。廳上明晃晃的點了許多蜡燭，幾名鄉下人敲鑼打鼓，不住起哄。吳立身叫道：“再拜，再拜！”鄭克爽道：“天地也拜過了，還拜什麼？”阿珂一聽，氣得險些暈去。吳立身搖頭道：“咱們這里的規矩，新郎要新娘拜一百次。你只拜三十次，還得拜七十次。”

　　敖彪提起腳來，在鄭克爽屁股上踢了一腳，鄭克爽站立不定，跪了下去。敖彪按住他頭，喝道：“你今日做新郎，再磕幾個，又打什麼緊？”韋小寶知道他們在拖延時間，等候自己到來，這種好戲生平難得幾回見，不妨多瞧一會兒，倒也不忙進去救人。阿珂卻已忍不住，砰的一聲，踢開長窗，手持單刀跳了進去，喝道：“快放開他！否則姑娘一個個的把你們殺了！”

　　吳立身笑道：“姑娘，你是來喝喜酒的嗎？怎麼動刀動槍？”阿珂踏上一步，揮刀向敖彪砍去，她憤急之下，出刀勢道甚是凌厲。敖彪急忙躍出，提起身後長凳抵敵。阿珂雖無內力，武功招數卻頗精奇，敖彪的長凳不趁手，竟被她逼著連連倒退。吳立身笑道：“嘿，倒還了得。”伸手接了過來，他武功比之敖彪可高得多了，單憑一對肉掌，在她刀刃之間穿來插去。鄭克爽躍起身來，待要相助，背心被人砰砰兩掌，打倒在地。阿珂拆得七八招，眼見抵敵不住，叫道：“師弟，師弟，快來。”卻聽得韋小寶在窗外大叫：“好厲害，老子跟你們拚了。”又聽得窗上拳打足踢，顯然是韋小寶正在與人惡斗。

　　吳立身聽得韋小寶到來，忙使個眼色，喝道：“什麼人！”他兩名弟子搶了上來，使開兵刃，接過了阿珂的柳葉刀。吳立身縱到廳外，但見韋小寶獨自一人，正在將長窗踢得砰砰作聲，哪里有人和他動手？吳立身險些笑了出來，叫道：“大家快住！你這小孩子在這里干什麼？”韋小寶叫道：“我師姊叫我來救人，你們快快放人！啊喲，不好，你這鄉下佬武功了得。”嘴里大呼小叫，向門外奔去。吳立身笑追了出來。來到祠堂之外，韋小寶停步笑道：“二哥，多謝你了，這件事辦得十分有趣。”吳立身笑道：“那姑娘就是兄弟的心上人嗎？果然武功既好，人品也……也是……嘿嘿，不錯，：他生性粗豪，阿珂容貌極美，并不以為有什麼了不起，但對她招數精妙，倒頗佩服。

　　韋小寶歎了口氣，道：“可惜她一心一意只想嫁給那臭小子，不肯嫁給我。你們逼得那臭小子跟鄉下姑娘拜堂成親，如能逼得她跟我……”靈機一動，說道：“二哥，請你幫忙幫到底。我假裝給你擒住，你再去擒那姑娘，逼迫我拜堂成親，你瞧好是不是？”吳立身哈哈大笑，不由得搖了搖頭，忙道：“很好，很好，兄弟，你別介意，我搖頭是習慣成自然，不過……不過……”說到這里，頗為躊躇。韋小寶問道：“不過怎樣？”吳立身道：“咱們是俠義道，開開玩笑是可以的，兄弟你別多心，做哥哥的說話老實，那貪花好色的淫戒，卻萬萬犯不得。”韋小寶道：“這個自然。她是我師姊，跟我拜堂成親之後，就是我自媒正娶的妻子。二哥，你是媒人，拜天地就是正娶，是不是？又不是采花嫖堂子，有什麼貪花好色？”吳立身道：“是，是。兄弟你答應我，對這位姑娘，可不能做什麼不合俠義道的……的壞事。”韋小寶道：“你放心一百二十個心。大丈夫一言既出，什麼馬難追。”

　　吳立身大喜，笑道：“我原知你是響當當的英雄好漢。這姑娘嫁了給你，那真是她的造化。”韋小寶微笑道：“你是媒人，這杯喜酒，總是要請你喝的。”吳立身笑道：“妙極！兄弟，我可要動手了。”韋小寶雙手反到背後，笑道：“不用客氣。”吳立身左手抓住了他雙手腕，大聲道：“瞧你還逃到哪里去！”將他推進大廳之中。只見阿珂手中單刀已被擊落，三件兵刃指住她前心背後。敖彪等雖將她制住，但知她是韋小寶的心上人，不敢有絲毫無禮。吳立身解下腰帶，將韋小寶雙手反綁了，推他坐在椅中，又過去將阿珂也綁住了。韋小寶不住口的大罵。吳立身喝道：“小鬼，再罵一句，我挖了你的眼珠子。”韋小寶道：“我偏偏要罵，臭賊！”阿珂低聲道：“師弟，別罵了，免得吃眼前虧。”韋小寶這才住嘴。吳立身道：“這姑娘倒也明白道理，人品還不錯，很好，很好。我有個兄弟，還沒娶妻，今天就娶了她做我的弟婦罷。”阿珂大驚，忙道：“不成，不成！”吳立身怒道：“為什麼不成？大姑娘家，總是要嫁人的。我這兄弟是個英雄豪傑，又不會辱沒了你。為什麼不肯？當真不識抬舉！奏樂。”敖彪等拿起鑼鼓打了起來，咚咚當當，甚是熱鬧。

　　阿珂生平所受的驚嚇，莫無過于此刻，心想這鄉下人如此粗陋肮髒，他弟弟也決計好不了，倘若失身子這等鄉間鄙夫，就算即刻自盡，也已來不及了。她牙齒緊緊咬著嘴唇，嚇得話也說不出來了。吳立身笑道：“很好，你答應了。”右手一揮，眾人停了敲擊鑼鼓。阿珂叫道：“沒有，我不答應。你們快殺了我！”吳立身道：“好，我這就殺了你，連你師弟也一起殺了。”說著從敖彪手中接過鋼刀，高高舉起。阿珂哭道：“你快殺，不殺的不是好漢。你快殺我師弟，先……先殺他好了。”吳立身向韋小寶瞧了一眼，心道：“這姑娘對你如此無情無義，你又何必娶她？”韋小寶心中也在怒罵：“臭小娘，為什麼先殺我？”吳立身怒道：“我偏偏不殺你師弟。阿狗，把這臭小子拖出去吹了！”說著向鄭克爽一指。敖彪應道：“是。”便去拉鄭克爽。阿珂驚呼：“不，不要害他……他是殺不得的。他爹爹……他爹爹……”

　　吳立身道：“也罷！那麼你做不做我弟媳？”阿珂哭道：“不，不，你……你殺死我好了。”吳立身拋下鋼刀，提起一條馬鞭，喝道：“我不殺你，先抽你一百鞭子。”心中怒氣勃發，一進難以遏止，舉起鞭子向空中吧的一聲，虛擊一鞭，便要往她身上抽去。韋小寶叫道：“且慢！”吳立身馬鞭停在半空不即擊下，問道：“怎麼？”韋小寶道：“咱們英雄好漢，講究義氣。我跟師姊猶如同胞手足，這一百鞭子，你打我好了。”阿珂見吳立身狠霸霸地舉起鞭子，早嚇得慌了，聽韋小寶這麼說，心中一喜，道：“師弟，你真是好人。”

　　韋小寶向吳立身道：“喂，老兄，什麼事情都由我一力擔當。這叫做大丈夫不怕危難，挺身而出。你可不逼她嫁你兄弟，你如有什麼姊妹嫁不出去的，由我來跟她拜堂成親好了。這鄭公子已娶了一個，我再娶一個，連銷兩個，總差不多了罷？就算還有，一起都嫁給我，老子破銅爛鐵，一古腦兒都收了……”他說到這里，吳立身等無不哈哈大笑。阿珂忍不住也覺好笑，但只笑得一下，想起自身遭受如此委屈，又流下淚來。吳立身笑道：“你這小孩做人漂亮，倒是條漢子。我本想就放了你們，只是給你幾句話就嚇倒了，老子太也膿包。拜堂成親之事是一定要辦的，到底是你拜堂，還是她？”阿珂急于脫身，忙道：“是他，是他！”吳立身瞪肯凝視著她，大聲道：“你說要他拜堂成親？”阿珂微感慚愧，低頭道：“是。”吳立身道：“好！”指著韋小寶大聲道：“今日非要你跟人拜堂成親不可。”韋小寶望著阿珂道：“我……我……”阿珂低聲道：“師弟，你今日救我脫卻大難，我永不忘記，你就答應了罷！”韋小寶愁眉苦臉，說道：“你要我拜堂成親？唉，你知道，這件事十分為難。”阿珂低聲道：“我知道，你今日如不幫我這個大忙，我只好一頭撞死了。我……無可奈何，只好求你。他們……他們惡得狠。”

　　韋小寶大聲道：“師姊，今日是你開口求我，我韋小寶只好勉為其難，答應了你。是你求我拜堂成親，可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是不是？”阿珂道：“是，是我求你的。你是英雄好漢，大丈夫挺身而出，濟人之急，又……又最聽我話的。”韋小寶長歎一聲，道：“師姊，我對你一番心意，你現在總明白了。不論你叫我做什麼事，我都一一答應，不會皺一皺眉頭。你既要我拜堂成親，我自然答應。”阿珂道：“你知道你待我很好，以後……以後我也會待你好的。”吳立身道：“就是這麼辦。小兄弟，我沒妹子嫁給你，女兒還只三歲。也不成。喂，你們哪一個有姊妹的，快去叫來，跟這位小英雄拜堂成親。”敖彪笑道：“我沒有。”另一人道：“這位小英雄義薄云天，倘若我跟他結了親家，倒是大大的運氣，只可惜我有兄弟，沒有姊妹。”又一人道：“我姊姊早就嫁人了，已生了八個小孩子。小英雄，你倘若等得，我待姊夫死了，我叫我姊姊改嫁給你。”吳立身道：“等不得。哪一個有現成的？”眾人都搖頭道：“沒有。個個顯得錯過良機，可惜之至。”韋小寶喜道：“各們朋友，不是我不肯，只不過你們沒有姊妹，那就放了我們罷。”吳立身搖頭道：“不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今日非拜堂不可，否則的話，沖撞了太歲，一個個都要死于非命，這玩笑也開得的？好你就和她拜堂成親。”說著向阿珂一指。阿珂和韋小寶同聲叫道：“不，不好！”

　　吳立身怒道：“有什麼不好？小姑娘，你愿意跟我兄弟拜堂呢，還是跟我位小英雄拜堂？你自己挑一個好了。”阿珂脹紅了一張俏臉，搖頭道：“都不要！”吳立身怒道：“到這時候還要推三阻四。時辰到了，錯過了這好時辰，凶煞降臨，這里沒一個活得成。喂，阿三，阿狗，這兩個小家伙不肯拜堂成親，把他們兩個的鼻子都割了下來罷。”阿珂死倒不怕，但想到要割鼻子，那可是難看之極，只驚得臉上全無血色。

　　韋小寶道：“別割我師姊的鼻子，割我的好了。”

　　吳立身道：“要割兩個鼻子祭神，你只有一個。喂，姓鄭的，割了你的鼻子代這姑娘的，好不好？”阿珂眼望鄭克爽，眼光中露出乞怜之意。鄭克爽轉開頭不敢望她，卻搖了搖頭。吳立身道：“這小子不肯，你師弟倒肯。嘿，你師弟待你好得多了。這種人不嫁，又去嫁誰？拜堂，奏樂！”鑼鼓聲中，敖彪過去取下假新娘的頭巾，罩在阿珂頭上，解開了她綁縛。阿珂出手便是一拳，拍的一聲，正中他胸口，幸好無甚內力，雖然打中，卻不甚痛。敖彪橫過鋼刀架在她後頸。吳立身贊禮道：“新郎新娘拜天！”阿珂只覺後頸肌膚上一涼，微覺疼痛，無可奈何，只得和韋小寶并肩向外跪拜。吳立身又喝道：“新郎新娘拜地！”敖彪推轉她身子，向內跪拜，在“夫妻交拜”聲中，兩人對面的跪了下去，拜了幾拜。吳立身哈哈大笑，叫道：“新夫婦謝媒。”阿珂怒極，突然飛起一腳，踢中他小腹。這一腳著實不輕，吳立身“呵”的一聲大叫，退了幾步，不住咳嗽，笑道：“新娘子好凶，連媒人也踢！”

　　便在此時，忽聽祠堂連聲忽哨，東南西北都有腳步聲，少說也有四五十人。吳立身笑容立斂，低喝：“吹熄燭火。”祠堂中立時一團漆黑。韋小寶搶到阿珂身邊，拉住她的手，低聲道：“外面來了敵人。”阿珂甚是氣苦，嗚咽道：“我……我跟你拜了天地。”韋小寶低聲道：“我這是求之不得，只不過拜天地拜得太馬虎了些。”阿珂怒道：“不算數的。你道是真的麼？”韋小寶道：“那還有假？這叫做生米煮成熟飯，木已成狗。”阿珂嗚咽道：“什麼木已成狗？木已成舟。”韋小寶道：“是，是，木已成舟。娘子學問好，以後多教教我相公。”阿珂聽他居然老了臉皮，稱起“娘子、相公”來，心中一急，哭了出來。

　　卻聽得祠堂外呼聲大震，數十人齊聲吶喊，若獸叨，若牛鳴，嘰哩咕嚕，渾不知叫些什麼。阿珂心里害怕，不自禁向韋小寶靠去。韋小寶伸臂摟住她，低聲道：“別怕，好像是大批西藏喇嘛來攻。”阿珂道：“怎麼辦？”韋小寶拉著她手臂，悄悄走到神龕之後。突然間火光耀眼，數十人擁進祠堂來，手中都執著火把兵刃，韋小寶和阿珂一見之下，都是大吃一驚。這群人臉上涂得花花綠綠，頭上插了鳥羽，上身赤裸，腰間圍著獸皮，胸口臂上都繪了花紋，原來是一群生番。阿珂見這群蠻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個個面目猙獰，更加怕得厲害，縮在韋小寶懷里只是發抖。眾蠻子哇哇狂叫，當先一人喝道：“漢人，不好，都殺了！蠻子，好人，要殺人！咕花吐魯，阿巴斯里！”眾蠻子縱聲大叫，說的都是蠻話。吳立身是云南人，懂得夷語，但這些蠻子的話卻半句不懂，用夷語說道：“我們漢人是好人，大家不殺。”那蠻子首領仍道：“漢人，不好，都殺了。咕花吐魯，阿巴斯里。”眾蠻子齊叫：“咕花咕魯，阿巴斯里。”舉起大刀鋼叉殺來。眾人無奈，只得舉兵刃迎敵。數合一過，吳立身等個個大為驚异。原來眾蠻子武藝精熟，兵刃上招數中規中矩，一攻一守，俱合尺度，全非亂砍亂殺。再拆得數招，韋小寶和阿珂也看了出來。吳立身邊打邊叫：“大家小心，這些蠻子學了我們漢人的武功，不可輕忽。”為首蠻子叫道：“漢人殺法，蠻子都會，不怕漢人。咕花咕魯，阿巴斯里。”

　　蠻子人多，武功又甚了得。沐王府人眾個個以一敵三，或是以一敵四，頃刻間便迭遇凶險。吳立身揮刀和那首領狠斗，竟占不到絲毫便宜，越斗越驚，忽聽得“啊啊”兩聲叫，兩名弟子受傷倒地。又過片刻，敖彪腿上被獵叉戳中，一交摔倒，三名蠻人扑上擒住。不多時之間，沐王府十余人全被打倒。鄭克爽早就遍體都是傷，稍一抵抗就被按倒。眾蠻子身上帶有牛筋，將眾人綁縛起來。那蠻子首領跳上跳下，大說蠻話。吳立身暗暗叫苦，待要脫身而逃，卻挂念韋小寶和眾弟子，當下奮力狠斗，只盼能制服這首領，逼他們罷手放人。突然那首領迎頭揮刀砍下，吳立身舉刀擋路，當的一聲，手臂隱隱發麻，突覺背後一棍著地掃來，急忙躍起閃避。那首領單刀一翻，已架在他頸中，叫道：“漢人，輸了。蠻人，不輸了。”韋小寶心道：“這蠻子好笨了，不會說‘贏了’，只會說‘不輸了’！”吳立身搖頭長歎，擲刀就縛。

　　眾蠻子舉起刀把到處搜尋。韋小寶眼見藏身不住，拉了阿珂向外便奔，叫道：“蠻子，好人，我們兩個，都是蠻子。咕花吐魯，阿巴斯里。”那首領一伸手，抓住阿珂後領。另外三名蠻子扑將上來，抱住韋小寶。韋小寶只叫得半句“咕花……”便住了口。蠻子首領一見到他，忽然臉色有异，伸臂將他抱住，叫道：“希呼阿布，奇里溫登。”抱住他了走出祠堂。韋小寶大驚，轉頭向阿珂叫道：“娘子，這蠻子要殺我，你可得給我守寡，不能改嫁這……”話未說完，已給抱出大門。那蠻子首領奔出十余丈外，將韋小寶放了下來，說道：“桂公公，怎麼你在這里？”語調中顯得又是驚奇，又是歡喜。

　　韋小寶驚喜交集，道：“你……你這蠻子識得我？”那人笑道：“小人是楊溢之，平西王府的楊溢之。桂公公認不出罷。哈哈。”韋小寶哈哈大笑，正要說話，楊溢之拉住他手，說道：“咱們再走遠些說話，別讓人聽見了。”兩人又走出了二十余丈，這才停住。楊溢之道：“在這里竟會遇到桂公公，真教人歡喜得緊。”韋小寶問道：“楊大哥怎麼到了這里，又扮成了咕花吐魯，阿巴斯里？”楊溢之笑道：“有一大批家伙在河間府聚會，想要不利于我們王爺，王爺得到了訊息，派小人來查探。”韋小寶暗暗心驚，腦中飛快的轉著主意，說道：“上次沐王府那批家伙入宮行刺，陷害平西王……”楊溢之忙道：“多承公公云天高義，向皇上奏明，洗刷了平西王的冤枉。我們王爺感激不已，時常提起，只盼能向公公親口道謝。”韋小寶道：“道謝是不敢當。蒙王爺這樣瞧得起，我在皇上身邊，有什麼事能幫王爺一個小忙，那總是要辦的。這次皇上得知，有一群反賊要在河間府聚會，又想害平西王，我就自告奮勇，過來瞧瞧。”

　　楊溢之大喜，說道：“原來皇上已先得知，反賊們的奸計就不得逞了，那當真好極了。小人奉王爺之命，混進了那他媽的狗頭大會之中。聽到他們推舉各省盟主，想加害我王爺。不瞞桂公公說，我們心中實是老大擔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反賊們倘若膽敢到云南來動手，不是小人夸口，來一千，捉一千，來一萬，殺一萬；怕的卻是他們像上次沐家眾狗賊那樣，胡作非為，嫁禍于我們王爺，那可是無窮的後患。”

　　韋小寶一拍胸膛，昂然道：“請楊大哥去稟告王爺，一點不用擔心。我一回　到京里，就將那狗頭大會里的事，一五一十，十五二十，詳詳細細的奏知皇上。他們跟平西王作對，就是跟皇上作對。他們越是恨平西王，越顯得王爺對皇上忠心耿耿。皇上一喜歡，別說平西王，連你楊大哥也是重重有賞，升官發財，不在話下。”

　　楊溢之喜道：“全仗桂公公大力周旋。小人自己倒不想升官發財。王爺于先父有大恩，曾救了小人全家性命。先父臨死之時曾有遺命，吩咐小人誓死保護王爺周全。公公，你到這里，是來探聽沐家狗賊的陰謀麼？”

　　韋小寶一拍大腿，說道：“楊大哥，你不但武功了得，而且料事如神，佩服，佩服。我和師姊喬裝改扮，來探聽他們搗些什麼鬼，卻給他們發覺了。我胡說八道一番，他們居然信以為真，反逼我和師姊當場拜堂成親，哈哈，這叫做因禍得福了。”

　　楊溢之心想：“你是太監，成什麼親？啊，是了，你和那小姑娘假裝是一對情侶，騙信了他們。”說道：“這搖頭獅子武功不錯，卻是有勇無謀。”韋小寶道：“你們假扮蠻子，為的是捉拿他們？”楊溢之道：“沐家跟我們王府仇深似海，上次吃了他們這大虧，一直還沒翻本。這次在狗頭大會之中又見了他們。小人心下盤算，倘若在直隸鬧出事來，皇上知道了，只怕要怪罪我們王爺，說平西王的人在京師附近不遵守王法，殺人生事。”

　　韋小寶大拇指一翹，贊道：“楊大哥這計策高明得緊，你們扮成蠻子生番，咕花吐魯，阿巴斯里，就算把沐家一伙人盡數殺了，旁人也只道是蠻子造反，誰也不會疑心到平西王身上。”楊溢之笑道：“正是。只不過我們扮成這般希奇古怪的模樣，倒教公公見笑了。”韋小寶道：“什麼見笑？我心里可羡慕得緊呢。我真想脫了衣服，臉上畫得花花綠綠，跟你們大叫大跳一番。”楊溢之笑道：“公公要是興，咱們這就裝扮起來。”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這一次不行了，我老婆見我這等怪模樣，定要大發脾氣。”

　　楊溢之道：“公公當真娶了夫人？不是給那些狗賊逼著假裝的麼？”這卻不易三言兩語就說得明白，韋小寶便改換話題，說道：“楊大哥，我跟你投緣的很，你如瞧得起，咱們兩個便結拜成了金蘭兄弟，不用公公，小人的，聽著可多別扭。”

　　楊溢之大喜，一來平西王正有求于他，今後許多大事，都要仗他在皇上面前維持；二來這小公公為人慷慨豪爽，很夠朋友，當日在康親王府中，就對自己十分客氣，便道：“那是求之不得，就怕高攀不上。”韋小寶道：“什麼高攀低攀，咱們比比高矮，是你高呢還是我高？”楊溢之哈哈大笑。兩人當即跪了下來，撮土為香，拜了八拜，改口以兄弟相稱。楊溢之道：“兄弟，咱倆今後情同骨肉，非比尋常，只不過在別人之前，做哥哥的還是叫你公公，以免惹人疑心。”韋小寶道：“這個自然。大哥，沐家那些人，你要拿他們怎麼樣？”楊溢之道：“我抓他們去云南，慢慢拷打，拿到了陷害我們王爺的口供之後，解到京里，好讓皇上明白平西王赤膽忠心，也顯得兄弟先前力保平西王，半分也沒保錯。”

　　韋小寶點頭道：“很好，很好！大哥，你想那搖頭老虎肯招麼？”楊溢之道：“是搖頭獅子吳立身。這人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望，聽說為人十分硬氣，他是不肯招的。我敬他是條漢子，也不會如何難為他。可是其餘那些人，總有幾個熬不住刑，會招了出來。”韋小寶道：“不錯，計策不錯。”楊溢之聽他語氣似在隨口敷衍，便道：“兄弟，我你已不是外人，你如以為不妥，還請直言相告。”韋小寶道：“不妥什麼的倒是沒有，聽說沐家有個反賊叫沐劍改朝換代的，還有個硬背烏龍柳什麼的人。”楊溢之道：“鐵背蒼龍柳大洪。他是沐劍聲的師父。”韋小寶道：“是了，大哥，你記性真好。皇上吩咐，要查明這兩個人的蹤跡。你也捉住了他們麼？”楊溢之道：“沐劍聲也到河間府去了，我們一路撮著下來，一到獻縣，卻給他溜了，不知躲到哪里。”韋小寶道：“這就有些為難了。我剛才胡說八道，已騙得那搖頭獅子變成了點頭獅子，說要帶我去見他們小公爺。我本想查明他們怎生陰謀陷害平西王，回去奏知皇上。大哥既有把握，可以將他們的陰謀拷打出來，那也一樣，倒不用兄弟冒險了。”

　　楊溢之尋思：“我拷打幾個無足輕重之人，他們未必知道真正內情，就算知道，沐家那些狗賊骨頭很硬，也未必肯說。再說，由王爺自己辯白，萬萬不如皇上親自派下來的人查明回奏，來得有力。倘若我們裝作不知，由桂兄弟去自行奏告皇上，那可好得太多了。”當即拉著韋小寶的手，說道：“兄弟，你的法子高明得多，一切聽你的。咱們怎生去放了沐家那些狗賊，教他們不起疑心？”韋小寶道：“那要你來想法子。”楊溢之沉吟片刻，道：“這樣罷。你逃進祠堂去，假意奮勇救你師姊，我追了進來，兩人亂七八糟大講蠻話。講了一陣，我給你說服了，恭敬行禮而去，那就不露半點痕跡。”韋小寶笑道：“妙極，我桂公公精通蠻話。那是有出戲文的，唐明皇手下有個他什麼的有學問先生，喝醉了酒，一篇文章做了出來，只嚇得眾蠻子屁滾尿流。”楊溢之笑道：“這是李太白醉草嚇蠻書。”

　　韋小寶拍手道：“對，對！桂公公醒講嚇蠻話，一樣的了不起。大哥，咱們可須裝得似模似樣，你向我假意拳打足踢，我毫不受傷。啊，是了，我上身穿有護身寶衣背心，刀槍不入。你不妨向我砍上幾刀，只消不使內力，不震傷五髒六腑，那就半點沒事。”楊溢之道：“兄弟有此寶衣，那太好了。”韋小寶吹牛：“皇上派我出來探查反賊的逆謀，怕給他們知覺殺了我，特地從身上脫下這件西洋紅毛國進貢來的寶衣，賜了給我。大哥，你不用怕傷了我，先砍上幾刀試試。”楊溢之拔出刀來，在他左肩輕輕一划，果然刀鋒只划破外衣，遇到內衣時便划不進去，手上略略加勁，又在他左肩輕輕斬了一刀，仍是絲毫不損，贊道：“好寶衣，好寶衣！”韋小寶道：“大哥，里面有個姓鄭的小子，就是那個穿著華麗的繡花枕頭公子爺，這家伙老是向我師姊勾勾搭搭，兄弟見了生氣得很，最好你們捉了他去。”楊溢之道：“我將他一掌斃了便是。”韋小寶道：“殺不得，殺不得。這人是皇上要的，將來要著落在他身上，辦一件大事。請你捉了他去，好好看寶起來，不可難為他，也不要盤問他什麼事。過得二三十年，我來向你要，你就差人送到北京來罷。”楊溢之道：“是，我給你辦得妥妥當當的。”突然間提高聲音，大叫：“胡魯希都，愛里巴拉！噱老噓老！”低聲笑道：“咱倆說了這會子話，只怕他們要疑心了。”韋小寶也尖聲大叫，說了一連串“蠻話”。楊溢之笑道：“兄弟的‘蠻話‘，比起做哥哥的來，可流利得多了。”韋小寶笑道：“這個自然，兄弟當年流落番邦，番邦公主要想招我為附馬，那蠻話是說慣了的。”楊溢之哈哈大笑。韋小寶又道：“大哥，我有一件事好生為難，你得幫我想個法子。”

　　楊溢之一拍胸膛，慨然道：“兄弟有什麼事，做哥哥的把這殺性命交了給你也成，只要吩咐，無有不遵。”韋小寶歎道：“多謝了，這件事說難不難，說易卻也是十分不易。”楊溢之道：“兄弟說出來，我幫你琢磨琢磨。倘若做哥哥的辦不了，我去求我們王爺。幾萬兵馬，幾百萬兩銀子，也調動得出來。”韋小寶微微一笑，道：“千軍萬馬，金山銀山，只怕都是無用。那是我師姊，她給逼著跟我拜堂成親，心中可老大不愿意。最好你有什麼妙法，幫我生米煮成熟飯，弄他一個木已成舟。”楊溢之忍不住好笑，心想：“原來如此，我還道什麼大事，卻原來只不過要對付一個小姑娘。但你是太監，怎能娶妻？是了，聽說明朝太監常有娶幾個老婆的事，兄弟想是也要來搞這一套玩竟兒，過過干癮。”想到他自幼被淨了身，心下不禁難過，攜著韋小寶的手，說道：“兄弟，人生在世，不能事事順遂。古往今來大英雄、大豪傑，身有缺陷之人極多，那也不必在意。我們進去罷。”韋小寶道：“好！”口中大叫“蠻話”，拔足向祠堂內奔了進去。楊溢之仗刀趕來，也是大呼“蠻話”，一進大廳，便將韋小寶一把抓住。兩人你一句“希里呼嚕”，我一句“阿依巴拉”，說個不休，一面指指吳立身，又指著阿珂。

　　吳立身和阿珂又驚又喜，心下都存了指望，均想：“幸虧他懂得蠻子話，最好能說得眾蠻子收兵而去。”楊溢之提起刀來，對准阿珂的頭頂，說道：“女人，不好，殺了。”韋小寶忙道：“老婆，我的，不殺！”楊溢之道：“老婆，你的，不殺？”韋小寶連連點頭，說道：“老婆，我的，不殺！”楊溢之大怒，喝道：“老婆，你的，不殺。殺你！”韋小寶道：“很好，老婆，我的，不殺。殺我！”

　　楊溢之呼的一刀，砍向韋小寶胸口。這一刀劈下去時刀風呼呼，勁力極大，但刀鋒一碰到韋小寶身上，立即收勁，手腕一抖，那刀反彈了回來。他假裝大吃一驚，跳起身來，連砍三刀，在韋小寶衣襟上划了三條條縫，大聲叫道：“你，菩薩，殺不死？”韋小寶點頭道：“我，菩薩，殺不死。”楊溢之大拇指一翹，說道：“你，菩薩，不是的。大英雄，是的。”指指吳立身等人，問道：“漢人，殺了？”韋小寶搖手道：“朋友，我的，不殺。”楊溢之點點頭，問阿珂道：“你，老婆，大英雄的？”阿珂見他手中明晃晃的鋼刀，想要否認，卻又不敢。楊溢之一刀疾劈，將一張供桌削為兩爿，喝道：“老公，你的？”指著韋小寶。阿珂無奈，只得低聲道：“老公，我的。”楊溢之哈哈大笑，提起阿珂，送到韋小寶身前，說道：“老婆，你的，抱抱。”韋小寶張開雙臂，將阿珂緊緊抱住，說道：“老婆，我的，抱抱。”楊溢之指著鄭克爽，問道：“兒子，你的？”韋小寶搖頭道：“兒子，我的，不是！”楊溢之大叫幾句“蠻話”抓住鄭克爽，奔了出去，口中連聲呼嘯。他手下從人一擁而上。只聽得馬蹄聲響，竟自去了。

　　阿珂驚魂略定，只覺韋小寶雙臂仍是抱住自己的腰不放，說道：“放開手。”韋小寶道：“老婆，我的，抱抱。”阿珂又羞又怒，用手一掙，掙脫了他的手臂。韋小寶拾起地上一柄鋼刀，將吳立身等的綁縛都割斷了。吳立身道：“這些蠻子武功好生了得，虧得新郎官會說蠻話，又練了金鐘罩鐵布衫功夫，刀槍不入，大伙兒得你相救。”韋小寶道：“這些蠻子武功雖高，頭腦卻笨得很。我胡說一通，他們便都信了。”阿珂道：“鄭公子給他們捉去了，怎生相救才是。”

　　那假新娘突然大叫：“我老公給蠻子捉了去，定要煮熟來吃了。”放聲大哭。吳立身向韋小寶拱手道：“請教英雄高姓大名。”韋小寶道：“不敢，在下姓韋。”吳立身道：“韋相公和韋家娘子今日成親，一點小小賀禮，不成敬意。”說著伸手入懷，摸出兩只小小的金元寶。韋小寶道：“多謝了。”伸手接過。阿珂脹紅了臉，頓足道：“不是的，不算數的。”吳立身笑道：“你們天地也拜了，你剛才對那蠻子說過‘老公，我的’，怎麼還能賴？新娘新郎洞房花燭，我們不打擾了。”一揮手，和敖彪等人大踏步出了祠堂。霎時之間，偌大一座祠堂中靜悄悄地更無人聲。

　　阿珂又是害怕，又是羞憤，向韋小寶偷眼瞧了一眼，想到自己已說過“老公，我的”這話，突然伏在桌上，哭了出來，頓足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韋小寶柔聲道：“是，是，是我不好。幾時我再想個法兒，救了鄭公子出來，你就說我好了。”阿珂抬起頭來，說道：“你……你……能救他出來麼？”紅燭搖晃之下，她一張嬌艷無倫的臉上帶著亮晶晶的幾滴淚珠，真是白玉鑲珠不足比其容色、玫瑰初露不能方其清麗，韋小寶不由得看得呆了，竟忘了回答。阿珂拉拉他衣襟，道：“我問你啊，怎麼去救鄭公子出來？”

　　韋小寶這才驚覺，歎了口氣，說道：“那蠻子頭腦說，他們出來一趟，不能空手而回，定要捉一人回去山洞，煮來大伙兒吃了……”阿珂驚叫一聲道：“煮來大伙兒吃了？”想起那“新娘”的驚叫，更是心驚。韋小寶道：“是啊，他們本來說你細皮白肉，滋味最好，要捉你去吃的……”阿珂不自禁的打了個寒戰，抬頭向門外一張，生怕那些蠻子去而復回。韋小寶續道：“……我說你是我老婆，他們就放過了你。”阿珂急道：“鄭公子給他們捉了去，豈不是被他們煮……煮……”韋小寶道：“是啊，除非我自告奮勇，去讓他們吃了，將鄭公子換了出來。”阿珂道：“那你就去換他出來！”這句話一出口，就知說錯了，俏臉一紅，低下頭來。

　　韋小寶大怒，暗道：“臭小娘，你瞧得你老公不值半文錢，宁可讓蠻子將我煮來吃了，好救你的奸夫出來。”冷冷的道：“就算換了他出來，那也沒用了？”珂珂急道：“怎……怎麼沒用了？”韋小寶道：“鄭公子已和那鄉下姑娘拜堂成親，你親眼見到了的。他已有了明媒正娶的老婆，木已成舟，你也嫁他不成了。”阿珂頓足道：“那是假的。”韋小寶氣忿忿的道：“好，你要我去換，我就去換。就不知蠻子的山洞在哪里？哼，咱們去罷。”阿珂默默跟著他走出祠堂，生怕一句話說錯，他又不肯去換鄭公子了。來到大路，只見鄭府眾伴當提著燈籠，圍著大聲說話。兩人走近身去，鄭府眾伴當道：“陳姑娘來啦，我家公子呢？我家公子呢？”快步迎上。人叢中一個身材瘦削的人影突然一晃而前，身法極快，韋小寶眼睛一花，便見這人到了身前，聽得一個尖銳的聲音問道：“我家公子在哪里？”這人背著燈光，韋小寶瞧不見他的臉，心中一驚，退了兩步，豈知他退了兩步，那人跟著上前兩步，仍是和他面對面的站立，相距不到一尺，又問：“我家公子在哪里？”

　　阿珂道：“他……他給蠻子捉去啦，要……要煮了他來吃了。”那人道：“中原之地，哪來的蠻子？”阿珂道：“是真的蠻子，快……快想法子救他。”那人道：“去了多久？”阿珂道：“沒多久。”那人身子斗然拔起，向後倒躍，落下時剛好騎在一匹馬的鞍上，雙腿一挾，那馬奔馳而去，片刻間沒入黑暗之中。韋小寶和阿珂面面相覷。一個吃驚，一個歡喜，眼見這人武功之高，身法之快，生平殊所罕見，心下大為欽佩。阿珂道：“不知這位高人是誰？”那年老伴當道：“他是公子的師父馮錫范，外號‘一劍無血’。馮師傅天下無敵，去救公子，定然馬到成功。”韋小寶和阿珂都道：“原來是他。”阿珂又道：“既是馮師傅到了，你們怎麼不請他立即到那邊祠堂去救公子？”一名伴當道：“馮師傅剛到。他接到我們飛鴿傳書，連夜從河間府趕來。”韋小寶道：“馮師傅在河間府，怎麼我們沒遇見？”眾伴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答話。那伴當自知失言，低下了頭。韋小寶心想：“原來台灣鄭家在‘殺龜大會’中暗伏高手，一直沒露面。這臭小子給人捉了去，這才趕來相救。”捏捏自己的臉頰，說道：“肉啊肉，有人去救鄭公子，你們就不用去掉換這心肝寶貝，給眾蠻子吃了。”阿珂臉上一紅，待要說句話解釋，轉念又想：“也不知道馮師傅單槍匹馬，打不打得過這許多蠻子。”韋小寶見她欲言而止，猜到了她心思，說道：“你放心，馮師傅救他不出，仍舊拿我的臭肉去掉你心肝就是。大丈夫一言既出，什麼馬難追。”阿珂道：“馮師傅能救他回來就好了。”韋小寶雙怒，便即走開，但一瞥眼見到她俏臉，心中一軟，轉身回來，坐在路旁。

　　阿珂見他拔足欲行，不由得著急，心想如果馮師傅救不出鄭公子，他又走了，誰去掉鄭公子回來？見他回來坐倒，這才放心。這時不敢得罪他，將身子挨近他坐下。韋小寶心想：“此時你有求于我，不乘機占些便宜，更待保時？”伸過左手，摟住了她腰，右手握住了她右手。阿珂微微一掙，就不動了。韋小寶大樂，心想：“最好這姓馮的給楊大哥他們殺了，永遠不回來，我就這樣坐一輩子等著。”他明知阿珂對自己毫無半分情意，早已胸無大志，只盼這樣摟著她坐一輩子，也已心滿意足，更無他求了。可是事與愿違，只摟不到片刻，便聽得大馬路馬蹄聲隱隱傳來。阿珂一躍而起，叫道：“鄭公子回來了。”蹄聲越來越近，已聽得出是兩匹馬的奔馳之聲。韋小寶道：“好啊，我拾回了一條性命，不用去給蠻子們吃了。”語氣中充滿了苦澀之意。這時他便再說得氣惱十倍，阿珂也哪里還來理會？急步向大路上迎去。兩匹馬先後馳到。眾伴當提起燈籠照映，歡呼起來，當先一匹馬上乘的正是鄭克爽。他見到阿珂飛奔過來，一躍下馬，兩人摟抱在一起，歡喜無限。阿珂將頭藏在他懷里，哭了出來，道：“我怕……怕這些蠻子將你……將你……”

　　韋小寶本已站起，見到這情景，胸口如中重擊，一交坐倒，頭暈眼花了一陣，心下立誓：“你奶奶的，我今生今世娶不到你臭小娘為妻，我是你鄭克爽的十七八代灰孫子。我韋小寶是王九蛋，王八蛋加一蛋。”常人身歷此境，若不是萬念俱灰，心傷淚落，便決意斬斷情絲，另覓良配，韋小寶卻天生一股光棍潑皮的狠勁韌勁，臉皮既老，又腸又硬：“總而言之，老子一輩子跟你泡上了，耗上了，陰魂不散，死纏到底。就算你嫁了十八嫁，第十九嫁還得嫁給老子。”他在妓院之中長大，見慣了眾妓子迎新送舊，也不以一個女子心有別戀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什麼從一而終，堅貞不二，他聽也沒聽見過。只難過得片刻，便笑嘻嘻的走上前去，說道：“鄭公子，你回來了，身上沒給蠻子咬下什麼罷？”鄭克爽一怔，道：“咬下什麼？”阿珂也是一驚，向他上下打量，見他五官手指無缺，這才放心。馮錫范騎在馬上，問道：“這小孩兒是誰？”鄭克爽道：“是陳姑娘的師弟。”馮錫范點了點頭。韋小寶抬頭看他，見他容貌瘦削，黃中發黑，留著兩撇燕尾須，一雙眼睛成了兩條縫，倒似個癆病鬼模樣，心中挂念著楊溢之，說道：“馮師傅，你真好本領，一下子就將鄭公子救了轉來。那蠻子的頭腦可殺了嗎？”馮錫范道：“什麼蠻子？假扮的。”韋小寶心中一驚，道：“假扮？怎麼他們會說蠻子話？”馮錫范道：“假的！”不屑跟這孩子多說，說鄭克爽道：“公子，你累了，到那邊祠堂去休息一忽兒罷。”

　　阿珂挂記著師父，說道：“就怕師父醒來不見了我著急。”韋小寶道：“我們趕快回去罷。”阿珂瞧著鄭克爽，只盼他同去。鄭克爽道：“師父，大伙兒去客店吃些東西，再好好睡上一覺。”路上韋小寶向鄭克爽詢問脫險經過。鄭克爽大吹師父如何了得，數招之間就將眾蠻子殺散。韋小寶問明“蠻子頭腦”并未喪命，這才放心。眾人到得客店，天色已明，九難早已起身。她料到阿珂會拉著韋小寶去救鄭克爽，不見了二人，也不以為奇。待得鄭克爽等到來，替馮錫范向她引見了，九難見他一副沒精打采的模樣，但偶然一雙眼睛睜大了，卻是神光炯炯，心想：“此人號稱‘一劍無血’，看來名不虛傳，武功著實了得。”用過早飯後，九難說道：“鄭公子，我師徒有些事情要辦，咱們可得分手了。”鄭克爽一怔，好生失望，道：“難有有緣拜見師太，正想多多請教。不知師太要去何處，晚輩反正左右無事，就結伴同行好了。”九難搖頭道：“出家人多有不便。”帶著阿珂和韋小寶，徑行上車。鄭克爽茫然失措，做聲不得。阿珂登時紅了雙眼，差點沒哭出聲來。韋小寶努力板起了臉，暗暗禱祝：“師父長命百歲，多福多壽，阿彌陀福，菩薩保佑。”問道：“師父，咱們上哪里去？”九難道：“上北京去。”過了半晌，冷冷的道：“那姓鄭的要是跟來，誰也不許理他。哪一個不聽話，我就把姓鄭的殺了。”阿珂驚問：“師父，為甚麼？”九難道：“不為甚麼。我愛清靜，不喜歡旁人羅唆。”阿珂不敢問，過了一會，忽然想到一事，問道：“要是師弟跟他說話呢？”九難道：“我一樣把鄭公子殺了。”韋小寶再也忍耐不住，咯的一聲，笑了起來。阿珂道：“阿珂，這不分平。師弟會故意去跟人家說話的。”九難瞪了她一眼，道：“這姓鄭的如不跟來，小寶怎能和他說話？他向我糾纏不清，便是死有余辜。”

　　韋小寶心花怒放，真覺世上之好人，更無逾于師父者，突然拉過九難的手來，在她掌心中親了一吻。九難將手甩開，喝道：“胡鬧！”但二十多年來從未有人跟她如此親熱，這弟子雖然放肆，卻顯示出真情，口中呼化，嘴角邊卻帶著微笑。阿珂見師父偏心，又不知何日再得和鄭公子重聚，越想越傷心，淚珠簌簌而下。數日後三人又回北京，在東城一處僻靜的小客店中住下。九難走到韋小寶房中，閂上了門，低聲道：“小寶，你猜我們又來北京，為了何事？”韋小寶道：“我想不是為了陶姑姑，就是為了那余下的幾部經書。”

　　九難點頭道：“不錯。是為了那幾部經書。”頓了一頓，緩緩道：“我這次身受重傷，很有感触。一個人不論武功練到什麼境界，力量總有時而窮，天下大事，終須群策群力，眾志方能成城。群雄在河間府開‘殺龜大會’，我仔細想想，就算殺了吳三桂奸賊一人，江山還是在韃子手中，大家不過泄得一時之憤，又濟得甚事？倘若取齊了經書，斷了韃子龍脈，號召普天下仁人志士共舉義旗，那時還我大明江山，才有指望。”韋小寶道：“是，是，師父說得不錯。”九難道：“我再靜養半月，內力就可全復，那時再到宮中探聽确訊，總要設法打到余下的七部經書，才是第一等大事。”韋小寶道：“待弟子先行混進宮去，豎起了耳朵用心探聽，說不定老天保佑，會聽到些什麼線索。”九難點頭道：“你聰明機靈，或能辦成這件大事。這一樁大功勞……”說到這里，歎了口氣，眼光中盡中感激之意。

　　韋小寶一陣沖動，登時便想吐露真情：“另外五部經書，都在弟子手中。”但隨即轉念：“小玄子跟我是過命的交情，我如幫著師父，毀了他的江山，教他做不成皇帝，那不是太也沒義氣嗎？”九難見他遲疑之色，只道他擔心不能成功，說道：“這件事本來難期必成。大家盡心竭力，也就是了。這叫做謀事在事，成事在天。唉，也不知朱家是氣數已盡呢，還是興復有望？這數十年來，我早已萬念俱灰，塵心已斷，想不到遇到了你和紅英之後，我本不想于是會國家大事，國家大事卻理到我頭上來。”韋小寶道：“師父，你是大明公主，這江山本來是你家的，給人強占了去，非得搶回來不可。”九難歎道：“那也不單我一家之事。我家里的人，差不多都死光了。”伸手撫摸他的頭，說道：“小寶，這些事情，可千萬不能在師姊面前泄露半句。”韋小寶點答應，心想：“師姊這等美麗可愛，師父卻不喜歡她，不知是什麼緣故？想來因為她不會拍師父的馬屁。”

　　次日清晨，他進宮去叩見皇帝。康熙大喜，拉住他的手，笑道：“他媽的，怎麼今天才回來？我日日在等你。我先前一直擔心，怕你給惡尼姑捉了去，小命兒不保。前天聽多隆回奏，說見到了你，我這才放心。怎麼脫險的？”韋小寶道：“多謝皇上記挂，又派了御前侍衛來找尋奴才。那惡尼姑起初十分生氣，向我拳打腳踢，後來我說皇上是鳥生魚湯，是大大的好皇帝，殺不得的。她卻說很多大逆不道的話。我贊你一句，她就打我一記耳光。後來我不肯吃眼前虧，只好悶聲大發財了。”康熙點頭道：“你給她打死了也是白饒，這惡尼姑到底是什麼來歷？她來行刺，是受了何人指使？”韋小寶道：“她受誰指使，奴才不知道。那時候她捉住了我，用繩子綁住了我雙手，好像耍猴子般拉著走。皇上，我嘴里不敢罵，心里卻將她十七八代祖宗罵了個夠。”康熙笑道：“這個自然，那還有不罵的？”韋小寶道：“她拉著我走了幾天，幾次想殺我，幸好在道上遇到了一個人。這人跟奴才倒有交情，幫我說好多好話，這尼姑才不打我了。”康熙奇道：“那是誰？”韋小寶道：“這人姓楊，是平西王世子手下的衛士頭腦。”

　　康熙大感興味，問道：“是吳三桂那廝的手下，怎麼會幫你說好話？”韋小寶道：“其實那還是出于皇上的恩典。那次云南沐家的人進宮來搗亂，想誣攀吳三桂，大家都信了，但皇上英明無比，識破了陰謀。皇上派我向吳三桂的兒子傳諭，那個姓楊的，就是那一次識得奴才的。”康熙點頭道：“原來如此。”韋小寶進宮之時，早已想好了一肚子謊話，又道：“那姓楊的名叫楊溢之，跟那尼姑說起沐家這會事，說道皇上年紀雖輕，見識可胜得過鳥生魚湯，聰明智慧，簡直就是神仙菩薩下凡。尼姑將信將疑，對我就看得不怎緊了。一天晚上，楊溢之和尼姑在房里說話，我假裝睡著偷聽，原來這尼姑來行刺皇上，果然是有人指使。”

　　康熙道：“是吳三桂這廝。”韋小寶滿臉驚异之色，道：“原來皇上早知道了。是多隆奏知的麼？”康熙道：“不是。吳三桂的衛士頭目識得惡尼姑，跟她鬼鬼祟祟的商議，還有什麼好事了？”韋小寶又驚又喜，跪下磕頭，道：“皇上，我跟著您辦事，真是痛快。有什麼事情您一猜就中，用不著我說。咱們一輩子可萬事大吉，永遠不會輸給人家。”康熙笑道：“起來，起來！上次在五台山清涼寺也免凶險的了。若不是你舍命在我身前這麼一擋……”說到這里，臉色轉為鄭重，續道：“這奸賊的陰謀已然得逞了。”想到當日白衣尼那猶似雷轟電閃般的一擊，兀自不寒而栗。韋小寶道：“其實這尼姑一劍刺來，你身手敏捷，自然會使一招‘孤云出岫’避了開去，你跟著反手一招；仙鶴梳翎‘，打在那惡尼姑肩頭，她非大叫’投降‘不可。不過我生怕傷了你，一時胡塗了，只想到要擋在你身前，代你受這一劍。皇上一身武功沒機會施展，在少林和尚面前出出風頭，實在可惜。”

　　康熙哈哈大笑，他自知當日若非韋小寶這麼一擋，定然給白衣尼刺死了，這小家伙如此忠心，卻又不居功，當真難得。笑道：“你小小年紀，官兒已做得夠大了。等你大得幾歲，再升你的官。”韋小寶搖頭道：“我也不想做大官，只盼常常給皇上辦事，不惹你生氣，那就心滿意足了。”康熙拍拍他肩頭，道：“很好，很好。你好好替我辦事，我很是喜歡，怎會生氣？那姓楊的跟那尼姑還說些什麼？”韋小寶道：“楊溢之不斷勸那尼姑，說了皇上的許多好話。他說吳三桂對他父親有恩，他父親臨死之時，囑咐他要保護吳三桂，但吳三桂一心一意想做皇帝，大逆不道，那是萬萬不可。將來事情敗露，大家都要滿門抄斬。那尼姑卻說，她全家都給韃……—韃……都給咱們滿洲人殺了，吳三桂又對她這樣客氣。她來行刺，一來是沖著吳三桂的面子，二來是為自己爹娘報仇。她家里人早死光了，也不怕什麼滿門抄斬。”康熙點點頭。韋小寶又道：“楊溢之說，皇上待百姓好，如果……如果害了你，吳三桂做了皇帝，他自己雖可做大官，做大將軍，但天下百姓可要吃大苦了。那尼姑心腸很軟，講究什麼慈悲，想了很久，說他的話很對，這件事她決定不干了。二人商量，說道吳三桂如再派人來行刺，他兩個暗中就把刺客殺了。”康熙喜道：“這兩人倒深明大義哪。”

　　韋小寶道：“不過楊溢義說另外有一件事不易辦。”康熙問：“又有什麼古怪？”韋小寶道：“他二人低聲說了好多話，我可不大懂，只聽到到老是說什麼延平郡王，台灣鄭家什麼的，好象吳三桂說要跟一個姓鄭的平分天下。”康熙站起身來，大聲道：“原來這廝跟台灣的反賊暗中也有勾結。”韋小寶問道：“台灣鄭家是他媽的什麼王八蛋？”康熙道：“那姓鄭的反賊盤踞台灣，不服王化，只因遠在海外，一時不易平定。”韋小寶一臉孔的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如此。這時奴才越聽越氣，心想這江山上皇上的，他姓吳姓鄭的是什麼東西，膽敢想來平分皇上的天下？楊溢之說，台灣那姓鄭的派了他的第二個兒子，叫作鄭克……鄭克……”康熙道：“鄭克爽。”韋小寶道：“是，是。皇上什麼都知道。”康熙微笑不語。他近年一直在籌划將台灣收歸版圖，鄭家父子兄弟，以及台灣的軍政大事，兵將海船等情形，早已打聽得清清楚楚。韋小寶道：“這鄭克爽最近到了云南，跟吳三桂去商義了大半個月。”

　　康熙勃然變色，道：“有這等事？”台灣和云南兩地，原是他心中最大的隱憂，沒想到鄭吳二人竟會勾結密謀，鄭克爽到云南之事，直到此刻方知。韋小寶道：“台灣有個武功很高的家伙，一路上保護鄭克爽。這家伙姓馮，叫什麼一劍出血……”康熙道：“一劍無血馮錫范。他和劉國軒、陳永華三人，號稱‘台灣三虎’”韋小寶聽得皇帝提到師父的名字，心中一凜，說道：“是，是，正是一劍無血馮錫范。楊溢之說，台灣這三只老虎之中，陳永華是好人，馮錫范和另外那人是壞的。陳永華不肯做反叛皇止珠事情，不過他一只老虎，敵不過另外兩只老虎。”他在康熙面前大說九難，楊溢之，陳近南三人的好話，以防將來三人萬一被清廷所擒，有了伏筆，易于相救。

　　康熙搖頭道：“那也未必，陳永華比另外兩個老虎更厲害得多。”韋小寶道：“楊溢之跟那尼姑又說，江湖上許多吳三桂的對頭，要在河間府聚會，開一個‘殺龜大會’，商量怎樣殺了吳三桂。那鄭克爽和馮錫范要混到會里打探消息，然後去通知吳三桂。他們越說越低聲，我聽了半天聽不真，好在他們不是想加害皇上，也就不去理會，後來我真的睡著了。皇上，奴才這件事有點貪懶了，不過那時實在倦得要命。半夜里楊溢之悄悄來叫醒了我，解開我的穴道，說那尼姑在打坐練功，叫我溜之大吉。”康熙點頭道：“這姓楊的倒還有點良心。”韋小寶道：“可不是麼？將來皇上誅殺吳三桂，這楊溢之還請皇上恩饒了他性命。”康熙道：“倘若他能立功，我不但饒他性命，還中封賞。在‘殺龜大會’中，還聽到些什麼？”韋小寶道：“他們每一省推舉一個盟主，那鄭克爽做了福建省的盟主，好象將福建、廣東、浙江、陝西什麼，都划歸他鄭家的。”康熙微微一笑，心想：“小桂子弄錯了，定是江西，不是陝西。”雙手負在背後，在書房中踱來踱去，來來回回走了十幾趟，突然說道：“小桂子，你敢不敢去云南？”韋小寶一驚，這一著大出意料之外，問道：“皇上派我到吳三桂那里去打探消息？”

　　康熙點了點頭，道：“這件事著實有些危險，不過你年紀小，吳三桂不會怎麼提防。那楊溢之又是你朋友，定會照顧你。”韋小寶道：“是。皇上，我不是怕去云南，只是剛回宮來，沒見到你幾天，又要离開你身邊，實在舍不得。”康熙點頭道：“是，我也是一般的心思。只可惜我做了皇帝，有能隨便走動，否則咱倆同去云南，我揪住吳三桂的胡子，你抓住他雙手，同時問他：‘他媽的吳三桂，投不投降？’豈不有趣？”韋小寶笑道：“這可妙極了。皇上，你不能云南，待我去將吳三桂騙出宮來，咱們再揪他胡子，好不好？”康熙哈哈大笑，道：“好就極好，就怕這廝老奸巨滑，不肯上當。啊，小桂子，我想到個法子，令他不會起疑。”韋小寶道：“皇上神機妙算，一定高明之極。”康熙道：“我們把建宁公主嫁給他兒子，結成親家，他就一點也不會防備了。”韋小寶一怔，道；“嫁給吳應熊這小子？這……這豈不太便宜了他？”

　　康熙道：“這老賊人的女兒，咱們把她嫁到云南去，讓她先吃點苦頭。將來吳三桂滿門抄斬，連她一起殺了。”說著恨恨不已。他本來很喜歡這個妹子，但自知道太后害死了自己親生母親，氣得父皇出家之後，連這妹子也恨上了，又道：“那時候我就可說老賊人教女無方，逼她自盡。”韋小寶道：“皇上，奴才打聽到一個天大的好消息，皇上聽了一定十分歡喜。”康熙道：“什麼好消息？”韋小寶將嘴湊到他耳邊，低聲道：“老賊人是假太后，真的太后還好端端的在慈宁宮中。”康熙面前，他終究不敢口出“老婊子”三字。康熙大吃一驚，顫聲道：“什麼？假太后？”

　　韋小寶于是將假太生囚禁太后，她自己冒充太后，為非作惡之事，一一說了。康熙只聽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隔了好一會，才道：“有這等事？有這等事？……你怎麼知道？”韋小寶道：“奴才知道老賊人心地惡毒，只怕她加害皇上，因此買通了慈宁宮里的宮女，暗中監視，只要一覺情形不對，就來奏知皇上，咱們她先下手為如。奴才今日一進宮，那宮女就將這件大事跟我說了。”康熙額頭汗水涔涔而下，顫聲道：“那宮女呢？”韋小寶道：“我想這件事情太大，倘若她泄露出去，那可不得了。因此奴才大膽，將她推入一口井里，倒也沒旁人瞧見。唉，實在對她不住。”康熙點了點頭，臉上閃過一絲寬慰之色，道：“辦得好，明兒你撈起她尸身，妥為安葬，查明她家屬，厚加撫恤。”韋小寶道：“是，是，遵皇上吩咐辦理。”康熙道：“事不宜遲，咱們即刻去慈宁宮。”說著站起身來，摘下牆上兩口寶劍，將一口交給韋小寶，低聲道：“這事就咱們兩人去干，可不能讓宮女太監們知道了。”韋小寶點頭道：“皇上，老賊人武功厲害，我一進房就抱住她，皇上一劍先斬斷她一條手臂，然後再問詳情。”康熙點頭道：“好！”韋小寶道：“皇上還是多帶侍衛，候在慈宁宮外，當真情形不對，只她叫人進來。否則倘若奴才抱假太后不牢，這賊人行凶，沖撞了皇上萬金之體，那……那可不妥了。”康熙點了點頭，打定了主意：“倘若非要侍衛相助不可，事成之後，將這些侍衛處死滅口便是。

　　康熙出得書房，傳八名侍衛護駕，來到慈宁宮門外，命侍衛在花園中遠遠守候，與韋小寶兩人走向太后寢殿。慈宁宮的宮女太監紛紛跪下迎接。康熙道：“你們都到花園去，誰也不許過來。“眾人凜遵退開。韋小寶知道當日假太后向他師父九難拍了七掌“化骨綿掌“，陰毒掌力，盡逼還給自身，他師父雖教了化解之法，但自此之後，只要一使內力，全身骨骼立即寸斷。屈指算來，此時體內掌力尚未化盡，就算無經化去，諒她也不敢動武，再加自己有五龍令在手，一切有恃無恐，心下泰然。康熙卻知這假太后武功甚是厲害，自己所學的武功全是她所授，即使加上個韋小寶，兩人仍然和她相差甚遠，只有兩人雙劍攻她空手，打她個措手不及，就如當年暗算鰲拜一般，才能取胜，是以一踏進寢殿，手掌心中就滲出汗水。韋小寶心想：“今日是立大功的良機，我向老婊子扑將過去，皇上只道我奮不顧身，其實只不過是打一只動彈不得的死狗。打死狗嗎，老子最拿手不過。”低聲道：“這賊我武功了得，皇上千萬不可涉險。由奴才先上！”康熙點點頭，右手緊緊抓住了劍柄。走進寢殿，卻見殿中無人，床上錦帳低垂。

　　太后的聲音從帳中傳了出來：“皇帝，你多日不到慈宁宮來，身子可安好嗎？”康熙先前每日來慈宁宮向太后請安，自從得悉內情之後，心中說不出的憎恨，便來得甚疏。兩人沒料到她白天也睡在床上，先前商量好的法子便不管用了。康熙道：“聽說太后身子不適，兒子瞧太后來著。”向韋小寶使個眼色，吩咐：“挂起也帳子！”韋小寶應道：“喳！”走向床前。太后道：“我怕風，別挂帳子。”康熙心想：“如不理她的話，徑去揭開帳子，只怕她有了提防。”說道：“是。不知太后是什麼不舒服？服過藥了麼？”太后道：“服過了。太醫說受了小小風寒，不打緊的。”康熙道：“兒子想瞧瞧太后面色怎樣？有沒有發燒？”太后歎了口氣，道：“我面色很好，不用瞧了。皇帝回去休息罷。”康熙心下起疑：“不知她在搗甚麼鬼？”韋小寶見寢殿中黑沉沉的，當下轉過身子，向著康熙大打手勢，示竟讓自己去抱住她雙腿，皇帝便一劍斬落。

　　突然之間，康熙心念一動：“倘若小桂子所說的言語都是假的，那便如何？雖然那男人假扮宮女，确為實情，但說不定太后只是穢亂宮禁，并無別情。我這一劍砍下了去，如果她竟是真太后，并非假冒，我豈不是既胡塗，又不孝？宁可讓假太后有了提防，不得不召進侍衛來擒拿，可不能魯莽從事，由我親手斬傷了了真太后。”當即搖頭，揮手命韋小寶退開，說道：“太后，兒子放心不下。”快步走到床前，伸手揭開帳子。錦帳兩下一分，只見太后急速轉身，面向里床，但就這麼一瞥之間，康熙已見到太后臉頰瘦削，容貌大不相同，說道：“太后，你老人家近來忽然瘦了很多。”語音已是發顫。太后歎了口氣，道：“自從五台山回來後，胃口一直不好，每天吃不上半碗飯，照照鏡子，幾乎自己也不認得了。”康熙心想：“小桂子的話果然不假。這老賊人沒料到我突然會來，她睡在床上，沒人瞧見，今日沒喬裝改扮，是以說什麼也不肯讓我瞧她容貌。我已親眼目睹，難道還會弄錯？”怒火中燒，大聲道：“啊喲，太后，一只大老鼠鑽到了挂氈後面。來人哪，快卷起挂氈來捉老鼠！”說著急退兩步，生怕假太后一見事情敗露，便即暴起發難。只聽太后顫聲道：“挂氈後面有什麼老鼠？”韋小寶上前拉動羊毛索子，卷起挂氈，露出柜門。康熙道：“咦！原來這里有只大柜子，老鼠鑽進柜里去啦！”心想：“這時候事情已揭開了大半，她已然有備，再也不能偷襲了。”退到門口，向韋小寶招招手，道：“傳侍衛進來。柜子里有古怪聲音，別要躲藏刺客，驚嚇了太后。”韋小寶道：“是。”向著向外大聲叫道：“傳侍衛。”

　　八名侍衛走到寢殿門口，躬身聽旨。太后怒道：“皇帝，你在玩什麼花樣？”康熙笑道：“啊，是了，建宁公主躲在柜子里玩捉迷藏。太后，我到處打她不到，定是在柜子進里。”右手揮了揮。韋小寶過去開柜，但柜門上了鎖，打不開，康熙笑道：“太后，柜子的鑰匙在哪里？”太后怒道：“我身子不舒服，你們兩個小孩子卻到我屋晨來玩，快快給我出去。”眾侍衛知道皇帝常常和建宁公主比武鬧玩，聽太后這麼說，都露出笑容。

　　康熙說道：“把柜門撬開來。太后身子欠安，咱們別打擾她老人家。”韋小寶應道：“是。”從靴筒中拔出匕首，插入了柜門，輕輕一割，鎖扣已斷，一拉之下，柜門應手而開，只見柜內堆著一條錦被，似乎便是那晚柜中所見，卻哪里有什麼人？”韋小寶一驚，尋思：“那天晚上明明見到真太后給藏在柜里，怎麼忽然不見了？莫非老婊子怕我師父泄露出去，將真太后殺了？”翻開柜中錦被，依稀見到被底有一部書，似乎便是‘四十二章經’，急忙放下錦被蓋住，回過頭來，見康熙一臉驚疑之色，再向床上瞧去，只見那被窩高高隆起，似乎另行藏得有人，喜道：“公主藏在太后被窩里。”康熙急道：“快拉她出來。”只怕假太后見事情敗露，立即殺了真太后。

　　韋小寶搶到床邊，從太后足邊被底伸手進去，要把真太后拉出來，触手之處，卻是一條毛茸茸的大腿，不由得大吃一驚。便在此時，一只大腳突然撐出，踹中他胸膛。韋小寶“啊喲”一聲大叫，跌了出去。被窩一掀，一個赤條條的肉團躍了出來，連被抱著太后，向門口沖去。八名侍衛大驚，急忙攔阻，給那肉團一撞，三名侍衛飛摔出去，那肉團抱了太后直沖而出。康熙奔到門口，但見那肉團奔躍如飛，幾個起伏，已到了御花園牆邊，一躍上了牆頭，隨即翻身出外。康熙叫道：“快追！”三名侍衛給那肉才一撞，倒在地下爬不起來。余下五名侍衛繞出圍牆，再也瞧不見那肉團的影子。韋小寶腦海中一片混亂，胸口劇痛，掙扎著爬起，奔到柜邊，伸手入被，抓起那總經書藏入懷中，只聽得康熙在花園中大叫：“回來，回來！”韋小寶又是一交摔倒。聽得腳步聲響，眾侍衛奔回，康熙在寢宮外吩咐眾侍衛：“大家站好，別出聲。”康熙回到寢殿，關上房門，低聲問道：“怎麼一回　事？”

　　韋小寶扶桌站起，說道：“妖……妖怪！”驚得臉上已無半分血色。康熙搖頭道：“不是妖怪！是老賊人的奸夫。”韋小寶兀自不明所以，問道：“什麼奸夫？”，康熙道：“那是個男人。你沒有看清楚麼？一個又矮又胖的男子。”韋小寶又是吃驚，又是好笑，道：“老賊人被窩里，藏著一個不穿衣服的……矮胖子男人！”康熙神色嚴重，道：“真太后呢？”韋小寶道：“最好別……別給老賊人害死了……”忽然想到一事，掀開太后床上褥子，說道：“床底下有暗格。”只見暗格中放著一柄出鞘的白金蛾眉鋼刺，此外更無別物，沉吟道：“咱們掀開床板瞧瞧。”康熙搶上前去，幫著韋小寶掀開床板，只見一個女子橫臥在地下一張墊子上，身上蓋著薄被。當床板放上之時，看來距她頭臉不過半尺光景。寢殿中黑沉沉的瞧不清楚，康熙叫道：“快點了蜡燭。”韋小寶點起燭火，拿著燭台湊近一照，見那女子容色蒼白，鵝蛋臉兒，果然便是那晚藏在柜中的真太后。康熙以前見到真皇後時，年紀尚甚細小，相隔多年，本已分不出真假，但見這女子和平日所見的太后相貌極似，忙扶她起來，問道：“是……是太后？”那女子見燭火照在臉前，一時睜不開眼來，道：“你……你……”韋小寶道：“這位是當今皇上，親自救聖駕。”那女子眼睜一線，向康熙凝視片刻，顫聲道：“你……你當真是皇上？”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伸臂摟著康熙，緊緊抱住。

　　韋小寶拿著燭台退開幾步，四下照著，不見再有什麼奸夫、刺客、假宮女之類，心想：“皇上和真皇後相會，必有許多話說。我多聽一句，腦袋兒不穩一分。”將燭台放在桌上，悄悄退出，反手帶上了殿門。只見門外院子中八名侍衛和宮女太監直挺挺的站著，個個神色惶恐，他招手將眾人召到花園之中，道：“剛才皇上跟建宁公主鬧著捉迷藏。公主穿了一套古怪的衣衫，扮成好像一個大肉球一般，跳了出去，大伙兒可瞧見沒有？”一名侍衛十分乖覺，忙道：“是，是。建宁公主身手好快，扮的模樣也真好玩。”韋小寶微微一笑，說道：“這些孩子們的玩意兒，皇上不想讓人家知道，有哪一個嘴巴發痒，脖子上的腦袋瓜兒坐得不穩，想多子□舌，胡說八道？”眾侍衛、宮女、太監齊聲道：“我們不敢。”

　　韋小寶點點頭，向著三名給撞倒受傷的侍衛道：“你們怎麼搞的，好端端的受傷？”一名侍衛道：“回副總管：小人三人今日上午練武藝，大家出手重了些，互相傷了。”韋小寶罵道：“你奶奶的，自己兄弟，練武藝也出手這般重，又不是拚命！”三名侍衛道：“是，是，下次一定小心。”韋小寶道：“受了傷的，每人去支二十兩銀子湯藥費。”三名侍衛忙躬身道謝。韋小寶道：“你奶奶的，爹娘養你們這麼大，這條性命可不太便宜啊。大伙兒倘若還想留著腦袋瓜兒吃飯的，這幾張狗嘴，都給我小心些。如果怕自己睡著說夢話，干脆把舌頭自己割掉了的好。你們一個個給老子報上名來。”眾侍衛、宮女、太監都報了自己姓名。韋小寶道：“好，今日捉迷藏的事，今後老子只要聽到半點風聲，不管是誰多口，總之三十五人一齊都砍了。你們服不服？”眾人中心明白，大家見到剛才的怪事之後，不免性命難保，皇上多半要殺人滅口，桂公公這麼說，實是救了自己的性命，感激之下，一齊跪下磕頭，說道：“謝公公救命大恩。”韋小寶揮手道：“謝我干什麼？是皇上的恩典。”他回到寢殿門口，坐在階石上靜靜等候，直過了大半個時辰，才聽得康熙叫道：“小桂子進來。”他走進寢殿，只見太后和康熙并肩坐在床上，手拉著手，兩人臉上均有淚痕。他跪下磕頭，說道：“太后大喜，皇上大喜。外面一共是三十五名奴才，今日皇上跟建宁公主捉迷藏之事，要是有哪一個敢泄露半句，奴才把這三十五個奴才盡數處死，一個不留。他們都嚇破了膽子，料想也沒哪一個敢胡說八道。”康熙點了點頭，韋小寶道：“倘若現下就殺了，以免後患，奴才這就去辦。”

　　康熙微一遲疑，。太后道：“今日你我母子相見，實是天大的喜事，不可多傷人命。”康熙道：“是。咱們須得大做佛事，感謝上天和菩薩保佑。”太后凝視韋小寶，道：“你小小年紀，立下這許多功勞，實在難得。”韋小寶道：“那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洪福。只恨做奴才的沒忠心辦事，不能及早揭破奸謀，累得太后受了這許多年的辛苦。”太后心中一酸，流下淚來，向康熙道：“須得好好封賞這孩子才是。”康熙道：“是，是。小桂子，你官已做得不小了，今日再封你一個爵位。我大清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太后的恩典，封你一等子爵。”韋小寶磕頭謝恩，道：“謝太后恩典，謝皇後恩典。”心想：“這子爵有什麼用？值多少銀子？”見康熙揮了揮手，便退了出去。韋小寶回到下處，從懷中取出書來，果然便是見慣了的‘四十二章經’，這部是藍綢書面，鑲了紅邊，尋思：“這是鑲藍旗的經書，嗯，是了，陶姑姑說，她太師父在鑲藍旗旗主府中盜經書，經書沒盜到，卻給神龍教的高手打得重傷而死，這部經書多半便落入了那神龍教高手的手里。怎地事隔多年，仍不將經書交給洪教主？也說不定當時沒得到，最近才拿到的。”料想中間曲折甚多，難以推測，只覺胸口兀自痛得厲害，又想：“這矮胖子肉團武功了得，啊喲，莫非他就是盜得這部經書的神龍教高手？他到宮里跟老婊子相公，老婊子倒待他挺好，把真太后搬到床底下，將大柜子讓了出來給他睡。我和小皇帝剛才去慈宁宮，事也真巧，恰好是捉奸在床。這肉團可別來報仇，又想到慈宁宮去取回經書。”于是去告知多隆，說道得知訊息，日內或有奸人入宮行刺，要他多派侍衛，嚴密保衛皇上和太后，心想：“老婊子倘若回神龍島，向洪教主稟報，可有大妙，老子先下手為強，把經書中的地圖取了出來，然後將一兩部空經書送去神龍島，洪教主要我再打余下的經書，非給解藥不可。他在空經書中找不到地圖，那是他的事，跟老子可不相干。誰教他福份太小呢？反正他壽與天齊，不用心急，慢慢的找，找上這麼十萬八萬年，終會找到的罷！”

## 第二十九回　卷幔微風香忽到　瞰床新月雨初收

　　韋小寶出宮去和李力世、關安基、玄貞道人、錢老本等人相見。天地會群雄盡皆歡然。李力世道：“屬下剛得到訊息，總舵主已到天津，日內就上京來。韋香主也正回京，那真太好了。”韋小寶道：“是，是。那真太好了！”想到再見師父，心下不免惴惴。群雄當即打酒殺雞，為他接風。傍晚時分，韋小寶將馬彥超拉在一旁，說道：“馬大哥，請你給我預備一的把斧頭，還要一柄鐵錘，一把鑿子。”馬彥超答應了，去取來他。韋小寶命他帶到停放在那口棺木的園中土屋，說道：“我要打開棺材，放些東西進去。”馬彥超應道：“是！”甚覺奇怪，但香主不說，也不便多問。韋小寶道：“前天夜里，這個死了的朋友托夢，說要這件東西。瞧在朋友一場，非給他不可。”馬彥超更奇怪了，唯唯稱是。韋小寶道：“你給我守在門外，誰也不許進來。”當下推門而入，關上了門，上了門閂。見那口棺木上灰塵厚積，顯是無人動過，用鑿子斧頭逐一撬開棺材釘，推開棺蓋，取出包著那五部經書的油布包，正要推上棺蓋，忽聽得馬彥超在門外呼喝：“什麼人？”接著有人問道：“陳近南在哪里？”韋小寶吃了一驚：“誰問我師父？”聽口音依稀有些熟悉。

　　馬彥超道：“你是誰？”又有一人冷冷的道：“不論他躲到哪里，總能揪他出來。”這人的聲音韋小寶入耳即知，即是鄭克爽。他更加驚奇：“怎麼這臭小子到了這里？”隨即想到，先前說話之人乃是“一劍無血”馮錫范。只聽得錚的一聲，兵刃相交，跟著馬彥超悶哼一聲，砰的一聲倒地。韋小寶一驚更甚，當下不及細想，縱身入棺材，只聽得鄭克爽道：“這叛賊定是躲在里面。”韋小寶驚惶之下，托起棺蓋便即蓋上，緊跟著喀喇一聲，土屋的木門已被踢破，鄭克爽和馮錫范走了進來。韋小寶從棺材內望出去，見到一線亮光，知道慌忙之中，棺材蓋并未密合，暗暗叫苦：“糟糕，糟糕！他們要找我師父，卻找到了他徒弟。”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公子要找我嗎？不知有什麼事？”正是師父陳近南的聲音。韋小寶大喜：“師父來了。”

　　突然之間，陳近南“啊”的一聲大叫，似乎受了傷。跟著錚錚兩聲，兵刃相交。陳近南怒喝：“馮錫范，你忽施暗算？干什麼了？”馮錫范冷冷的道：“我奉命拿你！”只聽鄭克爽道：“陳永華，你還把我放在眼里麼？”語氣中充滿怒意。陳近南道：“二公子何出此言？屬下前天才得知二公子臨北京，連夜從天津趕來。不料二公子先到了。屬下未克迎迓，還請恕罪。”韋小寶聽師父說道恭謹，暗罵：“狗屁二公子，神氣什麼？”

　　只聽鄭克爽道：“父王命我到中原公干，你總知道罷？”陳近南道：“是。”鄭克爽道：“你既得知，怎地不早來隨侍保護？”陳近南道：“屬下有幾件緊急大事要辦，未能分身，請二公子原諒。屬下又知馮大哥隨侍在側，馮大哥神功無敵，群小懾伏，自能衛護二公子平安周全。”鄭克爽哼了一聲，怒道：“怎麼我來到天地會中，你手下為些蝦兵蟹將，狐群狗党，對我又如此無禮？”陳近南道：“想是他們不識二公子。在這京師之地，咱們天地會干的又是反叛韃子之事，大家特別小心謹慎，以致失了禮數。屬下這里謝過。”韋小寶越聽越怒，心道：“師父對這臭小子何必這樣客氣？”

　　鄭克爽道：“你推得一干二淨，那麼反倒是我錯了？”陳近南道：“不敢！”隨怒聽到紙張翻動之聲，鄭克爽道：“這是父王的諭示，你讀來聽聽。”陳近南道：“是。王爺諭示說：‘大明延平郡王令曰：派鄭克爽前赴中原公干，凡事利于國家者，一要便宜行事。’”鄭克爽道：“什麼叫做‘便宜行事’？”韋小寶心想：“便宜就是不吃虧，那有什麼難解的？你老子叫你有便宜就占，不必客氣。”哪知陳近南卻道：“王爺吩咐二公子，只要是不利于國家之事，可以不必回稟王爺，自行處斷。”鄭克爽道：“你奉不奉父王諭示？”陳近南道：“王爺諭示，屬下自當遵從。”鄭克爽道：“好，你把自己的右臂砍了去罷。”

　　陳近南驚道：“卻是為何？”鄭克爽冷冷的道：“你目無主上，不敬重我，就是不敬重父王。我瞧你所作所為，不有不臣之心，哼，你在中原拚命培植自己勢力，擴充天地會，哪里還把台灣鄭家放在心上。你想自立為王，是不是？”陳近聲顫聲道：“屬下決無此意。”鄭克爽道：“哼！決不此意？這次河間府大會，他們推我為福建省盟主，你知道麼？”陳近南道：“是。這是普天下英雄共敬王爺忠心為國之意。”鄭克爽道：“你們天地會卻得了幾省盟主？”陳近南默然。韋小寶心道：“他媽的，你這小子大發脾氣，原來是喝天地會的醋。”又想：“我老婆的奸夫是我師父的上司，本來這件事很有點麻煩。現下他二人大起沖突，那是妙之極矣。只不過師父中了暗算，身上受傷，可別給他們害死才好。”

　　只聽鄭克爽大聲道：“你天地會得了三省盟主，我卻只有福建一省。跟你天地會相比，我鄭家算老幾？我只不過是小小福建省的盟主，你卻是‘鋤奸盟’總軍師，你這可不是爬到我頭上去了啦？你心里還有父王沒有？”陳近南道：“二公子明鑒：天地會是屬下秉承先國姓爺將令所創，旨在驅除韃子。天地會和王爺本是一體，不分彼此。天地會的一切大事，屬下都稟明王爺而行。”鄭克爽冷笑道：“你天地會只知有陳近南，哪里還知道台灣鄭家？就算天地會當真成了大事，驅逐了韃子，這天下之主也是你陳近南，不是我們姓家的。”陳近南道：“二公子這話不對了。驅除韃子之後，咱們同奉大明皇室後裔姓朱的為主。”鄭克爽道：“你話倒說得漂亮。此刻你已不把姓鄭的放在眼里，將來又怎會將姓朱的放在眼里？我要你自斷一臂，你就不奉號令。這一次我從河間府回來，路上遇到不少危難，卻不見有你天地會的一兵一卒來保護我，若不是馮師父奮力相救，我這時候，也不知是不是還留得性命。你巴不得我命喪小人之手，如此用心，便已死有余辜。哼，你就只會拍我哥哥的馬屁，平時全沒將我瞧在眼里。”陳近南道：“大公子、二公子是親兄弟，屬下一般的侍奉，豈敢有所偏頗。”鄭克爽道：“我哥哥日後是要做王爺的，在你眼中，我兄弟倆怎會相同？”韋小寶聽到這里，已明白一大半，心想：“這小子想跟他哥哥爭位，怪我師父擁他哥哥，受了馮錫范的挑拔，便想乘機除了我師父。”只聽鄭克爽又道：“反正你在中原勢大，不如就殺了我罷。”

　　陳近南道：“二公如此相逼，屬下難以分說，這就回去台灣，面見王爺，聽由王爺吩咐便是。王爺若要殺我，豈敢違命。”鄭克爽哼了一聲，似乎感到難以回答，又似怕在父親面前跟他對質。

　　馮錫范冷冷的道：“只怕陳先生一离此間，不是去投降韃子，出賣了二公子，便獨樹一幟，自立為王，再也不回台灣台灣去的了。”陳近南怒道：“你適才偷襲傷我，是奉了王爺之命嗎？王爺的諭示在哪里？”馮錫范道：“王爺將令，二公子在中原便宜行事。不奉二公子號令，便是反叛，人人得而誅之。”陳近南道：“二公子好端端地，都是你從中挑拔离間。國姓爺創業維艱，這大好基業，只怕要敗壞在你這等奸詐小人手里。你姓馮的就算武功天下無敵，我又何懼于你？”馮錫范厲聲道：“如此說來，你是公然反叛延平王府了？”陳近南郎聲道：“我陳永華對王爺赤膽忠心，‘反叛’二字，再也誣加不到我頭上。”鄭克爽喝道：“陳永華作反，給我拿下。”馮錫范道：“是。”只聽得錚錚聲響，兵刃相撞，三人交起手來。陳近南叫道：“二公子，請你讓在一旁，屬下不能跟你動手。”鄭克爽道：“你不跟我動手？你不跟我動手？”連問了兩句，兵刃響了兩下，似是他問一聲，向陳近南砍一刀。

　　韋小寶大急，輕輕將棺材蓋推高寸許，望眼出去，只見鄭克爽和馮錫范分自左右夾攻陳近南。陳近南左手執劍，右臂下垂，鮮血不斷下滴，自是給馮錫范偷襲所傷。馮錫范劍招極快，陳近南奮力抵御。鄭克爽一刀刀橫砍直劈，陳近南不敢招架，只得閃避，變成了只挨打不還手的局面，加之右手使劍不便，右臂受傷又顯然不輕。韋小寶心下焦急：“風際中、關夫子、錢老本他們怎麼一個也不進來幫忙？這樣打下去，師父非給他們殺了不可。”但外面靜悄悄地，土屋中乒乒乓乓的惡斗似充耳不聞。只見馮錫范挺劍疾刺，勢道極勁，陳近南舉劍擋格，雙劍立時相粘。鄭克爽揮刀斜砍，陳近南側身避開。鄭克爽單刀橫拖，嗤的一聲輕響，在陳近南的左腿上划了一道口子。陳近南“啊”的一聲，長劍一彈而起，馮錫范就勢挺劍，正中他右肩。陳近南浴血奮戰，難以支持，一步步向門口移動，竟欲奪門而出。馮錫范知他心意，搶到門口堵住，冷笑道：“反賊，今日還想脫身麼？”

　　韋小寶只盼馮錫范走到棺材之旁，就可從棺材中挺匕首刺出，便以客店中殺喇嘛的手法殺了他。這一招“隔板刺人”原是他的生平絕招，遠胜拳術高手的“隔山打牛”。可是馮錫范越斗越遠，卻如何刺得著他？鄭克爽道：“反賊，還不棄劍就縛？”韋小寶眼見情勢危急，心想今日舍了性命也要相救師父，逼緊了吩咐喉嚨，突然吱吱的叫了兩聲。馮錫范等三人一聽，都吃了一驚。鄭克爽問道：“什麼？”馮錫范搖了搖頭，手上絲毫不緩。韋小寶又吱吱的叫了三下。鄭克爽怕鬼，嚇得打了個寒戰。突見棺材蓋一開，一團白色粉末飛了出來，三人登時眼睛刺痛，嗆個不住。原來尸體入殮，棺材中必入大量石灰，當日馬彥超曾購置了裝入，此刻韋小寶抓起一大把，撒了出來。

　　馮錫范情知決非鬼魅，急躍而前，閉住了眼睛，俯身向棺材中挺劍刺落。突的一聲，劍尖刺入棺材蓋，正待拔劍再刺，突覺右邊胸口一痛，知是中了暗算，急忙縱身躍起，後心重重撞在牆上。他武功了得，左手按住胸前傷口，右手將一柄使得風雨不透，護住身前。韋小寶在棺材中“隔板刺人”，一刺得手，握著匕首跳了出來，只見馮錫范、鄭克爽和陳近南三人都緊閉雙目，將刀劍亂揮亂舞，見馮錫范雖然胸口中劍，卻非致命之傷，要待欺近前去再加上一劍，但馮鄭二人刀劍舞得甚緊，實不敢貿然上前。此刻時機緊近，待得他二人抹去眼中石灰，睜眼見物，那就糟了，一時無策，只得左手抓起石灰，一見馮錫范或鄭克爽伸手去抹眼睛，便一把石灰撒將過去。撒石灰原是他另一項拿手絕招。只擲得幾下，馮錫范覺到擲石灰的方位，一招“渴馬奔泉”，挺劍直刺過來。韋小寶大駭，急忙坐倒，噗的一聲，那劍插入了棺材之中。韋小寶連爬帶滾，逃出門外。馮錫范提劍在棺中連劈連刺，還道敵人仍然在內。以他武功修為，韋小寶狼狽萬狀的逃出，本可立時察覺，只是徒然間眼不見物，胸口受傷，一時心神大亂，又知陳近南武功卓絕，不在自己之下，強敵在側，實是凶險無比，惶急間全沒想到陳近南也已眼不見物，只盼殺了暗算之人，立即逃出。他在棺材中刺得數下，都刺了個空，隨即一個“千岩競秀”，劍花點點，護住身周，聽得左邊并無兵刃劈風之聲，當下向左躍去，肩頭在牆上一撞，靠牆而立。

　　這麼一陣全力施為，胸前傷口中更是鮮血迸流。他微一睜眼，石灰粉末立時入眼，劇痛難當，生怕眼睛就此瞎了，不敢再睜，背靠牆壁，一步步移動，心想只須挨牆移步，便能打到門戶所在，一出門外，地勢空曠，就易于脫險了。韋小寶站在門口，見他移到身子，已猜知他心意，只待他摸到門口時刺他一劍，但想此人武功太高，就算刺中，他臨時回手一劍，自己小命不免危危乎哉，于是將匕首輕輕插入門框約莫兩寸，見馮錫范离門已不過兩尺，突然尖聲叫道：“我在這……”一個“里”字還沒出口，馮錫范出招快極，一劍斬落，當的一聲響，長劍碰到匕首，斷為兩截，半截斷劍跳將上來，在他額頭上一斬，這才跌落。韋小寶早已躲到了土屋之側，心中怦怦亂跳。只聽得馮錫范大聲吼叫，疾沖而出。

　　韋小寶回到門口，但見陳近南和鄭克爽仍在揮舞刀劍。強敵既去，他對這鄭家二公子可絲毫不放在心上，叫道：“師父，那‘一劍無血’，已給我斬得全身是血，逃之夭夭了。你請出來罷。”陳近南一怔，問道：“誰？”韋小寶道：“是弟子小寶。”陳近南大喜，橫劍當胸，不再舞動。韋小寶叫道：“張大哥、李大哥、王二哥，你們都來了，很好，很好。這姓鄭的臭小子還不放下兵器投降，你們一齊上去把他亂刀分尸罷！”

　　鄭克爽大吃一驚，哪知他是虛張聲勢，叫道：“師父，師父！”不聽馮錫范回答，微一遲疑，便即拋下了手中單刀。韋小寶喝道：“跪下！”鄭克爽雙膝一曲，跪倒在地。韋小寶哈哈大笑，拾起單刀，將刀尖輕輕抵住鄭克爽咽喉，喝道：“站起來，向右，上前三步，爬上去，鑽進去！”韋小寶叫一句，鄭克爽便戰戰兢兢的遵命而行，爬入了棺材。韋小寶哈哈大笑，搶上前去，推上了棺材蓋，拿起那包經書負在背上，說道：“師父，咱們快洗眼去。”拉著陳近南的手，走出上屋。

　　走得七八步，只見馬彥超倒是花壇之旁，韋小寶吃了一驚，上前相扶。馬彥超道：“救總舵要緊，屬下只是給封了穴道，沒甚干系。”陳近南俯下身來，在他背心和腰里推拿了幾下，穴道登時解了。馬彥超道：“總舵主眼睛怎樣？”陳近南皺眉道：“石灰。”馬彥超道：“得用菜油來洗去，不能用水。挽住他手臂快步而行。韋小寶道：“我馬上就來。”回進土屋，提起斧頭，將七八枚棺材釘都釘入棺材蓋中，說道：“鄭公子，你躺著休息幾天。算你運氣，欠我的一萬兩銀子，一筆勾銷，也就不用還了。”大笑一陣，走回大廳。只見馬彥超已用菜油替陳近南洗去眼中石灰，又縛好了他身上傷口。廳上風中際、錢老本、玄貞道人等躺滿了一地，陳近南正在給各人解穴。

　　原來馮錫范陡然來襲，他武功既高，又攻了眾人個措手不及。風中際等并非聚在一起，聞聲出來應戰，給他逐一點倒。眾人都是惱怒已極，只是在總舵主面前，不便破口大罵。馬彥超說了韋小寶使詭計重創馮錫范的情形，眾人登時興高采烈，都說這廝如此奸惡，只盼石灰便此弄瞎了他雙眼。陳近南以目紅腫，淚水仍不斷滲出，臉色鄭重，說道：“錢兄弟、馬兄弟，你們去洗了鄭二公子眼中石灰，請他到這里來。”錢馬二人答應了。韋小寶突然“啊”的一聲，假裝暈倒，又目緊閉。陳近南左手一伸，拉住了他手臂，問道：“怎樣？”韋小寶道：“我……我剛才……嚇……嚇得厲害，生怕他們害死了師父……這會兒……這會兒手腳都沒了力氣……”陳近南抱著他放在椅上，道：“你休息一會。”

　　原來韋小寶自知用石灰撒人眼睛，實是下三濫的行徑，當年茅十八曾為此打了他一頓，雖然群雄大贊他機智，但想他們是我屬下，自然要拍馬屁，師父是大英雄、大豪傑，比之茅十八又高出十倍，定要重責，索性暈在前頭，叫他下不了手，當真要打，落手也好輕些。錢馬二人匆匆奔回大廳，說道：“總舵主，沒見到鄭二公子，想是他已經走了。”陳近南皺眉道：“走了？不在棺材里麼？”錢馬二人面面相覷，土屋中棺材倒是有一口，但鄭公子怎麼會在其中？陳近南道：“咱們去瞧瞧。”領著眾人走向土屋。韋小寶大急，只得跟在後面，雙手揉擦屁股，心道：“屁股啊屁股，師父聽到我將那臭小子趕入棺材，你老兄難免要多挨幾板了，真正對不住之至。”

　　來到土屋之中，只見滿地都是石灰和鮮血，果然不見鄭克爽的人影。陳近南明明聽得韋小寶逼著鄭克爽爬入棺材，這時棺材蓋卻釘上了，疑心大起，問道：“小寶，你將二公子釘入了棺材里麼？”韋小寶見師父面色不善，賴道：“我沒有。說不定他怕師父殺他，自己釘上了。”陳近南喝道：“胡說！！快打開來，別悶死了他。快，快！”錢老本和馬彥超拿起斧頭鑿子，忙將棺材釘子起下，掀開棺材蓋，里面果真躺著一人。陳近南叫道：“二公子！”將那人扶著坐起。

　　眾人一見，都是“啊”的一聲驚呼。陳近南手一松，退了兩步，那人又倒入棺材。眾人齊聲叫道：“是關夫子！”在這一剎那間，眾人已看清棺材中那人乃是關安基。陳近南搶上又再扶起，只見關安基雙目圓睜，已然斃命，但身子尚自溫暖，卻是死去未久。眾人又驚又悲，風際中、玄貞道人等躍出牆外察看，已找不到敵人蹤跡。陳近南解開關安基衣衫，只見他胸口上印著一個血紅手印，失聲叫道：“馮錫范！”

　　玄貞道人怒道：“确是馮錫范！這紅砂掌是他昆侖派的獨門武功。這惡賊重傷之余，片刻間便去而復回，當真……他媽的，他要救鄭二公子那也罷了，怎地卻害死了關二哥？”眾人紛紛怒罵。關安基的舅子賈老六更是呼天搶地的大哭。陳近南黯然不語。眾人回到大廳。錢老本道：“總舵主，二公子與大公子爭位，那是眾所周知的。咱們天地會向來秉公辦事，大公子居長，自然擁大公子。二公子早就把你當作了眼中釘，這次更受了馮錫范的挑拔，想乘機除了你。今日大伙兒更得罪了二公子，這麼一來，只怕王爺也要信他們的讒言了。總舵主此後不能再回台灣國。”陳近南歎了口氣，說道：“國姓爺侍我恩義深重，我粉身碎骨，難以報答。王爺向來英明，又對我禮敬有加，王爺決不是戕害忠良之人。”玄貞道人道：“常言道：疏不間親。二公子咬定我們天地會不服台灣號令，在中原已是如此，到得台灣，更有什麼分辯的余地？他鄭家共有八位公子，大家爭權奪位，咱們天地會用不著牽涉在內。總舵主，咱們秦檜固然不做，卻也不做岳飛。”錢老本道：“總舵主忠心耿耿，一生為鄭家效力，卻險些兒給二公子害死，這口氣無論如何咽不下。”陳近南又歎了口氣，說道：“大丈夫行事無愧于天地，旁人要說短長，也只好由他。只是萬萬料想不到，竟會有此變故。剛才若不是小寶機智，大伙兒都已死于非命了……唉，可惜關二哥……”韋小寶聽師父不追究撒石灰、釘棺材之事，登時寬心，生怕他只是一時想不起，須得立即岔開話頭，說道：“咱們這麼一鬧，只握左鄰右舍都知道了，要是報知官府，只怕……只怕……須得趕快搬家。”陳近南道：“正是。我心神不定，竟沒想此節。”當下眾人匆匆在花園中掘地埋葬了關安基的尸身，洒淚跪拜，攜了隨身物件，便即分批离去。天地會群雄在京時時搬遷，換一個住所乃是家常便飯。韋小寶生怕師父考問武功，乘機辭別，回去皇宮。

　　他來到自己住處，閂上房門，將六部經書逐一拆開，果見每部經書封皮的夾縫中，都有許多羊皮碎片。他取出碎片，將書函縫起還原，縫不到半部，便覺厭煩，心想：“雙兒如在這里就好了，她此刻多半還在少林寺外等我。我給九難師父捉了去，這好丫頭一定擔心得要命，得派人去叫她來。”又縫了幾針，眼睛已不大睜得開，藏好經書便睡。次日一早去上書房侍候聽旨。康熙說道：“明日便有朝旨，派你送建宁公主去云南，賜婚給那姓吳的小王八蛋。”韋小寶道：“是。中可惜沒服侍皇上幾天，又要遠离。”康熙低聲道：“太后跟我說一件大事，這次你去云南，就可乘機辦一辦。”韋小寶應了。康熙道：“太后說道，那惡婢假冒太后，原來有個重大陰謀，她想查知我們滿洲龍脈的所在，要設法破了。”

　　韋小寶沖口而出：“這老婊子罪大惡極！”急忙伸手按住嘴巴，自知皇帝面前罵這等粗話，未免太過不敬。豈知康熙絲毫不以為意，跟著道：“對！這老婊子當真不是東西。太后忍辱忍苦，宁死不說，才令老婊子奸計不逞。上天保佑，太后以得保平安至今，卻也全仗了不肯吐露這個大秘密。”韋小寶早已知道，卻道：“皇上，這個天大的秘密，你最好別跟我說。多一人知道，多一分泄露的危險。”康熙贊道：“你越來越長進啦，懂得諸事須當謹慎。不過你跟我辦事以來，從來沒泄露過什麼。倘若連你也信不過，我是沒人可以信得過了的。”韋小寶周身數百根骨頭，每根骨頭登時都輕了幾兩幾錢，跪下磕頭，說道：“皇上如此信得過，奴才就是把自己舌頭割了，也不敢泄露半句皇上交代的話。”康熙點點頭，說道：“我大清龍脈的秘密，原來藏在八部四十二章經之中。”韋小寶假作驚异，連聲道：“咦，奇怪，有這等事？這可萬萬想不到！”

　　康熙續道：“當年攝政王爺進關之後，將八部經書分賜八旗旗主。八旗之中，正黃、正白、鑲黃上三旗的兵馬是天子自將，但田地財物，仍分屬三旗旗主管領。正黃旗的經書，父皇一直放在身邊，帶了去五台山，後來命你拿回來賜給我。鑲白旗旗主因事獲罪，鑲白旗的經書沒入宮中，父皇賜了給端敬皇後。”韋小寶心道：“老皇爺寵愛端敬皇後，最好的東西自然要賜給她。要是換作我，八部經書一古腦兒沒入宮中，全都賜了給他。”康熙續道：“老婊子害死了端敬皇後，自然也就占了她的經書。鰲拜是鑲黃旗旗主。那日派你去抄鰲拜的家，老婊子要你打兩部經書，一部便是鑲黃旗的，另一部是正白旗的。”韋小寶道：“是。早知老婊子這樣壞，奴才便回老婊子說找不到，將經書悄悄獻給皇上。”康熙笑道：“那時咱們既不知老婊子是假太后，又不知這四十二章經中有這等重大干系，你如這樣胡鬧，我非……打你屁股不可。”韋小寶道：“是，是。”心道：“打打屁股就算了嗎？那你也甭客氣啦！”問道：“另外那部正白旗的，不知鰲拜是哪里來的？”康熙道：“他害死了正白旗旗主蘇克薩哈，將家產、財物，連經書一起占去。哼，這逆賊死有余辜。”韋小寶道：“是。這樣一來，老婊子手里有了三部經書啦。”

　　康熙道：“豈止三部？她又派御前侍衛副總管瑞棟，去跟鑲紅旗旗主和察博為難。當時我不知什麼緣故，和察博這家伙一向跟鰲拜勾結，我也不去理會。現下想來，自然是去取他的賜經。瑞棟又莫名其妙的失了蹤，定是給老婊子殺了滅口。”韋小寶忙道：“是，是。皇上料事如神。”心道：“你認定瑞棟是給老婊子殺的，我又贊過你料事如神，那就已敲釘轉腳。日後你就算知道瑞棟是我殺的，也已不能轉口，再來向我查問了。否則的話，你就承認自己不是料事如神。身為皇上，豈可料事不如神而如鬼？”

　　康熙道：“如果我所料不錯……”韋小寶忙道：“決計不錯。”康熙道：“……老婊子手中已有了四部經書。可是有一件事奇怪得很，父皇賜我的那部正黃旗經書，我一直放在上書房桌上，卻忽然不見了。你想又有誰這麼大膽，竟敢到上書房來偷盜物事？”韋小寶道：“能出入上書房，又能膽敢擅自拿書的，只有……只有……”康熙道：“建宁公主！”韋小寶不敢接口，心道：“這次你是真的料事如神。”康熙道：“老婊子派女兒來偷了我這部經書，這一來，她手里已有五部了。”

　　韋小寶道：“咱們快去慈宁宮搜查。老婊子光著身子逃出宮去，什麼也沒帶。”心中怦怦而跳：“此刻皇上如到我屋中一查，小桂子便有一百個腦袋，也都砍了。”康熙搖頭道：“我早細細搜過了，什麼也查不到。只查到一套僧袍，老婊子那個相好，原來是個和尚。哈哈，哈哈！”韋小寶跟著大笑，笑得兩聲，覺得甚為無禮，忙忍住了笑。康熙仍放聲大笑，說道：“不過那矮冬瓜抱著老婊子逃走之時，我瞧到他留著一頭長發，這倒奇了。多半他也是假扮宮女，頭發是假的。這家伙又矮又胖，老婊子什麼漢子不好偷，卻去找這樣個矮冬瓜。”韋小寶笑道：“這矮冬瓜武功很高。相貌英俊的，未必有本事偷進宮來。上次那個假宮女，也就丑得很。”康熙笑道：“那也說得是。”頓了一頓，續道：“另外三部經書，公別在正經旗、正藍旗、鑲藍旗三旗手中。正紅旗的旗主目下是康親王，我已命他將經書獻上來。”

　　韋小寶心想：“康親王那部經書，那天晚上已給人偷了去，此刻在我手中。康親王怎麼還獻得出？這一下老康可要大糟而特糟了。”康熙又道：“正藍旗旗主富登年歲尚輕，我剛才問過他。他說上一任的旗主嘉坤在攻打云南時陣亡，一切後事都是吳三桂給料理的。吳三桂交到他手里的，只是一顆印信，幾面軍旗，還有幾萬兩銀子，此外什麼都沒有了。”韋小寶道：“這部經書定是吳三桂吞沒了。”康熙道：“是啊。因此你到了吳三桂府中，仔細打聽這件事，想法子把經書取了出來，吳三桂這廝老奸巨滑，千萬不能讓他得知內情。”韋小寶道：“是，奴才隨機應變，設法騙他出來。”

　　康熙皺起眉頭，在書房中踱來踱去，說道：“鑲藍旗旗主鄂碩克哈是個大胡塗蛋，我要他呈繳經書，他竟說好幾年前就不見了。我派侍衛到他家搜查，一無蹤跡，我已將他下在天牢，叫人好好拷問，到底是當真給人盜去了，還是他隱匿不肯上繳。”韋小寶道：“就怕也是老婊子派人去弄了來，也不知是明搶還是暗偷。”心想：“這可不是冤枉老婊子，明搶暗偷之人，多半便是那矮冬瓜。”又道：“倘若也是老婊子得了去，這六部經書又到了何處？”隨即微感懊悔：“我這問話可說錯了，自己太也吃虧。我說老婊子得了六部經書，得了門部經書的其實是韋小寶。這麼一來，我豈不成了老婊子？”康熙道：“老婊子到底是什麼來歷，此刻毫無線索可尋。她干此大事，必有同謀之人。她得到經書之後，必已陸續偷運出宮，要將這六部經書盡數追回，那就難得很了。好在太后言道，要尋找大清龍脈的所在，必須八部經書一齊到手，就算得了七部，只要少了一部，也是無用。咱們只須把康親王和吳三桂手中的兩部經書拿來毀了，那就太平無事。咱們又不是去尋龍脈，只消不讓人得知，那就得了。不過失了父皇所賜的經書，倘若從此尋不回來，我實是不孝。哼，建宁公主這小……小……”康熙這一聲罵不出口，韋小寶肚里給他補足：“小婊子！”

　　這時康熙心中所想到的，是順治在五台山金閣寺僧房中囑咐他的話：“兒啊，你精明能干，愛護百姓，做皇帝是比我強得多了。那八部‘四十二章經’中所藏地圖，是一個極大藏寶庫的所在。當年我八旗兵進關，在中原各地擄掠所得的金銀財寶，都是藏在這寶庫之中。寶庫是八旗公有，因此地圖要分為八份，分付八旗，以免為一樸誒吞。關內漢人比咱們滿洲人多過百倍，倘若一齊起來造反，咱們萬萬壓制不住，那時就當退回關外，開了寶庫，八旗平分，今後數年也就不愁溫飽。”康熙當時便想起了父皇要韋小寶帶回來的話：“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不可強求，能給中原蒼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那麼咱們從哪里來，就回哪里去。”聽順治又說：“我滿清唾手而得天下，實是天意，這中間當真十分僥幸。咱們不可存著久居中原之後，可別弄得滿洲人盡數覆滅于關內，匹馬不得出關。”康熙口中唯唯稱是，心中卻大不以為然：“我大清在在原的大業越來越穩，今後須當開疆拓土，建萬世不拔之基，又何必留什麼退步？一留退步，只有糟糕。父親出了家，心情恬退，與世無爭，才這樣想。”果然聽得父親接下去道：“不過當年攝政王吩咐各旗旗主：關外存有大寶藏之事，萬萬不能泄露，否則滿洲公兵將心知尚有退步，遇上漢人造反，大家不肯拚死相斗，那就大事去矣。因此八旗旗主傳交經書給後人之時，只能說經中所藏秘密，關及滿清的龍脈，龍脈一被人掘斷，滿洲人那就人人死無葬身之地。一來使得八旗後人不敢忽起貪心，偷偷去掘寶藏；二來如知有人前去掘寶，八旗便群起而攻，竭力阻止。只有一國之主，才能得知真正秘密。”康熙回思當日的言語，心中又一次想到：“攝政王雄才大略，所見極是。”向韋小寶瞧了一眼，心道：“小桂子雖然忠心，卻也只能跟他說龍脈，不能說寶庫。這小子日後年紀大了，怎保得定他不起貪心。太后昨逃讜我說，父皇當年決意出家之時，將這大秘密告知了太后，要她等我年長之後轉告，太后所以忍辱偷生，正是為了這件大事。她可不知我已到了五台山去見到了父皇，也幸而如此，太后沒給老婊子害死。”

　　韋小寶見康熙來回踱步思索，突然心念一動，說道：“皇上，倘若老婊子是吳三桂派進宮來的，他……他手里就有七部經書。”康熙一驚，心想此事倒是大有可能，叫道：“傳尚衣監！”

　　過了一會，一名老太監走進書房磕頭，乃是尚衣監的總管太監。康熙問道：“查明白了嗎？”那太監道：“回皇上：奴才已仔細查過，這件僧袍的衣料，是北京城里織造的。”康熙嗯了一聲。韋小寶這才明白：“原來皇上要查那矮冬瓜的來歷。衣料是京里織造，就查不到什麼了。”那太監又道：“不過那套男子內衣內褲，是遼東的茧綢，出于錦州一帶。”康熙臉上現出喜色，點點頭道：“下去罷。”那太監磕頭退出。康熙道：“只怕你料得對了，這矮冬瓜說不定跟吳三桂有些瓜葛。”韋小寶道：“奴才可不明白了。”康熙道：“吳三桂以前鎮守山海關，錦州是他的管轄地。這矮冬瓜或許是他的舊部。”韋小寶喜道：“正是，皇上英明，所料定然不錯。”康熙沉吟道：“倘若老婊子逃回云南，你此行可多一分危險。你多帶侍衛，再領三千驍騎營軍士去。”韋小寶道：“是，皇上放心。最好奴才能將老婊子和矮冬瓜都抓了來，千刀萬剮，好給太后出這口氣。”

　　康熙拍拍韋小寶的肩膀，微笑道：“你如能再立此大功，給太后出了這口氣，嘿嘿，你年紀太小，官兒太大，我倒有些為難了。不過咱們小皇帝、小大臣，一塊兒干些大事出來，讓那批老官兒嚇得目瞪口呆，倒也有趣得緊。”韋小寶道：“皇上年紀雖小，英明遠見，早已叫那批老東西打從心眼兒里佩服出來。待您再料理了吳三桂，那更是前無來者，後無古人。”康熙哈哈大笑，說道：“他媽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你這家伙聰明伶俐，就是不學無術，不肯讀書。”韋小寶笑道：“是，是。奴才幾時有空，得好好讀他幾天書。”

　　其實韋小寶粗鄙無文，康熙反而歡喜，他身邊文學侍從的臣子要多少有多少，整日價云子曰聽得多了，和韋小寶說些市井俗語，頗感暢快。

　　韋小寶辭了出來，剛出書房，便有一名侍衛迎上來，請了個安，低聲道：“韋副總管，康親王想見您，不知韋副總管有沒有空？”韋小寶問道：“王爺在哪里？”那侍衛道：“王爺在侍衛房等候回音。”韋小寶道：“親自來了？”那侍衛道：“是，是。他說想請韋副總管去喝酒聽戲，就是擔心皇上有要緊大事差韋副總管去辦，您老人家分不國身。”韋小寶笑道：“他媽的，我是什麼老人家了？”來到侍衛房中，只見康親王一手拿著茶碗，坐著呆呆出神，眉頭皺起，深有憂色。他一見韋小寶進來，忙放下茶碗，搶上來拉住他手，說道：“兄弟，多日不見，可想殺我了。”韋小寶明知他為了失卻經書這事有求于已，但見他如此親熱，也自歡喜，說道：“王爺有事，派人吩咐一聲就行了，賞酒賞飯，卑職還不巴巴的趕來麼？你這樣給面子，卻自己來找我。”康親王道：“我家里已預備了戲班子，就怕兄弟沒空。這會兒能過去坐坐嗎？”韋小寶笑道：“好啊，王爺賞飯，只要不是皇上吩咐我去辦什麼急事，就是我親生老子死了，卑職也要先擾了王爺這頓飯再說。”

　　兩人攜手出宮，乘馬來來王府。康親王隆重款待，極盡禮數，這一次卻無外客。飯罷，康親王邀他到書房之中，說些閒話，贊他代皇上在少林寺出家，積下無數功德善果，又贊他年紀輕輕，竟已做到御前侍衛總管、驍騎營都統，前程實是不可限量。韋小寶謙遜一番，說以後全仗王爺提攜栽培。康親王歎了一口氣，說道：“兄弟，你我是自己人，什麼都不用瞞你，做老哥的眼前大禍臨頭，只怕身家性命都難保了。”韋小寶假裝大為驚奇，說道：“王爺是代善大貝勒的嫡派子孫，鐵帽子王，皇上正在信任重用，有什麼大禍臨頭了？”

　　康親王道：“兄弟，你有所不知。當年咱們滿清進關之後，每一旗旗主，先帝都賜了一佛經。我是正紅旗旗主，也蒙恩賜一部。今日皇上召見，要我將先帝賜經呈繳。可是……可是我這總經書，卻不知如何，竟……竟給人盜去了。”韋小寶滿臉驚訝，說道：“真是希奇！金子銀子不妨偷偷，書有什麼好偷？這書是金子打的麼？還是鑲滿了翡翠珠寶，值錢得很？”康親王道：“那倒不是，也不過是尋常的經書。可是我沒能好好保管先帝的賜物，委實是大不敬。皇上忽然要我呈繳，只怕是已經知道我失去賜經，要追究此事。兄弟，你可得救我一救。”說著，站起身來，請安下去。

　　韋小寶急忙還禮，說道：“王爺這等客氣，可不折殺了小人？”康親王愁眉苦臉的道：“兄弟，你如不給我想個法，我……我只好自盡了。”韋小寶道：“王爺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重了。我明日將這件事奏明皇上，最多也不過罰王爺幾個月俸銀，或者交宗人府申斥一番，哪有性命交關之理？”康親王搖頭道：“只要保得性命，就真把我這親王的王爵革去，貶作庶人，我也已謝天謝地，心滿意足了。鑲監旗樸邗碩克哈因為丟了賜經，昨兒給打入了天牢，聽說很受了拷打，皇上派人嚴審，那部經書到底弄到哪里了。”說著臉上的肌抖動，顯是想到了身入天牢，備受苦弄的慘酷。韋小寶皺眉道：“這部經書當真如此要緊？是了，那日抄鰲拜的家，太后命我到他家里找兩部什麼三十二章　經、四十二章經什麼的。王爺不見了的，就是這個東西麼？”康親王臉上憂色更深，說道：“正是，是四十二章經。一抄鰲拜家，太后什麼都不要，單要經書，可見這東西非同小可。兄弟可找到沒有？”韋小寶道：“找是找到了。鰲拜那廝把經書放在他臥房的地板洞里，找得我出了一身大汗。這經書有什麼希奇？我給你到和尚廟里去要他十部八部來，繳給皇上就是。”康親王道：“先皇欽賜的經書，跟和尚廟里的尋常佛經大不相同，可混冒不來。”韋小寶神色鄭重，說道：“這樣倒真有點兒麻煩了。不知王爺要我辦什麼事？”

　　康親王搖搖頭，說道：“這件事我實在說不口，怎能要兄弟去做欺君之事？”韋小寶一拍胸膛，道：“王爺但說不妨。你當韋小寶是朋友，我為你送了這條小命，也是一場義氣。好，你去奏知皇上，就說這部經書我韋小寶借去瞧瞧，卻不小心弄丟了。皇上這幾天喜歡我，最多打我一頓板子，未必就會砍了我的頭。”康親王道：“多謝兄弟的好意，但這條路子恐怕行不通。皇上不會相信兄弟借經書去看。”韋小寶點頭道：“我雖然做過和尚，但西瓜大的字識不了一擔，借經書去看，皇上恐怕不大相信。咱們得另想法子。”康親王道：“我是想請兄弟……想請兄弟……想請兄弟……”連說三句“想請兄弟”，卻不接下去，只是眼望韋小寶，瞧著他臉上的神氣。

　　韋小寶道：“王爺，你不必為難。做兄弟的一條小性命……”左手抓住辮子，右手在自己頭頸里一斬，做個雙手捧著腦袋送上的姿勢，說道：“已經交了給你，只要不是危害皇上之事，什麼事都聽你吩咐。”康親王大喜，道：“兄弟如此義氣深重，唉，做哥哥的別的話也不多說了。我是想請兄弟到太后或是皇上身邊，去偷一部經書出來。我已叫定了幾十名高手匠人，等在這里，咱們連夜開工，仿造一部，好渡過這個難關。”韋小寶問道：“能造得一模一樣？”

　　康親王忙道：“能，能，定能造得一模一樣，包管沒有破綻。做了樣子之後，兄弟就把原來的經書放回，決不敢有絲毫損傷。”其他明知倉卒之間仿造一部經書，要造得毫無破綻，殊所難能，他是想將真假經書掉一個包，將假經書讓韋小寶放回原處，真的經書呈繳皇帝。料想韋小寶不識之無，難以分辨真偽，將來能不發覺，那是上上大吉，就算發覺，也已連累不到自己頭上。只是這番用意，此刻自是不能直言。韋小寶道：“好，事不宜遲，我這就去想法子去偷，王爺在府上靜候好音便了。”康親王千恩萬謝，親自送他到門外，又不住叮囑他務須小心。

　　韋小寶回到屋中，將幾十片羊皮碎片在燈下拼湊，心想八部已得其七，就算空下一些，也能拼個大概出來。哪知足足花了大半個時辰，連地圖的一只角也湊不起來。他本無耐心，厭煩起來，便不再拼，當下將千百片碎片用油紙包了，外面再包了層油布，貼身藏好。心想：“老康是正旗旗主，他這部經書自然是紅封皮的，明兒我另拿一部給他便是。”次日清晨，將鑲白旗經書的羊皮面縫好，粘上封皮，揣在懷中，徑去康親王府。

　　康親王一聽他到來，三腳兩步的迎了出來，握住他雙手，連問：“怎樣，怎樣？”韋小寶愁眉苦臉，搖了搖頭。康親王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說道：“這件事本來為難，今日未能成功……”韋小寶低聲道：“東西拿到了，就怕你十天半月之內，假冒不成。”康親王大喜，一躍而起，將他一把抱住，抱入書房。眾親隨、侍衛見王爺這等模樣，不由得暗暗好笑。

　　韋小寶將經書取出，雙手送將過去，問道：“是這東西嗎？”康親王緊緊抓住，全身發抖，打開書函一看，道：“正是，正是，這是鑲白旗的賜經，因此是白封皮鑲紅邊兒的。咱們立刻開工雕版。兄弟，你得再教我一個法兒，怎生推搪幾天。嗯，我假裝從馬上跌了下來，摔得頭破血流，昏迷不醒。待得冒牌經書造好，再去叩見皇上，你說可好？”韋小寶搖頭道：“皇上英明之極，你掉這槍花，他心中犯了疑，你將西貝貨兒呈上去，皇上細細一看，只怕西洋鏡當場就得拆穿。這部書跟你失去那部，除了封皮顏色之外，還有什麼不同？”康親王道：“就是封皮顏色不同，另外都是一樣。”韋小寶道：“這個容易，你將這部經書換個封皮，今日就拿去呈給皇上。”康親王又驚又喜，顫聲道：“這……這……宮里失了經書，查究起來，只怕要牽累到兄弟。”韋小寶道：“我昨晚悄悄在上書房里偷了出來，沒人瞧見的。就算有人瞧見，哼哼，諒這狗崽子也敢說。我跟你擔了這個干系便是。”康親王感激，不由得眼眶也濕了，握住他雙手，再也說不出話來。

　　韋小寶回到宮中，另行拿了兩部經書，去尋胖頭陀和陸高軒。他想正黃旗的經書上浸滿了毒水，給桑結喇嘛搶去了；鑲白旗的給了康親王；剩下五部之中，鑲黃、正白兩部從鰲拜家抄來，鑲藍從老婊子的柜中取得，這三部書老婊子都見過的，這時老婊子如在洪教主身邊，呈上去可大不妙。正紅施工是從康親王府中順手牽來，鑲紅旗是從瑞棟身上取來，老婊子雖知來歷，卻也不妨。于是交給胖陸二人是一部正紅，一部鑲紅。胖陸二人早已等得望眼欲穿，見他突然到來，又得到了教主所要的兩部經書，當真喜從天降。韋小寶道：“陸先生，你將經書呈給教主和夫人，說道我打聽到，吳三桂知道另外門部經書的下落。我白龍使為教主和夫人辦事，忠字當頭，十萬死百萬死不辭，因此要到云南去赴湯蹈火，找尋經書。胖尊者，你護我去再為教主立功。”胖陸二人欣然答應。胖頭陀道：“陸兄，白龍使立此大功。咱二人也跟著有了好處。教主賜下豹胎易盤丸的解藥，你務必盡快差人送到云南來。”陸高軒連聲稱是，心想：“白龍使小小年紀，已如此了得。教主這大位，日後非傳給他不可。我此刻不乘機討好于他，更待何時？”說道：“這解藥非同小可，屬下決不放心交給旁人，定當親自送來。白龍使，屬下對你忠心耿耿，定要服侍你服了解藥之後，屬下和胖兄再服。否則就算豹胎易筋丸藥性發作，屬下有解藥在手，宁死也決不先服。”韋小寶笑道：“很好，很好，你對我如此忠心，我總忘不了你的好處。”陸高軒大喜，躬身道：“屬下恭祝白龍使永享清福，壽比南山。”韋小寶心想：“我只比教主低了一極，永享清福，壽比南山，倒也不錯了。”

　　他回宮不久，便有太監宣下朝旨，封韋小寶為一等子爵，賜婚使，護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賜婚平西王世子吳應熊。吳應熊封三等精奇哈尼番，加少保，太子太保。韋小寶取錢賞了太監，心想：“倒便宜了吳應熊這小子，娶了個美貌公主，又封了個大官。說書先生說精忠岳傳，岳飛爺爺官封少保，你吳應熊臭小子如何能跟岳爺爺相比？”轉念又想：“皇上封他做個大官，只不過叫吳三桂不起疑心，遲早會砍他的腦袋。鰲拜可也不是官封少保嗎？對，對，岳飛岳少保也給皇帝殺了。可見官封少保，便是要殺他的頭。下次皇上如果封我做少保，可得死命推辭。”當下去見皇帝謝恩，說道：“皇上，奴才這次去云南跟你辦事，你有什麼錦囊妙計，那就跟我說了罷。”康熙哈哈大笑，說道：“小桂子沒學問。錦囊妙計，是封在錦囊之中的，天機不可泄漏，怎能先跟你說？”韋小寶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識字，皇上若有錦囊妙計，須得畫成圖畫。皇上，上次你吩咐我去清涼寺做主持，這道聖旨，畫得可挺美哪。”康熙笑道：“自古以來，聖旨不用文字而用圖畫，只怕以咱們君二人開始了。”韋小寶道：“這叫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康熙笑道：“很好。你記心好，教了你的成語，便記住了。”韋小寶道：“皇上教的，我總記得的，別人教的，可記來記去總記不住，也不知是什麼道理。好比一言既出，什麼馬難追，這匹什麼馬，總是記不住。”

　　說到這里，太監稟報建宁公主前來辭行。康熙向韋小寶望了一眼，吩咐進見。建宁公主一進書房，便扑在康熙懷里，放聲大哭，說道：“皇帝哥哥，我……我……我不愿嫁到云南，求你收回聖旨罷。”

　　康熙本來自幼便喜歡這個妹子，但自從得知假太后的惡行之後，連帶的對妹子也生了厭憎之心，將她嫁給吳應熊，實是有心陷害，這時見她哭得可怜，倒有些不忍，但事已至此，已難收回成命，拍拍她肩膀，溫言道：“女孩子長大了，總是要嫁人的。我給你揀的丈夫可很不錯哪。小桂子，你跟公主說，那吳應熊相貌挺英俊，是不是？”韋小寶道：“正是。公主，你位額駙，是云南省有名的美男子，上次他來北京，前門外有十幾個姑娘打架，打出了三條人命。”建宁公主一怔，問道：“那為什麼？”韋小寶道：“平西王世子生得漂亮，天下有名。他進京那天，北京城里成千成萬的姑娘太太們，都擠著去瞧。有十幾個姑娘你擠我，我擠你，便打起來啦。”建宁公主破涕為笑，啐道：“呸！你騙人，哪有這等事？”韋小寶道：“公主，你猜皇上為什麼派我護送你去云南？又吩咐我多帶侍衛兵勇，妥為保護？”公主道：“那是皇帝哥哥愛惜我。”韋小寶道：“是啊，這是皇上的英明遠見，深謀遠慮。你想，額駙這樣英俊瀟洒，不知有多少姑娘想嫁給他做夫人，現今給你一下占了去，天下不知道打翻了多少醋缸子，醋壇子，醋罐子，醋瓶子。有些會武藝的姑娘一怒，說不定要來跟你為難。雖然公主自己武功高強，終究寡不敵眾，是不是？因此奴才這一次護磅公主南下，肩頭的擔子可真不輕，要對付這一隊糖醋娘子軍，你想想，可有多難？”

　　建宁公主笑道：“什麼糖醋娘子軍，你真會胡說八道。”她這時笑靨如花，臉頰上卻兀自挂著幾滴亮晶晶的淚珠，向康熙道：“皇帝哥哥，小桂子送我到了云南之後，就讓他陪著我說話兒解悶，否則我可不去。”康熙笑道：“好，好，讓他多陪你些時候，等你一切慣了再說。”建宁公主道：“我要他永遠陪著我，不讓他回來。”韋小寶一伸舌頭，道：“那不成，你的駙馬爺倘若見我惹厭，生起氣來一刀將我砍了，沒了腦袋的小桂子，可不能陪公主說話解悶了。”建宁公主小嘴一扁，道：“哼，他敢？”

　　康熙道：“小桂子，你去云南之前，有件事先給我查查。上書房里不見了一部佛經，這事可有點奇怪，連這里的東西，竟也有人敢偷！”說到最後一句話時，語氣頗為嚴峻。韋小寶應道：“是，是。”建宁公主插口道：“皇帝哥哥，你這部佛經是我拿的。嘻嘻。”康熙道：“你拿去干什麼？怎麼沒先問過我？”公主笑道：“是太后吩咐我拿的。太后說，皇帝每天要辦千百件軍國大事，問你要部佛經這等小事，便不用來麻煩你啦。”康熙哼了一聲，便不言語了。建宁公主伸伸舌頭，央求道：“皇帝哥哥，你別為這件事生我的氣。以後我去了云南，便想再來這里拿你的書，可也來不了啦。”康熙聽她說得可怜，心腸登時軟了下來，溫言道：“你去云南，要什麼東西，盡管向我要好了。”頓了一頓，說道：“平西王府里，又有什麼東西沒有？”

　　韋小寶從上書房出來，眾侍衛、太監紛紛前來道賀。每個侍衛都盼能得他帶去云南，吳三桂富可敵國，這一趟美差，發一筆財是十拿九穩之事。到得午夜，康親王又進宮來相見，喜氣洋洋的道：“兄弟，經書已呈繳給了皇上。皇上很是高興，著實夸獎了我幾句。”韋小寶道：“那好得很啊。”康親王道：“你不日就去云南，今日哥哥作個小東，一來慶賀你封了子爵，二來給你餞行。”攜著他手出得宮來，這次卻不是去康親王府，來到東城一所精致的宅第。這屋子雖沒康親王府宏偉，但雕棟畫梁，花木山石，陳設得甚是奢華。

　　康親王道：“兄弟，你瞧這間房子怎樣？”韋小寶笑道：“好極，漂亮之極！王爺真會享福。這是小福晉的住所麼？”康親王微笑不答，邀他走進大廳。廳上已等著許多貴官，索額圖，多隆等都出來相迎，“恭喜”之聲，不絕于耳。

　　康親王笑道：“咱們今日慶賀韋大人高升，按理他該坐首席才是。不過他是本宅主人，只好坐主位了。”韋小寶奇道：“什麼本宅主人？”康親人王笑道：“這所宅子，是韋大人的子爵府。做哥哥的跟你預備的。車夫、廚子、仆役、婢女，全都有了。匆匆忙忙的，只怕很不周全，兄弟見缺了什麼，只管吩咐，命人到我家里來搬便是。”韋小寶驚喜交集，自己幫了康親王這個大忙，不費分文本錢，不擔絲毫風險，雖然明知他定有酬謝，卻萬想不到竟會送這樣一件重禮，一時說不出話來，只道：“這……這個……那怎麼可以？”康親王捏了捏他手，說道：“咱哥兒倆是過命的交情，哪還分什麼彼此？來來來，大伙兒喝酒。哪一位不喝醉的，今日不能放他回去。”這一席酒喝得盡歡而散。韋小寶貴為子爵，大家又早知他那太監是奉旨假扮的，便不能再回宮住宿國。這一晚睡在富麗華貴的臥室之中，放眼不是金器銀器，就是綾羅綢緞，忽想：“他奶奶的，我如在這子爵府開座妓院，十間麗春院也比下去了。”

　　次日一早去見九難，告知皇帝派他去云南送婚。九難道：“很好，我陪你一起去。”韋小寶大喜，轉頭向阿珂瞧去。九難道：“阿珂也去。”韋小寶更是喜從天降，這個喜訊，便是皇帝連封他一百個子爵也比不上。從九難處告辭出來，便去天地會新搬的下處。陳近南沉吟道：“韃子皇帝對吳三桂如此寵幸，一時是扳他不倒的了。不過這實是大好機會。小寶，吳三桂這奸賊不造反，咱們要激得他造反，激不成功，就冤枉他造反。我本該和你同去，只是二公子和馮錫范回到台灣之後，必定會向王爺進饞，料想王爺會派人來查詢天地會之事。我得留在這里，据實稟告。這里的眾兄弟，你都帶了去云南罷。”韋小寶道：“就怕馮錫范這家伙又來害師父，這里眾位兄弟還是留著相助師父罷，否則弟子放心不下。”陳近南拍拍他肩膀，溫言道：“難得你如此孝心。馮錫范武功雖強，你師父也不見得就弱于他了。這次只不過攻了咱們一個出其不意，一上來躲在門後偷襲，先傷我右臂。下次相遇，他未必能再占到便宜。誅殺吳三桂是當前第一大事，咱們須得全力以赴。只盼這里的事情了結得快，我也能趕來云南。咱們可不能讓沐家著了先鞭。”韋小寶點頭道：“倘若給沐王府先得了手，今後天地會要奉他們號令，可差勁得很了。”

　　陳近南伸手搭他脈脯，又命他伸出舌頭瞧瞧，皺眉道：“你中毒怎麼又轉了性？幸好一時不會發作。我傳你的內功暫且不可再練，以防毒性侵入經脈。”韋小寶大喜，心道：“你叫我不練功夫，這是你自己說的，以後可不能怪我。”又想：“這豹胎易筋丸當真厲害，連師父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但盼陸先生快些送來解藥才好。”

　　數日後諸事齊備，韋小寶率領御前侍衛、驍騎營、天地會群雄、神龍教胖頭陀等人，辭別了康熙和太后，護送建宁公主前赴云南。九難和阿珂扮作宮女，混入人群之中。天地會群雄和胖頭陀也都喬裝打扮，算是韋小寶的親隨，穿了驍騎營軍士的服色。韋小寶胯下康親王所贈寶驄馬，前呼後擁，得意洋洋的往南進發，他已派人前往河南，能通知雙兒南來，盼能和她在途中會合，此時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身邊少了這個溫柔體貼的丫頭。一路之上，官府盡力舖張供應，對這位賜婚使大人巴結奉承，馬屁拍到了十足十。韋小寶心花怒放，自從奉旨出差以來，從未有如這次那麼舒服神氣，心想：“老婊子不爭氣，只生了一個女兒，倘若一口氣生他媽的十七八個，老子專做賜婚大臣，送了一個又一個。這一輩子吃喝玩樂，金銀珠寶差花差，可比干什麼都強了。”

　　這一日到了鄭州，知府迎接一行人在當地大富紳家的花園中歇突宿。盛宴散後，建宁公主又把韋小寶召去閒談。自從出京以來，日日都是如此。韋小寶後怕公主拳打腳，每次均要錢老本和馬彥超隨伴在側，不論公主求懇也好，發怒也好，決不遣開兩人單獨和她相對。這日晚飯過後，公主召見韋小寶。三人來到公主臥室外的小廳。公主要韋小寶坐國，錢馬二人站立其後。其時正當盛暑，公主穿著薄羅衫子，兩名官女手執團扇，在她身後拔扇。公主臉上紅扑扑地，嘴唇上滲出一滴滴細微汗珠，容色甚是嬌艷，韋小寶心想：“公主雖不及我老婆美貌，也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了。吳應熊這小子娶得她，當真艷福不淺。”

　　公主側頭微笑，問道：“小桂子，你熱不熱？”韋小寶道：“還好。”公主道：“你不熱，為什麼額頭這許多汗？”韋小寶笑著伸袖子抹了抹汗。一名宮女捧進一只五彩大瓦缸來，說道：“啟稟公主，這是孟府供奉的冰鎮酸梅湯，請公主消暑消渴。”公主喜道：“好，裝一碗我嘗嘗。”一名宮女取過一只碎瓷青花碗，斟了酸梅湯，捧到公主面前。公主取匙羹喝了幾口，吁了口氣，說道：“難為他小小鄭州府，也藏得有冰。”酸梅湯中清甜的桂花香氣彌漫室中，小小冰塊和匙羹撞擊之聲，韋小寶和錢馬二人不禁垂涎欲滴。公主道：“大家熱得很了，每人斟一大碗給他們。”韋小寶和錢馬二人謝了，冰冷的酸梅湯喝入口中，涼氣直透胸臆，說不出的暢快。片刻之間，三人都喝得干干淨淨。

　　公主道：“這樣大熱天趕路，也真免受的。打從明兒起，咱們每天只行四十里，一早動身，太陽出來了便停下休息。”韋小寶道：“公主體貼下人，大家都感恩德，就只怕時日耽擱久了。”公主笑道：“怕什麼？我不急，你倒著急？讓吳應熊這小子等好了。”韋小寶微笑，正待答話，忽覺腦中一暈，身子晃了晃。公主問道：“怎樣？熱得中了暑麼？”韋小寶道：“怕……怕是剛才酒喝多了。公主殿下，奴才告辭了。”公主道：“酒喝多了？那麼每人再喝一碗酸梅湯醒酒。”韋小寶道：“多……多謝。”宮女又斟了三碗酸梅湯來。錢馬二人也感頭暈眩，當即大口喝完，突然間兩人搖晃幾下，都倒了下來。韋小寶一驚，只覺眼前金星亂冒，一碗酸梅湯只喝得一口，已盡數潑在身上，轉眼間便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昏昏沉沉中似乎大雨淋頭，侍欲睜眼，又是一場大雨淋了下來，過得片刻，腦子稍覺清醒，只覺身上冰涼，忽聽得格的一笑，睜開眼睛，只見公主笑嘻嘻的望著自己。韋小寶“啊”的一聲，發覺自己躺在地下，忙想支撐起身，哪知手足都已被綁住，大吃一驚，掙扎幾下，竟絲毫動彈不得。但見自己已移身在公主臥房之中，全身濕淋淋的都是水，突然之間，發覺身上衣服已被脫得精光，赤條條一絲不挂，這一下更是嚇得昏天黑地，叫道：“怎麼啦？”燭光下見房中只公主一人，眾宮女和錢馬二人都已不知去向，驚道：“我……我……”公主道：“你……你……你怎麼啦？竟敢對我如此無禮？”韋小寶道：“他們呢？”公主俏臉一沉，道：“你兩個從人，我瞧著惹厭，早已砍了他們腦袋。”韋小寶不知這話是真是假，但想公主行事不可以常理測度，錢馬二人真的給她殺了，也不希奇。一轉念間，已猜到酸梅湯中給她作了手腳，問道：“酸梅湯中有蒙汗藥？”

　　公主嘻嘻一笑，道：“你真聰明，就可惜聰明得遲了些。”韋小寶道：“這蒙汗藥……你向侍衛們要來的？”自己釋放吳立身等人之時，曾向侍衛要蒙汗藥。後來這包蒙汗藥在迷倒桑結等喇嘛時用完了，這次回京，立即又要張康年再找一大包來，放在行囊之中，“匕首、寶衣、蒙汗藥”，乃小白龍韋小寶攻守兼備的三大法寶。建宁公主平時向眾侍衛討教武功，和他們談論江湖上的奇事軼聞，向他們要些蒙汗藥來玩玩，自是半點不奇。公主笑道：“你什麼都知道，就不知道酸梅湯中有蒙汗藥。”韋小寶道：“公主比奴才聰明百倍，公主要擺布我，奴才縛手縛腳，毫無辦法。”口頭敷衍，心下籌思脫身之策。公主冷笑道：“你賊眼骨溜溜的亂轉，打什麼鬼主意啊。”提起他那匕首揚了揚，道：“你只消叫一聲，我就在你肚上戳上十八個窟窿。你說那時候你是死太監呢，還是活太監？”

　　韋小寶眼見匕首刃上寒光一閃一閃，心想：“這死丫頭，瘟丫頭，行事無法無天，這把匕首隨便在我身上什麼地方輕輕一划，老子非歸位不可，只有先嚇得她不敢殺我，再行想法脫身。”說道：“那時候哪，我既不是死太監，也不是活太監，變成了吸血鬼，毒僵尸。”公主提起腳來，在他肚子上重重一踹，罵道：“死小鬼，你又想嚇我！”韋小寶痛得“啊”的一聲大叫。公主罵道：“死小鬼，沒踏出來，好痛嗎？喂，你猜猜看，我踏得你幾腳，肚腸就出來了？猜中了，就放你。”韋小寶道：“奴才一給人綁住，腦子就笨得很了，什麼事也猜不中。”公主道：“你猜不中，我就來試。一腳，二腳，三腳！”數一下，伸足在他肚子踹一腳。韋小寶道：“不行，不行，你再踏得幾腳，我肚子里的臭屎要給踏出來了。”公主嚇了一跳，便不敢再踏，心想踏出肚腸來不打緊，踏出屎來，那可臭氣沖天，再也不好玩了。韋小寶道：“好公主，求求你快放了我，小桂子聽你吩咐，跟你比武打架。”公主搖頭道：“我不愛打架，我愛打人！”刷的一聲，從床褥下抽出一條鞭子來，拍拍拍拍，在韋小寶精光皮膚上連抽了十幾下，登時血痕斑斑。

　　公主一見到血，不由得眉花眼笑，俯下身去，伸手輕輕摸摸他的傷痕。韋小寶只痛得全身猶似火炙，央求道：“好公主，今天打得夠了，我可沒有得罪你啊。”公主突然發怒，一腳踢在他鼻子上，登時鼻血長流，說道：“你沒得罪我？皇帝哥哥要我去嫁吳應熊這小子，全是你的鬼主意。”韋小寶道：“不，不。這是皇上自己的聖斷，跟我可沒干系。”公主怒道：“你還賴呢？太后向來疼我的，為什麼我遠嫁云南，太后也不作聲？甚至我向太后辭行，太后也是不理不睬，她……她可是我的親娘哪！”說著掩面哭了起來。韋小寶心道：“太后早就掉了包，老婊子已掉成了真太后，她恨你入骨，自然不來睬你。不臭罵你一頓，已客氣得很了。這個秘密，可不能說。”公主哭了一會，恨恨的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說著在他身上亂踢。

　　韋小寶靈機一動，說道：“公主，你不肯嫁吳應熊，何不早說？我自有辦法。”公主睜眼道：“騙人，你有什麼法子？這是皇帝哥哥的旨意，誰也不能違抗的。”韋小寶道：“人人都不能違抗皇上的旨意，那是不錯，可是有一個家伙，連皇上也拿他沒法子。”公主奇道：“那是誰？”韋小寶道：“閻羅王！”公主尚未明白，問道：“閻羅王又怎麼啦？”韋小寶道：“閻羅王來幫忙，把吳應熊這小子捉了去，你就嫁不成了。”公主一怔道：“哪有這麼巧法？吳應熊偏偏就會這時候死了？”韋小寶笑道：“他不去見閻羅王，咱們送他去見便是。”公主道：“你說把他害死？”韋小寶搖頭道：“不是害死，有些人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公主向他瞪視半晌，突然叫道：“你叫我謀殺親夫？不成！你說吳應熊這小子俊得不得了，天下的姑娘人人都想嫁他。你如害死了他，我可不能跟你干休。”說著提起鞭子，在他身上一頓抽擊。韋小寶痛得大聲叫嚷。公主笑道：“很痛嗎？越痛越有趣！不過你叫得太響，給外面的人聽見了，可有大英雄氣概。”韋小寶道：“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公主罵道：“操你媽！原來你是狗熊。”

　　這位金枝寶葉的天潢貴裔突然說出如此粗俗的話來，韋小寶道：“小賊，你裝死？我在你肚子上戳三刀，如果你真的死了，就不會動。”韋小寶心想這件事可試不得，急忙扭動掙扎。公主哈哈大笑，提起鞭子又打，皮鞭抽在他精光的肌肉上，劈劈拍拍，聲音清脆。她打了十幾鞭，丟下鞭子，笑嘻嘻的道：“諸葛亮又要火燒藤甲兵了。”韋小寶大急：“今日遇上這女瘋子，老子祖宗十八代都作了孽。”只聽公主自言自語：“藤甲兵身上沒了藤甲，不大容易燒得著，得澆上些油才行。”說著轉身出門，想是去找油。

　　韋小寶拚命掙扎，但手足上的繩索綁得甚緊，卻哪里掙扎得脫，情急之際，忽然想起師父來：“老子師父拜了不少，海天富老烏龜是第一個，後來是陳總舵主師父，洪教主壽與天齊師父，洪夫人騷狐狸師父，小皇帝師父，澄觀師侄老和尚師父，九難美貌尼姑師父，可是一大串師父，沒一個教的功夫當真管用。老子倘若學到了一身高強內功，雙手雙腳只須輕輕這麼一迸，繩索立時斷開，還怕什麼鬼丫頭來火燒藤甲兵？”正在焦躁惶急，怨天尤人之際，忽聽得窗外有人低聲說話：“快進去救他出來。”正是九難美貌尼姑師父。

　　這句話一入耳，韋小寶喜得便想跳了起來，就可惜手足被綁，難以跳躍。又聽得阿珂的聲音說道：“他……他沒穿衣服，不能救啊！”韋小寶大怒，心中大罵：“死丫頭，我不穿衣服，為什麼不能救，難道定要穿了衣服，才能救麼？你不救老公，就是謀殺親夫。自己做小寡婦，好開心麼？”只聽九難道：“你閉著眼睛，去割斷他手腳的繩索，不就成了？”阿珂道：“不成啊。我閉著眼睛，瞧不見，倘若……倘若碰到他身子，那怎麼辦？師父，還是你去救他罷。”九難怒道：“我是出家人，怎能做這種事？”韋小寶雖然年紀尚小，也是個十幾歲的少年男子，赤身露體的丑態，如何可以看得？韋小寶只想大叫：“你們先拿一件衣服擲進來，罩在我身上，豈不是瞧不見我麼？”若于口中塞著一只臭襪子，說不出話，而九難、阿珂師徒二人，卻又殊乏應變之才。她二人扮作宮女，以黃粉涂去臉上麗色，平時生怕公主起疑盤問，只和粗使宮女混在一起，從不見公主之面。這一晚隱約聽得公主臥室中傳出鞭打和呼叫之聲，便到臥室窗外察看，見到韋小寶剝光了衣衫綁著，給公主狠狠鞭打。

　　窗外九難師徒商議未決，建宁公主又已回進室來，笑嘻嘻的道：“一時找不到豬油、牛油、菜油，咱們只她熬些狗熊油出來。你自己說，不是英雄，是狗熊，狗熊油怎生模樣，我倒沒見過。你見過沒有？”說著拿著桌上燭台，將燭火去燒韋小寶胸口肌膚。韋小寶劇痛之下，身子向後急縮。公主左手揪住他頭發，不讓他移動，右手繼續用燭火燒他肌膚，片刻之間，已發出焦臭。九難大驚，當即推開窗戶，提起阿珂投入房中，喝道：“快救人！”自己轉過了頭，生怕見到韋小寶的裸體，緊緊閉上了雙眼。

　　阿珂給師父投入房中，全身光溜溜的韋小寶赫然便在眼前，欲待不看，已不可得，只得伸掌向建宁公主後頸中劈去。公主驚叫：“什麼人？”伸左手擋格，右手一晃，燭為便即熄滅。但桌上幾上還是點著四五枝紅燭，照得室中明晃晃。阿珂接連出招，公主如何是她對手？喀喀兩聲響，右臂和左腿被扭脫了關節，倒在床邊。她生性悍狠，口中仍中怒罵。阿珂怒道：“都是你不好，還在罵人？”突然“啊”的一聲，哭了出來，心中無限委屈。公主一呆，便不再罵，心想你打倒了我，怎麼反而哭了起來？阿珂抓起地下匕首，割斷韋小寶手上綁住的繩索，臉上已羞得飛紅，擲下匕首，立即跳出窗去，飛也似地向外直奔。九難隨後跟去。

　　臥房中鬧得天翻地覆，房外宮女太監們早已聽見。但他們事先曾受公主叮囑，不論房中發出什麼古怪聲音，不奉召喚，誰也不得入內，哪一顆腦袋伸進房來，便砍了這顆腦袋。眾人面面相覷，臉上神色極是古怪。這位公主自幼便愛胡鬧，千希百奇的花樣層出不窮，大家許多年來早已慣了，誰也不以為异。公主的親生母親本是個冒牌貨，出身子江湖草莽，怎會好好管束教導女兒？順治出家為僧，康熙年幼，建宁公主再鬧得無法無天，也無人來管。適才她命宮女太監進來將暈倒的錢老本、馬彥超二人拖出，綁了出來。積壓人已知今晚必有怪事，只是萬萬料不到公主竟會給人打得動彈不得。韋小寶聽得美貌尼姑師父和阿珂已然遠去，當即掏出口中塞著的襪子，反身關上了窗，罵道：“臭小娘，狐狸精油你見過沒有？我可沒有見過，咱們熬些出來瞧瞧。”向她身上踢了兩腳，抓住她雙手反到背後，扯下她一片裙子，將她雙手綁住了。公主手足上關節被扭脫了骱，已痛得滿頭大汗，哪里還能反抗？韋小寶抓住她胸口衣衫，用力一扯，嗤的一聲響，衣衫登時撕裂，她所穿的羅衫本薄，這一撕之下，露出胸口的一片雪白肌膚。韋小寶心中恨極，拾起地下的燭台，點燃了燭火，便來燒他胸口，罵道：“臭小娘，咱們眼前報，還得快。狐狸精油我也不要熬得太多，只熬酸梅湯這麼一碗，也就夠了。”公主受痛，“啊”的一聲。韋小寶道：“是了，讓你也嘗嘗我臭襪子的滋味。”俯身拾起襪子，便要往她口中塞去。公主忽然柔聲道：“桂貝勒，你不用塞襪子，我不叫便是。”

　　“桂貝勒”三字一入耳，韋小寶登時一呆，那日在皇宮的公主寢室，她扮作奴才服侍他時，也曾如此相稱，此刻聽她又這相昵聲相呼，不由得心中一陣蕩漾。只聽得她又柔聲道：“桂貝勒，你就饒了奴才罷，你如心里不快活，就鞭打奴才出一頓氣。”韋小寶道：“不狠狠打你一頓，也難消我心頭之恨。”放下燭台，提起鞭子便往她身上抽去。公主輕聲呼叫：“哎唷，哎唷！”媚眼如絲，櫻唇含笑，竟似說不出的舒服受用。韋小寶罵道：“賤貨，好開心嗎？”公主柔聲道：“我……奴才是賤貨，請桂貝勒再打重些！哎唷！”韋小寶鞭子一拋，道：“我偏偏不打了！”轉身去打衣衫，卻不知給給她藏在何處，問道：“我的衣服呢？”公主道：“求求你，給我接上了骱罷，讓……奴才來服侍桂貝勒穿衣。”韋小寶心想：“這賤貨雖然古怪，但皇上派我送她去云南，總不成殺了她。”罵道：“操你奶奶，你這臭小娘。”心道：“你媽媽是老婊子，老子沒胃口。你奶奶雖然好不了，可是老子沒見過。”

　　公主笑問：“好玩嗎？”韋小寶怒道：“你奶奶才她玩。”拿起她手臂，對准了骱骨用力兩下一湊，他不會接骨之術，接了好幾下才接上，公主只痛得“哎唷，哎唷”的呼叫不止。待替她接續腿骨上關節時，公主伏在他背上，兩人赤裸的肌膚相触，韋小寶只覺唇干舌燥，心中如有火燒，說道：“你給我坐好些！這樣搞法，老子可要把你當老婆了。”公主昵聲道：“我正要你拿我當作老婆。”手臂緊緊摟住了他。

　　韋小寶輕輕一掙，想推開她，公主扳過他身子，向他唇上吻去。韋小寶登時頭暈眼花，此後飄飄蕩蕩，便如置云霧之中，只覺眼前身畔這個賤貨狐狸精說不出的嬌美可愛，室中的紅燭一枝枝燃盡熄滅，他似醒似睡，渾不知身在何處。正自昏沉沉，迷迷糊糊之際，忽聽到窗外阿珂叫道：“小寶，你在這里麼？”韋小寶一驚，登時從綺夢中醒覺，應道：“我在這里。”阿珂怒道：“你還在這里干什麼？”韋小寶驚惶失措，道：“是！不……不干什麼。”想推開公主，從床上坐起身來，公主卻牢牢抱住了他，悄聲道：“別去，你叫她滾蛋，那是誰？”韋小寶道：“是……是我老婆。”公主道：“我……我是你老婆，她不是的。”阿珂又羞又城，一跺腳，轉身去了。韋小寶叫道：“師姊，師姊！”不聽答應，兩片溫軟的嘴唇貼了上來，封住了口，再也叫不出聲了。

　　次晨韋小寶穿好衣衫，躡手躡足的走出公主臥室，一問在外侍候的太監，知道錢老本和馬彥超無恙，兀自被綁在東廂房中。他稍覺放心，自覺羞慚，不敢去見兩人，命太監快去釋縛。回到自己房中，一時歡喜，一時害怕，不敢多想，鑽入被窩中便即睡了。這日午後才和九難見面，他低下了頭，滿臉通紅，心想這一次師父定要大大責罰，說不定會一掌打死了自己，不料九難毫不知情，反而溫言相慰，說道：“這小丫頭如此潑辣，當真是有其母便有其女。可傷得厲害麼？”韋小寶心中大定，道：“還好，只……只是……幸虧沒傷到筋骨。”見阿珂瞪眼瞧著自己，道：“多謝師父和師姊相救，否則她……她昨晚定然燒死了我。”阿珂道：“你……你昨晚……”突然滿臉紅暈，不說下去了。韋小寶道：“她……公主……下了蒙汗藥，師姊跳進房來救我，可是她……那是藥性還沒過，我走不動。”

　　九難心生怜惜，說道：“我雖收你為徒，卻一直沒傳你什麼功夫，為料你竟受這小門頭如此欺侮。”韋小寶倘若有心學練上乘武功，此時出聲求懇，九難自必酌量傳授，只須學成少許，便終身受用不盡。但任何要下苦功之事，他都避之惟恐不及，昨晚被公主綁住了鞭打焚燒，心中怨怪眾師父不傳武功，此刻師父當真要傳了，他卻哼哼唧唧的呻吟，說道：“師父，我頭痛得緊，好像裂開來一般，身上皮肉也像要一塊塊的掉下來。”九難點頭道：“你快去休息，以後跟這小丫頭少見為是，當真非見不可，也得帶上十幾個人在一起，她總不能公然跟你為難。她給的飲食，不論什麼，都不能吃喝。”

　　韋小寶連聲稱是，正是退出，九難忽問：“她昨晚為了什麼事打你？難道她不知皇帝很皇帝你麼？”韋小寶道：“她……她不愿嫁去云南，說是我出的主意。咱們師徒倆對付她母親之事，小賤人也知道了。”這樣輕輕一句謊話，便將公主昨晚打他的緣由，一大半推到了九難身上。九難點頭道：“定是她母親跟她說過了，以後可得加倍小心。”心想：“那日我在宮中對付假太后，手段甚是狠辣。但那日小寶沒露面，難道竟給假太后看出了端倪，以致命她女兒下手把復？

　　一行人緩緩向西南而行。每日晚上，公主都悄悄叫韋小寶去陪伴。韋小寶初時還怕師父和天地會的同伴知覺，但少年人初識男女之事，一個嬌媚萬狀的公主纏上身來，哪肯割舍不顧？便算是正人君子，也未必把持得定，何況他從來不知倫常禮法為何物。起初幾日還偷偷摸摸，到後來竟在公主房中整晚停宿，白天是賜婚使，晚上便是駙馬爺了。眾宮女太監一來畏懼公主，二人韋小寶大批銀子不斷賞賜下來，又有誰說半句閒話？那晚阿珂扭脫公主手足關節，公主自然要問韋小寶這個“師姊”是誰。韋小寶花言巧語一番，公主性子粗疏，又正在情濃之際，便也不問了。兩個少年男女乍識情味，好得便如蜜里調油一般。公主收拾起心刁蠻脾氣，自居奴才，一見他進房，便跪下迎接。“桂貝勒，桂駙馬”的叫不住口。當日方怡騙韋小寶去神龍島，海船之中，只不過神態親昵，言語溫柔，便已迷得他六神無言，這一會真個銷魂，自是更加顛倒。兩人只盼這一條路永遠走不到頭。阿珂雖然盡可能在宮女隊中，韋小寶明知決不會如公主這般對待自己，竟然也就忍得不去討好勾搭。

　　這一日來到長沙，陸高軒從神龍島飛馬趕來相會，帶了洪教主的口諭，說道教主得到兩部經書甚是喜悅，嘉獎白龍使辦事忠心，精明能干，實是本教大大的功臣，特賜“豹通胎易筋丸”的解藥。韋小寶這些日子來胡天胡帝，早忘了身上有劇毒，聽他如此說，卻也喜歡，當下和陸高軒及胖頭陀服了解藥。胖陸二人又躬身道謝，說道全仗白龍使建此大功，二人才得蒙教主恩賜靈藥，除去身上的心腹之患。陸高軒又道：“教主和夫人傳諭白龍使，余下的六部經書，尚須繼續尋訪。白龍使若能再建奇功，教主不吝重賞。”韋小寶道：“那自然是要努力的。教主和夫人恩重如山，咱們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胖陸二人齊聲道：“教主永享仙福，壽與天齊。白龍使永享清福，壽比南山。”韋小寶微笑不語，心道：“清福有什麼好享？日日像眼下這般永享艷福，壽比南山才有點道理。”

## 第三十回　鎮將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輕剽

　　韋小寶和公主只盼到云南這條路永遠走不到近頭，但路途雖遙，行得雖慢，終于也有到達的一日。貴州省是吳三桂的轄地，在貴州羅甸駐有重兵。建宁公主剛入貴州省境，吳三桂便已派出兵馬，前來迎接。

　　將到云南時，吳應熊出省來迎，見到韋小寶時稱謝不絕。按照朝禮，在成親之前，他與公主不能相見。其時公主正和韋小寶好得如膠似漆，聽到吳應熊到來，登時柳眉倒豎，大發脾氣。當晚公主對韋小寶說，怎生想個法子，把吳應熊送去見閻王，便可和他做長久夫妻。韋小寶嚇了一跳，心想假駙馬不妨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做做，真駙馬卻萬萬做不得。公主見他皺眉沉吟，怒道：“怎麼不作聲了？要送吳就熊這小子去見閻王，是你自己說的，又不是我想出來的主意。”韋小寶道：“送是一定要送的，是只不過咱們等個機會，這才下手，可不能讓人起了疑心。”公主道：“好，暫且聽你的。總而言之，我是跟定了你，我決不跟這小子同床。你如不送他去見閻王，咱們什麼事都抖了出來。我會跟吳三桂說，你強奸我。就算皇帝哥哥再寵你，只怕吳三桂也會將你斬成了十七八塊。你就先見到閻王老子，算是替吳應熊做先行官罷！”韋小寶大怒，揮手便是一記耳光，喝道：“胡說八道，我幾時強奸你了？”公主嘻嘻笑笑，伸臂摟住了他，柔聲道：“你這狠心短命的小冤家，下手這麼重，也不怕人家痛嗎？”

　　這一日將到昆明，只聽得隊中吹起號角，一軍軍官報道：“平西王來迎公主鸞駕。”韋小寶縱馬上前，只見一隊隊士兵鎧甲鮮明，騎著高頭大馬。馳到眼前，一齊下馬，排列兩旁。絲竹聲中，數百名身穿紅袍的少年童子手執旌篱，引著一名將軍到軍前。一名贊禮官高聲叫道：“奴才平西王吳三桂，參見建宁公主殿下。”

　　韋小寶仔細打量吳三桂，見他身軀雄偉，一張紫膛臉，須發白多黑少，年紀雖老，仍是步履矯健，高視闊步的走來。韋小寶心道：“普天下人人都提到這老烏龜的名頭，卻原來是這等模樣。”韋小寶見他走到公主車前，跪下磕頭，站在一旁，心中先道：“老烏龜吳三桂免禮。”待他叩拜已畢，才道：“平西親王免禮。”吳三桂站起身來，來到韋小寶身邊笑道：“這位便是勇擒鰲拜、天名天下的韋爵爺？”韋小寶請了個安，說道：“不敢。卑職韋小寶，參見王爺。”吳三桂哈哈大笑，握住他手，說道：“韋爵爺大仁大義，小王久仰英名，快免了這些虛禮俗套。小王父子，今後全仗韋爵爺維持。如蒙不棄，咱們一切就像自己家人一般便是。韋小寶聽他說話中帶著揚州口音，倒有三分歡喜，心道：“辣塊媽媽，你跟我可是老鄉哪。”說道：“這個卻不敢當，卑職豈敢高攀？”話中也加了幾分揚州口音。吳三桂笑道：“韋爵爺是揚州人嗎？”韋小寶道：“正是。”吳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遼東，原籍揚州高郵。咱們真正是一家人哪。”韋小寶心道：“辣塊媽媽，原來你是高郵咸鴨蛋。揚州出了你這個在漢奸，老子可倒足了大霉啦。”

　　吳三桂和韋小寶并轡而行，在前開道，導引公主進城。昆明城中百姓聽得公主下嫁平西王世子。街道旁早就擠得人山人海，競來瞧熱鬧。城中挂燈結彩，到處都是牌樓、喜幛，一路上鑼鼓鞭炮震天價響。韋小寶和吳三桂產騎進城，見人人躬身迎接，大為得意。但轉念又想：“這樣如花似寶的公主，又騷又嗲，平白地給了吳應熊這小子做老婆，老子還千里迢迢的給他送親，臭小子的艷福也忒好了些。”又感憤憤不平。吳三桂迎導公主到昆明西安阜園。那是明朝黔公沐家的故居，本就祟樓高閣，極盡園亭之胜，吳三桂得到公主下嫁的訊息後，更大興土木，修建得煥然一新。吳三桂父子隔著帘帷向公主請安之後，這才陪同韋小寶來到平西王府。

　　那平西王府在五華山，原是明永歷帝的故宮，廣袤數里，吳三桂入居之後，連年不斷增添樓台館閣。這時巍閣雕牆，紅亭碧沼，和皇宮內院也已相差無幾。廳上早已擺設盛筵，平西王麾下文武百官俱來相陪。欽差大臣韋小寶自然坐了首席。

　　酒過三巡，韋小寶笑道：“王爺，在北京時，常聽人說你要造反……”吳三桂立時面色鐵青，百官也均變色，只聽他續道：“……今日來到王府，才知那些人都是胡說八道。”吳三桂神色稍宁，道：“韋爵爺明鑒，卑鄙小人妒忌誣陷，決不可信。”韋小寶道：“是啊，我想你要造反，也不過是想做皇帝。可是皇上宮殿沒你華麗，衣服沒你漂亮。皇上的飯食向來是我一手經辦，慚愧的緊，也沒你王府的美味。你做平西王可比皇上舒服得多哪，又何必去做皇帝？待回我到北京，就跟皇上說，平西王是決計不反的，就是請你做皇帝，您老人家也萬萬不干。”一時之間，大廳上一片寂靜，百官停杯不飲，怔怔的聽著他不倫不類的一番說話，心下都怦怦亂跳。吳三桂更是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尋思：“聽他這麼說，皇帝果然早已疑我心有反意。”只得哈哈的干笑幾聲，說道：“皇上英明仁孝，勵精圖治，實是自古賢皇所不及。”韋小寶道：“是啊，鳥生魚湯，甘拜下風。”吳三桂又是一怔，隔了一會，才明白他說的是“堯舜禹湯”，說道：“微臣仰慕皇上儉德，本來也不敢起居奢華，只不過聖恩蕩浩，公主來歸，我們不敢簡慢，只好盡力竭力，事奉公主和韋爵爺，待得婚事一不定期，那便要大大節省了。”心想這小子回北京，跟皇帝說我這里窮奢極欲，皇帝定然生氣，總得設法塞住他的嘴巴才好。

　　哪知韋小寶搖頭道：“還是花差花差，亂花一氣的開心。你做到王爺，有錢不使，又做什麼王爺？你倘若嫌金銀太多，擔心一時花不完，我跟你幫忙使使，有何不可？哈哈！”他這句話一說，吳三桂登時大喜，心頭一塊大石便即落地，心想你肯收錢，那還不容易？文武百官聽他在筵席上公然開口要錢，人人笑逐顏開，均想這小孩子畢竟容易對付。各人一面飲酒，一面便心中籌划如何送禮行賄。席間原來的尷尬惶恐一掃而空，各人歌頌功德，吹牛拍馬，盡歡而散。

　　吳應熊親送韋小寶回到安阜園，來到大廳坐定。吳應熊雙手奉上一只錦盒，說道：“這里一些零碎銀子，請韋爵爺將就著在手邊零花。待得大駕北歸，父王另有心意，以酬韋爵你的辛勞。”韋小寶笑道：“那倒不用客氣。我出京之時，皇上吩咐我說‘小桂子，大家說吳三桂是奸臣，你給我親眼去瞧瞧，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你可得給我瞧得仔細些，別走了眼。’我說：‘皇上萬安，奴才睜大了眼睛，從頭至尾的瞧個明白。’哈哈，小王爺，是忠是奸，還不是憑一張嘴巴說麼？”吳應熊不禁暗自生氣：“你大清的江山，都是我爹爹一手給你打下的。大事已定之後，卻忘恩負義，來查問我父子是忠是奸，這樣看來，公主下嫁，也未必安著什麼好心。”說道：“我父子忠心耿耿，為皇上辦事，做狗做馬，也報答不了皇上的恩德。”

　　韋小寶架起了腿，說道：“是啊，我也知道你是最忠心不過的。皇上倘若信不過你，也不會招你做妹夫了。小王爺，你一做皇帝的妹夫，連升八級，可真快得很哪。”吳應熊道：“那是皇上逃鄺浩蕩。韋爵爺維持周旋，我也感激不盡。”韋小寶心道：“我給一只小烏龜你做做，不知你是不是感激不盡？”送了吳應熊出去，打開錦盒一看，里面是十扎銀票，每扎四十張，每張五百兩，共是二十萬兩銀子。韋小寶又驚又喜，心想：“他出手可闊綽得很哪，二十萬兩銀，只是給零星花用。老子倘若要大筆花用，豈不是要一百萬、二百萬？”

　　次日吳應熊來請欽差大臣賜婚使赴校聲閱兵。韋小寶和吳三桂并肩站在閱兵台上。平西王屬下的兩名都統率領十名佐領，頂盔披甲，下馬上台前行禮。隨即一隊隊兵馬在台上操演。藩兵過盡後，是新編的五營勇兵，五營義勇兵，每一營由一名總兵統帶，排陣操演，果然是兵強馬壯，訓練精熟。韋小寶雖全然不懂軍事，但見兵將雄壯，一隊隊的老是過不完，向吳三桂道：“王爺，今日我可真服了你啦。我是驍騎營的都統，我們驍騎營是皇上的親軍，說來慚愧，倘若跟你部下的忠通營，義勇營交手，驍騎營非大敗虧輸，落荒而逃不可。

　　吳三桂甚是得意，笑道：“韋爵爺夸獎，愧不敢當。小王是行伍出身，訓練士卒，原是本份的事兒。”只聽得號炮響聲，眾兵將齊聲吶喊，聲震四野，韋小寶吃了一驚，雙膝一軟，一屁股坐倒椅中，登時面如土色。

　　吳三桂心下暗笑：“你只不過是皇上身邊的一個小弄臣，仗著花言巧語，哄得小皇帝歡心，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屁用？一個乳臭未干的黃口小兒，居然晉封子爵，做到驍騎營都統，欽差大臣，可見小皇帝莫名其妙，只會任用親信。”他本來就沒把康熙瞧在眼里，這時見了韋小寶這等膿包模樣，更是暗暗歡喜，料想朝廷無人，不足為慮。閱兵已畢，韋小寶取出皇帝聖諭，交給吳三桂，說道：“這是皇上聖諭，王爺給大伙兒讀讀罷。”吳三桂跪下接過，說道：“是皇上的聖諭，還是請欽差大臣宣讀。”韋小寶笑道：“他認得我，我可不認得他。我瞎字不識，怎生讀法？”

　　吳三桂一笑，捧著聖諭，向著眾兵將大聲宣讀。他聲音清朗，中氣充沛，一句句遠遠傳了出去。廣場上數萬兵將屈膝跪倒，鴉雀無聲的聆聽。聖諭中嘉獎平西王功高勳重，勤勞王事，鎮守邊陲，扶定蠻夷，屬下諸將士卒，俱有辛績，各升職一級，賞賜有差。待聖諭讀完，吳三桂向北磕頭，叫道：“恭謝皇上恩典，萬歲萬歲萬萬歲！”眾兵將一齊叫道：“恭謝皇上恩典，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一次韋小寶事先有備，沒有吃驚，但數萬兵將如此驚逃詔地的喊了出來，卻也令他心旌搖動，站立不穩。回到平西王府，吳三桂便跟他商量公主的吉期。韋小寶皺起眉頭，甚是不快。

　　吳三桂道：“下月初四是黃道吉日，婚嫁喜事，大吉大利。韋爵爺瞧這日子可好？”韋小寶心想：“公主一嫁了給了吳應熊，這我假駙馬便做不成了。”說道：“這似乎太局促些了罷？公主下嫁，非同小可，王爺，你可得一切預備周到才是。不瞞你說，這位公主很得太后和皇上寵幸，有什麼事馬虎了，咱們做奴才的可有大方便。”吳三桂一凜，心想：“你故意刁難，還是在勒索賄賂？”笑道：“是，是。全仗韋爵爺照顧，有什麼不到之處，請你吩咐指點，我們自當盡力辦理。初四倘若太急促，那麼下月十門也是極好的日子，跟公主和小兒的八字全不沖克，百無禁忌。”韋小寶道：“好罷！我去請示公主，瞧她怎麼說。”

　　回安安阜園，已有云南的許多官員等候傳見，韋小寶收了禮物，隨口敷衍幾句，打發他們走了。想起來到云南之後，結義兄長楊溢之卻未見過，便差人去告知吳應熊，請楊溢之過來一見。楊溢之沒來，吳應熊卻親自來見，說道：“韋爵爺，父王派了楊溢之出外公干未回，不能來伺候爵爺。”韋小寶好生失望，問道：“不知他去了何處？幾時可以回來？”吳應熊臉色微變，說道：“他……他去西藏，路途遙遠，這一次……韋爵爺恐怕見他不著了。”韋小寶見他似有支吾之意，心想：“他說話不盡不實，在搗什麼鬼？”問道：“不知楊兄去西藏辦什麼要事？去了多久？”吳應熊道：“也不是什麼要緊大事，西藏的喇嘛差人送了禮來，父王便命楊溢之送回禮去。還是前幾天走的。”韋小寶道：“這可不巧得很了。”送走吳應熊後，越想越覺這件事中間有些古怪，他們明知自已跟楊溢之交情甚好，自己來到云南，正好派楊溢之陪伴接待，怎麼遲不走，早不走，自己剛到云南，吳三桂便派楊溢之出門，倒似故意不讓他跟自己相見。當下叫了趙齊賢和張康年二人來，命他們去和吳三桂父子的侍衛喝酒賭錢，設法打探楊溢之的消息。

　　這晚他和公主相見，說起完婚之期已定了下月十門。公主道：“我限你在婚期之前，送吳應熊這小子去見閻王，否則的話，我在拜堂之時大叫大嚷，說什麼也不嫁他。”韋小寶心情本已不佳，聽她這麼說，更是怒火上沖，一跺腳便出了房門。公主搶上拉住他手，被他重重一甩，出房去了。公主大哭大叫，他只當沒聽見。坐下半晌，甚感無聊，叫了十幾名侍衛來擲骰賭錢，這才心情暢快。賭到半夜，趙齊賢和張康年走進房來。韋小寶拿起一把骰子，還沒擲下，見到二人，笑道：“現下是霉莊，要下注乘早。”趙齊賢道：“副總管吩咐的事，屬下查到了些消息。”韋小寶道：“好！”骰子擲下，翻牌吃了天門，賠了上門下門，拉了二人的手來到廂房，問道：“怎麼？”

　　趙齊賢道：“回副總管的話：那楊溢之果然沒去西藏，原來是犯了事，給平西王關了起來。”韋小寶皺眉道：“犯了什麼事？”越齊賢道：“屬下跟王府的衛士喝酒，說起識得這個姓楊的，想請他來一起喝酒賭錢。一名衛士說：‘打楊溢之嗎？得去黑坎子。’我問他黑坎子在哪里。旁的衛士罵他胡說八道，愛說笑話，叫我別信他的。”韋小寶沉吟道：“黑坎子？”趙齊賢道：“我們知道其中必有古怪，跟他們喝了了會兒酒，就分了手。回到這里，向人一問，原來黑坎子是太監的所在，才知楊溢之是給平西王關了。到底犯了什麼事，我怕引起疑心，沒敢多問。”韋小寶問：“黑坎子在什麼地方？”趙齊賢道：“在五華宮西南約莫五里地。”韋小寶點頭道：“是了，兩位大哥，你們到外面玩玩去罷，代我做莊。”趙張二人大喜，徑去賭錢。二人知道代他做莊，輸了算他的，贏了有紅分，那是大大有好處的差使。

　　韋小寶悶悶不樂，尋思：“楊大哥定是犯了大事，否則吳應熊不會騙我，說派了去西藏。若非大罪，他爺兒倆定會沖著我的面子，放了他出來。吳應熊已經撒了謊，我若再去說情，他們一定死賴到底，多半還會立刻殺了他，毀尸滅跡，從此死無對證。要救他出來，只有硬干。吳三桂就算生氣，老子也不怕他，諒他他也不敢跟我翻臉。”當下把李力世、風際中、馬彥超、錢老本、玄貞道人、徐天川等天地會群雄請來，告知此事，籌商如何救人。李力世道：“韋香主，這件事咱們干了！能救得出這位楊大哥，那是最好。就算救不出，吳三桂知道你他動手，定然以為你是奉了皇帝之命。不是將他嚇個半死，便逼得他早日造反。”韋小寶道：“正是如此，就怕他立刻造反，咱們一古腦兒給他抓了起來，大伙兒在黑坎子大監獄賭錢，那可不妙了。”玄貞道人道：“一見情勢不妙，大家快馬加鞭就是。”韋小寶道：“你們去設法救人，我把吳應熊這小子請來”扣在這里，做個抵押，教吳三桂不敢胡來。”錢老本道：“韋香主這著棋極是高明。咱們明天先去察看了黑坎子的地勢，然後扮著吳三桂的手下親隨，沖進監獄去提人。”

　　次日午後，韋小寶命人去請吳應熊來赴宴，商議婚事。安阜園大廳中絲竹齊奏，酒肉紛呈之際，天地會群雄穿起平西王府親隨的服色，闖入黑坎子太監。韋小寶吩咐驍騎營軍士和御前侍衛前後嚴密把守，監視吳應熊帶來的衛隊。他和吳應熊一面飲酒，一面觀賞戲班子做戲。這時所演的是一出昆曲“鐘馗嫁女”，五個小鬼翻筋斗、鑽台子，演出諸般武功，甚是熱鬧。韋小寶看得連連叫好，吩咐賞銀子。正熱鬧間，有人走到他身後，悄悄拉了拉他衣袖。韋小寶回頭一看，卻是馬彥超，見他緩緩點頭，知已得手，心中大喜，向吳應熊道：“小王爺，你請寬坐，我要去撒一泡尿。”吳應熊心道：“這小流氓，說話如此粗俗。”笑道：“爵爺請便。”

　　韋小寶來到後堂，見天地會群雄一個不少，喜道：“很好，很好，眾兄弟都沒損傷，人救出來了嗎？”見各人臉色鄭重，料想另有別情。馬彥超恨恨的道：“吳三桂這奸賊下手了毒！”韋小寶道：“怎麼？”馬彥超和徐天川轉身出去，抬進氈毯裹著的一個人來。但見氈毯上盡是鮮血，韋小寶一驚，搶上前去，見氈毯中裹著正是楊溢之。但見他雙目緊閉，臉上更無半分血色，韋小寶叫道：“楊大哥，是我兄弟救你來了。”楊溢之微微點頭，也不知是否聽見。韋小寶道：“大哥，你受了傷麼？”徐天川輕輕揭開氈毯。韋小寶一聲驚呼，退後兩步，身子一晃，險些摔倒，錢老本伸手扶住。原來楊溢之雙手已被齊腕斬去，雙腳齊膝斬去。徐天川低聲道：“他舌頭也被割去了，眼睛也挖出了。”

　　眼前這般慘狀，韋小寶從所未見，心情激動，登時放聲大哭。他和楊溢之本來并沒多大交情，只不過言談投機，但既拜了把子，便存了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之心，見到他四肢俱斬的模樣，不禁悲憤難當，伸手拔出匕首，叫道：“我去把吳應熊的手腳也都斬了。”風際中拉住他手臂，說道：“從長計議。”此人說話不多，但言必有中，韋小寶向來對他忌憚三分，當即定了定神，點頭道：“風大哥說得對。”徐天川蓋上氈毯，說道：“這件事果然跟咱們有關。吳三桂怪楊大哥跟韋香主相交，又拜了把子，說他背叛舊主，貪圖富貴，投靠朝廷，因此整治得他死不死，活不活，好讓他手下的將領，沒一個敢起反叛之心。”

　　韋小寶垂淚道：“吳三桂他祖宗十八代都是死烏龜！楊大哥跟我拜把子，又沒背叛他。這大漢奸自己存心不良，瞎起疑心。楊大哥這等模樣，便是這大漢奸造反的明證。就算楊大哥真的投靠了朝廷，又有什麼不對了？”錢老本道：“正是。韋香主把楊大哥帶去北京，向小皇帝告上一狀。”韋小寶問徐天川：“吳三桂下這毒手，是為了怪楊大哥跟我結交，徐大哥怎麼得知？”

　　徐天川轉身出外，提進一個人來，重重往地下一擲。這人身穿七品官服色，白白胖胖，爬在地下，一動不動。徐天川道：“韋香主，這個家伙，你是久聞大名了，卻從沒見過，他便是盧一峰。”韋小寶冷笑道：“啊哈，原來是盧老兄，你在北京城里大膽放肆，後來給吳應熊打斷了狗腿，怎麼又在這里了？”盧一峰嚇得只說：“是，是，小人不敢！”徐天川道：“當真是冤家路窄，這家伙原來是黑坎子太監的典獄官。他便是變了灰，老子認他得出，我們扮了吳三桂的親隨去監獄提人，這家伙神氣活現，又說要公事，又說要平西王的手諭。他媽的，他自己這殺狗命，便是平西王的手諭。”

　　韋小寶點頭道：“那倒巧得很。遇上這家伙，救人便容易了。”料想群雄將刀子架在他頭頸里，兵不血刃便提了人出來，“八臂猿猴”反正手臂多，順手牽羊，將他也抓了來。徐天川道：“楊大哥得罪吳三桂的事，就是他老兄向我告的密。”盧一峰聽到“告密”二字，忙道：“是……是你老人家……你老人家逼我說的，我……我可不敢泄漏平西王的機密。”

　　韋小寶一腳踢去，登時踢下了他三顆門牙，說道：“我去穩住吳應熊，防他起疑，各位仔細盤問這家伙，他如不說，也把他兩只手，兩只腳割了下來便是。”盧一峰滿口鮮血，忙道：“我說，我說。”他知這伙人行事無法無天，想起楊溢之的慘狀，險些便欲暈去。他知這伙人行事無法無天，想起楊溢之的慘狀，險些便欲暈去。韋小寶走到楊溢之身前，又叫：“楊大哥！”

　　楊溢之聽到叫聲，想要坐起，上身一抬，終于又向後摔摔倒。群雄見到他的慘狀，都感憤慨。此人為漢奸作走狗，本來也有值得如何可惜，然而吳三桂父子對自己忠心部屬也下此毒手，心腸之狠毒，可想而知。韋小寶試干了眼淚，定了定神，回到廳上，哈哈大笑，說道：“當真有趣！”只見席前的戲子站著呆呆的不動，一見韋小寶到來，鑼鼓響起，扮演“鐘馗嫁妹”的眾戲子又都演了起來。原來他一進內，吳應熊就吩咐停演，直等他回來，這才接演下去，好讓他中間不致漏看一段。韋小寶向吳應熊致歉，說道：“公主聽說額駙在此飲酒，叫了他進去，細問額駙平日愛穿什麼衣服，愛吃什麼食物，問了許久，累得他在廳上久候。吳應熊大喜，連說不妨。

　　吳應熊辭去後，韋小寶到廂房中，不見天地會群雄，一問之下，原來又都出去了，心下奇怪，不知他們又去干什麼。直等到深夜，群雄才歸，卻又捉了一個人來。原來徐天川逼問盧一峰，得知吳三桂所以如此折磨楊溢之，一來固是疑心他和韋小寶拜了把子，有背叛吳藩之意，二來卻還和蒙古葛爾丹有關。這葛爾丹和吳三桂近年來交往甚是親熱，不斷來來去去的互送禮物，最近他又派了使者，攜帶禮物到了昆明來。這使者名叫罕貼摩，跟吳三桂條談了數日，不知如何，竟給楊溢之得悉了內情，似乎向吳三桂進言，致触其怒。盧一峰官職卑小，不知其詳，只是從吳三桂衛士的口中聽得幾句，在天地會群雄拷打之下，不敢隱瞞，盡其所知的都說了出來。群雄一商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假扮吳三桂的親隨，又去將那蒙古使者罕貼摩捉了來。

　　韋小寶在少林寺中曾見過葛爾丹，這人驕傲橫蠻，曾令部屬向他施發金鏢，若不是有寶衣護身，早已命喪鏢下，心想他的使者也決非好人，眼見那罕貼摩約莫五十歲年紀，頦下一部淡黃胡子，目光閃爍不定，顯然頗為狡獪。韋小寶道：“領他去瞧瞧楊大哥。”馬彥超答應了，推著他去鄰房。只聽得罕貼摩一聲大叫，語音中充滿了恐懼，自是見到楊溢之的模樣後嚇得魂不附體。馬彥超帶了他回來，但見他臉上已無血色，身子不斷的發抖。韋小寶道：“剛才那人你見到了？”罕貼摩點點頭。韋小寶道：“我有話問那人，他回答是示盡不實，說了幾句謊話。我向來有個規矩，有誰跟我說一句謊，我割他一條腿，說兩句謊，割兩條腿，這人說了幾句謊啊？”馬彥超道：“說了七句。”韋小寶搖頭道：“唉，這人說謊太多，只好將他兩只手，兩顆眼珠，一條舌頭，一古腦兒都報銷啦。”拔了匕首出來，俯身輕輕一划，已將一條木凳腿兒割了下來，拿在手中玩弄，笑道：“我這把刀割人手腿，一點也不拖泥帶水，你要不要試試？”

　　罕貼摩本是蒙古勇士，但見到楊溢之的慘狀，卻也嚇得魂飛魄散，結結巴巴的道：“大人……大人有什麼要問，小的……小的……不敢有半句隱……隱瞞。”韋小寶道：“很好。平西親王要我問你，你跟王爺說的話，到底是真是假，有什麼虛言？”罕貼摩道：“大人明鑒，小的……小的怎敢瞞騙王爺？的的确确并無虛言。”韋小寶搖頭道：“王爺可不相信，他說你們蒙古人狡獪得很，說過的話，常常不算數，最愛賴帳。”罕貼摩臉上出現又驕傲又憤怒之色，說道：“我們是成吉斯汗的子孫，向來說一是一，二是二……”韋小寶點頭道：“不錯，說三是三，說四是四。”罕貼摩一怔，他漢話雖說得十分流利，但各種土話成語，卻所知有限，不知韋小寶這兩句話乃是貧嘴貧舌的取笑，只道另有所指，一時無從答起。

　　韋小寶臉一沉，問道：“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罕貼摩道：“小的不知。”韋小寶道：“你猜猜看。”罕貼摩見這安阜園建构宏麗，他自己是平西王府親隨帶來的，見韋小寶年紀輕輕，但身穿一品武官服色，黃馬褂，頭帶紅寶石頂子，雙眼也雀翎，乃是朝中的顯貴大官，賜穿黃馬褂，更是特异的尊榮。這罕貼摩心思甚是靈活，尋思：“你小小年紀，做到這樣的大官，自是靠了你們的福蔭。昆明城中，除了平西親王之外，誰能有這般聲勢？平西王屬下的親隨又對你如此恭謹，是了，定是如此。”當下恭恭敬敬的道：“小的有眼無珠，原來大人是平西王的小公子。”他見過吳應熊，眼見韋小寶的服色和吳應熊差不多，便猜到了這條路上去。韋小寶一愕，罵道：“他媽的，你說什麼？”心道：“你說我是大漢奸老烏龜的兒子，老子不成了小漢奸小烏龜？”隨即哈哈一笑，說道：“你果然聰明，難怪葛爾丹王子派你來干這等大事。你們王子，跟我交情也是挺不錯的。”說了葛爾丹的相貌服飾，又道：“那是我和你家王子講論武功，他使的這幾下招式，當真了得。”于是便將葛爾丹在少林寺中所使的招式，比划幾下。

　　罕貼摩大喜，當即請了個安，說道：“小王爺跟我家王子是至交好友，大家原是一家人。”韋小寶道：“你家王子安好？他近來可和昌齊喇嘛在一起嗎？”罕貼摩道：“昌齊喇嘛刻下正在我們王計里作客。”韋小寶點頭道：“這就是了。”問道：“有一位愛穿藍色衫裙的漢人姑娘，名叫阿琪，也中你們王府嗎？”罕貼摩睜大了眼睛，滿臉又驚又喜之色，說道：“原來……原來小王爺連……這件事也知道了，果然……果然了……了不起。”韋小寶隨口一猜，居然猜中，十分得意，哈哈大笑，道：“你家王子什麼也不瞞我，阿琪姑娘你家王子的相好，他的師妹阿珂姑娘，就是我的相好。咱們還不算是一家人嗎？哈哈，哈哈！”兩人相對大笑，更無隔閡。

　　韋小寶道：“父王派我來好好問你，到底你跟父王所說的那番話，是否當真誠心誠意，別無其他陰謀？”罕貼摩道：“小王爺，你跟我家王子這等交情，怎麼還會起疑心？”韋小寶道：“父王言道：一個人倘若說謊，第一次的跟第二次再說，總有一些兒不同。這件事情實在牽涉重大，一個不小心，大家全鬧得灰頭土臉，狼狽之至，因此要你從頭至尾再跟我說一遍，且看兩番言語之中，有什麼不接榫的地方。罕貼摩老兄，我不是信不過你家王子，不過跟你卻是初會，不明白你的為人，因此非得仔細盤問不可，得罪莫怪。”罕貼摩道：“那是應當的。這件事倘若泄漏了風聲，立時便有殺身之禍。平西王做事把細，在理之至。請小王子回稟王爺，咱們回家結盟之後，一起出兵，四分天下。在原江山，准定由王爺獨得，其餘三家決不眼紅，另生變卦。”韋小寶大吃一驚，心道：“四分天下！卻不知是哪四家？但如問他，顯得我一無所知，不免泄了底。”笑吟吟的道：“這件事我跟你家王子商量過幾次。只是事成之後，這天下如何分法、談來談去總是說不攏。這一次你家王子又怎麼說？”

　　罕貼摩道：“我家王子言道，他決不是有心要多占便宜，不過聯絡羅剎國出兵，卻是他殿下……”韋小寶一聽到“羅剎國出兵”五字，心中一凜，只聽罕貼摩續道：“……是他殿下費了千辛萬苦，才說成的。羅剎國火器厲害無比，槍炮轟了出來，清兵萬難抵擋。只要羅剎國出兵，大事必成。平西王做了中國大皇帝，小王爺就是親王了。”羅剎國就是俄羅斯，該國國人黃發碧眼，形貌特异，中國人視之若鬼，“羅剎”是佛經中惡鬼之意，因此當時稱之羅剎國。順治年間，羅剎國的哥薩克騎兵曾和清兵數度交鋒，雖每次均為清兵擊退，清兵卻也損傷甚重。韋小寶不懂國家大事，然在皇宮之中，卻也聽說過羅剎國兵將殘暴凶悍，火器凌厲難當，心想：“乖乖不得了，吳三桂賣國成性，又要去勾結羅剎國了，可得趕緊奏知小皇帝，想法子抵擋羅剎的槍炮火器。”罕貼摩見他沉吟不語，臉有不愉之色，問道：“不知小王爺有什麼指教？”

　　韋小寶嗯了幾聲，念頭電轉，如何再套他口風，突然想起鄭克爽和他哥哥爭位，派馮錫范來殺陳近南的事，當即站起，滿腔憤慨的道：“他媽的，我能有什麼指教？父王做了皇帝，將來我哥哥繼承皇位，我只做個親王，又有什麼好了？”罕貼摩恍然大悟，走近他身邊，低聲道：“我家王子既和小王爺交好，小人回去跟王子說明小王爺這番意思，成了大事之後，我們蒙古和羅剎國，再加上西藏的活佛，三家力保小王爺，那麼……那麼……小王爺又何必擔心？”韋小寶心道：“原來四家起兵的四家，是蒙古、西藏、羅剎國，再加上吳三桂。”當下臉現喜容，說道：“倘若你們三家真的出力，我大權在手，自然重重報答，決計忘不了你老兄的好處。”隨手從身邊抽出四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交了給他，說道：“這個你先拿去零花。”

　　罕貼摩見他出手如此豪闊，大喜過望，當拜謝，心中本來就有一分半分懷疑，此刻也消除得干干淨淨了，料定這位小王爺是要跟他哥哥吳應熊爭皇帝做，主子葛爾凡和自己正好從中上下其手，大占好處。韋小寶道：“你家王子說事成之後，天下如何分法？”罕貼摩道：“中原的花花江山，自然都是你吳家的。四川歸西藏活佛。天山南北路和內蒙檔四盟、西二盟、察哈爾、熱河、綏遠城都歸我們蒙古。”韋小寶道：“這地面可大得很哪。”他本不知這些地方的大小，但聽罕貼摩說了許多地名，料想決計不小。罕貼磨擦微一笑，道：“我們蒙古為王爺出的力氣，可也大得緊哪。”韋小寶點點頭，問道：“那麼羅剎國呢？”罕貼摩道：“羅剎國大皇帝說，羅剎國和王爺的轄地，以山海關為界，他們決不踏進關內一步。山海關之外，本來都是滿洲韃子的地界，羅剎國只占滿洲人的，決不占中國人的一寸土地。”

　　韋小寶點頭道：“如此說來，倒也算公平。你家王子預定幾時起事？”罕貼摩道：“這件大事王爺是主，其餘三家只是呼應夾攻，自然一切全憑王爺的主意。”韋小寶道：“父王要的的确确的知道，我們出兵之後，你們三家如何呼應？”罕貼摩道：“這一節請王爺不必擔心。王爺大軍一出支貴，我們蒙古精兵就從西而東，羅剎國的哥薩克精騎自北而南，兩路夾攻北京，西藏活佛的藏兵立刻攻掠川邊，而神龍教的奇兵……”韋小寶“啊”的一聲，一拍大腿，說道：“神龍教的事，你……你們也知道了？洪教主他……他怎麼說？”聽到神龍教竟也和這項大陰謀有關，心下震蕩，說話聲音也發顫了。罕貼摩見他神色有异，問道：“神龍教的事，王爺跟小王爺說過嗎？”

　　韋小寶哈哈一笑，說道：“怎麼沒說過？我跟洪教主、洪夫人談過兩次，教中的龍龍使我也都見到了。我只知道你們王子不知這件事。”罕貼摩微微一笑，說道：“神龍教洪教主既受羅剎國大皇帝的敕刺，羅剎國一出兵，神龍教自然非響應不可。將來中國所有沿海島嶼，包括台灣和海南島，那都是神龍教的轄地。再加上福建精忠、廣東尚可喜、廣西孔四貞，大家都會響應的。只須王爺登高一呼，東南西北一齊動手，這滿清的天下還不是王爺的嗎？”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心中卻在暗叫：“糟糕，糟糕！”他畢竟年紀幼小，尋常事情撒幾句謊，半點不露破綻，一遇上國家大事，不禁為小皇帝暗暗擔憂，這“妙極，妙極”四字，說來殊無歡愉之意。

　　罕貼摩甚是精明，瞧出他另有心事，說道：“小王爺跟我家王子交情大非尋常，對小人又這等厚待，小人實在是粉身難報。小王爺有什麼為難之處，不妨明白指點。小人若有得能效勞之處，萬死不辭。”韋小寶道：“我是在想，大家東分一塊，西分一塊，將來我如做成了皇帝，所管的土地七零八落，那可差勁之至了。”罕貼摩心想：“原來你擔心這個，倒也有理。”低聲道：“小王爺明鑒，待得大功告成之後，耿精忠、尚可喜、孔四貞他們一伙人，個個除掉就是。那時候要我們蒙古出兵相助，自然也義不容辭。”

　　韋小寶喜道：“多謝，多謝。這一句話，可得給我帶到你們王子耳中。你是葛爾丹王子的心腹親信，你答應過的話，就跟你王子殿下親口答應一般無异。”罕貼摩微感為難，但想那是將來之事，眼前不妨胡亂答應，二是一拍胸膛，說道：“小人定為小王爺盡心竭力，決不有負。”韋小寶又再盤問良久，實在問不出什麼了，便道：“你在這里休息，我去回報父王。”低聲道：“咱們的說話，你如泄露了半句。我哥哥非下毒手害死我不可，只怕連父王也救我不得。”蒙古部族中兄弟爭位，自相殘殺之事，罕貼摩見得多了，知道此事百同小可，當即屈膝跪倒，指天立誓。

　　韋小寶走出房來，吩咐風際中和徐天川嚴密看守罕貼摩，然後去看望楊溢之。推開房門，不禁吃了一驚，只見楊溢之半截身子已滾在地下，忙搶上前去，見他圓睜雙眼，一動不動，已然死去，床上的被單上寫著幾個大血字。韋小寶只識得一個“三”字，一個“桂”字，轉頭問道：“是什麼字？”馬彥超道：“是‘吳三桂造反賣國’七字。”韋小寶歎了口氣，道：“楊大哥臨死時用斷臂寫的。”馬彥超黯然道：“正是。”韋小寶召集天地會群雄，將罕貼摩的話說了。群雄無不憤慨，痛罵吳三桂做了一次大漢奸，又想做第二次。

　　玄貞道人咬牙切齒，突然解開衣襟，說道：“各位請看！”只見他胸口有個海碗大的疤痕，皮皺骨凸，極是可怖，左肩上又有一道一尺多長的刀傷。眾人和他相交日久，均不知他曾負些重傷，一見之下，無不駭然。玄貞道人道：“這便是羅剎國鬼子的火槍所傷。”韋小寶道：“道長曾和羅剎國人交過手？”玄貞道人神色慘然，說道：“我父親、伯叔、兄長九人，盡數死于羅剎人之手，貧道出家，也是為此。”當下略述經過。原來他家祖傳做皮貨生意，在張家口開設皮貨行，是家百年老店。這一年他伯父和父親帶同兄弟子侄，同往塞外收購銀狐，紫貂等貴重皮貨，途中遇上了羅剎人，覦覬他們的金銀貨物，出手搶劫。他家皮貨行本雇有三名鑣師隨同保護，但羅剎人火器厲害，開槍轟擊，三名鑣師登時殞命，父兄伯叔也均死于火槍和刀馬之下，玄貞肩頭中刀，胸口被火藥炸傷，暈倒在血泊之中。羅剎人以為他已死，搶了金銀貨物便去。玄貞醒轉後在山林中掙扎了幾個月，這才傷愈。經此一場大禍，家業蕩然，皮貨行也即倒閉，他心灰意冷之下，出家做了道人。國變後入了天地會，但想起羅剎人火器的凌厲，雖然事隔二十余年，半夜里仍是時時突發噩夢，大呼驚醒。李力世道：“羅剎人最厲害的火器，只要能想法子破了，便不怕他們。”玄貞搖頭道：“火器一發，當真如雷轟電閃一般，任你武功再高，那也是閃避不及，抵擋不了。”徐天川道：“羅剎人要跟吳三桂聯手，他奪韃子的天下，咱們正好袖旁觀，讓他們打個天翻地覆。咱們漁翁得利，乘機便可規復大明的江山。”玄貞道：“就怕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羅剎人比滿洲韃子更凶狠十倍，他們打垮了滿清之後，決不能以山海關為界，定要進關來占我天下。”徐天川道：“難道咱們反去幫滿清韃子？”

　　群雄議論紛紛。韋小寶自然決意相助康熙，卻也不敢公然說出口來，說道：“這件事現下不忙決定。咱們劫了楊大哥，捉了罕帖摩和盧一峰，轉眼便會給吳三桂知道，那便如何應付？”眾人沉吟籌思，有的說立刻跟他翻臉動手，有的說不如連夜逃走。韋小寶道：“這老烏龜手下兵馬眾多，打是打他不過的。云貴地方這樣大，十天半月之間，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嗯，這樣罷，各位把盧一峰這狗官，連同楊大哥的尸體，立刻送回黑坎子太監去。”群雄一怔：“送回去？”韋小寶道：“正是。咱們只消嚇一嚇盧一峰這狗賊，我看他多半不敢聲張。他如稟報上去，自己脫不了干系。楊大哥反正死了，留著他的尸體也是無用。”群雄江湖上的閱歷雖富，對做官人的心性，卻遠不及韋小寶所知的透徹，均覺這一著棋太過行險，這等劫獄擒官的大事，盧一峰豈有不向上司稟報之理？李力世躊躇道：“我瞧盧一峰這狗官膽小之極，只怕……只怕這件大事，不敢不報。”

　　韋小寶笑道：“倒不是怕他膽小，卻怕他愚蠢無用，不會做官。官場之中，有道是‘瞞上不瞞下’，天大的事情，只消遮掩得過去，誰也不會故意把黑鍋拉到自己頭上。你們把這狗官帶來，待我點醒他幾句。”馬彥超轉身出去，把盧一峰提了來，放在地下。他又挨打，又受驚，早已面無人色。韋小寶道：“盧老哥，你可辛苦了。”盧一峰道：“不……不……不敢。”韋小寶道：“盧老哥很夠朋友，把平西王的機密大事，一五一十的都跟我們說了，絲毫沒有隱瞞。好罷，交情還交情，我們就放你回去。老哥泄漏了平西王的機密的事，我們也決不跟人提起。江湖上好漢子，說話一是一，二是二。你老哥倘若自己喜歡張揚出去，要公然跟平西王作對，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哈哈，哈哈。”盧一峰全身發抖，道：“小……小人便有天……天大的膽子，也……也不敢。”韋小寶道：“很好，眾兄弟，你們護送盧大人回衙門辦事。那個囚犯的尸身，也給送回去，免得上頭查問起來，盧大人難以交代。”群雄齊聲答應。盧一峰又驚又喜，又是大胡塗，給群雄擁了出去。

　　此後數日，天地會群雄提心吊膽，唯恐盧一峰向吳三桂稟報，平西王麾下的大隊人馬向安阜園殺將進來，但居然一無動靜，也不知吳三桂老奸巨滑，要待謀定而後動，還是韋香主所料不錯，盧一峰果然不敢舉報。群雄心下均感不安，連日眾議。韋小寶道：“這樣罷，我去拜訪吳三桂，探探他口氣。”徐天川道：“就怕他扣留了韋香主，不放你回來，那就糟了。”韋小寶笑道：“咱們都在他掌握之中，老烏龜如要捉我，我就算不去見他，那也逃不了。”點了驍騎營官兵和御前侍衛，到平西王府來。

　　吳三桂親自出迎，笑吟吟的攜著韋小寶的手，和他一起走進府里，說道：“韋爵爺有什麼意思，傳了小兒的吩咐，不就成了？怎敢勞您大駕？”韋小寶道：“啊喲，王爺可說得太客氣了。小將官卑職小，跟額駙差著老大一截。王爺這麼說，可折殺小將了。”吳三桂笑道：“韋爵爺是皇上身邊最寵幸的愛將，前程遠大，無可限量，將來就算到這王府中來做王爺，那也是毫不希奇的。”韋小寶嚇了一跳，不由得臉上變色，停步說道：“王爺這句話可不大對了。”

　　吳三桂笑道：“怎麼不對？韋爵爺只不過十五六歲年紀，已貴為驍騎營都統、御前侍衛副總管、欽差大使，爵位封到子爵。從子爵到伯爵、侯爵、公爵、王爵，再到親王，也不過是十幾二十年的事而已，哈哈，哈哈。”韋小寶搖頭道：“王爺，小將這次出京，皇上曾說：‘你叫吳三桂好好做官，將來這個平西親王，就是我妹婿吳應熊的；吳應熊死後，這親王就是我外甥的；外甥死了，就是我外甥的兒子的。總而言之，這平西親王，讓吳家一直做下去罷。’王爺，皇上這番話，可說得懇切之至哪。”

　　吳三桂心中一喜，道：“皇上真的這樣說了？”韋小寶道：“那還能騙你麼？不過皇上吩咐，這番話可不忙跟你說，要我仔細瞧瞧，倘若王爺果然是位大大的忠臣呢，這番話就跟你說了，否則的話，嘿嘿，豈不是變成萬歲爺說話不算數？那個一言既出，死馬能追？”吳三桂哼了一聲，道：“韋爵爺今日跟我說這番話，那麼當我忠臣了？”韋小寶道：“可不是麼？王爺若不是忠臣，天下也就沒誰是忠臣了。所以哪，倘若韋小寶將來真有那一天，能如王爺金口，也封到什麼征東王、掃北王、定南王，可是這里云南的平西王府，哈哈，我一輩子是客人，永遠挨不運做主人的份兒。”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向內走去。吳三桂給他一番言語說得很是高興，拉著他手，說道：“來，來，到我內書房坐坐。”穿過兩處園庭，來到內書房中。這間屋子雖說是書房，房中卻挂滿了刀槍劍戟，并沒什麼書架書本，居中一張太師椅，上舖虎皮。尋常虎皮必是黃章黑紋，這一張虎皮卻是白章黑紋，其是奇特。韋小寶道：“啊約，王爺，這張白老虎皮，那可名貴得緊了。小將在皇宮之中，可也從來沒見過，今日是大開眼界了。”

　　吳三桂大是得意，說道：“這是當年我鎮守山海關，在宁遠附遠打獵打到的。這種白老虎，叫做‘騶虞’，極中少見，得到的大吉大利。”韋小寶道：“王爺天天在這白老虎皮上坐一坐，升官發財，永遠沒盡頭，嘖嘖嘖，真了不起。”只見虎皮椅兩有座大理石屏風，都有五六尺高，石上山水木石，便如是畫出來一般。一座屏風上有一山峰，山峰上似乎有只黃鶯，水邊則有一虎，顧盼生姿。韋小寶贊道：“這兩座屏風，那也是大大的寶物了。我在皇宮之中，可也沒見過。王爺，我聽人說，老天爺生就這種圖畫，落在誰的手里，這是有兆頭的。”吳三桂微笑道：“這兩座屏風，不知有什麼兆頭？”韋小寶道：“依小將看哪，這高高在上的是只小黃鶯兒，只會嘰嘰喳喳的叫，沒什麼用，下面卻是一只大老虎，威風凜凜，厲害得很。這只大老虎，自然是王爺了。”

　　吳三桂心中一樂，隨即心道：“他說這只小黃鶯站在高處，只會嘰嘰喳喳，不管什麼用，說的豈不就是小皇帝？他這幾句話，是試我來麼？”問道：“這只小黃鶯兒，不知指的又是什麼？”韋小寶笑道：“王爺以為是什麼？”吳三桂搖頭道：“我不知道，還請韋爵爺指教。”韋小寶微微一笑，指著另一座屏風，道：“這里有山有水，那是萬里江山了，哈哈，好兆頭，好兆頭！”吳三桂心中怦怦亂跳，待要相問，終究不敢，一時之間，只覺唇干舌燥。

　　韋小寶一瞥眼間，忽見書桌上放著一部經書，正是他見之已熟的‘四十二章經’，不過是藍綢封皮，登時心中怦的一跳，尋思：“這第八部經書，果然是在老烏龜這里，妙極，妙極！”當下眼角兒再也不向經書瞥去，瞧著牆上的刀槍，笑道：“王爺，你真是大英雄，大豪傑，書房中也擺滿了兵器。不瞞你說，小將一字不識，一聽到‘書房’兩字，頭就大了，想不到你這書房也這等高明，當真佩服之至。”吳三桂哈哈大笑，說道：“這些兵器，每一件都有來歷。小王挂在這里，也只是念舊之意。”

　　韋小寶道：“原來如此。王爺當年東掃西蕩，南征北戰，立下天大汗馬功勞，這些兵器，想來都是王爺陣上用過的？”吳三桂微笑道：“正是。本藩一生大小數百戰，出生入死，這個王位，那是拚命拚得來的。”言下之意，似是說可不像你這小娃娃，只不過得到皇帝寵幸，就能升官封爵。韋小寶點頭稱是，說道：“當年王爺鎮守山海關，不知用的是哪一件兵器？立的是哪一件大功？”吳三桂倏地變色，鎮守山海關，乃是與滿洲人打仗，立的功勞越大，殺的滿洲人越多，韋小寶問這一句話，那顯是譏刺他做了漢奸，一時之間，雙手微微發抖，忍不住要發作。

　　韋小寶又道：“聽說明朝的永歷皇帝，給王爺從云南一直追到緬甸，終于捉到，給王爺用弓弦絞死……”說著指著牆上的一張長弓，問道：“不知用的是不是這張弓？”吳三桂當年害死明室永歷皇帝，是為了顯得決意效忠清朝，更無貳心，內心畢竟深以為恥，此事在王府中誰也不敢提起，不料韋小寶竟然當面直揭他的瘡疤，一時胸中狂怒不可抑制，厲聲道：“韋爵爺今日一再出言譏刺，不知是什麼用意？”

　　韋小寶愕然道：“沒有啊！小將怎敢譏刺王爺？小將在北京之時，聽得宮中朝中大家都說，王爺連明朝的皇帝也絞死了，對我大清可忠心得緊哪。聽說王爺絞死永歷皇帝之時，是親自下手，弓弦吱吱吱的絞緊，永歷皇帝唉唉唉的呻吟，王爺就哈哈大笑。很好，忠心得很哪！”吳三桂霍地站起，握緊了拳頭，隨即轉念：“諒這小小孩童，能有多大膽子，竟敢沖撞我，定是小昏君授意于他，命他試我；又或是朝中的對頭，有意指使他出言相激，好抓住我的把柄。”他老奸巨滑，立即收起怒色，笑吟吟的道：“本藩汗馬功勞什麼的，都是不值一提，倒是對皇上忠心耿耿，那才算是我的一點長處。小兄弟，你想做征東王，掃北王，可得學一學老哥哥這一份對皇上忠心。”

　　韋小寶道：“是，是！那是非學不可的！就可惜小將晚生了幾十年，明朝的皇帝都給王爺殺光了，倒叫小將沒下手的地方。”吳三桂肚里暗罵：“總有一日，教你落在我手中，將你千刀萬剮！”笑道：“韋爵爺要立功，何愁沒有機會。”韋小寶笑道：“倘若有人造反，那就好了。”吳三桂心中一凜，問道：“那為什麼？”韋小寶道：“有人造反，皇上派我出征，小將就學王爺一般，拚命廝殺一番，拿住反賊，就可裂土封疆了。”吳三桂正色道：“韋兄弟，這種言語，是亂說不得的。方今聖天子在位，海內歸心，人人擁戴，又有誰會造反？”韋小寶道：“依王爺說，是沒有人造反的？”吳三桂又是一怔，說道：“若說一定沒有人造反，自然也未必盡然。前明余逆，或是各地不軌之徒，妄自作亂，只怕也是有的。”韋小寶道：“倘若有人造反，那就不是聖天子在位了？”吳三桂強抑怒氣，嘿嘿嘿的干笑了幾聲，說道：“小兄弟說話有趣得緊。”

　　原來韋小寶見到書案上的四十二章經後，便不斷以言語激怒吳三桂，盼他大怒之下，拂袖而出，自己便可乘機盜經。不料吳三桂城府甚深，雖然發作了一下，但隨即忍住，竟不中他計。韋小寶眼見吳三桂竟不受激，這部經收伸手即可拿到，卻始終沒機會伸手，當下便改口，盡說些吳三桂十分受用的言語。他嘴里大拍馬屁，心下卻在急轉念頭，如何能將經書盜了出去，尋思：“倘若我假傳聖旨，說道皇上要這部經書，諒來老烏龜也不敢不獻。何況皇上确是要得經書，曾吩咐我來云南時乘機尋訪我要老烏龜繳書，也不算是假傳聖旨。就怕老烏龜一口答應，卻暗做手腳，就像康親王那樣，另外假造一部西貝貨來敷衍皇帝，書中的碎皮拿不到了。”一想到假造經書，登時有了主意，突然低聲道：“王爺，皇上有一道密旨。”吳三桂一驚，立即站起，道：“臣吳三桂恭聆聖旨。”韋小寶拉住他手，說道：“不忙，不忙，我先把這前因後果說給你聽。”吳三桂道：“是，是。”卻不坐下。

　　韋小寶道：“皇上明知你是大清忠臣，卻一再吩咐我來查明你是忠是奸，王爺可知是什麼用意？”吳三桂搔了搔頭，道：“這個我可就不明白了。”韋小寶道：“原來皇上這一件大事，要差你去辦，只是有些放心不下，不知你肯不肯盡力。將建宁公主嫁給你世子，原是有……有那個……”吳三桂道：“有勉勵之意？”韋小寶道：“是了，皇上說過有勉勵之意，我學問太差，這句話說不上來了。”吳三桂道：“皇上有何差遣，老臣自當盡心竭力，效犬馬之勞。但不知皇上吩咐老臣去辦什麼事。”韋小寶道：“這件事哪，關涉大得很。明天這時候，請王爺在府中等候，小將再來傳皇上密旨。”吳三桂道：“是，是。皇上有旨，臣到安阜園來恭接便是。”韋小寶低聲道：“安阜園中耳目眾多，還是這里比較穩妥。”說著便即告辭。吳三桂不知他故弄玄虛，恭恭敬敬將他送了出去。

　　次日韋小寶依時又來，兩人再到內書房中。韋小寶道：“王爺，我說的這件事，關連可大得很，你卻千萬不能漏了風聲，便是上給皇上的奏章之中，也不能提及一字半句。”吳三桂應道：“是，是，那自然不敢泄露機密。”韋小寶低聲道：“皇上得到密報，尚可喜和耿精忠要造反！”

　　吳三桂一聽，登時臉色大變。平南王尚可喜鎮守廣東、靖南王耿精忠鎮守福建，和吳三桂合稱三藩。三藩共榮共辱，休戚相關。吳三桂陰蓄謀反，原是想和尚耿二藩共謀大舉，一聽得皇帝說尚耿要造反，自不免十分驚謊，顫聲道：“那……那是真的麼？”韋小寶昨日捏造有一道密旨，想嚇得吳三桂驚慌失措，以便乘機偷書，但畢竟年幼，于軍國大事所知有限，心想倘若胡言亂語一番，一來吳三桂未必肯信，二來日後揭穿，說不定干系重大，受到康熙責怪；是以決定先回安阜園，和群雄商議之後，次日再來假傳聖旨。祁清彪獻議誣陷尚耿二藩謀反，好嚇吳三桂一大跳，更促成他的謀反。此刻說了出來，果然驚得他手足無措。

　　韋小寶道：“本來嘛，說三藩要造反的話，皇上日日都聽到，全是生安白造，就像沐家後人的誣陷那樣，皇上從來不信。”吳三桂道：“是，是。皇上聖明，皇上聖明。”韋小寶道：“不過這次尚耿二藩的逆謀，皇上卻是得到真憑實据。皇上說道：他二藩反謀未顯，暫且不可打草驚蛇，不過要吳藩調庥重兵，防守廣東、廣西的邊界。一等他二藩起事，要吳藩立刻派失去廣東、福建，將這兩名反賊拿了，送到北京，那是一件大大的功勞。”吳三桂躬身道：“謹領聖旨。尚耿二藩若有不軌异功，老臣立即出兵，擒獲二人，獻到北京。”韋小寶道：“皇上說道，尚可喜昏庸胡塗，耿精忠是個無用小子，決計不是吳藩的對手，只須吳藩肯發兵，不用朝廷一兵一卒，就能手到擒來。”吳三桂微微一笑，說道：“請萬歲爺望安。老臣在這里操練兵馬，不敢稍有怠忽，專候皇上調用。老臣麾下所轄的兵將，每一個都如上三旗親兵一般，對皇上誓死效忠。”韋小寶道：“我把王爺這番話照實回奏，皇上聽了，一定十分歡喜。”吳三桂心下暗喜：“這麼一來，我調兵遣將，小昏君就是知道了，也不會有什麼疑心。”

　　韋小寶指著牆上所挂的一柄火槍，說道：“王爺，這是西洋人的火器麼？”吳三桂道：“正是，這是羅剎國的火槍。當年我大清和羅剎兵在關外開仗時繳獲來的，實是十分犀利的兵器。”韋小寶道：“我從來沒放過火槍，借給我開一槍，成不成？”吳三桂微笑道：“自然成！這種火槍是戰陣上所用，雖能用遠，但攜帶不便。羅剎人另一種短銃火槍。”走到一只木柜之前，拉開抽屜，捧了一只紅木盒子出來。

　　韋小寶本就站在書桌之旁，一見他轉身，也即轉身，掀開身上所穿黃馬褂，取出馬褂內口袋中的一部四十二章經，放在書桌上，將桌上原來那部經書放入馬褂袋中。這一調包，手法極是迅捷，別說吳三桂正在轉身取槍，便是眼睜睜的瞧著他，也被他背脊遮住難以發覺。八部經書形狀一模一樣，所別者只是書函顏色不同，韋小寶昨晚將一部鑲藍旗的經書封皮拆去了所鑲紅邊，掉了這部正藍旗的經書。只見吳三桂揭開木盒，取出兩把長約尺的短槍來，從槍口中塞入火藥，用鐵條樁實火藥，再放入三顆鐵彈，取火刀火石點燃紙媒，將短槍和紙媒都交給了韋小寶，說道：“一點藥線，鐵彈便射了出去。”韋小寶接了過來，槍口對准窗外的一座假山，吹著紙媒，點燃藥線。只聽得轟的一聲大響，一股熱氣扑面，手臂猛烈一震，火槍掉在地下，眼前煙霧彌漫，不由得退了兩步。

　　吳三桂哈哈大笑，說道：“這火槍的力道十分厲害，是不是？”韋小寶手臂震得發麻，罵道：“他媽的，西洋人的玩意當真邪門。”吳三桂笑道：“你瞧那假山！”韋小寶凝目看去，只見假山已被轟去了小小一角，地下盡是石屑，不由得伸了伸舌頭，半晌縮不回來，說道：“這一槍倘若轟在身上，憑你銅筋鐵骨，那也抵擋不住。”俯身拾起短槍，放回盒中。

　　王府衛士聽見槍聲，都來窗外張望，見王爺安然無恙，在和韋小寶說話，這才放心。吳三桂捧起木盒，笑道：“這兩把家伙，請韋兄弟拿去玩罷。”韋小寶搖搖頭道：“這是防身利器，王爺厚賜，可不敢當。”吳三桂將盒子塞在他手里，笑道：“咱們自己兄弟，何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

　　韋小寶道：“這是羅剎人的寶物，今日未必再能得到，小將萬萬不可收受。”心中卻道：“你羅剎人勾結，這種火器要多少有多少，自然毫不希罕。”吳三桂笑道：“就是因為難得，才送給韋兄弟。尋常的物事，韋兄弟也不放在眼里。哈哈！”

　　韋小寶當即謝過收了，笑道：“以後倘若撞到有人想來害我，我取出火槍，砰的就是一槍，轟得他粉身碎骨。小將這條性命，就是王爺所賜的了。”吳三桂拍拍他肩頭，笑道：“那也不用說得這麼客氣。火槍的确是很厲害的，只不過裝火藥、上鐵彈、打火石、點藥線，手續挺麻煩，不像咱們的弓箭，連珠箭發，前後不斷。”韋小寶道：“是啊。倘若洋人的火槍也像弓箭一樣，拿起來就能放，咱們中國人還有命嗎？大清的花花江山也難保了。”說到這里，嘻嘻一笑，說道：“不過那倒也有一樁好處，我有了這兩把槍，武功也不用練了，什麼武學高手大宗師，全都不是我的對手。”

　　說了些閒話，韋小寶告辭出府，回到安阜園中，關上了房門，將那部經書的封皮拆開，果然也有許多碎羊皮在內，心想：“八部經書中所藏的地圖碎片已全部到手，老子只須花點心思，慢慢拼湊起來，韃子的寶藏龍脈，全都在老子手中。”不過要他花些心思，半這幾千片碎羊皮拼成一張地圖，想起來就覺頭痛，心道：“這件事也不忙干，咱們有的是時候。”當下縫好了封皮，將碎羊皮與其餘的碎皮包在一起，貼身藏了，想起大功告成，不禁怡然自得：“小皇帝、老婊子、老烏龜、洪教主、大漢奸，還有我師父不老不小中尼姑，人人都想得這八部經書，終究還是讓我韋小寶得了。哈哈，他們倘若知道了，一個拉我手，一個拉我腳，四下里一扯，非把我五馬分尸不可。”這件事想來十分有趣，只可惜跟誰也不能話，無法夸耀一番，未免美中不足。他架起了腿，哼著揚州妓院中的小曲：“一杯酒，慢慢斟，我問情哥哥，是哪里人。揚州，那個地方，二十四條橋，每一條橋頭，有個美人，情哥哥……”正唱得高興，忽聽有人輕敲房門，敲三下，停一停，敲了兩下，又敲三下，正是天地會的暗號。

　　韋小寶起身開門，進來的是徐天川和馬彥超。他見兩人神色鄭重，問道：“出了什麼事吧？”徐天川道：“聽得侍衛說，王府的衛士東查西問，要尋一個蒙古人，那自是在查罕帖摩了。聽口氣，似乎對咱們很有些懷疑，就只不敢明查而已。韋香主瞧怎麼辦？”韋小寶道：“去把這家伙提來，綁住了藏在我床底下，諒吳三桂的手下，也不敢來搜查我屋子。”徐天川道：“就怕韋香主出去之時，大漢奸手下的衛士借個什麼因頭，硬要進來查看。”韋小寶道：“說什麼也不讓他們進來，當真說僵了，便跟他們動手，難道他們還敢行凶殺人？”徐天川、馬彥超點頭稱是。

　　忽然錢老本匆匆進來，說道：“大漢奸要放火。”三人都一驚，齊問：“什麼？”錢老本道：“這幾天我在安阜園前後察看，防大漢奸搗鬼。剛才見到西邊樹林子中有人鬼鬼祟祟，悄悄過去一查，原來有十幾人躲著，帶了不少火油硝磺等引火物事。”韋小寶罵道：“他媽的，大漢奸好大膽子，想燒死公主嗎？”

　　錢老本道：“那倒不是。他們疑心罕貼摩給咱們捉了來，又不敢進園來搜，一起火，大批人馬來救火，就可乘機搜查了。”韋小寶點頭道：“不錯，定是這道鬼計。三位大哥有何高見？”徐天川揮手作個吹頭的姿勢，道：“殺人滅口，毀尸滅跡！”韋小寶一聽到“毀尸滅跡”四字，便想：“那是我的拿手好戲，再也容易不過，管教這蒙古大胡子片刻之間便化成一灘黃水。只是這家伙熟知大漢奸跟羅剎國勾結的內情，須得送去讓小皇帝親自審問才好。”說道：“大漢奸造反，這蒙古大胡子是最大的證据。咱們只須將他送到北京，大漢奸就算不反，也要反了。這個罕貼什麼的，乃是要沐王府聽命于我天地會的法寶。”如何搶先逼得吳三桂造反，好令沐王府歸屬奉令，正是群雄念念不忘的大事，三人一聽此言，悚然動容，齊聲稱是。徐天川道：“若不是韋香主提醒，我們險些誤了大事。”心中對這個油腔滑調的少年越來越佩服。

　　錢老本道：“眼前之事，是怎生應付大漢奸的手下放火搜查，又怎樣設法半這罕貼摩運出大漢奸的轄地。云貴兩省各中關口盤查很緊，离開昆明更加不易。”韋小寶笑道：“錢老板，你一口口花雕茯苓豬也運進皇宮去了，再運一口大肥豬出昆明，豈不成了？”錢老本笑道：“運肥豬出城，只怕混不過關，不過咱們可以想別的法子。當死尸裝在棺材里，這法兒太舊，恐怕也難以瞞過。”韋小寶笑道：“裝死人不好，那就讓他扮活人，錢老板，你去剃了他的大胡子，給他臉上涂些面粉石膏什麼的，改一改相貌，給他穿上驍騎營官兵的衣帽。我點一小隊驍騎營軍士回北京去，說是公主給皇上請安，將成婚的吉期稟告皇太后和皇上。讓這個沒了胡子的大胡子，混在驍騎營隊伍之中，點了他啞穴，使他叫嚷不得。吳三桂的部下，難道還能叫皇上的親兵一個個自報姓名，才放過關？”三人一起鼓掌稱善，連說妙計。

　　韋小寶忽然問道：“昆明地方也有妓院罷？”錢老本等三人相互瞧了一眼，均想：“韋香主要去嫖妓？”錢老本笑道：“那自然有的。”韋小寶笑道：“咱們請玄貞道長去妓院逛逛，他肯不肯去呀？”錢老本搖頭道：“道長是出家人，妓院是不肯去的。韋香主倘若有興致，屬下倒可奉陪。”韋小寶道：“你當然要去。不過玄貞道長高大魁梧，咱們兄弟之中，只有他跟大胡子身材差不多。”三人一聽，這才明白是要玄貞道人扮那罕貼摩。馬彥超笑道：“為了本會的大事，玄貞道長也只有奉命嫖院了。”四人一齊哈哈大笑。

　　韋小寶道：“你們請道長穿上大胡子的衣服，帶齊大胡子的物事，下巴上粘從大胡子臉剃下來的、貨真價實的黃胡子，其餘各位兄弟，仍然穿了平西王府家將的服色，揀一間大妓院去喝胡鬧，大家搶奪美貌粉頭，打起架來，錢老板一刀就將道長殺了……”錢老本吃了一驚，但隨即領會，自然并非真的殺人，笑道：“韋香主此計大妙。玄貞道長跟我爭風吃醋之時，還得嘰哩咕嚕，大說蒙古話……不過須得另行預備好一具尸體。”

　　韋小寶點頭道：“不錯。你們出去找找，昆明城里有什麼身材跟大胡子差不多的壞人，隨便捉一個來殺了，把尸首藏在妓院之旁。錢老板一殺了道長之後，將眾妓女轟了出去。道長翻身復活，把大胡子的衣服穿在那尸首之上。”馬彥超笑道：“這具尸首的臉可得剁個稀爛，再將剃下來的那叢黃胡子丟在床底下，好讓吳三桂的手下搜查出來，只道是殺人凶手有意隱瞞死者罕貼摩的真相。”韋小寶笑道：“馬大哥想得比我周到。大伙兒拿些銀子去，這就逛窯子罷！這件事好玩得緊，可惜我不能跟大伙兒一起去。”

## 第三十一回　羅甸一軍深壁壘　滇池千頃沸波濤

　　韋小寶晚飯過後，又等了大半個時辰，才踱到建宁公主房中。公主早等得心焦，怒道：“怎麼到這時候才來？”韋小寶氣忿忿的道：“你公公拉住了我說話，口出大逆不道的言語，我跟他爭辯了半天。若不是牽記著你，我這時候還在跟他爭呢。”公主道：“他說甚麼了？”韋小寶道：“他說皇上老疑心他是奸臣，心里很不舒服。我說皇上若有疑心，怎會讓公主下嫁你的兒子？他說皇上定是不喜歡你，有意坑害你。”公主大怒，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這老烏龜胡說八道，我去扯下他的胡子來。你叫他快快來見我。”韋小寶也是滿臉怒容，罵道：“他奶奶的，當時我就要跟他拚命。我說：皇上最喜歡公主不過。公主又貌美，又伶俐，你兒子哪一點兒配得上了？我又說：你膽敢說這等話，公主不嫁了，我們明天立刻回北京去。像公主這等人才，天下不知有多少人爭著要娶她為妻。我心里有一句話沒說出來。我實在想跟老烏龜說：我韋小寶巴不得想娶了公主呢。”公主登時眉開眼笑，說道：“對，對！你干麼不跟他說？小寶，咱們明日就回北京去。我去跟皇帝哥哥說，非嫁了你不可。”韋小寶搖頭道：“老烏龜見我發怒，登時軟了下來，說他剛才胡言亂語，不過說笑，千萬不可當真，更加不可傳入公主的耳里。我說，我姓韋的對皇上和公主最是忠心不過，從來不敢有半句話瞞騙皇上和公主。”

　　公主摟住他脖子，在他臉上輕輕一吻，說道：“我早知你對我十分忠心。”韋小寶也吻她一下，說道：“老烏龜慌了，險些兒跪下來求我，又送了兩把羅剎人的火槍給我，要我一力為他遮掩。”說著取出火槍，裝了火藥鐵彈，讓公主向花園中發射。公主依法開槍，見這火槍一聲巨響，便轟斷了一根大樹枝，伸了伸舌頭，說道：“好厲害！”

　　韋小寶道：“你要一支，我要一支，兩根火槍本來是一對兒。”公主歎道：“兩根火槍一雌一雄，并排睡在這木盒兒里，何等親熱？一分開，兩個兒都孤零零的十分凄涼了。我不要，還是你一起收著罷。”說這話時，想到皇帝旨意畢竟不可更改，自己要嫁韋小寶，終究是一句虛話罷啦。

　　韋小寶摟住了她著意慰撫，在她耳邊說些輕薄話兒。公主聽到情濃處，不禁雙頰暈紅，吃吃而笑。韋小寶替她寬衣解帶，拉過錦被蓋住她赤裸的身子，心想：“怎地大漢奸的手下還不放火？最好他們沖到這里來搜查，撞見了公主赤身裸體，公主便可翻臉發作。”

　　他坐在床沿，輕輕撫摸公主的臉蛋，豎起了耳朵傾聽屋外動靜。公主鼻中唔唔作聲，昵聲道：“我……我這可要睡了。你……你……”耳聽得花園里已打初更，韋小寶正自等得不耐，突然間鑼聲鏜鏜嫌詔，有十余人大叫：“走水啦，走水啦！”公主一驚坐起，摟住韋小寶的脖子，顫聲問道：“走水？”韋小寶怒道：“他媽的，定是老烏龜放火，要燒死你我二人滅口，免得泄漏了他今日的胡話。”公主更加驚慌，問道：“那……那怎麼辦？”韋小寶道：“別怕。韋小寶赤膽忠心，就是性命不保，也要保衛我的親親好公主平安周全。”輕輕掙脫了她摟抱，走到房門口，如見有人沖來，自己可先得走出公主臥房。但聽得人聲鼎沸，四下里吶喊聲起：“走水！走水！快去保護公主。”韋小寶往窗外張去，只見花園中十余人快步而來，心想：“大漢奸這些手下人來得好快。他們早就進了安阜園，伏在隱蔽之處，一聽得火警，便即現身。”回頭對公主道：“公主，沒甚麼大火，你不用怕。老烏龜是來捉奸。”公主顫聲道：“捉……捉甚麼？”韋小寶道：“他定是疑心你跟我好，想來捉奸。”說著打開了屋門，說道：“你躺在被窩里不用起身，我站在門外。倘若真有火頭燒過來，我就背了你逃走。”公主大是感激，說道：“小寶，你……你待我真好。”韋小寶在門外一站，大聲道：“大家保護公主要緊。”呼喝聲中，已有平西王府的家將衛士飛奔而至，叫道：“韋爵爺，園子中失火，世子已親來保護公主。”只見東北角上兩排燈籠，擁著一行人過來。片刻間來到跟前，當先一人正是吳應熊。韋小寶心想：“為了搜查那蒙古大胡子，竟由小漢奸親自出馬帶隊，可見對大胡子十分看重，勾結蒙古、羅剎國造反之事，定然不假。”只聽得吳應熊遙遙叫道：“公主殿下平安嗎？”一名衛士叫道：“韋爵爺已在這里守衛。”吳應熊道：“那好極了！韋爵爺，這可辛苦你了，兄弟感激不盡。”韋小寶心道：“我辛苦甚麼？我摟著公主親熱，好辛苦麼？你為此而對我感激不盡嗎？這倒不用客氣。”

　　接著韋小寶所統帶的御前侍衛、驍騎營佐領等也紛紛趕到。各人深夜從床上驚跳起身，都是衣衫不整，有的赤足、有的沒穿上衣，模樣十分狼狽，大家一聽得火警，便想：“倘若燒死了公主，那是殺頭的大罪。”是以忙不迭的趕來。韋小寶吩咐眾侍衛官兵分守四周。張康年一扯他衣袖，韋小寶走開了幾步。張康年低聲道：“韋副總管，這事有詐。”韋小寶道：“怎麼？”張康年道：“火警一起，平西王府家將便四面八方跳牆進來，顯是早就有備。他們口中大叫救火，卻到各間房中搜查，咱們兄弟喝罵阻攔也是無用，已有好幾人跟他們打了架。”韋小寶點頭道：“吳三桂疑心我們打他的主意，我看他要造反！”張康年吃了一驚，向吳應熊瞧去，低聲道：“當真？”韋小寶道：“讓他們搜查好了，不用阻攔。”張康年點點頭，悄悄向北京來的官兵傳令。

　　這時園子西南角和東南角都隱隱見到火光，十幾架水龍已在澆水，水頭卻是射向天空，一道道白晃晃的水柱，便似大噴泉一般。韋小寶走到吳應熊身前，說道：“小王爺，你神機妙算，當真令人佩服，當年諸葛亮、劉伯溫也不及你的能耐。”吳應熊一怔，道：“韋爵爺取笑了。”韋小寶道：“決非取笑。你定然屈指算到，今晚二更時分，安阜園中要起火，燒死了公主，那可不是玩的，因此預先穿得整整齊齊，守在園子之外，耐心等候。一待火起，一聲令下，大伙兒便跳進來救火。哈哈，好本事，好本事。”吳應熊臉上一紅，說道：“倒不是事先料得到，這也是碰巧。今晚我姊夫夏國相請客，兄弟吃酒回來，帶領了衛士家將路過此地，正好碰上了園中失火。”

　　韋小寶點頭道：“原來如此。我聽說書先生說道：‘諸葛一生惟謹慎’。我說小王爺胜過了諸葛亮，那是一點也不錯的。小王爺到姊夫家里喝酒，隨身也帶了水龍隊，果然大有好處，可不是在這兒用上了麼？”

　　吳應熊知他瞧破了自己的布置，臉上又是一紅，訕訕的道：“這時候風高物燥，容易起火，還是小心些好的，這叫做有備無患。”韋小寶道：“正是。只可惜小王爺還有一樣沒見到。”吳應熊道：“倒要請教。”韋小寶道：“下次小王爺去姊夫家喝酒，最好再帶一隊泥水木匠，挑備磚瓦、木材、石灰、鐵釘。”吳應熊問道：“卻不知為了何用？”韋小寶道：“萬一你姊夫家里失火，水龍隊只是朝天噴水，不肯救火，你姊夫家不免燒成了白地。小王爺就可立刻下令，叫泥水匠給你姊夫重起高樓。這叫做有備無患啊。”

　　吳應熊嘿嘿嘿的干笑幾聲，向身旁衛士道：“韋爵爺查到水龍隊辦事不力，你去將正副隊長抓了起來，回頭打斷了他們狗腿子。”那衛士奉命而去。

　　韋小寶問道：“小王爺，你將水龍隊正副隊長的狗腿子打斷之後，再升他們甚麼官？”吳應熊一怔，道：“韋爵爺，這句話我可又不明白了。”韋小寶道：“我可也不明白了。我想，嘿，小王爺只好再起兩座太監獄，派這兩個給打斷了腿的正副隊長去當典獄官。”吳應熊臉上變色，心想：“你這小子好厲害，盧一峰當黑坎子監獄典獄官，你竟也知道了。”當下假作不明其意，笑道：“韋爵爺真會說笑話，難怪皇上這麼喜歡你。”打定主意：“回頭就命人去殺了盧一峰，給這小子來個死無對證。”不久平西王府家將衛士紛紛回報，火勢并未延燒，已漸漸小了下來。韋小寶細聽各人言語，并未察覺打何暗語，但見吳應熊每聽一人回報，臉上總微有不愉之色，顯是得知尚未查到罕帖摩，不知他們使何暗號。留神察看眾家將的神情，亦無所見。忽見一名家將又奔來稟報，說道火頭突然轉大，似向這邊延燒，最好請公主啟駕，以防驚動。吳應熊點了點頭。韋小寶站在一旁，似是漫不在意，其實卻在留神他的神色舉止，只見吳應熊眼光下垂，射向那家將右腿。韋小寶順著他眼光瞧去，見那家將右手拇指食指搭成一圈，貼于膝旁。韋小寶登時恍然：“原來兩根手指搭成一圈，便是說沒找到罕帖摩。說話中卻無暗號。”

　　吳應熊道：“韋爵爺，火頭既向這邊燒來，咱們還是請公主移駕罷，倘若驚嚇了公主殿下，那可是罪該萬死。”韋小寶知道平西王府家將到處找不著罕帖摩，園中只剩下公主的臥房一處未搜，他們一不做，二不休，連公主臥房也要搜上一搜，不由得心頭火起，一時童心大盛，提起右手，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圈，在吳應熊臉前晃了幾晃。這個記號一打，吳應熊固然大吃一驚，他手下眾家將也都神色大變。吳應熊顫聲問道：“韋……韋爵爺……，這……這是甚麼意思？”韋小寶笑道：“難道這個記號的意思你也不懂？”吳應熊定了定神，說道：“這記號，這記號，嗯，我明白了，這是銅錢，韋爵爺是說要銀子銅錢，公主才能移駕。”韋小寶心道：“小漢奸的腦筋倒也動得好快。”當下笑笑不答。吳應熊笑道：“銅錢銀子的事，咱們是自己兄弟，自然一切好商量。”韋小寶道：“小王爺如此慷慨大方，我這里代眾位兄弟多謝了。小王爺，請公主移駕的事，你自己去辦罷。”笑了笑道：“你們是夫妻，一切好商量。深更半夜的，小將可不便闖進公主房里去。”心想：“就讓你自己去看個明白，那蒙古大胡子是不是躲在房里。”吳應熊微一躊躇，點了點頭，推開屋門，走進外堂，在房門外朗聲道：“臣吳應熊在此督率人眾救火，保護公主。現下火頭向這邊延燒，請公主移駕，以策萬全。”隔了一會，只聽得房內一個嬌柔的聲音“嗯”的一聲。吳應熊心想：“你我雖未成婚，但我是額駙，名份早定，此刻事急，我進你房來，也不算越禮。這件事不查個明白，終究不妥。除我之外，旁人也不能進你房來。”當即推開房門，走了進去。韋小寶和百余名御前侍衛、驍騎營將官、平西王府家將都候在屋豌。過了良久，始終不聞房中有何動靜。又過一會，眾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臉邊嘴角，均含笑意，大家心中所想的全是同一回　事：“這對未婚夫妻從未見過面，忽然在公主閨房中相會，定是甚為香艷。不知兩人要說些甚麼話？小王爺會不會將公主摟在懷里，抱上一抱？親上一親？”只有韋小寶心中大有醋意，雖知吳應熊志在搜查罕帖摩，這當兒未必會有心情和公主親熱，但公主這騷貨甚麼事都做得出，是否自行去跟吳應熊親熱，那也難說得很。突然之間，聽得公主尖聲叫道：“大膽無禮！你……你……不可這樣，快出去。”屋外眾人相顧而嘻，均想：“小王爺忍不住動手了。”只聽得公主又叫：“你……你不能，不能脫我衣服，滾出去，啊喲，救命，救命！這人強奸我哪！他強奸我。救命，救命！”眾人忍不住好笑，均覺吳應熊太過猴急，忒也大膽，雖然公主終究是他妻子，怎可尚未成婚，便即胡來？有幾名武將終于笑出聲來。御前侍衛等都瞧著韋小寶，候他眼色行事，是否要保護公主，心中均想：“吳應熊這小子強奸公主，雖然無禮，但畢竟是他們夫妻間的私事。我們做奴才的妄加干預，定然自討沒趣。”韋小寶心中卻怦怦亂跳：“這小漢奸為人精明，怎地如此胡鬧？難道他……他真想加害公主嗎？”當即大聲叫道：“小王爺，請你快快出來，不可得罪了公主。”

　　公主突然大叫：“救命！”聲音凄厲之極。韋小寶大吃一驚，手一揮，叫道：“鬧出大事來啦。”搶步入屋。幾名御前侍衛和王府家將跟了進去。

　　只見寢室房門敞開，公主縮在床角，身上罩了錦被，一雙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雙臂裸露，顯然全身未穿衣衫。吳應熊赤裸裸地躺在地下，一動不動，下身全是鮮血，手中握著一柄短刀。眾人見了這等情狀，都驚得呆了。王府家將忙去察看吳應熊的死活，一探鼻息，尚有呼吸，心髒也尚在跳動，卻是暈了過去。公主哭叫：“這人……這人對我無禮……他是誰？韋爵爺，快快抓了他去殺了。”韋小寶道：“他便是額駙吳應熊。”公主叫道：“不是的，不是的。他剝光了我衣衫，自己又脫了衣衫，他強奸我……這惡徒，快把他殺了。”

　　一眾御前侍衛均感憤怒，自己奉皇命差遣，保衛公主，公主是今上御妹，金枝玉葉的貴體，卻受吳應熊這小子如此侮辱，每人都可說是有虧職守。王府家將卻個個神色尷尬，內心有愧。其中數人精明能干，心想事已至此，倘能在公主房中查到罕帖摩，或能對公主反咬一口，至少也有些強辭奪理的余地，當下假裝手忙腳亂的救護吳應熊，其實眼光四射，連床底也瞧到了，卻哪里有罕帖摩的影蹤？

　　突然之間，一名王府家將叫了起來：“世子……世子的下身……下身……”吳應熊下身鮮血淋漓，眾人都已看到，初時還道是他對公主無禮之故，這時聽那人一叫，都向他下身瞧去，只見鮮血還是在不住涌出，顯是受了傷。眾家將都驚慌起來，身邊攜有刀傷藥的，忙取出給他敷上。韋小寶喝道：“吳應熊對公主無禮，犯大不敬重罪，先扣押了起來，奏明皇上治罪。”眾侍衛齊聲答應，上前將他拉起。王府家將親耳所聞，親眼所見，吳應熊确是對公主無禮，絕難抵賴，聽韋小寶這樣說，只有暗叫：“糟糕，糟糕！”誰也不敢稍有抗拒之心。一名家將躬身說道：“韋爵爺開恩。世子受了傷，請韋爵爺准許世子回府醫治。我們王爺必感大德。世子确是萬分不是，還請公主寬宏大量，韋爵爺多多擔代。”韋小寶板起了臉，說道：“這等大罪，我們可不敢欺瞞皇上，有誰擔待得起？有話到外面去說，大伙兒擁在公主臥房之中，算甚麼樣子？哪有這等規矩？”

　　眾家將喏喏連聲，扶著吳應熊退出，眾侍衛也都退出，只剩下公主和韋小寶二人。公主忽地微笑，向韋小寶招招手。韋小寶走到床前，公主摟住他肩頭，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我閹割了他。”韋小寶大吃一驚，問道：“你……你甚麼？”公主在他耳中吹了一口氣，低聲笑道：“我用火槍指住他，逼他脫光衣服，然後用槍柄在他腦袋上重擊一記，打得他暈了過去，再割了他的討厭東西。從今而後，他只能做我太監，不能做我丈夫了。”韋小寶又是好笑，又是吃驚，說道：“你大膽胡鬧，這禍可闖得不小。”公主道：“闖甚麼禍了？我這可是一心一意為著你。我就算嫁了他，也只是假夫妻，總而言之，不會讓你戴綠帽做烏龜。”韋小寶心下念頭急轉，只是這件事情實在太過出于意外，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公主又道：“強奸無禮甚麼都是假的。不過我大叫大嚷，你們在外面都聽見了，是不是？”韋小寶點點頭。公主微笑道：“這樣一來，咱們還怕他甚麼？就算吳三桂生氣，也知道是自己兒子不好。”韋小寶唉聲歎氣，道：“倘若他給你一刀割死了，那可如何是好？”公主道：“怎麼會割死？咱們宮里幾千名太監，哪一個給割死了？”韋小寶道：“好，你一口咬定，是他強奸你，拿了刀子逼你。你拚命抗拒，伸手推他。他手里拿著刀子，又脫光了衣服，就這樣一推一揮，自己割了去。”

　　公主埋首錦被，吃吃而笑，低聲道：“對啦，就這樣說，是他自己割了的。”韋小寶回到房外，將吳應熊持刀強逼、公主竭力抗拒、掙扎之中吳應熊自行閹割之事，低聲向眾侍衛說了。眾人無不失驚而笑，都說吳應熊色膽包天，自遭報應。有幾名吳應熊的家將留著探聽動靜，在旁偷聽到後，都是臉有愧色。安阜園中鬧了這等大事出來，王府家將迅即扑滅火頭，飛報吳三桂，一面急傳大夫，給吳應熊治傷。御前侍衛將吳應熊受傷的原因，立即傳了開去，連王府家將也是眾口一詞，都說皆因世子對公主無禮而起。各人不免加油添醬，有的說聽到世子如何強脫公主衣服；有的說世子如何手持短刀，強行威迫。至于世子如何慘遭閹割，各人更是說得活龍活現，世子怎麼用刀子架在公主頸中，公主怎麼掙扎阻擋，怎麼推動世子手臂，一刀揮過，就此糟糕，種種情狀，皆似親眼目睹一般。說者口沫橫飛，連說帶比；聽眾目瞪口呆，不住點頭。過得小半個時辰，吳三桂得到急報，飛騎到來，立即在公主屋外磕頭謝罪，氣急敗壞的連稱：“罪該萬死！”韋小寶站在一旁，愁形于色，說道：“王爺請起，小將給你進去探探公主的口氣。”

　　吳三桂從懷中掏出一把翡翠珠玉，塞在他手里，說道：“韋兄弟，小王匆匆趕來，沒帶銀票，這些珠寶，請你分賞給各位侍衛兄弟。公主面前，務請美言。”

　　韋小寶將珠寶塞還他手中，說道：“王爺望安，小將只要能出得到力氣的，決計盡力而為，暫且不領王爺的賞賜。這件事實在太大，不知公主意思如何。唉，這位公主性子高傲，她是三貞九烈、嬌生慣養的黃花閨女，便是太后和皇上也讓她三分，世子實在……實在太大膽了些。”吳三桂道：“是，是。韋兄弟在公主跟前說得了話，千萬拜托。”

　　韋小寶點點頭，臉色鄭重，走到公主屋門前，朗聲說道：“啟稟公主：平西王爺親來謝罪，請公主念他是有功老臣，從寬發落。”吳三桂低聲道：“是，是！老臣在這里磕頭，請公主從寬發落。”過了半晌，公主房中并無應聲，韋小寶又說了一遍，忽聽得砰的一聲，似是一張凳子倒地。韋小寶和吳三桂相顧驚疑。只聽得一名宮女叫了起來：“公主，公主，你千萬不可自尋短見！”吳三桂嚇得臉都白了，心想：“公主倘若自盡而死，雖然眼下諸事尚未齊備，也只有立刻舉兵起事了。逼死公主的罪名，卻如何擔當得起？”但聽房中幾名宮女哭聲大作。一名宮女匆匆走出，哭道：“韋……韋爵爺，公主殿下懸梁自盡，你……你快來救……救……”韋小寶躊躇道：“公主的寢殿，我們做奴才的可不便進去。”吳三桂輕輕推他背心，說道：“事急從權，快救公主要緊。”轉頭對家將道：“快傳大夫。”說著又在韋小寶背上推了一把。韋小寶搶步進房，只見公主躺在床上，七八名宮女圍著哭叫。韋小寶道：“我有內功，救得活公主。”眾宮女讓在一旁。只見公主雙目緊閉，呼吸低微，頭頸里果然勒起了一條紅印，梁上懸著一截繩索，另有一截放在床頭，一張凳子翻倒在地，韋小寶心下暗笑：“做得好戲！這騷公主倒也不是一味胡鬧的草包。”搶到床邊，伸指在她上唇人中重重一捏。公主嚶的一聲，緩緩睜開眼來，有氣沒力的道：“我……我不想活了。”韋小寶道：“公主，你是萬金之體，一切看開些。平西王在外邊磕頭請罪。”公主哭道：“你……你叫他將這壞人快快殺了。”韋小寶以身子擋住了眾宮女的眼光，伸手入被，在她腰里捏了一把。公主就想笑了出來，強行忍住，伸指甲在他手臂上狠狠一戳，大聲哭道：“我不想活了，我……我今後怎麼做人？”吳三桂在屋外隱隱約約聽得公主的哭叫之聲，得悉她自殺未遂，不禁長長舒了一口氣，又聽她哭叫“今後怎麼做人”，心想：“這事也真難怪她著惱。小兩口子動槍動刀也罷了，別的地方甚麼不好割，偏偏倒霉，一刀正好割中那里。應熊日後就算治好，公主一輩子也是守活寡了。眼前只有盡力掩護，別張揚出去。”過了半晌，韋小寶從屋里出來，不住搖頭。吳三桂忙搶上一步，低聲問道：“公主怎麼說？”韋小寶道：“人是救過來了。只是公主性子剛強，說甚麼也勸不聽，定要尋死覓活。我已吩咐宮女，務須好好侍候公主，半步不可离開。王爺，我擔心她服毒。”吳三桂臉色一變，點頭道：“是，是。這可須得小心提防。”韋小寶低聲道：“王爺，公主萬一有甚麼三長兩短，小將是皇上差來保護公主的，這條小命那也是決計不保的了。到那時候，王爺你可得給我安排一條後路。”吳三桂一凜，問道：“甚麼後路？”韋小寶道：“這句話現下不能說，只盼公主平安無事，大家都好。不過性命是她的，她當真要死，阻得她三四天，阻不了十天半月。小將有一番私心，只盼公主早早嫁到你王府之中，小將就少了一大半干系啦。”

　　吳三桂心頭一喜，說道：“那麼咱們趕快辦理喜事，這是小兒胡鬧，闖出來的禍，韋兄弟一力維持，小王已是感激不盡，決不能再加重韋兄弟肩上的擔子。”壓低嗓子問道：“只不知公主還肯……還肯下嫁麼？”心想：“我兒子已成廢人，只盼公主年幼識淺，不明白男女之事，剛才這麼一刀，她未必知道斬在何處，胡里胡塗的嫁了過來，木已成舟，已無話可說，說不定她還以為天下男子都是這樣的。”

　　韋小寶低聲道：“公主年幼，這種事情是不懂的，她是尊貴之人，也說不出口。”吳三桂大喜，心想：“英雄所見略同。”隨即轉念：“他媽的，這小子是甚麼英雄了，居然跟我相提并論？”說道：“是，是。咱們就是這麼辦。剛才的事，咱們也不是膽敢隱瞞皇上。不過萬歲爺日理萬機，憂心國事，已是忙碌之極，咱們做奴才的忠君愛國，可不能再多讓皇上操心。太后和皇上鐘愛公主，聽到這種事情，只怕要不快活。韋兄弟，咱們做官的要訣，是報喜不報憂。”韋小寶一拍胸膛，又彈了彈自己帽子，慨然道：“小將今後全仗王爺栽培提拔，這件事自當拚了小命，憑著王爺吩咐辦理。”吳三桂連連稱謝。韋小寶道：“不過今晚之事，見到的人多，倘若有旁人泄漏出去，可跟小將沒有干系。”

　　吳三桂道：“這個自然。”心中已在籌划，怎地點一枝兵馬，假扮強盜，到廣西境內埋伏，待韋小寶等一行回京之時，一古腦兒的將他們都殺了。廣西是孫延慶的轄地，他妻子孔四貞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兒，太后收了她為干女兒，封為和碩格格，朝廷甚是寵幸。治境不靖、盜賊戕官的罪名，就由孔四貞去擔當罷。韋小寶雖然機靈，究不及吳三桂老謀深算，見他心有所思，只道他還在擔心此事泄漏于外，笑道：“王爺放心，小將盡力約束屬下，命他們不得隨口亂說。”

　　吳三桂道：“韋兄弟今日幫了我這個大忙，那不是金銀珠寶酬謝得了的。不過韋兄弟統帶的官兵不少，要塞住他們的嘴巴，總得讓小王盡些心意，回頭就差人送過來。”韋小寶道：“這就多謝了。只不知世子傷勢怎樣，咱們去瞧瞧，只盼傷得不重才好。”

　　吳三桂和他同去探視。那大夫皺眉道：“世子性命是不礙的，不過……不過……”吳三桂點頭道：“性命不礙就好。”生怕韋小寶要扣押兒子，吩咐家將立即送世子回府養傷，親自絆住了韋小寶，防有變卦，直至吳應熊出了安阜園，這才告辭。韋小寶心想：“小漢奸醒轉之後，定要說明真相，但那有甚麼用？誰信得過一位金枝玉葉的公主，平白無端的會將丈夫閹了？就是大漢奸自己，也決計不信，多半還會狠狠將兒子痛罵一頓。”又想：“公主這一嫁出，回北京之時，一路上可得向阿珂大下功夫了。”

　　回到住處，徐天川、玄貞等早已得訊，無不撫掌稱快。韋小寶也不向他們說明實情，問起嫖院之事，群雄說道依計行事，一切順利。韋小寶心想：今晚發生了這件大事，倘若立即派兵回京，大漢奸定疑心我是去向皇上稟告，還是待事定之後，再送這蒙古大胡子出去。

　　忙亂了一夜，群雄正要退出，忽然御前侍衛趙齊賢匆匆走到門外，說道：“啟稟總管：平西王遇刺！”韋小寶大吃一驚，忙問：“刺死了嗎？刺客是誰？”他不想讓趙齊賢見到天地會群雄深夜在他房中聚會，當即走到門外，又問：“大漢……大……平西王有沒有死？”趙齊賢道：“沒有死，聽說只受了點輕傷。刺客當場逮住，原來……原來是公主身邊的宮女。”韋小寶又是一驚，連問：“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哪一個宮女？為甚麼要行刺平西王？”趙齊賢道：“詳情不知。屬下一得平西王遇刺的訊息，即刻趕來稟報。”韋小寶道：“快去查明回報。”

　　趙齊賢答應了，剛回身走出幾步，只見張康年快步走來，說道：“啟稟總管：行刺平西王的宮女，名叫王可兒。”韋小寶身子晃了一晃，顫聲道：“她……她……為了甚麼？”王可兒便是阿珂的化名，是將“珂”字拆開而成。張康年道：“平西王已將她帶回府中，說是要親自審問，到底是何人指使。”韋小寶一聽得心上人被逮，腦子中一片混亂，再也想不出主意。張康年道：“大家都說，又有誰主使她了？這王可兒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定是她忠于公主，眼見公主受辱自盡，心下不忿，因此要為公主出氣報仇。”韋小寶在一團漆黑之中，斗然見到一線光明，忙道：“對，對，定是如此。這樣一個美貌小姑娘，跟平西王有甚麼怨仇？咱們就是要行刺平西王，也決計不會派個小姑娘去。”趙齊賢和張康提年互望一眼，均想：“韋副總管說話有些亂了，咱們怎會派人去行刺平西王？”張康年道：“想來平西王也不會疑心到別人頭上。這件事張揚開來，誰都沒好處。他多半派人悄悄將這宮女殺了，就此了事。”韋小寶顫聲道：“殺不得，殺不得！他如殺了，老子跟他拚命，跟這老烏龜大漢奸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趙張二人又是對望一眼，心下起疑：“難道是韋副總管惱怒公主受辱，派這宮女行刺？”二人垂手站立，不敢接口。韋小寶道：“那怎麼辦？那怎麼辦？”

　　張康年見他猶如神不守舍，焦急萬狀，安慰他道：“韋副總管，這事當真鬧將出來，告到皇上跟前，追究罪魁禍首，那也是吳三桂父子的不是。強奸公主，那還了得？何況吳三桂又沒死，就算他查明了指使之人，咱們給他抵死不認，他也無可奈何。”韋小寶搖頭苦笑，說道：“的的确确，不是我指使她的。咱們自己兄弟，難道還用得相瞞？”趙齊賢和張康年登時放心，同時長長舒了口氣。趙齊賢道：“那就好辦了，咱們蒙頭大睡，詐作不知，也就是了。”韋小寶道：“不行。兩位大哥，請你們辛苦一趟，拿我的名帖去見平西王，說道王可兒沖撞了王爺，十分不該，我很是惱怒，但這是公主的貼身宮女，請王爺將這妞兒交給你們帶來，由我稟明公主，重重責打，給王爺出氣。”趙張二人答應了自去，都覺未免多此一舉，由吳三桂將這宮女悄悄殺了，神不知，鬼不覺，大家太平無事。

　　韋小寶匆匆來到九難房外，推門而進，見她在床上打坐，剛行功完畢，說道：“師父，你知道師姊……師姊的……的事嗎？”九難問道：“甚麼事？這樣慌慌張張的。”韋個寶道：“師……師姊她……她去行刺大漢奸，卻給……給逮住了。”九難眼中光芒一閃，問道：“可刺死了沒有？”韋小寶道：“沒有。可是……可是師姊給他捉去了。”

　　九難哼了一聲，臉有失望之色，冷冷的道：“不中用的東西。”韋小寶微覺奇怪，心想：“她是你徒兒，她給大漢奸捉了去，你卻毫不在乎。”轉念一想，登時明白，說道：“師父，你有搭救師姊的法子，是不是？”九難瞪了他一眼，搖頭道：“沒有。這不中用的東西！”韋小寶一路之上，眼見師父對這師姊冷冷淡淡的，并不如何疼愛，遠不及待自己好，可是師父不喜歡她，我韋小寶卻喜歡得要命，急道：“大漢奸要殺了她的，只怕現下已打得她死去活來，說是要……要查明指使之人。”九難冷冷的道：“是我指使的。大漢奸有本事，讓他來拿我便了。”九難指使徒兒去行刺吳三桂，韋小寶聽了倒毫不詫异。她是前明崇禎皇帝的公主，大明江山送在吳三桂手里，對此人自然恨之切骨，而她自己，也就曾在五台山上行刺過康熙。可是阿珂武功平平，吳三桂身邊高手衛士極多，就算行刺得手，也是難以脫逃，師父指使她去辦這件事，豈非明明要她去送命？韋小寶心中疑團甚多，卻也不敢直言相詢，說道：“師姊決不會招出師父來的。”九難道：“是嗎？”說著閉上了眼。

　　韋小寶不敢再問，走出房外。料想趙張兩人向吳三桂要人，不會這麼快就能回來，在廳上踱來踱去，眼見天色漸明，接連差了三批侍衛去打探消息，一直不見回報。到後來實在忍不住了，點了一隊驍騎營軍士，親自率領了，向平西王府行去，開到离王府三里處的法慧寺中扎下，又差侍衛飛馬去探。過了一頓飯時分，只聽得蹄聲急促，張康年快馬馳來，向韋小寶稟報：“屬下和趙齊賢奉副總管之命去見平西王。王爺一直沒接見。趙齊賢還在王府門房中相候。”韋小寶又急又怒，頓足罵道：“他媽的，吳三桂好大架子！”張康年道：“他是威鎮一方的王爺，天下除了皇上，便是他大。他不見我們小小侍衛，那也是平常得緊。”韋小寶怒道：“我親自去見他，你們都跟我來！”韋小寶回頭吩咐一名驍騎營的佐領：“把我們的隊伍都調過來，在吳三桂這狗窩子外候命。”那佐領接令而去。張康年等眾人聽了，均有驚懼之色，瞧韋小寶氣急敗壞的模樣，簡直便是要跟吳三桂火併；可是平西王麾下兵馬眾多，從北京護送公主來滇的只兩千多官兵，若是動手，只怕不到半個時辰，就給殺得干干淨淨。張康年道：“韋副總管，你是欽差大臣，奉了皇上之命來到昆明，有甚麼事跟他好好商量，平西王不能不賣你的面子。以屬下之見，不妨慢慢的來。”韋小寶怒道：“他媽的，吳三桂甚麼東西？咱們倘若慢慢的來，他把我老……把那王可兒殺了，誰能救得活她？”張康年見他疾言厲色，不敢再說，心想：“殺一個宮女，又有甚麼大不了？她又不是你親妹子，用得著這麼大動陣仗？”韋小寶連叫：“帶馬，帶馬！”翻身上馬，縱馬疾馳，來到平西王府前。王府的門公侍衛見是欽差大臣，忙迎入大廳，快步入內稟報。夏國相和馬寶兩名總兵雙雙出迎。夏國相是吳三桂的女婿，位居十總兵之首，向韋小寶行過禮後，說道：“韋爵爺，王爺被遇刺的訊息，想來你已得知了。王爺受傷不輕，不能親自迎接，還請恕罪。”韋小寶吃了一驚，道：“王爺受了傷？不是說沒受傷嗎？”夏國相臉有憂色，低聲道：“王爺胸口給刺客刺了一劍，傷口有三四寸深……”韋小寶失驚道：“啊喲，這可糟了。”夏國相皺起眉頭，說道：“王爺這番能……能不能脫險，眼前還難說得很。我們怕動搖了人心，因此沒泄漏，只說并沒受傷。韋爵爺是自己人，自然不能相瞞。”韋小寶道：“我去探望王爺。”夏馬二人對望一眼。夏國相道：“小人帶路。”來到吳三桂的臥房，夏國相道：“岳父，韋爵爺探您老人家來啦。”聽得吳三桂在帳中呻吟了幾聲，并不答應。夏國相揭起帳子，只見吳三桂皺眉咬牙，正自強忍痛苦，床褥被蓋上都濺滿了鮮血，胸口綁上了繃帶，帶中還在不斷滲出血水。床邊站著兩名大夫，都是愁眉深鎖。

　　韋小寶沒料到吳三桂受傷如此沉重，原來的滿腔怒氣，剎那間化為烏有，不由得大為耽心。吳三桂是死是活，他本也不放在心上，但此人倘若傷重而死，要救阿珂是更加難了，低聲問道：“王爺，你傷口痛得厲害麼？”

　　吳三桂“呵呵”的叫了幾聲，雙目瞪視，全無光采。夏國相又道：“岳父，是韋爵爺來探望你老人家。”吳三桂“哎唷，哎唷”的叫將起來，說道：“我……我不成啦。你們……你們快去把應熊……應熊這小畜生殺了，都……都是他害……害死我的……”夏國相不敢答應，輕輕放下了帳子，和韋小寶走出房外。夏國相一出房門，便雙手遮面，哭道：“韋爵爺，王爺……王爺是不成的了。他老人家一生為國盡忠，卻落得如此下場，當真……當真是皇天不佑善人了。”

　　韋小寶心道：“為國盡個屁忠！皇天不佑大漢奸，那是天經地義。”說道：“夏總兵，我看王爺雖然傷重，卻一定死不了。”夏國相道：“謝天謝地，但愿如爵爺金口。卻不知何以見得？”韋小寶道：“我會看相。王爺的相，貴不可言。他將來做的官兒，比今日還要大上百倍。這一次決不會死的。”吳三桂貴為親王，云貴兩省軍民政務全由他一人統轄，爵位已至頂峰，官職也已到了極點。韋小寶說他將來做的官兒比今日還要大上百倍，除了做皇帝之外，還有甚麼官比平西王大上百倍？夏國相一聽，臉色大變，說道：“皇恩浩蕩，我們王爺的爵祿已到極頂，再升是不能升了。只盼如韋爵爺金口，他老人家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韋小寶見了他的神色，心想：“吳三桂要造反，你十九早已知道了，否則為甚麼我一說他要高升百倍，你就嚇成這個樣子？我索性再嚇他一嚇。”說道：“夏總兵盡管放心，我看你的相，那也是貴不可言，日後還得請你多多提拔，多多栽培。”

　　夏國相請了個安，恭恭敬敬的道：“欽差大人言重了。大人獎勉有加，小將自當忠君報國，不敢負了欽差大人的期許。”韋小寶笑道：“嘿嘿，好好的干！你們世子做了額駙，便官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就是當年岳飛岳爺爺，朱仙鎮大破金兵，殺得金兀術屁滾尿流，也不過是官封少保。一做公主的丈夫，就能有這般好處。夏總兵，好好的干！”一面說，一面向外走出。夏國相嚇得手心中全是冷汗，心道：“聽這小子的說話，竟是指明我岳父要做皇帝。難道……難道這事竟走漏了風聲？還是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滿口胡說八道？”

　　韋小寶走到回廊之中，站定了腳步，問道：“行刺王爺的刺客，可逮到了？到底是甚麼人？是誰指使的？是前明余孽？還是沐王府的人？”夏國相道：“刺客是個女子，名叫王可兒，有人胡說……說她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小將就是不信，多半是冒充。欽差大人明見，小將拜服之至，這人只怕是沐家派來的。”韋小寶驀地一驚，暗叫：“不好！他們不敢得罪公主，誣指阿珂是沐王府的人，便能胡亂處死了。這可糟糕之極。”說道：“王可兒？公主有個貼身宮女，就叫王可兒。公主喜歡她得緊，片刻不能离身。這女子可是十七八歲年紀，身材苗條，容貌十分美麗的？”夏國相微一遲疑，說道：“小將一心挂念王爺的傷勢，沒去留意刺客。這女子若不是冒充宮女，便是名同人不同。欽差大人請想，這位姓王的宮女既然深得公主寵愛，平素受公主教導，定然知書識禮，溫柔和順，那有行刺王爺之理？這決計不是。”他越是堅稱刺客絕非公主的宮女，韋小寶越是心驚，顫聲問道：“你們已……已殺了她麼？”夏國相道：“那倒沒有，要等王爺痊愈，親自詳加審問，查明背後指使之人。”韋小寶心中略寬，說道：“你帶我去瞧瞧這個刺客，是真宮女還是假宮女，我一看便知。”夏國相道：“這可不敢勞動欽差大人的大駕。這刺客決計不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外面謠言很多，大人不必理會。”韋小寶臉色一沉，道：“王爺遇刺，傷勢很重，倘若有甚麼三長兩短，兩短三長，那可誰也脫不了干系。本人回到北京，皇上自然要仔仔細細的問上一番，刺客是甚麼人？何人指使？我如不親眼瞧個清清楚楚，皇上問起來，又怎麼往上回？難道你叫我胡說一通嗎？這欺君之罪，我自然擔當不起。夏總兵，嘿嘿，只怕你也擔當不起哪。”

　　他一抬出皇帝的大帽子來，夏國相再也不敢違抗，連聲答應：“是，是。”卻不移步。

　　韋小寶臉色不愉，說道：“夏總兵老是推三阻四，這中間到底有甚麼古怪？你想要掉槍花，擺圈套，卻也不妨拿出來瞧瞧，看我姓韋的是否對付得了。”他因心上人被擒，眼見凶多吉少，焦急之下，說話竟不留絲毫余地，官場中的虛偽面目，全都撕下來了。夏國相急道：“小將怎敢向欽差大人掉槍花？不過……不過這中間實在有個難處。”韋小寶冷冷的道：“是嗎？”夏國相道：“不瞞欽差大人說，我們王爺向來御下很嚴，小將是他老人家女婿，王爺對待小將加倍嚴厲，以防下屬背後說他老人家不公。”韋小寶微微一笑，說道：“你這女婿，是不好做得很了。王爺的王妃聽說叫做陳圓圓，乃是天下第一美人。我大清得這江山，跟陳王妃很有些關系。你丈母娘既有羞花閉月之貌，你老婆大人自然也有沉魚落雁之容了。你這個女婿做得過，做得過之至，只要多見丈母娘幾次，給丈人打幾次屁股，那也稀松平常……”夏國相道：“小將的妻室……”韋小寶說得高興，又道：“常言道得好，丈母看女婿，饞唾滴滴涕。我瞧你哪，丈母娘這麼美貌，這句話要反過來說了。女婿看丈母，饞唾吞落肚。哈哈，哈哈。”

　　夏國相神色尷尬，心想：“這小子胡說八道，說話便似個市井流氓，哪里有半分大官的樣子？”說道：“小將的妻室不是陳王妃所生。”韋小寶歎道：“可惜，可惜，你運氣不好。”臉色一沉，說道：“我要去審問刺客，你卻盡來跟我東拉西扯，直扯到你丈母娘身上，嘿嘿，真是奇哉怪也。”

　　夏國相越來越怒，臉上仍是一副恭謹神色，說道：“欽差大人要去審問刺客，那是再好不過，欽差大人問一句，胜過我們問一百句、一千句。就只怕王爺……王爺……”韋小寶怒道：“王爺怎麼了？他不許我審問刺客麼？”夏國相忙道：“不是，不是。欽差大人不可誤會。大人去瞧瞧刺客，查明這女子的來歷，我們王爺只有感激，決無攔阻之理。小將斗膽，有一句話，請大人別見怪。”韋小寶頓足道：“唉，你這人說話吞吞吐吐，沒半點大丈夫氣概，定是平日在老婆床前跪得多了。快說，快說！”

　　夏國相心中罵道：“你姓韋的十八代祖宗，個個都是畜生。”說道：“就只怕那刺客萬一就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大人一見之下，便提了去，王爺要起人來，小將交不出，那……那可糟糕之極了。”韋小寶心道：“你這家伙當真狡猾得緊。把話兒說在前頭，要我答應不提刺客。你奶奶的，這刺客是我親親老婆，豈容你們欺侮？”笑道：“你說過刺客決非公主的宮女，那又何必擔心？”夏國相道：“那是小將的揣測，究竟如何，實在也不明白。”韋小寶道：“你是不許我把刺客提走？”夏國相道：“不敢。欽差大人請在廳上稍行寬坐，待小將去稟明王爺，以後的事，自有王爺跟欽差大人兩位作主。就算王爺生氣，也怪不到小將頭上。”

　　韋小寶心道：“原來你是怕給岳父打屁股，不肯擔干系。”嘿嘿一笑，說道：“好，你去稟告罷。我跟你說，不管王爺是睡著還是醒著，你給我即刻回來。你王爺身子要緊，我們公主的死活，卻也不是小事。公主殿下給你世子欺侮之後，這會兒不知怎樣了，我可得趕著回去瞧瞧。”他生怕吳三桂昏迷未醒，夏國相就此守在床邊，再也不出來了。夏國相躬身道：“決計不敢誤了欽差大人的事。”韋小寶哼了一聲，冷笑道：“這是你們的事，可不是我的事。”夏國相進去之後，畢竟還是過了好一會這才出來，韋小寶已等得十分不耐，連連跺腳。夏國相道：“王爺仍未十分清醒。小將怕欽差大人等得心焦，匆匆稟告之後，來不及等候王爺的諭示，這就來侍候大人去審問刺客。欽差大人請。”韋小寶點點頭，跟著他走向內進，穿過了幾條回廊，來到花園之中。只見園中數十名家將手執兵刃，來回巡邏，戒備森嚴。夏國相引著他走到一座大假山前，向一名武官出示一支金批令箭，說道：“奉王爺諭，侍候欽差大人前來審訊刺客。”那武官驗了令箭，躬身道：“欽差大人請，總兵大人請。”側身讓在一旁。夏國相道：“小將帶路。”從假山石洞中走了進去。韋小寶跟著入內，走不幾步，便見到一扇大鐵門，門旁有兩名家將把守。原來這假山是地牢的入口。一連過了三道鐵門，漸行漸低，來到一間小室之前。室前裝著粗大鐵柵，柵後一個少女席地而坐，雙手捧頭，正在低聲飲泣。牆上裝有幾盞油燈，發出淡淡黃光。

　　韋小寶快步而前，雙手握住了鐵柵，凝目注視著那少女。夏國相喝道：“站起來，欽差大人有話問你。”那少女回過頭來，燈光照到她臉上。韋小寶和她四目交投，都是“啊”的一聲驚呼。那少女立即站起，手腳上的鐵鏈發出嗆嗆啷啷聲響，說道：“怎……怎麼你在這里？”兩人都是驚奇之極。韋小寶萬萬想不到，這少女并非阿珂，而是沐王府的小郡主沐劍屏。他定了定神，轉頭問夏國相：“為甚麼將她關在這里？”夏國相道：“大人識得刺客？她……她果然是服侍公主的宮女嗎？”臉色之詫异，實不下于韋小寶與沐劍屏。韋小寶道：“她……她是行刺吳……行刺王爺的劍客？”夏國相道：“是啊，這女子膽大之極，干這等犯上作亂之事，到底是誰人主使，還請大人詳加審問。”韋小寶稍覺放心：“原來大家都誤會了，行刺吳三桂的不是阿珂，卻是沐家的小郡主。她父親被吳三桂害死，她出手行刺，為父親報仇，自然毫不希奇。”又問夏國相：“她自己說名叫王可兒？是公主身邊的宮女？”

　　夏國相道：“我們抓到了之後，問她姓名來歷，主使之人，她甚麼也不肯說。但有人認得她是宮女王可兒。不知是也不是，要請大人見示。”韋小寶思忖：“小郡主被擒，我自當設法相救。她也是我的老婆，做人不可偏心。”說道：“她自然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公主是十分喜歡她的。”說著向沐劍屏眨了眨眼睛，說道：“你干麼來行刺平西王？不要小命了嗎？到底是誰主使？快快招來，免得皮肉受苦。”沐劍屏慨然道：“吳三桂這大漢奸，認賊作父，把大明江山奉送給了韃子，凡是漢人，哪一個不想取他性命？我只可惜沒能殺了這奸賊。”韋小寶假意怒道：“小小丫頭，這等無法無天。你在宮里耽了這麼久，竟一點規矩也不懂。膽敢說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你不怕殺頭嗎？”沐劍屏道：“你在宮里耽得比我久得多，你又知道甚麼規矩？我怕殺頭，也不來昆明殺吳三桂這大漢奸了。”韋小寶走上一步，喝道：“快快招來，到底是誰指使你來行刺？同党還有何人？”一面說，一面右手拇指向身後指了幾指，要小郡主誣攀夏國相。他身子擋住了手指，夏國相站在他後面，見不到他手勢和擠眉弄眼的神情。沐劍屏會意，伸手指著夏國相，大聲道：“我的同党就是他，是他指使我的。”夏國相大怒，喝道：“胡說八道！”沐劍屏道：“你還想賴？你叫我行刺吳三桂。你說吳三桂這人壞極了，大家都恨死了他。你說……你說刺死了吳三桂後，你就可以……可以……”她不知夏國相是甚麼身份，又不善說謊，一時接不下去。韋小寶道：“他就可以升官發財，從此沒人打他罵他？”沐劍屏大聲道：“對啦，他說吳三桂常常打他罵他，待他很凶，他心里氣得很，早就想親手殺了吳三桂，就是……就是沒膽子。”夏國相連聲喝罵，沐劍屏全不理會。韋小寶喝道：“你說話可得小心些。你知道這將軍是誰？他是平西王的女婿夏國相夏總兵，平西王雖然有時打他罵他，那都是為了他好。”說著在胸前豎起大拇指，贊她說得好。沐劍屏道：“這夏總兵對我說，一殺了吳三桂，他自己就可做平西王。他說不論行刺成不成功，他都會放我出去，不讓我吃半點苦頭。可是他卻關了我在這里。夏總兵，我聽你吩咐，干了大事，你甚麼時候放我出去？”

　　夏國相怒極，心想：“你這臭丫頭本來又不認得我，全是這小子說的。這混帳小子，為了要救你，拿老子來開玩笑。你二人原來相識，可真萬萬料想不到。”喝道：“你再胡言亂語，我打得你皮開肉綻，死去活來。”

　　沐劍屏一驚，便不敢再說，心想韋小寶倘若相救不得，這武官定會狠狠對付自己。韋小寶道：“你心里有甚麼話，不妨都說出來。這位夏總兵是我的好朋友，倘若真是他指使你行刺平西王，你老老實實跟我說，我也不會泄露出去。”說著又連使眼色。

　　沐劍屏道：“他……他要打死我的，我不敢說了。”韋小寶道：“如此說來，這話是真的了。”說著歎了口氣，退後幾步，搖了搖頭。夏國相道：“大人明鑒，反賊誣攀長官，事所常有，自然是當不得真的。”韋小寶沉吟道：“話是不錯。不過平西王平時對夏總兵很嚴，夏總兵心下惱恨，想殺了岳父老頭兒，這些話，只怕她一個小小女孩兒憑空也捏造不出。待平西王傷愈之後，我要好好勸他，免得你們丈人和女婿勢成……勢成那個水甚麼，火甚麼的。”先前夏國相聽得沐劍屏誣攀，雖然惱怒，倒也不怎麼在意，自己一生功名富貴，全由平西王所賜，沒人相信自己會有不軌圖謀，但韋小寶若去跟平西王說及此事，岳父定然以為自己心中懷恨，竟對外人口出怨言；岳父近年來脾氣暴躁，御下極嚴，一聽了這番話，只怕立有不測之禍，忙道：“王爺對待小將仁至義盡，便當是親生兒子一般，小將心中感激萬分。欽差大人千萬不可跟王爺說這等話。”

　　韋小寶見他著急，微微一笑，說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恩將仇報的事情，世上原是有的。平西王待我不錯，我定要勸他好好提防，免得遭了自己人的毒手。平西王兵強馬壯，身邊有無數武功高手防衛，外人要害他，如何能夠成功？可是內賊難防，自己人下毒手，只怕就躲不過了。”夏國相越聽越是心驚，明知韋小寶的話無中生有，用意純在搭救這少女，可是平西王疑心極重，對人人都有猜忌之心，前幾日他親兄弟吳三枚走入後堂，忘了除下佩刀，就給他親手摘下刀來，痛罵了一頓。韋小寶倘若跟平西王去說甚麼“外敵易御，內賊難防”的話，平西王就算不信，這番話在他心中生下了根，于自己前程必定大大有礙，當即低聲道：“欽差大人提拔栽培，小將永遠不敢忘了您老的大恩大德，大人但有所命，小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便有天大的干系，小將也一力承擔了。”韋小寶笑道：“我是為你著想啊。這丫頭的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還有小丫頭知，一共是三個人知道。本來嘛，你早早將她一刀殺了滅口，倒也干淨利落。這時候言入我耳，你要再滅口，須得將我也一刀殺了。我手下的侍衛兵將，早就防了這著，幾千人都候在王府之外，你要殺我，比較起來要難上這麼一點兒。”夏國相臉色一變，請了個安，道：“小將萬萬不敢。”韋小寶笑道：“既然滅不了口，這番話遲早都要傳入平西王耳中。夏總兵，你是十大總兵的頭兒，又是平西王的女婿，其餘九位總兵，還有王府中的文武百官，喝你醋的人恐怕不少。常言道得好：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既然有人喝醋，加油添醬的事也就免不了啦。只要漏出了這麼一點兒風聲出去，平西王的耳根就不怎麼清淨了。人人在他老人家耳邊說你壞話。加柴添草，煽風點火，平西王受了傷，病中脾氣不會很好罷？這個……這個……唉！”說著連連搖頭。韋小寶只不過照常情推測，夏國相卻想這小子于我王府的事倒知得清楚，妒忌我的人确然不少，說道：“大人為小將著想，小將感激不盡，只不知如何才好？”

　　韋小寶道：“這件事辦起來，本來很有些為難，好罷，我就擔些干系，交了你這朋友。你把這小丫頭交給我帶去，說是公主要親自審問。”湊嘴到他耳邊，低聲道：“今兒晚上，我把她殺了，傳了消息出來，說她抵死不招，受刑不過，就此嗚呼哀哉。那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干二淨，一清二楚嗎？”夏國相早料到他要說這幾句話，心道：“他媽的混帳臭小子，你想救這小丫頭，卻還要我承你的情，是你臭小子幫了我一個大忙。只不過你怎會識得這小丫頭，可真奇了。”問道：“大人的确認清楚了，她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小將剛才盤問她之時，她對公主相貌年紀、宮里的情形，說得都不大對。”韋小寶道：“她不愿連累了公主，自然要故意說錯了。這小丫頭忠于公主，又不負你夏總兵的重托，很好，很好。”夏國相聽他話頭一轉，又套到了自己頭上，忙道：“大人妙計，果然高明。就請大人寫個手諭，說將犯人提了去，好讓小將向王爺交代。”韋小寶笑罵：“他媽的，老子瞎字不識，寫甚麼手諭腳諭了？”伸手入懷，摸出一柄短銃火槍，說道：“這是你王爺送給我的禮物，你去拿給王爺瞧瞧，就說我奉公主之命，把犯人提去，這把火槍就是證物。”

　　夏國相雙手接過，放入懷中，出去叫了兩名武官進來，吩咐打開鐵柵，除去沐劍屏的足鐐，但仍是戴著手銬。夏國相手握手銬上連著的鐵鏈，直送到王府門外，將鐵鏈交在韋小寶手里，又將手銬的鑰匙交給他，大聲說道：“欽差大人奉公主殿下諭示，將女犯一名提去審問，大伙兒小心看守，可別給犯人跑了。”

　　韋小寶笑道：“你怕我提了犯人會抵賴麼？這里人人都瞧見了，都聽見了。我想要賴，也賴不了啦。”夏國相躬身道：“大人取笑了，小將決無此意。”韋小寶道：“你去跟王爺說，我挺惦念他老人家的身子，明日再來請安問候。”夏國相又躬身道：“不敢當。”韋小寶帶著沐劍屏回到安阜園自己屋里，關上了房門，笑嘻嘻的問道：“好老婆，到底是怎麼回事？”

　　沐劍屏小臉羞得通紅，嗔道：“一見面就不說好話。”手一抬，手銬上鐵鏈叮叮當當發聲，道：“你先把這個除去了再說。”韋小寶笑道：“我先得跟你親熱親熱，一除去手銬，你就不肯了。”說著伸手抱住她纖腰。沐劍屏大急，道：“你……你又來欺侮我。”韋小寶笑道：“好，我不欺侮你，那麼你來欺侮我。”將自己面頰湊到她嘴唇上輕輕一触，取出夏國相交來的鑰匙開了手銬，拉著她并肩坐在床邊，這才問起行刺吳三桂的情由。沐劍屏道：“洪教主和夫人收到你送去的東西，很是喜歡，讓我服了解藥，解去身上的毒，派了赤龍副使帶同我來見你，要你忠心辦事。夫人說，教主和夫人知道你要想見我，所以……所以……”韋小寶握住她手，道：“所以派你來給我做老婆？”沐劍屏急道：“不，不是的。夫人說怕你心中牽記我，不能安心辦事。她真的沒說別的。”韋小寶道：“夫人一定說了的，你自己瞞著不說就是了。”沐劍屏道：“你如不信，見到夫人時問她好了。”韋小寶見她急得淚珠在眼眶中滾動，怕逗得她哭了，便溫言道：“好，好。夫人沒說。不過你自己，是不是也牽記我？也想見我？”沐劍屏轉過臉去，輕輕點了點頭。韋小寶道：“那赤龍副使呢？怎麼你又去行刺吳三桂？”沐劍屏道：“我們大前天來到昆明，就想來見你，不料在西門外遇見了我哥哥跟柳師父。”韋小寶道：“啊，你哥哥和柳師父都到了昆明，我可不知道。”沐劍屏道：“敖師哥、劉師哥他們也都來了，只吳師叔生了病沒來。大家來到昆明，安排了個計策，要刺殺建宁公主。”

　　韋小寶吃了一驚，道：“要刺殺公主，那為甚麼？公主可沒得罪你們沐王府啊。”沐劍屏道：“我哥哥說，我們要扳倒吳三桂這大漢奸，眼前正有個大好機會。韃子皇帝將妹子嫁給吳三桂的兒子，我們如把公主殺了，皇帝一定怪吳三桂保護不周，下旨責罰，多半就會逼得吳三桂造反。”

　　韋小寶聽到這里，手心中全是冷汗，暗想：“這計策好毒。我一心在圖謀吳三桂，沒想到如何好好保護公主，倘若給沐王府先下手為強，這可糟了。”問道：“後來怎樣？”沐劍屏道：“我哥哥叫我假扮宮女，混到公主身邊行刺，他們在外接應，一等我得手，就救我出去。赤龍副使聽到了他們的計策，對我說，白龍使負責保護公主，倘若殺了公主，只怕要連累了你。我想這話不錯，想來跟你商量。不料給柳師父知道了，一刀就將赤龍副使殺了。”說到這里，身子微微發抖，顯是想起當時情景，兀自心有余悸。

　　韋小寶緊緊握住沐劍屏手，安慰道：“別怕，別怕。你都是為了我，多謝你得很。”沐劍屏淚水滾下面頰，抽抽噎噎的道：“可是……可是你一見我，就來欺侮我，又……又不信我的話。”韋小寶拿起她手來，打了自己一記耳光，罵道：“該死的混蛋，打死你這婊子兒子！”沐劍屏忙拉住他手，說道：“不，我不要你打自己、罵自己。”韋小寶又拿起她手，輕輕在自己臉頰上打了一下，說道：“總之是韋小寶該死，你的好老婆沐家親親小寶貝給吳三桂捉去了，怎麼不早些去救？”沐劍屏道：“你這不是救了我出來嗎？不過咱們可得趕快想法子，怎生去救哥哥和柳師父。”韋小寶微微一驚，問道：“你哥哥和柳師父也都給捉去了？”

　　沐劍屏道：“前天晚上，我們住的地方忽然給吳三桂手下的武士圍住了。他們來的人很多，武功很高的人也有二十多個，我們寡不敵眾，敖師哥當場給殺了。我哥哥、柳師父、還有我自己，都讓他們捉了。”韋小寶歎道：“敖師兄給大漢奸殺了，可惜，可惜。”又問：“你給他們拿住之後，怎麼又能去行刺吳三桂？”沐劍屏道：“行刺吳三桂？我沒有啊。我當然想殺了大漢奸，可是……可是這些壞人給我戴了腳鐐手銬，我又怎能行刺？”韋小寶越聽越奇，問道：“你前天晚上就給捉住了？這兩天在哪里？”沐劍屏道：“我一直給關在一間黑房里，今天他們帶我去關在那地牢里，過得不久，你就來了。”韋小寶隱隱知道不妙，顯已上了夏國相的大當，只是其中關竅，卻想不出來，沉吟道：“今天吳三桂給人行刺，受傷很重，不是你刺的？”沐劍屏道：“自然不是。我從來沒見過吳三桂，他會死嗎？”韋小寶搖頭道：“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身分來歷，有沒有跟他們說？”沐劍屏道：“沒有。我甚麼也不說，審問我的武官很生氣，問我是不是啞巴。韋大哥，你從前也說過我是啞巴。”韋小寶在她臉上輕輕一吻，道：“你是我的親親小啞巴，我還說要在你臉上雕一只小烏龜呢。”沐劍屏又羞又喜，眼光中盡是柔情，卻不敢轉頭去瞧他。

　　韋小寶心中卻在大轉念頭：“夏國相為甚麼要小郡主來冒充宮女？是了，他要試試我，跟沐王府的人是否相識。我這一救小郡主，顯然便招承跟他們同是一伙。他是布了個陷阱，要我踏將下去。眼下老子不小心，已落入了他的圈套，這可糟了，大大的糟了。老子大大的糟了之後，下一步又是如何糟法？”他雖機警狡獪，畢竟年幼，真正遇上了大事，可不是吳三桂、夏國相這些老奸巨猾之人的對手，心中一急，全身都是汗水，說道：“親親好老婆，你在這里待著，我得去跟人商量商量，怎生救你哥哥和柳師父。”

　　當下來到西廂房，召集天地會群雄，將這些情由跟眾人說了。徐天川等一聽，均覺其中大有蹊蹺。玄貞道：“莫非咱們假裝殺了罕帖摩的把戲，給吳三桂瞧出了破綻？”錢老本道：“吳三桂不知從何得到訊息，半夜里去擒拿沐王府的朋友？”韋小寶心念一動，道：“沐王府有個家伙，名叫劉一舟，此人跟我有梁子，為人又貪生怕死，多半是他通風報訊。”錢老本道：“想必如此。可是韋香主，你是韃子皇帝寵信的欽差大臣，大漢奸說甚麼也不會疑心你跟沐王府的人有甚麼牽連。這中間……”皺起了眉頭，苦苦思索。

　　祁清彪道：“依我推想，大漢奸決不是疑心韋香主跟沐王府的人本來相識，那只是誤打誤撞，事有巧合。”韋小寶忙問：“怎地誤打誤撞，事有功合？”祁清彪道：“行刺大漢奸的，多半真是公主身邊那宮女王可兒，大家都這麼說，不能無中生有的捏造。”韋小寶道：“是，是，那王可兒确是失了蹤，定是給大漢奸逮去了。”祁清彪道：“大漢奸自然料到公主會派韋香主去要人，礙著公主和欽差大人的面子，他不能不放人，卻又不甘心就此放了刺客。恰好沐家小郡主給他們逮著，他們就說這是刺客。韋香主到牢里一看，自然認得她不是王可兒。這一來，韋香主便束手無策了。”

　　韋小寶一拍大腿，說道：“對，對，究竟祁三哥是讀書人，理路清楚。他們就算沒逮到沐家小郡主，一般能隨便找個姑娘來塞給我，說道：‘欽差大人，這是刺客，您老人家要不要？要就提去，不必客氣。她不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嗎？那好極了！’他奶奶的，那時老子最多只能說公主走失了一個宮女，要他們在昆明城里用心找找，可不能硬要提人了。我居然認得沐家小郡主，一定大出他們意料之外。這件事大漢奸問起來，倒也不易搪塞。”祁清彪道：“韋香主，事已如此，那只好跟吳三桂硬挺。你跟他說，你是奉了皇帝的聖旨，才跟沐家結交的。”韋小寶給他一語提醒，當即哈哈大笑，說道：“不錯，不錯。我放了吳立身這一干人，的的确确是……”說到這里，立即住嘴，心想：“皇上親口下旨，要我釋放吳立身等人，這話卻不能說。”轉口道：“我雖可說奉的是皇帝聖旨，就怕騙不過這大漢奸。”錢老本道：“真要騙倒大漢奸，自然不易。不過韋香主只須一口咬定是皇帝的主意，大漢奸就算不信，那也無可奈何。總而言之，韋香主只要不跟他翻臉，一等离了云貴兩省，就不怕他了。”徐天川點頭道：“這計策甚高。大漢奸做了虧心事，不免疑神疑鬼，擔心小皇帝會知道他造反的陰謀。”韋小寶道：“沐王府的人明知我奉旨保護公主，卻想來刺死她，太也不講義氣。要是吳立身吳二哥在這里，一定不會贊成。”祁清彪道：“他們知道韋香主身在曹營心在漢，也不是當真忠心給韃子皇帝辦事，因此沒顧慮到此節。咱們天地會和沐王府雖然打賭爭胜，但大家敵愾同仇，柳大洪等又是響當當的好漢子，咱們可不能袖手旁觀，置之不理。”說到如何拯救沐劍聲、柳大洪等人，此事殊非容易，群雄都想不出善策。商議良久，韋小寶道：“這些法子恐怕都不管用，待我見了大漢奸後，再瞧有沒有機會。”群雄辭出後，韋小寶心想：“說不定我那阿珂老婆并沒去行刺大漢奸，也沒給逮了去，那是旁人誤傳。”來到九難房中，不見阿珂，問道：“師父，師姊不在嗎？”九難一怔，道：“吳三桂放了她出來？他知……知道了麼？”說這話時神色有异，聲音也有些發顫。韋小寶奇道：“吳三桂知道甚麼？”九難默然，隔了一會，問道：“這大漢奸傷勢如何？”韋小寶道：“傷得很重。弟子剛才見到了他，他昏迷不醒，只怕未必能活。”九難臉上喜色一現，隨即又皺起了眉頭，低聲道：“須得讓他知道。”韋小寶想問讓他知道甚麼，但見師父神色鄭重，不敢多問，退了出去。他心中還存了萬一的指望，去查問阿珂的所在。“王可兒”這宮女平日極少露面，她又化了妝，麗色盡掩，向來無人留意，安阜園中一眾宮女、太監、侍衛，都說沒見到。有的侍衛則說：“王可兒，那不是行刺平西王的宮女嗎？平西王放了人嗎？可沒見到。”他忙了一天一晚，實在倦得很了，回到房中，跟沐劍屏說得幾句閒話，倒頭便睡。

　　注：羅甸在貴州省中部，吳三桂駐有重兵。

## 第三十二回　歌喉欲斷從弦續　舞袖能長聽客夸

　　次日韋小寶去探吳三桂的傷勢。吳三桂的次子出來接待，說道多謝欽差大人前來，王爺傷勢無甚變化，此刻已經安睡，不便驚動。韋小寶問起夏國相，說道正在帶兵巡視彈壓，以防人心浮動，城中有變，再問吳應熊的傷勢，也無确切答復。

　　韋小寶隱隱覺得，平西王府已大起疑心，頗含敵意，這時候要救沐王府人，定難成功；要救阿珂更是難上加難，只怕激得王府立時動手，將自己一條小命送在昆明。

　　又過一日，他正在和錢老本、徐天川、祁彪清等人商議，高彥超走進室來，說道有一名老道姑求見。韋小寶奇道：“老道姑？找我干什麼？是化緣麼？”高彥超道：“屬下問她為了何事，她說是奉命送信來給欽差大人的。”說著呈上一個黃紙信封。

　　韋小寶皺眉道：“相煩高大哥拆開來瞧瞧，寫著些什麼。”高彥超拆開信封，取出一張黃紙，看了一眼，讀道：“阿珂有難……”韋小寶一聽到這四個字，便跳了起來，急道：“什麼阿珂有難？”天地會群雄并不知九難和阿珂之事，都是茫然不解。高彥超道：“信上這樣寫的。這信無頭無尾，也沒署名，只說請你隨同送信之人，移駕前往，共商相救之策。”

　　韋小寶問道：“這道姑在外面麼？”高彥超剛說得一句：“就在外面。”韋小寶已直沖出去。來到大門側的耳房，只見一個頭發花白的道姑坐在板凳上相候。守門的侍衛大聲叫道：“欽差大臣到。”那道姑站起身來，躬身行禮。

　　韋小寶問道：“是誰差你來的？”那道姑道：“請大人移步，到時自知。”韋小寶道：“到哪里去？”那道姑道：“請大人隨同貧道前去，此刻不便說。”韋小寶道：“好，我就同你去。”叫道：“套車，備馬！”那道姑道：“請大人坐車前往，以免驚動了旁人。”韋小寶點點頭，便和那道姑出得門來，同坐一車。

　　徐天川、錢老本等生怕是敵人布下陷阱，遠遠跟隨在後。

　　那道姑指點路徑，馬車逕向西行，出了西城門。韋小寶見越行越荒涼，微覺擔心，問道：“到底去哪里？”那道姑道：“不久就到了。”又行了三里多路，折而向北，道路狹窄，僅容一車，來到一小小庵堂之前。那道姑道：“到了。”

　　韋小寶跳下車來，見庵前匾上寫著三字，第一字是個“三”字，其餘兩字就不識得了，回頭一瞥，見高彥超等遠遠跟著，料想他們會四下守侯，于是隨著那道姑進庵。

　　但見四下里一塵不染，天井中種著幾株茶花，一樹紫荊，殿堂正中供著一位白衣觀音，神像相貌極美，莊嚴寶相之中帶著三分俏麗。韋小寶心道：“聽說吳三桂的老婆之中，有一個外號四面觀音，又有一個外號叫作八面觀音。不知是不是真有觀音菩薩這麼好看。他媽的，大漢奸艷福不淺。”

　　那道姑引著他來到東邊偏殿，獻上茶來，韋小寶揭開蓋碗，一陣清香扑鼻，碗中一片碧綠，竟是新出的龍井茶葉，微覺奇怪：“這龍井茶葉從江南運到這里，價錢可貴得緊哪，庵里的道姑還是尼姑，怎地如此闊綽？”那道姑又捧著一只建漆托盤，呈上八色細點，白磁碟中盛的是松子糖、小胡桃糕、核桃片、玫瑰糕、糖杏仁、綠豆糕、百合酥、桂花蜜餞楊梅，都是蘇式點心，細巧异常。這等江南點心，韋小寶當年在揚州妓院中倒也常見，嫖客光臨，老鴇取出待客，他乘人不備，不免偷吃一片兩粒，不料在云南一座小小庵堂中碰到老朋友，心下大樂：“老子可回到揚州麗春院啦。”

　　那道姑奉上點心後，便即退出。茶几上一只銅香爐中一縷青煙裊裊升起，燒的是名貴檀香，韋小寶是識貨之人，每次到太后慈宁宮中，都聞到這等上等檀香的氣息，突然心中一驚：“啊喲，不好，莫非老婊子在此？”當即站起身來。

　　只聽得門外腳步之聲細碎，走進一個女子，向韋小寶合什行禮，說道：“出家人寂靜，參見韋大人。”語聲輕柔，說的是蘇州口音。

　　這女子四十歲左右年紀，身穿淡黃道袍，眉目如畫，清麗難言，韋小寶一生之中，從未見過這等美貌的女子。他手捧茶碗，張大了口竟然合不攏來，剎時間目瞪口呆，手足無措。

　　那女子微笑道：“韋大人請坐。”

　　韋小寶茫然失措，道：“是，是。”雙膝一軟，跌坐入椅，手中茶水濺出，衣襟上登時濕了一大片。

　　天下男子一見了她便如此失魂落魄，這麗人生平見得多了，自是不以為意，但韋小寶只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竟也為自己的絕世容光所鎮懾。那麗人微微一笑，說道：“韋大人年少高才，聽人說，從前甘羅十二歲做丞相，韋大人卻也不輸于他。”

　　韋小寶道：“不敢當。啊喲，什麼西施、楊貴妃，一定都不及你。”

　　那麗人伸起衣袖，遮住半邊玉頰，嫣然一笑，登時百媚橫生，隨即莊容說道：“西施，楊貴妃，也都是苦命人。小女子只恨天生這副容貌，害苦了天下蒼生，這才長伴清燈古佛，苦苦忏悔。唉，就算敲穿了木魚，念爛了經卷，卻也贖不了從前造孽的萬一。”說到這里，眼圈一紅，忍不住便要流下淚來。

　　韋小寶不明她話中所指，但見她微笑時神光离合，愁苦時楚楚動人，不由得滿腔都是怜惜之意，也不知她是什麼來歷，胸口熱血上涌，只覺得就算為她粉身碎骨，也是甘之如飴，一拍胸膛，站起身來，慷慨激昂的道：“有誰欺侮了你，我這就去為你拼命。你有什麼為難的事兒，盡管交在我手里，倘若辦不到，我韋小寶割下這顆腦袋來給你。”說著伸出右掌，在自己後頸重重一斬。如此大丈夫氣概，生平殊所罕有，這時卻半點不是做作。

　　那麗人向他凝望半晌，嗚咽道：“韋大人云天高義，小女子不知如何報答才是。”忽然雙膝下跪，盈盈拜倒。

　　韋小寶叫道：“不對，不對。”也即拜倒，向著她咚咚咚的磕了幾個響頭，說道：“你是仙人下凡，觀音菩薩轉世，該當我向你磕頭才是。”那麗人低聲道：“這可折殺我了。”

　　伸手托住他雙臂，輕輕扶住。兩人同時站起。

　　韋小寶見她臉頰上挂著幾滴淚水，晶瑩如珠，忙伸出衣袖，給她輕輕擦去，柔聲安慰：“別哭，別哭，便有天大的事兒，咱們也非給辦個妥妥當當不可。”以那麗人年紀，盡可做得他母親，但她容色舉止、言語神態之間，天生一股嬌媚婉孌，令人不自禁的心生怜惜，韋小寶又問：“你到底為什麼難過？”

　　那麗人道：“韋大人見信之後，立即駕到，小女子實是感激……”

　　韋小寶“啊喲”一聲，伸手在自己額頭一擊，說道：“糊涂透頂，那是為了阿珂……”雙眼呆呆的瞪著那麗人，突然恍然大悟，大聲道：“你是阿珂的媽媽！”

　　那麗人低聲道：“韋大人好聰明，我本待不說，可是你自己猜到了。”

　　韋小寶道：“這容易猜。你兩人相貌很象，不過……不過阿珂師姊不及……你美麗。”

　　那麗人臉上微微一紅，光潤白膩的肌膚上滲出一片嬌紅，便如是白玉上抹了一層胭脂，低聲問道：“你叫阿珂做師姊？”

　　韋小寶道：“是，她是我師姊。”當下毫不隱瞞，將如何和阿珂初識、如何給她打脫了臂骨、如何拜九難為師、如何同來昆明的經過一一說了，自己對阿珂如何傾慕，而她對自己又如何絲毫不瞧在眼里，種種情由，也是坦然直陳。只是九難的身世，以及自己意欲不利于吳三桂的圖謀，畢竟事關重大，略過不提。

　　那麗人靜靜的聽著，待他說完，輕歎一聲，低吟道：“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紅顏禍水，眼前的事，再明白也沒有了。韋大人前途遠大……”

　　韋小寶搖頭道：“不對，不對。'紅顏禍水'這句話，我倒也曾聽說書先生說過，什麼妲己，什麼楊貴妃，說這些美女害了國家。其實呢，天下倘若沒這些糟男人、糟皇帝，美女再美，也害不了國家。大家說平西王為了陳圓圓，這才投降清朝，依我瞧哪，要是吳三桂當真忠于明朝，便有十八個陳圓圓，他奶奶的吳三桂也不會投降大清啊。”

　　那麗人站起身來，盈盈下拜，說道：“多謝韋大人明見，為賤妾分辨千古不白之冤。”

　　韋小寶急忙回禮，奇道：“你……你……啊……啊喲，是了，我當真混蛋透頂，你若不是陳圓圓，天下哪……哪……有第二個這樣的美人？不過，唉，我可越來越胡塗了，你不是平西王的王妃嗎？怎麼會在這里搞什麼帶發修行？阿珂師姊怎麼又……又是你的女兒？”

　　那麗人站起身來，說道：“賤妾正是陳圓圓。這中間的經過，說來話長。賤妾一來有求于韋大人，諸事不敢隱瞞；二來聽得適才大人為賤妾辨冤的話，心里感激。這二十多年來，賤妾受盡天下人唾罵，把亡國的大罪名加在賤妾頭上。當世只有兩位大才子，才明白賤妾的冤屈。一位是大詩人吳梅村吳才子，另一位便是韋大人。”

　　其實韋小寶于國家大事，渾渾噩噩，胡里胡塗，哪知道陳圓圓冤枉不冤枉，只是一見到她驚才絕艷的容色，大為傾倒，對吳三桂又十分痛恨，何況她又是阿珂的母親，她便有千般不是，萬般過錯，這些不是與過錯，也一古腦兒、半絲不剩的都派到了吳三桂頭上。聽她稱自己為“大才子”，這件事他倒頗有自知之明，急忙搖手，說道：“我西瓜大的字識不上一擔，你要稱我為才子，不如在這稱呼上再加‘狗屁’兩字。這叫做狗屁才子韋小寶。”

　　陳圓圓微微一笑，說道：“詩詞文章做得好，不過是小才子。有見識、有擔當，方是大才子。”

　　韋小寶聽了這兩句奉承，不禁全身骨頭都酥了，心想：“這位天下第一美人，居然說我是大才子。哈哈，原來老子的才情還真不低。他媽的，老子自出娘胎，倒是第一次聽見。”

　　陳圓圓站起身來，說道：“請大人移步，待小女子將此中情由，細細訴說。”

　　韋小寶道：“是。”跟著她走過一條碎石花徑，來到一間小房之中。

　　房中不設桌椅，地下放著兩個蒲團，牆上挂著一幅字，看上去密密麻麻的，字數也真不少，旁邊卻挂著一只琵琶。

　　陳圓圓道：“大人請坐。”待韋小寶在一個蒲團上坐下，走到牆邊，將琵琶摘了下來，抱在手中，在另一個蒲團上坐了，指著牆上那幅字，輕輕說道：“這是吳梅村才子為賤妾所作的一首長詩，叫做‘圓圓曲’。今日有緣，為大人彈奏一曲，只是有污清聽。”

　　韋小寶大喜，說道：“妙極，妙極。不過你唱得幾句，須得解釋一番，我這狗屁才子，學問可平常得緊。”

　　陳圓圓微笑道：“大人過謙了。”當下一調弦索，丁丁冬冬的彈了幾下，說道：“此調不彈已久，荒疏莫怪。”韋小寶道：“不用客氣。就算彈錯了，我也不知道。”

　　只聽她輕攏慢捻，彈了幾聲，曼聲唱道：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

　　唱了這四句，說道：“這是說當年崇禎天子歸天，平西王和滿人聯兵，打敗李自成，攻進北京，官兵都為皇帝戴孝。平西王所以出兵，卻是為了我這不祥之人。”

　　韋小寶點頭道：“你這樣美貌，吳三桂為了你投降大清，倒也怪他不得。倘若是我韋小寶，那也是要投降的。”

　　陳圓圓眼波流轉，心想：“你這個小娃娃，也跟我來調笑。”但見他神色儼然，才知他言出由衷，不由得微生知遇之感，繼續唱道：

　　“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說道：“這里說的是王爺打敗李自成的事。詩中說：李自成大事不好，是他自己不好，得了北京之後，行事荒唐。王爺見了這句話很不高興。”韋小寶道：“是啊，他怎麼高興得起來？曲里明明說打敗李自成，并不是他的功勞。”

　　陳圓圓道：“以後這段曲子，是講賤妾的身世。”唱道：

　　“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簍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里游，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

　　曲調柔媚宛轉，琵琶聲緩緩蕩漾，猶似微風起處，荷塘水波輕響。

　　陳圓圓低聲道：“這是將賤妾比作西施了，未免過譽。”韋小寶搖頭道：“比得不對，比得不對！”陳圓圓微微一怔。韋小寶道：“西施哪里及得上你？”陳圓圓微現羞色，道：“韋大人取笑了。”韋小寶道：“決不是取笑。其中大有緣故。我聽人說，西施是浙江紹興府諸暨人，相貌雖美，紹興人說話‘娘個賤胎踏踏叫’，哪有你蘇州人說話又嗲又糯！”陳圓圓巧笑嫣然，道：“原來還有這個道理。想那吳王夫差也是蘇州人，怎麼會喜歡西施？”韋小寶搔頭道：“那吳王夫差耳朵不大靈光，也是有的。”陳圓圓掩口淺笑，臉現暈紅，眼波盈盈，櫻唇細顫，一時愁容盡去，滿室皆是嬌媚。韋小寶只覺暖洋洋地，醉醺醺地，渾不知身在何處。但聽得她繼續唱道：

　　“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

　　唱到這里，輕輕一歎，說道：“賤妾出于風塵，原不必隱瞞……”韋小寶道：“什麼叫做出于風塵？你別跟我掉文，一掉文我就不懂。”陳圓圓道：“小女子本來是蘇州倡家的妓女……”韋小寶拍膝叫道：“妙極！”陳圓圓微有慍色，道：“那是賤妾命薄。”韋小寶興高采烈，說道：“我跟你志同道合，我也是出于風塵。”陳圓圓睜著一雙明澈如水的鳳眼，茫然不解，心想：“他一定不懂出于風塵的意思。”

　　韋小寶道：“你出身子妓院，我也出身子妓院，不過一個是蘇州，一個是揚州。我媽媽是在揚州麗春院做妓女的。不過她相貌跟你相比，那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陳圓圓大為奇怪，柔聲問道：“這話不是說笑？”韋小寶道：“那有什麼好說笑的？唉，我事情太忙，早該派人去接了我媽媽來，不能讓她做妓女了。不過我見她在麗春院嘻嘻哈哈的挺熱鬧，接到了北京，只怕反而不快活。”

　　陳圓圓道：“英雄不怕出身低，韋大人光明磊落，毫不諱言，正是英雄本色。”韋小寶道：“我只跟你一個兒說，對別人可決計不說，否則人家指著罵我婊子王八蛋，可吃不消。在阿珂面前，更加不能提起，她已經瞧我不起，再知道了這事，那是永遠不會睬我了。”陳圓圓道：“韋大人放心，賤妾自不會多口，其實阿珂她……她自己的媽媽，也并不是什麼名門淑女。”韋小寶道：“總之你別跟她說起。她最恨妓女，說道這種女人壞得不得了。”

　　陳圓圓垂下頭來，低聲道：“她……她說妓院里的女子，是壞得……壞得不得了的？”韋小寶忙道：“你別難過，她決不是說你。”陳圓圓黯然道：“她自然不會說我。阿珂不知道我是她媽媽。”韋小寶奇道：“她怎會不知道？”

　　陳圓圓搖搖頭，道：“她不知道。”側過了頭，微微出神，過了一會，緩緩道：“崇禎的皇後姓周，也是蘇州人。崇禎天子寵愛田貴妃。皇後跟田貴妃斗得很厲害。皇後的父親嘉定伯將我從妓院里買了出來，送入宮里，盼望分田貴妃的寵……”韋小寶道：“這倒是一條妙計。田貴妃可就糟糕之極了。”陳圓圓道：“卻也沒什麼糟糕。崇禎天子憂心國事，不喜女色，我在宮里沒耽得多久，皇上就吩咐周皇後送我出宮。”

　　韋小寶大聲道：“奇怪，奇怪！我聽人說崇禎皇帝有眼無珠，只相信奸臣，卻把袁崇煥這樣大大的忠臣殺了。原來他瞧男人沒眼光，瞧女人更加沒眼光，連你這樣的人都不要，嘖嘖，嘖嘖。”連連搖頭，只覺天下奇事，無過于此。

　　陳圓圓道：“男人有的喜歡功名富貴，有的喜歡金銀財寶，做皇帝的便只想到如何保住國家社稷，倒也不是個個都喜歡美貌女子的。”韋小寶道：“我就功名富貴也要，金銀財寶也要，美貌女子更加要，只有皇帝不想做，給了我做，也做不來。啊哈，這昆明城中，倒有一位仁兄，做了天下第一大官，成為天下第一大富翁，娶了天下第一美人，居然還想弄個皇帝來做做。”陳圓圓臉色微變，問道：“你說的是平西王？”韋小寶道：“我誰也沒說，總而言之，既不是你陳圓圓，也不是我韋小寶。”

　　陳圓圓道：“這曲子之中，以後便講我怎生見到平西王。他向嘉定伯將我要了去，自己去山海關鎮守，把我留在他北京家里，不久闖……闖……李闖就攻進了京城。”唱道：

　　“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弦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怜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

　　唱到這里，琵琶聲歇，怔怔的出神。

　　韋小寶只道曲已唱完，鼓掌喝采，道：“完了嗎？唱得好，唱得妙，唱得呱呱叫。”陳圓圓道：“倘若我在那時候死了，曲子作到這里，自然也就完了。”韋小寶臉上一紅，心道：“他媽的，老子就是沒學問。李闖進北京，我師公崇禎皇帝的曲子是唱完了，陳圓圓的曲子可沒唱完。”

　　陳圓圓低聲道：“李闖把我奪了去，後來平西王又把我奪回來，我不是人，只是一件貨色，誰力氣大，誰就奪去了。”唱道：

　　“遍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若非壯士全師胜，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云鬢不整驚魂定。蜡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云深起畫樓，散關日落開妝鏡。”

　　“傳來消息滿江鄉，烏□紅經十度霜。教曲技師怜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皇，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她唱完“擅侯王”三字，又凝思出神，這次韋小寶卻不敢問她唱完了沒有，拿定了主意：“除非她自己說唱完了，否則不可多問，以免出丑。”只聽她幽幽的道：“我跟著平西王打進四川，他封了王。消息傳到蘇州，舊日院子里的姊妹人人羡慕，說我運氣好。她們年紀大了，卻還在院子里做那種勾當。”

　　韋小寶道：“我在麗春院時，曾聽她們說什麼‘洞房夜夜換新人’，新鮮熱鬧，也沒什麼不好啊。”陳圓圓向他瞧了一眼，見他并無譏嘲之意，微喟道：“大人，你還年少，不明白這中間的苦處。”彈起琵琶，唱道：

　　“當時只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竟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恣狂風揚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

　　“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塵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眼眶中淚珠涌現，停了琵琶，哽咽著說道：“吳梅村才子知道我雖然名揚天下，心中卻苦。世人罵我紅顏禍水，誤了大明的江山，吳才子卻知我小小一個女子，又有什麼能為？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漢做的事。”韋小寶道：“是啊，大清成千成萬的兵馬打進來，你這樣嬌滴滴的一個美人兒，能擋得住嗎？”又想：“她這樣又彈又說，倒象是蘇州的說書先生唱彈詞。我跟她對答幾句，幫腔幾句，變成說書先生的下手了。咱二人倘若到揚州茶館里去開檔子，管教轟動了揚州全城，連茶館也擠破了。我靠了她的牌頭，自然也大出風頭。”正想得得意，只聽她唱到：

　　“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鳥自啼，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唱到這個“流”字，歌聲曼長不絕，琵琶聲調轉高，漸漸淹沒了曲聲，過了一會，琵琶漸緩漸輕，似乎流水汩汩遠去，終于寂然無聲。

　　陳圓圓長歎一聲，淚水簌簌而下，嗚咽道：“獻丑了。”站起身來，將琵琶挂上牆壁，回到蒲團坐下，說道：“曲子最後一段，說的是當年吳王夫差身死國亡的事。當年我很不明白，曲子說的是我的事，為什麼要提到吳宮？就算將我比作西施，上面也已提過了。吳宮，吳宮難道是說平西王的王宮嗎？近幾年來我卻懂了。王爺操兵練馬，窮奢極欲，只怕……只怕將來……唉，我勸了他幾次，卻惹得他很是生氣。我在這三聖庵出家，帶發修行，忏悔自己一生的罪孽，只盼大家平平安安，了此一生，哪知道……哪知道……阿珂……阿珂……”說道這里，嗚咽不能成聲。

　　韋小寶聽了半天曲子，只因歌者色麗，曲調動聽，心曠神怡之下，竟把造訪的來意置之腦後，一聽她提到阿珂，當即站起，問道：“阿珂到底怎麼了？她有沒行刺平西王？她是你女兒，那麼是王爺的郡主啊。啊喲，糟了，糟了。”陳圓圓驚道：“什麼事糟了？”

　　韋小寶神思不屬，隨口答道：“沒……沒什麼。”原來他突然想到，阿珂本來就瞧不起自己，她既是平西王的郡主，和自己這個妓女的兒子，更加天差地遠。

　　陳圓圓道：“阿珂生下來兩歲，半夜里忽然不見了。王爺派人搜遍了全城，全無影蹤。我疑心……疑心……”忽然臉上一紅，轉過了臉。韋小寶問道：“疑心什麼？”陳圓圓道：“我疑心是王爺的仇人將這女孩兒偷了去，或者是要脅，要不然就是敲詐勒索。”

　　韋小寶道：“王府中有這許多高手衛士和家將，居然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覺的將阿珂師姊偷了出去，那人的本事可夠大的了。”陳圓圓道：“是啊。當時王爺大發脾氣，把兩名衛隊首劣詡殺了，又撤了昆明城里提督和知府的差。查了幾天查不到影蹤，王爺又要殺人，總算是我把他勸住了。這十多年來，始終沒阿珂的消息，我總道……總道她已經死了。”

　　韋小寶道：“怪不得阿珂說是姓陳，原來她是跟你的姓。”

　　陳圓圓身子一側，顫聲道：“她……她說姓陳？她怎麼會知道？”

　　韋小寶心念一動：“老漢奸日日夜夜怕人行刺，戒備何等嚴密。要從王府中盜一個嬰兒出去，說不定還難于刺殺了他，天下除了九難師父，只怕也沒第二個了。”說道：“多半是偷了她去的那人跟她說的。”陳圓圓緩緩點頭，道：“不錯，不過……不過為什麼不跟她說姓……姓……”韋小寶道：“不說姓吳？哼，平西王的姓，不見得有什麼光采。”

　　陳圓圓眼望窗外，不禁呆呆出神，似乎沒聽到他的話。

　　韋小寶問道：“後來怎樣？”陳圓圓道：“我常常惦念她，只盼天可怜見，她并沒死，總有一日能再跟她相會。昨天下午，王府里傳出訊息，說王爺遇刺，身受重傷。我忙去王府探傷。原來王爺遇刺是真，卻沒受傷。”

　　韋小寶吃了一驚，失聲道：“他身受重傷，全是假裝的？”陳圓圓道：“王爺說，他假裝受傷極重，好讓對頭輕舉妄動，便可一网打盡。”韋小寶茫然失措，喃喃道：“果然是假的，我……我這大蠢蛋，早該想到了。”心想：“大漢奸果然已對我大起疑心。”

　　陳圓圓道：“我問起刺客是何等樣人。王爺一言不發，領我到廂房去。床上坐著一個少女，手腳上都戴了鐵銬。我不用瞧第二眼，就知道是我的女兒。她跟我年輕的時候生得一模一樣。她一見我，呆了一陣，問道：‘你是我媽媽？’我點點頭，指著王爺，道：‘你叫爹爹。’阿珂怒道：‘他是大漢奸，不是我爹爹。他害死了我爹爹，我要給爹爹報仇。’王爺問她：‘你爹爹是誰？’阿珂說：‘我不知道。師父說，我見到媽後，媽自會對我說。’王爺問她師父是誰，她不肯說，後來終于露出口風，她是奉了師父之命，前來行刺王爺。”

　　韋小寶聽到這里，于這件事的緣由已明白了七八成，料想九難師父恨極了吳三桂，單是殺了他還不足以泄憤，因此將她女兒盜去，教以武功，要她來刺殺自己父親。他站起身來，走到窗邊，隨即想到：“是了，師父一直不喜歡阿珂，雖教她武功招式，內功卻半點不傳，阿珂所會的招式固然高明，可是亂七八糟，各家各派都有，澄觀老師侄這樣淵博，也瞧不出她的門派。嗯，師父不肯讓她算是鐵劍門的。我韋小寶才是鐵劍門的嫡派傳人。”想到九難報仇的法子十分狠毒，不由得打了個冷戰。

　　陳圓圓道：“她師父深謀遠慮，恨極了王爺，安排下這個計策。倘若阿珂刺死了王爺，那麼是報了大仇。如果行刺不成，王爺終于也會知道，來行刺他的是他親生女兒，心里的難過，那也不用說了。”韋小寶道：“現下可什麼事都沒有啊。她沒刺傷王爺，反而你們一家團圓，你向阿珂說明這中間的情由，豈不是大家都高興麼？”陳圓圓歎道：“倘使是這樣，那倒謝天謝地了。”

　　韋小寶道：“阿珂是你的親生女兒，憑誰都一眼就看了出來。不是你這樣沉魚落雁的母親，也生不出那樣羞花閉月的女兒。”他形容女子美麗，翻來覆去也只有“沉魚落雁、羞花閉月”八個字，再也說不出別的字眼，頓了一頓，又道：“王爺不肯放了阿珂，？”也總不能害死自己的親生女兒……”

　　忽聽得門外一人大聲喝道：“認賊作父，豈有此理！”

　　門帷掀處，大踏步走進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僧來，手持一根粗大鑌鐵禪杖，重重往地下一頓，杖上鐵環當當亂響。這老僧一張方臉，頦下一部蒼髯，目光炯炯如電，威猛已極。就這麼一站，便如是一座小山移到了門口，但見他腰挺背直，如虎如獅，氣勢懾人。

　　韋小寶吃了一驚，退後三步，幾乎便想躲到陳圓圓身後。

　　陳圓圓卻喜容滿臉，走到老僧身前，輕聲道：“你來了！”那老僧道：“我來了！”聲音轉低，目光轉為柔和。兩人四目交投，眼光中都流露出愛慕歡悅的神色。

　　韋小寶大奇：“這老和尚是誰？難道……難道是阿姨的姘頭？是她從前做妓女時的嫖客？和尚嫖妓女，那也太不成話了。嗯，這也不奇，老子從前做和尚之時，就曾嫖過院。”

　　陳圓圓道：“你都聽見了？”那老僧道：“聽見了。”陳圓圓道：“謝天謝地，那孩兒還……還活著，我……”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扑入老僧懷里。那老僧伸左手輕輕撫摸她頭發，安慰道：“咱們說什麼也要救她出來，你別著急。”雄壯的嗓音中充滿了深情。陳圓圓伏在他懷里，低聲啜泣。

　　韋小寶又是奇怪，又是害怕，一動也不敢動，心想：“你二人當我是死人，老子就扮死人好了。”

　　陳圓圓哭了一會，哽咽道：“你……你真能救得那孩兒嗎？”那老僧森然道：“盡力而為。”陳圓圓站直身子，擦了擦眼淚，問道：“怎麼辦？你說？怎麼辦？”那老僧皺眉道：“總而言之，不能讓她叫這奸賊作爹爹。”陳圓圓道：“是，是，是我錯了。我為了救這孩兒，沒為你著想。我……我對你不起。”

　　那老僧道：“我明白，我并不怪你。可是不能認他作父親，不能，決計不能。”他話聲不響，可是語氣中自有一股凜然之威，似乎眼前便有千軍萬馬，也會一齊俯首聽令。

　　忽聽得門外靴聲橐橐，一人長笑而來，朗聲道：“老朋友駕臨昆明，小王的面子可大得緊哪！”正是吳三桂的聲音。

　　韋小寶和陳圓圓立時臉上變色。那老僧卻恍若不聞，只雙目之中突然精光大盛。

　　驀地里白光閃動，嗤嗤聲響，但見兩柄長劍劍刃晃動，割下了房門的門帷，現出吳三桂笑吟吟的站在門口。跟著砰蓬之聲大作，泥塵木屑飛揚而起，四周牆壁和窗戶同時被人以大鐵錘錘破，每個破洞中都露出數名衛士，有的彎弓搭箭，有的手挺長矛，箭頭矛頭都對准了室內。眼見吳三桂只須一聲令下，房內三人身上矛箭叢集，頃刻間便都變得刺蝟一般。

　　吳三桂喝道：“圓圓，你出來。”

　　陳圓圓微一躊躇，跨了一步，便又停住，搖頭道：“我不出來。”轉頭輕推韋小寶肩後，說道：“小寶，這件事跟你不相干，你出去罷！”

　　韋小寶聽到她話中對自己的回護之意甚是至誠，大為感動，大聲道：“老子偏不出去。辣塊媽媽，吳三桂，你有種，就連老子一起殺了。”

　　那老僧搖頭道：“你二人都出去罷。老僧在二十多年前，早就已該死了。”

　　陳圓圓過去拉住他手，道：“不，我跟你一起死。”

　　韋小寶大聲道：“阿姨有義氣，韋小寶難道便貪生怕死？阿姨，我也跟你一起死。”

　　吳三桂舉起右手，怒喝：“韋小寶，你跟反叛大逆圖謀不軌，我殺了你，奏明皇上，有功無過。”向陳圓圓道：“圓圓，你怎麼如此胡塗？還不出來？”陳圓圓搖了搖頭。

　　韋小寶道：“什麼反叛大逆？我知你就會冤枉好人。”

　　吳三桂氣極反笑，說道：“小娃娃，我瞧你還不知這老和尚是誰。他把你蒙在鼓里，你到了鬼門關，還不知為誰送命。”

　　那老僧厲聲道：“老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奉天王姓李名自成的便是。”

　　韋小寶大吃一驚，道：“你……你便是李闖李自成？”

　　那老僧道：“不錯。小兄弟，你出去罷！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當，李某身經百戰，活了七十歲，也不要你這小小的清廷官兒陪我一起送命。”

　　驀地里白影晃動，屋頂上有人躍下，向吳三桂頭頂扑落。吳三桂一聲怒喝，他身後四名衛士四劍齊出，向白影刺去，那人袍袖一拂，一股勁風揮出，將四名衛士震得向後退開，跟著一掌拍在吳三桂背心。吳三桂立足不定，摔入房中，那人如影隨形，跟著躍進，右手一掌斬落，正中吳三桂肩頭。吳三桂哼了一聲，坐倒在地。

　　那人將手掌按在吳三桂天靈蓋上，向四周眾衛士喝道：“快放箭！”

　　這一下變起俄頃，眾衛士都驚得呆了，眼見王爺已落入敵手，誰敢稍動？

　　韋小寶喜叫：“師父！師父！”從屋頂躍下制住吳三桂的，正是九難。韋小寶來到三聖庵，她暗中跟隨，一直躲在屋頂。平西王府成千衛士團團圍住了三聖庵，守在庵外的高彥超等人不敢貿然動手。九難以絕頂輕功，蜷縮在檐下，眾衛士竟未發覺。

　　九難瞪眼凝視李自成，森然問道：“你當真便是李自成？”李自成道：“不錯。”九難道：“聽說你在九宮山上給人打死了，原來還活到今日？”李自成點了點頭。九難道：“阿珂是你跟她生的女兒？”李自成歎了口氣，向陳圓圓瞧了一眼，又點了點頭。

　　吳三桂怒道：“我早該知道了，只有你這逆賊才生得出這樣……”

　　九難在他背上踢了一腳，罵道：“你兩個逆賊，半斤八兩，也不知是誰更加奸惡些。”

　　李自成提起禪杖在地下砰的一頓，青磚登時碎裂數塊，喝道：“你這賤尼是什麼人，膽敢如此胡說？”

　　韋小寶見師父到來，精神大振，李自成雖然威猛，他也已絲毫不懼，喝道：“你膽敢沖撞我師父，活得不耐煩了嗎？你本來就是逆賊，我師父他老人家的話，從來不會錯的……”

　　忽聽得呼呼聲響，窗外三柄長矛飛進，疾向九難射去。九難略一回　頭，左手袍袖一拂，已卷住兩柄長矛，反擲了出去，右手接住第三柄長矛。窗外“啊、啊”兩聲慘叫，兩名衛士胸口中矛，立時斃命。第三柄長矛的矛頭已抵在吳三桂後心。

　　吳三桂叫道：“不可輕舉妄動，大家退後十步。”眾衛士齊聲答應，退開數步。

　　九難冷笑道：“今日倒也真巧，這小小禪房之中，聚會了一個古往今來第一大反賊，一個古往今來第一大漢奸。”韋小寶道：“還有一個古往今來第一大美人，一位古往今來第一武功大高手。”九難冷峻的臉上忍不住露出一絲微笑，說道：“武功第一，如何敢當？你倒是古往今來的第一小滑頭。”

　　韋小寶哈哈大笑，陳圓圓也輕笑一聲，吳三桂和李自成卻繃緊了臉，念頭急轉，籌思脫身之計。這兩人都是畢生統帶大軍、轉戰天下的大梟雄，生平也不知已經歷過了多少艱危凶險，但當此處境，竟然一籌莫展，腦中各自轉過了十多條計策，卻覺沒一條管用。

　　李自成向九難厲聲喝道：“你待怎樣？”

　　九難冷笑道：“我待怎樣？自然是要親手殺你。”

　　陳圓圓道：“這位師太，你是我女兒阿珂的師父，是嗎？”九難冷笑道：“你女兒是我抱去的，我教她武功可不存好心，我要她親手刺死這個大漢奸。”說著左手微微用力，長矛下沉，矛尖戳入吳三桂肉里半寸，他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陳圓圓道：“這位師父，他……他跟你老人家可素不相識，無冤無仇。”

　　九難仰起頭來，哈哈一笑，道：“他……他跟我無冤無仇？小寶，你跟她說我是誰，也好教大漢奸和大反賊兩人死得明明白白。”

　　韋小寶道：“我師父她老人家，便是大明崇禎皇帝的親生公主，長平公主！”

　　吳三桂、李自成、陳圓圓三人都是“啊”的一聲，齊感驚詫。

　　李自成哈哈大笑，說道：“很好，很好。我當年逼死你爹爹，今日死在你手里，比死在這大漢奸手里胜過百倍。”說著走前兩步，將禪杖往地下一插，杖尾入地尺許，雙手抓住胸口衣服兩下一分，嗤的一響，衣襟破裂，露出毛茸茸的胸膛，笑道：“公主，你動手罷。李某沒死在漢奸手里，沒死在清兵手里，卻在大明公主的手下喪生，那好得很！”

　　九難一生痛恨李自成入骨，但只道他早已死在湖北九宮山頭，難以手刃大仇，今日得悉他尚在人間，可說是意外之喜，然而此刻見他慷慨豪邁，坦然就死，竟無絲毫懼色，心底也不禁佩服，冷冷的道：“閣下倒是條好漢子。我今日先殺你的仇人，再取你的性命，讓你先見仇人授首，死也死得痛快。”

　　李自成大喜，拱手道：“多謝公主，在下感激不盡。我畢生大愿，便是要親眼見到這大漢奸死于非命。”

　　九難見吳三桂呻吟矛底，全無抗拒之力，倒不愿就此一矛刺死了他，對李自成道：“索性成全你的心愿，你來殺他罷！”

　　李自成喜道：“多謝了！”俯首向吳三桂道：“奸賊，當年山海關一片石大戰，你得辮子兵相助，我才不幸兵敗。眼下你被公主擒住，我若就此殺你，撿這現成的便宜，諒你死了也不心服。”抬起頭來，對九難道：“公主殿下，請你放了他，我跟這奸賊拚個死活。”

　　九難長矛一提，說道：“且看是誰先殺了誰。”吳三桂伏在地下哼了幾聲，突然一躍而起，搶過禪杖，猛向九難腰間橫掃。九難斥道：“不知死活的東西！”左手長矛一轉，已壓住了禪杖，內力發出，吳三桂只覺手臂一陣酸麻，禪杖落地，長矛矛尖已指住他咽喉。吳三桂雖然武勇，但在九難這等內功深厚的大高手之前，卻如嬰兒一般，連一招也抵擋不住。他臉如死灰，不住倒退，矛尖始終抵住他喉頭。

　　李自成俯身拾起禪杖。九難倒轉長矛，交在吳三桂手里，說道：“你兩個公公平平的打一架罷。”吳三桂喝道：“好！”挺矛向李自成便刺。李自成揮杖架開，還了一杖。兩人便在這小小禪房之中惡斗起來。

　　九難一扯韋小寶，叫他躲在自己身後，以防長兵刃傷到了他。

　　陳圓圓退在房角，臉色慘白，閉住了眼睛，腦海中閃過了當年一幕幕情景：

　　“我在明朝的皇宮里，崇禎皇帝黃昏時臨幸，贊歎我的美貌。第二天皇帝沒上朝，一直在寢殿中陪伴著我，叫我唱曲子給他聽，為我調脂抹粉，拿起眉筆來給我畫眉毛。他答應要封我做貴妃，將來再封我做皇後。他說從今以後，皇宮里的妃嬪貴人，再也沒一個瞧得上眼了。皇帝很年輕，笑得很歡暢的時候，突然間會怔怔的發愁。他是皇帝，但在我心里，他跟從前那些來嫖院的王孫公子也沒什麼兩樣。三天之中，他日日夜夜，一步也沒离開我。

　　“第四天早晨，我先醒了過來，見到身邊枕頭上一張沒絲毫血色的臉，臉頰凹了進去，眉頭皺得緊緊的，就是睡夢之中，他也在發愁。我想：‘這就是皇帝麼？他做了皇帝，為什麼還這樣不快活？’

　　這天他去上朝了，中午回來，臉色更加白了，眉頭皺得更加緊了。他忽然向我大發脾氣，說我耽誤了國事。他說他是英明之王，不能沉迷女色，成為昏君。他要勵精圖治，于是命周皇後立刻將我送出宮去。他說我是誤國的妖女，說我在宮里耽了三天，反賊李自成就攻破了三座城市。

　　我也不傷心，男人都是這樣的，什麼事不如意，就來埋怨女人。皇帝整天在發愁，心里怕得要死，他怕的是個名叫李自成的人。我那時心想：‘李自成可了不起哪，他能叫皇帝害怕，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人？’”

　　陳圓圓睜開眼來，只見李自成揮舞禪杖，一杖杖向吳三桂打去。吳三桂閃避迅捷，禪杖始終打不中他。陳圓圓心想：“他身手還是挺快。這些年來，他天天還是在練武，因為……因為他想做皇帝，要帶兵打到北京去。”

　　她想起從皇宮出來之後，回到周國丈府里。有一天，周國丈大宴賓客，叫她出來歌舞娛賓，就在那天晚上，吳三桂見到了她。此刻還是清清楚楚的記得，燭火下那滿是情欲的火熾眼光，隔著酒席射過來。這種眼光她生平見得多了，隨著這樣的眼光，那野獸一般的男人就會扑將上來緊緊的抱住她，撕去她的衣衫，只不過那時候是大庭廣眾之間……

　　忽想：“剛才那個娃娃大官見到我的時候，也露出過這樣的眼光，當真好笑，這樣一個小娃娃，也會對我色迷迷。唉！男人都是這樣的，老頭子是這樣，連小孩子也這樣。”

　　她抬起頭來，向韋小寶瞧了一眼，只見他臉上充滿了興奮之色，注視李吳二人搏斗，這時候吳三桂在反擊了，長矛不斷刺出。

　　“他向周國丈把我要了去。過不了幾天，皇帝便命他去鎮守山海關，以防護滿洲兵打進來。可是李自成先攻破了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死了。李自成的部下捉了我去，獻給了他。這個粗豪的漢子，就是崇禎皇帝在睡夢中也在害怕的人嗎？

　　“他攻破了北京，忙碌得很，明朝許許多多大官都給他殺了。他部下在北京城里奸淫擄掠，捉了許許多多人來拷打勒贖，許許多多無辜百姓也都給害死了。可是他每天晚上陪著我的時候，總是很開心，笑得很響。他鼻鼾聲很大，常常半夜吵得我醒了過來。他手臂上、大腿上、胸口上的毛真長，真多。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男人。

　　“吳三桂本來已經投降了他，可是一聽說他把我搶了去，就去向滿洲人借兵，引著清兵打進關來。唉，這就是‘沖冠一怒為紅顏’了。李自成帶了大軍出去，在一片石跟吳三桂大戰，滿洲精兵突然出現，李自成的部下就潰敗了。他們說，一片石戰場上滿地是鮮血，幾十里路之間，躺滿了死尸。他們說，這些人都是為我死的。是我害死了這十幾萬人。我身上當真負了這樣大的罪孽嗎？

　　“李自成敗回北京，就登基做了皇帝，說是大順國皇帝。他帶著我向西逃走，吳三桂一路跟著追來。李自成雖然打了敗仗，還是笑得很爽朗。他手下的兵將一天天少了，局面越來越不利，他卻不在乎。他說他本來什麼也沒有，最多也不過仍舊什麼都沒有，又有什麼希罕了？他說他生平做了三件得意事，第一是逼死了明朝皇帝，第二是自己做過皇帝，第三是睡過了天下第一美人。這人說話真粗俗，他說在三件事情之中，最得意的還是第三件。

　　“吳三桂一心一意的也想做皇帝，他從來沒說過，可是我知道。只不過他心里害怕，老是在猶豫，又想動手，又是不敢。只要他今天不死，總有一天，他會做皇帝的；就算只在昆明城里做做也好，只做一天也好。永歷皇帝逃到緬甸，吳三桂追去把他殺了。人家說，有三個皇帝斷送在我手里，崇禎、永歷，還有李自成這個大順國皇帝。怎麼崇禎皇帝的帳也算在我頭上呢？今日吳三桂不知道會不會死？如果他將來做了皇帝，算我又多害死一個皇帝了。大明的江山，幾十萬兵將、幾百萬百姓的性命，還有四個皇帝，都是我陳圓圓害死的。

　　“可是我什麼壞事也沒做，連一句害人的話也沒說過。”

　　她耳中盡是乒乒乓乓的兵刃撞擊之聲，抬起頭來，但見李自成和吳三桂竄高伏低，斗得極狠。二人年紀雖老，身手仍都十分矯捷。她生平最怕見的就是男人廝殺，臉上不自禁現出厭憎之色，又回憶起了往事：

　　“李自成打了個大敗仗，手下兵馬都散了。黑夜之中，他也跟我失散了。吳三桂的部下遇到了我，急忙送我去獻給大帥。他自然喜歡得什麼似的。他說人家罵他是大漢奸，可是為了我，負上了這惡名也很值得。我很感激他的情意。他是大漢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總之他是對我一片真情，為了我，什麼都不顧了。除他之外，誰也沒這樣做過。

　　“那時候我想，從今以後，可以安安穩穩的過日子了。什麼一品夫人、二品夫人，我也不希罕，只盼再也不必在許多男人手里轉來轉去。

　　“可是……可是……在昆明住了幾年，他封了親王，親王就得有福晉。他元配夫人早已去世。他的弟弟吳三枚來跟我說，王爺為了福晉的事，心下很是煩惱。按理說，應當讓我當福晉，只是我的出身天下皆知，如把我名字報上去求皇上誥封，未免褻瀆了朝廷。我自然明白，他做了親王，嫌我是妓女出身的下賤女子，配不上受皇帝誥封。我不愿讓他因我為難，不等吳三枚的話說完，就說這事好辦，請王爺另選名門淑女作福晉，以免污了他的名頭。他來向我道歉，說這件事很對我不起。

　　“哼，做不做福晉，那有什麼大不了？不過我終究明白，他對我的情意，也不過是這樣罷了。我從王府里搬了出來，因為王爺要正式婚配，要立福晉。

　　“就在那時候，忽然李自成出現在我面前。他已做了和尚。我嚇了一跳。我只道他早已死了，也曾傷心了好幾天，那想到他居然還活著。李自成說他改穿僧裝，只是掩人耳目，同時也不愿留頭，穿清朝的服色。他說他這幾年來天天想念我，在昆明已住了三年多，總想等機會能見我一面，直等到今天。唉，他對我的真情，比吳三桂要深得多罷？他天天晚上來陪我，直到我懷了孕，有了這女娃娃。我不能再見他了，須得立刻回王府去。我跟王爺說，我想念他得很，要陪伴他。王爺對他的福晉從來就沒真心喜歡過，高高興興的接我回去。後來那女娃娃生了下來，也不知他有沒疑心。

　　“這女孩兒在兩歲多那一年，半夜里忽然不見了。我雖然舍不得，但想定是李自成派人來盜去了。這是他的孩子，他要，那也好。他一個人凄然寂寞，有個孩子陪在身邊，也免得這麼孤苦伶仃。哪知道……唉，哪知道全不是這麼一回　事……”

　　突然之間，一點水滴濺上了她手背，提手一看，卻是一滴血。她吃了一驚，看相斗的兩人時，只見吳三桂滿臉鮮血，兀自舞矛惡斗，這一滴血，自然是從他臉上濺出來的。

　　房外官兵大聲吶喊，有人向李自成和九難威嚇，但生怕傷了王爺，不敢進來助戰。

　　吳三桂不住氣喘，眼光中露出恐懼神色。驀地里矛頭一偏，挺矛向陳圓圓當胸刺來。

　　陳圓圓“啊”的一聲驚呼，腦子中閃過一個念頭：“他要殺我！”當的一聲，這一矛給李自成架開了。吳三桂似乎發了瘋，長矛急刺，一矛矛都刺向陳圓圓。李自成大聲喝罵，拚命擋架，再也無法向吳三桂反擊。

　　韋小寶躲在師父身後，大感奇怪：“大漢奸為什麼不刺和尚，卻刺老婆？”隨即明白：“啊，是了，他惱怒老婆偷和尚，要殺了她出氣。”

　　九難卻早看出了吳三桂的真意：“這惡人奸猾之至，他斗不過李自成，便行此毒計。”

　　果然李自成為了救援陳圓圓，心慌意亂之下，杖法立顯破綻。吳三桂忽地矛頭一偏，噗的一聲，刺在李自成肩頭。李自成右手無力，禪杖脫手。吳三桂乘勢而上，矛尖指住了他胸口，獰笑道：“逆賊，還不跪下投降？”李自成道：“是，是。”雙膝緩緩屈下跪倒。

　　韋小寶心道：“我道李自成有什麼了不起，卻也是個貪生……”念頭甫轉，忽見李自成一個打滾，避開了矛尖，跟著搶起地下禪杖，揮杖橫掃，吳三桂小腿上早著。李自成躍起身來，一杖又擊中了吳三桂肩頭，第三杖更往他頭頂擊落。

　　韋小寶卻不知道，當情勢不利之時，投降以求喘息，俟機再舉，原是李自成生平最擅長的策略。當年他舉兵造反，崇禎七年七月間被困于陝西興安縣車箱峽絕地，官軍四面圍困，無路可出，兵無糧，馬無草，轉眼便要全軍覆沒，李自成便即投降，被收編為官軍，待得一出棧道，立即又反。此時向吳三桂屈膝假降，只不過是故伎重施而已。

　　九難心想：“這二人一般的凶險狡猾，難怪大明江山會喪在他二人手里。”

　　眼見李自成第三杖擊落，吳三桂便要腦漿迸裂。陳圓圓忽然縱身扑在吳三桂身上，叫道：“你先殺了我！”

　　李自成大吃一驚，這一杖擊落勢道凌厲，他右肩受傷，無力收杖，當即左手向右一推，砰的一聲大響，鐵禪杖擊在牆上，怒叫：“圓圓，你干什麼？”陳圓圓道：“我跟他做了二十多年夫妻，當年他……他曾真心對我好過。我不能讓他為我而死。”

　　李自成喝道：“讓開！我跟他有血海深仇。非殺了他不可。”陳圓圓道：“你將我一起殺了便是。”李自成歎了口氣，說道：“原來……原來你心中還是向著他。”

　　陳圓圓不答，心中卻想：“如果他要殺你，我也會跟你同死。”

　　屋外眾官兵見吳三桂倒地，又是大聲呼叫，紛紛逼近。一名武將大聲喝道：“快放了王爺，饒你們不死。”正是吳三桂的女婿夏國相，又聽他叫道：“你們的同伴都在這里，倘若傷了王爺一根寒毛，立即個個人頭落地。”

　　韋小寶向外看去，只見沐劍聲、柳大洪等沐王府人眾，徐天川、高彥超、玄貞道人等天地會人眾，趙齊賢、張康年等御前侍衛，驍騎營的參領、佐領，都被反綁了雙手，每人背後一名平西王府家將，執刀架在頸中。

　　韋小寶心想：“就算師父帶得我逃出昆明，這些朋友不免個個死得干干淨淨，要殺吳三桂，也不忙在一時。”當下拔出匕首，指住吳三桂後心，說道：“王爺，大伙兒死在一起，也沒什麼味道，不如咱們做個買賣。”

　　吳三桂哼了一聲，問道：“什麼買賣？”

　　韋小寶道：“你答應讓大伙兒离去，我師父就饒你一命。”李自成道：“這奸賊是反覆小人，說話算不得數。”九難眼見外面被綁人眾，也覺今日已殺不得吳三桂，說道：“你下令放了眾人。我就放你。”

　　韋小寶大聲道：“阿珂呢？那女刺客呢？”夏國相喝道：“帶刺客。”兩名王府家將推著一個少女出來，正是阿珂。她雙手反綁，頸中也架著明晃晃一柄鋼刀。

　　陳圓圓道：“小寶，你……你總得救救我孩兒一命。”

　　韋小寶心道：“這倒奇了，你不求老公，不求姘頭，卻來求我。難道阿珂是我跟你生的？”但他一見了阿珂楚楚可怜的神情，早已打定了主意，就算自己性命不要，也要救她；再加上陳圓圓楚楚可怜的神情，更加不必多想，說道：“你們兩個，”說著向李自成一指，道：“如果親口答允，將阿珂許了給我做老婆，我自己的老婆，豈有不救之理？”

　　九難向他怒目瞪視，喝道：“這當兒還說這等輕薄言語！”

　　陳圓圓和韋小寶相處雖暫，但對他脾氣心意，所知已遠比九難為多，心想這小滑頭若不在此時乘火打劫，混水摸魚，他也不會小小年紀就做上這樣的大官了，便道：“好，我答應了你就是。”韋小寶轉頭問李自成道：“你呢？”李自成臉有怒色，便欲喝罵，但見陳圓圓臉上顯出求懇的神色，當下強忍怒氣，哼了一聲，道：“她說怎樣，就怎樣便了。”

　　韋小寶嘻嘻一笑，向吳三桂道：“王爺，我跟你本來河水不犯井水，何不兩全其美？你做你的平西王，我做我的韋爵爺？”吳三桂道：“好啊，我跟韋爵爺又有什麼過不去了？”韋小寶道：“那麼你下令把我的朋友一起都放了，我也求師父放了你，這好比推牌九，前一道別十，後一道至尊，不輸不贏，不殺不賠。你別想大殺三方，我也不鏟你的莊。有賭未為輸，好過大伙兒一齊人頭落地。”

　　吳三桂道：“就是這麼一句話。”說著慢慢站起。

　　韋小寶道：“請你把世子叫來，再去接了公主。勞駕你王爺親自送我們出昆明城，再請世子陪著公主，回北京去拜堂成親。王爺，咱們話說在前頭，我是放心不下，要把世子作個當頭抵押。如果你忽然反悔，派兵來追，我們只好拿世子來開刀。吳應熊、韋小寶，還有建宁公主，大家唏哩呼嚕，一塊兒見閻王便了，陰世路上，倒也熱鬧好玩。”

　　吳三桂心想這小子甚是精明，單憑我一句話，自不能隨便放我，眼前身處危地，早一刻脫身好一刻，他當機立斷，說道：“大家爽爽快快，就是這麼辦。”提高聲音，叫道：“夏總兵，快派人去接了公主和世子來這里。”夏國相道：“得令。世子已得到訊息，正帶了兵過來。”韋小寶贊道：“好孝順兒子，乖乖弄的東，韭菜炒大蔥！”

　　不多時吳應熊率兵到來，他重傷未愈，坐在一頂暖轎之中，八名親隨抬了，來到房外。

　　吳三桂道：“世子來了，大家走罷。”又下令：“把眾位朋友都松了綁。”對韋小寶道：“你跟師太兩位，緊緊跟在我身後，讓我送你們出城。倘若老夫言而無信，你們自然會在我背心戳上幾刀。師太武功高強，諒我也逃不出她如來佛的手掌心。”

　　韋小寶笑道：“妙極，王爺做事爽快，輸就輸，贏就贏，反明就反明，降清就降清，當真是半點也不含糊的。”

　　吳三桂鐵青著臉，手指李自成道：“這個反賊，可不會是韋爵爺的朋友罷？”

　　韋小寶向九難瞧了一眼，還未回答，李自成大聲道：“我不是這清廷小狗官的朋友。”

　　九難贊道：“好，你這反賊，骨頭倒硬！吳三桂，你讓他跟我們在一起走。”

　　陳圓圓向九難瞧了一眼，目光中露出感激和懇求之情，說道：“師太……”

　　九難轉過了頭，不和她目光相触。

　　吳三桂只求自己活命，殺不殺李自成，全不放在心上，走到窗口，大聲道：“世子護送公主，進京朝見聖上。恭送公主殿下啟駕。”

　　平西王麾下軍士吹起號角，列隊相送。

　　韋小寶和吳三桂并肩出房，九難緊跟身後。韋小寶走到暖轎之前，說道：“貨色真假，查個明白。”掀起轎帘，向內一望，只見吳應熊臉上全無血色，斜倚在內，笑道：“世子，你好。”吳應熊叫道：“爹，你……你沒事罷？”這話是向著吳三桂而說，韋小寶卻應道：“我很好，沒事。”

　　到得三聖庵外，一眼望將出去，東南西北全是密密層層的兵馬，不計其數。韋小寶贊道：“王爺，你兵馬可真不少啊，就是打到北京，我瞧也挺夠了。”吳三桂沉著臉道：“韋爵爺，你見了皇上，倘若胡說八道，我當然也會奏告你跟反賊云南沐家一伙、反賊李自成勾結之事。”韋小寶笑道：“咦，這可奇了。李自成只愛勾結天下第一大美人，怎會勾結我這天下第一小滑頭？”吳三桂大怒，握緊了拳頭，便欲一拳往他鼻梁上打去。

　　韋小寶道：“王爺不可生氣。你老人家望安。千里為官只為財，我倘若去向皇上胡說八道，皇上就有什麼賞賜，總也不及你老人家年年送禮打賞，歲歲發餉出糧。咱哥兒倆做筆生意，我回京之後，只把你贊得忠心耿耿、天下無雙。我又一心一意，保護世子周全。逢年過節，你就送點什麼金子銀子來賜給小將。你說如何？”說著和吳三桂并肩而行。

　　吳三桂道：“錢財是身外之物，韋爵爺要使，有何不可？不過你如真要跟我為難，老夫身在云南，手握重兵，也不來怕你。”

　　韋小寶道：“這個自然，王爺手提一支長矛，勇不可當，殺得天下反賊屁滾尿流。小將今日要告辭了，王爺以前答應我的花差花差，這就賞賜了罷。”

　　九難聽他嘮嘮叨叨的，不斷的在索取賄賂，越聽越心煩，喝道：“小寶，你說話恁地無恥！”韋小寶笑道：“師父，你不知道，我手下人員不少，回京之後，朝中文武百官，宮里嬪妃太監，到處都得送禮。倘若禮數不周，人家都會怪在王爺頭上。”九難哼了一聲，便不再說。

　　其實韋小寶索賄為賓，逃生是主，他不住跟吳三桂談論賄賂，旨在令吳三桂腦子沒空，不致改變主意，又起殺人之念；再者，納賄之後，就不會再跟人為難，乃是官場中的通例，韋小寶這番話，是要讓吳三桂安心，九難自然不明白這中間的關竅。

　　果然吳三桂心想：“他要銀子，事情便容易辦。”轉頭對夏國相道：“夏總兵，快去提五十萬兩銀子，犒賞韋爵爺帶來的侍衛官兵，再給韋爵爺預備一份厚禮，請他帶回京城，代咱們分送。”夏國相應了，轉頭吩咐親信去辦。

　　吳三桂和韋小寶都上了馬，并騎而行，見九難也上了馬，緊貼在後，知道這尼姑武功出神入化，休想逃得出她手下，又想：“如此善罷，倒也是美事，否則我就算能殺了這尼姑和小滑頭，殺了李自成和一眾反賊，戕害欽差，罪名極大，非立即起兵不可。此時外援尚未商妥，手忙腳亂，事非萬全。哼，日後打到北京，還怕這小滑頭飛上了天去？”當下也不想反悔，和九難、韋小寶一同去安阜園迎接了公主，一直送出昆明城外。

　　眾兵將雖均懷疑，但見王爺安然無恙，也就遵令行事，更無矣詔。

　　韋小寶檢點手下兵馬人眾，阿珂固然隨在身側，其餘天地會和沐王府人眾，以及侍衛官兵，全無缺失，向吳三桂笑道：“王爺遠送出城，客氣得緊。此番蒙王爺厚待，下次王爺來到北京，由小將還請罷。”吳三桂哈哈大笑，說道：“那定是要來叨擾韋爵爺的。”兩人拱手作別。

　　吳三桂走到公主轎前，請安告辭，然後探頭到吳應熊的暖轎之中，密密囑咐了一陣，這才帶兵回城。

　　韋小寶見吳三桂部屬雖無突擊之意，終不放心，說道：“這家伙說話不算數，咱們得快走，离開昆明越遠越好。”當即拔隊起行。行出十余里，見後無追兵，這才駐隊稍歇。

　　李自成向九難道：“公主，蒙你相救，使我不死于大漢奸手下，實是感激不盡。你這就請下手罷。”說著拔出佩刀，倒轉刀柄，遞了過去。

　　九難嘿的一聲，臉有難色，心想：“他是我殺父的大仇人，此仇豈可不報？但他束手待宰，我倒下不了手。”轉頭向阿珂望了一眼，沉吟道：“原來她……她是你的女兒……”阿珂大聲道：“他不是我爹爹。”九難怒道：“胡說，你媽媽親口認了，難道還有假的？”

　　韋小寶忙道：“他自然是你爹爹，他和你媽媽已將你許配給我做老婆啦，這叫做父母之命……”

　　阿珂滿腔怨憤，一直無處發泄，突然縱起身來，劈臉便是一拳。韋小寶猝不及防，這一拳正中鼻梁，登時鮮血長流。韋小寶“啊喲”一聲，叫道：“謀殺親夫啦。”

　　九難怒道：“兩個都不成話！亂七八糟！”

　　阿珂退開數步，小臉脹得通紅，指著李自成怒道：“你不是我爹爹！那女人也不是我媽媽。”指著九難道：“你……你不是我師父。你們……你們都是壞人，都欺侮我。我……我恨你們……”突然掩面大哭。

　　九難歎了口氣，道：“不錯，我不是你師父，我將你從吳三桂身邊盜來，原來是不安好心。你……你這就自己去罷。你親生父母，卻是不可不認。”阿珂頓足道：“我不認，我不認。我沒爹沒娘，也沒師父。”韋小寶道：“你有我做老公！”

　　阿珂怒極，拾起一塊石頭，向他猛擲過去。韋小寶閃身避開。阿珂轉過身來，沿著小路往西奔去。韋小寶道：“喂，喂，你到哪里去？”阿珂停步轉身，怒道：“總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韋小寶不敢再追，眼睜睜的由她去了。

　　九難心情郁郁，向李自成一擺手，一言不發，縱馬便行。

　　韋小寶道：“岳父大人，我師父不殺你了，你這就快快去罷。”李自成心中也是說不出的不痛快，向著韋小寶怒目而視。韋小寶給他瞧得周身發毛，心中害怕，退了兩步。

　　李自成“呸”的一聲，在地下吐了口唾沫，轉身上了小路，大踏步而去。

　　韋小寶搖了搖頭，心想：“阿珂連父母都不認，我這老公自然更加不認了。”一回　頭，見徐天川和高彥超手執兵刃，站在身後。他二人怕李自成突然行凶，傷害了韋香主。

　　徐天川道：“這人當年翻天覆地，斷送了大明的江山，到老來仍是這般英雄氣概。”韋小寶伸伸舌頭，道：“厲害得很。”問道：“那罕帖摩帶著麼？”徐天川道：“這是要緊人物，不敢有失。”韋小寶道：“很好，兩位務須小心在意，別讓他中途逃了。”

　　一行人首途向北。韋小寶過去和沐劍聲、柳大洪等寒喧。沐劍聲等心情也是十分不快，都想：“我們這一伙人的性命，都是他給救的，從今而後，沐王府怎麼還能跟天地會爭什麼雄長？”柳大洪說道：“韋香主，扳倒吳三桂什麼的，這事我們也不能再跟天地會比賽了。請你稟告陳總舵主，便說沐王府從此對天地會甘拜下風。韋香主的相救之德，只怕這一生一世，我們也報答不了啦。”

　　韋小寶道：“柳老爺子說哪里話來？大家死里逃生，這條性命，人人都是揀回來的。”柳大洪恨恨的道：“劉一舟這小賊，總有一日，將他千刀萬剮。”韋小寶問道：“是他告的密？”柳大洪道：“不是他還有誰？這家伙……這家伙……”說到這里，只氣得白須飛揚。韋小寶道：“他留在吳三桂那里了嗎？”沐劍聲道：“多半是這樣。那天柳師父派他去打探消息，給吳三桂的手下捉了去。當天晚上，大隊兵馬就圍住了我們住所。我們住得十分隱秘，若不是這人說的，吳三桂決不能知道。”說到這里，長長歎了口氣，道：“只可惜敖大哥為國殉難。”向韋小寶抱拳道：“韋香主，天地會今後如有差遣，姓沐的自當效命。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這就別過了。”

　　韋小寶道：“這里還是大漢奸的地界，大伙兒在一起，人手多些。待得出了云南，咱們再各走各的罷。”沐劍聲搖搖頭，說道：“多謝韋香主好意，倘若再栽在大漢奸手里，我們也沒臉再做人了。”心想“沐王府已栽得到了家，再靠清廷官兵保護，還成什麼話？”帶領沐王府眾人，告別而去。

　　沐劍屏走在最後，走出幾步，回身說道：“我去了，你……你好好保重。”韋小寶道：“是。你也自己保重。”低聲道：“你跟著哥哥，別回神龍島去了。我天天想著你。”沐劍屏點點頭，小聲道：“我也是……”韋小寶牽過自己坐騎，將韁繩交在她手里，說道：“我這匹馬給你。”沐劍屏眼圈一紅，接過了韁繩，跨上馬背，追上沐劍聲等人去了。

## 第三十三回　誰無癇疾難相笑　各有風流兩不如

　　行了幾日，离昆明已遠，始終不見吳三桂派兵馬追來，眾人漸覺放心。

　　這天將到曲靖，傍晚時分，四騎馬迎面奔來，一人翻身下馬，對驍騎營的前鋒說道，有緊急軍情要稟告欽差大臣。韋小寶得報，當即接見，只見當先一人身材瘦小，面目黝黑，正要問他有何軍情，站在他身後的錢老本忽道：“你不是鄺兄嗎？”那人躬身道：“兄弟鄺天雄，錢大哥你好。”韋小寶向錢老本瞧去。錢老本點了點頭，低聲道：“是自己人。”韋小寶道：“很好，鄺老兄辛苦了，咱們到後邊坐。”

　　來到後堂，身後隨侍的都是天地會兄弟。錢老本道：“鄺兄弟，這位就是我們青木堂韋香主。”鄺天雄抱拳躬身，說道：“天父地母，反清復明。赤大堂古香主屬下鄺天雄，參見韋香主和青木堂眾位大哥。”韋小寶道：“原來是赤火堂鄺大哥，幸會，幸會。”

　　錢老本跟這鄺天雄當年在湖南曾見過數次，當下替他給李力世、祁清彪、風際中、徐天川、玄貞道人、高彥超等人引見了。鄺天雄所帶三人，也都是赤火堂的兄弟。眾人知道赤火堂該管貴州，再行得數日便到貴州省境，有本會兄弟前來先通消息，心下甚喜。

　　韋小寶道：“自和古香主在直隸分手，一直沒再見面，古香主一切都順利罷？”鄺天雄道：“古香主好。他吩咐屬下問候韋香主和青木堂眾位大哥。我們得知韋香主和眾位大哥近來干了許多大事出來，好生仰慕，今日拜見，實是三生有幸。”韋小寶笑道：“大家自己兄弟，客氣話不說了。我們過得幾日，就到貴省，盼能和古香主敘敘。”鄺天雄道：“古香主吩咐屬下報韋香主，最好請各位改道向東，別經貴州。”韋小寶和群雄都是一愕。

　　鄺天雄道：“古香主說，他很想跟韋香主和眾位大哥相敘，但最好在廣西境內會面。”韋小寶問道：“那為甚麼？”鄺天雄道：“我們得到消息，吳三桂派了兵馬，散在宣威、虹橋鎮、新天堡一帶，想對韋香主和眾位大哥不利。”

　　青木堂群雄都是“啊”的一聲，韋小寶又驚又怒，罵道：“他奶奶的，這奸賊果然不肯就這樣認輸。他連兒子的性命也不要了。”鄺天雄道：“吳三桂十分陰毒，他派遣了不少好手，說要纏住韋香主身邊一位武功極高的師太，然後將他兒子、韃子公主、韋香主三人擄去，其餘各人一概殺死滅口。眼下曲靖和霸益之間的松韶關已經封關，誰也不得通行，我們四人是從山間小路繞道來的，生怕韋香主得訊遲了，中了這大漢奸的算計，因此連日連夜的趕路。”

　　韋小寶見這四人眼睛通紅，面頰凹人，顯是疲勞已極，說道：“四位大哥辛苦了，實在感激得很。”鄺天雄道：“總算及時把訊帶到，沒誤了大事。”言下甚是喜慰。

　　韋小寶問屬下諸人：“各位大哥以為怎樣？”錢老本道：“鄺大哥可知吳三桂埋伏的兵馬，共有多少？”鄺天雄道：“吳三桂來不及從昆明派兵，聽說是飛鴿傳書，調齊了滇北和黔南的兵馬，共有三萬多人，”眾人齊聲咒罵。韋小寶所帶部屬不過二千來人，還不到對方的一成，自是寡不敵眾。

　　錢老本又問：“古香主要我們去廣西何處相會？”鄺天雄道：古香主已派人知會廣西家後堂馬香主，韋香主倘若允准，三位香主便在廣西潞城相會從這里東去潞城，道路不大好好走，路也遠了，不過沒吳三桂的兵馬把守，家後堂兄弟沿途接應，該當不出亂子。”

　　韋小寶聽得吳三桂派了三萬多人攔截，心中早就寒了，待聽得古香主已布置妥貼，馬香主派人接應，登時精神大振，說道：“好，咱們就去潞城。吳三桂這老小子，他媽的，總有一天要他的好看。”當即下令改向東南。命鄺天雄等四人坐在大車中休憩。

　　眾軍聽說吳三桂派了兵在前截殺，無不驚恐，均知身在險地，當下加緊趕路，一路上不敢驚動官府，每晚均在荒郊扎營。

　　不一日來到潞城。天地會家後堂香主馬超興、赤火堂香主古至中，以及兩堂屬下的為首兄弟都已在潞城相候。三堂眾兄弟相會，自有一番親熱。當晚馬超興大張筵席，和韋小寶及青木堂群雄接風。

　　席上群雄說起沐王府從此對天地會甘拜下風，都是興高采烈。

　　筵席散後，赤火堂哨探來報，吳三桂部屬得知韋小寶改道入桂，提兵急追，到了廣西邊境，不敢再過來，已急報昆明請示，是否改扮盜賊，潛人廣西境內行事。馬超興笑道：“廣西不歸吳三桂管轄。這奸賊倘若帶兵越境，那是公然造反了。他如派兵改扮盜賊，想把這筆帳推在廣西孔四貞頭上，匆匆忙忙的，那也來不及了。”

　　眾人在潞城歇了一日。韋小寶終覺离云南太近，心中害怕，催著東行。第三天早晨和古至中及赤火堂眾兄弟別過了，率隊而東。馬超興和家後堂眾兄弟一路隨伴。眼見离云南越來越遠，韋小寶也漸放心……

　　在途非止一月到得桂中，一眾侍衛官兵驚魂大定，故態復萌，才重新開始勒索州縣，騷擾地方。這一日來到柳州，當地知府聽得公主到來，竭力巴結供應，不在話下。一眾御前侍衛和驍騎營官兵也是如魚得水，在城中到處大吃大玩。

　　第三日傍晚，韋小寶在廂房與馬超興及天地會眾兄弟閒談。御前侍衛班領張康年匆匆進來，叫了聲：“韋副總管。”便不再說下去，神色甚是尷尬。韋小寶見他左臉上腫了一塊，右眼烏黑，顯是跟人打架吃了虧，心想：“御前侍衛不去打人，人家已經偷笑了，有誰這樣大膽，竟敢打了他？”他不愿御前侍衛在天地會兄弟前失了面子，向馬超興道：“馬大哥請寬坐，兄弟暫且失陪。”馬超興道：“好說。韋爵爺請便。”

　　韋小寶走出廂房。張康年跟了出來，一到房外，便道：“稟告副總管：趙二哥給人家扣住了。”他說的趙二哥，便是御前侍衛的另…個領班趙齊賢。韋小寶罵道：“他媽的，誰有這般大膽，是柳州守備？還是知府衙門？犯了甚麼事？殺了人麼？”心想若不是犯了人命案子，當地官府決不敢扣押御前侍衛。

　　張康年神色忸怩，說道：“不是官府扣的，是……是在賭場里。”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他奶奶的，柳州城的賭場膽敢扣押御前侍衛，當真是天大的新聞了。你們輸了錢，是不是？”張康年點點頭，苦笑道：“我們七個兄弟去賭錢，賭的是大小。他媽的，這賭場有鬼，竟一連開了十三記大，我們七個已輸了千多兩銀子。第十四記上，趙二哥和我都說，這一次非開小不可……”韋小寶搖頭道：“錯了，錯了，多半還是開大。”張康年道：“可惜我們沒請副總管帶領去賭，否則也不會上這個當，我們七人把身邊的銀子銀票都掏了出來，押了個小。唉！”韋小寶笑道：“開了出來，又是個大。”

　　張康年雙手一攤，作個無可奈何之狀，說道：“寶官要收銀子，我們就不許，說道天下賭場，那有連開十四個大之理，定是作弊。賭場主人出來打圓場，說道這次不算，不吃也不賠。趙二哥說不行，這次本來是小，寶官做了手腳，我們已輸了這麼多錢，這次明明大贏，怎能不算？”

　　韋小寶笑罵：“他媽的，你們這批家伙不要臉，明明輸了卻去撤賴，別說連開十四記大，就是連開甘四記，我也見過。”

　　張康年道：“那賭場主人也這麼說。趙二哥說道，我們北京城里天子腳下，就沒這個規矩。他一發脾氣，我就拔了刀子出來。賭場主人嚇得臉都白了，說道承蒙眾位侍衛大人瞧得起，前來耍幾手，我們怎敢贏眾位大人的錢，眾位大人輸了多少錢，個人盡數奉還就是。趙二哥就說，好啦，我們沒輸，只是給你騙了三千一百五十三兩銀子，零頭也不要了，算我們倒霉、你還我們三千兩就是。”

　　韋小寶哈哈大笑，一路走入花園，問道：“那不是發財了嗎？他賠不賠？”

　　張康年道：“這開賭場的倒也爽氣，說道交朋友義氣為先，捧了三千兩銀子，就交給趙二哥。趙二哥接了，也不多謝，說道你招子亮，總算你運氣，下次如再作弊騙人，可放你不過。”韋小寶皺眉道：“這就是趙齊賢的不是了。人家給了你面子，再讓你雙手捧了白花花的銀子走路，又有面子，又有夾里，還說這些話作甚？”

　　張康年道：“是啊，趙二哥倘若說幾句漂亮話，謝他一聲，也就沒事了。可是，他拿了銀子還說話損人……”韋中寶道：“對啦！咱們在江湖上混飯吃，偷搶拐騙，甚麼都不妨，可不能得罪了朋友。有道是：‘光棍劈竹不傷筍。’”張康年應道：“是，是。”心中卻想：“咱們明明在宮里當差，你官封欽差大臣，一等子爵，怎麼叫作在江湖上混飯吃？”

　　韋小寶又問：“怎麼又打起來啦？那賭場主人武功很高嗎？”

　　張康年道：“那倒不是。我們六人拿了銀子，正要走出賭場，賭客中忽然有個人罵道：‘他媽的，發財這麼容易，我們還賭個屁？不如大伙兒都到皇宮里去伺候皇帝……皇帝……好啦。’副總管，這反賊說到皇上之時，口出大不敬的言語，我可不敢學著說。”

　　韋小寶點頭道：“我明白，這家伙膽子不小哇。”

　　張康年道：•‘可不是嗎？我們一聽，自然心頭火起。趙二哥將銀子往桌上一丟，拔出刀來，左手便去揪那人胸口。那人砰的一拳，就將趙二哥打得暈了過去。我們余下六人一齊動手。這反賊的武功可也真不低，我瞧也沒瞧清，臉上已吃了一拳，直摔出賭場門外，登時昏天黑地，也不知道後來怎樣了。等到醒來，只見趙二哥和五個兄弟都躺在地下。那人一只腳踹住了趙二哥的腦袋，說道：這里六只畜生，一千兩銀子一只。你快去拿銀子來贖。老子只等你兩個時辰，過得兩個時辰不見銀子，老子要宰來零賣了。十兩銀子一斤，要是生意不差，一頭畜生也賣得千多兩銀子。”

　　韋小寶又是好笑，又是吃驚，問道：“這家伙是甚麼路道，你瞧出來沒有？”張康年道：“這人個子很高大，拳頭比飯碗還大，一臉花白絡腮胡子，穿得破破爛爛的，就像是個老叫化。”韋小寶問道：“他有多少同伴？”張康年道：“這個……這個……屬下倒不大清楚。賭場里的睹客，那時候有十七八個，也不知是不是他一伙。”

　　韋小寶知他給打得昏天黑地，當時只求脫身，也不敢多瞧，尋思：“這老叫化定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漢，見到侍衛們賭得賴皮，忍不住出手，真要宰了他們來零賣，倒也不見得。我看也沒甚麼人肯出十兩銀子，去買趙齊賢的一斤肉。我如調動大隊人馬去打他一人，那不是好漢行徑。”又想，“這老叫化武功很好，倘若求師父去對付，自然手到擒來，可是師父怎肯去為宮里侍衛出力？這件事如讓馬香主他們知道了，定會笑我屬下這些侍衛膿包得緊。”覺得就是派風際中、徐天川他們去也不妥當。

　　突然間想起兩個人來，說道：“不用著急，我這就親自去瞧瞧。”張康年臉有喜色，道：“是，是。我去叫人，帶一百人去總也夠了。”韋小寶搖頭道：“不用帶這許多，”張康年道：“副總管還是小心些為是。這老叫化手腳可著實了得。”

　　韋小寶笑道：“不怕，都有我呢。”回人自己房中取了一大疊銀票，十幾錠黃金，放在袋里，走到東邊偏房外，敲了敲門，說道：“兩位在這里麼？”

　　房門打開，陸高軒迎了出來，說道：“請進。”韋小寶道：“兩位跟我來，咱們去辦一件事。”陸高軒和胖頭陀二人穿著驍騎營軍士的服色，一直隨伴著韋小寶，在昆明和一路來回，始終沒出手辦甚麼事，生怕給人瞧破了形跡，整日價躲在屋里，早悶得慌了，聽韋小寶有所差遣，興興頭頭的跟了出來。

　　張康年見韋小寶只帶了兩名驍騎營軍士，心中大不以為然，說道：“副總管，屬下去叫些侍衛兄弟來侍候副總管。”韋小寶道：“不用，人多反而麻煩。你叫一百個人，要是都給他拿住了，一千兩銀子一個，就得十萬兩，我可有點兒肉痛了。咱們這里四個人，只不過四千兩，那是小事，不放在心上。”張康年知他是說笑，但見他隨便帶了兩名軍土，就孤身犯險，實在太也托大，說道：“是，是。不過那反賊武功當真是很高的。”韋小寶道：“好，我就跟他比比，倘若輸了，只要他不是切了我來零賣，也沒甚麼大不了。”

　　張康年皺起眉頭，不敢再說。他可不知這兩個驍騎營軍土是武林中的第一流人物，賭場中一個無賴漢，不論武功高到怎樣，神龍教的兩大高手總不會拾奪不下。

　　當下張康年引著韋小寶來到賭場，剛到門口，聽得場里有人大聲吆喝：“我這里七點一對，夠大了罷？”另一人哈哈大笑，說道：“對不起之至，兄弟手里，剛好有一對八點。”跟著拍的一聲，似是先一人將牌拍在桌上，大聲咒罵。

　　韋小寶和張康年互瞧了一眼，心想：“怎麼里面又賭起來了？”韋個寶邁步進去，張康年畏畏縮縮的跟在後面。陸高軒和胖頭陀二人走到廳口，便站住了，以待韋小寶指示。

　　只見廳中一張大台，四個人分坐四角，正在賭錢。趙齊賢和五名侍衛仍是躺在地上。東邊坐的是個絡腮胡子，衣衫破爛，破洞中露出毛茸茸的黑肉來，自是那老叫化了。南邊坐著個相貌英俊的青年書生。韋個寶一征，認得這人是李西華，當日在北京城里曾經會過，他武功頗為了得，曾中過陳近南的一下“凝血神抓”，此後一直沒再見面，不料竟會在柳州的賭場中重逢。西首坐的是個鄉農般人物，五十歲左右年紀，神色愁苦，垂眉低目，顯然已輸得抬不起頭來。北首那人形相極是奇特，又矮又胖，全身宛如個肉球，衣飾偏又十分華貴，長袍馬褂都是錦緞，臉上五宮擠在一起，倒似給人硬生生的搓成了一團模樣。這矮胖子手里拿著兩張骨牌，一雙大眼眯成一線，全神貫注的在看牌。

　　韋小寶心想：“這李西華不知還認不認得我？隔了這許多時候，我今日穿了官服，多半不認得了，卻不忙跟他招呼。”笑道：“四位朋友好興致，兄弟也來賭一手，成不成啊？”說著走近身去，只見台上堆著五六千兩銀子，倒是那鄉下人面前最多。他是大贏家，卻滿臉大輸家的凄涼神氣，可有點兒奇怪。

　　那矮胖子伸著三根胖手指慢慢摸牌，突然間“啊哈”一聲大叫，把韋小寶嚇了一跳。只聽他哈哈大笑，說道：“妙極，妙極！這一次還不輸到你跳？”拍的一聲，將一張牌拍在桌上，是張十點“梅花”。韋小寶心想：“他手里的另一張脾，多半也是梅花，梅花一對，贏面極高。”那矮胖子笑容滿面，拍的一聲，又將一張牌拍在桌上。余人一看之下，都是一楞，隨即縱聲大笑，原來是張“四大”，也是十點，十點加十點，乃是個別十，牌九中小到無可再小。他又是閒家，就算莊家也是別十，別十吃別十，還是莊家贏。那鄉農卻仍是愁眉苦臉、半絲笑容也無。韋小寶一看他面前的牌，是一對九，他正在做莊，跟矮胖子的牌相差十萬八千里，心想：“這人不動聲色，是個最厲害的賭客。”

　　矮胖子問道：“有甚麼好笑？”對那鄉農說：“我一對十點，剛好贏你一對九點。一百兩銀子，快賠來。”那鄉農搖搖頭道：“你輸了！”矮胖子大怒，叫道：“你講不講理？你數，這張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點，那張脾也是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點。還不是十點一對？”

　　韋小寶向張康年瞧了一眼心道：“這矮胖子來當御前侍衛，倒也挺合適，贏了拿錢，輸了便胡賴。”

　　那鄉農仍舊搖搖頭，道：“這是別十，你輸了。”矮胖子怒不可遏，跳起身來，不料他這一跳起，反而矮了個頭，原來他坐在凳上，雙腳懸空，反比站在地下為高。他伸著胖手，指著鄉農鼻子，喝道：“我是別十，你是別九，別十自然大過你的別九。”那鄉農道：“我是一對九，你是別十，別十就是沒點兒。”矮胖子道：“這不明明欺侮人嗎？”

　　韋小寶再也忍耐不住，插口道：“老兄，你這個不是一對兒。”說著從亂牌中撿出一張梅花，一張四大，跟另外兩張梅花、四六分別湊成了對子，說迢：“這才是一對，你兩張十點花樣不同，梅花全黑，四大有紅，不是對子。”矮胖子兀自不服，指著那一對九點，道：“你這兩張九點難道花樣同了？一張全黑，一張有紅。大家都不同，還是十點大過九點。”韋小寶覺得這人強辭奪理，一時倒也說不明白，只得道：“這是牌九的規矩，向來就是這樣的。矮胖子道：•：“就算向來如此，那也不通。不通就不行，咱們講不講理？”

　　李西華和老叫化只是笑吟吟的坐著，并不插嘴。韋小寶笑道：“賭錢就得講規矩，倘若沒規矩，又怎樣賭法？”那矮胖子道：“好，我問你這小娃娃：為甚麼我這一對十點，就贏不了他一對九點？”說著拿起兩張梅花，在前面一拍。韋小寶道：“咦，你剛才不是這兩張牌。”矮胖子怒極，兩邊腮幫子高高脹起，喝道：“混帳小子，誰說我不是這兩張牌？”拿起一對梅花，隨手翻過，在身前桌上一拍，又翻了過來，說道：“剛才我就拍過一拍，留下了印子，你倒瞧瞧！”

　　只見桌面牌痕清晰，一對梅花的點子凸了起來，手勁實是了得。韋小寶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那鄉農道：“對，對，是老兄贏。這里是一百兩銀子。”拿過一只銀元寶，送到矮胖子身前，跟著便將三十二張牌翻轉，搓洗了一陣，排了起來，八張一排，共分四排，擺得整整齊齊，輕輕將一疊牌推到桌子正中，跟著將身前的一大堆銀子向前一堆。

　　韋小寶眼尖，已見到桌上整整齊齊竟有三十二張牌的印子，雖然牌印遠不及那對梅花之深，只淡淡的若有若無，但如此舉重若輕的手法，看來武功不在那矮胖子之下。他將牌子一推，已將牌印大部分遮沒。韋小寶一瞥之就際，已看到一對對天牌、地牌、人牌全排在一起，知道那鄉農在暗中弄鬼。

　　那矮胖子將二百兩銀子往天門上一押，叫道：“擲骰子，擲骰子！”又向李西華和老叫化道：“快押，這麼慢吞吞的。”李西華笑道：“老兄這麼性急，還是你兩個對賭罷。”矮胖子道：“很好。”轉頭問老叫化：‘‘你押不押？”老叫化搖頭道：“不押，別十贏別九，這樣的牌九我可不會。”矮胖子怒道：“你說我不對？”老叫化道：“我說自己不會，可沒說你不對。”矮胖子氣忿忿的罵道：“他媽的，都不是好東西。喂，你這小娃娃在這里嘰哩咕嚕，卻又不賭？”這句是對著韋小寶而說。

　　韋小寶笑道：“我幫莊。這位大哥，我跟你合伙做莊行不行？”說著從懷里抓了八九個小金錠出來，放在桌上，金光燦爛的，少說也值得上千兩銀子。那鄉農道：“好，你小兄弟福大命大，包贏。”矮胖子怒道：“你說我包輸？”韋小寶笑道：“你如怕輸，少押一些也成。”矮胖子大怒，說道：“再加二百兩。”又拿兩只元寶押在天門。

　　那鄉農道：“小兄弟手氣好，你來擲骰子罷。”韋小寶道：“好！”拿起骰子在手中一掂，便知是灌了鉛的，不由得大喜，心想：“這里賭場的骰子，果然也有這調調兒。”他本來還怕久未練習，手法有些生疏了，但一拿到灌鉛的骰子，登時放心，口中念念有詞，“天靈靈，地靈靈，賭神菩薩第一靈，骰子小鬼抬元寶，一只一只抬進門！通殺！“口中一喝，手指轉了一轉，將骰子擲了出去，果然是個七點，天門拿第一副，莊家拿第三副。

　　韋小寶看了桌上脾印，早知矮胖子拿的是一張四六，一張虎頭，只有一點，己方卻是個地牌對，對那鄉農道：“老兄，我擲骰子，你看牌，是輸是贏，各安天命。”那鄉農拿起牌來摸了摸，便合在桌上。

　　矮胖子“哈”的一聲，翻出一張四六，說道：“十點，好極！“’又是“哈”的一聲，翻出一張虎頭，說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點，好極。”伸手翻開莊家的脾，說道：“一二三四，一共四點，我是廿一點，吃你四點，贏了！”韋小寶跟那鄉農面面相覷。矮胖子道：“快賠來！”

　　韋小寶道：“點子多就贏，點子少就輸，不管天杠地杠，有對沒對，是不是？”矮胖子道：“怎麼不是？難道點子多的還輸給少的？你這四點想贏我廿一點麼？”韋小寶道：“很好，就是這個賭法。”賠了他四小錠金子，說：“每錠黃金，抵銀一百兩，你再押。”

　　矮胖子大樂，笑道：“仍是押四百兩，押得多了，只怕你們輸得發急。”

　　韋小寶看了桌上牌印，擲了個五點，莊家先拿牌，那是一對天牌。矮胖子一張長三，一張板凳，兩張牌加起來也不及一張天牌點子多，口中喃喃咒罵，只好認輸，當下又押了四百兩銀子，三副牌賭下來，矮胖子輸得干干淨淨，面前一兩銀子也不剩了。

　　他滿臉脹得通紅，便如是個血球，兩只短短的胖手在身邊東摸西摸，再也摸不到甚麼東西好押，忽然提起躺在地下的趙齊賢，說道：“這家伙總也值得幾百兩罷？我押他。”說著將趙齊賢橫在桌上一放，趙齊賢給人點了穴道，早已絲毫動彈不得。

　　那老叫化忽道：“且慢，這幾名御前侍衛，是在下拿往的，老兄怎麼拿去跟人賭博？”矮胖子道：“借來使使，成不成？”老叫化道：“倘若輸了，如何歸還？”矮胖子一怔，道：“不會輸的。”老叫化道：“倘若老兄手氣不好，又輸了呢？”矮胖子道：“那也容易。這當兒柳州城里，御前侍衛著實不少，我去抓幾名來賠還你便是…”老叫化點點頭，說道：“這倒可以。”矮胖子催韋小寶：“快擲骰子。”

　　這一方牌已經賭完，韋小寶向那鄉農道：“請老兄洗牌疊牌，還是老樣子。”那鄉農一言不發，將三十二張骨牌在桌上搓來搓去，洗了一會，疊成四方。韋小寶吃了一驚，桌上非但不見有新的牌印，連原來的牌印，也給他潛運內力一陣推搓，都己抹得干干淨淨，唯有縱橫數十道印痕，再也分不清點子了。倘若矮胖子押的仍是金銀，韋小寶大可不理，讓這鄉農跟他對賭，誰輸誰贏，都不相干。但這時天門上押的是趙齊賢，這一莊卻非推不可，既不知大牌疊在何處，骰子上作弊便無用處，說道：“兩人對賭，何必賭脾九？不如來擲骰子，誰的點子大，誰就贏了。”

　　矮胖子將一個圓頭搖得博浪鼓般，說道：“老子就是愛賭牌九。”韋小寶道：“你不懂牌九，又賭甚麼？”矮胖子大怒，一把捉住他胸口提了起來，一陣搖晃，說逍：“你奶奶的，你說我不懂牌九？”

　　韋小寶給他這麼一陣亂搖，全身骨骼格格作響，忽聽得身後有人叫道：“快放手，使不得！”正是胖頭陀的聲音。

　　那矮胖子右手將韋小寶高高舉在空中，奇道：“咦，你怎麼來了？為甚麼使不得？”只聽陸高軒的聲音道：“這一位韋……韋大人，大有來頭，千萬得罪不得，快快放下。”矮胖子喜道：“他……他是韋……韋……他媽的韋小寶？哈哈，妙極，妙極了！我正要找他，哈哈，這一下可找到了。”說著轉身便向門外走去，右手仍是舉著韋小寶。

　　胖頭陀和陸高軒雙雙攔住。陸高軒道：“瘦尊者，你既已知道這位韋大人來歷，怎麼仍如此無禮？快快放下。”矮胖子道：“就是教主親來，我也不放。除非拿解藥來。”胖頭陀道：“快別胡鬧，你又沒服豹……那個丸藥，要解藥干甚麼？”矮胖子道：“哼，你懂得甚麼？快讓開，別怪我跟你不客氣。”

　　韋小寶身在半空，聽著三人對答，心道：“原來這矮胖子就是胖頭陀的師兄瘦頭陀，難怪胖得這等希奇，矮得如此滑稽。”那日在慈宁宮中，有個大肉球般的怪物躲在假太后被窩里，光著身子抱了她逃出宮去。韋小寶後來詢問胖頭陀和陸高軒，知道是胖頭陀的師兄瘦頭陀，只困那天他逃得太快，沒看清楚相貌，以致跟他賭了半天還認他不出。

　　轉念又想：“胖頭陀曾說，當年他跟師兄瘦頭陀二人，奉教主之命赴海外辦事，未能依期趕回，以致所服豹胎易筋丸的毒性發作，胖頭陀變得又高又瘦，瘦頭陀卻成了個矮胖子。現下他二人早已服了解藥，原來的身形也已變不回了，這矮胖子又要解藥來干甚麼？啊，是了，假太后老婊子身上的豹胎易筋丸毒性未解，這瘦頭陀限她睡在一個被窩里，自然是老相好了。”大聲道：“你要豹胎易筋丸解藥，還不快快將我放下？”

　　瘦頭陀一聽到“豹胎易筋丸”五字，全身肥肉登時一陣發顫，右臂一曲，放下韋小寶，伸出左手，叫道：“快拿來。”韋小寶道：“你對我如此無禮，哼！哼！你剛才說甚麼話？”瘦頭陀突然一縱而前，左手按住了韋小寶後心，喝道：“快取出解藥來。”他這肥手所按之處，正是“大椎穴”，只須掌力一吐，韋小寶心脈立時震斷。

　　胖頭陀和陸高軒同時叫道：“使不得！”叫聲末歇，瘦頭陀身上已同時多了三只手掌。老叫化的手掌按住了他頭頂“百會穴”，李西華的手掌按在他後腦的“玉枕穴”，那鄉農的手掌卻按在他臉上，食中二指分別按在他眼皮之上。百會、玉枕二穴都是人身要穴，而那鄉農的兩根手指更是稍一用力便挖出了他眼珠。那瘦頭陀實在生得太矮，比韋小寶還矮了半個頭，以致三人同時出手，都招呼在他那圓圓的腦袋之上，連胸背要穴都按不到。

　　胖頭陀和陸高軒見三人這一伸手，便知均是武學高手，三人倘若同時發勁，只怕立時便將瘦頭陀一個肥頭擠得稀爛，齊聲又叫：“使不得！”

　　老叫化道：“矮胖子，快放開了手。”瘦頭陀道：“他給解藥，我便放。”老叫化道：“你不放開，我要發力了！”瘦頭陀道：“反正是死，那就同歸于盡……”突然之間，胖頭陀的右掌已搭在老叫化脅下，陸高軒一掌按住李西華後頸。胖陸二人站得甚近，身上穿的是驍騎營軍士服色，老叫化和李西華雖從他二人語氣之中知和瘦頭陀相識，沒料到這二人竟是武功高強之至，一招之間，便已受制。胖陸二人同時說道：“大家都放手罷。”

　　那鄉農突從瘦頭陀臉上撤開手掌，雙手分別按在胖陸二人後心，說道：“還是你們二位先放手。”李西華笑道：“哈哈，真是好笑，有趣，有趣！”一撤手掌，快如閃電般一縮一吐，已按上了那鄉農的頭頂。

　　這一來，韋小寶、瘦頭陀、李西華、陸高軒、胖頭陀、鄉農、老叫化七人連環受制，每人身上的要害都處于旁人掌底。霎時之間六人便如泥塑木雕一般，誰都不敢稍動，其中只有韋小寶是制于人而不能制人，至于制住自己要害之人到底是甚麼來頭，也只有韋小寶知道，其餘六人卻均莫名其妙。

　　韋小寶叫道：“張康年！”這時賭場之中，除了縮在屋角的幾名伙計，只張康年一人閒著，他應道：“喳！”刷的一聲，拔了腰刀。瘦頭陀叫道：“狗侍衛，你有種就過來。”張康年舉起腰刀，生怕這矮胖子傷了韋小寶，竟不敢走近一步。

　　韋小寶身在核心，只覺生平遭遇之奇，少有逾此，大叫：“有趣，有趣！矮胖子，你一掌殺了我不打緊，你自己死了也不打緊，可是這豹胎易筋丸的解藥，你就一輩子拿不到了。你那老姘頭，全身一塊塊肉都要爛得掉下來，先爛成個禿頭，然後……”瘦頭陀喝道：“不許再說！”韋小寶笑道：“她臉上再爛出一個個窟窿……”

　　正說到這里，廳口有人說道：“在這里！”又有一人說道：“都拿下了！”眾人一齊轉頭，向廳口看去，突見白光閃動，有人手提長劍，繞著眾人轉了個圈子。眾人背心、脅下、腰間、肩頭各處要穴微微一麻，已被點中了穴道，頃刻之間，一個個都軟倒在地。

　　但見廳口站著三人，韋小寶大喜叫道：“阿珂，你也來……”說到這個“來”字，心頭一沉，便即住口，但見她身旁站著兩人，左側是李自成，右側卻是那個他生平最討厭的鄭克地。東首一人已將長劍還入劍鞘，雙手叉腰，微微冷笑，卻是那“一劍無血”馮錫范。瘦頭陀、老叫化、李西華、胖頭陀、陸高軒、鄉農等六名好手互相牽制，此亦不敢動，彼亦不敢動，突然又來了個高手，毫不費力的便將眾人盡數點倒，連張康年也中了一劍。

　　瘦頭陀坐倒在地，跟他站著之時相比，卻也矮不了多少，怒喝：“你是甚麼東西，膽敢點了老子的陽關穴、神堂穴？”馮錫范冷笑道：“你武功很不錯啊，居然知道自己給點了甚麼穴道。”瘦頭陀怒道：“快解開老子穴道，跟你斗上一斗。這般偷襲暗算，他媽的不是英雄好漢。”馮錫范笑道：“你是英雄好漢！他媽的躺在地下，動也不能動的英雄好漢。”瘦頭陀怒道：“老子坐在地上，不是躺在地下，他媽的你不生眼睛麼？”

　　馮錫范左足一抬，在他肩頭輕輕一撥，瘦頭陀仰天跌倒。可是他臀上肥肉特多，是全身重量集中之處，摔倒之後，雖然身上使不出勁，卻自然而然的又坐了起來。

　　鄭克爽哈哈大笑，說道：“珂妹，你瞧，這不倒翁好不好玩？”阿珂微笑道：“古怪得很。”鄭克爽道：“你要找這小鬼報仇，終于心愿得償，咱們捉了去慢慢治他呢，還是就此一劍殺了？”

　　韋小寶大吃一驚，心想：“小鬼”二字，只有用在我身上才合適，難道阿珂要找我報仇，我可沒得罪她啊。”

　　阿珂咬牙說道：“這人我多看一眼也是生氣，一劍殺了干淨。”說著刷的一聲，拔劍出鞘，走到韋小寶面前。

　　瘦頭陀、胖頭陀、陸高軒、老叫化、李西華、張康年六人齊叫：“殺不得！”

　　韋小寶道：“師姊，我可沒……”阿珂怒道：“我已不是你師姊了！小鬼，你總是想法兒來害我、羞辱我！”提起劍來，向他胸口刺落。眾人齊聲驚呼，卻見長劍反彈而出，原來韋小寶身上穿著護身寶衣，這一劍刺不進去。

　　阿珂一怔之間，鄭克爽道：“刺他眼睛！”阿珂道：“對！”提劍又即刺去。

　　屋角中突然竄出一人，扑在韋小寶身上，這一劍刺中那人肩頭。那人抱住了韋小寶一個打滾，縮在屋角，隨手抽出韋小寶身邊匕首，拿在手中一這人穿的也是驍騎營軍土的服色，身手敏捷，身材矮小，臉上都是泥污，瞧不清面貌。

　　眾人見他甘愿替韋小寶擋了一劍，均想：“這人倒忠心。”

　　馮錫范抽出長劍，慢慢走過去，突然長劍一抖，散成數十朵劍花。忽聽得叮的一聲響，馮錫范手中長劍斷成兩截，那驍騎營軍士的肩頭血流如注。原來他以韋小寶的匕首削斷了對方手中長劍，若不是匕首鋒利無倫，只怕此時已送了性命。再加上先前鄭克爽那一劍，他肩頭連受兩處劍傷。馮錫范臉色鐵青，哼了一聲，將斷劍擲在地上，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另行取劍，再施攻擊。

　　韋小寶叫道：“哈哈，一劍無血馮錫范，你把我手下一個小兵刺出了這許多血，你的外號可得改一改啦，該叫作‘半劍有血’馮錫范。”

　　那驍騎營軍士左手按住肩頭傷口，右手在韋小寶胸口和後心穴道上一陣推拿，解開了他被封的穴道。

　　胖瘦二頭陀、陸高軒、李西華等于互相牽制之際驟然受襲，以致中了暗算，人人心中都十分不忿，聽得韋小寶這麼說，都哈哈大笑。那老叫化大聲道：“半劍有血馮錫范，好極，好極！天下無恥之徒，閣下算是第二。”李西華道：“他為甚麼算是第二？倒要請教。”老叫化道：“比之吳三桂，這位半劍有血的道行似乎還差著一點兒。”眾人齊聲大笑。李西華道：“依我看來，相差也是有限之至。”

　　馮錫范于自己武功向來十分自負，聽眾人如此恥笑，不禁氣得全身發抖，此時若再換劍又攻那驍騎營軍土，要傷他自是易如反掌，但于自己身份可太也不稱，向那軍土瞪眼說道：“你叫甚麼名字？今日暫且不取你性命，下次撞在我手里，叫你死得慘不堪言。”

　　那軍士道：“我……我……”聲音甚是嬌嫩。

　　韋小寶又驚又喜，叫道：“啊，你是雙兒。我的寶貝好雙兒！”伸手除下她頭上帽子，長發散開，披了下來。韋小寶左手摟住她的腰，說道：“她是我的小丫頭。半劍有血，你連我一個小丫頭也打不過，還胡吹甚麼大氣？”

　　馮錫范怒極，左足一抬，砰彭聲響，將廳中賭台踢得飛了起來，連著台上的大批銀兩元寶，還有一個橫臥在上的趙齊賢，激飛而上，撞向屋頂。銀子、骨牌四散落下，摔向瘦頭陀等人頭上身上。各人紛紛大罵，馮錫范更不答話，轉身走出。

　　只見大門中并肩走進兩個人來，馮錫范喝道：“讓開！”雙手一堆。那二人各出一掌，和他手掌一抵，三人同時悶哼。那二人倒退數步，背心都在牆上重重一撞。馮錫范身子晃了晃，深深吸一口氣，大踏步走了出去。那二人哇的一聲，同時噴出一大口鮮血，原來是風際中和玄貞道人。

　　韋小寶快步過去，扶住了風際中，問玄貞道人：“道長，不要緊麼？”玄貞咳了兩聲，說道：“不要緊，韋……韋大人，你沒事？”

　　韋小寶道：“還好。”轉頭向風際中瞧去。風際中點點頭，勉強笑了笑。他武功遠比玄貞為高，但適才對掌，接的是馮錫范的右掌，所受掌力強勁得多，因此受傷也比玄貞為重。

　　李西華道：“韋兄弟，你驍騎營中的能人可真不少哪！”原來風際中和玄貞二人，穿的也是驍騎營軍土的眼色。韋小寶道：“慚愧，慚愧！”

　　只聽得腳步聲響，錢老本、徐天川、馬彥超主人又走了進來。

　　阿珂眼見韋小寶的部屬越來越多，向李自成和鄭克爽使個眼色，便欲退走。”

　　李自成走到韋小寶身前，手中禪杖在地下重重一頓，厲聲道：“大丈夫思怨分明，那日你師父沒殺我，今日我也饒你一命。自今而後，你再向我女兒看上一眼、說一句話，我把你全身砸成了肉醬。”

　　韋小寶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那就怎樣？那日在三聖庵里，你和你的姘頭陳圓圓，已將阿珂許配我為妻，難道又想賴麼？你不許我向自己老婆看上一眼，說一句話，天下哪有這樣的岳父大人？”

　　阿珂氣得滿臉通紅，道：“爹，咱們走，別理這小子胡說八道！他……他狗嘴里長不出象牙，有甚麼好話說了？”

　　韋小寶道：“好啊，你終于認了他啦。這父母之命，你聽是不聽？”

　　李自成大怒，舉起禪杖，厲聲喝道：“小雜種，你還不住口？”

　　錢老本和徐天川同時縱上，雙刀齊向李自成後心砍去。李自成回過禪杖，當的一聲，架開了兩柄鋼刀。馬彥超已拔刀橫胸，擋在韋小寶身前，喝道：“李自成，在昆明城里，你父女的性命是誰救的？忘恩負義，好不要臉！”

　　李自成當年橫行天下，開國稱帝，舉世無人不知。馬彥超一喝出他姓名，廳中老叫化、瘦頭陀等人都出聲驚呼。

　　李西華大聲道：“你……你便是李自成？你居然還沒死？好，好，好！”語音之中充滿憤激之情。李自成向他瞪了一眼，道：“怎樣？你是誰？”李西華怒道：“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寢你之皮。我只道你早已死了，老天爺有眼，好極。”

　　李自成哼了一聲，冷笑道：“老子一生殺人如麻。天下不知有幾十萬、幾百萬人要殺我報仇，老子還不是好端端的活著？你想報仇，未必有這麼容易。”

　　阿珂拉了他衣袖，低聲道：“爹，咱們走罷。”

　　李自成將禪杖在地下一頓，轉身出門。阿珂和鄭克爽跟了出去。

　　李西華叫道：“李自成，明日此刻，我在這里相候，你如是英雄好漢，就來跟我單打獨斗，拚個死活。你有沒膽子？”

　　李自成回頭望了他一眼，臉上盡是鄙夷之色，說道；“老子縱橫天下之時，你這小子未出娘胎。李某是不是英雄好漢，用不著閣下定論。”禪杖一頓，走了出去。

　　眾人相顧默然，均覺他這幾句大是有理。李自成殺人如麻，世人毀多譽少，但他是個敢作敢為的英雄好漢，縱是對他恨之切骨的人，也難否認。此時他年紀已老，然顧盼之際仍是神威凜凜，廳人眾人大都武功不弱，久歷江湖，給他眼光一掃，仍不自禁的暗生懼意。

　　韋個寶罵道：“他媽的，你明明已把女兒許配了給我做老婆，這時又來抵賴，我偏偏說你是狗熊，英個屁雄。”見雙兒撕下了衣襟，正在裹扎肩頭傷口，便助她包扎，問道：“好雙兒，你怎麼來了？幸虧你湊巧來救了我，否則的話，我這老婆謀殺親夫，已刺瞎了我的眼睛。”雙兒低聲道：“不是湊巧，我一直跟在相公身邊，只不過你不知道罷了。”韋小寶大奇，連問：“你一直在我身邊？那怎麼會？”

　　瘦頭陀叫道：“喂，快把我穴道解開，快拿解藥出來，否則的話，哼哼，老子立刻就把你腦袋砸個稀巴爛！”

　　突然之間，大廳中爆出一聲哈哈、呵呵、嘿嘿、嘻嘻的笑聲。韋小寶的部屬不斷到來，而這極矮奇胖的家伙穴道被封，動彈不得，居然還口出恐嚇之言，人人都覺好笑。

　　瘦頭陀怒道：“你們笑甚麼？有甚麼好笑？待會等我穴道解了，他如仍是不給解藥，瞧我不砸他個稀巴爛。”

　　錢老本提起單刀，笑嘻嘻的走過去，說道：“此刻我如在你頭上砍他媽的三刀，老兄的腦袋開不開花？”瘦頭陀怒道：“那還用多問？自然開花！”錢老本笑道：“乘著你穴道還沒解開，我先把你砸個稀巴爛，免得你待會穴道解開了，把我主人砸了個稀巴爛。”

　　眾人一聽，又都哄笑。

　　瘦頭陀怒道：“我的穴道又不是你點的。你把我砸個稀巴爛，不算英雄。”

　　錢老本笑道：“不算就不算，我本來就不是英雄。”說著提起刀來。

　　胖頭陀叫道：“韋……韋大人，我師哥無禮冒犯，請你原諒。屬下代為陪罪，師哥，你快陪罪，韋大人也是你上司，難道你不知麼？”他頭頸不能轉動，分別對韋小寶和瘦頭陀說話，無法正視其人。瘦頭陀道：“他如給我解藥，別說陪罪，磕頭也可以，給他做牛做馬也可以，不給解藥，就把他腦袋瓜兒砸個稀巴爛。”

　　韋小寶心想：“那老婊子有甚麼好，你竟對她這般有恩有義？”正要說話，忽見那鄉農雙手一抖，從人叢中走了出來，說道：“各位，兄弟失陪了。”

　　眾人都吃了一驚，八人被馮錫范點中要穴，除了韋小寶已由雙兒推拿解開，余下七人始終動彈不得。那馮錫范內力透過劍尖入穴，甚是厲害，武功再高之人，也至少有一兩個時辰不能行動。這鄉農模樣之人宛如個鄉下土老兒，雖然他適才推牌九之時，按牌入桌，印出牌痕，已顯了一手高深內功，但在這短短一段時候之間竟能自解穴道，實是罕見罕聞。只見他拖著鞋皮，踢噠踢噠的走了出去。

　　韋小寶對錢老本道：“解了自己兄弟的穴道，這位李……李先生，也是自己人。”說著向李西華一指。錢老本應道：“是。”還刀入鞘，正要替李西華解穴。那老叫化忽道：“明復清反，母地父天。”錢老本“啊”了一聲。

　　徐天川搶上前去，在那老叫化後心穴道上推拿了幾下，轉到他面前，雙手兩根拇指對著他面前一彎。天地會兄弟人數眾多，難以遍識，初會之人，常以“天父地母，反清復明”八字作為同會記認：但若有外人在旁，不愿泄漏了機密，往往便將這八字倒轉來說。外人驟聽之下，自是莫名其妙。徐天川向那老叫化屈指行禮．也是一項不讓外人得知的禮節。錢杏鄴人跟著給李西華、胖頭陀、陸高軒三人解開了穴道。

　　只余下瘦頭陀一人坐在地下，滿臉脹得通紅，喝道：“師弟，還不給我解穴？他媽的，還等甚麼？”胖頭陀道：“解穴不難，你可不得再對韋大人無禮。”瘦頭陀怒道：“誰教他不給解藥？是他得罪我，又不是我得罪他！他給了解藥，就算是向我賠罪，老子不咎既往．也就是了。”胖頭陀躊躇道：“這個就為難得很了。”

　　老叫化喝道：“你這矮胖子羅唆個沒完沒了，別說韋兄弟不給解藥，就算他要給，我也要勸他不給。”右手一指，嗤的一聲，一股勁風向瘦頭陀射去，跟著又是兩指，嗤嗤連聲，瘦頭陀身上穴道登時解開。

　　突見一個大肉球從地下彈了起來，疾扑韋小寶。老叫化呼的一掌，擊了出去，瘦頭陀身在半空，還了一掌，身子彈起，他武功也當真了得，凌空下扑，雙掌向老叫化頭頂擊落。老叫化左足飛出，踢向他後腰。瘦頭陀又即揮掌拍落，掌力與對方腿力相激，一個肥大的身子又飛了起來。他身在空中，宛似個大皮球，老叫化掌拍足踢，始終打不中他一招。別瞧這矮胖子模樣笨拙可笑，出手竟靈活之極，足不著地，更加圓轉如意。

　　李西華和天地會群雄都算見多識廣，但瘦頭陀這般古怪打法，卻也是生平未見。胖頭陀和陸高軒全神貫注，瞧著老叫化出手，眼見他每一招都是勁力凌厲，瘦頭陀一個二百多斤的身軀，全憑借著老叫化的力道，才得在空中飛舞不落。

　　兩人越斗越緊，拳風掌力逼得旁觀眾人都背靠牆壁。忽聽得瘦頭陀怪聲大喝，一招“五丁開山”，左掌先發，右拳隨下，向著老叫化頭頂擊落。老叫化喝道：“來得好！”蹲下身子，使一招“天王托塔”，迎擊而上。兩股巨力相撞，瘦頭陀騰身而起，背脊沖上橫粱，只聽喀喇喇一陣響，屋頂上瓦片和泥塵亂落，大廳中灰沙飛揚，瘦頭陀又已扑擊而下，老叫化縮身避開。瘦頭陀一扑落空，砰的一聲，重重落在地下。

　　老叫化哈哈大笑，笑聲未絕，瘦頭陀又已彈起，迅捷無論的將一個大腦袋當胸撞來。眼見他這一撞勢道甚是威猛，者叫化側身避過，右掌已落在他屁股上，內勁吐出，大喝一聲。瘦頭陀的撞力本已十分厲害，再加上老叫化的內勁，兩股力道并在一起，眼見瘦頭陀急飛而出，腦袋撞向牆壁，勢非腦漿迸裂不可。

　　眾人驚叫聲中，胖頭陀抓起一名縮在一旁的賭場伙計，擲了出去，及時擋在牆上，波的一聲，瘦頭陀的頭顱撞人他胸腹之間。一顆大腦袋鑽入了那伙計的肚皮，嵌入牆壁，撞出了一個大洞。

　　他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來，一顆肥腦袋上一塌胡塗，沾滿了那伙計的血肉。他雙手在臉上一陣亂抹，怒罵：“他媽的，這是甚麼玩意？”眾人無不駭然。

　　老叫化喝道：“還打不打？”瘦頭陀道：“當年我身材高大之時，你打我不贏。”老叫化道：“現今呢？”瘦頭陀搖頭道：“現今我打你不贏，罷了，罷了！”忽地躍起，向牆壁猛撞過去，轟隆一聲響，牆上穿了個大洞，連著那伙計的尸身一齊穿了出去。

　　胖頭陀叫道：“師哥，師哥！”飛躍出洞。陸高軒道：“韋大人，我去瞧瞧。”腳前頭後，身子平飛，從洞中躍出，雙手兀自抱拳向韋小寶行禮，姿式美妙。眾人齊聲喝采。

　　徐天川、錢老本等均想：“韋香主從哪里收了這兩位部屬來，武功竟如此了得？比之我們高出十倍。”

　　李西華拱手道：“少陪了。”從大門中快步走出。

　　韋小寶向老叫化拱手道：“這位兄台，讓他們走了罷？”說著向趙齊賢等一指。

　　老叫化呵呵笑道：“多有得罪。”隨手拉起趙齊賢等人，也不見他推宮解穴，只一抓之間，已解了幾名侍衛的穴道。

　　韋小寶道：“多謝。”吩咐趙齊賢、張康年先行回去。

　　徐天川向雙兒瞧了一眼，問道：“這姑娘是韋香主的心腹之人？”韋個寶道：“是，咱們甚麼事都不必瞞她。”老叫化道：“這位姑娘年紀雖小，一副忠肝義膽，人所難及。剛才若不是她奮不顧身，忠心護主，韋兄弟的一雙眼珠已不保了。”韋小寶拉著雙兒的手，道：“對，對，幸虧是她救了我。”

　　雙兒聽兩人當眾稱贊自己，羞得滿臉通紅，低下了頭，不敢和眾人目光相接。

　　徐天川走上一步，對老叫化朗聲說道：“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

　　老叫化道：“自此傳得眾兄弟，後來相認團圓時。”

　　韋小寶初入天地會時，會中兄弟相認的各種儀節切口，已有人傳授了他，念熟記住。這些句子甚是俚俗，文義似通非通，天地會兌弟多是江湖漢子，倒有一大半人和他一般目不識丁，切口句子若是深奧了，會中兄弟如何記得？這時聽那老叫化念了相認的詩句，便接著念道：“初進洪門結義兄，當天明誓表真心。”

　　老叫化念道：“松拍二枝分左右，中節洪花結義亭。”韋小寶道：“忠義堂前兄弟在，城中點將百萬兵。”老叫化道，“福德祠前來誓愿，反清復明我洪英。”韋小寶道：“兄弟韋小寶，現任青木堂香主，請問兄長高姓大名，身屬何堂，擔任何職。”

　　老叫化道：“兄弟吳六奇，現任洪順堂紅旗香主。今日和韋香主及眾家兄弟相會，十分歡喜。”。

　　眾人聽得這人竟然便是天下聞名的“鐵丐”吳六奇，都是又驚又喜，一齊恭敬行禮。徐天川等各通姓名，說了許多仰慕的話。

　　吳六奇官居廣東提督，手握一省重兵，當年受了查伊璜的勸導，心存反清復明之志，暗中入了天地會，任職洪順堂紅旗香主。

　　天地會對這“洪”字甚是注重。一來明太祖的年號是“洪武”，二來這“洪”字是“漢”字少了個“土”字，意思說我漢人失了土地，為胡虜所占，會中兄弟自稱“洪英”，意謂不忘前本、決心光復舊土。紅旗香主并非正職香主，也不統率本堂兄弟，但位在正職香主之上，是會中十分尊崇的職份，僅次于總舵主而已。吳六奇是天地會中紅旗香主一事，甚是隱秘，連徐天川、錢老本等人也均不知。

　　吳六奇拉著韋小寶的手，笑道：“韋香主，你去云南干事，對付大漢奸吳三桂。總舵主傳下號令，命我廣東、廣西、云南、貴州四省兄弟相機接應。我一接到號令，便派出了十名得力兄弟，到云南暗中相助。不過韋香主處置得當，青木堂眾位兄弟才干了得，諸事化驗為夷，我們洪順堂幫不上甚麼忙。前幾天聽說韋香主和眾位兄弟來到廣西，兄弟便化裝前來，跟各位聚會。”

　　韋小寶喜道：“原來如此。我恩師他老人家如此照應，吳香主一番好意，做兄弟的實在感激不盡。吳香主大名，四海無不知聞，原來是會中兄弟，那真是刮刮叫，別別跳，乖乖不得了。”其實吳六奇的名字，他今日還是第一次聽見，見徐天川等人肅然起敬，喜形于色，便順口加上幾句。

　　吳六奇笑道：“韋兄弟手刃大奸臣鰲拜，那才叫四海無不知聞呢。大伙兒是自己兄弟，客氣話也不用說了。我得罪了韋兄弟屬下的侍衛，才請得你到來，還請勿怪。”

　　韋小寶笑道：“他奶奶的，這些家伙狗皮倒灶，輸了錢就混賴。吳大哥給他們吃點兒苦頭，教訓教訓，教他們以後賭起錢來規規矩矩。兄弟還得多謝你呢。”

　　吳六奇哈哈大笑。眾人坐了下來，吳六奇問起云南之事，韋小寶簡略說了。吳六奇聽說已拿到吳三桂要造反的真憑實据，心中大喜，沒口子的稱贊，說道：“這奸賊起兵造反，定要打到廣東，這一次要跟他大干一場。待得打垮了這奸賊，咱們再回師北上，打上北京。”

　　說話之間，家後堂香主馬超興也已得訊趕到，和吳六奇相見，自有一番親熱。談到剛才賭場中的種種情事，吳六奇破口大罵馮錫范，說他暗施偷襲，陰險卑鄙，定要跟他好好的打上一架。

　　韋小寶說到馮錫范在北京要殺陳近南之事。吳六奇伸手在賭台上重重一拍，說道：“如此說來，咱們便在這里干了他、一來給關夫子報仇，二來給總舵主除去一個心腹大患，三來也可一雪今日給他暗算的恥辱。“’他一生罕遇敵手，這次竟給馮錫范制住了動彈不得，實是氣憤無比。

　　馬超興道：“李自成是害死崇禎天子的大反賊，既是到了柳州．咱們可也不能輕易放過了。”天地會忠于明室，崇禎為李自成所逼，吊死煤山，天地會自也以李自成為敵。

　　韋小寶道：“台灣鄭家打的是大明旗號，鄭克爽這小子卻去跟李自成做一路，那麼他也成了反賊，咱們一不做，二不休，連他一起干了。更給總舵主除去了一個心腹大患。”

　　眾人面面相覷，均不接口。天地會是台灣鄭氏的部屬，不妨殺了馮錫范，卻不能殺鄭二公子。何況眾人心下雪亮，韋小寶要殺鄭克爽，九成九是假公濟私。吳六奇岔開話頭，問起胖瘦二頭陀等人的來歷，韋小寶含糊以應，只說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是江湖上的朋友，自己于二人有恩，因此二人對自己甚是忠心。吳六奇對那自行解穴的鄉下老頭甚是佩服，說道：“兄弟生平極少服人，這位仁兄的武功高明之極，兄弟自愧不如。武林中有如此功夫的人寥寥可數，怎麼想來想去，想不出是誰。”

　　眾人議論了一會。馬超興派出本堂兄弟，去查訪李自成、馮錫范等人落腳的所在，一面給風際中、玄貞、雙兒三人治傷。

　　韋小寶問起雙兒如何一路跟隨著自己。原來她在五台山上和韋小寶失散後，到處尋找，後來向清涼寺的和尚打聽到已回了北京，于是跟著來到北京，韋小寶派去向她傳訊的人，自然便沒遇上。那時韋小寶卻又已南下，當即隨後追來，未出河北省境便已追上。她小孩兒家心中另有念頭，擔心韋小寶做了韃子的大官，不再要自己服侍了，不敢出來相認，偷了一套驍騎營軍土的衣服穿了，混在驍騎營之中，一直隨到云南、廣西。直到賭場中遇險，阿珂要刺傷韋小寶眼睛，這才挺身相救。

　　韋小寶心中感激，摟住了他，往她臉頰上輕輕一吻，笑道：“傻丫頭，我怎會不要你服侍？我一輩子都要你服侍，除非你自己不愿意服侍我了，想去嫁人了。”

　　雙兒又是歡喜，又是害羞，滿臉通紅，道：“不，不，我……我不會去嫁人的。”

　　當晚馬超興在柳州一家妓院內排設筵席，替吳六奇接風。飲酒之際，會中兄弟來報，說道已查到李自成一行人的蹤跡，是在柳江中一所木排小屋之中。柳州盛產木材，柳州棺材，天下馳名。是以有“住在蘇州，著在杭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之諺。木材扎成木排，由柳江東下。柳江中木排不計其數，在排屋之中隱身，确是人所難知，若非天地會在當地人多勢眾，只怕也無法查到。

　　吳六奇拍案而起，說道：“咱們快去，酒也不用喝了。”馬超興道：“此刻天色尚早，兩位且慢慢喝酒。待兄弟先布置一下，可莫讓他們走了。”出去吩咐部屬行事。

　　待到二更天時，馬超興領帶眾人來到柳江江畔，上了兩艘小船。三位香主同坐一船。小船船夫不用吩咐，自行划出，隨後有七八艘小船遠遠跟來，在江上划出約莫六八里地，小船便即停了。一名船夫鑽進艙來，低聲道：“稟告三位香主：點子就在對面木排上。”

　　韋小寶從船篷中望出去，只見木排上一間小屋，透出一星黃光，江面上東一艘、西一艘盡是小船，不下三四十艘。馬超興低聲道：“這些小船，都是我們的。”韋小寶大喜，心想一艘船中若有十人，便有三四百人，李自成和馮錫范再厲害，還能逃上了天去？

　　便在此時，忽聽得有人沿著江岸，一邊飛奔，一邊呼叫：“李自成……李自成……你縮頭縮腦，躲在哪里……李自成，有沒有膽子出來……李自成……”卻是李西華的聲音。

　　木排上小屋中有人大聲喝道：“誰在這里大呼小叫？”

　　江岸上一條黑影縱身飛躍，上了木排，手中長劍在冷月下發出閃閃光芒。

　　排上小屋中鑽出一個人來，手持禪杖，正是李自成，冷冷的道：“你活得不耐煩了，要老子送你小命，是不是？”

　　李西華道：“今日取你性命，就怕你死了也還是個胡塗鬼。你可知我是誰？”李自成道：“李某殺人過百萬，哪能一一問姓名。上來罷。”這“上來罷”三字，宛如半空中打個霹需，在江上遠遠傳了出去，呼喝一聲，揮杖便向李西華打去。李西華側身避開，長劍貼住杖身，躍起身來，劍尖凌空下刺。李自成挺杖向空戳去。李西華身在半空，無從閃避，左足在杖頭一點，借力一個筋斗翻出，落下時單足踏在木排邊上。

　　吳六奇道：“划近去瞧個清楚。”船夫扳漿划前。馬超興道：“有人來糾纏他一下，咱們正好行事。”向船頭一名船夫道：“發下號令。”那船夫道：“是。”從艙中取一盞紅色燈籠，挂在桅杆上，便見四處小船中都有人溜人江中。

　　韋小寶大喜，連叫：“妙極，妙極！”他武功不成，于單打獨斗無甚興趣，這時以數百之眾圍攻對方兩人，穩操胜券，正是投其所好，何況眼見己方會眾精通水性，只須鑽到木排底下，割斷排上竹索，木排散開，對方還不手到擒來？一想到木排散開，忙道：“馬大哥，那邊小屋中有個姑娘，是兄弟未過門的老婆，可不能讓她在江里淹死了。”

　　馬超興笑道：“韋兄弟放心，我已早有安排。下水的兄弟之中，有十個專管救你這位夫人。這十個兄弟一等一水性，便是一條活魚也捉上來了，包管沒岔子。”韋小寶喜道：“那好極了。”心想，“最好是淹死了那鄭克爽。”但要馬超興下令不救鄭克爽，這句話終究說不出口。

　　小船慢慢划近，見木排上一團黑氣、一道白光，盤旋飛舞，斗得甚緊，吳六奇搖頭道：“李自成沒練過上乘武功，全仗膂力支持，不出二十招，便會死在這李西華劍下，想不到他一代梟雄，竟會畢命于柳江之上，”韋小寶看不清兩人相斗的情形，只是見到李自成退了一步，又是一步。

　　忽聽得小屋中阿珂說道：“鄭公子，快請馮師父幫我爹爹。”鄭克爽道：“好。師父，請你把這個子打發了罷！”小屋板門開處，馮錫范仗劍而出。

　　這時李自成已被逼得退到排邊，只須再退一步，便踏人了江中，馮錫范喝道：“喂，小子，我刺你背心‘靈台穴’了。”長劍緩緩刺出，果然是刺向李西華的“靈台穴”。李西華正要回劍擋架，突然間小屋頂上有人喝道，“喂，小子，我刺你背心‘台穴’了！”白光一閃，一人如飛鳥般扑將下來，手中兵刃疾刺馮錫范後心。

　　這一下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沒想到在這小屋頂上另行伏得有人。馮錫范不及攻擊李西華，側身回劍，架開敵刃，當的一聲，嗡嗡聲不絕，來人手中持的是柄單刀。雙刃相交，兩人都退了一步，馮錫范喝問：“甚麼人？”那人笑道：“我認得你是半劍有血馮錫范，你不認得我麼？”韋小寶等這時都已看得清楚，那人身穿粗布衣褲，頭纏白布，腰間圍一條青布闊帶，足登草鞋，正是日間在賭場中自解穴道的那個鄉農。想是他遭了馮錫范的暗算，心中不忿，來報那一劍之辱。

　　馮錫范森然道，”以閣下如此身手，諒非無名之輩，何以如此藏頭露尾，躲躲閃閃？”那鄉農道：“就算是無名之輩，也胜于半劍有血。”馮錫范大怒，挺劍刺去。那鄉農既不閃避，也不擋架，舉刀向馮錫范當頭砍落，驟看似是兩敗俱傷的拼命打法，其實這一刀後發先至，快得异乎尋常。馮錫范長劍劍尖离對方尚有尺許，敵刃已及腦門，大駭之下，急忙向左竄出。那鄉農揮刀橫削，攻他腰脅。馮錫范立劍相擋，那鄉農手中單刀突然輕飄飄的轉了方向，劈向他左臂。馮錫范側身避開，還了一多劍，那鄉農仍不擋架，揮刀攻他手腕。

　　兩人拆了三招，那鄉農竟是攻了三招，他容貌忠厚木納，帶著三分呆氣，但刀法之凌厲狠辣，武林中實所罕見。吳六奇和馬超興都暗暗稱奇。

　　馮錫范突然叫道：“且住！”跳開兩步，說道：“原來尊駕是百胜……”那鄉農喝道：“打便打，多說甚麼？”縱身而前，呼呼呼三刀。馮錫范便無余暇說話，只得打起精神，見招拆招。馮錫范劍法上也真有高深造詣，這一凝神拒敵，那鄉農便占不到上風。二人刀劍忽快忽慢，有時密如連珠般碰撞數十下，有時回旋轉身，更不相交一招。

　　那邊廂李自成和李西華仍是惡斗不休。鄭克爽和阿珂各執兵刃，站在李自成之側，俟機相助。李自成一條禪杖舞將開來，勢道剛猛，李西華劍法雖精，一時卻也欺不近身。斗到酣處，李西華忽地手足縮攏，一個打滾，直滾到敵人腳邊，劍尖上斜，已指住李自成小腹，喝道：“你今日還活得成麼？”這一招“臥云翻”，相傳是宋代梁山泊好漢浪子燕青所傳下的絕招，小巧之技，迅捷無比，敵人防不胜防。

　　阿珂和鄭克爽都吃了一驚，待得發覺，李自成已然受制，不及相救。

　　李自成突然嗔目大喝，人人都給震得耳中嗡嗡作響，這一喝之威，直如雷震。李西華一驚”長劍竟然脫手。李自成飛起左腿，踢了他一個筋斗，禪杖杖頭已頂在他胸口，登時將他壓在木排之下，再也動彈不得。這一下胜敗易勢，只頃刻之間，眼見李自成只須禪杖舂落，李西華胸口肋骨齊斷，心肺碎裂，再也活不成了。

　　李自成喝道：“你如服了，便饒你一命。”李西華道：“快將我殺了，我不能報殺父大仇，有何面目活在人世之間？”李自成一聲長笑，說道：“很好！”雙臂正要運勁將禪杖插下，一片清冷的月光從他身後射來，照在李西華臉上，但見他臉色平和，微露笑容，竟是全無懼意。李自成心中一凜，喝道：“你是河南人姓李嗎？”

　　李西華道：“可惜咱們姓李的，出了你這樣一個心胸狹窄、成不得大事的懦夫。”李自成顫聲問道：“李岩李公子是你甚麼人？”李西華道：“你既知道了，那就很好。”說著微微一笑。

　　李自成提起禪杖，問道：“你是李兄弟……兄弟的兒子？”李西華道：“虧你還有臉稱我爹爹為兄弟。”李自成身子晃了幾下。左手按住自己胸膛，喃喃道：“李兄弟留下了後人？你……你是紅娘子生的罷？”李西華見他禪杖提起數尺，厲聲道：“快下手罷！盡說這些干麼？”

　　李自成退開兩步，將禪杖拄在木排之上，緩緩的道：“我生平第一件大錯事，便是害了你爹爹。你罵我心胸狹窄，是個成不得大事的懦夫，不錯，一點不錯！你要為你爹爹報仇，原是理所當然。李自成生平殺人，難以計數，從來不放在心上，可是殺你爹爹，我……我好生有愧。”突然間哇的一聲，噴出了一大口鮮血。

　　李西華萬料不到有此變故，躍起身來，拾回長劍，眼見他白須上盡是斑斑點點的鮮血，長劍便刺不進去，說道：“你既內心有愧，胜于一劍將你殺了。”飛身而起，左足在系在排上的巨索上連點數下，已躍到岸上，幾個起落，隱入了黑暗之中。

　　阿珂叫了聲：“爹！”走到李自成身邊，伸手欲扶。李自成搖搖手，走到木排之側，左腳跨出，身子便沉入江中阿珂驚叫：“爹！你……你別……”

　　眾人見江面更無動靜，只道他溺水自盡，無不駭异。過了一會，卻見李自成的頭頂從江面上探了出來，原來他竟是凝氣在江底步行，鐵禪杖十分沉重，身子便不浮起。

　　但見他腦袋和肩頭漸漸從江面升起，踏著江邊淺水，一步步走上了岸，拖著鐵禪杖，腳步蹣跚，慢慢遠去。阿珂回過身來，說道：“鄭公子，我爹爹……他……他去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奔過去扑在鄭克爽懷中。鄭克爽左手摟住了她，右手輕拍她背脊，安慰道：“你爹爹走了，有我呢！”一言未畢，突然間足下木材滾動。兩人大叫：“啊喲！”摔入江中。

　　天地會家後堂精通水性的好手潛人江中，將縛住木排的竹索割斷，木材登時散開。

　　馮錫范急躍而起，看准了一根大木材，輕輕落下。那鄉農跟著追到，呼的一刀，迎頭劈下，馮錫范揮劍格開。兩人便在大木材上繼續廝拚，這番相斗，比之適才在木排上過招，又難了幾倍。木材不住在水中滾動，立足固然難穩，又無從借力。馮錫范和那鄉農卻都站得穩穩地，刀來劍往，絲毫不緩。圓木順著江水流下，漸漸飄到江心。

　　吳六奇突然叫道：“啊喲！我想起來了，這位兄弟是百胜刀王胡逸之。他……他……他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快追，划船過去！”。

　　馬超興奇道：“胡逸之？那不是又有個外號叫作‘美刀王’的嗎？此人風流英俊，當年說是武林中第一美男子，居然扮作了個傻里傻氣的鄉巴佬！”

　　韋小寶連問：“我的老婆救起來了沒有？”

　　吳六奇臉有不悅之色，向他瞪了一眼，顯然是說：“百胜刀王胡逸之遭逢強敵，水面凶險，我們怎不立即上前相助？你老是記挂著女子，重色輕友，非英雄所為。”

　　馬超興叫道：“快傳下令去，多派人手，務須相救那個小姑娘。”

　　後梢船夫大聲叫了出去。

　　忽見江中兩人從水底下鑽了上來，托起濕淋淋的阿珂，叫道：“女的拿住了。”跟著左首一人抓住鄭克爽的衣領，提將起來，叫道：“男的也拿了。”眾人哈哈大笑。

　　韋小寶登時放心，笑逐顏開，說道：“咱們快去瞧那百胜刀王，瞧他跟半劍有血打得怎樣了。”坐船于吳六奇催促之下，早就在四槳齊划，迅速向胡馮二人相斗的那根大木駛去，越划越近。溶溶月色之下，見江面上白光閃爍，二人兀自斗得甚緊。

　　二人武功原也不分上下，但馮錫范日間和風際中、玄貞道人拼了兩掌，風際中內力著實了得，當時已覺胸口氣血不暢，此刻久斗之下，更覺右胸隱隱作痛。在這滾動不休的大木之上，除了前進後退一步半步之外，絕無回旋余地，百胜刀王胡逸之的刀法招招險、刀刀狠，只攻不守，每一刀似乎都是要拚個同歸于盡。這等打法若在武藝平庸之人使來，本是使潑耍賴，但胡逸之刀法自成一家，雖險實安。他武功本已精奇，加上這一般凌厲無前的狠勁，馮錫范不由得心生怯意，又見一艘小船划將過來，船頭站著數人，一瞥之下，赫然有日間在賭場中相遇的老化子在內。

　　胡逸之大喝一聲，左一刀，右兩刀，上一刀，下兩刀，連攻六刀。馮錫范奮力抵住，百忙中仍還了兩劍，門戶守得嚴密异常。吳六奇贊道：“好刀法！好劍法！”胡逸之又是揮刀迎面直劈。馮錫范退了半步，身子後仰，避開了這刀，長劍晃動，擋住身前。這時他左足已踏在大木末端，腳後跟浸在水中，便半寸也退不得了。胡逸之再砍三刀，馮錫范還了三劍，竟分毫不退。胡逸之大喝一聲，舉刀直砍下來。馮錫范側身讓開，不料胡逸之這一刀竟不收手，向下直砍而落，嚓的一聲，將大木砍為兩段。

　　馮錫范立足之處是大木的末端，大木一斷，他“啊”的一聲，翻身入水。胡逸之鋼刀脫手，向他身上擲出。馮錫范身在水中，閃避不靈，眼見鋼刀擲到，急揮長劍擲出，刀劍錚的一聲，空中相交，激出數星火光，遠遠蕩了開去，落入江中。馮錫范潛入水中，就此不見，胡逸之暗暗心驚：“這人水性如此了得，剛才我如跟他一齊落水，非遭他毒手不可。”

　　吳六奇朗聲說道：“百胜刀王，名不虛傳！今日得見神技，令人大開眼界。請上船來共飲一杯如何？”

　　胡逸之道：“叨擾了！”一躍上船。船頭只微微一沉，船身竟無絲毫晃動。韋小寶不明這一躍之難，吳六奇、馬超興等卻均大為佩服。吳六奇拱手說道：“在下吳六奇。這位馬超興兄弟，這位韋小寶兄弟。我們都是天地會的香主。”

　　胡逸之大拇指一翹，說道：“吳兄，你身在天地會，此事何等隱秘，倘若泄漏了風聲，全家性命不保。今日初會，你居然對兄弟毫不隱瞞，如此豪氣，好生令人佩服。”

　　吳六奇笑道：“倘若信不過百胜刀王，兄弟豈不是成了卑鄙小人麼？”

　　胡逸之大喜，緊緊握住他手，說道：“這些年來兄弟隱居種菜，再也不問江湖之事，不料今日還能結交到鐵丐吳六奇這樣一位好朋友。”說著攜手入艙。他對馬超興、韋小寶等只微一點頭，并不如何理會。

　　韋小寶見他打敗了鄭克爽的師父，又是佩服，又是感謝，說道：“胡大俠將馮錫范打入江中，江里的王八甲魚定然咬得他全身是血。半劍有血變成了無劍有血，哈哈！”

　　胡逸之微微一笑，說道：“韋香主，你擲骰子的本事，可不錯啊。”

　　這句話本來略有譏嘲之意，笑他武功不行，只會擲骰子作弊騙羊□。韋小寶卻也不以為忤，反覺得意，笑道：“胡大俠砌牌的本事，更是第一流高手，咱哥兒倆聯手推莊，贏了那矮胖子不少銀子，胡大俠要占一半，回頭便分給你。”胡逸之笑道：“韋香主下次推莊，兄弟還是幫莊，跟你對賭，非輸不可。”韋小寶笑道：“妙極，妙極！”

　　馬超興命人整治杯盤，在小船中飲酒。

　　胡逸之喝了幾杯酒，說道：“哨們今日既一見如故，兄弟的事，自也不敢相瞞，說來慚愧，兄弟二十余年來退出江湖，隱居昆明城郊，只不過為了一個女子。”

　　韋個寶道：“那個陳圓圓唱歌，就有一句叫做英雄甚麼是多情。既是英雄，自然是要多情的。”吳六奇眉頭一皺，心想：“小孩子便愛胡說八道，你懂得甚麼？”

　　不料胡逸之臉色微微一變，歎了口氣，緩緩道：“英雄無奈是多情，吳梅村這一句詩，做得甚好，可是那擬三桂并不是甚麼英雄，他也不是多情，只不過是個好色之徒罷了。”輕輕哼著《圓圓曲》中的兩句：“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對韋小寶道：“韋香主，那日你在三聖庵中，聽陳姑娘唱這首曲子，真是耳福不淺。我在她身邊住了二十三年，斷斷續續的，這首曲子也只聽過三遍，最後這一遍，還是托了你的福。”

　　韋小寶奇道：“你在她身邊住了二十三年？你……你也是陳圓圓的姘……麼？”

　　胡逸之苦笑道：“她……她……嘿嘿，她從來正眼也不瞧我一下。我在三聖庵中種菜掃地、打柴挑水，她只道我是個鄉下田夫。”

　　吳六奇和馬超興對望一眼，都感駭异，料想這位“美刀王”必是迷戀陳圓圓的美色，以致甘為佣仆。此人武功之高，聲望之隆，當年在武林中都算得是第一流人物，居然心甘情愿的去做此低三下四之人，實令人大惑不解。看胡逸之時，見他白發蒼蒼，胡子須稀落落，也是白多黑少，滿臉皺紋，皮膚黝黑，又哪里說得上一個“美”字？

　　韋小寶奇道：“胡大俠，你武功這樣了得，怎麼不把陳圓圓一把抱了便走？”

　　胡逸之一聽這話，臉上閃過一絲怒色，眼中精光暴盛。韋小寶嚇了一跳，手一松，酒杯摔將下來，濺得滿身都是酒水。胡逸之低下頭來，歎了口氣，說道：“那日我在四川成都，無意中見了陳姑娘一眼，唉，那也是前生冤孽，從此神魂顛倒，不能自拔。韋香主，胡某是個沒出息、沒志氣的漢子。當年陳姑娘在平西王府中之時，我在王府里做園丁，給她種花拔草。她去了三聖庵，我便跟著去做伙夫。我別無他求，只盼早上晚間偷偷見到她一眼，便已心滿意足，怎……怎會有絲毫唐突佳人的舉動？”

　　韋小寶道：“那麼你心中愛煞了她，這二十幾年來，她竟始終不知道？”

　　胡逸之苦笑搖頭，說道：“我怕泄漏了身份，平日一天之中，難得說三句話，在她面前更是啞口無言。這二十三年之中，跟她也只說過三十九句話。她倒向我說過五十五句。”韋小寶笑道：“你倒記得真清楚。”

　　吳六奇和馬超興均感惻然，心想他連兩人說過幾句話，都數得這般清清楚楚，真是情痴已極。吳大奇生怕韋小寶胡言亂語，說話傷了他心，說道：“胡大哥，咱們性情中人，有的學武成痴，有的愛喝酒，有的愛賭錢。陳圓圓是天下第一美人，你愛鑒賞美色、可是對她清清白白，實在難得之極。兄弟斗膽，有一句話相勸，不知能否采納麼？”

　　胡逸之道：“吳兄請說。”吳六奇道：“想那陳圓圓，當年自然美貌無比，但到了這時候，年紀大了，想來……”胡逸之連連搖頭，不愿再聽下去，說道：“吳兄，人各有志。兄弟是個大傻瓜，你如瞧不起我，咱們就此別過。”說著站起身來。

　　韋小寶道：“且慢！胡兄，陳圓圓的美貌，非人世間所有，真如天上仙女一般。幸好吳香主、馬香主沒見過，否則一見之後，多半也是甘心要給她種菜挑水，我天地會中就少了兩位香主啦……”

　　吳六奇心中暗罵：“他媽的，小鬼頭信口開河。”書小寶續道：……我這可是親眼見過的。她的女兒阿珂，只有她一半美麗，不瞞你說，我是打定了主意，就是千刀萬剮，粉身碎骨，也非娶她做老婆不可，昨天在賭場之中，她要挖我眼睛，心狠手辣，老子也不在乎，這個，你老兄是親眼所見，并無虛假。”

　　胡逸之一聽，登時大興同病相怜之感，歎道：“我瞧那阿珂對韋兄弟，似乎有點流水無情。”韋小寶道：“甚麼流水無情，簡直恨我入骨。他媽的……胡大哥，你別誤會，我這是隨口罵人，可不是罵她的媽陳圓圓……那阿珂不是在我胸口狠狠刺了一劍麼？後來又刺我眼珠，若不是我運氣好，她早已謀殺了親夫。她……她……哼，瞧上了台灣那個鄭公子，一心一意想跟他做夫妻，偏偏那姓鄭的在江中又沒淹死。”

　　胡逸之坐了下來，握住他手，說道：“小兄弟，人世間情這個東西，不能強求，你能遇到阿珂，跟她又有師姊師弟的名份，那已是緣份，并不是非做夫妻不可的。你一生之中，已經看過她許多眼，跟她說過許多話。她罵過你，打過你，用刀子刺過你，那便是說她心中有了你這個人，這已經是天大的福份了。”

　　韋小寶點頭道：“你這話很對。她如對我不理不睬，只當世上沒我這個人，這滋味就挺不好受。我宁可她打我罵我，用刀子殺我。只要我沒給她殺死，也就是了。”

　　胡逸之歎道：“就給她殺了，也很好啊。她殺了你，心里不免有點抱歉，夜晚做夢，說不定會夢見你；日間閒著無事，偶然也會想到你，這豈不是胜于心里從來沒你這個人嗎？”

　　吳六奇和馬超興相顧駭然，均想這人直是痴到了極處，若不是剛才親眼見到他和馮錫范相斗，武功出神入化，真不信他便是當年名聞四海、風流倜儻的“美刀王”。

　　韋小寶卻聽得連連點頭，說道：“胡大哥，你這番話，真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我以前就沒想到。不過我喜歡了一個女子，卻一定要她做老婆，我可沒你這麼耐心。阿珂當真要我種菜挑水，要我陪她一輩子，我自然也干。但那個鄭公子倘若在她身邊，老子卻非給他來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可。”

　　胡逸之道：“小兄弟，這話可不大對了。你喜歡一個女子，那是要讓她心里高興，為的是她，不是為你自己。倘若她想嫁給鄭公子，你就該千方百計的助她完成心愿。倘若有人要害鄭公子，你為了心上人，就該全力保護鄭公子，縱然送了自己性命，那也無傷大雅啊。”

　　韋小寶搖頭道：“這個可有傷大雅之至。賠本生意，兄弟是不干的。胡大哥，兄弟對你十分佩服，很想拜你為師。不是學你的刀法，而是學你對陳圓圓的一片痴情，這門功夫，兄弟可踉你差得遠了。”

　　胡逸之大是高興，說道：“拜師是不必，咱哥兒倆切磋互勉，倒也不妨。”

　　吳六奇和馬超興對任何女子都不瞧在眼里，心想美貌女子，窯子里有的是，只要白花花的銀子搬出去，要多少就有多少，看來這兩個家伙都是失心瘋了。

　　胡韋二人一老一少，卻越談越覺情投意合，真有相見恨晚之感。其實韋小寶是要娶阿珂為妻，那是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苦纏到底，和胡逸之的一片痴心完全不同，不過一個對陳圓圓一往情深，一個對陳圓圓之女志在必得，立心雖有高下之別，其中卻也有共通之處。何況胡逸之將這番深情在心中藏了二十三年，從未向人一吐，此刻得能盡情傾訴，居然還有人在旁大為贊歎，擊節不已，心中的痛快無可言喻。

　　馬超興見胡韋二人談得投機，不便打斷二人的興致，初時還聽上幾句，後來越聽越不入耳，和吳六奇二人暗皺眉頭，均想：“韋香主是小孩子，不明事理，那也罷了。你胡逸之卻為老不尊。教壞了少年人。”不由得起了幾分鄙視之意。

　　胡逸之忽道：“小兄弟，你我一見如故，世上最難得的是知心人。常言道得好，得一知己，死而無憾。胡某人當年相識遍天下，知心無一人，今日有緣跟你相見，叫倆結為兄弟如何？”韋小寶大喜，說道：“那好極了。”忽然躊躇道：“只怕有一件事不妥。”胡逸之問道：“甚麼事？”韋小寶道：“如果將來你我各如所愿，你娶了陳圓圓，我娶了阿珂，你變成我的丈人老頭兒了。兄弟相稱，可不大對頭。”

　　吳六奇和馬超興一聽，忍不住哈哈大笑。

　　胡逸之怫然變色，慍道：“唉，你總是不明白我對陳姑娘的情意。我這一生一世，決計不會伸一根手指頭兒碰到她一片衣角，苦有虛言，便如此桌。”說著左手一伸，喀的一聲，抓下舟中小幾的一角，雙手一搓，便成木屑，紛紛而落。吳六奇贊道：“好功夫！”

　　胡逸之向他白了一眼，心道：“武功算得甚麼？我這番深情，那才難得。可見你不是我的知己。”

　　韋小寶沒本事學他這般抓木成粉，拔出匕首，輕輕切下小幾。的另一角，放在幾上，提起匕首，隨手幾剁，將那幾角剁成數塊，說道：•‘韋小寶倘若娶不到阿珂做老婆，有如這塊茶几角兒，給人切個大八塊，還不了手。”

　　旁人見匕首如此鋒利，都感驚奇，但聽他這般立誓，又覺好笑。

　　韋小寶道：“胡大哥，這麼說來，我一輩子也不會做你女婿啦，咱們就此結為兄弟。”

　　胡逸之哈哈大笑，拉著他手，來到船頭，對著月亮一齊跪倒，說道：“胡逸之今日和韋小寶結為兄弟，此後有福共享，有難同當，若違此誓，教我淹死江中。”

　　韋小寶也依著說了，最後這句話卻說成“教我淹死在這柳江之中”，心想：“我決不會對不起胡大哥，不過萬一有甚麼錯失，我從此不到廣西來，總不能在這柳江之中淹死了。別的江河，那就不算。”

　　兩人哈哈大笑，攜手回入艙中，極是親熱。

　　吳六奇和馬超興向二人道喜，四人舉杯共飲。吳六奇怕這對痴情金蘭兄弟又說陳圓圓和阿珂之事，聽來著實厭煩，說道：“咱們回去罷。”胡逸之點頭道：“好，馬兄，韋兄弟，我有一事相求，這位阿珂姑娘，我要帶去昆明。”

　　馬超興并不在意，韋小寶卻大吃一驚，忙問：“帶去昆明干甚麼？”

　　胡逸之歎道：“那日陳姑娘在三聖庵中和她女兒相認，當日晚上就病倒了，只是叫著：‘阿珂，阿珂，你怎麼不來瞧瞧你娘？’又說：‘阿珂，娘只有你這心肝寶貝，娘想得你好苦。’我聽得不忍，這才一路跟隨前來。在路上我曾苦勸阿珂姑娘回去，陪伴她母親，她說甚麼也不肯。這等事情又不能用強，我束手無策，只有暗中跟隨，只盼勸得她回心轉意。現下她給你們拿住了，倘若馬香主要她答應回去昆明見母，方能釋放，只怕她不得不從。”

　　馬超興道：“此事在下并無意見，全憑韋香主怎麼說就是。”

　　胡逸之道：“兄弟，你要娶她為妻，來日方長，但如陳姑娘一病不起，從此再也見不到她女兒，這……這可是終身之恨了。”說著語音已有些哽咽。

　　吳六奇暗暗搖頭，心想：“這人英雄豪氣，盡已消磨，如此婆婆媽媽，為了吳三桂的一個愛妾，竟然這般神魂顛倒，豈是好漢子的氣概？陳圓圓是斷送大明江山的禍首之一，下次老子提兵打進昆明，先將她一刀殺了。”

　　韋個寶說道：“大哥要帶她去昆明，那也可以，不過……不過不瞞大哥你說，我跟她明媒正娶、早已拜過天地，做媒人的是沐王府的搖頭獅子吳立身。偏偏我老婆不肯跟我成親，要去改嫁給那鄭公子。倘若她答應和我做夫妻，自然就可放她。”

　　吳六奇聽到這里，勃然大怒，再也忍耐不住，舉掌在幾上重重一拍，酒壺酒杯登時盡皆翻倒，大聲道：“胡大哥，韋兄弟，這小姑娘不肯去見娘，大大的不孝。她跟韋兄弟拜過了堂，已有夫妻名份，卻又要去跟那鄭公子，大大的不貞。這等不孝不貞的女子，留在世上何用？她相貌越美，人品越壞，我這就去把她的脖子喀喇一下扭斷，他媽的，省得教人聽著心煩，見了惹氣。”厲聲催促艄公：“快划，快划。”

　　胡逸之、韋小寶、馬超興三人相顧失色，眼見他如此威風凜凜，殺氣騰騰，額頭青筋漲了起來，氣惱已極，哪敢相勸？坐船漸漸划向岸邊，吳六奇叫道：“那一男一女在哪里？”一艘小船上有人答道：“在這里綁著。”吳六奇向艄公一揮手，坐船轉頭偏東，向那艘小船划去。吳六奇對韋小寶道：“韋兄弟，你我會中兄弟，情如骨肉。做哥哥的不忍見你誤于美色，葬送了一生，今日為你作個了斷。”韋小寶顫聲道：“這件事……還得……還得仔細商量，”吳六奇厲聲道：“還商量甚麼？”眼見兩船漸近，韋小寶憂心如焚，只得向馬超興求助：“馬大哥，你勸吳大哥一勸。”吳六奇道：“天下好女子甚多，包在做哥哥的身上．給你找一房稱心滿意的好媳婦就是。又何必留戀這等下賤女子？”韋小寶愁眉苦臉，道：“唉，這個……這個……”

　　突然間呼的一聲，一人躍起身來，扑到了對面船頭，正是胡逸之。

　　只見他一鑽入船艙；跟著便從後艄鑽出，手中已抱了一人，身法迅捷已極，隨即躍到岸上，幾個起落，已在數十丈外，聲音遠遠傳來：“吳大哥、馬大哥、韋兄弟，實在對不住之至，日後上門請罪，聽憑責罰。”話聲漸遠，但中氣充沛，仍是聽得清清楚楚。

　　吳六奇又驚又怒、待要躍起追趕，眼見胡逸之已去得遠了，轉念一想，不禁捧腹大笑。

　　韋小寶鼓掌叫好，料想胡逸之抱了阿珂去，自然是將她送去和陳圓圓相會。

## 第三十四回　一紙興亡看復鹿　千年灰劫付冥鴻

　　片刻間兩船靠攏，天地會中兄弟將鄭克爽塈推了過來。韋小寶罵道：“奶奶的，你殺害天地會中兄弟，又想害死天地會總舵主，非把你開膛剖肚不可。辣塊媽媽，你明知阿珂是我老婆，又跟她勾勾搭搭。”說著走上前去，左右開弓，拍拍拍拍，打了他四個耳光。鄭克塽喝飽了江水，早已萎頓不堪，見到韋小寶凶神惡煞的模樣，求道：“韋大人，求你瞧在我爹爹的份上，饒我一命。從今而後，我……再也不敢跟阿珂姑娘說一句話。”韋小寶道：“倘若她跟你說話呢？”鄭克塽道：“我也不答，否則……否則……”否則怎樣，一時說不上來。韋小寶道：“你這人說話如同放屁。我先把你舌頭割了，好教你便想跟阿珂說話，也說不上。”說著拔出匕首，喝道：“伸舌頭出來！”鄭克塽大驚，忙道：“我決不跟她說話便是，只要說一句話，便是混帳王八蛋。”韋小寶生怕陳近南責罰，倒也不敢真的殺他，說道：“以後你再敢對天地會總舵主和兄弟們無禮，再敢跟我老婆不三不四，想弄頂綠帽給老子戴，老子一劍插在你這奸夫頭里。”

　　提起匕首輕輕一擲，那匕首直入船頭。鄭上塈忙道：“不敢，不敢，再也不敢了。”

　　韋小寶轉頭對馬超興道：“馬大哥，他是你家後堂拿住的，請你發落罷。”馬超興歎道：“國姓爺何等英雄，生的孫子卻這麼不成器。”吳六奇道：“這人回到台灣，必跟總舵主為難，不如一刀兩段，永無後患。”鄭克塽大驚，忙道：“不，不會的。我回去台灣，求爹爹封陳永華陳先生的官，封個大大的官。”馬超興道：“哼，總舵主希罕麼？”低聲對吳六奇道：“這人是鄭王爺的公子，咱們倘若殺了，只怕陷得總舵主有‘弒主’之名。”天地會是陳永華奉鄭成功之命而創，陳永華是天地會首領，但仍是台灣延平郡王府的屬官，會中兄弟若殺了延平王的兒子，陳永華雖不在場，卻也脫不了干系。吳六奇一想不錯，雙手一扯，拉斷了綁著鄭克塽的繩索，將他提起，喝道：“滾你的罷！”一把擲向岸上。

　　鄭克塽登時便如騰云駕霧般飛出，在空中哇哇大叫，料想這一摔難免筋折骨斷，那知屁股著地，在一片草地上滑出，雖然震得全身疼痛，卻未受傷，爬起身來，急急走了。吳六奇和韋小寶哈哈大笑。馬超興道：“這家伙丟了國姓爺的臉。”吳六奇問道：“這家伙如何殺傷本會兄弟，陷害總舵主？”韋小寶道：“這事說來話長，咱們上得岸去，待兄弟跟大哥詳說。”向天邊瞧了一眼，說道：“那邊盡是黑云，只怕大雨就來了，咱們快上岸罷。”一陣疾風刮來，只吹得各人衣衫颯颯作聲，口鼻中都是風。

　　吳六奇道：“這場風雨只怕不小，咱們把船駛到江心，大風大雨中飲酒說話，倒有趣得緊。”韋小寶吃了一驚，忙道：“這艘小船吃不起風，要是翻了，豈不糟糕？”馬超興微笑道：“那倒不用擔心。”轉頭向艄公吩咐了幾句。艄公答應了，掉過船頭，挂起了風帆。此時風勢已頗不小，布帆吃飽了風，小船箭也似的向江心駛去。江中浪頭大起，小船忽高忽低，江水直濺入艙來。韋小寶枉自外號叫作“小白龍”，卻不識水性，他年紀是小的，這時臉色也已嚇得雪白，不過跟這個“龍”字，卻似乎拉扯不上甚麼干系了。吳六奇笑道：“韋兄弟，我也不識水性。”韋小寶大奇道：“你不會游水？”吳六奇搖頭道：“從來不會，我一見到水便頭暈腦脹。”韋小寶道：“那……那你怎麼叫船駛到江心來？”吳六奇笑道：“天下的事情，越是可怕，我越是要去碰它一碰。最多是大浪打翻船，大家都做柳江中的水鬼，那也沒甚麼大不了。何況馬大哥外號叫作‘西江神蛟’，水上功夫何等了得？馬大哥，咱們話說在前，待會若是翻船，你得先救韋兄弟，第二個再來救我。”馬超興笑道：“好，一言為定。”韋小寶稍覺放心。這時風浪益發大了，小船隨著浪頭，驀地里升高丈余，突然之間，便似從半空中掉將下來，要鑽入江底一般。韋小寶被拋了上來，騰的一聲，重重摔上艙板，尖聲大叫：“乖乖不得了！”船篷上剎喇喇一片響亮，大雨洒將下來，跟著一陣狂風刮到，將船頭、船尾的燈籠都卷了出去，船艙中的燈火也即熄滅。韋小寶又是大叫：“啊喲，不好了！”從艙中望出去，但見江面白浪洶涌，風大雨大，氣勢驚人。馬超興道：“兄弟莫怕，這場風雨果然厲害，待我去把舵。”走到後梢，叱喝船夫入艙。風勢奇大，兩名船夫剛到桅杆邊，便險些給吹下江去，緊緊抱住了桅杆，不敢离手。大風浪中，那小船忽然傾側。韋小寶向左邊摔去，尖聲大叫，心中痛罵：“這老叫化出他媽的這古怪主意，你自己又不會游水，甚麼地方不好玩，卻到這大風大雨的江中來開玩笑？風大雨大，你媽媽的肚皮大。”狂風挾著暴雨，一陣陣打進艙來，韋小寶早已全身濕透。猛聽得豁喇喇一聲響，風帆落了下來，船身一側，韋小寶向右撞去，砰的一聲，腦袋撞在小幾之上，忽想：“我又沒對不起胡大哥，為甚麼今日要淹死在這柳江之中？啊喲，是了，我起這誓，就是存心不良，打了有朝一日要欺騙他的主意。玉皇大帝，十殿閻王，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韋小寶誠心誠意，決計跟胡大哥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同享甚麼福？他如娶了陳圓圓……難道我也……”

　　風雨聲中，忽聽得吳六奇放開喉嚨唱起曲來：“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老淚風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悲戀，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云變。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曲聲從江上遠送出去，風雨之聲雖響，卻也壓他不倒。馬超興在後梢喝采不迭，叫道：“好一個‘聲逐海天遠’！”韋小寶但聽他唱得慷慨激昂，也不知曲文是甚麼意思，心中罵道：“你有這副好嗓子，卻不去戲台上做大花面？老叫化，放開了喉嚨大叫：‘老爺太太，施舍些殘羹冷飯’，倒也餓不死你。”

　　忽聽得遠處江中有人朗聲叫道：“千古南朝作話傳，傷心血淚洒山川。”那叫聲相隔甚遠，但在大風雨中清清楚楚的傳來，足見那人內力深湛。韋小寶一怔之際，只聽得馬超興叫道：“是總舵主嗎？兄弟馬超興在此。”那邊答道：“正是，小寶在麼？”果是陳近南的聲音。韋小寶又驚又喜，叫道：“師父，我在這里。”但狂風之下，他的聲音又怎傳得出去？馬超興叫道：“韋香主在這里。還有洪順堂紅旗吳香主。”陳近南道：“好極了！難怪江上唱曲，高亢入云。”聲音中流露出十分喜悅之情。吳六奇道：“屬下吳六奇，參見總舵主。”陳近南道：“自己兄弟，不必客氣。”聲音漸近，他的坐船向著這邊駛來。

　　風雨兀自未歇，韋小寶從艙中望出去，江上一片漆黑，一點火光緩緩在江面上移來，陳近南船上點得有燈。過了好一會，火光移到近處，船頭微微一沉，陳近南已跳上船來。韋小寶心想：“師父到來，這次小命有救了。”忙迎到艙口，黑暗中看不見陳近南面貌，大聲叫了聲“師父”再說。陳近南拉著他手，走入船艙，笑道：“這場大風雨，可當真了得。你嚇著了麼？”韋小寶道：“還好。”吳六奇和馬超興都走進艙來參見。陳近南道：“我到了城里，知道你們在江上，便來尋找，想不到遇上這場大風雨。若不是吳大哥一曲高歌，也真還找不到。”吳六奇道：“屬下一時興起，倒教總舵主見笑了。”陳近南道：“大家兄弟相稱罷。吳大哥唱的是《桃花扇》中《沉江》那一出戲嗎？”吳六奇道：“正是。這首曲子寫史閣部精忠抗敵，沉江殉難，兄弟平日最是愛聽。此刻江上風雨大作，不禁唱了起來。”陳近南贊道：“唱得好，果然是好。”韋小寶心道：“原來這出戲叫作《沉江》。甚麼戲不好唱，卻唱這倒霉戲？你要沉江，小弟恕不奉陪。”

　　陳近南道：“那日在浙江嘉興舟中，曾聽黃宗羲先生、呂留良先生、查伊璜先生三位江南名士，說到吳兄的事跡，兄弟甚是佩服。你我雖是同會弟兄，只是兄弟事繁，一直未能到廣東相見。吳兄身份不同，亦不能北來。不意今日在此聚會，大慰平生。”吳六奇道：“兄弟入了天地會後，無日不想參見總舵主。江湖上有言道：‘平生不見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從今天起，我才可稱為英雄了，哈哈，哈哈。”陳近南道：“多承江湖上朋友抬舉，好生慚愧。”兩人惺惺相惜，意氣相投，放言縱談平生抱負，登時忘了舟外的風雨。談了一會，風雨漸漸小了。陳近南問起吳三桂之事，韋小寶一一說了，遇到驚險之處，自不免加油添醬一番，種種經過，連馬超興也是首次得聞。陳近南聽說已拿到了蒙古使者罕帖摩，真憑實据，吳三桂非倒大霉不可，十分歡喜；又聽說羅剎國要在北方響應吳三桂，奪取關外大片土地，不由得皺起了眉頭，半晌不語。

　　韋小寶道：“師父，羅剎國人紅毛綠眼睛，倒也不怕，最多不向他們臉上多瞧就是了。他們的火器可真厲害，一槍轟來，任你英雄好漢，也抵擋不住。”陳近南道：“我也正為此擔心，吳三桂和韃子拚個兩敗俱傷，正是天賜恢復我漢家山河的良機，可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趕走了韃子，來個比韃子還要凶惡的羅剎國，又來占我錦繡江山，那便如何是好？”吳六奇道：“羅剎國的火器，當真沒法子對付嗎？”陳近南道：“有一個人，兩位可以見見。”走到艙口，叫道：“興珠，你過來。”那邊小船中有人應道：“是。”跳上船來，走入艙中，向陳近南微微躬身，這人四十來歲年紀，身材瘦小，滿臉英悍之色。陳近南道：“見過了吳大哥、馬大哥。這是我的徒弟，姓韋。”那人抱拳行禮，吳六奇等都起身還禮。陳近南道：“這位林興珠林兄弟，一直在台灣跟著我辦事，很是得力。當年國姓爺打敗紅毛鬼，攻克台灣，林兄弟也是有功之人。”韋小寶笑道：“林大哥跟紅毛鬼交過手，那好極了。羅剎鬼有槍炮火器，紅毛鬼也有槍炮火器，林大哥定有法子。”吳六奇和馬超興同時鼓掌，齊道：“韋兄弟的腦筋真靈。”吳六奇本來對韋小寶并不如何重視，料想他不過是總舵主的弟子，才做到青木堂香主那樣高的職司，青木堂近年來雖建功不少，也不見得是因這小家伙之故，見他迷戀阿珂，更有幾分鄙夷，這時卻不由得有些佩服：“這小娃兒見事好快，倒也有些本事。”陳近南微笑道：“當年國姓爺攻打台灣，紅毛鬼炮火厲害，果然極難抵敵。我們當時便构筑土堤，把幾千名紅毛兵圍在城里，斷了城中水源，叫他們沒水喝。紅毛兵熬不住了，沖出來攻擊，我們白天不戰，只晚上跟他們近斗。興珠，當時怎生打法，跟大家說說。”

　　林興珠道：“那是軍師的神機妙算……”陳近南為鄭成功獻策攻台，克成大功，軍中都稱他為“軍師”。韋小寶道：“軍師？”見林興珠眼望陳近南，師父臉露微笑，已然明白，說道：“啊，原來師父你是諸葛亮。諸葛軍師大破藤甲兵，陳軍師大破紅毛兵。”

　　林興珠道：“國姓爺于永歷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祭江，督率文武百官、親軍武衛，乘坐戰艦，自科羅灣放洋，二十四日到澎湖。四月初一日到達台灣鹿耳門。門外有淺灘數十里，紅毛兵又鑿沉了船，阻塞港口。咱們的戰艦開不進去。正在無法可施的當兒，忽然潮水大漲，眾兵將歡聲震天，諸艦涌進，在水寨港登岸。紅毛兵就帶了槍炮來打。國姓爺對大伙兒說，咱們倘若後退一步，給趕入大海，那就死無葬身之地。紅毛鬼槍炮雖然厲害，大伙兒都須奮勇上前。眾兵將齊奉號令，軍師親自領了我們沖鋒。突然之間，我耳邊好像打了幾千百個霹靂，眼前煙霧瀰漫，前面的兄弟倒了一排。大家一慌亂，就逃了回來。”韋小寶道：“我第一次聽見開紅毛槍，也嚇得一塌胡塗。”林興珠道：“我正如沒頭蒼蠅般亂了手腳，只聽軍師大聲叫道：‘紅毛鬼放了一槍，要上火藥裝鉛子，大伙兒沖啊！’我忙領著眾兄弟沖了上去，果然紅毛鬼一時來不及放槍。可是剛沖到跟前，紅毛鬼又放槍了，我立即滾在地下躲避，不少兄弟卻給打死了，沒有法子，只得退了下來。紅毛鬼卻也不敢追趕。這一仗陣亡了好幾百兄弟，大家垂頭喪氣，一想到紅毛鬼的槍炮就心驚肉跳。”

　　韋小寶道：“後來終于是軍師想出了妙計？”林興珠叫道：“是啊。那天晚上，軍師把我了去，問我：‘林兄弟，你是武夷山地堂門的弟子，是不是？’我說是的。軍師道：“日里紅毛鬼一放槍，你立即滾倒在地，身法很敏捷啊。’我十分慚愧，說道：‘回軍師的話：小將不敢貪生怕死，明日上陣，決計不敢再滾倒躲避，折了我大明官兵的威風。否則的話，你殺我頭好了。”韋小寶道：“林大哥，我猜軍師不是怪你貪生怕死，是贊你滾地躲避的法子很好，要你傳授給眾兄弟。”陳近南向他瞧了一眼，臉露微笑，頗有贊許之意。林興珠一拍大腿，大聲道：“是啊，你是軍師的徒弟，果然是明師出高徒……”韋小寶笑道：“你是我師父的部下，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眾人都笑了起來。林興珠道：“那天晚上軍師當真是這般吩咐。他說‘你不可會錯了意。我見你的燕青十八翻、松鼠草上飛的身法挺合用，可以滾到敵人身前，用單刀斫他們的腿。有一套地堂刀法，你練得怎樣？’我聽軍師不是責罵我膽小怕死，這才放心，說道：‘回軍師的話：地堂刀法小將是練過的，當年師父說道，倘若上陣打仗，可以滾過去斫敵人的馬腳，不過紅毛鬼不騎馬，只怕無用。’軍師道：‘紅毛鬼雖沒騎馬，咱們斫他人腳，有何不可？’我一聽之下，恍然大悟，連說：‘是，是，小將腦筋不靈，想不到這一點。’”

　　韋小寶微微一笑，心想：“你師父教你這刀法可斫馬腳，你就以為不能斫人腳，老兄的腦筋，果然不大靈光。”林興珠道：“當時軍師就命我演了一遍這刀法。他贊我練得還可以，說道：‘你的地堂門刀法身法，若沒十多年的寒暑之功，練不到這地步，但咱們明天就要打仗，大伙兒要練，是來不及了。’我說：‘是。這地堂門刀法小將練得不好，不過的确已練了十幾年。’軍師說道：‘咱們趕筑土堤，用弓箭守住，你馬上去教眾兵將滾地上前、揮刀砍足的法子。只須教三四下招式，大伙兒熟練就可以了，地堂門中的深奧武功，一概不用教。’我接了軍師將令，當晚先去教了本隊士兵。第二天一早，紅毛鬼沖來，給我們一陣弓箭射了回去。本隊士兵把地堂刀法的基本五招練會了，轉去傳授別隊的官兵。軍師又吩咐大伙兒砍下樹枝，扎成一面面盾牌，好擋紅毛兵的鉛彈。第四日早上，紅毛兵又大舉沖來，我們上去迎戰，滾地前進，只殺得紅毛鬼落花流水，戰場上留下了幾百條毛腿。赤嵌城守將紅毛頭的左腿也給砍了下來。這紅毛頭就此投降。後來再攻衛城，用的也是這法子。”

　　馬超興喜道：“日後跟羅剎鬼子交鋒打仗，便可用地堂功夫對付。”陳近南道：“然而情形有些不同。當年在台灣的紅毛兵，不過三四千人，死一個，少一個。羅剎兵如來進犯，少說也有幾萬人，源源而來，殺不胜殺，再說，地堂刀法只能用于近戰。羅剎兵如用大炮轟擊，那也難以抵擋。”吳六奇點頭稱是，道：“依軍師之見，該當如何？”他聽陳近南對林興珠引見之時不稱自己為“香主”，料想林興珠不是天地會中人，便也不以“總舵主”相稱。

　　陳近南道：“我中國地大人多，若無漢奸內應，外國人是極難打進來的。”眾人都道：“正是。韃子占我江山，全仗漢奸吳三桂帶路。”陳近南道：“現今吳三桂又去跟羅剎國勾結，他起兵造反之時，咱們先一鼓作氣的把他打垮，羅剎國沒了內應，就不能貿然入侵。”馬超興道：“只是吳三桂倘若垮得太快，就不能跟韃子打個兩敗俱傷。”陳近南道：“這也不錯。但利害相權，比較起來，羅剎人比韃子更加可怕。”

　　韋小寶道：“是啊。韃子也是黃皮膚，黑眼睛，扁鼻頭，跟我們沒甚麼兩樣，說的話也是一般。外國鬼子紅毛綠眼睛，說起話來嘰哩咕嚕，有誰懂得？”

　　眾人談了一會國家大事，天色漸明，風雨也已止歇。馬超興道：“大家衣衫都濕了，便請上岸去同飲一杯，以驅寒氣。”陳近南道：“甚好。”這一場大風將小船吹出了三十余里，待得回到柳州，已近中午。眾人在原來碼頭上岸。

　　只見一人飛奔過來，叫道：“相公，你……你回來了。”正是雙兒。她全身濕淋淋的，臉上滿是喜色。韋小寶問：“你怎麼在這里？”雙兒道：“昨晚大風大雨，你坐了船出去，我好生放心不下，只盼相公早些平安回來。”韋小寶奇道：“你一直等在這里？”雙兒道：“是。我……我……只擔心……”韋小寶笑道：“擔心我坐的船沉了？”雙兒低聲道：“我知道你福氣大，船是一定不會沉的，不過……不過……”碼頭旁一個船夫笑道：“這位小總爺，昨晚半夜三更里風雨最大的時候，要雇我們的船出江，說是要尋人，先說給五十兩銀子，沒人肯去，他又加到一百兩。張老三貪錢，答應了，可是剛要開船，豁喇一聲，大風吹斷了桅杆。這麼一來，可誰也不敢去了。他急得只是大哭。”韋小寶心下感動，握住雙兒的手，說道：“雙兒，你對我真好。”雙兒脹紅了臉，低下頭去。

　　一行來到馬超興的下處，換過衣衫。陳近南吩咐馬超興派人去打聽鄭公子和馮錫范的下落。馬超興答應了，派人出去訪查，跟著稟報家後堂的事務。

　　馬超興擺下筵席，請陳近南坐了首席，吳六奇坐了次席。要請韋小寶坐第三席時，韋小寶道：“林大哥攻破台灣，地堂刀大砍紅毛火腿，立下如此大功，兄弟就是站著陪他喝酒，也是心甘情愿。這樣的英雄好漢，兄弟怎敢坐他上首？”拉著林興珠坐了第三席。林興珠大喜，心想軍師這個徒弟年紀雖小，可著實夠朋友。筵席散後，天地會四人又在廂房議事。陳近南吩咐道：“小寶，你有大事在身，你我師徒這次仍不能多聚，明天你就北上罷。”韋小寶道：“是。只可惜這一次又不能多聽師父教誨。我本來還想聽吳大哥說說他的英雄事跡，也只好等打平吳三桂之後，再聽他說了。”

　　吳六奇笑道：“你吳大哥沒甚麼英雄事跡，平生壞事倒是做了不少。若不是查伊璜先生一場教訓，直到今日，我還是在為虎作倀、給韃子賣命呢。”

　　韋小寶取出吳三桂所贈的那支洋槍，對吳六奇道：“吳大哥，你這麼遠路來看兄弟，實在感激不盡，這把羅剎國洋槍，請你留念。”吳三桂本來送他兩支，另一支韋小寶在領出沐劍屏時，交了給夏國相作憑證，此後匆匆离滇，不及要回。吳六奇謝了接過，依法裝上火藥鐵彈，點火向著庭中施放一槍，火光一閃，砰的一聲大響，庭中的青石板石屑紛飛，眾人都嚇了一跳。陳近南皺起眉頭，心想：“羅剎國的火器竟然這等犀利，若是興兵進犯，可真難以抵擋。”韋小寶取出四張五千兩銀票，交給馬超興，笑道：“馬大哥，煩你代為請貴堂眾位兄弟喝一杯酒。”馬超興笑道：“二萬兩銀子？可太多了，喝三年酒也喝不完。”謝過收了。

　　韋小寶跪下向陳近南磕頭辭別。陳近南伸手扶起，拍拍他肩膀，笑道：“你很好，不枉了是我陳近南之徒。”韋小寶和他站得近了，看得分明，見他兩鬢斑白，神色甚是憔悴，想是這些年來奔走江湖，大受風霜之苦，不由得心下難過，要想送些甚麼東西給他，尋思：“師父是不要銀子的，珠寶玩物，他也不愛。師父武功了得，也不希罕我的匕首和寶衣。”突然間一陣沖動，說道：“師父，有一件事要稟告你老人家。”吳六奇和馬超興知他師徒倆有話說，便即退出。韋小寶伸手到貼肉衣袋內，摸出一包物事，解開縛在包外的細繩，揭開一層油布，再揭開兩層油紙，露出從八部《四十二章經》封皮中取出來的那些碎羊皮，說道：“師父，弟子沒甚麼東西孝敬你老人家，這包碎皮，請你收了。”陳近南甚感奇怪，問道：“那是甚麼？”

　　韋小寶于是說了碎皮的來歷。陳近南越聽臉色越鄭重，聽得太后、皇帝、鰲拜、西藏大喇嘛、獨臂尼九難、神龍教主等等大有來頭的人物，無不處心積慮的想得到這些碎皮，而其中竟隱藏著滿清韃子龍脈和大寶藏的秘密，當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之事。他細問經過情形，韋小寶一一說了，有些細節如神龍教教主教招、拜九難為師等情，自然略過不提。陳近南沉吟半晌，說道：“這包東西實是非同小可。我師徒倆帶領會中兄弟，去掘了韃子的龍脈，取出寶藏，興兵起義，自是不世奇功。不過我即將回台，謁見王爺，這包東西帶在身邊，海道來回，或恐有失。此刻還是你收著。我回台之後，便來北京跟你相會，那時再共圖大事。”韋小寶道：“好！那麼請師父盡快到北京來。”陳近南道：“你放心，我片刻也不停留。小寶，你師父畢生奔波，為的就是圖謀興復明室，眼見日子一天天的過去，百姓對前朝漸漸淡忘，韃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興復大業越來越渺茫。想不到吳三桂終于要起兵造反，而你又得了這份藏寶圖，那真是天大的轉機。”說到這里，不由得喜溢眉梢。

　　他本來神情郁郁，顯得滿懷心事，這時精神大振，韋小寶瞧著十分歡喜。陳近南又問：“你身上中的毒怎樣了？減輕些了麼？”韋小寶道：“弟子服了神龍教洪教主給的解藥，毒性是完全解去了。”陳近南喜道：“那好極了。你這一雙肩頭，挑著反清復明的萬斤重擔，務須自己保重。”說著雙手按住他肩頭。韋小寶道：“是。弟子亂七八糟，甚麼也不懂的。得到這些碎皮片，也不過碰上運氣罷了。每一次都好比我做莊，吃了閒家的夾棍，天杠吃天杠，別十吃別十，吃得舒舒服服。”陳近南微微一笑，道：“你回到北京之後，半夜里閂住了門窗，慢慢把這些皮片拼將起來，湊成一圖，然後將圖形牢牢記在心里，記得爛熟，再無錯誤之後，又將碎皮拆亂，包成七八包，藏在不同的所在。小寶，一個人運氣有好有壞，不能老是一帆風順。如此大事，咱們不能專靠好運道。”韋小寶道：“師父說得不錯。好比我賭牌九做莊，現今已贏了八舖，如果一記通賠，這包碎皮片給人搶去了，豈不是全軍覆沒，鏟了我的莊？因此連贏八舖之後，就要下莊。”陳近南心想，這孩子賭性真重，微笑道：“你懂得這道理就好。賭錢輸贏，沒甚麼大不了。咱們圖謀大事，就算把性命送了，那也是等閒之事。但這包東西，天下千千萬萬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那可萬萬輸不得。”韋小寶道：“是啊，我贏定之後，把銀子捧回家去，埋在床底下，斬手指不賭了，那就永遠輸不出去。”陳近南走到窗邊，抬頭望天，輕輕說道：“小寶，我聽到這消息之後，就算立即死了，心里也歡喜得緊。”韋小寶心想：“往日見到師父，他總是精神十足，為甚麼這一次老是想到要死？”問道：“師父，你在延平郡王府辦事，心里不大痛快，是不是？”陳近南轉過身來，臉有詫异之色，問道：“你怎知道？”韋小寶道：“我見師父似乎不大開心。但想世上再為難的事情，你也不放在心上。江湖上英雄好漢，又個個對你十分敬重。我想你連皇帝也不怕，普天之下只鄭王爺一人，能給你氣受。”陳近南歎了口氣，隔了半晌，說道：“王爺對我一向禮敬有加，十分倚重。”韋小寶道：“嗯，定是鄭二公子這家伙向你擺他媽的臭架子。”陳近南道：“當年國姓爺待我恩重如山，我早誓死相報，對他鄭家的事，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鄭二公子年紀輕，就有甚麼言語不當，我也不放在心上。王爺的世子，英明愛眾，不過乃是庶出。”韋小寶不懂，問道：“甚麼庶出？”陳近南道：“庶出就是并非王妃所生。”韋小寶道：“啊，我明白了，是王爺的小老婆生的。”陳近南覺他出言粗俗，但想他沒讀過書，也就不加理會，說道：“是了。當年國姓爺逝世，跟這件事也很有關連，因此王太妃很不喜歡世子，一再吩咐王爺，要廢了世子，立二公子做世子。”韋小寶大搖其頭，說道：“二公子胡塗沒用，又怕死，不成的！這家伙是個混蛋，膿包，他媽的混帳王八蛋。那天他還想害死師父您老人家呢。”

　　陳近南臉色微微一沉，斥道：“小寶，嘴里放干淨些！你這不是在罵王爺麼？”韋小寶“啊”的一聲，按住了嘴，說道：“該死！王八蛋這三字可不能隨便亂罵。”

　　陳近南道：“兩位公子比較起來，二公子确是處處及不上他哥哥，只是相貌端正，嘴頭又甜，很得祖母的歡心……”韋小寶一拍大腿，說道：“是啊，婦道人家甚麼也不懂，見了個會拍馬屁的小白臉，就當是寶貝了。”陳近南不知他意指阿珂，搖了搖頭，說道：“改立世子，王爺是不答應的，文武百官也都勸王爺不可改立。因此兩位公子固然兄弟失和，太妃和王爺母子之間，也常常為此爭執。太妃有時心中氣惱，還叫了我們去訓斥一頓。”韋小寶道：“這老……”他“老婊子”三字險些出口，總算及時縮住，忙改口道：“老太太們年紀一大，這就胡塗了。師父，鄭王爺的家事你既然理不了，又不能得罪他們，索性給他來個各人自掃門前雪，別管他家瓦上霜。”陳近南歎道：“我這條命不是自己的了，早已賣給了國姓爺。人生于世，受恩當報。當年國姓爺以國土待我，我須當以國士相報。眼前王爺身邊，人材日漸凋落，我決不能獨善其身，舍他而去。唉！大業艱難，也不過做到如何便如何罷了。”說到這里，又有些意興蕭索起來。

　　韋小寶想說些話來寬慰，卻一時無從說起，過了一會，說道：“昨天我們本來想把鄭克塽這麼……”說著舉起手來，一掌斬落，“……一刀兩斷，倒也干淨爽快。但馬大哥說，這樣一來，可教師父難以做人，負了個甚麼‘撕主’的罪名。”陳近南道：“是“弒主’。馬兄弟這話說得很對，倘若你們殺了鄭公子，我怎有面目去見王爺？他日九泉之下，也見不了國姓爺。”韋小寶道：“師父，你幾時帶我去瞧瞧鄭家這王太妃，對付這種老太太，弟子倒有幾下散手。”心想自己把假太后這老婊子收拾得服服貼貼，連皇太后也對付得了，區區一個王太妃又何足道哉。陳近南微微一笑，說道：“胡鬧！”拉著他手，走出房去。

　　注：台灣延平郡王鄭經長子克是陳永華之婿，剛毅果斷，鄭經立為太子，出征時命其監國。克執法一秉至公，諸叔及諸弟多怨之，揚言其母假娠，克為屠夫李某之子。鄭經及陳永華死後，克為董太妃及諸弟殺害。

　　當下韋小寶向師父、吳六奇、馬超興告辭。吳馬二人送出門去。吳六奇道：“韋兄弟，你這個小丫頭雙兒，我已跟她拜了把子，結成了兄妹。”韋小寶和馬超興都吃了一驚，轉頭看雙兒時，只見她低下了頭，紅暈雙頰，神色甚是忸怩。韋小寶笑道：“吳大哥好會說笑話。”吳六奇正色道：“不是說笑。我這個義妹忠肝義膽，胜于須眉，正是我輩中人。做哥哥的對她好生相敬。我見你跟‘百胜刀王’胡逸之拜把子，拜得挺有勁，我見樣學樣，于是要跟雙兒拜把子。她可說甚麼也不肯，說是高攀不上。我一個老叫化，有甚麼高攀、低攀了？我非拜不可，她只好答應。”馬超興道：“剛才你兩位在那邊房中說話，原來是商量拜把子的事。”吳六奇道：“正是。雙兒妹子叫我不可說出來，哈哈，結拜兄妹，光明正大，有甚麼不能說的？”韋小寶聽他如此說，才知是真，看著吳六奇，又看看雙兒，很是奇怪。吳六奇道：“韋兄弟，從今而後，你對我這義妹可得另眼相看，倘若得罪了她，我可要跟你過不去。”雙兒忙道：“不……不會的，相公他……他待我很好。”韋小寶笑道：“有你這樣一位大哥撐腰，玉皇大帝、閻羅老子也不敢得罪她了。”三人哈哈大笑，拱手而別。

　　韋小寶回到下處，問起拜把子的事，雙兒很是害羞，說道：“這位吳……吳爺……”韋小寶道：“甚麼吳爺？大哥就是大哥，拜了把子，難道能不算數麼？”雙兒道：“是。他說覺得我不錯，定要跟我結成兄妹。”從懷里取出那把洋槍，說道：“他說身上沒帶甚麼好東西，這把洋槍是相公送給他的，他轉送給我，相公，還是你帶著防身罷。”

　　韋小寶連連搖手，道：“是你大哥給你的，又怎可還我？”想起吳六奇行事出人意表，不由得嘖嘖稱奇，又想：“他名字都叫“六奇’，難怪，難怪！不知另外五奇是甚麼？”一行人一路緩緩回京。路上九難傳了韋小寶一路拳法，叫他練習。但韋小寶浮動跳脫，說甚麼也不肯專心學武。九難吩咐他試演，但見他徒具架式，卻是半分真實功夫也沒學到，歎道：“你我雖有師徒之名，但瞧你性子，實不是學武的材料。這樣罷，我鐵劍門中有一項‘神行百變’功夫，是我恩師木桑道人所創，乃是天下輕功之首。這項輕功須以高深內功為根基，諒你也不能領會。你沒一門傍身之技，日後遇到危難，如何得了？我只好教你一些逃跑的法門。”

　　韋小寶大喜，說道：“腳底能抹油，打架不用愁。師父教了我逃跑的法門，那定是誰也追不上的了。”九難微微搖頭，說道：“‘神行百變’，世間無雙，當年威震武林，今日卻讓你用來腳底抹油，恩師地下有知，定是不肯認你這個沒出息的徒孫。不過除此之外，我也沒甚麼你學得會的本事傳給你。”韋小寶笑道：“師父收了我這個沒出息的徒兒，也算倒足了大霉。不過賭錢有輸有贏，師父這次運氣不好，收了我這徒兒，算是大輸一場。老天爺有眼，保佑師父以後連贏八場，再收八個威震天下的好徒兒。”

　　九難嘿嘿一笑，拍拍他肩頭，說道：“也不一定武功好就是人好。你性子不喜學武，這是天性使然，無可勉強。你除了油腔滑調之外，總也算是我的好徒兒。”

　　韋小寶大喜，心中一陣激動，便想將那些碎羊皮取出來交給九難，隨即心想：“這些皮片我既已給了男師父，便不能再給女師父了。好在兩位師父都是在想趕走韃子，光復漢人江山，不論給誰都是一樣。”

　　當下九難將“神行百變”中不需內功根基的一些身法步法，說給韋小寶聽。說也奇怪，一般拳法掌法，他學時淺嘗輒止，不肯用心鑽研，這些逃跑的法門，他卻大感興趣，一路上學得津津有味，一空下來便即練習。有時還要輕功卓絕的徐天川在後追趕，自己東跑西竄的逃避。徐天川見他身法奇妙，好生佩服。初時幾下子就追上了，但九難不斷傳授新的訣竅，到得直隸省境，徐天川說甚麼也已追他不上了。

　　九難見他與“神行百變”這項輕功頗有緣份，倒也大出意料之外，說道：“看來你天生是個逃之夭夭的胚子。”韋小寶笑道：“弟子練不成‘神行百變’，練成‘神行抹油’，總算不是一事無成。”

　　他沖了一碗新茶，捧到九難面前，問道：“師父，師祖木桑道長既已逝世，當今天下，自以你老人家武功第一了？”九難搖頭道：“不是。‘天下武功第一’六字，何敢妄稱？”眼望窗外，幽幽的道：“有一個人，稱得上‘天下武功第一’。”韋小寶忙問：“那是誰？弟子定要拜見拜見。”九難道：“他……他……”突然間眼圈一紅，默然不語。韋小寶道：“這位前輩是誰？弟子日後倘若有緣見到，好恭恭敬敬的向他磕幾個頭。”九難揮揮手，叫他出去。韋小寶甚是奇怪，慢慢踱了出去，心想：“師父的神色好生古怪，難道這個天下武功第一之人，是她的老姘頭麼？”九難這時心中所想的，正是那個遠在萬里海外的袁承志。她對袁承志落花有意，袁承志卻情有別鐘。二十多年來這番情意深藏心底，這時卻又給韋小寶撩撥了起來。次日韋小寶去九難房中請安，卻見她已不別而去，留下了一張字條。韋小寶拿去請徐天川一念，原來紙條上寫著“好自為之”四個字。韋小寶心中一陣悵惘，又想：“昨天我問師父誰是天下武功第一，莫非這句話得罪了她？”不一日，一行人來到北京。建宁公主和韋小寶同去謁見皇帝。康熙早已接到奏章，已復旨准許吳應熊來京完婚，這時見到妹子和韋小寶，心下甚喜。

　　建宁公主扑上前去，抱住了康熙，放聲大哭，說道：“吳應熊那小子欺侮我。”康熙笑道：“這小子如此大膽，待我打他的屁股。他怎麼欺侮你了？”公主哭道：“你問小桂子好了。他欺侮我，他欺侮我！皇帝哥哥，你非給我作主不可。”一面哭，一面連連頓足。康熙笑道：“好，你且回自己屋里去歇歇，我來問小桂子。”建宁公主早就和韋小寶商議定當，見了康熙之後，如何奏報吳應熊無禮之事。一等公主退出，韋小寶便詳細說來。康熙皺了眉頭，一言不發的聽完，沉思半晌，說道：“小桂子，你好大膽！”韋小寶嚇了一跳，忙道：“奴才不敢。”康熙道：“你跟公主串通了，膽敢騙我。”韋小寶道：“沒有啊，奴才怎敢瞞騙皇上？”康熙道：“吳應熊對公主無禮，你自然并未親見，怎能憑了公主一面之辭，就如此向我奏報？”韋小寶心道：“乖乖不得了，小皇帝好厲害，瞧出了其中破綻。”忙跪下磕頭，說道：“皇上明見萬里。吳應熊對公主如何無禮，奴才果然沒有親見，不過當時許多人站在公主窗外，大家都是親耳聽見的。”康熙道：“那更加胡鬧了。吳應熊這人我見過兩次，他精明能干，是個人才。他又不很年輕了，房里還少得了美貌的姬妾？怎會大膽狂妄，對公主無禮。哼，公主的脾氣我還不知道？定是她跟吳應熊爭吵起來，割了……割了他媽的卵蛋。”說到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韋小寶也笑了起來，站起身來，說道：“這種事情，公主是不便細說的，奴才自然也不敢多問。公主怎麼說，奴才就怎麼稟告。”康熙點點頭，道：“那也說得是。吳應熊這小子受了委屈，你傳下旨去，叫他們在京里擇日完婚罷，滿了月之後，再回云南。”韋小寶道：“皇上，完婚不打緊，吳三桂這老小子要造反，可不能讓公主回云南去。”

　　康熙不動聲色，點點頭道：“吳三桂果然要反，你見到甚麼？”韋小寶于是將吳三桂如何跟西藏、蒙古、羅剎國、神龍教諸方勾結的情形一一說了。康熙神色鄭重，沉吟不語，過了好一會，才道：“這奸賊！竟勾結了這許多外援！”韋小寶也早知這事十分棘手，不敢作聲。再過一會，康熙又問：“後來怎樣？”韋小寶說道已將蒙古王子的使者擒來，述說自己如何假裝吳三桂的小兒子而騙出真相，吳應熊如何想奪回罕帖摩，在公主住處放火，反而慘遭閹割，自己又如何派遣部屬化裝為王府家將，在妓院中爭風吃腊、假裝殺死罕帖摩。康熙聽得悠然伸往，說道：“這倒好玩得緊。”又道：“吳三桂這人，我沒見過。那日宮中傳出父王賓天的訊息，吳三桂帶了重兵，來京祭拜。我原想見他一見，可是幾名顧命大臣防他擁兵入京，忽然生變，要他在北京城外搭了孝棚拜祭，不許他進北京城。”說到這里，站起身來，來回踱步，說道：“鰲拜這廝見事極不明白。如果擔心吳三桂入京生變，只須下旨要他父子入京拜祭，大軍駐扎在城外，他還能有甚麼作為？他倘若不敢進城，那是他自己禮數缺了。不許他進城，那明明是跟他說：‘我們怕了你的大軍，怕你進京造反，你還是別進來罷！’嘿嘿，示弱之至！吳三桂知道朝廷對他疑忌，又怕了他，豈有不反之理？他的反謀，只怕就種因于此。”

　　韋小寶聽康熙這麼一剖析，打從心坎兒里佩服出來，說道：“當時倘若他見了皇上，皇上好好開導他一番，說不定他便不敢造反了。”康熙搖頭道：“那時我年紀幼小，不懂軍國大事，一見之後，沒甚麼厲害的話跟他說，他瞧我不起，只有反得更快。”當下詳細詢問吳三桂的形貌舉止，又問：“他書房那張白老虎皮到底是怎樣的？”

　　韋小寶大是奇怪，描述了那張白老虎皮的模樣，說道：“皇上連這等小事也知道。”

　　康熙微笑不語，又問起吳三桂的兵馬部署，左右用事之人及十大總兵的性情才干；問話之中，顯得對吳三桂的情狀所知甚詳，手下大將哪一個貪錢，哪一個好色，哪一個勇敢，哪一個胡塗，無不了然。韋小寶既驚且佩，說道：“皇上，你沒去過云南，可是平西王府內府外的事情，知道得比奴才還多。”突然恍然大悟，道：“啊，是了，皇上在昆明派得有不少探子。”康熙笑道：“這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胜啊。他一心想要造反，難道咱們就毫不理會？小桂子，你這趟功勞很大，探明了吳三桂跟西藏、蒙古、羅剎國勾結。這樁大秘密，我那些探子就查不到。他們只能查小事，查不到大事。”韋小寶全身骨頭大輕，說道：“那全仗皇上洪福齊天。”康熙道：“把那罕帖摩帶進宮來，讓我親自審問。”韋小寶答應了，率領十名御前侍衛，將罕帖摩送到上書房來。康熙一見到，便以蒙古話相詢。罕帖摩聽到蒙古話，既感驚奇，又覺親切，眼見到宮中的派勢，再也不敢隱瞞，一五一十，都將實情說了。康熙一連問了兩個多時辰，除蒙古和吳三桂勾結的詳情外，又細問蒙古的兵力部署、錢糧物產、山川地勢、風土人情、以及蒙古各旗王公誰精明，誰平庸，相互間誰跟誰有仇，誰跟誰有親。

　　韋小寶在一旁侍候，聽得二人嘰哩咕嚕的說個不休，罕帖摩一時顯得十分佩服，一時又顯得害怕，到最後卻跪下來不住磕頭，似是感恩之極。康熙命御前侍衛帶下去監禁。一名小太監送上一碗參湯。康熙接過來喝了，對小太監道：“你給韋副總管也斟一碗來。”韋小寶磕頭謝恩，喝了參湯。只聽得書房外腳步響聲，一名小太監道：“啟稟皇上：南懷仁、湯若望侍候皇上。”康熙點點頭。小太監傳呼出去，進來了兩個身材高大的外國人，跪下向康熙磕頭。韋小寶大是奇怪，心想：“怎麼有外國鬼子來到宮里，真是奇哉怪也。”兩個外國人叩拜後，從懷中各取出一本書卷，放在康熙桌上。那個年紀較輕、名叫南懷仁的外國人道：“皇上，今兒咱們再說大炮發射的道理。”韋小寶聽他一口京片子，清脆流利，不由得“咦”的一聲，驚奇之極，心道：“希奇希奇真希奇，鬼子不會放洋屁。”康熙向他一笑，低頭瞧桌上書卷。南懷仁站在康熙之側，手指卷冊，解釋了起來。康熙聽到不懂的所在，便即發問。南懷仁講了半個時辰，另一個老年白胡子外國人湯若望接著講天文歷法，也講了半個時辰，兩人磕頭退出。康熙笑道：“外國人說咱們中國話，你聽著很希奇，是不是？”韋小寶道：“奴才本來很奇怪，後來仔細想想，也不奇怪了。聖天子百神呵護。羅剎國圖謀不軌，上天便降下兩個會說中國話的洋鬼子來輔佐聖朝，制造槍炮火器，掃平羅剎。”康熙道：“你心思倒也機靈。不過洋鬼子會說中國話，卻不是天生的。那個老頭兒，在前明天啟年間就來到中國了，他是日耳曼人。那年輕的是比利時人，是順治年間來的。他們都是耶穌會教士，來中國傳教的。要傳教，就得學說中國話。”韋小寶道：“原來如此。奴才一直在擔心羅剎的火器厲害。今天一聽這外國人甚麼大炮短銃，說得頭頭是道，這可就放心啦。”康熙在書房中緩緩踱步，說道：“羅剎人是人，我們也是人，他們能造槍炮，我們一樣也能造，只不過我們一直不懂這法子罷了。當年我們跟明朝在遼東打仗，明兵有大炮，我們很吃了些苦頭。太祖皇帝就為炮火所傷，龍馭賓天。可是明朝的天下，還不是給我們拿下來了？可見槍炮是要人來用的，用的人不爭氣，槍炮再厲害也是無用。”

　　韋小寶道：“原來明朝有大炮。不知這些大炮現下在哪里？咱們拿了去轟吳三桂那老小子，轟他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康熙微微一笑，說道：“明朝的大炮就只那麼幾尊，都是向澳門紅毛人買的。單是買鬼子的槍炮，那可不管用。倘若跟鬼子打仗，他們不肯賣了，豈不糟糕？咱們得自己造，那才不怕別人制咱們死命。”

　　韋小寶道：“對極，對極。皇上還怕這些耶穌會教士造西貝貨騙你，因此自己來弄明白這個道理。從今而後，任他鬼子說得天花亂墜，七葷八素，都騙不了你。”康熙道：“你明白我的心思。這些造槍炮的道理，也真繁難得緊，單是煉那上等精鐵，就大大不易。”

　　韋小寶自告奮勇，說道：“皇上，我去給你把北京城里城外的鐵匠，一古腦兒的都叫了來，大伙兒拉起風箱，呼扯，呼扯，煉他幾百萬斤上好精鐵。”

　　康熙笑道：“你在云南之時，我們已煉成十幾萬斤精鐵啦。湯若望和南懷仁正在監造大炮，幾時你跟我去瞧瞧。”韋小寶喜道：“那可太好了。”忽然想起一事，說道：“皇上，外國鬼子居心不良，咱們可得提防一二。那造炮的地方，又有火藥，又有鐵器，皇上自己別去，奴才給你去監督。”康熙道：“那倒不用擔心。這件事情關涉到國家氣運，我如不是親眼瞧著，終不放心。南懷仁忠誠耿直。湯若望的老命是我救的，他感激得不得了。這二人決不會起甚麼异心。”韋小寶道：“皇上居然救了外國老鬼子的老命，這可奇了。”

　　康熙微笑道：“康熙三年，湯若望說欽天監推算日食有誤，和欽天監的漢官雙方激辯。欽天監的漢官楊光先辯不過，就找他的岔子，上了一道奏章，說道湯若望制定的那部《大清時憲歷》，一共只推算了二百年，可是我大清得上天眷祤，聖祚無疆，萬萬年的江山。湯若望止進二百年歷，那不是咒我大清只有二百年天下嗎？”

　　韋小寶伸了伸舌頭，說道：“厲害，厲害。這外國老鬼會算天文地理，卻不會算做官之人的手段。”康熙道：“可不是麼？那時候鰲拜當政，這家伙胡里胡塗，就說湯若望咒詛朝廷，該當凌遲處死。這道旨意送給我瞧，可給我看出了一個破綻。”韋小寶道：“康熙三年，那時你還只十歲啊，已經瞧出了其中有詐，當真是聖天子聰明智慧，自古少有。”

　　康熙笑道：“你馬屁少拍。其實這道理說來也淺，我問鰲拜，這部大清時憲歷是幾時做好的。他說不知道，下去查了一查，回奏說道，是順治十年做好的，當時先帝下旨嘉獎，賜了他一個‘通玄教師’的封號。我說：‘是啊，我六七歲時，就已在書房里見過這部《大清時憲歷》了。這部歷書已做成了十年，為甚麼當時大家不說他不對？這時候爭他不過，便來翻他的老帳？那可不公道啊。鰲拜想想倒也不錯，便沒殺他，將他關在牢里。這件事我後來也忘了，最近南懷仁說起，我才下旨放了他出來。”韋小寶道：“奴才去叫他花些心思，做一部大清萬年歷出來。”康熙笑了幾聲，隨即正色道：“我讀前朝史書，凡是愛惜百姓的，必定享國長久，否則盡說些吉祥話兒，又有何用？自古以來，人人都叫皇帝作萬歲，其實別說萬歲，享壽一百歲的皇帝也沒有啊。甚麼‘萬壽無疆’，都是騙人的鬼話。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甚麼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

　　韋小寶不明白這些治國的大道理，只是喏喏連聲，取出從吳三桂那里盜來的那部正藍旗《四十二章經》，雙手獻上，說道：“皇上，這部經書，果然讓吳三桂這老小子給吞沒了，奴才在他書房中見到，便給他來個順手牽羊，物歸原主。”康熙大喜，說道：“很好，很好。太后老是挂念著這件事。我去獻給她老人家，拿去太廟焚化了，不管其中有甚麼秘密，從此再也沒人知道。”

　　韋小寶心道：“你燒了最好！這叫做毀尸滅跡。我盜了經中碎皮片兒的事，就永遠不會發覺了。”

　　他回到了自己子爵府，天黑之後，閂上了門，取出那包碎皮片，叫了雙兒過來，說道：“有一樁水磨功夫，你給我做做。”吩咐她將幾千片碎皮片拼湊還原。雙兒伏在案上，慢慢對著剪痕，一片片的拼湊。但數千片碎皮片亂成一團，要湊成原狀，當真談何容易？韋小寶初時還坐在桌邊，出些主意，東拿一片，西拿一片，幫著拼湊，但搞了半天，連兩塊相連的皮片也找不出來，意興索然，徑自去睡了。次日醒來，只見外邊房中兀自點著蜡燭，雙兒手里拿著一片碎皮，正怔怔的凝思。韋小寶走到她身後，“哇”的一聲大叫。雙兒吃了一驚，跳起身來，笑道：“你醒了？”韋小寶道：“這些碎皮片兒可磨人得緊，我又沒趕著要，你怎地一晚不睡？快去睡罷！”雙兒道：“好，我先收拾起來。”韋小寶見桌上一張大白紙上已用繡花針釘了十一二塊皮片，拼在一起，全然吻合，喜道：“你已找到了好幾片啦。”雙兒道：“就是開頭最難，現下我已明白了一些道理，以後就會拼得快些。”將碎皮片細心包在油布包裹里，連同那張大白紙，鎖在一只金漆箱中。韋小寶道：“這些皮片很是有用，可千萬不能讓人偷了去。”雙兒道：“我整日守在這里，不离開半步便是。就是怕睡著出了事。”韋小寶道：“不妨，我去調一小隊驍騎營軍士來，守在屋外，給你保駕。”雙兒微笑道：“那就放心得多了。”韋小寶見她一雙妙目中微有紅絲，足見昨晚甚是勞瘁，心生怜惜，說道：“快睡罷，我抱你上床去。”雙兒羞得滿臉通紅，連連搖手，道：“不，不，不好。”韋小寶笑道：“有甚麼好不好的？你幫我做事，辛苦了一晚，我抱你上床，有甚麼打緊？”說著伸手便抱。雙兒咭的一聲笑，從他手臂下鑽了過去。韋小寶連抱了幾次，都抱了個空，自知輕身功夫遠不及她，心頭微感沮喪，歎了口氣，坐倒在椅上。雙兒笑吟吟的走近，說道：“先服侍你盥洗，吃了早點，我再去睡。”韋小寶搖頭不語。雙兒見他不快，心感不安，低聲道：“相公，你……你生氣了嗎？”韋小寶道：“不是生氣，我的輕功太差，師父教了許多好法門，我總是學不會。連你這樣一個小姑娘也捉不到，有甚麼屁用？”雙兒微笑道：“你要抱我，我自然要拚命的逃。”韋小寶突然一縱而起，叫道：“我非捉到你不可。”張開雙手，向她扑去。雙兒格格一笑，側身避開。韋小寶假意向左方一扑，待她逃向右方，一伸手扭住了她衫角。雙兒“啊”的一聲呼叫，生怕給他扯爛了衫子，不敢用力掙脫。

　　韋小寶雙臂攔腰將她抱住。雙兒只是嘻笑。韋小寶右手抄到她腿彎里，將她橫著抱起，放到自己床上。雙兒滿臉通紅，叫道：“相公，你……你……”

　　韋小寶笑道：“我甚麼？”拉過被子蓋在她身上，俯身在她臉上輕輕一吻，笑道：“快合上眼，睡罷。”轉身出房，帶上了門，心道：“這丫頭怕我著惱，故意讓我抱住的。”來到廳上，吩咐親兵傳下令去，調一隊驍騎營軍士來自己房外守衛。這幾天之中，他將云南帶來的金銀禮物分送宮中妃嬪、王公大臣、侍衛、太監；心中盤算：“若說是吳三桂送的，倒讓人領了這老小子的情，不如讓老子自己來做好人。”于是吳三桂幾十萬兩金銀，都成了欽差大臣、驍騎營都統韋小寶的禮物。收禮之人自是好評潮涌。宮中朝中，都說皇上當真聖明，所提拔的這個少年都統精明干練，居官得體。這些日子中，雙兒每日都在拼湊破碎羊皮，一找到吻合無誤的皮片，便用繡花針釘住。韋小寶每晚觀看，見拼成的圖形越來越大，圖中所繪果然都是山川地形，圖上注著彎彎曲曲的文字。雙兒道：“這些都是外國字，我可一個也不識。”韋小寶在宮中住得久了，卻知寫的是滿洲字，反正連漢字他也不識，圖中所寫不論是甚麼文字，也都不放在心上。到得第十八天晚上，韋小寶回到屋里，只見雙兒滿臉喜容。他伸手摸了摸她下巴，問道：“甚麼事這樣開心？”雙兒微笑道：“相公，你倒猜猜看。”

　　昨晚臨睡之時，韋小寶見只余下二三百片碎皮尚未拼起。這門拼湊功夫，每拼起一片，余下來的少了一片，就容易了一分。最初一兩天最是艱難，一個時辰之中，未必能找到兩片相吻合的碎皮，到得後來便進展迅速了。他料想雙兒已將全圖拼起，是以喜溢眉梢，笑道：“讓我猜猜看。嘿，你定是裹了幾只湖州粽子給我吃。”雙兒搖頭道：“不是。”韋小寶道：“你在地下撿到了一件寶貝？”雙兒道：“不是。”韋小寶道：“你義兄從廣東帶了好東西來送給你？”雙兒道：“不是，路這麼遠，怎會送東西來啊。”韋小寶道：“莊家三少奶捎了信來？”雙兒搖搖頭，眉頭微蹙，輕聲道：“沒有。莊家三少奶她們不知好不好，我常常想著。”韋小寶叫道：“我知道了，今天是你生日。”雙兒微笑道：“不是的，我生日不是今天。”韋小寶道：“是哪一天？”雙兒道：“是九月十……”忽然臉上一紅，道：“我忘記了。”韋小寶道：“你騙人，自己生日怎會忘記了？對了，對了。一定是這個，你在少林寺的那個老和尚朋友瞧你來啦。”雙兒噗哧一笑，連連搖頭，說道：“相公說話真是好笑，我有甚麼少林寺的老和尚朋友？你才有啦。”韋小寶搔搔頭皮，沉吟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可難猜了。我本來想猜，是不是你已拼好了圖樣呢？不過昨晚見到還有二三百片沒拼起，最快也總得再有五六天時光。”雙兒雙眼中閃耀著喜悅的光芒，微笑道：“倘若偏偏是今天拼起了呢？”韋小寶搖頭道：“你騙人，我才不信。”雙兒道：“相公，你來瞧瞧，這是甚麼？”

　　韋小寶跟著她走到桌邊，只見桌上大白布上釘滿了幾千枚繡花針，幾千塊碎片已拼成一幅完整無缺的大地圖，難得的是幾千片碎皮拼在一起，既沒多出一片，也沒少了一片。韋小寶大叫一聲，反手將雙兒一把抱住，叫道：“大功告成，親個子鄔。”說著向她嘴上吻去。雙兒羞得滿臉通紅，頭一側，韋小寶的嘴吻到了她耳垂上。雙兒只覺全身酸軟，驚叫：“不，不要！”韋小寶笑著放開了她，拉著她手，和她并肩看那圖形，不住口的嘖嘖稱贊，說道：“雙兒，若不是你幫我辦這件事，要是我自己來干哪，就算拼上三年零六個月，也不知拼不拼得成。”雙兒道：“你有多少大事要辦，那有時光做這種笨功夫？”韋小寶道：“啊喲，這是笨功夫麼？這是天下最聰明的功夫了。”雙兒聽他稱贊，甚是開心。

　　韋小寶指著圖形，說道：“這是高山，這是大河。”指著一條大河轉彎處聚在一起的八個顏色小圈，說道：“全幅地圖都是墨筆畫的，這八個小圈卻有紅、有白、有黃、有藍，還有黃圈鑲紅邊兒的。啊，是了，這是滿洲人的八旗。這八個小圈的所在，定是大有古怪。只不知山是甚麼山，河是甚麼河。”雙兒取出一疊薄棉紙來，一共三十幾張，每一張上都寫了彎彎曲曲的滿洲文字，交給韋小寶。韋小寶道：“這是甚麼？是誰寫的？”雙兒道：“是我寫的。”韋小寶又驚又喜，道：“原來你識得滿洲字，前幾天還騙我呢。”說著張開雙臂，作勢要抱。雙兒急忙逃開，笑道：“沒騙你，我不識滿洲字，這是將薄紙印在圖上，一筆一划印著寫的。”

　　韋小寶喜道：“妙計，妙計。我拿去叫滿洲師爺認了出來，注上咱們的中國字，就知道圖中寫的是甚麼了。好雙兒，寶貝雙兒，你真細心，知道這圖關系重大，把滿洲字分成幾十張紙來寫。我去分別問人，就不會泄漏了機密。”雙兒微笑道：“好相公，聰明相公，你一見就猜到我的用意。”韋小寶笑道：“大功告成，親個子鄔。”雙兒一聽。反身一躍，逃出了房外。韋小寶來到廳上，吩咐親兵去叫了驍騎營中的一名滿洲筆帖式來，取出一張棉紙，問他那幾個滿洲字是甚麼意思。那筆帖式道：“回都統大人：這‘額爾古納河’、‘精奇里江’、‘呼瑪爾窩集山’，都是咱們關外滿洲的地名。”韋小寶道：“甚麼嘰哩咕嚕江，呼你媽的山，這樣難聽。”那筆帖式道：“回都統大人：額爾古納河、精奇里江、呼瑪爾窩集山，都是咱們滿洲的大山大江。”韋小寶問：“那在甚麼地方？”那筆帖式道：“回都統大人：是在關外極北之地。”韋小寶心下暗喜：“是了，這果然是滿洲人藏寶的所在。他們把金銀珠寶搬到關外，定然要藏得越遠越好。”說道：“你把這些唏哩呼嚕江、呼你媽的山的名字，都用漢字寫了出來。”那筆帖式依言寫了。

　　韋小寶又取出一張棉紙，問道：“這又是甚麼江、甚麼山了？”那筆帖式道：“回都統大人：這是西里木的河，阿穆爾山、阿穆爾河。”韋小寶道：“他媽的，越來越奇啦！你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好好的名字不取，甚麼希你媽的河，甚麼阿媽兒、阿爸兒的。”那筆帖式滿臉惶恐，請了個安，說道：“卑職不敢胡說八道，在滿洲話里，那是另有意思的。”韋小寶道：“好，你把阿媽兒、阿爸兒，還有希你媽的河，都用漢字注在這紙上。回頭我還得去問問旁人，瞧你是不是瞎說。”那筆帖式道：“是，是。卑職便有天大膽子，也不敢跟都統大人胡說。”韋小寶道：“哈，你有天大膽子麼？”那筆帖式道：“不，不，卑職膽小如鼠。”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來人哪，拿五十兩銀子，賞給這個膽小如鼠的朋友。喂，這些希你媽的河，希你爸的山，你要是出去跟人說了，給我一知道，立即追還你五十兩銀子，連本帶利，一共是一百五十兩銀子。”

　　那筆帖式大喜過望，他一個月餉銀，也不過十二兩銀子，都統大人這一賞就是五十兩，忙請安道謝，連稱：“卑職決不敢亂說。”心想：“本錢五十兩，利息卻要一百兩。我的媽啊，好重的利息，殺了頭我也還不起。”

　　數日之間，韋小寶已問明了七八十個地名，拿去復在圖上一看，原來那八個四色小圈，是在黑龍江之北，正當阿穆爾河和黑龍江合流之處，在呼瑪爾窩集山正北，阿穆爾山西北。八個小圈之間寫著兩個黃色滿洲字，譯成漢字，乃是“鹿鼎山”三字。韋小寶把圖形和地名牢記在心，要雙兒也幫著記住，心想這些碎皮片要是給人搶了去，不免泄露秘密，于是投入火爐，一把燒了。見到火光熊熊升起，心頭說不出的愉悅。尋思：“師父要我分成數包，分別埋在不同的地方，說不定仍會給人盜了去。現下藏在我心里，就算把我的心挖了去，也找不到這幅地圖啦。不過這顆心，自然是挖不得的。”一轉頭，見火光照在雙兒臉上，紅扑扑的甚是嬌艷，心下大贊：“我的小雙兒可美得緊哪。”雙兒給他瞧得有些害羞，低下了頭。韋小寶道：“好雙兒，咱們圖兒也拼起啦，地名也查到啦，甚麼希你媽的河，希你爸的山，也都記在心中了，那算不算是大功告成了呢？”雙兒忙跳起身來，笑道：“不，不，沒……沒有。”韋小寶道：“怎麼還沒有？”雙兒笑著奪門而出，說道：“我不知道。”韋小寶追出去，笑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忽見一名親兵匆匆進來，說道：“啟稟都統：皇上傳召，要你快去。”韋小寶向雙兒做個鬼臉，出門來到宮中。

　　只見宮門口已排了鹵簿，康熙的車駕正從宮中出來。韋小寶繞到儀仗之後，跪在道旁磕頭。康熙見到了他，微笑道：“小桂子，跟我看外國人試炮去。”韋小寶喜道：“好極了，這大炮可造得挺快哪。”一行人來到左安門內的龍潭炮廠，南懷仁和湯若望已遠遠跪在道旁迎駕。康熙道：“起來，起來，大炮在哪里？”南懷仁道：“回聖上：大炮便在城外。恭請聖上移駕御覽。”康熙道：“好！”從車中出來，侍衛前後擁護，出了左安門，只見三尊大炮并排而列。康熙走近前去，見三門大炮閃閃發出青光，炮身粗大，炮輪、承軸等等無不造得極是結實，心下甚喜，說道：“很好，咱們就試放幾炮。”南懷仁親自在炮筒里倒入火藥，用鐵條樁實，拿起一枚炮彈，裝入炮筒，轉身道：“回皇上：這一炮可以射到一里半，靶子已安在那邊。”康熙順著他手指望去，見遠處約莫一里半以外，有十個土墩并列，點頭道：“好，你放罷。”南懷仁道：“恭請皇上移駕十丈以外，以策萬全。”康熙微微一笑，退了開去。韋小寶自告奮勇，道：“這第一炮，讓奴才來放罷。”康熙點點頭。韋小寶走到大炮之旁，向南懷仁道：“外國老兄，你來瞄准，我來點火。”南懷仁已校准了炮口高低，這時再核校一次。韋小寶接過火把，點燃炮上藥線，急忙跳開，丟開火把，雙手緊緊塞住耳朵。

　　只見火光一閃，轟的一聲大響，黑煙祤漫，跟著遠處一個土墩炸了開來，一個火柱升天而起。原來那土墩中藏了大量硫磺，炮彈落下，立時燃燒，更顯得威勢驚人。眾軍士齊聲歡呼，向著康熙大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三尊大炮輪流施放，一共開了十炮，打中了七個土墩，只三個土墩偏了少些沒打中。

　　康熙十分喜歡，對南懷仁和湯若望大加獎勉，當即升南懷仁為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原為太常寺卿加通政使，號“通玄教師”，在鰲拜手中被革，康熙下旨恢復原官，改號“通微教師”。康熙名叫玄燁，“玄”字為了避諱不能再用。三門大炮賜名為“神武大炮”。回到宮中，康熙把韋小寶叫進書房，笑吟吟的道：“小桂子，咱們日夜開工，造他幾百門神武大炮，一字排開，對准了吳三桂這老小子轟他媽的，你說他還造不造得成反？”韋小寶笑道：“皇上神機妙算，本來就算沒神武大炮，吳三桂這老小子也是手到擒來。只不過有了神武大炮，那是更加如……如……如龍添翼了。”他本要說“如虎添翼”，但轉念一想，以皇帝比作老虎，可不大恭敬。康熙笑道：“你這句話太沒學問。飛龍在天，又用得著甚麼翼？”韋小寶笑道：“是，是。可見就算沒有大炮，皇上也不怕吳三桂。”康熙笑道：“你總有得說的。”眉頭一皺，道：“說到這里，我可想到一件事來。吳三桂跟蒙古、西藏、羅剎國勾結，還有一個神龍教。那個大逆不道的老婊子假太后，就是神龍教派來穢亂宮禁的，是不是？”韋小寶道：“正是。”康熙道：“這叛逆若不擒來千刀萬剮，如何得報母後被害之恨、太后被囚之辱？”說到這里，咬牙切齒，甚是氣憤。

　　韋小寶心想：“皇帝這話，是要我去捉拿老婊子了。那老婊子跟那又矮又胖的瘦頭陀在一起，這時候不知是在哪里，要捉此人，可大大的不容易。”心下躊躇，不敢接口。

　　康熙果然說道：“小桂子，這件事萬分機密，除了派你去辦之外，可不能派別人。”

　　韋小寶道：“是。就不知老婊子逃到了哪里？她那個奸夫一團肉球，看來會使妖法。”

　　康熙道：“老婊子如果躲到了荒山野岭之中，要找她果然不易。不過也有線索可尋。你帶領人馬，先去將神龍邪教剿滅了，把那些邪教的党羽抓來，一一拷問，多半便會查得出老婊子的下落。”見韋小寶有為難之色，說道：“我也知道這件事猶如大海撈針，很不易辦。不過你一來能干，二來是員大大的福將，別人辦來十分棘手之事，到了你手里，往往便馬到成功。我也不限你時日，先派你到關外去辦幾件事。你到了關外，在奉天調動人馬，俟機去破神龍島。”韋小寶心想：“皇帝在拍我馬屁了。這件事不答應也不成了。”說道：“奴才的福氣，都是皇上賜的。皇上對我特別多加恩典，我的福份自然大了。只盼這次又托賴皇上洪福，把老婊子擒來。”康熙聽他肯去，心中甚喜，拍拍他肩頭，說道：“報仇雪恨雖是大事，但比之國家社稷的安危，又是小了。能捉到老婊子固然最好，第一要務，還是攻破神龍島。小桂子，關外是我大清龍興發祥之地，神龍教在旁虎視耽耽，倘若跟羅剎人聯手，占了關外，大清便沒了根本。你破得神龍島，好比是斬斷了羅剎國人伸出來的五根手指。”

　　韋小寶笑道：“正是。”突然提高聲音叫道：“啊羅嗚！古嚕呼！”提起右手，不住亂甩。康熙笑問：“干甚麼？”韋小寶道：“羅剎國斷了五根手指，自然痛得大叫羅剎話。”

　　康熙哈哈大笑，說道：“我升你為一等子爵，再賞你個‘巴圖魯’的稱號，調動奉天駐防兵馬，扑滅神龍島反叛。”韋小寶跪下謝恩，說道：“奴才的官兒做得越大，福份越大。”康熙道：“這件事不可大張旗鼓，以防吳三桂、尚可喜他們得知訊息，心不自安，提早造反。須得神不知、鬼不覺，突然之間將神龍教滅了。這樣罷，我明兒派你為欽差大臣，去長白山祭天。長白山是我愛新覺羅家遠祖降生的聖地，我派你去祭祀，誰也不會疑心。”

　　韋小寶道：“皇上神機妙算，神龍教教主壽與虫齊。”康熙問道：“甚麼壽與虫齊？”韋小寶道：“那教主的壽命不過跟小虫兒一般，再也活不多久了。”

　　他在康熙跟前，硬著頭皮應承了這件事，可是想到神龍教洪教主武功卓絕，教中高手如云，自己帶一批只會掄刀射箭的兵馬去攻打神龍島，韋小寶多半是“壽與虫齊”。出得宮來，悶悶不樂，忽然轉念：“神龍島老子是決計不去的，小玄子待我再好，也犯不著為他去枉送性命。我這官兒做到盡頭啦，不如到了關外之後，乘機到黑龍江北的鹿鼎山去，掘了寶藏，發他一筆大財，再悄悄到云南去，把阿珂娶到了手，從此躲將起來，每逃諛錢聽戲，豈不逍遙快樂？”言念及此，煩惱稍減，心想：“臨陣脫逃，雖然說來臉上無光，有負小玄子重托，可是性命交關之事，豈是開得玩笑的？掘了寶藏之後，不再挖斷滿洲人的龍脈，也就很對得住小玄子了。”次日上朝，康熙頒下旨意，升了韋小寶的官，又派他去長白山祭天。散朝之後，王公大臣紛紛道賀。索額圖與他交情與眾不同，特到子爵府敘話，見他有些意興闌珊，說道：“兄弟，去長白山祭天，當然不是怎麼的肥缺，比之到云南去敲平西王府的竹杠，那是天差地遠了，也難怪你沒甚麼興致。”韋小寶道：“不瞞大哥說，兄弟是南方人，一向就最怕冷，一想到關外冰天雪地，這會兒已經冷得發抖，今兒晚非燒旺了火爐，好好來烤一下不可。”

　　索額圖哈哈大笑，安慰道：“那倒不用擔心，我回頭送一件火貂大氅來，給兄弟御寒。暖轎之中加幾只炭盆，就不怎麼冷了。兄弟，派差到關外，生發還是有的。”韋小寶道：“原來這遼東凍脫了人鼻子的地方，也能發財，倒要向大哥請教。“索額圖道：“我們遼東地方，有三件寶貝……”韋小寶道：“好啊，有三件寶貝，取得一件來，也就花差花差了。”索額圖笑道：“我們遼東有一句話，兄弟聽見過沒有？那叫做‘關東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韋小寶道：“這倒沒聽見過。人參和貂皮，都是貴重的物事。那烏拉草，又是甚麼寶貝了？”索額圖道：“那烏拉草是苦哈哈的寶貝。關東一到冬季，天寒地凍，窮人穿不起貂皮，坐不起暖轎，倘若凍掉了一雙腳，有誰給韋兄弟來抬轎子啊？烏拉草關東遍地都是，只要拉得一把來晒干了，搗得稀爛，塞在鞋子里，那就暖和得緊。”韋小寶道：“原來如此。烏拉草這一寶，咱們是用不著的。人參卻不妨挑他幾十擔，貂皮也提他幾千張回來，至愛親朋，也可分分。”索額圖哈哈大笑。

　　正說話間，親兵來報，說是福建水師提督施琅來拜。韋小寶登時想起那日鄭克塽說過的話來，說他是武夷派的高手，曾教過鄭克塽武功，後來投降了大清的，不禁臉上變色，心想這姓施的莫非受鄭克塽之托，來跟自己為難，馮錫范如此凶悍厲害，這姓施的也決非甚麼好相與，對親兵道：“他來干甚麼？我不要見。”那親兵答應了，出去辭客。韋小寶兀自不放心，向另一名親兵道：“快傳阿三、阿六兩人來。”阿三、阿六是胖頭陀和陸高軒的假名。

　　索額圖笑道：“施靖海跟韋兄弟的交情怎樣？”韋小寶心神不定，問道：“施……施靖甚麼？”索額圖道：“施提督爵封靖海將軍，韋兄弟跟他不熟嗎？”韋小寶搖頭道：“從來沒見過。”說話間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到來，站在身後。韋小寶有這兩大高手相護，略覺放心。

　　親兵回進內廳，捧著一只盤子，說道：“施將軍送給子爵大人的禮物。”韋小寶見盤中放著一只開了蓋的錦盒，盒里是一只白玉碗，碗中刻著幾行字。玉碗純淨溫潤，玉質極佳，刻工也甚精致，心想：“他送禮給我，那麼不是來對付我了，但也不可不防。”索額圖笑道：“這份禮可不輕哪，老施花的心血也真不小。”韋小寶問道：“怎麼？”索額圖道：“玉碗中刻了你老弟的名諱，還有‘加官晉爵’四字，下面刻著‘眷晚生施琅敬贈’。”韋小寶沉吟道：“這人跟我素不相識，如此客氣，定是不懷好意。”索額圖笑道：“老施的用意，那是再明白不過的。他一心一意要打台灣，為父母妻兒報仇。這些年來，老是纏著我們，要我們向皇上進言，為了這件事，花的銀子沒二十萬，也有十五萬了。他知道兄弟是皇上駕前的第一位大紅人，自然要來鑽這門路。”韋小寶心中一寬，說道：“原來如此。他為甚麼非打台灣不可？”索額圖道：“老施本來是鄭成功部下大將，後來鄭成功疑心他要反，要拿他，卻給他逃走了，鄭成功氣不過，將他的父母妻兒都……”說著右掌向左揮動，作個殺頭的姿勢，又道：“這人打水戰是有一手的，降了大清之後，曾跟鄭成功打過一仗，居然將鄭成功打敗了。”

　　韋小寶伸伸舌頭，說道：“連鄭成功這樣的英雄豪傑，也在他手下吃過敗仗，這人倒不可不見。”對親兵道：“施將軍倘若沒走，跟他說，我這就出去。”向索額圖道：“大哥，咱們一起去見他罷。”他雖有胖陸二人保護，對這施琅總是心存畏懼。索額圖是朝中一品大臣，有他在旁，諒來施琅不敢貿然動粗。索額圖笑著點頭，兩人攜手走進大廳。施琅坐在最下首一張椅上，聽到靴聲，便即站起，見兩人從內堂出來，當即搶上幾步，請下安去，朗聲道：“索大人，韋大人，卑職施琅參見。”韋小寶拱手還禮，笑道：“不敢當。你是將軍，我只是個小小都統，怎地行起這個禮來？請坐，請坐，大家別客氣。”施琅恭恭敬敬的道：“韋大人如此謙下，令人好生佩服。韋大人是一等子爵，爵位比卑職高得多，何況韋大人少年早發，封公封侯，那是指日之間的事，不出十年，韋大人必定封王。”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倘若真有這一日，那要多謝你的金口了。”

　　索額圖笑道：“老施，在北京這幾年，可學會了油嘴滑舌啦，再不像初來北京之時，動不動就得罪人。”施琅道：“卑職是粗魯武夫，不懂規矩，全仗各位大人大量包涵，現下卑職已痛改前非。”索額圖笑道：“你甚麼都學乖了，居然知道韋大人是皇上駕前第一位紅官兒，走他的門路，可胜于去求懇十位百位王公大臣。”施琅恭恭敬敬的向兩人請了個安，說道：“全仗二位大人栽培，卑職永感恩德。”韋小寶打量施琅，見他五十左右年紀，筋骨結實，目光炯炯，甚是英悍，但容顏憔悴，頗有風塵之色，說道：“施將軍給我那只玉碗，可名貴得很了，就只一樁不好。”施琅頗為惶恐，站起身來，說道：“卑職胡塗，不知那只玉碗中有甚麼岔子，請大人指點。”韋小寶笑道：“岔子是沒有，就是太過名責，吃飯的時候捧在手里，有些戰戰兢兢，生怕一個不小心，打碎了飯碗，哈哈，哈哈。”索額圖哈哈大笑。施琅陪著干笑了幾聲。韋小寶問道：“施將軍幾時來北京的？”施琅道：“卑職到北京來，已整整三年了。”韋小寶奇道：“施將軍是福建水師提督，不去福建帶兵，卻在北京玩兒，那為甚麼？啊，我知道啦，施將軍定是在北京堂子里有了相好的姐兒，不舍得回去了。”施琅道：“韋大人取笑了。皇上召卑職來京，垂詢平台灣的方略，卑職說話胡塗，應對失旨，皇上一直沒吩咐下來。卑職在京，是恭候皇上旨意。”

　　韋小寶心想：“小皇帝十分精明，他心中所想的大事，除了削平三藩，就是如何攻取台灣。你說話就算不中聽，只要當真有辦法，皇上必可原諒，此中一定另有原因。”想到索額圖先前的說話，又想：“這人立過不少功勞，想是十分驕傲，皇上召他來京，他就甚麼都不賣帳，一定得罪了不少權要，以致許多人故意跟他為難。”笑道：“皇上英明之極，要施將軍在京候旨，定有深意。你也不用心急，時辰未到，著急也是無用。”施琅站起身來，說道：“今日得蒙韋大人指點，茅塞頓開。卑職這三年來，一直心中惶恐，只怕是忤犯了皇上，原來皇上另有深意，卑職這就安心得多了。韋大人這番開導，真是恩德無量。卑職今日回去，飯也吃得下了，覺也睡得著了。”韋小寶善于拍馬，對別人的諂諛也不會當真，但聽人奉承，畢竟開心，說道：“皇上曾說，一個人太驕傲了，就不中用，須得挫折一下他的驕氣。別說皇上沒降你的官，就算充你的軍，將你打入天牢，那也是栽培你的一番美意啊。”施琅連聲稱是，不禁掌心出汗。

　　索額圖捋了捋胡子，說道：“是啊，韋爵爺說得再對也沒有了。玉不琢，不成器，你這只玉碗若不是又車又磨，只是一塊粗糙石頭，有甚麼用？”施琅應道：“是，是。”韋小寶道：“施將軍，請坐。聽說你從前在鄭成功部下，為了甚麼事跟他鬧翻的啊？”施琅道：“回大人的話：卑職本來是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的部下，後來撥歸鄭成功統屬。鄭成功稱兵造反，卑職見事不明，胡里胡塗的，也就跟著統帥辦事。”韋小寶道：“嗯，你反清復……”他本想說“你反清復明，原也是應當的”，他平時跟天地會的弟兄們在一起，說順了口，險些兒漏了出來，幸好及時縮住，忙道：“後來怎樣？”施琅道：“那一年鄭成功在福建打仗，他的根本之地是在廈門，大清兵忽施奇襲，攻克廈門。鄭成功進退無路，十分狼狽。卑職罪該萬死，不明白該當效忠王師，竟帶兵又將廈門從大清兵手中奪了過去。”韋小寶道：“你這可給鄭成功立了一件大功啊。”施琅道：“當時鄭成功也升了卑職的官，賞賜了不少東西，可是後來為了一件小事，卻鬧翻了。”韋小寶問道：“那是甚麼事？”施琅道：“卑職屬下有一名小校，卑職派他去打探軍情。不料這人又怕死又偷懶，出去在荒山里睡了幾天，就回來胡說八道一番。我聽他說得不大對頭，仔細一問，查明了真相，就吩咐關了起來，第二天斬首。不料這小校狡猾得緊，半夜里逃了出去，逃到鄭成功府中，向鄭成功的夫人董夫人哭訴，說我冤枉了他。董夫人心腸軟，派人向我說情，要我饒了這小校，說甚麼用人之際，不可擅殺部屬，以免士卒寒心。”韋小寶聽他說到董夫人，想起陳近南的話來，這董夫人喜歡次孫克塈，幾次三番要改立他為世子，不由得怒氣勃發，罵道：“這老婊子，軍中之事，她婦道人家懂得甚麼？他奶奶的，天下大事，就敗在這種老婊子手里。部將犯了軍法倘若不斬，人人都犯軍法了，那還能帶兵打仗麼？這老婊子胡塗透頂，就知道喜歡小白臉。”

　　施琅萬料不到他聽到這件事會如此憤慨，登時大起知己之感，一拍大腿，說道：“韋大人說得再對也沒有了。您也是帶慣兵的，知道軍法如山，克敵制胜，全仗著號令嚴明。”韋小寶道：“老婊子的話，你不用理，那個甚麼小校老校，抓過來喀嚓一刀就是。”施琅道：“卑職當時的想法，跟韋大人一模一樣。我對董夫人派來的人說，姓施的是國姓爺的部將，只奉國姓爺的將令。我意思是說，我不是董夫人的部將，可不奉夫人的將令。”韋小寶氣忿忿的道：“是極，誰做了老婊子的部將，那可倒足大霉了。”

　　索額圖和施琅聽他大罵董夫人為“老婊子”，都覺好笑，又怎想得到他另有一番私心。

　　施琅道：“那老……那董夫人惱了卑職的話，竟派了那小校做府中親兵，還叫人傳話來說，有本事就把那小校抓來殺了。也是卑職一時忍不下這口氣，親自去把那小校一把抓住，一刀砍了他的腦袋。”韋小寶鼓掌大贊：“殺得好，殺得妙！殺得干淨利落，大快人心。”施琅道：“卑職殺了這小校，自知闖了禍，便去向鄭成功謝罪。我想我立過大功，部屬犯了軍法，殺他并沒有錯。可是鄭成功聽了婦人之言，說我犯上不敬，當即將我扣押起來。我想國姓爺英雄慷慨，一時之氣，關了我幾天，也就算了。哪知過了多時，我爹爹和弟弟，以及我的妻子，都給拿了，送到牢里來。這一來我才知大事不妙，鄭成功要殺我的頭，乘著監守之人疏忽，逃了出來。過不多時，就得到訊息，鄭成功將我全家殺得一個不留。”

　　韋小寶搖頭歎息，連稱：“都是董夫人那老婊子不好。”施琅咬牙切齒的道：“鄭家和我仇深似海，只可惜鄭成功死得早了，此仇難以得報。卑職立下重誓，總有一天，也要把鄭家全家一個個殺得干干淨淨。”

　　韋小寶早知鄭成功海外為王，是個大大的英雄，但聽得施琅要殺鄭氏全家，那自然包括他的大對頭鄭克塽在內，益覺志同道合，連連點頭，說道：“該殺，該殺！你不報此仇，不是英雄好漢。”施琅自從給康熙召來北京之後，只見到皇帝一次，從此便在北京投閒置散，做的官仍是福建水師提督，爵位仍是靖海將軍，但在北京領一份干餉，無職無權，比之順天府衙門中一個小小公差的威勢尚不如，以他如此雄心勃勃的漢子，自然是坐困愁城，猶似熱鍋上螞蟻一般。這三年之中，他過不了幾天便到兵部去打個轉。送禮運動，錢是花得不少，歷年來宦囊所積，都已填在北京官場這無底洞里，但皇帝既不再召見，回任福建的上諭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拿得到手。到得後來，兵部衙門一聽到施琅的名字就頭痛，他手頭已緊，沒錢送禮，誰也不再理他。此刻聽得韋小寶言語和他十分投機，登覺回任福建有望，臉上滿是興奮之色。

　　索額圖道：“施將軍，鄭成功殺你全家，确是不該。不過你也由此而因禍得福，棄暗投明。若不是如此，只怕你此刻還在台灣抗拒王師，做那叛逆造反之事了。”

　　施琅道：“索大人說得是。”

　　韋小寶問道：“鄭成功殺了你全家，你一怒之下，就向大清投誠了？”施琅道：“是。先帝恩重如山，卑職起義投誠，先帝派我在福建辦事。卑職感恩圖報，奮不顧身，立了些微功，升為福建同安副將。恰好鄭成功率兵來攻，卑職跟他拚命，仗著先帝洪福，大獲全胜。先帝大恩，升我為同安總兵。後來攻克了廈門、金門和梧嶼，又聯合一批紅毛兵，坐了夾板船，用了洋槍洋炮，把鄭成功打得落海而逃，先帝升卑職為福建水師提督，又加了靖海將軍的頭銜。其實卑職功勞是半分也沒有的，一來是我犬清皇上福份大，二來是朝中諸位大人指示得宜。”韋小寶微笑道：“你從前在鄭成功軍中，又在福建跟他打了幾場硬仗，台灣的情形自然是很明白的。皇上召你來問攻台的方略，你怎麼說了？”

　　施琅道：“卑職啟奏皇上：台灣孤懸海外，易守難攻。台灣將士，又都是當年跟隨鄭成功的百戰精兵。如要攻台，統兵官須得事權統一，內無掣肘，便宜行事，方得成功。”韋小寶道：“你說要獨當一面，讓你一個人來發號施令？”施琅道：“卑職不敢如此狂妄。不過攻打台灣，須得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京師與福建相去數千里，遇有攻台良機，上奏請示，待得朝中批示下來，說不定時機已失。台灣諸將別人也就罷了，有一個陳永華足智多謀，又有一個劉國軒驍勇善戰，實是大大的勁敵，倘若貿然出兵，難有必胜把握。”

　　韋小寶點頭道：“那也說得是。皇上英明之極，不會怪你這些話說得不對。你又說了些甚麼？”施琅道：“皇上又垂詢攻台方略。卑職回奏說：台灣雖然兵精，畢竟為數不多。大清攻台，該當雙管齊下。第一步是用間，使得他們內部不和。最好是散布謠言，說道陳永華有廢主自立之心，要和劉國軒兩人陰謀篡位。鄭經疑心一起，說不定就此殺了陳劉二人；就算不殺，也必不肯重用，削了二人的權柄。陳劉二人，一相一將，那是台灣的兩根柱子，能夠二人齊去，當然最好，就算只去一人，余下一個也是獨木難支大廈了。”韋小寶暗暗心驚：“他媽的，你想害我師父。”問道：“還有個‘一劍無血’馮錫范呢？”

　　施琅大為驚奇，說道：“韋大人居然連馮錫范也知道。”韋小寶道：“我是聽皇上閒談時說起過的。皇上于台灣的內情可清楚啦！皇上說，董夫人喜歡小白臉孫子鄭克塽，不喜歡世子鄭克塽，要兒子改立世子，可是鄭經不肯。可有這件事？”施琅又驚又佩，說道：“聖天子聰明智慧，曠古少有，居于深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皇上這話，半點不錯。”韋小寶道：“你說攻打台灣，有兩條法子，一條是用計害死陳永華和劉國軒，另一條是甚麼啊？”施琅道：“另一條就是水師進攻了。單攻一路，不易成功，須得三路齊攻。北攻雞籠港，中攻台灣府，南攻打狗港，只要有一路成功，上陸而立定了腳根，台灣人心一亂，那就勢如破竹了。”韋小寶道：“統帶水師，海上打仗，你倒內行得很。”施琅道：“卑職一生都在水師，熟識海戰。”韋小寶心念一動，尋思：“這人要去殺姓鄭的一家，干掉了鄭克塽這小子，倒也不錯。不過鄭成功是個大大的英雄好漢，殺了他全家，可說不過去。何況他攻台灣，就是要害我師父，那可不行。此人善打海戰，派他去干這件事，倒是一舉兩得。”轉頭問索額圖：“大哥，你以為這件事該當怎麼辦？”

　　索額圖道：“皇上英明，高瞻遠矚，算無遺策，咱們做奴才的，一切聽皇上吩咐辦事就是了。”韋小寶心想：“你倒滑頭得很，不肯擔干系。”端起茶碗。侍候的長隨高聲叫道：“送客！”施琅起身行禮，辭了出去。索額圖說了會閒話，也即辭去。韋小寶進宮去見皇帝，稟告施琅欲攻台灣之事。康熙道：“先除三藩，再平台灣，這是根本的先後次序。施琅這人才具是有的，我怕放他回福建之後，這人急于立功報仇，輕舉妄動，反而讓台灣有了戒備，因此一直留著他在北京。”韋小寶登時恍然大悟，說道：“對，對！施琅一到福建，定要打造戰船，操演兵馬，搞了個打草驚蛇。咱們攻台灣，定要神不知，鬼不覺，人人以為不打，卻忽然打了，打那姓鄭的小子一個手忙腳亂。”康熙微笑道：“用兵虛實之道，正該如此。再說，遣將不如激將，我留施琅在京，讓他全身力氣沒處使，悶他個半死，等到一派出去，那就奮力效命，不敢偷懶了。”韋小寶道：“皇上這條計策，諸葛亮也不過如此。奴才看過一出《定軍山》的戲，諸葛亮激得老黃忠拚命狠打，就此一刀斬了那個春夏秋冬甚麼的大花面。”康熙微笑道：“夏侯淵。”韋小寶道：“是，是。皇上記性真好，看過了戲，連大花面的名字也記得。”康熙笑道：“這大花面的名字，書上寫得有的。施琅送了甚麼禮物給你？”

　　韋小寶奇道：“皇上甚麼都知道。那施琅送了我一只玉碗，我可不大喜歡。”康熙問道：“玉碗有甚麼不好？”韋小寶道：“玉碗雖然珍貴，可是一打就爛。奴才跟著皇上辦事，雙手捧的是一只千年打不爛、萬年不生銹的金飯碗，那是大大的不同。”康熙哈哈大笑。韋小寶道：“皇上，奴才忽然想到一個主意，請皇上瞧著，能不能辦？”康熙道：“甚麼主意？”韋小寶道：“那施琅說道他統帶水師，很會打海戰……”康熙左手在桌上一拍，道：“好主意，好主意。小桂子，你聰明得很，你就帶他去遼東，派他去打神龍島。”韋小寶心下駭然，瞪視著康熙，過了半晌，說道：“皇上定是神仙下凡，怎麼奴才心中想的主意還沒說出口，皇上就知道了。”康熙微笑道：“馬屁拍得夠了。小桂子，這法子大妙。我本在擔心，你去攻打神龍島，不知能不能成功。這施琅是個打海戰的人才，叫他先去神龍島操練操練，不過事先可不能泄漏了風聲。”韋小寶忙道：“是，是。”

　　康熙當即派人去傳了施琅來，對他說道：“朕派韋小寶去長白山祭天，他一力舉荐，說你辦事能干，要帶你同去。朕將就聽著，也不怎麼相信。”

　　韋小寶暗暗好笑：“諸葛亮在激老黃忠了。”施琅連連磕頭，說道：“臣跟著韋都統去辦事，一定盡忠效命，奮不顧身，以報皇上逃鄺。”康熙道：“這一次是先試你一試，倘若果然可用，將來再派你去辦別的事。”施琅大喜，磕頭道：“皇上逃鄺浩蕩。”康熙道：“此事機密，除了韋小寶一人之外，朝中無人得知。你一切遵從韋小寶的差遣便是，這就下去罷。”施琅磕了頭，正要退出，康熙微笑道：“韋都統待你不錯，你打一只大大的金飯碗送他罷。”施琅答應了，心中大惑不解，不明皇上用意，眼見天顏甚喜，料想決計不是壞事。韋小寶回到子爵府時，見施琅已等在門口，說了不少感恩提拔的話。韋小寶笑道：“施將軍，這一次只好委屈你一下，請你在我營中，做一個小小參領，以防外人知覺。”施琅大喜，說道：“一切遵從都統大人吩咐。”他知韋小寶派他的職司越小，越加當他是自己人，將來飛黃騰達的機會越多，如果派他當個親兵，那是更加妙了；又道：“皇上吩咐卑職打造一只金飯碗奉呈都統。不知都統大人喜歡甚麼款式，卑職好監督高手匠人連夜趕著打造。”韋小寶笑道：“那是皇上的恩典，不論甚麼款式，咱們做奴才的雙手捧著金飯碗吃飯，心中都感激皇恩浩蕩。”施琅連聲稱是。

　　韋小寶心想：“老子本想逃之夭夭，辭官不干了。現下找到了你這替死鬼，最好你去跟洪教主拚個同歸于盡，哥兒倆壽與虫齊。”施琅去後，韋小寶去把李力士、風際中、徐天川、玄貞道人等天地會兄弟叫來，將經過情形詳細說了。李力士道：“這姓施的賊子反叛國姓爺，又要攻打台灣，陷害總舵主，天幸教他撞在韋香主手里，咱們怎生擺布他才好？”韋小寶道：“神龍教勾結吳三桂和羅剎國，現下皇帝派我領施琅去剿神龍教，讓這姓施的跟神龍教打個昏天黑地，兩敗俱傷，咱們再來個漁翁得利。”眾人齊聲贊好。

　　韋小寶道：“這姓施的精明能干，我要靠他打神龍島，可不能先將他殺了。眾位哥哥須得小心，別讓他瞧出破綻來。”高彥超道：“我們都扮作驍騎營的韃子，平日少跟他見面，就算見到，諒他也不敢得罪韃子。”

　　次日下午，施琅捧著一只錦盒，到子爵府來求見。韋小寶打開錦盒，果然是一只大大的金飯碗，怕不有六七兩重。施琅道：“卑職本該再打造得大些，就怕……就怕都統大人用起來不方便。”韋小寶左手將金飯碗在手里掂了掂，笑道：“已夠重了。施將軍，這許多字寫的是甚麼哪？”施琅道：“中間四個大字，是‘公忠體國’。上面這行小字是：‘欽賜領內侍衛副大臣、兼驍騎營正黃樸詡統、賜穿黃馬褂、巴魯圖勇號、一等子爵韋小寶。’下面更小的字是：‘臣靖海將軍施琅奉旨監造’。”韋小寶甚喜，笑道：“這可當真多謝了。”心道：“是啊，我的金飯碗是皇上賜的，你能給我甚麼金飯碗了？這老施倒也不是笨蛋。”過得兩日，康熙頒下上諭，命韋小寶帶同十門神武大炮，自大沽出海，渡遼東灣北上，先祭遼海，再登陸遼東，到長白山放炮祭天。韋小寶接了上諭，心想這次是去攻打神龍教，胖頭陀和陸高軒可不能帶，命他二人留在北京，帶了雙兒和天地會兄弟，率領驍騎營人馬，來到天津。

　　文武百官迎接欽差大臣，或恭謹逾恒，馬屁十足；或奉承得體，恰到好處，惟有一個大胡子武官卻神色傲慢，行禮之時顯是敷衍了事，渾不將韋小寶瞧在眼里。韋小寶大怒，立時便要發作，轉念一想：“皇上吩咐了的，這次一切要辦得十分隱秘，不可多生事端，惹人談論。你瞧不起我，難道老子就瞧得起你這大胡子了？咱哥兒倆來比比，誰做的官大些？”跟著有個官兒大贊他手刃鰲拜的英雄事跡，韋小寶洋洋自得，便不去理那大胡子了。當晚韋小寶將天津水師營總兵請來，取出康熙密旨。那水師營總兵叫黃甫，見密旨中吩咐他帶領水師營官兵船只，聽由欽差大臣指揮，干辦軍情要務，接旨後躬身聽訓。韋小寶問了水師營的官兵人數，船只多少，便傳施琅到來，要他和黃甫計議出海之事，自到後營，去和眾兵將推牌九賭錢去了。在天津停留三日，水師營辦了糧食、清水、彈藥、弓箭等物上船。韋小寶率領水師營及驍騎營官兵，大戰船十艘，二號戰船三十八艘，出海揚帆而去。

　　离了大沽，來到海上，韋小寶才宣示聖旨，此行是去剿滅神龍島，上下官兵務須用命，成功之後，各有升賞。眾官兵眼見己方人多勢眾，欽差大臣又帶有十門西洋大炮，那神龍島不過是一群海盜盤踞之地，大炮轟得幾炮，海盜還不打個精光，這次立功升官是一定的了。當下人人歡呼，精神百倍。韋小寶坐在主艦之中，想起上次去神龍島是給方怡騙去的，這姑娘雖然狡猾，但那幾日在海上共處的溫柔滋味，此時追憶，大是神往，尋思：“一到島邊，倘若大炮亂轟，將神龍教的教眾先轟死大半，幾千官兵一涌而上，洪教主武功再高，那也抵敵不住。只不過這樣一來，說不定把我那方怡小娘皮一炮轟死了，這可大大的不妙。就算不死，轟掉了一條手臂甚麼的，也可惜得很。”他本來害怕洪教主，只想腳底抹油，溜之大吉，但此刻有施琅主持，幾十艘大戰船在海上揚帆而前，又有新造的十門神武大炮，這一仗有胜無敗，但想怎生既能保得方怡無恙，又須滅了神龍教，那才兩全其美。于是把施琅叫來，問他攻島之計。

　　施琅打開手中帶著的卷宗，取出一張大地圖來，攤在桌上，指著海中的一個小島，說道：“這是神龍島。”韋小寶見神龍島上已畫了個紅圈，三個紅色的箭頭分從北、東、南三方指向紅圈，大為佩服，說道：“原來你早已想好了攻打神龍島的計策。我是离了大沽之後，才頒示皇上的密旨，你怎地早就預備好了海圖？”施琅道：“卑職聽說大人是要從大沽經海道前赴遼東，是以預備了這一帶的海圖。卑職一向喜歡海上生涯，海圖是看慣了的。”韋小寶道：“原來如此，看來咱們這一戰定是旗開得胜，船到成功。”施琅道：“那是托賴皇上的聖德，韋大人的威望。依卑職的淺見，咱們分兵三路，從島北、島東、島南三路進攻，留下了島西一路不攻，轟了一陣大炮之後，島上匪徒抵擋不住，多半會從島西落海而逃，咱們在島西三十里外這個小島背後，埋伏了二十艘船。一等匪徒逃來，這二十艘戰船擁出來攔住去路，大炮一響，北、東、南三路戰船圍將上來，將海盜的船只圍在垓心。那時一网打盡，沒一個海盜能逃得性命。”韋小寶鼓掌叫好，連稱妙計。

　　施琅道：“請大人率領中軍，在這無名小島上坐鎮督戰，務請不要上船出戰。中軍之地必須穩若泰山。統帥的旗艦若有稍微損傷，給大風吹壞了桅杆甚麼的，不免動搖軍心。卑職統率戰船，三路進攻。黃總兵統率伏兵攔截。十艘小艇來往報告軍情，如何行動，請大人隨時發號施令，以便卑職和黃總兵遵行。”韋小寶大喜，心想：“你這人倒乖覺得很，明知我怕死，便讓我在這三十里外的小島上坐鎮，當真萬無一失。就算你們全軍覆沒，老子也還來得及趕上快船，溜之乎也，妙計，妙計。”當下大贊了他一番。

　　施琅道：“卑職久仰韋大人的威名，得知韋大人當年手刃滿洲第一勇士鰲拜，把滿漢第一勇士的名號搶了過來，因此欽賜‘巴魯圖’勇號，武勇天下揚名。卑職只擔心一件事，就怕大人要報上逃鄺，打仗之時奮不顧身，倘若給炮火損傷了大人一個小指頭兒，皇上必定大大怪罪。卑職這一生的前程就此毀了，倒不打緊，卻辜負了大人提拔重用的知遇大恩，卑職萬死莫贖。因此務請大人體諒，保重萬金之體。”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坐船打仗，那是挺有趣的玩意兒。我本想親自沖鋒，將那神龍教的教主揪了過來。你既這麼說，那只好讓你去干了。”施琅道：“是，是。大人體諒下情，卑職感激不盡。”韋小寶心想：“你在北京熬了三年，已精通做官的法門，老子本想干了你，瞧你如此精乖，倒有些不忍了。‘滿漢第一勇士’這個頭銜，今日倒是第一次聽見，虧你想得出。”說道：“那神龍島上，有幾百名小姑娘，其中有幾個是從宮里逃出去的，皇上吩咐了，務須生擒活捉。攻島之時須可小心在意，大炮不可亂轟，倘若轟死了那幾名宮女，皇上必定怪罪，你功勞再大，也是功不抵過。這是第一件大事。”

　　施琅吃了一驚，說道：“若不是大人關照，卑職險些闖了大禍出來。這次攻島，只要是女的，就只能活捉，不能殺傷，盡數拿來，由大人發落便是。”韋小寶道：“這就是了。這幾名宮女，我是見過的，一見就認得出。不過這種皇宮里的事，嗯，你知道啦。”施琅道：“是。大人望安，卑職守口如瓶。宮里的事情，誰敢隨口亂說？”

　　眾戰船向東北進發，恰逢逆風，舟行甚慢。這日神龍島已經不遠，施琅指著左舷前方的一座小島，說道：“那便是都統大人的大營駐扎之地。這座小島向無名稱，請大人賜名。”韋小寶搔了搔頭皮，說道：“要我想名字，可要了我的老命啦。嗯，這次我做莊，你是我莊家手下的拆角，咱們推牌九，總得把神龍島吃個一干二淨不可。這小島，就叫做‘通吃島’罷。”施琅笑道：“妙極，妙極！韋大人坐鎮通吃島，那是大吉大利，不論敵軍多麼頑強厲害，總是吃他個精光。大人前關天牌寶一對，那是大人自己，後關至尊寶，那自然是皇上。這兩副牌攤出去，怎不通吃？”韋小寶哈哈大笑，喝道：“眾將官，兵發通吃島去者！”這句話是他在看戲時學來的，此時呼喝出來，當真威風凜凜，意氣風發之至。數十艘戰船前後擁衛主帥旗艦，緩緩向通吃島駛去。忽然一艘小船上的兵士呼叫起來，不久小船駛近稟報，說是海中發見一具浮尸。韋小寶眉頭一皺，心想：“出師不利，撞見浮尸！莫非這一莊要通賠？”施琅道：“恭喜大人旗開得胜，還沒開炮放箭，敵人已先死了一名，真是大大的吉兆。卑職過去瞧瞧。”說著跳下小船。過了一會，施琅回上旗艦，說道：“啟稟都統大人：這具浮尸手足反綁，似乎是海盜謀財害命，推人落海。”剛說到這里，小船上又叫喊起來，說道又發見了兩具浮尸。韋小寶臉色甚是難看，這時施琅也說不出吉利話了，又再跳落小船察看，回上主艦時卻是喜容滿臉，說道：“回大人：這三具浮尸，看來是神龍島上的。”韋小寶問道：“你怎知道？”施琅道：“第一具尸首還看不出甚麼，後面兩具顯然都是海盜，身子壯健，定是身有武功之人。”韋小寶道：“難道是神龍島起了內哄？”施琅道：“風從神龍島吹來，這三具浮尸，多半是順風飄來的。倘若敵人起了內哄，韋大人推這一莊就像是吃紅燒豆腐，咬都不用咬，一口通吃。”

　　韋小寶舉目向遠處望去，但見海上水氣蒸騰，白霧迷漫，瞧不見神龍島，忽覺海面上有個皮球般之物，載浮載沉，漸漸飄近，問道：“那是甚麼？”

　　施琅凝視了一會，道：“這東西倒有點兒奇怪。”傳令下去，吩咐小船駛過去撈來。

　　一艘小船依令駛去撈起，船上軍官大聲叫道：“又是一具浮尸，是個矮胖子。”韋小寶心中一動：“難道是他？”說道：“抬上來讓我瞧瞧。”三名水兵將那浮尸抬上旗艦，放在甲板上。這矮胖浮尸手足都給牛皮綁住了，韋小寶一見，果然便是瘦頭陀。他本已極肥，這時喝足了水，肚子高高鼓起，宛然便是個大皮球。只見海水從他口中汨汨流出，過了一會，胖肚子一起一伏，呼吸起來。眾官兵叫道：“浮尸活轉了。”施琅提起瘦頭陀，將他後腰放在船頭的鏈墩上，頭一低，口中海水流得更加快了。過了一會，瘦頭陀突然一彈而起，罵道：“你奶奶的！”跌下來時坐在船頭。眾官兵嚇了一跳，隨即哈哈大笑。瘦頭陀雙手一掙，牛皮索浸濕了水，更加堅韌，卻哪里掙得斷？他搖了搖頭，雙目中盡是迷茫之色，說道：“他媽的，這是龍宮，還是陰世？”韋小寶笑道：“這里是龍宮，我是海龍王。”眾官兵又都笑了起來。瘦頭陀睜大了一對細眼，凝視著韋小寶，道：“你……你……你怎麼在這里？”韋小寶生怕他泄漏自己隱私，說道：“這漢子奇形怪狀，說不定知道神龍島的底細，快提到我艙中審問。”兩名親兵將瘦頭陀提入韋小寶的坐艙。韋小寶吩咐：“你們在外侍候，不聽呼喚，不必進來。”待親兵關上了艙門，韋小寶問道：“瘦頭陀，你武功高得很哪，怎麼會給人綁住了，投入大海？”瘦頭陀道：“老子又不是武功天下第一，怎麼不會給人綁住了投入大海？”韋小寶一怔，笑道：“啊，你打不過教主。”瘦頭陀道：“那又有甚麼好笑？又有誰能打得過教主？”韋小寶問道：“你怎地得罪教主了？”瘦頭陀道：“誰敢得罪教主他老人家？夫人說毛東珠在宮里辦事不力，瞞騙教主，要將她送入神龍窟喂龍，我……我……我……”說到這里凸睛露齒，一張肥臉上神情甚是憤激。韋小寶登時恍然，那晚在慈宁宮中，假太后老婊子對他師父九難說，她是明朝大將毛甚麼龍的女兒，名叫毛東珠，笑道：“你在皇宮里跟毛東珠睡一個被窩，可快活得很哪。”瘦頭陀臉有得色，說道：“可不是嗎？”

　　韋小寶道：“你這條性命是我救的，是不是？”瘦頭陀道：“就算是罷。”韋小寶道：“怎麼算不算的？你如說我沒救你性命，那也容易得很。”瘦頭陀問：“怎麼容易得很？”韋小寶道：“我再將你推入海中，就算沒救過你性命，也就是了。”瘦頭陀大叫：“不行，不行！你淹死我不打緊，我那東珠妹子可也活不成了。”韋小寶道：“她活不成就活不成，反正你也死了。”瘦頭陀大叫：“不行，不行！”

　　韋小寶問：“如果我放了你，你待怎樣？”瘦頭陀道：“那我多謝你啦，我還得再上神龍島去救我那東珠妹子。”韋小寶大拇指一翹，贊道：“你有情有義！”尋思：“皇上要捉老婊子，我正發愁沒地方找她，現下從這矮胖子身上著落，老婊子是一定可以找得到了。但這人武功高強，一放了他，那是放老虎容易捉老虎難。說不定啊呵一下，反咬我一口。”瘦頭陀道：“好在神龍島上正打得天翻地覆，再去救人，可方便得多了。”韋小寶一聽，精神為之一振，忙問：“神龍島上怎麼打得天翻地復？”瘦頭陀道：“五龍門你打我，我打你，已打了十多天啦。誰讓對方捉到了，便給綁住手腳，投在大海里喂海龍。”韋小寶問：“為甚麼打起來的？”

　　瘦頭陀側過了一個胖胖的頭顱，斜眼看著韋小寶，說道：“東珠妹子說，你是本教白龍使，執掌五龍令，怎麼會不知道？”韋小寶道：“我奉教主之命，赴中原辦事，島上的事情就不清楚了。”瘦頭陀突然大聲怪叫。韋小寶嚇了一跳，退開兩步。門外四名親兵聽得怪聲，生怕這矮胖子傷了都統大人，手執佩刀，一齊沖進，見矮胖子手足被綁，好端端的坐在地上，這才放心。韋小寶揮手道：“你們出去好了，沒事。”眾親兵退了出去。韋小寶道：“你怪叫些甚麼？”瘦頭陀道：“糟糕！你是教主和夫人的心腹，我卻把甚麼事都對你說了。”韋小寶笑道：“那也沒甚麼糟糕。你就當作我沒救你起來，你還在大海里飄啊飄的，骨嘟骨嘟的喝海水好啦。”瘦頭陀道：“他奶奶的，這咸水真不好喝。”韋小寶道：“你不想喝咸水，就老老實實跟我說，五龍門為甚麼自己打了起來？”

　　瘦頭陀道：“我和東珠妹子回到神龍島時，他們已經打了好幾天啦。我一問人，原來青龍使許雪亭一天晚上忽然給人殺死了，房里地下有一柄血刀。後來查到，這把血刀，是赤龍使無根道人的大弟子何盛的。”

　　韋小寶聽到許雪亭為人所殺，微微一驚，立即便想：“多半是洪教主派人殺的。”只聽瘦頭陀又道：“教主大為震怒，問何盛為甚麼暗算青龍使，何盛抵死不招，說沒殺青龍使。後來青龍門的門下為掌門使報仇，把何盛殺了。赤龍門和青龍門就打了起來。”韋小寶道：“那只是赤龍跟青龍兩門的事啊，怎麼你說五龍門打得一塌胡塗？”瘦頭陀道：“也不知怎的，黑龍門去幫青龍門，黃龍門又幫赤龍門，你殺我，我殺你，打得不亦樂乎。”韋小寶道：“那我的白龍門呢？”瘦頭陀瞪眼道：“你是白龍使，怎麼自己門中的事也不知道？”韋小寶道：“我對你說過，我不在島上，自然不知。”瘦頭陀道：“你門下分成了兩派，老兄弟是一派，幫青龍門；少年弟子又是一派，幫赤龍門。”韋小寶皺眉道：“五龍門打大架，教主難道不理麼？”瘦頭陀道：“大伙兒打發了興，教主也鎮壓不了。”正說到這里，忽覺船已停駛，船上水手玄喝，鐵鏈聲響，拋錨入海，已到了通吃島。

　　韋小寶走上船頭，只見島上樹木茂盛，山丘起伏，倒是好個所在，對施琅道：“神龍島上到處都是毒蛇，你派人先上去探探，通吃島上有沒有蛇。”施琅應令下去，便有十艘小艇向島上划去。眾水兵上陸後入林搜索，不久舉火傳訊，島上平靜無事，并無敵蹤，也無毒蛇。

　　當下先鋒隊上陸，搭起中軍營帳。一面繡著斗大“韋”字的帥字旗在營前升起。韋小寶這才下艇，施琅和黃總兵左右護衛，登陸通吃島。號角和鞭炮齊響，眾軍躬身行禮。韋小寶昂然進中軍營坐定，吩咐親兵將瘦頭陀囚在帳後，拿些酒肉給他吃，卻不可解了他手腳上的皮索，還得再加上幾條鐵鏈綁住，以策萬全。隨即傳下將令，命施琅率領三十艘戰船，分從神龍島東、北、南三面進攻；又命黃總兵率領其餘戰船，藏在通吃島西側，一聽施琅發出號炮，就駛出截攔。哪一艘戰船居前，哪一艘戰船接應，何隊沖鋒，何隊側擊，盡皆分派得井井有條，指示周詳。

　　黃總兵及水師營中的副將、參將、守備、驍騎營的參領、佐領等大小軍官，見都統大人小小年紀，居然深諳水戰策略，計謀精妙，指揮合宜，無不深為歎服，卻不知盡是出于施琅的策划，這位都統大人只不過在台前依樣葫蘆，唱一出雙簧而已。當晚眾軍飽餐戰飯。傍晚時分，一艘艘戰船駛了出去，約定次晨卯時，三面進攻。到第二日清晨，韋小寶登上軍士趕搭的瞼望台，向東瞼望，隱隱聽得遠處炮響，火花閃動，海面卷起一團團濃煙，知道施琅已在發炮進攻，不由得擔心方怡的安危，但想施琅行事謹慎，自己一再囑咐，不可傷了島上女子，料想他必定加意小心。他在瞼望台上站了一會，腳酸起來，回進中軍帳，取得六粒骰子，心道：“這一次倘若大獲全胜，就擲個滿堂紅。”一把擲將出去，不料盡是黑色，連一粒紅也沒有。

　　他出口罵道：“他媽的，你跟我搗蛋！”使起作弊手法，將六粒骰子都是三點朝上，運手勁輕輕一轉，這次果然有五粒骰子是紅色的四點，卻仍有一粒黑色的五點。他明知自己作弊，算不得是好口采，卻也高興了些。

　　雙兒端上一碗茶來，說道：“相公，你放心好啦，這一次一定打個大胜仗。”韋小寶問道：“你怎知道？”雙兒道：“咱們這許多大炮開了起來，人家怎抵敵得住？”韋小寶道：“來，雙兒，我跟你擲骰子，你贏了，我給你打手心。我贏了，就算是大功告成。”雙兒臉上一紅，忙道：“我不來，我不來。”韋小寶笑道：“那麼咱們來賭錢。我贏了，你輸一錢銀子，你贏了，我輸一兩銀子給你。這樣你總占便宜了罷？”雙兒笑道：“我沒銀子輸給你。”韋小寶道：“你要銀子，那還不容易。”掏出一把銀票來塞給她。雙兒笑道：“我要銀子沒用。”韋小寶道：“唉，你沒賭性，不如去放了那矮胖子出來，我跟他賭錢。”正說到這里，忽聽得號炮連響。韋小寶跳起身來，一把摟住了雙兒，說道：“大功告成，親個嘴兒。”雙兒忙笑著低頭。韋小寶在她後頸中吻了兩下，笑道：“你的頭頸真白！”只聽得號角嗚嘟嘟吹起，他奔出中軍帳，上了瞼望台，但見遠處神龍島上升起三個大火柱，直沖云霄，全島已裹在黑煙之中，料想神龍島已轟成一片焦土；又見一艘艘戰船向東駛去，心想：“施琅這家伙算得是一個半臭皮匠，料事如神是說不上，料事如鬼，也就馬馬虎虎了。”

　　海上戰船來往，甚是緩慢，他在了望台上站了半天，也沒見神龍島上有船只逃出來，更見不到施琅和黃總兵如何東西夾擊，于是又回進中軍帳休息。

　　等了兩個多時辰，親兵來報，適才見到煙花訊號，兩路戰船都向都統大人報捷。韋小寶大喜，心想：“老子穩坐中軍帳，眼見捷報至，耳聽好消息，這一場大戰，胜來不費吹灰之力。但盼方怡這小娘皮，頭發也沒給炮火燒焦了一根。”

## 第三十五回　曾隨東西南北路　獨結冰霜雨雪緣

　　又過了一個多時辰，天色向晚，親兵來報，有數艘小船押了俘虜，正向通吃島而來。韋小寶大喜，跳起身來，奔到海邊，果見五艘小船駛近島來。韋小寶命親兵喝問：“拿到了些甚麼人？”小船上喊話過來：“這一批都是娘們，男的在後面。”韋小寶大喜：“施琅果然辦事穩當。”凝目眺望，只盼見到方怡的倩影。當然最好還能活捉到老婊子，如再將那千嬌百媚的洪夫人拿到，在船上每天瞧她幾眼，更是妙不可言。等了良久，五艘船才靠岸，驍騎營官兵大聲玄喝，押上來二百多名女子。韋小寶一個個瞧去，只見都是赤龍門下的少女，人人垂頭喪氣，有的衣服破爛，有的身上帶傷，直瞧到最後，始終不見方怡，韋小寶好生失望，問道：“還有女的沒有？”一名佐領道：“稟報都統大人：後面還有，正有三隊人在島上搜索，就是毒蛇太多，搜起來就慢了些。”韋小寶道：“那神龍教的教主捉到了沒有？這場仗是怎樣打的？”那佐領道：“啟稟都統大人：今兒一清早，三十艘戰船就逼近岸邊，一齊發炮。大家遵從大人的吩咐，發三炮，停一停，打的只是島上空地。等到島上有人出來抵敵，那就排炮轟了出去。都統大人料事如神，用這法子只轟得三次，就轟死了教匪四五百余人。後來有一大隊少年不怕死的沖鋒，口中大叫甚麼‘洪教主百戰百胜，壽比南山’……”韋小寶搖頭道：“錯了。洪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那佐領道：“是，是。都統大人原來對教匪早就了如指掌，無怪大軍一出，勢如破竹。教匪所叫的，的确是‘壽與天齊’，卑職說錯了。”韋小寶微笑道：“後來怎樣？”那佐領道：“這些少年好像瘋子一樣，沖到海邊，上了小船，想上我們大船奪炮。我們也不理會，等幾十艘小船一齊駛到了海中，這才發炮，砰彭砰彭，三十幾艘小船一只只沉在海中，三千多名孩兒教匪個個葬身大海之中。這些小匪臨死之時，還在大叫洪教主壽與天齊。”韋小寶心想：“你也來謊報軍情了。神龍的少年教徒，最多也不過八九百人，那有三千多名之理？好在殺敵越多，功勞越大。就算報他四千、五千，又有何妨？”

　　那佐領道：“孩兒教匪打光之後，就有一大群人奔到島西，上船逃走。咱們各戰船遵照都統大人的方策，隨後追去。卑職率隊上島搜索，男的女的，一共已捉了三四百人。施大人吩咐，先將這批女教匪送到通吃島來，好讓都統大人盤查。”韋小寶點了點頭，這一仗雖然打胜了，但見不到方怡，總是極不放心，不知轟炮之時會不會轟死了她，轉過身來，再去看那批女子。突然之間，見到一個圓圓臉蛋的少女，登時想起，那日教主集眾聚會，這少女曾說自己是胖頭陀的私生兒子，又曾在自己臉頰上捏了一把，屁股上踢了一腳，一想到這事，惡作劇之心登起，走到她身邊，伸手在她臉上重重捏了一把。那姑娘尖聲大叫起來，罵道：“狗韃子，你……你……”韋小寶笑嘻嘻的道：“媽，你不記得兒子了嗎？”那姑娘大奇，瞪眼瞧他，依稀覺得有些面善，但說甚麼也想不起這清兵大官，就是本教的白龍使。韋小寶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姑娘道：“快殺了我。你要問甚麼，我一句也不答。”

　　韋小寶道：“好，你不答，來人哪！”數十名親兵一齊答應：“喳！”韋小寶道：“把這小妞兒帶下去，全身衣裳褲子剝得干干淨淨，打她一百板屁股。”眾親兵又是齊聲應道：“喳！”上來便要拖拉。那少女嚇得臉無人色，忙道：“不，不要！我說。”韋小寶揮手止住眾親兵，微笑道：“那你叫甚麼名字？”那少女驚惶已極，這時才流下淚來，說道：“我……我叫云素梅。”韋小寶道：“你是赤龍門門下的，是不是？”云素梅點點頭，低聲道：“是。”韋小寶道：“你赤龍門中，有個方怡方姑娘，後來調去了白龍門，你認不認得？”云素梅道：“認得。她到了白龍門後，已升作了小隊長。”韋小寶道：“好啊，升了官啦。她在哪里？”云素梅道：“今天上午，你們……你們開炮的時候，我還見到過方姊姊的，後來……後來一亂，就沒再見到了。”韋小寶聽說方怡今日還在島上，稍覺放心，心想那日你在我屁股上踢過一腳，這一腳，今日你的私生子可要踢還了，走到她身後，提起腳來，正要往她臀部踢去，帳外親兵報道：“啟稟都統大人：又捉了一批俘虜來啦。”

　　韋小寶心中一喜，這一腳就不踢了，奔到海邊，果見有艘小戰船揚帆而來。命親兵喊話過去：“俘虜是女的，還是男的？”初時相距尚遠，對方聽不到。過了一會，戰船駛近。船頭一名軍官叫道：“有男的，也有女的。”

　　又過一會，韋小寶看清楚船頭站著三四名女子，其中一人依稀便是方怡。他大喜之下，直奔下海灘，海水直浸至膝彎，凝目望去，那戰船又駛近了數丈，果然這女子便是方怡。他這一下歡喜，當真非同小可，叫道：“快，快，快駛過來。”忽然之間，那艘戰船晃了幾晃，竟打了個圈子，船上幾名水手大叫起來：“啊喲，撞到了淺灘，擱淺啦。”忽聽得方怡的聲音叫道：“小寶，小寶，是你嗎？”韋小寶這時哪里還顧得甚麼都統大人的身份，叫道：“好姊姊，是我，小寶在這里。”方怡叫道：“小寶，你快來救我。他們綁住了我，小寶，小寶，你快來！”韋小寶道：“不用擔心，我來救你。”縱身跳上一艘傳遞軍情的小艇，吩咐水手：“快划，快划過去。”小艇上的四名水手提起槳來，便即划動。忽然岸上一人縱身一躍，上了小艇，正是雙兒，說道：“相公，我跟你過去瞧瞧。”韋小寶心花怒放，說道：“雙兒，你道那人是誰？”雙兒微笑道：“我知道。你說是你的少奶奶，那日我‘少奶奶’也叫過啦。不過……不過這位少奶奶不肯答應。”韋小寶笑道：“她那時怕羞。這次你再叫，非要她答應不可。”那戰船仍在緩緩打轉，小艇迅速划近。方怡叫道：“小寶，果真是你。”聲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韋小寶叫道：“是我。”向她身旁的軍官喝道：“快松了這位姑娘的綁。”那軍官道：“是。”俯身解開了方怡手上的繩索。方怡張開手臂，等候韋小寶過去。兩船靠近，戰船上的軍官說道：“都統大人小心。”韋小寶躍起身來，那軍官伸手扯了他一把。

　　韋小寶一上船頭，便扑在方怡的懷里，說道：“好姊姊，可想死我啦。”兩人緊緊的摟在一起。

　　韋小寶抱著方怡柔軟的身子，聞到她身上的芬芳的氣息，已渾不知身在何處。上次他隨方怡來神龍島，其時情竇初開，還不大明白男女之事，其後在前赴云南道上，和建宁公主胡天胡帝，這次再將方怡抱在懷里，不禁面河邡赤。突然之間，忽然船身晃動，韋小寶也不暇細想，只是抱住了方怡，便想去吻她嘴唇，忽覺後頸一緊，被人一把揪住。一個嬌媚异常的聲音說道：“白龍使，你好啊，這次你帶人攻破神龍島，功勞當真不小啊。”

　　韋小寶一聽得是洪夫人的聲音，不由得魂飛天外，知道大事不妙，用力掙扎，卻被方怡抱住了動彈不得，跟著腰間一痛，己給人點住了穴道。

　　這變故猝然而來，韋小寶一時之間如在夢中，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糟糕，糟糕，方怡這小婊子又騙了我。”張嘴大叫：“來人哪，來人哪，快來救我！”方怡輕輕放開了他，退在一旁。韋小寶穴道被點，站立不定，頹然坐倒。但見坐船扯起了風帆，正在向北疾駛，自己坐來的那艘小艇已在十余丈之外，隱隱聽得岸上官兵在大聲呼叫喝問。他暗暗禱祝：“謝天謝地，施琅和黃總兵快快派船截攔，不過千萬不可開炮。”但聽得通吃島上眾官兵的呼叫聲漸漸遠去，終于再也聽不到了。放眼四望，大海茫茫，竟無一艘船只。他所統帶的戰船雖多，但都派了出去攻打神龍島，有的則在通吃島和神龍島之間截攔，別說這時不知主帥已經被俘，就算得知，海上相隔數十里之遙，又怎追得趕上？他坐在艙板，緩緩抬起頭來，只見幾名驍騎營軍官向著他冷笑。他頭腦中一陣暈眩，定了定神，這才一個個的看清楚，一張丑陋的胖圓臉是瘦頭陀，一張清懼的瘦臉是陸高軒，一張拉得極長的馬臉是胖頭陀。他心中一團迷惘：“矮東瓜給綁在中軍帳後，定是給陸高軒和胖頭陀救了出來，可是這兩人明明是在北京，怎地到了這里？”再轉過頭去，一張秀麗嬌美的臉蛋，那便是洪夫人了。

　　她笑吟吟瞧著韋小寶，伸手在他臉頰上捏了一把，笑道：“都統大人，你小小年紀，可厲害得很哪。”

　　韋小寶道：“教主與夫人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屬下這次辦事不妥，沒甚麼功勞。”

　　洪夫人笑道：“妥當得很啊，沒甚麼不妥。教主他老人家大大的稱贊你哪，說你帶領清兵，炮轟神龍島，轟得島上的樹木房屋，盡成灰燼。他老人家向來料事如神，這一次卻料錯了，他佩服你得很呢。”

　　韋小寶到此地步，料知命懸人手，哀求也是無用，眼前只有胡謅，再隨機應變，笑道：“教主他老人家福體安康，我真想念他得緊。屬下這些日子來，時時想起夫人，日日禱祝你越來越年輕美貌，好讓教主他老人家伴著你時，仙福永享！”洪夫人格格而笑，說道：“你這小猴子，到這時候還是不知死活，仍在跟我油嘴滑舌。你說我是不是越來越年輕美麗呢？”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夫人，你騙得我好苦。”洪夫人笑問：“我甚麼事騙你了？”韋小寶道：“剛才清兵捉來了一批島上的姊妹，都是赤龍門的年輕姑娘，後來說又有一船姊妹到來。我站在海邊張望，見到了夫人，一時認不出來，心中只說：‘啊喲，赤龍門中幾時新來了一個這樣年輕貌美的小姑娘哪？是教主夫人的小妹子罷？這樣的美人兒，可得快些過去瞧瞧。’夫人，我心慌意亂，搶上船來瞧瞧這美貌小妞兒，哪知道竟便是夫人你自己。”

　　洪夫人聽得直笑，身子亂顫。她雖穿著驍騎營軍官的服色，仍掩不住身段的風流婀娜。

　　瘦頭陀不耐煩了，喝道：“你這好色的小鬼，在夫人之前也膽敢這麼胡說八道，瞧我不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韋小寶道：“你這人胡塗透頂，我也不想跟你多說廢話。”瘦頭陀怒道：“我怎地胡塗了？你自己才胡塗透頂。我浮在海里假裝浮尸，你也瞧不出來，居然把我救了上來，打聽神龍島的事情。我遵照教主吩咐，跟你胡說八道一番，你卻句句信以為真。”韋小寶肚里暗罵：“胡塗，胡塗！韋小寶你這家伙，當真該死，怎不想到瘦頭陀內功深湛，要假裝浮尸，那是容易得緊，我居然對他的話深信不疑，以為神龍島上當真起了內哄，一切再也不防。”說道：“我中了教主和夫人的計，那不是我胡塗。”瘦頭陀道：“哼，你不胡塗，難道你還聰明了？”韋小寶道：“我自然十分聰明。不過我跟你說，就算是天下最聰明的人，只要在教主和夫人手下，也就誰都討不了好去。這是教主和夫人神機妙算，算無遺策，勢如破竹，大功告成……”他一說到“大功告成”四字，不禁向洪夫人紅如櫻桃、微微顫動的小嘴望了一眼。

　　洪夫人又是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細齒，說道：“白龍使，你畢竟比瘦頭陀高明得多，他是說不過你的。你怎麼說他胡塗了？”韋小寶道：“夫人，這瘦頭陀已見過了夫人這樣仙女一般的小姑娘，本來嘛，不論是誰只要見上了夫人一眼，那里還會再去看第二個女人？我說他胡塗，因為我知道他心中念念不忘，還記挂著第二個女子。瘦頭陀，這女人是誰，要不要我說出來？”瘦頭陀一聲大吼，喝道：“不能說！”韋小寶笑道：“不說就不說。你師弟就比你高明得多。他自從見了夫人之後，就說從今而後，再也沒興致瞧第二個女子了。”

　　胖頭陀一張馬臉一紅，低聲道：“胡說，哪有此事？”韋小寶奇道：“沒有？難道你見了夫人之後，還想再看第二個女人？”胖頭陀低下頭，說道：“老衲是出家人，六根清淨，四大皆空，心中早已無男女之事。”韋小寶道：“嘖嘖嘖！老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你師哥跟你一般，也是頭陀，又怎麼天天想著他的相好？”心中不住思索：“我明明吩咐他跟陸先生留在北京等我，怎地他二人會跟夫人在一起，當真奇哉怪也。”胖頭陀道：“師哥是師哥，我是我，二人不能一概而論。”韋小寶道：“我瞧你二人也差不多。你師哥為人雖然胡塗，可比你還老實些。不過你師兄弟二人，都壞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實在罪大惡極。”胖瘦二頭陀齊聲道：“胡說！我們怎地壞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韋小寶冷笑不答。他在一時之間，也說不出一番話來誣賴二人，不過先伏下一個因頭，待得明白胖陸二人如何從北京來到神龍島，再來捏造些言語，好讓洪夫人起疑。他回頭向海上望去，大海茫茫，竟無一艘船追來，偶爾隱隱聽到遠處幾下炮聲，想是施琅和黃總兵兀自率領戰船，在圍殲神龍教的逃船。陸高軒見他目光閃爍，說道：“夫人，這人是本教大罪人，咱們稟告教主，就將他投入海中，喂了海龍罷。”韋小寶大吃一驚，心想：“我這小白龍是西貝貨，假白龍入海，那可沒命了。”洪夫人道：“教主還有話問他。”陸高軒應道：“是。”在韋小寶背上一推，道：“參見教主去！”

　　韋小寶暗暗叫苦：“在夫人前面還可花言巧語，哄得她喜歡。原來教主也在船中，今日小白龍倘若不入龍宮，真正傷天害理之至了。”側頭向方怡瞧了她一眼，只見她神色木然，全無喜怒之色，心中大罵：“臭婊子，小娘皮！”說道：“方姑娘，恭喜你啊。”方怡道：“恭喜我甚麼？”韋小寶笑道：“你為本教立了大功，教主還不升你的職麼？”方怡哼了一聲，并不答話。洪夫人道：“大家都進來。”陸高軒抓住韋小寶後領，將他提入船艙。只見洪教主赫然坐在艙中。韋小寶身在半空，便搶著道：“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屬下白龍使參見教主和夫人。”陸高軒將他放下，方怡等一齊躬身，說道：“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他們雖然也想討好洪夫人，但這一句話向來說慣了的，畢竟老不起臉皮，加上“和夫人”三字。韋小寶見洪教主雙眼望著艙外大海，恍若不聞，又見他身旁站著四人，卻是赤龍使無根道人、黃龍使殷錦、青龍使許雪亭、黑龍使張淡月。韋小寶心念一動，轉頭對瘦頭陀喝道：“你這家伙瞎造謠言，說甚麼教主和夫人身遭危難。我不顧一切，趕來救駕，那知教主和夫人一點沒事，幾位掌門使又那里造反了？”洪教主冷冷的道：“你說甚麼？”韋小寶道：“屬下奉教主和夫人之命，混進皇宮，得了兩部經書，後來到云南吳三桂平西王府，又得了三部經書。”洪教主雙眉微微一揚，問道：“你得了五部？經書呢？”韋小寶道：“皇宮中所得那兩部，屬下已派陸高軒呈上教主和夫人了，教主和夫人說屬下辦事穩當，叫陸高軒賜了仙藥。”洪教主點了點頭。韋小寶道：“云南所得的那三部，屬下放在北京一個十分穩妥的所在，命胖頭陀和陸高軒看守……”胖頭陀和陸高軒登時臉色大變，忙道：“沒……沒有，哪有此事？教主你老人家別聽這小子胡說八道。”韋小寶道：“經書一共有八部，屬下得到了線索，另外三部多半也能拿得到手，預備取到之後，一并呈上神龍島來。已經得到了那三部經書，屬下惟恐給人偷去，因此砌在牆里。我吩咐陸高軒和胖頭陀寸步不离。陸高軒、胖頭陀，我叫你們在屋里看守，不可外出，怎麼你二人到這里來了？要是失了寶經，誤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這干系誰來擔當？”胖陸二人面面相覷，無言可對。過了一會，陸高軒才道：“你又沒說牆里砌有寶經，我們怎麼知道？”

　　韋小寶道：“教主和夫人吩咐下來的事，越是機密越好，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分泄漏的危險。我對你們兩個，老實說也不怎麼信任。我每天早晨起身，一定要大聲念誦：‘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壽與天齊。’每次吃飯，每天睡覺，又必念上一遍。可是你二人离了神龍島之後，沒稱贊過教主一句神通廣大，鳥生魚湯。”他不知“堯舜禹湯”只有對皇帝歌功頌德才用得著，這時說了出來，眾人也不知“鳥生魚湯”是甚麼意思。陸高軒和胖頭陀兩人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暗暗吃驚，离了神龍島之後，他二人的确沒念過“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的話，沒料想給這小子抓住了把柄，可是這小子幾時又念過了？陸高軒道：“你自己犯了滔天大罪，這時花言巧語，想討好教主和夫人，饒你一命。哼，咱們島上老少兄弟這次傷亡慘重，教主幾十年辛苦經營的基業，盡數毀在你手里，你想活命，真是休想。”韋小寶道：“你這話大大錯了。我們投在教主和夫人屬下，這條性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教主和夫人差我們去辦甚麼事，人人應該忠字當頭，萬死不辭。教主和夫人要我們死，大家就死；要我們活，大家就活。你想自己作主，那就是對教主和夫人不夠死心塌地，不夠盡忠報國。”

　　洪教主聽他這麼說，伸手捋捋胡子，緩緩點頭，對胖陸二人道：“你們說白龍使統率水師，要對本教不利，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陸高軒聽教主言語中略有不悅之意，忙道：“啟稟教主：我二人奉命監視白龍使，對他的一舉一動，時時留神，不敢有一刻疏忽。這天皇帝升了他官職，水師提督施琅前來拜訪，屬下二人將他們的說話聽得仔細，已啟稟了教主。過不多天，白龍使便帶了施琅出差，卻要他扮成驍騎營的一名小官兒，又不許屬下和胖頭陀隨行，屬下心中就極為犯疑。”韋小寶心道：“好啊，原來教主派了你二人來監視我的。”又聽陸高軒稟報：“早得幾日，屬下搜查白龍使房里字紙簍中倒出來的物事，發現了許多碎紙片，一經拼湊，原來是用滿漢文字寫的遼東地名。白龍使又不識字，更加不識滿文，這些地名，自然是皇帝寫給他的了。後來又打聽到，他這次出行，還帶了許多門大炮。屬下二人商議，都想白龍使奉了皇帝之命，前來遼東一帶，既有水師將領，又有大炮，自然是意欲不利于本教。因此一等白龍使离京，屬下二人便騎了快馬，日夜不休的趕回神龍島來稟報。夫人還說白龍使耿耿忠心，決不會這樣的。哪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這白龍使狼心狗肺，辜負了教主的信任。”

　　韋小寶歎了口氣，搖了搖頭，說道：“陸先生，你自以為聰明能干，卻哪里及得了教主和夫人的萬一？我跟你說，你錯了，只有教主和夫人才永遠是對的。”

　　陸高軒怒道：“你胡……”這兩字一出口，登時知道不妙，雖然立即把下面的話煞住，但人人都知，“你胡”二字之下，定然跟的是個“說”字。韋小寶道：“你說我胡說？我說你錯了，只有教主和夫人才永遠是對的，你不服氣？難道教主和夫人永遠不對，只有你陸先生才永遠是對的？”

　　陸高軒漲紅了臉道：“我不是這個意思。那是你說的，我可沒說過。”韋小寶道：“教主和夫人說我白龍使忠心耿耿，決不會叛變。他二位老人家料事如神，怎會有錯？我跟你說，皇帝派我帶了水師大炮，前赴遼東，說的是去長白山祭天，其實……其實是……哼，你又知道甚麼？”心中亂轉念頭：“該說皇帝派我去干甚麼？”洪教主道：“你且說來，皇帝派你去干甚麼。”韋小寶道：“這件事本來萬分機密，無論是如何不能說的，一有泄漏，皇帝定要殺我的頭。不過教主既然問起，在屬下心中，教主和夫人比之皇帝高出百倍，他是萬歲，你是百萬歲。他是萬萬歲，你是百萬萬歲。教主要我說，自然不能隱瞞。”尋思：“怎樣說法，才騙得教主和夫人相信？”洪教主聽韋小寶諛詞潮涌，絲毫不以為嫌，捻須微笑，怡然自得，緩緩點頭。韋小寶道：“啟稟教主和夫人得知：皇帝身邊，有兩個紅毛外國人，這兩人一個叫湯若望，一個叫南懷仁，封了欽天監監正的官。”洪教主道：“湯若望此人的名字，我倒也聽見過，聽說他懂得天文地理、陰陽歷數之學。”韋小寶贊道：“嘖，嘖，嘖！教主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湯若望算來算去，算到北方有個羅剎國，要對大清不利。”

　　洪教主雙眉一軒，問道：“那便如何？”

　　韋小寶曾聽那大胡子蒙古人罕帖摩說過，吳三桂與羅剎國、神龍教勾結。吳三桂遠在云南，拉扯不到他身上，羅剎國卻便在遼東之側，果然一提“羅剎國”三字，洪教主當即神情有异。韋小寶知道這話題對上了榫頭，心中大喜，說道：“小皇帝一聽之下，便小心眼兒發愁，就問湯若望計將安出，快快獻來。湯若望奏道：‘待臣回去夜觀天文，日算陰陽，仔細推算。’過得幾天，他向皇帝奏道，羅剎國的龍脈，是在遼東，有座叫做甚麼呼他媽的山，有條叫做甚麼阿媽兒的河。”洪安通久在遼東，于當地山川甚是熟悉，聽韋小寶這麼說，向洪夫人笑道：“夫人，你聽這孩子說得豈不可笑？將呼瑪爾窩集山說成了呼他媽的山，把阿穆爾河又說成阿媽兒的河，哈哈，哈哈！”洪夫人也是格格嬌笑。

　　韋小寶道：“是，是，教主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屬下真是佩服得緊。那外國紅毛鬼說了好幾遍，屬下總是記不住，小皇帝便用滿漢文字寫了下來，交了給我。可是屬下不識字，這呼他媽的甚麼山，阿媽兒的甚麼河，總是記不住。”洪教主呵呵大笑，轉過頭來，向陸高軒橫了一眼，目光極是嚴厲。陸高軒和胖頭陀心中不住叫苦。

　　韋小寶道：“那湯若望說道，須得趕造十門紅毛大炮，從海道運往遼東，對准了這些甚麼山、甚麼河連轟兩百炮，打壞了羅剎國的龍脈，今後二百年大清國就太平無事，叫做一炮保一年平安。小皇帝說道：“那麼連轟一千炮，豈不是保得千年平安？湯若望道：轟得太多，反而不靈，又說甚麼天機不可泄漏，黃道黑道，嘰哩咕嚕說了半天，屬下半句也不懂，聽得好生氣悶。”

　　洪教主點頭道：“這湯若望編得有部《大清時憲歷》，确是只有二百年。看來滿清的氣運，最多也不過二百年而已。”韋小寶說謊有個訣竅，一切細節不厭求詳，而且全部真實無誤。只有在重要關頭卻胡說一番，這是他從妓院里學來的法門。恰好洪安通甚是淵博，知道湯若望這部《大清時憲歷》的內容，韋小寶這番謊話，竟是全然合縫合榫。洪夫人道：“這樣說來，是小皇帝派你去遼東開大炮麼？”韋小寶假作驚异道：“咦，夫人你怎麼又知道了？”洪夫人笑道：“我瞧你這番話還是不盡不實。小皇帝派你去遼東，你怎麼又上神龍島來了？”韋小寶道：“那外國人說道：羅剎人的龍脈，是條海龍，因此這十門大炮要從海上運去，對准了那條龍的龍口，算好了時辰，等它正要向海中取水之時，立即轟炮，這條龍身受重傷，那就動不了啦。若是從陸地上炮轟，這條龍吃得一炮，立刻就飛天騰走了。一炮只保得一年平安，明年又要來轟過，實是麻煩之極。他說，我們的大炮從海上運去，還得遠兜圈子，免得驚動了龍脈。”

　　自來風水堪輿之說，“龍脈”原是十分注重的，但只說地形似龍，并非真的有一條龍，甚麼龍脈會驚動了逃走云云，全是韋小寶的胡說八道。洪安通聽在耳里，不由得有些將信將疑。韋小寶鑒貌辨色，知他不大相信，忙道：“那外國鬼子是會說中國話的，他畫了好幾張圖畫給小皇帝看，用了幾把尺量來量去，這里畫一個圈，那里畫一條線，說明白為甚麼這條龍脈會逃。屬下太苯，半點兒也不懂，小皇帝倒聽得津津有味。”

　　洪安通點了點頭，心想外國人看風水，必定另有一套本事，自比中國風水更加厲害。

　　韋小寶見他認可了此節，心中一寬，尋思：“這關一過，以後的法螺便是嗚嘟嘟，不會破了！”說道：“那一天小皇帝叫欽天監選了個黃道吉日，下聖旨派我去長白山祭天。有一個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是從台灣投降過來的，說鄭成功也曾在他手下吃過敗仗，這人善于在船上開炮，小皇帝派他跟我同去。千萬叮囑，務須嚴守機密，如果泄漏了，這件大事可就壞了，說不定羅剎國會派海船阻攔。我們去到天津出海，遠兜圈子，要悄悄上遼東去。哪知昨天下午，在海里見到了許多浮尸，其中有真有假，假的一具，就是這瘦頭陀了。我好心把他救了起來。他說乖乖不得了，神龍島上打得天翻地覆，洪教主派人殺了青龍使許雪亭。”

　　瘦頭陀大叫：“假的！我沒有說教主殺了青龍使！”洪夫人妙目向他瞪了一眼，說道：“瘦頭陀，在教主跟前，不得大呼小叫。”瘦頭陀道：“是。”

　　韋小寶道：“你說青龍使給人殺了，是不是？”瘦頭陀說：“是，是教主吩咐要我這般騙你的。”韋小寶道：“教主叫你跟我開個玩笑，也是有的。可是你說教主為了報仇，殺了青龍使和赤龍使。教主大公無私，大仁大義，決不會對屬下記恨！”他說一句，瘦頭陀便叫一句“假的！”韋小寶道：“你說教主為了報仇，殺了青龍使和赤龍使！”瘦陀頭道：“假的，我沒說。”韋小寶道：“教主大公無私。”瘦頭陀道：“假的！”韋小寶道：“大仁大義！”瘦頭陀叫道：“假的！”韋小寶道：“決不會對屬下記恨報仇。”瘦頭陀道：“假的！”

　　陸高軒知道瘦頭陀暴躁老實，早已踏進了韋小寶的圈套，他不住大叫“假的”，每多叫一句，教主的臉色便難看了一分。陸高軒只怕瘦頭陀再叫下去，教主一發脾氣，那就不可收拾，于是扯了扯瘦頭陀的衣袖，說道：“聽他啟稟教主，別打斷他話頭。”瘦頭陀道：“這小子滿口胡柴，難道也由得他說個不休？”陸高軒道：“教主聰明智慧，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不用你著急，教主自然明白。”瘦頭陀道：“哼！只怕未必……”這一出口，突然張大了嘴，更無聲息，滿臉惶恐之色。韋小寶雙目瞪視著他，突然扮個鬼臉。兩人身材都矮，瘦頭陀更矮，韋小寶低下頭扮鬼臉，旁人瞧不到，瘦頭陀卻看得清清楚楚，當時便欲發作，卻生怕激怒了教主，只有強自忍住，神色尷尬。一時之間，船艙中寂靜無聲，只聽得瘦頭陀呼呼喘氣。過了好一會，洪教主問韋小寶道：“他又說了些甚麼？”韋小寶道：“啟稟教主：他又說教主播弄是非，挑撥赤龍門去打青龍門……”瘦頭陀叫道：“我沒說。”

　　洪教主向他怒目而視，喝道：“給我閉上了鳥嘴，你再怪叫一聲，我把你這矮冬瓜劈成了他媽的兩段。”瘦頭陀滿臉紫脹，陸高軒和胖頭陀也是駭然失色。眾人均知洪教主城府甚深，平日喜怒不形于色，極少如此出言粗魯，大發脾氣，這般喝罵瘦頭陀，定是憤怒已極。韋小寶大喜，心想瘦頭陀既不能開口說話，自己不管如何瞎說，他總是難以反駁，便道：“請教主息怒。這瘦頭陀倒也沒說甚麼侮辱教主的言語，只是說教主為人小氣。上次大家謀反不成，給屬下一個小孩子壞了大事，人人心中氣憤，教主卻要乘機報仇。他說教主派了一個名叫何盛的去干事，這人是無根道人的大弟子，弟子卻不知本教有沒有這個人。”洪夫人道：“何盛是有的，那又怎樣？”

　　韋小寶心念一動：“這何盛是無根道人的弟子，必是個年輕小伙子。”說道：“瘦頭陀說，這何盛見到夫人美貌，這幾年來跟夫人一直如何如何，怎樣怎樣，說了很多不中聽的話。弟子大怒，惱他背後對夫人不敬，命人打他的嘴巴。那時他還給牛皮索綁住了，反抗不得，打了十幾下，他才不敢說了。”洪夫人氣得臉色鐵青，恨恨的道：“怎地將我拉扯上了？”瘦頭陀道：“我……我沒有說。”韋小寶道：“教主不許你開口，你就不要說話。我問你，你說過有個叫做何盛的人沒有？是就點頭，不是就搖頭。”瘦頭陀點了點頭。

　　韋小寶道：“是啊，你說何盛跟許雪亭爭風喝醋，爭著要討好夫人，于是這何盛就把許雪亭殺了，夫人很是喜歡，又說教主給蒙在鼓里，甚麼也不知道。你說青龍使給何盛殺了，房里地下有一把刀，那把刀是何盛的，是不是？你說過沒有？”瘦頭陀點了點頭，道：“不過前面……”韋小寶道：“你既已說過，也就是了。”其實瘦頭陀說過的，只是後半截，前半截卻是韋小寶加上去的。瘦頭陀這一點頭，倒似整篇話都是他說的了。韋小寶道：“你說青龍門、赤龍門、黃龍門、黑龍門，還有我的白龍門，大家打得一塌胡塗，教主已然失了權柄，毫無辦法鎮壓，是不是？”瘦頭陀點點頭。

　　韋小寶道：“你說神龍島上眾人造反，教主和夫人給捉了起來，夫人全身衣服給脫得精光，在島上游行示眾。教主的胡子給人拔光了，給倒吊著挂在樹上，已有三天三夜沒喝水，沒吃飯。這些說話，你現今當然不肯認了，是不是？”對這句問話，點頭也不是，搖頭也不是，瘦頭陀滿臉通紅，皮膚中如要滲出血來。韋小寶道：“現下你當然要賴，不肯承認說過這些話，是不是？”瘦頭陀怒道：“我沒說過。”韋小寶道：“你說你跟教主動上了手，你踢了教主兩腳，打了教主三下耳光，不過教主武功比你高，你打不過，于是給教主綁起來投入大海，是不是？你說本教已鬧得天翻地覆，一塌胡塗。一大半人都已給教主綁了投入大海。余下的你殺我，我殺你。教主和夫人已經糟糕之極，就算眼下還沒死，那也活不長久了，是不是？”瘦頭陀道：“我……我……我……”他給韋小寶弄得頭暈腦脹，不知如何回答才是。他确是說過他打不過教主，給教主綁起來投入大海，也說過神龍島上五龍門自相殘殺，一塌胡塗，但跟韋小寶的話卻又頗不相同。

　　韋小寶道：“啟稟教主：屬下本要率領水師船只，前赴遼東，去轟羅剎國的龍脈，不過船只駛到這里，屬下記挂著教主和夫人，還有那個方姑娘，屬下本想……本想娶她為妻的，也想瞧瞧她，最好能求得教主和夫人准我將她帶了去。于是吩咐海船緩緩駛近，就算遠遠向島上望上幾眼，也是好的。要是能見到教主和夫人一眼……”洪夫人微笑道：“還有那個方姑娘。”韋小寶道：“是，這是屬下存了自私之心，沒有一心一意對教主和夫人盡忠，實在該死。”洪教主點了點頭，道：“你再說下去。”

　　韋小寶道：“哪知道在海中救起了瘦頭陀，不知他存了甚麼心眼，竟滿口咒詛教主和夫人。屬下也是胡塗得緊，一聽之下，登時慌了手腳，恨不得插翅飛上神龍島來，站在教主和夫人身畔，和眾叛徒一決死戰。屬下當時破口大罵，說道當日教主鄭重吩咐過的，過去的事不能再算倒帳，連提也不能再提，怎可懷恨在心，又來反叛教主？屬下只記挂著教主和夫人的危險，心想教主給叛徒倒吊了起來，夫人給他們脫光了衣衫，那是一刻也挨不得的。我真胡塗該死，全沒想教主神通廣大，若是有人犯上作亂，教主伸出幾根手指，就把他們像螞蟻一般捏死了，哪有會給叛徒欺辱之理？不過屬下心中焦急，立即命所有戰船一起出海，攻打神龍島。我吩咐他們說：島上的好人都已給壞人拿住了，如果有人出來抵抗，你們開炮轟擊便是。一上了岸，快快查看，有沒有一位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又像玉皇大帝、又像神仙菩薩的一位老人家，那就是神龍教洪教主，大家要聽他指揮。屬下又說，島上所有女子，一概不可得罪，尤其那位如花似玉、相貌美麗、好像天仙下凡的年輕姑娘，那是洪夫人，大家更須恭恭敬敬。”洪夫人格格一笑，說道：“照你說來，你派兵攻打神龍島，倒全是對教主的一番忠心？你不但無過，反而有功？”韋小寶道：“屬下功勞是一點也沒有的，只不過見到教主和夫人平平安安的，幾個掌門使仍是忠心耿耿，好好的服侍教主和夫人，心中就高興得很。屬下第一盼望的，是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第二件事是要本教人人盡忠報國，教主說甚麼，大家就去干甚麼。第三件……第三件……”洪夫人笑道：“第三件是要方姑娘給你做老婆。”

　　韋小寶道：“這是一件小事，屬下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只要盡力辦事，討得教主和夫人的歡心，教主和夫人自然也不會虧待部下。”洪安通點點頭，說道：“你這張嘴确是能說會道，可是你說挂念我和夫人，為甚麼自己卻不帶兵上神龍島來？為甚麼只派人開炮亂轟，自己卻遠遠的躲在後面？”

　　這一句話卻問中了要害，韋小寶張口結舌，一時無話回答，知道這句話只要答得不盡不實，洪教主一起疑心，先前的大篇謊話固然全部拆穿，連小命也必不保，情急之下，只得說道：“屬下罪該萬死，實在是對教主和夫人不夠忠心。我聽瘦頭陀說起島上眾人如何凶狠，連教主和夫人也捉了，屬下害怕得很。上次……上次他們背叛教主，都是屬下壞了他們的大事，倘若給他們再拿到，非抽我的筋，剝我的皮不可。屬下怕死，因此遠遠躲在後面，只是差了手下的兵將來救教主和夫人，這個……這個……實在是該死之至。”洪教主和夫人對望了一眼，緩緩點頭，均想這孩子自承怕死，可見說話非虛。洪教主道：“你這番話是真是假，我要慢慢查問。倘若得知你是說謊，哼哼，你自己明白。”韋小寶道：“是！教主和夫人要如何處罰，屬下心甘情愿，可是千萬不能將屬下交在胖頭陀、瘦頭陀、陸高軒他們手里。這一次……這一次他們安排巧計，騙得清兵炮轟神龍島，害死了不少兄弟姊妹，定有重大陰謀。屬下看來，這陸高軒定是想做陸教主。他在云南時說：我也不要甚麼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只要享他五十年福，也就夠得很了……”陸高軒怒叫：“你，你……”揮掌便向韋小寶後心拍來。

　　無根道人搶上一步，伸掌拍出，砰的一聲，陸高軒被震得退後兩步。無根道人卻只身子一晃，喝道：“陸高軒，你在教主座前，怎敢行凶傷人？”陸高軒臉色慘白，躬身道：“教主恕罪，屬下聽這小子捏造謊言，按捺不住，多有失禮。”洪教主哼了一聲，對韋小寶道：“你且下去。”對無根道人道：“你親自看管他，不許旁人傷害，可也不能讓他到處亂走。你別跟他說話。這小孩兒鬼計多端，須得加意留神。”無根道人躬身答應。此後數日，韋小寶日夜都和無根道人住在一間艙房，眼見每天早晨太陽從右舷伸起，晚間在左舷落下，坐船逕向北行。起初一兩天，他還盼望施琅和黃甫的水師能趕了上來，搭救自己，到得後來，也不存這指望了，心想：“我一番胡說八道，教主和夫人已信了九成，只不過我帶兵把神龍島轟得一塌胡塗，就算出于好心，總也不免有罪。幸虧那矮冬瓜扮了浮尸來騙我，是教主自己想出來的計策，否則他一怒之下，多半會將矮冬瓜和我兩個一起殺了，煮他一鍋小寶冬瓜湯。”又想：“這船向北駛去，難道是往遼東麼？”

　　向無根道人問了幾次，無報道人總是答道：“不知道。”韋小寶逗他說話，無根道人道：“教主吩咐，不可跟你說話。”又不許他走出艙房一步。韋小寶好生無聊，又想：“方怡這死妞明明在這船里，卻又不來陪伴老子散心解悶。”想起這次被神龍教擒獲，又是為方怡所誘，心道：“老子這次若能脫險，以後再向方怡這小娘皮瞧上一眼，老子就不姓韋。上過兩次當，怎麼再上第三次當？”但想到方怡容顏嬌艷，神態柔媚，心頭不禁怦然而動，轉念便想：“不姓韋就不姓韋，老子的爹爹是誰也不知道，又知道我姓甚麼？”戰船不停北駛，天氣越來越冷。無根道人內力深厚，倒不覺得怎樣，韋小寶卻冷得不住發抖，牙齒相擊，格格作響。又行幾日，北風怒號，天空陰沉沉地，忽然下起大雪來。韋小寶叫道：“這一下可凍死我也。”心想：“索額圖大哥送了我一件貂皮袍子，可惜留在大營，沒帶出來。唉，早知方怡這小娘皮要騙我上當，我就該著了貂皮袍子去抱她，也免得凍死在船中。冰凍白龍使，乖乖不得了。”船行到半夜，忽聽得叮咚聲不絕，韋小寶仔細聽去，才知是海中碎冰相撞，大吃一驚，叫道：“啊喲，不好！這只船要是凍在大海之中，豈不糟糕？”無根道人道：“大海里海水不會結冰，咱們這就要靠岸了。”韋小寶道：“到了遼東麼？”無根道人哼了一聲，不再答話。

　　次日清晨，推開船艙窗子向外張望，只見白茫茫地，滿海都是浮冰，冰上積了白雪，遠遠已可望到陸地。這天晚上，戰船駛到了岸邊拋錨，看來第二日一早便要乘小艇登陸。這一晚韋小寶思潮起伏，洪教主到底要如何處置自己，實在不易猜想，他似乎信了自己的說話，似乎又是不信，來到這冰天雪地，又不知甚麼用意。想了一會，也就睡著了。睡夢中忽見方怡坐在自己身邊，他伸出手去，一把摟住，迷迷糊糊間只聽得她說：“別胡鬧！”韋小寶道：“死老婆，我偏要胡鬧。”只覺方怡在懷中扭了幾扭，他似睡似醒，聽得懷中那人低聲道：“相公，咱們快走！”似乎是雙兒的聲音。韋小寶吃了一驚，登時清醒，覺得懷中确是抱著一個柔軟的身子，黑暗之中，卻瞧不見是誰，心想：“是方怡？是洪夫人？”這戰船之上，便只兩個女子，心想：“管他是方怡還是洪夫人，親個嘴再說，先落得便宜！”將懷中人兒板過身來，往她嘴上吻去。那人輕輕一笑，轉頭避開。這一下笑聲雖輕，卻聽得明明白白，正是雙兒。韋小寶又驚又喜，在她耳邊低聲問道：“雙兒，你怎麼來了？”雙兒道：“咱們快走，慢慢再跟你說。”韋小寶笑道：“我凍得要死，你快鑽進我被窩來，熱呼熱呼。”雙兒道：“唉，好相公，你就是愛鬧，也不想想這是甚麼時候。”韋小寶緊緊摟住了她，問道：“逃到哪里去？”雙兒道：“咱們溜到船尾，划了小艇上岸，他們就算發覺了，也追不上。”韋小寶大喜，低聲叫道：“妙計，妙計！啊喲，那個道士呢？”雙兒道：“我偷偷摸進船艙，已點了他穴道。”兩人悄悄溜出船艙。一陣冷風扑面，韋小寶全身幾要凍僵，忙轉身入艙，剝下無根道人身上道袍，裹在自己身上。其時鉛云滿天，星月無光，大雪仍下個不止。兩人溜到後梢，耳聽得四下無聲，船已下錨，連掌舵的舵手也都入艙睡了。雙兒拉著韋小寶的手，一步步走到船尾，低聲道：“我先跳下去，你再下來！”提一口氣，輕輕躍入系在船尾的小艇。韋小寶向下一望，黑沉沉地有些害怕，當即閉住眼睛，涌身跳下。雙兒提起雙掌，托住他背心後臀，在艇中轉了個圈子，卸去了落下的力道，這才將他放下。

　　忽聽得船艙中有人喝問：“甚麼人？”正是洪教主的聲音。韋小寶和雙兒都大吃一驚，伏在艇底，不敢作聲。忽聽得嗒的一聲，艙房窗子中透出了火光，雙兒知道洪教主已聽見聲息，點火來查，忙提起艇中木槳，入水扳動。只扳得兩下，洪教主已在大聲呼喝：“是誰？不許動！”跟著小艇一晃，卻不前進，原來心慌意亂之下，竟忘了解開系艇的繩索。韋小寶急忙伸手去解，触手冰冷，卻是一條鐵鏈系著小艇，只聽大船中好幾人都叫了起來：“白龍使不見了！”“這小子逃走了！”“逃到哪里去了？快追，快追！”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用力揮去，刷的一聲，斬斷鐵鏈，小艇登時沖了出去。這一聲響過，洪教主、洪夫人、胖瘦二頭陀、陸高軒等先後奔向船尾。冰雪光芒反映之下，見到小艇离大船已有數丈。洪教主一伸手，在船邊上抓下一塊木頭，使勁向小艇擲去。他內力雖強，但木頭終究太輕，飛到离小艇兩尺之處，拍的一聲，掉入了海中。初時陸高軒、胖頭陀等不知教主用意，不敢擅發暗器，只怕傷了白龍使，反而受責，待見教主隨手抓下船舷上的木塊擲擊，才明白他心思，身邊帶有暗器的便即取出發射。只是這麼緩得片刻，小艇又向前划了兩丈，尋常細小暗器都難以及遠，遍生弓箭、鋼鏢、飛蝗石等物又不就手，眾人發出的袖箭、毒針等物，紛紛都跌入了海中。瘦頭陀說道：“這小子狡猾得緊，我早知他不是好人，早就該一刀殺了。留著他自找麻煩。”洪教主本已怒極，瘦頭陀這幾句風涼話，顯是譏刺自己見事不明，左手伸出，抓住他後頸，叫道：“快去給我捉他回來。”左手一舉，將瘦頭陀提在空中，右手抓住了他後臀，喝道：“快去！”雙臂一縮，全身內力都運到了臂上，往前送出。

　　瘦頭陀一個肉球般的身子飛了出去，直向小艇沖來。雙兒拚力划槳。韋小寶大叫：“啊喲，不好！人肉炮彈打來了！”叫聲未畢，扑通一聲，瘦頭陀已掉入海中。他落海之處與小艇只相差數尺，瘦頭陀一涌身，左手已抓住了艇邊。雙兒舉起木槳，用力擊下，正中他腦袋。瘦頭陀忍痛，哼了一聲，右手又已抓住艇邊。雙兒大急，用力再擊了下去，拍的一聲大響，木槳斷為兩截，小艇登時在海中打橫。瘦頭陀頭腦一陣昏暈，搖了搖頭。韋小寶匕首划出，瘦頭陀右手四根手指齊斷，劇痛之下，再也支持不住，右手松開，身子在海中一探一沉，大叫大罵。

　　雙兒拿起剩下的一柄槳，用力扳動，小艇又向岸邊駛去。駛得一會，离大船已遠，眼見是追不上了。大船上只有一艘小艇，洪教主等人武功再高，在這寒冷徹骨的天時，卻也不敢跳入水中游水追來，何況人在水中游泳，再快也追不上船艇。韋小寶拿起艇底一塊木板幫著划水，隱隱聽得大船上眾人怒聲叫罵，又過一會，北風終于掩沒了眾人的聲息。韋小寶吁了口氣，說道：“謝天謝地，終于逃出來了。”兩人划了小半個時辰，這才靠岸。

　　雙兒跳入水中，海水只浸到膝蓋，拉住艇頭的半截鐵鏈，將小艇扯到岸旁，說道：“行了！”韋小寶涌身一跳，便上了岸，叫道：“大功告成！”雙兒嘻嘻一笑，退開幾步，笑道：“相公，你別胡鬧。咱們可得快走，別讓洪教主他們追了上來。”韋小寶吃了一驚，皺起眉頭，問道：“這是甚麼鬼地方？”四下張望，但見白雪皚皚的平原無邊無際，黑夜之中，也瞧不見別的東西。雙兒道：“真不知這是甚麼地方，相公。你說咱們逃去哪里才好？”韋小寶冷得只索索發抖，腦子似乎也凍僵了，竟想不出半條計策，罵道：“他奶奶的，都是方怡這死小娘皮不好，害得我們凍死在這雪地里。”雙兒道：“咱們走罷，走動一會，身子便暖和些。”兩人攜著手，便向雪地中走去。雪已積了一尺來厚，一步踏下去，整條小腿都淹沒了，拔腳跨步，甚是艱難。韋小寶走得雖然辛苦，但想洪教主神通廣大，定有法子追上岸來。這雪地中腳印如此之深，又逃得到哪里去？就算逃出了幾天，多半還是會給追到，因此上片刻也不敢停留，不住趕路，隨即問起雙兒怎麼會在船里。

　　原來那日韋小寶一見到方怡，便失魂落魄的趕過去敘話，雙兒跟隨在艇中。待得他失手遭擒，人人都注目于他，雙兒十分機警，立即在後梢躲了起來。這艘戰船是洪教主等從清兵手里奪過來的，舵師水手都是清兵，她穿的本是驍騎營官兵服色，混在官兵之中，誰也沒發覺。直到戰船駛到岸邊，她才半夜里出來相救。韋小寶大贊她聰明機靈，說道：“方怡這死妞老是騙我、害我，雙兒這乖寶貝總是救我的命。我不要她做老婆了，要你做老婆。”雙兒忙放開了手，躲開幾步，說道：“我是你的小丫頭，自然一心一意服侍你。”韋小寶道：“我有了你這個小丫頭，定是前世敲穿了四七二十八個大木魚，翻爛了三七二十一部四十二章經，今生才有這樣好福氣。”雙兒格格嬌笑，說道：“相公總是有話說的。”

　　走到天明，离海邊已遠，回頭一望，雪地里兩排清清楚楚的腳印，遠遠伸展出去。再向前望，平原似乎無窮無盡。洪教主等人雖沒追來，看來也不過是遲早之間而已。韋小寶心中發愁，說道：“咱們就算再走十天十晚，還是會給他們追上了。”雙兒指著右側，說道：“那邊好像有些樹林，咱們走進了林中，洪教主他們就不易找了。”韋小寶道：“如果是樹林就好了，不過看起來不大像。”

　　兩人對准了那一團高起的雪丘，奮力快步走去，走了一個時辰，已經看得清楚，只不過是大平原上高起的一座小丘，并非樹林。韋小寶道：“到了小丘之後瞧瞧，或許有地方可以躲藏。”他走到這時，已氣喘吁吁，十分吃力。又走了半個時辰，來到小丘之後，只見仍是白茫茫的一片，就如是白雪舖成的大海，更無可以躲藏之處。韋小寶又疲又餓，在雪地上躺倒，說道：“好雙兒，你如不給我抱抱，親個子鄔，我再也沒力氣走路了。”雙兒紅了臉，欲待答應，又覺此事十分不妥，正遲疑間，忽聽得身後忽喇一響。兩人回過頭來，見七八只大鹿從小丘後面轉將出來。韋小寶喜道：“肚子餓死啦！你有沒法子捉只鹿來，殺了烤鹿肉吃？”雙兒道：“我試試看。”突然飛身扑出，向幾頭大鹿沖去。那知梅花鹿四腿極長，奔躍如飛，一轉身便奔出了數十丈，再也追趕不上。雙兒搖了搖頭，說道：“追不上的。”這些梅花鹿卻并不畏人，見雙兒止步，又回過頭來。韋小寶道：“咱們躺在地下裝死，瞧鹿兒過不過來。”雙兒笑道：“好，我就試試看。”說著便橫身躺在雪地里。韋小寶道：“我已經死了，我的老婆好雙兒也已經死了。我們兩個都已經埋在墳里，再也動不了啦。我跟好雙兒生了八個兒子，九個女兒。他們都在墳前大哭，大叫我的爹啊，我的媽啊……”雙兒噗哧一笑，一張小臉羞得飛紅，說道：“誰跟你生這麼多兒子女兒！”韋小寶道：“好！八個兒子、九個女兒太多，那麼各生三個罷！”雙兒笑道：“不……”

　　幾頭梅花鹿慢慢走到兩人身邊，似乎十分好奇。動物之中，鹿的智慧甚低，遠不及犬馬狐狸，因此成語中有“蠢如鹿豕”的話。幾頭梅花鹿低下頭來，到韋小寶和雙兒的臉上擦擦嗅嗅，叫了幾聲。韋小寶叫道：“翻身上馬，狄青降龍！”彈身躍起，坐上了鹿背，舉手緊緊抓住鹿角。雙兒輕輕巧巧的也躍上了一頭梅花鹿之背。

　　群鹿受驚，撒蹄奔躍。雙兒叫道：“你用匕首殺鹿啊。”韋小寶道：“不忙殺，騎鹿逃命，洪教主便追不上了。”雙兒道：“是，對極。不過可別失散了。”她擔心兩頭鹿一往東竄，一向西奔，那可糟糕。幸好梅花鹿性喜合群，八頭大鹿聚在一起奔跑，奔得一會，又有七八頭大鹿過來合在一起。梅花鹿身高腿長，奔跑起來不輸于駿馬，只是騎在鹿背，顛簸極烈。群鹿向著西北一口氣沖出數里，這才緩了下來，背上騎了人的兩頭鹿用力跳躍，想將二人拋下，但韋小寶和雙兒緊緊抓住了鹿角，說甚麼也拋不下來。韋小寶叫道：“一下鹿背，再上去可就難了，咱們逃得越遠越好。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活鹿難追。”這一日兩人雖然餓得頭暈眼花，仍是緊緊抱住鹿頸，抓住鹿角，任由鹿群在茫茫無際的雪原中奔馳。兩人知道鹿群多奔得一刻，便离洪教主等遠了一些，同時雪地中也沒了二人的足印。傍晚時分，鹿群奔進了一座森林。韋小寶道：“好啦，下來罷！”拔出匕首，割斷了胯下雄鹿的喉頭。那頭鹿奔得幾步，摔倒在地。雙兒道：“一頭鹿夠吃的了。饒了我那頭鹿罷。”從鹿背上躍了下來。韋小寶筋疲力盡，全身骨骼便如要盡數散開，躺在地下只是喘氣，過了一會，爬在雄鹿頸邊，嘴巴對住了創口，骨嘟骨嘟的喝了十幾口熱血，叫道：“雙兒，你來喝。”大量鹿血入肚，精神為之一振，身上也慢慢感到了暖意。雙兒喝過鹿血，用匕首割了一條鹿腿，拾了些枯枝，生火燒烤，說道：“鹿啊鹿，你救了我們性命，我們反而將你殺來吃了，實在對不住得很。”

　　兩人吃過烤鹿腿，更是興高采烈。韋小寶道：“好雙兒，我跟你在這樹林中做一對獵人公、獵人婆，再也不回北京去啦。”雙兒低下了頭，說道：“相公到哪里，我總是跟著服侍你。你回到北京做大官也好，在這里做獵人也好，我總是你的小丫頭。”韋小寶眼見火光照射在她臉上，紅扑扑地嬌艷可愛，笑道：“那麼咱們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呢？”雙兒“啊”的一聲，一躍上了頭頂松樹，笑道：“沒有，沒有。”兩人蜷縮在火堆之旁，睡了一夜。次日醒來，雙兒又燒烤鹿肉，兩人飽餐一頓。韋小寶的帽子昨日騎在鹿背上奔馳之時掉了，雙兒剝下鹿皮，給他做了一頂。

　　韋小寶道：“昨日奔了一天，洪教主他們不容易尋到我們了，不過還是有些危險。最好騎了梅花鹿再向北奔得三四天，那麼我韋教主跟你雙兒夫人就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了。”雙兒笑道：“甚麼雙兒夫人的，可多難聽？再要騎鹿，那也不難，這不是鹿群過來了嗎？”果然見到二十余頭大鹿小鹿自東邊踏雪而來，伸高頭頸，嚼吃樹上的嫩葉。這森林中人跡罕至，群鹿見了二人竟毫不害怕。雙兒道：“鹿兒和善得很，最好別多傷他們性命。昨天這頭大鹿，已夠我們吃得十幾天了。”在死鹿身上斬下幾大塊鹿肉，用鹿皮索兒綁了起來，與韋小寶分別負在背上，慢慢向群鹿走去。韋小寶伸手撫摸一頭大鹿，那鹿轉過頭來，舐舐他臉，毫無驚惶之意。韋小寶叫道：“啊喲，這鹿兒跟我大功告成。”雙兒格的一笑，說道：“你先騎上去罷。”兩人縱身上了鹿背，兩頭鹿才吃驚縱跳，向前疾奔。

　　群鹿始終在森林之中奔跑。兩人抓住鹿角，控制方向，只須向北而行，便和洪教主越离越遠。韋小寶這時已知騎鹿不難，騎了兩個多時辰，便和雙兒跳下地來，任由群鹿自去。如此接連十余日在密林中騎鹿而行。有時遇不上鹿群，便緩緩步行，餓了便吃烤鹿肉。兩人身上原來的衣衫，早在林中給荊棘勾得破爛不堪，都已換上了雙兒新做的鹿皮衣褲，連鞋子也是鹿皮做的。這一日出了大樹林，忽聽得水聲轟隆，走了一會，便到了一條大江之畔，只見江中水勢洶涌，流得甚急。兩人在密林中耽了十幾日，陡然見到這條大江，胸襟為之大爽。沿江向北走了幾個時辰，忽然見到三名身穿獸皮的漢子，手持鋤頭鐵叉，看模樣似是獵人。韋小寶好久沒見生人，心中大喜，忙迎上去，問道：“三位大哥，你們上哪里去？”

　　一名四十來歲的漢子道：“我們去牡丹江趕集，你們又去哪里？”口音甚是怪异。韋小寶道：“啊喲，牡丹江是向那邊去嗎？我們走錯了，跟著三位大哥去，那再好不過了。”當下和三人并排而行，有一搭沒一搭的撩他們說話。原來三人是通古斯人，以打獵挖參為生，常到牡丹江趕集，跟漢人做生意，因此會說一些漢話。到得牡丹江，卻是好大一個市集。韋小寶身邊那大疊銀票一直帶著不失，邀那三個通古斯人去酒舖喝酒。正飲之間，忽聽得鄰桌有人說道：“你這條棒槌兒，當然也是好得很了，上個月有人從呼瑪爾窩集山那邊下來……”韋小寶和雙兒聽到“呼瑪爾窩集山”，心中都是一凜，對望了一眼，齊向說話之人瞧去，見是兩個老漢，正在把玩一條帶葉的新挖人參。韋小寶取出一錠銀子，交給酒保，吩咐多取酒肉，再切一大盤熟牛肉，打兩斤白酒，送去鄰桌。兩名老參客大為奇怪，不知這小獵人何以如此好客，當下連聲道謝。韋小寶過去敬了幾杯酒，以他口才，三言兩語之間，便打聽到了呼瑪爾窩集山的所在，原來此去向北，尚有兩三千里，那兩個參客也從來沒去過。韋小寶把雙兒叫過去，要她說了些地圖上其餘山川的名字。兩名老參客一一指點，方位遠近，果與地圖上所載絲毫無錯。酒醉飯飽之後，與通古斯人及參客別過，韋小寶尋思：“那鹿鼎山原來离此地還有好幾千里，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妨就去將寶貝掘了來。”其實掘不掘寶，他倒并不怎麼在乎，內心深處，實在是害怕跟洪教主、瘦頭陀一伙人遇上。洪教主等人在南，倘若再往北兩三千里，洪教主是無論如何找不到自己了，又想：“我跟雙兒在荒山野岭里等他十年八年，洪教主非死不可，難道他真的還能他媽的壽與天齊？”當下去皮舖買了兩件上好的貂皮襖，和雙兒分別穿了，生怕給洪教主追上，貂皮襖外仍是罩上粗陋鹿皮衣，用煤灰涂黑了臉，就算追上了，也盼望他認不出來。雇了一輛大車，一路向北。在大車之中，跟雙兒談談說說，偶爾“大功告成”，其樂融融。坐了二十余日大車，越是向北，越加寒冷，道上冰封雪積，大車已不能通行。兩人改乘馬匹，到得後來，連馬也不能走了，便在密林雪原中徒步而行。好在韋小寶尋寶為名，避難是實，眼見窮山惡水，四野無人，心中越覺平安。雙兒記心甚好，依循地圖上所繪方位，慢慢向北尋去，遇到獵人參客，便打聽地名，與圖上所載印證。

　　地圖上有八個四色小圈，便是鹿鼎山的所在，地當兩條大江合流之處，這一日算來相距該已不遠。兩人在一座大松林中正攜手而行，突然間東北角上砰的一聲大響，卻是火器射擊之聲。韋小寶驚道：“啊喲，不好，洪教主追來了。”忙拉著雙兒，躲入樹後長草叢中，接著聽得十余人呼喝號叫，奔將過來，跟著又有馬蹄聲音。

　　韋小寶所怕的只是洪教主追來，將他擒住，抽筋剝皮，這時聽聲音似與洪教主無關，稍覺放心，從草叢中向外望去，只見十余名通古斯獵人狂呼急奔。忽聽得砰砰砰之聲不絕，數名獵人摔倒在地，滾了幾滾，便即死去，身上滲出鮮血。韋小寶握住雙兒的手，心想：“這是外國鬼子的火槍。”馬蹄聲響，七八騎馬沖將過來，馬上所乘果然都是黃須碧眼的外國官兵，一個個身材魁梧，神情凶惡，有的拿著火槍，有的提了彎刀亂砍，片刻之間，便將余下的通古斯獵人盡數砍死。外國官兵哈哈大笑，跳下馬來，搜檢獵人身上的物事，取去了幾張貂皮、六七只銀狐，嘰哩咕嚕的說了一陣，上馬而去。韋小寶和雙兒耳聽得馬蹄聲遠去，才慢慢從草叢中出來，看眾獵人時，已沒一個活口。兩人面面相覷，從對方眼睛之中，都看到了恐懼之極的神色。韋小寶低聲道：“這些外國鬼子是強盜。”雙兒道：“比強盜還凶狠，搶了東西，還殺人。”韋小寶突然想起一事，說道：“怎麼會有外國強盜？難道吳三桂已經造反了嗎？”他知吳三桂和羅剎國有約，云南一發兵，羅剎國就從北進攻，此刻突然見到許多外國兵，莫非數十日來不聞外事，吳三桂已經動手了？想到吳三桂手下兵馬眾多，不禁為小玄子擔憂，望著地下一具具尸體，只是發愁。雙兒歎道：“這些獵人真可怜，他們家里的父母妻子，這時候正在等他們回去呢。”韋小寶唔了一聲，突然道：“我要見小皇帝去。”雙兒大為奇怪，問道：“見小皇帝？”韋小寶道：“不錯。吳三桂起兵造反，小皇帝定有許多話要跟我商量，就算我想不出甚麼主意，跟他說話解解悶也是好的。咱們這就回北京去。”雙兒道：“鹿鼎山不去了？”

　　韋小寶道：“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他雖貪財，但積下的金銀財寶說甚麼也已花不完，想到鹿鼎山與小玄子的龍脈有關，實在不想去真的發掘，只怕一掘之下，就此害了小玄子的性命。他找出八部四十二章經中的碎羊皮，將之拼湊成圖，查知圖上山川的名字，一直很是熱心，但真的來到鹿鼎山，忽然害怕起來，只盼找個甚麼借口，离得越遠越好。若說全是為了顧全對康熙的義氣，卻也未必，只是“鹿鼎山掘寶”這件事實在太大，他身邊只雙兒一人，事到臨頭，不免膽怯，倘若帶著數千名驍騎營官兵，說不定已經大叫：“他奶奶的，兵發鹿鼎山去者！”

　　雙兒沒甚麼主意，自然唯命是從。韋小寶道：“咱們回北京，可別跟外國強盜撞上了，還是沿著江邊走，瞧有沒有船。”當下穿出樹林，折向東行。

　　走到下午，到了一條大江之畔，遠遠望見有座城寨。韋小寶大喜，心想：“到了城中，雇船也好，乘馬也好，有錢就行。”當下快步走去。行出數里，又見到一條大江，自西北蜿蜒而來，與這條波濤洶涌的大江會合。雙兒忽道：“相公，這便是阿穆爾河跟黑龍江了，那……那……那里便是鹿鼎山啊。”說著伸手指著那座城寨。韋小寶道：“你沒記錯麼？這可巧得很了。”雙兒道：“地圖上的的确确是這樣畫的，不過圖上只是八個顏色圈兒，卻沒說有座城寨。”韋小寶道：“鹿鼎山上有座城寨，真是古怪得緊。我看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咱們還是別去。”雙兒道：“甚麼不大靠得住？”韋小寶道：“你瞧，城頭上有朵妖云，看來城中有個大大的妖怪。”雙兒嚇了一跳，忙道：“啊喲！我是最怕妖怪的了，相公，咱們快走。”

　　便在此時，只聽得馬蹄聲響，數十騎馬沿著大江，自南而來。四周都是平原，無處可以躲藏，韋小寶一拉雙兒，兩人從江岸滾了下去，縮在江邊的大石之後，過不多時，便見一隊馬隊疾馳而過，騎在馬上的都是外國官兵。

　　韋小寶伸了伸舌頭，眼望著這隊外國兵走進城寨去了，說道：“可不是嗎？我說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果然不錯。原來這不是妖云，是外國番云。”

　　雙兒道：“咱們好容易找到了鹿鼎山，哪知道這座山卻教外國強盜占了。”韋小寶“啊喲”一聲，跳起身來，叫道：“糟糕，糟糕！”雙兒見他臉色大變，忙問：“怎麼？”韋小寶道：“外國強盜一定知道了地圖中的秘密，否則怎麼會找到這里？這批寶藏和龍脈可都不保了。”雙兒從沒聽他說過寶藏和龍脈之事，但那幅地圖砌得如此艱難，也早想到鹿鼎山必定事關重大，眼見他眉頭深皺，勸道：“相公，既然給外國兵先找到了，那也沒法子啦。外國強盜有火器，凶惡得緊，咱兩個斗他們不過的。”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這可奇怪了，咱們的地圖拼成之後，過不了幾天就燒了，怎會泄漏了機密？這些外國強盜是不是已掘了寶藏，破了小皇帝的龍脈，非得查個明明白白不可。”想到適才外國兵在樹林中殺人的凶狠殘忍模樣，不由得打個寒噤，沉吟道：“我想去鹿鼎山探查清楚，就是太過危險，得想個法兒才好。好雙兒，咱們等到天黑才去，那就不容易給鬼子發覺。”

## 第三十六回　犵鳥蠻花天萬里　朔云邊雪路千盤

　　兩人吃了些鹿肉干，便躺在江岸邊休息，等到二更時分，悄悄走向城寨。四下里寂靜無聲，這一晚月色甚好，望見那城寨是用大木材和大石塊建成，方圓著實不小，決非一朝一夕之功。韋小寶心想：“這城寨早就建在這里了，并非有人偷看了我地圖，告知了羅剎人，再到這里來建城。”眼見自己和雙兒的影子映在地下，不禁栗栗危懼，暗想城頭若有羅剎兵守著，幾槍打來，韋小寶變成韋死寶了。當下扯了扯雙兒，伏低身子，察看動靜。只見城寨東南角上有座小木屋，窗子中透出火光，看來是守兵所住。韋小寶在雙兒耳邊低聲道：“咱們到那邊瞧瞧。”兩人慢慢向那木屋爬去。

　　剛到窗外，忽聽得屋內傳出幾下女子的笑聲，笑得甚為淫蕩。韋小寶和雙兒對望一眼，均感奇怪：“怎麼有女人？”韋小寶伸眼到窗縫上張望。當地天寒風大，窗縫塞得密密的，甚麼都瞧不見，屋內卻不斷傳出人聲，一男一女，又說又笑，嘰哩咕嚕的一句也不懂。韋小寶知道這雙羅剎男女在不干好事，心中一動，伸臂將雙兒摟在懷里，雙兒聽到屋內的聲音，似懂非懂，隱隱知道不妥，給韋小寶摟住後，生怕給屋內之人發覺，不敢稍動。韋小寶得其所哉，左臂更摟得緊了些，右手輕輕撫摸她臉蛋。雙兒身子一軟，靠在他懷里。不料地下結滿了冰，韋小寶得趣忘形，足下一滑，站立不定，砰的一響，腦袋重重撞在木窗之上，忍不住“啊喲”一聲，叫了出來。

　　屋內聲音頓歇，過了一會，一個男子聲音喝問起來。韋小寶和雙兒伏在地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聽得門閂拔下，木門推開，一人手提燈籠，向門外照看。韋小寶輕躍而起，挺匕首戮入了他胸膛。那人哼也沒哼，便即軟軟的癱了下去。雙兒搶先入屋，只見房中空空蕩蕩地不見有人，奇道：“咦，那女人呢？”韋小寶跟著進來，見房中有一張炕，一張木桌，一只木箱，桌上點了一枝熊脂蜡燭，那女人卻已不知去向，說道：“快找，別讓她去報訊。”眼見房中除了大門之外，別無出路。他將死人拉了進來，關上大門。見那死人是個外國兵士，下身赤裸，沒穿褲子。

　　韋小寶抬頭向梁上一望，不見有何异狀，說道：“一定是在這里。”搶到箱邊，揭開箱蓋，跟著身子向旁一閃，以防那羅剎女人在箱里開槍。過了一會，不見動靜。雙兒道：“箱子里也沒有，這可真奇了。”

　　韋小寶走近看時，見箱中放滿了皮毛，伸手一掏，下面也都是皮毛。忽然間聞到一陣濃香，顯是女子的脂粉香氣，說道：“這里有點兒靠不住。”將皮毛抓出來拋在地下，箱子底下赫然是個大洞，喜道：“在這里了！”

　　雙兒道：“原來這里有地道。”韋小寶道：“趕快得截住那羅剎女子。她一去報信，大隊外國強盜涌來，可乖乖不得了。”迅速脫下身上臃腫的皮衣，手持匕首，便從洞口鑽了進去。他對外國兵是很怕的，外國女人卻不放在心上。那地道斜而向下，只能爬行，他瘦小靈活，在地道中爬行特別迅捷，爬出十余丈，便聽得前面有聲。他手足加勁，爬得更加快了，前面聲音已隔得甚近，左手前探，用力去抓，碰到一條光溜溜的小腿。那女子一聲低叫，忙向前逃。韋小寶大喜，心想：“我如一劍刺死了你，不算英雄好漢。好男不與女斗，中國好男不與羅剎鬼婆斗。外國男鬼見得多了，外國女鬼是甚麼模樣，倒要好好瞧上一瞧。”將匕首插回劍鞘，沖前丈余，兩手抓住了那女子小腿。

　　那女子在地道中不能轉身，拚命向前爬行。這女子力氣著實不小，韋小寶竟拉她不住，反而給她拖得向前移了丈許。韋小寶雙足撐開，抵住了地道兩邊土壁，才不再給她拉前。突然之間，那女子用力一掙，韋小寶手上一滑，竟然給她掙脫。那女子迅即向前，韋小寶扑了上去，一把抱住她腰，突然頭頂空了，卻是到了一處較為寬敞的所在。那女子兩聲低笑，轉過頭來，向他吻去，黑暗之中，卻吻在他鼻子上。韋小寶只覺滿鼻子都是濃香，懷中抱著的那女子全身光溜溜地，竟然一絲不挂，又覺那女子反手過來，抱住了自己，心中一陣迷迷糊糊，聽得雙兒低聲問道：“相公，怎麼了？”韋小寶唔唔幾聲，待要答話，懷中那女子伸嘴吻住了他嘴巴，登時說不出話來。忽聽得頭頂有人說道：“我們得知總督來到雅克薩，因此趕來相會。”這句話鑽入耳中，宛似一桶冰水當頭淋將下來，說話之人，竟然便是神龍教洪教主。

　　怎麼洪教主會在頭頂？自己懷中抱著的這個羅剎女子，怎麼又如此風騷親熱？他生平所逢奇事著實不少，但今晚在這地道中的遭遇，卻是從所未有，匪夷所思。懷中抱的是溫香軟玉，心中想的是洪教主要抽筋剝皮。他膽戰心驚之下，急忙放開懷中女子，便欲轉身逃走，那知這女子竟緊緊摟住了他，不肯松手。韋小寶大急，在她耳邊說道：“嘰哩咕嚕，唏哩花拉，胡里胡塗。”這幾句杜撰羅剎話，只盼她聽得懂。那女子輕笑兩聲，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料想必是正宗羅剎話，跟著伸手過來，在他腮幫子上重重扭了一把。便在這時，聽得頭頂一個男人嘰哩咕嚕的說了一連串外國話。他聲音一停，另一人道：“總督大人說：神龍教教主大駕光臨，他歡迎得很，沒有過來迎接，很是失禮，請洪教主原諒。總督大人祝賀洪教主長命百歲，多福多壽，事事如意，盼望跟洪教主做好朋友，同心協力，共圖大事。”韋小寶心道：“這傳話的人沒學問，把‘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傳成了長命百歲，多福多壽。”

　　只聽洪教主道：“敝人祝賀羅剎國皇上萬壽無疆，祝賀總督大人福壽康宁，指日高升。敝人竭誠竭力，和羅剎國同心協力，共圖大事。從此有福共享，有難共當，雙方永遠不會背盟。”那傳話的人說了，羅剎國總督跟著又嘰哩咕嚕的說之不休。韋小寶在那女子身邊低聲問道：“你是誰？為甚麼不穿衣服？”那女子低聲笑道：“你是誰？為甚麼，衣服穿？”說著便來解韋小寶的內衣。韋小寶在這當口，哪有心情干這風流快活勾當？他聽過湯若望、南懷仁說中國話，這時聽這羅剎女子會說中國話，倒也不奇，忙道：“這里危險得很，咱們快出去。”那女子低聲道：“不動，不動！動了，就聽見了。”她說的雖是中國話，但語氣生硬，聽來十分別扭。韋小寶當下不敢稍動，耳聽得洪教主和那羅剎國總督商議，如何吳三桂在云南一起兵，雙方就夾攻滿清，所定方略，果然和那蒙古人大胡子罕帖摩所說全然一樣。說到後來，洪教主又獻一計，說道羅剎國若從遼東進攻，路程既遠，沿途清兵防守又嚴，不如從海道在天津登陸，以火器大炮直攻北京，當可比吳三桂先取北京。那總督大喜，連稱妙計，說洪教主如此忠心，將來一定划出中國幾省，立他為王。洪教主沒口子的稱謝。韋小寶又驚又怒，心想：“洪教主這家伙也是大漢奸，跟吳三桂沒半點分別。他這計策倒毒辣得很，我得去稟告小皇帝，在天津海口多裝大炮，羅剎國兵船來攻，就砰彭，砰彭，轟他媽的。”

　　只聽洪教主說道：“總督大人遠道來到中國，我們沒甚麼好東西孝敬，這里是大東珠一百顆，貂皮一百張，人參一百斤，送給總督大人，另外還有貢品，呈給羅剎國皇上。”韋小寶聽到這里，心道：“這老狗居然備了這許多禮物，倒也神通廣大。”突然覺得臉上一熱，那女子將臉頰貼了過來，跟著又覺她伸手來自己身上摸索。韋小寶低聲道：“你摸我，我也不客氣了。”伸手向她胸口摸去。那女子突然格的一聲，笑了出來。這一下笑聲頗為不輕，洪教主登時聽見了，但想總督大人房中藏了個女子，事屬尋常，當下詐作沒有聽見，說了幾句客套話，說道明天再行詳談，便告辭了出去。韋小寶突然聽得頭頂拍的一聲，眼前耀眼生光，原來自己和那女子摟抱著縮在一只大木箱中，箱蓋剛給人掀開。那女子嘻嘻嬌笑，跳出木箱，取一件衣衫披在身上，對韋小寶笑道：“出來，出來！”

　　韋小寶慢慢從木箱中跨了出來。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外國軍官手按佩劍，站在箱旁。那女子笑道：“還有一個！”雙兒本想躲在箱中，韋小寶倘若遇險，便可設法相救，聽她這麼說，也只得躍出。韋小寶見那女子一頭黃金也似的頭發，直披到肩頭，一雙眼珠碧綠，骨溜溜地轉動，皮色雪白，容貌甚是美麗，只是鼻子卻未免太高了一點，身材也比他高了半個頭。韋小寶從來沒見過外國女子，瞧不出她有多大年紀，料想不過二十來歲。她笑吟吟的瞧著韋小寶，說道：“你，小孩子，摸我，壞蛋，嘻嘻！”那總督沉著臉，嘰哩咕嚕的說了一會。那女子也是嘰哩咕嚕的一套。那總督神態恭敬，鞠了幾個躬。那女子又說起話來，跟著手指韋小寶。那總督打開門，又將那中國人傳譯叫了進來，一男一女不住口的說話。

　　韋小寶見屋中陳設了不少毛皮，榻上放了好幾件金光閃閃的女子衣服，看那女子露出雪白的一半酥胸，兩條小腿，膚光晶瑩，心想：“剛才把這女人抱在懷里，怎地只這麼馬馬虎虎的摸得幾下，就此算了？抓到一副好牌，卻忘了吃注。我可給洪教主嚇胡塗了。”忽聽那傳譯說道：“公主跟總督問你，你是甚麼人？”韋小寶奇道：“她是公主嗎？”那傳譯者道：“這位是羅剎國皇帝的御姊，蘇菲亞公主殿下，這位是高里津總督閣下，快快跪下行禮。”韋小寶心想：“公主殿下，那有這般亂七八糟的？”但隨即想到，康熙御妹建宁公主的亂七八糟，實不在這位羅剎公主之下，凡皇帝御姊御妹，必定美麗而亂七八糟，那麼這公主必是真貨了，于是笑嘻嘻的請了個安，說道：“公主殿下，你好，你真美貌之極，好像是天上仙女下凡。我們中國，從來沒有你這樣的美女。”蘇菲亞會說一些最粗淺的中國話，聽了韋小寶的說話，知是稱贊自己美麗，登時心花怒放，說道：“小孩子，很好，有賞。”走到桌邊，拉著抽屜，取了十幾枚金幣，放在韋小寶手里。韋小寶道：“多謝。”伸手過來，燭光之下，見到公主五根手指真如玉蔥一般，忍不住伸手抓住，放在嘴邊吻了一吻。那傳譯大驚，喝道：“不得無禮！”那知道吻手之禮，在西洋外國甚是通行，原是對高貴婦女十分尊敬的表示，韋小寶誤打誤撞，竟然行得對了。只不過吻手禮吻的是女子手背，他卻捉住了蘇菲亞公主的手掌，亂吮手指，顯得頗為急色。蘇菲亞格格嬌笑，竟不把手抽回。

　　蘇菲亞笑問：“小孩子，干甚麼的？”韋小寶道：“小孩子，打獵的。”突然門外一人朗聲說道：“這小孩子是中國皇帝手下的大臣，不可給他瞞過了。”正是洪教主的聲音。

　　韋小寶只嚇得魂飛天外，一扯雙兒的衣袖，便即向門外沖出。一推開門，只見洪教主雙手張開，攔在門口。雙兒跳起身來，迎面一拳。洪教主左手格開，右手一指己點在她腰里，雙兒嗯的一聲，摔在地下。

　　韋小寶笑道：“洪教主，你老人家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夫人呢，她也來了嗎？”洪教主不答，左手抓住了他後領，提進房來，說道：“啟稟公主殿下，總督大人：這人叫做韋小寶，是中國皇帝最親信的大臣，是皇帝的侍衛副總管、親兵都統、欽差大臣、封的是一等子爵。”那傳譯將這幾句話譯了。

　　蘇菲亞公主和總督臉上都現出不信的神色。蘇菲亞笑道：“小孩子，不是大臣。大臣，假的。”

　　洪教主道：“敝人有證据。”回頭吩咐：“把這小子的衣服取來。”只見陸高軒提了一個包袱進來，一打開，赫然是韋小寶原來的衣帽服飾。韋小寶大為驚奇：“這些衣服怎地都到了他手里？洪教主當真神通廣大。”洪教主吩咐陸高軒：“給他穿上了。”陸高軒答應了，抖開衣服，便給韋小寶穿上。這些衣衫連同黃馬褂，都在樹林中給荊棘扯破了，但穿在身上，顯然十分合身，戴上帽子和花翎，果然是個清廷大官。這些衣帽若不是韋小寶自己的，世上難有這等小號的大官服色。

　　韋小寶笑嘻嘻的道：“洪教主，你本事不小，我沿路丟掉衣衫，你就沿路的拾。”洪教主吩咐陸高軒：“搜他身上，看有甚麼東西。”韋小寶道：“不用你搜，我拿出來便是。”從懷里掏出一大疊銀票，數額甚巨。那總督在遼東已久，識得銀票，隨手翻了幾下，大為驚奇，對公主嘰哩咕嚕，似乎是說：“這小孩果然很有些來歷，身邊帶了這許多銀子。”洪教主道：“這小鬼狡獪得很，搜他的身。”陸高軒將韋小寶身邊所有物事盡數搜了出來，其中有一道康熙親筆所寫的密諭，著令：“欽差大臣、領內侍衛副大臣、兼驍騎營正黃旗滿洲都統、欽賜巴圖魯勇號、賜穿黃馬褂、一等子爵韋小寶前赴遼東一帶公干，沿途文武百官，聽候調遣。”這道諭旨上蓋了御寶。那傳譯用羅剎話讀了出來，蘇菲亞公主和高里津總督聽了，都嘖嘖稱奇。洪教主道：“啟稟公主：中國皇帝，是個小孩子，喜歡用小孩做大官。這個小孩，跟中國小皇帝游戲玩耍，會拍馬屁，會吹牛皮，小皇帝喜歡他。”

　　蘇菲亞不懂“拍馬屁、吹牛皮”是甚麼意思，問了傳譯之後，嘻嘻笑道：“我也喜歡人家拍馬屁，吹牛皮，”韋小寶登時大喜。洪教主的臉色卻十分難看。

　　蘇菲亞又問：“中國小皇帝，幾歲？”韋小寶道：“中國大皇帝，十七歲。”蘇菲亞笑道：“羅剎大沙皇，是我弟弟，也是小孩，二十歲，不是頭老子。”韋小寶一怔：“甚麼頭老子？啊，她說錯了，把老頭子說成頭老子。”便指指她，說道：“羅剎美麗公主，不是頭老子，很好。”指指自己，道：“中國大官，不是頭老子，很好！”指指洪教主，道：“中國壞蛋，是頭老子，不好！不好！”

　　蘇菲亞笑得彎下腰來。那羅剎國總督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也大聲笑了起來。洪教主卻鐵青了臉，恨不得舉掌便將韋小寶殺了。蘇菲亞問道：“中國小孩子大官，到這里來，甚麼做？”韋小寶道：“中國皇帝聽說羅剎國的大人來到遼東，派我來瞧瞧。皇上知道羅剎國皇帝也不是頭老子，知道羅剎公主是仙女下凡，派小人前來送禮，送給公主和總督大人大東珠兩百顆，人參兩百斤。不料路上遇到這個大強盜，把禮物搶了去……”韋小寶話沒說完，洪教主已怒不可遏，提起右掌，便向韋小寶頭頂劈落。韋小寶先前在箱子中聽到洪教主送了不少珍貴禮物給總督，于是拿來加上一倍，說成是皇帝送的。他口中述說之時，全神貫注瞧著洪教主，一見他提起手掌，當即使開九難所授“神行百變”輕功，溜到了蘇菲亞公主身後。只聽得豁喇一聲大響，一張木椅給洪教主掌力擊得倒塌下來。高里津吃了一驚，拔出短銃，將銃口指住洪教主，喝令不得亂動。剛才韋小寶那番話說得太長，公主聽不懂，命傳譯傳話，聽完後向洪教主笑道：“你的禮物，搶他的，自己要一半，不好！”洪教主急道：“不是。這小子最會胡說，公主千萬不可信他的。”他見羅剎總督以短銃指著自己，雖然西洋火器厲害，但以他武功，也自不懼，只是正當圖謀大事之際，要倚仗羅剎國大力支撐，不能因一時之忿而得罪了總督，當下慢慢退到門邊，并不反抗。高里津收起了短銃，說了幾句。傳譯道：“總督大人請洪教主不必氣惱，他知道這小孩子胡說。蘇菲亞公主秘密來到東方，中國皇帝決不會知道。中國皇帝也不會送禮給羅剎國總督。”洪教主怒氣頓息，微笑道：“總督大人英明，見事明白，果然不會受這小子蒙騙。”

　　高里津問起韋小寶的來歷。洪教主將他如何殺了大臣鰲拜、如何送御妹到云南去完婚、如何吹牛拍馬、作惡多端、以致深得康熙寵幸等情加油添醬的說了，最後說道：“這小子是小皇帝的左右手，咱們殺了這小子，小皇帝一定大大不快活。咱們起兵干事，成功起來也快得多。”他一面說，傳譯不停的譯成羅剎語。蘇菲亞公主笑吟吟的瞧著韋小寶，大感興味，似乎洪教主說得韋小寶越是十惡不赦，她聽來越開心。高里津沉吟半晌，問道：“中國皇帝很喜歡這小孩？”洪教主道：“不錯。否則他小小年紀，怎會做這樣的大官？”高里津道：“這小孩不能殺，送信給中國皇帝，叫他拿大批金銀珠寶，來換他回去。”蘇菲亞大喜，在高里津左頰上輕輕一吻，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那傳譯不譯出來，想來是贊他聰明。韋小寶心下暗喜：“只要不殺我就好，要小皇帝拿些金銀珠寶來贖，那容易得很。”洪教主神色不愉，卻也無可奈何。韋小寶將那疊銀票分成了三疊，一疊送給蘇菲亞公主，另一疊送給高里津，從第三疊中抽了兩張一百兩的出來，送給那傳譯，其餘的揣入了自己懷中。

　　蘇菲亞、高里津、和那傳譯都很喜歡。蘇菲亞要那傳譯數過，一共是多少銀兩，命他設法派人去關內兌換銀子。一數之下竟是十萬兩有余，無意之間發了一筆大財，不由得心花怒放，抱住韋小寶，在他兩邊面頰上連連親吻，說道：“銀子夠多啦，放了這孩子回去罷！”

　　韋小寶心想此刻放了自己，非給洪教主抽筋剝皮不可，忙道：“這樣美麗的公主，我從來沒見過，想多看幾天。”蘇菲亞格格嬌笑，說道：“我們，明天，回莫斯科去了。”韋小寶哪知莫斯科在甚麼地方，說道：“美麗公主，去莫斯科，小孩子大官，也去莫斯科。美麗公主，去天上月亮，小孩子大官，也去天上月亮。”蘇菲亞見他說話伶俐，討人歡喜，點頭道：“好，我帶你去莫斯科。”高里津眉頭微皺，待要阻止，隨即微笑點頭，說道：“很好，我們帶你去莫斯科。”向洪教主揮了揮手。洪教主只得告辭，出門時向韋小寶怒目而視。韋小寶向他伸伸舌頭，扮個鬼臉，說道：“洪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洪教主怒極，帶了陸高軒等人，逕自去了。

　　羅剎國皇帝稱為沙皇，今年二十歲，名叫西奧圖三世，蘇菲亞是他姊姊。這位西奧圖三世生有殘疾，行動不便，國家大事，經常在臥榻之上處理裁決。

　　羅剎風俗與中華禮義之邦大异，男女之防，向來隨便。蘇菲亞生性放縱，又生得美貌，朝中王公將軍頗多是她情人。高里津總督英俊倜儻，很得公主歡心。他奉派來到東方，在尼布楚、雅克薩兩地筑城，企圖進窺中國的蒙古、遼東等地。雅克薩城所在之處，便是滿洲八旗的藏寶地。此處地當兩條大江合流的要沖，滿洲人和羅剎人竟不約而同的都選中了。公主天性好動貪玩，聽說東方神秘古怪，加之思念情人，竟萬里迢迢的從莫斯科追了來。

　　蘇菲亞雖然喜歡高里津，卻做夢也沒想過甚麼堅貞專一。這日在高里津臥房中發現了一個地道，好奇心起，下去探察。這地道通到雅克薩城外，與哨崗聯絡，本是總督生怕城中有變，以備逃脫之用。蘇菲亞見到那守兵，出言挑逗，便跟他胡天胡地起來。這時她聽韋小寶說要跟去莫斯科，覺得倒也有趣，便帶了他和雙兒同行。

　　蘇菲亞有一隊二百名哥薩克兵護衛，有時乘馬，有時坐雪橇，在無邊無際的大雪原中日日向西。

　　如此行得二十余日，离雅克薩城已然極遠，洪教主再也不會追來，韋小寶一問去莫斯科竟然尚有四個多月，不由得大吃一驚，說道：“那不是到了天邊嗎？再走四個多月，中國小孩變成外國頭老子了。”蘇菲亞道：“那你想回北京去嗎？你看厭我了？”韋小寶道：“美麗公主就是看一千年、一萬年，也看不厭。不過去得這樣遠，我害怕起來了。”

　　蘇菲亞這二十幾日中跟他說話解悶，多學了許多中國話。韋小寶聰明伶俐，也學了不少羅剎話。兩人旅途寂寥，一個本非貞女，一個也不是君子；一個既不會守身如玉，另一個也不肯坐懷不亂，自不免結下些霧水姻緣。這時蘇菲亞聽說他要回北京去，不由得有些戀戀不舍，說道：“我不許你走。你送我到莫斯科，陪我一年，然後讓你回去。”韋小寶暗暗叫苦，這些日子相處下來，已知公主性格剛毅，倘若不聽她話，硬是要走，她多半會命哥薩克兵殺了自己，當下滿臉笑容，連稱十分歡喜。

　　到得傍晚，悄悄去和雙兒商量，是否有脫身的機會。雙兒道：“相公要怎麼辦，我聽你吩咐便是。”韋小寶眼望茫茫雪原，長歎一聲，搖了搖頭，知道兩人倘若逃走，如不帶足糧食，就算蘇菲亞不派人來追，在這大雪原中也非凍死餓死不可。以前在遼東森林雪原之中，雖然荒僻寒冷，還可打獵尋食，這時卻連雀鳥也極少，有時整整行走一日，雪地中見不到一只野獸的足跡，更不用說梅花鹿了。無可奈何之下，只得伴隨蘇菲亞西去。韋小寶初時還記挂小皇帝怎樣了，吳三桂有沒有造反，阿珂那美貌小妞不知是不是在昆明，洪教主和方怡又不知在哪里。在大雪原中又行得一個多月，連這些念頭也不想了，在這冰天雪地之中，似乎腦子也結成了冰。好在他生性快活，無憂無慮，有時和蘇菲亞說些不三不四的羅剎笑話，有時對雙兒胡謅些信口開河的故事，卻也頗不寂寞。

　　這一日終于到了莫斯科城外。那時已是四月天時，氣候漸暖，冰雪也消融了。但見那莫斯科城城牆雖堅厚巨大，卻建造得十分粗糙，遠望城中房屋，也是污穢簡陋，別說不能跟北京、揚州這些大城相比，較之中土的中小城市，也遠為不及。只幾座圓頂尖塔的大教堂倒還宏偉。韋小寶一見之下，登時瞧不起羅剎國：“狗屁羅剎國，甚麼了不起？拿到我們中國來，這種地方是養牛養豬的。虧這公主一路上還大吹莫斯科的繁華呢。”离莫斯科數十里時，公主的衛隊便已飛馬進城稟報。只聽得號角聲響，城中一隊火槍兵騎馬出來。羅剎人性喜侵占兼并，是以國土廣大，自東至西，達數萬里之遙，人種復雜。國中精銳的軍隊一是哥薩克騎兵，東征西戰，攻城掠地，壓服各族人民；另一是火槍營，火器犀利，是拱衛京師的沙皇親兵。火槍手馳到近處，蘇菲亞吃了一驚，只見眾官兵頭上都插了黑色羽毛，火槍上懸了一條條黑布，那是國有大喪的標記，忙縱馬上前，高聲問道：“發生了甚麼事？”火槍營隊長翻身下馬，上前躬身說道：“啟稟公主：皇上蒙上帝召喚，已离開了國家人民，上天堂去了。”蘇菲亞心中悲痛，流下淚來，問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那隊長道：“公主倘若早到四天，就可跟皇上訣別了。”蘇菲亞雖然早知沙皇兄弟身子衰弱，命不長久，但乍聞凶耗，仍是不胜傷感，伏在鞍上大哭起來。韋小寶見公主忽然大哭，一問傳譯，才知是羅剎國皇帝死了，心頭一喜：“羅剎國皇帝仙福不享，國里總要亂一陣子子，要派兵去打中國，就沒這麼容易。”

　　蘇菲亞等一行隨著那隊長進城，便要進宮。那隊長道：“皇太后吩咐，請公主到城外獵宮休息。”蘇菲亞又驚又怒，喝道：“甚麼皇太后？那個皇太后管得著我？”那隊長左手一揮，火槍手提起火槍，對住了隨從公主的衛隊，繳下了他們的刀槍，吩咐眾衛士下馬。公主怒道：“你們想造反嗎？”那隊長道：“皇太后怕公主回京之後，不奉新皇諭旨，因此命小將保護公主。”蘇菲亞脹紅了臉，怒道：“新皇？新皇是誰？”那隊長道：“新皇是彼得一世陛下。”蘇菲亞仰天大笑，說道：“彼得？彼得是個十歲小孩子，他會做甚麼沙皇？你說的甚麼皇太后，就是娜達麗亞了？”那隊長道：“正是。”

　　蘇菲亞的父親阿萊克修斯•米海洛維支沙皇娶過兩位皇後。第一位皇後子女甚多，前皇西奧圖三世和蘇菲亞公主都是她所生，另有個小兒子叫做伊凡。第二位皇後娜達麗亞年輕得多，只生了一個兒子，便是彼得。

　　蘇菲亞道：“你領我進宮，我見娜達麗亞評道理去。我弟弟伊凡年紀比彼得大，為甚麼不立他做沙皇？朝里的大臣怎樣了？大家都不講理麼？”

　　那隊長道：“小將只奉皇太后和沙皇的命令，請公主別見怪。”說著拉了蘇菲亞坐騎的馬韁，折而向東。蘇菲亞怒不可遏，她一生之中，有誰敢對她這樣無禮過，提起馬鞭，夾頭夾腦的向那隊長頭上抽去。那隊長微微一笑，閃身避開，翻身上了馬背，帶劣謨伍，擁著公主，連同韋小寶和雙兒，一起送入了城外獵宮。火槍隊在宮外布防守衛，誰也不許出來。蘇菲亞公主大怒若狂，將寢室中的家具物件砸得稀爛。獵宮的廚子按時送來酒水食物，也都給蘇菲亞劈面摔去。如此過得數日，眼見獵宮外的守御絲毫不見松懈，蘇菲亞把隊長叫來，問他要把自己關到甚麼時候。那隊長道：“皇太后吩咐，請公主在這里休息，等到彼得一世陛下慶祝登基五十周年，就放公主出去，參加慶典。”蘇菲亞大怒，說道：“你說甚麼？彼得慶祝登基五十周年，豈不是要把我在這里關上五十年？”那隊長微笑道：“小將今年四十歲了，相信不能再侍候公主五十年。過得十年、十五年，定有更年輕的隊長來接替。”蘇菲亞想到要在這里給關上五十年，登時不寒而栗，強笑道：“你過來，隊長，我瞧你可生得挺英俊哪。”想以美色相誘，讓這隊長拜倒石榴裙下，胡里胡塗的放了自己出去。那隊長深深鞠了一躬，反而退後一步，說道：“公主請原諒。皇太后有旨：火槍營的官兵之中，倘若有人碰到了公主的一根手指，立刻就要斬首。殺了隊長，副隊長升上；殺了副隊長，第一小隊的小隊長升上。大家想升官，監視得緊緊的。”原來皇太后素知蘇菲亞美貌風流，若無這項規定，只怕關她不住。那隊長退出後，蘇菲亞無計可施，只有伏床痛哭，不住口的大罵皇太后。韋小寶在獵宮中給關了多日，眼見公主每日里只是大發脾氣，監守的火槍手也十分粗暴無禮，心想鬼子的地方果然鬼里鬼氣，和雙兒商量了幾次，總覺逃出獵宮當可辦到，要回中土去，卻是難上加難。倘若無人帶領，定會在大草原中迷失。別說要乘車騎馬走上四五個月方回得到北京，多半只走得四五天，就已暈頭轉向、不辨東西南北了。兩人無計可施，韋小寶只好滿口胡柴，博得雙兒一笑，聊以遣懷。這日正在說唐僧帶了孫悟空、沙和尚、豬八戒到西天取經。韋小寶道：“我跟你打賭，唐僧到的西天，一定沒莫斯科遠。所以哪，我比唐僧還厲害。你如不信，跟你賭甚麼？”雙兒毫無賭興，說道：“相公說比唐僧還厲害，就比唐僧厲害好了，我不跟你賭。我可沒豬八戒厲害。”說著抿嘴一笑。忽聽得那邊公主房中，又是一陣摔物、擂床、頓足、哭泣之聲。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我去勸勸，老是哭鬧，有甚麼用？”走到公主房中，說道：“公主，你別哭，我說個笑話給你聽。”蘇菲亞俯伏在床，雙足反過來亂踢，哭道：“我不聽，我不聽。我要沙里扎進地獄去，要沙里扎娜達麗亞進地獄去。韋小寶不懂“沙里扎”是甚麼意思，一問原來是“沙皇的媽媽”，登時大為高興，說道：“我道沙里扎是甚麼惡人，原來就是皇太后。我跟你說，中國的沙里扎，叫做老婊子，也是個大大的惡人，後來我想了個法子，將她趕出皇宮去了。皇帝十分開心，就封我做中國大官。”蘇菲亞大喜，翻身坐起，問道：“你用甚麼法子？”韋小寶心想：“我趕走老婊子，只因她是假太后。你這羅剎老婊子，卻是貨真價實的沙里扎，我那法子自然不管用。”說道：“我這法子是串通了小皇帝，對付中國沙里扎。”蘇菲亞皺眉道：“彼得很愛他媽媽，不會聽我的話去反對沙里扎。除非……除非……”搖搖頭，從床上起來，赤了一雙腳，在地氈走來走去，咬緊了牙思索。

　　韋小寶道：“我們中國有過一個女皇帝，叫做武則天。這女皇帝娶了許許多多男皇後、男老婆，快活得很。公主哪，我瞧你跟她倒差不多，不如自己來做女沙皇。”

　　蘇菲亞心中一動，這件事她可從來沒想到過，羅剎國從來沒女沙皇，她一直認為女子是不能做沙皇的。中國既有女皇帝，羅剎國為甚麼不能有女沙皇？

　　她自被囚在獵宮中之後，驚懼憤怒，腦中所不停盤旋的，只是如何逃出宮去，就算再到東方雅克薩，去跟高里津總督在一起，也比給皇太后監禁著好得多，這時忽然聽到韋小寶說起“女沙皇”，眼前陡然間出現了一個新天地。她轉過身來，眼中放出光彩，雙手按住韋小寶肩頭，在他左頰上輕輕一吻，微笑道：“我如做了女沙皇，就封你為皇後。”韋小寶嚇了一跳，心想：“這可萬萬使不得。”忙道：“我，中國人，做不得羅剎國男皇後，你封我做大官罷。”蘇菲亞道：“你又做皇後，又做大官。”韋小寶心想：“眼前不知性命是不是能保，卻在窮快活，又封我做皇後，又做大官。”蘇菲亞道：“你快給我想個法子，怎麼讓我做女沙皇。”韋小寶皺起眉頭，說到軍國大事，他的見識實在平庸得很，和康熙固然天差地遠，也遠遠及不上陳近南、索額圖、吳三桂等人，說道：“公主，這種事難得很，我可不會想了。我即刻回去北京，請問我們的小皇帝，讓他給出個主意，然後我帶一批大本事的人回來，捉住那沙里扎羅剎老婊子，又捉住彼得小沙皇，這就大功告成了。”他說到“大功告成”四字，忍不住摟住蘇菲亞，吻了她一下。

　　蘇菲亞“唔”了一聲，說道：“不成，不成！你回去北京，再來莫斯科，一年也不夠，我，已經死了，上天堂了。”韋小寶心想這話倒也不錯，歎了口氣，說道：“美麗公主，上天堂，中國小孩子大官，也跟著上天堂了。”蘇菲亞輕輕將他一推，說道：“中國小孩，就會說話騙人，哄人歡喜，沒用，拍……拍牛屁，吹馬皮。”韋小寶聽她把“拍馬屁、吹牛皮”說成了相反，不由得哈哈大笑，隨即見她臉有鄙夷之色，顯是瞧不起自己，暗暗惱怒，尋思：“有甚麼法子讓她做女沙皇？武則天那女皇帝不知是怎麼做成的？咱們不妨在羅剎國也來個印板，就可惜离北京太遠，沒法子問小皇帝或是索大哥。”韋小寶的學問，一是來自聽說書，二是來自看戲，自從做了大官之後，說書是不大聽了，戲卻看了不少，但武則天怎生做上了女皇帝，這故事偏偏沒聽過、看過。他眼望窗外，怔怔的出神，心中閃過許多說書和戲文中的故事：“女皇帝不知道，男皇帝是怎麼做成的？朱元璋是打出來的天下，手下有大將徐達、常遇春、胡大海、沐英……”這是評話“大明英烈傳”中的故事；又想：“李自成帶兵打到北京，我師父的爸爸崇禎皇帝就上吊死了，李自成自己做了皇帝。清兵兵打走李自成，順治老皇爺就做上了皇帝。吳三桂想做皇帝，就得起兵造反。看來不論是誰要做皇帝，都得帶了兵大戰一場，只殺得沙塵滾滾，血流成河，尸骨如山。”一想到打仗，登時便覺害怕。又想：“我們給關在這里，又有甚麼兵？打甚麼仗了？如果不打仗，做不做得成皇帝呢？”他對中國歷史的知識有限之極，只知道不打仗而做皇帝的，只是康熙小皇帝一人，那是老皇爺出家而讓位給他的。這法子當然不能學樣。再想：看過的許多戲文之中，有一出《斬黃袍》，宋朝皇帝趙匡胤殺了大將鄭恩，他妻子起兵為夫報仇。趙匡胤打不過，只好苦苦哀求，脫下黃袍來讓她一刀斬為兩截，算是皇帝的替身，好讓鄭夫人出氣，皇帝大大出丑。有一出《鹿台恨》，紂王無道，姜太公幫周武王起兵，逼得紂王在鹿台上燒死，周武王做了皇帝。（韋小寶自然不知道，那時候還沒有皇帝。）曹操這大白臉奸臣是怎麼做了皇帝的呢？有一出戲文《逍遙津》，曹操帶兵逼死了漢甚麼帝，自己就做了皇帝，他手下大將有個張甚麼、許甚麼，都是很厲害的。（韋小寶記錯了，曹操沒有做皇帝。）劉備怎麼做皇帝的？不知道，一定是關公、張飛、趙云給他打出來的。

　　總而言之，要做皇帝，非打不行。就算做了皇帝，如果打不過人家，皇帝還是會給人家搶去做，就算不搶去，也會出丑倒霉。說書先生說《水滸傳》，“林教頭火併王倫”，晁蓋要做強盜頭子，串通林沖，殺了梁山泊上原來的大頭子王倫。可見就算做強盜頭子，也是要打。

　　蘇菲亞見他咬牙切齒，捏緊了拳頭，虛打作勢，笑問：“你干甚麼？”韋小寶一怔，從沉思中醒覺過來，說道：“要做皇帝，一定得打。”蘇菲亞一呆，問道：“打？跟誰打？”韋小寶道：“自然跟羅剎老婊子打。”

　　蘇菲亞聽他說過幾次“羅剎老婊子”，不懂“老婊子”三字是甚麼意思，正要詢問，忽然房門推開，那火槍營隊長走進房來，一把抓住韋小寶胸口，嘰哩咕嚕說了一陣子話，將他抓了出去，又存他屁股上重重踢了一腳。

　　那隊長哈哈大笑，第二腳又向他踢去。韋小寶大怒，忽然縱起，一個筋斗翻了過來，已騎在那隊長頸中，正是當日洪教主所授的救命三招之一“狄青降龍”。這一招他并未練熟，倘若用以對付武學高手，差得還遠，但這羅剎隊長怎會中土武功？韋小寶雖然毛手毛腳的一翻一躍，居然還是得手，雙手食指壓上他兩眼，喝道：“不許動！眼睛，死了！”他不知羅剎話如何說“不許動，否則挖出你的眼珠。”只好說：“眼睛，死了！”那隊長悟性倒還不低，居然懂得，大驚之下，當即不動。韋小寶右手拉扯他右耳，叫道：“走！”便如騎馬一樣，騎著他走回公主房中，叫道：“關門！火槍，拿。”蘇菲亞又驚又喜，忙關上了門，從隊長身邊抽出短槍，抵住他背心。韋小寶從他肩頭躍下，解下他腰帶來綁了雙足，再解下他褲帶，反綁了他雙手。那隊長褲帶一去，褲子登時跌落，露出光光的下身。蘇菲亞和韋小寶哈哈大笑。那隊長脹紅了臉，咬牙切齒，憤怒之極。

　　房門輕輕推開，雙兒探頭進來，問道：“相公，沒事嗎？”韋小寶招手叫她進來，又關上了房門。雙兒見到那隊長狼狽的情狀，又是好笑，又是奇怪。

　　蘇菲亞問韋小寶：“捉住隊長，有甚麼用？”韋小寶捉住這隊長，只是出于一時氣憤，沒想到有甚麼用，聽蘇菲亞問及，靈機一動，說道：“叫他帶兵造反。”他不會說羅剎話的“造反”，用中國話說了。又道：“叫他殺沙里扎，殺沙皇，你，做女沙皇。”

　　蘇菲亞不懂中國話“造反”是甚麼意思，但“殺沙里扎，殺沙皇，你，做女沙皇”的話卻是懂的，一怔之下，隨即大喜，向那隊長嘰哩咕嚕的說了起來。

　　韋小寶聽著兩人大說羅剎話，不知所云，只見那隊長不住搖頭，料想他不肯答應，叫道：“他不聽話，殺了。”從靴筒中拔出匕首，在那隊長左頰上一刮，嗤的一聲響，登時刮下了一大片胡子。蘇菲亞笑道：“好鋒利的短劍。”那隊長嚇得面如土色，心想：“這小蠻子原來有把短劍藏在皮靴里，真是古怪，當時沒搜了出來。”

　　蘇菲亞問他：“到底肯不肯投降？擁我為女沙皇？”那隊長道：“不是我不肯擁戴公主，我部下決計不會聽令的。莫斯科有二十營火槍隊，我們只有一營，就算造反，也打不過其餘的十九營。”

　　蘇菲亞一聽，這話倒也有理，但要對韋小寶解釋，一時卻也說不明白，只得大打手勢，說到二十營火槍隊時，十根手指不夠用，只好除下鞋子，連十根腳趾也用上了，這才湊足二十營之數。韋小寶好容易明白了，心想這件事倒好生為難，坐在椅上，苦苦思索：“這隊長不肯造反，殺了他也是無用。”對蘇菲亞道：“隊長不肯，叫副隊長來造反。”蘇菲亞道：“副隊長？”韋小寶道：“對，叫副隊長來。”

　　蘇菲亞把隊長推到門邊，用火槍指住他後心，說道：“叫副隊長來！你如警告了他，我立刻就開槍。”那隊長無奈，只得大聲呼喝，叫副隊長進來。

　　過了一會，副隊長推門進來。雙兒早已躲在門後，副隊長一進門，雙兒伸指在他背心戳了幾下，登時點中了他穴道，動彈不得。雙兒喜道：“相公，外國鬼子的穴道倒是一樣的，我還怕鬼子的穴道不同。”

　　韋小寶笑道：“外國鬼子一樣的有眼睛，有鼻子，有手有腳，自然也有穴道。”從副隊長腰間拔出佩刀，對蘇菲亞道：“你叫他，殺隊長造反，他不肯，叫小隊長來殺他。”蘇菲亞心想此計甚妙，對副隊長道：“你殺了隊長，帶領火槍營，做隊長，聽我命令。你不肯殺隊長，我叫小隊長來殺了你和隊長，由小隊長做隊長。你殺不殺？”韋小寶道：“雙兒，你解開他身上穴道，腿上的穴道可解不得。”雙兒依言解了他上身穴道，將佩刀交在他手里。蘇菲亞又問了一次。那隊長破口大罵，連聲恐嚇。副隊長平時和隊長素有嫌覼，要他起兵造反，本是不敢，但聽隊長罵得惡毒，又想：“我若不殺你，那第一小隊的小隊長想做隊長，也必殺你，反而連我也殺了。”當即提起佩刀，擦的一刀，砍下了那隊長的腦袋。

　　這一刀砍下，蘇菲亞、韋小寶、雙兒三人齊聲叫好。不過蘇菲亞叫的是羅剎話“赫拉笑！”韋小寶和雙兒叫的自然是中國話了。蘇菲亞拉住了副隊長的手，連聲稱贊他英勇忠義，立即升他為火槍營隊長，說道：“你坐下，咱們仔細商量。”副隊長皺起了眉頭，指著韋小寶和雙兒道：“這兩個外國小孩子，使了魔術，我下身動不了。”蘇菲亞對韋小寶道：“請你，魔法，去了！”雙兒微微一笑，解開了副隊長下身穴道。蘇菲亞吩咐副隊長：“你去傳三個小隊的小隊長和副小隊長進來，我要中國小孩子使魔法，每個人手動腳不動。”又跟韋小寶和雙兒說了。副隊長應命而去。過不多時，六名正副小隊長排隊站在門外。副隊長一個個叫進房來，雙兒逐個點了六人腰間的“志舍穴”和大腿的“環跳穴”。

　　蘇菲亞道：“副隊長決心擁我為女沙皇，我們要出兵去殺了沙里扎，你們服不服從？”

　　六名正副小隊長眼見隊長尸橫就地，早知大事不妙，聽蘇菲亞這麼說，更是心驚肉跳，面面相覷，誰也不敢開口。韋小寶心想：“滿清來中國搶江山，韃子兵搞‘揚州十日’，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老皇爺就此做成了皇帝。他媽的，我叫他們搞‘莫斯科十日’，搞得天下大亂，越亂越好。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若不如此，怎搶得到皇帝做？”對蘇菲亞道：“你叫大家進莫斯科城打仗，殺人、放火，答應他們做將軍大官，有很多很多金子銀子，大家搶美女做老婆！”蘇菲亞一想不錯，對副隊長道：“你去召集全體火槍手。我來跟他們說話。”六百多名火槍手集合在獵宮廣場。副隊長派了十二名火槍手進來，將給點了穴道的六名正副小隊長抬到廣場。蘇菲亞站在階石上，大聲說道：“火槍手們，你們都是羅剎國的勇士，為國家立過很大功勞。可是你們的餉銀太少了，你們沒有美麗的女人，沒有錢花，酒也喝不夠，住的屋子太小，太不舒服。莫斯科城里有很多有錢人，他們有好大的屋子，有很多仆人，有很多美麗的女人，你們沒有。這公平不公平啊？”眾火槍手一聽，齊聲叫道：“不公平！不公平！”蘇菲亞道：“那些有錢人又肥又蠢，吃得好像一頭頭肥豬，如果跟你們比武，打得過你們麼？這些富翁的槍法難道胜過了你們？他們的刀法難道胜過了你們？他們為國家、為沙皇立過功勞麼？”她問一句，眾火槍手就大聲回答：“年特！”韋小寶只聽眾人一聲“年特”又是一聲“年特”，他知道在羅剎話中，這是“不”的意思，他不懂蘇菲亞的話，還道公主勸火槍手造反，大家不肯聽從，不禁擔憂。蘇菲亞又道：“你們都應當做將軍，做富翁！你們個個應當升官發財。”眾火槍手大聲歡呼。有的問道：“蘇菲亞公主，你有甚麼法子讓我們升官發財？”蘇菲亞道：“你們想不想做將軍？”眾火槍手叫道：“要做啊。”蘇菲亞道：“你們想不想有很多很多錢？”眾火槍手道：“當然要啊！”蘇菲亞又問：“你們想不想美麗的女人？”眾火槍手都轟笑起來，叫道：“要！要！要！”蘇菲亞道：“好！你們大家去莫斯科城里，跟其他十九營的火槍手說，是我蘇菲亞公主下的命令，我是女沙皇，全羅剎國都聽我的話。我准許你們，每一個火槍手，可以挑一家有錢人家，跟那個肥豬大富翁比武，誰殺得了他，那個富翁的大房子，他的金子銀子，他的美麗女人、馬車、駿馬、衣服、仆人、婢女、美酒，甚麼都是這個勇敢火槍手的。你們有沒有勇氣？是不是男子漢，大丈夫？敢不敢去殺人、搶錢、搶女人？”眾火槍手齊聲大叫：“敢，敢，敢！殺人、搶錢、搶女人，有甚麼不敢？”蘇菲亞大喜，叫道：“那好得很，我還怕你們是膽小鬼，不敢去干大事！快拿伏特加酒來！喂，你們到地窖里去，把最好的伏特加酒都拿來。”

　　這沙皇獵宮的地窖之中，藏有數十年的陳酒，名貴之極，原是專供沙皇、皇後、公主、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享用，這些火槍手本來哪能嘗上一口？蘇菲亞這命令一下，眾兵士轟然大樂，登時便有數十人奔去取酒。

　　片刻間，眾兵在廣場之上，將一瓶瓶伏特加酒敲去瓶頸，搶了痛飲，歡聲大叫：“蘇菲亞，女沙皇，烏拉，烏拉，烏拉！蘇菲亞，女沙皇，烏拉，烏拉，烏拉！”

　　羅剎話中，“烏拉”即是“萬歲”之意，韋小寶雖然不懂，但見眾兵歡呼暢飲，不住大叫“蘇菲亞，女沙皇，烏拉”，料想是熱誠擁戴。他拉拉蘇菲亞的衣袖，說道：“叫他們，十二個小隊長，殺了，不會退回來。”

　　蘇菲亞連連點頭，朗聲叫道：“羅剎國英俊強壯的勇士們，大家聽了：我吩咐你們去殺富翁，搶錢、搶女人，可是沙里扎不許，派了這些壞蛋來，要治你們的罪！”說著向六名正副小隊長一指。當下便有十余名火槍手抽出佩刀，大叫：“殺了壞蛋！”十幾把長刀砍將下來，立時將六名正副小隊長砍死。羅剎人本來暴烈粗野，喝了伏特加酒後，全身發燒，眼見得六名小隊長血肉橫飛，更是不可抑制，大叫：“殺壞蛋去，搶錢、搶女人去！”蘇菲亞道：“你們去向莫斯科城中十九營的火槍手說，大家一起干，哪一個隊長不許，立刻殺了。哪一個貴族、將軍、大臣不許，立刻殺了，把他家里的金子銀子、美麗的妻子女兒，通統拿來分了。那些壞蛋的房子，放火燒了。”眾兵大聲歡呼，紛紛抽出長刀，背負火槍，牽過坐騎，翻身上馬。過了一會，便聽得蹄聲急促，群向莫斯科城奔去。蘇菲亞對副隊長道：“你也去搶啊，有甚麼客氣？最要緊的，不可跟別的火槍營沖突，大家一起搶。你帶人沖進克里姆林宮，把沙里扎和彼得捉了起來。宮里的金銀珠寶，美麗宮女，叫大家盡量搶好了，都是我賜給你們的。”副隊長大喜，應命上馬而去。蘇菲亞歎了口氣，只覺全身無力，坐倒在階石上，說道：“好累！”韋小寶道：“我扶你進去歇歇。”蘇菲亞搖搖頭，過了一會，說道：“咱們上碉樓去瞧瞧。”

　　這獵宮全以粗麻石砌成，碉樓高逾八九丈，原為？”望敵情之用。羅剎國立國之前，本是莫斯科的一個大公國，莫斯科大公爵翦平群雄，自立為沙皇。前朝沙皇生怕在出獵之時仇敵乘機偷襲，因此在莫斯科城外造了這座獵宮，以備倉卒遇敵之時守御待援。蘇菲亞帶了韋小寶和雙兒登上碉樓，向西望去，隱隱見到莫斯科城中燈火點點，黑夜之中，十分宁靜。蘇菲亞擔憂起來，說道：“怎麼不打？他們，怕了？”韋小寶不明羅剎兵的性格，不知會不會上陣退縮，只得安慰她道：“不怕，不怕。”蘇菲亞又問：“你怎知道叫兵士殺人、搶錢、搶女人，就可以，殺沙里扎，殺彼得？”韋小寶微笑道：“中國人，向來這樣。”他想到了當年在揚州城中，聽得老年人所說滿清兵攻城的情形。清兵入關之後，在江蘇等地遇到漢人猛烈抵抗，揚州尤其堅守不下。清軍將帥就允許士兵破城之後，可以奸淫擄掠，一共十天。這“揚州十日”，實是慘酷無比。韋小寶自幼生長揚州，清兵如何攻城不克，主帥如何允許部卒搶錢搶女人，清兵如何奮勇進攻，這些故事從小聽得多了。後來在北京，又聽人說起當年李自成的部下如何在北京城里搶錢搶女人，張獻忠又如何總是先答應部下，城破之後，大搶三天。看來要造反成功，便須搞得天下大亂，要天下大亂，便須讓兵士搶錢搶女人。因此眼見火槍營士兵不敢造反，他自然而然的將“搶錢搶女人”五字真言說了出來。果然羅剎兵和中國兵一般無异，這五字秘訣，應驗如神。

　　等了良久，黑暗中忽見莫斯科城里升起一團火焰。蘇菲亞大喜，叫道：“動手了！”摟住韋小寶又吻又跳。韋小寶喜道：“他們放火了，這就行啦。殺人放火，定要連在一起干的。”過不多時，但見莫斯科城中火頭四起，東邊一股黑煙，西邊一片火光。蘇菲亞拍手大叫：“大家在殺人放火了。小寶，你真正聰明，想的計策真妙。”

　　韋小寶微微一笑，心想：“說到殺人放火，造反作亂，我們中國人的本事，比你們羅剎鬼子可大上一百倍了。這些計策有甚麼稀奇？我們向來就是這樣的。”

　　蘇菲亞道：“你叫大家殺了正隊長，殺了小隊長，大家只好一直干下去了，再想回頭也不行了。小孩子，真聰明，中國大官，了不起。”韋小寶道：“這叫做投名狀。”蘇菲亞道：“甚麼，丟命上？”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是，丟了性命，拚命上啊。”心中暗罵羅剎人沒學問。

　　中國人綠林為盜，入伙之時，盜魁必命新兄弟去做件案子，殺一個人。這人犯了殺人大罪之後，從此不會去出首告密。《水滸傳》中林沖上梁山泊入伙，王倫叫他去殺人做案，繳一個“投名狀”。韋小寶聽說書聽得多了，熟知這門規矩，心想：“我們中國人的法子，羅剎鬼子一竅也不通，看來這些羅剎人雖然凶狠橫蠻，倒也不難對付。”

　　蘇菲亞眼見莫斯科城中火頭越來越旺，四處蔓延，又擔憂起來，不知火槍營官兵亂搶亂殺之後，變成怎生一番光景，問韋小寶：“殺人放火，搶錢搶女人，以後，怎樣？”韋小寶一怔，他只知道要造反就得縱容士兵殺人放火、搶錢搶女人，以後怎麼，可不懂了，只得說道：“這個？搶夠了，不搶了。殺夠了，不殺了。”

　　蘇菲亞皺起眉頭，心想這可不是辦法，一時之間卻也無計可施。三人瞧了一會，回入寢宮，靜候消息。

　　次日一早，那火槍營副隊長帶了一小隊人馬，來到獵宮向蘇菲亞報告：二十營火槍隊昨晚遵奉女沙皇之命，搶了一夜，金銀美女，搶了不計其數，已把沙里扎娜達麗亞殺了。蘇菲亞大喜，跳起身來，叫道：“娜達麗亞殺死了？彼得呢？”副隊長道：“小彼得已抓了起來，關在克里姆林宮的酒窖里。”蘇菲亞大叫：“赫拉笑！赫拉笑！”

　　只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大隊人馬疾馳而來。蘇菲亞臉上變色，驚問：“甚麼人？”副隊長道：“莫斯科城里的王公、大臣、將軍們，齊來請陛下登位，做羅剎國女沙皇。”蘇菲亞心花怒放，一把摟住韋小寶，在他左右頰上連吻數下，叫道：“中國小孩，好計策！”

　　耳聽得馬蹄聲在獵宮外停歇，跟著皮靴擊地聲響，一群人走進宮來。當先一人是大臣波多尼茲親王。他走到蘇菲亞面前，躬身說道：“王公貴族、大臣將軍一致議決，請蘇菲亞公主回宮主持大局，平服動亂，恢復和平。”

　　蘇菲亞滿臉笑容，點頭接納，問道：“叛党首領娜達麗亞，是不是已經殺了？”波多尼茲親王回稟：“娜達麗亞擾亂國家，殺害忠良，自私擅權，包藏禍心，已經遵奉上帝旨意，正法處決，大快人心。”蘇菲亞道：“很好，咱們去克里姆林宮。”眾大臣和火槍營蜂擁著蘇菲亞，向莫斯科城而去，頃刻之間，獵宮中冷清清地只剩下韋小寶和雙兒兩人。韋小寶心下氣憤，罵道：“他媽的，這羅剎公主過橋抽板，新人上了床，媒人丟過牆。她做了女沙皇，可不要我們啦。”雙兒微笑道：“你想女沙皇封你做男皇後，是不是？”韋小寶道：“啊，你取笑我？瞧我不捉住你？”說著向雙兒扑去。雙兒嗤的一笑，閃身避過。其時方當初夏，天氣和暖。獵宮中繁花如錦，百鳥爭鳴，只是羅剎國花卉虫鳥和中土大异，花色麗而不香，鳥聲怪而不和，韋小寶乃市井鄙夫，于這等分別毫不理會，和雙兒在獵宮中到處游蕩，無人前來打擾，倒也自得其樂。如此過得七八日，蘇菲亞忽然派了一小隊兵來，接二人進宮。韋小寶走進蘇菲亞的寢宮，只見她頭發散亂，伸足狠踢家具，只踢得砰彭大響，正在大發脾氣。她見韋小寶到來，登時臉有喜色，叫道：“中國小孩快來，出主意，想法子。”韋小寶心道：“你如不是遇上了難題，原也不會想到我。這一次可得敲筆竹杠，不能這麼容易便幫你想計策了。”問道：“女沙皇陛下，你有甚麼難題？”

　　蘇菲亞不住搖頭，說道：“我女沙皇，不是，他們，不肯，我，女沙皇，做的。”說了半天，韋小寶這才明白，原來羅剎國向來規矩，女子不能做沙皇。皇太后娜達麗亞雖然已死，仍有大批不少將軍擁戴小沙皇彼得，堅決不肯廢了他。這時城中亂事已經平定，蘇菲亞雖得火槍營擁戴，但眾大臣已然有備，調了大隊哥薩克騎兵駐在莫斯科城外，隨時可應召入城。蘇菲亞再要號召火槍營作亂，已大為不易。

　　連日來克里姆林宮中會議，王公大臣分為兩派，一派擁戴蘇菲亞，一派擁戴彼得，爭持不決。擁戴沙皇彼得的，都是手握實權的將軍大臣，生怕女沙皇登位，另行任用新人當權；而擁戴蘇菲亞的，則是一批不得意的貴族和商人，只盼新主上台，自己有油水好撈。蘇菲亞幸得火槍營擁戴，有兵權在手，保皇派還不敢怎樣，但保皇派能指揮哥薩克騎兵，實力殊不可侮。兩派如果開火，胜敗倒也難說。韋小寶心想：“這種國家大事，我是弄不懂的，有甚麼屁計策想得出？不如溜之大吉，滾他媽的咸鴨蛋，免得他們兩派混戰起來，把韋小寶轟成了羅剎魚子醬。”眼珠子一轉，說道：“那容易得很，法子自然有的。不過我有……我要敲竹杠。”他本想說“我有條款”，但羅剎話說不上來，索性說了揚州話“敲竹杠”。蘇菲亞問道：“甚麼‘敲豬缸’？”韋小寶道：“敲竹杠就是……這個……我的法子，不能夠，送給你。你給我東西，很多，很多，我再給你，法子。”蘇菲亞大喜，忙道：“很好，很好，敲豬缸，我們大家敲豬缸！你要甚麼，我都答應。你是不是想做我的男皇後？”韋小寶一驚：“這可不敢領教。要娶老婆，阿珂可比你好得多了。就是雙兒這小丫頭，也大大胜過你全身是毛的羅剎女人。”笑道：“做你的男皇後，當然很好，不過這樣一來，你可做不成女沙皇了。”蘇菲亞忙問原因。韋小寶道：“因為……這個那個辣塊媽媽不開花！”他一時之間想不出理由充份的說辭，便隨口講些揚州土話，甚麼“乖乖龍的東，豬油炒大蔥”，蘇菲亞那里懂得？問道：“是不是中國人做男皇後，羅剎人要不高興？”韋小寶忙道：“是呀！羅剎男人，自己，說自己美貌，做不成男皇後，恨你，打你。”蘇菲亞心想不錯，羅剎男人确要吃醋，說道：“你不做我男皇後，別的要甚麼，我都答應。”韋小寶道：“第一，我要做羅剎大官。”蘇菲亞道：“這個容易，我做成了女沙皇後，便封你為伯爵，去管東方的韃靼人。你黃面孔，低鼻子；韃靼人，也是黃面孔，低鼻子。他們服你。”韋小寶道：“第二件，你和中國皇帝，不可打仗。你寫信，我送去北京，羅剎女沙皇和中國皇帝，做好朋友，親親嘴，抱抱。中國兵很厲害，個個會魔法，手指一點，羅剎兵不會動了。打仗，羅剎人死了。我愛你，你死了，我哭了！”蘇菲亞一聽之下，登時大為感動。雙兒出手點穴，火槍營的副隊長和六名正副小隊長立時不會動彈，蘇菲亞是親眼所見。她不知這是中國的上乘武功，甚是難學，即令韋小寶也是不會，還道中國人當真個個會此魔法，心想若和中國皇帝打仗，自是有輸無贏，難得這中國小孩對自己一片真情，當即伸臂將他抱住，在他嘴上深深一吻，說道：“中國小孩，我也愛你。很好，羅剎兵打不過中國兵，大家不打，做好朋友。”嘖的一聲，又吻了他一下，問道：“還有甚麼敲豬缸？再敲，再敲好啦！”韋小寶想了一想，道：“沒有了。”蘇菲亞道：“好，你快教我，怎樣做女沙皇。”韋小寶心想這件事可不容易，只得東拉西扯，詢問朝廷中的事情，想不出計策，便假裝聽不懂她話。蘇菲亞漸漸覺察他在使奸，臉色便難看起來，說道：“你如騙我，我把你殺了。”

　　韋小寶大急，忙道：“不騙，不騙！”蘇菲亞道：“那麼我要做女沙皇，甚麼法子？”韋小寶道：“這個……這個……”蘇菲亞怒道：“甚麼這個、這個？朝里一派擁護我，一派反對我，兩派要打仗。我這派如果輸了，那怎麼辦？”

　　韋小寶忽然想起，曾聽小皇帝說過，滿洲太祖皇帝當年立了四個貝勒。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韋小寶當然記不清四個貝勒的名字。）四個貝勒當時都有大權，頗有紛爭，後來四貝勒皇太極得大貝勒代善支持，才壓倒了對方，接承大位。因此代善一系，頗有權勢，康親王傑書就是代善的後人。

　　他想到此事，便道：“不要打，慢慢來。你和彼得，都做沙皇。將來，反對你的大臣、將軍，一個一個，慢慢殺了。你再殺彼得，再做女沙皇。”

　　蘇菲亞覺得此計倒也甚妙，不過眾大臣一直說女子不能做沙皇，可真氣人，于是將這情形說了。

　　韋小寶心想清朝開國之初，順治皇爺還是個小皇帝，大權都在攝政王多爾袞手中，便道：“你不能做女沙皇，就先做攝政王。”蘇菲亞問：“甚麼是攝政王？”韋小寶道：“攝政王，不是沙皇，但是可以下命令殺人，打人屁股，可以賞錢，升他們的官。沙皇，假的，沒有力氣。攝政王，真的，有力氣，能殺人，打人屁股，能給人升官，能賞錢，人人都怕，都聽攝政王的話，不聽沙皇的話。”

　　蘇菲亞大喜，大叫：“赫拉笑！赫拉笑！”擁戴蘇菲亞的王公將軍人數較少，蘇菲亞將其中為首的召進宮來，將韋小寶所獻的計策和眾人商議。蘇菲亞掌握了莫斯科的兵權，但不能登基為女沙皇，主因在于無此先例。眾大臣聽到設立“攝政王”的計謀，都覺極妙，只須大權在手，做不做沙皇也沒多大分別。眾人商酌良久，又想了一條法子出來，立蘇菲亞的同胞弟弟伊凡為大沙皇，讓彼得仍做沙皇，乃是小沙皇。大小沙皇并立，免得擁彼得一派的人反對。蘇菲亞公主則是“攝政女王”，處理一切朝政。

　　眾人計議已定，蘇菲亞立即聚集火槍營，再召集全體王公大臣，將這新法子宣示出來。她又向眾大臣擔保，決不任意罷免各人的職司，凡是擁護這辦法的，一律升賞。眾王公大臣見自己權位利益并無所損，又不壞了前朝的規矩，當下均無异議。“擁蘇派”中有人首先引導，向蘇菲亞女攝政王躬身行禮，余人盡皆跟隨。蘇菲亞大喜，命人去請弟弟伊凡到來，又將小沙皇彼得從酒窖中放了出來，兩人并為大小沙皇。她自己坐在兩個弟弟的下首，百官奏事，升賞黜陟，都由女攝政王裁決。其時伊凡十六歲，彼得十歲，年幼識淺，一切全聽姊姊的主張。蘇菲亞大權在握，心想此事那中國小孩大官厥功甚偉，若不是他接連想了幾個巧妙主意出來，自己此刻還是被關在獵宮之中，再過得幾個月，皇太后娜達麗亞多半會逼迫自己落發為尼，在尼姑庵中幽閉一世。想到這悲慘命運，溫暖的夏天立時變成嚴冬，當下把韋小寶傳來，大大稱贊。韋小寶心想我那些法子，在中國人看來半點也不希奇，我在中國是個臭皮匠，到了羅剎國卻變成了諸葛亮，真正好笑。他正想吹幾句牛皮，忽然一想不妙，這個羅剎公主倘若從此要我做“羅剎諸葛亮”，把我留在身邊，從此不放我回去，那可乖乖不得了，便道：“女攝政王娘娘，你做了攝政王，將來再做女沙皇，那就容易得很了。只須遵守一件事，人人就都服你。”蘇菲亞問道：“甚麼事？快快說給我聽。”韋小寶道：“一言既出，三頭馬車難追。”原來羅剎人的馬車，以三匹馬拖拉，不同中國人之四馬拖拉，因此中國的“駟馬難追”，在羅剎國成了“三頭馬車難追”。蘇菲亞不懂，問道：“甚麼三頭馬車難追？”韋小寶道：“說過了的話，一定要算數。我們中國皇帝說的話，叫做皇帝的金口，那是決計反悔不得的。”蘇菲亞恍然大悟，笑道：“我答應過你的事，你怕我反悔，是不是？親愛的中國小孩，羅剎女攝政王的說話，是寶石口，比你們中國皇帝的金口還要貴重。”當下她以大小沙皇之名頒下諭旨，封韋小寶為管劣訥方韃靼地方的伯爵，又命大臣寫了一通國書，致送中國皇帝，由韋小寶送去，再派一名俄國使臣，帶領兩隊哥薩克騎兵護送，金銀財物，賞賜了不少。韋小寶賄賂她的那十幾萬兩銀票，也都撿出來還他。此外并有許多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均是貂皮、寶石等羅剎國的貴重特產。

　　這時蘇菲亞已選了好幾名羅剎國的俊男相陪，再也不來同韋小寶親熱。但韋小寶辭別那一天，蘇菲亞想起這幾個月來的恩情，又感激他建策首義的大功，甚是戀戀不舍。据俄羅斯正史所載，火槍手作亂，是在五月十五至十七的三日之中。五有廿九日，火槍營在蘇菲亞指使之下，上書請伊凡和彼得并為沙皇，請蘇菲亞公主攝政，裁決軍國大事。亂事大定，已在六月中旬。

　　其時天氣和暖，韋小寶跨下駿馬，于兩隊哥薩克騎兵擁衛之下，在西伯利亞大草原上向東疾馳，和風拂面，蹄聲盈耳，左顧俏丫頭雙兒雪膚櫻唇，右盼羅剎國使臣碧眼黃須，貂皮財物，滿載相隨，當真意氣風發之至，心想：“這次死里逃生，不但保了小命，還幫羅剎公主立了一場大功，全靠老子平日聽得書多，看得戲多。”

　　中國立國數千年，爭奪帝皇權位、造反斫殺，經驗之丰，舉世無與倫比。韋小寶所知者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卻已足以揚威异域，居然助人謀朝篡位，安邦定國。其實此事說來亦不希奇，滿清開國將帥粗鄙無學，行軍打仗的種種謀略，主要從一部《三國演義》小說中得來。當年清太宗使反間計，騙得崇禎皇帝自毀長城，殺了大將袁崇煥，就是抄襲《三國演義》中周瑜使計、令曹操斬了自己水軍都督的故事。實則周瑜騙得曹操殺水軍都督，歷史上并無其事，乃是出于小說家杜撰，不料小說家言，後來竟爾成為事實，關涉到中國數百年氣運，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說了。滿人入關後開疆拓土，使中國版圖幾為明朝之三倍，遠胜于漢唐全盛之時，余蔭直至今日，小說、戲劇、說書之功，亦殊不可沒。

　　---------------------------------------------------------------------

　　（按：俄羅斯火槍手作亂，伊凡、彼得大小沙皇并立，蘇菲亞為女攝政王等事，确為史實。但韋小寶其人參與此事，則俄人以此事不雅，有辱國體，史書中并無記載。其時中國史官以未曾目睹，且蠻方异域之怪事，耳食傳聞，不宜錄之于中華正史，以致此事湮沒。）

## 第三十七回　轅門誰上平蠻策　朝議先頒諭蜀文

　　韋小寶帶回羅剎國使臣，不一日來到北京。康親王、索額圖等王公大臣見他歸來，無不又驚又喜。那日他帶同水師出海，從此不知所蹤，朝廷數次派人去查，都說大海茫茫，不見蹤跡，竟無一艘兵船、一名士兵回來。康熙只知他這一隊人在大洋中遭遇颶風，已經全軍覆沒，每當念及，常自郁郁。消息報進宮中，康熙立時傳見。

　　韋小寶見康熙滿臉笑容，叩拜之後，略述別來經過。康熙這次派他出海，主旨是剿滅神龍教、擒拿假太后，現下聽說神龍島已經攻破，假太后雖未擒到，卻和羅剎國結成了朋友。康熙自從盤問了蒙古派赴昆明的使臣罕帖摩後，得悉吳三桂勾結羅剎國、蒙古、西藏三處強援，深以為憂，至于尚耿二藩及台變鄭氏反較次要。他見韋小寶無恙歸來，已是喜歡得緊，得悉有羅剎國使臣到來修好，更是大悅，忙細問詳情。韋小寶從頭至尾的說了，說到如何教唆蘇菲亞慫恿火槍營作亂、如何教她立兩個小沙皇而自為攝政王時，康熙哈哈大笑，說道：“他媽的，你學了我大清的乖，卻去教會了羅剎女鬼。”次日康熙上朝，傳見羅剎使臣。朝中懂得羅剎話的，只有韋小寶一人。其實羅剎話十分難學，他在短短幾個月中，所學會的殊屬有限，羅剎使臣的一番頌詞，十句中倒有九句半不明白，他欺眾人不懂，當即編造一番，竟將當日陸高軒所作的碑文背了出來，甚麼“千載之下，愛有大清”，甚麼“威靈下濟，不赫威能”說了幾句。他一面說，一面偷看康熙臉色，但見他笑眯眯的，料知這篇碑文倒也用得上，便朗聲念道：“降妖伏魔，如日之？”。羽冀輔佐，吐故納新。萬壽百祥，罔不丰登。仙福永享，并世崇敬。壽與天齊，文武仁聖。須臾，天現……”一背到“天現”兩字，當即住口，心想再背下去可要露出狐狸尾巴來了，說道：“羅剎國小沙皇，攝政女王，敬問中國大皇帝萬歲爺聖躬安康。”

　　這些句子，本是陸高軒作來頌揚洪教主的，此時韋小寶念將出來，雖然微感不倫不類，但“并世崇敬”、“文武能聖”等語，卻也是善禱善頌。眾大臣聽得都不住點頭。康熙知道韋小寶肚中全無貨色，這些文辭古雅的句子，決不能隨口譯出，必是預先請了槍手做好，然後在殿上背誦出來，卻萬萬想不到竟是稱頌邪教教主的文辭，給他移花接木、順手牽羊的用上了。那羅剎使臣隨即獻上禮物。羅剎國比遼東氣候更冷，所產玄狐水貂之屬，毛皮比之遼東的更為華美丰厚。滿洲大臣都是識貨之人，一見之下，無不稱賞。康熙當即吩咐韋小寶妥為接待使臣，回賜中華禮品。

　　退朝之後，康熙召了湯若望和南懷仁二人來，命他們去見羅剎使臣。南懷仁是比利時國人，言語和法蘭西相同，那羅剎使臣會說法蘭西話，兩人言語相通。南懷仁稱頌康熙英明仁惠，古往今來帝王少有其比，說得那使臣大為折服。次日，康熙命湯若望、南懷仁二人在南苑操炮，由韋小寶陪了羅剎使臣觀操。那使臣見炮火犀利，射擊准确，暗暗欽服，請南懷仁轉告皇帝，羅剎國女攝政王決意和中國修好，永為兄弟之邦。羅剎使臣辭別歸國後，康熙想起韋小寶這次出征，一舉而翦除了吳三桂兩個強援，功勞著實不小，于是降旨封他為一等忠勇伯。王公大臣自有一番慶賀。

　　韋小寶想起施琅、黃總兵等人，何以竟無一人還報，想必是因主帥在海上失蹤，他是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紅人，皇上震怒，必定會以“失誤軍機、臨陣退縮、陷主帥于死地”等等罪名相加，大家生怕殺頭，就此流落在通吃島附近海島，再也不敢回來了。滿洲興兵之初，軍法極嚴，接戰時如一隊之長陣亡而部眾退卻奔逃，往往全隊處死，至康雍年間，當年遺法猶存，是以旗兵精甚，所向無敵。韋小寶于是派了兩名使者，指點了通吃島和神龍島的途徑，去召施琅等人回京。這日康熙召韋小寶到上書房，指著桌上三通奏章，說道：“小桂子，這三道奏章，是分從三個地方來的，你倒猜猜，是誰的奏章？”韋小寶伸長了頭頸，向三道奏章看了幾眼，全無頭緒可尋，說道：“皇上得給一點兒因頭，奴才這才好猜。”康熙微微一笑，提起右掌虛劈，連做了三下殺頭的姿勢。韋小寶笑道：“啊，是了，是大……大奸臣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個家伙的奏章。”康熙笑道：“你聰明得很。你再猜猜，這三道奏章中說的是甚麼？”韋小寶搔頭道：“這個可難猜得很了。三道奏章是一齊來的麼？”康熙道：“有先有後，日子相差也不很遠。”韋小寶道：“三個大奸臣都不懷好意，想的是一般心思。奴才猜想他們說的話都差不多。”康熙伸掌在桌上輕輕一拍，說道：“正是。第一道奏章是尚可喜這老家伙呈上的，他說他年紀大了，想歸老遼東，留他兒子尚之信鎮守廣東。我就批示說，尚可喜要回遼東，也不必留兒子在廣東了。吳三桂和耿精忠聽到了消息，便先後上了奏章。”拿起一道奏章，說道：“這是吳三桂這老小子的，他說：‘念臣世受逃鄺，捐糜難報，惟期盡瘁藩篱，安敢遽請息肩？今聞平南王尚可喜有陳情之疏，已蒙恩覽，准撤全藩。仰持鴻慈，冒干天聽，請撤安插。’哼，他是試我來著，瞧我敢不敢撤他的藩？他不是獨個兒干，而是聯絡了尚可喜、耿精忠三個一起來嚇唬我！”

　　康熙又拿起另一道奏章，道：“這是耿精忠的，他說：‘臣襲爵二載，心戀帝闕，只以海氛叵測，未敢遽議罷兵。近見平南王尚可喜乞歸一疏，已奉前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載，仰懇皇仁，撤回安插。’一個在云南，一個在福建，相隔萬里，為甚麼兩道折子上所說的話都差不多？一面說不能罷兵，一面又說懇求撤回。這幾個家伙，還把我放在眼里嗎？”說著氣忿忿的將奏章往桌上一擲。

　　韋小寶道：“是啊，這三道奏章，大逆不道之至，其實就是造反的戰書。皇上，咱們這就發兵，把三個反賊都捉到京師里來，滿門……哼，全家男的殺了，女的賞給功臣為奴。”他本想說“滿門抄斬”，忽然想起阿珂和陳圓圓，于是中途改口。康熙道：“咱們如先發兵，倒給天下百姓說我殺戮功臣，說甚麼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不如先行撤藩，瞧著三人的動靜。若是遵旨撤藩，恭順天命，那就罷了；否則的話，再發兵討伐，這就師出有名。”

　　韋小寶道：“皇上料事如神，奴才拜服之至。好比唱戲：皇上問道：‘下面跪的是誰啊？’吳三桂道：‘臣吳三桂見駕。’皇上喝道：‘好大膽的吳三桂，你怎不抬起頭來？’吳三桂道：‘臣有罪不敢抬頭。’皇上唱道：‘你犯了何罪？’吳三桂道：“奴才不肯撤藩，想要造反。’皇上喝道：‘呔，大膽的東西！韋小寶！’我就一個箭步，上前跪倒，應道：‘小將在！’皇上叫道：‘令箭在此！派你帶領十萬大兵，討伐反賊吳三桂去者！’奴才接過令箭，叫聲：‘得令！’飛起一腿，往吳三桂屁股上踢去，登時將他踢得屁滾尿流，嗚呼哀哉！”

　　康熙哈哈大笑，問道：“你想帶兵去打吳三桂？”韋小寶見他眼光中有嘲弄之色，知道小皇帝是跟自己開玩笑，說道：“奴才年紀這麼點兒，又沒甚麼本事，怎能統帶大軍？最好皇上親自做大元帥，我給你做先鋒官，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浩浩蕩蕩，殺奔云南而去。”

　　康熙給他說得心中躍躍欲動，覺得御駕親征吳三桂，這件事倒好玩得緊，說道：“待我仔細想想。”

　　次日清晨，康熙召集眾王公大臣，在太和殿上商議軍國大事。韋小寶雖然連升了數級，在朝廷中還是官小職微，本無資格上太和殿參與議政。康熙下了特旨，說他曾奉使云南，知悉吳藩內情，欽命陪駕議政。小皇帝居中坐于龍椅，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大學士、尚書等大臣分班站立，韋小寶站在諸人之末。康熙將尚可喜、吳三桂、耿精忠三道奏章，交給中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巴泰，說道：“三藩上奏，懇求撤藩，該當如何，大家分別奏來。”諸王公大臣傳閱奏章後，康親王傑書說道：“回皇上：依奴才愚見，三藩懇求撤藩，均非出于本心，似乎是在試探朝廷。”康熙道：“何以見得？你且說來。”傑書道：“三道奏章之中，都說當地軍務繁重，不敢擅离。既說軍務繁忙，卻又求撤藩，顯見是自相矛盾。”康熙點了點頭。

　　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白發白須，年紀甚老，說道：“以臣愚見，朝廷該當溫旨慰勉，說三藩功勳卓著，皇上甚為倚重，須當用心辦事，為王室屏藩。撤藩之事，應毋庸議。”康熙道：“照你看，三藩不撤的為是？”衛周祚道：“聖上明鑒：老子言道：‘佳兵不祥’，就算是好兵，也是不祥的。又有人考据，那‘佳’字乃‘惟’字之誤，‘惟兵不祥’，那更加說得明白了。老子又有言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韋小寶暗暗納罕：“這老家伙好大的膽子，在皇上跟前，居然老子長、老子短的。皇上卻也不生氣。”他可不知這老子是古時的聖人李耳，卻不是市井之徒的自稱。康熙點了點頭，說道：“兵凶戰危，古有明訓。一有征伐之事，不免生靈涂炭。你們說朕如下溫旨慰勉，不許撤藩，這事就可了結麼？”文華殿大學士對喀納道：“皇上明鑒：吳三桂自鎮守云南以來，地方安宁，蠻夷不擾，本朝南方迄無邊患，倘若將他遷往遼東，云貴一帶或有他患。朝廷如不許撤藩，吳三桂感激圖報，耿尚二藩以及廣西孔軍，也必仰戴逃鄺，從此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康熙道：“你深恐撤藩之後，西南少了重鎮，說不定會有邊患？”對喀納道：“是。吳三桂兵甲精良，素具威望，蠻夷懾服。一加調動，是福是禍，難以逆料。以臣愚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戶部尚書米思翰道：“自古聖王治國，推重黃老之術。西漢天下大治，便因蕭規曹隨，為政在求清淨無為。皇上聖明，德邁三皇，漢唐盛世也是少有其比。皇上沖年接位，秉政以來，與民休息，協和四夷，天下俱感恩德。以臣淺見，三藩的事，只是依老規矩辦理，不必另有更張，自必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聖天子垂拱而治，也不必多操甚麼心。”康熙問大學士杜立德：“你以為如何？”杜立德道：“三藩之設，本為酬功。今三藩并無大過，倘若驟然撤去，恐有無知之徒，議論朝廷未能优容先朝功臣，或有礙聖朝政聲。”眾王公大臣說來說去，都是主張不可撤藩。韋小寶聽了眾人的言語，話中大掉書袋，雖然不大懂，也知均是主張不撤藩，心中焦急起來，忙向索額圖使個眼色，微微搖頭，要他出言反對眾人的主張。

　　索額圖見他搖頭，誤會其意，以為是叫自己也反對撤藩，心想他明白皇上真正心意，又見康熙對眾人的議論不置可否，料想小皇帝必定不敢跟吳三桂打仗，說道：“吳、尚、耿三人都善于用兵，倘若朝廷撤藩，三藩竟然抗命，云南、貴州、廣東、福建、廣西五省同時發兵，說不定還有其他反叛出兵響應，倒也不易應付。照奴才看來，吳三桂和尚可喜年紀都老得很了，已不久人世，不妨等上幾年，讓二人壽終正寢。三藩身經百戰的老兵宿將也死上一大批，到那時候再來撤藩，就有把握得多了。”康熙微微一笑，說道：“你這是老成持重的打算。”索額圖還道是皇上夸獎，忙磕頭謝恩，道：“奴才為國家計議大事，不敢不盡忠竭慮，以策萬全。康熙問大學士圖海道：“你文武全才，深通三韜六略，善于用兵，以為此事如何。”圖海道：“奴才才智平庸，全蒙皇上加恩提拔。皇上明見萬里，朝廷兵馬精良，三藩若有不軌之心，諒來也不成大事。只是若將三藩所部數十萬人一齊開赴遼東，卻也頗有可慮之處。”康熙問道：“甚麼事可慮？”圖海道：“遼東是我大清根本之地，列祖列宗的陵寢所在，三藩倘若真有不臣之意，數十萬人在遼東作起亂來，倒也不易防范。”康熙點了點頭。圖海又道：“三藩的軍隊撤离原地，朝廷須另調兵馬，前赴云南、廣東、福建駐防。數十萬大軍北上，又有數十萬大軍南下，一來一往，耗費不小，也勢必滋擾地方。三藩駐軍和當地百姓相處頗為融洽，不聞有何沖突。廣東和福建的言語十分古怪奇特，調了新軍過去，大家言語不通，習俗不同，說不定會激起民變，有傷皇上愛民如子的聖意。”韋小寶越聽越急，他知道小皇帝決意撤藩，王公大臣卻個個膽小怕事，自己官小職卑，年紀又小，在朝廷之上又不能胡說八道，這可為難得緊了。

　　康熙問兵部尚書明珠：“明珠，此事是兵部該管，你以為如何？”明珠道：“聖上天縱聰明，高瞻遠矚，見事比臣子們高上百倍。奴才想來想去，撤藩有撤的好處，不撤也有不撤的好處，心中好生委決不下，接連幾天睡不著覺。後來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時放心，昨晚就睡得著了。原來奴才心想，皇上思慮周詳，算無遺策，滿朝奴才們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料中。奴才們想到的計策，再高也高不過皇上的指點。奴才只須聽皇上的吩咐辦事，皇上怎麼說，奴才們就死心塌地、勇往直前的去辦，最後定然大吉大利，萬事如意。”韋小寶一聽，佩服之極，暗想：“滿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誰也及不上這個家伙。此人馬屁功夫十分到家，老子得拜他為師才是。這家伙日後飛黃騰達，功名富貴不可限量。”康熙微微一笑，說道：“我是叫你想主意，可不是來聽你說歌功頌德的言語。”明珠磕頭道：“聖上明鑒：奴才這不是歌功頌德，的的确确是實情。自從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穩的訊息，奴才日夜擔心，思索如何應付，萬一要用兵，又如何調兵遣將，方有必胜之道，總是要讓主子不操半點心才是。可是想來想去，實在主子太聖明，而奴才們太膿包，我們苦思焦慮而得的方策，萬萬不及皇上隨隨便便的出個主意。聖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這種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來，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們一時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後來終于會恍然大悟的。”

　　眾大臣聽了，心中都暗暗罵他無恥，當眾諂諛，無所不用其極，但也只得隨聲附和。

　　康熙道：“韋小寶，你到過云南，你倒說說看：這件事該當如何？”

　　韋小寶道：“皇上明鑒：奴才對國家大事是不懂的，只不過吳三桂對奴才說過一句話，他說：‘韋都統，以後有甚麼變故，你不用發愁，你的都統職位，只有上升，不會下降。’奴才就不懂了，問他：‘以後有甚麼變故啊？’吳三桂笑道：‘時候到了，你自然知道。’皇上，吳三桂是想造反。這件事千真萬确，這會兒只怕龍袍也已做好了。他把自己比作是猛虎，卻把皇上比作是黃鶯。”康熙眉頭微蹙，問道：“甚麼猛虎、黃鶯的？”韋小寶磕了幾個頭，說道：“吳三桂這廝說了好些大逆不道的言語，奴才說甚麼也不敢轉述。”康熙道：“你說好了，又不是你自己說的。”韋小寶道：“是。吳三桂有三件寶貝，他說這三件寶貝雖好，可惜有點兒美中不足。第一件寶貝，是一塊鴿蛋那麼大的紅寶石，當真雞血一般紅，他鑲在帽上，說道：‘寶石很大，可惜帽子太小。’”康熙哼了一聲。

　　眾大臣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寶石很大，可惜帽子太小。”這句話言下之意，顯是頭上想戴頂皇冠了。韋小寶道：“他第二件寶貝，是一張白底黑紋的白老虎皮。奴才曾在宮里服侍皇上，可也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白老虎皮。吳三桂說，這種白老虎幾百年難得見一次，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打到過，朱元璋打到過，曹操和劉備也都打到過的。他把白老虎皮墊在椅上，說道：‘白老虎皮難得，可惜椅子太也尋常。’”康熙又點點頭，心中暗暗好笑，知道韋小寶信口開河誣陷吳三桂；又知他毫無學問，以為曹操也做過皇帝。韋小寶道：“這第三件寶貝，是一塊大理石屏風，天然生成的風景，圖畫中有只小黃鶯兒站在樹上，樹底下有一頭大老虎。吳三桂言道：‘屏風倒也珍貴，就可惜猛虎是在樹下，小黃鶯兒卻站在高枝之上。’”

　　康熙道：“他這三句話，都不過是比喻，未必是有心造反。”韋小寶道：“皇上寬洪大量，愛惜奴才。吳三桂倘若有三分良心，知道感恩圖報，那就好了。只可惜他就會向朝中的王公大臣送禮，這位黃金一千兩，那位白銀兩萬兩，出手闊綽得不得了。那三件寶貝，卻又不向皇上進貢。”康熙笑道：“我可不貪圖他甚麼東西。”韋小寶道：“是啊，吳三桂老是向朝廷要餉銀，請犒賞，銀子拿到手，倒有一大半留在北京，送給了文武百官。奴才對他說：‘王爺，你送金子銀子給當朝那些大官，出手實在太闊氣了，我都代你肉痛。’吳三桂笑道：‘小兄弟，這些金子銀子，也不過暫且寄在他們家里，讓他們個個幫我說好話，過得幾年，他們會乖乖的加上利錢，連本帶利的還我。’奴才這可不明白了，問道：‘王爺，財物到了人家手里，怎樣還會還你？這是你心甘情愿送給他們的，又不是人家向你借的，怎麼還會有利錢？’吳三桂哈哈大笑，拍拍我肩膀，拿了一只錦緞袋子給我，說著：‘小兄弟，這是小王送給你的一點小意思，盼你在皇上跟前，多給我說幾句好話。皇上若要撤藩，你務必要說，這藩是千萬撤不得的。哈哈，你放心好了，這些東西，我將來不會向你討還。’”

　　韋小寶一面說，一面從懷里摸出一只錦緞袋子，提在手中，高高舉起，人人見到袋上繡著“平西王府”四個紅字。他俯下身來，打開袋口，倒了轉來，只聽得玎玎當當一陣響，珍珠、寶石、翡翠、美玉，數十件珍品散在殿上，珠光寶氣，耀眼生花。這些珠寶有些固是吳三桂所贈，有些卻是韋小寶從別處納來的賄賂，一時之間，旁人又怎能分辨？康熙微笑道：“你到云南走這一遭，倒是大有所獲了。”韋小寶道：“這些珍珠寶貝，奴才是不敢要的，請皇上賞了別人罷。”康熙笑嘻嘻的道：“是吳三桂送你的，我怎能拿來賞給別人？”韋小寶道：“吳三桂送給奴才，要我在皇上面前撒謊，幫他說好話，說萬萬不能撤藩，奴才對皇上忠心耿耿，不能貪圖一些金銀財寶，把反賊說成是忠臣。但這麼一來，收了吳三桂的東西，有點兒對不起他。反正普天下的金銀財寶，都是皇上的物事。皇上賞給誰，是皇上的恩德，用不著吳三桂拿來做好人，收買人心。”

　　康熙哈哈一笑，說道：“你倒對朕挺忠心，那麼這些珍珠寶貝，算是我重行賞給你的好了。”又從衣袋里摸出一只西洋彈簧金表來，說道：“另外賞你一件西洋寶貝。”韋小寶忙跪下磕頭，走上幾步，雙手將金表接了過來。他君臣二人這麼一番做作，眾大臣均是善觀氣色之人，哪里還不明白康熙的心意？眾大臣都收受過吳三桂的賄賂，最近這一批還是韋小寶轉交的，心想自己倘若再不識相，韋小寶把“滇敬”多少，當朝抖了出來，皇上一震怒，以“交通外藩，圖謀不軌”的罪名論處，不殺頭也得充軍。韋小寶誣陷吳三桂的言語，甚是幼稚可笑，吳三桂就算真有造反之心，也決計不會在皇上派去的欽差面前透露；又說甚麼送了朝中大臣的金銀，將來要連本帶利收回，暗示日後造反成功，做了皇帝，要向各大臣討還金銀。這明明是沒見過世面的小孩子想法，吳三桂這等老謀深算之人，豈會斤斤計較于送了多少金銀？但明知韋小寶的言語不堪一駁，他有皇上撐腰，又有誰敢自討苦吃，出口辯駁？

　　明珠腦筋最快，立即說道：“韋都統少年英才，見世明白，對皇上赤膽忠心，深入吳三桂的虎穴，探到了事實真相，當真令人好生佩服。若不是皇上洞燭機先，派遣韋都統親去探察，我們在京里辦事的，又哪知道吳三桂這老家伙深蒙國恩，竟會心存反側？”他這幾句話既捧了康熙和韋小寶，又為自己和滿朝同僚輕輕開脫，跟著再坐實了吳三桂的罪名。太和殿上，人人均覺這幾句話甚為中聽，諸大臣本來都惴惴不安，這時不由得松了一口氣。康親王和索額圖原跟韋小寶交好，這時自然會意，當即落井下石，大說吳三桂的不是。眾大臣你一句、我一句，都說該當撤藩，有的還痛責自己胡塗，幸蒙皇上開導指點，這才如撥開云霧見青天。有的更貢獻方略，說得如何撤藩，如何將吳三桂鎖拿來京，如何去抄他的家。吳三桂富可敵國，一說到抄他的家，人人均覺是個大大的优差，但轉念一想，又覺這件事可不好辦，吳三桂一翻臉，你還沒抄到他的家，他先砍了你的腦袋。康熙待眾人都說過了，說道：“吳三桂雖有不軌之心，但反狀未露，今日此間的說話，誰也不許漏了一句出去。須得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眾大臣齊頌揚皇恩浩蕩，寬仁慈厚。康熙從懷中取出一張黃紙，說道：“這一道上諭，你們瞧瞧有甚麼不妥的。”巴泰躬身接過，雙手捧定，大聲念了起來：“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賴師武臣力；及海宇宁謐，振旅班師，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頤養，賞延奕世，寵固河山，甚盛典也！”

　　他念到這里，頓了一頓。眾大臣一齊發出嗡嗡、嘖嘖之聲，贊揚皇上的御制宏文。

　　巴泰輕輕咳嗽一聲，把腦袋轉了兩個圈子，便如是欣賞韓柳歐蘇的絕妙文章一般，然後拉長調子，又念了起來：“王夙篤忠貞，克攄猷略，宣勞戮力，鎮守岩疆，釋朕南顧之憂，厥功懋焉！”他念到這里，頓了一頓，輕輕歎道：“真是好文章！”索額圖道：“皇上天恩，吳三桂只要稍有人性，拜讀了這道上諭，只怕登時就慚愧死了。”巴泰又念道：

　　“但念王年齒已高，師徒暴露，久駐遐荒，眷懷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請，搬移安插。茲特請某某、某某，前往宣諭朕意。王其率所屬官兵，趣裝北上，慰朕眷注；庶幾旦夕覯止，君臣偕樂，永保無疆之休。至一應安插事宜，已飭所司飭庀周詳。王到日，即有宁宇，無以為念。欽此。”巴泰音調鏗鏘，將這道上諭念得抑揚頓挫。念畢，眾臣無不大贊。明珠道：“‘旦夕覯止，君臣偕樂’這八個字，真叫人感激不能自胜。奴才們聽了，心窩兒里也是一陣子暖烘烘的。”圖海道：“皇上心慮周到，預先跟他說一到北京，就有地方住，免得他推三阻四，說要派人來京起樓建屋，推搪耽擱，又拖他三年五年。”

　　康熙道：“最好吳三桂能奉命歸朝，百姓免了一場刀兵之災，須得派兩個能說會道之人云南宣諭朕意。”眾大臣聽皇帝這麼說，眼光都向韋小寶瞧去。韋小寶給眾人瞧得心慌，心想：“乖乖弄的東，這件事可不是玩的。上次送新媳婦去，還險些送了性命，這次去撤藩，吳三桂豈有不殺欽差大臣之理？”念及到了云南可以見到阿珂，心頭不禁一熱，但終究還是性命要緊。

　　明珠見韋小寶面如土色，知他不敢去，便道：“皇上明鑒：以能說會道而言，本來都統韋小寶極是能干。不過韋都統為人嫉惡如仇，得知吳三桂對皇上不敬，恨他入骨，多一半見面就要申斥吳三桂，只怕要壞事。奴才愚見，不如派禮部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達爾禮二人前去云南，宣示上諭。這兩人文質彬彬，頗具雅望，或能感化頑惡，亦未可知。”康熙一聽，甚合心意，當即口諭折爾肯、達爾禮二人前往宣旨。眾大臣見皇帝撤藩之意早決，連上諭也都寫定了帶在身邊，都深悔先前給吳三桂說了好話。這時人人口風大改，說了許多吳三桂無中生有的罪狀，當真是大奸大惡，罪不可赦。康熙點點頭，說道：“吳三桂雖壞，也不至于如此。大家實事求是，小心辦事罷。”站起身來，向韋小寶招招手，帶著他走到後殿。韋小寶跟在皇帝身後，來到御花園中。康熙笑道：“小桂子，真有你的。若不是你拿了那袋珍珠寶貝出來，抖在地下，他媽的那些老家伙，還在給吳三桂說好話呢。”韋小寶道：“其實皇上只須說一聲‘還是撤藩的好’，大家還不是個個都說‘果然是撤藩的好’。只不過要他們自己說出口來，比較有趣些。”康熙點點頭，說道：“老家伙們做事力求穩當，所想的也不能說全都錯了。不過這樣一來，吳三桂想幾時動手，就幾時干，一切全由他來拿主意，于咱們可大大不利。咱們先撤他的藩，就可打亂了他的腳步。”韋小寶道：“是啊，好比賭牌九，那有老是讓吳三桂做莊之理？皇上也得擲幾把骰子啊。”康熙道：“這個比喻對了，不能老是讓他做莊。小桂子，咱們這把骰子是擲下去了，可是吳三桂這家伙當真挺不好斗呀。他部下的大將士卒，都是身經百戰的厲害腳色。他一起兵造反，倘若普天下的漢人都響應他，那可糟了！”

　　韋小寶近年在各地行走，聽到漢人咒罵韃子的語言果是不少，漢人人數眾多，每有一百個漢人，未必就有一個滿洲人，倘若天下漢人都造起反來，滿洲人無論如何抵擋不住，然而咒罵韃子的人雖多，痛恨吳三桂的更多。他想到此節，說道：“皇上望安，普天下的漢人，沒一個喜歡吳三桂這家伙。他要造反，除了自己的親信之外，不會有甚麼人捧他的場。”康熙點點頭，道：“我也想到了此節。前明桂王逃到緬甸，是吳三桂去捉了來殺的。吳三桂要造反，只能說興漢反滿，卻不能說反清復明。”說到這里，頓了一頓，問道：“前明崇禎皇帝，是哪一天死的？”韋小寶搔了搔頭，囁嚅道：“這個……奴才那時候還沒出世，倒不……不大清楚。”康熙哈哈大笑，說道：“我這可問道于盲了。那時候我也沒出世。是了，到他忌辰那天，我派幾名親王貝勒，去崇禎陵上拜祭一番，好教天下百姓都感激我，心中痛恨吳三桂。”韋小寶道：“皇上神機妙算。但如崇禎皇帝的忌辰相隔時候還遠，吳三桂卻先造反起來呢？”康熙踱了幾步，微笑道：“這些時候來，你奉旨辦事，苦頭著實吃了不少。五台山、云南、神龍島、遼東，最後連羅剎國也去了。我這次派你去個好地方，調劑，調劑。”韋小寶道：“天下最好的地方，就是在皇上身邊。只要聽到皇上說一句話，見到皇上一眼，我就渾身有勁，心里說不出的舒服。皇上，這話千真萬确，可不是拍馬屁。”康熙點頭道：“這是實情。我和你君臣投機，那也是緣份。我跟你是從小打架打出來的交情，與眾不同。我見到你，心里也總很高興。小桂子，那半年中得不到你的消息，只道你在大海中淹死了，我一直好生後悔，不該派你去冒險，著實傷心難過。”韋小寶心下激動，道：“但……但愿我能一輩子服侍你。”說著語音已有些哽咽。康熙道：“好啊，我做六十年皇帝，你就做六十年大官，咱君臣兩個有恩有義，有始有終。”皇帝對臣子說到這樣的話，那是難得之極了，一來康熙年少，說話爽直，二來他和韋小寶是總角之交，互相真誠。

　　韋小寶道：“你做一百年皇帝，我就跟你當一百年差，做不做大官倒不在乎。”康熙笑道：“做六十年皇帝還不夠麼？一個人也不可太不知足了。”頓了一頓，說道：“小桂子，這次我派你去揚州，讓你衣錦還鄉。”韋小寶聽得“去揚州”三字，心中突的一跳，問道：“甚麼叫衣錦還鄉哪？”康熙道：“你在京里做了大官，回到故鄉去見見親戚朋友，出出風頭，讓大家羡慕你，那不挺美嗎？你叫手下人幫你寫一道奏章，你的父親、母親，朝廷都可給他們誥命，風光，風光。”韋小寶道：“是，是，多謝皇上的恩典。”康熙見他神色有些尷尬，問道：“咦，你不喜歡？”韋小寶搖頭道：“我喜歡得緊，只不過……只不過我不知自己親生的爹爹是誰。”康熙一怔，想到自己父親在五台山出家，跟他倒有些同病相怜，拍拍他肩膀，溫言道：“你到了揚州，不妨慢慢尋訪，上天或許垂怜，能讓你父子團圓。小桂子，你去揚州，這趟差使可易辦得緊了。我派你去造一座忠烈祠。”韋小寶搔了搔頭，說道：“種栗子？皇上，你要吃栗子，我這就給你到街上去買，糖炒良鄉桂花栗子，又香又糯，不用到揚州去種。”康熙哈哈大笑，道：“他媽的，小桂子就是沒學問。我是說忠烈祠，你卻纏夾不清，搞成了種栗子。忠烈祠是一座祠堂，供奉忠臣烈士的。”韋小寶笑道：“奴才這可笨得緊了，原來是去起一座關帝廟甚麼的。”康熙道：“這就對了。清兵進關之後，在揚州、嘉定殺戮很慘，以致有甚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話。想到這些事，我心中總是不安。”韋小寶道：“當時的确殺得很慘啊。揚州城里到處都是死尸，隔了十多年，井里河里還常見到死人骷髏頭。不過那時候我還沒出世，您也沒出世，可怪不到咱們頭上。”康熙道：“話是這麼說，不過是我祖宗的事，也就是我的事。當時有個史可法，你聽說過嗎？”韋小寶道：“史閣部史大人死守揚州，那是一位大大的忠臣。我們揚州的老人家說起他來，都是要流眼淚的。我們院子里供了一個牌位，寫的是‘九紋龍史進之靈位’，初一月半，大伙兒都要向這牌位磕頭。我聽人說，其實就是史閣部，不過瞞著官府就是了。”

　　康熙點了點頭道：“忠臣烈士，遺愛自在人心。原來百姓們供奉了九紋龍史進的靈位，焚香跪拜，其實是紀念史可法。小桂子，你家那個是甚麼院子啊？”韋小寶臉上一紅，道：“皇上，這件事說起來又不大好聽了。我們家里開了一家堂子，叫作麗春堂，在揚州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妓院。”康熙微微一笑，心道：“你滿口市井胡言，早知道你決非出身子書香世家。你這小子對我倒很忠心，連這等丑事也不瞞我。”其實開妓院甚麼，韋小寶已是在大吹牛皮了，他母親只不過是個妓女而已，哪里是甚麼妓院老板了。康熙道：“你奉了我的上諭，到揚州去宣讀。我褒揚史可法盡忠報國，忠君愛民，是個大大的忠臣，大大的好漢。我們大清敬重忠臣義士，瞧不起反叛逆賊。我給史可法好好的起一座祠堂，把揚州當時守城殉難的忠臣將勇，都在祠堂里供奉。再拿三十萬兩銀子去，撫恤救濟揚州、嘉定兩城的百姓。我再下旨，免這兩個地方三年錢糧。”

　　韋小寶長長吁了口氣，說道：“皇上，你這番恩典可真太大了。我得向你真心誠意的磕幾個頭才行。”說著爬下地來，冬冬冬的磕了三個響頭。康熙笑問：“你以前向我磕頭，不是真心誠意的麼？”韋小寶微笑道：“有時是真心誠意，有時不過敷衍了事。”康熙哈哈一笑，也不以為忤，心想：“向我磕頭的那些人，一百個中，倒有九十九個是敷衍了事的，也只有小桂子才說出口來。”韋小寶道：“皇上，你這個計策，當真是一箭射下兩只鳥兒。”康熙笑道：“甚麼一箭射下兩只鳥兒？這叫做一箭雙雕。你倒說說看，是兩只甚麼鳥兒？”韋小寶道：“這座忠烈祠一起，天下漢人都知道皇上待百姓很好。以前韃……以前清兵在揚州、嘉定亂殺漢人，皇上心中過意不去，想法子補報。如果吳三桂造反，又或是尚可喜、耿精忠造反，要恢復明朝甚麼的，老百姓就會說，滿清有甚麼不好？皇帝好得很哪。”康熙點點頭，說道：“你這話是不錯，不過稍微有一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到昔年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确是心中惻然，發銀撫恤，減免錢糧，也不是全然為了收買人心。那第二只鳥兒又是甚麼？”韋小寶道：“皇上起這祠堂，大家知道做忠臣義士是好的，做反叛賊子是不好的。吳三桂要造反，那是反賊，老百姓就瞧他不起了。”

　　康熙伸手在他肩頭重重一拍，笑道：“對！咱們須得大肆宣揚，忠心報主才是好人。天下的百姓哪一個肯做壞人？吳三桂不起兵便罷，若是起兵，也沒人跟從他。”韋小寶道：“我聽說書先生說故事，自來最了不起的忠臣義士，一位是岳飛岳爺爺，一位是關帝關王爺。皇上，咱們這次去揚州修忠烈祠，不如把岳爺爺、關王爺的廟也都修上一修。”康熙笑道：“你心眼兒挺靈，就可惜不讀書，沒學問。修關帝廟，那是很好，關羽忠心報主，大有義氣，我來賜他一個封號。那岳飛打的是金兵。咱們大清，本來叫做後金，金就是清，金兵就是清兵。這岳王廟，就不用理會了。”韋小寶道：“是，是，原來如此。”心中想：“原來你們韃子是金兀術、哈迷蚩的後代。你們祖宗可差勁得很。”

　　康熙道：“河南省王屋山，好像有吳三桂伏下的一支兵馬，是不是？”韋小寶一怔，應道：“是啊。”心想：“這件事你若不提，我倒忘了。”康熙道：“當時你查到吳三桂的逆謀，派人前來奉知，我反而將你申斥一頓，你可知是甚麼原因？”韋小寶道：“想來咱們對付吳三桂的兵馬還沒調派好，因此皇上假裝不信，免得打草驚蛇。”康熙笑道：“對了！打草驚蛇，這成語用得對了。朝廷之中，吳三桂一定伏有不少心腹，我們一舉一動，這老賊無不知道得清清楚楚。王屋山司徒伯雷的事，當時我如一加查究，吳三桂立刻便知道了。他心里一驚，說不定馬上就起兵造反。那時朝廷的虛實他甚麼都知道，他的兵力部署甚麼的，我可一點兒也不知，打起仗來，我們非輸不可。一定要知己知彼，才可百戰百胜。”

　　韋小寶道：“皇上當時派人來大罵我一頓，滿營軍官都知道了。吳三桂若有奸細在我兵營里，必定去報告給老家伙知道。老家伙心里，說不定還在暗笑皇上胡塗呢。”康熙道：“你這次去揚州，隨帶五千兵馬，去到河南濟源，突然出其不意，便將王屋山上的匪窟給剿了。吳三桂這一支伏兵离京師太近，是個心腹之患。”

　　韋小寶喜道：“那妙得緊。皇上，不如你御駕親征，殺吳三桂一個下馬威。”康熙微笑道：“王屋山上只一二千土匪，其中一大半倒是老弱婦孺，那個姓元的張大其辭，說甚麼有三萬多人，全是假的。我早已派人上山去查得清清楚楚。一千多名土匪，要我御駕親征，未免叫人笑話罷！哈哈，哈哈。”韋小寶跟著干笑幾聲，心想小皇帝精明之極，虛報大數可不成。康熙道：“怎麼剿滅王屋山土匪，你下去想想，過一兩天來回奏。”韋小寶答應了退下，尋思：“這行軍打仗，老子可不大在行。當日水戰靠施琅，陸戰靠誰才是？有了，我去調廣東提督吳六奇來做副手，一切全聽他的。這人打仗是把好手。”轉念又想：“皇上叫我想好方略，一兩天回奏，到廣東去請吳六奇，來回最快也得一個月，那可來不及。北京城里，可有甚麼打仗的好手？”盤算半晌，北京城里出名的武將倒是不少，但大都是滿洲大官，不是已經封公封侯的，就是將軍提督，自己小小一個都統，指揮他們不動。他爵位已封到伯爵，在滿清職官制度，子爵已是一品，伯爵以上，列入超品，比之大學士、尚書的品秩還高。但那是虛銜，雖然尊貴，卻無實權。他小小年紀，想要名臣勇將聽命于己，可就不易了。他在房中踱來踱去尋思，瞧著案上施琅所贈的那只玉碗，心想：“施琅在北京城里不得意，這才來求我。北京城里，不得意的武官該當還有不少哪。但又要不得意，又要有本事，一時之間，未必湊得齊在一起。沒本事而飛黃騰達之人，北京城里倒也不少，像我韋小寶，就是一位了，哈哈！”走過去將玉碗捧在手里，心想：“‘加官晉爵’，這四字的口采倒靈，他送我這只玉碗時，我是子爵，現下可升到伯爵啦。我憑了甚麼本事加官進爵？最大的本事便是拍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實在他媽的平常得緊。看來凡事有本事之人，不肯拍馬屁，喜歡拍馬屁的，便是跟老子差不多。”仰起了頭思索，相識的武官之中，有那個是不肯拍馬屁的？天地會的英雄豪傑當然不會隨便拍人馬屁，只是除了師父陳近南和吳六奇之外，大家只會內功外功，不會帶兵打仗。師父的部將林興珠是會打仗的，可惜回去了台灣。突然之間，想起了一件事：那日他帶同施琅等人前赴天津，轉去塘沽出海，水師總兵黃甫對自己奉承周到，天津衛有一個大胡子武官，卻對自己皺眉扁嘴，一副瞧不起的模樣，一句馬屁也不肯拍。這家伙是誰哪？他當時沒記住這軍官的名字，這時候自然更加想不起來，心中只想：“拍馬屁的，就沒本事。這大胡子不肯拍馬屁，一定有本事。”當下有了主意，即到兵部尚書衙門去找尚書明珠，請他盡快將天津衛將一名大胡子車官調來北京，這大胡子的軍階不高也不低，不是副將，就是參將。

　　明珠覺得這件事有些奇怪，這大胡子無名無姓，如何調法？但韋小寶眼前是皇帝最得寵之人，莫說只不過去天津調一個武官，就是再難十倍的題目出下來，也得想法子交差，當即含笑答應，親筆寫了一道六百里加急文書給天津衛總兵，命他將麾下所有的大胡子軍官，一齊調來北京，赴部進見。次日中午時分，韋小寶剛吃完中飯，親兵來報，兵部尚書大人求見。韋小寶迎出大門，只見明珠身後跟著二十來個大胡子軍官，有的黑胡子，有的白胡子，有的花白胡子，個個塵沙被面，大汗淋漓。明珠笑道：“韋爵爺，你吩咐調的人，兄弟給你找來了一批，請你挑選，不知哪一個合式。”韋小寶忽然間見到這麼一大群大胡子軍官，一怔之下，不由得哈哈大笑，說道：“尚書大人，我只請你找一個大胡子，你辦事可真周到，一找就找了二十來個，哈哈，哈哈。”明珠笑道：“就怕傳錯了人，不中韋爵爺的意啊。”

　　韋小寶又是哈哈大笑，說道：“天津衛總兵麾下，原來有這麼許多個大胡子……”話未說完，人叢中突然有人暴雷也似的喝道：“大胡子便怎樣？你沒的拿人來開玩笑！”韋小寶和明珠都吃了一驚，齊向那人瞧去，只見他身材魁梧，站在眾軍官之中，比旁人都高了半個頭，滿臉怒色，一叢大胡子似乎一根根都翹了起來。

　　韋小寶一怔，隨即喜道：“對了，對了，正是老兄，我便是要找你。”那大胡子怒道：“上次你來到天津，我言語中沖撞了你，早知你定要報復出氣。哼，我沒犯罪，要硬加我甚麼罪名，只怕也不容易。”明珠斥道：“你叫甚麼名字？怎地在上官面前如此無禮？”那大胡子適才到兵部衙門、已參見過明珠，他是該管的大上司，可也不敢胡亂頂撞，便躬身道：“回大人：卑職天津副將趙良棟。”明珠道：“這位韋都統官高爵尊，為人寬仁，是本部的好朋友，你怎地得罪他了？快快上前陪罪。”趙良棟心頭一口氣難下，悻悻然斜睨韋小寶，心想：“你這乳臭未干的黃口小子，我為甚麼向你陪罪？”韋小寶笑道：“趙大哥莫怪，是兄弟得罪了你，該當兄弟向你陪罪。”轉過頭來，向著眾軍官說：“兄弟有一件要事，要跟趙副將商議，一時記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以致兵部大人邀了各位一齊到北京來，累得各位連夜趕路，實在對不起得很。”說著連連拱手。眾軍官忙即還禮。趙良棟見他言語謙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心頭火氣，也登時消了，便即向韋小寶說道：“小將得罪。”躬身行禮。韋小寶拱拱手，笑道：“不用客氣。”轉身向明珠道：“大人光臨，請到里面坐，兄弟敬酒道謝。天津衛的朋友們，也都請進去。”明珠有心要和他結納，欣然入內。韋小寶大張筵席，請明珠坐了首席，請趙良棟坐次席，自己在主位相陪，其餘的天津武將另行坐了三桌。伯爵府的酒席自是十分丰盛，酒過三巡，做戲的在筵前演唱起來。這次進京的天津眾武將，有的只不過是個小小把總，只因天生了一把大胡子，居然在伯爵府中與兵部尚書、伯爵大人一起喝酒聽戲，當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意外奇逢。

　　趙良棟脾氣雖然倔強，為人卻也精細，見韋小寶在席上不提商議何事，也不出言相詢，只是聽著韋小寶說些羅剎國的奇風异俗，心想：“小孩子胡說八道，那有男人女人在大庭廣眾之間摟抱了跳啊跳的，天下怎會有如此不識羞恥之事？”明珠喝了幾杯酒，聽了一出戲，便起身告辭。韋小寶送出大門，回進大廳，陪著眾軍官看完了戲，吃飽了酒飯，這才請趙良棟到內書房詳談。

　　趙良棟見書架上擺滿了一套套書籍，不禁肅然起敬：“這小孩兒年紀雖小，學問倒是好的，這可比我們粗胚高明了。”韋小寶見他眼望書籍，笑道：“趙大哥，不瞞你說，這些書本子都是拿來擺樣子的。兄弟識得的字，加起來湊不滿十個。我自己的名字‘韋小寶’三字，連在一起總算是識得的，分了開來，就靠不大住。除此之外，就只好對書本子他媽的干瞪眼了。”趙良棟哈哈大笑，心頭又是一松，覺得這小都統性子倒很直爽，不搭架子，說道：“韋大人，卑職先前言語冒犯，你別見怪，”韋小寶笑道：“見甚麼怪啊。你我不妨兄弟相稱，你年紀大，我叫你趙大哥，你就叫我韋兄弟。”趙良棟忙站起來請安，說道：“都統大人可別說這等話，那太也折殺小人了。”韋小寶笑道：“請坐，請坐。我不過運氣好，碰巧做了幾件讓皇上稱心滿意的事，你還道我真有甚麼狗屁本事麼？我做這個官，實在慚愧得緊，那及得上趙大哥一刀一槍，功勞苦勞，完全是憑真本事干起來的。”

　　趙良棟聽得心頭大悅，說道：“韋大人，我是粗人，你有甚麼事，盡管吩咐下來，只要小將做得到的，一定拚命給你去干。就算當真做不到，我也給你拚命去干。”韋小寶大喜，說道：“我也沒甚麼事，只是上次在天津衛見到趙大哥，見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我是欽差大臣，人人都來拍我馬屁，偏生趙大哥就不賣帳。”趙良棟神色有些尷尬，說道：“小將是粗魯武人，不善奉承上司，倒不是有意對欽差大臣無禮。”韋小寶道：“我沒見怪，否則的話，也不會找你來了。我心中有個道理，凡是沒本事的，只好靠拍馬屁去升官發財；不肯拍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之人。”趙良棟喜道：“韋大人這幾句話說得真爽快極了。小將本事是沒有，可是聽到人家吹牛拍馬，心中就是有氣。得罪了上司，跟同僚吵架，升不了官，都是為了這個牛脾氣。”韋小寶道：“你不肯拍馬屁，一定是有本事的。”趙良棟裂開了大嘴，不知說甚麼話才好，真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韋大人”也。

　　韋小寶吩咐在書房中開了酒席，兩人對酌閒談。趙良棟說起自己身世，是陝西省人氏，行伍出身，打仗時勇往直前，積功而升到副將，韋小寶聽說他善于打仗，心頭甚喜，暗想：“我果然沒看錯了人。”當下問起帶兵進攻一座山頭的法子。趙良棟不讀兵書，但久經戰陣，經歷極富，聽韋小寶問起，只道是考較自己本事。當下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說得興起，將書架上的四書五經一部部搬將下來，布成山峰、山谷、河流、道路之形，打仗時何處埋伏、何處佯攻、何處攔截、何處沖擊，一一細加解釋。他說的是雙方兵力相等的戰法。韋小寶問道：“如果敵人只有一千人，咱們卻有五千兵馬，要怎麼進攻，便能必胜？”趙良棟道：“打仗必胜，那是沒有的。不過我們兵力多了敵人幾倍，如果是由小將來帶，倘若再打輸了，那還算是人麼？總要將敵人盡數生擒活捉，一個也不漏网才好。”韋小寶命家丁去取了幾千文銅錢來，當作兵馬。趙良棟便布起陣來。韋小寶將他的話記在心中，當晚留他在府中歇宿。次日去見康熙，依樣葫蘆，便在上書房中布起陣來。韋小寶不敢胡亂搬動皇帝的書籍，大致粗具規模，也就是了。康熙沉思半晌，問道：“這法子是誰教你的？”韋小寶也不隱瞞，將趙良棟之事說了。康熙聽說明珠連夜召了二十幾名大胡子軍官，從天津趕來，供他挑選，不由得哈哈大笑，問道：“你又怎知趙良棟有本事？”

　　韋小寶可不敢說由于這大胡子不拍馬屁，自己是馬屁大王，這秘訣決不能讓皇帝知道，便道：“上次皇上派奴才去天津，我見這大胡子帶的兵操得很好，心想總有一日要對吳三桂用兵，這大胡子倒是個人才。”

　　康熙點點頭道：“你念念不忘對付吳三桂，那就好得很。朝里那些老頭子啊，哼，念念不忘就是怎樣討好吳三桂，向他索取賄賂。那趙良棟現今是副將，是不是？你回頭答應他，一力保荐他升官，我特旨升他為總兵，讓他承你的情，以後盡心幫你辦事。”韋小寶喜道：“皇上體貼臣下，當真無微不至。”他回到伯爵府，跟趙良棟說了。過得數日，兵部果然發下憑狀，升趙良棟為總兵，聽由都統韋小寶調遣。趙良棟自是感激不盡，心想跟著這位少年上司，不用拍馬屁而升官甚快，實是人生第一大樂事。

　　這些日子，朝中大臣等待三藩是奉旨撤藩、還是起兵造反的訊息，心下都惶惶不安。

　　這日韋小寶正和趙良棟在府中談論，有人求見，卻是額駙吳應熊請去府中小酌。那請客的親隨說道：“額駙很久沒見韋大人，很是牽挂，務請韋大人賞光。額駙說，謝媒酒還沒請您老人家喝過呢。”韋小寶心想：“這駙馬爺有名無實，謝甚麼媒？不過說到這個‘謝’字，你們姓吳的總不能請我喝一杯酒就此了事，不妨過去瞧瞧，順手發財，有何不可。”當下帶了趙良棟和驍騎營親兵，來到額駙府中。吳應熊與建宁公主成婚後，在北京已有賜第，與先前暫居時的局面又自不同，吳應熊帶著幾名軍官，出大門迎接，說道：“韋大人，咱們是自己兄弟，今日大家敘敘，也沒外客。剛從云南來了幾位朋友，正好請他們陪趙總兵喝酒。”幾名軍官通名引進，一個留著長須、形貌威重的是云南提督張勇；另外兩個都是副將，神情悍勇的名叫王進寶，溫和恭敬的名叫孫思克。韋小寶拉著王進寶的手，說道：“王大哥，你是寶，我也是寶，不過你是大寶，我是小寶。咱哥兒倆‘寶一對’，有殺沒賠。”云南三將都哈哈大笑起來，見韋小寶性子隨和，均感欣喜。韋小寶對張勇道：“張大哥，上次兄弟到云南，怎麼沒見到你們三位啊？”張勇道：“那時候王爺恰好派小將三人出去巡邊，沒能在昆明侍候韋大人。”韋小寶道：“唉，甚麼大人、小將的，大家爽爽快快，我叫你張大哥，你叫我韋兄弟，咱們這叫做‘哥倆好，喜相逢’！”張勇笑道：“韋大人這般說，我們可怎麼敢當？”幾個人說笑著走進廳去，剛坐定，家人獻上茶來，另一名家丁過來向吳應熊道：“公主請額駙陪著韋大人進去見見。”韋小寶心中怦的一跳，心想：“這位公主可不大好見。”想到昔日和她同去云南，一路上風光旖旎，有如新婚夫婦一般，不由得熱血上涌，臉上紅了起來。吳應熊笑道：“公主常說，咱們的姻緣是韋大人撮成的，非好好敬一杯謝媒酒不可。”說著站起身來，向張勇等笑道：“各位寬坐。”陪著韋小寶走進內堂。經過兩處廳堂，來到一間廂房，吳應熊反手帶上了房門，臉色鄭重，說道：“韋大人，這一件事，非請你幫個大忙不可。”韋小寶臉上又是一紅，心想：“你給公主閹了，做不來丈夫，要我幫這大忙嗎？”囁囁嚅嚅的道：“這個……這個……有些不大好意思罷。”吳應熊一愕，說道：“若不是韋大人仗義援手，解這急難，別人誰也沒此能耐。”韋小寶神色更是扭怩，心想：“定是公主逼他來求我的，否則為甚麼非要我幫手不可，別人就不行？”吳應熊見韋小寶神色有异，只道他不肯援手，說道：“這件事情，我也明白十分難辦，事成之後，父王和兄弟一定不會忘了韋大人給我們的好處。”韋小寶心想：“為甚麼連吳三桂也要感激我？啊，是了，吳三桂定是沒孫子，要我幫他生一個。是不是能生孫子，那可拿不准啊。”說道：“駙馬爺，這件事是沒把握的。王爺跟你謝在前頭，要是辦不成，豈不是對不起人？”吳應熊道：“不打緊，不打緊。韋大人只要盡了力，我父子一樣承情，就是公主，也是感激不盡。”韋小寶笑道：“你要我賣力，那是一定的。”隨即正色道：“不論成與不成，我一定守口如瓶，王爺與額駙倒可放一百二十個心。”吳應熊道：“這個自然，誰還敢泄漏了風聲？總得請韋大人鼎力，越快辦成越好。”

　　韋小寶微笑道：“也不爭在這一時三刻罷？”突然想起：“啊喲，不對！我幫他生個兒子倒不打緊，他父子倆要造反，不免滿門抄斬。那時豈不是連我的兒子也一刀斬了？”隨即又想：“小皇帝不會連建宁公主也殺了，公主的兒子，自然也网開這麼兩面三面。”吳應熊見他臉色陰晴不定，走近一步，低聲道：“削藩的事，消息還沒傳到云南，張提督他們是不知道的。韋大人若能趕著在皇上跟前進言，收回削藩的成命，六百里加急文書趕去云南，准能將削藩的上諭截回來。”韋小寶一愕，問道：“你……你說的是削藩的事？”吳應熊道：“是啊，眼前大事，還有大得過削藩的？皇上對韋大人，可說得是言聽計從，只有韋大人出馬，才能挽狂瀾于既倒。”

　　韋小寶心想：“原來我全然會錯了意，真是好笑。”忍不住哈哈大笑。吳應熊愕然道：“韋大人為甚麼發笑，是我的話說錯了麼？”韋小寶忙道：“不是，不是。對不住，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好笑。”吳應熊臉上微有慍色，暗暗切齒：“眼前且由得你猖狂，等父王舉起義旗，一路勢如破竹的打到北京，拿住了你這小子，瞧我不把你千刀萬剮才怪。”

　　韋小寶道：“駙馬爺，明兒一早，我便去叩見皇上，說道吳額駙是皇上的妹夫，平西王是皇上的尊親，就算不再加官晉爵，總不能削了尊親的爵位，這可對不起公主哪。”吳應熊喜道：“是，是。韋大人腦筋動得快，一時三刻之間，就想了大條道理出來，一切拜托。咱們這就見公主去。”他帶領韋小寶，來到公主房外求見。公主房中出來一位宮女，吩咐韋小寶在房側的花廳中等候。

　　過不多時，公主便來到廳中，大聲喝道：“小桂子，你隔了這麼多時候也不來見我，你想死了？快給我滾過來！”韋小寶笑著請了個安，笑道：“公主萬福金安。小桂子天天記挂著公主，只是皇上派我出差，一直去到羅剎國，還是這幾天剛回來的。”公主眼圈兒一紅，道：“你天天記著我？見你的鬼了，我……我……”說著淚水便扑簌簌的掉了下來。韋小寶見公主玉容清減，神色憔悴，料想她與吳應熊婚後，定是郁郁寡歡，心想：“吳應熊這小子是個太監，嫁給太監做老婆，自然沒甚麼快活。”眼見公主這般情況，想起昔日之情，不由得心生怜惜，說道：“公主記挂皇上，皇上也很記挂公主，說道過得幾天，要接公主進宮，敘敘兄妹之情。”這是他假傳聖旨，康熙可沒說過這話。

　　建宁公主這幾個月來住在額駙府中，氣悶無比，聽了韋小寶這句話，登時大喜，問道：“甚麼時候？你跟皇帝哥哥說，明天我就去瞧他。”韋小寶道：“好啊！額駙有一件事，吩咐我明天面奏皇上，我便奏請皇上接公主進宮便是。”吳應熊也很喜歡，說道：“有公主幫著說話，皇上是更加不會駁回的了。”公主小嘴一撇，說道：“哼，我只跟皇帝哥哥說家常話，可不幫你說甚麼國家大事。”吳應熊陪笑道：“好罷，你愛說甚麼，就說甚麼。”公主慢慢站起來，笑道：“小桂子，這麼久沒見你，你可長高了。聽說你在羅剎國有個鬼姑娘相好，是不是啊？”韋小寶笑道：“哪有這回事？”突然之間，拍的一聲響，臉上已熱辣辣的吃了公主一記耳光。韋小寶叫道：“啊喲！”跳了起來。公主笑道：“你說話不盡不實，跟我也膽敢撒謊？”提起手來，又是一掌。韋小寶側頭避過，這一掌沒打著。公主對吳應熊道：“我有事要審問小桂子，你不必在這里聽著了。”吳應熊微笑道：“好，我陪外面的武官們喝酒去。”心想眼睜睜的瞧著韋小寶挨打，他面子上可不大好看，當下退出花廳。公主一伸手，扭住韋小寶的耳朵，喝道：“死小鬼，你忘了我啦。”說著重重一扭。韋小寶痛得大叫，忙道：“沒有，沒有！我這可不是瞧你來了嗎？”公主飛腿在他小腹上踢了一腳，罵道：“沒良心的，瞧我不剮了你？若不是我叫你來，你再過三年也不會來瞧我。”韋小寶見廳上無人，伸手摟住了她，低聲道：“別動手動腳的，明兒我跟你在皇宮里敘敘。”公主臉上一紅，道：“敘甚麼？敘你這小鬼頭！”伸手在他額頭卜的一下，打了個爆栗。韋小寶抱著她的雙手緊了一緊，說道：“我使一招‘雙龍搶珠’！”公主啐了他一口，掙扎了開去。韋小寶道：“咱們如在這里親熱，只怕駙馬爺起疑，明兒在宮里見。”公主雙頰紅暈，說道：“他疑心甚麼？”媚眼如絲，橫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道：“小鬼頭兒，快滾你的罷！”

　　注：晉時平蠻郡在今云南曲靖一帶。《諭蜀文》的典故，是漢武帝通西南夷時，派司馬相如先赴巴蜀宣諭，要西南各地官民遵從朝旨。

## 第三十八回　縱橫野馬群飛路　跋扈風箏一線天

　　韋小寶笑眯眯的回到大廳，只見吳應熊陪著四名武將閒談。趙良棟和王進寶不知在爭辯甚麼，兩人都是面河邡赤，聲音極大。兩人見韋小寶出來，便住了口。

　　韋小寶笑問：“兩位爭甚麼啊？說給我聽聽成不成？”張勇道：“我們在談論馬匹。王副將相馬眼光獨到，憑他挑過的馬，必是良駒。剛才大家說起了牲口，王副將稱贊云南的馬好。趙總兵不信，說道川馬、滇馬腿短，跑不快。王副將卻說川馬滇馬有長力，十里路內及不上別的馬，跑到二三十里之後，就越奔越有精神。”

　　韋小寶道：“是嗎？兄弟有幾匹坐騎，請王副將相相。”吩咐親兵回府，將馬廄中的好馬牽來。

　　吳應熊道：“韋都統的坐騎，是康親王所贈，有名的大宛良駒，叫做玉花驄。我們的滇馬又怎及得上？”王進寶道：“韋大人的馬，自然是好的。大宛出好馬，卑職也聽到過。卑職在甘肅、陝西時，曾騎過不少大宛名駒，短途沖刺是極快的，甚麼馬也比不上。趙良棟道：“那麼賽長途呢？難道大宛馬還及不上滇馬？”王進寶道：“云南馬本來并不好，只不過胜在刻苦耐勞，有長力。這些年來卑職在滇北養馬，將川馬、滇馬交配，這新種倒是很不錯。”趙良棟道：“老兄，你這就外行了。馬匹向來講純種，種越純越好，沒聽說雜種馬反而更好的。”王進寶脹紅了臉，說道：“趙總兵，我不是說雜種馬一切都好。馬匹用途不同，有的用以沖鋒陷陣，有的用以負載輜重，就算是軍馬，也大有分別啊。有的是百里馬，有的是千里馬，長途短途，全然不同。”趙良棟道：“哼，居然有人說還是雜種好。”王進寶大怒，霍地站起，喝道：“你罵誰是雜種？這般不干不淨的亂說！”趙良棟冷笑道：“我是說馬，又不是說人。誰的種不純，作賊心虛，何必亂發脾氣。”王進寶更加怒了，說道：“這是額駙公的府上，不然的話，哼哼！”趙良棟道：“哼哼怎樣？你還想跟我動手打架不成？”張勇勸道：“兩位初次相識，何必為了牲口的事生這閒氣？來來來，我陪兩位喝一杯，大家別爭了。”他是提督，官階比趙良棟、王進寶都高，兩人不敢不賣他面子，只得都喝了酒。兩人你瞪著眼瞧我，我瞪著眼瞧你，若不是上官在座，兩個火爆霹靂的人當場就要打將起來了。

　　過不多時，韋小寶府中的親兵、馬伕牽了坐騎到來，眾人同到後面馬廄中去看馬。王進寶倒也真的懂馬，一眼之下，便說出每匹馬的長處缺點，甚至連性情脾氣也猜中了七八成。韋府的馬伕都十分佩服，大贊王副將好眼力。最後看到韋小寶的坐騎玉花驄。這馬腿長膘肥，形貌神駿，全身雪白的毛上盡是胭脂斑點，毛色油光亮滑，漂亮之極，人人喝采不迭。王進寶卻不置可否，看了良久，說道：“這匹馬本質是極好的，只可惜養壞了。”韋小寶道：“怎地養壞了？倒要請教。”王進寶道：“韋大人這匹馬，說得上是天下少有的良駒。這等好馬，每天要騎了快跑十幾里，慢跑幾十里，越磨練越好。可是韋大人過于愛惜，不舍得多騎。這牲口過的日子太也舒服，吃的是上好精料，一年難得跑上一兩趟，唉，可惜，可惜，好像是富貴人家的子弟，給寵壞了。”吳應熊聽了，臉色微變，輕輕哼了一聲。韋小寶瞧在眼里，知道王進寶最後這幾句話已得罪了吳應熊，心想：“我不妨乘機挑撥离間，讓他們云南將帥不和。”便道：“王副將的話，恐怕只說對了一半，富貴人家子弟，也有本事極大的。好比額駙爺，他是你們王爺的世子，自幼兒便捧了金碗吃飯，端著玉碗喝湯，可半點沒給寵壞啊。”

　　王進寶脹紅了臉，忙道：“是，是。王爺世子，自然不同。卑職決不是說額駙爺。”趙良棟冷冷的道：“在你心里，只怕以為也沒甚麼不同罷。”王進寶怒道：“趙總兵，你為甚麼老是跟兄弟過不去？兄弟并沒得罪你啊。”韋小寶笑道：“好了，別為小事傷了和氣。做武官的，往往瞧不起朝里年輕大臣，也是有的。”王進寶道：“回都統大人；卑職不敢瞧你不起。”趙良棟道：“你瞧不起額駙爺。”王進寶大聲道：“沒有。”

　　韋小寶道：“王副將，可惜你養的好馬，都留在云南，否則倒可讓我們見識見識。”王進寶道：“我養的馬……是，是，不敢當。”韋小寶心覺奇怪：“甚麼叫做‘是，是，不敢當！’？”趙良棟道：“反正王副將的好馬都在云南，死無對證。韋都統，小將在關外養了幾百匹好馬，匹匹日行三千里，夜行二千里。就可惜隔得遠了，不能讓都統大人瞧瞧。”

　　眾人哈哈大笑，都知他是故意譏刺王進寶。王進寶氣得臉色鐵青，指著左首的馬廄，大聲道：“那邊的幾十匹馬，就是這次我從云南帶來的。趙總兵，你挑十匹馬，跟我這里隨便那十匹賽賽腳力，瞧是誰輸誰贏。”趙良棟見那些滇馬又瘦又小，毛禿皮干，一共有五六十匹，心想：“你這些叫化馬有甚麼了不起？”說道：“馬倒挺多，只不過有點兒五癆七傷。就是韋都統府里隨便牽來的這幾匹牲口，也擔保胜過了王副將你親手調養的心肝寶貝兒。”韋小寶笑道：“大家空爭無用。額駙爺，咱們各挑十匹，就來賽一賽馬，雙方賭個采頭。”吳應熊道：“韋都統的大宛良馬，我們的云南小馬那里比得上？不用賽了，當然是我們輸。”韋小寶見王進寶氣鼓鼓地、一臉不服氣的神情，道：“額駙爺肯服輸，王副將卻不服輸。這樣罷，我拿一萬兩銀子出來，額駙爺也拿一萬兩銀子出來，待會兒咱們就去城外跑跑馬，哪一個贏了六場，以後的就不用比了。你說好不好呢？”吳應熊還待再推，突然心念一動：“這小子年少好胜，我就故意輸一萬兩銀子給他，讓他高興高興。”笑道：“好，就是這麼辦。韋大人，你如輸了，可不許生氣。”韋小寶笑道：“贏要漂亮，輸要光棍，那有輸了生氣之理？”一瞥眼間，見王進寶眼中閃爍著喜色，心道：“啊喲，瞧這王副將的神情，倒似乎挺有把握，莫非他這些癆病馬當真很有長力？不行，不行，非作弊搞鬼不可。”他生平賭錢，專愛作弊，眼見這場賽馬未必准贏，登時動了壞主意，心想今日賽馬，已來不及做手腳，說道：“既要賭賽，我得去好好挑選十匹馬。明天再賽怎樣？”吳應熊決心拉馬，不盡全力，十場比賽中輸八九場給他，今天比明日比也沒分別，當即點頭答應。

　　韋小寶在額駙府中飲酒聽戲，不再提賽馬之事。到得傍晚，邀請吳應熊帶同張勇、王進寶、孫思克三人到自己府中喝酒。吳應熊欣然應邀，一行人便到韋小寶的伯爵府來。坐定獻上茶，韋小寶說聲：“少陪，兄弟去安排安排。”吳應熊笑道：“大家自己人，不用客氣。”韋小寶道：“貴客駕臨，可不能太寒傖了。”來到後堂，吩咐總管預備酒席戲班，跟著叫了府里的馬夫頭兒來，交給他三百兩銀子，說道：“我的玉花驄和別的馬兒，還在額駙府中，你這就去牽回來，順便請額駙府里的一班馬夫去喝酒，喝得他媽的個個稀巴爛。”那馬夫頭兒應了。韋小寶道：“給馬兒吃些甚麼，那就身疲腳軟，沒力氣跑路？可又不能毒死了。”馬夫頭兒道：“不知爵爺要怎麼樣，小人盡力去辦就是。”韋小寶笑道：“跟你說了也不打緊，額駙有一批馬，剛從云南運來的，夸口說長力極好，明兒要跟咱們的馬比賽。咱們可不能輸了丟人，是不是？”那馬夫頭兒登時明白，笑道：“爵爺要小人弄點甚麼給額駙的馬兒吃了，明兒比賽，咱們就能准贏？”韋小寶笑道：“對了，你聰明得很。明兒賽馬，是有采頭的，贏了再分賞金給你。你悄悄去辦這件事，可千萬不能給額駙府里的馬夫知道了。這三百兩銀子拿去請客，喝酒賭錢嫖堂子，他媽的甚麼都干，攪得他們昏天黑地，這才下藥。”那馬夫頭兒道：“爵爺望安，錯不了。小人去買幾十斤巴豆，混在豆料之中，喂吳府的馬兒吃了，叫一匹匹馬兒全拉一夜稀屎，明日比賽起來，烏龜也跑贏它們了。”韋小寶隨即出去陪伴吳應熊等人飲酒。他生怕吳應熊等回去後，王進寶又去看馬，瞧出了破綻，是以殷勤接待，不住勸酒。趙良棟酒量極宏，一直跟王進寶斗酒，喝到深夜，除了韋小寶與吳應熊外，四員武將都醉倒了。

　　次日早朝後，韋小寶進宮去侍候皇帝。康熙笑容滿面，心情極好，說道：“小桂子，有個好消息跟你說，尚可喜和耿精忠都奉詔撤藩，日內就動身來京了。”

　　韋小寶道：“恭喜皇上，尚耿二藩奉詔，吳三桂老家伙一只手掌拍不來手……”康熙笑道：“孤掌難鳴。”韋小寶道：“對，孤掌難鳴，咱們這就打他個落花流水。”康熙笑道：“倘若他也奉詔撤藩呢？”韋小寶一怔，說道：“那也好得很啊。他來到北京，皇上要搓他圓，他不敢扁，皇上要搓他扁，他說甚麼也圓不起來。”康熙微笑道：“你倒也明白這個道理。”韋小寶道：“那時候，他好比，似蛟龍，困在沙灘，這叫做虎落平陽……”說到這里，伸伸舌頭，在自己額頭卜的一下，打了一記。康熙哈哈大笑，說道：“這叫做虎落平陽被你欺，那時候哪，別說他不敢得罪我，連你也不敢得罪啊。”韋小寶道：“是，是，那也好玩得緊。”康熙道：“敕建揚州忠烈祠的文章，我已經做好了，教翰林學士寫了，你帶去揚州刻在碑上。挑個好日子，這就動身罷。”韋小寶道：“是。如果三藩都奉詔撤藩，這忠烈祠還是要建麼？”康熙道：“也不知吳三桂是不是奉詔。再說，褒揚忠烈，本是好事，就算吳三桂不造反，也是要辦的。”韋小寶答應了，閒談之際，說起建宁公主請求覲見。康熙點點頭，吩咐身後太監，即刻宣建宁公主入見。

　　康熙興致極好，詳細問他羅剎國的風土人物，當時火槍手如何造反，蘇菲亞公主如何平亂，大小沙皇如何并立，說了一回　，公主來到了上書房。

　　一見之下，公主便伏在康熙腳邊，抱住了他腿，放聲大哭，說道：“皇帝哥哥，我今後在宮里陪著你，再也不回去了。”康熙撫著她頭發，問道：“怎麼啦？額駙欺侮你麼？”公主哭道：“諒他也不敢，他……他……”說著又哭了起來。康熙心道：“你閹割了他，使他做不了你丈夫，這可是你自作自受。”安慰了她幾句，說道：“好啦，好啦，不用哭啦，你陪我吃飯。”皇帝吃飯，并無定時，一憑心之所喜，隨時隨刻就開飯。當下御膳房太監開上御膳，韋小寶在一旁侍候。他雖極得皇帝寵愛，卻也不能陪伴飲食。康熙賞了他十幾碗大菜，命太監送到他府中，回家後再吃。

　　公主喝得幾杯酒，紅暈上臉，眼睛水汪汪地，向著韋小寶一瞟一瞟。在皇帝跟前，韋小寶可不敢有絲毫無禮，眼光始終不和公主相接，一顆心怦怦亂跳，暗想：“公主酒後倘若漏了口風，給皇帝瞧了出來，我這顆腦袋可不大穩當了。”他奉旨護送公主去云南完婚，路上卻監守自盜，和公主私通，罪名著實不小，心下懊悔，實不該向皇帝提起公主要求覲見。公主忽道：“小桂子，給我裝飯。”說著將空飯碗伸到他面前。康熙笑道：“你飯量倒好。”公主道：“見到皇帝哥哥，我飯也吃得下了。”韋小寶裝了飯，雙手恭恭敬敬捧著，放在公主面前桌上，公主左手垂了下去，重重在他大腿上扭了一把。韋小寶吃痛，卻不敢聲張，連臉上的笑容也不敢少了半分，只是未免笑得尷尬，卻是無可如何了，心中罵道：“死婊子，幾時瞧我不重重的扭還你。”心中罵聲未歇，腦袋不由得向後一仰，卻是公主伸手到他背後，拉住了他辮子用力一扯。這一下卻給康熙瞧見了，微笑道：“公主嫁了人，還是這樣的頑皮。”公主指著韋小寶笑道：“是他，是他……”韋小寶心中大急，不知她會說出甚麼話來，幸喜公主只格格的笑了幾聲，說道：“皇帝哥哥，你名聲越來越好。我在宮里本來不知道，這次去云南，一路來回，聽得百姓們都說，你做皇帝，普天下老百姓的日子過得真好。就是這小子哪，”說著向韋小寶白了一眼，道：“官兒也越做越大。只有你的小妹子，卻越來越倒霉。”康熙本來心情甚好，建宁公主這幾句恭維又恰到好處，笑道：“你是妻憑夫貴，吳應熊他父子倆要是好好地聽話撤藩，天下太平，我答應你升他的官便是。”公主小嘴一撇，說道：“你升不升吳應熊這小子的官，不關我事，我要你升我的官。”康熙笑道：“你做甚麼官哪？”公主道：“小桂子說，羅剎國的公主做甚麼攝政女王。你就封我做大元帥，派我去打番邦罷。”康熙哈哈大笑，道：“女子怎能做大元帥？”公主道：“從前樊梨花、余太君、穆桂英，哪一個不是抓印把子做大元帥？為甚麼她們能做，我就不能？你說我武藝不行，咱們就來比划比划。”說著笑嘻嘻的站起身來。

　　康熙笑道：“你不肯讀書，跟小桂子一般的沒學問，就淨知道戲文里的故事。前朝女子做元帥，倒真是有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子平陽公主，幫助唐太宗打平天下。她做元帥，統率的一支軍隊，叫做娘子軍，她駐兵的關口，叫做娘子關，那就厲害得很了。”公主拍手道：“這就是了。皇帝哥哥，你做皇帝胜過李世民。我就學學平陽公主。小桂子，你學甚麼啊？學高力士呢？還是魏忠賢？”康熙哈哈大笑，連連搖頭，說道：“又來胡說八道了。小桂子這太監是假的。再說，高力士、魏忠賢都是昏君手下的太監，你這可不是罵我嗎？”

　　公主笑道：“對不起，皇帝哥哥，你別見怪，我是不懂的。”想著“小桂子這太監是假的”這句話，瞟了韋小寶一眼，心中不由得春意蕩漾，說道：“我該去叩見太后了。”康熙一怔，心想：“假太后已換了真太后，你的母親逃出宮去了。”他一直疼愛這個妹子，不忍令她難堪，說道：“太后這幾天身子很不舒服，不用去煩她老人家了，到慈宁宮外磕頭請安就是了。”公主答應了，道：“皇帝哥哥，我去慈宁宮，回頭再跟你說話。小桂子，你陪我去。”

　　韋小寶不敢答應。康熙向他使個眼色，命他設法阻攔公主，別讓他見到太后。韋小寶會意，點頭領旨，當下陪著公主，往慈宁宮去。韋小寶囑咐小太監先趕去慈宁宮通報。果然太后吩咐下來，身子不適，不用叩見了。

　　公主不見母親很久，心中記挂，說道：“太后身子不舒服，我更要瞧瞧。”說著拔足便往太后寢殿中闖了進去。一眾太監、宮女哪敢阻攔？韋小寶急道：“殿下，殿下，太后她老人家著了涼，吹不得風。”公主道：“我慢慢進門，一點兒風也不帶進去。”推開寢殿門，掀起門帷，只見羅帳低垂，太后睡在床上，四名宮女站在床前。公主低聲道：“太后，女兒跟你磕頭來啦。”說著跪了下來，輕輕磕了幾個頭。只聽得太后在帳中唔了幾聲。公主走到床邊，伸手要揭帳子，一名宮女道：“殿下，太后吩咐，誰也別驚動了太后。”公主點點頭，揭開了帳子一條縫，向內張去，只見太后面向里床，似乎睡得很沉。公主低喚：“太后，太后。”太后一聲不答。公主無奈，只得放下帳子，悄悄退出來，心中一陣酸苦，忍不住哭了出來。韋小寶見她沒瞧破真相，心頭一塊大石落地，勸道：“公主住在京里，時時好進宮來請安。待太后大好之後，再來慈宁宮罷。”公主覺得有理，當即擦干了眼淚，道：“我從前的住處不知怎樣了，這就去瞧瞧。”說著便向自己的寢宮走去，韋小寶跟隨在後。公主以前所住的建宁宮便在慈宁宮之側，片刻間就到了。公主嫁後，建宁宮由太監、宮女洒掃看守，一如其舊。公主來到寢殿門口，見韋小寶笑嘻嘻站在門外，不肯進來，紅著臉道：“死太監，你怎不進來？”韋小寶笑道：“我這太監是假的，公主的寢殿進來不得。”公主一伸手，扭住了他耳朵，喝道：“你不進來，我把你這狗耳朵扭了下來。”用力一拉，將他扯進寢殿，隨手關上殿門，上了門閂。韋小寶嚇得一顆心突突亂跳，低聲道：“公主，在宮里可不能亂來，我……我……這可是要殺頭的哪！”

　　公主一雙眼水汪汪地如要滴出水來，昵聲道：“韋爵爺，我是你奴才，我來服侍你。”雙臂一伸，緊緊將他抱住了。韋小寶笑道：“不，不可以！”公主道：“好，我去跟皇帝哥哥說，你在路上引誘我，叫我閹了吳應熊那小子，現下又不睬我了。”伸手在他腿上重重扭了一把。

　　過了良久良久，兩人才從寢宮中出來。公主滿臉眉花眼笑，說道：“皇上吩咐你說羅剎國公主的事給我聽，怎麼還沒說完，就要走了？”韋小寶道：“奴才筋疲力盡，再也沒力氣說了。”公主笑道：“下次你再來跟我說去遼東捉狐狸精的事。”韋小寶斜眼相睨，低聲道：“奴才再也說不動了。”公主格格一笑，一反手，拍的一聲，打了他一記巴掌。建宁宮的太監宮女都是舊人，素知公主又嬌又蠻的脾氣，見她出手打人，均想：“公主嫁了人，老脾氣可一點沒改。韋伯爵是皇上最寵愛的大臣，她居然也是伸手便打。”兩人回到上書房去向康熙告辭。天已傍晚，見康熙對著案上的一張大地圖，正在凝神思索。公主道：“皇帝哥哥，太后身子不適，沒能見著，過幾天我再來磕頭請安。”康熙點頭道：“下次等她傳見，你再來罷。”右手指著地圖，問韋小寶道：“你們從貴州進云南，卻從廣西出來，哪一條路容易走些？”原來他是在參詳云南的地形。

　　韋小寶道：“云南的山可高得很哪，不論從貴州去，還是從廣西去，都難走得緊。多數的出路不能行軍，公主坐轎，奴才就騎馬。”康熙點點頭，忽然想起一事，吩咐太監：“傳兵部車駕司郎中。”轉頭對公主道：“你這就回府去罷，出來了一整天，額駙在等你了。”

　　公主小嘴一撇，道：“他才不等我呢。”她有心想等齊了韋小寶一同出宮，在路上多說幾句話兒也是好的，但聽皇帝傳見臣工，有國事咨詢，說道：“皇帝哥哥，天這麼晚了，你還要操心國家大事，從前父皇可沒你這麼勤勞政務。”康熙心中一酸，想起父皇孤零零的在五台山出家，說道：“父皇聰明睿智，他辦一個時辰的事，我三個時辰也辦不完。”公主微笑道：“我聽大家都說，皇帝哥哥天縱英明，曠古少有，大家不敢說你強過了父皇，卻說是中國幾千年來少有的好皇帝。”康熙微微一笑，說道：“中國歷來的好皇帝可就多了。別說堯舜禹湯文武，三代以下，漢文帝、漢光武、唐太宗這些明主，那也令人欣慕得很。”

　　公主見康熙說話之時，仍是目不轉瞬的瞧著地圖，不敢多說，向韋小寶飛了一眼，手臂仍是垂著，手指向他指指，回過來向自己指指，意思說要他時時來瞧自己。韋小寶會意，微微頷首。當下公主向康熙行禮，辭了出去。

　　過了一會，康熙抬起頭來，說道：“那麼咱們所造的大炮只怕太重太大，山道上不易拖拉。”韋小寶一怔，隨即明白康熙是要運大炮去云南打吳三桂，說道：“是，是。奴才胡里胡塗，沒想到這一節。最好是多造小炮，兩匹馬拉得動的，進云南就方便得多。”康熙道：“山地會戰，不能千軍萬馬的一齊沖殺，步兵比馬兵更加要緊。”

　　過不多時，兵部車駕駛三名滿郎中、一名漢郎中一齊到來，磕見畢，康熙問道：“馬匹預備得怎樣了？”兵部車駕駛管的是驛遞和馬政之事，當即詳細奏報，已從西域和蒙古買了多少馬匹，從關外又運到了多少馬匹，眼前已共有八萬五千余匹良馬，正在繼續購置飼養。康熙甚喜，嘉獎了幾句。四名郎中磕頭謝恩。韋小寶忽道：“皇上，聽說四川、云南的馬匹和口外西域的馬不同，身軀雖小，卻有長力，善于行走山道，也不知是不是。”康熙問四名郎中道：“這話可真？”那漢人郎中道：“回皇上：川馬、滇馬耐勞負重，很有長力，行走山道果然是好的。但平地上沖鋒陷陣，遠遠及不上口馬跟西域馬。因此軍中是不用川馬、滇馬的。”康熙向韋小寶望了一眼，問那郎中：“咱們有多少川馬、滇馬？”那郎中道：“回皇上：四川和云南駐防軍中，川馬、滇馬不少，別地方就很少了。湖南駐防軍中有五百多匹。”康熙點了點頭，道：“出去罷。”他不欲向臣下泄露布置攻滇的用意，待四名郎中退出後，向韋小寶道：“虧得你提醒。明日就得下旨，要四川總督急速采辦川馬。這件事可須做得十分隱秘才好。”

　　韋小寶忽然嘻嘻一笑，神色甚是得意。康熙問道：“怎麼啦？”韋小寶笑道：“吳額駙有一批滇馬，剛從云南運來的，他夸口說這些馬長力極好。奴才不信，約好了要跟他賽上一賽。滇馬是不是真的有長力，待會兒賽過就知道了。”康熙微笑道：“那你得跟他好好賽一賽，怎生賽法。”韋小寶道：“我們說好了一共賽十場，胜了六場的就算贏。康熙道：“只賽十場，未必真能知道滇馬的好處。你知道他有多少滇馬運來？”韋小寶道：“我看他馬廄之中，總有五六十匹，都是新運到的。”康熙道：“那你就跟他賽五六十場好了，要斗長路，最好是去西山，跑山路。”見韋小寶臉色有點古怪，便道：“他媽的，沒出息，倘若輸了，采金我給你出好了。”韋小寶不便直告皇帝，已在吳應熊馬廄中做下了手腳，這場比賽自己已贏了九成九，但一賽下來，皇帝如以為滇馬不中用，將來行軍打仗，只怕誤了大事，微笑道：“那倒不是為了采金……”康熙忽然“咦”的一聲，說道：“滇馬有長力，吳應熊這小子，運這一大批滇馬到北京來干甚麼？”韋小寶笑道：“他定是想出風頭，夸他云南的馬好。”康熙皺起了眉頭，說道：“不對！這……這小子想逃跑。”韋小寶尚未明白，奇道：“逃跑？”康熙道：“是了！”大聲叫道：“來人哪！”吩咐太監：“立即傳旨，閉緊九門，誰也不許出城，再傳額駙吳應熊入宮見朕。”幾名太監答應了出去傳旨。

　　韋小寶臉上微微變色，道：“皇上，你說吳應熊這小子如此大膽，竟要逃跑？”康熙搖了搖頭，道：“但愿我所料不确，否則的話，立刻就得對吳三桂用兵，這時候咱們可還沒布置好。”韋小寶道：“咱們沒布置好，吳三桂也未必便布置好了。”康熙臉上深有憂色，道：“不是的。吳三桂還沒到云南，就已在招兵買馬，起心造反了。他已搞了十幾年，我卻是這一兩年才著手大舉部署。”韋小寶只有出言安慰：“不過皇上英明智慧，部署一年，抵得吳三桂部署二十年。”

　　康熙提起腳來，向他虛踢一腳，笑道：“我踢你一腳，抵得吳三桂那老小子踢上你二十腳。他媽的，小桂子，你可別看輕了吳三桂，這老小子很會用兵打仗，李自成這麼厲害，都叫他打垮了。朝廷之中，沒一個將軍是他對手。”韋小寶道：“咱們以多為胜，皇上派十個將軍出去，十個打他媽的一個。”康熙道：“那也得有個能干的大元帥才成。我手下要是有個徐達、常遇春，或者是個沐英，就不用擔憂了。”韋小寶道：“皇上御駕親征，胜過了徐達、常遇春、沐英。當年明太祖打陳友諒，他也是御駕親征。”

　　康熙道：“你拍馬屁容易，說甚麼鳥生魚湯，英明智慧。真的英明，第一就得有自知之明。行軍打仗，非同小可。我從來沒打過仗，怎能是吳三桂的對手？幾十萬兵馬，一個指揮失當，不免一敗涂地。前明土木堡之變，皇帝信了太監王振的話，御駕親征，幾十萬大軍，都叫這太監給胡里胡塗的搞得全軍覆沒，連皇帝也給敵人捉了去。”

　　韋小寶嚇了一跳，忙道：“皇上，奴才這太監可是假的。”康熙哈哈大笑，說道：“你不用害怕，就算你這太監是真的，我又不是前明英宗那樣的昏君，會讓你胡來？”韋小寶道：“對，對！皇上神機妙算，非同小可，戲文中是說得有的，叫做……叫做甚麼甚麼之中，甚麼千里之外。”康熙笑道：“這句句子太難，不教你了。”

　　說了一會話，太監來報，九門提督已奉旨閉城。康熙正稍覺放心，另一名太監接著來奏：“額駙出城打獵未歸，城門已閉，不能出城宣召。”

　　康熙在桌上一拍，站起身來，叫道：“果然走了。”問道：“建宁公主呢？”那太監道：“回皇上：公主殿下還在宮里。”康熙恨恨的道：“這小子，竟沒半點夫妻情份。”韋小寶道：“皇上，奴才這就去追那小子回來。他說好今兒要跟奴才賽馬，忽然出城打獵，的确路道不對。”康熙問那太監：“額駙幾時出城去的？”那太監：“回皇上，奴才去額駙府宣旨，額駙府的總管說道，今兒一清早，額駙就出城打獵去了。”康熙哼了一聲，道：“這小子定是今早得到尚可喜、耿精忠奉旨撤藩的訊息，料知他老子立時要造反，便趕快開溜。”轉頭對韋小寶道：“他已走了六七個時辰，追不上啦。他從云南運來幾十匹滇馬，就是要一路換馬，逃回昆明。”韋小寶心想：“皇上當真料事如神，一聽到他運來大批滇馬，就料到他要逃走。”眼見康熙臉色不佳，不敢亂拍馬屁，忽然想起一事，說道：“皇上望安，奴才或許有法子抓這小子回來。”康熙道：“你有甚麼法子？胡說八道！倘若滇馬真有長力，他离北京一遠，喬裝改扮，再也追不上了。”韋小寶不知馬夫頭兒是否已給吳應熊那批滇馬吃了巴豆，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說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奴才這就去追追看，真的追不上，那也沒法子。”康熙點頭道：“好！”提筆迅速寫了一道上諭，蓋上玉璽，命九門提督開城門放韋小寶出去，說道：“你多帶驍騎營軍士，吳應熊倘若拒捕，就動手打好了。”將調兵的金符交了給他。韋小寶道：“得令！”接了上諭，便向宮外飛奔出去。公主正在宮門相候，見他快步奔出，叫道：“小桂子，你干甚麼？”韋小寶叫道：“乖乖不得了，你老公逃了。”竟不停留，反而奔得更快。公主罵道：“死太監，沒規沒矩的，快給我站住。”韋小寶叫道：“我給公主捉老公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披星戴月，馬不停蹄……”胡言亂語，早就去得遠了。韋小寶來到宮外，跨上了馬，疾馳回府，只見趙良棟陪著張勇等三將在花廳喝酒，立即轉身，召來幾十名親兵，喝令將張勇等三將拿下。眾親兵當下將三將綁了。張勇凜然道：“請問都統大人，小將等犯了甚麼罪？”韋小寶道：“有上諭在此，沒空跟你多說話。”說著將手中上諭一揚，一連串的下令：“調驍騎營軍士一千人，御前侍衛五十人，立即來府前聽令。預備馬匹。”親兵接令去了。韋小寶對趙良棟道：“趙總兵，吳應熊那小子逃走了。吳三桂要起兵造反。咱們趕快出城去追。”趙良棟叫道：“這小子好大膽，卑職聽由差遣。”張勇、王進寶、孫思克三人大吃一驚，面面相覷。韋小寶對親兵道：“好好看守這三人。趙總兵，咱們走。”張勇叫道：“韋都統，我們是西涼人，做的是大清的官，從來不是平西王的嫡系。我們三個以前在甘肅當武官，後來調到云南當差，一直受吳三桂排擠。他調卑職三人离開云南，就是明知我們三人不肯附逆，怕壞了他的大事。”韋小寶道：“我怎知你這話是真是假？”孫思克道：“吳三桂去年要殺我的頭，全憑張提督力保，卑職才保住了腦袋。我心中恨這老混蛋入骨。”張勇道：“卑職三人如跟吳應熊同謀，怎不一起逃走？”韋小寶心想這句話倒也不錯，沉吟道：“好，你們是不是跟吳三桂一路，回頭再細細審問。趙總兵，追人要緊，咱們走罷。”張勇道：“都統大人，王副將善于察看馬跡，滇馬的蹄形，他一看便知。”韋小寶點頭道：“這本事挺有用處。不過帶了你們去，路上倘若搗起蛋來，老子可上了你們大當。”孫思克朗聲道：“都統大人，你把小將綁在這里，帶了張提督和王副將去追。他二人倘若有甚矣詔，你回來一刀把小將殺了便是。”韋小寶道：“好，你倒挺有義氣。這件事我有些拿不定主意。來來來，張提督，我跟你擲三把骰子，要是你贏，就聽你的，倘若我贏，只好借三位的腦袋使使。”也不等張勇有何言語，當即大聲叫道：“來人哪，拿骰子來！”王進寶道：“小將身邊有骰子，你松了我綁，小將跟你賭便是。”韋小寶大奇，吩咐親兵松了他綁縛。王進寶伸手入袋，果然摸了三枚骰子出來，刷喇喇一把擲在桌上，手法甚是熟練。韋小寶問：“你身邊怎地帶著骰子？”王進寶道：“小將生平最愛賭博，骰子是隨身帶的。要是沒人對賭，左手便同右手賭。”韋小寶更是興味盎然，問道：“自己的左手跟右手賭，輸贏怎生算法？”王進寶道：“左手輸了，右手便打左臂一拳；右手輸了，左手打右臂一拳。”韋小寶哈哈大笑，連說：“有趣，有趣。”又道：“老兄跟我志同道合，定是好人。來，把這兩位將軍也都放了。王副將，我跟你擲三把，不論是輸是贏，你們都跟我去追吳應熊。若是我贏，剛才得罪了三位這件事，就此抵過。如果是你贏，我向三位磕頭陪罪。”張勇等三人哈哈大笑，都說：“這個可不敢當。”

　　韋小寶拿起骰子，正待要擲，親兵進來稟報，驍騎營軍士和御前侍衛都已聚集，在府外候令。韋小寶收起骰子，道：“事不宜遲，咱們追人要緊。四位將軍，這就去罷！”帶了張勇、趙良棟等四人，點齊驍騎營軍士和御前侍衛，向南出城追趕。王進寶在前帶路，追了數里，下馬瞧了瞧路上馬蹄印，說道：“都統大人，奇怪得很，這一行折而向東去了。”韋小寶道：“這倒怪了，他逃回云南，該當向南去才是。好，大伙兒向東。”趙良棟心下起疑：“向東逃去，太沒道理。莫非王進寶這小子故意引我們走上錯路，好讓吳應熊逃走。”說道：“都統大人，可否由小將另帶一路人馬向南追趕？”韋小寶向王進寶瞧了眼，見他臉有怒色，便道：“不用了，大伙兒由王副將帶路好了。滇馬是他養的，他不會認錯。”吩咐親兵，取兵刃由張勇等三人挑選。

　　張勇拿了一杆大刀，說道：“都統大人年紀雖輕，這胸懷可是了不起。我們是從云南來的軍官，吳三桂造反，都統大人居然對我們推心置腹，毫不起疑。”

　　韋小寶笑道：“你不用夸獎。我這是押寶，所有銀子，都押在一門。贏就大贏，既抓到吳應熊，又交了你們三位好朋友。輸就大輸，至不濟給你老兄一刀砍了。”

　　張勇大喜，說道：“我們西涼的好男兒，最愛結交英雄好漢。承蒙韋都統瞧得起，姓張的這一輩子給你賣命。”說著投刀于地，向韋小寶拜了下去。王進寶和孫思克跟著拜倒。韋小寶跳下馬來，在大路上跪倒還禮。

　　四人跪拜了站起身來，相對哈哈大笑。韋小寶道：“趙總兵，你也請過來，大伙兒拜上一拜，今後就如結成了兄弟一般，有福共享，有難共當。”趙良棟道：“我可信不過這個王副將，等他抓到了吳應熊，我再跟他拜把子。”王進寶怒道：“我官階雖低，卻也是條好漢子，希罕跟你拜把子嗎？”說著一躍上馬，疾馳向前，追蹤而去。

　　向東馳出十余里，王進寶跳下馬來，察看路上蹄印和馬糞，皺眉道：“奇怪，奇怪。”張勇忙問：“怎麼啦？”王進寶道：“馬糞是稀爛的，不知是甚麼緣故，這不像是咱們滇馬的馬糞。”韋小寶一聽大喜，哈哈大笑，說道：“這就是了，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這的的确确是吳應熊的馬隊。”王進寶沉吟道：“蹄印是不錯的，就是馬糞太過奇怪。”韋小寶道：“不奇怪，不奇怪！滇馬到了北京，水土不服，一定要拉爛屎，總得拉上七八天才好。只要馬糞是稀爛的，那定是滇馬。”王進寶向他瞧了一眼，見他臉色詭异，似笑非笑，不由得將信將疑，繼續向前追蹤。

　　又奔了一陣，見馬跡折向東南。張勇道：“都統大人，吳應熊要逃到天津衛，從塘沽出海。他在海邊定是預備了船只，從海道去廣西，再轉云南，以免路上給官軍截攔了。”韋小寶點頭道：“對！從北京到昆明，十萬八千里路程，隨時隨刻會給官兵攔住，還是從海道去平安得多。”張勇道：“咱們可得更加快追。”韋小寶問道：“為甚麼？”張勇道：“從京城到海邊，只不過幾百里路，他不必體恤馬力，盡可拚命快跑。”韋小寶道：“是，是。張大哥料事如神，果然是大將之才。”張勇聽他改口稱呼自己為“大哥”，心下更喜。

　　韋小寶回頭傳令，命一隊驍騎營加急奔馳，去塘沽口水師傳令，封鎖海口，所有船只不許出海。一名佐領接了將令，領兵去了。過不多時，只見道旁倒斃了兩匹馬匹，正是滇馬。張勇喜道：“都統大人，王副將追的路徑果然不錯。”王進寶卻愁眉苦臉，神色甚是煩惱。韋小寶道：“王三哥，你為甚麼不開心？”王進寶心想：“我又不是行三，怎麼叫我三哥？”說道：“小將養的這些滇馬，每一匹都是千中挑一的良駒，怎地又拉稀屎，又倒斃在路？就算吳應熊拚命催趕，馬匹也不會如此不濟！唉！真可惜，真可惜！”

　　韋小寶知他愛馬，更不敢提偷喂巴豆之事，說道：“吳應熊這小子只管逃命，累死了好馬，枉費了王三哥一片心血，他媽的，這小子不是人養的。”王進寶道：“都統大人怎地叫小將王三哥，這可不敢當。”韋小寶笑道：“張大哥、趙二哥、王三哥、孫四哥，我瞧那一位的胡子花白些，便算他年紀大些。”王進寶道：“原來如此。吳三桂一家人，沒一個是好種。當兵的不愛馬，總是沒好下場。”說著唉聲歎氣。

　　行不數里，又見三匹馬倒斃道旁，越走死馬越多。張勇忽道：“都統大人，吳應熊的馬吃壞了東西，跑不動了。可是防他下馬逃入鄉村躲避。”韋小寶道：“張大哥甚麼事都料早了一著，兄弟佩服之極。”當即傳令驍騎營，分開了包抄上去。果然追不數里，北邊一隊驍騎營大聲歡叫：“抓住了吳應熊啦！”韋小寶等大喜，循聲趕去，遠遠望見大路旁的麥田之中，數百名驍騎營軍士圍成一圈。這一帶昨天剛下了雨，麥田中一片泥泞。韋小寶等縱馬馳近，眾軍士已押著滿身泥污的幾人過來。當先一人正是吳應熊，只是身穿市井之徒服色，那還像是雍容華貴的金馬玉堂人物？

　　韋小寶跳下馬來，向他請了個安，笑道：“額駙爺，你扮戲文玩兒嗎？皇上忽然心血來潮，要想聽戲，吩咐小的來傳。你這就去演給皇上看，那可挺合式。哈哈，你扮的是個叫化兒，這可不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麼？”吳應熊早已驚得全身發抖，聽著韋小寶調侃，一句話也答不出來。韋小寶興高采烈，押著吳應熊回京，來到皇宮時已是次日午間。康熙已先得到御前侍衛飛馬報知，立即傳見。韋小寶泥塵滿臉，故意不加抹拭。

　　康熙一見，自然覺得此人忠心辦事，勞苦功高之極，伸手拍他肩頭，笑問：“他媽的，小桂子，你到底有甚麼本事，居然將吳應熊抓了回來？”

　　韋小寶不再隱瞞，說了毒馬的詭計，笑道：“奴才本來只盼贏他一萬兩銀子，教他不敢夸口，同時奴才有錢花用，給皇上差去辦事的時候，也不用貪污了。那知道皇上洪福齊天，奴才胡鬧一番，居然也令吳三桂的奸計不能得逞。可見這老小子如要造反，准敗無疑。”

　　康熙哈哈大笑，也覺這件事冥冥中似有天意，自己福氣著實不小，笑道：“我是有福的天子，你是福將，這就下去休息罷。”韋小寶道：“吳應熊這小子已交御前侍衛看管，聽由聖意處分。”康熙沉吟道：“咱們暫且不動聲色，仍然放他回額駙府去，且看吳三桂有何動靜。最好他得知兒子給抓了回來，我又不殺他，就此感恩，不再造反。”韋小寶道：“是，是。皇上寬宏大量，鳥生魚湯。”

　　康熙道：“你派一隊驍騎營，前後把守額駙府門，有人出入，仔細盤查。他府里的騾馬都拉了出來，一匹不留。”他說一句，韋小寶答應一句。康熙道：“這次的有功人員，你開單奏上，各有升賞，連那放巴豆的馬夫頭兒，也賞他個小官兒做做，哈哈。”韋小寶跪下謝恩，將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四人的名字說了，又道：“張勇等三將是云南的將領，但也明白效忠皇上，出力去抓吳應熊，可見吳三桂如想造反，他軍下將官必定紛紛投降。”康熙道：“張勇和那兩員副將不肯附逆，那好得很。張勇本來是甘肅的提督，另外兩員副將多半也不是吳三桂的舊部。”韋小寶道：“皇上聖明。”

　　韋小寶出得宮來，親將吳應熊押回額駙府，說道：“駙馬爺，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說了不少好話，才保住了你這顆腦袋。你下次再逃，可連我的腦袋也不保了。”吳應熊連聲稱謝，心中不住咒罵，只是數十匹好馬如何在道上接連倒斃，以致功敗垂成，這道理卻始終不懂。

　　數日後朝旨下來，對韋小寶、張勇等獎勉一番，各升了一級。康熙不欲張揚其事，以致激得吳三桂生變，因此上諭中含糊其事，只說各人辦事得力。

　　吳應熊這麼一逃，康熙料知吳三桂造反已迫在眉睫，總算將吳應熊抓了回來，使他心有所忌，或能將造反之事緩得一緩。康熙這些日子來調兵遣將，造炮買馬，十分忙碌，只是庫房中銀兩頗有不足，倘若三藩齊反，再加上台灣、蒙古、西蒙三地，同時要對付六處兵馬，那時軍費花用如流水一般，支付著實不易，只要能緩得一日，便多了一天來籌餉備糧。康熙心想多虧韋小寶破了神龍島，又籠絡了羅剎國，神龍島那也罷了，羅剎國卻實是大敵，此人不學無術，卻是一員福將，于是下了上諭，著他前赴揚州建造忠烈祠，暗中囑咐，南下時繞道河南，剿滅王屋山司徒伯雷的匪幫，除了近在肘腋的心腹之患。韋小寶奏請張勇等四將撥歸麾下，康熙自即准奏。這日韋小寶帶同張勇等四將正要起行，忽然施琅、黃甫以及天地會的徐天川、風際中等一齊來到。相見之下，盡皆歡喜。原來韋小寶中了洪教主的美人計被擒，施琅等倒不是不敢回來，卻是每日里乘坐艦只，在各處海島尋覓，盼能相救。徐天川等更分赴遼東、直隸、山東三省沿海陸上尋訪，直到接到韋小寶從京里發出的訊息，這才回京相會。韋小寶自然不說遭擒的丑事，胡言亂語的掩飾一番。施琅等心中不信，卻也不敢多問。韋小寶又去奏明皇帝，說了施琅等人的功績，各人俱有封賞。徐天川等天地會兄弟不受清廷官祿，韋小寶自也不提。眾人在北京大宴一日，次日一齊起程。不一日來到王屋山下，韋小寶悄悄對天地會兄弟說知，要去剿滅司徒伯雷。眾人都吃了一驚。李力世道：“韋香主，這件事卻干不得。司徒伯雷志在興復明室，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好漢。咱們如去把王屋山挑了，那可是為韃子出力。”韋小寶道：“原來如此，我瞧司徒老兒那些徒兒，果然很有英雄氣概。可是我奉了聖旨來剿王屋山，這件事倒為難了。”玄貞道人道：“韋香主在朝廷的官越做越大，只怕有些不妥。依我說，咱們跟司徒伯雷聯手，這就反了罷。”祁清彪搖頭道：“咱們第一步是借韃子之手，對付吳三桂這大漢奸。韋香主如在這時候造反，說不定韃子皇帝又去跟吳三桂聯成一氣，那可功虧一簣了。”韋小寶原不想對康熙造反，一聽這話，忙道：“對，對！咱們須得干掉吳三桂再說，那是第一等大事。司徒伯雷只不過幾百人聚在王屋山，小事一件，不可因小失大。”徐天川道：“眼前之事，是如何向韃子皇帝搪塞交代。再說，韃子皇帝有心在揚州為史閣部建忠烈祠，這件事，咱們也不能把他弄糟了。”史可法赤膽忠心，為國殉難，天下英雄豪傑無不欽佩。天地會群雄聽徐天川一說，都點頭稱是。至于如何向皇帝交代敷衍，誰也及不上韋小寶的本事了，眾人都眼望他，聽由他自己出主意。

　　韋小寶笑道：“既然王屋山打不得，咱們就送個信給司徒老兄，請他老哥避開了罷。”眾人沉吟半晌，均覺還是這條計策可行。韋小寶想起那日擲骰子賭命，王屋派那小姑娘曾柔瓜子臉兒、大大的眼睛，甚是秀美可愛，心想：“我跟司徒老兒又沒交情，要送人情，還不如送了給曾姑娘。”正在此時，張勇和趙良棟分別遣人來報，已將王屋山團團圍住，四下通路俱已堵死。原來韋小寶一入河南省境，便將圍剿王屋山的上諭悄悄跟張勇、趙良棟等四將說了。四將不動聲色，分別帶領人馬，把守了王屋山下各處通道要地，只待接令攻山。四將跟隨韋小寶後，只憑擒拿吳應熊這樣輕而易舉的一件差事，便各升官，都很感激，只盼這次出力立功，在各處通道上遍掘陷坑，布滿絆馬索。弓箭手、鉤鐮槍手守住了四面八方，要將山上人眾個個擒拿活捉，不讓走脫了一個。四將均想：“五千多名官兵，攻打山上千來名土匪，胜了有甚麼希奇？只有不讓一人漏网，才算有點兒小小功勞。”韋小寶心想：“將司徒伯雷他們一古腦兒捉了，也不是甚麼大功，天地會眾兄弟又極不贊成。江湖上好漢，義氣為重，可不能得罪了朋友。”正自尋思如何向曾柔送信、放走王屋派眾師徒，忽聽得東面鼓聲嫌詔，眾軍士喊聲大作。跟著哨探來報，山上有人沖殺下來。

　　韋小寶心想：“三軍之前，可不能下令放人，只有捉住了再說，慢慢設法釋放便是。”傳令：“個個要捉活的，一人都不許殺傷。”親兵傳令出去。韋小寶又加以一句：“尤其是女的，更加不可傷了。”一瞥眼見到徐天川、錢老本等人的神色，不禁臉上微微一紅，心道：“你們放心，這次不會再像神龍島那樣，中美人計被擒了。”

　　他帶了天地會群雄，走向東首山道邊觀戰，只見半山里百余人眾疾沖而下。官兵得了主帥將令，不敢放箭，只涌上阻攔，但聽得吆喝之聲此伏彼起，沖下來的人一個個落入陷坑，被鉤鐮槍手鉤起捉了。韋小寶想看曾柔是不是也拿住了，但隔得遠了，瞧不清楚。忽見一人縱躍如飛，從一株大樹躍向另一株大樹，竄下山來。官兵上前攔阻，那人矯捷之極，竟然阻他不住。玄貞道人贊歎：“好身手！”這人漸奔漸近，眼見再沖得數十丈便到山腳。錢老本道：“這人武功如此了得，莫非就是司徒伯雷麼？”徐天川道：“除了司徒老英雄，只怕旁人也無這等……”一言未畢，孫思克突然叫道：“這人好像是吳三桂的衛士。”說話之間，那人又已竄近了數丈。韋小寶叫道：“先抓住他再說！”天地會群雄紛向那人圍了上去。那人手舞鋼刀，每一揮動，便砍翻了一名軍士。孫思克挺著長槍迎上，看清楚了面貌，叫道：“巴朗星，你在這里干甚麼？”這人正是吳三桂身邊的親信衛士巴朗星。他大聲叫道：“我奉平西親王將令，為朝廷除害，殺了反賊司徒伯雷。你們為甚麼阻我？”徐天川等一聽，都大吃一驚，只見他腰間懸著一顆血肉模糊的頭顱，也不知是不是司徒伯雷。眾人一擁而上，團團圍住。孫思克道：“韋都統在此，放下兵刃，上去參見，聽由都統大人發落。”巴朗星道：“好！”將刀插入刀鞘，快步向韋小寶走去，大聲道：“參見都統大人。”韋小寶道：“你在這里……”巴朗星突然一躍而起，雙手分抓韋小寶的面門胸口。韋小寶大叫：“啊喲！我的媽！”轉身便逃。巴朗星武功精強，嗤的一聲，左手已扯下了他背上一片衣衫，右手往他頭頂抓落，突覺右側一足踢到，來勢極快。巴朗星側身避開，那人跟著迎面一掌，正是風際中。巴朗星舉掌擋格，身子一晃，突覺後腰一緊，已被徐天川抱住。錢老本伸指戳在他胸口，巴朗星哼了一聲。風際中左腿橫掃，巴朗星站立不定，倒了下去。錢老本將他牢牢按住，親兵過來綁了，推到韋小寶跟前。巴朗星大聲道：“平西王大兵日內就到，那時叫你們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識時務的，這就快快投降。”韋小寶笑道：“平西王起兵了嗎？我倒不知道啊。他老人家身體好罷？”巴朗星見他神態和善，一時不明他用意，說道：“欽差大臣，你到過昆明，平西王也很看重你。你是聰明人，干麼做韃子的奴才？還是早早歸順平西王罷。”徐天川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喝道：“吳三桂這大漢奸卑鄙無恥，你做他的奴才，更加無恥。”巴朗星大怒，轉頭一口唾沫，向徐天川吐去。徐天川側身避過，這口唾沫吐中一名親兵的臉。韋小寶道：“巴老兄，有話好說，不必生氣。你要我歸降平西王，也不是不好商量。你到王屋山來貴干啊？”巴朗星道：“跟你說了也不打緊，反正司徒伯雷我已殺了。”說著向挂在腰間的首級瞧了一眼。韋小寶道：“平西王為甚麼要殺他？”巴朗星道：“你跟我去見平西王，他老人家自然會跟你說。”

　　徐天川等人大怒，拔拳要打。韋小寶使眼色制住，命親兵將巴朗星推入營中盤問。豈知這人十分倔強，對吳三桂又極忠心，只是勸韋小寶投降，此外不肯吐露半句。一搜他身邊，搜出一封蓋了朱紅大印的文書來。韋小寶命人一讀，原來是吳三桂所寫的偽詔，封司徒伯雷為“開國將軍”，問他這文書的來歷，巴朗星瞪目不答。韋小寶眼見問不出甚麼，吩咐押了下去，將擒來的余人拷打喝問，終于有人吃打不過，說了出來。原來吳三桂部署日內起兵造反，派了親信巴朗星帶了一小隊手下，去見舊部司徒伯雷，要他響應，囑咐巴朗星，司徒伯雷倘若奉令，再好不過，否則就將他殺了，以防走漏密謀。司徒伯雷聽說要起兵反清，十分喜歡，立即答應共襄義舉，可是一問詳情，才知吳三桂不是要興復明室，而是自己要做皇帝，這“開國將軍”的封號，更說得再也明白不過。司徒伯雷不肯接奉偽詔，要巴朗星回去告知吳三桂，倘若擁戴明帝後代，他決為前驅，萬死不辭。但吳三桂當年殺害桂王，現下自己再想做皇帝，天下忠于明朝的志士決計不肯歸附。巴朗星勸了幾句，司徒伯雷拍案大罵，說吳三桂斷送漢家江山，萬惡不赦，倘若改過自新，尚可將功贖罪，否則定當食其肉而寢其皮。巴朗星便不再說，當晚乘著司徒伯雷不備，突然將他刺死，割了他首級，率領同党逃下山來。王屋派眾弟子出乎不意，追趕不及。不料官兵正在這時圍山，吳三桂的部屬一网遭擒。巴朗星突向韋小寶襲擊，用意是要擒住主帥，作為要挾，以便脫逃。

　　韋小寶問明詳情，召集天地會群雄密議。李力世道：“韋香主，司徒老英雄忠肝義膽，不幸喪命奸人之手，咱們可得好好給他收殮才是。”韋小寶道：“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于是將心中的計議說了。眾人一齊鼓掌稱善，當下分頭預備。這日官兵并不攻山。王屋派人眾亦因首領被戕，亂成一團，只嚴守山口。次日一早，韋小寶率領了天地會群雄及一隊驍騎營官兵，帶備各物，來到半山，命官兵駐扎待命，自行與徐天川等及親兵上山。行出里許，只見十余名王屋派弟子手執兵刃，攔在當路。徐天川單身上前，雙手呈上一張素帖，帖上寫的是：“晚生韋小寶，率同李力世、祁清彪、玄貞道人、風際中、樊綱、錢老本、馬彥超等，謹來司徒老英雄靈前致祭。”王屋派弟子見來人似無敵意，後面有人抬了一具棺材，又有香燭、紙錢等物，不禁大為奇怪，說道：“各位稍待，在下上去稟報。”當下一人飛奔上山，余人仍嚴密守住山路。韋小寶等退開數十步，坐在山石上休息。過不多時，山上走下數十人來，當先一人正是昔日會過的司徒鶴。他是司徒伯雷之子，山上首領逝世，王屋派就由他當家作主了。韋小寶一雙眼骨溜溜只是瞧他身後，只見一個姑娘身形苗條，頭戴白花，正是曾柔，不由得心中一陣歡喜。司徒鶴朗聲道：“各位來到敝處，有甚麼用意？”說著手按腰間劍柄。錢老本上前抱拳說道：“敝上韋君，得悉司徒老英雄不幸為奸人所害，甚是痛悼，率領在下等人，前來到老英雄靈前致祭。”司徒鶴遠遠向韋小寶瞧了一眼，說道：“他是韃子朝廷的官員，率領官兵圍山，定然不懷好意。你們想使奸計，我們可不上你這個當。”

　　錢老本道：“請問殺害司徒老英雄的凶手是誰？”司徒鶴咬牙切齒的道：“是吳三桂的衛士巴朗星，還有他手下的一批惡賊。”錢老本點頭道：“司徒少俠不信敝上的好意，這也難怪。我們先把祭品呈上。”回頭叫道：“帶上來！”兩名親兵推著一人緩緩上來。這人手上腳上都鎖了鐵鏈，頭上用一塊黑布罩住。王屋派眾弟子都大為奇怪，不知對方搗甚麼鬼。那人走到錢老本身後，親兵便拉住了鐵鏈，不讓他再走。錢老本道：“司徒少俠請看！”一伸手，拉開那人頭上罩著的黑布，只見那人橫眉怒目，正是巴朗星。王屋派眾弟子一見，紛紛怒喝：“是這奸賊！快把他殺了！”嗆啷啷聲響，各人挺起兵刃，便要將巴朗星亂劍分尸。司徒鶴雙手一攔，阻住各人，說道：“且慢！”抱拳向錢老本問道：“閣下拿得奸人，不知要如何處置？”錢老本道：“敝上對司徒老英雄素來敬仰，那日和司徒少俠又有一面之緣，今日拿到這行凶奸人，連同他所帶的一眾惡賊，盡數要在司徒老英雄靈前千刀萬剮，以慰老英雄在天之靈。”司徒鶴一怔，暗想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側頭瞧著巴朗星，心中將信將疑，尋思：“韃子狡獪，定有奸計。”

　　巴朗星突然破口大罵：“操你奶奶，你看老子個鳥，你那老家伙都給老子殺了…”錢老本右手一掌擊在他後心，左足飛起，踢在他臀上。巴朗星手足被縛，難以避讓，身子向前直跌，摔在司徒鶴身邊，再也爬不起來。錢老本道：“這是敝上的一件小小禮物，這奸人全憑閣下處置。”回頭叫道：“都帶上來。”一隊親兵押著百余名身系鐐銬的犯人過來，每人頭上都罩著黑布。黑布揭去，露出面目，盡是巴朗星的部屬。錢老本道：“請司徒少俠一并帶去罷。”到此地步，司徒鶴更無懷疑，向著韋小寶遙遙一躬到地，說道：“尊駕盛情，敝派感激莫名。”尋思：“他放給我們這樣一個大交情，不知想要我們干甚麼，難道要我們投降韃子嗎？這可萬萬不能。”韋小寶快步上前還禮，說道：“那天跟司徒兄、曾姑娘賭了一把骰子，一直記在心里，只想哪一天再來玩一手。”指著身後那具棺木，說道：“司徒老英雄的遺體，便在這棺木之中，便請抬上山去，縫在身軀之上安葬罷。”

　　司徒伯雷身首异處，首級給巴朗星帶了下山，王屋派眾弟子無不悲憤已極。司徒鶴仍恐有詐，走近棺木，見棺蓋并未上榫，揭開一看，果見父親的首級赫然在內，不由得大慟，拜伏在地，放聲大哭。其餘弟子見他如此，一齊跪倒哀哭。司徒鶴站起身來，叫過四名師弟，抬了棺木上山，對韋小寶道：“便請尊駕赴先父靈前上一炷香。”韋小寶道：“自當去向老英雄靈前磕頭。”命眾親兵在山口等候，只帶了雙兒和天地會兄弟，隨著司徒鶴上山。

　　韋小寶走到曾柔身邊，低聲道：“曾姑娘，你好！”曾柔臉上淚痕未干，一雙眼哭得紅紅地，更顯得楚楚可怜，抬起頭來，抽抽噎噎的道：“你……你是花差……花差將軍？”韋小寶大喜，道：“你記得我名字？”曾柔低頭嗯了一聲，臉上微微一紅。她臉上這麼一紅，韋小寶心中登時一蕩：“她為甚麼見了我要臉紅？男人笑眯眯，不是好東西，女人面孔紅，心里想老公。莫非她想我做她老公？不知我給她的骰子還在不在？”低聲問道：“曾姑娘，上次我給你的東西，你還收著嗎？”曾柔臉上又是一紅，轉開了頭，問道：“甚麼東西？我忘啦？”韋小寶好生失望，歎了口氣。曾柔回過頭來，輕輕一笑，低聲道：“別十！”韋小寶大喜，不由得心痒難搔，低聲道：“我是別十，你是至尊！”曾柔不再理他，快步向前，走到司徒鶴身畔。那王屋山四面如削，形若王者車蓋，以此得名，絕頂處稱為天壇，東有日精峰，西有月華峰。一行人隨著司徒鶴來到天壇以北的王母洞。一路上蒼松翠柏，山景清幽。王屋山于道書中稱“清虛小有洞天”，天下三十六洞天中名列第一，相傳為黃帝會王母之處。王屋派人眾聚居于王母洞及附近各洞之中，冬暖夏涼，胜于屋宇。

　　司徒伯雷的靈位設在王母洞中。弟子將首級和身子縫上入殮。韋小寶率領天地會眾兄弟在靈前上香致祭，跪下磕頭，心想：“要討好曾姑娘，須得越悲哀越好。”裝假哭原是他的拿手好戲，想起在宮中數次給老婊子毆擊的慘酷、為洪教主所擒後的驚險、一再被方怡欺騙的倒霉、阿珂只愛鄭克晙的無可奈何，不由得悲從中來，放聲大哭。初哭時尚頗勉強，這一哭開頭，便即順理成章，越哭越是悲切，大聲道：“司徒老英雄，晚輩久聞你是一位忠臣義士，大大的英雄好漢。當年見到你公子的劍法，更知你武功了得，只盼能拜在你的門下，做個徒子徒孫，學幾招武功，也好在江湖上揚眉吐氣。哪知道你老人家為奸人所害，嗚嗚……嗚嗚……真叫人傷心之極了。”司徒鶴、曾柔等本已傷心欲絕，聽他這麼一哭，登時王母洞中哭聲震天，哀號動地。徐天川、錢老本等本來不想哭的，也不禁為眾人悲戚所感，洒了幾滴眼淚。韋小寶捶胸頓足，大哭不休，反是王屋派弟子不住勸慰，這才收淚。他將巴朗星拉了過來，取過一柄鋼刀，交在司徒鶴手里，說道：“司徒少俠，你殺了這奸賊，為令尊報仇。”司徒鶴一刀割下巴朗星的首級，放在供桌上。王屋派弟子齊向韋小寶拜謝大恩。本來韋小寶小小年紀，原也想不出這個收買人心的計策，那是他從《臥龍吊孝》這出戲中學來的。周瑜給諸葛亮氣死後，諸葛亮親往柴桑口致祭，哭拜盡哀，引得東吳諸將人人感懷。幸好戲中諸葛亮所念的祭文太長，辭句又太古雅，韋小寶一句也記不得，否則在王屋山上依樣葫蘆的念了出來，可就立時露出狐狸尾巴了。這麼一來，王屋派諸人自然對他感恩戴德，何況當日韋小寶將司徒鶴等擒住之後，贈銀釋放，賣過一番大大的交情。但他是清廷貴官，何以如此，眾人始終不解。錢老本將司徒鶴叫在一旁，說明自己一伙人乃天地會青木堂兄弟。但韋小寶在朝廷為官，他的身份卻不能吐露，只怕一有泄漏，壞了大事，只含糊其辭，說他為人極有義氣，“身在曹營心在漢”，眾兄弟都當他是好朋友。司徒鶴一聽之下，恍然大悟，更連連稱謝，其時語出至誠，比之適才心中疑慮未釋，又是不同了。跟著談起王屋派今後出處，司徒鶴說派中新遭大喪，又逢官兵圍山，也沒想過這回事。錢老本微露招攬之意。天地會在江湖上威名極盛，隱為當世反清復明的領袖，王屋派向來敬慕，又是志同道合。司徒鶴一聽大喜，便與派中耆宿及諸師兄弟商議，人人贊同。他當即向錢老本請求加盟。錢老本這時才對他明言，韋小寶實是青木堂的香主。當日下午，天地會青木堂在王母洞中大開香堂，接納王屋派諸人入會。眾人拜過香主，便都是韋小寶的部屬了。他心中歡喜，飲過結盟酒後，便想開賭，和新舊兄弟大賭一場。李力世、錢老本等連忙勸阻，說道興高采烈的賭錢，未免對剛逝世的司徒伯雷不敬。韋小寶賭不成錢，有些掃興，問起王屋派的善後事宜。李力世道：“王屋山在山西、河南兩省交界，不屬咱們青木堂管轄。按照本會規矩，越界收兄弟入會，是不妨的，但各堂兄弟不能越界辦事，最好司徒兄弟各位移去直隸省居住。”錢老本道：“韃子皇帝差韋香主來攻打王屋山，司徒兄弟各位今後不在王屋山了，韋香主就易于上報。”司徒鶴道：“正是，小弟謹遵各位大哥吩咐。”韋小寶道：“司徒大哥，現下我們要去揚州，給史閣部起一座忠烈祠。這祠堂起好，大伙兒就去打吳三桂了。”司徒鶴站起身來，大聲道：“韋香主去打吳三桂，屬下愿為前鋒，率同師兄弟姊妹，跟吳三桂這惡賊拚個死活，為先父報仇雪恨。”韋小寶喜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各位這就隨我去揚州罷。只不過須得扮作韃子官兵，委屈了一些。”司徒鶴道：“為了打吳三桂，再大的委屈也是甘心。韋香主做得韃子官，我們自也做得韃子兵。何況李大哥、徐大哥各位，不也都扮作了韃子兵嗎？”當晚眾人替司徒伯雷安葬後，收拾下山。會武功的男子隨著韋小寶前赴揚州。老弱婦孺則到保定府擇地安居，該處有天地會青木堂的分舵，自有人妥為照應。

　　韋小寶對張勇等言道，王屋山匪徒眼見大軍圍住，知道難以脫逃，經一番開導，大家一起歸降。他已予以招安，收編為官兵。張勇等齊向他慶賀，說道都統兵不血刃，平定了王屋山的悍匪，立下大功。韋小寶道：“這是四位將軍之功，若不是你們團團圍住，眾匪插翅難飛，他們也決計不肯投降。待兄弟申報朝廷，各有升賞。”四將大喜，知道兵部尚書明珠對他竭力奉承，只要是韋都統奏報的功勞，兵部一定從优敘議。韋小寶初時擔心曾柔跟隨王屋派婦孺，前赴保定府安居，如指定要她同去揚州，可有些說不出口。待見她換上男裝，與司徒鶴等同行，心中說不出的歡喜。一路之上，他總想尋個機會，跟她親熱一番。可是曾柔和眾位師兄寸步不离，見到了他，只靦靦腆腆的微笑不語。韋小寶想要和她說句親熱話兒，始終不得其便，不由得心痒難搔。倘若他只是清軍主帥，早就假公濟私，調這小親兵入營侍候，但身為天地會香主，調戲會中婦女乃是厲禁，眾兄弟面上也不好看，只有干咽饞涎，等候機會了。

## 第三十九回　先生樂事行如櫛　小子浮蹤寄若萍

　　沿途官員迎送，賄賂從丰。韋小寶自然來者不拒，迤邐南下，行李日重。跟天地會兄弟們說起，說道我們敗壞清廷的吏治，賄賂收得越多，百姓越是抱怨，各地官員名聲不好，將來起兵造反，越易成功。徐天川等深以為然。

　　不一日來到揚州。兩江總督麻勒吉、江宁巡撫馬佑以下，布政使、按察使、學政、淮揚道、糧道、河工道、揚州府知府、江都縣知縣以及各級武官，早已得訊，迎出數里之外。

　　欽差行轅設在淮揚道道台衙門，韋小寶覺得太過拘束，只住得一晚，便對道台說要另搬地方。他想行轅所在，最妙不過便是在舊居麗春院中，欽賜衣錦榮歸，自是以回去故居最為風光。但欽差大臣將行轅設于妓院，畢竟說不過去，尋思當日在揚州之時，所懷抱的雄心大志，除了開幾家大妓院之外，便是將禪智寺前芍藥圃中的芍藥花盡數連根拔起。

　　揚州芍藥，擅名天下，禪智寺前的芍藥圃尤其宏偉，名種千百，花大如碗。韋小寶在十歲那一年上，曾和一群頑童前去游玩，見芍藥花開得美麗，折了兩朵拿在手中玩耍，給廟中和尚見到了，奪下花朵，還打了他兩個耳括子。韋小寶又踢又咬，跟那和尚打鬧起來，給那胖大和尚推在地下，踢了幾腳。眾頑童一哄而前，亂拔芍藥。那和尚叫嚷起來，寺里涌出一群和尚與火工，手執棍棒，將眾頑童趕開。韋小寶因是禍首，身上著實吃了不少棍棒，頭上腫起了一個大塊，回到麗春院，又給母親罰一餐沒飯吃。雖然他終于到廚房中偷吃了一個飽，但對“禪智寺采花受辱”這一役卻引為奇恥。次日來到寺前，隔得遠遠的破口大罵，從如來佛的媽媽直罵到和尚的女兒，宣稱：“終有一日，老子要拔光這廟前的芍藥，把你這座臭廟踏為平地，掘成糞坑”，直罵到廟中和尚追將出來、他拔足飛奔為止。

　　過得數年，這件事早就忘了，這日回到揚州，要覓地作為行轅，這才想起禪智寺來，當下跟淮揚道道台說了，有心去作踐一番。那道台尋思：“禪智寺是佛門胜地，千年古剎。欽差住了進去，只怕攪得一塌胡塗。”說道：“回大人：那禪智寺風景當真極佳，大人高見，卑職欽佩之至。不過在廟里動用葷酒，恐怕不甚方便。”韋小寶道：“有什麼不便？把廟里的菩薩搬了出去，也就是了。”那道台聽說要搬菩薩，更嚇了一跳，心想這可要闖出禍來，揚州城里眾百姓如動了公憤，那可難以處理。當下陪笑請了個安，低聲道：“回大人：揚州煙花，那是天下有名的。大人一路上勞苦功高，來到敝處，卑職自當盡心服侍，已挑了不少善于彈琴唱曲的美貌妞兒，供大人賞鑒。和尚廟里硬床硬板凳，只怕煞風景得很。”

　　韋小寶心想倒也有理，笑道：“依你說，那行轅設在何處才是？”那道台道：“揚州鹽商有個姓何的，他家的何園，稱為揚州名園第一。他有心巴結欽差大人，早就預備得妥妥貼貼，盼望大人光臨。只是他功名太小，不敢出口。大人若不嫌棄，不妨移駕過去瞧瞧。”

　　這姓何的鹽商家財豪富，韋小寶幼時常在他家高牆外走過，聽到牆里傳出絲竹之聲，十分羡慕，只是從無機緣進去望上一眼，當下便道：“好啊，這就去住上幾天，倘若住得不適意，咱們再搬便是。揚州鹽商多，咱們挨班兒住過去，吃過去，也吃不窮了他們。”

　　那何園棟宇連云，泉石幽曲，亭舍雅致，建构精美，一看便知每一尺土地上都花了不少黃金白銀。韋小寶大為稱意，吩咐親兵隨從都住入園中。張勇等四將率領官兵，分駐附近官舍民房。

　　其時揚州繁華，甲于天下。唐時便已有“十里珠帘，二十四橋風月”之說。到得清初，淮鹽集散于斯，更是興旺。据史籍所載，明末揚州府屬共三十七萬五千余丁（十六歲以上的男子），明清之際，揚州慘遭清兵屠戮，順治三年只剩九千三百二十丁，但到康熙六年，又增至三十九萬七千九百余丁，不但元氣已完全恢復，且更胜于昔日。

　　次日清晨，揚州城中大小官員排班到欽差行轅來參見。韋小寶接見後，宣讀聖旨。他不識康熙上諭上的字，早叫師爺教了念熟，這時一個字一個字背將出來，總算記心甚好，倒也沒有背錯，匆忙中將上諭倒拿了，旁人也沒發覺。

　　眾官員聽得皇帝下旨豁免揚州府所屬各縣三年錢糧，還要撫恤開國時兵災災戶的孤寡，興建忠烈祠祭祀史可法等忠臣，無不大呼萬歲，叩謝皇恩浩蕩。

　　韋小寶宣旨已畢，說道：“眾位大人，兄弟出京之時，皇上吩咐，江蘇一省出產殷富，可是近年來吏治松馳，兵備也不整飭，命兄弟好好查察整頓。皇上對揚州百姓這麼愛惜，咱們居官的，該當盡心竭力，報答聖恩才是。”文武百官齊聲稱是，不由得都暗暗發愁。其實這幾句話是索額圖教他的。韋小寶知道想賄賂收得多，第一是要對方有所求，第二是要對方有所忌，因此對江蘇文武官員恐嚇一番，勢不可免，只不過這番話要說得不輕不重，恰到好處，又要文謅謅的官腔十足，卻非請教索額圖不可了。

　　官樣文章做過，自有當地官員去擇地興建忠烈祠，編造應恤災戶名冊，差人前赴四鄉，宣諭皇上豁免錢糧的德音。這些事情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妥，這段時候，便是讓他在揚州這銷金窩里享福了。此後數日之中，總督、巡撫設宴，布政司、按察司設宴、諸道設宴，自是陳列方丈，羅列珍饈，極盡豪奢，不在話下。

　　每日里韋小寶都想去麗春院探望母親，只是酬酢無虛，始終不得其便。欽差大人的母親在揚州做妓女，這件事可萬萬揭穿不得。丟臉出丑事小，失了朝廷體統事大，何況韋小寶做大官已久，一直不接母親赴京享福，任由她淪落風塵，實是大大的不孝，給御史參上一本，連皇帝也難以回護。心想只好等定了下來，悄俏換了打扮，去麗春院瞧瞧，然後命親兵把母親送回北京安居，務須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才是。以前他一直打的是足底抹油的主意，一見風色不對，立刻快馬加鞭，逃之夭夭，不料官兒越做越大，越做越開心，這時竟想到要接母回京，那是有意把這官兒長做下去了。

　　過得數日，這一日是揚州府知府吳之榮設宴，為欽差洗塵。吳之榮從道台那里聽到，欽差曾有以禪智寺為行轅之意，心想禪智寺的精華，不過是寺前一個芍藥圃，欽差大人屬意該寺，必是喜歡賞花。他善于逢迎，早于數日之前，便在芍藥圃畔搭了一個花棚，是命高手匠人以不去皮的松樹搭成，樹上枝葉一仍如舊，棚內桌椅皆用天然樹石，棚內種滿花木青草，再以竹節引水，流轉棚周，淙淙有聲，端的是極見巧思，飲宴其間，便如是置身山野一般，比之富貴人家雕梁玉砌的華堂，又是別有一般風味。

　　那知韋小寶是個庸俗不堪之人，周身沒半根雅骨，來到花棚，第一句便問：“怎麼有個涼棚？啊，是了，定是廟里和尚搭來做法事的，放了焰口，便在這里施飯給餓鬼吃。”

　　吳之榮一番心血，全然白用了，不由得臉色十分尷尬，還道欽差大人有意諷刺，只得陪笑道：“卑職見識淺陋，這里布置不當大人的意，實在該死。”

　　韋小寶見眾賓客早就肅立恭候，招呼了便即就座。那兩江總督與韋小寶應酬了幾日，已回江宁治所。江蘇省巡撫、布政司等的治所在蘇州，這時都留在揚州，陪伴欽差大臣。其餘賓客不是名士，便是有功名頂戴的鹽商。

　　揚州的筵席十分考究繁富，單是酒席之前的茶果細點，便有數十種之多，韋小寶雖是本地土生，卻也不能盡識。

　　喝了一會茶，日影漸漸西斜。日光照在花棚外數千株芍藥之上，璀燦華美，真如織錦一般。韋小寶卻越看越生氣，想起當年被寺中僧人毆辱之恨，登時便想將所有芍藥盡數拔起來燒了，只是須得想個藉口，才好下手。正尋思間，巡撫馬佑笑道：“韋大人，聽大人口音，似乎也在淮揚一帶住過的。淮揚水土厚，因此既出人才，也產好花。”眾官只知欽差是正黃旗滿洲人，那巡撫這幾日聽他說話，頗有揚州鄉音，于是乘機捧他一捧。

　　韋小寶正在想著禪智寺的僧人可惡，脫口而出：“揚州就是和尚不好。”

　　巡撫一怔，不明他真意何指。布政司慕天顏是個乖覺而有學識之人，接口道：“韋大人所見甚是。揚州的和尚勢利，奉承官府，欺辱窮人，那是自古已然。”韋小寶大喜，笑道：“是啊，慕大人是讀書人，知道書上寫得有的。”慕天顏道：“唐朝王播碧紗籠的故事，不就是出在揚州的嗎？”韋小寶最愛聽故事，忙道：“什麼‘黃布比沙龍’的故事？”

　　慕天顏道：“這故事就出在揚州石塔寺。唐朝乾元年間，那石塔寺叫做木蘭院，詩人王播年輕時家中貧窮……”韋小寶心想：“原來這人名叫王播，不是一塊黃布。”聽他續道：“……在木蘭院寄居。廟里和尚吃飯時撞鐘為號，王播聽到鐘聲，也就去飯堂吃飯。和尚們討厭他，有一次大家先吃飯，吃完了飯再撞鐘。王播聽到鐘聲，走進飯堂，只見僧眾早已散去，飯菜已吃得干干淨淨……”

　　韋小寶在桌上一拍，怒道：“他媽的和尚可惡。”慕天顏道：“是啊，吃一餐飯，費得幾何？當時王播心中慚愧，在壁上題詩道：‘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者（‘門’加‘者’）黎飯後鐘。’”

　　韋小寶問道：“‘者黎’是什麼家伙？”眾官和他相處多日，知道這位欽差大人不是讀書人，旗人的功名富貴多不從讀書而來，也不以為奇。慕天顏道：“者黎就是和尚了。”韋小寶點頭道：“原來就是賊禿。後來怎樣？”

　　慕天顏道：“後來王播做了大官，朝廷派他鎮守揚州，他又到木蘭院去。那些和尚自然對他大為奉承。他去瞧瞧當年牆上所題的詩還在不在，只見牆上黏了一塊名貴的碧紗，將他題的兩句詩籠了起來，以免損壞。王播很是感慨，在後面又續了兩句詩道：‘三十年前塵土面，如今始得碧紗籠。’”韋小寶道：“他定是把那些賊禿捉來大打板子了？”慕天顏道：“王播是風雅之士，想來題兩句詩稍示譏諷，也就算了。”韋小寶心想：“倘若是我，哪有這麼容易罷手的？不過要我題詩，可也沒有這本事。老子只會拉屎，不會題詩。”

　　說了一會故事，撤茶斟酒。韋小寶四下張望，隔座見王進寶一口一杯，喝得甚是爽快，心念一動，說道：“王將軍，你曾說戰馬吃了芍藥，那就特別雄壯，是不是？”一面說，一面向他大做眼色。王進寶不明其意，說道：“這個……”韋小寶道：“皇上選用名種好馬，什麼蒙古馬、西域馬、川馬、滇馬，皇上都吩咐咱們要小心飼養，是不是？”康熙著意于蓄馬，王進寶是知道的，便道：“大人說得是。”韋小寶道：“你熟知馬性，在北京之時，你說如給戰馬吃了芍藥，奔跑起來便快上一倍。皇上這般愛馬，咱們做奴才的，自該上仰聖意。如把這里的芍藥花掘起來送去京師，交給兵部車駕司喂馬，皇上得知，必定龍顏大悅。”

　　眾人一聽，個個神色十分古怪。芍藥花能壯馬，倒是第一次聽見，瞧王進寶唯唯否否的模樣，顯是不以為然，只是不敢公然駁回而已。但韋小寶開口皇上，閉口皇上，抬出皇帝這頂大帽子來，又有誰敢稍示异議？眼見這千余株名種芍藥要盡毀于他手，揚州從此少了一個名胜，卻不知這位韋大人何以如此痛恨這些芍藥？人人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知府吳之榮道：“韋大人學識淵博，真是教人佩服。這芍藥根叫做赤芍，《本草綱目》中是有的，說道功能去瘀活血。芍藥的名稱中有個‘藥’字，可見古人就知它是良藥。馬匹吃了芍藥，血脈暢通，自然奔馳如飛。大人回京之時，卑職派人將這里的芍藥花都掘了，請大人帶回京城。”眾官一聽，心中都暗罵吳之榮卑鄙無恥，為了迎逢上官，竟要毀去揚州的美景。韋小寶拍手笑道：“吳大人辦事干練，好得很，好得很。”吳之榮大感榮幸，忙下坐請安，說道：“謝大人夸獎。”

　　布政司慕天顏走出花棚，來到芍藥叢中，摘了一朵碗口大的芍藥花，回入座中，雙手呈給韋小寶，笑道：“請大人將這朵花插在帽上，卑職有個故事說給大人聽。”

　　韋小寶一聽又有故事，便接過花來，只見那朵芍藥瓣作深紅，每一瓣花瓣攔腰有一條黃線，甚是嬌艷，便插在帽上。

　　慕天顏道：“恭喜大人。這芍藥有個名稱，叫作‘金帶圍’，乃是十分罕有的名種。古書上記載得有，見到這‘金帶圍’的，日後會做宰相。”

　　韋小寶笑道：“哪有這麼准？”慕天顏道：“這故事出于北宋年間。那時韓魏公韓琦鎮守揚州，就在這禪智寺前的芍藥圃中，忽有一株芍藥開了四朵大花，花瓣深紅，腰有金線，便是這金帶圍了。這種芍藥從所未有，極是珍异。下屬稟報上去，韓魏公駕臨觀賞，十分喜歡，見花有四朵，便想再請三位客人，一同賞花。”韋小寶從帽上將花取下再看，果覺紅黃相映，分外燦爛。那一條金色橫紋，更是百花所無。

　　慕天顏道：“那時在揚州有兩位出名人物，一是王珪，一是王安石，都是大有才學見識之人。韓魏公心想，花有四朵，人只三個，未免美中不足，另外請一個人罷，名望卻又配不上。正在躊躇，忽有一人來拜，卻是陳升之，那也是一位大名士。韓魏公大喜，次日在這芍藥圃前大宴，將四朵金帶圍摘了下來，每人頭上簪了一朵。這故事叫做‘四相簪花宴’，這四人後來都做了宰相。”

　　韋小寶笑道：“這倒有趣。這四位仁兄，都是有名的讀書人，會做詩做文章，兄弟可比不上了。”慕天顏道：“那也不然。北宋年間，講究讀書人做宰相。我大清以馬上得天下，皇上最看重的，卻是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韋小寶聽到“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這九字評語，不由得大為歡喜，連連點頭。

　　慕天顏道：“韓魏公封為魏國公，那不用說了。王安石封荊國公，王珪封歧國公，陳升之封秀國公。四位名臣不但都做宰相，而且都封國公，個個既富貴，又壽考。韋大人少年早達，眼下已封了伯爵，再升一級，便是侯爵，再升上去，就是公爵了。就算封王、封親王，那也是指日間的事。”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但愿如慕大人金口，這里每一位也都升官發財。”眾官一齊站起，端起酒杯，說道：“恭祝韋大人加官晉爵，公侯萬代。”

　　韋小寶站起身來，和眾官干了一杯，心想：“這官兒既有學問，又有口才，會說故事，討人歡喜。要是叫他到北京辦事，時時聽他說說故事，不強似說書先生嗎？這人天生是馬屁大王，取個名兒叫慕天顏，擺明了想朝見皇上。”

　　慕天顏又道：“韓魏公後來帶兵，鎮守西疆。西夏人見了他怕得要死，不敢興兵犯界。西夏人當時怕了宋朝兩位大臣，一位就是韓魏公韓琦，另一位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當時有兩句話道：‘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將來韋大人帶兵鎮守西疆，那是‘軍中有一韋，西賊見之忙下跪’！”

　　韋小寶大樂，說道：“‘西賊’兩字妙得很，平西王這西……”忽然心想：“吳三桂還沒起兵造反，可不能叫他‘西賊’。”忙改口道：“平西王鎮守西疆，倒也太平無事，很有功勞。”吳之榮道：“平西王智勇雙全，勞苦功高，爵封親王，世子做了額駙。將來韋大人大富大貴，壽比南山，定然也跟平西王一般無异。”韋小寶心中大罵：“辣塊媽媽，你要我跟吳三桂這大漢奸一般無异。這老烏龜指日就要腦袋搬家，你叫我跟他一樣！”

　　慕天顏平日用心揣摩朝廷動向，日前見到邸報，皇上下了撤藩的旨意，便料到吳三桂要倒大霉，這時見韋小寶臉色略變，更是心中雪亮，說道：“韋大人是皇上親手提拔的大臣，乃是聖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國家棟梁。平西王目前雖然官爵高，終究是不能跟韋大人比的。吳府尊這個比喻，有點不大對。韋大人祖上，唐朝的忠武王韋皋，曾大破吐蕃兵四十八萬，威震西陲。當年朱泚造反，派人邀韋忠武王一同起兵。忠武王對皇帝忠心不貳，哪肯做這等大逆不道之事？立刻將反賊的使者斬了，還發兵助朝廷打平反賊，立下大功。韋大人相貌堂堂，福氣之大，無與倫比，想必是韋忠武王傳下來的福澤。”

　　韋小寶微笑點頭。其實他連自己姓什麼也不知道，只因母親叫做韋春芳，就跟了娘姓。想不到姓韋的還有這樣一位大有來頭人物，這布政司硬說是自己的祖先，那是硬要往自己臉上貼金；聽他言中之意，居然揣摩到吳三桂要造反，這人的才智，也很了不起了。

　　吳之榮給慕天顏這麼一駁，心中不忿，但不敢公然和上司頂撞，說道：“聽說韋大人是正黃旗人。”言下之意自然是說：“他是滿洲人，又怎能跟唐朝的韋皋拉得上干系？”慕天顏笑道：“吳府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方今聖天子在位，對天下萬民，一視同仁，滿漢一家，又何必有畛域之見？”這幾句話實在有些強辭奪理，吳之榮卻不敢再辯，心想再多說得幾句，說不定更會得罪欽差，當下連聲稱是。

　　慕天顏道：“平西王是咱們揚州府高郵人，吳府尊跟平西王可是一家嗎？”吳之榮并非揚州高郵人，本來跟吳三桂沒什麼干系，但其時吳三桂權勢薰天，他趨焰附勢，頗以姓吳為榮，說道：“照族譜的排行，卑職比平西王矮了一輩，該稱王爺為族叔。”

　　慕天顏點了點頭，不再理他，向韋小寶道：“韋大人，這金帶圍芍藥，雖然已不如宋時少見，如此盛開，卻也异常難得。今日恰好在韋大人到來賞花時開放，這不是巧合，定是有天意的。卑職有一點小小意見，請大人定奪。”韋小寶道：“請老兄指教。”

　　慕天顏道：“指教二字，如何敢當？那芍藥花根，藥材行中是有的，大人要用來飼馬，想藥材舖中制煉過的更有效力。卑職吩咐大量采購，運去京師備用。至于這里的芍藥花，念著它們對大人報喜有功，是否可暫且留下？他日韋大人挂帥破賊，拜相封王，就如韓魏公、韋忠武王一般，再到這里來賞花，那時金帶圍必又盛開，迎接貴人，豈不是一樁美事？据卑職想來，將來一定是戲文都有得做的。”

　　韋小寶興高采烈，道：“你說戲子扮了我唱戲？”慕天顏道：“是啊，那自然要一個俊雅漂亮的小生來扮韋大人了，還有些白胡子、黑胡子、大花臉、白鼻子小丑，就扮我們這些官兒。”眾官都哈哈大笑。韋小寶笑道：“這出戲叫做什麼？”慕天顏向巡撫馬佑道：“那得請撫台大人題個戲名。”他見巡撫一直不說話，心想不能冷落了他。

　　馬佑笑道：“韋大人將來要封王，這出戲文就叫做‘韋王簪花'罷？”眾官一齊贊賞。

　　韋小寶心中一樂，也就不再計較當年的舊怨了，心想：“老子做宰相是做不來的，大破西賊，弄個王爺玩玩，倒也干得過，倘若拔了這些芍藥，只怕兆頭不好。”一眼望出去，見花圃中的金帶圍少說也還有幾十朵，心想：“哪里便有這許多宰相了，難道你們個個都做宰相不成？撫台、藩台還有些兒指望，這吳之榮賊頭狗腦，說什麼也不象，將來戲文里的白鼻子小丑定是扮他。”明知布政司轉彎抹角、大費心機的一番說話，意在保全這禪智寺前的數千株芍藥，做官的訣竅首在大家過得去，這叫做“花花轎子人抬人”，你既然捧了我，我就不能一意孤行，叫揚州通城的官兒臉上都下不來。當下不再提芍藥之事，笑道：“將來就算真有這一出戲，咱們也都看不著了，不如眼前先聽聽曲子罷！”

　　眾官齊聲稱是。吳之榮早有預備，吩咐下去。只聽得花棚外環珮玎璫，跟著傳來一陣香風。韋小寶精神一振，心道：“有美人看了。”果見一個女子娉娉婷婷的走進花棚，向韋小寶行下禮去，嬌滴滴的說道：“欽差大人和眾位大人萬福金安，小女子侍候唱曲。”

　　只見這女子三十來歲年紀，打扮華麗，姿色卻是平平。笛師吹起笛子，她便唱了起來，唱的是杜牧的兩首揚州詩：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笛韻悠揚，歌聲宛轉，甚是動聽。韋小寶瞧著這個歌妓，心中卻有些不耐煩起來。那女子唱罷，又進來一名歌妓。這女子三十四五歲年紀，舉止嫻雅，歌喉更是熟練，縱是最細微曲折之處，也唱得抑揚頓挫，變化多端。唱的是秦觀一首“望海潮”詞：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起，朱帘十里春風。豪傑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煙中。”

　　這首詞确是唱得極盡佳妙，但韋小寶聽得十分氣悶，忍不住大聲打了個呵欠。

　　那“望海潮”一詞這時還只唱了半闋，吳之榮甚是乖覺，見欽差大人無甚興致，揮了揮手，那歌妓便停住不唱，行禮退下。吳之榮陪笑道：“韋大人，這兩個歌妓，都是揚州最出名的，唱的是揚州繁華之事，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哪知韋小寶聽曲，第一要唱曲的年青美貌，第二要唱的是風流小調，第三要唱得浪蕩風騷。當日陳圓圓以傾國傾城之貌，再加連說帶唱，一路解釋，才令他聽完一曲“圓圓曲”。眼前這兩個歌妓姿色平庸，神情呆板，所唱的又不知是什麼東西，他打了個呵欠，已可算是客氣之極了，聽得吳之榮問起，便道：“還好，還好，就是太老了一點。這種陳年宿貨，兄弟沒什麼胃口。”

　　吳之榮道：“是，是。杜牧之是唐人，秦少游是宋人，的确是太陳舊了。有一首新詩，是眼下一個新進詩人所作，此人叫作查慎行，成名不久，寫的是揚州田家女的風韻，新鮮得很，新鮮得很。”作個手勢，侍役傳出話去，又進來一名歌妓。

　　韋小寶說“陳年宿貨”，指的是歌妓，吳之榮卻以為是說詩詞太過陳舊。韋小寶對他所說的什麼杜牧之、秦少游，自是不知所云，只懂了“揚州田家女的風韻，新鮮得很，新鮮得很”這句話，心想：“既是新鮮得很的揚州田家女，倒也不妨瞧瞧。”

　　那歌妓走進花棚，韋小寶不看倒也罷了，一看之下，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登時便要發作。原來這歌妓五十尚不足，四十頗有余，鬢邊已見白發，額頭大有皺紋，眼應大而偏細，嘴須小而反巨。見這歌妓手抱琵琶，韋小寶怒火更盛，心想：“憑你也來學陳圓圓！”卻聽弦索一動，宛如玉響珠躍，鸝囀燕語，倒也好聽。只聽她唱道：

　　“淮山浮遠翠，淮水漾深綠。倒影入樓台，滿欄花扑扑。誰知闤？”外，依舊有蘆屋。時見淡妝人，青裙曳長幅。”

　　歌聲清雅，每一句都配了琵琶的韻節，時而如流水淙淙，時而如銀鈴丁丁，最後“青裙曳長幅”那一句，琵琶聲若有若無，緩緩流動，眾官無不聽得心曠神怡，有的凝神閉目，有的搖頭晃腦。琵琶聲一歇，眾官齊聲喝采。慕天顏道：“詩好，曲子好，琵琶也好。當真是荊釵布裙，不掩天香國色。不論做詩唱曲，從淡雅中見天然，那是第一等的功夫了。”

　　韋小寶哼了一聲，問那歌妓：“你會唱‘十八摸’罷？唱一曲來聽聽。”

　　眾官一聽，盡皆失色。那歌妓更是臉色大變，突然間淚水涔涔而下，轉身奔出，拍的一聲，琵琶掉在地下。那歌妓也不拾起，徑自奔出。

　　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你不會唱，我又不會罰你，何必嚇成這個樣子？”

　　那“十八摸”是極淫穢的小調，連摸女子身上十八處所在，每一摸有一樣比喻形容。眾官雖然人人都曾聽過，但在這盛宴雅集的所在，怎能公然提到？那豈不是大玷官箴？那歌妓的琵琶和歌喉，在揚州久享盛名，不但善于唱詩，而且自己也會做詩，名動公卿，揚州的富商巨賈等閒要見她一面也不可得。韋小寶問這一句，于她自是極大的羞辱。

　　慕天顏低聲道：“韋大人愛聽小曲，幾時咱們找個會唱的來，好好聽一聽。”韋小寶道：“連‘十八摸’也不會唱，這老婊子也差勁得很了。幾時我請你去鳴玉坊麗春院去，那邊的婊子會唱的小調多得很。”此言一出口，立覺不妥，心想：“麗春院是無論如何不能請他去的。好在揚州妓院子甚多，九大名院、九小名院，隨便那一家都好玩。”舉起酒杯，笑道：“喝酒，喝酒。”

　　眾文官聽他出語粗俗，都有些尷尬，借著喝酒，人人都裝作沒聽見。一干武將卻臉有歡容，均覺和欽差大人頗為志同道合。

　　便在此時，只見一名差役低著頭走出花棚，韋小寶見了他的背影，心中一動：“這人的背影好熟，那是誰啊？”但後來這差役沒再進來，過得片刻，也就淡忘了。

　　又喝得幾杯酒，韋小寶只覺跟這些文官應酬索然無味，既不做戲，又不開賭，實在無聊之極，心里只是在唱那“十八摸”：“一呀摸，二呀摸，摸到姐姐的頭發邊……”再也忍耐不住，站起身來，說道：“兄弟酒已夠了，告辭。”向巡撫、布政司、按察司等幾位大員拱拱手，便走了出去。眾官齊出花棚，送他上了大轎。

　　韋小寶回到行轅，吩咐親兵說要休息，不論什麼客來，一概擋駕不見，入房換上了一套破爛衣衫。那是數日前要雙兒去市上買來的一套舊衣，買來後扯破數處，在地下踐踏一過，又倒上許多燈油，早已弄得污穢油膩不堪。帽子鞋襪，連結辮子的頭繩，也都換了破舊的劣貨。從炭爐里抓了一把爐灰，用水調開了，在臉上、手上亂涂一起，在鏡子里一照，果然回復了當年麗春院里當小廝的模樣。

　　雙兒服侍他更換衣衫，笑道：“相公，戲文里欽差大臣包龍圖改扮私訪，就是這個樣子嗎？”韋小寶道：“差不多了，不過包龍圖生來是黑炭臉，不用再搽黑灰。”雙兒道：“我跟你去好不好？你獨個兒的，要是遇上了什麼事，沒個幫手。”韋小寶笑道：“我去的那地方，美貌的小妞兒是去不得的。”說著便唱了起來：“一呀摸，二呀摸，摸到我好雙兒的臉蛋邊……”伸手去摸她臉。雙兒紅著臉嘻嘻一笑，避了開去。

　　韋小寶將一大疊銀票塞在懷里，又拿了一包碎銀子，捉住雙兒，在她臉上輕輕一吻，從後門溜了出去。守衛後門的親兵喝問：“干什麼的？”韋小寶道：“我是何家奶媽的兒子的表哥的妹夫，你管得著嗎？”那親兵一怔，心中還沒算清這親戚關系，韋小寶早已出門。

　　揚州的大街小巷他無不爛熟，幾乎閉了眼睛也不會走錯，不多時便來到瘦西湖畔的鳴玉坊，隱隱只聽得各處門戶中傳出簫鼓絲竹，夾著猜拳唱曲、呼麼喝六。這些聲音一入耳，當真比鈞天仙樂還好聽十倍，心中說不出的舒服受用。走到麗春院外，但見門庭依舊，跟當年离去時并無分別。他悄悄走到院側，推開邊門，溜了進去。

　　他躡手躡腳的走到母親房外，一張之下，見房里無人，知道母親是在陪客，心道：“辣塊媽媽，不知是哪個瘟生這當兒在嫖我媽媽，做我的干爹。”走進房中，見床上被褥還是從前那套，只是已破舊得多，心想：“媽媽的生意不大好，我干爹不多。”側過頭來，見自己那張小床還是擺在一旁，床前放著自己的一對舊鞋，床上被褥倒漿洗得干干淨淨。走過去坐在床上，見自己的一件青布長衫摺好了放在床角，心頭微有歉意：“媽是在等我回來。他媽的，老子在北京快活，沒差人送錢給媽，實在記心不好。”橫臥在床，等母親回來。

　　妓院中規矩，嫖客留宿，另有舖陳精洁的大房。眾妓女自住的小房，卻頗為簡陋。年青貌美的紅妓住房較佳，象韋小寶之母韋春芳年紀已經不小，生意冷落，老鴇待她自然也馬虎得很，所住的是一間薄板房。

　　韋小寶躺了一會，忽聽得隔房有人厲聲喝罵，正是老鴇的聲音：“老娘白花花的銀子買了你來，你推三阻四，總是不肯接客，哼，買了你來當觀世音菩薩，在院子里供著好看麼？打，給我狠狠的打！”跟著鞭子著肉聲、呼痛聲、哭叫聲、喝罵聲，響成一片。

　　這種聲音韋小寶從小就聽慣了，知道是老鴇買來了年輕姑娘，逼迫她接客，打一頓鞭子實是稀松平常。小姑娘倘若一定不肯，什麼針刺指甲、鐵烙皮肉，種種酷刑都會逐一使了出來。這種聲音在妓院中必不可免，他闋別已久，這時又再聽到，倒有些重溫舊夢之感，也不覺得那小姑娘有什麼可怜。

　　那小姑娘哭叫：“你打死我好了，我死也不接客，一頭撞死給你看！”老鴇吩咐龜奴狠打。又打了二三十鞭，小姑娘仍哭叫不屈。龜奴道：“今天不能打了，明天再說罷。”老鴇道：“拖這小賤貨出去。”龜奴將小姑娘扶了出去，一會兒又回進房來。老鴇道：“這賤貨用硬的不行，咱們用軟的，給她喝迷春酒。”龜奴道：“她就是不肯喝酒。”老鴇道：“蠢才！把迷春酒混在肉里，不就成了。”龜奴道：“是，是。七姐，真有你的。”

　　韋小寶湊眼到板壁縫去張望，見老鴇打開柜子，取出一瓶酒來，倒了一杯，遞給龜奴。只聽她說道：“叫了春芳陪酒的那兩個公子，身邊錢鈔著實不少。他們說在院子里借宿，等朋友。這種年輕雛兒，不會看中春芳的，待會我去跟他們說，要他們梳籠這賤貨，運氣好的話，賺他三四百兩銀子也不希奇。”龜奴笑道：“恭喜七姐招財進寶，我也好托你的福，還一筆賭債。”老鴇罵道：“路倒尸的賤胚，辛辛苦苦賺來幾兩銀子，都去送在三十二張骨牌里。這件事辦得不好，小心我割了你的烏龜尾巴。”

　　韋小寶知道“迷春酒”是一種藥酒，喝了之後就人事不知，各處妓院中用來迷倒不肯接客的雛妓，從前聽著只覺十分神奇，此時卻知不過是在酒中混了些蒙汗藥，可說尋常得緊，心想：“今日我的干爹是兩個少年公子？是什麼家伙，倒要去瞧瞧。”

　　他悄悄溜到接待富商豪客的“甘露廳”外，站在向來站慣了的那個圓石墩上，湊眼向內張望。以往每逢有豪客到來，他必定站在這圓石墩窺探，此處窗縫特大，向廳內望去，一目瞭然，客人側坐，卻見不到窗外的人影。他過去已窺探了不知幾百次，從來沒碰過釘子。

　　只見廳內紅燭高燒，母親脂粉滿臉，穿著粉河諦衫，頭上戴了一朵紅花，正在陪笑給兩個客人斟酒。韋小寶細細瞧著母親，心想：“原來媽這麼老了，這門生意做不長啦，也只有這兩個瞎了眼的瘟生，才會叫她來陪酒。媽的小調唱得又不好聽，倘若是我來逛院子，倘若她不是我媽，倒貼我一千兩銀子也不會叫她。”只聽他母親笑道：“兩位公子爺喝了這杯，我來唱個‘相思五更調’給兩位下酒。”

　　韋小寶暗暗歎了口氣，心道：“媽的小調唱來唱去只是這幾只，不是‘相思五更調’，就是‘一根紫竹直苗苗’，再不然就是‘一把扇子七寸長，一人扇風二人涼’，總不肯多學幾只。她做婊子也不用心。”轉念一想，險些笑了出來：“我學武功也不肯用心，原來我的懶性兒，倒是媽那里傳下來的。”

　　忽聽得一個嬌嫩的聲音說道：“不用了！”這三字一入耳，韋小寶全身登時一震，險些從石墩上滑了下來，慢慢斜眼過去，只見一只纖纖玉手擋住了酒杯，從那只纖手順著衣袖瞧上去，見到一張俏麗臉龐的側面，卻不是阿珂是誰？韋小寶心中大跳，驚喜之心難以抑制：“阿珂怎麼到了揚州？為什麼到麗春院來，叫我媽陪酒？她女扮男裝來到這里，不叫別人，單叫我媽，定是沖著我來了。原來她終究還有良心，記得我是跟她拜了天地的老公。啊哈，妙極，妙之極矣！你我夫妻團圓，今日洞房花燭，我將你雙手抱在懷里……”

　　突然聽得一個男子聲音說道：“吳賢弟暫且不喝，待得那幾位蒙古朋友到來……”韋小寶耳中嗡的一聲，立知大事不妙，眼前天旋地轉，一時目不見物，閉目定得一定神，睜眼看去，坐在阿珂身側的那個少年公子，卻不是台灣的二公子鄭克爽是誰？

　　韋小寶的母親韋春芳笑道：“小相公既然不喝，大相公就多喝一杯。”給鄭克爽斟了一杯酒，一屁股坐在他杯里。阿珂道：“喂，你放尊重些。”韋春芳笑道：“啊喲，小相公臉皮嫩，看不慣這調調兒。你以後天天到這里來玩兒，只怕還嫌人家不夠風情呢。小相公，我叫個小姑娘來陪你，好不好？”阿珂忙道：“不，不，不要！你好好坐在一旁！”韋春芳笑道：“啊，你喝醋了，怪我陪大相公，不陪你。”站起身來，往阿珂懷中坐下去。

　　韋小寶只看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道：“天下竟有這樣的奇事，我的老婆來嫖我的媽媽。”只見阿珂伸手一推，韋春芳站立不定，一交坐倒。韋小寶大怒，心道：“小婊子，你推你婆婆，這般沒上沒下！”

　　韋春芳卻不生氣，笑嘻嘻站起身來，說道：“小相公就是怕丑，你過來坐在我的懷里好不好？”阿珂怒道：“不好！”對鄭克爽道：“我要去了！什麼地方不好跟人會面，為什麼定要在這里？”鄭克爽道：“大家約好了在這里的，不見不散。我也不知原來是這等肮髒地方。喂，你給我規規矩矩的坐著。”最後這句話是對韋春芳說的。

　　韋小寶越想越怒，心道：“那日在廣西柳江邊上，你哀求老子饒你狗命，罰下重誓，決不再跟我老婆說一句話，今日竟然一同來嫖我媽媽。嫖我媽媽，倒也罷了，你跟我老婆卻不知已說了幾千句、幾萬句話。那日沒割下你的舌頭，實是老子大大的失策。”

　　韋春芳打起精神，伸手去摟鄭克爽的頭頸。鄭克爽將她手臂一把推開，說道：“你到外面去罷，咱兄弟倆有幾句話說。等我叫你再進來。”韋春芳無奈，只得出廳。鄭克爽低聲道：“珂妹，小不忍則亂大謀，要成就大事，咱們只好忍耐著點兒。”阿珂道：“那葛爾丹王子不是好人，他為什麼約你到這里來會面？”

　　韋小寶聽到“葛爾丹王子”五字，尋思：“這蒙古混蛋也來了，好極，好極，他們多半是在商量造反。老子調兵遣將，把他們一网打盡。”

　　只聽鄭克爽道：“這幾日揚州城里盤查很緊，旅店客棧中的客人，只要不是熟客，衙役捕快就來問個不休，倘若露了行跡，那就不妙了。這妓院中卻沒公差前來羅皂。咱們住在這里，穩妥得很。我跟你倒也罷了，葛爾丹王子一行人那副蒙古模樣，可惹眼得很。再說，你這麼天仙般的相貌，倘若住了客店，通揚州的人都要來瞧你，遲早定會出事。”阿珂淺淺一笑，道：“不用你油嘴滑舌的討好。”鄭克爽伸臂摟住她肩頭，在她嘴角邊輕輕一吻，笑道：“我怎麼油嘴滑舌了？要是天仙有你這麼美貌，什麼呂純陽、鐵拐李，也不肯下凡了，每個神仙都留在天上，目不轉睛的瞧著我的小寶貝兒。”阿珂嗤的一笑，低下頭去。

　　韋小寶怒火沖天，不可抑制，伸手一摸匕首，便要沖進去火并一場，隨即轉念：“這小子武功比我強，阿珂又幫著他。我一沖進去，奸夫淫婦定要謀殺親夫。天下什麼事都好做，就是武大郎做不得。”當下強忍怒火，對他二人的親熱之態只好閉目不看。

　　只聽阿珂道：“哥哥，到底……”這“哥哥”兩字一叫，韋小寶更是酸氣滿腹，心道：“他媽的好不要臉，連‘哥哥’也叫起來了。”她下面幾句說話，就沒聽入耳中。只聽鄭克爽道：“他在明里，咱們在暗里。葛爾丹手下的武士著實厲害，包在我身上，這一次非在他身上刺幾個透明窟窿不可。”阿珂道：“這家伙實在欺人太甚，此仇不報，我這一生總是不會快活。你知道，我本來是不肯認爹爹的，只因他答應為我報仇，派了八名武功好手陪我來一同行事，我才認了他。”韋小寶心道：“是誰得罪了你？你要報仇，跟你老公說好了，沒什麼辦不到的事，又何必認了吳三桂這大漢奸做爹爹。”

　　鄭克爽道：“要刺死他也不是什麼難事，只不過各處官兵戒備嚴密，得手之後要全身而退，就不大容易。咱們總得想個萬全之策，才好下手。”阿珂道：“爹爹答應我派人來殺了這人，也不是全為了我。他要起兵攻打清廷，這人是個大大的阻礙。他吩咐我千萬別跟媽說，我就料到他另有私心。”鄭克爽道：“你跟你媽說了沒有？”阿珂搖搖頭，說道：“沒有。這種事情越隱秘越好，說不定媽要出言阻止，我如不聽她的話，那也不好，還不如不說。”韋小寶心想：“她要行刺什麼人？這人為什麼是吳三桂起兵的阻礙？”

　　只聽鄭克爽道：“這幾日我察看他出入的情形，防護著實周密，要走近他身前，就為難得很。我想來想去，這家伙是好色之徒，倘若有人扮作歌妓什麼的，便可挨近他身旁了。”韋小寶心道：“好色之徒？他說的是撫台？還是藩台？”

　　阿珂道：“除非是我跟師姊倆假扮，不過這種女子的下賤模樣，我扮不來。”鄭克爽道：“不如設法買通廚子，在他酒里放毒藥。”阿珂恨恨的道：“毒死了他，我這口氣不出。我要砍掉他一雙手，割掉他盡向我胡說八道的舌頭！這小鬼，我……我好恨！”

　　“這小鬼”三字一入耳，韋小寶腦中一陣暈眩，隨即恍然，心中不住說：“原來是要謀殺親夫。”他雖知道阿珂一心一意的向著鄭克爽，可萬萬想不到對自己竟這般切齒痛恨，心想：“我又有什麼對不往你了？”這個疑竇頃刻間便即解破，只聽鄭克爽道：“珂妹，這小子是迷上你啦，對你是從來不敢得罪半分的。我知道你要殺他，其實是為了給我出氣。你這番情意，我……我真不知如何報答才是。”

　　阿珂柔聲道：“他欺辱你一分，比欺辱我十分還令我痛恨。他如打我罵我，我瞧在師父面上，這口氣也還咽得下，可是他對你……對你一次又一次的這般無禮，叫人一想起，恨不得立即將他千刀萬剮。”鄭克爽道：“珂妹，我現在就報答你好不好？”右臂也伸將過去，抱住了她身子。阿珂滿臉嬌羞，將頭鑽入他懷里。

　　韋小寶心中又酸又怒又苦，突然間頭頂一緊，辮子已給人抓住。他大吃一驚，跟著耳朵又被人扭住，待要呼叫，聽到耳邊一個熟悉的聲音低喝：“小王八蛋，跟我來！”這句“小王八蛋”，平生不知已給這人罵過幾千百次，當下更不思索，乖乖的跟了便走。

　　抓他辮子、扭他耳朵之人，手法熟練已極，那也是平生不知已抓過他、扭過他幾千百次了，正是他母親韋春芳。

　　兩人來到房中，韋春芳反腳踢上房門，松手放開他辮子和耳朵。韋小寶叫道：“媽，我回來了！”韋春芳向他凝視良久，突然一把將他抱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韋小寶笑道：“我不是回來見你了嗎？你怎麼哭了？”韋春芳抽抽噎噎的道：“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在揚州城里城外找遍了你，求神拜佛，也不知許了多少愿心，磕了多少頭。乖小寶，你終于回到娘身邊了。”韋小寶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到外面逛逛，你不用擔心。”

　　韋春芳淚眼模糊，見兒子長得高了，人也粗壯了，心下一陣歡喜，又哭了起來，罵道：“你這小王八蛋，到外面逛，也不給娘說一聲，去了這麼久，這一次不狠狠給你吃一頓筍炒肉，小王八蛋也不知道老娘的厲害。”

　　所謂“筍炒肉”，乃是以毛竹板打屁股，韋小寶不吃已久，聽了忍不住好笑。韋春芳也笑了起來，摸出手帕，給他擦去臉上泥污；擦得幾擦，一低頭，見到自己一件緞子新衫的前襟上又是眼淚，又是鼻涕，還染上了兒子臉上的許多炭灰，不由得肉痛起來，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罵道：“我就是這一件新衣，還是大前年過年縫的，也沒穿過幾次。小王八蛋，你一回　來也不干好事，就弄髒了老娘的新衣，叫我怎麼去陪客人？”

　　韋小寶見母親愛惜新衣，鬧得紅了臉，怒氣勃發，笑道：“媽，你不用可惜。明兒我給你去縫一百套新衣，比這件好過十倍的。”韋春芳怒道：“小王八蛋就會吹牛，你有個屁本事？瞧你這副德性，在外邊還能發了財回來麼？”韋小寶道：“財是沒發到，不過賭錢手氣好，贏了些銀子。”

　　韋春芳對兒子賭錢作弊的本事倒有三分信心，攤開手掌，說道：“拿來！你身邊存不了錢，過不了半個時辰，又去花個干淨。”韋小寶笑道：“這一次我贏得太多，說什麼也花不了。”韋春芳提起手掌，又是一個耳光打過去。

　　韋小寶一低頭，讓了開去，心道：“一見到我伸手就打的，北有公主，南有老娘。”伸手入懷，正要去取銀子，外邊龜奴叫道：“春芳，客人叫你，快去！”

　　韋春芳道：“來了！”到桌上鏡箱豎起的鏡子前一照，匆匆補了些脂粉，說道：“你給我躺在這里，老娘回來要好好審你，你……你可別走！”韋小寶見母親眼光中充滿擔憂的神色，生怕自己又走得不知去向，笑道：“我不走，你放心！”韋春芳罵了聲“小王八蛋”，臉有喜色，撣撣衣衫，走了出去。

　　韋小寶在床上躺下，拉過被來蓋上，只躺得片刻，韋春芳便走進房來，手里拿著一把酒壺，她見兒子躺在床上，便放了心，轉身便要走出。韋小寶知道是鄭克爽要她去添酒，突然心念一動，道：“媽，你給客人添酒去嗎？”韋春芳道：“是了，你給我乖乖躺著，媽回頭弄些好東西給你吃。”韋小寶道：“你添了酒來，給我喝幾口。”韋春芳罵道：“饞嘴鬼，小孩兒家喝什麼酒？”拿著酒壺走了。

　　韋小寶忙向板壁縫中一張，見隔房仍是無人，當即一個箭步沖出房來，走進隔房，打開柜子，取了老鴇的那瓶“迷春酒”，回入自己房中，藏在被窩里，拔開了瓶塞，心道：“鄭克爽你這小雜種，要在我酒里入毒藥，老子今日給你來個先下手為強！”

　　過不多時，韋春芳提著一把裝得滿滿的酒壺，走進房來，說道：“快喝兩口。”韋小寶躺在床上，接過了酒壺，坐起身來，喝了一口。韋春芳瞧著兒子偷嫖客的酒喝，臉上不自禁的流露愛怜橫溢之色。韋小寶道：“媽，你臉上有好大一塊煤灰。”韋春芳忙到鏡子前去察看。韋小寶提起酒壺往被中便倒，跟著將“迷春酒”倒了大半瓶入壺。

　　韋春芳見臉上干干淨淨，哪里有什麼煤灰了，登時省起兒子又在搗鬼，要支使開自己，以便大口偷酒喝，當即轉身，搶過了酒壺，罵道：“小王八蛋是老娘肚里鑽出來的，我還不知你的鬼計？哼，從前不會喝酒，外面去浪蕩了這些日子，什麼壞事都學會了。”

　　韋小寶道：“媽，那個小相公脾氣不好，你說什麼得灌他多喝幾杯。他醉了不作聲，再騙那大相公的銀子就容易了。”

　　韋春芳道：“老娘做了一輩子生意，這玩意兒還用你教嗎？”心中卻頗以兒子的主意為然，又想：“小王八蛋回家，真是天大的喜事，今晚最好那瘟生不叫我陪過夜，老娘要陪兒子。”拿了酒壺，匆匆出去。

　　韋小寶躺在床上，一會兒氣憤，一會兒得意，尋思：“老子真是福將，這姓鄭的臭賊什麼人不好嫖，偏偏來討我便宜，想做老子的干爹。今日還不嗤的一劍，再撒上些化尸粉？”想到在鄭克爽的傷口中撒上化尸粉後，過不多久，便化成一灘黃水，阿珂醉轉來，她的“哥哥”從此無影無蹤，不知去向。她就是想破了腦袋，也猜不到是怎麼一回　事，“他媽的，你叫哥哥啊，多叫幾聲哪，就快沒得叫了。”

　　他想得高興，爬起身來，又到甘露廳外向內張望，只見鄭克爽剛喝干了一杯酒，阿珂舉杯就口，淺淺喝了一口。韋小寶大喜，只見母親又給鄭克爽斟酒。鄭克爽揮手道：“出去，出去，不用你侍候。”韋春芳答應了一聲，放下酒壺時衣袖遮住了一碟火腿片。

　　韋小寶微微一笑，心道：“我就有火腿吃了。”忙回入房中。

　　過不多時，韋春芳拿了那碟火腿片進來，笑道：“小王八蛋，你死在外面，有這好東西吃嗎？”笑咪咪的坐在床沿，瞧著兒子吃得津津有味，比自己吃還要喜歡。

　　韋小寶道：“媽，你沒喝酒？”韋春芳道：“我已喝了好幾杯，再喝就怕醉了，你又溜走。”韋小寶心想：“不把媽媽迷倒，干不了事。”說道：“我不走就是。媽，我好久沒陪你睡了，你今晚別去陪那兩個瘟生，在這里陪我。”

　　韋春芳大喜，兒子對自己如此依戀，那還是他七八歲之前的事，想不到出外吃了一番苦頭，終究想娘的好處來，不由得眉花眼笑，道：“好，今晚娘陪乖小寶睡。”

　　韋小寶道：“媽，我雖在外邊，可天天想著你。來，我給你解衣服。”他的馬屁功夫用之于皇帝、教主、公主、師父，無不極靈，此刻用在親娘身上，居然也立收奇效。韋春芳應酬得嫖客多了，男人的手摸上身來，便當他是木頭，但兒子的手伸過來替自己解衣扣，不由得全身酸軟，吃吃笑了起來。

　　韋小寶替母親解去了外衣，便去給她解褲帶。韋春芳呸的一聲，在他手上輕輕一拍，笑道：“我自己解。”忽然有些害羞，鑽入被中，脫下褲子，從被窩里拿出來放在被上。韋小寶摸出兩錠銀子，共有三十幾兩，塞在母親手里，道：“媽，這是我給你的。”韋春芳一陣喜歡，忽然流下淚來，道：“我……我給你收著，過得……過得幾年，給你娶媳婦。”

　　韋小寶心道：“我這就娶媳婦去了。”吹熄了油燈，道：“媽，你快睡，我等你睡著了再睡。”韋春芳笑罵：“小王八蛋，花樣真多。”便閉上了眼。她累了一日，又喝了好幾杯酒，見到兒子回來，更喜悅不胜，一定下來，不多時便迷迷糊糊的睡去了。韋小寶聽到她鼾聲，躡手囁腳的輕步走到門邊，心中一動，又回來將母親的褲子拋在帳子頂上，心道：“待會你如醒轉，沒了褲子，就不能來捉我。”

　　走到甘露廳外一張，見鄭克爽仰在椅中，阿珂伏在桌上，都已一動不動，韋小寶大喜，待了片刻，見兩人仍是不動，當即走進廳去，反手待要帶門，隨即轉念：“不忙關門，倘若這小子是假醉，關上了門可逃不走啦。”拔了匕首在手，走近身去，伸右手推推鄭克爽，他全不動彈，果已昏迷，又推推阿珂。她唔唔兩聲，卻不坐起。韋小寶心想：“她喝酒太少，只怕不久就醒了，那可危險。”將匕首插入靴中，扶了她坐直。

　　阿珂雙目緊閉，含含糊糊的道：“哥哥，我……我不能喝了。”韋小寶低聲道：“好妹子，再喝一杯。”斟滿一杯酒，左手挖開她小嘴，將酒灌了下去。

　　眼見阿珂迷迷糊糊將這杯迷春酒吞入肚中，心道：“老子跟你明媒正娶的拜了天地，你不肯跟老公洞房花燭，卻到麗春院來做小婊子，要老公做瘟生來梳籠你，真正犯賤。”

　　阿珂本就秀麗無儔，這時酒醉之後，紅燭之下更加顯得千嬌百媚。韋小寶色心大動，再也不理會鄭克爽死活醉醒，將阿珂打橫抱起，走進甘露廳側的大房。

　　這間大房是接待豪客留宿的，一張大床足有六尺來闊，錦褥繡被，陳設華麗。韋小寶將阿珂輕輕放在床上，回出來拿了燭台，放在床頭桌上，只見阿珂臉上紅艷艷地，不由得一顆心扑通、扑通的亂跳，俯身給她脫去長袍，露出貼身穿著的淡綠褻衣。

　　他伸手去解她褻衣的扣子，突然聽得背後腳步聲響，一人沖了進來，正要回頭，辮子一緊，耳朵一痛，又已給韋春芳抓住了。韋小寶低聲道：“媽，快放手！”

　　韋春芳罵道：“小王八蛋，咱們人雖窮，院子里的規矩可壞不得。揚州九大名院，那有偷客人錢的。快出去！”韋小寶急道：“我不是偷人錢啊。”

　　韋春芳用力拉他辮子，拚命扯了他回到自己房中，罵道：“你不偷客人錢，解人家衣服干什麼？這幾十兩銀子，定是做小賊偷來的。辛辛苦苦的養大你，想不到你竟會去做賊。”一陣氣苦，流下淚來，拿起床頭的兩錠銀子，摔在地下。

　　韋小寶難以解釋，若說這客人女扮男裝，其實是自己的老婆，一則說來話長，二則母親說什麼也不會相信，只道：“我為什麼要偷人家錢？你瞧，我身邊還有許多銀子。”從懷中掏出一大疊銀票，說道：“媽，這些銀子我都要給你的，怕一時嚇壞了你，慢慢再給你。”

　　韋春芳見幾百兩的銀票共有數十張之多，只嚇得睜大了眼，道：“這……這……小賊，你……你……你還不是從那兩個相公身上摸來的？你轉世投胎，再做十世小王八蛋，也掙不到這許多銀子，快去還了人家。咱們在院子里做生意，有本事就騙人家十萬八萬，卻是要瘟生心甘情愿，雙手奉送。只要偷了人家一個子兒，二郎神決不饒你，來世還是干這營生。小寶，娘是為你好！”說到後來，語氣轉柔，又道：“人家明日醒來，不見了這許多銀子，那有不吵起來的？衙門里公差老爺來一查，捉了你去，還不打得皮開肉爛的嗎？乖小寶，咱們不能要人家這許多銀子。”說來說去，總是要兒子去還錢。

　　韋小寶心想：“媽纏七夾八，這件事一時說不明白了，鬧到老鴇、烏龜知道了，大家來一亂，這件事全壞啦。”心念一動，已有了主意，便道：“好，好，媽，就依你的。”攜了母親的手來到甘露廳，將一疊銀票都塞在鄭克爽懷里，拉出自己兩個衣袋底，拍拍身上，道：“我一兩銀子也沒了，你放心罷？”韋春芳歎了口氣，道：“好，要這樣才好。”

　　韋小寶回到自己房里，見母親下身穿著一條舊褲，不由得嗤的一笑。韋春芳彎起手指，在他額頭卜的一記，罵道：“我起身解手，摸不到褲子，就知你不干好事去了。”說著不禁笑了起來。韋小寶道：“啊喲，不好，要拉屎。”抱住肚子，匆匆走出。韋春芳怕他又去甘露廳，見他走向後院茅房，這才放心，心道：“你再要去花廳，總逃不過老娘的眼去。”

　　韋小寶走出邊門，飛奔回到何園。守門親兵伸手攔住，喝道：“干什麼？”韋小寶道：“我是欽差大人，你不認得了嗎？”那親兵一驚，仔細一看，果是欽差大人，忙道：“是，是大人……”韋小寶哪等他說完，快步回到房中，說道：“好雙兒，快快，幫我變回欽差大人。”一面說，一面用力扯身上長衫。

　　雙兒服侍他洗臉更衣，笑道：“欽差大人私行察訪，查到了真相嗎？”韋小寶道：“查到了，咱們這就去拿人。你快穿親兵衣服，再叫八名親兵隨我去。”雙兒道：“要不要叫徐老爺子他們？”韋小寶心想：“鄭克爽和阿珂已經迷倒，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徐天川他們要是跟了去，又不許我殺姓鄭的那臭小子了。叫了親兵同去，是擺架子嚇我娘、嚇老鴇龜兒的。”便道：“不用了。”

　　雙兒穿起親兵服色，道：“咱們叫曾姑娘同去，好不好？”親兵隊中只有她跟曾柔兩個是女扮男裝，兩個少女這些日子相處下來，已然十分親密。韋小寶心想：“要抱阿珂到這里來。她一個不行，須得兩個人抬才是。欽差大人不能當著下人動手，又不能讓親兵的臭手碰到我老婆的香身？”說道：“很好，你叫她一起去，可別叫王屋派那些人。”

　　曾柔本就穿著親兵裝束，片刻便即就緒。韋小寶帶著二女和八名親兵，又到麗春院來。兩名親兵上去打門，喝道：“參將大人到，快開門迎接。”眾親兵得了囑咐，只說韋小寶是參將，要嚇嚇老鴇、龜兒，一名參將已綽綽有余。

　　打了半天，大門才呀的一聲開了，一名龜奴迎了出來，叫道：“有客！”這兩個字叫得沒精打采。韋小寶怕他認得自己，不敢向他瞧去。一名親兵喝道：“參將老爺駕到，叫老鴇好好侍候。”

　　韋小寶來到廳上，老鴇出來迎接，對韋小寶瞧也不瞧，便道：“請老爺去花廳吃茶。”韋小寶心想：“你不瞧我最好，免得認了我出來，也不用見我媽了，吩咐他們抬了阿珂和鄭克爽走便是。”只是這老鴇平素接待客人十分周到，對官面上的更是恭敬客氣，今日卻這等冷淡，話聲也很古怪，不覺微感詫异。

　　他走進甘露廳，只見酒席未收，鄭克爽仍是仰坐在椅中，正待下令，只見一個衣著華麗之人走了過來，說道：“韋大人，你好！”

　　韋小寶一驚，心道：“你怎認得我？”向他瞧去，這一驚非同小可，彎腰伸手，便去摸靴中匕首。突覺手上一緊，身後有人抓住了他手腕，冷冷的道：“好好坐下罷，別動粗！”左手抓住他後領，提起他身子，往椅中一送。韋小寶暗暗叫苦，但聽得雙兒一呼嬌叱，已跟那人動上了手。曾柔上前夾擊，旁邊一個錦衣公子發掌向她劈去，兩人斗了起來。

　　韋小寶凝目一看，這錦衣公子原來也是女扮男裝，是阿珂的師姊阿琪。跟雙兒相斗之人身材高瘦，卻是西藏喇嘛桑結，這時身穿便裝，頭上戴帽，拖了個假辮。第一個衣著華麗之人則是蒙古王子葛爾丹。韋小寶心道：“我忒也胡塗，明明聽得鄭克爽說約了葛爾丹在此相會，怎不防到這一著？我一見阿珂，心里就迷迷糊糊的，連老子姓什麼也忘了。他媽的，我老子姓什麼，本來就不知道，倒也難怪。”

　　只聽得雙兒“啊喲”一聲，腰里已被桑結點了穴道，摔倒在地。這時曾柔還在和阿琪狠斗，阿琪招式雖精，苦于出手無力，幾次打中了曾柔，卻傷她不得。桑結走近身去，兩招之間就把曾柔點倒。八名親兵或被桑結點倒，或被葛爾丹打死，摔在廳外天井中。

　　桑結嘿嘿一笑，坐了下來，說道：“韋大人，你師父呢？”說著伸出雙手，直伸到他面前。只見他十根手指都少了一截，本來手指各有三節，現下只剩下兩節，極為詭异可怖，韋小寶暗暗叫苦：“那日他翻閱經書，手指沾上了我所下的毒，這人居然狠得起心，將十根手指都斬了下來。今日老子落在他手中，一報還一報，把我十根手指也都斬下一截，那倒還不打緊，怕的是把我腦袋斬下一截。”

　　桑結見他嚇得呆了，甚是得意，說道：“韋大人，當日我見你小小孩童，不知你是朝中大大的貴人，多有得罪。”韋小寶道：“不敢當。當日我只道你是一個尋常喇嘛，不知你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多有得罪。”桑結哼了一聲。問道：“你怎知我是英雄了？”韋小寶道：“有人在經書上下了劇毒，想害我師父，給我師父識破了，不敢伸手去碰。你定要瞧這部經書，我師父無可奈何，只好給你。大喇嘛，你手指中毒之後，當機立斷，立刻就把毒手指斬去，真正了不起！自己抹脖子自殺容易，自己斬去十根手指，古往今來，從來沒那一位大英雄干過。想當年關云長刮骨療毒，不皺一皺眉頭，那也是旁人給他刮骨，要他自己斬手指，那就萬萬不能。你比關云長還厲害。這不是自古以來天下第一位大英雄麼？”

　　桑結明知他大拍馬屁，不過想自己對他手下留情，比之哀求饒命，相差也是無幾，不過這些言語聽在耳里，倒也舒服受用。當日自己狠心砍下十根手指，這才保得性命，雖然雙手殘廢，許多武功大打折扣，但想到彼時生死懸于一線，自己竟有這般剛勇，心下也常自引以為傲。他帶同十二名師弟，前來中原劫奪《四十二章經》，結果十二人盡皆喪命，自己還鬧得雙手殘廢，如此倒霉之事，自然對人絕口不提，也從來無人敢問他為何會斬去十根手指，因此韋小寶這番話，還是第一次聽見。

　　大喇嘛陰沉沉的臉上，不自禁多了幾絲笑意，說道：“韋大人，我們得知你駕臨揚州，大家便約齊了來跟你相會。你專門跟平西王搗蛋，壞了他老人家不少大事。額駙想回云南探親，也是給你阻住的，是不是？”韋小寶道：“各位消息倒靈通，當真了得！這次我出京，皇上吩咐了什麼話，各位知不知道？”桑結道：“倒要請教。”

　　韋小寶道：“好說，好說。皇上說道：‘韋小寶，你去揚州辦事，只怕吳三桂要派人行刺，朕有些放心不下。好在他兒子在朕手里，要是你有什麼三長兩短，朕把吳應熊這小子一模一樣的兩短三長便了。吳三桂派人割了你一根小指頭兒，吳應熊這小子也不免少一根小指頭兒。吳三桂這老小子派人殺你，等于殺他自己兒子。’我說：‘皇上，別人的兒子我都可以做，吳三桂的兒子卻一定不做。’皇上哈哈大笑。就這麼著，我到揚州來啦。”

　　桑結和葛爾丹對望一眼，兩人臉色微變。桑結道：“我和王子殿下這次到揚州來找你，初時心想皇帝派出來的欽差，定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哪知道我二人遠遠望了一望，卻原來是老相識，連這位阿琪姑娘，也認得你的。”韋小寶笑道：“咱們是老相好了。”

　　阿琪拿起桌上的一只筷子，在他額頭一戳，啐道：“誰跟你是老相好？”

　　桑結道：“我們約了台灣鄭二公子在這里相會，原是要商量怎麼對你下手，想不到你竟會自己送上門來，可省了我們不少力氣。”

　　韋小寶道：“正是。皇上向王子手下那大胡子罕帖摩盤問了三天，什麼都知道了。”

　　桑結和葛爾丹聽到罕帖摩的名字，都大吃一驚，同時站起，問道：“什麼？”

　　韋小寶道：“那也沒什麼。皇上跟罕帖摩說的是蒙古話，嘰哩咕嚕的，我一句也不懂。後來皇上賞了他好多銀子，派他去兵部尚書明珠大人手下辦事，過不了三天，就派我去催他快些畫地圖。這些行軍打仗的事，我也不懂。我對皇上說：‘皇上，蒙古、西藏，地方太冷，你要派兵去打杖，奴才跟你告個假，到揚州花花世界去逛逛罷。’”

　　葛爾丹滿臉憂色，問道：“你說小皇帝要派兵去打蒙古、西藏？”韋小寶搖頭道：“這種事情，我不大清楚了。皇上說：‘咱們最好只對付一個老家伙。蒙古、西藏要是幫咱們，咱們就當他們是朋友；他們要是幫老家伙，咱們沒法子，只好先發制人。’”

　　桑結和葛爾丹對望了一眼，心中略寬，都坐了下來。葛爾丹問起罕帖摩的情形，韋小寶于他形貌舉止，描繪得活龍活現，不由葛爾丹和桑結不信。

　　韋小寶見他二人都眉頭微蹙，料想他二人得知罕帖摩降清，蒙古、西藏和吳三桂勾結之事已瞞不過小皇帝，生怕康熙先下手為強；眼見雙兒和曾柔都給點了穴道，躺在地下，那八名親兵多半均已嗚乎哀哉，他這次悄悄來到麗春院，生恐給人發現自己身世秘密，因此徐天川、張勇、趙齊賢等無一得知，看來等到自己給人剁成肉醬，做成了揚州出名的獅子頭，不論紅燒也罷，清蒸也罷，甚至再加蟹粉，還是無人來救；既無計脫身，只有信口開河，聊胜于坐以待斃，說道：“皇上聽說葛爾丹王子武功高強，英雄無敵，倒也十分佩服的。”

　　葛爾丹微笑問道：“皇帝也練武功麼？怎知道我有武功？”韋小寶道：“皇上自然會武的，還挺不錯呢。殿下那日在少林寺大顯身手，只打得少林寺方丈甘拜下風，達摩堂、羅漢堂、般若堂三堂首座望風披靡。兄弟都向皇上細細說了。”那日葛爾丹在少林鎩羽而去，此刻聽韋小寶為他大吹法螺，在桑結之前大有面子，不禁臉現得意之色。

　　韋小寶道：“少林寺方丈晦聰大師的武功，在武林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可是王子殿下衣袖只這麼一拂，晦聰方丈便站立不定，一交坐倒，幸虧他坐下去時，屁股底下恰好有個蒲團，才不摔壞了那幾根老骨頭……”其實那天葛爾丹是給晦聰袍袖一拂，一交坐在椅上，再也站不起來，韋小寶卻把話倒轉來說了，心想：“晦聰師兄待我不錯，但今日做師弟的身遇血光之災，眼看就要圓寂坐化，前往西天，只好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師兄胜即是敗，敗即是胜。”嘴里胡言亂語，心中胡思亂想，一雙眼睛東張西望，一瞥眼間，只見阿琪似笑非笑，一雙妙目盯在葛爾丹臉上，眼光中充滿著情意。

　　韋小寶心念一動：“這惡姑娘想做蒙古王妃。”便道：“皇上說道：‘葛爾丹王子武功既高，相貌又漂亮，他要娶王妃，該當娶一個年輕美貌、也有武功的姑娘才是……’”偷眼向阿琪瞧去，果見她臉上一紅，神色間十分關注，接著道：“‘……那陳圓圓雖然號稱天下第一美人，可是現下年紀大了，葛爾丹又何必定要娶她呢？’”

　　阿琪忍不住道：“誰說他要娶陳圓圓了？又來瞎說！”葛爾丹搖頭道：“哪有此事？”

　　韋小寶道：“是啊。我說：‘啟稟皇上：葛爾丹王子殿下有個相好的姑娘，叫做阿琪姑娘……’”阿琪啐了一口，臉上神色卻十分歡喜。葛爾丹向她笑吟吟的望了一眼。韋小寶續道：“‘……這位阿琪姑娘武功天下第三，只不及桑結大喇嘛、葛爾丹王子殿下，比之皇上，嘻嘻，似乎還強著一點兒，奴才說的是老實話，皇上可別見怪……”

　　桑結本來聽得有些氣悶，但聽他居然對皇帝說自己是武功天下第一，明知這小鬼的說話十成中信不了半成，但也不自禁怡然自得，鼻中卻哼了一聲，示意不信。

　　韋小寶繼續道：“皇上說：‘我不信。這小姑娘武功再好，難道還強得過她師父嗎？’我說：‘皇上有所不知。這小姑娘的師父，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尼姑，武功本來是很高的，算得上天下第三。可是有一次跟桑結大喇嘛比武，給桑結大喇嘛一掌劈過去，那師太抵擋不住，全身內功散得無影無蹤。因此武功天下第三的名號，就給她徒兒搶去了。”

　　阿琪聽他說穿自己的師承來歷，心下驚疑不定：“他怎會知道我師父？”

　　桑結雖未和九難動過手，但十二名師弟盡數在他師徒手下死于非命，實是生平的奇恥大辱，此刻聽韋小寶宣稱九難被自己一掌劈得內功消散，實是往自己臉上大大貼金。他和葛爾丹先前最擔心的，都是怕韋小寶揭露自己的丑史，因此均想盡快殺了此人滅口，待聽得他將自己的大敗說成大胜，倒也不忙殺他了。桑結向阿琪凝視片刻，心想：“我此刻才知，原來你是那白衣小尼姑的徒兒。這中間只怕有點兒古怪。”

　　阿琪問道：“你說陳圓圓什麼的，又怎樣了？”

　　韋小寶道：“那陳圓圓，我在昆明是親眼見過的。不瞞姑娘說，她比我大了好多歲，不過‘天下第一美人’這六個字，的确名不虛傳。我一見之下，登時靈魂兒出竅，手腳冰冷，全身發抖，心中只說‘世上哪有這樣美貌的人兒？’阿琪姑娘，你的師妹阿珂，算得是很美了，但比之這個陳圓圓，容貌體態，那可差得太多。”

　　阿琪自然知道阿珂容顏絕美，還胜于己，又知韋小寶對阿珂神魂顛倒，連他都這般說，只怕這話倒也不假，但嘴上兀自不肯服氣，說道：“你這小孩兒是個小色迷，見到人家三分姿色，就說成十分。陳圓圓今年至少也四十幾歲了，就算從前美貌，現今也不美了。”

　　韋小寶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象你阿琪姑娘，今年不過十八九歲，當然美得不得了。再過三十年，一定仍然美麗之極，你要是不信，我跟你打個賭。如果三十年後你相貌不美了，我割腦袋給你。”

　　阿琪嘻的一笑，任何女人聽人稱自己美貌，自然開心，而當著自己情郎之面稱贊，更加心花怒放。何況她對自己容色本就頗有自信，想來三十年後，自己也不會難看多少。

　　韋小寶只盼她答應打這賭，那麼葛爾丹說不定會看在意中人面上，便讓自己再活三十年，到那時再放輸贏，也還不遲。不料桑結哼了一聲，冷冷的道：“就可惜你活不過今晚了。阿琪姑娘三十年後的芳容，你沒福氣見到啦。”

　　韋小寶嘻嘻一笑，說道：“那也不打緊。只盼大喇嘛和王子殿下記得我這句話，到三十年後的今天，就知韋小寶有先見之明了。”桑結、葛爾丹、阿琪三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

　　韋小寶道：“我到昆明，還是幾個月之前的事，我是送建宁公主去嫁給吳三桂的兒子，你們三位都知道的了。本來這是大大的喜事，可是一進昆明城里，只見每條街上都有人在號啕大哭，隔不了幾家，就是一口棺材，許多女人和小孩披麻戴孝，哭得昏天黑地。”

　　葛爾丹和阿琪齊問：“那為了什麼？”

　　韋小寶道：“我也奇怪得很哪。一問云南的官兒，大家支支吾吾的都不肯說。後來我派親兵出去打聽，才知道了，原來這天早晨，陳圓圓聽說公主駕到，親自出來迎接。她從轎子里一出來，昆明十幾萬男人就都發了瘋，個個擁過去看她，都說天上仙女下凡，你推我擁，踹死了好幾千人。平西王帳下的武官兵丁起初拚命彈壓，後來見到了陳圓圓，大家刀槍也都掉了下來，個個張大了口，口水直流，只是瞧著陳圓圓。”

　　桑結、葛爾丹、阿琪三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這小孩說話定然加油添醬，不過陳圓圓恐怕當真美貌非凡，能見上一見就好了。”

　　韋小寶見三人漸漸相信，又道：“王子殿下，平西王麾下有個總兵，叫做馬寶，你聽過他名字麼？”葛爾丹和阿琪都點了點頭。他二人和馬寶曾同去少林寺，怎不認得？葛爾丹道：“那天在少林寺中，你也見過他的。”韋小寶道：“是他麼？我倒忘了。當日我只留神王子殿下大顯神功，打倒少林寺的高僧，沒空再瞧旁人，就算稍有一點兒空閒，也只顧到向阿琪姑娘的花容月貌偷偷多看上幾眼。”阿琪啐了他一口，心中卻甚喜歡。

　　葛爾丹問道：“馬總兵又怎麼了？”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馬總兵也就是這天出的事。他奉平西王將令保護陳圓圓，哪知道他看得陳圓圓幾眼，竟也胡里胡塗了，居然過去摸了摸她那又白又嫩的小手。後來平西王知道了，打了他四十軍棍。馬總兵悄悄對人說：‘我摸的是陳圓圓的左手，本來以為王爺要割了我一只手。早知道只打四十軍棍，那麼連她右手也摸一摸了。八十下軍棍，未必就打得死我。’平西王駕下共有十大總兵，其餘九名總兵都羡慕得了不得。這句話傳到平西王耳里，他就傳下將令，今後誰摸陳圓圓的手，非砍下雙手不可。平西王的女婿夏國相，也是十大總兵之一，他就叫高手匠人先做下一雙假手。他說自己有時會見到這個天仙似的岳母，萬一忍不住要上去摸手，不如自己先做個假手，以免臨時來不及定做，這叫做有什麼無患。”

　　葛爾丹只聽得張大了口，呆呆出神。桑結不住搖頭，連說：“荒唐，荒唐！”也不知是說十大總兵荒唐，還是說韋小寶荒唐。阿琪道：“你見過陳圓圓，怎不去摸她的手？”

　　韋小寶道：“那是有緣故的。我去見陳圓圓之前，吳應熊先來瞧我，說我千里迢迢的送公主去給他做老婆，他很是感激。他從懷里掏出一副東西，金光閃閃，鑲滿了翡翠、美玉、紅寶石、貓兒眼，原來是一副黃金手銬。”

　　阿琪問道：“什麼手銬，這般珍貴？”

　　韋小寶道：“是啊，當時我便問他是什麼玩意兒，總以為是他送給我的禮物。哪知他喀喇一聲，把我雙手銬住了。我大吃一驚，叫道：‘額駙，你干麼拿我？我犯了什麼罪？’吳應熊道：‘欽差大人，你不可會錯了意，兄弟是一番好意。你要去見我陳姨娘，這副手銬是非戴不可的，免得你忍耐不住，伸手摸她。倘若單是摸摸她的手，父王沖著你欽差大人的面子，也不會怎樣。就只怕你一呀摸，二呀摸，三呀摸的摸起來，父王不免要犯殺害欽差大臣的大罪。大人固然不妥，我吳家可也糟了。’我嚇了一跳，就戴了手銬去見陳圓圓。”

　　阿琪越聽越好笑，道：“我可真是不信。”韋小寶道：“下次你到北京，向吳應熊要這副金手銬來瞧瞧，就不由你不信了。他是隨身攜帶的，以便一見陳圓圓，立刻取出戴上，只要慢得一步，那就乖乖不得了。”桑結哼了一聲道：“陳圓圓是他庶母，難道他也敢有非禮的舉動？”韋小寶道：“他當然不敢，因此隨身攜帶這副金手銬啊。”

　　阿琪道：“他到了北京，又何必再隨身攜帶？”

　　韋小寶一怔，心道：“糟糕！牛皮吹破了。”但他腦筋轉得甚快，立即說道：“吳應熊本來想立刻回昆明的，又沒想在北京長住。留在北京，那是不得已。”桑結瞪了他一眼，道：“那是你恩將仇報了。人家借手銬給你，很夠交情，你卻阻攔了他，不讓他回云南。”

　　韋小寶搖頭道：“吳應熊于我有什麼恩？他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桑結奇道：“他得罪你什麼了？”韋小寶道：“還不得罪？借手銬給我，那比殺了我老子還惡毒。當時我若不是戴著這副手銬，陳圓圓的臉蛋也摸過了。唉，大喇嘛，王子殿下，只要我摸過陳圓圓那張比花瓣兒還美上一萬倍的臉蛋，吳三桂砍下我這一只手又有什麼相干？就算他再砍下我一雙腿，做成云南宣威火腿，又算得什麼？”

　　三人神馳天南，想象陳圓圓的絕世容光，聽了他這幾句話竟然不笑。

　　韋小寶壓低嗓子，裝出一副神秘莫測的模樣，悄聲道：“有個天大的秘密，三位聽了可不能泄漏。本來是不能說的，不過難得跟三位談得投機，不妨跟知己說說。”葛爾丹忙問：“什麼機密？”韋小寶低聲道：“皇上調兵遣將，要打吳三桂。”桑結等三人相視一笑，都想：“那是什麼機密了？皇帝不打吳三桂，吳三桂也要起兵打皇帝。”韋小寶道：“你們可知皇上為什麼要對云南用兵？那就難猜些了。”

　　阿琪道：“難道也是為了陳圓圓？”韋小寶一拍桌子，顯得驚异萬分，說道：“咦！你怎麼知道？”阿琪道：“我是隨便猜猜。”

　　韋小寶大為贊歎，說道：“姑娘真是女諸葛，料事如神。皇上做了皇帝，什麼都有了，就只少了這個‘天下第一美人’。上次皇上為什麼派我這小孩子去云南，卻不派什麼德高望重、勞苦功高的大臣？就是要我親眼瞧瞧，到底這女子是不是當真美得要命，再要我探探吳三桂的口風，肯不肯把陳圓圓獻進宮去。派白胡子大臣去辦這件事，總有點不好意思，是不是？哪知我只提得一句，吳三桂就拍案大怒，說道：‘你送一個公主來，就想調換我的活觀音？哼哼，就是一百個公主，我也不換。’”

　　桑結和葛爾丹對望一眼，隱隱覺得上了吳三桂的大當，原來其中還有這等美色的糾葛。吳三桂當年“沖冠一怒為紅顏”，正是為了陳圓圓，斷送了大明三百年的江山，此事天下皆知。小皇帝年少風流，這種事倒也是在情理之中。

　　韋小寶心想：“小玄子，你是鳥生魚湯，決不貪圖老烏龜的老婆。我小桂子大難臨頭，只好說你幾句壞話，千萬不好當真。”見桑結和葛爾丹都神色嚴重，又道：“我見吳三桂一發怒，就不敢再說。那時我在云南，雖帶得幾千兵馬，怎敵得過吳三桂手下的千軍萬馬？只好悶聲發大財了，是不是啊？”葛爾丹點了點頭。

　　韋小寶道：“一天晚上，那大胡子罕帖摩來見我，他說是王子殿下派他去昆明跟吳三桂聯絡的。他在昆明卻發覺情勢不對，說蒙古人是成什麼汗的子孫，都是英雄好漢，干麼為了吳三桂的一個美貌女子去打仗送死。他求我偷偷帶他去北京見皇帝，要親自對皇帝說，陳圓圓什麼的，跟蒙古王子、西藏喇嘛都不相干。蒙古葛爾丹王子早有了一位阿琪姑娘，不會再要陳圓圓的了。西藏大喇嘛也有了……有了很多美貌的西藏姑娘……”

　　桑結大喝：“胡說！我們黃教喇嘛嚴守清規戒律，決不貪花好色。”韋小寶忙道：“那是罕帖摩說的，可不關我事。大喇嘛，罕帖摩為了討好皇帝，叫他放心，不用擔心你會搶陳圓圓，只怕是有的。”桑結哼了一聲，道：“下次見到罕帖摩，須得好好問他一問，到底是他說謊，還是你說謊，如此敗壞我的清譽。”

　　韋小寶心中一喜：“他要去質問罕帖摩，看來一時就不會殺我了。”忙道：“是，是。下次你叫我跟罕帖摩當面對證好了。你們幫吳三桂造反，實在沒什麼好處。就算造反成功，你們兩位身邊若不帶備一副手銬，總還是心驚肉跳……”忽見桑結臉有怒色，忙道：“大喇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見了陳圓圓當然不會動心。不過，不過……唉！”

　　桑結問道：“不過什麼？”韋小寶道：“上次我到昆明，陳圓圓出來迎接公主，不是擠死了好幾千人麼？這些死人的家里做法事，和尚道士忽然請不到了。”阿琪問道：“那為什麼？”韋小寶道：“許許多多和尚見到了陳圓圓，凡心大動，一天之中，昆明有幾千名和尚還俗，不出家了。你想，突然間少了幾千和尚，大做法事自然不夠人手了。”

　　葛爾丹等三人都將信將疑，覺他說得未免太玄，但于陳圓圓的美艷，卻已決無懷疑。

　　阿琪向葛爾丹幌了一眼，輕輕的道：“昆明地方這等古怪，我是不去的了。你要幫吳三桂，你自己去罷。”葛爾丹忙道：“誰說要去昆明了？我又不想見陳圓圓。我看我們的阿琪姑娘，也不見得會輸了給陳圓圓。”阿琪臉色沉了下來，說道：“你說我不見得會輸了給陳圓圓，明明說我不及她。你就是想去見她。”說著站起身來，道：“我走啦！”

　　葛爾丹大窘，忙道：“不，不！我對天發誓，這一生一世，決不看陳圓圓一眼。”阿琪回嗔作喜，坐了下來。韋小寶道：“你決不看陳圓圓一眼，這話是對的。不論是誰，一見到她，只看一眼怎麼夠？一百眼、一千眼也看不夠啊。”葛爾丹罵道：“你這小鬼，就是會瞎說。我立誓永遠不見陳圓圓的面就是。若是見了，教我兩只眼睛立刻瞎了。”阿琪大喜，含情脈脈的凝視著他。

　　韋小寶道：“我聽小皇帝說，真不明白你們兩位幫吳三桂是為了什麼。倘若是要得陳圓圓，那沒有法子，天下只一個陳圓圓，連小皇帝也沒有。除了這美女之外，吳三桂有什麼，小皇帝比他多十倍還不止。你們兩位只要幫皇帝，金銀財寶，要多少有多少。”

　　桑結冷冷的道：“西藏和蒙古雖窮，卻也不貪圖金銀財寶。”韋小寶心想：“他二人不要金銀財寶，也不要美女，最想要的是什麼？”念頭一轉，心道：“是了，小丈夫一日不可無錢，大丈夫一日不可無權。我韋小寶是小丈夫，他兩個是大丈夫。”便道：“小皇帝說，葛爾丹只是個王子，還不夠大，倘若幫我打吳三桂，我就封他為蒙古國王。”

　　葛爾丹雙目射出喜悅的光芒，顫聲問道：“皇……皇帝當真說過這句話？”韋小寶道：“當然！我為什麼騙你？”桑結道：“天下也沒蒙古國王這銜頭。皇帝如能幫著殿下做了准喀爾汗，殿下也就心滿意足了。”韋小寶道：“可以，可以！這‘整個兒好’，皇帝一定肯封。”心想：“‘整個兒好’是他媽的什麼玩意兒？難道還有‘一半兒好’的？”

　　桑結見他臉上神色，料想他不懂，說道：“蒙古分為幾部，準噶爾是其中最大的一部。蒙古的王不叫國王，叫做汗。王子殿下還沒做到汗。”韋小寶道：“原來如此。王子殿下只要幫皇上，做個把整個兒汗那還不容易？皇帝下一道聖旨，派幾萬兵馬去，別的蒙古人還會反抗嗎？”葛爾丹一聽大喜，道：“皇帝如肯如此，那自然易辦。”

　　韋小寶一拍胸膛，說道：“你不用擔心，包在我身上辦到就是。皇上只恨吳三桂一人。阿琪姑娘雖然美貌，只要不給皇上瞧見，他包管不會來搶你的。至于桑結大喇嘛呢，你幫了皇上的忙，皇上自會封你做管治全西藏的大官。”他不知這大官叫做什麼，不敢亂說。

　　桑結道：“全西藏是達賴活佛管的，可不能由皇上隨便來封。”韋小寶道：“別人做得活佛，你為什麼不能做？西藏一共有幾個活佛？”桑結道：“還有一位班禪活佛，一共是兩位。”韋小寶道：“是啊，一日不過三，什麼都要有三個才是道理。咱們請皇上再封一位桑結活佛，桑結大活佛專管達什麼、班什麼的兩個小活佛。”桑結心中一動：“這小家伙瞎說一氣，倒也有些道理。”想到此處，一張瘦削的臉上登時現出了笑容。

　　韋小寶此時只求活命脫身，對方不論有什麼要求，都是一口答應，何況封準噶爾汗、西藏大活佛，又不用他費一兩銀子本錢，說道：“我不是吹牛，兄弟獻的計策，皇帝有九成九言聽計從。再說，兩位肯幫著打吳三桂，皇帝不但要封賞兩位，兄弟也是立了大功，非升官發財不可。常言說得好：‘朝里有人好做官。’兄弟在朝里做大官，兩位分別在蒙古、西藏做大官。我說哪，咱三個不如拜把子做了結義兄弟，此後咱們三人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天下除了小皇帝，就是咱三個大了，那豈不是美得很麼？”心想：“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這句話是很要緊的。他二人只要一點了頭，就不能再殺我了。再要殺我，等于自殺。”

　　桑結和葛爾丹來到揚州之前，早已訪查清楚，知道這少年欽差是小皇帝駕前的第一大紅人，飛黃騰達，升官極快，只萬萬想不到原來便是那個早就相識的少年。葛爾丹原和他并無仇怨，桑結卻給他害死了十二名師弟，斬去了十根手指，本來恨之入骨，但聽了他這番言語後，心想眾師弟人死不能復生，指頭斬後不能重長，倘若將此人一掌打死，也不過出了一口惡氣，徒然幫了吳三桂一個大忙，于自己卻無甚利益，但如跟他結拜，倒十分實惠，好處甚多。兩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緩緩點頭。

　　韋小寶大喜過望，想不到一番言辭，居然打動了兩個惡人之心，生怕二人反悔，忙道：“大哥、二哥、二嫂，咱們就結拜起來。二嫂拜不拜都成，你跟二哥拜了天地，那都是一家人了。”阿琪紅著臉啐了一口，只覺這小孩說話著實討人歡喜。

　　桑結突然一伸手，拍的一聲，將桌子角兒拍了下來。韋小寶吃了一驚，心道：“又干什麼了？”只聽桑結厲聲道：“韋大人，你今日這番話，我暫且信了你的。可是日後你如反覆無常，食言而肥，這桌子角兒便是你的榜樣。”

　　韋小寶笑道：“大哥說哪里話來，我兄弟三人一起干事，大家都有好處。兄弟假如欺騙了你們，你們在蒙古、西藏發兵跟皇帝過不去，皇帝一怒之下，定要砍了我腦袋。兩位哥哥請想，兄弟敢不敢對你們不住？”桑結點點頭，道：“那也說得是。”

　　當下三人便在廳上擺起紅燭，向外跪拜，結為兄弟，桑結居長，葛爾丹為次，韋小寶做了三弟。他向大哥、二哥拜過，又向阿琪磕頭，滿口“二嫂”，叫得好不親熱，心想：你做了我二嫂，以後見到我調戲我自己的老婆阿珂，總不好意思再來干涉了罷？

　　阿琪提起酒壺，斟了四杯酒，笑道：“今日你們哥兒三個結義，但愿此後有始有終，做出好大的事業來。小妹敬你們三位一杯。”桑結笑道：“這杯酒自然是要喝的。”說著拿起了酒杯。

　　韋小寶忙道：“大哥，且慢！這是殘酒，不大干淨。咱們叫人來換過。”大聲叫道：“來人哪！快取酒來。”微覺奇怪：“麗春院里怎麼搞的？這許久也不見有人來侍候。”又想：“是了。老鴇、龜奴見到打架，又殺死了官兵，都逃得干干淨淨了。”

　　正想到此處，卻見走進一名龜奴，低垂著頭，含含糊糊的道：“什麼事？”韋小寶心道：“麗春院里的龜奴，我哪一個不識得？這家伙是新來的，哪有對客人這般沒規矩的？定是嚇得傻了。”喝道：“快去取兩壺酒來。”那龜奴道：“是了！”轉身走出。

　　韋小寶見到那龜奴的背影，心念一動：“咦！這人是誰？白天在禪智寺外賞芍藥，就見過他，怎麼他到這里來做龜奴？其中定有古怪。”凝神一想，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啊”的一聲，跳了起來。

　　桑結、葛爾丹、阿琪三人齊問：“怎麼？”韋小寶低聲道：“這人是吳三桂手下高手武士假扮的，咱們剛才的說話，定然都教他聽去啦。”桑結和葛爾丹吃了一驚，齊道：“那可留他不得。”韋小寶道：“二位哥哥且……且不忙動手。咱們假裝不知，且看他一共來了多少人，有……有什麼鬼計。”他說這幾句話時，聲音也顫了。這龜奴倘若真是吳三桂的衛士所扮，他倒也不會這般驚惶，原來此人卻是神龍教的陸高軒。

　　這人自神龍島隨著他同赴北京，相處日久，此時化裝極為巧妙，面目已全然不識，但見到他的背影，卻感眼熟。日間在禪智寺外仍未省起，此刻在麗春院中再度相見，便知其中必有蹺蹊，仔細一想，這才恍然。單是陸高軒一人，倒也不懼，但他既在禪智寺外聽到自己無意中漏出的口風，說要到麗春院來聽曲，便即來此化裝為龜奴，那麼多半胖頭陀和瘦頭陀也來了，說不定洪教主也親自駕臨，再要說得洪教主跟自己也拜上把子，發誓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可千難萬難。他越想越怕，額頭上汗珠一顆顆的滲將出來。

　　只見陸高軒手托木盤，端了兩壺酒進來，低下頭，將酒壺放在桌上。韋小寶尋思：“他低下了頭，生怕我瞧出破綻。哼，不知還來了什麼人？”說道：“你們院子里怎麼只有你一個？坑□叫些人進來侍候。”陸高軒“嗯”的一聲，忙轉身退出。

　　韋小寶低聲道：“大哥、二哥、二嫂，待會你們瞧我眼色行事。我如眼睛翻白，抬頭上望，你們立刻出手，將進來的人殺了。這些人武功高強，非同小可。”桑結等都點頭答應，心中卻想：“吳三桂手下的衛士，武功再高，也沒什麼了不起，何必這樣大驚小怪？”

　　過了一會，陸高軒帶了四名妓女進來，分別坐在四人身畔。韋小寶一看，四名妓女都不相識，并不是麗春院中原來的姑娘。四妓相貌都極丑陋，有的吊眼，有的歪嘴，皮膚或黃或黑，或凹凸浮腫，或滿臉瘡疤。韋小寶笑道：“麗春院的姑娘，相貌可漂亮得緊哪。”只見那坐在桑結身邊、滿臉瘡疤的姑娘向他眨了眨眼，隨即又使個眼色。

　　韋小寶見她眼珠靈活，眼神甚美，心想：“這四人是神龍教的，故意扮成了這般模樣，她卻向我連使眼色，那是什麼意思？”端起原來那壺迷春酒，給四名妓女都斟了一杯，說道：“大家都喝一杯罷！”

　　妓院之中，原無客人向妓女斟酒之理，客人一伸手去拿酒壺，妓女早就搶過去斟了。但四名妓女只垂首而坐，韋小寶給她們斟酒，四人竟一句話不說。韋小寶心道：“這四個女人假扮婊子，功夫差極。”說道：“你們來服侍客人，怎麼不懂規矩，自己不先喝一杯？”說著又斟了一杯，對陸高軒道：“你是新來的罷？連烏龜也不會做。你們不敬客人的酒，客人一生氣，還肯花錢麼？”

　　陸高軒和四女以為妓院中的規矩确是如此，都答應了一聲：“是！”各人將酒喝了。

　　韋小寶笑道：“這才是了。院子里還有烏龜婊子沒有？通統給我叫過來。偌大一家麗春院，怎麼只你們五個人？只怕有點兒古怪。”那臉孔黃腫的妓女向陸高軒使個眼色。陸高軒轉身出去，帶了兩名龜奴進來，沙啞著嗓子道：“婊子沒有了，烏龜倒還有兩只。”

　　韋小寶暗暗好笑，心道：“婊子、烏龜，那是別人在背後叫的，你自己做龜奴，怎能還口稱‘婊子、烏龜’？就算是嫖院的客人，也不會這樣不客氣。院子里只說‘姑娘、伴當’。我試你一試，立刻就露出了馬腳。哼哼，洪教主神機妙算，可是做夢也想不到，我韋小寶就是在這麗春院中長大的。”

　　只見那兩名龜奴都高大肥胖，一個是胖頭陀假扮，一瞧就瞧出來了，另一個依稀是瘦頭陀，可是怎麼身材如此之高？微一轉念，已知他腳底踩了蹺，若非心中先已有數，可真萬萬瞧不出來。他又斟了兩杯酒，說道：“客人叫你們烏龜喝酒，你們兩只烏龜快喝！”

　　胖頭陀一聲不響的舉杯喝酒。瘦頭陀脾氣暴躁，忍耐不住，罵道：“你這小雜種才是烏龜！”陸高軒忙一扯他袖子，喝道：“快喝酒！你怎敢得罪客人？”瘦頭陀這次假扮龜奴，曾受過教主的嚴誡，心中一驚，忙將酒喝了。

　　韋小寶問道：“都來齊了嗎？沒別的人了？”陸高軒道：“沒有了！”

　　韋小寶道：“洪教主沒扮烏龜麼？”說了這句話，雙眼一翻，抬頭上望。

　　陸高軒等七人一聽此言，都大吃一驚，四名妓女一齊站起。桑結早在運氣戒備，雙手齊出，登時點中了瘦頭陀和陸高軒二人的腰間。

　　這兩指點出，陸高軒應手而倒，瘦頭陀卻只哼了一聲，跟著揮掌向桑結當頭劈落。桑結吃了一驚，心想自己的“兩指禪”功夫左右齊發，算得天下無雙，自從十根手指中毒截去之後，手指短了一段，出手已不如先前靈活，但正因短了一段，若是點中在敵人身上，力道可又比昔日強了三分。此時明明點中這大胖子腰間穴道，何以此人竟會若無其事？難道他也如韋小寶一般，已練成了“金剛護體神功？”

　　其實這兩人誰也沒有“金剛護體神功”。韋小寶所以刀槍不入，只是穿了護身寶衣，而瘦頭陀卻是腳下踩了高蹺，憑空高了一尺。桑結以為他身材真是如此魁梧，伸指點他腰間，中指處卻是他大腿外側。瘦頭陀只一陣劇痛，穴道并未封閉。

　　這時胖頭陀已和葛爾丹斗在一起。滿臉瘡疤的妓女在和阿琪相斗，另外一名妓女卻向韋小寶扑來。韋小寶笑道：“你發花癲麼？這般惡形惡狀干什麼？”眼見那妓女十指如鉤，來勢凶狠，心中一驚，一低頭便鑽到了桌子底下，伸手在那妓女的腿上一推。那妓女喝了迷春酒後，藥力發作，頭腦中本已迷迷糊糊，給他一推，站立不定，身子晃了幾晃，一交坐倒，再也站不起來。跟著其餘三名假妓女也都先後暈倒。

　　瘦頭陀和桑結拆得幾招，嫌足底高蹺不便，雙腳運勁，拍拍兩聲，將高蹺踹斷了。桑結罵道：“原來是個矮子。”瘦頭陀怒道：“老子從前可比你高得多，我喜歡做矮子，跟你什麼相干？”桑結哈哈大笑，兩人口中說話，手上絲毫不停。兩個都是武功好手，數招之後，互相暗暗佩服。桑結心道：“吳三桂手下，居然有這樣一個武功了得的矮胖衛士。”瘦頭陀心道：“你武功雖高，卻給韋小寶這小鬼做走狗，也不是什麼好腳色。”

　　那邊廂葛爾丹數招間就敵不過胖頭陀了。只是胖頭陀喝了一杯迷春酒，手腳不甚靈便，才一時沒將他打倒。阿琪見跟自己相斗的妓女招式靈活，可是使不了幾招，便即暈倒，暗暗奇怪，轉頭見葛爾丹不住倒退，忙上前相助。胖頭陀眼前一黑，身子晃了幾下，只感敵人在自己胸口拍了一掌，力道卻不厲害。他閉著眼睛，兩手一分，格開對方手臂，雙手食指點到了敵人腋下。阿琪登時全身酸軟，慢慢倒下，壓在陸高軒背上，正自驚惶，只見胖頭陀突然俯沖摔倒。

　　葛爾丹叫道：“阿琪，阿琪，你怎麼了？”驀地里胖頭陀躍起身來，當胸一拳，將他打得摔出丈許，重重撞在牆上。胖瘦二頭陀內力甚深，雖然喝了迷春酒，但這不過是妓院中所調制的尋常迷藥，并不如何厲害。兩人雖感昏暈，還在勉力支撐。

　　這時瘦頭陀雙眼瞧出來白蒙蒙的一團，只有桑結一個人影模模糊糊的晃來晃去，他伸手去打，都給桑結輕易避過，自己左肩和右頰卻接連重重的吃了兩拳。桑結的拳力何等沉重，饒是瘦頭陀皮粗肉厚，卻也抵受不起，不禁連聲吼叫，轉身奪門而逃。陸高軒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來，上身穴道未解，胡里胡塗的跟著奔了出去。

　　葛爾丹給胖頭陀打得撞上牆壁，背脊如欲斷裂，正自心怯，卻見敵人左手扶住了桌子，閉著眼睛，右掌在面前胸口不住搖晃，似是怕人襲擊。葛爾丹瞧出便宜，躍將過去，猛力一腳，踢中他後臀。胖頭陀大叫一聲，左手反轉，抓住了葛爾丹胸口，將他身子提了起來。桑結搶上相救。胖頭陀睜開眼睛，抓著葛爾丹搶出甘露廳，飛身上牆。

　　桑結喝道：“放下人來！”追了出去，跟著上屋。但聽兩人呼喝之聲漸漸遠去。

　　韋小寶從桌底下鑽出來，只見地下橫七豎八的躺了一大堆人。雙兒和曾柔躺在廳角落里；四名假妓女暈倒在地；鄭克爽本來伏在桌上，打斗中椅子給人推倒，已滾到了桌子底下；阿琪下身擱在一張翻倒的椅上，上身躺在地下。一干人個個毫不動彈，有的是被點中了穴道，有的是為迷春酒所迷，均如死了一般。

　　他最關心雙兒，忙將她扶起，見她雙目轉動，呼吸如常，便感放心，只是他不會解穴，只好將雙兒、曾柔、阿琪三人扶入椅中坐好。

　　心中又記挂母親，奔到母親房中，只見韋春芳倒在床邊，韋小寶大驚，忙搶上扶起，見她身子軟軟的，呼吸和心跳卻一如其常，料想是給神龍教的人點了穴道，麗春院中的婊子、烏龜，定然個個不免，穴道被點，過得幾個時辰自會解開，倒也不必擔心。

　　回到甘露廳中，側耳傾聽，沒半點胖瘦二頭陀或桑結、葛爾丹回轉的聲息，心想：“這滿臉瘡疤的假婊子向我大使眼色，似乎是叫我留心，這人良心倒好，不知是誰？”走過去俯身伸手，在那女子臉上抹了幾抹，一層灰泥應手而落，露出一張嬌嫩白膩的臉蛋。韋小寶一聲歡呼，原來竟是小郡主沐劍屏。他低下頭來，在她臉上輕輕一吻，說道：“究竟你對我有良心，你定是給他們逼著來騙我的。”

　　突然心中一跳：“還有那三個假婊子是誰？方姑娘不知在不在內？這小婊子專門想法子害我，這次若不在內，倒奇怪得緊了。”想到了方怡，既感甜蜜，又感難過，眼見那臉蛋黃腫的女子身材苗條，看來多半是方怡，便伸手去抹她臉上化妝。

　　泥粉落下，露出一張姿媚嬌艷的臉蛋，年紀比方怡大了五六歲，容貌卻比她更美，原來是洪教主夫人。她酒醉之後，雙頰艷如桃花，肌膚中猶似要滲出水來。韋小寶過去雖覺洪夫人美貌動人，卻從來不敢以半分輕薄的眼色相覷，這時她爛醉如泥，卻是機會來了，伸出右手，在她臉頰上捏了一把，見她雙目緊閉，并無知覺，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又在她另一邊臉頰上捏了一把。

　　轉過身來看另外兩個女子，見兩人都身材臃腫，決非方怡，其中一人曾惡狠狠的向自己扑擊。韋小寶提起酒壺，在她臉上淋了些酒水，然後拉起她衣襟在臉上一抹，現出真容，赫然竟是假太后。韋小寶大喜，心道：“這場功勞當真大得很了。皇上和太后要我捉拿這老婊子報仇，千方百計的捉不到，哪知道她自己竟會到麗春院來做老婊子。可見我一直叫她老婊子，那是神機妙算，早有先見之明。”

　　再去抹掉第四個假婊子的化妝，露出容貌來卻是方怡。韋小寶大吃一驚：“她為什麼腰身這樣粗，難道跟人私通，懷了孩兒？天靈靈，地靈靈，老婊子真的做了老婊子，韋小烏龜真的做了小烏龜？”伸手到她內衣一摸，触手之處不是肌膚，拉出來卻是個枕頭。

　　韋小寶哈哈大笑，笑道：“你的良心，可比小郡主壞得太多。她唯恐我遭了你們毒手，不住向我使眼色。你卻唯恐我瞧出來，連大肚婆娘也敢裝。哈哈，你這小婊子在麗春院里大了肚皮，我給你打胎。早打胎，晚打胎，打下一個枕頭來。”

　　走到廳外一瞧，只見數名親兵死在地下，院中烏燈黑火，聲息全無，心想：“胖瘦二頭陀都喝了藥酒，終究打不過我那兩個結義哥哥，但如洪教主他們在外接應，結果就難說得很了。兩位哥哥，倘若你們今天歸位，小弟恕不同年同月同日死，對不住之至！”

　　回進廳來，但見洪夫人、方怡、沐劍屏、雙兒、曾柔、阿琪六個美人兒有的昏迷不醒，有的難以動彈，各有各的美貌，各有各的嬌媚，心中大動，心道：“這邊床上還有一個美貌小姑娘，比這六個人還美得多。那是我已經拜過天地、卻未洞房花燭的元配老婆。今晚你巴巴的來尋我，你老公要是不來睬你，未免太過無情無義，太對你不住了罷？”

　　正要邁步入內，只見曾柔的一雙俏眼瞧向自己，臉上暈紅，神色嬌羞，心想：“從王屋山來到揚州，一路之上，你這小妞兒老是避我，要跟你多說一句話也不成。今晚可也不能跟你客氣了。”將她抱起，搬入內房，放在阿珂之旁。

　　只見阿珂兀自沉睡，長長的睫毛垂了下來，口唇邊微露笑意，她昏迷之中，多半兀自在大做好夢，正跟鄭克爽親熱。

　　韋小寶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把你們這批老婊子、假婊子、好姑娘、壞女人，一古腦兒都搬了進來。這里是麗春院，女人來到妓院，還能有什麼好事？這是你們自己來的，醒轉之後可不能怪我。”他從小就胸懷大志，要在揚州大開妓院，更要到麗春院來大擺花酒，叫全妓院妓女相陪，此刻情景雖與昔日雄圖頗有不符，卻也是非同小可的壯舉。

　　當下將雙兒、阿琪、洪夫人、方怡、沐劍屏一一抱了入內，最後連假太后也抱了進去，八個女子并列床上。忽然想到：“朋友妻，不可欺。二嫂，你是我嫂子，咱們英雄好漢，可得講義氣。”將阿琪又抱到廳上，放在椅中坐好，只見她目光中頗有嘉許之意。

　　韋小寶見她容顏嬌好，喘氣甚急，胸脯起伏不已，忽覺後悔：“我跟大喇嘛和蒙古王子拜把子，又不是情投意合，只不過是想個計策，騙得他們不來殺我。什麼大哥、二哥，都是隨口瞎說的。這阿琪姑娘如此美貌，叫她二嫂，太過可惜，不如也做了我老婆罷。說書的說‘三笑姻緣九美圖’，唐伯虎有九個老婆。我就把阿琪算在其內，也不過是八美，還差了一美。呸，呸，呸！老婊子又老又凶，怎麼也能算一美？”

　　與唐伯虎相比，少他一美，還可將就，連少兩美，實在太也差勁，當下又抱起阿琪，走向內室。走了幾步，忽想：“關云長千里送皇嫂，可沒將劉大嫂變成關二嫂。韋小寶七步送王嫂，總不能太不講義氣，少兩美就少兩美罷，還怕將來湊不齊？”于是立即轉身，又將阿琪放在椅中。

　　阿琪不知他心中反覆交戰，見他將自己抱著走來走去，不知搗什麼鬼，只微感詫异。

　　韋小寶走進內室，說道：“方姑娘、小郡主、洪夫人，你們三個是自己到麗春院來做婊子的。雙兒、曾姑娘，你們兩個是自愿跟我到麗春院來的。這是什麼地方，你們來時雖不知道，不過小妞兒們既然來到這種地方，不陪我是不行的。阿珂，你是我老婆，到這里來嫖我媽媽，也就是嫖你的婆婆，你老公要嫖還你了。”伸手將假太后遠遠推在床角，抖開大被，將余下六個女子蓋住，踢下鞋子，大叫一聲，從被子底下鑽了進去。

　　胡天胡地，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桌上蜡燭點到盡頭，房中黑漆一團。

　　又過良久，韋小寶低聲哼起“十八摸”小調：“一百零七摸，摸到姊姊妹妹七只手……一百零八摸，摸到姊姊妹妹八只腳……”正在七手八腳之際，忽聽得一個嬌柔的聲音低聲道：“不……不要……鄭……鄭公子……是你麼？”正是阿珂的聲音。她飲迷春酒最早，昏睡良久，藥性漸退，慢慢醒轉。韋小寶大怒，心想：“你做夢也夢到鄭公子，只道是他爬上了你床，好快活麼？”壓低了聲音，說道：“是我。”

　　阿珂道：“不，不！你不要……”掙扎了幾下。

　　忽聽得鄭克爽在廳中叫道：“阿珂，阿珂，你在哪里？”喀喇一聲，嗆啷啷一片響聲，撞翻了一張椅子，桌上杯碟掉到地下。阿珂聽到他在廳上，那麼抱住自己的自然不是他了，一驚之下，又清醒了幾分，顫聲道：“你……你是誰？怎麼……我……我……”韋小寶笑道：“是你的親老公，你也聽不出？”阿珂這一驚非同小可，使力掙扎，想脫出他懷抱，卻全身酸軟無力，驚叫：“鄭公子，鄭公子！”

　　鄭克爽跌跌撞撞的沖進房來，房中沒半點光亮，砰的一聲，額頭在門框上一撞，叫道：“阿珂，你在哪里？”阿珂道：“我在這里！放開手！小鬼，你干……干什麼？”鄭克爽道：“什麼？”他不知阿珂最後這兩句話是對韋小寶說的。

　　韋小寶意氣風發，如何肯放？阿珂央求道：“好師弟，求求你，快放開我。”韋小寶道：“我說過不放，就是不放！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馬難追。”

　　鄭克爽又驚又怒，喝道：“韋小寶，你在哪里？”韋小寶得意洋洋的道：“我在床上，抱著我老婆。我在洞房花燭，你來干什麼？要鬧新房麼？”鄭克爽大怒，罵道：“鬧你媽的新房！”韋小寶笑道：“你要鬧我媽的新房，今天可不成，因為她沒客人，除非你自己去做新郎。”

　　鄭克爽怒道：“胡說八道。”循聲扑向床上，來掀韋小寶，黑暗中抓到一人的手臂，問道：“阿珂，是你的手麼？”阿珂道：“不是。”

　　鄭克爽只道這手臂既然不是阿珂的，那麼定然是韋小寶的，當下狠狠用力一扯，不料所扯的卻是假太后毛東珠。她飲了迷春酒後昏昏沉沉，但覺得有人扯她手臂，左手反過去拍一掌，正好擊在鄭克爽頂門。她功力已去了十之八九，這一掌無甚力道。鄭克爽卻大吃一驚，一交坐倒，腦袋在床腳上一撞，又暈了過去。

　　阿珂驚呼：“鄭公子，你怎麼了？”卻聽不見答應。韋小寶道：“他來鬧新房，鑽到床底下去了。”阿珂哭道：“不是的。快放開我！”韋小寶道：“別動，別動！”阿珂手肘一挺，撞在他喉頭。韋小寶吃痛，向後一仰。阿珂脫卻束縛，忙要下床，身子一轉，壓在毛東珠胸口。毛東珠吃痛，一聲大叫，伸手牢牢抱住了她。阿珂在黑暗之中也不知抱住自己的是誰，極度驚恐之下，更是沒絲毫力道，忽覺右足又給人壓住了，只嚇得全身冷汗直冒：“床上有這許多男人！”

　　韋小寶在黑暗中找不到阿珂，說道：“阿珂，快出聲，你在哪里？”阿珂心道：“你就殺了我頭，我也不作聲。”韋小寶道：“好，你不說，我一呀摸，二呀摸，一個個的摸將過來，總要摸到你為止。”忽然唱起小調來：“一呀摸，二呀摸，摸到一位美人兒。美人臉蛋象瓜子，莫非你是老婊子？”口唱小調，雙手亂摸。

　　忽聽得院子中人聲喧嘩，有人傳呼號令，大隊兵馬將幾家妓院一起圍住了，跟著腳步聲響，有人走進麗春院來。韋小寶知道來人若不是自己部下，便是揚州的官員，心中一喜，正要從被窩里鑽出來，不料來人走動好快，火光亮處，已到了甘露廳中，只聽得玄貞道人叫道：“韋大人，你在這里嗎？”語音甚是焦急。韋小寶脫口答道：“我在這里！”

　　天地會群雄發覺不見了韋小寶，生怕他遇險，出來找尋，知他是帶了親兵向鳴玉坊這一帶而來，一查便查到麗春院中有人打架。進得院子，見幾名親兵死在地下，眾人大吃一驚，直聽到他親口答應，這才放心。

　　韋小寶耳聽得眾人大聲招呼，都向這邊涌來，忙站起來放下帳子，至于兩只腳踏在誰的身上，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帳子剛放下，玄貞等已來到房中，各人手持火把，一眼見到鄭克爽暈倒在床前，都感詫异。又有人叫：“韋大人，韋大人！”韋小寶叫道：“我在這里！你們不可揭開帳子。”

　　眾人聽到他聲音，都歡呼起來。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臉上都含笑容，均想：“大家擔足了心事，你卻在這里風流快活。”

　　韋小寶藉著火光，穿好衣衫，找到帽子戴上，從床上爬了下來，穿上鞋子，說道：“我用計擒住了好幾名欽犯，都在床上，大伙兒這場功勞不小。”

　　眾人大為奇怪，素知他行事神出鬼沒，其時也不便多問。

　　韋小寶吩咐將鄭克爽綁起，用轎子將阿琪送去行轅，隨即將帳子角牢牢塞入被底，傳進十余名親兵，下令將大床抬回欽差行轅。親兵隊長道：“回大人，門口太小，抬不出去。”韋小寶罵道：“笨東西，不會拆了牆壁嗎？”那隊長立時領悟，連聲稱是，吆喝傳令。眾親兵一齊動手，將麗春院牆壁拆開了三堵。十余人拿了六七條轎杠，橫在大床之底，將大床平平穩穩的抬了出去。

　　其時天已大明，大床在揚州大街上招搖過市。眾親兵提了“肅靜”、“回避”的硬牌，鳴鑼開道，前呼後擁。揚州百姓見了，無不嘖嘖稱奇。

　　大床來到何園，門口仍是太小。這時親兵隊長學了乖，不等欽差大人吩咐，立時下令拆牆，將大床抬入花廳，放在廳心。韋小寶傳下將令，床中擒有欽犯，非同小可，命數十名將劣誚率兵卒，弓上弦，刀出鞘，在花廳四周團團圍住，又命徐天川等人到屋外把守，以防瘦頭陀等前來劫奪。

　　花廳四周守御之人雖眾，廳中卻只有一張大床，剩下他孤身一人。韋小寶心想：“剛才在麗春院之中，如此良機，七個美女卻似乎抱不到一半，而且黑暗之中，也不知抱過了誰，還有誰沒抱。咱們從頭來過，還是打從一呀摸開始。”口中低哼：“一呀摸，二呀摸，摸到妹妹……”拉開帳子，扑上床去。

　　突覺辮子一緊，喉頭一痛，被人拉住辮子，提了起來，那人左手叉在他頸中，正是洪夫人。隔了這些時候，迷春藥酒力早過，洪夫人、毛東珠、方怡、沐劍屏四女都已醒轉。雙兒和曾柔身上被封的穴道也已漸漸解開。只是大床在揚州街上抬過，床周兵多將廣，床中七女誰也不敢動彈，不敢出聲。此刻韋小寶又想享溫柔艷福，一上床就被洪夫人抓住。

　　洪夫人臉色似笑非笑，低聲喝道：“小鬼，你好大膽，連我也敢戲耍！”韋小寶嚇得魂飛天外，陪笑道：“夫人，我……我不是戲耍，這個……那個……”洪夫人道：“你唱的是什麼小調？”韋小寶笑道：“這是妓院里胡亂聽來的，當不得真。”洪夫人低聲道：“你要死還是要活？”韋小寶笑道：“屬下白龍使，恭祝夫人和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夫人號令，屬下遵奉不誤。”

　　洪夫人見他說這幾句話時嬉皮笑臉，殊少恭謹之意，啐了一口，說道：“你先撤了廳周的兵將。”韋小寶道：“好，那還不容易？你放開手，我去發號施令。”洪夫人道：“你在這里傳令好了。”韋小寶無奈，只得大聲叫道：“廳外當差的總督、巡撫、兵部尚書、戶部尚書們大家聽著，所有的兵將通統退開，不許在這里停留。”

　　洪夫人一扯他辮子，喝道：“什麼兵部尚書、戶部尚書，胡說八道。”說著又是用力一扯。韋小寶大叫：“哎唷，痛死啦！”

　　外面統兵官聽得他說什麼總督、尚書，已然大為起疑，待聽他大聲呼痛，登時便有數十人手執刀槍，奔進廳來，齊問：“欽差大人，有什麼事？”韋小寶叫道：“沒……沒什麼！哎唷，我的媽啊！”眾將官面面相覷，手足無措。

　　洪夫人心下氣惱，提起手來，拍的一聲，重重打了韋小寶一個耳光。韋小寶又叫：“我的媽啊，別打兒子！”洪夫人雖不知他叫人為娘，就是罵人婊子，但見他如此憊懶，提掌又待再打，突然肩後“天宗”和“神堂”兩穴上一陣酸麻，右臂軟軟垂下。

　　洪夫人一驚，回頭看是誰點了她穴道，見背後跟自己挨得最近的是方怡，冷笑道：“方姑娘，你武功不錯哪！”左手疾向方怡眼中點去。方怡道：“不是我！”側頭讓開。洪夫人待要再攻，忽然身後兩只手伸過來抱住了她左臂，正是沐劍屏。她叫道：“夫人，不是我師姊點你的。”她見到點洪夫人穴道的是雙兒。毛東珠提起手來，打了沐劍屏一掌，幸好她已全無內力，沐劍屏并未受傷。毛東珠第二掌又即打來，方怡伸手格開。

　　阿珂見四個女子打成一團，翻身便要下床，右腿剛從被中伸出，“啊”的一聲，立即縮回。韋小寶拉住她左腳，說道：“別走！”阿珂用力一掙，叫道：“放開我。”韋小寶笑道：“你倒猜猜看，我肯不肯放？”阿珂急了，轉身便是一拳。韋小寶一讓，砰的一聲，打中在曾柔左頰。曾柔叫道：“你怎麼打我？”阿珂道：“對……對不起……哎唷！”卻是給方怡一掌打中了。霎時之間，床上亂成一團，七個女子亂打亂扭。

　　韋小寶大喜，心道：“這叫做天下大亂，群雄……不，群雌混戰。”正要混水摸魚，突然間喀喇喇一聲響，大床倒塌下來。八人你壓住我手，我壓住你腿。七個女子齊聲尖叫。

　　眾將官見到這等情景，無不目瞪口呆。

　　韋小寶哈哈大笑，想從人堆中爬出來，只是一條左腿不知給誰扭住了，叫：“大家放開手！眾將官，把我大小老婆們一齊抓了起來。”眾將官站成一個圈子，卻不敢動手。

　　韋小寶指著毛東珠道：“這老婊子乃是欽犯，千萬不可讓她逃走了。”眾將官都感奇怪：“怎麼這些女子都是你的大小老婆，其中一個是欽犯，兩個卻又扮作了親兵？”當下有人以刀槍指住毛東珠，另外有人拉她起來，喀喀兩聲，給她戴上了手銬。

　　韋小寶指著洪夫人道：“這位夫人，是我的上司，不過咱們也給她戴上副手銬罷。”眾將更奇，也給洪夫人上了手銬。洪夫人空有一身武藝，卻給雙兒點了兩處穴道，半身酸麻，難以反抗。

　　這時雙兒和曾柔才從人堆里爬了出來，想起昨晚的經歷，又是臉紅，又是好笑。

　　韋小寶指著方怡道：“她是我大小老婆。”指著沐劍屏道：“她是小小老婆，大小老婆要上了手銬，小小老婆不必。”眾將給方怡上了手銬。欽差大人的奇言怪語，層出不窮，眾將聽得多了，這時也已不以為异了。

　　這時坐在地下的只剩下了阿珂一人，只見她頭發散亂，衣衫不整，穿的是男子打扮，卻是明艷絕倫，雙手緊緊抓住長袍的下擺，遮住裸露的雙腿，低下了頭，雙頰暈紅。

　　眾兵將均想：“欽差大人這幾個大小老婆，以這個老婆最美。”只聽韋小寶道：“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元配夫人，待我扶她起來。”走上兩步，說道：“娘子請起！”伸手去扶。

　　忽聽得拍的一響，聲音清脆，欽差大人臉上已重重吃了一記耳光。阿珂垂頭哭道：“你就是會欺侮我，你殺了我好啦。我……我……我死也不嫁給你。”

　　眾將官面面相覷，無不愕然。欽差大人當眾被毆，眾將官保護不力，人人有虧職守。只是毆辱欽差的乃是他的元配夫人，上前阻止固是不行，吆喝幾聲似乎也不合體統，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韋小寶撫著被打的半邊面頰，笑道：“我怎舍得殺你？娘子不用生氣，下官立時殺了鄭公子便是。”大聲問道：“麗春院里抓來的那男子在哪里？”一名佐領道：“回都統：這小子上了足鐐手銬，好好的看守著。”韋小寶道：“很好。他如想逃走，先斬了他左腿，然後再斬他右腿……”阿珂嚇得急叫：“別……別……斬他腳……他……他不會逃走的。”韋小寶道：“你如逃走，我就斬鄭公子的雙手。”向方怡、沐劍屏等掃了一眼，道：“我這些大小老婆、小小老婆倘若逃走了，就割鄭公子的耳朵鼻子。”

　　阿珂急道：“你……你……這些女人，跟鄭公子有什麼相干？為什麼要怪在他頭上？”韋小寶道：“自然相干。我這些女人個個花容月貌，鄭公子是色鬼，一見之下，定然會不懷好意。”阿珂心想：“那還是拉不上干系啊。”但這人不講道理，什麼也說不明白，一急之下，又哭了出來。

　　韋小寶道：“戴手銬的女人都押了下去，好好的看守，再上了腳鐐。吩咐廚房，擺上酒筵，不戴手銬的好姑娘們，在這里陪我喝酒。”眾親兵轟然答應。

　　阿珂哭道：“我……我不陪你喝酒，你給我戴上手銬好啦。”

　　曾柔一言不發，低頭出去。韋小寶道：“咦，你到哪里去？”曾柔轉頭說道：“你……你好不要臉！我再也不要見你！”韋小寶一怔，問道：“為什麼？”曾柔道：“你……你還問為什麼？人家不肯嫁你，你強逼人家，你做了大官，就可以這樣欺侮百姓嗎？我先前還道你是個……是個英雄，哪知道……”韋小寶道：“哪知道怎樣？”曾柔忽然哭了出來，掩面道：“我不知道！你……你是壞人，不是好人。”說著便向廳外走去。

　　兩名軍官挺刀攔住，喝道：“你侮慢欽差，不許走，聽候欽差大人發落。”

　　韋小寶給曾柔這番斥責，本來滿腔高興，登時化為烏有，覺得她的話倒也有頗有道理，自己做了清廷大官，仗勢欺人，倒如是說書先生口中的奸臣惡霸一般，心想：“英雄做不成，那也罷了，做奸臣總不成話。”長長歎了口氣，說道：“曾姑娘，你回來，我有話說。”

　　曾柔回過頭來，昂然道：“我得罪了你，你殺我的頭好了。”

　　雙兒跟她交好，忙勸道：“曾姊姊，你別生氣，相公不會殺你的。”

　　韋小寶黯然道：“你說得對，我如強要她們做我老婆，那是大花臉奸臣強搶民女，好比‘三笑姻緣’中的王老虎搶親。”手指阿珂，對帶領親兵的佐領道：“你帶這位姑娘出去。再把那鄭的男子放了，讓他們做夫妻去罷。”說這幾句話時，委實心痛萬分。又指著方怡道：“開了手銬，也放她去罷，讓她去找她的親親劉師哥去。唉，我的元配夫人軋姘頭，我的大小老婆也軋姘頭。他媽的，我是什麼欽差大人、都統大人？我是雙料烏龜大人。”

　　那佐領見他大發脾氣，嚇得低下了頭，不敢作聲。韋小寶道：“快快帶這兩個女人出去。”那佐領應了，帶了阿珂和方怡出去。韋小寶瞧著二女的背影，心中實是戀戀不舍。只見方怡和阿珂頭也不回的出去，既無一句話道謝，也無一個感激的眼色。

　　曾柔走上兩步，低聲道：“你是好人！你……你罰我好了。”溫柔的神色中大有歉意。

　　韋小寶登時精神為之一振，當即眉花眼笑，說道：“對，對！我确要罰你。雙兒、小郡主、曾姑娘，你們三個是好姑娘，來，咱們到里邊說話。”

　　他正想帶了三女到內堂親熱一番，廳口走進一名軍官，說道：“啟稟都統大人：外面有一個人，說是奉了洪教主之命，求見大人。”韋小寶嚇了一跳，忙道：“什麼紅教主、綠教主，不見，不見，快快轟了出去。”那軍官躬身道：“是！”退了一步，又道：“那人說，他們手里有兩個男人，要跟都統大人換兩個女人。”

　　韋小寶道：“換兩個女人？”眼光在洪夫人和毛東珠臉上掃過，搖頭道：“他倒開胃！這樣好的貨色，我怎麼肯換？”那軍官道：“是。卑職去把他轟走。”韋小寶問道：“他用什麼男人來換？他媽的，男人有什麼好？男人來換女人，倒虧他想得出。”那軍官道：“那人胡說八道，說什麼一個是喇嘛，一個是王子，都是都統大人的把兄弟。”

　　韋小寶“啊”的一聲，心想：“原來桑結喇嘛和葛爾丹王子給洪教主拿住了。”說道：“又是喇嘛，又是王子，我要來干什麼？你去跟那家伙說，這兩個女人，就是用兩百萬個男人來換，我也不換。”那軍官連聲稱是，便要退出。

　　韋小寶向曾柔望了一眼，心想：“她先前說我是壞人，不是好人。我把自己老婆放了，讓她們去軋姘頭，她才算我是好人。哼！要做好人，本錢著實不小。桑結和葛爾丹二人，總算是跟我拜了把子的，我不調他們回來，定要給洪教主殺了。我扣著洪夫人有什麼用？她雖然美貌之極，又不會肯跟我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他媽的重色輕友，不是英雄好漢！”喝道：“且慢！”那軍官應了聲：“是！”躬身聽令。

　　韋小寶道：“你去對他說，叫洪教主把那兩人放回來，我就送還洪夫人給他。這位夫人花容月貌，賽過了西施、楊貴妃，是世上的無價之寶，本來殺了我頭也是不肯放的，調他兩個男人，他是大大便宜了。另外這女人雖然差勁，卻是不能放的。”那軍官答應了出去。

　　洪夫人一直扳起了臉，到這時才有笑容，說道：“欽差大人好會夸獎人哪。”韋小寶說道：“夫人，你美得不得了，又何必客氣？咱們好人做到底，蝕本也蝕到底。先送貨，後收錢。來人哪，快把我上司的手銬開了。”接過鑰匙，親自打開洪夫人手銬，陪著她出去。

　　來到大廳，只見那軍官正在跟陸高軒說話。韋小寶道：“陸先生，你這就好好伺候夫人回去。夫人，屬下恭送你老人家得胜回朝，祝你去教主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洪夫人格格嬌笑，說道：“祝欽差大人升官發財。壽比南山，嬌妻美妾，公侯萬代。”

　　韋小寶歎了口氣，搖頭道：“升官發財容易，嬌妻美妾，那就難了。”大聲吩咐：“奏樂，送客，備轎！”鼓樂聲中，親自送到大門口，瞧著洪夫人上了轎子。

## 第四十回　待兔只疑株可守　求魚方悔木難緣

　　洪夫人所乘轎子剛抬走，韋小寶正要轉身入內，門口來了一頂大轎，揚州府知府來拜。韋小寶眼見到手的美人一個個离去，心情奇劣，沒好氣的問道：“你來干甚麼？”知府吳之榮請安行禮，說道：“卑職有機密軍情稟告大人。”韋小寶聽到“機密軍情”四字，這才讓他入內，心道：“倘若不是機密大事，我打你的屁股。”

　　來到內書房，韋小寶自行坐下，也不讓座，便問：“甚麼機密軍情？”吳之榮道：“請大人屏退左右。”韋小寶揮手命親兵出去。吳之榮走到他身前，低聲道：“欽差大人，這件事非同小可，大人奏了上去，是件了不起的大功。卑職也叨光大人的福蔭。因此卑職心想，還是別先稟告撫台、藩台兩位大人為是。”韋小寶皺眉道：“甚麼大事，這樣要緊？”吳之榮道：“回大人：皇上福氣大，大人福氣大，才教卑職打聽到了這個大消息。”韋小寶哼了一聲，道：“你吳大人福氣也大。”吳之榮道：“不敢，不敢。卑職受皇上恩典，欽差大人的提拔，日日夜夜只在想如何報答大恩。昨日在禪智寺外陪著大人賞過芍藥之後，想到大人的談論風采，心中佩服仰慕得了不得，只盼能天天跟著大人當差，時時刻刻得到大人的指教。”韋小寶道：“那很好啊。你這知府也不用做了。我瞧你聰明伶俐，不如……不如……嗯……”吳之榮大喜，忙請個安，道：“謝大人栽培。”

　　韋小寶微笑道：“不如來給我做看門的門房，要不然就給我抬轎子。我天天出門，你就可見到我了，哈哈，哈哈！”吳之榮大怒，臉色微變，隨即陪笑道：“那好極了。給大人做門房，自然是胜于在揚州做知府。卑職平時派了不少閒人，到處打探消息，倘若有人心懷叛逆，誹謗皇上，誣蔑大臣，卑職立刻就知道了。這等妖言惑眾、擾亂聽聞的大罪，卑職向來是嚴加懲處的。”韋小寶“唔”了一聲，心想這人話風一轉，輕輕就把門房、轎伕的事一句帶過，深通做官之道，很了不起。吳之榮又道：“倘若是販夫走卒，市井小人，胡言亂語幾句也無大害，最須提防的是讀書人。這種人做詩寫文章，往往拿些古時候的事來譏刺朝政，平常人看了，往往想不到他們借古諷今的惡毒用意。”韋小寶道：“別人看了不懂，就沒甚麼害處啊。”吳之榮道：“是，是。雖然如此，終究其心可誅，這等大逆不道的詩文，是萬萬不能讓其流毒天下的。”從袖中取出一個手抄本，雙手呈上，說道：“大人請看，這是卑職昨天得到的一部詩集。”倘若他袖中取出來的是一疊銀票，韋小寶立刻會改顏相向，見到是一本冊子，已頗為失望，待聽得是詩集，登時便長長打了個呵欠，也不伸手去接，抬起了頭，毫不理睬。

　　吳之榮頗為尷尬，雙手捧著詩集，慢慢縮回，說道：“昨天酒席之間，有個女子唱了首新詩，是描寫揚州鄉下女子的，大人聽了很不樂意。卑職便去調了這人的詩集來查察，發覺其中果然有不少大逆犯忌的句子。”韋小寶懶洋洋的道：“是嗎？”吳之榮翻開冊子，指著一首詩道：“大人請看，這首詩題目叫做《洪武銅炮歌》。這查慎行所寫的，是前朝朱元璋用過的一尊銅炮。”韋小寶一聽，倒有了些興致，問道：“朱元璋也開過大炮嗎？”吳之榮道：“是，是。眼下我大清聖天子在位，這姓查的卻去做詩歌頌朱元璋的銅炮，不是教大家懷念前朝嗎？這詩夸大朱元璋的威風，已是不該，最後四句說道：‘我來見汝荊棘中，并與江山作憑吊。金狄摩挲總淚流，有情爭忍長登眺？’這人心懷异志，那是再也明白不過了。我大清奉天承運，驅除朱明，眾百姓歡欣鼓舞還來不及，這人卻為何見了朱元璋的一尊大炮，就要憑吊江山？要流眼淚？”（按：查慎行早期詩作，頗有懷念前明者，後來為康熙文學侍從之臣，詩風有變。）韋小寶道：“這銅炮在哪里？我倒想去瞧瞧。還能放麼？皇上是最喜歡大炮的。”吳之榮道：“据詩中說，這銅炮是在荊州。”韋小寶臉一板，說道：“既不在揚州，你來羅唆甚麼？你做的是揚州知府，又不是荊州知府，幾時等你做了荊州知縣，再去查考這銅炮罷。”吳之榮大吃一驚，心想去做荊州知縣，那是降級貶官了，此事不可再提。當即將詩集收入袖中，另行取出兩部書來，說道：“欽差大人，這查慎行的詩只略有不妥之處，大人恩典，不加查究。這兩部書，卻萬萬不能置之不理了。”韋小寶皺眉道：“那又是甚麼家伙了？”吳之榮道：“一部是查伊璜所作的《國壽錄》，其中文字全都是贊揚反清叛逆的。一部是顧炎武的詩集，更是無君無上、無法無天之至。”韋小寶暗吃一驚：“顧炎武先生和我師父都是殺烏龜同盟的總軍師。他的書怎會落在這官兒手中？不知其中有沒提到我們天地會？”問道：“書里寫了甚麼？你詳細說來。”吳之榮見韋小寶突感關注，登時精神大振，翻開《國壽錄》來，說道：“回大人：這部書把反清的叛逆都說成是忠臣義士。這篇《兵部主事贈監察御史查子傳》，寫的是他堂兄弟查美繼抗拒我大清的逆事，說他如何勾結叛徒，和王師為敵。”右手食指指著文字，讀道：“‘會四月十七日，清兵攻袁花集，退經通袁。美繼監凌、揚、周、王諸義師，船五百號，眾五千余人，皆白裹其頭，午余競發，追及之，斬前百余級，稱大捷，敵畏，登岸走。’大人你瞧，他把叛徒稱為‘義師’，卻稱我大清王師為‘敵’，豈非該死之至嗎？”

　　韋小寶問道：“顧炎武的書里又寫甚麼了？”吳之榮放下《國壽錄》，拿起顧炎武的詩集，搖頭道：“這人作的詩，沒一首不是謀反叛逆的言語。這一首題目就叫做《羌胡》，那明明是誹謗我大清。”他手指詩句，讀了下去：

　　“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夷孽。征兵以建州，加餉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憂，妖民一唱山東愁，以至神州半流賊，誰其嚆矢由夷酋。四入郊圻躪齊魯，破邑屠城不可數。刳腹絕腸，折頸折頤，以澤量尸。幸而得囚，去乃為夷，夷口呀呀，鑿齒鋸牙。建蚩旗，乘莽車。視千城之流血，擁艷女兮如花。嗚呼，夷德之殘如此，而謂天欲與之國家……”韋小寶搖手道：“不用念了，咦咦呀呀，不知說些甚麼東西。”吳之榮道：“回大人：這首詩，說咱們滿洲人是蠻夷，說明朝為了跟建州的滿洲人打仗，這才征兵加餉，弄得天下大亂。又說咱們滿洲人屠城殺人，剖肚子，斬腸子，強搶美女。”韋小寶道：“原來如此。強搶美女，那好得很啊。清兵打破揚州，不是殺了很多百姓嗎？若不是為了這件事，皇上怎會豁免揚州三年錢糧？嗯，這個顧炎武，做的詩倒也老實。”吳之榮大吃一驚，暗想：“你小小年紀，太也不知輕重。這些話幸好是你說的，倘若出于旁人之口，我奏告了上去，你頭上這頂紗帽還戴得牢麼？”但他知韋小寶深得皇帝寵幸，怎有膽子去跟欽差大人作對？連說了幾個“是”字，陪笑道：“大人果然高見，卑職茅塞頓開。這一首《井中心史歌》，還得請大人指點。這首詩頭上有一篇長序，真是狂悖之至。”捧起冊子，搖頭晃腦的讀了起來：

　　“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錮之再重。（大人，那是說井里找到了一只鐵盒子。韋小寶道：“鐵盒子？里面有金銀寶貝嗎？”）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思肖，號所南，宋之遺民，有聞于志乘者。其藏書之日為德？”九年。宋已亡矣，而猶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海外之兵，以復大宋三百年之土宇（大人，文章中說的是宋朝，其實是影射大清，顧炎武盼望台灣鄭逆統率海外叛兵，來恢復明朝的土宇。）而驅胡元于漠北，至于痛哭流涕，而禱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化轉移，必有一日變夷為夏者。（大人，他罵我們滿清人是韃子，要驅逐我們出去。韋小寶道：“你是滿洲人麼？”這個……這個……卑職做大清皇上的奴才，做滿洲大人的屬下，那是一心一意為滿洲打算的了。）

　　“于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又為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幾而遭國難，一如德？”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大人，大清兵進關，吊民伐罪，這顧炎武卻說是國難，又說嗚呼悲矣，這人的用心，還堪問嗎？）“其書傳至北方者少，而變故之後，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書者三十余年，而今復睹之于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肅賦詩二章　，昆山歸生莊和之八章　。及浙東之陷，張公走歸東陽。赴池中死。錢君遁之海外，卒于琅琦山。歸生更名祚明，為人尤慷慨激烈，亦終窮餓以沒。（大人，這三個反逆，都是不臣服我大清的亂民，幸虧死得早，否則一個個都非滿門抄斬不可。）“獨余不才，浮沉于世，悲年遠之日往，值禁网之愈密，（大人，他說朝廷查禁逆亂文字，越來越厲害，可是這家伙偏偏膽上生毛，竟然不怕）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將發揮其事，以示為人臣處變之則焉，故作此歌。”

　　韋小寶聽得呵欠連連，只是要知道顧炎武的書中寫些甚麼，耐著性子聽了下去，終于聽他讀完了一段長序，問道：“完了嗎？”吳之榮道：“下面是詩了。”韋小寶道：“若是沒甚麼要緊的，就不用讀了。”吳之榮道：“要緊得很，要緊得很。”讀道：“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胡元移九廟，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吊。著書一卷稱《心史》，萬古此心心此理。千尋幽井置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胡虜從來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大人，這句‘胡虜從來無百年’，真是大大該死。他咒詛我大清享國不會過一百年，說漢人會出一個甚麼聖祖，再來開天。甚麼開天？那就是推翻我大清了！）”韋小寶道：“我聽皇上說過，大清只要善待百姓，那就坐穩了江山，否則空口說甚麼千年萬年，也是枉然。有一個外國人叫作湯若望，他做欽天監監正，你知道麼？”吳之榮道：“是，卑職聽見過。”韋小寶道：“這人做了一部歷書，推算了二百年。有人告他一狀，說大清天下萬萬年，為甚麼只算二百年。當時鰲拜當國，胡塗得緊，居然要殺他的頭。幸虧皇上聖明，將鰲拜痛罵了一頓，又將告狀的人砍了腦袋，滿門抄斬。皇上最不喜歡人家冤枉好人，拿甚麼大清一百年天下、二百年天下的鬼話來害人。皇上說，真正的好官，一定愛惜百姓，好好給朝廷當差辦事。至于誣告旁人，老是在詩啊文章啊里面挑岔子，這叫做雞蛋里尋骨頭，那就是大花臉奸臣，吩咐我見到這種家伙，立刻綁起來砍他媽的。”韋小寶一意回護顧炎武，生怕吳之榮在自己這里告不通，又去向別的官兒出首，鬧出事來，越說越是聲色俱厲，要嚇得吳之榮從此不敢再提此事。他可不知吳之榮所以做到知府，全是為了舉告浙江湖州莊廷？”所修的《明史》中使用明朝正朔，又有對清朝不敬的詞句。挑起文字獄以干求功名富貴，原是此人的拿手好戲。這次吳之榮找到顧炎武、查伊璜等人詩文中的把柄，喜不自胜，以為天賜福祿，又可連升三級，那知欽差大人竟會說出這番話來。他零時之間，全身冷汗直淋，心想：“我那樁《明史》案子，是警拜大人親手經辦的。鰲拜大人給皇上革職重處，看來皇上的性子确是和鰲拜大人完全不同，這一次可真糟糕之極了。”康熙如何擒拿鰲拜，說來不大光彩，眾大臣揣摩上意，官場中極少有人談及，吳之榮官卑職小，又在外地州縣居官，不知他生平唯一的知音鰲拜大人，便是死于眼前這位韋大人之手，否則的話，更加要魂飛魄散了。韋小寶見他面如土色，簌簌發抖，心中暗喜，問道：“讀完了嗎？”吳之榮道：“這首詩，還……還……還有一半。”韋小寶道：“下面怎麼說？”吳之榮戰戰兢兢的讀道：“黃河已清人不待，沉沉水府留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胡騎滿江山。天知世道將反復，故出此書示臣鵠。三十余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已向崖門死，信國捐軀赴燕市。昔日吟詩吊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

　　他讀得上氣不接下氣，也不敢插言解說了，好容易讀完，書頁上已滴滿了汗水。韋小寶笑道：“這詩也沒有甚麼，講的是甚麼山鬼，甚麼黃臉婆，倒也有趣。”吳之榮道：“回大人：詩中的‘蒲黃’兩字，是指宋朝投降元朝做大官的蒲壽庚和黃萬石，那是譏刺漢人做大清官吏的。”韋小寶臉一沉，厲聲道：“我說黃臉婆，就是黃臉婆。你老婆的臉很黃麼？為甚麼有人做詩取笑黃臉婆，要你看不過？”吳之榮退了一步，雙手發抖，拍的一聲，詩集落地，說道：“是，是。卑職該死。”

　　韋小寶乘機發作，喝道：“好大的膽子！我恭誦皇上聖諭，開導于你。你小小的官兒，竟敢對我摔東西，發脾氣！你瞧不起皇上聖諭，那不是造反麼？”

　　咕咚一聲，吳之榮雙膝跪地，連連磕頭，說道：“大……大人饒命，饒……饒了小人的胡塗。”韋小寶冷笑道：“你向我摔東西，發脾氣，那也罷了，最多不過是個侮慢欽差的罪名，重則殺頭，輕則充軍，那倒是小事……”吳之榮一聽比充軍殺頭還有更厲害的，越加磕頭如搗蒜，說道：“大人寬宏大量，小……小……小的知罪了。”韋小寶喝道：“你瞧不起皇上的聖諭，那還了得？你家中老婆、小姨、兒子、女兒、丈母、姑母、丫頭、姘頭，一古腦兒都拉出去砍了。”吳之榮全身篩糠般發抖，牙齒相擊，格格作聲，再也說不出話來。韋小寶見嚇得他夠了，喝問：“那顧炎武在甚麼地方？”吳之榮顫聲道：“回……回大人……他……他……他是在……”牙齒咬破了舌頭，話也說不清楚了，過了好一會，才戰戰兢兢的道：“卑職大膽，將顧炎武和那姓查的，還……還有一個姓呂的，都……都扣押在府衙門里。”韋小寶道：“你拷問過沒有？他們說了些甚麼？”

　　吳榮之道：“卑職只是隨便問幾句口供，他三人甚麼也不肯招。”韋小寶道：“他們當真甚麼也沒說？”吳之榮道：“沒……沒有。只不過……只不過在那姓查的身邊，搜出了一封書信，卻是干系很大。大人請看。”從身邊摸出一個布包，打了開來，里面是一封信，雙手呈上。韋小寶不接，問道：“又是些甚麼詩、甚麼文章了？”

　　吳之榮道：“不，不是。這是廣東提督吳……吳六奇寫的。”

　　注：顧炎武之詩，原刻本有許多隱語，以詩韻韻目作為代字，如以“虞”代“胡”，以“支”代“夷”等，以免犯忌，後人不易索解。潘重規先生著《亭林詩考索》，詳加解明。本文所引系据潘著考訂。韋小寶聽到“廣東提督吳六奇”七個字，吃了一驚，忙問：“吳六奇？他也會做詩？”吳之榮道：“不是。吳六奇密謀造反，這封信是鐵證如山，他再也抵賴不了。卑職剛才說的機密軍情，大功一件，就是這件事。”韋小寶唔了一聲，心下暗叫：“糟糕！”吳之榮又道：“回大人：讀書人做詩寫文章，有些叛逆的言語，大人英斷，說是不打緊的，卑職十分佩服。常言道得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料想也不成大患。不過這吳六奇總結一省兵符，他要起兵作亂，朝廷如不先發制人，那……那可不得了。”說到吳六奇造反之事，口齒登時伶俐起來，他一直跪在地下，眼見得韋小寶臉上陰晴不定，顯見對此事十分關注，于是慢慢站起身來。韋小寶哼的一聲，瞪了他一眼。吳之榮一驚，又即跪倒。韋小寶道：“信里寫了些甚麼？”吳之榮道：“回大人：信里的文字是十分隱晦的，他說西南即有大事，正是大丈夫建功立業之秋。他邀請這姓查的前赴廣東，指點機宜。信中說：‘欲圖中山、開平之偉舉，非青田先生運籌不為功’。那的的确确是封反信。”韋小寶道：“你又來胡說八道了。西南即有大事，你可知是甚麼大事？你小小官兒，哪知道皇上和朝廷的機密決策？”吳之榮道：“是，是。不過他信中明明說要造反，實在輕忽不得。”

　　韋小寶接過信來，抽出信箋，但見箋上寫滿了核桃大的字，只知道墨磨得很濃，筆划很粗，卻一字不識，說道：“信上沒說要造反啊。”吳之榮道：“回大人：造反的話，當然是不會公然寫出來的。這吳六奇要做中山王、開平王，請那姓查的做青田先生，這就是造反了。”韋小寶搖頭道：“胡說！做官的人，哪一個不想封王封公？難道你不想麼？這吳軍門功勞很大，他想再為朝廷立一件大功，盼皇上封他一個王爺，那是忠心得很哪。”吳之榮臉色極是尷尬，心想：“跟你這種不學無術之徒，當真甚麼也說不清楚。今日我已得罪了你，如不從這件事上立功，我這前程是再也保不住了。”于是耐著性子，陪笑道：“回大人，明朝有兩個大將軍，一個叫徐達，一個叫常遇春。”韋小寶從小聽說書先生說《大明英烈傳》，明朝開國的故事聽得滾瓜爛熟，一聽他提起徐常二位大將，登時精神一振，全不似聽他誦念詩文那般昏昏欲睡，笑道：“這兩個大將軍八面威風，那是厲害得很的。你可知徐達用甚麼兵器？常遇春又用甚麼兵器？”這一下可考倒了吳之榮，他因《明史》一案飛黃騰達，于明朝史事甚是熟稔，但徐達、常遇春用甚麼兵器，卻說不上來，陪笑道：“卑職才疏學淺，委實不知。請大人指點。”韋小寶十分得意，微笑道：“你們只會讀死書，這種事情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說，徐大將軍是宋朝岳飛岳爺爺轉世，使一杆渾鐵點鋼槍，腰間帶一十八枝狼牙箭，百步穿楊，箭無虛發。常將軍是三國時燕人張翼德轉世，使一根丈八蛇矛，有萬夫不當之勇。”跟著說起徐常二將大破元兵的事跡。這些故事都是從說書先生口中聽來，自是荒唐的多，真實的少。吳之榮跪在地下聽他說故事，膝蓋越來越是酸痛，為了討他歡喜，只得裝作聽得津津有味，連聲贊歎，好容易聽他說了個段落，才道：“大人博聞強記，卑職好生佩服。那徐達、常遇春二人功勞很大，死了之後，朱元璋封他二人為王，一個是中山王，一個是開平王。朱元璋有個軍師……”韋小寶道：“對了。那軍師是劉伯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三千年，後知一千年。”跟著滔滔不絕的述說，劉伯溫如何有通天徹地之能，鬼神莫測之機，打仗時及如何甚麼甚麼之中，甚麼千里之外。吳之榮雙腿麻木，再也忍耐不住，一交坐倒，陪笑道：“大人說故事實在好聽，卑職聽得出了神。大人恩典，卑職想站起來聽，不知可否？”韋小寶一笑，道：“好，起來罷。”吳之榮扶著椅子，慢慢站起，說道：“回大人：吳六奇信里的青田先生，就是劉基劉伯溫了，那劉伯溫是浙江青田人。吳六奇自己想做徐達、常遇春，要那姓查的做劉伯溫。”韋小寶道：“想做徐達、常遇春，那好得很啊。那姓查的想做劉伯溫，哼，他未必有這般本事。你道劉伯溫很容易做嗎？劉伯溫的《燒餅歌》說：‘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嘿，厲害，厲害！”

　　吳之榮道：“大人真是聰明絕頂，一語中的。那徐達、常遇春、劉伯溫三人，都是打元兵的，幫著朱元璋趕走了胡人。吳六奇信中這句話，明明是說要起兵造反，想殺滿洲人。”韋小寶吃了一驚，心道：“吳大哥的用意，我難道不知道？用得著你說？這封信果然是極大的把柄，天幸撞在我的手里。”于是連連點頭，伸手拍拍他肩膀，說道：“好！運氣真好！這件事倘若你不是來跟我說，那就大事不妙了。皇上說我是福將，果然是聖上的金口，再也不錯的。”

　　吳之榮肩頭給他拍了這幾下，登時全身骨頭也酥了，只覺自出娘胎以來，從未有過如此榮耀，不由得感激涕零，嗚咽道：“大人如此眷愛，此恩此德，卑職就是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大人是福將，卑職跟著你，做個福兵福卒，做只福犬福馬，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

　　韋小寶哈哈大笑，提起手來，摸摸他腦袋，笑道：“很好，很好！”吳之榮身材高，見他伸手摸自己的頭不大方便，忙低下頭來，讓他摸到自己頭頂。先前韋小寶大發脾氣，吳之榮跪下磕頭，已除下了帽子，韋小寶手掌按在他剃得光滑的頭皮上，慢慢向後撫去，便如是撫摸一頭搖尾乞怜的狗子一般，手掌摸到他的後腦，心道：“我也不要你粉身碎骨，只須在這里砍上他媽的一刀。”問道：“這件事情，除你之外，還有旁人得知麼？”吳之榮道：“沒有，沒有。卑職知道事關重大，決不敢泄露半點風聲，倘若給吳六奇這反賊知道逆謀已經敗露，立即起事，大人和卑職就半點功勞也沒有了。”韋小寶道：“對，你想得挺周到。咱們可要小心，千萬別讓撫台、藩台他們得知，搶先呈報朝廷，奪了你的大功。”吳之榮心花怒放，接連請安，說道：“是，是。全仗大人維持栽培。”

　　韋小寶把顧炎武那封信揣入懷里，說道：“這些詩集子，且都留在這里。你悄悄去把顧炎武那幾人都帶來，我盤問明白之後，就點了兵馬，派你押解，送去北京。我親自拜折，啟奏皇上。這一場大功勞，你是第一，我叨光也得個第二。”吳之榮喜不自胜，忙道：“不，不。大人第一，卑職第二。”韋小寶笑道：“你見到皇上之後，說甚麼話，待會我再細細教你。只要皇上一喜歡，你做個巡撫、藩台，包在我身上就是。”吳之榮喜歡得幾欲暈去，雙手將詩集文集放在桌上，咚咚咚的連磕響頭，這才辭出。

　　韋小寶生怕中途有變，點了一隊驍騎營軍士，命一名佐領帶了，隨同吳之榮去提犯人。

　　他回到內堂，差人去傳李力世等前來商議。只見雙兒走到跟前，突然跪在他面前，嗚咽道：“相公，我求你一件事。”韋小寶大為奇怪，忙握住她手，拉了起來，卻不放手，柔聲道：“好雙兒，你是我的命根子，有甚麼事，我一定給你辦到。”見她臉頰上淚水不斷流下，提起左手，用衣袖給她抹眼淚。雙兒道：“相公，這件事為難得很，可是我……我不能不求你。”韋小寶左臂摟住她腰，道：“越是為難的事，我給你辦到，越顯得我寵愛我的好雙兒。甚麼事，快說。”雙兒蒼白的臉上微現紅暈，低聲道：“相公，我……我要殺了剛才那個官兒，你可別生我的氣。”韋小寶心想：“這件事咱倆志同道合，你來求我，那是妙之極矣。”問道：“這官兒甚麼地方得罪你了？”雙兒抽抽噎噎的道：“他沒得罪我。這個吳之榮，是我家的大仇人，莊家的老爺、少爺，全是給他害死的。”韋小寶登時省悟，那晚在莊家所見，個個是女子寡婦，屋中又設了許多靈位，原來罪魁禍首便是此人，問道：“你沒認錯人嗎？”雙兒淚水又是扑簌簌的流下，嗚咽道：“不……不會認錯的。那日他……他帶了公差衙役來莊家捉人，我年紀還小，不過他那凶惡的模樣，我說甚麼也不會忘記。”

　　韋小寶心想：“我須當顯得十分為難，她才會大大見我的情。”皺起眉頭，沉思半晌，躊躇道：“他是朝廷命官，揚州府的知府，皇帝剛好派我到揚州來辦事，你如殺了他，只怕我的官也做不成了。剛才他又來跟我說一件大事，你要殺他，恐怕……恐怕……”雙兒十分著急，流淚道：“我……我原知道要教相公為難。可是，莊家的老太太，三少奶奶她們……每天在靈位之前磕頭，發誓要殺了這姓吳的惡官報仇雪恨。”

　　韋小寶一拍大腿，說道：“好！是我的好雙兒求我，就是你要我殺了皇帝，要我自殺，我都依你的，何況一個小小知府？可是你得給我親個子鄔。”

　　雙兒滿臉飛紅，又喜又羞，轉過了頭，低聲道：“相公待我這樣好，我……我這個人早就是你的了。你……你……”說著低下了頭去。韋小寶見她婉孌柔順，心腸一軟，倒不忍就此對她輕薄，笑道：“好，等咱們大功告成，我要親嘴，你可不許逃走。”雙兒紅著臉，緩緩點了點頭。韋小寶道：“倘若你此刻殺他，這仇報得還是不夠痛快。我讓你帶他去莊家，教他跪在莊家眾位老爺、少爺的靈位之前，讓三少奶奶她們親手殺了這狗頭，你說可好？”

　　雙兒覺得此事實在太好，只怕未必是真，睜著圓圓的眼睛望著韋小寶，不敢相信，說道：“相公，你不是騙我麼？”韋小寶道：“我為甚麼騙你？這狗官既是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了。他要送我一場大富貴，我也毫不希罕。只要小雙兒真心對我好，那比世上甚麼都強！”雙兒心中感激，靠在他的身上，忍不住又哭了出來。

　　韋小寶摟著她柔軟的纖腰，心中大樂，尋思：“這等現成人情，每天要做他十個八個，也不嫌多。吳之榮這狗官怎不把阿珂的爹爹也害死了？阿珂倘若也來求我報仇，讓我摟摟抱抱，豈不是好？”隨即轉念：阿珂的爹爹不是李自成，就是吳三桂，怎能讓吳之榮害死？

　　只聽得室外腳步聲響，知是李力世等人到來，韋小寶道：“這件事放心好了。現下我有要事跟人商量，你到門外守著，別讓人進來，可也別偷聽我們說話。”雙兒應道：“是。我從來不偷聽你說話。”突然拉起韋小寶的右手，俯嘴親了一下，閃身出門。李力世等天地會群雄來到室中，分別坐下。韋小寶道：“眾位哥哥，昨晚我聽到一個大消息，事情緊急，來不及跟眾位商量，急忙趕到麗春院去。總算運氣不壞，雖然鬧得一塌胡塗，終于救了顧炎武先生和吳六奇大哥的性命。”群雄大為詫异，韋香主昨晚之事确實太過荒唐。宿娼嫖院，那也罷了，卻從妓院里抬了一張大床出來，搬了七個女子招搖過市，亂七八糟，無以復加，原來竟是為了相救顧炎武和吳六奇，那當真想破頭也想不到了，當下齊問端詳。韋小寶笑道：“咱們在昆明之時，眾位哥哥假扮吳三桂的衛士，去妓院喝酒打架。兄弟覺得這計策不錯，昨晚依樣葫蘆，又來一次。”群雄點頭，均想：“原來如此。”韋小寶心想若再多說，不免露出馬腳，便道：“這中間的詳情，也不用細說了。”伸手入懷，摸了吳六奇那封書信出來。錢老本接了過來，攤在桌上，與眾同閱，只見信端寫的是“伊璜仁兄先生道鑒”，信末署名是“雪中鐵丐”四字。大家知道“雪中鐵丐”是吳六奇的外號，但“伊璜先生”是誰卻都不知。群雄肚里墨水都頗為有限，猜到信中所云“西南將有大事”是指吳三桂將要造反，但甚麼“欲圖中山、開平之偉業”，甚麼“非青田先生運籌不為功”這些典故隱語，卻全然不懂，各人面面相覷，靜候韋小寶解說。韋小寶笑道：“兄弟肚里脹滿了揚州湯包和長魚面，墨水是半點也沒有的。眾位哥哥肚里，想必也是老酒多過墨水。顧炎武先生不久就要到來，咱們請他老先生解說便是。”說話之間，親兵報道有客來訪，一個是大喇嘛，一個是蒙古王子。韋小寶請天地會群雄以親兵身份伴隨接見，生怕這兩個“結義兄長”翻臉無情，一面又去請阿琪出來。相見之下，桑結和葛爾丹卻十分親熱，大贊韋小寶義氣深重。待得阿琪歡歡喜喜的出來相見，葛爾丹更是心花怒放，這時阿琪手銬早已除去，重施脂粉，打扮齊整。韋小寶笑道：“幸好兩位哥哥武功蓋世，殺退了妖人，否則的話，兄弟小命不保。這批妖人武藝不弱，人數又多。兩位哥哥以少胜多，打得他們屁滾尿流，落荒而逃，兄弟佩服之至。咱們來擺慶功宴，慶賀兩位哥哥威震天下，大胜而歸。”桑結和葛爾丹明明為神龍教所擒，幸得韋小寶釋放洪夫人，將他二人換了回來，但在韋小寶說來，倒似是他二人將敵人打得大敗虧輸一般。桑結臉有慚色，心中暗暗感激。葛爾丹卻眉飛色舞，在心上人之前得意洋洋。

　　欽差說一聲擺酒，大堂中立即盛設酒筵。韋小寶起身和兩位義兄把盞，諛詞潮涌，說到後來，連桑結也忘了被擒之辱。只是韋小寶再贊他武功天下第一，桑結卻連連搖手，自知比之洪教主，實是遠為不及。

　　喝了一會酒，桑結和葛爾丹起身告辭。韋小寶道：“兩位哥哥，最好請你們兩位各寫一道奏章，由兄弟呈上皇帝。將來大哥要做西藏活佛，二哥要做‘整個兒好’，兄弟在皇帝跟前一定大打邊鼓。”說到這里，放低了聲音，道：“日後吳三桂這老小子起兵造反，兩位哥哥幫著皇帝打這老小子，咱們的事，哪有不成功之理？”兩人大喜，齊說有理。韋小寶領著二人來到書房。葛爾丹道：“愚兄文墨上不大來得，這道奏章，還是兄弟代寫了罷。”韋小寶笑道：“兄弟自己的名字，只有一個‘小’字，寫來擔保是不會錯的，那個‘韋’字就靠不住了。這個‘寶’字，寫來寫去總有些兒不對頭。咱們叫師爺來代寫。”桑結道：“這事十分機密，不能讓人知道。愚兄文筆也不通順，對付著寫了便是。好在咱們不是考狀元，皇上也不來理會文筆好不好，只消意思不錯就是了。”他每根手指雖斬去了一節，倒還能寫字，于是寫了自己的奏章，又代葛爾丹寫了，由葛爾丹打了手印，畫上花押。三人重申前盟，將來富貴與共，患難相扶，決不負了結義之情。韋小寶命人托出三盤金子，分贈二位義兄和阿琪，備馬備轎，恭送出門。回進廳來，親兵報道吳知府已押解犯人到來。韋小寶吩咐吳之榮在東廳等候，將顧炎武等三人帶到內堂，開了手銬，屏退親兵，只留下天地會群雄，關上了門，躬身行禮，說道：“天地會青木堂香主韋小寶，率同眾兄弟參見顧軍師和查先生、呂先生。”那日查伊璜接到吳六奇密函，大喜之下，約了呂留良同到揚州，來尋顧炎武商議，不料吳之榮剛好查到顧炎武的詩集，帶了差衙捕快去拿人，將查呂二人一起擒了去。一加抄檢，竟在查伊璜身上將吳六奇這通密函抄了出來。三人愧恨欲死，均想自己送了性命倒不打緊，吳六奇這密謀一泄漏，可壞了大事。哪知道奇峰突起，欽差大臣竟然自稱是天地會的香主，不由得驚喜交集，如在夢中。

　　當日河間府開殺龜大會，韋小寶并未露面，但李力世，徐天川、玄貞道人、錢老本等人均和顧炎武相識。顧、查、呂三人當年在運河舟中遇險，曾蒙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相救，待知眼前這個少年欽差便是陳近南的徒弟，當下更無懷疑，歡然敘話。查伊璜說了吳六奇信中“中山、開平、青田先生”的典故，天地會群雄這才恍然，連說好險。

　　呂留良歎道：“當年我們三人，還有一位黃梨洲黃兄，得蒙尊師相救，今日不慎惹禍，又得韋兄弟解難。唉，當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賢師徒大恩大德，更是無以為報了。”韋小寶道：“大家是自己人，呂先生又何必客氣？”查伊璜道：“揚州府衙門的公差突然破門而入，真如迅雷不及掩耳，我一見情勢不對，忙想拿起吳兄這封信來撕毀，卻已給公差抓住了手臂，反到背後。只道這場大禍闖得不小，兄弟已打定主意，刑審之時，招供這寫信的‘雪中鐵丐’就是吳三桂。反正兄弟這條老命是不能保了，好歹要保得吳六奇吳兄的周全。”眾人哈哈大笑，都說這計策真妙。查伊璜道：“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下策。‘雪中鐵丐’名揚天下，只怕拉不到吳三桂的頭上。問官倘若調來吳兄的筆跡，一加查對，那是非揭露真相不可。”顧炎武道：“我們兩次泄露了吳兄的秘密，兩次得救，可見冥冥中自有天意，韃子氣運不長，吳兄大功必成。可是自今以後，這件事再也不能出口，總不成第三次又有這般運氣。”眾人齊聲稱是。顧炎武問韋小寶：“韋香主，你看此事如何善後？”韋小寶道：“難得和三位先生相見，便請三位在這里盤桓幾日，大家一起喝酒。再把吳之榮這狗官叫來，讓他站在旁邊瞧著，就此嚇死了他。如果狗官膽子大，嚇他不死，一刀砍了他狗頭便是。”顧炎武笑道：“這法兒雖是出了胸中惡氣，只怕泄露風聲。這狗官是朝廷命官，韋香主要殺他，總也得有個罪名才是。”韋小寶沉吟片刻，說道：“有了。就請查先生假造一封信，算是吳三桂寫給這狗官的。這狗官吹牛，說道依照排行算起來，吳三桂是他族叔甚麼的，要是假造書信嫌麻煩，就將吳六奇大哥這封信抄一遍就是了。只消換了上下的名字。不論是誰跟吳三桂勾結，我砍了他的腦袋，小皇帝一定贊成。”眾人一齊稱善。顧炎武笑道：“韋香主才思敏捷，這移花接木之計，可說是一箭雙雕，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伊璜兄，就請你大筆一揮罷。”查伊璜笑道：“想不到今日要給吳三桂這老賊做一次記室。”

　　韋小寶以己度人，只道假造一封書信甚難，因此提議原信照抄。但顧、查、呂三人乃當世名士，提筆寫信，便如韋小寶擲骰子、賭牌九一般，直是家常便飯，何足道哉？查伊璜提起了筆，正待要寫，問道：“不知吳之榮的別字叫作甚麼？吳三桂寫信給他，如果用他別字，更加顯得熟絡些。”韋小寶道：“高大哥，請你去問問這狗官。”

　　高彥超出去詢問，回來笑道：“這狗官字‘顯揚’。他問為甚麼問他別字。我說欽差大臣要寫信給京里吏部、刑部兩位尚書，詳細稱贊他的功勞，呈報他的官名別字。這狗官笑得嘴也合不攏來，賞了我十兩銀子。”說著將一錠銀子在手中一拋一拋。眾人又都大笑。

　　查伊璜一揮而就，交給顧炎武，道：“亭林兄你瞧使得嗎？”顧炎武接過，呂留良就著他手中一起看了，都道：“好極，好極。”呂留良笑道：“這句‘豈知我太祖高皇帝首稱吳國，竟應三百年後我叔侄之姓氏’，將這個‘吳’字可扣得極死，再也推搪不了。”顧炎武笑道：“這兩句‘欲斬白蛇而賦大風，愿吾侄納圯下之履；思奮濠上而都應天，期吾侄取誠意之爵。’那是從六奇兄這句‘欲圖中平、開平之偉業，非青田先生運籌不為功’之中化出來的了。”查伊璜笑道：“依樣葫蘆，邯鄲學步。”天地會群雄面面相覷，不知他三人說些甚麼，只道是甚麼幫會暗語，江湖切口。顧炎武于是向眾人解說，明太祖朱元璋初起之時自稱“吳國公”，後來又稱“吳王”，這剛好和吳三桂、吳之榮的姓氏相同；斬白蛇、賦大風是漢高祖劉邦的事，圯下納履是張良的故事；朱元璋起于濠上而定都應天，爵封誠意伯的就是劉伯溫。韋小寶鼓掌道：“這封信寫得比吳六奇大哥的還要好，這吳三桂原是想做皇帝。只不過將他比做漢高祖、朱元璋，未免太捧他了。”呂留良笑道：“這是吳三桂自己捧自己，可不是查先生捧他啊。”韋小寶笑道：“對，對！我忘了這是吳三桂自己寫的。”查伊璜問道：“下面署甚麼名好？”顧炎武道：“這一封信，不論是誰一看，都知道是吳三桂寫的，署名越是含糊，越像是真的，就署‘叔西手札’四字好了。”對錢老本道：“錢兄，這四個字請你來寫，我們的字有書生氣，不像帶兵的武人。”錢老本拿起筆來，戰戰兢兢的寫了，歉然道：“這四個字歪歪斜斜的，太不成樣子。”顧炎武道：“吳三桂是武人，這信自然是要記室寫的。這四個字署名很好，沒有章法間架，然而很有力道，像武將的字。”

　　查伊璜在信封上寫了“親呈揚州府家知府老爺親拆”十二字，封入信箋，交給韋小寶，微笑道：“偽造書信，未免有損陰德，不是正人君子之所為。不過為了興復大業，也只好不拘小節了。”韋小寶心想：“對付吳之榮這種狗賊，造一封假信打甚麼緊？讀書人真酸得可笑。”收起書信，說道：“這件事辦好之後，咱們來喝酒，給三位先生接風。”顧炎武道：“韋兄弟和六奇兄一文一武，定是明室中興的柱石，鄧高密、郭汾陽也不過如是。若能扳倒了吳三桂這老賊，更是如去韃子之一臂。韋兄弟這杯酒，待得大功告成之時再喝罷。咱們三人這就告辭，以免在此多耽，走漏風聲，壞了大事。”韋小寶心中雖對顧炎武頗為敬重，但這三位名士說話咬文嚼字，每句話都有典故，要聽懂一半也不大容易，和他們多談得一會，便覺周身不自在，聽說要走，真是求之不得，心想：“你們三位老先生賭錢是一定不喜歡的，見了妓院里的姑娘只怕要嚇得魂不附體。我若是罵一句‘他媽的’，你們非瞪眼珠、吹胡子不可，還是快快的請罷。”

　　于是取出一疊銀票，每人分送三千兩，以作盤纏，請徐天川和高彥超從後門護送出城。

　　顧、查、呂三人一走，韋小寶全身暢快，心想：“朝廷里那些做文官的，個個也都是讀書人，偏是那麼有趣。江蘇省那些大官，好比馬撫台、慕藩台，可也比顧先生、查先生他們好玩。若是交朋友哪，吳之榮這狗頭也胜于這三位老先生了。”正想到巡撫、布政司，親兵來報，巡撫和布政司求見。韋小寶一凜：“難道走漏了風聲？”

　　韋小寶出廳相見，見二人臉上神色肅然，心下不禁惴惴。賓主行禮坐下。巡撫馬佑從衣袖中取出一件公文，站起身來雙手呈上，說道：“欽差大人，出了大事啦。”韋小寶接過公文，交給布政司慕天顏，道：“兄弟不識字，請老兄念念。”慕天顏道：“是。”打開了公文，他早已知道內容，說道：“大人，京里兵部六百里緊急來文，吩咐轉告大人，吳三桂這逆賊舉兵造反。”韋小寶一聽大喜，忍不住跳起身來，叫道：“他媽的，這老小子果然干起來啦。”馬佑和慕天顏面面相覷。欽差大人，一聽到吳三桂造反的大消息，竟然大喜若狂，不知是何用意。

　　韋小寶笑道：“皇上神機妙算，早料到這件事了。兩位不必驚慌。皇上的兵馬、糧草、大炮、火藥、餉銀、器械，甚麼都預備得妥妥當當的。吳三桂這老小子不動手便罷，他這一造反，咱們非把他的陳圓圓捉來不可。”馬佑和慕天顏雖聽他言語不倫不類，但聽說皇上一切有備，倒也放了不少心。吳三桂善于用兵，麾下兵強馬壯，一聽得他起兵造反，所有做官的都膽戰心驚，只怕頭上這頂烏紗帽要保不住。韋小寶道：“有一件事倒奇怪得很。”二人齊道：“請道其詳。”韋小寶道：“這個消息，兩位是剛才得知嗎？”馬佑道：“是。卑職一接到兵部公文，即刻知會藩台大人，趕來大人行轅。”韋小寶道：“當真沒泄漏？”兩人齊道：“這是軍國大事，須請大人定奪，卑職萬萬不敢泄漏。”韋小寶道：“可是揚州府知府卻先知道了，豈不是有點兒古怪嗎？”

　　馬佑和慕天顏對望了一眼，均感詫异。馬佑道：“請問大人，不知吳知府怎麼說。”韋小寶道：“他剛才鬼鬼祟祟的來跟我說，西南將有大事發生，有人要做朱元璋，他要做劉伯溫。勸我識時務，把你們兩位扣了起來。我聽了不懂，甚麼朱元璋、劉伯溫，胡說八道，正在罵他，你們兩位就來了。”兩人大吃一驚，臉色大變。馬佑庸庸碌碌，慕天顏卻頗有應變之才，低聲道：“那吳某如此說，是在勸大人造反。他不要腦袋了。”韋小寶道：“我可不懂他說甚麼，要他說得明白些。他老是拋書袋，甚麼先發後發。我說老子年紀輕輕，已做了大官，還不算先發嗎？”

　　馬佑和慕天顏均想：“這吳知府說的，是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欽差大人沒學問，還道是先發達、後發達。”兩人老成練達，也不說穿。哪知“先發制人”這句成語，韋小寶從小就聽說書先生說過無數遍，這一次卻不是沒學問，而是裝傻。馬佑道：“這吳知府好大的膽子！不知他走了沒有？”韋小寶道：“他還在這里候著，說要跟我商議大事。哼，他小小知府，有甚麼大計跟我商議？打吳三桂的大計，兄弟也只跟兩位商議，不會去聽他一個小小知府的羅唆。”馬佑道：“是，是。可否請大人把吳知府叫出來，讓卑職問他幾句話？”韋小寶道：“很好！”轉頭吩咐親兵：“請吳知府。”吳之榮來到大廳，只見巡撫和布政司在座，不由得又喜又憂，喜的是欽差大臣十分重視自己的密報，竟將撫藩都請了來同一商議，憂的是訊息一泄露，巡撫和布政司不免分了自己的大功，當下上前請安參見，垂手站立。韋小寶笑道：“吳知府請坐。”吳之榮道：“是，是。多謝大人賜座。”屁股沾著一點椅子邊兒坐了。韋小寶道：“吳知府，你有一件大事來跟兄弟商議，雖然你再三說道，不可讓撫台大人和藩台大人知道，不過這件事十分重大，只好請兩位大人一起來談談，請你不可見怪。”吳之榮神色十分尷尬，忙起身向韋小寶和撫藩三人請安，陪笑道：“卑職大膽，三位大人明鑒。這個……這個……”要待掩飾幾句，但韋小寶已開門見山的說了出來，不論說甚麼都是難以掩飾。巡撫和布政司二人的臉色，自然要有多難看便有多難看了。韋小寶微笑道：“吳知府訊息十分靈通，他說西南有一位手提兵馬大權的武將，日內就要起兵造反。他這一起兵，可乖乖不得了，天下震動，皇上的龍廷也坐不穩了，說不定咱們的人頭都要落地。是不是？”吳之榮道：“是。不過三位大人洪福齊天，那自然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定是百無禁忌的。”韋小寶道：“這是托吳大人的福了。吳大人，這位武將，跟你是同宗，也是姓吳？”吳之榮應道：“是。這是敝宗……”韋小寶搶著道：“你拿到了這武將的一封信，是他親筆所寫，這封信不會是假的罷？”吳之榮道：“千真萬确，決計不假。”韋小寶點頭道：“這信中雖然沒說要起兵造反，不過說到了朱元璋、劉伯溫甚麼的。兄弟沒讀過書，不明白信里講些甚麼，吳大人跟兄弟詳細解說信里意思，要兄弟立刻動手，甚麼先發後發的，說道這是一百年也難遇上的機會，一場大富貴是一定不會脫手的，兄弟可以封王，而吳大人也能封一個伯爵甚麼的，是不是？”吳之榮道：“這是卑職的謬見，大人明斷，胜于卑職百倍。那封信里寫的，的确是這個意思。”韋小寶從右手袖筒里取出吳六奇那封信來，拿到吳之榮面前，身子一側，遮住了那信，說道：“就是這封信，是不是？你瞧清楚了，事關重大，可不能弄錯。”吳之榮道：“是，是。正是這封，那是決計不會錯的。”韋小寶道：“很好。”將那信收入右手袖筒，回坐椅上，說道：“吳知府，請你暫且退下，我跟撫台大人、藩台大人兩位商議。看來我們三人的功名富貴，要全靠你吳大人了，哈哈。”

　　吳之榮掩不住臉上的得意之情，又向三人請安，道：“全仗三位大人恩典栽培。”側身慢慢退了下去。韋小寶待他退到門口，問道：“吳知府，你的別字，叫作甚麼？”吳之榮道：“不敢。卑職賤名之榮，草字顯揚。”韋小寶點點頭，道：“這就是了。”馬佑和慕天顏二人當韋小寶訊問吳之榮之時，心中都已大怒，只是官場規矩，上官正在說話，下屬不敢插口。馬佑脾氣暴躁，待要申斥，韋小寶已命吳之榮退下，不由得額頭青筋突起，滿臉脹得通紅。

　　韋小寶從左手袖筒中取出查伊璜所寫的那封假信，說道：“兩位請看看這信。吳之榮這廝說得這信好不厲害，兄弟沒讀過書，也不知他說的是真是假。”

　　馬佑接過信來，見封皮上寫的是“親呈揚州府家知府老爺親拆”，抽出信箋，和慕天顏同觀，見上款是“顯揚吾侄”。兩人越看越怒。馬佑不等看完全信，已拍案大叫：“這狗頭如此大膽，我親手一刀把他殺了。”慕天顏心細，覺得吳之榮膽敢公然勸上官造反，未免太過不合情理，然而剛才韋小寶當面訊問，對方對答一句句親耳聽見，哪里更有懷疑？昨日在禪智寺前賞芍藥，吳之榮親口說過吳三桂是他族叔，看來吳之榮料定吳三桂造反必成，得意忘形，行事便肆無忌憚起來。韋小寶道：“這封書信，當真是吳三桂寫給他的？”馬佑道：“這狗頭自己說是千真萬确。”韋小寶道：“信里長篇大論，到底寫些甚麼，煩二位解給兄弟聽聽。”慕天顏于是一句句解釋，甚麼“斬白蛇而賦大風”、“納圯下之履”、甚麼“奮濠上而都應天”、“取誠意之爵”等典故，一一說明。馬佑道：“單是‘我太祖高皇帝首稱吳國’這一句，就要叫他滅族。”慕天顏點頭道：“吳逆起事，聽說正是以甚麼朱三太子號召，說要規復明室。”

　　正議論間，忽報京中御前侍衛到來傳宣聖旨。韋小寶和馬佑、慕天顏跪下接旨，卻是康熙宣召韋小寶急速進京，至于敕建揚州忠烈祠之事，交由江蘇省布政同辦理。韋小寶大喜，心想：“小皇帝打吳三桂，如果派我當大元帥，那可威風得緊。”馬佑、慕天顏聽上諭中頗有獎勉之語，當即道賀，恭喜他加官晉爵。

　　韋小寶道：“兄弟明日就得回京，叩見皇上之時，自會稱贊二位是大大的好官。只不過二位的官做得到底如何好法，說來慚愧，兄弟實在不大明白，只好請二位說來聽聽。”撫藩二人大喜，拱手稱謝。慕天顏便夸贊巡撫的政績，他揣摩康熙的性情，盡揀馬佑如何勤政愛民、宣教德化的事來說，其中九成倒是假的。只聽得馬佑笑得嘴也合不攏來。接著慕天顏也說了幾件自己得意的政績，雖然言辭簡略，卻都是十分實在的功勞。韋小寶道：“這些兄弟都記下了。咱們還得再加上一件大功勞。吳逆造反，皇上痛恨之極，這吳之榮要作內應，想叫江蘇全省文武百官一齊造反，幸虧給咱們三人查了出來。這一奏報上去，封賞是走不去的。兄弟明日就要動身回京，就請二位寫一道奏章罷。”撫藩二人齊道：“這是韋大人的大功，卑職不敢掠美。”韋小寶道：“不用客氣，算是咱們三人一齊立的功勞好了。”慕天顏又道：“總督麻大人回去了江宁，欽差大臣回奏聖上之時，最好也請給麻大人說幾句好話。”韋小寶道：“很好。說好話又不用本錢。”

　　馬佑、慕天顏又再稱謝，這才辭出。韋小寶吩咐徐天川等將吳之榮綁了起來，口中塞了麻核，叫他有口難言。吳之榮心中的驚懼和詫异，自是再也無法形容了。次日一早，揚州城里的文武官員便一個個排著班等在廳中，候欽差大人接見。每個人自均有一份重禮。在揚州做官，那是天下最丰裕的缺份，每個官員也不想升官，只盼欽差大人回到北京說幾句好話，自己的職位能多做得幾年，那就心滿意足了。總督昨日也已得到訊息，連夜趕到揚州，他和巡撫送的程儀自然更重。揚州一府豁免三年錢糧，經手之人自有回扣，韋小寶雖然來不及親辦，藩台早將他應得回扣備妥奉上。韋小寶隨身帶來的武將親隨，也都得了丰厚禮金。馬佑已寫了奏摺，請韋小寶面奏，奏章中將韋小寶如何明查暗訪、親入險地、這才破獲吳三桂、吳之榮的密謀等情，大大夸張了一番，而總督、巡撫、布政司三人從旁襄助，也不無功勞。慕天顏又道：“皇上對吳逆用兵，可惜卑職是文官，沒本事上陣殺賊。卑職已秉承總督大人、撫台大人的意思，十天之內，派人押解一批糧餉送去湖南，聽由皇上使用。”韋小寶喜道：“大軍未發，糧草先行。三位想得周到，皇上一定十分歡喜。”眾官辭出後，韋小寶派親兵去麗春院接來母親，換了便服，和母親相見。韋春芳不知兒子做了大官，只道是賭錢作弊，贏了一筆大錢，聽他說要接自己去北京享福，當即搖頭，說道：“贏來的銀子，今天左手來，明天右手去。我到了北京，你卻又把錢輸了個干淨，說不定把老娘賣入窯子。老娘要做生意，還是在揚州的好。北京地方，那些彎舌頭的官話老娘也說不來。”韋小寶笑道：“媽，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到了北京，你有丫頭老媽子服侍，甚麼事也不用做。我的銀子永遠輸不完的。”韋春芳不住搖頭，道：“甚麼事也不做，悶也悶死我了。丫頭老媽子服侍，老娘沒這個福份，沒的三天就翹了辮子。”韋小寶知道母親脾氣，心想整天坐在大院子里納悶，确也毫無味道，拿出一疊銀票，共五萬兩銀子，說道：“媽，這筆銀子給你。你去將麗春院買了來，自己做老板娘罷。我看還可再買三間院子，咱們開麗春院、麗夏院、麗秋院、麗冬院，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發財。”韋春芳卻胸無大志，笑道：“我去叫人瞧瞧，也不知銀票是真的還是假的，倘若當真兌得銀子，老娘小小的弄間院子，也很開心了。要開大院子，等你長大了，自己來做老板罷。”低聲問道：“小寶，你這大筆錢，可不是偷來搶來的罷？”

　　韋小寶從袋里摸出四粒骰子，叫道：“滿堂紅！”一把擲在桌上，果真四粒骰子都是四點向天。韋春芳大喜，這才放心，笑道：“小王八蛋學會了這手本事，那是輸不窮你啦。”

## 第四十一回　漁陽鼓動天方醉　督亢圖窮悔已遲

　　次日韋小寶帶同隨從兵馬，押了吳之榮和毛東珠离揚回京。康熙的上諭宣召甚急，一行人在途不敢耽誤停留，不免少了許多招財納賄的機會。

　　沿途得訊，吳三桂起兵後，云南提督張國桂、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等歸降，云南巡撫朱國治被殺，云貴總督甘文？”自殺。這日來到山東，地方官抄得邸報。呈給欽差太臣，乃是康熙斥責吳三桂的詔書。韋小寶叫師爺誦讀解說。那師爺捧了詔書讀道：“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輸款投誠，授之軍旅，錫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屬將弁，崇階世職，恩賚有加；開闊滇南，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數，晉爵親王，重寄干城，實托心膂，殊恩优禮，振古所無。”韋小寶聽了師爺的解說，不住點頭，說道：“皇上待這反賊的确不錯，半分沒吹牛皮。像我韋小寶，對皇上忠心耿耿，也不過封個伯爵，要封到親王，路還差著一大截呢。”那師爺繼續誦讀：“詎意吳三桂性類窮奇，中懷狙詐，寵極生驕，陰圖不軌，于本年七月內，自請搬移。朕以吳三桂出于誠心，且念及年齒衰邁，師徒遠戍已久，遂允所請，令其休息。乃飭所司安插周至，務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往宣諭朕懷。朕之待吳三桂，可謂體隆情至，蔑以加矣。近覽川湖總督蔡毓榮等奏：吳三桂徑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鴟張之勢，播行凶逆，涂炭生靈，理法難容，人神共憤。”

　　韋小寶聽一句解說，贊一句：“皇上寬宏大量，沒罵吳三桂的奶奶，還算很客氣的。”

　　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以及李力世等在側旁聽，均想：“聖旨中只說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責吳三桂忘恩負義，不提半句滿漢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殺害明朝王室，可十分高明，好讓天下都覺吳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該。”那師爺繼續讀下去，敕旨中勸諭地方官民不可附逆，就算已誤從賊党，只要悔罪歸誠，也必不究既往，親族在各省做官居住，一概不予株連，不必疑慮。詔書中又道：“其有能擒吳三桂投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以及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优取錄，朕不食言。”韋小寶聽那師爺解說：“皇上答應，只要誰能抓到吳三桂獻到軍前，皇上就封他為平西親王。”不由得心痒難搔，回顧李力世等人，說道：“咱們去把吳三桂抓了來，弄他個平西親王做做，倒也開胃得很。”眾人齊聲稱是。張勇等武將均想：“吳三桂兵多將廣，要抓到他談何容易？”李力世等心想：“我們要殺吳三桂，是為了他傾覆漢人江山，難道真是為韃子皇帝出力？但如韋香主做了平西親王，在云南帶兵，再來造反，倒也不錯。”

　　韋小寶聽完詔書，下令立即啟程，要盡快趕回北京，討差出征，以免給人趕在頭里，先把吳三桂抓到了，搶去了平西親王的封爵。這一日來到香河，离京已近，韋小寶吩咐張勇率領大隊，就地等候，嚴密看守欽犯毛東珠，自己帶同雙兒和天地會群雄，押了吳之榮，折向西南，去莊家大屋，要親自交給莊家三少奶，以報答她相贈雙兒這麼個好丫頭的厚意。傍晚時分，來到一處鎮上，离莊家大屋尚有二十余里，一行人到一家飯店打尖。這時各人已換了便服，將吳之榮點了啞穴和身上幾個穴道，卻不綁縛，以免駭人耳目。眾人圍坐在兩張板桌之旁。無人愿和吳之榮同桌，雙兒怕他逃走，獨自和他坐了一桌，嚴加監視。

　　飯菜送上，各人正吃間，十幾個官兵走進店來，為首一人是名守備，店外馬嘶聲不絕，兩名兵士自行打水飼馬。一名把總大聲𧗤喝，吩咐趕快殺雞做飯，說道有緊急公事，要趕去京里報訊。掌柜的諾諾連聲，催促店伴侍候官老爺，親自替那守備揩抹桌椅。一批官兵剛坐定，鎮口傳來一陣車輪馬蹄聲，在店前停車下馬，幾個人走進店來。當先二人是精壯大漢。第三人卻是個癆病鬼模樣的中年漢子，又矮又瘦，兩頰深陷，顴骨高聳，臉色蜡黃，沒半分血色，隱隱現出黑氣，走得幾步便咳嗽一聲。他身後一個老翁、一個老婦并肩而行，看來都已年過八旬。那老翁也是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鑠，一部白須飄在胸口，滿臉紅光。那老婦比那老翁略高，腰板挺直，雙目炯炯有神。最後兩個都是二十來歲的少婦。瞧這七人的打扮，那病漢衣著華貴，是個富家員外，兩男兩女是仆役、仆婦。翁媼二人身穿青布衣衫，質料甚粗，但十分干淨，瞧不出是什麼身份。那老婦道：“張媽，倒碗熱水，侍候少爺服藥。”一名仆婦應了，從提籃中取出一只瓷碗，提起店中銅壺，在碗中倒滿了熱水，蕩了幾蕩傾去，再倒了半碗水，放在病漢面前。那老婦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打開瓶塞，倒出一粒紅色藥丸，拿到病漢口邊。病漢張開嘴巴，那老婦將藥丸放在他舌上，拿起水碗喂著他吞了藥丸。病漢服藥後喘氣不已，連聲咳嗽。老翁、老婦凝視著病漢，神色間又是關注，又是擔憂，見他喘氣稍緩，停了咳嗽，兩人都長長吁了口氣。病漢皺眉道：“爹，媽，你們老是瞧著我干麼？我又死不了。”老翁哼了一聲，轉開了頭。老婦笑道：“說什麼死啊活啊的，我孩兒長命百歲。”韋小寶心想：“這家伙就算吃了玉皇大帝的靈丹，也活不了幾天啦。原來這老頭兒、老婆子是他爹娘，這癆病鬼定是從小給寵壞了，爹娘多瞧他幾眼，便發脾氣。”那老婦道：“張媽、孫媽，你們先去熱了少爺的參湯，再做飯菜。”兩名仆婦答應了，各提一只提籃，走向後堂。官兵隊中那守備向掌柜打聽去北京的路程。掌柜道：“眾位老爺今日再趕二三十里路，到前面鎮上住店。明兒一早動身，午後准能趕到京城。”那守備道：“我們要連夜趕路，住什麼店？掌柜的，打從今兒起一年內，包你生意大旺，得多備些好酒好菜，免得到時候手忙腳亂。”那掌柜笑道：“老爺說得好。小店生意向來平常，像今天這樣的生意，一個月中難得有幾天，那是眾位老爺和客官照顧。哪能天天有這麼多貴人光臨呢？”那守備笑道：“掌柜的，我教你一個乖。吳三桂造反，已打到了湖南，我們是趕到京里去呈送軍文書的。這一場大仗打下來，少說也得打他三年五載。稟報軍情的天天要打從這里經過，你這財是有得發了。”掌柜連聲道謝，心里叫苦不迭：“你們總爺的生意有什麼好做？大吃大喝下來，大方的隨意賞幾個小錢，凶惡的打人罵人之後，一拍屁股就走。別說三年五載，就只一年半載，我也得上吊了。”

　　韋小寶和李力世等聽說吳三桂已打到了湖南，都是一驚：“這廝來得好快。”錢老本低聲道：“我去問問？”韋小寶點點頭。錢老本走到那守備身前，滿臉堆笑，抱拳道：“剛才聽得這位將軍大人說，吳三桂已打到了湖南。小人的家眷在長沙，很是挂念，不知那邊打得怎樣了？長沙可不要緊嗎？”那守備聽他叫自己為“將軍大人”，心下歡喜，說道：“長沙要不要緊，倒不知道。吳三桂派了他手下大將馬寶，從貴州進攻湖南，沅州是失陷了，總兵崔世祿被俘。吳三桂部下的張國柱、龔應麟、夏國相正分頭東進。另一名大將王屏藩去攻四川，聽說兵勢很盛。川湘一帶的百姓都在逃難了。”錢老本滿臉憂色，說道：“這……這可不大妙。不過大清兵很厲害，吳三桂不見得能贏罷？”那守備道：“本來大家都這麼說，但沅州這一仗打下來，昊三桂的兵馬挺不易抵擋，唉，局面很是難說。”錢老本拱手稱謝，回歸座上。天地會群雄有的心想：“別讓吳三桂這大漢奸做成了皇帝。”有的心想：“最好吳三桂打到北京，跟滿清韃子斗個兩敗俱傷。”眾官兵匆匆吃過酒飯。那守備站起身來，說道：“掌柜的，我給你報了個好消息，這頓酒飯，你請了客罷。”掌柜哈腰陪笑，道：“是，是。當得，當得。眾位大人慢走。”那守備笑道：“慢走？那可得坐下來再吃一頓了。”掌柜神色尷尬，只有苦笑。那守備走向門口，經過老翁、老婦、和病漢的桌邊時，那病漢突然一伸左手，抓住了他胸口，說道：“你去北京送什麼公文？拿出來瞧瞧。”那守備身材粗壯，但給他一抓之下，登時蹲了下來，身子矮了半截，怒喝：“他媽的，你干什麼？”脹紅了臉用力掙扎，卻半分動彈不得。那病漢右手嗤的一聲，撕開守備胸口衣襟，掉出一只大封套來。那病漢左手輕輕一推，那守備直摔出去，撞翻了兩張桌子，乒乒乓乓一陣亂響，碗碟碎了一地。眾官兵大叫：“反了，反了！”紛紛挺槍拔刀，向那病漢扑去。病漢帶來的兩名仆役抬拳踢腿，當著的便摔了出去。頃刻之間，眾兵丁躺了一地。

　　那病漢撕開封套，取出公文來看。那守備嚇得魂不附體，顫聲大叫：“這是呈給皇上的奏章，你……你膽敢撕毀公文，這……這……這不是造反了嗎？”那病漢看了公文，說道：“湖南巡撫請韃子皇帝加派援兵去打平西王，哼，就算派一百萬兵去，還不是……咳咳……還不是給平西王掃蕩得干干淨淨。”一面說話，一面將公文團成一團，捏入掌心，幾句話說完，攤開手掌一揚，無數紙片便如蝴蝶般隨風飛舞，四散飄揚。

　　天地會群雄見了這等內力，人人變色，均想：“聽他語氣，竟似是吳三桂手下的。”那守備掙扎著爬起，拔出腰刀，道：“你毀了公文，老子反正也活不成了，跟你拚了！”提刀躍前，猛力向病漢頭頂劈下。那病漢仍是坐著，右手伸出，在守備小腹上微微一推，似乎要他別來滋擾。那守備舉起了刀的手臂忽然慢慢垂將下來，跟著身子軟倒，坐在地下，張大了口，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被打倒了的兵丁有的已爬起身來，站得遠遠地，有氣沒力的𧗤𧗤喝幾句，誰也不敢過來相救長官。

　　一名仆婦捧了一碗熱湯出來，輕輕放在病漢之前，說道：“少爺，請用參湯。”老翁、老婦二人對適才這一場大鬧便如全沒瞧見，毫不理會，只是留神著兒子的神色。

　　徐天川低聲道：“這幾人挺邪門，咱們走罷。”高彥超去付了飯錢－一行徑自出門。只見那老婦端著參湯，輕輕吹去熱氣，將碗就到病漢嘴邊，喂他喝湯。

　　韋小寶等走出鎮甸，這才紛紛議論那病漢是什麼路道。徐天川道：“這人撕爛那武官的衣衫，功力這等厲害，當真……當真少見。”玄貞道人道：“他在那武官肚子上這麼一推，似乎稀松平常，可是要閃避擋格，卻真不容易。風兄弟，你說該當如何？”風際中道：“不該走近他身邊三尺。”群雄一想，都覺有理，對這一推，不論閃避還是擋格，至少在他三尺之外方能辦到，既已欺得這麼近，再也避不開、擋不住了。徐天川忽道：“我抓他手腕……”一句話沒說完，便搖了搖頭，知道以對方內勁之強，就算抓住了他手腕，他手掌一翻一扭，自己指骨、腕骨難保不斷。

　　眾人明知這病漢是吳三桂一党，但眼見他行凶傷人，竟然誰也不敢出手阻攔，雖然被害的是韃子軍官，終究不是眾人平素的俠義豪傑行徑，心有愧意，不免興致索然，談得一會，便均住口。行出數里，忽聽得背後馬蹄聲響，兩騎馬急馳而來。當地已是通向莊家大屋的小道，不能兩騎并行。群雄正沒好氣，雖聽蹄聲甚急，除了風際中和雙兒勒馬道旁之外，余人誰也不肯讓道。轉眼間兩乘馬已馳到身後，群雄一齊回頭，只見馬上乘者竟是那病漢的兩名男仆。一名仆人叫道：“我家少爺請各位等一等，有話向各位請問。”這句話雖非無禮，但目中無人之意卻再也明白不過。群雄一聽，盡皆有氣。玄貞道人喝道：“我們有事在身，沒功夫等。大家素不相識，有什麼好問？”那仆人道：“是我家少爺吩咐的，各位還是等一等的好，免得大家不便。”言語中更是充滿了威嚇。

　　錢老本道：“你家主人，是吳三桂手下的嗎？”那仆人道：“呸！我家主人何等身份，怎能是平西王的手下？”群雄均想：“他不說吳三桂而稱平西王，定是跟吳賊有些淵源。”便在此時，車輪聲響，一輛大車從來路馳至。那仆人道：“我家主人來了。”勒轉馬頭，迎了上去。群雄此時倘若縱馬便行，倒似是怕了那病漢，當下一齊駐馬等候。

　　大車馳到近處，一名仆婦駕車，另一名仆婦掀起車帷，只見那病漢坐在正中，他父母坐在其後。那病漢向群雄瞪了一眼，問道：“你們為什麼點了這人的穴道？”說著向吳之榮一指，又問：“你們是什麼人？要上哪里去？”聲音尖銳，語氣十分倨傲。玄貞道人說道：“尊駕高姓大名？咱們素不相識，河水不犯井水，干麼來多管閒事？”那病漢哼了一聲，說道：“憑你也還不配問我姓名。我剛才問的兩句話，你聽見了沒有？怎不回答？”玄貞怒道：“我不配問你姓名，你也不配問我們的事。吳三桂造反作亂，是個大大的奸賊，你口口聲聲稱他平西王，定是賊党。我瞧尊駕已經病入膏肓，還是及早回家壽終正寢，免得受了風寒、傷風咳嗽，一命嗚呼。”天地會群雄哈哈大笑聲中，突然間人影晃動，拍的一聲，玄貞左頰已重重吃了記巴掌，跟著左脅中掌，摔下馬來。這兩下迅捷無倫，待他倒地，群雄才看清楚出手的原來竟是那老婦。她兩掌打倒了玄貞，雙足在地下一頓，身子飛起，倒退著回坐車中。群雄大嘩，齊向大車扑去。那病漢抓住趕車的仆婦背心，輕輕一提，已和她換了位子，將仆婦抓入車中，自己坐了車把式的座位。這時正好錢老本縱身雙掌擊落，那病漢左手一拳打出，和他雙掌相碰，竟是無聲無息。錢老本只覺一股強勁的大力涌到，身不由主的兩個筋斗，倒翻出去，雙足著地後待要立定，突覺雙膝無力，便要跪倒，大駭之下，急忙用力後仰摔倒，才免了向敵人跪倒之辱。錢老本剛摔倒，風際中跟著扑至。那病漢又是一拳擊出。風際中不跟他拳力相迎，右掌中途變向，突然往他頸中斬落。那病漢“咦”的一聲，似覺對方武功了得，頗出意料之外，右手拇指扣住中指，向他掌心彈去。風際中立即收掌，右腳踏上騾背。高彥超和樊綱分向兩名男仆進攻。二仆縱馬退開，叫道：“讓少爺料理你們。”高樊二人均想和對方仆從動手，胜之不武，見二仆退開，正合心意，當即轉身，雙雙躍起，攻那病漢左側。突然那騾子長聲嘶叫，軟癱在地，帶動大車跟著傾側。原來風際中踏上騾背，足底暗運重力，一踹之下，騾子脊骨便斷。那病漢足不彈、身不起，在咳嗽聲中已然站在地下。車中老翁、老婦分別提著一名仆婦從車中躍出。這三人行動似乎并不甚快，但都搶著先行离車，大車這才翻倒。錢老本和徐天川向老翁、老婦搶去。那老婦左手搖搖，右手向病漢一指，笑道：“你們過去，陪我孩兒玩玩。”言中之意，竟是要二人去挨她兒子的拳頭，好讓他高興高興。徐天川右拳向那老翁頭頂擊落，只是見他年紀老邁，雖知他武功不弱，還是生怕一拳打死了他，喝道：“看拳！”手上也只使了三成力。他自從失手打死白寒松，和沐王府鬧出不少糾紛後，已然深自戒惕。

　　那老翁伸手一把捏住了他拳頭。這老翁身材瘦小，手掌竟然奇大，捏住他拳頭後，說道：“到那邊玩去！”徐天川年紀雖比這老翁小得多，卻也已是個白發老頭，這老翁這句話，卻如是對頑童說話的語氣。徐天川右手用力回奪，左拳跟著擊出。這一招“青龍白虎”本是相輔相成的招式，左拳并非真的意在擊中對方，只是要迫敵松手，但若對方不肯松手，這一拳便正中鼻梁。那老翁展臂一送，松開了手。徐天川只覺一股渾厚之極的大力推動過來，再加上自己左拳正用力打出，右力向後，左力向前，登時身如陀螺急轉，一直向那病漢轉了過去。那病漢正和風際中、高彥超、樊綱、李力世四人相斗，見徐天川轉到，拍手笑道：“有趣，有趣！”四人的拳腳正如疾風驟雨般向他身上招呼，他竟有余裕拍手歡呼，跟著伸手一撥。徐天川忽然反了個方向，本是右轉，卻變成左轉，急速向那老翁旋轉將過去。那病漢笑道：“爹，好玩得很，你再把這陀螺旋過來！”玄貞奮力沖上。那病漢隨手一撥一推、一撥一推，竟將玄貞、高彥超、樊綱、李力世四人也都轉成了陀螺。只風際中沒給帶動，但也已胸口氣血翻涌，急忙躍退三步，雙掌護身。五位天地會的豪傑都轉個不停，想運力凝住，卻說什麼也定不下來。哪一人轉的勢道稍緩，那病漢便搶過去一撥一推，旋轉的勢道登時又急了。這情景便如是孩童在桌上旋銅錢一般，五個銅錢在桌上急轉，直立不倒，哪一個轉得緩了，勢將傾倒，那孩童又用手指去轉上一轉。

　　韋小寶只瞧得目瞪口呆，驚駭不已。雙兒站在他身前，提心吊膽的護住了他。韋小寶低聲道：“咱們三十六著。”雙兒道：“快到莊家去。”韋小寶道：“對，一到莊家，大吉大利。做莊家的可以吃夾棍，大殺三方。”轉身便走。雙兒拉了吳之榮，跟在後面。那病漢轉陀螺轉得興高采烈。一對老夫婦臉帶微笑，瞧著兒子。四名仆人拍手喝采，在旁為小主人助興。那病漢見風際中站穩馬步，左掌高，右掌低，擺成個“古松矯立勢”，當即欺身上前，伸手往他右肩撥去。風際中右足退了一步，側肩讓開，卻不敢出掌還手。那病漢怒道：“你這壞人，你不轉陀螺？”伸手又往他右肩撥去。風際中又再後退，不料左肩後突然一股大力推到，登時身不由主，在那病漢大笑聲中急速旋轉，待要使“千斤墜”定住身子，被那病漢在後腰用力一撥，又轉了起來。

　　吳之榮見那病漢和對頭為難，陡然間現出生機，當下一步一跌的行得幾步，假裝腳下一絆，摔倒在地。雙兒用力拉扯，他只不肯起身。韋小寶大急，生怕他向敵人說出真相，左手托住他下顎，使勁一捏，吳之榮便張開口來。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往他口中一絞，將他舌頭割去了大半截。吳之榮痛得暈了過去。雙兒只道韋小寶已將這奸賊殺死，叫道：“相公，快走！”兩人向前飛奔。兩人奔不到一里，便聽得身後馬蹄聲響，有人騎馬追來。韋小寶向左首的亂石岡一指，兩人离開小路，奔入亂石堆中。那病漢和一名仆人騎馬追到，眼見得馬匹不能馳入亂石岡中，那仆人躍下馬來，叫道：“兩個小孩別怕。我家少爺叫你們陪他玩，快回來。”韋小寶道：“轉陀螺的事，老子可不干。”逃得更加快了。那仆人追入亂石堆，韋小寶和雙兒腳下甚快，那仆人追趕不上。那病漢叫道：“捉迷藏麼？有趣，有趣！”下了馬背，咳嗽不停，從南抄將過來。

　　韋小寶和雙兒轉身向東北角奔逃，反向那仆人奔去。那仆人扑過來要捉韋小寶。韋小寶使出九難所授的“神行百變”功夫，身子一側，那仆人便扑了個空。雙兒反手一掌，打向他後腰。那仆人見她小小年紀，毫沒放在心上，竟不招架，伸手去扭她右臂。雙兒左掌疾落，擦的一聲，已斬中他後腰。那仆人吃痛，“啊”的一聲叫了出來，便在這時，雙兒已抓住他右手手腕，反過來一扭，喀喇一響，扭斷了他手肘關節。那病漢“咦”的一聲，從一塊岩石跳到另一塊岩石，幾個起落，縱到雙兒身前，左手揮出，雙兒頭上帽子落地，滿頭青絲散了開來。那病漢笑道：“是個姑娘！”伸手抓住了她長發。雙兒“啊”的一聲大叫，一招“雙回龍”，雙肘後撞，那病漢笑道：“好！”左手自左而右一掠，抓住她兩只手拳，反在背後，跟著右手將她長發在她雙手手腕繞了兩轉，再打個結，哈哈大笑。雙兒急得哭了出來，叫道：“相公，快逃，快逃！”那病漢伸指在她腰里輕輕一戳，點了穴道，笑道：“他逃不了的。”撇下雙兒，向韋小寶追去，片刻間便已追近。韋小寶在亂石中東竄西走，那病漢幾次要抓到了，都被他用“神行百變”功夫逃開。那病漢笑道：“你捉迷藏的本事倒好啊。”韋小寶內力不足，奔跑了這一陣，已然氣喘吁吁，知道再過一會非給他抓到不可，叫道：“你捉我不到，現下輪到我捉你了。你快逃，我來捉你了。”說著轉過來，向那病漢扑去。那病漢嘻嘻一笑，果真轉身便逃，也在亂石堆中轉來轉去。韋小寶早瞧出他武功雖高，為人卻痴痴呆呆，四十幾歲年紀，行事仍如孩童一般，可是他在亂石堆中倏來倏往，剛見他在東邊，眼睛一霎，身形已在西邊出現，神速直如鬼魅。韋小寶又是駭异，又是佩服，叫道：“我定要捉住你，你逃不了的。”假裝追趕，奔到雙兒身邊，一把將她抱起，大聲叫道：“喂，我就算抱了一個人，也追得上你。”

　　那病漢哈哈大笑，叫道：“嗚嘟嘟，吹法螺，咳咳……嗚哩哩，吹牛皮！”韋小寶抱著雙兒，裝著追趕病漢，卻越走越遠。那病漢叫道：“沒用的小東西，你還捉不住我……咳咳……”向著他搶近幾步。韋小寶叫道：“這一下還不捉住你？你咳得逃不動了。”說著作勢向他一扑。

　　那老婦在遠處怒喝：“小鬼！你膽敢引我孩兒咳嗽！”嗤的一聲，一粒石子破空飛來。石子雖小，聲響驚人。韋小寶叫聲：“啊喲！”蹲下身子躲避，還是慢了一步。那石子正中腿彎，扑地倒了，和雙兒滾成了一團。那老婦道：“抓過來！”另一名男仆縱身過來，抓住韋小寶和雙兒的背心，提到那老婦面前，拋在地下。那病漢嘻嘻而笑，拍手唱道：“不中用，吃胡蔥，咳咳……跌一交，扑隆通！”韋小寶又驚又怒，只見徐天川、風際中等人都已被長繩縛住，排成了一串，一名仆婦手中拉著長繩，連吳之榮也縛在一串之末。每人頭垂胸前，雙目緊閉，似乎都已失了知覺。那老婦道：“這女娃娃女扮男裝，哼，你的分筋錯骨手，是哪里學的？那男孩子，你的‘神行百變’功夫跟誰學的？”韋小寶吃了一驚，心想：“這老婆子的眼光倒厲害，知道我這門功夫的名字。”想到人家竟然認了出來，那麼自己的“神行百變”功夫顯然已練得頗為到家，又不禁有些得意，笑道：“什麼神行百變？你說我會‘神行百變’的功夫？”那老婦道：“呸！你這幾下狗跳不象狗跳，蟹爬不象蟹爬，也算是神行百變了？”韋小寶坐起身來，說道：“是你自己說的神行百變，又不是我說的。我怎知是‘神跳百變’呢，還是‘神爬百變’？”那病漢拍手笑道：“你會神跳百變，只會神爬百變，哈哈，有趣。”俯身在韋小寶背上點了一指。韋小寶只感一股炙熱的暖氣直透入身，酸麻的下肢登時靈活，站起身來，說道：“你解穴道的本事，可高明得很哪。”那病漢道：“你快爬，爬一百樣變化出來，又要烏龜爬，又要蛤蟆爬，這才叫得神爬百變。”韋小寶道：“我不會神爬百變，你如會，你爬給我看。”那病漢道：“我也不會。我爹說的，武學大師不單是學人家的，還要能別出心裁，獨創一格，才稱得上‘大師’。爹，武學之中，有沒‘神爬百變’這門功夫？”那老翁皺著眉頭，搖了搖頭。韋小寶道：“你是武學大師，天下既沒這門功夫，你自己就去創了出來，立一個‘神爬門’……”話未說完，屁股上已吃了那老婦一腳，只聽她喝道：“別胡說八道！”那老婦向兒子橫了一眼，臉上微有憂色，似乎生怕兒子聽了這少年的攛掇，真去創什麼“神爬百變”的新功夫。她不愿兒子多想這件事，又問韋小寶：“你叫什麼名字？你師父是誰？”韋小寶心想：“這兩個老妖怪，一個小妖怪……不，中妖怪，武功太強，老子是斗不過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騙騙他們。老子倘若冒充是吳三桂的朋友，諒他們就不敢難為我了。”向吳之榮瞥了一眼，靈機一動，說道：“我姓吳，名叫吳之榮，字顯揚，揚州府高郵縣人氏。辣塊媽媽，我的伯父平西王不久就要打到北京來。你們要是得罪了我，平西王可要對你們不客氣了！”老夫婦和那病漢都大為驚訝，互相望了一眼。那病漢道：“假的！平西王怎會有你這樣的侄兒？”韋小寶道：“怎會是假？平西王家里的事，你不妨一件件問我。只要我有一件說錯了，你殺我的頭就是。”那病漢道：“好！平西王最愛的是什麼東西？”韋小寶道：“你說是東西呢，還是人？他最愛的人，從前是陳圓圓，後來陳圓圓年紀大了，他就喜歡了一個叫做‘四面觀音’的美人，現今他最心愛的美人，叫做‘八面觀音’。”那病漢道：“美人有什麼好愛？我說他最愛的東西。”韋小寶道：“平西王有三件寶貝，他是最愛的了。第一是一張白老虎皮，第二是一顆雞蛋大的紅寶石，第三是一面老虎花紋的大理石屏風。”那病漢笑道：“哈哈，你倒真的知道，你瞧！”解開衣扣，左手抓住長袍的大襟往外一揚，露出里面所穿的皮裘來。那皮裘白底黑章，正是白老虎皮所制。韋小寶大奇，道：“咦，咦！這是平西王第一心愛的白老虎皮哪，你……你……怎麼偷了得來？”那病漢得意洋洋的道：“什麼偷了得來？是平西王送我的。”

　　韋小寶搖頭道：“這個我可不信了。我聽我姊夫夏國相說……”那病漢道：“夏國相是你姊夫？”韋小寶道：“是，是堂姊夫，我堂姊吳之……吳之芳，是嫁給他做老婆的。我姊夫很會打仗，是平西王麾下十大總兵之一。”那病漢點頭道：“這就是了。平西王請我爹媽和我喝酒，我爹媽不去，我獨自去了。平西王親自相陪。他手下的十大總兵都來了。你姊夫排在第一個。”韋小寶道：“是啊，還有馬寶馬大哥、王屏藩王大哥、張國柱張大哥，那都是頂括括的戰將，好威風啊，好殺氣！”那病漢道：“你姊夫說我這張白老虎皮怎樣？”韋小寶一意討他歡心，信口開河：“我姊夫說，當年陳圓圓最得寵之時，受了風寒，有點兒傷風咳嗽，聽人說，只要拿這張白老虎皮當被蓋，蓋得三天，立刻就好了。她向吳……向平西王討這張白老虎皮。平西王言道：‘借你蓋幾天是可以的，賜給你就不行了。這是天下最吉祥的寶貝，八百年只出一只白老虎，就算出了，也打不到，剝不到皮。這張白老虎皮放在屋里，邪鬼惡魔一見到，立刻就逃得遠遠地。身上有病，也不用吃藥，只須將白老虎皮當被蓋，蓋不了幾天就皮到病除。人家賭牌九，左門叫作青龍，右門叫作白虎。青龍皮、白虎皮，都是無價之寶。

　　那老婦聽他說得活靈活現，兒子身上有病，那是她唯一關心的事，聽說白虎皮當被蓋可治咳嗽，雖不甚信，卻亟盼當真如此，說道：“孩兒，平西王將這件寶貝送了給你，你面子可不小啊。你做了皮袍子穿，真聰明，倘若這白虎皮真能治病……”那病漢皺眉道：“我又沒病，你盡提干麼？”那老婦笑道：“是，是。你生龍活虎一般，這幾個都是江湖好漢，卻給你轉陀螺、耍流星，玩了個不亦樂乎。”那病漢哈哈大笑，笑聲中夾著幾聲咳嗽。那老婦道：“你晚上睡覺之時，咱們記得把皮袍子蓋在被上。”病漢轉過了頭不理。

　　那老翁一指風際中等人，問道：“這些都是平西王的手下？”韋小寶心想：“我冒充是老漢奸的侄子，也不打緊。要徐三哥他們認是吳三桂的手下，那可一萬個不愿意了。他們骨頭硬，別要言語中露出了馬腳。”說道：“他們都是我的手下。我們聽說平西王起義，額駙和公主留在京里，逃不出來。這吳應熊哥哥跟我最說得來，交情再好不過，我帶這批朋友想到北京去救額駙。這件事雖然凶險，可是大家義氣為重，這叫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明知是刀山劍林，也要去闖了。”這幾句話，可說得慷慨激昂之至。

　　那老翁點了點頭，走過去雙手幾下拉扯，登時將縛住風際中等人的長繩拉斷，跟著在每人背心輕拍兩記，推拿數下，解開了各人被封的穴道。一名仆婦去解開了雙兒縛住兩手的頭發。那老翁對韋小寶道：“單憑你這一面之辭，也不能全信，這事牽連重大，你說是平西王的侄子，可有什麼證据？”韋小寶笑道：“老爺子，這可為難了。我的爹娘卻不是隨身帶的。這樣罷，咱們去北京見額駙，倘若他已給皇帝拿了，咱們就去見建宁公主。公主定會跟你們說，我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吳之榮。”心想一到北京，那里還怕你們胡來，就算當真給他們扭了去見建宁公主，自己就冒充是天上的玉皇大帝，公主也必點頭稱是。那老翁和老婦對望了一眼，沉吟未決。韋小寶突然想起，笑道：“啊，有了，我身上有一封平西王寫的家書，這封信給旁人見到了，我不免滿門抄斬。你們既是平西王的朋友，瞧一瞧倒也不妨。”說著伸手入懷，取出查伊璜假造的那封書信，交給老翁。那老翁抽出書箋，在沉沉暮色之中觀看。韋小寶還怕他們不懂，解說道：“斬白蛇、唱大風歌什麼的，是說朱元璋……”他不解說倒好，一解便錯，將劉邦的事說成了朱元璋，幸好那老翁、老婦正在凝神閱信，沒去留意他說些什麼。那老婦看了信後，說道：“那是沒錯的了。平西王要做漢高祖、明太祖，請他去做張子房、劉伯溫。二哥，平西王說起義是為了復興明室，瞧這信中的口氣，哼，他……他自己其志不小哇。”向韋小寶瞧了一眼，說道：“你年紀輕輕……”心中自然是說：“你這小娃兒，也配做張子房、劉伯溫麼？”那老翁將信折好，套入信封，還給韋小寶，道：“果然是平西王的令侄，我們適才多有得罪。”韋小寶笑道：“好說，好說。不知者不罪。”這時徐天川等均已醒轉，聽韋小寶自稱是吳三桂的侄兒，對方居然信之不疑，無不大為詫异，但素知小香主詭計多端，當下都默不作聲。韋小寶心想：“老子曾對那蒙古大胡子罕帖摩冒充是吳三桂的兒子，兒子都做過，再做一次侄兒又有何妨？下次冒充是吳三桂的爸爸便是，只要能翻本，就不吃虧。”這時天色已甚為昏暗，眾人站在荒郊之中，一陣陣寒風吹來，那病漢不住咳嗽。韋小寶問道：“請問老爺子、老太太貴姓？”那老婦道：“我們姓歸。”韋小寶心道：“什麼姓不好姓，卻去姓個烏龜的‘龜’，真正笑話奇談。”那老婦瞧著兒子，說道：“這就天黑了，得找個地方投宿，別的事慢慢再商量。”韋小寶道：“是，是。剛才我在山岡之上，見到那邊有煙冒起來，有不少人家，咱們這就借宿去。”說著向莊家大屋的方向一指。其實此處离莊家大屋尚有十來里地，山丘阻隔，瞧得見什麼炊煙？那男仆牽過兩匹馬來，讓病漢、老翁、老婦乘坐。老婦和病漢合乘一騎，她坐在兒子身後，伸手摟住了他。韋小寶等本來各有坐騎，一齊上馬，四名仆役步行。行了一陣，韋小寶對雙兒大聲道：“你騎馬快去，瞧前面是市鎮呢還是村莊，找一兩間大屋借宿，趕快先燒熱水，歸家少爺要暖參湯喝。大伙兒熱水洗了腳，再喝酒吃飯。多賞些銀子。”他說一句，雙兒答應一聲。他從懷中摸出一大錠銀子，連著一包蒙汗藥一起遞過。雙兒接過，縱馬疾馳。那老婦臉有喜色，韋小寶吩咐煮熱水、暖參湯，顯然甚合她心意。又行出數里，雙兒馳馬奔回，說道：“相公，前面不是市鎮，也不是村莊，是家大屋。屋里的人說他家男人都出門去了，不能接待客人。我給銀子，他們也不要。”韋小寶罵道：“蠢丫頭，管他肯不肯接待，咱們只管去便是。”雙兒應道：“是。”那老婦也道：“咱們只借宿一晚，他家沒男子，難道還搶了他、謀了他家的不成？”

　　一行人來到莊家。一名男仆上去敲門，敲了良久，才有一個老年仆婦出來開門，耳朵半聾，纏夾不清，翻來覆去，只是說家里沒男人。那病漢笑道：“你家沒男子，這不是許多男子來了嗎？”一閃身，跨進門去，將那老仆婦擠在一邊。眾人跟著進去，在大廳上坐定。那老婦道：“張媽、孫媽，你們去燒水做飯，主人家不喜歡客人，一切咱們自己動手便是。”兩名仆婦答應了，徑行去找廚房。徐天川來過莊家大屋，後來曾聽韋小寶說起個中情由，眼見他花言巧語，將這三個武功深不可測的大高手騙得自投羅网，心下暗暗歡喜，當下和眾兄弟坐在階下，离得那病漢和韋小寶遠遠地，以免露出了馬腳。

　　那老翁指著吳之榮問道：“這個嘴里流血的漢子是什麼人？”韋小寶道：“這家伙是朝廷里做官的，我們在道上遇見了，怕他去向官府出首告密，因此……因此便割去了他的舌頭。”那老翁當時离得甚遠，卻瞧在眼里，心中一直存著個疑團，這時聽韋小寶說了，仍有些將信將疑，走到吳之榮身前，問道：“你是朝廷的官兒，是不是？”

　　吳之榮早已痛得死去活來，當下點了點頭。那老翁又問：“你知道人家要造反，想去出首告密，是不是？”吳之榮心想要抵賴是不成了，只盼這老翁能救得自己一命，于是連連點頭。韋小寶道：“他得知南方有一位手握兵權的武將要造反，這位武將姓吳，造起反來就不得了。”那老翁問吳之榮道：“這話對嗎？”吳之榮又點頭不已。

　　那老翁再不懷疑，對韋小寶又多信得幾分。他回坐椅上，問韋小寶：“吳兄弟的武功，是哪位師父教的？”韋小寶道：“我師父有好幾位，一、二、三，一共是三位。不過我……我又笨又懶，什麼功夫也沒學好。”那老翁心想：“你武功沒學好，難道我不知道了。”但于他的“神行百變”輕功總是不能釋懷，雖然韋小寶所使的只是些皮毛，然而身法步伐，确是“神行百變”上乘輕功無疑，又問：“你跟誰學的輕功？”韋小寶心想：“他定要問我輕功是誰教的，必是跟我那位師太師父有仇，那可說不得。他是吳三桂一党，多半跟西藏喇嘛有交情。”便道：“有一位西藏大喇嘛，叫作桑結，在昆明平西王的五華宮里見到了我，說我武功太差，跟人打架是打不過的，不如學些逃走的法子罷，就教了我幾天。我練得很辛苦，自以為了不起啦，哪知道一碰上你老公公、老婆婆，還有這位身強力壯、精神百倍的歸少爺，卻一點也不管用。”那老婦聽他稱贊兒子“身強力壯，精神百倍”，這八字評語，可比聽到什麼奉承話都歡喜，不由得眉花眼笑，向兒子瞧了幾眼，從心底里樂上來，說道：“二哥，孩兒這幾天精神倒健旺。”那老翁微微點頭，然見兒子半醒半睡的靠在椅子，實是萎靡之極，心中不由得難過，向韋小寶道：“原來如此，這就是了。”那老婦問道：“桑結怎麼會鐵劍門的輕功？”那老翁道：“鐵劍門中有個玉真子，在西蒙住過很久。”那老婦道：“啊，是了，他是木桑道長的師弟。多半是他當年在西藏傳了給人。”轉頭問雙兒：“小姑娘，你的武功又是跟誰學的？”一對老夫婦都凝視著她，似乎她的師承來歷是件要緊之極的大事。雙兒給二人瞧得有些心慌，道：“我……我……”她不善說謊，不知如何回答才是。韋小寶道：“她是我的丫頭，那位桑結喇嘛，也指點過她的武功。”

　　老翁、老婦一齊搖頭，齊聲道：“決計不是。”臉上神色十分鄭重。這時那病漢忽然大聲咳嗽，越咳越厲害。老婦忙過去在他背上輕拍。老翁也轉頭瞧著兒子。兩名仆婦從廚下用木盤托了參湯和熱茶出來，站在病漢身前，待他咳嗽停了，服侍他喝了參湯，才將茶碗分給眾人、連徐天川等也有一碗。那老翁喝了茶，要待再問雙兒，卻見她已走入後堂。那老翁忽地站起，問孫媽道：“沖茶的熱水哪里來的？”韋小寶大吃一驚，心中怦怦亂跳，暗叫：“糟糕，糟糕！這老不死的知道了。”孫媽道：“是我和張媽一起燒的。”老翁問道：“用的什麼水？”孫媽道：“就是廚房缸里的。”張媽跟著道：“我們仔細看過了，很干淨……”話猶未了，咕咚、咕咚兩聲，兩名男仆摔倒在地，暈了過去。

　　那老婦跳起身來，晃了一晃，伸手按頭，叫道：“茶里有毒！”徐天川等并未喝茶，各人使個眼色，一齊摔倒，假裝暈去，乒乒乓乓，茶碗摔了一地。

　　韋小寶叫道：“啊喲！”也摔倒在地，閉上了眼睛。只聽張媽和孫媽齊道：“水是我們燒的，廚房里又沒來過別人。”那老婦道：“缸里的水下了藥。孩兒，你覺得怎樣？”那病漢道：“還好，還……”頭一側，也暈了過去。孫媽道：“參湯里沒加水。參湯是我們熬了帶來的。”老翁道：“隔水燉熱，水汽也會進去。”老婦道：“對！孩兒身子虛弱，這……這……”忙伸手去摸那病漢額頭，手掌已不住顫抖。那老翁強運內息，壓住腹內藥力不使散發，說道：“快去挹兩盆冷水來。”張媽、孫媽沒喝茶，眼見奇變橫生，都嚇得慌了，忙急奔入內。那老婦道：“這屋子有古怪。”她身上不帶兵刃，俯身去一名男仆腰間拔刀，一低頭，只覺一陣天旋地轉，再也站立不定，一交坐倒，手指碰到了刀柄，卻已無力捏住。那老翁左手扶住椅背，閉目喘息，身子微微搖晃。

　　韋小寶躺在地下，偷眼察看，見雙兒引了一群女子出來。那老翁突然揮掌劈出，將一名白衣女子擊得飛出丈許，撞塌了一張椅子。徐天川等大聲呼喝，躍起身來，搶到老翁身前，卻見他已然暈倒。風際中出指點了他穴道，又點了那老婦和病漢的穴道。韋小寶跳起身來，哈哈大笑，叫道：“莊三少奶，你好！”向一個白衣女子躬身行禮。

　　那女子正是莊家三少奶，急忙還禮，說道：“韋少爺，你擒得我們的大仇人到來，真不知如何報答才是。老天爺有眼，讓我們大仇得報。韋少爺，請你來見過我們的師父。”引著他走到一個黃衫女子之前。這女子伸手在那被老翁擊傷的女子背上按摩。那傷者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跟著又是一大口血。那黃衫女子微笑道：“不要緊了。”聲音柔美動聽。

　　韋小寶見這女子年紀已然不輕，聲音卻如少女一般。她頭上戴了個金環，赤了雙足，腰間圍著條繡花腰帶，裝束甚是奇特，頭發已然花白，一張臉龐卻又白又嫩，只眼角間有不少皺紋，到底多大年紀，實在說不上來，瞧頭發已有六十來歲，容貌卻不過三十歲上下。他想這人既是三少奶的師父，當即上前跪倒磕頭，說道：“婆婆姊姊，韋小寶磕頭。”那女子笑問：“你這孩子叫我什麼？”韋小寶站起身來，說道：“你是三少奶的師父，我該叫你婆婆，不過瞧你相貌，最多不過做得我姊姊，因此叫你婆婆姊姊。”那女子格格而笑，說道：“最多做你姊姊？難道還能做你妹子嗎？”韋小寶道：“倘若我隔壁聽見你的聲音，那要叫你婆婆妹妹了。”那女子笑得身子亂顫，笑道：“你這小滑頭好有趣，一張嘴油腔滑調，真會討人歡喜，難怪連我歸師伯這樣的大英雄，也會著了你道兒。”她此言一出，眾人無不大驚。

　　韋小寶指著那老翁道：“這……這老公公，是你婆婆姊姊的師伯？”那女子笑道：“怎麼不是？我跟他老人家有四十年不見了，起初還真認不出來，直到見到他老人家出手，這一掌‘雪橫秦岭’如此威猛，中原再沒第二個人使得出，才知是他。”韋小寶愁道：“既然是自己人，那怎麼辦？”那女子搖頭笑道：“我可也不知道怎麼辦了。我師父知道了這事，非把我罵個臭死不可。”眼見幾名仆婦已手持粗索在旁侍候，笑道：“你如吩咐要綁人，你自己發號令罷，可不關我事。師伯我是不敢綁的，不過如果不綁，他老人家醒了轉來，我卻打他不過。小弟弟，你打得過嗎？”

　　韋小寶大喜，笑道：“我更加打不過了。”知她這麼說，只是要自脫干系，卻無回護師伯之意，忙向徐天川等道：“這幾個人跟吳三桂是一党，不是好人。咱們天地會綁他起來，跟婆婆姊姊半點也不相干。”徐天川等適才受那病漢戲弄，實是生平從所未經的奇恥大辱，早已恨得牙痒痒地，當即接過繩索，將老翁、老婦、病漢和兩個男仆都結結實實的綁住。那黃衫女子問道：“我歸師伯怎會跟吳三桂是一党？你們又怎麼干上了的？”韋小寶于是將如何與那老翁在飯店相遇的情形說了，徐天川等為那病漢戲耍一節，自然略過了不說，只說這癆病鬼武功厲害，大家不是他敵手。那女子道：“歸家小師弟的性命，還是我師父救的。他從小就生重病，到現在身子還是好不了。他是歸師伯夫婦的命根子。”看了那老翁一眼，說道：“歸師伯為人很正派，怎會跟吳三桂那大漢奸是一党？倘若真是這樣，我師父就不能罵人，嘻嘻！”聽她言語，似乎對師父著實怕得厲害。韋小寶道：“誰幫了吳三桂，那就該殺。你師父知道了這事，還會大大稱贊你呢。”

　　那女子笑道：“是嗎？”瞧著那老翁、老婦，沉思片刻，過去探了探那病漢的鼻息，說道：“三少奶，待會我師伯醒來，定要大發脾氣。咱們又不能殺了他。這樣罷，讓他們留在這里，咱們大伙兒溜之大吉，教他們永遠不知道是給誰綁住的，你說好不好？”三少奶道：“師父吩咐，就這麼辦好了。”但想在此處居住多年，突然立刻要走，心中固是舍不得，又覺諸物搬遷不易，不禁面有難色。一個白衣老婦人說道：“仇人已得，我們去祭過了諸位相公，靈位就可焚化了。”三少奶道：“婆婆說得是。”當下眾人來到靈堂，將吳之榮拉過來，跪在地下。三少奶從供桌上捧下一部書來，拿到吳之榮跟前，說道：“吳大人，這部是什麼書，你總認得罷？”吳之榮對這部書早已看得滾瓜爛熟，一見這書的厚薄、大小、冊數，便知是自己賴以升官發財的《明史》，再看題簽，果然是《明書輯略》，便點了點頭。三少奶又道：“你瞧得仔細些，這里供的英靈，當年你都認得的。”吳之榮凝目向靈牌上的名字瞧去，只見一塊塊靈牌上寫的名字是莊允城、莊廷䙛、李令晰、程維藩、李煥、王兆楨、茅元錫……一百多塊靈牌上的名字，個個是因自己舉報告密、為《明史》一案而被朝廷處死的。吳之榮只看得八九個名字，已然魂飛天外。他舌頭被割，流血不止，本已三成中死了二成，這時全身一軟，坐倒在地，扑簌簌的抖個不住。三少奶道：“你為了貪圖功名富貴，害死了這許多人。列位相公有的在牢獄中受苦折磨而亡，有的慘遭凌遲，身受千刀萬剮之苦。我們若不是天幸蒙師父搭救，也早已給你害死。今日如一刃殺了你，未免太也便宜了你。只不過我們做事，不像你們這樣殘忍，你想死得痛快，自己作個了斷罷。”說著解開了他身上穴道，當的一聲，將一柄短刀拋在地下。吳之榮全身顫抖，拾起刀來，可是要他自殺，又如何有這勇氣？突然轉身，便欲向靈堂外沖出逃命，只跨出一步，但見數十個白衣女子擋在身前。他喉頭荷荷數聲，一交摔倒，扭曲了幾下，便一動也不動了。

　　三少奶扳過他身子，見他呼吸已停，滿臉鮮血，睜大了雙眼，神情可怖，說道：“惡有惡報，這奸賊終于死了。”跪倒在靈前，說道：“列位相公，你們大仇得報，在天之靈，便請安息罷。”眾女子一齊伏地大哭。

　　韋小寶和天地會群雄都在靈前行禮。那黃衫女子卻站在一旁，秀眉微蹙，默然不動。

　　眾女子哭泣了一會，又齊向韋小寶叩拜，謝他擒得仇人到來。韋小寶忙磕頭還禮，說道：“小事一樁，何必客氣？倘若你們再有什麼仇人，說給我聽，我再去給你們抓來便是。”三少奶道：“奸相鰲拜是韋少爺親手殺了，吳之榮已由韋少爺捉來處死。我們的大仇已報了十足，再也沒仇人了。”當下眾女子撤了靈位，火化靈牌。

　　那黃衫女子見她們繁文縟節，鬧個不休，不耐煩起來，出去瞧那被擒的數人。韋小寶和天地會群雄跟了出去。只見那老翁、老婦、病漢兀自未醒。

　　那黃衫女子微笑道：“小娃娃，你要下毒害人，可著實得好好的學學呢。”韋小寶道：“是，是，晚輩下藥迷人，實在是沒法子。他們武功太強，我如不使個詭計，非給扭斷脖子不可。這些下作手段，江湖上英雄好漢是很瞧不起的。我知錯了，下次不敢了。”那黃衫女子微微一笑，說道：“什麼下作上作？殺人就是殺人，用刀子是殺人，用拳頭是殺人，下毒用藥，還不一樣是殺人？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瞧不起？哼，誰要他們瞧得起了？像那吳之榮，他去向朝廷告密，殺了幾千幾百人，他不用毒藥，難道就該瞧得起他了？”這番話句句都教韋小寶打從心坎兒里歡喜出來，不禁眉花眼笑，說道：“婆婆姊姊，你這話可真對極了。我小時候幫人打架，用石灰撒敵人眼睛，我幫他打贏了架，救了他性命，可是這人反而說我使的是下三濫手段，狠狠打我耳光。可惜那時婆婆姊姊不在身邊，否則也好教訓教訓他。”那黃衫女子道：“不過你向我歸師伯下毒，我也得狠狠打你幾個耳光。”韋小寶忙道：“那時候我可不知他是你的師伯哪。”那女子道：“要是你知道他是我師伯，他又要扭斷你的脖子，你有毒藥在手，下不下他的毒？”韋小寶嘻嘻一笑，說道：“性命交關，那也只好得罪了。”那女子道：“算你說老實話。人家要你的命，你怎能不先要人家的命？我說要打你耳光，只因你太也不知好歹。人家是大名鼎鼎的‘神拳無敵’歸辛樹歸二爺，功力何等深厚？你對他使這吃了頭不會暈、眼不會花的狗屁蒙汗藥，他老人家只當是胡椒粉。”韋小寶道：“可是他……他……”那女子道：“你這不上台盤的蒙汗藥混在茶里，人家八十年的老江湖，會胡里胡塗的就喝了下去？那是開黑店的流氓痞棍玩意兒。要下毒，就得下第一流的。”韋小寶又驚又喜，說道：“原來……原來婆婆姊姊給換上了第一流的。”那女子道：“胡說！我沒換。歸師伯他們自己累了，頭痛發燒，暈了過去。跟我有什麼相干？一個是癆病鬼，兩個是八十多歲的老公公、老婆婆，忽然之間自己暈倒了，有什麼希奇？”

　　她嘴里說得一本正經，眼光中卻露出玩鬧的神色。韋小寶知她怕日後師父知道了責罵，是以不認，心中對這女子說不出的投緣佩服，突然跪倒在地，說道：“婆婆姊姊，我拜你為師，你收了我這徒兒，我叫你師父姊姊。”那女子格格嘻笑，伸出右臂，將手掌擱在他頦下。韋小寶只覺得頦下有件硬物，絕非人手，垂首看去，大吃一驚，只見那物竟是一把黑黝黝的鐵鉤，鉤尖甚利，閃閃發光。那女子笑道：“你再瞧仔細了。”左手捋起右手衣袖，露出一段雪白的上臂，但齊腕而斷，并無手掌，那只鐵鉤竟是裝在手腕上的。那女子道：“你要做我徒兒，也無不可，這就來割去了手掌，我給你裝只鐵鉤。”

　　這黃衫女子，便是當年天下聞名的五毒教教主何鐵手。後來拜袁承志為師，改名為何惕守。明亡後她隨同袁承志遠赴海外，那一年奉師命來中原辦事，無意中救了莊家三少奶等一群寡婦，傳了她們一些武藝。此番重來，恰逢雙兒拿了蒙汗藥前來，說起情由，她雖不知對方是誰，但武功既如此高強，尋常蒙汗藥絕無用處，于是另行用些藥物放入水缸之中。何惕守使毒本領當世無雙，自歸華山派後，不彈此調已久，忽然見到有人要在水缸中下毒，不禁技痒，牛刀小試，天下何人當得？若非如此，歸辛樹內力深厚，尚在她師父袁承志之上，韋小寶這包從御前侍衛手中得來的尋常蒙汗藥，如何迷得他倒？那病漢歸鐘在娘胎之中便已得病，本來絕難養大，後來服了珍貴之極的靈藥，這條性命才保了下來，但身體腦力均已受損，始終不能如常人壯健。歸辛樹夫婦只有這個獨子，愛逾性命，因他自幼病苦纏綿，不免嬌寵過度，失了管教。歸鐘雖然學得一身高強武功，但人到中年，心智性情，卻還是如八九歲的小兒一般。何惕守下藥之時，不知對方是誰，待得發覺竟是歸師伯一家，不由得心中惴惴，然而事已如此，也就置之度外，聽得韋小寶說話討人歡喜，對他很是喜愛，心想域外海島之上，哪有這等伶俐頑皮的少年？

　　韋小寶聽說要割去一只手，才拜得師父，提起手掌一看，既怕割手疼痛，又舍不得，神色甚是躊躇。何惕守笑道：“師父是不用拜了，我也沒時候傳你功夫。我有一件很好玩的暗器，這就送了給你，免得你心里叫冤，白磕了頭，又叫了一陣‘師父姊姊’。”韋小寶道：“師父姊姊，那決不是白叫的。你就是不傳我功夫，不給我物事，像你這般美貌姑娘，我多叫得幾聲師父姊姊，心里也快活得很。”

　　何惕守格格而笑，說道：“小猴子油嘴滑舌，跟你婆婆沒上沒下的瞎說。”她是苗家女子，于漢人的禮法規矩向來不放在心上，韋小寶贊她美貌，她非但不以為忤，反而開心，又笑道：“小猴子，你再叫一聲。”韋小寶笑道：“姊姊，好姊姊！”何惕守笑道：“啊喲，越來越不成話啦。”突然左手抓住他後頸，將他提在左側，但聽得嗤嗤嗤聲響，桌上三枝燭火登時熄滅，對面板壁上拍拍之聲密如急雨般響了一陣。韋小寶又驚又喜，問道：“這是什麼暗器？”何惕守笑道：“你自己瞧瞧去。”松手放他落地。

　　韋小寶從茶几上拿起一只燭台，湊近板壁看時，只見數十枚亮閃閃的鋼針，都深深釘入了板壁。他佩服之極，說道：“姊姊，你一動也不動，怎地發射了這許多鋼針？這等暗器，天下又有誰躲得過？”何惕守笑道：“當年我曾用這‘含沙射影’暗器射我師父，他就躲過了，一枚針兒也射他不中。不過除了我師父之外，躲得過的只怕也沒幾個。”韋小寶道：“你師父定是要你試著射他，先有了防備，倘若突然之間射出去，他老人家武功再強，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暗器，又怎閃躲得了？”何惕守道：“那時候我跟師父是對頭，正在惡斗。他不是叫我試射，事先完全不知道。”韋小寶道：“這就是了。你師父正在全神貫注的防你，這才避過了。倘若那時候你向東邊一指，轉頭瞧去，叫道：‘咦，誰來了？你師父必定也向東瞧上一眼，那時你忽然發射，只怕非中不可。”何惕守歎了口氣，說道：“或許你說得不錯。這鋼針上喂了劇毒，我師父那時倘若避不過，便已死了。那時我可并不想殺他。”韋小寶道：“你心中愛上了師父，是不是？”何惕守臉上微微一紅，呸了一聲，道：“沒有的事，快別胡說八道，給我師娘聽見了，非割了你半截舌頭不可。”

　　韋小寶可萬萬料想不到，那時何惕守所暗中愛上的，卻是這個女扮男裝的師娘。少年往時事驀地里兜上心來，雖已事隔數十年，何惕守臉上仍不禁發燒，她取出兩只鹿皮小指套，戴在左手拇指和食指之上，將板壁上鋼針一枚枚拔下，跟著伸手從衣襟內解了一根鐵帶出來，帶上裝著一只鋼盒，盒蓋上有許多小孔。韋小寶恍然大悟，拍手叫道：“姊姊，這暗器當真巧妙，原來你裝在衣衫里面，只消一掀鐵帶上機括，鐵盒中就射了鋼針出去。”心想她答應送一件暗器給自己，多半便是此物，不禁心花怒放。何惕守微笑道：“不論多厲害的暗器，發射時總靠手力准頭。你武功也太差勁，除了這‘含沙射影’，別的暗器也用不來。”當下將鋼針一枚枚插回盒中，要他捋起長袍，將鐵帶縛在他身上，鋼盒正當胸口，教了他掀動機括之法，又傳了配制針上毒藥和解藥的方子，說道：“盒中鋼針一共可用五次，用完之後就須加進去了。我師父一再叮囑，千萬不可濫傷無辜。這暗器本來是淬上劇毒的，現下喂的并不是要人性命的毒藥，只叫人中了之後，麻痒難當，全身沒半點力氣。但你仍然千萬不可亂使。”韋小寶沒口子的答應，又跪下拜謝。何惕守道：“你把他們三位扶起坐好。”韋小寶答應了，先將歸辛樹扶起坐入椅中，又去扶歸鐘時，碰到他腰間圓鼓鼓的似有一個葫蘆，拉起他長袍一看，卻是個革囊。韋小寶好奇心起，拉開囊上革索，探眼一看，突然大叫起來：“啊喲，是個死人頭，他……他……瞪著眼在瞧我呢。”何惕守也覺奇怪，說道：“他不知殺了什麼要緊人物，卻巴巴的將首級挂在腰里。你拿出來瞧瞧。”韋小寶道：“死人，死人！我拿你出來，你不可咬我。”慢慢伸手入囊，抓住那首級的辮子，提了出來，放在桌上。燭火下瞧得明白，這首級怒目圓睜，虯髯戟張，韋小寶大叫一聲，連退三步，驚叫：“是……是吳大哥……”何惕守微微一驚，問道：“你認得他？”

　　韋小寶道：“他……他是我們會里的兄弟，吳六奇吳大哥！”心下悲痛，放聲大哭。

　　天地會群豪聽得他的狂叫大哭，奔上廳來，見到吳六奇的首級，盡皆驚詫悲憤。各人手按刀柄，凝視何惕守，只道吳六奇是她殺的。跟著雙兒也奔了出來。韋小寶拉著她手，指著首級，叫道：“雙……雙兒，這是你義兄吳大哥，他……他給這惡賊害死了！”說著搶到歸鐘之前，在他身上狠狠踢了幾腳，向徐天川等道：“吳大哥的首級，這惡賊挂在身上。”眾人再細看那首級時，只見血漬早干，頸口處全是石灰，顯是以藥物和石灰護住，不使腐爛。雙兒撫著首級，放聲大哭。李力世道：“咱們用冷水淋醒這惡賊，問明端詳，再殺他為吳大哥抵命。”群雄齊聲稱是。

　　何惕守道：“這人是我師弟，你們不能動他一根寒毛！”說著伸出右手鐵鉤，向著桌上一枝蜡燭揮了幾揮，飄然入內。玄貞道人怒道：“就算是你師父，也要把他斬為肉醬……”突然風際中“咦”的一聲，左手兩根手指拿了七八分長的一截蜡燭，舉起手來。燭台上的蜡燭本來尚有七八寸長，但這時已割成六七截，每截長不逾寸，整整齊齊的疊在一起，并不倒塌。這手武功，當真驚世駭俗。天地會群豪無不變色。

　　玄貞刷的一聲，拔出佩刀，說道：“我殺了這廝為吳大哥報仇，讓那女人殺我便了。”李力世道：“且慢，先問個明白，然後這三人一起都殺。”韋小寶道：“對！這位婆婆姊姊只怕她師伯，只消連她師伯、師伯老婆一起都殺了，反而沒事。雙兒，你去打一盆冷水來，可不要那廚房里下過藥的。”

　　雙兒進去打了一盆冷水出來，徐天川接過，在歸鐘頭上慢慢淋下去。只聽他連打了幾個噴嚏，慢慢睜開眼來。他身子一動，發覺手足被縛，腰間又被點了穴道，怒道：“誰？誰跟我鬧著玩？”玄貞將刀刃在他臉上輕輕一拍，罵道：“你祖宗跟你鬧著玩。”指著吳六奇的首級，問：“這人是你害死的嗎？”歸鐘道：“不錯！是我殺的。媽媽、爹爹，你們在哪里？”轉頭見到父母也都已被綁，嚇得險些哭了出來。他一生跟隨父母，事事如意。從未受過些少挫折，幾時又經歷過這等情景？哭喪著臉道：“你……你們干什麼？你們打我不過，怎麼……怎麼綁住了我？綁住了我爹爹、媽媽？”

　　徐天川反過手掌，拍的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喝道：“這人你怎麼殺的？快快說來，若有半句虛語，立時戳瞎了你眼睛。”說著將刀尖伸過去對准他的右眼。

　　歸鐘嚇得魂不附體，不住咳嗽，說道：“我……我說……你別戳瞎我眼睛。瞎了眼睛，可看不見……看不見……咳咳……咳咳……平西王說道，韃子皇帝是個大大的壞蛋，霸占……霸占我們……我們大明江山，求我去……去殺了韃子皇帝……”

　　群豪面面相覷，均想：“這話倒也不錯。”韋小寶卻大大的不以為然，罵道：“辣塊媽媽，吳三桂是他媽的什麼好東西了？”歸鐘道：“平西王是你伯父，他……他……不是好東西，你也不是好東西。”韋小寶在他身上重重踢了一腳，罵道：“胡說八道！吳三桂是大漢奸，怎麼會是老子的伯父？吳三桂是你伯父！”歸鐘叫道：“是你自己說的，啊喲，你說過了話要賴，我不來，我不來！”

　　李力世見他纏夾不清，問道：“吳三桂要你去殺韃子皇帝，怎麼你又去害死了他？”說著又向吳六奇的首級一指。歸鐘道：“這人是廣東的大官，平西王說他是大漢奸，保定了韃子皇帝。平西王要起兵打廣東，非先殺了他不可。平西王送了我很多補藥，吃了治咳嗽的，又送了我白老虎皮。我媽說的，大漢奸非殺不可。咳咳，這人武功很好，我……我跟媽兩個一起打他，才殺了的。你們快放開我，放開我爹爹媽媽。我們要上北京去殺韃子皇帝，那是大大的功勞……”韋小寶罵道：“要殺皇帝，也輪不到你這癆病鬼。眾位哥哥，把這三個家伙都殺了，婆婆姊姊那里，由我來擔當好了。”忽聽得莊外數十人齊聲大叫：“癆病鬼，快滾出來，把你千刀萬剮，為吳大哥報仇！”莊前莊後都是人聲，連四處屋頂上都有人吶喊，顯是將莊子四下圍住了。

　　天地會群豪聽得來人要為吳六奇報仇，似乎是自己人，都是心中一喜。錢老本大聲叫道：“明復清反，母地父天。外面的朋友哪一路安舵？”天地會的口號是“天父地母，反清復明”，但當遇上身分不明之人，先將這八個字顛倒來說，倘若是會中兄弟，便會出言相認，如是外人，對方不知所云，也不致泄漏了身分。莊外和屋頂上有十七八人齊聲叫道：“地振高岡，一派溪山千古秀。”廳中群豪叫道：“門朝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流。”屋頂有人道：“哪一堂的兄弟在此？”錢老本道：“青木堂做兄弟的迎接眾家哥哥。哪一堂的哥哥到了？”

　　廳門開處，一人走了進來，叫道：“小寶，你在這里？”這人身材高瘦，神情飄逸，正是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韋小寶大喜，搶上拜倒，連叫：“師父，師父。”陳近南道：“大家好！只可惜……”見到桌上吳六奇的首級，搶上前去，扶桌大慟，眼淚扑賴簌的直洒下來。

　　廳門中陸續走進入來，廣西家後堂香主馬超興、貴州赤火堂香主古至中等都在其內。眾人一見歸鐘，紛紛拔刀。還有二十余人是廣東洪順堂屬下，更是恨極。

　　歸鐘眼見眾人這般凶神惡煞的情狀，只咳得兩聲，便暈了過去。陳近南轉過身來，問道：“小寶，你們怎地擒得這三名惡賊？”韋小寶說了經過，但徐天川等如何為歸鐘戲耍、自己冒充吳之榮等等丑事，自然不提，最後道：“這三名惡賊武功厲害，我們是打不過的。幸好有一個婆婆姊姊幫手，才擒住了。可是這婆婆姊姊又說這老頭兒是她師伯，不許我們殺他為吳大哥報仇。”陳近南皺眉道：“什麼婆婆姊姊？”韋小寶道：“她年紀是婆婆，相貌是姊姊，因此我叫她婆婆姊姊。”陳近南道：“她人呢？”韋小寶道：“她躲在後面，不肯跟她師伯會面。師父、古大哥、馬大哥，你們怎麼都到了這里？”陳近南道：“這惡賊害了吳大哥，我們立傳快訊，四面八方的追了下來。”青木堂眾人與來人相見，原來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各堂的兄弟也有參與，大部分監守在莊外各處。古至中、馬超興都道：“韋兄弟又立此大功，吳大哥在天之靈，也必深感大德。”韋小寶道：“吳大哥待我再好不過，替他報仇，那是該當的。”李力世道：“啟稟總舵主：這惡賊適才說道，他們要上北京去行刺韃子皇帝，又說了些反清復明的言語，不知內情到底如何。”韋小寶道：“有什麼內情？他怕我們殺他，就順口胡說。他身上這件白老虎皮袍子，就是吳三桂送給他的。吳三桂的豬朋狗友，有什麼好東西了？咱們把這三個惡賊開膛剜心，為吳大哥報仇就是。”

　　陳近南道：“把這三人都弄醒了。好好問一問。”雙兒去提了一桶冷水，又將歸辛樹夫婦和歸鐘一一淋醒。歸二娘一醒，立即大罵，說道下毒迷人，實是江湖上卑鄙無恥的勾當。歸辛樹卻一言不發。陳近南道：“瞧你們身手，并非平庸之輩。你們叫什麼名字？跟我們吳六奇吳大哥有什麼冤仇？干麼下毒手害他性命？”歸二娘怒道：“你們這等使悶香、下迷藥的無恥小賊，也配來問老娘姓名？”古至中揚刀威嚇，歸二娘性子極剛，更加罵得厲害。

　　韋小寶道：“師父，他們姓歸，烏龜的龜，兩只老烏龜，一只小烏龜。我先殺了小烏龜再說。”拔出匕首，指向歸鐘的咽喉。歸二娘見韋小寶要殺她兒子，立時慌了，叫道：“小鬼，你有種的就來殺老娘好了，可不許碰我孩兒一根寒毛。”韋小寶道：“我偏偏只愛殺小烏龜。”將刀尖在歸鐘咽喉輕輕一戳。匕首極利，雖然一截甚輕，但歸鐘咽喉立時迸出鮮血。他大聲叫道：“媽呀，他……他殺死我了。”歸二娘大叫：“別……別殺我孩兒！”韋小寶道：“我師父問一句，你乖乖的答一句，那麼半個時辰之內，暫且不殺你的癆病鬼兒子。”歸二娘怒道：“我孩兒沒生病，你才是癆病鬼。”但聽韋小寶答應暫且不殺她兒子，略覺寬心。韋小寶假裝連聲咳嗽，學著歸鐘的語氣，說道：“媽呀，我……我……咳咳……快要死了……好媽媽。你快快實說了罷……咳咳……咳咳……我沒生癆病，我生的是鋼刀斷頭病，咳咳，又是尖刀穿喉病，全身斬成肉醬病哪，咳咳……”他學得甚像，歸二娘毛骨悚然，叫道：“別學，別學我孩兒說話！”韋小寶繼續學樣：“媽呀，你再不回答人家的話，我……我……咳咳，又得生肚子剖開病，肚腸流出病了哪……”說著拉起歸鐘的衣衫，將匕首尖在他瘦骨嶙嶙的胸膛上比划。歸二娘再也忍耐不住，說道：“好！我們是華山派的，我們當家的神拳無敵歸二俠，當年威震中原之時，你們這些小毛賊還沒轉世投胎啦。”陳近南聽得這二人竟然便是大名鼎鼎的神拳無敵歸辛樹夫婦，不由得肅然起敬，又想吳六奇武功何等了得，据當時親眼見到他被害情景的洪順堂兄弟言道，只一個老婦和一個癆病鬼出手，便打倒了十幾名洪順堂好手，兩人合攻吳六奇，將他擊斃，割了他首級，對方自非冒名。神拳無敵歸辛樹成名已久，近數十年來不聞在江湖上走動，不知何以竟會牽入這件慘禍，中間必有重大緣由，當即上前向歸辛樹恭恭敬敬的抱拳行禮，說道：“原來是華山神拳無敵歸二俠夫婦。小人陳近南，多有失禮。”伸手一扯，拉斷了縛在歸辛樹身上的繩索，接著又在他背心和腰間推拿數下，解開他穴道，轉身又拉斷歸二娘和歸鐘身上的繩索。

　　韋小寶大急，又道：“師父，這三個人厲害得很，放他們不得。”陳近南微微一笑，說道：“歸二娘罵我們下迷藥，是江湖上下三濫的卑鄙行徑。我們天地會并沒下迷藥，就算當真下了，歸二俠內功深厚，下三濫的尋常蒙汗藥，又如何迷得倒他老人家……”韋小寶道：“不錯，不錯，我們天地會沒下蒙汗藥。”心想這藥是婆婆姊姊的，也是她自己換上的，不能算在我們天地會帳上，何況這藥又不是蒙汗藥。

　　歸辛樹左手在妻子和兒子背心上一拂，已解開了二人穴道，手法比陳近南快得多了，點了點頭，說道：“不是尋常蒙汗藥，是極厲害的藥物。”伸手去搭兒子脈搏。歸二娘凝神瞧著丈夫臉色，問道：“怎樣？”歸辛樹道：“眼前似乎沒事。”想起自己暈倒之前，曾和人對了一掌，此人武功甚淺，但所習內功法門，顯然是華山派的，又想起雙兒在亂石岡中奔跑的身法，也是華山派輕功，一瞥之間，已在人叢中見到了她。雙兒見到他精光閃閃的眼光，不由得害怕，縮在韋小寶身後。歸辛樹道：“小丫頭，你過來，你是華山派的不是？”雙兒道：“我不過來！你殺了我義兄吳大哥，我要為他報仇。我……我也不是什麼華山派的。”何惕守當日對莊三少奶、雙兒等傳了些武功，并非正式收她們為徒，也沒向她們說自己的門戶派別，“華山派”三字，雙兒今日還是首次聽聞。歸辛樹也不去和這小姑娘一般見識，突然氣涌丹田，朗聲說道：“馮難敵的徒子徒孫，都給我出來。”這句話聲音并不甚響，但氣流激蕩，屋頂灰塵簌簌而落。他想同門師兄弟三人、袁承志門下均在海外，大師兄黃真逝世已久，華山派門戶由黃真的大弟子馮難敵執掌，莊中既有華山派門人，自必是馮難敵一系。那知隔了良久，內堂竟寂然無聲。陳近南道：“年前天下英雄大會河間府，歃血為盟，決意齊心合力誅殺大漢奸吳三桂。令師侄馮難敵前輩，正是河間府殺龜大會的主人。何以歸前輩反而跟吳三桂攜手，殺害敝會義士吳六奇兄弟？這豈不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嗎？”話是說得客氣，辭鋒卻咄咄逼人。

　　歸二娘向他橫了一眼，說道：“曾聽人說：‘平生不識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當尊駕尚未出世之時，我夫婦已然縱橫天下。如此說來，定要等尊駕出世之後，我們才稱得英雄。嘿嘿，可笑啊可笑。”

　　陳近南道：“在下才具武功，都是不值歸二俠賢夫婦一笑。江湖上朋友看得起在下，也不過是說在下明白是非，還不致胡作非為、結交匪人而已。”

　　歸二娘怒道：“你譏刺我們胡作非為、結交匪人？”陳近南道：“吳三桂是大漢奸！”歸二娘道：“這吳六奇為虎作倀，做韃子的大官、欺壓我漢人百姓。你們又怎麼口口聲聲稱他為大哥？這還不是胡作非為、結交匪人嗎？”

　　馬超興大聲道：“吳大哥身在曹營心在漢，他是天地會洪順堂的紅旗香主，手握廣東兵權，一朝機緣到來，便要起兵打韃子。洪順堂眾位兄弟，你們說是也不是？”洪順堂屬下二十余人齊聲說道：“正是！”馬超興道：“你們袒開胸膛，給這兩位大英雄瞧瞧。”二十余人雙手拉住衣襟，向外一分，各人胸前十余顆扣子登時迸開。露出胸膛，只見每人胸前都刺了“天父地母，反清復明”八個字，深入肌理。

　　歸鐘一直默不作聲，這時見二十余人胸口都刺了八個字，拍手笑道：“有趣，有趣！”

　　天地會群雄一齊向他怒目而視。

　　陳近南向歸辛樹道：“令郎覺得有趣，歸二俠夫婦以為如何？”歸辛樹懊喪無比，搖了搖頭，向歸二娘道：“殺錯人了。”歸二娘道：“殺錯人了！上了吳三桂這奸賊的當。”左手一伸，從馬超興腰間拔出單刀，往自己脖子中抹去。陳近南叫道：“使……”疾伸右手，抓住了她左腕。歸二娘右掌拍出，陳近南出左掌相抵，兩人身子都是一晃。陳近南左手兩根手指伸過去挾住了刀背。歸二娘右手又是一掌，拍向他胸口。陳近南倘若退避，那刀就奪不下來，只怕她又欲自盡，適才跟她對了一掌，知她年紀老邁，內力已不如己，但出手如電，拳掌功夫精絕，自己只要退得一步，空手再也奪不了她手中兵刃，當下硬挺胸膛，砰的一聲，受了她一掌。歸二娘一呆，陳近南左手雙指已將她單刀奪過，退後兩步，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當歸二娘橫刀自盡之時，歸辛樹倘若出手，自能阻止，但他錯殺了吳六奇，既慚且悔，已起了自盡以謝的念頭，因此并不阻擋妻子，待見陳近南不惜以身犯險，才奪下歸二娘手中鋼刀，更是愧感交集。他拙于言辭，只道：“陳近南當世豪傑，名不虛傳。”陳近南扶著桌子，調勻氣息，半晌才道：“不知者不罪。害死吳大哥的罪魁禍首，乃是吳……吳三……”說著又吐了口鮮血。歸二娘年紀雖老，昔年功力仍有大半，陳近南為了奪她兵刃，無法運氣防護，這一掌挨得著實不輕。歸二娘道：“陳總舵主，我如再要自盡，辜負了你一番盛情。我夫婦定當去殺了韃子皇帝，再殺吳三桂這奸賊。”說著跪倒在地，向吳六奇的首級拜了三拜。

　　陳近南道：“吳六奇大哥行事十分隱秘，江湖上英雄多有唾罵他的為人，賢夫婦此番出手，用意原為誅殺漢奸，只可惜……只可惜……”說著忍不住掉下淚來。

　　歸辛樹夫婦心中都是一般的念頭，決意去刺殺康熙和吳三桂，然後自盡以謝吳六奇，但此刻也不必多說，同時向陳近南抱拳道：“陳總舵主，這便告辭。”陳近南道：“兩位請留步，在下有一言稟告。”歸氏夫婦攜了兒子的手，正要出外，聽了這話便停步轉身。陳近南道：“吳三桂起兵云南，眼見天下大亂，正是恢復我漢家河山的良機。尚有不少英雄，日內都要聚集京師商議對策。大家志同道合，請兩位前輩同去北京會商如何？”歸辛樹心中有愧，不愿與旁人相見，搖了搖頭，又要邁步出外。韋小寶聽他二人說要去行刺皇帝，心想這三個姓“龜”的家伙武功極高，小皇帝未曾防備，別要給他們害死，叫道：“這是天下大事。你們這位公子，做事很有點兒亂七八糟，這一次如果再壞了事，你們三位就算一古腦兒的自殺，也不免臭……臭氣萬年。”他聽人說過“遺臭萬年”的成語，一時說不上來，說成了“臭氣萬年”。

　　成語雖然說錯，歸氏夫婦卻也明白他意思。歸辛樹自知武功高強，見事卻不如何明白，否則也不會只憑吳三桂的一面之辭，便鑄下這等大錯，聽了韋小寶這句話，不禁心中一寒，尋思：“行刺皇帝，确是有關國家氣運的大事。”韋小寶又道：“現下的皇帝年紀小。不大懂事，搞得吳三桂造反，一塌胡塗。你們如果殺了他，換上一個年紀大的厲害韃子來做皇帝，咱們漢人的江山，就壞在你們手上了。”歸辛樹緩緩點頭，回過身來。陳近南道：“兩位前輩，這孩子年紀小，話說沒上沒下，沖撞莫怪。”說著拱手致歉，又道：“但他的顧慮似乎也可從長計議。如此大事，咱們謀定而後動如何？”歸辛樹心想一錯不可再錯，自己別因一時愧憤，以致成為萬世罪人，便道：“好！謹聽陳總舵主吩咐。”陳近南道：“吩咐兩字，萬萬不敢當。明日上午，大伙兒同到北京，晚間便在這孩子的住處聚會，共商大事。兩位以為怎樣？”歸辛樹點點頭。陳近南問韋小寶：“你搬了住所沒有？”韋小寶道：“弟子仍在東城銅帽子胡同住。”陳近南道：“兩位前輩，明晚在下在北京東城銅帽子胡同這孩子的子爵府恭候大駕。”韋小寶道：“師父，你別生氣，現下叫作伯爵府。”陳近南道：“嘿，又升了官。”

　　歸二娘瞪眼瞧著韋小寶，問道：“你是吳三桂的侄子，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要大義滅親嗎？”韋小寶笑道：“我不是吳三桂的侄子，吳三桂是我灰孫子。”陳近南斥道：“前輩跟前，不得無禮。快磕頭謝罪。”韋小寶道：“是。”作勢欲跪，卻慢吞吞的延挨。歸辛樹一揚手，帶了妻兒仆從，徑自出門，明知外邊并無宿處，卻宁可挨餓野宿，實是無顏與天地會群豪相對。歸鐘自幼并無玩伴，見韋小寶言語伶俐，年紀又小，甚是好玩，向他招手，說道：“小娃娃，你跟我去，陪我玩兒。”韋小寶道：“你殺我朋友，我不跟你玩。”

　　突然間呼的一聲響，人影一晃，歸鐘躍將過來，一把將韋小寶抓住，提到門口。這一下出手快極，陳近南適才受傷不輕，隔得又遠，其餘天地會群雄竟沒一人來得及阻止。歸鐘哈哈大笑，叫道：“你再跟我去捉迷藏，咱們玩個痛快！”歸辛樹臉一沉，喝道：“孩兒，放下他。”歸鐘不敢違拗父言，只得放下了韋小寶，嘴巴卻已扁了，便似要哭。歸二娘安慰道：“孩兒，咱們去買兩個書僮，陪你玩耍。”歸鐘道：“書僮不好玩，就是這小娃娃好玩，咱們買了他去。”歸辛樹見兒子出丑，拉住他手臂，快步出門。

　　群雄面面相覷，均覺吳六奇一世英雄，如此胡里胡塗的死在一個白痴手里，實是太冤。

　　韋小寶道：“師父，我去請婆婆姊姊出來，跟大家相見。”和雙兒走到後堂，哪知何惕守早已离去。三少奶說道婦道人家，不便和群雄會見，只吩咐仆婦安排酒飯，款待賓客。

　　-------------------------------------------------------------------------

　　注：本回回目中，“漁陽鼓動”是安祿山造反的典故，喻吳三桂起兵；“督亢圖窮”是荊軻刺泰王的典故，本書借用，指歸辛樹等誤刺吳六奇，後悔不及，又要去行刺康熙，其實只字面相合，含義并不貼切。

## 第四十二回　九重城闕微茫外　一氣風云吐納間

　　次日韋小寶拜別了主人，和陳近南等分道赴京。陳近南道：“小寶，歸二俠夫婦要去行刺皇帝，他們已答應大家商量之後，再作定論。你到北京之後，可不能通知皇帝，讓他有了防備。”韋小寶本有此意，卻給師父一語道破，忙道：“這個自然。他韃子占了我們漢人江山，我在朝中做官，是奉了師父你老人家之命，怎能真的向著他？”陳近南道：“這就是了，你如言不由衷，做了對不起大伙的事，我第一個就饒不得你。”韋小寶道：“師父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心道：“放一百一十九個心罷！我自己就有點不大放心。”帶了雙兒、徐天川等人，去和張勇、趙良棟等人相會，押了毛東珠，回到北京。他一回　銅帽子胡同，立即便想去見康熙，尋思：“小皇帝是我的好朋友，怎能讓他死在這三只烏龜手里？有了，我去宮里分派侍衛，大大戒備，嚴密守衛。我答應了師父，不跟皇帝說，大丈夫言而有信，不說就不說，可是仍能叫三只烏龜不能得手。”剛要出門，陳近南已帶了古至中和馬超興到來。韋小寶暗暗叫苦，心道：“你們怎地來得這麼快？”只得強打精神，設宴接待。

　　不久天地會群雄分批陸續來到。跟著沐劍聲帶同鐵背蒼龍柳大洪、搖頭獅子吳立身、聖手居士蘇岡等一行人也來了。沐王府眾人早在北京，得到訊息後齊來聚會。眾人用畢酒飯，又等了良久，歸家三人這才到來。韋小寶吩咐另開筵席，歸二娘淡淡的道：“我們吃過飯了。”歸鐘東張西望，見府第中堂皇華貴，說道：“小娃娃，你家里的模樣，跟平西王的五華宮倒也相差不遠。你沒說謊，吳三桂果然是你伯父。”韋小寶道：“對，吳三桂是你的……”說到這“的”字，突然住口，心想這一句順口便宜討過去，師父必定生氣，當即改口：“三位既已用過飯了，請到東廳喝茶。”眾人來到東廳，獻上清茶點心，韋小寶遣出仆役。陳近南又派了十余名會眾出去，在廳周及屋頂把守，這才關門上閂，商議大事。陳近南替歸氏夫婦和沐王府眾人引見，卻不提吳六奇之事。歸氏夫婦雖退隱已久，柳大洪、吳立身等還是好生仰慕，對之十分恭敬。

　　歸二娘單刀直入，說道：“吳三桂起兵後攻入湖南、四川，兵勢甚銳，勢如破竹。吳三桂當年雖然投降韃子，斷送了大明天下，實是罪大惡極，但他畢竟是咱們漢人。依我們歸二爺之見，我們要進皇宮去刺殺韃子皇帝，好讓韃子群龍無首，亂成一團。眾位高見如何？”

　　沐劍聲道：“韃子皇帝固然該殺，但這麼一來，豈不是幫了吳三桂這奸賊一個大忙？”

　　歸二娘道：“吳三佳當年害死沐王爺，沐公子自然放他不過。可是滿漢之分，那是頭等大事。咱們先殺盡了韃子，慢慢再來收拾吳三桂不遲。”

　　柳大洪道：“吳三桂倘若起兵得胜，他自己便做皇帝，再要動他，便不容易了。依晚輩之見，咱們先讓韃子跟吳三桂自相殘殺，拚個你死我活。咱們再來漁翁得利。因此晚輩以為眼前不宜去行刺韃子皇帝。”他雖滿頦白須，但歸氏夫婦成名已久，他自稱晚輩：沐王府跟吳三桂深仇似海，定要先見他覆滅，這才快意。歸二娘道：“吳三桂打的是興明討虜旗號，要輔佐朱三太子登基。這里有一張吳三桂起兵的檄文，大家請看。”從身邊取了一大張紙出來，攤在桌上。

　　陳近南便即誦讀：“原鎮守山海關總兵、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元帥、興明討虜大將軍吳，檄天下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本鎮深叨大明世爵，統鎮山海關……”

　　陳近南知道群豪大都不通文墨，讀幾句，解說幾句，解明第一段後，接著又讀下去，下面說李自成如何攻破北京，崇禎歸天，他為了報君父之仇，不得已向滿清借兵破賊，其後說道：“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繼承大統，封藩割地，以酬滿酋。不意狡虎虜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据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歸二娘道：“他後來就知道向滿洲借兵是錯了，可惜已來不及啦。”柳大洪哼了一聲，道：“這奸賊說得好聽，全是假話。”歸二娘道：“陳總舵主，請你讀下去。”

　　陳近南道：“是！”接續讀道：

　　“本鎮刺心嘔血，追悔靡及，將卻返戈北返，掃蕩腥膻，適遇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托孤，宗社是賴。姑飲血隱忍，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興復，迄于今日，蓋三十年矣！”柳大洪聽到這里再也忍耐不住，拍案道：“放屁！放屁！這狼心狗肺、天地不容的奸賊，倘若他真有半分興復大明之心，當年為甚麼殺害永歷皇帝、永歷太子？此事天下皆知，又如何抵賴得？”群雄見了柳大洪須眉戟張的情狀，無不心佩他的忠義，均想吳三桂十二年前在昆明市上絞殺永歷皇帝父子，決計無可狡辯。歸二娘道：“柳大哥這話不錯，吳三桂決非忠臣義士，這是連三歲孩童也知道的。咱們要去行刺韃子皇帝，是為了反清復明，絕不是幫吳三桂做皇帝。”

　　陳近南道：“我把這檄文讀完了，大家從長計議。”讀道：“茲者，虜酋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職……”讀到這句，向韋小寶笑了笑，說道：“小寶，這句話是說你了。”韋小寶聽著師父誦讀文章，只覺抑揚頓挫，倒也好聽，忽聽說吳三桂的文章中提到自己，不禁又驚又喜，忙問：“師父，他說我甚麼？這家伙定是不說我的好話。”陳近南道：“他說有學問道德的好人，只做芝麻綠豆小官，毫無本事的家伙，卻都做了大官。這不是說你嗎？”韋小寶道：“他自己呢？他的官比我做得還大，豈不雖比我更不中用？”

　　眾人都笑了起來，說道：“不錯！韃子朝廷中的官職，可沒比平西親王更大的。”檄文最後一段是：“山慘水愁，婦號子泣；以致彗星流隕，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本鎮仰觀俯察，是誠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愛卜甲寅之年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寶。建元周咨。”陳近南讀完後，解說了一遍。眾人之中，除了陳近南和沐劍聲二人，都沒讀過什麼書，均覺這道檄文似乎說得頭頭是道，卻總有些什麼不對，可也說不上來。沐劍聲沉吟片刻，說道：“陳總舵主，他既奉朱三太子敬登大寶，為什麼不恢復大明國號，卻要改國號為周？這中間實是個大大的破綻。何況朱三太子什麼的，也不知是真是假，誰也沒聽說過，忽然之間，沒頭沒腦的鑽了出來。多半吳三桂去找了個不懂事的孩子出來，說是朱三太子，號召人心，其實是把他當作傀儡。”眾人都點頭稱是。

　　歸二娘道：“吳三桂把朱三太子當作傀儡，自然絕無可疑。這人是真是假，也沒多大分別。不過朱三太子不是小孩子，先皇殉國已三十年，如果朱三太子是真，至少也有三十幾歲了。”韋小寶道：“三十幾歲的不懂事小娃娃，也是有的，嘻嘻。”說著向歸鐘瞧了一眼。群雄中有幾人忍不住笑了出來。歸二娘雙眉一豎，便要發作，但轉念一想，韋小寶的話倒也不假，自己的寶貝兒子活了三十幾歲，果然仍是個不懂事的小娃娃，不禁輕輕歎了口氣。眾人商議良久，有的主張假手康熙，先除了吳三桂，再圖復國：有的以為吳三桂雖然奸惡，終究是漢人，應當助他趕走韃子，恢復了漢人江山，再去除他。議論紛紛，難有定論。說到後來，眾人都望著陳近南，人人知他足智多謀，必有高見。陳近南道：“咱們以天下為重。倘若此刻殺了康熙，吳三桂聲勢固然大振，但是台灣鄭王爺也可渡海西征，進兵閩浙，直攻江蘇。如此東西夾擊，韃子非垮不可。那時吳三桂倘若自己想做皇帝，鄭王爺的兵力，再加上沐王府、天地會和各路英雄，也可制得住他。”

　　蘇岡冷冷的道：“陳總舵主這話，是不是有些為台灣鄭王爺打算呢？”陳近南凜然道：“鄭王爺忠義之名，著于天下，蘇兄難道信不過嗎？”蘇岡道：“陳總舵主忠勇俠義，人人欽服。可是鄭王爺身邊，奸詐卑鄙的小人可也著實不少。”韋小寶忍不住說道：“這話倒也不錯。好比那‘一劍無血’馮錫范，還有鄭王爺的小兒子鄭克塽”，都不是好人。”陳近南聽他并不附和自己，微感詫异，但想他的話也非虛假，不禁歎了口氣。歸二娘道：“趕走韃子，那是一等一的大事，至于誰來做皇帝，咱們可管不著，反清是一來要反的，復不復明，不妨慢慢商量。大明的崇禎皇帝，就不是什麼好東西。”陳近南和沐王府群雄向來忠于朱明，一聽所言，都是臉上變色。沐劍聲道：“咱們如不擁朱氏子孫復位，難道還擁吳三桂這大奸賊不成？”歸鐘突然說道：“吳三桂這人很好啊，他送了我一張白老虎皮做袍子，你們可瞧見過沒有？”說著翻開皮袍下襟，露出白虎皮來，大是洋洋得意。

　　歸二娘道：“小孩子家，別在這里胡說八道。”蘇岡冷笑道：“在歸少爺眼中，一件皮袍子可比咱們漢人的江山更加要緊了。”歸二娘怒道：“孩子，把皮袍子脫下來！”歸鐘愕然道：“干什麼？”歸辛樹一伸手，從兒子腰間拔出長劍，白光閃動，嗤嗤聲響，歸辛樹手中長劍的劍尖在兒子身前、身後、肩頭、手臂不住掠過。眾人大吃一驚，都從椅中跳起身來，只道歸辛樹已將兒子殺死，卻見歸鐘所穿的那件皮袍已裂成十七八塊，落在身周，露出一身絲棉短襖褲。歸辛樹這數劍出手准極，割裂皮袍，卻沒割破絲棉襖褲。群雄待得看清楚時，盡皆喝采。歸鐘嚇得呆了，連聲咳嗽，險些哭了出來，說道：“爹，咳咳……咳咳……爹……咳，我……”歸辛樹一揮手，長劍入鞘，跟著解下自己身上棉袍，披在兒子身上，說道：“穿上了！”歸二娘拾起地下白虎皮碎塊，投入燒得正旺的火爐中，登時火光大盛，一陣焦臭，白虎皮漸漸燒成灰燼。韋小寶連稱：“可惜，可惜。”歸辛樹道：“走罷！”牽了兒子的手，向廳門走去。陳近南道：“歸二俠去干謀大事，我們謹依驅策。”歸辛樹道：“不敢當！不用了！”說著走向廳門。

　　韋小寶知他立時便要動手，已來不及去告知皇帝，心想須得使個緩兵之計，阻他一阻，大聲道：“皇宮里的屋子沒一萬間，也有五千間，你可知韃子皇帝住在哪里？”歸辛樹一怔，覺得此言甚是有理，回頭問道：“你知道嗎？”

　　韋小寶搖頭道：“沒人知道。韃子皇帝怕人行刺，每晚換地方睡。有時睡在長春宮，有時睡在景陽宮，有時又在咸福宮、延禧宮睡，說不定又睡在麗景軒、雨花閣、毓慶宮。”他一口氣說了七八個宮閣的名字，歸辛樹只聽得皺起了眉頭。韋小寶又道：“就算是皇帝貼身的太監、侍衛，也不知他今晚睡在什麼地方。”歸辛樹道：“那麼怎樣才能找到皇帝？”韋小寶道：“皇帝上朝，文武百官就見到了。待他一進大內，只有他來找你，旁人就永遠找他不到。”其實情形并非如此，康熙也不經常掉換寢處，但歸辛樹夫婦是草莽布衣，怎知皇宮內院的規矩？聽了韋小寶一番胡謅，心想皇帝嚴防刺客，原該如此，不禁大為躊躇。

　　韋小寶見歸辛樹臉有難色，心中得意，問道：“歸老爺子，你可知皇帝有多少妃子？”歸辛樹哼的一聲，瞪目不語。韋小寶道：“說書人說皇帝有三宮六院，後宮美女……美麗三千人。韃子皇帝的老婆沒這麼多，三千個倒也沒有，八九百個是有的。他夜夜做新郎，今天在第三百五十一個妃子那里睡，明天到第六百三十四個妃子那里睡。就算是皇帝的妃子，也不知皇帝今晚宿在那里，等上三年、四年，也不知皇帝來是不來。”陳近南道：“小寶，你在宮里日久，必定知道找到皇帝的法子。”韋小寶道：“白天還容易找，晚上就說什麼也找不到了。”陳近南道：“那麼明日白天咱們都喬裝改扮，由你帶領，混進宮去行事。這位錢兄弟和吳二哥，你不是帶進宮里去過嗎？”說著向錢老本和吳立身二人一指。

　　韋小寶道：“錢大哥只到過御廚房。吳二哥他們一進皇宮，就給衛士……給衛士們發覺了，要見皇帝的面，可還差著十萬八千里呢。錢大哥、吳二哥，你們兩位說是不是？”錢吳二人都點點頭。他二人進過皇宮，都知要在宮里找到皇帝的所在，确似大海撈針一般。韋小寶道：“弟子倒有個法子。”陳近南問道：“什麼法子？”韋小寶道：“弟子明日去見皇帝，他必定要說吳三桂造反，如何派兵去打，弟子攛掇他出來瞧試演大炮。只要他一出宮門，下手就容易多了，行刺成功也罷，不成功也罷，咱們腳底抹油，溜之大吉，也少了許多凶險。”

　　歸二娘冷笑道：“皇帝就這麼聽你這小娃娃的話？他三年不出宮來，咱們難道就等他三年？你推三阻四，總之是不肯帶領去干事就是了。”沐劍聲道：“進宮去行刺皇帝的事，兄弟也是干過的。說來慚愧，我們沐王府死了好幾位兄弟。舍妹和一位方師妹，還有這位吳師叔以及兩個師弟，都失陷在宮里，幾遭不測，幸蒙韋香主仗義相救，那才脫險。不是我們膽小怕死，這件事可當真不易成功。”歸二娘冷冷的瞧著韋小寶，說道：“憑你就能救得他們脫險？”吳立身忙道：“這位韋香主年紀雖小，可是仁義過人，機智聰明，兄弟的性命，全仗他相救。”歸二娘道：“沐王府辦不成的，未必姓歸的也一定辦不成。”

　　柳大洪霍地站起身來，說道：“歸氏夫婦神拳無敵，當然胜過我們小小沐王府百倍。這就請啟駕動身，我們在這里靜候好音。”天地會洪順堂的一名兄弟說道：“韋香主，你還是一起進宮去的好，等到歸家三位大俠給韃子的衛士拿住了，你好設法相救啊。”他惱恨歸家三人殺了吳六奇，雖在總舵主之前，也忍不住要出言譏刺幾句。

　　韋小寶心中暗罵：“你們三只烏龜，進宮去給拿住了，殺了我頭也不會來救。”笑道：“歸家三位大俠怎會給衛士拿住？皇宮里衛士有八千多名，歸少爺只須咳嗽幾聲，就把這八千多名衛士一古腦兒都震死了。”天地會和沐王府群豪中有不少人都笑了出來。歸鐘笑道：“真有這等事？那可有趣得很啊。他們怕聽我的咳……咳咳嗎？咳咳……咳咳……”歸氏夫婦大怒，一人執著兒子的一條臂膀，三人并肩向外。

　　陳近南道：“歸二俠，請息怒。兄弟倒有個計較。”歸二娘素知陳近南足智多謀，轉身候他說下去。陳近南道：“歸二俠賢夫婦武藝高強，當世無敵。但深入險地，畢竟是敵眾我寡。咱們還是商議一個萬全之策為是……”歸二娘道：“我道是陳總舵主當真有什麼高見，哼！”轉過身來，走向廳門。柳大洪和吳立身突然快步搶過，攔在門口。柳大洪道：“二位要相助吳三桂，我們沐王府萬萬不允。”歸二娘道：“怎麼？要動手麼？”柳大洪道：“二位盡可先殺我師兄弟，再出此門，去幫吳三桂的忙。”歸二娘道：“誰說我們是幫吳三桂的忙？”柳大洪道：“二位雖無相助吳賊之意，但此事若成，吳賊聲勢大盛，再也制他不了。”

　　歸辛樹低聲道：“讓開！”踏上一步。柳大洪張開雙手，攔在門前。歸辛樹左手前探，便去抓他胸口。柳大洪伸手擋格，拍的一聲，雙掌相交，柳大洪身子晃了兩下，一張臉登時變得慘白。歸辛樹道：“我只使了五成力道。”

　　吳立身搖頭道：“你不妨使十成力道，把我師兄弟都斃了。”歸鐘道：“十成就十成。”兩手一縮一伸。吳立身伸臂相格。歸鐘兩手又是一縮，吳立身便格了個空。歸鐘乘他雙臂正要縮回之際，雙手快如電閃，已拿住了他胸口要穴。陳近南搶上前去，勸道：“大家都是好朋友，不可動武。”韋小寶道：“大家爭個不休，終究不是了局。這樣罷，咱們擲一把骰子，碰一碰運氣，倘若歸老爺子贏呢，我們非但不阻三位進宮，晚輩還將宮里情形，詳細說與兩位知道。”歸二娘道：“如果是你贏呢？”韋小寶道：“那麼這件事就擱上一擱。等吳三桂死了之後，咱們再向皇帝下手。”歸二娘心想：“倘若自己人先干了起來，沐家多半會去向韃子報訊，這件事終究難辦，不如聽他的。”問丈夫道：“二爺，你說呢？”歸辛樹向韋小寶道：“你輸了可不能賴。”韋小寶笑道：“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死馬難追。韃子小皇帝又不是我老子，我干麼要回護他？只不過贏要贏得英雄，輸要輸得光棍。不論誰贏誰輸，都不會傷了和氣。”陳近南覺得他最後這句話頗為有理，說道：“此事牽涉重大，到底于我光復大業是禍是福，實難逆料。古人占卦決疑，我們來擲一把骰子，也是一般意思。大家不用爭執，就憑天意行事罷。”歸二娘道：“孩兒，放開了手。”歸鐘道：“我不放。”歸二娘道：“這位小兄弟要跟你擲骰子玩兒呢。”歸鐘大喜，立即松手，放開吳立身胸口的穴道。吳立身胸口酸痛難當，內息不暢，不住搖頭。韋小寶道：“歸少爺，請你將骰子拿出來，用你們的。”歸鐘道：“骰子？我沒有啊，你有沒有？”韋小寶道：“我也沒有，哪一位身上帶有骰子？”眾人都緩緩搖了搖頭，均想：“又不是爛賭鬼，哪有隨身帶骰子的？”歸二娘道：“沒有骰子，咱們來猜銅錢好了。”韋小寶道：“還是擲骰子公平。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我是童，歸二爺是叟，可見非擲骰子不可。親兵之中總有人有的。我去問問。”說著拔閂開門出廳。他出了東廳，走進大廳，便從袋中摸出六粒骰子來，這是他隨身攜帶的法寶，但若當場從懷中取出，歸氏夫婦定有疑心，在大廳上坐了片刻，回到東廳，笑道：“骰子找到了。”歸二娘道：“怎麼賭輸贏？”韋小寶道：“擲骰子的玩意，我半點也不懂。歸少爺，你說怎麼賭法？”歸鐘拿起兩粒骰子，道：“我跟你比准頭。”手指彈處，嗤嗤兩聲，兩粒骰子飛起，打滅兩枝蜡燭，跟著噗噗兩聲，兩粒骰子嵌入板壁。群雄齊贊：“好功夫！”韋小寶道：“我見人家擲骰子，是比點子大小，可不是比暗器功夫。”歸二娘道：“是了！你們兩個各擲一把，誰擲出的點子大，誰就贏了。”韋小寶心想：“只一把，說不定他運氣真好，一下子擲了個三十六點。”說道：“這樣罷，咱們各擲三把，三贏兩胜。”歸鐘是擲的次數越多，越是高興。說道：“咱們每人擲三百次，胜了兩百次的算贏。”歸二娘道：“那有這麼麻煩的，各擲三把夠了。”

　　徐天川將嵌入板壁的兩粒骰子挖了出來，放在桌上。韋小寶道：“歸少爺，你先擲。”歸鐘拿起骰子，笑嘻嘻的正要擲下，歸二娘道：“且慢！”轉頭問柳大洪、沐劍聲：“這場賭賽如是我們胜了，沐王府算不算數？”

　　柳大洪適才和歸辛樹對了一掌，胸口氣血翻涌，此刻兀自尚未平，心想對方還說只使了五成力，此人是前輩英雄，自無虛言，他真要去皇宮行刺，單憑沐王府又怎阻他得住？便點了點頭。沐劍聲道：“天意如何，全憑兩位擲骰決定便了。”歸二娘道：“好！”向歸鐘道：“擲罷！擲的點子越大越好。”歸鐘細看六粒骰子，說道：“最多的是六點，最少的是兩點，還有一個大凹洞兒。”歸二娘道：“大凹洞兒是一點。”歸鐘道：“古里古怪，四點卻又是紅的。”右掌一揮，拍的一聲響，六粒骰子都嵌入桌面，向上的盡是六點。原來他在掌中將骰子放好了，六粒骰子都是一點向下，這一擲下來，自然都是六點向上了。眾人又是吃驚，又是好笑。這癆病鬼看來弱不禁風，內力竟如此深厚，可是天下擲骰子哪有這麼擲法的？歸二娘道：“孩兒，不是這樣的。”伸掌在桌上一拍，六粒骰子都跳了起來。眾人齊聲喝采。歸二娘拿起骰子，隨手一滾，說道：“滾出幾點，便是幾點，可不能憑自己意思。”歸鐘道：“原來這樣。”學著母親的模樣，拿起骰子，輕輕擲在桌上，骰子滾動，定下來時共是二十點。六粒骰子擲成二十點，贏面略高。韋小寶拿起骰子，小指撥了幾撥，暗使花樣，叫道：“通吃！”一把擲了出去，五粒骰子滾出了十七點，最後一粒不住滾動，依著他作弊的手法，這粒骰子非滾成六點不可，二十三點，便贏了第一把。那知這骰子滾將過去突然陷入了桌面的一個小孔，那正是歸鐘適才用骰子擲出來的。那骰子微微一顫，不能再滾，向天的卻是一點，十八點便輸了。韋小寶道：“桌面上有洞，這不算。”拿起骰子，卻待再擲。陳近南搖頭道：“這是天意，輸了第一把。”韋小寶心想：“還有兩把，我非贏了你不可。”將骰子交給歸鐘。歸鐘贏了第一把，得意非凡，輕輕一擲，卻只有九點。沐家眾人見這一把是輸定了，不禁歡呼起來。韋小寶走到方桌的另一角，遠离桌面的六個小洞，一把擲去，竟是四粒六點，兩粒五點，三十四點，任何兩粒骰子也都贏了。胜得無驚無險。雙方各胜一把，這第三把便決最後輸贏。歸鐘一把擲下，六骰轉動良久，轉出了三十一點，贏面已是甚高。沐家眾人均臉有憂色，心想要贏這三十一點，當真要極大運氣才成。韋小寶卻并不擔心，心道：“我還是照適才的法子，擲成三十四點贏你便了。”小指在掌心暗撥，安好了骰子的位置，輕輕滾了出去。但見六粒骰子在桌上逐一轉定，六點、五點、五點、六點，四粒轉定了的都是大點，已有二十二點。第五粒又轉了個六點出來，一共二十八點。最後一粒骰子不住的溜溜轉動。若是三點，雙方和局，須得再擲一次，一點或兩點是輸了，四五六點便贏。贏面占了六成。

　　韋小寶心想：“就算是三點和局，再擲一次，你未必能再有這麼好運氣。”這粒骰子轉個不休，眼見要定在六點上，他大叫一聲：“好！”忽然骰子翻了個身，又轉了過去。

　　他大吃一驚，叫道：“有鬼了！”一瞥眼間，只見歸辛樹正對著骰子微微吹氣，便在此時，那骰子停住不轉，大凹洞兒仰面朝天，乃是一點。眾人齊聲大叫。

　　韋小寶又是吃驚，又是氣惱，擲骰子作弊的人見過無數，吹氣轉骰子之人卻是第一次遇上，以前也從未聽見過。這老翁內功高強之極，聚氣成線，不但將這粒骰子從六點吹成一點，只怕適才歸鐘擲成三十一點也非全靠運氣，是他老子在旁吹氣相助。他脹紅了臉，大聲道：“歸老爺子，你……你……呼，呼，呼！”說著撮唇吹氣。

　　歸辛樹道：“二十九點，你輸了！”伸手拿起那第六粒骰子。夾在拇指和中指間一捏，喀的一聲，骰子碎裂，流出少些水銀，散上桌面，登時化為千百粒細圓珠，四下滾動。歸鐘拍手道：“好玩，好玩！這是什麼東西？又像是水，又像是銀子。”韋小寶見他拆穿了骰子中灌水銀的弊端，也不能再跟他辯論吹氣的事了，假作驚异，說道：“原來骰子里放有水銀。老爺子，你可教了晚輩一個乖。骰子是牛骨做的，我今日才知水銀是從牛骨頭里生出來的，從前還道是銀子加水調成的呢。黃牛會耕田，又會造水銀，了不起，了不起！”歸二娘不去理會他胡說八道，說道：“大伙兒再沒話說了罷？韋兄弟，皇宮里的情形，請你詳細說來。”韋小寶眼望師父。陳近南點點頭道：“天意如此，你老老實實的向二位前輩說罷。”他明知這徒弟甚是狡獪，待別加上“老老實實”四字。韋小寶心念一轉，已有了主意，說道：“既然輸了，賭帳自然是不能賴的。大丈夫偷搶拐騙，都沒什麼，賭帳卻不可不還。皇宮里的屋子太多，說也說不明白。我去畫張圖出來。徐三哥、錢大哥，請你們陪客人，我去畫圖。”向眾人拱拱手，轉身出廳，走進書房。這伯爵府是康親王所贈，書房中圖書滿壁，桌幾間筆硯列陳，韋小寶怕賭錢壞了運氣，書輸二字同音，這“輸房”平日是半步也不踏進來的。這時間來到案前坐下，喝一聲：“磨墨！”早有親隨上來侍候。

　　伯爵大人從不執筆寫字，那親隨心中納罕，臉上欽佩，當下抖擻精神，在一方王羲之當年所用的蟠龍紫石古硯中加上清水，取過一錠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煙香墨，安腕運指，屏息凝氣，磨了一硯濃墨，再從筆筒中取出一枝趙孟？”定造的湖州銀鑲斑竹極品羊毫筆，舖開了一張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箋，點起了一爐衛夫人寫字時所焚的龍腦溫麝香，恭候伯爵大人揮毫。這架子擺將出來，有分教：

　　鐘王歐褚顏柳趙皆慚不及韋小寶韋小寶掌成虎爪之形，指運擒拿之力，一把抓起筆杆，飽飽的蘸上了墨，忽地拍的一聲輕響，一大滴墨汁從筆尖上掉將下來，落在紙上，登時將一張金花玉版箋玷污了。那親隨心想：“原來伯爵大人不是寫字，是要學梁楷潑墨作畫。”卻見他在墨點左側一筆直下，畫了一條彎彎曲曲的樹干，又在樹干左側輕輕一點，既似北宗李思訓的斧劈皴，又似南宗王摩洁的披麻皴，實集南北二宗之所長。這親隨常在書房伺候，肚子里倒也有幾兩墨水，正贊歎間，忽聽伯爵大人言道：“我這個‘小’字，寫得好不好？”那親隨嚇了一跳，這才知伯爵大人寫了個“小”字，忙連聲贊好，說道：“大人的書法，筆順自右至左，別創一格，天縱奇才。”韋小寶道：“你去傳張提督進來。”那親隨答應了出去，尋思：“不知伯爵大人下面寫一個什麼字。”可是他便猜上一萬次，卻也決計猜不中。原來韋小寶在“小”字之下，畫了個圓圈。在圓圈之下，畫了一條既似硬柴，又似扁擔的一橫，再畫一條蚯蚓，穿過扁擔。這蚯蚓穿扁擔，乃是一個“子”字。三個字串起來，是康熙的名字“小玄子”。“玄”字不會寫，畫個圓圈代替。想當日他在清涼寺中為僧，康熙曾畫圖傳旨，韋小寶欣慕德化，恭效聖行，今日事勢緊急，便畫圖上奏。寫了小玄子的名字後，再畫一劍，劍尖直刺入圓圈。這一把刀不似刀，劍不像劍之物，只畫得他滿頭是汗，剛剛畫好，張勇已到。韋小寶折好金花玉版箋，套入封套，密密封好，交給張勇，低聲道：“張提督，這道要緊奏章，你立刻送進宮去呈給皇上。你只須說是我的密奏，侍衛太監便會立刻給你通報。”張勇答應了，雙手接過，正要放入懷內，聽得書房外兩名親兵齊聲喝問：“什麼人？”房門砰的一聲推開，闖進三個人來，正是歸氏夫婦和歸鐘。

　　歸二娘一眼見到張勇手中奏章，夾手搶過，厲聲問韋小寶：“你去向韃子皇帝告密？”韋小寶驚得呆了，只道：“不……不是……不是……”歸二娘撕開封套，抽出紙箋，見了箋上的古怪圖形，愕然道：“你看！”交給歸辛樹，問韋小寶道：“這是什麼？”韋小寶道：“我吩咐他去廚房，去做……做……做那個湯團，請客人們吃，要小團子不要大團子，團子上要刻花。他……他弄不明白，我就畫給他看。”歸辛樹和歸二娘都點了點頭，神色頓和，這紙箋上所畫的，果然是用刀在小團子上刻花，絕非向皇帝告密。韋小寶向張勇揮手道：“快去，快去！”張勇轉身出書房。韋小寶道：“要多多的預備，多派人手，趕著辦！大家馬上要吃，這可是性命交關的事，片刻也耽擱不得。”張勇又在門口答應了一聲。歸二娘道：“點心的事，不用忙。韋兄弟，你畫的皇宮地圖呢？”韋小寶取過一氣玉版箋，舖在桌上，將筆交向歸二娘，說道：“我畫來畫去畫不好，我來說，請你來畫。”歸二娘接過筆，坐了下來，道：“好，你說罷。”

　　韋小寶心想這也不必相瞞，于是從午門說起，向北到金水橋。折而向西，過弘義閣，經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經隆宗門到御膳房，這是韋小寶出身之所；由此向東，經乾清門至乾清宮、交泰殿、坤宁宮、御花園、欽安殿：從御膳房向北是南庫、養心殿、永壽宮、翊坤宮、體和殿、儲秀宮、麗景軒、漱芳齋、重華宮。由此向南是咸福宮、長春宮、體元殿、太極殿；向西是雨花閣、保華殿、壽安宮、英華殿：再向南是西三所、壽康宮、慈宁宮、慈宁花園、武英殿：出武英門過橋向東，過熙和門，又回到午門，這是紫禁城的西半部。歸氏夫婦聽他說了半天，還只皇宮的西半部，宮殿閣樓已記不胜記，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歸二娘挨次將宮殿和門戶的名稱記下。韋小寶又把東半部各處宮殿門戶說了，虧得他記心甚好，平日在皇宮到處游玩，極是熟悉。歸二娘寫了良久，才將皇宮內九堂四十八處的方位寫完。她擱下筆噓了口氣，微笑道：“難為韋兄弟記得這般明白，可多謝你了。”她聽韋小寶將每處宮殿門戶的名稱方位說來，如數家珍，絕無窒滯，料想是實，他要捏雜諗撰，也沒這等本事。韋小寶笑道：“這是歸少爺擲骰子贏了的采頭，你們不用謝我。”又道：“皇帝的御前侍衛，平時大都在東華門旁的鑾輿衛一帶侍候，不過眼下跟吳三桂打仗，韃子皇帝一定嚴加戒備，想來禁城四十八處之中，到處有侍衛守御了。”心想：“我先安上一句，免得小玄子接到我密奏後加派衛士，這三只烏龜疑心我通風報信。”歸二娘道：“這個自然。”韋小寶道：“宮里侍衛雖多，也沒什麼大高手，就一味人多。滿洲人射箭的本事倒是很厲害的。不過三位當然也不放在心上。”歸二娘道：“多承指教。咱們就此別過。”

　　韋小寶道：“三位吃了團子去，才有力氣辦事。”走到門邊，大聲道：“來人哪，送點心來。”門外侍仆高聲答應。歸二娘道：“不用了。”攜著兒子的手，和歸辛樹并肩出了書房。夫婦二人均想：“你在這刻花團子之中，多半又做了什麼手腳。團子又何必刻花？上了一次當，可不能上第二次。”他三人在韋小寶府中，自始至終，連清茶也沒喝上半口。韋小寶送到門口，拱手而別，說道：“晚輩眼望捷報至，耳聽好消息。”歸辛樹伸手在大門口的石獅子頭上一掌，登時石屑紛飛，嘿嘿冷笑，揚長而去。韋小寶呆了半晌，心想：“這一掌倘若打在老子頭上，滋味可大大的差勁。他是向我警告，不可壞他們大事，否則就是這麼一掌。”伸手也是在獅子頭上一掌，“啊”的一聲，跳了起來，手掌心好不疼痛。石獅頭頂本來甚是光滑，但給歸辛樹適才一掌拍崩了不少石片，已變得尖角嶙嶙。韋小寶提起手來，在燈籠下一看，幸好沒刺出血。

　　他回到東廳，只見陳近南等正在飲酒。他告知師父，已將紫禁城中詳情說與歸氏夫婦知道，剛才送了三人出去。陳近南點了點頭，歎道：“歸氏夫婦就算能刺殺韃子皇帝，只怕也回不來了。”群雄默默飲酒，各想心事，偶爾有人說上一兩句，也沒旁人接口。過了大半個時辰，門外有人說道：“啟稟爵爺，張提督有事求見。”韋小寶心中一喜，說道：“深更半夜的，有什麼要緊事了。你就說我已經睡了，有事明天再說。”那人應道：“是。”陳近南低聲道：“或許是皇宮里有消息，你去問問。”韋小寶答應了，來到大廳，只見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三人站在大廳上，神色間甚是驚惶，卻不見張勇。韋小寶一怔，低聲問道：“張提督呢？”王進賢道：“啟稟大人，張提督出了事，暈倒在府門外，已抬在那邊廂房里。”韋小寶大吃一驚，問道：“怎……怎麼暈倒了？”搶進廂房，只見張勇雙目緊閉，臉色慘白，胸口起伏不已。韋小寶叫道：“張提督，你怎麼了？”張勇緩緩睜眼，道：“卑……卑……”雙眼一翻，又暈了過去。韋小寶忙伸手到他懷中，摸了自己那道奏章出來，抽出紙箋，果是自己“落筆如云煙”的書畫雙絕，不由得暗暗叫苦。孫思克道：“剛才巡夜的兵丁前來稟報，府門外數百步的路邊，有名軍官暈倒在地，有人過去一瞧，認出是張提督，這才抬回來。張提督後腦撞出的血都已結了冰，看來暈倒已有不少時候。”韋小寶尋思：“他暈倒已久，奏章又未送出，定是一出府門便遭了毒手，難道這三只烏龜派人在府門外埋伏，怕我遣人向皇帝告密，因此向張提督下手？”心下焦急萬分。這時張勇又悠悠醒轉。王進寶忙提過酒壺，讓他喝了幾口燒酒，孫思克和趙良棟分別用燒酒在他兩只手掌上摩擦。張勇精神稍振，說道：“卑職該死，走出府門……還沒……幾百步，突然間胸口……胸口痛如刀割，再……再挨得幾步，眼前登時黑了，沒……沒能辦大人交代的事，卑職立刻……立刻便去……”說著支撐著便要起身。

　　韋小寶忙道：“張大哥請躺著休息。這件事請他們三位去辦也是一樣。”將奏章交給王進寶，命他和趙良棟、孫思克三人帶同侍衛，趕去皇宮呈遞，心下焦急：“歸家三人已去了大半個時辰，只怕小玄子已性命不保，咱們只好死馬當活馬醫。”王進寶等三人奉命而去。張勇道：“大人書房里那老頭……那老頭的武功好不厲害，我走出書房之時，他在我背上……背上……咳咳……輕輕推了一把，當時也不覺得怎樣，那知道已受內傷，一出府門，立刻……立刻發作……誤了大人的大事……”韋小寶這才恍然，原來歸辛樹雖見這道奏章并非告密，還是起了疑心，暗使重手，叫張勇辦不了事，見他神色慚愧，忙道：“張大哥，你安心靜養，這半點也怪不得你。他媽的，這老烏龜向你暗算，咱們不能算完。”又安慰了幾句，吩咐親隨快煎參湯，喚醫生來診治。

　　他回到東廳，說道：“不是宮里的消息。張提督給歸二爺打得重傷，只怕性命難保。”眾人都是一驚，忙問：“怎麼打傷了張提督？”韋小寶搖頭道：“張提督在府外巡查，見到他們三人出府，上前查問，歸二爺就是一掌。”眾人點頭，均想：“一個尋常武官，怎挨得起神拳無敵的一根小指頭兒？”韋小寶好生後悔：“倘若早知張提督遭了毒手，奏章不能先送到小玄子手里，那麼宮內的情形，就決不能說得這等清楚，該當東南西北來個大抖亂才是。老子給他移山倒海，將皇極殿搬到壽安宮，重華宮搬去文華殿，讓三只烏龜在皇宮里團團亂轉，爬個暈頭轉向。”

　　眾人枯坐等候，耳聽得的篤的篤鏜鏜鏜鏜，廳外打了四更。又過一會，遠處胡同中忽然群犬大吠，眾人手按刀柄，站起身來，側耳傾聽，群犬吠了一會，又漸漸靜了下來。過得良久，一片寂靜之中，隱隱聽得雞鳴，接著雞啼聲四下里響起，窗格子上隱隱現出白色。韋小寶道：“天亮啦，我去宮里打聽打聽。”陳近南道：“歸家夫婦父子倘若不幸失手，你務須想法子搭救。吳六奇大哥的事出于誤會，須怪他們不得。要知道大義為重，私交為輕。他們對我們的侮慢，也不能放在心上。”韋小寶道：“師父吩咐，弟子理會得。只不過……只不過他們倘若已殺了小皇帝，弟子就算拚了小命，也救他們不出了。”想到小皇帝這當兒多半被歸家三人刺死，不禁心中一陣難過，登時掉下淚來，哽咽道：“只可惜吳大哥……”乘機便哭出聲來。沐劍聲道：“歸氏夫婦此去不論成敗，今日北京城中，定有大亂，兄弟在外面有不少朋友，須得趕著出去安排，要大家分散了躲避，待過了這風頭再說。”陳近南道：“正是。敝會兄弟散在城內各處的也很不少，大家分頭去通知，所有相識的江湖上朋友，人人都得小心些，可別遭了禍殃。今晚酉正初刻，咱們仍在此處聚會，商議今後行止。”眾人都答應了。當下先派四名天地會兄弟出去察看，待得回報附近并無异狀，這才防續离府。韋小寶將要出門，恰好孫思克回來，稟稱奏章已遞交宮門侍衛，那侍衛的統帶一聽說是副總管韋大人的密奏，接了過來，立即飛奔進去呈遞。他三人在宮門外等候，直到五鼓，那統帶還是沒出來。現下王進寶、趙良棟二人仍在宮門外候訊，因怕韋大人挂念，他先回來稟告。韋小寶道：“好，你照料著張提督。”憂心忡忡，命親兵押了假太后毛東珠，坐在一乘小轎之中，進宮見駕。來到宮門，只見四下里悄無聲息，十多名宮門侍衛上前請安，都笑嘻嘻的道：“副總管辛苦，這揚州地方，可好玩得緊哪。”韋小寶心中略寬，尋思：“宮里若是出了大亂子，他們定沒心情來跟我說揚州什麼的。”微笑著點了點頭，問道：“這些日子，大伙兒都沒事罷？”一名侍衛道：“托副總管的福，上下平安，只是吳三桂老小子造反，可把皇上忙得很了，三更半夜也常常傳了大臣進宮議事。”韋小寶心中又是一寬。另一名侍衛笑道：“總管大人一回　京，幫著皇上處理大事，皇上就可清閒些了。”韋小寶笑道：“你們不用拍馬屁。我從揚州帶回來的東西，好兄弟們個個有份，誰也短不了。”眾侍衛大喜，一齊請安道謝。韋小寶指著小轎道：“那是太后和皇上吩咐要捉拿的欽犯，你們瞧一瞧。”隨從打開轎帘，讓宮門侍衛搜檢。眾侍衛循例伸手入轎，查過并無凶器等違禁物事，笑道：“副總管大人這次功勞不小，咱們又好討升官酒喝了。”

　　韋小寶進得宮來，一問乾清門內班宿衛，得知皇上在養心殿召見大臣議事，從昨兒晚上議到此刻，還未退朝。韋小寶一聽大喜，心想：“原來皇上忙了一晚沒睡，召見大臣之時，自然四下里戒備得好不嚴緊。養心殿四下里千百盞燈籠點得明晃晃地，歸家那三只烏龜又怎近得了皇上？倘若小玄子早早上床睡了覺，烏燈黑火，只怕昨晚已經糟了糕啦。可見他做皇帝，果然洪福齊天。幸好吳三桂這老小子打仗得胜，皇上才心中著急，連夜議事。”

　　當下來到養心殿外，靜靜的站著伺候。他雖得康熙寵幸，但皇帝在和王公大臣商議軍國大事，卻也不敢擅自進去。等了大半個時辰，內班宿衛開了殿門，只見康親王傑書、明珠、索額圖等一個個出來。眾大臣見到韋小寶，都是微笑著拱拱手，誰也不敢說話。太監通報進去，康熙即刻傳見。韋小寶上殿磕頭，站起身來，見康熙坐在御座之中，精神煥發。韋小寶一陣喜歡，說道：“皇上，奴才見到你，可……可真高興得很了。”他擔了一晚的心事，眼見康熙無恙，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康熙笑問：“好端端的哭什麼了？”韋小寶道：“奴才是喜歡得哭了。”

　　康熙見他真情流露，笑道：“很好，很好！吳三桂這老小子果真反了。他打了幾個胜仗只道我見他怕了，不敢殺他兒子。他媽的，老子昨天已砍了吳應熊的腦袋。”韋小寶吃了一驚，“啊”的一聲，道：“皇上已殺了吳應熊？”康熙道：“可不是嗎？眾大臣都勸我不可殺吳應熊，說什麼倘若王師不利，還可跟吳三桂講和，許他不削藩，永鎮云南。又說什麼一殺了吳應熊，吳三桂心無顧忌，更加凶狠了。呸！這些膽小鬼。”韋小寶道：“皇上英斷。奴才看戲文《群英會》，周瑜和魯肅對孫權說道，我們做臣子好投降曹操，主公卻投降不得。咱們今日也是一般，他們王公大臣及跟吳三桂講和，皇上卻萬萬不能講和。”康熙大喜，在桌上一拍，走下座來，說道：“小桂子，你如早來得一天，將這番道理跟眾大臣分說分說，他們便不敢勸我講和了。哼，他們投降了吳三桂，一樣的做尚書將軍，又吃什麼虧了？”心想韋小寶雖然不學無術，卻不似眾大臣存了私心，只為自身打算，拉著他手，走到一張大桌之前。桌上放著一張大地圖。康熙指著地圖，說道：“我已派人率領精兵，一路由荊州赴常德把守，一路由武昌赴岳州把守，派了順承郡王勒爾錦做宁南靖寇大將軍，統率諸將進剿。剛才我又派了刑部尚書莫洛做經略，駐守西安。吳三桂就算得了云貴四川，攻進湖南，咱們也不怕他。”韋小寶道：“皇上，你也派奴才一個差使，帶兵去干吳三桂這老小子！”康熙笑了笑，搖頭道：“行軍打仗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你就在宮里陪著我好了。再說，這次派出去的，都是滿洲將官滿洲兵，只怕他們不服你調度。”韋小寶道：“是。”心想：“吳三桂要天下漢人起來打韃子。我是假滿洲人，皇上自然信不過我。”康熙猜到了他心意，說道：“你對我忠心耿耿，我不是信不過你。小桂子，吳三桂的兵馬厲害得很，沒三年五載，甚至是七八年，是平不了他的。頭上這幾年，咱們非打敗仗不可。這一場大戰，咱們是先苦後甜，先敗後胜。你愛打敗仗呢，還是打胜仗？”韋小寶道：“自然是愛打胜仗。拋盔甩甲，落荒而逃，味道不好！”康熙笑道：“你對我忠心，我也不能讓你吃虧。頭上這三年五載的敗仗，且讓別人去打。直累得吳逆精疲力盡、大局已定的時候，我再派你去打云南，親手將這老小子抓來。你可知我的討逆詔書中答允了什麼？”韋小寶大喜，說道：“皇上恩德，真是天高地厚。”康熙笑道：“我布告天下，答允了的，哪一個抓到吳三桂的，吳三桂是什麼官，就封他做什麼官。小桂子，這可得瞧你的造化了。他媽的，你這副德性，可像不像平西親王哪？哈哈，哈哈！”側過頭端相他片刻，笑道：“現今是猴兒崽子似的，半點兒也不像，過得六七年，你二十來歲了，那時封個王爺，只怕就有點譜了，哈哈。”韋小寶笑道：“平西親王什麼的大官，奴才恐怕沒這個福份。不過皇上如派我做個大將軍，帶兵到云南去抓吳三桂，大將軍八面威風，奴才手執丈八蛇矛，大喝一聲：‘吳三桂，來將通名！’可真挺美不過了。謝天謝地，吳三桂別死得太早，奴才要親手揪他到這里來，跪在這里向皇上磕頭。”康熙笑道：“很好，很好！”隨即正色道：“小桂子，咱們頭上這幾年的仗，那是難打得很的。打敗仗不要緊，卻要雖敗不亂。必須是大將之才，方能雖敗不亂，支撐得住。你是福將，可不是勇將、名將，更加不是大將。唉，可惜朝廷里卻沒什麼大將。”韋小寶道：“皇上自己就是大將了。皇上已認定咱們頭幾年一來要輸的，那麼就算敗，也一定不會亂。好比賭牌九，皇上做莊，頭上賠他七副八副通莊，一點也不在乎。咱們本錢厚，泰山石敢當，沉得住氣，輸了錢，只當是借給他的。到得後來，咱們和牌對、人牌對、地牌對、天牌對、至尊寶，一副副好牌殺將出去，通吃通殺，只殺得吳三桂這老小子人仰馬翻，輸得干干淨淨，兩手空空，袋底朝天，翻出牌來，副副都是別十。”康熙哈哈大笑，心想：“朝廷里沒大將，我自己就是大將，這句話倒也不錯。‘雖敗不亂，沉得住氣’這八個字，除了我自己，朝廷里沒一個將帥大臣做得到。”從御案上取過韋小寶所上的那道密奏，說道：“你說有人要行刺，要我小心提防？”韋小寶道：“正是。當時局面緊急，奴才又讓人給看住了，不能叫師爺來寫奏章，只得畫這一副圖畫兒。皇上聰明得緊，一瞧就明白了。那刺客眼睜睜瞧著，就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萬歲爺洪福齊天，反叛逆賊，枉費心機。”康熙道：“是怎麼樣的逆賊？”韋小寶道：“是吳三桂派來京城的。”康熙點頭道：“吳逆一起兵，我就加了三倍侍衛。昨晚收到你的奏章，又加了內班宿衛。”韋小寶道：“這次吳逆派來的刺客，武功著實厲害。雖然聖天子有百神呵護，咱們還須加倍小心，免得皇上受了驚嚇。”忽然想起一事，說道：“皇上，奴才有一件寶貝背心，穿在身上，刀槍不入。奴才就脫下來，請皇上穿上了。”說著便解長袍扣子。康熙微微一笑，問道：“是鰲拜家里抄來的，是不是？”韋小寶吃了一驚，他臉皮雖然甚厚，這時出其不意，竟也難得脹了個滿臉通紅，跪下說道：“奴才該死，什麼也瞞不了皇上。”康熙笑道：“這件金絲背心，是在前明宮里得到的，當時鰲拜立功很多，又沖鋒陷陣，身上刀槍矢石的傷受了不少，因此上攝政王賜了給他。那時候我派你去抄鰲拜的家，抄家清單上可沒這件背心。”韋小寶只有嘻嘻而笑，神色尷尬。康熙笑道：“你今日要脫給我穿，足見你挺有忠愛之心。但我身在深宮，侍衛千百，諒來刺客也近不了我的身。這背心是不用了。你在外面給我辦事，常常遇到凶險，這件背心，算是我今日賜給你的。這賊名兒從今起可就免了。”韋小寶又跪下謝恩，已出了一身冷汗，心想：“我偷四十二章經的事，皇上可別知道才好。”康熙道：“小桂子，你對我忠心，我是知道的。可是你做事也得規規矩矩才是。你身上這件背心，日後倘若也叫人抄家抄了出來，給人隱瞞吞沒了去，那可不大妙了。”韋小寶道：“是，是。奴才不敢。”額上汗水不由得涔涔而下，又磕了幾個頭，這才站起。

　　康熙說道：“揚州的事，以後再回罷。”說著打了個呵欠，一晚不睡，畢竟有些倦了。韋小寶道：“是。托了太后和皇上的福，那個罪大惡極的老婊子，奴才給抓來了。”康熙一聽，叫道：“快帶進來，快帶進來。”

　　韋小寶出去叫了四名傳衛，將毛東珠揪進殿來，跪在康熙面前。康熙走到她面前，喝道：“抬起頭來。”毛東珠略一遲疑，抬起頭來，凝視著康熙。康熙見她臉色慘白，突然之間心中一陣難過：“這女人害死我親生母親，害得父皇傷心出家，使我成為無父無母之人。她又幽禁太后數年，折磨于她，世上罪大惡極之人，實無過此了，可是……可是……我幼年失母，一直是她撫育我長大。這些年來，她待我實在頗有恩慈，就如是我親生母親一般。深宮之中，真正待我好的，恐怕也只有眼前這個女人，還有這個狡猾胡鬧的小桂子。”內心深處，又隱隱覺得：“若不是她害死了董鄂妃和董妃之子榮親王，以父皇對董鄂妃寵愛之深，大位一定是傳給榮親王。我非但做不成皇帝，說不定還有性命之憂。如此說來，這女人對我還可說是有功了。”在數年之前，康熙年紀幼小，只覺人世間最大恨事，無過于失父失母，但這些年來親掌政事，深知大位倘若為人所奪，那就萬事全休，在他內心，已覺帝皇權位比父母親的慈愛為重，只是這念頭固然不能宣之于口，連心中想一下，也不免罪孽深重。毛東珠見他臉色變幻不定，歎了口氣，緩緩道：“吳三桂造反，皇上也不必太過憂急，總要保重身子。你每天早晨的茯苓燕窩湯，還是一直在吃罷？”康熙正在出神，聽她問起，順口答道：“是，每逃詡在吃的。”毛東珠道：“我犯的罪太大，你……親手殺了我罷。”康熙心中一陣難過，搖了搖頭，對韋小寶道：“你帶她去慈宁宮朝見太后，說我請太后聖斷發落。”韋小寶右膝一屈，應了聲：“喳！”康熙揮揮手，道：“你去罷。”韋小寶從懷中取出葛爾丹和桑結的兩道奏章來，走上兩步，呈給康熙，說道：“皇上大喜。西藏和蒙古的兩路兵馬，都已跟吳三桂翻了臉，決意為皇上出力。”

　　康熙連日調兵遣將，深以蒙藏兩路兵馬響應吳三桂為憂，聽得韋小寶這麼說，不由得驚喜交集，道：“有這等事？”展開奏章一看，更是喜出望外，揮手命侍衛先將毛東珠押出殿去，問韋小寶道：“這兩件大功，你怎麼辦成的？他媽的，你可真是個大大的福將哪。”其時西藏、蒙古兩地，兵力頗強，康熙既知桑結、葛爾丹暗中和吳三桂勾結，已部署重兵，預為之所，這時眼見兩道奏章中言辭恭順懇切，反而成為伐討吳三桂的強助，如何不教他心花怒放？只是此事來得太過突兀，一時之間還不信是真。

　　韋小寶知道每逢小皇帝對自己口出“他媽的”，便是龍心大悅，笑嘻嘻的道：“托皇上的洪福，奴才跟他們拜了把子，桑結大喇嘛是大哥，葛爾丹王子是二哥，奴才是三弟。”康熙笑道：“你倒真神通廣大。他們幫我打吳三桂，你答應了給他們什麼好處？”韋小寶笑道：“皇上聖明，知道這拜把子是裝腔作勢，當不得真的，他們一心一意是在向皇上討賞。桑結是想當活佛，達賴活佛、班禪活佛之外，想請皇上開恩，再賞他一個桑結活佛做做。那葛爾丹王子，卻是想做什麼‘整個兒好’，這個奴才就不明白了。”康熙哈哈大笑，道：“整個兒好？啊，是了，他想做准噶爾汗。這兩件事都不難，又不花費朝廷什麼，到時候寫一道敕文，蓋上個御寶，派你做欽差大臣去宣讀就是了。你去跟你大哥、二哥說，只要當真出力，他們心里想的事我答應就是。可不許兩面三刀，嘴里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見風使舵，瞧哪一邊打仗占了上風，就幫哪一邊。”韋小寶道：“皇上說得是。我這兩個把兄，人品不怎麼高明。皇上也不能全信了，總還得防著一些。皇上說過，咱們頭幾年要打敗仗，那要防他二人非但不幫莊，反而打霉莊，盡在天門落注。”心想得把話說在頭里，免得自己擔的干系太大。康熙點頭道：“這話說得是。但咱們也不怕，只要他們敢打，天門、左青龍、右白虎，通吃！”韋小寶哈哈大笑，心中好生佩服，原來皇上于賭牌九一道倒也在行。（按：後來葛爾丹和桑結分別作亂，為康熙分別平定。葛爾丹死于康熙三十六年，桑結死于康熙四十四年。）

　　韋小寶押了毛東珠，來到慈宁宮謁見太后。太監傳出懿旨，命韋小寶帶同欽犯進見。韋小寶心想：“以前我是太監，自可出入太后寢殿。現下我是大臣了，怎麼還叫我進寢殿去？想來太后聽得捉到了老婊子，喜歡得很了，忘了我已不是太監。”于是由四名太監押了毛東珠，一同進去。只見寢殿內黑沉沉地，仍與當日假太后居住時無异。太后坐在床沿，背後床帳低垂。韋小寶跪下磕頭，恭請聖安。

　　太后向毛東珠瞧了一眼，點了點頭，道：“你抓到了欽犯，嗯，你出去罷！”韋小寶磕頭辭出，將毛東珠留在寢宮之中。他從慈宁宮出來，心下大為不滿：“我抓到老婊子，立了一場大功，可是太后似乎一點也不歡喜，連半句稱贊的話也沒有。他奶奶的，誰住在慈宁宮，誰就是母混蛋，真太后也好，假太后也好，都是老婊子。”他肚里暗罵，穿過慈宁花園石徑，經過一座假山之側。突然間人影一晃，假山背後轉出三個人來，其中一人一伸手，便抓住了韋小寶左手，笑道：“你好！”韋小寶吃了一驚，見是個老太監，正待喝問，已看清楚這老太監竟然是歸二娘。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再看她身旁兩人，赫然是歸辛樹和歸鐘，兩人都穿一身內班宿衛服色，韋小寶暗暗叫苦：“你們三人原來躲在這里。”左手給歸二娘抓住了，半身酸麻，知道只要一聲張，歸辛樹輕輕一掌，自己的腦袋非片片碎裂不可，料想自己的腦袋，不會有伯爵府外那石獅子頭這般堅硬，當下苦笑道：“你老人家好！”心下盤算脫身之計。”歸二娘低聲道：“你叫他們在這里別動，我有話說。”韋小寶不敢違拗，轉頭對跟在身後的幾名侍衛道：“你們在這里等著。”歸二娘拉著他手，向前走了十幾步，低聲道：“快帶我們去找皇帝。”韋小寶道：“三位昨兒晚上就來了，怎麼還沒找到皇帝麼？”歸二娘道：“問了幾名太監和侍衛，都說皇帝在召見大臣，一晚沒睡。我們沒法走近，下不了手。”韋小寶道：“剛才我就想去見皇帝，要探探口氣，想知道你們三位怎麼樣了。可是皇帝已經睡了，見不著。三位已換了束裝，當真再好也沒有，咱們這就出宮去罷。”歸二娘道：“事情沒辦成，怎麼就出宮去？”韋小寶道：“白天是干不得的，三位倘若興致好，不妨今晚再來耍耍。”歸二娘道：“好容易進來了，大事不成，決不出去。他在哪里睡覺，快帶我們去。”韋小寶道：“我也不知他睡在哪里，得找個太監問問。”

　　歸二娘道：“不許你跟人說話！你剛才說去求見皇帝，怎會不知他睡在那里？哼，想在老娘跟前弄鬼，那可沒這麼容易。”說著手指一緊。韋小寶只覺奇痛徹骨，五根手指如欲斷裂，忍不住哼了一聲。歸辛樹伸過手來，在他頭頂輕輕摸一下，說道：“很好！”韋小寶知道無法違抗，心念一動：“我帶他們去慈宁宮，大呼小叫一番，小皇帝得知訊息，就有防備了。他們要是下手害死了太后，也不關我事。”便道：“剛才我是到慈宁宮去的，說不定皇帝在向太后請安，咱們再去找找看。”歸二娘望見他適才确是從慈宁宮出來，倒非虛言，說道：“我們三人既然進得宮來，就沒想活著出去了。只要你有絲毫矣詔，只好要你陪上一條小命。咱們四個一起去見閻王，路上也不寂寞。我孩兒挺喜歡你作伴兒的。”韋小寶苦笑道：“要作伴兒，倒也不妨，咱們就在這御花園里散散心罷！那條陰世路，我看是不必去了。”歸二娘道：“你愛去見閻王呢，還是愛去見韃子皇帝？這兩個家伙，今日你總是見定了其中一個。”韋小寶歎道：“那還是去見皇帝罷。咱們話說在前頭，一見到皇帝，你們三位自管自動手，我可是不能幫忙的。”歸二娘道：“誰要你幫忙？只要你帶我們見到了皇帝，立刻就放你。以後的事，不跟你相干。”韋小寶道：“好！就是這樣。”韋小寶給三人挾著走向慈宁宮。歸鐘見到花園中的孔雀、白鶴，大感興味。韋小寶指指點點，跟他談個不休，只盼多挨得一刻好一刻。歸二娘雖然不耐，但想兒子一生纏于苦疾，在這世上已活不到一時三刻，臨死之前便讓他稍暢心懷，也不忍阻他的興頭。遠遠望見慈宁宮中出來了一行人，抬著兩頂轎子，歸二娘一手拉著韋小寶，一手拉了兒子，閃在一座牡丹花壇之後。歸辛樹避在她身側。這行人漸漸走近，韋小寶見當先一人是敬事房太監，後面兩乘轎子一乘是皇太妃的，一乘是皇太后的，轎側各有太監扶著轎杆，轎後太監舉著黃羅大傘，跟著數十名太監宮女，還有十余名內班宿衛。本來太后在宮中來去并無侍衛跟隨，想來皇帝得到自己報訊後加派了侍衛。他靈機一動，低聲道：“小心！前面轎中就是韃子皇帝，後面轎中是皇太后。”歸氏夫婦見了這一行人的排場聲勢，又是從慈宁宮中出來，自然必是皇帝和太后，不由得都心跳加劇，兩人齊向兒子瞧去，臉上露出溫柔神色。歸二娘低聲道：“孩兒，前面轎中坐的就是皇帝，待他們走近，聽我喝一聲‘去！’咱三人就連人帶轎，打他個稀巴爛！”歸鐘笑道：“好，這一下可好玩了！”眼見兩乘轎子越走越近，韋小寶手心中出汗，耳聽得那敬事房太監口中不斷發出“吃！吃！吃！”之聲，叫人回避。歸二娘低喝一聲：“去！”三人同時扑出。

　　這三人去勢好快，直如狂風驟至，只聽得砰的一聲巨響，三人六掌，俱已擊在第一乘轎子之上。歸辛樹和歸二娘怕打不死皇帝，立即抽出腰間長劍，手起劍落，剎那間向轎中連刺了四五劍，每一劍拔出時，劍刃上都是鮮血淋漓，轎中人便有十條性命，也都已了帳。

　　隨從侍衛大驚，紛紛呼喝，抽出兵刃上前截攔。歸二娘叫道：“得手了！”左手拉住兒子，徑向北闖。歸辛樹長劍急舞，向前奪路。眾侍衛哪里擋得住？眼見三人沖向壽康宮西側的花徑而去。眾宮女太監驚呼叫嚷，亂成一團。四下里鑼聲響起，宮中千百扇門戶紛紛緊閉上閂，內班宿衛、宮門侍衛嚴守各處要道通路。接著宮牆外內府三旗護軍營、前鋒營、驍騎營官兵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密密層層，嚴加把守。韋小寶見歸家三人刺殺了皇太妃，便以為得手，徑行逃走，心中大喜，當即從花壇後閃了出來，大聲喝道：“大家不得慌亂，保護皇太后要緊！”

　　眾侍衛正亂得猶似沒頭蒼蠅相似，突見韋小寶現身指揮，心中都是一定。韋小寶喝道：“大家圍住皇太后御轎，若有刺客來犯，須得拚命擋住！”眾侍衛齊聲應道：“得令！”韋小寶從侍衛中搶過一把刀來，高高舉起，大聲道：“今日是咱們盡忠報國，為皇太后、皇太妃拚命的時候，管他來一千一萬刺客，大伙兒也要保護太后聖駕！”眾侍衛又齊應：“得令！”眼見侍衛副總管伯爵大人威風凜凜，指揮若定，忠心耿耿，視死如歸，無不打從心底里佩服出來，均想：“他年紀雖小，畢竟高人一等！”十余名侍衛團團圍定皇太后御轎。

　　韋小寶又向眾太監宮女呼喝：“你們亂些什麼？快在外邊圍成一個圈子，保護太后，倘若刺客犯駕，好先砍了你們這些不值錢的腦袋。”眾太監宮女心想自己的腦袋雖不值錢，胡亂給人砍了，倒也不大舍得，但見他執刀揮舞，神色威嚴，誰也不敢違抗，只得戰戰兢兢的在眾侍衛外又圍了個圈子，有幾人已嚇得屎尿齊流。韋小寶這才放下鋼刀，走到皇太后御轎之前，說道：“奴才韋小寶救駕來遲，驚動了太后聖駕。恭請太后聖安，刺客已經殺退。”太后在轎中說道：“很好！”韋小寶伸手掀開轎帷一角，見太后臉色蒼白，卻滿面笑容，連連點頭，說道：“韋小寶，你很好，很好！又救了我一次。”韋小寶道：“太后萬福聖安，奴才喜歡得緊。”輕輕放下轎帷。

　　他回頭指著兩名侍衛，說道：“你們快去奏告皇上，太后聖躬平安，請皇上不必挂念。你們說奴才韋小寶恭請皇上聖安，眾侍衛奮勇護駕，刺客已然殺退。”兩名侍衛領命而去。忽聽得太后低聲叫道：“韋小寶！”韋小寶應道：“喳！奴才在。”太后低聲問道：“前面轎里那兩人死了？”韋小寶道：“兩人？”太后道：“你去瞧瞧，小心在意。”韋小寶答應了，心中大奇：“怎麼是兩人？又為什麼小心在意？”走到第一乘轎子之前，揭開轎帷，不由得“啊”的一聲大叫，放下轎帷，倒退了幾步，只覺雙膝酸軟，險些坐倒在地。

　　轎中血肉模糊，果然死了兩人！兩人身上都有好幾個劍創，兀自汩汩流血。一個是假太后毛東珠，另一個是矮矮胖胖的男子，五官已給掌力打得稀爛，但瞧這身形，赫然便是瘦頭陀。兩人相摟相抱而死。

　　毛東珠死在轎中倒也不奇，她是韋小寶押到慈宁宮去呈交太后的，可是這瘦頭陀卻從何而來？這二人居然坐了皇太妃的轎子，由皇太后相陪，卻要到哪里去？

　　他定了定神，走到太后轎前，低聲道：“啟稟太后，那兩人已經死了，死得一塌胡塗，死得不能再死了。”太后一笑，說道：“很好！咱們回慈宁宮。那乘轎子也抬了去，不許旁人啟轎觀看。”

　　韋小寶答應了，傳下令去，自己扶著太后御轎到了慈宁宮，打開轎帷，扶著太后出來。太后又向他一笑，說道：“你很好！”韋小寶報以一笑，心道：“我有什麼好了？太后年紀雖然不小，相貌倒挺標致哪。”

　　太后招招手，叫他隨進寢殿，吩咐宮女太監都出去，要韋小寶關上了門。韋小寶心中怦怦而跳，不禁臉上紅了起來，心道：“啊喲，乖乖不得了！太后不住贊我很好，莫非要我做老皇爺的替身？假太后有個師哥假扮宮女，又有個瘦頭陀鑽在她被窩里。這真太后如果要我也假扮宮女，鑽進她被窩去，那便如何是好？”太后坐在床沿，出神半晌，說道：“這件事當真好險，又是全仗你出力。”韋小寶道：“奴才受太后和皇上的大恩，粉身碎骨也不能報答。”太后點了點頭，說道：“你很忠心。皇上用了你，也是咱們的福氣。”韋小寶道：“那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奴才只知道盡忠為主子出力罷了。”心中只道：“玉皇大帝、觀世音菩薩保佑，你可別叫我假扮宮女。”太后又是向他一笑，只笑得韋小寶心中直發毛，只聽她道：“你打死的那兩個反賊，去連人帶轎一起用火燒了，不能泄漏半句言語。剛才在場的侍衛和宮女太監……”說到這里，沉吟不語。韋小寶道：“太后聖安。奴才有法子叫他們連屁也不敢放半個。”太后聽他說話粗俗，微一皺眉，說道：“這件事你給我辦得妥妥當當的，自有你的好處。”韋小寶請了個安，說道：“奴才用心去辦，倘若有人漏出半點消息，太后砍奴才的腦袋好了。”太后道：“這樣我就放心了。你去罷！”韋小寶大喜，磕頭辭出。出得慈宁宮來，只見康熙的御轎正向這邊而來，數百名宿衛前後左右擁衛，衛士比平日增了數倍，韋小寶避在道旁。康熙在轎中見到了他，叫道：“小桂子，你在這里等著。”韋小寶答應了，知道康熙是去向太后請安，苦苦思索：“瘦頭陀怎麼會躲在太妃的轎里？真是奇哉怪也！”

## 第四十三回　身作紅云長傍日　心隨碧草又迎風

　　康熙從慈宁宮出來。韋小寶跟著回養心殿，在殿外候傳。過了良久，見前鋒營統領阿濟赤從殿中出來，韋小寶心道：“皇上定是調動前鋒營，加緊嚴防刺客。”接著太監傳韋小寶進見。康熙屏退侍衛、太監，命他關上了殿門。康熙蹙起了眉頭，在殿上踱來踱去，顯是心中有個難題，好生委決不下。韋小寶見狀，心下惴惴。小皇帝年歲漸長，威勢日盛，韋小寶每見到他一次，總覺親昵之情減了一分，畏懼之心加了一分，再也不是當時互相扭打時那麼肆無忌憚。過了一會，康熙說道：“小桂子，有一件事，可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韋小寶道：“皇上聰明智慧，諸葛亮甘拜下風，想出來的主意，一定是高的。”康熙道：“這一回　可連諸葛亮也沒法子了。你有三件大功勞，我一件都沒賞你。擒獲毛東珠是第一件。說得蒙古、西蒙兩路兵馬歸降，是第二件。剛才又派人擊斃反賊，救了太后，那是第三件了。你年紀小小，已封了伯爵，我總不能封你為王哪！”說到這里，哈哈大笑。韋小寶才知道皇上跟自己開玩笑，喜道：“這幾件事都托賴太后和皇上洪福，所有功勞都是皇上自己的。可惜皇上不能封自己的官，否則的話，皇上該當自己連升三級才是。”

　　康熙又是一陣大笑，說道：“皇帝雖不能升自己的官，可是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皇帝愛給自己加尊號。有件甚麼喜慶事，打個小小胜仗，就加幾個尊號，雖然說是臣子恭請，其實還不是皇帝給自己臉上貼金。真正好皇帝這麼自稱自贊，已然頗為好笑，何況許多暴君昏君，也是聖仁文武、憲哲睿智甚麼的一大串。皇帝越胡塗，頭銜越長，當真恬不知恥。古來聖賢君主，還有強得過堯舜禹湯的麼？可是堯就是堯，舜就是舜，後人心中崇仰，最多也不過稱一聲大舜、大禹。做皇帝的若有三分自知之明，也不會尊號加到幾十字那麼長了。”韋小寶道：“原來鳥生魚湯是不加自己尊號的。皇上是鳥生魚湯，自然也不加了。不過照奴才看來，打平吳三桂之後，皇上倘若不加幾個頭銜風光風光，未免太也吃虧。”康熙笑道：“吃甚麼虧？”韋小寶道：“打平吳三桂之後，皇上大封功臣，犒賞三軍，大家都要升官發財。皇上自己非但升不了官，反而要大開庫房，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一箱箱搬出去花差花差，豈不大大破財？”康熙笑道：“你就是沒學問，沒出息。掃除吳逆，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那就是你主子的升官發財。”韋小寶道：“原來如此。”康熙道：“不過蕩平吳逆之後，群臣一定是要上尊號的。這些馬屁大王，有事的時候不能為朕出力分憂，一待大功告成，他們就來撿現成便宜，大拍馬屁了。”韋小寶道：“皇上事事有先見之明。咱們那時候靜靜的瞧著，那幾個官兒請皇上加尊號，誰就是馬屁大王。”康熙笑道：“對！那時候老子踢他媽的狗屁股。”君臣相對大笑。

　　果然不出康熙所料，吳三桂平後，群臣便上尊號，歌功頌德，大拍馬屁。康熙下諭道：“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宣德化，務以廉洁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這已說得十分嚴峻，但群臣兀自不悟，以為康熙不過假意推辭，又再請上尊號。康熙頒諭：“朕自幼讀書，覺古人君行事，始終一轍者甚少，嘗以為戒。惟恐幾務或曠，鮮有克終，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間。偶有違和，亦勉出聽斷。中夜有幾宜奏報，披衣而起，總為天下生靈之計。今更鮮洁清之效，民無康阜之麻，君臣之間，全無功績可紀。倘復上朕尊號，加爾等官秩，則徒有負愧，何尊榮之有？”群臣拍馬屁拍在馬腳上，鬧得灰頭土臉，這才不敢再請。此是後話，按下不表。康熙笑道：“皇帝自己加尊號，那是多得很的，不算希奇。明朝有個正德皇帝，那才叫奇了。”韋小寶道：“這個皇帝，奴才見過他好幾次。”康熙奇道：“你見過他好幾次？做夢麼？”韋小寶道：“不是。奴才在戲台上見過的。有一出戲叫做《梅龍鎮》，正德皇帝游江南，在梅龍鎮上見到一個賣酒姑娘李鳳姐，生得美貌，跟她勾勾搭搭。”

　　康熙笑道：“正德皇帝喜歡微服出游，李鳳姐的事，說不定真是有的。這皇帝不加自己尊號，卻愛封自己的官，他封自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遇到甚麼風吹草動，就下一道上諭：‘北寇犯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率六軍往征。’朱壽就是他的名字。後來打了一仗，其實是敗仗，他卻說是胜仗，功勞很大，下一道聖旨，加封自己為鎮國公，加俸祿米五千石。”

　　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這人皇帝不做，卻去做鎮國公，真是胡塗得很了。”康熙笑道：“當時大臣一齊反對，說若是封鎮國公，就要追封祖宗三代。皇上自己稱鎮國公還不打緊，皇上的祖宗三代都是皇帝，他們一定不肯降級。正德皇帝不理，定要做鎮國公，後來又說立了功勞，加封自己為太師。幸虧他死得早，否則官越封越大，到後來只好自己篡自己的位，索性做皇帝了。”韋小寶聽到“篡位”兩字，不敢多言，只干笑幾聲。康熙道：“正德皇帝做了許多胡塗事，害得百姓很苦。固然他自己不好，但一半也是太監和臣子教壞他的。”韋小寶道：“是，是。壞皇帝愛用壞太監和奸臣，好皇帝用的就是好太監和忠臣。”康熙微微搖頭，說道：“那也不然。好皇帝身邊，壞太監和奸臣也是有的，只不過皇帝倘若不胡塗，就算給人蒙蔽得一時，到後來終于能揭穿奸臣的陰險狡猾。”韋小寶道：“是，是。”一顆心不由得怦怦亂跳。康熙問道：“毛東珠那賤人的奸夫，叫甚麼名字啊？”韋小寶道：“他叫瘦頭陀，真的名字叫甚麼，奴才就不知道了。”康熙道：“他這樣胖，象是一個肉球，怎麼叫瘦頭陀？”韋小寶道：“聽說他本來是很高很瘦的，後來服了神龍教教主的毒藥，便縮成一團，變成個矮胖子了。”康熙又問：“你怎知他跟毛東珠躲在慎太妃的轎中，脅迫太后送他們出宮？”韋小寶心念電轉：“皇上先說我派人擊斃反賊，救了太后，功勞很大。此刻又說他二人躲在太妃轎中，脅逼太后送他們出宮。那麼歸家三人行刺之事，皇上還不知道。不過歸家三人這時逃走了也罷，給活捉了也罷，給打死也罷，終究是瞞不過的。我又怎麼說才好？”

　　康熙見他遲疑不答，問道：“怎麼？有甚麼忌諱的事嗎？”韋小寶道：“不，不！奴才心里奇怪，怎麼這兩名反賊會坐在太妃的轎中，當真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還要請皇上開導。”康熙道：“我先問你，你怎知轎里坐的不是太妃，因而指揮侍衛襲擊御轎？”韋小寶心想：“原來皇上還以為是宮中侍衛殺了瘦頭陀和毛東珠，這件事終究是要揭穿的，我還是直說罷。”便道：“奴才罪該萬死，皇上恕罪。”說著跪了下來。康熙皺眉道：“甚麼事？”韋小寶道：“奴才奉皇上諭旨，將反逆毛東珠押去慈宁宮，經過御花園，忽然假山後面豁喇一響，跳出三個穿了侍衛和太監服色的人來，將奴才一把抓住，要我帶他們來尋皇上。這三人的武功是極高的，奴才的手指都險些給他們捏斷了。”說著提起左手，果然五根手指都瘀黑粗腫。康熙道：“他們尋我干甚麼？”韋小寶道：“這三人定是吳三桂派來的刺客，奴才就算給他們捏死了，也決計不肯帶他們來犯駕的，正好……不，不是正好，是剛巧，剛巧太后和太妃鸞駕來到，這三個刺客胡里胡塗，以為太妃轎中坐的是皇上聖駕，就沖出來行凶。那是太后和皇上的洪福齊天，竟是反賊殺了反賊。那三個刺客這當兒不知是給眾侍衛格斃了，還是擒獲了，奴才這就去查明回奏。”

　　康熙道：“三個刺客未必會胡里胡塗，多半是你指點的，是不是？你想與其刺客向我犯駕，不如去害太妃，他們只要一動手，宮中大亂，就傷我不到了，你這條小命也保住了，是不是？”韋小寶給康熙說穿了心事，知道抵賴不得，只有連連磕頭。康熙道：“你指點刺客去危害太妃，本來是該當砍頭的，總算你對我還有這麼三分忠愛之心……”韋小寶忙道：“不是三分，是十分，一百分，一千分，一萬分的忠愛之心。”康熙微笑道：“不見得罷？”韋小寶道：“見得，見得，大大的見得！”康熙伸足在他額頭輕輕一踢，笑道：“他媽的，站起來罷。”韋小寶已嚇得滿頭是汗，磕了個頭站起。康熙笑道：“你立了三件大功，我本來想不出法子賞你，現下想到了。你指點刺客，犯上行凶，有不臣之心，我卻也不來罰你。將功贖罪，咱們干折了罷。”韋小寶道：“好極，好極。好比皇上推牌九，前道是奴才贏了，後道是皇上贏了，大家扯直。皇上不吃我的，也不賠我的。”心想：“不升官就不升官。難道你還能封我做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嗎？就算封太師，也沒甚麼了不起。當年唐伯虎點秋香，華太師的兩個兒子華大、華二是傻的。我韋太師生兩個兒子韋大、韋二，也這麼亂七八糟，可真倒了大霉啦。”康熙道：“這矮胖賊子，用心也當真奸險。他的相好給你抓住之後，難以奪回，料到你定會送進宮來，呈給太后發落，竟然鋌而走險，又闖進慈宁宮去，犯上作亂，脅迫太后。這當兒宮中侍衛加了數倍，戒備森嚴，他再也不能如上次那樣乘人不備，逾牆遁逃，他只盼坐在慎太妃轎中，由太后親自陪到宮門口，就可雙雙逃走。他萬萬料想不到，鬼使神差，你竟會指點刺客去攻打太妃的鸞轎，將兩名叛賊殺了。”韋小寶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如此。太后和皇上洪福齊天，果然半點也不錯。”心想：“無怪我送老婊子去時，太后一副晦氣臉孔，倒象我欠了她三白萬兩銀子不還似的。原來那時瘦頭陀早已躲在寢殿里，多半就藏在床上。瘦頭陀在慈宁宮住過不少日子，熟門熟路，這張大床也不知睡過多少晚了，也真虧他想得出這條巧計來。不知他在太后寢殿中已等了多久？說不定有好幾天了。啊喲，不好！瘦頭陀和太后一男一女躲在房里，接連幾天，不知干了甚麼花樣出來沒有？五台山老皇爺頭上的和尚帽，只怕有點兒綠油油了。”康熙自猜不到他心中的齷齪念頭，笑道：“太后和我福氣大，你的福氣可也不小。”

　　韋小寶道：“奴才本來是沒有福氣的，跟得皇上久了，就沾了些皇上的福氣。”康熙哈哈大笑，問道：“那歸辛樹外號‘神拳無敵’，武功果然厲害得很麼？”康熙在大笑聲中問出這句話來，韋小寶耳邊便如起了個霹靂，身子連晃，只覺兩條腿中便似灌滿了醋一般，又酸又軟，說道：“這……這……”

　　康熙冷笑道：“天父地母，反清復明！韋香主，你好大的膽子哪！”韋小寶但覺天旋地轉，腦海中亂成一團，第一個念頭便想伸手去靴筒中拔匕首，但立即想起：“他甚麼都知道了！既然問到這句話，就是翻牌跟我比大小。他武功比我高，我一劍刺他不死的。就算能殺了他，我也決計不殺！”當下更無遲疑，立即跪倒，叫道：“小桂子投降，請小玄子饒命！”這“小玄子”三字入耳，康熙心頭登時涌起昔日和他比武玩耍的種種情事，不由得長歎一聲，說道：“你……一直瞞得我好。”韋小寶磕頭道：“奴才雖然身在天地會，可是對皇上忠心耿耿，沒做過半點對不起皇上的事。”康熙森然道：“你若有分毫反意，焉能容得你活到今日？”韋小寶聽他口氣有些松動，忙又磕頭說道：“皇上鳥生魚湯，賽過諸葛之亮。奴才盡忠為主，好似關云之長。”

　　康熙忍俊不禁，心中暗罵：“他媽的，甚麼諸葛之亮，關云之長？”只是在這要緊的當口，倘若稍假以詞色，這小丑插科打諢，順著杆兒爬上來，再也收服他不住，喝道：“你給我從頭至尾，一一招來！只消有半句虛言，我立刻將你斬成狗肉之醬！”說到最後四字，嘴角邊不由得露出笑意。韋小寶爬在地上，瞧不見他神色已和，但聽語意嚴峻，忙磕頭道：“是，是。皇上一切都已知道了，奴才怎敢再有絲毫瞞隱？”當下將如何去康親王府殺鰲拜而為天地會所擄，如何拜陳近南為師，如何被迫入會做了青木堂香主等情，一一照實說了，最後述說如何遇到歸家三人，如何擲骰子輸給歸鐘，如何繪圖密奏，如何在慈宁花園為歸二娘所擒，如何指引三人襲擊太妃鸞轎以求皇帝得警等等，至于盜四十二章經等等要緊關節，自然略過不提。他說了這般長篇大論，居然謊言甚少而真話極多，一生之中算是破題兒第一遭了。康熙不住詢問天地會的情形，韋小寶便也据實稟告。康熙聽了一會，點了點頭，說道：“五人分頭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韋小寶一怔：“皇上連我會中兄弟相認的切口也知道了。”接著念道：“自此傳得眾兄弟，後來相認團圓時。”康熙道：“初進洪門結義兄，當天明誓表真心。”韋小寶道：“松柏二枝分左右，中節洪花結義亭。”康熙道：“忠義堂前兄弟在，城中點將百萬兵。”韋小寶念道：“福德祠前來誓愿，反清復明我洪英。”按照天地會中規矩，他這兩句詩一念完，對方便當自報姓名，述說所屬堂口，在會中的職份，康熙卻只微微一笑。韋小寶喜道：“原來皇上也是我會中兄弟，不知是甚麼堂口？燒的是幾炷香……”說到這里，立知自己胡塗透頂，他是大清皇帝，怎會來“反清復明”？連說：“打你這胡塗小子，打你這胡塗小子！”拍拍有聲，輕輕打了自己兩個嘴巴。康熙站起身來，在殿上踱來踱去，說道：“你做的是我滿洲的官兒，吃的是我大清的祿米，心中卻存著反清復明的念頭。若不是念著你有過一些微功，你便有一百顆腦袋，也早砍下來了。”韋小寶道：“是，是！皇上寬洪大量，奴才的腦袋才保得到今天。奴才即刻去退會，這天地會的香主說甚麼也不干了。今後決不反清復明，專門反明復清。”康熙肚里暗暗好笑，罵道：“我大清又沒亡國，要你來復甚麼？滿口子胡說！”韋小寶忙道：“是，是！奴才保定我主江山萬萬年。皇上要我復甚麼，我就復甚麼，要我反甚麼，奴才就反甚麼。”康熙低沉著聲音，一字一字慢慢的說道：“好！我要你反天地會！”韋小寶道：“是，是！”心中暗暗叫苦，臉上不自禁的現出難色。康熙道：“你滿嘴花言巧語，說甚麼對我忠心耿耿，也不知是真是假。”韋小寶忙道：“十足真金，十足真金，再真也沒有了。”康熙道：“我細細查你，總算你對我還沒甚麼大逆不道的惡行。倘若你聽我吩咐，這一次將天地會挑了，斬草除根，將一眾叛逆殺得干干淨淨，那麼將功贖罪，就赦了你的欺君大罪，說不定還賞賜些甚麼給你。如你仍然狡猾欺詐，兩面三刀，哼哼，難道我殺不了天地會的韋香主嗎？”韋小寶只嚇得全身冷汗直流，連說：“是，是。皇上要殺奴才，只不過是好比捏死一只螞蟻。不過……不過皇上是鳥生魚湯，不殺忠臣的。”康熙哼了一聲，說道：“你是甚麼忠臣了？你是大白臉奸臣。”韋小寶道：“皇上明鑒：奴才瞞了皇上，有些事情不說，那是有的。不過的的确确不是大白臉奸臣。董卓、曹操，我是決計不做的。”康熙道：“好！就算你不是大白臉奸臣，你是白鼻子小丑。”韋小寶得皇帝如此分派他這樣一個角色，登時松了口氣，忙道：“小丑就小丑罷，好比……好比時遷、朱光祖，也能給皇上立功。”康熙微微一笑，道：“哼，你總是硬要把自己說成好人，這樣罷，你點齊兵馬，去把天地會、沐王府、歸辛樹一干反賊，一古腦兒的都拿了來。若是走掉了一個，砍你一只手，走掉了四個，一雙手一雙腳都砍下來。要是走掉了五個，那再砍你的甚麼？”韋小寶道：“這個……這個……奴才只好真的做太監了。”康熙忍不住哈哈大笑，罵道：“他媽的，你倒會打如意算盤。”韋小寶愁眉苦臉道：“皇上砍了我兩只手兩只腳，奴才多半是活不成了，脖子上這個腦袋，砍不砍也差不多。”心想：“他連沐王府也知道了，當真消息靈通。”康熙伸手入袖，取出一張紙來，念道：“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青木堂香主韋小寶，屬下李力世、徐天川、玄貞道人、錢老本、高彥超、風際中等等；沐家的沐劍聲、柳大洪、吳立身等等，三名進宮的刺客是歸辛樹、歸二娘、歸鐘。一、二、三、四、五……一共是四十三名反賊，除了你自己暫且不算，一共四十二名。”韋小寶又即跪下，磕了兩個頭，說道：“皇上，這干人雖然說要反清復明，不過他們也沒能反成功、復成功。讓我去跟他們說，皇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過去未來，甚麼都知道了。皇上說過大清江山萬萬年，那定然不錯。反清是反不成的，大家不如散了伙罷。”

　　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厲聲道：“你是一意抗命，不肯去捉拿反賊了？”韋小寶心想：“江湖上好漢，義氣為重。我如把師父他們都捉了來，皇上一定砍他們的頭。這樣一來，韋小寶出賣朋友，變成吳三桂啦。唉，當時甚麼人不好冒充，偏偏去冒充小桂子。小桂子，小桂子，可不是吳三桂的小兒子嗎？我這伯爵大人也不要做了，想法子通知師父他們大家逃走，滾他媽的臭鴨蛋罷。”康熙見他不答，心中更怒，喝道：“到底怎樣？你難道不知自己犯了大罪？我給了你改過自新、將功贖罪的良機，卻還在跟我討價還價？”韋小寶道：“皇上，他們要來害你，我拚命阻擋，奴才對你是講義氣的。皇上要去拿他們，奴才夾在中間，難以做人，只好向你求情，那也是講義氣。”

　　康熙怒道：“你心中向著反賊，那是順逆不分，目無君上，還說講義氣？”頓了一頓，說道：“你救過我性命，救過父皇，救過太后，今日我如殺了你，你心中定然不服，要說我對你不講義氣，是不是？”到此地步，韋小寶索性硬了頭皮，說道：“是的。從前皇上答應過的，奴才就算做錯了事，皇上也饒我性命。萬歲爺的金口，說了可不能反悔。”康熙道：“好啦，你倒深謀遠慮，早就伏下了這一著棋子，哼，其心可誅。”韋小寶不懂“其心可誅”這四字是甚麼意思，料想決不是好話，自從識得康熙以來，從沒見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心想：“我這顆腦袋，那是砍下了一大半啦。小皇帝的脾氣，向他求情也沒有用，只有跟他講理。”說道：“皇上，我拜過你為師，你答應收我為徒弟的。那陳近南，也是我的師父。我如心存害你，那是欺師滅祖。我如去害那個師父，也是欺師滅祖。再說……再說，皇帝砍奴才的腦袋，當然稀松平常。可是師父砍徒弟的腦袋，卻有點兒不大對頭了。”康熙心想：“收他為徒的戲言，當時确是說過的。這小子恃寵而驕，無法無天，居然將我跟天地會的匪首相提并論，實在胡鬧之至……”正想到這里，忽聽得遠處隱隱人聲喧嘩，乒乒乓乓的，又有兵刃相交之聲。

　　韋小寶跳起身來，說道：“好像有刺客。師父請坐著別動，讓徒兒擋在你身前。”康熙哼了一聲，心想：“這小子便有千般不是，對我畢竟有忠愛之心。”說道：“你以後再也不可叫我師父。你不守本門的門規，本師父將你開革了。”說著不禁有些好笑。只聽得腳步聲響，有數人奔到殿門外，停住不動。韋小寶奔到殿門之後，立刻拿起門閂上了閂，這是性命攸關的大事，手腳之快，無與倫比，喝道：“甚麼人？”

　　外邊有人大聲道：“啟奏皇上：宮中闖進來三名刺客，內班宿衛已團團圍住，不久便可擒獲。”韋小寶心道：“歸家三人終于逃不出去。”喝道：“皇上知道了。即速加調一百名侍衛，到養心殿前後護駕，屋頂上也得站三十名。”殿外的侍衛首領應命而去。康熙心想：“他倒想得周到。那日在五台山遇險，那白衣尼姑從屋頂破瓦而下，果是難以防備，幸虧這小子奮不顧身的在我身前擋了一劍。”過了一會，吆喝聲漸輕，但不久兵刃撞擊又響了起來。康熙皺起眉頭，說道：“連三名刺客也拿不住。倘若來的是三百名、三千名，那怎麼辦？”韋小寶道：“皇上不用煩惱。像歸辛樹這等腳色，世上是很少的，最多也不過四五個罷了。”再過一會，只聽得腳步聲響，又有刀劍嫌詔，加調的內班宿衛到了殿外；又聽得殿頂四周屋瓦發出響聲，上高的宿衛躍上了殿頂，眾衛士知道皇帝便在殿內，都把守在殿檐殿角，不敢走到屋頂，否則站在皇帝頭頂，那可是大大的不敬。康熙知道單是養心殿周遭，便至少有四五百名侍衛把守，決計無虞，不再理會刺客，說道：“你瞧瞧這是甚麼？”從衣袖內又抽出一張紙來，舖在桌上。

　　韋小寶走近一看，見是一幅圖畫，中間畫的是一座大屋，屋前有旗杆石獅，有些像是自己的伯爵府；屋子四周排列著十幾門大炮，炮口都對准了大屋。再仔細看時，那屋子越看越像是自己的屋子。康熙道：“你認得這屋子嗎？”韋小寶道：“倒有點兒像奴才的狗窩。”康熙道：“你認得就好。”指著圖中門額上的四字，問道：“這‘忠勇伯府’四字，都認得嗎？”

　　韋小寶聽得果然便是自己的屋子，又不禁冷汗直冒。自己住處四周排列了這許多大炮，自然大事不妙。他曾親眼見到兩個外國鬼子湯若望、南懷仁操炮，大炮一發，轟的一聲，只炸得火焰沖天，泥石濺起十幾丈高，自己身上就算穿了一百件護身寶衣，那也是炸成狗肉之醬了，想到大炮轟擊之威，不由得身子打戰。康熙緩緩的道：“今兒晚上，你們天地會、云南沐家、華山派姓歸的，還有王屋派門下司徒鶴一干人，都要在你家聚會。我這十二門大炮，這會兒已在你屋子四周的民房中架好，炮彈火藥也早就上好了，只消拉開窗子，露出炮口，一點藥線，只怕沒一個反賊能逃得了性命。就算大炮轟不死，逃了出來，圍在外面的幾隊前鋒營兵馬，總也不能吃飯不管事。剛才你見到前鋒營統領阿濟赤了罷？他已去點兵預備動手了。前鋒營向來跟你統帶的驍騎營不大和睦，未必肯放你走罷？”韋小寶顫聲道：“皇上甚麼都算到了，此刻對奴才明言，就是饒了奴才一條性命。奴才以前的一點兒微功，就此將功折罪，都折得干干淨淨，半點兒也不剩了。”

　　康熙微微一笑，道：“你明白就好，好比咱兩人賭牌九，你先贏了不少銀子，可是在一注之中都輸還了給我，以前贏的，一下子都吐了出來，從此沒了輸贏。我們如要再玩，就得從頭來過。”韋小寶吁了一口氣，說道：“真正多謝皇上龍恩，奴才今後只專心給皇上當差，別說天地會，就算是天九會的香主，奴才也不干了。”心中暗暗著急：“師父他們約好了今晚在我屋里聚會，怎生通知他們別去才好？”又道：“皇上吩咐我去擒拿這一干反賊，只不過是試試奴才的心，其實皇上早就神機妙算，甚麼甚麼之中，甚麼千里之外。”

　　只聽得殿門外有人朗聲說道：“回皇上：反賊拿到！”康熙臉有喜色，喝道：“帶進來！”韋小寶道：“是！”轉身過去拔了門閂，打開殿門。數十名侍衛擁了歸家三人進來，齊喝：“叩見皇上，下跪！”數十名侍衛一齊跪倒。歸辛樹、歸二娘、歸鐘三人滿身血污，到處是傷，卻昂然直立。三人都給粗索綁住了，身畔各有兩名侍衛牽住。侍衛的領班喝道：“下跪！下跪！”歸家三人哪去理睬。只聽得殿上嗒嗒聲響，歸家三人和受傷的侍衛身上鮮血不住下滴。歸二娘怒目瞪視韋小寶，喝道：“小漢奸，你……你這臭賊！”韋小寶眼見三人的慘狀，心中不禁難過，任由她辱罵，也不回答。康熙點點頭，說道：“神拳無敵歸辛樹，卻原來是這麼個糟老頭兒！咱們的人死傷了多少？”侍衛領班道：“回皇上：反賊凶悍之極，侍衛殉職的三十多人，傷了四十來人。”康熙“嘿”的一聲，擺了擺手，心中暗贊：“了不起！“侍衛領班吩咐手下將三人帶出。突然間歸辛樹大喝一聲，運起內力，右肩向身旁侍衛一撞。那侍衛“啊”的一聲大叫，身子飛了出去，腦袋撞在牆上，登時斃命。歸辛樹抓住綁在歸鐘身上的繩索，一繃一扯，拍的一聲，繩索立斷，抓住他身子，喝道：“孩兒快走，我和媽媽隨後便來。”向外一送，歸鐘便從殿門口飛了出去。便在此時，歸氏夫婦雙雙躍起，向康熙扑將過去。韋小寶見變故斗生，大驚之下，搶上去一把抱住了康熙，滾到了桌子底下，自己背脊向外，護住康熙。只聽得拍拍兩聲響，跟著便有幾名侍衛搶過，扶起康熙和韋小寶。看歸氏夫婦時，只見均已倒在血泊之中，背上插了七八柄刀劍，眼見是不活了。歸辛樹力殺數十名侍衛後，身受重傷，最後運起內力，扯斷了兒子身上的綁縛，立即向康熙扑去。歸二娘明白丈夫的用意，一來只盼臨死一擊，能傷了韃子皇帝的性命，二來好讓兒子在混亂之中脫逃。兩人手腳都為繩索牢牢捆縛，再也無力掙斷，還是一齊躍起，向康熙沖擊。但兩人力戰之余，已然油盡燈干，都是身在半空，便即狂噴鮮血，再也支持不住，摔下地來。眾侍衛就算不再砍斫，兩人也早斃命了。康熙驚魂稍定，皺眉道：“拉出去，拉出去。”侍衛齊聲答應，正要抬出二人尸首，突然殿門口人影一晃，竄進一個人來，身法奇快，扑在歸氏夫婦的尸身上，大叫：“媽，爹！”正是歸鐘。數名侍衛兵刃斫將下去，歸鐘竟不知閃避，兵刃盡數中在他身上，只聽他喘氣道：“媽，你……你不陪著我怎麼辦？我不認得路……”咳嗽兩聲，垂首而死。他一生和母親寸步不离，事事由母親安排照料，此刻离開了父母，竟是手足無措，雖然逃出了養心殿，終究還是回來依附父母身畔。侍衛總管多隆奔進殿來，跪下道：“回皇上：宮里刺客已全部……全部……肅清……”見到殿上滿地是血，心下惶恐，磕頭道：“刺客驚了聖駕，奴才……奴才該死！”

　　康熙適才給韋小寶這麼一抱一滾，雖然甚是狼狽，有損尊嚴，但此人舍命護駕，忠君之心卻确然無疑，對多隆道：“外面還有人要行刺韋小寶，你要好好保護他，不得离開寸步，更加不能讓他出宮。明日早晨，再另聽吩咐。”多隆忙應道：“是，是。奴才盡心保護韋都統。”韋小寶暗暗叫苦：“皇上今晚要炮轟天地會，怕我通風報訊，吩咐多隆看住我。”康熙走到殿門口，又想：“小桂子狡獪得緊，多隆這老粗不是他對手。”轉頭道：“多隆，你多派人手，緊緊跟著韋小寶，不能讓他跟人說話，也不能讓他傳遞甚麼東西出宮。總而言之，局勢危險，你就當他是欽犯辦好了。”多隆應道：“是，是。皇上恩待臣下，無微不至。”只道皇上愛惜韋小寶，不讓刺客有危害他的機會。韋小寶道：“皇上恩典，奴才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心知皇帝這麼說，是顧住自己面子，日後還有用得著自己的地方。康熙微微一笑，說道：“你又贏了一注。咱們打從明兒起再來玩過罷。你那只金飯碗，可得牢牢捧住，別打爛了！”說著出了殿門。康熙這兩句話，自然只有韋小寶明白。適才自己抱住康熙護駕，他又算自己立了一功。今晚殺了師父陳近南等一干人後，自己跟天地會再不相干，皇帝又會重用。那只金飯碗上刻著“公忠體國”四字，皇帝是要自己對他忠心耿耿，不得再有二心。韋小寶想到師父和天地會中一干兄弟血肉橫飛的慘狀，自己就算再加官進爵，于心如何能安？心道：“做人不講義氣，不算烏龜王八蛋算甚麼？”

　　尋思：“皇上消息這麼靈通，是哪個王八蛋跟他說的？今兒早我第一次見到皇上，他對我好得很，說要派我去打胜仗，盼望我拿到吳三桂，封我為平西王。那時候皇上一定還不知道天地會韋香主的事。他得知訊息，是我押了老婊子去呈給太后這當口。卻是哪個狗賊通風報信？哼，多半是沐王府的人，要不然是王屋派司徒鶴的手下。否則我偷盜四十二章經，在神龍教做白龍使這些事，皇上又怎麼不知道？”多隆見他愁眉苦臉，神情恍惚，拍拍他肩膀，笑道：“韋兄弟，皇上這般寵愛你，真不知你前世是幾生修來的？朝里不論哪一位親王、貝勒、將軍、大臣，皇上從來不曾派御前侍衛保護過他。大家都說，韋都統不到二十歲，就會封公封王了。你不用擔心，只要不出宮門一步，反賊就有千軍萬馬，也傷不到你一根寒毛。”韋小寶只有苦笑，說道：“皇上恩德，天高地厚。咱們做奴才的，自該盡心竭力，報答皇上的恩典。”眼見數十名侍衛站在前後左右，要給天地會兄弟傳個信，那真是千難萬難，心想：“甚麼封王封公，老子是不想了。宁可小皇帝在我屁股上踢一腳，大喝一聲：‘滾你媽的臭鴨蛋！從此不許你再見我的面。’這般保護，可真的保了我的老命啦。”

　　多隆道：“韋兄弟，皇上吩咐你不可隨便走動，是到你從前的屋子去歇歇呢，還是去侍衛班房，大伙兒陪你耍幾手？”他知跟韋小寶擲骰子、推牌九，最能投其所好。韋小寶突然心念一動，說道：“太后吩咐我有一件要緊事情，須得立即辦妥，請多大哥一起去罷。”多隆臉有難色，道：“太后交下來的差使，當然立刻得辦，不過……不過……皇上嚴旨，要韋兄弟千萬不要出宮……”韋小寶笑道：“這是在宮里辦的事兒，多大哥不必擔心。”多隆當即放心，笑道：“只要不出宮門，那便百無禁忌。”

　　韋小寶吩咐侍衛，將慎太妃的鸞轎立刻抬到神武門之西的火燒場去，說道：“有誰打開了轎帘，太后吩咐立刻砍了腦袋。”刺客襲擊太妃鸞轎之事，多隆和眾侍衛均已知悉，雖不明其中真相，卻均知是太后的一件隱事，一直惴惴不安，聽韋小寶說要抬去火燒場焚化，那是去了一個天大的禍胎，各人心頭都放下了一塊大石。當下多隆隨著韋小寶，押了鸞轎去火燒場，一路之上，轎中兀自滴出血來。至于轎中死人是誰，自然無人敢多問半句。到得火燒場，蘇拉雜役堆起柴枝，圍在鸞轎四周燒了起來。韋小寶撿根木條，拿焦炭畫了只雀兒，雙手拱了木條，對著轎子喃喃祝告：“瘦頭陀、老婊子，你們在世上做不成夫妻，到陰世去做千年萬年的夫妻罷。殺死你們的歸家三位，這當兒也已死了。你們前腳走，他們後腳跟來。倘若在奈何橋上、望鄉台邊碰到，大伙兒親近親近罷。”多隆等見他嘴唇微動，料想是祝告死者陰魂早得超生，只見他搬起幾塊石子，堆成一個小堆，將木條插入，便如是一炷香相似，那料到是他和陶紅英通傳消息的記號？眼見轎子和尸體都燒成了焦炭，韋小寶回到自己從前的住處，早有奉承他的太監過來打掃干淨，送上酒菜點心。韋小寶給了賞錢，和多隆及侍衛用了些，說道：“多大哥，你們各位請隨便寬坐。兄弟昨晚整晚給皇上辦事，實在倦得很了。”多隆道：“兄弟不用客氣，快請去睡，做哥哥的給你保駕。”韋小寶道：“那真是一千個、一萬個不敢當。多大哥，你想要皇上賞你甚麼？你跟我說了，兄弟記在心里，見到皇上高興之時，幫你求求，只怕有八分能成。”多隆大喜，道：“韋兄弟肯代我求皇上，那還有不成的嗎？”

　　韋小寶道：“多大哥的事，便是兄弟自己的事，那有不出力之理？”多隆笑道：“做哥哥的在京里當差，有些兒膩了，就是想到外省去調劑調劑。”韋小寶一拍大腿，笑道：“大哥說得不差，在北京城里，高過咱們的王公大官可不知有多少，實在顯不出威風，只要一出京，那可自由自在得很了。就是要幾兩銀子使使，只須這麼咳嗽一聲，人家立刻就乖乖的雙手捧了上來。”兩人相對大笑。

　　韋小寶回到房中，斜倚在床上，心想：“多大哥得了皇上旨意，看得我好緊，我要出宮去給師父報訊，那決計辦不到。待會陶姑姑到來，自可請她去傳信，就怕她來得太晚，倘若她半夜三更才來相會，那邊大炮已經轟了出去，這便如何是好？”出了一會，尋思：“眼下只有想個法子，派些侍衛去打草驚蛇。”計較已定，合眼睡了一個多時辰，醒來時見日影稍斜，已過未時，走出房去，問多隆道：“多大哥，你可知那批要向我下手的反賊，是甚麼來頭？”多隆道：“這可不知道了。”韋小寶道：“一批是天地會，一批是沐王府的。”多隆伸了伸舌頭，道：“這兩伙反賊都很厲害，怪不得皇上這麼擔心。”韋小寶道：“我想在宮里躲得了一日，躲不得一世。今天雖有多大哥保護，但反賊不除，總是後患無窮。”多隆道：“皇上明日召見，必有妙策，韋兄弟倒也不必擔心”。

　　韋小寶道：“是。不瞞大哥說，兄弟家里，有幾個如花如玉的小妞兒，兄弟很是喜愛。看來今晚反賊會到我家里行刺，他們害不到兄弟，多半要將這幾個小妞兒殺了，那……那是可惜得很。”多隆笑著點了點頭，想起那日韋小寶要自己裝模裝樣的跟鄭克塽”為難，便是為了一個小美人兒，這個小兄弟風流好色，年紀雖小，家中定已收羅了不少美貌姬妾，便道：“這個容易，我便派人到兄弟府上去保護。”

　　韋小寶大喜，拱手稱謝，說道：“兄弟家里的小妞兒，我最寵愛的共有三人，一個叫雙兒，一個叫曾柔，還有一個叫……叫劍屏（心想若是說出沐劍屏這個“沐”字來，只怕引起疑心），相貌都是挺不錯的，兄弟實在放心不下。請大哥這就派人去保護，跟她們說，今晚有天地會和沐家刺客到來，要她們趕坑阢了出來。最好大哥多派些人去，守在兄弟家里，刺客到來，正好一古腦兒抓他奶奶的。哪一位兄弟出了力的，自當重重酬謝。”多隆一拍胸膛，笑道：“這件事容易辦。是韋伯爵府上的事，哪一個不拚命向前？”當即吩咐侍衛領班，命他出去派人。眾侍衛都知韋小寶出手豪闊，平時沒事，也往往千兒八百的打賞，這一次去保護他的寵姬愛妾，那更是厚厚的賞賜了，當下盡皆欣然奉命，輪不到的不免唉聲歎氣，抱怨運氣欠佳。韋小寶心下稍慰，暗想：“雙兒她們聽了眾侍衛的言語，說是宮里派人來保護，等候捉拿天地會和沐王府的刺客，自會通知我師父他們躲避。但若我師父他們倒躲開了，雙兒、曾姑娘、小郡主三個卻給大炮轟死，那可糟糕！不過大隊御前侍衛在我屋里，外面的炮手一定不會胡亂開炮。”轉念又想：“要是炮手奉了皇帝嚴旨，不管三七廿一，到時非開炮不可，那又如何？”小郡主和曾柔也還罷了，雙兒對自己情深義重，那是心頭第一等要緊人，決不能讓她送了性命。只是事在兩難，如要侍衛將雙兒她們先接了出來，便沒人留下給師父和眾兄弟傳訊；只救雙兒，不救師父，重色輕友，那又是烏龜王八蛋了。一時繞室徬徨，苦無妙策。過了大半個時辰，率隊去忠勇伯府的侍衛領班回來稟報：他們還沒走近伯爵府，便給前鋒營的官兵擋住，帶隊的前鋒參領說道，他們奉旨保護伯爵府，不用眾位侍衛大人費心了。眾侍衛要進府保護內眷，前鋒營說甚麼也不讓過去，說道皇上一切已有安排。到後來連前鋒營的阿統領也親自過來阻攔，眾侍衛拗不過，只得回來。

　　韋小寶一聽，心中只連珠價叫苦。多隆笑道：“兄弟，皇上待你當真周到，竟派了前鋒營去保護你的小美人兒，那你還擔心甚麼？哈哈，哈哈！”

　　韋小寶只得跟著干笑幾聲，心想：“小皇帝甚麼甚麼之中，甚麼千里之外，這一番我師父他們可真是大禍臨頭了。前鋒營定是奉了嚴旨，在我伯爵府四處把守，見到尋常百姓，就放他們進府，以便晚上一起轟死，若是文武官員，便攔住了不許進去。”又想：“我突然發出‘含沙射影’暗器，要結果多大哥的性命不難，可是這許多侍衛，又怎能一個個盡數殺了？可惜我身邊的蒙汗藥，在莊家一下子都使完了。”眼見日頭越來越低，他便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全身發燙，拉了一泡尿又是一泡，卻想不出半點主意。

　　過得一個多時辰，天色漸漸黑下來，韋小寶推窗向外看去，只見七八名侍衛在窗外踱來踱去，守衛嚴密之極。他東張西望，那里有陶紅英的影子？長歎一聲，頹然倒在床上，心想這當兒只怕已有不少朋友進了伯爵府，多耽擱得一刻，眾兄弟便向陰世路走近了一步。

　　一瞥眼間，見到屋角落里的那只大水缸，那是海天富遺下來的。當日自己全靠了這只水缸，才殺了瑞棟，心想：“我何不把多大哥騙進房來。發暗器殺了他，再在房中放起火來，混亂之中便可逃出。多大哥待我十分不錯，平白無端的傷他性命，實在對他不住。可是義氣有大有小，我師父他們幾十條性命，總比他一條性命要緊些。”想了一會，心意已決，取火刀、火石打了火，點著了蜡燭，心想：“帳子著火最快，一殺了多大哥，便燒帳子。”

　　正在這時，聽得多隆在外房叫道：“韋兄弟，酒飯送了來啦，出來喝酒。”韋小寶道：“咱哥倆在房里吃罷！”多隆道：“好！”吩咐送酒菜的太監提了飯盒子進來。

　　那太監是個十六七歲少年，進房後向韋小寶請了安，打開飯盒子，取出酒飯。韋小寶腦中靈光一閃，想起了個主意，說道：“你在這里侍候喝酒。”那小太監十分歡喜，素知韋伯爵從前是御膳房的頭兒，對下人十分寬厚，侍候他吃喝定有好處，喜孜孜的擺設碗筷。

　　多隆跟著走進房來，笑道：“兄弟，你早不在宮里當差了，皇上卻不撤了你這間屋子。就算是親王貝勒，皇上也不會這麼优待。”韋小寶道：“倒不是皇上优待，皇上要管多少天下大事，哪來理會這等不相干的小事？說實在的，兄弟再在這里住，可十分不合規矩。”

　　多隆笑道：“別人不合規矩，你兄弟卻不打緊。”他知宮里的總督太監要討好韋小寶，誰也不會另行派人來住這間屋子，宮里屋子有的是，海天富這間住屋又不是甚麼好地方，接管御膳房的太監自然另有住處。韋小寶笑道：“大哥不提，兄弟倒也忘了，明日該得通知總管太監，把這間屋子繳回。咱們做外臣的再住在宮里，給外面御史大人知道了，參上一本，可不是味兒。”多隆道：“皇上喜歡你，誰又管得了？”韋小寶道：“請坐。請坐。這間屋子也沒甚麼好，只是兄弟住得慣了，反而覺得外面的伯爵府沒這里舒服。”慢慢走到他身後，拔了匕首在手，笑道：“這八碗菜，都是兄弟愛吃的，膳房里倒還記得，大哥試試這碗蟹粉獅子頭怎樣？”多隆道：“兄弟愛吃的菜，定是最好……”一句話沒說完，突覺左邊後心一涼，伏在桌上便不動了。

　　原來韋小寶已對准他後心，一匕首刺了進去。這一刀無聲無息，那小太監絲毫不覺，仍在斟酒。韋小寶走到他背後，又是輕輕一匕首將他刺死，立即轉身，在門後上了閂，快手快腳除下衣帽鞋襪，只剩內衣褲和護身背心，改穿上小太監的衣帽，將自己的衣帽都穿戴在那小太監身上。兩人高矮相若，衣衫倒也合身。然後將小太監的尸身抱到椅邊坐下，提起匕首，在小太監的臉上一陣亂剁，將五官剁得稀爛。他手中忙碌，心里說道：“多大哥，你是韃子，我天地會靠殺韃子吃飯，不殺你不行。今日傷你性命，實在對不住之至。好在你總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腦袋，你也不過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虧。何況我殺了你，你是因公殉職。但如皇上砍你的頭，你勢必要被抄家，老婆兒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換得家里的撫恤贈蔭。打起算盤來算一算，你實在是占了大大的便宜啦。”但多隆平素對自己著實不錯，迫不得已的殺了他，心中終究十分難受，忍不住流下淚來。拭了拭眼淚，轉身瞧那小監，心道：“你這位小兄弟，身上穿了黃馬褂，可有多神氣。你本來便投胎十世，也挨不上黃馬褂的半分邊兒，頭上這頂伯爵大人的頂帽，單是那一顆紅寶石，便夠你使上七八世的了，嘿嘿，你升官發財，可交上大運啦。我韋小寶當年冒充小桂子，從此飛黃騰達，做了大官。你今日冒充韋小寶，今後是不是能飛黃騰達，那得瞧你的本事了。”又想：“我先前冒充小太監，今日讓一個小太監冒充回去，欠下的債，還得一清一爽，干干淨淨。小玄子啊小玄子，我可沒對你不起。”

　　整理一下自身的衣帽，見已無破綻，大聲說道：“小娃兒，你這就出去罷，這里不用你侍候了。這五兩銀子，給你買糖吃。”跟著含含糊糊的說了聲：“多謝伯爵大人。”又提高嗓子說道：“我跟多總管在這里喝酒談心，誰也不許來打擾了！”太監在宮里本來只服侍皇帝、皇後、妃嬪、皇子和公主，但有職司的大太監要小太監服侍，卻也向來如此。韋小寶雖已不做太監，他從前卻是宮中聲威赫赫、大紅大紫的太監，要一名小太監侍候再打賞銀子，實在平常不過。門外眾侍衛聽了，誰也不加理會，只見房門開處，那小太監提了飯盒出來，低著頭，回身帶上了門。韋小寶提了食盒，低頭走向門口。見眾侍衛正在搬飯斟酒，誰也沒有留意，韋小寶暗暗歡喜，心想：“眾侍衛至少要一個時辰之後，才會發見房里兩人已經死了，只道韋伯爵和多總管都被刺客刺死，這一下可得嚇他們個屁滾尿流。”跨出大門，忽見數名太監宮女提著燈籠前導，抬了一乘轎子到來。這乘轎子以野雞尾毛為飾，稱為“翟轎”。領先的太監喝道：“公主駕到。”韋小寶大吃一驚：“公主遲不到，早不到，卻在這當兒到來，一進屋去，立即見到我韋小寶給人殺死了。宮中還不吵得天翻地覆？要出去可千難萬難了。”一時手足無措，只見轎子停下，建宁公主從轎里跨了出來，叫道：“小桂子在里面罷？”韋小寶硬起頭皮，走上前去，低聲說道：“公主，韋爵爺喝醉了，奴才領公主進去。”燈籠不甚明亮，公主沒認出他來，眼見眾侍衛一齊從屋中出來迎接，心想：“怎麼這許多人？”皺起了眉頭，左手一擺，道：“大家在外面侍候。”踏步進屋。韋小寶跟了進去。他一進屋子，反手便帶上了門。公主道：“你也出去。”韋小寶道：“是，韋伯爵在內房。”公主快步過去，推開房門，只見“韋小寶”和多隆二人伏在桌上，顯是喝得大醉，秀眉一蹙，喝道：“還不快出去？”韋小寶低聲笑道：“我如出去，便燒不成藤甲兵了。”公主一驚，回過頭來，燭光下赫然見到韋小寶站在身後，不由得又驚又喜，“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道：“你……你干甚麼？”韋小寶低聲道：“別作聲！”公主瞧瞧他，又瞧伏在桌上的“韋小寶”，低聲問道：“搗甚麼鬼？”韋小寶拉著她進房，又關上了房門，低聲道：“大事不妙，皇上要殺我！”公主道：“皇帝哥哥已殺了額駙，怎麼連你也要殺？他……他……他如殺了你，我跟他拚命。”

　　韋小寶伸出雙臂，一把抱住了她，在她面頰上吻了一下，說道：“咱們快逃出宮去。皇上知道了我跟你的事，要砍我腦袋。”公主給他一抱一吻，登時全身酸軟，昵聲道：“皇帝哥哥殺了額駙，我只道便可嫁給你了，怎麼……怎麼又弄出這等事來？他怎會知道的？”韋小寶道：“定是你露了口風，是不是？”公主臉上一紅，道：“我沒有。我只問過幾次，你甚麼時候回來。”韋小寶道：“那還不是嗎？那也不打緊，反正咱倆這夫妻是做定了。這就快逃出宮去罷。”

　　公主遲疑道：“我明兒去求求皇帝哥哥，他不會殺你的。他殺了額駙，跟我說很對我不住，答應另外給我找一個好額駙。他向來很喜歡你的……”說到這里，只覺房中的血腥氣越來越濃，嗅了兩下，問道：“甚麼……”突然間胸口一陣煩惡，哇的一聲，扶著椅背大吐起來，喉頭不住作嘔，卻只吐出了些清水。韋小寶輕輕拍她背脊，輕輕安慰：“怎麼？吃壞了東西？好一些沒有？”公主又嘔了兩下，忽地反過手掌，拍的一聲。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罵道：“我吃壞了東西？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雙拳在他胸口不住捶打。

　　公主向來橫蠻，此時突然發作，韋小寶也不以為奇，但眼前事勢緊迫，多耽擱得一刻，跟大炮齊轟的時候便近了一刻，實不能跟她無謂糾纏，說道：“好，好，都是我不好。”公主扭住他耳朵，喝道：“你跟我去見皇帝哥哥，咱倆馬上要拜堂做夫妻。”韋小寶大急，求道：“拜堂做夫妻的事，包在我身上，可是一見皇上，你的老公就變成沒腦袋的額駙了。咱們快快逃出宮去要緊。”公主重重一拉，韋小寶耳朵吃痛，忍不住叫了一聲。公主罵道：“你沒腦袋，打甚麼緊？你這小鬼，你本來就是沒腦子的。我肚子里的小小桂子卻怎麼辦？”說到這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韋小寶大吃一驚，問道：“甚……甚麼……小小桂子？”公主飛起一腳，正中他小腹，哭道：“我肚子里有了你的臭小小桂子，都是你不好。咱們若不馬上做夫妻，我肚子……我肚子一天天大起來……皇上知道吳應熊是太監，不成的，我……我可不能做人了。”韋小寶臉色慘白，正在這千鈞一發的緊急當口，偏生又遇上了這樁尷尬事，忙道：“咱們如不趕快出宮，小小桂子就沒爹爹了。逃了出去之後，咱們立刻拜堂成親，你生下小小桂子來，那……那可不是皇上的外甥？皇上做了便宜舅舅，他成了我的大舅子，總不好意思殺了妹夫罷？”公主道：“有甚麼不好意思？吳應熊是他妹夫，他還不是一刀殺了？”韋小寶道：“皇上知道吳應熊是假妹夫，我韋小寶才是貨真價實。假妹夫殺得，真妹夫殺不得。好公主，咱們的小小桂子出世之後，摟住了你的脖子叫媽媽，可不是挺美嗎？”說著便伸手摟住了她脖子。公主噗哧一笑，喜道：“美你個王八蛋，我才不要小王八蛋叫媽媽呢。”話是這麼說，扭住韋小寶耳朵的手卻也放開了，昵聲道：“這麼久沒見你了，你想我不想？”說著便扑在他懷里。韋小寶道：“想啊，我日日想，晚晚想，時時刻刻都想。”心中暗罵：“這當兒糾纏不清，真是他媽的死婊子。”眼見她情意纏綿，紅暈上臉，這時實在不能跟她親熱，可是不敢得罪了她，低聲道：“咱們一逃出宮去，以後白天黑夜都是在一塊，再也不分開了。這就走罷。”公主身子扭了幾扭，說道：“不成！咱們今晚就要做夫妻。”韋小寶道：“好，好！今晚就今晚，可總得逃出宮去再說。”公主道：“逃甚麼！皇帝哥哥最喜歡我的，他是你師父，也是最喜歡你的。咱們明兒求求他，他就甚麼氣也沒了。皇帝哥哥最恨吳三桂，你請旨帶兵去打吳三桂，我陪你同去。我做兵馬大元帥，你就做副元帥，把吳三桂打得落花流水，皇帝哥哥還封你做王爺呢。”說著緊緊摟住了他。韋小寶正在狼狽萬狀之際，突然間窗格上有人輕輕敲了三下，一停之後，又敲了兩下。韋小寶大喜，低聲道：“是陶姑姑嗎？”輕輕推開公主，搶過去開了窗子。人影一晃，一人跳了進來，正是陶紅英。兩個女人一對面，都是吃了一驚。陶紅英低聲叫道：“公主。”公主怒道：“你是甚麼人，來干甚麼？”一轉念間，登時醋意勃發，心想深更半夜的，這宮女從窗子跳進小桂子的屋里，那還有甚麼好事干了，定是他的相好無疑，雖見陶紅英年紀已老，但想小桂子連這樣又老又丑的宮女也要勾勾搭搭，更不可恕，她正自情熱如火，給這女人撞破了好事，越加的怒發若狂，大聲叫道：“來……”

　　韋小寶早已防到，哪容她將“來人哪”三字喊出口來，一伸手便按住了她嘴巴。公主用力掙扎，反手拍的一聲，打了韋小寶一個耳光。韋小寶驚慌焦躁之下，右手扣住她的頭頸，出力收緊，罵道：“死婊子，我扼死你！”公主登時呼吸艱難，手足亂舞。韋小寶左手反過來，在她頭上捶了兩拳。

　　陶紅英見他膽敢毆打公主，大吃一驚，隨即知道這件事反正鬧大了，伸出手指，在公主腰間和胸口連點三下，封了她上身數處穴道。韋小寶這才放開了手，低聲道：“姑姑，大事不好，皇帝要殺我，這就得趕快逃出去。”陶紅英道：“外邊侍衛很多。我早就到了，在花壇後面等了大半個時辰，才得鑽空子過來。你瞧。”輕輕推進窗格一線。

　　韋小寶湊眼望出去，果見七八名侍衛提了燈籠來回巡邏，一轉念間，想起瘦頭陀和毛東珠的法子，心想：“他兩個運氣不好，撞到了歸辛樹夫婦。老子就學學他們的樣。總不成歸家這三人借尸還魂，又來打公主的轎子。”對公主道：“公主，你別喝醋。她是我的姑姑，就是我爹爹的妹子，我媽媽的姊姊。你不用亂發脾氣。”公主給陶紅英點了穴道後，氣得幾欲暈去，聽了韋小寶這幾句話，心意登和，也沒想到“爹爹的妹子”和“媽媽的姊姊”不能是同一個人，總之這女人不是小桂子的相好，那沒事了，當下臉上露出笑容，說道：“那麼快放開我。”韋小寶要討她歡喜，說道：“你是我老婆，快叫姑姑。”公主很是高興，居然便叫了聲：“姑姑！”

　　陶紅英莫名其妙，眼見兩人剛才還在打大架，怎麼公主居然叫起自己“姑姑”來？

　　韋小寶道：“你去吩咐把轎子抬進屋來，然後叫人出去，關上了門，我和你一起坐在轎里。咱們混出宮去，立即拜堂成親。拜堂的時候一定得有個長輩在旁瞧著，這才算數。我們的姑姑就是長輩了，你說好不好？”公主大喜，臉上一紅，低聲道：“很好！”韋小寶推她背心，催道：“快去，快去！”公主給他催得緊了，也不等上身穴道解開，便走到門口吩咐：“把轎子抬進屋來！”

　　一眾太監宮女都感奇怪，但這位公主行事向來匪夷所思，平日吩咐下來甚麼事，總是合乎常情的極少，异想天開的甚多，當即齊聲答應，抬轎過來。慎太婦鸞轎可抬進慈宁宮，悄悄將瘦頭陀和毛東珠抬出去。韋小寶這住屋數尺闊的門口，公主的翟轎怎抬得進門？只進了兩條轎杆，轎身塞在門口，便進不來了。公主罵道：“不中用的東西，通統給我滾出去。”在轎前抬轎的兩名太監均想：“門口就這麼寬，又怎怪得我們？”當下從轎畔鑽了出去。韋小寶在公主身邊低聲道：“你吩咐眾侍衛不要進來。”公主大聲道：“小桂子，你給我好好在屋里耽著，不許出來。”韋小寶大聲道：“是，時候不早了，請公主殿下早回休息罷。”公主罵道：“我偏偏要出去逛逛，你管得著嗎？”韋小寶大聲道：“宮里鬧刺客，公主殿下還是小心些為是。”公主道：“皇上養了這一大批侍衛，淨會吃飯不管事。大家給我站在屋子外面，不許進去。”眾侍衛齊聲答應。

　　韋小寶鑽進轎子坐下，招了招手。陶紅英解開公主身上穴道，公主也進轎去，坐在他身前懷里。韋小寶左手摟住了她，低聲對陶紅英道：“姑姑，請你陪我們出宮罷。”心想她武功了得，有她在轎旁護送，倘若給人拆穿西洋鏡，也好幫著打架殺人。陶紅英當即答允，她穿的是宮女服色，站在公主轎邊，誰也不會起疑。公主喝道：“抬了轎子走。”兩名在前抬轎的太監又從轎側鑽入門里，和在轎後抬轎的太監一齊提起轎杠，將轎子倒退數步，轉過身來，抬起來走了，心中都大為奇怪：“怎麼轎子忽然重了？”公主聽著韋小寶的指點，吩咐從神武門出宮。翟轎來到神武門，宮門侍衛見公主翟轎要深夜出宮，上前盤問。公主從轎中一躍而出，喝道：“我要出宮，快開門。”這晚神武門當值的侍衛領班是趙齊賢，當即躬身行禮，陪笑道：“啟稟殿下，宮里今晚鬧刺客，不大平靜，請殿下等天亮了再出宮罷。”公主怒道：“我有急事，怕甚麼刺客？”趙齊賢本來不敢違拗，但知額駙吳應熊已誅，公主夤夜出宮，說不定跟吳三桂的造反有甚麼牽連，明白查究起來，脫不了重大干系，接連請了幾個安，只是不肯下令開門，實在給公主逼得急了，便道：“既是如此，待奴才去請示多總管，請公主稍待，奴才請示之後，立即飛奔回來開啟宮門。”韋小寶在轎中聽得公主只是發脾氣，趙齊賢卻說甚麼也不肯開門，他要去找多隆，那是大糟而特糟了，危急之中便道：“趙齊賢，你知我是誰？”趙齊賢跟隨他辦事已久，自然認得他聲音，又驚又喜，問道：“是韋副總管？”韋小寶笑道：“正是。”從轎中探頭出來，招了招手。趙齊賢忙走近身去。韋小寶低聲道：“我奉皇上密旨，去辦一件機密大事，我只要一露面，就會壞事，因此皇上吩咐我坐在公主的轎子里，請公主遮掩了出去。”趙齊賢素知他深得皇上寵幸，行事神出鬼沒，更無懷疑，忙道：“是，是。卑職這就開門。”韋小寶靈機一動，低聲道：“你想不想升官發財？”趙齊賢跟著他辦事，數年間官已升了兩級，財已發了二萬多兩銀子，一聽“升官發財”四字，知道韋副總管既問到這句話，那又是在提拔栽培自己了，心花怒放之下，忙屈膝請安，說道：“多謝副總管栽培。副總管有甚麼差遣，卑職粉身碎骨，在所不辭。”韋小寶心想：“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大炮轟來，炸得你粉身碎骨，你說過在所不辭，須怪不得我。”低聲道：“有一批反賊跟吳三桂勾結。皇上定下妙計，這當兒已騙得他們聚在我伯爵府中。皇上派我帶領前鋒營人馬，前去擒拿。前鋒營素來跟我的驍騎營不對，你可知皇上為甚麼派我去帶領前鋒營？”趙齊賢道：“卑職笨得很，這個可不知道了。”韋小寶壓低了嗓子，說道：“前鋒營的阿統領跟吳三桂勾結，皇上要乘機一网打盡。公主是吳三桂的媳婦，他們一見到公主，就不起疑了。”趙齊賢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想不到阿統領竟敢大逆不道。這件事多半也是給韋副總管查出來的，立了大功。”韋小寶道：“這件功勞，是皇上自己安排好了，交在我手里的。咱們是好兄弟，有官同升，有財同發，你帶四十名侍衛，跟我一起去立功罷。”

　　趙齊賢大喜，連聲謝謝，忙請公主升轎，點了四十名素日大拍自己馬屁的侍衛，說道奉了密旨辦事，大開神武門，護送公主翟轎出宮，吩咐余下的六十名衛士嚴加守衛。韋小寶道：“這宮門今晚無論如何是不可開了，除非有多總管和我的命令，否則甚麼人都不能放出宮去。”趙齊賢轉傳韋小寶的號令，余下六十名宮門侍衛齊聲答應。韋小寶暗暗好笑：“老子這一去，那是再也不會回來了，就不知多總管的鬼魂，會不會來傳令開啟宮門？”銅帽兒胡同离皇宮并不甚遠，一行人不多時已行近忠勇伯府。一路上韋小寶一顆心跳個不住，只怕行到半路，前面已炮火連天，幸好始終靜悄悄地并無動靜。

　　將到胡同口，前鋒營統領阿濟赤已得報公主翟轎到來，上前迎接。公主在轎中一面給韋小寶在身上揉揉搓搓，一面已得他詳細囑咐，如何行事，聽得阿濟赤通名迎接，當即從轎帘後探頭出來，說道：“阿統領，皇上密旨，今晚交辦的事情十分要緊，你一切都預備好了？”

　　阿濟赤躬身道：“是，都預備好了。”公主低聲道：“那些大炮，也都已安排定當。”阿濟赤道：“是，是南懷仁南大人親自指揮。”韋小寶在轎中聽得分明，心道：“皇上果然沒騙我。南懷仁這洋鬼子在這里親自瞄准，那還有打不中的？”公主道：“皇上吩咐，要我進伯爵府去辦一件事，你跟著我進去罷。”阿濟赤道：“回殿下：時候緊迫，這時候不能進去了。”公主怒道：“甚麼不能進去？這是聖旨，你也敢違抗嗎？”阿濟赤道：“奴才不敢。不過……不過，實在很危險。殿下萬金之體……”

　　韋小寶在轎中一聲咳嗽，陶紅英搶上一步，出指如風，已在阿濟赤左右腰間和脅下三處要穴各點一指。阿濟赤一聲輕呼，上身已動彈不得，隨覺背心一涼，跟著一陣劇痛，一把利刃已在他背上划破了一道長長的口子，這一下只嚇得魂飛天外，全然不明所以。公主道：“皇上的密旨，你如不奉旨，立刻砍了，還將你滿門抄斬。”阿濟赤顫聲道：“是，是。”韋小寶心念一動：“這些御前侍衛跟著我辦事，一向聽話，何必要他們送命？不如讓前鋒營去做替死鬼。”在公主耳邊低聲道：“要他點五十名前鋒營官兵，跟了咱們進去。”公主喝道：“你帶五十名手下軍士，跟咱們進去辦事。”阿濟赤顫聲應道：“是……是……”當即傳下號令，點了五十名軍士，跟在公主轎後，直進伯爵府中。韋小寶吩咐趙齊賢率領御前侍衛，守在門外。轎子抬到第進二廳前，公主和韋小寶都下了轎，吩咐五十名軍士在天井中列隊等候。陶紅英押著阿濟赤，四人走進花廳。一推開廳門，只見陳近南、沐劍聲、徐天川諸人都在廳上。眾人見韋小寶帶進來一位貴婦、一個宮女、還有一名武官，都是大感詫异。韋小寶招招手，眾人都聚了攏來。他低聲道：“皇帝知道了咱們在這里聚會，胡同外已圍滿了官兵，還有十幾門大炮，對准了這里。”群豪大吃一驚，盡皆變色。柳大洪道：“大伙兒沖殺出去。”韋小寶搖頭道：“不成！外面官兵很多，大炮更是厲害。我已帶來了幾十名官兵。大家剝了他們的衣服，這才混出去。”群豪齊稱妙計。

　　韋小寶回過身來，向公主說了，公主點點頭，對阿濟赤道：“傳二十名軍士進來。”阿濟赤早見情勢不妙，只是鋼刀格在頸中，那敢違抗，只得傳出號令。

　　天地會和沐王府的群豪守在門口，等前鋒營二十名軍士一進花廳，立即拳打腳踢、肘撞指戳，將二十人打倒在地。第二次叫進十五名，第三次又叫進十五名，五十軍士盡數打倒後，剝下衣衫，群豪換在自己身上。連公主也都換上了。韋小寶見沐劍屏和曾柔跟著眾人更換衣衫，卻不見雙兒，忙問曾柔。曾柔道：“雙兒妹子見你進宮這麼久不回來，歸二俠他們進宮去行刺，又沒半點消息，好生放心不下，隨同風大爺出去打探消息。”沐劍屏道：“他二人吃過中飯就出去了，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韋小寶皺起了眉頭，好生記挂，雖想風際中武藝高強，當能護得雙兒周全，但他二人不知皇帝的布置，倘若眾人逃走之後，他二人卻又回來，剛好大炮轟到，豈不糟糕？微一凝思，對錢老本道：“錢大哥，風大哥和雙兒出去打探消息，還沒回來，須得在這里多做記號，好讓他們見到之後，立即离去。”錢老本答應了，時勢緊迫，便拔出短刀，在兩名清兵大腿上截了兩刀，割下衣衫，在兩人傷口中蘸了鮮血，在各處門上寫下“快逃”兩個大血字。一連寫了八道門戶，各人換衣也已完畢。韋小寶帶領眾人，到馬廄中牽了坐騎。四名天地會的部屬假扮太監，抬了公主的翟轎，押著阿濟赤從伯爵府出來，那五十名軍士或穴道被封，或手腳被縛，都留在伯爵府中。韋小寶仍是坐在公主轎中，出府之後，歎了口氣，心想：“府里服侍我的那些門房、馬伕、廚子、親兵、男女仆役，可都不免給大炮轟死了，但如叫他們一起出來，非給外面的官兵瞧出破綻不可。”又想：“那日在五台山大家假扮喇嘛，救了老皇爺的性命，今天用的還是這條計策。這一條烏龜脫殼之計，先救老皇爺，再救小桂子，倒大大的有用。”群豪擁著公主和阿濟赤來到胡同外，但見官兵來去巡邏，戒備森嚴之極，但大炮排在何處，一時卻瞧不到。韋小寶身离險地，吁一口長氣，眼見師父和眾位朋友都免了炮火之災，甚感喜慰，對趙齊賢道：“這阿統領犯上作亂，大逆不道，你去把他押在牢里，除非皇上親自要提審，否則等我回來再發落好了。”趙齊賢答應了。韋小寶又道：“這人是欽犯，皇上恨他入骨，一聽到他名字就要大發脾氣。你跟眾兄弟說，大家小心些，別讓皇上聽到這反賊的名字。”趙齊賢接了號令，帶領四十名御前侍衛，押著阿濟赤而去。阿濟赤陷身天牢，此後何時得脫，韋小寶也不費心去理會了。群豪默不作聲，只往僻靜處行去。走出里許，韋小寶舍轎乘馬。陳近南問他：“歸二俠他們入宮行刺，後來怎樣了？”韋小寶道：“他們三個……”

　　突然間只聽得砰、砰、砰響聲大作，跟著伯爵府上空黑煙瀰漫，遠遠望去，但見梁木磚瓦在空中亂飛。群豪只覺腳底下土地震動，這時大炮聲兀自隆隆不絕，伯爵府中血紅的火焰向上升起，高達十余丈。群豪和銅帽兒胡同相距已遠，仍覺到一陣陣熱氣扑面而來。眾人相顧駭然，都想不到大炮的威力竟如此厲害，倘若遲走了片刻，哪里還有命在？柳大洪罵道：“他奶奶的，這麼驚逃詔地的……”只聽得又是砰砰炮響，將他下面的話聲都淹沒了。遠望伯爵府，但見火光一暗，跟著火焰上沖云霄，燒得半邊逃詡紅了。韋小寶心想：“這炮聲小皇帝一定也聽見了，要是他派人來叫我去說話，西洋鏡立刻拆穿。”走出轎里，對陳近南道：“師父，咱們得趕緊出城。等到訊息一傳開，城門口盤查嚴密，就不容易出去了。”陳近南道：“不錯，這就走罷。”公主當即躍出轎來。韋小寶轉頭對公主道：“你先回宮去，等得事情平靜之後，我再來接你。”公主又驚又怒，喝道：“你說甚麼？”韋小寶又說了一遍。公主叫道：“你過橋抽板，這就想撇下我不理了麼？”韋小寶道：“不，不是……”一言未畢，啪的一聲，臉上已重重吃了個耳光。群豪盡皆愕然。適才炮火震撼天地，人人都想若非韋小寶設計相救，各人這當兒早已化為飛灰，絕無逃生之機，因此即使平日對這少年香主并不如何瞧得起的，此刻也不由得不感激佩服，突然見到公主出手便打，當下便有人搶過來將她推開，更有人出言呼叱。

　　公主大哭大叫：“你說過要跟我拜天地的，我才聽你的話，把你從皇宮里帶出來，又叫那前鋒營統領去救你朋友，你……你這臭賊，你想抵賴，咱們可不能算完。我肚子里……”韋小寶怕她口沒遮攔，當眾說出丑事，忙道：“好，好！你跟我去就是。大家出城再說。”公主破涕為笑，翻身上了馬鞍。一行人來到東城朝陽門。韋小寶叫道：“奉皇上密旨，出城追拿反賊，快快開城。”驍騎營、護軍營、前鋒營三營官兵是皇帝的御林軍親兵。在北京城里橫沖直撞，文武百官誰都忌憚他們三分。守門官兵見是一隊前鋒營的軍士，那敢違拗？何況剛才聽見炮聲隆隆，城里确是出了大事，當即打開城門。眾人出得城來，向東疾馳。韋小寶和陳近南并騎而馳，將歸辛樹一家如何行刺失手、皇帝如何發覺自己的隱秘等情簡略說了。陳近南贊道：“小寶，我平時見你油腔滑調，很不老實，可是遇到這要緊關頭，居然能以義氣為重，不貪圖富貴、出賣朋友，實是難得。”韋小寶笑道：“別的朋友也還罷了，大義滅師的事，卻萬萬做不得的。”陳近南道：“甚麼叫做‘別的朋友也還罷了’？只要是朋友，那就誰也不能出賣。‘大義滅師’這四個字，也用得不對。”韋小寶伸了伸舌頭，道：“弟子沒學問，說錯了話，師父別怪。”想到往昔跟小皇帝胡言亂語，甚是快樂，經過今日這一番，此後再也不能和他見面了，不由得心下黯然。陳近南道：“咱們冒充前鋒營的軍士出來，過不了半天，韃子就知道了。須得趕快更換裝束才是。”韋小寶道：“正是，一到前面鎮上，這就買衣服改裝罷。”

　　眾人向東馳出二十余里，來到一座市鎮，可是鎮上卻沒舊衣舖。陳近南于行軍打仗、政事興革等事極具才略，于這類日常小事，一時卻感束手無策，見無處買衣更換，便道：“只有到前面市鎮再說，只盼能找到一家舊衣店才好。”一行人穿過市鎮，見市梢頭有家大戶人家，高牆朱門，屋宇宏偉。韋小寶心念一動，說道：“師父，咱們到這家人家去借幾件衣服換換罷。”陳近南遲疑道：“只怕他們不肯。”韋小寶笑道：“咱們是官兵啊。官兵不吃大戶、著大戶，卻又去吃誰的、著誰的？”跳下馬來，提起門上銅環，當當亂敲。

　　男仆出來開門，眾人一擁而入，見人便剝衣服。戶主是個告老回鄉的京官，見這群前鋒營官兵如狼似虎，連叫：“眾位總爺休得動粗，待兄弟吩咐安排酒飯，請各位用了，再奉上盤纏使用……”一言未畢，已給人一把揪住，身上長袍、襪子當即給人剝了下來。他嚇得大叫：“兄弟年紀老了，這調調兒可不行……”群豪嘻嘻哈哈，頃刻間剝了上下人等的數十套衣衫。那官兒和內眷個個魂不附體，幸喜這一隊前鋒營官兵性子古怪，只剝男人衣衫，卻不戲侮女眷，剝了男人衣衫之後，倒也不再干別的勾當，一哄而出，騎馬去了。那大戶全家男人赤身露體，相顧差愕。群豪來到僻靜處，分別改裝。公主、沐劍屏、曾柔三人也換上了男裝。各人上馬又行。韋小寶只是記挂著雙兒，說道：“風大哥和我的一個小丫頭，不知在京里怎樣了，我想請哪一位外省來的面生兄弟，回京去打聽打聽。”兩名來自廣西的天地會兄弟接令而去。群豪見并無官兵追來，略覺放心。又行了一程，沐劍屏“啊”的一聲驚呼，跟著格格笑了起來。原來曾柔所騎的那匹馬突然拉了一大泡稀屎，險些濺在沐劍屏腳上。行不多時，又有幾匹馬拉了稀屎，跟著玄貞道人所騎的那馬一聲嘶叫，跪倒在地，再也不肯起來。錢老本道：“道長，咱哥兒倆合騎一匹罷！”玄貞道：“好！”縱身上馬，坐在他身後。韋小寶突然省覺，不由得大驚，叫道：“師父，報應，報應！這下可糟了。”陳近南問道：“甚麼？”韋小寶道：“吳……吳應熊的鬼魂找上我啦。他恨我……恨我抓了他回去，又搶了他的……他的……”下面“老婆”二字，實在不好意思說出口來。他想到那日奉旨追人，只因吳應熊一行人所騎的馬匹都給喂了大量巴豆，沿途不停的拉稀屎，跟著紛紛倒斃，這才無法遠逃，給他擒回。倘若吳應熊那次逃去了云南，皇帝當然殺他不得，追究起來，是自己派人向他的馬匹下毒之故。現下輪到自己逃跑，一匹匹馬也這般瀉肚倒斃，卻不是吳應熊的鬼魂作怪是甚麼？何況自己帶了他的妻子同逃，吳應熊做鬼之後，頭上還戴一頂碧綠翡翠頂子的一品大綠帽，定然心中不甘。他越想越害怕。不由得身子發顫，只聽得幾聲嘶鳴，又有兩匹馬倒將下來。陳近南也瞧出情形不對，忙問端詳。韋小寶說了當日捉拿吳應熊的情形，顫聲道：“吳應熊陰魂不散，今日報仇來啦。這……這……”公主怒道：“吳應熊這小子，活著的時候是窩囊廢，死了之後也是個膿包鬼，你怕他干麼？”陳近南皺眉道：“青天白日的，哪有甚麼鬼了？那日你毒了吳應熊的馬匹，韃子皇帝知不知道？”韋小寶道：“知道的，他還贊我是福將呢。”陳近南點頭道：“是了。韃子皇帝即以福將之道，還治福將之身。他怕你逃走，早就派人給你的馬匹喂了巴豆。”韋小寶立時省悟，連說：“對，對。那日拿到吳應熊，小皇帝十分開心，賞了個小官兒給我的馬瀰做，派他去兵部車駕司辦事。這一次定是叫他來毒我的馬兒。”

　　陳近南道：“是啊，他熟門熟路，每匹馬的性子都知道，要下毒自然百發百中。”韋小寶怒道：“下次抓到了這馬瀰兒，這里許多爛屎，都塞進他嘴里去……”一言未畢，突覺胯下的坐騎向前一沖，跪了下去，韋小寶一躍而下，見那匹馬掙扎著要待站起，幾下掙扎，卻連後腿也跪了下來。陳近南道：“牲口都不中用了。須得到前面市集去買過。”柳大洪道：“一下子頭幾十匹馬可不容易。”陳近南道：“正是。大伙兒還是暫且分散罷。”

　　正說話間，忽然得來路上隱隱有馬蹄之聲。玄貞喜道：“是官兵追來了。咱們殺他個媽巴羔子的，正好搶馬。”陳近南叫道：“天地會的兄弟們伏在大路左首，沐王府和王屋山的兄弟們伏在右首。等官兵到來，攻他個出其不意。啊喲，不對……”但聽得蹄聲漸近，地面隱隱震動，追來的官兵少說也有一二千人，群豪不必問他這“啊喲，不對”四字是何用意，都不禁臉上變色。群豪只數十人，武功雖然不弱，但大白天在平野上和大隊騎兵交鋒，敵軍重重疊疊圍上來，武功高的或能脫身，其餘大半勢必送命。

　　陳近南當機立斷，叫道：“官兵人數不少。咱們不能打硬仗，大家散入鄉村山林。”只說得這幾句話，蹄聲又近了些。放眼望去，來路上塵頭高揚，有如大片烏云般涌來。韋小寶大叫：“糟糕，糟糕！”發足便奔。公主叫道：“喂，你去哪里？”緊緊跟來。韋小寶叫道：“你還是回宮去罷，跟著我沒好處。”公主罵道：“臭小桂子，你想逃走嗎？可沒這麼容易。”

　　--------------------------------------------------------------------

　　注：本回回目中，“紅云傍日”指陪伴帝皇，“心隨碧草”指有遠行之念。

## 第四十四回　人來絕域原拼命　事到傷心每怕真

　　韋小寶不住叫苦，心想：“要躲開公主，可比躲開追兵還難得多。”眼見東北角上長著一排高粱，高已過人，當下沒命價奔去。奔到臨近，見高粱田後有兩間農舍，此外更無藏身之處，心想追兵馬快，轉眼便到，當即向高粱叢中鑽將進去。

　　忽覺背心上一緊，已被人一把抓住道：“你去躲在那邊，等追兵過了再說。”公主搖頭道：“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當即爬進高粱田，偎倚在他身旁。兩人還沒藏好，只聽腳步聲響，曾柔叫道：“韋香主，韋香主！”韋小寶探頭看去，見是曾柔和沐劍屏并肩奔來。韋小寶道：“我在這里，坑阢進來。”二女依言鑽進。

　　四人走入高粱叢深處，枝葉遮掩，料想追兵難以發現，稍覺放心。過不多時，便聽得一隊隊騎兵從大路上弛過。韋小寶心想：“那日我和阿珂，還有師太師父和那鄭克爽臭小子，也是四人，都躲進了麥杆堆中。唉，徜若身邊不是這潑辣公主，卻是阿珂，那可要快活死我了。阿珂這時不知在那里，多半做了鄭克爽的老婆啦。雙兒又不知怎麼樣了？”

　　忽聽得遠處有人吆喝傳令，跟著一隊騎兵勒馬止步，馬蹄雜沓，竟向這邊搜索過來。公主驚道：“他們見到咱們了。”韋小寶道：“別作聲，見不到的。”公主道：“他們這不是來了麼？”只聽得一人叫道：“反賊的坐騎都倒斃在這里，一定逃不遠。大家仔細搜查。”公主心道：“原來如此。這些死馬真害人不淺。”伸手緊緊握住了韋小寶的手。

　　遼東關外地廣人稀，土地肥沃，高粱一種往往便是千畝百頃，一望無際，高粱一長高，稱為“青紗帳”，藏身其中，再也難以尋著。但北京近郊的高粱地卻稀稀落落。韋小寶等四人躲入的高粱地只二三十畝，大隊官兵如此搜索過來，轉眼便會束手就擒。

　　耳聽得官兵越逼越近，韋小寶低聲道：“到那邊屋子去。”一拉沐劍屏的衣袖，當先向兩間農舍走去。三個女子隨後跟來。過了篱笆，推開板門，見屋內無人，屋角堆了不少農具。韋小寶搶過去提起幾件蓑衣，分給三女，道：“快披上。”自己也披了一件，頭上戴了斗笠，坐在屋角。公主笑道：“咱們都做了鄉下人，倒也好玩。”沐劍屏噓了一聲，低聲道：“來了！”

　　板門砰的一聲推開，進來了七八名官兵。韋小寶等忙轉過了頭。隔了一會，只聽一人大聲道：“這里沒人，鄉下人都出門種莊稼去了。”韋小寶聽這人口音好熟，從斗笠下斜眼看去，原來正是趙良棟，心中一喜。一名軍士道：“總兵大人，這四個人……”趙良棟喝道：“大家通統出去，我來仔細搜查，屋子這麼小，他媽的，你們都擠在這里，身子也轉不過來了。”眾軍士連聲稱是，都退了出去。

　　趙良棟大聲問道：“這里沒面生的人來過？”走到韋小寶身前，伸手入懷，掏出兩只金元寶，三錠銀子，輕輕放在他腳邊，大聲道：“原來那伙人向北逃走了！他們知道皇上大發脾氣，捉住了定要砍頭，因此遠遠逃走了，逃得越快越好，這一次可真正不得了！”俯下身來，抱住韋小寶輕輕搖晃幾下，轉身出門，吆喝道：“反賊向北逃了，大伙兒快追！”

　　韋小寶歎了口氣，心想：“趙總兵總算挺講義氣。這件事給人知道了，他自己的腦袋可保不住。”只聽得蹄聲雜沓，眾官兵上馬向北追去。公主奇道：“這總兵明明已見到了我們，怎麼說……啊，他還送你金子銀子，原來他是你的朋友。”韋小寶道：“咱們從後門走吧！”將金銀收入懷中，走向後進。

　　跨進院子，只見廊下坐著八九人，韋小寶一瞥之間，大聲驚呼了出來，轉身便逃，只逃出幾步，後領一緊，已被人抓住，提了起來。那人冷冷的道：“還逃得了嗎？”這人正是洪教主。其餘眾人是洪夫人，胖頭陀，陸高軒，青龍使許雪亭，赤龍使無根道人，黑龍使張淡月，黃龍使殷錦，神龍教的首腦人物盡集于此。還有一個少女則是方怡。

　　公主怒道：“你拉著他干麼？”飛腳便向洪教主踢去。洪教主左手微垂，中指在她腳背上一彈。公主“啊”的一聲叫，摔倒在地。

　　韋小寶身在半空，叫道：“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壽與天齊。弟子韋小寶參見。”洪教主冷笑道：“虧你還記得這兩句話。”韋小寶道：“這兩句話，弟子時刻在心，早晨起身時念一遍，洗臉時念一遍，吃早飯時念一遍，吃中飯時念一遍，吃晚飯時念一遍，晚上睡覺時又念一遍。從來不曾漏了一遍。有時想起教主和夫人的恩德，常常加料，多念幾遍。”

　　洪教主自從老巢神龍島被毀，教眾死的死，散的散，身畔只剩下寥寥幾個老兄弟，江湖奔波，大家于“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的頌詞也說得不怎麼起勁了，一天之中，往往難得聽到一次，這時聽得韋小寶諛詞潮涌，不由得心中一樂，將他放下地來，本來冷冰冰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韋小寶道：“屬下今日見到教主，渾身有勁，精神大振。只是有一件事實在不明白。”洪教主問道：“什麼？”韋小寶道：“那天和教主同夫人別過，已隔了不少日子，怎麼教主倒似年輕了七八歲，夫人更像變成我的小妹妹，真正奇怪了。”洪夫人格格嬌笑，伸手在他臉上扭了一把，笑道：“小猴兒，拍馬屁的功夫算你天下第一。”公主大怒，喝道：“你這女人好不要臉，怎地動手動腳？”洪夫人笑道：“我只動手，可沒動腳。好罷！這就動動腳。”左足提起，啪的一聲，在公主臀上重重踢了一腳。公主痛得大叫起來。

　　只聽得馬蹄聲響，頃刻間四面八方都是，不知有多少官兵已將農舍團團圍住。

　　大門推開，十幾名官兵涌了進來。當先兩人走進院子，向各人瞧瞧，一人說道：“都是些不相干的莊稼人。”韋小寶聽說話聲音是王進寶，心中一喜，轉過頭來，見王進寶身邊的是孫思克。兩人使個眼色，揮手命眾軍士出去。孫思克大聲道：“就只幾個老百姓，喂，你們見到逃走的反賊沒有？沒有嗎？好，我們到別地方查去。”

　　韋小寶心念一動：“我這番落入神龍教手里，不管如何花言巧語，最後終究性命難保，還是跟了王三哥他們去，先脫了神龍教的毒手，再要他二人放我。”見王進寶和孫思克正要轉身出外，叫道：“王三哥，孫四哥，我是韋小寶，你們帶我去吧。”

　　孫思克道：“你們這些鄉下人，快走得遠遠的罷。”王進寶道：“這鄉下小兄弟說沒錢使，問你身邊有沒有錢。”孫思克道：“要錢嗎？有，有！”從懷里掏出一疊銀票，交給韋小寶，說道：“北京城里走了反賊，皇上大大生氣，派了幾千兵馬出來捉拿，捉到了立刻就要砍頭。小兄弟，這地方危險得緊，倘若給冤枉捉了去，送了性命，可犯不著了。”

　　韋小寶道：“你們捉我去罷，我……我宁可跟了你們。”

　　王進寶道：“你想跟我們去當兵吃糧？可不是玩的。外面有皇上親派的火器營，帶了火銃，砰砰彭彭的轟將起來，憑你武功再高，那也抵擋不住。”韋小寶心想：“有火器營，那更加妙了，料來洪教主不敢亂動。”忙道：“我有話要回奏皇上，你們帶我去罷。”王進寶道：“皇上一見了你，立刻砍了你的頭。皇上也不過兩只眼睛，一張嘴巴，有什麼好見？唔，我們留下十三匹馬，派你們十三個鄉下人每人看守一匹，過得十年八年，送到北京來繳還，死了一匹，可是要賠的。千萬得小心了。”說著便向外走去。

　　韋小寶大急，上前一把拉住，叫道：“王三哥，你快帶我去。”突然之間，一只大手按上了他頂門，只聽洪教主說道：“小兄弟，這位總爺一番好心，他剛從京城出來，知道皇上的心思，你別胡思亂想。”孫思克大聲道：“不錯，我們快追反賊去。”韋小寶知道此刻已命懸洪教主之手，他只須內勁一吐，自己立時腦漿迸裂，但此時不死，過不多久總之還是非死不可，大聲叫道：“你們快拿我去，我就是韋小寶！”

　　眾人一呆，停住了腳步。孫思克哈哈大笑，說道：“韋小寶是個十幾歲的少年，你這位老公公快八十歲啦，尖起了嗓子開玩笑，豈不笑歪了人嘴巴？”一扯王進寶的衣袖，兩人大踏步出去。只聽吆喝傳令之聲響起：“留下十三匹馬在這里，好給後面的追兵通消息。把兩間茅屋燒了，以免反賊躲藏。”眾軍士應道：“得令！”便有人放火燒屋，跟著蹄聲響起，大隊人馬向北奔弛。

　　韋小寶歎了口氣，心道：“這一番可死定了。王三哥，孫四哥怕我逗留不走，再有追兵到來，就不會給情面了。”只見屋角的茅草已著火焚燒，火焰慢慢逼近。

　　洪教主冷笑道：“你的朋友可挺有義氣哪，給了銀子，又給馬匹。大家走罷。”沐劍屏扶起公主，眾人從後門出來，繞到屋前，果見大樹下系著十三匹駿馬。其中兩匹鞍轡鮮明，自是王進寶。孫思克二人的坐騎。

　　各人上馬向東弛去，韋小寶只盼有追兵趕來，將自己擒回，小皇帝對自己情意深厚，這次雖然大大得罪了他，未必便非砍頭不可，洪教主陰險毒辣，落入他的手中，可不知有多少苦頭吃了。但一路行去，再也不聽到追兵的蹄聲。眾人所乘坐騎都是王進寶所選的良駒，奔弛如飛，後面就有追兵，也無法趕及，何況趙，王，孫三總兵早將追兵引得向北而行。

　　一路上除了公主的叫罵之外，誰也默不作聲，後來殷錦點了公主的啞穴。她雖有滿腔怒氣，卻也罵不出聲了。

　　洪教主率領眾人，盡在荒野中向東南奔行，晚間也在荒野歇宿。韋小寶幾番使計想要脫逃，但洪教主機智殊不亞于他，每次都不過教他身上多挨幾拳，如何能脫卻掌握？

　　數日之後，來到海邊。陸高軒從韋小寶身邊掏出一錠銀子，去雇了一艘大海船。韋小寶心中只是叫苦，想到雇海船的銀子也要自己出，更是不忿。

　　上船之後，海船張帆向東行駛。韋小寶心想：“這一次自然又去神龍島了，老烏龜定是要把老子拿去喂蛇。”想到島上一條條毒蛇繞上身來，張口齊咬，不由得全身發抖，尋思：“怎的想法子在船底鑿一大洞，大家同歸于盡。”

　　可神龍教諸人知他詭計多端，看得極緊，又怎有機可乘？韋小寶想起以前去過神龍島兩次，第一次和方怡在船中卿卿我我，享盡溫柔；第二次率領大軍，威風八面；這一次卻給人拳打足踢，命在旦夕，其間的苦樂自是天差地遠。自從在北京郊外農舍中和方怡相會，陸行并騎，海上同舟，她始終無喜無怒，木然無語，雖不來折磨自己，但一直不向自己瞧上一眼，有時心想她在洪教主淫威之下，盡管對自己一片深情，卻不敢稍假辭色；有時又想多次上了這小婊子的當，陰險狡猾，天下女子以她為最，卻又不禁恨得牙痒痒的。

　　舟行多日，果然是到了神龍島。陸高軒和胖頭陀押著韋小寶，公主，沐劍屏，曾柔四人上岸。殷錦脅迫眾舟子离船。一名舟子稍加抗辯，殷錦立即一刀殺了。其餘眾舟子只嚇得魂飛天外，那里還敢作聲，只得乖乖跟隨。

　　但見島上樹木枯焦，瓦礫遍地，到處是當日炮轟的遺跡。樹林間腐臭沖鼻，路上一條條都是死蛇骸骨。來到大堂之前，只見牆倒竹斷，數十座竹屋已蕩然無存。

　　洪教主凝立不語。殷錦等均有憤怒之色。有的向韋小寶惡狠狠的瞪視。

　　張淡月縱聲大呼：“洪教主回島來啦！各路教眾，快出來參拜教主！”他中氣充沛，提氣大叫，聲聞數里。過了片刻，他有叫了兩遍。但聽得山谷間回聲隱隱傳來：“回島來啦！參拜教主！回島來啦！參拜教主！”

　　過了良久，四下里寂靜無聲，不但沒見教眾蜂涌而至，連一個人的回音也沒有。

　　洪教主轉過頭來，對韋小寶冷冷的道：“你炮轟本島，打得偌大一個神龍教瓦解冰消，這可稱心如意了嗎？”

　　韋小寶見到他滿臉怨毒之色，不由得寒毛直豎，顫聲道：“舊的不去，新的不……不來。洪教主重振雄風，大……大展鴻圖，再……再創新教，開張發財，這叫做越燒越發，越轟越旺，教主與夫人仙福永享……”

　　洪教主道：“很好！”一腳將他踢得非了起來，噠的一聲，重重摔在地上，周身筋骨欲斷，爬不起身。曾柔眼見洪教主如此凶惡，雖然害怕，還是過去將韋小寶扶起。

　　殷錦上前躬身道：“啟稟教主，這小賊罪該萬死，待屬下一刀一刀，將他零零落落的剮了。”洪教主哼了一聲，道：“不忙！”隔了一會，又道：“這小子心中，藏著一個重大機密，本教興復，須得依仗這件大事，暫且不能殺他。”殷錦道：“是，是。教主高瞻遠矚，屬下愚魯，難明其中奧妙。”

　　洪教主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凝思半晌，說道：“自來成就大事，定然多災多難。本教一時受挫，也不足為患。眼下教眾星散，咱們該當如何重整旗鼓，大家不妨各抒己見。”

　　殷錦道：“教主英明智慧，我們便想上十天十夜，也不及教主靈機一動，還是請教主指示良策，大家奉命辦理。”

　　洪教主點了點頭，說道：“眼前首要之務是重聚教眾。上次韃子官兵炮轟本島，教眾傷亡雖然不少，但也不過三停中去了一停，余下二停，定是四下流散了。現下命陸高軒升任白龍使，以補足五龍使之數。”陸高軒躬身道謝。洪教主又道：“青黃赤白黑五龍使即日分赴各地，招集舊部，倘若見道資質可取的少年男女，便收歸屬下，招舊納新，重興神教。”

　　殷錦，張淡月，陸高軒三人躬身道：“謹遵教主號令。”赤龍使無根道人和青龍使許雪亭卻默不作聲。洪教主斜眇二人，問道：“赤龍使，青龍使二人有什麼話說？”許雪亭道：“啟稟教主，屬下有兩件事陳請，盼教主允准。”洪教主哼了一聲，問道：“什麼事？”許雪亭道：“屬下等向來忠于本教和教主，但教主卻始終信不過眾兄弟，未免令人心灰。第一件事，懇請教主恩賜豹胎易筋丸解藥，好讓眾兄弟心無牽挂，全心全意為教主效勞。”

　　洪教主冷冷的道：“假如我不給解藥，你們辦事就不全心全意了？”

　　許雪亭道：“屬下不敢。第二件事，那些少年男女成事不組，敗事有余，一遇上大事，個個逃得干干淨淨。本教此時遭逢患難，自始自終追隨在教主和夫人身邊的，只是我們幾個老兄弟。那些少年弟子平日里滿嘴忠心不二，什麼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事到臨頭，有哪一個真能出力的？屬下愚見，咱們重興本教，該當招羅有擔當，有骨氣的男子漢大丈夫。那些口是心非，胡說八道的少年男女，就象叛徒韋小寶這類小賊，也不用再招了。”他說一句，洪教主臉上的黑氣便深一層。許雪亭心中溧溧危懼，還是硬著頭皮將這番話說完。

　　洪教主眼光射到無根道人臉上，冷冷的道：“你怎麼說？”無根道人退了兩步，說道：“屬下以為青龍使之言有理。前車覆轍，這條路不能再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既是犯過了毛病，教主大智大慧，自會明白這些少年男女既不管用，又靠不住。便似……便似……”說著向沐劍屏一指，道：“這小姑娘本是我赤龍門屬下，教主待她恩德非淺，但一遇禍患，立時便叛教降敵。這種人務須一個個追尋回來，千刀萬剮，為叛教者戒。”

　　洪教主的眼光向陸高軒等人一個個掃去，問道：“這是大伙兒商量好了的意思嗎？”

　　眾人默不作聲。過了好一會，胖頭陀道：“啟稟教主：我們沒商量過，不過……不過屬下以為青龍使，赤龍使二位的話，是很有點兒道理的。”洪教主眼望張淡月，等他說話。張淡月戰戰兢兢的道：“本教此次險遭覆滅之禍，罪魁禍首，自然是韋小寶這小賊。屬下對這種人，是萬萬信不過的。”洪教主點點頭，說道：“很好，你也跟他們是一伙。陸高軒，你呢？”陸高軒道：“屬下得蒙教主大恩提拔，升任白龍使重職，自當出力為教主盡忠效勞。青龍使他們這番心意，也是為了本教和教主著想，決無他意。”

　　殷錦大聲道：“你們這些話，都大大的錯了。教主智慧高出我們百倍。大伙兒何必多說多話，只須教主和夫人的指揮就是了。韃子兵炮轟本島，是替本教蕩垢去污，所有不忠于教主的叛徒，就此都轟了出來。若非如此，又怎知誰忠誰奸？我們屬下都是井底之蛙，眼光短淺，只見到一時的得失，那能如教主這般洞矚百世？”

　　許雪亭怒道：“本教所以一敗涂地，一大半就是壞在你這種馬屁鬼手里。你亂拍馬屁，于本教有什麼好處？于教主又有什麼好處？”殷錦道：“什麼馬屁鬼？你……你……你這可不是反了嗎？”許雪亭怒道：“你這無恥小人，敗壞本教，你才是反了。”說著手按劍柄。殷錦退了一步，說道：“當日你作亂犯上，背叛教主，幸得教主和夫人寬宏大量，這才不咎既往，今日……今日你又要造反嗎？”

　　許雪亭，無根道人，張淡月，陸高軒，胖頭陀五人一齊瞪視教主，含怒不語。

　　洪教主轉過頭去瞧向殷錦，眼中閃著冷酷的光芒。殷錦吃了一驚，又退了一步，說道：“教主，他……他們五人圖謀不軌，須當一起斃了。”洪教主低沉著嗓子道：“剛才你說什麼來？”殷錦見他神色不善，更是害怕，顫聲道：“屬下忠……忠……忠于教主，跟這些反賊勢……勢不兩立。”洪教主道：“咱們當日立過重誓，倘若重提舊事，追究算帳，那便如何？”殷錦只嚇得魂飛天外，說道：“教……教主開恩，屬下只是一片忠心，別……別無他意。”洪教主道：“當日我和夫人曾起了誓，倘若心中記著舊怨，那便身入龍潭，為萬蛇所噬。這件事早已一筆勾銷，人人都已忘得干干淨淨，就只你還念念不忘，有機會，便來挑撥离間，到底是何用意？有何居心？”

　　殷錦臉上已無半點血色，雙膝一屈，便即跪倒，說道：“屬下知錯了，以後永遠不敢再提。”洪教主森然道：“本教中人起過的毒誓，豈可隨便違犯？這誓若不應在你身上，便當應在我身上。你說該當是你身入龍潭呢，還是我去？”殷錦大叫一聲，倒退躍出丈許，轉身發足狂奔。洪教主待他奔出數丈，俯身拾起一塊石頭擲出，呼的一聲，正中殷錦後腦。他長聲慘呼，一躍而起，重重摔了下來。扭了幾下，便即斃命。

　　洪教主眼見許雪亭等五人聯手，雖然憑著自己武功，再加上夫人和殷錦相助，足可制得住，但教中元氣大傷之後，已只剩下寥寥數人，殷錦只會奉承阿諛，并無多大本事，若再將這五人殺了，自己部屬蕩然無存。他于頃刻間權衡輕重利害，便即殺了殷錦，以平許雪亭等五人的怒氣。

　　張淡月和陸高軒躬身說道：“教主言出如山，誅殺奸邪，屬下佩服之”許雪亭，無根道人，胖頭陀三人也齊聲道：“多謝教主。”這五人平素見殷錦一味炊牛拍馬，人品低下，對他十分鄙視，此刻見教主親自下手將他處死，都是大感痛快。

　　洪教主指著韋小寶道：“非是我要饒他性命，但這小子知道遼東極北苦寒之地，有一個極大寶藏。若不是由他領路，無法尋到。得了這寶藏之後，咱們再重建神龍教就易如反掌了。”頓了一頓，又道：“適才你們五人說道，那些少年男女很不可靠，勸我不可重蹈覆轍。本座仔細想來，也不無道理。這就依從你們的主張，今後本教新招教眾之時，務當特別鄭重，以免奸徒妄人，混進教來。”許雪亭等臉有喜色，一齊躬身道謝。

　　洪教主從身邊摸出兩個瓷瓶，從每個瓶中各倒出五顆藥丸，五顆黃色，五顆白色。他還瓶入懷，將藥丸托在左掌，說道：“這是豹胎易筋丸的解藥，你們每人各服兩顆。”許雪亭等大喜，先行稱謝，接過藥來。洪教主道：“你們即刻就服了罷。”五人將藥丸放入口中，吞咽下肚。

　　洪教主臉露微笑，道：“那就很好……”突然大喝：“陸高軒，你左手里握著什麼？”陸高軒退了兩步，道：“沒……沒什麼。”左手下垂，握成了拳頭。洪教主厲聲道：“攤開左手！”這一聲大喝，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響。

　　陸高軒身子微幌，左手緩緩攤開，嗒的一聲輕響，一粒白色藥丸掉在地上。

　　許雪亭等四人均各變色，素知陸高軒見識不凡，頗有智計，他隱藏這顆白丸不肯服食，必有道理，可是自己卻已吞下了肚中，那便如何是好？

　　洪教主厲聲道：“這顆白丸是強身健體的大補雪參丸，何以你對本座存了疑心，竟敢藏下不服？”陸高軒道：“屬下……不……不敢。屬下近來練內功不妥，經脈中氣血不順，因此……因此教主恩賜的這顆大補藥丸，想今晚打坐調息之後，慢慢服下，以免賤體經受……經受不起。”洪教主臉色登和，說道：“原來如此。你何處經脈氣血不順？那也容易得緊，我助你調順內息便是了。你過來。”

　　陸高軒又倒退了一步，說道：“不敢勞動教主，屬下慢慢調息，就會好的。”洪教主歎了口氣，道：“如此說來，你終究信不過我？”陸高軒道：“屬下決計不敢。”洪教主指著地下那顆白丸，道：“那麼你即刻服下罷，要是服下後氣息不調，我豈會袖手不理？”

　　陸高軒望著那藥丸，呆了半晌，道：“是！”俯身拾起，突然中指一彈，嗤的一聲響，藥丸飛過天空，遠遠掉入了山谷，說道：“屬下已經服了，多謝教主。”

　　洪教主哈哈大笑，說道：“好，好，你膽子當真不小。”陸高軒道：“屬下忠心為教主出力，教主既已賜服解藥，解去豹胎易筋丸的毒性，卻又另賜這顆毒性更加厲害的百誕丸。屬下無罪，不愿領罰。”許雪亭等齊問：“百誕丸？那是什麼毒藥？”陸高軒道：“教主采集一百種毒蛇，毒虫的唾液，調制而成此藥。是否含有劇毒，倒大清楚，說不定真有大補之效，也未可知。只不過我膽子很小，不敢試服。”

　　許雪亭等驚惶更甚，同時搶到陸高軒身邊，五人站成一排，凝目瞪視洪教主。

　　洪教主冷冷的道：“你怎知道這是百誕丸？一派胡言，挑撥离間，擾亂人心。”

　　陸高軒向方怡一指，說道：“那日我見到方姑娘在草叢里捉蝸牛，我問她干什麼，她說奉教主之命，捉了蝸牛來配藥。教主那條百誕丸的單方，我也無意之中見到了。雖說這百誕丸的毒性要在三年之後才發作，但一來，這百誕丸只怕教主從未配過，也不知是否真的三年之後毒性才發；二來，屬下還想多活幾年，不愿三年之後便死。”

　　洪教主臉上黑氣漸盛，喝道：“我的藥方，你又怎能瞧見？”

　　陸高軒斜眼向洪夫人瞧了一眼，說道：“夫人要屬下在教主的藥箱中找藥給她服食，這條單方，便在藥箱之中。”洪教主厲聲道：“胡說八道！夫人就算身子不適，難道不會問我要藥，何必要你來找？我這藥箱向來封鎖嚴固，你何敢私自開啟？”陸高軒道：“屬下并未私自開啟。”洪教主喝道：“你沒私自開啟？難道是我吩咐你開的……”一轉念間，問洪夫人：“是你開給他的？”

　　洪夫人臉色蒼白，緩緩點了點頭。洪教主道：“你要找什麼藥？為什麼不跟我說？”洪夫人突然滿臉通紅，隨即又變慘白，身子顫了幾下，忽然撫住小腹，喉頭喔喔作聲，嘔了不少清水出來。洪教主皺起眉頭，溫言問道：“你什麼不舒服了？坐下歇歇吧！”

　　建宁公主突然叫道：“她有了娃娃啦。你這老混蛋，自己要生兒子了，卻不知道？”

　　洪教主大吃一驚，縱身而前，抓住夫人手腕，厲聲道：“她這話可真？”洪夫人彎了腰不住嘔吐，越加顫抖得厲害。洪教主冷冷的道：“你想找藥來打下胎兒，是不是？”

　　除陸高軒外，眾人聽了無不大奇。洪教主并無子息，對夫人又十分疼愛，如果夫人給他生下了一個孩兒，不論是男是女，都是極大美事，何以她竟要打胎？料想洪教主這一下定是猜錯了。那知洪夫人慢慢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我要打下胎兒。快殺了我罷。”

　　洪教主左掌提起，喝道：“是誰的孩子？”人人均知他武功高極，這一掌落將下來，洪夫人勢必立即斃命，不料她反而將頭向上一挺，昂然道：“叫你快殺了我，為什麼又不下手？”洪教主眼中如欲噴出火來，低沉著嗓子道：“我不殺你。是誰的孩子？”洪夫人緊緊閉了嘴，神色甚是倔強，顯是早將性命豁出去了。

　　洪教主轉過頭來，瞪視陸高軒，問道：“是你的？”陸高軒忙道：“不是，不是！屬下敬重夫人，有如天神，怎敢冒犯？”洪教主的眼光自陸高軒臉上緩緩移向張淡月，許雪亭，無根道人，胖頭陀，一個個掃視過去。他眼光射到誰的臉上，誰便打個寒戰。

　　洪夫人大聲道：“誰也不是，你殺了我就是，多問些什麼。”

　　公主叫道：“她是你老婆，這孩子自然是你的，又瞎疑心什麼？真正糊涂透頂。”洪教主喝道：“閉嘴！你再多說一句，我先扭斷你脖子。”公主不敢再說，心中好生不服。她哪里知道，洪教主近年來修習上乘內功，早已不近女色，和夫人伉儷之情雖篤，卻無夫婦之實，也正因如此，心中對她存了歉仄之意，平日對她加倍敬愛。

　　這時他突然聽得夫人腹中懷了胎兒，霎時之間，心中憤怒，羞慚，懊悔，傷心，苦楚，憎恨，愛惜，恐懼諸般激情紛至沓來，一只手掌高高舉在半空，就是落不下去，一轉頭間，見許雪亭等人人臉上露出惶恐之意，心想：“這件大丟臉事，今日都讓他們知道了，我怎麼還有臉面作他們教主？這些人都須殺得干干淨淨，不能留下一個活口。只消泄漏了半點風聲，江湖上好漢人人恥笑于我，我還逞什麼英雄豪傑？”他殺心一起，突然右手放開夫人，縱身而前，一把抓住了陸高軒，喝道：“都是你這反教叛徒從中搗鬼！”

　　陸高軒大叫：“你想殺人滅……”一個“口”字還沒离嘴，腦門上拍的一聲，已被洪教主重重擊了一掌，登時雙目突出，氣絕而死。

　　許雪亭等見了這情狀，知道洪教主确是要殺人滅口，四人一齊抽出兵刃，護在身前。許雪亭叫道：“教主，這是你的私事，跟屬下可不相干。”

　　洪教主縱聲大呼：“今日大家同歸于盡，誰也別想活了。”猛向四人沖去。

　　胖頭陀挺起一柄二十來斤重的潑風大環刀，當頭砍將過去，勢道威錳之極。洪教主側身讓開，右掌向張淡月頭頂拍落。許雪亭一對判官筆向洪教主背心連遞兩招，同時無根道人的雁瓴刀也砍向他腰間。洪教主大喝一聲，躍向半空，仍向張淡月扑擊下來。

　　張淡月手使鴛鴦雙短劍，霎時之間向上連刺七劍，這一招“七星聚月”，實是他平生的力作，七劍刺得迅捷凌厲之極。洪教主右掌略偏，在他左肩輕輕一按，借勢躍開。張淡月大叫一聲，在地下一個打滾，翻身站起，但覺左邊半身酸麻難當，叫道：“今日不殺了他，誰都難以活命。”四人各展兵刃，又向洪教主圍攻上去。

　　這四人都是神龍教中的第一流人物，尤以胖頭陀和許雪亭更是了得。胖頭陀大環刀上九個鋼環當啷啷作響，走的純是剛猛路子。許雪亭的判官筆卻是小巧之技，招招點向對方周身要穴。無根道人將雁瓴刀舞成一團白光，心想今日服了百誕丸後，性命難久，在臨死之前定當先殺了這奸詐凶狠的大仇人，是以十刀中倒有久刀是進攻招數，只盼和敵人同歸于盡。張淡月想起當日因部屬辦事不力，取不到‘四十二章經’，若不是得無根道人和許雪亭之助，早已為洪教主處死，自己已多活了這些時候，這條命其實是揀來的，這時左臂雖然劇痛，仍是奮力出劍。

　　洪教主武功高出四人甚遠，若要單單取其中一人性命，并不為難，但四人連環進擊，殺得一人，自己難免受傷。斗得數十回合後，胸中一股憤懣之氣漸漸平息下來，心神一定，出招更是得心應手，一雙肉掌在四股兵刃的圍攻中盤旋來去，絲毫不落下風，眼見張淡月左劍刺出時漸漸無力，心想這是對方最弱之處，由此著手，當可摧破強敵。

　　韋小寶見四人斗得激烈，悄悄拉了曾柔和沐劍屏的衣袖，又向公主打個手勢，要她不可作聲。四人轉過身來，躡手躡腳的向山下走去。洪教主等五人斗得正緊，誰也沒見到，就算見到了，也無人緩得出手來阻攔。

　　四人走了一會，离洪教主等已遠，心下竊喜。韋小寶回頭一望，見那五人兀自狠斗，刀光閃爍，掌影飛舞，一時難分胜敗，說道：“咱們走快些。”四人加緊腳步，忽聽得身後腳步聲響，兩人飛奔而來，正是洪夫人和方怡。四人吃了一驚，苦于身上兵刃暗器都已在被擒之時給搜檢了去，方怡也還罷了，洪夫人卻甚是厲害，料想抵敵不過，只得拼命奔逃。

　　奔出數十丈，公主腳下被石子一絆，摔倒在地，叫出聲來。韋小寶心想：“她肚里有我的孩兒，可不能不救。”回身來扶。卻見洪夫人幾個起落，已躍到身前，叉腰而立，說道：“韋小寶，你想逃嗎？”韋小寶笑道：“我們不是逃，這邊風景好，過來玩耍玩耍。”洪夫人冷笑道：“好啊，你們來賞玩風景，怎不叫我？”說話之間，方怡也已趕到。

　　沐劍屏和曾柔見韋小寶已被洪夫人截住，轉身回來，站在韋小寶身側。

　　沐劍屏對方怡道：“方師姊，你和我們一起走罷。他……他……”說著向韋小寶一指，說道：“……一直待你很好的，你從前也起過誓，難道忘了嗎？”方怡道：“我只忠心于夫人，唯夫人之命是從。”沐劍屏道：“你不過服了夫人的藥，我以前也服過的……”

　　韋小寶恍然大悟，才知方怡過去一再欺騙自己，都是受了洪夫人的挾制，不得不然，心中對她惱恨之意登時釋然，說道：“怡姊姊，你同我們一起去罷。”這“怡姊姊”三字，是上次他和方怡同來神龍島，在舟中親熱纏綿之時叫慣了的，方怡乍又聽到，不禁臉上一紅。

　　突然之間，只聽得洪教主大聲叫道：“夫人，夫人！阿荃，阿荃！你……你到那里去了？”呼聲中充滿著驚惶和焦慮，顯是怕洪夫人棄他而去。

　　但洪夫人恍若不聞。洪教主又叫了幾聲，洪夫人始終不答。

　　韋小寶等五人都瞧著洪夫人，均想：“你怎麼不答應？教主在叫你，為什麼不回去？”只見洪夫人臉上一陣暈紅，搖了搖頭，低聲道：“咱們快走，坐船逃走罷！”韋小寶又驚又喜，問道：“你……你也同我們一起走？”洪夫人道：“島上只有一艘船，不一起走也不成。教主要殺我，你不知道麼？”臉上又是一紅，當先便走。

　　眾人向山下奔出數丈，只聽得洪教主又大聲叫了起來：“夫人，夫人！阿荃，阿荃！快回來！”突然有人長聲慘叫，顯是臨死前的叫聲，只不知是許雪亭等四人中的那一個。

　　洪教主大叫：“你瞧，你瞧！張淡月這老家伙給我打死了。他一生一世都跟在我身邊，臨到老來，居然還要反我，真是糊涂透頂。阿荃，阿荃！你怎不回來？我不怪你。這件事我原諒你了。啊！他媽的，你砍中我啦！哈哈，胖頭陀，這一掌還不要了你的老命？你腦筋不靈，怎麼跟著人家，也來向我造反，這可不是死了麼？哈哈。”

　　洪夫人停住腳步，臉上變色，說道：“他已打死了兩個。”

　　韋小寶急道：“咱們快逃。”發足便奔。

　　猛聽得洪教主叫道：“你這兩個反賊，我慢慢再收拾你們。夫人，夫人，快回來！”聲音愈叫愈近，竟是從山上追將下來。韋小寶回頭一看，只見洪教主披頭散發，疾沖過來，這一下只嚇得魂飛魄散，沒命價奔跑。

　　許雪亭大叫：“截住他，截住他。他受了重傷，今日非殺了他不可。”無根道人叫道：“他跑不了的。”兩人手提兵刃，追將下去。不多時韋小寶等已奔近海灘，但洪教主，許雪亭，無根道人三人來得好快，前腳接後腳，都已奔到山下，三人身上臉上濺滿了鮮血。

　　洪教主大喝：“夫人，你為什麼不答應我？你要去那里？”許雪亭叫道：“夫人不要你啦！她有了個又年輕又英俊的相好。”洪教主大怒，叫道：“你胡說！”縱身過去，左掌向許雪亭頭頂猛力擊落。許雪亭左手還了一筆，無根道人也已趕到，揮刀向洪教主腰間砍去。此時洪教主的對手已只剩下兩人，但他左腿一跛一拐，身手已遠不如先前靈活。

　　洪教主叫道：“阿荃，你瞧我立刻就將這兩個反賊料理了。那四個小賤人，你都先殺了罷。只留下那小賊不殺，讓他帶我們去取寶。”他口中叫嚷，出掌仍是雄渾有力。許雪亭和無根道人難以近身。

　　洪夫人微微冷笑，向沐劍屏等逐一瞧去。

　　韋小寶叫道：“夫人，這四個小妞，你只要傷得一人，我立即自殺，做了鬼也不饒你。大丈夫一言既出，什麼……什麼馬難追。”情急之下，連“死馬難追”也想不起來了。

　　突然間拍的一聲響，許雪亭腰間中掌，他身子連幌，摔倒在地。洪教主哈哈大笑，飛足踢去。許雪亭躍起急扑，這一腳正中他胸口，喀喇聲響，胸前肋骨登時斷了數根，可是洪教主的右腿卻已被他牢牢抱住。洪教主出力掙扎，竟然摔他不脫。無根道人飛快搶上，揮刀砍落。洪教主側頭避過，反手擊出，噗的一聲，無根道人小腹中掌，但這一刀也已砍入洪教主右肩。無根道人口中鮮血狂噴，都淋在洪教主後頸，待要提刀再砍，雁瓴刀已斬入了洪教主肩骨，手上無力，再也拔不出來。

　　洪教主叫道：“快……快來……拉開他，”洪夫人也不知是嚇得呆了，還是有意不出手相助，眼見三人糾纏狠斗，竟站在當地，一動也不動。許雪亭抓起地下一根判官筆，奮力上送，插入了洪教主腰間。洪教主狂呼大叫，左腳踢出，將許雪亭踢得直飛出去，跟著左肘向後猛撞，無根道人身子慢慢軟倒。

　　洪教主哈哈大笑，叫道：“這些……反賊，那……那一個是我敵手？他們……他們想造反，咳咳……咳咳，還不是……還不是都給我殺了。”轉過身來，向著洪夫人道：“你……你為什麼不幫我？”

　　洪夫人搖搖頭，說道：“你武功天下第一，何必要人幫？”洪教主大怒，叫道：“你也反我？你也是本教的叛徒？”洪夫人冷冷的道：“不錯，你就只顧自己。我如幫你，終究還是不免給你殺了。”洪教主叫道：“我杈死你，我杈死你這叛徒。”說著向洪夫人扑來。

　　洪夫人“啊”的一聲，急忙閃避。洪教主重傷之余，行動仍是迅捷之極，左手抓住了他右臂，右手便杈在她頸中，喝道：“你說，你說，你反不反？你說不反，我就饒了你。”

　　洪夫人緩緩道：“很久以前，我心中就在反你了。自從你逼我做你妻子那一天起，我就恨你入骨。你……你杈死我好了。”洪教主身上鮮血不斷的流到她頭上，臉上，洪夫人瞪眼凝視他，竟是目不稍瞬。洪教主大叫：“叛徒，反賊！你們個個人都反我，我……我另招新人，重組神龍教！”右手運勁，洪夫人登時透不過氣來，伸出了舌頭。

　　韋小寶在旁邊瞧得害怕之極，眼見洪夫人立時便要給他杈死，從沙灘上拾起一塊大圓石，用力向洪教主背上擲去，噗的一聲，正中背心。洪教主眼前一黑，杈在洪夫人頸中的手便松了，轉身叫道：“你……你這小賊，我寶藏不要了，殺了你再說。”揮掌向韋小寶打去。

　　韋小寶飛步便逃。洪教主發足追來，身後沙灘上拖著一道長長的血跡。

　　韋小寶知道這一次給他抓住了，決難活命，沒命價狂奔。突然間嗤的一聲響，背上衣衫被洪教主扯去了一塊，若不是韋小寶身穿護身寶衣，說不定背上肌肉也被扯去了一條，他大驚之下，奔得更加快了，施展九難所授的“神行百變”輕功，在沙灘上東一彎，西一溜的亂轉，洪教主幾次伸手可及，都給他在千鈞一發之際逃了開去。

　　他如筆直奔逃，畢竟內力有限，早就給抓住了。但這“神行百變”是鐵劍門絕技，再加上木桑當年另創新變，實是精奇奧秘之至。韋小寶“神行”是決計說不上，那“百變”兩字和他天性相近，倒也學得了三四成。因此雖非武功高手，卻也算得是當世武林中數一數二逃命的“高腳”。

　　洪教主吼聲連連，連發數掌。韋小寶躲開了兩掌，第三掌終于閃避不了，砰的一聲，正中後心，兩個筋斗翻了出去。幸好洪教主重傷之余，掌力大減，韋小寶又有寶衣護身，雖然給打得昏天黑地，卻也并未受傷。他正要爬起，突覺肩頭一緊，已被洪教主雙手揪住。

　　這一來，他一顆心當真要從胸腔中跳了出來，大駭之下，當真是饑不擇食，慌不擇路，一低頭，便從洪教主胯下鑽了國去，驀地想道，這正是洪教主當年所教“救命三招”之一的上半截，這招叫做“貴妃騎牛”還是“西施騎羊”，這當兒那里還記得起？奮力縱躍，翻身騎上了洪教主的頭頸。

　　這一招本來他并未練熟，就算練得精熟，要使在洪教主這一等一的大高手身上，那也絕無可能。但洪教主奮戰神龍教四高手，在發現夫人舍己而去之時，心神慌亂，接連受傷，此時肩頭雁瓴刀深砍入骨，小腹又插入了一支判官筆，急奔數百丈之後流血無數，內力垂盡，雙手揪住韋小寶時早已酸軟無立，被他一掙便即掙脫，騎入了頸中。

　　韋小寶騎上了他肩頭，生怕掉將下來，自然而然的便伸手抱住他頭，雙手中指正好按在他眼皮上。洪教主腦海中陡然如電光般一閃，記得當年自己教他這一招，一騎上敵人項頸，立即便須挖出敵人眼珠，想不到自己一世英雄，到頭來竟命喪這小頑童之手，而他所使的招數，卻又是自己所授，當真是報應不爽了，想起自己一生殺人無算，受此果報也不算冤枉，不禁長歎一聲，垂下了雙手。這口氣一松，再也支持不住，仰天便倒。

　　韋小寶還道他使什麼厲害家數，急忙躍出逃開。只聽得洪教主喘息道：“阿荃，阿荃，你……你過來。”洪夫人向他走近幾步，但离他身前一丈多遠便站住了。洪教主道：“你肚里……的孩子，究竟……究竟是誰的？”洪夫人搖頭道：“你何必定要知道？”說著忍不住斜眼向韋小寶瞧了一眼，臉上一陣暈紅。

　　洪教主又驚又怒，喝道：“難道……難道是這小鬼？”洪夫人咬住下唇，默不作聲，那顯然便是默認了。洪教主大叫：“我殺了這小鬼！”縱身向韋小寶扑去。

　　但見洪教主滿臉是血，張開大口，露出殘缺不全的焦黃牙齒，雙手也滿是鮮血淋漓，這般扑將過來，韋小寶只嚇得魂不附體，縮身一竄，又從洪夫人胯下鑽了過去，躲在她身後。

　　洪夫人雙臂張開，正面對著洪教主，淡淡的道：“你威風了一世，也該夠了！”

　　洪教主身在半空，最後一口真氣也消得無影無蹤，拍噠一聲，摔在洪夫人腳邊，惡狠狠的道：“我是教主，你們……你們都該聽我……聽我的話，為什麼……為什麼……都反我？你們……你們都不對，只有……只有我對。我要把你們一個個都殺了，只有我一人才……才仙福永享……壽……與天……天……天……”最後這個“齊”字終于說不出口，張大了口，就此氣絕，雙目仍是大睜。

　　韋小寶爬開幾步，翻身躍起，又逃開數丈，這才轉身，只見洪教主躺在地上毫不動彈，過了良久，走上兩步，擺定了隨時發足奔逃的姿勢，問道：“他死了沒有？”洪夫人歎了口氣，輕聲道：“死了。”韋小寶又走上兩步，問道：“他……他怎麼不閉上眼？”

　　突然間拍的一聲響，臉上重重吃了個耳光，跟著右耳又被扭住，正是建宁公主。她又在韋小寶屁股上踢了一腳，罵道：“你這小王八蛋，他不閉眼，因為你偷了他老婆。你……你怎麼又跟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勾搭上了。”

　　洪夫人哼了一聲，伸手提起建宁公主後領，拍的一聲，也重重打了她個耳光，一揮手，公主向後便跌。這一來韋小寶可就苦了，公主右手仍是扭住他耳朵，她身子後跌，只帶得韋小寶耳朵劇痛，扑在她身上。洪夫人喝道：“你說話再沒規矩，我立刻便斃了你。”

　　公主大怒，跳起身來，便向洪夫人沖去。洪夫人左足一勾，公主又扑地倒了。公主第三次沖起再打，又給摔了個筋斗，終于知道自己武功跟人家實在差得太遠，坐在地上，又哭又罵。她可不敢罵洪夫人，口口聲聲只是：“小王八蛋！死太監！小畜生！臭小桂子！”

　　韋小寶撫著耳朵，只覺滿手是血，原來耳朵根已被公主扯破了長長一道口子。

　　洪夫人低聲道：“我跟他總是夫妻一場，我把他安葬了，好不好？”語聲溫柔，竟是向韋小寶懇求准許一般。韋小寶又驚又喜，忙道：“好啊，自該將他葬了。”拾起地下的一根判官筆，和洪夫人兩人在沙灘上掘坑，方怡和沐劍屏過來相助，將洪教主的尸身埋入。

　　洪夫人跪下磕了幾個頭，輕聲說道：“你雖然強迫我嫁你，可是……可是成親以來，你自始自終待我很好。我卻從來沒真心對你。你死而有知，也不用放在心上了。”說著站起身來，不禁淚水扑簌簌的掉了下來。

　　她怔怔的悄立片刻，拭干了眼淚，問韋小寶道：“咱們就在這里住下去呢，還是回到中原去？”韋小寶搔頭道：“這地方萬萬住不得，洪教主，陸先生他們的惡鬼，非向我們索命不可，當真乖乖不得了。不過回去中原，小皇帝又要捉我殺頭，最好……最好是找個太平的地方躲了起來。”突然間想到一個所在，喜道：“有了。咱們去通吃島，那里既沒惡鬼，小皇帝又找我不到。”洪夫人問道：“通吃島在那里？”韋小寶向西一指，笑道：“那邊這個小島，我叫它通吃島。”洪夫人點頭道：“你既喜歡去，那就去罷。”不知如何，對他竟是千依百順。

　　韋小寶大樂，叫道：“去，去，大家一起都去！”過去扶起公主，笑道：“大伙兒上船罷！”公主揮手便是一掌，韋小寶側頭躲過。公主怒道：“你去你的，我不去！”韋小寶道：“這島上有許多惡鬼，無頭鬼，斷腳鬼，有給大炮轟出了腸子的拖腸鬼，有專摸女人大肚子的多手鬼……”公主聽得害怕之極，頓足道：“還有你這專門胡說八道的嚼蛆鬼。”左足飛出，在韋小寶屁股上重重一腳。韋小寶“啊”的一聲，跳了起身來。

　　洪夫人緩步走過去。公主退開幾步。洪夫人道：“以後你再打韋公子一下，我打你十下，你踢他一腳，我踢你十腳。我說過的話，從來算數。”公主氣得臉色慘白，怒道：“你是他什麼人，要你這般護著他？你……你自己老公死了，就來搶人家的老公。”方怡插口道：“你自己的老公，還不是死了？”公主怒極，罵道：“小賤人，你的老公也死了。”

　　洪夫人緩緩的道：“以後你再敢說一句無禮的言語，我叫你一個人在這島上，沒一個人陪你。”公主心想這潑婦說得出做得到，當真要自己一個人在這島上住，這許多拖腸鬼，多手鬼擁將上來，那便如何是好？她一生養尊處优”頤指氣使，這時只好收拾起金枝玉葉的橫蠻脾氣，乖乖的不再作聲。韋小寶大喜，心想：“這個小惡婆娘今日遇到了對頭，從此有人制住她，免得她一言不合，伸手便打。”舉手摸摸自己被扯傷的耳朵，兀自十分疼痛。

　　洪夫人對方怡道：“方姑娘，請你去吩咐船夫，預備開船。”方怡道：“是。”又道：“夫人怎地對屬下如此客氣，可不敢當。”洪夫人微笑道：“咱們今後姊妹相稱，別再什麼夫人屬下的了。你叫我荃姊姊，我就叫你怡妹妹罷。那毒丸的解藥，上船後就給你服，從此以後，再也不用擔心了。”方怡和沐劍屏都歡喜之極。

　　一行人上得船來，舟子張帆向西。韋小寶左顧右盼，甚是得意。洪夫人果然取出解藥，給方怡服了，又打開船上鐵箱，取出韋小寶的匕首，“含沙射影”暗器，銀票等物，還給了他。曾柔等人的兵刃也都還了。

　　韋小寶笑道：“今後我也叫你荃姊姊，好不好？”洪夫人喜道：“好啊。咱們排一排年紀，瞧是誰大誰小。”各人報了生日年月，自然是洪夫人蘇荃最大，其次是方怡，更其次是公主。曾柔，沐劍屏和韋小寶三人同年，曾柔大了他三個月，沐劍屏小了他幾天。

　　蘇荃，方怡等四女姊姊妹妹的叫得甚是親熱，只公主在一旁含怒不語。蘇荃道：“她是公主殿下，不愿和我們平民百姓姊妹相稱，大家還是稱她公主殿下罷。”公主冷冷的道：“我可不敢當。”想到她們聯群結党，自己孤零零的，而這沒良心的死太監小桂子，看來也是向著她四人的多，向著自己的少，傷心之下，忍不住放聲大哭。

　　韋小寶挨到她身邊，拉著她手安慰，柔聲道：“好啦，大家歡歡喜喜的，別哭……”公主揚起手來，一巴掌打了過去，猛地里想起蘇荃說過的話來，這一掌去勢甚重，無法收住，只得中途轉向，拍的一聲，卻打在自己胸口，“啊”的一聲，呼了出來。眾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公主更是氣苦，伏在韋小寶懷里大哭。韋小寶笑道：“好啦，好啦。大家不用吵架，咱們來賭，我來做莊。”

　　可是在洪教主的鐵箱中仔細尋找，韋小寶那兩顆骰子确再也找不到了，自是陸高軒在搜查他身邊之時，將兩顆骰子隨手拋了。韋小寶悶悶不樂。蘇荃笑道：“咱們用木頭來雕兩粒骰子罷。”韋小寶道：“木頭太輕，擲下去沒味道的。”

　　曾柔伸手入懷，再伸手出來時握成了拳頭，笑道：“你猜這是什麼？”韋小寶道：“猜銅錢嗎？那也好。總胜過了沒得賭。”曾柔笑道：“你猜幾枚？”韋小寶笑道：“三枚。”曾柔攤開手掌，一只又紅又白的手掌中，赫然是兩粒骰子。韋小寶“啊”的一聲大叫，跳起身來，連問：“那里來的？那里來的？”曾柔輕笑一聲，把骰子放在桌上。

　　韋小寶一把搶過，擲了一把又一把，興味無窮，只覺得這兩枚骰子兩邊輕重時時不一，顯是灌了水銀的假骰子，心想曾柔向來斯文靦腆，怎會去玩這假骰子騙人錢財？一凝思間，這才想起，心下一陣喜歡，反過左手去摟住了她腰，在她臉上一吻，笑道：多謝你啦，柔姊姊，多虧你把我這兩顆骰子一直帶在身邊。”

　　曾柔滿臉通紅，逃到外艙。原來那日韋小寶和王屋派眾弟子擲骰賭命，放了眾人，曾柔臨出營帳時向他要了這兩顆骰子去。韋小寶早就忘了，曾柔卻一直貼身而藏。

　　骰子雖然有了，可是那幾個女子卻沒一個有賭性，雖然湊趣陪他玩耍，但賭注既小，輸贏又是滿不在乎，玩不到一頓飯功夫，大家就毫不起勁，比之在揚州的妓院，賭場，宮中，軍中等的濫賭狠賭，局面實有天壤之別。韋小寶意興索然，嚷道：“不玩了，不玩了，你們都不會的。“想起今後在通吃島避難，雖有五個美人兒相陪，可是沒錢賭，沒戲聽，這日子可也悶得很。再說，在島上便有千萬兩金子，銀子，又有何用？金銀既同泥沙石礫一般，贏錢也就如同泥沙石礫了。而雙兒生死如何，阿珂又在何處，時時挂在心頭，豈能就此撇下她兩個不理？

　　他越想越沒趣，說道：“咱們還是別去通吃島罷。”蘇荃道：“那你說去那里？”韋小寶想了想，道：“咱們都去遼東，去把那個大寶藏挖了出來。”蘇荃道：“大家安安穩穩的在荒島上過太平日子，不很好嗎？就算掘到了大寶藏，也沒什麼用。”韋小寶道：“金銀珠寶，成千上萬，怎會沒用？”方怡道：“韃子皇帝一定派了兵馬到處捉你，咱們還是躲起來避避風頭，過得一兩年，事情淡了下來，你愛去遼東，那時大伙兒再去，也還不遲。”

　　韋小寶問曾柔和沐劍屏：“你兩個怎麼說？”沐劍屏道：“我想師姊的話很是。”曾柔道：“你如嫌氣悶，咱們在島上就只躲幾個月罷。”見韋小寶臉有不豫之色，又道：“我們天天陪你擲骰子玩兒，輸了的罰打手心，好不好？”韋小寶心想：“他媽的，打手心有什麼好玩？”但見她臉帶嬌羞，神態可愛，不禁心中一蕩，說道：“好，好，就聽你們的。”

　　方怡站起身來，微笑道：“過去我對你不住，我去做幾個菜，請你喝酒，算是向你陪罪，好不好呢？”韋小寶更是高興，忙道：“那可不敢當。”方怡走到後梢去做菜。

　　方怡烹飪手段著實了得，這番精心調味，雖然舟中作料不齊，仍教人人吃得贊聲不絕。

　　韋小寶叫道：“咱們來猜拳。”沐劍屏，曾柔和公主三人不會猜拳，韋小寶教了她們，“哥倆好”，“五經魁首”，“四季平安”的猜了起來。公主本來悶悶不樂，猜了一會拳，喝得幾杯酒，便也有說有笑起來。

　　在船中過得一宵，次日午後到了通吃島。只見當日清軍扎營的遺跡猶在，當日權作中軍帳的茅屋兀自無恙，但韋小寶大將軍指揮若定的風光，自然蕩然無存了。

　　韋小寶也不在意下，牽著方怡的手笑道：“怡姊姊，那日就是在這里，你騙了我上船，險些兒將這條小命，送在羅剎國。”方怡吃吃笑道：“我跟你陪過不是了，難道還要向你叩頭陪罪不成？”韋小寶道：“那倒不用。不過好心有好報，我吃了千辛萬苦，今日終究能真正陪著你了。”沐劍屏在後叫道：“你們兩個在說些什麼，給人家聽聽成不成？”方怡笑道：“他說要捉住你，在你臉上雕一只小烏龜呢。”

　　蘇荃道：“咱們別忙鬧著玩，先辦了正經事要緊。”當即吩咐船夫，將船里一應糧食用具，盡數搬上島來，又吩咐將船上的帆篷，篙槳，繩索，船尾木舵都拆卸下來，搬到島上，放入懸崖的一個山洞之中。韋小寶贊道：“荃姊姊真細心，咱們只須看住這些東西，這艘船便開不走，不用擔心他們會逃走。”

　　話猶未了，忽聽得海上遠遠砰的一響，似是大炮之聲，六人都吃了一驚，向大海望去。只見海面上白霧彌漫，霧中隱隱有兩艘船駛來，跟著又是砰砰兩響，果然是船上開炮。

　　韋小寶叫道：“不好了！小皇帝派人來捉我了。”曾柔道：“咱們快上船逃罷。”蘇荃道：“帆舵都在岸上，來不及裝了，只好躲了起來，見機行事。”六人中除了公主，其餘五人都是多歷艱險，倒也并不如何驚慌。蘇荃又道：“不管躲得怎麼隱秘，終究會給官兵搜出來。怎麼躲到那邊崖上的山洞里，官兵只能一個個上崖進攻，來一個殺一個，免得給他們一擁而上。”韋小寶道：“對，這叫做一夫當關，瓮中捉鱉。”蘇荃微笑道：“對了！”

　　公主卻忍不住哈哈大笑。韋小寶瞪眼道：“有什麼好笑？”公主抿嘴笑道：“沒什麼。你的成語用得真好，令人好生佩服。”韋小寶這三分自知之明倒也有的，料想必是自己成語用錯了，向公主瞪了一眼。

　　六人進了山洞。蘇荃揮刀割些樹枝，堆在山洞前遮住身形，從樹枝孔隙間向外望去。只見兩艘船一前一後，筆直向通吃島駛來。後面那艘船還在不住發炮，炮彈落在前船四周，水柱沖起。韋小寶道：“後面這船在開炮打前面那艘。”蘇荃道：“但愿如此。只不過他們來到島上，見到船夫，一問就知，非來搜尋不可。就算我們搶先殺了船夫，也來不及掩埋尸首了。”韋小寶道：“前面的船怎地不還炮？真是沒用。最好你打我一炮，我打你一炮，大家都打中了，兩艘船一起沉入海底。”

　　前面那船較小，帆上吃滿了風，駛得甚快。突然一炮打來，桅杆斷折，帆布燒了起來。韋小寶等忍不住驚呼。前船登時傾側，船身打橫，跟著船上放下小艇，十余人跳入艇中，舉槳划動。其時离島已近，後船漸漸追近，水淺不能靠岸，船上也放下小艇，卻有五艘。

　　前面一艘逃，後面五艘追。不多時，前面艇中十余人跳上了沙灘，察看周遭情勢。有人縱聲呼道：“那邊懸崖可以把守，大家到那邊去。”

　　韋小寶聽這呼聲似是師父陳近南，待見這十余人順著山坡奔上崖來。奔到近處，一人手執廠劍，站在崖邊指揮，卻不是陳近南是誰？

　　韋小寶大喜，從山洞中躍出，叫道：“師父，師父！”陳近南一轉身，見是韋小寶，也是驚喜交集，叫道：“小寶，怎麼你在這里？”韋小寶飛步奔近，突然一呆，只見過來的十余人中一個姑娘明眸雪膚，竟是阿珂。

　　他大叫一聲：“阿珂！”搶上前去。卻見她身後站著一人，赫然是鄭克爽。

　　既見阿珂，再見鄭克爽，原是順理成章之事，但韋小寶大喜若狂之下，再見到這討厭家伙，登時一顆心沉了下來，呆呆站定。

　　旁邊一人叫道：“相公！”另一人叫道：“韋香主！”他順口答應一聲，眼角也不向二人斜上一眼，只是痴痴的望向阿珂。忽覺一雙柔軟的小手伸過來握住了他左掌，韋小寶身子一顫，轉頭去看，只見一張秀麗的面龐上滿是笑容，眼中卻淚水不住流將下來，卻是雙兒。韋小寶大喜，一把將她抱住，叫道：“好雙兒，這可想死我了。”一顆心歡喜得猶似要炸開來一般，剎時之間，連阿珂也忘在腦後了。

　　陳近南叫道：“馮大哥，風兄弟，咱們守住這里通道。”兩人齊聲答應，各挺兵刃，并肩守住通上懸崖的一條窄道，原來一個是馮錫范，一個是風際中。

　　韋小寶突然遇到這許多熟人，只問：“你們怎麼會到這里？”雙兒道：“風大爺帶著我到處找你，遇上了陳總舵主，打聽到你們上了船出海，于是……于是……”說到這里，喜歡過度，喉頭哽著說不下去了。

　　這時五艘小艇中的追兵都已上了沙灘，從崖上俯視下去，都是清兵，共有七八十人。當先一人手執長刀，身形魁梧，相隔遠了，面目看不清楚，那人指揮清兵布成了隊伍。一隊人遠遠站定，那將軍一聲令下，眾兵從背上取下長弓，從箭壺里取出羽箭，搭在弓上，箭頭對准了懸崖。

　　陳近南叫道：“大家伏下！”遇上了這等情景，韋小寶自不用師父吩咐，一見清兵取弓在手，早就穩穩妥妥地縮在一塊岩石之後。只聽那將軍叫道：“放箭！”登時箭聲颼颼不絕。懸崖甚高，自下而上的仰射，箭枝射到時勁力已衰。

　　馮錫范和風際中一挺長劍，一持單刀，將迎面射來的箭格打開去。

　　馮錫范叫道：“施琅，你這不要臉的漢奸，有膽子就上來，一對一跟老子決一死戰。”韋小寶心道：“原來下面帶兵的是施琅。行軍打仗，這人倒是一把好手。”只聽施琅叫道：“你有種就下來，單打獨斗，老子也不怕你。”馮錫范道：“好！”正要下去。陳近南道：“馮大哥，別上他當。這人卑鄙無恥，什麼事都做得出。”馮錫范只走出一步，便即住足，叫道：“你說單打獨斗，干嗎又派五艘小艇……他媽的，是六艘，連我們的艇子也偷去了，臭漢奸，你叫小艇去接人，還不是想倚多為胜嗎？”

　　施琅笑道：“陳軍師，馮隊長，你兩位武功了得，施某向來佩服。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帶了鄭公子下來，一齊投降了罷。皇上一定封你兩位做大大的官。”

　　施琅當年是鄭成功手下的大將，和周全斌，甘輝，馬信，劉國軒四人合稱“五虎將”。陳近南是軍師。馮錫范武功雖強，將略卻非所長，乃是鄭成功的衛士隊長。施琅和陳馮二人并肩血戰，久共患難，這時對二人仍以當年的軍銜相稱。懸崖和下面相距七八丈，施琅站得又遠，可是他中氣充沛，一句話送上崖來，人人聽得清楚。

　　鄭克爽臉上變色，顫聲道：“馮師父你……你不可投降。”馮錫范道：“公子放心。馮某只教有一口氣在，決不能投降韃子。”陳近南雖知馮錫范陰險奸詐，曾幾次三番要加害自己，要保鄭克爽圖謀延平郡王之位，但此時他說來大義凜然，好生相敬，說道：“馮大哥，你我今日并肩死戰，說什麼也要保護二公子周全。”馮錫范道：“自當追隨軍師。”鄭克爽道：“軍師此番保駕有功，回到台灣，我必奏明父王，大大的……大大的封賞。”陳近南道：“那是屬下份當所為。”說著走向崖邊察看敵情。

　　韋小寶笑道：“鄭公子，大大的封賞倒也不必。你只要不翻臉無情，害我師父，就多謝你啦。”鄭克爽向他瞪了一眼。

　　韋小寶低聲道：“師姊，咱們不如捉了鄭公子，去獻給清兵罷。”阿珂啐道：“一見了面，就不說好話。你怎麼又來嚇他？”韋小寶笑道：“嚇幾下玩兒，又嚇不死的。就算嚇死了，也不打緊。”阿珂呸了一聲，突然間臉上一紅，低下頭去。

　　韋小寶問雙兒：“大家怎麼在一起了？”雙兒道：“陳總舵主帶了風大爺和我出海找你。我想起你曾到這通吃島來過，跟陳總舵主說了，便到這里來瞧瞧。途中湊巧見到清兵炮船追趕鄭公子，打沉了他座船，我們救了他上船，逃到這里。謝天謝地，終于見到了你。”說到這里，眼圈又紅了。

　　韋小寶伸手拍拍她肩頭，說道：“好雙兒，這些日子中，我沒一天不記著你。”這句話倒不是口是心非，阿珂和雙兒兩個，他每天不想上十次，也有八次，倒還是記挂雙兒的次數多了些。

　　陳近南叫道：“眾位兄弟，乘著韃子援兵未到，咱們下去沖殺一陣。否則再載得六艇韃子兵來，就不易對付了。”眾人齊聲稱是。這次來到島上的十余人中，除了陳，馮，鄭，風以及阿珂，雙兒外，尚有天地會眾八人，鄭克爽的衛士三人。陳近南道：“鄭公子，陳姑娘，小寶，雙兒，你們四個留在這里。余下的跟我沖！”長劍一揮，當先下崖。馮錫范，風際中和其餘十一人跟著奔下，齊聲吶喊，向清兵隊疾沖而前。清兵紛紛放箭，都給陳，馮，風三人格打開了。

　　先前乘船水戰，施琅所乘的是大戰船，炮火厲害，陳近南等只有挨打的份兒。這時近身接戰，清兵隊中除了施琅一人之外，余下的都武功平平，怎抵得住陳，馮，風三個高手？天地會兄弟和鄭府衛士身手也頗了得，這十四個人一沖入陣，清兵當者披靡。

　　韋小寶道：“師姊，雙兒，咱們也下去沖殺一陣。”阿珂和雙兒同聲答應。鄭克爽道：“我也去！”眼見韋小寶拔了匕首在手，沖下崖去，雙兒和阿珂先後奔下。鄭克爽只奔得幾步，便停步不前，心想：“我是千金之體，怎能跟這些屬下同去犯險？”叫道：“阿珂，你也別去罷！”阿珂不應，緊隨在韋小寶身後。

　　韋小寶武功雖然平平，但身有四寶，沖入敵陣之中，卻是履險如夷。那四寶？第一寶，匕首鋒銳，敵刃必折；第二寶，寶衣護身，刀槍不入；第三寶，逃功精妙，追之不及；第四寶，雙兒在側，清兵難敵。侍此四寶而和高手敵對，固然仍不免落敗，但對付清兵卻綽綽有余，霎時間連傷數人，果然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心想：“當年趙子龍長板坡七進七出，那也不過如此。說不定還是我韋小寶……”

　　眾人一陣沖殺，清兵四散奔逃。陳近南單戰施琅，一時難解難分。馮錫范和風際中卻將眾兵將殺得猶如砍瓜切菜一般，不到一頓飯時分，八十多名清兵已死傷了五六十人，殘兵敗將紛紛奔入海中。眾水軍水性精熟，忙向大船游去。這一邊天地會的兄弟死了二人，重傷一人，余下的將施琅團團圍住。

　　施琅鋼刀翻飛，和陳近南手中長劍斗得甚是激烈，雖然身陷重圍，卻絲毫不懼。韋小寶叫道：“施將軍，你再不拋刀投降，轉眼便成狗肉之醬了。”施琅凝神接戰，對旁人的言行不聞不見。

　　斗到酣處，陳近南一聲長嘯，連刺三劍，第三劍上已和施琅的鋼刀黏在一起。他手腕抖動，急轉了兩個圈子，只聽得施琅“啊”的一聲，鋼刀脫手飛出。陳近南劍尖起處，指住了他咽喉，喝道：“怎麼說？”施琅怒道：“你打贏了，殺了我便是，有什麼話好說？”陳近南道：“這當兒你還在自逞英雄好漢？你背主賣友，英雄好漢是這等行徑嗎？”

　　施琅突然身子一仰，滾倒在地，這一個打滾，擺脫了喉頭的劍尖，雙足連環，疾向陳近南小腿踢去。陳近南長劍豎立，擋在腿前。施琅這兩腳倘若踢到，便是將自己雙足足踝送到劍鋒上去，危急中左手在地上一撐，兩只腳硬生生的向上虛踢，一個倒翻筋斗向後躍出，待得站起，陳近南的劍尖又已指在他喉頭。

　　施琅心頭一涼，自知武功不是他對手，突然問道：“軍師，國姓爺待我怎樣？”

　　這句話問出來，卻大出陳近南意料之外。剎那之間，鄭成功和施琅之間的恩怨糾葛，在陳近南腦海中一幌而過，他歎了口氣，說道：“平心而論，國姓爺确有對你不住地方。可是咱們受國姓爺大恩，縱然受了冤屈，又有什麼法子？”

　　施琅道：“難道要我學岳飛含冤而死？”

　　陳近南厲聲道：“就算你不能做岳飛，可也不能做秦檜，你逃得性命，也就是了。男子漢大丈夫，豈能投降韃子，去做那豬狗不如的漢奸？”施琅道：“我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又犯了什麼罪，為什麼國姓爺將他們殺得一個不剩？他殺我全家，我便要殺他全家報仇！”陳近南道：“報仇事小，做漢奸事大。今日我殺了你，瞧你有沒有面目見國姓爺去。”

　　施琅腦袋一挺，大聲道：“你殺我便了。只怕是國姓爺沒臉見我，不是我沒臉見他。”

　　陳近南厲聲道：“你到這當口，還是振振有詞。”欲待一劍刺入他咽喉，卻不由得想到昔日戰陣中同生共死之情。施琅在國姓爺部下身先士卒，浴血苦戰，功勞著實不小，若不是董夫人干預軍務，侮慢大將，此人今日定是台灣的干城，雖然投敵叛國，絕無可恕，但他全家無辜被戮，實在也是其情可憫，說道：“我給你一條生路。你若能立誓歸降，重歸鄭王爺麾下，今日就饒了你性命。今後你將功贖罪盡力于恢復大業，仍不失為一條堂堂漢子。施兄弟，我良言相勸，盼你回頭。”最後這句話說得極是懇切。

　　施琅低下了頭，臉有愧色，說道：“我若再歸了台灣，豈不成了反覆無常的小人？”

　　陳近南回劍入鞘，走近去握住他手，說道：“施兄弟，為人講究的是大義大節，只要你今後赤心為國，過去的一時糊涂，又有誰敢來笑你？就算是關王爺，當年也降過曹操。”

　　突然背後一人說道：“這惡賊說我爺爺殺了他全家，我台灣決計容他不得。你快快將他殺了。”陳近南回過頭來，見說話的是鄭克爽，便道：“二公子，施將軍善于用兵，當年國姓爺軍中無出其右。他投降過來，于我反清復明大業有極大好處。咱們當以國家為重，過去的私人怨仇，誰也不再放在心上罷。”

　　鄭克爽冷笑道：“哼，此人到得台灣，握了兵權，我鄭家還有命麼？”陳近南道：“只要施將軍立下重誓，我以身家性命，擔保他決無异心。”鄭克爽冷笑道：“等他殺了我全家性命，你的身家性命陪得起嗎？台灣是我鄭家的，可不是你陳軍師陳家的。”

　　陳近南只氣得手足冰冷，強忍怒氣，還待要說，施琅突然拔足飛奔，叫道：“軍師，你待我義氣深重，兄弟永遠不忘。鄭家的奴才，兄弟做不了……”

　　陳近南叫道：“施兄弟，回來，有話……”突然背心上一痛，一柄利刃自背刺入，從胸口透了出來。

　　這一劍卻是鄭克爽在他背後忽施暗算。憑著陳近南的武功，便十個鄭克爽俄殺他不得，只是他眼見施琅已有降意，卻被鄭克爽罵走，知道這人將才難得，只盼再圖挽回，萬萬料不到站在背後的鄭克爽竟會陡施毒手。

　　當年鄭成功攻克台灣，派兒子鄭經駐守金門、廈門。鄭經很得軍心，卻行止不謹，和乳母通奸生子。鄭成功得知後憤怒异常，派人持令箭去廈門殺鄭經。諸將認為是“亂命”，不肯奉令，公啟回稟，有“報恩有日，侯闕無期”等語。鄭成功見部將拒命，更是憤怒，不久便即病死，年方三十九歲。台灣統兵將領擁立鄭成功的弟弟鄭襲為主。鄭經從金廈回師台灣，打垮台灣守軍而接延平王位。鄭成功的夫人董夫人以家生禍變，王爺早逝，俱因乳母生子而起，是以對乳母所生的克臧十分痛恨，極力主張立嫡孫克爽為世子。鄭經卻不聽母言。陳近南一向對鄭經忠心耿耿，他女兒又嫁克臧為妻，董夫人和馮錫范等暗中密謀，知道要擁立克爽，必須先殺陳近南，以免他從中作梗，數次加害，都被他避過。不料他救得鄭克爽性命，反而遭了此人毒手。這一劍突如其來，誰都出其不意。

　　馮錫范正要追趕施琅，只見韋小寶挺匕首向鄭克爽刺去。馮錫范回劍格擋，嗤的一聲，手中長劍斷為兩截。但他這一劍內勁渾厚，韋小寶的匕首也脫手飛出。馮錫范跟著一腳，將韋小寶踢了個筋斗，待要追擊，雙兒搶上攔住。風際中和兩名天地會兄弟上前夾攻。

　　韋小寶爬起身來，拾起匕首，悲聲大喊：“這惡人害死了總舵主，大伙兒跟他拼命！”向鄭克爽沖去。

　　鄭克爽側身閃避，挺劍刺向韋小寶後腦。他武功遠較韋小寶高明，這一劍頗為巧妙，眼見韋小寶難以避過，忽然斜刺里一刀伸過來格開，卻是阿珂。她叫道：“別傷我師弟！”跟著兩名天地會兄弟攻向鄭克爽。

　　馮錫范力敵風際中和雙兒等四人，兀自占到上風，拍的一掌，將一名天地會兄弟打得口噴鮮血而死。忽聽得鄭克爽哇哇大叫，馮錫范拋下對手，向鄭克爽身畔奔去，揮掌又打死了一名天地會兄弟。他知陳近南既死，這伙人以韋小寶為首，須得先行料理這小鬼，即伸掌往韋小寶頭頂拍落。

　　雙兒叫道：“相公，快跑！”縱身扑向馮錫范後心。

　　韋小寶道：“你自己小心！”拔足便奔。

　　馮錫范心想：“我如去追這小鬼，公子無人保護。”伸左臂抱起鄭克爽，向著韋小寶追來。他雖抱著一人，還是奔得比韋小寶快了幾分。

　　韋小寶回頭一看，嚇了一跳，伸手便想去按“含沙射影”的機括，這麼腳步稍緩，馮錫范來得好快，右掌已然拍到。這當兒千鈞一發，如等發出暗器，多半已給他打得腦漿迸裂，只得斜身急閃，使上了“神行百變”之技，逃了開去。

　　馮錫范這一下沖過了頭，急忙收步，轉身追去。韋小寶叫道：“我師父的鬼魂追來了！來摸你的頭了！”說得兩句話，松了一口氣，馮錫范又趕近了一步。後面雙兒和風際中銜尾急追，只盼截下馮錫范來。韋小寶東竄西奔，變幻莫測，馮錫范抱了鄭克爽，身法究竟不甚靈便，一時追他不上。雙兒和風際中又在後相距數丈。

　　追逐得一陣，韋小寶漸感氣喘，情急之下，發足便往懸崖上奔去。馮錫范大喜，心想你這是自己逃入了絕境，眼見這懸崖除了一條窄道之，四面臨空，更無退路，反而追得不這麼急了。只是韋小寶在這條狹窄的山路上奔跑，“神行百變”功夫便使不出來，他剛踏上崖頂，馮錫范也已趕到。韋小寶大叫：“老婆、中老婆、小老婆，大家快來幫忙啊，再不出來，大家要做寡婦了。”

　　他逃向懸崖頂之時，崖上五女早已瞧見。蘇荃見馮錫范左臂中挾著一人，仍是奔躍如飛，武功之強，比之洪教主也只稍遜一籌而已，早已持刀伏在崖邊，待馮錫范趕到，刷的一刀，攔腰疾砍。

　　馮錫范先前聽見韋小寶大呼小叫，只道仍是擾亂人心，萬料不到此處果然伏得有人，但見這一刀招數精奇，著實了得，微微一驚，退了一步，大喝一聲，左足微幌，右足突然飛出，正中蘇荃手腕。蘇荃“啊”的一聲，柳葉刀脫手，激飛上天。

　　韋小寶正是要爭這頃刻，身子對准了馮錫范，右手在腰間“含沙射影”的機括上力掀，嗤嗤嗤聲響，一蓬絕細鋼針急射而出，盡數打在馮錫范和鄭克爽身上。

　　馮錫范大聲慘叫，松手放開鄭克爽，兩人骨碌碌的從山道上滾了下去。雙兒和風際中正奔到窄道一半，見兩人來勢甚急，當即躍起避過。

　　鄭馮二人滾到懸崖腳邊，鋼針上毒性已發，兩人猶如殺豬似的大叫大嚷，不住翻滾。總算何惕守入華山派門下之後，遵從師訓，一切陰險劇毒從此摒棄不用，這“含沙射影”鋼針上所喂的只是麻藥，并非致命劇毒，否則以當年五毒教教主所傳的喂毒暗器，見血封喉，中人立斃，馮鄭二人滾不到崖底，早已氣絕。饒是如此，鋼針入體，仍是麻痒難當，兩人全身便似有幾百只蝎子、蜈蚣一齊咬噬一般。馮錫范雖然硬朗，卻也忍不住呼叫不絕。

　　韋小寶、雙兒、風際中、蘇荃、方怡、沐劍屏、公主、曾柔、阿珂等先後趕到，眼見馮鄭二人的情狀，都相顧駭然。

　　韋小寶微一定神，喘了幾口氣，搶到陳近南身邊，只見鄭克爽那柄長劍穿胸而過，兀自插在身上，但尚未斷氣，不由得放聲大哭，抱起了他身子。

　　陳近南功力深湛，內息未散，低聲說道：“小寶，人總是要死的。我……我一生為國為民，無愧于天地。你……你……你也不用難過。”

　　韋小寶只叫：“師父，師父！”他和陳近南相處時日其實甚暫，每次相聚，總是擔心師父查考自己武功進境，心下惴惴，一門心思只是想如何搪塞推委，掩飾自己不求上進，極少有什麼感激師恩的心意。但此刻眼見他立時便要死去，師父平日種種不言之教，對待自己恩慈如父的厚愛，立時充滿胸臆，恨不得代替他死了，說道：“師父，我對你不住，你……你傳我的武功，我……我……我一點兒也沒學。”

　　陳近南微笑道“你只要做好人，師父就很歡喜，學不學武功，那……那并不打緊。”韋小寶道：“我一定聽你的話，做好人，不……不做壞人。”陳近南微笑道：“乖孩子，你一向來就是好孩子。”

　　韋小寶咬牙切齒的道：“鄭克爽這惡賊害你，嗚嗚，嗚嗚，師父，我已制住了他，一定將他斬成肉醬，替你報仇，嗚嗚，嗚嗚……”邊哭邊說，淚水直流。

　　陳近南身子一顫，忙道：“不，不！我是鄭王爺的部屬。國姓爺待我恩重如山，咱們無論如何，不能殺害國姓爺的骨肉……宁可他無情，不能我無義，小寶，我就要死了，你不可敗壞我的忠義之名。你……你千萬要聽我的話……”他本來臉含微笑，這時突然臉色大為焦慮，又道：“小寶，你答應我，一定要放他回台灣，否則，否則我死不瞑目。”

　　韋小寶無可奈何，只得道：“既然師父饒了這惡賊，我聽你……聽你吩咐便是。”

　　陳近南登時安心，吁了口長氣，緩緩的道：“小寶，天地會……反清復明大業，你好好干，咱們漢人齊心合力，終能恢復江山，只可惜……可惜我見……見不著了……”聲音越說越低，一口氣吸不進去，就此死去。

　　韋小寶抱著他身子，大叫：“師父，師父！”叫得聲嘶力竭，陳近南再無半點聲息。

　　蘇荃等一直站在他身畔，眼見陳近南已死，韋小寶悲不自胜，人人都感凄惻。蘇荃輕撫他肩頭，柔聲道：“小寶，你師父過去了。”

　　韋小寶哭道：“師父死了，死了！”他從來沒有父親，內心深處，早已將師父當作了父親，以彌補這個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師父逝世，心中傷痛便如洪水潰堤，難以抑制，原來自己終究是個沒父親的野孩子。

　　蘇荃要岔開他的悲哀之情，說道：“害死你師父的凶手，咱們怎生處置？”

　　韋小寶跳起身來，破口大罵：“辣塊媽媽，小王八蛋。我師父是你鄭家部屬，我韋小寶可沒吃過你鄭家一口飯，使過鄭家一文錢。你奶奶的臭賊，你還欠了我一萬兩銀子沒還呢。師父要我饒你性命，好，性命就饒了，那一萬兩銀子，趕快還來，你還不出來嗎？我割你一刀，就抵一兩銀子。”口中痛罵不絕，執著匕首走到鄭克爽身邊，伸足向他亂踢。

　　鄭克爽身上中的毒針遠較馮錫范為少，這時傷口痛痒稍止，聽得陳近南饒了自己性命，當真大喜過望，可是債主要討債，身邊卻沒帶銀子，哀求道：“我……我回到台灣，一定加十倍，不，加一百倍奉還。”韋小寶在他頭上踢了一腳，罵道：“你這狼心狗肺、忘恩負義的臭賊，說話有如放屁。這一萬刀非割不可。”伸出匕首，在他臉頰上磨了兩磨。

　　鄭克爽嚇得魂飛天外，向阿珂望了一眼，只盼她出口相求，突然想到：“不對，不對！這小賊最心愛的便是阿珂，此刻她如出言為我說話，這小賊只有更加恨我，這一萬刀就一刀也少不了。”說道：“一百萬兩銀子，我一定還的。韋香主，韋相公如果不信……”

　　韋小寶又踢了他一腳，叫道：“我自然不信！我師父信了你，你卻害死了他！”心中悲憤難禁，伸匕首便要在他臉上刺落。

　　鄭克爽叫道：“你既不信，那麼我請阿珂擔保。”韋小寶道：“擔保也沒用。她擔保過你的，後來還不是賴帳。”鄭克爽道：“我有抵押。”韋小寶道：“好，把你的狗頭割下來抵押，你還了我一百萬兩銀子，我把你的狗頭還你。”鄭克爽道：“我把阿珂抵押給你！”

　　霎時之間，韋小寶只覺天旋地轉，手一松，匕首掉落，嗤的一聲，插入泥中，和鄭克爽的腦袋相距不過數寸。鄭克爽“啊喲”一聲，急忙縮頭，說道：“我把阿珂押給你，你總信了，我送了一百萬兩銀子來，你再把阿珂還我。”韋小寶道：“那倒還可商量。”

　　阿珂叫道：“不行，不行。我又不是你的，你怎押我？”說著哭了出來。

　　鄭克爽急道：“我此刻大禍臨頭，阿珂對我毫不關心，這女子無情無義，我不要了。韋香主如肯要她，我就一萬兩銀子賣斷了給你。咱們兩不虧欠，你不用割我一萬刀了。”

　　韋小寶道：“她心里老是向著你，你賣斷了給我也沒用。”

　　鄭克爽道：“她肚里早有了你的孩子，怎麼還會向著我？”韋小寶又驚又喜，顫聲道：“你……你說什麼？”鄭克爽道：“那日在揚州麗春院里，你跟她同床，她有了孩子……”

　　阿珂大聲驚叫，一躍而起，掩面向大海飛奔。雙兒幾步追上，挽住了她手臂拉了回來。阿珂哭道：“你……你答應不說的，怎麼……怎麼又說了出來？你說話就如是放……放……”雖在羞怒之下，仍覺這“屁”字不雅，沒說出口來。

　　鄭克爽見韋小寶臉上神色變幻不定，只怕他又有變卦，忙道：“韋香主，這孩子的的确确是你的。我跟阿珂清清白白，她說要跟我拜堂成親之後，才好做夫妻。你……你千萬不可多疑。”韋小寶問道：“這便宜老子，你又干麼不做？”鄭克爽道：“她自從肚里有了你的孩子之後，常常記挂著你，跟我說話，一天到晚總是提到你。我聽著好生沒趣，我還要她來做什麼？”

　　阿珂不住頓足，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怒道：“你就什麼……什麼都說了出來。”這麼說，自是承認他的說話不假。

　　韋小寶大喜，道：“好！那就滾你他媽的臭鴨蛋罷！”鄭克爽也是大喜，忙道：“多謝，多謝！祝你兩位百年好合，這份賀禮，兄弟……兄弟日後補送。”說著慢慢爬起身來。

　　韋小寶呸了一聲，在地上吐了口唾沫，罵道：“我這一生一世，再也不見你這臭賊。”心想：“我答應師父今日饒他性命，日後卻不妨派人去殺了他，給師父報仇。只要派的人不是天地會的，旁人便不怪不到師父頭上。”

　　三名鄭府衛士一直縮在一旁，直到見韋小寶饒了主人性命，才過來扶住鄭克爽，又將躺在地下的馮錫范扶起。鄭克爽眼望大海，心感躊躇。施琅所乘的戰船已然遠去，岸邊還泊著兩艘船，自己乘過的那艘給清兵大炮轟得桅斷帆毀，已難行駛，另一艘則甚完好，那顯是韋小寶等要乘坐的，決無讓給自己之理。他低聲問道：“馮師父，咱們沒船，怎麼辦？”馮錫范道：“上了小艇再說。”

　　一行人慢慢向海邊行去。突然身後一人厲聲喝道：“且慢！韋香主饒了你們性命，我可沒饒。”鄭克爽吃了一驚，只見一人手執鋼刀奔來，正是天地會好手風際中。鄭克爽顫聲道：“你……你是天地會的兄弟，天地會一向受台灣延平王府節制，你……你……”風際中厲聲道：“我怎麼樣？給我站住！”鄭克爽心中害怕，只得應了聲：“是。”

　　風際中回到韋小寶身前，說道：“韋香主，這人害死總舵主，是我天地會數萬兄弟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決計饒他不得。總舵主曾受國姓爺大恩，不肯殺他子孫。韋香主又奉了總舵主的遺命，不能下手。屬下可從來沒見過國姓爺，總舵主的遺命也不是對我而說。屬下今日要手刃這惡賊，為總舵主報仇。”

　　韋小寶右手手掌張開，放在耳後，側頭作傾聽之狀，說道：“你說什麼？我耳朵忽然聾了，什麼話也聽不見。風大哥，你要干什麼事，不妨放手去干，不必聽我號令。我的耳朵生了毛病，唉，定是給施琅這家伙的大炮震聾了。”這話再也明白不過，風際中要殺鄭克爽，盡可下手，他決不阻止。

　　眼見風際中微有遲疑之意，韋小寶又道：“師父臨死之時，只是叫我不可殺鄭克爽，可并沒吩咐我保護他一生一世啊。只要我不親自下手，也就是了。天下幾萬萬人，個個可以殺他，又有誰管得了？”

　　風際中一拉韋小寶的衣袖，道：“韋香主借一步說話。”兩人走出十余丈，風際中停了腳步，說道：“韋香主，皇上一直很喜歡你，是不是？”韋小寶大奇，道：“是啊，那又怎樣？”風際中道：“皇上要你殺總舵主，你不肯，自己逃了出來，足見你義氣深重。江湖上的英雄好漢，人人都是十分佩服。”

　　韋小寶搖了搖頭，凄然道：“可是師父終究還是死了。”風際中道：“總舵主是給鄭克爽這小子害死的，不過皇上交給韋香主的差使，那也算是辦到了……”韋小寶大是詫异，問道：“你……你為什麼說這……這等話？”

　　風際中道：“皇上心中，對三個人最是忌憚，這三人不除，皇上的龍庭總是坐不穩。第一個是吳三桂，那不用說了。第二個便是總舵主，天地會兄弟遍布天下，反清復明的志向從不松懈，皇上十分頭痛。現今總舵主死了，除去了皇上的一件大事……”

　　韋小寶聽到這里，腦海中突然靈光一閃：“是你，是你，原來是你！”

## 第四十五回　尚余截竹為竿手　可有臨淵結网心

　　韋小寶在天地會的所作所為，康熙無不備知底細，連得天地會中的暗語切口，也能背誦如流，但韋小寶偷盜四十二章經，在神龍教任白龍使等情，康熙卻全然不知。韋小寶仔細想來，定是天地會中出了奸細，而且這人必是自己十分親密之人。但青木堂這些老朋友個個赤膽忠心，義氣深重，決計不會去做奸細，出賣朋友。因此他心中雖然一直存了老大一個疑團，卻沒半點端倪可尋，只覺此事十分古怪、難以索解而已。

　　此刻風際中這麼一說，韋小寶驀然省悟，心道：“我真該死，怎麼會想不到此人身上。那日小皇帝要我炮轟伯爵府，天地會眾人之中，就只他一個不在王府里。這事已明白不過，在伯爵府里的，決不會是奸細，否則大炮轟去，有誰逃得性命？只因他事先已經得悉因此先行避開。唉我真是大傻瓜一個，他此刻倘若不說我還不是蒙在鼓里。”

　　風際中沉默寡言，模樣老實之極，武功雖高，舉止卻和一個呆頭木腦的鄉下佬一般。韋小寶偶爾猜測這奸細是誰，只想到口齒靈便、市儈一般的錢老本；舉止輕捷、精明乖巧的徐天川；辦事周到、能干練達的高彥超；脾氣暴躁、好酒貪杯的玄貞道人，連對見多識廣、豪爽慷慨的樊綱，以及近年來衰老體弱的李力世、說話尖酸刻薄的祁清彪，也都是曾猜疑過，就是對這個半點不象奸細的風際中，從來不曾有過疑心。

　　突然又想：“那時候雙兒也不在伯爵府，難道她……她也是奸細，也對不住我嗎？”想到此節，不由得心中一酸，但隨即明白：“雙兒是風際中故意帶出去的。他知道這小丫頭是我的命根子，倘若轟死了她，此後事情拆穿，我定會恨他一世。他不過是皇上所派的一個奸細，暗中通報些消息而已，天地會一滅，皇上便用他不著。我如在皇上面前跟他為難，他就抵擋不住，因此不敢當真得罪了我。”

　　這些推想說來話長，但在當時韋小寶心中，只靈機一閃之間，便即明白，說道：“風大哥，多謝你把雙兒帶出伯爵府，免得大炮轟死了她。”

　　風際中“啊”的一聲，登時臉色大變，退後兩步，手按刀柄，道：“你……你……”韋小寶笑道：“你我心照不宣，皇上早就什麼都是我說了。”風際中知道皇帝對他甚是寵愛，此言自必不假，問道：“那你為什麼不遵聖旨？”這一句話一問，那便是一切直承其事。

　　韋小寶微笑道：“風大哥，那你何必明知故問？這叫做忠義不能兩全。皇上待我，那是沒得說的了，果真是皇恩浩蕩，可是師父待我也不錯啊。現下師父已經死了，我還沒有什麼顧慮。就不知道皇上肯不肯赦我的死罪。”

　　風際中道：“眼下便有個將功贖罪的良機，剛才我說皇上決意要除去三個眼中釘，除了吳三桂、陳近南之外，第三個便是盤踞台灣的鄭經。咱們把鄭經的兒子拿了，解去北京，說不定便可逼得鄭經歸降。皇上這一歡喜，韋都統，你便有天大的死罪，皇上也都赦免了。”他對韋小寶既不再隱瞞，口中也便改了稱呼，叫他為“韋都統”，對總舵主也直斥其名。

　　韋小寶心下惱怒：“你這沒義氣的奸賊，居然敢叫我師父的名字。”但想到能和康熙言歸于好，卻也當真開心，做不做官，那也罷了，時時能和小皇帝談談講講，實有無窮樂趣。

　　風際中又道：“韋都統，咱們回到北京，仍然不可揭穿了。天地會的那些人得知陳近南死了，多半會推舉你做總舵主。你義氣深重，甘心拋卻榮華富貴，伯爵不做，都是統不做，只為了這件事，那一個不佩服韋都統的英雄豪氣？”

　　韋小寶大是得意，問道：“大家當真這麼說？你這可不是騙人？”風際中忙道：“不，不……卑職決計不敢欺騙都統大人。”韋小寶心說：“他自稱卑職，不知做的什麼官？”雖然好奇，卻不敢問，一問便露出了馬腳，“皇上早就什麼都跟我說了”這話就不對了，轉念又想：“卻不妨問他升了什麼官。”微笑道：“你立了這場大功，皇上一定升了你的官，現下是什麼官兒了？”風際中道：“皇上恩典，賞了卑職當都是司。”

　　韋小寶心想：“原來是個芝麻綠豆小官，跟老子可差著他媽的十七廿八級。”清朝官制，伯爵是超品大官，驍騎營都統是從一品。漢人綠營武官最高的提督是從一品，總兵正二品，此下是副將、參將、游擊，才輪到都司。但瞧風際中的模樣，臉上雖然仍是一副老實之極的神氣，眼光中已露出得意之色，便拱手笑道：“恭喜，恭喜。這是皇上親手提拔的，與眾不同。”

　　風際中請了一個安，道：“今日還仗大人多多栽培。”韋小寶笑道：“咱們是自己人，那有什麼說的？給皇上辦事，你本事大過我啊。”風際中道：“卑職那及大人的萬一？回大人：皇上吩咐卑職，若是見到大人，無論如何要大人回京，不可抗命違旨。卑職聽皇上的口氣，對大人著實看重，可說是十分想念。這番立了大功，將台灣鄭逆的兒子逮去北京，皇上一歡喜，定然又會升大人的官。”

　　韋小寶心想：“我一直當你是老實人，原來這麼會打官腔。”

　　風際中又道：“大人當上了天地會總舵主，將十八省各堂香主、各處重要頭目通統調在一起，說是為陳近南開喪，那時候一网打盡，教這些圖謀不軌、大逆不道的反賊一個都逃不了。這場大功勞，可比當日炮轟伯爵府更加大上十倍了。大人你想，當日你如遵旨殺了陳近南、李力世這一干人，天地會的反賊各省都有，殺了一個總舵主，又會立一個總舵主，總是殺不干淨。只有大人自己當了總舵主，那才能斬草除根，永遠絕了皇上的心腹大患。”

　　這一番言語，只聽得韋小寶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暗想：“這條毒計果然厲害之極，料想你自己也未必想得出，十九是小皇帝的計策。我回去北京，小皇帝多半會赦免我的大罪，可是定要我去扑滅天地會。這一番他定有對我的妙法，再也逃不出他手掌心了。”越想越寒心：“小皇帝要我投降，要打我屁股，那都不打緊，但逼我去做天地會的總舵主，將所有兄弟一古腦兒殺了，這件事可萬萬干不得。這件事一做，普天下好漢個個操我的十八代祖宗，死了之後也見不得師父。這里的大妞兒、小妞兒們，都是要打從心底里瞧不起。就算旁人不理會，韋小寶良心雖然不多，總還有這麼一丁點兒。”

　　他向風際中瞧了一眼，口中“哦哦”連聲，心想：“我如不答應，我立時便跟我翻臉。動起手來，我們這許多人打他一個，未必便輸了。只是這廝武功挺高，我這些大妞兒、小妞兒要是給他殺了一兩個，那可乖乖不得了。咱們不妨再來玩一下‘含沙射影’。”沉吟道：“去見皇上，我倒也是很高興，只不過……只不過要殺了天地會這許多弟兄，未免太也不講義氣，不夠朋友，可得好好的商量商量。”

　　風際中道：“大人說得是。可是常言道得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韋小寶道：“對，對！無毒不丈夫……咦，啊喲，怎麼鄭克爽（應為土爽）這小子逃走了？”

　　風際中吃了一驚，回頭去瞧。韋小寶胸口對准了他，伸手正要去按毒針的機括，卻見雙兒搶上前來，叫道：“相公，什麼事？”

　　原來她見二人說之不休，一直關心，早在慢慢走近，忽聽得韋小寶驚呼“啊喲”，當即縱身而前。韋小寶這‘含沙射影’一射出，風際中固然打中，卻也勢必波及雙兒，這時手指已經碰到了機括，可就不敢按下去。

　　風際中一轉頭間，見鄭克爽和馮錫范兀自站在岸邊，并無動靜，立知不妙，身子一矮，反手已抓住了雙兒，將她擋在自己身前。以雙兒的武功，風際中本來未必一抓便中，只是突然出手，雙兒全無提防，當下給他抓中了手腕脈門，上身酸麻，登時動彈不得。風際中沉聲道：“韋大人，請你舉起手來。”

　　偷襲的良機既失，雙兒又被制住，韋小寶登落下風，便笑嘻嘻的道：“風大哥，你開什麼玩笑？”

　　風際中道：“韋大人這門無影無蹤的暗器太過厲害，請你舉起雙手，否則的話，卑職只好得罪了。”說著推著雙兒向前，自己躲在她身後，教韋小寶發不得暗器。

　　蘇荃、方怡、阿珂、曾柔等見這邊起了變故，紛紛奔來。風際中心想：“這小子心愛這小丫頭，不敢動手，那些女人卻不會愛惜她的性命。她們只愛這小子。”左手從腰間拔出鋼刀，手臂一長，刀尖指在韋小寶的喉頭，喝道：“大家不許過來！”

　　蘇荃等見韋小寶身處險境，當即停步，人人都是是又焦急，又奇怪，這風際中明明是韋小寶的朋友，剛才還并肩抗敵，怎麼在一轉眼間，一言不合，便動起手來？料想定是韋小寶要放鄭克爽，風際中卻要殺了他為陳近南報仇。

　　刀尖抵喉，韋小寶微微向後一仰，風際中刀尖跟著前推，喝道：“韋大人，請你別動，鋼刀不長眼睛，得罪莫怪，還是舉起手來罷。”韋小寶無奈，雙手慢慢舉起，笑道：“風大哥，你想升大官，發大財，還是對我客氣一點好。”

　　風際中道：“升官發財固然重要，第一步還得保全性命。”突然身子微側，搶到韋小寶身後，伸手從他靴桶中拔出匕首，指住他後心，說道：“韋大人，你這把匕首鋒利得很，卑職曾見你使過幾次。”

　　韋小寶只有苦笑，但覺背心上微痛，知道匕首劍尖已刺破了外衣，雖然穿著護身寶衣，卻擋不住這柄寶劍。風際中喝道：“你們大家都是轉過身去，拋下兵刃。”

　　蘇荃等見此情勢，只得依言轉身，拋下兵器。風際中尚有六名天地會兄弟站在一旁，向著他們叫道：“大家都過來，我有話說。”那六人不明所以，走了過來。

　　風際中右肘一抬，拍的一聲，手肘肘尖撞正韋小寶背心‘大椎穴’，左手鋼刀揮出，擦擦、拍拍、啊啊、哎唷幾下聲響，六名天地會兄弟已盡數中刀斃命。他在頃刻間連砍六人，每一刀分別砍中了一人要害。出刀之快，砍殺之狠，實是罕見。蘇荃等聽得慘呼之聲，一齊回過身來，眼見六人尸橫就地，或頭、或頸、或胸、或背、或腰、或脅，傷口中都是鮮血泉涌，眾女無不驚呼失聲，臉無人色。

　　原來風際中眼見已然破面，動起手來，自己只孤身一人，因此上搶先殺了這六名天地會兄弟，一來立威鎮懾，好教韋小寶及眾女不敢反抗；二來也是少了六個敵人。這麼一來，對方人數雖多，卻只剩下一個少年，七個女子。他左手長刀回過，又架在韋小寶頸中，說道：“韋大人，咱們下船罷。”他想只須將韋小寶和鄭克爽二人擒去呈獻皇上，便是立了奇功。這七個女人還是留在島上，以免到得船中多生他患，自己手下留情，不殺七女，那也是預留地步，免得和韋小寶結怨太深。皇上日後對這少年如何處置那是誰也料想不到之事。

　　眾女見韋小寶受他挾制，都是心驚膽戰，不知如何是好。建宁公主卻大聲怒罵：“你是什麼東西，膽敢如此無理？快快拋下刀子！”風際中哼了一聲，并不理會。他曾隨同韋小寶護送她去云南就婚，識得公主，不敢出言挺撞。

　　公主見他不睬，更是大怒，世上除了太后、皇帝、韋小寶、蘇荃四人之外，她是誰也不放在眼內，俯身拾起地下一柄單刀，縱身而前，向風際中當頭劈落。

　　風際中側身避過。公主呼呼連劈三刀，風際中左右避讓。倘若換作別個女子，他早已飛腿將她踢倒。但提刀來砍的是皇帝御妹、金枝玉葉的公主，他心中所想的只是立功升官、報效皇家，如何敢得罪了公主？當下只是閃避。公主罵道：“你這臭王八蛋奴才，站著不許動！我要砍你的腦袋，怎麼你這臭頭轉來轉去，老是教我砍不中？我跟皇帝哥哥去說，把你千刀萬剮！”風際中大吃一驚，心想這女人說得出，做得到，她跟皇帝是兄妹之親，自己只是個芝麻綠豆小武官，怎斗得過公主？可是要聽她吩咐，將自己的臭頭穩擺不動，讓殿下萬金之體的貴手提刀來砍，似乎總是有些難以奉命。

　　公主口中亂罵，鋼刀左一刀、右一刀的不住砍削。風際中身子微側略斜，輕輕易易的就避過了，雖然每一刀相差不過數寸，卻始終砍他不著。公主焦躁起來，橫過鋼刀，攔腰揮去。風際中叫道：“小心！”縱身躍起，眼見她這一刀收勢不住，砍向韋小寶的肩頭，他身在半空，左腳踹出，將韋小寶踹翻在地，同時借勢躍出丈余。

　　雙兒向前一扑，將韋小寶抱起，飛步奔開。

　　風際中大驚，提刀趕來。雙兒武功了得，畢竟力弱，她比韋小寶還矮了半個頭，橫抱著他只奔出數丈，風際中已然追近。韋小寶背心穴道被封，四肢不聽使喚，只道：“放下我，讓我放暗器。”可是風際中來得好快，雙兒要將韋小寶放下，讓他發射‘含沙射影’暗器，其勢已然不及，危急之中，奮力將他身子拋了出去。

　　風際中大喜，搶過去伸手欲接，忽聽得背後嗒的一聲輕響，似是火刀、火石相撞，跟著砰的一聲巨響，他身子飛了起來，摔倒在地，扭了幾下，就此不動了。

　　韋小寶倒在沙灘上，倒未受傷，一時掙扎著爬不起身，但見雙兒身前一團煙霧，手里握著一根短銃火槍，正是當年吳六奇和她結義為兄妹之時送給她的禮物。那是羅剎國的精制火器，實是厲害無比。風際中雖然卓絕，這血肉之軀卻也經受不起。

　　雙兒自己也嚇得呆了，這火槍一轟，只震得她手臂酸麻，手一抖，短槍掉在地下。

　　韋小寶惟恐風際中還沒有死，搶上幾步，胸口對准了他，按動腰間機括，一叢鋼針射將出去，盡數釘在他身上。但風際中毫不動彈，火槍一轟，早已死得透了。

　　眾女齊聲歡呼，擁將過來。七個女人再加上一個韋小寶，當真是七張八嘴，不折不扣，你一言我一語，紛紛詢問原由。韋小寶簡略說了。

　　雙兒和風際中相處甚久，一路上他誠厚質樸，對自己禮數周到，實是個極本分的老好人，那知城府如此之深，越想越害怕。她轉身拾起短槍，突然之間，明白了當年吳六奇與自己義結兄妹的深意：這位武林奇人盼望韋小寶日後娶自己為妻，不過自己乃是丫環，身份不配，作了天地會紅旗香主的義妹之後，便大可嫁得天地會青木堂主了。她念及這位義兄的好意，又見人亡槍在，不禁掉下淚來。

　　韋小寶轉過身來，只見鄭克爽等四人正走向海邊，要上小艇，心想：“就這麼讓他殺了師父，太太平平的离去，未免太便宜了。”當下手持匕首追上，叫道：“且慢！”鄭克爽停步回頭，面如土色，說道：“韋……韋香主，你已經答應放我……放我們走了。”韋小寶冷笑道：“我答應不殺你，可是沒答應不砍下你一條腿。”馮錫范大怒，待要發作，但只是手一提，便全身酸軟，再也使不出半分力道。這時鄭克爽已然心膽俱裂，雙膝一軟，跪倒在地，說道：“韋……韋香主，你砍了我一條腿，我……我定然是活不成的了。”

　　韋小寶搖頭道：“活得成的。你欠了我一百萬兩銀子，說用阿珂來抵押。但她跟我拜過天地，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肚里又有了我的孩子，自愿跟我。你怎能用我的老婆來向我抵押？天下有沒這個道理？”

　　這時蘇荃、方怡、曾柔、公主等都已站在韋小寶身旁，齊聲笑道：“豈有此理！”

　　鄭克爽腦中早已一片混亂，但也覺此理欠通，說道：“那……那怎麼辦？”韋小寶道：“我砍下你一條手臂、一條大腿作抵。你將來還了我一百萬兩銀子，我把你的斷臂、斷腿還你。”鄭克爽道：“剛才你說阿珂賣斷給你，作價一萬兩……一萬兩銀子的欠賬已一筆勾銷。”

　　韋小寶大搖其頭，說道：“不成，剛才我胡里胡塗，上了你的大當。阿珂是我的老婆，你怎能將我的老婆賣給我自己？好！我將你的母親賣給你，作價一百萬兩，又將你的父親賣給你，作價一百萬兩，再將你的奶奶賣給你，作價一百萬兩，還把你的外婆賣給你，作價一百萬兩……”鄭克爽道：“我外婆已經死了。”韋小寶笑道：“死人也賣。我將你外婆的尸首賣給你，死人打八折，作價八十萬兩萬棺材奉送，不另收費。”

　　鄭克爽聽他越說越多，心想連死人也賣，自己的高祖、曾祖、高祖奶奶、曾祖奶奶一個個都賣過來，那還了得，就算死人打八折，甚至七折六折，那也決計吃不消，這時不敢說不買，只得哀求：“我……我實在買不起了。”韋小寶道：“好啊。你買不起了，就饒了你。可是已經買了的卻不能退貨。你欠我三百八十萬兩銀子，怎麼歸還？”

　　公主笑道：“是啊，三百八十萬兩銀子，快快還來。”

　　鄭克爽哭喪著臉道：“我身邊一千兩銀子也沒有，那里拿得出三百八十萬兩？”韋小寶道：“也罷！沒有銀子，准你退貨。你快將你的父親、母親、奶奶、死外婆，一起交還給我。少一根頭發也不行。”鄭克爽料想這樣胡纏下去，終究不是了局，眼望阿珂，只盼她來說個情，可是她偏偏站得遠遠地，背轉了身，決意置身事外。他心中大急，瞧韋小寶這般情勢，定是要砍去自己一手一足，不由得連連磕頭，說道：“韋香主，我……我害了陳軍師，的确是罪該萬死，只求你寬宏大量，饒了小人一命。就算是我欠了你老人家三百八十萬兩銀子，我……我一定設法歸還。”

　　韋小寶見折磨得他如此狼狽，憤恨稍泄，說道：“那麼你寫下一張欠据來。”鄭克爽大喜，忙道：“是，是。”轉身向衛士道：“拿紙筆來。”可是在這荒島之上，那里有什麼紙筆？那衛士倒也機靈，當即撕下自己長衫下擺，說道：“那邊死人很多，咱們蘸些血來寫便是。”說著便要去拖風際中的尸首。韋小寶左手一伸，抓住了鄭克爽右腕，白光一閃，揮匕首割下了他右手食指的一節。鄭克爽大聲慘叫。韋小寶道：“用你指上的血來寫。”

　　鄭克爽痛得全身發抖，一時手足無措。韋小寶道：“你慢慢寫罷，要是血干了不夠用，我再割你第二根手指。”鄭克爽忙道：“是，是！”那里還敢遲延，咬牙忍痛，將斷了的食指在衣裾上寫道：“欠銀三百八十萬兩正。鄭克爽押。”寫了這十三個字，痛得幾欲暈去。

　　韋小寶冷笑道：“虧你堂堂的王府公子，平時練字不用功，寫一張欠据，幾個字歪歪斜斜，全是敗筆，沒一個胜筆。”將衣裾接了過來，交給雙兒，道：“你收下了。瞧瞧銀碼沒短寫了罷？這人奸詐狡猾，別少寫了幾兩。”

　　雙兒笑道：“三百八十萬兩銀子，倒沒少了。”說著將血書收入懷中。

　　韋小寶哈哈大笑，對鄭克爽下頦一腳踢去，喝道：“滾你死外婆的罷！”鄭克爽一個跟頭，滾了出去。衛士搶上扶起，包了他手指傷口。兩名衛士分別負起鄭克爽和馮錫范，上了一艘小艇，向海中划去。韋小寶笑聲不絕，忽然想起師父慘死，忍不住又放聲大哭。

　　鄭克爽待不艇划出數十丈，這才驚魂略定，說道：“咱們去搶了大船開走，料得這群天殺的狗男女追趕不上。”可是駛近大船，卻見船隊上無舵，一應船隊具全無。馮錫范恨恨的道：“這批狗男女收起來了。”眼見大海茫茫，波浪洶涌，小艇中無糧無水，如何能夠遠航？鄭克爽道：“咱們回去再求求那小賊，向他借船，最多又寫三百八十萬兩欠据。”馮錫范道：“他們也只有一艘船，怎麼借給咱們？我宁可葬身魚腹，也不愿再去向這小賊哀求。”

　　鄭克爽聽他說得斬截，不敢違拗，只得歎了口氣，吩咐三名衛士將小艇往大海中划去。

　　韋小寶等望著鄭克爽的小艇划向大海，發現大船航行不得，這才划艇遠去，都是忍不住好笑。蘇荃見韋小寶又哭又笑，總是難泯喪師之痛，要說些笑話引他高興，便道：“這鄭家二公子奸詐之極，明明是想搶咱們的大船。小寶，你這三百八十萬兩銀子，我瞧他是非賴不可。”韋小寶道：“料想這家伙也是不會還的。”蘇荃笑道：“你做什麼都精明得很，可是剛才這家伙把你自己的老婆賣給你，一萬兩銀子就算清賬，你想也不想，就沒口子答應，定是你愛阿珂妹子愛得胡塗了。那時候，他就是要你倒找一百萬兩銀子，我瞧你也會答應。”韋小寶伸袖子抹了抹眼淚，笑了起來，說道：“管他三七二十一，答應了再說，慢慢再跟他算賬。”方怡問道：“後來怎麼才想起原來是吃了大虧？”

　　韋小寶搔了搔頭，道：“殺了風際中之後，我心里再沒什麼擔憂的事，忽然間腦子就清楚起來了。”他本來也沒對風際中有絲毫懷疑，只是內心深處，總隱隱覺得有個極大的禍胎，到底是什麼禍胎，卻又說不出來，只是沒來由的害怕著什麼，待得風際中一死，立時如釋重負，舒暢之極，心想：“說不定我早就在害怕這賊，只是連自己也不知道而已。”

　　眾人迭脫奇險，直到此刻，所有強敵死的死，逃的逃，島上才得太平。人人都是感到心力交瘁。韋小寶這時雙腳有如千斤之重，支持不住，便躺在沙灘上休息。蘇荃給他按摩背上被風際中點過的穴道。

　　夕陽返照，水波搖幌，海面上有如萬道金蛇競相竄躍，景色奇麗無方。眾女一個個坐了下來。過不多時，韋小寶鼾聲先作，不久眾女先後都睡著了。

　　直到一個多時辰之後，方怡先行醒來，到韋小寶舊日的中軍帳茅屋里弄了飯菜，叫眾人來吃。大堂上燃了兩根松柴，照得通屋都明。八人團團圍坐，吃過飯後，方怡和雙兒將碗筷收拾下去。

　　韋小寶從蘇荃、方怡、公主、曾柔、沐劍屏、雙兒、阿珂七女臉上一個個瞧過去，但見有的嬌艷，有的溫柔，有的活潑，有的端麗，各有各的好處，不由得心中大樂，此時倚紅偎翠，心中和平，比之當日麗春院中和七女大被同眠的胡天胡帝，另有一番平安丰足之樂，笑道：“當年我給這小島取名為通吃島，原來早有先見之明，知道你們七位姐姐妹妹都要做我老婆，那是冥冥中自有天意，逃也逃不掉的了。從今而後，我們八個人住在這通吃島上壽與天齊，仙福永享。”

　　蘇荃道：“小寶，這八個字不吉利，以後再也別說了。”韋小寶立時省悟，知她不愿意聽到任何與洪教主有關之事，忙道：“對，對！是我胡說八道。”蘇荃道：“施琅和鄭克爽回去之後，多半會帶了兵來報仇，咱們可不能在這島上長住。”眾人齊聲稱是。方怡道：“荃姐姐，你？咱們到那里去才是？”蘇荃眼望韋小寶，笑道：“還是聽至聖寶的主意罷。”韋小寶笑道：“你叫我至聖寶？”蘇荃笑道：“若不是至聖寶，怎能通吃？”

　　韋小寶哈哈大笑，道：“我名字中有個寶字，本來只道是個小小的寶一對，什麼一對五，板凳兩張，原來是至聖寶。”眼望眾女一齊瞧著自己，微一沉吟，說道：“中原是去不得的。神龍島离這里太近，那也是不好。總得去一個又舒服、又沒人的地方。”

　　可是沒人的荒僻地方一定不舒服，舒服的地方一定又人多。何況韋小寶心目中的舒服，既要賭博，又要看戲文、聽說書，諸位般雜耍、唱曲、菜肴、點心、美貌姑娘無一不是越多越繁華之地那是決計難以住得開心的了他一想到這些風流熱鬧，孝心忽動說道：“我們在這里相聚也算是十分有趣只不知我娘一個人孤苦伶仃的，又是怎樣？”

　　眾女從來沒聽過他提起自己的母親，均想他有此孝心，倒也難得，齊問：“你娘這時候在那里？”有的更想：“你娘便是我的婆婆，自該設法相聚服侍她老人家。”

　　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我娘在揚州麗春院。”

　　眾女一聽到“揚州麗春院”五字，除了公主一人之外，其餘六人登時霞扑面，有的轉過臉去，有的低下頭來。

　　公主道：“啊，揚州麗春院，你說過的，那是天下最好玩的地方，你答應過要帶我去玩的。”方怡微笑道：“他損你呢，別聽他的。那是個最不正經的所在。”公主道：“為什麼不正經？你去玩過嗎？為什麼你們個個神情這樣古怪？”方怡忍住了笑不答。公主摟住了沐劍屏的肩頭，說道：“好妹子，你說給我聽。”沐劍屏脹紅了臉，說道：“那……那是一所妓院。”公主兀自不解，問道：“他媽媽在妓院里干什麼？聽說那是男人玩的地方啊。”方怡笑道：“他從來就愛胡說八道，你只要信了他半句，就夠你頭痛的了。”

　　那日在麗春院中，韋小寶和七個女子大被同眠，除了公主掉了老婊子毛東珠之外，其餘六女此刻都在跟前。公主的凶蠻殊不下毛東珠，只是既不如她母親陰毒險辣，又年輕貌美得多。韋小寶暗自慶幸，這一下掉包大有道理，倘若此刻陪著自己的不是公主而是她母親，可不知如何是好了，說不定弄到後來，自己也要像老皇爺那樣，又到五台山去出家做和尚，倘若非做和尚不可，這七個老婆是一定要帶去的。

　　眼見六女神色忸怩，自是人人想起了那晚的情景，他想：“那一晚黑暗之中，我亂攪一起，也弄不清是誰。阿珂和荃姐肚里都懷了我的孩子，那是兩個了，記得還有一個，這可不知是誰，慢慢的總要問了出來。”笑吟吟的道：“咱們就算永遠住在這通吃島上，那也不寂寞啊。荃姐姐、公主、阿珂，你們肚子里已有了我的孩兒，不知還有那一個，肚子里是有了孩兒的？”

　　此言一出，方怡等四女的臉更加紅了。沐劍屏忙道：“我沒有，我沒有。”曾柔見韋小寶的眼光望向自己，便白了他一眼，說道：“沒有！”韋小寶道：“好雙兒，一定是咱們大功告成了。”雙兒一躍而起，躲入了屋角，說道：“不，不！”韋小寶對方怡笑道：“怡姐姐，你呢？你到麗春院的時，肚皮里塞了個枕頭，假裝大肚子，一定有先見之明。”方怡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啐道：“死太監，我又沒跟你……怎麼會有……”

　　沐劍屏道：“是喲。師姐、曾姐姐、雙兒妹跟我四個，又沒跟你拜堂成親，怎麼會有孩子呢？小寶你壞死了，你跟荃姐姐、公主、阿珂姐姐幾時拜了天地，也不跟我說，又不請我喝喜酒。”在她想來，世上都是拜天地結了親，這才會生孩子。

　　眾人聽她說天真，都是笑了起來。方怡一面笑，一面伸臂摟住了她腰，說道：“小師妹，那麼今兒晚上你就跟他拜天地做夫妻罷。”沐劍屏道：“不成的。這荒島上雙沒花轎。我見做新娘子都要穿在紅衣裙，還要鳳冠霞帔，咱們可都要沒有。”蘇荃笑道：“將就著一些，也不要緊的。昨天去采些花兒，編個花冠，就算是鳳冠了。”

　　韋小寶聽她們說笑，心下卻甚惶惑：“還有一個是誰呢？難道是阿琪？我記得抱著她走來走去，後來放著她坐在椅上，沒抱上床。不過那晚妞兒們太多，我胡里胡塗的抱了她上床可也說不定，倘若她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這不家伙將來要做蒙古整個兒好的王子。啊喲，不好，難道是老婊子？如果是她，歸辛樹他們可連我的兒子也打死了。”

　　只聽沐劍屏道：“就算在這里拜天地，那也是方師姐先拜。”方怡道：“不，他是郡主娘娘，當然是他先拜。”沐劍屏道：“我們是亡國之人，還講什麼郡主不郡主。”方怡微笑道：“那麼雙兒妹子先跟他拜天地罷。他跟他的時候最久，一起出生入死的，患難之交，與眾不同。”雙兒紅著臉：“你再說，我要走了。”說著奔向門口，卻被方怡笑著抱住。蘇荃向韋小寶笑道：“小寶，你自己說罷。”

　　韋小寶道：“拜天地的事，慢慢再說。咱們明兒先得葬了師父。”

　　眾女一聽，登時肅然，沒想到此人竟然尊師重道，說出這樣一句禮義兼備的說來。

　　那知他下面的說卻又露出了本性：“你們七人，個個是我的親親好老婆，大家不分先後大小。以後每天晚上，你們都擲骰子賭輸贏，那一個贏了，那一個就陪我。”說著從懷里取出那兩顆骰子，吹一口氣，骨碌碌的擲在桌上。公主呸了一聲，道：“你好香麼？那一個輸了才韋小寶聽她們說笑，心下卻甚惶惑：“還有一個是誰呢？難道是阿琪？我記得抱著她走來走去，後來放著她坐在椅上，沒抱上床。不過那晚妞兒們太多，我胡里胡塗的抱了她上床可也說不定，倘若她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這不家伙將來要做蒙古整個兒好的王子。啊喲，不好，難道是老婊子？如果是她，歸辛樹他們可連我的兒子也打死了。”

　　只聽沐劍屏道：“就算在這里拜天地，那也是方師姐先拜。”方怡道：“不，他是郡主娘娘，當然是他先拜。”沐劍屏道：“我們是亡國之人，還講什麼郡主不郡主。”方怡微笑道：“那麼雙兒妹子先跟他拜天地罷。他跟他的時候最久，一起出生入死的，患難之交，與眾不同。”雙兒紅著臉：“你再說，我要走了。”說著奔向門口，卻被方怡笑著抱住。蘇荃向韋小寶笑道：“小寶，你自己說罷。”

　　韋小寶道：“拜天地的事，慢慢再說。咱們明兒先得葬了師父。”

　　眾女一聽，登時肅然，沒想到此人竟然尊師重道，說出這樣一句禮義兼備的說來。

　　那知他下面的說卻又露出了本性：“你們七人，個個是我的親親好老婆，大家不分先後大小。以後每天晚上，你們都擲骰子賭輸贏，那一個贏了，那一個就陪我。”說著從懷里取出那兩顆骰子，吹一口氣，骨碌碌的擲在桌上。公主呸了一聲，道：“你好香麼？那一個輸了才陪你。”韋小寶笑道：“對，對！好比猜拳行令，輸了的罰酒一杯。那一個先擲？”

　　這一晚荒島陋屋，春意融融，擲骰子誰贏誰輸，也不必細表。自今而後，韋家眾女擲骰子便成慣例。韋小寶本來和人擲骰賭博，賭的是金銀財寶，患得患失之際，樂趣盎然，但他作法自斃，此後自身成為眾女的賭注，被迫置身局外，雖有溫柔之福，卻無賭博之樂了。可見花無常開，月有盈缺，世事原不能盡如人意。

　　次日八人直睡到日上三竿，這才起身。韋小寶率領七女，掩埋陳近南的遺體，眼見黃土蓋住了師父的身子，忍不住又放聲大哭。眾女一齊跪下，在墳前行禮。公主甚是不愿，暗想我是堂堂大清公主，怎能向你這反賊跪拜？然而心下明白，自己雖是金枝玉葉，可是在韋小寶心目之中，只怕地位反而最低，親厚不及雙兒、美貌不及阿珂、武功不及蘇荃、機巧不及方怡、天真純善不及沐劍屏、溫柔斯文不及曾柔，差有一日之長者，蛤不過橫蠻潑辣而已，若是不拜這一拜，只怕韋小寶雙此要另眼相看，在骰子中弄鬼作弊，每天晚上賭博之時，使自己場場大胜。當下委委屈屈的也跪了下去，心中祝告：“反賊啊反賊，我公主殿下拜了你這一拜，你沒福消受，到了陰世，只怕要多吃苦頭。”

　　眾人拜畢站起，轉過身來。方怡突然叫道：“啊喲，船呢？船到那里去了”

　　眾人叫她叫得驚惶，齊向海中望去，只見停泊著的那艘大船已不見了影蹤，無不大吃一驚，極目遠眺，惟見碧海無際，遠遠與藍天相接，海面上數十只白鳥上下飛翔。蘇荃奔上懸崖，向島周了望，東南西北都以不見那船的蹤跡。方怡奔向山洞去查看收藏著的帆舵船具不船具不出所料，果然已不知去向。

　　眾人聚在一起面面相覷，心下都要不禁害怕。昨晚八人說笑玩鬧，直至深夜方睡忘了輪值守夜，竟給船夫偷了船具，將船駛走，從此困于孤島，再也難以脫身。

　　韋小寶想到施琅和鄭克爽定會帶兵前來復仇，自己八人如何抵敵？就算蘇荃、公主、阿珂趕緊生下三個孩兒，也不過十一人而已。

　　蘇荃安慰眾人：“事已如此，急也無用。咱們慢慢再想法子。”

　　回到屋中，眾人自是异口同聲的大罵船夫，但罵得個把時辰，也就沒什麼新花樣罵出來了。蘇荃對韋小寶道：“眼下得防備清兵重來。小寶，你瞧怎麼辦？”韋小寶道：“清兵再來，人數定然不少，打是打不過的。咱們只有躲了起來，只盼他們一下子找不到，以為咱們早已乘船走了。”蘇荃點頭道：“這話很是。清兵決計猜不到我們的船會給人偷走。”韋小寶高興起來，說道：“倘若我是施琅，就不會再來。他料想我們當然立即腳底抹油，那有傻不哩嘰的呆在這里，等他前來捉拿之理？”公主道：“倘若他稟告了皇帝哥哥，皇帝哥哥就會派人來瞧瞧，就算我們已經逃了，也好尋些線索，瞧我們去那里。”韋小寶搖頭道：“施琅不會稟告皇上的。”公主瞪著眼道：“為什麼？”韋小寶道：“我如稟告了，皇上自然就問：為什麼不將我們抓去。我只好承認打了敗仗，豈不是自討苦吃？”

　　蘇荃笑道：“很是，很是。小寶做官的本領高明。瞞上不瞞下，是做官的要緊訣竅。”韋小寶笑道：“荃姐姐倘若去做官，包你做大官，發大財。”蘇荃微微一笑，心想：“神龍教中那些人干的花樣，還不是跟官場上差不多？”

　　韋小寶道：“施琅一說出來，皇上怪他沒用，那也罷了，必定派他前來捉拿。施琅料想我們早已逃走，那里還捉得著？這譬人干的花樣，還不是跟官場上差不多？”

　　韋小寶道：“施琅一說出來，皇上怪他沒用，那也罷了，必定派他前來捉拿。施琅料想我們早已逃走，那里還捉得著？這豈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煩？還不如悶聲大發財罷。”

　　眾女一聽都要覺有理，憂愁稍解。

　　公主道：“鄭克爽那小子呢？他這口氣只怕咽不下去罷？”說著向阿珂望了一眼。眾人都知道她這話的含意，那自是說：“這個如花似玉的阿珂，他怎肯放手，不帶兵來奪回去？”

　　阿珂滿臉通紅，低下了頭，說道：“他要是再來，我……我便自盡，決計不跟他回去。”語氣極是堅決。

　　韋小寶大喜，心想阿珂對自己向來無情，是自己使盡詭計，偷搶拐騙，才弄到了手，此刻聽了這句話，真比立刻弄到十艘大船還要歡喜，情不自禁，便一把抱住了她，在她臉上嗒的一聲，親了一下，說道：“好阿珂，他不敢來的，他還欠了我三百八十萬兩銀子。他有天大的膽子，來見債主？”

　　公主道：“哎唷，好肉麻！他帶了兵來捉住了你，將借据搶了過去，又將阿珂奪了去，再將你的爹爹、媽媽、奶奶、外婆賣給你，一共七百六十萬兩銀子，割下你的指頭，叫你寫一張借据，算欠了他的。”

　　韋小寶越聽越惱，如果這些事他能對付得了，也就不會生氣，但鄭克爽倘若如此這般，依樣葫蘆，將他的爹爹、媽媽、奶奶、外婆硬賣給他，媽媽倒也罷了，他爹爹是誰卻從來不知，不知爹爹是誰，自然不知奶奶是誰，要將兩個連他自己也不知是誰的人賣給他，又坐地起價，漲了一倍，如何承受得落？他大怒之下，厲聲道：“別說了！鄭克爽這小子倘若領兵到來，我別的誰都不賣，就將一個天下最值錢的皇帝御妹賣給他，附送肚里孩兒一個，作價一千萬兩。他還要找我二百四十萬兩銀子！這筆生意倒做得過。”

　　公主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掩面而走。沐劍屏忙追上去安慰，說料想韋小寶決無此意，不過是嚇嚇她的，不必難過。

　　韋小寶發了一會脾氣，卻也是束手無策。眾人只聽著蘇荃指揮，在島中密林之內找到一個大山洞，打掃布置，作為安身起居的所在，那茅草屋再也不涉足一步，只盼施琅或鄭克爽重來之時，眼見島上人跡杳然，只道他們早已遠走，不來細加搜索。

　　初時各人還提心吊膽，日夜輪流向海面了望，過得數月，別說并無清廷和台灣的艦只，連漁船也不見一艘，大家漸漸放下心來，料想施琅不敢多事，而鄭克爽坐了小艇，定是在大海中遇風浪沉沒了。八人在島上捕魚打獸，射鳥摘果，整日價忙忙碌碌，倒也太平無事。好在島上鳥獸不少，海中魚蝦極丰，八人均有武功，漁獵甚易，是以糧食無缺。

　　秋去冬來，天氣一日冷似一日。蘇荃、公主、阿珂三人的肚子也一日大似一日。方怡和雙兒忙著剝制獸皮，替八人縫制冬衣，三個嬰兒的衣衫也一件件做了起來。又過得半月，忽然下起大雪來，只一日一夜之間，滿島都是皚皚白雪。八人早就有備，腌肉咸魚、柴草干果等物有洞中藏得甚是充足，日常閒談，話題自是不离那三個即將出世的孩兒。

　　這一晚雪已止了，北風甚勁，寒風不住從山洞中透進來。雙兒在火堆中加了干柴，韋小寶取出骰子，讓眾女擲骰。五女擲過後，沐劍屏擲得三點最小，眼見她今晚是輸定了。曾柔笑道：“是劍屏妹子輸了，我不用擲啦。"沐劍屏笑道：“快擲，快擲！說不定你擲個兩點呢。"曾柔拿了骰子在手，學著韋小寶的模樣，向掌中兩粒骰子吹了一口氣，正要擲出，一陣北風吹來，風聲中隱隱似有人聲。

　　眾人登時變色。蘇荃本已睡倒，突然坐起，八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剎那間人人臉無血色。沐劍屏低呼一聲，將頭鑽入了方怡的懷里。

　　過得片刻，風聲中傳來一股巨大之極的呼聲，這次聽得甚是清楚，喊的是：“小桂子，小桂子，你在那里？小玄子記挂著你哪！”

　　韋小寶跳起身來，顫聲道：“小……小玄子來找我了？"公主道：“小玄子是誰？"韋小寶道：“是……是……""小玄子"三字，只他一人知道就是康熙，他從來沒跟誰說起過，康熙自己更加不會讓人知道，忽然有人叫了起來，而聲音又如此響亮？他全身顫抖，只覺此事實在古怪之極，定是康熙死了，他的鬼魂記挂著自己，找到了通吃島來。瞬時之間，不禁熱淚盈眶，從山洞中奔了出去，叫道：“小玄子，小玄子，你找我麼？小桂子在這里！”

　　只聽那聲音又叫：“小桂子，小桂子，你在那里？小玄子記挂著你哪！"聲音之巨，直不似出自一人之口，倒如是千百人齊聲呼叫一般，但千百人同呼，不能喊得這般整齊，而一人呼叫，任他內力如何高強，也決不能這般聲若雷震，那定是康熙的鬼魂了。

　　韋小寶心中難過已極，眼淚奪眶而出，心想小玄子對我果然義氣深重，死了之後，鬼魂還來找我。他平日十分怕鬼，這時卻說什麼也要和小玄子會上一面，當下發足飛奔，直向聲音來處奔去，叫道：“小玄子，你別走，小桂子在這里！"滿地冰雪，滑溜异常，他連摔了兩個跟頭，爬起來又跑。

　　轉過山坡，只見沙灘邊火光點點，密若繁星，數百人手執燈籠火把，整整齊齊的排著。韋小寶大吃一驚，叫道：“啊喲！"轉身便逃。

　　人群中搶出一人，叫道：“韋都統，這可找到你啦！"韋小寶跨出兩步，便已然明白眼下情勢，自己蹤跡既已給人發見，對方數百人搜將過來，在這小小的通吃島上決計躲藏不了，聽那人聲音似乎有些熟悉，當即停步，硬著頭皮，緩緩轉過身。

　　那人叫道：“韋都統，大伙兒都想念你的緊。謝天謝地，終于找到你了。"聲音中充滿喜悅不胜之情。那人手執火把，高高舉起，快步過來，走到臨近，認出原來是王進寶。

　　韋小寶和故人相逢，也是一陣歡喜，想起那日在北京郊外，他奉旨前來捉拿，卻故意裝作不見，拼著前程和性命不要，放走了自己，的是義氣深重，今日是他帶隊，縱有凶險，也有商量余地，當下微笑道：“王三哥，你的計策妙得很啊，可騙了我出來。”

　　王進寶拋擲火把在地，躬身說道：“屬下決計不敢相欺，實不知都統在島上。"韋小寶微笑道：“這是皇上御授的錦囊妙計，是不是？"王進寶道：“那日皇上得知韋都統避到了海外，便派屬下乘了三艘海船，奉了聖旨，一個個小島挨次尋來。上島之後，便依皇上的聖旨，這般呼喊。”

　　這時雙兒、蘇荃等都已趕到，站在韋小寶身後，又過一會，方怡、公主、阿珂三人也都到了。韋小寶回頭向公主道：“你皇帝哥哥本事真好，終于找到我們啦。”

　　王進寶認出了公主，跪下行禮。公主道：“皇上派你來抓我們去北京嗎？"王進寶忙道：“不，不是。皇上只派小將出海來尋韋都統，全不知公主殿下也在這里。"公主低頭瞧了一眼自己凸起的大肚子，臉上一陣紅暈。

　　王進寶向韋小寶道：“屬下是四個多月前出海的，已上了八十多個小島呼喊尋訪，今晚終于得和都統相遇，實是歡喜得緊。"韋小寶微笑道：“我是犯了大罪之人，早就不是你上司了，這都統、屬下的稱呼，咱們還是免了罷。"王進寶道：“皇上的意思，都統聽了宣讀聖旨之後，自然明白。"轉身向人群招了招手，說道：“溫公公，請你過來。”

　　人群中走出一個人來，一身太監服色，卻是韋小寶的老相識，上書房的太監溫有方。他走近身來，朗聲道：“有聖旨。”

　　溫有方是韋小寶初進宮時的朋友，擲骰子不會作弊，是個"羊牯"，已不知欠了他多少銀子。韋小寶青云直上之後，每次見到，總還是百兒八十的打賞。韋小寶聽得"有聖旨"三字，當即跪下。溫有方道：“這是密旨，旁人退開。”

　　王進寶一聽，當即遠遠退開。蘇荃等跟著也退了開去。公主卻道：“皇帝哥哥的聖旨，我也聽不得嗎？"溫有方道：“皇上吩咐的，這是密旨，只能說給韋小寶一人知道，倘若泄漏了一字半句，奴才滿門抄斬。"公主哼了一聲，道：“這麼厲害！你就滿門抄斬好了。”料想自己在旁，他決計小肯頒旨，只得退了開去。

　　溫有方從身邊取出兩個黃紙封套，韋小寶當即跪下，說道：“奴才韋小寶接旨。"溫有方道：“皇上吩咐，這一次要你站著接旨，不許跪拜磕頭，也不許自稱奴才。”

　　韋小寶大是奇怪，問道：“那是什麼道理？"溫有方道：“皇上這麼吩咐了，我就跟你這麼說，到底是什麼道理，你見到皇上時自己請問罷。"韋小寶只得朗聲道：“是，謝皇上恩典。"站起身來。溫有方將一個黃紙封遞了給他，說道：“你拆來瞧罷。"韋小寶雙手接過，拆開封套，抽出一張黃紙來。溫有方提著燈籠，照著黃紙。

　　韋小寶見紙上畫了六幅圖畫。第一幅畫的是兩個小孩滾在地下扭打，正是自己和康熙當年摔角比武的情形。第二幅圖畫是眾小孩捉拿鰲拜，鰲拜扑向康熙，韋小寶刀刺鰲拜。第三幅畫著一個小和尚背負一個老和尚飛步奔逃，後面有六七名喇嘛持刀追趕，那是他在清涼寺相救老皇爺的情狀。第四幅白衣尼凌空下扑，挺劍行刺康熙，韋小寶擋在他身前，代受了一劍。第五幅畫的是韋小寶在慈宁宮寢殿中將假太后踏在地下，去從床上扶起真太后。第六幅畫的是韋小寶和一個羅剎女子、一個蒙古王子、一個老喇嘛，一齊揪住一個老將軍的辮子，瞧那老將軍的服色，正是平西親王，自是說韋小寶用計散去吳三桂的三路盟軍。

　　康熙雅擅丹青，六幅畫繪得甚為生動，只是吳三桂、葛爾丹王子、桑結喇嘛四人他沒見過，相貌不像，其餘人物卻個個神似，尤其韋小寶一幅憊懶頑皮的模樣，更是維妙維肖。六幅畫上沒寫一個字，韋小寶自然明白，那是自己所立六件大功。和康熙玩鬧比武本來算不得是什麼功勞，但康熙心中卻是念念不忘。至于炮轟神龍教、擒獲假太后、捉拿吳應熊等功勞，相較之下便不足道了。

　　韋小寶只看得怔怔發呆，不禁流下淚來，心想：“他費了這麼多功夫畫這六幅圖畫，記著我的功勞，那麼心里是不怪我了。”

　　溫有方等了好一會，說道：“你瞧清楚了嗎？"韋小寶道：“是。"溫有方拆開第二個黃紙封套，道：“宣讀皇上密旨。"取出一張紙來，讀道：“小桂子，他媽的，你到那里去了？我想念你得緊，你這臭家伙無情無義，可忘了老子嗎？”

　　韋小寶喃喃的道：“我沒有，真的沒有。"中國自三皇五帝以來，皇帝聖旨中用到"他媽的"三字，而皇帝又自稱為"老子"，看來康熙這道密旨非但空前，抑且絕後了。你不聽我話，不肯去殺你師父，又拐帶了建宁公主逃走，他媽的，你這不是叫我做你的便宜大舅子嗎？不過你功勞很大，對我又忠心，有什麼罪，我都是饒了你。我就要大婚啦，你不來喝喜酒，老子實在不快活。我跟你說，來你乖乖的投降，立刻到北京來，我已經給你另外起了一座伯爵府，比先前的還要大得多……”

　　韋小寶心花怒放，大聲道：“好，好！我立刻就來喝喜酒。”

　　溫有方繼續讀道：“咱們話兒說在前頭，從今以後，你如再不聽話，我非砍你的腦袋不可了，你可別說我騙了你到北京，又來殺你。你姓陳的師父已經死了，天地會跟你再沒什麼干系，你得出點力氣，把天地會給好好滅了。我再派你去打吳三桂。建宁公主就給你做老婆。日後封公封王，升官發財，有得你樂子的。小玄子是你的好朋友，又是你師父，鳥生魚湯，說過的話死馬難追，你給我快快滾回來罷！”

　　溫有方讀完密旨，問道：“你都聽明白了？"韋小寶道：“是，都聽明白了。"溫有方將密旨伸入燈籠，在蜡燭上點燃了，取出來燒成了一團灰燼。韋小寶瞧著那道密旨燒成火焰，又火滅灰，心中思潮起伏，蹲下身來，撥弄那堆灰燼。

　　溫有方滿臉堆笑，請了個安，笑道：“韋大人，皇上對你的寵愛，那真是沒得說的。小的今後全仗你提拔了。”

　　韋小寶黯然搖頭，尋思：“他要我去滅天地會。這件事可太也對不起朋友。要是我這種事也干，豈不是跟吳三桂、風際中一般無异，也成了大漢奸、烏龜王八蛋？小玄子這碗飯，可不是容易吃的。這一次他饒了我不殺，話兒卻說得明明白白，下一次可一定不饒了。但我如不肯回去，不知他又怎樣對付我？"問道：“我要是不回北京，皇上要怎麼樣？叫你們抓我回去，還是殺了我？”

　　溫有方滿臉詫异之色，說道：“韋大人不奉旨？那……那有這等事？這……這不是……唉，違旨的事，那是說也說不得的。”

　　韋小寶道：“你跟我說老實話，我要是不奉旨，那就怎樣？"溫有方搔了搔頭，說道：皇上只吩咐小的辦兩件事，一件事是將一道理密旨交給韋大人，另一件是待韋大人看了第一道密旨後，再拆閱另一道理密旨宣讀。這密旨里說的什麼說，小的半點小懂。其餘的事，那是更加不知道了。”

　　韋小寶點點頭，走到王進寶身前，說道：“王三哥，皇上的密旨，是要我回京辦事，可是……可是你瞧，公主的肚子大得很了，我當真走不開。要是不奉旨回京，皇上要你怎樣對付我？"心想：“先得聽聽對方的價錢。倘若說是格殺勿論，我就投降，否則的話，不妨討價還價。”

　　王進寶道：“皇上只差屬下到各處海島尋訪韋都統，尋到之後，自有溫公公宣讀密旨。以後的事，屬下自然一切聽憑韋都統差遣。”

　　韋小寶大喜，道：“皇上沒有叫你捉我、殺我？"王進寶忙道：“沒有，沒有，那有此事？皇上對韋都是統看重得很。韋都統一進京，定然有大用，不做尚書，也做大將軍。"韋小寶道：“王三哥，不瞞你說，皇上要我回京，帶人去滅了天地會。我是天地會的香主，這等殺害朋友的事，是萬萬干不得。"王進寶為人極講義氣，對韋小寶之事也早已十分清楚，聽他這麼說，不禁連連點頭，心想為了升官發財而出賣朋友，那連豬狗都不如。

　　韋小寶又道：“皇上待我恩重如山，可是吩咐下來的這件事，我偏偏辦不了。我不敢去見皇上的面，只好來世做牛做馬，報答皇上的大恩了。你見到皇上，請你將我的為難之處，分說分說。本來嘛，忠義不能兩全，做戲是該當自殺報主，雖然割脖子痛得要命，我無可奈何，也只好盡忠報國了。”

　　王進寶將心比心，自己倘若遇此難題，也只有出之以自殺一途，既報君知遇之恩，亦不負朋友相交之義，急忙勸道：“韋都統不可出此下策，咱們慢慢的想法子。待屬下將都統這番苦衷回稟皇上。張提督、趙總兵、孫副將幾位，這幾個月來都是立了些功勞，很得皇上看重，大伙兒拼著前程不要，無論如何要為韋都統磕頭求情。”

　　韋小寶見他一副氣急敗壞的模樣，心中暗暗好笑：“要韋小寶自殺，那真是日頭從西天出了。別說自殺，老子就割自己一個小指頭兒也不會干。再說，小玄子要殺我就殺，要饒我就饒，他自己可不知道多有主意，憑你們人磕幾個頭，又管什麼？"但見他義氣為重，心下也自感激，握住了他手，說道：“既是如此，就煩王三哥奏告皇上，說韋小寶左右為難，橫劍自刎，幸蒙你搶救才不得死。”

　　王進寶道：“是，是！"心想溫太監就在旁邊，一切親眼目睹，如此欺君，只怕要拆穿西洋鏡，不由露出為難之色。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王三哥不必當真，我是說笑呢。皇上深知韋小寶的為人，自殺是挺怕痛的。你一切据實回奏罷。"王進寶這才放心。

　　韋小寶心想倘若坐他船只回歸中原，再逃之夭夭，皇上定要降罪，多半會殺了他的頭，自己如出言求懇，他在勢不能拒絕，可是那拇免太對不起人了，說道：“咱們正事說完啦。王三哥，兄弟在這荒島上，很久沒有賭錢了，實在沒趣之極，咱們來擲兩把怎樣？”

　　王進寶大喜，他賭癮之重，絕不下于韋小寶，當沒有對手之時，往往左手和右手賭，當下連聲稱好，迫不及待，命手下兵士搬過一塊平整的大石，六名兵士高舉燈籠火把在旁照看，呼麼喝六，便和韋小寶賭了起來。不久溫有方，以及幾名參將、游擊也加入一起擲骰，圍在大石旁的越來越多。

　　沐劍屏看得疑竇滿腹，悄悄問方怡道：“師姐，他們為什麼擲骰子？難道輸了的便……便……可是他們都是男人啊。"方怡噗哧一聲，低聲道：“那個輸了，那個便來陪你。"沐劍屏雖不明世務，卻也知決無此事，伸手到方怡腋窩呵痒，二女笑成一團。

　　一場賭博，直到天明方罷。韋小寶面前的銀子堆成了高高的三堆，一來手氣甚旺，二來大出花樣，眾官兵十個倒有九個輸了。韋小寶興高采烈，一轉眼間，只見公主、阿珂、沐劍屏三女已倚在石上睡著了，蘇荃、方怡、雙兒、曾柔四人睡眼惺忪，強自支撐著在旁相陪，不由心感歉仄，將面前的三大堆銀子一推，說道：“王三哥，這里幾千兩銀子，請你代為賞了給眾弟兄罷。各位來到荒島之上，沒什麼款待的，實在不好意思。”

　　眾官兵本已輸得個個面如土色，一聽之下，登時歡聲雷動，齊聲道謝。王進寶吩咐官兵划了小艇回船，將船上的米糧、豬羊、好酒、藥物，以及碗筷、桌椅、鍋鑊、菜刀等物一艇艇的搬上島來。又指揮官兵在林中搭了幾大間茅屋。人多好辦事，幾百名官兵落力動手，數日之間，通吃島上諸事燦然齊備，這才和韋小寶別過。

　　溫有方臨別時，才知這島名叫通吃島，不由得連連跺腳歎氣，說道早知如此，定要請韋小寶讓他推幾舖莊，在通吃島上做閒家打莊，豈有不給通吃之理？

　　過得十余日，阿珂先產下一子，次日蘇荃又產下一子。公主卻過了一個多月，才生下一女，她見人家生的都是兒子，自己卻偏偏生了個女兒，心中生氣，連哭了數日。韋小寶不住安慰，說自己只喜歡女兒，不愛兒子，這才哄得她破涕為笑。

　　三個嬰兒倒有七個母親，雖然人人并無育嬰經驗，七手八腳，不免笑話百出，但三個嬰兒倒也都甚壯健活潑。眾女恭請韋小寶題名。韋小寶笑道：“我瞎字不識，要我給兒子、姑娘取名字，可為難得很了。這樣罷，咱們來擲骰子，擲到什麼，便是什麼。”

　　當下拿起兩粒骰子口中念念有詞：“賭神菩薩保佑，給取三個好點兒的名字。第一個！擲了下去，一粒六點，一粒五點，是個虎頭。"第二次擲了個一點和六點，湊成個"銅錘麼六"，老二叫作"韋銅錘"。

　　第三次擲下去，第一粒骰子滾出兩點，第二粒骰子轉個不停，終于也是個兩點，湊成一張"板凳"。韋小寶一怔之下，哈哈大笑，說道：“咱們大姑娘的名字可古怪了，叫作'韋板凳'！"眾女無不愕然。

　　公主怒道：“難聽死了！好好的閨女，怎能叫什麼板凳、板凳的，快另擲一個。”

　　韋小寶道：“賭神菩薩給取的名字，怎麼能亂改？"將女嬰抱了過來，在她臉上嗒的一聲，親了個吻，笑道：“韋板凳親親小寶貝，這名字挺美啊。”

　　公主怒道：“不行，不行！說什麼也不能叫板凳。孩子是我生的，這樣難聽的名字，我可不要。"韋小寶道：“哼，孩子是你生的，你一個人生得出來嗎？"公主搶過骰子，說道：“我來擲，擲了什麼，就叫什麼。"韋小寶無奈，只得由她，說道：“好罷，這一次可不許賴！倘若也擲了虎頭、銅錘呢？"公主道：“跟她哥哥一樣，也叫虎頭、銅錘好了。”把骰子在掌中不住搖動，說道：“賭神菩薩，你如不給我閨女取個好名兒，我砸爛了你這兩粒臭骰子。”

　　一把擲下，兩粒骰子滾了幾滾，定將下來，天下事竟有這麼巧，居然又都是兩點，仍是一張"板凳"。公主口瞪目呆之余，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眾人又是驚訝，又是好笑。蘇荃笑道：“妹子你別著急！兩點是雙，兩個兩點是雙雙。咱們閨女叫作'韋雙雙'，你瞧好不好呢？"雙兒也很喜歡，將韋雙雙接過去抱在懷里，著實親熱。沐劍屏笑道：“雙兒妹妹，你這樣愛她，快喂她奶吃呀。"雙兒紅著臉啐了一口，道：“還是你喂！"伸手去解她衣扣。沐劍屏急忙逃走。眾女笑成一團。

　　通吃島上添了三個嬰兒，日子過得更加熱鬧。自從王進寶送了大批糧食用具之後，諸物丰足，不必日日漁獵，只是興之所至，想吃些新鮮魚蝦野味，才去動手。初時大家也還擔心康熙如韋小寶不至，天威不測，或有後患，但過得數月，一無消息，也就漸漸不將這事放在心上了。

　　到得這年十二月間，康熙差了趙良棟前來頒旨，皇帝立次子允（示乃）為皇太子，大赦天下，韋小寶晉爵一級，封為二等通吃伯。

　　韋小寶設宴請趙良棟吃酒，席上趙良棟說起討伐吳三桂的戰事，說道吳三桂兵將厲害，王師諸處失利。韋小寶道：“趙二哥，請你回去奏知皇上，說我在這里實在悶得無聊，還是請皇上派我去打吳三桂這老小子去罷。"趙良棟道：“皇上早料到爵爺忠君愛國，得知吳逆猖獗，定要請纓上陣。皇上說道，韋小寶想去打吳三桂，那也可以，不過他得給我先滅了天地會。否則的話，還是在通吃島上釣魚捉烏龜罷。”

　　韋小寶眼圈紅了，險些哭了出來。

　　趙良棟道：“皇上說，從前漢朝漢光武年輕的時候，有個好朋友叫做嚴子陵。漢光武做了皇上之後，這嚴子陵不肯做大官，卻在富春江上釣魚。皇上又說，從前周武王的大臣姜太公，也在渭水之濱釣魚。周武王、漢光武都是古時候的好皇帝，可見凡是好皇帝，總得有個大官釣魚。皇上說道：皇上要做鳥生魚湯，倘若韋爵爺不給他在這里捉鳥釣魚，皇上怎做得成鳥生魚湯呢？韋爵爺，屬下是個粗人，為什麼皇上要派爵爺在這里捉鳥釣魚，實在不大明白。不過皇上英明得很，想來其中必有極大的道理。”

　　韋小寶道：“是，是！"只有苦笑。明知康熙是開自己的玩笑，看來自己如果不答應去滅天地會，皇帝是要自己在這里釣一輩子的魚了。這五百名官兵說是在保護公主，其實是獄官獄卒，嚴加監視，不許自己离島一步。他越想越悲苦，一席酒筵草草終場，竟然酒後賭錢也不賭了，回到房中，怔怔的落下淚來。

　　七位夫人見到韋小寶哭泣，都感驚訝，齊聲慰問。他將康熙這番話說了。公主怒道：是啊！皇帝哥哥真要升你的官爵，從三等伯升為二等伯就是了，那有什麼'二等通吃伯'的道理。咱們大清只有昭信伯、威毅伯，要不然就是襄勤伯、承恩伯，你本來是三等忠勇伯，那就挺好，這'通吃伯'三字，明明是取笑人。他……他……一點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韋小寶道：“通吃伯倒也沒什麼，這通吃島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也不能怪皇上。我是通吃島島主，自然是通吃伯了，總是比'通賠伯'好得多。荃姐姐，你怎麼生想個法子，咱們逃回中原去，我……我實在是想念我媽媽。”

　　蘇荃搖頭道：“這件事可實在難辦，只有慢慢等等機會罷。”

　　韋小寶拿起茶碗，嗆啷一聲，在地上摔得粉碎，怒道：“你就是不肯想法子，好，我將來一個人悄悄溜了，大家可別怪我。我……我……我宁可去麗春院提大茶壺做王八，也不做這他媽的通吃伯，這可把人悶都悶死了。”

　　蘇荃也不生氣，微笑道：“小寶，你別著急，總有一天，皇上會派你去辦事。”

　　韋小寶大喜，站起來深深一揖，道：“好姐姐，我跟你陪不是了。快說，皇上會派我去辦什麼事？只要不是打天地會，我……我什麼事都干。”

　　公主道：“皇帝哥哥要是派你去倒便壺、洗馬桶呢？”

　　韋小寶怒道：“我也干。不過天天派你代做。"公主見他脾氣很大，不敢再說。

　　沐劍屏道：“荃姐姐，你快說，小寶當真著急得很了。”

　　蘇荃沉吟道：“做什麼，我是不知道。但推想皇帝的心思，總有一日會叫你去北京的。他在逼你投降，要你答應去滅天地會。你一天不答應，他就一天跟你耗著。小寶，你要做英雄好漢，要顧全朋友義氣，這一點兒苦頭總是要吃的。又要做英雄，又想聽粉頭唱十八摸，這英雄可也太易做了。”

　　韋小寶一想倒也有理，站起身來，笑道：“我又做英雄，自己又唱十八摸，這總可以了罷？"跟著便唱起來：“一呀摸，二呀摸，摸到荃姐姐的頭發邊……"伸手向蘇荃的頭上摸去。眾人嘻笑中，一場小風波消于無形。

　　此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韋小寶和七女便在通吃島上耽了下去。每年腊月，康熙例必派人前來頒賞，賞賜韋小寶的水晶骰子、翡翠牌九、諸般鑲金嵌玉的賭具不計其數。幸好通吃島上多了五百名官兵，韋小寶倒也不乏賭錢的對手。

　　這一年孫思克到來頒賞。韋小寶見他頭戴紅寶石頂子，穿的是一品武官的服色，知道是升了提督，忙向他恭喜：“孫四哥，恭喜你又升了官啦！”

　　孫思克滿臉笑容，向他請安行禮，說道：“那都是皇上恩典，韋爵爺的提拔。”

　　開讀聖旨，卻原來是朝廷平定三藩，云南平西王吳三桂、廣東平南王尚之信、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先後削平。康熙論功行賞，以二等通吃伯韋小寶舉荐大將，建立殊勳，甚可嘉尚，特晉爵為一等通吃伯，蔭長子韋虎頭為云騎尉。韋小寶謝恩畢，收了康熙所賞的諸般賜物，其中竟有一座大理石屏風，便是當年在吳三桂五華宮的書房中所見，是吳三桂的三寶之一。張勇、趙良棟、孫思克等也各有厚禮。

　　當晚筵席之上，孫思克說起平定吳三桂的經過。原來張勇在甘肅、宁夏一帶大破吳三桂大軍，屢立大功，現下已封了一等侯，加少傅，兼太子少保，官爵已遠在韋小寶之上。孫思克說張侯爺當年給歸辛樹打了一掌之後，始終不能復原，騎不得馬，也不能站立，打仗時總是坐在轎子中指揮大軍。韋小寶嘖嘖稱奇，說道：“抬轎子的可也得是勇士才行，否則張老哥大叫沖鋒，四名轎夫卻給他來個向後轉，豈不糟糕。"孫思克道：“是啊。張侯爺臨陣之時，轎子後面一定跟著刀斧手，抬轎的倘若要向後轉，大刀斧頭就砍將下來了。”

　　孫思克又說起趙良棟如何取陽平關、定漢中、克成都、攻下昆明，功勞甚大，皇上封他為勇略將軍、兼云貴總督、加兵部尚銜。王進寶和他自己，也各因力戰而升為提督。韋小寶見他說得眉飛色舞，自己不得躬逢其盛，不由得怏怏不樂，但想到四個好朋友都立了大功，封大官，又好生代他們歡喜。

　　孫思克道：“我們幾個人常說，這幾年打仗，那是打得非常痛快，飲水思源，都是全仗皇上知遇之恩，韋爵爺舉荐之德，倘若是韋爵爺做平西大元帥，帶著我們打吳三桂，那才是十全十美了。趙二哥和王三哥常常吵架，吵到了皇上御前，連張大哥也壓他們不下。皇上幾次提到韋爵爺，說如此吵架，怎對得起你，他們兩個才不敢再吵。”

　　韋小寶微笑道：“他二人本來一見面就吵架，怎麼做了大將軍之後，這脾氣還不改？”孫思克道：“可不是嗎？。兩個人分別上奏章，你說我的不是，我說你的不是。幸好皇上寬宏大量，概不追究，否則的話，只怕兩個都要落個處分呢。”

　　韋小寶道：“吳三桂那老小子怎麼了？你有沒有揪住他辮子，踢他媽的幾腳？"孫思克搖頭道：“這老小子的運氣也真好……"韋小寶驚道：“給他逃走了？"孫思克道：“那倒不是。他到處吃敗仗，占了的地方一處處都失掉，眼見支持不住了就想在臨死之前過一過皇帝癮，于是穿起黃袍，身登大寶，定都衡州。咱們聽得他做了皇帝，更是唏哩花啦的狠打，他幾個大敗仗一吃，又驚又氣，就嗚呼哀哉了。"韋小寶道：“原來如此。倒便宜了這老小子。"孫思克道：“吳逆死後，他部下諸將擁立了他孫子吳世（王番）繼位，退到昆明。趙二哥打到昆明，把吳逆的大將夏國相、馬寶他們都要抓來斬了。吳世（王番）自殺，天下就太平了。”

　　韋小寶道：“昆明有一件國寶，卻不知怎麼樣了？"孫思克道：“什麼國寶？屬下倒沒聽說過。"韋小寶道：“那是件活國寶，便是天下第一美人陳圓圓了。"孫思克笑道：“原來是陳圓圓，可沒聽到她的下落。不知是在亂軍中死了呢，還是逃走了。"韋小寶連稱：可惜，可惜！虜了她，知道是我的岳母，自然要送到通吃島來，讓她和阿珂團聚。她母女團聚也不打緊，我們岳母女婿團聚，可大大的不同。別的不說，單是聽她彈琵琶，唱唱圓圓曲、方方歌，當真非同小可。丈母娘通吃是不能吃的，不過'女婿看丈母，饞涎吞落肚'，那總可以罷？”

　　宴後回到內堂，向七位夫人說起。阿珂聽說母親不知所蹤，雖然她自幼為九難盜去，不在母親身邊，但母女親情，不免也感傷心。

　　韋小寶勸阿珂不必擔心，說她母親不論到了什麼地方，那"百胜刀王"胡逸之一定隨侍在側，寸步不离，說道：“阿珂，這胡大哥的武功高得了不得，你是親眼見過的了，要保你母親一人，那是易如反掌。"阿珂心想倒也不錯，愁眉稍展。

　　韋小寶忽然一拍桌子，叫道：“啊喲，不好！"阿珂驚問"什麼？你說我娘有危險麼？"韋小寶道：“你娘倒沒危險，我卻有大大的危險。"阿珂奇道：“怎麼危險到你身上了？"韋小寶道：“胡大哥跟我是八拜之交，是結義兄弟。倘若他在兵荒馬亂之中，卻跟你娘摟摟抱抱，勾勾搭搭，可不是做了我的岳父嗎？這輩份是一塌糊涂了。"阿珂啐了一口，白眼道：“這位胡伯伯是最規矩老實不過的，你道天下男子，都像你這般，見著女人便摟摟抱抱、勾勾搭搭嗎？”

　　韋小寶笑道：“來來來，咱們來摟摟抱抱、勾勾搭搭！"說著張臂向她抱去。

　　韋小寶升為"一等通吃伯"之後，島上廚子、侍仆、婢女又多了數十人。韋虎頭身在襁褓之中，便有了"云騎尉"的封爵。荒島生涯，竟然也是錦衣玉食，榮華富貴，只不過太也安逸無聊，韋小寶千方百計想要惹事生非，搞些古怪出來，須知不作荒唐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只可惜七位夫人個個一本正經，日日夜夜，看管甚緊，連公主這等素愛胡鬧之人，也不肯追隨他興風作浪，這位一等通吃伯縛手縛腳，只有廢然長歎。

　　想起孫思克揚說征討吳三桂大小諸場戰事，有時驚險百出，有時痛快淋漓，自己卻置身事外，不能去大顯身手，實是遺憾之極；自己若在戰陣之中，決計不能讓吳三桂如此一死了之，定會想個法子，將他活捉了來，關入囚籠，從湖南衡州一直游到北京，看一看收銀子五錢，向他吐一口唾沫收銀子一兩，小孩減半，美女免費。天下老百姓恨這大漢奸切骨，我韋小寶豈有不花差花差哉？

　　吳三桂已平，仗是沒得打了，但天下除了打仗之外，好玩之事甚多，只要到了人多之處，自有生發熱鬧，總而言之，須得离開通吃島；但七個夫人、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寸步不离的跟著，便如是十塊石頭吊在頸中，要想一齊偷偷离開通吃島，委實難之又難，不如撇下這十個人，自己想法子溜了罷。自從送走孫思克後，每日里就在盤算這個主意。有時坐在大石上垂釣，想像坐在大海龜背上，乘風破浪，悠然而赴中原，不亦快哉？

　　這一日將近中秋，波天時仍頗炎熱，韋小寶釣了一會魚，心情煩躁，倚在石上正要朦朧入睡，忽聽得有聲音說道：“啟稟韋爵爺：海龍王有請！”

　　韋小寶大奇，凝神看時，只見海中浮起一頭大海龜，昂起了頭，口吐人言：“東海龍王他老人家在水晶宮中寂寞無聊，特遣小將前來恭請韋爵爺赴宴，宴後豪賭一場。海龍王以珊瑚、水晶下注，陸上的銀票一概通用。"韋小寶大喜，叫道：“妙極、妙極！這位高鄰如此客氣，自然是要奉陪的。"那大龜道：“水晶宮中有一部戲班子，擅做群英會、定軍山、鐘馗嫁妹、白水灘諸般好戲。有說書先生擅說大明英烈傳、水滸傳諸般大書。又有無數歌女，各種時新小調，歎五更、十八摸、四季相思無一不會。海龍王的七位夫人個個花容月貌，久慕韋爵爺風流伶俐，都盼一見。”

　　韋小寶只聽得心痒難搔，連道：“好，好，好！咱們這就去罷。”

　　那大龜道：“就請爵爺坐在小的背上，擺駕水晶宮去者。”

　　韋小寶翻身縱身一躍，坐上大龜之背。那大龜分開海波，穩穩游到了水晶宮。東海龍王親自在宮外迎接，攜手入宮。南海龍王已在宮中相候。

　　歡宴之間，又有客人絡繹到來，有豬八戒和牛魔王兩個妖精，張飛、李逵、牛皋、程咬金四位大將，紂王、楚霸王、隋煬帝、明正德四位皇帝。這四帝、四將、一豬一牛二龍四位神魔，個個都是古往今來、天上地下兼海底最糊涂的大羊牯。

　　宴後開賭，韋小寶做莊，隨手抓牌，連連作弊，每副牌不是至尊寶，就是天一對，只贏得那十二人哇哇大叫，金銀財寶輸盡皆堆在韋小寶身前，最後連紂王的妲己、正德皇帝的李鳳姐，以及豬八戒的釘耙、張飛的丈八蛇矛也都贏了過來。

　　待得將李逵的兩把板斧也贏過來時，李逵賭性不好，一張黑臉只脹得黑里泛紅，大喝一聲：“賊廝鳥，做人見好就該收場了。你贏了人家婆娘，也不打緊，卻連老子的吃飯家伙也贏了去，太也沒有義氣。"一把抓住韋小寶的胸口，提起醋缽大的拳頭，打將下來，砰的一聲，打在他耳朵之上，只震得他耳中嗡嗡作響。

　　韋小寶大叫一聲，雙手一提，一根釣絲甩了起來，釣魚鉤鉤在他後領之中，央猛拉之下，魚鉤入肉，全身跟著跳起。

　　瞬時之間，什麼李逵、張飛、海龍王全都不知去向，待得驚覺是南柯一夢，卻又聽得砰的一聲大響，起自海上。

## 第四十六回　千里帆檣來域外　九霄風雨過城頭

　　抬頭向海上看時，只見十來艘艋舯巨艦，張帆乘風，正向島上疾駛而來，韋小寶勢頭不對，一扯之下，沒能將魚鉤扯脫，反而鉤得後頸好不疼痛，當即拔步飛奔，讓那釣魚杆拖在身後，心想定是鄭克爽這小子帶兵還債來了，還債本來甚好，可是欠債的上門，先開上幾炮，來勢洶洶，必非好兆。

　　他還沒奔到屋前，彭參將已氣急敗壞的奔到，說道：“韋……韋爵爺……大……大事不好，台灣兵船打過來了。”韋小寶問道：“你怎知是台灣兵船？”彭參將道：“卑職剛……剛才用千里鏡照過了，船……尾巴……不，不，船頭上漆著一個太陽，一個月亮，那是台灣鄭……鄭逆的徽號，一艘船要是裝五百名兵將，兩艘二千，三艘那就有七八千……”

　　韋小寶接過他手中千里鏡，對來船望去，一數之下，共有十三艘大船，再細看船頭，果然依稀畫得有太陽和月亮的徽記，喝道：“快去帶兵步防，守在岸邊，敵人坐小艇登陸，這就放箭！”彭參將連聲答應，飛奔而去。

　　蘇荃等都聞聲出來，只聽得來船又砰砰砰的放炮。公主道：“阿珂妹子，你去台灣時，帶不帶虎頭同去？”阿珂頓足怒道：“你……你開什麼玩笑？”

　　韋小寶更加惱怒，罵道：“讓公主這臭皮帶了她的雙雙去台灣……”

　　蘇荃忽道：“咦，怎地炮彈落海，沒濺起水柱？”只聽得砰砰兩響，炮口煙霧彌漫，卻沒炮彈打上岸來，也沒落入海中。韋小寶一怔，哈哈大笑，道：“這是禮炮，不是來跟咱們為難的。”公主道：“先禮後兵！”韋小寶怒道：“雙雙這小丫頭呢？快過來，老子要打她屁股。”公主嗔道：“好端端的為什麼打女兒？”韋小寶道：“誰教她的娘這麼討厭！”

　　來船漸近，從千里鏡中看得清楚，船上升起的竟是大清黃龍旗，并非台灣日月旗，韋小寶又驚又喜，將千里鏡交給蘇荃道：“你瞧瞧，這可奇了。”

　　蘇荃看了一會，微笑道：“這是大清水師，不是台灣的。”

　　韋小寶接過來又看，笑道：“對啦，果真是大清水師。哎喲，干什麼？他媽的好痛！”回過頭來，原來抱在阿珂懷里的韋虎頭抓住了釣杆，用力拉扯，魚鉤在韋小寶頸中，自然扯得他好生疼痛。阿珂忍住了笑，忙輕輕替他把魚鉤取下，笑道：“對不住，別生氣。”韋小寶笑道：“乖兒子，年紀小小，就有姜太公的手段，了不起！”

　　公主哼了一聲，罵道：“偏心鬼！”

　　只見彭參將快步奔來，叫道：“韋爵爺，船上打的是大清旗號，只怕有詐。”韋小寶道：“不錯！只許一艘小艇載人上島，問明白了再說。”彭參將接令而去。

　　公主道：“定是鄭克爽這小子假打大清旗號，這些明明是台灣船嘛！”韋小寶道：“很好，很好，公主，你近來相貌美得很啊。”公主一怔，聽丈夫稱贊自己，卻也忍不住喜歡，微笑道：“還不是一樣，有什麼美了？”韋小寶道：“你唇紅面白，眉毛彎彎，好像月里嫦娥下凡，鄭克爽見了一定喜愛得緊。”公主呸的一聲。

　　不多時來船駛近，下錨停泊，六七名水兵划了一艘小艇，駛向岸邊。彭參將指揮士兵，彎弓搭箭，對住了小艇。小艇駛到近處，艇中有人拿起話筒放在口邊，叫道：“聖旨到！水師提督施軍門向韋爵爺傳旨。”

　　韋小寶大喜，罵道：“他媽的，施琅這家伙搞什麼古怪，卻坐了台灣的戰船來傳旨。”蘇荃道：“想是他在海上遇到了台灣水師，打了胜仗，將台灣的戰船捉了過來。”韋小寶道：“定是如此。荃姊姊料事如神。”

　　公主兀自不服氣，嘀咕道：“我猜是施琅投降了台灣，鄭克爽派他假傳聖旨。”韋小寶心中一喜，也就不再斥罵，在她屁股上扭了一把，拍了一記，興沖沖的趕到沙灘去接旨。

　　小艇中上來的果然是施琅。他在沙灘上一站，大聲宣旨。原來康熙派施琅攻打台灣，澎湖一戰，鄭軍水師大敗，施琅乘胜入台。明延平郡王鄭克爽不戰而降，台灣就此歸于大清版圖。康熙論功行賞，以施琅當年閒居北京不用，得韋小寶保荐而立此大功，特此升韋小寶為二等通吃侯，加太子太保銜，長子韋虎頭蔭一等輕車都尉。

　　韋小寶謝恩已畢，茫然若失，想不到台灣居然已給施琅平了。

　　他和鄭克爽一見面就結怨，師父陳近南為其所害，更是恨之切骨，但台灣一平，大明天下從此更無寸土，也不禁有些惆悵。他年紀幼小，從未讀書，什麼滿漢之分，國族之仇，向來不放在心上，只是在天地會日久，平日聽會中兄弟們說得多了，自然而然也覺滿州人占我漢人江山十分不該。這時聽說施琅將鄭克爽抓了去北京，并不覺得喜歡。又想師父一生竭盡心力，只盼恢復大明天下，就算這件大事做不成功，也要保住海外大明這一片土，那知師父被害不久，鄭克爽便即投降，師父在陰世得知，也必痛哭流涕。

　　韋小寶想到那日師父被害，也是因和施琅力戰之後，神困力疲，才會被鄭克爽在背後施了暗算，眼見施琅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氣，不由得一肚子都是氣，說道：“施大人立此大功，想來定是封了大官啦。”施琅微笑道：“蒙皇上恩典，賜卑職為三等靖海侯。”韋小寶道：“恭喜，恭喜。”心想：“我本來是一等通吃伯，升一級是三等通吃侯，小皇帝卻連升我兩級，原來要我蓋過了施琅，免得大家都做三等侯，滋味不大好。”但想到施琅大戰平台，何等熱鬧風光，自己卻在這荒島上發悶，既妒且惱，不由得更對他恨得牙痒痒地。

　　施琅請了個安，恭恭敬敬的道：“皇上召見卑職，溫言有加，著實勉勵了一番，最後說道：『施琅，你這次出師立功，可知是得了誰的栽培提拔？從前你在北京，誰都不來睬你，是誰保荐你的？』卑職回道：『回皇上：那是韋爵爺的保奏提拔，皇上加恩。』皇上說道：『你不忘本，這就是了。你即日去通吃島向韋小寶宣旨，加恩晉爵，獎他有知人之明，為朝廷立功。』是以卑職專程趕來。”

　　韋小寶歎了口氣，心想：“我提拔的人個個立功，就只我自己，卻給監禁在這荒島上寸步難行。小皇帝不住加我官爵，其實我就算封了通吃王，又有什麼稀罕了？”說道：“施大人，你坐了這些台灣戰船到來，倒嚇了我一跳，還道是台灣的水師打過來了呢，那想得到是你來耀武揚威。”

　　施琅忙請安謝罪，說道：“不敢，不敢。卑職奉了聖旨，急著要見爵爺，台灣戰船打造得好，行駛起來快得多，因此乘了台灣船來。”

　　韋小寶道：“原來台灣戰船行駛得快，是為了船上漆得有太陽月亮的徽號。我先前心中嘀咕，只道施大人自己想在台灣自立為王，可著實有些擔心呢。”

　　施琅大吃一驚，忙道：“卑職糊涂得緊，大人指點得是。卑職辦事疏忽，沒將台灣戰船上的徽號去了。”其實這倒不是他的疏忽，只是他打平台灣，得意萬分，坐了所俘獲的台灣戰船北上天津，又南來通吃島，故意不鏟去船頭台灣的徽號，好讓人見了指指點點，講述戰船的來歷，那是炫耀戰功之意。不料韋小寶卻說疑心他意欲在台灣自立為王，這是最大的犯忌諱事，不由得滿背都是冷汗；心想小皇帝對這少年始終是十分恩寵，自己血戰而平台灣，他舒舒服服的在島上閒居，功勞竟然還是他大，他封了二等侯，自己卻不過是三等侯。倘若他回到北京，在皇上面前說幾句閒話，自己這可大大糟糕了。

　　施琅心中這一惶恐，登時收起初上岸時那副趾高氣昂的神氣，命隨同前來的屬官上前拜見。其中一人卻是韋小寶素識，是當年跟隨陳近南而在柳州見過的地堂門好手林興珠。韋小寶心中一怔：“他是台灣的將領，怎麼會在施琅手下？”聽他自報職位是水師都司。

　　林興珠自上岸來見到韋小寶後，早就驚疑不定：“他是陳軍師的小徒弟，怎麼做了朝廷大官，連施提督見了他都這麼恭敬？”

　　施琅指著林興珠，以及一個名叫洪朝的水師守備，說道：“林都司和洪守備本來都在台灣軍中，隨著鄭克爽爵爺和劉國軒大人歸降朝廷的。他二人熟悉海事，因此卑職這次帶同前來，讓他二人照料台灣的船只。”

　　韋小寶“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見林興珠和洪朝都低下了頭，臉有愧色。

　　台灣自鄭成功開府後，和日本、呂宋、罹羅、安南各地通商，甚為殷富。施琅平台，取得外洋珍寶异物甚多，自己一介不取，盡數呈繳朝廷。康熙命他帶了一些來賜給韋小寶。此外施琅自己也有禮物，卻是些台灣土產，竹箱、草席之類，均是粗陋物事。韋小寶一見，更增氣惱，心道：“張大哥、趙二哥、王三哥、孫四哥打平吳三桂，送給我的禮物何等丰厚，你卻送些叫化子的破爛東西給我，可還把我放在眼里嗎？”

　　當晚韋小寶設宴款待，自是施琅坐了首席，此外是四名水師高職武官，以及林興珠和洪朝二人。酒過三巡，韋小寶問道：“林都司，台灣延平郡王本來是鄭經鄭王爺，怎麼變成了鄭克爽這小子了？聽說他是鄭王爺的第二個兒子，該輪不到他做王爺啊？”

　　林興珠道：“是。回爵爺：鄭王爺于今年正月二十八去世，遺命大公子克臧接位。大公子英明剛毅，台灣軍民向來敬服。可是太夫人董國太卻不喜歡他，派馮錫范行刺，將他殺了，立二公子克爽接位。大公子的陳夫人去見董國太，說大公子無罪。董國太大怒，叫人趕了出來，陳夫人抱著大公子的尸體哭了一場，就上吊死了。那位陳夫人，便是陳……陳軍師的大小姐。這件事台灣上下人心都很不服。”

　　韋小寶聽說師父的女兒給人逼死，想起師父，心下酸痛，一拍桌子，罵道：“他媽的，鄭克爽這小子昏庸糊涂，會做什麼屁王爺了？”

　　林興珠道：“是。二公子接位後，封他岳父馮錫范為左提督，一應政事都歸他處理。這人處事不公，很有私心。有人大膽說幾句公道話，都給他殺了，因此文武百官都是敢怒不敢言。大公子和陳夫人的鬼魂又常常顯靈，到四月間，董國太就給鬼魂嚇死了。”

　　韋小寶道：“痛快，痛快！這董國太到了陰間，國姓爺可不能放過了她。”林興珠道：“誰說不是呢。董國太給鬼魂嚇死的事一傳出來，人心大快，全台灣從北到南，大家連放了三天爆竹，說的是趕鬼，其實是慶祝這老虔婆死得好！”韋小寶連說：“有趣，有趣！”

　　施琅道：“鬼魂的事也未必真有。想來董國太殺了大孫兒、逼死了大孫媳後，心中不安，老年人疑心生暗鬼，就日夜見鬼了。”韋小寶正色道：“惡鬼是當真有的，尤其是冤死屈死之人，變了鬼後，定要討命報仇。施大人，你這次平台殺人很多，這些台灣戰船中，惡鬼必定不少，施大人還是小心為妙。”施琅微微變色，隨即笑道：“上陣打仗，免不了要殺人。倘若敵人陣亡的兵將都變了鬼來討命，做武將的個個不得好死了。”

　　韋小寶搖頭道：“那倒不然。施大人本來是台灣國姓爺部下的大將，回過頭來打死台灣的兵將，死了的冤鬼自然心中不服。這可跟別的將軍不同。”

　　施琅默然，心下甚是忿怒。他是福建晉江人，台灣鄭王的部屬十之八九也都是福建人，尤以閩南人為多。他打平台灣後，曾聽到不少風言風語，罵他是漢奸、閩奸，更有人匿名寫了文章，做了詩來斥罵他諷刺他的。他本就心中有愧，只是如此當面公然譏刺，韋小寶卻是第一人。他對韋小寶無可奈何，登時便遷怒于林興珠，向他瞪了一眼，心道：“一离此島，老子要你的好看。”

　　韋小寶說道：“施大人，你運氣也真好，倘若陳軍師沒有被害，在台灣保護鄭克臧，董國太、鄭克爽他們就篡不了位。陳軍師統率軍民把守，台灣上下一心，你未必就能成功。”

　　施琅默然，心想自己才能确是遠不及陳近南，此人倘若不死，局面自然大不相同。

　　洪朝忽然插口：“韋爵爺說得是。台灣的兵將百姓也都這麼說。人人怨恨鄭克爽殺害忠良，自毀長城，真是國姓爺的不孝子孫。”施琅怒道：“洪守備，你既降了大清，怎敢再說這等大逆不道的言語？”洪朝急忙站起，說道：“卑職糊涂，大人包涵。”

　　韋小寶道：“洪老兄，你說的是老實話，就算皇上親耳聽到了，也不能怪罪。坐下喝酒罷。”洪朝道：“是。”戰戰兢兢坐下，捧起酒杯，雙手不住發抖，將酒潑出了大半杯。

　　韋小寶道：“陳軍師被鄭克爽害死，台灣人都知道了，是不是？”洪朝道：“是。鄭克爽回到台灣後，他……他說陳軍師……是……是……”向施琅瞧了一眼，不敢再說下去了。韋小寶道：“只要你說的是實話，誰也不會怪你。”洪朝道：“是，是。鄭克爽和馮錫范二人帶著幾名衛士，坐了小艇在大海里漂流，遇到了漁船，將他們救回台灣。鄭克爽說，陳軍師是給施將軍殺死的。鄭王爺得知之後，痛哭了好幾天。後來鄭克爽篡了位，自己才當眾說出來，說陳軍師是他殺死的。還大吹自己武功了不起。陳軍師的部下許多人不服，去質問他陳軍師犯了什麼罪，都給馮錫范派人抓起來殺了。”

　　韋小寶將酒杯在桌上重重一放，罵道：“操他奶奶的！”忽然哈哈大笑，說道：“咱們平日罵人奶奶，這人的奶奶實在有些冤枉。只有操鄭克爽的奶奶，那才叫天造地設，丁三配二四，再配也也沒有了。”

　　這幾句話施琅聽在耳里，卻也十分受用。他所以得罪鄭成功，全家被殺，都因董國太而起，說道：“韋爵爺這話對極，咱們都操他奶奶的。國姓爺英雄豪傑，什麼都好，就是娶錯了一個老婆。”

　　韋小寶搖頭道：“旁人都好操鄭克爽的奶奶，天下就是施將軍一個人操不得。施將軍的功名富貴，都是從這老虔婆身上而來。你父母妻兒雖然都讓她殺了，可是換了個水師提督，三等靖海侯，這筆生意還是做得過啊。”

　　施琅登時滿臉通紅，心中怒罵：“老子操你韋小寶的奶奶。”強自抑制怒氣，端起酒杯來大大喝了一口，可是氣息不順，酒一入喉，猛地里劇烈咳嗽起來。

　　韋小寶心道：“瞧你臉色，心中自然在大操我的奶奶，可是我連爹爹是誰也不知道，奶奶是誰更加不知道，你想操我奶奶，非操錯人不可。你心中多半還想做我老子，那麼我奶奶便是你媽，你操我奶奶，豈不是你跟自己老娘亂七八糟，一塌糊涂？”笑吟吟的瞧著他。

　　座上一名姓路的水師副將生怕他二人鬧將起來，說道：“韋爵爺，施軍門這次平台，那是全憑血戰拼出來的功勞。施軍門奉了聖旨，于六月初四率領戰船六百余號，軍士六萬余人征台，在海上遇到逆風，行了十一天才到澎湖，十六就和劉國軒率領的台灣兵大戰，這一仗當真大得昏天黑地，日月無光，連施軍門自己也挂了彩……”

　　韋小寶見林興珠和洪朝都低下了頭，臉有怒色，料想他二人也曾參與澎湖之役，心想這一仗當然是施琅大了胜仗，不想聽路副將說他的得意事跡，問道：“施將軍，當日國姓爺取台灣，也是從澎湖攻過去的麼？”施琅道：“正是。”韋小寶道：“那時你在國姓爺部下，不知當時打澎湖是怎麼打的？”施琅道：“紅毛鬼子沒派兵守澎湖。”

　　韋小寶問林興珠：“當年國姓爺跨海東征，聽說林大哥帶領藤甲兵斬鬼腳，不知是怎樣斬法？”林興珠心想：“藤甲兵斬鬼腳的事，我早說給你聽過了。這時你有來問，自然是不想聽施琅平台的臭史，要我講國姓爺和陳軍師的英雄事跡。我自己的事是不能多說的，施琅心中一懷恨，定要對付我，還是捧捧他為妙。”說道：“施軍門兩次攻台灣，功勞實在大得很。當年國姓爺會集諸將，商議要不要跨海東征，很多將官都說台灣天險難攻，海中風浪既大，紅毛鬼子又炮火厲害，這件事實在危險。但陳軍師和施將軍極力贊成，終于立了大功。”

　　施琅聽他這麼說，臉有得色。

　　林興珠又道：“那是永歷十五年二月……”

　　施琅道：“林都司，前明的年號，不能再提了，那是大清順治十八年。”

　　林興珠道：“是，是。這年二月，國姓爺大營移駐金門城。三月初一全軍誓師祭海。初十那天，國姓爺和陳軍師統帶親軍右武衛、左右虎衛、驍騎鎮、左先鋒、中衛、後衛鎮、宣毅前後鎮、援剿後鎮各路船艦，齊集料羅灣侯風。那時軍心惶惶，很多人都怕出洋，國姓爺和陳軍師、施將軍分到各鎮去激勵軍心。一直等到二十三中午，天才放晴，風浪止息，于是大軍開出，二十四下午就到了澎湖。但到了澎湖之後，大風又起，海上風浪大作，好幾天不能開船。澎湖各島沒糧食，軍中缺糧，大家只好吃番薯度日，軍心又慌亂起來。等到三十，實在不能再等了，國姓爺下令出發，不管大風大浪，都要東征。這天半夜一更後，國姓爺的中軍艦上豎起帥字大旗，發炮三聲，金鼓齊鳴，戰船張帆向東。當時烏云滿天，海上波濤就象一座座小山般扑上船頭，風大浪大，人人身上都濕透了。國姓爺站在船頭，手執長劍，大叫：『盡忠報國，不怕風浪！』喊聲幾乎把狂風巨浪的聲音也壓下去了。”

　　韋小寶向施琅道：“那時施將軍自然也這般大叫了？”施琅道：“那一次卑職奉命駐守廈門，沒去台灣。”韋小寶道：“原來如此，可惜，可惜！”

　　路副將道：“鄭王爺道澎湖，遇到的不過是大風大浪，可是施軍門在澎湖這場血戰，那才驚心動魄。劉國軒統帶的水師在澎湖牛心灣、雞籠嶼步防，沿岸二十里都筑了土壘，每隔一壘便有一門大炮。大清水師開到時，岸上大炮齊發，又有火箭、噴筒，乖乖不得了……”

　　韋小寶笑道：“路副將，我瞧你的膽子跟我差不多。”路副將道：“不敢，卑職怎及得上爵爺？”韋小寶問道：“你不及我？”路副將道：“自然不及。”韋小寶道：“這倒奇了。我以為我膽小如鼠，算得是差勁之至了，原來你比我還要沒用，哈哈，奇怪，奇怪。”路副將脹紅了臉，不敢作聲。

　　韋小寶問林興珠：“國姓爺統帶大軍出海之後，那又怎樣？”

　　林興珠道：“戰船在大風浪中行駛了兩個更次，到三更時分，忽然風平浪靜，烏云消散，又過了一會，更轉為順風，眾軍歡聲雷動，都說老天保佑，此去必胜。初一早晨，戰船到了鹿耳門外，用竹篙測水，不料沙高水淺，無法前駛。國姓爺甚是焦急，擺下香案，向天祈祝，過不多時，忽然潮水大漲，各戰船一齊涌進鹿耳門。岸上的紅毛兵開大炮轟擊。紅毛鬼在那里筑了兩座城池，一座叫熱蘭遮城，一座叫做普羅民遮城……”

　　韋小寶笑道：“鬼子的地方名字也起得古里古怪，什麼熱來遮，冷來遮，南無波羅密多觀世音菩薩遮。”

　　林興珠微笑道：“當時國姓爺用千里鏡察看，見紅毛鬼有主力大艦兩艘，巡洋艦兩艘，還有夾板艦和小艇等數百艘，于是傳下將令，命宣毅前鎮鎮督陳澤率領船隊，在鹿耳門島登陸，扼守住北汕尾，以防另有紅毛艦隊來援；派黃昭帶領銑手五百名，連環炮二十門，分為三隊，到鯤身尾列陣，堵住敵軍南下；派卑職帶藤牌手五百名，從鬼仔埔後繞過鯤身之左截以為牽制。眾將得令，分頭出發，船上大炮也開炮還擊。那一邊陳軍師率領水師，圍住了紅毛鬼的兩艘主力戰艦猛打。殺聲大作，海面上滿是硝煙火焰，打了一個多時辰，轟隆一聲大響，紅毛鬼一艘主力戰艦給我軍擊沉了，後來才知那是貝克德亞號，是紅毛鬼水師的精銳。另一艘馬利亞號受了重傷，向東邊大海中逃得不知去向。兩艘紅毛巡洋艦也退了回去。那時陳澤所帶的兄弟遇上了紅毛鬼陸軍，個個爭先，紅毛鬼槍械雖然厲害，但見我軍沖殺勇敢，嚇得沒了斗志，敗退回城。我軍登陸赤嵌，直搗普羅民遮城。”（按：鄭成功自澎湖攻台，從今日的台南附近登陸，當時荷蘭重兵也都駐扎在台南一帶。）

　　韋小寶斟了一杯酒，雙手捧給林興珠，道：“林大哥，打得好，我敬你一杯。”

　　林興珠站起身來接了，謝過飲盡，續道：“我軍在赤嵌登陸後，當地的中國人紛紛奔來歡迎，許多人都歡喜得哭了起來，都說：『這一下我們的救星可到了。』韋爵爺，國姓爺的老太爺鄭太師，本來是在海上做沒本錢買賣的，台灣是他老人家的老巢。後來他老人家帶了手下弟兄回到中原，台灣就分別給荷蘭鬼和西班牙鬼占据。荷蘭鬼在南，西班牙鬼在北。兩鬼相爭，西班牙鬼打了敗仗，台灣全境都給荷蘭鬼占了。島上我們中國人慘受荷蘭紅毛鬼的虐殺。鄭太師的舊部有位兄弟，叫做郭懷一，是個英雄好漢。他留在島上不走，眼見中國人給紅毛鬼實在欺侮得狠了，暗中約集兄弟，通知各地中國人，定八月十五中秋一齊起事，殺光全島紅毛鬼。不料有個漢奸，名叫普仔，竟去向紅毛鬼告密……”

　　韋小寶拍桌罵道：“他奶奶的，中國人的事，就是讓漢奸壞了。”

　　林興珠道：“是啊。郭懷一大哥一見普仔逃走，知道事情要糟，立即率領一萬六千多名中國人攻進普羅民遮城，把紅毛鬼的官署和店舖都放火燒了。紅毛鬼調集大軍反攻，炮火厲害。我們中國人除了有幾枝火龍槍外，都是用大刀、鐵槍、鋤頭、木棍當武器，在赤嵌一直打了十五天，郭懷一大哥不幸給紅毛鬼大炮轟死……”韋小寶叫道：“哎喲，那可糟了。”林興珠道：“正是。郭大哥一死，蛇無頭不行，中國人就敗出城來，在大湖邊血戰了七天七夜，中國人在大湖邊被打死的共有四千多人，婦女孩子也宁死不屈，給殺了五百多人。凡是給紅毛鬼捉了去的，女的被迫做營妓，男的不是五馬分尸，就是用烙鐵慢慢的烙死……”

　　韋小寶大怒，叫道：“紅毛鬼這般殘忍，比大清兵在我們揚州屠城還要狠毒！”

　　施琅和路副將面面相覷，唯有苦笑，均想：“這少年說話當真不知輕重。”

　　林興珠道：“那是永歷六年，八月里的事……”洪朝屈指數道：“永歷六年，就是大清順治七……八……九……順治十年。”林興珠道：“是罷？自從這一場大慘殺之後，台灣的中國人和紅毛鬼勢不兩立，紅毛鬼一有小小的因頭，便亂殺中國人。因此大家一見國姓爺大軍，那真是救命皇菩薩到了，男女老幼，紛紛向我們訴苦。就在這天晚上，紅毛鬼的太守撰一大敗之後，遷怒中國人，將住在一鯤身的中國人，不論老幼捉來通統殺了，一共殺了五百多人。次日國姓爺派兵攻噗羅民遮城。陳軍師定下計策，練了藤甲兵著地滾過去斬鬼子兵的腳，就此將普羅民遮城攻了下來。”

　　韋小寶道：“這就是老兄的功勞了。”林興珠道：“那全是陳軍師的妙計，卑職沒什麼功勞。”又道：“國姓爺跟著揮兵進攻紅毛太守撰一所駐的熱來遮城。城上炮火猛烈，我軍傷亡很重。但馬信將軍和劉國軒將軍還是奮勇攻下了一鯤身。國姓爺見兄弟們陣亡的太多，于是在熱來遮城外堆土筑起長圍，在圍上架了大炮向城里猛轟。不久我軍第二路水師左衛、前衛、智武、英兵、游兵、殿兵各鎮的船艦也都開到，聲勢更是大振。國姓爺一面派兵開墾種田，一面加緊圍城。圍到五月間，忽然紅毛鬼的援兵從巴達維亞來到，城中紅毛鬼出來夾攻。水陸大戰，我軍奮勇沖殺，海水都被鮮血染得紅了。”

　　韋小寶拍桌贊道：“厲害，厲害！”向施琅道：“可惜施將軍那時在廈門，不然的話，能趕上這幾場大戰，殺得他媽的幾百名紅毛鬼，那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漢。”施琅默然。

　　韋小寶問洪朝：“洪大哥，那時你打的是那一路？”

　　洪朝道：“卑職那時是在劉國軒將軍麾下，和陳澤陳將軍統帶的水師合兵圍攻紅毛援兵，在北汕尾一帶大戰。紅毛鬼兵艦很大，槍炮犀利，我們槍炮的子彈打到紅毛大艦上，都給鐵甲彈了下來，傷他不得。宣毅前鎮的林將軍眼見支持不住，親身率劣鄴百名敢死隊，身上帶了火藥包，冒死跳上紅毛鬼大艦，炸壞了艦上大炮。紅毛鬼見我們如此不怕死的猛攻，都亂了起來，我們打死了紅毛鬼一名艦長，俘獲兩艘主力艦，紅毛鬼水師潰不成軍。陸上陳軍師帶兵大戰，也大獲全胜，後來陳軍師身上一共挖出了七顆紅毛鉛彈。”

　　韋小寶道：“嘿，我師父不死在紅毛鬼的槍炮之下，卻死在他奶奶的鄭克爽這小子的劍下。施將軍，男子漢大丈夫，總要打外國鬼子才了不起。中國人殺死中國人，殺得再多，也不算好漢。你說是不是？”施琅哼了一聲，并不作答。

　　林興珠道：“紅毛鬼接連打了幾個敗仗，就想來燒我軍糧食，可是每次都給陳軍師識破了，總是偷雞不著蝕把米。紅毛太守撰一困守孤城，束手無策，便派人渡海，去和大清閩浙總督李率泰聯絡，請他派兵來救。那李大人倒也有趣，覆信請紅毛鬼派兵先去福建，掃平國姓爺在金門、廈門一帶的駐軍，大清兵就到台灣來內外夾攻。那時候紅毛鬼自身難保，像烏龜般縮在熱來遮城里，說什麼派兵去打金門、廈門？”

　　韋小寶道：“紅毛鬼說話如同放屁，他們始終沒來攻打金門、廈門，是不是？我們大清說過的話，卻是算數的，後來可不是派兵攻打台灣了嗎？只不過遲了這麼二三十年，那也不打緊啊！施將軍領兵打到台灣之時，不知有沒有紅毛鬼里應外合？”

　　施琅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站起，怒道：“韋爵爺，兄弟跟你一殿為臣，做的都是大清的官，為什麼你冷言冷語，總是譏刺兄弟？”

　　韋小寶奇道：“咦，這可奇了，我幾時敢譏刺施將軍了？施將軍沒里通外國，那好得很啊。但如要里通外國，我看也還來得及。施將軍手握重兵，紅毛鬼、西班牙鬼、葡萄牙鬼、羅剎鬼都會喜歡跟你結交。”

　　施琅心中一凜：“不好！這小鬼要是向皇上告我一狀，誣陷我里通外國，我這一生可就毀在他手里了。”適才一時冒火，出口無禮，不由得大是懊悔，忙陪笑道：“兄弟喝多了幾杯，多有沖撞，還請韋爵爺恕罪。”

　　韋小寶見他發怒，本來倒也有些害怕，待見他改顏陪禮，知他忌憚自己，便笑道：“施將軍倘若當真想在台灣自立為王，還是先把兄弟殺了滅口的好，免得我向皇上告密。如果只不過是大聲嚷嚷，發發脾氣，兄弟膽子雖小，倒也是不怕的。”

　　施琅臉色慘白，离座深深一揖，說道：“韋爵爺，大人不記小人過，卑職荒唐，甘領責罰。不過自立為王、里通外國什麼的，卑職決無此意。卑職一心一意的為皇上出力，忠字當頭，決無二心。”

　　韋小寶笑道：“請坐，請坐。咱們走著瞧罷。”轉頭向林興珠道：“你說的比說書先生還好聽，這一回　“國姓爺血戰台灣，紅毛鬼屁滾尿流”後來怎樣？”

　　林興珠道：“這時候，國姓爺率領大軍打到台灣的消息傳到了內地，黃梧黃大人就向朝廷獻議，提出了所謂『堅壁清野平海五策』。”韋小寶道：“那黃梧是誰？”林興珠向施琅瞧了一眼，咳嗽幾聲，卻不立時便答。施琅道：“這位黃大人，本來也是國姓爺麾下的，職居總兵，他歸順朝廷後，官運亨通，逝世之時，已封到一等海澄公。”韋小寶道：“嘿，原來也是個大漢……”最後這個“奸”字，終于硬生生咽住了。施琅臉上一紅，心想：“你罵我漢奸，我瞧你這滿洲人也是假冒的，大家還不是彼此彼此。”

　　韋小寶道：“這黃梧有什麼拍皇上馬屁的妙策，一下子就封到公爵？本事可不小哇！這法兒咱們可得琢磨琢磨，好生學學。”

　　林興珠道：“這黃梧，當年國姓爺派他防守海澄，他卻將海澄拿去投了朝廷，不肯歸降的將士都給他殺了。當時朝廷正拿國姓爺沒法子，忽然有對方這樣一員大將率領軍隊，連同城市一起歸降，朝廷十分歡喜，因此封賞特別從优。”韋小寶道：“原來如此。他獻的又是什麼計策？”林興珠歎了口氣，說道：“這位黃大人，害苦的百姓當真多得很了。他這平海五策，第一條是將沿海所有百姓一概遷入內地，那麼金門、廈門和台灣就得不到接濟。第二條是將沿海所有船只一概燒毀，今後一寸木板也不許下海。第三條是殺了國姓爺的父親鄭太師。第四條是挖掘國姓爺祖宗的墳墓，壞了他的風水。第五條是將國姓爺舊部投誠的官兵一概遷往內地各地墾荒，以免又生後患。”

　　韋小寶道：“嘿，這家伙的計策當真毒得很哪。”

　　林興珠道：“可不是麼？那時順治皇爺剛駕崩，皇上接位，年紀幼小，熬拜大權獨攬。熬拜這奸賊見到黃梧的平海五策，以為十分有理，下令從遼東經直隸、江蘇、浙江、福建、以及廣東，沿海三十里內不許有人居住，所有船只盡數燒毀。那時沿海千千萬萬百姓，無不流离失所，過不了日子。”

　　施琅搖頭道：“黃梧這條計策，也實在太過份了些。直到今上親政，韋大人拿了熬拜，禁海令方才取消。可是沿海七省的百姓，已然受盡荼毒。當時朝廷嚴令，凡是犯界的百姓，捉到了立刻斬首。許多貧民過不了日子，到海邊捉魚，不知被殺了多少。鄭太師也是那時被殺的。熬拜特地派遣兵部尚書蘇納海，到福建泉州南安縣，去挖了鄭家的祖墳。”

　　韋小寶道：“熬拜自稱是勇士，這樣干法可無聊得很。有本事的，就跟國姓爺真刀真槍去打一仗。將沿海百姓遷入內地，不是明擺怕了人家麼？皇上愛惜百姓，黃梧的計策倘若呈到了皇上手里，非砍了他腦袋不可。”施琅道：“正是。黃梧死得早，算是他運氣。”

　　林興珠道：“鄭太師去世的消息傳到台灣，國姓爺怕動搖軍心，說道這是謠言，不得輕信，可是据親兵說，國姓爺常常半夜里痛哭。國姓爺又對陳軍師和幾位大將說，黃梧這幾條計策果真毒辣厲害，幸好是東征台灣，否則十余萬大軍終究不能在金門、廈門立足。那時我們圍攻已久，紅毛兵幾次想突圍，都給打了回去。于是國姓爺傳下將令，過年之前定要攻下熱來遮城。”轉頭問洪朝：“是十一月二十二那天總攻，是不是？”

　　洪朝道：“是，那天大風大雨，我軍各處土壘的大炮一奇猛轟，打壞了城牆一角，城東城西的碉堡也打破了。紅毛鬼拼命沖出，死了幾百人後還是退了回去。于是紅毛太守撰一豎白旗投降。那時台灣的中國人都要報仇，要將紅毛鬼殺得干干淨淨。國姓爺向眾百姓開導，我們中國是禮儀之邦，敵人投降了就不能再殺，准許紅毛太守簽署降書一十四款，率領殘兵敗將上船离台，逃去巴達維亞。紅毛鬼自明朝天啟四年占据台灣，一共占了三十八年，到這一年永歷十五年……也就是大清順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台灣重回中國版圖。”

　　林興珠道：“國姓爺下了將令，不許殺投降了的紅毛兵，但中國百姓實在氣不過，紛紛向他們唾口沫，投石子。小孩子還編了歌兒來唱。紅毛兵個個斷手折腿，垂頭喪氣，一句話也不敢說了。他們兵船開走的時候，升起了旗又降下，再放禮炮，說是向國姓爺拜謝不殺之恩。”韋小寶道：“好！我們中國人真是大大的威風。紅毛鬼炮火這麼厲害，打下台灣，那實在不容易，不容易！”洪朝道：“那熱來遮城，國姓爺改名為安平鎮，普羅民遮城改名為承天府，自此永為台灣的重鎮。”

　　路副將插口道：“施軍門取台灣，走的也是當年國姓爺的老路，從鹿耳門進去……”韋小寶揮手攔住他話頭，打了個大大呵欠，說道：“中國人打得紅毛鬼落海而逃，那才聽得過癮，自己人打自己人嘛，左右也不過是這麼一回　事。施將軍，咱們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這就散了罷。”施琅站起身來，說道：“是。多謝爵爺賜飯，卑職告辭。”

　　韋小寶回入內堂，說起如何攔住施琅的話頭，總之是不讓他自夸取台的戰功，六位夫人聽了都感好笑。只有阿珂默默無言，心想當年若是嫁了鄭克爽，勢須隨他一同被俘，去了北京，亡國妾婦，難免大受屈辱。當日眼見鄭克爽乘小艇离通吃島，于他生死存亡就已渾不關心，此時聽到他失國降敵，更不在意下，回憶前塵，自己竟能如此為他風采容貌所迷，明知此人是個沒骨頭、沒出息的紈褲子弟，自己偏生就如瞎了眼睛一般，對他一往情深，此刻想來，兀自深感羞慚。

　　公主道：“皇帝哥哥待人太也寬厚，鄭克爽這家伙投降了，居然還封他個一等公，爵位還在小寶之上，可教人好生不服氣。”

　　韋小寶搖手道：“不打緊，不打緊。國姓爺是位大大的英雄好漢，皇上瞧在國姓爺的面上，才封他孫子做個一等公。單憑鄭克爽自己的本事，只好封個一等毛毛虫罷了。”

　　次日中午，韋小寶單請林興珠，洪朝二人小宴，問起施琅取台的經過。

　　原來清軍台軍在澎湖牛心灣、雞籠嶼血戰數日，施琅第一天打了敗仗，後來清軍水師援兵開到，又再大戰，台灣船只被焚大敗，將士死傷萬余人，戰艦或沉或焚，損失三百余艘。劉國軒率殘兵退回台灣。

　　施琅率水師攻台，鹿耳門水淺，戰船不能駛入，在海上泊了十二日，正自無計可施，忽然大霧彌天，潮水大漲，清軍戰船一齊涌入。台灣上下無不大驚，都說：“當年國姓爺因鹿耳門潮漲而得台，現今鹿耳門潮水又漲，天險已失，這是天意使然，再打也也沒用了。”

　　鄭克爽得知清軍舟師開進鹿耳門，早嚇得慌了手腳，馮錫范勸他投降，自然一口答應，只是生怕施琅要報私仇，為難鄭氏子孫，好生躊躇。當下劉國軒致書施琅，說道投降可以，但國姓爺的子孫必須保全，否則全台軍民感念國姓爺的恩義，宁可戰至最後一人。施琅立即答復，保證決不計較舊怨，否則天人共棄，絕子絕孫。于是鄭克爽、馮錫范、劉國軒率領台灣文武百官投降。

　　明朝宗室宁靖王朱術桂自殺殉國，妾五人同殉死節，明嗣至此而絕。

　　韋小寶心想：“這位明朝皇帝的末代子孫自殺殉國，有五個老婆跟著他一起死。我韋小寶如果自殺，我那七個老婆中不知有幾個相陪？雙兒是一定陪的，公主是一定恕不奉陪的。其餘五個，多半要擲擲骰子，再定死活。方怡擲骰子時定要作弊，叫我這死人做羊牯。”

　　林興珠又說，施琅帶兵登陸後，倒也守信，并不難為鄭氏子孫，還親自到鄭成功的延平王廟去致祭，痛哭了一場。洪朝道：“他祭文中有幾句話說：“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人。逮賜姓啟土，始為岩疆，莫敢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隙，釀成大戾。琅與賜姓翦為仇鬲，情猶臣主。廬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此而已。”這幾句話倒也傳誦一時。”韋小寶問：“他嘰哩咕嚕的說些什麼？”洪朝道：“廬中窮士”就是伍子胥，當年伍子胥滅了楚國，將楚平王的尸體從墳里掘出來，鞭尸三百，以報殺父殺兄之仇。施琅說他決不干這種事。”

　　韋小寶冷笑道：“哼，他敢麼？國姓爺雖已死了，他還是怕得要命。他敗了鄭家基業，只怕國姓爺的英魂找他為難，于是去國姓爺廟里磕頭求情。這人奸猾得很，你們別上了他的當。”林洪二人齊聲稱是。

　　韋小寶道：“伍子胥的故事，我倒也在戲文里看過的，有一出戲伍子胥過昭關，一夜之間把頭發嚇得白了，是不是？”洪朝道：“是，是。爵爺記性真好。”韋小寶很久沒聽人說故事了，當下問起伍子胥的前後事跡。難得這洪朝當年考過秀才，雖然沒考上，肚里卻著實有些墨水，于是一五一十的詳細說了。韋小寶聽得津津有味，說道：“我在這荒島上，實在無聊得緊，幸虧兩位前來給我說故事解悶。最好你們多住幾天，不忙便去。”

　　林興珠道：“我們是台灣降將，昨天說話中可得罪了施將軍。施將軍要對付我們，便如捏死兩只螞蟻，只須隨便加一個心懷反覆、圖謀不軌的罪名，立刻便可先斬後奏。就算斬了不奏，也不會有人追問。韋大人，請你跟施將軍說說，就留了我們二人服侍你罷。”韋小寶大喜，問道：“洪大哥你以為如何？”洪朝道：“昨兒晚上卑職和林大哥仔細商量，若不得韋大人救命，我二人勢必死無葬身之地。”韋小寶道：“二位跟了我，一切可得聽我的。”林洪二人一齊躬身，說道：“韋大人不論吩咐什麼，卑職唯命是從。”

　　韋小寶甚喜，心想：“有了這兩個好幫手，就有法子离開這鬼地方了。”

　　康熙派彭參將帶兵守衛通吃島，事先曾有嚴旨，決不能讓韋小寶及其家人离島一步。彭參將腦筋并不甚靈，也無多大本事，但對皇上的聖旨，卻是連殺他十七八次頭也不敢有絲毫違背。康熙要他牢牢的看守，他便牢牢的看守。韋小寶要取他性命，只是一舉手之勞，但就算將這五百零一名看守的兵將殺得干干淨淨，沒有船只，終究不能离島。林洪二人是水師宿將，弄船航海，必有本事。

　　當晚又宴請施琅，這次只邀林興珠、洪朝二人作陪。說了一會閒話，韋小寶道：“施將軍，你在這里總得住上一兩個月罷？”施琅道：“卑職原想多住些日子，好常常聽大人教誨。不過台灣初定，不能离開太久，明天就要向大人告辭了。”韋小寶道：“你說想多些日子跟我在一起，好常常聽我教誨，不知是真話呢，還是說來討我歡喜的？”施琅道：“自然千真萬确，是卑職打心坎里說出來的話。當年卑職追隨大人，兵駐通吃島，炮轟神龍教，每日里恭聆大人教導，跟著大人一起喝酒賭錢說笑話，那樣的日子，可開心得很了。”

　　韋小寶笑道：“如果能再過那樣的日子，你開不開心？”施琅道：“那自然開心啊。日後皇上派了大人軍國重任的大差事，卑職還是要討令跟隨大人的。”韋小寶點頭道：“那很容易，你要追隨我，聽我說笑話，半點兒也不難。咱們明天就一起去台灣罷。”

　　施琅大吃一驚，站起身來，顫聲道：“這……這……這件事未奉皇上聖旨，卑職不敢奉命。還請……還請大人原諒。”

　　韋小寶笑道：“我又不是去台灣想干什麼，只是聽你們說得熱鬧，國姓爺在台南、台北開疆辟土，新造了一個花花世界，我想親眼瞧瞧。到了台灣，你不是就可常常聽到我的教誨麼？這話是你自己親口說的。我不過看你為人很好，從前又跟過我，咱們是老上司、老部下，交情非同尋常，這才勉強想個法子，來答應你的請求。我去台灣玩玩，一兩個月就回來了，神不知鬼不覺的，只要你不說、我不說，皇上也不會知道。”

　　施琅神色尷尬，躬身道：“韋大人，這件事實在為難得很了。大人有命，卑職本當遵奉，只不過倘若皇上怪罪下來，實有大大的不便。卑職如果不奏告，那是犯了欺君大罪，卑職是萬萬不敢的。”

　　韋小寶笑道：“請坐，請坐，施將軍，你既不肯，那也是小事一椿，不用再說了。”施琅如釋重負，連聲稱是，坐回席中。韋小寶笑道：“說到欺君之罪，不瞞你說，我欺瞞皇上的事倒也做過幾椿，不過皇上寬宏大量，知道之後也不過罵上幾句，沒什麼大不了的。”施琅道：“是，是。大家都說，皇上對韋大人深恩厚澤，真是异數。君臣如此投緣，實是曠古未有。但像卑職這種沒福分的小將外臣，那是萬萬不敢跟韋大人學的。”

　　韋小寶微笑道：“施將軍嘴里說得好象十分膽小，其實我瞧啊，你的膽子倒是很大的。聽說施將軍攻下台灣後，做了一篇祭文去祭國姓爺，可是有的？”

　　施琅道：“回大人：『國姓爺』這三字，是說不得的了，現下的國姓是愛新覺羅。咱們提到鄭成功時，要是說得客氣些，只能說是“前明賜姓”。因此卑職的那篇祭文中，只說“賜姓”二字，決計不敢大膽犯忌。”他料知不答應帶同韋小寶去台灣，這小鬼必定雞蛋里找骨頭，硬要尋自己的岔子。『國姓爺』三字是大家都說慣了的，可是鄭成功得明朝賜姓為朱，他的國姓是明朝的國姓，不是清朝的國姓，韋小寶倘若抓住這三個字大做文章，說他念念不忘姓朱是國姓，申報朝廷，這件事可大可小，說不定會釀成大禍，因此上搶先辯白。

　　其實韋小寶沒半點學問，這些字眼上的關節，他說什麼也想不到，經施琅一辯，反而抓到了把柄，說道：“施將軍曾受明朝的爵祿，念念不忘前朝的賜姓，那也怪不得。倘若真是忠于我大清，應當稱鄭成功為『逆姓』、『匪姓』、『狗姓』才是。”

　　施琅低頭不語，心中雖十二分的不以為然，但覺不宜就此事和他多所辯論，稱鄭成功為『賜姓』，果然還是不免有不忘前朝之意。

　　韋小寶道：“施將軍那篇祭文，定是做得十分好的了，念給我聽聽成不成？”

　　施琅只會帶兵打仗，那里會做什麼祭文，這篇祭文是他幕僚中一名師爺做的。這師爺頗有才情，這篇祭文做得情文并茂，辭意懇切，施琅曾聽不少人贊揚，心中得意，將其中許多句子記熟在胸，向人炫耀，當下便道：“卑職胡謅了幾句，倒教韋大人見笑了。”于是將祭文中的幾段要緊文字背了出來。

　　韋小寶聽他背完了“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與賜姓翦為仇鬲，情猶臣主。廬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此而已。”那一段，點頭贊道：“好文章，好文章。這篇文章，別說殺了我頭也做不出來，就是人家做好了要我背上一背，只怕也得讀他十天八天。施將軍文武全才，記性極好，佩服，佩服。”

　　施琅臉上微微一紅，心道：“你明知我做不出，是別人做了，我讀熟了背出來的。這般譏刺于我，那也不必跟你多說。”

　　韋小寶道：“廬中窮士，說的是伍子胥。當年他從楚國逃難去吳國，來到江邊，一個漁翁渡他過江，去拿飯給他吃，伍子胥怕追兵來捉拿，躲在江邊的蘆草叢里。漁翁回來，見蘆中躲得有人，便叫道：『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後來伍子胥帶領吳兵，攻破楚國，將楚平王的尸首從墳墓中掘了出來，鞭尸三百，以報殺他父兄這仇。賜姓……鄭成功曾殺我父兄妻兒，台灣人怕我破台之後，也會掘尸報仇。卑職這篇祭文中說，這種事我是決計不做的，鄭成功在天之靈可以放心，台灣軍民也不必顧慮。”

　　韋小寶道：“原來如此。施將軍是在自比伍子胥。”

　　施琅道：“伍子胥是大英雄、大豪傑，卑職如何敢比？只不過伍子胥全家遭難，他孤身一人逃了出去，終于帶兵回來，報了大仇。這一節，跟卑職的遭遇也差不多罷了。”

　　韋小寶點頭道：“但愿施將軍將來的結局，和伍子胥大大不同，否則可真正不妙了。”

　　施琅登時想到，伍子胥在吳國立了大功，後來卻為吳王所殺，不由得臉色大變，握著酒杯的一只手不由得也顫抖起來。

　　韋小寶搖頭道：“聽說伍子胥立了大功，便驕傲起來，對吳王很不恭敬。施將軍，你自比伍子胥，實在是非常不妥當的。你那篇祭文，當然早已傳到了北京城里，皇上也必已見到了，要是沒人跟你向皇上分說分說，我瞧，嘿嘿，唉，可惜，可惜，這一場大功只怕要付于流水……”施琅忙道：“大人明鑒：卑職說的是不做伍子胥，可不敢說要做伍子胥，這……中間是完……完全不同的。”

　　韋小寶道：“你這篇祭文到處流傳，施將軍自比伍子胥，那是天下皆知的了。”

　　施琅站起身來，顫聲道：“皇上聖明，恩德如山，有功的臣子盡得保全。卑職服侍了一位好主子，比之伍子胥，運氣是好得多了。”

　　韋小寶道：“話是不錯的。伍子胥到底怎樣居心，我是不大明白。不過我看過戲文，吳王殺他之時，伍子胥說，將我的眼睛挖出來嵌在城門上，好讓我見到越兵打進京城來，見到吳國滅亡，後來好象吳國果然是給滅了。施將軍文武全才，必定知道這故事，是不是啊？”

　　施琅不由得一股涼意從背脊骨上直透下去，他起初只想到伍子胥立大功後為吳王所殺的不祥史事，已然大為不安，還沒想到伍子胥臨死時的那幾句話。自己那篇祭文中說“蘆中窮士，義所不為”，雖說是不做伍子胥之事，但自比伍子胥之意，卻是昭昭在人耳目，祭文中提到伍子胥，說的只是“鞭尸報仇”，那料到韋小寶竟會拉扯到“詛咒亡國”這件事上去，如此大大犯忌的罪名，一給人加到自己頭上，當真糟不可言。韋小寶這番言語，只要傳進了皇帝耳里，就算皇上聖明，并不加罪，心里一定不痛快，自己再盼加官晉爵，從此再也休想了。要是皇帝的親信如韋小寶之流再火上加油、挑撥一番，說自己心存怨望，譏刺朝廷誅殺功臣，項頸上這一顆人頭，可實在難保之極。

　　一時思如潮涌，自恨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去祭鄭成功，更不該叫師爺做這篇祭文，以致給這精靈古怪的小鬼抓住了痛腳。他呆呆的站著發傻，不知說什麼話來分辯才好。

　　韋小寶道：“施將軍，皇上親政之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麼？”施琅道：“是誅殺奸臣熬拜。”韋小寶道：“是啊。熬拜固然是奸臣，可是他是顧命大臣，當年攻城破敵，于我大清大大有功。皇上曾說：『我殺了熬拜，只怕有人說我不體恤功臣，說什麼鳥、什麼弓的。』那是什麼話啊？我可說不上來了。”施琅道：“是鳥盡弓藏。”韋小寶道：“對了，連你也這麼說……”施琅忙道：“不，不，我不是說皇上，說的是一句成語。”韋小寶道：“你是說一句成語，來形容皇上殺熬拜。”施琅急道：“大人問我是一句什麼成語，卑職不過回答大人的問話，可萬萬不敢……不敢訕謗皇上。”

　　韋小寶雙目凝視著他，只瞧得施琅心慌意亂。

　　自古以來，做臣子的倘若自以為功大賞薄，皇帝必定甚是痛恨，臣子不必口出怨言，只要“心存怨望”四字，就是殺頭的罪名。施琅心意彷徨之際，給韋小寶誘得說出了“鳥盡弓藏”四字，話一出口，立知不妙，可是已經收不回來了，何況除韋小寶外，尚有林興珠、洪朝二人在側，要想抵賴，也無從賴起。

　　韋小寶道：“施將軍說“鳥盡弓藏”，這句話是不是訕謗皇上，我是不懂的。朝廷里有學問的大學士、尚書、翰林很多，咱們不妨請他們去評評。不過我跟著皇上的日子不少，好象皇上愛聽人說他是鳥生魚湯，卻不愛聽人說他鳥盡弓藏。同是兩只鳥，這中間只怕大不相同，一只是好鳥，一只是惡鳥。是不是啊？”

　　施琅又驚又怒，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你如此誣陷于我，索性將你三人盡數殺了，也免得留下了禍根；言念及此，不由得眼中露出凶光。

　　韋小寶見他突然面目猙獰，心中不禁一寒，強笑道：“施將軍一言既出，死馬難追。你眼前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立即將我和林洪二人殺了，再將我眾夫人和兒子都殺了，然後兵發台灣，自立為王。只是你所帶的都是大清官兵，不見得肯跟隨你一起造反，台灣的軍民也未必服你。”

　　施琅心中正在盤算這件事，聽得他一語道破，凶焰立斂，忙道：“卑職絕無此意，大人不可多疑，加重卑職的罪名。但不知大人所說的第二條路是什麼，還請大人開恩指點。”

　　韋小寶聽他口氣軟了，登時心中一寬，架起了腳搖上幾搖，說道：“第二條路，那就須得兄弟和林洪二位幫個忙才成。剛才施將軍說到皇上之時，确是說了個『鳥』字，恭頌皇上鳥生魚湯，那好得很啊。兄弟日後見到皇上，定說施將軍忠字當頭，念念不忘皇恩浩蕩，閒談之中，常說伍子胥忘恩負義，吳王發兵幫他報了殺父大仇，以後差他無論干什麼，自該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如何可以口出怨言，心懷不滿？當年施將軍倘若做了伍子胥，不但保得吳王江山萬萬年，別說西施這樣的美人能保住，連東施、南施、中施，也一古腦兒都搶了來獻給吳王。伍子胥念念不忘的只是自己，施將軍念念不忘的，卻是我大清聖明天子。好心必有好報，皇上論功行賞，施將軍自然也是公侯萬代了。”

　　這一番話只把施琅聽得心花怒放，急忙深深一揖，說道：“若得大人在皇上跟前如此美言，卑職永遠不敢忘了大人的恩德。”

　　韋小寶起身還禮，微笑道：“這些火說來惠而不費，要是我心情好，自然也會奏知皇上的。”

　　施琅心想：“若不讓你去台灣走一遭，你這小子的心情怎麼好得起來？”坐回椅中，說道：“台灣初平，人心未定。卑職想奏明皇上，差遣一位位尊望重的大員，前去宣示聖上的德音，安撫百姓。這一位大員，自然以韋大人最為適宜。卑職立刻拜表，奏請皇上降旨，委派大人前赴台灣宣撫。”

　　韋小寶搖頭道：“你拜表上京，待得皇上旨意下來，這麼一來一往，幾個月的時候拖了下來，只怕傳入皇上耳中的閒言閒語，沒有一千句，也有八百句了。這種事情，是差不得一時三刻的。最好施將軍立刻請一位皇上親信的大員，同去台灣偵查，方能證明你絕無在台灣自立為王的用心。外邊傳說你鏈名號也定下了，叫作什麼『大明台灣靖海王』，是不是？”

　　施琅聽到『大明台灣靖海王』七字，不由得嚇了一跳，心想你在荒島之上，聽得到什麼流言，自然是你信口編出來的，但這話一傳到北京，朝廷定是宁可信其有，不會信其無，自己這可死無葬身之地了，忙道：“這是謊言，大人萬萬不可聽信。”

　　韋小寶淡淡的道：“是啊，我和你相識已久，自然是不信的。不過施將軍平台，殺的人多，冤家一定結了不少。你的仇人要中傷你，我看也是防不胜防，難以辯白。常言說得好：朝里無人莫做官。不知朝里大老，那一位是肯拼了身家性命，全力來維護施將軍的？”

　　施琅心中更是打了個突，自己在朝中并無有力之人撐腰，否則當年也不會在北京投閒置散，到處鑽營而無門路可走，真能給自己說得了話的，也只有眼前這位韋大人，當下咬了咬牙，說道：“大人指點，卑職感激不盡。既然事勢緊迫，卑職斗膽請大人明日啟程，前赴台灣查明真相。”

　　韋小寶大喜，但想是你來求我，不妨刁難刁難，說道：“憑著咱哥兒倆的交情，為了替施將軍辯冤，辛苦一趟也沒什麼。就是我在島上住得久了，再出海只怕會暈船。同時我的妻子兒女天逃詡在身邊，也不舍得跟他們分离。”

　　施琅肚里暗罵：“你不知出過多少次海了，也從來沒見你暈過他媽的什麼船！”賠笑道：“大人的眾位夫人、公子和小姐，自然陪同一起前往。卑職挑最大的海船請大人乘坐，這些日子海上并無風浪，大人盡可放心。”韋小寶皺眉道：“既然如此，兄弟也只好勉為其難，為施將軍走一遭了。”施琅連聲稱謝。

　　次日韋小寶帶同七位夫人，兩個兒子虎頭、銅錘，一個女兒雙雙，上了施琅的旗艦。彭參將待要阻攔，施琅當即下令，將他綁在一棵大樹之上。眾船啟碇開行。

　　韋小寶望著居住數年的通吃島，笑道：“莊家已經离島，這里不能再叫通吃島了，咱們得改個名字才成。”施琅道：“正是。大人請看改個什麼名字最好？”韋小寶想了想，說道：“皇上曾派人來傳旨，說周文王有姜太公釣魚，漢光武有嚴子陵釣魚，凡是聖明天子，必有個忠臣釣魚。皇上派了我在這里釣魚，咱們就叫它為『釣魚島』罷。”施琅鼓掌稱善，說道：“大人這名字取得再好也沒有了，一來恭頌皇上好比周文王、漢光武，二來顯得大人既如姜太公這般文武全才，又如嚴子陵這般清高風雅。對，對，咱們以後就叫它為釣魚島

　　韋小寶笑道：“只不過我這通吃侯要改名為釣魚侯了，日後再升官進爵，叫作什麼釣魚公，口采就不怎麼好了。”施琅笑道：“漁翁得利，大有所獲，口采好得很啊。”韋小寶點點頭道：“皇上封了我做通吃伯、通吃侯，我覺得倒也好聽，我的幾位夫人卻不大樂意。日後奏請皇上改為釣魚侯，說不定大家都高興了

　　施琅肚里暗暗好笑，心想：“什麼通吃伯、通吃侯，都是皇上跟你尋開心的，只當你是個弄臣，全無尊重之意。就算改為釣魚侯，又有什麼好聽了？”口中卻道：“自古道漁樵耕讀，漁翁排名第一，讀書人排在第四。釣魚公、釣魚王的封號，可比狀元翰林尊貴得多

　　至于這釣魚島是否就是後世的釣魚台島，可惜史籍無從稽考。若能在島上找到韋小寶的遺跡，當知在康熙初年，該島即曾由國人長期居住，且曾派兵五百駐扎

　　不一日，韋小寶乘坐施琅的旗艦，來到台灣，在安平府上岸。沿途林興珠和洪朝指點當年鄭成功如何進兵，如何大破紅毛兵，韋小寶聽得津津有味。施琅既帶了他來台灣，他言語之中也就不再譏諷了

　　施琅在將軍府中大張筵席，隆重款待。飲酒之余，忽報京中有諭旨到來

　　施琅忙出去接旨，回來臉色有异，說道：“韋大人，上諭要棄守台灣，這可糟了。”韋小寶奇道：“那為什麼？”施琅道：“上諭令卑職籌備棄守台灣事宜，將全台軍民盡數遷入內地，不許留下一家一口。卑職向傳旨的使臣請問，原來朝中大臣建議，台灣孤懸海外，易成盜賊淵蔽，朝廷控制不易，若派大軍駐守，又多費糧餉，因此決意不要了

　　韋小寶沉吟半晌，問道：“施將軍可知朝中諸位大老真正的用意是什麼？”施琅一驚，顫聲道：“難道……難道伍子胥什麼的話，已經傳到了北京？”韋小寶微笑道：“常言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朝廷擔心將軍真要做什麼『大明台灣靖海王』，那也是有的

　　施琅道：“那……那怎麼半？台灣百姓數十萬人，在這里安居樂業已有數十年，一古腦兒遷去內地，叫他們如何過日子？倘若勒逼遷移，必生大變。何況大清官兵一走，紅毛兵跟著又來占了，咱們中國人辛辛苦苦經營的基業，拱手送給紅毛鬼，怎能叫人甘心？”韋小寶沉吟半晌，說道：“這件事兒，我瞧也不是全無挽回的法子。皇上是最體恤百姓的，將軍只須為百姓請命，說不定皇上就允准了。”施琅略覺寬心，說道：“不過倘若朝廷里已有了什麼風言風語，卑職這般向皇上請陳，似乎不肯离台，顯得……顯得忠誠之心有點兒不大夠。”韋小寶道：“這當兒你只有立即前赴北京，將這番情由面奏皇上。你既到了北京，什麼意圖在台灣自立為王的謊言，自然再也沒人相信了

　　施琅一拍大腿，說道：“對，對！大人指教得是，卑職明天就動身。”突然靈機一動，說道：“台灣的文武官員，就請大人暫且統帶。皇上對大人是最信任不過的，只要是大人坐鎮台灣，朝中大臣誰也不敢有半句閒話

　　韋小寶大喜，心想在台灣過過官癮，滋味著實不錯，笑道：“你不得聖旨，擅自將兵馬大權交了給我，皇上怪責起來，卻又如何？”施琅一聽，又大為躊躇，尋思：“他是陳近南的弟子，反逆天地會的同党。皇上雖對他寵信，這些年來卻一直將他流放在通吃島上，不給他掌權辦事。他一得兵馬大權，要是聯同天地會造反作亂，我……我這可又是死罪了。”轉念一想，已有了計較：“我只須將全部水師帶去，他就不敢動彈。他如大膽妄為，竟敢造反，水師回過頭來，立時將他平了。”當即笑道：“兵馬大權如果交給別人，說不定皇上會怪責，交給大人，那是百無禁忌的

　　當下酒筵草草而終。施琅連夜傳令，將台灣文武大員召來參見韋小寶，由他全權指揮，便宜行事；又請師爺代韋小寶寫了一道奏折，說是憂心國事，特來台灣暫為坐鎮，陴朝廷無東顧之慮，請赦擅專之罪；又說台灣百姓安居已久，以臣在台親眼所見，似以不撤為宜

　　諸事辦畢，已是次日清晨，施琅便要上船。韋小寶問道：“有一件大事，你預備好了沒有？”施琅道：“不知是什麼大事？”韋小寶笑道：“花差花差！”施琅不解，問道：“花差花差？”韋小寶道：“是啊。你這次平台功勞不小，朝中諸位大臣，每一個送了多少禮啊？”施琅一怔，道：“這是仗著天子威德，將士用命，才平了台灣，朝中大臣可沒出什麼力。”韋小寶搖頭道：“老施啊，你一得意，老毛病又發作了。你打平台灣，人人都道你金山銀山，一個兒獨吞，發了大財。朝里做官的，那一個不眼紅？”施琅急道：“大人明鑒，施琅要是私自取了台灣一兩銀子，這次教我上北京給皇上千刀萬剮，凌遲處死。”韋小寶道：“你自己要做清官，可不能人人跟著你做清官啊。你越清廉，人家越容易說你壞話，說你在台灣收買人心，意圖不軌。這麼說來，你這次去北京，又是兩手空空，什麼禮物也不帶了？”施琅道：“台灣的土產，好比木雕、竹籃、草席、皮箱，那是帶了一些的

　　韋小寶哈哈大笑，只笑得施琅先是面河邡赤，繼而恍然大悟，終于決心補過，當下向韋小寶深深一揖，說道：“多謝大人指點。卑職這次險些兒又闖了大禍

　　韋小寶召集文武官員，說道：“施將軍這次上京，是為眾百姓請命，假如不成功，大伙兒都要家破人亡。這請命費，難道要施將軍一個人墊出來不成？各位老兄，大家趕緊去籌措籌措、攤派攤派罷！”施琅居官清廉，到台後不曾向民間取過金銀。此刻韋小寶接手，第一道命令便是大征“請命費”。台灣百姓聽到內遷的消息後，正自人心惶惶，得知施琅依了韋爵爺之計，上京為百姓請命，求不內遷，這筆“請命費”倒是誰都出得心甘情愿。好在台灣民間富實，只半天功夫，已籌到三十余萬兩銀子。韋小寶命官庫墊款六十余萬，湊成一百萬兩，又指點他向何人必須多送，何人不妨少送。施琅感激不盡，到當晚初更時分，這才開船

　　次日韋小寶升堂，向眾官員道：“昨晚施將軍啟程赴京，這請命費算來算去，總還是差了一百多萬。兄弟為了全台百姓著想，只好將歷年私蓄，還有七位夫人的珠寶首飾，一古腦兒又湊了一百萬兩銀子，交施將軍帶去使用打點。唉，在台灣做官，可真不容易，兄弟只不過暫且署理，第一天便虧空了一百萬。我這可是傾家蕩產，全軍覆沒了

　　台灣府知府躬身說道：“大人愛護百姓，為民父母，真是萬家生佛。除了公庫墊款六十多萬要還之外，韋大人這一百萬兩銀子，自然也是要全台百姓奉還的

　　韋小寶點頭道：“你們每個人也都墊了銀子，個個都弄得兩袖清風什麼的，這個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們官大的墊了成萬兩，官小的墊了數千兩、數百兩不等，大家齊心合力，為來為去，都是為了眾百姓。這些墊款，自然也是要地方上歸還的。咱們做父母官的，也不能向老百姓算利息，大家吃些虧，拿回本錢，也就算了，這叫做愛民如子

　　眾官大喜，一齊稱謝，均覺這位韋大人體貼下情，有財大家發，果然是一位好上司

　　韋小寶第一天署官，便刮了一百萬兩銀子，此後財源滾滾，花巧多端，不必細表

　　過得數日，韋小寶吩咐備下祭品，到鄭成功祠堂去上祭，要瞧瞧這位名震天下的國姓爺到底是怎麼一副模樣

　　來到祠中，抬頭看時，只見鄭成功的塑像端坐椅中，臉形橢圓，上唇、下唇及下顎均有短短黑須，雙耳甚大，但眼睛細小，眉毛彎彎，頗有慈祥之意，并無威猛豪邁的英雄氣概，韋小寶頗為失望，問從官道：“國姓爺的相貌，當真就是這樣嗎？”林興珠道：“這塑像和國姓爺本人是挺象的。國姓爺是讀書人出身，雖然是大英雄大豪傑，相貌卻文雅得很。”韋小寶道：“原來如此。”見塑像兩側各有一座較小塑像，左女右男，問道：“那兩個是什麼人？”林興珠道：“女的是董太妃，男的是嗣王爺。”韋小寶道：“什麼嗣王爺？”林興珠道：“就是國姓爺的公子，繼任為王爺的。”韋小寶點頭道：“啊，就是鄭經了，跟鄭克爽這小子倒也有些相象。我師父陳軍師的像呢？”林興珠道：“陳軍師沒有像。”韋小寶道：“這董太妃壞得很，快把她拉下來，趕緊叫人去塑陳軍師的像，放在這里陪伴國姓爺

　　林興珠大喜，親自爬入神龕，將董太妃的塑像搬了下來。韋小寶向鄭成功的神像跪下，磕了幾個頭，說道：“國姓爺，你是英雄豪傑，我向你磕頭，想來你也受得起。這老虔婆壞了你的大事，每天陪著你，你必定生氣，我幫你趕走了，讓我師父陳軍師來陪你。”想到師父慘亡，不禁流下淚來

　　全台百姓對董太妃恨之入骨，而陳永華屯田辦學、興利除弊，有遺愛于民，百姓稱他為『台灣諸葛亮』。鄭克爽當國之時，誰也不敢說董太妃一句壞話，不敢說陳永華一句好話。此時韋小寶下了“除董塑陳”的命令，人心大快，又聽說他在國姓爺像前磕頭流淚，眾百姓更是感激。雖然這位韋大人要錢未免厲害了些，但一來他是陳軍師的弟子，台灣軍民不免推愛，二來施琅帶領清兵取台，滅了大明留存在海外的一片江山，因此上雖然“施清韋貪”，眾百姓反覺這位少年韋大人和藹可親，宁可他鎮守台灣，最好施琅永遠不要回來

　　可是事與愿違，過得一個多月，施琅帶了水師又回到台灣

　　韋小寶在岸邊相迎，只見施琅陪同一位身穿一品大員服色的大官從船中出來。那大官還在跳板之上，便大聲叫道：“韋兄弟，你好嗎？這可想煞做哥哥的了。”原來是索額圖。韋小寶大喜，搶上前去。兩人在跳板上拉住了手，哈哈大笑

　　索額圖笑道：“兄弟，大喜，大喜。皇上有旨，要你上北京

　　韋小寶心中一喜一憂，尋思：“我如肯去北京，早就去了。小皇帝很是固執，他決不會向我投降的。我不答應打天地會，他就不會見我的面

　　施琅笑嘻嘻道：“皇恩浩蕩，真是沒得說的，皇上已答允撤銷台民內遷的旨意

　　台灣眾軍民這一個多月來，日日夜夜都在擔憂，生怕皇帝堅執要棄台灣，大家都說，皇帝的口是『金口』，說過了的話，決無反悔之理。施琅這句話一出口，岸上眾官員聽到了，忍不住大聲歡呼，一齊叫了起來：“萬歲，萬歲，萬萬歲

　　消息不□而走，到處是歡呼之聲，跟著劈劈啪啪的大放爆竹，比之過年還熱鬧得多

　　索額圖傳下旨意，對韋小寶頗有獎勉，命他克日赴京，另有任用。韋小寶謝恩畢，兩人到內堂摒眾密談

　　索額圖道：“兄弟，你這一次面子可實在不小，皇上怕你尚有顧慮，因此欽命我前來促駕。你可知皇上要派你個什麼差事？”韋小寶搖頭道：“皇上的神機妙算，咱們做奴才的可萬萬猜不透了。”索額圖將嘴巴湊到他耳邊，低聲說道：“打羅剎鬼！”注：据史籍所載，當時清廷決心棄台，已有成議，全仗施琅力爭，大學士李蔚又從中斡旋，這才決定設立官府，派置駐軍。在當時似是小事，于後世卻有莫大影響。當年施琅若不力爭，清廷平服鄭氏後即放棄台灣，將全台軍民盡數遷入內地，則荷蘭人勢必重來，台灣從此不屬于中國版圖。因此其時雖有不少人指施琅為漢奸，但于中華民族而言，其力排棄台之議，保全此一大片土地于中國版圖，功勞也可說極大

　　施琅曾奏減台灣地租田賦，康熙從其議，頗有惠于全台百姓。施琅次子施世綸，居官清廉，平民百姓和官員縉紳爭執，施世綸必袒護平民，因此民間稱為『施青天』，即後世說部“施公案”的主角。施琅第六子施世驃，為福建水師提督，康熙六十年駐台，史稱：“八月十三，怪風暴雨相逼為災，兵民多死。世驃終夜露立，遂病，九月，卒于軍中，下旨悼恤，贈太子太保。”此人在颶風襲台時通宵在外指揮救災，因而病死，也可說是個愛民好官

　　韋小寶一怔之下，跳起身來，大叫：“妙極！”索額圖道：“皇上說你得知之後，一定十分喜歡，果然不錯。兄弟，羅剎鬼自順治年間起，就占我黑龍江一帶，勢道十分猖獗。先帝和皇上寬宏大量，不予計較。那知羅剎鬼得寸進尺，占地越來越多。遼東是我大清的根本所在，如何能容鬼子威逼？現下三藩叛逆和台灣鄭氏都已蕩平，天下無事，皇上就決意對羅剎用兵了

　　韋小寶在通吃島閒居數年，悶得便如推牌九連抓十副蹩十，這時聽得這消息，開心得合不攏嘴來

　　索額圖又道：“皇上為了息事宁人，曾向羅剎國大汗下了幾道諭旨，對方卻始終沒有答復。後來荷蘭國使臣轉告，說羅剎國雖大，卻是蠻夷之邦，通國無一人懂得中華上國文字，接到皇上的諭旨，全然莫名其妙，因此只好不答。可是羅剎兵東來占地，始終不止。皇上說道，我中華上國講究仁義，不能對蠻夷不教而誅，總是要先令他們知錯，有個幡然悔改的機會，要是訓喻之後，仍然強項不服教化，那時便只有加以誅戮了。朝中大臣，精通羅剎國言語的，卻只有韋兄弟一人。”（按：當時中俄交涉，互相言語文字不通，确為事實。史載俄國沙皇致書康熙，有云：“皇帝在昔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未循其故。”）韋小寶心想：“原來為了我懂得羅剎鬼話，小皇帝才向我投降。”不禁手舞足蹈，大為得意

　　索額圖笑道：“兄弟精通羅剎話，固然十分了不起，可是還有一大椿大本事，更是人所莫及。聽說羅剎國的攝政女王，是大汗的姊姊，這位女王乃是兄弟的老相好，是不是啊？”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羅剎女人全身都是金毛，這個蘇菲亞攝政女王相貌倒挺不錯，他身上的皮膚，摸上去卻粗糙得很。”索額圖笑道：“皇上就是要兄弟出馬，勉為其難，再去摸她幾摸。”韋小寶笑著搖頭，說道：“沒胃口，沒胃口。”索額圖道：“兄弟一摸之下，兩國交好，從此免了刀兵之災，這是安邦定國的一椿奇功啊

　　韋小寶笑道：“原來皇上不是派我去帶兵打仗，是要我施展“十八摸神功”，哈哈！”嘴里唱了起來：“一呀摸，二呀摸，摸到羅剎國女王的頭發邊。女王的頭發象黃金，索大哥和韋小寶花差花差哉！”兩人相對大笑

　　韋小寶問起羅剎國侵占黑龍江的詳情，索額圖細加述說

　　原來在明朝萬歷年間，羅剎人便決意東侵。（羅剎即俄羅斯，“清史稿。郎坦等傳”云：“俄羅斯之為羅剎，譯言緩急矣邡。”緩讀為俄羅斯，急讀為羅剎。以俄語本音讀之，羅剎更為相近。）先後在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葉尼塞斯克、雅庫次克、鄂霍次克等地筑城。順治六年，羅剎人在鹿鼎山筑城，稱阿爾巴青（中國則稱為雅克薩城），同時順流東下，沿途剽掠。順治九年，滿清宁古塔都統海色率兵二千，在黑龍江岸將羅剎兵逐退。後來又在松花江口交兵，滿清都統明安達哩奮勇作戰，大破羅剎軍。羅剎兵西退，在尼布楚筑城，并遣使往莫斯科乞援。使者沿途散布流言，說黑龍江一帶金銀遍地，牛馬成群，居民房屋皆鑲嵌黃金。羅剎人夢想大發洋財，結隊東來，沿途劫掠，殘害百姓，哥薩克騎兵尤為殘暴。滿清宁古塔都統沙爾呼達、宁古將軍巴海率兵御敵，于順治十六年、十七年連胜數仗，打死了羅剎兵的統軍大將，將哥薩克騎兵斬殺過半。于是羅剎人不敢再到黑龍江畔

　　到康熙初年，羅剎軍民又大舉東來，以雅克薩城為根据地。康熙年紀漸長後，知道羅剎人野心極大，嚴加防守，并移吉林水師到黑龍江駐防。羅剎軍也不斷增兵，將雅克薩城建筑得十分牢固，同時在通往羅剎國本部的交通要道沿途設站，決意將黑龍江一帶廣大土地席卷而有之。那時康熙正在全力對付吳三桂，無力分兵抗御羅剎的侵略，直到三藩削平，台灣鄭氏歸降，更無後顧之憂，這才專心應付。想起韋小寶曾去過莫斯科，不但熟悉彼邦情事，且和羅剎國掌握大權的攝政女王關系不同尋常，曾獻計助她脫困奪權，受過她的封爵，這是手中的一著厲害棋子，如何不用？得知他到了台灣，當即命索額圖前往宣召

　　韋小寶帶了妻子兒女，命夫役抬了在台灣所發的“請命財”，兩袖金風，上船北行。臨行時向施琅要了原來台灣鄭氏的將領何佑、林興珠、洪朝，以及五百藤甲兵。施琅知他這次赴京，定得重用，自己在朝廷里正要他鼎力維持，自然沒口子的答應，對他和索額圖又都送了一份重禮

　　台灣百姓知道朝廷所以撤銷舉台內遷旨意，這位少年韋大人居功甚偉，人人感激，萬民傘、護民旗等送了無數。韋小寶上船之際，兩名耆老脫下他的靴子，高高舉起，說是留為去思。這“脫靴”之禮，本是地方官清正，百姓愛戴，才有此儀節。韋小寶這“贓官”居然也享此殊榮，非但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後無來者了。歡送的鞭炮大放特放，更不在話下。

## 第四十七回　云點旌旗秋出塞　風傳鼓角夜臨關

　　不一日船到塘沽，韋小寶、索額圖等一行人登岸陸行，經天津而至北京。韋小寶重入都門，當真是恍如隔世，心花怒放，飄飄欲仙，立刻便去謁見皇帝。

　　康熙在上書房傳見。韋小寶走到康熙跟前，跪下磕頭，還沒站直身子，心下猛地里悲喜交集，忍不住伏在地下放聲大哭。康熙見韋小寶到來，心中有一大半歡喜，也有一小半惱怒，心想：“這小子無法無天，竟敢一再違旨。這次雖派他差使，卻也要好好懲戒他一番，免得這小子恃寵而驕，再也管束他不住。”豈知韋小寶一見面竟會大哭，康熙心腸卻也軟了，笑道：“他媽的，你這小子見了老子，怎麼哭起來？”韋小寶哭道：“奴才只道這一生一世，再也見不著皇上了。今日終于得見，實在是歡喜得緊。”康熙笑道：“起來，起來！讓我瞧瞧你。”韋小寶爬起身來，滿臉的眼淚鼻涕，嘴角邊卻已露著微笑。康熙笑道：“他媽的，你這小子倒也長高了。”童心忽起，走下御座，說道：“咱們比比，到底是你高還是我高。”走過去和他貼背而立。韋小寶眼見跟他身高相若，但皇上要比高矮，豈能高過了皇上，當即微微彎膝。

　　康熙伸手在兩人頭上一比，自己高了約莫一寸，笑道：“咱們一般的高矮。”轉身走開幾步，笑問：“小桂子，你生了幾個兒子女兒？”韋小寶道：“奴才不中用，只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康熙哈哈大笑，說道：“這件事我可比你行了。我已有四個兒子，三個女兒。”韋小寶道：“皇上雄才大略，自然……自然這個了不起。”康熙笑道：“幾年不見，你學問還是沒半點長進。生兒女的事，跟雄才大略有甚麼干系？”韋小寶道：“從前周文王有一百個兒子，凡是好皇帝，兒子也必定多的。”康熙笑問：“你又怎麼知道了？”韋小寶道：“皇上派奴才去釣魚，咱倆個好比周文王和姜太公。周文王的事，奴才自然要問問清楚，免得見到皇上之時，回不上話。”這幾年來康熙忙于跟吳三桂打仗，晝夜辛勞，策划國事，身邊少了韋小寶這個少年臣子說笑話解悶，有時著實無聊，此時君臣重逢，甚是開心，說了好一會閒話，問了他在通吃島上的生涯，又問起台灣的風土民情。

　　韋小寶道：“台灣土地肥美，氣候溫暖，出產很多，百姓日子過得挺快活，得知皇上准許他們在台灣住下去，個個感激皇恩浩蕩，都說皇上是不折不扣的鳥生魚湯。”康熙點頭道：“施政以不擾民為先。百姓既然在台灣安居樂業，強要他們遷入內地，實是大大擾民。朝中大臣不明台灣實情，妄發議論，險些誤了大事。你和施琅力加勸諫，功勞不小。”韋小寶噗的一聲跪倒，磕頭道：“奴才多次違旨，殺十七八次頭都是應該的，不論有甚麼功勞，皇上都不必放在心上。只求皇上開恩。饒了奴才性命，准許我在你身邊服侍。”

　　康熙微笑道：“你也知道殺十七八次頭也是應該，就可惜你沒十八顆腦袋，否則的話，我定要砍下十七顆來。”韋小寶道：“是，是。奴才腦袋也不要多，只要留得一顆，有張嘴巴說話吃飯，也就心滿意足了。”康熙道：“這顆腦袋留不留，那得瞧你今後忠心不忠心，是不是還敢違旨。”韋小寶道：“奴才忠字當頭，忠心耿耿，赤膽忠心，盡忠報國。”康熙笑道：“你這忠字的成語，心里記得倒多，還有沒有？”韋小寶道：“奴才心里只有一個忠字，自然記得多些，還有……還有忠君愛國，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還有忠厚老實……”康熙道：“起來罷！你如忠厚老實，天下就沒一個刁頑狡猾之徒了。”韋小寶站起身來，說道：“回皇上：我只對你一個人忠心。對于別人，就不那麼忠了，有時說不定還奸他一奸。奴才的性子是有點小滑頭的，這個皇上也明白得很。不過我對皇上講究‘忠心’，對朋友講究‘義氣’，忠義不能兩全之時，奴才只好縮頭縮腦，在通吃島上釣魚了。”

　　康熙道：“你不用擔心，把話兒說在前頭，我可沒要你去打天地會。”負手背後，踱了幾步，緩緩的道：“你對朋友講義氣，那是美德，我也不來怪你。聖人講究忠恕之道，這個忠字，也不單是指事君而言，對任何人盡心竭力，那都是忠。忠義二字，本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你宁死不肯負友，不肯為了富貴榮華而出賣朋友，也算十分難得，很有古人之風。你既不肯負友，自然也不會負我了。小桂子，我赦免你的罪愆，不全是為了你以前的功勞，不全是為了你我兩個自幼兒十分投緣，也為了你重視義氣，并非壞事。”

　　韋小寶感激涕零，哽咽道：“奴才……奴才是甚麼都不懂的，只覺得別人真心待我好，實在……實在不能……不能對他們不住。”康熙點點頭，說道：“那羅剎國的攝政女王，對你也挺不錯啊。我派你去打她，卻又怎樣？”

　　韋小寶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說道：“她給人關了起來，險些兒性命不保，奴才教她鼓動火槍手作亂，奪到了大位，也算對得住她了。她派兵想來奪皇上的錦繡江山，可萬萬容她不得。這女人水性楊花，今天勾搭這個男人，明天勾搭那個，那是當不得真的。就可惜羅剎國實在太遠，否則奴才帶一支兵去，把這女王擒了來請皇上瞧瞧，倒也有趣。”康熙道：“‘羅剎國太遠’，這五個字很是要緊，只憑著這五個字，咱們這一戰可操必胜。羅剎國雖然火器犀利，騎兵驍勇，但他們遠，咱們近。他們萬里迢迢的東來，兵員、馬匹、火器、彈藥、糧草、被服，甚麼接濟都不容易。現下我已派了戶部尚書伊桑阿前赴宁古塔，构筑璦琿、呼瑪爾二城，廣積糧草彈藥，又設置了十個驛站，使得軍需糧餉供應暢通，源源不絕。日前又傳旨蒙古，不許跟羅剎人貿易。再派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廣遣騎兵，見到羅剎人的糧草車輛，就放火燒他媽的，見到羅剎兵的馬匹，立刻就宰他媽的。”韋小寶大喜，說道：“皇上如此調派，當真是甚麼甚麼之中，甚麼千里之外，這一戰已經胜了七八成。”康熙道：“那也不然，羅剎是大國，据南懷仁說，幅員還大過了我們中國，決計不可輕敵。我們如打了敗仗，遼東一失，國本動搖。他們敗了卻無關大局，只不過向西退卻而已。因此這一戰只許胜不許敗。你倘若敗了，我就領兵出關親征。第一件事，便是砍你的腦袋。”說這句話時聲色俱厲。韋小寶道：“皇上望安。奴才項上人頭若是不保，那也是給羅剎兵砍下來的，決不能讓皇上來砍。”康熙道：“你明白這一節便好。兵凶戰危，誰也難保必胜。我只是要你萬萬不可輕忽，打仗可不是油腔滑調之事。”韋小寶恭恭敬敬的道：“是。”康熙又道：“倘若單是行軍打仗，本來也不用你去。不過這次跟羅剎國開仗，并不是想滅了他，只是要他知難而退，不敢來侵我疆土，也就是了。因此須得恩威并濟，要他們感恩戴德，兩國永遠和好。如果一味殺戮，羅剎國君主老羞成怒，傾國來攻，我們就算得胜，那也是兵禍連結，得不償失。能和則和，不戰而屈人之兵，才算上上大吉。你如能說得羅剎國攝政女王下令退兵，兩國講和，才是大大的功勞。”韋小寶道：“奴才見到羅剎兵的將軍之後，將皇上的聖諭向他們開導，再要他們帶話去給羅剎國攝政女王。”康熙道：“我曾傳了好幾名西洋傳教士來，詳細詢問羅剎國的歷朝故實、風土地理、軍政人事……”韋小寶道：“對，對。皇上這是知他又知自己，百戰百胜。”康熙微微一笑，說道：“那些教士都說，羅剎人欺善怕惡，如一味跟他說好話，他們得寸進尺，越來越凶，須得顯點顏色，讓他們知道咱們不好惹。因此咱們一面出動大軍，諸事齊備，要打就打，另一面卻又顯得咱們是禮義之邦，中華上國，并不隨便逞強欺人。”韋小寶道：“奴才理會得。咱們有時扮紅臉，拔刀子干他媽的，有時又扮白臉，笑嘻嘻的摸他幾下。就好比諸葛亮七擒孟獲，要叫他輸得服服帖帖，從此不敢造反。”康熙嘿嘿一笑，道：“這就是了。”韋小寶見他笑容古怪，一轉念間，已明其理，笑道：“就好比萬歲爺七擒小桂子，叫奴才又感激又害怕，從此再也不敢玩甚麼花樣，小桂子又好比是孫悟空，總之是跳不出萬歲爺這如來佛的手掌心。”康熙笑道：“你年紀大了幾歲，可越來越謙了。你如要跳出我的手掌心，我可還真的抓你不住。”韋小寶道：“奴才在皇上的手掌心里舒服得很，又何必跳出去？”

　　康熙道：“平吳三桂的事，說來你功勞也是不小，那一趟事你沒能趕上。現下我派你統帶水陸三軍，出征羅剎。雅克薩城筑于鹿鼎山，我封你為三等雇鼎公、撫遠大將軍。武的由都統朋春、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宁古塔將軍巴海助你，文的由索額圖助你。咱們先出馬步四方，水師五千，倘若不夠，再要多少有多少。一應馬匹軍需，都已齊備。璦琿、宁古塔所積軍糧，可支大軍三年之用。野戰炮有三百五十門，攻城炮五十門。這可夠了嗎？”

　　康熙說一句，韋小寶謝一句恩，待他說完，忙跪下連連磕頭。康熙道：“羅剎國在雅克薩和尼布楚的騎兵步兵不過六千。咱們以七八倍兵力去對付，那是雷霆萬鈞之勢了，只盼你別墮了我堂堂中華的國威才好。”韋小寶道：“這一仗是奴才代著皇上去打的，咱們只消有一點小小挫折，也讓羅剎國人給小看了。皇上盡管放心。”康熙道：“很好。你還有甚麼需用沒有？”韋小寶道：“奴才從台灣帶來了五百名藤牌兵來京，他們曾跟紅毛兵開過仗，善于抵御火器，奴才想一并帶去進剿羅剎。”康熙喜道：“那好得很啊。鄭成功的舊部打敗過荷蘭紅毛兵，你帶了去打羅剎兵，咱們又多了三分把握。我本來擔心羅剎兵火器厲害，只怕我軍將士傷亡太多。”韋小寶道：“藤牌能擋住鳥槍子彈，這些藤牌兵著地滾將過去，用大刀斬鬼子兵的鬼腳。”康熙大喜，連稱：“妙得很，妙得很！”韋小寶道：“奴才有個小妾，當年隨著同去莫斯科，精通羅剎鬼話。想請皇上恩准，讓她隨軍辦事。”清朝規定，出師時軍中攜家帶眷，乃是大罪，因此須得先行陳請。康熙點了點頭，道：“知道了。你好好立功去罷！”韋小寶磕頭辭出，退到門口時，康熙問道：“聽說你的師父陳永華，是給鄭克塽”殺的，是不是？”韋小寶一怔，應道：“是。”康熙道：“鄭克塽”已歸降朝廷。我答應過他，鄭氏子孫一體保全。你別去跟他為難。”韋小寶只得答應。他此番來京，早就預擬去尋鄭克塽”的晦氣，那知道康熙先行料到，如此吩咐下來，倘若再去動他，那便是違旨了，尋思：“難道這小子害死我師父的大仇，就此罷休不成？”低了頭緩步走出，忽聽得有人說道：“韋兄弟，恭喜你啊。”韋小寶聽得聲音好熟，抬起頭來，只見眼前一人身高膀寬，笑吟吟的望著自己，正是御前侍衛總管多隆。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那日他逃出宮去，明明在自己屋中已將多隆一劍刺死，這可不是他鬼魂索命來嗎？霎時之間，只嚇得全身發抖，既想轉身奔逃，又想跪下哀求饒命，可是兩條腿便如釘在地下一般，再也難以移動半步，下身前後俱急，只差這麼一點兒便要屎尿齊流。多隆走近身來，拉住了他手，笑道：“好兄弟，多年不見，做哥哥的想念得緊，別來想必諸事如意。聽說你在通吃島上為皇上釣魚，皇上時時升你的官爵，我聽了也是喜歡。”韋小寶覺得他的手掌甚是溫暖，日光照進走廊，他身旁也有影子，似乎不是鬼魂，驚怖之念稍減，喃喃應道：“是，是。”又怕他念著前仇，要算那筆舊帳，只是那一匕首明明對准了他心髒戳入他背心，如何會得不死，慌亂之際，哪里想得明白？多隆又道：“那日在兄弟屋里，做哥哥的中了暗算，幸蒙兄弟趕走刺客，我這條性命才得保全。這件事一直沒能親口向你道謝，心中可常常記著。你卻又托施琅從台灣帶禮物來給我，當真生受不起。”韋小寶見他神色誠摯，決非在說反話，心想：“他是御前侍衛總管，皇上身邊的近臣。施琅這次來送禮，自然有他的份。想來他向施琅問起了我，施琅便賣個順水人情，說禮物之中有一部分是我送的，以便顯得他跟我交情很深，別人沖著我的面子，不會跟他為難。只是怎麼說我趕走了刺客，這件事可弄不懂了。”多隆見他臉色白里泛青，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樣，只道他是受了康熙的斥責，安慰他道：“皇上近來脾氣有時不大好，多半是為了羅剎國欺人太甚，兄弟不必擔心。待會下了班，咱們去好好的吃他一頓，敘上一敘。”韋小寶道：“皇上恩德天高地厚，剛才又升了我的官。兄弟心中感激，真不知怎樣才報得了君恩。”多隆笑道：“恭喜，恭喜。兄弟辦事能干，能給皇上分憂，加進官爵，那是理所當然。”艷羡之意見于顏色。韋小寶見他語氣和神色之間，對自己又是親熱，又是羡慕，素知他是直爽漢子，不會作偽，心中驚懼之意盡去，笑道：“多大哥，請你等一等，兄弟尿急得很。皇上傳見，吩咐叮囑的話很多，兄弟忍尿忍到這時候，可實在忍不住了。”多隆哈哈大笑，知道皇上召見臣子，若不示意召見已畢，臣子決不敢告退。做臣子的當真尿急起來，倒是一件大大的難事。只不過也只有像韋小寶這等寵臣，皇上才會跟他說話這麼久。別的大臣三言兩語，即命起去，也輪不到他尿急屎急。多隆和韋小寶向來親厚，今日久別重逢，心中著實高興，當即拉著他手，送他到茅房門口，站在門口等他解完了手出來。那日韋小寶為了要救師父及天地會眾兄弟性命，無可奈何，劍刺多隆，想起平日他對自己很是不錯，內心也著實歉仄，想不到他居然沒死，對自己又無絲毫見怪之意，這一泡尿就撒得加倍痛快，出得茅房來，便以言語套問當日的情景。多隆說道：“那日我醒轉來時，已在床上躺了三日四夜。關太醫說，幸虧我的心生得偏了，刺客這一刀才只刺傷了我的肺，沒傷到心。他說像我這種心生偏了的人，十萬個人中也沒一個。”韋小寶心道：“慚愧，原來如此。”笑道：“我一向只道大哥是個直心腸的好漢，哪知大哥是個偏心人。大哥偏心，是特別寵愛小姨太呢，還是對小兒子偏心？”多隆一愣，笑道：“兄弟不提，我倒也沒想起。我對第八房小妾加意寵愛些，想來便是偏心之故了。”

　　兩人笑了一陣。韋小寶笑道：“這刺客武功很高，他來暗算大哥，兄弟事先竟也沒有察覺。”多隆道：“是啊。”壓低了聲音道：“剛巧那時建宁公主殿下來瞧兄弟。這種事情，咱們做奴才的是不敢多問一句的。我養了三個月的傷，這才痊愈。皇上諭示，是韋兄弟奮勇救了我的性命，親手格斃了刺客。這中間的詳細經過，兄弟也不必提了，總而言之，做哥哥的極承你的情。”韋小寶的臉皮之厚，在康熙年間也算得是數一數二，但聽了這幾句話，臉上居然也不禁為之一紅，才知還是皇帝替自己隱瞞了。一來是皇上親口說的，多隆自然信之不疑；二來其中涉及公主的隱私，宮中人人明白，這種事越少過問越好，便有天大的疑竇，也只好深藏心底。若非如此，要編造一套謊話來掩飾過去，倒也須煞費苦心。

　　韋小寶內心有愧，覺得對這忠厚老實之人須得好好補報一番，說道：“兄弟在台灣帶了些土儀，回頭差人送到大哥府上。”多隆連連搖手，道：“不用了，不用了。咱們自己人，何必再鬧這一套？上次施琅帶來了兄弟的禮物，那已經太多了。”韋小寶突然想起一事：“這件事倒惠而不費，皇上就算知道了，也不能怪我違旨。”問道：“多大哥，鄭克塽”這小子歸降之後，在北京怎麼樣？”多隆道：“皇上待他很不差，封了他一個一等公。這小子甚麼都不成，托了祖宗的福，居然爵位比你兄弟還高。”韋小寶道：“那日咱們鬧著玩兒，誣賴他欠了眾侍衛一萬兩銀子，由兄弟拿出來歸還。這件事大哥還記得嗎？”多隆哈哈大笑，說道：“記得，記得。兄弟那個相好的姑娘，後來怎樣了？倘若還是跟著鄭克塽”，咱們這就去奪她回來。”韋小寶微笑道：“這姑娘早已做了我的老婆，兒子也生下了。”多隆笑道：“恭喜，恭喜。否則的話，鄭克塽”這小子在京師之中，管他是一等公、二等公，終究是個無權無勢的空頭爵爺，咱們要欺上門去，諒這小子屁也不敢多放一個。這種投降歸順的藩王，整日里戰戰兢兢，生怕皇上疑心他心中不服，又要造反。”韋小寶道：“咱們也不用欺侮他。只不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那是天公地道的事。別說他不過是個一等公，就算是親王貝勒，也不能欠了債賴著不還哪。”多隆道：“對，對，那日他欠了兄弟一萬兩銀子，我們御前侍衛不少人都是見證，咱們討債去。”韋小寶微笑道：“這小子可不長進得很。單是一萬兩銀子，那是小意思。他後來陸陸續續又向我借了不少債，有親筆借据在我手里。他鄭家三代在台灣做王爺，積下的金銀財寶還少得了？定是都帶來了北京。鄭成功和鄭經是好人，料想不會搜刮百姓，可是鄭克塽”這小子難道還會客氣麼？他做一天王爺，少說也刮上一百萬，兩天就是二百萬，三天三百萬。他一共做了幾天王爺，你倒給算算這筆帳看！”多隆張口結舌，說道：“厲害，厲害。”

　　韋小寶道：“兄弟回頭將借据送來給大哥，這一筆錢，兄弟自己是不要的……”多隆忙道：“這個萬萬不可，做哥哥的給你包討債，保管你少不了一錢銀子。我帶了手下的侍衛去登門坐討，他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不還。”韋小寶道：“這筆債是大了些，這小子當年花天酒地，花銀子就像流水一般。一下子要還清，還真不容易。這樣罷，大哥帶人去討，他要是十天八天還不出，就讓他化整為零，分寫借据，債主兒都寫成侍衛兄弟們的名字。每張借据一千兩一張也好，二千兩一張也好。那一個侍衛討到了手，就是他的。”多隆道：“那不成！眾侍衛個個是你的老部下，給老上司辦一點討債小事，還能要賞，那算甚麼話？”韋小寶道：“他們都是我老部下，是好兄弟、好朋友。這幾年來，兄弟快馬加鞭的加官進爵，可一直沒甚麼好處給大家，想想也不好意思。這幾百萬兩銀子，眾位侍衛兄弟們就分了罷。”多隆大吃一驚，顫聲道：“甚……甚麼有幾……幾百萬兩銀子？”韋小寶微笑道：“本錢嘛，也沒這許多，其中有些是花帳，有些是虛頭，利上加利的滾上去，數目就不小了。這一筆錢，大哥自己多分幾成。”多隆兀自不信，喃喃的道：“幾百萬兩？這……這未免太多了罷？”韋小寶道：“所以啊，要他分開來寫借据，討起來方便些。”壓低了嗓子道：“這件事可別牽扯我在內。倘若給御史們知道了，奏上一本，說兄弟交結外藩，放債圖利，不大不小也是個罪名。但如御前侍衛們向他討賭債，每人一千二千銀子的事，那就全不相干。大哥要是怕御前侍衛獨吃，干系太大，不妨約些驍騎營的軍官同去。他們也都是我的老部下，也該分得些好處。”多隆連聲稱是，打定了主意，這筆債討了來，至少有一大半要還給韋小寶，他雖慷慨大方，可不能讓他血本無歸。韋小寶十分得意，暗想多隆帶了這群如狼似虎的御前侍衛和驍騎營軍官去討債，鄭克塽”這下子可有得頭痛了。雖然礙于皇上吩咐在先，不能親自去跟鄭克塽”為難，以報殺師大仇，但這麼一搞，少說也得敗了他一半家產。這件事鄭克塽”多半還是啞子吃黃蓮，不敢聲張，就算給人知道了，那也是御前侍衛和驍騎營軍官追討賭債的私事，別人只會說鄭克塽”是紈褲子弟，立身不謹，來到京師，仍然賭博胡鬧，誰也不會怪到他韋小寶頭上。出得宮來，康親王傑書、李雷、明珠、索額圖、勒德洪、杜立德、馮溥、圖海、王熙、黃機、吳正治、宗德宜等滿漢大臣都候在宮門外，紛紛上前道喜，擁著他前去銅帽兒胡同。來到巷前，只見一座宏偉的府第聳立當地，比之先前的伯爵府更大了許多。大門上一塊朱漆的匾額，卻空蕩蕩地并無一字。韋小寶識得的字，西瓜大的還沒一擔，但匾上有沒有字終究還分得出來，不禁一怔。

　　康親王笑道：“韋兄弟，皇上對你的恩澤，真是天高地厚。那一年你伯爵府失火焚毀，你又不在京里，皇上得知之後，便派做哥哥的給你另起一座府第。聖旨中沒吩咐花多少錢，只說一應費用，內庫具領。這是皇上賞你的，做哥哥的何必給皇上省銀子？自然是從寬里花錢，兄弟，你瞧瞧，這可還合意嗎？”說著捋須微笑。韋小寶急忙道謝。從大門進去，果然是美輪美奐，跟康親王府也差不了多少，眾官嘖嘖稱贊，盡皆艷羡。康親王道：“這座府第起好很久，一直等著兄弟你來住。只是不知皇上如何加恩，要封你甚麼官爵，因此府上那一塊匾額便空著不寫。這‘鹿鼎公府’四個字，便請咱們的李大學士大筆一揮罷。”李雷是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各大學士中資歷最深，是為首輔，當下也不推辭，提筆恭楷寫了“鹿鼎公府”四個大字。從吏捧了下去，命工匠鑄成金字，鑲在匾上。

　　當晚鹿鼎公府中大張筵席，款待前來賀喜的親貴大臣。鄭克塽”、馮錫范等台灣降人也送了禮來，卻沒親身道賀。送走賓客後，韋小寶又開家宴，七位夫人把盞慶賀。韋小寶說起要帶雙兒隨同北征，其餘六位夫人一齊不依，說他太過偏心。韋小寶只得花言巧語，說是皇上降旨，知道雙兒到過羅剎國，懂得羅剎言語，是以派她隨軍效力。六位夫人只得罷了。好在雙兒為人溫柔謙和，和六位夫人個個情誼甚好，大家也不妒嫉于她。只建宁公主自忖以皇上御妹的身分，金枝玉葉，居然還及不上一個出身微賤的小丫頭，心中著實氣惱。不過七位夫人平時若有紛爭，其餘六人一定聯盟對付公主。建宁公主人孤勢單，韋小寶又不對她回護，近年來氣焰已大為收斂，輕易不敢啟釁。

　　次日韋小寶命雙兒取出鄭克塽”當年在通吃島上血書的借据，請了多隆來，交給了他。多隆大喜，說道：“既有親筆借据，咱們石頭里也要榨出他油來。鄭克塽”這小子要是膽敢賴債不還，咱們御前侍衛和驍騎營軍官不用在京里混了。”此後數日之中，康熙接連宣召韋小寶進宮，給了他一張極大的地圖，如何進軍、如何接仗、如何圍城、如何打援，一一詳細指示，用朱筆在圖上分別繪明。

　　韋小寶道：“這一仗是皇上親自帶兵打的，奴才甚麼也不敢自作主張，總之是遵照皇上的吩咐辦事就是。否則的話，就算打了胜仗，皇上也不喜歡。”

　　康熙微笑點頭，韋小寶這一番話深合他心意。他小時學了武藝，無法施展，只有與韋小寶扭打為樂，其後不斷派遣韋小寶出外辦事，在內心深處，都是以他為自己替身之意。韋小寶年紀比自己小，武功智謀，學問見識，無一及得上自己，他能辦得成功，自己自然更是游刃有余。想起明朝正德皇帝自封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親自領兵出征，也只是不甘寂寞、要一顯身手而已。康熙作事自不會如正德皇帝這般胡鬧，卻從派遣韋小寶辦事之中，內心得到了滿足。當年吳三桂造反，他是身經百戰的猛將，非同小可，必須以大臣宿將對付，倘若讓韋小寶領兵，必定敗事。這一仗打了數年，康熙雖不親赴前敵，但每一場戰役都詢問詳明，其中利弊得失，無不了若指掌，于實戰之中學會了兵法。此時和羅剎國開仗，事無巨細，均已籌划妥善，大軍未出都門，便已料到此戰必胜，比之當年對付吳三桂時的戰戰兢兢，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韋小寶出征在即，不敢再去招惹天地會的兄弟，心想：“皇上不叫我去滅天地會，那是他向我投降，已給足了我面子。我如不識相，又去跟李力世、徐天川他們聚會，給皇上知道了，卻來舊事重提，這是韋小寶搬了石頭來砸自己的腳，做人既蠢笨無比，又太不光棍。”

　　欽天監擇定了黃道吉日，大軍北征。是日康熙在太和門賜宴。午門外具鹵簿，陛下張黃幄，設御座，陳敕印，王公百官會集。康熙升座。撫遠大將軍鹿鼎公韋小寶率出征官朋春、薩布素、郎坦、林興珠等，運糧官索額圖等上前跪倒。內院大臣奉宣滿蒙漢三體敕書，授大將軍敕印，頒賜衣馬弓刀。出征將官分坐金水橋北，左右奏樂，陳百戲。康熙命大將軍進御前，面授方略，親賜御酒。大將軍跪受叩飲，都統、副都統等繼進，皇帝命侍衛賜飲，然後命百官遍飲眾軍，賜金錢布匹。百官眾軍謝恩，大軍開拔。康熙親送出午門。大將軍及眾官跪請回駕。然後水陸大軍首途北征。眾大臣眼見韋小寶身穿戎裝，嬉皮笑臉，那里有半分大軍統帥的威武模樣？素知此人不學無術，是個市井無賴，領兵出征，多半要壞了大事，損辱國家體面，但知康熙對他寵幸，又有誰敢進諫半句？不少王公大臣滿臉堆歡，心下暗歎。正是：丞相魚魚工擁笏將軍躍躍儼登壇

　　韋小寶奉皇帝之命辦事，從來沒此次這般風光，心中的得意，那也不用說了，知道這一次事關重大，在軍中強自收斂，居然不敢開賭，途中無聊之際，也不過邀了幾名大將來擲幾把骰子，輸了喝酒而已。

　　不一日，大軍出山海關，北赴遼東。這是韋小寶舊游之地，只是當年和雙兒在森林中捕鹿為食，東躲西藏，狼狽不堪，那有今日出關北征的威風？

　　其時秋高氣爽，晴空萬里，大軍漸行漸北，朔風日勁。這一日离雅克薩城尚有百余里，前鋒何佑至大營稟報：斥堠兵得當地百姓告知，羅剎兵四出擾民，殺人放火，奸淫捕掠，無惡不作，每過十余日便來一次，預料再過數日，又會出來劫掠。韋小寶早得康熙指示機宜，吩咐大軍扎營不進，命何佑統率十個百人隊，在离雅克薩城三十里外分頭埋伏。如羅剎軍大隊到來，便深伏不出，避不交兵，遇到小隊敵軍，則或殺或捉，盡數殲滅，一個都不許放了回城。何佑接令而去。過得數日，這天上午，隱隱聽得遠處有火槍轟擊之聲，此起彼伏，良久不絕，料得先鋒已在和羅剎兵交戰。到得下午，何佑派人至大營報捷，說道殲滅羅剎兵二十五人，俘擄十二個。韋小寶得報大喜。傍晚時分，前鋒將所俘擄的十二名羅剎兵送到大營來。韋小寶升帳，親自審問。那十二名羅剎兵聽得韋小寶居然會說羅剎話，大為駭异，然而人人都十分倔強，說道中了埋伏，清兵人多，胜得毫不光采。

　　韋小寶大怒，叫過兩名羅剎兵來，從懷中取出骰子，說道：“你們兩個擲骰子！”這擲骰之戲，西洋自古便有，埃及古墓中所發掘出來的，和中國骰子即無分別，羅剎兵倒也是玩慣了的。兩名羅剎兵相顧愕然，不知這清兵的少年將軍搞甚麼花樣，便依言擲骰。兩粒骰子，一個擲了七點，一個擲了五點。

　　韋小寶指著那擲了五點的羅剎兵道：“你輸了，死蠻基！”羅剎語中，“死蠻基”是“死亡”之意。他轉頭吩咐親兵：“拉出去砍了！”四名親兵將那羅剎兵押到帳口，一刀殺死，呈上首級。余下十一名羅殺兵一見，無不臉色大變。韋小寶指著另外兩名羅剎兵道：“你們兩個來擲骰子。”那兩名哪里還肯擲骰，不約而同的道：“我不擲！”韋小寶道：“好，你們不擲。”對親兵道：“兩個都拉出去砍了！”頃刻間又殺了兩人。韋小寶又指著兩名羅剎兵道：“你們兩個來擲。”兩人知道倘若不擲，立時便死，擲一把骰子，倒還有一半逃生的機會。一人戰戰兢兢的拿起骰子，正待要擲，另一名羅剎兵伸手搶了過去，對韋小寶道：“我跟你擲！”神色極為傲慢。韋小寶笑道：“好啊，你竟膽敢向我挑戰。你先擲。”那兵擲了個七點，韋小寶擲了十點，笑問：“怎麼樣？”那兵神色慘然，說道：“我運氣不好，沒甚麼好話。”韋小寶道：“你來到我們中國，殺過多少中國人？”那兵昂然道：“記不清了，少說也有十七八個。你殺我好了，我反正也不吃虧。”韋小寶吩咐將他砍了，指著另一名羅剎兵道：“你來擲。”那兵拿了骰子，手臂只發抖，兩粒骰子一先一後跌在桌上，竟是十一點，贏面已很大。韋小寶想玩花樣擲個十二點，那知疏于練習，手法不靈，兩粒骰子的六點不是向上，卻一齊向下，變成只有兩點。他一怔之下，哈哈大笑，說道：“我贏了！”那兵忙道：“我是十一點，你只兩點，怎麼是你贏？”韋小寶道：“這次點子小的贏，點子大的輸。”那兵不服，說道：“自然是點子大的贏，我們羅利國向來的規矩是這樣的。”韋小寶扳起了臉，說道：“這里是中國地方，還是羅剎地方？”那兵道：“是……是中國地方。”韋小寶道：“既然是中國地方，自然照中國規矩。誰叫你們到中國來的？下次我到羅剎地方的時候，再跟你擲骰子，就照羅剎規矩好了。你死蠻基！”轉頭對親兵說：“拉出去砍了！”

　　他又叫了一名羅剎兵出來。那兵倒也精細，先要問個明白：“按照中國規矩，這一次是點子大的贏，還是點子小的贏？”韋小寶道：“按照中國規矩，是中國人贏。中國人的點子大，就算大的贏；中國人點子小，就算小的贏。”那兵氣忿忿的道：“你橫蠻得很，不講道理。”韋小寶道：“你們羅剎兵到中國來，殺人搶劫，不是我們中國人到羅剎來殺人搶劫。到底是羅剎人橫蠻呢，還是中國人橫蠻？”那兵默然。韋小寶道：“快擲，快擲！”那兵道：“反正是我輸，還擲甚麼？”韋小寶道：“不擲，死蠻基！死蠻基！”他再叫一名羅剎兵出來。那兵身材魁梧，長了滿臉須子，大聲道：“中國小子，你不用玩鬼花樣，爽爽快快將我殺了便是。這一次你們人多，埋伏在雪地里，突然涌將出來，贏了也不光采。我們羅剎國大兵到來，將你們一個個都殺了。”韋小寶道：“你給我們捉住，輸得不服，是不是？”那兵道：“自然不服！”韋小寶道：“倘若咱們人數一樣，面對面的交鋒打仗，你們一定贏的，是不是？”

　　那兵傲然道：“這個自然。我們羅剎人一個打得贏五個中國人，否則的話，我們也不到中國來了。我跟你賭，你們派五個人出來跟我打。你們贏了，就殺我的頭，倘若我贏，立刻放了我。”這人是羅剎軍中著名的勇士，生具神力，眼見韋小寶帳中的將軍親兵個個比他至少要矮一個頭，以一敵五，自己贏面也是甚高。雙兒一直坐在一旁，這時聽得他言語傲慢，便道：“羅剎人，沒用。中國女人，也胜了你。”說著走過來，站在韋小寶身邊。那兵見她身材纖小，容貌美麗，忍不住笑了出來，說道：“你要跟我比武？”韋小寶吩咐親兵割斷綁住他雙手的繩索，微笑道：“好雙兒，叫他見識見識中國女人的厲害。”那兵道：“中國女人，會講羅剎話，很好，很好。”雙兒的羅剎話比之韋小寶差得遠，說起來辭不達意，不愿跟他多講，左手揮出，向他臉上虛晃一掌。那兵急忙仰頭，伸手來格。雙兒右腿飛出，拍的一聲，踢中了他小腹。那兵吃痛，大吼一聲，雙拳連發。他是羅剎國的拳擊好手，出拳迅速，沉重有力。雙兒看出厲害，閃身躍到他背後，一招“左右逢源”，啪啪兩聲，在他左右腰眼里各踢一腳。那兵痛得蹲下來，叫道：“你用腳，犯規，犯規！”原來羅剎人比拳，規定不得出腳。韋小寶笑道：“這是中國地方，打架也講中國規矩。”雙兒叫道：“羅剎的，我也贏。”閃身轉到那兵身前，右拳往他小腹擊去。那兵伸手擋格。雙兒這一拳乃是虛招，不等他擋到，右拳縮回，左拳已向他胸口。那兵又伸臂來格。雙兒左一拳、右一拳，連發十二拳，拳拳皆是虛招，這在中國武術中有個名目，叫作“海市蜃樓”，意謂盡皆虛幻。只因每一招既不打實，又不用老，自比平常拳法快了數倍。那兵連擋數下，都擋了個空，哈哈大笑，說道：“女孩子的玩意，不中用……”一言未畢，啪啪兩聲，左右雙頰已連吃了兩掌。那兵大聲叫喊，雙臂直上直下的猛攻過來。雙兒側身避過，右手食指倏出，已點中那兵右邊太陽穴。那兵一陣暈眩，晃了兩晃。雙兒躍身起來，手掌斬出，已中那兵後腦的“玉枕穴”，這是人身大穴，那兵雖然粗壯，卻也支持不住，扑地倒下，再也爬不起來。

　　韋小寶大喜，攜住雙兒的手，在那兵腦門上踢了一腳，問道：“你服不服了？”那兵迷迷糊糊的道：“中國女人……使妖法……是女巫……”韋小寶罵道：“臭豬，甚麼妖法？拉出去砍了！你們這些羅剎兵，哪一個不服的，再出來比武？”余下五名羅剎兵面面相覷，眼見這大力士都已輸了，自己絕非對手，誰都不敢說話。韋小寶道：“你們認輸投降，就饒了不殺，否則就來跟我擲骰子。大家按照中國規矩，贏得我的就活，輸了的就死蠻基！”說著右手一揮，作個砍頭手勢。五兵均想：“按照中國規矩，不管擲出甚麼點子都是你贏。”便有一兵躬身道：“投降！”韋小寶喜道：“很好！拿酒肉來，賞他吃。”親兵去後帳端出一大碗酒、一大碗肉，松開了那兵綁縛，讓他吃喝。羅剎國氣候嚴寒，人人好酒。韋小寶雖不喜飲，軍中所備卻是極品高粱，一端出來便滿帳皆香。余下四名羅剎兵一聞到酒香，早已饞涎欲滴，待見那兵喝得眉花眼笑，更是心痒難搔，一個個說道：“投降，投降！要喝酒。”韋小寶吩咐將四兵松綁，令親兵取出四份酒肉分給他們。羅剎兵吃喝過後，猶未饜足，韋小寶吩咐各人再賞一份。五名羅剎兵喝得醉醺醺地，手挽著手唱起歌來，唱了一會，想到死里逃生之余，居然有此大吃大喝之樂，都向韋小寶躬身道謝。此後數日，先鋒何佑不斷解來虜獲的羅剎兵，多則十六七名，少則一兩名。這些俘虜和最先投降的五名晤談之後，得知若和大清將軍擲骰子必死無疑，投降了卻有酒肉款待，當下人人降服。這些羅剎兵本來都是亡命無賴，不是小偷盜賊，便是被判流刑的罪犯，十之八九是無惡不作之徒，東來冒險，誰都不存好心。初時殺害中國平民，十分順利，便均存了鄙視華人之意，是以雖被俘，仍然傲慢自大。直到韋小寶斬了數兵立威，其餘的才知道厲害。這些蠻橫之輩欺善怕惡，眼見對方更蠻更惡，便只有乖乖的投降了。

　　這時總督高里津已奉蘇菲亞公主之召，回莫斯科升任高職。雅克薩的統兵大將名叫圖爾布青（ＡｌｅｘｉＴｏｌｂｕｓｉｎ）。羅剎兵小隊出外劫掠，連日不知所蹤。圖爾布青派人打探，始終不見回報，情知不妙，當下點起城中一半兵馬，共二千余眾，親自率領，出來察看。

　　圖爾布青一路行來，不見敵蹤，見到中國人的農舍住宅，便下令燒毀，男女百姓，一概殺了。行出二十余里，忽聽得馬蹄聲響，一隊軍馬沖來。

　　圖爾布青喝令隊伍散開，只見一隊清軍騎兵縱馬奔到，約有五百來人，紛紛放箭。圖爾布青哈哈大笑，說道：“中國蠻子只會放箭，怎敵得我們羅剎人的火槍厲害？”一聲令下，眾槍齊發，十余名清兵摔下馬來。

　　清軍中鑼聲響起，清軍掉轉馬頭，向南奔馳。圖爾布青下令追趕，這隊清軍騎兵所乘的都是精選良馬，奔行甚速，一時追趕不上。追出七八里，只見前面樹林旁豎立一面黃龍旗，羅剎兵疾追過去，見是清軍的七八座營帳。羅剎兵火槍轟擊，營帳中逃出數十名清軍，射了幾箭，便騎馬向南。羅剎兵前鋒沖入營帳，見清軍已逃得干干淨淨。

　　圖爾布青下馬入帳，只見桌上擺著酒肉菜肴，兀自熱氣騰騰，地下拋滿了金錠、銀錠、錦衣、珠寶。圖爾布青大喜，說道：“這是中國蠻子的大將，匆匆忙忙逃走，連金銀也不及盡數攜帶。大家上馬快追！捉到蠻子大將，重重有賞。蠻子大將身邊攜帶的金銀珠寶一定極多，大家去搶啊！”眾兵將見了金銀珠寶，便即你搶我奪，有的拿起桌上酒肉便吃，聽得主帥下令，大聲歡呼，涌出帳外，紛紛上馬，循著蹄印向東南方追去，沿途只見金錠、銀錠、刀槍、弓箭散在道旁。眾兵都說中國兵見到羅剎大軍到來，已嚇得屁滾尿流，連兵器也都拋下不要了。

　　又追一陣，只見道上棄著幾雙靴子，幾頂紅纓帽。圖爾布青叫道：“中國蠻子的元帥將軍改裝逃命，多半扮成了小兵。可別讓他們瞞過了。”隨從道：“將軍料事如神，定是如此。”圖爾布青吩咐收起靴帽，說道：“抓到了中國蠻子，不管他是小兵還是火伕，叫他們都來試戴帽子，試穿靴子，試得合式的，多半便是大將。”部屬又一齊稱贊將軍聰明智慧，人所莫及。再追出數里，又奪到清軍一座營帳，只見地下除了金銀兵器之外，更有許多紅紅綠綠的女子衣裙，顏色鮮艷，營帳邊又有胭脂水粉、手帕釵環等女子飾物。眾兵將色心大動，齊叫：“快追，快追，中國蠻子帶著女人。”

　　如此一路追去，連奪七座營帳，隱隱聽得前面呼喊驚叫之聲大起。圖爾布青站上馬鞍，取出千里鏡望去，只見數里外一隊中國兵正狼狽奔逃，旗幟散亂，隊伍不整。圖爾布青大喜，叫道：“追到了！”拔出馬刀，在空中連連虛劈，叫道：“沖啊！殺啊！”帶領兵將，疾沖而前，沿途見二十余匹清軍馬匹倒斃在路。眾兵將喜叫：“蠻子的坐騎沒力氣逃了！”拚命催馬，愈追愈遠，眼見清兵從兩山間的一條窄道中逃了進去。圖爾布青追到山口，見地勢險惡，微微一怔：“敵人若在此處設伏，那可不妙。”忽聽得前面山谷中有人以羅剎話叫道：“中國蠻子，你們投降了，很好，很好！”又有人叫道：“哈哈，這次中國蠻子可敗得慘啦。”正是本國官兵的語音，絕無差錯。圖爾布青大喜，當下更無疑慮，縱馬直入，後面二千余名騎兵跟進山谷。圖爾布青叫道：“前面是哪一隊的？你們在哪里？”只聽得山壁後十余人齊聲應道：“我們在這里！中國蠻子兵投降啦！”圖爾布青叫道：“好極！”剛一提馬韁，猛聽得背後槍聲砰砰大作。圖爾布青吃了一驚，轉過身來，只見山谷口煙霧瀰漫，左右兩邊山壁樹林中火光閃動，火槍一排排的放將下來。眾羅剎官兵齊聲驚呼。圖爾布青叫道：“掉轉馬頭，退出山谷。”只聽得兩旁山壁上數千人大聲吶喊：“羅剎兵，投降，投降！”無數大石、擂木滾落，頃刻間便將山道塞住了。羅剎官兵擠在一條窄窄的山道之中，你推我擁，人喧馬嘶，亂成一團。清兵居高臨下，弩箭火槍，不住發射。

　　圖爾布青暗暗叫苦，知道已中了敵人詭計，眼見後路已斷，只得拉轉馬頭，叫道：“大伙兒向前沖！”只沖出數丈，忽聽得砰砰巨響，炮彈轟將過來，打死了十余名士兵。圖爾布青只嚇得魂飛天外，那料到清兵火器如此犀利，而在這崎嶇的山道中又竟伏得有大炮。他急躍下馬，叫道：“棄了坐騎，集中火力，從來路沖出去。”

　　羅剎兵紛紛下馬，從阻住山口的巨石大木上爬過去，後隊便向兩邊山壁放槍掩護。羅剎兵火槍的火力犀利，射程又遠，倒也打死了不少清兵。但清兵大炮不住轟來，勢道猛烈。數百名羅剎兵將剛爬出阻道的山石，突然轟隆一聲巨響，地底炸了上來，數百名將兵有的彈上十余丈，有的斷首折肢，血肉橫飛，僥幸不死的慌忙爬回。

　　圖爾布青見前後均無退路，束手無策。一名軍官極是勇悍，率領了數十名敢死隊從北邊山壁上爬去，企圖殺出一條通路。但山壁陡削，又光溜溜地無容足之處，只爬上數丈，有數十余名士兵摔將下來，非死即傷。山頂上清兵投擲石塊，將余下數十人盡數打落。那軍官摔得腦漿迸裂，立時斃命。這時清軍大炮又不住轟來，山壁間盡是羅剎兵慘呼之聲。眼見再過得一會，勢將全軍覆沒，圖爾布青叫道：“不打了，停火，停火！”但炮聲和眾兵將的呼叫將他聲音淹沒了。他身旁官兵齊聲大叫：“停火，停火！”余兵跟著叫喚。清軍停了炮火，有人以羅剎話叫道：“拋下火槍、刀劍，全身衣服脫光！”圖爾布青大怒，叫道：“只拋武器，不脫衣服！”清軍中有人叫道：“拋下火槍、刀劍，全身衣服脫光的，赫拉笑！出來喝酒。不脫衣服的，死蠻基！”圖爾布青叫道：“不脫衣服！”這句話一出口，隆隆聲響，清軍大炮又轟了過來。羅剎兵中有些怕死的，當即紛紛拋下刀槍，開始脫衣。圖爾布青舉起短銃，射死了一名正在脫衣的士兵，喝道：“脫衣服的都處死刑！”但在清軍猛烈的炮火轟擊之下，將軍的嚴令也只好不理了，十余名士兵全身脫得赤條條地，從阻路的山石上爬過去。兩邊山上清軍拍手大笑，大呼：“快脫衣服！”脫衣逃生的士兵越來越多，圖爾布青短銃連發，又打死了兩名，卻怎阻止得住？清軍大炮暫止，山壁頂上有人叫道：“要性命的，快快脫光衣服過來。”這時羅剎兵將哪里還有斗志，十之八九都在解扣除靴。圖爾布青長歎一聲，舉起短銃對准了自己太陽穴，便欲自殺。他身旁的副官夾手將他短銃搶下，說道：“將軍，不可以，老鷹留下翅膀，才可飛越高山。”這句羅剎成語，便是中國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之意。

　　只聽得清軍中有人以羅剎話叫道：“大家把圖爾布青的衣服脫光了，一起出來，否則又要開炮了。”這句羅剎話說得字正腔圓，正是投降了的羅剎兵被脅迫而說的。圖爾布青怒不可抑，但見數名部屬瞪瞧著自己，顯然是不懷好意，伸手便去拔腰間佩刀。他手指剛碰到刀柄，背後一兵扑將上來，摟住他頭頸，五六名士兵一齊擁上，將他按倒在地，七手八腳，登時把他全身衣服剝得干淨，抬了出去。羅剎兵將每出去一名，便有兩名清兵上來，將他兩手反綁在背後，押著行出數里，來到一片空曠的平原上。這一役，二千余名羅剎官兵，除了打死和重傷的六七百人之外，其餘一千八百余名都是雙手反綁，赤條條的列成了隊伍，秋風吹來，不禁簌簌發抖。清軍將圖爾布青押在羅剎兵隊伍之前站定。羅剎眾兵將本來人人垂頭喪氣、心驚膽戰，突然間見到這位平素威嚴苛酷的將軍變成這般模樣，都覺好笑，其中數十人見到主將光溜溜的屁股，忍不住笑了出來。笑聲越來越響，不多時千余官兵齊聲大笑。圖爾布青大怒，轉過身來，大聲喝道：“立——正！笑甚麼？”他身上一絲不挂，兀自裝出這副威嚴神態，更是滑稽無比。眾官兵平日雖對他極為畏懼，這時卻又如何忍得住笑？大笑聲中，突然炮銃砰砰砰的響了八下，號鼓齊奏，一隊清兵從後山出來，打著黃旗，列于東方，跟著又有三隊清兵，分打紅、白、藍三色旗號，分列南、西、北三方，將羅剎官兵圍在其間。羅剎官兵見清兵或執長槍、或執大刀、或彎弓搭箭、或平端火槍，盔甲鮮明，兵器犀利，自己身上光無寸縷，更感到敵軍武器的脅迫，人人不再發笑，心中大感恐懼。清軍列隊已定，後山大炮開了三炮，絲竹悠揚聲中，兩面大旗招展而出，左面大旗上寫著“撫遠大將軍韋”，右面大旗上寫著“大清鹿鼎公韋”，數百名砍刀手擁著一位少年將軍騎馬而出。這位將軍頭戴河言子，身穿黃馬褂，眉花眼笑，賊忒兮兮，左手輕搖羽扇，宛若諸葛之亮，右手倒拖大刀，儼然關云之長，正乃韋公小寶是也。

　　他縱馬出隊，“哈哈哈”，仰天大笑三聲，學足了戲文中曹操的模樣，只可惜旁邊少了個湊趣的，沒人問一句：“將軍為何發笑？”其時圖爾布青滿腔憤怒，無可發泄，早已橫了心，將生死置之度外，大聲罵道：“中國小鬼，你使詭計捉住了我，不算英雄。要殺便殺，干麼這般侮辱我？”韋小寶笑道：“我怎麼侮辱你了？”圖爾布青怒道：“我……我如此模樣，難道……難道還不是侮辱？”韋小寶笑問：“你的褲子，是誰脫下的？”圖爾布青登時語塞，自己的衣服褲子都是給部屬硬剝下來的，似乎不能怪在這小鬼將軍頭上。他狂怒之下，滿臉脹得通紅，疾沖而上，便要和韋小寶拚命。韋小寶身邊四名親兵搶出，挺起長槍，明晃晃的槍尖對准了他身子。圖爾布青只得停步，不自禁的雙手擋在自己下體之前，雙方官兵眼見之下，笑聲大作。韋小寶道：“你既已投降，便當歸順大清，這就到北京去向中國皇帝磕頭罷！”圖爾布青道：“不降，把我斬成肉醬，我也不降。”韋小寶提高聲音，問眾羅剎官兵：“你們投不投降？”眾官兵都低頭不語。韋小寶指著西邊的白旗，叫道：“投降的軍官士兵，站到那邊去！”眾官兵呆立不動，有些官兵心中想降，但見無人過去，便也不敢先去。

　　韋小寶道：“好，你們誰都不降。廚子出來！”親兵隊後走出十名廚子，上身赤膊，手執尖刀鐵簽，上前躬身聽命。韋小寶對圖爾布青道：“你們羅剎國有一味菜‘霞舒尼克’，當年象在莫斯科吃過，滋味很是不錯，現下我又想吃了！”轉頭對十名廚子道：“做“霞舒尼克’”！十名廚子應道：“得令！”便有二十名士兵推了十只大鐵爐出來，爐中炭火燒得通紅。羅剎官兵面面相覷，不知這中國將軍搗甚麼鬼。韋小寶手一揮，便有二十名親兵過去拉了十名羅剎兵過來。韋小寶以羅剎話喝道：“割下他們身上的肉來，燒‘霞舒尼克’！”“霞舒尼克”是以鐵簽穿了牛肉條，在火上燒烤，是羅剎國的第一名菜。十名廚子走到十名羅剎兵身前，將手中閃亮的尖刀高高舉起，落將下來。十名羅剎兵齊聲慘叫。親兵將那十名羅剎兵拉到山坡之後，但見地下鮮血淋漓。十名廚子左手的鐵簽上這時已串上一條條肉條，拿到炭爐上燒烤起來。羅剎官兵相顧駭然，一片寂靜之中，但聽得炭火必剝作響，肉上脂油滴入火中，發出嗤嗤之聲。

　　韋小寶叫道：“再拉十名羅剎兵過來，做‘霞舒尼克’”！二十名親兵又過去拉人。被拉到的十名羅剎兵中，有四人叫了起來：“投降，投降！”韋小寶道：“好，投降的拉到那邊。”親兵將降兵拉到白旗之下，便有人送上酒肉。親兵又去隊里另拉四名。那四兵眼見投降的有酒肉享受，不降的身上被割下肉來，燒成“霞舒尼克”，雖沒見到所割的是何部位，但見清兵的眼光老是在自己的下體瞄來瞄去，征兆不妙之至，心驚膽戰之下，不由得也大呼：“投降！”先前倔強不屈的六兵這時氣勢也餒了，都叫：“投降。”

　　既有人帶頭投降，余下眾兵也就不敢再逞剛勇，有的不等親兵來拉，便走到白旗之下。片刻之間，一千八百余名羅剎官兵都降了，只剩下圖爾布青一人，直挺挺的站在當地。韋小寶道：“你降是不降？”圖爾布青道：“宁死不降！”韋小寶道：“好！我放你回雅克薩。”吩咐洪朝率兵五百，護送他回雅克薩城。圖爾布青只道自己如此倔強，這清軍將軍必定要殺，居然肯予釋放，大出意料之外，說道：“你既放我，還了我衣服！”韋小寶笑道：“衣服是不能還的。”吩咐洪朝：“你將他送到雅克薩城下，傳我將令，暫停攻城，牽了這光屁股的羅剎將軍繞著城牆走上三圈，再放他入城。”洪朝接了將令，于清軍眾兵將吆喝笑鬧聲中，帶兵押著全身赤條條的圖爾布青而去。

　　林興珠道：“請問大帥，既捉了這羅剎將軍，何必又放了他？這中間奧妙，還請大帥開導。”韋小寶笑道：“今日咱們打了這大胜仗，你可知用的甚麼計策？”林興珠道：“那是大帥的神機妙算，屬下佩服得五體投地。”韋小寶搖頭道：“這不是我的神機妙算，是皇上安排下的巧計。皇上說道，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計策很好，吩咐我學上一學。你看過‘七擒孟獲’的戲沒有？就算沒看過戲，總聽過說書罷？諸葛亮叫魏延出戰，只許敗，不許胜，連敗一十五陣，讓孟獲奪了七座營寨，引他沖進盤蛇谷，然後火燒藤甲兵。咱們今日使的，就是諸葛亮的計策。”諸將盡皆欽服。

　　韋小寶又道：“皇上心地仁慈，說諸葛亮火燒藤甲兵太過殘忍，以致折了壽算。羅剎兵倘若投降，就饒了他們性命。”副都統郎坦道：“若不是大帥使那‘霞舒尼克’之計，割了十名羅剎兵的肉來燒烤，嚇得他們魂飛魄散，這些羅剎兵強悍之極，只怕也不肯投降。這條計策，可胜過諸葛亮了。”韋小寶笑道：“十名廚子身上早藏好了十條生牛肉，只不過在十名羅剎兵大腿上割了幾刀，割得他們大叫大嚷。炭爐子里燒烤的卻是上等牛肉，滋味如何，眾位不妨嘗嘗。”眾將縱聲大笑，吩咐廚子呈上十條牛肉“霞舒尼克”，割切分食，果然又香又嫩，簽是美味。眾將又問：“大帥既已捉到敵酋，卻又放他回去，是不是也要七擒七縱，叫他從此不敢再反？”韋小寶道：“那倒不是。這件事我在北京時也請問過皇上。我說皇上是鳥生魚湯，寬大為懷，咱們要不要也學諸葛亮，捉到了羅剎元帥，放他七次？皇上說道：這就不對了。學諸葛亮須得活學活用，不能死學死用。孟獲是蠻子的酋長，他說不反，就永遠不反了。咱們捉到的只是羅剎元帥將軍，他說不反，是不管用的。羅剎國的沙皇和攝政女王又會另派元帥，提兵來侵犯我疆界。”眾將點頭稱是。韋小寶道：“雅克薩守兵凶悍，炮火厲害。咱們倘若殺了羅剎元帥，城中官兵會另推統帥，更加狠打。現下我們剝光了這羅剎元帥，牽著他繞城三周，城里的羅剎兵從此瞧他不起。他沒了威風，以後發號施令，就不大靈光了。”

　　諸將齊聲稱是，林興珠問道：“是皇上吩咐，要剝光了那敵酋的衣服褲子嗎？”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皇上哪能這麼胡鬧？皇上只要我想法子長咱們自己官兵的志氣，滅羅剎兵的威風。皇上說道：羅剎兵長得又高又大，全身是毛，好似野人一般，火器又十分犀利。上陣交鋒之時，我軍見到他們的蠻樣，多半心中害怕，銳氣一失，打胜仗就難了。皇上說：‘小桂子，你花樣多，總之要我軍上下，大家瞧不起蠻子兵。’我想來想去，也沒甚麼好法子，有一晚，忽然想到了我小時候賭錢的事。”諸將均想：“你小時候賭錢，怎麼跟羅剎兵有關了？”韋小寶微笑道：“我小時候在揚州跟人家賭錢，賭品不好，贏了銀子落袋，輸了只管混賴，要打架就打，我也不怕。有一次卻給人整得慘了，那贏家捉住了我，剝下我褲子抵數，讓我光著屁股回家，大街之上人人拍手嘻笑。從此以後，我的賭品便長進了不少。”諸將一齊大笑。韋小寶笑道：“皇上說，打仗之道要靈活變化，皇上只能指示方略大計，真的干起來要我自己動腦筋。我想當年我小小年紀，也怕人家剝褲子，這些羅剎兵豈有不怕之理？果然褲子一剝，大家都乖乖的投降了。”諸將齊聲稱贊，大為佩服。有的人心想：“這剝褲子的法子，連《孫子兵法》中也沒有的。這一條‘韋子兵法’，倒也厲害。”當下韋小寶命羅剎降兵穿戴清兵衣帽，派一名參將帶領兩千清兵，押解降兵到北京去向皇帝獻俘。營中留下二十名大嗓子降兵，以備喊話之用。大營中的師爺寫了一道表章，說道撫遠大將軍韋小寶遭依皇上御授方略，旗開得胜，羅剎兵仰慕中華上國，洗心歸順，實乃我皇聖德格天，化及蠻夷云云。當晚韋小寶大犒三軍。次晨親率諸軍，來到雅克薩城。但見城頭煙火瀰漫，城內城外雙方軍士喊聲震天，槍炮聲隆隆不絕。攻城主將朋春入營稟報：城中炮火猛烈，我軍攻城士卒傷亡不少。韋小寶道：“咱們架起大炮，轟他媽的。”朋春傳下令去，不多時東南西北炮聲齊響，一炮炮打進城去。但羅剎人經營雅克薩已久，工事构筑十分堅固，兵將都躲在堅壘之中。清軍大炮雖多，炮火轟坍了不少房屋，然羅剎兵堅守不出，倒也奈何他們不得。

　　攻得數日，何佑率領一千勇士，迫近爬城，城頭上火槍一排排打將下來，清兵登時給打死了三四百人。朋春眼見不利，鳴金收兵。羅剎兵站在城頭拍手大笑，更有數十名羅剎兵拉開褲子向城下射尿，極盡傲慢。

　　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大怒，親自率軍攻城。城頭上一排槍射下，薩布素中槍落馬，清軍登時亂了。城門開處，數百名羅剎兵沖將出來。林興珠率領藤牌手滾地而前，大刀揮舞。羅剎兵忙縱躍閃避。這隊藤牌兵是林興珠親手教練的，練熟了“地堂刀法”，在地下滾動而前，左手以藤牌擋住敵人的火槍鉛子，右手大刀將羅剎兵的腿一條條斬將下來。圖爾布青見情勢不妙，忙下令收兵。林興珠將薩布素救了回來。薩布素右額中彈，幸好未深入頭腦，受傷雖重，性命無礙。這一仗雙方各有損折，還是清軍死傷較多。

　　韋小寶帶了軍醫，親去薩布素帳中慰問療傷，又重賞林興珠。下令退軍五里安營，當晚在帳中會聚諸將，商議攻城之法。諸將有的說藤牌兵今日立了大功，明日再誘鬼子兵出城，以藤牌兵砍其鬼腳；有的說鬼子兵折了銳氣，只怕不敢出戰，不如筑起長壘，四下圍困，將他們活活餓死；更有人說大可挖掘地道，從地底進攻。地道攻城原是中國古法，這句話卻提醒了韋小寶，想起雅克薩城本有地道，當年自己便曾在地道之中，抱住赤裸裸的蘇菲亞公主，如今她已貴為攝政女王，執掌羅剎國軍政大權，自己卻在這里跟她部下的兵馬打仗。又想：“倘若這時候她在雅克薩城中親自指揮，我從地道里鑽進城去，爬上她床，一呀摸，二呀摸，摸得她全身酸軟，這騷貨非大叫投降不可。”眾將眼見韋小寶沉吟不語，臉露微笑，只道他已有妙計，當即住口，靜候大帥吩咐，哪料得到他此時卻在想如何撫摸蘇菲亞公主全身金毛的肌膚。只見他雙目似閉非閉，喃喃道：“騷得很，有勁，吃她不消。”眾將面面相覷，又聽大帥道：“他媽的，一腳把我從床上踢了下來。”眾將更摸不著頭腦，只聽他又道：“這羅剎騷貨雖然厲害，老子總有對付她的法子。”朋春道：“大帥說得是。羅剎鬼子再厲害，咱們總有對付的法子。”韋小寶一怔，睜開眼來，奇道：“咱們，你也來摸？”隨即哈哈大笑，說道：“對啦，對！那地道太窄，只能容一個人爬進去，出口又在將軍房里，料來這時候也早給堵死了。咱們須得另外挖過。”眾將更不知所云。韋小寶站起身來，說道：“眾位將軍的計策都很妙，咱們青龍、白虎、天門通吃。明兒一早，大家分別去筑長圍、挖地道，同時又放大炮，誘他們出戰，派藤牌兵去斬鬼腳。”眾將見自己所建議的計策都為大帥采納，欣然出帳。次晨拂曉，眾將各領部屬，分頭辦事。朋春督兵挑土筑圍，郎坦指揮放炮，巴海挖掘地道。洪朝率領五百士卒，向羅剎降兵學了些罵人的言語，在城下大聲叫罵。只可惜羅剎人鄙陋無文，罵人的辭句有限，眾兵叫罵聲雖響，含義卻殊平庸，翻來覆去也不過幾句“你是臭豬”、“你吃糞便”之類，那及我中華上國罵辭的多采多姿，變化無窮？韋小寶聽了一會，甚感無聊。羅剎兵昨日吃了斬腳的苦頭，眼見清兵勢盛，堅守不出，躲在城頭土牆之後回罵。清軍大炮的炮彈射入城中，卻也損傷不大。當時的大炮火藥裝于炮筒之中，點火燃放，只是將鐵彈鉛彈射出，直接命中固能打得人筋折骨斷，但如落在地下，便不足為患。附近百姓十多年來慘遭羅剎兵虐殺，家破人亡的不知凡幾，得知皇上發兵，來打羅剎鬼子，無不大喜若狂，這時有的提了酒食來慰問官軍，有的拿了鋤頭扁擔，相助构筑土圍。訊息傳將出去，連數百里外的百姓也都來助攻。圖爾布青在城頭上望將下來，但見人頭如蟻，紛紛挑土筑圍，城外一條長圍越筑越高，其勢已非被困死不可，只盼西方尼布楚城中的羅剎兵前來援救，內外夾攻，才有胜望。他哪知康熙早料到了這一著，已另遣一隊騎兵向尼布楚的羅剎兵佯攻，作為牽制。尼布楚城的守將，每日里也在盼望圖爾布青帶兵來援。

　　羅剎兵槍炮可以及遠，清兵不敢逼近攻城。雅克薩是羅剎經營東方的基地，羅剎人野心勃勃，准擬占了黑龍江、松花江一帶廣大土地後，更向南侵，將整個中國都收歸版圖，要千千萬萬人盡皆臣服，成為農奴，因此雅克薩城牆堅厚，城中彈藥充足，糧草堆積如山，就是困守三年五載，也不虞匱乏。城中開鑿深井，飲水無缺。圖爾布青怕城里的中國人作亂內應，將中國男人都拉到城牆上殺了，將尸首拋下城來。城外中國軍民見了，無不憤恨叫罵。

　　這時地道已漸漸掘到城邊。韋小寶心想鹿鼎山是皇帝的龍脈所在，要是掘斷龍脈，害死了康熙，可大大不妥，下令地道不可掘進城中，只須在地牆下埋藏炸藥，炸毀城牆，大軍便可沖入。這一日城中幾口井忽然水涸，圖爾布青善于用兵，得報後凝神一想，料知敵軍在挖掘地道，以致地下水源從地道中流了出去，當下測定了方位，在清兵地道上施放炸藥，轟的一聲大響，將挖掘地道的清兵炸死了百余人，地道也即堵死。雅克薩城一時攻打不下，天氣卻一天冷似一天。這極北苦寒之地，一至秋深，便已冷得非同小可，到得冬季，更是滴水成冰，稍一防護欠周，鼻子耳朵往往便凍得掉了下來，至于指頭僵落，手腳凍腐，尤為常事。下得數天大雪，助攻的眾百姓已然抵受不住，紛向官兵告別，說道明年初夏開凍，再來助攻，又勸官軍南退，以免凍僵在冰天雪地之中。薩布素、巴海等軍官久駐北地，均知入冬之後局面十分凶險，倘若晚間遇上寒潮侵襲，一夜之間官兵凍死一半也非奇事。羅剎兵住在房屋之中，牆垣擋得住寒氣，清軍卻宿于野外營帳，縱然生火，也無濟于事。于是向韋小寶建議暫行南退避寒。韋小寶心想皇上派我出征，連一個城池也攻不下，卻要退兵，未免太過膿包，猶疑得數天，始終拿不定主意。部將來報，有數十名傷卒受不住寒冷而凍死了。韋小寶正自氣沮，忽有聖旨到來。康熙上諭說道：“撫遠大將軍韋小寶出師得利，殊堪嘉尚。今已遣羅剎降將奉領大清敕書，前赴莫斯科宣諭羅剎君主，囑其罷兵退師，兩國永遠和好，比來天時嚴寒，兵將勞苦，露宿冰雪，朕心惻然。韋小寶可率師南退，駐璦琿、呼瑪爾二城休卒養士，來春羅剎兵如仍頑抗，不服王化，再行進軍，一舉蕩平。茲賜撫遠大將軍暨所屬將軍、都統、副都統以下官兵衣被、金銀、酒食有差。諸統兵將軍須遵體朕意，愛護士卒，不貪速功。王師北征，原為護民，而兵亦民也。欽此。”韋小寶和諸將接旨謝恩。諸將都說萬歲爺愛惜將士，皇恩浩蕩，只是想到這一撤圍，不免前功盡棄，又都感可惜。傳旨的欽差到各營去宣旨頒賞，士卒歡聲雷動。次日韋小寶下令薩布素率兵先退，又令巴海與林興珠率軍斷後，羅剎兵如敢出城來追，便殺他個落花流水。羅剎兵見清兵撤退，城中歡呼之聲大作，千余名羅剎兵又站在城頭，向下射尿。韋小寶大怒，下令眾軍一齊向著城頭小便。清軍萬尿齊發，倒也壯觀。城上城下，轟笑聲叫罵聲響成一片。只是羅剎兵居高臨下，尿水能射到城下，清軍卻射不上去，這一場尿仗卻是輸了。城下遍地是尿，寒風一吹，頃刻間結成一層黃澄澄的尿冰。

　　韋小寶這口氣咽不下去，指著城頭大罵。前來宣旨的欽差勸道：“羅剎兵野獸一般，大帥不必跟他們一般見識。”韋小寶道：“不行，輸得太失面子！”吩咐取水龍來。那水龍是救火之具，軍中防備失火，行軍扎營，必定攜帶。親兵拉了十余架水龍到來，韋小寶吩咐拖上土壘，其時江水結冰，無水可用，于是下令火伕在大鍋中燒融冰雪，將熱水倒入水龍。韋小寶拉開褲子，在熱水中撒了一泡尿，喝令親兵：“向城頭射去！”眾親兵見主帥想出了這條妙計，俱都雀躍，一齊奮勇，扳動水龍上的杠杆，一放一壓，水管中的熱水便筆直向城頭射去。眾親兵大叫：“韋大帥賜羅剎鬼子喝尿！”熱水沖到，羅剎兵紛紛叫罵閃避。諸將有的暗叫：“胡鬧。”有的要討好大帥，在旁大聲叱喝助威。只是天時實在太冷，水龍中的熱水過不多時便結成了冰，又得再加熱水。韋小寶興高采烈，自夸自贊：“諸葛亮火燒盤蛇谷，韋小寶尿射鹿鼎山。那是一般的威風！”副都統郎坦在旁贊道：“大帥這一泡尿，大大折了羅剎鬼子的銳氣。”韋小寶突然一怔，雙目瞪視，呆呆的出神，“哇”的一聲大叫，跳了起來，哈哈大笑，叫道：“妙極，妙極！”韋小寶吩咐擊鼓升帳，聚集眾將，問道：“咱們營里共有多少水龍？”掌管軍需的參將稟道：“啟稟大帥：共有一十八架。”韋小寶皺眉道：“太少，太少！怎麼不多帶一些？”那參將道：“是！”心想：“軍營失火，并非常有，一十八架水龍也已夠了。”韋小寶道：“我要一千架水龍應用，即刻差人去附近城鎮征補，幾時可以齊備？”

　　當地是極北邊陲，地廣人稀，最近的城鎮也在數百里外，每處城鎮寥寥數百戶人家，居民貧窮困乏，未必就有水龍，要征集一千架水龍，那是決計無法辦到。那參將臉有難色，說道：“啟稟大帥：一千架水龍，在關外恐怕找不到，得進關去，到北京、天津趕運過來。”韋小寶怒道：“放屁！去北京、天津調運水龍，那得多少時候？打仗的事，半天也耽擱不起！”那參將喏喏連聲，臉色大變，心想：“這一下我的腦袋可要搬家了。”那欽差坐在一旁，忍不住勸道：“大帥，你的貴尿已經射上了羅剎人城頭。這個……這個貴精不貴多，咱們這一仗已經贏了。以兄弟淺見，似乎可以窮寇……窮寇莫射了。”韋小寶搖頭道：“不成！沒一千架水龍，辦不了這件大事。”那欽差心想：“你這大帥忒也胡鬧，這射尿斗氣之事，偶一為之，開開玩笑，那也無傷大雅，豈能大張旗鼓的來干？少年皇帝愛用少年將軍，他們君臣投緣，旁人也不敢多嘴。但如鬧得太過不成體統，未免貽笑天下。”欲待再勸，卻聽韋小寶道：“眾位將軍，哪一位能想出妙計，即刻調到一兩千架水龍，那是莫大的功勞。”朋春道：“請問大帥，要這一千架水龍，是用來……用來射尿上城嗎？”韋小寶笑道：“咱們有了一千架水龍，如用來射尿上城，又怎有這許多人來拉尿？一百萬兵也不夠啊。”朋春道：“正是。屬下愚蠢得緊，要請大帥指點。”韋小寶道：“剛才我見本帥的貴尿射上城頭，立即便結成了冰。倘若咱們用一兩千架水龍，連日連夜的將熱水射進城去，那便如何？”

　　眾將一怔之下，腦筋較靈的數人先歡呼了起來，跟著旁人也都明白了，大帳之中，歡聲如雷。眾將齊叫：“妙計，妙計！水漫雅克薩，冰凍鹿鼎山！”

　　過得片刻，歡聲漸止，有人便道：“就算要到北京、天津去調，那一千架水龍也要連夜趕運過來。”當時便有數名副將、佐領自告奮勇，討令去征集水龍。

　　洪朝職位低微，排班站在最後，這時躬身說道：“啟稟主帥：末將有個淺見，請主帥定奪。”韋小寶道：“你說罷！”洪朝道：“末將是福建人，家鄉地方很窮，造不起水龍，鄉村中失了火，大家便用竹筒水槍救火。那竹筒水槍，是用一根毛竹打通了，末端開一個銅錢大的小孔，另一端用一條木頭活塞插在竹筒之中。救火之時，將水槍的小孔浸在水里，活塞後拉，竹筒里便吸滿了水，再用力推動活塞，水槍里的水就射出去了。”韋小寶嗯了一聲，凝思這水槍之法。

　　何佑道：“啟稟主帥，這水槍可大可小。卑職小時候跟同伴玩耍，用水槍射人，倒也有趣。就可惜這一帶沒大毛竹，要做大水槍，這等大竹筒也得過了長江才有。”

　　韋小寶問洪朝：“你有甚麼法子？”洪朝道：“末將心想，這一帶大毛竹是沒有的，大松樹、大杉樹卻多得很。咱們將大樹砍了下來，把中間剜空了，就可做成大水槍。”韋小寶道：“要剜空大松樹的心子，可不大容易罷？”

　　一名姓班的副將是山西木匠出身，說道：“啟稟主帥：這事倒不難辦。先將大木材鋸成兩個半爿，每一爿中間挖成半圓的形狀，打磨光滑，然後將兩個半爿合了起來，木材中間就是一個空心的圓洞了。兩個半爿拼湊之時，若要考究，就用筍頭，如果是粗功夫，那麼用大鐵釘釘起來也成了。”韋小寶大喜，叫道：“妙極！做這麼一枝大水槍，要多少時候？”班副將道：“小將自己動手，一天可以造得一枝，再趕夜工，可以造得兩枝。”韋小寶皺眉道：“太慢，太慢。你到各營去挑選幫手，一起來干，你做師父，即刻便教徒弟。這是粗活，既不是新娘子的紅漆馬桶，也不是財主家的楠木棺材。水槍外的樹皮也不用剝去，只要能射水入城，那就行了。眾將官，馬上動手，伐木造水槍去者！”

　　眾將得令，分帶所屬士兵，即時出發，去林中秧伐木材。同時分遣快馬，去向百姓征借斧鑿鋸刨等木工用具。關外遍地都是松杉，額爾古納河一帶處處森林，百年以上的參天喬木也是不計其數。清軍大軍出動，不到半天便伐了數千株大木材。軍中士兵本來做過木匠的有一百多人，班副將調集在一起，再找了四五百名手藝靈巧的士兵相助，連夜開工，趕造水槍。班副將將先造一枝示范，那水槍徑長二尺，槍筒有一丈來長，活塞末端裝了一條橫木，六名士兵分站左右，握住橫木一齊拉推。從水槍口倒入熱水後，班副將一聲令下，六名士兵出力推動活塞，熱水從水槍中激射而出，直射到二百余步之外。韋小寶看了試演，連聲喝采，說道：“這不是水槍，是水炮，咱們給取個好聽的名字，叫作……叫作白龍水炮。”取出金銀，犒賞班副將和造炮官兵，吩咐連日連夜趕造。圖爾布青見清軍退而復回，站在城領眺望，見清軍營中，堆積了無數木材，心想：“中國蠻子砍伐木材，要生火取暖，如此看來，那是要圍城不去了。哼，再過得半個月，大風雪刮來，可有得你們受的了，火燒得再旺，也擋不了這地獄里出來的陰風寒氣。”他下得城來，命親兵燒旺了室中爐火，斟上羅剎烈酒，叫兩名擄掠而來的中國少女服侍飲酒。朋春、何佑等分遣騎兵，將數百里方圓內百姓的鐵鑊鐵鍋都調入大營，掘地為灶，木柴堆、冰雪堆如一座座小山相似，一尊尊造好的白龍水炮上都蓋了樹枝，以免給羅剎士兵發覺。過得幾日，班副將稟報三千尊白龍水炮已然造就。次日是黃道吉日，韋小寶卯時升帳，擊鼓聚將，下令將水炮抬上長壘，炮口對准城中。軍中號角齊鳴，號炮砰砰砰的連發九下。各營將士一齊動手，將冰雪鏟入鐵鑊鐵鍋，燒將起來。圖爾布青正在熱被窩中沉沉大睡，忽聽得城外炮聲大作，急忙跳起，匆匆穿上衣服，披上貂裘，到城頭察看。其時風雪正大，天色昏暗，朦朧中見到清軍長壘上擺滿了一棵棵大樹，正疑惑間，猛聽得清軍齊聲吶喊，有如山崩地裂一般，數千株大樹中突然射出水來，四面八方的噴射入城。圖爾布青大驚，只叫得一聲：“啊喲！”一股熱水當胸射到。總算天時實在太冷，熱水射到時已不甚燙，卻沖得他立足不牢，一個踉蹌，倒在城頭，身旁親兵急忙扶起。但聽得四下里都是喊聲，頭頂水聲嘩嘩直響，一條條白龍般的水柱飛入城中。霎時之間，雅克薩城上罩了一團茫茫大霧，卻是水汽遇冷凝結而成。圖爾布青心中亂成一團，叫道：“中國蠻子又使妖法！”大樹中竟會噴出水來，自然是妖法無疑。他惶急之下，大叫：“大家放槍，別讓中國蠻子沖上城來。”

　　自從那日他被清軍剝光衣褲、牽著繞城三匝之後，威信大失，發出來的號令，部屬已不如先前之凜遵不誤。只是清軍圍城甚急，羅剎兵將俱恐城破後無一幸免，這才勉力守御，這時忽見巨變陡起，數千股水柱射入城來，眾兵將四散奔逃，哪里還有人理睬于他？幸喜清軍只是射水，倒不乘機攻城。羅剎兵亂了一陣，驚魂稍定，但見地下積水成冰，頭頂一條條水柱兀自如注如灌，潑將下來。雅克薩城內中國男子早已被殺得清光，只剩一些年輕女子，作為營妓，供其淫樂。城中除了羅剎兵將外，尚有莫斯科派來的文職官員，傳教的教士，隨軍做買賣的商人，想到東方來大發洋財的無賴亡命、小偷大盜。頃刻之間，人人身上淋得落湯雞相似，初時水尚溫熱，不多時濕衣漸冷，又過一會，濕衣開始結冰。眾人大駭，紛紛脫下衣褲皮靴，各人均知濕衣一經結冰，黏連肌膚，那時手指僵硬，再也無法解脫，就算有人相助，往往將皮膚連著衣褲鞋襪一齊撕下，實是危險不過。地下積水漸高，慢慢凝固，變成稀粥一般，羅剎人赤腳踏在其中，冰冷徹骨，忍不住雙腳亂跳，大叫：“凍死啦，凍死啦。”眾人紛紛搶到高處，有些人索性爬上了屋頂。人叢中有人叫了起來：“投降，投降！再不投降，大伙兒都凍死啦。”圖爾布青身披貂裘，左手撐傘，騎著一匹高頭大馬來回巡視，聽得有人大叫“投降”，大聲怒喝：“誰在這里擾亂軍心？奸細！拉出來槍斃！”

　　眾人見他貂裘可以防水，身上溫暖，在這里呼喝叱罵，旁人卻都凍得死去活來，人人心中不忿，當下便有人拾起冰塊雪團，向他投去。圖爾布青舉起短銃，轟隆一聲，向人叢中射去，登時打死了兩人。余人向他亂擲冰塊雪團，更有人扑了上去，將他拉下馬來。衛兵舞刀砍殺，卻哪里止得住？正大亂間，一小隊騎兵奔到，羅剎亂民才一哄而散。圖爾布青從地下爬起，恰好頭頂兩股水柱淋下，登時將他全身潑濕。他雙腳亂跳，大聲咒罵，只得命衛兵相助脫衣除靴。清軍望見城中羅剎兵狼狽的情狀，土壘上歡聲雷動，南腔北調，大唱俚歌，其中自也少不了韋小寶那“一呀摸，二呀摸”的“十八摸”。朋春等軍官忙碌指揮。班副將所帶的木匠隊加緊修理壞炮。燒水隊加柴燒火，將冰雪鏟入鍋中，運水隊將熱水一桶桶的自炮口倒入。炮筒中水一倒滿，“一、二、三，放！”六名炮手奮力向前推動活塞，一股水箭從炮口沖出，射入城中。清軍水炮中射出熱水時筆直成柱，有的到了城頭上空便散作水珠，如大雨般紛紛洒下，有的射得較低，卻凝聚不散，對准了人身直沖。水炮精粗不一，有的力道甚大，可以及遠，有的卻射程甚近，更有許多射得幾次便炮筒散裂，反而燙傷了不少清軍“炮手”。三千尊水炮射了一個多時辰，已壞了六七百尊。同時燒煮冰雪而成熱水，不及水炮發射之快，“彈藥”到後來已然接濟不上。又射得大半個時辰，壞炮愈多，熱水更缺，只剩下八九百尊水炮還在發射，威力大減。

　　韋小寶正感沮喪，忽見城門大開，數百名羅剎兵涌了出來，大叫：“投降，投降！”

　　薩布素其時頭上槍傷已好了大半，當即率領一千騎兵上前，喝道：“降人坐在地下！”羅剎人面面相覷，不明其意。一名清軍把總往地下一坐，叫道：“坐下，坐下！”便在此時，城門又閉，城頭上幾排槍射了下來，將羅剎降人射死了數十人。其餘羅剎降人四散奔逃。清軍水炮瞄准城上放槍的羅剎兵將，水柱激射過去，羅剎兵紛紛摔下城頭。這時候城內積水二尺有余，都已結成了冰，若要將全城灌滿了水，凍成一座大冰城，至少也得十天半月。但羅剎兵無衣無履，又生不了火，人人凍得簌簌發抖，臉色發青。有的數兵摟抱在一起，互借體溫取暖。

　　圖爾布青兀自在大聲叱喝，督促眾兵將守城。眾兵都轉過了頭，不加理睬。圖爾布青大怒，伸掌去打一名軍官。那軍官轉身避開，圖爾布青追將過去，忽然腳下在冰上一滑，摔倒在地。旁邊一名士兵伸手一推，將他推入地下一個積水的窟窿之中。圖爾布青出力掙扎，但手足麻木，爬不上來，大叫：“救我，救我！”眾兵將人人臉現鄙夷之色，聚在那水窟旁圍觀。過不多時，窟中積水凝結成冰，將圖爾布青活活的凍結在內，他上身在冰窟之外，兀自喘氣不已，胸膛以下卻陷在冰內，便似活埋了一般。

　　這時人人心意相同，打開城門，大叫：“投降！”蜂涌而出。韋小寶狂喜之下，手舞足蹈，胡言亂語，所發的號令早已全然莫名其妙。好在清軍帶兵將領均是久經戰陣的宿將，口中大叫：“得令！”卻自行去辦理受降、入城、繳械、清理諸般手續，一切井井有條，卻和韋大帥所發的號令全不相干。先前射水入城，唯恐不多，此刻要將城中積冰燒融，化水流出城外，卻也難以辦到，只好順其自然。郎坦督率眾兵，先將總督府清理妥善，請韋小寶、索額圖和欽差住入，然後再去將火藥庫，槍械庫、金銀庫等要地一一封存，派兵看守。其時清朝國勢方強，軍中紀律森嚴。大官如韋小寶、索額圖等不免乘機大發橫財，軍官士兵卻是一物不敢妄取。城內城外殺牛宰羊，大舉慶祝。索額圖等自是諛詞潮涌，說韋大帥用兵如神，古時孫吳復生，也所不及。那欽差道：“兄弟這次出京，皇上一再囑咐，要韋大帥不可殺傷太多。今日韋大帥攻克堅城，固是奇功，更加難得的是，居然刀槍劍戟、弓箭火器，一概不用，我軍竟沒一兵一卒陣亡。一日之內摧大敵，克名城，而不損一名將士，古往今來，唯韋大帥一人而已。這不但空前，也一定是絕後了。”

　　韋小寶得意洋洋，大吹牛皮：“要打破雅克薩城，本來也非難事。難在皇恩浩蕩，體惜將士，不能傷亡太大。因此上兄弟要等到今天，才使這條計策，好讓欽差大臣親眼見到。咱們給皇上辦事，打場胜仗，那也罷了，人人都會的，不算希奇。總是要仰尊皇上聖意，打胜仗而不死人，這就難一些了。”眾將均覺他雖然自吹自擂，但要打一個大胜仗而已方不死一人，也确是天大的難事，當下人人點頭。索額圖道：“這是皇上的洪福，韋大帥的奇才。”韋小寶道：“今日自上到下，人人都有很大功勞。若不是欽差大人和索大人親臨前敵，奮勇督戰，咱們也不能胜得這麼容易。”欽差和索額圖大喜，感激無比，適才對陣之時，他兩個文官躲得遠遠的，唯恐受了火器矢石之傷，那有半點“親臨前敵，奮勇督戰”之事？但韋小寶既這麼說，在報捷的折子之中，自也有自己的一份大功了。滿清軍功之賞，最是丰厚，遠非其他功勞之可比。常言道：“花花轎子人人抬”。韋小寶深通做官之道，奉送欽差這一份大功，自己惠而不費，一無所損。欽差這一回　到北京，在皇帝面前一定會替自己大加吹噓，將五分功勞說成了十分，自己在軍中便有甚麼逾規越份之事，欽差和索額圖也必盡力包瞞，守口如瓶。

　　眾人吃喝了一會，薩布素的部下得羅剎兵舉報，將圖爾布青從冰窟中挖了出來，抬到階下。這時圖爾布青早已凍斃，全身發青。韋小寶歎道：“這人的名字取得不好，倘若不叫圖爾布青，叫作圖爾布財，那就不會發青，只會發財了。”命人取棺木將他收殮。待得降兵人數、城中財物器械等大致查點就緒，韋小寶與索額圖、欽差三人聯名上奏，遣飛騎馳往北京，向皇帝報捷。

## 第四十八回　都護玉門關不設　將軍銅柱界重標

　　當晚韋小寶和雙兒在總督府的臥房中就寢，爐火生得甚旺，狐被貂褥，一室皆春。

　　這是他的舊游之地，掀開床邊大木箱的蓋子一看，箱中放的卻是軍服和槍械。雙兒微笑道：“相公盼望箱子里又鑽出個羅剎公主來，是不是？”韋小寶笑道：“你是中國公主，比羅剎公主好得多。”雙兒笑道：“可惜你的中國公主在北京，不在這里。”韋小寶道：“好雙兒，咱們今日算不算‘大功告成’？”雙兒嫣然一笑，雙頰暈紅。她雖和韋小寶做夫妻已久，聽得丈夫調笑，卻仍有羞澀之意。

　　韋小寶摟住了她腰，兩人并坐床沿。韋小寶道：“你拼湊地圖，花了不少心血，咱們終于拿到了鹿鼎山，皇上封我為鹿鼎公，這座城池，多半是讓我管了。這山底下藏得有無數金珠寶貝，咱們慢慢掘了出來，我韋小寶可得改名，叫做‘韋多寶’。”雙兒道：“相公已有了許多金子銀子，幾輩子也使不完啦，珠寶再多，也是無用。我瞧還是做韋小寶的好。”韋小寶在她臉上輕輕一吻，說道：“對，對！這些日來，我一直拿不定主意，要是掘寶罷，只怕挖斷了滿洲龍脈，害死了皇帝。皇上向來待我不錯，害死了他，未免對不住他。不掘寶罷，又覺得可惜。這麼著，咱們暫且不掘這寶藏，等到皇上御駕升天，咱們又窮得要餓飯了，那時候再掘不遲。”剛說到這里，忽聽得木箱中輕輕喀的一響。兩人使個眼色，注視木箱，過了好一會，卻更無動靜。韋小寶雙掌輕輕拍了三下，雙兒過去開了房門，守在門外的四名親兵躬身聽令。韋小寶指著木箱，低聲道：“里面有人！”四名親兵吃了一驚，搶到箱邊，揭開箱蓋，卻見箱中盛滿了衣物。韋小寶打個手勢，親兵搬開衣物，揭開箱底，露出一個大洞，便在此時，砰的一聲巨響，洞中放了一槍出來。一名親兵“啊”的一聲，肩頭中彈，向後便倒。雙兒忙將韋小寶一拉，扯到了自己身後。韋小寶指指炭爐，作個傾倒的手勢。一名親兵過去端起炭爐，便往洞中倒了下去。只聽得洞中有人以羅剎話大叫：“別倒火，投降！”跟著咳嗽不止。韋小寶以羅剎話叫道：“先把火槍拋上來，再爬出來。”洞中拋出一杆短銃，跟著一名羅剎兵探頭出來。一名親兵抓住他頭發一拉，另一名親兵伸刀架在他頸中，那兵胡子著了火，兀自未熄，只痛得哇哇大叫，狼狽异常的爬了出來。韋小寶道：“下面還有人沒有？”洞內有人叫道：“還有一個！投降！投降！”韋小寶喝道：“拋槍上來！”洞口白光一閃，拋上來一柄馬刀，跟著一團火燒了出來，原來這名羅剎兵燒著了頭發。在門外守衛的親兵聽得大帥房中有警，又奔進數人。七八名親兵揪住了兩名羅剎兵，扑滅了兩人頭發胡子上的火焰，反綁了縛住。

　　韋小寶突然指著一名羅剎兵叫道：“咦，你是王八死雞。”那兵臉露喜色，道：“是，是，中國小孩大人，我是華伯斯基。”另一名羅剎兵也叫了起來：“中國小孩大人，我……我是齊洛諾夫。”韋小寶向他凝視半晌，見他胡子燒得七零八落，臉上也熨得又紅又腫，但終于認了出來，笑道：“對啦！你是豬玀懦夫！”齊洛諾夫大喜，叫道：“對，對！中國小孩大人，我是你的老朋友。”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都是蘇菲亞公主的衛士。當年在雅克薩城和韋小寶同去莫斯科。兩人在獵宮隨同火槍手造反，著實立了些功勞。蘇菲亞公主掌執國政後，酬庸從龍之士，將身邊衛士都升了隊長。其中四人東來想立功劫掠。當兵敗城破之時，一人戰死，一人凍死。余下這兩人悄悄躲入地道，想出城逃走，哪知城外地道出口早已堵死，兩人進退不得，終于形跡敗露。當年韋小寶分別叫他們為“王八死雞”和“豬玀懦夫”。兩人哪知其意，只道中國小孩發音不正，便即答應。聽公主叫他為“中國小孩”，初時也跟著一般稱呼，待得韋小寶立功，公主封了他爵位，眾衛士便稱之為“中國小孩大人”。韋小寶問明來歷，命親兵松綁，帶出去取酒食款待。眾親兵生怕地道中尚有奸細，鑽進去搜索了一番，查知房中此外更無地道復壁，這才退出。親兵隊長心下惶恐，連聲告罪，心想真是僥天之幸，倘若這兩名羅剎兵半夜里從地道中鑽將出來，刺死了韋大帥，自己非滿門抄斬不可。次日韋小寶叫來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二人，問起蘇菲亞公主的近況。二人說公主殿下總理朝政，羅剎全國的王公大臣、將軍主教，誰也不敢違抗。兩位沙皇年紀幼小，一切也都聽姊姊的。齊洛諾夫道：“公主殿下很想念中國小孩大人，吩咐我們來打聽你的消息，要我們見到你後，請你再去莫斯科玩玩，公主重重有賞。”華伯斯基道：“公主殿下不知道是中國小孩大人帶兵來打仗，否則的話，大家是親愛的甜心，是好朋友，這仗也不用打了。”韋小寶道：“你們胡說八道，騙人！”兩人賭咒發誓，說道千真萬确，決計不假。韋小寶尋思：“皇上本是要我設法跟羅剎國講和，不妨便叫這兩個家伙去跟蘇菲亞公主說說。”說道：“我要寫一封信，你們送去給公主，不過我不會寫羅剎蚯蚓字，你們代我寫罷。”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面面相覷，均有難色，他二人只會騎馬放槍，說到提筆寫字，卻也是一竅不通。齊洛諾夫道：“中國小孩大人要寫情書，我們兩個是干不來的。我們……我們去找個教士來寫。”韋小寶答應了，命親兵帶二人去羅剎降人中找尋。過不多時，兩人帶來一名大胡子教士到來。其時羅剎軍人大都不識字，隨軍教士除了祈禱上帝、激勵士氣之外，還有一門重要職司，便是替兵將代寫家書。那教士穿了清兵裝束，衣服太小，緊緊繃在身上，顯得十分可笑。他嚇得戰戰兢兢，隨著兩名隊長參見韋小寶，說道：“上帝賜福中國大將軍，大爵爺，愿中國大將軍一家平安。”

　　韋小寶要他坐下，說道：“你給我寫封信，給你們的蘇菲亞公主。”那教士連聲答應。親兵早已在桌上擺好了文房四寶。那教士手執毛筆，舖開宣紙，彎彎曲曲的寫起羅剎字來，但覺那毛筆柔軟無比，筆划忽粗忽細，說不出的別扭，卻不敢有半句話評論中國筆墨，只怕惹了這位中國將軍生氣。韋小寶道：“你這麼寫：自從分別之後，常常想念公主，只盼娶了公主做老婆……”那教士嚇了一跳，手一顫，毛筆在紙上涂了一團墨跡。齊洛諾夫道：“這位中國小孩大人，是蘇菲亞公主殿下的甜心。公主殿下很愛他的，常說中國情人胜過羅剎情人一百倍。”他要討好韋小寶，不免張大其詞。那教士諾諾連聲，道：“是，是，胜過一百倍，一百倍。”他心神不定，文思窒滯，卻又不敢執筆沉吟，只得將平日用慣的陳腔濫調都寫了上去，盡是羅剎士兵寫給故鄉妻子、情人的肉麻辭句，甚麼“親親好甜心”、“我昨晚又夢見了你”、“吻你一萬次”之類，不一而足。

　　韋小寶見他筆走如飛，大為滿意，說道：“你們羅剎兵來占我中國地方，殺了許多中國百姓。中國大皇帝十分生氣，派我帶兵前來，把你們的兵將都捉住了。我要將他們割成一條一條，都燒成霞舒尼克……”那教士大吃了一驚，“啊”的一聲，說道：“我的上帝！”韋小寶續道：“不過瞧在你公主的面上，暫時不割不燒。如果你答應以後羅剎兵再也不來犯我中國疆界，中國和羅剎國就永遠是好朋友。要是你不聽話，我派兵來殺光你們的羅剎男人，你就再也沒有羅剎男人陪著睡覺了。你要男人陪著睡覺，天下只有中國人了。”那教士心中大不以為然，暗道：“天下除了羅剎男人，并非只有中國男人，這句話也太沒有道理。”又覺這種無禮的言語決不能對公主說，決意改寫幾句又恭謹又親密的話，料想這中國將軍也不識得。但他為人謹細，深怕給瞧出了破綻，將這幾行文字都寫成了拉丁文，寫畢之後，不由得臉露微笑。

　　韋小寶又道：“現下我差王八死雞和豬玀懦夫送這封信給你，又送給你禮物。你愿意做我情人，還是做我敵人，你自己決定罷。”那教士又將最後這句話改得極盡恭敬，寫道：“中國小臣思慕殿下厚恩，謹獻貢物，以表忠忱。小臣有生之年，皆殿下不二之臣也。企盼兩國和好，俾羅剎被俘軍民重歸故國，實出殿下無量恩德。”最後這句話卻是出于他的私心，料想兩國倘若和議不成，自己和其餘的羅剎降人勢必客死异鄉，永遠不得歸國。韋小寶待他寫完，道：“完了。你念一遍給我聽聽。”那教士雙手捧起信箋誦讀，念到自己改寫之處，卻仍照韋小寶的原義讀出。韋小寶會講的羅剎話本就頗為有限，聽來似乎大致不錯，哪料得他竟敢任意竄改？便點點頭，道：“很好！”取出”撫遠大將軍韋之印”的黃金印信，在信箋上蓋了朱印。這封情書不像情書、公文不似公文的東西就搞成了。韋小寶命那教士下去領賞，吩咐大營的師爺將信封入封套，在封套上用中國文字寫上蘇菲亞公主的名字。那師爺磨得濃墨，蘸得飽筆，第一行寫道：“大清國撫遠大將軍鹿鼎公韋奉書”，第二行寫道：“鄂羅斯國攝政女王蘇飛霞固倫長公主殿下”。“羅剎”兩字，于佛經意為“魔鬼”，以之稱呼“俄國”，頗含輕侮，文書之中便稱之為“鄂羅斯”。那師爺又覺“蘇菲亞”三字不甚雅馴，這個“菲”字令人想起“芳草菲菲”，似乎譏諷她全身是毛，于是寫作了“蘇飛霞”，既合“落霞與孤鶩齊飛”之典，又有“飛霞扑面”之美；“固倫長公主”是清朝公主最尊貴的封號，皇帝的姊妹是長公主，皇帝的女兒是公主，此女貴為攝政，又是兩位并肩沙皇的姊姊，自然是頭等公主了。待聽得韋小寶笑道：“這個羅剎公主跟我是有一手的，幾年不見，不知她怎樣了？”那師爺在封套上又寫上兩行字：“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心想這是《左傳》中的話，只可惜羅剎乃戎狄之邦，未必能懂得中華上國的經傳，其中雙關之意，更不必解，俏眉眼做給瞎子看，難免有“明珠暗投”之歎了。其實不但“鄂羅斯國固倫長公主蘇飛霞”決計不懂這幾個中國字的含義，連“大清國撫遠大將軍鹿鼎公韋”，除了識得自己的名字和兩個“人”字之外，也是只字不識，見那師爺在封套正反面都寫了字，說道：“夠了，夠了。你的字寫得很好，胜過羅剎大胡子。”

　　他吩咐師爺備就一批貴重禮物，好在都是從雅克薩城中俘獲而得，不用花他分文本錢。再將華伯斯基、齊洛諾夫兩名隊長傳來，叫他兩人從羅剎降兵挑選一百人作為衛隊，立即前往莫斯科送信。兩名隊長大喜過望，不住鞠躬稱謝，又拿起韋小寶的手，在他手背上連連親吻。韋小寶的手背被二人的胡子擦得酸痒，忍不住哈哈大笑。

　　雅克薩城小，容不下大軍駐扎，當下韋小寶和欽差及索額圖商議了，派郎坦、林興珠二人率兵二千，在城中防守，大軍南旋，協駐瑗琿、呼瑪爾二城候旨。韋小寶臨行之際，鄭重叮嚀郎坦、林興珠二人，決不可在雅克薩城開鑿水井，挖掘地道。大軍南行。韋小寶、索額圖、朋春等駐在瑗琿，薩布素另率一軍，駐在呼瑪爾。韋小寶命羅剎降兵改穿清軍裝束，派人教授華語，命他們將“我皇萬歲萬萬歲”、“聖天子萬壽無疆”、“中國皇帝德被四海、皇恩浩蕩”等句子背得爛熟，然後派兵押向北京，要他們在京師大街上一路高呼，朝見康熙時更須大聲吶喊，說道越是喊得有勁，皇上賞賜越厚。匆匆數月，冬盡春來。韋小寶在瑗琿雖住得舒服，卻記挂著阿珂、蘇荃等幾個妻子和虎頭等兒女，曾連遣親兵，送物回家。六位夫人也各有衣物用品送來，大家知他不識字，家書卻兩免了，只是命親兵帶個口信，說家中大小平安，盼望大帥早日凱旋歸來。過得二十多天，康熙頒來詔書，對出征將士大加嘉獎，韋小寶升為二等鹿鼎公，其餘將士各有升賞。傳旨的欽差將一只用火漆印封住的木盒交給韋小寶，乃是皇上御賜。韋小寶磕頭謝恩，打開木盒，不禁一呆。盒里是一只黃金飯碗。碗中刻著“公忠體國”四字，依稀便是當年施琅送給他的，只是花紋字跡俱有破損，卻又重行修補完整。

　　韋小寶記得當年這只金飯碗放在銅帽兒胡同伯爵府中，那晚倉惶逃走，并未攜出，一凝思間，已明其理。定是那晚炮轟伯爵府後，前鋒營軍士將府中殘損的剩物開具清單，呈交給皇帝。這只金飯碗已打爛了一次，這一次可得好好捧住，別再打爛了。韋小寶心想：“小皇帝對我倒講義氣，咱們有來有往，我也不掘他的龍脈。”當晚大宴欽差，諸將相陪，宴後開賭。再過月余，康熙又有上諭到來，這一次卻是大加申斥，說韋小寶行事胡鬧，要羅剎降兵大呼“萬壽無疆”，實在無聊之至。上諭中說：“為人君守牧者，當上體天心，愛護黎民。羅剎雖蠻夷化外之邦，其小民亦人也，既已降服歸順，不應復侮弄屈辱之。汝為大臣，須諫君以仁明愛民之道。朕若有惠于眾，雖不壽亦為明君，若驕妄殘虐，則萬壽無疆，徒苦天下而已。大臣諂諛邪佞，致君于不德，其罪最大，切宜為誡。”韋小寶這次馬屁拍在馬腳上，碰了一鼻子灰，好在臉皮甚厚，也不以為意，對著傳旨的欽差大罵自己該死，心想：“天下哪有人不愛戴高帽的？定是這些羅剎兵中國話說得不好，把皇上聽得胡里胡塗，惹得他生氣。”將教授羅剎兵華語的幾名師爺叫來，痛罵一頓。罵完之後，拉開桌子便和他們賭錢，擲得幾把骰子，早將康熙的訓誡拋到九霄云外。這日京中又有上諭頒來，欽命韋小寶和索額圖為議和大臣，與羅剎國議訂和約，又派來鑲黃旗漢軍都統一等公佟國綱、護軍統領馬喇、尚書阿爾尼、左都御史馬齊四人相助。佟國綱宣讀上諭已畢，又取出一通公文宣讀，卻是羅剎國兩位沙皇給康熙的國書，這時已由在北京的荷蘭國傳教士譯成了漢文。國書中說道：

　　“謹奉上撫遠華夏、洋溢寰宇、率賢臣共圖治理、分任疆土、滿清兼統、聲名遠播、大聖皇帝曰：向者父阿列克席米汗羅為汗，曾使尼果來等賚書至天朝通好，以不諳中國典禮，語言舉止，陋鄙無文，望寬宥之。至頌揚皇帝，舛謬失禮，亦因地處荒遠，典禮素昧所致，幸無見罪。皇帝在昔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未循其故。及尼果來等歸問之，但述天朝大臣以不還逋逃人根特木爾等、并騷擾邊境為詞。近聞皇帝興師，辱臨境上，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國邊民构釁作亂，天朝遣使明示，自當嚴治其罪，何煩動輒干戈？今奉詔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國所發將士，到時切勿交兵。恭請明察我國作亂之人，發回正法，除嗣遣使臣議定邊界外，先令末起、佛兒魏牛高、宜番、法俄羅瓦等星馳賚書以行。乞撤雅克薩之圍，仍詳悉作書，曉諭下國。則諸事皆寢，永遠輯眺矣。上國大臣韋小寶閣下，昔年曾見知于我皇姊攝政女王蘇菲亞殿下，遠臨我京師莫斯科，撥亂反正，有大功于下國，此上國之惠也，下國君臣，不敢有忘。謹奉重禮，獻于大聖皇帝陛下，以次重禮奉于韋小寶大臣閣下，以示下國誠信修睦之衷。”（按：此通俄羅斯國國書錄自史籍，正确無誤，惟最後一段關于韋小寶者，恐系小說家言，或未可盡信云。）佟國綱讀了國書後，師爺將書中意思向韋小寶及眾將詳細解釋。這是軍中通例，文書來往，文字有時頗為艱深，帶兵將官不識字者固多，就算讀過幾年書的，所識也頗有限，軍中來文去件關涉軍機大事，如有誤解，干系重大，因此滿洲軍制有師爺解釋文書的規定。

　　佟國綱笑道：“這位羅剎國攝政女王，對韋大帥頗念舊情，送來的禮物著實不少。皇上吩咐兄弟一并帶了來，交韋大帥收納。”韋小寶拱手道：“多謝，多謝。”又道：“羅剎人不懂禮節，不說自己的禮物很輕，卻自吹自擂，說禮物很重，送給皇上的是重禮，送給我的是甚麼次重禮，也不怕人笑話。”佟國綱道：“是。韋大帥獻到京城去的羅剎降人，皇上親加審訊，發現小兵之中，混有一個羅剎大官……”韋小寶“啊”的一聲，叫道：“有這等事？”佟國綱道：“這人十分狡猾，混在小兵之中，絲毫不動聲色。那日皇上逐批審訊降人，一名荷蘭傳教士做通譯，審到後來，皇上對那傳教士說了幾句拉丁話。羅剎降人中有一名小兵，忽然臉露詫异神色。皇上問他是不是懂得拉丁話，那個小兵不住搖頭。皇上便用拉丁話說道：‘將這個小兵拉出去砍頭。’那小兵臉色大變，跪下求饒，供認懂得拉丁話。”

　　韋小寶問道：“拉丁話是什麼話？他們羅剎人拉壯丁挑軍糧之時說的話，皇上怎麼會說？”佟國綱道：“皇上聰明智慧，無所不曉。羅剎人拉壯丁時說的話，那也會說的。”韋小寶道：“為什麼羅剎人平時說的話，皇上不懂，拉壯丁時說的話，卻又會說？”佟國綱無法回答，笑道：“這中間的理由，咱們可都不懂了。下次大帥朝見皇上之時，自己磕頭請問罷。”韋小寶點點頭，問道：“那個羅剎人後來怎樣？”佟國綱道：“皇上細細審問，那人終于無法隱瞞，一點點吐露了出來。原來這人名叫亞爾青斯基，是尼布楚、雅克薩兩城的都總督。”眾人一聽，好不自禁的“啊”的一聲。韋小寶道：“這家伙的官可不小哪。”佟國綱道：“可不是嗎？羅剎國派在東方的官兒，以他為最大，雅克薩城破之日，定是他改穿了小兵的服色，以致給他瞞過了。”韋小寶搖頭笑道：“攻破雅克薩城那天，羅剎的將軍、小兵、大官、小官，個個脫得精光，瞧來瞧去，每一個都是這麼一回　事，實在沒甚麼分別。不見得官做得大了，那話兒也大些。兄弟的……這個大官認他不出，倒也不是我們的錯處。”眾將哈哈大笑，向佟國綱解說當日攻破雅克薩城的情景。佟國綱笑道：“原來如此，這也難怪。皇上說道：韋小寶擒獲羅剎國尼布楚、雅克薩二城都總管，功勞不小，不過他以為此人只是尋常小兵，辦事也太胡塗了，將功折罪，此事無賞無罰。”韋小寶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道：“皇上恩典，奴才感激之至。”佟國綱道：“皇上審問這亞爾青斯基，接連問了六天，羅剎國的軍政大事，疆域物產，甚麼都盤問備細。皇上當真是天縱英明，又從這亞爾青斯基身上，發見了一個秘密。依韋大帥說，這人被擒之時，身上一絲不挂，哪知他竟有法子暗藏秘密文件。”韋小寶罵道：“他奶奶的，這阿二掀死雞實在鬼計多端，下次見到了他，非要他的好看不可。這秘密文件，又藏在甚麼地方？難道藏在屁……屁……”

　　佟國綱道：“羅剎降人朝見皇上之前，自然全身都給御前侍衛仔細搜過，頭發、胡子都要摸過，褲子和靴子更要脫下來瞧過明白。番邦之人心懷叵測，倘若身懷利器，那還了得？這個亞爾青斯基當然也曾細細搜過，身上更無別物。可是皇上洞察入微，見他右肩上凸起了一塊，又時時斜眼去瞧，便問他手臂上是甚麼東西。亞爾青斯基拉起袖子，手臂上綁了厚厚的繃帶，說是在雅克薩城受的傷。皇上叫他走上前來，用力在他手臂上捏了一把。亞爾青斯基‘哎唷’一聲叫，聲音中卻不顯得如何疼痛。”韋小寶笑道：“有趣，有趣！這羅剎鬼受傷是假的。”佟國綱道：“可不是嗎？皇上當即吩咐侍衛，將他手臂上的繃帶解下。亞爾青斯基面如土色，只嚇得全身發抖。韋大帥你猜繃帶之中，藏著些甚麼？”韋小寶道：“你剛才說秘密文件，難道就是這調調兒嗎？”佟國綱拍手笑道：“正是。難怪皇上時時贊你聰明，果然一猜便著。那亞爾青斯基繃帶中所藏的，赫然是一份文件，是羅剎國沙皇給他的密諭。皇上叫荷蘭傳教士譯了出來，抄得有副本在此。”從封套中取出一份公文，大聲讀了出來：“汝應向中國皇帝說知：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多國之俄皇陛下，皇威遠屆，已有多國君王歸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統治之下。彼中國皇帝亦應求得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陛下恩惠，歸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統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將愛護中國皇帝于其皇恩浩蕩之中，并保護之，使免于敵人之侵害，彼中國皇帝可獨得歸依大君主陛下，處于俄皇陛下最高統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納入貢賦，大君主皇帝陛下所屬人等，應准在中國及兩境內自由營商，為此彼中國皇帝應准將大皇帝陛下之使臣放行無阻，并向大皇帝陛下致書答復。”（按：此為真實文件，當年康熙逮捕俄國使臣，將其監禁半月後遞解回國，沒收此文件，存于宮中檔案。原件攝影見“故宮俄文史料”）

　　佟國綱讀一句，韋小寶罵一聲：“放屁！”待他讀完，韋小寶已罵了幾十句“放屁”。

　　佟國綱道：“皇上聖諭：羅剎人野心勃勃，無禮已極。下這道密諭的羅剎皇帝，是現今兩位沙皇的父親，已經死了。那時他還不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厲害。現下羅剎人吃了苦頭，想來已不敢像從前那麼放肆了。不過跟他們議和之時，還得軟硬兼施，不能輕忽。”韋小寶道：“正是。皇上吩咐了的，咱們狠狠的打他們幾個嘴巴，踢他們幾腳，又在他們肩上拍拍，背上摸摸。”佟國綱道：“那個甚麼攝政女王就狡猾得很，她假裝不知道雅克薩已經給我們攻下，說已下令羅剎兵不可跟我們交鋒。可是國書之中卻又露出了馬腳，請皇上將抓住的羅剎人發回給他們正法。”韋小寶笑道：“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她送給我幾張貂皮，幾塊寶石的次重禮，就想我們放了她的官兵。”佟國綱道：“皇上吩咐：羅剎人既然求和，跟他們議和也是不妨，不過咱們須得帶了大軍過去，跟他們訂個城下之盟。”韋小寶問道：“甚麼叫作城下之盟？”佟國綱道：“兩國交兵，咱們大軍圍了番邦的城池，番邦求和，在他城下訂立和約，那就叫作城下之盟。這番邦雖然不算投降，總也是認輸了。”韋小寶道：“原來如此。其實咱們出兵去把尼布楚拿了下來，也不是什麼難事。”佟國綱道：“皇上聖諭：再打幾個胜仗，本來也是挺有把握的。不過羅剎是當世大國，屬下統轄的小國很多。他們在東方如果敗得一塌胡塗，威風大失，屬下各小國就要不服。這樣一來，羅剎非點起大軍來報仇不可，那就兵連禍結，不知打到何年何月方了。皇上盤問了那亞爾青斯基，得知羅剎國的西方另有一個大國，叫做瑞典，和羅剎國之間的大戰有一触即發之勢。羅剎倘若東西兩邊同時打仗，很是頭痛。咱們乘此機會跟他訂立和約，必定可以大占便宜，至少可以保得北疆一百年太平。”韋小寶大胜之余，頗想一鼓作氣，連尼布楚也攻了下來，聽得皇上答允羅剎求和，很覺沒癮，但這是皇上的決策，他要搞甚麼甚麼之中，甚麼千里之外，自也難以違旨，轉念又想：“你是皇上的舅舅，也是我老婆的舅舅，排起來算是我的長輩。你是一等公，我只是剛升的二等公。這次跟羅剎人議和，皇上卻派你來做我副手，皇上給我的面子可也不小了。”佟國綱的父親佟圖賴，是康熙之母孝康皇後的父親，乃是漢人，因此康熙的血統是半滿半漢。佟圖賴此時已死，佟國綱襲封為一等公。佟圖賴早年在關外便歸附滿清，屬鑲黃旗，軍功甚著，名氣很大，韋小寶卻覺得他的名字太也差勁，圖賴，圖賴，說明賭輸了想賴，堂堂國丈，算甚麼玩意兒？當晚張宴接風之後，眾大臣在韋大帥倡議之下，賭了幾手。佟國綱果然輸了，但六百兩銀票推了出去，漫不在乎，毫無圖賴之意。韋小寶見他輸得爽快，并無父風，不禁頗為詫异，回到房中，上床睡下，這才恍然大悟：“他名叫佟骨光，話明要在骨牌上輸清光的。此人賭品極好，可以跟他交個朋友。”次日韋小寶和眾大臣商議，大家說既要和對方訂城下之盟，不妨就此將大軍開去，以逸待勞。韋小寶點頭稱是，傳下將令，瑗琿和呼瑪爾城兩軍齊發，到尼布楚城下會師。其時已是夏季，天暖雪溶，軍行甚便。

　　這日行至海拉爾河畔，前鋒來報，有羅剎兵一小隊，帶兵隊長求見大帥。韋小寶傳見隊長，原來是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二人。韋小寶喜道：“很好，很好！原來是王八死雞和豬玀懦夫。”兩人躬身行禮，呈上蘇菲亞公主的復書。那名羅剎傳教士這時仍留在清軍大營，以備需用。康熙為了議和簽訂文書，又遣來一名荷蘭傳教士相助。韋小寶傳兩名教士入帳，吩咐他們傳譯公主的復信。

　　那羅剎教士那日竄改韋小寶的情書原意，這時心中大為惴惴，惟恐在公主回信中露出了馬腳，忙取過信來看了一遍，這才放心。那荷蘭傳教士當下將羅剎文字譯成華語。信中說道：分別以來，時時思念，盼和約簽成之後，韋小寶赴莫斯科一行，以敘故人之情。韋小寶得兩國君主寵愛，須當從中說明種種誤會，消除隔閡，樹立兩國萬世和好之基。信中又說：中華和羅剎分居東西，為并世大國，聯手結盟，即可宰制天下，任何國家均不能抗。若和議不成，長期戰爭，不免兩敗俱傷。因此盼望韋小寶促成此事，于中華因為建立大功，羅剎國亦必另有重酬。又請韋小寶向中國皇帝進言，放還被俘的羅剎國將士，俾得和其家人甜心相聚云云。荷蘭教士傳譯已畢，韋小寶見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二人連使眼色，知道另有別情，于是命兩名傳教士退出，問道：“你們還有甚麼話說？”華伯斯基道：“公主殿下要我們對中國小孩大人說，公主殿下很想念你，羅剎男人不好，中國小孩大人天下第一，一定要請你去莫斯科。”韋小寶哼了一下，心道：“這是羅剎迷湯，可萬萬信不得。”

　　齊洛諾夫道：“公主殿下另外有幾件事，要請中國小孩大人辦理。這是公主殿下送給你的。”說著從項頸中取下一條銅鏈，鏈條下系著一只革囊。華伯斯基也是如此。想是二人長途跋涉，怕有失落，因此用銅鏈系在頸中。兩只革囊的囊口都用銅鎖鎖住。華伯斯基又從腰帶解下一枚鑰匙，去開了齊洛諾夫的銅鎖。齊洛諾夫也用自己的鑰匙，去開了華伯斯基所攜革囊的銅鎖。兩人恭恭敬敬的將革囊放在韋小寶面前桌上。韋小寶倒轉革囊，玎璫聲響，傾出數十顆寶石來，彩色繽紛，燦爛輝煌，都是極大的紅寶石、藍寶石、黃寶石。另一只革囊中盛的則是鑽石和翡翠。登時滿帳寶光，耀眼生花。韋小寶生平珠寶見過無數，但這許許多多大顆寶石聚在一起，卻也是從所未見，笑道：“公主送給我這樣的重禮，可當真生受不起。”（按：据《燕京學報》廿五期劉選民著《中俄早期貿易考》，俄國派大使費要多羅•果羅文和中國談判分疆修好、通商事務。果羅文東來途中，又接獲朝廷秘密訓令，鄭重指示：如能獲得中國通商之利，雅克薩城不妨讓與中國，并在不損俄皇威嚴范圍內，可秘密予中國代表以相當禮物賄賂。）華伯斯基道：“公主殿下說，如果中國小孩大人辦成大事，還有更貴重的禮物送給你：又有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哥薩克、韃靼、瑞典、波斯、波蘭、日耳曼、丹麥十國美女，每國一名，個個年輕貌美，都是處女，決非寡婦，一齊送給中國小孩大人。”韋小寶哈哈大笑，說道：“我七個老婆已經應付不了，再有十個美女。中國小孩大人立刻就一命嗚呼了。”華伯斯基連稱：“不會的，不會的。這十個美貌的處女，公主殿下已經備好，我們親眼見過，個個像玫瑰花一樣的相貌，牛奶一樣的皮膚，夜鶯一樣的聲音。”韋小寶怦然心動，問道：“公主殿下要我辦甚麼事？”齊洛諾夫道：“第一件，兩國和好，公平划定疆界，從此不再交兵。”韋小寶心想：“小皇帝正要如此，這一件辦得到。”說道：“你們羅剎國西邊，有一個瑞……瑞甚麼國的，派來了使者，要和我們一起出兵，東西夾攻羅剎，把你們的國家平分了。那時候甚麼大俄羅斯、小俄羅斯、不大不小中俄羅斯、黑俄羅斯、白俄羅斯、五顏六色花俄羅斯，各種美女要多少，有多少，也不用你們公主殿下送了。何況每樣只送一名，太也寒蠢小氣！”兩名羅剎隊長一聽，都大吃一驚。其時瑞典國王查理十一世在位，也是個英明有為的少年君主，整軍經武，頗有意東征羅剎，日來大隊兵馬源源向東開拔。莫斯科朝廷中文武大臣正以此為憂，不料瑞典竟會想要和中國聯盟。羅剎雖強，但如腹背受敵，那就大勢去矣。

　　韋小寶見了兩人臉色，知道自己虛晃一招，已然生效，便道：“可是我和公主殿下是甜心好朋友，怎能答應瑞甚麼國的蠻子？現下我們中國皇帝還沒拿定主意，如果羅剎國确然誠心求好，我可以趕瑞甚麼國的使者回國。”

　　兩名隊長大喜，連稱：“羅剎國十分誠意，半點不假。請中國小孩大人快快把瑞典國的使者趕出去，最好是一刀砍了他的頭。”韋小寶搖頭道：“使者的頭是砍不得的。何況他已送了我許多寶石、十幾個美女，這一刀也砍不下去啊，是不是？”兩位隊長連聲稱是，心想：“原來瑞典國加意遷就，先送貨，後收錢，這一手可比我們漂亮了。”又想：“幸虧中國小孩大人是我們公主的甜心，否則的話，這件事當真大大的糟糕。”韋小寶問道：“公主殿下還要我辦甚麼事？”華伯斯基微笑道：“公主殿下真正想要中國小孩大人辦的事，是要請你去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公主寢室里去辦的。”韋小寶嘿的一聲，心道：“這是羅剎迷湯，簡稱羅剎湯，可喝不可信。”笑道：“原來你們羅剎男人都不中用。”齊洛諾夫道：“也不是羅剎男人不中用，不過公主殿下特別想念中國小孩大人。”韋小寶心道：“又是一碗羅剎湯。”說道：“既是這樣，公主沒別的事了？”華伯斯基道：“公主殿下要請中國皇帝陛下准許，兩國商人可以來往兩國國境，自由通商。”齊洛諾夫道：“兩國商人來往密了，公主就時時可以寫信送禮給大人。”韋小寶心道：“他媽的，又是一碗。”說道：“這麼說來，兩國通商，公主是為私不為公？”齊洛諾夫道：“是，是，完全是為了中國小孩大人。”韋小寶道：“現下我不是小孩子了，你們不可再叫甚麼中國小孩大人。”兩人一齊深深鞠躬，說道：“是，是！中國大人閣下。”韋小寶微微一笑，道：“好了，你們下去休息。我們要去尼布楚，你們隨著同去便是。”

　　兩人都是一驚，相互瞧了一眼，心想：“中國大軍到尼布楚去干什麼？難道是去攻城嗎？”韋小寶道：“你們放心。我答應了公主，兩國和好，不再打仗就是了。”兩人又一齊鞠躬，說道：“多謝中國小……不……大人閣下。”

　　華伯斯基又道：“公主聽說中國的橋梁造得很好，不論多寬的大江大河，都可以用大石頭造橋，下面不用石柱橋墩。公主心愛中國大人閣下，也愛上了中國的東西，因此請大人派幾名造橋的工匠技師去莫斯科，造幾座中國的神奇石橋。公主殿下天天見到中國石橋，在橋上走來走去散步，就好像天天見到大人閣下一般。”韋小寶心想：“羅剎湯一碗一碗的灌來，再喝下去我可要嘔了。公主特別看中了我們中國的石橋，那是甚麼緣故？其中必有古怪，每不能上這個羅剎狐狸精的當。”說道：“公主想念我，石橋是不用造了，工程太大。我送她幾條中國絲棉被、幾個中國枕頭便是，讓她抱住了睡覺，就好像每天晚上有中國大人閣下陪著她。”

　　兩名羅剎隊長對望了一眼，臉上均有尷尬之色。齊洛諾夫道：“這個……好像……”華伯斯基腦筋較靈，說道：“大人閣下的主意極高，中國絲棉被、中國枕頭就由我們帶去，公主抱不到中國大人閣下，抱一抱中國絲棉被、中國枕頭也是好的。不過絲棉被、枕頭過得幾年就破爛了，不及石橋牢固，因此建造石橋的技師，還是請大人派去。”

　　韋小寶聽他二人口氣，羅剎朝廷對造橋技師需求殷切，料想必有陰謀詭計。他不知中國造橋技師當時甲于天下，外國人來到中國，一見到建构宏偉的石橋，必定嘖嘖稱异，贊賞不止，何以拱橋能橫越江面，其下不需支柱，更覺神奇莫測。羅剎人盼望學到這門造橋方法，倒是出于艷羡中國科學技術之心，并無其他陰謀。（按：康熙十五年，俄國派斯巴塔雷Ｎ．Ｇ．Ｓｐａｔｎａｒｙ為欽差，率同寶石專家、藥材專家來北京，提出多項要求，其中一條為：“中國准許俄國借用筑橋技師。”該欽差因不肯向康熙磕頭，被清廷驅逐回國。）韋小寶心想：“你們越想要的東西，老子越是不能給你。”說道：“知道了，下去罷！”兩名隊長不敢再說，行禮退出。

　　不一日，羅剎欽差大臣費要多羅，在尼布楚城得報清軍大至，忙差人送信，請清軍在原地駐扎，他立即過來相會。（按：羅剎國議和欽差的姓名是費要多羅•果羅文ＦｅｄｏｒＡ．Ｇｏｌｏｖｉｎ，當時不知西人名先姓後之習，故中國史書稱之為費要多羅。）韋小寶道：“不用客氣了，還是我們來拜客罷！”清軍浩浩蕩蕩開抵尼布楚城下。薩布素、朋春、馬喇分統人馬，繞到尼布楚城北、城南、城西把守住了要道，既截住了尼布楚羅剎軍的退路，又阻住西來援軍。韋小寶親統中軍屯駐城東。中軍流星炮射上天空，四面號炮齊響。

　　尼布楚城中羅剎大臣、軍官、士卒望見清軍云集圍城，軍容壯盛，無不氣為之奪。費要多羅當即備了禮物，派人送別清軍軍中，并致書中國欽差大臣，說道兩國皇帝已決定罷兵議和，此次會晤專為簽訂和約，雙方軍隊不宜相距過近，以免引起沖突，有失兩國交好之意。

　　韋小寶和眾大臣商議。眾人都說中華上國不宜橫蠻，須當先禮後兵。韋小寶于是下令退兵數里，駐在什耳喀河以東；又令尼布楚城北、西、南三面的清軍退入山中候令。費要多羅見清軍後撤，略為寬心，又再寫了一通文書，提出四點相會的條件：一、會見之所設于尼布楚城與什耳喀河之間的中央：二、會見之日，兩國欽差各帶隨員四十人；三、兩國各出兵五百，俄軍列于城下，清軍列于河邊；四、兩國使節之護衛親兵各以二百六十人為限，除刀劍外，不准攜帶火器。他所以提這四個條件，因清軍勢大，俄軍人少，倘若雙方不限人數，俄軍必處下風。但羅剎兵火器厲害，如雙方兵員相等，俄兵即占优勢，料想對方不允，因此先行提出，規定衛兵只可攜帶刀劍。文書中又建議次日相會。韋小寶和眾大臣商議後，認為可行，當即接納，連夜派兵搭起篷帳，作為會所。次日清晨，韋小寶、索額圖、佟國綱等欽差帶同隨員，率了二百六十名藤牌手，來到會所。只見尼布楚城城門開處，二百余騎哥薩克兵手執長刀，擁簇著一群羅剎官員馳來。這隊騎兵人高馬大，威風凜凜，清軍的藤牌手都是步兵，相形之下，聲勢大為不如。佟國綱罵道：“他奶奶的，羅剎鬼狡猾得很，第一步咱們便上了當。說好大家只帶二百六十名衛兵，就只忘了說騎兵步兵。他們便多了二百六十匹馬。”索額圖道：“這件事提醒了咱們跟羅剎鬼打交道，可得打起了十二萬分的精神，只疏忽得半分，便著了道兒。”

　　說話之間，羅剎兵馳到近前。佟國綱道：“咱們遵照皇上囑咐，事事要顧全中華上國是禮儀之邦，大家下馬罷。”韋小寶道：“好，大家下馬。”眾人一齊下馬，拱手肅立。羅剎欽差費要多羅見狀，一聲令下，眾官員也俱下馬，鞠躬行禮。雙方走近。費要多羅說道：“俄羅斯國欽差費要多羅，奉沙皇之命，敬祝大清國皇帝聖躬安康。”韋小寶學著他的說話，也道：“大清國欽差韋小寶，奉大皇帝之命，敬祝羅剎國沙皇聖躬安康。”再加上一句：“又祝攝政女王蘇菲亞公主殿下美麗快樂。”費要多羅微微一笑，心想：“大清皇帝祝我們公主美麗快樂，這句頌詞倒也希奇古怪，不過公主倘若聽到了，想必喜歡。”兩人互致頌詞，介紹副使。雙方譯員譯出。

　　韋小寶見羅剎官員肅立恭聽，倒也禮貌周到，但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昂然騎在馬背，手持長刀，列成隊形，一副居高臨下的神情，隱隱有威脅之勢，越看越有氣，說道：“你們的衛兵太也無禮，見了中國大人閣下，怎不下馬？”他說羅剎話文法顛倒，詞句錯落，但在惱怒之下，不及等譯官譯述，羅剎話沖口而出。費要多羅道：“敝國的規矩，騎兵在部隊之中，就是見到了沙皇陛下，也不用下馬的。”

　　韋小寶道：“這是中國地方，到了中國，就得行中國規矩。”費要多羅搖頭道：“對不起，閣下錯了。這是俄羅斯沙皇的領地，不是中國的地方。”韋小寶道：“這明明是中國地方，是你們強行占去的。”費要多羅道：“對不起，中國欽差大臣閣下誤會了。這是俄國沙皇的領地。尼布楚城是俄羅斯人筑的。”兩國此次會議，原是划界爭地，當地屬中屬俄，便是關鍵的所在。兩個欽差大臣剛一見面，還沒入帳開始談判，就起了爭執。韋小寶道：“你們羅剎人在中國地方筑了一座城池，這地方就算是你們的了，天下哪有這個道理？”費要多羅道：“這是俄國地方，俄羅斯人在這里筑城，中國人不在這里筑城，這就證明這是俄國地方。中國欽差大臣閣下說這是中國地方，不知有甚麼證据？”尼布楚一帶向來無所管束，中俄兩國疆界也迄未划分，到底屬中屬俄，本來誰也沒有證据。韋小寶聽他問到這句話，不禁為之語塞，待要強辯，苦于說羅剎話辭不達意，尋常應答已感艱難，要巧言舌辯，如何能夠？心中一怒，說道：“這是中國地方，證据多得很。”跟著便以揚州話罵道：“辣塊媽媽，我入你鬼子十七八代老祖宗。”這一句話出口，揚州的罵人粗話便流水價滔滔不絕，將費要多羅的高祖母、曾祖母、以至祖母、母親、姊妹、外婆、姨媽、姑母，人人罵了個狗血淋頭。羅剎國費家女性，無一幸免。

　　中俄雙方官員見中國欽差大臣發怒，無不駭然。只是他說話猶似一長串爆竹一般，別說費要多羅莫名其妙，連中國官員和雙方譯員也是茫然不解。韋小寶這些罵人說的話，全是揚州市井間最粗俗低賤的俗話，揚州的紳士淑女就未必能懂得二三成，索額圖、佟國綱等或為旗人，或為久居北方的武官，卻如何理會得？韋小寶大罵一通之後，心意大暢，忍不住哈哈大笑。費要多羅雖然不懂他言語，但揣摩神色語氣，料想必是發怒，忽見他又縱聲大笑，更加摸不著頭腦，問道：“請問貴使長篇大論，是何指教？貴使言辭深奧，敝人學識淺陋，難以通解，請你逐句慢慢的再說一遍，以便領教。”韋小寶道：“我剛才說，你太也不講道理。我要你的祖母來做甜心，做老婆。”費要多羅微笑道：“我祖母是莫斯科城出名的美人兒，她是彼得洛夫斯基伯爵的女兒。原來中國大人閣下也聽到過我祖母的艷名，敝人實在不胜榮幸之至。只可惜我祖母已死了三十八年啦。”韋小寶道：“那麼我要你母親做我的甜心，做我老婆。”費要多羅眉花眼笑，更是喜歡，說道：“我的媽媽出于名門望族，皮膚又白又嫩，她會做法國詩。莫斯科城里有不少王公將軍很崇拜她。我們俄國有一位大詩人，寫過幾十首詩贊揚我的媽媽。她今年雖然已六十三歲了，相貌還是和三十幾歲的少年婦人一樣。中國大人閣下將來去莫斯科，敝人一定介紹你和我媽媽相識，要結婚恐怕不成，做甜心嗎，只要我媽媽答應，那是可以的。”原來洋人風俗、如有人贊其母親、妻子貌美，非但不以為忤，反而深感榮幸，比稱贊他自己還要高興。韋小寶卻道此人怕了自己，居然肯將母親奉獻，有意拜自己為干爹，滿腔怒火登時化為烏有，笑道：“很好，很好。以後如來莫斯科，定是你府上常客。”拉著他手，走入帳中。雙方副使隨員跟著都進了營帳。韋小寶等一行坐在東首，費要多羅等一行坐在西首。

　　費要多羅說道：“敝國攝政女王公主殿下吩咐，這次划界談和，我們有極大誠意，雙方必須公平，誰也不能欺了對方。因此敝國提出，兩國以黑龍江為界，江南屬于中國，江北屬于俄羅斯。划定疆界之後，俄羅斯兵再也不能渡江而南，中國兵也不能渡到江北。”韋小寶問道：“雅克薩城是在江南還是江北？”費要多羅道：“是在江北。該城是我們俄羅斯人所筑，可見黑龍江江北之地，都是屬于俄國的。”韋小寶一聽，怒氣又生，問道：“雅克薩城內有座小山，你可知叫甚麼名字？”費要多羅回頭問了隨員，答道：“叫高助略山。”韋小寶懂得羅剎語中“高助略”即為“鹿”，說道：“我們中國話叫做鹿鼎山。你可知我封的是甚麼爵位？”費要多羅道：“閣下是鹿鼎公，用我們羅剎話說，就是高助略山公爵。”韋小寶道：“這樣一來，你是存心跟我過不去了。明知我是鹿鼎公，卻要把我的鹿鼎山占了去，豈不是要我做不成公爵麼？”費要多羅忙道：“不，不，決無此意。”韋小寶問道：“你是甚麼爵位？”費要多羅道：“敝人是洛莫諾沙伐侯爵。”韋小寶道：“好，那麼洛莫諾沙伐是屬于中國的地方。”費要多羅吃了一驚，隨即微笑道：“敝人的封邑洛莫諾沙伐尚在莫斯科之西，怎能是中國的地方？”韋小寶道：“你說你的封邑叫作老貓拉屎法……”費要多羅道：“洛莫諾沙伐。”韋小寶不理他，繼續說道：“從我們的京城北京，到老貓拉屎法一共有幾里路？要走幾天？”費要多羅道：“從洛莫諾沙伐到莫斯科，一共五百多里路，五天的路程。從莫斯科到北京，總得走三個月罷。”韋小寶道：“這樣說來，從北京到老貓拉屎法，得走三個月零五天，路程是遠得很了。”費要多羅道：“很遠，很遠！”韋小寶道：“這樣的路程，老貓拉屎法當然不會是屬于中國的了。”費要多羅微笑道：“公爵說得再對沒有了。”

　　韋小寶舉起酒杯，道：“請喝酒。”羅剎人嗜酒如命，酒杯放在費要多羅面前已久，酒香陣陣沖鼻，主人沒舉杯，他不敢便飲，這時見韋小寶舉杯，心中大喜，忙一飲而盡。清方隨員又給他斟上酒，從食盒中取出菜肴，均是北京名廚的烹飪，羅剎國其時開化未久，要到日後彼得大帝長大，與其姊蘇菲亞公主奪權而胜，將蘇菲亞幽禁于尼庵之中，然後大舉輸入西歐文化，當韋小寶之時，羅剎國一切器物制度、文明教化，俱與中國相去甚遠，至于烹紅之精，迄至今日，俄國仍和中國相差十萬八千里，當年在尼布楚城外，費要多羅初嘗中華美食，自然是目瞪口呆，幾乎連自己的舌頭也吞下肚去了。韋小寶陪著他嘗遍每碟菜肴，解釋何謂魚翅，何謂燕窩，如何令鴨掌成席上之珍，如何化雞肝為盤中之寶，只聽得費要多羅歡喜贊歎，欣羡無已。

　　韋小寶隨口問道：“貴使這一次是哪一天离開莫斯科的？”費要多羅道：“敝人于四月十二日奉了公主殿下的諭示，從莫斯科出發。”韋小寶道：“很好。來，再干一杯。我們這位佟公爺，酒量很好，你們兩位對飲幾杯。”當下佟國綱向費要多羅敬酒，對飲三杯。韋小寶道：“貴使是本月到尼布楚的罷？”費要多羅道：“敝人是上個月十五到的。”韋小寶道：“喂，從四月十二行到七月十五，路上走了三個多月。”費要多羅道：“是，走了三個多月。幸好天時已暖，道上倒也并不難走。”韋小寶大拇指一翹，贊道：“很好！貴使這一番說了真話，終于承認尼布楚不是羅剎國的了。”費要多羅喝了十幾杯酒，已微有醉意，愕然道：“我……我幾時承認了？”韋小寶笑道：“從北京到老貓拉屎法，得走三個多月，路程很遠，因此老貓拉屎法不是中國的地方。從莫斯科到尼布楚，你也走了三個多月，路程可也不近，尼布楚自然不是羅剎國的了。”

　　費要多羅睜大了眼睛，一時無辭可對，呆了半晌，才道：“我們俄羅斯地方大得很，那是不同的。”韋小寶道：“我們大清國地方也可不小哪。”費要多羅強笑道：“貴使愛開玩笑，這……這兩件事，是……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韋小寶道：“貴使定要說尼布楚是羅剎國地方，那麼咱們交換一下。我到莫斯科去，請公主封你為尼布楚伯爵，封我為老貓拉屎法公爵。這老貓拉屎法城就算是中國地方了。”費要多羅滿臉脹得通紅，急道：“這……這怎麼可以？”不禁大為擔憂，心想公主是他情人，倘若給他在枕頭邊灌了大量中國迷湯，竟爾答應交換，那就糟糕透頂了。又想：“我那洛莫諾沙伐是祖傳的封邑，物產丰富，如果給公主改封到了尼布楚，這里氣候寒冷，人丁稀少，可要了我的老命啦。何況我現下是侯爵，改封為尼布楚伯爵，豈不是降級？”韋小寶見他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笑道：“你想連我的封地雅克薩也占了去，叫我做不成鹿鼎公。我有甚麼法子？只好去做老貓拉屎法公爵了。雖然你這封邑的名字太難聽，甚麼老貓拉屎、小狗拉屎的，可也只得將就將就了。”費要多羅尋思：“你中國想占我的洛莫諾沙伐，那是決無可能。不過你韋小寶已受過我俄羅斯帝國的封爵，倘若來謀我的封邑，倒也麻煩。我們也不是真的要雅克薩，這雅克薩已經給你們打下來了，再要你們退出來，自然不肯。”于是臉露笑容，說道：“既然雅克薩城是貴使的封邑，我們就退讓一步，兩國仍以黑龍江為界，不過雅克薩城和城周十里之地，屬于中國。這完全是看在貴使份上，最大的讓步了。”韋小寶心想：“你們打敗了仗，還這麼神氣活現。倘若這一戰是你們羅剎人胜的，只怕連北京城也要划給你們了。”說道：“咱們打過一仗，不知是你們胜了，還是我們胜了？”費要多羅皺起眉頭道：“小小接仗，也不能說誰胜誰敗。我們公主殿下早有嚴令，為了顧全跟貴國和好，不許開仗，因此貴國軍隊進攻之時，敝國將士都沒有還手。否則的話，局面就大大不同了。”韋小寶一聽大怒，說道：“原來羅剎兵槍炮齊放，不算還手？”費要多羅道：“他們不過是守御本國土地，不算還手。羅剎人真的打起仗來，不會只守不攻的。兩國要是大戰，羅剎火槍手和哥薩克騎兵就會進攻北京城了。”

　　韋小寶怒極，心道：“你奶奶的，你這黃毛鬼說大話嚇人。我要是給你嚇倒了，我跟你姓，做你兒子，我不叫韋小寶，叫作‘小寶費要多羅’。”他到過莫斯科，知道羅剎人習慣是名前姓後，但費要多羅是名非姓，他卻又不知，說道：“那很好，大大的好！侯爵大人，你可知道我心中最盼望的是甚麼事？”費要多羅道：“這倒不知道，請你指教。”韋小寶道：“我現下是公爵，心中只盼望加官進爵，封為郡王、親王。”費要多羅心想：“加官進爵，哪一個不想？”微笑道：“公爵大人精明能干，深得貴國皇帝寵信，只要再立得幾件功勞，加封為郡王、親王，那是确定無疑的。敝人誠心誠意，恭祝你早日成功。”韋小寶低聲道：“這件事可得你幫忙才成，否則就怕辦不成。”費要多羅一愣，說道：“敝人當得效勞，只不知如何幫法？”韋小寶俯嘴到他耳邊，輕輕說道：“我們大清國的規矩，只有打了大胜仗，立下軍功，才能封王。現下我國太平無事，反叛都已扑滅，再等二三十年，恐怕也沒仗打。我想封王，那就為難得很了。這次划界議和，你甚麼都不要讓步，最好派兵向我們挑戰，將我們這里的大臣殺死一個兩個。咱們兩國就大戰一場。你派火槍手、哥薩克騎兵去進攻北京。我們和瑞典國聯盟，派兵來打莫斯科。只殺得沙塵滾滾，血流成河，那時候我就可以封王了。拜托，拜托，千萬請你幫這個大忙。說話悄聲些，別讓別人聽見了。”

　　費要多羅越聽越驚，心想這少年膽大妄為，為了想封王，不惜挑起兩國戰火，還要和瑞典國聯盟，這一仗打了起來，將來誰胜誰負雖然不知，但此時彼眾我寡，雙方軍力懸殊，這眼前虧是吃定了的；心下好生後悔，實不該虛聲恫嚇，說甚麼火槍隊和哥薩克騎兵攻打北京城，這少年信以為真，非但不懼，反而歡天喜地，這一下當真是弄巧成拙了，但如露出怯意，不免又給他看得小了，一時不由得徬徨失措。韋小寶又道：“莫斯科离這里太遠了，大清兵開去攻打，實在沒有把握，說不定吃個敗仗，皇上反要怪我……”費要多羅一聽有了轉機，臉現喜色，忙道：“是，是。奉勸閣下還是別冒險的好。”韋小寶道：“我只是想立功封王，又不想滅了羅剎國。貴國地方很大，我也決計沒本事滅得了。”費要多羅又連聲稱是。韋小寶低聲道：“這樣罷，你發兵去打北京，我就發兵打尼布楚，咱們哥倆各打各的。打下了北京，是你的功勞；打下了尼布楚，是我的功勞。你瞧這計策妙是不妙？”費要多羅暗暗叫苦，自己手邊只二千多人馬，要反攻雅克薩也無能為力，卻說甚麼去攻打北京城，心想再不認錯，說不定這少年要弄假成真，只得苦笑道：“請公爵大人不必介意。剛才我說火槍手和哥薩克騎兵攻打北京城，那是當不得真的，是我說錯了，全部收回。”

　　韋小寶奇道：“話已說出了口，怎麼收回？”費要多羅道：“敝人向公爵大人討個情，請你忘了這句話。”韋小寶道：“這麼說來，你們羅剎兵是不去攻打北京的了？”費要多羅道：“不會，決計不會。”韋小寶道：“你們也不想強占我的雅克薩城了？”費要多羅搖頭道：“不會，不會了。”韋小寶道：“這尼布楚城，你們也決計不敢要了？”

　　費要多羅一怔，說道：“這尼布楚城，是我們沙皇的領地，請公爵大人原諒。”

　　韋小寶心想：“蘇州人說‘漫天討價，著地還錢。’我向他要尼布楚，是要不到手的。且向他要尼布楚以西的地方，瞧他怎麼說？”說道：“咱們這次議和，一定要公平交易，童叟無欺，誰也不能吃虧，是不是？”費要多羅點頭道：“正是。兩國誠意划界，樹立永久和平。”韋小寶道：“那好得很。這邊界倘若划得太近莫斯科，是你們羅剎人吃了虧，划得太近了北京，是我們中國人吃了虧。最好的法子，是划在中間，二一添作五。”費要多羅問道：“甚麼叫二一添作五？”韋小寶道：“從莫斯科到北京，大約是三個月路程，是不是？”費要多羅道：“是。”韋小寶道：“三個月分為兩份，是多少時候？”費要多羅不解其意，隨口答道：“是一個半月。”韋小寶道：“對了。咱們也不用多談了，大家各回本國京城。然後你從莫斯科出發東行，我從北京出發西行。大家各走一個半月，自然就碰頭了，是不是？”費要多羅道：“是。不知大人這麼干是甚麼用意？”韋小寶道：“這是最公平的划界法子啊。我們碰頭的地方，就是兩國的邊界。那地方离莫斯科是一個半月路程，离北京也是一個半月路程。你們沒占便宜，我們也沒占便宣。但我們這一場胜仗，就算白打了。算起來還是你們占了便宜，是不是？”費要多羅滿臉脹得通紅，說道：“這……這……這……”站起身來。韋小寶笑道：“你也覺得這法子非常公平，是不是？”費要多羅連忙搖手，道：“不，不！絕對不可以。如此划界，豈不是將俄羅斯帝國的一半國土划給了你？”韋小寶道：“不會是一半啊。你們在莫斯科以西，還有很多國土，那些土地就不用跟中國二一添作五。又何必這樣客氣？”

　　費要多羅只氣得直吹胡子，隔了好一會，才道：“公爵大人，你如誠心議和，該當提些通情達理的主張出來。這樣……這樣的法子，要將我國領土分了一半去，那……那太也欺人太甚。”說著氣呼呼的往下一坐。騰的一聲，只震得椅子格格直響。韋小寶低聲道：“其實議和划界，沒甚麼好玩，咱們還是先打一仗，你說好不好？”

　　費要多羅不住喘氣，忍不住便要拍案而起，大喝一聲：“打仗便打仗！”但想到這一仗打下去，後果實在太過嚴重，己方又全無胜望，只得強行忍住，默不作聲。

　　韋小寶突然伸手在桌上一拍，笑道：“有了，有了，我另外還有個公平法子。”伸手入懷，取出兩粒骰子，吹一口氣，擲在桌上，說道：“你不想打仗，又不愿二一添作五，咱們來擲骰子，從北京到莫斯科，算是一萬里路程，咱們分成十份，每份一千里。我跟你擲骰子賭十場，每一場的賭注是一千里國土。如果你運氣好，贏足十場，那麼一直到北京城下的土地，都算羅剎國的。”費要多羅哼了一聲，道：“要是我輸足十場呢？”韋小寶笑道：“那你自己說好了。”費要多羅道：“難道莫斯科以東的萬里江山，就通統都是中國的了？”韋小寶道：“我猜你運氣也不會這樣差，十場之中連一場也贏不了。你只消贏得一場，就保住了一千里土地，兩場二千里，贏得六場，就有便宜了。”費要多羅怒道：“有甚麼便宜？莫斯科以東六千里，本來就是俄國地方。七千里、八千里，也都是俄國的地方。”韋小寶與費要多羅二人不住口的交涉，作翻譯的荷蘭教士在旁不斷低聲譯成中國話。佟國綱、索額圖等聽在耳里，初時覺得費要多羅橫蠻無理，竟然要以黑龍江為界，直逼中國遼東，那是滿洲龍興之地，如何可受夷狄之逼？心中都感惱怒；後來聽得韋小寶說渴欲打仗立功，以求裂土封王，俄使便顯得色厲內荏，不敢接口：再聽得韋小寶東拉西扯，什麼交換封邑、二一添作五、又是甚麼擲骰子划界，每注一千里土地，明知是胡說八道，對方是決計不會答應，但費要多羅的氣焰卻已大挫，均想：“羅剎人橫蠻，确是名不虛傳，要是跟他們一本正經的談判，非處下風不可。皇上派韋公爵來主持和議，果真大有知人之明。這番邦鬼子是野蠻人，也只有韋公爵這等不學無術的市井流氓，才能跟他針鋒相對，以蠻制蠻。”佟國綱、索額圖等大臣面子上對韋小寶雖都十分恭敬客氣，心底里卻著實瞧他不起，均覺他不過是皇上寵幸的一個小丑弄臣，平日言談行事，往往出丑露乖，卻偏偏又恬不知恥，自鳴得意，此番與外國使臣折沖樽俎，料想難免貽笑外邦，失了國家體面。哪知皇上量材器使，竟然大收其用，若不派這個憊懶人物來辦這樁差使，滿朝文武大臣之中，還真找不出第二個來。眾大臣越聽越佩服，更覺皇上英明睿智，非眾臣所及。索額圖聽到這里，突然插口道：“莫斯科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地方。”

　　荷蘭教士將這句話傳譯了。費要多羅大吃一驚，心想：“這少年胡言亂語，也還罷了。怎地你這老頭兒也這樣不要臉的瞎說？竟說我國京城莫斯科是你們中國地方？”索額圖又道：“按照貴使的說法，只要是羅剎人暫時占据過的土地，就算是羅剎國的土地了，是不是？”費要多羅道：“本來就是這樣嘛！貴使卻說莫斯科是中國地方，嘿嘿，那……那太笑話奇談了。”索額圖道：“羅剎國的人民有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又有哥薩克、韃靼等等，那都是羅剎人。”費要多羅道：“一點不錯，我國土地廣大，治下人民眾多。”索額圖道：“我國百姓的種類也很多啊，有滿洲人、蒙古人、漢人、苗人、回人、藏人等等。”費要多羅道：“正是。俄國是大國，中國也是大國。咱們這兩國，是當世最大的大國。”索額圖道：“貴使這次帶來的衛兵，好像都是哥薩克騎兵。”費要多羅微微一笑，說道：“哥薩克騎兵英勇無敵，是天下最厲害的勇士。”索額圖道：“哥薩克騎兵比俄羅斯人是厲害得多了？”費要多羅道：“話不能這麼說。哥薩克是羅剎百姓，俄羅斯也是羅剎百姓，毫無分別。好比滿洲人是中國人，蒙古人、漢人也是中國人，毫無分別。”索額圖點頭道：“那就是了。因此莫斯科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韋小寶聽他二人談到這里，仍不明白索額圖的用意，他明知莫斯科离此有萬里之遙，決非中國地方，但聽索額圖說得像煞有其事，而費要多羅額頭青筋凸起，臉色一時鐵青，一時通紅，顯是心中發怒如狂，便插口道：“莫斯科是中國地方，那是半點也不錯的。中國皇帝寬宏大量，給你們劉備借荊州，一借之後就永世不還。”

　　費要多羅自然不知劉備借荊州是甚麼意思，只覺得這些中國蠻子不講理性，說話完全不像文明人，冷笑道：“我從前聽說中國歷史悠久，中國人很有學問，哪知道……嘿嘿，就是專愛不憑證据的瞎說。”

　　索額圖道：“貴使是羅剎國大臣，就算沒甚麼學問，但羅剎國的歷史總是知道的？”費要多羅道：“我國的歷史都有書為證，清清楚楚的寫了下來，決不是憑人隨口亂說的。”索額圖道：“那很好，中國從前有一位皇帝，叫做成吉思汗……”費要多羅聽到“成吉思汗”四個字，不由得“哎唷”一聲，叫了出來，心中暗叫：“糟糕，糟糕！怎麼我胡里胡塗，竟把這件大事忘了。”索額圖繼續道：“這位成吉思汗，我們中國叫做元太祖，因為他是我們中國創建元朝的太祖。他是蒙古人。貴使剛才說過，滿洲人、蒙古人、漢人都是中國人，毫無分別。那時候蒙古騎兵西征，曾和羅剎兵打過好幾次大仗。貴國歷史有書為證，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寫了下來，決不是憑人隨口亂說。這幾場大仗，不知是我們中國人贏了，還是貴國羅剎人贏了？”費要多羅默然不語，過了良久，才道：“是蒙古人贏了。”索額圖道：“蒙古人是中國人！”費要多羅瞪目半晌，緩緩點頭。韋小寶不知從前居然有這樣的事，一聽之下，登時精神大振，說道：“中國人和羅剎人打仗，羅剎人是必輸無疑的。你們的本事确是差了些，下次再打，我們只用一只手好了。否則的話，雙方相差太遠，打起來沒甚麼味兒。”費要多羅怒目而視，心想：“若不是公主殿下頒了嚴令，這次只許和、不許戰，憑你說這些侮辱我們羅剎人的話，我便要跟你決斗。”韋小寶笑嘻嘻的問索額圖道：“索大哥，成吉思汗是怎樣打敗羅剎兵的？”索額圖道：“當年成吉思汗派了兩個萬人隊西征，一共只有二萬人馬，便殺得羅剎聯軍十余萬人大敗虧輸。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也是一位大英雄，率領軍隊將羅剎兵打得落花流水，占領了莫斯科，一直打到波蘭、匈牙利，渡過多瑙河。此後幾百年中，羅剎的王公貴族都要聽我們中國人的話。那時我們中國的蒙古英雄，住在黃金鑲嵌的篷帳里。莫斯科大公爵時時來向中國人磕頭。中國人說要打屁股就打屁股，要打耳光就打耳光，羅剎人還笑嘻嘻的大叫打得好，否則的話，他就當不成公爵。”（按：蒙古大將拔都于公元１２３８年攻陷莫斯科及基輔，蒙古人于１２４０年至１４８０年的２４０年間，統治俄羅斯廣大土地，建立“金帳汗國”。《大英百科全書》于“俄羅斯”條中有如下記載：“莫斯科的王子公爵，必須去伏爾加河口薩萊城朝見黃金帳中的蒙古可汗，接受封號。他們通常要忍受諸般屈辱。朝拜已畢而回到莫斯科後，便能向韃靼人收稅，欺壓鄰近的諸侯小邦。”）

　　韋小寶聽得眉飛色舞，擊桌大贊：“乖乖龍的東！原來莫斯科果然是屬于中國的。”

　　費要多羅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索額圖所述确是史實，絕無虛假，只是羅剎向來不認蒙古人是中國人。此時蒙古屬于中國，由此推論，說莫斯科曾屬于中國人，也非無稽之談。韋小寶道：“侯爵閣下，我看划界的事，我們也不必談了，請你回去問問公主，甚麼時候將莫斯科還給中國。我也要趕回北京，采購牛皮和黃金，以便精制一頂黃金篷帳，然後拆平克里姆林宮，豎立金帳，請蘇菲亞公主來睡覺。哈哈，哈哈！”費要多羅聽到這里，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站起，沖出帳外，只聽得他怒叫如雷，大聲吆喝，傳呼命令，跟著馬蹄聲響，兩百多匹馬一齊沖將過來。

　　韋小寶大吃一驚，叫道：“啊喲，這毛子要打仗，咱們逃命要緊。”佟國綱久經戰陣，很沉得住氣，喝道：“韋公爺別慌，要打便打，誰還怕了他不成？”

　　只聽得帳外哥薩克騎兵齊聲大呼。韋小寶嚇得全身發抖，一低頭，便鑽入了桌子底下。佟國綱和索額圖面面相覷，心下也不禁驚慌。帳門掀開，一將大踏步進來，正是帶領藤牌兵的林興珠，朗聲說道：“啟稟大帥……”卻不見大帥到了何處。韋小寶在桌子底下說道：“我……我……我在這里，大伙兒快……快逃命罷。”林興珠蹲下身來，對著桌子底下的韋大帥說道：“啟稟大帥：羅剎兵聲勢洶洶，咱們不能示弱，要干就干他媽的。”韋小寶聽他說得剛勇，心神一定，當即從桌子底下爬了出來，適才起事倉卒，以致躲入桌底，其實他倒也不是一味膽怯，一拍胸口，說道：“對，要干就干他奶奶的，老子身先士卒，勇往……勇往不……不前。不對！勇往值錢（他想勇往才值錢，不勇往就不值錢）。”拉住林興珠的手，走向帳外。一出帳外，只見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高舉長刀，騎了駿馬，圍著帳篷耀武揚威，一圈圈的不停疾馳。費要多羅一聲令下，眾騎兵遠遠奔了開去，在二百余丈之外，列成了隊伍，二十六騎一行，十行騎兵排得整整齊齊，突然間高聲呼叫，向著韋小寶急沖過來。

　　韋小寶叫道：“我的媽啊！”便要鑽進營帳，轉念一想：“羅剎鬼如要殺我，躲入營帳還是給他們揪了出來，這個臉可丟不得。”當下全身發抖，臉如土色，居然挺立不動。林興珠喝道：“藤牌手保衛大帥！過來！”二百六十名藤牌手齊聲應道：“是。”快步奔來，站在韋小寶等眾大臣之前。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心想：“倘若羅剎鬼真要動蠻，大家便拚斗一場，義氣可不能不顧。”搶過去站在索額圖面前，叫道：“索大哥別怕，我護住你。”

　　索額圖是文官，早已嚇得魂不附體，說道：“全……全仗兄弟了。”只見十排哥薩克騎兵急沖過來，沖到离清兵五丈外，當先的隊長長刀虛劈，一聲吆喝，眾騎兵挺身勒馬，二百六十匹馬同時間停住了腳步站定。那隊長又一聲吆喝，眾騎兵從中分為兩隊，一百三十騎折而向北，一百三十騎折而向南，奔出數十丈，兜了個圈子，又回到离帳篷二百余丈處站定，隊形絲毫不亂。二百六十騎人馬便如是一人一騎，果然是訓練有素的精兵。費要多羅哈哈大笑，高聲叫道“公爵大人，你瞧我們的羅剎兵怎樣？”韋小寶這時才知他不過是炫武示威，心中大怒，叫道：“那是馬戲班耍猴子的玩意兒，打起仗來，半點用處也沒有的。”費要多羅怒道：“咱們再來！”心想：“這一次直沖到你跟前，瞧你逃不逃走。”叫道：“把中國兵的帽子都削下來。”哥薩克騎兵隊長叫出號令，二百六十名騎兵又疾馳過來。韋小寶叫道：“砍馬腳！”林興珠叫道：“得令！砍馬腳！別傷人！”但聽得蹄聲如雷，二百六十匹馬漸奔漸近，哥薩克騎兵的長刀在太陽下閃閃發光，眼見奔到身前三十丈、二十丈、十丈……仍未停步，又奔近了四五丈，林興珠叫道：“滾堂刀，上前！”二百六十名藤牌手一躍而前，在地下滾了過去。這二百六十人都是林興珠親手教練出來的地堂刀好手，身法刀法皆盡嫻熟，翻滾而前，藤牌護身，卻不露出半點刀光。哥薩克騎兵突見清兵滾著地來，都是大為詫异。雅克薩城守軍曾吃過藤牌手的苦頭，但那些守軍死的死，俘的俘，早已全軍覆沒。這隊哥薩克騎兵新從莫斯科護送費要多羅東來，從未見過藤牌兵的打法，均想你們在地下打滾，太也愚蠢，給馬踏死了可怪不得人。頃刻之間，第一列騎兵已和藤牌兵碰在一起，猛然間眾馬齊嘶，紛紛摔倒。藤牌兵利刃揮出，一刀便斬下一兩條馬腳，藤牌護身，毫不停留的斬將過去。羅剎兵人喊馬嘶聲中，藤牌兵已滾過十行騎兵，斬下一百七八十條馬腳，在哥薩克騎兵陣後列成了隊伍。林興珠率領藤牌兵快步奔回，又排在韋小寶之前。二百六十人中只十余人被馬踹傷壓傷，傷勢均輕，傷者強忍痛楚，仍然站在隊中。

　　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大半摔下馬來，有的給坐騎壓住，躺在地下呻吟呼號，只有數十人縱騎遠遠逃開，大部份站在地上，手足無措。這些騎兵一生長于馬背，只有騎在馬上，才剽悍驍勇，雙足一著地，便如是游魚出水，無所憑借了。韋小寶叫道：“分兵一半，圍住羅剎大官。”林興珠喝出號令，便有一百名藤牌手將費要多羅等十余名官員圍住，一百柄大刀組成了一個刀圈，刀鋒向著圈內，只須一聲令下，這一百柄大刀擠將進去，費要多羅等還不成為羅剎肉餅子？哥薩克騎兵的正副隊長見狀，飛步奔來，大叫：“不可傷人，不可傷人！”韋小寶轉頭對穿著親兵裝束的雙兒道：“過去點了他們的穴道。”雙兒道：“好！”縱身而出，欺到哥薩克騎兵隊長身後，伸指點了他後腰穴道，跟著又點了副隊長的穴道。一名小隊長伸手入懷，拔出一枝短槍，叫道：“不許動！”雙兒抓住身畔一名羅剎兵，擋在身前，推著他走前幾步。那小隊長便不敢開槍，又叫：“不許動！”雙兒抓起那羅剎兵向他擲去。那小隊長一驚，閃身相避，雙兒已縱身過去，點了他胸口和腰間的穴道，夾手搶過他手中短槍，朝天砰的一聲，放了一槍。韋小寶大聲道：“好啊，雙方說好不得攜帶火器，你們羅剎鬼子太也不講信用。”走前幾步，對費要多羅道：“喂，你叫手下人拋下刀槍，一起下馬，排好了隊，身上攜帶火器的都繳出來。”費要多羅眼見無可抗拒，便傳出令去。哥薩克騎兵只得拋下刀劍，下馬列隊。韋小寶吩咐一百六十名藤牌手四下圍住，搜檢羅剎兵。二百六十人身上，倒抄出了二百八十余枝短槍。有的一人帶了兩枝。尼布楚城下羅剎兵望見情勢有變，慢慢過來。東邊清軍也拔隊而上。兩鄰相距數百步，列陣對峙。羅剎兵望見主帥被圍，只有暗暗叫苦，不敢再動。

　　韋小寶問費要多羅道：“侯爵大人，你帶了這許多火器來干甚麼啊？”費要多羅垂下了頭，說道：“對不起得很，我的衛兵不聽命令，暗帶火器，回去我重重責罰。”韋小寶叫道：“藤牌手，解開自己衣服，給他們瞧瞧，有沒有攜帶火器？”二百六十名藤牌手拋下藤牌，以左手解衣，右手仍高舉大刀，以防對方矣詔。各人解開衣衫，袒露胸膛，跳躍數下，果然沒一人攜帶火器。費要多羅心中有愧，垂頭不語。韋小寶以羅剎話大聲道：“羅剎人做事不要臉，把他們的衣服褲子都脫下來，瞧瞧他們還帶了火器沒有？”費要多羅大驚，忙道：“公爵大人，請你開恩。你……你如剝了我的褲子，我……我只好自殺了。”韋小寶道：“這褲子是非剝不可的。”費要多羅道：“請你饒恕一次，別的事情，一切都依你吩咐。”韋小寶道：“剛才你的騎兵沖將過來，嚇得我鑽到了桌子底下，大失公爵大人的體面。這件事怎麼辦？”費要多羅心想：“是你自己膽小，我有什麼法子？”但身旁清兵刀光閃閃，只好道：“敝人愿意賠償損失。”韋小寶心中一樂，暗道：“羅剎竹杠送上門來了。”一時想不出要他賠償甚麼，傳下命令：“把羅剎大官小兵的褲帶都割斷了。”藤牌手大叫：“得令！”舉起利刃插進羅剎人腰間，刃口向外，一拉之下，褲帶立斷。

　　自費要多羅以下，眾羅剎人無不嚇得魂飛天外，雙手緊緊拉住褲腰，惟恐跌落，韋小寶哈哈大笑，傳令：“押著羅剎人，得胜回營！”這時羅剎官兵人人擔心的只是褲子掉下，毫不抗拒，隨著清兵列隊向東。佟國綱笑道：“韋大帥妙計，當真令人欽佩。割斷褲帶，等于在頃刻之間，將二百六十名羅剎官兵盡數雙手反綁了。”韋小寶笑道：“羅剎男人最怕脫褲子，羅剎女人反而不怕，那不是怪得很麼？”佟國綱等人都色迷迷的笑了起來。一行人和大軍會合，清軍中推出四百余門大炮，除下炮衣，炮口對准了羅剎軍。其時羅剎國雖然火器犀利，但在東方，卻不及康熙這次有備而戰，以傾國所有大炮的半數調到了尼布楚前線，是以不論兵力火力，都是清軍胜過了數倍。羅剎軍突然見到這許多大炮，都是面面相覷，大有懼色。統軍將官急忙傳令回城，緊閉城門。清軍卻也并不攻城。這時哥薩克騎兵的隊長、副隊長、和一名小隊長被雙兒點了穴道，兀自動彈不得。三人猶如泥塑木雕一般，站在空地之上。羅剎眾兵將回入尼布楚城時十分匆忙，未曾留意，這時在城頭望見，均感詫异，卻都不敢出城相救。過了半個時辰，見這三人仍然呆立不動，便有一隊哥薩克騎兵出城來救，只行得十余丈，清軍大炮便轟了數發。守城將軍忙命號兵吹起退軍號，將這隊騎兵召了回去，生怕清兵大至，連出城的救兵也失陷了。城上城下，兩軍遙遙望見三人定住不動，姿勢怪异。清兵鼓噪大笑，羅剎兵盡皆駭然。

　　韋小寶將費要多羅等一行請入中軍帳內，分賓主坐下。韋小寶只笑嘻嘻的不語。費要多羅怒道：“公爵大人，你不用跟我玩把戲，要殺就殺好了。”韋小寶笑道：“我跟你是朋友，為甚麼殺你？咱們還是來談划界的條款罷。”他想此刻對方議界大臣已落入自己掌握之中，不論自己提出甚麼條件，對方都難以拒卻。不料費要多羅是軍人出身，性子十分倔強，昂然道：“我是你的俘虜，不是對等議界的使節。我處在你的威脅之下，甚麼條款都不能談。就算談好了，簽了字，那也沒有效。”韋小寶道：“為甚麼沒有效？”費要多羅道：“一切條款都是你定的，還談甚麼？你不能逼我跟你談判。”韋小寶道：“為甚麼不能逼你談判？”費要多羅道：“我決不屈服。你揮刀殺了我，開槍打死我，盡管動手好了。”韋小寶笑道：“如果我叫人剝了你的褲子呢？”費要多羅大怒，霍地站起，喝道：“你……”只說得一個“你”字，褲子突然溜下，急忙伸手抓住。他的褲帶已被割斷，坐在椅上，不必用手抓住，盛怒中站將起來，卻忘了此事，幸好及時搶救，才沒出丑。帳中清方大官侍從，無不大笑。費要多羅氣得臉色雪白，雙手抓住褲帶，神情甚是狼狽，待要說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辭，苦于雙手不能揮舞以助聲勢，要如何慷慨激昂，也勢必有限，重重呸的一聲，坐了下來，說道：“我是羅剎國沙皇陛下的欽使，你不能侮辱我。”韋小寶道：“你放心，我不會侮辱你。咱們還是好好來談分划國界罷。”費要多羅從衣袋里取出一塊手帕，包在自己嘴上，繞到腦後打了個結，意思是說決計不談。韋小寶吩咐親兵送上美酒佳肴，擺在桌上，在酒杯中斟了酒，笑道：“請，請，不用客氣。”費要多羅聞到酒菜香味，忍耐不住，解開手帕，舉杯便飲。韋小寶笑道：“侯爵又用嘴巴了？”費要多羅喝酒吃菜，卻不答話，表示嘴巴只用于吃喝，不作別用。韋小寶不住勸酒，心想把他灌醉了，或許便能叫他屈服，那知費要多羅喝得十幾杯酒，吃了幾塊牛肉，將手帕抹了抹嘴巴，又將自己的嘴綁上了。韋小寶見此情形，倒也好笑，命親兵引他到後帳休息，嚴加看守，自和索額圖、佟國綱等人商議對策。佟國綱道：“這人如此倔強，堅決不肯在咱們軍中談和，但如就此放了他回去，卻又于心不甘。”索額圖道：“關得他十天八日，每天在他面前宰殺羅剎鬼子，瞧他是否還倔強得出？”佟國綱道：“倘若將他逼死了，這件事不免弄僵。咱們以武力俘虜對方的議和划界大臣，皇上說不定會降罪。”索額圖道：“佟公爺說得對，跟他一味硬來，也不是辦法。”眾大臣商議良久，苦無善策。今日將費要多羅擒來，雖是一場胜仗，但決非皇上謀和的本意，可說已違背了朝廷大計，一個處理不善，便成為違旨的重罪。說到後來，眾大臣均勸韋小寶還是將費要多羅釋放。

　　韋小寶道：“好！咱們且扣留他一晚，明天早晨放他便是。”回入寢帳，踱來踱去的籌思，忽然想起：“先前學諸葛亮火燒盤蛇谷，在雅克薩打了個大胜仗，老子再來學一學周瑜群英會戲蔣干。”仔細盤算了一會，已有計較。

　　回到中軍帳，請了傳譯的荷蘭教士來，和他密密計議一番；又要他教了二十幾句羅剎話，念得正确無誤；再傳四名將領和親兵隊長來，吩咐如此如此。眾人領命而去。費要多羅睡在後帳，心中思潮起伏，一時驚懼，一時悔恨，卻如何睡得著？翻來覆去的挨到半夜，只聽得帳口鼻息如雷，三名看守的親兵竟然都睡著了。費要多羅心想：“倘若不答應中國蠻子的條款，決計難以脫身。明天惹得那小鬼生起氣來，將我殺了，豈非冤枉？天幸這三名衛兵都睡著了，何不冒險逃走？”躡手躡足的從床上起來，解下斜背的皮帶縛在腰間，以免褲子脫落，輕輕走到帳口，只見三名親兵靠在篷帳的柱子上，睡得甚熟。他伸手去一名親兵腰間，想拔他佩刀，那親兵突然打個噴嚏。費要多羅大吃一驚，急忙縮手。過了好一會，不見有何動靜，又想去取另一名親兵的佩刀。那親兵忽然伸個懶腰，說了幾句夢話。費要多羅不敢多耽，悄悄走出帳外，幸喜三名親兵均不知覺。他走到帳外，縮身陰影之中，見外面衛兵手提燈籠，執刀巡邏，北、東、南三邊皆有巡兵，只西邊黑沉沉地似乎無人。于是一步步挨將過去，每見有巡兵走近，便縮身帳篷之後，好在一路向西，都是太平無事。剛走到一座大帳之後，突然間西邊有一隊巡邏兵過來，費要多羅忙在篷帳後一躲，卻聽得帳中有人說話，說的竟是羅剎話。只聽得那人說道：“公爵大人決意要去攻打莫斯科，也不是不可以，只不過路途遙遠，十分危險。”費要多羅大驚，當即伏下身子，揭開篷帳的帳腳，往內望去，一望之下，一顆心怦怦亂跳。帳內燈火照耀如同白晝，韋小寶全身披挂，穿著戎裝，居中而坐，兩旁站立著十余員大將，帳下數十名親兵手執大刀。韋小寶桌旁站著那作譯員的荷蘭教士，正在跟他說話。只聽韋小寶說羅剎話：“咱們跟費要多羅在這里喝酒，談話，假的，不是真的話，談了一個月、兩個月，談來談去，都是假的話，大軍偷偷向西。羅剎公主時時接到費要多羅，笨蛋，報告，說正在跟咱們談話，她不怕，天天和甜心跳舞，睡覺。中國大軍突然間到了莫斯科城下，進攻，奇怪的進攻，將兩個沙皇，蘇菲亞公主，抓了起來。羅剎人哭了，跪倒，投降！”那荷蘭教士道：“行軍打仗的事，我是不懂的。不過一面跟羅剎人講和，一面卻出兵偷襲他們的京城，那不是不講信用嗎？上帝的道理，教訓我們不可欺詐，不可說謊。”韋小寶道：“哈哈，是羅剎人先騙人。大家說好了，雙方衛兵攜帶火器，不可以，他們身上都藏了槍，短的，他們騙人，我們也騙人。他咬我，一口，我咬他，兩口。大大的！”那教士嘿的一聲，隔了一會，說道：“我勸公爵大人還是不要打仗的好。兩國開戰，死的都是上帝子民……”韋小寶搖手道：“別多說了。我們只信菩薩，不信上帝。那個費要多羅如果公平談判，讓中國多占一些土地，本來是可以議和的。可是他一里土地也不讓。等我們打下了莫斯科，羅剎男人上天堂，女人，做中國人老婆的。”

　　費要多羅越聽越心驚，暗道：“我的上帝，中國蠻子真是無法無天，膽大妄為。”只聽韋小寶又道：“今天我派了一個親兵，在三名哥薩克騎兵隊長的身上，用手指戳了幾下，這三名隊長，不會動，你見了麼？”那教士道：“我瞧見的。這是甚麼魔術，真是奇怪之極。”韋小寶道：“中國魔術，成吉思汗，傳下來的。成吉思汗用這法子，打得羅剎人跪地投降，我們再用這法子去打他們，羅剎國，又死了！”

　　費要多羅心想：“當年蒙古人只二萬人馬，一直打到波蘭、匈牙利，天下無人擋得住，看來定有魔術。東方人古怪得緊，他們又來使這法術，那……那就如何是好？”

　　只聽那教士道：“羅剎人如果遠遠開槍，你們的魔術就沒用了。”韋小寶笑道：“是啊，因此，我們得假裝要在這里談判，軍隊就去打莫斯科，像小賊一樣，偷進城去。我到過莫斯科的，城里韃靼人很多。咱們的軍隊化裝為韃靼牧人，混進城去，羅剎守軍一定不會發覺。”

　　費要多羅背上出了一陣冷汗，心想：“這中國小鬼這條毒計，實在厲害得很。中國兵喬裝改扮為韃靼牧人，混進我們京城，施展起魔術來，那怎麼抵擋得住？”他不知雙兒的點穴術是一門高深的武功，必須內功練到上乘境界，方能使用，清軍官兵數萬，會點穴功夫的只她一人而已。費要多羅卻以為這魔術只須一經傳授，人人會使，這麼手指一碰，對方就動彈不得，數萬中國兵以此法去偷襲莫斯科，羅剎只怕要亡國滅種了。只聽那教士道：“公爵大人如果要派遣二萬中國兵混入莫斯科，用成吉思汗傳下來的魔術制住羅剎軍，那麼要俘虜兩位沙皇和攝政女王，的确是可以成功的。不過……不過這件事必須十分機密，大軍西行之時，不能讓羅剎人知覺了。公爵大人，今日的羅剎國已十分強大，和當年跟成吉思汗打仗時的羅剎人，是大不相同的。”韋小寶道：“我到過莫斯科，羅剎國的情形都清清楚楚，我們明天一早，放了費要多羅回去，然後跟他談判，都是假的，他不肯答應的。咱們在這里多談得一日，中國大軍就近了莫斯科一日路程。”那教士道：“是，是。大人一切還是要小心，這件事是很危險的。”韋小寶道：“知道了。你不能夠說出去，不能讓費要多羅起了疑心的。”那教士答應了下去。韋小寶喝道：“傳王八死雞、豬玀懦夫。”親兵出帳，帶了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進來。韋小寶對二人道：“明天，我派兩隊人去莫斯科，禮物很多很多，送給蘇菲亞公主。路上盜賊多的，多派官兵保護。”華伯斯基道：“從這里到莫斯科，只有些小股的韃靼強盜，也不算很凶，公爵大人放心好了。”韋小寶道：“你不知道。韃靼強盜，八九千人一隊，有的二十個一千人，三十個一千人。”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對望了一眼，均有不信之色。韋小寶道：“我這兩隊人，分南北兩路去莫斯科，王八死雞領北路的，豬玀懦夫領南路的。兩條路，怎樣的？”華伯斯基道：“從北路走，這里向西到赤塔，經烏斯烏德，繞過貝加爾大湖的南端，向西經托木斯克、鄂木斯克等城而到莫斯科。”齊洛諾夫道：“南路起初的走法是一樣的，過了貝加爾湖分道，向西南經過哈薩克人居住的地方，一路向西，經奧斯克、烏拉爾斯克等地到莫斯科。”

　　韋小寶點頭道：“不錯，是這樣走的。我的禮物，信，由中國使者交給公主，你們兩個帶路。帶得好，有賞，多的。帶得不好，領兵中國將軍，砍下你們的頭。下去罷！”兩名羅剎隊長退出後，韋小寶拿起金批令箭，發施號令，一個個中國大將躬身接令。費要多羅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但見所有接令的中國大將都是神情慷慨激昂，拍胸握拳，指天誓日，顯是向主帥保證，說甚麼也要大功告成，有的伸掌在自己頸中一斬，有的拔出匕首在自己胸口虛刺，口中不住說：“莫斯科，莫斯科”，料想是說倘若攻不下莫斯科，宁可自殺。韋小寶嘰哩咕嚕說了一番話，四名親兵從桌上拿起一張大地圖來，剛好對著費要多羅。

　　只見韋小寶的手指從尼布楚城一路向西移動，沿著一條紅色粗線，直指到一個紅色圓圈。費要多羅雖不識得圖上的中國文字，但一看方位，便知是莫斯科。韋小寶說了一番話，手指又沿著另一條線而到莫斯科。費要多羅心想：“這些中國蠻子當真可惡，原來他們處心積慮，早就已預備攻打莫斯科了。”韋小寶又說了一番話，接連說到“費要多羅”的名字，眾將一聽到，便都大笑。費要多羅心想道：“你們一定在笑我是傻瓜，騙得我談判划界，拖延時日，暗中卻去偷襲莫斯科。哼，我才不上這當呢。”慢慢站起身來，心想：“上帝保𨨥，讓我發現了中國蠻子這個大詭計，可見我俄羅斯帝國得上帝眷顧，定然國運昌隆。反正他明天就會放我，今晚不用冒險逃跑了。”但見西邊巡邏兵來去不絕，東邊卻黑沉沉地無人，悄俏回去，幸喜清兵并未發覺。來到自己帳外，只見看守的三名衛兵兀自熟睡，于是進帳就寢。次晨費要多羅吃過丰盛早餐，隨著親兵來到中軍帳。韋小寶笑問：“侯爵大人昨晚睡得好嗎？”費要多羅哼了一聲，道：“你的衛兵保衛周到，我自然睡得很好。”

　　韋小寶道：“今日你不再生氣了罷？咱們來談談划界的條款如何？”費要多羅不答，從身邊摸出手帕，又綁上了嘴巴。韋小寶大怒，喝道：“你這樣倔強，我立刻將你殺了。”費要多羅毫不畏懼，心想：“你預定今日要放我的，這樣裝腔作勢，誰來怕你？”韋小寶大發一陣脾氣，見他始終不屈服，無可奈何，只得說道：“好！你這樣勇敢，我佩服你了。放你回去罷。你回去請好好休息。十天之後，咱們再另商地點，談判划界。”費要多羅心想：“你拚命拖延，這時候只怕偷襲莫斯科的軍隊已出發了。我決計不會上你這當。”說道：“你放我回去，很是多謝。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建議今天下午就可開始談判，不必等到十天之後。”韋小寶笑道：“這件事不用忙，大家休息休息，慢慢談判好啦。”費要多羅道：“兩國君主都盼談判早日成功，還是先簽了划界條約，再休息不遲。”韋小寶道：“我們皇上倒也不急，那麼咱們五天之後再談罷。”費要多羅搖頭道：“不必耽擱了，就是今天談。”韋小寶道：“再隔三天？”費要多羅道：“不，今天！”韋小寶道：“明天？”費要多羅道：“今天！”韋小寶歎了口氣，說道：“你這樣堅決，我只好讓步。不過我警告你，待會談到划分國界之時，我是決計不會隨便讓步的。咱們一尺一尺、一寸一寸的來討價還價。”費要多羅心道：“划分國界要一尺一寸的細談，等到談妥，你們早打進莫斯科去了。你道我真是大傻瓜嗎？”當即站起，說道：“那麼敝人告辭了，多謝公爵大人的酒飯。”韋小寶送到帳口，派遣一隊藤牌兵護送他回尼布楚城，那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卻不釋放。費要多羅出得帳來，只見昨天豎立軍營的地方都已空蕩蕩地，大隊清軍已拔營离去。他暗暗心驚：“中國蠻子說干便干，委實厲害。”一行人來到昨日會談的帳前，只見那三名哥薩克隊長呆呆站在當地，所擺的姿勢仍和昨天一模一樣，絲毫動彈不得。清軍中躍出一名瘦小的軍官，來到三名隊長身前，口中大聲念咒，大叫：“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過去在三人身上拍拿幾下。三名隊長便慢慢能動了，只是站立了半天一晚，實是疲累已極，雙足麻木，一齊坐倒在地。六名藤牌兵上前扶起，走出數十丈後，三名隊長方能自己行走。

　　費要多羅更是駭异：“成吉思汗傳下的魔術，果然厲害無比，難怪當年他縱橫天下，無人能敵。幸好現下已發明了火器，可以不讓敵人近身。否則的話，中國异教徒又要統治全世界，我們信上帝的正教徒，都要變成奴隸了。”清軍藤牌手直護送費要多羅到尼布楚城東門之前，這才回去。費要多羅詢問三名哥薩克隊長中了魔術的情形。三名隊長都道：當時只覺後心和腰間一麻，便即全身不能動彈。費要多羅道：“你們身上帶著十字架沒有？”三名隊長解開衣襟，露出挂在頸中的十字架來，其中一人還多挂了一個耶穌聖像。費要多羅皺起眉頭，心道：“成吉思汗的魔法當真厲害，連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也辟不了邪。”當即寫下了三道奏章，派遣十五名騎兵分作三路，向莫斯科告急：中國軍隊已出發前來偷襲，行將化裝為韃靼牧人，混入京城，務須嚴加防備。中午時分，三路信差先後回城，說道西去的道路均已被中國兵截斷，一見羅剎騎兵，遠遠便射箭過來，實是難以通過。費要多羅心中愁急，尋思：“只有盡快和中國蠻子議定划界條約，那麼他們便會撤回兵馬。”

　　未牌時分，費要多羅帶了十余名隨員，前去兩國會議的帳篷。這次他全然不帶哥薩克騎兵，以表決無他意，何況就算帶了衛隊，招架不了中國兵的“成吉思汗魔術”，也是無用。費要多羅學識淵博，辦事干練，本來絕非易于受欺之人，但羅剎人心中對成吉思汗的畏懼根深蒂固，雙兒的點穴之術又十分精妙，他親見之下，不由得不信。

　　他先到篷帳。不久韋小寶、索額圖、佟國綱等清方大官也即到達。韋小寶見對方不帶衛隊，于是命護衛的藤牌手也退了回去。雙方說了幾句客套，全然不提昨日之事，便即談判划界。費要多羅但求談判速成，事事讓步，與昨日態度迥不相同。韋小寶心中暗笑，知道昨晚“周瑜群英會戲蔣干”的計策已然成功，他于划界之事一竅不通，當下便由索額圖經由教士傳譯，和對方商議條款。只見索額圖和費要多羅兩人將一張大地圖舖在桌下，索額圖的手指不斷向北指去，費要多羅皺起眉頭，手指一寸一寸的向北退讓。這手指每在地圖上向北讓一寸，那便是百余里的上地歸屬了中國。韋小寶聽了一會，心感不耐，便坐到另一張桌旁，命侍從取出食盒，架起二郎腿，慢慢咀嚼糕餅點心，鼻中低哼“十八摸”小調。

　　費要多羅決心退讓，索額圖怕事中有變，也不為已甚。但條約文字謹嚴，雙方教士一一譯成拉丁文，反復商議，也費時甚久。到第四日傍晚，《尼布楚條約》條文六條全部商妥。韋小寶得索額圖和佟國綱解說，知道條約內容于中國甚為有利，割歸中國的土地極為廣大，遠比康熙諭示者為多。條約共為四份，中國文一份，羅剎文一份，拉丁文二份，訂明雙方文字中如有意義不符者，以拉丁文為准。當下隨從磨得墨濃、醮得筆飽，恭請中國首席欽差大人簽字。韋小寶自己名字的三個字是識得的，只不過有時把“章”字看成了“韋”字，“賣”字當作是“寶”字，三個字聯在一起就不大弄錯了，但說到書寫，“小”字勉強還可對付，余下一頭一尾兩字，那無論如何是寫不來的。他生平難得臉紅，這時竟然臉上微有朱砂之色，不是含怒。亦非酒意，卻是有了三分羞慚。索額圖是他知己，便道：“這等合同文字，只須簽個花押便可。韋大人胡亂寫個‘小’字，就算是簽字了。”韋小寶大喜，心想寫這個“小”字，我是拿手好戲，當下拿起筆來，左邊一個圓團，右邊一個圓團，然後中間一條杠子筆直的豎將下來。索額圖微笑道：“行了，寫得好極。”韋小寶側頭欣賞這個“小”字，突然仰頭大笑。索額圖奇道：“韋大帥甚麼好笑？”韋小寶笑道：“你瞧這個字，一只雀兒兩個蛋，可不是那話兒嗎？”清方眾大臣忍不住都哈哈大笑，連眾隨從和親兵也都笑出聲來。

　　費要多羅瞪目而視，不知眾人為何發笑。當下韋小寶在四份條約上都畫了字，在羅剎文那份條約上，中間那一直畫得加倍巨大，然後費要多羅、索額圖、俄方副使等都簽署了。中俄之間的第一份條約就此簽署完成。這是中國和外國所訂的第一份條約。由于康熙籌划周詳，全力以赴，而所遣人員又十分得力，是以尼布楚條約划界，中國大占便宜。約中規定北方以外興安岭為界，現今蘇聯之阿穆爾省及濱海省全部土地盡屬中國，東方及東南方至海而止。雙方議界之時，該地區原無歸屬，中國所占之地亦非屬于羅剎，但羅剎已在當地筑城殖民，簽約後被迫撤退，實為中國軍事及外交上之胜利。約中划歸中國之上地總面績達二百萬方公里，較之今日中國東北各省大一倍有余。此約之立，使中國東北邊境獲致一百五十余年之安宁，而羅剎東侵受阻，侵略野心得以稍戢。自康熙、雍正、乾隆諸朝而後，滿清與外國訂約，無不喪權失地，康熙和韋小寶當年大振國威之雄風，不可復得見于後世。（按：條約上韋小寶之簽字怪不可辨，後世史家只識得索額圖和費要多羅、而考古學家如郭沫若之流僅識甲骨文字，不識尼布楚條約上所簽之“小”字，致令韋小寶大名湮沒。後世史籍皆稱簽尼布楚條約者為索額圖及費要多羅。古往今來，知世上曾有韋小寶其人者，惟“鹿鼎記”之讀者而已。本書記敘尼布楚條約之簽訂及內容，除涉及韋小寶者系補充史書之遺漏之外，其餘皆根据歷史記載。）依据當時習慣，雙方同時鳴炮，向天立誓，信守不渝。清方大炮四百余門，在尼布楚城東南西北四方同時響起，大地震動。俄方大炮只二十余門，炮聲廖廖，強弱之勢，相差實不可以道里計。費要多羅暗叫僥幸，倘若議和不成，開起仗來，俄國非一敗涂地不可。

　　當下兩國使臣互贈禮物。費要多羅贈給韋小寶等人的是時表、千里鏡、銀器、貂皮、刀劍等物。韋小寶贈給對方使節的是馬匹、鞍轡、金杯、絲綢衣衫、絹帛等物，此外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各贈紋銀二十兩，以賠償被清兵割斷的褲帶。當晚大張筵席，慶賀約成。費要多羅兀自擔憂，不知前去偷襲莫斯科的清兵是否即行召回。不斷以言語試探，韋小寶只是裝作不懂。過得兩日，費要多羅得報，有大隊清兵自西方開來。他登上城頭，以千里鏡眺望，果見一隊隊清兵向西而來，渡過尼布楚河以東扎營。費要多羅大喜，知道西侵的清兵已然召回。他哪知大隊清兵只在尼布楚之西二百里外駐扎候命，一聽得炮聲，便即拔隊緩緩而歸。

　　又地數日，石匠已將界碑雕鑿完竣。碑上共有滿、漢、蒙、拉丁及羅剎五體文字。界碑分立于格爾必齊河東岸，額爾古納河南岸、以及極東北之威伊克阿林大山各處。碑文中書明兩國以格爾必齊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名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又書明：“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于中國；河之北岸，屬于俄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遷徒北岸”；又書明：“雅克薩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撤往察罕汗之地”；又書明：“凡豬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即行捕拿正法，不以小故阻壞大事，中俄兩國和好，毋起爭端。”兩國欽差派遣部屬，勘察地形無誤後。樹立界碑。此界碑所處之地，本應為中俄兩國萬年不易之分界，然一百數十年後，俄國乘中國國勢衰弱，竟逐步蚕食侵占，置當年分界于不顧，吞并中國大片膏腴之地。後人讀史至此，喟然歎曰：“安得康熙、韋小寶于地下，逐彼狼子野心之羅剎人而復我故土哉？”樹立界碑已畢，兩國欽差行禮作別，分別首途回京復命。韋小寶召來華伯斯基與齊洛諾夫，命二人呈奉禮物給蘇菲亞公主，其中既有錦被，又有繡枕。北國荒鄙之地，這些物事無處購置，均是雙兒之物。韋小寶笑道：“公主如當真想念我，就抱抱絲棉被和枕頭罷。”華伯斯基道：“公主殿下對大人閣下的情意天長地久，棉被枕頭容易殘破，還是請大人派幾名筑橋技師，去莫斯科造座石橋，那就永遠不會壞了。”韋小寶笑道：“我早已想到此節，你們不必羅蘇。”命親兵抬出一只大木箱，長八尺，寬四尺，宛似一口大棺材一般，八名親兵用大杠抬之而行，顯得甚是沉重。箱外鐵條重重纏繞，貼了封條，以火漆固封。韋小寶道：“這件禮物非同小可，你們好生將護，不可損壞。公主見到之後，必定歡喜，這天長地久的情意，和中國石橋完全一般牢固。”

　　兩名羅剎隊長不敢多問，領了木箱而去。這口大木箱重逾千斤，自尼布楚萬里迢迢的運到莫斯科，一路之上，著實勞頓。蘇菲亞公主收到後打開箱子，竟是一座韋小寶的裸體石像，笑容可掬，栩栩如生。

　　原來韋小寶召來雕鑿界碑的石匠，鑿成此像，又請荷蘭教士寫了“我永遠愛你”幾個羅剎文字，雕在石像胸口。蘇菲亞公主一見之下，啼笑皆非，想起這中國小孩古怪精靈，卻也非羅剎男子之可及，不由得情意綿綿，神馳萬里。這石像便藏于克里姆林宮中，後來彼得大帝發動政變，將蘇菲亞公主驅逐出宮，連帶將此石像擊碎。唯有部份殘軀為兵士攜帶出外，羅剎民間無知婦女向之膜拜求子，撫摸石像下體，据稱大有靈驗云。

　　-------------------------------------------------------------------------

　　注：“都護”是漢朝統治西域諸國的軍政總督，“玉門關”是漢時通西域的要道，“玉門關不設”意謂疆域擴大，原來的關門已不成為邊防要地。“銅柱界重標”指東漢馬援征服交趾（安南）後，開拓疆土，立銅柱重行標界，意謂另定有利于中國的國界。

## 第四十九回　好官氣色車裘壯　獨客心情故舊疑

　　韋小寶凱旋回京。大軍來到北京城外，朝廷大臣齊在城門口迎接。韋小寶率同佟國綱、索額圖、馬喇、阿爾尼、馬齊、朋春、薩布素、郎坦、巴海、林興珠等朝見康熙。皇帝溫言獎勉，下詔韋小寶進爵為一等鹿鼎公，佟國綱、索額圖等大臣以及軍官士卒各有升賞。

　　此後數日，康熙接連召見韋小寶，詢問攻克雅克薩、划界訂約的經過詳情。韋小寶据實奏告，居然并不如何夸張吹牛。康熙甚是歡喜，贊他大有長進，對他七名夫人和兩個兒子都加頒賞。這日康熙賜宴撫遠大將軍、鹿鼎公韋小寶暨此沒有功諸臣。康熙在席上題了兩首詩，陪宴的翰林學士盡皆恭和，慶功紀盛。宴罷，韋小寶捧了御賜珍物，得意洋洋的出得宮來，從官前呼後擁，打道回府，忽聽得大街旁有人大呼：“韋小寶，你這忘恩負義的狗賊！”韋小寶吃了一驚，更聽得聲音頗為熟悉，側頭瞧去，只見一條大漢從屋檐下竄到街心，指著他破口大罵：“韋小寶，你這千刀萬剮的小賊，好好的漢人，卻去投降滿清，做韃子的走狗奴才。你害死了自己師父，殺害好兄弟，今日韃子皇帝封了你做公做侯，你榮華富貴，神氣活現。你奶奶的，老子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在你小賊身上戳你媽的十七廿八刀，瞧你還做不做得成烏龜公、甲魚公？”這大漢上身赤膊，胸口黑毿毿地生滿了長毛，濃眉大眼，神情凶狠，正是當年攜帶韋小寶來京的茅十八。韋小寶一呆之際，早有數十名親兵圍了上去。茅十八從綁腿中拔出短刀，待要抵抗，眾親兵一齊出手，有的伸刀架在他頸中，有的奪下他手中短刀，橫拖倒曳的拉過，綁了起來。茅十八兀自罵不絕口：“韋小寶，你這婊子生的小賊，當年老子帶你到北京，真是錯盡錯絕，我對不起陳近南陳總舵主，對不起天地會的眾家英雄好漢。老子今日就是不想活了，要讓天下眾人都知道，你韋小寶是賣友求榮、忘恩負義的狗賊，你只想升官發財，做韃子皇帝的走狗……”眾親兵打他嘴巴，他始終罵不絕口。韋小寶急忙喝止親兵，不得動粗。一名親兵取出手帕，塞入茅十八嘴里。茅十八猶自嗚嗚之聲不絕，想必仍在痛罵。韋小寶吩咐親兵：“將這人帶到府里，好生看守，別難為了他，酒食款待，等一會我親自審問。”

　　韋小寶回府後，在書房中設了酒席，請茅十八相見，生怕他動粗，要蘇荃和雙兒二人假扮親隨，在旁侍候。親兵押著茅十八進來，韋小寶命除去茅十八身上銬鐐，令親兵退出。韋小寶含笑迎上，說道：“茅大哥，多日不見，你好啊。”茅十八怒道：“我有甚麼好不好的？自從識得你這個賊之後，本來好端端地，也變得不好了。”韋小寶笑道：“茅大哥且請寬坐，讓兄弟敬你三杯酒，先消消氣。兄弟甚麼地方得罪了茅大哥，你喝了酒之後，再罵不遲。”茅十八大踏步上前，喝道：“我先打死你這小賊再喝酒。”伸出碗大拳頭，呼的一聲，迎面向韋小寶擊去。蘇荃搶將上去，伸左手抓住了茅十八的手腕，輕輕一扭，右手在他肩頭拍了兩下。茅十八登時半身酸麻，不由自主的坐入椅中。他又驚又怒，使勁跳起，罵道：“小賊……”蘇荃站在他背後，雙手拿住他兩肩的“肩貞穴”，又輕輕向下一按，茅十八抗拒不得，只得重行坐下。他身形魁梧，少說也有蘇荃兩個那麼大，但為她高深武功所制，縛手縛腳，只有乖乖的坐著，更是惱怒，大聲道：“老子今日當街罵你這小漢奸，原是拚著沒想再活了，只是要普天下世人知道你賣師賣友的卑鄙無恥……”韋小寶道：“茅大哥，我跟皇上辦事。是去打羅剎鬼子，又不是去殺漢人，這可說不上是漢奸啊。”茅十八道：“那……那你為甚麼殺死你師父陳近南？”韋小寶急道：“我怎會害我師父？我師父明明是給鄭克塽”那小子殺死的。”茅十八怒斥：“你這時候還在抵賴？韃子皇帝他媽的聖旨之中，說得再也清楚不過了。”韋小寶驚道：“皇上的聖旨之中，怎……怎會說我害死師父？”心中一片迷惘，轉頭向蘇荃瞧去。蘇荃道：“皇上前幾天升你為一等鹿鼎公，頒下的誥命中敘述你的功勞，也不知道誥命是誰寫的，其中說你‘舉荐良將，蕩平吳逆，收台灣于版圖；提師出征，攻克進城，揚國威于域外’，那都是對的。可是又有兩句話說：‘擒斬天地會逆首陳近南、風際中等，遂令海內跳梁，一蹶不振；匪党亂眾，革面洗心’，那便不對了。”

　　韋小寶皺眉道：“什麼洗面割心的，到底說些甚麼？”蘇荃道：“誥命里說你抓住陳近南、風際中等人殺了，嚇得天地會的人再也不敢造反。”韋小寶跳起身來，大叫：“哪……哪有這事？這不是冤枉人嗎？”蘇荃緩緩搖頭，道：“風際中做奸細，确是咱們殺的，聖旨里的話沒錯，就只多了‘陳近南’三字。”韋小寶急道：“陳近南是我恩師，我……我怎麼會害他老人家？皇上……皇上這道聖旨……唉……你見了聖旨，怎不跟我說？”蘇荃道：“咱們商量過的，聖旨里多了‘陳近南’三字，你如知道了，一定大大的不高興。”韋小寶知道所謂“咱們商量過的”，便是七個夫人一齊商量過了，轉頭向雙兒瞧去，雙兒點了點頭。

　　韋小寶道：“茅大哥，我師父的的确确不是我害的。那風際中是天地會的叛徒，他……他暗中向皇帝通風報信……”茅十八冷笑道：“那麼你倒是好人了？”

　　韋小寶頹然坐倒，說道：“我跟皇上分說去，請他改了……改了……改了……”他說三個“改了”，卻知道康熙決不致因聖旨中多了‘陳近南’三字，會特地另發上諭修改，心想：“不知那個狗賊多嘴，去跟皇上說我害死師父。在皇上看來，這是我的忠心，可是……可是……我韋小寶還算是人嗎？”他心中焦急，突然間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叫道：“茅大哥，荃姊姊，好……好雙兒，我沒害死我師父！”

　　三人見韋小寶忽然大哭，都吃了一驚。蘇荃忙走過去摟住他肩頭，柔聲道：“那鄭克塽”在通吃島上害死你師父，咱們都是親眼見到的。”說著取出手帕，給他抹去了眼淚。茅十八這時才看了出來，這個武功高強的“親兵”原來竟是女子，不禁大為驚詫。

　　韋小寶想起一事，說道：“茅大哥，鄭克塽”那小子也在北京，咱們跟他當面對質去，諒他也不敢抵賴。對，對！咱們立刻就去……”正說到這里，忽聽得門外親兵大聲說道：“聖旨到。御前侍衛多總管奉敕宣告。”韋小寶站起身來，迎到門口，只見多隆已笑吟吟的走來。韋小寶向北跪下磕頭，恭請聖安。多隆待他拜畢，說道：“皇上吩咐，要提那在街上罵人的反賊親自審問。”韋小寶心頭一凜，說道：“那……那個人麼？兄弟抓了起來，已詳細審過，原來是個瘋子，這人滿口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的胡說八道。兄弟問不出甚麼，狠狠打了他一頓，已將他放了。皇上怎地會知道這事？其實全不打緊的……”茅十八聽到這里，再也忍不住，猛力在桌上一拍，只震得碗盞都跳了起來，乒乒乓乓，在地下摔得粉碎，大聲罵道：“他媽的韋小寶，誰是瘋子了？今日在大街上罵韃子皇帝的就是老子！老子千刀萬剮也不怕，難道還怕見他媽的韃子皇帝？”韋小寶暗暗叫苦，只盼騙過了康熙和多隆，隨即放了茅十八，那知他全然不明自己的一番回護之意，如此公然辱罵皇上，茅十八當真便有十八顆腦袋，也保不住了。多隆歎了口氣，對韋小寶道：“兄弟，你對江湖上的朋友挺有義氣，我也是很欽佩的。這件事你已出了力，算得是仁至義盡。咱們走罷。”茅十八大踏步走到門口，突然回頭，一口唾沫，疾向韋小寶臉上吐去，韋小寶正想著心事，不及閃避，拍的一聲，正中他雙目之間。幾名親兵拔出腰刀，便向茅十八奔去。韋小寶擺擺手，黯然道：“算了，別難為他。”多隆帶來的部屬取出手銬，將茅十八扣上了。

　　韋小寶尋思：“皇上親審茅大哥，問不到三句，定要將他推出去斬了。我須立刻去見皇上，無論如何，總得想法子救人。”向多隆道：“我要去求見皇上，稟明內情，可別讓這粗魯漢子沖撞了皇上。”一行人來到皇宮。韋小寶聽說皇帝在上書房，便即求見。康熙召了進去。韋小寶磕過了頭，站起身來。康熙道：“今日在大街上罵了你、又罵我的那人，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韋小寶道：“皇上明見萬里，甚麼事情用不著猜第二遍。”康熙道：“他是天地會的？”韋小寶道：“他沒正式入會，不過會里的人他倒識得不少。他很佩服我的師父。皇上聖旨中說我殺了師父，他聽到後氣不過，因此痛罵我一場。至于對皇上，他是萬萬不敢有半分不敬的。”康熙微笑道：“你跟天地會已一刀兩斷，從今而後，不再來往了，是不是？”韋小寶道：“是。這次去打羅剎鬼子，奴才就沒帶天地會的人。”康熙問道：“以後你天地會的舊朋友再找上你來，那你怎麼辦？”韋小寶道：“奴才決計不見，免得大家不便。”康熙點了點頭，道：“因此我在那道誥命之中，親筆加上陳近南、風際中兩個的名字，好讓你日後免了不少麻煩。小桂子，一個人不能老是腳踏兩頭船。你如對我忠心，一心一意的為朝廷辦事，天地會的渾水便不能再覦了。你倘若決心做天地會的香主，那便得一心一意的反我才是。”韋小寶嚇了一跳，跪下磕頭，說道：“奴才是決計不會造反的。奴才小時候做事胡里胡塗，不懂道理，現在深明大義，洗面割心，那是完完全全不同了。”康熙點頭笑道：“那很好啊。今天罵街的那個瘋子，明天你親自監斬，將他殺了罷。”韋小寶磕頭道：“皇上明鑒，奴才來到北京，能夠見到皇上金面，都全靠了這人。奴才對他還沒報過恩，大膽求求皇上饒了這人，宁可……宁可奴才這番打羅剎鬼子的功勞，皇上盡數革了，奴才再退回去做鹿鼎侯好了。”康熙臉一板，道：“朝廷的封爵，你當是兒戲嗎？賞你做一等鹿鼎公，是我的恩典，你拿了爵祿封誥來跟我做買賣，討價還價，好大的膽子！”

　　韋小寶連連磕頭，說道：“奴才是漫天討價，皇上可以著地還錢，退到鹿鼎候不行，那麼退回去做通吃伯、通吃子也是可以的。”康熙本想嚇他一嚇，好讓他知道些朝廷的規矩，那知這人生來是市井小人，雖然做到一等公、大將軍，無賴脾氣卻絲毫不改，不由得又好氣，又好笑，喝道：“他媽的，你站起來！”韋小寶磕了個頭，站起身來。

　　康熙仍是板起了臉，說道：“你奶奶的，老子跟你著地還錢。你求我饒了這叛逆，那就得拿你的腦袋，來換他的腦袋。”韋小寶愁眉苦臉，說道：“皇上的還價太凶了些，請您升一升。”康熙道：“好，我就讓一步。你割了卵蛋，真的進宮來做太監罷。”韋小寶道：“請皇上再升一升。”康熙道：“不升了。你不去殺了此人，就是對我不忠。一個人忠心就忠心，不忠就不忠。那也有價錢好講的？”韋小寶道：“奴才對皇上是忠，對朋友是義，對母親是孝，對妻子是愛……”康熙哈哈大笑，說道：“你這家伙居然忠孝節義，事事俱全。好，佩服，佩服。明天這時候，拿一個腦袋來見罷，不是那叛逆的腦袋，便是你自己的腦袋。”

　　韋小寶無奈，只得磕頭退出。

　　康熙見他走到門口，說道：“小桂子，你又想逃走了嗎？”韋小寶道：“這一次是不敢了。奴才回家去，墊高了枕頭，躺下來好好想想，最好是既能讓皇上歡喜，又顧得了朋友義氣，而奴才自己這顆腦袋，仍是生得牢牢的。”康熙微笑道：“很好。我跟建宁公主多日不見，很想念她，已吩咐接來宮里。”頓了一頓，又道：“你其餘的六個夫人，三個兒女，也隨同公主一起進宮來朝見太后。太后說你功勞不小，要好好賞你的夫人和兒女。”韋小寶道：“多謝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奴才實在是粉身難報。”退得兩步，忍不住道：“皇上。奴才以前說過，你是如來佛，我是孫悟空，奴才說甚麼也跳不出你的手掌心。”康熙微笑道：“你神通廣大，那也不用客氣了。”韋小寶出得書房門，不由得唉聲歎氣，心道：“皇上把我七個老婆、三個兒女都扣了起來，就算我有膽子逃走，可也舍不得哪。”走到長廊，多隆迎將上來，笑道：“韋兄弟，太后召見你的夫人、公子、小姐，賞賜定是不少。恭喜你啊。”韋小寶拱手道：“托福，托福。”多隆微笑道：“兄弟這回帶兵出征之前，吩咐我給你討債，討到現在，也有七八成了。二百六十幾萬兩銀子的銀票，回頭我送到府上來。”

　　韋小寶笑道：“大哥本領不小，居然榨到了這麼多。”隨即恨恨的道：“鄭克塽”這小子害死我師父，直到今天，還是叫我頭痛之極。他奶奶的，那瘋子今日在街上罵人，還不是鄭克塽”種下的禍根。”越想越恨，說道：“大哥，請你多帶人手，咱們這就討債去。”多隆聽到又要去鄭府討債，那是第一等的賞心樂事，今日有撫遠大將、一等鹿鼎公韋公爺帶隊，干起來更加肆無忌憚，當即連聲答應，吩咐御前侍衛副總管在宮里值班，率了一百名侍衛，簇擁著韋小寶向鄭府而去。

　　那鄭克塽”封的雖然也是公爵，然而和韋小寶這公爵相比，可就天差地遠了，一個是歸降的叛逆藩王，一個是皇帝駕前的大紅人、大功臣。同是公爵府，大小、派頭卻也大不相同，大門匾額上那“海澄公府”四字乃是黑字，不如韋小寶“鹿鼎公府”那四字是金字。韋小寶一見之下，便有幾分喜歡，說道：“這小子門口的招牌，可不及我的金字招牌了。”眾侍衛來海澄公府討債，三日兩頭來得慣了的，也不等門公通報，徑自闖進府去。韋小寶在大廳上居中一坐，多隆坐在一旁。鄭克塽”聽得撫遠大將軍韋小寶到來，那是他當世第一克星，不由得便慌了手腳，卻又不敢不見，只得換上公服，戰戰兢兢的出迎，上前拱手見禮，叫了聲：“韋大人！”韋小寶也不站起，大刺刺的坐著，拾頭向天，鼻中哼了一聲，向多隆道：“多大哥，鄭克塽”這小子可忒也無禮了。咱們來了這老半天，他不理不睬，可不是瞧不起人嗎？”多隆道：“是啊！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老是做一輩子縮頭烏龜，終究是躲不過去的。”鄭克塽”怒極，只是在人檐下過，那得不低頭，眼前二人，一個是手握兵權的大將軍，一個是御前侍衛總管，自己無權無勢，身當嫌疑之地，雖說爵位尊榮，其實處境比之一個尋常百姓還要不如，只得強忍怒氣，輕輕咳嗽一聲，說道：“韋大人，多總管，您兩位好！”

　　韋小寶慢慢低下頭來，只見眼前站著個弓腰曲背的老頭兒，頭發花白，容色憔悴不堪，仔細再看，這人年紀倒也不怎麼老，只是愁眉苦臉，眼角邊都是皺紋，頦下留了短須，也已花白，再凝神一看，卻不是鄭克塽”是誰？數年不見，竟然老了二三十歲一般。韋小寶先是大奇，隨即明白，他這幾年來苦受折磨，以致陡然衰老，不禁起了怜憫之意，但跟著想起當年他在通吃島上手刃陳近南的狠毒，怒氣立時便涌將上來，冷笑道：“你是誰？”鄭克塽”道：“在下鄭克塽”，韋大人怎地不認識了？”韋小寶搖頭道：“鄭克塽”？鄭克塽”不是在台灣做延平王嗎？怎麼會到了北京？你是個冒牌貨色。”鄭克塽”道：“在下歸順大清，蒙皇上恩典，賞了爵祿。”韋小寶道：“哦，原來如此。你當年在台灣大吹牛皮，說要打到北京，拿住了皇上，要怎樣怎樣長，怎樣怎樣短，這些話還算不算數？”

　　鄭克塽”背上冷汗直流，心想：“他要加我罪名，胡亂捏造些言語。皇上總是聽他的，決不會聽我的。”自從多隆率領御前侍衛和驍騎營軍士不斷前來滋擾，鄭克塽”當真度日如年，從台灣帶來的大筆家產，十之八九已給他們勒索了去，為了湊集二百多萬兩銀子的巨款，早將珠寶首飾變賣殆盡。他心中已不知幾千百遍的懊悔，當日實不該投降。施琅攻來之時，如率兵奮力死戰，未必便敗，就算不胜，在陣上拚命而死，也對得起祖父、父親的在天之靈，不致投降之後，卻來受這無窮的困苦羞辱。此刻聽了韋小寶這幾句話，更是懊喪欲死。韋小寶道：“多大哥，這位鄭王爺，當年可威風得很哪。兄弟最近聽得人說，有人要迎接鄭王爺回台灣去，重登王位。鄭王爺，來跟你接頭的人，不知怎麼說？兄弟想查個明白，好向皇上回報。”鄭克塽”顫聲道：“韋大人，請你高抬貴手。您說的事，完……完全沒有……”韋小寶道：“咦，這倒奇了。多大哥，昨兒咱們不是抓到了一個叛徒嗎？他破口大罵皇上，又罵兄弟。這人說是鄭王爺的舊部下，說他在北京受人欺侮，要為他報仇，要殺盡滿清韃子甚麼的。”鄭克塽”聽到這里，再也支持不住，雙膝一曲，跪倒在地，顫聲道：“韋大人饒命！小人過去罪該萬死，得罪您老人家。您大人大量，放我一條生路，老天爺保𨨥你公侯萬代。”韋小寶冷笑道：“當日你殺我師父的時候，可沒想到今日罷？”突然間後堂快步走出一人，身材瘦長，神情剽悍，卻是“一劍無血”馮錫范。他搶到鄭克塽”身旁，一伸手便拉起了他，轉頭向韋小寶道：“當年殺陳近南，全是我的主意，跟鄭公爺無關。你要為你師父報仇，盡管沖著我來好了。”韋小寶對馮錫范向來十分忌憚，見到他狠霸霸的模樣，不由得全身在椅中一縮，顫聲道：“你……你想打人嗎？”多隆跳起身家，叫道：“來人哪！”便有十多名侍衛一起擁上，團團圍住。韋小寶見己方人多勢眾，這才放心，大聲道：“這人在京師之地，膽敢行凶，拿下了。”四名侍衛同時伸手，抓住了馮錫范的手臂。馮錫范也不抗拒，朗聲道：“我們歸降朝廷，皇上封鄭公爺為海澄公，封我為忠誠伯。皇上金口說道，過去的事一筆勾銷，決不計較。韋大人，你想假公濟私，冤枉好人，咱們只好到皇上跟前去分剖明白。”

　　韋小寶冷笑道：“你是好人，嘿嘿，原來‘一劍無血’馮大人是大大的好人，這倒是今日第一天聽見！”馮錫范道：“我們到了北京之後，安份守己，從來不見外人，更加不敢犯了半條王法。這些侍衛大人不斷的前來伸手要錢，我們傾家蕩產的應付，那都沒有甚麼。韋大人，你要亂加我們罪名，皇上明見萬里，只怕也由不得你。”這人有膽有識，遠非鄭克塽”可比，這番話侃侃而言，韋小寶一時倒也難以辯駁，心想他二人雖是台灣降人，卻已得朝廷封爵，欺侮欺侮固然不難，當真要扳倒他們，皇上只消問得幾句，立時便顯了原形。皇上料到自己是為師父報仇，非怪罪不可。他心中已自軟了，嘴上卻兀自極硬，說道：“我們昨天抓到一個叛逆，他親口供認要迎鄭王爺回台灣，難道會是假的？”馮錫范道：“這種人隨口妄扳，怎作得數？請韋大人提了這人來，咱們上刑部對質。”

　　韋小寶道：“你要對質？那好得很，妙得很，刮刮叫得很，別別跳得很。”轉頭問鄭克塽”道：“鄭王爺，你欠我的錢，到底幾時還清哪？”馮錫范聽得韋小寶顧左右而言他，鑒貌辨色，猜想他怕給皇帝知曉，心想這件事已弄到了這步田地，索性放大了膽子，鬧到皇帝跟前。皇帝年紀雖輕，卻十分英明，是非曲直，定能分辨。若不乘此作個了斷，今後受累無窮。實在是給這姓韋的小子逼得讓無可讓了，狗急跳牆，人急懸梁，你逼得我要上吊，大伙兒就拚上一拚。他心念已決，說道：“韋大人，多總管，咱們告御狀去。”

　　韋小寶嚇了一跳，心想要是告到皇帝跟前，自己吃不了要兜著走，可是這當兒決不能示弱，說道：“很好！把這姓鄭的一并帶了走！把他們兩個先在天牢里收押起來，讓他們好好享享福，過得一年半載，咱們慢慢的再奏明皇上。”多隆心下躊躇，鄭克塽”是敕封的公爵，跟他討債要錢，那是不妨，真要逮人，卻非奉到上諭不可，低聲道：“韋大人，咱們先去奏知皇上，再來提人。”

　　鄭克塽”心中一寬，忙道：“是啊，我又沒犯罪，怎能拿我？”見風使帆原是韋小寶的拿手好戲，當即說道：“是不是犯罪，現在還不知道。你欠我的錢可沒還清，那怎麼辦？你是還錢呢，還是跟了我走？”

　　鄭克塽”聽得可免于逮捕，一疊連聲的道：“我還錢，我還錢！”忙走進內堂，捧了一疊銀票出來，兩名家丁捧著托盤，裝著金銀首飾。鄭克塽”道：“韋大人，卑職翻箱倒籠，張羅了三四萬兩銀子，實在再也拿不出了。”韋小寶道：“再也拿不出了？我不信，兄弟陪你進去找找。”鄭克塽”道：“這個……這個……那可不大方便。”

　　馮錫范大聲道：“我們又沒犯了王法，韋大人要抄我們的家，是奉了聖旨呢，還是有刑部大堂的文書？”韋小寶笑道：“這不是抄家。鄭王爺說再也拿不出了，我瞧他還拿出得很。只怕他金銀珠寶，還有大批刀槍武器、甚麼龍椅龍袍，收藏在地窖秘室之中，一時找不到，大伙兒就給他幫忙找找。”鄭克塽”忙道：“刀槍武器、龍椅龍袍甚麼的，我……我怎敢私藏？再說，卑職只是……只是公爵，‘王爺’的稱呼，是萬萬不敢當的。”韋小寶對多隆道：“多大哥，請你點一點，一共是多少錢。”多隆和兩名侍衛點數銀票，說道：“銀票一共是三萬四千三百兩銀子，還有些挺不值錢的首飾，不知怎生作價。”韋小寶伸手在首飾堆里翻了幾下，拿起一枚金鳳釵，失驚道：“啊喲，多大哥，這是違禁的物事啊，皇上是龍，正宮娘娘是鳳，怎……怎麼鄭王爺的王妃，也戴起金鳳釵來？”馮錫范更是惱怒，大聲道：“韋大人，你要雞蛋里找骨頭，姓馮的今日就跟你拚了。普天下的金銀首飾舖子，哪一家沒金鳳釵？北京城里官宦之家的女眷，哪一個不戴金鳳釵？”韋小寶道：“原來馮大人看遍了北京城里官宦之家的女眷，嗯，你說哪一家的太太小姐最為美貌？嘖嘖嘖，厲害，厲害，看了這麼多人家的女眷，眼福不淺。康親王的王妃，兵部尚書明珠大人的小姐，你都見過了嗎？”馮錫范氣得話也說不出來，心里也真有些害怕，知道這少年和當朝權貴個個交好，倘若將這番話加油添醬的宣揚出去，自己非倒大霉不可。鄭克塽”連連打躬作揖，說道：“韋大人，一切請你擔待，卑職向你求個情。”韋小寶見幾句話將馮錫范嚇得不敢作聲，順風旗已經扯足，便哈哈一笑，說道：“多大哥，兄弟的面子，比起你來可差得遠了，多大哥來討債，討到了二百多萬兩銀子，兄弟親自出馬，卻不過這麼一點兒。”鄭克塽”道：“實在是卑職家里沒有了，決不敢……決不敢賴債不還。”韋小寶道：“咱們走罷！過得十天半月，等鄭王爺從台灣運到了金銀，再來討帳便是。”說著站起身來，走出廳去。

　　馮錫范聽得韋小寶言語之中，句句誣陷鄭克塽”圖謀不軌，仍在和台灣的舊部勾結，這是滅族的大罪，若不辯明，一世受其挾制，難以做人，朗聲道：“我們奉公守法，不敢行錯踏差了半步。今日韋大人、多總管在這里的說話，我們須得一五一十的奏明皇上。否則的話，天地雖大，我們可沒立足之地了。”韋小寶笑道：“要立足之地麼？有的，有的。鄭王爺、馮將軍回去台灣，不是有一塊大大的立足地麼？你們兩位要商議立足的大事，我們不打擾了。”攜了多隆之手，揚長出門。韋小寶回到府中，當即開出酒筵，請眾侍衛喝酒。多隆命手下侍衛取過四只箱子，打了開來，都是金銀珠寶以及一疊疊的銀票，笑道：“討了幾個月債，鄭克塽”這小子的家產，一大半在這里了。韋兄弟，你點收罷。”

　　韋小寶取了一疊銀票，約有十幾萬兩，說道：“這狗賊害死了我師父，偏生皇上封了他爵位，這仇是報不得了。多謝大哥和眾位兄弟治得他好慘，代兄弟出了這一口惡氣。我師父沒家眷，兄弟拿這筆錢，叫人去台灣起一座大大的祠堂，供奉我師父。余下的便請大哥和眾位兄弟分了罷。”多隆連連搖手，說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是鄭克塽”欠兄弟的錢。你只消差上幾名清兵，每日里上門討債，也不怕他不還。我們給你辦一件小小差使，大家是自己人，怎能要了你的？”韋小寶笑道：“不瞞大哥說，兄弟的家產已多得使不完，好朋友有錢大家使，又分甚麼彼此？”

　　多隆說什麼也不肯收，兩人爭得面河邡赤，最後眾侍衛終于收發一百萬兩銀子的“討債費”，另外三十萬兩，去交給驍騎營的兄弟們分派，余下的多隆親自捧了，送入韋府內堂。眾侍衛連著在宮里值班的，大家一分，每人有幾千兩銀子。人人興高采烈，酒醉飯飽之余，便在公爵府花廳上推牌九、擲骰子的大賭起來。既是至好兄弟，韋小寶擲骰也就不作弊了。賭到二更時分，韋小寶向多隆道：“多大哥，兄弟還要煩勞你做一件事。”多隆手氣正旺，心情大佳，笑道：“好，不管甚麼事，只要你吩咐。”但隨即想起一事，說道：“就只一件不成！那個罵街的瘋子，皇上吩咐了要我嚴加看管，明天一早由你監斬。倘使我徇私釋放，皇上就要砍我的頭了。”

　　韋小寶想托他做的，便正是這件事，哪知他話說在前頭，先行擋回，心想：“皇上神機妙算，甚麼都料到了。連一百萬兩銀子都買不到茅大哥的一條命。”心中惱恨，便又想去鄭克塽”家討債，但一想到鄭克塽”那副衰頹的模？”，覺得盡去欺侮這可怜虫也沒甚麼英雄，一轉念間，說道：“那瘋子是皇上親自吩咐了的，我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放他。今日咱們去討債，那鄭克塽”倒也罷了，他手下那個馮錫范，媽巴羔子的好不厲害，咱們可都給他欺了。兄弟想起來，這口氣當真咽不下。”幾名侍衛在旁聽了，都隨聲附和，說道：“咱們今日見著，人人心里有氣。韋大人不用煩惱，大伙兒這就找上門去。他一個打了敗仗的降兵，竟膽敢在北京城里逞強，這般無法無天的，咱們還用混嗎？”眾侍衛越說越怒，都說立時去拆了馮錫范的伯爵府。韋小寶道：“咱們去干這龜兒子，可不能明著來，給言官知道了，奏上一本，御前侍衛的名聲也不大好。”多隆忙道：“是，是，兄弟顧慮得很對。”韋小寶道：“多大哥也不用親自出馬，便請張大哥和趙大哥兩位帶了人去。”向張康年和趙齊賢道：“你們冒充是前鋒營泰都統的手下，有緊急公事，請馮錫范那龜兒子商議。他就算心中起疑，卻也不敢不來。走到半路，便給他上了腳鐐手銬，眼上蒙了黑布，嘴里塞了爛布，在東城西城亂兜圈子，最後才兜到這里來。大伙兒狠狠揍他一頓，剝光他衣衫，送去放在泰都統姨太太的床上。”眾侍衛哄堂大笑，連稱妙計。御前侍衛和前鋒營的官兵向來不和，碰上了常常打架。前鋒營的統領本是阿赤濟，那日給韋小寶用計關入了大牢，後來雖放了出來，康熙怪他無用，辦事不力，已經革職，現下的都統姓泰。多隆和泰都統明爭暗斗，已鬧了好久，只是誰也奈何不了誰。多隆更是心花怒放，說道：“老泰這家伙怕老婆，娶了妾侍不敢接回家去。他新娶的第八房姨太太住在甜水井胡同，老泰晚上不去住宿。咱們把馮錫范剝得赤條條的，放在他新姨太太的床上，老泰非氣個半死不可。他就算疑心是咱們搞的鬼，大伙兒只要不泄漏風聲，他也無可奈何。”當下眾侍衛除去了身上的侍衛標記，嘻嘻哈哈的出門而去。韋小寶和多隆在廳上飲酒等候。韋小寶手下的親兵不斷打探了消息來報：眾侍衛已到了“忠誠伯府”門前，自稱是前鋒營的，打門求見；馮錫范出來迎接，要請眾人入內喝茶；張康年說奉泰都統之命，有台灣的緊急軍情，請他即刻去會商；馮錫范已上了轎，眾侍衛擁著去了西城；眾侍衛已將馮錫范上了銬鐐，將他隨帶的從人也都抓了起來；一行人去了北城，九門提督的巡夜喝問，趙齊賢大聲回答是前鋒營的，馮錫范在轎里一定聽得清清楚楚；眾人向著這邊府里來了……過得一炷香時分，眾侍衛押著馮錫范進來。張康年大聲道：“啟稟泰都統：犯官馮錫范帶到。”韋小寶右手捏緊拳頭，作個狠打的姿勢。眾侍衛叫道：“犯官馮錫范勾結叛逆，圖謀不軌。泰都統有令，重重拷打。”當即拳打腳踢，往他身上招呼。馮錫范武功極高，為人又十分機警，當眾侍衛冒充前鋒營官兵前來相請之時，他便瞧出路道不對，若要逃走，眾侍衛人數雖多，卻也決計擒拿不住。但他投降後得封伯爵，心想對方縱使有意陷害，皇帝英明，總可分辯，要是自己脫身而走，不免坐實了畏罪潛逃的罪名，從此尊榮爵祿，盡付流水，是以一直不加抗拒。只因貪圖富貴，以致身為當世武功高手，竟給眾侍衛打得死去活來。

　　眼見他鼻孔流血，內傷甚重，韋小寶甚感痛快，殺師父之仇總算報了一小半，再打下去只怕便打死了，當即搖手制止，命親兵剝光他衣衫，用一條毛氈裹住。這時馮錫范已自奄奄一息，人事不知。多隆笑道：“這就到老泰的八姨太家去罷。”趙齊賢笑道：“最好把老泰的八姨太也剝光了，將兩人捆在一起。”。眾侍衛大樂，轟然叫好。多隆要瞧泰都統的八姨太給剝光了衣衫的模樣，笑道：“這次我來帶隊。”

　　一行人抬了馮錫范正要出發，忽然兩名親兵快步進來，向韋小寶稟報：“啟稟大人：甜水井泰都統的外宅，這會兒鬧得天翻地覆，正在打大架。”

　　眾人都吃了一驚，均想：“怎麼泄漏了風聲？泰都統有了防備，這件事可要糟糕。”

　　韋小寶問道：“甚麼人打大架？”一名親兵道：“小人等一共八人，奉了大人將令，在甜水井胡同前後打探，忽然見到一隊娘子軍，總有三四十人……”韋小寶皺眉道：“甚麼娘子軍？”那親兵道：“回大人：這一大隊人都是大腳女人，有的拿了趕面棍兒，有的拿了洗衣棒，還有拿著門閂扁擔，沖進泰都統的外宅，乒乒乓乓的亂打，把一個花不溜秋的小娘子拉了出來，用皮鞭狠狠的抽。”韋小寶道：“這可奇了！再探。”兩名親兵答應了出門。第二路探子跟著來報：“回大人：泰都統騎了快馬，已趕到甜水井胡同。他衣服也沒穿好，左腳有靴子，右腳卻是赤腳。原來率領娘子軍攻打甜水井胡同的，便是泰都統夫人。”眾人一聽之下，哄堂大笑，才知是泰都統夫人喝醋，去抄打他的外宅。那親兵說到這里，也忍不住笑，又道：“那位太太抓住了泰都統，劈臉就是劈劈拍拍兩個耳括子，跟著又是一腳，好不厲害。泰都統打躬作揖，連說：‘太太息怒！’”多隆手舞足蹈，說道：“這一下可有得老泰受的了。”韋小寶笑道：“大哥，你快帶領人馬，趕去勸架。這一下老泰給你揪住了小辮子，保管他前鋒營從今而後，再也不敢跟咱們御前侍衛作對。”多隆給他一言提醒，大喜之下，伸手在自己額頭用力一鑿，笑道：“我這胡塗蛋！這麼好的機會也不抓住。兄弟們，大伙兒去瞧熱鬧啊。”率領眾侍衛，向甜水井胡同急奔而去。韋小寶瞧著躺在地下的馮錫范，尋思：“這家伙怎生處置才是？放了他之後，他必定要去稟告皇上。就算拿不到我把柄，皇上也必猜到是我作的手腳。”背負雙手，在廳上踱來踱去，又想：“天一亮，就得去殺茅大哥，可有甚麼法子救他性命？‘大名府’劫法場是不行的，法場，法場……”突然之間，想起了一出戲來：“‘法場換子’！對了，薛剛闖了禍，滿門抄斬，有個徐甚麼的白胡子老頭兒，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在法場換了一個薛甚麼的娃娃出來……”他看過的戲文著實不少，劇中人的名字不大說得上來，故事卻是記得清清楚楚的。一想到“法場換子”，跟著又想起了另外一出戲來：“‘搜孤救孤’！這故事也差不多，有個叫做程嬰的黑胡子，把自己的兒子去調換了主子的兒子，讓兒子去殺頭，救了小主人的性命。乖乖不得了，幸虧茅大哥的年紀跟我兒子不一樣，否則的話，要我將虎頭、銅錘送上法場殺頭，換了茅大哥出來，雖說朋友義氣為重，這種事情我可是萬萬不干的。很好，很好！”向著躺在地下的馮錫范重重踢了一腳，說道：“你運氣不壞，韋大人這就收了你做干兒子。韋大人的親兒子舍不得換，干兒子就馬馬虎虎。”當即叫了親兵隊長進來，密密囑咐一番，賞了他一千兩銀子，另外又有一千兩銀子，命他去分給辦事的其餘親兵。那隊長躬身道謝，說道：“大人放心，一切自會辦得妥妥帖帖，決不有誤。”韋小寶安排已畢，回進內堂。七個夫人和兒女都給太后召進皇宮去了，屋里冷冷清清，和衣在床上躺了一會，不久天便亮了。辰牌時分，宮里傳出旨來：“江洋大盜茅十八大逆不道，辱罵大臣，著即斬首，命撫遠大將軍、一等鹿鼎公韋小寶監斬。”韋小寶接了上諭，在府門外點齊了親兵，只見多隆率領了數十名御前侍衛，押著茅十八而來。

　　茅十八目青鼻腫，滿臉是血，顯是受了苦刑。他一見韋小寶便破口大罵：“韋小寶，你這不要臉的小漢奸，今日你做老子的監斬官，老子死得一點不冤。誰叫我當日瞎了眼睛，從揚州的婊子窩里，把你這小漢奸帶到北京來？”眾親兵大聲吆喝，茅十八卻越罵越凶。韋小寶不去理他，問多隆道：“老泰怎樣了？”多隆笑道：“昨晚我趕到時，老泰已給他夫人抓得滿臉都是血痕。他一見到我，這份狼狽樣兒可有得瞧的了。我做好做歹，勸住了他夫人，又把他八姨太接到我家里，讓兩個小妾陪她。老泰千恩萬謝，感激得了不得。”

　　韋小寶笑問：“這位八姨太相貌怎樣？”多隆大拇指一翹，說道：“嘿嘿，了不起！”韋小寶笑道：“你可不能見色起意，乘火打劫！”多隆哈哈大笑，道：“兄弟你放一百二十個心，你大哥那能這麼不長進？老泰雖是我對頭，這種事情你大哥是決計不干的。”當下兩人押著茅十八，往菜市口法場而去。多隆騎馬，韋小寶則乘了一輛大馬車。茅十八坐在開頂的牛車之中，雙手反綁，頸中插了一塊木牌，寫道：“立斬欽犯茅十八一名”。牛車自騾馬市大街向西，眾百姓紛紛聚觀。茅十八沿途又叫又唱，大喊：“老子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所以名叫茅十八，早就知道是要殺頭的。”街邊百姓大聲喝采，贊他：“有種，是硬漢子。”來到騾馬市大街和宣武門大街交叉十字路口的菜市口法場，韋小寶的親兵早已連夜搭燈了席棚，棚前棚後，守衛得極是嚴密。多隆奉了康熙的囑咐，生怕天地會要劫法場，已知會九門提督，派了兩千名官兵在法場四周把守。茅十八凜然站在法場中心，大叫：“咱們都是大漢百姓，花花江山卻給韃子占了，總有一日，要把韃子殺得干干淨淨！”韋小寶下車進棚，馬車停在棚邊。韋小寶升座，請多隆坐在一旁，多隆皺眉道：“這犯人盡說大逆不道的言語，在這里煽動人心，咱們盡快把他斬了罷。”韋小寶道：“是。”喝道：“帶犯人！”四名親兵將茅十八推進棚來，要按他跪倒，茅十八說甚麼也不背跪。韋小寶道：“不用跪了。”轉頭向多隆道：“大哥，驗明正身，沒錯罷？”多隆道：“沒錯！”韋小寶道：“驗明正身，立斬欽犯茅十八一名。”提起朱筆，在木牌上畫了個大圈，摔了出去。一名親兵拾起木牌，將茅十八拉了出去。韋小寶道：“多大哥，我給你瞧一樣好玩的物事。”說著從衣袖中取出一疊手帕來，遞到多隆面前，手帕上繡的是一幅春宮圖，圖中男女面目俊美，姿態生動。多隆一見之下，目光登時給吸住了，翻過一塊手帕，下面一塊帕子上繡的又是另外一幅春宮，姿勢甚是奇特。多隆笑道：“這模樣倒古怪得緊。”一連翻下去，每塊帕子上所繡的人物姿態愈出愈奇，有一男兩女者，有二男三女者。多隆只看得血脈賁張，笑道：“兄弟，這寶貝兒是哪里來的？你給哥哥也買上一套。”韋小寶笑道：“這是兄弟孝敬大哥的。”多隆如獲至寶，眉花眼笑的連聲多謝，將一疊手帕珍而重之的收入懷中。便在這時，外面砰砰砰連放三炮，親兵隊長進來稟告：“時辰已到，請大人監斬。”韋小寶道：“好！”站起身來，拉著多隆的手，走到棚外。只見茅十八垂頭喪氣的跪在法場之中，便如昏迷了一般。鼓手擂起鼓來，鼓聲一停，披紅挂彩的劊子手舉起手臂，靠在下臂的鬼頭刀向前一推，登時將犯人的腦袋切下，左足飛出，踢開腦袋。犯人身子向前一倒，脖子中鮮血狂噴。多隆道：“差事辦成了，咱們別過了罷。我要去見皇上復旨。”韋小寶哽咽道：“多大哥，這人跟我挺有交情，實在是皇上的嚴旨，救他不得，唉！”說著以袖拭淚，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多隆歎道：“兄弟很夠義氣。你好好收殮了他，給他安葬，那也是很對得起死者了。”韋小寶應了一聲，哭泣不止。韋小寶以衣袖拭淚，其實是將袖中備下的生姜揉擦雙眼，辣得眼睛通紅，流淚不止，心中暗暗好笑，慶幸計策成功。多隆又安慰了幾句，送他上了車，這才上馬而去。眾親兵簇擁著馬車，徑回公爵府。另有幾名親兵以草席卷起犯人尸首，放入早就備在一旁的棺材，蓋上棺蓋釘實。

　　觀斬的眾百姓紛紛議論，都說茅十八臨死之前還敢破口大罵，當真是英雄好漢，也有怕事的便出言訶責，說這欽犯大逆不道，決不可贊他，以免惹禍上身。

　　韋小寶來到府門前下車，那輛馬車徑自向南，出了北京城，一直往南，向揚州而去。

　　韋小寶進宮復旨。康熙即行召見。他已得多隆回報，知道韋小寶監斬茅十八時曾流淚不止，這時見他雙目紅腫，心下微感歉仄，又想他忠心為主，很是難得，溫言慰撫了幾句，說道：“小桂子，你抓來的那些羅剎兵，大多數求我釋放回國，我都已放了，卻有二百多名愿意留居中國。”

　　韋小寶道：“北京比莫斯科熱鬧好玩，跟隨皇上辦事，又比跟隨那兩個不中用的羅剎小沙皇，風光多了。”康熙微笑道：“我將這批羅剎兵編為兩個‘俄羅斯佐領’。這兩隊兵，就撥歸你統帶罷。你可得好好管束，不許他們在京里生事。”韋小寶大喜，跪下謝恩。出得宮來，兩隊羅剎兵已在太和門外金水橋邊侍候。羅剎兵穿了新制的清兵服色，光鮮合身，倒也神氣。韋小寶吩咐：每人賞銀二十兩，給假三天。羅剎兵大叫“烏拉”不已。終康熙之世，這兩隊羅剎兵一直在清軍中服役，忠心不貳，外國使臣前來北京，見到中國皇帝役使羅剎官兵，無不心中敬畏。直到眾羅剎兵逐漸老死，“俄羅斯佐領”的編制方始裁撤。（按：關于被俘羅剎兵編入清軍詳情，具見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九“俄羅斯佐領考”。蕭一山《清代通史》云：“俘獻京師，玄燁赦之，編為佐領，是為俄羅斯族兵，其苗裔今有存者云。”則俄羅斯兵有和中國女子通婚而生育子女者。）韋小寶回到府中，公主和其餘六位夫人、三名子女都已從宮中出來，人人得了太后不少賞賜，公主卻愀然不樂。韋小寶一問，原來太后對七個夫人一視同仁，公主雖是她親生女兒，卻無半句親熱的言語。韋小寶自然明白其中緣故，暗想：“太后沒對你特別不好，已是瞧在你老公份上了。”說道：“太后是很識大體的，只怕對你特別好了，六個妹妹吃醋。”公主怒道：“她是我親娘，對我好些，難道她們也會吃醋？”韋小寶摟住她，笑道：“我對你特別好些，瞧她們吃不吃醋？”眾夫人嘰嘰喳喳，笑成一團。公主是直性子人，大家一鬧，也就釋然了。此後十多天中，王公大臣一個個設宴和韋小寶慶功道賀，聽戲賭錢，更無虛夕。這一日多隆來訪，說起馮錫范失蹤了十多天，他家人已告上了順天府。多隆低聲問道：“兄弟，那晚咱們痛打了他一頓，後來怎樣了？”韋小寶道：“後來就送他回家了，這家伙到哪里去啦？”多隆道：“不是你殺了他？”韋小寶道：“倘若是我叫人殺了他，你一定也在旁瞧著。多大哥，你有沒瞧見？”多隆忙道：“沒有，沒有。咱們只狠狠打了他一頓，哪里殺他了？”韋小寶道：“是啊。兄弟自從奉旨帶兵後，雖已交卸了副總管的差使，但只要是御前侍衛們干的事，不論有甚麼干系，兄弟仍然跟大哥一起擔當。”

　　多隆微笑道：“亂子是不會有的。馮家咬定那晚是前鋒營老泰派人來接他去的，後來就沒回家。順天府親自去拜訪老泰，問起那晚的事。老泰好不尷尬，支支吾吾的不愿多說，後來老羞成怒，大發脾氣，順天府也不敢查了。”說著站起身來，拍拍韋小寶的肩頭，笑道：“兄弟，你是福將。哪想到事情會有這麼湊巧，老泰的夫人遲不遲、早不早，偏偏會在這一晚心血來潮，率領娘子軍去攻打甜水井胡同。這一來，甚麼事情都教老泰給擔當了去。”他心中料定，馮錫范定是暗中給韋小寶殺了，這件事自己雖然了擔了些干系，但嫁禍于前鋒營泰都統，卻是大合己意。他哪里知道，泰都統夫人不遲不早于那時出師，并非湊巧，而是韋小寶算准時刻，派人向她通風報信的。他自然更加不會知道，韋小寶派了清兵，在監斬的席棚中搭了復壁，將馮錫范藏于其內。待驗明茅十八正身，牽出席棚之時，韋小寶拿出春宮手帕來，引開了多隆的目光，手下親兵立即將茅十八和馮錫范二人掉了包。其時馮錫范昏迷不醒，滿臉是血，衣著打扮和茅十八一模一樣，在法場中低頭而跪，立即斬首，馮茅二人面貌身材雖然有异，卻誰也沒有發覺，劊子手所殺的，其實是馮錫范的頭。親兵將茅十八抱入緊靠席棚的韋大人座車，塞住了他嘴巴，馬不停蹄的送往揚州，過了黃河才跟他說明真相，又送了他三千兩銀子。茅十八死里逃生，銳氣大挫，又覺韋小寶拚了性命救他，并非不講義氣之人，自也不會再聲張出來了。韋小寶連日酬酢，也有些膩了，記挂著天地會的兄弟，心想皇帝的手段越來越厲害，自己在公爵府享福，青木堂的眾兄弟可別讓皇帝給一网打盡了，須得商量個計較才是。于是扮作個富家公子模樣，要雙兒扮作了親隨，兩人來到天橋，在人叢中混了半個時辰，便見徐天川背著藥箱，坐在一家小菜館中喝茶。韋小寶當即走進茶館，在徐天川的座頭上坐了下來，低聲叫道：“徐大哥！”徐天川霍地站起，怒容滿臉，大踏步走了出去。韋小寶一愕，跟了出去，見徐天川盡往僻靜處走去，當下和雙兒遠遠跟隨在後。

　　徐天川穿過三條胡同，經過兩條小街，來到一條小巷子前，巷口兩株大銀杏樹。他走進巷子，到第五家屋子的大門上打了幾下。板門開處，樊綱迎了出來。他一見到韋小寶，一怔之際，也是怒容滿臉。韋小寶走上前去，笑道：“樊大哥，你好！”樊綱哼了一聲，并不答話。徐天川板起了臉，問道：“韋大人，你是帶了兵馬來捉我們嗎？”

　　韋小寶忙道：“徐三哥怎……怎麼開這個玩笑？”樊綱快步走到小巷外一張，回進屋來，關上了門。韋小寶和雙兒跟著二人穿過院子，來到大廳，只見李力世、祁清彪、玄貞道人、高彥超、錢老本等一干人都聚在廳上。眾人一見韋小寶，都“啊”的一聲，站起身來。

　　韋小寶拱手道：“眾位哥哥，大家都好。”玄貞道人怒道：“我們還沒給你害死，總算還不錯！”刷的一聲，拔出了腰間佩劍。韋小寶退了一步，顫聲道：“你……你們為甚麼對我……對我這樣？我又沒做……做甚麼對不起你們的事？”玄貞道人大聲怒道：“總舵主給你害死了，風二哥也給你害死了，前幾天你又殺了茅十八！我……我們恨不得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韋小寶大急，忙道：“沒……沒有的事，那都是假的。”玄貞搶上一步，左手抓住了他衣襟，厲聲道：“我們正想不出法子來殺你，你……你這小漢奸今日上門送死，真是總舵主在天有靈。”

　　韋小寶見情勢不對，回過頭來，便想施展“神行百變”功夫，溜之大吉，卻見徐天川和樊綱二人手執兵刃站在身後，只得說道：“大家自己兄弟，何必……何必這樣性急？”玄貞道：“誰跟你這小漢奸稱兄道弟？你這小鬼花言巧語，沒甚麼好聽的。先剖了你的狼心狗肺出來，祭了總舵主和風二哥再說。”左臂一縮，將他拉近身去。韋小寶大叫：“冤枉，冤枉哪！”雙兒眼見危急，從懷里取出羅剎短銃，向著屋頂砰的一聲，放了一槍，屋中登時煙霧瀰漫，隨即抓住韋小寶後心，用力一扯。玄貞當年吃過西洋火器的大苦頭，父兄都死于火器之下，一聽到槍聲，心頭大震，韋小寶便給雙兒奪了過去。雙兒躍向屋角，擋在韋小寶身前，以短銃銃口對著眾人，喝道：“你們講不講理？”玄貞紅了雙眼，叫道：“大伙兒上，跟他們拚了！”提劍便欲搶上。錢老本伸手拉住，說道：“道長，且慢！”向雙兒道：“你有甚麼道理，說來聽聽。”

　　雙兒道：“好！”于是將韋小寶如何為了相救陳近南及眾家好漢而出亡、如何給神龍教擄向通吃島、陳近南如何為鄭克塽”和馮錫范二人所殺、風際中如何陰謀敗露而給自己轟斃、康熙如何一再命令韋小寶剿滅天地會而他決不奉命、最近又如何法場換人搭救茅十八等情，一一說了。她并非伶牙俐齒之人，說得殊不動聽，但群豪和她相處日久，素知她誠信不欺，又見她隨口說出來，沒絲毫躊躇，種種情由決非頃刻之間捏造得出，韋小寶為了救護眾人而棄官，伯爵府為大炮轟平，眾人原是親歷，再細想風際中的行事，果然一切若合符節，不由得都信了。玄貞道：“既是這樣，韃子皇帝的聖……聖……他媽的聖旨之中，怎麼又說是韋香主害死了總舵主？”他改口稱為“韋香主”，足見心中已自信了九分。雙兒搖頭道：“這個我就不懂了。”祁清彪道：“這是韃子皇帝的陰謀，要韋香主跟本會一刀兩斷，從今而後，死心塌地做韃子的大官。”徐天川道：“祁兄弟的話不錯。”還刀入鞘，雙膝一曲，便向韋小寶跪下，說道：“我們一批胡塗虫魯莽得緊，得罪了韋香主，罪該萬死，甘領責罰。”其餘群豪跟著一起跪下。玄貞連打自己耳光，罵道：“該死，該死！”

　　韋小寶和雙兒急忙跪下還禮。韋小寶驚魂方定，說道：“眾位哥哥請起，常言道不知者不罪。一時誤會有甚麼打緊？”群豪站起身來，又一再道歉。韋小寶這時可得意了，手舞足蹈，述說往事。他的敘述自然精采生動，事事驚險百出，但在群豪聽來，卻遠不如雙兒所說的可信。

　　群豪交頭接耳的低聲商議了一會，李力世道：“韋香主，總舵主不幸為奸人所害。天地會群龍無首，十堂兄弟一直在商議推舉總舵主的事。咱們青木堂兄弟想推你為總舵主。只是怕其餘九堂的兄弟們不服，又或是心有疑忌，大伙兒想請你去立一件大功。”韋小寶連連搖手，說道：“總舵主我是決計做不來的。”但好奇心起，問道：“卻不知要我立甚麼大功？”李力世道：“三藩之亂已定，台灣又給韃子占了，北方羅剎人也已給韋香主打退，咱們反清復明的大業，可越來越難了。”韋小寶歎了口氣，道：“是啊。”心中卻道：“既然很難，大家就偷偷懶，不干反清復明了罷。”李力世道：“韃子皇帝年紀雖輕，卻是十分精明能干，又會收羅人心。天下百姓對前朝已漸漸淡忘。再這般拖得幾年，只怕韃子的江山就坐穩了。”韋小寶又歎了口氣，道：“是啊。”心道：“小玄子坐穩江山，也沒甚麼不好啊。”李力世道：“韋香主很得皇帝寵信，大伙兒想請你定個計策，帶著眾兄弟混進宮去，刺死韃子皇帝。”

　　韋小寶大驚，顫聲道：“這……這件事可辦不到。”樊綱道：“請問韋香主，不知道中間有什麼困難？”韋小寶道：“皇宮里的侍衛多得很，又有驍騎營、前鋒營、護軍營、火器營、健銳營、虎槍營等等保駕，乖乖不得了。單是侍衛，就有御前侍衛、干清門侍衛、三旗侍衛。當日神拳無敵歸辛樹老爺子這等英雄了得，尚且失手斃命，何況是我？要行刺皇上，那可是難上加難。”群豪聽他一口拒絕，已是不悅，又聽他口稱“皇上”，奴氣十足，更是人人臉有怒色。

　　樊綱向眾兄弟瞧了一眼，對韋小寶道：“韋香主，行刺韃子皇帝當然極難，然而由你主持大局，卻也不是絕無成功的指望。我們兄弟進得宮去，那是沒一人想活著出來的了，卻無論如何要保得韋香主平安。你曾為本會立了不少大功，本會十數萬兄弟之中，實在沒一人及得上你。天地會和韃子不共戴天。今後反清復明的重擔子，全仗韋香主挑起。”韋小寶搖頭道：“這件事我是決計不干的。皇上要我滅了天地會，我不肯干，那是講義氣。你們要我去刺殺皇帝，我也不干，那也是講義氣。”

　　玄貞怒道：“你是漢人，卻去跟韃子皇帝講義氣，那不是……不是漢……”他本想罵出“漢奸”兩字來，終于強行忍住。樊綱道：“這件事十分重大。韋香主難以即刻答應，那也是情理之常。請你仔細想想，再吩咐大伙兒罷。”韋小寶忙道：“好，好。我去仔細想想，我去仔細想想。”徐天川見他毫無誠意，說道：“只盼韋香主不可忘了故總舵主的遺志，不可忘了亡國的慘禍，凡我漢人，決不能做韃子的奴才。”韋小寶道：“對，對。那是不能忘的。”群豪知他言不由衷，均各默然。韋小寶瞧瞧這個，望望那個，笑道：“眾位哥哥怎麼不說話了？”群豪仍是均不作聲。韋小寶甚感沒趣，猶似芒刺在背，說道：“那麼今天咱們暫且分手，待我回去仔細想想，再跟眾位大哥商量。”說著站起身來。群豪送到巷口，恭恭敬敬的行禮而別。

## 第五十回　鶚立云端原矯矯　鴻飛天外又冥冥

　　韋小寶回到府中，坐在廂房里發悶。到得午後，宮里宣出旨來，皇上傳見。

　　韋小寶來到上書房叩見。康熙問道：“馮錫范忽然失了蹤，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韋小寶吃了一驚，心想：“怎麼問起我來了？”說道：“回皇上：馮錫范失蹤的那天晚上，奴才一直跟多總管和御前侍衛們在一起玩兒，後來聽說前鋒營泰都統把馮錫范找了去，不知怎的，這馮錫范就沒了影子。這些台灣降人鬼鬼祟祟的，行事古怪的很，別要暗中在圖謀不軌，奴才去仔細查查。”

　　康熙微微一笑，說道：“好，這馮錫范的下落，就責成你去查問清楚，（克寸）日回報。我答應過台灣人，維護他們周全。這人忽然不明不白的失了蹤，倘若沒個交代，可教我失信于天下了。”韋小寶額頭汗珠滲出，心想：“皇上這話好重，難道他知道是我殺了馮錫范？”只得應道：“是，是。”

　　康熙又問：“今兒早上你去銀杏胡同，可好玩嗎？”

　　韋小寶一怔，道：“銀杏胡同？”隨即想起，天地會群豪落腳的巷子口頭，有兩棵大銀杏樹，看來這條巷子就叫銀杏胡同，皇帝連胡同的名字都也知道了，還有什麼可隱瞞的？這一下更是全身冷汗，雙腿酸軟，當即跪倒，磕頭道：“皇上明見萬里。總而言之，奴才對你是一片忠心。”

　　康熙歎了一口氣，說道：“這些反賊逼你來害我，你說什麼也不肯答應，你跟我很講義氣，可是……可是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終這樣腳踏兩只船嗎？”

　　韋小寶連連磕頭，說道：“皇上明鑒：那天地會的總舵主，奴才是決計不干的。皇上放一百二十個心。”

　　康熙又歎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出神半晌，緩緩的道：“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又不敢來犯邊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們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韋小寶心想：“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說道：“奴才聽打鳳陽花鼓的人唱歌兒，說什麼‘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現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皇上鳥生魚湯，朱皇帝跟您差了十萬八千里，拍馬也追不上。”

　　康熙微微一笑，道：“你起來罷。”站起身來，在書房里走來走去，說道：“父皇是滿洲人，我親生母後孝康皇後是漢軍旗人，我有一半是漢人。我對天下百姓一視同仁，決沒絲毫虧待了漢人，為什麼他們這樣恨我，非殺了我不可？”

　　韋小寶道：“這些反賊大逆不道，胡塗得緊，皇上不用把他們放在心上。”

　　康熙搖了搖頭，臉上忽有凄涼寂寞之意，過了好一會，說道：“滿洲人有好有壞，漢人也有好有壞。世上的壞人多得很，殺是殺不盡的，要感化他們走上正途，我也沒這麼大本事。唉，做皇帝嘛，那也難得很。”向韋小寶凝視半晌，道：“你去罷！”

　　韋小寶磕頭辭出，只覺全身涼颼颼地，原來剛才嚇得全身是汗，內衣褲都浸濕了，出得宮門，才吁出一口長氣，尋思：“天地會的兄弟中又混進了奸細。殺了一個風際中，另外又出了一個。否則的話，他們要我來行刺皇上，他又怎會知道？可不知是誰做了奸細？”回到府中，坐下細細思索，尋不到半點端倪。

　　又想：“皇上責成我查明馮錫范的下落，瞧皇上的神氣，是懷疑我做了手腳，只不過不大拿得准。這件事又怎生搪塞過去？剛才雙兒在銀杏胡同說到我法場換子，相救茅大哥，幸好我事先沒跟她說是用馮錫范換的，否則這老實丫頭必定順口說了出來，那奸細去稟報了皇上，我這一等鹿鼎公如不降十七廿八級，我可真不姓韋了。”

　　東想西想，甚感煩惱。又覺以前進宮，和康熙說說笑笑，兩個兒都是開心得很，現下大家年紀大了，皇上的威嚴日甚，自己許多胡說八道的話，嚇得再說不出口，這個撫遠大將軍、一等鹿鼎公的大官，做來也沒什麼趣味，倒不如小時候在麗春院做小廝逍遙快活。

　　心道：“天地會眾弟兄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滅天地會。皇上說道：‘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腳踩兩只船麼？’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什麼船都不踩了！”心中一出現“老子不干了”這五個字，突然之間，感到說不出的輕松自在，從懷里摸出骰子，向桌上擲過了出去，嘴里喝道：“要是不干的好，擲一個滿堂紅！”四粒骰子滾將出去，三粒紅色朝天，第四粒卻是六點，黑得不能再黑。他擲骰之時，本已做了手腳，仍是沒成。他罵了一句：“他媽的！”拿起骰子擲，直到第八把上，這才擲成四粒全紅，欣然說道：“原來老天要我給皇上干七件大事，這才不干。”

　　心想：“七件大事早已干過了。殺鰲拜是第一件，救老皇爺是第二件，五台山擋在皇上身前相救駕是第三件，救太后是第四件，第五件大事是聯絡蒙古、西藏，第六件破神龍教，第七捉吳應熊，第八件舉荐張勇、趙良棟他們破吳三桂，第九件攻克雅克薩……太多了，太多了，小事不算，大事剛好七件，不多不少。”這時也懶得去計算那七件才算大事，總而言之：“老子不干了！”“一不做官，二不造反，那麼老子去干什麼？”想來想去，還是上回去揚州最開心。

　　一想到回揚州，不由得心花怒放，大叫一聲：“來人哪！”吩咐親兵取來酒菜，自斟自飲，盤算該當如何，方無後患，要康熙既不會派人來抓，天地會又不會硬逼自己一同造反。要公主陪著自己去揚州花天酒地，她一定不干，不過要去揚州開妓院，只怕蘇荃、阿珂、方怡、沐劍屏、曾柔她們也不答應。“好，咱們走一步，算一步，老子幾百萬兩銀子的家產，不開家妓院也餓不死我，只是沒這麼好玩罷了。”

　　當晚府中家宴，七位夫人見他笑眯眯的興致極高，談笑風生，一反近日來愁眉不展的情狀，都要問：“什麼事這樣開心？”韋小寶微笑道：“天機不可泄露。”公主問：“皇帝哥哥升了你的官嗎？”曾柔問：“賭錢大贏了？”雙兒問：“天地會的事沒麻煩了嗎？”阿珂道：“呸，這家伙定是又看中了誰家的姑娘，想娶來做第八房夫人。”韋小寶只是搖頭。

　　眾夫人問得緊了，韋小寶說道：“我本來不想說的你們一定要問，只好說了出來。”七位夫人停箸傾聽。韋小寶正色道：“我做了大官，封了公爵，一字不識，實在太也不成樣子。打從明兒起，我要讀書做文章，考狀元做翰林了。”

　　七位夫人面面相覷，跟著哄堂大笑。大家知道這位夫君殺人放火、偷搶拐騙，什麼事都干，天下唯一有一件事是決計不干的，那就是讀書識字。

　　次日一早，順天府來拜，說道奉到上官諭示，得悉皇上委派韋公爺查究忠誠伯馮錫范失蹤一事，特地前來侍候，聽取進止。

　　韋小寶皺起眉頭，問道：“你順天府衙門捕快公差很多，這些天來查到了什麼線索？”

　　那知府道：“回公爺：馮錫范失蹤，事情十分蹊蹺，卑職連日督率捕快，明查暗訪，沒得到絲毫線索，實在著急得不得了。今日得知皇上特旨，欽命韋公爺主持，卑職可比連升三級還要高興。韋公爺是本朝第一位英明能干大臣，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不論多麼棘手的大事一到公爺手里，立刻迎刃而解。卑職得能侍候公爺辦這件案子，那真是祖宗積德。卑職衙門里人人額手稱慶，都說這下子可好了，我們大樹底下好遮蔭。韋公爺出馬，連羅剎鬼子也給打得落荒而逃，還怕查不到馮伯爺的下落麼？”韋小寶聽這知府諛詞潮涌，說得十分好聽，其實卻是將責任都推到了自己肩頭，心想：“那馮錫范的尸首不知藏在那里，今晚可得用化尸粉化了，別讓把柄落在人家手里。只要沒證据，誰也賴不到我頭上。其實這尸首早該化了，這幾天太忙，沒想到這件事。但皇上面前又怎生交代？皇上交代下來的差使，我小桂子不是吹牛，可從來沒有一件不能交差的。”

　　那知府又道：“忠誠伯夫人天天派人到卑職衙門來，坐在衙門里不走，等著要人。卑職當真難以應付。昨天馮府又來報案，說伯爺的一名小妾叫什麼香蘭的，跟著一名馬夫逃走了，卷去了不少金銀首飾。倘若忠誠伯再不現身，只怕家里的妾侍婢仆，要走得一個也不剩了。”

　　韋小寶哼了一聲，道：“這馮錫范不知躲在那里風流快活，你多派人手，到各處窯子里查查。他吃喝嫖賭的不回家，小老婆跟人逃走了，也算活該。”那知府道：“是，是。按理說，馮伯爺倘若在花街柳巷玩耍，這許多日子下來，也該回去了。”韋小寶道：“那也難說得很。馮錫范這家伙是個老色鬼，可不像老兄這麼正人君子，逛窯子只逛一天半晚。”那知府忙陪笑道：“卑職不敢，卑職不敢。”

　　正在這時，忠誠伯馮夫人差了他兄弟送了八色禮物來，說要向韋公爺磕頭，多謝韋公爺出力查案。韋小寶吩咐擋駕小見，禮物也不收。

　　親兵回報：“回大人：馮家的來人好生無禮，臨去時不住冷笑，說什麼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又說皇上已知道了這件事，終究會水落石出，旁人別想只手遮天，瞞過了聖明天子。回大人：這人膽敢到咱們門前撒野，小的當時就想給他幾個耳括子。”當日法場換人，這名親兵也曾參與其事，聽得馮府來人說話厲害，似乎已猜到了內情，不由得心中發毛。

　　韋小寶做賊心虛，不由得臉色微變，心想：“這般鬧下去，只怕西洋鏡非拆穿不可。你奶奶，馮錫范自己出給老子殺了，難道老子還怕你一個死鬼的老婆？”

　　突然間想到了一個主意，登時笑容滿面，向那知府道：“貴府不忙走，你在這里等一會兒。”回入內堂，叫來親兵隊長，吩咐如此如此。那隊長應命而去。

　　韋小寶回到大廳，說道：“皇上差我干這件事，咱們做奴才的，自當盡心竭力，報答聖主。咱們這就到馮家大院去踏勘踏勘。”那知府一愕，心想：“忠誠伯失蹤，他家里有什麼好踏勘的？”口中連聲答應。韋小寶道：“這椿案子十分棘手，咱們把馮家的大小人等一個仔細盤問，說不定會有些眉目。”那知府道：“是，公爺所見極是。卑職愚蠢的緊，始終見不及此。”

　　其實以他小小一個知府，又怎敢去忠誠伯府詳加查問？同時順天府衙門中自上至下，人人都知馮錫范是撫遠大將軍韋公爺的死對頭，此人失蹤，十之八九是韋公爺派人害死了。韋公爺是當朝第一大紅人，兵權印把子，那一個膽邊生毛，敢去老虎頭上拍蒼蠅？辦理這件案子，誰也不會認真，只盼能拖延日子，最後不了不之。這時那知府心想：“韋公爺害死了馮伯爵，還要去為難他的家人。那馮夫人也真太不識相，派人上門來胡說八道，也難怪韋公爺生氣。”

　　韋小寶會同順天府知府，坐了八人大轎，來到忠誠伯府，只見數百名親兵早已四下團團圍住。進入府中，親兵隊長上前稟道：“回大人：馮家家人男女一共七十九口，都在西廳侍候大人問話。”韋小寶點點心。那隊長又道：“回大人：公堂設在東廳。”

　　韋小寶來到東廳，見審堂的公案已經擺好，于是居中坐下，要知府在下首坐著相陪。

　　親兵帶了一個年輕女子過來，約莫二十三四年紀，生得姿首不惡，裊裊娜娜的在公堂前跪下。韋小寶問道：“你是誰？”那女子道：“賤妾是伯爵大人的第五房小妾。”韋小寶笑道：“請起，請起，你向跪下可不敢當。”那女子遲疑不敢起身。韋小寶站起身來，笑道：“你不起來我可要向你下跪了。”那女子嫣然一笑，站了起來。韋小寶這才坐下。

　　那知府心想：“韋公爺對馮家的人倒不凶惡，只不過色迷迷的太不莊重。”

　　韋小寶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女子道：“我叫菊芳。”韋小寶鼻子嗅了幾下，笑道：“好名字！怪不得你一進來，這里就是一股菊花香。”菊芳又是一笑，嬌聲道：“公爺取笑了。”韋小寶搖頭擺腦的向她瞧了半晌，問道：“聽說貴府逃走了一個姨娘？”菊芳道：“是啊。她叫蘭香。哼，這賤人好不要臉。”韋小寶道：“老公忽然不見了，跟了第二個男人，嗯，倒也情有可原，未可……未可……”轉頭問知府道：“未可什麼非哪？”那知府道：“回公爺：是未可厚非。”

　　韋小寶哈哈一笑，道：“對了，未可厚非。菊芳姐姐，你怎麼又不逃啊？”知府聽了，登時皺起眉頭，心想：“這可越來越不成話了，怎麼把‘姐姐’二字都叫了出來？”

　　菊芳低下頭去，卻向韋小寶拋了個媚眼。

　　韋小寶大樂，宛然是逛窯子的風光，笑問：“你會不會唱‘十……’”話到口邊，總算縮得快，轉頭吩咐親兵：“賞這位菊芳姑娘二十兩銀子。”幾名親兵齊聲答應，叫道：“大人有賞。謝賞！”菊芳盈盈萬福，媚聲道：“多謝大爺！”原來她本是堂子妓女出身，人家一賞錢，她習慣成自然，把“公爺”叫成了“大爺”。

　　韋小寶逐一叫了馮家的家人來盤問，都是女的，年輕貌美的胡調一番，老丑的則罵上一頓，說她們沒好好侍候伯爵，以至他出門去風流快活，不肯回家。

　　問得小半個時辰，親兵隊長走進屋來，往韋小寶身後一站。韋小寶又胡亂問了兩個人，站起身來，說道：“咱們各處瞧瞧。”帶著知府、順天府的文案、捕快頭目、親兵，一間間廳堂、房間查將過去。

　　查到第三進西偏房里，眾親兵照例翻箱倒籠的搜查。一名親兵突然“啊”的一聲，從箱子底下摸准出一柄刀子來，刀上有不少干了的血漬。他一膝半跪，雙手舉刀，說道：“回大人：查到凶器一把。”

　　韋小寶嗯了一聲，道：“再查。”對知府道：“老兄你瞧瞧，刀上是不是血漬？”知府過刀來，湊近嗅了嗅，果然隱隱有血腥氣，說道：“回公爺：好像是血。”韋小寶道：“這刀的刀頭有個洞，那是什麼刀啊？”順天府的一名文案仔細看了一會，道：“回公爺：這是切草料的鍘刀，是馬廄里用的。”韋小寶點頭道：“原來如此。”

　　親兵隊長吩咐下屬，去挑一擔水來，潑在地下。韋小寶問道：“這干什麼？”那隊長道：“回大人：倘若那兒掘動過，泥土不實便會很快滲水進去。”話猶未了，床底下的水迅速滲入土中。眾親兵齊聲歡呼，抬開床來，拿了鶴嘴鋤和鐵鏟掘土，片刻之間，掘了一具尸首出來。

　　那具尸首并無腦袋，已然腐臭，顯是死去多日，身上穿的是伯爵公服，那知府一見，便叫了起來：“這……這是馮爵爺！”

　　韋小寶問道：“是馮錫范麼？你怎麼認得？”那知府道：“是，是。須得找到了腦袋，方能定案。”轉身問身邊的捕快頭目：“這是什麼人住的屋子？”

　　那頭目道：“小人立刻去問。”去西廳叫了一名馮家人來一問，原來這房間本是逃走的蘭香所在。那捕快頭目道：“啟稟公爺，啟稟府台大人：凶刀是馬廄里用的鍘刀，拐帶蘭香卷逃的是本府的馬夫邢四，待小人去馬廄查查。”

　　眾人到馬廄中去一搜，果然在馬槽之下的土中掘出了一個人頭。請了馮夫人來認尸，确是馮錫范無疑。當下仵作驗定：馮錫范為人刀傷、身首异處而死。

　　這時馮府家人都要從西廳中放了出來，府中哭聲震天，人人痛罵邢四和蘭香狠心害主。消息傳了出去，不到大半日，北京城里到處已說得沸沸揚揚。

　　那知府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心想若不是韋爵爺迅速破案，只怕自己的前程大大有礙，沒口的稱謝之余，一面行下海公文，捉拿“戧主逃亡”的邢四和蘭香，一面申報上司。

　　只有那捕快頭兒心中犯疑，見尸身斷處切得整齊，似是快刀所斷，不像是用切草料的鍘刀切的，又見藏尸和藏頭處的泥土甚為新鮮，顯是剛才翻動過的，不是已埋了十多天的模樣。但韋公爺給他破了一個大案，上頭的犒賞丰厚，馮府又給了他不少銀子，要他盡快結案，別讓馮府親人到衙門里出丑露乖，他便有天大的疑心，又怎敢吐露半句？只是自個兒尋思：“在馮府查案之時，韋公爺的親兵把守各處，誰也不許走動，他們要移尸栽證，那是容易之極。別說要在地下埋一具尸首，就是埋上百兒八十的，那也不是難事。”

　　韋小寶拿了順天府知府的公文去見康熙，稟報破案的詳情。

　　康熙微微一笑，說道：“小桂子，你破案的本事不小，人家都稱贊你是包龍圖轉世哪。”韋小寶道：“那是托了皇上的洪福，奴才碰巧破獲而已。”康熙哼了一聲，向他瞪了一眼，冷冷的道：“移花接木的事，跟我的洪福可拉不上干系。”

　　韋小寶嚇了一跳，心想：“皇上怎麼又知道了？”一轉念間，立即明白：“我的親兵隊里，皇上當然也派下了密探。”正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康熙歎了口氣，說道：“這樣了結，那也很好，也免了外面的物議。只不過你這般大膽妄為，我可真拿你沒法子了。”

　　韋小寶心中一寬，知道皇帝又饒過自己這一遭，當即跪下連連磕頭。

　　康熙道：“方今四海升平，兵革不興，你這撫遠大將軍的銜頭，可以去了。”

　　韋小寶道：“是，是。”知道這是皇帝懲罰自己的胡鬧，又道：“奴才這一等鹿鼎公，也可以降一降級。”康熙道：“好，就降為二等公罷。”韋小寶道：“奴才胡鬧得緊，心中不安，請皇上降為三等的好了。”

　　康熙哈哈大笑，說道：“他媽的，你居然會心中不安，日頭從西方出了。”

　　韋小寶聽得“他媽的”三字一出口，知道皇帝怒氣已消，站起身來，說道：“奴才良心雖然不多，有總是還有些的。”

　　康熙點點頭，說道：“就是瞧在你還有點良心的份上，否則的話，我早已砍下你的腦袋，去埋在你夫人阿珂、雙兒的床底下了。”韋小寶急道：“這個萬萬不可。”康熙問道：“有什麼不可？”韋小寶道：“阿珂和雙兒，那是決計不會跟了馬夫逃走的。”

　　康熙笑道：“不跟馬夫逃走，便跟……”說到這里，便即住口，心想再說下去，未免輕薄無聊，何況韋小寶雖然無法無天，終究對自己忠心，君臣之間說笑可以，卻不能出言侮辱。一時難以轉口，便不去理他，低頭翻閱案頭的奏章。

　　韋小寶垂手站在旁侍候，只見康熙眉頭微蹙，深有憂色，心想：“皇上也時時不快活。皇帝雖然威風厲害，當真做上了，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玩。”

　　康熙翻閱了一會奏章，抬起頭來，歎了一口長氣。韋小寶道：“皇上有什麼事情，差奴才去辦罷。奴才將功贖罪，報主龍恩。”康熙道：“這一件事，就不能差你了。施琅上奏，說道台灣台風為災，平地水深四尺，百姓房屋損壞，家破人亡，災情很重。”

　　韋小寶見他說話時淚光瑩然，心想咱們從小就是好朋友，不能不幫他一個忙，說道：“奴才倒有個法子。”康熙道：“什麼法子？”韋小寶道：“不瞞皇上說，奴才在台灣做官的時候，發了一筆小財，最近又向一個台灣財主討了一批舊債。奴才雙手捧著皇上恩賜的破後翻新金飯碗，這一輩子是不會討飯的了，錢多了也沒用，不如獻出來，請皇上撫恤台灣的災民罷。”

　　康熙微微一笑，說道：“受災人數很多，你這點小財，也管不了什麼用。我即刻下旨，宮里裁減宮女太監，減衣減膳，讓內務府籌划籌划，省他四五十萬兩銀子去救濟災民。”

　　韋小寶道：“奴才該萬死，真正乖乖不得了。”康熙問道：“什麼？”韋小寶道：“奴才做官貪污，在台灣貪了一百萬兩銀子。最近這筆債，是向鄭克塽討還的，又有一百萬兩……”康熙吃了一驚，說道：“有這麼多？”韋小寶輕輕打了自己一個嘴巴，罵道：“小桂子該死！”

　　康熙卻笑了起來，說道：“你要錢的本事可高明得很哪，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韋小寶又道：“小桂子該死！”臉上卻有得色，心道：“做官的人伸手拿到錢，怎能讓你做皇帝的知道？你在我手下之人之中派了探子，只能查到我敢不敢造反。你妹夫右手收錢，左手入袋，連你大妹子也不知道，你這大舅子就萬萬查不到了。”他嘴里自稱“奴才”，心中卻自居“妹夫”。

　　康熙沉吟半晌，道：“你這番忠君愛民之心，倒也難得。這樣罷，你捐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出來，我再省五十萬兩，咱們君臣湊乎湊乎，弄個二百萬兩。台灣災民約有一萬幾千戶，每家分得一百多兩，那也丰裕得很了。”

　　韋小寶一時沖動，慷慨捐輸，心中正感肉痛，已在後悔，聽得康熙給他省了五十萬兩，登時大喜，忙道：“是，是。皇上愛民如子，老天爺保佑皇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康熙為了台灣災重，這半天來一直心中難受，這時憑空得了這一大筆錢，甚為是高興，微微笑道：“也保佑你升官發財，多福多壽。”

　　韋小寶笑道：“多謝萬歲爺金口。奴才升官發財，多福多壽，全憑皇上恩賜。再說，奴才這兩筆錢，本來都是台灣人的，士還給了台灣的老百姓，也不過是完璧歸……歸台而已。”康熙哈哈大笑，說道：“完璧歸趙的成語，他媽的給你改成了完璧歸台。”韋小寶道：“是，是完璧歸趙，奴才一時想不起這個‘趙’字來了。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百家姓上姓趙的排名第一，難怪他們這麼發達，原來完璧什麼的，都歸了他趙家的。”

　　康熙更是好笑，心想此人“不學有術”，也教不了他許多，笑道：“很是，很是。有句成語，叫做‘韋編三絕’，說你韋家的人讀書用功，學問很好。你們姓韋的，可也了不起得很哪。”韋小寶道：“奴才的學問可差勁得很了，對不起老祖宗。”（按：“韋編三絕”中的“韋”字，是指穿連竹簡的皮條，康熙故意歪解，拿來韋小寶開玩笑。）

　　康熙道：“這次去台灣賑災的事……”本想順理成章，就派了他去，轉念一想：“此人捐了這大筆銀子出來，不過跟我講義氣，未必真有什麼愛民之心，只怕一出宮門，立刻就後悔了。他到台灣，散了二百萬兩銀子賑災，多半要收回本錢，以免損失，說不定還要加一加二，作為利息。”他是韋小寶的知己，當即改口道：“……很容易辦，不用你親自去。小桂子，你的一等鹿鼎公，也不用降級了。咱們外甥點燈籠，照舅罷。”

　　韋小寶跪下謝恩，磕過了頭，站起身來，說道：“奴才捐這點銀子，不過是完璧歸……歸趙錢孫李，皇上就當是功勞。皇上減膳減衣，那才是真正省出來的，才叫不容易呢。”

　　康熙搖頭道：“不對。我宮里的一切使用，每一兩銀子都是來自老百姓。百姓供養我錦衣玉食。我君臨萬民，就當盡心竭力，為百姓辦事。你食君之祿，當忠君之事。我食民之祿，就當忠民之事。古書上說：‘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如果百姓窮困，那就是皇帝不好，上天震怒，我這皇帝也就做不成了。”韋小寶道：“那是決計不會的，萬萬不會的。”

　　康熙道：“你做大臣，出于我的恩典。我做皇帝，出于上天的恩典。你辦事不忠，我砍你的腦袋。我做不好皇帝，上天也會另外換一個人來做。‘尚書’有云：‘皇天後土，改厥元子。’‘元子’就是皇帝，皇帝不好，上天會攆了他的。”韋小寶道：“是，是。你叫做小玄子，原來玄子就是皇帝。”康熙道：“這個‘玄’字跟那個‘元’字不同。”

　　韋小寶道：“是，是。”心想：“圓子湯團，都差不多。”反正他什麼‘元’字‘玄’字都不識，也不用費神分辨了。

　　康熙從桌上拿來起一本書來，說道：“浙江巡撫進呈了一本書，叫做‘明夷待訪錄’，是一個浙江人黃黎洲新近做的。浙江巡撫奏稱書中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言語，要嚴加查辦。我剛才一看了這書，卻覺得很有道理，已批示浙江巡撫不必多事。”說著翻開書來，說道：“他書中說，為君乃以‘一人奉天下’，非為‘天下奉一人’這意思說得很好。他又說：‘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這也很對。人孰無過？天子也是人，那有一做了皇帝，就‘什麼都是對、永遠不會錯’之理？”康熙說了一會，見韋小寶雖然連聲稱是，臉上卻盡是迷惘之色，不由得啞然失笑，心想：“我跟這小流氓說大道理，他那里理會得？再說下去，只怕他要呵欠連連了。”于是左手一揮，道：“你去罷。”右手仍拿著那本書，口中誦讀：“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手，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苟同。以我之大私，這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韋小寶聽得莫名其妙，但皇帝正在讀書，又連連贊好，豈可不侍候捧場？見康熙放下書來，便問：“皇上，不知這書里說的是什麼？有什麼好？”

　　康熙道：“叫天下的人不可自私，不可自利，只有他皇帝一人可以自私自利，而他皇帝的大私，卻居然說是天下的大公。這做皇帝的起初心中也覺不對，有些兒慚愧，到得後來，習慣成自然，竟以為自己很對，旁人都錯了。”

　　韋小寶道：“這人說的是壞皇帝，像皇上這樣鳥生魚湯，他說的就不對了。”康熙道：“嘿嘿！做皇帝的，人人都自以為是鳥生魚湯，那一個是自認桀紂昏君的？何況每個昏君身邊，一定有許多歌功頌德的無恥大臣，把昏君都捧成了鳥生魚湯。”韋小寶笑道：“幸虧皇上是貨真價實、划一不二的鳥生魚湯，否則的話，奴才可成了無恥大臣啦。”

　　康熙左足在地下一頓，笑道：“你有恥的很，滾你的蛋罷！”

　　韋小寶道：“皇上，奴才向你求個恩典，請皇上准奴才的假，回揚州去瞧瞧我娘。”

　　康熙微笑道：“你有這番孝心，那是應該的。再說，‘富貴不歸鄉，如錦衣夜行。’原該回去風光風光才是。你早去早回，把娘接到北京來住罷。我吩咐人寫旨，給你娘一品太夫人的誥封。你死了的老子叫什麼名字，去呈報了吏部，一并追贈官職。這件事上次你回揚州，就該辦了，剛好碰到吳三桂造反，耽擱了下來。”他想韋小寶多半不知他父親的名字如何寫法，這時也不必查問。康熙雖然英明，這件事卻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韋小寶固然不知父親的名字如何寫法，其實連父親是誰也不知道。

　　韋小寶謝了恩，出得宮門，回去府中取了一百五十萬兩銀票，到戶部銀庫繳納；去兵部繳了“撫遠大將軍”兵符印信；又請蘇荃替自己父親取了個名字，連祖宗三代，一并由小老婆取名，繕寫清楚，交了給吏部專管封贈、襲蔭、土司職事的“驗封司”郎中。

　　諸事辦妥，收拾起行。韋小寶在朝中人緣既好，又是聖眷方隆，王公大臣送行宴會，自有種種熱鬧。他臨行時才想起一百五十萬兩銀子捐得肉痛，又派親兵去向鄭克塽討了一萬多兩個銀子的‘舊欠’，這才出京。

　　從旱路到了通州，轉車換船，自運河向南，經天津、臨清、渡黃河、經濟宁。這一日將到淮陰，官船泊在泗陽集過夜。

　　韋小寶在舟中和七個夫人用過晚膳後坐著閒談。蘇荃說道：“小寶，明兒咱們就到淮陰了。古時候有一個人，爵封淮陰侯……”韋小寶道：“嗯，他的官沒我大。”蘇荃微笑道：“那倒不然。他封過王，封的是齊王。後來皇帝怕他造反，削了他的王爵，改為淮陰侯。這人姓韓名信，大大的有名。”韋小寶一拍大腿，道：“那我知道了‘蕭何月下追韓信’、‘十面埋伏，霸王別姬’，那些戲文里都是有的。”蘇荃道：“正是。這人本事很大，功勞也很大，連楚霸王那樣的英雄，都敗在他手里。只可惜下場不好，給皇帝和皇後殺了。”韋小寶歎道：“可惜！可惜！皇帝為什麼殺他？他要造反嗎？”蘇荃搖頭道：“沒有，他沒造反。皇帝忌他本事了得，生怕他造反。”韋小寶道：“幸虧我本事有限得緊，皇上什麼都強過我的，因此不會忌我。我只有一件事強過皇上，除此之外，什麼都是萬萬不及。”

　　阿珂問道：“你那一件事強過皇帝了？”韋小寶道：“我有七個如花似玉的夫人，天下再也找不出第八個這樣美貌的女子來。皇上洪福齊天，我韋小寶是艷福齊天。咱君二人各齊各的，各有所齊。”他厚了臉皮胡吹，七個夫人笑聲不絕。

　　方怡笑道：“皇帝是洪福齊天，你是艷福大聖。”韋小寶道：“對，我是水帘洞里的美猴王，率領一批猴婆子、猴子孫孫，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

　　正說笑間，艙外家人朗聲說道：“啟稟公爺，有客人求見。”丫環拿進四張拜帖。蘇荃接過來看了，輕聲道：“客人是顧炎武、查繼佐、黃黎洲、呂留良四位。”韋小寶道：“顧先生他們，那是非見不可的。”吩咐家人在大船船艙中奉茶，當即換了衣衫，過去相見。

　　顧、查、黃三人當年在揚州為吳之榮所捕，險些性命不保，幸得韋小寶相救。那呂留良卻是初會，他身後跟著兩個二十來的年輕人，是呂留良的兒子呂葆中、呂毅中。行禮相見後，分賓主坐上，呂葆中、呂毅中站在父親的背後。

　　顧炎武低聲道：“韋香主，我們幾個這次前來拜訪，有一件大事相商。泗陽集上耳目眾多，言談不便。可否請你吩咐將座舟駛出數里，泊于偏僻無人之處，然後再談？”

　　顧炎武當年在河間府殺龜大會之中，曾被推為各路英雄的總軍師，在江湖上聲譽甚隆，韋小寶對他一向佩服，當即答應，回去向蘇荃等人說了。

　　蘇荃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的座船跟著一起去，有什麼事情，也好有個接應。”

　　韋小寶想到要跟著顧炎武等到“僻靜無人之處”，心下有些惴惴，有七個夫人隨後保駕，就穩妥多了，連聲叫好，吩咐船夫將兩艘船向南駛去，說是要在運河中風景清雅的所在飲酒賞月，韋公爺雅興來時，說不定要做幾首好詩，其餘從舟仍泊在泗陽集等候。

　　韋小寶回到大船中陪客。兩舟南航七八里，眼見兩岸平野空闊，皓月在天，四望無人，韋小寶吩咐下錨停泊，叫大船上的舟子和侍從都到後舟中去，以免礙了韋公爺和六位才子的詩興。

　　待舟中更無旁人，顧炎武等這才再申謝當年相救的大德。韋小寶謙遜一番，跟著說起吳六奇和陳近南先後遭害的經過，眾人相對唏噓不已。

　　顧炎武道：“江湖上流言紛紛，都說韋香主貪圖富貴，戧師求榮。黃兄、查兄、和兄弟幾人，卻知決計不确。想我們三人和韋香主素不相識，韋香主竟肯干冒奇險，殺了吳之榮那廝，救得我們性命，以這般義薄云天的性情，怎能去殺害恩師？”

　　查繼佐道：“我們聽江湖上朋友說起此事的時候，總是竭力為韋香主分辯。他們卻說，韃子皇帝聖旨中都要這樣說，難道還有假的？可是韋香主身在曹營心在漢，種種作為也不能跟外人明言。自來英雄豪傑，均須任勞任怨。以周公大聖大賢，尚有管蔡之流言，何況旁人？韋香主也不必放在心上。”韋小寶聽不懂他說什麼周公管蔡，只有唯唯諾諾。

　　呂留良道：“韋香主苦心孤詣，謀干大事，原也不必在這時求天下人諒解。只要最後做了驚逃詔地的大事業出來，大家自會明白先前是錯怪了你。”

　　韋小寶心想：“我會有什麼驚逃詔地的大事業做出來？啊喲，不好，他們又是來勸我行刺皇上，怎麼跟他們來個推三阻四、推五阻六才好？我得先把門給閂上了。”說道：“兄弟本事是沒有的，學問更加沒有了，做出事來，總是兩面不討好。兄弟灰心的很，這次是告老還鄉，以後是什麼事都不干了。”

　　呂毅中見他年紀比自己還小著幾歲，居然說什麼“告老還鄉”，忍不住嗤的一聲笑出來。顧炎武等也都覺得好笑，相顧莞爾。

　　黃黎洲微笑道：“韋香主英雄年少，前程不可限量。無知之徒的一時誤會，那也不必計較。”韋小寶道：“這個較是要計一計的，黃先生，你做了一部好書，叫做明……明什麼花花綠綠的？”黃黎洲大為奇怪：“這人目不識丁，怎會知道我這部書？”說道：“是‘明夷待訪錄’。”韋小寶道：“是了，是了。你這部書中，有很多是罵明朝皇帝的，是不是？”

　　黃黎洲等都吃了一驚，均想：“連這人都要知道了，只怕又是一場大大的文字獄。”

　　顧炎武道：“也不是罵皇帝。黃兄這部著作見解精辟，說明為君之道，該當如何？”

　　韋小寶道：“是啊。皇上這些日子中天逃諏黃先生的這部書，不住贊你做得好，括括叫，說不定要請你去做狀元，做宰相。”黃黎洲道：“韋香主取笑了，那有此事？”韋小寶于是將康熙如何大贊“明夷待訪錄”一事說了，眾人這才放心。黃黎洲道：“原來韃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韋小寶乘機說道：“是啊。小皇帝說，他雖然不是鳥生魚湯，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較，也不見得差勁了。說不定還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過得比明朝的時候好。兄弟沒學問，沒見識，也不知道他的這些話對不對。”

　　顧查黃呂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開國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禎，若不是殘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那一個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當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說話，不由得都默默點頭。

　　韋小寶道：“所以啊。皇帝是好的，天地會眾兄弟也是好的。皇帝要我去滅了天地會，我決計不干。天地會眾兄弟要我去行刺皇帝，我也決計不干。結果兩邊都怪我，兄弟左思＝右想，決定要告老還鄉了。”

　　顧炎武道：“韋香主，我們這次來，不是要你行刺皇帝。”韋小寶喜道：“那好得很，只是不是行刺皇帝，別的事情兄弟義不容辭。不知四位老先生、兩位小先生有什麼吩咐？”

　　顧炎武推開船窗，向外眺望，但見四下里一片寂靜，回過頭來，說道：“我們來勸韋香主自己做皇帝！”

　　乒乓一聲，韋小寶手里的茶碗掉在地下，摔得粉碎，他大吃一驚，說道：“這……這不是開玩笑嗎？”

　　查繼佐道：“決不是開玩笑。我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于前明。實在是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殺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韃子占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雉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韃子皇帝信任，只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韋小寶兀自驚魂不定，連連搖手，道：“我……我沒這個福分，也做不來皇帝。”

　　顧炎武道：“韋香主為人仗義，福澤更是深厚之極。環顧天下，若不你來做皇帝，漢人之中更沒有第二人有這個福氣了。”

　　呂留良道：“我們漢人比滿人多出百倍，一百人打他一個，那有不胜之理？當日吳三桂起事，只因他是斷送大明江山的大漢奸，天下漢人個個對他切齒痛恨，這才不能成功。韋香主天與人歸，最近平了羅剎，為中國立下不世奇功，聲望之隆，如日中天。只要韋香主一點頭，我們便去聯絡江湖好漢，共圖大事。”

　　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他做夢也想不到竟有人來勸他做皇帝，呆了半晌，才道：“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罵人賭錢，做了將軍大官，別人心里已然不服，那里還能做皇帝？這真命天子，是要天大福氣的。我的八字不對，算命先生算過了，我要是做皇帝，那就活不了三天。”

　　呂毅中聽他胡說八道，又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查繼佐道：“韋香主的八字是什麼？我們去找一個高明的算命先生推算推算。”他知道韋小寶無甚知識，要曉以大義，他只講小義，不講大義；要曉以大勢，他也只明小勢，不明大勢。但如買通一個算命先生，說他是真命天子，命中注定要坐龍庭，說不定他反而相信了。

　　那知韋小寶道：“我的生辰八字，只有我娘知道，到了揚州，我這就去問去。”

　　眾人知他言不由衷，只是推托。

　　呂留良道：“凡英雄豪傑多不拘細行。漢高祖豁達大度，韋香主更加隨便得多。”他心中是說：“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緊。漢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罵人賭錢，比你還要胡鬧，可是終于成了漢朝的開國之王。”

　　韋小寶只是搖手，說道：“大家是好朋友，我跟你們說老實話。”一面說，一面摸摸自己的腦袋，又道：“我這吃飯家伙，還想留下來吃他媽的幾十年飯。這家伙上面還生了一對眼睛，要用來看戲看美女，生了一對耳朵，要用來聽說書、聽曲子。我如想做皇帝，這家伙多半保不住，這一給砍下來，什麼都是一塌糊涂了，再說，做皇帝也沒什麼開心。台灣打一陣大風，他要發愁；云南有人造反，他又傷腦筋。做皇帝的差使又辛苦又不好玩，我是萬萬不干的。”

　　顧炎武等面面相覷，心想這話本也不錯，他既胸無大志，又不肯為國為民挺身而出，如何說得他動。實是一件難事。

　　過了半晌，顧炎武道：“這件大事，一時之間倒也不易拿定主意……”

　　正說到這里，忽聽得蹄聲隱隱，有數十騎馬沿著西巡河岸自北而來，夜深人靜，聽來加倍清晰。

　　黃黎洲道：“深夜之中，怎麼有大隊人馬？”呂留良道：“是巡夜的官兵？”查繼佐搖頭道：“不會。官兵巡夜都是慢吞吞的，那會如此快馬奔馳。莫非是江湖的豪客？”

　　說話之間，只聽得東邊岸上也有數十騎馬奔來。運河河面不寬。蘇荃和雙兒躍上船頭。蘇荃道：“相公，來人只怕不懷好意，大伙兒都坐在一起罷。”

　　韋小寶道：“好！顧先生他們都是老先生，看來不像是好色之徒。大家都進來罷，給他們看看也不要緊的。”

　　顧炎武等心下都道：“胡說八道！”均覺不便和韋小寶的內眷相見，都走到了後梢。公主、阿珂等七個人抱了兒女，入了前艙。

　　只聽得東西兩邊河堤上響起噓溜溜的竹哨之聲，此應彼和。韋小寶喜道：“是天地會的哨子。”兩岸數十匹馬馳到官船之側，西岸有人長聲叫道：“韋小寶出來！”

　　韋小寶低聲罵道：“他媽的，這般沒上沒下的，韋香主也不叫一聲。”正要走向船頭，蘇荃一把拉住，道：“且慢，待我問問清楚。”走到艙口，問道：那一路英雄好漢要找韋相公？”向兩岸望去，見馬上乘客都是青布包頭，手執兵刃。

　　西岸為首一人道：“我們是天地會的。”蘇荃低聲道：“天地會見面的切口怎麼說？”韋小寶走到艙口，朗聲說道：“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

　　馬上那人說道：“這是天地會的舊詩。自從韋小寶叛會降敵，害師求榮，會里的切口盡數改了。韋小寶驚道：“你是誰？怎地說這等話？”那人道：“你便是韋小寶麼？”韋小寶料想抵賴不得，便道：“我是韋小寶。”那人道：“便跟你說了也不打緊。我是天地會宏化堂座下，姓舒。”韋小寶道：“原來是舒大哥，這中間實有許多誤會。貴堂李堂主是在附近嗎？”那姓舒的恨恨的道：“你罪惡滔天，李香主給你活活氣死了。”

　　西岸眾人大聲叫道：“韋小寶叛會降敵，害師求榮，舒大哥不必跟他多說。今日咱們把他碎尸萬段，替陳總舵主和李香主報仇。”東岸眾人一聽，跟著也大聲呼喊。

　　突然間呼的一聲，有人擲了一塊飛蝗石過來。韋小寶急忙縮入船艙，暗暗叫苦，心想：“原來宏化堂的李堂主死了，這些兄弟不分青紅皂白的動蠻，那便如何是好？”只聽得船篷上辟辟啪啪之聲大作，兩邊暗器不住打到。總算官船停在運河中心，相距兩岸均遠，有些暗器又打入了河中，就是打到了船篷上的，力道也已甚弱。

　　韋小寶道：“這是‘草船借箭’，我……我是魯肅，只有嚇得發抖的份兒。有那一個諸葛……諸葛亮，快……快想個計策。”

　　顧炎武等人和船夫都在船梢，見暗器紛紛射到，都躲入了船艙。突然間火光閃動，幾枝火箭射上了船篷，船篷登時著火焚燒。

　　韋小寶叫道：“啊喲，乖乖不得了，火燒韋小寶。”

　　蘇荃大聲叫道：“顧炎武先生便在這里，你們不得無禮。”她想顧炎武先生在江湖上聲望甚隆，料想天地會人眾不敢得罪了他。可是兩岸人聲嘈雜，她的叫聲都給淹沒了。

　　韋小寶道：“眾位娘子，咱們一起來叫‘顧炎武先生在這里！’一、二、三！”

　　七個夫人跟著韋小寶齊聲大叫：“顧炎武先生在這里！”

　　叫到第三遍，岸上人聲慢慢靜了下來，暗器也即停發。那姓舒的縱聲問道：“顧炎武先生在船上嗎？”

　　顧炎武站到船頭，拱手道：“兄弟顧炎武在此。”

　　那姓舒的“啊喲”一聲，忙發令道：“會水的弟兄快跳下河去，拖船近岸。”只聽得扑通、扑通之聲不絕，十余名會眾跳入運河，將官船又推又拉的移到西岸。這時船夫上火勢已燒得甚旺。雙兒拉著韋小寶搶先跳到岸上去，余人紛紛上岸。天地會會眾手執兵刃，四下圍住。那姓舒的向顧炎武抱拳躬身，說道：“在下天地會宏化堂舒化龍，拜見顧先生。“顧炎武拱手還禮。會中一名老者躬身道：“當年河間府殺龜大會，天下英雄推舉顧先生為總軍師，在下曾見過顧先生一面。眾兄弟可魯莽了。還請恕罪。”

　　韋小寶笑道：“你們做事本來也太魯莽。”那老者厲聲道：“我是跟顧先生說，誰跟你這小子說話？”一伸手，便往韋小寶胸口抓去。蘇荃左手一格，反手擒拿，已扭住了他手腕，借勢一推，那老者站立不定，向外直摔出去。兩名天地會的會眾急忙搶上前扶住。

　　顧炎武叫道：“大家有話好說，別動武，別動武！”

　　這時官船艙內也已著火，火光照得岸上眾人面目都要清清楚楚。蘇荃心想自己和雙兒武功高強，要護丈夫突圍當非難事，天地會會眾要對付的只是韋小寶一人，只須他能脫身，這些江湖漢子不會去為難婦女孩子，當下和雙兒分別站韋小寶的左右，看定了三匹馬，一待說僵，立時便動手搶馬。

　　顧炎武拉住舒化龍的手，說聲“舒大哥，請借一步說話。”兩人走了數丈。舒化龍聽顧炎武說了幾句話，便大聲招呼了六七人過去，看樣子這一批人的首領，那被蘇荃摔跌的老者也在其內，余下四十余人仍是將韋小寶等團團圍著。

　　韋小寶道：“我船里值錢的東西著實不少，你們一把火燒了，嘿嘿，宏化堂賠起上來，可要破大財啦。”眾人有的舉刀威嚇，有的出言咒罵。韋小寶也不理會，料想顧炎武必能向舒化龍等說明真相。

　　果然舒化龍等宏化堂的首領聽顧炎武解釋後，才知其中原委甚多，韋小寶在朝廷做大官，雖仍不為眾人諒解，但總舵主陳近南既不是他所殺，心中的憤恨也都消了。

　　眾人一起過來。舒化龍抱拳道：“韋香主，剛才之事，我們是誤會了你，若不是顧先生開導，大伙兒險些得罪。”

　　韋小寶笑道：“當真要得罪我，那也不容易罷。”說著斜身一閃，施展“神行百變”功夫，左一沖，右一穿，兩三個起落已在宏化堂眾人包圍圈外五六丈之遙，一躍上了一匹馬的馬背。

　　舒化龍等等都吃了一驚，誰也想不到他輕身功夫竟然如此神妙莫測，這人武功這般高強，難怪他小小年紀，便做了天地會青木堂的堂主，自來明師出高徒，總舵主的嫡傳弟子，果然非同小可。宏化堂那老者武功甚強，眾兄弟素來佩服，卻被蘇荃一扭一推，全無招余地，險些摔了個跟頭，看來其餘六個少婦個個都是高手，己方人數雖多，當真動手，只怕還要鬧個灰頭土臉。

　　韋小寶笑道：“我這可要失陪了！”一提馬韁，縱馬便奔，但見他向西奔出十余丈，倏地躍下馬來，沖向西北，左穿右插，不知如何，竟又回了人圈，笑吟吟的站在當地，誰也沒看清他是怎麼進來的。

　　天地會會眾相顧駭然。舒化龍抱拳道：“韋香主武功了得，佩服，佩服。”

　　韋小寶抱拳笑道：“獻丑，獻丑。”

　　舒化龍道：“顧先生適才言道，韋香主身在曹營心在漢，要干一件驚逃詔地的大事，為天下漢人揚眉吐氣。韋香主當真舉事的時候，我們宏化堂的兄弟雖然沒什麼本事，但只要韋香主有什麼差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韋小寶道：“是，是。”

　　舒化龍見他神色間淡淡的，突然右手伸出食指，噗的一聲，插入了自己的左眼，登時鮮血長流，眾人齊聲驚呼。

　　韋小寶、顧炎武等都驚問：“舒大哥，你……你這是干什麼？”

　　舒化龍昂首道：“兄弟冒犯了韋香主，犯了本會‘不敬長上’的戒條，本該戳瞎了這對招子，懲戒我有眼無珠。可是兄弟要留下另一只眼睛，來瞧瞧韋香主到底怎樣干涉；這番驚逃詔地的大事。”

　　那老者森然道：“倘若顧先生和大伙兒都要受了騙，韋香主只說不做，始終貪圖富貴，做他的大官，那便怎樣？”舒化龍道：“那韋香主也只好挖出自己的眼珠子，來賠給我就是。”左手一揮，眾人紛紛退開，上馬而去。

　　那老者回頭叫道：“韋香主，你回家去問你娘，你老子是漢人還是滿人。為人不可忘了自己的祖宗。”竹哨聲響起，東岸群豪也縱馬向南。片刻之間，兩岸人馬退得干干淨淨，河中那艘官船兀自燃燒未熄。

　　顧炎武歎道：“這些兄弟們，對韋香主還有見疑之意。他們是草莽豪傑，說話行事不免粗野，可是一番忠義之心，卻也令人起敬。韋香主，我們要說的話，都已說完了，只盼你別忘了是大漢的子孫。咱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說著拱了拱手，和黃、查、呂諸人作別而去。

　　韋小寶惘然站在河岸，秋風吹來，頗有涼意，官船上火勢漸小，偶然發出些爆裂之聲，火頭旺了一陣，又小了下去。他喃喃自語：“怎麼辦？怎麼辦？”

　　蘇荃道：“好在還有一艘船，咱們先泗陽集，慢慢兒的從長計議。”

　　韋小寶道：“那老頭兒叫我回家問問我娘，我老子是漢人還是滿人，嘿嘿，這話倒也不錯。”

　　蘇荃勸道：“這種粗人的胡言，何必放在心上？咱們上船罷。”

　　韋小寶站著不動，心中一片混亂，低下頭來見到地下幾滴血跡，是舒化龍自壞左眼時流下來的，突然大叫：“老子不干了，老子不干了！”

　　七個夫人都嚇了一跳韋雙雙在母親懷中本已睡熟，給他這麼大聲呼叫，一驚而醒，哭了起來。

　　韋小寶大聲道：“皇帝逼我去打天地會，天地會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腳踏兩頭船，兩面不討好。一邊要砍我的腦筋，一邊要挖我眼珠子。一個人有幾顆腦筋，幾雙眼睛？你來砍，我來挖，老子自己還有得剩麼？不干了，老子說什麼也不干了！”

　　蘇荃見他自己神情失常，軟語勸道：“在朝里做官，整日價提心吊膽，沒什麼好玩。天地會的香主也沒什麼好當的。你決心不干，那是再好不過。”

　　韋小寶喜道：“你們也都要勸我不干了？”蘇荃、方怡、阿珂、曾柔、沐劍屏、雙兒六人一齊點頭，只有建宁公主道：“你還只做到公爵，怎麼就想不做官了？總得封了王，做了首輔大學士，出將入相，那才好告老啊。再說，你這時要辭官，皇帝哥哥也一定不准。”

　　韋小寶怒道：“我一不做官，就不受皇帝管。他不過是我大舅子，他媽的，誰再羅里羅嗦，我連這大舅子也不要了。”

　　不要皇帝做大舅子，就是不要公主做老婆，公主嚇得那敢再說。

　　韋小寶見七個夫人更無异言，登時興高采烈，說道：“宏化堂燒了我的座船，當真燒得好、燒得妙、燒得刮刮叫。咱們悄悄躲了起來，地方官申報朝廷，定是說我給匪人燒死了，我這大舅子從此就再也不會來找我。”蘇荃等一起鼓掌，只有公主默然不語。

　　當下八人商議定當。韋小寶、公主、雙兒三人改了裝束，前赴淮陰客店等候。蘇荃率領同方怡、阿珂、沐劍屏、曾柔四人，回去泗陽集余船中攜取金銀細軟、各項要物，然後散布謠言，說道韋公爺的官船黑夜中遇到股匪襲擊，船毀人亡。但那幾名船夫見到韋小寶沒死，大是後患，依蘇荃說，就此殺人滅口，棄尸河邊，那就更加像了幾分。沐劍屏心中不忍，堅持不可殺害無辜。

　　蘇荃道：“好，劍屏妹子良心好，老天爺保佑你多生幾個胖兒子。小寶，我提劍殺你，你逃到樹林之中，大聲呼叫，假裝給我殺了。”

　　韋小寶笑道：“你這潑婆娘，想謀殺親夫麼？”高聲大叫：“殺人哪，殺人哪！”拔足飛奔，兜了幾個圈子，逃向樹林。蘇荃提劍趕入林中。

　　只聽得韋小寶大叫：“救命，救命！救……”叫了這個‘救’字，倏然更無聲息。沐劍屏明知是假，但聽韋小寶叫得凄厲，不禁心中怦怦亂跳，低聲問道：“雙兒妹子，是……是假的，是不是？”

　　雙兒道：“別怕，自……自然是假的。”可是她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害怕。

　　只見蘇荃從林中提劍出來，叫道：“把眾船夫都殺了。”

　　眾船夫一直蹲在岸邊，見到天地會放火燒船、蘇荃行凶殺了韋公爺，早已在簌簌發抖，見到蘇荃提劍來殺，當即四散沒命價奔逃，頃刻間走得無影無蹤。

　　雙兒挂念韋小寶，飛步奔入林中，只見躺在地下，一動也不動。雙兒這一下嚇得魂不附體，心想怎麼真的將他殺死了，扑將過去，叫道：“相公，相公！”只見韋小寶身子僵直，心中更慌，忙伸手去扶。韋小寶突然張開雙臂，一把將她緊緊摟住，叫道：“大功告成，親個子鄔！”

　　夫妻八人依計而行，取了財物，改裝到了揚州，接了母親後，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隱姓埋名，在大理城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

　　韋小寶閒居無聊之際，想起雅克薩城鹿鼎山下尚有巨大寶藏未曾發掘，自覺富甲天下，心滿意足，只是念著康熙的交情，才不忍去斷他龍脈。

　　康熙熟知韋小寶的性格本事，料想他決不致輕易為匪人所害，何況又尋不見尸首，此後不斷派人明查暗訪，迄無結果。

　　後世史家記述康熙六次下江南，主旨在視察黃河河工。但為什麼他以前從來不到江南，韋小寶一失蹤，當年就下江南？巡視河工，何須直到杭州？何以每次均在揚州停留甚久？又何以每次均派大批御前侍衛前往揚州各處妓院、賭場、茶館、酒店查問韋小寶其人？查問不得要領，何以郁郁不樂？後人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為御前侍衛，曾為韋小寶的部屬，後被康熙派為蘇州織造，命其長駐江南繁華之地，就近尋訪韋小寶云。

　　那日韋小寶到了揚州，帶了夫人兒女，去麗春院見娘。母子相見，自是不胜之喜。韋春芳見七個媳婦個個如花似玉，心想：“小寶這小賊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錯，他來開院子，一定發大財。”

　　韋小寶將母親拉入房中，問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誰？”韋春芳瞪眼道：“我怎麼知道？”韋小寶皺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過什麼客人？”韋春芳道：“那時你娘我標致得很，每天有好幾個客人，我怎麼記得這許多？”

　　韋小寶道：“這些客人都是漢人罷？”韋春芳道：“漢人自然有，滿洲官也有，還有蒙古的武官呢。”

　　韋小寶道：“外國鬼子沒有罷？”韋春芳怒道：“你當你媽是爛婊子嗎？連外國鬼子也接？辣塊媽媽，羅剎鬼、紅毛鬼子到麗春院來，老娘用大掃帚拍了出去。”韋小寶這才放心，道：“那很好！”韋春芳抬起了頭，回憶往事，道：“那時候有個回子，常來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說，我家小寶的鼻子得好，有點兒像他。”韋小寶道：“漢滿蒙回都有，有沒有西藏人？”

　　韋春芳大是得意，道：“怎麼沒有？那個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經，一面念經，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著我。你一雙眼睛賊忒嘻嘻的，真像那個喇嘛！”

　　（鹿鼎記全書完）

## 附錄康熙朝的機密奏折

　　《鹿鼎記》的故事中說到，康熙在韋小寶的部屬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韋小寶的許多秘密行動。小說的故事有點夸張。清初政治相當清明，取消了明朝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衛等特務制度，皇帝并沒有私人特務。一直到清亡，始終沒有特務系統。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說家言，并非事實。但康熙對于臣子的動靜，地方上的民情，還是十分關心的，這是統治者所必須知道的情報。從康熙朝開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來的制度是朝廷有一個“通政使”機關，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題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經審閱後再行轉呈。康熙覺得這方式會導致壅塞，泄露機密，所以命令特別親信的臣子專折奏聞。專折不經通政司，直接呈給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寫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字樣。奏事者親自送到御書房，面交太監，等皇帝批復之後，又親自到御書房領回。

　　後來這奏折制度的范圍擴大。并不限親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員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規定科道等官（中級官員）每天一人以密折輪流奏事，事無大小，都可照實奏告，即使沒有什麼事可說，也須說明為什麼沒有事可說。這種方式擴大了皇帝的權力，同時使得各級官員不敢欺騙隱瞞。

　　從康熙朝的奏折中看來，奏折的內容主要是各地糧價、雨水、收成、民間輿論、官員的清貪。可見康熙最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員是否貪污。當然，各地的造反叛亂，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筆批示，大多數是寫“知道了”三字，有時也有詳細指示。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

　　王鴻緒的奏折

　　王鴻緒比康熙大九歲，江蘇華亭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工部尚書、戶部尚書等大官，是康熙十分親信的臣子。他呈給康熙的奏折上，只寫“密奏。臣王鴻緒謹奏”字樣，不寫官銜，所有公式套語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員的情況。

　　康熙派遣親信探聽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數極為有限，并一再叮囑不可讓人知道。他在給王鴻緒的親筆上諭中說：

　　“京中地可聞之事，卿密書奏折，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有瀉（泄）漏，甚有關系，小心，小心。”“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爾細細打聽，凡有這等事，親手蜜蜜（密密）寫來奏聞。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爾即不便矣。”（蘇州女子以美麗出名，大概有人乘著康熙南巡的機會，想選美進獻，或假借名義，欺騙蘇州女子的家屬。）“已（以）後若有事，奏帖照南巡報例。在宮中耳目眾，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聞見，照先密折奏聞。”

　　王鴻緒受到皇帝委托，保證絕對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說：

　　“臣一介豎儒，歷蒙聖恩簡擢，毫無尺寸報效，愧悚無地。茲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內廷，恭接御批并封內密諭，其時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開默誦，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數，乃仰荷逃鄺，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盡犬馬，力矢忠誠，以仰報聖恩于萬一。至蒙恩諭諄誨，慮臣稍露風聲，關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時刻凜遵，三緘其口，雖親如父子兄弟，亦決不相告，自當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後京中可聞之事，臣隨時于恭請聖安帖內繕寫小折，密達御覽。緣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復。謹奉。”（康熙批：是。）

　　王鴻緒所密奏的，大都是關于錢糧、馬政、鑄錢、鹽政等等財政經濟事務。他對財經事務特別感興趣，所以後來長期做工部尚書和戶部尚書。本來這些財經事務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較為妥善。

　　除財經弊端外，王鴻緒的密奏性質十分廣泛。

　　有幾個密折與“陳汝弼案”有關。這案子起因于陳汝弼納賄三千兩銀子，後來發展為大案，由“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門會審”。王鴻緒參與會審，將審案經過詳細密奏康熙，其中說到滿官漢官之間的爭辯：“……定陳汝弼‘情真立斬’，滿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與臣說：定罪未有口供，大人們應斟酌，且陳汝弼昨日所首字紙及書札是什麼東西。臣又云：不是隱藏得的。滿大人因令司官取來，念與眾大人聽……滿大人說，沒有關系，不必入在口供內。漢大人說：‘假裝身死’四字該去，昨日原是昏暈去了。因刪四字。屠粹忠說：藏匿案卷及犯贓，得無‘立斬’之條。議政大人說：改了罷。舒輅因改‘立絞’。科道說：仍照三法司監候絞罷。滿班大人未有應者。又陳汝弼令家人遞親筆口供，滿大人不收。李錄予說：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陳汝弼親筆口供，今日伊家人來遞，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內所定口供，寥寥數語，乃舒輅所做也……從來問官改供及捏供，擬罪處分，條例甚重……滿大人皆怕惹怨，有話不肯發出。議政大臣亦唯聽舒輅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語：“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體，朕已明白了。”奏帖的主要內容，是說“滿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況。

　　“漢大人”則力為開脫。這案子後來如何結案不明，相信康熙會有較寬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滿洲官員傳統上雖較有權勢，但康熙并未偏袒滿官。同時又可看到，當時處人死刑十分鄭重，不能由有權勢的大臣一言而決。

　　王鴻緒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無關緊要的小事，今日讀來，頗有興味：

　　有一個奏折是長篇奏告馬政的，最後一段卻說：“……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傳信與他，說皇上在外說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驚慌等語。此後臣所陳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個長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後一段說：“又宋犖幼子宋筠系舉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會試，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暈病，隔久方一發，惟今年武場中暈一次，及到揚州，復發一次，比以前緊些，然幸而暈醒，仍可辦事，今奏新恩，將來交印之後即可來京等語……”（康熙批：知道了。）宋犖本為江宁巡撫，新升吏部尚書，辦事能干，康熙關心他的健康。

　　有一個密折奏告一個官員有罪充軍，解差向他討賞，每人要銀子十兩，那官員不給，反加辱罵。一天晚上，那官員忽被人綁縛，所有銀兩盡被取去。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王鴻緒一樣的密折奏聞。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親信，任蘇州織造達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織雜鄴十余年，曹寅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三人，都不斷向康熙呈遞密折，奏報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極大部分是關于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當時沒有報紙，康熙主要從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實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區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報收成及米價。康熙批：“五月間聞得淮徐以南時癉舛候，夏澤愆期，民心慌慌，兩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寢食不安，但有南來者，必問詳細，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收之後，還寫奏帖奏來。”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這樣一個奏折：“恭請萬歲萬安。竊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風聞太倉盜案，一面遣人細訪，一面即繕折，并同無節竹子，差家人王可成繼捧進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揚，据稱：‘無節竹子同奏折俱已進了，折子不曾發出。臣煦聞言驚懼。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發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賜發。今稱不曾發出，臣心甚為驚疑。再四嚴刑拷訊，方云：‘折子藏在袋內，黑夜趕路，拴縛不緊，連袋遺失德州路上，無處尋覓。又因竹子緊要，不敢遲誤，小的到京，朦朧將竹子送收，混說沒有折子，這是實情。’等語。臣煦隨將王可成嚴行鎖拷，候旨發落。但臣用人不當，以致遺誤，驚恐惶懼，罪實無辭，求萬歲即賜處分。茲謹將原折再繕寫補奏，伏乞聖鑒。臣煦臨奏不胜戰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爾所奏，不過密折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并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還不在康熙的寬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態：皇帝認為派人暗訪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譽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辦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風，無論如何不能讓旁人知道。康熙批復密折，從來不假別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書寫，勉強用左手批復。但在政治黑暗的時代，統治者派遣探子私訪密奏，卻眾所公認是理所當然。這種對“特務工作”的價值觀念，是政治清明或腐敗的一種明顯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請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張云翼病故的訊息。向皇帝請安，是“恭祝萬歲爺萬福金安”，該當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須另折奏報，決不可混在一起，否則有咒詛皇帝死亡的含義。李煦這個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諱，十分胡塗。奏折中說：“恭請萬歲萬安。竊提督江南全省軍務臣張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癰，醫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時身故，年五十八歲，理合奏聞。蘇州六月晴雨冊進呈，伏乞聖鑒。”

　　康熙見了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興，但申斥的語氣中還是帶了幾分幽默。朱批：“請安折子，不該與此事一起混寫，甚屬不敬。爾之識幾個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見到御批，自然嚇得魂飛魄散，急忙上奏謝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織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揚州辦理刻印《佩文韻府》事宜，染上瘧疾，病勢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請他上奏，向康熙討藥。

　　康熙得奏之後，立即朱批：“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賺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泄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拿（即奎宁，原文用滿文）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康熙連寫四次“萬囑”，又差驛馬趕急將藥送去揚州，限九日趕到，可見對曹寅十分愛護關心。奎宁原是治瘧疾的對症藥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發症，終于不治逝世。康熙甚為悼惜，命李煦妥為照顧曹寅的遺屬。

　　李煦的奏折之中，有一大部分是關于實驗新種稻米的。康熙很重視稻米品質，經過多方試種，培育出一種优良品種，發交各地官紳試種。李煦詳細奏報試種的情況，某官種幾畝，畝產幾石幾斗；某商人種幾畝，每畝產幾石幾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竊奴才所種御稻一百畝，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畝約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謹礱新米一斗進呈。而所種原田，趕緊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種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蘇州鄉紳所種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細數，另開細數，恭呈御覽。”可見李煦還負有“種御稻實驗田”的任務。

　　康熙將“御稻”種子普遍發交各地官紳商人試種，每人試種的田畝多數是兩畝至三畝。李煦種到一百畝，是最大的實驗農場。所產的米當時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紅味香，煮粥最美。《紅樓夢》寫莊頭烏進孝進給賈府的，就是這種米。康熙在南巡之時，見到民舟中滿載豬毛、雞毛，問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後即下旨試驗，效果甚好。比之後世不經實驗而大搞衛星田，不注意品種肥料而只虛報瞞騙，康熙的種稻實踐是科學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折

　　康熙頗有幽默感，雖然在嚴肅的公文批語之中，往往也流露出來。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陝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這人的正式官銜是：“提督陝西甘肅等處地方總兵官右都督加一級降二級戴罪圖功。”奏折中說：“皇上著問：‘提督好，提督身上好麼？各官好麼？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時啟奏，今你到任來，為何不具本啟奏？今後可將地方上事宜不時啟奏于皇上知道。又皇上賜你鹿舌、鹿尾、干肉等捌樣，你可查收’等因。臣隨恭設香案，率同將弁各官，望闕謝恩，領受訖。除臣恭奉綸音，頒賜食品，見在另疏奏謝逃鄺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論，臣謹遵旨具復。伏念臣以庸愚，幸生聖世，遭遇堯舜之主，身經太平之年，毫無報稱，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語歌功頌德，關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報喜不報憂。此人大概是漢軍旗的武官，所用的師爺也不明規矩，在奏折上蓋了一顆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後折字寫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滿洲文，康熙的意思是，這種奏折是秘密奏報，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書寫，不會寫漢字則寫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後，又上奏折：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極，神武英文，雖聖躬日理萬機，猶無時不以民生為念。曩因河東歲歉，上勤聖懷，既沛賑恤之殊恩，復頒免賦之曠典，誠功高萬世，德邁百王，薄海內外，靡不共戴堯天也……再臣應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請奏，但臣雖稍識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書寫，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繕，臣既不諳其中深義，誠恐詞句失宜，并懇皇恩，容臣嗣後凡陳奏事宜，仍准以漢字具奏，庶民舛錯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漢文亦未必爾自能作也。”

　　他明知這員武將肚子里墨水有限，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寫的，于是小小的諷刺了他一下，以後也不盼望他能自寫奏折、密報地方訊息了。

　　李林盛這封奏折雖是師爺所寫，其實還是有不通順處。例如“但臣雖稍識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書寫，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實應當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一句話，變成了指摘滿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寬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變成了細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許會下旨斥責，罰他“再降一級，戴罪圖功”。

## 後記

　　《鹿鼎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開始在《明報》連載，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連載了兩年另十一個月。我撰寫連載的習慣向來是每天寫一續，次日刊出，所以這部小說也是連續寫了兩年另十一個月。如果沒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遠有特殊的意外），這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然而《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宁說是歷史小說。這部小說在報上刊載時，不斷有讀者寫信來問：“《鹿鼎記》是不是別人代寫的？”因為他們發覺，這與我過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實這當然完全是我自己寫的。很感謝讀者們對我的寵愛和縱容，當他們不喜歡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個段落時，就斷定：“這是別人代寫的。”將好評保留給我自己，將不滿推給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筆人”。

　　《鹿鼎記》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復自己的風格與形式，要盡可能的嘗試一些新的創造。

　　有些讀者不滿《鹿鼎記》，為了主角韋小寶的品德，與一般的價值觀念太過違反。武俠小說的讀者習慣于將自己代入書中的英雄，然而韋小寶是不能代入的。在這方面，剝奪了某些讀者的若干樂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說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說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創造人物；好人、壞人、有缺點的好人、有优點的壞人等等，都可以寫。在康熙時代的中國，有韋小寶那樣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寫一個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這樣的典型。哈姆萊特优柔寡斷，羅亭能說不能行，《紅字》中的牧師與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寫有那樣的人物，并不是鼓勵讀者模仿他們的行為。《水滸》的讀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樣，賭輸了就搶錢，也不要像宋江那樣，將不斷勒索的情婦一刀殺了。林黛玉顯然不是現代婦女讀者模仿的對象。韋小寶與之發生性關系的女性，并沒有賈寶玉那麼多，至少，韋小寶不像賈寶玉那樣搞同性戀，既有秦鐘，又有蔣玉函。魯迅寫阿Ｑ，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說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實的。小說反映社會，現實社會中并沒有絕對完美的人。小說并不是道德教科書。不過讀我小說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麼應當向這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提醒一句：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餘的各種行為，千萬不要照學。

　　我寫的武俠小說長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書名首字的十四個字作了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最後一個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劍》沒有包括在內。最早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于一九五五年，最後的《越女劍》作于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長短小說寫了十五年。修訂的工作開始于一九七○年三號，到一九八○年年中結束，一些是十年。當然，這中間還做了其他許多事，主要是辦《明報》和寫《明報》的社評。

　　遇到初會的讀者時，最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你最喜歡自己哪一部小說？”這個問題很難答復，所以常常不答。單就“自己喜歡”而論，我比較喜歡感情較強烈的幾部：《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飛狐外傳》、《笑傲江湖》。又常有人問：“你以為自己哪一部小說最好？”這是問技巧與價值。我相信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有所進步：長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後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過許多讀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歡他們的不同意。

　　　　　　　　　　　　　　　　　　　　　 一九八一•六•二二•

# 鴛鴦刀

　　四個勁裝結束的漢子并肩而立，攔在當路！

　　若是黑道上山寨的強人，不會只有四個，莫非在這黑沈沈的松林之中，暗中還埋伏下大批人手？如是剪徑的小賊，見了這麼聲勢浩大的鏢隊，遠避之唯恐不及，哪敢這般大模大樣的攔路擋道？難到竟是武林高手，沖著自己而來？

　　凝神打量四人︰最左一人短小精悍，下巴尖削，手中拿著一對峨眉鋼刺。第二個又高又肥，便如是一座鐵塔擺在地下，身前放著一塊大石碑，碑上寫的是「先考黃府君誠本之墓」，這自是一塊墓碑了，不知放在身前有何用意？黃誠本？沒聽說江湖上有這麼一位前輩高手啊！第三個中等身材，白淨臉皮，若不是一副牙齒向外突了一寸，一個鼻頭低陷了半寸，倒算是一位相貌英俊的人物，他手中拿的是一副流星錘。最右邊的是個病夫模樣的中年人，衣衫襤褸，咬著一根旱煙管，雙目似睜似閉，嘴里慢慢噴出煙霧，竟是沒將這一隊七十來人的鏢隊瞧在眼里。

　　那三人倒還罷了，這病夫定是個內功深湛的勁敵。頃刻之間，江湖上許多軼聞往事涌上了心頭︰一個白發婆婆空手殺死了五名鏢頭，劫走了一支大鏢；一個老乞丐大鬧太原府公堂，割去了知府的首級，倏然間不知去向；一個美貌大姑娘打倒了晉北大同府享名二十餘年的張大拳師……越是貌不驚人、漫不在乎的人物，越是功夫了得，江湖上有言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瞧著這個閉目抽煙的病夫，陝西西安府威信鏢局的總鏢頭、「鐵鞭鎮八方」周威信不由得深自躊躇起來，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摸了一摸背上的包袱。

　　他這枝鏢共有十萬兩銀子，那是西安府的大鹽商汪德榮托保的。十萬兩銀子的數目确是不小，但威信鏢局過去二十萬兩銀子的鏢也保過，四十萬兩的銀子也保過，金銀財物，那算不了什麼。自從一离開西安，他挂在心頭的只是暗藏在背上包袱的兩把刀，只是那天晚上在川陝總督府中所聽到的一番話。

　　跟他說話的竟是川陝總督劉於義劉大人。周威信在江湖上雖然赫赫有名，但生平見過的官府，最大的也不過是府台大人，這一次居然是總督大人親自接見，那自然要受寵若驚，自然要戰戰兢兢，坐立不安。

　　劉大人那幾句話，在心頭已不知翻來覆去的重溫了幾百遍︰「周鏢頭，這一對刀，叫做『鴛鴦刀』，當真是非同小可，你好好接下了。今上還在當貝勒的時候，便已密派親信，到處尋覓。接位之後，更下了密旨，命天下十八省督府著意查訪。好容易逮到了『鴛鴦刀』的主兒，可是這對寶刀卻給那兩個刁徒藏了起來，不論如何偵察，始終如同石沈大海一般，天幸是本督祖上積德，托了皇上洪福，終於給我得到了。嘿嘿，你們威信鏢局做事還算牢靠，現下派你護送這對鴛鴦寶刀進京，路上可不許漏半點風聲。你把寶刀平安送到北京，回頭自然重重有賞。」

　　「鴛鴦刀」的大名，他早便聽師父說過︰「鴛鴦刀一短一長，刀中藏著武林的大秘密，得之者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這五個字，正是每個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最大愿望。周威信當時聽了，心想這不過是說說罷了，世上那有什麼藏著「無敵於天下」大秘密的「鴛鴦刀」？哪知川陝總督劉大人竟是真的得到了「鴛鴦刀」，而且差他護送進京，呈獻皇上。這對刀用黃布密密包裹，封上了總督大人的火漆印信。他當然極想見識見識寶刀的模樣，倘若僥幸得知了刀中秘密，「鐵鞭鎮八方」變成了「鐵鞭蓋天下」自然更是妙不可言，但總督大人的封印誰敢拆破？周大鏢頭數來數去，自己總數也不過一個腦袋而已。

　　總督大人派了四名親信衛士，扮作鏢師，隨在他鏢隊之中，可以說是相助，也可以說是監視。在鏢隊起程的前一天，總督府又派了幾名戈什哈來，將他一家老小十二口，全都「請」到了駐防軍的營房里，說到周總鏢頭赴京之後，家中乏人照料，怕他放心不下，因此接了他家眷去安置。周威信久在江湖行走，其中的過節豈有不知？那不是怕周大鏢頭放心不下一家老小，而是劉大人放心不下這一對寶刀，因此將他高堂老母和妻妾兒女一起逮了去為質。這對「鴛鴦刀」倘若在這道中有甚失閃，自己的腦袋要和身子分家，那是不用客氣了，全家老小也都不必活了。他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風頭出過，釘板滾過，英雄充過，狗熊做過，砍過別人的腦袋，就差自己的腦袋沒給人砍下來過，算得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了，但從未像這一次走鏢那樣又驚又喜，心神不宁。如果寶刀平安抵京，劉大人曾親口許下重賞，自然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說不定皇上一喜歡，竟然賞下一官半職，從此光宗耀祖，飛黃騰達，周大鏢頭變成了周大老爺周大人。

　　從西安到北京路程說遠不遠，說近可也不近，一路上大小山寨少說也有三四十處。尋常黑道上的人物，他鐵鞭鎮八方也未必放在心上，八方鎮不了，鎮他媽的一方半方也還將就著對付，但「得了鴛鴦刀，無敵於天下」這兩句話，要引起多少武林高手眼紅？於是他明保鹽鏢，暗藏寶刀。縱然鏢銀有甚失閃，只要寶刀抵京，仍無大礙。一坐上官，周大老爺公堂上朝外一坐，招財進寶，十萬兩銀子還怕賠不起？再說，大老爺只有伸手要銀子，那有賠銀子的？

　　周威信左手一按腰間鐵鞭，瞪視身前的四個漢子，終於咳嗽一聲，抱拳說道︰「在下道經貴地，沒跟朋友們上門請安，甚是失禮，要請好朋友恕罪。」心中打定了主意︰「能夠不動手便最好，否則那癆病鬼可有些難斗！江湖有言道︰『小心天下去得，莽撞寸步難行』。」只聽得那病敷左手按胸，咳嗽起來。

　　那矮小的瘦子一擺峨眉刺，細聲細氣的道︰「磕頭請安倒是不用了。你保的是什麼寶貝，給我們留下吧！」周威信一驚，心道︰「鏢車啟程時，連我最親近的鏢師也只知保的是銀子，怎地這人卻知我保的是寶物？江湖有言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真須小心在意。」於是抱拳又道︰「請恕在下眼生，要請教四位好朋友的萬兒。」那瘦子道︰「你先說吧。」周威信道︰「在下姓周名威信，江湖上朋友們送了個外號，叫作『鐵鞭鎮八方』。」那病夫冷笑道︰「嘿，這外號倒也罷了，只是這『鎮』字得改一改，改一個『拜』字。」那瘦子一愣，道︰「改成『拜』字？嗯，姓周的，我大哥給你改了個匪號，叫作『鐵鞭拜八方』！我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說罷四個漢子一齊捧腹大笑。

　　周威信心想︰「江湖上有言道︰『忍得一時之氣，可免百日之災。』」當下強忍怒氣，說道︰「取笑了！四位是哪一路的好漢？在哪一座寶山開山立柜？掌舵的大當家是哪一位？」那瘦子指著那病夫道︰「好，說給你聽也不妨，只是小心別嚇壞了。咱大哥是煙霞神龍逍遙子，二哥是雙掌開碑常長風，三哥是流星趕月花劍影，區區在下是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獨腳水上飛、雙刺蓋七省蓋一鳴！」

　　周威信越聽越奇，心道︰「這人的外號怎地棉里棉唆一大串！」只聽那瘦子又道︰「咱四兄弟義結金蘭，行俠仗義，專門鋤強扶弱，劫富濟貧，江湖上人稱『太岳四俠』那便是了！」周威信心想︰「聽這四人外號，想來這瘦子輕功了得，那壯漢掌力沈雄，這白臉漢子流星錘有獨到的造詣，那『煙霞神龍逍遙子』七字，更是武林前輩、世外高人的身份。『太岳四俠』的名頭倒沒聽見過，但既稱得上一個『俠』字，定然非同小可。江湖上有言道︰『宁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於是抱拳說道︰「久仰久仰！敝鏢局跟四俠素來沒有過節，便請讓道，日後專誠拜謁。」

　　蓋一鳴雙刺一擊，叮叮作響，說道︰「要讓道那也不難，我們也不要你的鏢銀，只須借一兩件寶物用用，那也行了。」周威信道︰「什麼寶物？」蓋一鳴道︰「嘿嘿，你來問我，這可奇了。你自己不知道，我怎知道？」

　　周威信聽到這里，知道今日之事決計不能善罷，這「太岳四俠」自是沖著自己背上這對「鴛鴦刀」而來，心想︰「江湖上有言道︰『容情不動手，動手不容情。』這四人一出手必是厲害殺著。」當下緩緩抽出雙鞭，道︰「既是如此，在下便領教太岳四俠的高招，哪一位先上？」他回頭一招手，五名鏢師和總督府的四名衛士一齊走近。周威信低聲道︰「對付這些綠林盜賊，不用講什麼江湖規矩，大夥兒來個一擁而上。江湖上有言道︰『只要人手多，牌樓抬過河。』」自己心中卻另有主意︰「讓他們和四俠接戰，我卻是奪路而行，護送鴛鴦刀赴京才是上策。江湖上有言道︰『相打一蓬風，有事各西東。』」

　　只聽蓋一鳴道︰「大鏢頭，我是雙刺蓋七省，斗斗你的鐵鞭拜八方。咱哥兒兩打一個七上八落，七葷八素！」說著身形一幌，搶了上來。周威信竟不下馬，舉起鐵鞭一格，使一招「桃園奪槊」，將他峨眉刺格在外檔，雙腿一挾，騎馬竄了出去。蓋一鳴叫道︰「好家伙，大鏢頭要扯乎！」周威信轉頭叫道︰「我到林外瞧瞧，是否尚有埋伏！」說著縱馬向外奔出。花劍影流星錘飛出，逕打他後心。周威信左鞭後揮，使一招「夜闖三寨」，當的一聲響，將流星錘蕩了回去。

　　他和花蓋兩人兵刃一交，只覺二人的招數并不如何精妙，內力也是平平，一轉頭，但見那逍遙子仍是靠在樹上，手持旱煙管，瞧著眾鏢師將太岳三俠為在垓心，竟是絲毫不動聲色。周威信心中一驚︰「待等那人一出手，我稍遲片刻，便要無法脫身了。江湖上有言道︰『晴天不肯走，等到雨淋頭。』」回手將鐵鞭鞭梢在馬臀上一戳，坐騎發足狂奔，一瞥眼間，猛見逍遙子手一揚，較道︰「看鏢！」身側風聲響動，黑黝黝一件暗器打到。周威信舉鞭一擋，拍的一響，那暗器竟黏在鋼鞭之上，并不飛開。他心中更驚︰「這逍遙子果然是高手，連所使的暗器也大不相同。江湖上有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時坐騎絲毫不停，奔出了林子。周威信見身後無人追來，定一定神，瞧鋼鞭上所黏的暗器時，原來是一苹沾滿了污泥的破鞋，爛泥濕膩，是以黏在鞭上竟不脫落。

　　他更加吃驚，心想︰「武林高手飛花摘業也能傷人，他這雙破鞋飛來，沒傷我性命，算得是手下留情。」一時拿不定主意，該當縱馬飛馳，還是靜以待變。忽聽得林中有人殺豬似的大叫一聲，接著一片寂靜，兵刃相交之聲盡皆止歇。周威信驚疑不定︰「難道在這頃刻之間，眾鏢師和四名衛士一起遭到了太岳四俠的毒手？」

　　忽聽得一人大聲叫道︰「總鏢頭──總鏢頭──」聽口音正是張鏢師。周威信摸一摸背上包著鴛鴦刀的包袱，卻不答應。心道︰「江湖上有言道︰『若要精，聽一聽；站得遠，望得清。』」過了片刻，又有人叫道︰「總鏢頭──快回來！賊子跑了，給我們趕跑啦。」

　　周威信一怔，心道︰「那有那麼容易之事。」一拉馬韁，圈過馬頭，只見林中奔出名趟子手來，歡天喜地的叫道︰「總鏢頭，點子走啦，膿包的緊，全不濟事。」周威信喜交集，道︰「當真？」趟子手道︰「大夥兒一擁而上，奮勇迎敵。那癆病鬼給張鏢師刀，砍得肩頭帶花，四個人便都跑了。」周威信眼見事情不假，心中大喜，縱馬回入林，說道︰「林外有十來個點子埋伏，給我一陣趕殺，通統逃了！」說著這謊話時，不自臉上微微一紅，心道︰「江湖上有言道︰『做賊的心虛，放屁的臉紅。』我可得定下神，別讓人瞧出了破綻。」

　　張鏢師揚著單刀，得意洋洋的道︰「什麼太岳四俠，原來是胡吹大氣！」眾鏢子和衛士縱聲大笑。周威信瞧著豎立在地上的那塊墓碑，兀自不明所以。忽聽得林子後面傳來「唉喲，哎喲」的呻吟之聲。周威信道︰「是受傷的點子！」眾人一陣風般奔了過去。聽那呻吟聲是從一片荊棘叢中發出，數十人四下散開，登時將棘叢團團圍住。周威信喝道︰「小毛賊，快出來吧！」棘叢中呻吟聲卻更加響了。周威信手一揚，拍的一聲，一枝甩手箭打了進去。里面那人「啊」的一聲慘叫，顯已中箭。

　　兩名趟子手齊聲歡呼︰「打中了！總鏢頭好箭法！」提刀搶進，將那人揪了出來。眾人一見，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原來那人卻是押解鏢銀的大胖子汪鹽商，衣服已給棘刺撕得稀爛。江湖上有言道︰「十個胖子九個富，只怕胖子沒屁股。」這個大胖子汪鹽商屁股倒是有的，就是屁股上赫然插了一支甩手箭！

　　太岳四俠躲在密林之中，眼見威信鏢局一行人走得遠了，這才出來。花劍影撕下一塊衣襟，給逍遙子裹扎肩頭的刀傷。常長風道︰「大哥，不礙事嗎？」逍遙子道︰「沒事，沒事！咱們好漢敵不過人多，算不了什麼。」花劍影道︰「我早說敵人聲勢浩大，很不好斗，二哥偏要出馬，累得大哥受了傷。」蓋一鳴道︰「這批渾人糊涂得緊，聽得咱們太岳四俠響當當的英名居然不退，那有什麼法子？」逍遙子道︰「這也怪不得二弟，要劫寶貝嘛，總得找鏢局子下手。」常長風道︰「現下怎生是好？咱們兩手空空，總不能去見人啊。」

　　蓋一鳴道︰「依我說……」話猶未了，忽得聽林外腳步聲響，有人自南而北，急奔而來。蓋一鳴探頭一望，下垂的眉毛向上一揚，說道︰「來的共是兩人！這一次咱們兩個服侍一個，管教這兩苹肥羊走不了！」常長風道︰「對！好歹也要弄他幾十兩銀子！」捧起了墓碑，抱在手里。原來他外號叫作「雙長開碑」，便以墓碑作兵器，仗著力大，端起大石碑當頭砸將過去，敵人往往給他嚇跑了。至於墓碑是誰的，倒也不拘一格，順手牽碑，瞧是那個死人晦氣，死後不積德，撞上他老人家罷了。當下四人一打手勢，分別躲在大樹之後。

　　那兩人一前一後，奔進林子。前面那人是個二十七八歲的漢子，手執單刀，大聲喝罵︰「賊婆娘，這麼橫，當真要殺人麼？」太岳四俠一怔，瞧後面追來那人卻是個少婦。那女子背上負著個嬰兒，手執彈弓，吧吧吧吧，一陣聲響，連珠彈猛向那壯漢打去。那壯漢揮單刀左檔右格，卻不敢回身砍殺。逍遙子見一男一女互斗，喝道︰「來者是誰？為何動手？」蓋一鳴一聲口忽哨，四人齊從大樹後奔出，喝道︰「快快住手。」那壯漢向前直沖，回頭罵道︰「賊婆娘，你這般狠毒，我可要手下無情了！」那少婦罵道︰「狗賊！今日不打死你，我任飛燕誓不為人。」

　　便在此時，太岳四俠已攔在那壯漢身前。少婦任飛燕叫道︰「林玉龍，你還不給我站住？」林玉龍對阻在身前的常長風喝道︰「閃開！」頭一低，讓開身後射來的一枚彈丸，只聽得「哎喲」一聲，彈丸恰好打中了常長風鼻子。常長風大怒，罵道︰「臭婆娘！你打中我啦！」任飛燕道︰「打了你又怎樣？」吧吧兩響，兩枚彈丸對准了他射出。常長風高舉墓碑，擋了個空，兩枚彈丸一中胸口，一中手臂，不由得手臂一酸，墓碑砰的一響掉在地下，「哎喲」一聲，跳將起來，原來墓碑顯靈，砸中了他腳趾。

　　蓋一鳴和花劍影見二哥吃虧，齊向任飛燕扑去。任飛燕拉開彈弓，一陣連珠彈打出。蓋一鳴眉心中了一彈，花劍影卻被打落了一顆門牙。蓋一鳴大叫︰「風緊！風緊！」

　　任飛燕被四人這麼一阻，眼見林玉龍已頭也不回的奔出林子，心中大怒，急步搶出，回首吧的一響，一彈打出，將逍遙子手中的煙管打落在地。這一彈手勁既強，准頭更是奇佳，乃是彈弓術中出名的「回馬彈」。任飛燕微微一笑，轉頭罵道︰「林玉龍你這臭賊，還不給我站住。」只聽得林玉龍遙遙叫道︰「有種的便跟你大爺真刀真槍戰三百回合，用彈弓趕人，算什麼本事？」

　　耳聽得兩人越罵越遠，向北追逐而去。花劍影道︰「大哥，這林玉龍和任飛燕是什麼人物？」逍遙子沉吟道︰「林玉龍是使單刀的好手，那婦人任飛燕定是用彈弓的名家。」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花劍影道︰「這少婦相貌不差，想是那姓林的瞧上了她，意圖非禮。」逍遙子道︰「正是，想咱們太岳四俠行俠仗義，最愛打抱不平，日後撞上了林玉龍這淫棍，定要好好叫他吃點苦頭。」常長風道︰「說不定那林任二人有殺父之仇，也不知誰是誰非。他媽的，腳上這一下子好痛。」說著伸手撫腳。逍遙子正色道︰「那姓林的滿臉橫肉，一見便知不是善類。那姓任的女子雖然出手魯莽，但瞧她武功，确是名門正宗。」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

　　常長風還待辯駁，忽聽得林外一人長聲吟道︰「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卻頭上巾……」隨著吟聲，一個少年書生手中輕搖摺扇，緩步入林，後面跟著一位書僮，挑著一擔行李。

　　花劍影手指間拈著一枚掉下的門牙，心中正沒好氣，見那書生自得其樂的漫步而至，口中還在吟哦，只聽得他說什麼黃金、白銀，當下向蓋一鳴使個眼色，一躍而前，喝道︰「兀那書生，你在這里嘰哩咕嚕的棉唆什麼？吵的大爺們頭昏腦脹，快快賠來。」

　　那書生見了四人情狀，吃了一驚，問道︰「請問仁兄，要賠什麼？」蓋一鳴道︰「賠我們四個的頭昏腦脹啊。每個人一百兩銀子，一共是四百兩！」那書生舌頭一伸，道︰「這麼貴？便是當今皇上頭疼，也用不著這許多銀子醫治。」蓋一鳴道︰「皇帝老兒算什麼東西？你拿我們比作皇帝，當真大膽，這一次不成了，四百兩得翻上一翻，共是八百兩。」那書生道︰「仁兄比皇帝還要尊貴，當真令人好生佩服。請問仁兄尊姓大名，是什麼來頭。」蓋一鳴道︰「嘿嘿，在下姓蓋名一鳴，江湖上人稱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獨腳水上飛、雙刺蓋七省。太岳四俠中排名第四。」那書生拱手道︰「久仰，久仰。」向花劍影道︰「這一位仁兄呢？」

　　花劍影眉頭一皺，道︰「誰有空和你這酸丁稱兄道弟？」一把推開那書僮，提起他所挑的籃子一掂，入手只覺重甸甸的，心頭一喜，打開籃子一看，不由得到抽一口涼氣，原來滿籃子都是舊書。常長風喝道︰「呸！都是廢物。」那書生忙道︰「仁兄此言差矣！聖賢之書，如何能說是廢物？有道是書中自有黃金屋。」常長風道︰「書中有黃金？這些破書一文錢一斤，有沒人要。」這時蓋一鳴以打開扁擔頭另一端的行李，除了布被布衣之外，竟無絲毫值錢之物。太岳四俠都是好生失望。

　　那書生道︰「在下游學尋母，得見四位仁兄，幸如何之？四位號稱太岳四俠，想必是扶危濟困，行俠仗義，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了。」逍遙子道︰「你這幾句話倒還說得不錯。」那書生到︰「今日得見英俠，當真是三生有幸。在下眼前恰好有一件為難之事，要請四位大俠拔刀相助，賜予援手。」逍遙子道︰「這個容易！我們作俠客的，倘若見到旁人有難而不伸手，那可空負俠客之名。」那書生連連作揖道謝。蓋一鳴道︰「到底是誰欺侮了你？」那書生道︰「這件事說來慚愧，只怕四位兄台見笑。」花劍影恍然大悟，道︰「啊，原來是你妹子生得美貌，給惡霸強搶去了。」那書生搖頭道︰「不是，我沒有妹子。」蓋一鳴鼓掌道︰「嗯，定是什麼土豪還是贓官強占了你的老婆。」那書生搖頭道︰「也不是。我還沒娶親，何來妻室？」常長風焦躁起來，大聲道︰「到底是什麼事？快給我爽爽快快的說了吧。」那書生道︰「說便說了，四位大俠可別見怪。」

　　太岳四俠雖然自稱「四俠」，但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從來沒讓人這麼大俠前、大俠後的恭敬稱呼，這時聽那書生言語之中對自己如此尊重，各人都是胸脯一挺，齊道︰「快說快說，有什麼為難之事，太岳四俠定當為你擔代。」那書生團團一揖，說道︰「在下江湖漂泊，道經貴地，阮囊羞澀，床頭金盡，只有懇求太岳四俠相助幾十兩紋銀。四俠義薄云天，在下這里先謝過了。」

　　四俠一聽，不由得一齊皺起眉頭，說不出話來。他們本要打劫這個書生，那知被他一番言語，反給擠的下不了台。雙長開碑常長風伸手一拍胸口，大聲道︰「大丈夫為朋友兩脅插刀，尚且不辭，何況區區幾十兩紋銀？大哥、三弟、四弟，拿錢出來啊。我這里有──」伸手到懷里一掏，單掌不開，原來衣囊中空空如也，連一文銅錢也沒有。

　　幸好花劍影和蓋一鳴身邊都還有幾兩碎銀子，兩人掏了出來，交給書生。那書生打躬作揖，連連稱謝，說道︰「助銀之恩，在下終身不忘，他日山水相逢，自當報德。」說著攜了書僮，揚長出林。

　　他走出林子，哈哈大笑，對那書僮道︰「這幾兩銀子，都賞了你吧！」那書僮整理給人翻亂的行李，揭開一本舊書，太陽下金光耀眼，書頁之間，竟是夾著無數一片片薄薄的金葉子，笑道︰「相公跟他們說書中自有黃金，他們偏偏不信。」

　　太岳四俠雖然偷雞不著蝕把米，但覺得做了一件豪俠義舉，心頭倒是說不出的舒暢。蓋一鳴道︰「這書生漫游四方，定能傳揚咱們太岳四俠的名頭……」話猶未了，呼聽得鑾鈴聲響，蹄聲得得，一乘馬自南而來。逍遙子道︰「各位兄弟，聽這馬兒奔跑甚速，倒是一匹駿馬。不管怎麼，將馬兒扣下來再說，便是沒什麼其他寶物，這匹馬也可當作禮物了。」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忙解下腰帶，說道︰「快解腰帶，做個絆馬索。」當下將四根腰帶接了起來，正要在兩棵大樹之間拉開，那匹馬已奔進林來。

　　馬上乘客見四人蹲在地上拉扯繩索，一怔勒馬，問道︰「你們在干什麼？」蓋一鳴道︰「安絆馬索兒……」話一出口，知道不妥，回首一瞧，只見馬上乘客是位美貌少女，這一瞧之下，先放下了一大半心。那少女問道︰「安絆馬索干嘛？」蓋一鳴站直身子，拍了拍身上的塵土，說道︰「絆你的馬兒啊！好，你既已知道，這絆馬索也不用了。你乖乖下馬，將馬兒留下，你好好去吧。咱們太岳四俠絕不能欺侮單身女子，自壞名頭。」那少女嫣然一笑，說道︰「你們要留下我馬兒，還不是欺侮我嗎？」蓋一鳴結結巴巴的道︰「這個嘛…自有道理。」逍遙子道︰「我們不欺侮你，只欺侮你的坐騎。一頭畜生，算得什麼？」他見這馬身軀高大，毛光如油，極是神駿，兼之金勒銀鈴，單是這副鞍具，所值便已不菲，不由得越看越愛。

　　蓋一鳴道︰「不錯，我們太岳四俠，是江湖上鐵錚錚的好漢，絕不能為難婦孺之輩。你只需留下坐騎，我們不碰你一根毫毛。想我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那少女伸手掩住雙耳，忙道︰「別說，別說。你們不知道我是誰，我也不知道你們是誰，是不是？」蓋一鳴奇道︰「是啊！不知道那便如何？」那少女微笑道︰「咱們既然互不相識，若有得罪，爹爹便不能怪我。哼，好大膽的毛賊，四個兒一齊上吧！」

　　四人眼前一幌，只見那少女手中已多了一對雙刀，這一下兵刃出手，其勢如風，縱馬向前一沖，俯身右手一刀割斷了絆馬索，左手一刀便往蓋一鳴頭頂砍落。蓋一鳴叫道︰「好男不與女斗！何必動手……」眼見白光閃動，長刀已砍向面門，急忙舉起鋼刺一檔。錚的一響，兵刃相交，但覺那少女的刀上有股極大黏力，一推一送，手中兵刃拿捏不住，登時脫手飛出，直射上數丈之高，釘入了一棵大樹的樹枝。

　　花劍影和常長風雙雙自旁搶上，那少女騎在馬上，居高臨下，左右雙刀連砍，花長兩人堪堪招架不住。那少女見了常長風手中的石碑，甚是奇怪，問道︰「喂，大個子，你拿著的是什麼玩意兒？」常長風道︰「這是常二俠的奇門兵刃，不在武林十八般武器之內，招數奇妙，啊呦……哎呦！」卻原來那少女反轉長刀，以刀背在他手腕上一敲。常長風吃痛，奇門兵刃脫手，無巧不巧，又砸上先前砸得腫起了的腳趾。

　　逍遙子見勢頭不妙，提起旱煙管上前夾攻，他這煙管是精鐵所鑄，使的是判官筆招數，居然出手打穴點穴，只是所認穴道不大准确，未免失之尺寸，謬以萬里。那少女瞧得暗暗好笑，賣個破綻，讓他煙管點中自己左腿，只感微微生疼，喝道︰「癆病鬼，你點的是什麼穴？」逍遙子道︰「這是『中瀆穴』，點之腿膝麻痹，四肢軟癱，還不給我束手待縛？」那少女笑道；「中瀆穴不在這里，偏左了兩寸。」逍遙子一怔，道︰「偏左了，不會吧？」伸出煙管，又待來點。那少女一刀砍下，將他煙管打落，隨即雙刀交於右手，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領，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點，那馬一聲長嘶，直竄出林。逍遙子給他拿住了後頸，全身麻痹，四肢軟癱，只有束手待縛。太岳四俠剩下的三俠大呼︰「風緊，風緊！」沒命價撒腿追來。

　　那馬瞬息間奔出里許。逍遙子給她提著，雙足在地下拖動，擦得鮮血淋漓，說道︰「你抓住我的風池穴，那是足少陽和陽維脈之會，我自然是無法動彈，那也不足為奇，非戰之罪，雖敗猶榮。」那少女格格一笑，勒馬止步，將他擲在地下，說道︰「你自身的穴道倒說得對！」突然冷笑一聲，伸刀架在他頸中，喝道︰「你對姑娘無禮，不能不殺！」逍遙子歎了口氣道︰「好吧！不過你最好從我天柱穴中下刀，一刀氣絕，免得多受痛苦！」那少女忍不住好笑，心想這癆病鬼臨死還在研究穴道，我再嚇他一嚇，瞧是如何，於是將刀刃抵在他頭頸「天柱」和「風池」兩穴之間，說道︰「便是這里了。」逍遙子大叫︰「不，不，姑娘錯了，還要上去一寸二分……」

　　只聽得來路上三人氣急敗壞的趕來，叫道︰「姑娘連我們三個一起殺了……」正是常長風等三俠。那少女道︰「干什麼自己來送死？」蓋一鳴道︰「我太岳四俠義結金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姑娘殺我大哥，我兄弟三人不愿獨生，便請姑娘一齊殺了。有誰皺一皺眉頭，不算是好漢！」說著走到逍遙子身旁，直挺挺的一站，竟是引頸待戮。

　　那少女舉刀半空，作勢砍落，蓋一鳴裂嘴一笑，毫不閃避。那少女道︰「好！你們四人武藝平常，義氣卻重，算得是好漢子，我饒了你們吧。」說著收刀入鞘。四人喜出望外，大是感激。蓋一鳴道︰「請問姑娘尊姓大名，我們太岳四俠定當牢牢記在心中，日後以報不殺之恩。」那少女聽他仍是口口聲聲自稱「太岳四俠」，絲毫不以為愧，忍不住又是格的一笑，說道︰「我的姓名你們不用問了。我倒是要問你們，干嘛要搶我的坐騎？」

　　蓋一鳴道︰「今年三月初十，是晉陽大俠蕭半和的五十誕辰……」那少女聽到蕭半和的名字，微微一怔，道︰「你們識得蕭老英雄嗎？」蓋一鳴道︰「我們不識蕭老英雄，只是素來仰慕他老人家的英名，算得上是神交已久，要乘他五十誕辰前去拜壽。說來慚愧，我們四兄弟少了一份賀禮，上不得門，因此……便……所……這個……」那少女笑道︰「原來你們要搶我的坐騎去送禮。嗯，這個容易。」說著從頭上拔下一枚金釵，說道︰「這苹金釵給了你們，釵上這顆明珠很值錢，你們拿去做為賀禮，蕭老英雄一定喜歡。」說著一提馬韁，那駿馬四蹄翻飛，遠遠去了。

　　蓋一鳴持釵在手，但見釵上一顆明珠又大又圓，寶光瑩然，四俠雖然不大識貨，卻也知是一件希世之珍。四俠呆呆望著這顆明珠，都是歡喜不盡。逍遙子道︰「這位姑娘慷慨豪爽，倒是我輩中人。」蓋一鳴道︰「大哥料事如神，言之有理。」

　　那少女坐在甘亭鎮汾安客店的一間小客房里，桌上放著一把小小酒壺，壺里裝著是天下馳名的汾酒。這甘亭鎮在晉南臨汾縣與洪洞縣之間，正是汾酒的產地。可是她只喝了一口，嘴里便辣辣的又麻又痛，這酒實在并不好喝。為什麼爹爹卻這麼喜歡？爹爹常說︰「女孩子不許喝酒。」在家中得聽爹爹的話，這次一個人偷偷出來，這汾酒非得好好喝上一壺不可。但要喝上這一壺，可還真不容易。她又喝了一大口，自覺臉上有些發熱，伸手一摸，竟是有些燙手。

　　隔壁房里的鏢客們卻是你一杯、我一杯的不停乾杯，難道他們不怕辣嗎？一個粗大的嗓子叫了起來︰「夥計，再來三斤！」那少女聽著搖了搖頭。另一個聲音說道︰「張兄弟，這道上還是把細些的好，少喝幾杯！江湖上有言道︰『手穩口也穩，到處好藏身。』待到了北京，咱們再痛痛快快的大醉一場。」先前那人笑道︰「總鏢頭，我瞧你也是穩得太過了。那四個點子胡吹一輪什麼太岳四俠，就把你嚇得……嘿，嘿……夥計，快打酒來。」

　　那少女聽到「太岳四俠」的名頭，忍不住便要笑出聲來，想來這批鏢師也跟太岳四俠交過手啦。只聽那總鏢頭說道︰「我怕什麼了？你那知道我身上挑的千斤重擔啊。這十萬兩鹽鏢，也沒放在我姓周的心上。哼，這時也不便跟你細說，到了北京，你自會知道。」那張鏢師笑道︰「不錯，不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嘿嘿，鴛鴦刀啊鴛鴦刀！」

　　那少女一聽到「鴛鴦刀」三字，心中砰的一跳，將耳朵湊到牆壁上去，想聽得仔細些，但隔房剎時之間聲息全無。那少女心中一動，從房門中溜了出去，悄步走到眾鏢師的窗下一站。只聽得周總鏢師說道︰「你怎知道？是誰漏了風聲？張兄弟，這件事可不是鬧著玩的。」他壓低了嗓門，但語調卻極是鄭重。那張鏢師輕描淡寫的說道︰「這里的兄弟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單就你自己，才當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大秘密。」周總鏢頭聲音發顫，忙問︰「是誰說的？」張鏢師道︰「哈哈，還能有誰？是你自己。」周總鏢頭更急了，道︰「我幾時說過了？張兄弟，今日你不說個明明白白，咱哥兒們可不能算完。我姓周的平日待你不薄啊……」只聽另一人道︰「總鏢頭，你別急。張大哥的話沒錯，是你自己說的。」周總鏢頭道︰「我？我？我怎麼會？」那人道︰「咱們鏢車一离西安，每天晚上你睡著了，便盡說夢話，翻來覆去總是說︰『鴛鴦刀，鴛鴦刀！這一次送去北京，可不能出半點岔子，得了鴛鴦刀，無敵於天下……』」

　　周威信又驚又愧，那里還說得出話來？怎想得到自己牢牢守住的大秘密，只因為白天里盡是想著，腦中除了「鴛鴦刀」沒再轉其他念頭，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睡夢中竟會說了出來。他向眾鏢師團團一揖，低聲道︰「各位千位不可再提『鴛鴦刀』三字。我今晚起，我用布包著嘴巴睡覺。」

　　那少女在窗外聽了這幾句話，心中大樂，暗想︰「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一對鴛鴦刀，竟然在這鏢師身上。我盜了回去，瞧爹爹怎麼說？」

　　原來這少女姓蕭名中慧，她爹爹便是晉陽大俠蕭半和。

　　蕭半和威名遠震，與江湖上各路好漢廣通聲氣。上月間得到訊息，武林中失落有年的鴛鴦刀重現江湖，竟為川陝總督劉於義所得。這對刀和蕭半和大有淵源，他非奪到手中不可，心下計議，料想劉於義定會將寶刀送往京師，呈獻皇帝，與其到西安府重兵駐守之地搶奪，不如攔路搶劫。豈知那劉於義狡猾多智，一得到寶刀，便大布疑陣，假差官、假貢隊，派了一次又一次，使得覬覦這對寶刀的江湖豪士接連上當，反而折了不少人手。蕭半和想起自己五十生辰將屆，於是撒下英雄帖，廣邀秦晉冀魯四路好漢來喝一杯壽酒，但有些英雄帖中卻另有附言，囑托各人竭盡全力，務須將這對寶刀劫奪下來。當然，若不是他熟知其人的血性朋友，請帖中自無附言，否則風聲漏，打草驚蛇，別說寶刀搶不到，只怕還累了好朋友們的命。

　　蕭中慧一聽父親說起這對寶刀，當即躍躍欲試。蕭中和派出徒兒四處撒英雄帖，她便也要去，蕭半和派人在陝西道上埋伏，她更加要去。但蕭半和總是搖頭說道︰「不成！」她求得急了，蕭半和便道︰「你問奶大媽去，問奶媽媽去。」蕭半和有兩位夫人，大夫人姓袁，二夫人姓楊。中慧是楊夫人所生，可是袁夫人對她十分疼愛，和自己親生的女兒一般無异。楊夫人說不能去，中慧還可撒嬌，還可整天說非去不可，但袁夫人一說不能去，中慧便不敢辯駁。這位袁夫人對她很是慈和，但神色間自然有一股威嚴，她從小便不敢對大媽的話有半點違拗。

　　然而搶奪寶刀啊，又凶險，又奇妙，這是多麼有趣的事。蕭中慧一想到，無論如何按捺不住，終於在一天半夜里，留了個字條給爹爹、大媽和媽媽，偷偷牽了一匹馬，便离了晉陽。她遇到了要去給爹爹拜壽的太岳四俠，覺得天下的英雄好漢，武功也不過如此；她聽到了鏢師們的對話，覺得要劫奪鴛鴦刀，也不是什麼難事。

　　她轉過身來，要待回到房中，再慢慢盤算如何向鏢隊動手，只跨出兩步，突然之間，隔著天井的對面房中傳出當的一聲響，這是她從小就聽慣了的兵刃撞擊聲。她心中一驚︰「啊喲，不好！人家瞧見我啦！」卻聽得一人罵道︰「當真動手麼？」一個女子聲音叫道︰「那還跟你客氣？」但聽得乒乒乓乓之聲不絕，打得甚是激烈，還夾雜一個嬰兒的大聲哭叫。對面房中窗格上顯出兩個黑影，一男一女，每人各執一柄單刀，縱橫揮霍，拼命砍殺。

　　這麼一打，客店中登時大亂。只聽得周總鏢頭喝道︰「大夥兒別出去，各人戒備，守住鏢車，小心歹人的調虎离山之計。」蕭中慧一聽，心想︰「這麼不要性命拼斗，那里是調虎离山的假打？只可惜他不出來瞧瞧，否則倒真是盜刀的良機。」再瞧那兩個黑影時，女的顯已力乏，不住倒退，那男的卻步步進逼，毫不放松。她俠義之心登起，心想︰「這惡賊好生無禮，夤夜搶入女子房中，橫施強暴，這抱不平豈可不打？」帶要沖進去助那女子，但轉念一想︰「不好！我一出手，不免露了行藏，若是教那些鏢師瞧見了，再下手盜刀便不容易。」當下強忍怒氣，只聽得兵刃相擊之聲漸緩，男女兩人破口大罵起來，說得是魯南土語，蕭中慧倒有一大半沒能聽懂。

　　她聽了一會，煩躁起來，正要回房，忽聽得呀的一聲，東邊一間客房的板門推開，出來一位少年書生。只聽他朗聲說道︰「兩位何事爭吵？有話好好分辨道理，何以動刀動槍？」他一面說，一面走到男女兩人的窗下，似要勸解。蕭中慧心道︰「那惡徒如此凶蠻，誰來跟你講理？」只聽得那房中兵刃相交之聲又起，小兒啼哭之聲越來越響，驀地里一粒彈丸從窗格中飛出，拍的一聲，正好將那書生的帽子打落在地。那書生叫道︰「啊喲，不好！」接著喃喃自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這還是明哲保身要緊。」說著便慢慢退回房中。

　　蕭中慧既覺好笑，又替那女子著急，心想那惡賊心無忌憚，這女子非吃大虧不可。但這時那房中斗毆之聲已息，客店中登時靜了下來。蕭中慧心下琢磨︰「爹爹常說，行事當分輕重緩急，眼前是盜刀要緊，只好讓那凶徒無法無天。」當下回到房中，關上了門，躺在炕上，尋思如何劫那寶刀︰「這鏢隊的人可真不少，我一個人怎對付得了？本該連夜趕回晉陽，去跟爹爹說知，讓他來調兵遣將。可是倘若我用計將刀盜來，雙手捧給爹爹，豈不是更妙？」想到得意之處，左邊臉頰上那個酒窩兒深深陷了進去。可是用什麼計呢？她自幼得爹爹調教，武功甚是不弱。但說到用計，咱們的蕭姑娘可不大在行，肚里計策不算多，簡直可以說不大有。

　　她躺在炕上，想得頭也痛了，雖想出了五六個法兒，但仔細一琢磨，竟是沒一條管用。朦朦朧朧間眼皮重了起來，靜夜之中，忽聽得篤、篤、篤……一聲一聲自遠而近的響著，有人以鐵杖敲擊街上的石板，一路行來，顯然是個盲人。

　　敲擊的聲音響到客店之前，曳然而止，接著那鐵杖便在店門上突、突、突的響了起來，跟著是店小二開門聲、呵斥聲，一個蒼老的聲音哀求著要一間店房。店小二要他先給錢，老瞎子給了錢，可是還差著兩吊。於是推拒聲、祈懇聲、店小二罵人的污言穢語，一句一句傳入蕭中慧的耳里。

　　她越聽越覺那盲人可怜，當下翻身坐起，在包袱中拿了一小錠銀子，開門出去，卻見那書生已在指手划腳、之乎者也的和店小二理論，看來他雖要明哲保身，還是不免要多管閒事。只聽他說道︰「小二哥，敬老恤貧，乃是美德，差這兩吊錢，你就給他墊了，也就完啦。」店小二怒道︰「相公的話倒說得好聽，你既好心，那你便給他墊了啊。」那書生道︰「你這話又不對了。想我是行旅之人，盤纏帶得不多，寶店的價錢又大得嚇人，倘若隨便出手，轉眼間便如夫子之厄於陳蔡了。因此，所以，還是小二哥少收兩吊錢吧。」

　　蕭中慧噗哧一笑，叫道︰「喂，小二哥，這錢我給墊了，接著！」店小二一抬頭，只見白光一閃，一塊碎銀飛了過來，忙伸手去接。他這雙手銀子是接慣了的，可說百不失一，這般空中飛來的銀子，這次卻是生平頭一遭遇上，不免少了習練，噗的一聲，那塊銀子已打中他的胸口，雖說是銀子，打在身上畢竟也有些疼痛，忍不住「啊邀」一聲叫了出來。

　　那書生道︰「你瞧，人家年紀輕輕的一位大姑娘，尚自如此好心。小二哥，你枉為男子漢，那可差得遠了。」蕭中慧向他掃了一眼，只見他長臉俊目，劍眉橫飛，容顏間英氣逼人，心中一跳，忙低下頭去。只聽那老瞎子道︰「多謝相公好心，你給老瞎子付了房飯錢，真是多謝多謝，但不知恩公高姓大名，我瞎子記在心中，日後也好感恩報德。」那書生道︰「小可姓袁名冠南，區區小事，何足挂齒？老丈你尊姓大名啊？」那老瞎子道︰「我瞎子的賤名，叫做卓天雄。」

　　蕭中慧心中正自好笑︰「這老瞎子當真是眼盲心也盲，明明是我給的銀子，卻去多謝旁人。」突然間聽到「卓天雄」三字，心頭一震︰「這名字好像聽見過的。那天爹爹和大媽似乎曾低聲說過這個名字，那時我剛好走過大媽門口，爹爹和大媽一見到我，立時便住了口。但說不定是同名同姓，更許是音同字不同。我爹爹怎能識得這個老瞎子？」

　　袁冠南伴了卓天雄，隨著店小二走入內院。經過蕭中慧身旁時，袁冠南突然躬身長揖，說道︰「姑娘，你帶了很多銀子出來麼？」蕭中慧沒料到他竟會跟自己說話，臉上一紅，似還禮不似還禮的蹲了一蹲，說道︰「怎麼？」袁冠南道︰「小可見姑娘如此豪闊，意欲告貸幾兩盤纏之資！」蕭中慧更沒料到他居然會單刀直入的開口借錢，越加發窘，滿臉通紅，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呆了一呆，轉過臉去。那書生道︰「好，既不肯借，那也不妨。待小可去打別人主意吧！」說著又是一揖，轉身回進了房中。

　　蕭中慧心頭怦怦而跳，一時定不下神來，忽然之間，那邊房里兵刃和喝罵聲又響了起來，砰的一聲大響，窗格飛開，一個壯漢手持單刀，從窗中躍出，左手中卻抱了個嬰兒。跟著一個少婦從窗里追了出來，頭發散亂，舞刀叫罵︰「快還我孩子，你抱他到那里去了？」兩人一前一後，直沖出店房。蕭中慧見那少婦滿臉惶恐之情，怒氣再也難以抑制，心道︰「這凶徒搶了她的孩子，如此傷天害理，非伸手管一管不可！」忙回房取了雙刀，趕將出去。

　　遠遠聽見那少婦不住口的叫罵︰「快放下孩子，半夜三更的，嚇壞他啦！你這千刀萬剮的惡賊，嚇壞了孩子，我……我……」蕭中慧尋聲急追，那知道這凶徒和少婦的輕身功夫均自不弱，直追出里許，眼見二人雙刀相交，正自惡門。那凶徒懷抱孩子，形勢不利，當即將孩子放在一塊青石之上，揮刀砍殺。蕭中慧停步站住，先瞧一瞧那凶徒的武功，但見他被膂力強猛，刀法凶悍，那少婦邊打邊退，看來轉眼間便要傷在他的刀下。蕭中慧提刀躍出，喝道︰「惡賊，還不住手？」右手短刀使個虛式，左手長刀竟刺那凶徒的胸膛。

　　那少婦見蕭中慧殺出，呆了一呆，心疼孩子，忙搶過去抱起。那凶徒舉刀一架，問道︰「你是誰？」蕭中慧微微冷笑，道︰「打抱不平的姑娘。」揮刀砍出，她除了跟爹爹及師兄們過招之外，當真與人動手第一次是對付太岳四俠，第二次便是斗這凶徒了。這凶徒的武功可比太岳四俠強得太多，招數變幻，一柄單刀盤旋飛舞，左手不時還擊出沉雄的掌力。蕭中慧叫道︰「好惡賊，這麼橫！」左手刀著著進攻，驀地里使個「分花拂柳式」，長刀急旋。那凶徒吃了一驚，側身閃避。蕭中慧叫道︰「躺下！」短刀斜削，那凶徒左腿上早著。他大吼一聲，一足跪倒，兀自舉刀齊劈，引得他橫刀擋架，一腿掃去，將他踢倒在地，跟著短刀又刺他右腿。

　　陡然間風聲颯然，一刀自後襲到，蕭中慧吃了一驚，顧不到傷那凶徒，急忙回刀招架，這一回「獅子回首」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當的一聲，雙刀相交，黑暗中火星飛濺。她一看之下，更加驚得呆了，原來在背後偷襲的，竟然是那懷抱孩子的少婦。這少婦一刀被她架開，跟著又是一刀。蕭中慧識得這一招「夜叉探海」志在傷敵，竟是不顧自身安危的拼命打法，當即揮短刀擋過，叫道︰「你這女人莫不是瘋了？」那少婦道︰「你才是瘋了？」單刀斜閃，溜向蕭中慧長刀的刀盤，就勢推撥，滑近她的手指。蕭中慧一驚，見這少婦力氣不及那凶徒，但刀法之狡譎，卻遠有過之。

　　這時那凶徒已包扎了腿上傷口，提刀上前夾擊，兩人一攻一拒，招招狠辣。蕭中慧暗暗叫苦︰「原來這兩人設下圈套，故意引我上當。」她刀法雖精，究是少了臨敵的經歷，這時子夜荒墳，受人夾擊，不之四下里還伏了多少敵人，不由得心中卻自怯了，一面打，一面罵道︰「我和你們無怨無仇，干麼設下這毒計害我？」那凶徒罵道︰「誰跟你相識了？小賤人，無緣無故的來砍我一刀。」那少婦也喝道︰「你到底是什麼路道，不問青紅皂白便出手傷人。」問那凶徒道︰「龍哥，你腿上傷得怎樣？」語意之間，極是關切。那凶徒道︰「他媽的，痛得厲害。」蕭中慧奇道︰「你們不是存心害我麼？」那少婦道︰「你到底干什麼的？這麼強凶霸道，自以為武藝高強麼？我瞧也不見得，可真是不要臉哪。」蕭中慧怒道︰「我見你給這凶徒欺侮，好心救你，誰知你們是假裝打架。」那少婦道︰「誰說假裝打架？我們夫婦爭鬧，平常得緊，你多管什麼閒事？」

　　蕭中慧聽得「夫婦爭鬧」四字，大吃了一驚，結結巴巴的道︰「你們…你們是夫妻？」當即向後躍開，腦中一陣混亂。那壯漢道︰「怎麼啦？我們一男一女住在一房，又生下孩子，難道不是夫妻麼？」蕭中慧奇道︰「這孩子是你們的兒子？」那少婦道︰「他是孩子爸爸，我是孩子媽媽，礙著你什麼事了？他叫林玉龍，我叫任飛燕，你還要問什麼？」說著氣鼓鼓的舉刀半空，又要搶上砍落。

　　蕭中慧道︰「你們既是夫妻，怎地又打又罵，又動刀子？」任飛燕冷笑道︰「哈哈，大姑娘，等你嫁了男人，那就明白啦。夫妻若是不打架，那還叫什麼夫妻？有道是床頭打架床尾合，你見過不吵嘴不打架的夫妻沒有？」蕭中慧脫口而出，說道︰「我爹爹媽媽就從來不吵嘴不打架。」林玉龍撫著傷腿，罵道︰「他媽的，這算什麼夫妻？定然路道不正！啊喲，啊喲……」任飛燕聽得丈夫呼痛，忙放下孩子，去瞧他傷口，這神情半點不假，當真是一對恩愛夫妻。林玉龍兀自喃喃罵道︰「他媽的，不拌嘴不動刀子，這算是什麼夫妻？」

　　蕭中慧一怔，心道︰「嘿，這可不是罵我爹娘來著！」胸口怒氣上沖，又想上前教訓他，但以一敵二，料想打不過，眼見那嬰兒躺在石上，啼哭不止，一轉身抱起嬰兒，飛步便奔。

　　任飛燕替丈夫包好傷口，回頭卻不見了兒子，驚道︰「兒子呢？」林玉龍「啊喲」一聲，跳了起來，說道︰「給那賤人抱走啦。」任飛燕道︰「你怎不早說？」林玉龍道︰「你自己抱著的，誰叫你放在地下？」任飛燕大怒，飛身上前，吧的一聲，打了他一個嘴巴，喝道︰「我給你包傷口啊！死人！」林玉龍回了一拳，罵道︰「兒子也管不住，誰要你討好？」任飛燕道︰「畜生，快去搶回兒子，回頭在跟你算帳。」說著拔步狂追。林玉龍道︰「不錯，搶回兒子要緊。臭婆娘，自己親生的兒子也管不住，有個屁用？」跟著追了下去。

　　蕭中慧躲在一株大樹背後，按住小孩嘴巴，不讓他哭出聲來，眼見任林夫婦邊罵邊追，越追越遠，心中暗暗好笑，突然間身子一陣熱，一驚低頭，只見衣衫濕了一大片，原來那孩子拉了尿。她好生煩惱，輕輕在孩子身上一拍，罵道︰「要拉尿也不說話？」那孩子未滿周歲，如何會說話？給她這麼一拍，放聲大哭起來。蕭中慧心下不忍，只得「乖孩子、好寶貝」的慢慢哄他。哄了一會，那孩子合眼睡著了。蕭中慧見他肥頭胖耳，臉色紅潤，傻里傻氣的甚是可愛，不由得頗為喜歡，心想︰「去還給她爹爹媽媽吧，嚇得他們也夠了。」眼見這對夫婦雙雙向北，當下也不回客店，向北追去。

　　行了十餘里，天已黎明，那對夫妻始終不見，待得天色大明，到了一座樹木茂密的林中，鳥名聲此起彼和，野花香氣扑鼻而至。蕭中慧見林中景色清幽，一夜不睡，也真倦了，於是撿了一處柔軟的草地，以樹養神，低頭見懷中孩子睡得香甜，過不多時，自己竟也睡著了。

　　陽光漸烈，樹林中濃蔭匝地，花香愈深，睡夢中呼聽得「威武─信義，威武─信義」一陣陣鏢局的趟子聲遠遠傳來，蕭中慧打個呵欠，雙眼尚未睜開，卻聽得那趟子聲漸漸近了。

　　來的正是威信鏢局的鏢隊。

　　鐵鞭鎮八方周威信率領的鏢局人眾，邐邇將近棗香林，只要過了這座林子，前面到洪洞縣一直都是陽關大道，眼見紅日當空，真是個好天，本來今日說什麼也不會出亂子，可是他心中卻不自禁的暗暗發毛。鏢隊後面那老瞎子的鐵杖在地下篤的一聲敲，他心中便是突的一跳。

　　一早起行，那老瞎子便跟在鏢隊後面，初時大夥兒也不在意，但坐騎和大車趕得快了，說也奇怪，那瞎子竟始終跟在後面。周威信覺得有些古怪，向張鏢師和詹鏢師使個眼色，鞭打牲口，急駛疾奔，剎時間將老瞎子拋得老遠。他心中一寬。但鏢車沈重，奔行不快，一會兒便慢了下來。過不多久，篤、篤、篤聲隱隱起自身後，這老瞎子居然又趕了上來。

　　這麼一露功夫，鏢隊人眾無不相顧失色，老瞎子這等輕功，當真厲害之極。鏢隊一慢，那瞎子卻也并不追趕向前，鐵杖擊地，總是篤、篤、篤的，與鏢隊相距十來丈遠。

　　眼見前面黑壓壓的是一片林子，周威信低聲道︰「張兄弟，大夥兒得留上了神，這老瞎子可真有點邪門，江湖上有言道︰『念念當如臨敵日，心心便似過橋時。』」張鏢師昨天打跑了太岳四俠，一直飄飄然的自覺英雄了得，聽周威信這麼說，心道︰「就算他輕身功夫不壞，一個老瞎子又怕他何來？我瞧你啊，見了耗子就當是大虫。」彎腰從地上拾起一塊小石子，使出打飛蝗石手法，沉肘揚腕，向那瞎子打了出去。只聽得嗤嗤聲響，石子破空，去勢甚急，那瞎子更不抬頭，鐵杖微抬，當的一聲響，將那石子激了回來。張鏢師叫道︰「啊喲！」那石子打中了他額角，鮮血直流。鏢隊中登時一陣大亂。

　　張鏢師叫道︰「賊瞎子，有你沒我！」縱馬上前，舉刀便往瞎子肩頭砍了下去。那瞎子舉杖一格，張鏢師手中單刀倒翻上來，只震得手臂酸嘛，虎口隱隱生疼。詹鏢師叫道︰「有強人哪，并肩齊上啊。」眾人雖見那瞎子武功高強，但想他終究只是一人，眼睛又瞎了，好漢敵不過多，於是刀槍并舉，七八名鏢師、衛士，將他圍在垓心。那瞎子毫不在意，鐵杖輕揮，東一敲，西一戳，只數合間，已將一名衛士打倒在地。

　　周威信遠遠瞧著，只見這老瞎子出手沉穩，好整以暇，竟似絲毫沒將眾敵手放在心上，驀地里見他眼皮一翻，一對眸子精光閃爍，竟然不是瞎子，跟著一轉身，抬腿將詹鏢師踢開了個浸斗。周威信大駭，知道這瞎子絕非太岳四俠中的逍遙子可比，卻是當真身負絕藝的高手，想到自己背上的責任，高叫︰「張兄弟，你將這老瞎子拿下了，可別傷他性命。我先行一步，咱們洪同縣見。」心道︰「江湖上有言道︰『路逢險處須當避，不是才子莫吟詩。』」雙腿一挾，縱馬奔向林子。

　　剛馳進樹林，只見一株大樹後刀光閃爍，他是老江湖了，心下暗暗叫苦︰「原來那瞎子并非獨角大盜，這里更伏下了幫手。」當下沒命價鞭馬向前急馳，只馳出四五丈，便見一個人影從樹後閃了出來。

　　周威信見這人手持單刀，神情凶猛，當下更不打話，手一揚，一枝甩手箭脫手飛出，向那人射去，同時縱騎沖前。那人揮刀格開甩手箭，罵道︰「什麼人，亂放暗青子？」另一人跟著趕到，喝道︰「你有暗青子，我便沒有麼？」拉開彈弓，吧吧吧一陣響，八九枚連珠彈打了過來，有兩枚打在馬臀上，那馬吃痛，後腿亂跳，登時將周威信掀下馬來。周威信早已執鞭在手，在地上打個滾，剛躍起身來，吧的一聲，手腕上又中一枚彈丸，鐵鞭拿捏不住，掉在地下。那兩人一左一右，同時搶上，雙刀齊落，架在他頸中，一人問道︰「你是什麼人？」另一人問道︰「干麼亂放暗青子？」先一人又道︰「你瞧見我的孩子沒有？」另一人又問︰「有沒有見一年輕姑娘走過？」先一人又問︰「那年輕姑娘有沒有抱著孩子？」

　　片刻之間，每個人都問了七八句話，周威信便是有十張嘴，也答不盡這許多話。原來這兩人正是林玉龍和任飛燕夫婦。

　　林玉龍像妻子喝道︰「你住口，讓我來問他。」任飛燕道︰「干麼要我住口？你閉嘴，我來問。」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吵了起來。周威信被兩柄單刀架在頸中，生怕任誰一個脾氣大了，隨手一按，自己的腦袋和身子不免各走各路，江湖上有言道︰「你去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又想︰「江湖上有言道︰『光棍不吃眼前虧，伸手不打笑臉人。』當下滿臉堆笑，說道︰「兩位不用心急，先放我起來，再慢慢說不遲。」林玉龍喝道︰「干麼要放你？」任飛燕見他右手反轉，牢牢按住背上的包袱，似乎其中藏著十分貴重之物，喝道︰「那是什麼？」

　　周威信自從在總督大人手中接過這對鴛鴦刀之後，心中片刻也沒有忘記過「鴛鴦刀」三字，只因心無旁鶩，竟在睡夢之中也不住口的叫了出來，這時鋼刀架頸，情勢危急，任飛燕又問得緊迫，實無思索餘地，不自禁沖口而出︰「鴛鴦刀！」

　　林任兩人一聽，吃了一驚，兩苹左手齊落，同時往他背上的包袱抓去。周威信一言既出，立時懊悔無已，當下情急拼命，百忙中腦子里轉過了一個念頭︰「江湖上有言道︰『一夫拚命，萬夫莫當。』何況他們只有兩夫？」顧不得冷森森的利刃架在頸中，向前一扑，待要滾開。但林任夫妻同時運動，猛力一扯，卻將他連人帶包袱提了起來。原來周威信用細鐵鏈將這對寶刀縛在背上，林任兩人雖是一齊使力，還是拉不斷鐵鏈。

　　三個人纏作一團。周威信回手一拳，砰的一下，打在林玉龍臉上。任飛燕倒轉刀柄，在周威信後頸重重的砸了一下，問道︰「龍哥，你痛不痛？」林玉龍怒道︰「那還用問？自然痛啦。」任飛燕怒道︰「哈，我好心問你，難道問錯了？」兩人一面搶奪包袱，一面又拌起嘴來。」

　　斗然間草叢中鑽出一人，叫道︰「要不要孩子？」林任二人一抬頭，只見那人正是蕭中慧，雙手高舉著自己的兒子，心中大喜，立即一齊伸手去接。蕭中慧右手遞過孩子，左手短刀嗤的一聲，已割開了周威信背上的包袱，跟著右手一探，從包袱中拔出一把刀來，青光閃耀，寒氣逼人，隨手一揮，果真好寶刀，鐵鏈應刃斷絕。蕭中慧搶過包袱，翻身便上了周威信的坐騎，這幾下手法兔起鶻落，迅捷利落之至。

　　她一提馬韁，喝道︰「快走！」那知那馬四苹腳便如牢牢釘在地下，竟然不動。蕭中慧伸足去踢馬腹，驀地里雙足膝彎同時一麻。她暗叫︰「不好！」待要躍下馬背，可那里還來得及，早已被人點中穴道，身子騎在馬上，卻是一動也不能動了。

　　只見馬腹下翻出一人，原來便是那老瞎子，也不知他何時已擺脫鏢隊的糾纏，趕來悄悄藏在馬腹之下，他一伸手便奪過蕭中慧手中的那對鴛鴦刀。任飛燕將那孩子往地下一放，拔刀扑上。林玉龍跟著自旁側攻。那瞎子提著出了鞘的長刃鴦刀往上一擋，叮當兩響，林任夫婦手中雙刀齊斷。兩人呆得一呆，腰間穴道酸麻，已被點中大穴，再也動彈不得了。

　　周威信勢如瘋虎，喝道︰「賊瞎子，有你沒我！」時起地下鐵鞭，使一招「呼延十八鞭」的「橫掃千軍」，向那瞎子橫砸過來。那瞎子竟不閃避，提起鴛鴦長刀，向前一刺，但說也奇怪，這一刺既非刺向鐵鞭，也不是刺向周威信胸口，确是刺在包袱中的刀鞘之內，跟著連刀帶鞘橫砸而至。他竟將刀鞘當作鐵鞭使，而招數一模一樣，也是「呼延十八鞭」中的「橫掃千軍」，刀鞘在鐵鞭上一格，周威信這一條十六斤重的鐵鞭登時被攔在半空，再也砸不下分毫，是否「鐵鞭鎮八方」，大有商量餘地。一刀一邊略一相持，呼的一聲響，那鐵鞭竟已被那瞎子的內勁震得脫手飛出，這一招「鐵鞭飛八方」使出來，周威信虎口破裂，滿掌是血。那瞎子白眼一翻，冷笑道︰「呼延十八鞭最後一招，你沒學會吧？」

　　周威信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呼延十八鞭」雖然號稱十八鞭，但傳世的只有十七招，他師父曾道，最後一招叫做「一邊斷十槍」，當年北宋大將呼延贊受敵人圍攻，曾以一根鋼鞭震斷十條長槍，這一路鞭法，不論招數，單憑內力，當世只有他師伯有此神功。周威信從未見過師伯，只知他是清廷侍衛，「大內七大高手」之首，向來深居禁宮，從不出外，因此始終無緣拜見。這時心念一動，顫聲道︰「你......你老人家姓卓？」那瞎子道︰「不錯。」周威信驚喜交集，拜伏在地，說道︰「弟子周威信，叩見卓師伯。」

　　那老瞎子微微一笑，道︰「虧得你知道世上還有個卓天雄。」周威信道︰「師父在日，常稱道師伯的神威。弟子未識師伯，剛才多有冒犯。江湖上有言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不知師伯幾時從北京出來的？」卓天雄微笑道︰「皇上派我來接你的啊。」周威信又是惶恐，又是喜歡，道︰「若不是師伯伸手相援，這對鴛鴦刀只怕要落入匪徒手中了。」卓天雄道︰「皇上明見萬里，早料到這對刀上京時會出亂子。你一离西安，我便跟在鏢隊後面啦。你晚上睡著時，口中直嚷些什麼啊？」周威信面紅過耳，囁囁著說不出話來，心道︰「師伯一路囁著我們鏢隊，連我夜里說夢話也給聽去了，我卻絲毫不覺，倘若不是師伯而是想盜寶刀的大盜，我這條小命還在麼？江湖上有言道︰『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

　　卓天雄道︰「你的夥計們膽子都小著點兒，這會兒也不知躲到了那兒。你去叫叫齊，咱們一塊兒趕路吧。」周威信連聲稱是。卓天雄舉起那對刀來，略一拂拭，只覺一股寒氣，直逼眉目，不禁叫道︰「好刀！」

　　周威信正要出林，呼聽左邊一人叫道！「喂，姓卓的，乖乖的便解開我穴道，咱們好好來斗一場。」另一女子道︰「你乘人不備，出手點穴，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卓天雄轉過頭去，但見林玉龍、任飛燕夫婦各舉半截斷刀，作勢欲砍，苦在全身動彈不得，空自發狠。卓天雄伸指在短刀上一彈，錚的一響，聲若龍吟，悠悠不絕，說道︰「不論你有多少匪徒，來一個，擒一個，來兩個，捉一雙。」轉頭向蕭中慧道︰「小姑娘，你也隨我進京走一遭，去瞧瞧京里的花花世界吧。」

　　蕭中慧大急，叫道︰「快放了我，你再不放我，要叫你後悔無窮。」卓天雄哈哈大笑，道︰「這麼說，我更加不能放你了，且瞧瞧你怎地使我後悔無窮。」蕭中慧暗運內氣，想沖開腿上被點的穴道，但一股內氣到腰間便自回上，心中越是焦急，越覺全身酸麻，半分力氣也使不出來，一張俏臉脹得通紅，淚水在眼中滾來滾去，便欲奪眶而出。

　　呼聽得林外一人縱聲長吟︰「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高吟聲中，一人走進林來。蕭中慧一看，正是昨晚在客店中見到的那個少年書生袁冠南，自己這副窘狀又多了一人瞧見，更是難受，心中一急，眼淚便如珍珠斷線般滾了下來。

　　卓天雄手按鴛鴦雙刀，厲聲道︰「姓袁的，這對刀便在這里，有本事不妨來拿了去。你裝腔作勢，瞞得了別人，可乘早別在卓天雄眼前現世。」說著雙刀平平一擊，錚的一響，聲振林梢。

　　袁冠南右手提著一枝毛筆，左手平持一苹墨盒，說道︰「在下詩興忽來，意欲在樹上題詩一首，閣下大呼小叫，未免掃人清興。」說著東張西望，尋覓題詩之處。卓天雄早瞧出他身有武功，見他如此好整以暇，倒也不敢輕敵，當下將雙刀還入刀鞘，交給周威信，鐵棒一頓，喝道︰「你要題詩，便題在我瞎子的長衫上吧！」說著揮動鐵棒，往袁冠南腦後擊去。

　　蕭中慧情不自禁，脫口而出的叫道︰「別打！」她見袁冠南文謅謅的手無縛雞之力，這一棒打上去，還不將他砸得腦漿迸裂？那知袁冠南頭一低，叫聲︰「啊喲！」從鐵棒下鑽了過去，說道︰「姑娘叫你別打，你怎地不聽話？」

　　卓天雄回過鐵棒，平腰橫掃。袁冠南扑地向前一跌，鐵棒剛好從頭頂掠過。卓天雄喝道︰「這一下不錯！」左手成掌劈出。袁冠南含胸沉肩，毛筆在墨盒中一醮，往他手腕上點去。兩人數招一過，蕭中慧暗暗驚异︰「這書生原來有一身武功，這一次我可走了眼啦。」但見他身形飄動,東閃西避，卓天雄的鐵棒始終打不到他身上。蕭中慧暗自禱祝︰「老天爺生眼睛，保佑這書生得胜，讓他助我脫困。」

　　林玉龍喝采道︰「秀才相公，瞧不出你武功還這樣強，快殺了這瞎子，解開我們的穴道。」任飛燕道︰「你這不是一廂情愿麼？我瞧這小秀才未必便是老瞎子的對手。」林玉龍喝道︰「臭婆娘，盡說不吉利的話，你懂得什麼？」任飛燕道︰「嘿，我瞧得見他們動手，你瞧見麼？」原來她面對卓袁二人，林玉龍卻是背向。林玉龍道︰「瞧得見便又怎地？我聽那瞎子的鐵棒亂飛，一味呼呼風響，全不管事。」任飛燕啐了一口，道︰「不管事，不管事！哼，他可點得你動彈不得。」林玉龍道︰「那你呢？你倒動給我瞧瞧！」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越吵越凶，苦於身子轉動不得，否則早又拳腳交加起來。任飛燕氣忿不過，一口唾沫向丈夫吐了過去。夫妻倆你一口，我一口，相互吐得滿頭滿臉都是唾沫。

　　蕭中慧見他夫妻身在危難之中，兀自不停吵鬧，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斜目在瞧袁卓二人時，不由得芳心暗驚，但見袁冠南不住倒退，似乎已非卓天雄的敵手，心道︰「但愿他這是裝腔作勢，故意戲弄那老瞎子，其實并非如此！」

　　可是事與愿違，卓天雄的武功，實在比袁冠南高得太多。初時卓天雄見他以毛筆與墨盒作武器，心想他如此有恃無恐，定有驚人藝業，因而小心翼翼，不敢強攻，待得試了幾招，見他身法雖快，終究不免稚嫩，而毛筆的招數之中更無异狀，當下鐵棒橫掃直砸，使出「呼延十八鞭」中的精妙家數來。袁冠南沒料到竟會遇上如此厲害的對手，手中又無武器，立時左支右絀，迭遇險著，不由得暗暗叫苦︰「我忒也托大，把這假瞎子瞧得小了，那知他竟是這等的硬手？」眼見鐵棒斜斜砸來，忙縮肩閃避。卓天雄叫聲︰「躺下！」鐵棒翻起，打中了袁冠南左腿。蕭中慧心中砰的一跳，叫道︰「啊喲！」

　　袁冠南強自支撐，腳步略一踉蹌，退出三步，卻不跌倒，知道今日之事凶險萬狀，腿上既已受傷，便欲全身退走，亦已不能，情急智生，叫道︰「好啊！小爺有好生之德，不愿用這『腐骨穿心膏』。你既無禮，說不得，只好叫你嘗嘗滋味。」說著將毛筆在墨盒中醮得飽飽的，提筆往卓天雄臉上抹去。卓天雄聽得「腐骨穿心膏」五字，吃了一驚，叫道︰「且住！五毒聖姑是你何人？」

　　原來五毒聖姑是貴州安香堡出名的女魔頭，武林中聞名喪膽，她所使的毒藥之中，尤以「腐骨穿心膏」最為馳名，据說只要肌膚略沾半分，十二個時辰爛肉見骨，廿四個時辰毒血攻心，天下無藥可救。袁冠南數年前層聽人說過，當時也不在意，這時被卓天雄逼得無法，隨口說了出來，只見他一聽之下，立時臉色大變，心下暗喜，說道︰「五毒聖姑是我姑母，你問她怎的？」卓天雄將信將疑，說道︰「既是如此，我也不來難為你，快快給我走吧。」袁冠南冷笑道︰「你打了我一棒，難道就此了局？」說著走上兩步。卓天雄望著他左手所端的墨盒，如見蛇矮，心想︰「毛筆墨盒原本不能用作兵器，他如此和我相斗，其中定有古怪。」見他向前，不自禁的退了兩步。他那知袁冠南倜儻自喜，仗著武功了得，往往空手致胜，手拿筆墨，只不過意示閒暇，今日撞到卓天雄如此扎手的人物，心中其實早在叫苦不迭，不知幾十遍的在自罵該死了。

　　袁冠南又走上兩步，說道︰「我姑母武功不怎樣，也不過會配制一些兒毒藥，你又何必嚇成這個樣子？」見卓天雄遲遲疑疑的又退了一步，突然轉身，向左一閃，欺到周威信身畔，提起毛筆，便往他雙眼抹去。周威信大駭，舉臂來格。袁冠南手肘一撞，墨盒交在右手，左手探出，已將鴛鴦刀搶了過來。卓天雄大吃一驚，心想皇上命我來迎接寶刀進京，如給這小子奪去，那是多大的罪名？縱然要冒犯五毒聖姑，可也說不得了，當下飛身來搶，右掌斜劈袁冠南肩頭，左手五指成爪，往鴛鴦雙刀抓落。

　　袁冠南早已防到這一著，自知硬搶硬奪，必敗無疑，提起毛筆，對准他左手一抹，跟著便哈哈大笑。卓天雄猛覺手臂上一涼，一驚之下，只見手臂上已被濃濃的抹了一大條墨痕，從前聽人家說五毒聖姑如何害人慘死的話，瞬時間在腦中閃過，不由得全身大震。他五根手指雖已碰到了鴛鴦刀的刀鞘，竟是抓不下去，一呆之下，越想越怕，大叫一聲，飛奔出林。周威信見師伯尚且如此，那里還趕逗留，跟在卓天雄後面，沖了出去。

　　袁冠南暗叫︰「慚愧！」生怕卓天雄察覺真相，重行追來，當下不敢再林中多耽，拿起鴛鴦雙刀，轉身便行。林玉龍叫道︰「喂，小秀才，你怎地不給我們解開\*□潰俊\*袁冠南道︰「過了六個時辰，穴道自解。」蕭中慧大急，叫道︰「在等六個時辰，人也死了。」袁冠南笑道︰「別心急，死不了！」蕭中慧嗔道︰「好，壞書生！下次你別撞在我手里。」袁冠南想起卓天雄棒擊自己之時，這姑娘曾出言阻止，良心倒好，但她三人顯然也是為了鴛鴦刀而來，若是給他們解開穴道，只怕又起枝節，微一沉吟，從地下撿起兩塊小石子，右手揮動，兩塊石子飛出，分擊林任夫婦的穴道，雖然相隔數丈，認穴之准，仍是不爽分毫。

　　林任夫婦各自積著滿腔怒火，穴道一解，提著半截單刀，立時乒乒乓乓的打了起來。袁冠南又是一枚石子擲出，正是蕭中慧腰間的「京門穴」。蕭中慧「啊」的一聲，從馬上倒摔下來，橫臥在地，雙目緊閉，一動也不動了。袁冠南吃了一驚，自忖這枚石子并未打錯穴道，如何竟會傷了她？忙走近身去，彎腰看時，只見她臉色有异，似乎呼吸也沒有了。袁冠南這一下更是心驚，伸手去探她鼻息。蕭中慧突然大叫一聲，翻身躍起，從他手中搶過了短刃的鴦刀。袁冠南出其不意，一驚之下，「啊腰」一聲，那刀已給她搶去。蕭中慧知他武功胜過自己，偷襲得手，不敢再轉長刀的念頭，格格一笑，轉身便逃。

　　林玉龍叫道︰「啊，鴛鴦刀！」任飛燕從地下抱起孩子，叫道︰「快追！」兩人向蕭中慧追去。袁冠南罵道︰「好丫頭，恩將仇報！」提氣急追，但他左腿中了卓天雄一棒，傷勢大是不輕，一蹺一拐，輕功只剩五成，眼見蕭林任三人向西北荒山急馳而去，竟是追趕不上，但想鴛鴦刀少了一把，不能成其鴛鴦，腿上雖痛，仍是窮追不舍。

　　奔出二十餘里，地勢越來越荒涼，他奔上一個高岡，四下里一望，見西北方四五里外，樹木掩映之中露出一角黃牆，似是一座小廟，心想這三人別處無可藏身，多半在這廟中，於是折了一根樹干當作杖，撐持著奔去。

　　走進廟來，只見匾額上寫著「紫竹庵」三字，原來是座尼庵。袁冠南走進庵去，見大殿上站著一個老尼姑，衣履洁淨，面目慈祥。袁冠南作了一揖，說著︰「師太請了，可有一位藍衫姑娘，來到寶庵隨喜麼？」那尼姑道︰「小庵地處荒僻，并無施主到來。」袁冠南不信，道︰「師太不必隱瞞……」話未說完，呼聽得門外篤、篤、篤連響，傳來鐵棒擊地之聲，正是卓天雄到了。袁冠南大吃一驚，忙道︰「師太，請你做做好事。我有仇人找來，千萬別說我在此處。」也不等那老尼回答，向後院直竄進去，只見東廂有座小佛堂，推門進去，見供著一座白衣觀音的神像。這時不暇思索，縱身上了佛堂，揭開帷幕，便躲在神像之後。

　　豈知神像之後，早有人在，定神一看，正是蕭中慧。她似笑非笑的向袁冠南瞧了一眼，說道︰「好吧，算你有本事，找到這里，這刀拿去吧！」說著將短刀遞了過來。只見他身後一人說道︰「別給他，要動手，咱三人打他一個。」原來林任夫婦帶著孩子，也躲在此處。袁冠南此時逃命要緊，無暇去奪刀，低聲道︰「別作聲，那老瞎子追了來啦！蕭中慧一驚，道︰「他不是中了你的毒藥？」袁冠南微笑道︰「毒藥是假的。」蕭中慧還待再問，只聽卓天雄粗聲粗氣的道︰「四下里并無人家，不在這里，又在何處？」那老尼道︰「施主再往前面找找，想必是已走過了頭。」卓天雄道︰「好！四下里我都伏下了人，也不怕這小子逃到天邊去。若是找不到，回頭來跟你算帳，小心我一把火燒了你這臭尼姑庵。」林玉龍和任飛燕聽得心頭火起，便欲反唇相譏，口還未張，袁冠南和蕭中慧雙指齊出，以分點了二人穴道。卓天雄走進後院，待了片刻，料想是在東張西望，聽得他喃喃咒罵，鐵棒拄地，轉身出庵去了。

　　原來卓天雄手背上被黑墨抹中，心頭膽戰，忙到溪中去洗，墨漬一洗即去，不留絲毫痕跡。他放心不下，拚命擦洗，這用力一擦，皮膚破損，真的隱隱作疼起來。他更是吃驚，呆了良久，不再見有何异狀，才知是上了當，於是隨後追來。他雖輕功了得，奔馳如飛，但這麼一耽擱，卻給袁冠南等躲到了紫竹庵中。

　　袁冠南和蕭中慧待他走遠，這才解開林任夫婦穴道，從觀音大士的神像後躍下地來。四人想起卓天雄之言，都是皺起眉頭，心想此人輕功了得，追出數十里後不見蹤跡，又必尋回，四下里無房無舍，沒地可躲，打是打不過，逃又逃不了，難道是束手待斃不成？袁蕭二人相對無言，尋思逃脫之計。

　　林玉龍罵道︰「都是你這臭婆娘不好，咱們若是練成了夫妻刀法，二人合力，又何必怕這老瞎子？」任飛燕道︰「練不成夫妻刀法，到底是你不好，還是我不好？那老和尚明明要你就著我點兒，怎地你一練起來便只顧自己？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又吵個不休。袁冠南聽他二人不住口的吵什麼「夫妻刀法」，說道︰「咱們四個，連\*炧忝嗆□\*，還有那老尼姑，眼前都是大禍臨頭，只要那老瞎子一回來，誰都活不成。你倆還吵什麼？到底那夫妻刀法是怎麼回事？」林任夫婦又說又吵，半天才說了明白。

　　原來三年之前，林任夫婦新婚不久，便大吵大吵，恰好遇到一位高僧，他瞧不過眼，傳了他夫婦倆一套刀法。這套刀法傳給林玉龍的和傳給任飛燕的全然不同，要兩人練得純熟，共同應敵，兩人的刀法陰陽開闔，配合得天衣無縫，一個進，另一個便退，一個攻，另一個便守。那老和尚道︰「以此刀法并肩行走江湖，任他敵人武功多強，都奈何不了你夫婦。但若單獨一人使此刀法，卻是半點也無用處。」他怕這對夫婦反目，終於分手，因此要他二人練這套奇門刀法，令他夫婦長相廝守，誰也不能离得了誰。這路刀法原是古代一對恩愛夫婦所創，兩人形影不离，心心相印，雙刀施展之時，也是互相回護。那知林任兩人性情暴躁，雖都學會了自己的刀法，但要相輔相成，配成一體，始終是格格不入，只練得三四招，別說互相回護，夫妻倆自己就砍砍殺殺的斗了起來。

　　袁冠南聽兩人說完，心念一動，向蕭中慧說道︰「姑娘，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原不該說，只是事在危急，此處人人有性命之憂……」蕭中慧接口道︰「我知道啦，你要我和你學這夫妻……夫妻……」說到這里，滿臉紅暈。袁冠南道︰「嗯，小可絕不敢有意冒犯，實是……實是……」蕭中慧不再跟他多說，向任飛燕道︰「大嫂，請你指點於我，若是我和他……都學會了，抵擋得了那老瞎子，便可救得眾人性命。」任飛燕道︰「這路刀法學起來很難，可非一朝一夕之功。」蕭中慧道︰「學得多少，便是多少，總胜於白白在這里等死。」任飛燕道︰「好，我便教你。」林任夫婦分別口講刀舞，一招一式的演將起來。袁蕭二人在旁各瞧各的，用心默記。

　　袁蕭二人武功雖均不弱，但這套夫妻刀法招數極是繁復，一時實不易記得許多。林任夫婦教得幾招，百忙中又拌上幾句嘴。兩個人教，兩個人學，還只教到第十二招，呼聽得門外大喝一聲︰「賊小子，你躲到哪里去？」人影一閃，卓天雄手持鐵棒，闖進殿來。

　　林玉龍見他重來，不驚反怒，喝道︰「我們刀法尚未教完，你便來了，多等一刻也不成麼？」提刀向他砍去。卓天雄舉鐵棒一擋，任飛燕也已從右側攻到。林玉龍叫道︰「使夫妻刀法！」他意欲在袁蕭兩人跟前一現身手，長刀斜揮，向卓天雄腰間削了下去。這時任飛燕本當散舞刀花，護助丈夫，那知她急於求胜，不使夫妻刀法中的第一招，卻是使了第二招中的搶攻，變成雙刀齊進的局面。卓天雄一見對方刀法中露出老大破綻，鐵棒一招「偷天換日」，架開雙刀，左手手指從棒底伸出，咄咄兩聲，林任夫婦又被點中了穴道。他二人倘若不使夫妻刀法，尚可支持得一時，但一使將出來，只因配合失誤，僅一招便已受制。

　　林玉龍大怒，罵道︰「臭婆娘，咱們這是第一招。你該散舞刀花，護助我腰脅才是。」任飛燕怒道︰「你干麼不跟著我使第二招？非得我跟著你不可？」二人雙刀僵在半空，口中卻兀自怒罵不休。

　　袁冠南知道今日之事已然無幸，低聲道︰「蕭姑娘，你快逃走，讓我來纏住他。」蕭中慧沒料到他竟有這等狹義心腸，一呆之下，胸口一熱，說道︰「不，咱們合力斗他。」袁冠南急道︰「你聽我話，快走！若是我今日逃得性命，再和姑娘相見。」蕭中慧道︰「不成啊……」話未說完，卓天雄已揮鐵棒搶上。袁冠南刷的一刀砍去。蕭中慧見他這一刀左間露出空隙，不待卓天雄對攻，搶著揮刀護住他的肩頭。兩人事先并未練習，只因適才一個要對方先走，另一個卻又定要留下相伴，雙方動了狹義之心，臨敵時自然而然的互相回護。林玉龍看得分明，叫道︰「好，『女貌郎才珠萬斛』，這夫妻刀法的第一招，用得妙極！」

　　袁蕭二人臉上都是一紅，沒想到情急之下，各人順手使出一招新學的刀法，竟然配合得天衣無縫。卓天雄橫過鐵棒，正要砸打，任飛燕叫道︰「第二招，『天教艷質為眷屬』！」蕭中慧依言搶攻，袁冠南橫刀守御。卓天雄勢在不能以攻為守，只得退了一步。林玉龍叫道︰「第三招，『清風引沛下瑤台』！」袁蕭二人雙刀齊飛，颯颯生風。任飛燕道︰「『明月照妝成金屋』！」袁蕭二人相視一笑，刀光如月，照映嬌臉。卓天雄被逼得又退了一步。

　　只聽林任二人不住口得吆喝招數。一個道︰「喜結絲羅在喬木。」一個道︰「英雄無雙風流婿。」一個道︰「卻扇洞房燃花燭。」一個道︰「碧簫聲里雙鳴鳳。」一個道︰「今朝有女顏如玉。」林玉龍叫道︰「千金一刻慶良宵。」任飛燕叫道︰「占斷人間天上福。」

　　喝道這里，那夫妻刀法的十二招以然使完，餘下尚有六十招，袁蕭二人卻未學過袁冠南叫道︰「從頭再來！」一刀砍出，又是第一招「女貌郎才珠萬斛」。二人初使那十二招時，搭配未熟，但卓天雄已是手忙腳亂，招架為難。這時候從頭再來，二人靈犀暗通，想起這路夫妻刀法每一招都有個風光旖旎的名字，不自禁的又驚又喜，鴛鴦刀法的配合，更加緊了，使到第九招「碧簫聲里雙鳴鳳」時，雙刀便如鳳舞鸞翔，靈動翻飛，卓天雄那里招架得住？「啊」的一聲，肩頭中刀，鮮血迸流。他自知難敵，再打下去定要將這條老命送在尼庵之中，鐵棒急封，縱身出牆而逃。

　　袁蕭二人脈脈相對，情愫暗生，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呼聽得林玉龍大聲叫道︰「妙極，妙極！女貌郎才珠萬斛！」

　　他其實是在稱贊自己那套夫妻刀法，蕭中慧卻羞得滿臉通紅，低頭奔出尼庵，遠遠的去了。

　　袁冠南追出庵門，但見蕭中慧的背影在一排柳樹邊一幌，隨即消失。呼聽得身後有人叫道︰「相公！」袁冠南回過頭來，只見小書僮笑嘻嘻的站著，打開了的書籃中睡著一個嬰兒，正是林任夫婦的兒子，籃中書籍上濕了一大片，自不免「書中自有孩兒尿」了。

　　三月初十，這一天是晉陽大俠蕭半和的五十壽誕。

　　蕭府中賀客盈門，群英濟濟。蕭半和長袍馬褂，在大廳上接待來賀的各路英雄，白道上的俠士、黑道上的豪客、前輩名宿、少年新進……還有許多和蕭半和本不認識、卻是慕名來致景仰之意的生客。

　　在後堂，袁夫人、楊夫人、蕭中慧也都喜氣洋洋，穿戴一新。兩位夫人在收拾外面不斷送進來的各式各樣壽禮。蕭中慧正對著鏡子簪花，突然之間，竟中的臉上滿是紅暈，她低聲念道︰「清風引沛下瑤台，明月照妝成金屋。」

　　袁夫人和楊夫人對望了一眼，均想︰這小泥子自從搶了那把鴛鴦刀回家，一忽兒喜，一忽兒愁，滿懷心事。她今年二十歲啦，定是在外邊遇上了一個合她心意的少年郎君。」楊夫人見她簪花老不如意，忽然又發覺她頭上少了一件物事，問道︰「慧兒，大媽給你的那枝金釵呢？」中慧格格一笑，道︰「我給了人啦。」袁夫人和楊夫人又對望一眼，心想︰「果然不出所料，這小妮子連定情之物也給了人家。」楊夫人問道︰「給了誰啦？」中慧笑得猶似花枝亂顫，說道︰「他……他麼？今兒多半會來給爹拜壽，人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同小可。」

　　楊夫人還待再問，只見佣婦張媽捧了一苹錦鍛盒子進來，說道︰「這份壽禮當真奇怪，怎地送一苹金釵給老爺？袁楊二夫人一齊走近，只見盒中之物所盛之物珠光燦爛，赫然是中慧的那枝金釵。楊夫人一轉頭，見女兒喜容滿臉，笑得甚歡，忙問︰「送禮來的人呢？」張媽道︰「正在廳上陪老爺說話呢。」

　　袁楊兩夫人心急著要瞧瞧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位人物，居然能令女兒如此神魂顛倒，相互一頷首，一同走到大廳的屏風背後，只廳得一人結結巴巴的道︰「小人名叫蓋一鳴，外號人稱八步趕蟾、賽專諸、踏雪無痕、獨角水上飛、雙刺蓋七省，今日特地和三個兄弟來向蕭老英雄拜壽。」二位夫人悄悄一張，見那人是個形容委瑣的瘦子，身旁還坐著三個古里古怪的人物。蕭半和撫需笑道︰「太岳四俠大駕光臨，還贈老夫金釵厚禮，真是何以克當。」蓋一鳴道︰「好說，好說！」袁楊二夫人滿心疑惑，難道女兒看中了的，竟是這個矮子？兩位夫人見多識廣，知道人不可貌相，那人的外號說來甚是響亮，想來舞藝必是好的，既然上一個「俠」字，人品也必是好的。

　　鼓樂聲中，門外又進來三人，齊向蕭半和行禮去。一個英俊書生朗聲說道︰「晚輩林玉龍、任飛燕、袁冠南，工住蕭老前輩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薄禮一件，請蕭老前輩笑納。」說著呈上一苹開了蓋的長盒。蕭半和謝了，接過一看，不由得呆了，三個字脫口而出︰「鴛鴦刀！」

　　蕭府的後花園中，林玉龍在教袁冠南刀法，任飛燕在教蕭中慧刀法。耗了大半天功夫，林任二人已將餘下的六十路夫妻刀法，傾囊相受。

　　冠南和中慧用心記憶，但要他們這時專心致志，因為蕭半和問名了得刀經過之後，跟兩位夫人一商量，當下將女兒許配給袁冠南，言明今晚喜上加喜，就在壽誕之中，給兩人訂親。兩個人心花怒放，若不是知道這一路刀法威力無窮，也真的無心在這時候學武習藝；再說，若不是武學之士不拘世俗禮法，未婚夫妻也當避嫌，不該在此日還相聚一堂。

　　「刀光掩映孔雀屏，喜結絲羅在喬木……碧簫聲里雙鳴鳳，今朝有女顏如玉……

　　林玉龍和任飛燕教完了，讓他們這對未婚夫婦自行對刀練習。兩夫婦居然收了這樣一對徒弟，私心大是欣慰。

　　太岳四俠一直在旁邊瞧他們練刀，逍遙子和蓋一鳴不斷指指點點，說這一招有破綻，那一招有漏洞。林玉龍心頭有氣，抹了抹頭上的汗水，道︰「蓋兄，咱夫婦以一路刀法，送給袁兄夫妻作新婚賀禮。你們太岳四俠，送什麼禮物啊？」太岳四俠一聽此言，心頭都是一凜，一時無話可對。要知說到送禮，實是他們最犯忌之事。

　　任飛燕有意開開他們玩笑，說道︰「那邊污泥河中，產有碧血金蟾，學武之士服得一苹，可抵十年功力，只不過甚難捉到。蓋兄號稱八步趕蟾、獨角水上飛，何不去捉幾苹來，送給了新夫婦，豈不是一件重禮？」蓋一鳴大喜，道︰「當真？」林玉龍道︰「我們怎趕相欺？只可惜咱夫婦的輕功不行，又不通水性，不敢下水去捉。」蓋一鳴道︰「說到輕功水性，那是蓋某的拿手好戲。大哥、二哥、三哥，咱們這就捉去。任飛燕笑道︰「哈哈，蓋兄，這個你可又外行了。那碧血金蟾需得半夜子時，方從洞中出來吸取月光精華。大白天那里捉得到？」蓋一鳴道︰「是，是。我本就知道，只不過一時忘了。若是白天能隨便捉到，那里還有什麼希罕？」

　　大廳上紅燭高燒，中唐正中的錦軸上，貼著一個五尺見方的金色大「壽」字。

　　這時客人拜壽已畢，壽星公蕭半和撫著長需，笑容滿面的宣布了一個喜訊︰他的獨生愛女蕭中慧，今晚與少年俠士袁冠南訂親，請列位高朋喝一杯壽酒之後，再喝一杯喜酒。

　　眾賓朋喝采聲中，袁冠南跪倒在紅氈毯上，拜見岳父岳母。蕭半和笑嘻嘻的摸出一柄沉香扇，作為見面禮，袁冠南謝著接過了。袁夫人也笑嘻嘻的摸出了一苹玉班指，袁冠南謝著伸手接過……

　　突然之間，錚的一響，那玉班指掉到了地下，袁冠南臉色大變，望著袁夫人的右手。原來袁夫人右手小指上，生著一個知指。他抓起袁夫人的左手，只見小指也有一個知指。袁冠南顫聲道︰「岳……岳母大人，你……你可識得這東西麼？」說著伸手到自己項頸之中，摸出一苹串在一根細金鏈上的翡翠獅子。袁夫人抓住獅子，全身如中雷電，叫道︰「你……你是獅官？」袁冠南道︰「媽，正是孩兒，你想得我好苦！」兩人抱在一起，放聲大哭起來。

　　壽堂上眾人肅靜無聲。瞧著他母子相會這一幕，人人心里又是難過，又是喜歡，更雜著幾分驚奇。只聽得袁夫人哭道︰「獅官，獅官，這十八年來，你是在哪里啊？我無時無刻，不是在牽記著你。」袁冠南道︰「媽，我以走遍了天下十八省，到處在打聽你的下落。我只怕，只怕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媽了。」

　　蕭中慧聽得袁冠南叫出一聲「媽」來，身子一搖，險險跌倒，腦海中只響著一個聲音︰「原來他是我哥哥，原來他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

　　林玉龍悄聲問妻子道︰「怎麼？袁相公是蕭太太的兒子？我弄得糊涂了。」任飛燕道︰「袁相公不是說出來尋訪母親麼？他還托咱們幫他尋訪，說他母親每苹手的小指頭上都有一根枝指。這蕭太太不也認了他麼？」林玉龍搔頭道︰「怎麼他姓袁，他爹爹又姓蕭？任飛燕道︰「蠢人，袁相公說他三歲時就跟他母親失散，三歲的孩子，怎知道自己姓什麼，胡亂安個姓，不就是了。」林玉龍道︰「這麼說來，蕭姑娘是他妹子了。兄妹倆怎能成親？」任飛燕道︰「既是兄妹，怎麼還能成親？你這不是廢話？」林玉龍怒道︰「呸！你說的才是廢話。」

　　他夫妻倆越爭越大聲。蕭中慧再也忍耐不住，「啊」的一聲，掩面奔出。

　　蕭中慧心中茫然一片，只覺眼前黑蒙蒙的，了無生趣。她奔出大門，發足狂走，突然間砰了一下，肩頭與人一撞。她「啊喲」一聲叫，暗道︰「不妙！我一身武功，只怕撞傷了人。」急忙伸手去扶，突然手腕一緊，左臂酸麻，竟是被人扣住了脈門。她一驚之下，抬起頭來，右掌自然而然的擊了出去。那人反掌擒拿，一帶一扣，又抓住了她右腕脈門。這時她已看清，眼前之人正是卓天雄。

　　卓天雄哈哈大笑，叫道︰「威信，先收一把！」周威信應聲而上，解下了蕭中慧腰間挂著的短刃鴦刀。卓天雄道︰「蕭半和名滿江湖，今日五時壽辰，府中高手如云。威信，你有沒有膽子去取那一把長刃鴛刀。周威信道︰「弟子有師伯撐腰，便是龍潭虎穴，也敢去一闖。江湖上有言道︰『路大好跑馬，樹大好遮蔭』」卓天雄哼的一聲，笑道︰「沒出息，先得把師伯拉扯上！」他生平自負，罕逢敵手，但被袁冠\*蝦拖糝謝□浴\*夫妻刀法」聯手擊敗後，不禁心怯氣餒，此時無意間與蕭中慧相遇，暗想他男女兩人雙刀聯手固然厲害，但我既已擒住了一人，只剩下袁冠南這小子一人，就不足為懼。何況蕭中慧落入自己手中，蕭府上人手再多，也不怕蕭半和不乖乖的將那長刃鴛刀交出。

　　當下卓天雄押著蕭中慧，知會了知縣衙門，與周威信等一干鏢師，逕投蕭府而來。

　　那「卓天雄」三字的名刺遞將進去，蕭半和矍然一凜，叫道︰「快請！」過不多時，只見卓天雄昂首闊步，走進廳來。蕭半和搶上相迎，一瞥眼，見女兒雙手反剪，一名大漢手執短刃鴦刀，抵在她的背心。

　　蕭半和心中雖然驚疑不定，卻是絲毫不動聲色，臉含微笑，說道︰「村夫賤辰，敢勞侍衛大人玉趾？」

　　卓天雄在京師中久聞蕭半和的大名，但見他軀體雄偉，滿腮虯髯，果然極是威武，當下伸出右手，說道︰「蕭大俠千秋華誕，兄弟拜賀來遲，望乞恕罪。」蕭半和笑道︰「好說，好說。」伸手與他相握。兩人一運勁，手臂一震，均感半身酸嘛。這一下較量，兩人竟是功力悉敵，誰也不輸於誰，當下攜手同進壽堂。

　　兩人之中，卻是以卓天雄更加驚异，他以「震天三十掌」與「呼延十八鞭」稱雄武林，那「震天三十掌」唯有「混元氣（原為上無下火）」可與匹敵，是才蕭半和所使的，正是「混元氣」功夫。但「混元氣」必須童子身方能修習，不論男女，成婚後即行消失，因其練時艱辛，散失卻又極其容易，因此武林中向來極少人練。他來蕭府之前，早已打聽蕭半和一妻一妾，女兒也已是及笄之年，怎麼還能保有這童子功的「混元氣」功夫，豈非武學中的一大奇事？

　　袁冠男見蕭中慧受制於人，自是情急關心，從人叢中悄悄繞到眾鏢師身後，待要伺機相救。但卓天雄眼力何等厲害，早已瞧見，喝道︰「姓袁的，你給我站住！」又向周威信道︰「有誰動一動手，你就一刀在這女娃子身上戮個透明窟窿！」周威信道︰「是。江湖上有言道︰『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自有……』一想這句話不太對頭，下面「惡人磨」三字便吞入了肚中。袁冠男深恐這些人真的傷了蕭中慧，哪敢上前一步？

　　卓天雄道︰「蕭大俠，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兄弟今日造訪尊府，一來是跟蕭大俠磕頭拜壽，二來是想以一件無價之寶，跟蕭大俠換一件有價之寶。」蕭半和道︰「小人愚魯，不明卓大人言中之意。」

　　卓天雄白眼一翻，笑道︰「那無價之寶嘛，便是令愛千金，有價之寶卻是那柄長刃的鴛刀。兄弟跟蕭大俠無冤無仇，只求能在皇上御前交得了差，保全了這許多兄弟們的身家性命，還盼蕭大俠高抬貴手，救一救兄弟。」說著拱了拱手。他的話說得似乎低聲下氣，但神色之間卻極是倨傲。

　　蕭半和伸手在椅背上一按，喀喇一響，椅背登時碎裂，笑道︰「卓大人望重武林，今日卻如何這等糊涂？鴛鴦刀既不在小人手中，這位姑娘更不是小人的女兒。難道練童子功混元氣的人，還能生兒育女麼？」說著衣袖一拂，一股急風激射而出。卓天雄側身避開，心道︰「半點不假，這果然是童子功混元氣。」

　　蕭中慧出十通說袁冠男是自己同胞兄長，已是心如刀絞，這事件父親為了相救自己，更咬定了不肯認是父女，忍不住叫道︰「爹爹！」

　　便在此時，只聽得外面齊聲吶喊︰「莫走了反賊蕭義！」人喧馬嘶，不知府門外來了多少軍馬。蕭府幾名仆人氣急敗壞的奔了進來，叫道︰「老爺……不好了！無數官兵……官兵圍住了府門。」

　　卓天雄聽得「莫走了反賊蕭義」這句話，心念一動，立時省悟，喝道︰「好啊！什麼蕭半和？原來你便是皇上追捕了十六年的反賊蕭義。」只見大門口人影幌動，搶進來四名清宮侍衛，當先一人叫道︰「卓大哥，這便是反賊蕭義，還不動手麼？」

　　蕭半和哈哈大笑，說道︰「喬裝改扮一十六年，今日還我蕭義的本來面目。」伸手在臉上一抹，眾人一看，無不驚得呆了。大廳上本已亂成一團，但頃刻之間，人人望著蕭半和的臉，竟是鴉雀無聲。

　　原來瞬息之間，蕭半和竟爾變了一副容貌，本來濃髯滿腮，但手掌只這麼一抹，下巴登時光禿禿的，一根需也沒有了，便是連根拔去，也沒這等光法。

　　這時袁冠男的書僮提著兩苹書籃，從內堂奔將出來，說道︰「公子爺，快走！」袁冠男心念一動，從書籃中抓起一本書來，向外一揚，只見金光閃閃，飄出了數十\*瘧”\*的金葉子。眾鏢師和官兵只見黃金耀眼，如何能不動心？何況那金葉子直飄到身前，各人伸手便抓。袁冠男揚動破書，不住手的向周威信打去，大廳上便如穿花蝴蝶一般，滿空飛舞的都是金葉。周威信倒想著「鴛鴦刀」不可有失，心想︰「江湖上有言道︰『光棍教子，便宜莫貪。』」雖見金葉飛到，卻不去抓。袁冠男一運勁，拍的一聲，一本數斤重的夾金破書擲去，擊中了他的面門。

　　周威信叫聲︰「啊喲！」身子一幌。袁冠男雙足一登，扑了過去。卓天雄橫掌阻截，只覺脅下風聲颯然，蕭半和使混元氣擊到。卓天雄知道厲害，只得反掌回檔，真力碰真力，砰的一響，兩人各自倒退了兩步。便在此時，袁冠男左手使刀降周威信殺得暈頭轉向，右手已解開了蕭中慧的穴道。

　　賀客之中，一小半怕事的遠遠躲開，一大半确是蕭半和的知交好友，或舞兵刃，或揮拳腳，和來襲的清宮侍衛、鏢師官兵惡斗起來。

　　蕭中慧別了半天氣，欺到周威信身邊，左手斜引，右手反勾，拍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打了他個耳括子，順手扭住他的手腕，已將他手中的短刃鴦刀奪了過來。袁冠男大喜，叫道︰「慧妹！清風引沛下瑤台！」蕭中慧眼眶一紅，心道︰「我還能和你使這勞什子的夫妻刀法嗎？」游目四顧，只見爹爹和卓天雄四掌飛舞，打得難解難分，其餘各人，也均找上了對手廝殺，但兩名清宮侍衛卻迫得袁楊兩夫人不住倒退，險象環生。袁冠男叫道︰「慧妹，快救媽媽！」兩人雙刀聯手，一招「碧蕭生里雙鳴鳳」，一名侍衛肩頭中刀，重傷倒地，再一招「今宵有人顏如玉」又一名侍衛被蕭中慧刀柄擊中顴骨，大叫暈去。

　　鴛鴦雙刀聯手，一使開「夫妻刀法」，果真是威不可當，兩人并肩打到哪里，哪里便有侍衛或是鏢師受傷，六十路刀法沒使得一半，來襲的敵人已紛紛奪門而逃。只是這路刀法卻有一樁特异之處，傷人甚易，殺人卻是極難，敵人身上中刀的所在全非要害，想是當年創制這路刀法的夫妻雙俠心地仁善，不愿傷人性命，因此每一招極厲害的刀法之中，都為敵人留下了餘地。

　　打到後來，敵人中只剩下卓天雄一個兀自頑抗。袁冠男和蕭中慧雙刀倏至，一攻左肩，一削右腿。卓天雄從腰里抽出鋼鞭一架，錚的一聲，將蕭中慧的短刃鴛鴦刀刀頭打落。

　　夫妻刀法那一招「喜結絲蘿在喬木」何等神妙，袁冠男長刀幌處，嗤的一聲，卓天雄小腿中刀，深及脛骨，鮮血常流。

　　卓天雄小腿受傷不輕，不敢戀戰，向蕭中慧揮掌拍出，待她斜身閃避，雙足一登，已閃入天井，跟著竄高上了屋頂。本來袁蕭二人雙刀合璧，使一招「英雄無雙風流婿」，便能將卓天雄截住，但蕭中慧刀頭既折，這一招便用不上了。

　　蕭半和見滿廳之中打得落花流水，幸好己方各人只有七八個人受傷，無人喪命，當下大聲道︰「各位好朋友，官兵雖然暫退，少時定當重來，這地方是不能安身的了。咱們急速退向中條山，再定後計。」眾人轟然稱是。

　　當下蕭半和率領家人，收拾了細軟，在府中放起火來。乘著火焰沖天，城中亂成一片，眾人沖出東門，逕往中條山而去。

　　在一個大山洞前的亂石岡上，蕭半和、袁楊二夫人、袁冠男、蕭中慧、林玉龍夫婦，二十來個家人弟子，三百餘位賓客朋友團團圍著幾堆火。火堆上烤著獐子、黃（上鹿下京），香氣送入了每個人的鼻管。

　　蕭半和咳嗽一聲，伸手一摸?子，這是他十多年來的慣例，每次有什麼要緊話說，總是先摸?子。可是這一次卻摸了個空，他下巴光禿禿地了，一根?子也沒有了。他微微一笑，說道︰「承江湖上朋友們瞧得起，我蕭義在武林中還算是一號人物。可是有誰知道，我蕭義是個太監。」

　　眾人聳然一驚，「我蕭義是個太監」這句話傳入耳中，人人都道是聽錯了，但見蕭半和臉色鄭重，絕非玩笑。袁楊二夫人相互望了一眼，低下頭去。

　　蕭半和道︰「不錯，我蕭義是個太監。我在十六歲上便淨了身子，進宮服侍皇帝，為的是要刺死滿清皇帝，給先父報仇。我父親平生跟滿清韃子勢不兩立，終於慘被害死。我父親的七個結義兄弟歃血為盟，誓死要給先父報仇，但滿清勢大，我這七位伯父叔父無一能得善終，不是在格斗中被清宮的侍衛殺死，便是被捕到了凌遲處死，這一場冤仇越結越深。我細細思量，要練到父親和這七位伯叔一樣的武功，便是竭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夠做到，便算練成了，也未必能報得了血海深仇，於是我甘心淨身，去做一個低三下四、為人人瞧不起的太監。」眾人聽到這里，想起他得苦心孤詣，無不欽佩。

　　蕭半和接著道︰「可是禁宮之中，警衛何等森嚴，實非我初時所能想像。別說走進皇帝跟前，便是想見皇帝一面，那也是著實不容易。在十多年之中，雖然每日每夜我在等待機會，始終下不了手。十六年前的一天晚上，我聽得宮中的兩名侍衛談起，皇帝得知世上有一對『鴛鴦刀』，得知者可無敵於天下，這對刀分在一位姓袁的和一位姓楊的英雄手中。於是皇帝將袁楊兩人全家捕來，勒逼二人交出寶刀，兩位大英雄不屈而死，兩位英雄的夫人卻被逮入了天牢。」他說到這里，袁楊二夫人珠淚滾滾而下，突然間相抱大哭。

　　袁冠男和蕭中慧對望了一眼，心中又悲又喜。只聽得蕭半和說道︰「當時我心中細一琢磨，替死人報仇，實不如救活人要緊，於是混進天牢，殺了幾名獄卒，將二位夫人救出牢來。獄官以二位夫人是女流之輩，本來看守不緊，又萬萬料不到一個太監居然會去相救欽犯，因此給我一舉得手。只是敵人勢大，倉皇奔逃之時，袁夫人的公子終於在途中失落。這件事我生平耿耿於懷，想不到袁公子已長大成人，并且學得一身高強武藝，當真是天大的喜事。至於中慧呢，你今年十八歲啦，我初見到你時，還只兩歲。你爹爹姓楊，乃是名震當世的三湘大俠楊伯沖楊大俠。」袁冠男和蕭中慧（應該說楊中慧了）分別抱著自己母親，想起復仇時不胜悲憤，想起蕭半和的義薄云天，又是感激無已。

　　蕭半和又道︰「我們逃出北京，皇帝自是偵騎四出，嚴加搜捕。為了瞞過清廷的耳目，我老蕭留起了胡子，又委屈袁楊兩位夫人做了我的夫人。好在老蕭是個太監，這一時權宜之計，也不致辱了袁楊兩位大俠的英名。」袁冠男和蕭中慧相視一笑，心道︰「誰說咱倆是親兄妹啊？」

　　蕭半和一拍大腿，道︰「老蕭是太監，羡慕大明三寶太監鄭和遠征异域，宣揚我中華的德威，因此上將名字改為『半和』，意思說盼望有鄭和的一半英雄，嘿嘿，那是老蕭的痴心妄想。這些年來，倒也太平無事，那知鴛鴦刀出世，老蕭一心要奪回寶刀，以慰袁楊兩位英雄之靈，沒再小心掩飾行藏，終於給清廷識破了真相。事到如今，那也沒有什麼了。只是鴛鴦刀只剩下一柄鴦刀，慧兒那柄短刃鴦刀，自然是假的，否則怎能折斷？定是給卓天雄這奸賊調了去，只可惜咱們沒能截住他。」

　　這時烤獐子的香氣愈來愈濃了，任飛燕取出刀子，一塊一塊的割切。林玉龍忽地向楊中慧大聲道︰「我說的不錯麼？你說你爹爹媽媽從不吵架，我說不吵架的夫妻便不是真夫妻，定然有些兒邪門，你林大哥可不是料事如神，言之有理？」任飛燕刀尖帶著一塊獐肉，一刀送進了他的口中，喝道︰「吃獐子肉，胡說八道什麼？」林玉龍待要反駁，卻滿口是肉，說不出話來。

　　眾人正覺好笑，忽聽得林外守望的一個弟子喝道︰「是誰？」跟著另一人喝道︰「太岳四俠！」楊中慧噗哧一笑。只見太岳四俠滿身泥泞，用一根木棒抬著一苹大魚网，魚网中黑黝黝地一件巨物，不知是什麼東西。楊中慧笑道︰「太岳四俠，你們抬的是什麼寶貝啊！」

　　蓋一鳴得意洋洋的道︰「袁公子、蕭姑娘，咱兄弟四個到那污泥河中去捉碧血金蟬，想給兩位送一分大禮。那之金蟬還沒抓到，一個人闖將過來，這人腿上受了傷，口中哼哼唧唧，行路一跛一拐。太岳四俠一瞧，嘿，這不是卓天雄麼？咱們悄悄給他兜頭魚网一罩，將他老人家給拿了來啦。」

　　眾人驚喜交集。袁冠男伸手到卓天雄腰間一摸，抽出一把短刀來，精光耀眼，污泥不染，自是真正的鴦刀了。

　　袁夫人將鴛鴦雙刀拿在手中，歎道︰「滿清皇帝聽說這雙刀之中，有一個能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這果然不錯，可是他便知道了這秘密，有能依著行麼？各位請看！」眾人湊近看時，只見鴛刀的刀刃上刻著「仁者」，鴦刀上刻著「無敵」兩字。

　　「仁者無敵」！這便是無敵於天下的大秘密。

# 白馬嘯西風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在黃沙莽莽的回疆大漠之上，塵沙飛起兩丈來高，兩騎馬一前一後的急馳而來。前面是匹高腿長身的白馬，馬上騎著個少婦，懷中摟著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後面是匹棗紅馬，馬背上伏著的是個高瘦的漢子。

　　那漢子左邊背心上卻插著一枝長箭。鮮血從他背心流到馬背上，又流到地下，滴入了黃沙之中。他不敢伸手拔箭，只怕這枝箭一拔下來，就會支持不住，立時倒斃。誰不死呢？那也沒什麼。可是誰來照料前面的嬌妻幼女？在身後，凶悍毒辣的敵人正在緊緊追蹤。

　　他跨下的棗紅馬奔馳了數十里地，早已筋疲力盡，在主人沒命價的鞭打催踢之下，逼得氣也喘不過來了，這時嘴邊已全是白沫，猛地里前腿一軟，跪倒在地。那漢子用力一提韁繩，那紅馬一聲哀嘶，抽搐了幾下，便已脫力而死。那少婦聽得聲響，回過頭來，忽見紅馬倒斃，吃了一驚，叫道：「大哥……怎……怎麼啦？」那漢子皺眉搖了搖頭。但見身後數里外塵沙飛揚，大隊敵人追了下來。

　　那少婦圈轉馬來，馳到丈夫身旁，驀然見到他背上的長箭，背心上的大攤鮮血，不禁大驚失色，險險暈了過去。那小姑娘也失聲驚叫起來：「爹，爹，你背上有箭！」那漢子苦笑了一下，說道：「不礙事！」一躍而起，輕輕悄悄的落在妻子背後鞍上，他雖身受重傷，身法仍是輕捷利落。那少婦回頭望著他，滿臉關懷痛惜之情，輕聲道：「大哥，你……」那漢子雙腿一挾，扯起馬韁。白馬四蹄翻飛，向前奔馳。

　　白馬雖然神駿，但不停不息的長途奔跑下來，畢竟累了何況這時背上乘了三人。白馬似乎知道這是主人的生死關頭，不用催打，竟自不顧性命的奮力奔跑。

　　但再奔馳數里，終於漸漸的慢了下來。

　　後面追來的敵人一步步迫近了。一共六十三人，卻帶了一百九十多匹健馬，只要馬力稍乏，就換一匹馬乘坐。那是志在必得，非追上不可。

　　那漢子回過頭來，在滾滾黃塵之中，看到了敵人的身形，再過一陣，連面目也看得清楚了。那漢子一咬牙，說道：「虹妹，我求你一件事，你答不答應？」那少婦回頭來，溫柔的一笑，說道：「這一生之中，我違拗過你一次麼？」那漢子道：「好，你帶了秀兒逃命，保全咱兩個的骨血，保全這幅高昌迷宮的地圖。」說得極是堅決，便如是下令一般。

　　那少婦聲音發顫，說道：「大哥，把地圖給了他們，咱們認輸便是。你……你的身子要緊。」那漢子低頭親了親她的左頰，聲音突然變得十分溫柔，說道：「我倆一起經歷過無數危難，這次或許也能逃脫。『呂梁三傑』不但要地圖，他們……他們還為了你。」那少婦道：「他……他總該還有幾分同門之情，說不定，我能求求他們……」那漢子厲聲道：「難道我夫婦還能低頭向人哀求？這馬負不起我們三個。快去！」提身縱起，大叫一聲，摔下馬來。

　　那少婦勒定了馬，想伸手去拉，卻見丈夫滿臉怒容，跟著聽得他厲聲喝道：「快走！」她一向對丈夫順從慣了的，只得拍馬提韁，向前奔馳，一顆心卻已如寒冰一樣，不但是心，全身的血都似乎已結成了冰。

　　自後追到的眾人望見那漢子落馬，一齊大聲歡呼起來：「白馬李三倒啦！白馬李三倒啦！」十餘人縱馬圍了上去。其餘四十餘人繼續追趕少婦。

　　那漢子蜷曲著臥在地下，一動也不動，似乎已經死了。一人挺起長槍，嗤的一聲，在他右肩刺了進去。拔槍出來，鮮血直噴，白馬李三仍是不動。

　　領頭的虯髯漢子道：「死得透了，還怕甚麼？快搜他身上。」兩人翻身下馬，去扳他身子。猛地里白光閃動，白馬李三長刀回旋，擦擦兩下，已將兩人砍翻在地。

　　眾人萬料不到他適才竟是裝死，連長槍刺入身子都渾似不覺，斗然間又會忽施反擊，一驚之下，六七人勒馬退開。虯髯大漢揮動手中雁翎刀，喝道：「李三，你當真是個硬漢！」忽的一刀向他頭頂砍落。李三舉刀擋架，他雙肩都受了重傷，手臂無力，騰騰騰退出三步，哇的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十餘人縱馬圍上，刀槍并舉，劈刺下去。

　　白馬李三一生英雄，一直到死，始終沒有屈服，在最後倒下去之時，又手刃了兩名強敵。

　　那少婦遠遠聽得丈夫的一聲怒吼，當真是心如刀割：「他已死了，我還活著干麼？」從懷中取出一塊羊毛織成的手帕，塞在女兒懷里，說道：「秀兒，你好好照料自己！」揮馬鞭在白馬臀上一抽，雙足一撐，身子已离馬鞍。但見那白馬鞍上一輕，馱著女孩兒如風疾馳，心中略感安慰：「此馬腳力天下無雙，秀兒身子又輕，這一下，他們再也追她不上了。」前面，女兒的哭喊聲「媽媽，媽媽」漸漸隱去，身後馬蹄聲卻越響越近，心中默默禱祝：「老天啊老天，愿你保佑秀兒像我一般，嫁著個好丈夫，雖然一生顛沛流离，卻是一生快活！」她整了整衣衫，掠好了頭發，轉瞬間數十騎馬先後馳到，當先一人是呂梁三傑中老二史仲俊。

　　呂梁三傑是結義兄弟。老大「神刀震關西」霍元龍，便是殺死白馬李三的虯髯漢子。老二「梅花槍」史仲俊是個瘦瘦長長的漢子。好三「青蟒劍」陳達海短小精悍，原是遼東馬賊出身，後來卻在山西落腳，和霍史二人意氣相投，在山西省太谷縣開設了晉威鏢局。

　　史仲俊和白馬李三的妻子上官虹原是同門師兄妹，兩人自幼一起學藝。

　　史仲俊心中一直愛著這個嬌小溫柔的小師妹，師父也有意從中撮合，因此同門的師兄弟們早把他們當作是一對未婚夫婦。豈知上官虹無意中和白馬李三相遇，竟爾一見鍾情，家中不許他倆的婚事，上官虹便跟著他跑了。史仲俊傷心之餘，大病了一場，性情也從此變了。他對師妹始終餘情不斷，也一直沒娶親。

　　一別十年，想不到呂梁三傑和李三夫婦竟在甘涼道上重逢，更為了爭奪一張地圖而動起手來。他們六十餘人圍攻李三夫婦，從甘涼直追逐到了回疆。史仲俊妒恨交迸，出手尤狠，李三背上那枝長箭，就是他暗中射的。

　　這時李三終於喪身大漠之中，史仲俊騎馬馳來，只見上官虹孤零零的站在一片大平野上，不由得隱隱有些內疚：「我們殺了她的丈夫。從今而後，這一生中我要好好的待她。」大漠上的西風吹動著她的衣帶，就跟十年以前，在師父的練武場上看到她時一模一樣。上官虹的兵刃是一對匕首，一把金柄，一把銀柄，江湖上有個外號，叫作「金銀小劍三娘子」。這時她手中卻不拿兵刃，臉上露著淡淡的微笑。

　　史眾俊心中驀地升起了指望，胸口發熱，蒼白的臉上涌起了一陣紅潮。

　　他將梅花槍往馬鞍一擱，翻身下馬，叫道：「師妹！」上官虹道：「李三死啦！」史仲俊點了點頭，說道：「師妹，我們分別了十年，我……我天天在想你。」上官虹微笑道：「真的嗎？你又在騙人。」史仲俊一顆心怦怦亂跳，這個笑靨，這般嬌嗔，跟十年前那個小姑娘沒半點分別。他柔聲道：「師妹，以後你跟著我，永遠不教你受半點委屈。」上官虹眼中忽然閃出了奇异的光芒，叫道：「師哥，你待我真好！」張開雙臂，往往他懷中扑去。

　　史仲俊大喜，伸開手將她緊緊的摟住了。霍元龍和陳達海相視一笑，心想：「老二害了十年相思病，今日終於得償心愿。」史仲俊鼻中只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心里迷迷糊糊的，又感到上官虹的雙手也還抱著自己，真不相信這是真的。突然之間，小附上感到一陣劇痛，像甚麼利器插了進來。他大叫一聲，運勁雙臂，要將上官虹推開，那知她雙臂緊緊抱著他死命不放，終於兩人一起倒在地下。

　　這一著變起倉卒，霍元龍和陳達海一驚之下，急忙翻身下馬，上前搶救。扳起上官虹的身子時，只見她胸口一灘鮮血，插著一把小小的金柄匕首，另一把銀柄匕首，卻插在史仲俊的小腹之中，原來金銀小劍三娘子決心一死殉夫，在衣衫中暗藏雙劍，一劍向外，一劍向己。史仲俊一抱著她，兩人同時中劍。

　　上官虹當場氣絕，史仲俊卻一時不得斃命，想到自己命喪師妹之手，心中的悲痛，比身上的創傷更是難受，叫道：「三弟快幫我了斷，免我多受痛苦。」陳達海見他傷重難治，眼望大哥。霍元龍點點頭。陳達海一咬牙，挺劍對准了史仲俊的心口刺入。

　　霍元龍歎道：「想不到金銀小劍三娘子竟然這般烈性。」這時手下一名鏢頭馳馬來報：「白馬李三的尸身上又搜了一遍，沒有地圖。」霍元龍指著上官虹道：「那麼定是在她身上。」一番細細搜索，上官虹身上除了零碎銀兩、幾件替換衣服之外，再無別物。霍元龍和陳達海面面相覷，又是失望，又是奇怪。他們從甘涼道上追到回疆，始終緊緊盯著李三夫婦，地圖如在中途轉手，決不能逃過他們數十人的眼睛，何況他夫婦舍命保圖，絕無隨便交給旁人之理。陳達海再將上官虹小包裹中之物細細檢視一遍，翻到一套小女孩的衫褲時，猛地想起，說道：「大哥，快追那小女孩！」霍元龍「哦」了一聲，說道：「不用慌，諒這女娃娃在大漠上逃得到那里？」左臂一揮，叫道：「留下兩人把史二爺安葬了，餘下的跟我來！」一提馬韁，當先馳去。踏聲雜沓，吆喝連連，百餘匹馬追了下去。

　　那小女孩馳出已久，這時早在二十餘里之外。只是在平坦無垠大漠之上，一眼望去看得到十餘里遠近，那小女孩雖已逃遠，時候一長，終能追上。

　　果然趕到傍晚，陳達海忽然大聲歡呼：「在前面！」只見遠遠一個黑點，正在天地交界處移動。要知那白馬雖然神駿，但自朝至晚足不停蹄的奔跑，終於也支持不住了。霍元龍和陳達海不住調換生力坐騎，漸漸追近。

　　小女孩李文秀伏在白馬背上，心力交疲，早已昏昏睡去。她一整日不飲不食，在大沙漠的烈日下晒得口唇都焦了。白馬甚有靈性，知道後面追來的敵人將不利於小主人，迎著血也似紅的夕陽，奮力奔跑。突然之間，前足提起，長嘶一聲，它嗅到了一股特异的氣息，嘶聲中隱隱有恐怖之意。

　　霍元龍和陳達海都是武功精湛，長途馳騁，原不在意，但這時兩人都感到胸口塞悶，氣喘難當。霍元龍道：「三弟，好像有點不對！」陳達海游目四顧，打量周遭情景，只見西北角上血紅的夕陽之旁，升起一片黃蒙蒙的云霧，黃云中不住有紫色的光芒閃動，景色之奇麗，實是生平從所未睹。

　　但見那黃云大得好快，不到一頓飯時分，已將半邊天都遮住了。這時馬隊中數十人個個汗如雨下，氣喘連連。陳達海道：「大哥，向是有大風沙。」霍元龍道：「不錯，快追，先把女娃娃捉到，再想法躲……」一句話未畢，突然一古疾風刮到，帶著一大片黃沙，只吹得他滿口滿鼻都是沙土，下半截話也說不出來了。

　　大漠上的風沙說來便來，霎時間大風卷地而至。七八人身子一幌，都被大風吹下馬來。霍元龍大叫：「大夥兒下馬，圍攏來！」眾人力抗風沙，但在無邊無際的大沙漠之中，在那遮天舖地的大風沙下，便如大海洋中的一葉小舟一般，只能聽天由命，全無半分自主之力。

　　風沙越刮越猛，人馬身上的黃沙越堆越厚……。

　　連霍元龍和陳達海那樣什麼也不怕的剽悍漢子，這時在天地變色的大風暴威力之下，也只有戰栗的份兒。這兩人心底，同時閃起一個念頭：「沒來由的要找什麼高昌迷宮，從山西巴巴的趕到這大沙漠中來，卻葬身在這兒。」大風呼嘯著，像千千萬萬個惡鬼在同時發威。

　　大漠上的風暴呼嘯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漸漸的平靜了下來。

　　霍元龍和陳達海從黃沙之中爬起身來，檢點人馬，總算損失不大，死了兩名夥伴，五匹馬。但人人都已熬的筋疲力盡，更糟的是，白馬背上的小女孩不知到了何處，十九是葬身在這場大風沙中了。身負武功的粗壯漢子尚且抵不住，何況這樣嬌嫩的一個小女孩兒。

　　眾人在沙漠上生火做飯，休息了半天，霍元龍傳下號令：「誰發現白馬和小女孩的蹤跡，賞黃金五十兩！」跟隨他來到回疆的，個個都是晉陝甘涼一帶的江湖豪客，出門千里只為財，五十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眾人歡聲呼嘯，五十多人在莽莽黃沙上散了開去，像一面大扇子般。「白馬，小女孩，五十兩黃金！」每個人心中，都是在轉著這三個念頭。

　　有的人一直向西，有的向西北，有的向西南，約定天黑之時，在正西六十里處會合。

　　兩頭蛇丁同跨下一匹健馬，縱馬向西北方沖去。他是晉威鏢局中已干了十七年的鏢師，武功雖然算不上如何了得，但精明干練，實是呂粱三傑手下一名極得力的助手。他一口氣馳出二十餘里，眾同伴都已影蹤不見，在茫茫的大漠中，突然起了孤寂和恐怖之感。縱馬上了一個沙丘，向前望去，只見西北角上一片青綠，高聳著七八棵大柳樹。在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中忽然見到這一大塊綠洲，心中當真說不出的喜歡：「這大片綠洲中必有水泉，就算沒有人家，大隊人馬也可好好的將息一番。」他跨下的坐騎也望見了水草，陡然間精神百倍，不等丁同提韁催逼，潑剌剌放開四蹄，奔了過去。

　　十餘里路程片刻即到，遠遠望去，但見一片綠洲，望不到邊際，遍野都是牛羊。極西處搭著一個個帳蓬，密密層層的竟有六七百個。

　　丁同見到這等聲勢，不由得吃了一驚。他自入回疆以來，所見到的帳蓬人家，聚在一起的最多不過三四十個，這樣的一個大部族卻是第一次見到。

　　瞧那帳蓬式樣，顯是哈薩克族人。

　　哈薩克人載回疆諸族中最為勇武，不論男女，六七歲起就長於馬背之上。男子身上人人帶刀，騎射刀術，威震西陲。向來有一句話說道：「一個哈薩克人，抵得一百個懦夫；一百個哈薩克人，就可橫行回疆。」丁同曾聽見過這句話，尋思：「在哈薩克的部族之中，可得小心在意。」只見東北角的一座小山腳下，孤另另的有一座草棚。這棚屋土牆草頂，形式宛如內地漢人的磚屋，只是甚為簡陋。丁同心想：「先到這小屋去瞧瞧。」於是縱馬往小屋走去。他跨下的坐騎已餓了一日一夜，忽然見到滿地青草，走一步，吃兩口，行得極是緩慢。

　　丁同提腳狠命在馬肚上一踢，那馬吃痛，一口氣奔向小屋。丁同一斜眼，只見小屋之後系著一匹高頭白馬，健腿長鬣，正是白馬李三的坐騎。他忍不住叫出聲來：「白馬，白馬，在這兒！」心念一動，翻身下馬，從靴桶中抽初一柄鋒利的短刀，籠在左手衣袖之中，悄悄的掩向小屋後面，正想探頭從窗子向屋內張望，冷不防那白馬「嗚哩哩……」一聲長嘶，似是發覺了他。

　　丁同心中怒罵：「畜生！」定一定神，再度探頭望窗中張去時，那知窗內有一張臉同時探了上來。丁同的鼻子剛好和他的鼻子相碰，但見這人滿臉皺紋，目光炯炯。丁同大吃一驚，雙足一點，倒縱出去，喝道：「是誰？」那人冷冷的道：「你是誰？到此何干？」說的卻是漢語。

　　丁同驚魂略定，滿臉笑容，說道：「在下姓丁名同，無意間到此，驚動了老丈。請問老丈高姓大名。」那老人道：「老漢姓計。」丁同陪笑道：「原來是計老丈，大沙漠中遇到鄉親，真是見到親人了。在下斗膽要討口茶喝。」計老人道：「你有多少人同來？」丁同道：「便是在下一人在此。」計老人哼了一聲，似是不信，冷冷的眼光在他臉上來來回回的掃視。丁同給他瞧得心神不定，只有強笑。

　　一個冷冷的斜視，一個笑嘻嘻地十分尷尬，僵持片刻。計老人道：「要喝茶，便走大門，不用爬窗子吧！」丁同笑道：「是，是！」轉身繞到門前，走了進去。小屋中陳設簡陋，但桌椅整洁，打掃得乾乾淨淨。丁同坐下後四下打量，只見後堂轉出一個小女孩來，手中捧著一碗茶。兩人目光相接，那女孩吃了一驚，嗆啷一響，茶碗失手掉在地下，打得粉碎。

　　丁同登時心花怒放。這小女孩正是霍元龍懸下重賞要追尋之人，他見到白馬後，本已有八分料到那女孩會在屋中，但斗然間見到，仍是不免喜出望外。

　　昨夜一晚大風沙，李文秀昏暈在馬背之上，人事不省，白馬聞到水草氣息，沖風冒沙，奔到了這綠草原上。計老人見到小女孩是漢人裝束，忙把她救了下來。半夜中李文秀醒轉，不見了父母，啼哭不止。計老人見她玉雪可愛，不禁大起怜惜之心，問她何以到這大漠來，她父母是誰。李文秀說父親叫作「白馬李三」，媽媽卻就是媽媽，只聽到追趕他們的惡人遠遠叫她「三娘子」，至於到回疆來干什麼，她卻說不上來了。計老人喃喃的道：「白馬李三，白馬李三，那是橫行江南的俠盜，怎地到回疆來啦？」他給李文秀飽飽的喝了一大碗乳酪，讓她睡了。老人心中，卻翻來覆去的想起了十年來的往事，思潮起伏，再也睡不著了。

　　李文秀這一覺睡到次日辰時才醒，一起身，便求計爺爺帶她去尋爸爸媽媽。就在此時，兩頭蛇丁同鬼鬼祟祟的過來，在窗外探頭探腦，這一切全看在計老人的眼中。

　　李文秀手中的茶碗一摔下，計老人應聲走了過來。李文秀奔過去扑在他的懷里，叫道：「爺爺，他……他就是追我的惡人。」計老人撫摸著她的頭發，柔聲道：「不怕，不怕。他不是惡人。」李文秀道：「是的，是的。他們幾十個人追我們，打我爸爸媽媽。」計老人心想：「白馬李三跟我無親無故，不知結下了什麼仇家，我可不必卷入這是非圈子。」丁同側目打量計老人，但見他滿頭白發，竟無一根是黑的，身材甚是高大，只是弓腰曲背，衰老已極，尋思：「這糟老頭子沒一百歲，也有九十，屋中若無別人，將他一下子打暈，帶了女孩和白馬便走，免得夜長夢多，再生變故。」突然將手掌放在右耳旁邊，做傾聽之狀，說道：「有人來了。」跟著快步走到窗口。

　　計老人卻沒聽到人聲，但聽丁同說得真切，走到窗口一望，只見原野上牛羊低頭嚼草，四下里一片寂靜，并無生人到來，剛問了一句：「那里有人啊？」忽聽得丁同一聲獰笑，頭頂掌風颯然，一掌猛劈下來。

　　那知計老人雖是老態龍鍾，身手可著實敏捷，丁同的手掌與他頭頂相距尚有數寸，他身形一側，已滑了開去，跟著反手一勾，施展大擒拿手，將他右腕勾住了。丁同變招甚是賊滑，右手一掙沒掙脫，左手向前一送，藏在衣袖中的匕首已刺了出去，白光閃處，波的一響，匕首鋒利的刃口以刺入計老人的左背。

　　李文秀大叫一聲：「啊喲！」她跟父母學過兩年武功，眼見計老人中刀，縱身而上，兩個小拳頭便往丁同背心腰眼里打去。便在此時，計老人左手一個肘槌，槌中了丁同的心口，這一槌力道極猛，丁同低哼一聲，身子軟軟垂下，委頓在地，口中噴血，便沒氣了。

　　李文秀顫聲道：「爺爺，你……你背上的刀子……」計老人見她淚光瑩然，心想：「這女孩子心地倒好。」李文秀又道：「爺爺，你的傷……我給你把刀子拔下來吧？」說著伸手去握刀柄。計老人臉色一沉，怒道：「你別管我。」扶著桌子，身子幌了幾幌，顫巍巍走向內室，拍的一聲，關上了板門。李文秀見他突然大怒，很是害怕，又見丁同在地下蜷縮成一團，只怕他起來加害自己，越想越怕，只想飛奔出外，但想起計老人身受重傷，無人服侍，又不忍置之不理。

　　她想了一想，走到室門外，輕輕拍了幾下，聽得室中沒半點聲音，叫道：「爺爺，爺爺，你痛嗎？」只聽得計老人粗聲道：「走開，走開！別來吵我！」這聲音和他原來慈和的說話大不相同，李文秀嚇得不敢再說，怔怔的坐在地下，抱著頭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忽然呀的一聲，室門打開，一只手溫柔地撫摸她頭發，低聲道：「別哭，別哭，爺爺的傷不礙事。」李文秀抬起頭來，見計老人臉帶微笑，心中一喜，登時破涕為笑。計老人笑道：「又哭又笑，不害羞麼？」李文秀把頭藏在他懷里。從這老人身上，她又找到了一些父母的親情溫暖。

　　計老人皺起眉頭，打量丁同的尸身，心想：「他跟我無冤無仇，為什麼忽下毒手？」李文秀關心地問：「爺爺，你背上的傷好些了麼？」這時計老人已換過了一件長袍，也不知他傷的如何。

　　那知他聽到李文秀重提此事，似乎適才給刺了這一刀實是奇恥大辱，臉上又現惱怒，粗聲道：「你羅唆什麼？」只聽得屋外那白馬噓溜溜一聲長嘶，微一沈吟，到柴房中提了一桶黃色染料出來。那是牧羊人在牲口身上涂染記號所用，使得各家的牛羊不致混雜，雖經風霜，亦不脫落。他牽過白馬，用刷子自頭至尾都刷上了黃色，又到哈薩克人的帳蓬之中，討了一套哈薩克男孩的舊衣服來，叫李文秀換上了。李文秀很是聰明，說道：「爺爺，你要那些惡人認不出我，是不是？」計老人點了點頭，歎了口氣道：「爺爺老了。唉，剛才竟給他刺了一刀。」這一次他自己提起，李文秀卻不敢接口了。

　　計老人埋了丁同的尸體，又將他乘坐的坐騎也宰了，沒留下絲毫痕跡，然後坐在大門口，拿著一柄長刀在磨刀石上不住手的磨著。

　　他這一番功夫果然沒白做，就在當天晚上，霍元龍和陳達海所率領的豪客，沖進了這片綠洲之中，大肆擄掠。這一帶素來沒有盜匪，哈薩克人雖然勇武善戰，但是先絕無防備，族中精壯男子又剛好大舉在北邊獵殺危害牛羊的狼群，在帳蓬中留守的都是老弱婦孺，竟給這批來自中原的豪客攻了個措手不及。七名哈薩克男子被殺，五個婦女被擄了去。這群豪客也曾闖進計老人的屋里，但誰也沒對一個老人、一個哈薩克孩子起疑。李文秀滿臉泥污，躲在屋角落中，誰也沒留意到她眼中閃耀著的仇恨光芒。她卻看得清清楚楚，父親的佩劍懸在霍元龍的腰間，母親的金銀小劍插在陳達海的腰帶之中。

　　這是她父母決不离身的兵刃，她年紀雖小，卻也猜到父母定是遭到了不幸。

　　第四天上，哈薩克的男子們從北方拖了一批狼尸回來了，當即組織了隊伍，去找這批漢人強盜復仇。但在茫茫的大漠之中，卻已失卻了他們的蹤跡，只找到了那五個被擄去的婦女。那是五具尸身，全身衣服被脫光了，慘死在大漠之上。他們也找到了白馬李三和金銀小劍三娘子的尸身，一起都帶了回來。

　　李文秀扑在父母的尸身上哀哀痛哭。一個哈薩克人提起皮靴，重重踢了她一腳，粗聲罵道：「真主降罰的強盜漢人！」計老人抱了李文秀回家，不去跟這個哈薩克人爭鬧。李文秀小小的心靈之中，只是想：「為什麼惡人這麼多？誰都來欺侮我？」半夜里，李文秀又從睡夢中哭醒了，一睜開眼，只見床沿上坐著一個人。她驚呼一聲，坐了起來，卻見計老人凝望著她，目光中愛怜橫溢，伸手溫柔地撫摸她的頭發，說道：「別怕，別怕，是爺爺。」李文秀淚水如珍珠斷線般流了下來，伏在計老人的懷里，把他的衣襟全哭濕了。計老人道：「孩子，你沒了爹娘，就當我是你的親爺爺，跟我住在一起。爺爺會好好的照料你。」李文秀哭著點頭，想起了那些殺害爸爸媽媽的惡人，又想起了踢了她一腳的那個凶惡的哈薩克漢子。這一腳踢得好重，使她腰里腫起了一大塊，她不禁又問：「為什麼誰都來欺侮我？我又沒做壞事？」計老人歎口氣，說道：「這世界上給人欺侮的，總是那些沒做壞事的人。」他從瓦壺里倒了一碗熱奶酪，瞧著她喝下了，又替她攏好被窩，說道：「秀兒，那個踢了你一腳的人，叫做蘇魯克。他是個正直的好人。」李文秀睜著圓圓的眼珠，很是奇怪，道：「他……他是好人麼？」計老人點頭道：「不錯，他是好人。他跟你一樣，在一天之中死了兩個最親愛的人，一個是他妻子，一個是他的大兒子。都是給那批惡人強盜害死的。他只道漢人都是壞人。他用哈薩克話罵你，說你是『真主降罰的強盜漢人』。你別恨他，他心里的悲痛，實在跟你一模一樣。不，他年紀大了，心里感到的悲痛，可比你多得多，深得多。」李文秀怔怔的聽著，她本來也沒怎麼恨這個滿臉胡子的哈薩克人，只是見了他凶狠的模樣很是害怕，這時忽然想起，那個大胡子的雙眼之中滿含著眼淚，只差沒掉下來。她不懂計老人說的，為什麼大人的悲痛會比小孩子更深更多，但對這個大胡子卻不自禁的起了同情。

　　窗外傳進來一陣奇妙的宛轉的鳥鳴，聲音很遠，但聽得很清楚，又是甜美，又是凄涼，便像一個少女在唱著清脆而柔和的歌。

　　李文秀側耳聽著，鳴歌之聲漸漸遠去，終於低微得聽不見了。她悲痛的心靈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呆呆的出了一會神，低聲道：「爺爺，這鳥兒唱得真好聽。」計老人道：「是的，唱得真好聽！那是天鈴鳥，鳥兒的歌聲像是天上的銀鈴。這鳥兒只在晚上唱歌，白天睡覺。有人說，這是天上的星星掉下來之後變的。又有些哈薩克人說，這是草原上一個最美麗、最會唱歌的少女死了之後變的。她的情郎不愛她了，她傷心死的。」李文秀迷惘地道：「她最美麗，又最會唱歌，為什麼不愛她了？」計老人出了一會神，長長的歎了口氣，說道：「世界上有許多事，你小孩子是不懂的。」這時候，遠處草原上的天鈴鳥又唱起歌來了。

　　唱得令人心中又是甜蜜，又是凄涼。

　　就這樣，李文秀住在計老人的家里，幫他牧羊煮飯，兩個人就像親爺爺、親孫女一般。晚上，李文秀有時候從夢中醒來，聽著天鈴鳥的歌唱，又在天鈴鳥的歌聲中回到夢里。她夢中有江南的楊柳和桃花，爸爸的懷抱，媽媽的笑臉……過了秋天，過了冬天，李文秀平平靜靜地過著日子，她學會了哈薩克話，學會了草原上的許許多多事情。

　　計老人會釀又香又烈的美酒，哈薩克的男人就最愛喝又香又烈的美酒。

　　計老人會醫牛羊馬匹的疾病，哈薩克人治不好的牲口，往往就給他治好了。

　　牛羊馬匹是哈薩克人的性命，他們雖然不喜歡漢人，卻也少他不得，只好用牛羊來換他又香又烈的美酒，請了他去給牲口治病。

　　哈薩克人的帳蓬在草原上東西南北的遷移。計老人有時跟著他們遷移，有時就留在棚屋之中，等著他們回來。

　　一天晚上，李文秀又聽到了天鈴鳥的歌聲，只是它越唱越遠，隱隱約約地，隨著風聲飄來了一些，跟著又聽不到了。李文秀悄悄穿衣起來，到屋外牽了白馬，生怕驚醒計老人，將白馬牽得遠遠地，這才跨上馬，跟著歌聲走去。

　　草原上的夜晚，天很高、很藍，星星很亮，青草和小花散播著芳香。

　　歌聲很清晰了，唱得又是婉轉，又是嬌媚。李文秀的心跟著歌聲而狂喜，輕輕跨下馬背，讓白馬自由自在的嚼著青草。她仰天躺在草地上，沈醉在歌聲之中。

　　那天鈴鳥唱了一會，便飛遠幾丈。李文秀在地下爬著跟隨，她聽到了鳥兒扑翅的聲音，看到了這只淡黃色的小小鳥兒，見它在地下啄食。他啄了幾口，又向前飛一段路，又找到了食物。

　　天鈴鳥吃得很高興，突然間拍的一聲，長草中飛起黑黝黝的一件物件，將天鈴鳥罩住了。

　　李文秀的驚呼聲中，混和著一個男孩的歡叫，只見長草中跳出來一個哈薩克男孩，得意地叫道：「捉住了，捉住了！」他用外衣裹著天鈴鳥，鳥兒驚慌的叫聲，郁悶地隔著外衣傳出來。

　　李文秀又是吃驚，又是憤怒，叫道：「你干什麼？」那男孩道：「我捉天鈴鳥。你也來捉麼？」李文秀道：「干麼捉它？讓它快快活活的唱歌不好麼？」那男孩笑道：「捉來玩。」將右手伸到外衣之中，再伸出來時，手里已抓著那只淡黃色的小鳥。天鈴鳥不住扑著翅膀，但那里飛得出男孩的掌握？李文秀道：「放了它吧，你瞧它多可怜？」那男孩道：「我一路撒了麥子，引得這鳥兒過來。誰叫它吃我的麥子啊？哈哈！」李文秀一呆，在這世界上，她第一次懂得「陷阱」的意義。人家知道小鳥兒要吃麥子，便撒了麥子，引著它走進了死路。她年紀還小，不知道幾千年來，人們早便再說著「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兩句話。她只隱隱的感到了機謀的可怕，覺到了「引誘」的令人難以抗拒。當然，她只感到了一些極模糊的影子，想不明白中間包藏著的道理。

　　那男孩玩弄著天鈴鳥，使它發出一些痛苦的聲音。李文秀道：「你把小鳥兒給了我，好不好？」那男孩道：「那你給我什麼？」李文秀伸手到懷里一摸，她什麼也沒有，不禁有些發窘，想了一想，道：「趕明兒我給你縫一只好看的荷包，給你挂在身上。」那男孩笑道：「我才不上這個當呢。明兒你便賴了。」李文秀脹紅了臉，道：「我說過給你，一定給你，為什麼要賴呢？」那男孩搖頭道：「我不信。」月光之下，見李文秀左腕上套著一只玉鐲，發出晶瑩柔和的光芒，隨口便道：「除非你把這個給我。」玉鐲是媽媽給的，除了這只玉鐲，已沒有紀念媽媽的東西了。她很舍不得，但看了那天鈴鳥可怜的樣子，終於把玉鐲褪了下來，說道：「給你！」那男孩沒想到她居然會肯，接過玉鐲，道：「你不會再要回吧？」李文秀道：「不！」那男孩道：「好！」於是將天鈴鳥遞了給她。李文秀雙手合著鳥兒，手掌中感覺到它柔軟的身體，感覺到它迅速而微弱的心跳。她用右手的三根手指輕輕撫摸一下鳥兒背上的羽毛，張開雙掌，說道：「你去吧！下次要小心了，可別再給人捉住。」天鈴鳥展開翅膀，飛入了草叢之中。男孩很是奇怪，問道：「為什麼放了鳥兒？你不是用玉鐲換了來的麼？」他緊緊抓住了鐲子，生怕李文秀又向他要還。李文秀道：「天鈴鳥又飛，又唱歌，不是很快活麼？」男孩側著頭瞧了她一會，問道：「你是誰？」李文秀道：「我叫李文秀，你呢？」男孩道：「我叫蘇普。」說著便跳了起來，揚著喉嚨大叫了一聲。

　　蘇普比她大了兩歲，長得很高，站在草地上很有點威武。李文秀道：「你力氣很大，是不是？」蘇普非常高興，這小女孩隨口一句話，正說中了他最引以為傲的事。他從腰間拔出一柄短刀來，說道：「上個月，我用這把刀砍傷了一頭狼，差點兒就砍死了，可惜給逃走了。」李文秀很是驚奇，道：「你這麼厲害？」蘇普更加得意了，道：「有兩頭狼半夜里來咬我家的羊，爹不在家，我便提刀出去趕狼。大狼見了火把便逃了，我一刀砍中了另外一頭。」李文秀道：「你砍傷了那頭小的？」蘇普有些不好意思，點了點頭，但隨即加上一句：「那大狼倘使不逃走，我就一刀殺了它。」他雖是這麼說，自己卻實在沒有把握。但李文秀深信不疑，道：「惡狼來咬小綿羊，那是該殺的。下次你殺到了狼，來叫我看，好不好？」蘇普大喜道：「好啊！等我殺了狼，就剝了狼皮送給你。」李文秀道：「謝謝你啦，那我就給爺爺做一條狼皮墊子。他自己那條已給了我啦。」蘇普道：「不！我送給你的，你自己用。你把爺爺的還給他便了。」李文秀點頭道：「那也好。」在兩個小小的心靈之中，未來的還沒有實現的希望，和過去的事實沒有多大分別。他們想到要殺狼，好像那頭惡狼真的已經殺死了。

　　便這樣，兩個小孩子交上了朋友。哈薩克的男性的粗獷豪邁，和漢族的女性的溫柔仁善，相處得很是和諧。

　　過了幾天，李文秀做了一只小小的荷包，裝滿了麥糖，拿去送給蘇普。

　　這一件禮物使這小男孩很出乎意料之外，他用小鳥兒換了玉鐲，已經覺得占了便宜。哈薩克人天性的正直，使他認為應當有所補償，於是他一晚不睡，在草原上捉了兩只天鈴鳥，第二天拿去送給李文秀。這一件慷慨的舉動未免是會錯了意。李文秀費了很多唇舌，才使這男孩明白，她所喜歡的是讓天鈴鳥自由自在，而不是要捉了來讓它受苦。蘇普最後終於懂了，但在心底，總是覺得她的善心有些傻氣，古怪而可笑。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在李文秀的夢里，爸爸媽媽出現的次數漸漸稀了，她枕頭上的淚痕也漸漸少了。她臉上有了更多的笑靨，嘴里有了更多的歌聲。當她和蘇普一起牧羊的時候，草原上常常飄來了遠處青年男女對答的情歌。李文秀覺得這些情致纏綿的歌兒很好聽，聽得多了，隨口便能哼了出來。

　　當然，她還不懂歌里的意義，為什麼一個男人會對一個女郎這麼顛倒？為什麼一個女郎要對一個男人這麼傾心？為什麼情人的腳步聲使心房劇烈地跳動？為什麼窈窕的身子叫人整晚睡不著？只是她清脆地動聽地唱了出來。聽到的人都說：「這小女孩的歌兒唱得真好，那不像草原上的一只天鈴鳥麼？」到了寒冷的冬天，天鈴鳥飛到南方溫暖的地方去了，但在草地上，李文秀的歌兒仍舊響著：「啊，親愛的牧羊少年，請問你多大年紀？你半夜里在沙漠獨行，我和你作伴愿不愿意？」歌聲在這里頓了一頓，聽到的人心中都在說：「聽著這樣美麗的歌兒，誰不愿意要你作伴呢？」跟著歌聲又響了起來：「啊，親愛的你別生氣，誰好誰壞一時難知。

　　要戈壁沙漠便為花園，只須一對好人聚在一起。」聽到歌聲的人心底里都開了一朵花，便是最冷酷最荒蕪的心底，也升起了溫暖：「倘若是一對好人聚在一起，戈壁沙漠自然成了花園，誰又會來生你的氣啊？」老年人年輕了二十歲，年輕人心中洋溢歡樂。但唱著情歌的李文秀，卻不懂得歌中的意思。

　　聽她歌聲最多的，是蘇普。他也不懂這些草原上情歌的含意，直到有一天，他們在雪地里遇上了一頭惡狼。

　　這一頭狼來得非常突然。蘇普和李文秀正并肩坐在一個小丘上，望著散在草原上的羊群。

　　就像平常一樣，李文秀跟他說著故事。這些故事有些是媽媽從前說的，有些是計老人說的，另外的是她自己編的。蘇普最喜歡聽計老人那些驚險的出生入死的故事，最不欣賞李文秀自己那些孩子氣的女性故事，但一個驚險故事反來覆去的說了幾遍，便變成了不驚不險，於是他也只得耐心的聽著：白兔兒怎樣找不到媽媽，小花狗怎樣去幫它尋找。突然之間，李文秀「啊」的一聲，向後翻倒，一頭大灰狼尖利的牙齒咬向她的咽喉。

　　這頭狼從背後悄無聲息的襲來，兩個小孩誰都沒有發覺。李文秀曾跟媽媽學過一些武功，自然而然的將頭一側，避開了凶狼對准著她咽喉的一咬。

　　蘇普見這頭惡狼這般高大，嚇得腿也軟了，但他立即想起：「非救她不可！」從腰間拔出短刀，扑上去一刀刺在大灰狼的背上。

　　灰狼的骨頭很硬，短刀從它背脊上滑開了，只傷了一些皮肉。但灰狼也察覺了危險，放開了李文秀，張開血盆大口，突然縱起，雙足搭在蘇普的肩頭，便往他臉上咬了下去。

　　蘇普一驚之下，向後便倒。那灰狼來勢如電，雙足跟著按了下去，白森森的獠牙已触到蘇普臉頰。李文秀極是害怕，但仍是鼓起勇氣，拉住灰狼尾巴用力向後拉扯。大灰狼給她一拉之下，向後退了一步，但它餓得慌了，後足牢牢据地，叫李文秀再也拉它不動，跟著又是一口咬落。

　　只聽得蘇普大叫一聲，凶狼已咬中他左肩。李文秀驚得幾乎要哭了出來，鼓起平生之力一拉。灰狼吃痛，張口呼號，卻把咬在蘇普肩頭的牙齒松了。蘇普迷迷糊糊的送出一刀，正好刺中在狼肚腹上柔軟之處，這一刀直沒至柄。他想要拔出刀來再刺，那灰狼猛地躍起，在雪地里打了幾個滾，仰天死了。

　　灰狼這一翻騰，帶得李文秀也摔了幾個筋斗，可見她兀自拉住灰狼的尾巴，始終不放。蘇普掙扎著站起身來，看見這麼巨大的一頭灰狼死在雪地之中，不禁驚得呆了，過了半晌，才歡然叫道：「我殺死了大狼，我殺死了大狼！」伸手扶起李文秀，驕傲地道：「阿秀，你瞧，我殺了大狼！」得意之下，雖是肩頭鮮血長流，一時竟也不覺疼痛。李文秀見他的羊皮襖子左襟上染滿了血，忙翻開他皮襖，從懷里拿出手帕，按住他傷口中不住流出的鮮血，問道：「痛不痛？」蘇普若是獨自一個兒，早就痛得大哭大喊，但這時心中充滿了英雄氣概，搖搖頭道：「我不怕痛！」忽聽得身後一人說道：「阿普，你在干什麼？」兩人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滿臉虯髯的大漢，騎在馬上。蘇普叫道：「爹，你瞧，我殺死了一頭大狼。」那大漢大喜，翻身下馬，只見兒子臉上濺滿了血，眼光又掠過李文秀的臉，問蘇普道：「你給狼咬了？」蘇普道：「我在這兒聽阿秀說故事，忽然這頭狼來咬她……」突然之間，那大漢臉上罩上了一層陰影，望著李文秀冷冷的道：「你便是那個真主降罰的漢人女孩兒麼？」這時李文秀已認了他出來，那便是踢過她一腳的蘇魯克。她記起了計老人的話：「他的妻子和大兒子，一夜之間都給漢人強盜殺了，因此他恨極了漢人。」她點了點頭，正想說：「我爹爹媽媽也是給那些強盜害的。」話還沒出口，突然刷了一聲，蘇普臉上腫起了一條長長的紅痕，是給父親用馬鞭重重的抽了一下。

　　蘇魯克喝道：「我叫你世世代代，都要憎恨漢人，你忘了我的話，偏去跟漢人的女孩兒玩，還為漢人的女兒拼命流血！」刷的一聲，夾頭夾腦的又抽了兒子一鞭。

　　蘇普竟不閃避，只是呆呆的望著李文秀，問道：「她是真主降罰的漢人麼？」蘇魯克吼道：「難道不是？」回過馬鞭，刷的一下又抽在李文秀臉上。李文秀退了兩步，伸手按住了臉。蘇普給灰狼咬後受傷本重，跟著又被狠狠的抽了兩鞭，再也支持不住，身子一幌，摔倒在地。

　　蘇魯克見他雙目緊閉，暈了過去，也吃了一驚，急忙跳下馬來，抱起兒子，跟著和身縱起，落在馬背之上，一個繩圈甩出，套住死狼頭頸，雙腿一挾，縱馬便行。死狼在雪地中一路拖著跟去，雪地里兩行蹄印之間，留著一行長長的血跡。蘇魯克馳出十餘丈，回過頭來惡毒地望了李文秀一眼，眼光中似乎在說：「下次你再撞在我的手里，瞧我不好好的打你一頓。」李文秀倒不害怕這個眼色，只是心中一片空虛，知道蘇普從今之後，再不會做她的朋友，再也不會來聽她唱歌、來聽她說故事了。只覺得朔風更加冷得難受，臉上的鞭傷隨著脈搏的跳動，一抽一抽地更加劇烈的疼痛。

　　她茫茫然的趕了羊群回家。計老人看到她衣衫上許多鮮血，臉上又是腫起一條鞭痕，大吃一驚，忙問她什麼事。李文秀只淡淡的道：「是我不小心摔的。」計老人當然不信。可是一再相詢，李文秀只是這麼回答，問得急了，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竟是一句話也不肯再說。

　　那天晚上，李文秀發著高燒，小臉蛋兒燒得血紅，說了許多胡話，什麼「大灰狼！」「蘇普，蘇普，快救我！」什麼「真主降罰的漢人。」計老人猜到了幾分，心中很是焦急。幸好到黎明時，她的燒退了，沈沈睡去。

　　這一場病直生了一個多月，到她起床時，寒冬已經過去，天山上的白雪開始融化，一直道雪水匯成的小溪，流到草原上來。原野上已茁起了一絲絲的嫩草。

　　這一天，李文秀一早起來，打開大門，想趕了羊群出去放牧，只見門外放著一張大狼皮，做成了墊子的模樣。李文秀吃了一驚，看這狼皮的毛色，正是那天在雪地中咬她的那頭大灰狼。她俯下身來，見狼皮的肚腹處有個刃孔。她心中怦怦跳著，知道蘇普并沒忘記她，也沒忘記他自己說過的話，半夜里偷偷將這狼皮放在她的門前。她將狼皮收在自己房中，不跟計老人說起，趕了羊群，便到慣常和蘇普相會的地方去等他。

　　但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蘇普始終沒來。她認得蘇普家里的羊群，這一天卻由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放牧。李文秀想：「難道蘇普的傷還沒有好？怎地他又送狼皮給我？」她很想到他帳蓬里去瞧瞧他，可是跟著便想到了蘇魯克的鞭子。

　　這天半夜里，她終於鼓起了勇氣，走到蘇普的帳蓬後面。她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是為了想說一句「謝謝你的狼皮」？為了想瞧瞧他的傷好了沒有？她自己也說不上來。她躲在帳蓬後面。蘇普的牧羊犬識得她，過來在她身上嗅了幾下便走開了，一聲也沒吠。帳蓬中還亮著牛油燭的燭光，蘇魯克粗大的嗓子在大聲咆哮著。

　　「你的狼皮拿去送給了那一個姑娘？好小子，小小年紀，也懂得把第一次的獵物拿去送給心愛的姑娘。」他每呼喝一句，李文秀的心便劇烈地跳動一下。她聽得蘇普在講故事時說過哈薩克人的習俗，每一個青年最寶貴自己第一次的獵物，總是拿去送給他心愛的姑娘，以表示情意。這時她聽到蘇魯克這般喝問，小小的臉蛋兒紅了，心中感到了驕傲。他們二人年紀都還小，不知道真正的情愛是什麼，但隱隱約約的，也嘗到了初戀的甜蜜的苦澀。

　　「你定是拿去送給了那個真主降罰的漢人姑娘，那個叫做李什麼的賤種，是不是？好，你不說，瞧是你厲害，還是你爹爹的鞭子厲害？」只聽得刷刷刷刷，幾下鞭子抽打在肉體上的聲音。像蘇魯克這一類的哈薩克人，素來相信只有鞭子下才能產生強悍的好漢子，管教兒子不能用溫和的法子。他祖父這樣鞭打他父親，他父親這樣鞭打他自己，他自己便也這樣鞭打兒子，父子之愛并不因此而減弱。男兒漢對付男兒漢，在朋友和親人是拳頭和鞭子，在敵人便是短刀和長劍。但對於李文秀，她爹爹媽媽從小連重話也不對她說一句，只要臉上少了一絲笑容，少了一些愛撫，那便是痛苦的懲罰了。這時每一鞭都如打在她的身上一般痛楚。「蘇普的爹爹一定恨極了我，自己親生的兒子都打得這麼凶狠，會不會打死了他呢？」「好！你不回答！你回不回答？我猜到你定是拿去送給了那個漢人姑娘。」鞭子不住的往下抽打。蘇普起初咬著牙硬忍，到後來終於哭喊起來：「爹爹，別打啦，別打啦，我痛，我痛！」蘇魯克道：「那你說，是不是將狼皮送給了那個漢人姑娘？你媽死在漢人強盜手里，你哥哥是漢人強盜殺的，你知不知道？他們叫我哈薩克第一勇士，可是我的老婆兒子卻讓漢人強盜殺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那天我偏偏不在家？為什麼總是找不到這群強盜，好讓我給你媽媽哥哥報仇雪恨？」蘇魯克這時的鞭子早已不是管教兒子，而是在發泄心中的狂怒。他每一鞭下去，都似在鞭打敵人。「為什麼那狗強盜不來跟我明刀明槍的決一死戰？你說不說？難道我蘇魯克是哈薩克第一勇士，還打不過幾個漢人的毛賊……」他被霍元龍、陳達海他們所殺死的孩子，是他最心愛的長子，被他們侮辱而死的妻子，是自幼和他一起長大的愛侶。而他自己，二十餘年來人人都稱他是哈薩克族的第一勇士，不論競力、比拳、賽馬，他從沒輸過給人。

　　李文秀只覺蘇普給父親打得很可怜，蘇魯克帶著哭聲的這般叫喊也很可怜。「他打得這樣狠，一定永遠不愛蘇普了。他沒有兒子了，蘇普也沒有爹爹了。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這個真主降罰的漢人姑娘不好！」忽然之間，她也可怜起自己來。

　　她不能再聽蘇普這般哭叫，於是回到了計老人家中，從被褥底下拿出那張狼皮來，看了很久很久。她和蘇普的帳蓬相隔兩里多地，但隱隱的似乎聽到了蘇普的哭聲，聽到了蘇魯克的鞭子在辟拍作響。她雖然很喜歡這張狼皮，但是她不能要。

　　「如果我要了這張狼皮，蘇普會給他爹爹打死的。只有哈薩克的女孩子，他們伊斯蘭的女孩子才能要了這張大狼皮。哈薩克那許多女孩子中，哪一個最美麗？我很喜歡這張狼皮，是蘇普打死的狼，他為了救我才不顧自己性命去打死的狼。蘇普送了給我，可是……可是他爹爹要打死他的……」第二天早晨，蘇魯克帶著滿布紅絲的眼睛從帳蓬中出來，只聽得車爾庫大聲哼著山歌，哩啦哩啦的唱了過來。他側著頭向蘇魯克望著，臉上的神色很奇怪，笑咪咪的，眼中透著親善的意思。車爾庫也是哈薩克族中出名的勇士，千里外的人都知道他馴服野馬的本領。他奔跑起來快得了不得，有人說在一里路之內，任何駿馬都追他不上，即使在一里路之外輸給了那匹馬，但也只相差一個鼻子。原野上的牧民們圍著火堆時閒談，許多人都說，如果車爾庫的鼻子不是這樣扁的話，那麼還是他胜了。

　　蘇魯克和車爾庫之間向來沒多大好感。蘇魯克的名聲很大，刀法和拳法都是所向無敵，車爾庫暗中很有點妒忌。他比蘇魯克要小著六歲。有一次兩人比試刀法，車爾庫輸了，肩頭上給割破長長一條傷痕。他說：「今天我輸了，但五年之後，十年之後，咱們再走著瞧。」蘇魯克道：「再過二十年，咱哥兒倆又比一次，那時我下手可不會向這樣輕了！」今天，車爾庫的笑容之中卻絲毫沒有敵意。蘇魯克心頭的氣惱還沒有消，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車爾庫笑道：「老蘇，你的兒子很有眼光啊！」蘇魯克道：「你說蘇普麼？」他伸手按住刀柄，眼中發出凶狠的神色來，心想：「你嘲笑我兒子將狼皮送給了漢人姑娘。」車爾庫一句話已沖到了口邊：「倘若不是蘇普，難道你另外還有兒子？」但這句話卻沒說出口，他只微笑著道：「自然是蘇普！這孩子相貌不差，人也挺能干，我很喜歡他。」做父親的聽到旁人稱贊他兒子，自然忍不住高興，但他和車爾庫一向口角慣了，說道：「你眼熱吧？就可惜你生不出一個兒子。」車爾庫卻不生氣，笑道：「我女兒阿曼也不錯，否則你兒子怎麼會看上了她？」蘇魯克「呸」的一聲，道：「你別臭美啦，誰說我兒子看上了阿曼？」車爾庫伸手挽住了他膀子，笑道：「你跟我來，我給你瞧一件東西。」蘇魯克心中奇怪，便跟他并肩走著。車爾庫道：「你兒子前些時候殺死了一頭大灰狼。小小孩子，真是了不起，將來大起來，可不跟老子一樣？父是英雄兒好漢。」蘇魯克不答腔，認定他是擺下了什麼圈套，要自己上當，心想：「一切須得小心在意。」在草原上走了三里多路，到了車爾庫的帳蓬前面。蘇魯克遠遠便瞧見一張大狼皮挂在帳蓬外邊。他奔近幾步，嘿，可不是蘇普打死的那頭灰狼的皮是什麼？這是兒子生平打死的第一頭野獸，他是認得清清楚楚的。他心下一陣混亂，隨即又是高興，又是迷惘：「我錯怪了阿普，昨晚這麼結結實實的打了他一頓，原來他把狼皮送了給阿曼，卻不是給那漢人姑娘。該死的，怎麼他不說呢？孩子臉嫩，沒得說的。要是他媽媽在世，她就會勸我了。唉，孩子有什麼心事，對媽媽一定肯講……」車爾庫粗大的手掌在他肩上衣拍，說道：「喝碗酒去。」車爾庫的帳蓬中收拾得很整洁，一張張織著紅花綠草的羊毛毯挂在四周。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孩子捧了酒漿出來。車爾庫微笑道：「阿曼，這是蘇普的爹。你怕不怕他？這大胡子可凶得很呢！」阿曼羞紅了的臉顯得更美了，眼光中閃爍著笑意，好像是說：「我不怕。」蘇魯克呵呵笑了起來，笑道：「老車，我聽人家說過的，說你有個女兒，是草原上一朵會走路的花。不錯，一朵會走路的花，這話說得真好。」兩個爭鬧了十多年的漢子，突然間親密起來了。你敬我一碗酒，我敬你一碗酒。蘇魯克終於喝得酩酊大最，眯著眼伏在馬背，回到家中。

　　過了些日子，車爾庫送來了兩張精致的羊毛毯子。他說：「這是阿曼織的，一張給老的，一張給小的。」一張毛毯上織著一個大漢，手持長刀，砍翻了一頭豹子，遠處一頭豹子正挾著尾巴逃走。另一張毛毯上織著一個男孩，刺死了一頭大灰狼。那二人一大一小，都是威風凜凜，英姿颯爽。蘇魯克一見大喜，連贊：「好手藝，好手藝！」原來回疆之地本來極少豹子，那一年卻不知從那里來了兩頭，危害人畜。蘇魯克當年奮勇追入雪山，砍死了一頭大豹，另一頭負傷遠遁。這時見阿曼在毛毯上織了他生平最得意的英勇事跡，自是大為高興。

　　這一次，喝得大醉而伏在馬背上回家去的，卻是車爾庫了。蘇魯克叫兒子送他回去。在車爾庫的帳蓬之中，蘇普見到了自己的狼皮。他正在大惑不解，阿曼已紅著臉在向他道謝。蘇普喃喃的說了幾句話，全然不知所云，他不敢追問為什麼這張狼皮竟會到了阿曼手中。第二天，他一早便到了那個殺狼小丘去，盼望見到李文秀問她一問。可是李文秀并沒有來。

　　他等了兩天，都是一場空。到第三天上，終於鼓起了勇氣走到計老人家中。李文秀出來開門，一見是他，說道：「我從此不要見你。」拍的一聲，便把板門關上了。蘇普呆了半晌，莫名其妙的回到自己家里，心里感到一陣悵惘：「唉，漢人的姑娘，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麼？」他自然不會知道，李文秀是躲在板門之後掩面哭泣。此後一直哭了很久很久。她很喜歡再和蘇普在一起玩，說故事給他聽，可是她知道只要給他父親發覺了，他又得狠狠挨一頓鞭子，說不定會給他父親打死的。

　　時日一天一天的過去，三個孩子給草原上的風吹得高了，給天山腳下的冰雪凍得長大了，會走路的花更加裊娜美麗，殺狼的小孩變成了英俊的青年，那草原上的天鈴鳥呢，也是唱得更加嬌柔動聽了。只是她唱得很少，只有在夜半無人的時候，獨自在蘇普殺過灰狼的小丘上唱一支歌兒。她沒一天忘記過這個兒時的游伴，常常望到他和阿曼并騎出游，有時，也聽到他倆互相對答，唱著情致纏綿的歌兒。

　　這些歌中的含意，李文秀小時候并不懂得，這時候卻嫌懂得太多了。如果她仍舊不懂，豈不是少了許多傷心？少了許多不眠的長夜？可是不明白的事情，一旦明白之後，永遠不能再回到從前幼小時那樣迷惘的心境了。

　　是一個春深的晚上，李文秀騎了白馬，獨自到那個殺狼的小山上去。白馬給染黃了的毛早已脫進，全身又是像天頂上的雪那樣白。

　　李文秀心想：「他和她今天一定特別快樂，這麼熱鬧，這麼歡喜。」她心中的「他」，沒有第二個人，自然是蘇普，那個「她」自然是那朵會走路的花，阿曼。

　　但這一次李文秀卻沒猜對，蘇普和阿曼這時候并不特別快樂，卻是在特別的緊張。在火堆之旁，蘇普正在和一個瘦長的青年摔跤。這是節日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摔跤第一的有三件獎品：一匹駿馬、一頭肥牛，還有一張美麗的毛毯。

　　蘇普已接連胜了四個好漢，那個瘦長的青年叫做桑斯兒。他是蘇普的好朋友，可也要分一個胜敗。何況，他心中一直在愛著那朵會走路的花。這樣美麗的臉，這樣婀挪的身材，這樣巧妙的手藝，誰不愛呢？桑斯兒明知蘇普和阿曼從小便很要好，但他是倔強的高傲的青年。草原上誰的馬快，誰的力大，誰便處處占了上風。他心中早便在這樣想：「只要我在公開的角力中打敗了蘇普，阿曼便會喜歡我的。」他已用心的練了三年摔跤和刀法。他的師父，便是阿曼的父親車爾庫。

　　至於蘇普的武功，卻是父親親傳的。

　　兩個青年扭結在一起。突然間桑斯兒肩頭上中了重重的一拳，他角下一個踉蹌，向後便倒，但他在倒下時右足一勾，蘇普也倒下了。兩人一同躍起身來，兩對眼睛互相凝視，身子左右盤旋，找尋對方的破綻，誰也不敢先出手。

　　蘇魯克坐在一旁瞧著，手心中全是汗水，只是叫道：「可惜，可惜！」車爾庫的心情卻很難說得明白。他知道女兒的心意，便是桑斯兒打胜了，阿曼喜歡的還是蘇普，說不定只有更加喜歡得更厲害些。可是桑斯兒是他的徒弟，這一場角力，就如是他自己和「哈薩克第一勇士」蘇魯克的比賽。車爾庫的徒弟如果打敗了蘇魯克的兒子，那可有多光采！這件事會傳遍千里的草原。當然，阿曼將會很久很久的郁郁不樂，可是這些事不去管它。他還是盼望桑斯兒打胜。雖然蘇普是個好孩子，他一直很喜歡他。

　　圍著火堆的人們為兩個青年吶喊助威。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角斗。蘇普身壯力大，桑斯兒卻更加靈活些，到底誰會最後獲胜，誰也說不上來。

　　只見桑斯兒東一閃，西一避，蘇普數次伸手扭他，都給躲開了。青年男女們吶喊助威的聲音越來越響。「蘇普，快些，快些！」「桑斯兒，反攻啊！別盡逃來逃去的。」「啊喲，蘇普摔了一交！」「不要緊，用力扳倒他。」聲音遠遠傳了出去，李文秀隱隱聽到了大家叫著「蘇普，蘇普」。她有些奇怪：「為什麼大家叫蘇普？」於是騎了白馬，向著呼叫的聲音奔去。在一棵大樹的後面，她看到蘇普正在和桑斯兒搏斗，旁觀的人興高采烈地叫嚷著。突然間，她在火光旁看到了阿曼的臉，臉上閃動著關切和興奮，淚光瑩瑩，一會兒擔憂，一會兒歡喜。李文秀從來沒這樣清楚的看過阿曼，心想：「原來她是這樣的喜歡蘇普。」驀地里眾人一聲大叫，蘇普和桑斯兒一齊倒了下去。隔著人牆，李文秀看不到地下兩個人搏斗的情形。但聽著眾人的叫聲，可以想到一時是蘇普翻到了上面，一時又是給桑斯兒壓了下去。李文秀手中也是汗水，因為瞧不見地下的兩人，她只有更加焦急些。忽然間，眾人的呼聲全部止歇，李文秀清清楚楚聽到相斗兩人粗重的呼吸聲。只見一個人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眾人歡聲呼叫：「蘇普，蘇普！」阿曼沖進人圈之中，拉住了蘇普的手。

　　李文秀覺得又是高興，又是凄涼。她圈轉馬頭，慢慢的走了開去。眾人圍著蘇普，誰也沒注意到她。

　　她不再拉韁繩，任由白馬在沙漠中漫步而行。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她驀地發覺，白馬已是走到了草原的邊緣，再過去便是戈壁沙漠了。她低聲斥道：「你帶我到這里來干麼？」便在這時，沙漠上出現了兩乘馬，接著又是兩乘。月光下隱約可見，馬上乘客都是漢人打扮，手中握著長刀。

　　李文秀吃了一驚：「莫非是漢人強盜？」只一遲疑間，只聽一人叫道：「白馬，白馬！」縱馬沖了過來，口中叫道：「站住！站住！」李文秀喝道：「快奔！」縱馬往來路馳回，但聽得蹄聲急響，迎面又有幾騎馬截了過來。這時東南北三面都有敵人，她不暇細想，只得催馬往西疾馳。

　　但向西是永沒盡頭的大戈壁。

　　她小時候曾聽蘇普說過，大戈壁中有鬼，走進了大戈壁的，沒一個人能活著出來。不，就是變成了鬼也不能出來。走進了大戈壁，就會不住的大兜圈子，在沙漠中不住的走著走著，突然之間，在沙漠中發現了一行足跡。那人當然大喜若狂，以為找到了道路，跟著足跡而行，但走到後來，他終於會發覺，這足跡原來就是自己留下的，他走來走去，只是在兜圈子。這樣死在大戈壁中的人，變成了鬼也是不得安息，他不能進天上的樂園，始終要足不停步的大兜圈子，千年萬年、日日夜夜的兜下去永遠不停。

　　李文秀曾問過計老人，大戈壁中是不是真的這樣可怕，是不是走進去之後，永遠不能再出來。計老人聽到她這樣問，突然間臉上的肌肉痙攣起來，露出了非常恐怖的神色，眼睛向著窗外偷望，似乎見到了鬼怪一般。李文秀從來沒有見過他會嚇得這般模樣，不敢再問了，心想這事一定不假，說不定計爺爺還見過那些鬼呢。

　　她騎著白馬狂奔，眼見前面黃沙莽莽，無窮無盡的都是沙漠，想到了戈壁中永遠在兜圈子的鬼，越來越是害怕，但後面的強盜在飛馳著追來。她想起了爸爸媽媽，想起了蘇普的媽媽和哥哥，知道要是給那些強盜追上了，那是有死無生，甚至要比死還慘些。可是走進大戈壁呢，那是變成了鬼也不得安息。她真想勒住白馬不再逃了，回過頭來，哈薩克人的帳蓬和綠色的草原早已不見了，兩個強盜已落在後面，但還是有五個強盜吆喝著緊緊追來。李文秀聽到粗暴的、充滿了喜悅和興奮的叫聲：「是那匹白馬，錯不了！捉住她，捉住她！」隱藏在胸中的多年仇恨突然間迸發了出來，她心想：「爹爹和媽媽是他們害死的。我引他們到大戈壁里，跟他們同歸於盡。我一條性命，換了五個強盜，反正……反正……便是活在世上，也沒什麼樂趣。」她眼中含著淚水，心中再不猶豫，催動白馬向著西方疾馳。

　　這些人正是霍元龍和陳達海鏢局中的下屬，他們追趕白馬李三夫婦來到回疆，雖然將李三夫婦殺了，但那小女孩卻從此不知了下落。他們确知李三得到了高昌迷宮的地圖。這張地圖既然在李三夫婦身上遍尋不獲，那麼一定是在那小女孩身上。高昌迷宮中藏著數不盡的珍寶，晉威鏢局一干人誰都不死心，在這一帶到處游蕩，找尋那小女孩。這一耽便是十年，他們不事生產，仗著有的是武藝，牛羊駝馬，自有草原上的牧民給他們牧養。他們只須拔出刀子來，殺人，放火，搶劫，奸淫……這十年之中，大家永遠不停的在找這小女孩，草原千里，卻往那里找去？只怕這小女孩早死了，骨頭也化了灰，但在草原上做強盜，自由自在，可比在中原走鏢逍遙快活得多，又何必回中原去？有時候，大家談到高昌迷宮中的珍寶，談到白馬李三的女兒。這小姑娘就算不死，也長大得認不出了，只有那匹白馬才不會變。這樣高大的全身雪白的白馬甚是稀有，老遠一見就認出來了。但如白馬也死了呢？馬匹的壽命可比人短得多。時候一天天過去，誰都早不存了指望。

　　那知道突然之間，見到了這匹白馬。那沒錯，正是這匹白馬！那白馬這時候年齒已增，腳力已不如少年之時，但仍比常馬奔跑起來快得多，到得黎明時，竟已將五個強盜拋得影蹤不見，後面追來的蹄聲也已不再聽到。可是李文秀知道沙漠上留下馬蹄足跡，那五個強盜雖然一時追趕不上，終於還是會依循足印追來，因此竟是絲毫不敢停留。

　　又奔出十餘里，天已大明，過了幾個沙丘，突然之間，西北方出現了一片山陵，山上樹木蒼蔥，在沙漠中突然看到，真如見到世外仙山一般。大沙漠上沙丘起伏，幾個大沙丘將這片山陵遮住了，因此遠處完全望不見。李文秀心中一震：「莫非這是鬼山？為什麼沙漠上有這許多山，卻從沒聽人說過？」轉念一想：「是鬼山最好，正好引這五個惡賊進去。」白馬腳步迅捷，不多時到了山前，跟著馳入山谷。只見兩山之間流出一條小溪來。白馬一聲歡嘶，直奔到溪邊。李文秀翻身下馬，伸手捧了些清水洗去臉上沙塵，再喝幾口，只覺溪水微帶甜味，甚是清涼可口。

　　突然之間，後腦上忽被一件硬物頂住了，只聽得一個嘶啞的聲音說道：「你是誰？到這里干麼？」李文秀大吃一驚，待要轉身，那聲音道：「我這杖頭對准了你的後腦，只須稍一用勁，你立時便重傷而死。」李文秀但覺那硬物微向前一送，果覺得頭腦一陣暈眩，當下不敢動彈，心想：「這人會說話，想來不是鬼怪。他又問我到這里干麼，那麼自是住在此處之人，不是強盜了。」那聲音又道：「我問你啊，怎地不答？」李文秀道：「有壞人追我，我逃到了這里。」那人道：「什麼壞人？」李文秀：「是許多強盜。」那人道：「什麼強盜？叫什麼名字？」李文秀道：「我不知道。他們從前是保鏢的，到了回疆，便做了強盜。」那人道：「你叫什麼名字？父親是誰？師父是誰？」李文秀道：「我叫李文秀，我爹爹是白馬李三，媽媽是金銀小劍三娘子。我沒師父。」那人「哦」的一聲，道：「嗯，原來金銀小劍三娘子嫁了白馬李三。你爹爹媽媽呢？」李文秀道：「都給那些強盜害死了。他們還要殺我。」那人「嗯」了一聲，道：「站起來！」李文秀站起身來。那人道：「轉過身來。」李文秀慢慢轉身，那人木杖的鐵尖离開了她後腦，一縮一伸，又點在她喉頭。但他杖上并不使勁，只是虛虛的點著。李文秀向他一看，心下很是詫异，聽到那嘶啞冷酷的嗓音之時，料想背後這人定是十分的凶惡可怖，那知眼前這人卻是個老翁，身形瘦弱，形容枯槁，愁眉苦臉，身上穿的是漢人裝束，衣帽都已破爛不堪。但他頭發卷曲，卻又不大像漢人。

　　李文秀道：「老伯伯，你叫什麼名字？這里是什麼地方？」那老人眼見李文秀容貌嬌美，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一怔之下，冷冷的道：「我沒名字，也不知道這里是什麼地方。」便在此時，遠處蹄聲隱隱響起。李文秀驚道：「強盜來啦，老伯伯，快躲起來。」那人道：「干麼要躲？」李文秀道：「那些強盜惡得很，會害死你的。」那人冷冷的道：「你跟我素不相識，何必管我的死活？」這時馬蹄聲更加近了。李文秀也不理他將杖尖點在自己喉頭，一伸手便拉住他手臂，道：「老伯伯，咱們一起騎馬逃吧，再遲便來不及了。」那人將手一甩，要掙脫李文秀的手，那知他這一甩微弱無力，竟是掙之不脫。李文秀奇道：「你有病麼？我扶你上馬。」說著雙手托住他腰，將他送上了馬鞍。這人瘦骨伶仃，雖是男子，身重卻還不及骨肉停勻的李文秀，坐在鞍上搖搖幌幌，似乎隨時都會摔下鞍來。李文秀跟著上馬，坐在他身後，縱馬向叢山之中進去。

　　兩人這一耽擱，只聽得五騎馬已馳進了山谷，五個強人的呼叱之聲也已隱約可聞。那人突然回過頭來，喝道：「你跟他們是一起的，是不是？你們安排了詭計，想騙我上當。」李文秀見他滿臉病容猛地轉為猙獰可怖，眼中也射出凶光，不禁大為害怕，說道：「不是的，不是的，我從來沒見過你，騙你上什麼當？」那人厲聲道：「你要騙我帶你去高昌迷宮……」一句話沒說完，突然住口。

　　這「高昌迷宮」四字，李文秀幼時隨父母逃來回疆之時，曾聽父母親談話中提過幾次，但當時不解，并未在意，現在又事隔十年，這老人突然說及，她一時想不起甚麼時候似乎曾聽到人說過，茫然道：「高昌迷宮？那是甚麼啊？」老人見她神色真誠，不似作偽，聲音緩和一些，道：「你當真不知高昌迷宮？」李文秀搖頭道：「不知道，啊，是了……」老人厲聲問道：「是了什麼？」李文秀道：「我小時候跟著爹爹媽媽逃來回疆，曾聽他們說過『高昌迷宮』。那是很好玩的地方麼？」老人疾言厲色的問道：「你爹娘還說過甚麼？可不許瞞我。」李文秀凄然道：「但愿我能夠多記得一些爹媽說過的話，便是多一個字，也是好的。就可惜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老伯伯，我常常這樣傻想，只要爹爹媽媽能活過來一次，讓我再見上一眼。唉！只要爹媽活著，便是天天不停的打我罵我，我也很快活啊。當然，他們永遠不會打我的。」突然之間，她耳中似乎出現了蘇魯克狠打蘇普的鞭子聲，憤怒的斥罵聲。

　　那老人臉色稍轉柔和，「嗯」了一聲，突然又大聲問：「你嫁了人沒有？」李文秀紅著臉搖了搖頭。老人道：「這幾年來你跟誰住在一起？」李文秀道：「跟計爺爺。」老人道：「計爺爺？他多大年紀了？相貌怎樣？」李文秀對白馬道：「好馬兒，強盜追來啦，快跑快跑。」心想：「在這緊急當兒，你老是問這些不相干的事干麼？」但見他滿臉疑云，終於還是說了：「計爺爺總有八十多歲了吧，他滿頭白發，臉上全是皺紋，待我很好的。」老人道：「你在回疆又識得甚麼漢人？計爺爺家中還有甚麼？」李文秀道：「計爺爺家里再沒別人了。我連哈薩克人也不識得，別說漢人啦。」最後這兩句話卻是憤激之言，她想起了蘇普和阿曼，心想雖是識得他們，也等於不識。

　　白馬背上乘了兩人，奔跑不快，後面五個強盜追得更加近了，只聽得颼颼幾聲，三枚羽箭接連從身旁掠過。那些強盜想擒活口，并不想用箭射死她，這幾箭只是威嚇，要她停馬。

　　李文秀心想：「橫豎我已決心和這五個惡賊同歸於盡，就讓這位伯伯獨自逃生吧！」當即躍下地來，在馬臀一拍，叫道：「白馬，白馬！快帶了伯伯先逃！」老人一怔，沒料到她心地如此仁善，竟會叫自己獨自逃開，稍一猶豫，低聲道：「接住我手里的針，小心別碰著針尖。」李文秀低頭一看，只見他右手兩根手指間挾著一枚細針，當下伸手指拿住了，卻不明其意。老人道：「這針尖上喂有劇毒，那些強盜若是捉住你，只要輕輕一下刺在他們身上，強盜就死了。」李文秀吃了一驚，適才早見到他手中持針，當時也沒在意，看來這一番對答若是不滿他意，他已用毒針刺在自己身上了。那老人當下催馬便行。

　　五乘馬馳近身來，團團將李文秀圍在垓心。五個強人見到了這般年輕貌美的姑娘，誰也沒想到去追那老頭兒。

　　五個強盜紛紛跳下馬來，臉上都是獰笑。李文秀心中怦怦亂跳暗想那老伯伯雖說這毒針能致人死命，但這樣小小一枚針兒，如何擋得住眼前這五個凶橫可怖的大漢，便算真能刺的死一人，卻尚有四個。還是一針刺死了自己吧，也免得遭強人的凌辱。只聽得一人叫道：「好漂亮的妞兒！」便有兩人向她扑了過來。

　　左首一個漢子砰的一拳，將另一個漢子打翻在地，厲聲道：「你跟我爭麼？」跟著便抱住了李文秀的腰。李文秀慌亂之中，將針在他右臂一刺，大叫：「惡強盜，放開我。」那大漢呆呆的瞪著她，突然不動。摔在地下的漢子伸出雙手，抱住李文秀的小腿，使勁一拖，將她拉倒在地。李文秀左手撐拒，右手向前一伸，一針刺入他的胸膛。那大漢正在哈哈大笑，忽然間笑聲中絕，張大了口，也是身形僵住，一動也不動了。

　　李文秀爬起身來，搶著躍上一匹馬的馬背，縱馬向山中逃去。餘下三個強盜見那二人突然僵住，宛似中邪，都道被李文秀點中了穴道，心想這少女武功奇高，不敢追趕。他三個人都不會點穴解穴，只有帶兩個同伴去見首領，豈知一摸二人的身子，竟是漸漸冰冷，再一探鼻息，已是氣絕身死。

　　三人大驚之下，半晌說不出話來。一個姓宋的較有見識，解開兩人的衣服一看，只見一人手臂上有一塊錢大黑印，黑印之中，有個細小的針孔，另一人卻是胸口有個黑印。他登時省悟：「這妞兒用針刺人，針上喂有劇毒。」一個姓全的道：「那就不怕！咱們遠遠的用暗青子打，不讓這小賤人近身便是。」另一個強人姓云，說道：「知道了她的鬼計，便不怕再著她的道兒！」話是這麼說，三人終究不敢急追，一面商量，一面提心吊膽的追進山谷。

　　李文秀兩針奏功，不禁又驚又喜，但也知其餘三人必會發覺，只要有了防備，決不容自己再施毒針。縱馬正逃之間，忽聽得左首有人叫道：「到這兒來！」正是那老人的聲音。

　　李文秀急忙下馬，聽那聲音從一個山洞中傳出，當即奔進。那老人站在洞口，問：「怎麼樣？」李文秀道：「我……我刺中了兩個……兩個強盜，逃了出來。」老人道：「很好，咱們進去。」進洞後只見山洞很深，李文秀跟隨在老人之後，那山洞越行越是狹窄。

　　行了數十丈，山洞豁然開朗，竟可容得一二百人。老人道：「咱們守住狹窄的入口之處，那三個強人便不敢進來。這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李文秀愁道：「可是咱們也走不出去的。這山洞里面另有通道麼？」老人道：「通道是有的，不過終是通不到山外去。」李文秀想起適才之事，猶是心有餘悸，問道：「伯伯，那兩個強盜給我一刺，忽然一動也不動了，難道當真死了麼？」老人傲然道：「在我毒針之下，豈有活口留下？」李文秀伸過手去，將毒針遞給他。老人伸手欲接，突然又縮回了手，道：「放在地下。」李文秀依言放下。老人道：「你退開三步。」李文秀覺得奇怪，便退了三步。那老人這才俯身拾起毒針，放入一個針筒之中。李文秀這才明白，原來他疑心很重，防備自己突然用毒針害他。

　　那老人道：「我跟你素不相識，為甚麼剛才你讓馬給我，要我獨自逃命？」李文秀道：「我也不知道啊。我見你身上有病，怕強盜害你。」那老人身子幌了幌，厲聲道：「你怎麼知道我身上……身上有……」說到這里，突然間滿臉肌肉抽動，神情痛苦不堪，額頭不住滲出黃豆般大的汗珠來，又過一會，忽然大叫一聲，在地下滾來滾去，高聲呻吟。

　　李文秀只嚇得手足無措，但見他身子彎成了弓形，手足痙攣，柔聲道：「是背上痛得厲害麼？」伸手替他輕輕敲擊背心，又在他臂彎膝彎關節處推拿揉拍。老人痛楚漸減，點頭示謝，過了一炷香時分，這才疼痛消失，站了起來，問道：「你知道我是誰？」李文秀道：「不知道。」老人道：「我是漢人，姓華名輝，江南人氏，江湖上人稱『一指震江南』的便是。」李文秀道：「嗯，是華老伯伯。」華輝道：「你沒聽見過我的名頭麼？」言下微感失望，心想自己「一指震江南」華輝的名頭當年轟動大江南北，武林中無人不知，但瞧李文秀的神情，竟是毫無驚异的模樣。

　　李文秀道：「我爹爹媽媽一定知道你的名字，我到回疆來時只有八歲，甚麼也不懂。」華輝臉色轉愉，道：「那就是了。你……」一句話沒說完，忽聽洞外山道中有人說道：「定是躲在這兒，小心她的毒針！」跟著腳步聲響，三個人一步一停的進來。

　　華輝忙取出毒針，將針尾插入木杖的杖頭，交了給她，指著進口之處，低聲道：「等人進來後刺他背心，千萬不可性急而刺他前胸。」李文秀心想：「這進口處如此狹窄，乘他進來時刺他前胸，不是易中得多麼？」華輝見她臉有遲疑之色，說道：「生死存亡，在此一刻，你敢不聽我話麼？」說話聲音雖輕，語氣卻是十分嚴峻。便在此時，只見進口處一柄明晃晃的長刀伸了進來，急速揮動，護住了面門前胸，以防敵人偷襲，跟著便有一個黑影慢慢爬進，卻是那姓云的強盜。

　　李文秀記著華輝的話，縮在一旁，絲毫不敢動彈。華輝冷冷道：「你看我手中是甚麼東西？」伸手虛揚。那姓云的一閃身，橫刀身前，凝神瞧著他，防他發射暗器。華輝喝道：「刺他！」李文秀手起杖落，杖頭在他背心上一點，毒針已入肌膚。那姓云的只覺背上微微一痛，似乎被蜜蜂刺了一下，大叫一聲，就此僵斃。那姓全的緊隨在後，見他又中毒針而死，只道是華輝手發毒針，只嚇得魂飛天外，不及轉身逃命，倒退著手腳齊爬的爬了出去。

　　華輝歎道：「倘若我武功不失，區區五個毛賊，何足道哉！」李文秀心想他外號「一指震江南」，自是武功極強，怎地見了五個小強盜，竟然一點法子也沒有，說道：「華伯伯，你因為生病，所以武功施展不出，是麼？」華輝道：「不是的，不是的。我……我立過重誓，倘若不到生死關頭，決不輕易施展武功。」李文秀「嗯」的一聲，覺得他言不由衷，剛才明明說「武功已失」，卻又支吾掩飾，但他既不肯說，也就不便追問。

　　華輝也察覺自己言語中有了破綻，當即差開話頭，說道：「我叫你刺他後心，你明白其中道理麼？他攻進洞來，全神防備的是前面敵人，你不會甚麼武功，襲擊他正面是不能得手的。我引得他凝神提防我，你在他背心一刺，自是應手而中。」李文秀點頭道：「伯伯的計策很好。」須知華輝的江湖閱歷何等丰富，要擺布這樣一個小毛賊，自是游刃有餘。

　　華輝從懷中取出一大塊蜜瓜的瓜乾，遞給李文秀，道：「先吃一些。那兩個毛賊再也不敢進來了，可是咱們也不能出去。待我想個計較，須得一舉將兩人殺了。要是只殺一人，餘下那人必定逃去報訊，大隊人馬跟著趕來，可就棘手得很。」李文秀見他思慮周詳，智謀丰富，反正自己決計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法子，那也不用多傷腦筋了，於是飽餐了一頓瓜乾，靠在石壁上養神。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李文秀突然聞到一陣焦臭，跟著便咳嗽起來。華輝道：「不好！毛賊用煙來熏！快堵住洞口！」李文秀捧起地下的沙土石塊，堵塞進口之處，好在洞口甚小，一堵之下，涌進洞來的煙霧便大為減少，而且內洞甚大，煙霧吹進來之後，又從後洞散出。

　　如此又相持良久，從後洞映進來的日光越來越亮，似乎已是正午。突然間華輝「啊」的一聲叫，摔倒在地，又是全身抽動起來。但這時比上次似乎更加痛楚，手足狂舞，竟是不可抑制。李文秀心中驚慌，忙又走進去給他推拿揉拍。華輝痛楚稍減，喘息道：「姑……姑娘，這一次我只怕是好不了啦。」李文秀安慰道：「快別這般想，今日遇到強人，不免勞神，休息一會便好了。」華輝搖頭道：「不成，不成！我反正要死了，我跟你實說，我是後心的穴道上中了……中了一枚毒針。」李文秀道：「啊，你中了毒針，幾時中的？是今天麼？」華輝道：「不是，中了十二年啦！」李文秀駭道：「也是這麼厲害的毒針麼？」華輝道：「一般無异。只是我運功抵御，毒性發作較慢，後來又服了解藥，這才挨了一十二年，但到今天，那是再也挨不下去了。唉！身上留著這枚鬼針，這一十二年中，每天總要大痛兩三場，早知如此，倒是當日不服解藥的好，多痛這一十二年，到頭來又有甚麼好處？」李文秀胸口一震，這句話勾起了她的心事。十年前倘若跟爹爹媽媽一起死在強人手中，後來也可少受許多苦楚。

　　然而這十年之中，都是苦楚麼？不，也有過快活的時候。十七八歲的年輕姑娘，雖然寂寞傷心，花一般的年月之中，總是有不少的歡笑和甜蜜。

　　只見華輝咬緊牙關，竭力忍受全身的疼痛，李文秀道：「伯伯，你設法把毒針拔了出來，說不定會好些。」華輝斥道：「廢話！這誰不知道？我獨個兒在這荒山之中，有誰來跟我拔針？進山來的沒一個安著好心，哼，哼……」李文秀滿腹疑團：「他為甚麼不到外面去求人醫治，一個人在這荒山中一住便是十二年，有甚麼意思？」顯見他對自己還是存著極大的猜疑提防之心，但眼看他痛得實在可怜，說道：「伯伯，我來試試。你放心，我決不會害你。」華輝凝視著她，雙眉緊鎖，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似乎始終打不定主意。李文秀拔下杖頭上的毒針，遞了給他，道：「讓我瞧瞧你背上的傷痕。若是你見我心存不良，你便用毒針刺我吧！」華輝道：「好！」解開衣衫，露出背心。李文秀一看之下，忍不住低聲驚呼，但見他背上點點斑斑，不知有幾千百處傷疤。華輝道：「我千方百計要挖毒針出來，總是取不出。」這些傷疤有的似乎是在尖石上撞破的，有的似乎是用指尖硬生生剜破的，李文秀瞧著這些傷疤，想起這十二年來他不知受盡了多少折磨，心下大是惻然，問道：「那毒針刺在那里？」華輝道：「一共有三枚，一在『魄戶穴』，一在『志室穴』，一在『至陽穴』。」一面說，一面反手指點毒針刺入的部位，只因時日相隔已久，又是滿背傷疤，早已瞧不出針孔的所在。

　　李文秀驚道：「共有三枚麼？你說是中了一枚？」華輝怒道：「先前你又沒說要給我拔針，我何必跟你說實話？」李文秀知他猜忌之心極重，實則是中了三枚毒針後武功全失，生怕自己加害於他，故意說曾經發下重誓，不得輕易動武，便是所中毒針之數，也是少說了兩枚，那麼自己如有害他之意，也可多一些顧忌。她實在不喜他這些機詐疑忌的用心，但想救人救到底，這老人也實在可怜，一時也理會不得這許多，心中沈吟，盤算如何替他拔出深入肌肉中的毒針。

　　華輝問道：「你瞧清楚了吧？」李文秀道：「我瞧不見針尾，你說該當怎樣拔才好？」華輝道：「須得用利器剖開肌肉，方能見到。毒針深入數寸，很難尋著。」說到這里，聲音已是發顫。李文秀道：「嗯，可惜我沒帶著小刀。」華輝道：「我也沒刀子。」忽然指著地下摔著的那柄長刀說道：「就用這柄刀好了！」那長刀青光閃閃，甚是鋒銳，橫在那姓云的強人身旁，此時人亡刀在，但仍是令人見之生懼。

　　李文秀見要用這樣一柄長刀剖割他的背心，大為遲疑。華輝猜知了她的心意，語轉溫和，說道：「李姑娘，你只須助我拔出毒針，我要給你許許多多金銀珠寶。我不騙你，真的是許許多多金銀珠寶。」李文秀道：「我不要金銀珠寶，也不用你謝。只要你身上不痛，那就好了。」華輝道：「好吧，那你快些動手。」李文秀過去拾起長刀，在那姓云強人衣服上割撕下十幾條布條，以備止血和裹扎傷口，說道：「伯伯，我是盡力而為，你忍一忍痛。」咬緊牙關，以刀尖對准了他所指點的「魄戶穴」旁數分之處，輕輕一割。

　　刀入肌肉，鮮血迸流，華輝竟是哼也沒哼一聲，問道：「見到了嗎？」這十二年中他熬慣了痛楚，對這利刃一割，竟是絲毫不以為意。李文秀從頭上拔下發簪，在傷口中一探，果然探到一枚細針，牢牢的釘在骨中。

　　她兩根手指伸進傷口，捏住針尾，用勁一拉，手指滑脫，毒針卻拔不出來，直拔到第四下，才將毒針拔出。華輝大叫一聲，痛得暈了過去。李文秀心想：「他暈了過去，倒可少受些痛楚。」剖肉取針，跟著將另外兩枚毒針拔出，用布條給他裹扎傷口。

　　過了好一會，華輝才悠悠醒轉，一睜開眼，便見面前放著三枚烏黑的毒針，恨恨的道：「鬼針，賊針！你們在我肉里耽了十二年，今日總出來了罷。」向李文秀道：「李姑娘，你救我性命，老夫無以為報，便將這三枚毒針贈送於你。這三枚毒針雖在我體內潛伏一十二年，毒性依然尚在。」李文秀搖頭道：「我不要。華輝奇道：「毒針的威力，你親眼見過了。你有此一針在手，誰都會怕你三分。」李文秀低聲道：「我不要別人怕我。」她心中卻是想說：「我只要別人喜歡我，這毒針可無能為力。」毒針取出後，華輝雖因流血甚多，十分虛弱，但心情暢快，精神健旺，閉目安睡了一個多時辰。睡夢中忽聽得有人大聲咒罵，他一驚而醒，只聽得那姓宋的強人在洞外污言穢語的辱罵，所說的言詞惡毒不堪。顯是他不敢進來，卻是要激敵人出去。華輝越聽越怒，站起身來，說道：「我體內毒針已去，一指震江南還懼怕區區兩個毛賊？」但一加運氣，勁力竟是提不上來，歎道：「毒針在我體內停留過久，看來三四個月內武功難復。」耳聽那強盜「千老賊，萬老賊」的狠罵，怒道：「難道我要等你辱罵數月，再來宰你？」又想：「他們若是始終不敢進洞，再僵下去，終於回去搬了大批幫手前來，那可糟了。這便如何是好？」突然間心念一動，說道：「你姑娘，我來教你一路武功，你出去將這兩個毛賊收拾了。」李文秀道：「要多久才能學會？沒這麼快吧。」華輝沈吟道：「若是教你獨指點穴、刀法拳法，只少也得半年才能奏功，眼前非速成不可，那只有練見功極快的的旁門兵刃，必須一兩招間便能取胜。只是這山洞之中，那里去找什麼偏門的兵器？」一抬頭間，突然喜道：「有了，去把那邊的葫蘆摘兩個下來，要連著長藤，咱們來練流星錘。」李文秀見山洞透光入來之處，懸著十來個枯萎已久的葫蘆，不知是那一年生在那里的，於是用刀連藤割了兩個下來。華輝道：「很好！你用刀在葫蘆上挖一個孔，灌沙進去，再用葫蘆藤塞住了小孔。」李文秀依言而為。兩個葫蘆中灌滿了沙，每個都有七八斤重，果然是一對流星錘模樣。華輝接在手中，說道：「我先教你一招『星月爭輝』。「當下提起一對葫蘆流星錘，慢慢的練了一個姿勢。這一招「星月爭輝」左錘打敵胸腹之交的「商曲穴」，右錘先縱後收，彎過來打敵人背心的「靈台穴」，雖只一招，但其中包含著手勁眼力、蕩錘認穴的各種法門，又要提防敵人左右閃避，借勢反擊，因此李文秀足足舉了一個多時辰，方始出錘無誤。

　　她抹了抹額頭汗水，歉然道：「我真笨，學了這麼久！」華輝道：「你一點也不笨，可說是聰明得很。你別覷這一招『星月爭輝!唬姙涫瞧叁毆裦}夫，但變化奇幻，大有威力，尋常人學它十天八天，也未有你這般成就呢。

　　以之對付武林好手，單是一招自不中用，但要打倒兩個毛賊，卻已綽綽有餘！你休息一會，便出去宰了他們吧。」李文秀吃了一驚，道：「只是這一招便成了？」華輝微笑道：「我雖只教你一招，你總算已是我的弟子，一指震江南的弟子，對付兩個小毛賊，還要用兩招麼？你也不怕損了師父的威名？」李文秀應道：「是。」華輝道：「你不想拜我為師麼？」李文秀實在不想拜甚麼師父，不由得遲遲不答，但見他臉色極是失望，到後來更似頗為傷心，甚感不忍，於是跪下叩拜，叫道：「師父。」華輝又是喜歡，又是難過，愴然道：「想不到我九死之餘，還能收這樣一個聰明靈慧的弟子。」李文秀凄然一笑，心想：「我在這世上除了計爺爺外，再無一個親人。學不學武功，那也罷了。不過多了個師父，總是多了一個不會害我、肯來理睬我的人。」華輝道：「天快黑啦，你用流星錘開路，沖將出去，到了寬敞的所在，便收拾了這兩個賊子。」李文秀很有點害怕。華輝怒道：「你既信不過我的武功，何必拜我為師？當年閩北雙雄便雙雙喪生在這招『星月爭輝』之下。

　　這兩個小毛賊的本事，比起閩北雙雄卻又如何？」李文秀那知道閩北雙雄的武功如何，見他發怒，只得硬了頭皮，搬開堵在洞口的石塊，右手拿了那對葫蘆流星錘，左手從地下拾起一枚毒針，喝道：「該死的惡賊，毒針來了！」那姓宋和姓全的兩個強人守在洞口，聽到「毒針來了」四字，只嚇得魂飛魄散，急忙退出。那姓宋的原也想到，她若要施放毒針，決無先行提醒一句之理，既然這般呼喝，那便是不放毒針，可是眼見三個同伴接連命喪毒針之下，卻教他如何敢於托大不理？李文秀慢慢追出，心中的害怕實在不在兩個強人之下。三個人膽戰心驚，終於都過了那十餘丈狹窄的通道。

　　那姓全的一回頭，李文秀左手便是一揚，姓全的一慌，角下一個踉蹌，摔了個筋斗。那姓宋的還道他中了毒針，腳下加快，直沖出洞。姓全的跟著也奔到了洞外。兩人長刀護身，一個道：「還是在這里對付那丫頭！」一個道：「不錯，她發毒針時也好瞧得清楚些。」這時夕陽在山，閃閃金光正照在宋全二人的臉上，兩人微微側頭，不令日光直射進眼，猛聽得山洞中一聲嬌喝：「毒針來啦！」兩人急忙向旁一閃，只見山洞中飛出兩個葫蘆，李文秀跟著跳了出來。兩人先是一驚，待見她手中提著的竟是兩個枯槁得葫蘆，不由得失笑，不過笑聲之中，卻也免不了戒懼之意。

　　李文秀心中怦怦而跳，她只學了一招武功，可不知這一招是否當真管用，幼時雖跟父母學過一些武藝，但父母死後就拋荒了，早已忘記乾淨。她對這兩個面貌凶惡的強人實是害怕之極，若能不斗，能夠虛張聲勢的將他們嚇跑，那是最妙不過，於是大聲喝道：「你們再不逃走，我師父一指震江南便出來啦！他老人家毒針殺人，猶如探囊取物一般，你們膽敢和他作對，當真是好大的膽子！」這兩個強人都是尋常腳色，「一指震江南」的名頭當年倒也似乎聽見過，但跟他毫無瓜葛，向來不放在心上，相互使個眼色，心中都想：「乘早抓了這丫頭去見霍大爺、陳二爺，便是天大的功勞，管他甚麼震江南、震江北？」齊聲呼叱，分從左右扑了上來。

　　李文秀大吃一驚：「他二人一齊上來，這招星月爭輝卻如何用法？」也是華輝一心一意的教她如何出招打穴，竟忘了教她怎生對付兩人齊上。要知對敵過招，千變萬化，一兩個時辰之中，又教得了多少？李文秀手忙腳亂，向右跳開三尺。那姓全的站在右首，搶先奔近，李文秀不管三七二十一，兩枚葫蘆揮出，惶急之下，這一招「星月爭輝」只使對了一半，左錘倒是打中了他胸口的「商曲穴」，右錘卻碰正在他的長刀口，刷的一響，葫蘆被刀鋒割開，黃沙飛濺。

　　那姓宋的正搶步奔到，沒料到葫蘆中竟會有大片黃沙飛出，十數粒沙子鑽入了眼中，忙伸手揉眼。李文秀又是一錘擊出，只因右錘破裂，少了借助之勢，只打中了他的背心，卻沒中「靈台穴」。但這一下七八斤重的飛錘擊在身上，那姓宋的也是站不住腳，向前一扑，眼也沒睜開，便抱住了李文秀的肩頭。李文秀叫聲：「啊喲！」左手忙伸手去推，慌亂中忘了手中還持著一枚毒針，這一推，卻是將毒針刺入了他肚腹。那姓宋的雙臂一緊，便此死去。

　　這強人雖死，手臂卻是抱得極緊，李文秀猛力掙扎，始終擺脫不了。華輝歎道：「蠢丫頭，學的時候倒頭頭是道，使將起來，便亂七八糟！」提腳在那姓宋的尾閭骨上踢了一腳。那死尸松開雙臂，往後便倒。

　　李文秀驚魂未定，轉頭看那姓全的強人時，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雙目圓睜，一動也不動，竟已被她以灌沙葫蘆擊中要穴而死。李文秀一日之中連殺五人，雖說是報父母之仇，又是抵御強暴，心中總是甚感不安，怔怔的望著兩具尸體，忍不住便哭了出來。

　　華輝微笑道：「為甚麼哭了？師父教你的這一招『星月爭輝』，可好不好？」李文秀嗚咽道：「我……我又殺了人。」華輝道：「殺幾個小毛賊算得了甚麼？我武功回復之後，就將一身功夫都傳了於你，待此間大事一了，咱們回歸中原，師徒倆縱橫天下，有誰能當？來來來，到我屋里去歇歇，喝兩杯熱茶。」說著引導李文秀走去左首叢林之後，行得里許，經過一排白樺樹，到了一間茅屋之前。

　　李文秀跟著他進屋，只見屋內陳設雖然簡陋，卻頗雅洁，堂中懸著一副木板對聯，每一塊木板上刻著七個字，上聯道：「白首相知猶按劍。」下聯道：「朱門早達笑談冠。」她自來回疆之後，從未見過對聯，也從來沒人教過她讀書，好在這十四個字均不艱深，小時候她母親都曾教過的，文義卻全然不懂，喃喃的道：「白首相知猶按劍……」華輝道：「你讀過這首詩麼？」李文秀道：「沒有。這十四個字寫的是甚麼？」華輝文武全才，說道：「這是王維的兩句詩。上聯說的是，你如有個知己朋友，跟他相交一生，兩個人頭發都白了，但你還是別相信他，他暗地里仍會加害你的。他走到你面前，你還是按著劍柄的好。這兩句詩的上一句，叫做『人情翻覆似波瀾』。至於『朱門早達笑談冠』這一句，那是說你的好朋友得意了，青云直上，要是你盼望他來提拔你、幫助你，只不過惹得他一番恥笑罷了。」李文秀自跟他會面以後，見他處處對自己猜疑提防，直至給他拔去體內毒針，他才相信自己并無相害之意，再看了這副對聯，想是他一生之中，曾受到旁人極大的損害，而且這人恐怕還是他的知交好友，因此才如此憤激，如此戒懼。這時也不便多問，當下自去烹水泡茶。

　　兩人各自喝了兩杯熱茶，精神一振。李文秀道：「師父，我得回去啦。」華輝一怔，臉上露出十分失望的神色，道：「你要走了？你不跟我學武藝了？」李文秀道：「不！我昨晚整夜不歸，計爺爺一定很牽記我。待我跟他說過之後，再來跟你學武藝。」華輝突然發怒，脹紅了臉，大聲道：「你若是跟他說了，那就永遠別來見我。」李文秀嚇了一跳，低聲道：「不能跟計爺爺說麼？他……他很疼我的啊。」華輝道：「跟誰也不能說。你快立下一個毒誓，今日之事，對誰也不許說起，否則的話，我不許你离開此山……」他一怒之下，背上傷口突然劇痛，「啊」的一聲，暈了過去。

　　李文秀忙將他扶起，在他額頭潑了些清水。過了一會，華輝悠悠醒轉，奇道：「你還沒走？」李文秀卻問：「你背上很痛麼？」華輝道：「好一些啦。你說要回去，怎麼還不走？」李文秀心想：「計爺爺最多不過心中記挂，但師父重創之後，若是我不留意著照料，說不定他竟會死了。」便道：「師父沒大好，讓我留著服侍你幾日。」華輝大喜。

　　當晚兩人便在茅屋中歇宿。李文秀找些枯草，在廳上做了個睡舖，睡夢之中接連驚醒了幾次，不是夢到突然被強人捉住，便是見到血淋淋的惡鬼來向自己索命。

　　次晨起身，見華輝休息了一晚，精神已大是健旺。早飯後，華輝便指點她修習武功，從扎根基內功教起，說道：「你年紀已大，這時起始練上乘武功，原是遲了一些。但一來徒兒資質聰明，二來師父更不是泛泛之輩。明師收了高徒，還怕些甚麼？五年之後，叫你武林中罕遇敵手。」如此練了七八日，李文秀練功的進境很快，華輝背上了創口也逐漸平復，她這才拜別師父，騎了白馬回去。華輝沒再逼著她立誓。她回去之後，卻也沒有跟計爺爺說起，只說在大漠中迷了路，越走越遠，幸好遇到一隊駱駝隊，才不致渴死在沙漠之中。

　　自此每過十天半月，李文秀便到華輝處居住數日。她生怕再遇到強人，出來時總是穿了哈薩克的男子服裝。這數日中華輝總是悉心教導她武功。李文秀心靈無所寄托，便一心一意的學武，果然是高徒得遇明師，進境奇快。

　　這般過了兩年，華輝常常贊道：「以你今日的本事，江湖上已可算得是一流好手，若是回到中原，只要一出手，立時便可揚名立萬。」但李文秀卻一點也不想回到中原去，在江湖上干甚麼「成名立萬」的事，但要報父母的大仇，要免得再遇上強人時受他們侵害，武功卻非練好不可。在她內心深處，另有一個念頭在激勵：「學好了武功，我能把蘇普搶回來。」只不過這個念頭從來不敢多想，每次想到，自己就會滿臉通紅。她雖不敢多想，這念頭卻深深藏在心底，於是，在計老人處了時候越來越少，在師父家中的日子越來越多。計老人問了一兩次見她不肯說，知她從小便性情執拗，打定了的主意再也不會回頭，也就不問了。

　　這一日李文秀騎了白馬，從師父處回家，走到半路，忽見天上彤云密布，大漠中天氣說變就變，但見北風越刮越緊，看來轉眼便有一場大風雪。她縱馬疾馳，只見牧人們趕著羊群急速回家，天上的鴉雀也是一只都沒有了。

　　快到家時，驀地里蹄聲得得，一乘馬快步奔來。李文秀微覺奇怪：「眼下風雪便作，怎麼還有人從家里出來？」那乘馬一奔近，只見馬上乘者披著一件大紅羊毛披風，是個哈薩克女子。

　　李文秀這時的眼力和兩年前已大不相同，遠遠便望見這女子身形裊娜，面目姣好，正是阿曼。李文秀不愿跟她正面相逢，轉過馬頭，到了一座小山丘之南，勒馬樹後。卻見阿曼騎著馬也向小丘奔來，她馳到丘邊，口中呼哨一聲，小丘上樹叢中竟也有一下哨聲相應。阿曼翻身下馬，一個男人向她奔了過去，兩人擁抱在一起，傳出了陣陣歡笑。那男人道：「轉眼便有大風雪，你怎地還出來？」卻是蘇普的聲音。

　　阿曼笑道：「小傻子，你知道有大風雪，又為甚麼大著膽子在這里等我？」蘇普笑道：「咱兩個天天在這兒相會，比吃飯還要緊。便是落刀落劍，我也會在這里等你。」他二人并肩坐在小丘之上，情話綿綿，李文秀隔著幾株大樹，不由得痴了。他倆的說話有時很響，便聽得清清楚楚，有時變得了喁喁低語，就一句也聽不見。驀地里，兩人不知說到了甚麼好笑的事，一齊縱聲大笑起來。

　　但即使是很響的說話，李文秀其實也是聽而不聞她不是在偷聽他們說情話。她眼前似乎看見一個小男孩，一個小女孩，也這麼并肩的坐著，也是坐在草地上。小男孩是蘇普，小女卻是她自己。他們在講故事，講甚麼故事，她早已忘記了，但十年前的情景，卻清清楚楚地出現在眼前……。

　　雞毛般的大雪一片片的飄下來，落在三匹馬上，落上三人的身上。蘇普和阿曼笑語正濃，渾沒在意；李文秀卻是沒有覺得。雪花在三人的頭發上堆積起來，三人的頭發都白了。

　　幾十年之後，當三個人的頭發真的都白了，是不是蘇普和阿曼仍然這般言笑晏晏，李文秀仍然這般寂寞孤單？她仍是記著別人，別人的心中卻早沒了一絲她的影子？突然之間，樹枝上刷啦啦的一陣急響，蘇普和阿曼一齊跳了起來，叫道：「落冰雹啦！快回去！」兩人翻身上了馬背。

　　李文秀聽到兩人的叫聲，一驚醒覺，手指大了冰雹已落在頭上、臉上、手上，感到很是疼痛，忙解下馬鞍下的毛氈，兜在頭上，這才馳馬回家。

　　將到家門口時，只見廊柱上系著兩匹馬，其中一匹正是阿曼所乘。李文秀一怔：「他們到我家來干甚麼？」這時冰雹越下越大，她牽著白馬，從後門走進屋去，只聽得蘇普爽朗的聲音說道：「老伯伯，冰雹下得這麼大，我們只好多耽一會啦。」計老人道：「平時請也請你們不到。我去沖一壺茶。」自從晉威鏢局一干豪客在這帶草原上大施劫掠之後，哈薩克人對漢人極是憎恨，雖然計老人在當地居住已久，哈薩克人又生性好客，尚不致將他驅逐出境，但大家對他卻十分疏遠，若不是大喜慶事，誰也不向他買酒；若不是當真要緊的牲口得病難治，誰也不會去請他來醫。蘇普和阿曼的帳蓬這時又遷的遠了，倘若不是躲避風雪，只怕再過十年，也未必會到他家來。

　　計老人走到灶邊，只見李文秀滿臉通紅，正自怔怔的出神，說道：「啊……你回……」李文秀縱起身來，伸手按住他嘴，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別讓他們知道我在這兒。」計老人很是奇怪，點了點頭。

　　過了一會，計老人拿著羊乳酒、乳酪、紅茶出去招待客人。李文秀坐在火旁，隱隱聽得蘇普和阿曼的笑語聲從廳堂上傳來，她心底一個念頭竟是不可抑制：「我要去見見他，跟他說幾句話。」但跟著便想到了蘇普的父親的斥罵和鞭子，十年來，鞭子的聲音無時無刻不在她心頭響著。

　　計老人回到灶下，遞了一碗混和著奶油的熱茶給她，眼光中流露出慈愛的神色。兩人共居了十年，便像是親爺爺和親生的孫女一般，互相體貼關懷，可是對方的心底深處到底想著些甚麼，卻誰也不大明白。

　　終究，他們不是骨肉，沒有那一份與生俱來的、血肉相連的感應。

　　李文秀突然低聲道：「我不換衣服了，假裝是個哈薩克男子，到你這而來避風雪，你千萬別說穿。」也不等計老人回答，從後門出去牽了白馬，冒著漫天遍野的大風雪，悄悄走遠。一直走到里許，才騎上馬背，兜了個圈子，馳向前門。大風之中，只覺天上的黑云像要壓到頭頂來一般。她在回疆十二年，從未見過這般古怪的天色，心下也不自禁的害怕，忙縱馬奔到門前，伸手敲門，用哈薩克語說道：「借光，借光！」計老人開門出來，也以哈薩克語大聲問道：「兄弟，甚麼事？」李文秀道：「這場大風雪可了不得，老丈，我要在尊處躲一躲。」計老人道：「好極，好極！出門人那有把屋子隨身帶的，已先有兩位朋友在這里躲避風雪。兄弟請進罷！」說著讓李文秀進去，又問：「兄弟要上那里去？」李文秀道：「我要上黑石圍子，打從這里去還有多遠？」心中卻想：「計爺爺裝得真像，一點破綻也瞧不出來。計老人假作驚訝，說道：「啊喲，要上黑石圍子？天氣這麼壞，今天無論如何到不了的啦，不如在這兒耽一晚，明天再走。要是迷了路，可不是玩的。」李文秀道：「這可打擾了。」她走進廳堂，抖去了身上的雪花。只見蘇普和阿曼并肩坐著，圍著一堆火烤火。蘇普笑道：「兄弟，我們也是來躲風雪的，請過來一起烤吧。」李文秀道：「好，多謝！」走過去坐在他身旁。阿曼含笑招呼。蘇普和她八九年沒見，李文秀從小姑娘變成了少女，又改了男裝，蘇普那里還認得出？計老人送上飲食，李文秀一面吃，一面詢問三人的姓名，自己說叫作阿斯托，是二百多里外一個哈薩克部落的牧人。

　　蘇普不住到窗口去觀看天色，其實，單是聽那憾動牆壁的風聲，不用看天，也知道走不了。阿曼擔心道：「你說屋子會不會給風吹倒？」蘇普道：「我倒是擔心這場雪太大，屋頂吃不住，待會我爬上屋頂去鏟一鏟雪。」阿曼道：「可別讓大風把你刮下來。」蘇普笑道：「地下的雪已積得這般厚，便是摔下來，也跌不死。」李文秀拿著茶碗的手微微發顫，心中念頭雜亂，不知想些甚麼才好。兒時的朋友便坐在自己身邊。他是真的認不出自己呢，還是認出了卻假裝不知道？他已把自己全然忘了，還是心中并沒有忘記，不過不愿讓阿曼知道？天色漸漸黑了，李文秀坐得遠了些。蘇普和阿曼手握著手，輕輕說著一些旁人聽來毫無意義、但在戀人的耳中心頭卻是甜蜜無比的情話。火光忽暗忽亮，照著兩人的臉。

　　李文秀坐在火光的圈子之外。

　　突然間，李文秀聽到了馬蹄踐踏雪地的聲音。一乘馬正向著這屋子走來。草原上積雪已深，馬足拔起來時很費力，已經跑不快了。

　　馬匹漸漸行近，計老人也聽見了，喃喃的道：「又是個避風雪的人。」蘇普和阿曼或者沒有聽見，或者便聽見了也不理會，兩人四手相握，偎依著喁喁細語。

　　過了好一會，那乘馬到了門前，接著便砰砰砰的敲起門來。打門聲很是粗暴，不像是求宿者的禮貌。計老人皺了皺眉頭，去開了門。只見門口站著一個身穿羊皮襖的高大漢子，虯髯滿腮，腰間挂著一柄長劍，大聲道：「外邊風雪很大，馬走不了啦！」說的哈薩克語很不純正，目光炯炯，向屋中個人打量。計老人道：「請進來。先喝碗酒吧！」說著端了一碗酒給他。那人一飲而盡，坐到了火堆之旁，解開了外衣，只見他腰間上左右各插著一柄精光閃亮的短劍。兩柄短劍的劍把一柄金色，一柄銀色。

　　李文秀一見到這對小劍，心中一凜，喉頭便似一塊甚麼東西塞住了，眼前一陣暈眩，心道：「這是媽媽的雙劍。」金銀小劍三娘子逝世時李文秀雖還年幼，但這對小劍卻是認得清清楚楚的，決不會錯。她斜眼向這漢子一瞥，認得分明，這人正是當年指揮人眾、追殺他父親的三個首領之一，經過了十二年，她自己的相貌體態全然變了，但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長了十二歲年紀，卻沒多大改變。她生怕他認出自己，不敢向他多看，暗想：「倘若不是這場大風雪，我見不到蘇普，也見不到這個賊子。」計老人道：「客人從那里來？要去很遠的地方吧？」那人道：「嗯，嗯！」自己又倒了一碗酒喝了。

　　這時火堆邊圍坐了五個人，蘇普已不能再和阿曼說體己話兒，他向計老人凝視了片刻，忽道：「老伯伯，我向你打聽一個人。」計老人道：「誰啊？」蘇普道：「那是我小時候常跟她在一起玩兒的，一個漢人小姑娘……」他說到這里，李文秀心中突的一跳，將頭轉開了，不敢瞧他。只聽蘇普續道：「她叫做阿秀，後來隔了八九年，一直沒在見到她。她是跟一位漢人老公公住在一起的。那一定就是你了？」計老人咳嗽了幾聲，想從李文秀臉上得到一些示意。但李文秀轉開了頭，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嗯、嗯」的不置可否。

　　k掌沼值潰骸杆□母璩𠊠米詈錳□牧耍𦹅腥慫鄧□忍熗迥懼𠊠沒購謾５㘣}這幾年來，我一直沒聽到她唱歌。她還住在你這里麼？」計老人很是尷尬，道：「不，不！她不……她不在了……」李文秀插口道：「你說的那個漢人姑娘，我倒也識得。她早死了好幾年啦！」蘇普吃了一驚，道：「啊，她死了，怎麼會死的？」計老人向李文秀瞧了一眼，說道：「是生病…生病……」蘇普眼眶微濕，說道：「我小時候常和她一同去牧羊，她唱了很多歌給我聽，還說了很多故事。好幾年不見，想不到她……她竟死了。」計老人歎道：「唉，可怜的孩子。」蘇普望著火焰，出了一會神，又道：「她說她爹媽都給惡人害死了，孤苦伶仃的到這地方來……」阿曼道：「這姑娘很美麗吧？」蘇普道：「那時候我年紀小，也不記得了。只記得她的歌唱得好聽，故事說得好聽……」那腰中插著小劍的漢子突然道：「你說是一個漢人小姑娘？她父母被害，獨個兒到這里來？」蘇普道：「不錯，你也認得她麼？」那漢子不答，又問：「她騎一匹白馬，是不是？」蘇普道：「是啊，那你也見過她了。」那漢子突然站起身來，對計老人厲聲道：「她死在你這兒的？」計老人又含糊的答應了一聲。那漢子道：「她留下來的東西呢？你都好好放著麼？」計老人向他橫了一眼，奇道：「這干你甚麼事？」那漢子道：「我有一件要緊物事，給那小姑娘偷了去。我到處找她不到，那料到她竟然死了……」蘇普霍地站起，大聲道：「你別胡說八道，阿秀怎會偷你的東西？」那漢子道：「你知道甚麼？」蘇普道：「阿秀從小跟我一起，她是個很好很好的姑娘，決不會拿人家的東西。」那漢子嘴一斜，做個輕蔑的臉色，說道：「可是她偏巧便偷了我的東西。」蘇普伸手按住腰間佩刀的刀柄，喝道：「你叫甚麼名字？我看你不是哈薩克人，說不定便是那夥漢人強盜。」那漢子走到門邊，打開大門向外張望。門一開，一陣疾風卷著無數雪片直卷進來。但見原野上漫天風雪，人馬已無法行走。那漢子心想：「外面是不會再有人來了。這屋中一個女子，一個老人，一個瘦骨伶仃的少年，都是手一點便倒。只有這個粗豪少年，要費幾下手腳打發。」當下也不放在心上，說道：「是漢人便怎樣？我姓陳，名達海，江湖上外號叫做青蟒劍，你聽過沒有？」蘇普也不懂這些漢人的江湖規矩，搖了搖頭，道：「我沒聽見過。你是漢人強盜麼？」陳達海道：「我是鏢師，是靠打強盜吃飯的。怎麼會是強盜了？」蘇普聽說他不是強盜，臉上神色登時便緩和了，說道：「不是漢人強盜，那便好啦！我早說漢人中也有很多好人，可是我爹爹偏偏不信。你以後別再說阿秀拿你東西。」陳達海冷笑道：「這個小姑娘人都死啦，你還記著她干麼？」蘇普道：「她活著的時候是我朋友，死了之後仍舊是我朋友。我不許人家說她壞話。」陳達海沒心思跟他爭辯，轉頭又問計老人道：「那小姑娘的東西呢？」李文秀聽到蘇普為自己辯護，心中十分激動：「他沒忘了我，沒忘了我！他還是對我很好。」但聽陳達海一再查問自己留下的東西，不禁奇怪：「我沒拿過他甚麼物事啊，他要找尋些甚麼？」只聽計老人也問道：「客官失落了甚麼東西？那個小姑娘自來誠實，老漢很信得過的，她決計不會拿別人的物事。」陳達海微一沈吟，道：「那是一張圖畫。在常人是得之無用，但因為那是……那是先父手繪的，我定要找回那幅圖畫。這小姑娘既曾住在這里，你可曾見過這幅圖麼？」計老人道：「是怎麼樣的圖畫，畫的是山水還是人物？」陳達海道：「是……是山水吧？」蘇普冷笑道：「是甚麼樣的圖畫也不知道，還誣賴人家偷了你的。」陳達海大怒，刷的一聲拔出腰間長劍，喝道：「小賊，你是活得不耐煩了？老爺殺個把人還不放在心上。」蘇普也從腰間拔出短刀，冷冷的道：「要殺一個哈薩克人，只怕沒這麼容易。」阿曼道：「蘇普，別跟他一般見識。」蘇普聽了阿曼的話，把拔出的刀子緩緩放入鞘內。

　　陳達海一心一意要得到那張高昌迷宮的地圖，他們在大漠上耽了十年，踏遍了數千里的沙漠草原，便是為了找尋李文秀，眼下好容易聽到了一點音訊，他雖生性悍惡，卻也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當下向蘇普狠狠的瞪了一眼，轉頭向計老人說：「那幅話嘛，也可說是一幅地圖，繪的是大漠中一些山川地形之類。」計老人身子微微一顫，說道：「你怎……怎知這地圖是在那姑娘的手中？」陳達海道：「此事千真萬确。你若是將這幅圖尋出來給我，自當重重酬謝。」說著從懷中取出兩只銀元寶來放在桌上，火光照耀之下，閃閃發亮。

　　計老人沈思片刻，緩緩搖頭，道：「我從來沒見過。」陳達海道：「我要瞧瞧那小姑娘的遺物。」計老人道：「這個……這個……」陳達海左手一起，拔出銀柄小劍，登的一聲，插在木桌之上，說道：「甚麼這個那個的？我自己進去瞧瞧。」說著點燃了一根羊脂蜡燭，推門進房。他先進去的是計老人的臥房，一看陳設不似，隨手在箱籠里翻了一下，便到李文秀的臥室中去。

　　他看到李文秀匆匆換下的衣服，說道：「哈，他長大了才死啊。」這一次他可搜檢得十分仔細，連李文秀幼時的衣物也都翻了出來。李文秀因這些孩子衣服都是母親的手澤，自己年紀雖然大了，不能再穿，但還是一件件好好的保存著。陳達海一見到這幾件女孩得花布衣服，依稀記得十年前在大漠中追趕她的情景，歡聲叫道：「是了，是了，便是她！」可是他將那臥室幾乎翻了一個轉身，每一件衣服的里子都割開來細看，卻那里找得到地圖的影子？蘇普見他這般糟蹋李文秀的遺物，幾次按刀欲起，每次均給阿曼阻住。

　　計老人偶爾斜眼瞧李文秀一眼，只見她眼望火堆，對陳達海的暴行似乎視而不見。計老人心中難過：「在這暴客的刀子之前，她有甚麼法子？」李文秀看看蘇普的神情，心中又是凄涼，又是甜蜜：「他一直記著我，他為了保護我的遺物，竟要跟人拔刀子拼命。」但心中又很奇怪：「這惡強盜說我偷了他的地圖，到底是甚麼地圖？」當日她母親逝世之前，將一幅地圖塞在她的衣內，其時危機緊迫，沒來得及稍加說明，母女倆就此分手，從此再無相見之日。晉威鏢局那一干強人十年來足跡遍及天山南北，找尋她的下落，李文秀自己卻半點也不知情。

　　陳達海翻尋良久，全無頭緒，心中沮喪之極，突然厲聲問道：「她的墳葬在那里？」計老人一呆，道：「葬得很遠，很遠。」陳達海從牆上取下一柄鐵鍬，說道：「你帶我去！」蘇普站起身來，喝道：「你要去干麼？」陳達海道：「你管得著麼？我要去挖開她的墳來瞧瞧，說不定那幅地圖給她帶到了墳里。」蘇普橫刀攔在門口，喝道：「我不許你去動她墳墓。」陳達海舉起鐵鍬，劈頭打去，喝道：「閃開！」蘇普向左一讓，手中刀子遞了出去。陳達海拋開鐵鍬，從腰間拔出長劍，叮當一聲，刀劍相交，兩人各自向後躍開一步，隨即同時攻上，斗在一起。

　　這屋子的廳堂本不甚大，刀劍揮處，計老人和阿曼都退在一旁，靠壁而立，只有李文秀仍是站在窗前。阿曼搶過去拔起陳達海插在桌上的小劍，想要相助蘇普，但他二人斗得正緊，卻插不下手去。

　　蘇普這時已盡得他父親蘇魯克的親傳，刀法變幻，招數極是凶悍，初時陳達海頗落下風，心中暗暗驚异：「想不到這個哈薩克小子，武功竟不在中原的好手之下。」便在此時，背後風聲微響，一柄小劍擲了過來，卻是阿曼忽施偷襲。陳達海向右一讓避開，嗤的一聲響，左臂已被蘇普的短刀划了一道口子。陳達海大怒，刷刷刷連刺三劍，使出他成名絕技「青蟒劍法」來。

　　蘇普但見眼前劍尖閃動，猶如蟒蛇吐信一般，不知他劍尖要刺向何處，一個擋架不及，敵人的長劍已刺到面門，急忙側頭避讓，頸旁已然中劍，鮮血長流。陳達海得理不讓人，又是一劍，刺中蘇普手腕，當啷一聲，短刀掉在地下。

　　眼見他第三劍跟著刺出，蘇普無可抵御，勢將死於非命，李文秀踏出一步，只待他刺到第三劍時，便施展「大擒拿手」抓他手臂，卻見阿曼一躍而前，攔在蘇普身前，叫道：「不能傷他！」陳達海見阿曼容顏如花，卻滿臉是惶急的神色，心中一動，這一劍便不刺出，劍尖指在她的胸口，笑道：「你這般關心他，這小子是你的情郎麼？」阿曼臉上一紅，點了點頭。陳達海道：「好，你要我饒他性命也使得，明天風雪一止，你便得跟我走！」蘇普大怒，吼叫一聲，從阿曼身後扑了出來。陳達海長劍一抖，已指住他咽喉，左腳又在他小腿上一掃，蘇普扑地摔倒，那長劍仍是指在他喉頭。

　　李文秀站在一旁，看得甚准，只要陳達海真有相害蘇普之意，她立時便出手解救。這時以她武功，要對付這人實是游刃有餘。

　　但阿曼怎知大援便在身旁，情急之下，只得說道：「你別刺，我答應了便是。」陳達海大喜，劍尖卻不移開，說道：「你答應明天跟著我走，可不許反悔。」阿曼咬牙道：「我不反悔，你把劍拿開。」陳達海哈哈一笑，道：「你便要反悔，也逃不了！」將長劍收入鞘中，又把蘇普的短刀撿了起來，握在手中。這麼一來，屋中便只他一人身上帶有兵刃，更加不怕各人反抗。他向窗外一望，說道：「這會兒不能出去，只好等天晴了再去掘墳。」阿曼將蘇普扶在一旁，見他頭頸鐘泊伯流出鮮血，很是慌亂，便要撕下自己衣襟給他裹傷。蘇普從懷中掏出一塊大手帕來，說道：「用這手帕包住吧！」阿曼接住手怕，替他包好了傷口，想到自己落入了這強人手里，不知是否有脫身之機，不禁掉下淚來。蘇普低聲罵道：「狗強盜，賊強盜！」這時早已打定了主意，如果這強盜真的要帶阿曼走，便是明知要送了性命，也是決死一拼。

　　經過了適才這一場爭斗，五個人圍在火堆之旁，心情都是十分緊張。陳達海一手持刀，一手拿著酒碗，時時瞧瞧阿曼，又瞧瞧蘇普。屋外北風怒號，卷起一團團雪塊，拍打在牆壁屋頂。誰都沒有說話。

　　李文秀心中再想：「且讓這惡賊再猖狂一會，不忙便殺他。」突然間火堆中一個柴節爆裂了起來，拍的一響，火頭暗了一暗，跟著便十分明亮，照得各人的臉色清清楚楚。李文秀看到了蘇普頭頸中裹著的手帕，心中一凜，目不轉瞬的瞧著。計老人見到她目光有异，也向那手帕望了幾眼，問道：「蘇普，你這塊手帕是那里來得？」蘇普一愣，手撫頭頸，道：「你說這塊手帕麼？就是那死了的阿秀給我的。小時候我們在一起牧羊，有一只大灰狼來咬我們，我殺了那頭狼，但也給狼咬傷了。阿秀就用這手帕給我裹傷……」李文秀聽著這些話時，看出來的東西都模糊了，原來眼眶中早已充滿了淚水。

　　計老人走進內室，取了一塊白布出來，交給蘇普，說道：「你用這塊布裹傷，請你把手怕解下來給我瞧瞧。」蘇普道：「為甚麼？」陳達海當計老人說話之時，一直對蘇普頸中那塊手帕注目細看，這時突然提刀站起，喝道：「叫你解下來便解下來。」蘇普怒目不動。阿曼怕陳達海用強，替蘇普解下手怕，交給了計老人，隨即又用白布替蘇普裹傷。

　　計老人將那染了鮮血的手帕舖在桌上，剔亮油燈，附身細看。陳達海瞪視了一會，突然喜呼：「是了，是了，這便是高昌迷宮的地圖！」一伸手便抓起了手帕，哈哈大笑，喜不自胜。

　　計老人右臂一動，似欲搶奪手帕，但終於強自忍住。

　　便在此時，忽聽得遠處有人叫道：「蘇普，蘇普……」又有人大聲叫道：「阿曼，阿曼哪……」蘇普和阿曼同時躍起身來，齊聲叫道：「爹爹在找咱們。」蘇普奔到門邊，待要開門，突覺後頸一涼，一柄長劍架在頸中。陳達海冷冷的道：「給我坐下，不許動！」蘇普無奈，只得頹然坐下。

　　過了一會，兩個人的腳步聲走到了門口。只聽蘇魯克道：「這是那賊漢人的家嗎？我不進去。」車爾庫道：「不進去？卻到那里避風雪去？我耳朵鼻子都凍得要掉下來啦。」蘇魯克手中拿著個酒葫蘆，一直在路上喝酒以驅寒氣，這時已有八九分酒意，醉醺醺的道：「我宁可凍掉腦袋，也不進漢人的家里。」車爾庫道：「你不進去，在風雪里凍死了吧，我可要進去了。」蘇魯克道：「我兒子和你女兒都沒找到，怎麼就到賊漢人的家里躲避？你……你半分英雄氣概也沒有。」車爾庫道：「一路上沒見他二人，定是在那里躲起來了，不用擔心。

　　別要兩個小的沒找到，兩個老的先凍死了。」蘇普見陳達海挺起長劍躲在門邊，只待有人進來便是一劍，情勢極是危急，叫道：「不能進來！」陳達海瞪目喝道：「你再出聲，我立時殺了你。」蘇普見父親處境危險，提起凳子便向陳達海扑將過去。陳達海側身避開，刷的一劍，正中蘇普大腿。蘇普大叫一聲，翻倒在地。他身手甚是敏捷，生怕敵人又是一劍砍下，當即一個打滾，滾出數尺。

　　陳達海卻不追擊，只是舉劍守在門後，心想這哈薩克小子轉眼便能料理，且讓他多活片刻，外面來的二人卻須先行砍翻。

　　只聽門外蘇魯克大著舌頭叫道：「你要進該死的漢人家里，我就打你！」說著便是一拳，正好打在車爾庫的胸口。車爾庫若在平時，知他是個醉漢，雖吃了重重一拳，自也不會跟他計較，但這時肚里的酒也涌了上來，伸足便是一勾。蘇魯克本已站立不定，給他一絆，登時摔倒，但趁勢抱住了他的小腿。兩人便在雪地中翻翻滾滾的打了起來。

　　驀地里蘇魯克抓起地下一團雪，塞在車爾庫嘴里，車爾庫急忙伸手亂抓亂挖，蘇魯克樂得哈哈大笑。車爾庫吐出了嘴里的雪，砰的一拳，打得蘇魯克鼻子上鮮血長流。蘇魯克并不覺得痛，仍是笑聲不絕，卻掀住了車爾庫的頭發不放。兩人都是哈薩克族中千里馳名的勇士，但酒醉之後相搏，竟如頑童打架一般。

　　蘇普和阿曼心中焦急异常，都盼蘇魯克打胜，便可阻止車爾庫進來。但聽得門外砰砰澎澎之聲不絕，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又笑又罵，醉話連篇。突然之間，轟隆一聲大響，板門撞開，寒風夾雪扑進門來，同時蘇魯克和車爾庫互相摟抱，著地滾翻而進。板門這一下驀地撞開，卻將陳達海夾在門後，他這一劍便砍不下去。只見蘇魯克和車爾庫進了屋里，仍是扭打不休。

　　車爾庫笑道：「你這不是進來了嗎？」蘇魯克大怒，手臂扼住他脖子，只嚷：「出去，出去！」兩人在地下亂扭，一個要拖著對方出去，另一個卻想按住對方，不讓他動彈。忽然間蘇魯克唱起歌來，又叫：「你打我不過，我是哈薩克第一勇士，蘇普第二，蘇普將來生的兒子第三……你車爾庫第五……」陳達海見是兩個醉漢，心想那也不足為懼。其時風勢甚勁，只刮得火堆中火星亂飛，陳達海忙用力關上了門。蘇普和阿曼見自己父親滾向火堆，忙過去扶，同時叫：「爹爹，爹爹。」但這兩人身軀沈重，一時那里扶得起來？蘇普叫道：「爹，爹！這人是漢人強盜！」蘇魯克雖然大醉，但十年來念念不忘漢人強盜的深仇大恨，一聽「漢人強盜」四字，登時清醒了三分，一躍而起，叫道：「漢人強盜在那里？」蘇普向陳達海一指。蘇魯克伸手便去腰間拔刀，但他和車爾庫二人亂打一陣，將刀子都掉在門外雪地之中，他摸了個空，叫道：「刀呢？刀呢？我殺了他！」陳達海長劍一挺，指在他喉頭，喝道：「跪下！」蘇魯克大怒，和身扑上，但終是酒後乏力，沒扑到敵人身前，自己便已摔倒。陳達海一聲冷笑，揮劍砍下，登時蘇魯克肩頭血光迸現。蘇魯克大聲慘叫，要站起拼命，可是兩條腿便如爛泥相似，說甚麼也站不起來。

　　車爾庫怒吼縱起，向陳達海奔過去。陳達海一劍刺出，正中他右腿，車爾庫立時摔倒。

　　計老人轉頭向李文秀瞧去，只見她神色鎮定，竟無懼怕之意。

　　陳達海冷笑道：「你們這些哈薩克狗，今日一個個都把你們宰了。」阿曼奔上去擋在父親身前，顫聲道：「我答應跟你去，你就不能殺他們。」車爾庫怒道：「不行！不能跟這狗強盜去，讓他殺我好了。」陳達海從牆上取下一條套羊的長索，將圈子套在阿曼的頸里，獰笑道：「好，你是我的俘虜，是我奴隸！你立下誓來，從今不得背叛了我，那就饒了這幾個哈薩克狗子！」阿曼淚水扑簌簌的流下，心想自己若不答應，父親和蘇普都要給他殺了，只得起誓道：「安拉真主在上，從今以後，我是我主人的奴隸，聽他一切吩咐，永遠不敢逃走，不敢違背他命令！否則死後墜入火窟，萬劫不得超生。」陳達海哈哈大笑，得意之極，今晚既得高昌迷宮的地圖，又得了這個如此美貌少女，當真是快活胜於登仙。他久在回疆，知道哈薩克人虔信回教，只要憑著真主安拉的名起誓，終生不敢背叛，於是一拉長索，說道：「過來，坐在你主人的腳邊！」阿曼心中委屈萬分，只得走到他足邊坐下。陳達海伸手撫摸她的頭發，阿曼忍不住放聲大哭。

　　蘇普這時那里還忍耐得住，縱身躍起，向陳達海扑去。陳達海長劍挺出，指住他的胸膛。蘇普只須再上前半尺，便是將自己胸口刺入了劍尖。阿曼叫道：「蘇普，退下！」蘇普雙目中如要噴出火來，咬牙切齒，站在當地，過了好一會，終於一步步的退回，頹然坐倒在地。

　　陳達海斟了一碗酒，喝了一口，將那塊手帕取了出來，放在膝頭細看。

　　計老人忽道：「你怎知道這是高昌迷宮的地圖？」說的是漢語。陳達海心想：「反正你們這些人一個個都活不過，跟你說了也自不妨。」他尋訪十二年，心愿終於得償，滿腔歡喜，原是不吐不快，計老人就算不問，他自言自語也要說了出來，他雙手拿著手帕，說道：「我們查得千真萬确，高昌迷宮的地圖是白馬李三夫婦得了去。他二人尸身上找不到，定是在他們女兒手里。這塊手帕是那姓李小姑娘的，上面又有山川道路，那自然決計不會錯了。」指著手帕，說道：「你瞧，這手帕是絲的，那些山川沙漠的圖形，是用棉線織在中間。絲是黃絲，棉線也是黃線，平時瞧不出來，但一染上血，棉線吸血比絲多，那便分出來了。」李文秀凝目向手帕看去，果如他所說，黃色的絲帕上染了鮮血，便顯出圖形，不染血之處，卻是一片黃色。當日蘇普受了狼咬，流血不多，手帕上所顯圖形只是一角，今晚中了劍傷，圖形便顯了一大半出來。她至此方才省悟，原來這手帕之中，還藏著這樣的一個大秘密。

　　蘇魯克和車爾庫所受的傷都并不重，兩人心里均想：「等我酒醒了些，定要將這漢人強盜殺了。」車爾庫道：「老人，給我些水喝。」計老人道：「好！」站起來要去拿水。陳達海厲聲喝道：「給我坐著，誰都不許動。」計老人哼了一聲，坐了下來。

　　陳達海心下盤算：「這幾人如果合力對付我，一擁而上，那可不妙。乘著這兩條哈薩克老狗酒還沒醒，先行殺了，以策萬全。」慢慢走到蘇魯克身前，突然之間拔出長劍，一劍便往他頭上砍了下去。這一下拔劍揮擊，既是突如其來，行動又是快極，蘇魯克全無閃避的餘裕。蘇普大叫一聲，待要扑上相救，那里來得及？陳達海一劍正要砍到蘇魯克頭上，驀聽得呼的一聲響，一物擲向自己面前，來勢奇急，慌亂中顧不得傷人，疾向左躍，乒乓一聲響亮，那物撞在牆上，登時粉碎，卻原來是一只茶碗，一定神，才看清楚用茶碗擲他的卻是李文秀。

　　陳達海大怒，一直見這哈薩克少年瘦弱白皙，有如女子，沒去理會，那知竟敢來老虎頭上拍蒼蠅，挺劍指著她罵道：「哈薩克小狗，你活得不耐煩了？」李文秀慢慢解開哈薩克外衣，除了下來，露出里面的漢裝短襖，以哈薩克語說道：「我不是哈薩克人。我是漢人。」左手指著蘇魯克道：「這位哈薩克伯伯，以為漢人都是強盜壞人。我要他知道，我們漢人并非個個都是強盜，也有好人。」適才陳達海那一劍，人人都看得清楚，若不是李文秀擲碗相救，蘇魯克此刻早已斃命，聽得她這麼說，蘇普首先說道：「多謝你救我爹爹！」蘇魯克卻是十分倔強，大聲道：「你是漢人，我不要你救，讓這強盜殺了我好啦。」陳達海踏上一步，問李文秀：「你是誰？你是漢人，到這里來干甚麼？」李文秀微微冷笑，道：「你不認得我，我卻認得你。搶劫哈薩克部落，害死不少哈薩克人的，就是你這批漢人強盜。」說到這里，聲音變得甚是苦澀，心中在想：「如果不是你們這些強盜作了這許多壞事，蘇魯克也不會這樣憎恨我們漢人。」陳達海大聲道：「是老子便有怎樣？」李文秀指著阿曼道：「她是你的女奴，我要奪她過來，做我的女奴！」此言一出，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

　　陳達海一怔之下，哈哈大笑，道：「好，你有本事便來奪吧。」長劍一揮，劍刃抖動，嗡嗡作響。

　　李文秀轉頭對阿曼道：「你憑著真主安拉之名，立過了誓，一輩子跟著他做女奴。如果他打我不過，你給我奪過來，那麼你一輩子就是我的女奴了，是不是？」哈薩克人與別族人打仗，俘虜了敵人便當作奴隸，回教的可蘭經中原有明文規定。奴隸的身分和牲口無別，全無自主之權，聽憑主人只配買賣，主人若是給人制服，他的家產、牲口、奴隸都不免屬於旁人。阿曼聽她這麼說，心想：「我反正已成了女奴，與其跟了這惡強盜去受他折磨，不如奉你為主人。」於是點頭道：「是的。」跟著又道：「你……你打不過他的。這強盜的武功很好。」李文秀道：「那不用你擔心，我打他不過，自然會給他殺了。」雙手一拍，對陳達海道：「上吧！」陳達海奇道：「你空手跟我斗？」李文秀道：「殺你這惡強盜，用得著甚麼兵器？」陳達海心想：「這里個個都是敵人，多挨時刻，便多危險，他自己托大，再好不過。」喝道：「看劍！」利劍挺出，一招「毒蛇出洞」，向李文秀當胸刺去，勢道甚是勁急。

　　計老人叫道：「快退下！」他料想李文秀萬難抵擋，那知李文秀身形一幌，輕輕悄悄的避過了，搶到陳達海左首，左肘後挺，撞向他的腰間。陳達海叫道：「好！」長劍圈轉，削向她手臂。李文秀飛起右足，踢他手腕，這一招「葉底飛燕」是華輝的絕招之一，李文秀苦練了七八天方才練成，輕巧迅捷，甚是了得。陳達海急忙縮手，已然不及，手腕一痛，已被踢中，總算對方腳力不甚強勁，陳達海長劍這才沒有脫手。他大聲怒吼，躍後一步。計老人「咦」的一聲，驚奇之極。

　　陳達海撫了撫手腕，挺劍又上，和李文秀斗在一起。這時他心中已然毫不敢小覷了這個瘦弱少年，眼見他出手投足，功夫著實了得，當下施展「青蟒劍法」，招招狠毒，要奮力將這少年刺死。李文秀得師父華輝傳授，身手靈敏，招式精奇，只是從未與人拆招相斗，臨陣全無經驗，初時全憑著一股仇恨之意，要殺此惡盜為父母報仇，斗到後來，對敵人的劍法已漸漸摸到了門路，心神慢慢宁定。

　　計老人這茅屋本甚狹窄，廳中又生了火堆，陳李二人在火堆旁縱躍相搏，劍鋒拳掌相去往往間不逾寸，似乎陳達海每一劍都能制李文秀的死命，可是她總是或反打、或閃避，一一拆解開去。蘇魯克等只看得張大了嘴。計老人卻越看越是害怕，全身不住的簌簌發抖。

　　兩人斗到酣處，陳達海一劍「靈舌吐信」，劍尖點向李文秀的咽喉。李文秀一低頭，從劍底下扑了上去，左臂一格敵人的右臂，將他長劍掠向外門，雙手已抓住陳達海腰間的兩柄金銀小劍，一拔一送，噗的一聲響，同時插入了他左右肩窩。

　　陳達海「啊」的一聲慘呼，長劍脫手，踉踉蹌蹌的接連倒退，背靠牆壁，只是喘氣。這兩柄小劍插入肩窩，直沒至柄，劍尖從背心穿了出來，他筋脈已斷，雙臂更無半分力氣，想伸右手去拔左肩的小劍，右臂卻那里抬得起來？只聽得屋中眾人歡呼之聲大作，大叫：「打敗了惡強盜，打敗了惡強盜！」連蘇魯克也是縱聲大叫。蘇普和阿曼擁抱在一起，喜不自胜。只有計老人卻仍是不住發抖，牙關相擊，格格有聲。

　　李文秀知他為自己擔心而害怕，走過去握住他粗大的手掌，將嘴巴湊到他耳畔，低聲道：「計爺爺，別害怕，這惡強盜打我不過的。」只覺他手掌冰冷，仍是抖得十分厲害。

　　李文秀轉過頭來，見蘇普緊緊摟著阿曼，心中本來充溢著的胜利喜悅霎時間化為烏有，只覺得自己也在發抖，計老人的手掌也不冷了，原來自己的手掌也變成了冰涼。

　　她放開了計老人的手，走過去牽住仍是套在阿曼頸中的長索，冷冷的道：「你是我的女奴，得一輩子跟著我。」蘇普和阿曼心中同時一寒，相摟相抱的四只手臂都松了開來。他們知道這是哈薩克世世代代相傳的規矩，是無可違抗的命運。兩人的臉色都變成了慘白！李文秀歎了口氣，將索圈從阿曼頸中取了出來，說道：「蘇普喜歡你，我……我不會讓他傷心的。你是蘇普的人！」說著輕輕將阿曼一推，讓她偎倚在蘇普的懷里。

　　蘇普和阿曼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齊聲問道：「真的麼？」李文秀苦笑道：「自然是真的。」蘇普和阿曼分別抓住了她一只手，不住搖幌，道：「多謝你，多謝你！」他們狂喜之下，全沒發覺自己的手臂上多了幾滴眼淚，是從李文秀眼中落下來的淚水。

　　蘇魯克掙扎著站起，大手在李文秀肩頭重重一拍，說道：「漢人之中，果然也有好人。不過……不過，恐怕只有你一個！」車爾庫叫道：「拿酒來，拿酒來。我請大家喝酒，請哈薩克的好人喝酒，請漢人的好人喝酒，慶祝抓住了惡強盜，咦！那強盜呢？」眾人回過頭來，卻見陳達海已然不知去向。原來各人剛才都注視著李文秀和阿曼，卻給這強盜乘機從後門中逃走了。蘇魯克大怒，叫道：「咱們快追！」打開板門，一陣大風刮進來，他腳下兀自無力，身子一幌，摔倒在地。

　　寒風夾雪，猛惡難當，人人都覺氣也透不過來。阿曼道：「這般大風雪中，諒他也走不遠，勉強掙扎，非死在雪地中不可。待天明後風小了，咱們到雪地中找這惡賊的尸首便了。」蘇普點點頭，關上了門。

　　蘇魯克瞪視著李文秀，過了半晌，說道：「小兄弟，你是哈薩克人，是不是？」李文秀搖頭道：「不，我是漢人！」蘇魯克道：「不可能的，你是漢人，為甚麼反而打倒那個漢人強盜，救我們哈薩克人？」李文秀道：「漢人中有壞人，也有好人。我……我不是壞人。」蘇魯克喃喃的道：「漢人中也有好人？」緩緩搖了搖頭。可是他的性命，他兒子的性命，明明是這個少年漢人救的，卻不由得他不信。

　　他一生憎恨漢人，現在這信念在動搖了。他惱怒自己，為甚麼偏偏昨晚喝醉了酒，不能跟那漢人強盜拼斗一場，卻要另一個漢人來救了自己的性命？他一生之中，甚麼事情到了緊要關頭，總是那麼不巧，總是運氣不好。

　　然而，剛才那強盜的長劍已砍到了自己頭頂，幸好那少年及時相救，難道這也是不巧嗎？也是運氣不好麼？到得黎明時，大風雪終於止歇了。

　　蘇魯克和車爾庫立即出發去召集族人追蹤那漢人強盜。雪地里足印十分清楚，何況他受了重傷，一定逃不遠。最好是他去和其餘的漢人強盜相會，十二年來的大仇，這次就可得報了。

　　哈薩克人的精壯男子三百多人立即組成了第一批追蹤隊，其餘第二、第三批的陸續追來。單是捉拿陳達海一人，當然用不著這許多人，然而主旨是在一鼓殲滅為禍大草原的漢人強盜。

　　蘇魯克和車爾庫作先鋒。他們要其餘族人遠遠的相隔十幾里路，在後慢慢跟來，免得給陳達海發覺了，就此不去和同夥相會。蘇普昨晚受了傷，但傷勢不重，要跟著父親。阿曼堅持也要跟著父親，但誰都知道，她是不愿离開蘇普。車爾庫挑了兩個徒弟相隨，一個是敏捷的桑斯兒；一個是力大如駱駝的青年，綽號就叫作「駱駝」，人人都叫他駱駝，他的本名反而給人忘記了。

　　李文秀也要參加先鋒隊，蘇普首先歡迎。經過了昨晚的事後，李文秀已成為眾所尊敬的英雄。車爾庫并不反對她參加。蘇魯克有些不愿，但反對的話卻說不出口。

　　計老人似乎給昨晚的事嚇壞了，早晨喝羊奶時，失手打碎了奶碗。李文秀斟茶給他，他雙手發抖，接過茶碗時將茶濺潑在衣襟上。李文秀問他怎樣，他眼光中露出又恐懼又氣惱的神色，突然回身進房，重重關上了房門。

　　遍地積雪甚深，難以乘馬，先鋒隊七人都是步行，沿著雪地里的足印一路追蹤。眼見陳達海的足印筆直向西，似乎一直通往戈壁沙漠。料是他雙臂雖然受傷，腳下功夫仍然十分了得。六個哈薩克人想起自來相傳戈壁沙漠中多有惡鬼，都不禁心下嘀咕。

　　蘇魯克大聲道：「今日便是明知要撞到惡鬼，也非去把強盜捉住不可。

　　蘇普，你替不替你媽和哥哥報仇！」蘇普道：「我自是跟爹爹同去。阿曼，你還是回去吧！」阿曼道：「你去得，我也去得。」她心中卻是在說：「要是你死了，難道我一個人還能活麼？」蘇魯克道：「阿曼，你還是跟你爹爹回家的好。車爾庫膽小得很，最怕鬼！」車爾庫狠狠瞪了他一眼，搶先便走。

　　戈壁沙漠中最教人害怕的事是千里無水，只要攜帶的清水一喝乾，便非渴死不可，但這場大雪一下，俯身即是冰雪，少了主要的顧慮。雖然不能乘坐牲口，卻也少了黃沙扑面之苦。越向西行，眼見陳達海留下的足跡越是明顯，到後來他足印之上已無白雪掩蓋，那自是風雪停止之後所留下來的了。

　　車爾庫喃喃的道：「這惡賊倒也厲害，這場大風雪竟然困他不死。」蘇魯克忽然叫道：「咦，又有一個人的腳印！」他指著足印道：「這人每一步都踏在那強盜的腳印之中，不留心就瞧不出來。」眾人仔細一瞧，果見每個足印中都有深淺兩層。

　　大家紛紛猜測，不知是甚麼緣故。駱駝忽然道：「難道是鬼？」這是人人心里早就想說的話，給他突然說了出來，各人忍不住都打了個寒噤。

　　一行人鼓勇續向西行。大雪深沒及脛，行走甚是緩慢，當晚便在雪地中露宿。掃開積雪，挖掘沙坑，以毛毯裹身，臥在坑中，便不如何寒冷。

　　李文秀的沙坑是駱駝給掘的。他膂力很大，心中敬重這位漢人英雄，便給她掘了沙坑，那是在駱駝和蘇普的沙坑之間，七個沙坑圍成一個圓圈，中間生著一堆大火。

　　頭頂的天很藍，明亮的星星眨著眼睛。一陣風刮來，卷起了地下的白雪，在風中飛舞。李文秀望著兩片上下飛舞的白雪，自言自語：「真像一對玉蝴蝶。」蘇普接口道：「是，真像！很久以前，有一個漢人小姑娘，曾跟我說了個蝴蝶的故事。說有個漢人少年，有個漢人姑娘，兩個兒很要好，可是那姑娘的爸爸不許那少年娶他女兒。那少年很傷心，生了一場病便死了。有一天，那姑娘經過情郎的墳墓，就伏在墳上痛哭。」說到這里，在蘇普和李文秀心底，都出現了八九年前的情景：在小山丘上，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并肩坐著照顧羊群。女孩說著故事，男孩悠然神往地聽著，說到那漢人姑娘伏在情郎的墳上哭泣，女孩的眼中充滿了眼淚，男孩也感到傷心難受。

　　只是，李文秀知道那男孩便是眼前的蘇普，蘇普卻以為那個小女孩已經死了。

　　蘇普繼續道：「那個姑娘伏在墳上哭得很悲傷，突然之間，墳墓裂開了一條大縫，那個美麗的姑娘就跳了進去。後來這對情人變成了一雙蝴蝶，總是飛在一起，永遠不再分离。」阿曼插口道：「這故事很好。說這故事的，就是給你地圖手帕的小姑娘麼？她死了麼？」蘇普黯然道：「不錯，就是她。那老漢人說她已經死了。」李文秀道：「你還記得她麼？」蘇普道：「自然記得。那怎麼會忘記？」李文秀道：「你怎麼不去瞧瞧她的墳墓？」蘇普道：「對！等我們殺了那批強盜，我要那賣酒的老漢人帶我去瞧瞧。」李文秀道：「要是那墳墓上也裂開了一條大縫，你會不會跳進去？」蘇普笑道：「那是故事中說的，不會真的是這樣。」李文秀道：「如果那小姑娘很是想念你，日日夜夜的盼望你去陪她，因此墳上真的裂開了一條大縫，你肯跳進墳去，永遠陪她麼？」蘇普歎了口氣道：「不。那個小姑娘只是我小時的好朋友。這一生一世，我是要陪阿曼的。」說著伸出手去，和阿曼雙手相握。

　　李文秀不再問了。這幾句話她本來不想問的，她其實早已知道了答案，可是忍不住還是要問。現下聽到答案，徒然增添了傷心。

　　忽然間，遠處有一只天鈴鳥輕輕的唱起來，唱得那麼宛轉動聽，那麼凄涼哀怨。

　　蘇普道：「從前，我常常去捉天鈴鳥來玩，玩完之後就弄死了。但那個小女孩很喜歡天鈴鳥，送了一只玉鐲子給我，叫我放了鳥兒。從此我不再捉了，只聽天鈴鳥在半夜里唱歌。你們聽，唱得多好！」李文秀「嗯」了一聲，問道：「那只玉鐲子呢，你帶在身邊麼？」蘇普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就打碎了，不見了。」李文秀幽幽的道：「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就打碎了，不見了。」天鈴鳥不斷的在唱歌。在寒冷的冬天夜晚，天鈴鳥本來不唱歌的，不知道它有甚麼傷心的事，忍不住要傾吐？蘇魯克、車爾庫、駱駝他們的鼾聲，可比天鈴鳥的歌聲響得多。

　　第二日天一亮，七人起身吃了乾糧，跟著足印又追。陽光淡淡的，照在身上只微有暖氣。但有了太陽光，誰也不怕惡鬼了。

　　追到下午，沙漠中的一道足印變成了兩道。那第二個人顯然不耐煩再踏在前人的腳印之中走路。蘇魯克等都歡呼起來。這是人，不是鬼。然而那是誰？七人這時所走的方向，早已不是李文秀平日去師父居所的途徑。她突然想起：「這強盜恐怕不是去和盜夥相會，而是照著手帕上所織的地圖，獨自尋高昌迷宮去了。」她說出了心中的推測，蘇魯克等呆了一陣，齊聲稱是。

　　桑斯兒道：「這一帶沙漠平日半滴水都沒有，漢人強盜不會到這里來的。」蘇魯克大聲道：「他逃去迷宮，咱們就追到迷宮。就是追到天邊，也要捉到這惡強盜。」部族中世代相傳，大戈壁中有一座迷宮，宮里有數不盡的珍寶，只是誰也不認識去迷宮的道路，在大戈壁中迷了路可不是玩的，因此從來沒有人敢冒險尋訪。但現在有了地圖，沙漠中的冰雪二三十天也不會消盡，後面又有大隊人馬接應，那還怕甚麼？何況，蘇魯克向來自負是大草原上的第一勇士。他只盼車爾庫示弱，退縮了不敢再追。可是車爾庫絲毫沒有害怕的模樣。

　　李文秀道：「對，我們一起去瞧瞧，到底世上是不是真有一座高昌迷宮。」她想父母為此喪身，如果自己能找到迷宮，也算是完成了父母的遺志。

　　阿曼道：「族里的老人們都說，高昌迷宮中的寶物，能讓天山南北千千萬萬人永遠過快活日子。千百年來這樣傳說，可是誰也找不到。」蘇普喜道：「要是我們找到了，大家都過快活日子，那可真好！」阿曼道：「難道我們現在的日子不快活麼？」蘇普搔搔頭，笑道：「快活得很，快活得很。」他實在想不出，世上還有甚麼東西，能令他過的日子比現在還快活。

　　李文秀卻在想：「不論高昌迷宮中有多少珍奇的寶物，也決不能讓我的日子過得快活。」在第八天上，七人依著足跡，進入了叢山。山石嶙峋，越行越是難走，好在雪地里足跡極是明顯，只是山勢險惡，道路崎嶇，其實根本就沒有路，只是跟著前人的足印在山坡山谷間穿行而已，眼見前面路程無窮無盡，雪地里的兩行足跡似乎直通到地獄中去。

　　蘇魯克和車爾庫見四周情勢凶險，心中也早自發毛，但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兀自斗口。蘇魯克說：「車爾庫，你在渾身發抖，嚇破了膽子可不是玩的。不如就在這里等我吧，倘若找到財寶，一定分給你一份。」車爾庫說：「這會兒逞英雄好漢，待會兒惡鬼出來，瞧是你先逃呢，還是你兒子先逃？」蘇魯克道：「不錯，咱爺兒倆見了惡鬼還有力氣逃走，總不像你那樣，嚇得跪在地下發抖。」兩人說來說去，總是离不開沙漠的惡鬼，再走一會，四下里已是黑漆漆一片。蘇普道：「噎，便在這里歇宿，明天再走罷！」蘇魯克還沒回答，車爾庫笑道：「很好，你爺兒倆在這里歇著，以免危險。阿曼，你跟爹爹來，駱駝，桑斯兒，咱們不怕鬼，走！」蘇魯克「呸」的一聲，在地下吐口唾沫，當先邁步便行。李文秀眼見他二人斗氣逞強，誰也不肯示弱，只得也跟隨在後。阿曼卻累得要支持不住。蘇普、桑斯兒撿了些枯枝，做成火把。七人在森林之中，尋覓足印而行。黑夜里走在這般鬼氣森森的所在，誰都心驚肉跳，偶爾夜鳥一聲啼叫，或是樹枝上掉下一塊積雪，都使人嚇一大跳。奇怪的是，森林中竟有道路，雖然長草沒徑，但古道的痕跡還是依稀可辨。

　　七人在森林中走了良久，阿曼忽然叫道：「啊喲，不好。」蘇普忙問：「怎麼？」阿曼指著前面路旁的一只閃閃發光的銀鐲，說道：「你瞧，這是我先前掉下的鐲子。」那鐲子在七人之前兩三丈處，卻不知何以忽然會在這里出現。阿曼道：「我掉了鐲子，心想只得回來時再找，怎麼又會到了這里？」車爾庫道：「你瞧瞧清楚，到底是不是的。」阿曼不敢去拾，蘇普上前拾了起來，不等阿曼辨認，他早已認出，說道：「沒錯，是她的！」說著將鐲子遞給她。

　　阿曼不敢去接，顫聲道：「你……你丟在地下，我不要了。」蘇普道：「難道真是惡鬼玩的把戲？」火光之下，七人的臉色都是十分古怪。

　　隔了半晌，李文秀道：「說不定比惡鬼來要糟，咱們走上老路來啦。這條路咱們先前走過的。」霎時之間，人人都想起了那著名的傳說：沙漠中的旅人迷了路，走啊走啊，突然發現了足跡，他大喜若狂，跟著足跡走去，卻不知那便是他自己的足跡，尋了舊路兜了一個圈子又是一個圈子，直走到死。

　　大家都不愿相信李文秀的話，可是明明阿曼掉下鐲子已經很久，走了半天，忽然在前面路上見到鐲子，那自然是兜了一個圈子，重又走上老路。黑夜之中，疲累之際，誰也沒辨明剛才路上的足印到底只是兩個人的，還是已加上了七個人的。駱駝走上幾步，拿火把一照雪地里的腳印，叫道：「好多人的腳印，是咱們自己的！」聲音中充滿了懼意。七個人面面相覷。蘇魯克和車爾庫再也不能自吹自擂、譏笑對方了。

　　李文秀道：「咱們是跟著那強盜和另外一個人的足跡走的，倘若他們也在兜圈子，那麼過了一會，他們還會走到這里。咱們就在這里歇宿，且瞧他們是來不來。」到這地步，人人都同意了她的話。當下掃開路上積雪，打開毛毯，坐了下來。駱駝和桑斯兒生了一堆火，七個人團團坐著。誰也睡不著，誰也不想說話。他們等候陳達海和另外一個人走來，可是又害怕他們真的出現，倘若他們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舊路上來，只怕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也會一樣。

　　等了良久良久，忽然，聽到了腳步聲。

　　七人聽到腳步聲，一齊躍起身來，卻聽那腳步聲突然停頓。在這短短的一忽兒之間，七個人連自己的心跳聲都聽見了。突然間，腳步聲又響了起來，卻是向西北方逐漸遠去。便在此時，一陣疾風吹來，刮起地下一大片白雪，都打在火堆之中，那火登時熄了，四下里黑漆一團。

　　只聽得刷刷刷幾響，蘇魯克、李文秀等六人刀劍一齊出鞘。阿曼「啊」的一聲驚呼，扑在蘇普懷里。白雪映照之下，刀劍的刀鋒發出一閃閃的光芒。那腳步聲越去越遠，終於聽不見了。

　　直到天明，森林中沒再有何异狀。早晨第一縷陽光從樹葉之間射進來，眾人精神為之一振，於是又再覓路前行。走了一會，阿曼發覺左首的灌木壓折了幾根，叫道：「瞧這里！」蘇普撥開樹木，見地下有兩行腳印，歡呼道：「他們從這里去了！」阿曼道：「那強盜定是看錯了地圖，兜了個圈子，再從這里走去，累得咱們驚嚇了一晚。」蘇魯克哈哈大笑，道：「是啊，車爾庫家的膽小鬼嚇了一晚。蘇魯克家的兩個勇士卻只盼惡鬼出現，好揪住惡鬼的耳朵來瞧個明白。」車爾庫一眼也沒瞧他，似乎沒有聽見，突然之間，反過手來掀住了他的耳朵。蘇魯克大叫一聲，砰的便是一拳，打在他背心。

　　車爾庫身子一幌，揪住蘇魯克耳朵的手卻沒放開，只拉得他耳朵上鮮血長流，再一使力，只怕耳朵也拉脫了。

　　李文秀見這兩人都已四十來歲年紀，兀自和頑童一般爭鬧不休，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當真令人好笑。只見蘇魯克和車爾庫砰砰砰的互毆數拳，這才分開。一個鼻青，一個眼腫。

　　兩人一路爭吵，一路前行。這時道路高低曲折，十分難行，一時繞過山坳，一時鑽進山洞，若不是有雪地中的足跡領路，萬難辨認。李文秀心想：「這迷宮果是隱密之極，若無地圖指引，怎能找尋得到？」行到中午，各人一晚沒睡，都已疲累之極，只有李文秀此時內功修為已頗有根基，仍是神采亦亦。蘇普道：「爹，阿曼走不動啦，咱們歇一些吧！」蘇魯克還未回答，只聽得走在最前面的車爾庫大叫一聲：「啊！」蘇魯克搶上前去，轉過了一排樹木，只見對面一座石山上嵌著兩扇鐵鑄的大門。門上鐵銹斑駁，顯是歷時已久的舊物。

　　七人齊聲歡呼：「高昌迷宮！」快步奔近。蘇魯克伸手用力一推鐵門，兩扇門竟是紋絲不動，車爾庫道：「那惡賊在里面上了閂。」阿曼細看鐵門周圍有無機括，但見那門宛如天生在石山中一般，竟無半點縫隙。阿曼拉住門環，向左一轉，轉之不動，這迷宮建成已不知有幾百年，雖然大漠之中十分乾燥，但鐵門也必生銹，就算有機括動也該轉不動了，那知她再向右轉，居然甚是松動。她轉了幾轉，蘇魯克和車爾庫本來大力推門，突然鐵門向里打開，兩人出其不意，一齊摔了進去。兩人一驚之下，大笑著爬起身來。

　　門內是條黑沈沈的長甬道，蘇普點燃火把，一手執了，另外一手拿著長刀，當先領路。走完甬道，眼前出現了三條岔道。迷宮之內并無雪地足跡指引，不知那兩人向那一條路走去。各人俯身細看，見左首和右首兩條路上都有淡淡的足跡。

　　蘇魯克道：「四個走左邊的，三個走右邊的，待會兒再在這里會合。」李文秀道：「那不好！這地方既然叫作迷宮，道路一定曲折，咱們還是一起的好。」蘇魯克搖頭道：「諒這山洞之中，能有多大地方？漢人生來膽小，真沒法子。」他話是這麼說，但七個人還是一齊走了，見右首一條路寬些，便都向右行。

　　只走出十餘丈遠，蘇魯克便想：「這漢人的話倒是不錯。」只見前面又出現了岔路。七個人細細辨認腳印，一路跟蹤而進，有時岔路上兩邊都有腳印，只得任意選一條路。走了好半天，山洞中岔路不知凡幾，每到一處岔路，阿慢便在山壁上用力划下記號，以免回出來時找不到原路。突然之間，眼前豁然開朗，出現一大片空地，盡頭處又有兩扇鐵門，嵌在大山岩中。

　　七個人走過空地，來到門前。蘇魯克又去轉門環，不料這扇門卻是虛掩的，輕輕一碰，便「呀」的一聲開了。七人走了進去，只見里面是一間殿堂，四壁供的都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從這殿堂進去，連綿不斷的是一列房舍。

　　每一間房中大都供有佛像。偶然在壁上見到幾個漢文，寫的是「高昌國國王」，「文泰」，「大唐貞觀十三年」等等字樣。有一座殿堂中供的都是漢人塑像，中間一個老人，匾上寫的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位」，左右各有數十人，寫著「顏回」、「子路」、「子貢」、「子夏」、「子張」等名字。蘇魯克一見到這許多漢人塑像，眉頭一皺，轉頭便走。

　　李文秀心想：「這里的人都信回教，怎麼迷宮里供的既有佛像，又有漢人？壁上寫的又都是漢字，真是奇怪之極。」七人過了一室，又是一室，只見大半宮室已然毀圯，有些殿堂中堆滿了黃沙，連門戶也有堵塞的。迷宮中的道路本已异常繁復曲折，再加上牆倒沙阻，更是令人暈頭轉向。有時通道上出現幾具白骨骷髏，宮中的器物用具卻都不是回疆所有，李文秀依稀記得，這些都是中土漢人的物事。只把各人看得眼花撩亂，稱异不止。但傳說中的甚麼金銀珠寶卻半件也沒有。

　　七人沿著一條黑沈沈的甬道向前走去，突然之間，前面一個陰森森的聲音喝道：「我在這里已安安靜靜的住了一千年，誰也不敢來打擾我。那一個大膽過來，立刻就死！」說的是哈薩克語，音調十分純正，聲音并不甚響，卻是聽得清清楚楚。

　　阿曼驚道：「是惡鬼！他……他說在這里已住了一千年。」拉著蘇普的手，向後退了幾步。駱駝叫道：「這是人，不是鬼！」高舉火把，向前走去。桑斯兒不甘示弱，搶上幾步，和他并肩而行，剛走到一個彎角上，驀地里兩人齊聲大叫，身子向後摔了出來。眾人大吃一驚，蘇魯克和車爾庫拋去手中火把，搶上扶起。只聽得前面傳來一陣桀桀怪笑，那聲音道：「我在這里已住了一千年，住了一千年。進來的一個個都死。」車爾庫更不多想，抱了駱駝急奔而出，蘇魯克抱了桑斯兒，和餘人跟著出去，但聽得怪笑之聲充塞了甬道。來到天井中，看駱駝和桑斯兒時，兩人口角流出鮮血，竟已一齊斃命。五人面面相覷，又是難過，又是驚恐。

　　阿曼道：「這惡鬼不許人去……去打擾，咱們快走吧！」到這地步，蘇魯克和車爾庫那里還敢逞什麼剛勇？抱了兩具尸體，循著先前所划的記號，回到了迷宮之外。

　　車爾庫死了兩名心愛的弟子，心里十分難過，不住的拭淚。蘇魯克再也不譏諷他了，反而出言安慰，又道：「那兩個漢人強盜進了迷宮之後影蹤全無，定是也給宮里的惡鬼弄死了，那也好，叫這兩個強盜沒好下場。」阿曼道：「咱們從原路回去吧，以後……以後永遠別來這地方了。」車爾庫道：「咱們族人大隊人馬就快到來，可得告訴他們，別讓兄弟們闖進宮去，一個個的死於非命。」蘇魯克道：「對！只要是在迷宮之外，那……那就沒有干系。」是不是真的沒有干系，那可誰也不知道。為了穩妥起見，五個人直退出六七里地，到了一大片曠地上，這才停住。蘇魯克道：「惡鬼怕太陽，要走過這片曠地，非晒到太陽不可。」阿曼道：「晚上呢？」蘇魯克搔了搔頭皮，無法回答。

　　幸好沒到晚上，第一隊人馬已經趕到。蘇魯克等忙將發現迷宮、宮中有惡鬼害人的事說了。

　　雖然人多膽壯，但誰也沒有提議前去探險。過得兩個時辰，第二隊、第三對先後到來，數百人便在地曠上露宿。每隔得十餘人，便點起了一堆大火，料想惡鬼再凶，也必怕了這許多火堆。

　　李文秀倚在一塊岩石之旁，心里在想：「我爹爹媽媽萬里迢迢的從中原來到回疆，為的是找高昌迷宮。他們沒找到迷宮，就送了性命。其實就算找到了，多半也會給宮里的惡鬼害死，除非他們一聽到惡鬼的聲音立刻就退出。可是爹爹媽媽一身武功，一定不肯聽惡鬼的話。唉，人的武功再高，又那里斗得過鬼怪？」忽然背後腳步聲輕響，一人走了過來，低聲叫道：「阿秀。」李文秀大喜，跳起身來，叫道：「計爺爺，你也來了。」計老人道：「我不放心你，跟著大夥兒來瞧著你。」李文秀心中感激，拉住他手，說道：「道上很難走，你年紀這麼大了，辛苦得很，快坐下歇歇。」計老人剛在她身邊坐下，忽聽得西方響起幾下尖銳的梟鳴之聲，异常刺耳難聽。眾人不禁齊向鳴聲來處望去，只見白晃晃的一團物事，從黑暗中迅速异常的沖來，沖到离眾人約莫四丈之處，猛地直立不動，看上去依稀是個人形，火光映照下，只見這鬼怪身披白色罩袍，滿臉都是鮮血，白袍上也是血跡淋漓，身形高大之極，至少比常人高了五尺。靜夜看來，恐怖無比。那鬼怪陡然間雙手前伸，十根指甲比手指還長，滿手也都是鮮血。

　　眾人屏息凝氣，寂無聲息的望著他。

　　那鬼怪桀桀怪笑，尖聲道：「我在迷宮里已住了一千年，不許誰來打擾，誰叫你們這樣大膽？」說的是哈薩克語，正是李文秀日間在迷宮中聽到的聲音。那鬼怪慢慢轉身，雙手對著三丈外的一匹馬，叫道：「給我死！」突然間回過身來，疾馳而去，片刻間走得無影無蹤。

　　這鬼怪突然而來，突然而去，氣勢懾人，直等他走了好一會，眾人方才驚呼出來。只見他雙手指過的那匹馬四膝跪倒，翻身斃命。眾人擁過去看時，但見那馬周身沒半點傷痕，口鼻亦不流血，卻不知如何，竟是中了魔法而死。

　　眾人都說：「是鬼，是鬼。」有人道：「我早說大戈壁中有鬼。」有人道：「那迷宮千年無人進去，自然有鬼怪看守。」又有人道：「聽說鬼怪無腳，瞧瞧那鬼有沒腳印。」當下眾人拿了火把，順著那鬼怪的去路瞧去，但見沙地之上每隔五尺便是一個小小的圓洞，人的腳印既不會這樣細細一點，而兩點之間，相距又不會這樣遠。

　　這樣一來，各人再無疑義，都認定是迷宮中的鬼怪作祟，大家都說：「不論迷宮中有甚麼東西，那也不能要了。明天一早，大家快快回去。」整晚人人心驚膽戰，但第二天太陽一出來，忽然之間，每個人心里都不怎麼怕了。有些年青人商量著要去迷宮瞧瞧。蘇魯克和車爾庫厲聲喝阻，說道便是要去迷宮，也得商議出一個好法子來。

　　可是商議了一整天，又有甚麼好法子？唯一的結果，是大家同意在這里住一晚，明天再從長計議。

　　將近亥時，便是昨晚鬼怪出現的時刻，只聽得西方又響起了三下尖銳的梟鳴，眾人毛骨悚然。但見那白衣長腿、滿身血污的鬼怪又飛馳而來，在數丈外遠遠站定，尖聲說道：「你們還不回去？哼，再在這里附近逗留一晚，一個一個，叫他都不得好死，我在宮里住了一千年，誰都不敢進來，你們這樣大膽！」說到這里，慢慢轉身，雙手指著遠處一個青年，叫道：「給我死！」說了這三個字，猛地里回過身來，疾馳而去，月光下但見他越走越遠，終於不見。

　　只見那青年慢慢委頓，一句話也不說，就此斃命，身上仍是沒半點傷痕。昨晚還不過害死一匹馬，今日卻害死了一個壯健的青年。

　　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再逗留？何況聽得蘇魯克他們說，迷宮中根本沒有甚麼珍寶，連一塊金子銀子也沒有。若不是天黑，大家早就往來路疾奔了。

　　次日天色微明，眾人就亂哄哄的快步回去。

　　李文秀昨天已去仔細看過了那匹馬的尸體，這時再去看那青年的尸體，心下更無懷疑，自言自語的道：「這不是惡鬼！」忽然身後有人顫聲道：「是惡鬼，是惡鬼！阿秀，這比惡鬼還要可怕，咱們快走。」原來不知甚麼時候，計老人已到了她的身後。

　　李文秀歎了口氣，道：「好，咱們走吧！」忽然間聽得蘇普長聲大叫：「阿曼，阿曼，你在那里？」車爾庫驚道：「阿曼沒跟你在一起嗎？」他也縱聲大叫：「阿曼，阿曼！咱們回去啦。」來回奔跑找尋女兒。

　　蘇普一面大叫「阿曼！」一面奔上小丘，四下了望，忽然望見西邊路上有一塊花頭巾，似是阿曼之物，急忙奔將過去，拾起一看，正是阿曼的頭巾。他一急非同小可，叫道：「阿曼給惡鬼捉去了！」這時眾族人早已遠去，聯絡駝、桑斯兒、以及另一個青年的尸身都已抬去，當地只剩下蘇魯克、車爾庫、蘇普、李文秀、計老人五人。蘇魯克等聽得蘇普的驚呼之聲，忙奔過去詢問。

　　蘇普拿著那個花頭巾，氣急敗壞的道：「這是阿曼的。她……她……她給惡鬼捉去了。」李文秀問道：「什麼時候捉去的？」蘇普道：「我不知道。一定是昨晚半夜里。她…她跟女伴們睡在一起的，今早我就找她不到了。」他呆了一陣，忽然向著迷宮的方向發足狂奔，叫道：「我要去跟阿曼死在一起。」阿曼既給惡鬼捉去了，他自然沒本事救她回來。但阿曼既然死了，他也不想活了。

　　蘇魯克叫道：「蘇普，蘇普，小傻子，快回來，你不怕死嗎？」見兒子越奔越遠，愛子之情終於胜過了對惡鬼的恐懼，於是隨後追去。車爾庫一呆，叫道：「阿曼，阿曼！」也跟了去。

　　計老人搖搖頭，道：「阿秀，咱們回去吧。」李文秀道：「不，計爺爺，我得去救他們。」計老人道：「你斗不過惡鬼的。」李文秀道：「不是惡鬼，是人。」計老人忽然伸出左手，緊緊握住了李文秀的手臂，顫聲道：「阿秀，就算是人，他也比惡鬼還要可怕。你聽我話，咱們回去吧，走得遠遠的。咱們是漢人，別在回疆住了，你和我一起回中原去。」李文秀眼見蘇普等三人越奔越遠，心中焦急，用力一掙，那知計老人雖然年邁，手勁竟是大得异乎尋常，接連使勁，都是沒能掙脫。她叫道：「快放開我！蘇普，蘇普，會給他害死的！」計老人見她脹紅了臉，神情緊迫，不由得歎了口氣，放松了她手臂，輕聲道：「為了這個哈薩克少年，你什麼都不顧了！」李文秀手臂上一松，立即轉身飛奔，也沒聽見計老人的說話。一口氣奔到迷宮之前，只見蘇普手舞長刀，正在大叫大嚷：「該死的惡鬼，你害死了阿曼，連我也一起害死吧。阿曼死了，我也不要活了！我是蘇普，你出來，我跟你決斗！你怕了我嗎？」他伸手去轉門環，但心神混亂之下，轉來轉去都推不開門。

　　蘇魯克在一旁叫道：「蘇普，傻小子，別進去！」蘇普卻那里肯聽？李文秀見到他這般痴情的模樣，心中又是一酸，大聲道：「阿曼沒有死！」蘇普陡然間聽到這句話，腦筋登時清醒了，轉身問道：「阿曼沒有死？你怎……怎麼知道？」李文秀道：「迷宮里的不是惡鬼，是人！」蘇普、蘇魯克、車爾庫三人齊聲道：「明明是惡鬼，怎麼是人？」李文秀道：「這是人扮的。他用一種極微細的劇毒暗器射死了馬匹和人，傷痕不容易看出來。他腳下踩了高蹺，外面用長袍罩住了，所以在沙地中行走沒有腳印，身材又這麼高，走起來這麼快。」她另外有兩句話卻沒有說：「我知道這人是誰，因為我認得他放暗器的手法。在死馬和那青年的尸體上，我也已找到了暗器的傷痕。」這些解釋合情合理，可是蘇魯克等一時卻也難以相信。這時計老人也已到了，他緩緩的道：「我知道是厲害的惡鬼，大家別進迷宮，免得送了性命。我是老人，說話一定不錯的。」蘇普道：「是惡鬼也罷、是人也罷，我總是要去……要去救阿曼。」他盼望這惡鬼果真如李文秀所說是人扮的，那麼便有了搭救阿曼的指望。他又去旋轉門環，這一次卻轉開了。

　　李文秀道：「我跟你一起去。」蘇普轉過頭來，心中說不出的感激，說道：「李英雄，你別進去了，很危險的。」李文秀道：「不要緊，我陪著你，就不會危險。」蘇普熱淚盈眶，顫聲道：「多謝，謝謝你。」李文秀心想：「你這樣感激我，只不過是為了阿曼。」轉頭對計老人道：「計爺爺，你在這里等我。」計老人道：「不！我跟你一起進去，那……那人很凶惡的。」李文秀道：「你年紀這樣大了，又不會武功，在外面等著我好了。我不會有危險的。」計老人道：「你不知道，非常非常危險的。我要照顧你。」李文秀拗不過他，心想：「你能照顧我甚麼？反而要我來照顧你才是。」當下五個人點起了火把，尋著舊路又向迷宮里進去。

　　五人曲曲折折的走了良久。蘇普一路上大叫：「阿曼，阿曼，你在那里？」始終不聽見甚麼聲音。李文秀心想：「這是把他嚇走了的好。」說道：「咱們一起大叫，說大隊人馬來救人啦，說不定能將那惡人嚇走。」蘇魯克、車爾庫和蘇普依計大叫：「阿曼，阿曼，你別怕，咱們大隊人馬來救你啦。」迷宮中殿堂空廓，一陣陣回聲四下震蕩。

　　又走了一陣，忽聽得一個女子尖聲大叫，依稀正是阿曼。蘇普循聲奔去，推開一扇門，只見阿曼縮在屋角之中，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兩人驚喜交集，齊聲叫了出來。

　　蘇普搶上去松開了她的綁縛，問：「那惡鬼呢？」阿曼道：「他不是鬼，是人。剛才他還在這里，聽到你們的聲音，便想抱了我逃走，我拼命掙扎，他聽得你們人多，就匆匆忙忙的逃走了。」蘇普舒了口氣，又問：「那……那是怎麼樣一個人？他怎麼會將你捉了來？」阿曼道：「一路上他綁住了我眼睛，到了迷宮，黑沈沈的，始終沒能見到他的相貌。」蘇普轉頭瞧著李文秀，眼光中滿是感激之情。

　　阿曼轉向車爾庫，說道：「爹，這人說他名叫瓦耳拉齊，你認……」他一言未畢，車爾庫和蘇魯克齊聲叫了出來：「瓦耳拉齊！」這兩人一聲叫喚，含意非常明白，他們不但知道瓦耳拉齊，而且還對他十分熟悉。

　　車爾庫道：「這人是瓦耳拉齊？決計不會的。他自己說叫做瓦耳拉齊？你沒聽錯？」阿曼道：「他說他認得我媽。」蘇魯克道：「那就是了，是真的瓦耳拉齊。」車爾庫喃喃的道：「他認得你媽？是瓦爾拉齊？怎…怎麼會變成了迷宮里的惡鬼？」阿曼道：「他不是鬼，是人。他說他從小就喜歡我媽，可是我媽不生眼珠子，嫁了我爹爹這個大混蛋……啊喲，爹，你別生氣，是這壞人說的。」蘇魯克哈哈大笑，說道：「瓦耳拉齊是壞人，可是這句話倒沒說錯，你爹果然是個大混…」車爾庫一拳打去。蘇魯克一笑避開，又道：「瓦耳拉齊從前跟你爹爹爭你媽，瓦耳拉齊輸了。這人不是好漢子，半夜里拿了刀子去殺你爹爹。你瞧，他耳朵邊這個刀疤，就是給瓦耳拉齊砍的。」眾人一齊望向車爾庫，果見他左耳邊有個長長的刀疤。這疤痕大家以前早就見到了，不過不知其來歷而已。

　　阿曼拉著父親的手，柔聲道：「爹，那時你傷得很厲害麼？」車爾庫道：「你爹雖然中了他的暗算，但還是打倒了他，把他掀在地下，綁了起來。」說這幾句話時，語氣中頗有自豪之意，又道：「第二天族長聚集族人，宣布將這壞蛋逐出本族，永遠不許回來，倘若偷偷回來，便即處死。這些年來一直就沒見他。這家伙躲在這迷宮里干什麼？你怎麼會給他捉去的？」阿曼道：「今朝天快亮時，我起來到樹林中解手，那知道這壞人躲在後面，突然扑了過來，按住我嘴巴，一直抱著我到了這里。他說他得不到我媽，就要我來代替我媽。我求他放我回去，我說我媽不喜歡他，我也決計不會喜歡他的。他說：『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總只你是我的人了。那些哈薩克膽小鬼，沒一個敢進迷宮來救你的。』他的話不對，爹，蘇魯克伯伯，你們都是英雄，還有李英雄，蘇普，計爺爺也來了，幸虧你們來救我。」車爾庫恨恨的道：「他害死了駱駝，桑斯兒，咱們快追，捉到他來處死。」李文秀本已料到這假扮惡鬼之人是誰，那知道自己的猜想竟完全錯了，不禁暗暗慚愧，實不該冤枉了好人，幸好心里的話沒說出口來，又想：「怎麼這個哈薩克人也會發毒針？發針的手法又一模一樣？難道他也是跟我師父學的？」蘇魯克等既知惡鬼是瓦耳拉齊假扮，那里還有什麼懼怕？何況素知這人武功平平，一見面，還不手到擒來？車爾庫為了要報殺徒之仇，高舉火把，當先而行。

　　計老人一拉李文秀的衣袖，低聲道：「這是他們哈薩克人自己族里的事，咱們不用理會，在外面等著他們吧。」李文秀聽他語音發顫，顯是害怕之極，柔聲道：「計爺爺，你坐在那邊天井里等我，好不好？那個哈薩克壞人武功很強的，只怕蘇……蘇魯克他們打不過，我得幫著他們。」計老人歎了口氣，道：「那麼我也一起去。」李文秀向他溫柔一笑，道：「這件事快完結了，你不用擔心。」計老人和她并肩而行，道：「這件事快完結了，完結之後，我要回中原去了。阿秀，你和我一起回去嗎？」李文秀心里一陣難過，中原故鄉的情形，在她心里早不過是一片模糊的影子，她在這大草原上住了十二年，只愛這里的烈風、大雪、黃沙、無邊無際的平野、牛羊，半夜里天鈴鳥的歌聲……計老人見她不答，又道：「我們漢人在中原，可比這里好得多了，穿得好，吃得好。你計爺爺已積了些錢，回去咱們可以舒舒服服的。中原的花花世界，比這里繁華百倍，那才是人過的日子。」李文秀道：「中原這麼好，你怎麼一直不回去？」計老人一怔，走了幾步，才緩緩的道：「我在中原有個仇家對頭，我到回疆來，是為了避禍。隔了這麼多年，那仇家一定死了。阿秀，咱們在外面等他們吧。」李文秀道：「不，計爺爺，咱們得走快些，別离得他們太遠。」計老人「嗯、嗯」連聲，腳下卻絲毫沒有加快。李文秀見他年邁，不忍催促。

　　計老人道：「回到了中原，咱們去江南住。咱們買一座莊子，四周種滿了楊柳桃花，一株間著一株，一到春天，紅的桃花，綠的楊柳，黑色的燕子在柳枝底下穿來穿去。阿秀，咱們再起一個大魚池，養滿了金魚，金色的、紅色的、白色的、黃色的，你一定會非常開心…再比這兒好得多了……」李文秀緩緩搖了搖頭，心里在說：「不管江南多麼好，我還是喜歡住在這里，可是……這件事就要完結了，蘇普就會和阿曼結婚，那時候他們會有盛大的刁羊大會、摔角比賽、火堆旁的歌舞……」她抬起頭來，說道：「好的，計爺爺，咱們回家之後，第二天就動身回中原去。」計老人眼中突然閃出了光輝，那是喜悅無比的光芒，大聲道：「好極了！咱們回家之後，第二天就動身回中原去。」忽然之間，李文秀有些可怜那個瓦耳拉齊起來。他得不到自己心愛的人，又給逐出了本族，一直孤零零的住在這迷宮里。阿曼是十八歲，他在這迷宮里已住了二十年吧？或許還更長久些。

　　「瓦耳拉齊！站住！」突然前面傳來了車爾庫的怒喝。李文秀顧不得再等計老人，急忙尋聲奔去。

　　走到一座大殿門口，只見殿堂之中，一人竄高伏低，正在和手舞長刀的車爾庫惡斗。那人空著雙手，身披白色長袍，頭上套著白布罩子，只露出了兩個眼孔，頭罩和長袍上都染滿了血漬，正是前兩晚假扮惡鬼那人的衣服，自便是擄劫阿曼的瓦耳拉齊了，只是這時候他腳下不踩高蹺，長袍的下擺便翻了上來纏在腰間。

　　蘇魯克、蘇普父子見車爾庫手中有刀而對方只是空手，料想必胜，便不上前相助，兩人高舉火把，口中吆喝著助威。

　　李文秀只看得數招，便知不妙，叫道：「小心！」正欲出手，只聽得砰的一聲，車爾庫右胸已中了一掌，口噴鮮血，直摔出來。蘇魯克父子大驚，一齊拋去手中火把，挺刀上前，合攻敵人。兩根火把掉在地下兀自燃燒，殿中卻已黑沈沈地僅可辨物。

　　李文秀提著流星錘，叫道：「蘇普，退開！蘇魯克伯伯，退開，我來斗他。」蘇魯克怒道：「你退開，別大呼小叫的。」一柄長刀使將開來，呼呼生風。他哈薩克的刀法另成一路，卻也是剛猛狠辣。只是瓦耳拉齊身手靈活之極，驀地里飛出一腿，將蘇普手中的長刀踢飛了。

　　李文秀忙將流星錘往地下一擲，縱身而上，接住半空中落下的長刀，刷刷兩刀，向瓦耳拉齊砍去。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腳和流星錘，刀法并未學過，只是此刻四人纏斗，她錘法未臻一流之境，一使流星錘，非誤傷了蘇魯克父子不可，只得在拳腳中夾上刀砍，凝神接戰。蘇魯克失了兵刃，出拳揮擊。

　　瓦耳拉齊以一敵三，仍占上風。

　　斗得十餘合，瓦耳拉齊大喝一聲，左拳揮出，正中蘇魯鼻梁，跟著一腿，踢中了蘇魯克的小腹。蘇魯克父子先後摔倒，再也爬不起來。原來瓦耳拉齊的拳腳中內力深厚，擊中後極難抵擋，蘇魯克雖然悍勇，又是皮粗肉厚，卻也經受不起。

　　這一來，變成了李文秀獨斗強敵的局面，左支右絀，登時便落在下風。

　　瓦耳拉齊喝道：「快出去，就饒你的小命。」李文秀眼見自己若撤退一逃，最多是拉了計老人同走，蘇普等三人非遭毒手不可，當下奮不顧身，拼力抵御。瓦耳拉齊左手一揚，李文秀向右一閃，那知他這一下卻是虛招，右掌跟著疾劈而下，噗的一聲，正中她左肩。李文秀一個踉蹌，險些摔倒，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這一招『聲東擊西』，師父教過我的，怎地忘了？」瓦耳拉齊喝道：「你再不走，我要殺你了！」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叫道：「你殺死我好了！」縱身又上，不數招，腰間中了一拳，痛得拋下長刀蹲下身來，心中正叫：「我要死了！」忽然身旁呼的一聲，有人扑向瓦耳拉齊。

　　李文秀在地下一個打滾，回頭看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卻原來計老人右手拿著一柄匕首，展開身法，已和瓦耳拉齊斗在一起。但見計老人身手矯捷，出招如風，竟是絲毫沒有龍鍾老態。

　　更奇的是，計老人舉手出足，招數和瓦耳拉齊全無分別，也便是她師父華輝所授的那些武功。李文秀隨即省悟：「是了，中原的武功都是這樣的。

　　計爺爺和這哈薩克惡人都學過中原的武功，計爺爺原來會武功的，我可一直不知道。」眼見二人越斗越緊，瓦耳拉齊忽然尖聲叫道：「馬家駿，你好！」計老人身子一顫，向後退了一步，瓦耳拉齊左手一揚，使的正是半招「聲東擊西」。計老人卻不上他當，匕首向右戳出，那知瓦耳拉齊卻不使全這下半招「聲東擊西」，左手疾掠而下，一把抓住計老人的臉，硬生生將他一張面皮揭了下來。

　　李文秀、蘇魯克、阿曼三人齊聲驚呼。李文秀更是險些便暈了過去。

　　只見瓦耳拉齊跳起身來，左一腿，右一腿，雙腿鴛鴦連環，都踢中在計老人身上，便在這時，白光一閃，計老人匕首脫手激射而出，插入了敵人的小腹。

　　瓦耳拉齊慘呼一聲，雙拳一招」五雷轟頂」，往計老人天靈蓋猛擊下去。李文秀知道這兩拳一擊下去，計老人再難活命，當下奮起平生之力，躍過去舉臂力格，喀喇一響，雙臂只震得如欲斷折。霎時之間，兩人勢成僵持，瓦耳拉齊雙拳擊不下來，李文秀也無法將他格開。

　　蘇魯克這時已可動彈，跳起身來，奮起平生之力，一拳打在瓦耳拉齊下頦。瓦耳拉齊向後摜出，在牆上一撞，軟倒在地。

　　李文秀叫道：「計爺爺，計爺爺。」扶起計老人，她不敢睜眼，料想他臉上定是血肉模糊，可怖之極，那知眼開一線，看到的竟是一張壯年男子的臉孔。她吃了一驚，眼睛睜大了些，只見這張臉胡子剃得精光，面目頗為英俊，在時明時暗的火把光芒下，看來一片慘白，全無血色，這人不過三十多歲，只有一雙眼睛的眼神，卻是向來所熟悉的，但配在這張全然陌生的臉上，反而顯得說不出的詭异。

　　李文秀呆了半晌，這才「啊」的一聲驚呼，將計老人的身子一推，向後躍開。她身上受了拳腳之傷，落下來時站立不穩，坐倒在地，說道：「你……你……」計老人道：「我…我不是你計爺爺，我…我…」忽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來，說道：「不錯，我是馬家駿，一直扮作了個老頭兒。阿秀，你不怪我嗎？」這一句「阿秀」，仍是和十年來一般的充滿了親切關懷之意。

　　李文秀道：「我不怪你，當然不怪你。你一直待我是很好很好的。」她瞧瞧馬家駿，瞧瞧靠在牆上的瓦耳拉齊，心中充滿了疑團。

　　這時阿曼已扶起了父親，替他推拿胸口的傷處。蘇魯克、蘇普父子拾起了長刀，兩人一跛一拐的走到瓦耳拉齊身前。

　　瓦耳拉齊道：「阿秀，剛才我叫你快走，你為什麼不走？」他說的是漢語，聲調又和她師父華輝完全相同，李文秀想也沒想，當即脫口而出：「師父！」瓦耳拉齊道：「你終於認我了。」伸手緩緩取下白布頭罩，果然便是華輝。

　　李文秀又是驚訝，又是難過，搶過去伏在他的腳邊，叫道：「師父，師父，我真的不知道是你。我…我起出猜到是你，但他們說你是哈薩克人瓦耳拉齊，你自己又認了。」瓦耳拉齊澀然道：「我是哈薩克人，我是瓦耳拉齊！」李文秀奇道：「你……你不是漢人？」瓦耳拉齊道：「我是哈薩克人，族里趕了我出來，永遠不許我回去。我到了中原，漢人的地方，學了漢人的武功，嘿嘿，收了漢人做徒弟，馬家駿，你好，你好！」馬家駿道：「師父，你雖於我有恩，可是……」李文秀又是大吃了一驚，道：「計爺爺，你……他……他也是你師父？」馬家駿道：「你別叫我計爺爺。我是馬家駿。他是我師父，教了我一身武功，同我一起來到回疆，半夜里帶我到哈薩克的鐵延部來，他用毒針害死了阿曼的媽媽……」他說的是漢語。李文秀越聽越奇，用哈薩克語問阿曼道：「你媽是給他用毒針害死的？」阿曼還沒回答，車爾庫跳起身來，叫道：「是了，是了。阿曼的媽，我親愛的雅麗仙，一天晚上忽然全身烏黑，得疾病死了，原來是你瓦耳拉齊，你這惡棍，是你害死她的。」他要扑過去和瓦耳拉齊拼命，但重傷之餘，稍一動彈便胸口劇痛，又倒了下去。

　　瓦耳拉齊道：「不錯。雅麗仙是我殺死的，誰教她沒生眼珠，嫁了你這大混蛋，又不肯跟我逃走？」車爾庫大叫：「你這惡賊，你這惡賊！」馬家駿以哈薩克語道：「他本來要想殺死車爾庫，但這天晚上車爾庫不知道那里去了，到處找他不到。我師父自己去找尋車爾庫，要我在水井里下毒，把全族的人一起毒死。可是我們在一家哈薩克人家里借宿，主人待我很好，盡他們所有的款待，我想來想去，總是下不了手。我師父回來，說找不到車爾庫，一問之下，知道我沒聽命在水井里下毒，他就大發脾氣，說我一定會泄露他的秘密，定要殺了我滅口。他逼得到實在狠了，於是我先下手為強，出其不意的在他背心上射了三枚毒針。」瓦耳拉齊恨恨的道：「你這忘恩負義的狗賊，今日總教你與在我的手里。」馬家駿對李文秀道：「阿秀，那天晚上你跟陳達海那強盜動手，一顯示武功，我就知道你是跟我師父學的，就知道那三枚毒針沒射死他。」瓦耳拉齊道：「哼，憑你這點兒臭功夫，也射得死我？」馬家駿不去理他，對李文秀道：「這十多年來我躲在回疆，躲在鐵延部里，裝做了一個老人，就是怕師父沒死。只有這個地方，他是不敢回來的。我一知道他就在附近，我第一個念頭，就是要逃回中原去。」李文秀見他氣息漸漸微弱，知他給瓦耳拉齊以重腳法接連踢中兩下，內髒震裂，已然難以活命，活過頭來看瓦耳拉齊時，他小腹上那把匕首直沒至柄，也是已無活理。自己在回疆十年，只有這兩人是真正照顧自己、關懷自己的，那知他兩人恩怨牽纏，竟致自相殘殺，兩敗俱傷。她眼眶中充滿了淚水，問馬家駿道：「計……馬大叔，你……你既然知道他沒死，而且就在附近，為甚麼不立刻回中原去？」馬家駿嘴角邊露出凄然的苦笑，輕輕的道：「江南的楊柳，已抽出嫩芽了，阿秀，你獨自回去吧，以後……以後可得小心，計爺爺，計爺爺不能照顧你了……」聲音越說越低，終於沒了聲息。

　　李文秀扑在他身上，叫道：「計爺爺，計爺爺，你別死。」馬家駿沒回答她的問話就死了，可是李文秀心中卻已明白得很。馬家駿非常非常的怕他的師父，可是非但不立即逃回中原，反而跟著她來到迷宮；只要他始終扮作老人，瓦耳拉齊永遠不會認出他來，可是他終於出手，去和自己最懼怕的人動手。那全是為了她！這十年之中，他始終如爺爺般愛護自己，其實他是個壯年人。世界上親祖父對自己的孫女，也有這般好嗎？或許有，或許沒有，她不知道。

　　殿上地下的兩根火把，一根早已了熄滅，另一根也快燒到盡頭。

　　蘇魯克忽道：「真是奇怪，剛才兩個漢人跟一個哈薩克人相打，我想也不想，過去一拳，就打在那個哈薩克人的臉上。」李文秀問道：「那為甚麼？為甚麼你忽然幫漢人打哈薩克人？」蘇魯克搔了搔頭，道：「我不知道。」隔了一會，說道：「你是好人，他是壞人！」他終於承認：漢人中有做強盜的壞人，也有李英雄那樣的好人，（那個假扮老頭兒的漢人，不肯在水井中下毒，也該算好人吧？）哈薩克人中有自己那樣的好人，也有瓦耳拉齊那樣的壞人。

　　李文秀心想：「如果當年你知道了，就不會那樣狠狠的鞭打蘇普，一切就會不同了。可是，真的會不同嗎？就算蘇普小時候跟我做好朋友，他年紀大了之後，見到了阿曼，還是會愛上她的。人的心，真太奇怪了，我不懂。」蘇魯克大聲道：「瓦耳拉齊，我瞧你也活不成了，我們也不用殺你，再見了！」瓦耳拉齊突然目露凶光，右手一提。李文秀知他要發射毒針，叫道：「師父，別——」就在這時，一個火星爆了開來，最後一個火把也熄滅了，殿堂中伸手不見五指。瓦耳拉齊就是想發毒針害人，也已取不到准頭。李文秀叫道：「你們快出去，誰也別發出聲響。」蘇魯克、蘇普、車爾庫和阿曼四人互相扶持，悄悄的退了出去。大家知道瓦耳拉齊的毒針厲害，他雖命在頃刻，卻還能發針害人。四人退出殿堂，見李文秀沒有出來，蘇普叫道：「李英雄，李英雄，快出來。」李文秀答應了一聲。

　　瓦耳拉齊道：「阿秀，你…你也要去了嗎？」聲音甚是凄涼。李文秀心中不忍，暗想他雖然做了許多壞事，對自己可畢竟是很好的，讓他一個人在這黑暗中等死，實在是太殘忍了，於是坐了下來，說道：「師父，我在這里陪你。」蘇普在外面又叫了幾聲。李文秀大聲道：「你們先出去吧，我等一會出來。」蘇普叫道：「這人很凶惡的，李英雄，你可得小心了。」李文秀不再回答。

　　阿曼道：「你怎麼老是叫她李英雄，不叫李姑娘？」蘇普奇道：「李姑娘，她是女子嗎？」阿曼道：「你是裝傻，還是真的看不出來？」蘇普道：「我裝甚麼傻？他……他武功這樣好，怎麼會是女子？」阿曼道：「那天大風雪的晚上，在計老人的家里，她奪了我做女奴，後來又放了我。那時候我就知道她是女子了。」蘇普拍手道：「啊，是了。如果她是男人，怎肯放了像你這樣美麗的女奴？」阿曼臉上微微一紅，道：「不是的。那時候我見到了她瞧著你的眼色，就知道她是姑娘。天下那會有一個男子，用這樣的眼光痴痴的瞧著你！」蘇普搔了搔頭，傻笑道：「我可一點也沒瞧出來。」阿曼歡暢地笑了，笑得真像一朵花。她知道蘇普的眼光一直停在自己身上，便有一萬個姑娘痴情地瞧著他，他也永不會知道。

　　殿堂中一片漆黑，李文秀和瓦耳拉齊誰也見不到誰。李文秀坐在師父身畔，在萬籟俱寂之中，聽到蘇普和阿曼的嬉笑聲漸漸遠去，聽到四個人的腳步聲漸漸遠去。

　　殿堂里只剩下了李文秀，陪著垂死的瓦耳拉齊，還有，「計爺爺」的尸身。

　　瓦耳拉齊又問：「剛才我叫你出去，你為什麼不聽話？要是你出去了……唉。」李文秀輕輕的道：「師父，你得不到心愛的人，就將她殺死。我得不到心愛的人，卻不忍心讓他給人殺了。」瓦耳拉齊冷笑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沈默半晌，歎道：「你們漢人真是奇怪。有馬家駿那樣忘恩負義、殺害師父的惡棍，有霍元龍、陳達海他們那樣殺人不眨眼的強盜，也有你這樣心地仁善的姑娘。」李文秀問道：「師父，陳達海那強盜怎樣了？我們一路追蹤他，卻在雪地里看到了兩個人的腳印。另一個是你的嗎？」瓦耳拉齊道：「不錯，是我的。自從我給馬家駿這逆徒打了毒針之後，身子衰弱，十多年來在山洞里養傷，只道這一生就此完了，想不到竟會有你來救我，給我拔去了毒針。我傷愈之後，半夜里時常去鐵延部的帳蓬外窺探，我要殺了車爾庫，殺了驅逐我的族長。只是為了你，我才沒在水井里下毒。那天大風雪的晚上，我守在你屋子外，見到你拿住了陳達海，聽到你們發現了迷宮的地圖。陳達海一逃走，我就跟在他後面，一直跟進了迷宮。我在他後腦上一拳，打暈了他，把他關在迷宮里，前天下午，我從他懷里拿了那幅手帕地圖出來，抽去了十來根毛線，放回他懷里，再蒙了他眼睛，綁他在馬背之上，趕他遠遠的去了。」李文秀想不到這個性子殘酷的人居然肯饒人性命，問道：「你為什麼要抽去地圖上的毛線？」瓦耳拉齊乾笑數聲，十分得意：「他不知道我抽去了毛線的。地圖中少了十幾根線，這迷宮再也找不到了。這惡強盜，他定要去會齊了其餘的盜夥，憑著地圖又來找尋迷宮。他們就要在大戈壁中兜來兜去，永遠回不到草原去。這批惡強盜一個個的要在沙漠中渴死，一直到死，還是想來迷宮發財，哈哈，嘿嘿，有趣，有趣！」想到一群人在烈火烤炙之下，在數百里內沒一滴水的大沙漠上不斷兜圈子的可怖情景，李文秀忍不住低低的呼了一聲。這群強倒是殺害她父母的大仇人，但如此遭受酷報，卻不由得為他們難受。要是她能有機會遇上了，會不會對他們說：「這張地圖是不對的？」她多半會說的。只不過，霍元龍、陳達海他們決計不會相信。他們一定要滿懷著發財的念頭，在沙漠里大兜圈子，直到一個個的渴死。他們還是相信在走向迷宮，因為陳達海曾憑著這幅地圖，親身到過迷宮，那是決計不會錯的。迷宮里有數不盡的珍珠寶貝，大家都這麼說的，那還能假麼？瓦耳拉齊吃吃的笑個不停，說道：「其實，迷宮里一塊手指大的黃金也沒有，迷宮里所藏的每一件東西，中原都是多得不得了。桌子，椅子、床、帳子，許許多多的書本，圍棋啦、七弦琴啦、灶頭、碗碟、鑊子……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珍寶。在漢人的地方，這些東西遍地都是，那些漢人卻拼了性命來找尋，嘿嘿，真是笑死人了。」李文秀兩次進入迷宮，見到了無數日常用具，回疆氣候乾燥，歷時雖久，諸物并未腐朽，遍歷殿堂房舍，果然沒見到過絲毫金銀珠寶，說道：「人家的傳說，大都靠不住的，這座迷宮雖大，卻沒有寶物。唉，連我的爹爹媽媽，也因此而枉送了性命。」瓦耳拉齊道：「你可知道這迷宮的來歷？」李文秀道：「不知道。師父，你知道麼？」瓦耳拉齊道：「我在迷宮里見到了兩座石碑，上面刻明了建造迷宮的經過，原來是唐太宗時候建造的。」李文秀也不知道唐太宗是什麼人，於是瓦耳拉齊斷斷續續的給她說了迷宮的來歷。

　　原來這地方在唐朝時是高昌國的所在。

　　那時高昌是西域大國，物產丰盛，國勢強盛。唐太宗貞觀年間，高昌國的國王叫做鞠文泰，臣服於唐。唐朝派使者到高昌，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鞠文泰對使者說：「鷹飛於天，雉伏於篙，貓游於堂，鼠叫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意思說，雖然你們是猛鷹，在天上飛，但我們是野雞，躲在草叢之中，雖然你們是貓，在廳堂上走來走去，但我們是小鼠，躲在洞里啾啾的叫，你們也奈何我們不得。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為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們遵守你們漢人的規矩習俗呢？唐太宗聽了這話，很是憤怒，認為他們野蠻，不服王化，於是派出了大將侯君集去討伐。

　　鞠文泰得到消息，對百官道：「大唐离我們七千里，中間二千里是大沙漠，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怎能派大軍到來？他來打我們，如果兵派得很多，糧運便接濟不上。要是派兵在三萬以下，便不用怕。咱們以逸待勞，堅守都城，只須守到二十日，唐兵食盡，便會退走。」他知道唐兵厲害，定下了只守不戰的計策，於是大集人夫，在極隱密之處，造下了一座迷宮，萬一都城不守，還有可以退避的地方。當時高昌國力殷富，西域巧匠，多集於彼。這座迷宮建造的曲折奇幻之極，國內的珍奇寶物，盡數藏在宮中。鞠文泰心想，便算唐軍攻進了迷宮，也未必能找到我的所在。

　　侯君集曾跟李靖學習兵法，善能用兵，一路上勢如破竹，渡過了大沙漠。鞠文泰聽得唐朝大軍到來，憂懼不知所為，就此嚇死。他兒子鞠智盛繼立為國王。侯君集率領大軍，攻到城下，連打幾丈，高昌軍都是大敗。唐軍有一種攻城高車，高十丈，因為高得像鳥巢一般，所以名為巢車。這巢車推到城邊，軍士居高臨下，投石射箭，高昌軍難以抵御。鞠智盛來不及逃進迷宮，都城已被攻破，只得投降。高昌國自鞠嘉立國，傳九世，共一百三十四年，至唐貞觀十四年而亡。當時國土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實是西域的大國。

　　侯君集俘虜了國王鞠智盛及其文武百官，大族豪傑，回到長安，將迷宮中所有的珍寶也都搜了去。唐太宗說，高昌國不服漢化，不知中華上國文物衣冠的好處，於是賜了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等等給高昌。高昌人私下說：「野雞不能學鷹飛，小鼠不能學貓叫，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歡。」將唐太宗所賜的書籍文物、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像等等都放在迷宮之中，誰也不去多瞧上一眼。

　　千餘年來，沙漠變遷，樹木叢生，這本來已是十分隱秘的古宮，更加隱秘了。若不是有地圖指引，誰也找尋不到。現在當地所居的哈薩克人，和古時的高昌人也是毫不相干。

　　瓦耳拉齊在中原時學文學武，多讀漢人的書籍，所以熟知唐代史事。李文秀雖是漢人，反而半點也不知道，也不感興趣。她聽瓦耳拉齊氣息漸弱，說道：「師父，你歇歇吧，別說了。這個漢人皇帝也真多事，人家喜歡怎樣過日子，就由他們去，何必勉強？唉，你心里真正喜歡的，常常得不到。別人硬要給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歡，終究是不喜歡。」瓦耳拉齊道：「阿秀，我……我孤單得很，從來沒人陪我說過這麼久的話，你肯……肯陪著我麼？」李文秀道：「師父，我在這里陪著你。」瓦耳拉齊道：「我快死了，我死之後，你就要走了，永遠不會回來了。」李文秀無言可答，只感到一陣凄涼傷心，伸出右手去，輕輕握住了師父的左手，只覺他的手掌在慢慢冷下去。

　　瓦耳拉齊道：「我要你永遠在這里陪我，永遠不离開我……」他一面說，右手慢慢的提起，拇指和食指之間握著兩枚毒針，心道：「這兩枚毒針在你身上輕輕一刺，你就永遠在迷宮里陪著我，也不會离開我了。」輕聲道：「阿秀，你又美麗又溫柔，真是個好女孩，你永遠在我身邊陪著。我一生寂寞孤單得很，誰也不來理我……阿秀，你真乖，真是個好孩子……」兩枚毒針慢慢向李文秀移近，黑暗之中，她甚麼也看不見。

　　瓦耳拉齊心想：「我手上半點力氣也沒有了，得慢慢的刺她，出手快了，她只要一推，我就再也刺她不到了。」毒針一寸一寸的向著她的面頰移近，相距只有兩尺，只有一尺了……李文秀絲毫不知道毒針离開自己已不過七八寸了，說道：「師父，阿曼的媽媽，很美麗嗎？」瓦耳拉齊心頭一震，說道：「阿曼的媽媽……雅麗仙……」突然間全身的力氣消失得無影無蹤，提起了的右手垂了下來，他一生之中，再也沒有力氣將右手提起來了。

　　李文秀道：「師父，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會永遠記著你。」在通向玉門關的沙漠之中，一個姑娘騎著一匹白馬，向東緩緩而行。

　　她心中在想著和哈薩克鐵延部族人分別時他們所說的話：蘇魯克道：「李姑娘，你別走，在我們這里住下來。我們這里有很好的小夥子，我們給你挑一個最好的做丈夫。我們要送你很多牛，很多羊，給你搭最好的帳蓬。」李文秀紅著臉，搖了搖頭。

　　蘇魯克道：「你是漢人，那不要緊，漢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漢人可以跟哈薩克人結婚嗎？嗯。」他搔了搔頭，說道：「咱們去問長老哈卜拉姆。」哈卜拉姆是鐵延部中精通「可蘭經」、最聰明最有學問的老人。

　　他低頭沈思了一會，道：「我是個卑微的人，甚麼也不懂。」蘇魯克道：「如果有學問的哈卜拉姆也說不懂，那麼別人是更加不懂了。」哈卜拉姆道：「可蘭經第四十九章上說：『眾人啊，我确已從一男一女創造你們，我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在安拉看來，你們之中最尊貴的，便是你們之中最善良的。』世界上各個民族和宗族，都是真神安拉創造的。他只說凡是最善良的，便是最尊貴的。可蘭經第四章上說：『你們當親愛近鄰、遠鄰、伴侶，當款待旅客。』漢人是我們的遠鄰，如果他們不來侵犯我們，我們要對他們親愛，款待他們。」蘇魯克道：「你說得很對。我們的女兒能嫁給漢人麼？我們的小夥子，能娶漢人的姑娘嗎？」哈卜拉姆道：「真經第二章第二百廿一節說：『你們不要娶崇拜多神的婦女，直到她們信道。你們不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崇拜多神的男子，直到他們信道。』真經第四章第廿三節中，嚴禁娶有丈夫的婦女，不許娶自己的直系親屬，除此之外，都是合法的。便是娶奴婢和俘虜也可以，為甚麼不能和漢人婚嫁呢？」當哈卜拉姆背誦可蘭經的經文之時，眾族人都是恭恭敬敬的肅立傾聽。

　　經文替他們解決疑難，大家心中明白了，都說：「穆聖的指示，那是再也不會錯的。」有人便稱贊哈卜拉姆聰明有學問：「我們有甚麼事情不明白，只要去問哈卜拉姆，他總是能好好的教導我們。」可是哈卜拉姆再聰明、再有學問，有一件事卻是他不能解答的，因為包羅萬有的「可蘭經」上也沒有答案；如果你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的愛上了別人，有甚麼法子？白馬帶著她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馬已經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終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楊柳、桃花，有燕子、金魚……漢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儻瀟洒的少年……但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完）